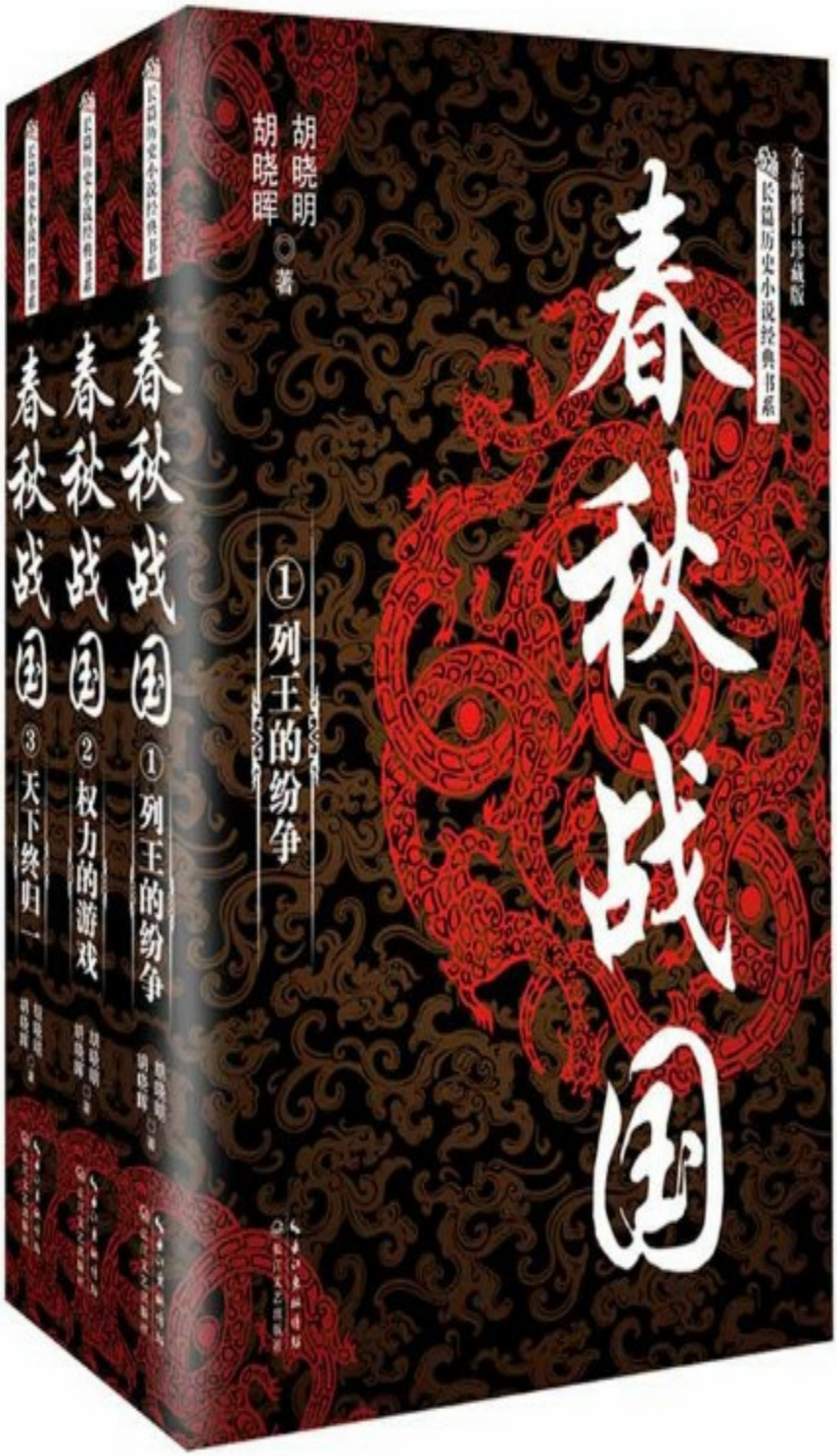
一套书读懂中国史

（套装共35册）

目录

春秋战国（全3册）
秦始皇
唐太宗（全3册）
唐玄宗（全3册）
武则天（全3册）
三国风云（全2册）
大宋王朝（全3册）
南宋王朝（全3册）
蒙古帝国（全4册）
明史演义（全2测）
康熙大帝（全4册）
曾国藩传
袁世凯（全3册）


全新修订珍藏版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春秋战国
胡晓明
胡晓晖 著
①列王的纷争
春秋战国 ①列王的纷争
春秋战国 ②权力的游戏
春秋战国 ③天下终归一

版权信息

春秋战国（全三册）

作者：胡晓晖　胡晓明

目录

版权信息
春秋战国①：列王的纷争
第一章 寒风呼啸乱象生 主君薨逝天下崩
第二章 隰朋三策定大位 叔牙力荐管夷吾
第三章 管鲍畅谈天下志 曹刿论战退雄兵
第四章 以马扮虎破宋军 管仲终成霸王辅
第五章 尊王攘夷献奇策 北杏筑坛始会盟
第六章 三人成众衣裳会 易牙媚献九珍汤
第七章 庖人市吏忠饰奸 曹沫高台劫盟主
第八章 竖刁自残进后宫 宁戚定计擒甫瑕
第九章 叔牙肃目斥白公 夷吾谋国先绸缪
第十章 易牙烹子媚桓公 郑公兴兵平王乱
第十一章 庆父思淫戏哀姜 桓公伐卫示兵威
第十二章 鲍相败兴功宴散 虎父犬子君心乱
第十三章 扶燕制敌伐山戎 鱼丽之阵破强敌
第十四章 老马识途大军还 庆父不死难未已
第十五章 许后悲歌乞齐师 八国联军伐熊楚
第十六章 楚先王筚路蓝缕 齐桓公霸业终成
第十七章 江汉雅乐明储位 周王离间志未酬
第十八章 葵丘会盟霸业满 骊姬施媚晋国乱
第十九章 假道灭虢唇齿寒 路漫漫兮功名路
第二十章 穆公图治欲求贤 威德相辅霸西戎
第二十一章 君弱臣强家国乱 盈满之心生无妄
第二十二章 破晋灭梁秦发威 割股充饥逃亡路
第二十三章 贤臣俱逝霸业危 千秋功名身后事
第二十四章 宋公守信定齐乱 趁机图霸不自量
第二十五章 宋公争霸终无为 盂地会盟做楚囚
第二十六章 泓水决战宋师败 礼遇重耳种善因
春秋战国②：权力的游戏
第一章 退避三舍重承诺 秦晋之好助明君
第二章 家国未定先争宠 引蛇出洞诛奸贼
第三章 论功行赏坐朝堂 兄弟阋墙王都乱
第四章 士甘焚死不公侯 恩威并施定王室

第五章 整我六师图霸业 杀鸡儆猴立君威
第六章 言而有信避锋芒 城濮之战败楚军
第七章 晋文公君临天下 烛之武智退秦师
第八章 晋郑丧主秦出师 王孙预言成谶语
第九章 穆公恸哭失三军 笙箫合奏许芳心
第十章 三良活殉失人心 平齐服楚振晋威
第十一章 隐忍蓄势待时 机一飞冲天九州惊
第十二章 太史公直言求信 楚庄王中原问鼎
第十三章 庄王绝缨江海量 富民强兵德辅霸
第十四章 楚王行道尊大义 春秋由此云雾散
第十五章 九州宝鼎镇华夏 王朝更替各兴衰
第十六章 魏文侯敬儒尊法 西门豹铁腕治邺
第十七章 王道霸道交相用 秦军励士袭魏都
第十八章 杀妻求将败齐师 吴起献计灭秦国
第十九章 嬴菌献策复国势 吴起设伏占先机
第二十章 魏楚相战皆无功 来历诡异陶朱公
第二十一章 陶朱义助东郭狼 义利之争现分歧
第二十二章 心诚礼重寻刺客 墨者身份堪称奇
第二十三章 东郭痛失要离才 垂柳故事昭信任
第二十四章 非常时期谨臣道 翟璜巨诱试吴起
第二十五章 大业未竟文侯逝 以退为进吴起归
春秋战国③：天下终归一
第一章 交相征伐三强争 君臣斗计列国乱
第二章 强臣君前索权柄 里应外合占大梁
第三章 楚女坚贞持正气 吴起拒婚触杀机
第四章 惶惶乎吴起入楚 楚悼王凤鸟明志
第五章 贰姬念恩生情愫 鲁班墨翟论攻守
第六章 革除旧弊振国势 功败垂成楚君薨
第七章 大业未竟吴起亡 不期而遇东郭狼
第八章 庞涓荣归激卫鞅 孝公尚贤求大治
第九章 徙木立信立法威 君臣对策论大势
第十章 齐威王假意拜相 下大夫妙计诛逆
第十一章 淳于髡隐语问政 齐威王烹奸立威
第十二章 魏司马嫉贤妒能 齐孙宾逃出生天
第十三章 卞氏三献和氏璧 田忌赛马荐孙膑
第十四章 围魏救赵定大计 齐魏议和释庞涓
第十五章 劓鼻之刑辱嬴虔 邹忌用谋荐田婴

第十六章 孙膑减灶布疑阵 卫鞅背信赚西河
第十七章 魏王尊贤引凤凰 鬼谷之术行天下
第十八章 邹忌比美谏齐君 七国争霸竞相王
第十九章 张仪献歌探楚意 燕雀安知鸿鹄志
第二十章 三国同盟无形破 惠施斡旋遇庄周
第二十一章 魏王临终大彻悟 张仪巧舌毁联盟
第二十二章 各怀心思伐秦败 列国乘隙强实力
第二十三章 胡服骑射强国势 沙丘围宫主父亡
第二十四章 燕王筑台得苏秦 合纵伐秦败垂成
第二十五章 杀人盈野得天下 中国自此大一统

春秋战国①：列王的纷争

第一章　寒风呼啸乱象生　主君薨逝天下崩

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686年）冬，齐国贝丘之地。连日阴云密布，寒风呼啸，荒凉的山道上空寂无人。已是日暮时分，一群群乌鸦自旷野里归来，没入道旁的深林之中。忽然乌鸦被惊起，哗啦啦满天乱飞。林间陡地现出无数支戟、戈、矛、斧，在幽暗的阴云下闪烁着狰狞诡异的光芒，直向山道尽头一座高大的离宫逼过去。

离宫正殿里烛光辉煌，歌声婉转，乐声悠悠。国君齐襄公卧坐在铺着裘皮的芦席上，举着盛满美酒的玉杯，狂饮不止。殿门紧闭，挡住了凛冽的寒风。殿角架着巨大的火盆，暖意融融。殿柱下，整整齐齐地跪坐着二十四个盛装的乐女，或弹筝，或吹箫，或抚琴，或击鼓。殿中央，十二个妙龄美女身穿薄纱长裙，如春花中飘飞的蝴蝶，翩翩而舞，边舞边唱。此时此刻，齐襄公喝着美酒，听着美妙的乐曲，看着美丽的舞女，无疑是人生至乐。可是他心中却毫无快乐之意，有的只是满腹烦躁和莫名的恐惧。

白天，他带领众亲卫兵卒驾车围猎，一头野猪突地从重围中奔出，直向他猛扑过来。他连发三箭，居然箭箭不中，结果被野猪撞翻座驾，跌伤了左腿。若非众亲卫兵卒拼死相救，恐怕他早已命丧黄泉。

他当上国君已有十二年，围猎何止百次，却从未遇上这样的凶险之事。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然而他又无法猜出这凶兆将应验在哪件事上。

舞女们不停地旋转着身子，个个香汗淋漓，娇喘微微，显出无尽的妖媚之意。一杯杯的美酒，如同一瓢瓢滚油，泼在齐襄公冒着躁动火焰的心头上。

他猛地扔掉玉杯，从席上跳起来，歪歪扭扭地拖着条跛腿，冲进舞女队中，张牙舞爪地学着野兽的动作，乱吼乱叫，乱扯乱抓地疯闹起来。舞女们故作惊惶，夸张地东躲西藏，你挤我推地歪倒在地，乱滚乱爬，也学起了野兽的动作。不仅是舞女们，连那些乐女也全扔了手中的筝箫琴鼓，滚倒在地，嗷嗷叫地扮作狼、狐、鹿、兔、蛇、鹰的模样，

一时丑态百出。

“哈哈哈……”齐襄公仰天大笑起来。只有在这种“野兽之舞”中，他才会感到快乐，才会抛掉满腹的烦躁和那莫名的恐惧。

在殿中疯狂的“野兽”吼叫声里，无数身披重甲的兵卒闯进离宫，见人就杀。刹那间，离宫内惨叫声大起，血肉横飞。亲卫兵卒和太监、宫女们四散奔逃。大笑中的齐襄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他只听得见众“野兽”的吼叫，只知道他此刻是一只“野兽”、一只追逐与被追逐的“野兽”。

殿中只有一个人听见了外面的惨叫声——齐襄公美丽的姬妾连氏。她是殿中唯一没有作“野兽之舞”的人，依然称职地站在国君的坐席之旁。那坐席后面有一尊虎形朱漆木架，上面架着国君权威的象征——一柄饰金龙纹青铜宝剑。惨叫声已逼近了正殿，连氏美丽的脸上透出一种混合着冷酷和欣喜的奇异笑容。

烛光里的一切都在她眼中流动起来，流向遥远的过去，又流回现在……

齐国的第一代国君是太公姜子牙。他因辅佐周武王讨伐殷纣立有大功，被封为齐侯，建都营丘。传说姜子牙的先祖曾是大禹的臣下，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城。后代又以吕为姓，所以姜子牙又叫吕尚。太公来到齐国后，勤修政务，尊重当地风俗，简化礼仪，沟通商工各业，兴渔盐之利，很快就使齐国富强起来，远近人民纷纷归附。后来周武王去世，成王即位，武王弟管叔、蔡叔等乘势作乱，江淮间的各夷族部落也背叛了周朝。周公紧急派使者令太公起兵平叛，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从此，齐国获得了代周天子征伐叛逆的权力，成为东方的大国。

江淮夷族平定之后，太公以百岁高龄去世，传位给儿子丁公，丁公去世后，传位给乙公，如此代代相传，直到第十三代国君僖公禄甫。这期间齐国也发生过几次内乱，国都一度由营丘迁往薄姑，后又迁回营丘，并将营丘命名为临淄。僖公很喜欢嫡弟夷仲年，后来夷仲年先死了，僖公悲伤之下，对夷仲年的儿子公孙无知异常宠爱，让他的俸禄服制及饮食和太子一模一样。僖公偏爱公孙无知的举动，使太子心中大为愤恨。他当时不敢说什么，待到父亲去世、他承袭君位后，发出的第一道诏令，便是免去公孙无知的俸禄和服制。

这位太子就是齐襄公，名诸儿，为齐国的第十四代国君。

齐襄公的诏令，在公孙无知心中刻下了无法磨灭的仇恨。

此时周王室自幽王宠幸褒姒，烽火戏诸侯，失信天下，以致被犬戎攻破镐京，兵败身亡，其子平王被迫东迁洛邑以来，已是日益衰弱。各诸侯国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命令，以大伐小，以强欺弱，互相兼并，攻杀不已。而杂处各诸侯国之间的夷族部落北戎、山戎、西戎、犬戎、骊戎、白狄、赤狄等也趁势攻伐中原华夏各国，抢掠财帛子女。就连齐国这样的大国，也屡次受到北戎的攻击。

齐襄公即位后，杀郑君，灭纪国，伐卫国，兵威赫赫，像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国君，然偏偏对外不能使邻国敬畏，对内不能使臣下心服，甚至于怨声载道，被国人视为昏君。

齐襄公曾命大夫连称、管至父领兵驻防葵丘（此地环境恶劣，一向为士大夫所恶），约以隔年瓜熟之日为驻防期限。而当次年瓜熟之时，齐襄公并未派人接防。连称、管至父恼怒之下，密谋袭杀齐襄公，另立新君。连称的妹妹连氏是襄公的姬妾，一向不甚得宠，心中早怀怨意。连称先与公孙无知联络，许立他为新君，使他答应充作都城内应。然后，他又授意公孙无知和内宫的连氏勾结起来，约定事成后立连氏为夫人，让她随时将齐襄公的行踪泄露出来。

齐襄公对连称、管至父的密谋毫无所知，依然如往年一样，带着众亲卫兵卒和美女太监，前往贝丘离宫游猎作乐。

在齐襄公的车驾驰出都城两三个时辰后，一队精锐的披甲兵卒就由连称、管至父率领，直向贝丘扑去……

“轰隆——嗵！”高大的殿门陡地被撞开了，血淋淋的兵刃指向了众“野兽”。

“啊——”凄厉的惨叫声里，众“野兽”魂飞魄散，四处躲藏。

惊骇中的齐襄公慌忙扑到虎形木架前，欲抽出他的青铜宝剑，却抽了一个空。

那柄只有国君才能掌握的青铜宝剑已握在了连氏手中。

“美人，你……啊！”齐襄公一句话尚未说完，锋利的剑刃就刺进了他的腹中。

“我在后宫已经十年了，你为什么不立我为夫人？为什么不立我为夫人？”连氏死死握着剑柄，问着她的国君。

齐襄公圆睁着双眼，什么话也答不出来。他看到整个大殿崩塌了，废墟中如血的红雾，雾中全是鬼魂，无头的鬼魂。那些鬼魂是他杀死的臣下，是他杀死的敌国军民，是他齐国战死在沙场的兵卒、累死在宫墙下的役夫、饿死在道路上的饥民……

连氏猛地抽出了青铜宝剑。齐襄公沉重地栽倒在地上，如同一头被猎手射中的“野兽”。

“啊——”连氏也如同野兽一样叫了起来。齐襄公的鲜血自腹中喷出，喷了连氏满脸。

连称和管至父等人杀死齐襄公后，立即回兵攻向临淄。公孙无知早有准备，将家兵埋伏在城门旁，只待连称等人接近，就蜂拥而出，打开城门。连称和管至父率兵长驱直入，攻进宫城，然后胁迫众大臣来至朝堂，“公立”公孙无知为国君。

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闻听乱起，立即随同两位师傅管仲、召忽逃往母舅家——鲁国；而另一位弟弟公子小白则早在几年前，就随同师傅鲍叔牙去了莒国。

公孙无知当上国君后，依约封连氏为夫人，主掌后宫。又封连称为上卿，尊为国舅。管至父被封为亚卿，与连称共掌国政。只是齐国众大臣对公孙无知并不心服，没过几个月，便合谋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氏，连称、管至父二人亦被众大臣以弑君的罪名满门抄斩。

公孙无知一死，堂堂齐国竟陷入无君的境地，国中一片混乱。一些大臣忙派使者去了鲁国，请公子纠回来承袭国君之位。而另一些大臣，则暗中派使者去了莒国。

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春。正是桃红柳绿、草长莺飞的时节。绵延起伏的沂山古树森森，遮天蔽日，少见人烟。山谷间有一条大道弯弯绕绕，顺着山坡盘旋而前，似绿草间游动的巨蟒，这是莒国通往

齐国都城临淄的必经之路。近些年来，齐国征战不休，民不聊生，物力穷竭，少有行商之人，这条道上已很少有车马来往。一群山猴从林间奔出来，蹦蹦跳跳地在大道上打着滚儿，互相嬉戏不休。

“轰隆隆！轰隆隆……”山道尽头忽然传来雷鸣般的声响。数十辆兵车疾驰而来，车轮声、马蹄声混杂在一起，回响在山谷之间。

兵车上插着莒国的大旗，站着手执弯弓长戈的莒国兵卒。但在最前面的几辆兵车上，乘者的服饰都是齐国装束，人人神情肃然。其中第三辆兵车上，站着的两人衣裳华丽，腰悬佩玉，一望便知是非常之人。

依周朝的礼法，乘车尚左，身份尊贵的人在车中必居于左方，右方是陪乘者的位置。但见那居于左方的一人年约三旬，生得方脸大耳，玉面乌须。身材高挺，肩阔背宽。眉长而密，有若春蚕，目细而曲，似是凤眼。嘴角微微上斜，显得刚毅善断而又固执。鼻尖略呈鹰钩，显得狡诈多智且又贪婪，其人正是齐襄公之弟公子小白。

右方的陪乘者年岁在四十上下，长方脸，面色黑里透红，胡须浓密，双睛外鼓，不怒自威，使人望之便生出胆寒之意。他就是小白的师傅，姓鲍名叔牙。

在周朝的各诸侯国中，太子及诸公子（国君之子通称为公子）府中都设有师傅，以教导太子及诸公子礼仪之事，并负有代国君监督太子和诸公子之责。师傅这个官职并不算高，却很重要。尤其是在君位承袭发生了危机的时候，有没有一位好的师傅，直接关系着太子及诸公子的生死存亡。师傅和太子及诸公子之间，向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快，快点！”鲍叔牙不停地向御者喝着，声音已经有些嘶哑。其实，兵车早就在全速飞驰着，无论鲍叔牙怎样呼喝，也无法更快。

周朝时，兵车是冲锋陷阵的利器，威力极大。各诸侯国论大小不以国土人众来论，只论兵车多少。周天子最大，号称万乘之国。拥有征伐之权的大国一般都号称为千乘之国。小国则是百乘之国。事实上，周天子从未拥有过万乘兵车，号称千乘之国的诸侯大多数也只拥有五六百乘兵车。至于有些小国，往往搜罗俱尽，才能凑出二三十乘兵车。莒国不算大，方圆约百里，只是一个百乘之国。听说公子小白要回国，莒君立刻慷慨地派出五十乘兵车护送。

正规的兵车，一乘拥有兵卒七十二人。其中甲士七人，三甲士在车上，一甲士御车居中，左甲士持弓远距离射敌，右甲士持戈近距离杀敌，另有四甲士在车下两旁以巨斧长矛护卫。其余无甲兵卒或持盾，或持弩，随车跟进，另外还要分出十余人看护辎重炊具。

兵车通常用四匹带甲壮马拉着，奔驰起来，快如闪电。不过在战场上，因为要保护步卒，兵车往往不能驰得过快。但有时为了突袭或追击敌人，兵车也敢冒险，长驱直入，这种没有步卒配合的兵车被称为“轻车”。此刻鲍叔牙和公子小白带领的五十乘兵车，就是“轻车”。

拂晓时从莒国都城出发，黄昏时就已进入沂山，离齐国边境已不远了，算下来一日间竟行了两百多里路，可谓神速。可是鲍叔牙仍然嫌慢，心急如焚。他恨不得兵车上能生出双翅，载着小白和他在一眨眼间就飞到临淄。齐国无君，有资格继承君位的两位公子都在外国。谁能抢先回国，谁就可能承袭为君，拥有无上权威。谁若落后了一步，谁就可能被指为叛逆，死无葬身之地。

一路上，小白默然无语，似乎对这趟生死攸关的行程不太在意。但他内心的焦急，比鲍叔牙不知多出了多少倍。整整一天，他都在抚摸着腰间的佩玉，暗中祈求齐国始祖太公的神灵保佑。佩玉是母亲留下来的，据说是当年周文王传下的圣物，有攘灾避祸的灵效。

每当想起母亲，小白心中就阵阵酸痛，悲伤不已。母亲身份高贵，是卫国的公主，一向深受僖公的宠爱，子以母贵，小白在幼年时，差点被立为太子。可惜母亲去世太早，近年来卫国又日益衰弱，得不到僖公的重视，因此对小白日益疏远。后来齐襄公即位，记着往日争太子的旧恨，对小白更是冷淡。鲍叔牙担心齐襄公会加害他，找了个机会，带着他避到莒国，一住就是数年。

虽然住在偏僻的莒国，齐襄公若是不忘旧恨，要取他性命，易如反掌。小白常常在梦中惊跳起来，要绕屋乱走上几圈，才能再次入睡。这种挥不去的恐惧自幼就压在他的心头，待到齐襄公即位后，就愈加沉重，如万钧巨石，压得他都喘不过气来。

他心想，只有当上了国君，才能消除这种挥之不去的刻骨恐惧。但国君之位从来是父子相传，他作为国君之弟，又怎么可能当上国君呢？除非他谋逆造反，以武力强夺君位。然而他的身份虽说高贵，却没有任何官职，既不参与朝政，更不掌握兵权，家仆加起来也不满百人，哪里

有力量去强夺君位呢？他的命运只能是在恐惧的折磨中老死在偏僻的莒国。

不，我的一生决不能就这么完了！同是太公的子孙，我为什么就不能当上国君？太公啊太公，你若能让我当上国君，我一定要让齐国成为天下最强盛的国家，就连周天子也不敢俯视于我。小白几乎每天都在心中如此说着，神智几近狂乱。

不知是不是他的默默祷告起了作用，上天忽然降下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齐襄公被弑，且又无子。在这种情况下，兄终弟及是各诸侯国遵行的通例。可是齐襄公的弟弟并不只是他一人，与他相比，公子纠当上国君的可能性更大。

首先，公子纠居长，依照“立储以嫡，无嫡以长”的礼法，在名分上已立于不败之地。齐国的大臣明白此理，所以支持公子纠的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派出使者。而支持公子小白的人，只能暗中派出使者。

其次，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能够得到鲁国的全力支持。鲁国和齐国一样，都是千乘之国。在各诸侯国中，鲁国与周王室的渊源最为深厚，威望甚至超过了齐国。

公子纠的求助给了鲁国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果齐国国君是鲁国所立，还会不对鲁国言听计从吗？至少，鲁国可以借此占到许多便宜，以削弱敌人，强大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个机会，鲁国君臣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尽管齐国兵势强于鲁国，但在连丧二君、国中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只怕难以抵挡鲁国施加的强大压力，仅从国家的安危着想，齐国也应该立公子纠为君。

所有这一切，足以令小白不寒而栗。何况公子纠拥有的优势还不止这些——他还拥有管仲和召忽这两位极为出色的师傅。

召忽是齐国最有名的勇士，力能赤手杀虎，且性情刚烈，忠心耿耿，只要公子纠一声令下，纵然是赴汤蹈火，他也决不会后退半步。小白也曾想找召忽这样的勇士跟随左右，只可惜无处可寻。

至于管仲，小白已不知从师傅鲍叔牙那里听到过多少由衷的赞语——管仲此人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既富有权谋，又通晓兵法，实为不世出的贤能圣者，其才足可与齐国始祖太公相比。当年周文王得到太

公，终能兴周灭殷，王于天下；今人若能得到管仲，必将建立千古不朽之功业，使天下诸侯望风归服。

对于师傅的这番话，小白不能不相信。他和鲍叔牙相处已有十余年，素知他从不妄语，所言必有依据，且鲍叔牙在国中向来是以慧眼识人著称，何况他和管仲曾有过密切的交往。

十多年前，两人常合伙外出贸易，鲍叔牙出的本钱多，管仲出的本钱少。但分账的时候，却偏偏是管仲拿得多，而鲍叔牙对此竟毫无怨言。鲍叔牙性情耿直，若非那管仲真有过人之能，他岂肯甘心如此？

公子纠既然有管仲这样的师傅辅佐，又怎么能容他小白夺得君位？即使他能够抢先回到临淄，也不一定会很顺利地夺得君位。反之，公子纠若抢先回到了临淄，就绝对能够登上君位。到了那个时候，以天下之大，也毫无他的藏身之处。

莒君为什么如此慷慨，借给他五十乘兵车？无非是盼着他能回国当上齐君，好借着大国之势庇护自身。但假若他争夺君位失败，又逃了回来，莒君就会立刻翻脸，把他的头割下来送到临淄，讨好新立的齐君。齐国不仅是东方的大国，也是天下的大国，没有一个诸侯愿意无故得罪大国，小白明知道他回国抢夺君位的谋划是败多胜少，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登上了兵车。

对于小白的毅然决断，鲍叔牙深为佩服，感到不枉教导了他这么多年。如果上天不佑公子，此行失败，我当相从于地下，以报公子的知遇大恩。

暮鸟归林，道旁时闻猿声啼叫，深紫色的雾霭渐渐遮住了整个天幕。奔驰的兵车慢了下来，马已疲，人已饥。莒国领兵的将军从后面赶上来，请求歇下来寻觅夜宿之处。

“不行，此地不可久留。待歇息一会后，应连夜赶往临淄去。”鲍叔牙说道。

领兵将军面带难色，正欲说什么，忽听远处传来急急的马蹄声响。众人的神情立刻紧张起来，领兵将军慌忙传下命令——摆阵迎敌。五十乘兵车头尾相连，依山道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小白和鲍叔牙紧握剑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前方。

山道尽头尘土飞扬，四辆单兵小战车迎头向军阵飞驰过来。这种单兵小战车轻便灵活，只能乘坐一人，速度极快，是各诸侯国用来通报紧急事务的专用“快车”。四辆小战车两辆是空的，显然是为御者换乘准备的。如此轮换飞驰，一日可行三百余里。

四辆小战车径直驰到距军阵十余步前，才停了下来。小白和鲍叔牙斜望过去，能清晰地看见小战车上的御者。但见第一辆小战车上站着一位信使装扮的人，年约三十五六，中等身材，宽额浓眉，一双眼睛藏在眉弓的暗影下，隐隐闪出精光，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之感。第二辆小战车上站着的人身材魁梧，手执长戈，看来是那信使的护卫。

啊！来者竟是管仲？小白和鲍叔牙对望一眼，大感意外。在他们的想象中，管仲此刻正护卫着公子纠，疾行在鲁国通往临淄的大道上。

莒国和鲁国相比，莒国离齐国较近，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应该是小白能够抢先进入临淄。但是他俩断定管仲决不会甘心落后，会让公子纠日夜兼程，想出种种办法赶在他们的前面进入临淄。可他们万万没料到管仲会装扮成信使，乘坐“快车”来到这里。

“鲍兄，一别数年，你依然是风采如昔，实在令小弟羡慕不已。”管仲微笑着对鲍叔牙行了一礼。他语气平静，神情悠然，看不出有任何焦虑之意。仿佛此刻鲍叔牙根本不是他的生死敌人，仍然是他的好朋友。

“管仲，想不到你身为公子师傅，居然肯委屈做一‘信使’。说！你到底想干什么？”鲍叔牙毫不客气地问道。

管仲装作没听见鲍叔牙话中的嘲讽之意，向小白拱手施了一礼，问：“公子如此行色匆匆，意欲何往？”

“国君不幸身亡，做臣子的自当奔丧。”小白很干脆地回答道。

“此时国中混乱，众大臣各怀私心，公子贸然回去，只怕会陷入贼人的奸谋之中，奇祸立至。况且长幼有序，自古皆然，公子上有兄长，理应后退一步，待君位已定，国事安宁，公子再回去奔丧不迟。”管仲依旧是语气平静，话中却暗含着威胁之意。

哼！待君位已定，我项上的人头还能保住吗？小白想着，不愿多说什么，向鲍叔牙望了一眼。

“管仲，从前我们算是朋友，可那是私情。如今大家各为其主，我不管你想干什么，看在你是齐国臣子的分上，我暂且不杀你，可你也别不知趣，妄想挡住公子的去路。”鲍叔牙怒目圆睁。他想，你管仲竟想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退我们，简直是痴人说梦。

管仲闻言一怔，左右看了看，见兵车阵中的莒国兵卒已是长戈高举，只待鲍叔牙一声令下，立刻就会围攻上来。

“唉！公子不听吾言，悔之晚矣。”管仲长叹一声，将小战车倒转，往来路驰去。他转身之时，借着身体的遮掩，悄悄拿起藏在车中的弯弓，将一支锋利的羽箭扣在弦上。

嗯，这管仲向来诡计多端，不肯服输，今日怎么会如此轻易地退让呢？鲍叔牙心头疑云大起。

这时，只见管仲在驾车驰出二十多步远时，蓦地转过身，嗖地一箭射向小白。这一招大出鲍叔牙的意料，欲伸手推开小白，已是来不及。

“啊——”小白惨呼一声，捂着腹部倒在车上，口里喷出血来。那支箭直入小白的腹中尺余深，眼见得他必死无疑。

“公子，你不能死，不能死啊！”鲍叔牙凄厉地呼叫着，紧紧抱住小白。小白身子僵硬，一动也不动。管仲扔下弯弓，挥鞭向马背猛抽，那小战车便如飞一般疾驰起来。

“追，给我追上去！杀，杀了管仲！”鲍叔牙狂怒地大吼道。

莒国领兵将军立即率领当先的几辆兵车，向管仲奋力追去。车上的兵卒在追击中不停地放着箭。只是小战车的速度太快，兵车愈追，反倒离小战车愈远。兵卒们仓促射出的羽箭，连小战车的边也没能挨上。

侥幸，真是侥幸啊。看来齐国的列祖列宗，俱愿庇护于公子纠，才使得我一举成功。管仲看着远远落在后面的兵车，边想边不停地抹着额上的冷汗。

当齐国的使者一来到鲁国，他就对小白起了杀心。他深知，在国家危难的时刻，许多野心勃勃的臣子便会借机而动，图谋在君位的继承上押上一宝，猎取平日无法获得的权柄。虽然公子纠占有许多优势，但树

大招风，若众人群起而攻，只怕很难招架。公子纠若想稳坐君位，最快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杀掉公子小白。而且最好是在他未进入临淄之前动手，这样既方便些，又不过于震骇人心。

本来，这刺杀小白的重任应由召忽承担。然而召忽武勇的名声太响，小白和鲍叔牙一见，就会生出戒心，反倒不易下手。当然也可以利用鲁国的兵卒设下埋伏，将小白连同莒国兵卒一同杀死。但是莒国离临淄近而鲁国离临淄远，鲁国的大队兵车很难赶在莒国护送兵车的前面设下埋伏。

管仲反复权衡之下，只得挺身而出，亲自充当“刺客”，出奇制胜。尽管他在勇力上远远不如召忽，可由于经常打猎，倒也练就了一手好箭法。更重要的是，他素以智谋闻名于世，从未显示过武勇，鲍叔牙和小白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充当“刺客”。

他在扮作信使、以小战车绕道截击公子小白的同时，召忽已护送公子纠疾行在通往临淄的大道上。为了防止万一失手，临行之前，他反复叮嘱召忽——必须抛掉一切不必要的随从，连夜疾行。在小白不死的情势下，公子纠越是早进入临淄，就越是有利。

“啪！啪！啪！……”尽管追击的兵车已看不见踪影，管仲仍是在挥鞭猛抽着马背。这次他是要截住公子纠的去路，阻止公子纠进入临淄。管仲精通兵法，明白兵随势变的道理。现在小白已死，公子纠作为齐国唯一名正言顺的君位继承人，不必冒险深入临淄。

齐国兵将强悍，名闻天下。而齐国大臣的强悍，更是令天下国君闻之色变。齐国的大臣敢杀死齐襄公，敢杀死公孙无知，就不敢杀死公子纠吗？他打算截住公子纠后，立刻转回曲阜，请鲁君至少派出兵车三百乘，以强大的武力威服齐国大臣。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鲍叔牙和小白做梦也没有想到管仲会充当“刺客”，而管仲同样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小白竟会“装死”。

管仲那突然射出的冷箭并未射伤小白，只是射中了他衣服上的带钩。小白唯恐管仲再次射来，情急之下，以衣袖掩住箭杆，歪倒在车中，使管仲望过来，似是射中了他的腹心要害之处。他倒下的同时还咬破舌头，像是逆血自喉中喷出一般，其惟妙惟肖，连近在咫尺的鲍叔牙都被瞒过。

直到管仲去得远了，小白才睁开眼睛，告知鲍叔牙真相。鲍叔牙又惊又喜，当即令众莒国兵卒打着丧旗，原路回返。然后他和小白改换衣服，扮作商人的模样，从附近庄园里寻得一辆辒辌车（一种有着厢板，窗口可以遮上帘幕的卧车），连夜自小路向临淄疾驰而去。

第二章　隰朋三策定大位　叔牙力荐管夷吾

齐国无君，境内混乱，盗贼横行，鲍叔牙和公子小白如此不带护卫，改扮而行，甚是危险。幸好一路上并无险事，车在天明时分已进入临淄城内。城内街道重重，屋瓦相连，望之无边，不愧为天下大国的都城。车小心地绕开正街，驶进深巷，至下大夫隰朋的府第后院门外停了下来。

周朝的官制，大臣分为卿、大夫、士三等，每等又分三级：为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齐国素称豪富，隰朋的官位虽然只是中等偏下，其府第之阔大，却几乎相当于小国的宫城。隰朋听罢门卒通报，忙奔至后院，亲自将小白和鲍叔牙迎至府内。

从前小白在临淄城中，交往的俱是宗室贵族和中上卿之类的高官，和隰朋还是第一次见面。借着向府内正堂走过去的机会，小白仔细打量了隰朋几眼，见他貌不惊人，身材低矮，面孔焦黑如炭，鼻子眼睛和嘴唇挤成了一堆，看上去呆头呆脑的，心中不禁大为失望。

他听鲍叔牙说过，隰朋是众大臣里第一个想拥他登上君位的人。那暗中前往莒国的使者，就是隰朋亲自派出的。隰朋素来忠心，勤于政事，是个难得的贤能之臣。小白这下心里不以为然，想，什么贤能之臣，这隰朋想拥我登位，只是出于私心。他不过是个小小的下大夫，若无大功于国，只怕永远也难以升到卿位。但若是我能登上君位，这隰朋就有了拥立大功，还愁没有高官可做吗？

尽管如此想着，小白还是对隰朋很客气，礼敬有加。这时别说是一个下大夫，就算是一个下士，只要愿意拥他登位，小白也肯放下架子，着意结纳。

三人走进正堂，互相谦让一番后，小白居中坐于正席，鲍叔牙和隰朋分左右相陪。侍女们端着托盘缓步走入，跪在席前，献上酒食。小白又累又困又饿，顾不得客气，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喝起来。鲍叔牙借这个机会，详细地把他们怎样在路上遇到管仲，怎样改装进入临淄的经过说

了一遍。

“天意、天意！是天意许公子为齐国之君啊。”隰朋感慨地说道。

“那管仲竟敢充当‘刺客’，其心地之险恶可想而知。我惧他还有对公子不利的毒辣计谋，这才改装入城。请隰大夫尽快告知众大臣，立公子为君。不然，迟则生变啊。”鲍叔牙急急说道。

“鲍先生所言甚是有理，我即刻遍访众大臣，商议立君大计。”隰朋说。与鲍叔牙相反，他神色安定，看不出有任何焦急之意。

“遍访众大臣，岂不迟了？我看还是把众大臣招到朝堂上，即刻拜公子为君，最为上策。”鲍叔牙说道。

“不，公子此刻绝不能到朝堂去。”隰朋决然地说道。

“这是为何？”鲍叔牙神色顿变，小白的手亦是一颤，差点将杯中的美酒倾了出来。两人以为隰朋已改变了主意。此时此刻，隰朋若是改变了主意，那么他们无疑是自投罗网，陷入了死地。

“请问鲍先生，目前国中最有势力的臣子，是哪几人？”隰朋不答反问。

“自然是高氏、国氏二人。他们世居卿位，家室富豪，族丁众多，历代国君对他们都很礼敬。”鲍叔牙不明白隰朋为什么要这样问，但还是回答道。

“是啊，高氏、国氏乃众臣之首，当此国乱之时，理应挺身而出，维系国脉。然而近些时来，他们都是深居不出，闭门谢客，任由众大臣自作主张，这到底是为什么？”隰朋又问道。

“莫非高氏、国氏竟也包藏祸心，意图不轨？”鲍叔牙心中大跳起来。

“不错，高氏、国氏对于二位公子，俱是心存不善。”隰朋压低声音说着，并用眼角悄悄望了小白一下。小白早已镇定下来，仰头连饮，看也没有向鲍、隰二人看上一眼。

闻变不惊，气量自是宏大，其为君有道矣。隰朋不由得暗中赞道。

“高氏、国氏俱为世受君恩之族，怎敢如此……如此心怀歹谋？”鲍叔牙怒道。

“高氏、国氏心怀歹谋，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只因人心不忘太公恩德，依然忠于齐室，才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先君不幸被弑，给了他们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先鼓动众大臣以弑君之罪杀了公孙无知，然后有意默许众大臣分头迎立二位公子，企图使二位公子在自相残杀中同归于尽。到这时，高氏和国氏方才会出头寻得公室中一位远支少年，立为国君，以便独掌权柄，逐步侵夺公室土地，变姜氏之齐国为高氏、国氏之齐国。此时公子若贸然出见众臣，必然会被高氏、国氏加害啊。”隰朋神情凝重地说着。

啊，这隰朋看上去貌不惊人，胸中却甚是明白，当真不愧为贤能之臣。小白忍不住在心里赞叹起来，同时对师傅也更为佩服。鲍叔牙慧眼识人的本领，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那么，以隰大夫之见，我等该当如何？”鲍叔牙忧心忡忡地问道。

“高氏、国氏虽然势大，但并不能一手遮天。唉！我也是近两天才发觉他们的歹谋，想派人告知你们这个消息，让你们隐身入城，可怎么也找不到托心腹的使者。幸赖天意让管仲为难你们，使你们改装入城，瞒过了高氏、国氏的耳目。嗯，我们须趁此良机，让公子暂留在此，然后你我遍访众大臣，使众大臣人人都推举公子，以逼迫高氏、国氏亲来迎请公子登位。如此，则大事成矣。”隰朋从容不迫地说道。

“据我所知，众大臣与公子纠交好者甚多，且公子纠名分占先，又有鲁国作为强援，万一众大臣力推公子纠为君，我们又该当如何？”鲍叔牙仍是不放心地问道。

“这个不妨，我有三条理由，可以说服众位大臣。”隰朋自信地说道。

“是哪三条，还请大夫明言。”鲍叔牙恳切地问。

“请问鲍先生，先君被弑，究竟是祸从何起？”隰朋又是不答，先来了个反问。

“这……”鲍叔牙欲言又止，面露不悦之色。他当然知道齐襄公被

杀，“祸”在哪里，但是难以回答。

齐襄公还是太子时，就以荒淫无耻闻名国中，继位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毫无顾忌。八年前，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来到临淄，与齐襄公相会，修两国盟好之约。文姜是齐襄公的庶母妹，生得极美。齐襄公将她从馆驿接进内宫，经夜不归，至次日方回。鲁桓公大怒，指责文姜与齐襄公通奸，立即要摆驾回国。齐襄公闻知亦是大怒，在送行的宴会上有意灌醉鲁桓公，令公子彭生扶鲁桓公上车。那彭生臂力极大，竟硬生生勒断了鲁桓公的肋骨，使他毙命车中，然后谎说鲁桓公是酒后中恶而死，将他的尸体送回鲁国。

堂堂一国之君竟如此暴毙在邻国都城，引起天下震动，大家纷纷责骂齐襄公丧心病狂。鲁国也非弱者，一边扶新君即位，一边派使者至齐，要求齐襄公惩罚凶手。齐襄公无奈，只得当着鲁国使者之面，杀死彭生。然而此举又使齐国的臣下心中不服，俱是怀有怨意。

文姜因为这件事，亦是不敢回国，只好住在齐鲁交界的行馆之中。齐襄公在如此情势下，偏偏不避嫌疑，时时借行猎之名，到行馆中与文姜相会。于是，齐国内外人言汹汹，都将齐襄公视为昏君。鲁桓公的儿子鲁庄公深感羞辱，整天操练兵卒，意欲攻齐报仇。齐襄公为压服人心，大肆征调丁壮，扩充战车，并四处征伐，做出了好几桩更加震动天下的大事。

首先，他借口郑国出了逆弑大恶，将郑国国君诱杀。紧接着发动大军，一举灭掉了纪国，顺势陈兵鲁国边境，以强大的兵威压服鲁庄公，使其立下与齐国的和好盟约。这些“大事”做下，使周围小国大为惊恐，纷纷派出使者至齐，对齐襄公大加赞颂，并献上美女白璧。

齐襄公得意之下，又决定派兵讨伐卫国。他很容易地找到了讨伐卫国的理由——卫人不该逐走先君公子朔，另立公子黔牟为君。他先派使者到卫国，让公子黔牟退位，将国君之位还给公子朔。而公子黔牟倚仗着周天子的支持，毫不退让，怒声将齐国使者骂回。恼怒之下，齐襄公胁迫鲁、宋、陈、蔡四国，随他一同出兵征伐卫国。四国畏惧齐国的兵势，只得派出兵车，跟在齐国大军后面。

周天子见卫国危急，慌忙中派下士子突充作大将，率兵车二百乘驰援。只是周室已衰，兵不耐战，与齐军才一交手，便四散溃退，作鸟兽散。下士子突无奈之下，唯有举剑自刎而亡。

齐襄公如愿以偿，赶走了公子黔牟，扶持公子朔做了卫国国君。然而周天子毕竟是天子，虽已衰弱，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还能号召一些诸侯。退兵回国之后，齐襄公总是担心周天子会伺机报复，就命令大夫连称、管至父驻守葵丘，防备周天子前来讨伐。不想周天子没有攻过来，连称、管至父二人倒起了反心……

齐襄公被弑之祸的根由，在齐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依着“子不言父过，臣不言君过”的礼法，鲍叔牙在此时此刻，不宜提起先君被弑之祸的根由。

“先君被弑，其祸在于得罪了周天子。无论如何，周天子也是天下的共主，周天子一天视齐为敌国，我们就一天也得不到安宁。今日齐国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与周天子恢复旧好。”隰朋坦然说道。

“你是说，立公子为君，可以与周天子恢复旧好？”鲍叔牙眼中一亮，豁然顿悟。

“不错，这就是我说服众大臣的第一条理由。公子的夫人王姬乃是当今周天子的侄女，我们宁愿得罪鲁国，不立居于长位的公子纠为君，而立王姬的丈夫为君，明显是在向周天子表示善意。周天子其实也不愿得罪齐国，一定会借这个机会与齐国重修旧好。”隰朋道。

“这条理由众人难驳，极妙。请问这第二条理由呢？”鲍叔牙兴奋地问。小白心中一样大为兴奋，但依然是神色不变，自斟自饮，好像鲍叔牙和隰朋谈的事与他毫无关联。

“公子纠就算是我们主动迎立的，鲁国也必视为己功，势将需索无穷。公子纠借外兵入国，对臣下自然会多出一份猜疑之心，鲁国但有所求，公子纠肯定会完全依允。长此下去，齐国必弱，鲁国必强。到头来，大家只怕是死无葬身之地。”

“妙！这第三条理由呢？”

“齐国连遭先君和公孙无知之丧，非贤者不足以定国。公子之贤，国人皆知。”

鲍叔牙和隰朋商量已定，留小白在内室歇息。然后一同乘车出府，鼓动众大臣迎立小白为君。

整整一夜未睡，小白困倦已极，却并未躺到榻上。他在内室里四处巡视，仔细地检查着每一方窗扇，推开、关上、又推开、又关上……这是他多年恐惧生涯中养成的习惯。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亲眼看见一个蒙面刺客从窗中跳进内室，杀死了他的一位异母兄长。后来他听说，那位刺客是另一位异母兄长派来的。从那一天起，他就明白了公室子弟之间没有兄弟之情，只有刺杀与被刺杀的恐怖。

内室共有十余方窗扇，公子小白在检查到第八方窗扇时，停住了手。他感到阳光忽然明丽起来，浑身涌起了奇异的躁动。窗外有一株桃树，花开灿烂，似朝霞初现。桃树下正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身段窈窕，明眸皓齿。或许是窗扇的异响惊动了那少女，她回过头来，正好和小白的目光相遇。

小白怦然心动，伸手招着那少女，让她到窗前来。少女是府中的一名侍姬，招待客人，让客人满意，是她的本分。她不知道小白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主人对他很敬重，面对这样的客人，她不能拒绝。

少女微垂下头，做出羞怯的样子，缓步向窗口走去。桃枝上落下两只娇艳的黄鹂，不停地蹦蹦跳跳着。粉红的花瓣从枝头上落下，随风飘到那少女乌黑的秀发上。袭人的倦意不翼而飞，小白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第一次感到了春天的诱惑。

春天，是齐人心中最美妙的日子。无数人扳着指头数着夏天、秋天和冬天，只为了快些数来春天。齐国有种古老而深入人心的传统——仲春时节，不止淫奔。淫奔，就是在春天里，男男女女，主要是少男少女，不论相识与否，以貌相媚，以身相交，自由自在地相亲相爱。

在齐人的眼中，春天里少男少女相约私会的“淫奔”绝不是一件坏事。唯有春天里的“淫奔”，才有子子孙孙的繁茂昌盛，才能延续宗族，才能培育出强悍的勇士，才能杀死敌人，保存自己。当然，“淫奔”之后必须继以父母之命的婚姻之约，否则，“淫奔”过的少男少女就会失去家族中的地位，不能继承财产。而且在春天过后，就绝不能“淫奔”，若是有谁企图在别的季节行“淫奔”之事，全族人就会将他（她）视为亵渎神灵的公敌，群起而攻之。

依周朝的礼法，姜太公绝不能容许“淫奔”的存在，但他是个豪迈洒脱的国君，并没有像鲁国国君伯禽那样强逼当地的百姓改变风俗，而是默许这种习惯保留了下来。为此鲁人看不起齐人，认为齐人毫无羞耻，

不配做华夏天子的子民。而齐人同样看不起鲁人，认为鲁人毫无血性，胆小如鼠，找不出几个有种的男子汉来。

齐鲁两国常常打仗，鲁国败多胜少，似乎真的没有齐人勇敢。而齐人好色荒淫，常常闹出天下人耻笑的丑事，在诸侯国之中名声也极是不好。但他们好像对名声满不在乎，依旧在每年的春天大行“淫奔”之事。

像小白这样英俊高大、身份尊贵的公子，应该是无数美丽少女在“淫奔”中追求的目标。他也能在“淫奔”中充分展示男性的骄傲，获得无上快乐。可是他一次也没有在春天里走出都城，到花丛去寻觅应有的欢乐。在他的眼中没有春天，只有恐怖。他行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要带着腰悬利剑的亲信武士。如果他在“淫奔”中还带着武士，未免会成为国人的笑柄。胸怀大志的他又怎么能够成为国人的笑柄，自堕威信呢？

后来，他和洛邑来的王姬成了亲。王姬生长在远离临淄千里的都城里，自幼熟知礼法，端庄贤惠，对齐国的“淫奔”习俗深恶痛绝。再后来，他有了一位性子刚直、崇信礼法的师傅。小白不敢得罪来自王室的妻子，不愿得罪忠心耿耿的师傅，更加远离了春天的“淫奔”。

没想到，他的举动深深得到了一部分朝臣的钦佩，称他为“贤”。渐渐地，小白谨守礼法的贤名，远远传至各诸侯国的耳中。许多前来齐国的使者在公事办完之余，往往会登门拜访小白，着意结纳。

偏僻的莒国对小白亦很尊重，其国君有两个嫡子，俱是顽劣不堪，使莒君大伤脑筋，特意亲派使者至齐，邀请小白去莒国游玩几天，帮他好好教导教导“孽子”。正好小白和鲍叔牙有意避祸，遂顺势去了莒国。但不论是在齐国，还是在莒国，春天的幻想仍然深埋在小白的心中，到今日终于迸发了出来。他从窗中伸出双手，一把将走近的少女提起来，硬拉进了内室中。

“啊！”小白的举动大出少女的意料，她禁不住惊呼起来。虽然她的身份只是一名侍姬，可到底是主人的“财物”，和客人调笑可以，却不能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否则就是对主人的羞辱。客人将被逐走，侍姬将被“家法”处以极刑。

“不准叫，我是公子小白，齐国的国君！”小白低沉地吼叫着，几下子就将少女的衣衫扯掉，然后再次把赤裸的少女提起，抛到榻上去。

“啊，国君，莫非齐国又有了国君？！”少女在惊骇中再也不敢喊叫，甚至不敢拉起床上的帐幕，遮挡身上的羞处。小白像是在行猎中欣赏一头被围住的美丽小鹿那样欣赏着赤裸的少女，一步步逼过去……

直到黄昏时刻，小白还睡在榻上，不肯起来，他从少女身上得到了在王姬那儿无法得到的快乐，他只想沉醉在这欢乐中永远也不醒来。

“啪！啪！啪！……”屋门忽然被人急促地敲击着，声音震得小白的耳鼓嗡嗡乱鸣。

“是谁？”小白一骨碌坐起身，伸手就去抓悬在榻上的佩剑。

“是我。”门外传来鲍叔牙带着颤抖的声音，“公子，快，快起来！进宫去！众大臣和高、国二族都愿立公子为国君！”

哈哈！国君？我是国君，我终于是国君了！小白几乎要仰天狂笑起来。他忙狠狠在自己大腿上掐了一把，剧烈的疼痛使他狂躁的心态稍为平静了下来。

“快，公子，快进宫啊，大臣们都去了朝堂，在等着公子。”鲍叔牙催促道。

他和隰朋鼓动的结果，出乎意料地顺利。许多大臣都和隰朋一样，看出了高、国二族的险恶用心。而对付高、国二族的最好方法，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拥立国君，维系国脉，制止有可能出现的大乱。至于到底是立公子纠还是立公子小白为君，倒显得不太重要了。

鲍叔牙和隰朋因势利导，不再遍访众臣，而是派出使者，请众大臣齐集朝堂，逼迫高、国二族“领头”迎立新君。高、国二族措手不及，唯恐触了众怒，只得顺水推舟，做出一副早就准备迎立公子小白的模样。

听着鲍叔牙的催促声，小白慌忙套上衣裤，要跳下榻来，谁知身子陡然沉重起来，竟是一动也不能动。那少女的双手死死搂着小白的脖子，说：“主公，主公！千万别忘了臣妾，臣妾姓晏，贱名唤作蛾儿。”

主公，这是臣下对国君的一种独有的尊称。小白浑身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觉得他蓦地无比高大，直如高入云端的泰山一般。

“放心，寡人明日当亲赐香车，接你入宫。”小白神情肃然，已是国

君的口气。少女的双手颤抖着，慢慢从小白的脖子上松了下来。

次日，小白于朝堂上即位，成为齐国的第十五位国君，后世称之为齐桓公。

齐桓公以拥立之功，封鲍叔牙、隰朋为上大夫。为安抚高、国二族，亦加赐食邑。其余众大臣，俱是升赏有加，人人高兴。而公子纠此时在鲁国兵车的护送下，方才行到齐鲁边境。

齐桓公立即派出使者，诏公子纠单身入齐，以臣下之礼拜见新君。并言公子纠若不听从诏令，便是叛逆，人人得而诛之。

公子纠自然不肯遵诏，随同鲁军继续前进，兵锋直指临淄。鲁庄公闻听小白未死，反倒当上了国君，恼怒之下，亲率兵车二百乘，驰援公子纠。齐桓公见情势紧急，亦亲率兵车五百乘，以鲍叔牙为主将，王子成父、东郭牙为左、右将迎击鲁军。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夏，齐、鲁两国大军在乾时相遇，各自扎下营寨，对垒据守。

小白的“死而复生”，使管仲处在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公子纠恼他，召忽怨他，就连鲁国的兵卒，也编了歌谣嘲笑他：

管仲管仲兮好威风

箭无虚发兮逞英雄

单车杀敌兮世无双

竹篮打水兮一场空

此刻，成为众人笑柄的管仲本应该老老实实地待在军营里才对。然而他却毫不老实，仍昂然直入中军大帐，面见鲁庄公，进言道：“公子小白刚刚即位，人心未必归服。大军应出营与敌速战，方可获胜。”

鲁庄公听了，冷冷一笑道：“管先生还是到后营好好保护公子纠吧，这军阵之事，不劳先生操心。”

本来，鲁庄公是非常喜欢管仲的，常常在行猎时让管仲同行。鲁庄公是天下闻名的美男子，也是天下闻名的猎手，素有“神射”的称号，堪称百发百中。管仲的射术亦是不错，和鲁庄公趣味相投。可是近些天

来，鲁庄公见到管仲，心中就忍不住怒火勃发，几欲拔出宝剑，当场砍下他的脑袋。

鲁庄公正当年少之时，就成为大国之君，本欲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不想自他继位以来，麻烦事一件接着一件，弄得他焦头烂额，举止失措，为国人所笑。尤其是与齐国的关系，使他陷入两难之地，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这个强大的邻国既是他的仇敌，又是他的恩人。他的父亲暴死在齐国都城，母亲被迫流浪在边境上，这种奇耻大辱令他不能不把齐国视为仇敌。但是他能当上国君，又是因为有着齐国的强大支持。若非他的母亲是齐国公主，若非齐襄公首先派出使者向他祝贺，他不仅不会当上国君，恐怕还要被争夺君位的兄弟们乱刀杀死。在他的内心深处，对齐国的感激远远超过了仇恨。

他对父亲并无什么感情。父亲平日不太喜欢他，若不是惧怕齐国问罪，极有可能废了他的太子之位。然而他又不得不整顿兵车，准备与齐国拼死一战。鲁国是礼仪之邦，最讲孝道。为人子者，不报父仇，就是禽兽不如，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国君。可是鲁庄公整顿了好几年兵马，也没有攻入齐国。

他深知，与齐国争战，只能胜，绝不能败。胜，他就是报了父仇，威望大增，国人畏服，自能稳坐君位。败，他则是外结齐国之怨，内失国人之心，诸公子必将趁势发乱，将他从君位上轰下来。如果失去了君位，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兵战之事最为凶险，国势相敌的两军争战，哪一方都难以稳操胜算。鲁庄公没有胜敌的把握，就不敢出战。而他的不敢出战，又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就在他骑虎难下的当口，齐襄公大举伐纪，一战灭了纪国。齐国的兵威震动了天下，鲁国的贵族子弟害怕上阵与齐国兵卒交手，再也不敢以“礼仪”的借口逼迫鲁庄公进攻齐国。鲁庄公顺势与齐襄公会盟，订立两国和好之约，解决了一大难题。

齐襄公在会盟时对鲁庄公很是尊重，以平等之礼相见，丝毫没有摆出强国的架子，并当众夸他是有为之君，还将年幼的女儿许配给他。如此一来，齐襄公不仅是鲁庄公的舅父，更成了鲁庄公的岳丈，亲上加亲。鲁庄公的君位，也因此更加稳固。只不过鲁庄公仍然感到心里窝了一口气，上朝时见到几个大臣交头接耳，就怀疑有人在嘲笑他。

齐襄公暴亡，公孙无知的被杀，给了他一个出气的好机会。如果他能趁乱立公子纠为齐国国君，不仅是雪了前耻，也是立了国威，将成为鲁国历代最有作为的国君。谁知他竟“竹篮打水一场空”，齐国的君位居然被那躲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夺了去。而他的“落空”，全是自称足智多谋的管仲“陷害”的。

本来，他要亲自率大军直入齐国，以助公子纠“夺位”的威势。可一听说公子小白被管仲射死了，就松了劲，日日与后宫美人饮酒作乐，只派了大将曹沫随同公子纠回国“夺位”。

此时他虽然亲临军阵之中，但仔细想想，却又是陷在了两难之地。放弃公子纠与齐国新君和好吧，他不甘心；继续护送公子纠“夺位”吧，势必与齐国大战一场不可。这场大战对他来说，一样是没有必胜的把握。代别国立君不成，反吃了一场败仗，他无疑会成为天下诸侯的笑柄。进不愿战，退不心甘，鲁庄公就只能这么固守营垒，和齐桓公“对耗”下去。他想，齐国臣子素来强悍，不畏君威，“对耗”久了，说不定会生出内乱，让他有机可乘。

见鲁庄公不肯采纳“速战”之策，管仲在心里长叹了一声，退出帐外。他已从鲁庄公眼中看出了杀气，之所以现在没有杀他，是因为公子纠还是个“有用之人”，杀了他会让公子纠难堪。但他若仍是坚持己见，力劝鲁庄公“速战”，只怕鲁庄公恼怒之下会立即置他于死地。

想我平日自负智谋过人，远胜鲍叔牙，怎么就落到了这种地步呢？管仲步履沉重地边往后营走着，边想着。他看出鲁庄公并不善于用兵，这场与齐国的大战，结果恐怕是败多胜少。如果真是鲁国败了，他和公子纠立刻就会陷入死无葬身之地的绝境。

不，我不能就这么死了，决不能！想我自幼贫寒，父亲早丧，全靠母亲苦苦支撑，才得以成人。如今功未成，名未就，怎么能轻言生死呢？管仲不停地在心中鼓励自己。

过去的岁月仿佛梦中的影像，忽悠悠地都闪现到了他眼前。他不愿过贫寒的日子，他要报答母亲的辛苦。于是他日夜苦读，习练礼法，诵读太公之学，并广为交游，投拜四方名士。很快，他的名声就响了起来，人人都称赞他才学满腹，年少有为。

管氏是齐国大族，像管至父这样当上大夫的人并不算少。管仲卑躬

屈膝，遍访族中长辈，渴望着能够被推荐到国君身边，从而尽展平生所学，一鸣惊人。不想族中长辈都看不起他，要么干脆不见他，要么尽情地将他冷嘲热讽一番。

无奈之下，管仲只得与鲍叔牙合伙行商，冒风霜之苦，当道路之险，北走燕地、南下荆楚，好不容易赚了些黄金，以此打通关节，终于进朝堂做了个小小的下士。哪知他的举动又触怒了族中长者，想尽办法在国君面前毁谤他，使他三次入朝为官，三次被国君赶了出来，到最后才当了公子纠的师傅。

做公子的师傅，风险甚多，易遭奇祸。管仲愿意做公子纠的师傅，是他看出齐襄公不得人心，君位必不长久。他料定要不了多久，公子纠必能成为齐国国君。到那时，他就是苦尽甜来，势当位居卿相，执掌国政。他也就能不负平生所学，做出那些族中长辈连做梦都不敢梦见的奇功伟业来……

唉！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这真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管仲想起过去，更加感叹眼前的处境。那会儿我怎么就不向小白补射一箭呢？想不到那小白还会“装死”，这份随机应变的急智可是公子纠没法比的。鲍叔牙当初和我一起行商，对我甚是赞许。不知我这么射了小白一箭，他又会怎样看我？现在我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如今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祈求上天保佑鲁国获胜，使公子纠能够当上国君。上天啊上天，你若能佑公子纠为君，我管仲一定会使齐国成为天下的霸主……

齐鲁两军对垒，从夏天一直相持到秋天，终于爆发了决战。鲁庄公再也“对耗”不下去。秋天齐国的庄稼大丰收，鲁国的庄稼却因遭了旱灾而歉收。鲁国兵卒人人思念家乡，不愿在齐地久待下去。

两国的决战倒也堂堂正正，先派使者互下战书，然后选择地势平坦之处作为战场。两国国君都亲自驾着战车，率先冲锋陷阵。决战的结果正如管仲所料——鲁军大败，折损兵车近百乘。鲁庄公仗着射术高强，好不容易才从重重包围中突出，领着残兵败将退至鲁国境内。齐军紧追不舍，将鲁国边境的汶阳之地尽行侵占，设官据守。齐人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个个兴高采烈，大帐中到处可见醉得东倒西歪的兵卒。将军们亦是彻夜欢宴不休，常常驾车出营行猎，有时把田中鲁国的农人也当作“猎物”来射杀。

只有齐桓公和鲍叔牙二人毫无高兴之意，根本没有打了胜仗的感

觉。他们在出兵之初，就定下了此行必获的胜果——杀死公子纠，擒获管仲、召忽！现在他们虽然打败了鲁庄公，夺了鲁国边境的田地，却并未杀死公子纠，更没擒住管仲和召忽。

公子纠一天不死，齐国君位的争夺之战就一天也不会结束。同样，管仲和召忽决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想出一个比一个狠辣的计谋，谋害新立的齐君。齐桓公将鲍叔牙召进中军大帐，商议该如何对付公子纠。

“鲁侯一直把公子纠看成‘至宝’，定会庇护于他。看来我们得一直打下去，打到曲阜去，逼迫鲁侯把公子纠交出来。”齐桓公说道。和做公子那时相比，他明显地消瘦了，然而神色间却多出了几分威严之意。但是心头的恐惧、焦虑，比做公子那会丝毫也没有减少，他无法容忍他的心头还会有着如此多的恐惧和焦虑。

“虽说我们打了胜仗，可士卒也折损不少。且国君在外带兵过久，亦是于国不利啊。”鲍叔牙说道。

“这……依先生之见，我们该当如何？”齐桓公问。虽然鲍叔牙早已被他封做了上大夫，可言语之间，他还是用从前的称谓相呼，以示亲近之意。

“臣以为当仍以大军压于边境，不忙进袭。先派一使者面见鲁君，索讨公子纠。量鲁国君臣经此一战，胆气已寒，不至于拒绝。”鲍叔牙边说边取出一卷竹简，“使者之书臣已写好，为不失我大国风范，此书以臣具名，请主公赦臣妄言之罪。”

“若非先生不辞辛苦，为寡人分忧，何至有今日之胜！这妄言之罪，何所有之。”齐桓公笑了一笑，接过竹简，铺于案上，仔细观看，但见那竹简上写道——

外臣鲍叔牙顿首拜鲁贤侯殿下：

> 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吾君蒙列祖列宗之佑，深得国人敬爱，已奉宗庙矣。公子纠至此仍存夺嫡之念，非礼所容。吾君以兄弟之亲，不忍加戮，愿借贤侯之手，行礼法大义。管仲、召忽，为吾君大仇，愿得之献于太庙。吾君向来敬慕贤侯，愿齐鲁两国世代交好，永为婚姻之国。万望贤侯勿负吾君之意。

“好！若能以此逼鲁侯杀了公子纠，倒也省事。”齐桓公称赞道，又皱起了眉头，说，“这管仲、召忽何不让鲁侯一并杀了，留下来献之太庙又有何用？他们位卑名微，就算死了，也不配祭祀我齐国的太庙。”

“主公，管仲、召忽二人俱是当今奇士，岂能杀之？当初微臣说必须擒获他二人，就是想留下他二人的性命为主公所用啊。”鲍叔牙道。

“什么，你竟想让那管仲活下来吗？”齐桓公又惊又怒地问着。

“管仲乃一臣子耳，可为公子纠用，亦可为主公用。”鲍叔牙道。

“哼！那管仲胸藏祸心，欲置寡人于死地，实乃万恶不赦之凶徒。他射的那支羽箭寡人还保存着，每每观看，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岂能用他？”齐桓公恨恨地说着。他之所以命令兵卒们擒获管仲，是想亲手将管仲杀了，并将其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

啊，主公竟对管仲如此痛恨，这便如何是好呢？鲍叔牙心中焦急，一时默然无语。

“为人臣者，第一需忠，不忠之臣，纵有奇才，亦不可用。”齐桓公见鲍叔牙不语，又说道。

“管仲箭射主公，此正是他忠心之处啊。当时我们拥兵车数十乘，而管仲只带一从人，就敢冒犯主公，胆气何其壮也。主公试想，此不为忠，何以为忠？”鲍叔牙道。

是啊，以此来看，管仲确乎为一忠臣。齐桓公心里如此想着，口中却道：“管仲虽忠，也只是忠于公子纠而已。”

“公子纠若死，管仲必会忠于主公。”见齐桓公语气略有松动，鲍叔牙忙说道。

“哼！自古忠臣无二心，故主虽亡，仍不改其志。”

“忠于人，此乃小忠。忠于国，此乃大忠。管仲乃大忠之人也。管仲身为齐人，首先须忠于齐君。此刻在管仲眼里，齐君为公子纠。然公子纠身死之后，齐国之君，只能是主公一人。”

“寡人有鲍先生、隰大夫这等忠臣，已是足矣。管仲其心难测，寡

人不喜用他。”

“主公，臣斗胆请问，主公想做何等之君？”

齐桓公一愣，反问道：“莫非身为国君者，还有几等之说。”

“正是，国君至少可分五等：曰亡国之君；曰弱国之君；曰治国之君；曰强国之君；曰霸国之君。”鲍叔牙答道。

“此五等国君，有何解说？还请先生详细道来。”齐桓公被吸引住了，凝神问道。

“亡国之君者，凶残暴虐，不恤物力，不纳忠谏，视臣民如草芥，失信天下，结怨内外，终致国破身死，宗祠灭绝；弱国之君者，荒淫昏昧，愚暗不明，信小人，远君子，臣民俱弃之而去，终将为大国所欺，难存社稷；治国之君者，谨守先王之道，中庸自处，谦恭待下，于小人逐而不去，于贤才敬而远之，倡礼法，严刑罚，防臣民甚于防寇，此仅苟延国运耳；强国之君者，治兵车，选将才，修城池，倡农桑之利，以资国用，进奇技之才，以谋敌国，上下共其利而不共其义，天下惧之而不敬之，虽威震一时，难以持久；霸国之君者，法天命，顺形势，不避嫌疑，唯才是举，立法教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求贤若渴，以仁义大道为国纲，使上下共其义而得其利，如此，则天下信服，国运昌盛久远，名传千古矣。”鲍叔牙慷慨说道。

“寡人当然要做霸国之君。”齐桓公听得眉飞色舞，脱口说道。

“微臣此心耿耿，日夜忧思，就是盼着主公成为霸国之君。”鲍叔牙说着，弯腰深深一拜。

齐桓公连忙伸手相扶，道：“寡人能得先生辅佐，实天降之福也。你我君臣同心，不日当能成就霸国之业。”

“主公如此信任微臣，微臣肝脑涂地，难以相报。只是微臣力绌心愚，虽竭尽所能，也顶多能使主公成为强国之君。主公若想成就霸国之业，非管仲辅佐不可啊。”鲍叔牙恳切地说道。

“这……”齐桓公犹豫起来，“难道以天下之大，就只有管仲一个贤才吗？”

“天下贤才甚多，只是散居草野，可遇不可求啊。且贤才之能，各有不同，比如隰朋，能言善辩，熟习政令，乃一折冲周旋之良才。然欲其立法教民，兴利除害，则远不如管仲矣。”

“可是……可是管仲曾箭射寡人，就算寡人不怪罪于他。他只怕也因惧祸之故，对寡人心存不利。”

“管仲明白事理，度量宽宏，断不会念念不忘于细末之事。”

“箭射寡人，岂是细末之事？我齐国向来臣子强悍，不知礼法。我若对管仲毫不追究，只怕国中臣民，更加不知敬畏君上。”

扑通！鲍叔牙情急中跪倒在地：“主公，以管仲之贤能，相助任何一国，必能成其霸业。若主公定要让鲁君杀死管仲，鲁君定不听从，反会以此结恩于管仲。想鲁国乃我齐国劲敌，主公怎么能自弃贤臣，以资敌国呢？”

自弃贤臣，以资敌国？齐桓公心头不觉一震，心想，不错，鲁国乃齐国劲敌，若得管仲相助，势必如虎添翼，成为大患。不，我决不能让管仲相助敌国。再说，我新登君位，正需鲍叔牙全力辅佐，且不妨卖他一个人情。待那管仲押回之后，用不用他，还不是由我来决断吗？

“既是如此，寡人就不怪罪那管仲了。”齐桓公勉强说道。

鲍叔牙大喜，磕头道：“主公气量如海，必能成霸国大业。”

“只是，若鲁侯见到使书，连管仲也杀了，该当如何？”齐桓公问道。他其实在心底里也盼着鲁庄公不理会使书，一股脑将公子纠、管仲、召忽全都杀了。

“鲁国素称‘礼仪之邦’，喜好虚名，只要肯接下使书，一定会将管仲送归。”鲍叔牙道。

“这使书上言，寡人要将管仲献之太庙。管仲肯定会以为寡人要杀害于他，若他惧怕之下，投之鲁侯，又该当如何？”齐桓公再次问道。

“不然。主公若明令鲁君杀死管仲，管仲或者会心有不甘，以言语打动鲁君，投为鲁国之臣。若说献之太庙，管仲心中自会明白主公将对其有所任用，决不至于投归鲁国。”鲍叔牙虽如此说着，心下却并不能

肯定管仲一定会活着归至齐国。鲁君并非昏庸，鲁国臣子中也不乏智者，只怕会识破他的用心。太公啊太公，如果您愿意让后代子孙成为霸国之君，就该保佑管仲活下来，辅佐主公。鲍叔牙默默祈求着。

鲁庄公因齐兵未退，只得扎营在边境上，防备齐兵乘胜攻掠。只是营中兵卒逃亡甚多，鲁庄公亲自巡营，亦不能制止。正在这时，齐国使者入营求见，并呈上鲍叔牙亲自刻写的竹简使书。鲁庄公见到使书，又惊又怒，待安顿好齐国使者之后，立刻召见亲信臣下，中大夫施伯入帐商议。

施伯为鲁庄公做太子时的患难之交，当时只是上大夫申门下的一个食客。鲁庄公有庶兄公子庆父，庶弟公子牙，嫡弟公子季友，俱是门客众多，势力不弱。尤其是公子庆父和公子牙，时刻都在打着夺取太子之位的主意。施伯不辞辛苦，冒着被诸公子门客刺死的危险，借申的名望，广交大臣，为太子做说客，使众大臣始终心向太子，令公子庆父和公子牙等人一直不敢轻举妄动。鲁庄公即位后，立即封施伯为上卿。施伯坚辞不受，只愿做一名官位不大不小的中大夫。虽然施伯在名义上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大夫，但几乎所有的军国大计，鲁庄公都要向他请教。

施伯身材瘦小，满脸皱纹，从外表上看，差不多有六七十岁，其实他还不到五十岁。他看了看齐国的使书，断然说道："公子小白初立，便使朝臣归附，将士用命，实在是有为之君。如此看来，我们就算能够把公子纠扶为国君，只怕也难保长久。何况我们现在兵败势弱，难以与齐国争胜，不若暂且退让，依使书所言而行。"鲁庄公听了，心有不甘，可想到连日兵卒逃亡之事，只得懊丧地同意了施伯的决断。

当夜，施伯在后营设下酒宴，乘醉杀死公子纠，并擒获召忽、管仲，装入囚车。召忽不愿受辱，奋起神力，撞破囚车，夺过鲁国兵卒的长戈，自杀身亡。管仲长叹了几声，并未反抗，任由鲁国兵卒将他锁进囚车。施伯冷眼在一旁看着，心中总觉不安，但究竟为何又一时无法明白。直到次日，他才恍然大悟，连忙赶至中军大帐，请求鲁庄公不要送走管仲。

"管仲已被齐使带走，此刻只怕已行出十数里了。"鲁庄公道。

"糟了！"施伯恨恨地一顿脚，"主公，快，速速派人追回管仲。"

鲁庄公奇怪起来，问："管仲曾箭射过齐侯，是齐侯的死敌。我们

追他回来，除了徒自惹恼齐侯，又有何用？”

“齐侯能借我们之手杀死公子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杀死管仲？明知回去只能是受辱而死，管仲为什么不学那召忽自行了断？管仲此人素有谋略，齐侯岂肯轻易将他杀死，必欲对其大用。想来那管仲也知此理，故并无恐惧之意。主公追回管仲，赦其不死，则其可为我用。若其不愿为我所用，则应将其杀死，以死尸送回齐国，托言自尽，谅那小白也不能责怪我们。”施伯急急说道。

“如此，就请大夫派人去追那管仲吧。”鲁庄公犹豫了一下，才说道。施伯立刻代鲁庄公传下令来，让大将曹沫率轻车三十乘，追赶管仲。

齐鲁两国营垒相距百余里，乘车一日可达。轻车的驰速快于囚车，应该能在囚车到达齐营之前追上那管仲。施伯望着驰出营门的轻车，扳着指头在心中算计道。

齐鲁两国交界之处多山，囚车依山道曲折而行，很是费力。秋日的太阳最是懒人，赶车的齐国役夫身上被晒得暖融融的，禁不住哈欠连天，昏昏欲睡。

眼看着囚车愈行愈慢，几乎连步行者的速度也比不上。囚车内的管仲忽然笑了起来，说：“我们齐人不仅勇敢善战，且最能唱歌，名闻天下。此刻山道寂寞，大伙儿唱唱歌儿，怎么样啊？”

跟在囚车后面的齐国使者闻言，心中顿时对管仲厌恶起来，想：你素有贤能之名，今当主人身死、同僚尽忠之时，不仅毫无悲伤之意，反如此嬉笑，竟至让役夫唱歌为乐。只是使者虽如此想着，倒也没有出言呵止管仲。鲍叔牙曾叮嘱过使者——管仲乃国之要犯，切不可使之受到拘束，以致出了意外之事。

役夫对管仲的提议倒是欣然接受，放声高唱起来。开始时只是囚车上的役夫唱，后来使者和从车上的役夫也一齐高声唱了起来。众人唱的是齐国近年来最为流行、男女老幼皆爱的《猗嗟曲》：

猗嗟昌兮

欣而长兮

抑若扬兮

美目扬兮

巧趋跄兮

射则藏兮

猗嗟名兮

美目清兮

仪既成兮

终日射侯

不出正兮

展我甥兮

猗嗟娈兮

清扬婉兮

舞则选兮

射则贯兮

四矢反兮

以御乱兮

相传这首《猗嗟曲》是齐、鲁两国国君会盟，订立和好之约时，齐襄公唱来赞颂鲁庄公的。表面上看，这是一首颂歌，且并不夸张。鲁庄公的确生得仪表堂堂，箭法更是不同寻常，几乎称得上是天下第一。但是齐襄公却借彭生之手害死了他的父亲，又不顾天下人的议论，常常到边境上和他的母亲相会。鲁庄公空有堂堂的外貌，空有过人的箭法，却是既不能报父死之仇，又不能阻止母亲的苟且行为，这首颂歌反倒成了对鲁庄公的辛辣讽刺。

传说鲁庄公听了这首歌很不高兴，派了无数的太监行走在曲阜的大街上，听见谁唱这首《猗嗟曲》，就要砍了谁的脑袋。可是在齐国，这首歌却传遍了街头巷尾，经年不衰。而且齐人一唱起了这首歌，就越唱越兴奋，越唱越有劲。此时役夫们唱着、唱着，疲倦不翼而飞。一路上快马加鞭，但见道旁青山快速地向后退着。

“好一个‘猗嗟娈兮’，管老弟何其乐也！”道中突然现出一队兵车。最前面一辆兵车上站着的一人高声大叫着，正是鲍叔牙。原来不知不觉间，役夫已拉着囚车接近了齐军大营。

鲍叔牙从兵车上跳下来，奔到管仲跟前，喝令众役夫道：“快，把车子打开，扶管先生下来！”役夫们手忙脚乱地打开囚车，却见管仲两手紧紧抓住车槛，任他们怎么去“扶”，也“扶”不下来。

“管老弟，你这是怎么啦？”鲍叔牙诧异地问着。

管仲泪流满面，哽咽着道：“我受先君之托，辅佐公子纠。当……当国乱之时，既不能……不能使之以正君位，又不能相从其难，随召忽节烈而死，有何……有何面目回到故国。”

“啊，召忽果然节烈而亡了吗？”鲍叔牙一惊，目光向使者望去。他在派出使者的时候，也曾想过这个问题，意欲让使者在暗中告诉召忽——新君并不会降罪于他。但最后他还是忍住了，没有把真情告诉使者。他担心鲁人会从使者身上看出破绽，使他的谋划毁于一旦。

从使者派出的那刻起，他就带着兵车巡游在营外，天黑了也不愿回大帐安歇，就在野外露宿等候。今日果然是天从人愿，管仲活着从鲁国归来了。鲍叔牙大喜之下，根本没注意到囚车里只装着管仲一人。

“召忽节烈而死，不愧为我齐国忠勇之士。然管老弟胸藏谋略，有治天下之才，岂是召忽可以相比？忠于公子纠，小忠也。忠于我齐国，大忠也。况成大事者，不恤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节。管老弟一向通达，今日何至拘谨于此？当今主公气量宏大，求贤若渴，欲大用老弟，特此勒兵不还，威逼鲁君。今幸得老弟平安，实乃主公之福，亦我齐国之福也。”鲍叔牙握着管仲的手正色说道。

“蒙鲍兄不弃，对小弟如此看重，小弟纵然身遭万死，亦难以报答。我岂不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然公子纠与我有君臣之义，遭此惨

祸，我心中实不能安。新君果然气量宏大，当能不计前嫌，迎回公子纠遗体，并以公子之礼安葬。对召忽亦应迎回，以齐国臣子之礼葬之，公子纠与召忽的家眷，也须善加抚恤。如此，小弟自当为新君竭尽犬马之劳。否则，小弟宁可跟随公子纠于地下，也决不苟活于世。”管仲止住泪水，肃然说道。

“新君岂不知有兄弟之义？只是为国灭亲，不得已为之。老弟所言，包在我的身上。此地尚在边境，不可久留，请老弟与我同车而归，尽快回转大营中。”鲍叔牙说着，硬把管仲从囚车上“拖下”，登于兵车之上。

就在鲍叔牙和管仲刚刚登上兵车欲回转的时候，山道上突地车轮轰响，尘土飞扬。鲁国大将曹沫带领的三十乘轻车已飞驰着追了过来。鲍叔牙见状忙令摆开兵车，列阵以待。他率领的这队兵车有五十乘，摆开来里余路长，威势惊人。

山道之上宜顺地势之起伏列阵，不宜摆此只适合平原争战的长蛇阵，鲍兄显然对兵战之道不甚精通。管仲在心中说道。

曹沫见管仲已登上兵车，鲍叔牙又列阵相待，不敢贸然行事，只得传令回返。三十乘轻车来得快疾，回去更是捷如闪电。

“哈哈！鲁人已被我齐国的威猛吓破了胆，竟至于不战而逃。”鲍叔牙笑道。

“不然，曹沫来此，恐是欲追我返回鲁军大营。今见鲍兄有备便知难而退，是其为将本分也。鲁国此次战败，是因为士卒恋家，无心迎敌之故，非鲁军之弱也。鲍兄切不可由此轻视鲁军。”管仲道。心想，若非一路上我让役夫们高歌而行，只怕已落入曹沫掌中了。

这个管仲啊，心气太高，嘴上从不肯服输。只因他在鲁国军营中待过，便不肯承认鲁军之弱，实是可笑。鲍叔牙心中如此想着，口中却对管仲之言连连称是。

夕阳西斜。在深紫色的暮霭里，五十乘兵车头尾相连，旌旗飘扬，鼓角之声响彻山谷，浩浩荡荡回至齐国大营。兵车已至营门，鲍叔牙却传令不得进去，留之于外。

“管老弟，委屈你待在这上面一会，我先进去一下。”鲍叔牙拱手对管仲行了一礼，跳下兵车。管仲在还礼的同时，嘴角掠过一丝不容察觉的苦笑。

公子纠啊公子纠，我前日还是你的臣子，今日便要拜倒在仇敌的脚下，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可我毕竟是齐人啊，我一生所学，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抛掉啊。今后我唯有拼出全力，使齐国成就霸业，以此报答于公子。你也是太公的子孙，你也一定愿意看着齐国霸于天下。公子你若不怪罪于我，请以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吧……管仲站在兵车上想着，眼中滚烫，不觉又掉下泪来。

鲍叔牙径直走进中军大帐，面见齐桓公，伏地而哭。

啊，莫非是管仲被鲁侯杀了，鲍叔牙所谋不成，才作此模样？齐桓公心中高兴，脸上却是一副迷惑的神情，问：“先生何悲至此？”

“公子纠乃先君之子，主公之兄，一旦死于非命，臣岂敢不悲？召忽乃我齐国勇士，不死于敌，而死于囚，臣怎能不悲？”鲍叔牙哽咽着，将使者说给他的话转叙了一遍。

哈哈！公子纠死了，终于死了！齐桓公差点从席上跳将起来，欲仰天大笑。那一直压在他心头上的万钧巨石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公然与他争夺国君之位，整个齐国已真正属他所有，可以由他任意支使。那挥之不去的刻骨恐惧将如同春天里的残雪，消融殆尽。他在临睡之前，再也不必去检查卧房中的每一方窗扇。他不仅可以用香车把晏蛾儿载进内宫，更能够把所有他看中的美人，都拥入锦帐之中……但他始终没有从席上跳将起来，也没有仰天大笑。他是天下大国的堂堂国君，必须在臣下面前保持他的无上威严。

“公子纠和召忽是叛逆之臣，人人可得而诛之，先生何悲之有？”齐桓公强按下心头的狂喜，不悦地说道。

“不然。公子纠和召忽实是因国而亡，并非叛逆之臣，如今国势初定，人心还未全然归服，主公当格外施恩，以礼厚葬公子纠、召忽，恤其家眷，则主公宽厚之恩，必闻于天下，人人诚心归服。”鲍叔牙磕头道。

“这……唉！先生何必行此大礼。你我君臣之间，还有什么话不好

说吗？”齐桓公作势要扶起鲍叔牙。

“主公，忠孝仁义，乃国之本也。主公谋国，谓之忠。礼葬公子纠，谓之孝。厚恤其家眷，谓之仁。不可不行也。”鲍叔牙仍是伏在地上，不肯起来。

“唉！说起来公子纠为我同父之兄，岂能无情？这件事就依先生是了。”齐桓公又叹了一口气，勉强答应道。反正公子纠和召忽再也活不过来，给他们点死后荣光也无大害。齐桓公在心里说道。

鲍叔牙听了大为高兴，又连拜了几拜，向齐桓公致贺。

“此次出兵数月，方才战败鲁侯，何贺之有？”齐桓公皱着眉头道。公子纠死了，齐桓公顿时感到此次只夺得了鲁国的几块田地，战果太小，他至少得夺取鲁国的几座城池，才算不虚此行。

“管仲乃世之奇才，今日生至之，使主公得一贤臣，岂能不贺？”鲍叔牙道。

真是可厌，公子纠死了，召忽也死了，这个管仲怎么就偏偏不死呢？齐桓公懊丧地在心中想着，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主公既已应允不罪管仲，就该对其大用才是。”鲍叔牙又说道。

齐桓公只得点了一下头，道：“如此，待寡人回朝之后，封那管仲一个中大夫，如何？”

鲍叔牙一听，急了，忙说道：“主公，那管仲乃不世出的奇才，仅封为一个中大夫，与弃之草野何异？”

齐桓公怒气顿生，道：“寡人赦那管仲不死，已是天高地厚之恩，况且还封他为大夫。只怕古往今来，无人有如寡人这般宽宏大量。”

“主公，管仲其才，足可比之太公。主公应如当年周文王那样，亲至营门，以大礼相待，拜为相国……”

“住口，管仲这等叛逆之臣，怎么可与太公相比？你说这话，简直是大不敬！”齐桓公猛地打断了鲍叔牙的话头。

鲍叔牙一怔，磕头道："微臣死罪，出言无状。可管仲他……"

"他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如其真有大才，怎会落得个身为死囚的下场？"齐桓公再次抢过话头说道。

"那是因为时不至也。管仲之谋，鬼神难料。比如他竟会箭射主公，我何曾料到？而他箭射主公后又能想到国中权臣会对公子纠不利，不愿公子纠轻车入都。而我只想到要与公子纠争先，却没料到国中尚有权臣意欲作乱。若非偶然换装入都，掩饰了痕迹，主公纵然不被管仲射伤，也必然为权臣所害。凡此种种已证明管仲之才高我百倍。其实管仲箭射主公，我何曾不痛恨于他。然私怨事小，国家为重啊。微臣与管仲相交多年，深知其人虽有小过，但腹中谋略之深广，实为天下少见。微臣情愿以全家性命担保，求主公不要自弃贤臣。"鲍叔牙说着，再次磕头于地，砰然有声。

见鲍叔牙如此，齐桓公不好再发脾气，勉强压下心头的怒意，道："好啦，好啦！寡人知道你是一片忠心，听你的话就是了。待回到都城，我就封那管仲一个上大夫，与你共掌朝政。嗯，天晚了，你也累了，歇息去吧。"他边说边挥了一下手。齐桓公身旁的几个近侍太监立刻走上前来，连推带拉地把鲍叔牙"扶"出了中军大帐。

唉！主公啊主公，我刚才还在那管仲面前赞你气量宏大，可你却……却是这样子，教我如何……如何……鲍叔牙想都无法想下去了。他直到此刻，才发现主公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对他言听计从的公子小白，而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一国之君。

可是他还以为主公是躲在莒国的小白，还在以当年那种师傅的语气来教导主公。那么，我该怎样侍奉国君呢？如果我什么事都听国君的，噤不敢言，必将是一事无成。可是如果我时时劝谏不休，势必引起国君的恼怒，同样是一事无成啊。难道我拼死扶持他当上国君，就是为了一事无成吗？鲍叔牙茫然地走出营门，看见在高高的兵车上，管仲仍是肃然而立。

天色昏暗，管仲的身躯看上去黑乎乎、沉甸甸的，犹似青铜铸成的一般。鲍叔牙心头一震：我实在不该灰心，只要我能让主公任用管仲，就绝不是一事无成。

第三章　管鲍畅谈天下志　曹刿论战退雄兵

秋意渐浓，遍野的长草已泛出苍黄之色。田间的农人忙着在村头堆起高高的禾草，准备冬天的来临。齐国大军自边境拔营而起，吹打着得胜鼓乐，班师回朝。齐桓公乘坐着饰有五彩龙纹的高大驷车，在亲卫兵卒的护拥下，行在军阵的最前面。其余文武臣下的坐车以地位高下排列，紧跟在后。鲍叔牙借口压阵，领着十余乘兵车远远落在后面。他站在陪乘者的位置上，而把左方的尊位让给了管仲。秋风萧瑟，一队大雁排成人字队形，从兵车上空掠过。

“管老弟，你还记得吗？十多年前，每当秋雁南飞的时候，我们就要远离家乡，外出行商。”鲍叔牙问道。

“怎么不记得。我们每次出去，总要到第二年春雁北归的时候，方才回家。”

“在外面，我总是想回来，每次都是你劝阻了我。”

“人在旅途，难免会思念家乡。你行商全是出于兴致，并不缺钱花。我可不一样，不赚到钱，来年的日子就无法度过。只是本钱大都是你的，你要散了伙，我就完了，所以我才会劝阻于你。”

“其实，当初我想回转，并不全是因思念家乡。”

“哦，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我世居齐国，向来以为齐人自豪。可是我们外出贸易，却不能说自己是齐人，而要冒充鲁人。这种耻辱，我无法忍受。”

“这是没办法的事。列国都认为鲁国是礼仪之邦，其人素讲信义，忠厚诚朴。而我们齐人在列国眼中，大都是男无行、女无耻的匪盗之徒，不可信任。要想赚到钱非冒充鲁人不可。”

“想我齐国乃太公开辟之地，国人向来豪爽重义，勇敢慷慨，实不该被人如此轻视。”

“没有太公的辅佐，周室只怕很难讨灭殷纣，王于天下。各地诸侯，对我齐国本来是敬重有加。”

“那为什么近些年来，列国又如此轻视我们齐人？”鲍叔牙有意问着。

“近年来齐国折腾得实在不像话，乱兴兵祸，复加以纵淫无度，又不恤民力，种种劣迹，俱落于天下人眼中。”管仲答道。

“是啊，列国人众被我齐兵杀死者，实在不少。父母失其娇儿，妇人失其丈夫，难怪要痛恨我齐国了。至于纵淫无度，更是我齐国的通病，上自国君，下自公卿大夫……唉！这些不说也罢了。”鲍叔牙说着，想起齐桓公刚一当上国君，就把晏蛾儿载入宫中的事情，禁不住头痛起来。

前些时忙于和鲁军争战，鲍叔牙不好在这些小事上劝谏齐桓公。他打算等打败鲁军后，再好好“教导”齐桓公一番。现在鲁军已败，而齐桓公却俨然是一副唯我独尊的大国之君的架势，已根本不可能听进他的任何“教导”。

“我齐国犹如一病重之人，再不医治，必将君不似君，臣不似臣，亡于一旦。”管仲神情凝重地说道。

“管老弟，你一样世代生长在齐国，可不能眼看着齐国灭亡啊。”鲍叔牙盯着管仲说道。

“这还用说吗？我平生精研太公之术，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大丈夫存于世上，最可耻的事情，便是碌碌无为，做一行尸走肉。”

“老弟，我一向钦佩你志向远大，绝非常人可比。如今国君虽不肯大用于你，可只要我在朝堂上，终究不会埋没你的才能。还望老弟休生怨意，另奔他国。”

“怎么，鲍兄竟不相信我吗？”管仲板着脸，似带着怒意。

“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你的功名心太重。若国君长久不用你，你肯定不会甘心，要投往他国。”鲍叔牙不客气地说着。

管仲不禁笑了：“看来在你面前，我还是老实些为好。不错，如果

国君不能用我，我自然要投往别国。”

鲍叔牙闻言怒气勃发：“不行，纵然齐国不能用你，你也不得投往别国。”

“那么，你是欲我如行尸走肉，苟活于世？”管仲反问道。

“齐国乃是你的父母之邦。你投往他国，必然不利齐国。你身为齐人，怎么能行此不利于父母之邦的事呢？”鲍叔牙亦反问道。

“天下并非只有一国，眼中见一国而不见天下，定非智者。今列国争战不休，生灵涂炭，夷狄之族势将乘虚而入，我华夏之地将不复存矣。华夏不存，齐国岂能独存？我说过，我所学之术，乃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治一国之盛，不过是小道耳，平天下之乱，方为大道。若齐国能用我平天下，我自当留在齐国。若齐国不能用我，则我一定要投往他国。如果鲍兄认为我所行将不利于父母之邦，尽可以杀我以绝后患。”管仲毫不退让地说着。

平天下之乱，方为大道！管仲的话如重锤敲在鼓上，嗡嗡震响在鲍叔牙耳旁。是啊，近年来华夏诸国互相攻杀更急，混乱不堪，长此下去，必将为夷人所灭。夷人不是杀了幽王，逼迫平王东迁，从而使周室衰弱了下来吗？僖公二十五年，北戎大举伐我齐国，杀男掠女，抢劫财物，几乎不把我华夏诸国放在眼里……鲍叔牙心中念头百转，最后开口道：“管仲，你若还自认是齐人，就请等我三年。若三年之内，国君还不能用你，任你另投他国。不过，若在三年期内你要另投他国，那我纵然是追遍天涯海角，也要将你杀死！”

管仲神情庄重地点了一下头：“行。看在你我相知的分上，这三年之期，我答应。”

原上青草黄了枯了又绿了，转瞬之间已是桃红柳绿的春天。整个齐国又一次沉醉在了无尽的欢乐之中，花前月下，河畔池旁，林中篱后，无时不闻柔媚的歌声，无处不见娇女艳妇的身影。

男人们眼花缭乱神迷心痴，仿佛置身极乐仙境。女人们似是幽林间的妖狐，招招摇摇又躲躲闪闪。男人们心急火燎，偏偏贪心不足，望着那个，看着这个，还思量着另一个。女人们不慌不忙，左挑右选，看准了欲“擒”于手中的“猎物”，就紧盯着不放，施展出种种“绝技”，令那“猎

物”乖乖就范。

在春天的欢乐之中，虽然齐国上至公室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争先恐后地出城“淫奔”，但是身为国君者却绝少有“淫奔”之事。齐桓公并不想开国君“淫奔”的先例，遂改换服饰，扮作富商公子模样，带着亲信护卫武士西门威、亲信小太监牛滚儿悄悄从宫院后门溜出，来到城外的淄河之畔。

淄河两岸是齐国最富庶的地方，桑园相连，村落相望，花果遍地，更有无数座建造精美的别馆散布其中。别馆的主人大多为宗室富豪、当朝大臣，也有少许行商暴富者。对有些女人而言，别馆中的主人是最值得擒获的“猎物”。齐桓公的装扮一看就是别馆主人，自然被许多女人盯上了。只是那些女人差不多都是半老的寡妇以及商人家的怨妇，虽说风韵犹在，远远望过去也还娇艳动人，可齐桓公并不喜欢。

齐桓公摆脱了一个个妇人，但无法抓住任何一个少女。少女们的目光只盯在少年郎身上，对身穿华丽衣裳的齐桓公视而不见。齐桓公大为懊丧，刚出城的兴奋之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主公，都怪我们生得太丑，把那些女孩儿吓着了。是不是该这样，主公一个人在前面走，我们悄悄在后面跟着？”牛滚儿忙出着主意。

齐桓公转过头打量着牛滚儿和西门威，见一个生得尖脸猴腮，鼠眼歪鼻，另一个又生得身如铁塔，豹头环眼，月夜里看上去，就似传说中的恶鬼一般，果然有些吓人。

“也真巧，我怎么就偏偏选上你们两个了呢？”齐桓公不禁笑了起来，一挥手，“去，后边跟着。”

牛滚儿、西门威依言拖后一大截，只远远跟着主公的身影。

齐桓公摇摇摆摆地走着，专往少女们多的桑林中晃过去。果然，少女们注意到了齐桓公，有几个还主动唱起了调情的曲儿。齐桓公不觉愣住了，他向来少和那些风流的公室子弟来往，鲍叔牙又以礼法自守，以致他对齐国流行的各种情歌艳曲一窍不通。

在“淫奔”中，相貌美丑虽是众人注目的所在，但还不算是最要紧之

处。最要紧的是歌喉美妙，唱得对方神迷心动。尤其是在男人之中，歌喉的美妙与否，直接关系着一个人在乡里之间的地位高低。唱不了歌的男人，不仅无法获得女人的欢心，且要受到亲朋的嘲笑，处处挨人白眼。见齐桓公呆头呆脑地不回应，少女们大为生气，连骂了几声“木牛”和“蠢驴”，拂袖而去。

眼看月至中天，“淫奔”的男男女女大都已成双成对，而齐桓公仍是孤零零地在桑林中转来转去，累得双腿酸软，呼呼直喘粗气。牛滚儿慌忙奔上来扶住齐桓公，劝他坐下歇歇。随后赶上来的西门威也说道：“前面不远，是管大夫的别馆，听说他新弄来了一帮卫国的歌女，又会唱又会跳，主公何不到那儿去散散心。”

齐桓公听了大怒，骂道：“你这个狗奴，竟敢不把寡人的话放在心里？”西门威这才想起，前几天齐桓公在宫中发了一道诏令——谁敢提“管仲”这个名字就砍了他的狗头。

“主公，我该死，该死！一时心急，就忘了……忘了……”西门威跪倒在地，砰砰磕着响头，话都说不清楚。

“你这个木牛！蠢驴！木牛！蠢驴！……”齐桓公不住口地大骂着，把少女们送给他的“雅号”尽情地往西门威头上堆过去。

这大半年来，鲍叔牙一见到齐桓公，就满口地管仲长、管仲短，弄得齐桓公一听人说管仲，头就大了，像有一团野蜂在他脑子里嗡嗡地飞着。鲍叔牙是助他夺得君位的第一功臣，他既不能拒不与鲍叔牙见面，也不能让鲍叔牙闭口不提管仲。何况鲍叔牙又是言之有理——齐桓公尽管封了管仲为上大夫，但并未完全遵守诺言，让管仲与鲍叔牙共掌国政。

管仲空有上大夫之名，却无任何实事可做，闲得成天在城外乱走，与一个砍柴的老汉也能说上半天话。后来，管仲连走也懒得走了，在郊外造起别馆，买了些郑国、卫国能歌善舞的美女，日日沉醉酒色之中，倒也快乐逍遥。

齐桓公满意管仲还算识趣，没有想着去掌理国政。但管仲不过是一个臣子，且从前还是个逆臣，如今却如此快活，令他心里很不舒服。哼！我就不信，没有这个管仲，天会塌了！太公有灵，既然能保佑我登上君位，就必定能使我把齐国治理得成为天下第一强国。到那时，我就

成了鲍叔牙所说的霸国之君，自当名传千古。鲍叔牙啊鲍叔牙，到了那时，你还会张口闭口就是管仲吗？

齐桓公每次上朝回到后宫，就会在心中和鲍叔牙赌气一番。他日夜批阅奏章，又巡视各处城邑，还借行猎之机整顿兵车，习练战阵之法。齐人一时对新君纷纷赞颂，道小白果然是贤者，必成有为之君。齐桓公甚是得意，觉得天地虽大，然而对他来说已是无事不可为，为之必可成。但不料今日出来“淫奔”，却碰了一鼻子灰。他这个堂堂的“霸国之君”，居然不能获得任何一位少女的欢心，齐桓公在心底里忽然对这种“淫奔”的习俗生出了无比的厌恶之意。

别国人说得不错，我齐人喜好“淫奔”，当真是毫无羞耻，如同蛮夷之族。齐桓公悻悻地想着，在西门威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喝道：“滚起来吧！”

牛滚儿和西门威都是跟了他十多年的贴身心腹，他虽然常常加以喝骂，却很少处罚他们。西门威忙爬起身来，再也不敢说什么，愣愣地站着，真的如同“木牛”一般。

“回去！”齐桓公猛一挥手，转身向桑林外走去。牛滚儿和西门威忙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一路上，他们看到无数相拥相抱的男男女女，在草地上、桑林间尽情地歌舞，显出种种“淫奔”之态。牛滚儿是个太监，倒没有什么反应，西门威却是呼呼喘着粗气，两眼只敢盯着脚边，以致好几次都撞到了桑树上。齐桓公心中像是有一团野火在烧着，好几次狂怒地把手伸向了腰间。他想拔出利剑，将这些歌舞的“无耻”男女全都杀光。怒火中烧的齐桓公很快就走出了桑林，踏上通往都城的大道。不仅桑林里到处是男人和女人，连空旷平坦的大道上也被“淫奔”的人占据着。

月光明亮，大道上犹如铺上了一层细雪。四个美丽的少女拍着手，围成一个圆圈唱着歌，唱的正是那首齐人喜爱的《猗嗟曲》。圆圈中站着一个身材颀长的少年，随着那歌曲的节奏模仿着行礼、射箭、跳舞等种种动作。

以前，齐桓公听到了这首《猗嗟曲》会很高兴，甚至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上两句。因为这首歌曲是在嘲笑他的敌人鲁庄公，可是此刻齐桓公从少女们歌声中竟听不出半点嘲笑之意。少女们边歌边舞，对圆圈中

那个身材颀长的少年露出无限仰慕的痴迷神情。而那少年正是假扮的“鲁庄公”。

齐桓公记不得他在今夜已看过多少次这样的场景了，这鲁侯是什么东西，竟把我齐国的美女迷成了这样？我难道连那个鲁侯也比不上吗？这些女子对她们的国君看都不看一眼，却对敌国的国君如此痴迷。

“滚，给我滚开了！”齐桓公再也无法压住心头的狂怒，大吼起来。少女们吓了一跳，不觉停止了歌唱，转过头望着齐桓公。

“你等竟敢如此无礼，且吃我一拳！”那“鲁庄公”被搅断了兴头，恼怒中向齐桓公猛扑过来。

“淫奔”之会有许多规矩，似齐桓公这般有意搅乱别人的“好事”，最易触犯众怒，会被群起而攻之。所以尽管齐桓公有三个人，那“鲁庄公”仍是毫无惧意。事情闹起来，众人必将闻声而至，帮着“鲁庄公”狠狠教训齐桓公一顿。眼看“鲁庄公”就要扑至齐桓公身前，西门威陡地一步跃上去，左手伸出，快如闪电般揪住“鲁庄公”的腰部，提小鸡一样提起来，凌空抛了出去。扑通！“鲁庄公”沉重地摔倒在十步外，痛彻心扉，惨叫连连。

少女们也尖声惊叫起来。一些男女闻声从大道两旁的桑林奔了过来。少女们指斥齐桓公是“搅乱好事”的人，替那“鲁庄公”叫屈起来。正在兴奋中的男人们闻言大怒，有意要在女人们面前显出雄威，纷纷挥着拳头向齐桓公围逼上来。围过来的男人有数十人之多，西门威虽勇，又怎么抵挡得住？

“啊！这不是主公吗？主公怎么会上这儿来呢？”一个锦服少年刚冲到齐桓公面前就猛然叫了起来。

“他，他真是主公。主公出城行猎时我……我见过！”

“了不得，对主公无礼是死罪，要灭族啊，快……快跑！”围过来的人们恐慌地叫着，四散奔逃，眨眼间跑得干干净净，只剩下那个倒在地上的“鲁庄公”一时爬不起来，吓得不停地磕着响头。这种情景使齐桓公又是恼怒，又觉得可笑——哼！你们这些无耻男女，也还知道国君的威严不可冒犯啊，却为何偏偏要把那个鲁侯看得如此之重？

“主公，饶命，饶命啊！”那个“鲁庄公”浑身颤抖地叫着。这种情景给了齐桓公极大的满足感。一时间，他以为趴在面前的真正是那位和他交过手的鲁国国君。

去年秋天的那场大战中，他本来已围住了鲁国国君，却因身边的护卫偏将被鲁国国君射死，心中恐惧，不敢上前，以致让必被生擒的鲁国国君轻易地逃走了。当时齐国的将军谁也没有埋怨他畏缩不前，反称颂他身先士卒，英勇无敌。可是齐桓公总觉得将军们是在讽刺他，并由此生出一种难言的耻辱感。他盼着能尽快与鲁国再来一次大战，生擒鲁国国君，彻底洗净心中的耻辱。

“起来吧。”齐桓公高傲地昂着头，走上前去，踢了那“鲁庄公”一脚。那“鲁庄公”脸色惨白，额上全是冷汗，费了好大的劲，才站了起来。

“你叫什么？”齐桓公边问边打量着“鲁庄公”，见他不过二十出头的年岁，生得眉目俊秀，和那位真正的鲁国国君倒也有几分相似。

“小人名叫竖刁，先世也曾为朝中大夫，后来家道中落，以行商为生计。今日误犯主公神威，求主公看在先祖分上，饶了……饶了小人吧。”那“鲁庄公”虽在惊恐之中，口齿却很伶俐。

“原来你也是世家子弟，为什么不学好，要装作鲁侯的模样？”齐桓公威严地问道。

“主公，小人乃……乃是齐国最无用的一个浪荡子弟，才去扮作鲁侯。以显示我大齐国威无敌，小小鲁侯，只配做我大齐一浪荡子弟耳。小人若还有一点身份，断断不敢扮作鲁侯，以损我大齐国威。”竖刁揣摩着齐桓公的“心病”，讨好地回答道。

“胡说，你分明是在以此讨好那些女子，却故作这等巧辩。”齐桓公板着脸说道，心里却很是舒服。

“主公明见，小人如此，自是在讨好那些女子。只是那些女子皆为桑户之女，低贱不堪。想那鲁侯若能至我齐国，也只配讨好此等低贱女子耳。”竖刁又道。

“哈哈！好一个只配讨好此等低贱女子耳。”齐桓公仰天大笑起来。

“嘿嘿嘿……”竖刁也跟着笑道。

“你惊扰国君，该当何罪？”齐桓公陡地止住笑，怒喝道。竖刁反应奇快，立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不止，以致涕泪交流地连呼饶命。

“要想活命也容易。今日众人知寡人出游，乃尔之罪也。尔若能弥此大罪，使众人不复以为寡人游过此处，寡人不唯不治罪于你，还会让你入朝为官。可如果国中有任何一人以为寡人游过此处，寡人当灭你九族！”齐桓公压低声音说着，大步向前走去。他身为堂堂的国君，改装出城“淫奔”，却落得如此结果，传扬出去必将成为诸侯国之间的笑柄。牛滚儿、西门威忙绕过跪在地上的竖刁，紧紧跟在齐桓公身后。

月夜中起了微风，大道两旁的桑林传来阵阵沙沙之声，像是无数人在窃窃私语。齐桓公脸上滚热，那难言的耻辱感又从心底里直涌了上来。

我要出兵，立刻出兵！我要生擒鲁侯，把他押在囚车上，从这条大道上押进城去。到那时，我要让齐国的那些“无耻”女子都站到这条大道两旁，看看她们痴迷的鲁国国君是个什么模样。齐桓公恨恨地在心中说着，握紧了双拳。

“淫奔”之时尚未结束，齐桓公就下了征兵严令，集兵车六百乘，仍以鲍叔牙为主将，王子成父、东郭牙为左、右将，亲征鲁国。一时间，齐国的男男女女都满怀着怨意，却又不敢不从君命。

临出征前，鲍叔牙来到管仲的别馆中，请教出战之策。管仲亲自迎出大门，将鲍叔牙请至后堂坐下，观赏歌舞。鲍叔牙刚坐下，一位身材窈窕娇小、长眉修目的女子便端上美酒，献于客人。鲍叔牙忙站起相接。他知道这女子是管仲新纳的宠姬——婧姬。主人以宠姬献酒于客人，是一种极尊重的礼仪。

献酒过后，管仲拍了拍手。只听得帷幕内脚步轻响，袅袅娜娜走出一队长袖舞女，至席前蹁跹而舞，且舞且歌。

“老弟，你可真会享受啊。”鲍叔牙喝着美酒，看着歌舞，心里却很不舒服，嘲讽地说道。

“人生苦短，不及时行乐，怎对得起男儿堂堂七尺之躯。”管仲笑

道。

“管老弟，近些时来，你太令我这个老朋友失望啊。纵然国君暂不用你，你也不必如此自暴自弃，成天沉醉在醇酒妇人之中。长此下去，你那平天下之志，只怕抛之脑后矣。”鲍叔牙正色说道。

“鲍兄不用担心。小弟如此，只是做给主公看耳。”管仲道。

“你这么自暴自弃，原是给主公看的，却为何故？”鲍叔牙愕然道。

“我观主公，好胜之心极强，自视为不世出之贤能国君，不能容人出于其右。将来主公就算要用我，也必深怀猜忌。我如此沉醉于醇酒妇人之中，是自败名声，使国君视我为酒色之徒，不至于有名高震主之嫌也。”

“你也过虑了吧，主公固有好胜之心，然亦是胸怀大志所至也。”

“正是看在主公胸怀大志的分上，我才答应你三年之约，没有另投别国。然君者，虎也。伴君如伴虎，不能不有所顾虑啊。”

“算了，我说不过你。今日来此，主要是向你请教，这次兵伐鲁国，当依何方略而行？”鲍叔牙转过话题问道。管仲的话说得太露了，已不合臣下论君之礼，鲍叔牙不想在这上面深谈下去。

“此次兵伐鲁军，正当春耕之时，与国不利，鲍兄怎不劝谏？”管仲不答，反问道。

“主公心意已定，我是谏而不止啊。再说，这次打败鲁军，主公必然高兴，或可因此大用管老弟。”鲍叔牙答道。

“非也。胜而用人，是为炫耀己才，非真欲用人，此乃为君之大忌也。”管仲摇头道。

“那依你来说，败而用人，方是有为之君么？”鲍叔牙皱起了眉头。

管仲笑而不语。

“难道你的意思是此次兵伐鲁国，将会败阵？”鲍叔牙追问道。

“鲍兄，兵战之事，最是凶险，两国势力不相上下，很难预知谁胜谁负。在用兵方略上，我只想送你一句话——小心、小心、再小心。”管仲道。

“小心、小心、再小心？”鲍叔牙喃喃念着，脸上露出迷惑之意。

齐桓公亲率兵车六百乘，直逼鲁境的消息传至曲阜，引起鲁国上下一片惊慌。鲁庄公忙召集众大臣议定战守之策。大臣们七嘴八舌乱哄哄地议了整整一天，却没有议出一个主意来。鲁庄公焦躁之下，喝令退朝，单留下施伯一人。

“齐侯欺人太甚，寡人当亲自迎敌，拼死一战。”鲁庄公恼怒地说着。

“主公切勿急躁，上次乾时战后，折损兵车尚未补齐，如今只能派出四百五十乘兵车，以少敌多，恐难取胜。主公还是多和朝臣商议，以策万全。”施伯劝道。

“你就别提这些朝臣了，平日寡人拿厚禄养着他们，指望缓急之时，可作依靠。谁知如今事到危急，他们却个个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想让他们给寡人谋划个万全之策，简直是做梦。况且兵战之事，哪来的万全之策？自古便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施大夫不必多言，且请点齐兵车，随寡人迎敌。”鲁庄公大声说道。

“主公，无备而战，必兵败将亡，臣不敢奉命。”施伯急了，也大声说着。

“那么，就让齐侯打进国中，把我鲁室宗祠给灭了吗？”鲁庄公瞪起了眼睛。

“这……”施伯本来就不是言辞敏捷之人，让鲁庄公这么堵着一问，竟是急得说不出话来。

正在这时，守门宫监匆匆奔进朝堂，跪下禀道：“宫外有一自称为东平隐士之人，说有军国大事，欲见主公。”

“东平隐士？他是谁？”鲁庄公望着施伯问道。

施伯面露喜色，伏地称贺道：“此人姓曹名刿，隐于东平乡间，清

高自诩，不愿出仕。臣曾与曹刿有过交往，知其素有才学，善于兵法，今日前来，必为齐军伐我之事也。既有此人，则主公无忧矣。”

“哦，鲁国还有此等高人么？”鲁庄公大为高兴，令宫监开门迎纳。

“慢来，此贤士也，臣当亲至宫门，代主公迎之。”施伯说着，站起身，随那宫监走出朝堂，来到宫门之外。但见石阶上站着一人，年约五旬，玉面长须，朗眉星目，虽只穿着简陋的葛袍，然长袖飘飘，神采飞扬，望之如世外仙人。

施伯抢步上前，拱手行礼：“曹兄此时现身，实在是令老夫喜出望外。”

曹刿抬手还礼，笑道：“在下此行，不仅出乎兄之望外，连乡邻们都言道，朝中大事，自有吃肉的高官们谋划，咱们吃青菜的布衣百姓，管他作甚？”

施伯脸上发热，道：“我们这些高官吃肉吃多了，个个目光浅陋，遇上大事，竟至束手无策，还望曹兄深明大义，不吝赐教。”

曹刿又是一笑：“乡野之人，倒也不明什么大义。不过在下一向做的是鲁国的隐士，若忽然没了鲁国，改做齐国的隐士，想起来未免无味。”

施伯赔笑道：“主公正为齐师伐我心中不安，曹兄来此，恰似雪中送炭。请，快请！”

在施伯的引导下，曹刿昂首直入朝堂，见了鲁庄公也不下跪，只长长一揖，道：“乡野草民曹刿见过主公。”

鲁庄公见到曹刿气度不凡，心中已生出亲近之意，倒也不怪其失礼，开口便问：“素闻先生精于兵法，请问该当如何迎敌？”

“草民倒要先问问主公，您凭什么与齐国争战呢？”

“这……宫室衣食，俱取之民间，寡人不敢独自享用，应分与众人。”

“宫室衣食有限，岂能尽散众人？此乃小恩小惠，百姓只可感于一

时，未必会随国君拼死而战。”

“每次出战前，寡人必求神佑。祭祀所用的牛、羊和玉帛之物，不敢虚报，必取诚信。”

“此乃小信，不足以感动神灵，难以凭此战胜强敌。”

“寡人身为国君，对于大小诉讼之事，虽不能明察秋毫，可每一件案子都是反复揣摩，尽力使判决合乎情理，免生冤狱。”

曹刿又对着鲁庄公长长一揖，道：“身为国君，愿意尽心尽力为民理事，便是贤君。有贤君必有忠臣，有忠臣必有良民，有良民必可胜敌。草民愿随主公出战，力破强敌。”

鲁庄公大喜，当即整顿兵车，让曹刿与他同乘龙纹驷车，直赴长勺，与齐军决战。

平坦宽阔的荒野上，齐鲁两军隔着一箭之地，对阵相敌。手持盾牌的步卒排在最前面，掩护着张弦以待的弓弩手。在弓弩手后面，是一辆辆高大的战车，上面站着身材魁壮的甲士。每辆战车前后都竖有大旗，旗下又有击鼓士卒和鸣金士卒。大旗为军阵标识，金鼓则专司传送将命——击鼓向前，鸣金后退。

鲁庄公的龙纹驷车停在大阵的最中间，他手持朱漆硬弓，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对面的齐国军阵。对面的军阵中同样停着一辆高大的龙纹驷车，上面站着昂首挺胸的齐桓公。他轻蔑地一挥手，下了进攻的命令。

看见敌军战车的数目明显少于己方，齐桓公更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霎时间，齐军大阵上鼓声如雷，惊天动地般压向鲁军大阵。

“哇——”齐军步卒大吼着，犹如决堤的洪水，势不可当地向鲁军大阵冲击过来。

“轰隆隆——”齐军战车在步卒后驰动着，似高山上崩塌的一块块巨石，当头砸向鲁军大阵。眼见得齐军如此威势，鲁军大阵里不少兵卒惊骇中脸色苍白，双腿发抖，几欲转身而逃。

鲁庄公沉不住气，抬起手臂，欲下命击鼓迎敌。曹刿拦住鲁庄公，

道："我不是早就请国君下过严令——据守对敌，不得擅自进攻吗？"鲁庄公只得垂下手，眼睁睁地看着齐兵冲了过来。

突然，鲁军大阵中万箭齐发，疾风暴雨般扫向齐国兵卒。齐国兵卒见鲁军并不出阵迎敌，再加上又遮挡不住凌厉的箭雨，只好后退。齐桓公见状大怒，喝令再次擂鼓冲阵，上前者赏，后退者斩。齐军大阵上的鼓声第二次响了起来，虽依然是威势惊人，但听起来已不那么可怕了。

"哇——"齐军步卒依旧大吼着，依旧如决堤的洪水冲向鲁军大阵。只是冲击的速度已比第一次慢了许多。那轰隆隆的战车声响，也不似第一次那样震骇人心。鲁军大阵中的许多兵卒心里仍是害怕，可双腿再也不发抖了，双手也能稳稳地握住弓弩。

唰——唰——唰……鲁军大阵中射出的箭雨更为凌厉，更不可挡。齐国兵卒顾不得严厉的将令，再一次退回到了本阵中。

"鲁军被我们打怕了，不敢迎敌。众将须放胆猛冲，再冲几次，鲁军的羽箭就会射完，就要大败而逃！"齐桓公一边鼓励着众将，一边传命第三次击鼓冲阵。

齐军大阵上又是鼓声震天，齐军兵卒又是吼叫着冲向敌阵。只是这次兵卒们冲出来时已累得东倒西歪，别说速度慢了，连队形也散乱无章，不成阵势。本应跟在盾牌手后的战车，不知为什么竟驰到了最前面。

"主公，可下令擂鼓，迎敌！"曹刿说道。鲁庄公立刻抬起手臂，猛地往下一劈，大吼着："擂鼓迎敌！"随着他的这声大吼，鲁军大阵中千百面战鼓同时响起，如同无数巨雷一齐在天际炸开。

"哇——"鲁军的步卒生龙活虎般冲向了敌军。

"轰隆隆——"鲁军的战车如林中奔出的一头头狂怒的犀牛，向敌军直闯了过去。鲁庄公更是身先士卒，龙纹驷车飞驰着，奔在最前面。

"嗖——"鲁庄公弯弓搭箭，劲射而出，正中一白袍齐国偏将的咽喉。那员偏将惨呼着，一头从高高的战车上栽倒下来。

"主公好箭法！"曹刿忍不住赞了一声。鲁庄公有意卖弄本事，又是

一箭射出，将齐军一辆战车上的御者射杀。“呼隆——嗵”失去御者的战车倾翻在地，压倒了一大片齐军兵卒。

等待着鲁军“大败而逃”的齐国兵卒万万没料到对手会发动如此猛烈的反击，措手不及，队形一下子被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鲍叔牙等人见势不妙，护拥着齐桓公，败逃而去。

鲁庄公欲下令穷追，被曹刿拦住：“且慢。”他边说边跳下车，查看了一番齐军的车辙痕迹，又跳上车向远处仔细望了望。

“主公，可下令追击了。”曹刿神情悠然地说道。

鲁军奋力猛进，直追出了三十余里，方才收兵扎营。此一仗，鲁军大获全胜，毁敌兵车四五十乘，夺敌兵车五六十乘。鲁庄公欣喜若狂，窝在心中近十年的那口恶气终于吐了出来，顿感畅快无比，当即在中军大帐排下酒宴，答谢曹刿。

席间，鲁庄公问：“请问先生，前两次敌军击鼓，你为何不让寡人出战呢？”

“争战之事，全凭锐气，锐气盛，便可破敌，锐气衰，便败于敌。鼓者，激励将士之锐气也。一鼓，锐气最盛，再鼓，气则衰耳，三鼓，气则竭矣。敌军锐气已竭，而我军锐气方盛，故可一鼓作气，大败敌军。齐军，善战之兵也，吾恐其诈败，设有埋伏，故下车视其辙迹，望远观其旗帜，见敌军辙迹混乱，旗帜倒伏，料其真败矣，因而使主公放胆追之。”曹刿举杯连饮，侃侃而谈。

“施大夫道先生精于兵法，果然如此。寡人朝中大臣虽多，如先生者无一人矣。寡人欲留先生于朝中，拜为上大夫，如何？”鲁庄公又问道。

曹刿一笑：“乡野之人，难受拘束。主公厚爱，实不敢当。”

“这……”鲁庄公大为失望，“若是齐兵再次侵犯，先生是否依然教我？”

“吾观主公，文则诚心于民，武则勇冠三军，为一守成之君足矣。吾鲁国向称礼仪之邦，不欲争霸，能够守成，便是贤君矣！君贤则必不

至危，实乃吾等草民之幸。吾观朝政，有施伯居中折冲，必无乱象。然施伯长于治国，短于治军，是其不足。吾闻主公嫡弟公子季友既有贤名，且善治军，主公何不大用？”曹刿笑问道。

“这……”鲁庄公犹疑着，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公子季友虽从未有过“夺位”的举动，然为鲁先君所爱，几次欲废鲁庄公而另立公子季友为太子。鲁庄公即位之后，每当想起此事，心头就不痛快，一直让公子季友闲居在家中，并未授予任何官职。

“主公仅此一嫡弟，若不亲厚，何以自固？”曹刿又问道。

鲁庄公心中一动，默想自他登位以来，公子季友虽是门客众多，却未对他有任何失礼之处，反处处维护他的君位，见到公子庆父和公子牙对他有不敬的地方，立刻挺身而出，痛加驳斥，以致公子庆父和公子牙面对着这位小弟都禁不住生出了几分惧意。

唉！这位曹先生说得对啊，眼见得公子庆父和公子牙的势力愈来愈大，总有一天会闹出事来。季友乃我唯一嫡弟，又确有贤者之风，我怎么能老记着过去的一点小嫌，而忽视了眼前的大事呢？何况当初他还是个小孩子，什么事也不懂，一切都是父亲所为，我根本怪不上他。想到此，鲁庄公连忙对曹刿施了一礼：“多谢先生指教，回军之后，寡人当立即召请公子季友入朝，辅佐国政。”

曹刿欣然受之道：“兄弟亲厚，周公之礼也。主公只需不忘周公之礼，则天下必不敢轻视鲁国矣。”

欢宴之后，鲁军凯旋，鲁庄公论功行赏，见曹刿不愿入朝为官，遂以千金赏之。曹刿对黄金之赏也不推拒，携之回乡，尽散与邻人。鲁庄公闻之，慨叹不已，下诏征公子季友入朝，令其与施伯共佐朝政。

第四章　以马扮虎破宋军　管仲终成霸王辅

齐桓公欲大胜鲁军，显示他霸国之君的气概，从而压服鲍叔牙。却不料偏偏打了一个大败仗，折损百余兵车，还让鲁庄公追得狼狈不堪。他又羞又恼，无颜还师，扎营于齐鲁边境，不进不退，致使营中满是怨意。鲍叔牙心下忧急，走入中军大帐，跪请齐桓公班师回都。

“寡人乃堂堂大国之君，兵出无功，怎能使天下诸侯畏服？不败鲁军，寡人誓不归还。”齐桓公怒气冲冲地说道。

“主公，齐、鲁皆千乘之国，兵势不相上下，以主客为强弱。乾时之战，乃鲁军伐我，是鲁军为客，我军为主，故我军大胜。今长勺之战，是我军伐鲁，我为客而敌为主，故我军不利，此乃情势使然，非人力可强为也。”鲍叔牙道。

“如此依你来说，寡人欲败鲁军，岂非是绝无可能？”齐桓公问。

“春日出征，有违民心，今士卒俱生怨意，实不堪再战。”鲍叔牙说着，心里懊悔不已。唉！管仲早就提醒过我：切勿轻视鲁军。我却并未将他的话放在心上。此次出征，管仲又嘱我小心、小心、再小心，我却不解其意。我天天对主公说，管仲有平天下的大才，见识卓绝，可我自己却对管仲的话并不如何重视，实为大谬。我已经错了，决不能再错。无论如何，我也要阻止主公贸然进兵。

“寡人已说过，不败鲁军，誓不归还。”齐桓公毫不退让地说着。其实他也知道，鲍叔牙所说的都是实情。不然，他就不会屯兵边境，早已长驱直入，杀至曲阜城下。可越是这样，他越不能班师回都。军中兵卒有数万之众，遍布齐国各城邑，这么一回去，岂不是要把怨意散入全国？到那时，齐国人还会称颂他们的主公是有为之君吗？齐桓公必须打败鲁国，以战胜之威来压倒士卒心中的怨意。

见国君如此固执，鲍叔牙心中更急，不想急中生智，倒想出了一个办法。

“主公，宋国向来与鲁不和，主公何不遣使请宋国出兵，夹击鲁

军，当可获胜。”鲍叔牙道。

齐桓公眼睛一亮，叫道：“妙！宋国亦是千乘大国，襄公时，曾与我齐国订过盟约——我齐国之敌，即是宋国之敌。”

“听说宋国有一猛将名南宫长万，臂力沉雄，万夫莫敌，若得此人助战，鲁军不难破矣。”鲍叔牙说着，心想，若宋军来此，能破鲁军，自是大妙。若宋军亦败，则主公当无推脱班师之词。

君臣二人商议已定，即遣使者至宋，请求援师。宋国正欲与齐国新君通好，当即应允以南宫长万为将，出兵伐鲁。

夏六月初旬，南宫长万率兵车三百乘，至郎城与齐军会师。鲁庄公闻之，集众大臣商议退兵之策，国中士、大夫、卿三等臣子俱至朝堂，唯独新被封为上大夫的公子季友没来上朝。

这公子季友，太过喜好武勇，只怕又到哪里去行猎了，鲁庄公在心里不满地想着，请众大臣们各献妙计。众大臣议论纷纷，“妙计”倒也出了不少，可一个也不能令鲁庄公满意。鲁庄公越听越怒，正要发火，只见宫监走过来，禀告道：“公子季友叩求朝见。”

“宣他上殿。”鲁庄公立刻说道。

近些天来，他和季友常常相见，谈文论武直到深夜犹不愿散。他发觉这位嫡弟果然是熟知兵法，尤精行军战阵之事。他后悔没有早些任用季友，以致在兵战之事上总觉没有人可以商量，大感吃力。只是季友也有一处他很不喜欢的地方——行猎。

本来，行猎是贵族子弟们最喜好的消遣，不足为怪。但一般人只在秋、冬之季才会大举行猎，其余时候不过是偶尔为之。春天乃万物生育之时，夏日乃神明巡游之时，在这个时候行猎太多，会得罪上天，降下大祸。然而季友却毫不理会那些禁忌，不管是秋冬还是春夏，几乎要天天出城行猎一番。

这样，尽管季友已被封为上大夫，却很少有上早朝的时候。就是鲁庄公要见他，也须等到他傍晚自城外行猎归来。有时候行猎走得远了，干脆一连几天宿在城外。鲁庄公此刻正焦急之时，陡然季友求见，对他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一般。

随着殿前护卫兵卒的传宣之声，一个年约二十一二岁，穿着上大夫袍服，长得很像鲁庄公的青年走上殿来，跪下拜道："臣弟拜见主公。"

"罢了。"鲁庄公一挥手，直截了当地问，"如今齐军挟战败之怒，联合宋国又来侵犯，该当如何应付？"

"但不知众位大臣有何高见？"季友不慌不忙地问道。

"众位大臣的高见一是让寡人向周天子求救，二是让寡人派使者以礼法大义责备齐、宋两国，使两国惭愧而退。"鲁庄公冷笑着说道。

"齐宋本非礼仪之邦，以礼仪责之，岂不太谬？周室弱而远，更非求救之处。为今之计，只有整顿兵车，与敌军决一死战。"季友朗声说道。

"齐宋两国相加，兵车近八百乘，势力太大，如何迎敌？"鲁庄公问。

"臣弟借行猎之机，曾仔细察看过齐宋两国军营，齐军似有戒心，军营齐整。宋军新至，有轻我之心，军营散乱。且齐宋两军相隔有二十余里，并不相连。我军出其不意，先攻宋营。宋败，齐军必不能独留，自当退去。"季友道。

行猎之时，且不忘军国大事，季友果然不愧为贤者。鲁庄公在心里赞道，又说："据说那南宫长万有举鼎之力，万夫莫当，我军只怕无人可与之相敌。"

"臣弟亦有臂力，愿为先锋，当先为战，与那南宫长万一争高低。"季友慨然道。

"好！寡人自当率全军随后接应。"鲁庄公高声赞道。

当夜，季友率兵车五十乘为先锋，出都城南门，直扑郎城。在兵车后面，他还令人赶着百余匹矮壮而性子又暴烈的野马。黎明时分，已快接近宋营。季友令兵车暂停，然后取出早已装在车上的百余张虎皮，蒙于野马背上，赶到军阵之前，再令全军举火，随野马之后击鼓冲向敌营。一时间，宋营外突然火光冲天，鼓声如雷。百余匹野马被火光鼓声惊炸了性子，发狂一般扑向宋营。

夏日炎热，许多宋国兵卒都贪图早凉，尚在军帐中埋头大睡。陡地被鼓声惊醒，慌忙拿起兵刃，奔出军帐，睁着蒙眬睡眼向外一看，但见百余头“猛虎”咆哮着直冲过来，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抛了手中兵刃弓箭，抱头往营后逃去，只恨爹娘为什么不给他们生出四条腿来。宋国将军们无法约束士兵，也纷纷驱动战车，逃往营后。

季友率兵杀进宋营，趁势将火把扔到军帐之上，一阵乱砍乱杀。宋营中立时烟火大起，惨呼声响成一片，不过转眼之间，鲁军便已占领整座宋军大营。季友留下少许兵卒看守宋营，扑灭火头，收拾军械，大队人马则出营追击宋兵。

这时天已大亮，宋军已看清那“猛虎”原来只是些野马，方才定下神来。南宫长万羞怒交加，整顿兵车士卒，复又杀回营来，正和追击的鲁军迎面相遇。南宫长万大吼着当先驱车冲进敌阵。他身高丈二，腰阔十围，胳膊比寻常人的大腿还要粗壮，手中一杆青铜长戟重达百斤。但见他势若破竹，长戟刺处，鲁国兵卒往往连人带车，俱被挑翻在地。只片刻间，他已挑翻了三辆鲁国战车。鲁国兵卒见状大为惊恐，慌忙退后，无人敢与南宫长万相敌。

“不准后退！”季友一声厉喝，飞驰向前，迎住南宫长万。他和鲁庄公俱为文姜之子，自幼受母家尚武之风的熏陶，喜好武勇。鲁庄公以箭术名闻天下，季友则以戟术称雄于鲁国。

“来得好！”南宫长万从旗号上认出对手是鲁军主将，兴奋地大叫着，举戟横刺过去。他自从军以来，大小经过十余战，从没有敌将能在他的戟下走三个回合以上。南宫长万料定这员鲁军主将连一个回合也难在他面前走过去。杀了敌方主将，他自是转败为胜，可以洗刷弃营而逃的耻辱。

季友见敌将来势猛恶，忙举戟斜着一挡。但听得轰地大响，他只觉双臂酸麻，长戟几欲脱手而飞。这家伙力气好大！季友吃了一惊，顿时收起了轻敌之心。见对手居然能挡住他势在必中的一击，南宫长万亦是吃了一惊，第二戟更快更猛地刺了出去。季友再也不敢硬挡，侧身躲过敌招，挥戟还刺过去。他的力气不及对手，但长戟刺出的威势，却比南宫长万更为凌厉迅猛。两员大将戟来戟往，一时斗了个旗鼓相当，胜败不分。

主将不分胜败，兵卒们见出了强弱。宋兵虽是大败在先，但三百乘

兵车中还保有二百乘，而鲁军只有五十乘兵车，寡不敌众竟至被敌军所围，眼看支撑不住，即将大溃。正在危急时刻，鲁庄公亲率四百乘战车，大呼着杀至。宋军兵卒此时俱已疲惫，哪里挡得住鲁庄公率领的生力军，稍一接战，便纷纷后退。

南宫长万大急，使出平生力气，连连挥戟向季友猛刺过去。季友顿感吃紧，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鲁庄公唯恐季友有失，举弓搭箭，对准南宫长万的咽喉，嗖地射去。南宫长万听得箭啸之声，忙侧身躲避时，那支羽箭已刺入他的右肩，深至骨中，痛得南宫长万惨叫声里，身子一晃，差点从车上栽倒下来。

季友乘机奋力刺出一戟，正中南宫长万的大腿。南宫长万再也站不住了，轰隆一声，如山塌一般从战车上倒撞下来。鲁军兵卒趁势一拥向前，牢牢按住了南宫长万。宋兵见主将被擒，更是毫无斗志，军阵全面崩溃，争先恐后地向宋国逃回去。此一仗鲁军大胜，宋兵出征时有战车三百乘，逃回国时，仅剩百余乘。

鲁庄公喜不自胜，问季友："虎皮乃贵重之物，你何能罗致百张，并想此奇计大破敌军？"

"臣弟行猎之时，有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将其赶入围中。臣弟想此法或可破敌，故以黄金多购虎皮，留作急用，数年来，连购带猎居然积至百张。只是若无主公神箭之技，臣弟纵有'以马扮虎'之计，又岂能擒获南宫长万！"季友说道。

"哈哈哈！"鲁庄公听到季友的奉承，不禁大笑起来。

"主公，宋兵虽败，齐军犹在，且离此不远。我们须赶紧立营，防其突袭。"季友提醒道。鲁庄公点头称是，当即令众军回转，依宋营立起军阵，严守以待。齐军见宋军惨败，不敢独自留于鲁国之中，只得又退回到了两国边境之处。

齐桓公请宋兵助战，自以为是妙计。不料那鲁军竟然一举打败了宋军，擒获了南宫长万，使他的处境更加狼狈。此时不仅齐国人要嘲笑他，天下诸侯也要视他为笑柄了。因此他更无法班师回都，也就更无法消弭士卒们心中的怨意。

鲍叔牙原想着宋军已败，齐桓公自当回心转意。不想齐桓公仍是拒

不班师，固执得几近失去了理智，令他束手无策。眼看夏季将逝，秋季将来，兵卒们再不回国，势将使庄稼难以收割，只怕要令国家少收许多粟米，致使国力大为衰弱。更糟的是，收成不好，最易发生民变，危及公室。但他反复指明了屯兵边境的坏处之后，齐桓公仍是不听。鲍叔牙能做的，只是不辞辛苦，每日巡视营中，防止满腹怨意的兵卒们借机生事。

在他的严密监视下，生事的兵卒不多，逃走的兵卒却愈来愈多。不过月余时日，齐军大营中就少了三五千兵卒。齐桓公大怒，传令各处城邑，凡逃卒回乡，一律格杀勿论。隰朋等朝臣却拒不接受格杀逃卒的诏令，反倒联名上奏，劝齐桓公班师回都。

几乎每日都有小车飞驰到军营中，将成捆成捆的竹简送到齐桓公的中军大帐里。这些竹简大多是朝臣劝谏退兵的奏章，齐桓公根本不看，令近侍太监通通拿去当煮粥的木柴烧了。如此下去，我齐国势将君不似君，臣不似臣，危在旦夕矣！鲍叔牙焦急中派出密使向管仲求教。

密使很快就转了回来，给鲍叔牙带来了一支“阴符”。

“阴符”是当年姜太公发明的一种秘密传信之法，以竹板精刻而成。传说周武王举兵伐纣之前，曾问姜太公：“引兵深入各诸侯国之中，如果三军突然遇到缓急军情，或利或害，我欲以近通远，使内外相应，以便利三军争战获胜，该用什么办法为好呢？”

太公答道：“主帅和将军之间，可以用阴符来传递消息。阴符者，以竹制成，有纹无字，共分为八种，每种以长短之不同，传以不同的军情。大获全胜，符长一尺。破敌斩将，符长九寸。攻占城池，符长八寸。击退敌军，报敌远遁，符长七寸。警告偏将，据险防守，符长六寸。需求粮草，符长五寸。兵败将亡，符长四寸。士卒损伤过大，符长三寸。众将必须遵命行使阴符，如有私留阴符或泄露阴符秘密的人、泄露者和告发者俱斩杀不赦。这八种阴符的秘密，只有主帅和将军们才知道。这样，敌人即使抓住了传送阴符的使者，也无从得知其中的军情。”

周武王听了，大为赞赏，立刻将此阴符之法行于军中。后来天下诸国，也都将阴符行于军中。并各定尺寸，另设内涵。唯有齐国仍依姜太公定下的成例，少有改变，使其阴符几已成为人人皆知的“阳符”。此时管仲让使者带给鲍叔牙的阴符长有八寸，是为攻占城池之意。

什么，管仲竟让我攻占城池，这是什么意思？鲍叔牙不禁愣住了。齐军连野战都不能胜过鲁军，又怎么能去攻占鲁国的城池？

“难道管大夫就给了你这支阴符，什么话也没有说吗？”鲍叔牙问。

“管大夫只让我告诉您一个字——谭。”密使躬身回道。

“团？什么团？”鲍叔牙更是莫名其妙，又问。密使无言可答，他也不知道这个谭字是什么意思。

“团，是团？还是潭？团、潭、谈、谭！啊，对了，是谭，是谭！”鲍叔牙恍然大悟，扭头就往中军大帐里奔去。

齐桓公正在中军大帐里喝着闷酒，见鲍叔牙急匆匆奔进来，不悦地一瞪眼睛：“寡人不是说过吗？决不班师回朝，决不！”

鲍叔牙忙说道：“主公，臣并非为班师而来。”

“哦，那你是为何而来？”

“臣为劝主公出兵，攻占城池而来。”

“什么，攻占城池？”齐桓公瞪大了眼睛，疑心是他听错了。

“对，攻占城池。请主公立即点齐兵车，准备出兵。”鲍叔牙重复道。

“啊，莫非你有了打败鲁军的妙计么？”齐桓公大为兴奋，忽地从席上站了起来。他做梦都想立即点齐兵车，杀奔鲁国，生擒鲁侯，威震天下。可是他又很清楚地知道，依眼前的形势，齐军绝无战胜鲁军的可能。

“臣并无败鲁之计。臣请主公点齐兵车，是为了攻占谭国的城池。”鲍叔牙道。

“攻占谭国的城池？”齐桓公大感意外。

“主公当年出走莒国，曾经路过谭国，而谭君竟对主公不加礼遇。后主公回国为君，诸侯都派使者祝贺，谭国偏偏又不入贺。谭，小国

也，齐，大国也。小国不敬大国，非礼也。齐有征伐之权，兵加谭国，名正言顺，天下诸侯当因此敬服我齐国矣。”鲍叔牙慨然说道。

“只是寡人当初出征，宣称是伐鲁而非伐谭，今加兵谭国，岂非诈也。”齐桓公说着，已是怦然心动。他当上国君之后，也曾动过兵伐谭国的念头。可是谭国太小，不过五十里见方，户口也只万余，引不起他的兴致。

他的敌人是鲁国，他又对鲁庄公有着压抑不住的妒恨，他理所当然地把兵锋指向了鲁国。鲁国是千乘大国，他若是打败了鲁国，似谭国这等小国，便不值一扫。谁知这鲁国竟是一块硬骨头，他不仅咬不动，反倒崩掉了几颗牙齿。在此时此刻，他太需要打一场胜仗，来挽回他和齐军的尊严。兵伐谭国，理应很容易地打上一个胜仗，给他一个班师回朝的借口。

“兵者，诡道也。主公伐鲁，伪也。伐谭，真也。主公明于兵法，非旁人所能及也。”鲍叔牙躬身说道。

“哈哈哈！好一个非旁人所能及。大夫妙计，正合寡人之意。”齐桓公大笑起来，挥手道，“就依鲍大夫之言，兵伐谭国。”

齐桓公托言班师，率领大军突然杀进谭国，连克数座城池。谭君大为惊恐，慌忙派出使者，请罪求和，情愿投顺齐国，做一附庸。鲍叔牙劝齐桓公到此为止，得胜回朝，以获宽厚仁义之名。但齐桓公把在鲁国吃了败仗的怒火全都出到了谭君身上，根本不听鲍叔牙的劝说，强行攻破了谭国都城，把谭国数百年积累的黄金珠玉一掠而空，并毁其宗庙。齐国兵卒们也大肆抢掠，几乎人人或多或少地捞了些战利品，怨意倒也消了一些。小小的谭国死伤惨重，百姓十去五六，只谭君带着少许贵族逃到了莒国。齐桓公得意扬扬地押着些谭国的俘虏凯旋。

上一次，齐军自鲁国得胜回朝，通往都城临淄的大道两旁跪满了百姓，焚香叩拜。这一次，齐军自谭国大胜回朝，通往都城临淄的大道两旁虽也有人跪着，却只有几个白胡子乡老，冷冷清清，看上去大煞风景。齐桓公心中困惑，想，这次出征虽然没能打败鲁国，却一举灭掉了谭国啊。难道我的灭国之威，还抵不上一次胜仗那样让人敬畏吗？齐国的百姓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难道不再认为我是有为之君？

朔风怒号，连夜不止，才入冬天，便纷纷扬扬落下了大雪。临淄城

中滴水成冰，一下子冷了许多。城中居民紧闭门户，依偎在火盆边，很少有人敢走到街道上去。繁华的临淄顿时冷冷清清，似无人的空城一般。

唯有国君的内宫热闹依旧。齐桓公高卧在寝殿的裘席之上，观看着长裙舞女的歌唱。晏蛾儿跪伏在席旁，将美酒注满玉杯，一口口喂进齐桓公嘴中。齐桓公根本没有向晏蛾儿看一眼，目光愣愣地盯着那些长裙舞女，她们唱的是一首流传在齐国很久的歌曲——《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

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

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

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

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

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

贻我佩玖

这首歌最先是流行于周天子之地的“王风”，讲述年轻的姑娘盼望着与情人幽会，并在种有苎麻的小丘间合欢。临走之前，那情人还赠送她美玉留作纪念。后来，周天子势力渐衰，就大讲礼法起来，将这首《丘中有麻》视为淫曲，不准国人传唱。然而此类淫曲，却是齐国上至国君、下至百姓，最喜欢传唱的歌儿。

往日齐桓公听到了这《丘中有麻》，总是乐得眉飞色舞，摇头晃脑地哼个不停。可是他今日听到了这《丘中有麻》，心中竟无比烦躁，恨不得跳起来，挥剑杀死几个人，心头方才舒畅。但他既是有为之君，仁厚爱民，又怎么能随手乱杀人呢？我现在还是有为之君吗？齐国的上上下下，还认我是有为之君吗？

这次出征，将举国丁壮留在边境大半年，误了农时，收成大减，百姓俱怀怨意。兵卒们虽在谭国抢了些财物，却大半被将官们夺走了，亦是怨意难消。何况谭国太小，后营的兵卒什么也没抢到，更是怨恨不休。朝臣们屡次劝谏我班师回都，我却把他们的奏章全都烧了，现在只怕连朝臣们也对我满腹怨意。

我一举灭了谭国，倒是痛快，可天下诸侯却把我视为暴虐之君，无一国派使者前来祝贺。就因为我不听劝谏，非要灭了谭国，以致连鲍叔牙都是对我心怀怨意。从前鲍叔牙天天劝我任用管仲，如今却绝口不提此事，甚至常常托病，不肯上朝与我相见。听牛滚儿说，鲍叔牙根本没病，天天在府内饮酒为乐。

鲍叔牙立身极正，又素来忠心于我，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他是不是对我失望了，认为我难以成为霸国之君，方才如此？不，我小白不成为霸国之君，天下还有哪一位诸侯能成为霸国之君？如果连最忠心的鲍叔牙都对我失望了，朝中还有哪一位臣子肯忠心于我？若是朝中没有忠臣，我这国君之位还能坐得长久吗？

“别唱了，滚，滚！都给我滚出去！”齐桓公大吼着，从席上一跃而起。他听宫中的老太监说过，当初襄公被逆臣杀害之时，正在殿中听着“王风”中的淫词艳曲。我不是襄公，不是！襄公是昏君，才有逆臣谋弑之祸。我是堂堂有为之君，朝中岂有逆臣？齐桓公虽是如此想着，冷汗仍是从他背上流了出来。那才消失不久的恐惧又回到了他身上，又似沉甸甸的巨石压在了他的心头。

舞女、乐女们听到齐桓公的大吼，慌忙奔到了殿外。近些时齐桓公脾气大坏，常常使她们想起了从前的襄公。她们感到齐桓公越来越和那位喜怒无常，动不动就要杀人的襄公相像起来。

“滚儿，备车！寡人要出宫，去见鲍大夫！”齐桓公边说边大步向殿外走去。

晏蛾儿忙将白狐皮袍披到齐桓公身上，道："主公，今天太冷了，还是让滚儿宣鲍大夫进宫来吧。"

"去！你一个内宫妇人，怎敢管寡人朝中的大事？"齐桓公大怒，飞起一脚，狠狠踢向晏蛾儿。

"啊！"晏蛾儿惨呼着，抱着腹部滚倒在地，痛得脸色惨白。齐桓公看也没有向晏蛾儿看一眼，大步走到了殿外。

"主公……你好……好狠心……你踢着了我的孩子……啊，孩子，我的孩子……"晏蛾儿绝望地哭着，看着殷红的鲜血如潮一样自腿间流出。

齐桓公在风雪之中，乘坐着车，驰至上大夫鲍叔牙的府门外。府门的守卒见是国君来了，慌忙跪迎，并欲入内通报。齐桓公止住守卒，也不带从人，往内堂径直走去。

鲍叔牙虽名列上大夫，府中却并不宽大，比之临淄城中一寻常富家，尚且不如。齐桓公只穿过了三道院门，已踏进了内堂。内堂中只生着一盆炭火，勉强抗住了门外涌进的寒意。鲍叔牙跪坐在席上，低头聚精会神地摆弄着四十九根蓍草，左边放几根，右边放几根，上边放一堆，下边放一堆，竟对走进堂来的齐桓公毫无察觉。齐桓公也不声张，更放慢脚步，悄悄站在鲍叔牙的身后。他知道鲍叔牙这是在以周文王传下的《易经》推理演算，以得到指示吉凶的卦辞。

传说周文王被囚，不得返国，遂折蓍草演天地，创出《易经》。周文王据此预知吉凶，巧妙地避开各种灾祸，终于回到故国，开兴周克殷之宏大基业。后来周朝王于天下，这《易经》卜筮之法，便也开始流传天下了。诸侯之国凡祭祀、丧葬、婚嫁、筑城、行猎、出征等等事务，无不以《易经》之法来决定行止。

齐桓公先前为公子之时，对这《易经》卜筮之法极感兴趣，日日演算不休，企图从中预知自己日后的祸福吉凶。但他当上国君之后，就很少再有兴致演算《易经》之法。他的兴致只在于当上霸国之君，只在于行猎，饮酒，还有美色。

齐桓公看见鲍叔牙已算出了一卦，这一卦名为大壮，最是吉利。

“妙！”齐桓公忍不住大叫了一声，吓得鲍叔牙一哆嗦。他抬起头时，见国君已站在身旁，慌忙伏地行礼，口称死罪。

“此地并非朝堂，先生何必如此多礼。”齐桓公扶起了鲍叔牙。他满脸亲切之意，又以过去当公子时那样称呼着。

鲍叔牙让齐桓公坐于正席，他则退居侧席，并忙唤上家僮，献美酒于国君。一个青衣小童闻声端上美酒，跪献于齐桓公，然后弯腰倒退着走了出去。

“先生也太清苦，饮酒之时，居然没有女乐助兴。”齐桓公感叹道。他听牛滚儿说，鲍叔牙饮酒之时，只有一二家僮侍候，有时也会请一盲者，击筑讲诵先王故事，以此为乐。

“国事不宁，臣无心为乐。近日演算《易经》，更觉忧虑。”鲍叔牙道。

“如此说来，你演算《易经》是欲问国运之盛衰？”齐桓公不觉又向那排列在席上的卦象望了过去。

“是啊。近日我每得一卦，都含有凶戾之气，令人不觉惶恐。”鲍叔牙道。

“先生差矣，此卦名为‘大壮’，甚是吉利，何凶之有？”齐桓公不以为然地说。

“不，此卦非吉，实为凶卦。”鲍叔牙说着，眉头紧皱。

“此卦震在上，乾在下。震，雷也。乾，天也。主天上雷鸣，声威显赫，既大且壮，故名大壮。大壮之于国运，乃是群阳齐出，国君威武，臣民勇悍，万物丰茂，百业兴旺。此不为吉利，何为吉利？”齐桓公带着夸耀地说着，显示他对《易经》所知甚多。

“演算《易经》，不能仅看卦象，卦由爻合成，爻中有阴阳之数。卦象吉利与否，还须看爻数推断。此卦确为‘大壮’，但爻数却为‘初九’，着实不利。”鲍叔牙说着，从案上拿起一卷竹简，捧到齐桓公面前，展开指着其中一段说，“主公不信，且以爻辞为证。”

那竹简正是传说中周文王所著的《易经》，齐桓公定睛看去，但见

在“大壮”之下，刻有一条爻辞：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依爻辞的意思来讲，这‘大壮’并未壮于国，而壮于脚趾。国家的脚趾，就是军队。此卦的意思其实是在说：‘出征，有凶事，也小有收获。’又说：‘自恃兵强，侵伐他国，虽有收获，而威信扫地矣。’”鲍叔牙正色说道。

啊，这不正是说的我吗？先前我兵伐鲁国，打了败仗，是为凶事，后来灭了谭国，算是小有收获。但为着这小有收获，却使我在国内外威信扫地。齐桓公想着，脸色苍白起来。他一向深信《易经》之法通达天意，卦象实乃天意所指。他为一国之君，更须敬畏天意。据眼前这卦象上看，上天已在责备于他。此时此刻，他必须克己之误，顺从天意，否则，大祸就会降临。

“我齐国素重兵威。然兵者，凶事也。过于依赖兵威，必反遭其凶。襄公之事，可谓殷鉴不远，宜引之为戒。”鲍叔牙又说道。

是啊，襄公以兵威名震天下，却丧命在叛卒之手，实为可悲，我岂能重蹈覆辙？齐桓公想着，站起来对鲍叔牙深施一礼，道：“往日之事，错在寡人。今后寡人该当如何，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臣只有一事恳求主公——即刻大用管仲，拜之为相。”鲍叔牙忙又伏倒在地，还礼说道。

“这……寡人有所不明——听说那管仲曾与先生合伙贸易，本钱少而分利偏多。管仲年轻时又和你一起征战过，每逢迎敌，他便退避在后，每逢退军，他反倒争先而逃。管仲如此不德之处甚多，先生奈何不以为罪，反言其为天下奇才，甘居其下？”齐桓公问道。

“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只依情理而为。管仲家贫，臣家富，故管仲本钱少而取利多。臣自幼生长深院，不知民间事理，随管仲南北贸易，经历既多，方阅事渐深，才能略识人之长短，获其虚名，为国人所爱。以此而论，臣之得利，远过管仲矣。至于征战之时，管仲退后不前，其因有二，一者老母在堂，需其供养。二者管仲自负相国之才，不

敢以小卒之名轻死阵中。管仲其人，德不在小而在于大，主公奈何不见其大德之处，反念念不忘其小过？”鲍叔牙道。“寡人闻管仲近日荒淫酒色，甚为国人所病，岂能用之？”

“主公心胸宽大如海，当能容管仲此病。”

“如此，寡人且听先生之言。请先生告知管仲，速速入朝。”

“主公既欲大用管仲，岂能招之于朝？必大礼相迎才是。”

“还要大礼相迎？以怎样的大礼去迎？”齐桓公不悦地问。他本想着答应拜管仲为相，鲍叔牙就该知足了，就该诚惶诚恐，对他感恩不尽。谁知鲍叔牙仍不满足，竟让他以国君之尊，大礼迎那管仲。

“臣闻‘贱不能临贵，贫不能役富，疏不能制亲。’今主公欲大用管仲，拜为相国，非隆以父兄之礼不可。相者，君之辅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臣子中尊之至矣。相招之而来，是轻之也。相轻则君亦轻，相重则君益重。臣请主公卜以吉日，亲至郊外，以父兄之礼拜而迎之，方为正理。”鲍叔牙肃然说道。

“这……”齐桓公沉吟着，对着席上的“大壮”卦象看了一会，终于点了一下头，“寡人当依先生之言。”

一个惊人的消息立刻就传遍了齐国——国君将以父兄之礼，郊迎管仲，拜之为相。当太卜选择的吉日来到时，整个临淄城中的百姓顾不得天寒地冻，纷纷拥到街道两旁，观看这百年难逢的盛典。许多诸侯派住在临淄的使者，也都走出了馆驿。

齐桓公黎明即起，先三浴三衅（浴，洗去不祥之气。衅，以香泽涂身，示以对长者的敬意），然后全副衮冕，登上高车，驰出宫门。在高车之前，有国君的仪仗——旗鼓斧戟，排开来足有半里路长。高车之后，是百官的坐车，俱是朝服冠带，神情庄重。另有百乘兵车及三千护卫甲士前后呼拥而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从西门而出，直行至管仲建在淄河之畔的别馆前。

仪仗向两旁闪开，留出一条宽阔的通道，抵于别馆大门的台阶之下。别馆的大门紧闭着，仿佛馆中的人根本不知外面排列着无比壮观的仪仗行列。齐桓公在近侍的扶持下，自高车而下，缓步向别馆走去。随

着他的走动，鼓乐之声大作，奏的是小雅之乐——《皇皇者华》。众护卫甲士及百官俱高声而歌，雷霆之音直上云霄，轰传四野：

皇皇者华

于彼原隰

駪駪征夫

每怀靡及

我马维驹

六辔如濡

载驰载驱

周爰咨诹

我马维骐

六辔如丝

载驰如丝

周爰咨谋

……

这首《皇皇者华》赞颂国君求贤若渴，派出使者四面访求，原是国君在朝堂上接见新进臣子所奏的雅乐。此时在管仲的别馆外奏起，则更显出国君的敬贤之意，是对管仲极为尊崇的礼遇。乐声将尽的时候，齐桓公正好走到了别馆大门的台阶下。

大门忽地打开，管仲整整齐齐地穿着上大夫衣冠，自门内昂然而出。齐桓公立于台阶下，以父兄之礼对着管仲拜了几拜。管仲欣然而受，然后走下台阶，跪伏在地，以臣礼向齐桓公连磕了九个头。齐桓公连忙扶起管仲，相携着同步向高车走过去。鼓乐之声又是大作，百官及众甲士再次高唱起了《皇皇者华》。歌声里，齐桓公和管仲一同登上高

车，立于车首。

浩浩荡荡、威风赫赫的仪仗大队向临淄城转回过来，乐声虽停，鼓角之声却一刻也不停地响着，直响到临淄城中，直响到巍峨的朝堂之前。齐国百姓兴奋无比，一连好多天，都在议论着那盛大的威仪。人们再次称赞国君是贤者，必将大有作为，并对管仲充满了一种既向往羡慕又敬畏惧怕的神秘之威。各国使者也纷纷派人将齐桓公的求贤举动告知国君。

一时间，各诸侯国对齐国大为警惕，邻近齐国的鲁、莒、费、邾等国更是整修兵车，增高城墙，严阵以待。国君求贤，意味着他要使国家强大起来，强大的国家必定要向别国侵伐，夺取别国的城池土地。

第五章　尊王攘夷献奇策　北杏筑坛始会盟

求贤仪式之后，齐桓公将管仲留在内宫之中，问以军国大计。

“鲍先生曾对寡人言道，国君有五等之分，其最明者为霸国之君，寡人不甘中庸，必欲成为霸国之君，相国当何以教我？”齐桓公直截了当地问道。尽管他还没有正式拜管仲为相，此时却已呼出“相国”二字。

“欲成霸国之君，必先修国政，欲修国政，必明国本所在。”管仲答道。

“然则国本为何？”

“礼、义、廉、耻，国之本也，国本不张，势必灭亡。”

“哦，此礼、义、廉、耻，当作何讲，还请相国仔细道来？”

“礼者，知尊卑，明贵贱，行所当行，止所当止，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温良恭俭，乐而不淫，怨而不怒。义者，尽忠公室，友爱乡党，不弃朋友，战则勇，争则让。廉者，明于法令，勤于公事，不贪私利，严守职分，勿以己恶而恶之，勿以己好而好之，凡刑狱之事，须以人情天理断之。耻者，信之所在，仁之所在，不弃信，不弃仁，敬畏鬼神，事之以诚，心地明明，不以诡道待人。凡此四者，应于民、卒、士、君。民贵乎守礼，卒贵乎守义，士贵乎守廉，君贵乎守耻，则霸国大业，指日可至。反之，民无礼、卒无义、士无廉、君无耻，则国之灭亡，亦是指日可至。”

“以相国观之，我齐国于礼、义、廉、耻，是否存之？”

“臣观齐国，民无礼、卒无义、士无廉、君无耻，大道失之尽矣！”

“啊，你……你说我齐国竟是君无耻吗？”齐桓公大怒，厉声问道。

管仲神色平静，道：“襄公被弑、公孙无知被杀之事，历历如在眼前，君若守耻，何止如此？”

“寡人是……是说我齐国眼前之事。”齐桓公倒憋了一口气，顿了一下，又说道。

“主公雄才大略，实乃古今少见之贤君，故臣才敢放胆直言。主公乃东之大海，臣乃海中游鱼耳，无主公之大量，岂有臣之今日？臣纵然肝脑涂地，也难报主公万一矣。臣于主公，并不敢有丝毫虚言，我眼前之齐国，仍是国本不张。”管仲道。

“这究竟是为何，请相国教于寡人！”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这番话，大感舒服，口气缓和了许多。

“民既无礼，卒既无义，士既无廉，君岂能独守于耻？盖民、卒、士、君相依相连，不可分离矣。为今之计，必固国本，倡行礼、义、廉、耻之道。”

“那么，如何才能倡行礼、义、廉、耻之道呢？”

“欲倡行礼、义、廉、耻，唯一之法，便是爱民。”

“爱民？”

“对，爱民。国之供给，士之俸禄，卒之甲仗，无一不来之于民。无民便无其国，欲求国本之固，必爱之于民。”

“如何爱民？”

“爱民之法，莫过于富民，民皆富之，则乐于国事，易于教化。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如何富民？”

“省刑罚，薄税敛，奖农桑，则民富矣。民既富之，则当教之以礼。”

“教之以礼，当以何为先？”

“当禁‘淫奔’之事。国设乐官，掌歌曲风化，凡《猗嗟曲》《丘中有麻》之类迷惑人心，使民不知男女有别的歌曲，当禁绝之。”

“据说‘淫奔’之事乃太公所允，怎可禁止？”齐桓公顿时来了兴致。他痛恨“淫奔”之风，不止一次地想在朝堂上提出禁止“淫奔”之事，又苦于找不到借口。齐桓公无法忘记他在“淫奔”中受到的羞辱，唯恐国人知道了他的丑态，曾派牛滚儿屡屡到民间探听。牛滚儿回报道，国人不知主公曾有“淫奔”之行。国人传说：淄河之神爱齐国女子风流，上岸化作人形，欲与齐国女子合欢。河神乃水中之君，故化作国君的模样，现身于桑林之间，因被人看破本来面目，羞愧之下，又回到了水中。齐桓公听了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由得暗暗称赞那破落子弟竖刁着实聪明，竟想出了如此奇妙的掩饰之法。

“当日太公至齐，人烟稀少，丁壮不足，故未禁止‘淫奔’，以求丁壮渐多。今日齐国之情势，与数百年前的太公之时大不相同也。不患人少，而患人多。人多地狭，农田所产，不足养身，故齐人多喜贸易。‘淫奔’之风至于今日，其弊益显，国人但知淫欲，不知有君，国人但知野合，不知有家室。既不分男女，便不知尊卑。乐而好贪，怨而生怒，杀掠劫盗，争凶斗勇之事，比比皆是，以致天下之人，对我齐国甚为轻视。”

“不错，正是如此。”齐桓公听得连连点头，随即又皱眉说道，“国人好色，若禁‘淫奔’，只怕民心不服。”

“可制一妻一妾之法。从前，只有公族朝臣之家，才允置妾，国人甚是不满。如今可下诏令，百姓之家，亦可置妾。国人左拥右抱，大享艳福，色心已足，必不再思‘淫奔’之念也。”管仲笑道。

“这倒是一妙法。不过，男女之数，大概相等，国人岂能尽可置妾？”齐桓公也笑了。

“要养活一妻一妾，非得尽力生产不可。唯生产之物有余，方为之富，方可置妾。此法乃奖富民之法也。臣保此法一出，人人争富，再也无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之辈，于治国之道，大是有利。”管仲道。

“妙。如此，民富必速矣。民既富之，又该当如何？”

“当修兵甲。齐乃大国，兵甲不修，难足国威，国威不足，难立信于诸侯。”

“整修兵甲，必费财用。然既薄税敛以富民，财用何来？”

“财用之来，可多方聚之。可制赎刑：犯重罪者，令其赎犀甲一副，长戟一支。犯中罪者，令其赎盾牌一面，或硬弓一支。犯轻罪者，令其赎戈一支或箭一束（每束十二支）。可开铜山，铸之为钱，购他国之物。可煮海为盐，用以贸易他国之物。又可广招商旅，至城中贸易，收其什一之税。”

“向来只有齐人行商他国，少有他国之人行商齐国，广招商旅，只怕难行。”

“有一妙法，可招天下商旅，并令国家多收税金。”

“有何妙法，快快请讲。”

“我齐国女子性爱风流，可招其能歌善舞者，设馆充之，名曰女闾。每一女闾中，住三五美人，诱商旅之人乐之。临淄城中阔大，能设女闾三百处。每处年可得其利二万钱以上，仅此国家每年可得钱八百余万。而各国商旅，闻齐女之美，必争先至临淄贸易。则行商之税，女闾之利，倍之增矣。”管仲道。

“相国此法，可谓至奇，不知是如何想出来的？”齐桓公忍不住问道。

“臣当年行商，远至各国，民间私立之女闾，时时可见，只是无人想到使其利于国用耳。”

“我齐国男子素来好色，只怕亦沉迷此女闾之中。”

“凡进女闾者，不论是别国商旅，还是本国百姓，均须付出财帛。如此，我齐国男子，当更着力于生产，以多有财帛。”

“哈哈。如此，我齐国民愈富而国之财用愈足矣。”

“主公圣明，正是此理。财用既足，就须养兵。养兵之法在于隐，如能隐之，则邻国不惊，敌国不察。一旦事急，令下兵至，出其不意，可使天下无敌矣。”

“这养兵之法为何，隐之如何？还请相国教我。”

“欲得养兵之法，须改国政。设五家为一轨，每家出丁壮一人，以

轨长统之。十轨为里，设里长统之。四里为连，设连长统之。十连为乡，以良人统之。一轨五人，一里便是五十人，至一乡可得二千人，编五乡为一军，每军万人。十五乡就可得之三军。以我齐国之大，当不止三军之数。故可于民户中精选之，除残弱而留强悍死士。此十五乡称为军户，春耕秋收之余，广行围猎，勤习武事并列阵破敌之法。此十五乡之人，按序而编，依里居住，祭祀同福，死求同恤。人与人相识，家与家相熟。一旦出战，则夜间临敌，闻声相熟而不慌张。白日列阵，见同伍皆为相识，则胆气愈壮，勇不可当。如此养兵之法成，自可隐三军而列国不知。无事时便罢，有事之时，朝令发出，三军夕至，神鬼难测，足可无敌于天下矣。”管仲道。

“好！有此三军，寡人当亲率之，征伐各诸侯之国。”齐桓公兴奋地大叫道。

“征伐者，凶事也。纵然兵势强盛，亦不可轻易行之。”管仲依然神色平静地说着。

“不事征伐，难立国威。不立国威，又怎可成为霸国之君？”

“主公，以天下之大，是否齐国最强？”管仲问道。

“这……”齐桓公想了想，“西之秦国、晋国，其势俱强之于齐，每次出战，兵车都号称在千乘之上。至于南方的荆楚，更是地方千里，兵车倍于千乘，其公然号称为王，灭邓国，克权国，败随国。听说近来楚君因闻息侯夫人貌美，居然发大兵攻灭息国，掠息侯夫人至后宫，更是凶狂至极。”

“秦国、晋国、楚国俱强于齐，可否称为霸国之君？”

“不可。霸国之君能够号令天下，使诸侯敬服。秦国、晋国专以武力征伐，恃强凌弱，谁肯敬服？那楚国更加不堪，仅以女色之故，而灭人之国，实千古未闻之大恶也。此三国之君，至多可称之为强国之君。”

“秦、晋、楚三国专事征伐，并不能号令天下。难道齐国专事征伐，就能够号令天下吗？”

“以相国之见，寡人如何才能号令天下，成为霸国之君？”

“欲号令天下，成霸国之君，只需一策，便已足矣。”

“哦，是哪一策？”

“尊王攘夷。”

“尊王攘夷？此为何解？”

“周室为天下共主，虽然衰微，其名分犹在。自平王东迁以来，诸侯不朝，方物不贡，使天下诸君不知有天子久矣。国君不知有天子，则臣下不知有国君，故礼法崩坏，人心思乱。列国之中，以臣弑君之逆事，屡出不穷。列国之间，又互为攻杀，争战不休。我中原华夏之邦，必将为四方诸夷趁势而灭，玉石俱焚矣。尊王，可止列国互为攻杀；攘夷，可保华夏诸侯不至灭绝。尊天子，止攻杀，驱诸夷，此乃仁义大道，利于天下诸侯而不只是利于齐之一国。共天下之利者必得天下之心，得天下之心者就能号召天下。如此，主公霸业成矣。”管仲说着，抬起手，恭恭敬敬地对齐桓公行了一礼。

齐桓公大喜：“相国果然是天下之奇才矣。寡人明日当大集朝臣，行拜相之礼。”

“主公，臣闻大厦之成，非一木可支。海之广大，乃纳百川而成。主公必欲用臣，请以朝中五杰，为臣之左右。”

“哦，寡人朝中有五杰么？请相国细说之。”

“此五杰乃鲍叔牙所识，荐之于臣，为隰朋、为宁戚、为王子成父、为宾须无、为东郭牙。五杰俱有高才，臣所不及。隰朋熟知朝礼，善于辞令，请立为大司行，专管往来出使、结交诸侯之事；宁戚精于农事，善识地利，尤精水法，请立为大司农，专管屯田养兵之法；王子成父善兵法，熟武事，能与兵卒同为甘苦，冲锋陷阵，视死如归，请立为大司马，专管出征兵战之事；宾须无精于律令，决狱至公，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请立为大司寇，专管刑狱之事；东郭牙忠直为君，犯颜进谏，不畏死，不贪求富贵，请立为大谏之官，以察失纠贪。得此五杰为助，臣方能竭尽心智，使我齐国为天下之霸。”管仲说道。

“相国如此高才，又能谦恭守礼，知人善任，实乃寡人之幸也。”齐桓公说着，心中甚是高兴。

相国之尊，仅在国君之下，权势极大，此官职一般不会轻易任用。在齐国的历代国君中，立相国者只三五人而已。齐桓公出于无奈，才欲拜管仲为相，却又总是不大放心，唯恐管仲会独揽大权，日后对他有所不利。不想管仲倒也识趣，尚未执掌国政，就已任用五杰，分其权柄。这五杰又都是当初拥戴齐桓公的元勋功臣，是齐桓公可以信赖的心腹。直到此刻，齐桓公才算是抛弃了对管仲的成见，从心底里将管仲看成了辅佐他成就霸业的大臣。

“鲍叔牙诚心事君，臣难及万一，愿主公以师礼敬之。”管仲又道。

“这个自然。寡人蒙太公之佑，得鲍先生与相国为辅，实为万幸，若不成就一番大业，则愧立天地之间矣。”齐桓公诚心实意地说着。

管仲微微一笑，又道：“高氏、国氏乃周天子当日所命监国之族，太公亦对之深为礼敬。主公既欲尊王，便不可不敬高、国二族。凡祭祀大典，俱可委高、国二族主之。”

“嗯。寡人当依相国之言而行。”齐桓公点头说道。主持祭祀大典，对臣下来说，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但并不具有任何实权。

“欲行尊王攘夷之策，必先立信，再立之以威，方可成之。”管仲道。

“如何立信，又如何立威？请相国教于寡人。”齐桓公问。

“立信在于和好邻国，请主公复与鲁国盟好，并访求谭国后嗣，拨三十户供之，祀其宗庙，然后通使于周，宣我齐国尊王之意。”管仲道。

“这……”齐桓公犹疑了一下，终于答应了下来，“就依相国所言而行吧。”

“礼义崩坏，列国但知武力，若无兵威，纵能立信于天下，也难行尊王攘夷之策。臣请主公挑选善察之使出入四方邻国，遇有淫乱篡弑之国，又非周之同姓，便可攻而灭之，既能益地，又能立威。至于周之同姓封国，或名闻天下之大国，亦可攻之，杀其君而不必益其地，但须另立拥戴齐国之新君。”管仲道。

“妙！”齐桓公拍案大叫起来。管仲的“立威”之法，最合他的心意。

齐国上上下下，陡然忙碌起来，一道道新的朝令不断发下来，把齐国的百姓弄得眼花缭乱。有些朝令人人赞同，有些朝令则只一半人赞同，另一半人反对，还有少许朝令几乎人人都不赞同，齐声反对。管仲对赞同朝令者，一律大加升赏，对拒不执行朝令者，一律严加处罚，直至问罪斩首。国中上下，渐渐明白了管仲的厉害，对于朝令再也不敢任意抗拒。管仲的治国之策，终于在齐国全面铺展开来，并见到了明显的成效，给齐桓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好消息。

首先，在隰朋的奔走下，鲁国同意与齐国恢复盟好之约，并应齐国的请求，释放了宋国大将南宫长万。

接着，隰朋又带着贡物，朝见周天子，诉说谭国无礼，齐侯依周天子所授征伐之权伐之，虽败其国，并未灭其宗祠。周天子见齐国主动示好，大为欣喜，派使者向各诸侯国宣布——齐侯伐谭，乃是依礼而行，无罪有功，并承认齐桓公夫人王姬为周室公主，允其回家省亲。在王姬省亲之后，徐、蔡、卫三国主动以本国公主作为王姬的陪嫁，送至齐宫。

依照礼法，王姬出嫁，周之同姓封国有义务送其公主陪嫁。但是像齐桓公夫人这样已出嫁了十余年，又能得到陪嫁的情景，实属罕见。徐、蔡、卫三国如此，显然是有意示好于齐国，希望日后能得到齐国的庇护。那徐姬、蔡姬、卫姬，俱是绝色美人，一时间把齐桓公迷得晕头晕脑，朝也不愿去上，将政事全交给管仲去处理。齐桓公还担心朝臣对管仲不服，特地告祭太庙，当众拜管仲为仲父。齐国上下，对管仲更是敬畏有加，不敢称管仲的官号，皆呼之为仲父。

管仲又将朝政细务分与五杰，自己也不经常上朝，仍住在城外别馆中观看郑、卫之国的美女歌舞为乐。其实他在心里正密切关注着各诸侯国的动静，盼望着找到一个“立威”的机会。

这个机会没过多久，就被他找到了——宋国发生了弑君的大逆之事。

在天下各诸侯国中，宋国的地位十分特殊，国脉最为久远。宋国的开创之君微子启是殷朝天子帝乙的长子，亦是殷朝最后一代天子纣王的庶兄。

纣王宠幸妲己，荒淫无道，造酒池肉林，使男女裸体相戏其间，以为笑乐。臣子但有谏者，便置炮烙之刑，让其在烧红的铜柱上行走。微子及纣王的两位叔父箕子、比干为此忧心忡忡，却又束手无策。后来，比干终因劝谏纣王，惨遭剖心之刑，死于非命。箕子为逃避杀身之祸，装作疯癫，隐藏在奴隶之中。微子见此情景叹道："父子有骨肉之亲，君臣则全凭道义相处。父母有失，子劝谏不止，当大声号哭。为臣者，再三劝谏而国君不听，则道义尽矣，可以远去。"遂离开殷朝都城朝歌，远避于乡野之间。

没过多久，周武王大举伐殷，攻克朝歌，纣王自焚而亡。微子闻知，赶往朝歌，带着殷朝宗庙的祭器，袒露着上身，自缚前往周军大营中，请求武王不要毁了殷朝的宗庙，留下一支后代传承香火。周武王称赞微子为贤者，亲释其缚，并答应了微子的请求。

后来，周武王命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仍然居住在朝歌，承续殷朝列祖列宗的祭祀，并让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辅佐和监视武庚禄父。周武王又找到箕子，欲封箕子为一方国君。箕子感谢周武王的善意，却不愿身为周朝臣子，带领从人远走朝鲜，自立为朝鲜之主。

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后，管叔、蔡叔不服，联合武庚禄父共同作乱，企图攻杀成王和执政的周公。周公迅速平定叛乱，并诛杀了武庚禄父和管叔，将蔡叔流放。为了不使殷室宗祠灭绝，周公奉成王之命，封微子为一等公爵，立国为宋，代替武庚禄父奉行殷室宗庙的祭祀。由于宋国是先朝之后，周室"不敢"将其视为臣下，遂以"宾客"之礼相待。宋君入朝，只需行宾客之礼，而不必行臣下跪拜之礼。微子素来仁慈贤能，勤于政事，省刑薄税，深得殷朝遗民爱戴，亦获得邻国尊重。

从契算起，到微子之时，子氏宗庙香火的传承，已达一千余年。微子去世，传给其弟微仲继位。微仲去世，传给其子宋公稽，如此代代相传，又经过三四百年，宋国的国君之位传到了宋闵公手中。

宋闵公性喜嬉戏，尤爱武勇之人，一次行猎之时，看见南宫长万仅凭双臂之力，竟然举起了重达千斤的战车，大喜之下，立即拜为大夫。

南宫长万当上大夫后，领兵伐过一些小国，居然仗仗获胜。宋闵公大为得意，常对朝臣夸道："寡人有南宫长万，当无敌于天下矣。"因此对南宫长万倍加赏赐，宠信无比。

南宫长万恃仗君宠，到处欺男霸女，视满朝大臣如同草芥一般毫无用处。当齐国请求宋国援助之时，宋闵公想都没想，立刻拜南宫长万为大将，攻伐鲁国。

在宋闵公的料想中，南宫长万定是战车一冲，就会将那鲁庄公杀得屁滚尿流，连忙派出使者，向他宋闵公求饶。不料南宫长万竟打了一个大败仗，连他自己都成了鲁国的俘虏。宋闵公大感扫兴，一连好多天都不愿去上朝。他怕见到朝臣，怀疑他们会暗暗嘲笑他。南宫长万被放回来后，虽然仍是官居原位，可宋闵公见了他就没有好脸色，常常当着众人称他为“鲁囚”。

一天，宋闵公在内宫花园中饮酒为乐，让南宫长万和他比戟赌胜。但见南宫长万举起那百斤重戟，凌空一抛，高至数丈，然后以手接之，百无一失。宋闵公向来自负力大，不想他连举起那支重戟都是异常吃力，想要凌空抛起，根本不能。宋闵公羞恼之下，又硬拉着南宫长万和他下围棋，约定谁输一盘，便饮酒一大杯。南宫长万戟法高强，棋技却是有限，连下连输，喝了满满五大杯酒。

宋闵公得意扬扬，对左右笑道：“这家伙不过是一个该死的囚徒，怎么能比得过寡人呢？”左、右内侍太监们齐声赞颂宋闵公，争先恐后地嘲讽南宫长万，花园中一时响遍了“囚徒”长“囚徒”短的嘈杂之声。

南宫长万本来就对宋闵公当众羞辱他心中怀恨，此时更是大怒欲狂，好不容易才按下心头的愤怒，没有当场发作。这时宫门守监匆匆奔进了花园里，报说天子使者前来告丧，言说周庄王已崩，并报新王即位之事。

宋闵公推开棋盘，道：“天子新立，当派使臣为贺。”

南宫长万心中一动，忙跪下道：“主公，臣下从未去过王都，这入贺使者，还是派臣下去吧。”他意欲借此暂时离开宋国，免遭国君无间断的嘲笑。

宋闵公听着，冷笑了起来：“莫非我宋国无人，要劳尊贵的‘囚徒’去做使者吗？”左、右内侍听了，又是一片嘲笑之声。

南宫长万酒意上涌，心中的愤恨再也无法按捺下去，陡地圆睁豹眼，大吼道：“昏君！你知道囚徒也会杀人吗？”

宋闵公更怒，喝道："贼囚竟敢如此无礼，莫非反了不成！"他喝着就跳起身，抢过那沉重的长戟，便向南宫长万刺过去。

南宫长万只一闪身，躲开长戟，抓起棋盘，向宋闵公头上砸来。但听轰的一声大响，血浆四溅，棋盘和宋闵公的脑袋一同砸得粉碎。宋闵公竟是连惨叫也不及发出一声，便栽倒在地，呜呼哀哉。内侍太监们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抱头鼠窜，眨眼间逃得无影无踪。

南宫长万借着酒意，倒提长戟，直往宫外闯去，一路上无人敢挡。他刚走出宫门，便迎头遇上大夫仇牧。仇牧亦是闻知天子新立之事，欲求国君派其为祝贺使者，至王都洛邑观礼。

"南宫大夫为何遍身血迹？"仇牧见到南宫长万如此情景，惊骇地问道。

"昏君无礼，吾已将其杀死。素闻仇大夫忠心耿耿，可为昏君陪葬去也。"南宫长万冷笑着，抬起左臂，狠狠一拳砸向仇牧的肋间。

"啊！"仇牧惨呼声里，肋骨根根碎裂，狂喷鲜血而亡。

南宫长万奔回府中，点齐家兵，至军营高呼叛逆之言。军营士卒多有南宫长万死党，遂同呼倡乱，直扑朝门。

宋国大司马华督闻变，急登车入宫，欲召禁卒守护朝堂，路上偏偏碰上了南宫长万。南宫长万知道华督有征调士卒之权，惧其与己为难，当下也不问话，手起一戟，就将华督刺死在车上。叛乱士卒们冲进朝堂，强逼众大臣上朝，立宋闵公从弟公子游为君。宋国的其余公子闻信大为恐惧，纷纷奔出都城，逃往亳邑，聚众为军，同时又向邻近的曹国求救。

南宫长万派其子南宫牛为大将，发倾国之兵围攻亳邑。然兵卒中大部分不愿为叛，在行军路上纷纷逃走。诸公子趁势联合曹国援兵，将南宫牛杀死，并反攻都城。南宫长万无法守住都城，只得弃了公子游，突围逃奔陈国而去。

诸公子攻进都城，杀死公子游，然后立宋闵公嫡弟公子御说为君。公子御说即位后，一边厚葬仇牧、华督等死难大臣，一边派使者前往陈国，请求将南宫长万押回宋国。陈国不愿因南宫长万一人得罪宋国，遂

设计灌醉南宫长万，将其牢牢用牛筋捆绑，送至宋国。公子御说将南宫长万制为肉酱，遍赐群臣，言："人臣谋逆，下场便是如此。"

然而公子御说虽然当上了国君，心中却甚是惶恐不安。诸公子在攻击南宫长万的大战中每人都拥有了相当的兵卒。乱平后，诸公子仍不交出兵权，亦未解散各自召集的兵卒，人人心怀夺位之意。

宋国大臣们也三五成群，分别投入各公子门下，出谋划策，意欲兴风作浪。一时间，宋国仍将有谋逆大变的传言四处流散，各邻国也渐渐不安起来。

宋国的种种情景，早被齐国派出的探察使者打听清楚，一五一十地禀告于管仲。

管仲立即进宫，面见齐桓公，道："主公，立威之时至矣。"

"哦，莫非哪国有篡弑之事，须领兵攻杀吗？"齐桓公问。他面目消瘦，眼圈青黑，说话中气甚是不足，然神态之间，仍是极有兴致。

"眼前我齐国新法才行，财用未足，十五乡之军户亦未练成，不宜征战。"

"仲父不是说过，若无兵威，便难行尊王攘夷之法吗？"

"天下之事，依势而定，不可拘于一端，若不须征战，便可立威于诸侯，岂不更好。"

"仲父是说，不用征战，亦能立威天下？"齐桓公瞪大了眼睛。

"正是。宋国近遭南宫长万之乱，先君死于非命。今逆臣虽除，新君未定也。"管仲道。

"仲父差矣。寡人虽在深宫，外事亦略知一二，闻听那公子御说，已被国中大夫立为新君。"齐桓公笑道。

"礼法大义，国君之位，应由太子承袭。若事出意外，无储君承袭，新君应由周天子指定。若新君为国中大夫所立，便须会盟邻国，并禀告周天子，方才可以定之。"管仲解释道。

“依仲父此言，莫非寡人之君位，也是未定不成。”齐桓公不高兴地说道。他的君位是夺来的，既未经过周天子指定，更未与邻国会盟。

“周天子已允王姬归省，早已明定主公之位。其实从周室东迁以来，诸侯之国，大都自立君位，何曾禀告过天子。诸侯不尊王，主公尊王，益显主公之大义矣。主公可派隰朋入王都，一来祝贺新王之立，二来请天子之命，大会诸侯，定宋君之位。宋，乃大国也，先朝遗宗也，非别国可比。宋国之君位定，齐国之威亦立矣。从此，主公可奉周天子以令诸侯，尊王室而服四夷。华夏列国，其衰弱者扶之，强横者抑之，荒淫暴虐者讨之。则天下诸侯，皆知主公仁厚大义，必深为敬服，相率而朝之。如此主公不用征战，其威已立，霸业将指日可成矣。”管仲兴奋地说道。

齐桓公大喜，当即宣隰朋进宫，命其为使，赶往洛邑而去。此时正值正月，新天子姬胡齐行元年朝见大礼，是为周僖王。隰朋行过大礼，谦恭地将齐桓公欲得王命，以会合诸侯，定宋君之位的请求禀告于新天子。

其时周室衰弱已久，似齐桓公这般请求王命行事者，数十年间仅为一见，周僖王闻言大喜，道：“齐君不忘周室，实寡人之幸也。成王早有诏令，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俱是齐国征伐之地。寡人今日有命，此境内会盟大礼，齐侯亦可主之。”隰朋将僖王之命回报于齐桓公，使齐桓公大为兴奋，立即以周天子的名义，布告宋、鲁、陈、蔡、郑、卫、曹、邾、遂诸国，约以三月初一日，会于北杏。

管仲先至北杏，做好各种迎宾准备。临行前，齐桓公问：“此番大会诸侯，用兵车多少？”

“此番大会，既不以兵威加之，何须兵车。”管仲道。

“诸侯人心险恶，不带兵车，恐有不测。”齐桓公担心地说。

“主公放心，北杏在齐地，主人不备兵车，宾客岂有自带兵车之理？此会名之为‘衣裳之会’，宾主不带寸兵，传扬出去，于我齐国的名望大是有利。”管仲道。齐桓公这才没说什么，可神情之间却是欲言又止。

“主公还有何虑，但言不妨。”管仲说着，微微一笑。

齐桓公脸上发红，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低声道：“仲父，寡人好色，欲携美人同车去往北杏，不知可否？”

“主公好色，臣亦好色。主公欲携美人去往北杏，臣亦欲携美人去往北杏。”管仲道。

“哈哈。原来仲父亦有寡人之‘病’。”齐桓公忍不住笑了起来，亲昵地往管仲肩头上拍了一掌。

从前，他在鲍叔牙的“指教”下，获益甚多，却又深感压抑，总觉得鲍叔牙像是一座山，沉重地压在他的背上。如今他在管仲的“指教”下，亦是获益极多，却毫无压抑之感。和鲍叔牙相比，管仲是盛夏中的一池清水，让他泡在其中，舒服无比。

管仲果然带着他的美人婧姬并一队女乐，先行赶到北杏，令兵卒们筑起一座三层土坛，高三丈，阔三丈，坛顶悬钟架鼓，并设有天子之位。土坛筑好，管仲又令匠人于坛旁造馆舍数处，馆中雕梁画栋，置满玉帛，极尽豪华。

第六章　三人成众衣裳会　易牙媚献九珍汤

春天二月，遍野生出新绿，无数只紫燕欢叫着，飞掠在淄河之上。临淄城中和往年大不相同，城里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赶车的人从衣着上看，有鲁人、宋人、曹人、郑人、卫人，也有离得较远的燕人、晋人、楚人、吴人、越人，甚至还有山戎、北戎、白狄、赤狄等蛮夷之族。车上装满陶器、青铜器、帛麻、果、粟、油、盐、鱼、鸡等物，看得人眼花缭乱。各国之人将满车货物推进东、西市中，互为交易，每赚十钱，便纳一钱与监市官吏。待到天晚，各国商人又纷纷住进大街中的馆驿之中，年纪较大些的便饮酒赌博，年轻些的便换了新衣，带着黄金美玉和成捆的铜钱，争先恐后地挤进遍街林立的女闾中。

有穿着红袍的官吏乘着轻车在各女闾之间巡游，不论是那他国的年轻商人，还是齐国的娇女艳妇，见到车来，就将铜钱恭恭敬敬地奉到车上。车中铜钱装满，红袍官吏便赶着车，驰进朝堂旁的府库之中。守库的禁卒在府吏的监视下，将一捆捆的铜钱整齐地码放在库房里。

库房中的铜钱，几乎堆成了山。每天都有绿袍官吏来库中取出这些铜钱，至楚地买来犀甲，至吴地买来长戈，至秦地买来硬弓，送至兵库中收藏。不时还有黄袍太监取出府库中的铜钱，至郑国、卫国买来轻若柳絮、艳若云霞的罗纱丝绢，送至国君的后宫。国君最宠爱的卫姬穿上那罗纱丝绢裁成的长裙，登上绘着彩凤金龙、垂着双重帷幔的高车，与国君同往北杏而去。

在护卫禁卒的护拥下，高车很快驰出临淄，行在城外的大道上。齐桓公拉开一角帷幔，向道旁的桑林中望过去。桑林中静悄悄的，只穿行着屈指可数的几个农人，再也见不到那娇声娇气唱着《猗嗟曲》的少女。

到底还是仲父有办法，把我齐国流传了几百年的“淫奔”之风说灭就灭了。齐桓公满意地想着。当初，他很担心这“淫奔”之风不能灭掉，使公室失了威信，以致他富民强兵、称霸天下的“新法”无法实行下去。

开始时，一些男男女女的确不将新法放在眼里，依旧成群结队去城外“淫奔”。管仲命令兵卒们将那些男男女女捉拿至城内，施以鞭刑，然后放出。不料有些男女挨了鞭刑，仍是不思悔改，又一次奔到了城外。而这次管仲则施以严刑，一捉到那些男女，立刻斩杀，毫不迟疑。那些男女人等中，既有公室贵族，亦有巨富子弟。齐国上上下下大为震骇，人人闻“仲父”而色变，再也没有人敢犯禁行那“淫奔”之事。

“主公，你在看什么？”一双嫩藕般的手臂从后面伸过来，绕在齐桓公的脖子上。

齐桓公回过头，看见了一张灿若桃花的娇美面容，更看见两粒乌黑的眼珠就似是滚圆的墨玉，掉落在桃花瓣上，滴溜溜地转个不停。

“美人！”齐桓公心中大动，一把将卫姬抱到胸前，手忙脚乱地撕扯着那艳若云霞的长裙。这辆高车长有丈二，宽有六尺，特地用来载着美女，以便在行猎出游的路上，也可寻欢作乐。

卫姬如蛇一样扭动着，躲着齐桓公的双手，娇声道：“主公，为什么王姬能做你的夫人，我就不能。我要做你的正宫夫人，我要做正宫夫人嘛！”

“王姬生在周天子家，天生就是做夫人的命。”齐桓公说着，好不容易才按住了乱扭乱挣的卫姬。

“就因为我没有生在周天子家，一辈子便是做人姬妾的命吗？”卫姬委屈地说着，眼圈红红，几欲掉下泪来。

“难道做寡人的姬妾，低了你的身份吗？”齐桓公厉声喝道。他扫兴至极，双手已从卫姬高耸的胸上移了下来。齐桓公最痛恨他在欢乐的时候，看见了女人的眼泪。他是堂堂的“霸国之君”，天下的女人都应该抢着与他交欢，并以此为乐。女人们怎么能在他的面前悲伤流泪呢？女人们又怎么敢在他的面前悲伤？

“能做主公的姬妾，自是小女子天大的福分，哪敢有怨意呢？我是在想，只有夫人生下的公子才是嫡子，不受人欺负，我要做夫人，只是为主公的孩子着想啊。”卫姬带着羞怯地说着。

“怎么，你有了孩子？”齐桓公大为恼火，瞪着眼睛问道。他厌恶女

人身子愚笨的样子，见到后宫中哪个美人有了身孕，立刻就打发得远远的，不再召见。

“太医说过，像是有了孩子。”卫姬抚摸着腹部，低声说着。齐桓公这才发现，卫姬的腹部已经微微凸起。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寡人？”齐桓公皱着眉问，心里暗暗叫苦。卫姬有了身孕，他自然不能一路上在车中畅心所欲地寻欢作乐。徐姬、蔡姬、卫姬他都很迷恋。徐姬、蔡姬在外貌上比卫姬更美，然而于床笫之间，却远不如卫姬有趣。徐姬太过矜持，像王姬一样端庄。蔡姬又太天真，似儿童一样不解风情。他特地挑上卫姬同车，就是想在卫姬那柔若无骨的身子上获得最大的满足。

“主公，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卫姬扭着身子，声音里溢满了妖媚之意。她从走进齐宫的第一天，就把王姬、徐姬、蔡姬看成了她的敌人。

王姬相貌平平，又体弱多病，看样子活不了几年，她真正的敌人是徐姬和蔡姬。卫姬渴望着她能够把徐姬、蔡姬从齐桓公身边赶走，以使她成为齐宫中唯一的女主人。她要把齐桓公尽量地“拖”在自己的裙下，远离徐姬和蔡姬。

唉！你现在告诉我，不是迟了吗？齐桓公在心里叹着，推开卫姬，仰天睡倒在车中。他真想命令高车转回宫中，把这讨厌的卫姬赶下去，让徐姬或者蔡姬与他同去北杏。然而他的喝令声到了口边，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北杏大会是他称霸天下的第一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身为一国之君，参加并主持这样的大会，是一件惊动鬼神的大事。若仅仅为了一个女人，他就令高车回转，一定会得罪鬼神。得不到鬼神的护佑，恐怕就会出现凶事，坏了他即将主持的北杏大会。

“主公，主公！你别睡，我唱个曲儿你听，好不好？”卫姬摇晃着齐桓公的身子柔声说道。

“好，好，你唱吧。”齐桓公不耐烦地说着，仍闭着眼睛。卫姬理了理已有些散乱的头发，婉转地唱了起来：

籊籊竹竿

以钓于淇

岂不尔思

远莫致之

泉源在左

淇水在右

女子有行

远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

泉源在左

巧笑之瑳

佩玉之傩

淇水滺滺

桧楫松舟

驾言出游

以写我忧

这首歌曲名为《竹竿》，是许多年前一位卫国公主远嫁他国，思念父母、思念家乡，却又欲归不得，遂作此歌以抒心中所感。此曲令家乡的人们听了很为感动，人人传唱，成为卫国有名的歌曲之一。

歌曲优美而又哀婉，且贴近卫姬的心情，此刻唱出来，幽幽咽咽，如泣如诉，听得齐桓公也是双眼潮红，心头的不悦之意，像是春天的积雪，在阳光下渐渐融化。他不禁想起了当初避祸莒国时的情景，那时他

身在恐惧之中，日夜思念故乡，也思念早逝的母亲。

啊，我的母亲也是卫国的公主，算起来，这卫姬还是我的表妹呢。除了齐国，这世上就数卫国与我最为亲近啊。看在母亲面上，我也不该对卫姬生气。不仅不该对卫姬生气，还应该对她多加抚慰才是。何况，卫姬一向对我服侍殷勤，又娇媚可人，并非别的美人可以相比。她有委屈，心中悲伤，也只是年少远嫁，思念父母故乡之故。

齐桓公心里升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柔情，伸臂将卫姬紧紧揽在怀中，抚摸着卫姬如云的长发道："虽然寡人不能给你夫人之位，可只要你生下的是男儿，寡人一定立为太子，决不食言。"

卫姬心中大喜，忙问："主公，你……你说的可是真话？"

齐桓公正色道："君无戏言，寡人乃堂堂大国之君，岂能虚言？"

"臣妾今生今世，都不会忘了主公的恩情。"卫姬感激地说着，使出种种柔媚之术，虽不能令齐桓公尽兴，也算是满足了他的满腹欲念。齐桓公有意在路上缓缓而行，直到大会之期的前一日，方才赶至北杏。

在他的想象中，此时各国诸侯早已赶到了北杏之地，正准备着"恭迎"他这位尊贵的大会主人。不想他下车之时，前来"恭迎"的国君只四位——宋公御说、陈宣公杵臼、蔡哀侯献舞、邾子克。这还不到他以周天子名义布告的各诸侯国中的一半。鲁、郑、卫、曹、遂等诸侯根本不认齐桓公这个主人的账，甚至连使者也没有派来一人。

齐桓公顿觉面上无光，草草与四位国君见过礼，住进馆舍中，尚未安顿下来，即召见管仲道："诸侯如此轻慢我齐国，实为可恼。寡人意欲将大会之期延后，多派使者，催促鲁、郑诸国赴会，仲父以为如何？"

"不可。奉天王之命，会盟诸侯之盛会，久不行矣。今若改期，是为无信。如此堂堂大会，岂可无信。"管仲断然说道。他也没料到竟只有四国前来赴会。他本想就算有诸侯拒绝与会，也只一二人，不足损伤大会的尊严。看来在诸侯心中，已毫无半点礼仪之心，不用征战根本收服不了他们。在管仲心中，以仁厚大义立威诸侯的想法，已是他平生走出的又一招败棋。

“可是就这四国，能开成大会吗？”齐桓公问。

“能！俗云：‘三人成众’，今连我齐国，共有五位诸侯，已算‘成众’，完全可以开成大会。”管仲说道。在齐桓公面前，他自然绝不会承认自己走了一招败棋。

“虽说‘成众’，可还是太……太不像一个大会。”齐桓公遗憾地说着。

“此已足矣。今宋、陈、蔡、邾四国见我不备兵车，俱将本国兵车停于国界之内，真正成‘衣裳之会’矣。主公试思，除我齐国之外，当今天下谁能开此‘衣裳之会’？”管仲夸耀地说着。

“不错，如今礼仪崩坏，人人心存虎狼之意，要开此‘衣裳之会’，确乎非我齐国莫属。”齐桓公说着，心里不觉溢满了自豪感。

“鲁、郑诸国不来，定是心存观望之意。他们既是有心观望，我们纵多派使者，也难以令他们赴会。”管仲又道。

“为今之计，我们唯有顺利开成大会，才能使列国信服。”齐桓公点头道。

“对。我们这‘衣裳之会’开成了，势将震动天下。那时鲁、郑诸国必将遣使谢罪矣。”管仲笑道。

哼！他们到时纵然派使者前来谢罪，我也不会轻饶！齐桓公咬了咬牙，在心里说道。

周僖王元年（公元前681年）春三月初一日，天气晴朗，齐、宋、陈、蔡、邾五国诸侯相会在高坛之下，议论会盟大礼。

齐桓公对众位诸侯拱手言道：“王室久衰，政令不行于诸侯之国，致使天下大乱，逆弑之事多有发生。且恃强凌弱、以大伐小、灭国侵地等种种不义之战，遍于中国，四夷蛮族亦趁势攻掠我华夏诸邦，欲毁我宗族社稷。我华夏诸邦，实已至危矣。寡人奉天子之命相会众位，一为定宋公之君位；二为推一诸侯为列国盟主，扶助王室，抵御蛮夷之族。使华夏之邦大小和睦，不再争战。臣下若有弑逆之事，列国亦共讨之。如此，天下之乱，方可平定。”

宋、陈、蔡、邾四国诸侯听齐桓公说出这番话来，大感意外，一时无言可对。他们以为此次会盟，只是为了定宋公之位，并无他事。若以定宋公之位来论，齐侯是主人，又奉有周天子之命，自然是会盟之主。但会盟之主的权威仅限于会盟而已，会盟散后，会盟之主便不复存在。可是听齐桓公的语气，此次会盟，定宋公之位尚是小事，而扶助王室，抵御蛮夷之族，推举列国盟主，方是大事。

在周朝初开国之时，天下共有千余诸侯。如此众多的诸侯，周天子没有办法个个都能直接管理，于是便挑选一些拥护王室，又有相当兵威的大国，令其为一方盟主，代周天子号令各位诸侯。盟主能号令的诸侯，少则数十，多则上百，好不威风。人们称这一方盟主为“霸主”。图谋当上这一方盟主的诸侯，被视为“图霸”。到后来，连周天子都衰弱了下来，这“霸主”之命，就更无人听从。各国诸侯已经有百余年不知“霸主”之名，更没有人想过要“图霸”，成为一方盟主。

“霸主”既受命于周天子，便不能任意而为，灭人之国，夺人之地。而兵威强大的诸侯，无不喜欢灭人之国、夺人之地，岂肯为了一个虚名，就受命于周天子，自缚手足？不想今日齐桓公却胸怀大志，居然要“图霸”，成为列国盟主。今日齐桓公若成为“列国盟主”，参与此会的宋、陈、蔡、邾则从此以后，势必唯齐桓公之命是从。齐桓公的举动，说得好听些，是奉周天子之命，召集诸侯会盟。说得难听些，是借周天子的名义，欺骗诸侯进入齐国，并企图不动兵威，就逼迫众诸侯臣服。

四国诸侯中，除邾为第四等子爵之国外，陈、蔡俱为侯国，而宋国更是一等公国。宋、陈、蔡既然都是千乘之国，又怎肯甘心臣服齐国？邾国虽然只是百乘小国，但也不愿轻易地臣服大国。

见四国诸侯一声不吭，齐桓公急了，目光屡屡向宋公御说扫去。宋公御说却装作在打量高坛上的旗帜，对齐桓公的目光视而不见。在五国诸侯中，他最年轻，才二十出头，英姿勃发，器宇轩昂。

本来，他对齐桓公非常感激。他倚仗着宋闵公嫡弟的身份登上君位，并无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君位极为不稳。就在他惶恐不安的时候，忽听齐桓公仗义倡言，以周天子之命会盟诸侯，明定他的君位，不禁欣喜若狂。如此他就可以借诸侯之力，压迫国中的诸公子交出所掌的兵卒。诸公子若敢抗拒，就是与周天子和各会盟诸侯作对，就是乱臣逆贼。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请来各国兵车，攻杀诸公子。但是他没想到，齐桓公不过是借为他安定君位的名义，来图谋“霸主”的称号。

哼！我宋国世世代代都受到周室尊重，若论推举列国盟主，理应推我宋国。可是眼前连我的君位，都要你齐侯来定，我又怎么能当上列国盟主？你齐侯如此安排，不过是有意拿我做台阶，使你登上盟主之位罢了。御说在心里愤愤地想着。

见宋公御说不说话，齐桓公的目光又向陈宣公扫去。陈宣公在五国诸侯中年纪和齐桓公最为接近，都是三十六七，正当壮年。然而陈宣公虽是人在壮年，却毫无“壮心”，也不喜欢别的诸侯有什么“壮心”。他听了齐桓公的一番话，已是心生妒意，加上他前来赴会并非是因为敬佩齐国，因此对齐桓公的目光，一样视而不见。

因为陈侯是帝舜的后代，身份高贵，被周王室选作婚姻之国，屡屡有公主嫁与王室。陈侯也因此自视甚高，不怎么愿意与国势虽强，而祖先只是臣下出身的齐侯来往。陈宣公本来不想赴北杏之会，只是考虑到宋是邻国，闹起内乱来，也与他陈国不利，又因为受了蔡侯的劝说，才赶到了北杏。

我来会盟，只是为了定宋君之位，可不知道还要推举什么列国盟主。陈宣公好不容易才将心中的话语留在了肚里。

齐桓公心里焦急起来，又将目光瞄向了蔡哀侯献舞。要是连他也不说什么，今日的大会只怕难以开成。邾子国势太弱，爵位又低，就算他愿意为我说话，也无甚威信啊。齐桓公想着，额上不觉沁出了汗珠，痒痒地异常难受，欲伸手去擦拭，又担心失了礼仪。

就在这时，蔡哀侯上前一步，对众人拱手施礼，说道：“天子明白宣示，会盟大礼，由齐侯主之。齐侯既是会盟之主，当然也是列国盟主。方今天下大乱，礼乐崩坏，齐侯倡行尊王攘夷之义，实为仁厚至矣。献舞深为敬慕，愿随时听从盟主之命，扶我王室。”他在五国诸侯中年纪最长，已近五旬，但说出话来，却是中气十足，清晰明朗。

蔡哀侯赶来参加北杏大会，完全是为了示好齐国。他不仅自己赶来赴会，还劝说世代的姻亲之国陈国国君与他一同来到北杏之地。在这之前，蔡哀侯还主动将女儿蔡姬作为王姬的陪嫁之女，送到了齐国的后宫。

蔡哀侯如此示好齐国，有着他不得已的苦衷。蔡国的始封之君，乃是周武王的同母兄弟姬度，被封于蔡地，都上蔡。后成王即位，尊称其

为蔡叔。蔡叔因不满周公旦留在京城执掌朝政，与管叔姬鲜连同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起兵造反，结果失败被擒。周公旦杀了武庚禄父和管叔，将蔡叔流放于山野之地。蔡叔被流放后不久便死了，他的儿子姬胡在鲁国为臣，遵守礼法，谨慎温顺，忠于职事。周公听说后很高兴，请成王下旨，复封姬胡于蔡，让他承奉蔡叔的祭祀。姬胡去世后，儿子伯荒即位，侯位传袭，直至献舞。这时，南方的楚国强大起来，屡屡向中原侵伐，给了蔡国极大的威胁。蔡国被迫和邻近的息国结盟，相约共同抵挡楚国。

蔡国和息国都是陈国的婚姻之国，都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夫人，蔡哀侯娶的是姐姐，息侯娶的是妹妹。后来息夫人回陈国省亲，路过蔡国，蔡哀侯殷勤招待，却在酒席上口出调戏之言，使息夫人很生气，回国绕道而行，避开了蔡国。息侯知道夫人受了调戏，大怒之下，竟派人告诉楚王说："请大王假装来攻打我国，蔡侯必来援救，大王可趁势设下埋伏，击败蔡国兵车。"楚王大喜，依息侯之言而行，果然击败了蔡国兵车，并生擒了蔡哀侯。但同时，楚王又假戏真做，顺手灭了息国，将美丽的息侯夫人变成了楚王夫人。

蔡国并非弱小之国，国君虽然被擒，国土人众仍在。楚王一时无力灭掉整个蔡国，为显其仁义知礼，又将蔡哀侯放了回去。经此大变，蔡哀侯对楚国的恐惧已到了睡梦不宁的地步。他深知仅靠着结盟邻近小国，无法抵抗楚国的侵伐。蔡国必须与华夏诸大国结盟，才能保住宗族社稷。

华夏诸大国虽有十余之众，但真正能称为兵威赫赫者，只有齐、晋、秦三国。

其中秦国偏处黄河之西的渭水平原，周平王东迁之后才开始强盛起来，在中原各诸侯心目中，并无多大的威信。晋国处于黄河北岸的汾水河谷，国势虽强，却受到白狄、赤狄、骊戎诸夷族的包围，没有太多的力量顾及中原各诸侯。唯有齐国自姜太公之时，便奉周天子之命经常征伐各弑逆诸侯，有着喜好管理别国"闲事"的传统。中原各诸侯闻齐国之名，心里便敬畏三分，蔡哀侯便是那许多诸侯中的一个。别的诸侯对齐国的强大都深感忧虑，而他对齐国的强大，却是求之不得。只有一个强大的齐国，才能抵挡住另一个强大的楚国。蔡哀侯开始有意示好齐国，对齐国的盟会号召，立刻响应。

齐桓公欲"图霸"的野心，也出乎他的意料。他本想齐桓公虽然会有

所作为，也只是如同先祖那样，显示一番征伐别国的兵威而已。但他在出乎意料之余，却是更为高兴。如果他与齐国订立盟约，虽说是自低身份，却获得了齐国的兵威。楚国若再侵伐蔡国，就是没将齐国放在眼里，齐国非发大兵救援蔡国不可。他既是如此想着，便直截了当地推举齐侯为列国盟主，毫不迟疑。

见蔡哀侯如此推重自己，齐桓公悬起的一颗心顿时落了下来，兴奋中把目光转向了邾子。邾国北邻鲁国，东邻齐国，一向在两国的挤压下苟且偷生，对齐、鲁两国，俱是不敢得罪。此时邾子依样画葫芦，把蔡哀侯的话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一遍。

“小白德才俱无，怎可身当列国盟主大任？蔡侯、邾子二君，实是过于推举小白了。嗯，我看这盟主之位，还是应由宋公、陈侯担当，方为正理。”齐桓公谦让地说着，目光再次向宋公御说和陈宣公扫来。宋公御说和陈宣公没奈何，也只得把蔡哀侯的话重复了一遍。两位国君都在心里大骂蔡哀侯献媚齐侯，丢尽了宗室诸侯的颜面。齐桓公又谦让一番后，便毫不客气地领着宋、陈、蔡、邾四国诸侯，登上了高坛。远远站在馆舍门外的管仲，一直紧盯着坛上的诸侯，心中总是扑腾个不停，直到此刻，方才安定下来。

依照礼法，在这样以周天子名义召集的盟会场合下，各国君的臣子只有等盟约立定之后，方可登至坛上。在盟约立定之前，各诸侯的臣子敢走近高坛一步，便是对周天子的大不敬，按律应将其丢进鼎中烹杀。管仲担心他不近前，齐桓公无法说服那些国君架子摆得十足的诸侯，难以立下盟约。现在看来，那些诸侯虽不怎么情愿，但到底还是登上了高坛。

齐桓公、宋公御说、陈宣公、蔡哀侯和邾子依次序排定，背南面北，在悠扬浑厚的钟鼓声里，向坛中虚设的天子之位，恭恭敬敬地行着大礼。其中齐桓公、陈宣公、蔡哀侯、邾子行的是臣下大礼，宋公御说行的是宾客大礼。礼毕，齐桓公招来内侍太监，拿出一份早就准备好的帛书盟约，递与众位诸侯。

宋公御说、陈宣公、蔡哀侯和邾子传看着帛书，见上面写道：

> 庚子年春三月朔日，齐小白、宋御说、陈杵臼、蔡献舞、邾克，奉天子之命，会于北杏，誓当共助王室，抵御蛮夷，扶弱济小，讨逆灭暴。有违此约者，列国当共讨之。

众位诸侯见盟约上只列齐国为首，尚无“霸主”之言，心里好受了一些，倒也俱是点头赞许。

齐桓公大喜，当即让众位诸侯在盟约上签上名号，并传命侍于坛下的列国臣子，俱至坛上，先对周天子之位行过大礼，然后饮酒为乐，庆贺盟约的签立。

酒过数巡，齐桓公不觉飘飘然起来，俨然以盟主的口气说道：“鲁、卫、郑、曹、遂诸国，竟然无视周天子之命，不来赴会，实为可恼，当共讨之。”管仲听了，大吃一惊，忙向齐桓公望过去，连使眼色。偏偏齐桓公对管仲的示意毫无察觉，仍是不停地说道：“鲁、卫、郑、曹等国，俱有千乘之兵，齐国虽强，战车毕竟有限，到时请各位发倾国之兵，随同寡人讨灭叛逆。”

宋、陈、蔡、邾四国诸侯听了，心中惊骇不已。尤其是邾子，他既不敢得罪齐国，也绝不敢去讨灭鲁国，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如何回应。除了邾子没说话，宋公御说也沉着脸，一声不吭。蔡哀侯心里虽惊，嘴上却连连应承：“当然，当然，敝国自当听从盟主之命。”边说还边向陈宣公使着眼色。陈宣公知道蔡哀侯怕他得罪齐国，只好也含糊着应承了几声。

齐桓公得意扬扬，连连举杯劝酒，手舞足蹈，全无“霸主”的威仪。盟约之会上的酒宴，直闹腾到晚，方才“尽兴而散”。各诸侯脚步踉跄，互相告礼着，走回馆舍中。

管仲直到这时，才有机会劝谏齐桓公道：“今我齐国兵尚未强，故以此‘衣裳之会’立信天下，非欲以兵威凌驾于人也。虽馆舍建造豪华，而仪仗并未盛陈，一切从简，正是欲向天下宣示我齐国仁厚恭顺之意，奈何主公才立盟约，便行征伐之事，岂非太急。”

“不事征伐，这列国盟主的称号，谁肯理会？”齐桓公不以为然地说道。

管仲见齐桓公酒气熏人，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告退。馆舍外已是满天星光，管仲徘徊在高坛之下，心事重重。

唉！列国虽饱受战乱之苦，又面临夷族侵伐之害，却仍是如此不明事理。我华夏诸邦，只有订立盟约，互为救援，才能保全宗族社稷啊。

而诸邦之中，除了我齐国，谁能成为盟主？谁又有能力成为盟主？无力主盟而强盟之，必害人害己，于事无补。看来要让这些不知礼仪的诸侯之国听我齐国之命，还不知要费多少力气呢……

夜色深沉，各处馆舍内的烛光都熄灭了，唯独宋国君臣居住的馆舍内，仍是烛光通明，直到拂晓时分。

次日清晨，齐桓公尚未起床，内侍太监们慌慌张张跪倒在门外，禀告道："宋君御说故意让馆舍里烛光明亮，却在半夜里偷偷乘车走了。"齐桓公闻言大怒，立即召来管仲，要派轻车追击宋公御说。

"昨日立盟，宋公今日便背之，不将其擒回杀之，我这个盟主说话还有人听吗？"齐桓公怒气冲冲地说着。

"宋公来此，本为议定君位。今盟会之礼已行，君位已定，其不感念我齐国议定之功，反无礼之甚，确乎该杀，然此刻尚非其时也。"管仲口中劝道，而心里却说，宋公不辞而别，其实是怕主公逼其出兵，攻伐鲁、郑诸国。宋国之乱，本为伐鲁而起，岂肯再次擅动兵车，与邻国为敌？况且宋国都城之内尚未安定，又怎能兵伐别国呢？他懊悔此次会盟大礼，没有将鲍叔牙请来"监视"齐桓公。有鲍叔牙在，齐桓公决不会酒后失礼，口出"狂言"。他许多不便说出的话，也可借鲍叔牙之口传入齐桓公耳中。

"此刻不是其时，什么时候又是其时？"齐桓公恼火地说道。

"宋虽无礼，毕竟是与盟之国。昨日立盟，今日便伐与盟之国，天下诸侯闻知，会作何想？"管仲问道。

"这……这么说，就罢了不成？"齐桓公悻悻地问。

"当然不能罢了。宋公不辞而别，是为蔑视王命，日后当请王师伐之。其实为今之计，倒是要先对付那拒不赴会的鲁、郑诸国。鲁、郑诸国不奉王命，伐之名正言顺。"管仲说道。

"不错，鲁、郑诸国不奉王命，轻视寡人，应该先征伐他们。"齐桓公点头道。

"鲁国的先祖是周公旦，为宗室诸侯之首，极受尊重，只要降服了

鲁国，其余诸侯，均不足道矣。”管仲道。

“正是。寡人恨鲁，更甚于恨宋。”齐桓公不觉兴奋起来。

“征伐鲁国，为的是尊王大义，非为私恨也。”管仲正色说道。主公好胜之心太重，征伐之欲太甚，我若仍以大义相劝，只怕反倒会引起主公的猜疑。毕竟我曾经是“叛臣”啊。虽说主公称我为仲父，但我自己，却绝不能以仲父自许。

“不显兵威，何人知道尊王大义？”齐桓公笑道。

“宋国不辞而别，显示各诸侯对我齐国尚存猜疑，口从之，心未必从之。征伐鲁国，就不必让陈、蔡、邾等国出兵了。”管仲说。

“也罢，此等诸侯胆小如鼠，让他们从征，说不定反倒坏事。”齐桓公道。

“欲征鲁国，须先伐遂国。遂国地狭人寡，灭之不难。”管仲道。

“是啊，鲁国是大国，不听王命，还情有可原。遂是小国，居然也敢蔑视寡人，实是可恼。”齐桓公恨恨地说道。

“遂国向来依从鲁国，灭遂，必能震骇鲁侯之心。”

“遂国向来不服寡人，此次寡人定要将其生擒，献于太庙。”

“遂国易灭，鲁国难灭。只要鲁侯心服，愿奉齐国为盟主，就已足矣。”

“如鲁侯果然心服，饶他一命，也就罢了。”齐桓公勉强说道。他知道管仲并不想在此时此刻炫耀兵威，能使其愿意征伐鲁国，已是不易。他应该适可而止，不必“得寸进尺”。他既然称管仲为仲父，就要对管仲表示出相当的尊重之意。

齐桓公与管仲商量已定，走出馆舍，与陈、蔡、邾三国诸侯相见，再也不提“请各位发倾国之兵，随同寡人讨灭叛逆”的话。陈、蔡、邾三国诸侯松了口气，趁机表示告辞之意。齐桓公当即答应，摆宴相送，并亲自乘车，将三国诸侯送出十里之外。

诸侯们都已离去，齐桓公也该回往临淄，整顿兵车，先灭遂国，再伐鲁国。然太卜算定五日之后，国君才宜离开北杏。管仲只得先回到临淄，整顿兵车。齐桓公留在北杏，等待吉日。

北杏之地甚是荒僻，遍地野草却少有林莽。野物不多，只一些狼、狐、兔、鼠之类。齐桓公性喜游猎，可是在野草间奔忙一整天后，并无什么收获，只得扫兴而归。他对狼、狐、兔、鼠之类的小野物不感兴趣，只想猎获虎、豹、熊、犀、野牛、野猪等庞大威猛的野物。

平日在游猎之余，齐桓公最爱与宠姬们嬉笑欢乐。可是这次他只带着卫姬一人来到了北杏。偏偏卫姬这几天身子不适，呕吐不止，不仅不能给他带来半点欢乐，反而让他见之生厌。齐桓公回到馆舍，却不愿走进内室，闷闷地在廊柱间徘徊着。

忽然，悠扬的乐声自内室响起，一个甜美的声音在歌唱一首郑国歌曲，曲子歌颂了青年猎人英俊而又勇武。齐桓公极喜欢这首郑国歌曲，尤其是在行猎之后，更要听宠姬们唱这首歌曲。此刻听到卫姬的歌声，齐桓公心中的郁闷顿时飞到了九霄云外，立刻奔进了内室中。但见在众乐女的环绕下，卫姬长袖飘飘，且歌且舞，娇媚动人。

齐桓公似喝醉了一般，脚步踉跄，拥着卫姬一阵乱蹦乱跳，直到累得瘫倒在席上，呼呼直喘粗气。卫姬仍是精神十足，半跪在齐桓公身边，轻轻捶打着齐桓公的肩背。

齐桓公大感舒服，问："爱姬今日如何好了，不再呕吐？"

"馆舍中有一庖人善调五味，闻听妾身不适，遂进九珍之汤。妾饮之如同甘露，顿觉神爽身轻，又能伺候主公了。"卫姬说道。

"不错，近日饮食，大是精美，比宫中之味更为可口。"齐桓公也不觉赞道。

"既是如此，主公何不将此庖人带回宫中，日日品尝美味？"卫姬问。

齐桓公心中一动，命牛滚儿传庖人前来，他有话要问。不一会，牛滚儿已将一个年约三旬、身体胖大的庖人带进了内室。

“雍人易牙，见过主公，愿主公万寿无疆！”那庖人跪倒在地，连连磕头。

这万寿无疆的颂语，只有在朝会大礼之时，齐桓公才会听到。此刻他见一庖人也会以此颂语行礼，心中大为高兴，问：“原来你是雍人。听说此地人多为巫者，不知是也不是？”

“正是，小人先前也曾为巫。”那叫作易牙的庖人答道。

“哦，原来你也是巫者。怎么又成了庖人呢？”齐桓公大感兴趣地问着。

“巫者，专以神鬼之语骗人钱财，实为邪人。主公贤明英伟，人人称赞。小人生为主公之臣民，实为万幸，岂敢以鬼神骗人？故洗心革面，学庖人之艺，为盛世良民。”易牙又磕头说道。

齐桓公大喜，道：“你不做邪人，愿为良民，实为贤者。寡人今欲带你回宫，命你为宫中司庖，你愿不愿去？”

“主公天恩，小人岂敢不从。”易牙心中狂喜，连连磕头，砰然有声。宫中司庖，虽然仍是名列匠人，却为庖人之首，已算是个“官儿”了。

“你也不必如此多礼。只要你能善进美味，寡人自是大有赏赐。”齐桓公说着，话锋一转，又问，“你那九珍之汤，为何名为九珍？”

“九珍，乃燕窝、蜂蜜、牛乳、樱桃、酸李、苦杏、熊掌、鹿胎、猴脑和之而成，有身之妇人最宜进食。”易牙道。

“原是如此。九珍之中，燕窝最是难得，听说须趁涨潮之时，乘小舟于海岛，攀高崖而采之，不知是也不是？”齐桓公问。

“正是。只不过臣之燕窝，得之甚易，乃有人常常献之耳。”易牙道。

“这人能将此珍贵之物献上，倒也忠心，但不知其人为谁？”齐桓公问。

“此乃小人之友竖刁也。”易牙答道。

“竖刁，哪个竖刁？”齐桓公皱眉问着，他又想起了微服“淫奔”的不愉快之事。竖刁在巧妙地掩饰了他的“淫奔”痕迹后，曾至宫门求见他，要他兑现诺言，允其入朝为官。齐桓公也答应了竖刁的请求，让其去见鲍叔牙，量才授予其官职。后来听说鲍叔牙让竖刁做了市吏，专管收税。

“小人之友竖刁，曾蒙主公厚恩，赏为市吏之职，感激不已，常怀报效之心。因见小人在此侍候主公，特献家藏燕窝，使小人得以做成九珍之汤。”易牙道。

“啊，想不到那竖刁竟对寡人如此忠心。”齐桓公感叹道。

“竖刁在小人面前，无日不称颂主公，因欲求见主公而不得，以致体病，奄奄一息。小人不忍见其病亡，冒死恳求主公，请赐其晋见。”易牙再次磕头说道。

“什么，那竖刁不能见到寡人，竟至病倒了吗？”齐桓公大为惊异。

“小人不敢欺骗主公。竖刁常言，他父母早亡，心中已将主公当作了父母，一日不见便睡之不宁，食之不安。”易牙道。

“难得竖刁竟如此敬爱于寡人，实为贤者，寡人回到都城，自当召他入宫相见。”齐桓公感动地说着。

“主公如此天恩，实为古今少有，小人感激不尽。”易牙涕泪交流地说道。

“你爱友如此，实为大义之人。寡人今日不仅得一良庖，还得一贤臣矣。”齐桓公高兴地说着，竟破格让易牙留在内室，与他一同观看女乐，并饮酒助兴。易牙诚惶诚恐，不敢抬头，一副憨厚之相，饮得两杯，便呛得脸红脖子粗，举止失措，引得齐桓公哈哈大笑。

吉日来临，齐桓公拥着卫姬，乘高车回到了临淄。易牙跟在车后，依然是那副诚恐的憨厚之态。管仲亲率百官，至城外迎接齐桓公。齐桓公下车慰勉百官一番，然后在百官的簇拥之下登上朝堂，接受百官的祝贺——祝贺主公已成列国盟主，威名震于天下。

什么列国盟主，前来立盟的诸侯只有四个，中间又跑了一个，这算

得是列国盟主吗？哼，说什么威名震于天下，分明是丑名传于天下。齐桓公高坐在朝堂之上，脸上笑着，心里却满是懊丧之意。

管仲看出齐桓公内心的不悦之意，下朝之后，没有回到他的相国府中，而是驱车直向鲍叔牙家中奔来。他是鲍叔牙府中常客，不须通报，便可直入内堂之中。鲍叔牙正坐在案前，翻动着一堆堆的竹简，眉头皱成一团。

“鲍兄，你好清闲，近来连朝堂也不上了，只在家中纳福，累得我有三个月没听一回郑卫歌舞。”管仲一进来就抱怨道。

“我这‘纳福’可比上朝还累多了。”鲍叔牙抬起头说道，眼中全是血丝。

管仲不待主人吩咐，已坐在案旁的侧席上，问：“这不是市税之简吗？理应为库吏查看，怎么鲍兄倒看起来了呢。”

“有人告发说市吏收税，多有私贪之事。我让府吏查看，府吏说市吏个个清廉，告发之人，纯为私怨报复。想我职掌官吏升迁，此等事必须访查明白，故将府库中的市税之简，全收来仔细查看。”鲍叔牙说道。

“这市吏私贪之事，恐怕难免，只要数目不大，也不必管他。”管仲笑道。他和鲍叔牙行商之时，和各国市吏都打过交道。深知市吏私贪，乃为天下通病，很难禁绝。

“不，我齐国正为求霸之时，须官吏廉明，忠心公室，绝不容私贪之风遍于国中。”鲍叔牙肃然说道。

可是至清之水，必致无鱼啊。这句话已到口边，管仲又咽了回去。他知道鲍叔牙认准了的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谁也难以阻止。

“不知你查出了几件市吏私贪之事？”管仲问道。

“说起来实为可恼。我只查了东市，便发觉其中九名市吏中，竟有八名私贪，少者私贪万钱，多者竟贪至百余万钱。”

“啊，竟有贪至百万钱吗？”管仲大吃一惊，难以相信地问道。他身为仲父，名列相国，每年的俸禄折算起来，也不过百余万钱。而市吏官

位极卑，连下士之衔也不能得到，谁知贪得竟与他相国的俸禄不相上下。

“市吏贪钱已达百万，而库吏居然称其个个清廉，只怕亦是贪得不少。待将这些市税之简查完，我当立刻进宫，奏知主公，将这些私贪的市吏，全都杀头，并将其子女妻妾抄没，罚为奴隶。”鲍叔牙说道。

“市吏如此不守国法，理应严刑诛杀。然其私贪之钱既有多少之分，其刑亦有轻重之别。贪钱较少之吏，可止诛其身，不必抄没其子女妻妾。”管仲说道。

“贪百万钱是贪，贪一钱是贪。凡贪者，必俱以严刑处之，否则，不足以震慑人心。”鲍叔牙毫不退让地说道。

见鲍叔牙如此坚决，管仲不好再说下去，转了一个话题说道：“从这市税之简上，当可看出府库存钱多少，不知今年又能增加几何？”

“从市税之简上看，今年府中存积之钱，当可近亿。比这往年，已多出十倍矣。”鲍叔牙兴奋地说道。

“如此，今年之内，兵甲便可足备，十五乡之军，亦可练成。”管仲说着，也很高兴。

“此乃老弟之功也。不然，以我之庸才，国家何能得此财用？”

“鲍兄也太谦虚。若无鲍兄，管仲早已是死囚矣，焉能享今日相国之荣？”

“老弟之法，处处皆妙，唯有一策，似是不妥？”

“哦，此乃何策？”

“女闾之策是也。往日我齐国之人，虽好色而不贪利。今日我齐国之人，贪利之心甚于好色，盖有财用方能得女色耳。许多齐之良民，为求一进女闾，不惜白昼行劫，掠夺商旅之财。即这私贪之市吏，亦是为了多有钱财，可以遍游女闾矣。”鲍叔牙不快地说道。

“请问鲍兄，若无女闾，各国商旅之人，会云集临淄城中吗？”管仲问。

“我也知道，老弟行女闾之法，是为财用。不过，长此下去，女闾之害恐怕会大于所得之利。”鲍叔牙说道。

“待国中民富之后，教以礼法，可除其害也。”管仲道。

“民之财用，尽入女闾之中，何以能富？”鲍叔牙不悦地说道。

“今日主公临朝，很不高兴，只怕不日就要点兵出征？”管仲无法说服鲍叔牙，干脆不理鲍叔牙的话头，自顾自说道。

“有管老弟在，此次出征，定当凯旋。”鲍叔牙道。管仲一回到临淄，就曾仔细将北杏之会的经过告诉了鲍叔牙，解释他不得不同意征伐鲁国的原因。鲍叔牙素知齐桓公的脾气，对于当上了“列国盟主”的主公回朝之后反倒不高兴之事，并不如何惊诧。

“十五乡之军尚未练成，我还是不想与鲁国轻启战端。能以无形之战胜敌，便尽量以无形之战胜之。”管仲说道。

“妙。我近日常观太公所遗兵法，亦言胜敌者，无形之战，方为上战。”鲍叔牙道。

“所谓无形之战，实为因势逼敌归服之法。只要势成，自可以无形之战胜于敌国。”

“老弟是说，我齐国已占胜势，可以逼服鲁国？”

“势因人造耳。造势不难，难在主公征伐之欲太甚，到时恐怕并不愿行此无形之战。”

“只要老弟仔细讲清其中利害，主公定会听从老弟之言。”

“可有些话，我还是不宜告知主公。所以此次出征，我想劳动鲍兄大驾，以便随时劝谏主公。”

“这……”鲍叔牙犹疑起来，“老弟既为相国，当权位专一，此亦为当年太公对文王所言——一者之道，近于神，非一，不能治国。近些时来，我已绝口不言军国大事，连主公自北杏而还，也不上朝致贺。此正欲老弟权位专一，治国图霸矣。今又随主公出征，于老弟一者之道，岂非有碍当不利于国矣。”

“鲍兄苦心，弟岂有不知，然国事至大，不可太过拘束，事急之时，宜应从权。况主公尊鲍兄为师，鲍兄对于军国大事，自有劝谏之权。”管仲道。

“东郭牙素称忠直，职为大谏之官，也可对军国大事行劝谏之权。”鲍叔牙道。

“军机之事，稍纵即逝，不能有丝毫耽误。东郭牙虽然忠直，然非主公敬重之人，只恐主公不会听从其谏，反倒失了军机。”管仲道。

鲍叔牙想了想，苦笑道：“既是如此，我只好从老弟之命，随同主公出征一回。”

管仲大喜，拱手一礼：“有鲍兄相助，吾无忧矣。”

第七章　庖人市吏忠饰奸　曹沫高台劫盟主

在管仲和鲍叔牙相见的同一时刻，齐桓公也见到了爱他如父母般的竖刁。他面黄肌瘦，果然病得奄奄一息，被太监们放在一个大竹筐里，抬进了后殿。

“小臣今日见到……见到主公，纵然身死，也可瞑目矣。”竖刁趴在地上，喘息着说道，泪流满面。

齐桓公想不到这个眉清目秀、堪与鲁庄公比美的竖刁，竟病成如此模样，鼻中一酸，眼圈潮红起来，道：“你这样忠心耿耿，寡人甚是欣慰，当告知鲍先生，升你为下士，也可日日上朝，与寡人相见。”

“不，小臣不愿……不愿升官，只愿随侍主公左右。”竖刁道。

齐桓公听了，不觉更为感动，道：“内宫禁地，只宜太监出入，你又怎么能随侍寡人左右呢？还是做朝官为好。”

“小臣……小臣若不能随侍主公，只怕病体难愈。”竖刁呜咽着道。

“寡人宫中有的是良医，自可将你治好。”齐桓公道。

“小臣……小臣……”竖刁急得瞪大了眼睛，不知如何说才好。

“滚儿，竖刁这般敬爱寡人，你怎么能让他坐着竹筐进来？如此不知敬贤，真是该死！嗯，去把肩舆抬来，好生伺候竖刁出宫。”齐桓公挥着手喝道。虽然他喜欢听到竖刁呜咽的奉承话语，也想多听上一会。但是他更喜欢听到后宫美女的嬉笑声，尤其是徐姬和蔡姬的笑声，他已有好些天没有听到过。他没有先见美人，却召见了一个小小的市吏，已算得上是敬贤者甚于爱美人了。何况他还格外施恩，赏竖刁乘坐肩舆出宫，让竖刁可以大大风光一番。

“主公，小臣……小臣还有一事，求主公……求主公……”

“什么事，你快说吧。”齐桓公打断竖刁的话头，有些不耐烦地说

着。

“小臣一片犬马之心，欲报效主公，苦于无门。闻易牙进九珍之汤缺少燕窝，遂私拿市税之钱，购得燕窝献上。原想领了俸禄再补上市税之钱。不料鲍大人忽然查起了市税之简，小人敬献燕窝挪用之钱，定会被鲍大人看作私贪，将……将死无葬身之地，求……求主公救我。”竖刁哀哭着说道。

“原来是这等小事。嗯，寡人自会派人去鲍先生那儿，说你并无私贪之意。”齐桓公说着向牛滚儿瞪了一眼。他恨不得立刻就将徐姬、蔡姬拥入怀中，实在没有耐心和竖刁多说什么。牛滚儿连忙和几个太监奔上前，把竖刁硬“拖”出了殿外。

“快，传徐姬、蔡姬进来！”齐桓公迫不及待地呼喝道。太监们用肩舆抬着竖刁，走出了宫门。易牙早等候在宫门外，此刻忙迎上前，将竖刁从肩舆上扶下，登上停在道旁的一辆车。御者挥鞭打马，驰向城南竖刁的府中。

“恭喜、恭喜！明日全城之人，都会知道主公对你竖刁恩宠有加，居然赏你乘坐肩舆。那些商旅人等，更要大把地送钱与你了。”易牙笑道，对竖刁连连拱手作揖。

“你知道什么？乘坐肩舆虽有荣耀，却无半分实利。如今鲍叔牙既是盯住了市税之事，就算那些商旅人等会送钱给我，我能要吗？要了钱就要不了脑袋啦！”竖刁气呼呼地说着。他此刻精神十足，已是见不到半点病态。易牙本想讨好竖刁一番，却碰了一鼻子灰，便不再作声了。

他祖上也曾做过大夫，和竖刁的先祖同朝为官，并结为婚姻世家。后来两家一同败落了下来，竖刁家族仍居住在都城，易牙家族则迁到了雍邑。两家虽然不住在同一城中，依旧是来往不断。

两家的子弟们愈到后来，愈不成气。竖刁成了个专靠骗女人吃饭的破落子弟，易牙则成了个装神弄鬼、诱人钱财的巫者。易牙闻知竖刁闯了祸，左思右想，想出了河神化形的惊人之语，巧妙地掩饰了齐桓公微服“淫奔”的痕迹。竖刁因此得到了市吏的肥缺，大把大把地往家中搬着铜钱。他看得眼红，弃了巫者的“名号”，奔至临淄城中，要与竖刁分肥。

竖刁没奈何，花钱给易牙买了个“庖人”的身份，专为朝堂大夫们进献美食。庖人虽名列下贱，然日有采买，实利甚是丰厚。易牙怎肯甘心做一庖人？但因有求于竖刁，也只得应承。朝堂饮宴甚多，易牙仗竖刁之势，在市上沽酒割肉，总是少付铜钱，实利倒也得了不少。

市吏们贪心过大几乎人人暴富，使许多朝官大为不满，纷纷告发。鲍叔牙闻知市吏私贪，亦是大怒，迅速派人封查府库，将库中存放的市税之简全都拿走，并亲自核查。竖刁知此消息，惊骇欲绝。他素知鲍叔牙性情刚烈，嫉恶如仇。若是私贪之事败露，他必死无疑。

原先竖刁和众市吏们以为只要买通了府库之吏，就可万事大吉，私贪之事永不会泄。谁知鲍叔牙以国君之师的尊崇身份，居然肯行小吏之劳。

这时，易牙因善献美食，已被朝官派往北杏之地，招待各国诸侯。竖刁知道易牙心计甚多，派家仆急速赶往北杏，求易牙想法救他。易牙知道竖刁的处境后亦是大恐——竖刁本为他的靠山，竖刁亡，他易牙的性命也是难保。只是他仅为庖人，身份卑贱，怎么能救得下竖刁呢？正在他彷徨无措的时刻，忽听内监说起卫姬呕吐之事，立刻计上心来，使出全副本领，做出九珍之汤，获得了卫姬的欢心，也获得了齐桓公的欢心，并乘机把竖刁“抬举”了一番。

齐桓公对他“抬举”了的竖刁大感兴趣，回都之后，立即召见。竖刁早从易牙这儿知道了他该怎么做，忙以黄姜涂在脸上，做出病态，入宫“痛哭流涕”，就像是孤儿陡然寻着了亲生父母，竟令得齐桓公大为感动，赏他乘坐肩舆出宫。

“这次有主公说话，总算是可以保住性命。不过，若再想多得铜钱，只怕比登天还难。”竖刁不满足地说着，将他在宫中的“表演”夸张地叙述了一遍。

哼！你才保得狗命，便如此不将我放在眼里，实为可恨。易牙在心里想着，口中道：“你这些戏法只能骗主公，可瞒不了鲍叔牙，就算他这次杀不了你，也总有一天会找个由头要了你的命。”

竖刁一怔，想，是啊，鲍叔牙认定了的事，向来是死也不会放松。他一旦把我视为恶人，就非把我置于死地不可。他又掌有官吏升迁的大权，就算不要了我的命，只怕这一辈子我也难有出头之日。

“鲍叔牙是国君的师傅，又有拥立大功，国君见了他都要让上三分。如果他想杀死一个小吏，简直比捏死一只臭虫还要容易。”易牙说道。他要让竖刁明白——危险尚未过去，他易牙的用处还大着呢。

“这便如何是好？鲍叔牙软硬不吃，神仙也拿他没办法啊。”竖刁懊丧地说着。

“看来只有入宫，随侍主公左右，方可保全身家性命。”易牙说道。

“我何尝不愿随侍主公左右，只是内宫禁地，非太监不得擅入啊。”竖刁说着。他发觉齐桓公喜欢奉承，又性好游猎女色，正用得上他这个破落子弟。而他只要能待在齐桓公身边，谋得荣华富贵易如反掌。

“欲得大利，必舍小财。兄长何不忍痛自宫，入侍主公，长保富贵。”易牙以少见的亲密语气说着。他的年纪本来比竖刁大，却总是自称为弟。

“什么，你要我自残身体，做一个太监吗？”竖刁大怒。

“事至如今，兄长除了入宫做太监，并无第二条路可行。”易牙平静地说着。

“不，我不能……不能做太监，我喜欢女人，离不开女人……”竖刁浑身不禁颤抖了起来。

“可是没了脑袋，你又如何去享受女人？”易牙问道。

“难道……难道为了保住脑袋，就非得……非得割了吗？”竖刁脸色惨白，双手不自觉地捂向了裆部。

“你总不能为了阳物，就不要脑袋吧？”易牙说道。竖刁若能自宫，必会得到主公的宠信，我也能因此有了出头之日，不至终身为一庖人矣。

车停了下来，前面街口上正在行刑，处决抢掠商旅的盗贼。从前遇到了这种情景，竖刁必跳下车去，看刽子手们怎样以巨斧砍掉囚犯的脑袋。可是此刻，竖刁听到那行刑的鼓声，浑身毫毛都立了起来。他仿佛看到一柄巨斧正带着呼呼的风声，当头劈了过来。

不，我不想死，不想死！我要活着，大富大贵地活着！竖刁在心里呼喊着。

夏天终于来临，齐国征集兵车六百乘，突然攻击遂国。盛夏之时，诸侯间少有征伐，遂国猝不及防，竟被齐国所灭，成为齐国的一个城邑。齐国获胜，仍留在遂国境内，声言将攻伐鲁国。遂地离鲁国都城曲阜不过百里。鲁国上下大惊，集倾国之兵，欲与齐国死战。管仲闻知，同鲍叔牙走进中军大帐，问齐桓公将有何为。

“寡人当亲率三军，直抵曲阜，生擒鲁侯，归献太庙。”齐桓公得意扬扬地说着。想我即位不过五年，便已灭了谭、遂两国，得地数百里。虽先祖之贤者，论其功也不及我小白之显也。若能一举灭了鲁国这样的千乘之邦，齐国之威，势将震动天下，至此我才真正算得上列国盟主。齐桓公想着，已将管仲“心服鲁国”的谋划丢在了脑后。

管仲目视鲍叔牙，不觉苦笑了一下。

“主公此言差矣。我齐国之动兵，在于宣示尊王大义，不在灭人之国。鲁为宗室诸侯之首，非遂可比也。灭鲁即是灭周，主公必将触怒天下。况以此六百乘兵车，能灭鲁乎？纵能灭鲁，损伤必巨，宋、郑诸国惧我兵威太盛，势将乘机联军伐我，以我残损之兵，能拒之否？纵能拒之，则信义失尽矣。信义失尽，又如何图霸，成列国盟主？主公沉迷兵威，不思大义服人，非为霸国之君矣。”鲍叔牙疾言厉色地说着。

他对齐桓公大为失望，心里窝着一股闷气，无法释放。临出征之前，他本已将东、西二市的私贪市吏全都下于狱中，只待定下罪名，便押于市曹斩首。不想齐桓公却派人将一个名叫竖刁的市吏从狱中放出，言竖刁本非贪者，所用之钱，实为用于宫中美食。他对齐桓公的言语根本不信，但又不能违抗国君的旨意，再将竖刁下狱。

见鲍叔牙如此激愤，齐桓公大感意外，犹如被人迎头泼下一桶凉水，浑身打了个激灵。从前，鲍叔牙也曾厉言劝谏，却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怒形于色。

“以鲍先生之见，寡人该当如何？”齐桓公说着，露出不悦的神情。鲍叔牙的“失礼”之态，让他觉得有失国君之威，心里很不舒服。

“当年太公曾对武王言：‘兵战者，以无形之战胜之为上’，今日主公亦当以无形之战威服鲁侯。”鲍叔牙也觉自己有“失礼”之嫌，语气缓和了许多。

“无形之战胜之为上？无形如何胜敌？”齐桓公皱着眉头问道。

“我军已灭遂国，兵势可谓盛矣。以此威势，当遣使至鲁，约订新盟，使鲁愿听周天子之命，奉我齐国为列国盟主。鲁侯事母至孝，虽拒其母还都，却修华馆于防邑，供奉其母其恭。主公当亲书信简，让鲁侯之母以情动于其子。内外之势交相迫之，不愁鲁侯不服矣。”管仲忙说道。

“让寡人亲书信简于文姜，怕是……怕是不太好吧。”齐桓公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文姜是他的庶母之姊，与他一向不和，无甚情感。他自即位以来，视鲁国为大敌，从未派人问候过文姜。

“鲁侯之母向来以齐国自重，主公亲书信简，其必竭力劝说鲁侯与我修好。”管仲道。

“鲁侯之母不尊礼法，实我齐国之耻。然彼虽齐女，早已嫁与鲁国。鲁既不罪，齐亦无罪之理。主公与之书信来往，并不碍于礼法。”鲍叔牙也说道。

“也罢，寡人就依仲父之言。”齐桓公终于点了一下头。

居于防邑的文姜接到齐桓公的信简，大为高兴，立即亲书帛书二封，一封回于齐桓公，对齐桓公的问候表示谢意。一封送给鲁庄公，让鲁庄公与齐和好。在文姜的帛书送到鲁庄公手中的同时，齐桓公派出的使者也已来到了曲阜。鲁庄公先召见齐国使者，接受使者之书。然后召施伯和公子季友至内殿，商议对付齐国之策。

当初他见到齐桓公的布告，大为生气，对群臣言道：“我鲁国乃宗室诸侯之首，会盟之事，应以我鲁国主之。今齐国反倒以尊王号令天下，其置我鲁国于何地？”当即决定拒不与会，等着看齐国的笑话。

在鲁庄公的想象中，如今礼仪崩坏，除宋国因本身利害相关外，其他诸侯都不会理睬齐桓公的尊王号召。他果然看到了笑话——仅有宋、陈、蔡、邾四国参与齐桓公倡议的会盟大礼。其中宋国不辞而别，那邾

国又是不值一提的弱小之邦。

鲁庄公想，齐侯碰了个灰头灰脸，就该老老实实一阵子了，他也将因此舒服些时日，可以好好游猎行乐几年。碰上机会，也灭一两个小国，在祖宗的神位前夸耀一番。不想齐桓公恼羞成怒，居然又一次兵伐鲁国，且先声夺人，迅如疾雷般灭了遂国。

齐桓公的这一招，无疑是当头打了他一棒。鲁庄公愤怒至极，尽点全国丁壮，意欲与齐军拼死一战。他已经两次挫败了齐国的入侵，对于齐军并无任何畏惧之感。不料这次齐军倒没有急着进攻，而是先派出了使者。鲁庄公更料不到的是，母亲也会在这个时候给他送来了帛书。由于他父亲暴死在齐国，凡涉及齐国的事情，母亲一般不对他做出任何表示。

“齐使这次前来，倒说得客气，言齐鲁两国本为婚姻之国，不应争战，当亲密和好，共尊王室。并愿与寡人订立新盟，永不相犯。”鲁庄公说道。

“齐侯话虽说得客气，却仍是在逼迫我们向他低头。”公子季友道。

“不错。齐侯说共尊王室，其意就是尊齐之意，因为齐国已得周室之命，俨然可以代周天子号令诸侯。”施伯说道。

“如此说来，寡人当拒绝齐使，不与齐国订立新盟。”鲁庄公道。

“拒绝齐使，便是战端欲开也。以今日之势，我鲁国不宜轻开战端，战必不利。”施伯忙说道。

“何以见得我鲁国战必不利呢？”鲁庄公不高兴地问着。

“其不利有三。一者，齐国此次出兵，不同往日，既非夺地，又非复仇，而是责我不赴北杏之会。北杏之会乃周天子令齐主之，齐以此责我，名正言顺。我抗齐军，亦抗周天子也。鲁以宗室诸侯之首，抗命周天子，于理不顺也。二者，齐今之主兵者为管仲，其人胸藏谋略，机变万端，鬼神难测，纵曹刿出之，亦未可与其相敌。三者，今齐国已灭遂国，兵气正盛。我军新集，恐难挡其锋锐。”施伯思索着，缓缓说道。

“那以大夫之见，寡人莫非只有听命于齐侯？”鲁庄公沉着脸说道。

“齐为鲁之近邻，齐强，对我鲁国自是不利。所以，我鲁国向来视齐为大敌，这原本不错，然今日视之，却未必全是如此。”施伯道。

“莫非另有强敌，比之齐国更甚？”鲁庄公心中一跳，问道。

“至少有二敌，比齐国更甚。”

“哦，但不知是哪二敌？”

“一为楚国。楚自号为王，已明示其并非周之臣子，而欲王于天下。楚国地广千里，人众百万，方今天下，无一国有楚之大。其灭息国、败蔡国，已入中原腹地矣，臣恐数年之后，楚之兵锋，已临我鲁之边境矣。二为蛮夷，近年来，蛮夷趁我华夏诸侯争战不休，自为削弱，已深入中原，劫掠不已。有些小国，竟因此宗祠毁绝，实为可惧。”施伯说道。

“施大夫所言，也甚是有理，周室之衰，正因蛮夷之族相侵之故。”鲁庄公不觉点头说道。

“我华夏之邦，早就该结盟尊王，抵御蛮夷，抗拒楚国。唉！我鲁国乃宗室诸侯之首，尊王之义，不倡于鲁，反倡于齐。此实为老臣之耻矣。”施伯感叹地说道。

“如大夫这般说来，齐之倡行尊王之义，与我鲁国，反是有利？”鲁庄公疑惑地问道。

“我鲁国乃宗室诸侯之首，齐欲尊王，对我鲁国便不敢轻易侵犯，以此而论，齐之倡行尊王之义，的确与我鲁国有利。”施伯答道。

“纵然与我鲁国有利，然齐国欲借此成为列国盟主，寡人心中实在难服。”鲁庄公说道。

“既然结盟尊王，必有一盟主号令诸侯。否则，何能尊王？”

“齐国素来强横，专恃武力欺人，岂可成为盟主？”

“如今礼乐崩坏，非有强力者不足以服诸侯，纵勉强当上盟主，也难长久。”

“寡人恐齐称霸为实，尊王为虚，以假仁假义行于天下。”

“齐若全然以假仁假义行天下，必不长久。图霸不成，反为天下所怨，不亦愚乎？彼果不自重，我鲁国自可趁势起而代之。”施伯说道。

对，先让齐国当列国盟主，待其丑行暴露，为天下所怨，我就有机会取而代之啊。鲁庄公想着，被施伯的话语打动了。

“为今之计，我鲁国可暂为委屈，与齐国订立新盟。”施伯说道。

“这……”鲁庄公犹疑着，将目光移向了一直默然不语的公子季友。

“主公，不知母亲在帛书之中，有何话语？”季友问着，眼圈有些潮红。父亲去世时，他才十余岁，虽然已拥有食邑、门客，但依恋母亲之心，和寻常人家的少年并无二致，但是他注定永远不可能见到母亲。

他的父亲暴亡于邻国，成为宗族大耻，公室长辈纷纷将罪责归于他的母亲。因此，他的母亲也成了他的“仇人”。作为儿子，他当然不能向母亲“报仇”，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像当了国君的兄长那样——永远不与母亲相见。其实他在心底里，也无法将母亲当作“杀父”的仇人。父亲虽说对他甚是宠爱，却并未给他留下什么印象。身为国君，后宫的美人太多，他的母亲纵然是正室夫人，又有着花容月貌，也不能经常见到父亲。他也因此不能常见到父亲，日日只和母亲待在一起。

少年的岁月最难令人忘记，公子季友虽早已长为成人，却常常在睡梦里见到了母亲，听母亲唱着齐国的歌曲。好几次，他已坐上轻车，欲奔到母亲居住的防邑。但每次，他都在长叹声中跳下了轻车。他不仅是母亲的儿子，还是国君的嫡弟，朝堂上的大臣，他的一举一动，都和整个鲁国关联在一起。鲁国是礼仪之邦，他绝不能只想着母子私情，而忘了君父大仇。

“母亲说，鲁、齐两国世为婚姻，乃是甥舅之邦，不宜结仇。与齐结仇，有人……有人会拍手称快。还说齐侯亲书信简问候过她，承认了她齐国公主的身份。”鲁庄公说道。文姜的帛书，也颇使鲁庄公动心。的确，与齐结仇，国中的公子庆父等人自会拍手称快。而他若与齐国盟好，公子庆父等人蠢蠢欲动之心，就会收敛许多。

“齐侯既然尊重母亲，看来的确是想与我鲁国盟好。况且施大夫所

言亦是有理，当今之势，我华夏诸侯，非结盟尊王，便不足以抵御蛮夷之族，更难抗拒楚国。”季友说道。

“既然你们都说与齐和好为善，寡人这就召见齐使，答应与齐订立新盟。”鲁庄公道。

“主公且慢。我鲁国只是与齐盟好，并非臣服齐国。齐国若有诚心，必须答应我鲁国三事。”季友道。

“对，可不能让齐侯看低了我们。但不知是哪三事？”鲁庄公赞赏地问道。

“一、城下之盟，国之大耻。齐军须先班师回国，然后才能与我鲁国谈论立盟之事。二、兵威之下，势不能盟。齐国须等到冬天，国中军卒散归之后，方能与我盟之。三、立盟之时，须歃血为誓，以天作证，使两国永不背盟。”季友慨然道。

“妙！”鲁庄公拍案赞道，当即招来齐使，宣以三事，命其回禀。对于鲁庄公提出的三事，齐国君臣商量一番后，尽数答应。

秋，齐军退兵回国，并散归军卒，以示诚意。冬，齐于柯邑筑坛，派使者赴鲁，迎请鲁庄公。鲁庄公将国事委于施伯、季友，以大将曹沫为护卫，前往柯邑。

路上，曹沫言道：“主公，微臣曾与齐三战而三败之，失我鲁国汶阳之田。今前往齐国，誓当一雪旧耻。”

鲁庄公笑了一下，道：“将军乃我鲁国勇将，每当争战，必身先士卒，从不惧死。寡人深爱之，向无怪罪将军之意，将军又何必自责如此？”

“正因主公对微臣有天高地厚之恩，微臣必当报之。”

“此去柯邑，乃是会盟，并非争战，将军何能一雪旧耻？”

“齐国倚仗兵势，必欲欺我鲁国，臣愿拼此一腔热血，使齐国以礼敬我国君。”

“唉！鲁国势弱，乃寡人不善治国之罪也。将军如此忠心耿耿，使

寡人更为心愧矣。”鲁庄公叹着气道。不论怎么说，他此番越境与齐订立盟约，已是向齐国屈服。纵然齐国对他礼敬有加，也不能改变齐国实为胜者，鲁国实为败者的事实。

齐鲁两国选定一个天气晴朗，又无寒风吹拂的日子，进行立盟大典。盟坛筑于柯邑城外的平野里，台阶七级，虽不如北杏那座盟坛之高，然其阔大，却远远过之。北杏之盟，乃为天子之盟，盟坛自须为高。柯邑之盟，乃齐、鲁两国诸侯之盟，论礼绝不能使盟坛高于一丈。齐桓公只能使盟坛尽量阔大，以显示他霸国之君的气度。

对于无形之战的胜利，齐桓公总觉得有些遗憾。他对有形之战更感兴趣，他渴望踏着敌人的尸首，踏着敌人的鲜血，大呼着冲进一座座冒着火焰的城邑，直至冲进敌人的国都。齐桓公甚至希望鲁庄公能拒绝与他盟约，主动率兵向他挑战。然而鲁庄公居然乖乖答应了与他订立新盟，使他轻易地成了胜者。齐桓公满腔的争战雄心只得使在了立盟大典的威仪上。

但见两千精锐禁卒各披重甲，手执长戈，分为四队，列于盟坛四方。每队又有五十名旗手，按青、红、白、黑四色，依次立于东、南、西、北。青旗绣苍龙、红旗绣朱雀、白旗绣白虎、黑旗绣玄武，以应上天主掌东南西北的四大星相。而每级台阶的两旁，又有精选出的威猛壮士，手执巨斧侍立。坛上竖有丈八大黄旗一面，上面绣着斗大四个红字——尊王攘夷。齐桓公率管仲、鲍叔牙等大臣已先登于坛上，肃然静立。

隰朋为司礼，于坛下恭迎鲁庄公君臣。当鲁庄公率随从行至坛前时，坛上传下齐桓公的命令——今日虽为诸侯之会，然齐国受有天子之命，鲁侯须以大礼敬之，凡相从诸臣，一概不许上坛。隰朋立即上前，请鲁庄公留随从于坛下，只身上阶立盟。鲁庄公气得脸色铁青，却又发作不得——齐国的确受有天子之命。

本来，诸侯之会，臣下可以跟随国君上坛。但齐国既然抬出了天子之命，拒绝鲁国臣下上坛，也算是言之成理。紧跟在鲁庄公身后的大将曹沫闻言大怒，喝道：“齐国纵然受天子之命，也只是一诸侯而已。诸侯相见，便该平礼相迎。今齐侯独立坛上，居高自傲，岂是尊客之礼？吾君以尊天子之意，故屈而从之，并不罪其失礼。奈何尔君得寸进尺，竟欲使吾君孤身与盟，是何道理？吾君相从之臣不得上坛，齐侯相从之臣，如何能立于坛上？齐侯如此无礼，实为枉受天子之命！”曹沫声音

浑厚响亮，轰轰直如雷鸣一般，传至坛上。齐国君臣闻之，不觉相顾失色。

管仲忙道："鲁国为宗室诸侯之首，宜加礼敬，不必过苛。"对于齐桓公大摆威仪的举措，他在心里并不赞成，口中却未反对，也未让鲍叔牙劝谏。他知道，齐桓公对无形之战胜敌并无兴趣，若非允其大摆威仪，只怕联盟会都无法开成。

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只得再次传命，允鲁侯可带一二臣子上坛。到了此时此刻，鲁国君臣尚是这般倔强，有些出乎他的意料。盟坛已经筑起，大典也已准备周全，岂能半途而废？他只得向后退让一步。与鲁侯尚未见礼，便输了一招，使齐桓公心里大为不快。鲁庄公见强横的齐侯居然肯退让，不由得对曹沫从心底里佩服起来，遂指定曹沫跟随他登坛盟礼。

齐桓公见鲁庄公年不满三旬，依然是年轻英俊，雄姿勃勃，心中更不舒服，勉强在脸上堆出笑来，与鲁庄公拱手行礼。两国国君礼毕，又各领臣下，向对方引见。齐桓公知道曹沫是在坛下怒喝的鲁国臣子，不由得向他多看了几眼，见那曹沫身体魁壮，目似铜铃，鼻如悬胆，方面阔口，四旬上下，样子极是威猛。

唉，我齐国人才甚多，可如此威仪堂堂的战将，尚不多见。齐桓公在心里叹道。

而鲁庄公见到管仲，心里更是感慨万千。当初我怎么就不能识破齐侯的奸谋，放这管仲回了齐国呢？如果我不放管仲，则今日尊王攘夷之义，必为我鲁国倡之，列国盟主之位，也必是非我莫属……

两国君臣见礼之后，隰朋让人将一长案置于坛中，案上放满鼎、彝、鬲、盘之类的盛牲歃盟之器。坛上坛下顿时鼓声大作，旗帜招展，数千名精锐禁卒一齐高声呐喊，声震长空。

见齐军如此威势，鲁庄公不由得心中大跳，脸色也苍白起来。曹沫紧按腰间佩剑，站在鲁庄公身后，脸上毫无惧色。鼓声直响了三通，方才作罢。隰朋令人抬上宰杀的乌牛白马之首，置于鼎中，敬献上天。紧接着，隰朋亲手托了一只盛有乌牛白马之血的铜盘，跪倒在木案之前。

庄重的"歃血为盟"大典正式开始了。齐桓公、鲁庄公俯前弯腰，以

谦恭卑微的神情，一步步走向木案，表示对上天的崇敬之意。

鲍叔牙、管仲等齐国的大臣也纷纷跪倒了下来。依照礼仪，曹沫也应下跪。然而他不仅没有下跪，却陡地前扑，左手一把拽住了齐桓公的衣袖，右手嗖地拔出了腰间佩剑。齐桓公大骇，失声惊呼起来。阶上壮士也挥动巨斧，向曹沫猛冲过来。

“谁敢上前，吾当与齐侯同归于尽！”曹沫挥剑大吼道。壮士们闻言一怔，不觉都停下了脚步，谁也不敢上前。

“曹将军，你意欲何为？”管仲惊骇中跳起身来，慌忙问道。曹沫在庄严的盟坛上竟然拔剑挟持齐国国君，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齐、鲁两国会盟之地在齐境之内，曹沫就算挟持了齐国国君，又能有何作为？莫非他想行刺齐国国君，但行刺之后，鲁国国君又岂能独活？众齐国臣子全都从地上站了起来，又全都不敢向前逼近一步，个个惊得脸色惨白，手足无措。鲁庄公同样惊得全身颤抖，想喝止曹沫，却怎么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吾闻齐侯奉周天子之命，结盟诸侯之国，誓言‘共助王室，抵御蛮夷，扶弱济小，讨逆灭暴’，然齐侯却逞其兵威，屡欺我鲁国，夺我鲁国汶阳之田。齐侯如此行事，能称得上是‘扶弱济小’吗？”曹沫逼视着管仲，厉声问道。

“将军如此，莫非是欲索取汶阳之田？”管仲立刻明白了曹沫的用意。

“正是，齐侯若真有与我鲁国结盟的诚意，请先归还我汶阳之田。”曹沫答道。

“原来如此。将军此举差矣，吾君既欲与鲁国盟好，岂有不还鲁地之理？此事只待行过大礼之后，吾君自会告知鲁侯，尔何急躁至此？”管仲正色说道。

“请问齐侯，管相国之言，是否属实？”曹沫目视着齐桓公问。齐桓公一颗心几欲从喉中跳出，强撑着才没有当场瘫倒在地，此刻听到曹沫问话，已是毫无回答之力，只勉强点了一下头。

曹沫见齐桓公点了头，这才插剑回鞘，对齐桓公弯腰下拜："外臣死罪，惊动贤侯，情愿贤侯罚之。"

见利刃已不在眼前，齐桓公心里顿时平定下来，强笑着道："将军虽然性急，亦是忠君之心，寡人岂会罚之。"

鲁庄公见齐桓公如此说，也从惊恐中宁定下来，忙上前赔罪。齐桓公干脆做出豪爽的样子，退后一步，礼请鲁庄公先前行"歃血"之礼。

今天可是出了大丑，若非管仲急中生智，只怕我的性命都要葬送在这姓曹的莽夫手中。看来这无形之战，还不足以使鲁侯心服，我真该先大败鲁军，然后才论订立盟约之事。齐桓公懊丧地想着，顿时没了大摆威仪的兴致，只盼着这场"歃血为盟"的礼仪早点结束。

鲁庄公先对长案拜了几拜，然后用右手食指蘸了铜盘中的乌牛白马之血，擦在嘴上，最后又对长案拜了几拜。齐桓公也依照着鲁庄公的样子，行了一番"歃血"之礼。

"歃血"之礼后，隰朋又拿出那五国诸侯签过名号的帛书，请鲁庄公在上面签下名号。鲁庄公愉快地在帛书上签上名号，拱手对齐桓公行了一礼。这次他行的是晚辈拜见长辈的尊崇之礼。因为齐桓公不仅是齐国的国君，也是他的舅父兼叔丈人。本来，他并不打算行此尊崇之礼。盟会之礼论爵不论亲，他和齐桓公同为二等侯爵，理应平礼相敬。可是曹沫如此无礼，齐国居然不罪，还答应归还汶阳之田，令鲁庄公喜出望外，大为感动。看来齐国确乎真心尊王，欲以大义行于天下。如此，则齐国将信守盟约，不会伐我鲁国，寡人已无忧矣。

"啊，贤侯……贤侯不必多礼。"齐桓公见鲁庄公对他如此礼敬，也是大出意料。鼓声再次响起，齐、鲁两国君臣互相谦让着从坛上走下，回至柯邑城中的馆舍内。

"鲁侯也太无礼，竟然敢指使曹沫劫持主公，实为罪该万死。臣愿刺杀鲁国君臣，雪我齐国坛上受辱之耻。"刚一踏进馆舍大门，齐国大司马王子成父就愤愤地对齐桓公说道。他身材并不高大，却手长脚长，显得孔武有力。年纪虽近五旬，然精气弥壮，不输与少年之人。

听了王子成父的话，齐桓公心中一跳，不觉向管仲望了过去。他在曹沫的利刃逼迫下答应归还汶阳之田，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奇耻大

辱。

“大司马之言差矣。主公乃堂堂列国盟主，岂可受人劫持？主公视那曹沫，不过如一小丑罢了，故对其无礼，只一笑置之。大司马却因此欲杀鲁侯，将置主公于何地？”管仲厉声道。

是啊，此时杀那鲁侯，列国定会讥我受匹夫劫持，恼羞成怒，竟至背信谋命，以图灭人话柄。况且鲁侯也是大国之君，杀之必惹怒天下诸侯，寡人霸业休矣。想到此，齐桓公正色斥责王子成父道：“寡人并未受人劫持，何辱之有，大司马妄言矣。”

“纵然主公量大如海，不怪罪那曹沫匹夫，我齐国也不该归还汶阳之田。”王子成父仍是不服气地说着。

“我齐国乃列国盟主，即已许人，岂可失信？还汶阳之田，可取信天下，不还汶阳之田，将失信于天下。孰轻孰重，大司马岂可不知？”管仲又道。

“不错，匹夫尚不肯失信，况寡人乃列国盟主乎？”齐桓公神色俨然地说着。他想起了鲁庄公以晚辈行礼的样子，觉得已足以洗脱身受曹沫劫持的耻辱。能令鲁庄公向他折腰，丢掉几块田地又算得了什么？

当夜，齐桓公又请鲁庄公到馆舍饮宴，畅叙甥舅之情，至天明方散。次日，齐桓公又令汶阳守邑之宰急速赶来柯邑，亲与鲁国国君办理交割事宜。鲁庄公更喜，亲自请齐桓公至所住之处，欢宴达旦，誓言齐、鲁两国当永为和好，决不以仇国视之。

各诸侯闻鲁国亦承认齐国的盟主之位，不觉惶恐起来。想着以鲁之名望与国力尚不足以与齐争雄，他国就更无指望。许多诸侯觉得齐桓公在曹沫的劫持下尚不动怒，并善待鲁国，守信归还汶阳之田，实为难得，确有盟主风范。于是，卫、曹两国先后派使者入齐，谢罪请盟。齐桓公大喜，当即厚赐两国来使，欲订盟会之期。

管仲道：“鲁国虽服，宋国未服，待服宋之后，与卫、曹两国会盟不迟。”

齐桓公欣然采纳管仲之策，让卫、曹两国使者先行归国，约以伐宋之后，再订盟会之期。管仲派隰朋出使王都，请以王师下临，统率各国

伐宋之兵。

第八章　竖刁自残进后宫　宁戚定计擒甫瑕

春天年年归去，亦年年归来。淄水两岸的桑林中，依然不见娇女艳妇的身影，依然不闻那柔媚软绵的歌声。而齐桓公的后宫里，美女的倩影更多于往年，柔媚绵软的歌声也彻夜不停。鲁、卫、曹、陈、蔡、邾等国，纷纷将国中佳丽作为新年的贺礼，送到齐宫之内。齐桓公日日左拥右抱，沉湎于酒色之中，快乐中几欲忘了身在何处。

此时卫姬已为齐桓公生下了一位长公子，名为无亏。卫姬又能以她那柔若无骨的身子来满足齐桓公超乎寻常的欲望，且借着生子之“威”牢牢占据着后宫第一宠姬的名头。齐桓公看着卫姬纤如细柳的身子，听着卫姬润如珠玉的歌声，怎么看也看不厌，怎么听也听不厌。

一日，他正在后殿观赏着卫姬的歌舞，饮酒作乐，忽然牛滚儿奔了进来，说竖刁求见。

“去，去，去！寡人不是和你们说过了吗？除了仲父和鲍先生，谁也不见。”齐桓公不耐烦地说着。

“主公，这……竖刁把自己阉了，请求入宫侍奉主公。”牛滚儿带着些莫名的兴奋说道。听了牛滚儿的话，齐桓公愣住了，几乎怀疑是他听错了。直到牛滚儿又重复一遍后，他才忙让卫姬诸美人退下，召竖刁入见。一个齐国男人居然自己阉了自己，这可是个稀罕至极的事儿，使齐桓公无论如何也要见上这竖刁一面。

竖刁又是被几个太监用竹筐抬进了后殿。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市吏而言，能得到一次乘坐肩舆出入宫廷的殊荣，已可谓空前绝后，再难有第二次了。

“主公……主公啊……主公……”竖刁爬出竹筐，哽咽着，不成声调。他绝不愿意自己阉割了自己，成一个被人毫不放在眼里的太监。

他在被鲍叔牙抓进狱中时，尚不肯接受易牙的“良言相劝”。他渴望着齐桓公能把他从狱中救出，并赏他升官入朝。齐桓公果然将他从狱中救了出去，果然赏他为下士，可以进入朝堂。可鲍叔牙却不以齐桓公的

恩赏为然，竟不准竖刁入朝，让他仍然做一市吏。鲍叔牙说竖刁乃一小人，做市吏尚不称职，岂可入朝为士？而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话，也不再理会竖刁了。

但竖刁无论如何也不愿再次成为市吏。既有鲍叔牙这等人存于世上，他就无法私贪市税之钱，只能依靠俸禄度日。然而市吏的俸禄虽可供常人丰足度日，却不足以“养活”竖刁。暴富的生涯，已养成了竖刁挥金如土的习惯。市吏一年的俸禄，顶多够他花个上十天。对于他来说，没有黄金和铜钱可花的日子，比死了都难受。

竖刁本来打算咬牙过几天“穷日子”，竭力向齐桓公献媚，由下士升到中士、上士，直至上大夫。当了上大夫，就可以获得食邑，让几百户甚至是几千户人家养活他一个人。在食邑里，他几乎是一个小小的国君，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可是鲍叔牙却无情地粉碎了他成为“小小国君”的梦想，将他判成了小人。只有君子才能当上大夫，他一个小人将永无出头之日。

更为可怕的是，他渐渐相信了易牙的话——鲍叔牙总有一天会找个由头杀了他。不然，鲍叔牙为何偏偏与他一个小小的市吏作对？竖刁每晚都要被噩梦惊醒。在梦里，鲍叔牙举着一柄大斧，追着要砍掉他的脑袋。这恐怖的日子逼得他几欲疯狂，使他终于一狠心，自己割掉了阳物。

“竖刁，你当真把自个儿阉了吗？”齐桓公眼见竖刁已来到跟前，仍觉不可思议。

“小臣日思夜想，欲侍奉主公左右。只是内宫禁地，非太监不得出入其中。小臣……小臣无奈，只得如此。”竖刁说着，想着他遭受的“委屈”，不觉悲从心来，泪如雨下。

“啊，你忠心如此，真可感动天地也。”齐桓公的眼中也差点掉下了泪珠。他想起来了，上次竖刁就曾苦苦哀求，欲留在宫中侍奉于他。唉！上次真该答应了他，也可免至他如此自残身体啊。

不，深宫之内，怎能留下一个未去势的男人。这竖刁眉清目秀，后宫的“妖女”们一见，岂不要大动淫心。齐桓公转念之间，对竖刁是否真会自阉不禁怀疑起来。

“小臣只愿……只愿做一犬马，报效主公。”竖刁趴在竹筐里说道。

“嗯，你的伤还未好吗？让我看看。”齐桓公怀疑中带着好奇地问道。

“小臣只因求见主公之心太切，伤未全好，就进宫来了。”竖刁说着，挣扎着站起来，表功般把裤子脱了下来。齐桓公见其果然去了阳物，伤处脓血未消，丑陋不堪。

“啊，滚儿，快，把竖刁抬去后面歇息，让太医好生医治。再告诉易牙，做点好汤喝。”齐桓公又是怜悯，又是厌恶地说着。牛滚儿答应一声，招呼几个太监，抬起竖刁往外走去。

“主公，主公！我……我要侍奉主公左右啊。”竖刁叫了起来。

“等你伤好了，寡人自会让你随侍左右。”齐桓公说着，挥了一下手，让牛滚儿快些把竖刁抬出去。

内宫的太监住所紧挨着马圈，风吹过，一阵阵腥臊之气，从门缝中直涌进屋内。竖刁虽成了太监，但因齐桓公另眼相看，众老太监们谁也不敢欺负他这个新来的人，让他住在最好的房子里，并派来几个小太监殷勤伺候。可是竖刁依然有着跌进了地狱中的感觉，被那腥臊之气折磨得呕吐不止。易牙端着一盘内宫姬妾们常喝的“九珍汤”，走进了屋内。这太监住所并不邻近内宫姬妾的寝殿，易牙进来不算犯禁。

“易牙，你可害死我了，害死我了啊。”竖刁躺在卧席上，哼哼唧唧地说着。

“是你自己想随侍主公左右，保全身家性命，怎么怪起我来了呢？”易牙在竖刁身旁坐下，委屈地说道。

“现在可怎么办？难道我就待在这屋子里臭死了吗？”竖刁问。

“当然不能就这样待在臭屋子里。舍了小财，是要得到大利。”

“我连阳物都没了，还要得到什么大利，得了也没用。我府中那些姬妾见我这样，都跑了。”

“可嫂夫人没跑，你的两个儿子也没有跑嘛。你和别的太监不一

样，别的太监什么也没有，你又有老婆，又有儿子。”

“有老婆，有儿子我也只是个太监啊，能落下个什么好？”

“好当然很多，有老婆儿子就是有家。从前有罪人被罚做太监，得了国君之宠，就可以领一个朝堂上的官号，住在自己家里，日日至宫中侍奉主公，你也可以这样嘛。”

“能住在自己府中，当然好，可要得到主公之宠才行啊。”

“你已经得到了主公之宠，现在就看你能否把这份宠信长久保持下去。”

“想来只要把主公哄住，就可长保宠信了。”

“仅仅哄住主公还不够，主公好色，特别喜欢卫姬。你还得把这卫姬哄好了。”

“不错，听说卫姬还生下了位长公子呢。长公子有可能成为太子。就算成不了太子，也必封有大食邑，势力非小。”

“是啊。只要你把主公和卫姬哄好了，还愁没有大富大贵吗？”

“哼！我舍了这么大的本钱，只得到大富大贵岂能甘心。我还要得到大权，像管仲那么威风。”竖刁咬牙切齿地说着。他想，一旦大权在握，非把那鲍叔牙满门杀绝不可。

“这，我等出身卑微，怎能执掌大权？”易牙故作胆怯地说着。

“我们齐国的开国太公，当初又有多高的出身？不就是一个老光棍吗？这管仲最初也只是个四处贸易的商贾，出身还不如我呢。”竖刁不以为然地说道。

“兄长要是掌了大权，可别忘了小弟啊。”易牙献媚地说道。

“哈哈哈，我怎么能忘了你这家伙呢……哎哟！”竖刁说得高兴，手舞足蹈，不料却牵动了伤处，疼得大叫起来。易牙慌忙俯下身，讨好地以药汁在竖刁的伤处涂擦着。

眼见夏日很快就来临了，隰朋自王都返回齐国，向齐桓公禀告道："天子对宋国背盟之事很是生气，已命大夫单伯领兵车二百乘，率师伐宋，并请主公以列国之兵助之。"齐桓公大为兴奋，当即召来管仲、鲍叔牙等人，商议征集丁壮，领兵伐宋之事。

"主公奉天子之师征伐诸侯，实为莫大荣耀。唯其如此，只能胜而不能败。胜则威信达于天子矣。败则将失信于天子，尊王之义势难行之。故兵不厌多，须倾国而征之。"管仲说道。

"寡人与鲁侯盟好，已无后顾之忧，自可发倾国之兵，当能征集兵车七百乘。"

"我军出战车七百乘，王师出二百乘，曹、卫亦可出二百乘，共一千一百乘。宋国非小，能够征集兵车六百乘。以一千一百敌六百，胜之可矣。"管仲道。

"近日城中盗贼甚多，此次出征，我就不用随行，留下来巡城吧。"鲍叔牙说道。

"不错。城内市贾众多，国家财用所获甚厚。若任盗贼横行，必至市贾不来，损我财用。若有鲍先生巡城弹压，盗贼必闻风丧胆，市中安宁。寡人亦可放心出征。"齐桓公忙点头说道。他担心在出征途中会不断地听到鲍叔牙的劝谏，扫了他争战的兴致。而且纵然是征战之时，他也要带着美女随行，夜夜欢乐。可有鲍叔牙随行，他的欢乐就只能悄然而行，无法尽兴。见齐桓公如此说道，管仲一句劝鲍叔牙仍旧随行军中的话语到了口边，又咽了回去。

周僖王二年（公元前680年）五月，齐国发兵车七百乘，浩浩荡荡，出征宋国。管仲领二百乘兵车先行赶至宋国边境，与王师及曹、卫两国兵车相会。齐桓公自领兵车五百乘，以王子成父、东郭牙为将，在后面跟进。

临淄南城外有座猛山，古木参天，绿荫森森。管仲率领二百乘兵车行在山谷之间，但觉凉风习习，拂面而来，虽是夏日，并不感到如何酷热。兵卒们有意在山谷中放慢了行军速度，以求在阴凉之地多待上一会。

管仲察觉到军阵慢了下来，却故作不知。他乘坐在高车之上，有宽

大的车篷遮阴，比步行负重的兵卒不知舒服了多少倍。何况他的车中还有着一位美人——婧姬相陪。他如此享受，就不应对兵卒苛责太严。盛夏兴师，不合常理。然而齐国盛夏兴师，已不是第一次了。齐国兵卒们的心中已装满了怨意，毫无破敌制胜的锐气。

天子居然命王师夏日征伐，可见亦是一位不明事理的平庸之辈。听隰朋说，天子的朝堂上，也没有什么臣子对此加以劝谏。可见王室的众文武大臣之中，也无才略过人的智谋之士。与这样的一个王室相交，虽不致太过费力，然欲共其图谋大事，只怕很难……

“不知夫君在想什么，竟如此入迷？”管仲身旁的婧姬笑问道。

“我在想周室的兴衰之事。周室王于天下，为诸侯之君，非自己有所作为，不足以振兴。仅靠诸侯出于大义拥戴，恐不长久。”管仲道。

“是啊，方今人心不古，礼乐崩坏，谁肯存真心倾慕大义。”婧姬感叹道。

“爱姬虽是女子，却也常以天下事为念，岂非倾慕大义之人？”管仲笑道。

“妾身先祖曾仕于周室，因乱出奔钟离，然对旧国依然恋恋不忘。妾身自幼便常听父兄说起许多周室旧事，至今犹在耳旁。”婧姬说道。

“爱姬本为世家之女，今为仲之侧室，实在是委屈爱姬了。”管仲带着歉意地说道。

“妾身家遭丧乱，几欲卖身与夷人为奴，幸夫君行商至于钟离，救妾身于危难之中。今日得与夫君相伴，已是万幸，岂敢他求？”婧姬感慨地说着。

“想我管氏，亦为周朝大夫之后，虽迁于齐地，然我心中，总觉得王都才是故乡。当初我本欲携爱姬至王都，入仕周室，使列国诸侯，俱拜服天子，以期礼乐大兴，回复成康太平盛世。然周室朽败已甚，竟无一人引见我。”管仲道。

“夫君今日之行，不正是尊王之举吗？又有何憾。”婧姬安慰道。

“刚才我说过，靠诸侯之力，纵然尊王，恐也难以长久。我自幼立

誓，便以平天下为己任。最大的愿望，便是入仕王室。记得当时有一支《黍离》之歌流传天下，我常常歌之，以致流涕不止。”管仲神情凝重地说道。

“我还从未听夫君歌唱呢，你看，士卒行路甚苦，你何不歌唱一曲，以慰士卒呢。”婧姬灵机一动，说道。管仲正为士气不振忧愁，听了婧姬的话，顿觉有理，立刻传来领兵将官，说他欲歌《黍离》之曲，以慰士卒劳苦。众兵卒听到将官的传话，顿时精神大振，欢呼起来。

管仲身为相国，又被国君尊为仲父，地位极其尊崇，今日却愿为士卒歌唱，人人做梦都不会想到，俱是感动不已。在司乐兵卒的鼓乐声中，管仲放声高歌，音韵苍悠悲凉，却又浑厚凝重，如长空鹤鸣，回荡在山谷之间。

这首《黍离》之歌传说是一位周室大夫路过旧都镐京，见宗庙毁坏，已成田地，生满黍稷，不禁悲从心来，作此歌以抒心中的感慨之意。宗庙毁坏的又何止是周室旧都，各诸侯之国上自国君贵族，下至黎庶百姓，家破人亡，逃离故园者比比皆是。故《黍离》之曲一经唱开，立刻传遍天下，人人感慨，个个悲伤。管仲此刻唱出《黍离》，却是悲而不哀，且隐有发愤之意。兵卒们听在耳中，人人神情激愤，心潮起伏。

虽然齐是强国，却也屡屡受到北戎诸夷的杀掠，人众死伤甚多，田园屋舍被毁更是数不胜数。管仲使齐称霸，以尊王攘夷的谋划，即令齐国的普通兵卒也都知晓。只有尊王，华夏诸邦才能结盟，而只有各邦结盟，才能攘夷，使北戎诸夷，永不敢进入齐国杀掠。齐军此次征伐宋国，又正是为了尊王。在《黍离》之歌中，兵卒们明白了相国管仲的苦心，士气激昂，行军速度一下子快了许多，从山谷中走了出来。

“夫君，真想不到，你一首歌唱出来，士卒们全变了一个样。”婧姬赞赏地说道。

“齐国士卒勇敢善战，使用得法，必是天下无敌的劲旅。”

“宋国才经大乱，国力未复，如何挡得住千乘兵车的攻击？其必败无疑。只是我齐国以尊王大义宣示天下，实不该专以武力伐国。”

“然而宋君倚仗他是一等公爵，又为先朝王族，蔑视会盟之命，不

伐宋国，何以服众？”

“可使王命宣之，兵威慑之，以势压服宋国，不必征战。战之必有死伤，必结仇怨。宋为大国不使其心服，与齐不利。”

“夫君既作如此之想，如何不劝谏主公？”

“主公好大喜功之心极盛，素以炫耀兵威为得意之事，必不听我劝谏。”

“主公尊你为仲父，委之以国政，又怎么会不听你的劝谏呢？”

“主公以国政委我，正是欲我使齐国能耀威于天下，又怎能听进我的劝谏？况且我既掌国政，又事事劝谏，必给人以削夺君权的嫌疑，恐怕将因此失去主公的信任。我尊王攘夷，平天下之乱的大业只能依主公之力而行之。失去了主公的信任，我将一事无成。”

“那……那鲍叔牙应该可以劝谏主公啊？主公对鲍叔牙向来是言听计从。”

“主公并非是你想的那样，对鲍叔牙事事言听计从。且鲍叔牙也不想事事劝谏主公。”

“这却是为何？”

“鲍叔牙担心他事事劝谏主公，损伤了我作为相国的权威。而且现在只有他可以纠正主公的大错，他必须在主公面前保持住这种能力，以防万一。若其事事劝谏，长久下去，必与主公生怨，使主公不再听从他的纠正，岂非是因小失大？”

“那以夫君之见，有些事明知是主公错了，也只得将就他了？”

“正是。”管仲苦笑了一下道，“一国之尊，莫过于君，我不尊君，又何能尊王？许多时候，明知主公所行非善，我还要依从而行。”

“是啊，我跟你随行军中，就是一件非善之事。”婧姬也苦笑了起来。

“主公一刻也离不开美人，纵然是在征战之中，也必带着后宫姬

妾。我担心有些臣子过于拘泥小节，在此事上劝谏主公，使主公在气恼中行出不利之策。遂将你带出，以分君之谤。这样，有人要劝谏国君，只有先来劝谏我。”管仲道。

“而你又必然拒绝别人的劝谏。唉！当这个仲父，也实在是难为你了。”婧姬叹道。

其实我如此，更深的用意是投主公所好，使主公引我为同调，对我更加信任。又以为我所欲者，只为享受酒色之乐，从而少有猜疑之心。管仲想着。

齐、曹、卫三国兵车与王师会合之后，齐桓公立刻召集众文武大臣，商议进兵方略。

上大夫宁戚道：“主公奉天子之命，盟会诸侯，共扶周室，以威力胜人。不如以仁德胜人，依臣之见，且不忙进兵，大军驻于边境，引而不发。臣则凭三寸不烂之舌，借主公之威，说宋君归服。”齐桓公想了一想，欣然点头，令大军扎营于宋国边境，静候佳音。

宁戚乘坐一辆轻车，只带二三从人，进入宋国都城。宋公御说于朝堂召见宁戚，待宁戚行过礼后，他却并不答礼，露出傲慢之色。

他自北杏不辞而别，回到都城后立即将诸公子手中掌握的兵卒尽行剥夺。诸公子不知道宋公御说已得罪了齐桓公，惧于列国的联盟之势，没有一个人敢于反抗，轻易地失掉了手中兵卒。宋公御说借此良机，又赶走了一大帮不服他的臣子，牢牢坐定了君位，这使得宋公御说更加不将齐国放在眼中。虽有臣子不断劝谏宋公御说与齐盟好，以免遭受列国联军讨伐，然而他却根本不加理会。在他眼中，齐国一向强横，并不能使列国心服，无法驱使列国为其争战。

不料齐国居然真的使列国为其争战，并且还搬来了王师。宋公御说这才慌了起来，一边征集丁壮守城，一边与朝臣商议战守之策。朝臣少数主战，多数却说与王师对抗于国不利，求和为上。正在这时，宁戚作为齐国使者赶到了宋国，请求面见宋君。

宋公御说不愿齐使看出他心中的恐惧之意，有意疏慢齐使，宁戚也不指责宋公御说的失礼，只在大殿上左看右看，直看得他心里扑通乱跳，额上满是汗珠。

“唉！如此堂堂之殿，一旦化为焦土，实在可惜。”宁戚仰面长叹道。

宋公御说听了大怒，喝道：“寡人身为一等之公，拥千乘之国，城池坚固，无敌可摧。你只是一个传话的使者，怎敢妄言寡人的宫殿将化为焦土？”

宁戚只微微一笑，反问道：“贤公为殷商之后，可比当日纣王之尊乎？”

“纣王乃天子，岂是诸侯所能比之？”

“然则贤公可有当日纣王之威乎？”

“纣王乃天子，有三军，号称万乘，威加四海，诸侯岂能比之？”

“然则纣王何至失于天下？使汤王之族，今日仅为一诸侯？”

“纣王昏暴失礼，亲小人，远贤臣，结怨诸侯，侵夺百姓。致使我殷商之朝，毁于一旦，为我汤王之族千古罪人。”

“贤公今处列国争战之时，继国乱兵衰之后，自当恭顺王命，修好邻国，以保宗室社稷。奈何妄自尊大，简慢使者，夸示兵威，上拒王命，下绝诸侯？贤公以此治国，国不乱乎？国既生乱，纵然拥兵千乘，城池坚固，又岂能保住宗族社稷？纣王失天下，已为汤王之族千古罪人。贤公今日失社稷，则汤王之族无立足之地矣。贤公之罪，岂非远过纣王？”

“这……这，莫非齐侯率列国之兵，竟欲灭我宗族吗？”宋公御说心中大惊，失色问道。

“贤公此言差矣。今非我主公率列国之兵，而为王师所领列国之军。贤公所拒者，王师也。宋乃先朝遗民，抗拒王师，罪加等矣，宗族必灭。”宁戚沉声说道。

“这……这……”宋公御说的身子不觉颤抖起来，脸色惨白。宁戚所言，并非虚声恫吓。周室对宋国一向礼敬，也一向深加警惕。宋国毕竟为殷商之后，难免会有复夺天下的欲望。所以，当年武庚禄父造反时，周室立刻严厉镇压。那一次，殷商宗族虽未灭绝，国土却被侵削了大

半。

那次的镇压，是周公以保全王室的名义进行的，战胜之后，使周公名望大增，被称为圣人。今日齐桓公同样是以王室的名义征讨宋国，若胜之也必名望大增。这样，齐桓公对宋国的征讨就不会轻易罢休，不胜不止。

“吾恐宋国之民，亦不愿与贤公同归于尽。”宁戚又说道。

“寡人今当何为，还请贵使教我。”宋公御说陡地站起身来，离座向宁戚深施一礼。宁戚的话，正说在他最担心的事情上。他可以借列国之力，夺了诸公子的兵卒。诸公子又为什么不可以借列国之势，与齐侯里应外合，夺了他的君位？

见宋公御说神情已变，宁戚正色说道：“今天子衰弱，诸侯强横，礼乐崩坏，君非其君，臣非其臣，篡弑之祸，日日闻之，列国无一能免。我主公心深忧之，遂奋身而出，恭承王命，主我华夏诸邦之盟，以共尊王室，抵御蛮夷，使天下平定，列国俱得保全。我主公本对贤公极为礼敬，会盟中第一之事，便是定贤公之君位。奈何贤公却首启背盟之恶。今天子震怒，命我主公征伐宋国，此乃奉天行道，非诸侯争战可比也。为今之计，贤公何不拿出些许金玉之物予齐赔罪，则我主公必不计较前嫌，当为贤公求好于天子，使列国之兵，不战而退，成贤公保全宗族社稷之大功也。”

“这……齐国大军已至边境，岂敢轻易退回？”宋公御说犹疑道。

“我主公为尊王大义而举兵，并非为夺宋国之地而举兵。贤公有尊王之心，我主公自当有退兵之理矣。”宁戚道。

“寡人国乱之后，府库宝物不多，恐难出以厚礼，奈何？”宋公御说苦着脸道。

“我主公所争者，尊王大义也。非夺宋国之地，更非欲得宋国宝物。贤公需有尊王之心便可，宝物多少，我主公并不在意。”宁戚笑道，心中松了一口气。他知道宋公年轻气盛，性子执拗，有些担心此行难以成功。

宋公御说打开府库，取出玉璧十双，黄金千镒，令使者随同宁戚前

往齐军大营中，赔罪求和。齐桓公见到白玉黄金，听到宋使的卑顺颂扬之词，心中大喜，异常大方起来，将宋公奉上的礼物全部转送至周大夫单伯，请求单伯上奏天子，饶恕宋国。

自周室衰弱以来，周大夫很少被诸侯如此礼敬，单伯兴奋之下，立即转回王都，请天子允许宋国输诚。周天子见降服了宋国，也是大为高兴，立刻下诏，允宋国求和。曹、卫两国见大功已成，各自辞别齐桓公，退兵回国。只有齐桓公率领的七百乘兵车却仍停留在宋国边境，毫无退兵之意。

当初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曾布告宋、陈、蔡、郑、卫、曹、邾、遂几国诸侯，相约会盟北杏之地。但与会之期时，只有宋、陈、蔡、邾四国参加齐国主持的盟会，其中宋国又中途背盟。齐桓公灭遂国，威服鲁国，慑服卫国、曹国，现在又使宋国降服在他盟主的旗号之下。几国之中，只有郑国还未降服于齐国。越过宋境向西，就是郑国。齐公决心威服郑国之后，再撤兵回国。

郑国地处周室的腹心之地，周室向来不肯轻易得罪郑国。齐桓公也“体谅”周室的难处，不再强求以周天子的名号讨伐郑国，欲凭本国之力降服郑君。且郑国又发生了内乱，他以列国盟主的身份伐郑，自是名正言顺。

郑国亦为宗室诸侯，其第一代国君姬友为周厉王幼子，周宣王嫡弟。宣王二十二年，封姬友为郑伯。宣王崩，幽王即位，任命姬友为大司徒。

姬友见幽王宠幸褒姒，朝政废弛，大乱将起，心中十分忧虑，求教于太史，欲得避祸存身之计。太史道：“洛水之东，黄河之南土地富饶，百姓善良，可以安居。”姬友遂请求幽王，迁封于此。

自平王东迁洛邑后，领地与郑国紧密相连。郑国遇灾，曾好几次越过边境，抢割周室直辖领地的庄稼。为此周桓王对郑国极为恼恨，在郑庄公朝贡之时，故意不加礼敬。郑庄公羞恼之下，干脆拒绝向周天子朝贡。周桓王大怒，亲率陈、蔡、虢、卫四国兵车，讨伐郑国。郑庄公率大将祭仲、高渠弥、祝聃领兵出战，大败周军。祝聃射出一箭，正中周桓王手臂，几欲当场将周桓王杀死。

周室本已衰弱，经此惨败，更是无力号召天下诸侯。郑庄公却又做

出一副惶恐的样子，派祭仲连夜赶往周军大营中，面见周桓王，伏地请罪，哀求天子饶恕郑庄公的“弥天大罪”。周桓王有苦难言，只得显出宽宏大量的“天子气派”，饶恕了郑庄公。从此，周王室面对郑国这个立在家门口的强大诸侯，有着难以言说的畏惧之感，再也不敢轻易动兵征伐。

郑庄公有十个儿子，其中最出色者依次为子忽、子突、子伟三人。

子忽居长，被立为太子，入周为质多年，并曾代父领兵帮齐国抵御北戎的侵伐，在诸侯之中甚有名气。但郑庄公总觉得子突本领要大过子忽，屡次欲改立太子，都被大臣们阻止。郑庄公临死之时，担心子忽、子突水火不容，将子突送往其母舅家——宋国居住，以避免国中生乱。

子突走后不久，郑庄公便去世了，子忽即位，是为郑昭公。宋国国君听说郑国掌握朝政的大臣是祭仲，遂设计将其骗至国中，逼迫他答应驱走郑昭公，另立子突为君。祭仲无奈，只得答应下来。子突见宋君帮助他谋夺君位，大喜之下，许以重谢。在祭仲的背叛与宋军的威胁下，郑昭公被迫逃往卫国。子突顺利地登上君位，是为郑厉公。祭仲因拥立大功，得专权于朝。

郑厉公当上国君后，又嫌祭仲专权，遂指使祭仲的女婿、大夫雍纠去谋杀祭仲，不想密谋被雍纠的妻子得知，抢先向其父告发，结果雍纠反而被祭仲所杀。郑厉公闻报大惊，连夜逃往郑国边境栎邑城中。祭仲又派人将郑昭公迎回国中，而他仍是独掌朝中大权。

次年，大夫高渠弥在祭仲的默许下，趁野外行猎的机会，刺杀了郑昭公，改立子伟为君。当时，齐襄公正欲“威服列国”，派人请子伟前去齐国会盟。子伟担心齐襄公会支持逃往栎邑的郑厉公，急急赶往齐国示好，被齐襄公顺势擒获，数其谋杀国君之罪，当众将其处死。郑国亦是大国，其国君竟被人以“罪”杀死，实为奇耻大辱。郑、齐两国从此成为仇敌。

子伟死后，祭仲与高渠弥合谋，立郑庄公庶子公子婴为国君。郑厉公在栎邑得到宋国的支持，屡次欲攻回都城，均未成功，而公子婴也无法攻下栎邑，郑国两位国君对峙了十余年之久，仍是难分胜负。这时，齐桓公早已即位，并布告诸侯，于北杏之地会盟，图谋霸业。因公子婴居于都城，齐桓公的布告自然是送与公子婴。

此时祭仲与高渠弥俱已亡故，大夫甫瑕、叔詹执掌朝政。郑国上下难忘国君被齐国“罪”杀的耻辱，对齐桓公的会盟布告置之不理。居于栎邑的郑厉公也并未派出任何使者对齐表示友好之意。

盛夏已过，秋日来临，齐桓公在宋国边境的军营召集文武大臣，商议进兵郑国的方略。

“郑国近于王室，然上下无耻，礼法不存，君不君，臣不臣，争战不已，生灵涂炭，实为列国败类。寡人欲亲率大军，先灭子突，再灭公子婴，择其公室中贤良子弟立之为君。诸位以为如何？”齐桓公问。

“臣以为不可。”宁戚首先说道，“郑国地当中原要冲，又近于王室，为大国必争之地。今收服郑国必收服其心，方能使其长久亲好齐国。郑人先君亡于齐，心已恨我，今我又灭其两君，郑人岂非恨我入骨。我齐国纵然能为郑国另立新君，然大军一退，郑人必逐其新君，复叛我齐国。”

“那么依大夫之言，寡人该当如何？”齐桓公问。他有些不高兴，想，郑国有两君，难道也能无形而胜吗？

“郑国二君虽俱有逆迹，然子突为先君嫡子，又即位在前名分既正，且深得民心。与其灭郑国二君，不若助子突攻灭公子婴。则子突必然感念主公，将终身听命于主公。”宁戚道。

“不错，宁大夫之言，甚是有理，亦臣心中所想。”管仲忙说道。

齐桓公久屯大军于宋国边境，自然是为了攻打郑国，这令得管仲深怀忧虑。郑国近于王室，齐桓公以大军伐之，纵然战胜，也必震骇周天子，使周天子对齐国产生戒心，不再信任。齐国图霸，全在于尊王攘夷，若不得周天子信任，又何以尊王？可是齐桓公仿佛也知道管仲必会劝谏与他，有意日日行猎，夜夜欢宴，根本不提伐郑之事，使管仲无法找到借口劝谏。

宋公御说见齐桓公停在边境不走，心中恐惧，送来一名叫作宋华子的美女，讨好齐桓公，并暗地里打听齐国何时退兵。齐桓公本想等到深秋，待宋国收割禾黍之后，征得大批军粮，才征伐郑国。现在见宋国起了疑心，齐桓公只好大集文武，决定提前进兵。自从管仲掌握军国大事以来，齐桓公并未痛痛快快地与敌国大杀一场，心里总是觉得不够顺

畅。看来这次伐郑，他依然是不能大杀一场。

“那么依仲父之见，寡人该当如何帮那子突？”齐桓公皱着眉问。他并不愿意听从宁戚和管仲的劝谏，却又不得不听。因为他是一个贤君，他欲图谋称霸，要成为列国盟主，号令天下。宁戚和管仲都是贤臣，贤君又怎么能不听贤臣的劝谏呢？只有昏暴之君，才会拒绝贤臣的劝谏，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什么，谁也不敢拦阻。

许多时候，齐桓公真想为所欲为，不顾臣下的劝谏，做一回昏暴之君。在他的心底里，认为做昏暴之君比做贤明之君舒服得多，也威风得多。可是他每当想起那些昏暴之君的下场，又不寒而栗，心头溢满了说不出的恐惧之意。他如果要长享国君之位，大饱酒色之福，就不能不“牺牲”些欲望，不能不成为一个贤君。何况管仲甚是通达，从来不以他沉迷酒色为非，这等贤臣，也着实难见，他决不能轻易自弃之。要想留住贤臣，自然须对贤臣多加尊重，言听计从。

“臣观子突兵势不弱，所以不得君位，缺少智谋之士耳。今主公亦不须多遣士卒，只需令一智勇兼备之将，率兵车二百乘，前往栎地，相助子突，则子突必胜矣。”管仲道。

“如此甚好。”齐桓公点了一下头，问，“何人愿与寡人分忧？”

宁戚上前一步，施礼道：“微臣愿率兵前往栎地，相助子突。”

郑厉公子突见齐军来助，心下自是大喜，忙设宴款待宁戚。席间，郑厉公有些担心地问：“齐侯相助寡人，不知欲得多少谢礼？”

当初宋君助他夺取君位，曾勒索玉璧百双、黄金万镒、三座城邑并年贡粮食二万石的重礼。当时他急于图谋君位，自是答应了宋君的索求。但当他谋得君位后，又觉得宋君的谢礼实在太重，不肯照数送纳。宋君大怒，不仅不再帮他，还出兵攻伐他，致使他流落在栎邑十余年，无法还都。他可不能重蹈当年的覆辙，若是齐侯索礼太重，那么他宁愿困住栎邑，也不愿接受齐军的相助。

“我主公以大义行于天下，岂会索要谢礼？我主公相助贤伯，乃贤伯为国君嫡子，论礼应继大位。我主公宽仁大度，不记旧恶，如鲁国曾拒不赴北杏之会，然一旦改过从善，我主公不仅不受其赠，反退汶阳之田以还之。贤伯若能还都，只需参与盟会，共尊王室，我主公便极为喜

之，岂有他求？”宁戚正色说道。

郑厉公听了，喜不自胜，道：“我郑国乃天子之后，岂有不尊王室之理？一旦寡人还都，当亲至齐军大营，与齐侯盟会。”

“贤伯明德知礼，实为有道之君。”宁戚赞了一声，问，“不知此刻与贤伯相敌者是为何人？”

“乃大夫甫瑕，领兵守于大陵邑，抗拒寡人还都。”

“其人如何？”

“甫瑕勇猛善战，素有忠心，守大陵十余年，与寡人争战不止，从未大败，使寡人竟不能前进一步。”

“其人朝中势力如何？有无酒色之好？”

“甫瑕与叔詹甚为相得，二人共掌朝政，在朝中势力极大。其人不太好酒，却极好女色，尤喜南蛮楚女，近来新从楚国谋得二美，竟一日不能相离。其又溺爱幼子，视如命根。”

“既是如此，吾有一计，可大破甫瑕，使贤伯还于都中。”宁戚俯过身，在郑厉公耳旁如此这般仔细讲述了一遍。

“妙！”郑厉公大声赞道，当即招来众将，依计而行。当夜，郑厉公军中一偏将悄然奔出大营，潜入大陵邑中求见甫瑕，言说郑厉公勾引齐军入侵，众将甚是不服，欲于阵前反之，请大夫到时务必出城接应。甫瑕素知郑人恨齐，并不疑心，当下应允，并订约以白旗为号相召。

过了几日，郑厉公倾军来攻，直抵城下，声威甚壮。甫瑕登城，遥望齐国阵后有白旗摆动，当即令全城守军开门而出，与郑厉公决战。

郑厉公才一接战，便引军后退。甫瑕趁势紧追。追了一阵，不见郑厉公军中有人反戈，甫瑕心中顿时生起疑来，忙传令回军。但等到他回至大陵城下时，见城头上已遍插齐国大旗。宁戚高高站在城楼上，喝道：“甫瑕此时不降，更待何时？”随着他的喝声，手持巨斧的兵卒将二位楚国美女和甫瑕的幼子押上了城头。

这时，郑厉公又领军反扑而至，将甫瑕合围在城门前。甫瑕走投无

路，只得走下战车，跪地请降。原来宁戚让一偏将诈降诱敌，而将齐国大军埋伏在城外的树林中，只待甫瑕大军一出，便冲进了已成空城的大陵邑内。郑厉公扶起甫瑕，对他礼敬有加，并携手同车入城。甫瑕感动之下，愿潜入都城，除掉公子婴，迎郑厉公为国君。

郑厉公留下二位楚国美女和甫瑕的幼子，将甫瑕放出城外。甫瑕连夜潜入都城，以利害说动叔詹，二人合谋将公子婴及其两个儿子杀死，然后大开都门，把郑厉公迎进朝堂。

郑厉公坐于朝堂之上，受百官贺毕，指甫瑕言道："你守大陵十余年，力拒寡人，可谓对公子婴忠矣。然一旦背叛，竟加弑旧主，又害其子，心之狠毒，世所少见。寡人不敢用你，还是请你随公子婴去吧。"言毕，甲士一拥而上，将甫瑕拖于殿下，以巨斧斩首，血流满地而死。

众朝臣脸色大变，人人都是双腿颤抖，几欲委顿于地。郑厉公神色如常，又道："甫瑕有大恶，然助寡人入城，亦有大功。今杀其以除大恶耳。其子继大夫之位，食禄如旧。另赏千镒黄金与其妻室，以酬其大功。"众朝臣纷纷拜倒在地，颂扬国君赏罚分明，仁厚大度。郑厉公收服朝臣之后，又大宴宁戚，许以冬十月之时，亲与齐侯会盟。齐桓公闻听郑君归服，大喜之下，欲班师回国，择吉地高筑祭坛，大为铺张，以显齐国之富强。

管仲劝谏道："初盟诸侯，须敬于天，故必郑重，隆礼为盟。今大会诸侯，是为复盟，务必简便，以示敬于礼法。且令诸侯入齐，使诸侯未免有朝齐之羞，亦是不妥。"

齐桓公默然想了一会，问："不令诸侯入齐，当于何地会盟？"

"卫国居华夏诸邦之中，宜为会盟之地。其东有鄄邑，离我齐国亦不为远，可为筑坛之处。"管仲答道。齐桓公遂传命移师卫国，驻于鄄邑，又多派使者至各国下书相召。这一次没有任何诸侯拒绝赴会，其中许国虽未接到使书，也主动与会。周天子闻知，特以单伯为使，亦来至鄄邑。

冬十月，齐侯、宋公、鲁侯、陈侯、蔡侯、卫侯、郑伯、曹伯、邾子、许男以及周大夫单伯，会于鄄邑。这次的仪式虽比北杏之盟简单了许多，然而其中含义却不知比北杏之盟深远了多少倍。

此次盟会，连齐国共有十国，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俱全，其中鲁、宋、陈、郑等俱为大有来历之国，是名闻天下的诸侯。更重要的是，周天子特地将大夫单伯派来，作为王室使者亲自参与盟会，此举无疑是亲口向天下诸侯宣布——齐国为列国盟主。

齐桓公几年来千方百计的追求终于有了结果。他可以在太庙中自豪地宣称——他已成为列国公认的“霸主”。

鄄邑之会结束，齐国胜利班师。齐桓公一路上手舞足蹈，高兴至极。齐国兵卒并未经过恶战，却获有战胜者的荣光，亦是人人高兴，军阵中不时响起歌唱之声。齐国众文武大臣同样是兴高采烈，坐在高车上谈笑不止。

整个军阵只有两个人毫无兴奋之意，而是满怀着深深的忧虑。一个人是卫姬，这些天来，齐桓公夜夜与宋华子饮宴不止，将她忘到了脑后。虽然班师之时，齐桓公并未与宋华子同车，依然同她卫姬坐在一起，可卫姬心中的不快，仍是丝毫未减。齐桓公坐在车上，总是不断地扭过头，向坐在后车上的宋华子望过去。卫姬身份高贵，是出自公室的公主，而宋华子只是宋国大夫华家的小姐。依照礼法，齐桓公只能和卫姬坐在一起。

哼！若是我不在这儿，主公他一定会和宋华子这个小妖精坐一起。这样的小妖精多了，后宫中还会有我的位置吗？唉！这都是主公要当什么盟主惹出的麻烦。如果主公不是盟主，宋国岂会把这个小妖精弄来？

主公为什么要当盟主？都因为受了那管仲的诱骗。他骗得主公高兴，才会长保富贵，享受美酒美色。主公天生的大富大贵，就是不当盟主，不一样在宫中快活得像神仙一样吗？这个盟主再当下去，列国送来的可就不只是宋华子这类身份低贱的大夫之女。有徐姬和蔡姬，就让我费尽了心思，若再来几位年轻貌美的列国公主，我的性命只怕也难保住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管仲。老天啊老天，你怎么偏偏生下了管仲这样的人呢？

卫姬忧虑地想着，心里对管仲生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恨意。

另一个面带忧色的人正是卫姬痛恨的管仲。他本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可是此刻在车上，除了婧姬之外，并无别人能看见他的神情。而管仲在婧姬面前，向来不愿将真情隐藏起来。

“主公会十国之盟，已成公认的天下霸主，夫君怎么反倒不高兴呢？”婧姬不解地问。

“是啊，表面上看起来，齐国能够集十国诸侯会盟，是数百年未有之盛事，确乎为天下霸主。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齐国远远不能算是真正的霸主。”

“嗯，这是为什么呢？莫非此十国不足夸示天下？”

“非也。我齐国乃太公之宗，鲁国乃周公之宗，宋国乃殷商之宗，陈国乃虞舜之宗，足以夸示天下。然此数国名望虽尊，除我齐国之外，兵威都不太强，可以夸示天下，不足威慑天下。”

“威慑天下？夫君是说诸侯敬我齐国，而不畏我齐国？”

“正是，因为兵威强盛的楚、晋、秦三国并未参与盟会。”

“当初盟会之时，夫君为什么不邀楚、晋、秦三国与盟呢？”

“楚、晋、秦三国，兵威决不弱于齐国，岂会甘心认齐国为盟主？如果我们召其会盟，其又不至，该当如何呢？”

“不错。夫君宣称尊王，召而不盟，便非尊王，盟主应征伐之。只是以楚、晋、秦三国之强，齐以十国之力，恐也未必能胜。”

“战而不胜，盟主还有什么威望？许多诸侯也看出我们不敢招惹楚、晋、秦三国，所以对我齐国虽敬，实不畏之。”

“诸侯对我齐国不生畏惧之心，便不会遵我齐国的号令。”

“正是。这些连周天子都看出来了。你别看周天子派单伯赴会，表面上对我齐国极为礼敬，其实在心底里根本没有将我齐国当成天下霸主。”

“难道周天子派单伯赴会，不是敬我齐国为天下霸主吗？”

“不是。霸主之礼已有百年未行，天下诸侯不知其详，然周室理应不忘其礼啊。周天子对于霸主，都是赠以太庙中供奉文王、武王的祭肉，或赠以金鼓弓马兵车，或赠以城邑。此次周天子只派单伯空手而

来，是谢我齐国尊王之意，而非是对齐国霸主之位的承认。”

“周天子如此轻视齐国，未免太过分了，如今天下有哪一国肯如齐国这般尊王？”

“这么多年来，周天子受尽诸侯之欺，怎么会轻易相信齐国呢？”

“这些内情，你为什么不告知主公？我看主公他得意扬扬，真以为自己是天下霸主呢？”

“就让主公这么以为吧。主公在高兴的时候，会更像是一位贤君。”

“楚、晋、秦三国自北杏大会之时，就未派使者向主公称贺，其心中对我齐国称霸必然不服。”婧姬担心地说道。

“我齐国以尊王号召天下，堂堂正正，三国不会公然挑战，但一定会想法捣乱，拆散盟约。秦国和晋国还未征服戎族，尚有后顾之忧，且国中亦不安宁，难以与我齐国为敌。但楚国兵势正强，恐怕很快就会惹出麻烦来。”

“我想起来了，楚国一向与郑国订有盟约，我齐国大军一退，楚国只怕就会对郑国兴师问罪。”

“楚国欲称雄中原，一定要降服郑国。因为郑国地处冲要，且又邻近周室。”

“郑国为周室近支宗族，会降服楚国吗？”

“但愿郑国不会降服楚国。”管仲说着，向车窗外望去。大军已行至齐国境内，道旁是一块块方整平坦的良田，直延伸到遥远的天际。

嗯？前些年此处尚为荒野之地，想不到今日已成良田了。据边塞戍卒言道，各国逃人都愿奔我齐国，仅近两年就达万户之多，使我齐国人力大增。如此看来，我富民益国之策已渐获成功了啊。只要主公有耐心，再忍几年，我齐国一定会拥有强大的物力支撑军用。到了那时，我齐国就可以打败任何强敌，成为真正的天下霸主。

管仲想着，精神振奋起来，脸上的忧色一扫而空。

第九章　叔牙肃目斥白公　夷吾谋国先绸缪

齐国的街市，是天下最繁华的街市，万物俱备。可是每一件物品，都须以铜钱换之。有铜钱就有万物，无铜钱则一物也难得到。齐人为了多得铜钱，不肯放过任何一天，哪怕那一天正是桃红柳绿，莺啼燕舞。“淫奔”之会已成为遥远的梦，只会在午夜里悄然进入沉睡的齐人心中。

齐人已学会了像鲁人那样嘲笑山中的蛮夷之族——他们居然男女不分，春天里相互引诱交欢，形同禽兽。渐渐地，在列国眼中，齐国也俨然成了礼仪之邦。只是在这个新生成的礼仪之邦里，有着别国少见的新鲜之处——女闾。

当初管仲想着临淄城中有三百处女闾便已足够，而今临淄城中的女闾已过五百之数，齐人尚嫌太少。女闾是齐国男人也是列国男人魂销梦断的地方，但是进到女闾中，一样要拿出铜钱来。许多齐国男人奔忙无数天后，才能走进女闾一次。然而有许多人一天也不用奔忙，却可以日日走进女闾。这些人中有坐食祖禄的公室子弟，有代代高官的豪门世家，有闲居优哉的各国使者，有世袭封邑的功勋之族，有商贾巨富，亦有策士酒徒……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堂堂的齐国之君也走进了女闾中。

几年下来，女闾已分出了高低上下之别。上者，居于幽静的后街，雕栏朱户，漆屏玉阶，巷曲院深。非高车驷马之客，不出来相迎。下者，居于闹市，油头粉面，插花招摇倚门而待，与贩夫走卒讨价还价，吵闹不休。

齐桓公和那些公室子弟们一样，都喜欢走进藏在深巷之中的女闾。每一次走进女闾，总有一双玉璧或是十镒黄金送到女闾的主人手中。这等豪富的阔客，纵然是深藏在后街，识尽繁华的女闾主人，也是很少见到。于是，齐桓公受到的招待也是超乎寻常，使他每一次都能满意而归。当然，没有一处女闾知道这豪富的阔客就是当今国君。齐桓公每次前往女闾，都是先赶到竖刁府中，接着又赶到易牙府中，然后才从后门登上高车，驰向深巷之中。

竖刁已代替牛滚儿，成为齐桓公最亲信的太监。齐桓公并依照往例，给了竖刁一个中大夫的名号，让他可以在宫外开府居住。易牙不仅善庖，也能宰杀牲畜，颇有臂力，便代替西门威做了齐桓公的随身护卫。为了出入方便，齐桓公也给了他一个下大夫的名号，赐给一区府第。

有了竖刁、易牙二人，齐桓公寻欢作乐就似如鱼得水一般畅快满意。竖刁极善寻找美女，总能不断给齐桓公一个惊喜。而易牙诸般本事俱全，除充作护卫，又能御车，又能知列国之语，又能知鬼神之事，使齐桓公从无寂寞之感。

这天，竖刁又访出一个远从秦国来到的美人，居于葛门女闾。秦国地处极西之地。齐国向来少有秦人，更少有秦国的美人。齐桓公闻听大喜，立即换装赶到竖刁府中，再来到易牙府中，然后驱车直奔葛门女闾。

女闾一般以主人之姓名之，姓葛者曰葛门，姓妫者曰妫门。有时几处女闾为同姓，便分左右上下而别之，如左葛门、右葛门等等。那秦国美女所居之地只有一处葛门，很容易找到。依管仲定下的律令，女闾主人大多是齐国阵亡士卒的妻子，在军中名简上留有姓名，遇事可直入官府求见。给予女闾主人这等权力，为的是女闾能受到官府保护，免受强徒之欺。

葛门主人迎出门外，见到齐桓公就眉开眼笑，一揖到底，口称："老奴见过白公。"

齐桓公游于女闾中，自称为白公，并称祖上为齐之功臣，世享食邑，其父又为大贾，广有钱财。一来二去，白公的豪富之名，已广传于女闾之中。这座葛门女闾齐桓公已不是第一次来到，只对主人略为点了点头，便昂然而入。

女闾的内堂上陈设豪华，艳若云霞般的帘幕低垂，明若玉石般的漆案绘着五彩花纹。一位修长的美人从帘幕后走过来，对着齐桓公盈盈一拜。齐桓公定睛望去，顿时痴了，愣愣站着，忘了回礼。他一生见过的美人可谓多矣，但这秦国美人的美丽仍是大大出乎他的想象。秦国美人极白，肌肤犹如冰玉。长眉明眸，睫毛浓密，鼻梁高挺，整个人宛若石雕一般棱角分明。

“老爷，美人在行礼呢。”竖刁轻轻拉了一下齐桓公的衣袖，提醒道。他并不想到女闾中来，每来一次，他就如同让人以利刃刺了一下，痛彻入骨。齐国每一个男人，乃至天下每一个男人都能来此女闾中寻欢作乐，唯独他不能。可是竖刁又不能不到这女闾中来，他只有如此，才能牢牢保住君宠。

仅仅靠哄好卫姬，远远不够。齐桓公素来喜新厌旧，卫姬纵然媚术过人，也难以使齐桓公将后宫宠爱集于一身。与其让主公自己去找美人，不若我来替他寻找，这样主公就一刻也离不开我了。竖刁想着，尽舍钱财，买通各处女闾主人，为他搜寻美人，一旦得手，便速速报知，然后他再想法将齐桓公引往这女闾。

女闾主人因此能大得黄金，反过来要以钱财回赠竖刁，对竖刁奉承不已。而竖刁也因此大得齐桓公欢心，从前连做个小小的下士都做不到，如今居然一步登天，做了中大夫。可是一个中大夫又岂能补偿竖刁付出的代价？竖刁渴望着尽快执掌朝政。但是齐桓公却不愿与竖刁议论朝政，说朝政大事自有仲父去管，他竖刁只需尽力寻找美人，便是恪尽职守了。

竖刁无可奈何，只得拼命地多寻美人，拼命地将齐桓公引进女闾。这样，齐桓公就会愈来愈疏远鲍叔牙和管仲，愈来愈亲近他竖刁。长此下去，他终有一天会取代管仲，独掌朝政。

在竖刁的提醒下，齐桓公才记起了身在何处，慌忙向那秦国美人还礼。秦国美人轻舒长袖，殷勤招呼客人坐下，仪态既庄重又大方，既妩媚又不妖艳。侍女们无声地走过来，献上茶酒。齐桓公坐在主位上，竖刁、易牙两旁陪坐，秦国美女则坐在对面的客位上。

能居住在上等女闾中的美女，均多才多艺，不仅精通歌舞，也善弹琴鼓瑟。天下最流行的是郑、卫乐舞，秦地乐舞较少传入中原，更少在齐国出现。

“小姐如此美丽，乐技一定不凡。听说秦女善筝，小姐可否为在下弹上一曲？”齐桓公紧盯着秦国美女说道。

秦国美女嫣然一笑，说：“秦地之俗，弹筝必歌。”

“如此甚好，就请小姐弹而歌之。”齐桓公兴奋地说道。

秦国美女让侍女端上筝来，玉指弹拨，吟唱起来：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

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

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

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

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

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

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沚

听惯了郑、卫软语的齐桓公恰似在久阴之后忽然逢到晴天，心头顿时清爽无比。他忍不住大声赞颂起来："好，好！人美，歌美，筝也弹得好听。在下今日方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大开了眼界。"如此一个绝色美人，却流落在这女闾中，实在是可惜。他边说边在心里想着。

"身为弱女，也只能以此娱人而已。"听了齐桓公的赞颂，秦国女子并未露出高兴之色，只淡然说了一句。

"秦为西方大国，族支甚多，不知小姐出自何族？"齐桓公问。

"小女子乃……乃为嬴氏。"秦国美人犹疑了一下才回答道。

"啊，嬴氏，秦国之公族也。小姐既然身为公族之女，如何……"齐桓公话说半截，又咽了回去。他本来要问——小姐既然身为公族之女，如何流落至此？但他的这一句话实属多余——列国外有争战，内有逆乱，无休无止，不仅是公室之女，连诸侯之女，也常常流落到了下贱之处。假若他此刻为哪个逆臣所弑，儿子必被斩杀，女儿必被抄没为奴。列国国君为逆臣所弑者，多为昏暴之君，我可绝不能成为一个昏暴之君啊。齐桓公想到此处，只觉席上陡地生出刺来，让他无法安坐。

他既然不想成为昏暴之君，却为何来到了这女闾之中？身为国君，如此率性胡为，虽算不上昏暴，却也逃不过荒淫无耻四字。管仲言，礼、义、廉、耻，国之本也，国本不张，势必灭亡。又言，民贵乎守礼，卒贵乎守义，士贵乎守廉，君贵乎守耻。如今齐国百姓大多信守礼法，兵卒也称得上守义，士大夫也能守廉，唯独他这个国君，却不能守耻。齐桓公欲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女闾，但他偏偏又站不起来。美色当前，他又怎能轻易放过？何况这美色又的确绝佳，前所未见。

"老爷，这秦国的嬴氏，曾有神鬼相助之事。"易牙见齐桓公神情不

定，有起身离去之意，忙说道。他自然是和竖刁一样，希望齐桓公能够天天来到女闾之中。这样，他和竖刁永远都是齐桓公最亲近的人。对于竖刁是中大夫，而他只是下大夫，易牙心中酸溜溜的很不舒服。

不行，现在主公看重竖刁远胜于我，长此下去，我若得罪了竖刁，岂不是会轻易地让他给除掉了。我必须让主公相信我更甚于相信竖刁，只是该用何法才能使主公更相信我呢？

竖刁阉割了自己，这才赢得了主公的完会信任。难道我也要阉割了自己？不，不！我没有必要这么做，就算我这么做了，也落在了竖刁的后面，无法压倒竖刁。我该用什么办法来压倒竖刁，让主公更信任我呢？许多时候，易牙都在苦思不止，揣摩着齐桓公的一言一行。

“哦，嬴氏如何得到鬼神相助？”齐桓公大感兴趣地问着。近来齐桓公非常喜欢听人谈论鬼神之事，常常找来许多方术之士入宫询问。

“嬴氏先祖有一名叫作蜚廉的人，曾在纣王朝中为官。武王伐纣之时，蜚廉正出使北方，等他回国，纣王已亡。蜚廉就在山顶筑坛，向纣王的亡灵告知出使之事。正挖土筑坛时，挖出一个石棺，上面刻有铭文，说蜚廉谋事至忠，不因国亡不敬君父，遂赐以石棺，以光大其家族。”易牙道。

“难怪秦伯会称雄于西方，原来早有鬼神预言其兴啊。”齐桓公点着头，话锋一转，问那秦国美女，“听说秦地有白狄之族，其族中女子肤白如玉，有的还是碧眼金发，此事是否不虚？”齐国虽被公认为霸主，可以号令天下诸侯。但实际上，秦、晋、楚这等强国，根本不会听从齐国的号令。为此齐桓公很不痛快，不愿听人多谈此三国之事。

“小女子之母，便是白狄之族。”秦国美女回答道。

“啊，难怪……难怪小姐美艳如此。”齐桓公恍然大悟道，又问，“秦伯强于西陲，宫中白狄美女一定极多。”

“白狄之族屡受秦伯侵伐，已渐渐西移，离秦国愈来愈远。故秦伯宫中，白狄美女亦是不多。”那秦国美女说道。

“哦，如此，甚是可惜，可惜。”齐桓公连连说道。

“其实齐国女子之美，才真正是名闻天下。白公身在花丛之中，反而不觉，岂不更是可惜？”那秦国美女笑道。

“小姐太谦，依在下看来，还是秦国女子最美。”齐桓公道。

“齐国女子之美，并非我一人所知，而是天下俱知，有歌为证。”秦国美女说。

“哦，是何等之歌，请小姐唱来听听。”齐桓公笑道。秦国美女又是嫣然一笑，素手轻抚筝弦，弹唱起来：

硕人其颀

衣锦褧衣

齐侯之子

卫侯之妻

东宫之妹

邢侯之姨

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

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

“何方妖女，竟敢唱此不敬之曲，辱我齐国公室！”鲍叔牙领着几个手持短戈的禁卒，突然闯进内堂，厉声喝道。秦国美人吓得双手一抖，咚的一声拉断了筝弦。竖刁和易牙更是惊得面无人色，浑身颤抖起来。齐桓公望着怒气冲冲的鲍叔牙，脸上忽红忽白，神情尴尬。

秦国美女所唱的乃是一首卫国歌曲，名为《硕人》，叙述的是齐国公主嫁与卫庄公，其美貌惊动了整个卫国，人人争出家门，求一睹齐国公主的风采，并作歌颂之。管仲曾严令各女闾中不得歌唱淫曲及有损公室威严之曲。但女闾中本为淫邪之地，又怎能禁止淫曲流传？既不能禁止淫曲，则有损公室威严的歌曲，亦不能禁。

依照齐国刑律，大不敬可处为斩首重刑，并不得以物赎罪。那女闾主人闻听鲍叔牙之语，早惊得跪倒在地，向着鲍叔牙连连磕头，秦国美女也慌忙跪倒在地。竖刁和易牙对望一眼，只得同样跪倒在地。鲍叔牙怒目圆睁，向齐桓公望过去。好像他此时此刻，并不认识眼前的人是齐国国君。

齐桓公自以为他行踪诡秘，出入女闾无人知晓。但是鲍叔牙常常巡视街市，耳目众多，早就发觉了齐桓公的不端举止。他本来立刻要劝谏齐桓公，却被管仲阻止，只得装作毫无所知，任齐桓公率性而为。齐桓公走进女闾，他都要率禁卒在门外不远处巡游，以暗中保护国君。开始他还能耐下性子，强把怒意压在心底。可是近来齐桓公往女闾跑得越来越勤，几乎日日不断，使他再也忍耐不住。今天听到女闾中居然传出有辱公室的歌曲，鲍叔牙怒气勃发，立刻带人冲进了女闾中。

“鲍大夫，白公这厢有礼了。”见鲍叔牙如此，齐桓公心中发虚，只得拱手行了一礼。

“鲍叔牙见过白公。”鲍叔牙拱手还了一礼。他脸上依然满是怒意，有意把“白公”二字说得很重。

“鲍大夫，这秦国女子乃初至女闾，不明事理，故误唱不敬之曲，还请鲍大夫原谅，不要见罪。”齐桓公以谦卑的语气说着。

“这秦国女子不明事理，难道白公也不明白事理吗？怎么能纵容唱此不敬之曲呢？”鲍叔牙厉声问道。

“这……这，白公知错。下次绝不敢再来此淫邪之地。”齐桓公说着，又拱手向鲍叔牙行了一礼。见到齐桓公如此“诚惶诚恐”，鲍叔牙倒是无法再严厉下去。毕竟，齐桓公是堂堂国君，能向他这个臣子赔罪，已是寻常诸侯绝难为之。

“白公为天下所重，若能信守诺言，则鲍叔牙感激不尽。”鲍叔牙说着，弯腰深施一礼，领着禁卒退出了女闾。

“起来，起来，都起来吧。”见鲍叔牙已走出大门，齐桓公懊丧地对众人挥着手。

高车驶出了深巷，径直往宫中驰去。齐桓公的行踪既然已被鲍叔牙察知，就再也没有掩饰的必要。日当正午，街市上车来车往，人流如河，好不热闹。从前齐桓公总要在女闾里待到月至中天，方肯回宫。

“鲍叔牙才是大不敬，居然像呵斥百姓一样呵斥主公，实在是罪该万死。”坐在陪乘位子上的竖刁恨恨说道。

“你错了，鲍叔牙呵斥的是白公，不是主公。”齐桓公笑着道。其实他在心里也很恼火鲍叔牙——你就算是要劝谏，也该等到我和那秦国美人尽兴欢乐之后，再背后“教训”我一番才是啊。你这般突然冲来，让我兴致全失，只怕几天都提不起精神来。

“主公也太宽厚，以致鲍叔牙和管仲眼里根本没有国君，什么事都是他们二人说了算。”前面御车的易牙说道。

“是啊，现在我齐国之人，是只知道有鲍叔牙和管仲，不知道有国君。”竖刁忙附和着说。

“你们知道什么？管仲和鲍叔牙就好比是寡人的两条腿，人没有腿就无法行走，寡人没有管仲和鲍叔牙，又岂能称霸于天下？管仲和鲍叔牙与寡人同体而生，知道管仲和鲍叔牙，即是知道寡人矣。”齐桓公正色说道。他知道竖刁和易牙痛恨管仲、鲍叔牙，因为管仲掌有朝政大权，而鲍叔牙又嫉恶如仇，视竖刁、易牙为小人。

齐桓公倒不以竖刁、易牙为小人，也不以他们痛恨管仲、鲍叔牙为罪。他甚至在内心深处，还很喜欢竖刁、易牙的这种痛恨。因为这种痛恨会使竖刁和易牙对他更为忠心。但是他又决不能让竖刁、易牙随意攻

击管仲和鲍叔牙。管鲍二人俱为大才，且又忠心，有这二人，他的霸业才会稳固如山。

“那……那难道主公真的就听了鲍叔牙的话，不再去女闾了？”竖刁恐惧地问。齐桓公不去女闾，只怕就要日日去朝堂。齐桓公去朝堂多了，肯定会冷淡他竖刁。

“寡人乃堂堂国君，岂可言而无信。从今以后，不再到女闾去了。”齐桓公决然说道。

“那，那秦国美人，主公就这么丢了？”竖刁如同挨了一闷棍，愣了半晌，又问道。

齐桓公一笑，说：“你今夜就想个办法，把那秦国美人弄进宫来。在宫里，没人管她唱什么。我们想怎么乐，就可以怎么乐。”

竖刁顿时高兴起来，忙说道：“如此美人，又出身高贵，原应留于宫中。”他想，这秦国美人一定会得到主公宠幸，而她又是我弄进宫来的，必对我心生感激，会在主公面前为我多多美言。

“这位秦国美人只有一半白狄来历，便艳丽如此，想那纯种的白狄女子，必是妙不可言。”齐桓公神往地说着。

“主公既是喜欢白狄女子，小臣倒愿意往秦地去一趟，为主公访求。”竖刁道。

齐桓公大喜：“你若真能访得白狄女子，寡人必封你为上大夫。”

“如此，小臣明日便动身，前往秦地。”竖刁说道。秦地遥远，路途险恶，竖刁并不愿去，但这又是个他向主公表示忠心的极好机会，他决不能放弃，让别人谋得了此等“美差”。

“难得你如此忠心，寡人真乃得人矣。嗯，你先别忙走，查查宫中是谁走漏了消息，让鲍叔牙知道我们去了女闾。”齐桓公说道。他以为行踪非常隐秘，鲍叔牙绝不可能察知。他之所以被鲍叔牙堵在了“葛门”内，一定是有人告密。

“好，我一定先把这多嘴的贼人揪出来，然后再去为主公访求白狄美人。”竖刁眼珠连转了几转，说道。他已立刻在心中查出了贼人——

牛滚儿和西门威。自从他挤开牛滚儿和西门威，成为齐桓公最亲信的人后，总是担心牛滚儿和西门威不服，会随时在齐桓公面前说他的坏话。齐桓公的话，给了他一个消除对手的好借口。

“主公，还得派人去买燕窝啊，卫娘娘这些时气色不好，须得九珍汤进补。”易牙好不容易找了个空子说道。眼看竖刁就要成为上大夫了，他嫉妒得心里都快要冒出火来。

“卫姬这次倒不是想吃九珍汤，而是要吃人肉了。”齐桓公笑着道。他心里很清楚卫姬为什么气色不好——近些时他日日忙于去女闾厮混，很少到卫姬的寝殿去。卫姬孤处空殿，气色如何能好？

“主公说笑了。听人讲，人肉味酸，并不中吃。”竖刁也笑道。

“说真的，寡人尝遍天下美味，独独未食人肉，倒是一件憾事。”齐桓公笑着说。

啊，主公原来想吃人肉，这倒是我卖弄本事的时候。不过，这人肉从何处得来，还须大费思量。主公何等尊贵，绝不能食死囚之肉。那么，这人肉该从哪里弄来呢？易牙想着想着，心中忽然怦怦大跳起来。

鲍叔牙从“葛门”走出，没有继续巡视街市，乘车直出西门，来到管仲的别馆之前。还未进入馆中，琴瑟鼓乐之声就已传到了鲍叔牙耳中。鲍叔牙皱着眉，不让门卒通报，大步向后堂中走去。比起几年前来，后堂中饰物更为豪奢，地上铺满了柔软而又带着花纹的羊毯。这种羊毯华夏诸邦很难见到，是极西之地的白狄诸族特产物品。

白狄诸族缺少铜器兵刃，一支长戈便可换到一丈羊毯。这一丈羊毯在华夏诸邦可获十镒黄金的厚利，足能买得百支长戈。许多年前，鲍叔牙和管仲曾想远至极西之地，贩卖长戈，终因路途艰险，未能成行。如今管仲这后堂中的羊毯，只怕非得有百镒黄金，才能买到。羊毯上正站着一队美女，翩翩而舞，边舞边唱：

有女同车

颜如舜华

将翱将翔

佩玉琼琚

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有女同车

颜如舜英

将翱将翔

佩玉将将

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鲍叔牙求见仲父大人。”一声大喝陡地在后堂下响起，犹如晴天一个响雷，惊得众美人一下子停住了歌舞，愣愣地不知所措。

“啊，是鲍兄来了，请，请坐！”管仲忙站起身，迎至堂前。

“打搅了仲父大人雅兴，还请恕罪。”鲍叔牙对着管仲躬身一礼，仍是站在堂前台阶上，并不向堂中走去。管仲一笑，挥手让堂上的美女退了下去。鲍叔牙这才走进堂中，坐在了客席上。

“鲍兄，你今日火气不小啊。”管仲笑着，让婧姬献上茶酒。

“仲父大人，为大臣者，可否无信？”鲍叔牙沉着脸问。

“为一百姓，尚不可无信，何况大臣？”管仲回答道。

“仲父倡行礼仪，欲禁绝淫曲，使民知男女有别，尊卑有序。奈何仲父却日日在馆中饮宴不休，淫邪之曲闻于门外。莫非仲父不知上梁不正，下梁必歪？仲父如此行径，可称信否？”鲍叔牙毫不客气地说着。

“这……这曲郑歌并不淫邪……”管仲话只说了半截，又尴尬地缩了回去。这曲郑歌第一句便是“有女同车”，男女不分，又怎能说是并不淫

邪呢？

“如今淫邪之风，一日甚于一日。富豪之家争相罗致郑、卫之女，朝中大夫们也流连女闾之中，不知廉耻为何物。就连主公他也越来越不像话……唉！”鲍叔牙说不下去，长叹了一声。

“莫非你不听我相劝，去‘教训’了主公？”管仲一惊，忙问道。

“何止是‘教训’？”鲍叔牙把他闯进“葛门”的经过说了一遍。管仲听了，一时默然无语。

“主公说，他下次不再到女闾中去。我看他这话未必是真，过些天他肯定又会去女闾寻欢作乐。你呀，你当初为什么要弄出这个女闾来？”鲍叔牙愤愤地说着。

“你错了。主公决不会在你的面前失信，他真的不会再去女闾。”管仲道。

“就算主公不去女闾，他……他也会把女闾中那些妖女弄进宫去。”鲍叔牙不服气地说着。管仲一笑，心里想，鲍叔牙这句话倒是说得不错。

“笑，你还笑，长此下去，我齐国不仅霸业难成，且有亡国之祸。”鲍叔牙厉声道。

“这……你也说得太严重了吧。”管仲皱起了眉头。为女闾之事，他已和鲍叔牙争吵了好几次。依鲍叔牙的主张，欲禁绝淫声，首先须把女闾禁绝。管仲总是解释道，女闾可助国用，若国用不足，霸业不成。但是鲍叔牙已经越来越不相信他的这种解释。

“你居然说不严重。我看你成了仲父之后，把先前的事情都忘了。”鲍叔牙感慨道。

“先前之事，历历在目，何曾敢忘。”管仲肃然说道。

“记得那年我们去卫国贸易，至卫国都城朝歌时，你曾长叹说，朝歌本是殷商的故都，如今却成了一方诸侯的领地。接着你又念了一段武王伐纣的‘牧誓’之词。我问你，现在你还记得那段‘牧誓’之词吗？”鲍叔牙问道。

管仲不答，端起面前盛满美酒的玉杯，喝了两口，然后抬起头来，朗声念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这是武王伐纣，率兵进入离商都朝歌七十里的牧野之时所宣的一段誓言。

"好，念得好！可惜你口中念得，心中却不记得。"鲍叔牙冷冷说道。

"殷商乃是前朝，其兴亡之道，我辈自当深究，岂能忘记？"

"你既然记得，如何对眼前荒淫之事无动于衷？殷纣之亡，荒淫为其首祸。纣王若不荒淫，岂会宠幸妇人妲己？宠幸妇人，必远君子而亲小人。既远君子，又怎能逃避亡国之祸。今主公日日沉醉声色，难保不会遇上妲己那样的妇人。既有妲己那样的妇人，就少不了祸乱朝政的小人。有小人则君子不存。君子不存，其国必亡！"

"鲍兄差矣，主公虽沉醉声色，却并非荒淫，至多可称为好色。"

"好色就是荒淫，若不好色，何来荒淫？"

"请问鲍兄，文王是否贤主？"

"这还用问吗？无文王便无周室之昌盛。史官向来是尧、舜、禹、汤、文、武并提。"

"文王好色否？"

"听史官论之，文王并不好色。"

"鲍兄为史官欺矣。礼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文王纵然好色，史官焉肯记之？然以吾观之，文王实为好色。"

"你又从何处观之？"

"史言文王之子共有百人。有子必有女，史官虽未言文王之女共有几许，然想来亦是不少。请鲍兄试思，文王子女如此众多，若不好色，

能否得之？”

“这……”鲍叔牙认真想了想，只得说道，“以此观之，文王确乎好色。”

管仲笑道：“文王好色，而不失为千古贤主。可见好色并无害于霸业。”

“可是主公怎么能……怎么能与文王相比呢？主公好色，已近荒淫，内宫中的那个卫姬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妲己。那竖刁、易牙，专一媚上导淫，实为小人。”鲍叔牙着急地说道。

“唉！”管仲叹了一声，问，“以鲍兄之见，主公若为人臣，是何等之臣？”

鲍叔牙没想到管仲会如此问，愣了一会，才说道：“主公若为人臣，很难成为一个贤臣。”

“主公资质并不很高，却有着一样人所不及的好处。”

“是何好处？”

“知人知己，且能容人。为君者，第一便须大度容人，能容人者，则无事不可为。也只有知人知己，方能容人。主公知道他并非擅于朝政，所以才会如此信任我等。只要主公信任臣下，则其迹近荒淫，亲近一二小人，亦无大害。主公性本刚烈，若非女色使其柔之，他必好大喜功，生出事来，反使你我难以推行军政大计，误国误君也误己啊。”管仲压低声音说道。

“说来说去，你又是如此之论，我算是说不过你。”鲍叔牙气恼地说道。当初他发现齐桓公进出女闾之时，立刻就要加以劝谏，被管仲以“如此之论”阻止。

“鲍兄，你我欲成一番大事，必须有一个知人能容的主公，方能成功。水至清则无鱼。你若对主公过苛，必激起其凶暴之心，致使君臣不和，一事无成矣。”管仲说着，也有些着急。

“我从当上主公师傅的那一天起，就想让主公成为文王、武王那样的贤者，可现在……”鲍叔牙苦笑着，摇了摇头，说不下去。

“你错了。主公根本不可能成为文王、武王那样的贤者。你硬逼下去，反而会将主公逼成纣王那样的暴君。那时候，你我虽有忠心怕也是与国事毫无益处，只能做一个被剖心的比干，或逃隐山野的微子。鲍兄，你愿意做比干和微子吗？”管仲问。

鲍叔牙不答，过了一会，忽然问：“主公好色，也还罢了。你为何一样这般荒淫声色？”

“我这是做给主公看的。若臣下人人都似鲍兄这般俭朴，主公只怕很难心安。其心不安，行事就会乖张，逆于常理，不利于国。”管仲答道。鲍叔牙又是默然不语，只觉心中沉甸甸的，像压着什么。

“当然，我之所以敢这么‘荒淫声色’，就是有你鲍兄这根撑天柱在。只要你鲍兄这根撑天柱不倒，我齐国就决不会出现妲己这样清晨啼叫的母鸡。竖刁、易牙这样的小人也绝不敢扰乱朝纲。”管仲笑道。

“管老弟，你这么‘荒淫声色’，仅仅是做给主公看的吗？”鲍叔牙的语气柔和了许多，以通常的称呼问着。

“这……”管仲面露尴尬之色，“当然，我也……我也好于声色。”

“声色向来容易消磨壮志，老弟亦应适可而止。”鲍叔牙正色劝道。

“你放心，我无论怎么样，也绝不会忘了平天下之乱的大志。”管仲神情肃然地说道。

“今日贸然而来，有得罪之处，还请老弟原谅。”鲍叔牙说着，拱手行礼，意欲告辞。

“鲍兄且慢，我正有大事请教。”管仲忙说道。

“何事？”

“各国之中，我均派有密使。近日探得两件大事，与我齐国甚有干系。一者为楚国以兵威迫郑国与其盟约，背齐事楚。二者为天子病重，太子姬阆即将登位。天子兄弟向来不和，到时恐有内乱生出。”

“郑国已尊我齐国为‘霸主’，若与楚国结盟，是为自弃尊王大义矣。

我齐国当号令各诸侯，出兵共讨之。”

“如此，我齐国势必与楚国争战。然以今日论之，齐国并无胜楚之力。”

“我齐国素称兵强，如何不能击败楚国？”

“齐国之兵的确强悍。然战之胜败，并非全然以兵强兵弱而论。楚国至大，兵车可倍于千乘。我齐国虽能号令诸侯，但所征兵车，总计不能超过一千五百乘。以少击多，难保必胜。再者楚地离齐数千里，齐兵远征，财用之费，必数十倍于寻常之战，非齐国目前之力所能胜任。”

“那依管老弟之见，郑国若然背齐事楚，当何以应之？”

“遣使以大义责之，劝主公暂隐愤怒，切不可贸然以兵讨之。”

“如此，楚国岂不会得寸进尺，欲攻我齐国？”

“齐、楚相距数千里。齐攻楚难，楚攻齐更难。楚若贸然攻击，必惨败而归。我倒真想楚国能够贸然攻击。不过听说楚国能臣甚多，恐怕不会行此贸然之事。”

“但是我们既然称霸，难免会与楚国争战。管老弟认为齐国什么时候可以打败楚国？”

“须财用极足，兵势极锐之时，方能胜楚。”

“如此，几年方能财用极足，兵势极锐？”

“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

“什么，打败楚国竟要二十年吗？”鲍叔牙吃了一惊。管仲的这番话，大出他的意料。

“楚为天下第一大国，能以二十年之力将其打败，已是万幸。当年周室克殷，经过了太王、文王、武王三代。我等欲平定天下，尊王攘夷，其大业虽不能与兴周克殷相比，但也难之又难，非有数十年之功，不能见其成效。”管仲感慨道。

鲍叔牙想了想，叹道：“老弟见识高远，非吾所及。只是主公好胜，闻听郑国背盟，一定要出兵讨伐。”

“到时还望鲍兄挺身而出，劝谏主公。”管仲拱手行了一礼。

“只要与国有利，我自会劝谏。嗯，你刚才说王室恐有内乱，这也是一件大事啊。若王室真有内乱发生，我齐国又该当如何？”鲍叔牙转过话头问道。

“是啊，这件事若发生了，倒是令人为难。论理，我齐国首倡尊王大义，又为列国盟主。当王室生乱之时，理应起兵定乱。然我齐国又为异姓诸侯，深受周室猜忌，上次鄄邑大会，周室不赐盟主信物，便是明证。若贸然兵加王室，纵然能够平定纷乱，必使周室猜忌之心更重，不肯敬我齐国。如此，我齐国倡尊王之义反不得周室之敬，又何能言霸。”

“老弟所想，也甚有道理。然则王室之乱，我齐国便不理会吗？”

“身为盟主，不理会王室之乱，同样难服人心。我想那郑国远齐而近楚，必降服于楚。但我齐国与郑君有恩，且为列国盟主。郑君心中，并不愿得罪齐国。若王室有乱，我齐国当以列国盟主的身份，令郑君戴罪立功，平王室之乱。郑君必从之。如此，郑君虽亲楚，然又听令齐国，使齐国不失盟主之威。且又避免了兵进王室，使天子心生猜疑的处境。”

“妙。郑为宗室之国，平王室之乱名正言顺。”鲍叔牙忍不住称赞道。管仲到底是管仲，虽然喜好声色，但心中依旧不忘军国大事，明晓天下大势，乱未至而心已先料之，实为智者。鲍叔牙高兴起来，与管仲愈说愈是心中畅快，消了满腹怒气。

第十章　易牙烹子媚桓公　郑公兴兵平王乱

秦、晋、楚三大强国闻听齐国称霸，俱是不服，意欲生出事端。只是秦国地处西陲，一时难以进入中原与齐争锋。晋国又内乱未定，亦无力与齐为敌。唯有楚国内外无事，且寻得了一个出兵伐郑的借口——郑君复国，没有告知楚国，甚是无礼。

在楚国大军的逼迫下，郑厉公只得与楚国订立和好盟约，背弃齐国。齐桓公大怒，欲号召各国诸侯共同出兵征伐郑国，又被管仲、鲍叔牙劝止。结果，齐桓公只得按下征伐之心，将宁戚派往郑国，以大义斥责郑君。哼！如今乱世，大义能值几个铜钱？散朝之后，齐桓公退到内殿中，犹自愤愤地在心里想着。

竖刁急匆匆奔进殿中，跪下禀道："主公，小臣查出了泄露消息的贼人。"

"哦，是谁？"齐桓公问。

"贼人乃牛滚儿、西门威是也。"竖刁强压着心头的慌乱，尽量以宁定的声音说道。

他已把牛滚儿、西门威打入宫中囚室，严刑威逼，要二人承认泄露消息之罪。但牛滚儿、西门威虽已遍体是伤，仍然拒不认罪，并日夜在囚室中呼号，要见齐桓公申辩冤屈。这使得竖刁异常恐慌，害怕长此下去，齐桓公会察觉到他是在诬陷牛滚儿、西门威二人。今天见齐桓公心情不好，他立刻抓住机会，禀告贼人之事。竖刁已摸清了齐桓公的脾气，知道齐桓公心情不好时，最烦有事，往往会极草率地加以处置。

"什么，牛滚儿和西门威竟是贼人？你弄错了吧。"齐桓公怀疑地问。他一直猜想着是卫姬妒心太重，有意指使某个太监向鲍叔牙泄露他秘往女闾之事。

"小臣开始也不相信，可查来查去，件件事情都证明牛滚儿和西门威是贼人？"

“寡人一向待他二人不薄，他二人为何要不忠于寡人？”

“牛滚儿、西门威自以为是主公旧人，对主公宠信小臣甚是不满，欲借那鲍叔牙之手除了小臣。小臣不敢欺骗主公，求主公将牛滚儿、西门威唤上殿来，亲自审问。”竖刁满脸委屈，大着胆说道。

“唉！牛滚儿、西门威跟随寡人多年，见你来了，心中自是不服。这两个狗奴，心里只怕也在怨恨寡人，才会做出不端之事。寡人今日心里烦，不想见他们，你就替寡人处置了他们吧。”齐桓公叹着，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竖刁心头大喜，忙磕了几个头，又匆匆退向殿外。有了齐桓公这番话，他就可以立刻将牛滚儿和西门威置于死地，永绝后患。

竖刁退出后，齐桓公坐立不安，不知该如何是好。他先传宋华子上殿来弹琴，唱殷商古曲，但只听了两个曲子，就挥手让宋华子退了出去，又传葛嬴上殿。葛嬴就是那秦国美人，因出自“葛门”，又姓嬴氏，被齐桓公呼为葛嬴。往日被齐桓公惊叹为绝色的秦国美人今天看上去却无甚过人之处，齐桓公只听她弹唱了一曲，便挥手令其退下。

齐桓公令内侍端上美酒佳肴，自斟自饮起来。如今我齐国兵精粮足，库中铜钱堆积如山，富为列国之首，为何无力与那楚国争战？哼！就因为惧怕楚国，便眼睁睁看着那郑国背盟吗？郑国能够背盟，鲁国、宋国就不会背盟吗？列国都背盟了，我还算是什么霸主？当初我为什么要许那管仲独掌朝政，还尊之为仲父？如今倒好，我做什么都要看他这个仲父的眼色，是可忍孰不可忍？

齐桓公越想越怒，恨不得立刻就废了管仲仲父的称号，然后传令发倾国之兵，征伐郑国。但是他又并不敢真的下定决心，“重掌”齐国朝政，领兵出征。攻鲁大败的记忆依然清晰地刻在他的心上，让他想起来就脸上阵阵发烧。他连近在眼前的鲁国都不能征服，又如何能够征服远隔千里的强大楚国？

管仲在朝堂上说的话他听得很清楚——伐郑就是伐楚。若伐郑国，必将与楚国争战。齐桓公自然明白管仲所言非虚，他倡言尊王攘夷，就是在与楚国为敌。楚国不过是个四等子爵诸侯，却自号称王，公然与周室分庭抗礼。且楚国地处大泽之南，历来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

不仅是楚国，秦国、晋国也同样视齐国为敌。齐国能号令天下诸侯，秦国、晋国为什么就不能号令天下诸侯呢？秦、晋、楚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有可能与齐国爆发一场恶战。齐桓公不敢去想，若是没有管仲，他能否经受得住这样的恶战？除非他不想当号令天下诸侯的霸主，否则，他仍须称管仲为仲父。

齐桓公又怎么会不想当号令天下诸侯的霸主呢？他若不当霸主，别人就要当。别说秦、晋、楚这样的强大之国，就连宋国这样的殷商之遗，只怕也想当上霸主，他恐怕有一天会不得不听宋公的号令。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他必将威信扫地，连国君之位也难保住……想来想去，齐桓公只能依旧“恭听”仲父的决断，依仲父之策而行。然而这又令他极不舒服，愤怒欲狂。

“砰！”齐桓公陡然踢翻了面前的食案，并将玉杯狠狠向一个内侍太监的头上打去。

“啊！”那内侍太监惨叫声中，抱着头跪伏在地，血顺着他的指缝渗了出来，滴在齐桓公的脚下。其余内侍太监吓得脸色惨白，亦纷纷跪伏在地。

“滚，都给滚了出去！”齐桓公吼着，向内侍太监们挥腿猛踢。内侍太监们连滚带爬地滚到了殿外。

齐桓公拔出身后木架上的青铜宝剑，哇哇怪叫着，向着殿柱、食案、坐席，乃至帘幕一通乱劈乱砍。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停下了手，歪躺在坐席上，呼呼不停地喘着粗气。

“主公，主公！小臣易牙叩见主公。”殿外有个柔顺的声音在轻呼着。

是易牙！齐桓公这个念头刚在心上一转，便觉肚中咕咕叫了起来。一般的外臣是不能进入内宫后殿的，但易牙却是个例外。齐桓公特许在内侍太监的护拥下，易牙可以进入后殿敬献美味。那些美味令齐桓公大饱口福的同时，也令他生出好奇心来——欲知道这些美味易牙是怎么做出来的。边品尝美味边听易牙叙说美味的制作之法，已成为齐桓公的一种人生乐趣。

齐桓公发泄一通后，腹中怒气已消，也累了、饿了，此刻他听到易

牙的声音，立刻道："快进来！"

易牙端着一个朱漆托盘，走进殿中，跪伏在齐桓公面前。托盘无盖，里面放着一只精致的小铜鼎，鼎旁另有一只金勺。鼎中热气腾腾，一种奇异的香味从齐桓公的鼻端进入，直透进他的心底。

齐桓公食欲大盛，顾不得向易牙问这美味何名，拿起金勺就吃了起来。鼎中原来是肉汤，味道极鲜，似嫩羊，又似乳猪，而其味又远非羊、猪可比。转眼之间，已将肉汤食尽。齐桓公犹自以舌舔勺，意欲未尽。

"易牙，此汤乃何物烹成，味道鲜美至斯？"齐桓公问。

"此乃……此乃人肉也。"易牙声音哽咽，磕头答道。

"啊，这，这竟是人肉么，尔从何得之？"齐桓公大惊失色地问着。

"臣有一子，年仅三岁。臣杀之以适吾君之口。"易牙说着，泪流满面。

"你，你竟杀了自己的儿子！"齐桓公惊得从席上跳了起来。

"臣虽为无知小人，也曾闻古人言'忠君者，不有其身，不有其家'。近见主公神思不畅，身形消瘦，臣日夜忧心，恐主公因此有慢国政。臣无长技，唯能和味，然寻常之味，已不足适君之口矣。君者，天也。臣敬君当如敬天。臣子虽亡，然能适君之口，得沐天恩，是其福报也。臣所悲者，非为臣子。乃恨臣之技穷，非人肉已不足适君之口，罪莫大焉。请主公以失职罪，将臣发往有司处置。"易牙说着，又是连连磕头。

"罢了，罢了！"齐桓公连忙扶起易牙，感动不已，"寡人素知你忠心耿耿，今益明之矣。人之私爱，莫过其子。你爱寡人，胜于爱子，寡人岂能罪你。不仅不罪，还要赏你。寡人明日就升你为中大夫，列于朝班如何？"

"臣不愿列于朝班，臣只愿随侍主公左右。"易牙道。

"也罢，你就挂个中大夫之衔，随时听宣，侍奉寡人左右。"齐桓公道。

“臣谢主公不罪天恩，愿主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易牙又跪倒在地，连连磕头。

“嗯，你所杀者虽为己子，论我齐国之律，亦当罪之。这件事，你就不要对别人说了。”齐桓公叮嘱道。他想，要是鲍叔牙知道我竟吃了人肉，一定又要劝谏不止，不把我的脑袋劝痛，他就不会罢休。

“嗯。下去吧。”齐桓公说着，高声宣卫姬、宋华子、葛嬴一同上殿。

食了人肉，他的精神大增，浑身溢满了急待宣泄的欲望。易牙端着朱漆托盘，弯腰倒行，以最谦卑的动作退到了殿外。这易牙恭顺忠心，看来比那竖刁更胜一筹。竖刁虽然聪明，却有些自以为是。今后有些事情，该交给易牙去办才是。齐桓公如是想。

果然不出所料，周僖王在位五年，病重而崩。太子姬阆即位，是为惠王。齐桓公派隰朋、宁戚为使者，入王都洛邑进献贡物为贺。然而惠王却并不敬重齐国使者，似乎忘了齐国是尊王攘夷的天下霸主，仅仅以二等侯爵的礼仪接待齐使。所受天子的回赐之物，甚至比宋公、鲁侯还要少。

秦国、晋国、燕国等未入盟的使者大觉畅快，不断地对齐国使者冷嘲热讽。齐桓公大怒，召集群臣，商议要抛了“尊王攘夷”的旗号，学那楚国，自立为王。在管仲、鲍叔牙、隰朋、宁戚等人的苦劝下，齐桓公总算没有自称为王。史官也劝谏道，周室并未以信物予齐，所以天下诸侯虽尊齐国为霸主，而在周室眼中，齐国仍然只是一个普通侯国。宋为一等公爵，鲁为宗室诸侯之长，所受回赐之物多于齐国，亦是理所当然。齐桓公心里又倒憋了一口闷气，好些天没有理会朝臣。

幸好竖刁从秦地寻得了一队白狄女子，让齐桓公大感新鲜，暂且忘了胸中怒意。只是那队白狄女子虽是天生异相，却无甚特别之美，且又言语不通，没有一人能得到齐桓公的宠爱。齐桓公依旧念念不忘周室给他这个霸主的屈辱，思谋着该用什么办法报复一下周室，以解心头之恨。

他以尊王号令天下，要找出一个报复周室，而又不落下旁人议论的办法，还真不容易。不想上天却自动降下一个机会，使齐桓公得以报复

周室。

周惠王二年（公元前675年），王叔颓与蔿国、边伯、子禽、詹父、祝跪五大夫及司膳石速作乱，攻伐周惠王，将其赶出王都。周惠王不敌五大夫，奔于郕邑，派使者向齐国求救。齐桓公闻听周惠王有难，心头大喜，一边安慰周使，一边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应对之策。

周天子啊周天子，这个时候你才想起了我齐国，未免迟了。我救了你，只怕你又要摆出天子的架子，不礼敬我齐国。周天子由你当着，还真不如让那王叔颓当着。齐桓公坐在国君之位上，一边在心里嘀咕着，一边想着对付管仲、鲍叔牙等人的办法。他身为盟主，不救天子之难，实在不像话。管仲、鲍叔牙肯定要让他下令征集兵车，救天子之乱。但这次不论管仲、鲍叔牙说得多么有理，他也会拒不听从。

出乎齐桓公的意料，管仲和鲍叔牙亦不赞同齐国出兵救难，而是让齐桓公以盟主的身份，责令郑君戴罪立功，平王室之乱。齐桓公欣然听从，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以盟主的身份发号施令。且这一次发下号令，不论郑国是否听从，都是与他齐国大大有利。

若郑国听从，则是自承背盟有罪，使齐国天下霸主的威信因此大为增强；若是郑国拒不听从，天下人也不能责怪齐国，只能埋怨周惠王对盟主失礼，乃至自食恶果。

假如周惠王能侥幸逃过这一劫，必不敢对他齐国仍像从前那般无礼；假若周惠王败亡，新天子自会以前王的命运为鉴，对他齐国不敢有丝毫失礼。

齐桓公派大臣随周使前往郑国，宣示盟主之令。并让信使日日将周室内乱的情形写成书简，报与他知晓。

宏伟繁华的洛邑城在几天内就变了模样，无复王都的威严。街市上空荡荡的少有行人，来来往往的尽是手持硬弓长戈的兵卒。无数处高大的府第燃起了黑烟，滚滚直到天际。那是据府反抗王叔颓的大夫们兵败之后，举火自焚的痕迹。不时有一队队的男子被兵卒们押至街市，处以斩首之刑。这些人都是王叔颓和五大夫们认定的奸党贼人。他们的妻子女儿也都被没入王宫或是五大夫的府第中，沦为女奴。

高贵的王室子弟和士大夫们颤抖着躲在内堂里，祈求神明保佑，不

要将灾祸降到他们的身上。恐惧中，他们回忆起这件事的原委。

周庄王去世后，姬胡齐继位，是为僖王。齐桓公派使者入周相贺，并宣示其尊王之意，欲会合诸侯，定宋公之位，行会盟大礼。周僖王听到这个消息，又是高兴，又是满腹猜疑。

他高兴的是，齐为兵势强盛的大国，能对周室如此礼敬，实属难得。尤其是在此时，齐国的举动无疑会给初登王位的他大大增加光彩，使周天子的分量在列国诸侯心中又重了几分。但他又怀疑齐国是另有图谋，不安好心。齐国近几代国君常常失信，已为天下共知，齐襄公甚至用欺骗的手段杀了郑国国君。所以尽管他在口头上对齐桓公大为称赞，实际上却连一位使者都不愿派到北杏去。

后来齐桓公以他周天子的名义威服宋、郑两国，名望大增，连带着他周天子的声威也是大增。许多地处偏远，多年不贡的诸侯，也派了使者前来王都进贡朝见。周僖王心中不仅没有兴奋之意，反而充满了忧虑。他告诉太子说："长此下去，天下诸侯将只知道有齐桓公，不知道有周天子。"

太子姬阆即位后，接待的第一个使者，就是卫惠公派来的。当初，他本想周庄王去世后，借机逼迫新王交出公子黔牟，以绝王位威胁之患。不料齐桓公偏偏在这时打出了"尊王"的旗号，使他不敢轻举妄动。而现在，卫惠公又想出一计，当即令太子姬赤为使者，吩咐一番后，让其急速赶往王都。

姬赤见到周惠王后极是无礼，开口便道："我卫国之君乃齐所定也。黔牟，乃齐所逐也。齐为天下盟主，齐之所欲，天子自当从之。天子归还黔牟，是为顺齐，天子若仍庇护黔牟，是为逆齐。"

周惠王素来性急，闻听姬赤之言大怒，道："孤乃堂堂天子，岂能从一诸侯之欲？"

姬赤威胁道："顺齐，王位可保。逆齐，王位将不知何人所据。"他说罢，也不行礼，扬长走出朝堂，回转卫国。

周惠王气得几欲拔出青铜宝剑，喝令整顿兵车，攻伐卫国。但僖王的葬礼尚在进行，他擅动兵戈，就是有违礼法。周惠王虽未攻伐卫国，心中却将卫国恨之入骨，并对齐国也极为不满。他想，若无齐国的支

撑，卫国怎敢如此狂妄？这齐国口口声声尊王，却又纵容卫国威胁周室，其心险不可测。周惠王本来对黔牟无甚好感，此时却对黔牟厚加礼遇，赏赐有加。当齐国使者前来朝贺时，惠王对其异常冷淡，仅以普通侯国之礼相待。

卫惠公闻听后大为高兴。他威胁周惠王，使的是一箭双雕之计。如果周惠王软弱可欺，送还黔牟，自是除了他的心头之患。如果周惠王倔强不屈，势必痛恨齐国，对齐国无礼。齐桓公以尊王号令天下，自然不喜有着一位仇视齐国的周天子。这样，他与周惠王为敌，齐桓公就会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周庄王曾有一位宠妾，名为姚姬，生有一子，取名为颓。周庄王非常喜欢颓，以大夫国为其师傅。颓不喜正业，唯好养牛。府中养牛数百，皆以五谷为饲料，并披以彩衣，名之曰文兽。周惠王即位后，颓因在叔行，被尊之为王叔，人称其为王叔颓。

王叔颓常常亲自出都牧牛，仆从俱牵牛而行，一路上践踏无忌，伤害市人之物，且遇王驾，竟不回避。周惠王厌恶其牛，使人杀之，分与众朝臣食用。王叔颓恃其亲贵，本来就看不起惠王，此时更是屈辱恼恨交加，狂怒不已。周惠王性喜游猎，夺大夫子禽、祝跪、詹父之田为离宫。他又嫌王宫不大，圈地扩建。蔿国的花园、大夫边伯的住宅因近于王宫，都被圈占。司膳石速因所进熊掌味道不美，险被周惠王所杀，心中亦有怨恨之意。卫惠公抓住机会，暗暗鼓动王叔颓与蔿国、边伯、子禽、詹父、祝跪以及石速结为一党，谋乱夺位。

乱发之时，王叔颓先是被击败，后在卫国兵卒的援助下，又反败为胜，攻入王都，将周惠王赶至郕邑。周惠王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派使者向齐国求救。他并不指望齐国能派出救兵，只想着齐国既然以尊王号令天下，理应约束卫国，使卫国不至于过分逼迫他。

黔牟随着周惠王逃到了郕邑，卫惠公心有不甘，意欲再次发兵，夺取郕邑。齐国果然没有发下救兵，但却发出了“霸主”之命，让郑国“戴罪立功”。周惠王闻知，不禁又喜又忧。喜者，此“霸主”号令一出，卫国必然有所收敛，不敢进攻郕邑。忧者，乃郑与周室素有旧怨，未必肯听从“霸主”之命，平乱立功。

果然，卫国兵卒虽没离开王都，却也没有攻击郕邑。而郑国的兵车亦迟迟不见来到郕邑，护驾平乱。周惠王心中着急，连连派出使者，前

往郑国探知消息。

郑厉公接到齐使传至的“盟主之命”，心中忧虑，大会朝臣，商议应对之策。

“寡人因齐国之力，得以复位为君，却又背弃盟约，与楚结好。齐恨我郑国必深，今忽命我郑国平王室之乱，恐有奸谋。寡人有心拒命，则势必使齐国更加仇视郑国。今寡人进退两难，实不知如何为好。”郑厉公苦着脸道。他在心中常常埋怨先祖不善观测风水，竟选此恶地立国。

楚国野心勃勃，欲北进中原，威胁王室，霸有天下。郑国位于周地东南，成冲要之地，恰似一面盾牌挡在楚国之前。楚国要实现其欲望，非征服郑国不可。而齐国以尊王攘夷号召天下，又必定不容郑国臣服于楚。郑国依楚，则得罪于齐；依齐，则得罪于楚。而齐、楚俱为兵威赫赫的强国，无论是哪一个，郑国也得罪不起。故当齐桓公兵临郑国边界时，郑厉公毫不犹豫地倒向齐国，与齐国结盟。而当齐国兵退，楚国大兵压境时，郑厉公又连忙与楚结好。但如此左摇右摆，终究不是良法，只怕到头来，齐、楚两国都得罪了，致使宗族社稷覆灭。最好的办法，当是在齐、楚两国中择一与郑更有利者，结长久之盟。可是郑厉公想来想去，也无法分辨依附哪一国与郑更为有利。

楚国兵势之大，为天下之最，且离郑国较近，随时可发兵攻郑。依附楚国，可解郑国眼前之危。然而楚国称王，公然与周室为敌。作为宗室诸侯的郑国，若是长久依附楚国，未免名望扫地，在中原诸侯面前难以抬头。

齐国兵势虽强，但离郑国较远，中间又隔着宋、卫诸国，缓急之间，难以救援郑国。然而齐国又是天下公认的盟主，有号召列国诸侯的权力，且又以尊王攘夷之旨深得中原诸侯赞同，长此下去，齐国的势力必是愈来愈强。

“主公，以臣之见，平王室之乱，其利甚大，应从齐侯之命而行。”上卿叔詹出班奏道。

“从命又有何利？请上卿详细道来。”郑厉公问道。

“其利有三。一、遵盟主之命，可消齐国之怨，使我郑国少一强

敌。二、郑为宗室诸侯，有勤王之责，平王室之乱，名正言顺，亦能使我郑国名望大增，天下人将不再责我弃华夏而亲南蛮。三、王叔颓乃卫侯所立，其为天子，必亲卫而远郑。若我郑国有平王室之乱，则天子必释旧怨，与我郑国修好。如此，纵然是齐、楚两国，也不敢过于轻视我郑国。”叔詹回答道。

“上卿之言，甚是有理。”郑厉公赞许地说道，随即又皱起了眉头，道，“从齐侯之命，楚必不悦，奈何？”

“邬邑城池不固，难以据守。主公可将天子先迎入国中，并不派兵平乱。这样，既不违齐侯之命，又不使楚人动怒。然后见机而行，可进可退。”叔詹又说道。

“妙！”郑厉公拍案叫着，当即下令，着叔詹将周惠王迎入国中，安置于栎邑。

周惠王来到栎邑，稍觉心安，又派使者求见郑厉公，请郑厉公早日发兵平乱。郑厉公称病躲在后宫，不与周使相见，暗中则派人赶往楚国，打听楚国对于郑国的举动有何反应。过了几个月，有消息传来，楚王于征伐中暴亡，楚国忙于葬旧君，立新君，朝中大乱，无心理会中原之事。

郑厉公大喜，言：“此天助我也。”当即赶到栎邑，朝见周惠王，并征招兵卒，准备入王都平乱。

叔詹又道：“颓为王叔，主公可以书劝之，先礼后兵。”郑厉公应允，命叔詹写好帛书，遣使送至王都。此时王叔颓已被五大夫立为天子，将王宫变成了牛栏，成日在朝堂上骑牛戏耍，不亦乐乎。他正为一头心爱的黄牛生病而烦恼，三天后才召见郑使。王叔颓接过帛书，见上面写道：

郑伯百拜于王叔殿下：

> 礼曰：以臣犯君，谓之不忠，以弟犯兄，谓之不顺。不忠不顺，天必厌之。王叔误听奸臣之言，放逐其君，罪莫大焉。当今天子仁厚孝悌，许王叔若能悔祸归罪，当不失富贵。一错不可再错，王叔当速为决断。

看罢帛书，王叔颓大怒，掷书于地，道："郑伯本乃一反复无常之小人，有何德何能敢言本王之罪？本王必当兴兵，擒杀郑伯。"

郑厉公闻之，怒气勃发，立刻点齐三军，欲誓师出发。叔詹劝道："王叔颓有卫国兵卒保护，还有苏、南燕等小邦士卒相助。我郑国恐力有不足，难以战胜。王都之西有虢国，其国君虢公不喜王叔颓，主公何不约虢公同起义兵，拥王复位。"郑厉公依言遣使至虢国，约同时出兵攻王叔颓，虢公欣然应允。

周惠王四年（公元前673年）春，郑、虢两国兵车同时攻进了周境之内。卫惠王知道郑厉公是奉"盟主之命"行事，唯恐与郑对抗得罪了齐国，急忙传令，将卫国兵卒自王都召回。苏、南燕等小邦士卒见势不妙，也纷纷逃回本国。夏四月，郑、虢两国兵车已进至洛邑城下。郑厉公亲率兵车攻南门，虢公率兵攻北门。

蔿国急至王宫，求见王叔颓，却见宫门紧闭，无法进入。原来王叔颓正在亲自喂着宠牛，不愿见任何人。蔿国又气又悔，忙假传王叔颓之令，驱赶全城男子上城御敌。国人痛恨王叔颓昏暴，不仅不登城守御，反倒大开城门，将郑、虢两国兵卒放入。

蔿国恐惧之中，自刎而亡。子禽、祝跪则被乱军杀死。边伯、詹父在逃跑时被国人抓获，献与郑厉公。王叔颓这才慌了，让石速牵着几头肥牛，出宫门往西逃去。牛体肥胖，行走不快，刚奔出西门，就被追兵生擒。

周惠王复位于朝堂，命以车裂之刑，处死王叔颓、边伯、詹父、石速。又传命凡从逆之族，男丁一律斩首，女子一律没为官奴。然后，周惠王遣使至齐国致谢，以虎牢之地赐予郑，以鼎、彝、尊等宝器赐予虢，酬其平乱之功。郑厉公高兴之下，喝多了酒，回国之后，竟至一命呜呼。上卿叔詹与众朝臣拥太子姬捷即位，是为郑文公。

王都之乱平息，齐桓公有些高兴，又有些遗憾。高兴的是，郑国终于接受了盟主之命，使齐国威信不失。遗憾的是，他不喜欢的那位周惠王依然当着天子，虽是派了使者谢他，却仍然只是一句空话，既没有赐给他土地，更没有赐给他宝器。以他盟主的身份来说，周惠王对齐国的礼敬仍然不够。这使得他的遗憾多过了高兴，令他终日闷闷不乐。接着，王姬和徐姬相继去世，宫中哀乐不断，更是令他生厌，竟至大病了一场，直到来年春天方才康复。

一日，天子使者驰至临淄，传天子旨意——卫国曾经参与叛逆，至今未尝服罪，请盟主讨之。齐桓公令人送使者至馆舍中，然后传管仲入朝议事。传令者言仲父正在猛山行猎，至晚才能回返。

齐桓公本想令人至猛山传回管仲，转念之间，又改变主意，出宫登车，领着竖刁、易牙二人，率领数十禁军士卒，直往南门而去。好久没有行猎，齐桓公浑身不舒服，正好可借寻找管仲的名义出城乐上一阵。

和齐桓公的心情相反，竖刁、易牙二人近些时都是大感畅快，春风得意。竖刁不仅除掉了宫中的对手，且借着去秦地寻找白狄女子的机会，以长戈换得十数车羊毯，获金万镒。另外齐桓公还守信封他为上大夫，拥有食邑百户。易牙亦进位中大夫，官居宰宫正，主管一切饮食大典。因他曾经为巫，又兼掌太卜之事，国之吉凶，亦可由他口中说出。

出南门不远，就是猛山，此地林密草深，正是行猎的好去处。猛山为公苑，不论是公室子弟，还是朝中大夫，俱可入内行猎。但百姓若擅自入内行猎，则被视为罪人，律当斩首。齐桓公等人刚转过一道山坡，就听见马嘶人喊，好不热闹。

“快！”齐桓公似刚饮了美酒，精神大振，高声呼喝起来。

行猎之车比战车稍小，轻便快捷。很快，齐桓公等人就驰进了山间的猎场中。但见百十来健仆挥动长戈呼叫着，布成个大圆圈，将一群梅花鹿圈在其中。管仲站在一辆小车上，弯弓搭箭，正欲向猎物射去。

“仲父且慢！”齐桓公叫着，疾驰至圆圈之前。管仲吃了一惊，慌忙要下车行礼。那些健仆们也纷纷跪倒在地。

“猎场之上，行什么礼？快，快站起来，别让梅花鹿跑了，谁让梅花鹿跑了，我砍谁的脑袋！”齐桓公着急地吼道。他这么一吼，那些健仆们又慌忙爬了起来，你挤我撞，乱成一团。

齐桓公不觉哈哈大笑，道：“仲父，看来你善于治国，却不善治家啊。这些仆人竟似野民一般，不知排行列队。”

管仲在车上拱手行了一礼，道：“主公圣明，这些家仆确乎为野民，都是自山戎和狄人那儿逃来的。这些人虽然还不知排行列队，然甚能吃苦耐劳，且又忠于主人。”

“哦，原来如此。”齐桓公点了点头，向圈中的鹿群望去。齐国近年大为富足，远近流民纷纷归附，连许多夷狄之族的野民，也逃到了齐国来。朝中大臣多有收留野民为仆者，爱其诚朴而又有力量。圈中的那群鹿不多，大大小小加起来不过十余只。

“好多天没有拉弓，手心都痒了起来。”齐桓公笑着道。

“微臣新得良弓一张，尚未试射。请主公试试此弓，是否真能称之为良。”管仲说着，令仆从将弓送至齐桓公车前。

自从他号为仲父后，以声色自娱的时候居多，少有行猎之举。他曾箭射过齐桓公，几乎使齐桓公丧命，这件事齐桓公必然是终生难忘。身为仲父，若行猎过多，必被齐桓公引为同好，邀之同乐。到那时，他不可避免地会在齐桓公面前拉弓射箭，势将引起齐桓公不愉快的回忆。然而管仲又甚是喜欢行猎，近些天见齐桓公很少出宫，便借机大行其猎，同时巡视各处城邑。他如此苦心，为的就是避免在猎场上与齐桓公相见。不想他仍是在猎场上与齐桓公来了个“君臣相逢”。

齐桓公接过弓，搭上箭，嗖嗖嗖连射三箭。三只较大的梅花鹿应声而倒。猎场上顿时欢声雷动，喝彩声响彻云霄，齐桓公大感畅快，笑着对管仲道：“此果然不愧良弓。仲父射术高强，素称妙手，何不一露神技？”

管仲连连摇头：“如今微臣臂力已衰，无复当年之勇矣。”说着，话头一转，问，“主公来此，是否朝中有了急务？”

“嗯，也算是急务。”齐桓公把天子使者的来意简单讲述了一遍。

“这件事，微臣须细细思量一番。”管仲说着，言道天色将晚，恭请主公回转都城。齐桓公并不愿此刻回城，但想了想，还是答应了管仲的请求。

山风习习，晚霞满天，林间紫霭漫漫。一队大雁嘎嘎嘎地叫着，从青色的山峰上掠过，飞向北方幽暗的天际。齐桓公让管仲与他同乘在一辆车上，行驰在归猎队伍的最前面。竖刁则乘着一辆小车紧跟在后。易牙仍是充当御者，坐在车前的横板上。管仲忽然想起了他和鲍叔牙同乘的情景。那会离现在已有十余年。那时他正当壮年，而现在他已感体力日衰。

管仲记得他曾对鲍叔牙说过——治一国之盛，不过是小道耳，平天下之乱，方为大道。他在说这句话时，自我期望甚高，以为十年之功，便足以平天下之乱。如今他是否已平了天下之乱呢？好像是的，他已经辅佐齐桓公成为霸主，可以号令天下。甚至王室生乱，齐国不出兵车，仅凭“盟主之命”，便已平定。但强大的戎夷之族，依然在时时劫掠华夏诸侯。楚、晋、秦等强国也依然在四处吞灭弱国。

天下仍是混乱不已。他管仲仅仅是为齐国争得了一个霸主的虚号，仅仅是使周围十余邻国得到了暂时的安宁。虽然这已算是平王东迁以来谁也不曾做出的功绩，但管仲绝不满足。

不，我必须使主公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霸主。我一定要击败戎夷诸族，使之不敢劫掠华夏诸侯。我也一定要使楚、晋、秦等强国听从齐国的号令，共尊王室。管仲在心中对自己说道。

“仲父，你在想什么？”齐桓公见管仲神情凝重，问道。

“我在想，卫君乃我齐国所立，出兵征讨，并不适合。”管仲答道。

“那么依仲父之见，寡人该如何回应天子使者？”

“主公可以使用盟主的名义，命卫君向天子谢罪。”

“卫君会听从寡人之命吗？”

“此时，卫君必然听从。因为他若不听从，就会迫使我齐国征讨，其君位将无法保全。”

“卫国兵势不强，又未与楚国结好。我们不若对其征讨，以示兵威。”

“兵者，凶器也，不可轻易示人。”

“寡人每次意欲征讨，仲父便加以劝阻，是为何故？”齐桓公有些不满地说道。

“当年周穆王曾想讨伐戎夷，大臣祭公谋父劝谏说，先王对天下向来是以仁义为号召，不爱炫耀武力。王者的武力常常收藏着，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才会使出，一旦使出，则必须显出巨大的威力，使天下畏惧。

兵者，机变百端，时有不测，常常炫耀武力，难免会有失利的时候。这样，就会失去威信。所以周室历代贤王从不轻易对天下示以兵威。古公亶父屡受夷人攻击，以致举族迁移，也不肯擅动兵戈。文王谦恭谨慎，殷室诸侯三分已归其二，却不愿轻动大军，征伐纣王。武王即位后天下诸侯几乎全部臣服于周室，但武王还是准备了二年，之后方誓师牧野，一举灭殷，王于天下。可惜周室后代昏王不听先王遗训，不以仁义号召天下，反以炫耀兵威来压服天下，终至礼乐崩坏，人心不古，列国争战不休。而其王室之威，亦荡然无存矣。微臣愿主公效周室历代贤王，以仁义号召天下，成千秋大业。”管仲恳切地说道。

“以仁义号召天下？方今诸侯俱以兵威论大小，岂肯听信。”

“不然，只要运用得当，‘仁义’二字，将无敌于天下。”

“‘仁义’乃无形无迹，何能无敌天下。”

“当年文王曾问太公，如何才能使天下归顺。太公答道，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所有人的天下。王者若能与天下人共利，就能使天下人听从他的号命，反之，若专与天下人争利，那么天下人都要弃他而去。与天下人共利，不独享财物，就是‘仁’。和天下人共同享受欢乐，共同分担忧虑，爱恨相同，就是‘义’。主公尊王，可制止杀伐，恢复礼乐，使君安其位，臣安其职，民安其地，正是与天下人共利。主公攘夷，抵御蛮夷诸族对华夏之邦的劫掠，是为与天下人共担忧虑。尊王攘夷其实就是‘仁义’。主公试思，天下有哪一个诸侯不想安坐君位呢？天下又有哪一个诸侯愿意被蛮夷之族劫掠呢？只要天下诸侯相信主公真正是在尊王攘夷，必然会纷纷归服主公。如此，主公之仁义，必将无敌于天下。卫虽有罪，弱国也，以强伐弱，天下人必然不服，以为主公欲夺人之利。如此，主公之仁义伪矣，将毫无威力可言。”管仲道。

“假如卫君真的拒不听令，我齐国也不示以兵威吗？”齐桓公又问。

“如果卫君昏暴如此，我齐国当然要示以兵威。而且兵威一出，必须大胜。空口高谈仁义，别人虽是敬你，却不服你。仁义二字，非兵威不能托之。”管仲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哦，寡人明白了，行仁义可得天下人之‘敬’，示兵威可得天下人之‘服’。”齐桓公若有所思地说道。

“正是，只有得此‘敬服’二字，方能真正霸于天下，成千秋大业。”

“寡人听从仲父之言，决不擅动兵威。”齐桓公说着，拱手向管仲施了一礼。

“主公从善如流，虽周室先代之贤王，亦不及也。”管仲连忙回礼道。

哼！他居然比我等还会讨好主公，难怪会当上仲父。竖刁和易牙二人在心中想着，心里溢满了妒忌之意。尽管他们一个阉割了自己，一个杀了亲生儿子，却无法赢得齐桓公的敬重，齐桓公恐怕今生今世也难向他们拱手施上一礼。

第十一章　庆父思淫戏哀姜　桓公伐卫示兵威

卫惠公接到齐桓公的“盟主之令”后，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即派使者带着白璧十双、黄金千镒，入王都谢罪。他日夜担心齐桓公会听从天子之命，对他施以兵威。如果齐军到来，他不仅是君位难保，只怕连项上的人头也无法保住。

白璧十双、黄金千镒的厚礼并不能令周惠王消除心中恨意。他对卫国使者说，除非卫君废了姬赤的太子之位，否则，他决不会善罢甘休。卫惠公只得向各国使者宣示——废除姬赤的太子之位，但又未另立太子。然后，卫惠公又让使者携白璧二十双、黄金二千镒，送与齐桓公。

见到卫惠公如此恭顺，齐桓公心中很是高兴，对管仲也更加钦佩。齐桓公借口病体未愈，难以理事，向朝臣宣布——国有大政，当先告仲父，次及寡人。事有两难，则以仲父之裁决为准。竖刁、易牙闻知，妒忌欲狂，却也无可奈何。齐桓公如此宣布，等于是杜绝了他二人干预朝政的可能。竖刁、易牙只能千方百计地以声色游猎之乐来讨好齐桓公，以固其位。

除了声色游猎之乐外，齐桓公又新添了一件喜好——爱去各大臣家饮酒为乐，今日至管仲府中，明日至鲍叔牙府中，后日至宁戚府中，竟是无止无休。

一日，齐桓公带着竖刁、易牙来到了新拜的工正陈公子完府中。

陈公子完，字敬仲，是陈宣公之兄陈厉公之子。陈厉公好淫，常常越境至蔡国寻找美女淫乐。陈宣公与另外两位兄长合谋，指使蔡国人以美女为诱饵，杀死陈厉公。陈宣公的两位兄长先后即位，没过几年又先后去世了，最后是陈宣公即位做了国君。

陈宣公生性多疑，见太子御寇与诸公子多有往来，遂以为是御寇在谋叛，捕而杀之。与御寇相善的诸公子害怕受到株连，纷纷逃亡。敬仲不仅与御寇相善，且为厉公之子，更易受到株连。他不敢投奔到别的小国，连夜穿越宋国、邾国，奔至临淄城中。

齐桓公早就听人说过敬仲是贤者，又见其身份高贵，意欲拜为下卿。敬仲坚辞不就，说："逃亡之臣，幸获贤君宽恕，不加罪责，已是蒙天高地厚之恩，岂敢身居高位？贤君若强使逃臣就位，逃臣只能以死相谢。"敬仲说得如此决绝，齐桓公不好勉强，封敬仲为中大夫，拜为工正。齐桓公做公子时也曾有过一段逃亡生涯，对敬仲倍感亲切，常常在敬仲这儿一待就是一整天。

这天他虽是饮了不少酒，却仍未尽兴，见天色昏暗，就说道："敬仲何不点上烛火，让大伙儿快快乐乐喝一晚上。"

敬仲辞谢道："微臣只知道白天请主公饮酒，不知夜晚陪饮，不敢奉命。"

齐桓公不高兴了，说："夜晚喝喝酒，又有什么不行呢。"

敬仲道："礼曰，酒者，不能无度。无度非仁也。"

齐桓公不觉叹道："敬仲不愧为虞舜之后，当真是非礼勿行。"遂起身告辞，回转宫中，令竖刁、易牙大举烛火，作通宵之饮。

隔了几日，齐桓公又赐城南之田与敬仲，以显示他的敬贤之意。敬仲为表示他的谢意，将其姓氏改为田，主动放弃陈国公子的身份，愿世世代代为齐国之臣。齐桓公大喜，又对敬仲大赐铜钱黄金，赏奴百口。

一般来说，似敬仲这样的人轻易不会放弃公子身份。如果陈国发生混乱，敬仲就可请求齐桓公的帮助，以公子的身份回国夺位。而依照常理，齐桓公也愿意扶植一个与齐国结好的陈国国君。但是敬仲放弃了公子的身份后，就绝无回国夺位的可能。

敬仲改姓这件事传扬开来，天下人俱称齐桓公为至贤之君，以致敬仲不愿为陈国之君，而甘愿为齐国大夫。齐国大族国氏钦佩敬仲之贤，将女儿嫁与敬仲，并赠以丰厚的嫁资。敬仲成为田氏之祖，人丁日渐兴旺，在齐国的名望一天大于一天。

这年年底，鲁国大夫施伯来到齐国，言齐襄公之女已长大成人，希望齐、鲁两国速定婚姻之事。原来文姜已病重去世，临终前反复对近侍之人说道："齐女已满十五岁，可以出嫁了。国君当速娶之，以定后宫之位。齐为霸主，国君当与其结好始终，不可轻易得罪。国君不必因为

丧仪之礼，而有所拘束。”

文姜去世之后，鲁庄公和公子季友不顾国中许多大臣的反对，将她的遗体运回都城，以国君夫人之礼葬之。丧期刚过一年，鲁庄公便遣大夫施伯入齐，商议纳币迎娶之礼。

齐桓公听了施伯的话，不觉皱起了眉头，道：“父母之丧，应守三年之孝。孝中不行婚嫁，自天子至庶人皆然。鲁国乃礼仪之邦，如何不知此礼仪之事？”

文姜荒淫无耻，使我鲁国遭受丧君之辱，已非人母。我主公以礼葬之，又守孝一年，对其仁至义尽，何为不知礼仪？施伯在心里反驳道。文姜毕竟是齐国公主，对文姜出言不逊，就是对齐桓公出言不逊。

“礼仪之事，不可轻慢。烦请大夫告知鲁侯，待三年期满，再来迎娶不迟。”齐桓公正色说道。施伯只好答应，告辞回国。鲁庄公闻报并不生气，率领大队禁卒，至郎邑行猎。鲁国可以行猎的地方甚多，鲁庄公却只喜欢去郎邑一地。

周惠王七年（公元前670年）秋，齐桓公侄女哀姜出嫁鲁国。鲁庄公此时已经三十七岁了，方才娶了正室夫人，在列国之间亦是罕事。新娘哀姜正当十八岁的花样年华，美艳异常。跟随的陪嫁者中有许多小国的公主，还有哀姜的妹妹叔姜。叔姜只十五岁，虽然年少，却比哀姜更为美丽。

鲁庄公一次就娶得如此众多的妙龄美女，令各国的观礼使者羡慕不已。婚礼极其豪奢，已不似是礼仪之邦所为，使各国使者大感困惑。鲁庄公还让公室大夫的夫人们拜见哀姜，并用玉帛作为晋见的礼物。

施伯很是担忧，劝谏道：“男子的晋见之礼，身份高贵者使用玉帛，低贱者使用禽鸟。女子的晋见之礼，只需以榛子、枣子、栗子、干肉等物就足够了。现在主公让女子以玉帛晋见，是男女无别也。男女无别，非礼也。我鲁国怎么能行无礼之事？”

鲁庄公不听施伯之劝，道：“齐乃霸主之国，晋见齐国公主，须加倍敬之，不可拘于常礼。”施伯低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自鲁齐交好以来，鲁国已过了十余年平安的日子，没有打过一场大

仗。鲁国上上下下俱沉醉于这种平安岁月，闻听兵乱之事就心生厌恶。要长久地保持这种平安岁月，鲁国自然应该对齐国加倍礼敬。

欲令国安，兵势须盛，使外敌不敢轻易启衅。主公只知结好齐国，不知强兵，岂能长久保持平安？施伯在心中说着。他愈来愈感到鲁庄公在远离朝臣，已听不进任何劝谏。也难怪，鲁庄公早就对军国大事厌烦起来，一年中难得与朝臣相见几日，他只对行猎和美女感兴趣，但是却偏偏对哀姜这样的绝色美女不感兴趣。

鲁庄公即位时年仅十三岁，父亲暴死，母亲不能归国，庶兄又虎视眈眈。他心中忧虑恐惧，又偏须做出一副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稳重镇定，这使他常常暴躁欲狂。他唯有在行猎中不停地开弓射箭，与猛兽厮杀，才能消解心中的狂躁。

郎邑之地林密草深，又地势平坦，是个行猎的好地方。鲁庄公十六岁那年，行猎返归离宫时，路过大夫党氏建在郎邑的庄园，遇见了党氏美丽的女儿孟任。从此，鲁庄公日日来到党氏庄园，意欲与孟任相会。但党氏却将女儿藏在后堂中，根本不让鲁庄公看见。鲁庄公急了，下令在党氏庄园外筑上一座高台。他每天都登上高台，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庄园的后堂。孟任除非永远不出后堂，出则必然会被他看见。党氏害怕鲁庄公不回朝中，会引起大臣们的议论，只得让女儿上到高台，与鲁庄公相见。

鲁庄公大喜，当即要以高车将孟任载回都城。孟任不从，说："臣妾虽贱，也是大夫之女。国君纵为至尊，亦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将臣妾带走。"

"你如果相从，寡人必立之为正宫夫人。"鲁庄公情急之下，随口许愿道。孟任却不肯随便，割破手臂，让鲁庄公发下血誓。但是鲁庄公将孟任载回都城后，却迟迟未立孟任为夫人。

鲁国为宗室诸侯之首，身份极为尊崇，历代正宫夫人不是齐国的公主，就是陈国、宋国的公主。就连侧宫姬妾，也大多是小国的公主，绝没有一个普通大夫的女儿做了鲁国国君的夫人。鲁国乃礼仪之邦，极重视尊卑贵贱，也不容国君娶大夫之女为夫人。

正当鲁庄公左右为难的时候，齐襄公主动提出要把刚出世的女儿许配给他。鲁庄公如释重负，当即答应。这样，他就可以在齐国公主未长

成之前，不立正宫夫人，勉强算是遵守了与孟任立下的血誓。至于十几年后，齐国公主成人了，他又该如何？却想也未想。在他那个年龄，认为十几年后是个非常遥远的日子。何况，十几年会发生许多变化，到时候他不一定非娶齐国公主不可。

他在将孟任载回宫中的一年之后，就有了一个儿子，名为公子般。后来，又有一小国公主风氏被鲁庄公纳为姬妾，亦生下一子，名之为公子申。鲁庄公没想到的是，十几年的时光似乎一晃就来到了眼前。

十几年中也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鲁庄公须娶齐国公主这一事实，却无任何变化。虽说鲁庄公后来纳有风氏，但对孟任仍是宠爱无比，令其执掌后宫，无夫人之名，而有夫人之实。十几年来，孟任也渐渐习惯于自视为夫人，有一日，忽然想到齐国公主已经长大，立刻就要入主鲁宫，心中顿时不快起来。

齐国公主的优势极为明显，她根本没有抵挡的能力。孟任的脾气暴躁起来，常常无缘无故地大哭大闹，痛斥鲁庄公背叛血誓，必遭报应。鲁庄公大为恼恨，又见孟任日渐衰老，更是从心底里生出厌恶之意。他从齐国使者口中得知，将要嫁给他的哀姜已出落得艳若桃花，美丽无比。鲁庄公的心情起了变化，由恐惧迎娶哀姜变得急欲迎娶哀姜。故母丧之期才过一年，就让施伯进入齐国商议婚娶之事。

鲁国大臣们不明国君的心情，还以为国君是在有意贬损母丧之礼。不想齐桓公却大讲起礼仪来，让鲁庄公讨了个没趣。孟任见到鲁庄公如此绝情，郁闷愤恨之下，几乎在哀姜进入鲁宫的同时就一病不起，终至亡故，年岁尚不及四旬。

鲁庄公此时又想起了他和孟任的恩爱过去，悔恨至极，虽然只以姬妾之礼葬了孟任，却又亲临祭吊，等同夫人一般。哀姜见此，心中大为不满，常常大发脾气，鞭打宫女太监，并且一整夜都不理会鲁庄公。鲁庄公深感头疼，虽表面上对哀姜仍是礼敬有加，心中却愈来愈憎恨哀姜。鲁庄公把他的一腔情怀全移在叔姜身上，几乎日日宿于叔姜居住的偏殿中。

哀姜成长的年代，正是齐桓公严禁“淫奔”，厉行“礼法”之时。但宫中并不禁淫邪之曲，哀姜时时可以听到宫女们唱那《猗嗟曲》之歌。不过宫女们依顺齐桓公之意，都说这《猗嗟曲》之歌是在嘲讽鲁庄公。一些后宫姬妾们更以此歌来取笑哀姜，令哀姜大感羞耻。还没出嫁，哀姜

心中已对鲁庄公有了厌恶之意。待来到鲁宫，见到鲁庄公虽无夫人，却先有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的年龄比她还大，心中更是委屈不已。此时哀姜见鲁庄公冷淡她而宠爱叔姜，在厌恶委屈中又多出了恼怒愤恨之意。

当初后宫姬妾们没有料到叔姜会随姐姐陪嫁，因此很少有人在叔姜面前嘲笑鲁庄公，故叔姜未对鲁庄公生出不好的印象。叔姜对她获得的宠爱又高兴又担心，时常提醒鲁庄公不可轻慢了姐姐，免得姐姐对妹妹生出了恨意。鲁庄公也不想过于冷淡哀姜，行猎时常常把哀姜带在身边。

一日，鲁庄公在郎邑行猎时偶然从他当年所筑的高台下经过，被哀姜喝令停下车来。哀姜说她素来喜欢登高远望，要到台上去玩一会。鲁庄公触景伤情，不愿登上高台，让哀姜独自带着几个贴身宫女登上了高台，他则闭目躺在车中养起神来。

高台上南望是党氏的庄园，东望是鲁庄公的车队，北望是密密的林莽，西望是无尽的草地。哀姜不愿南望，也不愿东望，目光只在西北方游移不定。忽然，从林中冲出几辆行猎小车来，当先一辆小车上站着二人，年龄都在四十开外，身材魁壮，相貌堂堂。哀姜在朝臣行拜见大礼时见过二人，知道他们是公子庆父和公子叔牙。

鲁庄公将朝政托与公子季友，使公室子弟大为不满。他为安抚众人，只得允许部分公室子弟入朝议政。公子庆父和公子叔牙都名列上大夫，既为公室子弟，又为朝廷重臣。国君行猎，朝臣应轮流随侍。今日正轮到公子庆父和公子叔牙。二人先得查看猎场，然后回报国君。

鲁国公室子弟虽不成器，生得倒是仪表不凡。哀姜正想着，一阵风吹过，陡地将她手上的一条绢巾吹落台下，正飘到公子庆父的头上。哀姜顿时羞得满脸通红，一时慌张得不知所措。她在齐国后宫听了许多淫邪之曲，知道男女私会之时，女子常常会把绢巾赠给对方。哀姜身为国君夫人，居然将手中绢巾“丢给”了朝臣，传扬出去，无疑是一大丑闻。

她想到此，连忙派亲信宫女奔下台，向公子庆父讨回绢巾。宫女很快就回来了，拿回卷成一团的绢巾。哀姜忙抖开绢巾，见其中包着一块灿烂的美玉。女赠绢巾，男赠美玉，正是男女私会之时必不可少的信物。公子庆父好大的胆，竟敢调戏国君夫人，他不怕灭族之祸吗？哀姜大怒，立刻就要奔下高台，去告发公子庆父。但是她只奔出几步，又停

了下来，对着那块美玉看了又看。

齐国虽然愈来愈似鲁国，成了“礼仪之邦”，然尚武好勇之风并未减弱。许多女子都将强悍勇敢的男子看作意中之人。哀姜也喜欢武勇的壮汉，但她以为只有齐国才会有武勇之人，鲁国男子都是贪生怕死的鼠辈。可此时看来，公子庆父就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鼠辈。他冒了灭族大祸示好与我，一定是从心底里喜欢上了我，才会作此冒险之举。我怎么能把这样一个喜欢我的男子置于死地呢？

主公他在我未进宫之前，就有了那么多女人，连儿子都有了几个，我为什么偏偏只能有一个男人，而且还是个根本没有将我放在眼中的男人。哼！主公啊主公，你既不将我放在眼里，我又何必要将你放在眼里。哀姜想着，重新把美玉包在绢巾里，紧紧藏在内衣中。

就在鲁庄公迎娶哀姜后没过多久，卫惠公病亡，姬赤继位，是为卫懿公。周惠王见姬赤继位，大怒，立即派使者至卫，言姬赤的太子之位早已被废，不可为君，请卫国公室另立新君。卫国公室子弟却一致拥立姬赤，拒不听从天子之命。周惠王更怒，不顾大臣的劝谏，命左右宰相辅臣周公忌父和召公廖领兵车二百乘，强行护送黔牟回国，夺取君位。

卫懿公以公子开方为大将，率兵车三百乘迎敌，在边境上将周兵打得大败而逃。黔牟年岁已老，经此一番惊吓，回到王都就已呜呼哀哉。周惠王无奈之下，只得又派使者至齐，命齐国征讨卫国。齐国却婉言拒绝，说礼不伐丧，此时并不适宜征讨卫国。周惠王对齐国的拒绝极为不满，但又想不出任何逼迫齐国从命的办法。

周公忌父献计道：“近来晋国日渐强大，与虢国多有争战，臣请天子遣重臣至晋，调和晋、虢两国。齐侯闻之，必惧天子重晋，自会听从天子之命。”周惠王连称妙计，当即令周公忌父为使，至晋国宣示王命，劝其与虢国罢战和好。

在周室的历代周公中，绝少有被派作使者，出使诸侯之国。晋国大感荣耀，当即表示听从周室之命，不与虢国争战。天下诸侯议论纷纷，都说周室在疏远齐国，想让晋国成为列国盟主。齐桓公闻知周惠王的种种举动，忙将管仲召进内宫，商议应对之策。

“天子不命盟主征伐，擅动王师，致使败溃，为天下所笑。又不顾礼法，欲征治丧之国。且以周公出使诸侯，全然不知尊卑。其种种乖张

之举，已近昏暴。”齐桓公愤愤地说着。他之所以不愿出兵征伐卫国，自然不是因为礼不伐丧。周天子毫不理睬他这位列国盟主，企图以周室之师打败卫国，令他心中很不舒服。王师大败的消息传来，他高兴得哈哈大笑，在宫中痛饮通宵，直至大醉，方才罢休。

周天子吃了亏后，才又想起了他，却仍不肯以盟主之礼相敬，只派了个小小的上士为使者，向他宣示天子之命。这与周公忌父出使晋国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齐桓公为此深感屈辱。他真想率兵杀进王都，废了这位和他作对的天子，另立新君。但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自毁他“尊王”的名望，致使列国之盟崩溃，并使齐国成为天下之敌。

“周室子弟俱不成器，要想择一贤者，难于登天。”管仲笑道。他只一听到齐桓公的言语，就知道齐桓公心中想的是什么。

“天子如此，无非是逼我听从他的旨意。哼！这回我偏不听从，看他怎么办？我就不信，放着齐国在这儿，他敢另封晋国为天下霸主。”齐桓公道。

“主公说过，天子已近昏暴。既是昏暴之主，又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仲父是说，周室真敢废了我们，另立晋国为列国盟主？”

“周室从来没有真正立我们为列国盟主，又何言废？”

“如此说来，周室有意激恼我们，好找到一个借口去亲近晋国？”

“这倒不一定，我齐国不好对付，那晋国更是难惹。天子虽然昏暴，这层道理总不会不明白吧。不过，我们若应对不好，天子骑虎难下，也许会真立了晋国为天下霸主。如果天子真的这么做了，于我齐国大为不利。我齐国非立刻与晋国争战不可。无论胜败，都不妥当。”

“不错。胜了，我们不过还是盟主，并未得到半点好处。败了，则十数年的经营，不免毁于一旦。”齐桓公赞同地说道。近几年来，他并不参与朝政，但看起天下大势来，反比以前明白了许多。

“所以，我们不能让晋国借此轻易地获得了霸主的名号，该退让的时候，就退让一步。我们可以派人去王都，说我们愿意征伐卫国。但若

天子不派周公这样身份的使者来，我们就决不出兵。”管仲道。

“看来也只有这样了。嗯，我们这次出征，是无形胜之，还是争战胜之？”

“卫侯性本骄狂，新近又胜王师，恐难以无形之战胜之。再说，卫国离晋国较近，以力胜之，可以震慑晋国，使其不敢贸然与我齐国作对。”管仲道。

“好！”齐桓公兴奋地大叫了起来。

周惠王只想齐桓公出兵伐卫，并不想派周公这样身份高贵的大臣出使齐国。而周公不至齐国，齐桓公就口中答应出兵，实际上又想出种种借口拖延。卫懿公趁机修整兵车，想抢在齐桓公出兵之前，先打进周室境内。周惠王无奈，只好派召公廖出使齐国，宣示王命。周公、召公并称为尊，周惠王派召公出使，已算是向齐桓公“屈服”了。

周惠王十一年（公元前666年）春，齐桓公遣使至卫，命卫国向王室谢罪。卫懿公自是不服，一边斥退齐使，一边大征兵车，居然搜罗到了四百乘兵车，陈于边境，严阵以待。齐桓公选定吉日，在管仲、王子成父等人的陪同下，来至城南军营中，巡视兵威。

在齐桓公的想象中，此次出征，至少需要兵车五百乘。但他走进军营后却大吃一惊，但见营前的校场上，只排列着百余乘兵车。

“仲父，是不是还有兵车未曾齐备？”齐桓公疑惑地问。

“没有，此次决战，就此百乘兵车。”管仲答道。

“百乘兵车怎能战胜卫国四百乘兵车？”齐桓公惊诧地问。

“主公，你还记得当初微臣所说的养兵之法吗？”管仲不答反问。

“当然记得，你曾说要隐兵于十五乡中，编为三军，无敌于天下。”齐桓公答道。

“如今十五乡之精兵俱练成矣。三军分上、中、下，每军共有兵车百乘。此为下军，虽仅万人，然可当寻常之敌五万人。”管仲自豪地说道。

“这新编之军有如此勇猛吗？请仲父试演战阵，让寡人见识见识。”齐桓公大感兴趣地说道。

管仲请齐桓公走上校场边的高台，挥动了一下令旗。但见鼓声大作，百辆战车如破堤狂泻的洪水，咆哮奔涌，势不可当。管仲旗指左方，那“洪流”立刻转向左方；旗指右方，“洪流”亦转向右方。迅如疾雷，无丝毫杂乱阻塞之象。

“好，好！”齐桓公连声叫着。他从未看到过能如此快速回旋的军阵。看了一会，齐桓公又发现这军阵与寻常的军阵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战车与寻常的战车不同，其车轮更高，车厢却更短，这样奔驰起来会更快，也更灵活。车厢上中虽然仍是三名甲士，一名御车，一名执戈，一名执弓。但其戈要比寻常之戈长出丈余，弓亦为平时只有二人合力才能拉开的硬弓。车下两旁的甲士寻常只有四人，而这高轮战车旁，却共有八人，四人持巨斧，四人持长戈。

另外还有四十五名士卒，共分三队，每队十五人，五人为手执长戈的甲士，五人为盾牌手，五人为弓箭手。其中甲士和盾牌手肩上都背着标枪，甲士背五支，盾牌手背十支。三队士卒，一在车前，一在车左，一在车右，互相掩护前进。这样，一辆兵车的甲士共有二十六人，比寻常的兵车几乎多出了四倍。

尤其是无论甲士或盾牌手、弓箭手，体格都很魁壮，奔跑起来又快又稳，完全可以跟上疾驰的战车。整个军阵的排列以及进退回旋之势更非寻常可比。

每五辆战车组成一个小队，每三个小队组成一个大队。军阵中共有六个大队分成左、中、右三部分往复回旋，或中间两个大队突出而前，或左、右四个大队包抄而上，变幻莫测，奇诡难料。

另有十辆战车在军阵之间往来巡视，车上甲士手举大旗，左招右挥。车中架有金鼓，或鸣金，或击鼓，俱是同起同落，分毫不差。百辆战车闻听鸣金，立刻停止，闻听击鼓，又立刻前进。

“好，好！这上万士卒看来竟是一个人似的。”齐桓公又大叫道。

“兵法云‘行慎行列’，讲的就是士卒要严守军纪，万众一心。争战最

忌兵心不齐。武王在‘牧野之誓’中反复叮嘱将士要部伍整齐，亦是此理。”管仲道。

“不错，太公当年助武王伐纣，军纪森严，部伍整齐，以四万五千壮士打败了纣王的七十万大军。”

“微臣历十余年所练三军，俱为百中选一的壮士，既严守军纪，又武勇敢战，非寻常军卒可比，只待主公一声令下，即可出征，大破卫师。”

“仲父所选之兵，个个力大武勇，寡人亲眼得见，敢不信乎？只是仲父所列军阵，与寻常军阵大不相同，兵器战车也有违常制，不知此为何故？”

“此乃隐军，不发则已，发则必胜。故以快捷迅猛制敌为要，一切辎重等物俱留之后队。虽决战仅以此百辆兵车，但仍须以寻常军卒万人自后接应。”

“哦，原来如此。”齐桓公恍然道。

“微臣当领此健锐当先决战，请主公领后队接应。”管仲道。

“不，寡人当身先士卒，亲临战阵。”齐桓公立刻说道。管仲一笑，心想，侍奉国君，当刚柔相济，方能引其进入王霸之道。虽然以霸主之尊，不宜亲临战阵，但大胜之功可以大顺其意，于齐国之霸业甚有益处，吾应听从国君之命。

一切正如管仲所料，卫国兵卒虽多，却是乌合之众，军心不齐，才一接战，便大败溃逃，车马辎重遗弃遍地。齐桓公、管仲率领一万精锐“隐军”乘胜渡过黄河，直抵卫国都城之下。

卫国四百乘兵车中只有二百乘逃进了都城，所余兵卒不足一半，且俱是心中恐慌如惊弓之鸟的疲惫不堪之师，难以与敌接战。卫懿公大为惊骇，慌忙召集朝中文武大臣商议退兵之策。

“君父，齐侯以天子之命伐我，名正言顺，势难抵挡。为今之计，唯有议和请罪，方为上策。”公子开方说道。他年约二十岁，身材高大，相貌英伟，威仪凛凛，然而说起话来却是细声细气，似是娇弱的女

子一般。

“什么天子之命？寡人连天子都打了，岂惧天子之命！你身为公子，又为一军之帅，竟然让人用一百辆兵车打败了四百辆兵车。你，你不自刎以谢国人，还有脸在朝堂上说出此等屈辱之语吗？”卫懿公大怒，厉声喝道。

公子开方垂下头，默然不语，心中愤愤不已。不错，我卫国是有四百辆兵车，可那都是些什么车？有的辕断、有的轮裂、有的无轼。上到阵上还未与敌交锋，自己便先倾翻在地。还有那些兵卒，老的都快六十岁了，小的只十四五岁，连拉弓的力气也没有，又怎么能挡住个个壮实如牛，冲起阵来似虎狼一般的齐国兵卒？

奇怪，齐国的军阵与寻常大不相同，非经过长久习练，难以成功。只是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齐国在习练如此厉害的军卒呢？齐国既有如此厉害的军卒，天下何人能够抵挡？我虽身为长子，君父却一直不立我为储君，偏又让我冲锋陷阵，其心实是可怕……

见儿子不吭声，卫懿公又将目光扫向众文武大臣。众文武大臣却都垂下眼皮，不敢与卫懿公的目光相接。

“你们都是卫国世代大族，受先君厚恩，奈何敌军兵临城下，却作如此模样！”卫懿公气急败坏地说道。众文武大臣仍是一声不吭。

“好，好！你们……你们……”卫懿公气得话都说不清楚，从坐席上一跃而起，向殿外奔去，边奔边吼道：“拿长戈来，拿长戈来！寡人亲自出战，与那齐侯决一生死！”

公子开方慌忙拦住卫懿公，磕头道：“君父切不可轻弃万金之躯啊。”

众文武大臣跟着跪倒下来，随声附和道：“是啊，主公不可轻弃万金之躯，不可轻弃……”

“哼！齐军一旦杀进城来，就是玉石俱焚，还论什么万金不万金的。”卫懿公扫视着众文武大臣，目光中全是轻蔑之意。

“君父不出城，宗族社稷或可保全。君父若轻身出城，则宗族社稷

势必毁于一旦。我卫国立国数百年，可不能亡于主公之手啊。”公子开方说道。

卫懿公一怔，道：“齐侯号称尊王，怎敢灭我卫国？”

“当年以管叔之尊，尚可灭之，如今齐国既挟天子之命，又如何不能灭我卫国？”公子开方道。卫懿公似挨了一闷棍，眼前不由得一阵阵发黑。

“君父，齐国自称霸以来，轻易不动兵车。今单独领军杀来，其意显然是借此威慑别国，故我卫国只需服罪，便无大碍。”公子开方说道。

威慑别国？卫懿公心中一动，顿时明白了齐桓公为什么要用兵车来“感谢他”。天下值得齐国威慑的诸侯并不多，仅楚、秦、晋数国而已。周天子近来亲近晋国，必使齐国不满，欲借伐卫以警告晋国。

“也罢，你就代寡人到齐营去，请罪求和。”卫懿公有气无力地向公子开方挥了挥手。齐国既然只是威慑别国，就不会轻易灭了卫国。但若卫国拒不从命，齐国骑虎难下，就将不得不灭了卫国。

次日，公子开方携带五车黄金玉帛，出城向齐军请罪求和。齐桓公大为高兴，亲自将公子开方迎进中军大帐，以礼相待，好言抚慰。

公子开方诚惶诚恐，拱手道：“不敬天子，罪在先君。望盟主怜我主公，降天高地厚之恩，使之安于君位，以图报效。”

齐桓公一挥手，大度地说：“先王早有定制，罪不加于子孙。只要卫侯愿意听从天子之命，寡人又有何求？”

与卫国大军的一场大战，使齐桓公大感畅快，心中极是愉悦，对于战败的对手，很愿意表现一番他的宽宏大量。当然，依照周惠王的意思，绝对不能宽恕卫国，纵然不至于灭国，最次也须废了卫懿公的国君之位。但是齐桓公本来就不想讨伐卫国，又怎么会让周惠王舒心满意？他要让周惠王明白霸主的分量，对他这个霸主多加尊重。

公子开方没料到此行会如此顺利，喜出望外，连连对齐桓公施礼。

“罢了。”齐桓公让公子开方安于坐席上问，“你身为长子，能带

兵，又知礼，卫侯如何不将你立为太子？”

“这……”公子开方犹疑了一下，才答道，“主公本欲立我为太子，只是我想着卫国多难，非贤者不能振兴，故屡屡推辞。”

“我看你便足可称为贤者。明日寡人派使者入城，让卫侯立你为太子，如何？”齐桓公笑问道。

“不，不！”公子开方连忙推辞道，“我不想成为太子？”

“连太子你都不想成为，那，那你又想成为什么？”齐桓公奇怪地问。

“我想……我想……”公子开方灵机一动，离席跪倒在齐桓公面前，道，“外臣愿归于齐国，为盟主效犬马之劳。”

齐桓公更奇怪了：“你在卫国可南面为君，奈何欲北面事寡人为臣？”

公子开方磕头道：“外臣既不愿为太子，留在国中，必至内乱。纵然盟主大军不来，外臣也将投往别国。然天下诸侯，有何人可及盟主之贤？外臣虽愚，却也自幼熟习礼法，深慕贤明之君。今若能追随盟主，实为外臣之幸，其乐远胜为君矣。”

齐桓公听了，不觉心花怒放，忙问：“你说此话，可是真心？”

陈国公子投奔齐国，甘愿为臣，已是令齐桓公名望大增，而现在卫国公子又欲归于齐国为臣，将使齐桓公之贤名再次轰动天下。且陈国公子是惧祸投奔，而卫国公子是主动投归。陈国公子不过是先君之子，卫国公子却是在位国君的长子。卫国公子的投归比陈国公子的投奔，更能证明齐桓公不愧为一代贤君。

“外臣若非真心，当受天诛。”公子开方指天而誓。

“言重了，言重了。”齐桓公连忙离席，扶起公子开方。当晚，齐桓公便在中军大帐里举行仪式，拜公子开方为上大夫，并与众随行文武欢宴至深夜，尽兴而散。

过了两日，公子开方回城复命，齐桓公命管仲将其送至营外。

“公子，在下有一事不明，卫国大臣渠孔、于伯、宁速、石祁子俱为贤臣，如何当此国难之际，不见有所作为？”管仲笑问道。

“仲父，开方已为齐臣，这公子之称还是免了吧。”公子开方道。他对管仲的问话无法回答，只好装作听而不闻。

其实，渠孔、于伯、宁速、石祁子等大臣根本不愿奉卫懿公为君，一直想立黔牟之弟昭伯顽的儿子姬申为国君。这些大臣甚至盼望着齐桓公能攻进朝歌城，杀死卫懿公，以使他们可以另立新君。面临如此君臣离心的情势，卫懿公应该速定太子之位，以固自身。可是卫懿公却不喜欢公子开方，想立宠姬所生的幼子为储君，这使得公子开方的处境分外凶险。他年龄既长，又握有兵权，卫懿公想立幼子，就必须先除了他这个长子。

公子开方唯一自保的方式，就是起兵叛乱，逐走或干脆杀死卫懿公。但这又必然给厌恶卫惠公一系宗族的大臣们一个极好的借口，大臣们可以借此以弑君的罪名合力攻杀他。公子开方犹如独立在孤耸的高崖之顶，不论往哪个方向走，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齐桓公的到来，使公子开方豁然明悟，寻到了一条生路。他的确想过投奔别国，但卫懿公因对抗周室，也连累他成了“不敬天子”的罪人。对于这样的罪人，各国自是不甚欢迎，随时可以将他出卖。而齐国就不同，齐国为倡导尊王的盟主，可以代天子赦免他的不敬之罪。况且齐国兵势强大，素喜排解他国之事。他归于齐国，一可安身保命，二可寻机返国夺取君位，实为两全之良策。

“哦，卫国公子已成了齐国大夫，在下倒是忘了。唉！成了齐国大夫，就难成卫国之君，可惜，可惜！”管仲叹道。

公子开方听了心中不觉一凛——论礼法，他做了齐国大夫，的确不能再成为卫国之君。这层道理他早就明白，但他更明白的是——天下有许多人只是将礼法当作攻击别人的利器，而自己从不遵守。

啊，这管仲果然名不虚传，竟然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心中的打算。齐国既有管仲，我的谋划恐怕很难成功。看来，我非得紧紧抓住齐侯不可，齐侯喜欢奉承，得到他的好感也许并不难，可仅仅得到他的好感还远远不够啊，我必须得到他的宠信，以掌握大权。

可是，怎么才能得到齐侯的宠信呢？嗯，听说齐侯好色，以前十分

宠爱先君之女卫姬。如今卫姬已老，想来已失去宠爱。我应该投其所好，献上一绝色美女。只是这绝色美女又到哪里去寻呢？啊，卫姬有一小妹，方才长成，美艳无比，听人说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卫姬。对，就将卫姬的小妹献与齐侯。我必能因此大得齐侯的欢心。

见到公子开方后，卫懿公又喜又忧，心中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喜者齐桓公并不加罪于他，只要他今后听从天子之命就行了。忧者公子开方竟成了齐国的大夫，只怕与他日后的继承者大大不利。但在齐国大军压境的情势下，他虽名为君父，却不能也不敢对公子开方的举动加以阻止。

卫懿公退出朝堂，闷闷不乐地徘徊在后宫的池塘边。池塘周围有一群丹顶鹤，正优雅地迈着长腿，扇动着黑白分明的双翅，翩翩起舞。

“我的宝贝。”卫懿公叫着，一头扑进鹤群之中，在这只鹤顶上拍一下，在那只鹤颈上摸一下，神情沉醉。

列国诸侯或贪美色，或爱美酒，或喜财宝……各有不同。卫懿公最喜欢的是丹顶鹤，珍若性命，离开一会，心中就不舒服。而只要是身在鹤群之中，天大的事情，他也可以暂时忘得干干净净。

“嘎！嘎！嘎！……”丹顶鹤们绕着卫懿公叫着，更起劲地舞着。

“嘎！嘎！”卫懿公模仿着丹顶鹤叫着，边叫边挥动着手臂，乐不可支。

第十二章　鲍相败兴功宴散　虎父犬子君心乱

公子开方复命后，立即带着内眷家臣离开朝歌，回转齐军大营内，并找到一个机会，悄悄告诉齐桓公卫姬小妹之美。齐桓公大喜，当即遣使纳币，入城面见卫懿公，求取卫姬小妹为姬妾。卫懿公自是不敢拒绝，选一吉日，将卫姬小妹送至齐军大营。

恰在这时，楚兵欲伐郑国，已行至边境，闻听齐国伐卫一战大胜，又退了回去。郑文公欲趁机示好齐国，便以感谢齐军惊退楚军的名义，将其先君的公主亦送至齐军大营中。卫姬小妹和郑国公主正当妙龄，俱为绝色。齐桓公一下子得到两位美人，高兴得忘乎所以，在行猎中竟从车上摔了下来，几乎折断了双腿。管仲本想在卫国境内多待一阵，以显兵威，见此情景，只好传命班师。

一万精锐“隐军”浩浩荡荡拔营起程，回至临淄城中。天下诸侯闻听齐军仅以百乘兵车，就大败卫军，惊退楚军，震骇之下，争先恐后派使者入齐祝贺。就连晋国、秦国这等向来不服齐国的诸侯，也派使者来到了临淄城中，并送上厚礼。但最应该来到临淄的天子使者，却迟迟不见踪影。

周惠王痛恨齐桓公直恨到了骨子里，虽然周、召二公反复劝谏，让他遣使至齐，他也拒不听从。他根本不需要卫懿公听从王命，他要的是卫懿公的性命。卫懿公不敬天子，攻杀王师，其罪滔天，虽百死亦不足偿其大恶。而齐桓公仅只一句“听从王命”，就轻轻巧巧地将卫懿公的大恶抹去了。

哼！听从王命？你这自称为霸主的齐侯第一个便是不听王命，又怎能让别人去“听从王命”？什么霸主，只要我周天子不赐下信物，你齐侯就永远不是真正的霸主。

尊王？你齐侯哪里是在尊王，你尊的只是黄金玉帛和美女罢了。想倚仗你齐侯振兴周室，岂不是想从老虎身上借来毛皮一样荒唐危险！

唉！天下诸侯数以百计，又有哪一位诸侯是真心实意想振兴周室

呢？

天下诸侯啊，你们的土地、大众、城邑都是我历代先王所赐，没有我周室，又哪里有你们这些诸侯呢？可你们个个都是忘恩负义，只知互相争夺攻杀，从不知礼敬我周室。

礼乐崩坏啊，先王说，礼乐崩坏，社稷不存，难道我周室竟要像那殷商一样灭亡吗？

不，我周室并未似殷商那般昏暴，怎么会灭亡呢？

可是楚国已自称为王，晋国、秦国日渐强横，这三国中任何一国，都有亡我周室之意。似这般看起来，齐侯虽心术不正，毕竟自称尊王，比楚、晋、秦诸国，要强得多了。如果我和齐国闹翻了，齐国不再自称尊王，而自称为王，我又该如何？不，不能让齐国称王，齐国称王，晋国、秦国甚至宋国、郑国都必然也自称为王，那时天下势必大乱不休。我周室的灭亡也只在迟早之间啊！

我周室上承天命，怎能灭亡？不，我不能与齐国闹翻，齐国自称尊王，无论如何，也要比自称为王好得多。父王临去世时，告诉过我——不能相信齐国，也不可得罪齐国。父王的话，我不该忘记啊……

洛邑城的周天子站在朝堂前的台阶上，望着如血的残阳想了好多天，终于派出了使者——仍是没有带任何信物的使者。见周天子又一次屈服在“霸主”的威名之下，齐桓公心中兴奋至极，大宴群臣，厚赏有功将士。

盛宴至晚尚不足以尽兴，齐桓公令高燃烛火，作彻夜之欢。一根根手臂粗的巨烛插在了青铜烛架上。在深色的帘幕衬托下，点点烛火如漫天繁星，辉映在殿中每一个人的脸上。

齐桓公满脸酒意，几已忘了身在何处，大声传命，让卫、郑之国的美人到席前歌舞。竖刁应声让宫女们把卫姬小妹和郑国公主带到了朝堂上。卫姬小妹被齐桓公唤作少卫姬，而原来的卫姬就叫作长卫姬了。郑国公主则被叫作郑姬。此刻少卫姬和郑姬都穿着最名贵的蜀锦长裙，妩媚娇艳，光彩照人，令堂上的朝臣一时不敢仰视。

见此情景，齐桓公更是得意，一挥手道：“唱吧，把最好听的歌儿

唱给寡人听听。”

少卫姬当先而行，微旋长裙，立于朝堂正中，随着乐工们演奏的卫国之音，歌唱起来：

爰采唐矣

沬之乡矣

云谁之思

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

沬之北矣

云谁之思

美孟弋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

沬之东矣

云谁之思

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淇之上矣

这是一首名为《桑中》的卫国歌曲，描述的是贵族男子和多个女子密订幽期的情景。少卫姬的歌声甜美娇柔，像极了当年长卫姬的歌声，令齐桓公一下子回想起了许多过去的绮丽之事。

美丽的长卫姬歌喉婉转，巧如百灵，齐桓公百听不厌，且尤其喜欢听那《桑中》之曲。可是近几年来，齐桓公却很少听到那《桑中》之曲。十多年过去了，长卫姬色已渐衰，歌喉也日渐沙哑。更糟的是齐桓公因为至今未立公子无亏为太子，使她的脾气变得极坏，以致动不动就会涕泪交加，口出恶言，如同街市上的泼妇。齐桓公见到长卫姬心里就会生出厌恶之意，哪里还有听歌的兴致。

宫中虽也有其他的卫国女子，但不论是美色，还是歌喉，都无法和当年的长卫姬相比。齐桓公为此常常生出遗憾之意，想着他在今后的岁月里，只怕再也难以遇到像当年的长卫姬那般美色歌喉俱佳的卫国美人。不想他在渐至衰老的时刻，却得到了少卫姬这般足可与当年长卫姬比美的佳人。齐桓公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竟似少年人一样，不时从席上跳起来，大声为少卫姬喝彩。

少卫姬一曲歌毕，退下几步，让郑姬走上前来，歌唱郑国之曲。

郑姬的歌喉不太好，有些喑哑，但是透出一种入骨的媚意，令男人们一听就忍不住在心中浮起了艳想。齐桓公听了郑姬的歌声就浑身酥软，两眼蒙眬，只觉心跳加快，而根本听不清郑姬唱的是什么歌词。不仅是齐桓公浑身酥软，众大臣们也开始失去礼仪，彼此浪笑无忌，丑态毕露。

只有鲍叔牙仍然身子挺直地坐在席上，不苟言笑。他的目光也依旧似刀一样锋利，在大臣们脸上扫来扫去。这才不过是打败了小小的卫国，我齐国君臣怎么就自满至此，都到了放纵无忌的地步。将来若是战胜了楚、晋这等强国，我齐国君臣又当如何？

隰朋、宁戚、王子成父、宾须无、东郭牙本是我推荐于朝中的五

杰，先前都还不错，近来却渐渐怠慢，成天嬉戏不止。这五杰当初拥主公即位，本就是为了希图富贵，如今富贵已至，他们也就不是当初的五杰了。唉！原先我怎么没有看出这一点呢？不过，他们究竟还是贤臣，只要善加引导，仍然是朝堂柱石。这引导之责，自然由相国来承担。可是管仲他一样是酒色荒淫，嬉戏无度。如此下去必将君不君、臣不臣，失去礼仪啊。

鲍叔牙想着，憋了一肚子闷气，只觉杯中的美酒像药汁一样苦涩。

在十年前他决不会感到如此憋闷，那时齐国正厉行礼法，纵然国君好色喜淫，还不至于做出太过分的事来。今日齐桓公以内宫姬妾立于朝堂上歌舞，已是不合礼仪。而众大臣们不加劝谏，反倒浪笑无忌，已迹近“无耻”。

郑姬一曲歌罢，齐桓公还不满足，让郑姬再唱，并点着歌名要郑姬唱那著名的淫曲《丘中有麻》。

鲍叔牙再也忍不住了，陡地站起身来，大声道：“主公，臣愿歌唱一曲！”

齐桓公一愣，随即大笑起来：“哈哈，先生要歌唱一曲，那是再好不过了。你唱，快唱啊！”众大臣也跟着哄笑起来，催促鲍叔牙快唱。只有管仲在一怔之后，站起身欲劝阻鲍叔牙，却已迟了。鲍叔牙几大步便走至堂中，慌得少卫姬和郑姬连忙向帘幕后避去。

鲍叔牙让乐工们奏起雅乐，然后放开喉咙，似大吼一般“歌唱”起来：

是日既醉

不知其邮

侧弁之俄

屡舞僊僊

既醉而出

并受其福

醉而不出

是谓伐德

饮酒孔嘉

维其令仪

鲍叔牙唱的是小雅之乐中的一曲《宾之初筵》。曲中之意在于劝诫朝堂上君臣饮酒不可失度，不可失礼。这首《宾之初筵》很长，鲍叔牙只唱出了他最熟悉的一小段。

齐桓公和众大臣万万没想到鲍叔牙会在如此欢乐的时刻唱出这样一段败兴的曲子，一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乐声也停了下来，喧闹的朝堂上忽然静得像没有一个人似的。

鲍叔牙上前几步，抱起盛满美酒的铜壶，将齐桓公面前的金爵斟满，然后跪下道："古贤曰：'明君良臣虽在至乐之时，不忘其忧。'臣愿主公满饮此爵，勿忘出奔莒国之仓皇。"

别人敬酒，都要祝我万寿无疆。你倒好，竟让我不忘当年出奔莒国的狼狈之事，这不是有意让我在众人面前难堪吗？唉！鲍叔牙啊鲍叔牙，十几年都过了，你这牛脾气怎么就不改一改呢？齐桓公心里极不舒服，勉强举起金爵，一饮而尽。

鲍叔牙又抱着铜壶走向管仲，斟满管仲面前的金爵说："愿仲父满饮此爵，勿忘身为囚徒之耻。"

鲍兄啊鲍兄，我管仲岂是不知礼仪之人？我是在有意引导主公为乐啊。只要主公感到快乐，他就不会干预朝政。我的平天下大业，才能顺利进行。这些道理我对你说过多次，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管仲在心里感慨着，站起身，恭恭敬敬向鲍叔牙施了一礼，然后举起金爵，一饮而尽，赞道："鲍大夫乐不忘忧，实乃社稷之福也。"

欢乐的宴会再也无法欢乐下去，只有散场了事。

那场宴会过去了好久，齐桓公心中还是闷闷不乐。他是堂堂的霸主，本可以为所欲为，却要受制于朝臣。有好几次，他忍不住要发下诏令，将鲍叔牙逐出朝堂。虽说他终于没有发下诏令，但心中憋着的那股

闷气怎么也驱之不去。心中不乐，行猎失了兴致，与少卫姬、郑姬欢乐之时，也提不起兴致来。他整日在宫中乱走，也不带着从人，撞到哪座姬妾的寝宫中，就在哪座寝宫里混上一天。

这日，他正撞进了长卫姬的寝宫，刚进大门，就听得里边传出“驾！驾！”的清脆声音。他阻止了宫女的通报，独自一人向声音发出的地方行去。拐过两个屋角，他在一丛碧绿的翠竹后停下身来。透过叶缝，他看见在平坦的院中摆着一辆小巧的朱漆战车。

这种战车矮小精巧，是孩子们的玩具，只能用狗来拖着。车上坐着身穿锦袍的两个孩子，一个已长成少年，有十四五岁，一个还是幼童，只有八九岁。而拉着战车的却不是狗，是竖刁和两个小太监。

车上的少年学着御者的模样，一手握着缰绳，一手挥着长鞭，口中不断地喝着，向小太监高高翘着的屁股上抽去。小太监们吃痛不过，拉着小战车，手足并用，爬行如飞。竖刁已不那么年轻了，跟不上小太监，累得呼呼直喘粗气。那车上少年是齐桓公的长子公子无亏，幼童是齐桓公的第三个儿子公子潘。

贵族公子从六七岁开始，就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各国国君，无不对六艺非常重视，延请最好的师傅教导公子们学习六艺。齐桓公对他的公子们尤其重视，虽未具体给每一位公子指定师傅，但是将其亲信竖刁、易牙、公子开方三人定为公子们的六艺教导者，让公子们以师礼尊之。竖刁身在宫中，易牙能常常进入宫中，现在公子开方亦能随时入宫，好不威风，被齐国人呼为“三贵”。

竖刁、易牙、公子开方各有所长，合起来六艺俱精，使公子们学得了许多真实本领，令齐桓公十分满意。此刻公子无亏的御术看上去学得不错，一招一式俱是中规中矩。

“啊！”竖刁忽然痛叫了一声，原来他的屁股上也挨了一鞭。

齐桓公看不下去，喝了一声：“停下！”大步从竹林后走了出来。

公子无亏停下车，和公子潘跳下来，跪在齐桓公面前，行礼道：“见过君父！”

竖刁累得站不起身子，趴在地上磕头道：“微臣见……见过主公。”

齐桓公扶起竖刁，瞪着公子无亏，斥道："你难道没有学过'礼'吗？竖刁是上大夫，又是尔等之师，你怎可如此不敬师长？"

公子无亏毫无惧色，昂起头道："我是国君的公子，君为天，臣为地。君命不可违。竖刁大夫是师，又是臣，我让他怎么样，他就得怎么样。"

"放屁！"齐桓公大怒，厉吼道，"是谁教你这等混账道理？"

"是君父教的。那天君父踢我娘，说我娘是臣，君父想让我娘怎么样，娘就得怎么样！"公子无亏大声道。齐桓公听了，心中一颤，只觉一股寒气迅速漫至全身。

前些天，他偶然来到长卫姬之寝宫中宿了一夜。长卫姬使出百般手段，要迫使他兑现诺言，立公子无亏为太子。齐桓公开始还耐心对长卫姬解释着，后来烦了，没头没脑地对卫姬大吼了一通，还向长卫姬踢了几脚。乖乖，无亏这小子长大了，竟会记仇呢？今后在他面前，我可得小心些。

齐桓公想着，目光扫向公子潘，问："你怎么也不懂礼法，不敬师长呢？"

公子潘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才说："儿臣知道礼法……儿臣一切听大哥的，就是……就是知道礼法。"

齐桓公听了，哭笑不得："你娘那么聪明，怎么就养下了你这么个蠢材？"

公子潘垂着头，一声不吭，眼珠却悄悄转动着，向公子无亏望过去。公子无亏高昂着头，满脸都是不服气的神情。

"主公，你别生气，公子们还小，不知道什么。"竖刁忙说道。

"他不小了，鲁侯像他这般岁数，都做了国君，可以领兵打仗了。"齐桓公盯着公子无亏说道。

"主公，大公子御术不错，箭法也很了得，前些时游猎，竟射中了一头大野猪呢！主公若让大公子上阵杀敌，臣保大公子决不会弱于当年的鲁侯。"竖刁笑着说道。齐桓公心中一动，想，让无亏这小子到战阵

中见识见识，说不定会把他磨炼出来，可以做我齐国的太子。

“君父，让我去上阵杀敌吧！我喜欢打仗！”公子无亏叫着，面露喜色。

“这个，待你学好了礼法再说吧。嗯，潘儿，你娘也到这里来了？”齐桓公问。

“来了。二哥和他的娘也来了。”公子潘这次的回答倒很流畅。

“嗯，你们在这儿玩吧。竖刁，随我过去看看。”齐桓公说着，向后殿走去。

奇怪，潘儿的娘葛嬴和雍儿的娘宋华子向来与长卫姬不和，平日里互不来往，偶然碰到一起就指桑骂槐，明争暗斗不休。可她们又怎么凑成了一堆儿呢？齐桓公想不明白，也不愿多想。后宫的美人们只应该是为了他的快乐而存在，不应该使他感到伤神。

还没走进后殿，远远就听得叽叽喳喳的女人声音响成一片，齐桓公忽然童心大起，对竖刁使了个眼色，避开正面的台阶绕到侧面贴着墙根行至殿窗之下。殿窗后悬着帘幕，齐桓公看不见殿中的人，却能清晰地听见殿中传出的说话声。竖刁紧挨在齐桓公身后，脸色苍白，心中大跳不止。

他已清除了宫中所有的“对手”，俨然成了宫中的“主人”。太监和宫女们对他稍有拂逆之意，就会被他毫不犹豫地杀死。宫中的许多人见了竖刁，就像见了老虎一样恐惧。竖刁在宫中作威作福，做尽了歹事，甚至和易牙合谋，将宫中有些姿色的宫女偷运出去，卖与巨富做妾，从中得到无数黄金美玉。这些事他虽做得很隐蔽，但难免会有几丝风声吹到长卫姬等人的耳中。如果长卫姬等人此刻抖出这件事来，他竖刁只怕是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他对长卫姬等有身份的姬妾异常恭顺礼敬，深得长卫姬等人的好感，加上长卫姬等人又想借重他多见主公，一般来说，绝不会抖出他做的歹事。但是在背后，长卫姬等人难免会说出他的坏话。且这种背后说出的话，最能使人相信。竖刁此刻只能暗暗祈求上天，不要让长卫姬等人说出任何有关他的话题。

“姐姐，无亏都这么大了，应该早些定下名位才对啊。”这声音清脆如玉，是葛嬴在说话。

“主公没良心，说话不算话，要遭天报应的。”这声音沙哑哽咽，满带恨意，是长卫姬在说话。

“竖刁大夫在主公面前说得上话。姐姐何不送给他几块玉璧，让他为无亏说上几句好话？”这声音柔和温顺，是宋华子在说话。

“哼，竖刁他这条狗，见谁有势就绕着谁的屁股转。如今宫中来了两个小妖精，把主公迷得晕头晕脑。竖刁也就跟着那两个小妖精转个不停。哼！竖刁算是什么东西，还想让我送给他玉璧，做梦去吧。惹恼了我，把他的……”

“啊——”竖刁不等殿内的长卫姬把话说完，陡地尖声厉叫起来。

齐桓公吓了一跳，猛地转过身，怒声问：“你，你鬼叫什么？”

“好大……好大一条蛇，从上面掉……掉下来了。”竖刁脸色苍白地指着屋檐说道。

“你说什么，蛇？啊，蛇在哪里？”齐桓公脸色大变，目光在地上四处搜寻。但见地上都铺着方整的青石，毫无蛇的踪影。

“臣妾见过主公！”殿中的长卫姬等人被竖刁的叫声惊动，都奔了出来，看见齐桓公，连忙跪下行礼。

齐桓公的目光缓缓在长卫姬、宋华子、葛嬴的脸上掠过。这些脸庞曾经无比艳丽，给了他无尽的欢乐，让他流连忘返。可是现在，他却再也见不到过去的艳丽。他能见到的只是一张张苍白蜡黄、毫无生气的妇人面孔。

美人们只在这宫中待了上十年，无不变成如此一副令人生厌的面孔，却是为何？少卫姬和郑姬在十多年后，是不是也会变成如此模样？齐桓公烦恼地想着，目光转向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公子雍。

公子雍生得唇红齿白，模样清秀，像是一个女孩儿。神态也像女孩儿，都十多岁了，还依偎在母亲宋华子怀中，羞怯怯地如同一只小鸟。寡人乃堂堂霸主，怎么会生下这样一个儿子？齐桓公不满地想，扭头问

着竖刁："蛇跑到了哪里？"

"跑，跑……"竖刁眼珠急转着，忽然看见石缝中有一个雨水冲出的小洞，忙伸手指过去，"蛇逃到了这个洞里。"

齐桓公拔出腰间佩剑，对公子雍招着手："雍儿，过来。"

公子雍先抬头看了看母亲，见母亲正用眼神鼓励他，这才向齐桓公走过去。

"去，把那条蛇挖出来，杀了它！"齐桓公将佩剑递到公子雍手中，命令道。

公子雍脸色顿时苍白起来，接过佩剑，双腿不停地颤抖着，无法迈出一步。

"雍儿，有娘在这里，你别怕。听君父的话，过去把蛇杀了。"宋华子有些着急地对儿子说道。

剑刃宽厚，根本无法挖开石缝中的小洞。齐桓公只是以此来试试公子雍的胆量，但公子雍并不明白齐桓公的用意。听见母亲的话，勉强向前走了两步，就再也走不下去了，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全是泪水。齐桓公大怒，夺回佩剑，顺势一脚将公子雍踢倒，转身就向寝宫外走去，抛下身后公子雍和宋华子的哭声。竖刁忙跟在齐桓公身后，心中兀自怦怦乱跳，大气也不敢呼出一声。

齐桓公径自走向宫外，竖刁见状立刻传命备车，直驶公子开方府中。每逢怒气难耐的时候，齐桓公就会到公子开方府中痛饮一醉。公子开方和公子完一样有着"贤名"，却不会一本正经地劝止齐桓公夜饮。齐桓公在公子开方那里丝毫不感拘束，每次痛饮都能尽兴而散。作为齐桓公的亲信，竖刁和易牙也常常到公子开方府中饮酒作乐。

竖刁和易牙出身低贱，行事又太卑劣，似公子开方这等出身极为高贵的大夫一般绝不会理睬他二人。可是公子开方却对他二人异常恭敬，待若上宾，并当着齐桓公的面称赞他二人是齐国少见的忠良贤士。这使得竖刁和易牙大感舒心畅快，也交口在齐桓公面前称赞公子开方。本来，齐桓公是想让公子完来教导诸位公子的，可是在竖刁和易牙的力推之下，却把教导诸公子的重任放在了公子开方的身上。

竖刁跟随齐桓公久了，也学会了御车的本领。他常常有意瞒着易牙，单独随齐桓公到公子开方府中去饮酒。公子开方和卫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想使公子开方成为他的“心腹之交”，以便缓急之时，能够利用卫国的力量来对付敌手。但易牙也常常背着他，单独去公子开方府中拜访。有好几次，竖刁和易牙“碰巧”在公子开方府中相遇。今日竖刁和易牙又一次在公子开方府中“碰巧”相遇，两人虽是满含笑意，热情招呼，心中都觉异常别扭。

公子开方府中并不太过豪奢，连一般上大夫家铺着的花纹羊毯也没有。宽阔高大的后堂上贴墙悬有几块精致的玉璧，显出主人高贵的身份。齐桓公如同往常一样，高坐在正席上。竖刁、易牙左右相陪。公子开方则另据一案，相对宾客而坐，以示敬意。

齐桓公没有即刻让公子开方传上酒菜，先问着：“你在卫国久居宫中，应该知道些宫中之事。你能否给寡人说说，为何那些平日吵吵闹闹的年老姬妾们又凑到了一起？”

“这……这个……”公子开方欲言又止，面露难色。

“这里又没有别人，就我们几个知心君臣，你还顾虑什么？”齐桓公不满地说道。

“请恕微臣直言。主公久久不定太子之位，使人疑心主公虚此大位以待新宠所出之子。故后宫旧人多有怨言，欲使主公早定太子之位，以免将来为新宠所欺。”公子开方正色道。

“唉！寡人待后宫向来无新旧之分，俱都加以恩宠，岂有……岂有……”齐桓公连连摇头，不知怎么说才好。

“主公至为贤明，岂有厚新薄旧之心？然妇人心胸狭窄，只会看到眼前之物，哪里能够明白主公的一片苦心呢？”公子开方说道。

“对，就是此理，就是此理。”齐桓公连连点头，感慨道，“知我心者，还是公子开方啊。”

娘的，这公子开方的一张嘴，比我还会说。竖刁在心里又是佩服，又是妒忌地想着。

“齐为天下霸主，论理也应该及早定下太子之位。”公子开方说道。

“这事仲父和鲍先生都对寡人说过。其实寡人何尝不想早定太子之位，只是……只是寡人有难处啊。”齐桓公苦着脸说道。公子开方、竖刁、易牙三人听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作声不得。定太子之位，乃是最易引起国君猜疑的一件事，臣下也轻易不愿对国君提到这件事。

“如果我齐国是寻常诸侯，也还罢了，随便立哪一个为太子都行。可是我齐国乃是霸主之国啊。这太子之位定得稍有不慎，必定是后患无穷。你们只看到寡人现在的霸主威风，哪里知道寡人当初为求这霸主的名号，受了多少罪呢？其实认真想来，寡人还不算真正得到了霸主名号……这些事先不说它，来，来……把酒端上来，且喝他个一醉方休，快活一日，便是一日。”齐桓公满腹牢骚地说着。

“主公心有疑虑，何不卜筮以决之。”易牙不待公子开方传命，忙抢着说道。他近些时来全副心思都用在了“定太子之位”上。经过反复权衡，易牙认定他在当今国君这一代无法谋得权位，进而执掌朝政。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结好太子，在下一代国君手中夺得他想夺取的一切。

齐桓公没有嫡子，依照“立储以嫡、无嫡以长”的礼法，他应该立公子无亏为储君。何况公子无亏性格刚强，喜好武勇，其余公子难以相比。齐桓公就算不愿以长幼定储位，改为以贤定储位，也应该选中公子无亏。易牙看准了这一点，在暗中百般结好长卫姬和公子无亏，深得母子二人的欢心。长卫姬甚至暗示——若公子无亏将来能登大位，他易牙就是齐国的第二位仲父。

不想齐桓公却迟迟不立太子，且看上去也不甚喜欢公子无亏。易牙心中大为焦急，唯恐他的一番心血白费了，几乎日日要到公子开方府中来，明里暗里鼓动公子开方劝说齐桓公早定储位。但公子开方本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岂会上了易牙的当，去贸然触怒齐桓公？易牙无奈之下，只得亲自上阵，冒险一搏。他兼掌太卜之事，只要齐桓公愿意卜筮决疑，他就可以借“神明”之口，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寡人倒忘了，你也算是半个太卜呢。嗯，你就给寡人算上一卦，看看是否到了该立太子的时候。”齐桓公果然被易牙的话语打动了。易牙心中大喜，立刻找来蓍草，演算起来。齐桓公、竖刁、公子开方三个

人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席上的蓍草。易牙熟练地演算着，没过多久，已得出了一卦。

“此卦名为‘归妹’，向来被视为凶卦。”齐桓公说着，眉头紧皱。

“此卦若为征战之事，则车陷泽中，上有雷击，自是大凶。但主上问的是立储之事，则是大吉矣。”易牙笑道。

“不错，‘归妹’实乃婚嫁之意，婚嫁兴，国中人丁必旺，当为大吉大利之事也。”公子开方欲显示其博学，忙说道。

“寡人问的是立储之事，又和这‘归妹’有什么相干？”齐桓公不解地问。

“此卦正是神明指示主公立储之意啊。主公请看，卦象数为‘初九’，其辞曰：‘归妹以娣。跛以有履。征，吉。’这段卦辞有两重意思，一重是说：‘嫁女其姊妹应同嫁一夫。’另一重是说：‘跛脚而能行走，大吉。’总的意思是说，主公若定储位，应该选择姊妹同嫁一夫者所生的儿子，这个儿子还必须是长子。如果选择了这样一个儿子为储，将来他就算是遇到了困难，也可逢凶化吉。”易牙说道。此言一出，竖刁和公子开方顿时心下雪亮，明白了易牙想推举谁为太子。

在后宫有身份的姬妾中，只有长卫姬和少卫姬是姊妹同嫁一夫。而且长卫姬的儿子在诸公子中又居于长位。易牙几乎是说白了——公子无亏应该被立为太子。

其实在竖刁和公子开方心中，立谁为太子都行。在名义上，他们是所有公子的师傅，任何一位公子被立为太子，他们都能以这层关系来讨好、利用并最终控制太子。对于易牙算出的这一卦，他们都打定了主意，不再说好说歹，由齐桓公来做决断。

然而齐桓公却迟迟不能做出决断，眼睛牢牢地盯着席上的蓍草。过了良久，齐桓公才说道：“卜筮之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若全然信之，则一切大事俱可由鬼神断之，还要寡人干什么？”

“那是，那是。君者，天也。君命大于神明，一切大事，自然是由国君断之。”易牙忙说道。他担心齐桓公看穿了他的心思，认为他在结交后宫。外臣私与后宫结交，是一项极重的大罪，论律该当斩首。

“可有些事，寡人也难决断啊。唉！不说这些了，越说越烦。快，快把美酒端上来！”齐桓公大声呼喝道。

美酒端了上来，公子开方府中的卫国美女们也迈着轻盈的舞步走了上来。齐桓公渴望他能沉醉在美酒和美女之中，忘掉一切烦恼。

第十三章　扶燕制敌伐山戎　鱼丽之阵破强敌

齐桓公想忘掉一切烦恼，偏偏烦恼犹如江上之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天，齐桓公来到了蔡姬宫中，与她乘舟游池为乐。蔡姬善于游水，更擅长驾舟。然而齐桓公却很怕水，每次乘舟游玩，必将蔡姬带在身边。她虽已年过三旬，因为没有生过孩子，姿色依旧艳丽，身子也灵动如少女一般。

齐桓公已是一刻也离不开酒，连舟中也备下了酒具。蔡姬平日无忧无虑，像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少女。齐桓公宠幸她，她好像很快乐；齐桓公久久不与她相见，她似乎一样很快乐，寝宫中日日都会传出她的笑声。

齐桓公每当听见蔡姬的笑声，心里就不怎么舒服。他看惯了后宫姬妾们为了得宠而争风吃醋，寻死觅活。可蔡姬竟不这样，好像他这个堂堂霸主似可有可无，没什么了不起的。除了乘舟游玩之外，齐桓公很少与蔡姬相见，有意对蔡姬加以冷落。

齐桓公在舟上喝酒，蔡姬也喝。忽然一阵风吹来，小舟左右乱晃。齐桓公吓得怪叫起来，趴在舟中一动也不敢动。蔡姬看到齐桓公如此狼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趁着酒兴，弯腰用手撩起水花，洒向齐桓公。齐桓公大怒，喝骂蔡姬不知规矩。蔡姬见齐桓公发恼，更觉有趣。不仅以水相撩，还分开两腿，站在舟上，左右摇晃。把池中的水晃进了舟中，将齐桓公的衣服浸得透湿。齐桓公恐惧地喊起救命来，当他被蔡姬送到岸上时，觉得颜面大扫，竟喝令竖刁立刻将蔡姬送回娘家。

一国遣回所娶的另一国公主，是件极不礼貌的事情，很少有国君这么做过。此时蔡哀侯已死，国君由太子承袭，是为缪侯。蔡缪侯年轻气盛，并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对齐国敬畏。见齐桓公将妹妹遣回，心中大为愤怒。对众文武大臣道："齐国不把我蔡国放在眼里，我蔡国也不必认齐国为盟主，天下难道只有齐国是强国吗？"

蔡国的文武大臣们向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结好齐国，一派主张结好楚国。主张结好齐国的大多数是老臣，随着蔡哀侯的去世，已在朝中失了势力。结果主张结好楚国的少壮之臣占了优势，他们纷纷进言，劝蔡缪侯借此机会背弃盟约，与楚结好。

蔡缪侯为了让齐桓公知道他不是任人欺负的弱者，同时也为了向楚国示好，竟派使者入楚，欲将妹妹改嫁给楚王。楚王见蔡国主动“投顺”，喜出望外，一口答应了婚事。

齐桓公处处与楚国作对，早已成为楚王时刻想打击的头号敌人。把齐桓公的姬妾“挖”过来成为楚王的姬妾，无疑是对满口礼法的齐桓公沉重的打击。蔡姬又一次做了新娘，南行千里，踏进幽深陌生的楚宫里。

齐桓公得知这一消息后，暴跳如雷，几欲疯狂。他只是遣回蔡姬，并未写下休书，从礼法上说，蔡姬仍是齐国人，仍是他齐桓公的姬妾。齐桓公不过是想惩罚蔡姬一下，过些时日依然会把蔡姬接回齐国。他并不愿为了蔡姬而失去蔡国，在中原各大国中，蔡国离楚国最近。蔡国站在齐国这一边，无疑是对楚国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压力。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蔡缪侯居然会把名义上仍属于他的蔡姬“改嫁”给楚王。这对于一个普通诸侯来说，亦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何况他乃堂堂的天下霸主。他当即传管仲、鲍叔牙进宫，要发倾国之兵，踏破蔡国，并亲手将蔡缪侯杀死，以雪心头大恨。

“蔡国如此无礼，实为可恨。然以我齐国之强，也不必发倾国之兵，命一大将领兵车二百乘，再知会宋、陈两国各出兵车百乘，就已足矣。”鲍叔牙道。

“不，寡人非得亲自出征不可。二百乘兵车太多，寡人只需领隐军百乘，就可擒杀蔡缪侯。”齐桓公怒气冲冲地说着。

“这……”鲍叔牙的目光向管仲望了过去，希望管仲能出言阻止齐桓公。他素重礼法，对蔡缪侯的举动极为愤恨。但他又认为这件事对齐国来说，有些尴尬，不宜大张旗鼓，弄得天下沸腾。管仲好像没有看到鲍叔牙的目光，默然无语，神情悲哀，似正想着什么伤心之事。

“仲父你这是怎么啦？”齐桓公奇怪地问。

“我在想，这世上的妇人也太过厉害，夏桀亡于妹喜，殷纣亡于妲

己，幽王亡于褒姒，如今威名赫赫的天下霸主，又要亡于蔡姬了。”管仲感慨地说道。

“什么，你竟……你竟然说寡人要亡于蔡姬么？”齐桓公大怒。

“蔡国虽比卫国略强些，但要与我齐国对抗，恐怕是力所未及，仲父何出此言啊？”鲍叔牙困惑地问。

“蔡国自不足道。然蔡国行此无礼之事，自是要示好楚国。我军兵临蔡国，楚必来救。区区百乘战车，何能抵挡楚军？若主公万一有失，不是亡于蔡姬之手，又是亡于谁人之手？”管仲冷然说道。

鲍叔牙心中一凛，道：“不错，楚国一直想把蔡国拉过去，我军攻蔡，其必来救。主公若贸然进兵，恐遭不测。”

“哼！我齐国称霸，他楚国自是不服。齐、楚早晚必有一战，晚战不如早战，又怕他怎的？仲父苦心训练的三支隐军，不就是用来对付楚国的吗？这次我们全拉出去，难道还不能打败楚国吗？”齐桓公厉声问道。

“不能。”管仲毫无畏惧地说着。

“仲父不是说过，隐军一旦练成，就是天下无敌吗？为何此时仲父又说不能打败楚国，莫非从前仲父是在欺骗寡人吗？”齐桓公话语中带着难以压抑的怒气。

“我隐军有兵车三百乘，以一当十，可当敌军兵车三千乘，何惧楚国？然主公此次出征，非是与一楚国为敌，而是与三方强敌为敌。我隐军虽勇，同时与三方强敌大战，未免力有不及。”管仲说着，语气缓和了许多。

“三方强敌？是哪三方？”齐桓公问。

管仲让内侍太监取来地图，指指东边靠海的地方，又指指西边靠汾水的地方，说：“海边山戎夷族，还有汾水之畔的晋国，无时不对我齐国虎视眈眈。我兵伐楚国，其必乘虚来攻。楚有兵车二千乘，晋有兵车千乘，山戎有精骑万人，亦可当兵车千乘，此共有四千乘兵车之威，我齐国如何抵挡？”

“这……”齐桓公如被人当头打了一棒，脑中嗡嗡乱鸣，说不出一句话来。

山戎乃北戎之分支，其首领常驻令支。山戎之族以游牧为主，也有务农之人。其统辖之地广大，背靠大海，东南与齐国鲁国为界，西与燕国为界，北与北戎为界。南北千里，东西五六百里，拥部众数十万，精锐骑兵万人。数十年前，山戎曾大举伐齐，给齐国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后来山戎内乱不止，无力以大兵侵伐齐国，但仍常常以小队骑兵侵扰齐国边境，令齐国不得不在北部边境上屯以重兵。

齐桓公称霸天下，四处宣称尊王攘夷之道，引起了北戎诸夷族的极大恐慌与愤怒，日夜操练骑军，欲攻袭齐国。只是看到齐国兵势强大，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楚国远在千里之外，兵车之众，为天下第一，齐国欲胜楚国，非发倾国之兵不可。一旦齐国兵发千里之外，山戎必竭其全力，乘虚攻伐齐国。齐军士卒闻听家乡被夷族攻伐，军心必乱，必大败溃逃。这个时候，晋国就会借着帮助齐国驱逐夷族的名义，号令天下诸侯，兵进齐国，轻易地夺去齐国的霸主之位。如此，就算齐国能够保全，但他齐桓公的君位性命，只怕无法保住。

“主公，仲父所言极是，不可贸然进兵啊。”鲍叔牙再次劝道，他心中忍不住对管仲大为佩服。其实管仲所讲的这些道理他也明白，只是急切间竟想不到这上面去。

“难道对蔡缪侯的无礼寡人就忍了不成？”齐桓公瞪大眼睛问道。

“当然不能忍了。我齐国是霸主之国，岂容轻视。我齐国须发倾国之兵出征，但不是出征楚国，而是出征山戎。”管仲沉声说道。

“出征山戎？这……这是为何？”齐桓公大感意外。

“主公欲成为真正号令天下的盟主，必欲威服晋、楚，而欲威服晋、楚，必先除了山戎之患。”管仲边说边指点着地图，“主公请看，楚国与齐国隔有蔡、陈、许、宋、徐、鲁、邾、莒诸国，其欲伐我，必先征服这大小十数国。然楚国虽强，一时也无力征服如此众多之国。故楚国虽为大害，尚难危及心腹。晋国与齐国隔有卫、曹、邢诸国，欲伐我齐国，必先借道，但其若无堂堂正正的理由，谁肯借道与他？所以晋国

也难称为腹心之患。真正的腹心之患，实为山戎。其勇悍善战，又精于骑术，一日可行数百里。朝发之，夕便可至临淄，为害极大。”

“不错，我齐国应当先征山戎。此举不仅可保边境安宁，且可应了‘攘夷’之名，实为堂堂正正之战矣。”鲍叔牙兴奋地说道。

“山戎多为游牧之民，善于迁移，恐难一举灭之。”齐桓公皱着眉头说道。

“微臣近日思得一策，虽不能将山戎一举灭之，亦可永绝后患，并能威慑晋国，使其不敢对我齐国轻举妄动。”管仲道。

“哦，此为何策？请仲父详细讲来。”齐桓公来了兴致。

“此策名为‘扶燕制敌’。燕乃召公所封之地，本为大国，只是近年屡受山戎之欺，国势渐弱，难以自保。我齐国将山戎之地尽数赠予燕国，并多送兵车弓戈，以壮燕国之势。这样不出数年，燕国必复强盛矣，对我齐国也必将感激不尽。燕在晋之西北，可从后面掩袭晋国。有燕国为齐国强援，晋国必不敢轻易犯我齐国。如此，我齐国已绝无后顾之忧，可发倾国之兵，与楚国一决胜负。”管仲微笑着说道。

“此策大妙，可服燕，可绝山戎之患，可制晋，实乃一箭三雕也。”鲍叔牙大声道。

“这……这燕国强盛起来，若不服我齐国，又当如何？”齐桓公问。对于管仲的计策，他已在心中佩服得五体投地，可仍是想挑出些“毛病”，以显示他明察秋毫的贤君风范。

“山戎乃是北戎一支，燕国得了山戎之地，就和北戎结下了深仇。燕国为抵挡北戎，只能依靠我齐国之力，绝不敢不服我齐国。”管仲答道。

“山戎、楚国、晋国是强敌，秦国也是强敌啊。仲父为何不提秦国？”齐桓公又问。

“齐为天下之东，秦为天下之西，相距太远。秦欲侵齐，北行必须越过晋国，南行必须越过楚国。以秦国之力，无论晋、楚，都绝难胜之。故百年之内，秦国无法与齐为敌。虽然其国势不弱，亦可略而不

计。”管仲道。

“嗯，仲父之言，深得寡人之心。如此，就请仲父点齐兵车，北伐山戎。”齐桓公欣然说道。

“山戎凶悍狡诈，我军必出其不意，方可大胜。济水之畔有一鄣国，屡有无礼之举，我军可声言灭鄣，集大军于边境。”管仲道。

“山戎之地大多是荒野，军中粮草转运，须仔细筹备。”鲍叔牙道。

“不错，粮草转运切不可大意，就劳鲍先生处置吧。”齐桓公道。

“微臣探得山戎有意伐燕，我军当等待山戎兴兵之后，才可行动，以显示我军乃仁义之师，急人所难。”管仲道。

“管老弟，你这‘扶燕制敌’之策怎么从未对我提起，是不是上次朝堂大宴之时，我扫了你的面子，你不高兴了？”鲍叔牙有些不满地说道。他和管仲进出宫中，本可享受乘坐肩舆之礼，但二人几乎从未真的坐过肩舆进出宫中。此刻二人又是一步步顺着漫长的御道，向宫外缓缓走着。

“哪里。多亏上次鲍兄之言，小弟才自觉应当更加努力，方想出此策。只是有些地方尚未想妥，故未及相告。”管仲言不由衷说道。

自从上次朝堂大宴之后，他和鲍叔牙见面的时日愈来愈少。他怕听到鲍叔牙所说的那些话。他要建平天下之大业，也要日日享受酒色之乐。但鲍叔牙只想让他建平天下大业，却看不惯他享受酒色之乐。

“管老弟这‘扶燕制敌’之策若能成功，则平天下之大业，指日可成矣。”鲍叔牙说道。

“不是小弟夸口，平定天下，此时已非难事，难的是我齐国霸主之位，不知如何才能长久保持下去。”管仲道。

“是啊，主公虽可称为贤君，却在立储大事上……”鲍叔牙摇着头，无法说下去。为人臣者，背后议论国君，不合礼法。鲍叔牙欲正朝官淫逸之风，大力提倡礼法，并身体力行，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弄得他自己都有些受不了。然而有些“非礼之言”，他又不得不说。

列国中最难处置的事情便是立储，常常因此造成国中大乱。避开大乱的最好办法，就是依照礼法，早立太子。齐桓公正室夫人无子，依照礼法，应该立公子无亏为储君。可是齐桓公至今却毫无立公子无亏为储的迹象，令鲍叔牙心中焦虑不已，顾不得臣下不宜干预立储的“礼法”，屡屡提醒齐桓公——该立太子了。

齐桓公对于鲍叔牙的提醒，总是装作没有听见，以别的言语岔开。如此下去，将来齐国必生大乱，霸主之位，难以长久保持。鲍叔牙这句话好几次欲在齐桓公面前说出来，又咽了回去。这类话说多了，他未免会被齐桓公视为欲与公子无亏结党，反而会使齐桓公更加不肯早定储位。

听着鲍叔牙说出的半截话语，管仲并未搭腔。他开始也曾劝过齐桓公早定储位，但仔细观察了齐桓公的几位公子一番后，就不再说什么了。他认为齐桓公的几位公子中，没有任何一人能够成为贤明之君，可以继承父亲的霸业。他对此大为失望，不自觉地在鲍叔牙面前露出了“霸业难继”的感慨。兵伐山戎，路远道险，必须思谋万全，方可行之。管仲在心里想着。

果然不出所料，在周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冬，山戎首领密卢亲率一万精骑，攻伐燕国，连陷城邑，大肆劫掠。燕国抵挡不住，急派使者入齐，请求盟主发兵救援。齐国大军早已集于鄣地，燕国使者刚至，齐桓公便下令北伐山戎。

鲁庄公闻听齐军北伐，忙率战车百乘，赶至齐军大营中，对齐桓公说道：“鲁国亦是屡受山戎之害，寡人愿随盟主出行，以靖北方。”

齐桓公大为高兴，称赞了鲁庄公一番，道：“北地道远路险，兵贵于精而不在于多。贤侯不必劳顿。寡人此番若能大胜北夷，当是贤侯之诚心感于天地。若此行不利，还须贤侯以生力军相援。”

鲁庄公大大松了一口气，恭维齐桓公几句后，连忙告退。他根本不想深入北方苦寒之地去“受罪”。但齐桓公既是盟主，讨伐的亦是鲁国之敌，他不能不硬着头前来“表示”一番。齐侯变得这样通情达理，倒真像是个盟主了。鲁庄公在返回的路上奇怪地想着。

齐桓公所以变得“通情达理”起来，是因为他的心情极为愉快。

鄣国虽是个小国，亦有兵车数十乘，且依河筑邑，地势险固。齐桓公当初与天下诸侯会盟之时，也曾派使者邀请过鄣国国君。不想那鄣君居然大发雷霆，将齐国使者赶出了都城。

鄣君说："寡人先祖乃姜太公之嫡孙，论起辈分，齐君应该称寡人为爷爷，岂有孙儿派使者邀爷爷会盟之理？"还说，齐侯若想让他会盟，除非亲自来请，并充当御车之役。

齐桓公大怒，当即就要发兵灭之，被管仲阻止，说："鄣为齐之同姓，亦为太公之后。灭同姓国，是为不义。"齐桓公听了，暂且压下心中怒火，不再理会鄣国。但在他的心底，却一直没有忘记对鄣国的痛恨。

此次齐国大军兵临鄣国，本为迷惑山戎，并非真欲灭了鄣国。可是鄣君望见齐军的威势，竟吓破了胆，主动请降，并且不顾"爷爷"之尊，背负荆条，反绑双手，跪倒在"孙儿"面前，乞求"孙儿"饶命。齐桓公大喜，自然是饶了"爷爷"的性命，并且毫不客气地占据了"爷爷"的内宫，享受"爷爷"所藏的美色。这是齐桓公自登位以来，第一个仅凭兵威灭掉的诸侯国。

今后灭国，应该多用此威慑之法。这样，既有得地之实，却无灭国之名。齐桓公愈想心中愈是高兴，他已把蔡姬带给他的烦恼暂时忘到了九霄云外。

在辞退鲁庄公的当日，齐国大军已拔营而起，进入山戎境内。齐桓公自为主帅，管仲副之。以王子成父、隰朋、东郭牙为大将，领隐军上、中、下三军，共兵车三百乘，壮士三万人。鲍叔牙、宁戚则领常军二百乘，兵卒二万人，随后接应，并转运粮草。一路上，许多小国国君都愿随齐军北伐，齐桓公俱依鲁庄公之例，一一好言辞退。

山戎在周朝威势大盛之际，也曾接受过周王所封，名列第四等子爵诸侯。但早在平王东迁之前，山戎已不向周室朝贡，自立为主。不过，在山戎的南部，还保留着许多农耕之民，留有当年臣服周室，欲作周室顺民的痕迹。然而愈往北行，其地愈为荒凉，处处是野草荒林，间或有着一座座山戎部落，俱以帐幕为室，放牧牛羊为生。管仲下令严禁袭扰山戎部落，日夜兼程，直扑燕都蓟邑。

虽是道路难行，可十余日后，齐国大军已至蓟邑城下。密卢正率部

众围攻蓟邑，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齐国大军会来得如此迅速，仓促接战之下，部众大溃，争先恐后向令支方向逃去。

齐军鼓吹着得胜之乐，部伍整齐，排列在城下，好不威风。燕君大开城门，亲自御车，至齐军大营中迎接齐桓公。刚进营门，燕君就见一面丈八大旗迎风飘扬，上面绣着斗大的四个字——尊王攘夷。

燕君心中顿时感慨万千，一时想起了许多事情。

燕国的第一代国君召公姬奭为周室同族，亦为武王伐纣时的功臣。自召公以后，九传到了惠侯。燕惠侯即位之时，正好遇上周厉王逃到彘地，周室处于共和执政的时期。燕惠侯趁机不再朝贡周室，专意侵伐邻国，扩张国势。

经过禧侯、顷侯、哀侯、郑侯、缪侯、宣侯、桓侯数代国君，燕国忽强忽弱，最终虽可勉强称为大国，但其国势远不能与齐、晋、楚、秦相比，甚至连鲁、郑、宋诸国也比不上，只相当曹、卫诸国。

桓侯在位七年后去世，太子即位，是为燕庄公。他素有大志，即位之后，很想有所作为，日日整顿兵车，训练士卒。当卫国支持王叔颓夺天子之位时，曾派使者请求燕庄公予以帮助。燕庄公极想借此名震天下，但又畏惧号称“尊王”的齐桓公。他苦思之下，终于想出一条两全其美的计策。

在燕之南，还有另一个燕国，被称为南燕。燕国历代君主对于南燕之国的存在很不舒服，屡欲灭之，俱未成功。燕庄公即位之初，也曾大举侵伐南燕，虽然仍未灭了南燕，却逼迫南燕订下了臣服的盟约。依据那盟约，南燕必须随时听从燕国的命令。燕庄公当即派大将领精锐兵车五十乘南下，命南燕国君统之，助卫攻打王都。如此，功成，则益处归于燕庄公。不成，则有南燕国君顶替“罪名”。

开始时，燕庄公的谋划进行得很顺利——王叔颓已当上了天子，并将封燕国为一等公爵，大赐土地人众。不料未及两年，郑国就护送着周惠王杀回王都，斩王叔颓，生擒南燕国君燕仲公。燕庄公不仅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南燕反而为赎回其国君，背弃与燕国订立的盟约，臣服于郑。燕庄公有苦难言，亦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暗暗寻找机会，准备报复南燕和郑国。

正当他准备得差不多，已派出大军，欲南伐郑国之时，齐国军队大举伐卫，仅以百乘兵车，就令卫国订立城下之盟。燕庄公大为惊恐，慌忙招回已行至边境的南征大军，并派使者携带重礼，入齐祝贺。齐国对于他派来的使者很冷淡，并拒收其礼，责令他行“尊王”之礼，恢复对周室的朝贡。

燕庄公又羞又恼又怕，拒不听从齐桓公的“尊王”之命，反派使者到令支，企图与山戎订立盟约，对抗齐国。不想山戎探得燕国已与中原诸国结仇，无人相帮，趁机大举攻伐，劫掠燕国城邑。燕庄公万般无奈，不得已派使者至齐求救，并大肆宣扬此事。他如此这般，用意有二：一是借此威吓山戎；二是使得齐桓公为“名声”着想，不得不派兵救援燕国。

虽然燕国久已不贡周室，但毕竟是召公之后，与周室极有渊源。齐桓公号称尊王，不能不解救燕国遇到的危难。只是燕庄公根本没想到齐桓公会亲自领兵救援，更没人想到齐军会来得如此之快。在他的料想中，齐桓公顶多会派一偏将，领着百余乘兵车，到燕国边境上来做做样子。

啊，常言道请神容易送神难，齐侯率领如此强大的军队，是不是另有居心？莫非他救我燕国是假，借此机会灭了我燕国是真？列国之间，这样的事例还少吗？

不，齐侯号称尊王，不至于灭了燕国。可是，可是齐侯又怎么会亲临燕国都城呢？

对了，齐侯是列国盟主，对于不敬周室的诸侯，有生杀予夺之权。齐侯让我朝贡周室，我并未遵命而行，这“不敬”之罪，我绝难逃脱。他完全可以借此杀了我，然后在燕国公族中寻一听从齐国之命的子弟，立为新君。我这么贸然出城，亲至齐国大营中，岂不是自投虎口，有去无回？燕庄公愈想愈是恐惧，浑身汗水淋漓，待见到齐桓公后，竟跪伏于地，头也不敢抬起。

齐桓公见到素以“蛮横”著称的燕庄公如此恭敬，心中更为舒畅，亲自把燕庄公扶起，好言抚慰，并摆酒与其压惊。他既然已听从了管仲“扶燕制敌”的计策，就有意表现得格外宽厚仁爱。其实他在心底里对燕庄公没有半点好感，很想杀了他另立一位新的燕君。但这样做的结果极有可能使燕国内乱不止，兵势日衰。一个衰弱的燕国，又怎么能控制

北戎，并威胁晋国呢？齐桓公此时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来帮助燕国，使燕国强大起来。嗯，自黄帝以来，天下还有何人能似寡人这般胸怀宽阔？齐桓公对自己欣赏不已。

见到齐桓公如此善意相待，燕庄公一时怀疑他身在梦中，好半天才清醒过来，感激流涕，恳请齐桓公入城，到他的内宫中去歇息。

齐桓公道："贤侯美意，寡人心领了。如今山戎虽败，兵势未损，我军退去，其必复来。我军当趁此胜势，疾行伐之，以永绝大患。明日我军就要拔营出发，难以与贤侯作长夜饮矣。"

燕庄公更加感动，道："寡人也不回城，明日随盟主出征，愿为前部。"

齐桓公笑道："燕兵剧战方休，岂可充当前部冲锋？贤君若能相随后队，以壮声势就已足矣。"

"这……这让寡人怎么……怎么过意得去？"燕庄公都不知说什么才好。

"山戎善以骑兵冲阵，贤侯久与山戎为敌，不知是否备有骑军？"坐在齐桓公身旁的管仲问道。

"我华夏之族，向来只擅车战，连马都不会骑，哪儿有骑军呢？"燕庄公回答道。

"战车威力远胜骑军，只是不如骑军灵活快捷。若无骑军为辅，要彻底打败山戎，只怕很不容易。"管仲皱着眉说道。

"啊，我想起来了。在我燕国以东八十里，有一无终国，其虽为北戎一支，却素来与山戎有仇，曾数次与我燕国联手对抗山戎，其国中有精骑数千，不仅勇悍善战，且熟识戎地路径。如果盟主派人请其相助，其必应允。"燕庄公道。齐桓公大喜，当即派使者携带黄金宝玉，至无终国求取骑军。无终国君久闻齐侯威名，又收有重礼，立刻派其大将虎儿斑领精骑三千，连夜赶至齐军大营中。

齐、燕、无终三国大军向东疾进，日行百里，五日间已进至令支。山戎不喜筑城，令支虽为其首领驻扎之地，也只不过是在山坡上支了几

顶可容纳百人的巨帐而已。在巨帐周围，又星罗棋布般围绕着数千顶小帐，看上去十分壮观，也算是有了些“国都”的模样。

令支周围地势虽然平坦，却是野草丛生，夹杂着一片片的小灌木，利于骑兵冲锋，而不利于战车行动。在山戎立国的数百年中，也曾有华夏诸邦的兵车迫近令支，但始终不能攻占令支，最后都是无功而返。密卢惊诧于齐军的神速，却也不慌，将万余骑兵布于山坡上，只待齐军驱军进攻，便放马直冲下去。

管仲并不急于进攻，将数百辆战车头尾相连，环成车阵，似大河中的漩涡，一点点旋转着前进。虎儿斑率领的三千精骑，侧隐于阵中，兵卒们都牵着马随车步行。这一招术，大出密卢的意外。

密卢本想着齐国的战车会一字散开，横排着向山坡上仰攻。在这个攻击的过程中，许多齐国战车会被灌木拖住，队形必乱。趁这一时刻，山戎骑兵可一举击溃齐军的战车。可是管仲却排出了这个“漩涡阵”，令密卢感到他就像是一头狼遇到了一只刺猬，无法下口。

“漩涡阵”外圈是一队队手持巨斧的甲士，将阻挡战车的灌木尽数砍倒。齐军战阵移动得很慢，每“旋”出一圈，要费上小半个时辰。但从山下到山坡上，路程并非很远，齐军顶多“旋”上十余圈，就可攻上山坡。密卢大急，令支一带，高处只有他扎下帐幕的这一片缓长的山坡，失去了这片山坡，他将在齐军强大的战车面前毫无立足之地。

“儿郎们，冲呀！”密卢驱动万余精骑，向山坡下冲来。

齐军的战阵立刻停止了旋动，持斧甲士们迅速隐在了车后，弓弩手则在盾牌和车壁的掩护下，如雨一般向敌骑射着利箭，山戎骑兵只得勒马后退，齐军战阵则又开始了向前“旋动”。山戎骑兵复又冲来，齐军战阵复又停下……如此反复，密卢直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

齐桓公极是兴奋，不觉对管仲问道：“此阵甚妙，不知唤作何阵？”

“此太公所遗阵法也。因其前行甚缓，为将者须不急不躁，若在朝堂上饮宴一般，故名曰‘鱼丽之阵’。”管仲笑道，神情甚是悠闲，当真如同正坐在朝堂上饮宴一般。《鱼丽》是一首小雅乐曲，贵族子弟们以鲜鱼宴客时，常常演奏此曲。

“啊，原来此便是‘鱼丽之阵’。从前寡人也听说过此阵，总也想不明白——血肉横飞的战阵，怎么能和轻柔动听的饮宴之曲连在了一块呢？”齐桓公感慨地说道。

“密卢久攻不下，必然会率部逃遁。他这万余精骑不灭，我齐国就不能算是获胜。”管仲说着，传令无终国骑兵上马反击。

虎儿斑早已等得不耐烦了，闻听令下，立刻上马，率所部三千骑军，从敞开的战阵缺口奋勇冲出，如旋风一般卷向山坡。密卢攻不破“鱼丽之阵”，正自烦恼，打算率部远遁，不防敌军竟会反击，且又是以中原之军从不使用的骑兵反击，措手不及之下，无法约束部众，大败而逃。

齐军大胜，获山戎牛、马、羊无数，并获其从燕国掳得的男女近万口，还擒得山戎部众四五千人。但密卢却带着千余骑兵逃得无影无踪，无处寻找。

齐桓公将牛、马、羊赐给虎儿斑，被掳男女还给燕国，又抚慰山戎部众，言其只要归顺，便不加诛杀，仍可留居故土。虎儿斑、燕庄公，还有山戎部众，都对齐桓公大为感激，称颂之声，响彻云霄。齐桓公得意之下，召集众人商议班师。

管仲道：“密卢不亡，不足以显我华夏诸邦之威。山戎北戎同种，密卢定是往北逃遁去了，我军只需向北穷追，必能擒杀密卢。”

虎儿斑亦道：“山戎之北有一孤竹国，密卢肯定是逃到了那里。”

齐桓公转头问着燕庄公：“这孤竹国是何来历？”

燕庄公道：“孤竹国本为北戎别支，其先祖多收留殷商遗民，亦行农耕之事，筑有城邑，其城离此约有五百里，平素与山戎甚为交好。”

戎族居然也筑有城邑？齐桓公不觉吃了一惊，说：“如此看来，这孤竹国不可轻视，当速讨之。”

当日，齐军便拔营往北而行，以虎儿斑为先锋，燕庄公为后队。正值苦寒之时，不时漫天落下大雪，且齐军所行又为山道，极是难走。无终国骑兵与燕国兵卒虽为北地之人，却也难以忍受，常常有人冻毙道

旁。然而生长黄河之南的齐国兵卒竟是人人精神抖擞，毫不畏寒，绝少有冻毙之事发生。齐国兵卒强壮至斯，天下还有何人能敌？燕庄公暗暗心惊，打定了主意——今后绝不能得罪齐国。

第十四章　老马识途大军还　庆父不死难未已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行军，齐军终于兵临孤竹国都城之下。孤竹国都城名为无棣，城墙为乱石筑成，虽不高大，但看上去却异常坚固。

糟了，原想着北戎都是游牧之族，并无城池，倒忘了带上攻城之具，这便如何是好？管仲心中懊悔不迭，一边传命扎营，一边派哨探侦察敌军动静。不一会，哨探回转营中，说城上见不到任何敌军，连旗帜也没有看见一面。

嗯，莫非此乃空城？管仲大为奇怪，正欲出营查看，忽听巡卒来报，孤竹国大将黄花自言斩杀密卢，前来投顺。管仲一怔，立即令巡卒将黄花带往中军大帐，会合齐桓公等人共同询问。

黄花穿戴虽是北戎之服，倒能说出一口流利的中原话。他满脸胡须，看上去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身材魁壮。

“密卢花言巧语，说动我孤竹国主，欲发倾国之兵，对抗盟主。黄花去过中原，深知盟主乃是圣人，以仁义行天下，心下窃慕不已。今国主挟倾国之兵民藏于山谷，令黄花与密卢引诱盟主往北而去，等盟主粮尽之后，前后夹击。黄花不愿与盟主为敌，故斩杀密卢，以明心迹。”黄花跪在大帐正中说着，高高举起一只朱漆木匣。齐桓公令人拿过木匣打开，见里面赫然躺着一颗人头。

“真的是密卢。看，他这脸上的一撮长毛还像是在动呢。”虎儿斑说道。齐桓公又传命几个充作向导的山戎兵卒看了，都说人头真是密卢。

“快快请起，请起！”齐桓公大喜，亲手将黄花扶起，“将军深明大义，实是可敬可佩。”

“将军杀了密卢，今后该当如何？”管仲问。他心中虽然还有些疑惑，但更多的还是高兴。山戎危害华夏诸邦数百年，谁也不曾将其击败。而齐国大军一出，不仅大败山戎，还灭其国，降其众，致其首领于死地。这空前辉煌的大功将使齐国的霸主地位稳如泰山，谁也不能动摇。

“唉！我杀了密卢，便是国之罪人，再也不能在孤竹待下去。愿盟主能收留我，让我在齐国做一小卒。”黄花叹道。

“你这等明晓大义的贤者岂能只是做一小卒？请你带路，让寡人擒了孤竹国主，然后上奏天子，保你继任国主，如何？”齐桓公豪情满怀地问道。

孤竹国远处北荒之地，素来与中原不通音讯，竟也知道他是天下霸主。北戎之族向来强悍，宁死不屈。但这黄花身为北戎大将，不经一战，就跪倒在他的脚下。霎时间，齐桓公觉得自己一下子高大了无数倍，俯视人间众生，都似蚂蚁一般渺小。

“黄花愿为盟主效力。至于继任国主，则不敢当，还请盟主在孤竹公族中挑一贤者立之。”黄花拱手说道。

齐桓公令燕庄公领着本部兵卒进驻无棣城中，然后以黄花为向导，率虎儿斑及齐国三军，往山谷中搜寻孤竹国主。

行军三日，忽然刮起大风，漫天黄尘铺天盖地而来，对面不能见人。齐军大惊，慌忙伏于车后，不敢行动。待黄尘过后，却不见了黄花及其部众。管仲四面观看，见山岭皆秃，看不到任何草木，处处都是黄乎乎裸露的岩土。

“啊，我们中了黄花的诡计！”管仲失声叫道，脸色惨白。

“仲父，这……这……这黄花使的是何诡计？”齐桓公问道，声音颤抖。在他的记忆中，管仲遇到任何危难之事，也不曾如此惊慌。现在连管仲都变了脸色，可见齐军只怕已陷入极其危险的绝境。

“微臣当年行商之时，曾来过燕国，听燕人说，北方有一‘迷魂谷’，黄天黄地，不辨东西，容易进去，绝难出来。无数商旅之人误入谷中，能够生还者，百不及一。今见此地，处处黄土，肯定是那‘迷魂谷’了。这黄花好不阴险，竟不惜杀死密卢，将我齐军引至此绝地中来。”管仲恨恨地说道。

“啊，那……那黄花原来是诈降。”齐桓公仿佛此时才明白过来。

“这黄花的狡诈，实是出人意料。他知道我齐军势大，不能力敌，

就杀死密卢，以骗取主公信任，好使其诡计得逞。如果我军不能出谷，黄花必然是威名大震，势将能夺取国主之位，并南下控制山戎诸族。黄花杀死密卢，也正是为了他将来能够毫无阻碍地压服山戎。唉！真想不到，戎族中竟有这等厉害人物。看来不杀黄花，北方永无宁日。”管仲叹道。

“这蛮夷贼人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寡人必将其碎尸万段。只是……只是眼前我们怎么走出这‘迷魂谷’呢？”齐桓公问。

“黄花既能走出，我们必能走出！”管仲大声说道。他已恢复了镇定，下令大军不得乱行，就地扎营，然后派出哨探，四处寻找出谷的路径。

第一日，管仲派出十队哨探，每队十人，结果早晨出去，黄昏还不见回来；第二日，哨探多到三十队，仍是只见出去，不见回来；第三日，管仲不敢派出哨探，只盼着有人能够回来。然而军心已乱，他再也无法等下去了。

首先是携带的水快要喝完。管仲曾令人在营地中挖掘泉水，挖了十几处也没有挖出水来。谷中常常刮起狂风，偶尔落下一阵雪花，亦被卷得踪影全无。更严重的是柴草皆无，帐中兵卒无法生火取暖，更无法吃上熟食。那些精心挑选的齐国壮士，已被冻伤了许多。管仲急如火焚，在帐外徘徊不止，心中转了无数个念头，偏偏一个念头也救不得眼前之危。

“老爷，小人有个办法，可以出谷。”一个贴身家仆跪在管仲面前说道。

管仲定睛看去，见是他数年前收留的山戎野民速答里。这速答里年纪已近五旬，因善于调养马匹，故远征之时，管仲仍将他带在身边。

“你有何法？快快请讲！”管仲忙问道。

“我们山戎常年游牧不定，有时偶然到一生疏之地，也会迷路。这时大伙儿就会让几匹老马引着，退回原地。”速答里说道。

“对呀！狗、马之类牲畜，最善识路，我怎么没想到呢？唉，你呀，你个老贼怎么不早提醒我呢？”管仲欣喜若狂，抬起腿，亲昵地在

速答里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老爷本事通天，什么都知道。小人开始根本……根本不敢提醒老爷。”速答里道。

“人非神明，哪能什么都知道。你起来吧，等回去了，我会重重赏你。”管仲说着，急忙赶至中军大帐，将速答里所献的“老马识途”之策讲了出来。

齐桓公大喜，立刻传命拔营而起，并放出十数匹从山戎之地得来的老马，在军阵前引路。老马果然善于识路，引着齐军自原路缓缓而行。路上，齐军发现了好几队哨探之卒的尸首。这些哨探身上毫无伤痕，显然是被夜晚的寒冷所冻毙。齐军人人愤怒，誓言要杀尽孤竹国人。

“迷魂谷”并不太大，只一天，齐军就从谷中走了出来，向无棣城连夜疾奔过去。天明时分，齐军擒获了一队携带牛马粮草的孤竹国百姓。管仲找来几个看上去老实胆小的人，问：“看你们的样子，像是在搬家似的，这是为何？”

那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回答了一番，大意是：国主说中原人来了，要将他们孤竹国人全杀光了。因此他们带着粮草牛马都躲到了山谷里。昨日国主又派人告诉他们，中原人被打跑了，大伙儿可以回到城中安居。

“主公，依此而言，燕军大约已败。我们这样回转，势必要攻其坚城，只怕急切间难以攻下。”管仲道。

“孤竹国主并不知晓我们已出了‘迷魂谷’，可以杀他个冷不防，突然冲进城中。”齐桓公说道。

“那黄花异常狡诈，只怕此计难行。”管仲说着，看着眼前的孤竹国百姓，灵机一动，大叫道，“破敌之计，吾已有矣！”

管仲让虎儿斑的部众穿了孤竹国百姓的衣服，趁乱潜入无棣城中。无终国亦是北戎支派，语言外貌与孤竹国人相近，不易被察觉。他又让齐国大军不忙赶路，先拣既有水源而又背风向阳之地休息二日，待养足精力，一鼓作气，直扑到无棣城下。

黄花见齐军竟能逃出“迷魂谷”，大惊之下，不敢接战，将所有的兵

卒都赶到城头上，决心死守，待敌粮尽自退。管仲命兵卒们擂鼓大叫，作势攻城，却又并不真攻，弄得孤竹国兵卒在城头上奔来奔去，疲惫不堪。

到了黄昏时分，混进城中的虎儿斑部众发动起来，四处放火，乱杀乱砍，并打开了城门。城外的齐军趁势蜂拥而入，杀上城头。黄花见势不妙，欲出城逃往西边的沙漠之地，被齐军的战军堵住，碾为肉泥。齐军欲泄心中怒气，不问军民，直砍直杀。无棣城中顿时血流成河，哭喊声响彻整个夜空。管仲急忙传命不得妄杀，并派人救火，忙乱了一夜，才使无棣城安定下来。然城中军民，几乎已被杀了一半，连孤竹国主，也死在了乱军中。幸好齐桓公反复叮嘱过众将，不得侵犯孤竹国主的内宫。因此内宫的那些美女，倒没有死伤多少。

齐桓公大有收获，不仅将孤竹国主的后妃公主们全都收纳，还寻得了一位别具风味的绝色佳人。那位佳人年方二八，能骑马，会射箭，原是密卢的女儿，被黄花掠得，送与孤竹国主。齐桓公见惯甜美如蜜的郑、卫佳丽，陡遇这山戎美女，大为着迷，不等回国，就已封密卢的女儿为姬妾，名曰密姬。

山戎向以劫掠为常事，每攻一城邑，灭一部落，必屠尽其壮男，然后将其妇女儿童尽数掳走，赐给众子弟为奴。密姬对于她的命运，也无什么怨言，尽力施展她女性的魅力，以求博得齐桓公的欢心。

齐桓公大为高兴，慷慨地将宫女们分赐给随行大臣及虎儿斑等人。他还特意从宫女中挑选四十个姿色较美者，准备二十人送给燕庄公，另外二十人送给鲁庄公。他已接到鲍叔牙的禀告，说鲁庄公出了许多粮草，也为北征之举尽了邻邦之力。

在齐桓公攻下无棣城五日之后，燕庄公才又转了回来。原来那日齐军随黄花走后，当夜就有无数孤竹国兵卒杀进了无棣城中。燕庄公毫无防备，大败而逃，藏在附近山谷中，好几天不敢露头。对于燕庄公的败逃，齐桓公只字不提，将美女送上之余，还摆下酒宴与其共为欢乐。

燕庄公感激之下，竟然亲自弹筝，为齐桓公唱了一首《鱼丽》之曲，依照礼仪，是贵族之家宴客的必唱之曲。齐桓公向来不喜欢这等礼仪之曲，听到乐工演奏就要大发脾气。但此刻他却高兴得从席上跳了起来，连声大叫："唱得好，唱得好！"

一位国君自愿向另一位国君唱曲，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盛事。这等极尊崇的礼敬，除了他齐桓公，有谁能够享受？

“主公，难得燕君高兴，主公亦应歌上一曲助兴。”管仲笑道。

什么，寡人乃堂堂霸主，岂能向这小小的燕君歌上一曲？齐桓公怒气勃发，刚欲出言斥责，又猛地停住了。依照礼法，一位诸侯绝不能向另一诸侯献歌。诸侯只能向天子献歌，也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接受诸侯的献歌。当然，亦有一位诸侯被另一位诸侯战败，被迫献歌的事例。但这种事例向来被视作败坏礼法，为天下人所不耻。齐桓公是列国盟主，以尊王攘夷号召天下，绝不能在公开场合做出有损礼法尊严的事来。可是他偏偏接受了燕庄公的献歌，败坏了礼法。

齐桓公远征山戎，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情，各国都不会轻视，且会让史官详细记下齐桓公的所作所为，以为借鉴。接受献歌这件事看来虽小，却关联着齐国的声威。若齐桓公不立刻补救，天下诸侯轻则会说盟主言行不一，败坏礼法，重则会说盟主包藏祸心，图谋天子之位，对齐国极为不利。

补救的方法有二：一者严禁饮宴之人说出此事；二者齐桓公以歌答谢。饮宴之人不仅来自齐国、燕国，还来自于无终国。齐桓公显然无法令所有的人守口不谈这“献歌”之事。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以歌答谢燕庄公。诸侯之间，以平等之礼互唱歌曲酬答，并不算是有违礼法。齐桓公只得坐下来，命人拿来一张七弦琴，弹唱起来：

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

勿剪勿败

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

勿剪勿拜

召伯所说

齐桓公所唱的亦是一首著名的曲子，名为《甘棠》，是赞扬燕国开国之君召公的一首颂曲，歌中反复吟唱的召伯即是召公。

燕庄公唱《鱼丽》之曲，是因为齐军曾以“鱼丽之阵”大败山戎，故歌唱此曲以表示他对齐国的敬意。而齐桓公以颂扬燕国先君的《甘棠》之曲作答，更是显得极为巧妙，也极为得体。

“好，好！”燕庄公也忙大声喝起彩来，心中连叫侥幸。他是一曲歌罢，才发觉自己陷入了尴尬之地——他本意是要讨好齐桓公，却让齐桓公“戴”上了败坏礼法的罪名。假若齐桓公以此责怪，他只怕无法为自己辩护。盟主到底是盟主，气度非同一般。燕庄公心中又对齐桓公多了一层钦佩。

欢宴之后，齐桓公会集齐、燕两国大臣商议，将孤竹国并入燕境，令支则一分为二，南方农耕之地归于齐，北方游牧之地归于燕。按如此划分之法，燕国一下子得到了五百余里的土地，国境几乎扩大了一倍。尤其是孤竹国都城周围之地，异常肥沃，极宜农耕，且远在北地，别国无法侵伐，无疑将会成为燕国的腹心“粮仓”。

燕国君臣喜出望外，一时竟不知该说出什么话才好。齐桓公趁势要求燕国依照旧例，向周室纳贡。燕国君臣自然是一口答应，复大摆酒宴，与齐国君臣日夜作乐。

半个月后，齐燕两国大军离开无棣城，班师回返。虎儿斑已得厚赏，率部先行归国。燕庄公以太子留镇都城，一路上亲自陪送齐桓公南归。两位国君说说笑笑，甚是欢畅。不知不觉间，早已到了令支南境，亦即齐国新得之地。燕庄公望见村落中的炊烟，才察觉他已进入齐国，连忙停下告辞。齐桓公立即命人计算，得知燕庄公已深入齐境五十里。

“依照礼法，诸侯相送，不得离开本国之界，寡人岂能让贤侯有违礼法，此五十里地当属贤侯所有。”齐桓公再一次显示出了他的盟主气度。燕庄公苦苦推辞，无奈抵不过齐桓公的“礼法”二字，只能接受了五十里肥沃的农耕之地。为纪念齐桓公赠地之德，燕庄公特意在与齐桓公分别的地方筑城，命名曰燕留，以示燕国不忘齐国留德之意。

经过征伐山戎的磨砺，燕庄公改变了许多，处处向齐桓公模仿，招纳贤才，开拓荒地，安置流民，整顿兵车，很快就成为北方的强盛之国，令天下诸侯对其顿生畏惧之心。

齐桓公亲率三军，深入北荒之地千余里，一举击灭山戎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天下。各诸侯又是妒忌，又是恐惧，又是高兴，纷纷派使者至齐国边境迎贺齐桓公。

山戎横行华夏诸邦数百年，无人能敌，今日一旦灭亡，巨患消于无形，各诸侯自是大为高兴。但齐桓公立下如此大功，谁又能保证他不恃功自傲，欺凌众多弱小诸侯呢？

齐桓公自登位以来，已灭掉了谭、遂、鄣等十余小国，扩地无数。当然，齐桓公灭掉那些小国时都有着合乎礼法的“正当理由”。然而在这个礼法崩坏的时代，齐桓公要找出合乎礼法的“正当理由”，也实在太过容易。他不费举手之劳，就可将“弑君”“不敬”“淫乱”“暴虐”等等大罪加在他想讨灭的小国头上。

齐桓公出征时正值冬天，回来时已是桃花烂漫，百鸟欢唱。在边境上迎接他的不仅有着各国使者，还有鲁国国君。齐桓公将预留的二十名孤竹美女送给鲁庄公，又将所获的山戎及孤竹宝物大赠各国使者。在边境上与各国使者大宴几日后，齐军继续前进，回至临淄。

行军路上，管仲对齐桓公说道：“据微臣看来，鲁侯面带病容，心事重重，见到主公欲言又止，似是有话要说。鲁国乃宗室之长，又与我齐国近邻，须对其多加‘关照’才对。”

齐桓公点头道：“听说鲁侯兄弟之间不和，夫妻二人又常闹闲气，天长日久，别弄出了乱子来。待回到都中，寡人当遣内侍到鲁宫去探问，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齐桓公回到都中，却将他的话忘得干干净净。

此时少卫姬和郑姬各生了一个儿子，看上去都是聪明异常，将来必定有所作为。齐桓公欣喜若狂，为少卫姬之子取名元，郑姬之子取名昭。他成日待在少卫姬或郑姬的寝宫中，抱着儿子玩耍，什么事都不愿去想，不愿去管。

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鲁国忽然现出种种异常之象，似有大乱将要

发生。

其实那日鲁庄公见了齐桓公，的确有满腹话语要说，却又无法说出口来。他过了二十余年的安宁日子，沉迷酒色，纵欲无度，身体大为衰弱，对于朝政之事已渐渐力不从心。偏偏此时，施伯又病逝在其封邑中，使鲁庄公如失臂膀。

虽然还有季友辅佐，但毕竟势孤力单，难以阻止他的敌手庆父和叔牙的步步紧逼。更令鲁庄公愤怒的是，庆父竟然勾上了哀姜，常常借他外出行猎的机会密行苟且之事。他当即就要杀死哀姜，但一来怕齐国问罪，二来怕惊动庆父，反倒会激出意外之变。

鲁庄公本想将哀姜行为不端之事告知齐桓公，让齐桓公来“管教”哀姜。但这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他终于忍住了没有说出。他想寻到一个机会，杀死庆父，然后把哀姜打入冷宫，永不相见。

虽然他憎恨哀姜，却又喜欢哀姜的妹妹叔姜，且叔姜对他温柔体贴，百依百顺，并给他生下了公子开。叔姜对姐姐很有感情，鲁庄公若杀了哀姜，必然会令叔姜伤心。可就在鲁庄公准备对付庆父的时候，他突然病倒了，而且是一病不起。

鲁庄公急召季友入宫，嘱托后事，不料季友未至，叔牙先至宫门求见。鲁庄公想探知庆父有何举动，便让叔牙进至内殿，并问及身后何人可为国君。

“若想鲁国安宁，非立长者为君不可。若论长者，莫若庆父。只有立庆父为君才能上保社稷，下安黎民。”叔牙毫不犹豫地说着。庆父早已对他许过愿——一旦登上君位，将立刻拜他为相国，执掌朝中大权。

好啊，你们果然要动手了。鲁庄公在心里冷笑着，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只是令内侍将叔牙“送出”。叔牙前脚走，季友后脚便走进了内殿。

“寡人不行啦，要到列祖列宗跟前尽孝去了。如今庆父包藏祸心，鲁国只怕要陷在大乱之中，危及社稷。寡人想，只有贤弟为君，方可救我鲁国啊。”鲁庄公喘着粗气说道。

季友跪倒在地，流泪道：“主公说哪里话来，臣弟当拼死以保主公子嗣继位，不使鲁国生乱。”

“唉！只怕寡人这几个儿子，谁也难当国君重任。”鲁庄公叹道。

“主公长子般依礼当可继之。”季友说道。

“不，他不行。当日他的马夫荦调戏大夫梁氏之女，被他撞见，鞭之三百，使其怀恨而逃。马夫荦力大如山，悍勇无比，此等小过，要么赦之，收其为己效力，要么杀之，以绝后患。可般儿他……他缺少谋断，难以料理国政啊。”鲁庄公摇头道。

“主公，你曾与党氏夫人有盟啊。因故不能守盟，已是有负神明，岂可复弃其子呢？”季友又道。

“是啊，寡人有愧孟任，亦愿般儿即位。只是般儿他……也罢，般儿他不行，申儿木讷忠厚，也难继大业。开儿虽然聪明，却又太小。贤弟，看在你我一母所生的分上，你……你就多费心，能立谁为君，谁就是……就是鲁国国君。”鲁庄公话刚说完，人已昏迷过去。他仿佛看到美丽的孟任姑娘正站在高高的云端上，向他招着手……

季友急令太医救治鲁庄公，然后匆匆出宫，召集亲信家兵，出其不意，直入叔牙府中，将他擒住。他看出鲁庄公已活不过今日，庆父和叔牙必将趁国君新丧之时图谋作乱，以夺得君位。季友懊悔他没能尽早削弱庆父等人的势力，以致有了此时的麻烦。他没料到鲁庄公会病得如此突然，又如此沉重。

鲁庄公虽说当了三十二年的国君，却不及五旬，正当壮年，怎么能说病就一病不起了呢？本来，季友是想以逐渐削夺庆父等人封地的办法，来解除鲁庄公面临的威胁。但现在，他不得不使出断然手段，来确保鲁国安宁。

庆父这些天来似察觉到了情势于他不利，一直住在其封邑中，轻易不肯出来。他经过十余年的明抢暗侵，田地之多，已为全国之首，养有家兵三千余人，将其封邑建造得如同大城一般。若想擒获他，季友非大动兵戈不可，然而此刻又不宜大动兵戈。季友只有先行对付叔牙，他已察觉叔牙是有意留在都城中，以策应庆父发动的叛乱。

叔牙的行动太过反常，竟将一千家兵中的九百人秘密带入都中。依照礼法，公族子弟们不论有多少家兵，进入都城中顶多能带上二百名。鲁国素称礼仪之邦，数百年来，还无人坏此成规。

季友以“私带家兵”入城的罪名，勒令叔牙自尽。叔牙不服，要面见鲁庄公。他并未露出反迹，纵然“私带家兵”入都，也不至于身当死罪。季友冷冷一笑，道：“令你自尽，就是主公本意。你和庆父所行的种种不端之事，早已落于主公眼中。主公念大家都是兄弟，不忍将你等之恶，暴于天下，故有此令。你若听命，罪止一人，子孙后代不失其位。若不听命，则诛灭全族。”叔牙听了此话，顿时面若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季友命人端上毒酒，灌入公子叔牙肚中。不一会，叔牙就七窍流血而死。季友宣布，凡叔牙之田地、府第、封邑，俱由叔牙之子继承，唯家兵须尽数遣散，并不得复招，违命必杀无赦。当夜，鲁庄公病逝，时为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662年）八月。

庆父的确如季友所料，图谋作乱。他探得鲁庄公病重，立刻将三千家兵布置在都城外埋伏着，又命叔牙带九百家兵入城，以为内应。但他没想到，季友早已派人监视着他和叔牙的行动，虽没发觉他已将家兵埋伏在了城外，却发现叔牙将家兵带进了城里。他更没想到，季友会先下手为强，杀了叔牙。

失去了内应，仅凭他的三千家兵，无法攻破都城，夺得国君之位。而季友表示出的决断，使他明白——对手绝非似他想象中的那般容易对付。他当即改变谋划，令家兵散归邑中，只带二三随从，换上白衣入朝哭丧。

有家将劝道：“公子季友藏有虎狼之心，只怕于老爷不利。请老爷暂缓入朝。”

庆父哈哈大笑，道：“季友藏有虎狼之心，却被‘孝义’的贤名掩盖着。其杀叔牙，不用斧钺，而令其自尽，便是欲保其贤名耳。吾乃季友之兄，身无反迹，他岂能随意杀之？”笑毕，驾车直入都城。

季友见庆父只身入都哭丧，亦觉意外，虽然杀心大起，但又被他强压了下去。他共有三位兄长，其中鲁庄公已死，叔牙也已“自尽”，唯余庆父一人。虽然他很清楚——庆父包藏祸心，必欲叛乱，可是他并未露出明显的反迹。在国君新丧的情势下，连杀二兄，外人必定怀疑他有独揽大权，进而谋夺君位的野心。他是国人皆知的贤者，自然不能让人如此怀疑。

季友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以兄礼与庆父相见。庆父亦不提叔牙“自尽”之事，跪倒在鲁庄公灵前，痛哭致哀。举丧的同时，季友与众大臣拥公子般即位，并知会天子、盟主及各诸侯之国。天子、盟主及各诸侯国纷纷遣使吊祭并祝贺新君即位。

一番忙乱未了，公子般外祖父党氏又病逝在郎邑庄园中。依照礼法，公子般应亲往党氏庄园中吊丧。季友忙于招待天子使者，不能跟随公子般，在其临行前反复叮嘱——不可离开侍卫独行，速去速归。公子般满口答应，但一见了外祖父的灵位，就想起母亲怀恨而逝的情景，不禁悲从心来，在党氏庄园住了一夜又是一夜，将季友的叮嘱忘在了脑后。

到了第三夜，随从的侍卫都累了，站在灵堂外靠着廊柱闭目养神。公子般独自在灵台前徘徊着，自言自语道：“是齐国来的那两个妖女气死了母亲，我要替母亲报仇，杀了那两个妖女。”

一个庞大的黑影幽灵般绕过侍卫，跃进灵堂中。

“是谁？”公子般听到异响，转过身厉喝着。但见在阴森森的烛光中，一个异常魁壮的大汉手持匕首，一步步向灵台前逼来，口中道：“公子，你那三百皮鞭打得真好啊，今日该我还给你了。”

“是马夫荦！”公子般恐怖地大叫着，忙伸手去拔腰中佩剑。只是佩剑尚未拔出一半，马夫荦的匕首已深深刺进了他的胸膛中。

“啊——”公子般凄厉的惨叫声长长地回荡在夜空里。

“有刺客，有刺客！”侍卫们这才发觉有人进了庄园，纷纷向马夫荦围过来。

马夫荦扔下匕首，挥起灵堂上一根重达百斤的青铜烛架，大喝道：“挡我者死，避我者生！”边喝边冲下灵堂。见刺客如此武勇，众侍卫一大半都不敢上前，有几个胆壮者奋勇而上，挡不得马夫荦神力惊人，俱被烛架砸倒。

“轰——”马夫荦越战越勇，以烛架撞开大门，跳上外面早就准备好的小车，疾驰而去。众侍卫及党氏家兵忙驱车紧追，只见那马夫荦不往荒野中逃去，反向都城方向疾驰。追至天明，眼看着已近都城东门。

国丧期间，公室子弟俱须巡城守卫，以防不测。马夫荦奔近城门时，正看见庆父领着一队弓弩手站在城门外。马夫荦笑了，他早就知道公子庆父与鲁庄公不和，故受了公子般的鞭打后，毫不犹豫地逃进了公子庆父府中。公子庆父不以他身份低贱，亲自设宴款待他，还让府中的美女陪伴他，使他一个马夫竟过上了大夫的快活日子。唯一令他感到不高兴的是，公子庆父将他关在了一个小院中，不许他与任何人见面。昨日，公子庆父给了他一把匕首，让他去党氏庄园，刺杀公子般，并许诺一旦刺杀成功，将让他当上大夫，日日乘坐高车，夜夜拥有美女。他曾随公子般去过党氏庄园几次，路径极熟，趁夜翻墙而入，一举刺杀成功。哈哈，我一个马夫，也能入朝做大官了。马夫荦望着城门口的公子庆父，差点笑出声来。

公子庆父也笑了，笑着举起了弯弓，搭上利箭。他身后的弓弩手们也将双臂抬了起来。马夫荦惊骇地瞪大了眼睛，无法相信他看到的一切竟是真的。

“嗖——”公子庆父射出了利箭。嗖——嗖——嗖——无数支利箭飞蝗一般射向马夫荦。霎时间，马夫荦身上插满了箭杆，犹如一巨大的刺猬，沉重地扑倒在城门前。

公子般死了，马夫荦也死了，无数传言在大街小巷里流传了出来：

公子季友私藏刺客，谋杀公子般，欲夺君位；

公子季友原来是一个伪君子，明是贤者，暗中却屠兄杀侄，暴虐成性；

公子季友还想杀死公子庆父、杀死所有的公室子弟。

……

公室子弟们愤怒了，纷纷招来家兵，要与季友拼个你死我活。其实他们并不相信传言。但季友执掌朝政多年，压得他们不能出头，这些人心中早积满了怨气，都想借机发泄一番。

季友深知他此时绝不能和众公室子弟冲突，否则，国中必将大乱，他把国政交与太傅慎不害，悄然避到陈国。庆父企图乱中杀死季友，夺取君位的图谋落了空，不得已装出一副忠臣模样，与慎不害等人立叔姜

之子公子开为君，是为闵公。

哀姜见公子季友出走，去了顾忌，立刻密诏庆父入宫，日夜欢乐。

“你自己不是要当国君吗，为何又立了开儿这小子为君？”哀姜在欢乐之中，又有不满之意。

“这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再过数月，我就会杀了那小子。”庆父笑道。

哀姜好强悍恶，他并不喜欢。他之所以一直和哀姜周旋，一是为了谋夺君位，二是想借哀姜之力，得到齐国的支持。

“啊，你，你竟要杀了开儿吗？”哀姜虽说悍恶，听了这话还是吃了一惊。

“美人，我可是为了你好啊。这小子并不是你生的，长大了必然要抬高他的亲生母亲，压制你，甚至会借由头暗害你呀。”庆父说道。

哀姜想了想，一咬牙，道：“你想干什么，我不管。可这正宫夫人的位子，你不能给了别人。”

“你是先君夫人，名分所在，没法又变成新君夫人啊。不过，你放心，我决不会立别人为国君夫人的，这内宫之事，还是由你说了算。来，来！喝，喝！”庆父不想多说什么，举起酒杯，就向哀姜嘴中灌去。两个人只顾说得高兴，却不防帘幕后有个宫女把一切都听在了耳中。

叔姜对哀姜的淫乱极为不满，又怀疑二人会有什么对鲁闵公不利的图谋，便重金收买了哀姜宫中的一名宫女，用作耳目。那宫女寻得一个机会，将哀姜和公子庆父所说的话告诉了叔姜。叔姜又惊又怒又怕，连夜派亲信内侍化装成商人，赶往齐国求救。

齐桓公感到事态严重，借与鲁国新君例行会盟的机会，让鲁国君臣接回公子季友主政。庆父面对着齐国强大的压力，不敢阻止季友回国。叔姜知道季友是贤者，让儿子拜其为相国，一切军国大事，都听其主之。

季友不图报复，专意整治朝政，安抚百姓，很快使国中宁静下来。

庆父想了无数办法，要使朝政混乱，偏偏一个办法也难以成功。叔牙的暴死，令他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帮手，总是感到力不从心。

眼看鲁闵公已当了两年国君，庆父仍是找不到一个能够“正当”夺取君位的办法。他实在等不下去，铤而走险，公然发动叛乱，杀死鲁闵公和太傅慎不害，攻占了朝堂。但是他却没能达到最重要的目的——杀死季友和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

季友原想着庆父已经“老实”下来，没料到他竟会发动如此激烈的叛乱，一时难以调动禁军平叛，仓促间只来得及带着公子申匆匆逃到了邻近的邾国。庆父迫不及待地自封为国君，并遣使与齐国通好，情愿割让十座城池，以换取盟主对其君位的承认。季友亦遣使至齐，请齐桓公主持大义，驱逐乱臣贼子。

齐桓公先派宁戚至鲁国探看一番，待其回来后，召至宫中问道：“鲁国如此混乱，寡人可否趁势灭之？”

宁戚摇头道：“不可。鲁国之乱，在上而不在下。下既不乱，国本未衰，未可灭之。”

“大夫何以见得鲁国之乱仅在于上而不在于下呢？”

“庆父造反，鲁国百姓俱关门不出，以罢市对抗，此列国罕见之事也。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鲁国百姓明辨是非，信守礼法。对于这样的百姓，任何敌国也难以征服。主公应该借这个机会，安定鲁国，解除其难。如此，鲁国的百姓必然感念主公的恩德，愿意与我齐国荣辱与共，对我齐国大有益处。”

“既是这样，寡人当何以安定鲁国呢？”

“欲安定鲁国，必先除掉庆父。不除庆父，鲁难未已。”

齐桓公想了想，叹了口气：“唉！年轻的时候，寡人就常想灭了鲁国。如今这真是个大好机会，寡人却只好放弃了，实在是可惜。”他虽是如此说着，还是令王子成父率兵车百乘，并约会宋、卫诸国，一同讨伐公子庆父。

公子季友闻听齐国出兵，亦从邾国借得兵车五十乘，奉公子申征讨

叛逆。庆父大为恐惧，慌忙搜罗兵车，意欲与齐军决一死战。不想兵卒们都不肯听从他的命令，兵车无法齐备。到后来，连他的亲信家兵中，也有许多人悄悄地逃走了。

庆父眼看大势已去，连夜带上黄金宝物，逃往莒国。哀姜也慌了，本想跟着逃往莒国，但见庆父竟不肯带她同走，心知庆父从前与她的山盟海誓全是虚言，其人根本不能依靠。她无奈之下，只好逃向邾国，企图求得季友的宽恕，然而季友却是对她避而不见。

齐军毫不费力，就逐走了庆父，平定了鲁国内乱。公子季友奉公子申还都，立他为国君，是为僖公。然后一面遣使入齐相谢，一面派人至莒国，让莒国交出庆父。

鲁国强而莒国弱，莒君不敢将庆父留在国中，将其“礼送出境”。庆父将所有的黄金宝物拿出，派人送给季友，请求季友饶恕他。季友把黄金宝物都交给府库中收藏，然后对来人道：“若弑君者亦能饶恕，何以戒后？庆父能够知罪，就请自裁以谢国人，如此还可立后，不至香火断绝。”庆父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只好缢死在鲁国边境的一棵大树上。

鲁僖公以公子季友功大，除仍拜为相国外，还要赐给大城作为其封邑。季友辞谢道：“微臣受命辅政，不能防乱，致使连丧二君，罪莫大焉，岂有受赏之理？”可是不论他怎么辞谢，鲁僖公也毫不退让。公子季友又道：“公子庆父、叔牙，皆先君手足，今俱已服罪，宜当安抚其后，并封食邑。如此，季友方敢受君之赐。”鲁僖公只好答应下来，以费邑大城作为公子季友的封邑，赐其为季孙氏。又将成邑之地封给公子庆父的长子公孙敖，赐其为孟孙氏。将郈邑之地封给公子叔牙的长子公孙兹，赐其为叔孙氏。

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得到大城为封邑，家族很快兴旺起来，名声远传至国外。齐桓公知道了这件事后，将管仲召进内殿，迷惑地问：“这季友喜好贤名太过分了吧，怎么能封仇家的后代居于大邑呢？”

管仲一笑，道：“季友实为贤者，然气量太小，难成大事矣。他掌国之时，二兄俱亡，唯恐国人说其公报私仇，故大赏仇家之后，显示其逐兄俱出于公心矣。只是此后三家大盛，恐非鲁国之福矣。”

“原来如此。他们鲁国人好名过分，常常为此而吃亏。”齐桓公说

着，话锋一转，“不过，名声也不能全然不要。鲁国此次大乱，与我齐女甚有干系。如果寡人不对此有所宣示，将来只怕无人敢娶我齐国之女。”

“主公打算如何宣示。”

“寡人意欲将那贱妇擒回，当众宣示其罪，以大刑处置。”

“这……”管仲犹疑了一下，说道，“女子既嫁，便是夫家之人，纵犯大罪，应由夫家处置。主公若有所宣示，最好隐行其事。”

齐桓公点了点头，次日便派竖刁前往邾国，逼迫哀姜“自尽”。哀姜痛哭一场后，悬梁自缢而亡。鲁僖公派人迎回，仍以夫人之礼葬之。

第十五章　许后悲歌乞齐师　八国联军伐熊楚

鲁国之难才平，卫国忽遭狄人攻击，告急使者如流星般驰至临淄。齐桓公近两年大为发福，身子胖了几圈，懒于行动，淡淡地对卫国使者道："齐军近年多有劳累，须得休养些力气，方可出征。尔等且紧守城池待到来年春天，寡人自当亲率大军，教训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狄人。"

卫国使者垂头丧气地回至国中，将齐桓公的一番言语原封不动地奉上卫懿公。卫懿公倒没显出怨意，立刻传命兵卒们上城拒敌。可是，卫国竟无人听从国君之命，只顾夺路出城逃难。

自从被齐国打败，被迫向周天子低头后，卫懿公就对政事失去了兴趣。他的全副心思都用在了丹顶仙鹤身上，许多时候，他觉得自己亦是一只仙鹤。

因为卫懿公爱鹤，养鹤者俱为高官，充斥朝中，使许多才学满腹或自视才学满腹的人失去了晋身之阶。卫懿公还下令，每献一鹤者，赏黄金十两。于是国人争先至山中水泽之地捕鹤，既不耕田，又不行渔猎之事。而卫懿公则大有收获，竟然收得仙鹤数千只，飞起来铺满了整个蓝天，极是壮观。

然而卫国的府库却空了，既无力修整兵车甲仗，也无力加固城池。更糟的是，耕田的人少了，粮食亦少了，而卫懿公反倒要多征田租。

仙鹤不是凡鸟，也要吃粮食，且所食必为上等精粮。卫国本为富国，却一天比一天穷了下来。卫国百姓开始向邻国逃亡，七八年来，全国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的户数，田租也相应大减。

渠孔、于伯、宁速、石祁子等大臣本不愿多言朝政，也忍不住向卫懿公劝谏起来，想把卫懿公从"仙鹤"中拉出来。卫懿公根本不听，在他眼中，真正的大臣就是那些仙鹤。他精心挑选，耐心考察，将"大臣们"分出了等级。

一等仙鹤被封为"上仙大夫"，俸禄相当朝中大夫，二等仙鹤被封

为“上仙上士”，俸禄相当朝中上士。其中好勇善斗者，被封为“将军”，温顺善舞者，被封为“客卿”。卫懿公每次出游，前后高车如云，车上傲然站着“鹤将军”与“鹤客卿”。卫懿公环视左右，自鸣得意之余，常常昂首作鹤叫之声。他这一叫，引得数千仙鹤同时昂首长鸣，声啸长空，惊得鸡飞犬吠，幼儿哭叫，国中乱成一团。卫懿公每见此景，就乐得哈哈大笑，觉得纵然是天子和盟主，也未必有他这么快乐，而卫国百姓则恨透了他。

而当初齐桓公远征山戎的壮举，令各夷族大为震惊，纷纷相聚，商议应对之策。各夷族中，狄人势力最大，遍及晋、邢、卫、燕、齐、鲁之间。狄人居无定所，往来迁移，喜劫掠，是列国大患之一。列国也曾联兵围剿过狄人几次，但大兵出征，狄人就四散而逃，大兵撤回之后，狄人又啸聚为害，令列国大为头疼，只得高筑城墙，时刻提防。

狄人常与山戎互为依托，进犯中原各华夏之邦。如今山戎已灭，狄人顿感危机来临，决定抢在齐桓公对付他们之前，大举劫掠一番，备足粮食财物，好在不敌齐军之时，可以远遁荒漠。他们先大举攻打邢国，被齐桓公派兵打得大败，退回山中休养一阵后，又更凶猛地扑向了卫国。卫国比邢国要强大许多，狄人以为非经一番血战，不能打败卫国。不料他们进入卫国境内，居然丝毫没有遇到抵抗。卫国军民见了狄人就逃，纵有坚固的城池，也不据之防守。

狄人大喜，招来数万控弦之众，潮水般拥向卫国都城。在狄人的传说中，列国诸侯的都城如同天堂一般，有着比天上云朵还要多的美女和数也数不清的黄金宝物。卫懿公当然不能让狄人杀进都城，亲自率兵上城抵抗。但城中兵卒已逃走了大半，剩下的兵卒也不肯随国君上城。

卫懿公大惊，让侍卫抓来几个兵卒，问：“尔等因何不愿上城御敌？”

兵卒们冷笑道：“主公用一大将，即可御敌，何须我等？”

卫懿公奇怪地问：“这大将是谁？”

兵卒们齐声答道：“此乃‘鹤将军’是也。”

卫懿公大怒，道：“鹤乃羽族，非为人类，何能御敌？”

兵卒们亦怒，道："鹤不能战，主公为何高车载之，呼之曰将军？且盘剥厚敛以供鹤食，使我等妻子冻饿，茅屋残破。今狄人虽至，我等皆家徒四壁，有何惜之？不如借此远投他国，尚可平安度此残生。"

卫懿公哑口无言。他从前虽也听到大臣们说——主公养鹤，实为误国。然而他并未将此语放在心上。他想，寡人只是养鹤而已，又不胡乱杀人，岂会误国。如今看来，他养鹤不仅误国，甚至误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兵卒守城，狄人必然会攻杀而入。对于中原诸侯，狄人从不手软，擒之必斩。纵然他能侥幸逃脱狄人的毒手，国破之余，也无颜和无力再为国君了。新君登位，必视他为眼中钉，欲杀之而后快。

卫懿公爱鹤，但更爱他的君位和性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无比清醒地看到了眼前险恶的处境。他当机应断，招来渠孔、于伯、宁速、石祁子等大臣，痛哭流涕地表示悔罪，并当即令侍卫们驱散群鹤。

仙鹤们却对卫懿公恋恋不舍，不停地盘旋在他的头上。卫懿公急了，抽出佩剑，发疯般向空中一阵乱劈，杀死十余只仙鹤，血流满地，仙鹤们这才腾空而去。卫懿公流着泪道："寡人知道平日对各位甚是不敬，不堪为君。可是我卫国的宗庙，各位的家庙，俱在都城之中啊。各位不能因为怨恨寡人，就眼睁睁地看着家庙被毁，祖宗不得安宁啊。"

大臣们被卫懿公的话打动了，四处召集兵卒，并言明国君悔罪之意。但卫懿公的"悔罪"实在来得太迟，众大臣们费了许多口舌，才勉强招来百乘兵车，六七千兵卒。就这么一点士气不振的兵卒，如何能够抵挡那凶蛮的狄人呢？卫懿公大失所望，心哀若死。

渠孔、于伯、宁速、石祁子见情势不对，纷纷劝卫懿公弃城而走。

"诸侯失国，便是失去君位，寡人决不会逃。"卫懿公在绝望中，不觉激起了当年挑战周天子时的血气之勇。他将一块玉赠给石祁子，表示石祁子可代国君行使决断之权。接着又将一支羽箭赠给宁速，表示宁速可掌握国中军务大事。然后，卫懿公至宗庙盟誓——将与狄人血战到底，不辱列祖列宗之英灵。

次日，卫懿公自为主帅，以渠孔、于伯为左右将，大开城门，率百辆战车迎敌。狄人没料到卫国会在最后关头主动出战，措手不及，连连败退。但狄人很快就稳住了阵脚，将卫懿公包围了起来。

卫懿公奋勇冲杀，无奈寡不敌众，竟至全军覆灭。渠孔、于伯俱战死阵前，卫懿公也被乱箭射死在战车上。只有数百兵卒逃回到了都城中。石祁子和宁速大惊之下，放弃都城，由石祁子护送宫眷及大臣家属先行，宁速率残存兵卒断后掩护。

狄人闻知，不先进城，以其骑军急速追向卫国军民。宁速奋力抵挡，且战且退，军民战死无数。眼看到了黄河岸边，狄人仍然不退。黄河对岸恰好撑来几只大船，将残存军民渡过。石祁子看那押船摆渡之人，原是卫国派往许国的使者大夫弘演。

“大夫真乃我救星矣。”石祁子握着弘演的手，喉头哽咽，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

“狄人伐卫，许君夫人放心不下。担心国君有失，欲亲自归国，为许国大臣所阻，故令我赶赴宋国，请宋君夫人以故国为念，说动宋君，发兵救卫。宋君虽未答应发兵，总算是给了我几艘船，以备万一。”弘演说道。许国夫人和宋君夫人都是卫国公主。

“唉！主公若能有许君夫人这般贤明，何至如此？”石祁子叹息着，将卫懿公战死的经过简单叙述了一番。

“我卫国亦算大国，不想竟遭此大难，实为可悲。国都已丧，若连国君之体也丧于狄人，岂不是要让列国嘲笑卫国无人吗？”弘演感慨地说着，不顾石祁子的劝说，渡过黄河，寻得卫懿公遗体，以车载之南归。半路上，忽逢狄人散骑，弘演断后，被狄人杀死，从人携卫懿公遗体仓皇渡河逃至南岸。石祁子和宁速将残存军民带到卫国所属的漕邑安顿，然后召集众臣，商议善后之策。

这时，狄人又扬言要渡河攻打漕邑，残存军民大惊，纷纷四散溃逃，石祁子和宁速无法阻止。就在这时，许君夫人来到漕邑，不顾身份的尊崇，下车劝阻众人逃亡。狄人与漕邑仅有一河之隔，而许君夫人竟甘冒奇险，至此绝地，令残存军民大为感动，不再逃亡。

石祁子和宁速为安定人心，立公子申为君，是为戴公。公子申本来有病，又饱受惊吓，即位数日便旧疾突发而亡。许多人以为这是个坏兆头，又惶惶不安起来。许君夫人忙请宁速去齐国接回公子毁，立为国君。

在宁速欲行之时，来了几位许国大夫，催促许君夫人尽快离开险地。许君夫人凄然对宁速说道："卫国到了这种地步，非盟主不能救其危难。然先君对盟主多有得罪，恐盟主不愿为我卫国尽力。吾欲以书信达与盟主，又恐男女有别，不合礼法。今且作歌一曲，望大夫上达盟主。"

宁速跪倒在地，让左右拿来白帛，以便记下许君夫人所作之歌。许君夫人望着远处滚滚东流的黄河，悲愤地唱道：

载驰载驱（乘车急急向北走）

归唁卫侯（慰我失国之卫侯）

驱马悠悠（路途遥远心中忧）

言至于漕（车到漕邑已停留）

大夫跋涉（大夫追来将我阻）

我心则忧（使我心中愁又愁）

既不我嘉（纵然对我赴卫不赞同）

不能旋反（要想让我速归难苛从）

视尔不臧（是你们的想法太短浅）

我思不远（非是我的想法不稳重）

既不我嘉（纵然对我赴卫不赞同）

不能旋济（要想让我停止难相从）

视尔不臧（是你们的想法太短浅）

我思不閟（非是我的想法不慎重）

陟彼阿丘（乘车行至山丘上）

言采其蝱（采摘贝母防病灾）

女子善怀（女子生来多忧愁）

亦各有行（自有主张在心怀）

许人尤之（许国臣子埋怨我）

众稚且狂（心胸狭小乱疑猜）

我行其野（我行在故国原野）

芃芃其麦（看那麦苗蓬勃生）

控于大邦（呼唤天下之大国）

谁因谁极（谁将卫国重振兴）

大夫君子（各位尊贵之君子）

无我有尤（何必为我不安宁）

百尔所思（你等心思虽百般）

不如我所之（不如让我一尽故国情）

许君夫人唱着、唱着，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卫国残存的军民望着黄河北岸的故乡，想着在战乱中死伤离散的亲人，不禁悲从心来，同声大哭起来。前来劝阻许君夫人的几位许国大臣羞愧无地，悄悄走到一边，再也不敢说什么了。宁速含泪听着，把写满歌词的帛书收好，星夜赶往齐国求救。

见到宁速递上的帛书，听说了卫国惨状，齐桓公心中大为不安。“唉！这都是寡人的错啊。”齐桓公叹道。他不肯立刻出兵救卫，一是懒于行动，二是不太喜欢卫懿公，想让卫懿公吃点苦头，受些惊吓。卫国不是小国，在狄人的攻击下，应该能够坚守一段时日。但是齐国君臣都低估了狄人的战力，高估了卫国人的战力，致使卫国面临到了灭国的绝境。这种情势与齐国极为不利，天下人会说齐国身为盟主，却见死不救，不可信任。

“盟主要料理天下大事，救应不及，也是可以想到的情形。我卫国百姓如今无国无君，犹如身在苦旱中，渴盼盟主降下甘霖。许君夫人虽为女流，也守在险地，与我卫国残民生死与共。还求盟主看在许君面上，尽快发下救兵，并将公子毁送至漕邑，使我残民有主。”宁速磕头说道。

齐桓公连忙离席扶起宁速，道：“大夫放心，寡人这就出兵，讨灭狄人。”当日，齐桓公便招来公子无亏，令其率兵车三百乘，护送公子毁至漕邑安抚卫国残民。同时，他亲率隐军二百乘，渡河攻击狄人。

公子无亏已年过二十，齐桓公有意将其单独派出，试一试他的办事能力。公子毁来到漕邑之后，许君夫人才回转许国。公子无亏本应向许国大夫问候许君，但他自许为盟主长子，身份甚高，竟对许国大夫不加理睬。

石祁子和宁速立公子毁为君，是为文公，暂居漕邑。卫文公清点残存军民，竟只七百二十人。原来卫人见公子无亏傲然无礼，想着齐国不会帮助卫人复国，失望之下，又逃走了许多人。

齐桓公在公子无亏军中布有密使，对他的一举一动都知道得很清楚。他当即派使者训斥公子无亏，令公子无亏以国君之礼相待卫文公，并对卫国百姓善加抚慰。然后，齐桓公又遣使送给卫文公高车一乘、祭服五套，并赠其夫人鱼足轩车一乘、美锦三十段。又送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只，赐给卫国百姓。卫国百姓这才相信了齐国的诚意，纷纷回归，渐渐凑成了五千余人。

卫文公放下国君的架子，与众百姓一同住在茅棚里，吃粗粮，穿麻衣，下地耕田，入泽网鱼，日夜安抚百姓。众百姓大为感动，俱庆幸大乱之后得有贤君，卫国有救。

狄人见齐桓公大军压来，倒也不愿抵抗，连夜向北逃走。临逃之前，一把火将朝歌城烧得干干净净，又将朝歌城墙拆为平地。朝歌本为殷商旧都，千余年名闻天下，竟毁于一旦。齐桓公与管仲率军穷追，只将狄人后队歼灭，并救出了少许被掳的卫国百姓。狄人又向西逃去，齐桓公若再追下去，势将逼至晋国边界。齐桓公不愿在此时此刻引起晋国的猜疑，遂宣称讨伐狄人大胜，班师回国。

公子无亏待在穷僻荒凉的漕邑，憋得快要发疯，一听狄人走了，立

刻也整队回国，恰好竖刁和易牙在边界游猎。二人见到公子无亏私将大军撤回，大惊之下，连忙拦住公子无亏的去路。

“大公子，你不经奏请，私自回军，论律是要杀头的啊。”竖刁道。

“我是国君的大公子，谁敢杀我的头？”公子无亏满不在乎地说着。

“鲍叔牙就敢杀你的头。”易牙冷冷地说着。公子无亏浑身不觉一颤，怔住了。鲍叔牙的铁面无私他早有耳闻，并曾亲眼看见过鲍叔牙临刑杀囚的情景。

鲍叔牙连国君都敢顶撞，只怕真会……真会与我过不去。公子无亏慌了，拱手向竖刁、易牙二人施了一礼：“二位师傅，我，我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再回到漕邑去。”

“不，公子不能回去。”竖刁说着，压低了声音，“你军中有主公的耳目，什么事也别想瞒着主公。听说卫国这次闹得很惨，连都城也给平了。你可告诉主公，你是回来请主公给卫人筑城的，因士卒想家，怕留下生事，所以你把士卒也带了回来。”

“还有，”易牙叮嘱道，“主公若问你为何不事先奏报，你就说因为无城，卫国民心已乱，担心往来奏报拖延时日，故不奏而行。”

“还要对主公多磕头，多请罪。”竖刁又抢着说了一句。

公子无亏大为感激，拱手道：“二位师傅美意，无亏永不敢忘。”

易牙一笑：“公子居长，将来必登大位。到时可别忘了我二人对公子的一片犬马忠心啊。”

公子无亏正色道：“将来无亏若登大位，二位师傅就是今日之管、鲍矣。”

竖刁忙说道：“这话只能我三人得知，公子可千万要紧守口风啊。”

公子无亏点点头：“我知道。”说罢，告辞二人，挥军向临淄疾行。

这位大公子胸中无智，遇事想得简单，倒不难对付。我若要把持朝政，就该推举此人为君。竖刁在心中盘算道。

大公子已在领兵，看来有望成为储君，日后我必能执掌朝政，为所欲为。易牙亦在心中想着。

齐桓公对公子无亏擅自回军很不高兴，但听了公子无亏的申辩后，觉得情有可原，便未加处置，只是将其训斥了几句，令其退下。然后，他大集群臣，询问是否应该帮助卫国筑城。

王子成父、东郭牙等人主张只多出财物助卫，不必帮其筑城。因为齐国一旦助卫筑城，将来别国都城若有残破，势必也将求齐筑城。筑城费用浩大，齐国虽富，恐也难以承担。为长远计，不应开此先例。管仲、鲍叔牙、宁戚等人则主张助卫筑城，说只有如此，方显得齐国不愧为当世盟主，真心实意地扶助弱小之国。

“当然，筑城费用的确浩大，不应由齐国独自承担。主公应以盟主之命，号召卫国的近邻共同扶助。这样，就会有一个好的先例，将来若发生类似的事情，亦不会由我齐国单独承担。”管仲道。

“嗯，仲父之言，正是寡人心中所想。”齐桓公满意地说着，遂发下盟主之命，让卫国的近邻鲁、曹、宋诸国会集漕邑，并备齐筑城工具。接着，齐桓公带着大批的工匠及万余军卒，亦来至漕邑。

卫文公身穿麻衣丧服，远出十里之外，至道旁恭迎齐桓公。齐桓公看到卫文公消瘦了许多，不禁生出恻隐之心，问：“寡人想与贤侯定都，不知贤侯愿都于故地，还是愿都于新择之地。”

卫文公道：“故都残破，且易为狄人所攻，国人俱不愿回。今国人已卜得吉地，在于楚丘。国人欲于楚丘立都，然筑城之费，非亡国所能办矣。”

“这个贤侯但请放心，有我齐国，就有卫国都城。”齐桓公豪气凌云地说着。

当日，齐桓公招来鲁、曹、宋诸国之君，按其国力大小，分摊筑城费用。齐国最大，主动承担了一半的筑城费用。另一半筑城费用，由鲁、曹、宋诸国分摊。诸国齐心合力，日夜不停，仅费月余时日，就在荒凉的黄河南岸建起了一圈高大的城墙。齐桓公又单独从国中运来大批木材，为卫国建造宫殿庙堂。

卫文公感激得不知该如何表示才好，最后仿照燕庄公的成例，亲自向齐桓公歌唱一曲。但与燕庄公不相同的是，卫文公是在齐国大营的帐幕里私下唱给齐桓公听的。此曲乃卫文公自己所作，以抒心中感念：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

报之以琼玖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卫文公唱毕，恭恭敬敬托上一盘各色美玉，恳请齐桓公收下。由于卫文公是在私下场合唱的曲子，齐桓公不用回唱，可以安然收之，心下十分愉快。卫文公歌唱此曲，等于自认是齐国属国，并且永不反叛。

待宫殿朝堂修造完好，卫文公又大宴列国君臣，以示感谢之意。各国君臣或多或少都得到了一些礼物，很是高兴。

唯有公子开方不甚高兴，虽勉强坐至终席，却未露出一丝笑意。他是卫国的长公子，最有资格承袭为君。他投奔齐国，也正是为了日后能有机会谋夺君位。为了能当上国君，他费尽心机，讨好齐桓公，使齐桓公将他视为亲信。他预料卫国有一日会发生大乱，君位虚悬，到了那

时，齐桓公自会全力帮他回国夺取君位。他是齐桓公的亲信，他当了国君之后，整个卫国都会是齐国的“亲信”。

虽然，他已身为齐臣，不宜再成为卫国之君。但若有意外之事发生，自当从权处置。他等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狄人杀了卫君，毁了卫都。这应该是意外之事，齐桓公理应立即召他入朝，请他即卫君之位。

那些天，他一有机会就随侍在齐桓公左右，连卫懿公停灵，论礼法他该到漕邑守丧的时刻，他也没有离开齐国。他渴盼齐桓公称他为“贤侯”，让他充当挽救卫国的一代英主。可是齐桓公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竟一心一意地让公子毁成了卫国国君。

公子开方有苦难言，眼睁睁看着齐桓公称公子毁为“贤侯”，眼睁睁地看着公子毁成了挽救卫国的一代英主，心中怒气勃勃，几欲发狂。他好不容易才将那怒意压了下去，压成了恨意，对齐桓公的恨意。你不让我成为卫国国君，那好，我就要成为齐国国君。总有一天，齐国的大权会落到我的手中。哼！到了那时，小白啊小白，且让你见识见识我开方的手段吧。

齐桓公北伐山戎，亡令支，灭孤竹。又平定鲁难，逐走狄人，兴复卫国，所立功业，为周朝立国数百年来所仅见，给了周天子以巨大的震惊。天下各国，早已在事实上承认了齐国霸主的地位，唯有周天子未予以明确承认。许多诸侯欲示好齐国，纷纷向周天子上奏，恳请周天子以信物赐给齐国。

周惠王惊慌失措，与众文武连日商议，欲想出一个妙法——既不赐给齐国信物，又能表彰齐国之功。但这个妙法，周室众文武大臣却怎么也想不出来。周、召二公不仅不想妙法，反倒劝说周惠王尽快赐给齐国信物，使其继续以尊王号召天下。

齐侯尊王，与我周室大为有利，纵有祸乱之心，也不敢妄动。若天子不赐信物，其心难平，则必将激其自称为王。到了那时，天下诸侯将不仅不以齐侯为非，反倒要以我周室为非了。如此，周室危矣。

周、召二公和文武大臣们反复劝谏周惠王，让其以国事为重，抛弃私怨。周惠王无可奈何，只得下诏，以单伯为使者，代天子赐齐侯以盟主信物。

可是单伯才出都门，又被周惠王追了回去。原来，楚国见齐国名震天下，心中大为不服，发兵侵郑。郑国抵挡不住，向齐国请求救援。以齐国此时的威名，绝不能放弃郑国不救。而齐国救郑，势将无法避免与楚国大战一场。

周惠王一直盼望着楚、齐两国大战一场。在他眼中，楚、齐两国一个是狼，一个是豹，都没安着好心，随时要吃了他这位周天子。最好此一场大战下来，楚、齐两国俱是死伤惨重，数十年难以恢复。如此，他也就可以过上数十年太平天子的日子，并借机整顿兵车，强大王室，做一位中兴之主。

周惠王估计此战齐国定会大败。他若在这个时候赐给齐国信物，就会大壮齐国士气，说不定反倒会使齐国打败楚国。

不，我决不能让齐国成为战胜者，我要等到齐国大败之后，再派使者赴齐，以安慰齐侯，显示我量大如海的天子风度。周惠王这样想着。

齐桓公刚回到都城，郑国使者已是一个接一个疾驰而来。每一个使者都说郑国危在旦夕，请盟主尽快发兵救援。郑国并不是齐桓公喜欢的国家，他不愿立刻发兵去救。可是他又担心郑国会像卫国一样，被敌兵攻破都城。到那时，他不想救郑，也非得救郑不可。齐桓公第一次感到，当盟主虽然可以威震天下，却也不能随心所欲，并不那么令人舒心畅快。他只得招来众文武大臣，商议是否立刻发兵救郑。

管仲道："主公苦心经营数十年，正是为了击败楚国，真正成为天下盟主。从前齐国兵力尚不强盛，国库亦不丰足，威信也难遍及天下，故微臣屡言不可对楚轻动兵戈。今日齐国之兵已强，国库丰足，威信亦达于天下，且得燕国为盟，无后顾之忧。故今日伐楚，正逢其时也。然楚兵之众，为天下第一，主公当发盟主之命，集天下诸侯之兵，以我齐军为中坚，直捣楚国。"众文武大臣因齐国近来连得大胜，群情振奋，俱赞成立刻发兵救郑。

而一向好胜的齐桓公却犹疑起来，道："如今我齐国非往昔可比，能胜而不能败，败则盟主之位不可保全矣。"

"微臣已想好一策，出兵之日，诈言救郑，却先入蔡国，抄袭楚国后路，使楚国猝不及防，可稳操胜算矣。"管仲道。

“伐楚先入蔡国？妙！”齐桓公两眼一亮，拍案喝起彩来。他从来没有忘记蔡缪侯改嫁蔡姬这件“深仇大恨”之事。这是自他成为“霸主”以来，所受到的最大耻辱，若不雪之，休说成为霸主，就是做一寻常诸侯，也无颜立于世上。就算没有楚国伐郑这回事，他也要大举攻蔡，擒杀蔡缪侯。不过，他只想利用隐军的快速，疾攻疾退，避免与楚国决战。

盟主的称号给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也使他分外“爱惜”起这盟主的名号来，不愿有任何损伤。此刻他听管仲献策先攻蔡国，抄袭楚国后路，可稳操胜算，才下定了伐楚的决心。毕竟，他也曾渴望着与楚国决战，并一举胜之。楚国是天下第一大国，击败楚国，齐国的盟主之位就会如泰山一般不可撼动。

大计已定，齐桓公立遣密使遍至各国，出兵伐楚，于荦地会师。同时又明派使者到处宣扬——齐国很快将派大军救郑。楚国人闻听大惊，忙从郑国都城下后退三十里，选择有利地形扎营，准备抵抗齐军。郑国军民大为振奋，不仅坚守城池，还时不时派出少许军卒突袭楚军。

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春，齐桓公自为主帅，以管仲为副帅，鲍叔牙、隰朋、王子成父为大将，率领最精锐的隐军三百乘，进至荦地。

荦地已有七国诸侯恭迎，宋桓公御说、鲁僖公申、陈宣公杵臼国力较强，各率兵车三百乘。曹昭公班率兵车二百乘。许穆公率兵车一百乘。郑文公捷国中面对强敌，不敢多带军卒，只领了五十乘兵车赴会。卫文公毁在国家残破之余，也勉力征集了五十乘兵车。七国兵车相加，足有一千三百乘，连齐桓公所率兵车，共有一千六百乘。

这时，南方的徐、江、黄三国亦派使者至荦地，言因路远，怕惊动楚军，故未赴会。但三国已备齐兵车六百乘，随时听候盟主调遣。如此，齐桓公掌握的兵车已有二千二百乘之多。

齐桓公大喜，对管仲言道：“楚国虽称为天下第一大国，兵车亦不过双千乘矣，今寡人不仅奉天子之命，且仅以兵威亦不输于楚矣。”

管仲亦是大为高兴，道：“舒国向来依附楚国，侵伐中原诸邦，可令徐、江、黄三国先灭舒国，平分其地，然后沿江西进袭扰楚之侧翼，使其不能专力与我齐国相敌。”

“妙！”齐桓公当即将管仲之语告知徐、江、黄三国使者，令其依计而行。

齐、宋、鲁、陈、曹、许、郑、卫八国誓师之后，挥军直捣蔡国。蔡缪侯根本没料到齐国会倾八国之兵向他攻击，措手不及，被八国之兵一举攻入都城，束手就擒。只有太子甲午逃脱。竖刁和易牙俱随侍在齐桓公左右，此时急欲立功，自请搜寻甲午。齐桓公应允，拨兵车五十乘，由二人统领。

竖刁、易牙料定甲午会逃往楚国，遂统兵车封住楚、蔡边界，果然擒获甲午。楚国边将发觉蔡国境内乱成一团，心中生疑，遂率巡卒进来察看，正遇上竖刁、易牙。本来，为掩饰真实的进军意图，管仲命竖刁、易牙在边境搜寻甲午时，须换上蔡军旗鼓。但竖刁、易牙当时答应得痛快，却并未依令而行。

楚国边将发觉蔡国境内俱是齐军，大惊之下，立即退回楚境，并派人飞车赶往郢都报告紧急军情。竖刁、易牙回至大营，只叙及擒获甲午之功，绝口不提与楚军相遇之事。

齐桓公厚赏竖刁、易牙，正欲率军急速攻入楚国，忽见许国大臣急急奔入营内，言其国君陡发旧疾，病逝军中。许穆公虽只是个五等男爵，然亦为一方诸侯，竟至病逝军中，齐桓公不能不有所表示。齐桓公下令全军戴孝，停留三日，为许君发丧。为表彰许穆公勤劳王师，齐桓公决定以侯爵之礼为许穆公下葬。

许穆公虽然身死，却越过子、伯之爵，连升三级，荣登侯位，也算是给许国列祖列宗争得了极大的荣耀。齐桓公对许君的尊崇，使列国诸侯大为感动，八国之军的士气亦为之大振。三日之后，齐桓公率领八国之军，浩浩荡荡，向楚国境内压去。但仅仅三日，情势已经大变，完全出乎管仲的料想。

第十六章　楚先王筚路蓝缕　齐桓公霸业终成

楚国的先祖，传说出自上古之帝颛顼氏高阳。高阳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高阳的曾孙名为重黎，为帝喾主掌火政，被封为祝融氏。后来共工氏作乱，祝融氏出征，由于没能彻底击败共工氏，被帝喾斩首。重黎之弟吴回继承兄职，仍为火正，亦被称为祝融氏。

吴回死后，儿子陆终承袭火正之位。陆终有六个儿子，据说都是裂腹而生。长子名昆吾、次子名参胡、三子名彭祖、四子名会人、五子名曹姓、六子名季连。但到最后，除了季连一族，都在战乱中被敌人消灭。而季连的后代也屡遭异族侵伐，到商周之际，已是衰微无闻，偏居在东南蛮夷之地。

周文王时，季连的后代中出了一位名叫鬻熊的贤者，受到周文王的重用。鬻熊亦对周文王忠心耿耿，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周文王。只是鬻熊去世得较早，没能赶上武王伐纣的壮举。

鬻熊的儿子名丽，因其父亲为人人敬慕的贤者，遂以父名为姓，称为熊丽。熊丽仍居住在蛮夷之地，生子名狂，狂生熊绎。此时周成王即位，天下安宁，国库充足。因追念先王之功，遂四处访求文王、武王时勤劳王室的功臣后代，唯恐有漏封之事。

熊绎因曾祖父的功劳，被封于楚地，都丹阳。论鬻熊之贤，应封为侯伯，但熊绎已与其相隔四代，故只被封为子爵，领有五十里地。熊绎苦心经营楚地，虚心向中原学习农耕渔猎之法，又整修战车，屡败周围的蛮夷之族，使其不敢轻易侵犯楚国。周成王对熊绎大加赞赏，特赐其为芈氏，故熊绎又可称为芈绎。

熊绎去世后其子熊艾继位，代代相传，俱能恭敬周室，谨守礼法。但到了第六位国君熊渠继位时，情形变化起来。此时正是昏庸的周夷王当政，许多诸侯已不肯去王都朝见天子。江汉之间的诸侯互相争战不休，时时侵伐楚国。

熊渠是位野心勃勃的国君，胆识过人，又精于兵战之事，数年之

间，便已征服江汉之间的诸侯，扩地千里，拥兵车千乘，成为名闻天下的大国。

他对众大臣道："我等生在蛮夷之地，何必与中原之人为伍。"

熊渠不仅拒绝朝拜周天子，还要与周天子分庭抗礼。他本欲称王，又不屑于和周天子平起平坐，想找出一个比周天子更尊崇的称号，一时又找不出来。苦思之下，灵机一动，他将三个儿子全都加上王号，以其长子为句亶王，次子为鄂王，三子为越章王。

他得意扬扬地对众大臣说道："周天子只不过是一个王罢了，寡人却是三个王的父亲，比那周天子不知高出多少矣。"

后来周厉王即位，暴虐至极，常常把不听王命的诸侯抓去扔在铜鼎中活活煮死。汉水以东的各诸侯嫉恨楚国，不停地在周厉王面前诉说熊渠横行无道，蔑视王命。熊渠大怒，发兵攻击汉东各诸侯国，却连吃败仗。周厉王闻知，亦大集兵车，欲会合天下诸侯攻击楚国。熊渠这才认识到以他目前的力量，尚不足以对抗周室，被迫取消三王的称号，恢复对周室的纳贡，以示臣服之意。周厉王这才没有攻击楚国，使熊渠和楚国逃过了覆灭的命运。

熊渠临死时，将子孙们召到跟前，让他们勿忘今日之耻，富国强兵，北图中原，王于天下。楚国后代君主牢记熊渠的遗训，开垦荒地，吸纳中原流民，广征山泽之利，国家比以前更为强盛。然而周室正当宣王即位，励精图治，上下齐心，隐然已现中兴气象。

楚国虽然强盛，却不敢轻举妄动，一直到第十六位国君熊通即位，才又获得了大肆扩张的机会。此时周室经过幽王之乱、平王东迁，实力已大为衰弱。甚至连一些小国诸侯，也敢与天子作对，拒不朝见。且汉东诸国，经过多年互相厮杀，也大为衰弱。

熊通挥军渡过汉水东征，一下子灭掉十余小国，兵锋直指汉东最大的诸侯——随国。

随侯派使者求见熊通，问："寡人无罪，君何伐之？"

熊通道："闻听中原诸侯都背叛了天子，互相攻杀，残害黎民。我楚国虽为蛮夷，亦不忍周室衰败，礼乐崩坏。请周天子尊封我王号，我

楚国必当为周天子讨灭中原那些不听王命的诸侯。”随侯请熊通退兵，好让他将楚国的请求上达天子。熊通果然退兵，随侯也守信入朝，代楚君求取王号。

周天子听了随侯之言，大怒道：“天上无有二日，地上岂能二王并存？”

随侯遣人原封不动地将天子之语告知楚君。熊通听了，亦是大怒，有意夸张祖先的功劳，说：“我楚国始祖乃是文王的师傅，功劳如同齐国的姜太公一般。可姜太公的后代是侯爵，而楚国只是子爵。周天子既对我楚国不公，我楚国又何须敬他？他不封我为王，难道我就不能封自己为王吗？”熊通于是祭告太庙，自立为王，是为武王。

后来，周天子下诏斥责随侯为楚国请求王号之事，说随侯狂妄无知，败坏礼法。随侯并不想得罪周室，就遣使谢罪，骂了自己一通，也顺便骂了楚武王几句。楚武王愤怒至极，发倾国之兵攻随，却无法将随攻灭，反激起心痛之疾，暴亡军中。楚武王之子熊赀即位，是为文王。为便于攻击汉东诸国，楚文王将都城由丹阳迁至郢地。

周室对于南方的蛮夷之族，向来有着警惕之心。早在成王之时，周室就布下三道“坚城”，防守南方。

第一道“坚城”以楚国为中坚，倚长江立国。第二道“坚城”以江汉之间的诸侯为屏障。第三道“坚城”以汉东的随、申、邓三国为依托。

不料这第一道“坚城”反倒成了周室最大的敌人，并将第二道“坚城”一举摧毁。到后来周室唯一能够阻止楚国北进的屏障就是随、申、邓三国。

楚国东临云梦大泽和绵延无尽的大别山，西阻高耸入云的秦岭和崤山，也只有通过随、申、邓三国，才能进入中原。楚文王以随国势大，有意示好随国，与其结盟，而专力攻伐申、邓两国。随国畏楚兵强，答应与楚结盟，与申、邓绝交。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楚国终于灭掉申、邓两国，打通了北进中原的道路，直接威胁到了周室本身。但就在这时，齐国空前强大起来，如一只猛虎挡在楚国争霸中原的道路上。楚文王忧愤交加，在一次出征途中暴病而亡，遗命太子熊艰即位。五年后，熊艰听人说其弟熊恽意欲谋

反，不禁大怒，令禁军将熊恽擒杀。熊恽事先得到消息，逃往随国，并借随国之兵偷袭郢都，杀死熊艰，自立为王，是为成王。

楚成王即位之后，任用子文、屈完、斗章、斗班诸贤臣，一改楚国专以严刑治国之法，对百姓广施仁德，减赋税，免征役，一时国中大治。可是齐国的强大令楚成王无法向北扩张，于是转向西南方，征服巴国和百濮诸南蛮，又拓地千里。他不甘心被束缚在南方，大力整顿兵车，准备与齐国大战一场。不料他尚未大举向齐国挑战，齐桓公竟率八国之兵向他楚国猛扑而来。

楚成王一直以为齐桓公会在郑国境内与楚军决战，却没料到齐国竟会从蔡地突袭过来。当他听到边将的禀告后，直惊出了一身冷汗。楚成王命大夫屈完立刻飞驰边境迎敌，同时急召统领伐郑大军的斗章迅速回防方城，绝不能让方城落入齐军手中。

方城位于伏牛山和桐柏山的交汇之地，形势险峻，易守难攻，为楚国北伐中原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中原各诸侯南攻楚国的必经之地，几乎称得上是楚国除郢都之外最重要的城邑。楚成王向来对方城极为重视，派大将斗章领重兵把守。但近些时来，驻方城的楚军却在斗章的率领下，正在与郑军对峙。方城之内的楚军不满三千，且尽是老弱疲卒，毫无战力。

楚成王无比清晰地看到了管仲的险恶用心——从蔡国横插过来，一举攻占方城，然后全歼斗章孤军，再挟战胜之威，直逼郢都。

斗章所率之兵虽只四百乘，却是楚国最精锐的兵卒，一旦被歼，则整个楚军都将不堪一击，天下第一大国亦将不复存于世上。除非斗章之军能够奋勇击败齐军，夺回方城，才可挽救楚国。但齐桓公统有八国之兵，兵车当在千乘以上，无险可守的斗章之军必然难以逃脱覆灭的命运。

楚成王虽然已令人以飞车日夜狂驰，传达撤军之命，可还是迟了。郑国离方城远而蔡国离方城近，且齐军肯定会在楚军之先出发。楚军无论如何，也将比齐军晚至方城两日。仅仅两日，竟然决定着天下第一大国的生死存亡。楚成王日夜祈求神灵降下异灾，阻挡齐军两日。在祈求神灵的同时，楚成王下令征调千乘兵车，随时准备与齐决战。

也不知是他的祈求生了灵效，还是列祖列宗在暗中庇佑楚国，齐桓

公竟为了许穆公病逝军中而停留了三日。这三日改变了一切，把楚国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当齐桓公、管仲率领千余战车以势不可当的兵威逼近方城之时，但见城头上旌旗蔽空，戈矛闪亮，已布满楚国兵卒。管仲大惊失色，一下子愣在了车上，茫然不知所措。

大军临出发前，他派在郑、楚两国中的密使禀告道——楚军认为仲父定将兵发郑国，楚王还给斗章下诏，让他依山结寨，拖住齐军；楚王欲发千乘之兵，与齐军在郑国境内决战。可是楚军怎么忽然布满了方城呢？管仲百思不得其解。

见到楚军如此威势，齐桓公也倒吸了一口凉气。管仲对他说过，方城仅有三千老弱残军，可一鼓而下。攻下方城，伐郑的斗章大军就丢了后路，断了粮道，军心必然大乱，将不战自溃。斗章大军是楚国最精锐的军队，斗章溃败，就是楚国的溃败。但眼前城头上的军卒岂止老弱三千？且大旗又明明白白地绣着一个耀目的“斗”字。

“怪了，斗章怎么会在这里呢？难道他早就知道我们要从蔡国打过来，从郑国退兵了？”齐桓公问着管仲。

“斗章虽是勇将，恐怕也无未卜先知的本领，这一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管仲道。

“是谁走漏了消息？寡人非把他满门抄斩不可。”

“这走漏消息之事，以后再查吧。我们得先找个好地方安下营寨，以防楚军偷袭我们。方城高大，不宜强攻。主公可告知各位诸侯，徐、江、黄三国将在东南方攻击舒国，待徐、江、黄三国发动了攻击，我们就开始攻击方城。”

“就依仲父之见。”齐桓公镇定下来，欣然说道。

为了取得突袭之效，齐桓公开始并未将徐、江、黄三国攻舒国的消息告知众位诸侯。这使得一向急于宣扬盟主之威的齐桓公大为遗憾，憋得难受。八国之军在方城外十里之地扎下营寨，秩序井然，帐幕严整。

听到徐、江、黄三国将从东南攻舒国，各位诸侯大为兴奋，轮流宴

请齐桓公，欢乐不已。各国诸侯不太明白军情，对方城中楚兵大增之事并不意外，毫无惊诧之感。方城是楚国的大门，自然须以重兵防守。但是楚国又怎敌得过八国之军，甚至是十一国之军的强大兵威呢？

各位诸侯料定楚国必败无疑。击败蔡国，各位诸侯都从蔡国府库和内宫中分得许多黄金美女，大为快意。楚国比蔡国要大出十倍，府库中定然是堆积如山，后宫的美女也会像汉江中的鱼儿一样多得数不清。各位诸侯都着意结好齐桓公，希望将来在分“战利品”时，多占些便宜。

齐桓公得意扬扬，轮流到各诸侯大帐中饮宴作乐，饱尝各国风味不同的佳肴，饱享各国风韵不同的美女，几欲忘了他正在军营之中。破蔡国，擒蔡侯，大出了他胸中的恶气，使他畅快无比。虽然军情有了意外之变，也只使他一惊，过后并未如何放在心上。军营中现有管仲、鲍叔牙、隰朋、王子成父诸贤能之臣，纵然天塌下来，也用不着他忧心操劳。

在齐桓公欢宴的同时，管仲、鲍叔牙、隰朋、王子成父轮流日夜巡视军营，不敢有丝毫松懈。楚军以善于偷袭闻名，楚成王就是靠了偷袭，才夺得了王位。

八国之兵与楚军对峙了足有十余天，双方都是固守不出。天下各国对楚、齐决战极为重视，纷纷以各种借口派出使者，至军前探听虚实。这中间尤其以周王室和晋、秦、燕诸国的使者来得频繁。

周惠王虚情假意地表示愿以王师为齐国后援，燕国则真心实意地愿发倾国之兵听从盟主之命。晋国、秦国看到齐国大占优势，也想派兵伐楚，以分得一份功劳。

对齐桓公来说，王师是祸水，晋、秦两国的兵卒更是虎狼，绝对不能接纳。而燕国须得“保护”齐国后路，亦不能兵离本境。

各国中亦有楚国使者，将天下各国之事报于楚王知晓。

北方的齐桓公按兵不动，南方的徐、江、黄三国则向舒国发动了猛攻。舒国急遣使者入楚请求救援。但楚王正欲北上方城迎敌，根本发不出救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舒国被徐、江、黄三国灭亡瓜分。

南方大胜的消息传来，八国大营中欢腾不已，纷纷向齐桓公请战，

誓言踏破方城。正在这时，楚国大夫屈完亲至八国营前，求见齐桓公。

听到屈完求见，齐桓公立即召来管仲、鲍叔牙等大臣，商讨应对之策。

“兵临城下，只差一战耳。屈完来此，无非是想拖延时日，以使楚军大集。主公不必理睬他，下令攻城就是。”鲍叔牙道。这些天来，他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之中——齐国只要战胜楚国，就可真正平定天下，建立前所未有的大功，毫不逊色于太公之时。天下人一提到齐国，就会肃然起敬。齐人不论行到何处，都可以堂堂正正地挺起胸脯。齐人须冒充鲁人的耻辱将一去不复返矣！如此大功，亦有我鲍叔牙之力在其中矣，史官绝不能抹掉我应得之荣耀。鲍叔牙飘飘然犹如坐上了云端，有些埋怨管仲何不下令攻城。

“下令攻城？”齐桓公不觉皱起眉头，向管仲望过去。

近些天来，是他最风光的日子，充分享受着盟主的威仪。从前在朝堂上他也很有威仪，但底下侍奉的都是齐国臣子，理应对他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如今侍奉他的都是国君，且是些身份高贵的国君。其中有宗室诸侯之长的鲁侯，有一等爵位的宋公，有上古之帝后代的陈侯……这些名满天下的诸侯像臣子一样侍奉着他，日日对他称颂不已，比之上天降下的救星……当年的太公，如今的周天子，也无法享受到他的这等威仪啊。齐桓公渴望着他在今生今世永享此种威仪，傲视天下。

这么想着，他心头上顿生恐惧之意，恐惧他会失去所得到的一切。如果他此次伐楚战败，则其所得的一切，俱将随流水而去。然而楚乃天下第一大国，岂能轻易胜之？齐桓公每想到此处，心中便惴惴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屈完至此，想是楚君心怯耳，意欲求和。主公不妨召见其人，责以大义，若楚国认罪，情愿臣服周室，就可不战而胜强敌，岂不美哉？”管仲道。

他心头上亦常常生出恐惧之意，恐惧其平天下之大功将毁于一旦。几乎每天，他都要乘车察看方城的地形，越看越心惊。方城的地形实在太过险恶，八国之兵纵能攻下，也必伤亡巨大。而方城离郢都尚有千里之遥，中间又横隔着宽阔的汉江，岂能轻易地将那倔强的楚人征服？

师老必疲，兵锋挫而易钝。管仲深知兵法，愈来愈觉与楚决战，胜算不大。如果他还像当年箭射小白时那般年轻，尚可冒险一搏。但现在他已是年过六旬的老者，无复当年的锐气和精力。

管仲常常会想起婧姬。在他出征之前，婧姬已卧病在床。如果我败于楚人之手，一世英名必将付之于流水，岂有面目去见婧姬？管仲不愿如此想，但心中却不断地冒出如此念头。

“不错，当年太公亦说‘胜敌者，无形之战，方为上战’。”齐桓公对管仲的话大为赞赏，当即令人将楚国大夫请进帐中。鲍叔牙还欲争辩，被隰朋拉了拉衣袖，才不再说什么了。

隰朋对伐楚之举并不赞成。他认为齐国现在所获得的名望已经足够了，不必再建什么新的“功业”。

“盟主当得太像了，必至四方求助不断，难以应付。”隰朋有一次忍不住对鲍叔牙说道，希望鲍叔牙能对齐桓公的功名渴望有所节制。

齐桓公忙于四方征战，大臣们也得跟着四处奔忙。隰朋也老了，只想多在府中享受姬妾们的歌舞之乐，不愿在军阵中车马劳顿。

鲍叔牙被隰朋的拉扯所提醒——军中有许多人都如隰朋这般厌战。莫非齐桓公和管仲亦是厌战？他要看看齐桓公和管仲如何与屈完应对，以断定齐桓公和管仲二人是否厌战。

屈完年在四旬上下，身体高瘦，两眼精光闪烁，一望便知是智谋高深之士。他十分熟悉中原礼仪，神情不卑不亢，与帐中各人相见，俱为得当适宜。他首先道：“吾君知盟主远来，特命在下问候盟主。想齐国远居北海，楚国地近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奈何盟主倾天下之兵，侵我楚地？还望盟主能够明白宣示，使在下回复君命。”屈完说的是列国通行的“雅言”，字正腔圆，悦耳动听。

齐桓公和管仲一听，都不觉放下心来——屈完开口便称盟主，果然是意欲求和。敌方既然是以大夫为使，齐桓公便不应自低身份，与其应答。

管仲上前一步，拱手说道：“昔日周成王封吾先君于齐，使召公赐命，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

之。’自王室东迁以来，礼乐崩坏，诸侯争乱，夷狄之族竞相侵伐中原，天下百姓俱在水火之中。吾君奉天子之命，倡仪尊王，驱逐夷狄，恢复礼法，天下诸侯，无不响应。尔楚立国于江汉之间，盛产上好包茅，例当岁贡，以助天子祭祀时滤酒之用。可是尔楚国已多年不贡包茅，天子问于吾君，吾君自当问于尔楚国。且周昭王当年南巡，渡汉水不归，亦当问于尔楚国矣！”

他这番话说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不愧为霸国之臣，直听得齐桓公连连点头。可是鲍叔牙听了，却连连摇头，犹如跌进寒谷之中，浑身冰凉。管仲的语气表面刚硬，内中却比屈完的话更为软弱。

楚国的第一大罪，便是自称为王，公然与周室分庭抗礼。

楚国的第二大罪，便是侵伐邻国，夺取汉东诸国之地。

楚国的第三大罪，便是谋弑先君，蔑视礼法。

但管仲却根本不提这三大罪状，却提出了什么不贡包茅和昭王不归之事。

诸侯不贡方物，为大不敬，所问也还有理。而周昭王之死已过了四五百年，提起来岂不是一场笑谈？管仲如此向楚国问罪，自是不欲与楚国决战。而齐桓公欣然点头，显然是赞同管仲之语，亦不愿与楚国决战。

鲍叔牙本想大声抗争，劝谏齐桓公，不可对楚姑息，须与楚国决一死战。然而齐桓公是国君，管仲是执掌军国大政的相国，号为仲父。齐桓公和管仲既然是君臣心意相通，做出的决断就绝难更改。在如此情势下，他的劝谏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如果是在朝堂上，纵然不起作用，鲍叔牙也会尽力劝谏。可此刻是在军中，且又有列国诸侯相从，鲍叔牙若是强行劝谏，传扬出去，必会损伤齐桓公和管仲作为八国之军正副主帅的威信。鲍叔牙只能默然无语地站在大帐中，怒视着屈完。他要让屈完明白——并不是所有的齐国大臣都不愿与楚国决战。屈完被鲍叔牙如刀的目光刺得不自在起来，竭力避免与鲍叔牙对视，只望着管仲。

听罢管仲的一番话，屈完同样松了口气，放下心来：从八国之兵逼

近方城的那一天起，楚国朝臣就分成了战和两方。令尹子文和他认为齐军势大，且挟天子之命，与其决战，势必两败俱伤，对楚国日后谋攻中原极为不利。

将军斗章和斗班却认为八国之兵是乌合之众，并没有什么战力，可以与其决战。如今中原各诸侯全都倚仗着齐国支撑，一旦楚国战胜齐国，则中原之地，可唾手而得。

楚成王想与齐国决一死战，又怕落下两败俱伤的结果。欲与齐国言和，又心有不甘，一直难以做出决断。直到徐、江、黄三国攻灭舒国的消息传来，楚成王才下定了言和的决心。他并不畏惧徐、江、黄三国自东南方发动的攻击。可是他又不能坐视徐、江、黄三国的攻击，非得分兵二路抵抗不可。南、北两路大军他只能监视一路，无法同时监视两路。

依眼前的情势，他应率大军北上与齐桓公对峙。斗章和斗班等心腹战将亦应随侍在他的左右。毕竟，齐桓公率领的八国之兵是侵楚的最强力量，楚成王不得不全力应付。如此，他只能派一偏将领少许兵卒去对付徐、江、黄三国。他如果能战胜齐桓公便罢，稍有不利，那偏将必定反叛，会杀回郢都另立新王。楚国并非礼仪之邦，全以霸力治国，王位的更换几乎总是以血淋淋的残杀来实现的。对楚成王来说，王位如同性命一般，绝不可丢弃。在这种情况下，楚成王虽极不甘心言和，也只得言和了。

楚成王率大军驻扎在汉水之滨，派屈完为使者，全权处理战和之事。楚成王对屈完说："城下之盟已是耻辱，大夫不可退让太多，否则寡人只有拼死一战。"

屈完很清楚他不能在什么地方退让——绝不能承认自立为王之罪，绝不能承认侵伐邻国之罪。

如果承认自立为王的"大罪"，那么楚王就须恢复子爵的名号。但一个小小的子爵诸侯，又怎么能拥有千乘之国？楚王势必要退回所侵夺的土地，甚至要将国都迁回丹阳。

同样，承认了侵伐邻国的"大罪"，楚国则不仅要退回侵夺的土地，还须赔偿财帛。这样的认罪，就不是言和，而是要彻底灭亡楚国。

屈完料想齐桓公决不会向楚国提出这两大罪——因为齐桓公亦愿言和。

他曾对楚成王言道："齐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今兵临城下，却只守不攻，显然有惧战之意。齐国已成盟主，能胜不能败，言和之心，只怕更甚于我楚国。"

此刻他一听到管仲的"问罪"，就知道齐国言和之心，果然甚于楚国。屈完的语气立刻强硬了许多，道："诸侯不贡周室，天下皆然，岂独楚国？此乃周室失德所至，罪在于上而不在于下。当然，包茅不贡，楚亦有罪。至于周昭王南巡不归这件事，我楚国并不知道，你们要问，就去向汉水问吧。"

"大夫此话，全无诚意，莫非一定要对抗天子之命？"管仲硬中带软地喝问着。

"在下乃南蛮之人，不知中原礼仪，话中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仲父见谅。楚国虽说地广千里，带甲之士百万，可又怎么敢与天子对抗呢？只是城下之盟，列国所耻。盟主若肯兵退三舍之地，以示诚意。则吾君岂敢抗拒天子，自当上贡包茅，以谢'不敬'之罪。"屈完软中带硬地说着。

"好，大夫若能辅佐尔君敬奉天子，寡人又有何求。明日寡人就当退兵，静候大夫佳音。"齐桓公不待管仲答话，抢着说道。楚国愿意"服罪"，这对齐桓公来说，就已足够。他以讨伐楚国的名义出征，以迫使楚国"服罪"的战果归来，盟主的颜面不仅可以保全，还会因此更增光彩。

"吾君素来宽厚大量，只要尔君服罪，自当退兵。但此番乃八国之兵，我齐国兵退，别国之兵是否亦退，尚不可知之。"管仲道。他见齐桓公回答得太过痛快，忙补上一句，意图为难屈完一番。

"齐乃盟主，齐国兵退，他国之兵岂敢不退？盟主之言，重如山岳，望能守之。在下当回报吾君，准备贡物，上敬天子。"屈完说着，长揖为礼，退出帐外。

齐桓公立即传命——楚国已不战而降，各国当拔营退兵。

楚国既已不战而“降”，我等就该进入楚境，怎么反要退兵呢？列国诸侯想不明白，又不敢向齐桓公发问，只得随齐军向后退去。

屈完请齐桓公兵退三舍，齐桓公却一直退到了召陵，离方城已有百里之地。齐桓公如此，倒也并非欲显示其盟主的“宽宏大量”，而是召陵地势极好，利于扎营驻守。

屈完见齐桓公退兵，立即乘小车飞驰至汉水之滨，将他和齐国君臣的一番“舌战”告知楚成王，请楚成王准备包茅，上贡周室“谢罪”。

楚成王听说屈完一番话就使齐桓公兵退百里，认定齐兵惧楚，争战之心大起。

令尹子文道：“我楚国乃天下大国，岂可失信于人？今屈大夫以大王之名，答应入贡，不可反复矣。若楚反复，必使齐人羞怒，当以死力来战，必难相敌。”

“齐国臣子亦有好战者，主公反复，是授其口实也。”屈完亦说道。

楚成王无奈，只好答应上贡“谢罪”，仍以屈完为使者，授其代行君命之权。

既然自承有“罪”，对于八国之君，就该备上一份“劳军”的厚礼。楚成王令人回转郢都，启开府库，装上八大车黄金，交给屈完。又采集一车上好包茅，以宗室之臣相陪，跟随屈完北上召陵。

看着满车的黄金，楚成王极不舒服，心中道，自我楚国立国以来，只有取之于人，哪有送之于人呢？齐、鲁、宋诸国也还值得楚国相送黄金，那许、郑诸国乃是楚国网下游鱼，又岂能受我楚国的厚礼？哼！将来本王一定要从你们那里十倍收回这些厚礼。

见屈完带着包茅而至，齐桓公大为高兴，对其礼敬有加，待若上卿。管仲令太卜测得吉日，请齐桓公率列国之君，验看包茅。验看完毕，屈完送上八车黄金，作为劳军之礼。列国诸侯这才高兴起来，有了些“战胜”楚国的感觉。

虽然一车黄金离他们预想的所得差了许多，但毕竟是不战而获，来得甚是便宜。何况楚国本是天下第一大国，能得到楚国的“礼敬”，也足

可夸示天下，大有荣耀。

齐桓公得意扬扬，问着屈完："不知大夫观看过我中原兵威否？"

屈完拱手道："在下僻居南蛮荒地，并未有幸目睹中原兵威，今日若能观之，当大慰平生。"

齐桓公当即传命管仲布下战阵，他和屈完同乘高车，依次向前看。但见八国之兵各占一方，连绵不绝，此进彼退，井然有序。且部伍整齐、衣甲鲜明，戈矛闪亮，士气高昂。

啊，这中原之兵果然非同小可，我楚国若贸然而战，胜负当真未可料定。屈完心中正暗暗吃惊，忽听齐国军阵中鼓声大作，紧接着七国军阵中亦是鼓声相应，轰隆隆一阵紧似一阵，如千万个巨雷一齐炸响，直似天崩地裂一般。

鼓声中，齐国三军阵形变幻，乍分乍合，疾如劲风，快若闪电。更见那矛戈齐举，旌旗飞卷，众兵卒忽前跃、忽后纵，势若猛虎，矫若游龙。屈完身后的几个仆从看得目瞪口呆，脸色苍白，双腿发抖。

齐桓公面露骄傲之色，对屈完说："寡人有此锐卒，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矣！"

屈完一笑，道："贤侯之所以能够主盟中原，代天子号令诸侯，乃是以德服众，上尊王室，下扶弱小之邦。我们楚国敬重贤侯，亦畏服贤侯之德耳。若贤侯欲以武力屈人，则楚国城池还算坚固，又有汉水之险，且可驱使千乘兵车。吾恐贤侯纵有甲士百万，也未必有所用耳。"

齐桓公听了，犹如被人迎头浇了一瓢凉水，从骄狂中清醒过来，呆了半晌，才说道："大夫真乃楚之栋梁，寡人深敬之矣。今欲与贵国盟好，大夫愿否？"

"楚乃蛮夷之邦，得盟主如此看重，敢不从命？"屈完拱手施礼道。

当日，八国之军各派士卒，合力在大营中筑起了一座土坛，齐桓公手执牛耳，行盟主之礼。管仲为司盟。屈完代行楚君之命，与列国诸侯一一见礼，共立盟约，誓言互不侵犯，和好通婚，结为兄弟之邦。然后，屈完又替蔡侯赔罪，请求齐国释放蔡侯。齐桓公痛快地答应了屈

完，同时也请楚国放回掳走的郑、许诸国臣民。屈完亦向郑、许两国担保，楚国定当遵守诺言，放回郑、许两国被掳臣民。郑、许两国极为高兴，单独宴请屈完，以示谢意。

屈完与齐桓公会盟完毕，辞别列国诸侯，北上洛邑，朝贡周天子。齐桓公亦派隰朋为使者，至洛邑禀告收服楚国的经过。八国之兵自召陵分散，各自归国，连日欢宴不休，并告祭祖庙，称颂其“降服”楚国之功。

回军途中，鲍叔牙忍不住问管仲：“如此，楚国就不会北犯中原吗？”

管仲不答，反问道：“依鲍兄之见，如何才能使楚国不会北犯中原呢？”

“当然是踏平楚国，毁其城池，灭其宗庙。”鲍叔牙毫不犹豫地说道。

“不错，只有如此，方可一劳永逸，使中原永无楚国侵伐之祸。只是请问鲍兄，以我齐国之力，可否一举灭亡楚国？”

“我齐国率八国之众南进，又有徐、江、黄三国遥相呼应，灭楚不难。”

“八国之兵虽众，唯我齐国可战强敌，其余七国，应数而已。徐、江、黄三国灭舒之后，已心满意足，攻楚不过是故作其态耳。楚国方城坚固，我军克之，三军必损伤一军矣。汉江深广，楚以倾国之兵守之，我军欲将其击破，又损一军矣。郢都高大，我军攻之，势必再损一军矣。如此，楚国虽灭，而我齐国三军，亦损伤殆尽矣。方今天下，唯我齐国可保列国共尊王室，不致大乱迭起。假若我齐国损伤过重，国势不振，又何能威慑列国，使天下平定？今日以言和服楚，一可保我齐国兵势不败，二可免使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三可挫楚锋芒，令其不敢过于猖狂。鲍兄试思，当此情势之下，能得此结果，是否算是成功？”

“当然算是成功。只那楚国向来不守信义，虽立盟约，也难保其不会侵伐中原各邦。”

“那屈完有一番话说得很有道理——诸侯不贡天子，乃周室失德所

至，罪在于上而不在于下。只要周室善于修德，中原各邦信守盟约，我齐国保有强大的兵威，则楚国必不敢轻易北侵。”管仲感慨地说道。

“听管老弟所言，似觉有理。可我心中，又总是存有疑惑。”鲍叔牙坦率地说道。

“唉！鲍兄，我二人以数十年之力，才使得主公成就霸业，不容易啊。功难成而易败，我不想在垂老之年，看到我齐国霸业衰败。”管仲叹道。

鲍叔牙默然无语，想，管仲老矣，只愿保住功业，已失锐意进取之心。

第十七章　江汉雅乐明储位　周王离间志未酬

齐国伐蔡服楚，大胜而归，且几无兵卒伤亡，举国上下，俱是欢庆不已。齐桓公更是日日在内宫沉醉歌舞，欢宴通宵，无休无止。

这天，是他最喜欢的儿子——郑姬之子公子昭八岁的生日。天还未亮，齐桓公就派出高车，将管仲、鲍叔牙、宁戚、王子成父、公子开方等亲近大臣请进内宫，参加公子昭的生日喜宴。齐桓公如此重视一位公子的生日，还是自即位以来的第一次。众亲近大臣心下雪亮，明白齐桓公将要做出一个最重要的决断——明定太子之位。

宴会在郑姬的寝宫正殿中举行，参加的不仅有众亲近大臣，还有齐桓公的各位宠妃和她们的儿子。管仲、鲍叔牙、宁戚、王子成父，公子开方等亲近大臣依次坐于左方的尊位。右边的陪客之位上依次坐着长卫姬、公子无亏；少卫姬、公子元；葛嬴、公子潘；宋华子、公子雍；密姬、公子商人。主位上高坐着齐桓公，身右是喜气洋洋的郑姬，身左是神情飞扬的公子昭。

公子中年龄最大的是公子无亏，已有二十四岁了，而最小的公子商人还不到七岁。殿中各人心情大不相同，却都露出笑意，不停地向齐桓公举杯劝酒。齐桓公心中轻松，连连痛饮，并劝来客须尽欢而归。他登上国君之位已三十年了，且已年过六旬，儿子又有了一大群，不能不考虑立太子这件棘手之事。

齐桓公并无嫡子，论礼法应该由长子公子无亏承袭为君，他在许多年前，也曾对长卫姬有过许诺——将来一定立她的儿子为储君。可是齐桓公怎么看也对公子无亏看不顺眼，根本不想立其为太子。

他最喜欢的宠姬是少卫姬和郑姬，也很喜欢从山戎得来的美女密姬。少卫姬、郑姬、密姬都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几个儿子他都很喜欢。但齐桓公反复考虑之后，最终决定立郑姬的儿子公子昭为太子。

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郑姬的父母之邦对齐国来说，地位愈来愈重要。郑国首当楚国之冲，又与周室疆界相连，若保持着与齐国的

盟好，无疑是对楚国和周室增加了强大的压力。楚国将因此不敢轻易北犯，周室将因此对齐国不敢轻视。立郑姬之子为太子，可以示好郑国，使齐、郑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原因是郑姬柔顺而少卫姬太过强横，郑姬能容少卫姬，而少卫姬只怕不能容下郑姬，齐桓公不愿在他身后会出现儿子们自相残杀的悲惨之事。

第三个原因是在他喜欢的几个小儿子里，公子昭显得最为聪明。齐桓公创下的霸业非同小可，只有贤能之君，才能保住齐国天下盟主的地位。他认为在所有的儿子中，唯有公子昭可以成为贤能之君。

今天他大宴众亲近大臣，一是想让众姬妾公子明白他的心思，不再作非分之想。二是欲使公子昭在众亲近大臣们面前显示些本领，证明他立公子昭为太子全是出于公心，而非私意。

公子昭显示的本领，自然是公室子弟必习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艺的表演依次而行，公子昭首先执爵，向诸大臣和众姬妾公子敬酒。

公子昭虽然只有八岁，但进退揖让之间彬彬有礼，神情大方，既不拘束，又不轻佻，俨然一副君子之态。众亲近大臣俱对公子昭称赞不已，众姬妾公子们也勉强赞了几句。

公子昭表演了一番礼仪，就该表演“乐”了。乐有“风、雅、颂”之别。风是列国民间之乐。虽然优美动听，却不宜奏于朝堂。乐又分为演奏和歌唱两部分。公子昭为显示本领，将一张七弦桐木琴横置膝上，集演奏与歌唱为一身。他选择的是一首《江汉》之曲，名列大雅之乐，非常适合在朝堂上歌唱。

此曲传说为周宣王时的贤臣大夫尹吉甫所作，歌颂召伯虎南征淮夷，大胜回朝的赫赫武功。尹吉甫其人极有文才，将各国及王都流传的歌乐加以整理，编之成卷，以《风》《雅》《颂》分类，教导王室子弟吟唱诵读。

周宣王曾问尹吉甫此举有何益处，尹吉甫答曰：“诵国风，可知民间疾苦，列国风俗。诵雅、颂可知朝政，可知先王创业之难。如此，众子弟方能谨慎其心，不敢放纵，庶可长保周室之兴也。”

周宣王听了大为高兴，命尹吉甫为太子之师，教其吟诵《风》《雅》《颂》诸章。列国诸侯闻之，亦命其子弟诵读《风》《雅》《颂》诸章，称之为周乐。不识周乐者，便无颜自居为公室子弟。

公子昭此时歌唱《江汉》之曲，又带有颂扬齐桓公之意。齐桓公大军南征楚国，可比召伯虎南征淮夷。况且楚国正处于江汉之间，曲中所叙之事，颇与齐桓公之举相合。

“好，好！”齐桓公听到这里，喜形于色，不待公子昭唱完，就大声喝起彩来。郑姬亦是无法掩饰心中的喜悦，在朝堂上忍不住对齐桓公频频显露出娇媚之意。其他的姬妾和公子们心中却被愤恨和嫉妒折磨得几乎无法安坐在席上，尤其是长卫姬和公子无亏，眼中更是几欲喷出火来。但是母子二人的脸上却一直在笑着，丝毫没有露出怨意。

二人知道，齐桓公一旦决定了立公子昭为太子，就会像维护他的君位一样维护公子昭，毫不犹豫地清除掉任何意图危及公子昭的“敌人”。公子无亏身处长子之位，稍有不慎，就会被齐桓公视为“敌人”。

竖刁、易牙和公子开方这三个人心中一样溢满了愤恨。他们身为公子们的师傅，竟然根本不知道齐桓公要选择公子昭为太子。虽然他们也早看了出来，齐桓公很喜欢几个小儿子。但老父喜爱幼子，乃人之常情，他们并未如何注意。

三个人仍把谋夺权位的希望寄托在公子无亏身上，尤其是竖刁和易牙，甚至已和公子无亏达成了日后“分享”大权的默契。但齐桓公的选择却将他们的希望击得粉碎，他们现在就算是立刻改换门庭，投拜公子昭，也是迟了。郑姬是个聪明的女子，早已洞悉他们勾结长卫姬和公子无亏的举动，绝不会信任他们。何况太子之位一定，管仲和鲍叔牙就会对其全力辅佐，也不会容许他们接近太子。可是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将要得到的一切烟消云散，竖刁、易牙二人实在不甘心。

二人口中喝着美酒，脸上挂满笑意，心中却在不停地盘算着。公子无亏年岁最长，家兵众多，纵然公子昭已被立为太子，将来未必不可一争，看来今后我等须得和公子无亏团结得更紧才对。

公子无亏已处嫌疑之地，我应立刻尽量疏远他，在别的公子身上打主意才对。嗯，公子潘虽不出色，他的母亲葛嬴却极有心计，今后我多和公子潘来往，或许能成大事。公子开方在心里想道。

众大臣见太子之位有了着落，心中一样轻松了许多。虽然齐桓公的选择不甚合于礼法，但众大臣还是能够理解，并不想在这件事上对齐桓公多加劝谏。

齐国为盟主之国，继位之储君不应以常理来立之，须择贤而立。公子无亏性子暴躁轻狂，并不是大臣们眼中的贤者。公子昭虽说年幼，然已显示出好学聪明之性，只要有良臣善加辅佐，有望成为贤明之君。

平日在这种场合，管仲总是妙语连珠，使堂上笑声不断。今日他却是少有言语，脸上的笑意也有些呆板。他助齐桓公“降服”楚国，平天下大功可谓已顺利实现，这本是他最高兴的时刻。然而，最能与他分享兴奋的婧姬却已病逝，他甚至没能来得及与婧姬见上最后一面。婧姬去世的时候，他正率大军行进在回往临淄的路上。唯一能给他带来安慰的是，婧姬已知道齐军“降服”了楚国，知道他已“平定天下”。

只是他心中依然哀伤不已，觉得他亏欠了婧姬许多。婧姬只是他的一个姬妾而已，名分太低，他不能为婧姬举行隆重的葬礼，更不能公然现出哀伤之情。否则，有损他作为仲父的威严，并授人以不守礼法的口实。他心中满含着哀伤，却要在朝堂上举杯欢笑，不失相国应有的雍容风度。

《江汉》之曲唱罢，公子昭就该表演六艺中的“射”了。内侍奉上一张精巧的小弓，又在堂前竖起一个草靶。公子昭抖擞精神，正欲弯弓搭箭，却见一个监守宫门的太监匆匆奔进来，跪倒在齐桓公面前。

“主公，隰大夫回来了，请求面见主公。”那太监说道。

“好啊，让他进来，快快进来！”齐桓公兴奋地大叫着。他早已从驿使传来的消息中得知隰朋今日能够回朝，也早就盼望着隰朋的到来。隰朋回朝的日子正逢公子昭的生日，对齐桓公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兆头。他料定此次周天子无论如何也会赐给他盟主信物。

服楚之功使齐桓公的声威在列国之间已如皓日当空，周天子绝对不能忽视。盟主的信物在公子昭的生日时送来，无疑是预示着齐国将世世代代永为盟主之国。

“主公，隰朋大夫是……是要在朝会之堂面见主公。”那太监又说道。

齐桓公一怔，随即道："嗯，你……你让他先到这里来一下，随后再到朝会之堂那里去。"这儿只是他一个姬妾的正殿，在此恭迎周天子的信物，未免不合礼法。齐桓公并不想在此时此刻有违礼法，他只想让隰朋把周天子的信物带到这里展示一下，然后到朝会之堂上举行正式的恭迎之礼。

隰朋走到了堂上，两手空空，没有任何周天子所赐的"信物"。齐桓公愣住了，管仲、鲍叔牙、宁戚等人心中也满是疑惑。周天子所赐的信物一般是祭祀太庙的"祭肉"，或者是朱漆弓箭，如果欲示以特别的恩宠，还会赐下金鼓和高车。

祭肉和弓箭都可以捧在手中，隰朋回复国君之命，也应该把天子所赐的"信物"捧在手中。莫非周天子竟以高车为"信物"不成？齐桓公和众大臣在心中想着。

隰朋跪倒在齐桓公面前，磕头道："臣、臣有辱君命。"

"啊，莫非那……"齐桓公差点说出——莫非那天子竟没有赐下"信物"？这句话他完全没有必要说出，隰朋的言语神情已说明了一切。齐桓公似是一根干柴遇上了火星，浑身燃烧起来，几欲从席上一跃而起。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啊！寡人为你周室立下泼天大功，你周室居然连一件小小的"信物"都不肯拿出。如此混账的天子，寡人还尊你作甚！寡人能降服楚国，就不信降服不了你这个周天子。寡人有天下无敌的三军，何事不可为？

齐桓公猛地一挥手，向他的姬妾公子们喝道："退下，都给我退下！"他要传下征伐之命，亲率三军攻进王都，废了对他这个盟主不知敬重的周天子。

喜气洋洋的酒宴不欢而散，高大的殿堂只留下齐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隰朋等人，隰朋仔细叙说了一番他的使周经过。

开始时，周惠王还很高兴，但隰朋依礼请见太子姬郑时，周惠王就开始不高兴起来。在隰朋的一再请求下，周惠王才肯让太子出来相见。但太子出见的同时，周惠王的次子姬带也跟随而出。隰朋当即劝谏——让次子随太子相见诸侯使者，不合礼法。周惠王听了立即怒形于色，对隰朋异常冷淡起来，绝口不提齐国降服楚国的大功，更不提对齐国赐以"信物"之事。

与之相反，周惠王对屈完却极其礼敬，日日在朝堂上宴请屈完，并以周、召二公相陪。而隰朋却枯坐馆舍中，连看也无人看他一眼。隰朋重金买通馆舍侍者，才知周惠王曾下严命——凡文武众臣敢私自看望齐国使者，杀无赦。

齐国乃天下盟主，又为周室立有大功，周惠王竟如此冷遇隰朋，分明是欲与齐国决裂。隰朋当机立断，不再坐等周惠王赐下信物，告辞回国。在他回国的那一天，又听到了一个令他大为震惊的消息——周惠王竟对屈完赐以“祭肉”信物，并下诏曰：“楚为周室镇守南方，可征伐自专，勿侵中原。”如此，楚国已俨然成为南方列国的盟主，只要不侵伐中原，就可为所欲为。

“臣不能使周室礼敬齐国，有负主公重托，请主公治罪。”隰朋最后说道。

“此乃天子无礼，大夫何罪之有。”齐桓公强压着心中的愤怒，问，“天子这般羞辱寡人，是自绝于齐矣。寡人今当如何应对，还望仲父和鲍先生、宁大夫教之。”

“我齐国苦心经营数十年，历尽千难万险，平山戎，定鲁国，救卫国，服楚国，竭力拥戴周室，天下所共见，亦共推崇敬重也。自三皇五帝以来，臣属立此大功者，仅主公一人耳。然周室对我齐国始则疑之，继则辱之，大失为王之道。楚乃罪人，非我齐国讨之，岂肯低头输诚？然周室视为上宾，无功而授其信物，命为南方盟主，其昏聩至此，已不堪为天下之主。主公应大会诸侯，告以天子赏罚失当之事，请各诸侯共同上奏天子，收回赏楚之命，另赐信物与齐。”宁戚说道。

“妙，宁大夫之言，甚合寡人之意。”齐桓公高声赞道，心中大为痛快。宁戚说出了齐桓公心中最想说出的意思——周天子已不堪为天下之主。依照宁戚的主张，齐桓公能够以天子昏聩的罪名，大会诸侯，威逼周惠王，让其向齐国“低头输诚”。

如果周惠王屈服了，那么齐国的盟主之位将高于天子之位。连天子都必须“听从”盟主之命，那天下诸侯就不用说了。齐桓公将成为天子之上的“天子”，立百世未有之功业。

如果周惠王不肯屈服，那也好办，他齐桓公可以率诸侯之军兵伐王都，废了那昏聩的周惠王，另立新王。假若天子的废立都须盟主说了

算，那他齐桓公一样是天子之上的“天子”，威名将万世流芳。

齐桓公早就想把他的名位升高一等，由盟主成为天子之上的“天子”。可是他号称“尊王”，又怎么能向天子施展他的盟主手段呢？现在，周天子终于送给了他一个机会。他要牢牢抓住这个机会，决不放松。他目光灼灼地望着管仲和鲍叔牙，盼望着这两位心腹重臣能和他一样赞同宁戚的主张。

“宁大夫所言不合礼法，决不可行。”鲍叔牙毫不犹豫地说道。

“那么依鲍先生之言，寡人该当如何？”齐桓公不悦地问。

“主公当以盟主身份，亲至王都，劝谏天子——不可废长立幼，有违礼法。”鲍叔牙道。

齐桓公心中更不舒服了，鲍叔牙的话像是带着讽刺——他这位盟主也正在干着废长立幼的“勾当”。

“天子既然有意绝我齐国，言语岂能动之？吾观天子之意，是欲我齐国拥王子带为储。如我齐国愿拥王子带，则天子自会赐下信物。但我齐国既为盟主，自然不会依从天子有违礼法的举措。天子亦明白此理，故示好楚国，欲以此迫我屈服。天子心存不善，而我又居臣属之位，须小心应对。宁大夫所言，失之太急。鲍兄所言，又失之太缓。”管仲道。

宁戚听了管仲的话，只是一笑，并未多说什么。鲍叔牙却大为不服，瞪着眼睛，问：“依仲父之言，我齐国又该当如何？”

管仲不答，转头问着隰朋：“听说天子身体欠安，不知是否如此。”

“吾观天子气色，甚是衰微，只怕……只怕三五年内，大位便可传与太子。”隰朋犹疑了一下才回答道。

管仲拱手对齐桓公行了一礼，道：“微臣以为，主公当大会诸侯，求见太子。”齐桓公、鲍叔牙、隰朋、宁戚听了，眼前都是一亮，连声称妙。

兵伐王都，废了天子之位，固然痛快，但毕竟有失为臣之道；劝谏天子，则又太过呆板，丝毫不起作用，也无实利可得；而大会诸侯，求

见太子，既合齐国盟主身份，又不违背礼法，更能大得实利——周惠王不喜欢太子，齐桓公偏偏要保护太子，并以盟主的身份“维护”立嫡以长的礼法。如此，在天下诸侯面前，周惠王的昏聩和齐桓公的贤明，俱是显露无遗。天子本已气色衰微，又受此打击，只怕过不多久，就会一命呜呼。太子登位之后，饮水思源，自当对齐桓公感激不尽，言听计从。何况太子之母本乃姜氏，与齐桓公有宗室之亲，当会更加依从齐国。管仲之谋，既能使齐桓公不失“尊王”大义，又能将名位升高一等，成为天子之上的“天子”。如此妙计，齐桓公自然是乐于听从。

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夏五月，齐、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会于首止，派使者进入王都，“求见太子，以申尊王之意。”齐桓公及众诸侯的请求名正言顺，周惠王无法拒绝，只得应允。太子姬郑大大松了一口气，急忙率东宫僚属，赶往首止。

自从隰朋回国之后，姬郑如同坐在针毡之上，无片刻安宁。他很清楚，父王极为痛恨齐国，而偏偏他这位太子又为齐国拥戴。父王恼恨之下，极有可能废了他的太子之位，甚至将他置于死地。他已打听到父王正在与众大臣商议废立之事，君臣间争得面红耳赤。

大臣们俱不赞成废长立幼，怕得罪了齐国，会生出大乱。但臣下终究难以抗拒君令，他的太子之位已是无法保住。姬郑唯一的指望是齐国，齐是盟主，以“尊王”号令天下，不能看着他的父王毁弃周室“立嫡以长”的礼法。齐国果然不愧是盟主，果然以众诸侯的名义来维护周室礼法。

姬郑日夜兼程，很快就来到首止。齐桓公早已守候道旁，率众诸侯以臣礼参拜。姬郑谦让不已，想以宾主之礼与众诸侯相见。

齐桓公正色道：“臣等身为诸侯，见太子如见大王，敢不以礼拜之？”他虽然年过六旬，声音依然洪亮，威风凛凛，使姬郑竟然不敢仰视，只得唯唯听从。姬郑虽然正当壮年，看上去也体格魁梧，浑身却无一丝刚气，柔弱如同妇人。齐桓公心中暗喜，将来此人得登大位，定然会礼敬寡人，不敢心存刁难。

礼见之后，齐桓公又亲自将姬郑送入早已建好的行宫之中。姬郑见行宫规模完全依照王宫尺度，气势非凡，心中大喜。这说明，齐桓公已完全将他看成了未来的天子。

当日深夜，姬郑使人秘密招来齐桓公，会于寝殿。姬郑支开内侍等人，忽然拜倒在地，口称："甥郑拜见伯舅大人。"

齐桓公大出意料，慌忙扶起姬郑："太子如此大礼，岂不折杀微臣？"

"此乃内殿，郑愿一尽甥舅之谊。"姬郑谦恭地说着。他的母亲是齐国宗室之女，依辈分相排，为齐桓公之妹，齐桓公是霸主，霸主又称方伯，故姬郑呼齐桓公为"伯舅"。齐桓公高兴之极，姬郑如此称呼，不仅是认他为舅父，更是承认了他天下盟主的地位。

"太子召见微臣，不知有何事吩咐？"虽是在兴奋之中，齐桓公依然保持着臣下的"谦恭"之礼。

"唉，一言难尽。"姬郑叹了口气，眼圈潮红起来。

"太子有何为难之事，尽管讲来，但有用得上微臣的地方，纵然是赴汤蹈火，微臣也在所不辞。"齐桓公拍着胸脯说道。你是堂堂的天子储君，如何做出这般儿女之态？难怪天子不喜欢你，你若是我儿子，只怕我也要将你废了。齐桓公心中看不起姬郑，神情却仍是显得很恭敬。

对齐桓公的表白，姬郑异常感激，道："父王先前也很喜欢我，经常与我出外游猎，还亲自教我'六艺'之术。可自从母亲去世，父王立了陈国的妫夫人之后，就对我冷淡起来，说我性情顽劣，不堪为君。父王喜欢的是妫姬的儿子姬带，让姬带统领王都禁军。父王还夸姬带勇武刚强，将来必能威服诸侯，中兴周室。若非伯舅以大义号召天下，拥戴于我，只怕我的太子之位早已不保。现今父王染病，万一……万一在传位之即，姬带发兵谋叛，我，我该当如何？"

啊，天子果然活不长久。齐桓公装作沉吟，压下心中的狂喜，道："维护周室，自是微臣的本分，微臣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若有非常之事，太子当可命亲信臣属，告知微臣，当可保太子稳登大位。"姬郑听了，亦是狂喜，当即令内侍端上酒菜，与齐桓公欢宴终宵。

次日，自齐桓公始，各诸侯轮流进献酒食，示以尊敬太子之意。太子亦安排酒宴，亲自把盏答谢。一时间，首止行宫中歌舞不断，贵客盈门，好不热闹。四方诸侯闻听齐桓公如此敬重王室，不敢落后，纷纷派

使者到首止行宫拜见姬郑。甚至连楚国，也不得不派屈完为使，前来拜见。

姬郑忙得一日也不得空闲，一晃就到了秋天。太子姬郑久不回归，引起了周惠王极大的惊恐。他连忙将周、召二公“请”进内殿，求周、召二公把太子姬郑“领回”王都。

周惠王已经好久不上朝了，卧病在榻上。自从隰朋回国之后，他的病势就更加沉重。他盼着齐、楚两国能够爆发一场血战，斗得两败俱伤。如此，他就可以操纵天下，就算不能“中兴周室”，至少也能过上几年太平日子。不料齐、楚两国都是凶猛如狼，狡诈如狐，居然似看穿了他的谋划一般，不战而和了。

当然，“和”的结果是楚国归服周室，敬上了滤酒的包茅。因此从表面上看起来，齐国已不战而胜，光彩大增。这个结果让周惠王的身体垮了下来，气色衰微，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周惠王宁愿楚国大胜，齐国大败。他绝不愿看到齐国胜了，他痛恨老天不公平，竟然让齐国又一次成了胜利者。

本来，他已准备好了赐物，只等齐国败了，便派周公送去。如此，齐国必将对他的宽宏大量感激涕零，会为了维护盟主的地位“真心”拥戴周室，老老实实地听从天子之命。楚国打败齐国，损伤也必巨大，自然不敢对他周室不敬。不想，齐国偏偏“胜”了，偏偏又为他周室立了“大功”。到了这等境地，他若仍是不赐齐国信物，未免会大失人心。

周、召二公和满朝大臣都劝说周惠王尽快赐给齐国信物，以奖励齐国的“尊王”之功。但是周惠王拒不接受臣下的劝谏，拒不派使者赐给齐国信物。

周惠王已感到他的王位坐不久长，想与齐国做一个交易——齐桓公必须拥护他“废长立幼”的举动，才能获得他赐下的信物。然而齐国竟不肯理会他的苦衷，硬摆出一副盟主的架子，坐等他将信物赐下。

哼！你齐侯眼中根本没有天子，我又岂能让你称心如愿。周惠王在心中恨恨地想着。但齐国毕竟是“降服”了楚国的霸主之国，他对齐国如此轻视，必将引起齐国的愤怒和报复。为此，他只有拉拢楚国，给楚国破格之礼，以楚国来威胁齐国。

他还命次子姬带整修兵车，加固城墙，打造兵刃。周惠王料定齐桓公在盛怒之下，会大集诸侯之兵，攻击王都，废了他这个昏王。楚国早有争霸天下之心，自然会借此勤王，从齐国手中夺过“尊王”的大旗。这样一来，齐、楚两国仍然会大杀一场，杀个两败俱伤。

当然，也可能仍然是齐国胜了，并攻破了王都。可他并不害怕，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与其当个名不副实的受气天子，不如奋起一搏，纵然败亡，也胜似坐以待毙。谁知齐侯这只“老狐狸”并未上他的当，而是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杀”向了他。

齐桓公竟然鼓动了众诸侯来“求见太子以尊王室”。诸侯已经多年没有这样“尊敬”王室，他找不出理由来拒绝这种从表面上看起来的“周室振兴之象”。尽管他知道太子一出，与诸侯之间就是定下了君臣名分，他欲再行废立之事已是大为不易。他只希望姬郑能够尽早归来，不致太过“引人注目”。

太子一向柔顺，谅来不会拒绝听从父王的叮嘱。但姬郑却并非他想象中的那样“柔顺”，居然在首止一待就是数月，“乐而忘返”。这一定是齐侯挑拨的结果，他是想气死我，好让姬郑尽早登位。周惠王想着，反倒慢慢冷静下来，日日进医用药，调养身体。他决不想被齐桓公活活气死，他要振作起来，想出“妙计”对付齐国。

太子姬郑终于回至王都，并带来八国之君以黑牛白马之血写下的誓词——

凡与盟诸侯，当共翼王室；有背盟者，天地不容。

周惠王根本没有向那血写的誓词看上一眼，更没有理会太子姬郑。他已经想好了对付齐国的“妙计”，要奋起最后一击，将齐侯置于死地。他不惜以天子之尊，亲写密书，命郑君背齐投楚，引诱齐、楚决战，使之两败俱伤。并许诺事成之后，以郑君为盟主，并兼理朝政。

郑文公向来野心勃勃，见到天子密书大喜，立即遣使示好楚国。他一样希望齐、楚血战一场，两败俱伤。

郑国处于中原腹地，占尽地利，唯一的弱处就是国土狭小，兵势不足。要想生存下去，非大力扩充国土不可。但是郑国处于齐、楚两国的威逼下，根本不敢轻举妄动。齐、楚两国谁也不愿看到郑国强大起来，

郑国一有“轻举妄动”，就会遭到齐、楚两国毫不犹豫的攻击。只有齐、楚两国同时衰败下去，郑国才有可能强大起来。

齐国闻听郑国背叛，震怒不已，当即率宋、鲁、陈、卫诸国，攻伐郑国。郑文公立即派大臣入楚求援，而楚国却不愿正面与齐国为敌，不救郑国，却去攻打许国。许国向来是齐国的坚定盟邦，故齐桓公闻听许国被围，立即从郑国转赴许国。待齐桓公大军兵临许国，楚国却又全军尽退。而齐桓公见士卒已疲，亦引军回国。

郑国虽然借楚军“逼”退了齐国，但并未使齐、楚两军血战一场。这主要是因为楚国在此时此刻并不愿意与齐国决战。楚国已一跃成为周天子亲口承认的“南方盟主”，一心一意想“安定”南方。

南方不安定，楚国向北攻伐，就会受到牵制。楚国被迫“屈服”于齐国，正是因为南方的江、黄、徐诸国在乘虚偷袭。失去了舒国，楚国已直接面对着江、黄、徐三国的威胁。楚国打算以“南方盟主”的名义，先将被灭亡的舒国恢复过来，然后进一步征服江、黄、徐三国，彻底扫去后顾之忧。在江、黄、徐三国未被征服之前，楚国暂时会对齐国采取退让之策。同样，齐桓公也不愿与楚国决战，以避免损伤军威。

郑文公见楚国不愿全力相救，害怕齐国报复，只得派太子华入齐谢罪。太子华早对父亲不满，又觉太子之位不稳，欲强夺君位，密求齐桓公予以帮助。齐桓公拒绝了太子华的请求，并有意将其谋划泄露给郑文公知晓。郑文公出了一身冷汗，在太子华回国后立即将其捕杀，并信誓旦旦地再次宣称将“效忠”齐国，永不背叛。

周惠王的最后一击彻底失败了，再一次倒在了病榻上，眼看就要命归黄泉。临终前，周惠王唤来太子姬郑和周、召二公，嘱托后事。

“先王曾言，齐国素来强横，不可得罪它，更不可信任它。可是，我为什么非要得罪齐国呢？”周惠王问太子。

姬郑默然不语，想着自他从首止归来之后，数年中日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被刺杀、被毒杀、被烹杀……欲求见父王一面，也不可得。他知道父王一心想使楚国打败齐国，齐国一败，他的太子之位就难以保全。不论是列国还是王室，被废的太子很少能保得性命。父王要废了他的太子之位，就是要结果了他的性命，已是毫无父子之情。他憎恨父王，盼着父王早日死去。

“郑儿，为父如此得罪齐国，一是为了周室社稷，二是为了你能安坐王位啊。”周惠王说道。姬郑冷笑了，仍是一言不发。他现在已毫无恐惧，胜算在握。

当周惠王病重时，姬郑立刻遣亲信下士王子虎星夜密告于齐桓公。齐桓公立即召集宋、鲁、陈、卫、郑、曹、许诸国，各遣大夫入朝问安。此刻八国大夫已至王都，日日来往于东宫之内。八国大夫并非空手而至，每人都带有勇士数百，给了姬带等人极大的威胁。近几天来，姬带一直龟缩在府第中，不敢出来，连进宫给父王问安的勇气也失去了。整个王都，整个王宫，俱已掌握在太子姬郑手中。

“唉！我知道你不会相信，你不会相信啊。也怪我，一直想废了你的太子之位。郑儿，为父并非不喜欢你，而是不得不如此啊。如今周室衰弱，诸侯强大，非刚勇善谋之人，不足以保我周室社稷。郑儿你宽厚仁慈，却无刚勇，怎么对付得了那如虎如狼的齐、楚、晋诸国呢？我欲立带儿，是带儿知兵善战，又有谋略，在这个乱世上能够振兴周室。可是齐国太厉害了，竟使我不敢废了你的太子之位。郑儿，你说，天子居然受制于诸侯，这周室还能维持多久？我废不了你，就应该努力让你安坐王位。我明明可以示好齐国，赐给齐侯信物，为什么偏不赐？郑儿，我这全是为了你啊。我想让你登上王位后再赐给齐国信物，这样，你就是贤明的天子，对齐国有恩的贤明天子。齐国对你这样一位贤明天子，应该不致太过冒犯。如此，周室社稷就可……就可保全。”周惠王费力地说着。

真是这样吗？太子郑姬有些感动，又有些疑惑。

周惠王又对周、召二公说道：“寡人屡屡不纳忠言，对不起二位贤卿，还望二位多多原谅，用心辅佐新王。齐、楚、晋诸国，俱怀虎狼之心，二位贤卿须多加留意，切不可使其一国独大，否则我周室社稷绝难保住。人心贪无止境，当了霸主必会图谋天子之位。”

周、召二公心中悲伤，跪倒在地，誓言遵守王命，全力辅佐周室。太子姬郑也只好跪了下来，心中却无任何悲伤之意。

“郑儿，我没废了你的太子之位，你也须答应我，别……别杀了带儿……”周惠王气喘吁吁，眼看着说不出话来。

“儿臣愿做贤明之君，不会擅动杀心。”姬郑冷漠地答道。

不，你不必做什么贤明之君，你要做的是刚勇善谋之君，中兴周室！周惠王睁大眼睛，却怎么也说不出一句话。这年冬天，在位二十五年的姬阆去世，太子姬郑即位，是为周襄王。

第十八章　葵丘会盟霸业满　骊姬施媚晋国乱

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春，新登位的天子刚刚祭过祖庙，就遣使至齐，言将派周公宰孔为使者，赐下信物。齐桓公大喜，立刻发下盟主之命，请诸侯会于葵丘。

夏天，周公宰孔带着祭肉、朱漆弓箭、龙纹高车，来到了葵丘。天子以周公为使，就是对齐国极大的礼敬，且又一次赐下三件信物——祭肉，表示周室对齐国的信任，视同宗族；弓箭，表示齐国有代天征伐之权；高车，表示齐国功劳极大，为诸侯之首。

这般隆重的礼敬，可谓空前，令齐国上下俱是欣喜若狂，倍感光彩。与会的鲁、卫、郑、曹、许等诸侯也大感脸上有光，兴奋无比。列国的史官将记下这次盛会，让众诸侯名传万世。

大国中只有陈国国君未到。但这并不是因为陈国背叛了齐国，而是由于姬带为陈国公主之子，新王甚是不喜，陈国以不敢与会来表示臣下应有的“惶恐之意”。

还有宋国国君来晚了一天，但齐桓公对其不仅没有加以责备，反而倍加礼遇。宋国国君本来可以不参加大会，却还是来了。宋国正在国丧之中，先君刚刚去世，新君刚刚即位。这位新君才登上君位，美名就已传遍天下，甚得列国诸侯好感。

宋公御说病重之时，太子兹甫跪倒在榻前，恳求说：“兄长目夷仁厚爱民，又素有智谋，还是立目夷为君吧。”

御说道：“目夷虽长，然非嫡子，立之不合礼法。”

兹甫道：“太平之世，自当依礼法而行。然当今为乱世，非立贤不能保有社稷。”

御说闻之心动，忙传目夷进殿，欲改立太子。

目夷大惊，磕头流血，道：“太子能够以国相让，还有何贤可以比

之？臣下万万不及太子矣。况当今天下大乱，正因不守礼法之故。我宋国乃一等公国，岂可轻抛礼法？”

兹甫再三推让，而目夷坚辞不受，直至御说病重身亡。宋国众大臣拥兹甫即位，是为宋襄公。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宋襄公让位并非出于真心，即位之后，就会冷遇甚至暗害其庶兄目夷。但宋襄公即位之后发下的第一道诏令，就是任命庶兄公子目夷为相国，执掌朝政，信任有加。众人这才心服口服，对宋襄公的仁义称颂不已，远传列国。

为显示尊重齐国，又不忘父丧，宋襄公身穿丧服赴会，只是那丧服已被黑墨涂染。宋襄公的这种举动被称为“墨衰”，符合礼法。诸侯们只有在遇到勤王大事，又恰逢丧礼之时，才会行此“墨衰”之礼。

见过宋襄公后，齐桓公的情绪忽然坏了许多，长吁短叹不停。跟随在齐桓公身边的管仲问：“主公莫非是想起了公子昭之事？”

齐桓公点点头，说：“昭儿之贤，不让于兹甫，可惜无亏……无亏比不上宋国的目夷啊。”

“不错，宋公算不上什么贤君，可他的儿子们却个个都是贤者，倒是奇事。”管仲深有感触地说着。列国之中，每当君位交接之时，几乎都要发生父子相残、兄弟相攻、叔侄相谋的惨祸，连号称“礼仪之邦”的鲁国也不能幸免。其实别说诸侯，就是在王室之中，也经常发生这类惨祸。似宋国公子们这般“礼让”君位的事情，已是许多年没有见到的高尚之举。心高气傲的管仲，也不得不对宋襄公深为敬佩。

“昭儿继位，能容无亏等兄。若是无亏继位，就决不能容下昭儿，也容不下别的兄弟，寡人英雄一世，绝不愿身后骨肉相残，这才有意立昭儿为储。可昭儿他还年幼，万一寡人有个长短，昭儿怎么能对付无亏呢？”齐桓公忧心忡忡地说道。

齐国人人都知道公子昭是储君，但齐桓公却一直未正式立公子昭为太子。齐桓公担心太早立了公子昭，会在他突然去世的情形下，引起国中大乱。公子昭毕竟只有十二三岁，无论如何聪明，只怕也难以应付突发之事。齐桓公虽然自恃强壮，可到底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管仲、鲍叔牙、隰朋、宁戚也都垂垂老矣，难以承担辅佐太子的重任。

“若有强邻可托，主公之忧便可解矣，天子有主公为辅，王子姬带

虽然凶悍，并不敢轻举妄动。若公子昭有强邻为辅，公子无亏自然不敢冒险胡为。微臣观宋君仁义过人，兄弟和睦，国势必强。主公可以将公子昭托于宋君。宋君感激之下，必然会竭尽全力，不负主公之望。”管仲道。

“仲父之言，甚合寡人之意。”齐桓公说着，当即遣管仲私下里与宋襄公相会，转达他的嘱托之意。

宋襄公果然对盟主的信任大为感激，亲自拜见齐桓公，誓言以倾国之力维护公子昭，不负盟主之托。了却心中一件大事，齐桓公顿时兴奋起来，亲自选定吉日，登坛受赐。

吉日那天，齐桓公大摆仪仗，置大旗百余，大鼓亦有百余。当齐桓公领宋、鲁、卫、郑、曹、许等诸侯登上高坛时，大旗翻飞若海浪呼啸，大鼓震动如天崩地裂，好不威风。

周公宰孔已先立于坛上，将齐桓公梦寐以求的天子赐物奉上。到此时此刻，齐桓公方可称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盟主，霸业大成。今后史官记下寡人之功，必叹为千年不遇之奇勋也。

齐桓公得意至极，脚步一个踉跄，竟差点摔倒，当众出丑。他忙震慑住心神，做出庄严凝重的神态，欲向代表周天子的宰孔大礼参拜。

宰孔制止道：“天子有命，言伯舅功比日月，可见君不拜。”

列国诸侯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当年周公和太公也不曾享受此等大礼啊。齐桓公心神又是摇荡起来，昂起头，当真不再躬身行礼，忽见宰孔嘴角露出愤恨之意，心里不觉一悸，想，过去天子屡屡与寡人作对，弄得寡人好不狼狈，今日新王对寡人甚是礼敬，寡人可别因小失大，使新王心中不快。

他当即拱手道：“君臣大礼绝不可违，小白岂敢贪慕虚荣，有亏臣礼。”说罢，拜伏在地，叩谢天子圣恩浩荡。宋、鲁等国诸侯也忙一并拜伏在地。宰孔则一一扶起，代天子答谢。大礼拜罢，众人又复申旧盟，誓言尊王攘夷，共保天下太平。

至夜，齐桓公大举烛火，与宰孔及众诸侯欢宴终宵。隔日，周公宰孔以天子的名义，赐宴齐桓公及众诸侯。周公从王都带来了一队歌女，

以雅乐相待众位宾客。

依照惯例，歌女首先应唱礼敬宾客的《鹿鸣》之曲。众位宾客俱是国君，平日所听的都是郑、卫之地的妖艳之曲，闻听那一本正经的雅乐，就头痛不止。然而此乃天子所赐之宴，众诸侯虽是“头痛”，也只好强作津津有味地听下去。齐桓公看出众诸侯不喜《鹿鸣》之曲，怕冷落了场面，灵机一动，站起身说道：“天子赐宴，微臣深感洪恩，无以言报，愿歌之以表寸心。”

诸侯出于对天子的诚敬之心，献歌一曲，符合礼法。但这种献歌之礼，迹近弄臣奉承之态，无疑是自低身份，故一向少有诸侯行献歌之礼。

齐桓公并非是普通诸侯，更无必要行此献歌之礼。何况此刻周天子并不在场，宴会仅以周公代天子的名义举行。齐桓公如此献歌，对周室的礼敬实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众诸侯既很感动，又大增兴趣，纷纷举杯向齐桓公表示敬意。

齐桓公喝了几杯美酒，轻抚桐木七弦琴，缓声吟唱道：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

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

食野之蒿

我有嘉宾

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

君子是则是效

我旨有酒

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

食野之芩

我有嘉宾

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

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

以燕乐嘉宾之心

齐桓公虽然已渐至衰老，嗓音却依旧如壮年一般洪亮，透出一种无法掩饰的傲视天下的豪情，与这《鹿鸣》之曲的宴乐之意有些不相符合。众诸侯自然不会感到有什么不相合之处，人人只觉能亲耳一听盟主的歌声，便是无上荣光。齐桓公琴音才停，众诸侯已是赞颂声响成一片。齐桓公双眼眯成了一道细缝，虽未喝下几杯酒，已是飘飘然成了醉中之仙。

只有周公宰孔没有随着众人喝彩，心中也毫无欢悦之意，反而有些沉甸甸的，压得他一阵阵发慌。他不赞成周惠王故意刁难齐国，成天与齐国作对。他也不赞成周襄王太过“宠爱”齐国，一下子给予了齐国最高的奖赏。他认为在眼前的情势下，只有巧妙地在大国之间周旋，利用大

国来对付大国，使之互相消耗，衰弱的王室才能生存下去。

王室不应对任何一个大国过分“宠爱”，哪怕这个大国立下了顶天立地的大功。王室也不应对任何一个大国过分“仇恨”，哪怕这个大国犯下了滔天大罪。只是他虽然名列周公，是王室中地位最尊崇的大臣，但臣子毕竟是臣子，必须接受君命。周公宰孔空有满腹智谋，无处施展。

先君临去世时，方有所醒悟，所言“不可使一国独大”，“人心贪无止境，当了霸主必会图谋天子之位”等语，甚是有理。齐侯此人，定然贪无止境，霸主之位已得，将会有何图谋？他心中翻来覆去地想着，竟无一刻安宁。

宴会一结束，周公宰孔立即告辞，回返王都。齐桓公领着众诸侯殷勤相送，直到十里之外。众诸侯回到馆舍，轮流做东宴请齐桓公，表示祝贺敬慕之意。各国诸侯各显“神通”，或出美女，或出奇宝，争相夸示，争相讨好齐桓公。齐桓公一时如登九天之上，只觉此时方才享受到了霸主应得的尊荣，不算枉过了一生。

宰孔回返刚至半途，忽遇晋国国君姬诡诸带领大批仆从奔赴葵丘参与盟会。周公宰孔大吃一惊，想，这晋国兵势强盛，不弱于齐，却为何要参加葵丘之会，这不是自低身份吗？如果连强大的晋国都“屈服”于齐国，那齐侯只怕立刻就会生出非分的欲念。

他当机立断，命人拦下晋君的车驾，请求会见晋君。宰孔身居周公之位，晋君不能不见。

“贤侯意欲何往？”宰孔边施礼相问，边打量着晋君，见其身材高大，须发皆白，虽面相威武，却又带着病容，眉宇间青气浓重，似含有忧郁之意。

“嗯，寡人听说齐侯在葵丘大会诸侯，想去凑凑热闹。”晋君略带尴尬地说着。

晋、齐同为天下齐名的强大之国，今日晋君居然要参加齐国主盟的大会，显然是自认低于齐国一等。

“真是不巧，盟会已散，齐侯亦回临淄矣。”宰孔一咬牙，决心欺瞒晋君一回。如果晋君不听，继续东行，就会发现齐桓公依然留在葵丘。

如此一来，周室就是犯了“戏弄诸侯”的大忌，天子盛怒之下，非将他这位周公杀了不可。

“啊，盟会竟散了么。”晋君似是大感意外。

“如果盟会不散，我又怎会回转？其实这等盟会，贤侯也不必参加。”宰孔微笑着说道。

“这是为何？”晋君意外中又带着惊疑，他已看出，眼前这位周公对齐国并无好感。

“齐侯气量太小，自视功高，连王室也不曾放在眼中，何况诸侯？晋乃大国，不弱于齐，何必受其羞辱，为天下人所笑。”宰孔话语轻缓，却是句句锋似利剑。

“唉！既是如此，寡人只好算做空走一遭。”晋侯懊恼地说着，与宰孔辞别，回转车驾。

其实晋侯奔赴葵丘大会，并不情愿，只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才忍辱而来。甘居普通诸侯，当众承认齐国为盟主，对晋侯来说，已是十分勉强之事。如今齐侯已不在葵丘，他若欲与齐侯相见，势必进入临淄不可。他乃堂堂大国之君，仅因求见齐侯，竟自至齐国之都，在天下诸侯看来，无疑是甘居臣属之位，当真成为众人的笑柄了。晋侯只能自叹气运不济，带着满腔遗憾之意，踏上归程。

晋国亦为宗室诸侯，其始祖为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名为叔虞。成王很喜欢叔虞，二人常常在一起玩乐，叔虞因此经常出入王宫之中。

后来唐国谋乱，周公发兵平之。当捷报传来时，成王正和叔虞在宫中嬉戏。当时成王只是一个少年，童心未消，就随手把一片桐叶从地上拾起，放在叔虞掌中，说：“唐国无主，寡人就把唐国封给你吧，以此桐叶为证。”

周公闻听此事后，立即请成王选定吉日，正式册封叔虞为诸侯。成王不想让弟弟远行，说：“寡人当日不过是一句戏言，哪能当真呢？”

周公正色道：“君无戏言，每说一语，都有史官记载，并传之后世。不封叔虞，大王将失信天下，并留恶名于后世矣。”成王无法，只

好册封叔虞为唐国之君。叔虞因此被称为唐叔虞。

唐叔虞去世后，其子姬燮继位。唐国旧族趁新君治丧之际，又欲作乱。天子闻之，将唐国旧族南迁至汉水之东，另立唐国。姬燮建翼城为都，改国号为晋。姬燮去世后，儿子姬宁族继位，是为武侯。

从武侯历经成侯、厉侯、靖侯、僖侯、献侯，直至穆侯，晋国严守礼法，并无大乱发生。

穆侯娶齐国公主为夫人，生下长子，取名为仇，后来又得了幼子，取名为成师。晋国大夫们议论纷纷，道，仇者，仇敌之意，成师者，成就大业之意。主公为何将太子命名为仇敌，而将幼子命名为成就大业？如此长幼颠倒，国中只怕会生出大乱。

果然，穆侯刚一去世，晋国就出现了少见的大乱。穆侯之弟殇叔不顾礼法，公然以强力夺取君位，自立为侯。太子姬仇被迫逃亡国外，四年之后，在成师的接应下，袭杀殇叔，夺回君位，是为文侯。

文侯去世后，成师全力辅佐文侯之子继位，是为昭侯。当时成师的势力极大，昭侯对其既敬又畏，不愿其留在都城，将汾河之畔的曲沃之地封给成师，尊称其为桓叔。曲沃田地丰肥，桓叔又爱好德政，致使百姓纷纷归附，不论是土地还是人众，都超过了晋国的国君。

许多智谋之士都叹道："晋国将从此没有宁日。自古只有根本大于枝梢，而今日之晋国，偏是枝梢大于根本，哪里能避免大祸临头呢？"

昭侯只当了七年国君，就被桓叔所支持的大臣潘父所杀。桓叔欲以"靖难"的名义进入王都翼城，与潘父里应外合，谋得君位，却遭到了王都百姓的猛烈抵抗，被打得大败，只得退回曲沃。

晋国众文武大臣杀死潘父，拥立昭侯之子姬平为君，是为孝侯。从此，晋国的曲沃和翼城之间，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残酷血战。

曲沃桓叔去世后，儿子姬鳝继位，是为曲沃庄伯。经过多次争战，曲沃庄伯在晋孝侯十五年攻进翼城，杀死晋孝侯。但是翼城人并不屈服，奋力反击，将庄伯逐回曲沃。

晋国大臣又立孝侯之子姬郤为君，是为鄂侯。鄂侯忧惧曲沃庄伯势

力强大，登位仅六年，就一病身亡。曲沃庄伯趁机大举进攻翼城。晋国大臣们难以抵挡，急赴周室求救。

周天子也觉曲沃庄伯“太过猖狂”，令虢国解救晋国之难。虢国国君立即发大军渡过黄河，袭击曲沃，迫使庄伯自翼城退兵。虢国国君和晋国大臣立鄂侯之子姬光为君，是为哀侯。曲沃庄伯“大业”不成，忧愤而亡，儿子姬称继位，是为武公。

曲沃武公继承父祖之业，日夜整顿兵车士卒，向翼城发动了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终于在哀侯九年大败翼城之军，生俘哀侯。但是晋国大臣们仍不屈服，又立哀侯之子小子为君。曲沃武公大怒，先杀掉被俘的哀侯，又借口归还哀侯遗体，诱杀了国君小子。

周天子再次派虢君率兵安抚晋国，立哀侯的弟弟姬缗为晋君。但虢国兵卒一退，曲沃武公又开始大举进攻翼城。这时，齐桓公已开始图谋称霸，引起了周天子的恐惧，再也顾不上理会晋国之乱。曲沃武公趁机一举攻下翼城，杀死姬缗，灭尽其族人，然后将晋宫中获得的大批黄金宝物拿出一部分，献给周天子，请求周天子“封”他为晋国国君。周天子贪图宝物，顺水推舟，封姬称为晋侯，领有全部的晋国的土地。于是，曲沃武公摇身一变，成了晋武公。这时离桓叔受封在曲沃已有六十七年。晋武公迁进翼城，同时也将曲沃视为都城。议事朝拜之礼在翼城举行，祭祀祖先之礼在曲沃举行。

多年的血战，使晋国的军队异常勇悍。晋武公恃其兵威，灭掉周边数十余小国，威势扩至黄河之西，成为名震天下的大国。晋武公连同在曲沃之时算起，在位三十九年后去世，由太子诡诸即位，是为晋献公。

他首先将兵锋指向华山脚下的夷族——骊戎部众。骊戎首领抵挡不住，献上两个女儿，长曰骊姬、次曰少姬，请求与晋盟好。骊戎姐妹肤白如玉，眼如碧波，与中原美女相比，别具韵味，晋献公一见身体就软了半边，当即收纳二女，班师回国。

晋献公素多内宠，已有三子，长子名重耳，次子名夷吾，第三子名申生。重耳与夷吾俱为姬妾之子，只有申生乃是晋献公正室夫人齐姜之子。依照立储以嫡的礼法，申生被立为太子，并深得晋献公的信任。

晋国之君素以好色著称，不仅是晋献公多蓄内宠，其祖父庄伯、曾祖桓叔俱是极为好色，以致儿孙众多，被晋国人称为“桓、庄之族半国

都”，意即国都中住着的人一半都是桓叔庄伯的子孙。

晋献公想着姬仇和姬成师子孙后代六十余年的仇杀，心中就不舒服。他总感到桓、庄之族的子孙是个威胁，将不利于他的后代儿孙。

晋献公的亲信大夫士蔿亦进言道：“桓、庄子孙太多，若不诛杀，将来必生祸乱。”士蔿的话，使晋献公杀心大起，他以赐宴为名，将他的堂兄堂弟们诱进内宫，全数杀光。

宫中处处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晋献公的夫人齐姜惊骇中猝然死去。众姬妾们也纷纷说宫中到处是冤鬼横行，令她们日夜不得安宁。

晋献公并不怕鬼，却嫌翼城太过窄小，不足以成为大国之都。他命士蔿为大司空，督民十万，于聚地筑城，极尽壮丽，务必能压倒齐、楚等大国之都。士蔿日夜督促，半年之后，终于建成大城，宫室高大辉煌，超出旧宫十倍。晋献公大为满意，命新都名曰绛。

迁到新宫之后，姬妾们再也没有看到冤鬼。骊姬姐妹大施手段，将晋献公迷得晕头晕脑，不知东南西北。晋献公原本每日都要和三个儿子讲文论武，此时却十天半月，也难见儿子们一面。没过几年，骊姬就生下一子，名为奚齐，少姬亦生下一子，名为卓子。晋献公的一腔怜爱之心全移到了两个小儿子身上，对重耳、夷吾、申生三人更加疏远了。

依照礼法，诸侯正室夫人去世后，一般不再立新夫人。然而晋献公却偏偏立了骊姬为新夫人，引起了众朝臣的惶惶不安，认为国君要行“废长立幼”的祸乱之事。

史官秘密告诉晋国最有权势的大夫里克说：“吾恐晋国将亡。”

里克心中知道史官所言是指什么，却故作惊异地问：“亡晋者何人？”

“亡晋者，骊姬也。昔夏桀伐有施国，有施国君以其女妹喜献之。夏桀宠爱妹喜，以致将夏室江山拱送与成汤。纣王伐有苏国，有苏国君以其女妲己献之。纣王宠爱妲己，致使社稷亡于周室。周幽王伐褒国，褒君以其女褒姒献之。幽王宠爱褒姒，结果命丧夷人之手，迫使平王东迁，以致周室衰弱不振。今主公伐骊戎而获其女，又深加宠爱，如此晋国岂不亡乎？”史官沉痛地说着。

里克愈听愈是心惊，忙拱手施了一礼，问："如此，吾等该当何为？"

"当劝谏之，谏而不听，当善保太子，无使其遇害。"史官道。

里克当即会同另一大夫荀息，入宫劝谏晋献公，不可过于宠爱后宫，重蹈殷纣"牝鸡司晨"的覆辙。晋献公闻言大怒，只因里克与荀息都是世代功臣之后，又对他极为忠心，且富有智谋，是他一刻也不能离开的治国能臣，这才强忍着没有当场发作。

但里克与荀息刚一出宫，晋献公就大发脾气，道："寡人乃百战百胜之开创之君，岂是那殷纣昏王可比？"他越想越气，欲更加"宠爱"骊姬，废太子申生，立奚齐为储。

骊姬心中极为高兴，但转念一想，此时朝臣对我已是大为不满，若主公又行废立之事，必然遭到众人谏阻。一旦主公畏惧谏阻，收回成命，则奚齐只怕永远也难以当上太子。况申生宽厚待人，声望甚高，与重耳、夷吾又是死党，若闹起事来，主公未必对付得了。我不如暂缓一步，以退为进。

想到此，骊姬跪倒在晋献公面前，道："太子之立，诸侯莫不闻之，岂可轻言废之？况太子又有贤德之名，亦不可轻易废之。主公若以臣妾母子私情而行废立大事，则臣妾宁愿身死，也不敢相从。"

晋献公听了，大为感动，把里克、荀息召见内宫，以骊姬之语相告，并盛赞骊姬贤德。里克、荀息也只得称赞骊姬一番，"祝贺"主公有了贤后。从此，晋献公对里克、荀息二人渐渐疏远，宠信起善于奉承的二位大夫梁五和东关五。国人称此二大夫为"二五"，言"宫有国君，朝有二五"。

骊姬暗暗结纳"二五"，屡以金帛相送，让"二五"为奚齐多多"美言"。"二五"自知名望不能服众，欲托后宫以自固，与骊姬一拍即合。宫中有一乐者名为优施，深得晋献公的信任，亦为骊姬所用，常与"二五"来往，密告骊姬心中"隐曲"。

"如今太子和重耳、夷吾俱在都中，夫人欲行'大事'，甚感不便，望二位大夫能够善解夫人之忧。"优施道。

“二五”心领神会。一日，梁五进言于晋献公，道：“曲沃为始封之地，先君宗庙之所在。蒲、屈之地与戎狄之族相接，当于冲要。此三邑者，国脉所系，非亲近之人不能主之。今可使太子主曲沃、公子重耳主蒲邑、公子夷吾主屈邑，镇压四方，拱卫国都，则我晋国稳如磐石，不可撼动矣。”

晋献公大为赞同，当即遣太子申生据守曲沃，公子重耳据守蒲邑，公子夷吾据守屈邑。从此，三个儿子只有在每年祭祀祖庙之时，才能见上父君一面。而奚齐和卓子却日日随同父亲饮宴欢乐，游猎出征，深得父亲的欢心。晋献公心中不觉又浮起了废申生、立奚齐的念头，但刚一说出，就被骊姬阻止。申生、重耳、夷吾一天不死，我母子就一天也不得安宁。骊姬在心中说着。

晋献公不知骊姬心中之言，只觉他得到骊姬这样一位“贤后”，实乃天赐之福。为了报答上天赐下的骊姬，他无论如何也得让奚齐成为太子。晋献公开始寻找起太子的“错处”来，不想太子虽不得他的欢心，却深得曲沃百姓的拥戴，让他找不出半点“错处”。

但是找不到太子的“错处”，他又怎么能将其废了呢？晋献公苦思之下，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将全国精锐兵卒编为上、下二军，每军拥有兵车二百乘。晋献公自领上军，以太子申生领下军。

晋国周围有耿、魏、霍三国，俱为姬姓，与周同宗，且国势不弱。晋献公屡欲灭之，一惧力所不及，二惧攻灭宗室之国为天子不容，故迟迟按兵不动。

军一编成，晋献公立即令太子申生为主帅，赵夙、毕万为左右将，领下军攻灭耿、魏、霍三国。耿、魏、霍三国虽然不能与晋相比，但兵力相加，也能凑出五百乘战车。太子仅以二百乘战车出征，很难一举攻灭耿、魏、霍三国。如此，晋献公就会以“无能”的罪名废了太子。

不想太子申生居然连战连捷，一举灭掉了耿、魏、霍三国，使晋军威名大震，也使太子威名大震。晋献公懊恼之下，还得强作欢笑，大宴群臣，并论功行赏。他将耿国赐给赵夙，魏国赐给毕万，又将曲沃“赏给”太子，为其封地。晋献公的举动，令众大臣们惶惑不已，纷纷言道，太子乃国之储君，怎么可以像臣下一样赐给封地呢？

晋献公对朝臣的议论装聋作哑，又令太子兵伐东山皋落氏。皋落氏

为赤狄之族的别种，虽然居住在东山，却性喜游移，常常深入晋国境内劫掠，遇到阻击，便又退回故地。

里克进宫劝谏道："太子为国之储君，应随时侍奉国君左右，助祭宗庙、社稷，照管国君饮食。国君出行，太子就应该留守都城监国，此乃周室礼法所载也。征战四夷，此为国君及朝臣之责，不应委之太子。军中主帅必须具有威严，令行禁止。如果太子一意听从君命，则失去主帅应有的威严，难以治军。如果太子独断专行，又对国君不孝。故礼法不以太子治军。主公今以太子为帅，实为不当。"

晋献公听了，大觉逆耳，沉下脸来，道："寡人并非只有一个儿子，究竟谁是太子，还未定下呢。"里克不敢再说什么，谢罪而退，心中深为忧惧。

晋献公赏给太子申生左右两色衣服，并佩戴金玦，命其杀尽皋落氏之人。太子左右亲信亦密陈道："太子为国之储君，应着纯色之衣。金者，秋也，肃杀之气也，主公以金玦赐太子，是明示其决绝之意也。况皋落氏之人善于游走，如何能够杀尽？主公如此，是逼太子反也，并以谋反之罪诛杀太子。为太子计，当速逃别国，方可避免杀身大祸。"

申生痛苦地摇了摇头，道："身为人子者，不可不听父命。不听父命，是为不孝。身为臣子者，不可不听君命，不听君命，是为不忠。弃国而逃，此乃不忠不孝之事，吾虽身死，亦不从之。"里克闻听太子之言，担心太子承受不住国君给予的强大压力，亲至军中安慰太子。

"主公要废了我的太子之位，就废去好了，为什么要如此折磨我呢？"申生问。

"为人子者，唯尽孝道。为人臣者，唯尽忠心。治理百姓，唯施仁德。领军征战，唯求胜敌。太子只需以此为准，严加律己，不怨不怒，就可免除灾难，逢凶化吉。"里克说道。

太子申生听了，这才稍觉心安，兵发东山，一举击败了皋落氏。只是他并未能杀尽皋落氏之人。许多皋落氏人在晋军还未逼近之时，就逃得无影无踪。然而太子申生毕竟是打了胜仗，晋献公无论如何，也无法用未"杀尽敌人"这个罪名废了太子。

晋献公感到无计可施，在骊姬面前惭愧不已，夜间欢乐之时，少了

许多兴致。骊姬却是兴奋至极，展开千种柔情，万般风流，弄得晋献公神魂颠倒，直恨不得死在了骊姬身上。

主公看来已是铁了心要废掉太子，只差一个“好借口”了。骊姬心中如明镜一般，将晋献公的肺腑照得清清楚楚。她早就为晋献公谋划好了“借口”，只是缺少一个最佳的时机。

骊姬想着她和晋献公有着相同之处，更有着不同之处。废申生的太子之位，改立奚齐，是骊姬和晋献公的相同之处。但晋献公只想废了太子，并无杀太子之心。而骊姬则非要杀了申生不可，此为骊姬和晋献公的不同之处。

申生文武双全，又得朝臣和百姓拥戴，若不杀之，如何能使奚齐稳坐太子之位？只有在晋献公从心底里厌恶申生的时候，才是骊姬抛出“借口”的最佳时机。在这个时候，晋献公才能够不顾父子之情，杀掉申生。

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的冬天，骊姬派亲信内侍去曲沃，告诉申生说：“主公梦见齐姜向他乞食，太子须即刻祭之。”齐姜是申生的生母，又为正室夫人，在祖庙中占有一方灵位。申生对祭祀生母之事，自是不敢怠慢，当即焚香入庙，拜行大礼。

依照礼法，祭祀过后，太子应将祭肉亲自奉献给国君，以示诚敬之意。太子申生赶到内宫时，晋献公“正巧”在外游猎，尚未归来。内宫俱是年轻貌美的姬妾，申生不敢久留，将祭肉放在殿中，匆匆告退。骊姬暗中派亲信内侍将毒药藏于肉中，然后才将太子奉献祭肉之事告知晋献公。祖庙中的祭肉，国君必亲自食之，否则，就是不敬祖宗，会受到神灵的惩罚。

晋献公回来之后，正欲食用祭肉，骊姬劝道：“此肉来自远方，应当试试再吃。”

“不错。”晋献公点头称是，切下一块祭肉丢在地上，让狗来吃。

那狗吃了，立刻毙命。晋献公望着那只口中流出黑血的狗，惊得脸色苍白，背上的冷汗把衣裳都湿透了。骊姬也是大惊，忙又逼着一个内侍吃下祭肉。内侍自然是如那条狗一样，痛苦地滚倒在地，七窍流血而亡。

骊姬失声痛哭起来："天啊，做儿子的怎么能暗害父亲呢。他要做国君，为什么就不能等一等呢？他的父亲年纪已老，又能活多久呢？"

"好一个申生，他倒先动起手了！"晋献公暴怒欲狂，当即传命禁军速至曲沃，擒杀申生。

骊姬哭倒在地，拉扯着晋献公的衣袖说："主公可不能轻动杀心，担了灭子的恶名啊。太子如此，不过是妒恨我母子罢了。主公不如把我母子遣往他国，或者让我母子……让我母子自杀算了。"

"哼！若非你这妇人心软，寡人早杀了那逆子。这回寡人可不听你的话了。"晋献公气哼哼地说着，居然对他心爱的美人发了火。

饶是骊姬聪明异常，也没能完全猜透晋献公的心思。晋献公欲废了申生，就是想杀了申生。对于太子的贤德，他像后宫的姬妾们见了骊姬一样充满了嫉妒。他是威名赫赫的晋国之君，灭国无数，却没能赢得太子拥有的美名。

晋献公熟知本国数十年的残酷厮杀，更熟知列国间的残酷厮杀。在这个乱世中一切都是虚无，唯有实力才是真实的存在。

公室之中，臣下势力若强，国君必亡；儿子势力若强，父亲必亡。国君发现哪个臣子的势力过大，必诛杀之。父亲发现哪个儿子的势力过大，一样必诛杀之。拥有美名，亦是拥有势力，而且是一种很可怕的势力。纵然没有骊姬提供的"借口"，他也一样要杀死申生。申生不仅仅是他的儿子，还是一个可以随时夺走他国君之位的强大敌人。

面对父亲的杀戮，太子申生没有反抗。他本来可以反抗，以他的名望号召曲沃的百姓杀向王都。但是申生已厌倦了厮杀。晋国上一次的公室残杀长达六十七年，申生不想与他的父亲来一场新的长久残杀。他也可以选择逃走，然而逃走之后又该如何呢，只怕仍是无法避免被残杀。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子申生在最后一次祭祀母亲之后，悬梁自尽。

骊姬没想到晋献公对儿子如此痛恨，毫无半点手软之意，惊喜之下，又说道："申生和重耳、夷吾来往密切，定然知道其杀父逆谋。"晋献公听了，又立刻命令禁军擒杀重耳和夷吾，并无丝毫犹疑。

申生之死，已使晋献公和重耳、夷吾之间，再也没有信任可言。子

不信父，随时都有祸乱发生。晋献公深通兵法，熟知先下手为强的道理。

重耳和夷吾面对暴父的杀戮并未如太子申生一样束手毙命。重耳选择的是逃，他的母亲是犬戎首领的女儿，姓狐氏。重耳自是逃向了犬戎。他的名望虽不及太子，亦有仁厚之名，许多朝中大夫子弟亦跟随而逃。其中知名者有狐毛、狐偃、赵衰、胥臣、魏犨、狐射姑、介子推、先轸等人。

夷吾选择的是抵抗，将屈邑能够拿得动长戈的男子全都编入军中，上城杀敌。晋献公派出大将猛攻，竟怎么也不能将屈邑攻下。这时国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许多大臣也叛逃到了别国。晋献公觉得他需要显示一番威力来压服人心，震慑列国。他派里克监视夷吾，亲领上、下两军，直逼虞、虢两国，欲一举灭之。

第十九章　假道灭虢唇齿寒　路漫漫兮功名路

虞、虢两国并非普通之国，俱为一等公爵，大有来历。虞国的始祖为周室太王的次子虞仲，名望极为崇高。

当年太王一心想使第三个儿子季历承袭君位，以便使君位顺利地传到能够光大周室的孙儿姬昌手中。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虞仲知道父亲的心意，为了避免父亲落下“废长立幼”的恶名，也为了族人不至自相残杀，远走天涯，使姬昌顺利地登上王位，完成了光大周室的宏伟大业。姬昌对太伯和虞仲极为敬重，临去世时再三叮嘱儿子们，一定要找到太伯和虞仲的后代，对其善加爱护。

周武王继位之后，牢记父亲的叮嘱，天下刚一平定，即派出使者渡江寻访太伯和虞仲的后代。使者们在太湖之畔的姑苏之地找到了太伯和虞仲的后代。原来当地人对太伯的义举非常崇敬，拥太伯做了首领。

太伯去世后，因为没有儿子，由弟弟虞仲继位。虞仲去世，儿子叔达继位；叔达去世，儿子周章继位。武王使者寻找到的人正是周章。武王大为高兴，立即让周章入朝为卿，但是周章宁愿做一蛮夷首领，也不愿去王都享受荣华富贵。

武王无法，只好把周章的弟弟接到王都，授以上卿之位，并将从前夏都的旧址作为其封地。为了表示周室对太伯、虞仲的敬意，武王赐周章的弟弟号为虞仲，并代代相传。后来武王大封功臣之时，将虞仲名列第一等公爵，位在周公、姜太公等开国元勋之上。

虞仲因其称号，命国名曰虞，奉祭太伯、虞仲，正式成为周室宗亲。历代虞仲都是周室的坚定拥护者，并不因为周室的衰弱而改变初衷。

和虞国相比，虢国的先辈虽不那么显赫，却也是周室的近支宗亲。虢国的始祖是季历的儿子，周文王的弟弟，在周室的开创之时立下了大功，极得文王父子敬重。因此，在大封功臣的时候，虢君得到肥沃的土地，并名列一等公爵。同虞国一样，虢国亦是周室坚定的拥护者，成为

王都西边的屏障。

虞、虢两国同为宗室，国界又紧密相连，一向和好，订有同盟之约。但是近些年来，虞、虢两国却有些面和心不和，尤其是虞君，对虢公充满了怨恨之意。

虢国兵势强于虞国，被东迁的周室看作对抗晋国以及西方诸侯的依靠，深受历代天子的敬重。在晋国分为翼城和曲沃两强之时，虢君屡率大军攻击曲沃，使晋献公的祖、父辈数次功败垂成，大伤元气。曲沃庄伯为此忧愤而亡，临终前让儿孙们发下誓言——一定要灭了虢国。

虢国并不与晋边界相连，每次攻击晋国，都从虞国经过。虞国不仅“借道”给虢国，还供给粮草，慰劳军卒，有时甚至出兵助战。但虢君向周室上报“战绩”时却很少提到虞国，掳得的战利品也很少分给虞国。虢君还指责虞君不敬王室，贪图苟安，从未主动攻击过不听王命的晋国。虞君气恼之下，取消了一年一度与虢君会猎黄河的惯例。

正是知道虞、虢两国不和，晋献公才有了一举灭掉两个一等公爵之国的雄心。虢国是晋国的世仇，将其灭亡，能够大大增强晋献公在国中的威望。晋献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获得“威望”，以稳坐君位，并使国人相信他诛杀太子，改立奚齐为储君的举动是一个英明的决断。

虢、晋之中隔着虞国，要想灭亡虢国，必须将虞国一同灭亡。

荀息对晋献公言道：“虞、虢两国以一对一均不足与晋为敌，若以二对一则晋国未必能灭之。臣以为当分而取之，方可必胜。”

“如何才能分而取之？”晋献公问。

“虢国与晋有仇，天下共知。主公可派一能言之人为使，卑辞请求虞君借道。容我晋国伐虢。待灭了虢国，大军回返之时，可趁虞国不备，突袭灭之。”

“虞国与虢国订有盟约，今虽不和，岂能容我借道？”

“虞君性贪，主公以重宝赠之，其心必动。”

“寡人闻听虞国有两位贤臣，一为宫之奇，一为百里奚，素有智谋，必能看出我晋国之图谋。若其对虞君加以劝谏，奈何？”

“虞君性贪而又愚蠢，臣下虽有良言，必不听从。”

“嗯，不错。”晋献公点头称是，“我晋国能言之臣，无过于爱卿矣。就烦爱卿为使，至虞借道。只是不知以何重宝，方能使虞君心动？”

“闻主公新得千里马一匹，又有夜光宝璧一双，出此二宝，必可使虞君心动。”荀息道。

“这……”晋献公犹疑起来，“千里马乃屈地所产，与野驹奔合始能得之，千万匹中方有其一，可遇而不可求。夜光宝璧乃从沙漠夷种处得来，举世独有。此二宝乃寡人至爱，弃之他人，实在难以割舍。”

荀息笑道：“虞若借道，其国必亡于晋。主公二宝，不过是暂且寄放他处，何言弃之？”

晋献公恍然大悟，当即令宦官飞驰宫中，取来千里马与宝璧交给荀息，前往虞国“请求借道”。

虞君初闻晋欲借道，勃然大怒，命人驱逐荀息出境，但见到千里马和夜光宝璧之后却是转怒为喜，立即召见荀息。那千里马浑身血红，无一根杂毛，用以御车，快于疾风，却又温顺可爱，不见丝毫暴戾之气。夜光宝璧小巧玲珑，径不过寸，置于暗处竟闪出晶亮的荧光来。召见荀息之时，虞君犹自把宝璧合于掌中，只留一缝观其荧光。

“如此重宝，天下罕见，尔君奈何惠及寡人？”虞君问。

“君公之贤，天下知名，吾君一向敬慕，虽得重宝，不敢私藏，特献于君公，以表诚心。”荀息谦恭地回答着。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但不知贵国所求为何？”虞君明知故问，一副聪明绝顶的神态。

“吾国屡受虢人之欺，忍无可忍，今欲借道以讨之，使其不敢轻视吾国，若幸有所获，当尽数归于君公。吾君并请与君公结盟，荣辱与共，世为兄弟之国。”荀息说着，深施一礼。虞君听了，心中大为高兴，欣然应允荀息的借道请求。

虞国大夫宫之奇与百里奚闻之，急忙进宫，谏阻虞君的借道举动。

宫之奇道："晋国乃虎狼之邦，绝不能容其借道。否则，虞国必亡。"

虞君不以为然，道："晋国与寡人同姓，俱为太王之后，怎么会有亡我之心？"

"主公，晋君心怀险恶，人所共知。其尽杀同族兄弟，又逼亡太子，无丝毫仁爱之心，岂肯以同姓之名，而不亡人之国？况耿、魏、霍三国，俱为晋之同姓，俱为晋君所灭，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啊。"

"耿、魏、霍三国之君俱为贪暴昏庸之徒，岂能与我虞国相提并论。"虞君不悦地说着。

"主公若借道晋国，则在天下人眼中，与耿、魏、霍之君无异矣。"宫之奇毫无畏惧地说道。

"大胆！"虞君怒喝道，"虢君轻视寡人，常使寡人蒙羞，今借道与晋，正可雪寡人之耻。况晋君对寡人甚是恭敬，奉献重宝，又欲与寡人结为兄弟，并无丝毫恶意。而你却有意为难寡人，是何道理？"

"晋君示好主公，是欲亡虢耳。虞、虢国势相当，世代交好，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犹如嘴唇和牙齿一样不能分离，虢国一日不亡，晋君一日不敢有亡虞之心。虢国今日亡，虞国则明日必亡。此正俗语所云'唇亡齿寒'也。望主公切勿以小怨而忘大义，自取亡国之祸。"宫之奇大声说道。

"虞国能与虢国盟好，为何不能与晋国盟好？寡人心意已决，不可更改，尔等且退下去吧！"虞君不耐烦地挥手说道。

宫之奇还欲大声争辩，却觉衣袖被人连连牵动。他回头看时，见百里奚正对他连连使着眼色，让他不要劝谏。宫之奇退到宫外，埋怨着百里奚："大夫素称贤者，为何不助我一言，反倒止我劝谏，是为何故？"

"以大夫与主公之亲，尚不能使主公回心转意，何况我呢？"百里奚道。宫之奇无言以对，眼望天际，心头只觉异常沉重。

他为虞国世族，自幼寄养宫中，与国君极为亲善，有如"兄弟"一

般。但是虞君只愿与他谈论声色犬马及金宝之物，却不愿听他谈论治国之道。而百里奚出身寒微，仅是因为他的推举，才当上了大夫。如果他不能谏止国君的荒唐作为，朝中就无人令国君改变决断。

“唉！如此下去，虞国必亡。”宫之奇长长叹了一口气。

“为人臣者，须尽为臣之道，臣道已尽，不必遗憾。进良言于愚者之耳，犹弃明珠于暗。夏桀杀龙逢，殷纣诛比干，都是因为臣下强谏之故。大夫与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忍大夫成为昔日之龙逢、比干，故阻止大夫强谏。天道循环，有国兴，亦有国亡，非人力可以挽回。”百里奚道。

“既然是上天要虞国灭亡，我也无法。你说得不错，臣道已尽，也不必遗憾。只是我不愿背上亡国之臣的恶名，欲另投他国。你甚有才智，何必埋没至此？我等同行，也不寂寞，不知你意下如何？”宫之奇问。

百里奚摇头道：“大夫已尽臣道，当可远行。我尚未尽臣道，自应留下。”宫之奇知道百里奚素来不肯轻易改变想法，也不勉强，他回到家中，立即召集全族人丁，连夜逃往异国。

晋军顺利通过虞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虢国都城。虢君措手不及，慌忙引军上城，已是难以抵挡潮水般涌来的晋国兵卒。无奈之下，虢君只得带着家属，以精锐兵卒开路，突围而出，逃奔王都洛邑。

晋军大获全胜，掳得金宝并内宫美女无数。荀息将大部分金宝美女装车送至虞国，以答谢“借道之恩”，并请虞君出城至黄河之畔，与晋献公会猎为乐，立约盟好。虞君大喜，尽出城中精锐兵卒，欲在晋献公面前一显其“武勇”。

晋献公兵分两路，一路由他亲领，虚迎虞君，一路由荀息统领，绕路掩袭虞国都城。虞君在两面夹攻之下，又无防备，一败涂地，直至做了俘虏，还恍然若在梦中。百里奚和许多虞国臣子一样，成了晋军的囚徒，千里马和那夜光宝璧自然又回到了晋献公手中。

晋献公一举灭掉虞、虢两国，兵势扩充至黄河之南，直接与周室接壤，声威大震，西北各国纷纷与晋盟好，以黄金美女作为奉献之礼。里克被荀息立下的大功所激，督军向屈邑猛攻。公子夷吾抵挡不住，被迫

逃往梁国。晋献公得意之极，厚赏荀息、里克二人，又欲兵进洛邑，吓唬周室一番。

本来，晋献公对周室虽无好感，也无恶意。前些年周室为使虢、晋两国不再争战，还曾派周公出使晋国，给了晋国很高的荣耀。但是近几年来，晋献公却对周室大为不满。

因为周室居然默认齐国为天下盟主，使齐国有号令天下的权力，被称为霸主。晋献公向来不服齐国，认为只有晋国才可成为霸主。齐桓公不过是趁他国中不宁，兵锋未及指向东南，这才捡了便宜，妄自尊大起来。

现在他已杀尽桓、庄之族，又逼死申生，逐走重耳、夷吾，消除了腹心之患，更灭了虞、虢两国，立下了赫赫兵威。晋献公渴望着与齐国大战一场，分个高低胜负。看看谁是真正的天下盟主。可是齐国太远，又隔着郑、卫、宋、鲁等不弱之国，晋军难以前往挑战。最好的办法是将齐军引出来，以逸待劳，方为上策。威吓周室，是引诱齐军出来的最好办法。齐国是天下盟主，号称尊王，见到周室危难，不能不出兵相救。

就在晋献公意图兵进周室之际，国中忽然传来警报——赤狄之族乘虚南下，劫掠人口粮草。晋献公只得按下勃勃雄心，回军北上，驱逐赤狄之族。

赤狄之族在晋之北方，燕之西方，拥众十余万，常常袭扰华夏诸邦。近来燕国兵势强盛，迫使赤狄臣服，并听从其命，专掠晋国。晋献公这才想起，燕国受齐之厚恩，决不会坐视他与齐国争战。如果他在南边与齐国争战，燕国从北边掩杀过来，他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看来他要争霸天下，非得先解除了北边的忧患不可。

晋献公整顿兵车，分屯士卒，又从虞、虢两国臣子中选拔人才，充实朝廷。百里奚有贤臣之名，晋献公令里克召之，欲用其为大夫。不想百里奚却拒绝了晋献公的恩宠，道："臣子去国，不去敌国。去亦不可，岂能做敌国之大夫？"晋献公听了，大为不悦，本欲杀了百里奚，又想着正在招纳降臣之际，不可吓跑了"有用之才"，遂暂且放下了杀心。

过了几日，秦国忽派大夫公子縶为使，至晋国求亲。原来秦君即位

已有六年，尚未立正室夫人。秦国先前一直与西北各蛮夷之族互通婚姻，后来国势强大起来，就想与中原各邦结亲。但在中原各邦眼中，秦国和蛮夷之族无甚区别，故对秦国的求亲，俱都婉言谢绝。

晋国倒不在乎秦国是“蛮夷”之族，曾主动想与秦国结为婚姻之国。然而晋国是名闻天下的“虎狼之国”，秦国心生警惕，不敢轻易应允。可是现在，秦国却派出了求亲使者，明显是在向晋国示好。晋献公知道这是因为他“威望”大增的结果——秦国害怕得罪了晋国，并想借助婚姻，获得晋国的支持，以称雄西陲。对于秦国的求亲，晋献公爽快地一口答应，将其长女穆姬许嫁秦君。

晋献公需要在此时与秦国结好。重耳、夷吾未死，始终是对他的一个威胁。重耳藏身的犬戎、夷吾藏身的梁国，都为秦国所败，臣服于秦。与秦国结为婚姻之国后，犬戎、梁国就不敢支持重耳和夷吾的“逆谋”。

公子縶圆满完成使命，很为高兴，回国的时候缓缓而行，观赏晋国风物。一日忽见道旁有人锄地，每锄一下，便掘地数尺之深，带起的土块如坟堆般大小。公子縶暗暗吃惊，令从者唤那锄地之人行至车前，仔细打量，见其身材魁壮，一双胳膊足有碗口粗细，红脸虬须，双目似电。

好一条汉子！公子縶心中喝道，又看那人手握的青铜锄竟有寸余厚，长、宽各有二尺，不觉问道：“此锄有多重？”

那人笑道：“也不甚重，不过百斤上下。”公子縶不信，令左右从者试举，却无一人能将青铜锄举起。公子縶大为佩服，又问那人姓名。

“在下公孙氏，名枝，字子桑，本为公室远族。”那人答道。

“以壮士之勇，何至于屈身于田亩之间？”公子縶问。

“在下虽有心报国，奈何无人引荐，只得躬耕田亩，混一口饭吃罢了。”公孙枝感慨地说道。

“吾君素有大志，礼贤下士。不知壮士是否愿意随我归于秦国？”公子縶又问。

公孙枝哈哈大笑道："在下并非农夫，岂肯老死田间？若大夫看得上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公子縶大喜，立即请公孙枝上车，驰往秦国。

秦君闻听晋国许婚，又得了公孙枝，心中也很是欢喜，当即拜公孙枝为下大夫，又厚赏公子縶。待到选定吉日，仍派公子縶为迎亲使者，前往晋国迎亲。

穆姬出嫁之时，带了许多男女奴隶作为嫁妆，这其中也有百里奚。晋献公从来不会忘记心中的"仇恨"，虽没有将百里奚杀死，却将他贬为奴隶。一个本是大夫的人上人，一旦沦落为奴隶，定然活不下去。晋献公为此感到十分得意，想着他不用背"杀贤"之名，照样可以除了他想除掉的人。

天下诸侯中，还有谁比得上寡人这般足智多谋？只有寡人，才应该是天下霸主！

天下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奴隶，即使百里奚未曾做过大夫，他也不愿成为一个奴隶。

百里奚本为虞国世族之后，可惜到了他这一代，已是衰弱不堪。从少年之时起，百里奚就饱受穷困之苦，常常以野菜度日，还亲自入山背柴以备冬日之寒。所幸他的父亲还留有几卷诗书，教他识了字，知道了许多天下大事。但是满腹诗书并不能改变他的穷困，没等他年满二十，父母就相继而亡。孤苦的百里奚荷锄耕种，仅能保住自身不致冻饿。

每当天寒地冻之时，百里奚待在火塘之畔，遥想古往今来之事，心潮激荡，久久不能平静。他渴望像前代的先贤那样，建立不世功业，名震当代，声传后世。为此他也曾处处拜访权贵，指望有人能够将他推荐给国君。可是他得到的只有白眼、嘲笑，还有恶犬的咆哮。

转眼之间，百里奚已三十余岁，依然是孤苦伶仃，连一位夫人也无力娶进门来。幸而有位杜先生看中了百里奚的才华，情愿不要彩礼，将女儿嫁给了百里奚。无奈那杜先生也是衰微的世族，虽然欣赏百里奚，却不能改变百里奚的命运。

百里奚依然穷困，面对着新娘子惭愧无比，整日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新娘子杜氏豁达大方，对穷困的日子并无怨言，成天帮着百里奚下

地干活，晚上还要织布。两口子苦中作乐，倒也和和美美。

一年之后，杜氏生下个大胖儿子，百里奚恨老天有眼不明，使他无法一展抱负，就将儿子取名曰明视。百里奚希望从此以后，老天就睁开了眼睛，“明视”他一回。

明视居长，在孟、仲、叔、季中排在孟位，就叫作孟明视。眼看着他一天天长大，百里奚仍是困守家中，穷苦依旧。孟明视个头大得惊人，才四五岁就比旁人七八岁的孩子还要高。力气也大，搬得动抵住柴门的石块。饭量更大，比百里奚吃得还多。这么一来，家中就更穷了，愁得百里奚整日团团乱转，想不出个主意来。

杜氏看不下去，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你这么老待在家里，有什么出息？你现在身体还算结实，能走能跑，不趁此出去寻个出身，将来老了，只怕想要出去也是无力奔走。”

百里奚叹了一声，道：“凭我所学，如果去周游列国，得个一官半职并不算难。只是舍不得贤妻。”

杜氏道：“我也有双手，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你又有什么舍不得的？”

百里奚这才下定了出游的决心。临行前，杜氏杀掉家中唯一的母鸡，煮了一锅小米饭，因无柴烧，杜氏又将一扇破门板劈了。百里奚吃着吃着，眼中一片潮红。杜氏也是眼中含泪，说：“夫君若是富贵了，可千万别忘了妻儿。”

“如果忘了贤妻，我还算是个人吗？”百里奚仰天叹道。

次日，趁天还未亮，百里奚告别妻儿，踏上了远游的路程。

百里奚一路东行，来到齐国，欲求见于齐襄公，献上他的治国之策。但他一无权贵引荐，二无黄金买通齐襄公的近侍之人，无法能够面见齐襄公。百里奚又到卫国、鲁国等地去“碰运气”，结果仍是碰得“头破血流”，连吃饭都无处可吃，只得靠给别人放牛牧羊一饱饥肠。有时遇到了好心人，吃饭之外，还会给他几个铜钱。每当积了一些铜钱，百里奚就走到另一国，继续寻求“出身”。不知不觉间，百里奚已“奔走”了十年，风霜满面，头发都花白了，依然是一个浪迹天涯、两手空空的游

子。

一个寒冷的冬天，百里奚行在宋国的大道上，口袋中的铜钱已花光了，只得乞讨度日，竟成了一个人人厌憎的“乞丐”。黄昏时节，寒风凛冽，百里奚腹中空空，饥寒交迫，遥想远方的亲人，悲从心来，脱口吟唱道：

匪风发兮（寒风吹来啊）

匪车偈兮（高车疾驰啊）

顾瞻周道（回望来时的大道）

中心怛兮（心中忧愁神迷痴）

匪风飘兮（寒风回旋啊）

匪车嘌兮（高车摇动啊）

顾瞻周道（回望来时的大道）

中心吊兮（心中忧愁又悲痛）

谁能亨鱼（要想把鱼烹）

溉之釜鬵（须用好器皿）

谁将西归（谁人在向西方行）

怀之好音（送我妻儿平安信）

百里奚正唱着，忽然有人从后面拍了他一下。他回过头，见一位和他差不多年纪的中年人正站在道中，相貌俊雅，面如冠玉，乌须飘飘，锦袍灿烂，望之若神仙一般。

“吾观先生器宇不凡，非常人之相，何悲歌至此？”那人问道。

“唉！小人不过是一浪荡乞者，偶然想起妻儿，随口而歌，有何不凡之处。”百里奚叹道。

“先生所歌，乃为‘匪风’之曲，非士人不能识之，岂是乞者所能歌之？吾为山野之人，名为蹇叔，性爱交友。先生若不嫌弃，同往寒舍一叙，如何？”那人说道。

百里奚见来人通达，不再拘谨，将姓名报出，并略叙出游经历，跟随那人踏上小路，往山间而行。走不多远，见清溪之畔，绿松之下，已露出三间茅舍，被一圈荆条编成的篱笆围在半山坡上。一个青衣童子打开荆门，引着两人走进茅舍的客堂。百里奚见堂中陈设甚简，仅一火塘、一席、一案，外带一座木架，放有几卷竹简。

“吾素厌繁华，弃家隐于山中，不觉已十年矣。”蹇叔感叹道，请百里奚坐于席上。

十年，亦是我出游之岁月矣。百里奚在心中说道。他和蹇叔正相反，十年来一直在追逐着繁华。只是他追来追去，仍是追了一场空。

蹇叔令童子端上美酒，又在火塘上架着鹿肉烧烤。顿时，酒肉之香飘满了茅舍，引得百里奚肚中一阵咕噜噜乱响。

“人但有酒可饮，有佳肴可食，衣能暖身，屋能避风，又何苦营营役役，奔走红尘之中。”蹇叔说着，举杯请百里奚一干为尽。百里奚顾不得客气，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恰似狼吞虎咽一般。渐渐地，百里奚身上暖和起来，肚中也不再乱响，精神大振。

“适才听先生之歌，在下也不觉技痒。今日为先生鼓琴一曲，且作相见之礼。”蹇叔笑道，令童子奉上一张桐木七弦琴。

“愿闻先生雅音。”百里奚放下酒杯，肃然而坐。他意犹未尽，还想吃上一阵，只是又不便说出口来。蹇叔凝目窗外，看着愈来愈浓的暮霭，双手抚琴，低声吟唱道：

考磐在涧（我愿盘桓在山涧）

硕人之宽（贤者自在心地宽）

独寐寤言（独睡独醒独自言）

永矢弗谖（此乐在心永无憾）

考磐在阿（我愿盘桓在山凹）

硕人之薖（贤者自在心欢畅）

独寐寤歌（独睡独醒独歌唱）

永矢弗过（此乐在心永不忘）

考磐在陆（我愿盘桓在平陆）

硕人之轴（贤者自在心无忧）

独寐寤宿（独睡独醒独自宿）

永矢弗告（此乐在心永不授）

琴音幽幽，歌声舒缓，当真有一种自在无忧的隐者风度，听之令人顿忘尘世烦恼，直欲飘飘然如轻风化入岭上白云之间。

百里奚听了，却慨然叹道："唉！我原本以为，只有我这样衣食不继、茫然不知所归的浪荡游子，才会有满腹幽怨。不想先生这般毫无衣食之忧，如神仙一样的人物，竟然也是满腹幽怨。"

蹇叔眉头一皱，问："吾居此地，与天地浑然一体，得无穷之乐，先生何故指吾竟有满腹幽怨？"

"人之本性，最喜相交。即先生也曾告知在下——性爱交友。然先生却避居山野，躲避人踪，必有难以言传之苦衷耳。"百里奚道。

蹇叔心头一震，问："以先生观之，吾有何苦衷？"

百里奚摇摇头，说："在下不知。在下只知人若欢乐，不必自夸。今先生高歌'此乐在心永不授'，为不示之于人之意。然既不示于人，又为何歌之？故先生高歌乐之，在下却听出了满腹幽怨。"

蹇叔呆了半晌，忽然将怀中七弦琴往地上一摔，跃起身来，大叫道："天意，天意！吾隐此山中十年，相会之人何止数百，却无一人听出吾之幽怨。今日被先生一语道破，此非天意，又是什么？先生可谓吾之知音矣。朋友易得，知音难求，知音难求啊！"此时天已黑透，茅舍

中燃起烛光，照见蹇叔满脸都是兴奋之色。

“吾本世家子弟，虽衣食不愁，然满腹壮志，却不容于当时。有心将一生所学献与国君，偏被权贵视作狂怪。吾愤恨之下，遂结茅舍于此鹿鸣村中，誓言不入红尘，忘却世上繁华。只是每当夜深之时，听松涛阵阵，闻流水淙淙，思量一生将如此腐烂林泉之间，不禁悲从心来，只想痛哭一场。欲复入世中，又恐被浊物所笑，竟茫然无所适从。”蹇叔说着，让童子备下香案，要与百里奚结为兄弟。

百里奚深慕蹇叔的豪爽，欣然应允，当下叙及年齿，蹇叔长了一岁，居于兄位。两人结拜之后，呼兄唤弟，谈论天下大事，愈谈愈是相投，直至东方发白，兀自谈兴不减。三日之后，百里奚和蹇叔已结伴同行，开始新一轮的周游列国。

蹇叔家中甚富，路费充足，百里奚一路上再也没有受到饥寒之苦。只是两位结义兄弟跑了不止十数国，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可以报效的国君。

蹇叔道：“大丈夫宁可埋没一生，也不能投错了主公。否则，立于朝中而半途弃之，是为不忠；跟着昏君受罪呢，又是不智。做不成大事，反倒落下个不忠不智的恶名，岂非天下英雄之笑柄。”百里奚点头称是，面有悲伤之色。蹇叔怪而问之。

“小弟离家已有十数年，想回去看看。”百里奚答道。

“嗯，此地离虞国不远，为兄自当见过弟妇贤侄。”蹇叔说道。两人遂往虞国而行，不多几日，便已来百里奚乡居之地。只是百里奚怎么也找不到他的那座茅屋，更见不到杜氏和孟明视。甚至连他的岳父及许多熟识的邻居，也见不到踪影。

山川依旧，人却不是旧日的人了，百里奚在故乡成了一个陌生的远方客人。乡老告诉百里奚，在七八年前，此地发过一场大水，冲毁了田地房舍，早先的居住者都不知流落到了何方。如今的居住者，都是自别处迁来的。百里奚心中冰凉，当日辞别妻子的种种情景，一下子浮上了眼前。他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杜氏的声音——夫君若是富贵了，可千万别忘了妻儿。

“如今我虽未富贵，却有了一位好兄长。我带着兄长回来看你，可

你却不在家里，你又怎么不在家里呢？还有我那明视儿，又在哪儿呢？”百里奚喃喃念着，眼中泪光闪烁。

蹇叔也是伤感不已，道：“虞国大夫宫之奇是我旧交，为人也还算良善，你我不如暂且去到他那里，一来图个进身之阶，二来也可借此查访弟妇和贤侄的下落。”百里奚依言而行，二人赶往虞国都城，拜见上大夫宫之奇。

对于蹇叔的来访，宫之奇很高兴，待百里奚也十分客气，极力向虞君推荐。蹇叔向宫之奇打听虞君贤愚之事，宫之奇却避而不谈。蹇叔心中生疑，私行街市，探问宫中之事。百里奚则不太关心虞君之贤愚，一心一意查问着妻儿的下落。

虞君对宫之奇一向信任有加，遂拜蹇叔和百里奚为下大夫，参与朝政。但蹇叔却坚决不肯接受，并对百里奚说道：“虞君太过贪小，听说他竟为了一双玉璧，就杀了同胞兄弟，致使公族纷纷逃走。此等国君，必然难成大事。这下大夫之位，不要了也罢。”

百里奚苦笑了：“兄长好意，小弟岂能不知。只是这么多年来，小弟也跑得太累了，就在家乡歇歇吧。一者有碗饭吃，二者也好就近寻访妻儿。”

蹇叔想了想，说：“贤弟所言，也有道理，为兄就不勉强了。贤弟什么时候有了空闲，就到鹿鸣村中来找为兄吧。”两人洒泪而别。蹇叔依旧是鹿鸣村中的一个隐者，而百里奚“苦尽甘来”，俨然是一位朝中大夫。

数十年的岁月匆匆而过，百里奚一直未找到妻儿，头发苍苍，已成了老者。许多人曾想和独自一人生活的下大夫结为婚姻之亲，却被老而古怪的下大夫一口拒绝。虞君终因贪小，做了囚徒，而下大夫百里奚也成了奴隶。

虽然百里奚已经是个苍苍老者，但也并不愿意向命运屈服。他乘人不备，偷偷逃跑了，越过高高的崤山，一直向南逃去，进入了楚国境内。

楚国人发现了他，把他当奸细抓了起来，要他招供有何“奸谋”。

百里奚道："我是虞国人，国破家亡，逃难而来，岂有'奸谋'？"

晋国灭虞的消息，楚人早已知道，见百里奚年纪不小，人又老实，不再怀疑，问他能干什么活儿。

百里奚想了想，道："小老儿别的活计也干不动，放放牛还可以。"

楚人闻言释放了百里奚，令其牧牛，百里奚精心饲养，眼看着牛都长起膘来。没过多久，百里奚善于牧牛之名，就传到了楚王耳中。楚成王有几匹来自中原的好马，因饲养者不得其法，日渐瘦弱，令楚成王心中很不舒服，此时听百里奚善于牧牛，立即招来相问："尔有何法，可使牛壮？"

百里奚答道："其实也无妙法，只是顺其自然，仔细察看，知牛之所知，想牛之所想。人即是牛，牛即是人，心性相通，自可得其法也。"他说出这番话的用意，是想引起楚成王的疑心，从而看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牧牛者。可惜楚成王心中只有他的爱马，根本没听出百里奚的话外之音。

"妙啊，你既然可以与牛心性相通，也自能与寡人之马心性相通。"楚成王兴奋地说道。于是，逃亡的奴隶百里奚由一个牧牛者成了一个养马者。

每当百里奚牵着马儿，行走在碧绿的草地上时，就向天边望去。他不想成为一个养马者老死在楚国，他渴望能像天边的白云一样自由自在，再一次周游列国，寻找贤明的国君。然而他毕竟老了，有周游列国之心，却无周游列国之力。甚至他连一个卑微的养马者，也不能安然当下去。秦国忽然派来使者，要以"逃奴"的罪名将他押走。

第二十章　穆公图治欲求贤　威德相辅霸西戎

传说秦国的祖先是颛顼帝的远代孙女女修。女修善织布，一日正在织布时，天上忽然掉下一枚玄鸟蛋，正好落在她的口中。于是女修就有了身孕，生下了儿子，名曰大业，大业生子大费。

大费是禹的臣子，随禹治水，立有功劳。禹赐给大费黑旗，还将宫中一个姓姚的漂亮女子嫁给了他。大费不仅能治水，也能驯养野生鸟兽，使百姓们可以在寒冷的冬天不必进山打猎，以驯养的鸟兽为食。禹帝很是高兴，赐给了大费一个姓氏——嬴。

大费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名为大廉，后来成为鸟俗氏的祖先。另一个儿子名为若木，成为费氏的祖先。若木的子孙中有一个叫作费昌的人，力气很大，善于驾车。费昌本是夏朝的臣子，却投奔了商朝，为汤王驾驶战车，并参加了汤王击败夏桀的鸣条大战。从此，费昌的后代俱为殷朝的高官，每一代都为王室立有大功。

到了蜚廉这一代，殷朝之主是为纣王。蜚廉号为处父，力大善走。他有两个儿子，一名恶来，一名季胜，都继承了父亲的本领。纣王力大，亦喜好力大之士，对蜚廉父子很是宠爱。后来武王伐纣，恶来奋力抵挡，杀死周兵无数，最后被周兵乱箭射死。当时蜚廉正和季胜作为殷朝的使者，抚慰北方的夷族。待他们赶回国时，纣王已死，父子二人无法回复使命。蜚廉痛哭一场后，在霍太山挖土筑坛，向上天回复他的使命，然后在坛旁隐居起来。季胜陪同父亲隐居，生下儿子名为孟增。

到成王之时，遍访前朝贤者之后，有人推荐孟增，成王召至朝中，封其为士。孟增的孙儿名为造父，极善驾车，深得周穆王的宠信。周穆王性喜游玩，曾命造父驾着八匹骏马拉着的高车，日行千里，至昆仑山与西王母相会。为此，周穆王把赵城封给造父，以赏其驾车之功。造父这一氏族便以赵为姓，成为赵氏先祖。

蜚廉还有一个早死的儿子叫作恶来革，留下个独生子名曰女防。女防的曾孙名为大骆，大骆生下个儿子名为非子。大骆父子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闻说造父有了封地，便前来依附，亦改姓赵氏。

非子从小喜欢动物，不论是猪、马、牛、羊，还是鸡、犬、鹅、鸭，都能饲养得很好。周孝王闻听非子之名，召其为王室养马，不过数年时间，王室的马匹就增加了一倍。周孝王很是喜欢，对臣下道："非子的祖先大费教人驯养鸟兽，功传后世，不可失了祭祀。"于是就以秦地赐给非子，令其复姓嬴氏，奉祀大费。

秦地僻处犬戎之族中，被视作外夷，周室并未正式封赏，非子亦未名列诸侯。非子去世，子秦侯继位；秦侯去世，子公伯继位；公伯去世，子秦仲继位。秦仲继位之时，周厉王暴虐无道，任意欺凌诸侯，使许多诸侯都背叛了周室。一向臣服周室的犬戎趁势叛乱，攻伐秦国和西方诸侯。

周宣王即位后，任命秦仲为大夫，领西方各诸侯国讨伐犬戎，却不料被犬戎杀得大败，中箭身亡。秦仲有五个儿子，俱是身强力壮，一同奔至王都，请求天子发下救兵，让他们为父报仇。

周宣王对秦仲的五个儿子大加赞扬，并命秦仲长子庄公继承父位，又发兵七千，战车百乘，让庄公五兄弟统领，继续讨伐犬戎。庄公五兄弟大显神威，一举击溃犬戎，并从犬戎手中夺得犬丘之地。周宣王高兴之下，加封庄公为西陲大夫，为周室镇守西陲。

庄公有三个儿子，长子世父曾当众立下誓言——犬戎杀死了我的祖父，如果我不能杀死犬戎首领，就无颜承袭父位。后来庄公去世，世父果然让位给弟弟襄公，而亲自率兵攻伐犬戎。

不想世父不仅没能杀死犬戎首领，反而被犬戎打得大败，做了敌人的俘虏。襄公被迫以良马千匹，外加黄金千镒，把世父赎了回来。世父虽然侥幸捡得了一条性命，却失去了成为国君的资格，忧愤而亡。

襄公七年，周幽王因宠幸褒姒，烽火戏诸侯，失尽了人心，被犬戎、骊戎和申国联军打败，死在骊山之下。周幽王之子平王号召天下诸侯勤王，驱逐贪得无厌的犬戎、骊戎。襄公第一个响应，率兵死战，大败犬戎和骊戎。当周平王迁都洛邑时，襄公人不卸甲、马不解带，日夜护卫。

周平王大为感动，对襄公说："犬戎太凶恶，竟夺走了我周室的发祥之地岐山和丰水。如果尔能逐除犬戎，此地便归尔所有。"

襄公发誓一定要夺回岐山、丰水，不让戎夷之族占有周室的发祥之地。周平王大喜，立宣史官记下他所说之语，以宣示后代子孙遵守。同时正式封襄公为伯爵，名列诸侯。秦国直到此时，方才取得与诸侯平等的地位。

对于周平王的“知遇之恩”，秦襄公非常感激，时刻不忘讨伐犬戎，以致在五年后，竟病亡于军中。这时秦国的兵势已扩展至岐山脚下，犬戎难以抵挡。秦襄公去世后，子文公继位，仍然不停地讨伐犬戎。到了秦文公十六年，秦国终于彻底击败犬戎，完全收复了周室丢弃的故地，国势大振，声威直传至中原各邦国君耳中。渐渐地，中原有些诸侯不再将秦国视为夷族，与其互通来往。秦国也想更加接近中原诸侯，尽力将国势向东扩张。

秦文公去世后，历经宁公、武公、德公三代，国势更强，兵锋直指华山脚下，国土已扩至千里。秦国的都城也屡屡东迁，从汧渭之会、平阳，直至雍城。但在秦国强大的同时，齐国、晋国也更加强大起来。

齐桓公即位之后，任用管仲，灭谭国，服鲁国，定宋国，大会诸侯，俨然是天下盟主。晋献公连灭霍、耿、魏三个宗室之国，威名传遍天下。而秦国偏偏在此时反倒与中原诸侯一般，“礼乐崩坏”，内乱不断。

在无异常的情势下，秦国的君位一般是父子传袭，有时父未去世，而子先亡，就直接传位于长孙。但是在德公之时，秦国的继位传统开始发生了变化。

德公去世，依照礼法，应以长子宣公继位，但宣公的两位弟弟成公、穆公都想获得君位。经过一番明争暗斗，终于是宣公继位，然而成公、穆公心中俱是不服。

宣公即位十二年后去世，成公立即发动兵变，逐走宣公的九个儿子，自立为君。成公在位四年去世，他有七个儿子，却一个也未能承袭君位。穆公借成公的“先例”，以武力夺取了君位，并逐走成公的儿子。连着两次的内乱，使秦国的“威望”大大下降，各臣服于秦的戎族部众纷纷反叛。

秦穆公继位之后，内修国政，外示兵威，大举攻伐戎族，连连获胜，“名望”大为增强。而同时，齐桓公远征山戎，救燕定鲁扶卫，武功

赫赫，震动天下。晋献公亦是攻虢灭虞，“武威”直逼西北各国，其兵势已至王都。

秦穆公争雄之心大起，渴望他能够统率秦兵杀进中原，威服天下诸侯，成为齐桓公那样的堂堂霸主。他满怀信心，自认可以在有生之年实现祖先们想都不敢想到的辉煌大业。因为他还很年轻，正当壮年，而齐桓公和晋献公都垂垂老矣。

他仔细思谋齐、晋、楚等强国称雄天下的缘由，思谋来思谋去，认定了一个道理——齐、晋、楚之所以强大，在于“得人”。

齐有管仲、鲍叔牙；晋有里克、荀息；楚有子文、屈完。可是他的秦国有谁呢？秦穆公派出许多使者，打听各国的贤臣，千方百计罗致到秦国。每位使者若能带回一个贤能之才，就会受到重赏。

数年来，秦国也罗致到了不少人才，却缺乏能与管、鲍、里、荀、子、屈等人相提并论的大贤之才。秦穆公并不灰心，一边继续搜罗人才，一边寻求与晋国结盟。他要全力征服西陲各诸侯及戎夷之族，以使国中安宁，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向东扩展秦国的威势。在未征服西陲及戎夷诸族之前，秦穆公不愿与强大的晋国发生争战。

他以求亲的名义，寻找出了一条与晋国结盟的最佳途径。晋献公亦有心与秦国结好，当即允婚，将长女穆姬嫁给秦穆公。秦穆公虽无正室夫人，后宫美女却是不少，使他对洞房之夜并无太大的兴趣，成婚的第一夜不是忙着去见新娘子，而是忙着去核对新娘子的“陪嫁之物”。

秦国地处西陲，与戎夷之族杂居，虽善畜牧，也能农耕，却缺乏工匠，尤其是缺乏制造兵刃甲仗、战车舟船之类的工匠。将来秦国欲向东方扩张，势必要与晋国决一死战。

晋国有黄河之险，又精于车战，秦国若想战胜晋国，万万不能缺少工匠。在公子縶迎亲之时，秦穆公反复叮嘱道——陪嫁的奴隶一定要是工匠，并且尽量要多些，越多越好。公子縶借口要为穆姬新造宫室并舟车等物，请求晋献公多以工匠之奴陪嫁。晋献公向来不看重工匠，痛快地答应了公子縶的请求。

秦穆公对着名简，数着各类工匠的数目，愈数愈高兴。忽然，他皱起了眉头，问：“这百里奚是干什么的？为何寡人觉得挺耳熟呢？”

公子縶看了看名简，笑道："此人乃是虞国大夫，被晋人俘虏后当作奴隶赐给穆姬做了陪嫁之物。不想他半途又跑了，我想着他年纪已老，又非工匠，故未追捕。"

"啊，原来他就是百里奚！"秦穆公吃了一惊，猛地从席上站了起来。

每一个诸侯之国的贤臣都按等级写在他寝殿中的屏风上，以便他随时注意这些贤臣的情形。一旦这些贤臣遭到贬斥，或辞官归隐，他立刻就会派使者带着厚礼，前去恳请其来到秦国。百里奚被他列为一等贤臣，可与齐国的管仲并列。他秦国最缺少的，正是百里奚这等大贤之才。

"这等贤臣，你怎么让他跑了呢？快，快！多派使者，到各国去打听百里奚的下落。"秦穆公着急地说道。

公子縶却不以为然："我看这百里奚只是徒有虚名，并无真才。如果他当真是贤臣，虞国就不会灭亡，晋君也不会将他视作奴隶。"

"这……"秦穆公犹疑起来。

百里奚被称为大贤，是他从使者口中听来的。但百里奚既是大贤，如何成了奴隶呢？秦穆公想了想，招来新拜为下大夫的公孙枝，问："大夫本是晋人，相邻虞国，料想对虞国之事也甚知之。不知这百里奚是否称贤臣？"

公孙枝想都未想，脱口答道："百里奚若非贤臣，则天下无一人可称贤臣。"

"以大夫之见，百里奚贤在何处？"秦穆公问。

"臣本莽夫，不知大事。然仅以二三小事判之，就知百里奚为贤者矣。知君上之不可谏，而不邀名强谏，是其智也。晋君欲用，而以不事敌国拒之，是其忠也。惜身爱名，不甘沉沦奴仆，是其胸有大志也。智忠俱全而又胸有大志，实乃当今少见矣。"公孙枝答道。

"百里奚既是如此之贤，为何不能救国之亡？"秦穆公又问道。

"臣者，为人所用，犹马为御者所用。善御者，虽凡马亦可行百

里。不善御者，虽千里马难以日行百里。虞君非善御者，故百里奚不能尽显其能。”公孙枝感慨地回答道。

“哈哈！寡人当为善御者也。”秦穆公对公孙枝的回答极为满意。

探访百里奚下落的使者很快就被派到了齐、楚、宋、鲁等国。百里奚既然心存大志，自不会投奔小邦。秦穆公的猜测没有落空，使者果然寻访到了百里奚的下落。秦穆公大喜，当即欲遣大夫为使，备厚礼至楚国“迎接”百里奚。

公孙枝连忙拦阻，道：“楚王不知百里奚之贤，故使其养马。今以重礼求之，是明示百里奚乃贤者矣。楚王既知百里奚为贤者，如何肯放？莫若以‘逃奴’之罪，使小臣贱赎之，则楚人不备，百里奚可至矣。”秦穆公听其计，以小臣持羊皮五张，至楚求赎百里奚，以押回秦国正其“逃亡”之罪。楚王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养马者得罪秦国，当即应允。

秦国小臣将白发苍苍的百里奚装进囚车，日夜疾驰而回。秦穆公闻听百里奚到，亲出雍城，亲释其囚。在路上百里奚已从秦国小臣口中知道秦穆公将大用于他，故并未显出“受宠若惊”之态。倒是秦穆公见到百里奚白发苍苍的龙钟之态，大觉失望，忍不住问道：“先生今年高寿？”

百里奚恭敬而又神情肃然地答道：“臣尚年少，才七十耳。”

“啊，先生已七十岁了，还嫌年少吗？”秦穆公吃惊地问，以为是他听错了。

“请问主公，是否欲臣搏击猛虎，擒拿飞鸟？”百里奚反问道。

“这个……自然不是。寡人请先生来，是欲请教国家大事。”秦穆公道。

“如果主公用微臣去搏击猛虎，擒拿飞鸟，则臣老矣。如果欲使微臣议论国事，定策出谋，则臣年尚少耳。昔日姜太公年已八十，尚垂钓渭水，以待贤明之君。周文王见之不以为老，载而归之，拜之为师，终于克殷兴周，王于天下。微臣闻秦君素有大志，贤明仁厚，今日得见，不胜之喜，奈何却以臣老为嫌？”百里奚正色道。

“壮哉！先生之言，太快寡人之心，不愧为大贤矣。”秦穆公欣喜地说着，将百里奚请入宫中，作长夜之谈。

“我秦国偏处西陲，不得扬威于中原，寡人心实不甘。先生可有妙策，使我秦国不弱于齐、晋，进而霸于天下？”秦穆公喜好爽快，开口便直问正题。

“主公，国之兴亡，关乎气运，气运盛，则国盛，气运衰，则国衰。气运亦天数也。以微臣观之，天数正应于秦地，主公只须谨慎自守，自可霸于天下。”百里奚缓缓说道。他知道秦人素来敬畏上天，有意以此言“震慑”秦穆公。

“先生之言，有何为据？”秦穆公神情凝重起来。他对百里奚钦佩中又带了些敬畏之意。

百里奚需要秦穆公的这种“敬畏”，以使他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如夕阳般辉煌起来。尽管他口中说“臣年尚少”，可心中却很明白——他已经太老了。这也许是他一生最后一次能够“尽展平生所学”，他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

“夫雍、岐之地，天地精华之藏也。当年文、武据之，周室得以勃兴，其地四面高山围绕，狼虎相守，中有平原一线，若长蛇灵动丰润。周以此地予秦，实以天下予秦矣。今主公不妨暂退一步，外与晋、齐、楚交好，以藏锋芒，内扶戎夷之族，德化其民，以其地为农耕之地，可使粮草丰足，以其人众为兵卒，则其强悍，无敌天下。西陲既已安宁，然后扼山川之险，兵临中原，则无国可与秦国相敌。如此，霸业成矣。”百里奚倾胸中所学，慨然说道。

“妙！先生之言，使寡人恍然从沉醉之中醒来矣！”秦穆公兴奋地叫了起来。他当即传命，要拜百里奚为上卿，执掌秦国军政大事。

“微臣庸才，岂能担当大任。臣友蹇叔，胜臣十倍，主公欲使秦国强盛，非蹇叔不能任之。”百里奚道。

“先生在寡人眼中，已是天人，岂能有更胜先生十倍者，寡人不信。”秦穆公疑惑地说道。

“然微臣所学，全是蹇叔所教也。蹇叔不至秦国，微臣亦不敢为秦

国所用。”百里奚坚决地说着。他知道，蹇叔绝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也决不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士。蹇叔一样老了，一样渴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如夕阳般辉煌。

秦穆公见百里奚如此坚决，只好令公子縶为使者，前往宋国鹿鸣村，以厚礼恭请蹇叔出山。宋国离秦国有千里之遥，公子縶将蹇叔请到雍城，已是两个月之后。

蹇叔果然老了，比百里奚更老。百里奚尚可行走，蹇叔则须人扶持。扶着蹇叔的那人身材高大，浓眉亮目，虎背熊腰，看上去是位力大无比的壮士。秦穆公和百里奚亲出都城，将蹇叔迎至朝堂。

“寡人闻百里奚先生言道，先生之才，天下无双。今寡人欲图霸天下，先生何以教之？”秦穆公问。

蹇叔淡然一笑：“秦有山川之险，又有耐战之兵，早就该霸于天下。所以至今未成霸业，仅缺二字耳。”

秦穆公顿时精神大振，急忙问道：“哪二字？”

“乃‘威德’二字。非威，不足以震慑天下；非德，不足以收服天下。”

“‘威’与‘德’二者以何为先？”

“德为本，威相济。德而不威，不能抵御外敌。威而不德，不能安定民心。”

“寡人欲行威德，然千头万绪，不知如何应对之。”

“秦地与戎夷之族相杂，民不知礼法，上下不分，贵贱不明。主公可先行教化，使民熟知礼法，然后再加以刑罚。教化大行，则民知敬上。刑罚慑之，则君命一出，立可令行禁止。如此，上下同心，举国有若一人，当可无敌于天下矣。”

秦穆公大喜，拍案道：“妙，依先生之策，我秦国立可霸于天下矣！”

“不可。图霸天下，乃至大之功业，岂可立能得之。主公切忌过

贪、过急，斟定大小，审定紧缓，依序而行，方可渐近于霸业矣。”蹇叔正色道。

秦穆公心头一凛，肃然道：“寡人知过矣，当牢记先生之教。”

这时天已黄昏，秦穆公摆盛宴款待蹇叔，召内侍端上美酒佳肴。秦人素喜全煮之羊，食时现杀羔羊，立入沸水之中，速捞而割食之。有内侍四人抬一青铜鼎，欲至席前，因鼎太沉重，为门槛所阻，竟无法抬过。蹇叔带来的那大汉抢步上前，一把就将铜鼎提起，置放席前。

“壮哉，壮哉！”秦穆公素喜力大之人，不禁连连赞道。

“此乃犬子，名白，字乙丙。因微臣脚力不便，故相随至此。失礼之处，还望主公恕罪。”蹇叔笑道。

“啊，原来是贤公子，寡人倒慢待了。请坐，请坐！”秦穆公忙说道。

“主公在上，父亲在上，微臣不敢失礼。”白乙丙谦恭地说着，仍是站在父亲身后。

“力大而又有礼，亦是贤者矣。”秦穆公感慨道。

百里奚望着白乙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双眼潮红。他想起了生死不明的妻子杜氏，更想起了儿子孟明视。吾儿若存于世上，亦有白乙丙这般年岁，其身量甚大，力气亦绝不会在白乙丙之下矣。

次日，秦穆公召集文武大臣，封蹇叔为右庶长，百里奚为左庶长，皆位列上卿。秦穆公又欲封白乙丙为上大夫，蹇叔力辞，秦穆公不准，最后只得同意儿子名列下大夫。

秦国用了两个白胡子老头为宰相，很快就传遍了西北各国。诸侯中有的嘲笑秦国无人，有的却暗暗生出了戒惧之心。

蹇叔和百里奚的“暴贵”，亦在百姓间广为流传。蹇叔出身布衣，被戏称为“布衣宰相”，而百里奚身为“奴隶”，被五张羊皮赎回，却一跃大富大贵，更是令人羡慕不已，国中皆戏称为“五羊皮宰相”。秦穆公特地在宫室之侧，建起两座高大堂皇的相府，请二位宰相安居。

在二位白胡子宰相的教导下，秦穆公制定了必须首先行之的三大国策——

一、结好晋、齐、楚诸强国，隐藏锋芒，窥探天下。

二、教化百姓，以礼法治国，并立刑律，明定赏罚。

三、内抚西戎诸族，以其地为农耕之地，以其民为兵卒，贮藏粮草，整修甲仗战车。

开始时，两位白胡子宰相忙得昏天黑地，不知时日流转。渐渐地，两人熟悉了秦国朝政，各项具体事务都有了大臣专管，清闲了许多，不时互相走动拜访。

这天，该是蹇叔拜访百里奚的日子，两人高坐堂上，谈论过去之事，不胜感慨。

“若无贤弟，为兄今生今世，只能老死于鹿鸣村矣。”蹇叔道。

“兄长说哪里话来。小弟今日之荣，实为兄长所赐。无兄长当日相济，小弟早已饿死道中矣。”百里奚道。

“往事若梦，不谈也罢。来，来！你我满上一杯！”蹇叔高举玉杯说着。

有酒必有歌舞，为礼法所定，百里奚自不能免。堂下的台阶上，坐着许多乐手。堂上的红毯上，亦立着一队歌女。

“兄长欲听何曲？”百里奚苦笑着问。秦国歌女喜唱秦曲，他却总也听不明白。他喜欢的虞国乡间小曲，秦国歌女又不会唱。

“这个……”蹇叔犹疑起来，他也听不明白秦国歌曲，又听厌了庙堂雅乐，“嗯，你们会唱宋国乡曲吗？”

“回庶长爷的话，我们不会唱宋国乡曲。不过，前几天有人告诉我，说她会唱虞国乡曲。”一位歌女答道。

“哦，此人是谁？”百里奚大感兴趣，立刻问道。

“回庶长爷的话，此人是我们秦国的一个老太太，在府中做粗使佣工，因听我们庶长爷喜欢虞国乡曲，就说她会唱。这些天我们正跟着她学唱虞国乡曲，一时还未学会。”歌女说道。

“原来秦国亦有人会唱虞国乡曲，倒也稀罕，且让她前来歌唱一曲。”百里奚道。

歌女传下话去，不一会，一个白发老太太已走上堂来。看她的岁数，亦近七旬，却步子稳健，倒也经老，不愧是秦国妇人，百里奚在心中想着。老太太不仅能唱歌，还说她亦善鼓琴伴奏。

琴乃雅器，非大家闺秀和宫府乐女，不能习之，她一个粗使的佣工，如何能奏？百里奚奇怪起来，不由得向老太太多看了几眼，忽觉心中郁闷，似堵着什么，又言之不出。

老太太并没有向百里奚望过去，旁若无人地跪于堂前，弹唱起来：

黄河九曲不停息

河旁住着百里奚

……

“住口！你这疯婆，怎敢提起庶长爷的名讳？”近侍怒喝道。

“别吓她，让她唱下去。”百里奚说着，心里大跳起来。

老太太仍是没有向百里奚看一眼，再次弹唱起来：

黄河九曲不停息

河旁住着百里奚

百里奚、百里奚

为何人称五羊皮

曾记否，曾记否

家中只一老母鸡

灶下无柴

劈了门板煮小米

今日君富贵

忘了儿子忘了妻

黄河九曲不停息

河旁住着百里奚

百里奚、百里奚

为何人称五羊皮

想如今，想如今

父食膏粱儿受饥

夫穿绸缎

老妻为奴日浣衣

今日君富贵

忘了儿子忘了妻

黄河九曲不停息

河旁住着百里奚

百里奚、百里奚

为何人称五羊皮

思当年，思当年

夫行妻送泪湿衣

君坐高堂

妻跪在前献歌艺

今日君富贵

忘了儿子忘了妻

百里奚听着，惊呆了，歌声停了好一会，他才颤抖着站起身，一步步走到堂前，扶起老太太，仔细端详着。老太太也凝目注视着百里奚，神情似悲似喜。两位老人眼中泪光闪烁，望出去一片模糊，欲说什么，却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堂中寂静无声，人人都为眼前的奇异情景“震慑”住了。

“果然是你，是你……你，你老多了啊。”终于是百里奚哽咽着说出了第一句话。

“你也老了，可声音还是当年的声音，就像昨天还在和我说话。”杜氏道。她看上去比百里奚要“平静”得多，并无哽咽之状。

“啊……你，你怎么到了秦国？怎么知道了我在这儿？还有……还有我那明视儿又在何方？”百里奚问。

“一言难尽，你走后没几年，家乡就遭了灾，许多人都饿死了，我实在生活不下去，就带着明视儿逃到了秦国，住在岐山之下。母子俩相依为命，靠着采摘野菜度日，后来明视儿长大了，有一身好力气，日日进山行猎，这才不至母子冻饿。只是家里依然穷困，明视儿眼看就四十岁了，还没说上媳妇。前些天听乡邻传言，说是国君用了一个叫作百里奚的他国老头儿当宰相。我听了疑心是你，又不敢贸然相认。就……就自为佣工，进入府中。不想……不想……”杜氏说着说着，再也“平静”不下去，泪如雨下，凝噎难语。百里奚亦是老泪纵横，拉着杜氏的手大放悲声。

“贤弟夫妻团圆，父子亦可相聚，可喜可贺，喜尚不及，为何如此悲之？”蹇叔忙走过来劝慰百里奚。

“吾有今日，全亏兄长扶持啊。”百里奚拉着杜氏，就要向蹇叔大礼

相拜。

“此乃贤弟常怀仁厚之心，故天报之，与为兄何干？”蹇叔再次扶起百里奚，并立即传命，使人速至岐山脚下，召孟明视入都。

很快，孟明视被召到了相府。百里奚见儿子生得魁壮威武，力大如牛，且能知礼还识得字，心里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秦穆公听到这件奇事，视为国家昌盛的祥瑞，对百里奚大加赏赐，又拜孟明视为下大夫。

孟明视和白乙丙俱为大力士，一见倾心，立刻成了好朋友。没过多久，秦穆公又招来一位贤士西乞术，亦是力大无比，亦被封为下大夫。秦穆公喜欢力大之士，将三位大力士下大夫收入军中，拜为左、中、右将，统领秦国三军。又以宗室之女嫁给孟明视，还赐给孟明视金甲一副。

秦穆公的三大国策中，第一、第二条都已顺利实行，唯有第三条难以实行。西戎诸族虽不敢与秦国为敌，俱表臣服之意，却并不愿变成农耕之人，更不愿成为秦国兵卒，征伐中原。戎族们从来只是为了夺取财物而战，没有为国君献出生命的习惯。于是，各戎族以犬戎之主赤斑为首领，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秦国。

秦穆公率领孟明视、白乙丙，向西戎诸族展开猛烈的攻击，屡屡获胜。但戎族虽败，却是溃而不乱，逃而不惊，兵力并未受损。戎族凭借其游牧之性，熟识路径，四处奔走，并不与秦决战。秦穆公渐渐感到粮草接济不上，兵卒也疲惫至极，只得班师回都。蹇叔、百里奚劝秦穆公暂缓出击，先打探清楚军情之后再定进退之策。

“戎族向来各自为政，不服于人，今能结盟，必有能人使之。”蹇叔道。

“主公须先找到这个能人，想法除之，方可平定戎族。”百里奚亦说道。

秦穆公依言而行，派出探使，至戎族中打探军情。探使回报道：“赤斑新得一晋国逃臣，名曰由余。戎族之盟，全为由余撮合而成。”

“戎族性不喜合，由余偏能令其戎族结盟，可谓贤才矣。”秦穆公说道。

“臣有一计，可令赤斑自弃由余，奉送主公。”蹇叔笑道。

秦穆公忙问：“何计？”

蹇叔道：“主公虚言许和，诱赤斑遣由余为使，而留之逾期。又以美人女乐赠予赤斑，使其乐而忘政。如此，其上下必然相疑，主公不仅可得由余，亦可服戎夷诸族。”

秦穆公连称妙计，遣使至犬戎，许其依照往例纳贡，而不再强使戎族“变”成秦国农人。赤斑亦不愿争战下去，闻听秦国许和，欣然应允。因由余本华夏之人，通华夏言语，故以其为使，至雍城拜见秦穆公。

秦穆公以与赤斑结好为名，赠送美女二十。那些美女能歌善舞，又精于媚术，赤斑一见，便神魂颠倒，日夜观舞听歌，沉醉酒色，不理政事。同时，秦穆公又对由余极为“礼敬”，召入内宫饮宴，观赏内宫佳丽的歌舞。

蹇叔、百里奚、公孙枝等人也殷勤招待由余，轮流请其饮宴。由余无心赴宴，但又不敢得罪秦国君臣，只得耐心等着秦国“礼毕”之后，谈论许和之事。可是秦国忽然变成了“礼仪之邦”，种种礼仪无穷无尽地摆出来，令由余根本没有机会“完成”使命。直到过了一年多，秦穆公才算“礼毕”，仍是闭口不谈许和之事，只将由余送回犬戎。

赤斑对由余在秦国住了如此之久却未能完成使命，心中大为怀疑。而由余见赤斑沉醉酒色，亦是不满，屡屡劝谏。赤斑勃然大怒，痛斥由余。由余恐惧之下，奔至秦国。秦穆公大喜，拜由余为中卿，与百里奚、蹇叔二老共掌国政。

由余熟知西戎诸族内情，又精通山川地形之学，引导秦军连连大破西戎之军，然后又劝秦穆公以高官厚禄、黄金美女诱降西戎诸族首领。在秦国强大兵威的攻击和黄金美女的诱惑下，西戎诸族被迫降服。秦国的领地向西直扩至沙州，国境东西达三千里。且诸戎族定居下来，实行农耕之后，使秦国的户口陡增了一倍，物产大为丰富。秦穆公又从戎族中选出悍勇喜战之士，编为禁卫之军。

秦国的兵威更加强大起来，紧邻秦国的梁、芮两国大为恐惧，纷纷派遣使者，以厚礼结好秦国。对于梁、芮两国使者，秦穆公异常礼敬，回赠之物远远多过使者们送来的厚礼。

秦穆公还对梁、芮两国的使者说道："寡人初服戎族，时时担心那些蛮夷复叛，到时若遇危难，还请贵国多多帮助。"

梁、芮两国的国君顿时放下心来，想着秦穆公自顾不暇，哪里还能去管别国的事呢？但是秦穆公却非得管别国的事不可，且管的还是赫赫有名的晋国。住在梁国的晋公子夷吾遣密使请求秦国帮他取得君位，他说晋君已病重不起，很快就要去世。

第二十一章　君弱臣强家国乱　盈满之心生无妄

太子自杀，重耳、夷吾逃亡，奚齐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太子。只是这位新太子年纪太小，尚且不足十岁，名望无法和前太子相比。晋献公对此并不在意，想着他还壮实，至少可以稳坐十年君位。十年的时间，足够他除灭重耳、夷吾以及一切可能威胁奚齐的“敌人”，也足够他将奚齐从一个世事不明的儿童培养成光大晋国、称霸天下的贤君。

不料上天却不作美，令他忽然生出心痛之疾，几次险些病发身亡。骊姬心中恐慌，日日夜夜祷告神灵，愿国君早日病愈。晋献公更加感动，费尽心思地为奚齐盘算着未来的大事。

为了消除隐患，他下令尽逐晋国公族。又诛杀了许多同情重耳、夷吾的大臣。虽然如此，他仍是不放心。他很明白，晋国素重武力，以兵戈治国，朝臣极为强悍，非“暴烈”之君，不能压服群臣。

十岁的奚齐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为一个“暴烈”之君，压住臣下。国君不能压服臣下，则必为臣下所杀，这在“礼乐崩坏”的中原各邦极为寻常。可是臣下不是公族，晋献公无法尽数驱之，更无法尽数杀之。

一个强大的诸侯，必须拥有无数贤能之臣，如此方能富国强兵，立于不败之地。晋献公若尽数将臣下杀之，那么晋国也必将为强邻灭亡。国家灭亡，国君又岂能独存？

正在晋献公万般无奈之时，传来周室厚赐齐桓公的消息。晋献公立刻被这消息吸引住了——周太子本来无法保住其储君之位，但因得到了齐国的强大支持，结果顺利地登上了王位。他立刻想到——如果奚齐也能得到齐桓公的支持，则君位必可保之。晋国的臣下和重耳、夷吾诸公子就不敢轻易“谋逆”。

当然，晋国的太子要倚仗着齐国才能保住君位，未免会大失晋国的“威望”。只是除了这个办法，晋献公已想不出任何“保护”奚齐君位的计策来。

晋国一向强横，结仇太多，任何邻国他都难以信任。齐国自然也不

是晋献公信任的国家，可齐国毕竟是盟主之国。毕竟打出了“尊崇王室，扶助弱小”的旗号。而且事实证明，齐桓公也还算守信，像是一位公正的盟主。

虽说齐桓公也灭了许多“昏暴之国”，但那都是小国。公认的大国，齐桓公都很“礼敬”，纵有机会送到手上，也不动心。鲁国、宋国、燕国、卫国等诸侯都是在齐桓公的扶持之下才得以安坐君位的。

相比之下，他晋献公在这方面和齐桓公相差太远了。他只知灭国，从来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灭国的机会，为此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他没有扶持过一个陷入危难的诸侯，反倒趁火打劫，从中得利。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他还有着求助别人的这一天。

在他的眼里，求助别人，就是自取灭亡，是天下第一号的“傻子”。但是现在，晋献公被迫要伸出手来，求齐桓公相助，做一回“傻子”了。也直到这时，晋献公才不得不佩服——齐桓公的确比他更强，不愧是号令天下的盟主。

晋献公打听到齐桓公将在葵丘会盟诸侯，急忙率领众从者，前去赴会。临走之前，他将国政托于里克、荀息二位大臣执掌。只行走了两天，晋献公就觉身体不适，难以快行。他只得令御者缓缓驾车而行，三天还未走完一天的路程。

晋献公刚走出都城，里克就“躺倒”在榻上，不再上朝。许多晋国人都以为里克足智多谋，却不知里克之谋，多出于大夫丕郑父之口。丕郑父为里克的患难之交，二人极为亲密，相互之间无话不谈。晋献公将朝政托于里克、荀息的当天夜里，丕郑父就密至里克府中拜访。

“先生危矣，不日将有杀身之祸。”丕郑父的第一句话，就将里克吓了一跳。

“主公对我信任有加，托以国政，怎会有着杀身之祸？”里克不以为然地说道。

“正是主公对先生信任有加，方使先生面临杀身之祸。”

“贤弟有何指教，尽可明言，休使吾堕入云雾中矣。”

“主公一向不喜齐国，如何竟愿意前往葵丘，甘居齐侯之下？”

“此乃主公为奚齐谋矣。若得齐侯之助，奚齐之君位必固。”

“若不得齐侯之助，奚齐之君位可固乎？”

“不可。故太子、重耳、夷吾之党甚多，而奚齐年少，党羽不众，必难安坐君位。”

“主公素性高傲，难以屈居齐侯之下，吾恐其将空手而回。若主公不得齐侯之助，又欲使奚齐稳坐君位，该当如何？”

“自然要托付大臣，如今朝中大臣以吾及荀息为首……”里克说到这里，陡然停住了话头。他已完全明白了丕郑父为何说不日将有杀身之祸。

晋献公病体难支，只怕活不长久，临终之前肯定会将奚齐托付于他和荀息。对于晋献公的“重托”，他不能拒绝。否则，晋献公必会以不忠的罪名将他诛杀。他只能接受晋献公的“重托”，尽力“辅佐”奚齐。可是奚齐又绝不可辅。无论是重耳，还是夷吾，都决不会坐视奚齐登上君位。

年少的奚齐因为是“恶母”之子，失尽臣下之心，很难是重耳和夷吾的对手，奚齐必死无疑。主死臣亡，他作为辅臣，一样会被重耳和夷吾诛杀。当然，他也可以做一个不忠的辅臣，在适当的时机出卖奚齐。但他身为辅臣，却不“尽忠”，重耳和夷吾岂肯信任，同样会将他诛杀。

“多谢贤弟，使吾从梦中醒矣。”里克感激地说着，对丕郑父深施了一礼。丕郑父笑了一笑，拱手告辞。他知道里克是位极聪明的人，一旦明白所处的险境，自会想法脱身。

次日，里克在上朝时，“不慎”从高车上摔下，“跌伤”了双腿，只能躺倒在榻上。国政大事都落到了荀息一人身上，忙得他成天团团乱转。荀息也曾探视过里克，见其“伤势沉重”，神志亦近昏迷，连来客都无法认出，只好慨叹而退。

晋献公在路上走得太慢，以致“未能”赶上大会，怏怏而返。离开国都的时日不短，他很不放心，打算先回到国中四处巡视一番，然后遣使

者至齐，与齐结好。不想他刚回至国都，病势陡然沉重起来，竟至不起。

骊姬伏在榻前，痛哭失声，道："重耳、夷吾势大，倘若主公不测，我孤儿寡母，能依靠谁人？"

晋献公勉强支撑着精神，说："夫人不要担忧，朝中里克、荀息，俱是足智多谋之臣，可保奚齐。"言毕，立遣内侍，飞传里克、荀息二人入宫。里克"伤势"未愈，内侍只传来了荀息一人。

这个里克，怎么偏偏在此时"伤"了？晋献公心里满是疑惑，却已不及细想。他只来得及指着榻前的奚齐，拼出最后的力气，说道："寡人素知大夫……忠信为本，今以储君托之，无负，无负寡人之意。"

荀息哭倒在地，磕头道："臣当竭尽全力，报答君恩。"

"杀里……杀里……"晋献公的声音愈来愈弱，无法把"杀里克"三个字说出口来。

"主公，主公！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啊！"骊姬凄厉地大叫着。可是晋献公已听不到他心爱的美人在说什么。

晋献公去世后，荀息奉奚齐即位，设立灵堂，以主丧事。骊姬以先君遗命为名，拜荀息为上卿，执掌国政。又拜梁五、东关五为左、右司马，执掌禁军。同时升优施为内宫总管，日夜不离奚齐，严加护卫。

丕郑父再次密至里克府中，道："荀息贪恋权位，竟以昏君乱令立'罪妇'之子，取死有道矣。吾闻夷吾欲借秦国之力，谋取君位，先生不可不有所主张。"

"重耳年长，又有贤名，立君当立重耳。"里克道。他本来不喜夷吾，又攻伐过屈邑，唯恐夷吾记仇。

"先生欲行废立之事，必先诛灭'罪妇'，方可得朝臣之心。"丕郑父道。

"嗯，贤弟之言，正是我心中所想。"里克冷笑起来。当夜，里克即召心腹力士屠岸夷，使其刺杀奚齐。

屠岸夷五短身材，相貌平平，却是极精剑术。对于像屠岸夷这样的力士，里克平日极为敬重，黄金任拿，高车任坐，美女任挑。屠岸夷自然知道他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敬重，因此一听里克派他前去刺杀新君，立刻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他磨快短剑，藏于衣内，然后套上内宫侍卫的服饰，趁天色昏黑，混入灵堂。

优施天生有着奉承主人的本领，却缺乏护卫主人的本领。屠岸夷并不困难地接近了奚齐，突出一剑，快若闪电地刺入新君的腹中，然后拔剑飞速后退，顺手将优施的喉管割断。灵堂顿时大乱，到处都在呼喊捉拿刺客，到处都见不到刺客的踪影。屠岸夷早已藏在帐幕间的暗影中，悄然而退。

荀息闻变大惊，急忙奔进灵堂，抚奚齐之尸大哭："微臣受命辅政，而不能保护主公，罪该万死！"言毕，一头向柱上撞去。梁五、东关五亦赶至灵堂，见状忙死死拉住了荀息。

骊姬闻听凶信，虽极悲痛，尚能保持镇定，令人传话给荀息："奚齐虽亡，尚有卓子，亦为先君所爱，望上卿辅之。"荀息强忍悲痛，将灵堂守门之卒尽数杀死，接着大会群臣，立卓子为君。

和上次荀息立奚齐为君时一样，里克仍是"伤重"不能入朝。梁五、东关五二人对荀息言道，敢弑君者，非强臣莫属。晋国之强臣，无过于里克，杀新君者，必里克也。

荀息沉默了一会，方对二人说道："里克，良臣也，不可诬之。二位大夫可对其小心防范，不可言其弑君。"梁五、东关五听了，口中虽没说什么，心中俱是不服。

荀息虽忠于先君，却少谋略，已老而昏聩矣。"二五"在心中想着，觉得不能依靠荀息，须得自谋存身之道。

"里克一日不死，吾辈一日不安。先君发丧之日，众大臣俱须相送，里克党徒少在城中，可使禁军攻破其府，擒而杀之。"梁五说道。

"杀了里克，荀息亦是无用，可将其逐出朝堂。"东关五亦说道。

"二五"不知，荀息在一听到奚齐被杀时，就明白是里克所为。他与里克共事数十年，深知里克的为人，里克做梦都想独掌朝政，压服所有

的大臣。

并不是骊姬的一番话，才使得他能够强忍悲痛，立卓子为君。他清楚地知道，里克刺杀奚齐，为的就是要将他压服。只有将他压服，里克才能独掌朝政，为所欲为。

刺杀奚齐，是里克结他的一个警告和暗示——里克能够刺杀奚齐，自然也能够刺杀他荀息。而里克之所以没有刺杀他，是因为他名望极高，对晋国立有大功。里克“希望”他能“悔过回头”，废了“罪妇”之子，投奔到“正人君子”这边来。如此，荀息虽须位列里克之下，但仍可保住荣华富贵。

哼！我身为辅臣，只应听命于国君，岂能屈服于你里克的淫威之下。太子申生固然死得冤枉，然人死不可复生，为臣者，应先救于时而非先补往日之过。卓子虽是年幼，然本性良善，若臣下尽心辅之，可为贤君。因“罪妇”而废卓子，非得迎重耳或夷吾为君不可。重耳、夷吾党徒众多，心地险恶，若回国为君，必是昏暴之君。到那时，我只怕仍是难逃一死。与其死在重耳、夷吾手中，我不如拼了这条老命，扶持卓子为君。

荀息打定主意，欲以装作“老糊涂”之法来对付里克。他明白里克的势力很大，朝臣差不多有一半是出其门下。硬以武力与里克为敌，不是良策。他要利用执掌朝政的有利地位，慢慢将里克手下的朝臣拉过来，削弱其势。待卓子的君位相当稳固之后，他再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将里克置于死地。

可是“二五”却破坏了他的计谋。他们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趁国君发丧之际，公然以禁军攻打里克的府第。早有准备的里克轻易地击败了“二五”，将其斩杀。同时，丕郑父与大臣贾华等率家兵攻进朝堂，宣称“二五”乃荀息指使，欲灭尽朝臣，使“罪妇”孽子永霸晋国。朝臣大怒，俱投向里克，各出家兵，撞破内宫之门，击杀卓子，乱剑劈死荀息。

临死之前，荀息对丕郑父道：“君幼，老臣尚有可为，君长，老臣必死。望以吾言告于里克。”

丕郑父倒不失信，将此言告知了里克。里克听后，呆了半晌，道：“可惜！他这句话说得太迟了。”

次日，里克大会朝臣，首议补先君往日之过。太子申生身遭奇冤，自当复其尊号，并重新以储君之礼改葬。骊姬迷惑先君，罪该万死，非常刑可以处置。里克想出一个奇妙的刑罚，命人将骊姬衣服剥光，绑在朝堂大柱上，众大臣轮流以鞭击之。

鞭杀骊姬之后，里克又令将骊姬之妹少姬送与晋献公墓中殉葬。最后又尽灭“二五”、优施诸叛臣九族，根除后患。荀息因有大功于国，罪仅及身，家族赦其不死，命退出所封田园，贬为庶民。

先君之过已补，就该议定新君之位。众大臣在朝堂上激烈争吵起来，一部分人认为该立夷吾，另一部分人认为该立重耳。

争得里克恼了，按剑厉喝道：“重耳贤而年长，理应承袭君位！”

众大臣这才默然无语，里克亲笔写下迎请重耳的帛书一封，命诸大臣签名在后。大臣们都签了名，唯有狐突拒不签名，说：“吾与重耳有甥舅之亲，签名之后，难逃史官讥为私心。”里克大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饶恕”了狐突的“犯上”作为。

狐突本为重耳之母狐姬之弟，虽是戎族之人，却精通华夏六艺，也曾为晋国立下许多功劳。他的两个儿子狐毛、狐偃都随重耳逃亡在外，晋献公却并未加罪于他。晋献公一直对利用戎族来袭扰敌国大感兴趣。留下狐突的性命，可以结好戎族。此时犬戎之族已被秦国征服，狐突本已没有什么用处了。但他偏偏是重耳的舅父，里克不能一边迎重耳回国为君，一边又将重耳的舅父杀了。

里克假传先君之命，封屠岸夷为上士，令其携带帛书，前往犬戎部落迎接重耳回国。重耳身在犬戎之中，日子过得并不舒畅。先是犬戎和秦国争战，到处迁移，连累他也只好跟着到处跑。后来犬戎降服于秦，改牧为农，一时适应不了，乱糟糟的时有残杀之事发生，使其整天生活在不安之中。

秦穆公知道重耳在犬戎中，常派人看望他，赐给他酒食等物。然而这种动荡不安的日子，重耳已过够了，再也不想待在犬戎部落里。因此接到里克的帛书，重耳大喜过望，立刻就要整顿行装，回去当国君。可是狐毛、狐偃兄弟却当头泼了他一桶凉水。

“帛书上并无吾父签名，显然吾父以为公子不宜回国。”狐毛道。

“里克素来阴险悍恶，只怕会与公子不利。况其连杀二君，恶名满天下。公子若在此时回国，天下人就以为里克所为皆为公子指使，徒为其担当恶名耳。还有夷吾势强于公子，岂肯甘居公子之下？公子欲与夷吾相敌，势必依靠里克不可。而若依靠里克，又必失去权柄，受制于人矣。故为公子计，当暂退一步，让夷吾与里克互争，待其两败之时，再从中取利。”狐偃说道。

狐氏兄弟为重耳智囊，一向深受重耳信任，言必听，计必从。虽然国君之位的诱惑太大，重耳还是听从了狐氏兄弟的劝谏。

“众位大夫好意，重耳自当铭记在心，然重耳逆父命逃亡在外，是为不忠。又不能尽哭灵之礼，是为不孝。不忠不孝，岂可立之为君。望众大夫另迎贤者，以安国人。”重耳对屠岸夷说道。

屠岸夷返回晋国，将重耳之语告知里克，气得里克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朝臣闻知，纷纷向里克进言——国不可一日无君，请大夫速定君位。重耳不肯回国，最有资格成为国君的公子只能是夷吾。

里克又怎愿立夷吾为君？迫于情势，他一边不得不派人往梁国迎请夷吾，一边却集大军于梁晋边界。他要让夷吾知难而退，也学重耳来一番“让贤”之举。夷吾急了，连连派人催促秦穆公助他回国为君，还许诺一旦事成，赠以黄河西岸五座城池。穆公夫人穆姬心忧故国，亦劝秦穆公助夷吾为君，以免晋国大乱。

秦穆公因定下“隐藏锋芒”的国策，并不愿公然出兵，助夷吾回国。夷吾焦虑之下，又派使者向齐桓公和周天子求救。齐桓公早就等着在晋国面前显示盟主风度的机会，见到夷吾派来的使者，不禁大喜，立即发出盟主之命，并亲率兵车百乘，赶往晋国“平乱定君”。鲁、宋、卫、郑等国也各派大将统率战车，向晋国进兵，以听从盟主之命——“安定晋国”。直到这时，秦穆公方顺势出动兵车百乘，以“响应”盟主的号召。在各诸侯国的强大压力下，里克被迫收回边界之军，“恭迎”夷吾承袭君位。

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十二月，公子夷吾率亲信虢射、吕饴甥、郤芮等人，得意扬扬地进入绛都。因秦穆公为晋献公之婿，亦入绛都，和隰朋共同主持夷吾的即位仪式。公子夷吾如愿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惠公。

在大会朝臣之后，晋惠公立开府库，以黄金宝物感谢齐桓公和众诸侯的仗义相助。齐桓公和众诸侯都很满意，率兵班师回国。只有秦穆公闷闷不乐，在回国的路上怎么也打不起精神。

唉！齐侯一声令下，诸侯俱争先恐后从之，将来我若争霸天下，势必会与齐侯为敌。如此强大的敌人，恐怕不易胜之。晋侯许大事若成，当赠河西五城，可是直到我告辞回国，怎么也不听他提起？秦穆公想着，命兵卒连夜疾行，尽快赶回雍城。

他要和百里奚、蹇叔、由余等大臣商议出一个办法来，逼迫晋惠公遵守“诺言”，送上河西五城。

和秦穆公相反，齐桓公令士卒慢慢而行，两日方行一日的路程。沿途无数小国的国君领着臣下跪在道旁，恭迎盟主大驾。许多小国的国君甚至甘做“内侍”，跟随齐桓公左右，直至将齐桓公送出国境。如此“大礼”，只怕连周天子也没有福气享受，齐桓公愿意慢慢而行，就是为了多多享受“大礼”。

天下真正的强国，除了我齐国之外，不过是楚、晋、秦而已。楚国在寡人的兵威下，拱手屈服，不得不向王室上贡包茅。晋国的国君之位非是寡人，就不能定下。秦国虽远在西陲，一样须得听从盟主之命。放眼天下，还有哪一国能与我齐国争胜？还有哪一个诸侯能与寡人相提并论？不，休说是诸侯，就算是周天子，又岂能与寡人相提并论？古往今来，又有何人的功劳可与寡人相比？寡人立千古未见之大功，就只能得到一个盟主的名号吗？齐桓公在深深陶醉于“大礼”的同时，又深深地感到遗憾。

虽说是慢慢而行，终究还是行到了齐国边境。管仲和鲍叔牙率领文武朝臣，立于边境，恭迎国君。齐桓公心情愉快，将管仲召入车中，同乘而行。

天气晴朗，齐桓公举目东望，忽然浑身一颤，神情异常激动。管仲顺着齐桓公的目光向东望去，只见一座高山巍峨直入云端，气势非凡。

“泰山！我齐国雄视天下，为第一大国；而泰山亦雄视天下，为第一高山。此山属我齐国，与我齐国互为相映，岂非天意？”齐桓公兴奋地说着。

泰山地处齐鲁交界，认真说起来，一大半倒在鲁国境内，怎么好说“属我齐国”呢？管仲心里说着，口中却道：“是啊，天下第一高山属我齐国，天下第一贤君，亦属我齐国。”

“哈哈哈！天下第一贤臣，也是属我齐国矣！”齐桓公大笑起来。

天下第一贤臣？我真能算是天下第一贤臣吗？当初我立下的志愿，可不只是做天下第一贤臣，而是欲平定天下啊。如今天下可算平定？应该说是平定了吧，连楚、晋、秦诸强大之国，不也屈服于我齐国吗。

不，不！楚、晋、秦决非真心服我齐国，我齐国也无力令其真正归服。可惜我老了，不然，可趁此晋乱之机，彻底征服晋国，立我齐国所能慑服之公子为晋君，然后以齐、晋两国之力，击灭楚国。

晋、楚若归入我齐国，则秦国不战即可胜之。只是此等大功，非我此生之力可以至矣。我今后当尽量少沉醉于声色之中，多多教导公子昭，使其完成我齐国未竟之大业。管仲心潮起伏，忽疑忽忧，乱纷纷地理不出头绪。

“仲父！寡人闻三代有封禅泰山之盛举，其典如何？”齐桓公笑毕，陡然问道。

管仲一惊，啊，难怪主公对这泰山大感兴趣，他竟是想起了封禅之事。

封禅是极为盛大的典礼，只能由天子奉行，且一般的天子还无资格举行封禅大典。只有立下了极大功劳的天子，才能行封禅大典。封禅一般是选择天下最高的泰山，在山顶上开出一片平地，筑上高坛，奉上祭物，以表示天子已完成上天赋予的重任，无愧于万民之主，并乞求上天继续赐予福兆。因为封禅是天子亲自与上天“对话问答”，须极具诚敬之礼。在正式封禅之前，须广祭四方山川神灵、日月星辰，礼仪繁复，非十余月不能完成，且耗费巨大，以亿万钱计。

“嗯，仲父，你没听见寡人的话吗？”见管仲不答，齐桓公有些不满地问。

“啊，主公是问，是问封禅之典？”管仲迟疑地说着。

“寡人当然问的是封禅之典。”齐桓公已带着怒意。他觉得管仲已老，神智衰弱，不似往日那般聪慧敏捷，应对如流。

“据微臣所知，古贤之王，欲行封禅大典者，共有七十二家，然名传后世者，不过十二家也，为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此皆至贤之王也。故欲行封禅，须有代天受命之功，革旧成新之业，方可行之。”管仲肃然道。封禅之事，与平天下之大业极为有害，决不可让主公行之。管仲在心中说道。

齐桓公面露不悦之色，道：“仲父是说寡人比不上古贤吗？想寡人出兵向北，灭山戎，亡孤竹、救燕国，深入荒绝之地，几不能还。又出兵向南，败蔡国，服楚国，兵临方城，登高南望，已能见到汉江。且安定宋、鲁，筑城于卫，又讨郑救许，更平晋国之乱，使秦国服从号令。就连天子，也须寡人之力，方可登上王位。寡人此功，虽夏、商、周三代开创之主，亦不可及矣。三代之主可行封禅大典，寡人为何不可行之？”

“封禅之典，须对上天极为诚敬，不仅有开创之功，还须有兴瑞之物，方可行之。”管仲知道“讲理”讲不过齐桓公，另换了一个话题说道。

“何为兴瑞之物？”齐桓公问。

“东海之比目鱼、西海之比翼鸟、北海之凤凰、南海之麒麟，谓之兴瑞之物。上天若欲降福于圣贤之主，必使四方兴瑞之物齐至。”管仲答道。

“这……这真有其事吗？”齐桓公犹疑地问。在四方兴瑞之物中，他只见过东海产的比目鱼。他也曾听说过圣贤之主临世，须有凤凰、麒麟现瑞，故派人四处搜寻，却是一无所获。

“此乃史书所载，俱可考证，当然是真有其事。比如商之武丁，可谓中兴圣主，因四方瑞物未至，故不行封禅之事。还有周之文、武二王，俱为至圣至贤之主，因瑞物不现，亦未行封禅大典。”管仲神情凝重地说着。

“文、武二王乃周室开创之主，如何瑞物反倒不至？”齐桓公问。

“殷、周之交极乱，恶浊之气久蔽天下，故上天不明于下，瑞物不至矣。后天下大治，清爽之气充于宇宙，故瑞物不招而至，所以成王功不及于文、武，而能行封禅大典，受上天赐福。”管仲答道。

“仲父所言，亦是有理。今日天下亦是乱极，寡人虽竭力平之，然恶浊之气恐未散尽，上天难明寡人之功矣。所以兴瑞之物，寡人尚难见之。这封禅大典，看来只能指望昭儿行之。”齐桓公遗憾地说道。

“主公亦有文、武二王之德，自当将封禅大典让与储君。”管仲笑道，心里松了一口气。

“如此，倒便宜昭儿了，哈哈哈！”齐桓公又大笑起来。

国君亲征凯旋，按例当大宴群臣，以志庆贺。齐桓公对于朝堂大宴，有着极佳的兴趣，无事尚是不肯间断，有大功可以宣扬，就更加讲究铺排了。但是齐国朝臣和公子们对于齐桓公的大宴，俱感厌倦，不想参加，却又不敢不参加。只有一个人对齐桓公的朝堂大宴毫无厌倦之意，他就是齐国太子——公子昭。

每次朝堂大宴，众文武大臣们就会对齐桓公称颂不已，同时也会对太子昭称颂不已。虽然太子昭只有十二三岁，却也如醉酒一般对臣下的称颂沉迷不已，以致隔几日不曾听到那称颂心里就不舒服。大臣及公子们的厌倦，不仅是在朝堂大宴上必对国君和太子大加称颂，还在于要装出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听那舒缓呆板的雅乐。

齐桓公本来亦对雅乐不感兴趣，不想年岁老了，兴趣也大为改变了。他不厌其烦，反复对众公子们说道，天下之乐，至妙者无过于雅乐，多听雅乐，虽非圣贤，也必可成为圣贤。齐桓公希望他的公子和大臣都是贤者，都愿意恭听雅乐。

没有一位公子或大臣想让齐桓公说他不是贤者，因此也就没有一位公子和大臣对朝堂上的雅乐露出厌倦之意。

此时此刻，朝堂上立着八八六十四位美貌歌女，轻舒长袖，缓缓而歌。歌女们唱的是小雅之乐《棠棣》，是一首欢宴兄弟时不可缺少的乐曲，众公子和大臣们不知听过了多少遍。然而众人都似第一次听见这首乐曲，个个摇头晃脑，“如痴如醉”。

齐桓公在小雅之乐中，也最喜欢这首曲子，几乎每次朝堂大宴，都要令人歌之。他希望儿子们休要“兄弟阋于墙”，而要牢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如此，他的儿子们才能同心协力，“外御其侮”，将他开创的霸业永远保持下去。

使他感到满意的是，儿子们好像已懂得了父亲大唱《棠棣》的深意，看上去已是和和美美，毫无争斗之意。但是他在内心最深处，总有些放不下心来，怕儿子有一天仍会自相残杀。

当初他为了当上国君，曾毫不犹豫地将兄长公子纠置于死地。他的儿子们就不会依照“先例”，以武力夺取君位吗？每当想到此处，他就要让儿子们到朝堂上来，听歌女大唱《棠棣》之曲。

管仲看着朝堂上众多的歌女，心中异常伤感。他非常不满齐桓公的朝堂大宴，不是因为那些听之令人生厌的乐曲，而是因为歌女们的队形。

只有天子，才能以八八六十四位歌女同舞于朝堂上。诸侯僭用天子的乐舞之仪，是为大不敬，当以王师攻伐之。齐桓公身为盟主，以“尊王”号令天下，又怎么能对天子大不敬呢？

假若楚晋诸强国以“不敬天子”的罪名兴师问之，齐国当以何语回答？但是满朝文武大臣，竟无一人站出来劝阻齐桓公，好像齐桓公早已做了天子，以天子的乐舞示之朝堂乃是理所当然。如果鲍叔牙在朝堂上，主公绝不会如此骄淫失态矣。管仲在心里感慨着。

自从葵丘大会之后，鲍叔牙就病倒了，不能上朝视事。管仲常去看望鲍叔牙，每一次都听到鲍叔牙忧虑国君日渐骄淫的叹息声。鲍叔牙叮嘱管仲须不避君威，维护礼法大道，犯颜匡正主公的过失。然而“犯颜劝谏”正是管仲的弱处，他无法克服在心底深处存有的对齐桓公的畏惧感。那种畏惧感已化为他的骨肉，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朝堂大宴散后，管仲径直赶往鲍叔牙府中探问。鲍叔牙依旧躺坐在榻上，正盯着面前的小案，凝目沉思。小案上放着四十九根蓍草，排成一个完整的卦形。

“唉！怎么又是这等不吉之卦。”鲍叔牙叹道，将蓍草混成一堆，重新演算起来。

年轻的时候，鲍叔牙对易经八卦的演算极感兴趣，几乎日日钻研不休，后来他当上了大夫，忙于国事，就很少有闲心演算八卦。近些天他病卧榻上，不觉又对八卦的演算来了兴致。在他又一次演出卦形之时，管仲已在一个小童的引导下走了进来。

“老弟请坐，恕为兄不能行礼。”鲍叔牙拱了拱手。

管仲抬手回礼，就势坐在榻沿上，向小案的卦形望过去。那卦名为无妄，上卦为乾，下乾为震。

“嗯，鲍兄，此卦倒是大有深意，其上卦为乾，乾为天为刚为健。其下卦为震，震为雷为刚为动。动健相连，双刚相迭，阳气大为充沛啊。此卦主天空鸣雷，震动万物，人心奋发，大有作为。只是行事须遵正道，不可妄行，所以这卦名就叫作无妄。方今我齐国之威，正如天空鸣雷，震动万邦。然刚气太盛，难免会使人作无妄之行。”管仲思索着说道。

“老弟看得一点也不错，此卦爻数为六三，暗藏着凶险。”鲍叔牙边说边将一卷记录着爻数象辞的竹简递给管仲。

管仲展开竹简，见无妄之卦的六三爻数下记有一段象辞：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曰：行人得牛，邑人之灾也。

“依爻数象辞上来讲，是说将发生意外的灾难，好比系牛系在了不该系的地方，结果让路上的行人顺手牵走了，致使邑人受了灾。”管仲道。

“难道是我齐国行了什么不该行的事，以致要发生意外的灾难？”鲍叔牙似是在问着自己，又似是在问着管仲。

“鲍兄，你安养病体要紧，国家之事，不必太过忧心。”管仲安慰地说道。

“齐国能有今天这个地步，不容易啊，我又怎么能够不为之忧心。”鲍叔牙道。

“如今我齐国上下和睦，百姓安康，朝政清明。天下万邦，无不对我齐国仰慕至极。鲍兄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管仲笑道。

他有些后悔——不该和鲍叔牙谈论什么卦意。鲍叔牙只会为国事而演算八卦，与鲍叔牙谈论卦意，就是与鲍叔牙谈论国事。谈起国事，鲍叔牙就会心情激动，言语高昂，大大不利于他安养病体。

“眼前我齐国自是不错，威德远扬，只是日后如何，令人不能不忧啊。近日我演算八卦，所得大都为不吉之爻，此中莫非有天意暗示？‘无妄’之卦意为不可妄行，须遵正道。可是我听说主公近来有颇多妄行之事，甚至僭用天子礼仪。嗯，听说今日主公又在大摆朝堂之宴，有没有什么僭用天子礼仪的妄行？”鲍叔牙问。

“这……”管仲犹疑了一下，笑道，“不仅是主公有僭越之妄行，小弟亦有许多不端妄行。主公赐我在府内建筑高台，名曰‘三归’，言百姓归，诸侯归，四夷归也。”

“府中建筑高台，只有诸侯才能为之，你怎么也建起高台来了？”鲍叔牙急了，厉声问着。如果连管仲都僭越妄行，又怎能指望他去劝谏主公？

“僭越之行，有大有小，大曰妄行，小曰不端。不端尚无大碍，妄行必致灾祸，小弟此举，是欲主公沉入不端，而不妄行。实是无奈之举啊。”管仲感慨地说道。

“你又是这一套，僭越就是僭越，何论大小。”鲍叔牙不满地说着。

“僭越当然有大有小。”管仲说着，把齐桓公欲行封禅大典的想法仔细地讲述了一遍。

“主公欲行封禅，莫不是想做天子？”鲍叔牙吃了一惊，浑身冰凉。齐桓公若想做天子，势非灭了周室不可。

自平王东迁以来，列国虽是不敬周室，大违礼法，却从无灭周之举。就连那自居蛮夷之邦的强横楚国，也不过是欲与周室并称为王。齐桓公之所以能成为霸主，号令天下，一是凭借强大的兵威，二是凭着“尊王攘夷”的号召。如果齐桓公不仅不“尊王”，反而要“灭周”，那么齐国君臣数十年的艰苦努力，岂不尽付之流水？天下诸侯结成的“尊

王”之盟必然崩裂。列国又将互为攻杀，一片混乱……

“主公若行封禅，非登天子之位，不能遂其欲愿。小弟纵容主公小有僭越，使其乐醉其中，正是为阻其大僭，免使天下混乱，你我之功毁于一旦啊。”管仲说道。

“唉！主公好胜之心，竟是至老不改。”鲍叔牙不禁长叹了一声。

“鲍兄不用忧虑，主公好胜之心，虽难以劝谏，却可隐夺。”管仲安慰道。

“俗语说‘水满则盈’，我齐国是否已至‘满盈’？方今秦、晋诸国兵势甚强，将来必为齐国之患。”

“鲍兄此言差矣，秦、晋两国，一有戎族之乱，一有公族之乱，国势自会削弱，难以为患。”

“贤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秦、晋两国，各有大贤，自会平其内乱。”

“不知鲍兄所言大贤，是指何人？”

“一为秦君，二为重耳。秦君虚心纳贤，能用一‘五羊皮相国’，可见其志不小。重耳不为小利所动，礼让君位，所谋必为大也。”

“秦、晋两国相连，势若俱强，必难相容。二强相斗，我齐国自可从中取利，不必畏惧。”

“有贤弟在，自不须畏惧那秦、晋两国。可是，贤弟也老了啊。”

“齐国已成礼仪之邦，人才济济，将来自会有更胜你我之人。”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鲍叔牙说着将案上的蓍草重新放好，欲再次演算。

“今日就不必了吧，小弟腹中正饥，欲讨鲍兄美酒一醉。”管仲挡住了鲍叔牙的手臂。

“美酒我这里倒有，只是没有美女歌舞助兴。”鲍叔牙笑道。

“不妨，没有美女，还有我呢。”管仲也笑了，站起身，拿下墙上挂着的桐木七弦琴，端坐席上，问，“不知鲍兄欲听何曲？”

“能得仲父之歌，实乃叔牙之幸也。不论何曲，仲父唱来，自然俱为仙乐。”鲍叔牙兴致勃勃地说道。

他知道管仲如此，是想让他忘掉忧虑，高兴起来。鲍叔牙心里也想高兴起来，好尽快将病养好，入朝劝谏国君，使其不作无妄之行。

第二十二章　破晋灭梁秦发威　割股充饥逃亡路

秦、晋两国正如管仲所料——不能相容，争斗起来。晋惠公根本不想履行诺言，将河西五城赠给秦国。他派丕郑父使秦，以臣下拒不听命为由，收回先前许下的诺言。

里克听了晋惠公之言，不觉大怒，在朝堂上顶撞道："国君失信，怎么能诿过臣下？若国君不能令臣下听命，还算什么国君？"他不知道，晋惠公行的是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拒绝秦国，一方面要以此激怒他。

晋惠公从回国的第一天起，就与众亲信谋划诛杀里克。一个强悍的国君决不能容许一个强悍的臣下存在。派丕郑父出使秦国，正是为了削弱里克在朝中的势力。激里克发怒，使其口出不逊之言，为的是寻到一个堂堂正正的借口。

在里克发怒的当天夜里，郤芮突然带领禁军围住里克府第，破门而入。里克猝不及防，被众禁军擒获，押至郤芮面前。郤芮冷笑道："主公有话：没有里克，寡人不得为君。然里克连弑二君，又杀一辅臣，使寡人坐卧不宁，不敢为其君矣。"

"哈哈！"里克仰天大笑，道，"不杀奚齐、卓子，主公怎能归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好得很！大夫既然明白，就请自行了断。"郤芮说着，令人将里克的佩剑奉上。

"唉！荀息到底是荀息，早已料知今日之事，吾不如也。"里克长叹一声，自刎而亡。晋惠公闻报大喜，拜郤芮、虢射、吕饴甥诸亲信臣子为上大夫，同掌国政。

丕郑父回国，闻听里克被诛，大惊之下，与屠岸夷、叔坚、山祁等十余朝臣密谋起兵攻杀晋惠公，另迎重耳回国为君。为了不至生出异心，众人还咬破指头，在帛书上以血写下姓名。这样，谁要是背叛了大家，必遭天诛，不得善终。

不料屠岸夷一出丕郑父的府门，直接就进了内宫，将血写的帛书呈给了晋惠公。屠岸夷从来不信上天，更不怕遭受天诛，他信奉的只是黄金和美女。从前，黄金和美女有里克“赠”给他，使他得来全不费功夫。然而现在里克却死了，他再想得到黄金和美女，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了重新享受过去能够享受的一切，他必须另投主人。

国君的权势无人可敌，自然是最佳的主人。当然，他曾是国君对头的亲信，要想获得新主人的青睐，理应奉上一份厚礼。对屠岸夷送上的“厚礼”，晋惠公大为感激，对其厚加赏赐。

屠岸夷由一个无职无禄的虚衔上士，一跃成为中大夫，可以参与朝政。他更得到了千镒黄金、十名美女，还有一处庞大富足的庄园。而丕郑父和贾华、叔坚、山祁等人却是身首异处，家人也被抄没入奴。只有丕郑父的儿子丕豹逃到了秦国，跪倒在秦穆公的脚下，哭诉众大臣被杀的惨状，请求秦穆公出兵伐晋，诛杀昏君。秦穆公好言安慰丕豹，命其暂时安居馆驿中，然后招来蹇叔、百里奚、由余，商议是否应该讨伐晋国。

“晋君杀的只是大臣，并未害民，人心未失，不宜攻伐。”蹇叔道。

“西戎诸族尚未真心归服。我秦国须先安内，内安之后方可攘外。”百里奚道。

“晋君昏暴，长此下去，一定会使国中混乱。到那时，我秦国以定乱为名出师，可谓堂堂正正矣。”由余说道。

见三位执掌国政的谋臣都不愿征伐晋国，秦穆公只得收起了心中的报复欲念。

晋惠公闻听丕豹逃至秦国，立即遣使至秦，索拿“罪人之子”。秦穆公先拜丕豹为大夫，然后召见晋使，道：“丕豹已为秦国大夫，非晋国‘罪人之子’矣。”晋使回报，气得晋惠公立即就要出兵攻打秦国，因国中突发水灾，这才罢休。

上天仿佛专与惠公作对，水灾过后，次年又是大旱，粮食不收，仓廪空虚，民心惶惶。晋惠公为安定民心，急召众大臣商议应对之策。

郤芮道：“国无粮必乱，请主公速开府库，发所藏黄金至邻国买

粮。秦国粮丰，离晋国又近，可遣使购之。”

“秦国索要五城不得，必然深恨晋国，岂肯卖粮与我？”晋惠公疑惑地问。

“晋已与秦结仇，早晚必有一战。今遣使至秦购粮，其若愿卖，是弱其仓储，使其军粮不继也。其若拒绝，必使晋人恨之，将来百姓自会拼死为君攻伐秦国。”郤芮笑道。

“哈哈，此又为一箭双雕之计也。”晋惠公大笑起来。

闻知晋国购粮使者前来，秦穆公大感为难，招来众大臣问：“晋君无信，许河西五城而不交割。今其派人购粮，寡人许是不许？”

“当然不许。不仅不许，还可趁机发兵攻之。彼国中无粮，军心必乱，绝难抵挡。”丕豹连忙说道。

蹇叔皱起了眉头，道：“天灾无常，何国无之？救助邻国，理之正也。依正理而行，天必佑之，民必顺之，自可无往而不胜。”

“是啊，古贤道：‘仁者不乘人之危以邀利，智者不希图侥幸以成功’。微臣以为，应将粮食卖与晋国。”百里奚也说道。

秦穆公想了想，道：“负我者，晋君也。饥者，晋之百姓也。寡人不能以晋君昏暴之故，致使晋国百姓挨饿。明日各仓大开，任晋人搬运，能搬走多少，就是多少。”

“主公圣明，主公圣明！”众大臣俱拜伏在地，一片赞颂之声。

晋君听说秦国允许卖粮，也不客气，顺渭水大肆装运，几乎将秦国各仓中的存粮一扫而空。丰厚的秦国粮食帮助晋国度过荒年，迎来了一个大熟的年成。不料晋国大熟，秦国却水旱齐至，碰上了一个少见的大荒年。

秦穆公与众臣商议之后，遣使者至晋，求购粮食。在秦国君臣的料想中，秦对晋国有救难大恩，晋国自然不会拒绝秦国的购粮请求。晋惠公也的确不想拒绝秦国，正欲令人开仓之时，被郤芮阻止。

“主公非是卖粮给秦国，而是要将城池送给秦国了。”郤芮说道。

“寡人只是卖粮而已，怎么说是送人城池呢？”晋惠公不解地问。

“主公为何要卖粮给秦国？”

“自然是为了回报去年秦国的‘救难’之德。”

“若以秦卖粮于我为德，则当年秦君助主公归国，更为大德矣。主公是否当奉送西河五城，以报秦君大德？”

“这……”晋惠公回答不出。

郤芮冷笑一声，道：“秦君卖粮于我，无非是为谋取河西五城耳。今我晋国卖粮于秦，而不奉送河西五城，仍是难解秦国之怨。其既怨我，今又何必将粮食奉上，养其军卒？”

晋惠公豁然而悟，不禁拱手对郤芮施了一礼，感谢道：“若非大夫相教寡人，大事去矣。”

“秦、晋既为仇家，断无善解之理。去年天饥晋国以授秦，而秦不取，是其愚也。今天饥秦国以授晋，若不取之，是为逆天行事也。逆天行事，必有大灾。主公何不约会梁君，同伐秦国，共分其地，以永绝后患？”郤芮献上一计。

“妙！”晋惠公拊掌赞道，立即遣使前往梁国，相约伐秦。河西五城位于梁国侧腹之地，对梁国威胁极大。梁君不欲秦国得河西之地，欣然答应与晋联军伐秦。

晋国不仅拒绝卖粮，还同梁国相约，欲攻伐秦国的消息传来，秦国上下哗然，大为震怒。秦穆公在朝堂上怒声道：“晋君之忘恩负义，一至如斯，简直是禽兽不如。寡人当亲率大军，先灭梁国，再破晋国。”

百里奚上前奏道：“梁君荒淫无道，广造宫室，祸害百姓，民力已竭，难为大害。晋君虽然昏暴，然其亲近之臣郤芮足智多谋，若尽起国中之兵，未可胜之。为今之计，当速发大兵，直捣晋国，以攻其不备。晋国若败，讨灭梁国不费吹灰之力。”

“好，就依庶长之言。”秦穆公当即发下诏令，使蹇叔由余留守雍城，孟明视巡守边境。然后发兵车五百乘，自为主帅，以百里奚为军师，白乙丙、西乞术为大将，直捣晋国。晋惠公闻听秦穆公亲率大军，

抢先攻来，亦亲率兵车五百乘，以韩简、屠岸夷为大将，西进迎敌。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秦、晋两国大军在韩原相遇。双方兵势相当，立刻大战起来。秦、晋两国兵卒俱是悍勇善战，冲过来，杀过去，从早到晚，尚未分出胜败。

晋惠公眼见天色昏黑，遂传命鸣金，意欲收兵，次日再战。晋军听到鸣金之声，纷纷后退。依照惯例，晋军未败而退，秦军亦应鸣金而退。不料秦军多是新从戎夷之族中征得的勇士，不明华夏战阵，见晋军后退，顿时精神大振，狂呼狂吼着，发疯一般向前猛冲。晋军大出意料，不及整军反击，顿时阵形散乱。秦穆公得此良机，不仅不鸣金而退，反而亲自擂鼓，催军猛进。晋军大败，溃不成军，晋惠公、韩简俱被俘获，屠岸夷死于乱军之中。

秦穆公得意扬扬，押着垂头丧气的晋惠公，吹打着得胜鼓乐，班师回都。韩简等晋国被俘大臣披头散发，夜间不入帐幕，露宿草野之间，如同奔丧之礼。

秦穆公笑着对百里奚道："晋国臣子倒也聪明，知道寡人要杀了晋君，预先行起丧仪来了。"

百里奚问："如此说来，主公是打算灭了晋国？"他的脸上毫无笑意，眉头紧皱，根本不像打了胜仗的样子。

"灭了晋国倒不至于。唉！这晋军的凶悍，大出寡人的意料，此一仗我军能获大胜，实是侥幸。"秦穆公叹道。在战阵之中，他好几次遭到晋军的围困，差点做了晋国的俘虏。

"主公不能灭晋国，杀晋君又有何用？"百里奚问。

"寡人助夷吾归国，使其立之为君，又以粮救其饥荒，可谓至德矣。今夷吾背寡人之德，擅动兵戈，以致大败被擒，岂乎上天之报应使然？寡人欲于郊外筑坛，杀夷吾以答谢上天，庶长以为如何？"

"不可。晋乃大国，兵势极强，今杀其君，晋必怨之，将来势必报复。"

"寡人杀夷吾，而以公子重耳代之。杀无道而立有道，晋人只会感

谢寡人，怎会怨之？”

“夷吾虽然昏暴，却不失臣下之心，韩简诸人便是明证矣。今郤芮在晋国，岂容重耳为君？万一重耳为晋人所杀，则秦、晋两国，怨更深矣，势不能解。”

“不杀夷吾，只有一策，或囚之，或逐之，或复之，三策以何有利。”

“囚之，晋君不过一匹夫耳，于秦何益？逐之，其臣下必迎归之，徒使其仇我矣。不如复之，使其归国，不敢再轻视我秦国。”

“如此，岂非太便宜了夷吾这小子？”秦穆公不悦地说着。

“不便宜。”百里奚笑道，“夷吾若想归国，须答应我秦国三件事，一者，归河西五城。二者，输仓粮以实我秦国。三者，太子必须入秦为质。俗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夷吾经此大败，必终身不敢犯我秦国。且异日父死子继，我秦国又当拥其太子继位，则晋国世世代代服我秦国，与我秦国大大有利矣。”

百里奚之谋，算及数世，可谓深矣。秦穆公心中想着，口中却道：“寡人还得想想，究竟当如何处置夷吾。”尽管他不能不承认百里奚所言极为有理，应当听其劝谏。但他实在太过痛恨晋君，不愿轻易就此罢手。

秦军大军刚及雍城，忽有一队宫中内侍穿着丧服，奔至秦穆公面前。

“啊，莫非是夫人出了什么事吗？”秦穆公大惊失色地问着。

他纯粹是为了与晋国结盟，这才娶了穆姬，因此一开始对穆姬并不如何看重，敬而远之。可是渐渐地他发觉穆姬稳重安静，与后宫诸姬妾相处得很好，从未使宫中闹出任何麻烦事来。不禁由敬生爱，与穆姬的情感愈来愈亲密。

六七年来，穆姬先后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为公子罃，一为公子弘。两个女儿一名简，一名壁。四个儿女聪明异常，深得秦穆公的欢心。尤其是公子罃，身为嫡长子，将来若立太子，则非

他莫属。

后宫中穆姬名位最高，只有穆姬身亡，宫中内侍才会身着丧服，至城外迎接国君。但穆姬正当青年，无病无灾，怎么会“身亡”呢？穆姬深爱故国，莫非闻听晋君被擒，悲伤之下，以身殉其故国不成？秦穆公心中闪过不祥的念头。

众内侍跪倒在地，回答着秦穆公的问话：“夫人听说晋君被俘，心中悲伤，自穿孝衣，在内宫搭了一座木柴堆积的高台，并让小人们传话说，‘上天降下灾难，使秦、晋两国不能以玉帛互相赠礼相见，而以兵戈兴师相见。假若晋君早晨以俘虏的身份入城，那么臣妾晚上就当自焚以谢上天之罪。现在臣妾是否谢罪，唯有主公可以裁决。’”

“唉！夫人她怎么能，怎么能这样任性呢？”秦穆公长长地叹了一声。他早已知道穆姬虽然素性安静，却潜藏着一种晋国人特有的刚烈之性，说到便能做到。

“主公，夫人如此，是担心秦、晋两国世代为仇，攻杀不已。望主公体谅夫人的一片苦心，不要将晋君带进城中。”百里奚劝谏道。

“好吧，看在夫人分上，寡人不将晋君看作俘虏就是。”秦穆公说着令白乙丙将晋惠公安置于灵台离宫，以兵卒千人看管。

秦穆公回到宫中，穆姬已走下高台，跪下请罪。她以自焚要挟国君，实为“大不敬”，论律当斩。

“夫人此举，可吓坏了寡人，下次再也不能这样了。”秦穆公扶起穆姬，半是怜爱，半是着恼地说着。他本来要大排朝堂之宴，庆贺伐晋大胜，可是让穆姬这么“一闹”，顿时没了兴致。

虽然秦穆公并未降罪，穆姬仍是素服自处偏宫，以示不违秦国律令。晋国大臣们见秦穆公态度缓和，纷纷乞求秦国赦免其君。晋惠公也在灵台离宫中修书谢罪，承认是他有负秦国之恩。秦穆公在晋国君臣答应百里奚提出的三件事后，放了晋惠公，并“礼送出境”。同时派孟明视接受河西五城，顺手将梁国一鼓而灭。

韩原大战，秦国不仅打败强大的晋国，还灭了梁国，又一次震动了西北各国。许多从前归服晋国的小国，也改向秦国行朝贡之礼。晋惠公

亦“老实”了许多，依约将晋仓之粮送与秦国，还将太子圉送至雍城为质。

郤芮对晋惠公说道：“天不佑晋，致使晋国兵败韩原。如今主公名威大受损伤，重耳必趁势谋夺君位，主公须先图之。”他献计攻秦，不胜反败，唯恐晋惠公怪罪，有意用重耳来转移晋惠公的注意力。郤芮所言，正中晋惠公的心病，他立即暗派刺客，至犬戎刺杀重耳。

狐突在晋惠公即位之后，仍是称病不朝，私下里却在朝中宫内广散重金，遍布耳目。晋惠公刺杀重耳之谋虽然隐秘，仍为狐突所知。他立即派人飞车赶往犬戎部落中，以密书命重耳速逃他国避乱。此时重耳已与从者在犬戎住了十二年，大家都有了家室。

重耳娶了赤狄首领的女儿季隗，并已生下二子和几个女儿。赵衰娶的是季隗的姐姐叔隗，亦生下一子。二隗俱是美女，尤其是季隗更有天仙之姿，令重耳迷恋不已，日日与之戏乐，浑然忘却身处何地。

狐毛、狐偃得到父亲送来的密书，立刻催促重耳速逃。重耳有些迟疑，道：“吾之妻儿俱在此地，此即为吾家矣，又能往哪里逃呢？就算真有刺客来，吾等也可求戎主庇护，自然无事。”

狐毛道：“我等从公子至此，是为谋国，岂为安家？戎主已臣服于秦，秦又与晋和好，他岂肯得罪晋君，庇护我等？公子素来聪慧，为何今日糊涂至此？”

“唉！”重耳叹了一口气，道，“非是我糊涂，而是心中已冷，不思谋国矣。为了那个君位，太子申生、奚齐、卓子，还有荀息、里克、丕郑父俱是不得善终。我也不想做什么国君，就与妻儿待在一起，热热乎乎地过他一辈子算了。”

“公子已成晋君眼中之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纵然公子不愿谋夺君位，谁又信之？上天既然给了你公子的身份，你不愿谋国也必须谋国。公子若想安度余生，只有一条路——归国夺取君位！”狐偃厉声说道。

重耳听了，不觉一颤，呆了半晌，才说道：“就算要逃，又该逃往何方？”

“当然是逃往齐国。晋为强国，逃到哪一国都有危险。只有齐国是盟主之国，敢收纳公子并加以庇护。”狐毛毫不犹豫地说道。

“看来也只好如此。大伙儿准备准备，明日一早就上路吧。”重耳叹道。当晚，重耳无法入睡，将出逃之事告知季隗，夫妻二人相对垂泪，痛哭失声。

“我这么一走，也不知哪年才能回来，还望贤妻能对两个儿子善加抚育。若是二十五年之后，我还没有回来，那你就找个人改嫁算了。”重耳道。

“男子汉志在四方，我不敢留你，你也别说什么改嫁的话。我今年已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都成老太婆了，想嫁人也没人要啊。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养育两个儿子，等着你回来。”季隗悲伤而又坚决地说着。

次日天刚亮，重耳就带着狐毛、狐偃、赵衰、魏犨、介子推、先轸等人乘车匆匆向东而行。一行数十人晓行夜宿，顺利地行至中原之地。

一日，重耳行至半路，忽见少了两辆车子，众人停下来一查，不见了重耳的两个近侍小臣，一个名叫头须，一个名叫壶叔。众人顿时着起急来，那壶叔掌管车马的行止，走失了也还不甚要紧。头须却掌管着众人携带的黄金珍宝等物，走失了就等于大家都成了“逃荒”的流浪汉。

正在众人着急之时，壶叔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哭丧着脸道：“头须今日有意落在后面，从一条岔道上往北跑了，我追了好半天也没有追上，因怕大伙儿着急，只好回了转来。”

“回来就好。那头须是见财起了贪心，你真若追了上去，他非把你杀了不可。黄金事小，人命可是关联重大。”重耳安慰地说道。

壶叔听了，感动得流出了眼泪，道：“公子这般好心肠，天下何处寻得。头须真是不知好歹，猪狗不如。”

“幸好前面就是卫国都城楚丘，我等且去向卫君借些盘费，料也不难。”狐偃说。

不想众人走至楚丘，却被守城禁卒挡住，不准他们入城。原来晋惠

公未能暗杀重耳，恼羞成怒，派使者遍行诸国，言重耳本是“罪人”，各国不得收留。卫国迭遭大乱，国势弱了许多，不愿得罪晋君，因此不想给予重耳庇护。

重耳及从人大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绕城而行，向东方的齐国走去。路旁村落庄园倒也不少，可是重耳等人连一个铜钱也没有，饿得肚里咕咕乱叫，也没法弄来吃食。

走到五鹿之地，太阳已经偏西，路旁又出现了一个村子，村口蹲着几个百姓，正埋头吃着饭。众人之中，魏犨身胖体壮，力气最大，食量也最大，亦最难忍耐饥饿。

“公子，我这肚子实在受不了啦，且向这些野人索些饭食，好歹让大伙儿捞上一顿再说。”魏犨边说已边向村口的百姓走了过去。

重耳等人停下车来，都暗暗佩服魏犨的爽快。其实大伙儿早就存了向百姓乞食之心。但众人大多是富家子弟出身，一向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实在拉不下脸面，说出“乞食”二字。

“喂！你等野人，可有多余饭食，供我们公子吃上一顿？”魏犨站在众百姓面前开口喝道。

众百姓不觉都冷笑起来，一人道：“堂堂男子，不能混到一口饭吃，反倒求起我们来了，岂非怪事？哼，我们都是小人，吃的粗菜淡饭，岂能入你等君子之口？要想求食，到那有钱主子家去寻啊。”

另一个人道：“他们到底是君子，我们小人怎敢不给饭他们吃呢？”说着，拿起一个瓦罐，装了些土块进去，拱手送给魏犨。

“好个胆大的匹夫，竟敢戏弄你魏大爷！”魏犨大怒，挥拳欲向那百姓打去。

众百姓见此情景，一齐跳将起来，怒声道：“你等不知是哪国奔来的丧家犬，竟敢在此撒野，莫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魏犨见对方人多，一时不敢下手，硬将拳头缩了回来。重耳饿了一天，正在焦躁之时，见卫国的普通百姓胆敢骂他为“丧家犬”，不禁火从心起，跳下车，挥着皮鞭就向众百姓扑过去。狐毛、狐偃兄弟连忙拦住

重耳，言身在他国，不宜动怒。

“想我本为堂堂晋国公子，却被野人嘲笑，是可忍孰不可忍？”重耳怒气犹自不息。

“公子，此并非野人嘲笑，而是天降吉兆啊。”狐毛说道。

“吉兆？”重耳一怔，“此言何解？”

“得饭易，得土难。土地者，国之基也。今野人献土于公子，乃上天所授，示以公子不日归国为君矣。如此上上吉兆，公子何须怒之？”狐偃说道。

“这……”重耳不觉苦笑了一下道，“二位倒也会说。也罢，就算此是吉兆，且饶了这群野人吧。”

狐毛、狐偃这才放下心来，扶重耳上车，招魏犨回转，继续赶路。他们这群人虽不算少，却个个饿得头重脚轻，有气无力，真要和野人们打起来，只怕占不了什么便宜。

又走出十多里路，天已黄昏，大伙儿找到一块草地停下来，预备露宿此处。重耳又饥又困，头枕着狐毛的大腿，睡在草地上，动也懒得动一下。

先轸和魏犨一样胖大，身子却灵巧了许多，在草野间指挥众人采集着野菜，东跑西奔，一点也不显得累。他性爱打猎，尤喜到深山里乱跑，有时迷了路，好些天不能回家，只得自谋求食之法，倒也因此识得了许多野菜。

众人虽失了黄金财物，车上还有着盛水的瓦罐。壶叔领着几个近侍小臣拾来柴枝，架起瓦罐，煮着野菜。不一会，野菜熟了，众人以饮水的竹筒盛着野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狐偃盛了两竹筒野菜，一筒递给重耳，一筒递给兄长狐毛。狐毛接过竹筒，大口大口地吞咽起来。重耳却是眉头紧皱，一口也吃不下去。

“路程还远，你不吃点东西，怎么能撑得下去呢？”狐偃说道。

“唉！想我重耳一生锦衣玉食，哪里吃得进这种东西。”重耳说着，

恶心起来，哇地吐出口黄水。

“这……”狐偃手足无措，转过头向人丛中看去，他在寻找赵衰。在重耳的这一众亲信里，赵衰最少言语，但不说则已，一说重耳必听。可是他寻过来寻过去，怎么也找不到赵衰，问众人，众人也答不知。

“不用找了。赵衰这小子定是学了那头须，私自跑了。”魏犨大声说道。

“头须是贪财小人，才会私自跑了。赵衰这时跑了，又能贪走什么？”狐毛问道。

“他可以贪夷吾的官位呀。他这个时候跑回去，将我们的秘密告知夷吾，一定能捞个中大夫什么的？”魏犨仍是大声说道。

“赵衰若贪官位，就不会跟我在犬戎部落里一待那么多年。他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事，在后边耽误了，诸位切勿猜疑。”重耳挣扎着坐起身说道。

魏犨这才不作声了。心里道，在犬戎那儿赵衰成天搂着美人，当然不会跑。现在大伙儿连饭都吃不上，他又为什么不跑？

大伙儿正在忙乱着，赵衰提着个瓦罐，喘着粗气跑了过来。重耳大喜，埋怨地问：“你跑到哪里去了，害得大伙儿到处找？”

赵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今儿做了回贼，在野人那儿偷了罐小米稀饭。”

“呵！你小子倒精灵古怪的，居然想出了这等吃食的妙法！说，你肚中早被小米稀饭撑饱了吧。”魏犨跳过来问道。

“第一次干这活儿，生怕让人捉住了，哪儿顾得上喝这好东西呢。”赵衰边说边将瓦罐递给了重耳。

重耳顾不得客气，抱起瓦罐，咕噜噜一通猛喝，如饮甘露。待他放下瓦罐时，那小米稀饭已去了一大半。赵衰肚中忽然咕咕咕地叫了起来。

“唉！差点忘了你。”重耳叹了一口气，将瓦罐回递给赵衰，“这些

你都喝了吧。”

赵衰看了看魏犨等人，将小米稀饭倒入野菜汤里，与大伙儿共食了一顿。

第二天早上，大伙儿又煮了几瓦罐野菜汤喝了一顿。重耳仍是不肯喝那野菜汤，饿着肚子坐在车上，东摇西晃地走了一天。到了傍晚野宿之时，重耳已面孔蜡黄，说话都没有力气了。

“肉汤，有点肉汤就……就好了。”重耳喃喃说着。狐毛、狐偃、赵衰等人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来。众人行在卫国平阔的田野上，连一顿饭都弄不到口中，哪里能去弄到肉汤呢。

如果是在山野里，以众人的手段，也许能猎得些野味。可在田野里，除了田鼠和麻雀，找不到任何“带肉”的东西。晋人素信鬼神，不食鼠、雀，因鼠、雀与人共食于田，俱得天佑。其实就算能食鼠、雀之肉，擒拿这等精灵刁钻的小东西也很不容易。

“公子，且忍一时之苦，到得齐国就好了。”狐毛劝道。

“要不了几天，我们就可以走出卫国，脱此苦难。”狐偃也说道。

“别骗我啦，此地离齐国还远得很，我……我就死在这儿算了。”重耳哼哼唧唧地说着。

“公子，晋国昏君当道，善良之臣日夜忧心，都盼着你能回去呢。”赵衰说道。

重耳沉默了。狐毛、狐偃面露喜声，想着赵衰到底是赵衰，一句话就能说动重耳。

“唉！”重耳忽又叹了一口气道，“人死万事为空，还论什么昏君不昏君的。”

狐毛、狐偃愣住了，看来连赵衰的话，公子也不听了。如果赵衰都不能劝说公子振作起来，那么还有谁能劝动公子？

“公子不回晋国，则列祖列宗的大业难保，纵然身死，又有什么颜面去见列祖列宗？”赵衰说道。

“夷吾不怕日后难见列祖列宗，我又怕什么？”重耳嘟哝着说道。

“公子，你这么意气消沉，连夷吾都不如。”狐毛带着怒意说道。

“我是不如夷吾，他做国君，住华宫，拥美女。我做流浪汉，睡草地，喝稀粥。嗯，如今连稀粥也……也没有了。”说到稀粥，重耳肚中又响了起来。

“公子你……你……”赵衰也生起气来，欲指责重耳几句，又不知该指责重耳什么。

“肉汤，有……有肉汤吗？”重耳两手在空中乱抓起来。

“公子，你再这么混闹下去，我可先走了！”一直闷头没有说话的魏犨陡然大叫道。

“汤，肉汤，肉汤来了。”忽然有一个人说着。魏犨转过头望去，见那人五短身材，面白无须，原来是介子推。

在重耳的从人之中，介子推一向不甚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世。介子推虽然也是世家子弟，但在他这一代已衰落不堪，家族中无一人在朝中为官，备受亲朋讥嘲。而狐毛兄弟、赵衰、魏犨等人的父亲都是国中闻名的大臣，名声显赫。

介子推总觉得有一堵无形高墙隔在他和这些人之间。他在众人中很少说话，不怎么合群，连重耳也极少向他问什么事情。此时见这个不声不响的介子推居然说有“肉汤”来了，众人都是吃了一惊。但见介子推手里捧着个小瓦罐，里边冒出热气，肉香四溢。

奇怪，这介子推从哪里弄来的肉汤呢？狐毛兄弟、赵衰、魏犨等人心中满是疑云。

“啊，是肉汤！”像是溺水的人见着了一根禾草，重耳精神大振，猛地把介子推手中的瓦罐“夺”了过来，呼噜噜地喝着。狐毛兄弟、赵衰、魏犨看着重耳的那副馋相，心中也痒痒的，好不难受，尤其是魏犨，口水都流了出来。

重耳很快就将一罐肉汤喝完了，还用舌头在罐沿上舔了舔，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想我贵为公子，不知吃过了多少山珍海味，却从未尝到过如此鲜美的肉汤。”重耳感慨地说着。

“公子既已就食，就该继续行路，无负众人之望。”介子推说着。他的脸色异常苍白，双腿也在隐隐颤抖。狐毛奇怪地低下头，发觉介子推的大腿被布条紧缠着，渗出了一丝丝鲜血。

“唉！我这人啊，就是喜欢吃肉，一天不吃肉，便浑身没了力气。这次多亏子推，救了大难。嗯，此为何野物之肉？怎么味道如此鲜美？”重耳问道。

“公子不用多问。今夜晴朗，兼有月色，可以不必留宿，尽快走出卫国之境。”介子推道。

“子推，你，你这肉汤是否从股上来之？”狐毛忽然问道。介子推苦笑了一下，并不回答。

重耳大惊，向介子推大腿上看去：“啊，你，你果然是……是……”

“此肉汤实乃小人之股肉也。今众人之期望全在公子一身，而公子意气消沉，不思进取，未免冷了众人之心。小人割股熬汤，非有他意，唯愿公子振奋，心怀远大，使我晋国强于天下。”见无法隐瞒，介子推只得说道。

重耳大为感动，眼中热泪滚滚：“是我连累子推矣。子推如此厚恩，我将如何报答？”

“公子，主也。小人，臣也。主难臣危，本为一体，何言报之？”介子推道。

“公子有如此忠臣，实为上天赐福，可喜可贺。”赵衰拱手说道。狐毛、狐偃、魏犨等人也纷纷向重耳行礼致贺。

“子推忠心可比日月之光，吾当从其命矣。”重耳肃然说道。一行人重又上车，借着月色，连夜向东驰去。

第二十三章　贤臣俱逝霸业危　千秋功名身后事

在重耳奔向齐国的时候，齐桓公正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他视为仲父的辅臣管仲与世长辞，给齐国的“霸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管仲是在寒冷的冬天突然病倒的，一病就不起。齐桓公亲自赶往管仲府中探望，见他已瘦脱了形，几乎难以相认。

“仲父，你怎么一病就成了这个样子呢？”齐桓公握着管仲的手，心中禁不住阵阵酸楚起来。

“微臣已年近八旬，算是长寿之人，纵然不起，也无复遗憾矣。”管仲笑道。他虽然体质极虚，神智却是异常清醒，语音也极清晰。

“寡人能得今日之霸业，全靠仲父指教。今仲父病重，教寡人依靠谁呢？”齐桓公垂泪说道。

“宁戚智勇双全，堪当大任，可惜，可惜又先我而去了。”管仲感叹道。

“除了宁戚，朝中还有何人能当大任？”齐桓公问。

“隰朋见事分明，能临机决断，亦可担当大任，只是他也老矣。”管仲答道。

“这……”齐桓公沉吟起来。他并不喜欢隰朋，认为其人不够忠心。

“听说鲍叔牙身体好了些，可以走动，难道不能担当大任吗？”齐桓公又问。

“鲍叔牙乃古今少见之大贤也，实为至诚君子。然可使其谏于政，而不可使其执于政。”管仲道。

“既为大贤，又怎么说其不可执于政呢？”齐桓公困惑地问。

“鲍叔牙其人，是非善恶太过分明，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水至清

则无鱼’，执政者，须心胸阔大，能容不堪容者，方可沉稳其心，徐徐图之。鲍叔牙见人其恶，必欲除之而后快。虽其用心良苦，然易见于小而忘于大，故得其谏政，君之幸也，用其执政，难成大事矣。况鲍叔牙久病之体，虽一时转好，终难持久矣。”管仲说着，心中感伤不已。

“如此，寡人当以何人执掌朝政。”齐桓公有些不知所措地问。

“微臣等俱已老矣。当更选新人，以其贤者执政。”管仲道。

更选新人？齐桓公心中一动，道：“公子开方甚贤，且年岁又不及五旬，可为执政矣。”

“不，公子开方不可大用。公子开方、竖刁、易牙三人，国人呼之三贵，俱视其为邪臣。”管仲忙说道。

“什么，此三人是为邪臣，何故？”齐桓公惊愕地问。

“此三人专以媚上邀宠，希图富贵，不为邪臣，谁为邪臣？”管仲反问道。

“仲父此言差矣。以易牙为例，寡人偶然戏说一句‘不知人肉为何滋味’，其听在耳中，记在心里，竟烹其爱子，以适寡人之口。易牙如此，是爱寡人胜于爱子矣，仲父怎可视其为邪臣？”

“人情之爱莫过于爱子。其子尚可烹之，何事不可为？易牙之心，残忍可怖，必有害于君。”

“竖刁为跟随寡人左右，不惜自宫，总不会害于寡人吧。”

“人情之好莫过于情欲。竖刁自宫，永绝情欲，无复常人之态，心地险恶，可想而知矣。主公置于左右，危矣！”

“卫公子开方去其太子之位，臣于寡人。父母虽死，而不奔丧，勤于朝政，可谓贤者矣，何亦名列邪臣？寡人所不解也。”

“人情之亲莫过亲于父母。对其父母尚可不尽其孝，又何忠于主公？且太子之位，国之储君，谁不求之？其弃太子之位，所望必有过于储君之尊矣。总之，公子开方、易牙、竖刁三人，俱为奸恶之邪臣，不可亲近，主公应将其速逐而去。”

“公子开方、易牙、竖刁三人近来格外勤慎恭谦，并无劣迹，何言逐之？”

“此三人未敢作恶，乃朝中老臣尚多，正气犹在。然今老臣凋零，朝中暮气甚重，此三人将趁势作恶矣。”

“公子开方、易牙、竖刁既为邪臣，往昔为何不闻仲父一言提及？”齐桓公不悦地问。管仲以前所未有的凌厉语气攻击着他的宠臣，令他听了极不舒服。

“唉！”管仲长叹了一声，“此为微臣不及鲍叔牙之处矣。鲍叔牙屡欲驱逐‘三贵’，吾屡阻之。”

“仲父既然以为公子开方、易牙、竖刁为邪臣，奈何阻止？”齐桓公奇怪地问。

“微臣愿留‘三贵’在朝，以‘三贵’善于奉迎，能娱主公欢心耳。主公欢心，则可免喜怒无常，令朝臣无所适从之病矣。‘三贵’虽为祸水，然微臣可作堤坝，使其不致为害。今微臣不起，堤坝将去矣。主公若以微臣为念，当切记微臣之言，不可使‘三贵’执政，以致‘祸水’横流。”管仲恳切地说着。

“仲父之言，寡人自当牢记在心。”齐桓公勉强说道，心中却不以为然。

公子开方、易牙、竖刁素为寡人所亲，必然招致众臣嫉妒。管仲你能作为堤坝，防“祸水’之害，难道寡人就不如你，任凭“祸水”横流？若无寡人，你管仲又何能执掌朝政数十年，享尽世上荣华富贵？管仲啊管仲，你莫非是老糊涂了，竟如此轻视寡人！

“太子贤能，然性格柔弱，不够决断，愿主公多……多加教训，使我齐国之霸业，世世相传。”管仲艰难地说着。

“这个寡人自知。仲父亦不可太过忧心，安养贵体吧。”齐桓公说着，退出了内堂。他心中的酸楚淡了许多，不愿再待下去，径自回至内宫。

寒风呼啸，管仲虽是深卧内堂之中，亦感受到了苍茫的肃杀之气。

我齐国只怕亦是如这天气一样，到了残冬时节，势将万木凋落。唉！吾虽不负平生所学，使齐国成就霸业，却难使齐国永保霸业，未免美中不足。然自三代以来，无数英雄豪杰创下的赫赫功业，俱随流水而逝，谁也不能久存。兴衰之替，原是天道之常，非人力可以旋转矣……

管仲回想平生之事，历历如在眼前。

一个人悄然走进内堂，立在榻前。

“鲍兄，这么冷的天气，你怎么来了？”管仲大为感动，欲欠身行礼，偏偏无力抬起身来。

“你我兄弟，就不必多礼了。”鲍叔牙制止道，顺势坐在榻沿。

两人俱为当朝大臣，如此见面就坐，并不合于礼法。平日鲍叔牙视礼法如同性命，不论在何种情势下，也不会行出有违礼法之举。可是今天，他眼里已没有了“礼法”，有的只是一个患难与共、喜忧相同的知心朋友。这样的朋友，他今生今世只会拥有一个，然而这唯一的一个又要离他而去。鲍叔牙心头的悲伤如山一样沉重，压得他什么都“忘”在了脑后。

“还记得四十年前，你把我从鲁国‘捉’回来的情景吗？”管仲问。

“记得，记得。那些事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没有鲍兄，小弟四十年前就已成为鬼魅矣。”

“没有贤弟，齐国岂有今日之霸业。贤弟之功，可谓前无古人，当长存后世矣。”

“功业富贵，不过是天上浮云，能值几何？唯鲍兄相知之意，可长留天地之间也。”

“那年自鲁返齐，在车上我曾言道，身为齐人，却要冒充鲁人，是为大耻。今后我齐国之后代子孙，当不复蒙此耻辱矣。”

这却未必。管仲心里说着，口中并不言语，还笑了一笑。他知道，鲍叔牙如此大夸他的功劳，是想让病中的他感到愉悦，欢乐地度过最后的日子。管仲想着他此生并无憾意，应该能够欢乐地等待最后的时刻。

但他心中总觉沉甸甸的，似有什么未了之愿。

“贤弟素喜歌舞，当此天寒之时，正宜饮酒，何不唤来歌姬，一助酒兴？”鲍叔牙兴致勃勃地问。

“怎么，鲍兄老了，反倒对歌舞之艺来了兴致吗？”管仲奇怪地问。

“其实我对歌舞之艺，也很喜欢，少年时日日沉醉其中呢。”鲍叔牙答道。

“那么，鲍兄为何后来又很少观看歌舞呢。”管仲笑问道。他的精神仿佛一下子好了许多，脸上隐隐透出红光来。

“少年时，我非常喜欢邻家的一位姑娘，日日都要倚在邻家的后墙唱着歌儿，记得我那时唱得最多的是《东方之日》那首曲子。这本是迎亲时方能唱的曲子，可我太想娶到那位姑娘，就经常唱这个曲子。姑娘也很喜欢我，也回唱着这个曲子。可是姑娘的父亲听了却不高兴，说我不知礼法，难成大器。结果，那姑娘就嫁给了别人。从那以后，我很少听歌了，见到别人沉迷歌舞，心中也不舒服。”鲍叔牙悠悠说着，带些神往之意，也带着愧疚之意。

“此等隐秘之事，我倒从未听鲍兄说起。”管仲听得入迷，待鲍叔牙的话头停住了好一会才说道。

“这等少年荒唐之事，我本早已忘却，不知为什么，近些天偏偏记起来了。”鲍叔牙说道。

“我也是这样，许多少年之事都浮上了心头。有时竟忘了身为老朽，欲奋起而歌之。”管仲深有同感地说道。

“我虽比贤弟更老，却未觉到‘朽’意。嗯，前些时贤弟来看望我，曾为我鼓琴而歌，今日我就献丑还报一曲，如何？”鲍叔牙说。

“妙啊！”管仲叫起好来，“天下人中，除了你早年的邻家父女之外，只怕唯有我管仲，方能听到你的这等‘淫邪’歌声。”

鲍叔牙一笑，道：“我能记得的曲子，恐怕还只是那首《东方之日》。”他说着站起身，走到堂中的木案前，跪坐下来。那木案上放有一张王都出产、镶着玉璧的名贵七弦琴。鲍叔牙深吸两口气，抚着琴

弦，以苍老喑哑略带僵硬的嗓音唱了起来：

东方之日兮（东方日出的时候啊）

彼姝者子（看见了那个美丽的姑娘）

在我室兮（她已来到了我的新房啊）

在我室兮（她已来到了我的新房啊）

履我即兮（跟着我的步子不心慌啊）

东方之月兮（东方月出的时候啊）

彼姝者子（看见了那个美丽的姑娘）

在我闼兮（她已来到了我的内堂啊）

在我闼兮（她已来到了我的内堂啊）

履我发兮（学着我行路心不慌啊）

管仲听着、听着，忽然看见一轮红日自东方升起，光芒四射。红日下一辆高车飞驰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车上坐着年轻美丽的婧姬，正在向他招着手。

“等等我。”管仲叫着，身体犹如一片落叶随风飘起，飘向那光芒四射的太阳。

“铮”的一声大响，琴弦断了一根。鲍叔牙怔怔地望着榻上的管仲，他的笑意凝固在脸上，凝成山谷间苍翠的山岩，任凭千年万年风雨的侵袭。

寒气似乎一下子涌了进来，将鲍叔牙也凝成了冰冷而坚硬的山岩。

上天好像在警告齐国，一年之内，让管仲、隰朋、鲍叔牙三位大臣先后去世，使齐国的朝堂上笼罩着一片沉郁的悲凉之意。齐桓公悲不自胜，常常当着众大臣的面仰天长叹：“哀哉仲父！哀哉鲍、隰二贤！是天夺吾魂魄矣！”朝臣大都与管、鲍、隰有着良好的友谊，俱都悲痛不

已。

另一部分人虽在神情上亦显得十分悲伤，心中却是兴奋欲狂。这些人中又分为两类，一类为世家贵族，一类为新晋宠臣。世家贵族以高、国两家为首，新晋宠臣自是以公子开方、竖刁、易牙为首。

高、国两家此时的主人为高虎、国懿仲，依例位居上卿。从礼法上论，高、国二人的地位甚至高于管仲。因为管仲虽然职为相国，名位却列于上大夫，比他们整整差了三等。但是管仲却执掌着齐国朝政，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权威无人可及。高、国二人名为上卿，仅仅只能在祭祀之时摆摆架子，毫无实权。管仲又行出种种新法，让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少了许多利益。高、国一众世家贵族痛恨管仲恨到了骨子里，却又奈何他不得。他们以世家贵族特有的耐心等待着，等待着他们能够呼风唤雨的那一天。

自从齐桓公立下公子昭为太子后，公子开方、竖刁、易牙都“老实”了许多，俨然“改邪归正”，做了贤者。他们在等待，等待着齐桓公耳目不灵的那一天。

高、国二人等到了他们想等到的那一天，公子开方、竖刁、易牙同样等到了他们想等到的那一天。他们都是极有智谋的“贤能”之人，做出的自然都是“贤能”之事。

不论高、国二人，还是公子开方、竖刁、易牙三人，都成了管仲、鲍叔牙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哭倒在管、鲍二人的灵堂中，悲伤有如孝子。他们更连上表章，恳请主公厚恤管、鲍二位贤臣的后代。

齐桓公深为感动，连连叹息：“管仲有治国之大才，却无识人之明。”他令高、国二位上卿亲自主丧，厚葬管仲、鲍叔牙二人，并以国君之尊，亲至墓前行礼。他又将管仲、鲍叔牙二人的封邑扩充一倍，赐其后世永住。二人嫡子亦承袭为官，更加一等，由上大夫升至下卿。国中百姓对齐桓公厚待功臣之后大为称颂，人人都说贤臣虽亡，贤君犹在，国中无忧矣。

天下各国对管仲、鲍叔牙的去世深表哀痛，纷纷派出使臣，前往齐国吊祭。使臣们对齐桓公亦是大加称颂，感叹管、鲍有幸遇到贤君，生前死后俱是荣耀无比。齐桓公高兴起来，认定高虎、国懿仲、公子开方、竖刁、易牙都是难得的忠臣。

为了表示对管仲的哀悼，齐桓公不再设置相国。高虎、国懿仲二人以上卿之位，共同执掌国政。公子开方得了隰朋所遗之职，专管交往各国，朝贡周室。竖刁则获得了从前鲍叔牙掌握的权力，成天坐在高车上，巡视街市，捉拿盗贼或欺行霸市的奸商。易牙执掌禁军，控制着朝堂和内宫的出入警卫之事。

分派已定，齐桓公自觉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遂日日依旧饮宴不休，沉醉歌舞之中，只是缺少管仲，总觉得有些寂寞。

从前每隔一段时日，齐桓公就会和管仲谈论一番天下大事，感受他作为盟主指点天下的气派。如今他和高、国二人谈起天下大事，却是索然无味。高、国二人枉为上卿，对天下大事竟是茫然无知。公子开方又很忙，常在国外，没有空闲与齐桓公谈论天下大事。竖刁、易牙倒有空闲，却只能与齐桓公谈些酒色歌舞之事。

唉！我朝中虽不缺少忠臣，但像仲父那样明了天下大事的宰辅之臣，却是再也找不出一个来了。齐桓公无奈地在心中叹道。

就在这时，边关守将遣人飞报——晋国公子重耳欲避难齐国，可否纳之？

齐桓公大为兴奋，拍案叫道："我齐国乃是盟主，任何人前来投奔都可收纳。"他当即令公子开方为使，亲至边关将重耳等人迎入临淄。

重耳一行人自从进入齐国，就恍然如在梦中，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先是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困顿得如同乞食的流浪汉一般。不想转眼之间，忽然被人敬若上宾，乘高车、穿华服、食佳肴、宿驿馆，时时还能观赏美女的歌舞。重耳对前来迎接他的公子开方感激不已，差点流出泪来。

"在下不过是听从主公吩咐罢了。公子要谢，应该谢我主公才是。"公子开方说道。他已年近五旬，英伟之气早已衰退，换成了一副娴雅的风度，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盟主应谢，大夫亦是该谢。"重耳拱手道。心想，听说公子开方不愿当太子，而宁可成为齐国大夫。先前我还不信，如今看来，公子开方如此，亦是情理之中。我若日日享此富贵，也不必去当什么太子。

待进入齐国都城临淄，重耳一行人更是神驰目眩，眼睛都不知该放到哪儿去。在重耳等人眼中，晋国都城绛邑阔大雄浑，富丽堂皇，已是天下之最。但是绛邑和临淄比起来，就像是茅舍和王宫相比，寒酸得令人羞于提及。

临淄城池的高大威武自不必说，其繁华富丽更是重耳等人做梦也不曾想到。但见街道两旁俱为瓦屋精舍，涂朱抹翠，色彩缤纷。道上车如流水，人挤如蚁，熙熙攘攘，喧哗之声直入云霄。

每隔不远，就有一处市肆，或专卖米粮，或专卖丝帛，或专卖酒器，或专卖皮货，或专卖牛羊……数都数不过来。市肆中人服饰相貌千奇百怪，天下各处华夷人等俱能见到。街市之间更有许多酒舍女馆，无数华服豪客在其中进进出出。丝竹鼓乐之声隐隐自酒舍女馆中传出，勾人心魄。

载着重耳等人的高车在闹市中行了十余里，方来至巍峨壮观的齐宫之前。衣甲鲜明的禁卫军卒在易牙的率领下，队列森严，以金鼓之乐，将重耳等人迎入。

齐宫正殿台基高大，足有三丈之高，殿柱双人才能合抱，其雕梁画栋，金饰银装，令重耳几乎不敢仰视。就连四角偏殿，也全为巨瓦覆顶，朱泥涂壁，白石为阶。重耳不觉想起了晋国宫室，虽然也算得上高大，却除了正殿外，其余偏殿，俱以茅草结顶，只在屋脊处盖着巨瓦，以防厉风。

齐桓公以招待国宾之礼，于正殿之上大摆豪宴，为重耳接风洗尘。重耳恭恭敬敬地对齐桓公行过大礼，深表感谢之意。见到重耳如此礼敬，齐桓公更是兴奋不已，问："公子出行，是否带有内眷？"

"逃亡之人，自卫尚且不能，哪敢带着家室。"重耳答道。

"哈哈！"齐桓公不禁笑了起来，"寡人可比不了公子，一夜独宿，便难受得像过了一年似的。男人但凡离开了酒、色两件'宝物'，就似夏天的禾苗缺了雨水，没有一点活气。也罢，公子既来到寡人这儿，就像来到家里一样，岂能缺少了美人？"

他说到做到，酒宴散后，立即招来一群宗室之女，择其貌美者嫁给重耳。然后他又赠给重耳府第一区，高车二十乘，骏马八十匹，黄金千

镒。见齐桓公如此礼遇重耳，齐国朝臣也纷纷相赠重耳，或送粮米，或送美酒，或送女乐，络绎不绝。

重耳及从者感叹不已，道："闻说齐侯贤而有礼，虽为霸主，亦愿敬重士人。今日亲见之，始信其能号令天下，不仅是为武威，更为仁德矣。"齐桓公听见了重耳等人的话，得意扬扬，乐了好一阵子。

齐桓公年岁愈老，便愈对神仙术士医者之流深感兴趣。公子开方、竖刁、易牙投其所好，千方百计罗致各种方术巫医等怪异之士面见齐桓公，使齐桓公绝无过问朝政的空闲。

其实就算有了空闲，齐桓公也对朝政之事懒于关心，他已成为盟主，又不能去做天子，没有什么"功业"去追求了。既无"功业"可去追求，他又为什么要劳力费神地关心朝政？齐桓公一心一意想着他能成为神仙，可以长生不老，永享富贵。

见到齐桓公如此冷漠朝政，他的一班"忠臣"开始大肆活动起来，渐渐分成了几派人马，互相对垒，欲争高低胜负。

高虎、国懿仲为一派，自命为'正人君子'，与各世家大族出身的朝臣结为朋党，不遗余力地攻击其余一切朝臣为"奸邪小人"，尤其是猛烈攻击着竖刁、易牙二人。

竖刁、易牙在地位上无法与高虎、国懿仲相比，却控制着齐桓公，凡是攻击他二人的表章，都被中途截下，根本到不了齐桓公手中。可是高虎、国懿仲又把持着朝政，令竖刁、易牙无法在朝堂上安置亲信，扩充势力。

公子开方自居贤者，既不接近高、国二人，也不靠近竖刁、易牙，一副"冰清玉洁"的雅士之态。许多既不满意高、国二人，又痛恨竖刁、易牙的朝臣纷纷投归到了公子开方的旗下，使他势力大增，谁也不敢忽视。

众人的目光不觉都转到了齐桓公的公子们身上。齐桓公已老，只怕当不了几年国君，那么，谁控制了未来的国君，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高、国二人既是"正人君子"，就应名正言顺地支持太子。于是，太子昭成了世家贵族中最欢迎的客人，成天忙于饮宴，不是庆贺高虎的生

日，就是赶赴国懿仲嫁女的喜宴。

竖刁、易牙本是公子无亏一党，只因齐桓公立了太子，才不敢与公子无亏多加来往。此时他二人已百无禁忌，遂成天相约公子无亏至郊外行猎。

公子开方则成了公子潘府上的常客，一有机会，便对众人言道："公子潘谦和仁厚，气量广大，将来未可限量。"

公子元年纪虽然不大，志气却是不小，见三位兄长俱有朝臣护拥，好不得意，也不甘寂寞，与公子商人结为一党，奔走于公室子弟府中，宣称："齐国将要发生大乱，非我公室子弟，不能救之。"

齐桓公对宫外之事一无所知，仍日日探寻"神仙"之事。不久，齐桓公生病了，一种彻骨的冰冷在他全身漫延着，使他的四肢渐渐麻木僵直。

啊，我真的是病了，真的是要死了吗？不，不！我不会病，我不会死！我不是凡人啊，我是堂堂的天下霸主，天必佑我，天必佑我！齐桓公额上汗如雨下，瘫倒在铺着狐皮的芦席上。

易牙命小太监们将齐桓公扶到榻上，然后飞步奔至宫门，对禁军士卒言道："主公忽患恶疾，厌闻人声。不论何人，没有我的令牌，一概不许入宫，违令者诛灭九族！"

黑夜无尽，永远罩在齐桓公的头上，令他见不到一丝光明。齐桓公直挺挺地躺在榻上，不停地呼喊着。没有一个人答应他，平日恭顺惶恐的太监宫女们全都无影无踪。

"易牙……易牙！易牙大夫！竖刁，竖刁大夫！"齐桓公哀恳地呼喊着他的忠臣们，回答他的只是四壁嗡嗡的回响声，并无半声人语相应。他不似是一个睡在内宫的堂堂国君，倒像是一个卧在荒野之地的落魄游子。

"人呢……寡人怎么看不到一个人，寡人害怕……害怕……呜……呜……"年迈的齐桓公像一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昭儿……昭儿……郑姬……郑姬，你们，你们都在哪儿……"齐桓

公哽咽着呼唤道。

太子昭和郑姬是他最贴近的亲人，他将整个强大的齐国都给了太子昭，太子昭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抛弃他。但是无论他怎么呼唤，也看不到太子昭和郑姬的身影。齐桓公嗓子喊哑，泪水流干，又饥又渴，昏迷了又醒来，醒来了又昏迷。

寡人不能死，寡人是堂堂的天下霸主。寡人要活下去，要站起来，要去杀，杀尽恶臣逆子，杀尽……齐桓公不停地在心中对自己说着，强吊着最后的一口气，不肯咽下。

他威风四十余年，灭国无数，创下赫赫霸业，怎么能如此不明不白地饿死在宫中？也不知过了多久，黑暗中忽地有了响动，亮起了一星微弱的烛光。齐桓公惊醒过来，奋力睁大眼睛，向光亮望过去。但见烛光里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宫女，缓缓走到榻前。

“水……水……寡人渴……渴啊。”齐桓公如见救星，呻吟着叫道。

“没有水，什么都没有。”老年宫女摇着头，悲哀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是……是这样？”齐桓公问，声音衰微。

“竖刁、易牙将内殿门窗尽行堵塞，不许一人靠近。”老年宫女答道。

“恶臣，果然是这两个恶臣作乱！杀，给寡人杀了这两个恶臣！”巨大的愤怒使齐桓公身上涌出一股热力，声音大了许多。老年宫女眼中泪光闪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寡人明白一世，到末了……到末了……”齐桓公说不下去了。他不再是拥有三军锐卒的天下盟主，他只是一个垂危的病人，眼前只站着一个年老的宫女。

“你是谁，又怎么能进来呢？”齐桓公凝视着眼前的宫女，心中酸痛。

寡人平生宠妾如云，子女数十，当此危难之时，身边却只有一个年老的宫女。

“主公，你一点都不记得我吗。四十多年了，我可是一刻也没有忘记主公，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只有十六岁，正站在一株桃花树下，那桃花开得正红，像血一样红，血一样红……

“啊，你是晏蛾儿，你是晏蛾儿……”齐桓公陡地说道，眼中滚出了一串泪珠。

几十年来，他被众多的美女簇拥着，早将晏蛾儿忘得干干净净，可在此时此刻，他却无比清晰地记起了和晏蛾儿初次见面的情景。他甚至还记起来了——晏蛾儿曾怀有身孕，却被他冷酷地一脚踢掉，几乎送了性命。在他所宠幸过的美女中，晏蛾儿的境遇最是悲惨。但偏偏是这个他待之最为无情的姬妾，在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他的身边。

“主公，你还记得我，还……还没有忘了我。我知道，你决不会忘了我的，你只是被那些妖女迷惑住了。我从来不恨主公，只恨那些妖女，是那些妖女害了我，害了主公。我见那些妖女要害主公，就拼了性命，从水洞里钻了进来。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公死在一起。”晏蛾儿哽咽着说道。

“不能死。你不能死！你，你快出去，传寡人之命，让太子进宫，杀，杀了竖刁、易牙！”齐桓公急急说道。

“竖刁、易牙已封闭宫门，里边的人出不去，外边的人进不来。”晏蛾儿说道。

“天啊！天啊！我齐国难道就此完了吗。唉！仲父啊仲父，我就算死了，又有何面目与你相见？”齐桓公愤然大叫数声，口中流出黑血，呜呼哀哉。

“主公！主公！主公！”晏蛾儿连叫数声，见齐桓公不答，猛然一头撞在殿柱上，额碎而亡。

这一天，正是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冬十月初七日。计齐桓公自周庄十二年夏五月即位至此，共有四十三年。

竖刁、易牙得知齐桓公已死，立即会同公子无亏，集禁卒并家兵数千人，围困东宫，意欲杀死太子昭。不料他们却扑了一个空，搜遍东宫，也见不到太子昭的人影。

“这一定是高、国二贼将太子藏了起来。”竖刁说着，就要领着众禁卒向高、国二人的府第扑过去。

“且慢。”易牙连忙拦住竖刁，道，“高、国二贼家兵众多，党徒满朝，恐难以将其灭之。为今之计，当先定公子之君位，然后以君令号召三军，扫除逆我之人。”

“嗯，这也有理。公子你看如何？”竖刁转过头问着公子无亏。

自从齐桓公不问朝政之后，竖刁就借口须日日巡查，绝少入宫见齐桓公。他把宫中诸事和监视齐桓公的“重任”，一股脑地推给了易牙。在竖刁眼中，齐桓公已是死虎，不甚要紧，他没有必要在宫中空耗心思。

他的心思只用在两个方面，一是黄金铜钱，二是公子无亏。所有的街市商肆酒舍女馆等处，每向公室交十枚税钱，就必须另提出一枚交给他。齐国公室每日所得税钱数以百万计，竖刁每日所得亦数以十万计。除了捞钱，竖刁每日必去公子无亏府中。未来的国君将是公子无亏，他必须牢牢地将公子无亏置于自己的掌握中。

“就依易牙大夫所言吧。”公子无亏说着，神情又是惭愧又是恼怒。

齐国为盟主之国，数十年来大力倡行礼仪，已俨然号称为“礼仪之邦”。然而无亏身为人子，父死秘不发丧，又兴兵杀弟，抢夺君位，已毫无半点礼仪可言。

君父啊君父，我现在这样，全是你逼成的！我身为长子，又从无失德之处，为何不能立为太子？是你先失了礼法，须怪我不得。我若成了国君，定然会比公子昭强得多，能使我齐国永霸天下。公子昭除了能学着娘们唱歌讨好于你，还能干什么？公子无亏的内心虽然异常激动，但还能保持住表面的镇定。

竖刁、易牙、公子无亏商议已定，立即拥禁卒家兵回转宫中，准备大集朝臣，以武力将公子无亏定为国君。但当他们赶至宫门时，忽见公子开方、公子潘领着千余家兵，急急而至。

“主公去世，乃国中第一要紧之事，尔等何敢隐瞒？”公子潘指着竖刁、易牙二人，怒气冲冲地问着。

齐国公子长大成人后，一般都立府而居，无事不得擅入宫中。公子潘在十年前已立府而居，但仍和内宫的母亲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宫中有任何事情发生，葛嬴就会立刻派亲信小太监混出宫门，告知公子潘。公子潘知道的事情，公子开方一样能够知道，并会想出种种应对之策。

对于公子开方的指点，公子潘钦佩得五体投地，常得意地对亲信们言道："吾有开方，胜有兵车百乘，将来必能成为齐国国君。"

只是自从易牙以齐桓公"身患恶疾"为名，封锁内宫之后，葛嬴就无法将消息传出。公子开方预感将有大乱发生，立即召集同党，各率家兵，拥于公子潘府中，以备不测。齐桓公身死之时，葛嬴已买通守门禁卒，把竖刁、易牙、公子无亏将围杀太子的消息传了出来。公子开方闻知，忙让公子潘将此消息告知太子。

公子潘迷惑不解："我们正好可以借无亏之手除去太子，然后以'大逆'之罪斩杀无亏，一举两得，大夫奈何阻之？"

"太子此时若亡，无亏就会以长子之势，压服高、国诸人，进而迫使邻近诸国承认他为国君，而无亏一旦成为国君，内有征兵之权，可以自重，外有邻国相助，可作依靠，非你我之力能够将其斩杀也。太子得生，高、国诸人必会拼死一搏，邻近之国也不敢轻易承认无亏为君。如此，你我才可从中取利矣。"公子开方说道。

"明白了。无亏难以对付，应当先收拾了他，再去收拾太子。"公子潘说着，派人飞车将消息送给太子。太子大惊，慌忙逃至高虎府中，高虎又劝太子连夜出逃。

国君不喜强臣，强臣亦不喜国君势力强大。齐国的朝政历来为高、国两大世家把持，数百年来享尽荣华富贵，威名赫赫。但是自齐桓公成为霸主，号令天下之后，高、国两大世家在齐国已黯然失色，声势威望弱了许多。高、国两大世家并不希望齐国的国君代代都是霸主。公子无亏造乱，对他们来说，不一定就是坏事。公室子弟们越乱越好，公室乱，国君必弱。国君弱，世家必强。当然，这乱子也不能闹得太大了，把他们也弄得同归于尽。

让太子出逃，是留下一个退步。万一他们斗不过无亏时，就不会因为"窝藏太子"而使双方下不了台。他们是"正人君子"，太子若留在齐国，就不得不和无亏硬拼，毫无退路。太子昭没想到高虎如此缺乏"勇

气”，竟不敢将他堂堂国之储君留在府中，只好听命“连夜出逃”。公子开方派人密切监视着高、国两家的动静，发现了太子昭的出逃。

“太子不在国中，无亏一定要抢登君位，我们决不能让他的图谋得逞。”公子开方说着，当机立断，与公子潘领着众家兵赶往宫门。

见到公子潘气势汹汹而至，竖刁和易牙大出意料，一时说不出话来。倒是公子无亏大喝道：“国家大事，自有朝中大臣料理，岂能容你胡言乱语。”

他从小常和公子潘一起玩耍，每当大喝一声，就吓得公子潘哇哇大哭。但是公子潘早已长成三十岁的壮汉，哪里会怕兄长的一声大喝。

“哼！说得好听。既是自有朝中大臣料理，你又在此地干什么？”公子潘冷笑着问。

“公子无亏由我所召，听宣主公临终遗命，故来此处。”易牙醒过神来，大声说道。

“临终遗命？什么遗命，怎么不召所有的公子齐来，独召无亏？”公子潘紧张起来。

“主公临终遗命——公子昭顽劣不孝，不堪为君。公子无亏忠厚仁孝，可继大位。”易牙更大声地说着。

“公子无亏理应继位，自当迎至内宫重地！”竖刁心领神会，理直气壮地说道。

“君命难违，我虽然难当大任，也不能不勉力为之！”公子无亏当仁不让地说着。

“哈哈哈！”公子潘大笑起来，“好一个临终遗命，有何为证？”

“此便是明证！”公子无亏被公子潘的“不敬”所激怒，挥动手中青铜佩剑，直奔公子潘杀来。

公子潘毫不示弱，亦仗剑迎敌。公子开方见己方人少，势不能胜，忙遣心腹家兵奔至公子元府中求援。公子元亦是早有所备，听得公子无亏欲强夺君位，大为不服，立即会同公子商人率领众公室子弟杀向宫

门。

竖刁、易牙见众公室子弟齐至，料难取胜，拥公子无亏占据正殿。公子开方和公子潘则占据了右殿，公子元和公子商人顺势占据了左殿。三方人马互相监视，谁也不敢先起战衅。一时间，堂堂齐宫竟成了战场，壁垒森严，戈矛相向。而威震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死后居然没有一个儿子至灵前祭吊，任其尸首在榻上腐烂。

见到这等情形，高、国二人暗暗高兴，日日在府中召集群臣痛斥诸公子“大逆不道、禽兽不如”，却不采取任何阻止的行动。他们渴望公室子弟们来一场空前血腥的大残杀，最好同归于尽，全都死光。如此，高、国两大世家就可以玩弄齐国于股掌之上。

第二十四章　宋公守信定齐乱　趁机图霸不自量

齐国大乱，宋国却是风平浪静，一片太平景象。宋国朝臣们对这种太平景象不觉有些厌倦起来，希望能发生些什么“大事”，改变刻板的日子。每天在朝堂上议罢国家大事，朝臣们并不能回府享受歌舞酒食之乐，更无闲暇游猎郊外。宋襄公日日都要在朝堂上讲解“仁义大道”，从不厌倦。

方今天下混乱，虽有齐国主盟，亦难禁绝杀伐弑逆之事。此为何故？乃诸侯不明“仁义大道”矣。今欲匡正天下，非大行“仁义大道”不可。

宋襄公的高论已连续在朝堂上讲了七八年，众朝臣随口就能背出。然而宋襄公并不满意，总认为朝臣们还没有将他讲解的“仁义大道”明白透彻。

这日，宋襄公仍按例在议事之后讲解“仁义大道”。开讲之前，宋襄公先让公子目夷诵读先祖所遗书誓。

公子目夷虽已年老，精神却很旺健，嗓音清亮，朗朗念道：

> 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
>
> 于其子孙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鸣条，朕哉自豪。
>
> 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公子目夷所念的是商朝第一位贤臣伊尹教导商王太甲的一段训词。宋襄公非常欣赏这段训词，不厌其烦，反复讲解。

“此段训词是说，夏朝的始祖禹王努力实行仁义大道，因而得到上天庇佑，没有遇到大灾。山川鬼神，都很安宁，就连鸟兽鱼鳖，亦是生

育顺畅。到了禹王的后代子孙时，就不遵守先祖定下的仁义大道。所以，上天就降下灾难，借我商朝之手，讨伐暴虐，复行仁义大道。先祖汤王敬天守德，以仁政革除暴虐，使得亿万百姓怀念不已。要承袭先祖的美德，初即位时就当实行，丝毫不得苛且。仁义大道在于立爱，唯有爱于人者，方可称为仁义。立爱须先从亲近的人开始，及于长者，及于朝臣，及于百姓。仁义大道先在家邦中实行，家邦之国仁义大行，复可行于天下者。我宋国今欲复现汤王之大业，必须遵守先祖定下的仁义大道。唯有仁义大道，方可救天下之乱矣。”宋襄公滔滔不绝地说着，愈说愈是兴奋。朝中的众大臣听着，却是昏昏欲睡，又不敢真的睡过去，只得强打精神，硬支撑着听下去。

宋襄公除了太过热心于讲解仁义大道外，在别的方面，还算是一位不错的国君，且又堪称言行一致。他宣称立爱须从亲近的人开始，果真说到做到。

宋襄公做太子时，曾欲让位给庶兄公子目夷。一般来说，有了这种“过节”，兄弟之间纵然十分友爱，也必然会生出嫌疑。良善者，会渐渐疏远；性恶者，甚至会自相残杀。但宋襄公却拜目夷为相国，将朝政处置大权放手交出，毫无猜嫌之意。

他又立公室子弟公孙固为大司马，主掌全国军兵之事。宋襄公庶弟公子荡亦被拜为上大夫，辅佐目夷治理国政。宋国公室之和睦，已成列国罕见的例外，连霸主齐桓公都是羡慕不已。对于朝臣，宋襄公亦是礼敬有加，从未有擅动刑罚、滥施暴虐之事，有功必赏，厚赠禄米。对于百姓，宋襄公常常减征赋税，着意休养民力。

宋襄公登位已有八年，对外谦恭有礼，不随意挑起兵祸，以免劳动士卒。对内不修宫室，不筑别馆，减少了许多劳役之事。这样的一位贤明之君，宋国已多年没有出现。所以宋国朝臣们虽然厌听“仁义大道”，也还忍耐得住，没有谁生出怨言。

唉！主公要是少啰嗦些，就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国君了。许多朝臣在心里叹道。

公子目夷对于宋襄公讲解“仁义大道”并不厌倦，却感到担忧。他发觉宋襄公的“志气”太大了，总不忘在讲解中提到先祖汤王的功业，并欲发扬光大。莫非主公竟要重现汤王的光辉，王于天下？公子目夷想着，常常想出了一身的冷汗。

宋国虽然不是小国，且又名列一等公爵，然而毕竟难和强大的齐、楚、晋、秦相提并论。在目前的国势下，宋襄公志气太大，只会给国家带来灾祸。

好不容易讲解完毕，已到午餐时刻。宋襄公对朝臣们甚是爱护，当即传命膳夫送上佳肴美酒，与众人共为宴乐。这也是令朝臣们头疼的一件尴尬之事。每次宴乐，宋襄公就会令乐女们大唱《商颂》，以赞扬先祖的丰功伟绩，使众朝臣生发出作为殷商之后应有的自豪感。

朝臣们开始时听着，都深感亲切，神情激动，果然有着无比的自豪感，个个壮志凌云，慷慨陈词，誓言不负先祖，强大宋国。但是年复一年地听下来，众朝臣的激情已消磨殆尽，仅是不愿让国君扫兴，这才装出仍对《商颂》诸曲极为欣赏的神情。

在《商颂》诸曲中，宋襄公最喜欢听的是那首叙述殷商起源的《长发》之曲，百闻不厌。只见在舒缓宏壮的钟鼓声中，一队长身玉立的歌女齐声高唱起来：

浚哲维商（智慧明哲的国度是殷商）

长发其祥（长久不断现瑞祥）

洪水芒芒（洪水遍地昏茫茫）

禹敷下土方（大禹治理安四方）

外大国是疆（都外大国定边疆）

幅陨既长（领域宽广且悠长）

有娀方将（有娀之女成嫁娘）

帝立子生商（身为帝妃而生商）

玄王桓拨（玄王仁德治天下）

受小国是达（既使小国政令达）

受大国是达（亦使大国政令达）

率履不越（俱遵大义行礼法）

遂视既发（各处巡回勤视察）

相士烈烈（商王相士真伟大）

海外有截（四海蛮夷全归化）

帝命不违（上帝之命不可违）

至于汤齐（同德同心归齐一）

汤降不迟（敬贤爱士不迟疑）

圣敬日跻（圣德日日高升起）

昭假迟迟（诚意感天久不息）

上帝是祗（奉敬之心达上帝）

帝命式于九围（帝命商王九州里）

……

“嗵！嗵！嗵！”朝堂外忽然响起了震耳的鼓声，打断了歌女们的高唱。这是一种示警的鼓声，只有遇到了紧急大事，需要国君立刻接见，方能敲击。朝臣们不觉精神一振，兴奋起来，同时又心生疑惑——宋国能有什么大事，莫非是邻国发兵相侵？

宋襄公也是一怔，随即传命，让击鼓人立刻晋见。但见一人神色憔悴，踉跄走上大殿，哭倒在宋襄公面前。啊，这不是齐国的太子昭吗？他如何成了这般模样，宋国君臣俱是大吃一惊。

“太子殿下何以致此？”宋襄公降座将太子昭扶起，关切地问。太子昭惊魂稍定，哽咽着把齐桓公病重，被竖刁、易牙囚禁内宫，以致暴亡，以及竖刁、易牙为拥立公子无亏，欲诛杀于他，逼得他不得不连夜逃亡的经过叙说了一遍。

宋国君臣愈听愈是心惊，感慨不已。想不到齐侯威风一世，立下亘

古未见之霸业，结果竟是如此可悲。这也怪他平日不与臣下讲解仁义大道，以致心腹之人，全然如同禽兽，不明君臣之义。宋襄公在心里说道。

齐侯一亡，天下失其霸主矣。太子昭经此大乱，纵然能够承袭为君，恐也难继其先君霸业，晋侯、秦伯、楚子各有所短，想霸于中原，亦是力所不及。只怕华夏各邦，从此之后又将兵戈大起，永无宁日。公子目夷忧心忡忡地想着。

齐侯死了，我宋国应能有所作为。如此免了主公日日讲解仁义大道，令人厌烦。公子荡心中无忧，反倒有些高兴。

“高、国二卿，俱不足恃。唯有贤公，方能救昭之危难。昭若能归国，一尽父子之情，当永世不忘贤公大恩大德。”太子昭说着，再次哭倒在地。

“太子但请放心，齐国之难，即是宋国之乱，寡人决不会置之不理。”宋襄公说着，令内侍扶太子昭至馆驿中歇息，好生看顾，然后他宣布散朝，单留下公子目夷、公孙固、公子荡商议大事。最初的惊诧感慨过后，宋襄公忽觉眼前大放光明。看来他多年广行德政，以仁义治国的诚心已感动上帝，降下了一个使他复现汤王大业的极好机会。

“昔年齐侯在葵丘大会，曾亲以太子昭嘱托寡人，恳请寡人使太子昭主于社稷，此事想来，历历如在眼前，寡人不敢忘也。今齐国贼臣作乱，居然驱逐太子，大失仁义矣。寡人欲约会天下诸侯，讨平齐乱，使太子昭得以即位，此举若成，一则寡人不为失信，二则宋国可因此名震天下，得以号令诸侯，继齐为霸矣。”宋襄公目视三位亲信大臣说着。

“主公此计大妙，微臣至为钦佩。”公子荡首先叫起好来。

“齐国为天下盟主，主公讨平其乱，确乎可以名震天下。”公孙固看来也赞成宋襄公的举动。

公子目夷却是眉头紧皱，一言不发。

“子鱼，寡人此举，可有不妥之处？”宋襄公问。为表示对目夷敬重，他平日里从不在目夷面前摆出国君的架子，不呼官职，而以其字呼之。

“如果主公为守齐侯之信，起兵平乱，则可。如果主公欲借此图霸，则有许多不妥之处。”公子目夷坦率地说。他感激宋襄公的信任，在朝政大事上从不曲意逢迎，而是据理力争。在许多时候，宋襄公也能听进他的劝谏，从善如流。

“图霸乃光大先祖之伟业，有何不妥之处？”宋襄公问。他的神情中已微露不满之意，看来是不愿“从善如流”了。

“是啊，齐国之乱，乃是天赐良机，我宋国若不趁势而霸，必将悔之无及矣。”公子荡不待公子目夷回答，抢先说道。

“光大祖业，自是后代子孙应尽之务，唯须量力而行。我宋国与齐相比，有许多不及之处，欲图霸业，力所难及。力所不及而强求之，必会招致大祸。”公子目夷说道。

“我宋国与齐相比，只是国小兵少耳。然霸业成，就可号令天下，何愁国小兵少。”宋襄公不以为然地说道。

“兵在精而不在多。我宋国之兵，勇冠天下，图霸必成。”公孙固充满自豪地说着。他向来以武勇自许，盼望着能够领兵征讨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威名远扬，令天下诸侯闻风丧胆，俱拜伏于他的车下。但是八九年来，宋国几乎未经过一场大战，使他的武勇毫无显示的机会，徒然感叹岁月的无情流逝。现在宋襄公欲图霸业，必有征战，正是他大显身手之时，使他心中兴奋不已。

“齐之图霸，不仅在于兵威，还首倡尊王攘夷之义，并有管仲、鲍叔牙诸贤臣为辅，且背海临山，尽得地利，又广行商旅，国中豪富，故可霸于天下。”公子目夷说道。

“齐侯首倡尊王，寡人可以首倡仁义。齐侯有管仲，寡人有子鱼。齐侯得地利之险固，寡人得地之通达。齐侯国中豪富，寡人国中积累十年，亦不为贫。故齐侯可霸于天下，寡人亦可霸于天下矣。”宋襄公固执地说道。

“主公，我宋国本为前朝之遗，周室向有猜忌之心，各宗室诸侯亦不甚敬我……”

“正因如此，我宋国更须图霸，使天下诸侯不敢轻视！寡人心意已

决，子鱼不必多言。”宋襄公以少见的决然语气打断了公子目夷的话头。

唉！宋国将遭大祸矣。公子目夷在心里叹息着，默然无语。他毕竟是臣下，纵然据理力争，也难以改变国君的决断。而且一旦国君立下决断，他就必须竭尽全力去依从国君，帮助国君实现光大先祖的伟业。否则，他就不是一个遵行“仁义大道”的贤臣，也有负宋襄公的信任。

高、国二位上卿盼望的公室子弟大拼杀始终没有能够杀起来。竖刁、易牙、公子无亏和公子潘、公子开方以及公子元、公子商人只想谋夺君位，并不愿在一场血腥混战中与对手同归于尽。三方人马对耗了两个月尚无结果，整个齐国朝政乱成一团，人心惶惶，盗贼四起，眼看国势就要崩溃。

齐桓公的死讯已传遍天下，而齐国却没有向任何一国派出报丧使者，令列国诸侯大为震惊。高、国二人不觉慌了，他们是“正人君子”，再这么坐视下去，名声必将大坏，会引起国人公愤。他们到底是齐国的世家，首先有齐国的存在，才有他们的存在。国势崩溃，他们的“家势”亦是难保。

二人被迫与众公室子弟相商，以长幼之序为借口，让公子无亏主持丧事，收殓先君。依照礼法，只有太子才能主持先君的丧事。高、国二人已是明显地偏向于公子无亏。

高、国二人认为偏向公子无亏至少有两大好处。

首先公子无亏是长子，依照礼法，无嫡立长，储位理应归于长子。如此，会显得他们公平大度，不计私怨，不愧为身居上卿之位。另外，公子开方和竖刁、易牙相比，更令高、国二人感到畏惧。竖刁、易牙是国人皆知的奸党，对付起来要容易许多。公子开方则俨然是一位“贤者”，与这等人作对，必然是大费神思。

公子潘、公子开方和公子元、公子商人见高、国二人已偏向公子无亏，自觉势弱，只得暂退一步，同意由公子无亏主持丧事。

当天，众公室子弟与朝臣进入内宫，收殓齐桓公。此时齐桓公的尸身已躺在榻上六十余日，虽是寒冬季节，也已腐烂，尸气熏天，白骨外露，惨不忍睹。众公室子弟和朝臣百感交集、羞愧难当，无不伏地大

哭。冬十二月十四日，公子无亏以长公子的身份主持入殓大礼，并于当日在齐桓公的梓棺前即位，成为齐国国君。

依照惯例，各国派驻齐国的使者应立刻入宫，祝贺公子无亏。齐为霸主之国，兵势极强，各国决不会对其有失礼之举。不料除了鲁国之外，天下各国居然都是不知好歹，竟敢拒不入贺，大失“礼仪”。

原来宋襄公和太子昭联名向各国发出帛书，指斥公子无亏为“谋逆”之贼，恳请众诸侯勿忘仁义大道，集兵于宋共讨逆贼。宋襄公还遣公子荡为使者，亲赴王都，请周天子发下讨逆诏书，并赞扬宋国维护礼法的仁义之举。

太子昭既然还活着，又有宋襄公的支持，则齐国的君位不能算是确定。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太子昭和公子无亏之间必将有一番血战。各国诸侯还想等一等，看看太子昭和公子无亏到底谁是最后的胜者。齐国毕竟是第一等的强国，虽然霸主齐桓公已经去世，仍是不可轻视。在这个关键时刻看错了人，贸然入贺，定会在日后遭到报复。

公子无亏闻听宋襄公居然想召集天下诸侯讨伐他，不禁勃然大怒，当即拜竖刁、易牙为大司马，以国君之命征集齐国最精锐的“隐军”，准备先下手为强，攻伐宋国。

众“隐军”士卒素闻竖刁、易牙之奸，心生厌恶，迟迟不至都城集结。竖刁、易牙大恐，对公子无亏言道，“隐军”乃管仲亲手所练，而太子昭又为管仲所亲，众“隐军”若是倒戈投往太子昭，实与我等大为不利，不如将其散置各邑，另征新军。公子无亏依计而行，发禁军突袭“隐军”所居之乡，强行将其散置各邑。

“隐军”为管仲所教，信守礼法，虽对公子无亏的举动极为愤恨，却也并未反抗。无论如何，公子无亏也是高、国等朝臣承认的国君。臣民军卒，绝不能以武力对抗国君，否则，就是“叛逆”，罪该诛灭九族。一支强大的齐国精锐军队，竟如此消散无形。

对于公子无亏的这个举动，无论是高、国二人，还是公子开方等人，都是大为高兴，恨不得大呼公子无亏为“圣贤之君”。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公子无亏会凭借身为国君的有利地位，将齐国最精锐的“隐军”士卒牢牢控制在手中。一旦公子无亏拥有了强大的兵威，他们只能暂且居于“忠臣”之位，过着忧心忡忡的日子。不想公子无亏却自弃“利

器”，解除了敌手的心腹之患。

竖刁、易牙二人倒是很快就征集了新军，足有兵车六百乘，士卒近五万人。只是新军人数虽众，因不习战阵，一时无法出战。

周襄王十年（公元前642年）春，宋襄公亲率兵车三百乘，会合卫、曹、邾三国之师，共兵车五百乘，奉太子昭伐齐。公子无亏拜易牙为大将，率新军迎击宋襄公，然后传命临淄紧闭城门，凡是男丁，俱须上城御敌。三月，宋襄公所率四国之众已直抵临淄城郊，与易牙统领的齐军对垒相敌。

太子昭身穿重孝，哭着请求宋襄公立即攻进临淄城中，杀尽“逆贼”。宋襄公有苦难言，只是好言安慰太子昭，却并不下命攻击齐国。

他本想着帛书一出，众诸侯就会从者如云，亲率大军至宋，共同维护仁义大道。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众诸侯并不怎么欣赏他的仁义之举，对他的号召反应冷淡。尤其命他愤怒的是，鲁国不仅不行仁义之举，反而助桀为虐，居然遣使入贺公子无亏。

鲁僖公面对着宋国使者，神色傲然地说道：“寡人只知长幼之序，君位理应由长子承袭。”他说出这番话来，就是有意与宋襄公作对，让宋襄公难堪。

鲁僖公之所以如此，一是出于嫉妒，二是出于恐惧。齐、鲁世为婚姻之国，且鲁国又为宗室诸侯之长，可是齐桓公却将太子昭托于宋襄公关照，而不托于他鲁僖公。显然在齐桓公眼中，宋国比鲁国更值得信任。齐桓公既然不把他鲁国放在眼里，他又为什么要去帮助齐桓公喜欢的太子昭？他不仅不帮太子昭，反要去帮助公子无亏。

宋、鲁为近邻之国，兵势不相上下，常常争战不休。鲁僖公很清楚，宋国若能帮助太子昭夺得君位，必将名震天下，声威大增，兵势亦将极为强盛。宋国的强大，自然与他鲁国极为不利。鲁僖公对宋襄公的“仁义之举”深怀戒惧之心，暗暗遣使至交好各国，劝其不要出兵至宋。

除了鲁国，周室的举动亦令宋襄公感到愤怒。周天子对公子荡很热情，亲自接见，并赐宴于朝堂。但是对于公子荡的“天子下诏、讨伐逆贼、赞扬宋公”的请求，周天子却装作不知，闭口不提。

天子下诏，等于是承认宋国有号召天下诸侯的权力，与宋襄公大为有利。当今天子周襄王全是凭着齐桓公之力，才得以登上大位。为了报答齐桓公，周襄王应该发下诏令，使宋襄公能够顺利地帮助太子昭回国即位。可是周襄王却把齐桓公的大恩大德忘在了脑后，仿佛根本不愿让太子昭得到君位，使齐桓公九泉之下，尚不能得以瞑目。公子荡在周室待了半个多月，一事无成，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宋国。

“唉！仁义之道不行天下，世上尽是鬼魅。”宋襄公恨恨地长叹了一声。

公子目夷再一次向宋襄公劝谏道：“周室对诸侯向来深怀戒心，齐国为太公之后，又首倡尊王大义，屡救王室之乱，可谓功劳至大矣。然数十年间，周室尚不肯赐予齐侯信物。我宋国虽为一等公爵，却是前朝之遗，周室对我猜疑之心，必更甚于齐国矣。不得周室信任，单凭我宋国之力，图霸难矣。”

“世上何事不难？知难而为，方是大丈夫之气概。”宋襄公虽然愤怒，图霸的雄心却丝毫未减。

没有鲁国的支持，周天子又不肯下诏，响应宋襄公号召的诸侯也就少而又少。到了会兵之日，只有卫、曹、邾三国率师来到了宋国。卫、曹、邾三国与别国诸侯不同，不能不响应宋襄公的号召。当年狄人攻卫，几乎灭了卫国。是齐桓公率兵赶走了狄人，又会同列国帮助卫文公建造都城，并赠送无数财物和牛、羊、鸡、狗及种子，使卫国残民能够安居乐业。没有齐桓公，就没有卫国的存在，对此卫文公从来没有忘记。太子昭是齐桓公亲立的储君，帮助太子昭，正是卫文公对齐桓公的最好报答。而且，当初宋国对卫文公亦是多有帮助，宋襄公之母也是卫国公主。

宋、卫两国一向关系密切，来往甚多，宋襄公与卫文公私交也极是亲密。卫文公亲率兵车百乘，第一个赶到了宋国，使宋襄公感动不已。

曹国紧邻鲁国，与鲁国向来不和，偏偏兵势又不及鲁国。在与鲁国的争战中，曹国往往处在下风。为此，曹国历代国君都与宋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订有同盟之约。

鲁国攻击曹国，就等于是在攻击宋国，必然会受到宋国军队的干涉。当然，宋国若有任何举动，曹国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但是

对于宋襄公拥护太子昭回国承袭君位的举动，曹共公却不愿支持。

齐国的兵势太强，领近各国谁也不能与之抗衡。万一宋襄公的举动失败，曹国就会平添了一个强大的敌国，岂不是自讨苦吃？然而曹共公又绝不能自弃盟约，得罪宋襄公，吃眼前之亏。曹共公想来想去，借口有狄人侵犯边境，只带了五十辆兵车赶往宋国。这样，宋襄公若是胜了，自也少不了他的一份功劳。宋襄公若是败了，则他只带了少许兵车，“罪”不算大，尚能与齐国讲和。

见曹共公只带了五十乘兵车，宋襄公大为失望，却也没说什么。对宋襄公来说，曹共公能够亲身至宋，而没有打发手下大夫领兵，也算是差强人意。

在东方诸小国中，邾国离鲁国最近，好几次险些为鲁国所灭。每一次到了紧要关头，都被宋国解救。到后来，邾国名义上还是能够去王都朝拜天子的诸侯，实际上几乎是宋国的附庸，对宋襄公的号令，不能不从。邾君能够带往宋国的兵车，也只有五十乘而已。

宋国兵势不弱，拥有兵车六七百乘，可是亦因防备鲁国的缘故，顶多能出动三百乘兵车。以五百乘兵车的军力，攻伐齐国这样的第一等强国，未免力不从心。

齐国经过管仲数十年的治理，人口大增，且富有财帛，若倾其国力，征集千乘兵车也并非难事。可是宋襄公已骑在了虎背上，只能将他维护仁义大道的举动进行到底。他自为主将，以公孙固为副，公子荡为先锋，浩浩荡荡杀奔虽然外表上宋襄公英勇无比，敢冒以寡敌众的风险，但他心中却是异常谨慎，不愿轻易攻击齐军。与齐国的这场大战，是宋襄公图霸的第一场硬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

胜了，他则名震天下，狠狠打击了鲁僖公的傲慢，亦给了周天子一个警告，使周室再也不敢轻视他。

败了，他则成为天下诸侯的笑柄，不仅图霸不成，反而会遭到齐、鲁两国的联手攻击，国势危矣。

宋襄公心中虽有无数言语，也难以告知太子昭。他在出征之前，派了无数密使赶往临淄打探消息，对齐国的内乱知道得非常详细。高、国二人，还有公子潘、公子元和公子商人决不会善罢甘休，定然将趁我宋

国兵临城下的机会，谋害公子无亏。寡人就这么和齐军耗下去，耗得久了，齐国自会生出内乱。

宋襄公打定了拒不出战的主意，偏又日日巡视军营，做出立刻就要攻击齐军的样子，使齐军主帅易牙更加紧守营门，不敢轻易出战。

易牙之所以不敢出战，正是担心齐国会生出内乱。他统领的齐军不仅仅要对付外敌，还要对付“内贼”。

宋襄公盼望的齐国内乱果然爆发了——高、国二人首先动了手，借口有紧急军情相商，在城楼设伏，乱剑杀死了公子无亏。

公子无亏曾经承诺，如果易牙、竖刁能击败宋襄公，他当拜二人为相国，委以军政大事。这几乎是说明了——竖刁和易牙将取代高、国二位世袭上卿的权位。

高、国二人好不容易盼着管仲死了，“夺回”了失去的权力，岂肯轻易让出？二人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以遵守先君之命为号召，尽起家兵“诛杀逆贼”。

公子潘、公子元和公子商人亦同时发难，直扑于竖刁府中，将竖刁及其全家老幼俱都杀死，一个不留。其府中堆积如山的财帛铜钱被众公子们分了个干干净净。高、国二人闻讯，忙扑进易牙府中，将易牙的全家老幼处死，财物抢掠一空。

竖刁、易牙二人的党徒见势不妙，纷纷逃往城外，大部分为众公子和高、国二老的家兵拦截杀死，但也有几人侥幸逃脱，奔至易牙的大营。

易牙听了党徒们传来的噩耗，惊怒悲痛交加，欲尽起营中军卒回城“平乱”。不料众军卒闻听都城生变，国君已死，亦是大乱起来，不听易牙的号令，擅自散队，急急向家中奔回去。

整个齐国大营的军卒似溃堤而出的洪水，横冲直撞，四处乱溢。易牙惊恐之中带着二三心腹，狼狈逃往鲁国。宋襄公大喜，拥着太子昭，直向临淄城中扑去。

高、国二位上卿亲领百官，出城迎接太子昭，并备下羊酒，感谢

宋、卫、曹、邾四国平定齐国之乱的大功。宋襄公得意扬扬，与太子昭同乘高车，径自驰入齐宫，先至齐桓公灵前痛哭一场，然后以太子昭为主丧之人，重行入殓大礼。

众公子大为不服，表面上对太子昭恭敬有加，暗中却尽力扩充家兵，准备再发动一次“诛杀逆贼”的血战。宋襄公严格遵守仁义大道，“不敢”带兵在齐国久留，三日后即班师回国。四国之军刚走，众公子就反了，各出家兵攻打朝堂。

太子昭再一次落荒而逃，追上班师的宋襄公，请求宋襄公为他杀尽众公子。宋襄公大为恼怒，迅速回军。众公子亦出家兵，至城外决战。众家兵虽然勇悍，人数却比四国之军少了许多，且不惯阵战，被打得大败。众公子紧闭城门，惶惶不知如何才好，只得磕头向公子开方“请教”。

公子开方并不赞成众公子的莽撞举动，但是他一时又无法说服这群欲望如火般熊熊燃烧的公子们，此时公子开方虽对众公子极为不满，还是尽力为众公子奔走不迭。毕竟，他和众公子的命运已紧紧连在了一起。

公子开方“摒弃前嫌”，主动拜访高、国二人，请求高、国二人出面，与太子昭讲和。高、国二人一来担心彻底与众公子闹翻了，会落下个同归于尽的结果。二来也不愿公子昭的君位来得太顺，有意留下些隐患，故与公子开方讨价还价一番后，答应出城讲和。

临淄城墙高大坚固，攻打不易。宋襄公听了高、国二人的一番言语后，欣然同意讲和。太子昭心中并不情愿讲和，只是不便拂逆宋襄公，也没有拒绝高、国二人。

夏五月，众公子出城拜倒在太子昭车前，口称死罪。

太子昭下车亲手扶起众公子，折箭为誓——易牙、竖刁、公子无亏身犯大逆之罪，三家党羽例当诛杀，并灭其族人，除此之外，所有人等，一概不予追究。众公子感激涕零，誓言忠于太子昭，永无二心。

当日，百官于朝堂拥太子昭为君，是为孝公。各国使者闻报，纷纷入贺。周天子亦派朝中大夫为使者，至齐入贺。齐孝公仍拜高、国二人为上卿，执掌朝政，又给朝臣各加一级，并赏给财帛等物。

宋襄公这次留在齐国都城五日之后，方班师回国。临行之际，齐孝公大出内府黄金玉璧，献与宋、卫、曹、邾四国君主。

卫、曹、邾三国之君大喜，欲纳厚礼，却听宋襄公说道："寡人为仁义而来，岂能贪此意外之物？"宋襄公不收厚礼，卫、曹、邾三国亦不敢收。列国诸侯闻之，不觉对宋襄公大为钦佩，又派使者至宋，庆贺宋襄公的"平定齐国之功"。

宋襄公兴奋至极，破例没有在朝堂上讲解仁义大道，让朝臣们无拘无束，连着痛饮了三天。半醉之时，宋襄公对公子目夷说道："齐乃霸主之国，然须我宋国，才能平定其乱，此岂非天帝欲我宋国霸于天下？"

公子目夷唯有苦笑，什么话也说不出一句。他知道，平定齐国的大功已如美酒一样使宋襄公沉醉于他的图霸大业中，任何人也休想将其劝醒。

秋八月，齐孝公以诸侯所能享受的最隆重的礼仪，将他的父亲齐桓公葬于临淄城南的牛山。晏蛾儿以死相从齐桓公，大受史官赞扬，得以在齐桓公的陵墓旁立一小坟。

齐孝公又命将长卫姬、少卫姬连同其内侍宫人尽行驱入墓道中陪葬。长卫姬的儿子无亏是"逆贼"，自当遭此厄运。少卫姬的儿子公子元已被赦无罪，却不能挽救母亲的生命。齐孝公说，先君最喜欢的姬妾，就是两位卫国公主，当儿子的不能让父亲在地下感到寂寞。

放屁！先君最喜欢的姬妾就是郑姬，否则，你怎么会当上太子？你口中说不追究我，却在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向我报复。我饶不了你！总有一天，我要将你和你的母亲、姬妾、儿子们全都杀了！公子元痛苦地在心中呼喊着，天天在心中呼喊着。

第二十五章　宋公争霸终无为　盂地会盟做楚囚

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年）春，雄心勃勃的宋襄公决心仿效齐桓公，会盟天下诸侯，共同倡行仁义大道。公子目夷无法阻止宋襄公的图霸大业，只好在细处加以劝谏。

“图霸之事，不宜太急，初次会盟，四五国便已足矣。”公子目夷说道。对于公子目夷的这番劝谏，宋襄公倒是从善如流，只向卫、曹、滕、邾、鄫五国国君发出了盟会之约。

宋襄公知道他虽是“名震天下”了，但许多诸侯仍然不会怎么看重宋国，纵然主动邀请，也恐怕难以请动大驾。他要给人一种“令行禁止”的霸主气象，有意挑选了五位决不会拒绝他的弱小之国的国君。

会盟之地定于曹宋边境，会盟之日定于三月初十。宋襄公带领公子目夷、公孙固、公子荡诸文武大臣，正好在初十之日赶至会盟之地。在宋襄公的料想中，此时五位国君早已站在大道之旁恭迎他的大驾。想当年齐侯首次会盟，连齐国在内，亦不过五位国君耳。寡人今日会盟，却有六国之君，已胜过当年的齐侯。

但大大出乎宋襄公的料想，站在大道旁恭迎他的国君，仅曹共公与邾君二人，卫、滕、鄫三国之君踪影皆无。宋襄公只觉浑身的血液轰地涌到了脸上，仿佛众文武大臣全在嘲笑他。

曹共公非常恭敬地将一封帛书呈给宋襄公，说：“狄人侵卫，使卫侯无法赴会，他让我代向宋公致歉。”

宋襄公的脸色这才舒缓了些，接过帛书，见上面的措辞亦是极为谦恭，十分满意，递给公子目夷，让他与众文武大臣互相传看。然后问：“滕、鄫二君为何不至？”

“这……”曹共公犹疑了一下，才答道，“滕、鄫两国地处偏远，或许路上耽误了。”

“寡人早在一月之前就曾告知会盟大事，岂有耽误之理？”宋襄公勃

然怒道。曹共公一惊，和邾君对望一眼，垂下头来，不敢再说什么。

“滕、鄫二君或有意外之事相阻，主公何妨等上几日。”公子目夷说道。

我宋国乃堂堂一等公爵之国，岂能等候滕、鄫这等弹丸小国？宋襄公心中窝火至极，口中道：“会盟吉日，乃太卜所定，不可轻改。”

“也好，三人成众。今我宋、曹、邾三国，亦可称众。”公子目夷尽量以轻松的语气说着。

宋襄公脸上已变成铁青之色，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心里道，刚才寡人还在嘲笑齐侯当年只有五国会盟，却不料寡人今日仅能以三国会盟。大国不服我宋国也还罢了，滕、鄫不过是弹丸小邦，如何也敢轻视寡人？弹丸小国都是如此，寡人又怎能光大先祖，图霸天下？

满腹怒气的宋襄公强装笑脸，和惴惴不安的曹、邾二君登上早已准备好的高台，来了一番“歃血为盟”，誓言同倡仁义大道，匡正天下。宋襄公“如愿以偿”，手执牛耳，做了三国之盟的“盟主”。

会盟之后，理应在馆舍中大摆酒宴，以示庆贺之意。宋襄公毫无当上“盟主”的欢悦心情，借口仁义大道须以俭朴行之，取消了酒宴之乐。

次日，滕君方至，忙不迭地要面见宋襄公请罪——寡人因患头昏之疾，所以来迟，请宋公恕罪。宋襄公拒不与滕君相见，使其别居小室，以兵卒看管，形同囚禁。又过一日，鄫君方至，同样是宣称身患疾病，所以来迟。宋襄公对付鄫君，一样是使其别居小室之中，以兵卒加以看管。

滕、鄫处在齐、鲁、宋三国的夹缝中，对哪一国都不敢得罪。滕、鄫二君知道宋、鲁不和，赴宋公之约必会得罪鲁国，但拒不赴约又会得罪宋国，左思右想之下，不约而同地使出了“装病”之计，故意误了会盟之日。

宋是大国，决不会因为等候弹丸小国而推迟会盟之日。这样，滕、鄫两国虽然赴会，却未入盟，并不会得罪鲁国。而两位国君虽在“病中”，也强撑着赴会，其诚意理应会“感动”宋国，得到宋公的恕罪。宋公素以仁义自许，贤名传于天下，无论如何也不会过于为难两位弹丸小

国的国君。

但是两位小国之君却没有想到，今日的宋公和往日的宋公大不相同。往日的宋公只有贤名，缺少威名。今日的宋公因其平定齐国的大功，已赢得赫赫威名。今日的宋公看重其威名已远胜往日的宋公看重其贤名，今日的宋公已无法容忍有谁轻视他的威名。

宋襄公招来公子目夷和公子荡二人，商议如何处置滕、鄫两位国君。

“欲霸天下，须辅之以威。今滕、鄫二君，有意轻视寡人，若不严惩，寡人之威名扫地矣！”宋襄公恨恨地说道。

“立威须在自身之力，不必惩处小国之君。”公子目夷道。

“不然，欲立威于天下，强自身之力，非惩处滕、鄫二君不可。尤其是鄫君，绝不能轻易放过。”公子荡大声说道。

“惩处小国之君，如何能强自身之力？”公子目夷不解地问。

公子荡得意地一笑，说：“睢水之畔的东夷各族勇悍好战，当日齐侯称霸之时，也未能将其收服。东夷各族极敬睢水之神，又与鄫君有仇。依微臣之见，不若杀鄫君以祭睢水之神，此来一可震慑各国诸侯，使其不敢轻视宋国。二来可示好东夷之族，使其为我宋国征伐他国，强我自身之力。”

“公子荡此言大谬！”公子目夷惊怒交加，大喝道，“鄫国再小，也是一方诸侯。睢水之神就算称之为神，只是一方小神，杀诸侯祭一小神，为周朝王于天下以来从未见过之事，宋国行之，必然震骇人心，名声大坏。到了那时，别说图霸天下，能不能保全宋国自身，亦不可知。”

“不然，公子荡此言，寡人甚觉有理。”宋襄公说着，喜形于色。在他的心中，宋国图霸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兵力不足。如果他真如公子荡说的那样，可以收服东夷各族，强自身之力，则宋国兵威势必大增，能够与任何强国对抗。何况小小的鄫君竟敢如此轻视他这位一等公爵，实属该死，杀之何惜？

“主公，自古以来，贤君祭祀，连牛马之牲也须慎之又慎，唯大祭之时，方可行之。此乃贤君体谅上天好生之德，不忍多伤牛马。牛马之牲尚须慎之，何况人命，又何况国君之命？睢水之神，小神也，夷人所重，非华夏大邦所宜祭祀也。主公杀鄫君以祭，东夷未必服之。而天下诸侯必对我生畏惧之心，不肯亲近我宋国矣。”公子目夷苦苦劝谏道。

“子鱼好意，寡人心中自知。然不祭睢水之神，东夷诸族何以敬我？不杀鄫君，则天下诸侯将视我宋国为玩物矣。如此，何能图霸？”宋襄公说着，不容公子目夷劝谏，当即下令斩杀鄫君，祭祀睢水之神。

“唉！宋国危矣！宋国危矣！”公子目夷仰天大呼，忧惧至极。

宋襄公装作耳聋，对公子目夷的大呼毫不理睬。将曹、邾两国之君招来，告知他将斩杀鄫君的决断。曹、邾二君吓得面如土色，拜伏在地，不敢仰视。

“哈哈哈！”宋襄公大笑着，亲手扶起曹、邾二君，“二位与寡人情同兄弟，何惧至此？”宋公性子急躁，口口声声“仁义大道”，却又滥行杀戮，实是可怕。曹、邾二君都在心中想着。

宋襄公在斩杀鄫君的同时，遣使者至东夷各族，召其共同会祭睢水之神。东夷各族对华夏诸邦并不信任，无一首领应召赴宋。宋襄公大失所望，但还是行了祭神大典，并派使者将祭神经过详细告知东夷各族首领，以得其欢心。然而东夷各族对于宋襄公的热心仍是十分冷淡，连回报使者也不曾派出。

“夷狄之族，果然是形同禽兽，毫不知礼！”宋襄公怒气冲冲地说着。滕君闻知鄫君惨遭杀戮，惊恐不已，慌忙使人归国，尽出内府宝物，哀求宋襄公饶恕其罪。

宋襄公杀了鄫君，并未因此收服东夷之族，心中已生悔意，收下滕君的谢罪礼物后，将滕君从“囚室”中放了出来。

哼！上次齐国欲送重礼，被你假仁假义推拒，害得我曹国空劳一场，实是可气。今日你如何不提仁义，拒受滕君之礼？曹共公越想越是生气，心中的恐惧又始终无法消解，不待会终径自离去。

会盟之时，不辞而别是极为失礼之事，亦是对盟主极为轻视。曹国作为宋国最亲密的盟邦，在这个时候不辞而别，不仅是极为失礼，更是对宋国的公然背叛，其“罪”不知比鄫君大出了多少倍。宋襄公先是气得发昏，继而怒不可遏，欲亲率大军，杀奔曹国，生擒了曹共公。

“主公，杀鸡何用牛刀。微臣愿领兵讨伐曹国。”公子荡主动请战。他的“收服东夷”之策失败，唯恐宋襄公见怪，急于立下战功。

公子目夷又劝道：“主公既然图霸，须以宽宏大量示于诸侯，曹君无礼，可遣使责之，不必大动干戈。”

宋襄公哪里肯听，令公子荡率兵三百乘，大举伐曹。曹共公早有准备，并不与宋军接战，死守都城。公子荡想尽办法，也无法攻破曹国都城。转眼之间，宋、曹两军对抗已达三月之久。

宋襄公一怒之下，居然杀了鄫君祭祀小神。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天下，令众诸侯——尤其是与宋国相邻的诸侯们震惊不已。原来宋公并非贤君，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暴虐之君！曹国与宋世代交好，宋公却以大军伐之，竟似是好战成性。

郑文公此时见齐桓公已死，正欲投靠楚国，遂借惧宋之名，亲至郢都朝拜楚成王。楚成王大喜，赐给郑文公楚地所产赤铜三万斤。但是当郑文公欲回国时，楚成王又大为后悔，与郑文公盟誓——此铜决不可铸作兵器。郑文公自然不敢违背誓言，将楚成王所赐之铜铸成了三座巨钟。

见郑国朝楚大得“好处”，陈、蔡两国亦先后朝楚。楚成王担心齐国不服，遂与齐国相约，楚、齐、郑、陈、蔡五国于齐地相会，声明各国互不侵犯，永远和好。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件大好事，五国没有理由拒绝，欣然赴会，尽欢而散。

宋襄公听得五国相会之事，大为恐慌，忙将公子荡召回国中。公子荡回报，曹国已难以支撑，再围困两个月，他定然能够攻破曹国都城。宋襄公听了，犹疑几天后，还是发下诏令——让公子荡尽快撤军。

楚、齐两国显然已对约会诸侯极感兴趣，虽未明言称霸，但其称霸之心已昭示天下。宋国在诸侯之中虽非弱者，国力却无法与楚、齐相提并论。宋襄公既欲称霸，难免会和楚、齐两国有所冲突，只怕将有恶战

在后。他不愿让宋国的兵力在曹国有过多的消耗，以致失了锐气。

公子荡接到诏令，只得放弃了快要到手的“战功”，班师回国。曹共公大大松了一口气，同时觉得他不该因为一时之怒，得罪了世代盟邦。曹国众文武大臣唯恐宋军又至，亦纷纷劝其国君向宋国遣使谢罪。

公子荡刚刚回至国都，曹国派来的谢罪使者就紧跟着来了。宋襄公正当“图霸”之际，也不愿轻易失去了曹国这个世代盟国。于是，宋、曹两国再次盟誓，重修旧好，更为亲密。

忙完了曹国之事，宋襄公的心思又用到了图霸大业上，召集心腹重臣，商议如何才能号令诸侯，会盟称霸。

公子荡献计道：“方今有力争霸之国，除我宋国外，尚有楚、齐两国。齐之先君虽然称霸。因近日诸公子之乱，国势大弱，元气尚难恢复，故唯有楚国，为我宋国劲敌。中原诸侯，闻楚国之名，亦是心惊。而楚国未敢称霸，也是畏惧中原诸侯结盟相敌。主公可借此情势，邀楚入盟，以楚国之强，震慑中原诸侯。又可以我中原诸侯之众，威慑楚国。如此，楚与中原诸侯俱在主公的掌握之中，图霸易如反掌耳。”

“不可。借力于人，必屈从于人。况楚国自号为王，连周室都不放在眼中，岂肯受我宋国之邀？”公子目夷摇头道。

“楚国是否愿意受邀，主公遣使一问，就可得知。”公子荡说道。

宋襄公听了公子荡所献之计，已然动心，不顾公子目夷的反对，遣使奉厚礼至楚，转叙其相邀之意。出乎公子目夷的意料，楚成王对宋襄公的邀请居然是欣然应允。楚成王还言道，会盟之事至大，应由大国先行商定，然后具名召集天下诸侯，行“歃血”大礼，共遵仁义大道。

宋襄公闻听楚成王说出“仁义大道”四字，欣喜若狂，认定楚国已许宋国为盟主了，当即指定鹿上之地为宋、齐、楚三国的会商之处。在宋襄公眼中，天下大国只有宋、楚、齐三国。而齐国又须宋国定其君位，因此在实际上，只有宋、楚两国才是真正的大国。

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楚成王、齐孝公于鹿上之地相会。宋国早已筑好馆舍，极尽豪华。楚成王、齐孝公住进馆舍，不禁一个摇头冷笑，一个连声叹息。

宋襄公急于求霸，居然不惜筑此豪华之馆，讨好寡人，可见其心甚虚，毫无胆略，不足畏矣。楚成王心中说道。

宋公自毁俭朴之名，当是为了示好楚君，然楚乃蛮夷之国，宋公如此讨好，岂非大失仁义之道？齐孝公在心中说着。

三位大国之君相见之后，进入馆舍正堂商议召集天下诸侯的大事。宋襄公一心一意想着他是未来的霸主，虽然对楚成王极为恭敬，但在礼仪上，却毫不相让。他是一等公爵，自然坐在了正堂的主席之上。齐孝公是二等侯爵，坐上了次席。楚成王虽是自称为王，实为四等子爵，只能陪坐末席。

楚成王心中大怒，脸上并不露出，反而带着微笑。自从十余年前，齐国以强大的兵威逼迫他向周室称臣纳贡之后，楚成王心中就窝了一团闷气，无法吐出。他自知难以在中原与齐国争锋，就全力经营东南之地，扫除心腹之患。

楚成王首先借着周天子让他主盟南方的诏令，恢复了被灭的同盟之国——舒国。然后他整顿兵车战船，想出种种借口，逐步向东南推进。

在楚之东南，能够威胁楚国的诸侯共有弦、道、柏、黄、江、英、桐、徐等国。除徐国外，差不多都是弹丸之国，偏偏对楚国不服，争先与齐结盟。

然而齐国要管的国家太多，仅中原诸侯之事就有些忙不过来。东南诸侯不明白齐国的苦衷，自恃有盟主为援，不甚防备楚国。结果，弦、道、柏、黄诸国先后为楚所灭，江、英、桐诸国也被迫屈服，向楚国称臣纳贡。只有徐国不是弱者，楚国虽然屡屡加以征伐，也无法使其屈服。

但在东南诸国中，徐国离楚都远在千里之外，并不能给楚国带来任何威胁。实际上楚成王已顺利地扫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全力，北上中原，争霸天下。恰在此时，齐桓公病亡，诸公子争位，乱成一团，使齐国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与楚国对抗。

除齐、楚之外，一等强国仅有晋、秦两国，以及新近强大的燕国。可是燕国远离中原，又忙于征服附近的夷狄之族，一时没有争霸天下的能力。晋、秦两国恶战一场后，兵势大损，又互相提防，一时顾不上争

霸天下。上天给楚国降下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唯有楚国，才可以称霸天下。楚国君臣都是大为兴奋，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了这个良机。

不料这时宋国突然冒了出来，倡行仁义大道，召集天下诸侯之兵，共平齐国之乱。在开始的时候，楚国并未将宋国放在眼里，只是严命所臣服的各小国，不得响应宋国的号召。楚国希望齐国的内乱闹得越来越大，最后诸公子相持不下，把一个强大的齐国分裂成了七八个弱小的“齐国”，如此方才称心满意。

楚成王根本不相信宋襄公有能力平定齐国之乱，等着看一场“狐狸没打着，反落一身臊”的笑话。宋襄公只是一个满口仁义的腐朽“贤者”，怎么能领兵平乱呢？然而宋襄公却大出楚成王的意料，居然领兵打败了诸公子，平定了齐国之乱，将太子昭扶上了君位。楚成王这才着急起来——宋国并不可怕，但宋国若和齐国联合起来，对楚国来说，就太可怕了。

宋国并非是普通的一等公爵之国，而是先朝之后，周室在表面上以“宾客”之礼相待，极为礼敬。以宋国的名望，再加上齐国的强大兵威，天下何国能够相敌？楚成王决不能容许宋、齐两国联合起来，但太子昭是依靠宋国才得以登上君位的，势必与宋国联合不可。

正在楚成王忧虑的时候，传来了宋襄公斩杀鄫君的消息。楚成王听了，又惊又喜，立刻遣使入齐，请求与齐相会。他惊的是——宋襄公竟然胆气逼人，敢杀诸侯祭祀小神，比他楚王还要凶悍。他喜的是——宋襄公的“贤名”已不攻自破，邻近诸国必然会生出戒惧之心，不愿与宋国结盟。他借此请求与齐相会，齐国必然答应。而齐国答应和楚相会，就是意味着将不会与宋国联合。

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已很明显，未来的敌人一定是楚国。齐国答应和宋国的敌人相会，自然是和宋国疏远的表示。果然，齐国答应了与楚国相会，把宋襄公急得失了主张，竟向未来的敌人发出了入盟的邀请。

诸侯之间约会，分为普通的见面之会和结盟之会。

见面之会上众人也可提出些互不相犯之类的条款，但不祀上天，不敬鬼神，不请王命，并无遵守的义务。

结盟之会则必须经过“歃血”的仪式，祭祀上天鬼神，并恭请王命。“歃血”之盟的参与者必须遵守所发的誓言。否则，定会受到上天的严厉惩罚。

楚成王对宋国主持的结盟之会毫无兴趣，只想借此探知一下宋襄公的虚实，故意在回书上奉承了宋襄公几句，并“热心”地建议先由大国商量一番后，再具名召集天下诸侯。

与宋襄公一见面，楚成王就看出了未来敌人的弱处，心中本来轻松了许多。但宋襄公却自不量力，强占主位，在他面前毫无谦逊之意，令他大为恼火。

今日且不与你计较，过得几天，方教你知道寡人的厉害。楚成王在心里说着。

宋襄公见楚成王虽坐在末席，并未露出不悦之色，心中很是高兴。天下诸侯都说楚君蛮横无礼，看来亦是过苛之说。楚君比许多中原诸侯还要知礼，寡人召之便来。

宋襄公想着，拱手对楚成王和齐孝公施了一礼，道：“兹甫以先朝之后，作宾王家，深感历代天子厚恩，无以为报。今天下混乱，大失仁义之道，兹甫虽德力俱是不足，亦愿与列国结盟，共同匡正天下。楚、齐二位贤君，威德闻于海内，诸侯莫不从之。兹甫欲借重二位贤君之威，共同具名召集天下诸侯。不知二位贤君意下如何。”

“宋公贤名久传天下，诸侯自当闻风相从，何须寡人具名？”楚成王笑道。

“齐经离乱之后，威德俱失，不必具名。”齐孝公推辞道。

“二位贤君不必客气。盟会帛书，兹甫早已写好，只待二位贤君具以大名。”宋襄公说着，召内侍奉出帛书，亲手托起，递给楚成王。齐孝公见此情景，心中羞愤交加，几欲立刻站起，拂袖而去。

他名列二等侯爵，坐于次席，宋襄公无论如何也不该越过他，径自将帛书递给楚成王。宋襄公如此作为，分明是没将他放在眼里。其实他早就对宋襄公大为不满，只是一直克制着没有流露出来。他不仅要承袭父亲留下的君位，更想承袭父亲遗下的霸主称号。

固然，霸主的称号须通过盟会方能争得，并无父子承袭之说。但是，谁也没有说过——父亲是霸主，儿子就一定不能是霸主。齐孝公认为，只要宋襄公肯帮助他，他就一定能够成为霸主，享尽父亲昔日的荣光。宋襄公素以仁义自许，是天下闻名的贤者，也应该不负当年齐桓公的嘱托，善始善终，使齐国永远都是霸主之国。不想宋襄公竟是假仁假义，不仅不帮助他齐孝公成为霸主，反而野心勃发，要夺走本属于齐国的霸主称号。宋襄公第一次举行盟会，就有意将齐国排斥在外。

你就算真想成为霸主，也不该将寡人拒之门外啊，没有我齐国，你又岂能称霸？齐孝公在不满之中，欣然参加了楚国主持的列国相会。他有意给宋襄公一个警告，让宋襄公明白——没有齐国相助，宋国根本做不成霸主。

楚国重视齐国，远过重视宋国，若非顾忌齐国，楚国只怕早就兵伐宋国了。宋襄公好像明白了齐孝公的警告，对齐国重视起来，将齐国邀至宋国，商议会盟大事，并且还将齐国的席次定在楚国之上。

齐孝公很是欣慰，想着宋襄公定会知难而退，改推齐国为盟主。可是宋襄公将帛书先递给楚成王的举动，似一记耳光，将齐孝公一厢情愿的“欣慰”击得粉碎。齐孝公清楚地看出——在宋襄公眼中，齐国远远不如楚国。宋襄公名义上是请齐、楚两国共商会盟大事，实际上只愿与楚国商议，齐国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陪衬之物。

就算你宋国于我齐国有恩，也不该如此轻视我齐国啊。何况我齐国先君对你宋国的恩惠，亦不为少。当年宋国先君的君位，不也是由我齐国会盟诸侯，方得以宁定的吗？如今寡人国中尚未宁定，一旦宁定，非亲率大军伐宋，先废了你这昏君不可。齐孝公恨恨地在心中说着。

楚成王见齐孝公已显出怒意，心中暗喜，也不推辞，接过帛书，见上面已签有宋襄公的大名，便顺势将他的名号签在宋襄公之下，然后很恭敬地将帛书托到齐孝公面前，请齐孝公签上名号。

“寡人之君位，乃宋公定之。宋公之意，即为寡人之意，不必签名。”齐孝公明显地在话中透出了不满之意。

宋襄公见楚成王如此痛快地签了大名，欣喜若狂，哪里听得出齐孝公话中的不满？他当即和楚成王商定，以盂地为会盟之处，秋八月吉日为会盟之日。商议已定，三位大国之君又观歌赏舞，“尽欢而散”。

楚成王回到国中，招来众亲信大臣，商议应对之策。此时屈完已故，楚成王众亲信大臣中除令尹子文外，全是武夫，最著名者为成得臣、斗勃二人。

“宋君想借我楚国之力取霸主之位，不是等于向老虎借其毛皮吗？哈哈哈！”楚成王愈想愈觉得宋襄公愚不可及，忍不住仰天大笑起来。

“我楚国欲霸中原久矣，宋公之谋，倒是给了我国一个天赐良机。”子文笑道。

“不错，寡人正欲借宋君之盟，成我霸主之愿。”楚成王道。

“宋公虽无图霸之力，然其心性甚傲，恐怕不会服我楚国。”子文又道。

“哼！寡人自然有办法压服宋国。”楚成王满脸都是傲然之色。

“宋国地处齐、鲁、郑、陈之间，我楚国欲霸中原，非压服宋国不可。然宋乃殷商之后，自许极高，仅以兵威，恐难使其臣服。主公兵威加之，还须以德相辅。”子文担心地说着。

楚成王自从征服东南诸侯之后，愈加看重兵威，宠信武将，朝中文臣地位卑下，所言之事往往不能上达君听。子文对这种状况深为忧虑，却又无法改变。

近年来楚成王异常固执专横，再也不似当初那样虚怀纳谏，既重武臣，亦不轻视文臣。且随着年岁日高，脾气也暴躁了许多，动不动就以小过残杀大臣，又荒淫好色，连亲近臣下的妻女也不放过。如此下去，主公休说称霸，能得善终，就算大幸。子文常在心中说道。

“令尹不必忧心。人常以威德二字相连，可见有威即是有德。寡人威德齐至，不愁宋君不俯首称臣。”楚成王得意地说着。他已想好了压服宋国的办法，不过，这个办法他暂时不想告诉子文。在许多时候，他觉得令尹子文和那宋襄公一样，也有些腐朽不堪。

秋八月，楚、陈、蔡、许、曹、郑六国之君，如期至于盂地。齐孝公借口防备东夷之族，并不赴会。鲁、卫诸国也各有因由，不愿或不能赴会。邾、滕诸国太小，宋襄公嫌其难壮声威，亦拒其赴会。

宋襄公早在十日之前，已率公子目夷、公孙固、公子荡等文武大臣来至盂地。见所来仅有六国，宋襄公有些失望，不过转念一想，六国加上宋，已有七方诸侯，并不算少，可以称为盛大之盟矣。

六国当中，只有许、曹两国与楚不甚亲密。这会盟大礼进行之时，肯定会有意外之事。公子目夷心中想道。他对盟会之事甚是怀疑，尤其是对楚国竟会“屈从”宋国深为忧惧。宋襄公本来不想让他赴会，但在他的坚决请求之下，只好允他赴会。

盟会之地虽在宋国境内，可因为这是不带兵甲的“衣裳之会”，宋襄公不允许宋国有一兵一卒出现在盂地。公子目夷放心不下，私与公孙固商议，选精锐士卒三百人，伏在五里之外的野林中，以防不测。公孙固对宋国称霸之举极为赞成，但对楚国亦是深怀戒惧之心，愿意与公子目夷同担“欺君之罪”，将三百精锐士卒伏于野林中。

盂地馆舍比鹿上之地更为豪华，并筑有高大的土坛。陈蔡诸国从行者不过百人，独楚成王从行者足有五百人之多。宋襄公认为楚是天下第一大国，从行者多些，不足为奇。公子目夷和公子固心中则顿时紧张起来。

七国国君揖让行礼一番之后，同登高坛，先向虚设的周天子之位行过朝见大礼，然后依次而立。宋襄公仍是占着主位，楚成王占着次位，其余诸侯则按爵位高低排列，七国臣子分班立于坛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宋国臣子公子目夷、公孙固等人和曹、许两国臣子立在左方，楚、郑、陈、蔡四国臣子则立于右方，俨然如两军对阵一般。楚国臣子为首者正是成得臣与斗勃二人，这两位武臣俱生得高大魁壮，只是比较起来，斗勃更显得肥胖一些。

不论是公子目夷、公孙固，还是成得臣和斗勃，都凝神屏气，听着高坛上的动静。行过朝见大礼，七国国君就该祭祀天地，歃血为誓，列名载书，进入庄严的大典之中。

依照惯例，此时应首先推出主盟之人，方可行歃血大典。宋襄公屡屡以目示意，希望楚成王首先说话，推举宋国为主盟者。不料楚成王虽是面带微笑，神情谦恭，偏偏不肯说出一句话来。楚成王不说话，陈、蔡、曹、许、郑五国国君亦是一声不吭。

宋襄公急了，陡然间大声说道：“今日天下混乱，仁义之道大失。

寡人与众位盟于此地，是欲振作齐侯故业，号召天下，共同维护仁义大道，众位贤君以为如何？”

楚成王仍是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地说道：“宋公之言，极是有理。但不知今日主盟者为何人？”宋襄公一愣，心里道，主盟者舍我其谁？你楚王不是早就明白了吗？

“天下混乱，非有力者不能定之。”楚成王又说了一句。

宋襄公慌了，更大声地说道：“盟主之位，当以功论，无功便以爵位定之。”

“哈哈哈！”楚成王大笑起来，“如此说来，这盟主之位，寡人倒是愧领了。”说着，上前一步，站在宋襄公之前。

“慢来！”宋襄公复上前一步，又站在楚成王之前，“如何该你领了盟主之位。”

“七国之君中，寡人名列王爵，最为尊崇，自然当领盟主之位。”楚成王傲然说道。

“你乃假王，怎能以此相压寡人？”宋襄公又惊又怒，厉声问道。

“哼！寡人既是假王，你为何不将寡人拿下！”楚成王冷笑起来。

“这……”宋襄公愣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楚成王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天下只能有一个王——周天子。其余任何人敢于称王，就是对周室的大不敬，罪该万死。宋襄公以仁义自许，理应上前毫不犹豫地拿下楚成王，将其斩首，传送王都，宣示天下，如此，方算是在维护仁义大道。但是宋襄公不仅不拿下楚成王，反欲与其歃血为盟，又怎么能自许仁义呢？

“哈哈哈！”楚成王仰天狂笑起来，大喝道，“你不敢拿下寡人这个假王，寡人可要拿下了你这个假仁假义之人！”他的这一声狂笑，是早在事先与成得臣、斗勃商定的暗语。

“哇呀呀——”成得臣、斗勃大吼起来，猛地脱掉身上的袍服，露出

里面披着的铠甲和插在腰带上的短剑。曹、许、陈、蔡、郑诸国臣子吓呆了，个个呆若木鸡，一动也不敢动。

公子目夷和公孙固见情势突变，亦甩脱了身上的袍服，一样露出了里边的铠甲和短剑。啊，原来宋国早有所备！成得臣倒是吃了一惊，但一惊之后，立刻手挥短剑，毫不犹豫地向高坛上疾步跃去。

“休伤我主！”公子目夷、公孙固大喝着，双双跃起，欲拦截成得臣。

“给我待着吧！”斗勃大叫着，抢步挡在了公子目夷、公孙固的身前。那五百楚国的从行者人人都拿出了暗藏的兵刃，蜂拥着向公孙固冲过来。公子目夷和公孙固身边只有十余从人藏有兵刃，无论如何也敌不过楚人。

“快走！”公子目夷和公孙固拥着众宋国臣子，急急向馆舍退去。

“须得救下主公！”公子荡脸色苍白，却不肯后退。

“有臣就有君，无臣无君！”公子目夷厉喝着，扯着公子荡疾步而退。眼前的突变正在公子目夷的预料之中，馆舍外早停着准备好的驷车。宋国臣子们匆匆登上驷车，向东方的野林疾驰而去。楚国众人似并未将宋国臣子放在眼里，也不追赶，只铁桶般将高坛团团围住。

公子目夷等人驰至野林，尽起埋伏的三百锐卒，向高坛杀回来。就在公子目夷等人呼喝着冲近高坛时，忽听远方雷鸣般轰轰回响，尘头大起，无数兵车如大海上的狂潮，呼啸而至。

“不好，楚国不仅欲执吾君，还欲灭亡吾国！”公子目夷大惊，当机立断，放弃营救宋襄公的打算，迅速向都城睢阳退去。原来楚成王不仅密命成得臣、斗勃二将率五百壮士扮作从者相机“擒拿”宋襄公，还命另一亲信大将斗般率兵车八百乘，士卒七万余人随后跟进。

“哈哈哈！”楚成王又一次仰天大笑起来，指着坛下如潮的楚国兵卒，大吼道，“寡人有此劲旅，足可横扫天下！谁敢说寡人是假王！”

“熊恽！”宋襄公提着楚成王的名字怒斥道，“你不仅是假王，还背信弃义，盗贼不如！”他的双臂被成得臣紧紧扭住，动弹不得，心中狂

怒，全身几欲爆裂开来。楚成王居然如此阴险，会行出劫盟的毒计，是宋襄公做梦也不曾料想到的事情。陈、蔡、曹、许、郑五国国君见此情景，个个惊得浑身乱颤，几欲瘫倒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这昏君，到此地步，还敢顶撞寡人，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来呀，把他给寡人砍了！将他的脑袋和那个牛头摆在一起，祭祀上天！哼！鄫君是个四等子爵，只配祭祀水神。宋君是个一等公爵，大约够得上祭祀上天吧！”楚成王盯着宋襄公说道。

啊，他，他竟要杀了我么？宋襄公打了一个寒战，再也说不出来。他能在会盟之时杀了鄫君，楚成王又为什么不能杀了他？不。寡人不能死，寡人要光大祖业，倡行仁义大道啊！宋襄公绝望地在心中大叫着。

“寡人身有何罪，竟遭毒手？”宋襄公质问着，口气软了许多。他边问还边向陈、蔡、曹、许、郑五国国君望过去，盼着他们能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但陈、蔡、曹、许、郑五国国君都低着头，不敢与宋襄公的目光相接。

“你罪恶滔天，数不胜数。齐国新丧，你趁机攻伐，擅行废立大事，目无礼法。鄫君赴会稍迟，你竟大施淫威，将其斩杀，暴虐甚于殷纣。宋本亡国残余，唯有谨守礼法，方可弥补前代之罪。而你却自不量力，图谋称霸，又狂妄自大，在寡人面前毫无逊让之态。此罪如山，你尚不肯认么？”楚成王厉声喝问着。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宋襄公在心里说着，也只能在心里说着。现在他犹如案上的鱼肉，楚成王想怎么宰割他，就可以怎么宰割他。

“不过，你若知罪，寡人看在汤王的分上，也可饶你不死。”楚成王话锋一转，脸上又浮起了微笑。

“如何……如何才算做知罪？”宋襄公声若蚊鸣，心中屈辱至极。他如此相问，在陈、蔡、曹、许、郑五国国君眼中，已算是“屈服”在楚成王的威胁之下，名望扫地。

“你若遍告天下，从今以后，宋国年年朝贡楚国，便是知罪。”楚成王说道。

“熊恽！你不过是南蛮贱种，竟敢欲我宋国朝贡，简直是痴心妄

想！”宋襄公盛怒之中忘了害怕，大声呵斥道。

他本想着，楚国设此劫盟毒计，无非是为了争霸。只要他暂且“委屈”一下，承认楚为“盟主”，楚成王就会放了他。当年周文王为了保全性命，以图大事，不也向纣王“屈服”过吗？他身负光大祖业、倡行仁义大道的重任，为何不能向周文王那样，“屈服”于楚呢？但他没料到，楚成王的胃口竟是如此之大，居然要一口将宋国“吞了”。寡人乃堂堂汤王之后，宁可死于斧钺之下，也决不能臣服于蛮夷之族。宋襄公想着，心一横，再也不愿显出软弱之态。

“你宋国不过是殷纣的孽种而已，暴虐之毒，遗传至今。寡人当为天下主持公道，灭了宋国！”楚成王恼羞成怒，在高坛上暴跳起来。他早已准备好了对付宋襄公的两种策略——先劫盟，逼宋襄公举国臣服于楚。如若宋襄公不从，他就要挥师直捣睢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破宋都，另立新君。

如果宋国臣服于楚，则陈、蔡、郑、许、曹诸国之君，势必亦拜服在他楚成王的脚下。如此，他不仅称霸易如反掌，就算是扫灭周室，做一个“真王”，料也不是难事。

楚成王令人将宋襄公押上战车，挥师疾进。陈、蔡、曹、许、郑五国国君，也被楚成王“请”上战车，观看他一举踏灭宋国的壮举。

公子目夷与众大臣逃回都城之后，立即紧闭四门，召集全城丁壮，发下弓弩箭矢，并迅速把无数礌石巨木抬上城头。然后目夷招来公孙固与公子荡，密商道：“楚君必以主公胁持我等降服，若不从之，主公危矣。如若从之，则社稷不存。为今之计，吾只得暂摄君位，使楚君无所胁持，或可救得主公。唯此计不可让众人知之，以免为楚君识破。望二位以国事为重，相助目夷。”公孙固和公子荡想了想，觉得唯有公子目夷的计策可以应付眼前的危急，虽说心里都有些怀疑公子目夷会借此“良机”获取君位，但还是答应相助。于是，在公孙固和公子荡的带头拥戴下，众文武大臣改立公子目夷为君，并告于太庙。

宋国军民闻听国君被劫，楚国大兵将至，俱是心中惶恐，不知所措。此刻又听已立公子目夷为新君，顿时安定下来。公子目夷贤明而又富有谋略，为国人共知。有公子目夷为主，楚兵绝不能打进城来。宋国人毫不怀疑地在心中想着。

当楚国大军逼至城下时，但见睢阳城头旌旗招展，戈矛闪亮，守城丁壮人人衣甲鲜明，士气高昂，毫无慌乱之象。楚成王大出意外，见天色已晚，不敢贸然进攻，先扎下了营寨。

次日，楚成王使大将斗勃至城下传言道："宋君已为楚囚，开城迎降，宋君犹可生还；拒不归降，宋君必死！"宋人回答他的，却是一阵密不透风的箭雨，差点当场射死斗勃。

楚成王吃了一惊，以为是宋人不相信他已"生擒"宋襄公，遂令人将宋襄公装入囚车中，推至城下。

宋人这次倒未射箭，由公孙固答话道："赖上天庇佑，社稷有灵，吾国已立新君。"城下的宋襄公听了，又是羞愧，又是心酸，又是欣慰，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

羞愧的是，他以国君之尊，竟成了楚人的囚徒，无疑是给宋国带来了极大的耻辱。

心酸的是，他图霸不成，反倒失了君位，已成天下人的笑柄。

欣慰的是，宋国既然已立新君，就决不会臣服于楚。

公孙固的回答，令楚成王大感意外，只得下令强攻。楚国兵卒们扛着云梯，呼啸着向城头上冲去。宋国兵卒沉着冷静，敌军离得远时，便用弓弩射杀。离得近时，就以礌石击杀。见云梯靠到墙上，就抬起巨木抛过去，拦腰将云梯压断。

楚军猛攻三日，死伤近万，却未占得一丝便宜。宋军越战越勇，日夜击鼓相呼，声震四野。楚成王束手无策，将众将骂得俯伏在地，不敢抬头。

这时，令尹子文遣人送来紧急军情——随国见大王发兵在外，意欲联合汉水之东众诸侯进犯楚境，大王当尽速了断宋国之事，回军震慑。楚成王心中顿时焦躁起来，召集心腹大将商议进退之策。

"随乃腹心之患，倘若反叛，军士忧心家乡，士气必衰，将不战自溃。寡人欲就此退兵，又必为陈、蔡诸国所笑，心实不甘。"楚成王无奈地说着。

“宋君虽然昏庸，臣下却是甚有智谋。围城久攻不克，士气必疲。主公不若将那宋君杀了，以震慑宋人之心，然后退兵。”斗勃说道。

“不可，宋国已立新君，我楚国杀其旧君，毫无益处，徒留恶名耳。”成得臣说道。

“子玉素有谋略，依你之见，寡人该当如何？”楚成王称着成得臣的字问着。

“我楚军出征，决不能空回。今日虽不能攻破宋都，亦应定下盟主尊号。”成得臣答道。

“这……我楚军不能克宋，威名不张，该以何种名目求为盟主？”楚成王又问。

“鲁国素来与宋不和，又惧齐国之威，主公遣人召之，其必不拒。然后以鲁侯赴会的名目，与诸国为盟。主公还可使鲁侯求情，释放宋之旧君。如此，主公既可得盟主之尊号，又可得鲁国为盟，还能让宋国新、旧两君相争，得利厚矣。”成得臣说道。

“子玉此计大妙！”楚成王欣然说道，立即遣使至鲁，请鲁僖公至睢阳城下相会。

鲁僖公因收留易牙，屡遭齐孝公遣使斥责，心中不快。然而齐强鲁弱，鲁僖公不敢过于得罪齐国，只得将易牙押送临淄。齐孝公以车裂之刑处死易牙，却并未因此消解对鲁国的恨意，令鲁僖公日夜惶恐不安。楚成王遣使来请，正中鲁僖公下怀，当即应允，随同齐使来至睢阳城下。当今天下，齐、楚并强，鲁国若能与楚结盟，自然不必害怕齐国。

楚成王急于班师，先将大军转至薄邑，然后筑一土坛，与鲁、郑、陈、蔡、许、曹诸君歃血为盟。陈、蔡诸君早已饱受惊吓，只想尽快回到国中，当即推郑君领头，共同恳请楚成王为盟主，承袭齐桓公的霸业——尊王攘夷，扶助弱小。楚成王推让一番后，不客气地手执牛耳，做了盟主。接着，楚成王为显示其盟主气度，应鲁君之请，放了宋襄公。宋襄公辛辛苦苦一场奔忙，竟落得如此结果，真恨不得地上裂出个洞来，钻进去躲了。盟会事毕，楚军班师，各方诸侯回国，单单把宋襄公丢在了薄邑。

见敌军尽退，薄邑宰长方敢将宋襄公迎入城中，一边好言安慰，一边派人飞驰睢阳，报知“旧君”的下落。公子目夷、公孙固、公子荡等闻知，急忙率兵车百乘，赶至薄邑，迎宋襄公回朝。

宋襄公见了众人，愧从心起，欲以君礼拜见公子目夷，口中道：“俘囚之人，无颜归国。新君若念手足之情，望能容我避于卫国。”公子目夷、公孙固、公子荡慌忙跪倒在地，连称死罪。

“臣等有失职守，致使主公陷入贼兵之中，罪莫大焉。为保社稷，臣不得不暂摄君位，以安国人之心。今主公得脱大难，实为上天佑之。主公若再提避往他国，是不赦臣之罪矣。”公子目夷磕头说道。公孙固、公子荡听公子目夷如此，心中俱是满含愧意，也忙磕头请宋襄公归国安于君位。他二人直到未见宋襄公的前一天，还在疑心公子目夷会就此真的成了新君。

宋襄公见三位腹心大臣仍然拥戴于他，惭愧之中带着感动，也不再推让，登车回国。百官闻讯，纷纷入朝庆贺。众百姓闻知，忍不住叹息道：“看来宋国的灾祸还未退尽，日后不知会吃上什么大苦头。”

宋襄公虽然仍旧当上了国君，心下却闷闷不乐，他总觉得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上，怎么也无法推开。每日上朝，他更起劲地讲着仁义大道，不讲到天黑，决不罢休。众大臣们叫苦不迭，都在心里暗暗埋怨——公子目夷真不该把君位“让回”宋襄公。

第二十六章　泓水决战宋师败　礼遇重耳种善因

每年春天，是中原诸侯朝见周天子的时候。在周朝全盛之际，中原各方诸侯一般都会亲自入都，行朝见礼。

楚成王自宋国班师后，大军直逼随国，迫使随君订下新的盟约，让随君年年亲自朝贡楚国，并且贡物加倍。

随君是被迫朝贡楚国，郑国国君郑文公却是主动朝贡楚国。齐国国君看来是无力称霸，晋国国君又以昏暴闻名天下。郑文公思来想去，觉得只能依靠楚国，方可保得郑国的安宁。

宋襄公闻听郑文公居然以中原诸侯的身份去朝见楚国，顿时勃然大怒，立刻征集兵车三百乘，欲征伐郑国。

“郑为宗室诸侯，不朝天子，却媚于蛮夷假王，大失仁义之道，罪恶滔天。寡人代天行罚，师出必胜！”宋襄公在朝堂上慷慨激昂地说着。

郑文公另外还有项大罪，他并没有当众说出。楚成王在高坛上争“霸主”之时，郑文公不该一声不吭，任由楚成王为所欲为。如果郑文公敢于仗义执言，他堂堂宋公怎会做了楚国的“囚徒”？

“楚、郑狼狈为奸，已成一体。伐郑，楚必救之，主公此行，未必能胜。”公子目夷谏道。

“寡人为仁义而战，虽郑、楚联军，何所惧之！”宋襄公大声道。

“楚军势众，恐难抵挡。”公孙固亦谏道。

“你等惧怕楚军，就在国中安坐好了。寡人独自领兵，也无不可。”宋襄公赌气地说着。公孙固和公子目夷对望一眼，苦笑着，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夏，宋襄公率兵车三百乘，自为主

帅，以公孙固为副帅，公子荡为先锋，大夫乐仆伊、华秀老为左、右大将，攻伐郑国。临行前，宋襄公下诏——上卿公子目夷辅太子王臣监国，凡军国大事，可自为处分。

郑文公闻听宋军大至，忙遣使飞报楚成王，乞求援救。楚成王大怒，对亲信武臣们说道："宋公本我楚囚，今复不自量力，居然兴兵讨郑，实为狂妄至极。难道宋公不知，郑国对寡人极是恭敬，郑君见了寡人犹如见了父亲一般吗？寡人当亲率大军，救郑国之难。"

成得臣献计道："救郑不若伐宋。郑国都城坚固，宋军一时难以攻下，久攻不克，其军必疲。我军此时伐宋，其必以疲军回救。我军自可以逸待劳，一鼓破之。"

"妙！"楚成王赞了一声，当即命成得臣为大将，斗勃为副将，领兵车五百乘屯于边境，待时伐宋。接着，楚成王又遣使至郑，令郑文公坚守都城，等待楚国援救。然后，楚成王又亲领兵车三百乘，随后接应成得臣。

宋军在睢阳城的坚守，给楚成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明白——宋君虽然昏庸，宋国臣下和兵卒们却并不容易对付。楚国和宋国争战，丝毫也不敢大意，如同面对着强大的齐、晋之国的军阵。

从夏天到秋天，宋襄公与郑军相持不下，虽是互有攻守，却难分胜败。相较而言，郑军士气低落，到了初冬时节，眼看已支撑不下去。但就在这时，成得臣、斗勃已率六百乘兵车攻入了宋国境内。宋襄公只得回军救援，在泓水与楚军隔河对峙。

"楚军有兵车六百乘，多于我军一倍。此地离睢阳不远，主公何不传命相国，尽起国中兵甲？想我宋国虽小，倾国中之兵，可再得兵车四百乘。如此，我以七百乘对敌六百乘，或可胜敌。"公孙固献计道。宋襄公拒不听从，还派人飞车赶至睢阳，严命公子目夷——不得擅出一兵一卒相援，否则，杀无赦。

公孙固急了："以寡敌众，有败无胜，主公奈何不明？"

"大司马不是曾对寡人说过，兵在精而不在多，我宋国之兵勇冠天下，图霸必成吗？"宋襄公不满地问。

“这……这……”公孙固有苦难言，不知如何说才好。

最初他对征战之事极感兴趣，和宋襄公一样雄心勃勃，渴望着能够横扫天下，立下赫赫武功。然而他毕竟是一位熟知兵法的大将，几场仗打下来，发昏的头脑已渐渐清醒，认识到仅凭武勇，并不能横扫天下。强大的兵威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力之上，国若不强，兵威将无法持久，甚至不战自败。宋国兵卒固然勇敢，但宋国的国力，却远不如楚、齐诸强国，要想横扫天下，图谋称霸，势比登天还难。

见公孙固说不出话来，宋襄公得意地笑了，道：“我宋军不仅勇敢无敌，且为仁义之师。天下之至德，莫过于仁义二字。有仁义二字在，我宋军将无敌于天下矣。”

唉！主公你有“仁义”，为何被楚人凌辱，成为囚徒？公孙固在心里长叹了一声。

冬十月，楚、宋两国约定，于冬十一月一日，在泓水南岸决战。

宋国军队驻于泓水南岸，决战之日，早早在河岸边摆开了阵势。宋襄公、公孙固、公子荡居中，乐仆伊居左、华秀老居右。

在宋襄公的坐车之后，竖有一杆丈八大旗，上面写着斗大的“仁义”二字，数里之外，便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杆大旗是宋襄公为了对付楚军，特地命军中工匠赶制而成，自言可当兵车三百乘，有了这杆大旗，宋、楚两军，便已“势均力敌”。

楚军驻于泓水北岸，决战之时，须渡水布阵，方可迎敌。泓水并不深广，然时至冬季，楚军渡河并非易事，进行较慢。红日高升之时，方渡过一半，且阵形不整，甚是散乱。

“楚军屯于北岸，偏以南岸为争战之地，意甚轻我。今其半渡，军阵不整，我军趁势攻之，必能获胜。”公孙固忙说道。

宋襄公不高兴了，一指“仁义”大旗，道：“寡人乃堂堂华夏之邦，岂能学那蛮夷之人不讲仁义，暗算于人？”

“楚人劫盟，先失仁义。主公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不为过也。”公子荡亦劝道。现在他宁愿日日在朝堂上听宋襄公讲解仁义大

道，也不愿跟随宋襄公图谋光大先祖、霸于天下的伟业。连着几次挫折，已使他明白——图霸决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可是宋襄公好像一点也不明白，仍在摆着“盟主”的气度，希图“霸业”，几乎已到了神志迷糊的境地，在战场上也高谈起仁义来。如此下去，我宋国非要大吃苦头不可。公子荡心中在叫着苦。

“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则是陷寡人与蛮夷之邦等同也，此言大谬。”宋襄公有些气恼地说着，不再理会公孙固、公子荡二人，传命士卒大唱起商颂中的《殷武》。

宋襄公不仅要使每位朝臣知道仁义大道，更想让宋国的每一个百姓、每一个兵卒，也都知道仁义大道。赞扬宋国先祖辉煌功绩的商颂歌曲不仅日日响彻在宋国的朝堂上，也响彻在宋国的每一座城邑，每一处军营中。

《殷武》是歌颂殷朝杰出的“中兴之王”武丁的光辉功绩。武丁也曾南征荆楚之地的夷人，并获得大胜。此时大唱《殷武》，倒也不失为鼓励士气的一个好办法，故公孙固、公子荡均未阻止。

成千上万的兵卒一齐高声大唱，气势磅礴，雄壮至极：

挞彼殷武（电闪击敌是殷武）

奋伐荆楚（奋我神威伐荆楚）

深入其阻（深入其地破险阻）

裒荆之旅（俘敌大胜震环宇）

有截其所（王师到处齐畏惧）

汤孙之绪（汤王子孙功业巨）

维女荆楚（山险水恶之荆楚）

居国南乡（世居中原之南方）

昔有成汤（王于天下是成汤）

自彼氐羌（昔日远方之氐羌）

莫敢不来享（不敢不来贡牛羊）

莫敢不来王（不敢不来朝见王）

曰商是常（共认君长是殷商）

天命多辟（上天之命不可违）

设都禹之绩（荆楚朝王竟相归）

岁事来辟（年年来朝知尊卑）

勿予祸适（殷商决不降大罪）

稼穑匪懈（安居农耕休懒惫）

天命降临（上天有眼不可欺）

下民有严（殷商勤政爱下民）

不僭不滥（少有差失不滥刑）

不敢怠遑（从无怠慢政令明）

命于下国（仁义遍施下国宁）

封建厥福（福瑞光大共欢庆）

……

宋军唱了一遍又是一遍，愈唱精神愈奋，声如海潮咆哮，直似山崩地裂一般，威势惊人。楚军这时已全部渡过了泓水，正在布阵。楚军将士从来没见过这等声势，被宋军的歌声惊得心中发慌，手足无措，有些控制不住兵车的驰动，阵形比半渡之时更为混乱。公孙固和公子荡大喜——这可是攻击楚军的大好时机。二人急忙向宋襄公禀告，请求发出攻击之令。

宋襄公正捻着花白的胡须，沉醉在那雄壮的歌声之中。他听了公孙固和公子荡的建议，觉得二人太不识趣，竟因“荒唐之事”打断了他的“雅兴”，心中很是不悦，训斥道：“尔等贪一时战胜之利，而毁万世之仁义大道，不其愚乎！”

见宋襄公竟说他们愚蠢，公孙固和公子荡哭笑不得，心里焦急万分，偏偏说不出什么话来。

楚军到底是久经战阵之师，在最初的忙乱过后，已镇定下来，布成了大阵。

宋襄公此时倒显出了果断的气概，发下了攻击之令。宋军阵中鼓声大起，虽有威势，却远不及歌声的雄壮。三百乘宋军战车一齐向楚军大阵冲过去，车轮的轰响声有如天边的滚雷。楚军的战鼓同样是轰响如雷，且更为猛烈，已完全压住了宋军的鼓声。楚军不仅兵车比宋军多出了一倍，战鼓亦是多出了一倍。

宋襄公身先士卒，直撞入楚军大阵中。公孙固、公子荡紧紧跟在左右，奋力击杀。两军顿时混战起来，杀声震天，车冲马撞，戈矛相击，一时难解难分。宋襄公站在仁义大旗之下左冲右突，敌军纷纷退避，好不威风。

嗯！楚军怎么如此不堪一击？公孙固心中疑惑，忙举目四望，不禁惊骇得差点从车上摔了下来。原来跟随宋襄公杀进楚阵的兵车仅十余乘，而周围楚军的兵车一层紧连着一层，何止百数。

不好！楚军这是有意放主公深入阵中，然后围而歼之。公孙固大急，立刻传命后退。但已迟了，四面八方的楚军已潮水般漫涌过来。

“宋公快快投降，可饶一死！”楚军大将成得臣站在高车之上厉喝着，心中甚是得意。

楚军素来不愿对阵决战，喜欢野战，又爱使用诡谋。成得臣与宋军约定在泓水南岸决战，本来就是一个诡谋，企图一战全歼宋军。他已将楚军分成前后两军，前军二百乘兵车，后军四百乘兵车。前军是诱敌的饵食，后军是歼敌的利剑。楚军竟敢在宋军面前背水列阵，显然是对宋军极大的轻蔑。

宋襄公素来狂妄，怎能容忍楚军的轻蔑？宋襄公必然要趁楚军“半渡”之际，猛烈攻击，充作饵食的前军自然“溃败”后退。宋襄公肯定不会怀疑楚军的“溃败”，定是穷追不舍，将军阵拉成一条“长蛇”。早已埋伏好的楚国后军将在此时突然冲出，将宋军这条“长蛇”斩成数截，分而歼之。

不料宋襄公竟不上当，当真抱定“仁义”的念头，不使诡谋。成得臣无奈之下，只好冒险将后军也渡过泓水，与宋军对阵决战。楚军兵力占优势，决战自会取胜，但要全歼宋军，只怕就很难了。泓水两岸地势平坦，宋军战之不利，自会后退，奔进离此不远的睢阳城中。

由于宋军突然高唱歌曲，大出楚军意料，阵势乱了一阵。成得臣当时急出了一头的汗，唯恐宋襄公会趁势发难。幸好宋襄公是位“真君子”，没有乘人之危，让成得臣安然布成了大阵。

成得臣自然不会对宋襄公加以感激，相反，他急于生擒宋襄公，立下奇功。既然不能全歼宋军，那么唯有生擒宋襄公，方能算是楚军大胜。当宋襄公直冲过来时，成得臣有意让开一条道路，而将宋襄公身后的兵车尽量堵住。果然，宋襄公如一头狂怒的笨熊，轻易地撞进了他布好的猎网中。

“住口！我宋国人人只知仁义，不知投降！”宋襄公怒喝着，欲冲向成得臣，却是冲不过去。敌军的战车一辆接一辆疾驰了过来。宋襄公立刻陷在了苦战中。好在他的左右护卫兵卒俱是百中挑一的壮士，勇悍无比，令楚军一时无法接近。

公孙固、公子荡亦拼死冲杀，竭力要保护着宋襄公冲出重围。但楚军又怎肯放过宋襄公，一排军卒倒下，另一排军卒立即补上。一辆战车翻倒，另一辆战车立刻冲上。宋襄公身边的护卫兵卒人人浑身溅满鲜血，渐渐稀少，已难以挡住楚军的猛烈攻击。

一员楚国偏将趁势冲过来，一戈砍在宋襄公的肩膀上。宋襄公痛得大叫一声，扑通栽倒在战车里。公子荡大惊，奋力摆脱几个楚国兵卒的纠缠，扑过来，一矛将那楚国偏将刺死。但同时，公子荡也被随后追上来的楚国兵卒们刺伤了后背。

就在宋襄公面临绝境，眼看就要束手被擒的时刻，东南角上的楚军大乱，乐仆伊和华秀老各带着数十乘兵车猛冲了过来。原来乐仆伊、华

秀老二将见仁义大旗陷入楚军重重围困之中，心知国君处境危急，遂合兵一处，拼死撞开楚军重围，与宋襄公、公孙固、公子荡合在了一处。

宋国最精锐的将士几乎全集于宋襄公左右，楚军虽众，也无法阻挡。公孙固指挥众将轮番掩护，向楚军大阵外突围而出。

眼看宋襄公等人就要冲出阵外，成得臣气急败坏，命强弓手都集中起来，向宋襄公等人猛射过去。既然不能生擒宋襄公，成得臣只得“杀心大起”，毫不留情。但听破空之声呼啸而起，无数羽箭飞蝗一般射向了宋襄公等人。

楚国的强弓手俱是大力士，拉的都是非数百斤力气不能使之张开的硬弓，箭上的力道极为强劲，可以穿透数重铠甲。公孙固、公子荡、乐仆伊、华秀老舞动兵器，奋力拨打羽箭，又哪里都能拨打得开！宋襄公的腿股上连挨了两箭，左右护卫兵卒亦是伤亡殆尽。最惨的是公子荡连中十余箭，当场气绝而亡。公孙固、乐仆伊、华秀老也人人带有箭伤，但总算是拥着宋襄公冲出了重围，急急向睢阳奔去。

楚军大胜，将敌军杀伤十之六七，获得辎重器械无算。公子目夷虽然遵命未派出援军，但在城外亦备下百乘兵车接应，使宋国败军安然退进了城中。成得臣见宋军尚有接应之军，亦未穷追，扛着宋襄公丢弃的那面仁义大旗，吹打着得胜鼓乐凯旋。

楚成王大喜，亲至边境迎接成得臣，赐以酒宴。郑文公闻之，亦亲至楚军大营中慰劳楚军，赠以黄金美玉。接着，楚成王又进入郑国都城，居于郑宫，接受郑文公的大礼朝见。楚成王闻听郑国公主貌美，遂令郑文公引出相见。郑文公不敢违抗，只得将两个女儿引出，向楚成王献酒。楚成王大喜，以所俘宋国的辎重一半赠予郑文公，然后将两位郑国公主载入车中，回至郢都，充于后宫。

郑国文武众臣大感屈辱，纷纷议论道：“楚君毫无礼仪，迹近禽兽，将来必然不得善终。”中原众诸侯闻之，都大起戒惧之心，虽仍是对楚国十分恭敬，却尽量避免直接与楚成王打交道，更无一人像郑文公那样主动朝见楚王。

宋襄公的伤势极重，回至宫中，就倒在了榻上，再也无法站起。他在朝堂上大讲仁义大道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朝政大事已完全由太子王臣执掌。公子目夷如同辅佐宋襄公一样尽心辅佐着太子王臣，每日

散朝之后，他还常常会到后宫来看望宋襄公。

“唉！寡人只怕是过不了这个冬天了。”宋襄公对公子目夷叹息着说道。

“冬天已经过去，现在是春天，很快就会到了夏天。天气暖和了，主公的伤就会好起来的。”公子目夷安慰着说道。

“寡人深居宫中，居然不知时光匆匆，已是春天。唉！公子荡不该死啊，都是我害了他。嗯，公子荡的职位给了他儿子吗？他儿子干得怎么样？还有伤亡士卒的家属，现在还在埋怨寡人吗？”宋襄公问着。

“公子荡的儿子干得还不错，和他父亲一样勇敢，就是脾气躁了些，须多加磨炼。伤亡士卒的家属都得到厚恤，并无怨意。”公子目夷答道。

“楚人实是可恶。古人交战，不杀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擒获头发斑白的敌人。可是楚人全然不顾……唉！看，寡人又糊涂了。楚人本来是蛮夷之种，又怎么能遵行古人之道呢。”宋襄公苦笑道。

“主公对楚人一战，未尝不可，只是不该……”公子目夷停住了话头。

“到现在你我都不必顾忌。寡人之错，在于不该和楚人真的打了起来。”宋襄公说出了公子目夷没有说出的话。

宋国为一等公爵之国，被楚君在国内劫持，当众羞辱，实为大耻。无论如何，宋国也须与楚国大战一场，洗刷耻辱。但是楚国兵势强大，宋国与其争战，必败无疑。

宋襄公心中其实什么都明白，早就定好了对楚国的争战之策。他有意只率领三百乘兵车，有意以“维护仁义大道”的名义讨伐郑国。引诱楚国向他进攻。这样，是楚国以强凌弱，欺负了宋国，而非宋国为报复去攻打楚国。

经过“劫盟”的遭遇，宋襄公已对楚国善使诡谋有了切身的感受，料定楚人在争战之中也会使出种种“诡谋”。楚人使“诡谋”，他自然应当使出“仁义大道”，为此他还特地做了一面“仁义”大旗，要以堂堂正正

的“仁义大道”来应对楚人的“诡谋”。

楚军胜，是因诡谋胜，虽胜可耻，必为天下所轻。宋军败，是因坚守仁义大道而败，虽败犹荣，必为天下所重。

宋襄公心中的“隐衷”除了公子目夷之外，并无任何人能够看出。当宋襄公执意只带三百乘兵车伐郑时，公子目夷已经明白了宋襄公的“深意”，因而并未强行谏阻。只是公子目夷和宋襄公自己，都没有料到泓水一战，宋军会败得如此之惨。

本来，宋襄公打算与楚军稍一接战，就立即后退，撤回睢阳城中。如此，宋军的损失顶多是五六十乘兵车。宋国的军力是兵车七百余乘，损失五六十乘并未伤筋动骨，仍然是谁也不能加以忽视。可是当两军对垒之际，宋襄公强压在心底的怒气无法控制，陡然迸发出来，竟将早已预定好的“打算”忘在了脑后，驱车直入敌阵，一副与敌军“同归于尽”的英雄气概。结果，不仅是宋襄公身负重伤，差点成了俘虏，宋国的将士伤亡也极为惨重，兵车的损失竟达二百余乘，几乎占了宋军全部兵车的三分之一。宋军的士气亦是大挫，只怕三五年内，无法恢复过来。

宋襄公“虽败犹荣”的如意打算完全破碎了，宋军不仅未被天下所重，反为天下所笑。周围的邻国看到宋国元气大伤，纷纷“乘人之危”，企图从宋国捞到些好处。

首先是齐孝公“忘恩负义”，居然也想会盟诸侯，继承他父亲的霸业，并“严命”宋君赴会。公子目夷以国君伤重的理由，拒绝了齐孝公的“严令”。

齐孝公恼羞成怒，亲率兵车五百乘，攻打宋国的缗邑。公子目夷一边令缗邑军民坚守，一边命公孙固派出轻车百乘，分作数队，袭扰齐国的运粮士卒。

鲁僖公也趁机在此时攻击宋国的盟邦邾国，企图将邾国一举击灭。公子目夷命乐仆伊领兵车五十乘冒称三百乘，攻伐鲁国，又命华秀老率兵车二百乘，秘密援救邾国。

齐孝公久攻缗邑不下，粮草又接济不上，只得退兵。鲁僖公闻听宋军攻伐本国，慌忙退兵，在半路上被宋、邾联军截击，大败而逃，连头盔都被邾国兵卒抢去，高悬在城楼上。

齐、鲁两国与宋军争战，并未占到丝毫便宜，其余邻国不觉又重新对宋国敬畏起来。一时并不敢轻举妄动。这些消息令宋襄公深感欣慰，又更加惭愧，觉得他和公子目夷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

“楚国虽强，然所行无道，并不能得天下诸侯之心，难以成霸矣。”公子目夷说道。

“唉！寡人以仁义示于天下，奈何天下人俱不响应？莫非仁义之道，至今已绝，再也不能振起吗？”宋襄公叹道。

“如今周室衰弱，诸侯纷争，完全以力为胜，哪里还有仁义之道。”公子目夷苦笑道。

“如此，子鱼又为何言楚王无道，难以成霸呢？列国既是以力为胜，力强者自然能够成霸，有道无道，似乎无关紧要吧？”宋襄公困惑地问道。

“成霸必须辅以仁义之道，然此为假道，并非真正之仁义大道也。何为假道？盖其非出于本心，只借以服人耳。然其既为假道，人必不服，故须以力压之，此为力强为胜耳。行假道，必有所顾忌，有所不为，如齐桓公，曾扶燕、定鲁、救卫，正是此理。天下诸侯畏齐之强，又知齐有所不为，故皆拜服，使齐得以成为霸主。我宋国以真正的仁义大道行于天下，远胜齐之假道，然国力太弱，不足以威慑诸侯，故难成霸矣。楚国之强，天下无一国可及。然楚王专一恃力强横，不知以假道为辅，纵欲无忌，无所不为。列国对其只有畏惧之心，难以拜服，故楚国亦难成霸矣。”公子目夷道。

宋襄公听了，愣了半晌，方说道：“子鱼此言，何不早说。”

我早说，你就肯听么？公子目夷心中问，口中却道：“主公安心养伤要紧，不必想得太多。”

但宋襄公又怎能“不想得太多”呢？他话锋一转，又问到了另一件事上：“听说晋国公子重耳已来至宋国，是吗？”

公子目夷点点头：“是啊，我让他们住在馆驿中呢。”

“子鱼打算如何安置重耳呢？他以贤名闻于天下，曾得到齐桓公的

厚礼相待，我们可不能让齐国给比下去了。”宋襄公不觉又动了好胜之心。

“微臣正为这事发愁呢。宋国刚刚经历战乱，留下重耳，恐有不便。微臣欲请主公相召，宛转其辞，厚赐礼物，使其主动离开宋国。只是主公又须静养……”

“不，寡人能够召见重耳。”宋襄公打断了公子目夷的话头说，“如今楚国已为我之仇敌，齐国又忘恩负义。将来宋国在缓急之间可以求助的，只能是晋国。重耳既有贤名，难保其将来不会成为晋国之君，我宋国绝不可对重耳失了礼仪，无论如何寡人也须与重耳一见。”

主公对此倒是看得明白，到底不失为贤君。公子目夷在心里赞道，恭恭敬敬对宋襄公施了一礼，转身出宫，召重耳与宋襄公相见。

重耳、狐毛、狐偃、赵衰、魏犨等人走进宋宫，都有着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重耳并非依礼辞行，堂堂正正自齐国而来。而是不辞而别，负有“逃罪”。

对于重耳来说，他根本不愿离开齐国，做梦也未想到会有“不辞而别”的一天。他所娶的齐国宗室之女美丽又温柔，令他沉醉迷恋，不能有一刻相离。齐国货物充盈，美酒佳肴数不胜数，令重耳大饱口腹之福。齐国又多女乐，重耳亦养有一队，日日听歌观舞，快活有如神仙。静极思动，重耳还可乘坐高车，出城游猎，尽兴而归。他身为国宾，又为宗室之婿，所受礼遇十分尊崇，且又连着得了几处庄园，每年所获利息，比他在晋国做公子时多出了一倍有余。重耳已完全忘了他晋国公子的身份，忘了他那位也曾是非常美丽的季隗夫人，只想做一位齐国的富贵闲人。

除了酒色女乐，以及游猎和庄园的利息外，重耳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晋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从来不去打听。偶然与晋国来客相逢，也闭口不谈往日之事。齐桓公去世了，他亦很悲伤，但悲伤一阵后，也就无所谓了。五公子互争君位，闹得翻天覆地，他却躲在府中，日日拥着娇妻，沉醉歌舞之中。直到君位已定，他才出府朝贺，又得了新君赐下的黄金宝物，大为得意。

重耳得意之时，正是狐毛、狐偃、赵衰、魏犨等人失意之时。他们千辛万苦，跟着重耳逃亡齐国的唯一目的，就是欲借齐国之力，使重耳

回国登上君位。重耳成为强大的晋国之君，他们亦可成为权势赫赫的当朝大臣。不料重耳竟失了“雄心壮志”，只想成为一个齐国的富贵闲人。

重耳如果终生是一富贵闲人，那么狐毛、狐偃、魏犨等人，也就终生是富贵闲人身后跟着的几个帮闲。帮闲与强国大臣的身份实在相去太远，令狐、赵、魏诸人深感屈辱，亦不甘心。

狐、赵、魏诸人日日以“雄心壮志”来鼓动重耳，企图使重耳从安享富贵中“清醒”过来，图谋“大业”。重耳哪里肯听，喝令门卒紧闭内府之门，不准狐、赵、魏等人入内。他们在内府门外等待了十余日，也没能见上重耳一面。众人大怒，齐集于府后桑园中，商议今后当何去何从。

“我等来至齐国，转眼已是七年。你们看，我这脸上都起了皱纹，连胡须都白了好几根，再这么待下去，眼看就要老死在齐国，做了异乡之鬼。你们能等下去，我可等不下去。我宁愿回晋国让昏君杀了，也不愿在这里当个不伦不类的‘从人’，受那门卒的窝囊气。”魏犨首先说道。

“魏兄低声。吾有一计，不知当行不当行？”狐偃说道。

“有屁快放，有计快讲，此时此地，还啰嗦个什么？”魏犨不耐烦地说道。

狐偃笑了一笑，道：“公子其人，素喜苟安。非外力所迫，不足以动其心也。明日我等准备好行装，藏于郊外。然后虚称高上卿邀其游猎，将公子哄至郊外，推上车便走，如何？”

“此计大妙！高上卿执掌朝政，公子不敢得罪，定是一哄就出来也。”先轸叫起好来。

“只是如此离齐，便为‘私逃’，得罪于齐侯矣。”狐毛犹疑地说道。

“如今这齐侯，比他老子差得太远。宋公对他有着大恩，他不思图报，反趁火打劫，对宋国动起了兵戈。这等昏君，对公子的‘大业’毫无帮助，得罪了也无大害。况且，只有得罪了齐侯，方能使得公子死心塌地去图谋‘大业’，不再回头啊。”狐偃说道。

“贤弟说得倒也不错，只是我们‘逃’出齐国后，又该投奔哪一国呢？”狐毛问。

“宋公以仁义自许，虽有些迂阔，倒也不失为贤君，公子可先投奔宋国。若宋国难以安身，还有楚、秦诸国可去。”狐偃成算在胸，不慌不忙地说道。众人商议已定，分头散去，做着准备，秘密将细软之物预先送至郊外。

狐、赵、魏诸人以为所商之事至密，无人知晓。不料当日晚上，重耳夫人齐姜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原来，桑园的树上站着十余个采桑女奴，因见狐、赵、魏等人走了进来，怕男女相见，违了礼法，都伏在叶浓处藏着，将狐、赵、魏等人的话都听在了耳中。

狐、赵、魏等人欲劫持公子，自是大罪，众女不敢隐瞒，连忙禀告齐姜。听了众女奴的禀告，齐姜不动声色，好言抚慰一番，嘱其切勿向人泄露。入夜，齐姜唤来管家，令其趁众女奴沉睡之时，全数斩杀。次日，赵衰、魏犨、先轸等人先至郊外，备好车马。狐毛、狐偃兄弟径入内府，报知高上卿欲与公子同猎为乐。

重耳尚沉睡未醒，齐姜并不惊动，密召狐毛、狐偃至偏室中，屏退侍从问：“此番出猎，欲往宋国，还是欲往楚、秦之国？”狐毛、狐偃大惊失色，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齐姜正色道：“你等之语，我已尽知矣。大丈夫当有所作为，尚日日沉醉酒色之中，与白痴何异？我今日只问你等——公子是否定能得国？”

狐毛、狐偃大出意外，感激不已，一同跪倒在地，道：“夷吾昏庸，国人盼望公子归国为君，如久旱之盼甘霖也。小人们誓当竭力全力，辅佐公子得登大位。”

“公子贪图苛安，只怕难以相从你等之谋。今晚我当设宴，使公子沉醉，你等载之而去，则事必成矣。”齐姜说着，眼圈不觉红了，心中阵阵发酸。

狐、赵、魏等人对重耳的不满，她早已察觉，也明白狐、赵、魏等人是欲奉重耳远奔他国。在奔走列国的行程中，重耳绝不可能将齐姜带上。齐姜若想阻止狐、赵、魏等人的图谋，使丈夫永远留在身边，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狐、赵、魏等人全都杀死。但狐、赵、魏等人都是重耳的患难之交，心腹之人，她又怎么可能全都杀死？

若不将狐、赵、魏等人全都杀死，则总有一天，重耳会离开她，奔走列国，图谋“大业”。与其让狐、赵、魏等人将重耳“劫走”，不如她主动将重耳“送走”。这样，不论是狐、赵、魏等人，还是重耳，都会对她感激不尽。何况，从她嫁给重耳的第一天起，她就渴望着能够成为晋国的国君夫人。只是，一旦重耳离开了她，会不会沉醉在另一个美女的怀抱里，而将她完全忘了呢？

齐姜想不下去，也不敢想下去。她虽然贵为宗室之女，也只是一个女人而已。女人能够选择的道路并不多，而且一走上了她选择的那条道路，就再也不能回头。

黑沉沉的夜色中，狐毛、狐偃、赵衰等人将大醉中的重耳抬进车中，急速向城外驰去。自从管仲、鲍叔牙去世后，齐国的种种禁令，已渐失效。狐毛、狐偃和赵衰递上黄金，请兵卒们打开城门，消失在城外的荒野中。醉中的重耳已离开了好久，齐姜还站在高高的台阶上，泪水长流。

魏犨、先轸早已在郊外准备好一切，众人共乘着十余辆高车，向西疾行而去。天明时分，众人已行至百里之外，人困马饥。于是暂停下来，略作歇息。

重耳恰在这时醒了过来，口里叫着：“内侍，取水来！好口渴也！”

“公子欲得水喝，须忍耐片刻，至前面村舍中取来也。”狐偃笑道。

“啊！怎么是你？”重耳大吃一惊，霍地坐起身来，发现周围竟是一片野林，枝干曲折狰狞，似是浮在半空中的无数恶鬼。

“公子恕罪。我等不忍晋国败亡，无奈之下，只得将公子从府中‘请’出。”狐偃跪下说道。狐毛、赵衰等人也全都跪了下来，磕头乞求恕罪。

“夫人，夫人何在？”重耳浑身冰凉，茫然地问着。

“无有夫人相助，我等何能将公子‘请出’？今已离城百里矣。且齐侯已知公子私逃，将发兵来追，公子应从速而行。”狐偃道。

如此说来，我再也见不到夫人了。这帮恶奴为贪求富贵，居然将我

劫持，实是可恶！重耳心中急怒交加，猛地从车上跃下来，夺过一名从者手中的长戈，当胸便向狐偃刺去。狐毛、赵衰等人慌忙跳起身，拦住重耳，苦苦哀求，让重耳饶了狐偃。

此时重耳已完全从睡意中清醒过来，知道他既然从齐国“私逃”了出来，要想活下去，有所作为，就离不开身边这帮野心勃勃的从者。他若杀了狐偃，等于是与众从者公然决裂，只怕自身性命亦不可保全。

“唉！我何尝不想挽救晋国，做成一番大事业。只是齐桓公已去世，无外力可借，故此沉溺于酒色之中，以忘心中之忧耳。”重耳言不由衷地说着。

图谋“大业”不知要经受多少风险，吃尽多少苦头才能成功。享了七年的富贵之后，重耳对于任何风险和苦头，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可是现在既然已躲不过去，重耳只有强打精神，充作众从者们希望中的“英雄豪杰”。

一行人急急赶路，昼夜兼行，没过几天，已至曹国都城。曹共公性好嬉戏，对重耳不甚礼敬。闻说重耳生具异相，不仅有一双重瞳，且身上肋骨也联成整体，被人称为“骈肋”，好奇心顿时大起，在重耳洗澡时，突入浴室观之，然后哄笑而去。

重耳大怒，也不告辞，与众从者愤然离开了曹国都城。曹国大夫僖负羁闻听此事，忙追着将重耳送出十余里地，并奉上白玉作为送别之礼。重耳非常感谢僖负羁的相送，但坚决拒绝了他的礼物。

僖负羁回到朝中叹道：“重耳虽在难中，却不忘礼仪，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日后必成气候，吾君偏偏对其轻之，恐遗后患矣。”

离开曹国，行不几日，又至宋国境内。守关之使将重耳等人行踪报知上去，公子目夷立刻遣公孙固至边界相迎，一路上善加照顾，令重耳等人大为感动。

待重耳来至都城，公子目夷又亲自出城迎接，设宴“洗尘”。然后，监国太子王臣又在朝堂上高奏雅乐，以隆重的诸侯之礼与重耳相见，并大宴三日，极尽欢乐。宋国到底是气度非同一般。重耳不禁在心里感叹道。

当他走进宋宫时，心中更自然流出一种异样的亲切感。宋宫和晋国的宫殿十分相似，都是高大宽敞而又简朴。重耳和众从者一时间好像回到了故国，心中感慨不已。

宋襄公股伤未愈，半躺着坐在席上，对走进殿内的重耳满含歉意地说着："寡人有疾，不能全礼，还望公子恕罪。"重耳和众从者拜伏在地，感动至极，都不知说什么才好。

"公子贤而好礼，异日必为晋国之主。寡人不敢受公子大礼，快快请起。"宋襄公连忙说道。重耳和众从者坚持行完大礼，方才站起身来，躬身肃立。

"寡人和公子一见如故，也不必客气。今日宋国新败，又遭齐国之侵，大不如昔矣。公子若欲安居，则宋国虽小，敢不竭诚奉敬？公子若有大志，则宋国三五年之内，尚无力相帮。公子若不能等，须当更求大国，方可如愿矣。寡人视公子为腹心之交，故直言相告，还望公子见谅。"宋襄公恳切地说着。

重耳目中含泪，道："贤公肺腑之言，重耳岂有不知？后天便是吉日，重耳当亲至宫中辞行。"

"公子旅途劳累，多歇几日，也是无妨。"宋襄公笑道，当即下诏——赠重耳高车二十乘、良马八十匹、黄金千镒、健仆五十名，并内府宝物十件。

重耳及众从者又一次拜伏在地，感激涕零——宋公厚礼相赠。对重耳的帮助尚在其次，他给予重耳的隆重礼遇，方是对重耳极大的帮助。

宋国虽败于楚，毕竟是一等公爵之国，又算是周室的"宾客之国"。宋襄公如此礼遇重耳，必然会使重耳名望大增，对其图谋大业甚是有利。而且各诸侯因有先例，见了重耳，必然十分恭敬，就算不敬，也不敢加害。五日后，重耳辞别宋襄公，束装起程。宋襄公闻之，又复赠衣服干粮，遍及重耳从者，使众人俱是心满意足。

自重耳去后，宋襄公伤势急剧恶化，眼看已至弥留之时。公子目夷急忙与太子王臣赶至病榻前，听其遗言——"寡人急于求霸，不听子鱼之言，以致国败身亡，虽死犹恨，无颜见列祖列宗于地下矣。吾儿即位，当以父辈师事子鱼，凡军国大事，俱听子鱼决之。楚国乃我宋之大

仇，世世代代休得与其通好！重耳贤而好礼，将来必有大成，吾儿须谦恭敬之，不可怠慢。齐乃大国，亦不可轻易得罪。寡人擅动兵戈，伤及百姓，大失仁义之道。吾儿切勿骄纵，重蹈寡人之失，切记，切记！”宋襄公言毕，瞑目而逝，时当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637年）夏五月。

太子王臣主丧即位，是为宋成公。他依从父命，仍拜公子目夷为相国，执掌朝政。公子目夷有贤名，各国贤侯闻其主政，不敢怠慢，纷纷遣使吊祭宋襄公，趁势与宋国修好。宋襄公身后的哀荣与齐桓公相比，却也毫不逊色。

春秋战国②：权力的游戏

第一章　退避三舍重承诺　秦晋之好助明君

重耳离开宋国，与众从者继续西行，渐渐行至郑国境内。在宋国时，重耳从公子目夷口中听到了一个对他极为有利的消息——晋惠公重病在身，已不能视朝。太子圉唯恐失去君位，连夜从秦国逃回了晋国。

秦穆公本来对太子圉十分看重，将其女儿怀嬴相嫁，欲使晋国世世代代与秦盟好，以扫除秦国的后顾之忧，争霸天下。不料太子圉却忘恩负义，扔下怀嬴，“不辞而别”。秦穆公大怒，整顿兵车，意欲报复，与晋国大战一场。而晋国亦毫不示弱，举国大征兵卒。此事传扬出来，对秦、晋两国俱是不利，故两国君臣对此事守口如瓶，不肯泄露。

公子目夷执掌宋国朝政，对列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来往之事极为重视，不惜以金帛收买详知内情之人，故对各国的隐秘之事了如指掌。他将秦、晋交恶之事告知重耳，是希望重耳能借此良机，回国夺取君位，使宋国增一强援。

晋惠公父子俱同秦穆公有了深仇大恨，已绝无和好的可能。秦穆公若想与晋和好，非得使晋国另立新君不可，而这新君的最佳候选之人，又非他重耳莫属。重耳恨不得肋生双翅，一下子飞至秦国，然后在秦国大军的支持下，夺取君位。这样，他就会少经许多风险，少吃许多苦头。

郑国居于中原冲要之地，欲入秦国，必先经过郑国。重耳心想他只是过境郑国，不会遇到阻拦，不料却在关口为郑国兵卒挡住了。郑国兵卒道：“国君有令，凡晋国私逃之人，不许进入郑国境内，违者杀无赦。”

原来，重耳离开齐国的消息已传至晋国，晋惠公大为惊慌，立即遣使飞驰各国，“请”各国勿纳重耳。郑文公听晋使说明来意，当即发下诏令，让边关拒纳晋国“私逃之人”。

上卿叔詹谏道：“重耳贤而好礼，昔齐桓公深敬之。今宋国又以君礼相敬，可见其人实不可轻视，主公奈何拒之？”

“晋国与郑甚是相近，寡人若纳重耳，晋君必怒，若发兵侵之，奈何？”郑文公反问道。

“郑方与楚国盟好，晋伐郑，楚必救之。故微臣料定，晋国不敢来侵。”叔詹道。

“上卿此言谬矣。晋君昏暴，行事不依常理，岂能料定其必不来侵？”郑文公不高兴地说着。

“主公若不能礼敬重耳，必成其仇。不如将其诱至国中斩之，永绝后患。”叔詹献计道。他也担心若是收纳重耳，晋君会不计利害，发兵侵郑。到了那时，郑国势必陷入两难之地：抗拒晋师，力有不及；向楚国求救，则楚君需索无穷，难以应付。上次楚君无礼于郑，使郑国君臣大感屈辱，一直耿耿于心。

“重耳宋之所敬，却为郑国所杀，必为天下讥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寡人不令重耳入国，正是不欲生事矣。”郑文公说着，不再理会叔詹。叔詹无奈，退回府中，密召家将吕仲、吕叔，命其挑选勇悍家兵十余人，至边境伏杀重耳。

“公子，郑国既然不许入境，我等只有绕道而行。”赵衰道。

“若欲绕道。只能南下楚国，自汉水上游入秦。”狐毛道。

“看来也只有到楚国去一趟了。”重耳懊丧地说着，令众从者改道向南而行。

郑国身为宗室诸侯，却是毫不知礼。有朝一日我当了国君，定要好好教训你等一番。重耳在心中恨恨地说着。重耳等人都带有干粮，虽未进入郑国，却也没有受到饥饿之苦。一行人急急往楚国边关方城赶去，次日已赶至楚、郑边境。

时当黄昏，但见遍地野草随风摇曳起伏，发出一阵阵哗啦啦的响声。

“唉！列国边境之地，往往人烟稀少，荒凉不堪，此乃征战之过也。”重耳感慨地说道。

“当年齐桓公曾在此地与楚君列阵相敌，双方的兵车加起来，大约

有两千辆以上，想来实为壮观。”狐毛说道。

“可惜双方没有打起来，不然，那真是一场古今罕见的大战啊。”先轸遗憾地说着。他为晋国世代将门之后，对争战之事极感兴趣。

“嗯，依你等看来，当日齐、楚两国若打了起来，谁胜谁败？”重耳也来了兴致，问。

“齐、楚两国当日势均力敌，真打起来，胜败实是难说。”赵衰道。

“齐、楚两国君臣俱是明白事理之人，不肯弄险，终究是没有打起来。”狐偃道。

“虽说是齐、楚两国势均力敌，最后到底是楚国服了软，愿意朝贡天子。此为何故？”重耳又问。

“因为齐国是霸主，可以号令天下。楚国敢同任何一国相敌，却不敢与天下相敌。其实论起军力，齐国尚比楚国稍逊一筹，因其称为霸主，反倒占了楚国的上风。”赵衰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重耳一眼。

重耳心中一震，想，我欲成为晋国之君，势非凭借外力强夺不可。借外力以得国，臣下只怕对我怀有轻视之心，非立奇功，不足以服众。晋国之强，决不弱于齐、楚，齐能图霸，我又为什么不能图霸？晋国乃唐叔虞之后，亦为宗室之国，更应倡行尊王大义。如果霸业大成，谁还敢轻视于我……

“哇呀呀——”道旁草丛中忽然跃出十余人来，挥动长戈短剑，劈头盖脸向重耳等人杀来。重耳以为是强盗，急令众健仆上前抵挡。这些健仆乃宋襄公所赠，虽为奴仆，不习武技，然个个身强力壮，手执大棍，又足有五十来人，对付十余强盗，应是绰绰有余。魏犨、先轸等精于武技的从者并未出手，只护拥在重耳两旁，袖手观战。

不料众“强盗”竟厉害至极，身手个个不凡，转眼之间，已杀死十余健仆，尤其是两个为首的大汉，左冲右突，倏忽扑至重耳车前，举着长戈，向重耳当胸便刺。魏犨、先轸大惊，忙挥戈反击，二人素以勇力名闻晋国，无人可敌，想着这一戈反击出去，定能将两个“强盗”当场斩杀。

“当！”魏犨一戈刺出，竟被敌手挡在一边。而先轸一戈竟刺了个空——敌手见到来势猛恶，闪身后退，避开了他势在必中的击刺。

“好家伙。你倒是个厉害角色！”魏犨惊中带喜——喜的是他在这荒野中居然碰到了对手，可以痛痛快快地大战一场。

先轸却是只惊不喜——他并不愿意与强敌硬拼，这不合用兵之道。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壶叔等人见“强盗”太凶，忙各挺兵刃，上前助众健仆对敌。他们的武技虽然不能与魏犨、先轸相比，但常常游猎，也练出了几招真实本领，远胜寻常之人。

如此一来，“强盗”们顿时抵挡不住，惨呼声中，已倒下了七八个。那两个为首的“强盗”也在魏犨、先轸的凌厉攻击下左支右绌，狼狈不堪，无奈之下，虚晃一招，向野草中急逃过去。

其余的“强盗”见势不妙，扭头就跑。但此时重耳已看出他们并非普通“强盗”，喝令不得放走一个。健仆们武技不如“强盗”，奔跑的速度却比“强盗”们快多了。只奔出了百余步，就追上了众“强盗”。

“厮杀只杀半截，算什么好汉！”魏犨不得尽兴，狂怒地吼着，和先轸亦飞步追了上来。

两个为首的“强盗”见无法逃走，对望一眼，倒转戈柄，自刺而亡。剩下的“强盗”纷纷扔了兵刃，跪倒在地磕头求饶。

重耳带着众从者走过来，喝问道：“你等究竟是受何人指使，前来行刺？”众“强盗”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敢回答。

“不说，老爷统统宰了你们去喂野狗！”魏犨挥着长戈大吼道。

赵衰则微笑着从怀中掏出几块黄金，放在地上，道：“说了，不杀你们，还赏你们黄金。”

“是，是上卿大人让……让我们来杀公子的。我们都是上卿大人的家兵，那两个自杀的是家将吕仲、吕叔，是我郑国有名的勇士。上卿大人之命我们……我们不敢不听啊。”一个“强盗”终于开口说道。其余的“强盗”也争先开口，将他们上卿大人的名讳都说了出来。

“好一个叔詹，你的厉害我总算是领教了。可惜你侍奉的国君是个

昏君，不然，我只怕早已死无葬身之地。”重耳说着，猛一转身，走回到了大道上。

赵衰脸上仍带着微笑，却暗暗对魏犨做了个手势。魏犨会意，长戈连刺，将跪在地上的众“强盗”全数杀死。

“干得不错。主公有你老魏护驾，可以高枕无忧矣。”赵衰赞了一声，拾起地上的黄金，又塞进怀中。狐毛、狐偃兄弟脸上均露出不悦之色，想，魏犨、赵衰二人，一个太过鲁莽，一个太过阴险，日后在朝中相处，只怕不大方便。荒野中竟会藏着刺客，这使得重耳等人不敢停歇，连夜向楚国疾驰。

“公子！”介子推忽然喊了一声，驱车自后面赶上。

“你有何事？”重耳问，自从那次吃了“肉汤”之后，重耳见了介子推，总觉有些尴尬，能不与其相见时，就尽量不见。而介子推也更加沉默寡言，亦尽量不与众人相见。天长日久，重耳和众从者几乎忘了介子推，好几次在大摆宴席时，竟没有安排介子推的座位。

“公子至楚，倘若楚君不纳，又当如何？”介子推反问道。

“这你不懂，楚乃大国，若不纳我，是向晋国示弱也。楚君自视甚高，怎会向晋国示弱？”重耳笑道。他觉得介子推虽有忠心，才智却是不足，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

“楚君或许不会为难公子。然楚国大臣只怕怀有私心，会对公子不利。”介子推道。重耳一怔，想，楚亦有称霸中原之心，臣下多是武夫，性躁而狭，如若对我忌恨，倒是难以相处。

“秦方恨晋，必善待公子。子推欲扮作流民，先至秦国报信，使秦君遣人至楚相迎，以免公子久留楚国。”介子推见重耳不作声，又说道。

“这倒是好办法，只不过要扮作流民，未免委屈你了。”重耳道。他本来打算一到楚国，就派人至秦国，让秦穆公知道他身在何处。但现在想来，如此安排并不妥当，万一楚君有意为难他，如何能让他将人派往秦国？

“只有扮作流民，才不至于引起郑人怀疑。事不宜迟，子推告辞了。”介子推说走就走，跳下车便没入沉沉的夜色之中。重耳又是一怔，想，这个介子推，脾气倒越来越古怪了。

楚成王闻听重耳来到，极是高兴，命令朝臣——宋公以什么礼节迎接重耳，楚国便以什么礼节迎接重耳。凡宋公送给重耳的礼物，楚国也照样送给，并加上一倍。

楚国处于南蛮之地，向来被中原各诸侯视作夷人，不甚礼敬。虽然近些年兵威大盛，中原各诸侯闻之色变，畏惧不已。但畏惧是一回事，礼敬又是另外一回事。在中原各诸侯眼中，楚国仍是不知礼法的蛮夷之邦。许多中原诸侯发生内乱，公子们被迫逃亡时，很少会逃到楚国来。但是今日，重耳却来到了楚国，这说明楚国在中原诸侯眼中，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重耳是堂堂晋国的公子，非一般自命为华夏之邦的中原诸侯所能相比。放眼天下，当今能与楚国相敌者，也只齐、晋、秦数国而已。可是晋国的公子却要投奔楚国，这令得楚成王大感光彩，如同又打了一个威震敌胆的大胜仗。

重耳对于楚成王给予他的隆重礼遇，又是高兴，又有些畏惧。他并非是投奔楚国，而只是借道投奔秦国。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在楚成王面前露出借道之意，否则，楚成王恼羞成怒之下，轻则会将他囚禁终生，重则会立刻杀了他，将他的脑袋装在漆盒里送给晋惠公。重耳只能以非常谦恭的言辞感谢楚成王，并以父兄之礼拜见楚成王。楚成王更是高兴，在朝堂上大摆酒宴，演奏雅乐，招待重耳及其从者。

楚国的宫殿，比齐国还要高大堂皇，尤其是朝堂正殿，台基高达九丈，重耳及其从者坐在朝堂中，犹如坐在云霄之上，恍恍然几疑身在梦中。殿上的金鼓之乐的宏大，更远远超出重耳的意料。

其中又以编钟最为令人惊叹，晋国也是强盛的大国，但朝堂木架上悬着的编钟不过十余只，重者数十斤，轻者只有数斤，刚好能够奏出五音。而楚国的编钟根本不用木架悬挂——钟架本身亦为青铜所铸，架柱铸成人形，如力士托山一般，威武雄壮，且架上编钟一排排耀人眼目，看上去何止百余？其中大者约有半人高，只怕有千斤之重。

晋国的编钟演奏时为二三美女以小槌敲击，清脆有余，浑厚不足。

楚国的编钟演奏时竟需十余赤膊大汉，手抱彩绘大棒，浑身涂朱，边舞边撞击大钟。其间又穿梭四五美女，以细棒撞击小钟。

其音色既清脆又浑厚，清脆时如山间幽溪淙淙流动，又如竹叶垂露，滴落在深潭之中。浑厚时如天际万马奔腾，又如海潮涌进大江，呼啸于云山之间。重耳及其从者听得痴了，不知身在何处。

朝堂上演奏的虽是雅乐，但堂前的歌舞却非是雅乐之舞。楚王既称为王，女乐的规模亦完全等同于周天子，亦为八八六十四人。六十四位乐女没有穿着常见的轻纱长袖，而是几乎半裸着身子，腰间系满五彩的羽毛，头上也插着长长的雉尾，舞姿似是在模仿着鸟类的动作，做出飞翔、展翅、跳跃、饮水、相戏、睡眠等种种姿态，还唱着歌——全用楚国语调唱出，重耳等人一句也听不懂。

“此乃凤鸟之歌。”楚成王对重耳解释道，脸上全是无法掩饰的得意之色。重耳及其从者的神态，就像是乞食者进了厨房一般。由此可见，楚宫的富丽堂皇已彻底征服了晋国公子。

“楚居南方，以五行推之，南方属火。火为赤色，以太阳为神。太阳实为朱雀，亦称凤鸟，故楚人喜赤色，喜凤鸟，今日观之，果然如此。”重耳从沉醉中醒过神来，有意用一种方士看到异术的语气说道，以此掩饰他的失态。

原来他早知道这是凤鸟之歌，不过初次见到，好奇而已。楚成王有些扫兴地想着。

“楚国地方千里，物产之富，甲于天下。今日一见，果然如此，令重耳羡慕之至。”见楚成王神情不悦，重耳又忙奉承了一句。

“哈哈！”楚成王听了，又高兴起来，道，“公子若留在楚国，则楚国之富，当与公子共享耳。”啊，楚君之意，竟是要留我长住，这便如何是好？重耳心中发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哈哈！”楚成王又是一笑，道，“公子胸藏大志，我楚国纵然地方千里，只怕也容不下你。”

“贤君言重了。逃亡之人，能得一安身之地，便是大幸，何来大志？”重耳苦笑着说道。

“寡人说公子胸藏大志，并非随口说说，而是有感而言。”楚成王说道。

“贤君之言，莫测高深，重耳不明。”重耳谦恭地说道。

“寡人一生不肯服人，但放眼天下，却有三人令寡人不得不服。”楚成王笑道。

“但不知这三人是谁？”重耳问着，好奇心大起。他实在是想象不出，目空天下，自称为王的楚君能够“服”于何人？

“一为齐侯小白，二为宋公兹甫，三为晋公子重耳矣。”楚成王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重耳吃了一惊，差点从席上跳了起来——齐侯小白、宋公兹甫俱已身亡，只有他这位晋国公子活在世上。目空天下的楚君怎么能“服”于一个活在世上的人，楚君在此刻说出这句话来，是不是动了杀心？如果楚君此时动了杀心，他重耳只能任人宰割，毫无逃脱的可能。

“怎么，公子不信寡人之言吗？”见重耳不说话，楚成王不悦地问道。

看他的神情，似并未动了杀心。重耳定了定神，道：“齐侯九合诸侯，有大功于天下，贤君服之，尚不出人意料。只是宋公乃楚之‘囚’耳，至于重耳，乃一逃亡之臣，朝不保夕，贤君却言服之，纯为取笑耳。”

“寡人虽居于南荒，然平生所逢敌手，唯齐侯小白一人耳。无齐侯小白，则寡人早已为中原之主矣。至于宋公兹甫，虽是国小兵弱，却敢与寡人争霸天下，虽屡受寡人折辱，终不屈服。中原诸侯要是多出几个宋公兹甫这等人物，则我楚国危矣。故齐侯与宋公虽然功业悬殊，寡人均是不能不服。而公子偏能得齐侯与宋公推重，自然有常人难及的妙处，寡人纵然不服，也是难违天意矣。”楚成王笑道。

“贤君说到天意，更是令人莫名其妙。”重耳越听越是心惊。

“公子难道不知，晋君正患重病，不能视朝，大位将虚悬吗？”楚成王笑道。楚国和宋国一样，在列国之中，尤其是大国之中布有密使，各

国中不论发生任何事情，楚国君臣很快就能知道。

“晋国自有太子，何谓大位虚悬？”重耳也笑了起来。既然楚成王已知晓晋国之事，他就不必惊慌了。楚成王肯定早已就晋国的情势做出了对付他的办法，面对这种处境，他只能顺其自然，随机应变。

“晋国太子所能倚仗者，唯秦国之势耳。今其失秦国之势，欲得大位，只能自欺耳。以寡人观之，晋国大位，必将归于公子矣。”楚成王说道。他希望重耳能够当上国君，并且愿意出力帮助重耳当上国君。当年齐桓公为什么敢于率领举国之兵伐楚？是齐桓公帮助燕国强大起来，牵制了晋国之兵，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今后若想继续争霸中原，势必会与齐、晋两国发生冲突。

楚国虽强，然同时对抗齐、晋两国，力量未免不足。楚成王只能采敢齐桓公当年用过的方法，“牵制”其中一国，全力攻击另一国。但燕国太远，难以为楚国所用。楚成王必须将齐桓公的办法改变一下，不用外力，而以“恩宠”来“牵制”晋国，让晋国感激之下，为他所用。

“若得蒙天幸，归于故国，则贤君之恩，永不敢忘矣。”重耳欣然说道。楚成王既然说他重耳将得大位，自不会加害于他。

“如果公子果然归于故国，将以何物相报寡人？”楚成王笑问道。

“这可难了。楚有荆山，可产美玉；又有铜山，可产金宝；还有云梦之泽，羽毛齿革之物堆如山积。且人众之多，冠于天下；美女之多，亦冠于天下矣。重耳实在想不出能以什么来报答贤君。”重耳做出一副苦思的样子说道。

“以公子的聪明，怎么会想不出来呢？”楚成王追问道。

“这……”重耳犹疑了一下，说道，“吾若归国，愿与贤君世世交好，永不相战。”

楚成王心中大喜，口中却道：“万一不幸楚、晋相战，公子又当如何？”

重耳忙拱手对楚成王深施一礼：“重耳绝不敢与楚争战，万一不幸以兵车相会，自当退避三舍。”

“哈哈哈！好一个退避三舍。”楚成王仰天大笑起来，心中极为满意。他认为，晋国必将为他的“恩宠”所“牵制”，不会与楚为敌。

楚成王在朝堂宴乐散后，刚回至内宫，就有内侍禀告：“大将军成得臣求见。”

“让他进来。”楚成王说着，心中奇怪——这成得臣有什么话不好在朝堂上说，要到内宫来寻寡人？

楚宫中礼仪远不如中原诸侯繁复，成得臣进至内殿，略施一礼，道：“大王，臣以重耳此人不可纵其回国，当杀之以除后患。”

楚成王一惊，问：“子玉何出此言？”

“重耳其人，外示谦恭，内藏傲慢，居然大言不惭，说什么与我楚军相敌，当退避三舍。他此言对我楚军甚是轻视，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归至国中，必负楚恩，为我楚国大患也！”成得臣带着怒气说道。

“原来如此。”楚成王笑了，“那重耳不过是一句戏言，将军何必计较。”

楚成王好胜，朝中大将也个个争强好胜，成得臣为众将之首，好胜之心亦为众将之首。在成得臣眼中，他统率的楚军天下无敌，又怎么能容人相让呢？

楚成王喜欢争强好胜的将军，只有争强好胜的将军，才会奋勇杀敌，为楚国攻城略地。但将军们大都头脑简单，哪里能明白他们大王心中的远大谋略呢？虽然常常为无人明白他的谋略而遗憾，却又绝不愿意臣下真能明白了他胸中的远大谋略。他是大王，只要他自己心中明白，就已足够。

“臣下看那重耳所言，不似相戏。”成得臣仍然按捺不住心中的杀意。

“寡人说是戏言，就是戏言。”楚成王不高兴了。他新得的两位郑国公主极是娇媚，令他“爱不释手”，每当回至内宫，就急欲“把玩”一番。同样，每当这时候，他就讨厌谁在他面前啰嗦个不停。成得臣不敢再说下去，躬身行了一礼，退出内殿。

主公肯定要将重耳留在国中住上一些时日，在这些时日里，我自能找到机会，将重耳刺杀。成得臣在心中说着。他喜欢争强好胜，但并不愿意别人也争强好胜。一个人如果争强好胜，又很聪明，就会极难对付。成得臣认为重耳倒不一定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但重耳的从者却无疑都是争强好胜，而又极为聪明的人。

国宾馆舍中的侍者长是成得臣的亲信，将偷听到的许多机密话告诉了成得臣。成得臣从而知道，重耳实际上是被从者劫持出来的。敢于劫持主人，其争强好胜之心可想而知。

如果重耳仅仅是个四处流浪的逃亡公子，成得臣并不会将那些敢于劫持主人的从者放在心上。但是重耳偏偏极有可能当上晋国的国君，他的从者自然会成为晋国的文武大臣。

两雄不并立。晋国之强，天下共知，早晚会和楚国大战一场。成得臣绝不愿意和难以对付的人大战一场，他最欢在敌手还未披上坚硬的盔甲之前，抢先动手。这样，他永远都是胜利者。

失败的楚国将军，必须以他的生命为代价，洗去战败的耻辱。成得臣渴望他永远是国君宠信的大将军，就绝不能有任何失败。重耳被杀，他的那些争强好胜的从者自然也难逃一死。

朝宴过后，楚成王和重耳愈加亲密，常常一同乘车外出游猎。郢都地近云梦大泽，楚成王亦最喜欢在泽畔的山冈之下围猎，乐此不疲。泽畔芦苇密布，长草丛生，是埋伏刺客的极佳之处。但就在成得臣准备好一切，欲一举将重耳刺杀的时候，秦国忽派使者至楚，迎请重耳。

秦国近年来与楚国订有盟好之约，两国来往密切，甚是亲近。楚成王无法拒绝秦使的请求，将重耳召至宫中，让重耳来做决断。

“逃亡之人能得贤君庇佑，已是大幸，岂敢再去他国？”重耳道。

楚成王笑道：“寡人并不敢强留公子。所以请公子住了这么多天，是想寻机助公子归国耳。然楚、晋两国相距甚远，中间又多有阻隔，实为不便。秦国与晋为邻，朝发而夕可至矣。且秦君甚是贤明，必能助公子顺利归国。公子请准备好行装，待择定吉日，寡人当亲送出城。”

他既然无法阻止重耳去秦国，只得尽量显出“大方”之意。重耳顺势

对楚成王拜谢一番，急急回到馆舍，将好消息告知众从者。众从者大喜，立刻准备行装，修整车辆，并以精料喂养马匹。

成得臣知道了重耳将去秦国的消息，叫苦不迭，没奈何，只得又重新安排刺客，准备在路上截杀重耳。不料重耳辞行之日，楚成王竟然亲命长子商臣为送行之使，陪伴重耳直到秦国。

商臣在国中势力甚大，又为国君长子，将来极有可能会承袭君位。成得臣虽然争强好胜，却并不敢公然得罪长公子。他只能将预先挑选的刺客秘密杀死灭口，然后眼睁睁地看着重耳及其从者兴高采烈地驱车驰往秦国。

秦穆公对待重耳，同样如宋公、楚君一般，以君礼相迎，极其隆重。但是秦穆公自己却并未出面迎接重耳，出城迎接的是中卿由余。

对于晋国，秦穆公已仇恨到了极处，好几次欲发倾国之兵，攻破绛城，将晋惠公父子砍为肉泥。蹇叔和百里奚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方劝得秦穆公平静下来。平静之后，秦穆公也就明白了他的举动太过轻率。

晋国的兵势决不弱于秦国，就算秦国能打几个胜仗，也难以把晋国灭了。秦国不能灭了晋国，必然会遭到晋国无休止的报复，两国争战下去，只能是两败俱伤。秦穆公渴望着他能争霸天下，无论如何也不愿在这个时候与晋国两败俱伤。可是他更不愿咽下心头的恶气，放过“忘恩负义”的晋惠公父子。

“我秦国不能灭了晋国，也非把晋国乱了不可，让晋君父子乱中身亡。”由余说道。

“欲乱晋国，非寻得重耳，方能成事。”百里奚说道。

“重耳素有贤名，我秦国助他为君，必无后患。”蹇叔也说道。

必无后患？哼！恐怕蹇叔把那重耳想得太好了，越是有贤名的人，行出事来越是出人意料，那宋公不就是如此么？秦穆公在心中不以为然地想着。

“行，就让重耳去当晋国国君吧。”秦穆公口中却对蹇叔主张十分赞同。只要能让夷吾父子死无葬身之地，谁当晋君都行。秦穆公在心中说

道。恰在这时，介子推赶到了秦国，报知重耳已去了楚国。秦穆公担心重耳为楚国所用，连忙派使者至楚迎请重耳。

介子推扮作流民进入秦国，一路上吃了许多苦头，病倒在馆舍中，无法跟随秦使赴楚。使者走了之后，秦穆公心中郁郁不乐，好多天没去上朝。

一日，由余来至后宫，求见秦穆公，问："主公是否仍在为晋国之事担忧？"

"是啊，晋国人向来不讲信义，重耳做了国君，恐怕也会和那夷吾一样。"秦穆公答道。

"重耳其人，喜好虚名，故在列国间甚受敬重。主公若以虚名系于其身，可令其不能不守信义。"由余献计道。

"哦，有何虚名，能系于重耳其身？"秦穆公大感兴趣地问。

"主公可与重耳结为婚姻之好，择一公主嫁给重耳，如此，主公既助重耳得国，又为重耳之舅。论公论私，重耳都不能不守信义。"由余说道。

"不行，不行！重耳比寡人还要年长，且又为夫人之兄，怎能娶寡人的公主呢？荒唐，荒唐！"秦穆公连连摇头。

"重耳比主公年长，又为夫人之兄，论起尊卑来，主公大为吃亏，于礼仪上无法压倒重耳。"由余又说道。

"这……"秦穆公犹疑起来。晋国是宗室之国，外表上极重周礼，而周礼又于姻亲尊卑上尤为看重，他若能成为重耳的姻亲之长，自然可对重耳"倚老卖老"，多所索求。而重耳碍于周礼虚名，亦不能不对他多加敬重。只是重耳身为秦国夫人的兄长，又"降格"做他的女婿，本身也违反了周礼。而重耳已年过六旬，头发都花白了。秦穆公也不忍将少年的女儿相嫁。

"主公不必以嫡生公主相嫁，将怀嬴嫁给重耳，甚是相合。"由余笑道。

秦穆公听了，先是一愣，接着双眼一亮，不觉脱口叫出一

声："妙！"

怀嬴是秦穆公贱妾所生的女儿，从小就不甚得秦穆公喜爱，对其婚姻之事不放在心上，将近二十岁时才嫁给晋国的太子圉。秦穆公厌恶晋惠公，连带着也十分厌恶太子圉，并不愿以嫡女相嫁。太子圉名为国宾，实际上日日困住馆舍中，形同囚禁。怀嬴虽然贵为太子夫人，处境并不比从前好了多少。

太子圉临逃走时，并未隐瞒怀嬴，说："在秦国这么多年，若非夫人善加抚慰，我早就憋闷死了。如今父亲病重，我若不速归，只恐君位难保。只是与夫人恩爱多年，实难割舍。不如夫人和我一齐逃走，诚为两便。"

怀嬴听了，不禁流下泪来，道："夫君贵为一国太子，屈辱至此，早就该逃回国了。只是我奉有父命，名为侍奉夫君，实为监视夫君矣。今若从夫君归国，是为背叛父命，罪莫大焉。夫君休以儿女私情，误了国家大事。我虽难以相从夫君，但决不会将公子之语泄于外人。"夫妻二人抱头痛哭一场后，含泪而别。

秦穆公知道太子圉逃走之后，大怒之下，将怀嬴母女禁锢冷宫，日日派内侍加以斥责，并减其饭食。在秦穆公眼里，怀嬴犯有"大逆"之罪，早该处斩首之刑。只是怀嬴毕竟是晋国太子夫人的身份，他此时斩杀怀嬴，就是与晋国公然"争战"。

在没有策划好"乱晋"的办法之前，秦穆公并不想与晋国争战。而一旦他想好了对付晋惠公父子的办法，立刻就会斩杀怀嬴。但是做父亲的斩杀女儿——虽然只是贱妾所生的女儿，传扬出去也未免不太好听，有损他"贤君"的名望。

由余的"妙计"却轻松地解除了秦穆公的犹疑，不仅不使他担上杀女恶名，且能大得实利。首先，他可在辈分上长出重耳，以周礼虚名"系住"重耳。其次他以婚姻之亲，助重耳夺取君位，可谓"师出有名"。最后，他还可以因此狠狠报复太子圉和怀嬴，大出胸中闷气。

重耳是太子圉的伯父，却"娶"了太子圉的夫人。太子圉知道了，非气个半死不可。怀嬴以青春女子嫁给重耳，日日与老朽之人相伴，亦是对她的最好惩罚。

“主公，此事不宜让二位老上卿知晓，就交给微臣来办吧。”由余见秦穆公已赞同他所献之计，忙又说道。

“嗯，寡人知道了。”秦穆公会意地点了一下头。由余的主意虽妙，然而以侄媳改嫁伯父的事情，在蹇叔和百里奚眼中，未免太过荒唐，只怕难以接受。

“其实我们西方各国，父娶子妇、子娶父妾，原是常有之事。”由余笑道。他之所以要献上这个妙计，并非是真的认为“虚名”可系住重耳。列国之间，父子兄弟尚可相残，区区“虚名”又有何用？秦国若想征服晋国，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国力上胜过晋国。想借“婚姻”之事来图谋晋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痴人之想。

蹇叔和百里奚两位老上卿非常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一致劝说秦穆公以培固国力为主，使用诡谋为辅。秦穆公对此口中应承，心中想的却是应该以诡谋为主才对。培固国力见效太慢，而大行诡谋之道，却可立刻获得眼前之利。

由余在心底里不得不承认蹇叔和百里奚的见识高明，但是又希望秦穆公实行以诡谋制敌的国策。培固国力，论的是经世济民之道，在这方面，由余的才能远远不能和两位老上卿相比。如此，他也就永远位在两位老上卿之下，难以谋取执掌朝政的大权。

由余很清楚，他的才能只有在诡谋中方可大放光彩。秦穆公大行诡谋之道的时刻，也就是他执掌朝政大权的时刻。他应该一步步、小心翼翼地把秦穆公往大行诡道的路上推去。今日他献出妙计，是走出的第一步。这一步走成功了，他等于是掌握了秦国的半个朝政。

秦穆公最大的愿望，就是渴望着东进中原，争霸天下。晋国是秦国东进路上的一只拦路虎，不征服晋国，秦国要想争霸天下，势比登天还难。秦穆公接受由余的妙计，就是意味着他将以诡谋之道来征服晋国。这样，秦国就会和晋国不断地发生冲突，秦穆公也会因此不断需要由余的妙计。而由余也就会因此成为秦穆公心腹之中的心腹，权势无人可比。

“不错，怀嬴改嫁之事，在我秦国人看来，自是不足为奇。”秦穆公对由余所言深有同感。

唉！蹇叔和百里奚到底是中原人，太过古板，且年纪已老，料事甚是不明。今后这晋国的事儿，寡人倒应该多和由余商议才对。由余虽然难称为“贤人”，却有满肚子主意，在许多方面都胜过了两位老上卿。秦穆公既已打定了让重耳做女婿的主意，自然不便出城相迎。

由余盛情款待重耳，亲送至馆舍中，然后把狐毛、狐偃、赵衰等人召至偏室，告以秦穆公欲将怀嬴嫁给重耳之事。狐毛、狐偃、赵衰大出意外，一时不知如何对应。

“主公敬重公子，非婚姻无由示其诚心，还望诸位细思之。”由余笑道。

“此事关系重大，我等须与公子仔细商议，方可回话。”狐毛道。

“也好，我且静候佳音。”由余对众人拱手拖了一礼，退出馆舍。狐毛、狐偃、赵衰连忙赶至馆舍正堂，将由余所说之事告知重耳。

“不行，不行！”听了众人的禀告，重耳连连摇着头。

他是天下闻名的贤者，怎么能娶侄媳为夫人呢？此事若传扬开来，中原各诸侯必视他为不知礼法的“禽兽”。何况他的夫人已够多了，季隗、齐姜都对他有着大恩，都在他最危困最消沉的时候帮助过他。

没有季隗、齐姜的深明大义，就没有他的今天。对季隗、齐姜的最好报答，就是他在夺取君位后，将季隗、齐姜封为夫人，共同执掌中宫。但是他若娶了怀嬴，这中宫夫人之位，就只能为怀嬴所有。

从好处说，怀嬴可能是一位“贤妇”，能够容纳季隗、齐姜居于偏宫。若不幸怀嬴是位“悍妇”，必会倚仗娘家之势，轻则将季隗、齐姜打入冷宫，重则会将季隗和齐姜幽杀于暗室之中。

“公子至秦，所为何来？”赵衰见重耳拒绝，心中着急，忙问道。他和狐毛、狐偃等人一听由余的语气，已是明白——如果重耳不娶怀嬴，就休想得到秦国的帮助。在赵衰等人心中，重耳根本不该有一丝一毫的犹疑之色。娶了侄媳，便可得到君位，实在是一件大得便宜的妙事。

“我等至秦，是欲借其力，非欲娶其女也。”重耳不高兴地回答道。许多他不愿去做的事情，都在赵衰等人的“逼迫”下，被迫做了。今天他

可不想再一次受到赵衰等人的“逼迫”，他是主人，赵衰等人只是从者，哪有从者“逼迫”主人的道理？

“公子，古人曰：‘欲人从己，己先从人’。公子欲借秦力，又不从秦，力可借乎？”赵衰又问。

重耳默然无语，良久才道：“夺人之妻，神明难佑。”

“怀嬴乃圉所弃，已非其妻，何谓夺之？况公子归国，与圉必成仇敌，仇敌之妻，夺之何妨？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公子奈何不明？”狐偃大声问道。

唉！借人之力，必受制于人。重耳在心中叹了一声，终于答应了迎娶怀嬴。

秦穆公大喜，当即备下重礼，充作嫁资，令由余为媒，主持怀嬴的出嫁事宜。蹇叔、百里奚闻知，欲加以劝谏，已是不及。在同一处馆舍中，怀嬴头披红巾，第二次做了新娘。

她是秦国的公主，性格接近戎夷之族，虽然熟知中原礼仪，也不认为再嫁是“禽兽”之举。但是她知道，父亲把她改嫁给重耳，是对太子圉的羞辱。太子圉还活在世上，她不应再嫁，更不应让太子圉蒙受羞辱。她早已暗藏了一把匕首，准备以死来对抗父亲的昏暴。可是由余的一番话，让她再也无力举起匕首，只得做了重耳的新娘。

由余说，她从不从父命，将连累母亲一同受到斩首之刑。还说，她若嫁给重耳，就能在重耳夺得君位的时候，保全太子圉的性命。在这个世界上，怀嬴最爱的人是母亲和太子圉。母亲身为贱妾，不为主公所宠，在凄寒的冷宫中孤独地度过了青春年华，受尽了折磨。她决不能让母亲受了连累，遭到残酷的斩首之刑。是太子圉给了她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温暖和关怀，她不能让太子圉被重耳杀死。

馆舍中鼓乐喧天，人声嘈杂，热闹得如同街市一般。秦国朝臣们都知道主公非常“喜欢”重耳，都知道重耳将回国夺取君位。这个时候是向重耳示好，而又不会引起主公猜忌的唯一机会。聪明的秦国朝臣们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纷纷向重耳送上厚礼，令重耳应接不暇。直到午夜，客人才散，重耳脚步踉跄，走进了新房。

怀嬴将侍女遣开，亲自端上水盂，让重耳漱洗。重耳醉眼蒙眬，见烛光下的怀嬴艳丽如花，欲念大炽，哪里顾得上漱洗，口中叫着美人，抱住怀嬴就要往帐中拥去。怀嬴猛推一掌，竟将重耳咕咚一声摔了个四肢朝天。

重耳到底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已难以经受怀嬴的一推之力。怀嬴忙放下水盂，将重耳扶了起来，坐在软席上。

重耳摸着摔痛了的股骨，气哼哼地说道："难怪人们都说秦国是蛮夷之邦，为人妻者，居然敢对丈夫动起手来！"

"我不是要向你动手，只是让你别向我动手。"怀嬴平静地说道。

重耳一愣，过了半晌才说道："你是我的夫人，我怎么不能向你动手？"

"我并不想做你的夫人，是父亲让我做你的夫人的。我不能违背父命，只想求你一件事。你答应了这件事，想把我怎么样，都随你。你不答应这件事，我也没有办法，只能以死谢罪。"怀嬴说道。

"是什么事，你说！"重耳皱起了眉头，心中异常不舒服。

"我想求你，将来你回国之后，一定要赦免太子圉的性命。"怀嬴说。

"这么说来，你竟还是在想着太子圉？"重耳心中泛起了酸意。

"太子圉并未休我，是父亲硬逼我嫁给你的。"怀嬴说。

"好吧，我答应你，不杀太子圉！"重耳说着，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新房。

他心中怒气勃发，直恨不得一剑将怀嬴杀了。他身为堂堂的晋国公子，居然要受一个女人的挟持，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是他不能忍也得忍下去——他身在秦国，欲借秦国之力，就决不能得罪了怀嬴。

依照惯例，国君出嫁公主，应以宗室之女陪嫁。秦穆公这次挑选的陪嫁之女都很漂亮，且一下子选了四位。重耳本不应该在新婚之夜先到陪嫁之女那里去，但他既然已忍让了怀嬴的"大不敬"，怀嬴也该对他有

所忍让……

新出嫁的公主，应由丈夫陪同在三日之后回拜娘家。如果公主嫁的是国君，则次年方可回拜。重耳还未当上国君，又身在秦国，三日后亲自陪同怀嬴入宫，以子婿之礼拜见秦穆公。秦穆公很是高兴，以父辈的身份俨然受礼，然后令穆姬在后宫设宴招待怀嬴。他则在朝堂上大摆雅乐之宴，招待重耳。他完全是以招待国君的礼节来招待重耳。狐毛、狐偃、赵衰等人也享受到了大臣的礼遇，和秦国大臣们分左右列席两旁相陪。

秦穆公一心想争霸中原，乐舞礼仪也尽量仿照中原。婚姻之国的国君相会，应互相吟唱雅乐之歌致意。两位国君若是平辈，则主人先歌，客人后答。两位国君的辈分若有高低之别，则辈分低者先歌。重耳本来和秦穆公是平辈，该秦穆公先歌。但此时重耳却矮了一辈，不得不先放声而歌：

沔彼流水（浩浩流水向东归）

朝宗于海（朝于大海永不悔）

鴥彼飞隼（高高天空孤鹰飞）

载飞载止（时飞时停啼声碎）

嗟我兄弟（叹我兄弟久相违）

邦人诸友（纵有国人及友辈）

莫肯念乱（难解我忧消乱危）

谁无父母（恨无父母心伤悲）

沔彼流水（浩浩流水向东归）

其流汤汤（涛声阵阵吼如雷）

鴥彼飞隼（高高天空孤鹰飞）

载飞载扬（时飞时停姿雄伟）

念彼不迹（想他行事素不轨）

载起载行（肆意主张无所畏）

心之忧矣（我心忧愁难入睡）

不可弭忘（难忘国乱神憔悴）

鴥彼飞隼（高高天空孤鹰飞）

率彼中陵（羽翼掠过山陵背）

民之讹言（流言纷纷如犬吠）

宁莫之惩（不肯惩戒不加罪）

我友敬矣（我友警惕勿逾规）

谗言其兴（纵有谗言难相摧）

重耳所唱之歌名为《沔水》，巧妙而又婉转地表达了他的意愿，在颂扬秦穆公的同时，又不致贬损自己。

重耳果然不同一般，连所歌之曲也深思熟虑，含意深远。秦国朝臣们在心中大为叹服。

狐毛、狐偃、赵衰等人则将目光望向了秦穆公，想从秦穆公的答谢歌曲中探知秦国未来将有什么举动。秦穆公微微而笑，以长者的神情回应着狐毛、狐偃、赵衰等人，缓缓而歌：

六月栖栖（六月烽火传边警）

戎车既饬（整顿兵车选精兵）

四牡骙骙（驾车四马凌空腾）

载是常服（日月大旗戎服映）

玁狁孔炽（玁狁入侵逞凶横）

我是用急（飞驰迎敌车不停）

王于出征（奉行王命为出征）

以匡王国（救国危亡献忠诚）

比物四骊（黑色四马猛如虎）

闲之维则（左驰右突有法度）

维此六月（在此六月出王都）

既成我服（军容整齐披戎服）

我服既成（整齐军容披戎服）

于三十里（三十里地一停宿）

王于出征（奉行王命为出征）

以佐天子（辅佐天子将敌逐）

四牡修广（驾车四马真高大）

其大有颙（高大雄壮将敌踏）

薄伐玁狁（讨伐玁狁奋冲杀）

以奏肤公（立下大功早还家）

有严有翼（杀敌威武众人夸）

共武之服（共赴战场同赏罚）

共武之服（共赴战场同赏罚）

以定王国（定我王都安华夏）

……

狐毛、狐偃、赵衰等人听着听着，不觉都现出钦佩之色。

秦穆公所歌之曲名为《六月》，本意为赞颂周宣王时的贤臣尹吉甫出征玁狁凯旋。秦穆公此时歌之，有两重意思，一为期望重耳归国，夺取君位，成为尹吉甫那样的贤臣，拱卫周天子；二为提醒重耳，让重耳别忘了，他能“立功还家”，是秦国给了他“车马”。

“重耳拜谢秦贤伯厚赐！”歌声才停，赵衰便高声说道。重耳立刻离席而起，在君位的台阶下行磕拜大礼。

秦穆公以歌相答，就是公开承担了帮助重耳复国的责任。重耳身为子婿，自当大礼拜谢秦君所“赐”的晋国国君。见重耳当众行以大礼，秦穆公连忙站起，走下了一级台阶。依照周礼，秦穆公的举动是在说——他仍然承认晋国与秦国为平等的国家，他并不敢接受晋国的朝贡，因此在此时也不敢接受重耳的大礼。雅乐之宴结束，秦穆公和重耳等于是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同盟，双方都很满意，从此来往更加亲密，几乎日日饮宴不断。

秦国派出无数探哨，侦察着晋军的动静。绛城中秦国使者也密切注视着晋国的朝政大事，以寻找秦军护送重耳归晋的借口。列国之间，寻找争战的“借口”是最为容易的一件事，秦国使者很快就将争战的“借口”送到了雍城。

第二章　家国未定先争宠　引蛇出洞诛奸贼

太子圉逃回晋国没过多久，晋惠公病重身亡。众大臣拥太子圉即位，是为怀公。晋惠公临去世前，反复叮嘱儿子："千万小心重耳，他一定要与你争夺君位。"

晋怀公即位后发出的第一道诏令，就令晋国众大臣心惊肉跳：

> 凡与重耳私相通问者，罪同大逆，斩首并抄没全族为奴。凡跟随重耳出逃者，其在国中亲属须招回之，期以三月，回者官升一级，其亲属亦升一级。逾期不回，以"叛逆"论罪斩首，其国中亲属亦等同其罪，定斩不赦。

列国之间，公子逃亡乃是常事，其从者虽然"有罪"，并不连累亲属。晋怀公所下的诏令，大违列国公例，且又太过严酷。跟随重耳的大臣子弟有十数人，以父子兄弟相论，牵连者虽众，亦只百人而已。若连姻亲之族也算在内，受牵连者只怕有上千人之众。这上千之人，几乎全是晋国世族，若尽诛杀，朝中只怕留不下几个人来。

晋惠公留下辅佐儿子的两位大臣郤芮和吕饴甥也觉怀公的诏令过分，劝其显示"宽厚"之心，刚柔并济。

晋怀公于是又复下诏令：凡跟随重耳出逃者，其亲属若书"重耳"之罪存于朝廷则不问其罪。

郤芮、吕饴甥言道，众人既书重耳之罪，自然不敢私通重耳。众大臣闻知上书即可免"罪"，大松了一口气，纷纷上书朝廷，痛斥重耳。晋怀公大喜，不再关心朝臣和重耳私通之事，日日与心腹商议，要将怀嬴从秦国接回。就在此时，忽然从秦国传来怀嬴改嫁重耳的消息。

晋怀公大怒欲狂，立即派禁卒将狐毛、狐偃二人的父亲狐突押至朝堂，逼迫他亲写书信，将两位儿子召回。秦国和重耳的举动，既是对他极大的羞辱，又是公然挑明了要和他大战一场，决出生死胜负。晋怀公已毫不顾忌，不惜一切向重耳展开猛烈的报复。

重耳留在国中的亲属只有舅氏狐突。晋怀公要报复重耳，向狐突下手最是“名正言顺”。狐突已有十余年未至朝堂，企图逃过种种险恶风浪，等到儿子们胜利归国。但他终究是无法逃过，到了面临最后抉择的关头。

“把你的两个儿子叫回来，寡人便不杀你！”晋怀公勉强压着心头的怒意，缓声说道。

如果狐毛、狐偃能够回返晋国，晋怀公倒也能够暂且饶了狐突。狐毛、狐偃足智多谋，离开重耳，等于是断掉了重耳的一只臂膀。

狐突冷冷扫视了晋怀公一眼，道：“我那两个儿子早在多年以前，就被朝廷书之名简，归于公子重耳之从者。既然相从主人，就该忠诚，不能三心二意，反复无常。主公今日让我召回儿子，不是让我教导儿子们三心二意，反复无常吗？父亲教导儿子三心二意，又怎么能忠心侍奉国君？主公手执生杀大权，要找个错处杀掉臣下，那很容易。只是如此滥施刑罚，恐怕人心尽失，主公亦难保长久。”

他自然不想死，但更不想召回儿子。不召回儿子，只是他一个人去死，召回儿子，父子三个谁也不能幸免。没有一个国君会信任仇敌的心腹，曾为国君仇敌的心腹，又不被国君信任，那么等待他的只能是死路一条。或许齐桓公是一个例外，但放眼天下，数百年间也只出现了一个齐桓公。

狐突希望晋怀公能明白——杀了他这样的元老重臣，对于新登大位的国君来说，毫无益处。一个企图长久坐稳大位的国君，不应该去做毫无益处的事情。

可惜晋怀公并不认为他是在做毫无益处的事情。他受了重耳沉重的打击，他必须还击，否则，国君的尊严何在？重耳能夺走他的妻子，他为什么不能杀了重耳的舅父？他亲自监刑，命刽子手以巨斧斩下狐突的脑袋，狐氏族人亦全都抄没入官，罚做奴隶。

消息传到秦国，狐毛、狐偃悲痛不已，伏地大哭。重耳亲手扶起狐毛、狐偃，陪着流了一阵眼泪。但他在心底里却是大喜——这正是秦军出征的最佳时机。

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春正月，秦穆公自为主将，以由余

为副，公孙枝、丕豹为左、右将，率兵车四百乘，征伐晋国。

大军西进，不日已抵黄河岸边。由余献计道："秦、晋历年争战，晋人对秦甚为仇视，不若令重耳发兵先入，主公留驻此地，以为接应。"秦穆公点头同意，分出一半兵车，命重耳率公孙枝、丕豹先行。

渡河之际，重耳见壶叔把先前逃亡时带着的旧衣和破烂器物全搬到了船上，不禁哈哈大笑，道："吾今入国为君，当锦衣玉食，此破烂之物，留之何用？"说着，令众军士将其抛入河中，引得壶叔连叹："可惜！可惜！"

狐偃见了，心中甚不舒服，想：公子尚未入国，就将过去困苦之事忘于脑后。将来他若为君，是否亦将我等随从之人亦看作"破烂无物"，弃之不顾？登船的次序先贱后贵，眼看众从者都上了船，狐偃仍是留在岸边。

"狐偃，你为何不上船呢？"重耳奇怪地问道。

狐偃不答，却跪下来，将一双白璧高高举在头上。重耳更加奇怪，语气顿时尊重了许多："舅氏此为何意？"

"公子今日渡河，明日即将为晋君矣。晋国良臣如云，自当属于公子所有。狐偃本为庸才，归之何益？故愿留于秦地，做一草民了此残生。临别无物相敬，只此秦伯所赐玉璧尚称名贵，望公子怜而纳之。"狐偃垂头说道。

重耳大吃一惊："吾正欲与舅氏共享富贵，奈何舅氏竟欲弃吾而去？"

"狐偃有罪，不敢相从公子。"狐偃俯伏在地，说道。

重耳笑了："舅氏与吾患难相共，只有大功，何来其罪？"

"狐偃趁公子酒醉，强使公子逃离齐国，岂非大罪？"

"无舅氏当日相劫，岂有重耳之今日。吾若能得大位，舅氏之功，实为第一。"

狐偃听到这里，心中大喜，忙收起玉璧，磕了几个头道："臣感激

不尽，愿主公勿忘今日之语。”

听到狐偃已自称为臣，重耳不觉心花怒放，手指河水道：“寡人以河伯为证，誓不忘今日之语。”主从二人俱是兴高采烈，得意扬扬地踏上了大船。

介子推早已病愈，也登上了船，正站在船头上，恰好听到了重耳与狐偃的对话。大伙儿还未进入国中，竟然已争宠谋权起来，实是可厌，亦实是可怕。若论争宠谋权，只怕我十个介子推，也顶不上一个狐偃。今后我若和狐偃同在一朝，日子恐怕并不好过。

当日我随从公子出奔，是为国乱之故。以今日之势观之，公子此番归国，必能夺得君位，安定国家。国既安宁，入不入朝做官，也无所谓。以晋国之大，难道还找不到我的安身之处？介子推望着满脸欢喜之色的同伴，心中溢满了悲哀和失望。

重耳率领的秦国大军以势不可当的锐气，接连攻下晋国的令狐、桑泉、臼衰三座城邑。晋怀公不料秦军如此厉害，忙召集众文武大臣商议应对之策。不想来到朝堂上的大臣仅郤芮、吕饴甥、虢射等十数人。

众大臣见晋怀公杀心大起，而重耳已进逼晋国，顿时作鸟兽之散。或纷纷逃出都城，或领家兵据守封邑庄园，或干脆投奔重耳。晋怀公手足无措，只得恳求郤芮、吕饴甥二人领兵出战。

小子不听劝谏，以致如此，只怕要连累了我等的老命。郤芮、吕饴甥二人在心中叹着，硬着头皮凑了三百乘兵车，出都迎敌。许多城邑拒不听从君命，使他俩无法征得更多的兵车。

春二月，郤芮、吕饴甥领晋军在庐柳扎下营寨，死守不出。庐柳处于要地，秦军要想兵进绛都，非攻下庐柳不可。

狐偃被重耳封为“功劳第一”的话不仅介子推听见了，赵衰也听见了。

哼！你狐偃功劳第一，我赵衰也绝不是功劳第二。赵衰争胜之心大起，暗暗发誓——今后须处处压住狐氏兄弟，让他二人不得出头。

这个念头从前赵衰也曾有过，但是不敢真的去“压”狐毛、狐偃。狐

氏兄弟的父亲狐突势力极大，赵衰并不惧怕狐氏兄弟，但对狐氏兄弟之后的狐突不能不惧。现在狐突已死，赵衰也就对狐氏兄弟毫无畏惧。他以禀告紧急军情为由，单独进入中军大帐中，与重耳相见。

“主公打算怎么对付郤芮、吕饴甥二贼？”赵衰问。狐氏兄弟已居臣位，赵衰等人岂敢落后，一齐改了称呼。

“郤芮、吕饴甥二贼助纣为虐，罪该万死，寡人当亲率大军，踏破敌营，生擒二贼。”重耳满怀豪情地说着。一举夺得三城的赫赫战功，已使他有些得意忘形起来，虽未登上君位，却俨然以寡人自称。

“主公神勇无敌，自可生擒二贼。只是虽能生擒二贼，恐怕亦因此难得君位矣。”赵衰说道。

重耳一怔，问：“此为何故？”

“请问主公，所领何国之兵？”

“秦国之兵。”

“所攻何国之兵？”

“晋国之兵。”

“主公欲为何国之君？”

“晋国之君。”

“主公率秦国之军，攻杀晋国之军，晋人必深恨之。晋人既恨主公，又怎么会服于主公？国人不服，主公又何能安于君位？”赵衰毫不客气地问着。

“这……”重耳倒吸了一口凉气，忙躬身对赵衰行了一礼道，“秦人杀伤晋人甚多，晋人深恨之。寡人借秦军之力谋夺君位，国人不服亦是理所当然，只是不借秦军，寡人又何能得国？”

“借秦军之力，勿使秦军与晋军相战，则可免国人之恨。”

“不与晋军相战，又如何擒得郤芮、吕饴甥二贼？”

“姬圉昏暴，国人不服，郤吕二贼亦知，主公若赦其前罪，不难使其降归，郤吕二人若降，其余不足为虑。”

“二贼若降，可免秦、晋争战，自可赦其前罪。”

“主公宽宏大量，举国欢喜，可安坐君位矣。”赵衰笑道。

“郤吕二贼甚是狡诈，生性多疑，谁能代寡人传命，使二贼降归？”重耳皱着眉头问道。

“臣愿为主公分忧。”赵衰跪倒在地，说出了他早就想说出的一句话。他如果能说动郤芮、吕饴甥二人归降，功劳必能“压”倒狐偃。

“这……”重耳又迟疑起来，“此举凶险甚大，寡人不放心啊。”

“臣跟随主公数十年，为的就是主公能够归国为君。今日眼看大功告成，岂能容其毁于一旦？休说小小凶险，纵然是赴汤蹈火，微臣也在所不辞。”赵衰坚毅地说着。

重耳大为感动，亲手扶起赵衰说：“上天以你相赐，实寡人之大福也。”

郤芮、吕饴甥二人闻听赵衰前来，立刻命兵卒们在中军大帐前放置巨鼎，鼎中注油，鼎下积满柴草，燃烧起来。待赵衰走入军营中，鼎中之油已是滚烫，微微冒起了青烟。

郤芮、吕饴甥二人高坐榻上，两旁数十个大汉手握巨斧侍立。赵衰见此情景，不觉仰天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郤芮、吕饴甥二人心头狂跳不止。

“你，你笑什么？”郤芮实在忍不住，厉声喝问道。

“我笑你二人智谋深广，连当年的里克都非敌手。不料今日一见，却是如此，未免令人大失所望。”赵衰摇头说道。

“如此便又怎的？”郤芮心中更加发慌，声音不觉弱了许多。他与吕饴甥一听赵衰求见，就知重耳已生招降之心。而他和吕饴甥早在行军的路上，就已商定——情势不对，立刻归降重耳。

晋怀公人心散尽，已不堪扶持，他二人没有必要为其尽忠。此时重耳主动招降，对他们来说，恰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可是他们却故作声势，布下巨鼎，欲以此吓倒赵衰。

他二人作为晋惠公当年的心腹之臣，曾献计谋杀重耳，早已为人所知。重耳心中必视他二人为仇，必欲杀之而后快。如果重耳使人一招降，他二人便俯首归降，则必为重耳所轻，纵然“戴罪立功”，只怕仍是难逃一死。他二人要让重耳觉得原来郤芮、吕饴甥竟是忠臣，从前害我，是出于忠心而非私怨。如此，重耳就会敬重他二人，不惜降尊亲至营前招降。他二人既为重耳亲自招降，则重耳必能忘却“旧罪”，绝不会轻易将他二人斩杀。

为了得到重耳敬重，他们必须首先吓倒赵衰，让赵衰“连滚带爬”地逃回秦军大营中，给重耳以强烈的震撼。但是他二人行出这一招来，又非常冒险，极易弄巧成拙——如果赵衰根本不惧鼎中滚油，他二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将赵衰扔进滚油之中，然后尽起营中兵车，与秦军决一死战。

因为他们吓不倒赵衰而又归降，则更为重耳轻视。恐怕第一日归降，第二日就会让重耳像杀掉两条野狗一样杀了。他们好歹也做过十余年的大臣，岂能让人当作野狗一般杀了？

可是，真欲与秦军决一死战，二人又实在毫无信心。他们带有三百乘兵车，兵卒两万五千人。从军卒及兵车上看，还比秦军为多。然而，晋军的士气实在太差，还未与秦军交战，已逃走千余人，无论二人怎么严命禁止，也无济于事。

晋国士卒并不畏惧秦国士卒，更不缺乏与秦军拼死一战的勇气。但是晋国士卒毫无兴趣为国君和大臣们而战。在士卒们眼中，国君是昏君，大臣是奸臣。他们打了胜仗，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受到国君和大臣们更严苛的折磨。

打仗要耗费钱粮，要耗费兵甲。所有这一切，本应由府库支出。晋国百姓每年都要比邻国百姓交出更多的钱粮布绢，充实府库。然而府库总是无法充实，总是空荡荡的急待填满。

晋惠公命郤芮、吕饴甥等人大造宫室别苑，搜罗美女充于后宫，耗费无算。每当宫室别苑筑成，晋惠公又大赏郤芮、吕饴甥等人，赐下无

数黄金宝物。于是，晋国百姓在交出应交的钱粮之外，又须再交“补库”的钱粮。

晋国百姓每年在祭神之时，都要暗暗祷告上苍——昏君奸臣速速死去，勿害下民。昏君果然死去了，但昏君的儿子又承袭了大位。在晋国百姓眼中，昏君的儿子当然也是昏君。何况奸臣们还活在世上，还在祸害百姓。

士卒们从百姓中来，带着百姓们对昏君和奸臣的满腹怨气，又怎么能杀敌制胜呢？不能杀敌，则必然为敌所杀！郤吕二人非常清楚战败的后果是什么。

当了十数年的大臣，郤吕二人已是富可敌国，荣华尚未享尽，绝不愿就此结果了身家性命。除了吓倒赵衰之外，实际上已是无路可走。可是赵衰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仰天大笑起来，怎不令他俩心惊肉跳呢？

“哈哈哈！”赵衰又是一阵仰天大笑，然后才说道，“吾主归国，为的是平定内乱，安抚百姓，非为寻仇报复而来，故虽拥虎狼之兵，亦不愿与国人争战。二位大臣见识广博，自然深知吾主之意。奈何如此虚张声势，竟欲以大刑威慑？吾从公子二十余年，生死系于一线，岂惧此区区鼎中沸油？公子以吾为使，是视二位大夫为晋国重臣，有意礼敬。二位大夫为何不辨情势，不明利害，一愚至此？”

郤芮、吕饴甥二人听了，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作声不得。显然，他二人心中的盘算已全在赵衰的意想之中。在这种情势下，他们若还想吓倒赵衰，当真是愚而又愚。何况，赵衰话中已透出他们所想求得的一切——得到重耳的敬重。虽然重耳并未亲至营前招降，但重耳分明已答应——视二位大夫为晋国重臣，有意礼敬。

“公子仁厚贤明，吾等早有所知，亦深为敬服。然吾等因尽忠先君，对公子多有得罪，故不敢轻释兵甲，还望先生原谅。”郤芮的语气软了许多。

“当日之事，乃大家各为其主，不得不如此，公子岂能因此加罪二位大臣。”赵衰说着，大大松了一口气。虽然他早已料定郤吕二人无争战之勇，并不太难降服。但是郤吕二人毕竟以生性凶险闻名国中，万一郤吕二人拼死不降，他只能“枉死”在鼎中，输掉这场以性命做彩注的赌博。

“先生之话，空口无凭，叫人难以置信。”吕饴甥说道。

“二位大臣心存犹疑，也是人之常情，吾愿与二位大臣‘歃血为盟’，以神明为证，保公子不罪二位大臣。如何？”赵衰微笑着说道。

郤芮、吕饴甥听了大喜，立刻走下榻来，拱手与赵衰见礼。赵衰是重耳的心腹重臣，与他二人盟誓，等于是重耳在与他二人盟誓一样，必为史官所记。国君对于史官记下的盟誓，向来不敢轻易违背。否则，必将遭受上天的惩罚。有赵衰的“歃血为盟”，胜似重耳亲自招降。

柴草撤了，巨鼎抬下去了，乌牛和白马牵了上来。赵衰、郤芮、吕饴甥三人以乌牛白马之血指天为誓——郤芮、吕饴甥不叛重耳，重耳不罪郤芮、吕饴甥。

春二月十一日，郤芮、吕饴甥将晋国大军退至郇城驻扎。春二月十二日，重耳率众从者进入晋国大营，成为晋军统帅。公孙枝、丕豹率秦国兵卒退至黄河西岸，与秦穆公会同一处，驻于王城。秦兵一退，晋国各地城邑纷纷归降重耳，并遣使赴入军中。春二月十六日，重耳进入曲沃城中，朝拜祖庙。

晋怀公闻听郤芮、吕饴甥临阵倒戈，竟然投降了重耳，大惊之下，与虢射及亲信护卫寺人披逃奔高梁城。高梁是虢射的封邑，晋怀公打算在此暂避一时，然后投奔别国。

重耳早已料到晋怀公会逃奔高梁，密遣刺客伏于道路，杀死了晋怀公和虢射。寺人披仗着武技过人，杀开一条血路，逃归绛都，隐藏在亲朋家中。

晋国众文武大臣见晋怀公已逃，又纷纷回到都城，并齐集郊外，迎请重耳入都。重耳在得到晋怀公被刺杀的确切消息后，方自曲沃率兵驰往绛都。众文武大臣以栾枝、士会、舟之桥、羊舌职、荀林父、韩简、先都等为首，俯伏于道路两旁，以拜见国君的大礼参拜重耳。当日，重耳于朝堂即位，是为文公。

晋文公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令，就是宣布恢复里克、丕郑父等人的官职，将其族人迎回都中，发返财物，承袭里、丕所遗官位。同时，又命礼官重新祭葬里克、丕郑父等人，礼仪极为隆重。而对晋怀公，则仅派二三太监草草收拾一下，附葬于晋惠公墓旁。

郤芮、吕饴甥见晋文公厚待里克、丕郑父之族人，心下顿时不安起来。里克、丕郑父等人都是死在晋惠公的诏令之下，而执行诏令的正是郤芮等晋惠公的亲信大臣。

重耳如此，是否要借里克、丕郑父族人之手，置我等于死地？郤芮、吕饴甥二人心中几乎同时冒出了这个可怕的念头。

春三月朔日，郤芮、吕饴甥二人突然赶至寺人披的藏身之处，令寺人披走避不及，只得出来相见。

“重耳正四处捉拿与你，我二人念在故人情分上，特来告知。”郤芮说道。

寺人披身长力壮，虽年近五旬，仍是体格矫健，不输于少年。他最初是晋献公的护卫首领，在晋惠公、晋怀公时也仍然是内宫护卫首领。郤芮、吕饴甥等人欲见国君，总是由寺人披通报。

为了能时时见到国君，郤芮和吕饴甥等人对寺人披甚是礼敬，常以黄金相赠。寺人披知道郤芮、吕饴甥等人执掌朝政，也曲意逢迎，来往甚密。

“多谢二位。只是国君既欲捉拿，我身为小臣，也只能挺身承受。”寺人披说道。他身事三代国君，到头来却落得如此结果，已是万念俱灰。

“老弟此言差矣，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可束手待毙？”郤芮说道。

“是啊，你曾奉国君之命，两次与重耳不利。重耳恨你入骨，一旦将你擒拿，非大刑处死了你不可。”吕饴甥说道。

“我与重耳不利，乃是奉国君之命。我身为近侍之臣，国君之命，岂敢不听？”寺人披叹道。

他第一次与重耳不利，是奉晋献公之命，率禁卒至蒲城擒杀重耳。那一次，他与仓皇逃跑的重耳狭路相逢，一戈斩下了重耳的半只袖子，差点当场将重耳杀死。他第二次与重耳不利，是奉晋惠公之命，前往犬戎部落中刺杀重耳。那一次他连夜疾行，飞驰至犬戎部落，却见不到重

耳的踪影。

“重耳其人阴险狠毒，谁对其略有不敬，便牢记在心，时刻不忘报复，何况刺杀之事？”郤芮说道。

“重耳派人刺杀先君之子，你是亲眼所见，应该比我等更知其人之凶狠。”吕饴甥说道。

寺人披听了，心中一颤，不再说什么，眼前似乎满是鲜血。看来重耳真的是不会饶过我，这次我算是死定了。寺人披痛苦地想着，眼中酸涩起来——他虽然极为灰心，但并不想死。

他不算太老，后面的日子还有很多。他与重耳并无私仇，只是奉命行事，料想重耳并不会杀他。当然，重耳肯定会狠狠惩罚他，让他再也做不成护卫首领，甚至会将他积累多年的家财全部抄没。可是现在看来，他不仅要失去过去得到的一切，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郤芮和吕饴甥对望一眼，脸上都露出了喜色。他们绝不会等待着让人置于死地，要奋起拼搏。重耳已登大位，他们决不能硬拼，只能以刺客暗杀重耳，然后率家兵冲入宫中，另立新君。在他们的谋划中，至关重要的是必须选准刺客，使其一击而中。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寺人披。

寺人披在宫中侍卫国君数十年，路径极熟，且宫内党羽故旧甚多，尽可利用。而且寺人披本人武技也甚了得，可保刺杀必成。更妙的是二人与寺人披交往甚密，可以互相信任。二人当即四处寻找寺人披。他们的家将交游甚广，很快就找到了寺人披的藏身之处。

“你我同处险地，自当奋起而搏，杀了重耳！”郤芮咬牙切齿地说出了他早就想说出的话。

寺人披一愣，问：“听说重耳已使人设誓不罪你等，为何你又处于险地？”

“重耳乃无信昏君，何事不能为？”吕饴甥说着，急不可待地将他和郤芮的谋划说了出来，“恳请”寺人披充当刺客。

寺人披想了想，一咬牙道：“重耳既是不给我等一条活路，只有与

他拼了。”郤芮、吕饴甥大喜，当即与寺人披发下誓言——愿同生共死，诛杀重耳昏君！

“老弟，此处不甚隐秘，你得另寻住所才行。”吕饴甥说道。

“我有一友，亦为重耳死敌，住处隐秘，我当移往其地。”寺人披说道。

“那好。我等身为朝臣，重耳监视甚紧，不好寻你。我等分别之后，不宜相见。大家分头准备，月尾之日同时起事，以宫中火起为号。”郤芮定下了杀死重耳的具体日子。

寺人披之友名为头须，正是当日卷走重耳等人资财，令重耳陷入困境的那个近侍小臣。头须见财起意，逃回晋国后又恐晋惠公当他是重耳一党，将他论律斩首，头须打听得寺人披甚得晋惠公宠信，遂着意结纳，献上无数黄金宝物。

寺人披想法在晋惠公面前替头须说了一通好话，使头须得以安居国中。一来二去，寺人披已和头须成为至交好友，二人常在一起饮酒为乐，无话不谈。

重耳归国为君，令头须大为恐慌，不敢留在都城内，奔至郊外，藏身于桑园中。那桑园是头须新近买来的，除了寺人披这等至交外，无人知晓。寺人披打算住在桑园中，召集党徒，谋刺重耳。头须是重耳的仇敌，应该是寺人披的第一个党徒。

寺人披赶至桑园时，正逢上头须大摆宴席，歌乐之声响彻云霄，来往客人多如流水。头须满面笑容，迎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

啊，头须这是为何？寺人披大出意外，害怕有人会认出他来，忙躲进路旁树林里，不敢出来。头须有何事值得如此庆贺？他这般张狂，不怕重耳捉拿吗？寺人披百思不得其解。

寺人披一直等到夜深人散，方越墙进入桑园，叩响了头须寝室的房门。头须开门，见是寺人披，亦是吃了一惊，忙请进内室之中。

“你闹什么鬼，这般张狂？”寺人披问出了他憋在心中一整天的话。

“哈哈！”头须忍不住笑了，“我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明日就要回

至都中。今日特请乡邻饮酒，以此相别耳。”

“你不怕重耳杀你？”

“我已见过主公，得主公亲口相许——免我旧罪。”

“你……你竟然见过了重耳，你又怎么敢去见重耳呢？”寺人披睁大了眼睛。

“唉！”头须叹了一口气，“自从得知主公归国，我虽然逃到了这儿，心中总也无法安宁，饭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见到个陌生人就吓得魂不附体。这么下去，不用主公来杀，我自己就会先把自己给‘杀’了。我实在憋不下去，心一横，就进城去见了主公。”

“重耳见了你，是如何说的？”寺人披急切地问道。

“主公发怒，不想见我但并未下令杀我。我这心里啊，就不慌了，就让守宫侍者传话道，‘头须虽然罪该万死，只是一个小臣。主公若连一个小臣的罪过都不肯赦，朝中得罪了主公的大臣就会心中不安，晋国只怕又会生出内乱。’嘿！主公听了这话，居然召我进宫，当面赦我之罪，还将赦令写到了书简上，交付史官，以免他日后忘了。”头须得意扬扬地说着。国君将赦令付于史官，意味着他将遵守承诺，永不反悔。头须只是一个小臣，国君根本不必如此郑重其事。可是重耳却偏偏对头须如此重视，实为罕见的宽厚之举。

“这么说来，重耳倒是一位仁义之君。”寺人披喃喃念道。

“唉！我当初就是见主公性子宽厚，怕他成不了大事，这才逃走了。你想啊，如今列国之中，谁心狠谁才能当上国君。主公那么宽厚，只怕永远也别想当上国君。谁知我竟想错了，到头来，国君的位还是让主公坐了。”头须感叹地说着。

“重耳宽厚，为何又夺了他侄儿之妻，还派刺客将他侄儿杀死？”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主公要借秦国之力，不能不娶秦女。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主公既然要归国为君，姬圉就非死不可。你侍奉了三朝国君，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头须说道。

“那么你说，重耳能饶了我吗？”寺人披盯着头须问道。

“主公连我都饶了，又怎么会饶不了你？”头须想都没想，脱口说道。

“如此说来，竟是我错了么？”寺人披紧皱眉头，痛苦地说着。

“老兄，我看你好像满腹心事，能不能对我说说？”头须关切地问。

寺人披犹疑了一下，将他和郤芮、吕饴甥发誓刺杀重耳的隐秘之事说了出来。头须跟随重耳多年，熟悉重耳的起居习惯，有头须帮助，寺人披刺杀重耳就有了一大半的把握。但现在，头须显然绝不会帮助寺人披去刺杀重耳。寺人披顿时失去了刺杀重耳的信心，只得诉出心中之事，渴望头须能给他指出一条路来。

“大错，大错！幸亏你先来找我了。不然，你本来无罪，反倒自己弄出大罪来了！”头须听了，惊得大叫起来。

“我两次欲杀重耳，怎说是本来无罪呢？”寺人披问道。

“你职为内廷护卫，奉君命刺杀逃亡，乃是不得不为之，又有何罪？可现在不同了，现在主公并非逃亡，已登位做了国君。臣下谋刺国君，那可是灭九族的大罪啊！”头须着急地说道。他与寺人披素有来往，若寺人披真的做下了灭九族的大罪，他也难逃干系。

“那，那我该怎么办呢？”寺人披茫然失措地问。

“你立刻跟我去见主公，告发郤芮、吕饴甥二贼谋逆。这样你不仅无罪，反而是大大立了一功。”头须毫不犹豫地说道。如果寺人披告发谋逆，头须自是摆脱了干系，且一样是大大立了一功。

“我这么一告，岂不是害了郤吕二位大夫？”寺人披却犹疑起来。

“是郤吕二贼先想害你犯下谋逆大罪的啊。你这是在自救，不是在害谁！”头须大声说着。

“也罢，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寺人披一跺脚，听从了头须的劝说。听了头须和寺人披的告发，晋文公大吃一惊，一惊之后又是感慨不已。

晋文公一开始并不愿意放过头须，当初因头须卷走钱财，害得他差点饿死在野林间，受尽屈辱，他并不会轻易地忘了过去的一切。他初登大位，事太多，一时还顾不上去找头须这等小臣报复。不想头须竟不用他去找，自动送上门来了。晋文公大喜，立刻要近臣将其擒拿，以“叛主”之罪斩杀。

当时赵衰正在晋文公身边，立刻劝谏道：“主公应赦头须之罪。”

晋文公大怒道：“头须背主私逃，且卷走财物，此等小人尚不加罪，则将来人臣必不忠于其君。”

赵衰微微一笑说：“当日主公并非是‘君’，而是一逃亡‘罪臣’，头须不从‘罪臣’，也说不上不忠其君。夷吾父子居国十数年，党众甚多，与主公有怨者，何止百数？主公若斩头须，夷吾父子党众必惧，惧则易生变乱，与主公大为不利矣。头须获罪于主公，国人尽知。头须尚且不罪，则主人宽厚仁义之名，遍于国中矣。夷吾父子党众纵然谋乱，亦必无人相从，主公得利大矣。赦一无用小臣而得大利，此等妙事，主公奈何不为？”晋文公听了，不觉转怒为喜，当即赦免头须“叛主”之罪，且书于简册，交付史官。

寡人前日赦头须，今日即得“大利”，赵衰之见，实为不凡。晋文公想着，一边传命好生安置头须和寺人披，让其居于密室，勿使人知，一边急宣赵衰进宫。很快，一辆轻车将赵衰送入宫中。

晋宫本来甚是简陋，经过晋惠公十数年经营，亦是雕梁画栋与豪华的齐宫相差无几。夷吾不重国事，着意宫室，实为本末倒置，难怪子孙不保。今后我赵氏传家，可得牢记此教训，千万不可行本末倒置之事，以保子孙万代不亡。赵衰戒惧地在心中想着，下车走进内殿，拜见晋文公。

“你我名为君臣，实为兄弟，今后就不必多礼了。”晋文公亲切地说着，将寺人披所告郤吕二人意图谋逆的“毒计”说了出来，“郤吕二贼实是可恨，寡人宽宏大量，饶了他等死罪，他等却恩将仇报，禽兽不如！”

赵衰想了一想道：“此定是主公厚葬里克、丕郑父诸大臣，使郤吕二贼动了疑心。”

晋文公初登大位，便下诏厚葬里克等人，是狐偃的主张。赵衰听了，当时并未说出什么，此时却不动声色地攻击了狐偃一招。

“郤吕二贼，性本奸恶，寡人纵不厚葬里克，他们也难向善，必然复叛。”晋文公有些不高兴地说着。厚葬里克，是他下的诏令，赵衰此时所言，竟似有着“责怪”之意。

“二贼谋逆，实属罪该万死，不知主公将如何处置。”赵衰听出晋文公有不悦之意，忙问道。

“自然是立即捉拿，将其满门斩杀！”晋文公怒声道。

“不可，此时捉拿郤吕二贼，其罪不彰。仅凭寺人披口说之言，不足服众。”赵衰道。

“那么依你之见，寡人该当如何？”晋文公皱着眉头问道。

他以赵衰为使，设誓不罪郤吕二人，天下共知。今日他若以“谋逆”诛杀郤吕二人，旁人不知底细，一定以为他是不遵誓言，挟嫌报复。如此，他好不容易才立起的“宽厚仁义”之名，立刻毁于一旦。正是想到这些棘手之事，他才没有立即下令捉拿郤吕二人，而是急召赵衰入宫。

“主公可令寺人披依然相从郤吕二人，不动声色……”

“你这么打算，不是以寡人做赌注吗？”晋文公突然打断了赵衰的话头。他一听就明白了赵衰的用意：有意纵容郤吕二人谋逆，使他俩之罪明于天下，然后再加以斩杀，自是名正言顺。但郤吕二人一心一意想谋害晋文公，且又俱是狡诈凶狠之辈，稍不小心，便会弄巧成拙，生出险事来。晋文公已稳坐君位，岂肯为了区区虚名，而故行险事？

“臣有万全之策，可保主公平安无事。”赵衰微笑着说道。

“既有万全之策，你且讲来。”晋文公语气缓和下来。

“秦军尚在王城，郤吕二人纵然贼胆包天，也不敢招惹秦军。主公可称病不朝，趁夜出都，隐身于王城之中。微臣暗伏兵甲，待他俩反迹暴露，即将其擒拿。只是此二人耳目众多，此事除主公与微臣及寺人披外，绝不能令旁人知晓。”赵衰说道。

“此计甚妙，寡人自当依从。”晋文公欣然说道。

当夜，晋文公将白日见到过寺人披的众内侍全都秘密杀死，然后将寺人披送出后宫之门。次日，晋文公在朝堂上显得毫无精神，下朝时竟在台阶上摔了一跤。接着，宫内便传出消息：国君感染寒疾，暂不视朝。郤芮、吕饴甥闻听大喜，以为是天赐良机，加紧收罗私兵，藏于府中。

在一个云满天空的暗夜里，晋文公带着头须和十数亲信护卫，悄然出宫。

第三章　论功行赏坐朝堂　兄弟阋墙王都乱

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三月的最后一天。正当黄昏时分，晋国宫内忽然黑烟冲天，并有火光闪现。郤芮、吕饴甥知道寺人披已“动了手”，心中大喜，立刻率家兵自府中杀出，呐喊着冲向宫城。

宫城的守门禁军似乎正忙于“救火”，居然宫门大开，让郤芮、吕饴甥二人轻易地杀了进去。但见宫院正中堆着燃烧的木柴，黑烟兀自滚滚升起。

“上当了！”郤芮、吕饴甥几乎同时大叫起来，扭头就走。但已迟了，只听鼓声大作，宫门轰然关闭，两旁偏殿中涌出无数禁军，盔甲鲜明，兵刃闪亮。

寺人披手握长戈，冲在众禁军的最前面。赵衰站在高台上，手挥佩剑，大呼“杀贼”！

郤芮、吕饴甥绝望之下，作困兽之斗，双双扑向寺人披。是寺人披出卖了他们！二人在临死之前，渴望着先将寺人披杀死。郤芮、吕饴甥虽然颇有智计，武技却远远逊于寺人披。

“哇！”寺人披大喝声中，长戈左挑右击，已将郤芮、吕饴甥二人手中佩剑击落。众禁军一拥而上，将郤芮、吕饴甥二人牢牢按倒在地。家兵见势不妙，纷纷扔了兵刃，跪地求饶。这时，都中各大臣也急急率家兵赶来救火杀贼，亲眼看见了郤吕二人“逆迹”。

闻听郤吕二人已束手就擒，晋文公方才自王城返回绛都。直到此时，晋文公方下诏厚葬国舅狐突，并以郤芮、吕饴甥二人之首献于狐突灵前。晋文公亦亲至墓前，痛哭甚哀。

然后大诛反贼，将郤芮、吕饴甥党羽数百人斩首示众，并抄没其家，族人俱罚为奴隶。晋国众文武大臣人人心中震惧，从此知道——晋文公不仅有着雨露之恩，更有着雷霆之怒。

大杀之后，又是大赏。晋文公大会朝臣，议定归国之功，分为三等

依次封赏。

赵衰、狐偃二人高居一等，俱拜为上大夫，执掌朝政。

狐毛、魏犨、先轸等从亡之臣以及栾枝、士会、舟之侨、羊舌职等迎降之臣列为二等。狐毛、魏犨、先轸等从亡之臣俱拜为中大夫，各有职司。迎降诸臣则升官一级，并多加禄米，赏赐黄金。

胥臣、狐射姑、颠颉等从亡之臣被列于三等，拜为下大夫。

荀林父、韩简、郤步扬、先都等降臣亦被列为三等，官居原职，多加禄米。被列为三等的臣子还有寺人披，他又回到宫中，侍奉他的第四位主人——晋文公。

对于晋文公的封赏，众人大都兴高采烈，十分满意。

当然，也有许多人心中并不满意。被列为第一等的狐偃不满意，当初晋文公亲口说过——吾若能得大位，舅氏之功，实为第一。但现在赵衰却名列在他狐偃的前面。

魏犨、先轸亦不满意，公然在朝堂上口出怨言——我等拼死力保护主公，屡次在刺客手中救下主公，怎么反倒列在了赵衰、狐偃之下？赵衰、狐偃有什么本事，不就只是一张嘴，能说会道吗？

名列三等的荀林父、韩简等文武大臣更不满意，心中均想——赵衰等人不就是跟着重耳出去跑了一圈吗？回至国中居然就能名列上大夫，执掌朝政，硬生生压在了我等大臣的头上。

最不满意的是壶叔，他奔到朝堂上，伏地大哭。晋文公也不生气，让壶叔近前跪于国君坐席之下，诉其心中之怨。

“主公，小臣从蒲城出奔那会就跟在主公之后，寸步不离。居则侍奉饮食，出则看管车马。还有那器具衣物，哪样不是小臣操心来的？今日主公人人都赏，为何偏偏把小臣忘了呢？小臣也不是非要讨些什么，只是独不得赏，亲朋未免疑心小臣得罪主公，从此都不敢和小臣来往了。”壶叔哭着说道。

晋文公微微一笑，用朝臣们都能听见的声音朗朗说道：“壶叔啊，你不知书，不识礼，从来没在朝堂上站过，说话不明事理，寡人并不怪

你，今日让寡人好好给你讲讲这赏赐的道理。寡人身为国君，有所赏赐，首先须赏于勤劳公事，有益于国者。国中主者，君也，君昏国乱，君贤国安。君何以昏？贪欲无尽，不知仁义大道。君何以贤？谦恭谨慎，不违仁义大道。故引导国君不违仁义大道者，其功至大，应受一等之赏。出谋使计，使国君不辱于诸侯，拼死效力，使国君不伤于贼寇，理财治粟，使国君不疲于国人，此俱为良臣，其功显赫，当受二等之赏。奔走车驾之前，禁卫朝堂之中，严守职分，勤于事务，不辞辛劳，此俱为能臣，其功不没，当受三等之赏。故一等之赏，赏其德也。二等之赏，赏其才也。三等之赏，赏其能也。此乃圣人所定，寡人不敢妄行也。壶叔，寡人何尝不知你车前车后的奔走辛劳。然此之辛劳，仅私于寡人一人，为私功也。寡人身为国君，当先赏有益于国之功，后赏私于寡人之功。有益于国之功，以国之封土爵禄赏之。私于寡人之功，以内府金宝赏之，此礼法所在，寡人丝毫不能逾越。今国赏刚定，未及私者，壶叔你便如何不能稍等，口出怨言？莫非你当日跟随寡人，只是为了贪求封赏，并无丝毫忠心？如此，你眼中哪里还有寡人？寡人只是你行商的铜钱，放出去等着赚回厚利，是也不是？”

见晋文公愈说愈是严厉，壶叔吓得连磕着响头，哽咽着道：“小臣该死，不明事理，错怨了主公，求主公治罪，求主公治罪！”

“你既然知罪，寡人也不怪你，下去吧。”晋文公挥了挥手。壶叔又连磕了几个头，这才诚惶诚恐地退到了朝堂之下。

晋文公目光若电，徐徐自众大臣身上扫过，问：“不知诸位还有没有怨言要在寡人面前诉说？”魏犨、先轸对望了一眼，垂下头，一言不发。荀林父、韩简等人更不敢说什么，头也垂得更低。

“好啦，大家都累了，都下去吧。”晋文公疲乏地说道。

众文武大臣行过礼后，鱼贯退出，只剩下晋文公一个人坐在朝堂上。宫女、太监们远远地站在台阶下，大气也不敢喘出一声。

从前晋献公、晋惠公也有独自坐在朝堂上的时候，正是国君将欲大发雷霆之怒的时候。国君一发雷霆之怒，必然会有几个倒霉的宫女太监死于非命。但晋文公却只默默地坐在朝堂上，并未大发雷霆之怒。晋文公的目光越过高大的梁柱，停留在蓝天飘动的流云上。他的思绪也随着那流云，飘动起来，飘向过去，又飘回现在。

为了这国君之位，他失去的实在太多了，他必须有更多的得到，方能补偿。他要称霸，像齐桓公那样号令天下诸侯，这才显得他是一位真正的“大贤之人”。也只有成为霸主，他才能够傲视秦穆公，洗脱以子婿之礼拜见秦穆公的耻辱。

可是，他如何才能成为霸主呢？齐桓公是苦心经营了数十年，方得以登上霸主之位的啊。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等上数十年，他必须在数年之内，就成为号令天下的霸主。

既想成为霸主，他暂时还不能与秦国闹翻了。他该杀的杀了，该赏的赏了，国君之位也算是安定了，应该亲往秦国，相谢秦穆公，并迎回怀嬴。想到迎回怀嬴，晋文公忽然打了一个冷战，他想起了怀嬴所说的一句话：将来你回国之后，一定要饶过太子圉的性命。但他进入晋国，下令杀的第一个人，就是怀嬴的前夫，他的侄儿太子圉。他迎回了怀嬴，该怎么解释这件事呢？怀嬴知道了这件事，又会如何呢……

头须本来住在都城中，但是后来又回到了郊外的桑园里。晋文公带着他秘密去至秦国军营，又急急返回都城。晋文公回到都城后，就再也不与头须相见，也不许头须进宫。除了他之外，从前晋文公的臣子都得到了赏赐和官职，唯独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成为亲朋间的笑柄。他心中不服——虽然他“叛主”在先，可后来也有“说降”寺人披的大功啊。不然，晋文公只怕早就成了寺人披的戈下之鬼。可是晋文公偏偏就忘了他，连一个铜钱也未赏赐。

头须在都城中住不下去，想在郊外桑园里躲上一阵，然后再想法求见寺人披，让寺人披为他说情，使主公多少赏点什么给他，为他挣些脸面。虽然未受赏赐，头须仍然殷富，乘坐着高车缓缓而行。一个背柴而过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忙让车停下，跳下去，挡在那人身前。

“嗯，你，你不是介子推吗？如何作此装扮？”头须打量着那人，惊异地问着。那人身穿葛衣，背负着一大捆山柴，汗流满面，正是介子推。

“恕在下重负在身，不能全礼。”介子推说着，欲绕过头须而行。

“慢来，你是否犯了什么大罪？”头须忙问着介子推。

他这些天低声下气，挨个去同先前的伙伴们套着近乎，企图得到一

个再次接近晋文公的机会。虽然他并未达到目的，却也因此知道了许多晋文公逃亡齐国时的“趣事”。其中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晋文公吃不进野菜，像个孩子一样躺在地上不起来，非要吃肉不可。众从者面对晋文公的“耍赖”毫无办法，一筹莫展。最后是介子推割下了大腿上的一块肉，“喂”给了晋文公，这才救了大伙的“急”。

依礼法来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介子推如此不惜身体，以解“君饥”，功劳可谓大矣。介子推纵然不能列于一等受赏，也应名列二等，最低也会名列三等弄个下大夫干干，以光宗耀祖。但介子推既然是下大夫，又怎么会亲自背柴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介子推犯了大罪，被晋文公赶出了都城。可头须又实在想不明白，像介子推这样的人能犯什么大罪。

“在下衣食自给，无求于君，无求于人，能犯什么罪？”介子推怒声说着，从头须身旁挤过，拐向小道，走进桑林深处。

他在晋文公即位之后，便以探母为由，出居郊外，不复入朝。晋文公的从者大都看不惯介子推的为人，和他并无深交，谁也无心打听他到底为什么不入朝，甚至提也没有人提起。臣下不提起，晋文公也就忘了世上还有介子推这个人。

介子推家中清贫，唯有老母，守着几间茅屋、数十亩薄田度日。跟随晋文公多年，历齐、宋、秦诸慷慨之国，介子推也循例得到些许积蓄，虽不能富，安居奉养老母，也还足够。可惜碰上了头须这个贼种，竟使我不能安居。介子推叹息着，回到家中，放下山柴，告知老母，他欲迁居别处。

老母年岁大了，不愿搬迁，说：“你跟随主公那么多年，不做官也罢了，为何又要东奔西跑？”

“儿若不迁往他处，主公必会寻来，逼儿做官。”

“做官又有什么不好呢，当初儿跟随主公，不就是想寻个出身，光耀祖宗吗？”

“是啊。儿当初是想做官，只有做官，才能有所作为，干出一番益国富民的事情，光耀祖宗。可是我错了，如今做官不是为了做事，而是为了谋取富贵。官位既和富贵相连，则无数肮脏凶恶险毒之事，不可免

矣。儿欲做官，若不也学得凶恶险毒，就无法在朝中立足。只是儿既变得凶恶险毒，又怎么算是光耀祖宗呢？”

“唉！我儿说的也是。这些年来，朝中的官儿你杀我，我杀你，毁家灭族的事儿也不知闹出了多少。我儿性子倔强，真要做官，只怕会惹出杀身大祸来。但不知我儿要迁往何处居住？”

“要走就走得远些，绵上之地有我故友，我今前往投之，其必相容。”母子二商议定了，悄悄雇了几辆牛车，装上家具种粮，向绵上之地行去。

夏五月的一个吉日，晋文公亲率众文武大臣，备下极丰厚的礼物，至黄河西岸犒劳秦军，相谢秦穆公的如海深恩。秦穆公见晋文公谦恭有礼，极为满意，引兵退回雍城。晋文公亦亲至雍城，迎接怀嬴夫人回归绛城。

一路上，怀嬴面无表情，什么话也没有说。晋文公心中隐有“苦衷”，也不敢对怀嬴说出什么话来。行不多日，车驾已过黄河，来至晋国境内，渐渐临近都城。

依照惯例，晋文公须在城外馆驿中住宿一夜，好在次日太阳升起之时，大摆仪仗进入都门。但到了次日，晋文公的车驾却无法按时进入都门。怀嬴在午夜中饮药自尽，留下帛书一封——已嫁晋人，不能言晋君之非。身为秦女，不能怨秦君之昏。

晋文公大为震惊，大为恐惧，又对怀嬴深为敬佩。

他震惊的是，怀嬴不过是一个弱女，竟真的会以死来表明心志。他恐惧的是，如果秦穆公知道怀嬴暴亡的消息，定会恼羞成怒，不知要做出什么对他晋国不利的事来。他敬佩的是，怀嬴明知事理，虽然抱定死志，却不违背礼法。

怀嬴并未当众指斥晋文公失信，给晋文公保全了颜面。怀嬴也不愿在秦国境内自尽，让秦穆公大失颜面。如果怀嬴选择另一种较为暴烈的死法，秦晋两国只怕会因此立刻大战起来。此时晋文公虽然恐惧，总算还有着掩饰的余地。

他当即下令，近侍之人，谁也不能将怀嬴暴亡的消息传扬出去，否

则诛灭九族。然后，他传诏言夫人偶得风寒之疾，须调养一天，才能入都。为此，他还让一名陪嫁的宗室之女扮作怀嬴，垂下帐幕，只露出手来，请随行的秦国太医诊治，并且还让送行的秦国朝臣在旁观看。

秦国太医并未诊出什么病来，只说夫人偶有不适，一夜便可无碍。如此，次日晋文公大摆仪仗，让假怀嬴坐于车中，进入都门。进入都城后，秦国的送行朝臣及其随从便告辞返国。待秦国朝臣走出三日后，晋文公才宣布怀嬴不幸病重身亡的消息。秦穆公知道后虽然很不舒服，却并无悲痛之意，也无责怪晋文公之言。相反，秦穆公还让犬戎之主送还季隗、叔隗并所生子女。

犬戎之主听说重耳做了国君，登时将季隗、叔隗及其子女看作“奇货”，不肯轻易送出。但秦国又为犬戎宗主之国，犬戎不敢不听秦穆公的诏令。考虑再三之后，犬戎之主只将季隗送到了晋国，而将其子女及叔隗等人扣留下来。在犬戎将季愧送到晋国的同时，齐国也将齐姜送到了晋国。晋文公大喜，将齐姜立为夫人，季隗只能列为姬妾。

季隗对于未能身列夫人，并不太在意，只日日流泪，催促晋文公至犬戎部落接回儿女。但晋文公并不想在此时接回他留在犬戎中的儿女，他在未出奔前，已娶过夫人，只是那夫人已不幸亡故，留下一子一女，子曰欢，女曰伯姬。

晋文公出奔之时，命欢与伯姬藏于民户遂氏家中。晋文公即位为君，遂氏亲送欢与伯姬来至绛都。晋文公厚赏遂氏，封其为下士。他见欢生得相貌堂堂，且很聪明，顿生爱意，有心将其立为太子。在这个时候，他留在犬戎中的两个儿子回至晋国，显然对欢极是不利。

晋国中公子们为争夺储位，惨祸不断，令晋文公深怀戒惧之心。他要让公子欢在宫中立稳脚跟之后，方将留在犬戎部落中的两个儿子接回。

赵衰倒是非常渴望着把留在犬戎部落中的儿子接回，然而国君不接其子，他作为臣下，又怎能先把自己的儿子接回呢？因为思念儿子的缘故，赵衰上朝时就显得精神不足，引起了晋文公的注意。

如今百废待兴，寡人可离不开赵衰的谋划啊。晋文公想着，灵机一动，将女儿伯姬赐予赵衰为妻。他以为赵衰精神不足，是思念叔隗的缘故。而他将女儿嫁给赵衰，除了能解赵衰思妻之苦，还另有许多好处。

首先是他与赵衰的“亲情”更加贴近，也能使赵衰更加敬畏他。

本来，赵衰娶的是叔隗，而叔隗又是季愧的姐姐。如此，赵衰在“亲情”上成了晋文公的同辈并且稍居“尊长”之位。然而赵衰一娶伯姬，就成了晋文公的女婿，不仅要对晋文公行臣下礼，还要行子婿之礼，令晋文公“大得便宜”。此外，公子欢也成了赵衰的“内兄”，将来必会得到赵衰的大力帮助。

对于晋文公的赐婚，赵衰自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晋文公很是高兴，择定吉日，将伯姬嫁与赵府。依女从夫家之姓的礼法，伯姬便成为赵姬。赵衰的精神又好了起来，日日与晋文公商议国事。晋文公一边举贤任能，修治国政，省刑薄敛，收服人心，征集丁壮，整顿兵车，一边寻找机会，使晋国能够威震诸侯，称霸天下。

机会果然来了——周室发生大乱，天子被逐出王都，逃到了郑国。周室使者急赴各国，请求众诸侯发兵勤王，护送天子回朝。

这次周室的大乱，祸根仍在于十六年前的那场太子之位的争夺。当时周襄王倚仗齐桓公的强大兵威，顺利地登上了君位，令其弟王子带不敢轻举妄动。周襄王虽无权谋，居然也当了十余年的太平天子。其间王子带也曾暗中挑拨狄夷之族进攻王都，企图在混乱中夺得天子之位。但是狄夷之族又怎是齐桓公的对手，才一出兵进犯，就被齐军迎头痛击，大败而逃，再也不敢侵犯周室。许多大臣都劝周襄王趁此机会除掉王子带，被周襄王断然拒绝。其时惠后已被尊称为惠太后，周襄王抛弃前嫌，对其执礼甚恭。

周襄王想以“仁厚孝顺”的贤名赢得天下诸侯的尊敬，以弥补他权谋的不足。王子带是惠太后的爱子，他将其“除掉”，岂不是大为不孝？惠太后见周襄王势大，亦劝爱子多加收敛，暂退一步。

“齐侯已老了，活不了多少年，待他死了，你再去夺位不迟。”惠太后反复对爱子说着。王子带碰了几次壁后，对母亲的劝说也不再拒绝，一改过去的傲慢，表面上对周襄王敬重了许多。周襄王大喜，以为他的“仁厚孝顺”感动了惠太后母子，遂对惠太后更加敬重起来。惠太后趁机请求周襄王把富庶的温邑城赐给王子带作为封地。周襄王虽犹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王子带心中暗喜，一边在温邑扩充家兵，一边时不时回到王都，与

朝臣结交。周召二公很是担忧，对周襄王劝谏道："依照旧例，王子有了封邑，就不应该常来王都。大王应当下诏，明示王子带不得随意入都。"

周襄王却道："王子带入都，只是为了看望太后，此乃孝顺，寡人怎可阻止？"周召二公无法可想，只能摇头叹息，也不再加以劝谏。

周襄王九年，齐桓公去世，令周襄王难过了好些天。除了齐桓公，周襄王认为天下诸侯谁也没有资格成为霸主，故对宋襄公会盟天下的举动很是冷淡。可是当楚成王打败宋襄公后，周襄王又后悔他当初没能帮助宋国。

楚国是唯一自称为王的诸侯，对周室早就存有敌意。一个无人可敌的强大楚国的出现，是对周室极大的威胁。周襄王着急起来，连连派使者赶往齐、晋、秦诸国，希望将来能倚仗其中的一国来对抗楚人。

对于周襄王的举动，王子带也着急起来，干脆住在了王都不走。他要阻止周襄王与齐、晋、秦诸国交好的企图。他从来没有把周襄王放在眼里，认为他之所以无法夺得天子之位，并非是周襄王有什么本事，而是因为周襄王后边有着齐桓公撑腰。他好不容易才等到齐桓公死了，可不能让周襄王又找了个什么"晋桓公""秦桓公"来撑腰。

恰好在这时，周襄王的夫人去世了，想在齐、晋、秦三国中挑一位公主为继后，借婚姻以固其天子之位。王子带急命其党中大夫颓叔、桃子二人劝阻其事。

"大王，自齐桓公去世后，天下诸侯人人藏有争雄之心，互不相服。大王娶齐女，必得罪晋、秦两国，若娶晋女，又得罪于秦、齐。亲一国而疏两国，害大于利，大王不可不察。"颓叔说道。

周襄王一愣，道："此言有理，方今楚国强盛，我周室万万不可得罪齐、晋、秦诸国。只是我周室与谁联姻方为有利呢？"

"与狄人联姻，最是有利。"桃子献计道，他常常出使狄夷，与狄人多有交往。

"这，这不成，我堂堂周室天子，怎可与狄人结亲呢？"周襄王不高兴地说着。

“周室先祖多与狄夷之族结亲，才得勃兴，王于天下。今周室衰微，非与狄人结亲，不能复振。大王与狄人结亲，至少有三大好处。”颓叔说道。他是当年谋逆的王叔颓的儿子，父死之后受到连累，被罚做官奴。后来襄王即位，以宽厚治国，念他为王室子弟，将其赦免，拜为下士。颓叔大为感激，不敢自居王室子弟，遂以父名为姓。然而多年的官奴日子，已使颓叔心里充满了对周室的仇恨，有意与王子带接近，希望周室再次大乱，使他能够乱中取利。

“哦，有哪三大好处？”周襄王顿时来了兴致。他将颓叔视为宠臣，信任有加，十余年间，已使颓叔从下士升成了中大夫。寡人对颓叔有再造之恩，颓叔必会尽忠于寡人。周襄王常常在心中得意地想着。

“一者，狄人勇悍善战，与其联姻，既可免其袭扰王都，又可利用其力震慑诸侯；二者，狄人只爱财物，不求封地，大王利用其力又可不失其地。大王若向诸侯借力，非封赠其地不可，如今周室领地已是不多，不宜对诸侯封赠其地。”颓叔说道。

“不错，不错。”周襄王连连点头，又问，“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这个好处，该桃子大夫来说了。”颓叔笑着说道。

桃子也笑了起来：“狄君有一女，亦为隗氏，美如珠玉，族中求亲者每日为此伤了性命者，何止百数。”

“这却怪了，求亲为何反倒伤了性命。”周襄王不解地问。

“狄人之俗，求亲男子，须先比武赌胜，胜者方可相求婚嫁。寻常求亲赌胜，不过赌力，力屈者败。因狄女实在太美，狄人不仅赌力，竟是赌命，所以伤命者甚多。”桃子说道。

“如此说来，力弱男子，岂非一辈子不能娶亲？”周襄王问。

“正是。所以狄人凶狠好战，我中原人难以相敌。”桃子说着，又叹了一口气，“唉！听说狄君担心国中勇士都为女儿死了，情急之下，打算将女儿抛进黄河，送与河伯做夫人呢！”

“什么，狄君怎么如此糊涂。嗯，你二人就替寡人去说媒吧。”周襄王情急之下，脱口说道。他后宫中美女甚多，然而都是中原美女，已令

他有些厌倦了。颓叔，桃子二人相视而笑，带着厚礼，赶到狄夷部落中，求为婚姻。

听说是与周天子结亲，狄君大喜，当即一口应允。于是周襄王择定吉日，令颓叔、桃子二人为使，迎娶狄女。

上大夫富辰闻知，忙入宫劝谏道："狄女未习中原礼仪，使其入宫，甚为不便，将来必为隐患。"周襄王不听，让颓叔、桃子二人如期而行，并在宫中大备礼器，盛陈威仪。

吉日已至，狄女乘高车直入宫中，与周襄王行成婚大礼。那狄女果然生得光艳照人，一笑一颦，风情万种。周襄王大悦，不顾许多朝臣反对，当即立狄女为后，称为隗后。

王宫高大壮观，富丽堂皇，又有歌舞之乐，隗后开始甚觉新鲜，日日嬉笑不止。可是没过多少时日，隗后便生出病来，茶饭不思，愁眉紧皱。周襄王急了，亲奉汤药，殷勤问候。

隗后道："臣妾并无大病，只是从小随父游猎，喜奔驰山野之间。如今身在宫中，似鸟儿入笼一般，住得久了，闷也把人闷死了，如何不会生病？"

周襄王听了，笑道："美人何不早说？寡人亦喜游猎，到时让你随行，如何？"隗后大为兴奋，从病榻上一跃而下，扯着周襄王连转了几个圈，把周襄王转得晕头晕脑，差点栽倒在地。

隔了几日，周襄王便率领大臣和众王室子弟，至北邙山会猎。待猎场围定，众大臣和王室子弟纷纷驰车进入猎场中，或以箭射，或以戈刺，各显威风，好不热闹。周襄王和隗后在众多的护卫簇拥下，坐于平坦的高冈观猎。

隗后奇怪地问："臣妾之父，每逢会猎，便当先驰入猎场。大王是中原天子，怎么到了猎场不仅不拿弓箭，反席地而坐呢？"

"这……"周襄王尴尬地一笑，"我中原乃礼仪之邦，天子向来不亲至猎场较射。"

他这话半是真实，半是掩饰，论礼仪天子自然不能同臣下较射。但

在猎场上拉弓射箭，并不算得较射，天子亦可驰车纵横其中。可是周襄王的射术极差，十发常有不中，驰入猎场中只能出丑，大损他的天子威仪。但周襄王心中的“苦处”，又怎么好明白地告诉他心爱的美人呢？

隗后冷哼一声：“你们中原啊，什么都好，就是讲礼仪不好，一套套的缚手缚脚，把人都当成了圈中的牲畜。”

周襄王不高兴了，说：“有礼仪好，有了礼仪，人才知道尊卑上下，没有礼仪，人无尊卑之分，才是如同牲畜呢！”

“好啦，臣妾不和你争。臣妾也能射箭，要下去玩玩。”隗后转过话头说道。

出嫁之时，隗后受到父母的反复叮嘱——周天子是中原最尊贵的人，我儿与天子结亲，与我狄人大有好处，我儿千万别使性子，得罪了天子。虽然隗后并不喜欢周襄王，觉得周襄王太老，有气无力，像只掉了毛的老狗，看了就令人生厌，但她还是听从父母的叮嘱，尽量不使性子，不和周襄王争吵。

“好，你要下去玩，寡人就陪你下去。”周襄王亦不愿得罪他的美人，连忙说道。众人到了冈下，欲让周襄王和隗后乘坐特制的高大猎车。

“不，臣妾不要这个。”隗后连忙摇着手，边退边说道。

“莫非你要步行射猎？”周襄王惊骇地问。困兽反扑，最是凶猛，步行射猎，非常危险。无论是大臣还是王室子弟，都极少敢于步行射猎。

“臣妾素喜骑射，已早有准备。”隗后笑着，忽然将手指伸向口边，吹出长长的哨音。

王后此举，未免太不庄重。周围旁观的大臣们都忍不住摇起头来。周襄王面红耳赤，正欲斥责隗后，就见山后转出十余匹高大骏马，除了一匹白马空着鞍具之外，其余匹匹马上都坐着一位狄夷打扮的年轻女子。那些女子都是随同隗后陪嫁过来的狄女，个个体壮腰粗，有如男子。

“臣妾得罪了。”隗后不待周襄王明白过来，已脱下身上的王后袍

服，向前疾行几步，跃上那匹空着的白马。她在袍内也穿着紧身窄袖的狄夷之服，愈发显得美丽可人。狄女都带有弓箭，且连天子专用的朱漆弓箭也早已准备好了，奉给隗后。

“驾！”隗后手持朱弓，脚踢马腹，往猎场中飞驰而去。

“快，快保护王后！”周襄王急了，大声叫了起来。但隗后骑着马，所行之路非猎车可以行驰，众人如何保护？

“大王休慌，臣能骑马，臣去保护王后。”王子带说着，解下一匹驾车的壮马，骑上去追向隗后。

中原人除了牧奴外，绝少有人会骑马。只有少许年轻的富贵子弟为了好玩，才学着偶尔骑上一骑。王子带也是这样的富贵子弟，虽然他并不年轻，已近四旬。

“幸亏王子带能够骑马。”周襄王擦了擦额上的冷汗，庆幸地说道。颓叔和桃子对望一眼，捂着嘴，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

今日所发生的一切，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却没有引起周襄王丝毫的怀疑。王子带早已和颓叔、桃子定好了谋夺天子之位的办法。

王子带本来被封在甘邑，又得了温邑，势力已经非同小可，然而欲夺天子之位，仍嫌不足，需要借助外力。经过齐桓公的发动，中原诸侯曾盟誓共同拥戴周襄王，如今齐桓公虽死，盟约犹在。他显然无法借助中原诸侯的力量夺取天子之位。

王子带也不愿请求楚、秦等强大之国的帮助。受大国之助必为大国所制。他正是不愿受制于人，才想图谋大位。他要借助的外力仍是狄人——狄人只对财物感兴趣，不会对他的权位加以控制。但是狄人攻打周室连吃败仗，胆气已寒，不愿再次出兵。尽管王子带反复向狄人解释——齐桓公死了，中原没有什么诸侯会发大兵来救周室。可是狄人并不相信他的解释。

这时周襄王正打算寻找强国结亲。王子带闻听，顿时心生一计，令颓叔、桃子力劝周襄王与狄人结亲。王子带与狄人多有交往，对狄人的情形极为熟悉。他这一计，既可令周襄王与中原诸侯疏远，又可逼迫狄人兵伐周室，实为一举两得的绝妙之策。堂堂天子，竟与夷狄之族结

亲，中原诸侯自是极不高兴。这样，就算周室受到了狄人侵伐，中原诸侯也会袖手旁观。

至于逼迫狄人兵伐周室，王子带更是易如反掌。狄人的风气不似中原，喜欢男儿，也不甚歧视女儿。狄君对女儿的爱逾性命，容不得他的女儿受到半点委屈。假若周襄王杀了隗后，或者欲杀隗后，狄人立刻就会杀来。

王子带在隗后进入王宫的第一天，就在想法让周襄王杀了隗后。他早已买通了宫中的许多太监和宫女，对隗后的一举一动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隗后暗中备下骑马的侍女，周襄王毫无所知，王子带和颓叔、桃子却都知道。三个人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决不能放弃。王子带别说能够骑马，就算不会骑马，也会“挺身而出”。

猎场左方的山坡上有一只梅花鹿正在慌乱地奔逃着，隗后纵马驰过去，连射两箭，却射了一个空。隗后第一次使用朱弓，一时难以恰当地掌握好弓上的力道。

“嗖——”一支羽箭从隗后右侧射过来，正中梅花鹿的咽喉。

“是谁，敢夺了我的彩头？”隗后不高兴地转过头，向右看去，这一看，她脸上的怒容立刻换成了笑容，艳丽如三月盛开的桃花。右边来人正是王子带。他手持长弓，一脸谦恭惶恐之意。

“微臣失敬，射了王后的猎物，罪该万死！”王子带在马上行礼道。

“射了一只鹿儿，有什么罪？你们中原人真是多礼。嗯，想不到王子还会骑马，我们比比骑术，好吗？”隗后柔媚地问。

在行拜见太后的大礼时，隗后就见过王子带。当时他刚刚游猎归来，浑身戎装未卸，显得英气勃勃又不失俊逸潇洒。虽然他很快就回避开来，但隗后却久久难忘当时的情景。为什么王子带不是天子呢？隗后在夜深人静之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着。

今日的王子带一身戎装，和她那天见到时一模一样。对于隗后的提议，王子带自是求之不得，两人打马扬鞭，风一般驰进山谷中。驰着，驰着，隗后猛地勒马停住。王子带也忙停下，不料他的坐骑无鞍，把握不稳身子，竟一头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隗后大吃一惊，慌忙跳下马来，

伸手去扶他。

地上野草厚密，王子带并未摔伤，自可站起。但是他却不站起，反趁势握住隗后的双手，不肯松开，且以目示意，不言之情尽在其中。啊，原来他也有意于我，一种巨大的幸福感立刻涌遍了隗后的全身。

“太后之处可以相会。”见侍女们随后驰到，王子带忙低声说了一句。隗后点了点头。两人复跃上马，回转猎场，左驰右射，各有收获，献与周襄王。

见心爱的美人容光焕发，比平日艳丽十倍，周襄王大喜，扎下大帐，开野味盛宴，与众大臣欢乐终宵。回到王宫，王子带借着拜见太后的机会，与隗后男贪女欢，顿成好事。

本来，依照预定的谋划，王子带很快就会让他和隗后的“隐事”泄露出来。这个泄露的方法亦定得极妙，令周襄王大怒欲狂，当时就一剑杀了隗后，而王子带却可以逃脱，说动狄君尽起大军，攻杀周襄王，为爱女报仇。可是过了好久，王子带不仅没有让他和隗后的“隐事”泄露出来，反而买通宫人，让他和隗后来往更加方便。

颓叔和桃子急了，找到王子带问：“你到底想不想当天子？”

王子带不答，过了好一会才喃喃说道：“我没想到，我会真的喜欢隗后。”

“当了天子，你会寻到一百个比隗后更美的女人。”桃子说。

“不，天下再也找不出一个比隗后更美的女人，我真怕，真怕她会死了。”王子带说道。

“隗后不死，你就永远当不成天子！”颓叔厉声道。

“当不上天子，你会随时被大王杀了，永远也别想见到什么美人。”桃子也疾言厉色地说着。隗后不死，他们永远都只是中大夫，甚至连中大夫也当不成。而他们做梦都在想着成为上大夫，上卿，甚至比上卿更为富贵。王子带在颓叔、桃子的目光逼视下，终于垂下了头。

周襄王也终于知道了王子带和隗后的“隐事”，他果然大怒欲狂，却并未一剑将隗后杀死，只是将隗后幽闭在冷宫。王子带逃至狄人部落，

说动狄君尽起大军，浩浩荡荡杀向王都。周襄王急忙率兵迎敌，颓叔、桃子却临阵反戈，使周军大败。在众护卫的拼命保护下，周襄王与简师、左鄢父等十余小臣突围而出，急急逃往郑国。而周、召二公及原伯、毛伯、富辰等尽被狄人俘虏。

王子带大胜，与狄人攻进王都，第一件事，就是先将隗后从冷宫里放了出来。第二件事，便是去见太后，告诉母亲，他要当天子了。惠太后听了，哈哈大笑数声，竟然气绝身亡。他顾不得悲伤，召集朝臣，以太后遗命为名，即位做了天子。

周襄王此时已在汜地安下身来，闻听王子带公然篡位，大怒之下，急派使者奔赴各诸侯国中，请求发兵勤王。

第四章　士甘焚死不公侯　恩威并施定王室

接到天子的勤王诏令，晋文公立即召集众文武大臣，商议是否应该出兵勤王。

“当然应该出兵。”狐偃抢先说道，“当年齐桓公能够号令天下，无非是以尊王威服人心。然尊王之功，莫过于救王室之乱，此次天祸周室，却为我晋国之大幸也。我晋国若不出兵，齐、秦两国必然出兵，则此天降之霸主大业，拱手让于人矣。岂不可惜？”

晋文公连连点头：“是啊，此乃天降之良机，决不能错过。”

“我晋国内乱不断，君位数易，实乃臣民不知礼法，难守仁义大道。主公今日勤王，尊天子而诛王子带，可使国中臣民知君位之尊，安守礼法，乐于仁义大道，功莫大焉。”赵衰肃然说道。他为人本来甚为随和，但自从执掌朝政大权，又做了国君的女婿之后，已变得整日神情庄严，令人望之生畏。

“勤王之事，关系重大，须以太史卜筮，请命上天，方可行之。”栾枝说道。他为朝中大臣之首，早就该循例位列上卿，然先受制于郤芮、吕饴甥诸人，今日又受制于赵衰、狐偃，心里极是不满。但是他永远也不会把心中的不满流露出一丝一毫来。这正是他能够历经数朝大乱，而巍然不倒的“秘术”所在。

“不错。”晋文公又是连连点头，请太史郭偃当众卜筮。他相信上天已将好运罩于他的头顶，不然，他怎么到了六十一岁，还能当上国君呢？这一卦定是吉卦。他充满信心地想着，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太史郭偃手中的蓍草。

果然是个吉卦，大吉之卦！太史郭偃所得的是个“大有”之卦。晋文公见之大喜——大有之卦上为乾，下为离。乾为天，为君，离为火，为日。大有之卦故为日丽于天，君命辉煌之相。做国君的，若筮得大有之卦，便是说他有刚健仁厚之德，能够顺应天道，依时行事，国运昌隆通泰。不仅卦象大吉，爻数亦是上上之吉，是为九三。大有之卦的九三爻

数意为——天子将宴请公侯，小人不能参与。

太史筮得的吉兆，极大地鼓舞了晋文公的信心。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春二月，晋文公征集兵车六百乘，欲大举东进勤王。大军又分为左右二军，左军以赵衰为主将，魏犨副之。右军以狐偃为主将，颠颉副之。晋文公自领栾枝等大臣随军而行，又命狐毛、先轸等人辅佐公子欢监国，代掌朝政。

大军按序排列，威风凛凛，驰出都门，向东行进。忽然有一辆驷车冲入军阵之中，直向晋文公的坐车驰来。众禁卫兵卒忙上前擒下那辆驷车，将御车者向路边拖去。依照刑律，擅闯军列者，不必执送有司，可立即斩首处决。

“晋君忘恩负义，天必厌之，天必厌之！”那御车者边挣扎着边高声大呼道。

“是谁，竟敢如此放肆？押了过来！”晋文公大怒，厉声喝道。

天必厌之，就是说老天必将给他以严厉的惩罚。他正获得上天降下之吉兆，忽遇此恶毒的诅咒，只怕会将好运冲走。禁卫兵卒依命将那御车者押了过来。晋文公看了不觉一愣——那人竟是头须。

守宫太监早在数月之前，就曾禀告过晋文公——头须有紧要之事求见。晋文公听了，冷笑一声，令守宫太监只要一见到头须，就乱棍打出。他已稳坐君位，再也不需要利用头须来显示“宽厚大量”。何况他不杀头须，也算是“宽厚”到了极处。可是头须居然得寸进尺，妄想谋得官位，实在是毫无羞耻，可厌至极。

“主公，主公！你且听小人一句话，再杀了小人吧！”头须泪流满面地说着。

“你快讲！”晋文公不耐烦地大吼道，心想，不论你讲什么，今日寡人也要将你的狗头砍了下来。

“是，是！主公不该，不该忘恩负义，忘了介子推！”头须大叫着。

介子推！晋文公一愣，说不出话来——他的确是“忘”了介子推。晋文公的臣下都知道，有许多忌讳之事不能在国君面前提起。其中最重要

的忌讳之事有两件，一为怀嬴“暴亡”之事；一为国君曾食过“人肉”之事。谁不慎提起这两件事来，谁就有可能惹上杀身大祸。

“寡人，寡人如何忘介子推？”晋文公愣了好一会，才问道。

“从行之臣，人人有功，既得高官，又得厚赏，唯独介子推无官无赏，国人不服，俱言主公赏赐不公，有亏圣德。”头须大着胆子说道。

自从见到介子推隐居乡下，头须心中便是大喜，以为他终于找到了再次接近晋文公、图谋官位的大好机会。他深知晋文公喜欢“虚名”，不能让人说他“忘恩负义”。但他却发现晋文公“无意”间做了一件“忘恩负义”之事，如果能帮助晋文公改正了“大错”，功莫大焉。论功行赏，晋文公无论如何，也得赏他个官儿当当。他又得意扬扬地驾车回到了都城，并骄傲地告诉亲朋——他很快就会名列朝班，成为“官人”。

不料守宫太监却不肯放他入宫，甚至不容他开口，见了他就以大棍逐出。这期间介子推又忽然“失踪”了，害得他到处打听，才算打听到了介子推的踪迹。然而这时宫门守卫更加森严，他连门边都不能挨近。他再一次成为亲朋间的笑柄，说他想做官都想疯了，白日做起了美梦。头须却不甘心，日日窥伺着能够面见晋文公的机会。今日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一个冒着掉脑袋风险的机会。

“无官无赏？”晋文公招来赵衰、狐偃二人问，“介子推是否无官无赏？”赵衰、狐偃在朝中各有分管，赵衰掌官位升迁，狐偃掌赏赐刑罚。

“这……”赵衰和狐偃面面相觑，回答不出。他们都以为，介子推甘愿隐居不出，是晋文公私下里“恩赏”了厚礼。

“啊，如此说来，介子推果然是无官无赏，难怪国人不服了。”晋文公怒视着赵衰、狐偃二人，心中极不高兴。他以为介子推隐居不朝，是赵衰和狐偃二人“妥为安置”的结果。

“介子推以清高自许，乃是自弃贤君，欲取高名……”

“介子推可以自弃，寡人却不能忘恩负义。”晋文公打断赵衰的话头，下车向头须施了一礼，“若非先生提醒，寡人背负恶名，尚不自知。”

头须慌忙跪倒在地，磕头砰砰有声，哽咽着道："小人一片犬马忠心，欲献与主公，只因难近主公，才以恶言相激，求主公治小人不敬之罪。"

晋文公亲手扶起头须，道："能纠寡人之过，有功无罪。"说着，招来众随行文武大臣，当即拜头须为下大夫，命其引路，亲往介子推隐居之地。众文武大为感动，黑压压跪了一地，齐颂主公贤明，古今罕见。头须亦是喜出望外，亲驾驷车在前引路，往绵上之地行去。他本来只想当个下士，谁知竟"连升"三级，成了下大夫。

晋文公让赵衰、狐偃留下屯兵城外，然后带着栾枝、魏犨、颠颉等大臣乘轻车北上，寻访介子推。绵上之地离绛都有数百里，晋文公等人虽然乘着轻车，五日后方才赶到。但见山树茂密，岗岭重叠，人烟稀少，哪里寻得见介子推？

好不容易才从几个猎人口中打听到介子推确实住在此处，但究竟是住在哪里，却是谁也说不准。晋文公令护卫禁卒们绕山而呼，连呼了三日，也没听见介子推答应。

"介子推如此执拗，未免对寡人恨之太甚。"晋文公不悦地对随行众臣说道。

"这个鸟人，害得我等空劳一场，实是可恨。主公不必理他，且回去统率大军勤王要紧。"魏犨说道。

"是啊，如今第一紧之事，是解救王室之乱。"栾枝也说道。

"寡人已亲至此处，不寻到介子推，怎肯甘心？"晋文公犹疑地说着。他并不希望真的找到介子推。头须报个信就当了下大夫，那么介子推找到了，该给他一个什么官职呢？依眼前的情势而论，他非给介子推一个上大夫的官位不可。介子推当了上大夫，就会随时出现在国君身旁，提醒人们——国君曾食过"人肉"，因此才得以活了下来。

"主公，依小人之见，放一把火，就会把介子推逼出来。"头须见晋文公已有归意，连忙说道。如果大伙儿空来一场，就无法显出他的"功劳"。

"放火！"晋文公眼睛一亮，问着众大臣，"寡人急欲与介子推相

见，此计是否可行？”

他是公子出身，不仅学文，亦须学习战阵行军破敌之策。春日有风，大火燃起，绝不能避于山林，而应避于水边旷野之中，并迅速清除周围杂草。介子推隐藏在密林之中，大火燃起，定是凶多吉少。晋文公此时似乎已完全忘了他曾学过的避火之理。

“此计甚妙。闻听介子推事母至孝，一见火起，就算他不怕死，也非得把母亲背了出来不可！”魏犨拍掌大叫道。他虽然性子粗疏，然亦为将门之后，一样熟知战阵行军破敌之策。

栾枝等大臣也说除了放火之外，别无良谋可以寻得介子推。于是，众禁卒们站在上风，点起十余火把，乱掷乱抛。风助火势，火借风力，霎时间绵上之地已成为火海，直燃了一日一夜，方才停息下来。众禁卒待火已熄透，方入山中，在一株枯焦的大松树下寻得了两个枯焦的人形，还在人形旁边拾得一个玉杯。

晋文公见到玉杯，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伤心至极。他见过这玉杯——这是晋国先君赐予介子推先祖的，介子推视其为至宝，随身收藏，很少在人前亮出。魏犨、颠颉、栾枝、头须等人也陪着痛哭一场，然后劝谏晋文公应以国事为重，不可久留此地。

晋文公这才收住哭声，连下诏令：改绵上之地名为介山，厚葬介子推于介山之下，立祠永祀。介山周围之田为祭田，所产专供祭祀介子推之用。焚山之时，正是三月五日。此后每年三月五日不得举火，全国寒食一日。以头须为祭祀大夫，日日为介子推焚香上供，其位子孙世袭，无故不得擅离职守。

魏犨、颠颉、栾枝等人又是拜伏在地，称赞主公圣明，古今罕见。头须却似五雷轰顶，整个人呆如木鸡，连给国君下跪谢恩的大礼都忘了。他千方百计接近晋文公，为的就是入朝做官，光宗耀祖啊。眼看他的谋划已经实现——接近了晋文公，并且做了下大夫。可是晋文公却命他为祭祀大夫，住在这荒山野岭下，形同囚徒——并且为世世代代的囚徒。

“头须大夫如何不说话，莫非不愿听从寡人之命？”晋文公向头须望过来，目光若电。

头须浑身一颤，不由自主地跪倒下来，连连磕头，道："微臣不敢……不敢不听君命。"

"嗯，寡人知你素来钦佩介子推，定能当好祭祀大夫之职。"晋文公满意地点了点头。

晋文公回到绛都，已是三月十日之后，正好接到哨探报来的紧急军情——秦穆公亲率兵车五百乘，以孟明视、公孙枝为大将，亦将东进勤王。

"主公决不能让秦军东来，不然，霸主之位，将入秦伯之手矣。"赵衰说道。

"秦伯对我晋国实有大恩，寡人如何能阻秦军东进？"晋文公问。

"臣有一策，可阻秦军东进！"狐偃大声说着。自从赵衰名列在他之上后，每当议论起军国大事，他总是要"抢"在赵衰之前出谋献计。

"哦，舅氏有何妙策？"晋文公笑问道。他喜欢大臣们互相不服，争强好胜。

"秦军东进，须从崤山之下经过。崤山周围多戎狄之族，最大者为草戎、丽狄。近来秦君大并戎、狄之族，迫其改牧归田，戎、狄之族甚是不服，对秦君深怀恨意。主公若遣使至草戎、丽狄部落之中，劝其袭扰秦军，其必听之。如此，秦军可阻矣。"狐偃胜算在握地说着。

"此策甚妙，只是秦君若知此事，必迁怒于晋。"晋文公说。

"主公欲霸天下，必得罪于秦，只在早晚耳。"狐偃说道。

"眼前还不宜得罪于秦。主公可遣大臣为使，亲至秦军之中，言主公新立，必建大功，方能定国。出征勤王，实为不得已之举，请秦国暂缓东进，将平定周室之功，让与晋国。"赵衰说道。

"不可。如此卑辞，太伤我晋国之威。"狐偃立刻说道。

"能得实利，言词稍卑，未尝不可。吾观二位爱卿之策，俱为精妙，可并而用之。"晋文公决断地说道。

“主公明断。”狐偃、赵衰二人异口同声地说着，谦恭地对晋文公施了一礼。

晋文公先派胥臣、狐射姑二人为密使，携带金帛，赶往草戎和丽狄部落。然后他又派狐毛为使者，急赴秦国军营。安排已定，晋文公立即挥动大军，向东疾行。

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春三月十九日，晋文公率晋军进入周室领地之中，扎营于阳樊。王子带闻报大惊——此时狄人已大获财物，满载而归。王子带留于王都的兵力并不太多。颓叔和桃子也大为恐慌——齐桓公已死，居然还有诸侯来管周室的“家事”，这太出乎他们的意料。

王都百姓并不拥戴王子带，闻得晋军前来，人人喜形于色。王子带不敢在王都住下去，携隗后与颓叔、桃子逃到了温邑。晋文公闻知，立即亲率右军，攻至温邑城下，同时又令赵衰统率左军至汜地迎请天子返回王都。

王子带见晋军势大，慌忙领着隗后、颓叔、桃子冲出城来，企图逃往狄人部落。魏犨一车当先，正遇上王子带，立刻挥戈直杀过来。王子带一边奋力抵挡，一边让隗后骑马逃走。隗后惨然一笑，道：“得与王子共死，心愿已足。”边说边引弓射箭，连杀晋军数员偏将。

魏犨大怒，喝令强弓手一齐向隗后射去。顿时，千百支劲力强大的羽箭飞蝗一般射到了隗后身上。隗后甚至连一声惨叫也不及发出，就栽倒在马下。王子带心神大乱，被魏犨一戈刺穿了胸膛。颓叔、桃子也没能逃脱，死于乱军之中。晋军大获全胜，敲击着得胜鼓乐，挑着王子带的首级，驰向王都。

几乎同时，赵衰已将周襄王从汜地迎至王都城下。留守王都的周、召二公根本就不是王子带一党，自是大开城门，毫无据守之意。

四月初三，周襄王在晋军的护拥下，摆开仪仗进入王都。当日，晋文公亦率右军行于王都城下，扎营于郊野。周襄王派周、召二公齐至晋军大营，赐以羊酒，犒赏晋军。

四月初四，晋文公率文武大臣进入王都，拜见天子。周襄王对晋文公自是极为礼敬，因同宗之故，呼其为叔父，并在朝堂上摆下歌舞盛

宴。

周襄王以最高的礼遇招待晋文公，赐以蜜汁调配的甜酒，为周室百余年来仅有的一次。就连当年的齐桓公，也并未享此殊荣。面对所受的崇高待遇，晋文公必须显出谦卑恭顺、受宠若惊的样子，方才符合礼法之道。

周襄王以“天子之舞”慰劳诸侯，诸侯应当亲自以歌相答。晋文公要知道天子究竟是以什么歌来慰劳，方能寻出相应的歌曲作为回答。

晋文公暂时顾不得品尝“甜酒”的滋味，细心聆听着乐女们口中唱出的歌词。

原来乐女们唱的是雅乐中的《彤弓》之曲，是周天子欢宴立有大功的诸侯时才会演出的乐舞。在欢宴之后，周天子将以朱弓赐予有功诸侯，表示所赐诸侯拥有代天子征伐叛逆之权。

晋文公听了，大喜之下，又隐隐有些不满之意。天子赐下朱弓，他若召集列国诸侯会盟，便是有了信物，理所当然地成了齐桓公之后的又一位霸主。想当年，齐桓公为了谋得霸主之位，费尽心机，用了数十年的时日，方能成功。而如今他登位不过年余，就可建立大功，一举登上盟主宝座，显然是比齐桓公强得多了。既然他比齐桓公强得多，所得到的赐物也应该比齐桓公贵得多，决不能仅仅只是一张朱弓。想到此，晋文公改变了他对周天子唱以颂歌的想法，另选了一曲能够表达心中不满，从而提醒周天子多加赏赐的雅乐之歌。

当乐女们鱼贯退出之后，晋文公谦恭一番，手抚桐木七弦琴，高声唱道：

渐渐之石

维其高矣

山川悠远

维其劳矣

武人东征

不皇朝矣

渐渐之石

维其卒矣

山川悠远

曷其没矣

武人东征

不皇出矣

有豕白蹢

蒸涉波矣

月离于毕

俾滂沱矣

武人东征

不皇他矣

晋文公所歌之曲名为《渐渐之石》，歌意为出征将士感叹道路险阻，辛苦劳顿，但为了王室安定，又不敢不努力行进。周襄王听了，大出意外，好半天作声不得，愁云满面。他听出，晋文公对他预定的赏赐并不满意，怀有怨望之心。

他若想稳坐天子之位，非得与一个强大之国结成极为亲密的“联盟”不可。这个大国又只能是晋国。楚国野心太大，周襄王不敢信任。齐国日渐衰落，不可信任。秦国远在西陲，不能信任。唯有晋国既强大而又十分接近周室，大军出发，几日内便可赶来。且晋君重耳素有贤名，熟知礼仪，宽厚仁爱，令周襄王感到可以对其大加信任。不料今日第一次见面，“宽厚仁爱”的晋文公就对他讨价还价起来。

唉！天下乌鸦一般黑，哪儿真有什么宽厚仁爱的诸侯呢。周襄王在

心中感叹不已。

晋文公歌声已停，应该由周襄王亲口加以慰勉。“叔父之功，高如泰山，寡人不知以何为报？”周襄王不愿多绕圈子，开门见山地问着。

“这……”见周襄王如此毫无顾忌，晋文公倒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只想在朝堂大宴上微露怨意，然后由赵衰等人私下里讨价还价，多得些好处。

“叔父但有所求，不妨明言。宗室至亲，原不同于外人，无须忌讳。”周襄王毫不犹豫地说道。

晋文公笑了笑，道：“臣不敢受赐，但得死后能享隧葬，则感恩不尽矣。”隧为地道，所谓隧葬，就是开挖地道，使棺木直接抬着进入其中。隧葬为天子专有之葬，诸侯臣民，绝对不许僭越。诸侯臣民只能穴葬。所谓穴葬，是在平地深挖一穴，将棺木悬吊而下葬之。晋文公的声音并不算高，但朝堂上陪宴的周室大臣和晋国大臣都是听得清清楚楚，也都是大吃一惊。晋侯此语，竟是欲取天子而代之，这怎么可能？赵衰、狐偃在心中疑惑地想着。

“叔父此言差矣，天子之礼，诸侯岂可行之？天子者，天下唯一之尊，礼不二出。叔父素知礼仪，贤名达于天下，总不会认为天下应该有两个天子吧？”周襄王亦是大为震惊，正色说道。在有关王室尊严的礼仪之上，周襄王不愿后退半步。

“大王所言极是，臣重耳知罪。臣之忠心，天下共知，岂容有两个天子存于世上，故亲率大军东征，诛灭叛逆。”晋文公离座向周襄王跪拜谢罪。

周襄王连忙降阶相扶，口称：“叔父乃年长之人，不必如此大礼。”只是他口中如此说着，背上却流下了冷汗。晋文公话中之意再也明显不过——天子若不赏下厚赐，则天下必会出现两个天子。当然，晋文公自己不会去当天子，但他完全可以弄出另一个“王子带”出来做天子。

朝宴散时，周襄王做出一个出乎众人意料的决定，将阳樊、温、原、攒茅四处城邑赠给晋国。诸侯有大功于周室，也能获得天子赏赐的封邑，但最多只能获得一处。一举赐予诸侯四处城邑，已开周室前所未

有的先例。晋文公大喜过望，再次拜倒在地，叩谢天子大恩。

齐桓公虽然立下大功，并未得到周室封邑。晋文公之所以对周天子步步相逼，就是欲获得周室的封邑，从而威震天下，压倒当年的齐桓公。在他的预料中，周天子最后将不得不退让一步，赏给他一处封邑。谁知周天子不赏则已，一赏就赏下了四处封邑，怎不令他欣喜若狂呢？

赵衰、狐偃等人亦是大喜。阳樊、温、原、攒茅四邑俱在黄河之北，太行山之南，向北可威胁卫国，向东可威胁曹、陈两国，向南又可威胁郑国，地形对晋国极是有利。且其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晋国得此，恰似如虎添翼。周、召二公却是暗暗叫苦不迭，埋怨周襄王太过糊涂，胆小如鼠，竟让晋文公的一番虚声恫吓弄得大失方寸。

自从平王东迁以来，周室自领之地已日渐减少，不说比不上齐、晋、秦诸国，连鲁、宋诸国都比不上。如今倒好，周襄王又忍痛“挥剑”把自己的领地劈去了一大块。更糟的是，周襄王此举开了一个极坏的恶例——今后任何一位诸侯都可以借立功之名，要挟得到周室的封邑。周室之地毕竟有限，又经得起多少次“赏赐”呢？

然而周、召二人虽然叫苦不迭，却无法阻止周襄王的决断。天子无戏言！当众说出的赏赐之命，决无更改的可能。周襄王看到了臣下焦急忧虑的神情，却装作没有看见。

他并不认为自己糊涂。阳樊、温、原、攒茅四邑，挨近曹、卫诸国，亦是太行山中狄人南下的必经之地。因须防备外敌，故邑民大多勇武好斗。因其地富庶，四邑又是历代王族支系的食邑之处。而这些王族拥有相当的财力和武勇百姓之后，往往会生出乱子来，并引导狄人南侵。有时曹、卫诸国也趁火打劫，挑拨众王族与周室对抗。周襄王以四邑赠予晋国，既是吃了大亏，也是少了许多麻烦。

晋国得了四邑之地，自然感激周室，会替周室挡住狄人的南侵，亦会阻止曹、卫诸国的趁火打劫。而那些脑后生着反骨的王族，也可因此迁到周室容易控制的城邑之中。

晋文公获得厚赐之后，立即引军渡河，准备接受四处城邑。他以魏犨接受阳樊，以颠颉接受攒茅，以栾枝接受温邑，以赵衰接受原邑。魏、颠、栾、赵四人兴冲冲地赶到四邑之下，却迎头碰到了硬墙上。

四邑百姓拒不开城迎纳晋军，誓死愿做周室之民。晋文公大怒，下令强攻。他亲赴赵衰军中，直至城下督战。

原邑守臣名为贯诒，世为周室之卿，爵封为伯，他一边催促城中百姓上城拒战，一边使人到处传言——晋军已攻破阳樊，将城中百姓全数杀光。百姓们大为恐惧，拼死守城，竟令晋军无法攻上城头。

赵衰道："欲使原邑降之，必先下阳樊，以阳樊之民破其谣言。"

晋文公忙又转至阳樊，劝说城中百姓归降，并恕其不纳之罪。阳樊守臣苍葛登城而呼道："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吾城中百姓俱为王族之后，与周同体。晋君亦为宗室诸侯，奈何以兵威相加？"

晋文公亦大声而呼道："四邑之地，为天子所赐。为人臣者，怎敢拒受天子之赐？城中百姓既为王族之后，寡人岂敢不敬？寡人当退兵三十里外，听从城中百姓去留，决不妄杀一人。"阳樊百姓闻听，纷纷自城垛后探出身来，见晋军果然后退。

"唉！天意如此，吾难抗矣。"苍葛叹道，下令道——愿为周室之民者，速备车马，迁往他处。愿为晋民者，自可留在城中。城中百姓倒有一大半愿意迁往他处。苍葛大开城门，将其放出。

"吾食天子之禄久矣，却不能为天子存一城邑，愧见列祖列宗！"苍葛说罢，登上城楼，横剑自刎。晋文公进入城中，厚葬苍葛，又大出军粮，安抚留在邑中的百姓。待安抚已定，晋文公带着一些在原邑城中有着亲朋故人的阳樊之民，回转赵衰军中。

次日，晋文公选军卒中嗓门大者绕城而呼，传令道——限三日攻城！三日若不能攻破城池，大军立即退回晋国。同时，晋文公又将带来的阳樊之民尽数送入原邑城中。到了第三日，原邑仍未攻下。晋文公当即下令众军整治行装，准备班师。

夜里，忽有数十位原邑军卒百姓缒城而下，至晋军大营中投诚："城中军民已知晋人并未屠杀阳樊之民，大伙儿商量好了，当于明日午夜开城献纳。"

晋文公笑了，道："寡人以信义明于天下，既已下令三日攻原邑不下便当退兵，明日自然会班师回晋。尔等百姓不惧兵威，奋勇守城，寡

人深为钦佩。尔等可告知城中军民，且安心守城，不必畏惧。”第四日天刚亮，晋军拔营而起，浩浩荡荡向西退去。

原邑军民在城头上相顾而言：“晋君宁肯失城，不肯失信，实为天下至贤之君矣。我等在此贤君治下，又有何惧？”说着，纷纷在城头上竖起降旗，又逼迫原伯贯诒遣人速至晋军请降。

众怒难犯。原伯贯诒虽不愿降晋，到了此时，也只得大开城门，遣使追上晋军，恳请晋军回转原邑。晋文公将大军留在城外，只领着赵衰及数十护卫军卒，驰入城中。原邑百姓夹道拜迎，跪伏于地，就像周天子来到了一样。

“主公智谋深广，微臣难及万一矣。”赵衰钦佩地对晋文公说道。

晋文公心中得意至极，脸上却丝毫不动声色。原伯贯诒自缚跪倒在晋文公车前，磕头请罪。晋文公下车亲释其缚，待以王室大臣之礼，迁其家室于绛都，厚给禄米。阳樊、原邑归晋，攒茅、温邑亦开城迎降，四邑正式并入晋国。晋文公以赵衰为原邑大夫，兼领阳樊。以狐偃为温邑大夫，兼领攒茅。然后高奏得胜鼓乐，回至绛都。

晋军解救王室，安定天子，斩杀王子带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天下。尤其是天子亲赐晋侯四邑之地的隆重礼遇，更令列国诸侯羡慕不已，敬畏之至。众诸侯已毫不怀疑——晋侯必将是继齐桓公之后的又一位天下霸主。

第五章　整我六师图霸业　杀鸡儆猴立君威

晋文公刚至绛都，各国使者已纷纷而至，齐奉厚礼，入朝祝贺。其中尤以宋国所致礼物最为厚重，为白璧百双。而晋文公的回赠更为厚重，除以相当于白璧百双的明珠骏马相赠外，还另外加上黄金千镒。

天下各国中，唯有秦、齐、楚三国未派使者入贺。秦国不仅未派使者，反而要征集兵车，攻伐晋国。

“寡人当日一念之差，竟使重耳小子名震天下，实为大错矣。”秦穆公懊悔地说道。

当日他听了狐毛之言，将“平定周室”的大功让与晋君时，并未想到晋君会获得如此巨大的声威。前些时日重耳还在四处流浪，犹如丧家之犬。若非寡人相助，他哪里能有今日之威？如今看起来，他已不将秦国放在眼里了，如果不趁他刚刚定周归来，兵将正疲之时一鼓击破之，他必然会反咬寡人一口。秦穆公心中翻来覆去地想着，无法安静下来。

“当日主公决断并不为错。周室离晋近而离秦远，我秦兵若硬行夺晋之功，虽亦可定周，然班师之时，必遭晋人伏击，大受损失。当日未夺晋人之功，今日伐晋，更为不智。如今之计，只有暂且退让一步，培植国力，扫去草戎和丽狄诸族的扰乱，平东进之路，伺机而为。”蹇叔说道。

“是啊，此次我军东进，遭受草戎和丽狄袭扰，若不除此隐患，日后断难向东展我秦国之威。”百里奚道。

两位老宰相对秦穆公近日的举动不甚满意。助重耳回国，是为了与晋和好，以免双方之争。秦国在培植国力之时，不宜与强邻争战。只要能与晋国和好相处，便是得利极大。可是秦穆公太贪心了，总是急于征服晋国，对于明明不能获得的东西，偏偏要强求获得。

“老相国说得甚是，此时与晋交恶，与我秦国不利。”由余亦不得不附和着蹇叔、百里奚说着。

从表面上看，晋国并无得罪秦国之处，伐无罪之国，难以服人。何况晋国新立大功，隐然已是霸主，可以号令天下诸侯。秦国此时伐晋，已不仅是与晋国为敌，亦可以说是在与周室为敌，与天下诸侯为敌。以区区秦国之力，怎么可能与天下诸侯为敌？

见由余也不赞成征伐晋国，秦穆公只好强按下心中的怒意，派出使者，带上礼物，到晋国祝贺。秦国使者的到来，使晋文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事，就是秦穆公妒意大炽，要教训他这位白胡子“晚辈”。无论如何，秦国也算是对他“恩重如山”，与秦军相战，不管谁胜谁败都是对他的贤名大有损害。

秦国使者到了晋国，齐、楚两国使者仍是未至晋国。原来是齐、楚两国互相不服，终于大战起来，以致“无心”遣使入晋。

使齐、楚两国打起来的“借口”是鲁国。齐孝公闻知晋文公平周室之乱，声威大震，心中极不舒服，也想炫耀一下武功，震慑诸侯。鲁国近年专与齐国作对，联合卫、莒、曹等国结盟，不向齐国通好，却与楚国来往密切。齐孝公早就想好好教训一下鲁国。

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春，齐孝公率五百乘兵车，大举伐鲁。鲁僖公大为恐慌，一边派大夫展喜以犒劳之名，求见齐孝公认罪言和，阻止齐军进攻；一边又遣大夫藏孙辰急赴楚国求救。

楚国当即以成得臣为大将，率兵车六百乘伐齐，逼迫齐孝公自鲁撤兵。齐孝公惑于展喜的“认罪”，并未驱兵大进，坐等鲁僖公“割地求和”。当他闻知楚兵袭来，匆匆回军时，兵锋已疲。

冬十月，齐、楚两国在谷地大战，齐军大败，弃谷地狼狈而逃。这时，齐桓公之子公子雍因惧诸公子内争，顺势投奔楚军。成得臣请得楚成王之命，将公子雍封于谷地胜利而还。楚成王大喜，觉得终于报了当年被迫“服”于齐国的大仇。

此时令尹子文已老，请求楚成王准他回封邑安养晚年。楚成王亦嫌子文暮气太重，缺乏进取之心，当即准其归养，另拜成得臣为令尹，主掌朝政。

齐孝公本欲大显武威，震慑诸侯，却不料打了一个大败仗，反而将笑柄送给了天下诸侯，又气又悔又是羞愧，回到宫中便一病不起。周襄

王十九年（公元前633年）夏，齐孝公郁闷而亡。公子潘在公子开方的支持下，率家兵攻进朝中，杀死齐孝公诸子，自立为君，是为齐昭公。

高、国二族乐于见到公室内乱，并不阻止齐昭公的“谋逆”之举，反而率百官拜倒在齐昭公脚下，承认其君位。公子元、公子商人见齐昭公大势已成，亦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暂时隐忍，居于臣位。

公子开方见他数十年的谋划即将获得成功，大喜之下，多喝了几杯酒，回至府中陡然吐起血来，不过三五日就一命呜呼。卫文公多年以来，一直担心公子开方会借齐国之力谋其君位，此时见公子开方病亡，欣喜之下，不觉连日夜宴不止，结果为风露所欺，发冷发热不止，数日之后，亦是一病身亡。

卫太子姬郑即位，是为成公，依其父遗愿，与鲁、楚交好。卫、曹两国本为宋之盟国，一向与宋国极为友善。宋成公在即位之初，依公子目夷之教，对卫、曹两国甚是礼敬，三国之间有事时互为救援，无事时亦有使者来往不断，亲密如在同一国中。但是好景不长，在周室发生内乱之时，公子目夷病亡，由宋成公亲执朝政。从此，宋、卫、曹三国之间就有了变化。

宋成公认为当初卫、曹两国对他的父亲有所亏欠，致使他的父亲最后被楚人所欺，以致伤重而亡。宋成公希望卫、曹两国能对此表示歉意。但卫、曹两国认为他们在宋襄公之死这件事上毫无责任。当初宋襄公完全是太过狂妄，自讨苦吃，与旁人无关。宋成公见卫、曹两国毫无歉意，心中很不高兴，对待卫、曹二君不似过去那般礼敬。

鲁国趁此时机，大肆拉拢卫、曹两国，欲订鲁、卫、曹三国之盟。卫、曹知道鲁国近来颇受楚国重视，也愿与鲁国结盟，以图间接示好于楚。

临结盟前，卫、曹两国为表示尊重宋国，特地遣使相告。宋成公大怒，告诉来使说——鲁为宋之敌国，卫、曹与鲁结盟，就是背叛宋国，欲与宋国为敌。卫、曹两国见宋成公出语不逊，亦是大怒，当即与鲁会盟，相约若遇外敌，当互为救援。

宋成公愤恨至极，立刻整顿兵车，欲攻卫、曹两国。卫、曹两国一边征集兵车备战，一边通过鲁国向楚国救援。

楚成王早有伐宋之意，以期彻底征服宋国，称霸中原。卫、曹两国向楚求救，是送给了楚国一个最佳的伐宋“借口”，楚成王岂能放过？

周襄王十九年（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拜成得臣为大将，亲率兵车六百乘北进中原，征伐宋国。郑、蔡、陈、许为示好楚国，亦各率百乘兵车助战。五国兵卒共千乘战车齐入宋地，围住宋国的缗邑之地。

宋国倾全国之兵，也只七百乘兵车，如何能挡住楚成王率领的千乘兵车？宋成公一边下令国中各城邑严密防守，不许擅自出城迎敌，一边派大司马公孙固飞驰晋国求援。

晋文公见过公孙固后，立即将众文武大臣召进内宫，商议应对之策——楚国地方千里，人众之盛，冠于天下，绝非王子带和狄人能够相比。晋国已获极高的声威，若与楚国争战，非大胜之，不能护其声威。但是与楚国争战，谁也不敢夸口说晋国必胜。然情势至此，除非晋国不救宋国，否则，晋、楚之战必不可免。晋国已被天下诸侯看成了“霸主”，若不救宋，同样不能护其声威。

众文武大臣愈想愈觉是否救宋的决断实难下定，好半天作声不得。议事之时，出现了长久的沉默，这在晋国君臣之间，还是第一次。

终于，先轸忍不住了，第一个说道：“宋国与主公有恩，不救宋国，难服天下。”

“主公欲成霸业，非打败楚国不可。与楚一战，决不可免。晚战不如早战，借救宋之机，我们与楚国大战一场，见个高低胜负，也无不可。”魏犨亦说道。

“是啊，只有打败了楚国，天下诸侯才会真心服我晋国。”栾枝也说道。

“欲败楚国，岂是易事？当年齐桓公集八国之军，也未能与楚国真正一战。如今我晋国能集八国之军吗？”赵衰满含疑问地说道。

“不然。臣以为，欲败楚国，并非难事。”狐偃说道。其实，他本来也是要说——欲败楚国，并非易事，但这句话既已让赵衰说了，他便无论如何也不肯说了。

“哦，舅氏有何妙策，能胜楚军？”晋文公大感兴趣地问着。在心底里，他极愿与楚军一战，并将其击败。当年齐桓公集八国之兵，并不敢与楚决战，而今日他以一国之兵，就敢与楚争胜，仅此胆气，已远远胜过齐桓公。

“卫、曹两国新附楚国，必然极得楚国看重。主公可让公孙固告知宋公，晋必救宋。但征军尚须时日，宋国应先行抵挡。臣见宋国城池坚固，料能抵挡数月。主公可精选军卒，待楚军已疲，大军迅疾渡过黄河，不先救宋——直入卫、曹，大破卫、曹之兵，既可震慑敌胆，又可壮我军士气。楚军闻知，必救卫、曹，其以疲军，久攻坚城不下，又当我新锐之军，必败无疑！楚军为晋所败，则主公之功业。亦将震古烁今，垂之万世矣！”狐偃愈说愈是兴奋，声音在大殿中嗡嗡回响。

“妙！”晋文公也激动起来，大喝了一声，“就依舅氏之策，出兵救宋，与那楚国决一雌雄！”卫、曹两国因晋文公当年出亡路过时，极不礼貌，晋文公早就存有报复之心。

“楚国军力雄厚，我晋国之军，亦不能过少。”赵衰见晋文公决断已下，亦不反对救宋，只提醒了一句。

“先君在日，立国中之军为上下两军，每军三百乘兵车。今日我晋国之强，更胜往昔，当立三军，以兵车九百乘救宋，军力不可谓少矣。”晋文公说道。

“以九百乘兵车救宋，军力自是不少。只是如此一来，国中未免空虚。若秦国乘虚而攻，则国中危矣。”赵衰担心地说着。

“主公可放心救宋，秦国必不会乘虚攻我晋国。”狐偃断然说道。

“嗯，舅氏如此之说，必有所据吧？”晋文公问。他对秦国也甚不放心——晋国独吞“定周”之功，已引起秦国的妒恨，其使者迟迟才来，便是明证。

“臣请问主公，秦伯是昏君还是明君？”狐偃问。

“秦伯能拜蹇叔、百里奚为相，意欲图霸天下，自然不是昏君。”

“秦伯不是昏君，又有图霸天下之心，则对天下大势，必是了然于

胸。方今天下，有力争霸者，只齐、晋、楚、秦四国而已。其中齐国内乱不断，军力已衰，恐怕数十年内，难以复振。故能争霸天下者，实晋、楚、秦三国也。晋、楚争战，不论何方战败，都是为秦除一强敌。今日秦国之意，唯恐晋、楚不能争战，岂有乘虚攻晋、惹火烧身之理？”

“不错，不错。舅氏之言，尽除寡人之疑矣。”晋文公听得连连点头。

次日，晋文公让公孙固立即回国。告知宋成公——晋必救宋，请宋成公坚守城池，切勿降楚。紧接着，晋文公发下诏令，大举征集兵车，编为上、中、下三军。

狐偃此次献计大得晋文公欣赏，被拜为上军主将。狐偃却不接受，力陈兄长之才远胜于己，让晋文公拜兄长狐毛为上军主将，他自己甘居副将之位。晋文公无可奈何，只得依从了狐偃。然后，晋文公又拜先轸为中军主将，颠颉为副。赵衰为下军主将，栾枝为副。

赵衰因见狐偃不做主将，亦婉言推辞，力请栾枝为主将。晋文公考虑国中须有重臣镇守，也不再坚持用赵衰为下军主将。依赵衰之言，拜栾枝为下军主将，以胥臣为副。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春，晋文公以赵衰辅佐太子，留于国中。以荀林父为国君御者，魏犨为国君护卫，然后亲率三军，誓师东进，兵锋直指卫国。

晋文公采取的战术和他的父亲晋献公一模一样，以借道为名，通过卫国，先伐曹国，待回军之时，再伐卫国。但卫成公并非当年的虞公，一听晋军借道，就坚决拒绝，并严守城池，整军以待。

晋文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令众军绕道南下，越过郑国进攻曹国。卫成公闻知，不觉松了一口气，防备得不那么紧了。晋文公趁机回军，强渡黄河，直入卫国境内。卫成公大为恐慌，一边急派使者就近入鲁、曹求救，一边传命各处城邑严加防备。但已迟了，晋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克了卫国的五鹿之城。

晋文公又是高兴，又是感慨不已，道：“当年寡人受困，正是此地。非介子推割股之功，寡人难显今日之威矣。”狐毛、狐偃、先轸、

颠颉、胥臣等人亦是感慨不已，眼中含泪。

魏犨不耐烦了，喝道："大丈夫恩怨分明，恩者报之，怨者图之，此刻正是时候也。诸位不急进军，反在这儿唉声叹气，成什么话？"

晋文公精神一振，赞许道："对，此刻正是报恩报怨之时，大伙儿休要停留。"晋国大军离开五鹿，直扑敛盂。这时鲁僖公已派大夫公子买领兵车三百乘、曹共公亦派大夫负羁领兵车百乘救卫。两国将士畏惧晋国势大，不敢逼近晋军，都将军队远远驻扎在边境上。晋文公却并不轻视鲁、曹两国，欲先回转兵势，击败鲁、曹两国救卫之兵。

狐偃道："鲁、曹所惧者，是为齐国。主公若与齐侯会盟，则鲁、曹两国之兵，将不战自退。"晋文公欣然听从，即遣狐偃为使，迎请齐昭公至敛盂之地会盟。

狐偃当年在齐国时，与齐昭公来往较密，双方甚是友善。且齐昭公亦惧楚国，欲借晋国之力来压制楚国，故对于会盟之约，立刻答应了下来。

春二月末，晋文公与齐昭公在敛盂之地相会，歃血为盟，欢乐而散。鲁、曹两国闻齐国与晋会盟，大恐，担心齐国会乘虚攻击，慌忙将援军撤回。晋国趁势一鼓作气，将敛盂城邑攻了下来。卫国连失二城，国中大为恐慌。卫成公忙派大夫宁俞亲至晋国军营中请罪，发誓愿与晋国结为盟好之邦。

晋文公冷笑一声，道："尔等君臣借道与晋尚且不肯，岂愿与晋盟好？此必为虚情假意。尔可归语卫侯，寡人当亲率三军，踏破楚丘，请卫侯早作准备。"

宁俞无法可想，只得回报于卫成公。卫国臣民闻听晋军不许盟好，即将兵临城下，又惊又怒，怨声载道，都怪卫成公不该讨好楚国与鲁结盟，隐然有生出大变之势。卫成公惊惧不已，不敢住在都城，留其弟叔武监国，以宁俞为辅佐。然后携带宫眷护卫，趁夜逃至襄牛。

晋文公闻知，心中大为畅快，立时便要兵发楚丘。狐偃谏道："楚丘城池坚固，攻打甚是不易。我等为救宋而来，不必在坚城之下虚耗兵力，当趁此威势，转攻曹国。"晋文公听从其计，迅疾发兵赶往曹国，围住曹国都城。曹共公一边闭城死守，一边遣使急赴楚军大营求救。

楚成王道："此乃晋侯欲疲我兵也，不可中其诡计。"

他急派两位使者，一位赴曹，使其坚守。一位赴鲁，使其速救曹国。晋文公知道消息后，传出话来——鲁若救曹，晋军当先伐鲁国。鲁僖公既怕晋文公真的"先伐鲁国"，又怕楚成王指责他"见死不救"，左思右想之下，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他突然以"不听君命"的罪名擒拿公子买，将其斩首示众。然后，他派出两位使者，一位赶至晋军大营，说——鲁国所以出兵救卫，全是公子买不听君命，擅自主张。今将其斩杀，以示谢罪之意。晋文公听了来使之语，哈哈大笑，下命众军加紧攻城。

另一位使者则赶至楚军大营，说——公子买拒不听命救曹，国君不得已，将其斩杀。现正在另选领军之帅，一时难以救曹，乞望大王恕罪。楚成王听了来使之语，连呼荒唐，亦下命众军加紧攻城。

他欲降服宋国之后，再率大军去对付晋文公。然而宋国军卒的防守极为顽强，一个小小的缗邑，竟使楚成王费了数月之时，仍无法将其攻下。

楚军无法攻破缗邑，晋军却一举攻破了曹国都城。曹共公不及逃走，无奈之下，自缚跪拜在晋文公车下。曹国众文武大臣亦俯伏在晋文公车前，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人脸色惨白，个个浑身颤抖。只有负羁闭门不出，且使人告于晋文公："曹虽不礼，实无大罪。贤侯以强凌弱，不能服天下。"

晋文公笑了，坐在高车上，指点着曹共公，斥责道："曹为小国，然列于大夫者，竟有三百余人，乘高车，食厚禄，使国人穷苦不堪，无人愿意守城。曹之都城，非晋所破，乃曹之三百大夫奉送也。寡人观曹国之中，只一负羁堪称贤者，却又不得大用。曹国如此昏乱，理应受到上天惩罚。寡人今日来此，正是代天行罚也。"

面对晋文公的指责，曹共公一句话也对答不出，只能自承有罪，该受上天之罚。晋文公下令将曹共公及三百大夫押至军营看管，凡宫室及众大夫府第，一概封闭。宫人及众大夫族人亦不得擅自出入，听候发落。唯独负羁不在此列，凡军卒等人，不许私入其宅，违者斩首。

晋文公的命令，使魏犨和颠颉等人大为不服，口中满是怨言。入

夜，魏犨、颠颉二人相聚痛饮，喝得多了，话也说得多了。

“想我魏犨随同主公奔波劳苦数十年，出生入死，斩将破城，谁人能及？可如今却得到了什么？只得了个二等之赏，远远落在那赵衰、狐偃的后面。”

“你好歹还是个二等，我颠颉却只能和他狐家的后辈狐射姑归在一堆儿，实在是太过不公？哼！说什么引导国君不违‘仁义大道’，骗鬼去吧。赵衰、狐偃若非和主公有亲，哪里能得一等之赏？主公号称贤君，我看在这上面却也贤不到哪儿去。”

“得不到大赏也还罢了，破了城就该让大伙儿乐上一乐啊。宫里不让抢，是留给主公的，这我没话可说。那些混账大夫的府第为什么要封起来？他们的老婆女儿理应分给有功将士，财货之物也须拿出来分了，这才不亏大伙卖命一场啊！”

“唉！都怪主公贪心太大，好处都想自个儿得了啊。”

“主公虽是国君，也不该独吞财货。”

“也许国君并非是要独吞财货，而是想以此讨好负羁。”

“讨好负羁，这是什么意思。”

“主公打下曹国，总得给一个人治理吧。负羁是曹国人，由他来治理，最是合适不过。主公不准众人进入曹国大夫府第，是想让曹国人都感激负羁，听从负羁之命。”

“反了，反了！我等辛辛苦苦打下城池，反便宜了负羁之贼，是何道理？”

“负羁当初曾给主公送过玉璧，深得主公喜欢。”

“一块玉璧，所值几何？他负羁就想因此跳到我的头上去吗！”魏犨愈说愈怒，不觉大吼起来。

“哼！负羁若受命治曹，定会被主公拜为上大夫，不跳到你我的头上，又是跳到了谁的头上？”颠颉亦是怒气冲天。

“老爷先宰了那个负羁，看他还往哪儿跳！”魏犨猛地站起了身。

“宰了负羁！对，宰了负羁！”颠颉借着酒意大叫着。

魏犨、颠颉跌跌撞撞地领了数十军卒，狂呼乱喝着冲至负羁府中，破门而入，逢物便砍，见人就杀。

负羁大怒，挥剑与魏犨搏斗，众家兵也和军卒们厮杀起来。魏犨酒喝多了，有劲使不出，被负羁一剑刺伤了胸膛。颠颉见势不妙，忙跃出府，又招来数百军卒。负羁及其家丁寡不敌众，俱被晋军乱戈刺死。

“杀！给我杀光了！烧，给我烧光了！”魏犨捂着胸口，狂怒地吼叫着。

众军卒肆意杀掠一番之后，放起大火，烧得半边天都红透了。晋文公见城中火光大起，忙遣人打听，才知是魏犨、颠颉“造乱”，祸及负羁。

“魏、颠二人竟敢违抗寡人军令，实在大胆！”晋文公大怒，令人锁拿魏犨、颠颉，禁锢后营之中，又亲率禁军，扑救大火。

众军卒忙乱了大半夜，方才救灭大火。然而不仅是负羁府中烧为白地，半条街也全部被烧为焦炭，百姓伤亡数以百计。负羁家中除其夫人携幼子僖禄藏于水沟中侥幸得免外，亦被乱军全数杀死。晋文公见此惨景，不禁泪流满面，亲向负羁夫人下拜告罪。

负羁夫人哭倒在地，几致昏绝。晋文公让内侍扶起负羁夫人，当众拜五岁的僖禄为上大夫，厚赐金帛，然后将曹国内宫拨出一座宫院，妥善安置僖禄母子，并将负羁的灵堂设在其中。晋文公又厚恤遭了火灾的百姓，遍赐铜钱粮米及衣物柴炭。

当日，晋文公大集随行文武，议魏、颠二人之罪，拟将其斩首示众。众人慌忙跪地求情，说魏、颠二人酒后失德，非出本心。

“你等谁不饮酒？若人人以为酒后可以放纵，寡人何以治军！”晋文公怒道。他早就知道魏、颠二人满腹怨意，一直要寻个“借口”整治二人，又没有寻到。今日魏、颠二人送给他的已不仅仅是“借口”，还是一个考验他的试金石。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宽厚仁爱而又英明果断的“贤

君”，正在今日之举。

“主公，魏、颠二人有十九年从亡之劳，近又斩将夺城，屡立奇功，礼曰：‘刑不上大夫’，可赦其一死。”先轸磕头说道。

战胜之国的将军喝醉了酒，杀了个把战败之国的大夫，在列国本是寻常之事，算不上是什么大罪。何况，先轸等人也有十九年从亡之劳，晋文公今日能以“小罪”杀魏犨、颠颉，明日只怕连“小罪”也不用去找，便可杀了他们。兔死狐悲，先轸等人不能不为魏、颠二人拼死求情。

“为君者所以能护社稷治万民，取信天下，唯有令耳。臣不遵君令，谓之不臣。君不能行令于下，谓之不君。不君不臣，岂能治国领军？众位跟随寡人出征，谁无功劳？若俱恃其功劳违命乱行，寡人将何以取信天下？”晋文公声色俱厉地说道。先轸等人不敢再说什么，但脸上都带着不服之意。

“你们都回去吧，好生看顾兵卒，休要再生出什么事来。”晋文公心中烦躁，挥手说道。众人鱼贯退出，只有狐偃留了下来。

“怎么，舅氏也要为那两个莽夫说情吗？”晋文公不悦地问。

“欲取信于天下，非杀大将，不足以震慑人心。然魏犨乃我晋国第一猛将，冲锋陷阵，不可缺少此人。今后主公不仅要与楚国争战，恐怕也得与秦国争战，魏犨这等将才不可缺少啊。杀颠颉一人，足可肃整军令，何必并诛二将。”狐偃笑着道。

晋文公心中一动，想了想道：“听说魏犨胸上受伤，躺在后营里不能起来。此等将死之人，留之何用？不如杀之以正军令。”

“主公，让臣先去看一看，魏犨若真的伤重，就将他杀死以正军令。若他还能征战，不妨饶其一命。”

“这……以此行法，恐众人不服。”

“此事君知臣知，旁人何从知晓？”狐偃笑着，心中却在骂着——你这老鬼，在我面前，也作此假态，未免太过分了。

魏犨、颠颉住在后营中，除了不许出帐行走，并未受到多大的苦处。天气陡然闷热起来，魏犨胸上伤势大坏，日日流出黑血，痛得他死

去活来，呻吟不断。但当他听到军卒禀告——狐大夫前来探望时，立刻从榻上站立起来，亲至帐外相迎。

狐偃大出意外，问："闻听将军伤势甚重，特来探望。不料将军已行走如常，实为可喜可贺。"

"哈哈哈！"魏犨大笑起来，"些许小伤，怎能奈何我老魏呢？"

他酒醒之后，对其"莽撞"之行，甚是后悔。尤其是听说晋文公已召集众人对他和颠颉议罪时，心中更是惊恐不已。他知道晋文公虽有宽厚之名，但心狠起来，丝毫不会手软。为了肃整军纪，晋文公定会借他和颠颉之头以震慑众将。

魏犨向来只喜"借"他人之头，岂肯甘心把自己的头"借"了出去？可"借"头之人既是国君，他又怎么抗得过去。看来，他无论如何是难逃一死。但狐偃的到来，却使他顿时狂喜起来，知道他有了逃脱一死的希望。

如果晋文公已定他为死罪，众人避嫌犹恐不及，谁肯前来探望他？狐偃是晋文公的亲信之人，到此"探望"，定是看他是否"有用"。有用之臣，国君自会留之。

"将军勇猛善战，实为我晋国栋梁之材，只可惜性太急耳，以致违了君令。主公本欲以大刑处置将军，在下冒死相阻，方说动主公，使我晋国之栋梁不致毁坏。"狐偃感慨地说道。

"国舅活命大恩，魏犨誓死不忘，日后必当厚报。"魏犨跪拜下来，连连磕头，砰然有声。

狐偃大喜，将魏犨扶起道："将军且请安居静养，日后主公定有大用。"

在大臣之中，魏犨是唯一呼他狐偃为"国舅"的人。这一声"国舅"呼出，魏犨已成为狐家的心腹之人。

"请国舅告知主公，臣自知罪该万死。若能得蒙厚恩，存此残躯，自当拼出性命，为主公夺城斩将，使天下诸侯，俱拜伏在主公脚下！"魏犨大声说着，向前连跳三跳之后，又向上跳了三跳。

“将军且请保重，不必如此，不必如此！”狐偃说着，告辞而出。

狐偃没走出多远，帐中的魏犨已仰天摔倒在地，伤口迸裂，血流满胸。帐外军卒都受过魏犨的严厉警告，不得把他的伤情告诉任何人，否则杀无赦。在晋军诸将中，最令军卒们畏惧的就是魏犨。虽然魏犨已倒了下来，却无人敢追上狐偃，诉说他的伤势。

狐偃回到晋文公的住处，不仅说魏犨伤势不重，可以大用，还着实将魏犨敬君悔罪的表现夸奖了一番。

晋文公笑了，道：“警戒众人，杀一个将军就足够了。”隔日，晋文公令荀林父监刑，大集晋国众将和曹国百姓于北郊，斩杀颠颉。

晋文公宣其罪名为——主谋放火杀人，擅违君命。接着，晋文公又宣称革除魏犨的爵禄官职，罢为庶人。以大夫舟之侨代行国君护卫之职。魏犨的罪名是与颠颉同行，而不劝阻其狂虐之行。晋文公最后下命道：军中今后不论是谁，若擅违君令，以颠颉之例处置。行刑完毕，晋文公派狐毛、狐偃二人捧颠颉之首，代他至负羁灵前致祭，并以上大夫之礼厚葬负羁。

军中将士见此大为恐惧，纷纷在私下里告诫道：“魏颠二人跟随主公逃亡十九年，是主公的心腹之人，今日犯法，尚且一除官、一被斩，何况我等疏远而又位卑之人？如若犯法，必不幸免矣。”自此，晋军肃然严整，令行禁止，千军万马如同一人。

曹国百姓也大为感慨，对晋人的仇恨之意少了许多，都说——难怪我们曹国守不住城，人家来的是贤君，我们主公却是昏君，哪儿抵挡得住？

在晋国攻破曹国都城后的第二天，楚国终于攻破缗邑，直至宋国都城睢阳，将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宋成公急了，令大夫门尹般趁夜穿越楚军之围，飞驰至晋军大营求救。

晋文公令人将狐偃召进内室，问：“舅氏言寡人攻伐卫、曹，楚必来救，今日楚人不仅不来，反而围宋更急，寡人该当如何？”

狐偃一笑，拱手对晋文公行了一礼，说：“恭喜主公！”

晋文公一愣，想了想，问："军中并无吉事，喜从何来？"

"楚人不敢救卫、曹两国，在天下诸侯面前大失威信，岂非喜事？"

"可是楚人又偏偏围住宋国不放。寡人为救宋而来，不解宋围，亦是在天下诸侯面前大失威信。"

"楚人不救卫、曹，自是怕我晋国。只要我晋军即刻入宋，楚人自会后退，解宋之围。"

"不会吧，楚人向来强悍，从不服输，岂会轻易退兵？"

"楚人强悍不假，却又狡诈，并不会与强敌硬拼。今主公已与齐盟。主公入宋，齐必遣将相助，以报谷地大败之耻。楚虽强，岂能抵挡晋、齐两国之军？主公欲报宋国昔日之恩，欲救宋国今日之难，欲威震天下，欲得霸主之名，非领军入宋不可！"

"这……楚君亦有恩于寡人，寡人实不愿与楚争战。"晋文公犹疑地说着。他并无制胜的把握，又在心底里无法克服对楚国的畏惧，实在鼓不起主动向楚军挑战的勇气。

"主公，不打败楚军，难成霸业啊。"狐偃有些着急地说道。如果此时晋文公撤军回国，他的一番谋划，不免是虎头蛇尾，必为赵衰所笑。

"那，那还是先礼后兵吧。寡人遣使向那楚君示以大义，让楚军不战而退。"晋文公说道。

"若楚军不退，我晋国大军当立刻进入宋国。"狐偃说道。

"嗯。"晋文公点了一下头，令狐毛写了一封措辞极其委婉的帛书，遣人送至楚军大营中。

楚成王接到帛书，见上面措辞虽是委婉，然"劝"楚国退兵之意，却是十分明显。如今晋、齐已成联盟之势，鲁国又不中用，与晋争战，只怕凶多吉少。楚成王心里嘀咕着，召集众将至中军大帐，议定进退之策。

"我楚国欲霸于中原，非征服宋国不可。纵然不得不和晋军交战，也绝不能后退，退则前功尽弃。"成得臣说道。

“我楚国天下无敌，那晋国岂是对手？”大将斗椒亦昂然说道。

“听说晋国的魏犨武技高强，我倒要和他比试比试一番。”大将斗勃手舞足蹈地说着。

“齐国已败在我楚国手中，若再能打败晋国，则我楚国可王于天下矣。”大将宛春笑道。

见众将俱是主战，楚成王不觉皱起了眉头，不高兴地说道：“依寡人之见，还是暂且别和晋国争战为好。晋侯逃亡在外十九年，经历过无数艰难险恶，熟知人情世故，非一般深居内宫之诸侯可比也。且上天又对其十分照应，让他活到六十多岁，又为他除掉所有的仇敌，助他登上大位。天意不可违，上天的意愿既是偏向晋侯，寡人也只好暂退一步。近来寡人深研兵法，对《军志》上所说的三句话大有领悟，其一曰‘允当则归’，意为适可而止，不要逼敌太甚。其二曰‘知难而退’，意为遇到危险的难以料定的敌人，不要与其争战。其三曰‘有德不可敌’，当日晋侯受宋之恩，今日出兵解宋之围，可谓有德矣。这三句话，正似说着眼前之事，不由寡人不从。”

楚国众将没料到一向好战的国君会说出这番话来，一时呆住了，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说不出什么话来。最后，众将的目光一齐盯向了成得臣。

在楚国，令尹权势极重，尤其在出征临敌之时，令尹向来为诸军之帅，令出如山，虽国君亦不能更改。此时若成得臣也和楚成王一样不愿与晋争战，楚国大军就只好撤宋之围，转回国中。

就此回军，众将心中又实在不甘——宋为殷商之后，传袭千年，国中宝货极多，一旦攻破宋都，众将必然是大有收获。因此，众将都盼着令尹劝谏国君——与晋争战，半步不退。

“主公，临敌而退，兵法大忌。晋军并不可惧，与其争战，未必不能胜之。”成得臣果然不负众望，出言主战。

“我军围宋已疲，只恐不堪与晋军相敌。”楚成王说道。在他的既定谋划里，是竭力避免与晋、齐两国同时争战。如今晋、楚、齐三方的情势变化到如此地步，也出乎楚成王的意料。

当初他厚待逃亡的晋文公，是想布成一个以晋国为友，牵制秦国，压制齐国，使楚国大得其利的局势。但现在来看，晋、齐两国，甚至有可能包括秦国，会联成一个整体，来对付楚国。楚国再怎么强大，也无力同时与晋、齐、秦三国争战。

他之所以要暂退一步，最主要的考虑就是要避免造成晋、齐、秦三国的联盟。三国同盟，犹如是从左、中、右三个方向同时向他狠狠击来了一拳。楚成王要竭力使这种三国同盟无法形成，而代之以楚、晋同盟。

秦国处于极西，齐国处于极东，晋国正好处于中间。与晋国同盟，等于是彻底隔断了秦、齐两国。这样，楚国所面临的威胁，始终是两个分开的“拳头”。两只“拳头”若分开击敌，威力并不太大，对楚国产生不了真正的危险。

他暂退一步后，会竭力挑拨宋国与晋国的关系，待晋、宋结仇之后，他再率兵大举攻击宋国，逼其臣服。只是楚成王心中的全套谋划，并不想在手下这班武臣面前表现出来。他要臣下永远觉得国君莫测高深，威势如山一般沉重，不敢生出“邪念”。

“我军未经大战，并未疲惫，可与晋军一战。”成得臣虽然看出楚成王极不高兴，仍坚持说道。

虽然楚成王欲使臣下莫测高深，有意隐瞒他的联晋抗齐、抗秦之策，但成得臣还是猜出了大概之意。他决不能让楚成王的联晋之策成功，楚成王的联晋之策成功之时，就是他成得臣的脑袋落地之日。

在晋文公逃亡路过楚国时，成得臣屡欲将其刺杀，均未成功。这件事成得臣做得相当隐秘，应该说无人知晓。可是成得臣却认定晋文公重耳知道他的险恶用心，并且说动楚成王，以商臣为护送使者，使他半路截杀重耳的谋划不能成功。

晋文公即位之后，成得臣就多了一块心病，害怕晋文公会向楚成王索要他的脑袋。虽然他贵为令尹，可到底只是一个臣下啊。臣下在国君眼里，究竟价值几何，成得臣最清楚。

假若杀了他可以赢得与晋同盟，从此称霸中原。那么，楚成王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将他的脑袋砍下来。凡是国君，个个都是心狠手辣

之辈。这是成得臣的切身感受。

晋文公当然也不例外，无论如何不会放过他的仇敌。他能借秦君之手，除去晋怀公，为什么不能借楚君之手，除去他成得臣？在深深的恐惧中，成得臣觉得他唯有彻底击败晋军，使晋、楚两国成为世代仇敌，方可保得身家性命。

“子玉有心争战，寡人也不愿阻拦。只是若战之不胜，该当如何？”楚成王的话语中满含着威胁。

成得臣的固执求战，亦是大出楚成王的意外。楚国令尹的权势很大，使得历代国君都对令尹防范很紧，每当发觉令尹有抗命的企图，就立即加以诛杀。而令尹一旦发觉自身处于险境，也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叛乱，以图“死中求生”。

当年楚成王能从其兄手中夺得大位，就是利用了令尹子元的叛乱。子元在帮楚成王夺得君位后，日渐骄傲，把持朝政，为所欲为。楚成王忍无可忍，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与亲信大臣斗班合谋，突然发兵将子元杀死，并灭其全家。从此，楚成王对令尹的选择极为谨慎，既重视其能，更重视其忠心。

子文做了数十年的令尹，虽有许多令楚成王不满之处，但其忠心，却使楚成王赞赏不已，他希望子文的继任者成得臣一样是对国君忠心耿耿。对国君忠心，首先须维护国君的权威，绝对听从国君之令。可是现在看来，成得臣却是不那么忠心，居然“违抗”国君之令。不能再让他把令尹当下去了，回朝后寡人当另选其人。楚成王在心中说着。

“若战之不胜，楚国自有军法，臣甘愿受之。”成得臣毫不退让地说着。

依楚国军法，败军之将，当斩其首级，以警军心。成得臣话已至此，楚成王无法强加以阻止，道：“晋人先礼后兵，我楚国亦不可失礼。如果晋人愿意退出卫、曹，我楚国亦可退兵。否则，自可一战。”

“臣遵命！”成得臣心中大喜，与众将拜伏在地。

卫、曹两国已在晋之手中，岂肯轻易退出？楚成王此言，实已允许了成得臣的求战之请。

第六章　言而有信避锋芒　城濮之战败楚军

楚成王借口忽发“宿疾”，领左右禁卫之军及二百乘兵车退回楚国的申邑之地。这样，他就避开了与晋文公直接争战，留下了日后和好的余地。同时，他又借此削弱了成得臣的实力，增加了成得臣战胜晋国的难处。在心底里，楚成王并不愿意成得臣能够战胜晋国。成得臣打了胜仗，楚成王另选令尹的谋划就会落空。败者必罚，胜者必赏，是楚国得以强大的“秘诀”，任何一代国君都不会轻易违背这个“秘诀”。

楚成王一走，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的主帅名副其实地归了成得臣。依照礼法，国君绝不能听令于别国臣子。陈、蔡、郑、许四国之君纷纷托言国中有事，领亲卫禁军而退。只不过四国之君并不敢带走兵车，各命大将率军留于营中，听从成得臣之令。四国大将为陈将辕选、蔡将公子印、郑将石癸、许将百畴。

成得臣见楚成王带走兵车二百乘，心中愤怒，求战益切。他派大将宛春为使，让晋文公首先退出卫、曹两国。

狐偃怒道：“楚人太过无礼，我晋国以国君之尊，请楚人解宋国之围。而楚人却以臣下作答，并欲使我晋军退出卫、曹两国。我晋国只想得到解救一国之功，楚国却想得到恢复两国之功。”

晋文公面带忧色，道：“看来与楚争战，已是不可避免。这两国军民，并未真心臣服，恐怕会借寡人与楚争战之际，趁势造乱。”

“主公是否欲得卫、曹两国？”狐偃问。

“卫、曹两国俱为文王之后，乃宗室一脉，且居于大国之间，寡人欲得而实不可得也。”晋文公坦率地说。

“既不可得，何不复之，使其服我晋国？”狐偃又问。

晋文公想了想，道：“不错，卫、曹两国既为宗室之国，理应服我晋国。”

于是，晋文公先以“无礼”之罪，扣下楚将宛春，然后暗中示意卫、曹大族——将复其国。卫、曹大族心中俱是欢喜，同时以国君之名遣使告知天下——楚乃蛮夷之邦，无信无礼，不值中原诸侯与其结交。

成得臣闻知大怒，下令进攻晋军，并将五国之兵编为三军，以便指挥。大将斗宜申率楚军兵车百乘及郑、许两国之兵为左军。大将斗勃亦率楚军兵车百乘，领陈、蔡两国之兵为右军。成得臣自率楚军兵车二百乘为中军，以大将斗椒为副。

这时，成得臣的长子成大心亦率宗族亲兵六百人，号为“若敖之卒”，前来军中助战。“若敖之卒”俱是勇悍善战的敢死斗士，个个武技精熟，堪称以一敌十。成得臣大喜，将六百“若敖之卒”用作亲卫之兵，守护中军大旗。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三月，成得臣发下进军将令。五国之兵离开睢阳，北上迎敌。

齐昭公闻听晋、楚即将大战，立即派上卿国懿仲之子国归父为大将，大夫崔夭为副，领兵车二百乘，依照先前与晋国订下的盟约，前往晋军大营中助战。虽然怀嬴已去世，但在名义上，晋文公仍是秦国的“女婿”。

秦穆公对晋、楚之争极是关心，眼看两国已是不可避免地要大战一场，当即派大将一员，领兵车百乘赶往晋军大营，相助“姻亲”之国。

楚军此时拥有兵车四百乘，另加陈、蔡、郑、许四国之兵，共达八百乘兵车。

晋军本有兵车九百乘，留下二百乘驻守所占的卫、曹之地，实有兵车七百乘，若再加上齐、秦两国助战之兵，共有兵车千乘。

从表面上看，晋军在兵力上大占优势。然而楚军的军制与中原诸国不太相同，每辆兵车所配之卒多达百人，比中原诸国的七十五人多出四分之一。所以在实际上，晋、楚二军的兵力相差并不算大。

三月底，成得臣率五国之兵已逼近晋军大营，晋军众将纷纷请求出战。不料晋文公不仅不许出战，反而下令全军后退。众将大惑不解，纷纷进言——楚军主帅，臣也，晋军主帅，君也。以君避臣，实为我晋军

之耻。晋文公听了，也不生气，只微微一笑，并未解释。

狐偃站出来解释道："主公昔日在楚，甚得楚君之惠。虽然两国交恶，然楚君之惠，主公不愿忘也。故我晋军后退，实为报答楚君之惠，并非是在避那成得臣。"晋军众将听了，人人现出叹服敬佩之意，欣然听从后退之命。

晋文公逃亡列国的经历，已在晋国臣民之间广为流传。众将都知道，国君曾对楚君说过——晋、楚两国若不幸以兵车相会，晋军当退避三舍。这本可算作是一句戏言，晋文公却并未忘记，坚守承诺，当真在两军对阵之时主动后退。列国之间，礼乐崩坏，信义二字早已被众诸侯抛弃。可是晋国国君却在坚守信义，这令得晋军兵卒自豪不已，士气大增。

晋军后退，使成得臣战胜晋文公的信心大增，挥军步步进逼。晋军连退三舍，共九十里地，方在城濮之地扎下营寨。成得臣紧跟过来，依地势之险，在晋军对面立下营垒。此时，宋成公和公孙固亦率兵车二百乘，绕道疾驰至晋军大营中。晋军兵力更强，无论从战车上还是从兵卒上看，都明显地超过了楚军。

陈、蔡、郑、许四国兵卒胆怯起来，欲固守不战。成得臣大怒，急遣斗勃至晋军大营挑战。

四月初三日，斗勃独乘一车，耀武扬威，驰至晋军大营前，高声道："楚军主帅告知晋君：楚军将士闲逸已久，想和晋军士卒玩上一玩。晋君若有胆量，就请站在车前的横木上，睁大眼睛看看热闹。我们楚军主帅也会陪着晋君，不敢偷懒，哈哈哈！"大笑声里，斗勃倏地掉转车头，飞也似的驰回楚军大营中。晋文公敢将宛春扣下，恼怒起来，只怕也会用冷箭来对付他这位传话使者。

晋军众将听了大怒，争欲出战。晋文公笑而劝止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晋国亦当派一使者应答。"

楚国令尹派出的传话使者地位很高，是右军主将。晋国国君派出的传话使者地位亦是不低，为下军主将栾枝。

栾枝同样是单车驰至楚军大营之前，高声道："晋军主帅告知楚国令尹：晋军后退，是敬重当初楚君的恩惠！晋军知礼而退，楚军亦应知

礼而止。今日楚军既是不退，那么就请准备好战车，扣上弓弦，我们明日早晨好好戏耍一番吧！”

当夜，晋、楚两军都进入到了紧张的备战状态。晋文公命狐偃与他同宿军帐之中，以随时处理紧急事务。夜色已深，巡营将官的车行声不时传入帐中，分外清晰。

晋文公久久不能入睡，睁大眼睛望着帐顶，心中道：寡人今年已经六十六岁了，还要在战场上与敌军白刃相搏，也太过劳苦矣！

想着，想着，他仿佛仍在逃亡，乘车日夜不停地行走着，一直行到楚国。楚成王待他甚是礼敬，日日饮宴为乐，观赏歌舞。忽然，楚成王来了兴致，要与他摔跤相戏。他寄人篱下，只得答应，与楚成王扭抱着，在大堂上转来转去。也许是他年岁大了，力不从心，被楚成王仰面摔倒在地。楚成王胖大的身躯压在他的身上，如山一般沉重。他受不住，拼命推着楚成王，又哪里推得开？楚成王受到推拒，发怒了，变成一只巨熊，吼叫着，一口咬开他的脑袋，狂吮着他白花花的脑汁。

“啊——”晋文公吓得惨呼一声，从噩梦中醒了过来。

“主公！主公！主公！……”无数禁卫士卒呼喊着拥进了帐内。

“啊，啊……没什么，没什么！”晋文公愣了愣，挥手让众军卒退了出去。他脸色惨白，额角上沁出了一粒粒豆大的汗珠。

“主公，你别是做了什么噩梦吧？”狐偃套上袍服，笑问道。

“明日，明日这仗不能打了，不能打了。”晋文公喃喃说着。

“军令如山，不容更改！明日怎么能不打呢？”狐偃急问道。

“不吉利，太不吉利。明日决战，只怕……只怕要败。”晋文公的声音竟在微微颤抖。

“好端端地，怎么主公忽然说起不吉利了呢？”狐偃又是着急，又是奇怪地问道。

晋文公定了定神，将他在梦中的情景仔细讲了一遍。

“楚君为熊氏，楚王变成大熊咬开了我的脑袋，不正是预示我晋军当为楚军所败吗？”晋文公心有余悸地说道。

“哈哈哈！大吉，大吉！此乃大大之吉兆也！”狐偃仰天大笑。

“此等噩梦，有什么大吉可言？”晋文公不满地皱起了眉头。这狐偃为了和赵衰争胜，一心想与楚军决战，寡人可不能上了这个当！晋文公在心里说着。

“主公仰面朝天，乃是得天相助，怎么不是吉兆呢！”狐偃正色说道。

“那么楚君压在寡人身上，又作何解？”

“楚君既是压着主公，脸必向地。天胜于地也，主公朝天，楚君朝地，此乃上天明示主公将大胜楚君也。”

“还有，楚君忽然化作巨熊，咬……咬了寡人之首，此又为何解？”

“这……这个……”狐偃心中急转着念头，说道，“楚乃天下领地最广，人众最多之国，偏又蛮横无礼，故化为巨熊也。而其侵犯主公之首，是欲主公怀柔其心。因脑汁为柔，取其柔意也。”狐偃此解，也太勉强。晋文公心中不信，口中并未说出什么。

此刻他的神志已完全清醒过来，知道明日的决战绝不能改期。临战军令忽变，乃是兵家大忌，非万不得已，决不可轻易行之。何况楚军本来就轻视晋军，这一改期，势必使楚军士气大涨，更加不将晋军放在眼中。同时，晋军的士气势将大衰，再也鼓不起战胜强敌的勇气。

“舅氏说的是，看来此梦的确是吉兆。”晋文公只能如此说道。

“既是吉兆，主公就该安睡，明日好统率大军，一举扫除楚国群丑。”狐偃笑道。

“不过，此梦虽吉，意象却凶，明日寡人不宜领军，当另选主帅才是。”晋文公说道。

他虽然经历过许多艰险，但统率千军万马，与强敌对阵交锋的经历却是丝毫也无。晋文公在内心深处，厌恶甚至恐惧冲锋陷阵，血溅战

车。

“这个……也行。敌军主帅为臣，我军主帅为君，未免有些不相当。”狐偃说道。他也看出，晋文公并不想亲临战阵。

“是啊，以君敌臣，像什么话？”晋文公连连点头，“那么明日就由舅氏担当主帅大任吧。”

“不，这战阵之事，臣并不精通，难当大任。”狐偃连忙推辞道。

“连舅氏都难当大任，我晋军中又有谁能当此大任？”晋文公笑问道。他知道狐偃说的是真话，也知道晋军中谁能担当主帅大任。但在他此时所率领的众位大臣中，狐偃的地位最高，他只能将主帅大任“交”给狐偃担当。如果狐偃是位良臣，真心为他晋国谋划，就会推辞主帅之任，另推贤者。只有这样，狐偃才会甘心情愿地听从地位比他低下的主帅发出的将令。

“微臣以为，中军主将先轸足可担当大任。”狐偃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不错，寡人也是如此认为。”晋文公赞赏地说道。

一般来说，领兵主帅都会兼任三军中的中军主将。晋文公正是看中了先轸精通战阵之法，才将其任命为中军主将。不过此刻晋文公流露赞赏之意并非是因为先轸，而是因为狐偃。他赞赏狐偃果然是位良臣，不负他深藏在心中的期望。有了狐偃、赵衰这等良臣，寡人还有什么事不能办到？晋文公满意地想着，不知不觉间把狐偃列在了赵衰之前。

晋军的驻扎之地，原是有莘国的故城。有莘国早已衰落，故城房屋宫舍都成了废墟，唯剩一座城楼，还算完整。黎明时分，晋军及秦、齐、宋三国兵车已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城楼之下。

依照惯例，临战之前，三军须接受主帅检阅，行过誓师仪式。晋文公和众大臣以及秦、齐、宋三国宾客立于城楼上，对军阵仔细观看一番后，都很满意。接下来，就该以白马乌牛之首祭旗誓师，出发杀敌。但出乎众人的意料，晋文公在誓师之前，先行了拜帅仪式。

“敌方主帅为臣，我方主帅亦应为臣。今暂以先轸为帅，破敌制

胜！”晋文公声音洪亮地说着，将一柄象征着主帅权力的玉斧递到先轸手中。先轸大喜过望，恭恭敬敬地接过玉斧，向晋文公行了跪拜大礼。

他自军队一驻扎下来，就仔细观察了周围的地形，定下了破敌之策。在行军战阵之事上，晋文公一向是对他言听计从，当然会采纳他的计策。只是如此一来，他只有献策之功，将来封赏之时，所得未免难以令他心满意足。可当了主帅，那就不同了，只要获胜，他就是晋国自立国以来的第一功臣。

晋国虽为强国，又得天子封赏，许为盟主。但若不战胜楚国，这盟主之位，无论如何也坐不安稳。然今日之战胜楚军之后，情势就大不相同，晋国的盟主之位就将稳于泰山。诸侯最大的功业，莫过于当上盟主，称霸天下。一战而定称霸天下之功，此等殊勋，在晋国的史册上，他先轸将是唯一的获得者。

大战在即，先轸接受玉斧之后，立刻发出了一道道主帅之命：

狐毛、狐偃率上军攻楚之左师及郑、许两国之兵。

栾枝、胥臣率下军攻楚之右师及陈、蔡两国之兵。

陈、蔡师弱而又怯战，下军先发动进攻。上军待下军已突入敌阵后，才能发动进攻。

敌中军出战，我上、下二军许退不许进。待我中军大旗挥动，上、下二军须同时反击杀敌。

请宋国大司马公孙固率宋兵伏于故城左侧，见敌军驰来，立即杀出。

……

明令发出之后，先轸又向众将发出一道道暗令。

众将见先轸忽然成为主帅，心中本有不服之意，此时听他指挥若定，条理分明，无不心服，拜而受命。

齐、秦两国之将见先轸没有一令发给他们，心中着急，忍不住上前质问起来——莫非我们齐、秦两国之兵，便不是楚人的对手？

“齐、秦之兵，天下无敌，本帅怎敢轻视？”先轸笑着，授下一道暗令。

齐、秦两国之将大喜，连连向先轸下拜，求恕先前的“不恭之罪”。

最后，先轸又命舟之侨率最精锐的禁卫之军保护晋文公，无论战场发生了任何事情，都不得轻举妄动。晋文公却让舟之侨率一半禁军归入中军，并说——颠颉正法之后，中军缺少一员副将，就以舟之侨代行副将之职。寡人有荀林父护卫已是足够。先轸推辞不过，只得应承，命舟之侨护卫中军大旗。

军令已下，众将行过誓师仪式后，纷纷走下城楼，率所部军卒依命而行。宋成公也欲随公孙固走下城楼，被晋文公拦住了。

“这是臣下们的事，你我做国君的，只需站在这里看看热闹就行了。”晋文公笑道。宋成公大为感激，不觉又向晋文公行了一礼。自见到晋文公以来，他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向晋文公行礼了。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四月初四，楚、晋二军在城濮的旷野上摆开了大阵。晋军背倚有莘故城，列阵于北。楚军背靠着一道土冈，列阵于南。太阳升起的时候，两军一同擂响了战鼓，轰隆隆震得大地都在颤抖。无数野鸟被惊起，呼啦啦满天乱飞。在鼓声擂响的同时，晋、楚两国军队向对方发动了攻击。

晋军上、中二军坚守不动，只下军冲到了阵前。成得臣立在土冈上，在六百“若敖之卒”的护拥下，连挥令旗。楚军左、右两军战车疾驰，冲向敌阵，而中军并不随同进攻。

“今日一战，一定要将重耳那贼擒来！”成得臣充满信心地说着。

“父亲，让我冲过去，先夺了他们的中军大旗！”成大心请战道。他虽然只有十七八岁，血气方刚，而其武勇之名，已传遍楚国。十五岁即从军征战，数年来，所历恶战不下十余场，在每场恶战中都立有斩将夺旗之功。

“现在还不是时候，吾儿且耐心等上一等。”成得臣说着，凝目注视着土冈下的战场。

战车冲起的灰尘弥漫开来，远远望过去，已看不真切双方的军卒。只能凭借大旗的进退来断定双方的攻守之形。

楚军右军主将斗勃以陈、蔡之卒为前队，自率楚国兵卒在后掠阵，并传下严令——敢在阵前后退者，一律斩首。陈、蔡之军并不愿与晋军作战，迫于严令，只得硬着头皮向前猛冲。不想这一硬冲，居然冲动了晋军的阵脚，逼得晋军连连后退。

陈国大将辕选、蔡国大将公子印见状大喜，顿时勇敢无比。二将本来隐在军阵之中，此刻却争先冲至阵前。

楚军的前队立刻混乱起来，而晋军亦停止后退，鼓声大响中，放出一队猛虎。陈、蔡两国驾车之马见到猛虎，吓得惊跳起来，不从御者之命，掉转车头就往回跑。

“不准后退，不准后退！那是假老虎！”辕选急得大叫起来。

“那是马，蒙着虎皮的马！”公子印也大吼着。

自从当年鲁军以虎皮蒙马，大胜宋军之后，天下各国，都学会了此一妙计。只是这虎皮蒙马之计，大多用在突袭和埋伏之中，很少会用在对阵决战中。

“杀啊！”栾枝、胥臣大吼着，挥军向前猛冲，心中对先轸大为佩服。在阵中突出“虎皮蒙马”，正是先轸发下的暗令之一。

陈、蔡两国之军阵形已乱，哪里抵挡得住晋军的猛冲？顾不得斗勃的严令，纷纷争着向后退去。

“哪里跑！”栾枝长戈挥处，已将辕选刺死在车中。胥臣亦牢牢咬定公子印，长戈连刺，划伤了公子印的左肩，鲜血长流。

斗勃见势不妙，放过陈、蔡败军，迎住栾枝、胥臣奋力厮杀。楚军勇悍顽强，无奈兵力不及晋军，虽然阵形不乱，亦被逼得连连后退。

见下军已突入敌阵，狐毛、狐偃立刻发动上军，攻向楚国左军。楚国左军主将斗宜申也是在后压阵，而将郑、许两国之兵列为前队。郑国大将石癸、许国大将百畴见陈、蔡两国之军已败，心中发慌，手软脚颤，还未交锋，便掉转战车向后退去。斗宜申急了，一边痛骂郑、许两

国之兵，一边带着楚军迎向狐毛、狐偃。只是楚军兵车仅有百乘，而晋军兵车却多达二百乘，楚军虽奋力反击，仍然有些抵挡不住。

成得臣知道陈、蔡、郑、许四国之军战力不强，却没料到他们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心中顿时焦虑起来。他本想以左、右二军消耗晋军的战力，待晋国的中军出动之后，再奋力一出，利用“若敖之卒”的勇猛突破敌阵，取得大胜。但现在看来，晋军不用出动中军，就可将他的左、右二军打垮。左、右二军若败，他的中军无论如何也支撑不下去。成得臣无奈之下，将所控兵车二百乘中分出一百乘，由两员偏将统领，各率五十乘，驰援左、右二军。

敌对双方中，最强的兵力一般都配备在中军。这样，既可同时照应左右两翼，又便于主帅集中力量，在紧要之时给敌军致命的打击，从而大获全胜。不到万不得已时，主帅轻易不会动用中军之力。楚国中军少了一半兵车，冲击力必然大减，只怕难以给予敌军沉重的打击。

还好，我有“若敖之卒”，足可抵上百乘兵车。成得臣在心中说道。

晋国上下两军见敌方中军已动，立即依照预定之计，缓缓向后退去。

“杀啊！”成得臣令旗一挥，向晋国中军大阵指去。

一百辆战车和六百“若敖之卒”大吼着冲向敌军。

“若敖之卒”每三人分为一队，俱是身披犀甲，头戴铜盔，一人持圆面大藤牌，一人持青铜巨斧，一人持丈八长戈。共有二百队，每两队又结成一个小小的方阵。

先轸下令——众将紧守阵脚，缓缓后退，只许以强弓硬弩射敌，不许出战，违命者斩！

楚军很快冲近了敌军，却迎头撞上一阵急风暴雨般的乱箭，硬生生被射了回来。待退出羽箭的射程，整顿一番后，楚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攻击。晋军虽在后退，阵形丝毫不乱，箭如飞蝗，满天射出，再一次击退楚军的攻击。

见到楚军连进连退，晋国中军众将不觉都现出傲然之色，同时对先

轸之令也甚为不满。晋军出战兵车共有七百乘，上军二百乘，下军二百乘，中军则拥有三百乘。而楚国中军此刻只有百乘兵车。偏偏是只有百乘兵车的楚军在猛烈进攻，而拥有三百乘兵车的晋军却在步步退守，这使得晋军众将大感屈辱，都不想再退。

尤其是舟之侨，自负勇猛，急欲立功，在楚军第三次攻击时，竟率所属禁军停止放箭，向楚军迎击过去。他的本职为护卫大旗，旗手自是随着他的进退而进退。

晋国众将见中军大旗向前，欢声雷动，一齐向楚军冲杀过去。上、下两军见中军大旗挥动，亦按照事先的约定，停止后退，反击杀敌。楚、晋双方顿时混战起来，车马交错，兵卒白刃相搏，杀声阵阵，直冲云霄。

先轸见状长叹了一声，令人飞驰有莘故城左侧，让公孙固率宋国之兵迅速杀出。他的一番精心谋划，正在步步进行之际，却被舟之侨搅乱了。

先轸不仅想打败楚军，还想彻底全歼楚军甚至生擒成得臣。他只要再退三里路，楚军的尾部就恰好处于有莘故城左侧。此时宋军冲杀出来，正将楚军的退路截住。而同时，晋国的上、中、下三军一齐反击，必将全歼楚军。但是现在，他不得不令宋军提前杀出。如此，宋军只能斩断楚军的腰部，无法兜住楚军的尾部。

楚军善于野战，混斗之中，大占便宜，虽然兵少，却和晋军战了个难解难分。成大心使一杆青铜长戈，左挑右刺，直向晋军纵深中闯来。六百“若敖之卒”紧跟在他的身后，勇不可当。

他们常常是每十队，五个方阵圈住一辆敌军兵车，三个方阵阻挡车下的步卒，两个方阵从左右两方攻击车上的甲士。但见舞藤牌者奋力挡住甲士刺来的长戈，舞大斧者趁势猛砍马足，舞长戈者专刺敌军车上的御者。

“若敖之卒”配合极佳，虽然是数十人联合对敌，却像一个人那样自如灵活。转眼之间，晋军已有十余辆战车被“若敖之卒”砍倒。晋国的中军大阵被硬生生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舟之侨见成大心来得厉害，急率众禁卒上前抵挡。

“来得好！”成大心大吼着，长戈向上一扬，向着舟之侨当胸刺去，却是刺了个空。身手极为灵活的舟之侨早弯腰避了过去。

舟之侨立在战车上，借着战车的前冲之力，还刺过去。依照常理，成大心是步战，无论如何挡不住他这威猛的一击。

两队“若敖之卒”猛冲上来，二人齐举藤牌，挡住舟之侨的长戈，二人齐挥巨斧，砍向驾车的马足，二人齐举长戈，刺向舟之侨的御者。

“噗！”舟之侨神力惊人，长戈刺穿藤牌，却没能将那执牌的“若敖之卒”杀死。

“若敖之卒”身上的厚重犀甲挡住了锋利的戈刃。与此同时，舟之侨所乘的战车摇晃着，竟欲翻倒。原来驾车的壮马倒了两匹，御者也被刺死，战车已失去控制。

“好厉害的南蛮！”舟之侨大叫着，跳下车，与成大心步战相斗。然而步战他却根本不是成大心的对手，三两个回合下来，已是左支右绌，狼狈不堪。这一半是因为他的武勇稍逊对手，另一半则是戈刃上套了个大藤牌，舞动起来甚是吃力。

成大心得势不饶人，长戈连刺，已在舟之侨额上刺出一条血口。舟之侨痛得大叫一声，抛了长戈，扭头就逃。成大心也不追赶，吼声连连，直向晋国中军大旗杀过去。众禁卒虽是勇悍，见主将落荒而逃，不觉气沮神丧，顿时挡不住“若敖之卒”的凶猛攻击，四散溃退。成大心只一戈便刺倒了晋军掌旗官，夺下晋军帅旗，放倒下来。

“晋军主帅已死！晋军主帅已死！”楚军欢呼起来，勇气大增，人人拼死上前。

晋军却是大乱，众将惊惶不已，军卒们亦是胆怯了许多，纷纷后退。先轸大为恐惧，喝令众亲军一齐上前，夺回大旗。但是大旗既已落入楚国掌握之中，岂能轻易夺回？正在危急时刻，忽有两员晋国大将乘着轻车，疾驰入晋国中军大阵中，迎头杀向成大心。

先轸见了大喜，亦驱车亲自上前，从侧翼攻向成大心。那疾驰而来的两员晋国大将一是魏犨，一是寺人披。

原来晋文公在城楼上望见晋军失了帅旗，急遣护卫首领寺人披前来助战。其时魏犨胸伤已有所好转，亦在城楼上观战，见此情景，不顾晋文公的劝说，跟着寺人披杀向了战场。

瞬息之间，成大心已被三员晋国大将包围，而他身边的“若敖之卒”也被先轸的亲兵拼命缠住，难以过来相助。成大心毫无畏惧之色，长戈如灵蛇左盘右旋，令先轸、寺人披、魏犨无法挨近。

三员晋将中，魏犨武技最高，但因伤痛在身，不敢使出全力。斗了几个回合，成大心有意露出破绽，倒拖长戈，回身便走。寺人披急于立功，突驰向前，却见成大心忽地转过身，长戈如毒蛇吐信一般刺出，疾如闪电。

“啊！”寺人披惨叫一声，喉间鲜血狂喷，死于非命。

“哇！”魏犨惊怒交加，忘了伤痛，狂吼声中，奋起平生力气，挥动长戈，向成大心猛刺过去。成大心和魏犨交手几招后，见他武技“平平”，并未放在心上，此时虽看魏犨来势猛恶，也只横戈随手一击。

“砰！”两戈相交，暴出一声巨响。成大心双臂如遭雷击，剧震之中，长戈脱手而出，人也踉跄着连退几步。先轸趁势一戈猛刺而出，正中成大心的脚腕。成大心顿时栽倒在地，连爬几次也未爬起。先轸欲借此机会结果了成大心的性命，几队“若敖之卒”已拼死上前，将成大心救回阵中。然而如此一来，“若敖之卒”队形大乱，被晋军的反击逼得连连后退，帅旗也被晋军夺回。

晋军将士立时欢声雷动，士气重新振作起来，不退反进，令楚军大感吃力。先轸到这时方松了一口气，回过头去看魏犨，见倒魏犨在车中，呻吟不止，显然是旧伤复发。

“魏兄……”先轸正欲过去看魏犨，忽听得鼓声大作，公孙固领着二百乘战车，大呼着冲杀过来。先轸大喜，顾不得看望魏犨，让一偏将护送其离开战阵。然后亲至阵前，指挥晋军反击。

宋军屡受楚军欺凌，无不对楚军怀有大恨，此刻以生力军杀到，个个勇猛如虎，即使是凶悍成性的楚军，也难以抵挡。晋军见援兵赶到，益发勇气倍增，势不可当。

啊！宋军至此，还有秦军、齐军，又在哪里呢？成得臣心中大惊，急忙下令退军回营。楚军本已支撑不住，听得一个“退”字，斗志顿失，犹似决堤的洪水，一溃不可收拾。斗椒东突西冲，拼命保持着中军队形不乱，向后狂奔。

“若敖之卒”不仅善于白刃搏斗，箭术亦精。成大心躺在车上，忍痛指挥众“若敖之卒”断后，以准确凌厉的“箭阵”阻挡晋军的追击。晋军连连中箭栽倒，对楚国中军倒也不敢过分逼近。但楚国左右两军却彻底崩溃，散乱不成队形。斗宜申、斗勃俱为流矢所伤，狂奔逃命。

逃过土冈，前面就是楚军大营，沟垒深固，足可抵挡任何追敌。不料楚军刚接近营垒，就听鼓声陡响，营垒后亮出齐、秦两国大旗。紧接着风声急劲，无数羽箭迎头射至，将奔在最前面的楚军射倒了一大片。

楚军慌忙从营侧狼狈而逃，丢下的旗鼓军械，堆如山积。晋军直追出三十里，方收兵回至楚营。齐、秦两国之将亲至营门，以大帅之礼迎接先轸，恭敬至极。

先轸发给他们的暗令，是趁晋、楚两军交战之际，绕道偷袭楚营。楚军兵力不足，营中并未留下多少守卒，轻易地被齐、秦两国之军攻下，立下战功。如此，齐、秦两国之将回至国中，必然大受国君赏赐，加官晋爵。

先轸进入楚营，先下令封存楚军所遗粮草器物，不许擅动，又将违命出战的舟之侨押起来。然后派人飞驰至有莘故城，迎请晋文公和宋成公至楚营检阅胜利之师。晋文公喜极，与宋成公同乘一车，大笑着进入楚营。

寡人居然真的打败了强悍无比的楚军，从此天下无敌矣！当年的齐桓公，哪里比得上寡人一半儿？哼！齐桓公那个霸主，名不副实。寡人这个霸主，才是真正的霸主。晋文公在车上摇摇晃晃，满面红光，犹如喝醉了酒一般。

宋成公也是兴奋至极，想着楚军经此大败，只怕十余年内不敢北上中原，他也就能安安稳稳地做上十年太平国君。

先轸领众将列队站在楚营大帐的空场前，部伍整齐，行列肃然。在左右两旁，还摆放着缴获的楚军战车、旗鼓军械，以及数千垂头丧气的

俘虏。晋文公看得连连点头，乘坐高车，在大帐前连转了两圈，方下车进入帐中。

先轸领众将鱼贯进入大帐，向晋文公称贺赞颂，跪行大礼。

“免礼，免礼！大伙儿辛苦了，辛苦了！且乐呵几天，乐呵几天，哈哈哈！”晋文公喜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先轸神色凝重，并未露出喜色——他本来能够得到更辉煌的战果，却不仅未能得到，还几欲“转胜为败”。他上前一步，归还玉斧，并详细禀告了决战经过。

众将在旁听着，越听越是心惊——先轸竟将战场之事记得如此清晰，大出众人意料。

谁杀敌最为勇猛，谁曾后退，谁曾斩杀敌将，谁曾贪功独进……无不尽在先轸的眼中。今后在这家伙的指挥下打仗，可得小心了再小心，众将又是钦佩又是戒惧地在心中想着。

先轸果然是帅才。既有此人，寡人将无忧于征战矣。晋文公在心中满意地想着。

最后，先轸将舟之侨违命出战，致使军中大乱，帅旗为敌所夺的“大罪”禀上，并以“约束不力”之罪自请处分。

晋文公听着，脸上喜色尽褪，大怒道：“若非主帅备有伏兵，寡人只怕已做了楚人的俘虏。”他当即令栾枝监刑，将舟之侨斩首，悬于营门示众，还派军使遍告军卒——今后有违主帅之命者，以此为例。他既有心以先轸为代国君征战的主帅，就必须维护主帅的威信，不许任何人胆敢加以轻视。

同时，晋文公又言道：“今日之战，先轸为首功，寡人当告知祖庙，永志不忘矣。”

先轸感激不已，拜伏在晋文公面前，发誓当肝脑涂地，以报国君知遇之恩。晋文公亲手扶起先轸，命摆大宴，与众将同乐，共为一醉。宴至中途，正极尽欢乐之时，晋文公忽现忧色，停杯不饮。

狐偃笑道：“今日大胜，正应主公梦中吉兆，为何主公又有忧色？

莫非主公白日也能做梦？”

晋文公摇了摇头，道：“寡人在楚国时，听人常说‘子玉最为刚狠，若遇折辱，其必报之’。今子玉大败，辱之甚矣，岂能不报？子玉善兵，我晋国再欲对付他，只怕不太容易。”

狐偃笑道：“主公无忧。楚人之法，败将必亡，臣料那成得臣定然难逃一死。”

“但愿如此。”晋文公又笑了，举杯痛饮，连称好酒。

“此酒乃楚君专程贡奉，岂有不好之理。”狐偃说道。

“好一个专程贡奉，哈哈哈！”晋文公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晋国众将一齐大笑起来。

成得臣带着残兵败将，连夜狂奔，直至楚国境内，方才停歇下来，计点残军。但见陈、蔡、郑、许四国之兵俱已在半道上奔回本国，逃得无影无踪。至于楚军，损失之惨，是成得臣自从军以来仅见的一次，左、右两军几乎全军覆灭，仅剩十余乘兵车。其中军亦损失大半，只剩下八九十乘兵车。“若敖之卒”也损失了三分之一，只余下四百来人。总计一仗下来，楚军的损失达三百余乘战车，数万士卒。

看到眼前疲惫至极、惊魂未定的将士，成得臣不禁悲从心来，号啕大哭：“吾本忠心于国，欲大展我楚军之威，使主公霸于中原，光耀‘若敖氏’之列祖列宗。却不料误中晋人诡计，一败至斯，有何面目相见故人？”哭着，哭着，成得臣忽地拔出佩剑，就向喉间刺去。斗椒、成大心慌忙抱住成得臣的胳膊，苦苦相劝。

“主帅乃国之令尹，非一般战将可比。且功勋累累，主公必然怜而赦之。”斗椒说道。

“父亲身为令尹，关系重大，非有国君之命，不可妄行啊。”成大心哽咽着劝道。

成得臣默默无言，垂下佩剑，整顿好残军，缓缓向楚成王所驻之地申邑行去。他并不惧死，从他坚持与晋军决战的那一刻起，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可是此刻，他又渴望着楚成王能够让他活下来。如此惨败，他

实在不甘心，他全身都溢满了强烈的报复欲望。

楚国人众之盛，冠于天下，损失三百余乘兵车，并不算什么。只要楚王一声令下，楚国立即可以征集千乘兵车。他将带着千乘兵车北渡黄河，踏破绛都，生擒晋文公。当然，楚军战败，领军主将必须以死谢罪，这是列国皆知的惯例。但有时候，楚王也会发下赦令，免败军之将一死。成得臣希望楚军的战败会使楚王感到愤怒，因此而赦免他，令他统军报复。但只行了一天路程，楚成王派来的使者就将成得臣的希望击得粉碎。

楚成王的使者只说了一句话——子玉如果回国，该怎样去见失去子弟的楚国父老？成得臣如同酒醉者被兜头泼上一桶冰水，顿时清醒过来，明白了他的必死处境——楚国纵然真能征集千乘兵车，也不可能战胜晋国。

晋文公一战大胜，已成天下霸主，不仅可率晋国之兵，亦能征集齐、宋、曹、卫诸国之兵。楚国可胜晋国，却难战胜天下诸侯。楚成王既不能报复晋国，他成得臣就已失去了任何用处，死之何惜？再说，他成得臣违背国君意愿在先，已使国君生了猜忌之心。楚成王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一个受到猜忌的大将统领千乘兵车。

“此天亡我也！”成得臣大呼着，拔剑自刎而死。成大心、斗椒、斗勃、斗宜申俱俯伏在地，失声痛哭。楚成王闻听成得臣已死，放下心来，显得分外宽大，对其余众将并未严加处罚，只贬斗勃为襄城令，斗宜申为商城令，斗椒则是官居原职。

同时，楚成王又厚恤成得臣，奖励成大心从军之勇，拜成大心为中大夫，又拜其弟成嘉为下大夫。成得臣所遗令尹之职，楚成王令大夫叔伯继任。待一切安排妥当，楚成王才闷闷不乐地返回都城。

他希望成得臣战败，却未料到成得臣会败得如此之惨，大大损伤了楚国的声威。成得臣毕竟是楚国名将，纵然不能胜敌，也应该能够从容退兵。这并非是子玉无能，而是晋军太过厉害啊。楚国经此一败，只怕数年之内，难以复振，寡人须得好好向子文讨教一番。楚成王想着，立即遣使迎请老令尹子文。不料子文却已去世，其子斗般正守孝在家，悲伤不已。

子文是在成得臣的败报传入都城的那一天去世的。临去世时，子文

将其子斗般唤至身边，叮嘱道："我斗氏之族，还有成氏之族，俱为先王若敖之后，极得主公信任。将来主公任用令尹，必从我斗氏之族中选用。然令尹权势重大，又为主公所忌，须得谨慎小心，方可保全身家性命。以吾观之，主公不是拜尔为令尹，就会拜斗椒为令尹。在我斗氏族人中，斗椒最是贪权，且刚勇好杀。万一斗椒当上令尹，尔必速速逃之，免使我斗氏灭族，无人祭祀先祖。"斗般拜而受命，亲笔录下父亲遗命，藏于密室中。

楚成王闻听子文去世，亦是悲伤不已，亲至灵前行礼，赐以宝物殉葬。楚成王悲伤之时，正是晋文公极乐之日。他在楚营中歇息三日，饱饮了楚国美酒之后，统率大军，浩浩荡荡向王都进发，欲借"献俘"之名，在天子面前炫耀武威。

第七章　晋文公君临天下　烛之武智退秦师

周襄王闻知楚军大败，既是兴奋，又有些惶恐。楚国自称王号，从不甘居诸侯之位，已成为天下唯一的敢于公开对抗周室的敌国。这个敌国还愈来愈强大，眼看兵锋已逼近了王都。假若楚军攻进了王都，他这周天子的名号，只怕是无法保住。

如今楚国大败，兵锋必然不敢再犯中原。周襄王也因此得保平安，不必忧虑天子的名号会被“南蛮”夺去。

打败楚国的是晋文公，周襄王必须对其赐以厚赏。但是上次晋文公“安周室”之后，已得到周襄王给予的最高赏赐——一举赐其四邑之地。现在周襄王又能拿什么来赐予晋文公呢？周室的领地已不太多了，绝不能再“赐”与诸侯。

只是周襄王又绝不能对晋文公不加赏赐。晋文公这次所立的大功为“安天下”之功，大于先前的“安周室”之功。此次对晋文公的赏赐也因此要大大超过上次的“安周室”之赏。晋文公显然也明白这一点，直接率领大军“杀”向了王都。如果周襄王的赏赐不合晋文公之意，那么王都之内恐怕难以得到安宁。

周襄王想到这里，心中愈发不安，急忙召集众文武大臣，商议二策——

一、如何阻止晋侯进入王都？

二、究竟给予晋侯何等赏赐？

众文武大臣也是心中发慌，纷纷献计，俱不合周襄王之意。在一片吵嚷声里，唯有宗室大臣上大夫王子虎默默不语。

“王叔有何妙策告知寡人？”周襄王问着王子虎。王子虎近来大得周襄王的信任，几近言必听、计必从的地步。许多朝臣对此又是羡慕，又是妒忌，却又说不出什么话来。

王子虎的言语计策远远高于众朝臣，屡次将周襄王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然而王子虎却丝毫未显出扬扬自得的神情，反而格外小心谨慎，轻易不在朝堂上出言献策。

“大王，臣还未想出应对之策！”见周襄王发问，王子虎纵然不想说话，也不敢不开口回答。

“你怎么还未想出？那你到底在想什么？”周襄王着急地问。

“臣在想，晋侯他到底想干什么？”王子虎平静地回答道。

“晋侯无非是想我周室的土地宝货而已。除此之外，他还能想什么？”周公说道。

“我周室土地所剩已是不多，宝货也……”召公话说半截，又咽了回去。

周公掌管百官，召公所管则主要是周室的财货收支。近年来，周室领地日益狭小，所收赋税也是一年比一年少。且自齐桓公去世后，前往周室纳贡的诸侯亦是大为减少。但周室的支出，却是一年比一年多。因为同宗之国被晋、秦、楚灭了许多，都逃往王都避乱。周襄王依照惯例，将那些亡国之君都封做了大夫。朝中的大夫多了，支出的俸禄也就不得不多起来。弄得召公捉襟见肘，日子过得很不舒服。

尤其是王子带的一场“祸乱”之后，周室府库大受损失，历代积下的宝货亦是所剩无几。只是这等“穷话”，召公又实在不好意思在朝堂上公然说出。

“不然，以吾之见，晋侯此次所想，并非土地宝货。”王子虎说道。

“依王叔之见，晋侯所想为何？”周襄王又问。

“晋侯所想，乃是霸主之位。”王子虎答道。

“霸主？”周襄王一愣道，“寡人上次赐封四邑于晋，就是承认晋侯为天下霸主了啊，他还又怎么想呢？”

“上次大王所赐，乃是霸主之名。此次晋侯所想，乃是霸主之实。”王子虎说。

“霸主之实？晋侯打败楚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天下霸主啊。”周襄王迷惑地说道。

“可晋侯还想以大礼来正式确定他的霸主之位。臣以为，晋侯欲借王都之地，以大王的名义召集天下诸侯，行歃血盟誓之典，使晋侯的威仪传遍天下。”王子虎说道。

“如此，晋侯岂非欲使寡人主盟？”周襄王怒道。

诸侯间会盟，一般是事先互致国书，约好一地，筑土为坛，虚设天子之位拜之，然后方行大典。而现在看来，晋文公却不想依照这一套了。他要以天子之命，直接召集诸侯，并直接让天子立于坛上，主行会盟之典。这样的事例，只有周朝的开国功臣周公旦实行过。那是因为成王年幼，周公旦不得不以此代摄朝政，号令天下，维护周室安宁。

晋文公今日欲行此例，难免有着以周公旦自比的意味。如果晋文公是周公旦，自然也能“代摄朝政”，无怪周襄王要勃然大怒了。

“请问大王，晋侯若有意使大王主盟，大王能否推拒？”王子虎问。

“这……”周襄王想了想，懊丧地回答道，“寡人不能。”他若推拒，必将与晋军兵戎相见。然而连楚国都不是晋军的对手，衰朽的周室又如何能抵挡晋军的强大兵威。

“既然不能推拒，大王是否甘心受那晋侯的摆布？”王子虎问。

“寡人乃堂堂天子，怎肯甘心受那晋侯的支使？”周襄王怒道。

“如此，大王只有先行下诏，言晋侯功劳至大，大王将亲至晋军大营慰劳晋侯。这样，晋侯必将择地建造行宫，以待大王，晋军也就失去了进入王都的借口。”王子虎说道。

周襄王听了，如在昏夜中忽然见到灯火，眼前不觉一亮——寡人亲自慰劳晋侯，虽然礼仪仍嫌过重，却是君临臣下，不是“臣凌君上”，还算保住了颜面。

他当即连升王子虎三级，拜其为上卿，令其为先行使者。王子虎在践土之地迎面遇上晋军，当即见过晋文公，告知周天子将亲来劳军之意。晋文公大喜，立即扎下营寨，设宴招待王子虎。

他声言进入王都，正是欲借周天子之名，号召天下诸侯，行会盟大典。他自认功劳远远超过齐桓公，会盟的仪式之威，亦应远远超过齐桓公。他不屑于用平等的身份致书各国诸侯，相约会盟。他要借周天子的名义，“命令”各国诸侯齐至会盟。他更不屑于筑土为坛，而欲将会盟的地方直接定在周天子的朝堂上，让周天子成为主盟的证人。可是这样一来，未免对天子不太“恭敬”，倘若天子不从，他又该如何？

以他拥有的强大兵威，自然可以赶走不听话的天子，在王族中另挑一位听话的天子。只不过如此行动，必为天下诸侯所诟病，难以在心底里承认他是一位真正的盟主。尤其是齐、秦两大强国，更会借此对他大加指责。晋文公行在路上，兴奋中又总觉得不太踏实，担心周天子会拒绝他进入王都。

王子虎的到来，将晋文公心中多日的隐忧一扫而空。虽然，他将失去领军进入王都耀武扬威的机会，但是赢得了周天子亲自出都劳军的崇高荣誉。当年的齐桓公何曾享受过如此殊荣？周朝自王于天下一来，又有哪一位诸侯享受过如此殊荣？只有他经过了十九年逃亡生涯的晋侯重耳，才能毫无愧色地获此殊荣。既然周天子到了他的军中，那么，他借周天子的名义，“命令”天下诸侯会盟的目的，一样能够达到。唯一的一处小小遗憾，是他不能选择周天子的朝会大堂作为会盟之地。

但是他仍然不会筑土为坛作为会盟之处。周天子是天下最尊贵的人，自然不能住在军营大帐中。晋文公将以最快的速度，建起一座行宫，并在宫中造出一座高大的正殿。会盟之处就定在那正殿上，周天子一样会成为他晋文公的主盟证人。

在欢宴王子虎的酒席上，晋文公急不可耐地连发了两道诏令——

一、令狐偃迅速派出使者，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天下诸侯赴会。

二、令先轸率兵卒万人，在十天之内造出一座高大的行宫。

王子虎听得心中一阵怦怦急跳，手中的玉杯也差点掉落在地。

唉！晋侯的气量，大大不如当年的齐桓公矣！齐桓公当年的武力，

比之今日的晋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齐桓公在屡遭周室的轻视之下，仍然对周室十分敬重，真正不愧为天下霸主，不愧那“尊王攘夷”四字。

晋侯曾得到周室最隆重的礼遇——赐予四座城邑。然而晋侯却对周室毫不敬重，当着我这王室上卿的面，就敢公然盗用周天子的名义，去“号令”天下诸侯。今日晋侯已是如此张狂，明日又会行出甚等事来？王子虎心中七上八下，始终无法安宁下来。

酒宴将散，忽有一将来报：“郑伯遣大夫行人九前来谢罪，恳请面见主公。”

晋文公一挥手道：“让他在营外等候，待寡人和上卿尽兴之后，再让他进来。”

唉！这行人九好歹也是一国大夫，你竟让他在营外等候，也太过轻视郑人。王子虎忍不住又在心中叹道。

“郑国乃堂堂宗室诸侯，居然一直降附南蛮，实是可恶。”晋文公说道。

“如今郑国已知昨日之非，特向贤侯请罪，可喜可贺！”王子虎心中愤怒，口中丝毫不敢失礼，拱手对晋文公说道。

晋文公得意地一笑：“郑国请罪，寡人并不喜之，前日所得消息，方是大喜。”

“哦，是何消息？”王子虎显出一副极感兴趣的样子。

“楚国令尹成得臣因被我晋国打败，竟被楚君逼得自刎而死。哈哈！楚国诸将中，成得臣最为勇悍，且智谋深广，余者实不足畏。今楚君自断手足，使我晋国从此永消后患，怎不令人大喜，哈哈！”晋文公酒喝多了，已是得意忘形。

本来，他并不想将这种喜讯让王子虎知晓，以免让王子虎看出他在心里对楚国仍然存有畏惧之意。可是他实在太高兴了，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

从前，他只想逃亡，只想安逸，做一个富贵闲人，是他畏惧敌人太多，险阻重重。不想上天对他情有独钟，让他的敌人一个个死去，让他

面前的险阻接连消解，将从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霸主之位拱手奉上。他放眼天下，已觉无敌不可胜之，无事不可为之。

听着晋文公得意的大笑，王子虎也笑了，心中渐渐平静下来。晋文公已不再令他感到惊惧——他已经找到了“保全周室，压制晋国”的方法。

十天之内，先轸圆满完成国君之命，造起了一座高大的行宫。一位接着一位的国君连夜赶到践土之地，以极为恭敬的礼仪与晋文公相见。

晋军在城濮之地大胜楚军的消息已传遍天下，给了列国诸侯极大的震动。从楚国自称王号、兵犯中原以来，还从来没有打过如此惨败的大战。即使当年齐桓公最强盛的时候，也只是在言语上“威服”了楚国，没有令楚国受到任何实际上的损失。

天下诸侯心中已再清楚不过——晋军已无敌于天下，绝对不能得罪。故不仅是齐、宋、鲁、邾、莒等国国君赶来了，连陈、蔡、郑、许等敌国的国君也赶来了，并请求晋侯恕罪。对于过去的敌国国君，晋文公一律让臣下去接待，有意冷落。

只有秦、燕、徐、吴等国国君没有赶来，晋文公也不怪罪，令其驻于王都的使者代其国君参与盟会，只观礼而不署名。观礼是使者的职责所在，秦、燕、徐、吴等国使臣无不欣然应允。

晋文公心里很清楚，纵然他派出再多的使者，也不能令秦、燕、徐、吴等国国君赴会。秦穆公一心图霸，却被晋国抢了先，早憋了一肚子怒气在胸中，无论如何也不会甘居晋文公之下。燕、徐、吴一来地处偏远，二来被夷族所困，也不敢轻易离国。但即使如此，这次会盟的规模也远远超过当年齐桓公的任何一次会盟。

晋文公得意至极，看众诸侯来得差不多了，让王子虎回转王都，“请”天子前来劳军。

五月十二日，周襄王率众文武大臣，驾临践土。晋文公领齐、宋、鲁、陈、郑、蔡、许、卫、邾、莒等国国君以及秦、燕、徐、吴等国使者，出大营三十里，恭迎周襄王。

见晋文公还算“知礼”，周襄王放下心来，又见如此众多的诸侯齐

来“恭迎”，不觉也有些得意扬扬。毕竟，他是天子，诸侯再强，也得以臣礼向他拜见。而且，接受如此众多的诸侯拜见，是他近二十年来的第一次。

待来至行宫，周襄王更加满意了。他本来以为，在如此短促的时日内，晋文公不会造出一座什么出色的行宫来。现在看来，这座行宫已成为他所有行宫中最出色的一座。更妙的是，行宫所在的践土乃是郑国之地。依照惯例，天子行宫所在之地应归天子所有。这样一来，等于是晋文公向周襄王奉送了一块土地。

依照晋文公预定的日程，这一天是晋军行献俘大礼。晋文公所献俘获之物极是丰厚，令众诸侯大开眼界。

首先献上的是一百乘完好无损的楚国战车，每辆战车都以青铜叶片相护，极是坚固，拉车的四匹壮马也都披着楚地特产的犀甲。接着献上的是一千名楚国步军，虽是精神不振，却个个生得魁壮结实。

周襄王大喜过望——依照惯例，献俘之物的本意就是将战利品“献”与天子。而他现在最缺乏的，正是战车和兵卒，百乘战车足足顶得上一个小国的倾国之力，不可谓少矣。周襄王此行虽嫌“屈辱”，却得到了土地、战车和兵卒，收获“极大”。

因此在二日后的“天子之宴”上，周襄王给予晋文公的回报一样极为丰厚。天子之宴设在宫中那高大的正殿上，天子居中，各诸侯及随行大臣按爵位官职高低，排列两旁。

只有晋文公是一个例外。论爵位，他只是一个二等侯爵。可他却高坐在一等公爵的宋成公之上。

盛宴开始，经过一番例行的乐舞，便该周襄王显示他的回报。

首先，周襄王当着众位诸侯的面，亲自在竹简上写下策命，封晋文公为盟主，可以代天子征伐，得以称霸天下。在将策命授予晋文公之前，周襄王先赐下了许多信物：

一套祭祀时专乘的辂车以及相应的服饰旗鼓。

一套检阅军队时专乘的戎车和相应的服饰旗鼓。

赤色巨弓一张，赤色的大羽箭一百支。黑色巨弓十张，黑色的大羽箭一千支。

黑黍米酿造的香酒一卣。

以虎贲勇士三百人作为晋侯的左、右羽卫。

最后，周襄王亲自捧着策命，授予晋文公，并大声宣读着策命之词：

命叔父晋侯重耳：安抚四方，征讨不臣，共尊王室。

晋文公接受策命之后，依照礼仪，三次退出正殿，又三次走进正殿，连着向周襄王行了三次跪拜大礼。

嗯，晋侯能够依礼而行，也不愧寡人的一番厚赐。周襄王在心中赞赏地想着。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使得周襄王从自我安慰中猛醒过来——晋侯只不过是在利用他的天子名号罢了，对他毫无敬重之意。

依照礼法，晋文公接受策命之后，还应献歌，以谢天子。晋文公也的确“献”了歌，但不是他亲自献，而是由先轸领着数百精心挑选的军中勇士，排在正殿的台阶下，齐声高唱。

先轸和士卒们所歌的乃是雅乐中的《天保之曲》，是在朝堂大宴上臣下向国君或天子礼敬时的赞颂之词。这首雅乐之曲主要是在诸侯的朝堂上歌唱，也可以在天子的朝堂上歌唱。

在天子的朝堂上歌唱时，歌唱者必须是诸侯。诸侯虽是独据一方，称为国君，但在天子面前，俱为臣下，必须尽到为臣的礼仪。否则，就是大不敬，当处以鼎烹之刑。

可是现在，晋文公根本无视为臣应守的礼法，在天子行宫的正殿上，命晋国的军卒唱此《天保之曲》。如此一来，歌中所赞颂的人不仅是周天子，也是晋文公。但晋文公只是一个诸侯，怎能与天子享受同等的礼仪？

除非晋文公也是天子。然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天子只能有一个。

晋文公身为霸主，却自拟天子，所犯之罪不仅是“大不敬”，甚至是“大逆”。周襄王真想大喝一声，令侍卫们将晋文公抓起来，架起大鼎，活活将其煮死，分给众位诸侯食之。

在周朝的威令极盛之时，不止一次以鼎烹之刑震慑过天下诸侯。连号称东方第一大国的齐国，其第五位国君哀公不辰，便被烹死在周天子的朝堂上。然而直到那《天保之曲》唱完，周襄王也未说出一句话来。能够将大国诸侯处以烹刑的威武时日，已永远离开了周室。

愤怒的周襄王将目光向众诸侯扫视过去，希望有那么一位诸侯会挺身而出，痛斥晋文公的“失礼”之举。众诸侯同样没有向周襄王看一眼。众诸侯的目光都停留在晋文公身上，溢满了羡慕、敬畏，讨好之意。

唉！这些诸侯哪里是我周室的臣子，分明是晋侯的奴仆。周襄王悲哀地在心中想着。

依照礼法，晋文公献歌之后，周襄王应赐歌作答。周天子很少会以兵卒的歌声来回答，一般都以优雅的女乐来回答诸侯。此刻，盛装的六十四位歌女依照天子之乐的样式，排成八队，每队八人，已风摆柳枝一般走上了正殿。

“奏《裳裳之华》。”周襄王忽然一挥手，对乐官说道。

乐官听了，不觉一怔。答谢诸侯的歌乐之曲，依照惯例，早在演奏之前，都已定好。此次答谢晋侯的歌乐之曲，定为《出车》，为周天子慰劳远征将士凯旋的专用之乐，极合眼前的场合。歌乐之曲既已定好，就极少发生临时改变的事情。今日周天子偏偏不依常理，改变了预定的歌乐之曲。乐官虽不明白，依然是从令而行。周天子威慑不了诸侯，但在周室之内，却仍是威严无比，臣下绝对不能违抗。

乐女们轻舒长袖，以雅乐特有的缓慢声调唱道：

裳裳者华

其叶湑兮

我觏之子

我心写兮

我心写兮

是以有誉处兮

裳裳者华

芸其黄矣

我觏之子

维其有章矣

维其有章矣

是以有庆矣

裳裳者华

或黄或白

我觏之子

乘其四骆

乘其四骆

六辔沃若

左之左之

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

君子有之

维其有之

是以似之

这首《裳裳之华》原本为王都中的一首情歌，描述的是一位女子见到她心上人的情景。后来乐官添上一个“左之左之”的结尾，就变成了一首天子赞美诸侯的雅乐之曲。

《出车》威武雄壮，主要赞颂立功的诸侯，立意庄严。《裳裳之华》轻松活泼，可以看作是对任何一位诸侯的赞颂。一般为酒宴上的点缀之曲，并不完全适合作为答谢之曲。

周襄王将《出车》之曲改为《裳裳之华》，是对晋文公的一种不满的表示。晋文公听着《裳裳之华》并不生气，只微微笑了一笑。周襄王目前并不是他的敌人，也不配成为他的敌人。周襄王只配用来作为他称霸天下的一种漂亮而壮观的仪式。虽然周襄王心中不满，却不得不充当他晋文公的“霸主仪式”。

晋文公此刻的敌人是卫、曹、郑三国国君。这三国当初居然敢对他极不礼貌，甚至欲刺杀于他，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未与楚国大战之前，在未得到周襄王的亲口册封之前，他暂时忍下心中的恶气，让大夫们出面，“饶恕”了三国之罪。现在他已经打败了楚国，已经得到了周襄王的亲口册封，就该让卫、曹、郑三国知道他的厉害了。

五月二十八日，在周天子的主持下，晋文公与各国诸侯在行宫的正殿上“歃血为盟”，立下誓言：

> 诸侯皆为王臣，当共助王室，不得自相残害。盟主之命，王室所授，诸侯须同心遵守。有违此誓，神必惩之，丧其师，灭其国，亡其子孙。

至此，周襄王的劳军仪式方告结束，率领众文武大臣返回王都。途中，周襄王让王子虎与他同乘一车，密商对付晋文公的计策。

“楚国是头恶熊，晋国则是头饿虎，都想一口吞了周室。在宗室诸侯中，晋国与戎狄之族交往最密，晋侯之母就是戎族。故晋国名为宗室，实为异类，丝毫不知礼仪。”周襄王恨恨地说着。

“熊、虎同存，我周室方有周旋余地，不可使一方独大。”王子虎说。

“上卿是说，我周室可以向楚国示好？”周襄王眼前一亮，忙问道。

当初他的父亲周惠王，也曾用过向楚示好来压制齐国的计策。

“不，楚国自称王号，与周室为敌，不可向其示好。但我周室可借用诸侯之力，挑动楚国与晋争霸。”王子虎说。

“借用诸侯之力？是哪一个诸侯？”

“郑伯。”

“郑国既弱，又已归服晋国，侍奉晋国唯恐不周，如何能借其力？”

“晋有二忧于郑，郑有二仇于晋，两国相互猜疑不已，根本难以和好。郑虽弱，挑动楚国之力也还有之。”

“何谓二忧、二仇，还望上卿详细说与寡人知晓。”

“郑伯有一子，名为公子兰，因不受父宠，数年前已逃入晋国。郑伯恐晋侯会助公子兰夺其位，一忧也。郑伯归服于晋，晋侯并未亲口‘恕罪’，留有后患，二忧也。晋侯当年逃亡时，郑伯闭关不纳，一仇也。闻说郑之上卿叔詹，曾遣刺客截杀晋侯，二仇也。”

“不错，有此二忧二仇，郑、晋永难和好，我周室可借其力也。”周襄王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天子回都，晋文公亦班师凯旋，威仪盛大，左、右加虎贲羽卫，乘天子所赐辂车，旌旗飘扬，鼓乐不断。赵衰与太子出绛都三十里外，将晋文公迎至城中。城中百姓俱俯伏道路两旁，箪食壶浆，欢迎大军，齐颂“吾主贤明”。晋文公欣然如入云端，飘飘不知身在何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魏犨伤势太重，回至国中，狂喷鲜血而亡。晋文公亲至魏犨灵前哭祭，尽复其职，以其子魏颗承袭。

与此同时，狐毛也染上风寒之症，病势沉重。狐偃甚为忧急，每日下朝，必至兄长府中探望。

一日，狐毛说道：“弟之才高我十倍，然锋芒太露，只怕难为主公所容。今日之主公，已非当年之主公。贤弟须牢牢记住——才高主忌，乃千古不移之理。往日为兄尚可掩饰贤弟一二，从今以后，贤弟独对主公，须慎之，慎之！”言毕，瞑目而逝。狐偃悲伤不已，哭报于晋文公。

晋文公流泪道："寡人得脱大难，复国为君，多赖舅氏之力。今日正共享富贵之时，忽弃寡人而去，宁不悲乎。"赵衰等从亡之臣亦是深表哀痛，亲至狐毛灵前致祭。晋文公下令厚葬狐毛，所遗官职，由其子狐射姑承袭。

大胜之后，国中竟是悲气凝重，令晋文公心里很不舒服。不过，他的不舒服似山谷间的薄雾，太阳一出就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各国使者争相入晋祝贺，且最先来到的使者正是上次迟迟未至的秦国使者。

秦国使者带来了一封秦穆公亲笔所书的帛书，书上的措辞极是恭敬，除了祝贺晋文公大胜楚国，得天子亲口册封外，还对他"因病"未能参与盟会表示歉意。最后，秦穆公提出，今后晋国若有征战，希望别忘了秦国，让秦国的士卒充当盟主的前驱，为盟主冲锋陷阵。

秦穆公向来是在晋文公面前摆出一副恩人加长辈的架子，今日却如此谦恭，称他的"女婿"为盟主，令晋文公心花怒放，不由得放声大笑，笑声震得殿堂嗡嗡回响。晋文公厚赐秦国使者，并亲笔写下回书，答应将来若有征战，一定不会忘了秦国。

赵衰有些疑惑，问："秦国一向对我晋国怀有不轨之谋，今日忽恭顺如此，怕是藏有祸心。主公奈何轻易应允秦国，许秦国同为征战？"

晋文公不以为然，道："如今我晋国兵势之强，天下无敌，秦国虽有祸心，如何敢轻举妄动？秦国请求同为出征，不过是眼红我晋国得利甚多，想分些好处罢了。哈哈哈！"

受了使者之贺，按例该国君论功行赏，大封群臣。晋文公定狐偃有献策之功，名为一等。先轸有帅师破敌之功，名为二等，赵衰有护国之功，亦名为二等，其余将官，依次而降，为三、四、五等。

一等赏以封邑，二等赏以黄金美女，三等以下，赏以禄米铜钱等物。众文武俱是大为欢喜，只有先轸心里有些闷闷不乐。哼！我亲临战阵，指挥全军，布阵设伏，乃至白刃与敌相搏，反落在了狐偃之下，也太不公平。只是先轸心中虽是不乐，表面上亦显得十分欢喜，拜谢领赏。

晋文公声威远扬，大大震慑了远在西陲的犬戎之主，其慌忙把晋文

公的两个儿子以及叔隗母子送回晋国，并附以厚礼。季隗喜逢亲生儿子，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晋文公亦是大为兴奋，日日在内宫欢宴，与众姬妾儿女相聚一堂，大享天伦之乐。

赵衰见到久违的妻儿，也是大为兴奋，但兴奋之下，又十分尴尬。他不知道该怎样安置叔隗，生怕稍一不慎，就得罪了赵姬。叔隗是季隗的姐姐，而季隗又为晋文公的次夫人，如此相论，叔隗似应居于长位。但赵姬是晋文公的亲生女儿，贵为公主，岂肯甘居叔愧之下？

最后还是赵姬解了丈夫的难处。她直入宫中，面见晋文公，自请居于叔隗之下，并说："叔隗既长，又为夫所先娶，论长论先，理应居于尊位。且叔隗之子已长大成人，精通六艺，才智不凡。若其母居于尊位，将来他亦能承袭父业，为我晋国栋梁之材。"

晋文公听了，大为赞赏，道："吾女不愧为霸主之女，贤惠远过太任矣，必将名传千古。"

赵衰对赵姬不禁大为感激，虽然将叔隗立于赵姬之上，但对赵姬的敬重，却远远超过叔隗，府中之事，全由赵姬决断。而赵姬每件事都要请示过叔隗，方才实行。叔隗本来对赵姬生有忌畏之心，此时却猜嫌尽消，视赵姬如同姐妹，对其处置之事，俱是赞同，从不反驳。国事大顺，家事亦是大顺，晋文公的全部心力，便用在对付他的敌人上面。

他首先对付的敌人，是卫成公。虽然晋军早已退走，卫成公仍是躲在襄牛城中，不敢回到国都。践土之盟，卫成公自是不敢赴会，由他的弟弟叔武暂摄君位，与大夫元洹参与盟会。

晋文公趁势放出风声，宣称他将帮助叔武夺取君位，结果卫国朝内朝外一片混乱，众大臣自相残杀，最后将叔武射死。一些拥护叔武的大臣奔到晋文公面前，痛诉卫成公杀弟之罪，请求盟主主持公道。

晋文公听了，大为高兴，决定好好摆摆架子，让天下诸侯知道他这个霸主的威风。于是发出盟主之命，请天下诸侯共赴温邑，审判卫成公。

在发出盟主之令的同时，晋文公又派赵衰为使，召请周天子至温邑接受天下诸侯的拜见。晋文公纵然贵为盟主，在周天子面前也只能是臣下的身份。臣下召请国君，大违礼法。晋文公又犯了"不敬"之罪。但在

晋国的强大兵威胁迫下，周襄王又不得不忍受屈辱，借着“游猎”的名义，来到了黄河北岸的温邑之地。

连天子都不敢“违背”盟主之命，众诸侯自是赴会唯恐不及，就连那被审判者卫成公，也硬着头皮赶到了温邑。

晋文公将馆驿中的大堂作为审判之地，判处卫成公为“昏暴”之君，当斩首示众。因卫成公好歹也算是一方诸侯，应“请示”天子后方可行刑，故先将卫成公的随行大臣斩首，以显“霸主之威”。

卫成公亦是二等诸侯，却被同为二等诸侯的晋文公判为死刑，令前来赴会的诸侯人人胆战心惊，如坐针毡。周襄王也是心惊不已，为了保住天子的颜面，壮着胆子替卫成公求情讨赦。

晋文公并不想一下子就置卫成公于死地，想似猛虎玩弄猎物般好好玩弄卫成公几年，也就大方地依从天子之请，饶了卫成公。在派人“护送”卫成公回国之时，晋文公指使从人下毒，又有意不将卫成公毒死，吓得卫成公晚上睡觉都不敢闭上眼睛。

对付了卫成公，晋文公又不断戏弄被关在晋国军营中的曹共公。一时，他让人告诉曹共公，将立即放他回国为君。一时，他又让人告诉曹共公，要立即将他斩杀，悬首示众。曹共公忽儿大喜，忽儿大恐，几欲发疯。

温邑会盟结束之时，正值冬天，晋文公回绛都的途中受了风寒，生起病来。曹共公趁机买通晋国巫者，言晋文公之病，乃是曹国祖宗因多日未得后代儿孙祭祀，“饥饿难耐”，所以作祟于晋文公之身。晋文公半信半疑，最后在曹国众大臣的哭求之下，总算是放了曹共公一条生路，允其回国为君。说来也怪，放了曹共公后，晋文公的病果然立刻好了。

病好了，晋文公又是精神十足，开始盘算着怎样对付郑国。

恰好在这时，郑国自动给晋文公奉上了一个借口——原来郑文公见到晋文公审判卫成公，竟将其处以斩首之刑，心中大恐，回到国中，立即召集群臣言：郑亦为晋之仇国，其必报复，寡人该当如何？

郑国最接近王都，朝中大臣和周室亲贵来往甚密。王子虎借机劝说郑国众大臣，言晋不可亲，必依从楚国，方能保得郑国安宁。渐渐地，

郑国众大臣都接受了王子虎的看法，存心弃晋依楚。郑文公开口相问，得到的回答自然是立即与楚国重修旧好，以对抗晋国。其实在郑文公的心底，也是倾向与楚国重修旧好，此刻见到众大臣与他心意相合，当即遣使者入楚示好。

晋文公闻知大怒，召集众大臣，道："郑国公然背盟，寡人若不讨之，何以服天下？"当即征集兵车，并遣人入秦，邀秦国出兵，与晋国同伐郑国。

赵衰道："郑居中原之腹，且近于周室，地利甚重。主公若与秦国同伐，秦必争之，依臣之见，还是单独用我晋兵为善。"

晋文公笑道："寡人已应承秦伯从征之请，不可失信。且郑国与晋为邻，离秦国甚远，秦争之何用？"

晋国已成霸主之国，百姓好战之心大起，丁壮纷纷云集都城，远远超过三军之数。晋文公大喜，欲将军卒扩充一倍，编为六军。

狐偃谏道："依照礼法，诸侯小国可立一军，中国可立二军，大国可立三军。只有天子，方可立为六军。主公今为盟主，不可授人以柄。依臣之见，不若将新军改名为'行'。"

晋文公想了想，同意狐偃之说，将新编三军改为"三行"，中行主将为荀林父，右行主将为屠击，左行主将为先蔑。周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30年）秋，晋、秦两国誓师出征，兵伐郑国。

晋文公自为主帅，以狐偃、先轸为副，领新建的三行之军，共有兵车七百乘。赵衰仍是辅佐太子，留在国中执掌朝政。

秦军的主帅为秦穆公，以由余、孟明视为副，杞子、逢孙、杨孙为将，共有兵车三百乘。九月十三日，晋秦两国大军合围郑国都城——新郑。

晋军驻于函陵。秦军驻于汜南。巡哨之卒日夜据守路口，彻底断绝了新郑与外界的来往。

郑文公大为恐慌。他在闻听晋、秦两军出战之时，已遣使者飞驰楚国求救。但是楚成王并不想与晋国再来一次大战，尤其是不想与晋、秦

联军争战，郑国使者除了一番空洞的安慰外，一兵一卒也没有求到。

秦、晋大军还未合围之前，王子虎已秘密赶到郑国，住在好友郑国大夫烛之武家中。

王子虎听烛之武说郑文公发慌，不觉笑了，道："以吾之见，纵无楚兵相援，郑围亦是可解。"

烛之武忙问："上卿有何妙策，能解郑围。"

"大夫素以能言闻名于世，若说退秦兵，则郑围必解。"

"说退秦兵，料也不难。只是城外敌军十停中晋军倒占着七停，就算秦军退走，也无损敌军之威啊。"

"秦军若退，则晋军必生退意。到时郑国稍作退让，即可解围。"

"上卿所言，有何为据？"

"楚国败后，天下能与晋国争强者，唯有秦耳。秦又与晋为邻。秦军一退，晋、秦两国必生嫌疑矣。晋侯唯恐秦伯会袭其后背，岂肯将大军久耗坚城之下？"

烛之武眼前一亮，不禁对王子虎深施了一礼，道："上卿之言，惊醒梦中人矣。"

当日，烛之武进宫面见郑文公，献上他的"退敌之计"。郑文公大喜，自是依允。入夜，烛之武系着绳子，缒城而下，潜入秦国大营。秦穆公和由余尚未入睡，正坐在中军大帐中商议军情，闻听烛之武潜至，立即召见。

烛光下，秦穆公见烛之武满头白发，不禁问道："大夫高寿几何？"

"外臣今年七十三岁。"烛之武向秦穆公深施一礼，恭敬而从容地回答道。

"啊，您这么大年岁，还在为国奔波，实是可敬。只是郑国眼看就要灭亡，您如此奔波，恐也无用。"秦穆公笑着道。

“天下强国，莫过于秦、晋。如今秦、晋兵威齐至，郑国不愿灭亡，也非得灭亡不可。只是外臣觉得，灭亡郑国，对秦国并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郑国离晋国极近，旦夕可至。而秦国须经山川险阻，士卒疲惫至极后，方可到达郑国。如此，郑国就算灭亡，成为秦国的边邑，秦国也无法守住。而晋国却可与郑国相连，国势几近增加一倍。秦国与晋为邻，晋之国势大增，必是秦之国势大弱。晋国可灭郑国，为什么不可以灭秦呢？今日秦国若肯退兵，使郑国得以保全，则郑国感激之下，将事秦国为父。而中原诸侯，从此以后也会知道——若有秦国相助，就不会受到晋国的欺负。”烛之武说完，又对秦穆公深施了一礼。

“这……”秦穆公沉吟着，让烛之武暂且退下，待明日等候他的回答。

“以爱卿之见，烛之武所言是否有理？”秦穆公问着由余。

“烛之武所言极为有理，只是说错了一句话。”由余笑道。

“他说错了哪一句话？”

“烛之武说郑国若灭，晋国国势会增加一倍，这句话说错了。”

“的确错了。郑国狭小，人众不多。晋若得之，虽能增加国势，哪里又能增加一倍。”

“不，晋若得郑，国势决非增加一倍，至少会是三倍。”

“三倍？”秦穆公一愣，问，“这是从何说起？”

“郑国固然狭小，却南控楚地，东控齐宋，又紧连周室。晋若得之，各国咽喉如在晋之掌中矣。且周室本已畏晋如虎，若处晋国所及之内，必为晋之‘藩属’，如此，则晋侯之命，亦是天子之命矣。”

“不，不行。晋国若强至此等地步，岂容秦国存于世上。”秦穆公叫了起来。他之所以从晋出征，是想显示兵威，让天下诸侯明白——强国绝不仅仅是一个晋国，天下诸侯在敬重晋国的时候，也不应忽视了秦国的存在。可现在看起来，他的从晋出征，不仅不能显示兵威，反而会使秦国的存在变得危险起来。

次日，秦穆公不仅答应退兵，还让由余和烛之武歃血为盟，约

为“兄弟”之国。歃血为盟的仪式一结束，秦穆公也不向晋国告辞，立即和由余、孟明视带领大军撤围回国，并将杞子、逢孙、杨孙三人留下，率领两千步卒帮助郑国守城。这样，秦国已和郑国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晋国攻打郑国，就是在攻打秦国，必将遭到秦国的严厉反击。秦穆公知道如此一来，秦、晋两国算是立刻由“甥舅之国”变成了敌国。

然而他又不得不如此，烛之武和由余的一番话，已使他彻底明白——两强相逢，除了生死决战之外，并无任何第二条路可走。他总是想起当初晋文公毕恭毕敬向他献歌《沔水》时的情景，那时晋文公俨然是以秦国的藩臣自居。当他回以《六月》之歌，表示秦国将帮助晋文公夺取君位时，晋文公感激地向他行了跪拜大礼。

他遵守诺言，帮助晋文公夺取了君位，以兵威慑服了晋国的叛臣。可是晋文公却没有遵守诺言，成为秦国的臣属之国。更令秦穆公气恼的是，晋国没有成为秦国的臣属之国也还罢了，却偏偏成了威震天下的霸主之国。就连秦国，也不得不“听从”其盟主之命，大失国威。

天下霸主，原是秦穆公梦寐所求的“大业”，却不料先被晋文公抢到了手里。秦穆公痛切地感到——晋文公和晋惠公、晋怀公一样，都是喂不熟的白眼狼。而且晋文公还是一个极为狡猾、极为狠毒的白眼狼。秦穆公在晋国的白眼狼那儿上的当太多了，他再也不想上当了！

第八章　晋郑丧主秦出师　王孙预言成谶语

秦国突然撤兵，并且与郑国结盟的消息传来，引起晋军大营一片哗然之声。众将愤怒至极，纷纷向晋文公请战——追上秦军，生擒秦伯，然后再回过头扫灭郑国。

先轸更进言道："主公贵为盟主，天子之下，唯一人耳。秦伯背信退兵，是视主公为草芥矣。今若放过秦伯，主公霸主之威，必然大受损害，将难以号令诸侯。秦军所行不远，臣请领一行之军击之。班师之卒，思乡心切，最无斗志，当可一战而胜。"

晋文公对秦穆公的举动亦是愤怒无比，几欲发狂。但他冷静下来一想，也觉不足为奇——秦、晋并为两强，势不相下。今日晋国独盛，秦国岂能相容？他早就该料到这一点，却被霸主的威仪炫耀得晕头晕脑，忘乎所以，以为秦国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诸侯之国。

其实他的敌人根本不是卫、曹、郑这些势弱之国，他的敌人只能是楚、齐、秦这些强大之国。眼前齐国已衰，楚国已败，晋国的敌人也就只剩下一个——秦国。可是他却糊里糊涂把秦国看成盟好之邦，居然答应与秦国共同征战。

秦国大军不辞而别，还是幸事，若其趁晋不备，发动突袭，则晋国辛辛苦苦争夺的霸业，势将付之流水。不，不是秦军没有突袭晋军，而是秦军兵力不足，未敢发动。若秦军兵力稍强，则早已杀入帐中，割了寡人首级！晋文公想着，背上全是冷汗，并不理会先轸之语，目视狐偃，问："舅氏以为寡人该当如何？"

"秦非一般诸侯可比，纵可一战胜之，于其国势，并未削减。况秦乃晋之婚姻之国，有相助主公得国之恩。楚极无礼，主公尚退避三舍，以报往昔之恩。今日主公不击秦军，亦可尽报往日之恩矣。然从今以后，秦、晋已成敌国，将势不两立。晋国大军，不可久留坚城之下，宜速回国，防备秦军。"狐偃说道。他自兄长狐毛去世后，锋芒减弱了许多，非国君主动相问，很少出谋献策。而且，他的身体也衰弱了许多，无复往日那种勃勃如少年一般的精力。

“嗯，舅氏之言，甚合寡人之意。”晋文公满意地说道。

“依此说来，我等白来一场不成？”先轸不服地问着。

“当然不能白来一场。”晋文公说着，发下主帅之命，三行之军一齐出动，除了秦国帮助防守的北门之外，对其余东、南、西三门发起猛攻。与此同时，晋文公又派出使者进入城中，声言晋军愿意退兵，但郑文公必须答应两个条件：

一、迎接公子兰回国，立为太子。

二、叔詹必须交给晋国。

郑文公见秦兵已退，晋军仍是猛攻不止，更为惊骇惶恐。待听说晋军愿意退兵，不觉喜出望外，对晋人所提的两个条件立刻答应了下来，没有丝毫犹豫。

当初因为太子华谋逆，郑文公震怒之下，要把儿子们全都杀掉。郑国公子们惧怕之下纷纷逃奔到齐、晋、宋、卫诸国，以致郑文公身为堂堂的国君，宫内竟没有一个日后可以承袭君位的儿子。郑文公为此深为后悔，想让儿子们回来，一时又找不到合乎他尊严的借口。逃奔到晋国的公子兰尽管不是他曾经最喜欢的儿子，但也不是他曾经最讨厌的儿子，让其回国成为太子，也无不可。

叔詹是郑国的上卿，如果交由敌国处置，未免对郑国的“尊严”大有损害。但在此兵临城下的情势下，郑文公也顾不得许多了。他让人找来叔詹，流着泪说：“晋国蛮横无礼，非索要爱卿不可。寡人宁可国亡，也不能献出爱卿啊。”

叔詹一听，不觉苦笑了起来，知道他该怎么说了。他恭恭敬敬地对郑文公行了大礼，站起身来道：“臣下从前劝主公要礼敬重耳，主公却是不听。臣下无奈之下，派刺客去截杀重耳，以除我郑国后患，不幸未能成功。如今重耳已为晋君，自不会将我放过。臣下身为上卿，岂能贪恋性命，而误了国家？如果臣下之死，能挽救郑国的灭亡，那只能是臣下的大幸。”说完之后，叔詹坦然走下朝堂，伏于阶下自刎身亡。郑文公大哭一场后，令人割下叔詹的脑袋，送至晋军大营。

晋文公见到叔詹的脑袋，不禁哈哈大笑，下令撤围退兵。郑文公大

大松了一口气，遣大夫石申父、侯宣多二人，随晋军进入绛都，迎回公子兰，立为太子。

晋文公回至国中，立即发举国丁壮，大筑河西之城，防备秦国，并改革军制，取消三行，编为“新上”、“新下”二军，连同原先的三军，共为五军。成为天子之下诸侯之上的一种奇特军制。

楚成王听说秦、晋交恶，心中大喜，立即遣大夫斗章至晋，与晋修好。晋文公亦不愿继续与楚国为敌，遣大夫阳处父出使楚国，恢复了两国间的互相来往。与楚修好，解除了晋国两面对敌的威胁，使晋文公心下宽慰了许多。

河西之城经过整修，大为坚固。只是负责监修之任的狐偃却劳累过度，一病不起，数月之后在府中去世。晋文公大为悲痛，说：“治国平乱，寡人有赵衰为助。谋敌制胜，寡人离不开狐偃。今日狐偃一去，待行军战阵之际，寡人又能依靠谁呢？”

大夫胥臣言道：“主公且请节哀，臣举一人，亦有狐偃之才，可当大任。”

晋文公来了兴致，问：“是为何人？”

“臣巡视国中，宿于冀地，见一农夫锄地，其妻送午饭，双手平端至眉，跪献与夫。其夫亦躬身相接，如待宾客。夫臣子之德中，莫过于恭敬。其人虽在农耕之中，尚不忘于礼仪，何况立于朝堂？对其妻尚相敬如宾，何况事其君。是以臣甚奇之，与其交谈，更觉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以及列国折冲之道，无不了然在心，实为大才。更为可敬者，其人虽困顿田垅之中，亦不愿投奔他国，欲为我晋国之用。不唯有德有才，更有忠心矣。”胥臣说道。

“不错，此人确为大才。唉，你怎么不早向寡人提起呢？”晋文公惊喜中又带着埋怨之意。

“臣不敢说。”

“这是为何？”

“其人名为郤缺，乃郤芮之子。他见父不明，屡屡相劝，被其父赶

出家门，流落冀地，故郤芮谋逆之时，并未参与其事，亦未遭抄没。”胥臣对晋文公行了一礼，方才说道。

“原来他为郤芮之子。嗯，郤芮虽为恶臣，论其才具，却也非同小可。郤缺既为其子，承袭家学，自然本领不弱。”晋文公说道。

“郤缺不唯有才，更有仁德，远过其父矣。”胥臣欣喜地说道。晋文公的话中，并无丝毫怪罪他推举“逆臣之子”的意思。如此，则郤缺必将得到大用。

“尧、舜至贤，亦有丹朱、商均这等劣子。鲧有大罪，亦有大禹这等贤子。故贤与劣之间，父子未必相类。昔时舜杀鲧而能用大禹，今日寡人杀了郤芮，如何不能大用郤缺？”晋文公笑道。

“主公圣明，虽尧、舜不可相比也。”胥臣又是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尧、舜乃上古圣帝，寡人岂可比之？即以寿数相比，也不可及矣。闻说尧帝寿过百岁，寡人今年已六十八岁，若能活过七十，就已足矣。”晋文公感慨地说道。

“主公仁德高于天厚于地，寿数当远过尧帝。”胥臣连忙说道。晋文公笑了一笑，并未说什么。他当然想活过百岁，但近来身体忽然大坏，连早起视朝，都是异常艰难。只是此等之语，他却不便告知臣下。

看来，寡人得好好想一想身后之事了。先君去世后，寡人兄弟之间自相残杀，太过触目惊心。寡人实在不能让儿孙们重蹈覆辙。内争其国必乱，国乱必为外敌所趁，说不定秦人正在等着寡人死了，好来欺负欢儿呢。齐桓公堂堂霸主，却闹到死后无人收尸的惨况，遗恨九泉，可悲可叹。寡人不仅生前所立的功业远超齐桓公，死后的哀荣亦应远远超过齐桓公。晋文公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做出了许多令朝臣莫名其妙的“昏暴”之事。

他的脾气大坏，常常在朝堂上当众羞辱臣下。受到羞辱的臣下都得到了太子欢的安慰，心中对太子欢非常感激，称颂不已。晋文公还将许多公认的良善之臣赶出了朝堂。而郤缺这等“逆臣”之子，晋文公却请进朝堂，拜为大夫。

到后来，晋文公连儿子们都容不下，声言将把儿子们全都捉起来杀掉。结果儿子们在惊恐中四散而逃，其中公子雍逃到了秦国，公子乐逃到了陈国，公子黑臀逃到了王都。

晋文公的“昏暴失常”，令列国诸侯大为恐慌，却令得秦穆公哈哈大笑：“晋侯忘恩负义，受天所弃，已至昏暴，必将活不长久。”

晋文公果然活不长久，在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一病不起。临终之前，晋文公将赵衰、先轸、狐射姑、胥臣、阳处父诸臣召至榻前，嘱咐众人善辅太子，不仅要承袭君位，还要保住霸业。最后，晋文公紧握着太子欢的手，拼出全身力气大叫道：“吾儿千万不可大意，须得牢记——寡人死后，秦人必将欺负吾儿！吾儿当痛杀秦人，决不可放走一个！决不可放走一个！”言犹未绝，晋文公撒手而逝，双眉尚是紧皱，似有忧色。

太子欢哭拜于地，咬指出血，誓言不忘父亲临终之语。赵衰、先轸、胥臣、狐射姑等人于当日拥立太子欢即位，是为晋襄公。

晋襄公一边治丧，一边连下诏令，召回被其父亲逐出的朝臣，又减免赋税，宽赦罪囚，还派使者至各国报丧，言语谦恭。国中臣民大喜，纷纷言道：新君宽厚仁爱，更胜于先君。各国诸侯也觉满意，认为晋襄公能够谨守礼法，必不至于仗势欺人。

几乎在晋文公去世的同时，郑文公亦是一病而亡，众文武大臣奉公子兰即位，是为郑穆公。郑穆公久居晋国，又得晋力成为国君，心中自是偏向晋国，对“防守”北门的秦军甚是冷淡。杞子、逢孙、杨孙三人大怒，遣密使驰回秦国，言道——郑得秦力，方保全国家，今日郑君新立，背秦事晋，实为可恶。秦穆公听了，亦是大怒，召集群臣，欲大举伐郑。

“不可。”蹇叔立刻说道，“郑地远在千里，士卒行至，必然疲惫。以疲军而袭远方之国，岂能胜之？纵能胜之，又如何守之？劳苦士卒而不能使其获胜，士卒必生怨意，士卒若生怨意，国中只怕难得安宁。”

“远征难以胜敌，寡人岂有不知？然郑国都城中有我秦兵，可为接应，里应外合，岂有不胜之理？”秦穆公不高兴地说着。

“千里行军，难以隐藏痕迹，必为郑国所知，将尽逐我驻郑之卒，

何能里应外合？况且郑国新丧，乘人之丧而伐之，非礼也。”百里奚说道。

这两个老家伙怎么专与寡人作对？秦穆公不满地想着，将询问的目光转向了由余。

“臣以为，若能隐蔽而行，可以征伐郑国。我秦国伐郑，非欲得其地，而是讨其罪也，郑人背盟，秦国若不讨之，何以服天下？郑人失礼在先，秦国后讨之，不为非礼。秦国兵威扬于中原，乃将士多年所盼，只有高兴，何来怨意？”由余说道。

“爱卿所言甚妙，正寡人心中所想也。”秦穆公欣然说道。

“不得郑地，我秦国难道要另立郑君吗？”百里奚迷惑地问。

“那倒不必。我秦国灭郑之后，可将其地送给周天子，以示我秦国尊王之意。”由余笑道，心中极是得意。其实他自上次从郑退兵之时，就已料到今日的伐郑之举。

郑国离晋太近，无论如何，也会屈从于晋而背叛秦国。他和秦穆公已详细商量了征伐郑国的办法，以及灭了郑国之后该如何善后的种种细致之处。这些秘密之事只有他和秦穆公二人知晓，蹇叔与百里奚丝毫不知。虽然他名位上仍低于蹇叔、百里奚二人，但在实际上，已成为秦穆公最宠信的人，言必听计必从。

“晋侯夺天子之地，尚能称为霸主。寡人将一整个郑国奉给天子，还不能争得霸主之位吗？”秦穆公亦是得意地笑了起来。

“郑既服晋，必受晋人庇佑，我军伐之，难免会被晋人攻击。还望主公谨慎啊。”百里奚着急地说道。

“秦、郑之间，险阻重重，晋人若心怀不善，必使我……”

“二位上卿不必多言。秦军之强，晋人早已领教，岂敢心怀不善。就算晋人真的心怀不善，我秦国就敌他不过吗？”秦穆公打断蹇叔的话头，向众武臣望过去。

“嘿！晋军乃手下败将耳，何足惧之！”

“连重耳也是仗了我秦军之势，才能当上国君，他晋国就忘了么？哈哈哈！”

“哼！晋国的国君都被我秦军俘虏过，莫非晋人忘了！”

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武将大声嘲笑起来。众将见晋国称霸天下，晋军威风凛凛，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心里早窝着一团火，巴望着立刻与晋军大战一场。

“哈哈哈！众位将军果然英雄，不愧为我秦国朝臣。”秦穆公仰天大笑起来。蹇叔、百里奚对望一眼，心中都是忧急如焚，却不知该如何阻止秦穆公的伐郑之举。

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冬十二月，秦穆公拜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领精锐兵卒三万人，战车四百乘，兵伐郑国。蹇叔、百里奚无法阻止秦穆公的决断，遂于师出之日，相扶立于大军必经的东城门外，痛哭不止。

“哀哉，哀哉！三万秦国好男儿，竟至埋骨他乡，岂不痛哉！”蹇叔边哭边说道。

“哀哉，哀哉！吾见儿出，不见儿归！痛杀肝肠也！”百里奚哭道。

孟明视、白乙丙见父亲如此，不觉大吃一惊，慌忙奔过来，欲将二位老人拉开。大军出征之时，临师而哭，是犯了“大不敬”之罪，依律当斩。

“吾儿伐郑，必从崤山经过，此地极险，晋军必于此处伏击吾儿。吾儿千万小心，不要将尸骨抛在了那儿啊。”蹇叔拉着白乙丙的手哭道。

“明视儿啊，你蹇叔伯父精于地学，所言决无差错，你可要牢牢记在心里啊。”百里奚说道。

孟明视和白乙丙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哭笑不得。唉！这人老了胆子就变得比兔子还小。两个人在心里嘀咕道。终于，两位老人拗不过孔武有力的儿子，被强行“扶”上高车，回转府中。

蹇叔、百里奚府第相近，二人先至蹇叔府中，等待着秦穆公传来的

诏令。两位上卿临师而哭，并口出不祥之语，不能不传到秦穆公耳中。或许秦穆公大为震怒之下，会下诏将二位上卿杀死。

二位上卿虽然官位极高，但毕竟犯了“该死”之罪。秦穆公杀之，理所当然，并不为过。或许秦穆公会顿然醒悟，改变决断，将伐郑大军追回。毕竟，秦穆公是天下皆知的贤君，不是没有“知错即改”的可能。

秦穆公的诏令果然传来了，是由两个内侍小太监口中传来的——“寡人初见蹇叔，其年已是七十有余，当时若亡，今日墓上之树，定有合抱之粗。”

“哈哈哈！”蹇叔大笑了起来，“主公嫌我活得太久，说我早就该死了！是啊，我已年近九旬，太老了，太老了！不死何为！”

百里奚怎么也笑不出来，哽咽着道：“都是我连累了仁兄，非要将仁兄从鹿鸣村拉了出来啊。”

蹇叔笑道：“这怎么能怪贤弟呢？其实我也不愿老死鹿鸣村啊。能与贤弟同仕秦国，做出一番事业来，已不负平生所愿，死亦足矣。”

“无兄何以有弟？弟愿与兄同死。”百里奚紧抓着蹇叔的手说道。

“贤弟可不能轻生。一者，主公并未嫌你活得太老。二者，明视、乙丙诸后辈还须你来照料啊。吾料秦军必败，只是难以断定诸后辈之生死，万一诸后辈有生还之望，你可不能撒手不管啊。”蹇叔恳切地说道。

“主公他……他太过分了，我拼了老命，也要找他理论一番。”百里奚激愤地说着。

“不用去找。主公的脾气你我还不知道吗？他决不会在这个时候见你。”蹇叔摇着头说道。

“我……我……”百里奚无法说出一句话来，声音都在颤抖。

“你也不要怨恨主公。不论怎么说，主公终究是位贤明之君，他会知道自己错了，也会改其错处。只是主公求霸太过心切，难以静下来仔细想一想。秦国经过你我二人一番治理，根基已固，纵有一时失策，也难撼动国势。以吾之料想，秦国必有霸于天下的那一天。到了那时，秦

后辈之人，决不会忘了你我二人的！”蹇叔坦然而又满带着信心地说着。

数日后，蹇叔在府中逝世，朝中传言纷纷，说是老相国酒喝多了，大醉而死。秦穆公十分哀痛，亲至灵前哭祭，以上卿之礼，厚葬蹇叔。百里奚参加葬礼之后，回至府中便病倒在榻，不能上朝理事。平日秦国朝政赋税，诉讼裁决，乃至粮草接济之事，都由蹇叔、百里奚照管，此时少了二人理事，朝中竟是一片混乱。

秦穆公急了，亲自赶到百里奚府中，探望病情。

“那天寡人只是说了一句气话，没料到老上卿就……就，唉！千错万错都是寡人的错。求您看在明视的分上，到朝上去看看吧，明视他们的粮草接济，可不能断了啊。”秦穆公说道。他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眼圈红红，似有泪珠流动。

哼！君无戏言，你难道就不知道？对秦穆公的“认错”，百里奚并不感动，只淡淡地说道：“由余本领远远超过微臣，主公可将朝政交付与他。”他对由余鼓励秦穆公伐郑的主张极为不满，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训斥由余，却总也找不到。由余似是早有所料，也称病在府，竭力躲着百里奚。

“唉！”秦穆公苦笑了一下，道，“由余甚有计谋，可使其乱人之国，而不可使其治国也。乱人之国，寡人听由余之谋。若论治国安民，寡人只能倚仗老爱卿了。”见秦穆公如此说，百里奚心中才稍感宽慰，觉得秦穆公虽然渐渐昏暴起来，还算是有着知人之明。

“微臣已过八十，近于望九，真正是太老了啊。朝中之事，纵然想管，也是有心无力。主公若是信得过微臣，请将朝政付与子车氏三兄弟，子车奄息、子车仲行、子车针虎三人文武双全，谨慎恭顺，德行才学人所共知，国人呼为‘三良’。这些年来，微臣与蹇叔多得三良之助，方可使朝政不乱。”百里奚说道。

子车氏三兄弟出身微贱，虽有大才，俱列于下士，为朝官中最低之位，蹇叔、百里奚屡欲升迁三兄弟，秦穆公都未应允。其实秦穆公也早知“车氏三良”之才，所以未用，是不想把“恩宠”之功让与蹇叔和百里奚二人。朝臣无论大小，都是国君的“资财”，唯有国君才能对其显示雨露之恩与雷霆之怒。

蹇叔、百里奚若推举的是一般朝臣，秦穆公早就答应了下来。似“车氏三良”这等大才，秦穆公就不肯轻易升迁。等两位老上卿都去世了，寡人再大用三良，其必怀感激之心，将为寡人尽死力矣。秦穆公心中常想着。如今蹇叔已去世，百里奚也是难以上朝，秦穆公已到了不得不大用三良的时候。从百里奚府中回到朝堂上，秦穆公立即发下诏令——拜子车氏三兄弟为上大夫，执掌朝政。

由下士到上大夫，连升了六级，子车氏三兄弟深感主公天恩浩荡，入宫拜谢时，俱是哽咽不已，誓言以死相报君恩。子车奄息长于筹算，心细如发，主管赋税及百官之事。子车仲行严明果断，主管诉讼之事。子车针虎精力过人，主管边关进出以及接济粮草之事。而各国来往，藩属拜迎之事，则归由余掌管。不过十余日，朝堂上已是一片肃然气象，无丝毫乱意。

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军一路疾行，很快就接近了王都洛邑。依照礼法，诸侯之军，经过王都，必事先禀告，并卸甲步行，缓缓而过。孟明视觉得秦国既然想争霸天下，不能不对周天子表示敬意。于是他改变趁夜悄悄自王都城外走过的想法，遣使禀告周天子，言秦军将从北门而过，请周室大夫登城观军。周襄王不明白秦军为什么忽然到了都城之下，慌忙传令紧闭四门，让王子虎等人上城“观军”。

但见秦军疾如狂风一般从北城门外掠过，好不威猛。当每一辆战车接近城门时，车上甲士就脱下头盔，跳下车行走几步，复又跃上车去，急速前行。孟明视不想耽误行军，以此来表示“卸甲步行”之礼。

秦军东行，必为灭郑之故。郑国正值国丧，只怕无备，恐会吃了大亏。不论是晋、是秦，灭了郑国俱是与我周室不利啊。王子虎正忧心忡忡地想着，耳边忽然传来嬉笑之声。

他转过头看时，见嬉笑者乃是上大夫王孙满。王孙满很年轻，不过十余岁，所以能名列上大夫，全是承袭父辈所遗之故。对于这种倚仗先辈之功，“窃居”高位的贵族子弟，王子虎一向看不上眼，当下训斥道：“尔不过一童子耳，如何在众人面前嬉笑失礼。”

“吾所笑者，秦军耳，非是不敬众位大人。”王孙满回答着，并无惧色。

“秦军壮健骁勇，登车如履平地，有什么可笑？”王子虎问。

“礼者，诸侯之军过王都之门，须卸甲步行。今日秦军仅脱下头盔，跃于车下复又跃上，是明知于礼而不守之。明知于礼而不守，军中易于生乱。且秦军行速虽快，车乘却不整齐，后车常超于前车。车乘不整，其军令必不严矣。易生乱而令不严，虽其士卒骁勇，又有何为？以吾观之，此次秦军恐难归国中矣。”王孙满笑道。

王子虎听了，大为诧异，不觉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王孙满一番。想不到，他小小的年纪竟有此等见识，日后必为大才。今后我不仅不能轻视于他，还应多多与他结交才对。

“吾家新得良弓一张，上大夫明日肯至寒舍一观乎？”王子虎向王孙满行了一礼，问。王孙满连忙还礼，慨然应允，并无丝毫拘束之态。王子虎很是高兴，不待秦军过完，就与众人告辞，先行告退，匆匆赶回府中。

周室居天下之中，行商贸易甚是便利，朝中有许多大臣喜于行商，从中赚得厚利。王子虎一样喜欢行商，与各国巨商交往甚密。此刻他府中就住着一位郑国贩牛的商人，名曰弦高。

王都中多贵人，贵人多喜食肉，贩牛获利颇丰，弦高每个月都要来到王都，将所贩的肥牛交给王子虎，让王子虎也能均分其利。王子虎想让弦高乘上小车，飞驰回国，报知秦军将伐郑国的消息。此去郑都，才二百余里，秦军数日间就可赶至，纵有弦高报信，只怕也来不及了。王子虎在心中忧愁地想着。

秦军经过王都，宿营于滑国，次日清晨，秦军正欲拔营出发，忽然有哨探相报——郑国使者弦高求见大帅。

孟明视大吃一惊——莫非郑国已知道秦军来袭，故此预派使者求见？他当即传命，让那弦高至中军帐内相见。

弦高年约四旬，穿着中大夫服色，坦然走进帐内。他先世原为郑国大族，后来家境日衰，不得不当了贩牛的商人。他自幼就想着立功边疆，治国安民，列于朝堂，光宗耀祖。可惜他只是一个贩牛的商人，虽然结交了不少显贵，但众人只愿与他言利，不愿听他言政，更无人愿意将他引见给国君，让他能够名列朝班。

当他听王子虎说秦军将伐郑国时，心中大急，一边派随从飞驰回国

报信，一边向王子虎借了套官服，带着十二头肥牛，追赶秦军。秦军行速甚快，他本来追赶不上，但经过一夜行走，到底是赶了上来。

弦高与王子虎等人结交甚久，礼仪熟练，当下拱手对孟明视行了一礼，道："吾君闻听上国之军将至，心中惶恐，故遣在下冒昧前来，以四张牛皮、十二头肥牛犒劳上国之军。敝国虽不甚富，但还另外备下厚礼，待上国之军临于城下时，自当奉送。"

啊，弦高如此说，分明是在暗示——郑国已有准备，正严阵以待。孟明视恭恭敬敬地与弦高周旋一番，并将弦高送出营外。

见孟明视居然相信了他这个冒充的使者，弦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偷着擦去了额角上的汗水。秦军既已相信了我，就算仍欲伐郑，也不会急速行军，我郑国可免灭亡之祸矣。弦高心里想着。乘着小车，向郑国疾驰回去。

弦高刚走，孟明视立即将西乞术、白乙丙二人招来，商议应对之策。

"唉！我等行军千里，就是想对郑国来个出其不意，一鼓破之。今其有备，则难以见功。若兴师围城，大军远在千里，国中粮草必然接济不上。"白乙丙说。

"以此看来，我等岂不是白白辛苦一场？"孟明视懊丧地说着。

"不，决不能白白辛苦！"西乞术叫道。

"是啊，我秦军出征，向来不肯空回。士卒们闻听郑国美女宝物甚多，这才不辞辛苦，千里行军。如今若不伐郑，必至空手而回，恐怕士卒们会不听军令，闹起事来。"白乙丙皱着眉头说道。孟明视听了，心中不觉一凛，大军屯于别国，若然闹事，只怕无法弹压。

"事已至此，我等不若顺手将这滑国灭了，也算不是空劳一场。"西乞术献计道。

孟明视大喜，道："不错，我军驻于滑国边境，其尚不觉，若击灭之，举手之劳也。况且滑乃郑之属国，灭滑也算是给了郑国一个警告。"

“这……无故灭人之国，何以服诸侯？”白乙丙犹疑地说。

“列国之中，多少都有几件尴尬之事，哪里找不到一个借口。”西乞术笑道。秦国三员大将商议已定，立即转过兵锋，杀奔滑国都城。

滑乃弹丸小国，做梦也没料到千里之外的秦国会兴师动众，来攻其都城，仓促之下，根本不及抵抗。滑君连库中金宝也不及收拾，只带着夫人公子勉强逃得性命，投往郑国。秦军不费吹灰之力，进入滑国都城，大肆劫掠，金宝美女满载车中，上上下下，俱是心满意足。

孟明视令军卒押上未及逃走的滑国臣子，询问滑君近日有无尴尬之事。那臣子答道，滑君近日将父妾收入后宫，国中百姓颇多议论。孟明视听了，很是高兴，令军吏写一表章，言滑君无道，荒淫贪暴，居然收纳父妾，大违礼法。然后让人将表章和滑国臣子一并送往王都，以示秦国尊重王室，替王室处置了无道昏君。表章写好，孟明视下令众军驻于滑国都城，且快乐几日，再班师凯旋。

孟明视等人快乐，杞子、逢孙、杨孙三人却大吃了苦头。郑穆公接到弦高随从的密报，立即遣人至北门察看秦国驻防士卒的动静。果然，秦国士卒正在整顿车马，擦拭戈矛，完全处于临敌之态。郑穆公大怒，一边召集军卒包围北门，一边派人告知秦国士卒——尔等久居敝国，想必已生思乡之念。敝国粮米牛羊几为尔等食尽，无可奉送，尔等且去城外，猎些野物带着路上吃吧。

杞子、逢孙、杨孙一听，就知机密泄露，他们在郑国待不下去。就这样“无功”回到秦国，三人又怕受到惩罚，结果带着部众，分头而逃。杞子逃到了齐国，逢孙、杨孙逃到了宋国。

有少许士卒不愿投奔他国，离开大队，往西而逃，正好与驻在滑国的秦国大军会合。孟明视收罗下众士卒，并不加以怪罪，令其随军西返。差不多住了整整一个月后，秦国大军才离开滑国，胜利归来。来时秦军轻装行进，极为迅速，归时秦军上下都携带着丰厚的战利品，迟缓如同蜗牛。

郑穆公闻听秦军西退，这才放下心来，召见弦高，慰劳一番后，厚赏黄金百镒。弦高哭笑不得，磕拜谢恩之后，走出朝堂仰天长叹——吾有报国大志，岂在于区区黄金？

周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27年）夏四月十四日，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领西返大军，行至崤山。

在回返秦国的路途中，崤山一带最是险绝，尤其是南陵、北陵两座山头间一段三十五里长的道路，更令人望而生畏，停步不前。其地上有高坡，下有深渊，只中间一条道路可行。这条道路又异常狭窄，只容一车通过，稍有阻塞就难前行。

来时经过这条路时，秦军轻装而行，锐气正盛，倒不觉得如何辛苦。归来时秦国战车上都装满财物和美女，兵卒亦思乡心切，你挤我拥，以致道路时常阻塞，好半天行不了一里路。

孟明视、白乙丙二人愈行愈是心惊，不觉都想起了蹇叔的话——晋军必于崤山伏击吾儿。吾儿千万小心，不要将尸骨抛在了那儿啊。

“不行！这样走下去简直不成个军阵，若遇敌军伏击，哪里还能争战？”孟明视急了，传命众军暂停前进，整顿行列，士卒不得与辎重同行，弓须上弦，甲须披挂，戈须在握……但军列早已混乱不堪，孟明视的命令不仅约束不了众军卒，反而使得众军卒都埋怨起来，疑心将官们要借此独吞辎重车上载着的财物。

正在秦军大乱之时，高坡上忽然鼓声大作，草丛间竖起无数面大旗。孟明视举目看去，见那大旗上都绣着一个斗大的“晋”字。

第九章　穆公恸哭失三军　笙箫合奏许芳心

“啊！果然是晋军在此埋伏！”孟明视大惊，慌忙传令布阵迎敌。但在险绝的山道上如何布阵迎敌？况且秦军已乱，军令不畅，无法达于士卒。

只听得轰轰巨响，无数檑木山石自高坡上砸下。更听得弓弦劲急，漫天羽箭如飞鸦齐射而至。崤山道中顿时变作了黄泉地府，处处都是惨呼之声，血光冲天而起。转眼之间，秦军已死伤过半，剩下的士卒惊怖地叫着，东躲西藏，将许多人都挤下了黑沉沉的深渊。

“杀啊——”晋军大呼着，从高坡直冲而下，势不可当。

秦军的锐气被彻底摧垮，根本无力抵抗，俱被生擒。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亦成了晋军的俘虏。

秦军袭伐郑国，耀武王都北门时，早有晋国使者将消息飞驰报与绛都。晋国君臣俱是大怒，在朝堂聚会相议，定出秦国三大罪状——

> 一、晋乃霸主之国，秦欲征伐，不相禀告，是为“大不敬”。
>
> 二、郑国先君新丧，趁丧而伐无罪之国，是为“大违礼法”。
>
> 三、扬威王都，欲以兵威侵凌天子，是为“不尊王室”。

“先君临终，还不忘告知寡人——秦人必欺寡人，寡人当痛杀秦人，决不可放走一个！”晋襄公在朝堂上大声说着。

“先君在日，秦人已背信弃义，为我晋国之敌矣。秦人归国，必从崤山经过，我军于此设伏，定能大败秦军，一个也不让他们跑掉。”先轸满怀必胜信心地说着。

晋襄公大喜，自为主帅，拜先轸为中军主将，有代国君指挥行军战

阵之权，并择定吉日，领兵于崤山设伏。

依照礼法，正在服丧期间的晋襄公把丧服染成黑色，以避不吉。晋军夜行昼伏，隐于崤山数天，而山外之人犹恍然不觉。晋、秦并为强国，晋能胜秦，又是一件震动列国的大事。且两军交战，一方纵然大败，也只伤亡过半而已。而秦为晋之劲敌，却一战竟至全军覆灭，更是骇人听闻。

列国纷纷传言——晋国新君不仅宽厚仁爱胜于先君，其武勇刚毅，亦是远远超过先君。众诸侯争先入贺晋国，称颂晋襄公，以霸主之礼拜见晋襄公。晋襄公得意扬扬，大赏群臣，以先轸为首功，拜为上卿，与赵衰同列。

先轸闻晋襄公之赏，喜不自胜，日日排宴，庆贺不已。

赵衰不禁叹道："先轸不知谦让，有大将之才，无大将之度，恐不长久。"

大赏之后，自是大罚。晋军上下俱是有功，无人可罚。只是有赏无罚，晋襄公觉得难显其"霸主"之威。于是召集众臣，在朝堂上商议处置秦国俘虏的办法。

"先君深恨秦人无义，当以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敬献祖庙，然后送至先君灵前，斩首致祭。"先轸带着满口酒气，大声说着。

"不可。秦、晋乃婚姻之国，秦虽无礼，晋不可无义。秦、晋两军争战甚多，秦军胜之，并未斩我之大将。我军胜之，亦不可斩秦之大将。"一位大臣说着。

先轸转过头看时，见出言者乃为新拜之上大夫郤缺，不禁大怒，厉喝道："尔乃逆臣之后，贼心犹未改之，何敢言朝廷大事，还不给我滚了下去！"喝声中，竟欲抬腿向郤缺踢去。他想，我等出生入死，跟着先君逃亡十九年，返国之时，尚未得到上大夫之位。你一个逆臣之后，仅凭先君临死前的一句昏话，就当了上大夫，真是岂有此理？

见先轸踢来，郤缺并不躲闪，忍痛挨了一腿，厉声道："郤缺名列朝臣，自当言朝廷之事。上卿虽然位高，岂能不容朝臣出言？夫朝臣者，乃国之朝臣也，非上卿之私臣。上卿辱及朝臣，即是辱于国也。况

朝臣进退，唯有主上决之。上卿不待主公之命，竟欲斥退朝臣，是何居心？”

“这……”先轸一愣，酒意略醒，慌忙跪在晋襄公面前，“臣有失礼仪，该死，该死，然郤缺之言……”

“好啦，好啦，你们别争啦。明日再议，明日再议。”晋襄公扫兴地说着，退朝进入内宫，依照惯例，向季隗问候。

晋文公后宫有夫人名分者，大都已经去世，唯剩季隗一人。季隗此时名为国母，晋襄公虽然非其亲生，亦应日日行昏晨问安之礼。见到晋襄公面带不悦之色，季隗不禁奇怪地问：“吾儿大胜强敌，为何反倒不高兴？”

晋襄公将先轸和郤缺在朝堂上争吵的情形讲了一遍，道：“先轸目无寡人，实为可恨。若先君在日，他岂敢如此？”

在晋文公出亡之后，季愧甚得秦人看顾，对秦国一向深有好感，此时趁机进言道：“先轸之言，太过分了。昔日秦君擒了惠公，礼而归之。我晋国乃霸主之国，难道反而比不上秦君大度吗？再说，败军之将，例必斩首。楚将成得臣一败，即伏剑自尽。秦国军法，料也与楚国相差不多吧。”

晋襄公听得连连点头：“不错，寡人乃是霸主，哪能比不上秦君大度呢？”他当即发下诏令，释放秦国三将，纵其归国。

次日，先轸上朝，又劝晋襄公斩杀秦国三将。

“国母恳情，求放秦国三将，寡人已遵令从之。”晋襄公心虚地说着。不知为什么，他见了先轸，便不由自主地生出惧意。

先轸听了，勃然大怒，急火攻心中“呸”地一口唾沫吐在晋襄公脸上，大叫道：“武将们拼了性命，冒死擒住敌人，主公却听从妇人之言，轻易地放走了仇敌。主公莫非忘了先君之言——当痛杀秦人，决不可放走一个吗！主公如此昏昧不明，晋国离灭亡的日子，只怕是不远了！”

听先轸提起父亲的遗言，晋襄公心中大震，顾不得擦去脸上的唾

沫，连忙向先轸认错，并派大将阳处父追回秦国三将。过了几日，阳处父垂头丧气地回到都城，禀告道："秦国早在黄河边上派有接应之人，等微臣追上去，孟明视他们已上了船，还留下一句话，说——三年后再来报答晋国国君的不杀之恩。"

先轸听了，怒道："孟明视之语，分明是图报复之语也。"

"国之强弱存亡，不在于敌将之生死。而在于我等为人臣子者是否尽心国事，培固国势。若晋国国势固如山陵，谁能撼动？"郤缺说道。

"不错，不错！郤大夫所言，实为至理。"赵衰连连点头。

"至理个……"先轸又是大怒，本欲大骂"至理个屁"，话到口边，又把那个"屁"字硬生生咽回了肚中。

赵衰可绝不是郤缺，能对其"无礼"。许多年来，赵衰一直是晋襄公的"辅佐之师"，且与晋襄公有婚姻之亲。晋国的大事，往往非由赵衰点头不能决断。赵衰之子赵盾、赵同、赵婴等俱拜为大夫，其侄赵穿及族人亦是满布朝中。赵氏已成晋国第一大族，声威显赫，人莫敢犯。

啊，我连赵衰都不敢得罪，为何对国君无礼之至，竟以唾沫相污？朝堂之上，无礼于君，论律当斩，我这不是犯了死罪吗？先轸愈想愈是心惊，偷眼往上看时，见晋襄公高坐国君之位上，双眉紧锁，深有忧色。嗯，主公向来宽厚，哪能将我这无礼之举放在心上。先轸自我安慰着。只是他心底里仿佛从此系上了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坠得难受，怎么也解不下来。

秦军在崤山遇伏，全军覆灭的消息传至国中，整个雍城顿时陷入一片哭声之中。悲伤的浓云重重压在城头，尽日不去。哭得最伤心的人是秦穆公——此一仗将他最精锐的将士伤亡殆尽，只怕数年之内，秦军的元气难以恢复。

由余自囚在家，上书请求秦穆公治罪。秦穆公当着众臣的面，将由余所上之书烧了，说："罪止寡人一身，与爱卿何干？"由余羞愧交加，自请至黄河岸边守候，接应有可能从晋地逃回的将士——并果然接到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

秦穆公闻听三将生还，悲痛中又生出大喜之意。他穿上素服，以示

对阵亡将士的哀悼，然后亲至郊外，迎接三位将军。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见了秦穆公，俱是哭倒在地，请求主公以国法处置。

秦穆公扶起三位将军，哭道："寡人不听蹇叔之劝，而使众将身受奇耻大辱，实为寡人之罪也。"哭罢，召集众军，仍以三将为军中之帅，倍加礼敬。三将感激流涕，磕头出血，誓言不负君恩，必报丧师大仇。

拜谢之后，三将各自回府。孟明视闻听父亲病重，衣不及换，慌忙奔至后堂，跪在父亲的病榻前，乞求父亲恕他不孝之罪。

百里奚欣慰地笑了笑，道："为父留此一口气，就是为了见吾儿一面。主公容吾儿不死，实为明君。吾儿不可不报主公此天高地厚之恩。吾儿勇而耐劳，是其长处，然吾儿轻敌浮躁，又实为其短处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吾儿须牢牢记取。唉！行军征战之事，关系千万人身家性命，吾儿一定要慎之，慎之啊。"

孟明视含泪说道："儿当牢记父亲教导，决不轻敌浮躁。"

"从军士卒，伤亡太多。吾儿得以生还，切不可忘了众枉死的军卒啊。吾死之后，吾儿当尽舍家财，厚恤阵亡军卒家属，切不可贪恋财物，致使怨气凝结。"百里奚叮嘱道。

"父亲大人乃国之梁柱，怎可言……言……言此不吉之语。"孟明视哽咽着说道。

"人生难免一死。但求死得其所，便已足矣。"百里奚愈说声音愈是微弱。和儿子的一番对话，已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

百里奚之死，令秦穆公大为悲伤，亦亲至灵前哭祭，并停朝数日，以示对百里奚的哀悼之意。待百里奚下葬之后，秦穆公拜由余、公孙枝为上卿，分列左、右庶长。秦穆公又升迁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为中卿，主掌军务。

孟明视遵听父言，尽散家财，厚恤阵亡士卒。并日日与西乞术、白乙丙操练军卒，习练战阵之法。秦国军卒们大为感动，用心习练战阵，一扫往日只爱野战、军令不整的陋习。秦穆公见孟明视等不忘战败之耻，心下甚是欣慰。因静极思动，遂令子车奄息护驾，前往岐山行猎。

车马刚已布好、正欲出行之时，忽有一小车直驰入队列之中。秦穆公抬头看时，见小车中立着一位少女，明眸皓齿，美艳如花。

“弄玉，你不好好在宫中玩耍，出来作甚？”秦穆公板着脸，做出一副极不高兴的样子。

弄玉是秦穆公最小的女儿，不仅美丽，且自幼聪明绝顶，尤善音乐，筝笛琴瑟，无一不精。其中又最爱吹奏玉笙，音若百鸟和鸣，令人听之心旷神怡。

秦穆公对弄玉爱若掌上明珠，每当坐朝之后，必听弄玉吹笙一曲，方能安歇。有时候出城游猎，他也将弄玉带在身边，以免寂寞。但是近来，他既很少听弄玉吹笙，游猎时亦很少带上弄玉。

“君父，女儿犯了什么错，你这么不理会女儿？”弄玉噘着嘴，边说边跳下小车，跃到秦穆公的高车上。每次弄玉跟随秦穆公出外游猎，都是与秦穆公同乘一车。

“你是寡人的命根子，有什么错？有错的只是寡人。”秦穆公笑笑，并未将女儿赶下车去。他觉得有许多话该对女儿说说，让女儿跟着走一趟也无不可。

车驾出行，自北门而出，往岐山驰去。一路上山青水碧，草木繁盛，时时现出平整的田野。几只黄鹂鸟从高车旁飞掠而过，融入碧蓝的天空。

“外面真好玩。我可不喜欢待在宫里，君父今后要多带女儿出来才是。不然，只怕女儿闷死了，没人吹曲子给您听呢？”弄玉快活地说道。

“唉！这次是我们父女最后一次同乘游猎，实在是让为父……”秦穆公伤感地说出了半句话。

弄玉一惊，忙问：“君父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秦穆公慈爱地一笑：“傻孩子，你都十六岁了，早该出嫁啦。你成了别人家的夫人，怎么还能跟随为父同乘游猎呢。”

“君父，女儿……女儿……不嫁，不嫁！”弄玉垂下头，眼中满是泪

水。

“傻孩子，女儿大了就出嫁，乃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唉！这些话，论理该你娘对你说的。可谁让寡人自幼把你当男孩子养，太娇惯你了呢。嗯，今后你到了夫家，可不能任性，要做位贤惠夫人啊。”秦穆公感慨地说着。

“不，我不嫁！”弄玉说着，眼中的泪滴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扑簌簌掉落下来。

“看，刚才还在说你任性呢，你就又成了这个样子。”秦穆公不高兴地说着。

“不……不是女儿不听话，是女儿舍不得离开君父。”弄玉好不容易才止住泪水，低声说道。

“寡人也舍不得你啊。论理呢，你是寡人最喜欢的女儿，应该嫁给一位大国的国君才对。可是大国的国君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那重耳伯侄二人就是个例子。寡人想来想去，还是把你留在都城为好。虽然这样你只能做一个大臣夫人，却可以常常进宫来看望寡人，让寡人听你吹吹曲儿。”秦穆公笑着道。

“君父想……想把女儿嫁给哪位大臣？”弄玉脸红红地问着，声音低如蚊鸣。

“寡人的爱女，自然不能嫁给一般的大臣。寡人早想好了，白乙丙的夫人去世了，你就嫁给白乙丙为夫人。”秦穆公说道。

“什么，君父竟然要把女儿嫁给……嫁给一个老头子吗？”弄玉又惊又怒地问道。

“白乙丙也不算太老，离五十岁还差一点嘛。他的父亲蹇叔活了九十岁。白乙丙看上去比他父亲壮实多了，活上个八九十岁也不是难事。你一定能做上几十年的正室夫人，享尽荣华富贵。唉！你不知道，寡人说话太重，让蹇叔……总之，寡人对不起蹇叔，就该对他儿子好点。”秦穆公耐心地说道。

“君父要……要对蹇叔的儿子好，也……也不该害了女儿啊。”弄玉

气愤地说道。

“寡人怎么会害了自己的命根子呢？你听寡人好好跟你说说。寡人老了，只怕活不了几年。这大好的基业就要留给太子。可太子他仁厚有余，刚勇不足，只怕……只怕守不住寡人辛辛苦苦挣下的这个大好基业啊。寡人得为太子留下几个好辅臣。这辅臣的好与不好，关系实在太大。齐桓公称霸天下，威风凛凛，古今少见，死后却无人收尸，儿子们自相残杀，把个费了千辛万苦挣得的霸业抛入流水，下场好不凄惨。寡人辛苦一生，可不想到头来落了个齐桓公的下场。重耳不是个好东西，却给儿子留下了好辅臣。这好辅臣就是赵衰呀，有了赵衰的辅佐，重耳死后，晋国不仅没有大乱，反而把我秦国打得大败，霸业更加稳固。赵衰为什么这样尽心尽力地辅佐晋国的新君？一来他是个忠臣，二来他是重耳的女婿，有贤内助帮着他呢。当初重耳的女儿赵姬下嫁时，赵衰都快六十岁，可比白乙丙老多了。赵姬能嫁赵衰，寡人的女儿为什么不能嫁给白乙丙呢？弄玉，太子一向对你爱护有加，你就不能帮帮太子吗？孟明视、白乙丙就是寡人留给太子的辅臣，寡人必须让他二人对太子尽心尽力。可寡人死了之后，又怎么能让孟明视、白乙丙尽心尽力呢？这就要靠寡人的乖女儿弄玉了。你那么聪明，远远超过晋国的赵姬，一定会让孟明视、白乙丙尽心尽力辅佐太子，使我秦国基业永固，进而争霸天下。”秦穆公恳切地说着。

不，我不嫁给白乙丙！我不学赵姬！我是弄玉，不是赵姬！弄玉在心中叫着，也只能在心中叫着。她知道，父亲是国君，君无戏言，说出的话，不可能改变。她嫁给白乙丙，看来亦是命中注定，不可能改变。

岐山在周室勃兴的年代，就辟有猎场，供周室贵族游猎。后来周室东迁洛邑，这岐山猎场，也就遗于秦国了。往日每到猎场，秦穆公总要亲自射猎一番，显示武技。今日因见女儿不愿嫁给白乙丙，秦穆公心中烦恼，并未射猎，只坐于土坡之上，观看众护卫在坡下的围猎之态。

弄玉低头坐在父亲身旁，眉眼之间犹有泪痕。忽然，坡上的溪流边停下一对丹顶鹤，低头吸水，模样甚是惹人怜爱。见仙鹤只在四五十步外，秦穆公顿时来了射猎的兴致，令护卫们拿来弓箭，扣弦欲射。

弄玉对仙鹤之类的鸟儿甚是喜欢，此刻虽在忧伤之中，也不觉对那仙鹤关心起来，暗暗在心里叫着，鹤儿快飞起来啊。君父的箭法那么准，射出去你们就活不了啦。唉，你们真可怜，就像我一样，逃不脱上天降下的灾难。

仙鹤们自然感受不到弄玉的关心，仍是悠闲地在溪边吸着水。就在秦穆公张弓对准仙鹤将要射出羽箭的时刻，山崖上陡地响起一声玉箫的脆鸣，回应在山谷之间。

“哗啦啦——”仙鹤展翅而起，飞到了碧蓝的天空上。

“嗖——”秦穆公的羽箭射了个空，擦着仙鹤的爪底掠过。

“哈哈！仙鹤飞走了，飞走了！”弄玉忘情地大笑起来。

秦穆公却是恼羞成怒，把长弓往地下一抛，喝令众护卫把山崖上吹箫的人抓下来。众护卫如狼似虎般答应一声，向山崖上疾奔过去。不一会，众护卫已押着一个年在二十上下、身穿葛袍、相貌清雅的少年人走了过来。弄玉看着那少年人，心中一动，脸上不觉飞起两朵红云。她在良宵之夜，常常会梦见一个少年与她携手相行在花前月下。那梦中的少年和这眼前的少年，几乎生得一模一样。

秦穆公见来人仪表不俗，怒气消了许多，问：“你为何人？如何不避寡人行猎，突发异音？”

少年人并无惊惧惶恐之意，从容地向秦穆公行了一礼，道：“草民姓萧史氏，排行十三，人称十三郎。只因性爱山野，故在此崖结庐，每当风清日朗之时，吹箫自娱，久之群鸟识音，闻箫竞相飞舞。故草民实非擅发异音也。无礼之处，还望主公恕罪。”

“哦，原来你是萧史氏家的人，难怪，难怪！”秦穆公若有所思地感叹着。

“刚才你说，吹箫之时，群鸟竞相飞舞，真能这样吗？如果真能这样，你不妨吹奏一曲，让寡人开开眼界？”秦穆公感叹过后，又饶有兴致地问着。他对音乐甚为欣赏，有时也会拿起玉箫吹奏一曲。

萧史氏虽然本性清高，但面对着国君之令，自是不好拒绝，当下又向秦穆公深施一礼，从腰间解下一支青碧的玉箫，迎风吹奏起来。但听得箫音由轻到重，由低到高、忽然婉转如幽谷清溪，忽然浑厚如岭上松涛，忽然清脆如花间滴露，忽然凝重似古潭龙吟。令人听之恍恍然超于尘世之外，浑不知身在何处。

待箫声停歇，众人如从梦中醒来时，见空中无数仙鹤飞翔，松枝上亦有无数黄鹂、山雀跳跃不止，草地还有五彩灿烂的锦鸡成双成对旋身而舞。

“先生之箫声，已入神仙之境，人间哪能及之？”秦穆公又是感叹不已。

“君父，他的箫吹得好，我的笙就吹得不好吗？”弄玉突然说道。

秦穆公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你的笙也吹得好，且吹来让这位先生指教一二。”

他知道女儿一时接受不了即将嫁给白乙丙的事实，心情未免郁闷难舒。更知道弄玉素来任性好强，只怕郁闷之下，会做出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来。秦宫中曾有公主因不满国君定下的婚姻，自尽身亡。他希望女儿快乐起来，忘掉心中的郁闷。而吹奏玉笙，无疑最能使他的女儿快乐起来。

弄玉立刻站起身，捧着她那支永不离身的碧玉笙，迎着萧史十三郎吹奏起来。萧史十三郎没料到会有这种场面出现，顿时面红耳赤，局促起来。只是随着悠悠的笙声，萧史十三郎又渐渐回复了从容之态。弄玉的笙声虽不及他的箫声那般能令百鸟飞舞，却也别有幽雅之意，如万支翠竹中有清风徐徐吹入，使人神情怡然，浑身通泰舒适。

一曲既毕，弄玉执笙而前，盈盈向萧史十三郎行了一礼。萧史十三郎又是手足无措，慌忙还礼不迭。

“哈哈！”秦穆公得意地一笑，“小女虽居深宫之中，亦对音乐素有研习，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多多指点。”他希望萧史十三郎能多说好话，让弄玉乐而忘忧。

“公主之笙技，可谓至品。若再加磨炼，当能登至极品矣。”萧史十三郎说道。

秦穆公不禁皱起了眉头——萧史十三郎说的虽是好话，却不似他想象的那般好，只怕难以令弄玉乐而忘忧。不想弄玉闻听此语，却是笑生双靥，又向萧史十三郎行了一礼，道：“歌乐一体，有乐岂可无歌，先生能歌一曲否？”

萧史十三郎不敢仰视，低声道：“草民并不善歌。”

“你不善歌，我倒会唱呢。”弄玉笑道。

“吾儿不可无礼。”秦穆公沉下脸，训斥着女儿。堂堂的秦国公主，在野地里当众而歌，传扬出去，那些中原诸侯未免又要说秦国人是夷狄之族，不知礼法。

“君父，您就让我唱一个歌儿，只唱一个嘛。说不定往后女儿再也不能到这儿来了，您就让女儿‘无礼’一回吧。”弄玉楚楚可怜地说着。

秦穆公心软了：“好吧，你就唱一个歌儿，只唱一个。”

其实只唱半个歌儿就足够了。弄玉凄苦地想着，缓缓唱道：

乃生男子

载寝之床

载衣之裳

载弄之璋

其泣喤喤

朱芾斯皇

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

载寝之地

载衣之裼

载弄之瓦

无非无仪

唯酒食是议

无父母贻罹

“你……你竟唱的是这等之曲，气……气死寡人了。”秦穆公大怒，几步跃上前去拉着弄玉，头也不回地向山坡下走去。弄玉的歌声中满含着怨意，使他无法忍受。尤其令他恼恨的是，弄玉居然是当众诉出怨意，丝毫不顾及父亲身为国君的尊严。众护卫以及随行臣子慌忙跟着秦穆公走下山坡。空旷的山坡上，只留下萧史十三郎一个站在青翠的野草上。

秦穆公不知道，女儿歌声中的怨意不仅是唱给他听的，更是唱给那手持玉箫的萧史十三郎听的。山坡下已见不到围猎的秦军士卒，萧史十三郎仍然站在山坡上徘徊着。他精通六艺，自然明白弄玉所唱之曲所含的怨意。弄玉所唱之曲，乃是雅乐中的《斯干》，为贵族们庆祝宫室落成的颂歌。歌曲很长，弄玉只唱了最后两段。她歌唱此曲，无疑是在怨恨父亲因她是女儿，而对她甚不宠爱。

唉，子女不怨其父，礼也。秦国公主生长深宫，怎么能如此不知礼法，当众诉其怨意？何况，看上去国君并非不宠爱与她啊。岐山之下，谁都知晓，国君最宠爱一位叫作弄玉的公主，年年游猎，都要带上弄玉公主。

今日我看到的就是弄玉吧，她当真如同众人形容的那般美丽。不，众人形容的，哪里及得上她的十分之一。弄玉公主不仅美丽，还善于吹笙，又吹得如此之好，真是难得。

唉！她是高贵的公主，如同天上的仙女，能望见她一眼，已是万幸，我还在这儿胡思乱想些什么。萧史十三郎叹了一口气，走向崖顶的茅庐。

茅庐外站着一个青衣童子，看见萧史十三郎，高兴地迎了上来，说：“我还以为少爷给那些护卫们抓去了，正想下山去禀告老爷呢。”

“我又没有犯律条，抓我做什么？”萧史十三郎笑道，走进茅庐。

茅庐不大，正中有一席一案，案上高高堆着数十卷竹简。萧史十三郎坐在席上，展开竹简看着。那些竹简是上古所传之书，名曰《三坟》

《五典》《八索》《九丘》，记载的全为上古之事，最是古奥难懂。但史官之家的子弟，却非要读通这些书不可。

虽然萧史氏不再是史官了，但其子弟，一样须读通这些古书。子弟们若不能读通《三坟》《五典》之类的古书，就不配进入祖庙祭祀。

萧史十三郎是萧史氏中最聪慧的子弟之一，早早就学通了六艺，却一直未能读通《三坟》《五典》之类的古书，没有能够进入祖庙行祭祀大礼，成为家族的羞耻。他的父亲一怒之下，把儿子赶上了山崖的茅庐，宣称儿子若不能读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就不准儿子回家。

萧史十三郎在山崖上已整整待了三个多月，学业的进步却并不太大。他无法集中心思，专意于案上的古书。他的爱好太多，尤其是对玉箫和星象的爱好，已到了痴迷的境地。白天，他徘徊在青山翠谷之间，吹奏玉箫，逗引百鸟飞舞。夜晚，他端坐在高岩之上，观测满天星斗，目驰神迷。

童子小七，本是父亲派来照顾兼带着监视他的“使者”，但早已被他的诚心相待所感动，成了与他“狼狈为奸”、逃避学业的同党。只是夏日易过，到了冬天，他将无法在山上待下去，非回到山下的庄园不可。到时候他又该如何应付父亲呢？萧史十三郎想起来就头疼。

为了冬天的来到，他只得在案前坐下，诵读比星象还要艰深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是他竟然比任何时候都要烦躁，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再一次走出茅庐，立在崖头，举箫欲吹，又放了下来。

国君已经生了怒气，听到箫声，只怕会再一次将他抓起来。而且这一次绝不会是善抓，说不定一怒之下，要斩了他的首级。萧史十三郎在崖头徘徊到黄昏，走进草庐，吃了些小米粥，又立在了崖头上。紫色的暮霭渐渐浓重起来，一轮金钩似的弯月挂在了高高的松枝上。

童子小七和照看门户的大黑犬玩了一会，渐觉无聊，走到萧史十三郎身边，问：“少爷，你天天看这些星星，看不厌吗？”

萧史十三郎一笑，反问道：“你天天和大黑在一块玩，怎么玩不厌呢？”

“大黑能照看门户，有了它，豺狼都不敢挨近我们。你这星星都在天上，挨也挨不够，有什么用？”

“星象的用处极大，知道星象的运行，就可推算四时节气，不误农事。还能以星象判定方位，不致迷失道路。又可对应山川，测定吉凶，用处多得很，说也说不完。”

“真的，星星还有这么多用处吗？只是星星这么多，又怎么去认呢？”

“要学会认识星象，也不太难。星象以东、南、西、北，分为四象，是为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四象中每一象又分为七宿，共有二十八宿。东方苍龙的七宿分别是角、亢、氐、房、心、尾、箕，角宿有两颗星，看起来像是一只羊角，故名之曰——角。亢宿有四颗星……”

“汪，汪，汪……”大黑犬忽然吼叫起来，打断了萧史十三郎的话头。

小七转过身来，惊骇地瞪大了眼睛，失声叫道：“妖、妖、妖精……”萧史十三郎也是目瞪口呆，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茅舍前的石阶上，缓步走上来一位姿容绝美的少女。萧史十三郎如同身在梦中，想开口相问，又不敢问。他怕开口一问，就会从梦中醒来。如此美丽的梦幻，他只想永沉其中。

“汪，汪，汪！”大黑犬叫得更凶猛了，几欲扑到少女的身上。

“大黑，走开，快走开！”小七走过去，拉开了大黑犬。

他并未感到身在梦中，见“妖精”对付不了大黑犬，本领似乎不怎么厉害，胆子顿时大了许多，喝道：“你是何方妖精，敢来迷惑我家少爷？快快招来，不然，我可不客气了。”小七说着，已奔进茅庐，端出了一架黑漆硬弩。这种硬弩威力极大，能同时射出三支喂有剧毒的弩箭，是萧史十三郎用来防备猛兽所用的利器。

“小七，快，快放下！公主，是公主……草民拜见公主！”萧史十三郎从“梦中”醒来，语无伦次地说着，跪倒在少女面前。是公主？小七一

愣，慌忙放下硬弩，跪倒下来。

“十三郎，你快起来吧。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是公主了。”弄玉走上前一步，将萧史十三郎从地上扶了起来。

“您……您不是公主，这是怎么回事？”萧史十三郎困惑地问。

“公主不能私逃，可是我……可是我偏偏逃到你这儿来了。”弄玉垂下头，心中百感交集，兴奋、羞涩、悲伤、恐惧……一齐在她的言语中显现了出来。

“你，你是私逃？”萧史十三郎耳边似巨雷轰轰震响着，心中如潮水乱涌，又是惊喜，又是惊惧……

公主私逃到他这儿来，其中以身相许的含意不言自明。能够得到如此高贵美丽的公主以身相许，他萧史十三郎纵然是身遭万死，此生也不为虚度。但国君岂能容忍女儿私逃？只怕会发倾国之兵，布下天罗地网，来搜捕逃走的女儿。一旦弄玉和他萧史十三郎被擒获，将会面临人世间最残酷的刑罚……

“快，小七，我们走，离开这儿，离得远远的，永远也不回来！”萧史十三郎立刻把弄玉拉进茅庐，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必需的物品。他决不能让国君擒到弄玉，他要尽自己一生的力量和智慧来报答弄玉。

小七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后，兴奋至极。他是一个奴隶，但和萧史十三郎在一起的时候，却从来没有感受到他是一个奴隶。他愿意永远和萧史十三郎在一起，再也不回到山下的庄园里。

很快，萧史十三郎背着包袱，扶着弄玉，走下了山崖。在他们的身后，小七领着大黑犬，也背着一个包袱，手里还端着硬弩，边走边警惕地四下看着。

“十三郎，我们这是在往哪里走？”弄玉柔声问着。巨大的幸福感溢满了她的全身，使她对昏黑的山谷毫无惧意。

“我们是在向西，西方有座昆仑山，昆仑山下有一瑶池，瑶池岸边水草丰满，林果遍地。有无数快乐美丽的人们生活在瑶池四周，他们之间没有官长，没有奴隶，只有一个首领叫作西王母。在那里，男子放牧

牛羊，女子采摘林果，一样受到敬重，并没有什么弄璋弄瓦的分别。”萧史十三郎回答道。还有话他没有说出来——西方不仅是有着瑶池，更有着险不可攀的大雪山，更有着难以逾越的大沙漠。但纵然前面是火海刀山，也不能阻挡住他的脚步。

秦穆公到次日天明，才发觉他的“命根子”不见了。又忙乱了一整天后，他才察觉女儿是和那萧史十三郎私逃了。他暴怒欲狂，立即派出强兵猛将，封锁通往东方的道路——萧史十三郎精通六艺，在东方的中原诸侯国中，至少能谋得一个下大夫的官职。

秦穆公也派人封锁了通往北方和南方的道路。北方是白狄之族，对六艺毫无兴趣，只爱跑马射箭。南方是蜀国蛮夷，不识文字，只识弓弩之物。秦穆公估计萧史十三郎最大的可能是逃往东方。他派人守住北方和南方，只是防备万一而已。至于西方，秦穆公并未派出什么人去看守。

萧史十三郎并非是普通的草民，而是出生在熟知史籍的世家大族里。熟知史籍的人必然熟知天文地理，明白秦国的西方乃是绝地，横隔着无边无际的大沙漠，休说是人，就算是小鸟，也不能飞过去一只。萧史十三郎除非是想自寻死路，才会向西方逃去。

可是，无论在通往东方的道路上，还是在通往北方、南方的道路上，都没有发现萧史十三郎和弄玉的踪迹。秦穆公又在国中大力搜索，每一处城邑、每一座庄园、每一处村落都搜索遍了，仍是连萧史十三郎和弄玉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绝望之中，秦穆公派出敢死军卒，深入西方的大沙漠，搜寻萧史十三郎和弄玉。十队敢死军卒乘着骆驼，分十处走进了大沙漠里。三个月后，只有五队敢死军卒活着回来，但仍然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秦穆公病倒了，茶饭不思，整日说着胡话，脾气暴躁如雷，几乎每天都要杀死身旁的内侍和宫女。对于国事，亦不闻不问。又隔了月余，国中忽然大起传言，纷纷道那萧史十三郎原是上界神仙，为太华山主，因敬慕秦君，爱其贤女，故乘青龙下界，以丹凤招引弄玉，同登上天。

秦穆公听到这等传言，半信半疑，招来由余、公孙枝、孟明视、白乙丙诸人相问。众大臣异口同声恭贺主公“招”得“仙婿”，还说此乃上天降下大吉之兆，主秦国当霸有天下。

见众人都深信不疑，秦穆公心中渐觉安慰，连发诏令——在太华山顶造神庙一座，主神为弄玉，配神为萧史十三郎。遣文武大臣告祭于天，封弄玉为太华山神女，萧史十三郎为太华山神使。将居于岐山之下的萧史氏家族全部迁往太华山，作为祭祀太华山神女的祭户，须日日以酒果祭祀之。

萧史十三郎和弄玉乘龙凤登于天界的传说令秦人羡慕不已，太华山神庙成为无数人向往的圣地。从此之后，谁家找了个好女婿，亲朋同往祝贺时，都会称赞那好女婿为“乘龙佳婿”。

心中宽慰，秦穆公的病也就不治自愈，又关心起国事来。由余等人又是称贺不已，言晋国屡遭挫折，霸主之威已弱了许多，实乃秦国之福也。

晋国遭到的最大挫折是大将先轸战死。其实，先轸本不会战死的，因他曾面唾国君，心中总是不舒服，在与狄人的一场大战中有意不穿盔甲，被狄人乱箭射死。此外，蔡国、许国背叛了践土之盟，又投奔了楚国。晋襄公大怒，拜阳处父为大将，率战车六百乘讨伐蔡、许两国。楚成王亦拜斗勃为大将，以成大心为副，领六百乘战车救援蔡、许两国。

“晋、楚争战，与我秦国大为有利。”由余高兴地说道。秦穆公亦很高兴，遣密使急赴蔡、许两国观战，以便详细了解晋、楚两军的战力。

第十章　三良活殉失人心　平齐服楚振晋威

周襄王二十五年（公元前627年）冬，晋、楚两军隔泜水对峙，已有月余。

阳处父欲攻，又怕不胜，欲退，又惧楚兵趁势掩杀。他左思右想，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先令全军作好攻击的准备，套上战车，披上铠甲，然后使人至楚营挑战——我晋人听说，有文德的人不愿侵犯顺理之事，有武勇的人不肯躲避仇敌。楚人若想争战，我晋人愿后退三十里，让出战场，双方决一雌雄。如果楚人不想渡河，那么亦请后退三十里，让我晋人到彼岸决战。晋、楚乃天下大国，如此耗而不战，不免为天下所笑。

斗勃听了怒道："阳处父竟敢轻视我么？"立时就要下令渡河。

成大心连忙阻止道："晋人如此，实为诱敌之计，欲趁半渡时突袭我军。不如我楚军先退，让其渡河，然后一鼓而大破之，岂不美哉？"

"不错，晋人一向无信用可言，自不会像宋人那么老实。"斗勃点了点头，下令全军后退三十里，等待晋军渡河决战。

阳处父见楚军后退，大喜，宣示三军曰："楚人惧我霸主之兵，已鼠窜而逃。今天寒地冻，不宜追敌，且回国中，来年再大破楚兵。"遂拔营北归。一路上高奏得胜鼓乐。斗勃、成大心率军等了一整天，见晋军不至，使巡哨之卒探听时，晋军已走得无影无踪。

楚军为救蔡、许而来，晋军退走，蔡、许之围自解，斗勃亦下令班师回国。楚国太子商臣告其父曰："今诸侯传言纷纷，晋又大胜于楚，使我楚国威风扫地矣。儿臣听军中偏将言道，斗勃退师，实为私受阳处父黄金千镒，故纵敌兵耳。"

楚成王听之，大为震怒，立即遣使赐剑与斗勃，迫其自杀。成大心见斗勃冤死，悲愤交加，闯入内宫，向楚成王哭诉退兵真情。楚成王懊悔至极，传命商臣擒拿诬告斗勃的偏将，但商臣擒来的却是一个"畏罪自杀"的死人。

啊，这诬告之人分明就是太子啊。当初寡人曾问过斗勃——商臣可否立为太子？斗勃言商臣刚狠有余，仁厚不足，不可立为太子。寡人未听斗勃之言，仍是立了商臣为太子。想必商臣知道了斗勃之语，故记恨在心，伺机报之。唉！如此阴险之人，怎么可以立为太子呢？寡人真是瞎了眼啊。楚成王心中恨恨地想着，不觉存了废弃商臣之心，想另立公子职为太子。

晋、楚两军“大战”的详情，秦穆公了如指掌，不禁哈哈大笑，道：“晋军怯敌至此，已无复往日之锐气矣。”

“听说阳处父班师之后，还大受赏赐，晋君之昏，由此可知矣。”由余亦笑道。秦穆公争雄之心大起，日日检阅士卒，再也不行游猎之事。

周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626年）冬，楚国太子商臣突然发动兵变，率家兵驱散禁卒，包围了王宫。商臣亲执青铜宝剑，率十余亲卫之卒直入父亲的寝殿。

楚成王正在饮酒，忽见商臣恶狠狠扑进殿中，大吃一惊，喝问：“你等执兵前来，意欲何为？”

“大王在位四十七年，已经快活够了，该歇歇啦。”商臣冷笑着，挥剑上前，寒光闪处，早将两个内侍刺倒，血流满地。其余内侍惊骇地惨叫着，四散奔逃。

楚成王浑身一颤，复又一挺，摔下手中玉杯，厉声吼道：“商臣，你想谋杀寡人吗！”

商臣一笑，道：“儿子岂敢谋杀父亲。父亲年纪大了，因病而亡，也是常理。”

“唉！”楚成王忽然叹了一口气，道，“你是太子，寡人之位，早晚都是你的，你又何必一急至斯。”

“哼！”商臣盯着宝剑上的鲜血，冷冷说道，“我不是太子，太子是公子职。大王自以为行事隐秘，却不料左右俱已为我所用。新太子立，旧太子死，列国通例。大王既不容我存在世上，我又怎能不急呢？”

楚成王又是浑身一颤，道：“事已至此，寡人只能听天由命。寡人

一生，别无所好，唯喜食熊掌而已。吾儿若不想日后难见列祖列宗，请命庖人烹熊掌一对，等其熟后而食之。如此，寡人虽死，亦无恨矣。”

“哈哈哈！”商臣大笑起来，“大王到了此时，尚欺我商臣无知么？熊掌难熟，待熊掌烹好，大王的援兵也就到了。大王当日杀兄夺位，能安居王位四十七年，从不在列祖列宗灵位面前有半丝愧意，我商臣又有什么难见列祖列宗之处？”

楚成王听了，大呼道：“老天！你若不佑寡人，如何让寡人安坐四十七年的王位？你若庇佑寡人，如何让寡人落到眼前的结果？老天！你只是个瞎眼老天罢了！”呼毕，楚成王解下腰带，当着儿子商臣的面，悬梁自尽。

楚成王死后，商臣即位，是为楚穆王，并遣使者至各国报丧，言楚成王年老，偶患恶疾，遂至病亡。同时，楚穆王又大肆杀戮，立威朝廷，先后将公子职、子文之子斗般、商公斗宜申、大夫仲归等人杀死。又大封拥护他的朝臣，封师傅潘崇为太师，掌管宫中禁卫，封斗椒为令尹，执掌朝政……

楚成王暴死的消息传到秦国，使秦穆公深以为忧，召集群臣说道：“楚国乱矣，非十数年，不能平之。晋国无南顾之患，得以专力对付我秦国，奈何？”

“我大军尚未练成，不能与晋大战，然可时时袭扰，使其兵疲，然后一鼓破之。”孟明视献计道。秦穆公深以为然，让由余、公孙枝镇守雍城，专意练兵。

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三员大将则统帅边邑之兵，不停地在晋国边境袭扰生事。

晋襄公大怒，拜先轸之子先且居为中军主将，在周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625年）的春天和冬天，连着对秦国发动了两次猛烈的反攻。孟明视似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已无半丝浮躁之气，面对晋军的强大攻势，既不惊慌，也不骄狂，只守不攻，坚持以少量军卒与敌周旋。

春天的一仗，晋军似是大胜，深入秦地数百里，然其损失甚大，阵亡两员大将，折了士卒近万，最后不得不退回国中。冬天，晋国大显其霸主之威，会合宋、陈、郑三国之兵，再次侵入秦国。这一次，晋襄公

发下誓愿，不攻破秦国城池，誓不回军。晋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攻取了秦国的汪、彭衙两座城邑，然后吹打着得胜鼓乐凯旋。

秦军连着两次败于晋国，使许多秦国朝臣大为不满，纷纷上奏："孟明视已被晋军吓破了胆，不堪与晋军为敌，请主公当机立断，另选良将。"

秦穆公笑道："众位切莫性急，孟明视自有破敌良策。"他不仅没有因秦军之败处罚孟明视，还屡次亲至军中，安慰众将士。秦军众将士感激涕零，无不誓言拼死报国，愿与晋军再次决战。

本已臣服于秦国的犬戎、骊戎诸西戎之族，见秦国屡战屡败，不觉又生出反心，暗中输诚晋国，愿做内应，助晋攻秦。晋襄公大喜，欲再次征兵伐秦，却被赵衰阻止。

"吾军虽屡战屡胜，而国库为之一空，且士卒损伤众多，已生厌战之意。秦军虽屡战屡败，然其损伤不众，且勤修国政，上上下下，俱怀报仇雪耻之心，一旦大军会集，将势不可当。我晋国不唯不能出征，且应力避与秦决战，紧守城池。"赵衰深怀忧虑地说着。

晋襄公听了，悚然说道："上卿之言，实为至理，寡人岂敢不从。"

晋军不敢再次征伐秦国，而秦国却已做好了征伐晋国的准备。

周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624年）的夏天，孟明视挑出最精锐的士卒，编为三军，左右两军各有兵车一百五十辆。中军兵车二百辆，共五百辆兵车，四万余士卒。

士卒选定，孟明视请秦穆公监军，誓师伐晋——如果这次不能大胜晋国，臣将死于战场，决不回返！秦穆公欣然应允，拜孟明视为主将，白乙丙、西乞术为副，自为监军，随行督战。

"秦国屡败于晋，不仅失威于中原，连西戎诸族，也起了叛心。此次若不能胜，则国势去矣！寡人亦无面目回国矣！"秦穆公一样抱定了必胜之心。

临行前，秦穆公大出府库财帛，尽赏与众军卒的家眷，免其后顾之忧。秦国上上下下，报仇雪耻之心大为高涨，百姓们俱都叮嘱军中子弟

——勿以家室为念，当奋力杀敌！

誓师之后，秦军大举东进，以势不可当的锋锐兵势，连战连胜，不仅收回了被晋国攻占的汪、彭衙二邑，还袭破晋军重兵据守的浦津关，直抵黄河渡口。晋军没料到秦军的来势如此凌厉迅猛，许多渡船排列在河岸上，不及带走。秦军顺利地渡过黄河，进入晋国的腹心之地。

渡河完毕，孟明视召集三军将士，道："我秦军此次出征，有进无退！吾意当尽焚此舟，众将士以为如何？"

将士们轰然回答道："有进无退，有进无退！焚舟，焚舟！"

秦穆公亦赞叹道："孟明视不愧为我秦国第一勇士矣！"

孟明视焚烧渡般之后，大军不停，一举攻下晋国重镇王官城。此地向来是晋军攻击秦国的大本营，城内粮草堆如山积，器械兵甲不可胜数。秦军所获极丰。败报传至绛都，晋襄公大为恐慌，欲发倾国之兵与秦军对抗。

赵衰又劝道："晋国虚耗过甚，难经大战，纵能胜秦，国势恐无力复振，且暂避秦军锋芒，坚守不出。久之，秦军兵疲，自会退去。"

秦军耀武扬威，直抵绛都，日日在城外百般骂战。晋人似乎都变成了聋子，对秦人的辱骂毫不理睬。

"哈哈哈！晋人都变成了兔子，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与寡人较量。"秦穆公大笑着，胸中久存的压抑之气一扫而空。

孟明视禀告道："我秦军兵临晋国都城，足可扬威天下。不如趁此兵发崤山，收埋三年前阵亡的军卒，洗去旧日耻辱。"秦穆公点头应允。他心里很清楚，晋为大国，可以胜之，难以灭之。大军久留坚城之下，必有所失。

孟明视传下将令——三军向南而进，自茅津渡河，屯于崤山。秦军在晋国境内来来去去，毫不受阻，如同进出无人之国。

时过三年，秦军阵亡士卒的尸首已化为白骨，散落于山崖之下，绝壁之上。风吹来草木呜咽，令人惨不忍睹。秦军众将士含泪收拾尸骨，葬入高坡，立起大坟。秦穆公穿上素服，命人宰白马乌牛为祭，并亲至

坟前，洒酒相敬，痛哭失声。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三员大将亦哭倒在地，悲伤不已。秦军三军将士无不大放悲声，惊起满山雀鸟，哗啦啦遮满了整个天空，投下纷乱而又阴沉沉的暗影。

大祭之礼行毕，秦军高奏凯歌，班师回国。秦国百姓扶老携幼，争出家门，慰劳军卒，欢庆胜利。中原诸侯闻听秦国大败晋军，震惊之下，纷纷遣使西行，争相与秦国结好。西戎诸族见秦国兵威更胜往昔，不禁暗自庆幸——得亏当初并未真的反了，不然，只怕会有灭族大祸。后怕之余，西戎诸族首领亦争相入雍城庆贺，并献上厚礼。秦穆公以盛宴款待诸族首领，嘱其各安本境，做秦国的顺民。众西戎诸族首领俱俯伏在地，誓言永不叛秦。

对于秦国的大胜，周襄王亦是兴奋不已，在朝堂上对众大臣说道："晋国恃其强盛，屡屡欺我周室。今秦国复强，足可与晋相敌。寡人有意发出策命，封秦伯为盟主。诸位以为如何？"

王子虎上前一步，奏道："晋为霸主，毕竟有功于周室。今日秦虽胜晋，难以明指其有功于周室，贸然封之，天下诸侯必不服也。况且霸主不两立，亦不应两封。晋地又近我周室，也不可轻易得罪。以臣之见，可遣使贺秦，以收服西戎诸族之名，赐以金鼓信物。如此，我周室既可得秦之欢心，亦不招致晋国之怨也。"

"爱卿之言，实为有理。"周襄王赞赏地点了点头，当即拜王子虎为使，持金鼓信物赐予秦伯。

秦穆公见周襄王赐下金鼓信物，不禁喜出望外——金鼓者，征战之物也。秦得周天子所赐金鼓，自是有了代天子征战的杀伐之权。有此杀伐之权，虽无周天子的正式策命，秦国亦可称之为霸主，并由史官将其盛事录下，传之千秋万世。

"哈哈哈！寡人做了霸主，寡人做了霸主！"秦穆公不禁仰天大笑不止。

他以最隆重的礼仪招待王子虎，并欲亲赴王都，叩谢天恩。无奈他近来身体日衰，难以远行，只得让公孙枝代他东赴洛邑，拜谢天子之赐。

公孙枝也老了，去了一趟洛邑，回来就病倒在榻，不能理事。秦穆

公亲去探望公孙枝，厚加赏赐。公孙枝借机恳求回归封邑养老。秦穆公想了一会，终于答应了公孙枝的恳求。

由余见公孙枝回归封邑，也上表陈情，告老归养。他看出秦穆公已不似先前那么喜爱“奇谋”，对他愈来愈冷淡。若他不见机而退，继续赖在朝中，恐怕落不下什么好结果。果然，秦穆公立刻准了由余的表章，并未露出丝毫的挽留之意。

公孙枝、由余告老归养之后，秦穆公立即降下诏令——拜孟明视、白乙丙为上卿，领左、右庶长之职，执掌朝政。拜西乞术为大司马，巡视边关，防备晋军偷袭。待一切大事安排妥当，秦穆公就很少上朝，日日在后宫享受歌舞宴乐。

好在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都很尽职，不敢有丝毫大意。且又有子车奄息、子车仲行、子车针虎三兄弟治理百姓，秦国虽是处在“无君”之中，也未生大乱。

瞬息之间，时光不觉过去了数年。一个春天的正午时分，秦穆公坐在高台上晒太阳，渐渐进入了梦乡。

他看到了一条青龙，还看到了一只丹凤。青龙上坐着萧史十三郎，丹凤上坐着弄玉，龙凤相戏，盘旋在五彩的云端里。

“弄玉，弄玉！”秦穆公呼喊着，向高高的天空伸出了双手。萧史十三郎和弄玉只顾在云端里追逐嬉笑着，根本没有向地上的高台望上一眼。

“弄玉，弄玉！你怎么就不理会寡人呢？”秦穆公呼喊着，泪流满面，“弄玉，你是寡人的命根子啊。自从你走了，寡人做什么都没了心思。弄玉，虽然你做了神女，也还是寡人的乖女儿啊，怎么就不理会寡人呢？弄玉，你下来，你下来啊。让寡人好好看看你，好好看看你啊。”

弄玉仍是不回答，手捧玉笙，幽幽吹奏起来。萧史十三郎也将玉箫吹来相合。箫笙之音相合，清雅至极，人间难得一闻。无数仙鹤、白鹭、黄鹂、紫燕、兰鹊、杜鹃、孔雀……飞到弄玉和萧史十三郎身边，翩翩起舞。更有七彩的花瓣自云端里飘洒下来，使人神醉目眩。秦穆公的神志异常清醒，对美丽的鸟雀和鲜花视而不见。他只看得见丹凤上的

弄玉。

“弄玉，你还是不理寡人，还是不理寡人啊。你心里还在怨恨寡人，怨寡人因你是女儿，就不看重你。弄玉，你错怪寡人了啊。当初你一出生，寡人就喜欢得不得了。生了男儿是弄璋，生了女儿是弄瓦，众人都这么说，连内侍们也这么说。寡人一听就生了气，说寡人的女儿偏不弄瓦，偏要弄璋，就将你的名儿叫作了弄玉。如果你不是女儿，寡人一定会让你当太子的，可是天下并没有女儿当太子的呀。寡人正是太看重了你，才让你嫁给白乙丙。寡人其实是将整个秦国的兴亡重任放在了你的肩上，可是你到底太小，不明白寡人的一片苦心。如今寡人活不了多久，这大好的基业就要丢给太子，也不知道太子他是否承受得住。唉！寡人也想不了那么多，一切听天由命吧……”秦穆公正滔滔不绝地说着，忽然停了下来。

他惊骇地发现，天空中陡地涌满了乌云，黑压压地直向弄玉和萧史十三郎逼过来。乌云里怪影重重，似隐藏着数不清的狰狞恶鬼。

“啊——”秦穆公大叫声里，从梦中惊醒过来，只觉浑身冷汗淋漓，寒意彻骨。内侍和宫女们慌忙拥过来，见秦穆公脸色惨白，已无法从席上站起。

“太子……叫太子来。”秦穆公衰弱地说着。众内侍和宫女们一边将秦穆公扶进内殿，躺在榻上，一边急急传令，请太子立刻入宫。太子匆匆奔进内殿，跪倒在秦穆公的榻前。随同太子前来的还有孟明视和白乙丙两位辅臣。

“百里……百里孟明视，蹇白乙丙，你等须用心……用心辅佐太子，勿使太子受晋人之欺，勿使太子失了霸主之业……”秦穆公艰难却又异常清晰地说着。孟明视和白乙丙磕头流血，誓言当肝脑涂地，倾全力辅佐太子，以报答主公的知遇之恩。

“弄玉欲迎寡人，为鬼卒所阻。寡人要带着勇士能臣，去解救弄玉。二位上卿，寡人已留给吾儿，子车氏三兄弟，吾儿就……就给了寡人吧。”秦穆公喃喃说道。

“儿臣遵命，儿臣……遵命。”太子泪如泉涌，不停地磕着头应道。秦穆公听了，露出笑意，渐渐闭上了眼睛。

太子即位，是为康公。一边向各国报丧，一边大办葬礼。此时正值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春二月。计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享年六十九岁。

太子遵从父亲遗命，挑选了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子车奄息、子车仲行、子车针虎亦名列其中。子车氏三兄弟以宽厚之政治民，极得百姓爱戴，国中人人呼其为“三良”，当子车氏三兄弟竟被太子活活送进坟墓，为秦穆公殉葬的消息传开时，国中一片痛哭之声，都城许多人都在家中案上摆放着“三良”的灵位，以最贵重的供品祭祀。

一日，有个白发苍苍的人走在雍城的大街上，敲着两片竹板，边敲边高声吟唱，音韵凄苦：

交交黄鸟（黄鸟飞来飞去兮）

止于棘（落于刺枣之枝兮）

谁从穆公（谁人殉葬秦穆公）

子车奄息（良人子车名奄息）

维此奄息（悲哉，悲哉！子车奄息）

百夫之特（百人之才难相及）

临其穴（阴风惨惨吹墓地）

惴惴其栗（我心哀哀身战栗）

彼苍者天（苍天啊苍天我问你）

歼我良人（杀我良人是何理）

如可赎兮（如若能赎其命兮）

人百其身（身临百死又何惜）

老盲人的歌声，一下子吸引了无数百姓。许多人拿着竹板，或敲着锣鼓，吹着竹箫，跟在老盲人身后。甚至一些守城的兵卒，也加入了其

中。众人一边走，一边奏着悲伤的哀乐，随着老盲人的歌声一起合唱。

歌声如怒潮滚滚压向朝堂，压向内宫。惊慌失措的秦康公连忙召集众大臣，紧急商议——该如何对付愤怒的百姓！

一部分大臣主张立刻派出禁军，将那些胆敢怨恨先君、毁谤朝廷的奸民全都杀了。殉葬之风，乃是列国通例，列国能行之，秦国为何不能行之？况且百姓们只应老老实实地去做百姓，怎敢如此放肆地攻击朝廷呢？

另一部分大臣则主张静观其变，老百姓只要不造大乱，最好不要去管。听这歌声，怕是大半座城的百姓都走到了街上。难道真能把这些百姓都杀了吗？国家没了百姓，大臣们又靠谁来养活。还是让百姓们出出怨气，怨气一出，也就好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孟明视、白乙丙二位辅政大臣也赞同静观其变的策略，劝秦康公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千万不要擅动杀心。秦康公这才做出了决断说："寡人也不愿以'三良'殉葬，只是先君之命难违，难违啊……"

于是，老盲人吟唱的《黄鸟》之曲不仅传遍了秦国，也传遍了整个中原。到后来，列国诸侯的殉葬，使用活人就不似从前那么多了。如果哪个诸侯仍在大肆以活人殉葬，国中必然到处传唱《黄鸟》之歌。

秦穆公以子车氏三良殉葬，大失民心，虽无大乱发生，国中小乱却是不断，孟明视、白乙丙又不擅长民治，忙得焦头烂额，尚难以使国中安宁，以致再也没有力量发出强大的兵势，东出中原，争霸天下。

秦国不得安宁，晋国也陷在了一片混乱之中。在秦穆公去世后，没过多久，晋国的重臣如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等人接连病亡。接着，晋襄公也身患重病，眼看就不行了。

晋襄公立七岁的儿子夷皋为太子，拜赵氏长子赵盾、狐氏长子狐射姑为上卿，执掌朝政，又拜阳处父为太傅、拜先轸之子先都为大司马，共同辅佐太子。晋襄公刚将最重大的几件事办完，就病重而亡。

晋襄公一死，赵氏、狐氏立即为争掌朝政内斗起来。赵盾拉拢了阳处父，要废了夷皋，另立逃亡在秦国的公子雍为君。狐射姑则拉拢了先都，企图另立逃亡在陈国的公子乐为君。

赵盾抢先下手，派心腹刺客公孙杵臼、程婴暗杀了公子乐。狐射姑大怒，亦派刺客暗杀了阳处父。不料那刺客却被禁军士卒当场抓住，供出了指使他行凶的主人。狐射姑见势不妙，慌忙逃到了狄人国中。赵盾心中大喜，一边派大夫士会去秦国迎接公子雍，一边显出宽宏大量的样子，将狐射姑的家属送到了狄人国里。

襄公夫人眼见儿子君位不保，情急之下，亲自到赵盾府中跪地哀求，并许愿将晋国新得的富足之地晋阳封给赵氏，永为食邑。赵盾顿时改变了主意，召集群臣，立太子夷皋为君，是为晋灵公。

这时秦康公已同意晋国的请求，派白乙丙带着二百乘战车，护送公子雍归国，已渡过黄河，行至晋国境内。赵盾潜发大军，突然对秦军发动突袭，将毫无防备的秦军杀得大败，于乱军中杀死公子雍。士会大怒，痛骂赵盾背信弃义，投奔秦国，做了秦国的大夫。

先都等大臣亦对赵盾出尔反尔的举动大为不满，想联合起来把赵盾赶走。赵盾又是抢先下手，令公孙杵臼、程婴率家兵将先都等五位大臣抓起来，加上谋害国君的罪名，全都杀死。晋国朝臣们再也不敢对赵盾生出“异心”，甚至见了公孙杵臼和程婴二人，就吓得浑身发抖。

赵盾在朝堂上说一不二，成了国君之上的“国君”。只是赵盾“压服”了朝臣，却使晋国在诸侯之间名声扫地，郑、陈诸国公然背叛晋国，投靠楚国。

周襄王在做了三十三年夹缝中的天子后，一病身亡。其子王臣即位，是为周倾王。

周倾王元年（公元前618年），赵盾召集宋、卫、许诸国大举伐郑，想一举恢复晋国霸主的声威。宋、卫、许诸国故意迟迟不出兵，使赵盾空劳了一场。赵盾愤怒至极，欲发倾国之兵，征伐宋、卫、许诸国，却听边卒来报，秦军已杀至黄河岸边。秦康公不愿受晋人的欺负，在士会的引导下，发兵报复。

晋、秦两国陷入混战之中，难以解脱。春天，晋国打胜了，夺了秦国的一座城邑。秋天，秦国打胜了，夺了晋国的两座城邑。虽说是两国势均力敌，不过折算起来，晋国更为“吃亏”一些，损失总是多过秦国。

楚穆王暴虐、齐昭公昏庸，国中俱是内乱不断，难以号令诸侯。

郑、卫、鲁、宋、陈、蔡、曹、许诸国亦是祸乱不断，互相攻战不休。晋、秦、齐、楚同时衰落，中原无人称霸，周天子的日子好过了许多。只是周室赋税愈来愈少，一天穷似一天，最后闹到周襄王的葬礼都进行不下去。周倾王无奈之下，厚起脸皮，派出使者至各诸侯国中索要黄金，大失天子威仪。

各诸侯国虽多少给了些金子，却又摆出“财主”模样，对周天子讥嘲不休。周倾王羞愤交加，只当了六年的天子，遗恨而终。

周室众大臣奉太子姬班即位，是为周匡王。一般来说，天子去世后，应立即遣使至各诸侯报丧。各诸侯亦应立即遣使至周室吊丧，并祝贺新王即位，献上一份厚礼。周倾王因负气而死，没来得及指定辅佐之臣。众周室大臣为争夺辅佐之臣的权位，斗得不亦乐乎，居然“忘了”向各诸侯遣使报丧。各诸侯恼恨周室的无礼，自然没有一个人前往周室。周倾王的葬礼成为周室历代天子中最冷清的葬礼之一。周匡王的即位典礼亦成为周室历代天子中最冷清的典礼之一。

赵盾见天下混乱不堪，觉得晋国应该显示一番霸主之威，才不负列国诸侯的“厚望”。为此，他不得不收敛起往日的“威严”，变得宽厚了许多，虚心向众同僚请教。

晋国众臣纷纷献计，言欲恢复晋国霸主之威，须完成四件大事——和秦、定周、平齐、服楚。此四件大事完成，晋国声威定当大胜往昔。

所谓和秦，就是与秦休战，订立和好之盟。只有与秦休战，晋国才能集中力量，威慑中原，做好定周、平齐、服楚三件大事。

定周，就是“排解”周室内争，“帮助”天子定下辅佐之臣。

平齐，就是“摆平”齐国的内乱，使齐国不再生出“谋逆”之事。

服楚，就是“制服”楚国，把臣服楚国的各中原诸侯，重新收归在晋国的“保护”之下。

对于众大臣所出的妙策，赵盾甚是欣赏，积极行动。

首先，他以诈术将士会骗回国中，然后又利用士会与秦国和谈。士会虽对赵盾极为不满，但毕竟是晋国之人，愿意帮助晋国。秦国亦不想

与晋国久战下去，且秦康公对士会甚有好感，遂与晋国结盟，相约不再敌对。

赵盾的第一件大事办得很成功，立刻将大军从西边调往东边，威胁周室。在晋国的强大兵威下，周匡王不得不主动邀请赵盾来排解臣下的争吵。周室臣子分为两派，一派是周公阅为首，一派是上卿王孙苏为首，都想夺得辅佐之臣的地位，好独掌朝政大权。周公阅和王孙苏闻听赵盾要来排解，忙遣密使至晋，送上黄金和玉璧，恳求赵盾“多多提携”。

赵盾收下两份厚礼，派人对周匡王说——周公阅和王孙苏都是良善之臣，俱可担当大任，请天子册封之。周匡王松了一口气，立即册封周公阅和王孙苏同为辅佐之臣。周公阅和王孙苏倒憋了一口气，却也不敢多说什么，委屈地接受了册封，共同辅佐天子。

赵盾的第二件大事，又办成功了。于是征集八百乘兵车，东伐齐国。

齐国又发生了“谋逆”之事。国中混乱不堪。齐昭公病死，由太子舍继位，但不到三个月，即被公子商人和公子元合谋杀死。公子商人本来只是公子元的“副手”，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表现出的狠辣手段远远超过了公子元，令公子元不得不甘拜下风。

杀死太子舍后，公子商人很是谦恭，一再请求公子元继位为君。公子元坚辞不受，道：“在贤弟治下，我能安安稳稳度过一生，心里想起来就很满足，已无他求。如果贤弟对我不放心，赐我一个全尸，我也绝无怨意。”公子商人到了此时，也就“只好”登上君位，是为齐懿公。

赵盾亲率八百乘兵车，渡河东进，很快就逼近了齐国。齐懿公派使者携带黄金千镒、玉璧百双，传话给赵盾道：“如果晋国承认寡人的君位，寡人愿意服从晋国的号令。如果晋国非要仗势欺人，管我齐国的家务事。那么，寡人也能凑够千乘兵车，愿与晋军决一死战。”赵盾想了想，收下齐懿公送来的厚礼，承认了齐懿公的君位。

如此，赵盾又办成了第三件大事。现在，他只要办成最后一件事，就成了恢复晋国盟主威仪的大功臣。

赵盾得意地将大军驻扎在新城，并发下盟主诏令——请宋公、齐

侯、鲁侯、陈侯、卫侯、蔡侯、郑伯、曹伯、楚子、邾子、许男赴新城参加晋国上卿赵盾主持的盟会，以期共尊王室，维护礼法。他这道诏令以爵位排列，将楚国压得极低，仅以四等诸侯的名义和小小的邾国排在一起。

赵盾之所以轻视楚国，是因为楚国亦是混乱不堪。楚穆王已去世，由年轻的太子熊侣继位，是为楚庄王。楚庄王很年轻，自然不能亲执朝政，国家大事俱由太师潘崇和令尹斗椒两位辅佐之臣治理。

潘崇和斗椒从当上辅佐之臣的第一天起，就各不相让。潘崇说东，斗椒偏偏说西，反过来，斗椒说东的时候，潘崇又偏偏说西，弄得楚国众大臣无所适从，整日似无头苍蝇一样团团乱转。

斗椒为扩充势力，尽力将其族人安置于朝堂之上，以致斗氏大臣几乎占了朝中的一半。潘崇则全力扩充禁卫之军，借征战之名，四处搜罗勇士。公子燮为王族中功勋最著者，屡欲谋取令尹之位，俱未成功，心中满是恨意，此刻见国中混乱，遂趁机招纳党羽，图谋杀死楚庄王，夺取大位。斗椒耳目众多，早已察觉公子燮的不轨之谋，却故作不晓，还令族人上大夫斗克参与其中，有意利用公子燮的“谋逆”来打击潘崇。

和斗椒相比，潘崇所立军功甚少，这在极端重视军功的楚国中，难免为人所轻。潘崇急于立下军功，将精锐的禁卒全都带出王宫，出外镇压反叛。

公子燮乘虚发动叛乱，攻进了王宫。潘崇听到郢都发生内乱，慌忙退军。斗椒亦尽出家兵，讨伐贼人。公子燮见势不妙，挟持着楚庄王逃离郢都，欲投奔晋国，却迎头遇上潘崇，被众军卒乱箭射死。

而斗椒则趁乱向潘崇发动攻击，生擒潘崇，“救下”了楚庄王。然后，斗椒以“失职致乱”的罪名将潘崇斩杀，悬首示众。斗椒又恐斗克泄露“机密”，寻了个机会，以“从逆”之罪杀了斗克。如此，楚国的朝政大权，尽归斗椒之手。

楚庄王对斗椒的“救驾”之功大为感激，回到王宫后就再也不上朝了，成天在后宫与姬妾们嬉笑为乐，沉醉于声色酒宴之中。赵盾的诏令直接送到了斗椒手中，楚庄王根本不知其事。

“我楚国早已称王，列国谁不知晓？晋国竟以子爵视我楚国，欺人

太甚！”斗椒大怒，将诏令掷于地上，命人以乱棍把传送诏令的使者打出朝堂。但是斗椒虽然愤怒，却并未派出强大的楚军，北上与赵盾较量一番。斗椒此刻对楚国之外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他唯一感兴趣的，是楚国的王位。

斗氏亦为楚国王族，并非不能当上楚王。可是楚国的强大氏族，亦非只有斗氏一支。斗椒必须把他所有的对手全都杀死，才可夺得楚王之位。只有在夺到了楚王之位后，他才会大举兴兵中原，争霸天下。

郑、陈等投奔楚国的中原诸侯见斗椒不敢对抗晋国，顿时回过头来，重新归在晋国旗下。赵盾大为得意，与鲁、宋、郑、陈、许、曹、卫等国国君在新城行过“歃血之盟”，然后凯旋。

一年之内，我已做下四件大事，令天下诸侯无不拜伏在地。自晋国开国以来，还有谁人的功劳大过于我？赵盾傲然地想着，看着那坐在君位上的晋灵公，怎么也看不顺眼。

中原诸侯纷纷倒向晋国，令楚国大臣们又是愤怒，又是忧愁，觉得在这危急的时候，楚庄王日夜沉醉酒色，不至朝堂理事，实在是太不像话。许多大臣挺身而出，直入后宫，或疾言厉色，或委婉恳切，苦苦劝谏楚庄王。这些大臣中还有许多斗氏族人，包括斗椒的从弟斗旗。

斗椒对大臣们的劝谏，既不阻止，也不反对。倒是楚庄王发了怒，令内侍制一巨大的令牌，悬于宫门，用朱漆写道——楚国平安，寡人不欲多事，有敢沽名劝谏者，杀无赦！大臣们见楚庄王如此，大失所望，私下里议论道——我楚国不幸，出了昏王！

斗椒听了大喜，私下里遣人至郑、卫、陈、蔡诸国，买来女乐，送入内宫。他觉得楚庄王还昏得不够，楚庄王应该昏得人人都欲逐之而后快，才能令他称心满意。

楚庄王见了斗椒送来的众多美貌女乐，喜得手舞足蹈，道：“有令尹代劳，寡人不用听朝，可以安居无忧，日日享受神仙之乐也。”

一日，上大夫伍举缓步行至宫门，请求入见楚庄王。守宫门的禁卒首领名叫养由基，生得虎背熊腰，豹头环眼，声若响雷，极是威猛。

“老家伙，你是来送死的吗？”养由基盯着胡须花白的伍举，厉声

道。

伍举吓得浑身一哆嗦，赔笑道：“我今年才六十岁，还没活出些滋味，哪儿敢去送死呢？”

“那么你一定是瞎了眼，没看见这块‘宝贝’。”养由基向那巨大的令牌一指。

伍举眯缝着眼，道：“我这眼神是有些不济了，可这‘宝贝’上的字儿也还认得下——将军放心，我并非想去劝谏大王，只是想和大王说说话儿。”

“只是说说话儿？”养由基想了想道，“那就便宜了你这老家伙，进去吧。”

“多谢将军，多谢将军！”伍举连连拱手，走进宫门。这老家伙，原来是个马屁精。我只是个小校，他却叫我将军。养由基想着，连连摇着头。

第十一章　隐忍蓄势待时　机一飞冲天九州惊

伍举由一个小内侍引着，向后宫的正殿走去。远远地就闻得鼓乐之声，还夹杂着无数女子的嬉笑尖叫之声。待走到正殿上，伍举更是大吃一惊——但见楚庄王甩了王冠，脱了王袍，头上贴了两根长长的雉尾，几乎全裸着身子，只在腰间围着兽皮，正爬在大殿正中，四肢着地，如头大黑熊一般到处乱拱着。一大群美女也半裸着身子，身上披满野花和树叶，脸上涂满红、黑、白三色泥土，看上去似妖精一般。

鼓乐声中，“大黑熊”嗷嗷叫着，张牙舞爪地乱扑乱抓。“妖精”们在“大黑熊”身边左躲右闪，尖叫嬉笑不止。伍举硬着头皮，心惊胆战地从众“妖精”中穿过，跪倒在“大黑熊”面前，磕头道：“老臣伍举，拜见大王。”

“大黑熊”坐倒在地，直愣愣地盯着伍举，问：“老家伙，你不怕死吗？”

伍举笑道：“老臣怕死，也不敢死。老臣求见大王，只是有个谜语无法解开，特来求教大王。”

“哦，谜语？哈哈！寡人最喜欢猜谜语了，快说来寡人听听。”楚庄王腾地跳起身，坐在高高的王位上，并挥手将“妖精”们轰到了殿下。

伍举恭恭敬敬向楚庄王说道：“近日郢都百姓纷纷传言——高高山上有只鸟，三年不飞亦不鸣，不知大王知此鸟为何也？”

楚庄王听了，似笑非笑地反问道：“这就是谜语？”

“正是。不唯老臣不知此鸟，我楚国上上下下，俱不知此鸟为何。”伍举答道。

楚庄王冷哼一声，道：“寡人倒知道此鸟为何。”

伍举连忙又行了磕头大礼，道：“臣下愚钝，求大王教之。”

楚庄王盯着伍举，一字一句地说道："此鸟并非凡鸟，乃是凤鸟，为百禽之王——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大王圣明，大王圣明！见识远远过于老臣矣。"伍举再次行了大礼，然后倒退着，缓缓退出大殿。

宫门外停着两辆驷车，一辆为上大夫伍举的乘车，一辆为中大夫苏从的乘车。伍举和苏从交往甚密，为多年挚友，各有一个雅号在朝臣之间广为流传。伍举被人称为"伍慢"，慢到有年府中失火，尚在同僚家中饮酒不止。同僚劝其速归家中探视，伍举答曰："吾非水神，难与火神相敌，归之何用？"苏从则被人称为"苏急"，急到当年迎亲时，错将别人家的新娘子迎到了他的洞房中，险些为此掉了脑袋。

今日伍举和苏从同至宫门，伍举独进，留苏从于外。见伍举好半天没出来，苏从急脾气发作，正欲闯进宫门，伍举已一步三摇，慢慢地踱了出来。

苏从忙奔上前去，急急问道："吾兄可见到大王，大王又有何言？"

伍举笑了一笑，道："且回府中饮酒，慢慢听愚兄道来。"苏从虽急，却拗不过伍举，只得登于车上，驰至伍举府中，进入后堂坐下。

"大王是否虚心纳谏，听从了吾兄之劝？"刚坐下，苏从就忙不迭地问道。

"且待酒来再说吧。此酒可非同一般，乃是内子入宫，受樊夫人所赐的宫藏佳酿啊。"伍举说道。

樊夫人乃楚庄王正宫夫人，与楚庄王甚有同好，喜歌舞酒食之乐，常召大臣夫人们入宫赴宴，赐以酒食。

"唉！我楚国不幸啊，大王是个昏王，后宫的夫人也是昏夫人。"苏从叹道。

"大王并非昏王，而是我楚国少见的贤明之君。"伍举正色说道。

"你怎么知道大王并非昏王？"苏从瞪大了眼睛。

"因为大王不是'凡鸟'，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

人！吾弟且耐心等上三年吧，哈哈哈！”伍举得意地大笑起来。

夜已深沉，楚庄王的寝殿之中，仍是灯火辉煌。殿中的人并不多，仅楚庄王和两位绝色美女，以及几个小内侍和宫女。楚庄王和白天全然不同，虽仍未戴着王冠，穿着王袍，却是衣着整洁，显得英气勃勃。

两位美女中，一位身穿红衣，丰满白皙，像是一枚放在艳红丝绸上的玉璧。另一位美女穿着绿衣，秀美轻盈，宛若江畔临风拂动的一枝芙蓉。穿红衣者，为楚庄王的夫人樊姬。穿绿衣者，是楚庄王最宠爱的姬妾许姬。

楚庄王手持小鼓，微闭双目，轻轻拍击着。樊姬则以纤纤十指弹着一张锦瑟。小鼓为楚地特产的鲛皮鼓，其音清脆而又凝咽，似空谷中坠下的山石。锦瑟似琴，弦却多至二十五根，弹起来若江水滔滔，无边无际漫涌而至，又似长风不息，吹动了云梦泽边的万顷芦苇，令人不禁生出地老天荒的感慨之意。

随着鼓乐之声，许姬拂动绿云般的长袖，翩翩起舞。她的舞姿轻灵快捷，像是一只在荒草之中忽隐忽现的野鹿，又像是一个在夜月之下独自徘徊的精灵，带着些凄冷孤独，又满含着热烈的企盼。随着舞姿的展开，许姬又轻声唱了起来。她的舞姿和中原之舞大不相同，歌声亦和中原之歌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原之歌缓而优雅，许姬之歌音韵跳跃不定，却也不失为优美动听：

今有人

山之阿

被服薜荔带女萝

既含睇

又宜笑

子恋慕予善窈窕

乘赤豹

从文狸

辛夷车驾结桂旗

被石兰

带杜衡

折芳拔荃遗所思

处幽室

终不见

天路险艰绝后来

表独立

山之上

云何容容而在下

杳冥冥

羌昼晦

东风飘飘神灵雨

风瑟瑟

木搜搜

思念公子徒以忧

楚人极敬神灵，无山不有山神，无水不有水神。山神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祭祀神灵时，楚人必以鼓瑟相伴而和歌之。楚人相信，他们所唱的歌曲神灵必能听见。而神灵听到了人们的歌声，也必然会赐福于人们。故楚国上下，无人不会神灵之歌。许姬所唱的，正是一首神灵之歌，名之曰《山鬼》。

山鬼亦是山神，获得天帝正式册封的山神，方能称之为神。未被册

封，不敢称神，故以山鬼称之。天帝重男轻女，未被册封之神多为女神。

许姬所唱的这位山鬼，就是一位女神。和天帝的喜好相反，楚人喜欢女神多过男神。被正式册封的男山神数不胜数，而人们歌唱的山神，却一直是这位未受册封的女山神。

女山神非常美丽，独居在荒山，心情格外寂寞，多愁善感。她住在幽深的山谷里，身上披着薜荔香草制成的衣裳，腰里系着女萝做成的衣带。她正在等着情人的到来，心中快乐无比。她的情人是楚王宫中年轻的太子，英俊高大，威武勇敢。女山神幸福地回想着太子的多情，时不时眼波流转，嫣然而笑，还自言自语地说道："太子爱我，是因为我心地善良，姿容美丽啊。"

可是太子却迟迟未至，她有些焦急，就骑着红色的豹子，牵着身上有着美丽花纹的狸猫，在山谷中徘徊起来。她边徘徊边用辛夷的枝条编结成一辆漂亮的小车，预备她的心上人乘坐。她还用幽香的桂花束为旌旗，插在车上。她又以石兰、杜衡等香美的花草制成衣裳、飘带，以送给她日夜思念的心上人。

她等了许久，仍不见楚国太子的到来，不禁心潮起伏——太子啊，你为什么没有来到呢？莫非是嫌我所住之地太过幽深，难见天日？莫非是山路艰险，你难以行走，女山神乘着赤豹，行到高高的山顶上，俯首下看，却只看到云海漫漫，而望不到她心上人的踪影。

乌云来了，天色沉凝，白昼就像是夜晚一样昏暗。东风飘飘，山雨潇潇，满带着女山神的思念，落入楚王宫中。风吹草木，沙沙作响，好像是太子的脚步声。但不论女山神如何苦苦思念，年轻的太子依然没有来到，空旷的山野间徒然留下她的忧愁。

……

许姬唱着，眼圈红红，樊姬弹着，眼中泪光闪烁。楚庄王手中的鲛皮小鼓，也摇得愈来愈缓。他，还有许姬、樊姬，都知道楚王宫中的太子为什么不能和女山神相会。

传说与山神相会的那位太子名叫熊康，是楚国最有作为的国君之一熊渠的太子。熊渠最大的功绩，是灭掉了鄂国，夺取了鄂国境内的铜

山。铜山对楚国的强大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天下各诸侯国的铜矿没有一座能与铜山相比。有了铜山，楚国从一个极端缺铜的诸侯国一跃成了产铜最多的诸侯国。铜加锡，就成为青铜，做成的兵刃极为锋利，可穿透重甲。拥有锋锐青铜兵器的楚国开始令中原诸侯闻之色变，不敢轻易冒犯。

在攻打鄂国的战斗中，太子熊康身先士卒、一车当先，杀得敌军落花流水，闭城不出。敌军惧怕英勇无敌的熊康，假借投降布下埋伏，企图杀死熊康。就在熊康陷入埋伏的危险时刻，女山神现身相救，不仅使熊康脱离险境，还因此攻破了鄂国都城。

熊康感激之下，成了女山神倾心爱慕的情人。女山神给了熊康一面神奇的鲛皮小鼓，熊康拍打着小鼓，就能走进幽深的山谷，和美丽的女山神相会。

熊渠渐渐老了，不理政事，将朝政大权交与令尹掌管。令尹贪横暴虐，以熊渠的名义做了许多坏事，害得百姓怨声载道。太子熊康对令尹的所作所为极为愤怒，准备在父王面前揭穿令尹的奸臣面目。令尹恐慌之下，生出毒计，以黄金美女买通宫中禁卫，偷走了熊康的鲛皮小鼓。又以女巫扮作女山神，等候在城外的高山下。

熊康虽然丢失了小鼓，可仍是走出了都城，他担心女山神见不到他心中着急，会生出怨意，把他看成了薄情郎。他已深深爱上了女山神，决不愿意心爱的人误解了他。他和女山神多次相会，自信走熟了道路，不用小鼓，也能见到心爱的人。可是他没有料到山下会藏着女巫。

女巫以险恶的巫术，将太子引到了另一条路上，使太子一直走到了敌人的营垒中。成千上万的敌人蜂拥而上，要杀死他们最为恐惧的楚国太子。熊康奋起神威，挥动青铜宝剑，杀死敌人无数，血透重衣。但是敌人实在太多，太子最终精疲力竭，自刎而亡。

女山神不知道太子的悲惨命运，或许是不愿知道。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站在高高的山顶，凝望着楚宫，一直将她自己望成了一块山石，还在望着……

“咕咚！”楚庄王手中的小鼓掉了下来，将樊姬和许姬吓了一跳。

“寡人不能让令尹害死，不能！”楚庄王忽地站起身来，大声吼道。

“大王是楚国最贤明的大王，谁也不能伤害大王。”樊姬安慰地说道。

“可是，令尹借公子燮的手，差一点就害死了寡人。”楚庄王每当想起他被乱军挟持的情景，就不寒而栗。

当时公子燮绝望之下，挥动长戈就向楚庄王胸口刺去。幸亏养由基及时一箭射来，正中公子燮的胸口。说起来公子燮是众军卒乱箭射死，其实最致命的一箭，是养由基射出的。但养由基却不敢将他的大功上报，以得到厚赏。

楚国的令尹斗椒精于箭术，自负神射无双，容不得谁人比他的箭法更高。养由基作为禁军小校，常随楚庄王出城行猎。一次，楚庄王和斗椒并车追赶一只梅花鹿，追着追着，草丛中忽地蹿起一头花斑大豹，直向车上的楚庄王扑来。斗椒握弓在手，偏偏不射。养由基急了，忙一箭射出，正中花斑大豹的咽喉。

从人都为养由基的箭法叫起好来。斗椒却沉下脸，说养由基惊动王驾，罪该斩首。楚庄王连忙替养由基求情，不惜向斗椒屈身行礼，这才使得养由基侥幸活了下来。养由基恨透了斗椒，成为楚庄王的腹心，竭尽全力守护宫院。

“令尹这么横行霸道，大王何不想法除了他？”许姬问。她的歌舞美貌在楚庄王的后宫首屈一指，但对国事却不太明白。她认为，楚庄王是国君，而令尹再厉害也只是个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列国通例。楚庄王只需发出一道诏令，就可杀了令尹。

“美人，你不明白，令尹斗椒是‘若敖氏’之后，族势强大，轻易动他不得。”楚庄王坐下来说道。他的心中已渐渐恢复了平静。

依照礼法，他不应该将国家大事讲给后宫的美人们听。不过楚国并非中原的“礼仪之邦”，对礼法看得并不太重。再说，楚庄王已不上朝了，他对国事满腹的忧虑，除了向后宫美人们倾诉，又能去告诉谁呢？何况，樊姬和许姬并非普通的美人，而是自幼就侍奉在楚庄王身边，与楚庄王患难与共，情爱深厚，可以互托肺腑。

“臣妾也常听人说起‘若敖氏’，这‘若敖氏’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呢？”许姬问。

“唉！说起来，‘若敖氏’也是王族的别支呢。”楚庄王叹了一口气，将“若敖氏”的来历和兴盛经过详细讲述了起来。

“若敖氏”的始祖为楚武王的祖父熊仪。熊仪当了二十七年的国君，子孙众多，但无太大的功绩，死后没有谥号。依照楚国的惯例，国君死后而没有谥号的，称之为“敖”。熊仪死后葬在一个叫若的地方，后代即称其为“若敖”。

国君之位由嫡子传袭，别子须另立氏号。若敖的别子众多，所立氏号有斗、成、叔伯等等。斗氏、成氏，还有叔伯氏，都被人们统称为“若敖氏”，其中又以斗氏势力最大。

楚武王时，斗氏家族中出了一个叫作斗伯比的人，依附母家居在郧国。郧君的女儿相貌美丽，斗伯比也年少英俊，二人遂相结私情，生下了一个儿子。郧君夫人害怕女儿的私情传开，惹人耻笑，令人将斗伯比的儿子抛到沼泽之中。过了没多久，郧国的猎人纷纷传言——沼泽中来了一只母老虎，日日喂奶给那个被人丢弃的孩子吃。

依照郧国的风俗，受到老虎庇佑的孩子必有大福，凡人不能伤害。郧君夫人恐惧之下，将女儿的私情告诉了郧君，并请求郧君允许女儿和斗伯比成婚，收回孩子。郧君虽对女儿伤风败俗的举动大为震怒，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夫人的请求。那个被母老虎救下的孩子就是子文，长大后成为楚国历代令尹中极为出色的一个。在子文的辅佐下，楚成王成功地阻止了齐桓公南下的企图，并击败了宋襄公，使楚国向东南扩地千里，国势空前强大。

子文不仅政绩卓著，德望亦是极佳，曾屡次捐赠资财报效楚国王室，以解国忧。他还是一员能征惯战的大将，拥有讨灭弦国、征服随国的辉煌武功。楚成王亦因此对斗氏家族极为看重，朝中要职，几乎全为斗氏家族的人担任。

子文为令尹，执掌朝政，子文之弟子良为大司马，主掌军令。子文的子侄族人如斗般、斗椒、斗勃、斗宜申等人都被拜为上大夫，入朝为大臣，出朝为大将，其威风显赫，压倒了楚国所有的家族。

在斗氏的带动提携下，“若敖氏”的另外两个分支——成氏和叔伯氏也兴盛起来。成氏的成得臣、成大心父子，叔伯氏的叔伯贾父子，都担当过楚国的令尹和大司马之职，也曾是极为显赫的人物。“若敖氏”还组

成了战力极强的族兵——“若敖之卒”。

随着斗氏的强大，许多斗氏子弟都生出了勃勃野心，妄图灭了王族，取而代之。子文也看到了这一点，曾叮嘱他的儿子斗般要小心谨慎，注意避开野心最大的斗椒。

斗椒是子良的儿子，以武勇闻名楚国，深得楚穆王的信任。斗般欲收敛斗氏过大的势力，引起了斗椒的忌恨，以恶言陷害，使得楚穆王杀死了斗般。斗般一死，斗椒自然成了斗氏家族的首领，将整个斗氏的势力变成了他斗椒个人的势力。

“要除掉斗椒，并不太难，要除掉整个‘若敖氏’，就太难了。”楚庄王最后忧心忡忡地说道。

“大王也不一定要和整个‘若敖氏’作对，成氏、叔伯氏近来对斗椒越来越是不满，尤其是叔伯贾的夫人，好几次说斗椒有偏心，只肯照顾斗氏。叔伯贾当了十年的工正，从未升迁，而斗椒的从弟斗旗几年间就从下大夫升成了上大夫，成了大司马。”樊姬说道。

她常常召大臣夫人们入宫饮宴，并非是因为喜好酒食之乐。从那些大臣夫人口中，她能得知许多事情，从而对朝政了如指掌。她能够知道的事情，楚庄王自然也能够知道。

“不错，应该把成氏、叔伯氏和斗氏分开，尽量使成氏、叔伯氏成为斗氏的敌人。”楚庄王赞赏地说着。

“斗氏之中，也不一定全都是斗椒的死党。”樊姬又说道。

“是啊，比如斗般的儿子斗克黄，就从来不赞成斗椒的作为。”

“至于斗氏之外的朝臣，不赞成斗椒作为的就更多了。伍举和苏从二人甚至想把大王‘拉’到朝堂上去呢。”

“有伍举和苏从这等忠臣，寡人要对付令尹，又多了些把握，只是眼前还不是寡人临朝的时候啊。”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大王才能够临朝亲政呢？”

“等到斗椒不能阻止寡人行动的那个时候。夫人要多注意那些斗氏

之外的朝臣，看看他们谁与斗椒来往得最密切。寡人临朝之时，暂且不会触动斗氏，但一定要削去斗氏的羽翼。”楚庄王握紧双拳说道。

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春，天降暴雨，汉江、长江俱是泛滥成灾。大水过后，房倒屋塌、田园毁坏，又有瘟疫流行，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楚国上上下下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处处是女巫狂跳的身影，处处是百姓们俯伏在神灵前磕头的情景。

楚庄王秘密送出无数黄金宝物，通过养由基之手，转到了众女巫的手中。于是，楚国的女巫们众口一词的宣称——楚国大王不理朝政，致使上天震怒，降下大灾。

伍举、苏从诸大臣趁机纷纷跪倒在宫门前，恳求大王亲临朝政，以解天怒，拯救万民。许多“若敖氏”族人被大势所迫，亦不得不随众跪倒在宫门前。到了最后，斗椒也不得不做出样子，亲至内宫，“恳求”楚庄王亲临朝政。楚庄王在“无可奈何”之下，终于答应自明日开始——亲临朝政。

伍举、苏从诸大臣欣喜若狂，不禁欢呼起来。斗椒却是暗暗冷笑，心里道，谅你一个昏王，纵然亲临朝政，又能有什么作为？不料次日楚庄王的作为，却令斗椒大出意外，也令众文武大臣大吃一惊。

楚庄王在朝堂正中安放了一座巨大的铜鼎，鼎下燃着熊熊大火，鼎中是微微冒着青烟的滚油。楚庄王除了王冠、王袍，只穿着素服，神情肃然地端坐在君位上。

“寡人身为万民之主，上不能敬事列祖列宗，勤于祭祀。下不能安抚百姓，谨修朝政。致使天帝震怒，祸我楚国，实乃寡人之罪。从今日起，百姓一日不安，寡人一日不除此素服，永远斋戒。”楚庄王朗声说道。

素服斋戒，就不能饮酒，不能食肉，甚至不能亲近女色。一个日日沉迷于酒色中的“昏王”，居然宣称“永远斋戒”，众朝臣目瞪口呆，都疑心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刘须！”楚庄王不容众大臣清醒过来，陡地厉喝一声。

一个肥胖如猪的大臣哆嗦了一下，好半天才答应了一声：“臣

在。”跪倒在君位之前。

“汉江之堤，归你掌管。朝廷每年征收治堤之赋百万，尽归入你。可你又在堤上用了几个铜钱？百姓的血汗，都让你换了良田华屋，女乐妖姬，致使江堤溃败，祸我百姓！此等贼人，寡人留之何用！”楚庄王怒喝声里，抬起手猛地一挥。

几个早已准备好的魁壮内侍立刻抓起刘须，丢进巨鼎之中。只听得一声长长的惨叫之后，肥胖的刘须已在巨鼎中变成了一根焦黑的“枯枝”。众大臣心中怦怦乱跳，脸色苍白，气都喘不过来。斗椒亦是愣住了——怪呀，这昏王一天到晚不是泡在酒坛子里，就是睡在美人窝里，怎么会知道刘须的事儿呢？

“屈申！”楚王又是一声大喝。但听得“咕咚”一声，朝班中倒下了一个粗蠢如水牛般的大臣。他正是屈申，听得楚庄王的一声大喝，竟吓瘫了。刘须是掌管汉江之堤的大臣，屈申则是掌管长江之堤的大臣。

“屈申，你和那刘须，俱为贪尽百姓血汗的贼人，且一块做了伴吧！”楚庄王喝道。

众内侍抓起屈申，刚要将其抛至巨鼎中，斗椒忽然叫了一声：“且慢！”

刘须、屈申都算是斗椒的心腹之人，平日对斗椒极为“孝顺”，因此都得到了一个好处无穷的“肥缺”。斗椒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心腹就这样被扔进了巨鼎中呢？若是他对心腹们的生死不管不问，谁又愿意成为他的心腹？

“令尹有何事相奏？”楚庄王问着，神情很是恭敬。

“微臣……微臣……”斗椒忽然说不出话来。他这时才想起，他早已和斗氏众臣商议好了——杀掉刘须、屈申，以平民愤。此次大灾，汉江、长江大堤溃败，是最直接的原因。

斗椒对江堤之事一向不甚关心，楚国有云梦大泽，暴雨落下，俱泻于泽中，江、汉二水少有泛滥成灾的时候。无奈此次暴雨实在太大，江堤又根本没有加固过，致使酿成数十年少见的大灾。

百姓们怒火冲天，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劫掠府库的叛贼。无数人都在叫喊着——杀到郢都去，活煮了刘须、屈申二贼。斗椒一边派人镇压，一边不得不准备寻找几个“替死鬼”，稍减国人的怨意。“替死鬼”的最合适人选，自然是民愤最大的刘须、屈申二人。

刘、屈二人虽然算是斗椒的心腹，却无甚大用。他二人能得亲近斗椒，无非是善于逢迎拍马罢了。斗椒很清楚，只要他还执掌着朝政大权，身边永远也不会缺少逢迎拍马之徒。少了刘、屈二人，对他并无什么损害。

“微臣以为……以为应当祭过上天之后，方可处置罪人。”斗椒好不容易才憋出了一句话来，他绝不能在这个时候阻止楚庄王对屈申的处置。

楚国上上下下都知道国君是“昏王”，朝政实际掌握在令尹手中。是令尹而非国君任用了祸国害民的刘须、屈申二贼。人们痛恨刘、屈二贼的同时亦是异常痛恨令尹。斗椒正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愤怒，才欲“忍痛”杀掉刘、屈二人。此刻他阻止楚庄王处置罪人，无疑是抢着将人们的痛恨引向自身。斗椒身怀远大的志向，又怎么能让国人对他痛恨不休呢？

“此等污浊之人，不配祭祀上天！”楚庄王说着，手臂又是一挥。已吓得半死的屈申被丢进巨鼎，和刘须做了一对“枯枝”伴儿。

“斗旗！”楚庄王又喝了一声。

“臣臣臣臣……臣在！”斗旗是一员猛将，见过血肉横飞的杀戮战场，自称胆如其姓，如斗一般大，此刻虽是惊得脸色苍白，却也没有瘫倒在地。

啊！熊侣竟敢欺到我斗氏头上吗？斗椒亦是大惊失色。斗旗当了多年的大司马，所行“歹事”数不胜数，若是依法处置，早该抛进油鼎中烹为“枯枝”。但斗旗是斗椒的头号大将，楚庄王烹了斗旗，无疑是斩断了斗椒的左膀右臂。斗椒万万不能让楚庄王断了他的臂膀，哪怕因此和楚庄王当场闹翻了，也在所不惜。他如同一头遇到敌手的饿虎，双目凶光闪烁，恶狠狠地盯着楚庄王，等待着搏杀的时刻。

楚庄王看着斗旗，神情忽然变了，满带着笑意，发下一道诏令——

斗旗从军甚久，劳苦功高，着进位太师，统领禁军，防卫内宫。斗旗和斗椒又是大感意外，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答。

太师之职高于大司马，且又执掌禁军，可以直接监控国君，地位极为重要。自从潘崇死后，斗椒一直想让斗氏族人接掌太师之职，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就暂将太师之位虚悬着。不料此刻楚庄王竟会将太师之位主动“奉上”，令斗椒无法猜到楚庄王心中打的是什么主意。

“斗旗为何不应，莫非寡人封赏太低，不足以酬大司马之功？”楚庄王问着，声音里已透出不满之意。

“这……这……”斗旗惶恐地望着斗椒。斗椒忙点了一下头，示意斗旗接下太师之职。他担心斗旗不接太师之职，楚庄王会顺势将这个重要职位给了别人，到那时，他再出头阻止就显得太“无理”了。见到斗椒示意之后，斗旗才跪下来叩谢大王的封赏之恩。

楚庄王待斗旗谢恩，立刻发下了第二道诏令——工正叔伯贾勤劳王事，功绩卓著，着升迁为大司马，主掌军令。

上当了！楚庄王的诏令刚一发出，斗椒就在心中大呼起来。叔伯贾虽也是“若敖氏”中之人，却一向与斗椒面和心不和，楚庄王发此诏令，显然是要分斗椒的兵权。依楚国的律令，令尹有调动军兵之权，但须加上大司马的令符，方才有效。可是此刻，斗椒想要阻止楚庄王的诏令，却已迟了。

楚庄王任用斗氏之臣为太师，他斗椒并不阻止，却偏偏要阻止楚庄王任用叔伯贾，岂非自露其不臣之心，引起众人猜疑惊惧？此刻还不是他斗椒谋夺大位的时候，过早地引起众人的猜疑和惊惧，与他斗椒大为不利。

今日这熊侣既杀刘、屈，立威于朝，又树恩于叔伯贾，显尽其生杀予夺的君王之权，必令朝臣畏服，使我多年经营才获得的威信大受损伤，好不厉害！想不到这小子年纪轻轻，竟有如此手段，瞒得我好苦啊。他哪里是昏王，分明是一只装睡的老虎，时时刻刻都在谋划着算计我，我却不知。

斗椒心中一时涌上千万个念头，又是懊悔，又是惊惧，又是仇恨，连什么时候朝会散了，什么时候回到了府中，尚是恍恍然不知不觉。

楚庄王这久已准备的突然一击，几乎把斗椒打昏了头。但斗椒很快就清醒过来，并迅速做出了反击。斗椒称病在府，再也不上朝了。许多斗氏大臣亦是“感染”时症，不至朝堂。从前楚国是有令尹“无”国君，如今却反了过来，变成有国君“无”令尹了。

朝中顿时秩序大乱，把亲临朝政的楚庄王弄了个手忙脚乱，狼狈不堪。斗椒暗暗发笑，心中道——熊侣，且让你也瞧瞧我的厉害！他心里很清楚，经此大灾，楚国的国势已是衰弱了许多，周围各国及夷狄之族必定会争相入侵。那时候国中必将混乱至极，人心浮动，势欲崩溃。楚庄王连朝中的些许小事都理断不清，如何能处置国中面临的大乱？恐怕到头来还是得请他斗椒出面收拾。他当然会出面收拾，却有一个绝不可少的条件——楚庄王必须回到内宫，仍然去做一个日夜沉醉酒色的昏王。

斗椒的料想十分准确，楚庄王刚刚将朝政理出头绪，边关的告急信使便纷纷而至。崤山、伊川一带的戎族最先发动了攻击，已南下至阜山。郑、宋诸侯亦有南下侵楚之意，已在征集兵车。最危险的是庸国竟发举国之兵攻入楚国。长江以南的百濮之族，亦纷纷攻入楚国境内，四处劫掠。

楚国国内又正在闹着饥荒，许多地方都饿死了人。强大的楚国四面受敌，内忧外患齐至，面临着自立国以来少见的危急。

斗椒得意扬扬，想着楚庄王立刻就要恭请他去上朝了。可是斗椒再一次看错了楚庄王，再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年轻的楚庄王充分显示了他的英明果断和超人的智慧。他召集大臣们连着议论了三天，将众人所出的主意整理发挥一番，定出五条应急之策：

> 一、关闭方城的北门，防备中原诸侯南下，并在城头上虚张旗帜，城下以牛车拖着柴枝来往奔驰，造出滚滚尘雾，显示大军会集的情景。
>
> 二、授予伍举、苏从二人抚民重任，有开启府库，救济百姓之权。各地官吏必须绝对听从其令，对于违抗者，二人可先斩后奏。
>
> 三、以善于辞令的屈荡为使者，急赴秦国，说动秦国攻袭庸国。

四、集倾国之兵，全力迎击庸国之兵，在最快的时间里击败庸兵，震慑戎族和百濮之族。

五、大司马叔伯贾留守郢都，楚庄王亲为主帅，领军出征，以振奋国人之心。

中原各大国中，晋、齐、鲁诸国都是忙于治内，一时无力南侵楚国。宋、郑、陈诸国有心伐楚，报复往日所受的欺凌，却又从心底里惧怕楚国，不敢轻举妄动。后来宋、郑、陈诸国又从哨探口中得知——楚国正集大兵于方城，就更不敢发兵南下。如此，楚国仅以“疑兵之计”，便解除了中原诸国南下的威胁。

伍举、苏从二人一个性缓，一个性急，倒也配合默契，行事格外顺利。伍举主要担当抚民重任，耐心劝慰流民安居，宣扬大王的威德。苏从则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开府库，取出存粮和钱物救济众百姓。有几处城邑官吏拒不打开府库，被苏从拖到街头，当众斩杀，使别处城邑的官吏大为震惊，再也不敢拦阻伍举、苏从二人开启府库的举动。府库的实数粮米钱物大大多于各地官吏的上报之数，不仅可供安抚百姓之用，还有节余送至军中充作粮饷。

屈荡的使命也完成得极为出色，秦国不仅答应出兵攻袭庸国，还建议趁此机会灭了庸国，使秦楚两国国境更紧密地连在一起。秦国想借此机会和楚国结盟，共同对抗强大的晋国。楚庄王大喜，信心倍增，以乐伯、戢黎为先锋，与庸国之军大战七次，先败后胜，大军直至上庸城下。与此同时，秦军自后背向庸国发动猛攻，使庸君无法调来援兵解救上庸。而巴国也借此良机，出动大军，从侧翼向庸国发动了攻击。

在楚、秦、巴三国猛烈攻击下，立国千年的庸国终于灭亡，其土地和大部分人众归楚国所有。巴国掠得了小部分人众，秦国则得到了庸国府库中的财物。庸为大国，楚庄王首次出征就能将其击灭，在国中和诸侯间威名大震。戎族、百濮之族闻听庸国灭亡，惊惧之下，不等楚兵来攻，已纷纷退出楚境。

在伍举、苏从的抚慰救济下，众百姓渐渐安居下来，并对楚庄王的威德称颂不已。叔伯贾感念楚庄王的知遇之恩，日夜乘车在郢都街头巡守，使郢都始终保持着肃然气象，没有生出任何乱事。

楚庄王胜利回到郢都之日，万民空巷，争相挤至道旁，叩拜楚国年

轻威武而又宽厚爱民的贤明大王。借着酬赏功劳的名义，楚庄王将伍举、苏从、屈荡、乐伯、戢黎等人俱升至高位，掌握了治民、赋税、出使、练军之权，大大削弱了斗氏众臣的权势。

楚国面临的危难到头来大大帮助了楚庄王，使他牢牢地坐稳了王位。斗椒气得手脚冰凉，真的病倒了，躺在榻上动弹不得。楚庄王浑似不知斗椒的所作所为，亲至斗椒府第中探望，并称赞斗氏为楚国立下的大功，希望斗椒早日康复，继承其先辈的遗愿，为楚国称霸中原尽心尽力，光宗耀祖。但是楚庄王的探望，却使得斗椒的“病势”更加沉重，直到过了大半年，才重新登上了朝堂，复任令尹之职。

楚庄王知道，他虽然暂时坐稳了王位，但欲去掉斗氏众臣，仍是力有不及。他必须再建奇功，使他的威势如山一般沉重，方可压垮斗氏之臣。楚国以武功立国，国君的奇功，必须在征战之中方可建立。楚庄王似一头沼泽中隐藏的猛虎，紧紧盯着北方的中原之地，寻找扑向猎物的最佳时机。

斗椒同样“隐伏”下来，表面上安静了许多，对楚庄王极为恭顺。他一样在寻找最佳时机，不动则已，动之必置楚成王于死地。终于，楚庄王等到了他一直盼望着的最佳时机——宋、齐、鲁、晋四国先后发生了弑君之祸，国势大衰。

第十二章　太史公直言求信　楚庄王中原问鼎

宋昭公年少登位，不喜上朝理政，日日与宠臣公孙孔叔、公孙钟离等人游猎为乐，大失人心。渐渐地，国中朝政为其祖母襄公夫人王姬所执掌。

王姬为周襄王之女，出身高贵，年轻时亦端庄有礼，不失王室公主的风范。待其渐入老年，又执掌朝政后，王姬突地性情大变，羞耻全无，淫荡至极，日日将些貌美年少的贵族子弟留宿后宫。

在年少的贵族子弟当中，王姬最喜欢的人是宋昭公的庶弟公子鲍。可是公子鲍却不愿与祖母辈的王姬私通，急得王姬连连许愿，言公子鲍若顺从她，黄金任要，美女任挑。

公子鲍不要黄金，也不要美女，只要宋国的君位。王姬虽是淫荡，却不糊涂，说："公子鲍若想当上国君，就必须显得他比国君贤明十倍。"

于是，公子鲍尽散家财，周济国中贫民，又尊老敬贤，国中年满七十者，俱送财帛供养之。凡国中有一技之长者，亦收至门下，厚加款待。对于国中的公卿大夫，更是广为结交，隔上三五天便有厚礼奉上。

没过多久，宋国中到处都在称赞公子鲍，甚至编为歌曲吟唱。而朝中文武大臣，也俱是对公子鲍赞不绝口，称其为宋国少见的贤公子。只是公子鲍的家财很快就花光了，再也无法将贤人做下去。王姬见时候到了，立刻敞开宫中府库，任由公子鲍搬取黄金财物。公子鲍在感激之下，夜夜宿于宫中，使王姬大为满意。

王姬的亲信上大夫华元趁机大力推举公子鲍，说公子鲍才德无双，可当右师重任。宋国的左、右宰相被称为左、右师，权力极大，为百官之首。宋襄公临终之时，指定左师为公子目夷的世袭职位，使左师实际上成为虚衔，权力都集于右师之手。宋昭公只对游猎感兴趣，恨不得将内宫搬到猎场上去，至于谁当右师，他并不怎么关心，见华元说公子鲍能当右师，就封公子鲍当了右师。

“唉！此等蠢物，留之何用。”王姬叹了一口气，招来亲信武臣卫伯，命其刺杀宋昭公。

卫伯没有费什么大力，就将宋昭公杀死在猎场上。王姬亲临朝堂，与众臣立公子鲍为君，是为宋文公。

宋国大臣公然“弑君”，把礼法抛到九霄云外，大大激怒了霸主之国。赵盾以荀林父为大将，合卫、陈、郑诸国之兵，共有兵车六百乘，大举讨伐宋国。

宋文公效法齐懿公，尽出府库黄金玉璧，送与荀林父。荀林父将黄金玉璧分为三份，一份奉上晋国公室，一份奉上赵盾，一份自己留下，然后宣称宋昭公乃是“昏君”，为宋国乱民所杀，宋国大臣并无“弑君之罪”。卫、陈、郑三国国君见荀林父如此反复无常，心中极为不满，却也不敢说什么。荀林父在宋国边境上耀武扬威，吃腻了宋国犒赏的牛羊后才班师。

晋国虽然退兵，宋文公的日子仍然不太好过。一方面，他得应付王姬无穷无尽的需求，另一方面，他又面临着诸公子的强烈嫉妒。诸公子觉得宋文公的君位来得太容易、太无耻。宋文公刚镇压了这一个公子的叛乱，立刻又冒出了另一个公子的叛乱，宋国整日陷在腥风血雨中，人人惶恐不安。

宋国混乱不休，齐国亦是国无宁日。齐懿公自即位之后，日益专横暴虐，在国中为所欲为，以致百姓恨之入骨，人人咒其早死。

齐懿公当年做公子时，曾经为了一块田地，和大夫丙原争斗了一场。二人最后相持不下，闹到了朝堂上，齐桓公让管仲“断案”，管仲判定公子商人无理，把田地断给了丙原。待齐懿公做了国君后，立下诏令，把丙原的田地全部没收。齐懿公还怪罪当年管仲“断案”不公，把管仲儿子的田地夺走了一半。管仲之子惊惧不已，隐名变姓，携家逃到了楚国。

夺了田地，齐懿公仍不解恨，把已死多年的丙原从坟墓里挖出来，砍掉一条腿，悬于城门示众。齐懿公又把丙原之子丙戎叫进内宫，问：“寡人砍了丙原的腿，你恨不恨寡人？”

丙戎磕头不止，提着父亲的名讳回答道：“丙原这个老混蛋竟敢得

罪主公，早该大卸八块了，如今主公只砍掉丙原一条腿，实在是宽宏大量。当年的桓公，也远远不及主公仁厚啊。”齐懿公听了大喜，把没收的田地又回赐给丙戎，并把丙戎视为亲信，留在身边听用。无论是行军征战，还是出城游猎，丙戎总是不离齐懿公左右。

一日，丙戎对齐懿公说道：“大夫庸职好福气啊，娶了个老婆像天仙一样美丽，齐国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齐懿公极是贪色，听了丙戎的话，立刻以夫人的名义召庸职之妻入宫。庸职不敢不听君令，让宫中派来的高车载走了美丽的妻子。

齐懿公一见庸职之妻，身子顿时软倒了半截，立即令丙戎传诏——夫人离不开庸职之妻，着赐黄金百镒，请庸职另选佳妻。庸职听到丙戎的传诏，如雷轰顶，痴痴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丙戎回至宫中复命时，齐懿公问：“庸职说了些什么？”

“庸职他欢喜无比，硬要留下微臣喝酒。他说身为大夫，不能立功，实在是愧居朝堂。今日能以妻室供奉内宫，总算是对主公尽了一点心意。”丙戎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啊，庸职竟是如此忠于寡人，真是大大的贤臣。”齐懿公赞赏地说道。

“是啊，如今像庸职这样的忠臣实在少见。庸职不仅忠心，御车的技艺又最是精熟，乘坐庸职所御的车，又快又舒服。”丙戎说道。

“那就让庸职专给寡人御车吧。”齐懿公倒也不肯放过贤才，立刻说道。

周匡王四年（公元前609年）夏天，天气奇热，齐懿公带了些宫女、太监，来到临淄城西门外的申池避暑。因为申池就在都城之畔，齐懿公并未带上多少禁卒，只让丙戎和庸职二人充做护卫。

申池方圆足有一里，波光荡漾，清澈见底。池畔有着苍翠的竹林，爽气宜人。齐懿公痛痛快快地在池中洗了澡，走进竹林，躺在内侍们铺好的凉席上，不一会就响起了呼噜声。

齐懿公睡了，丙戎和庸职闲着无事，脱了衣服，跳入池中嬉戏起

来。丙戎往庸职头上猛地撩了一把水，然后向远处游去。庸职不愿“吃亏”，在后边紧追不舍。看看离齐懿公睡觉的地方远了，丙戎折下一根伸到水边的竹枝，倏地转过身，向庸职头上打去。庸职躲避不及，头上重重挨了一下，痛彻心扉。

“原是大家闹着玩的，你为何下此重手？莫非有意欺负于我？”庸职大怒道。

丙戎冷哼一声，道：“别人抢了你老婆，你也不生气？我打你一下，你为何不能忍了？”

庸职心中大跳起来，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丙戎。丙戎回视着庸职，神情坦然，并无丝毫慌乱之色。

“哼！父为子之天，你能忍下老父受辱之耻，我又怎么不能忍下夺妻之恨？”庸职也冷哼了一声。

“受辱之耻，我无一日能够忘却，但恨身孤力单，不能报之。”丙戎正色说道。

“你若有心，我愿拼死助之，诛杀凶人！”庸职咬牙说道。

丙戎、庸职二人咬指出血，指天发誓，共杀仇敌。誓毕，丙戎、庸职二人游上岸，穿上衣服提着佩剑，直扑向竹林，双剑齐下，将齐懿公刺死在凉席上。众内侍大骇，四散奔逃。丙戎、庸职二人乘车疾驰入城，先将庸职之妻从宫中带出，然后会同两家老小，乘着十余辆高车，从容不迫地逃往别国。

大臣们闻国君被弑，齐集高、国二位上卿府中，请二位上卿下令封锁道路，捉拿凶犯。

高、国二位上卿却说：“主公施刑于亡灵，致使上天震怒，降下大祸。丙、庸只是上天借用之人耳，算不上凶犯，就让他们逃走吧。”众大臣听了，俱是默默不语。其实他们知道国君被弑的消息后，心中的狂喜远远多过了震惊。

只是齐国乃礼仪之邦，国君毕竟是君，臣下不应公然对其暴死露出幸灾乐祸之意。国不可一日无君，齐国众臣商议之后，立公子元为君，

是为齐惠公。

齐惠公即位之后，减免赋税，宽简朝政，似是一位贤君。但没过多久，齐惠公就开始了残酷的报复，无端地将许多大臣处以车裂、油烹大刑，其家属也全都抄没，入官为奴。那些大臣有奸恶之辈，亦有公认的良善之人。他们有着一项共同的大罪——俱为齐孝公时的执政大臣，俱未阻止齐孝公以长卫姬、少卫姬殉葬齐桓公的暴虐之举。齐惠公的大举报复，使朝臣人人自危，每日都有大臣逃奔别国，致使朝政混乱不堪，无人理事。

见到卫、齐两国的大臣弑君并无任何风险，鲁国大臣们不觉也手痒起来。在齐懿公暴死之前，鲁文公病亡，由太子姬恶继位。

鲁国执政大臣为仲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其中仲氏权力最大。仲氏不喜太子姬恶，欲另立鲁文公庶子公子接为君。遂密派使者至齐，言齐若允许公子接继位，鲁国情愿年年奉送厚礼。

齐惠公初登君位，有心以收服鲁国为“镇国之功”，欣然应允仲氏所请，并且将女儿嫁给公子接。仲氏有了外援，立刻将太子姬恶与其嫡弟姬视杀死，另立公子接为君，是为鲁宣公。

鲁宣公登位之后，立娶齐国公主为正室夫人，又将朝政大权拱手让给仲氏，日日在后宫饮酒为乐，不再上朝。从此，鲁国臣下之权大过了国君之权，国势一日比一日衰弱，为众诸侯所轻视。有鲁国大臣不服仲氏，私逃至晋国，请赵盾以盟主之令会合诸侯，讨伐仲氏的“弑君”大罪。赵盾只是将鲁国大臣好言安慰一番，却闭口不提讨伐之事。

这时的晋灵公已长大成人，渐渐不愿待在后宫里，总想到朝堂上管管事儿，摆摆国君的威风。赵盾恭恭敬敬地劝着晋灵公：“国君生下来就是为了享乐的，臣子生下来就是为了给国君效劳的。如果国君日日在朝堂上劳累，那就是当臣子的耻辱啊。国君日日在后宫快乐，那才是做臣子的尽了忠心啊。”

晋灵公不高兴了，道：“后宫就那么几间破屋子，几个丑婆子，有什么快乐可言。”

赵盾道：“主公是国君，想要什么，就能要到什么。”

“那好，我要高大的殿堂，墙壁上画满五彩的画儿，还要美人，每座殿堂里都要住着美人。”晋灵公瞪着眼睛说着。

于是晋国的赋税陡地增加了一倍，无数民间女子被迫和父母分离，没入幽深的内宫。百姓们怨愤交加，纷纷痛骂晋灵公为昏君，不得好死。晋灵公却哈哈大笑，在新造的五彩辉煌的大殿中左拥右抱，好不快乐。

内宫中不仅多了五彩辉煌的大殿，还多了一座高台。站在高台上，可以清楚地看见宫墙外来来往往的百姓。晋灵公不时和美人们登上高台，观看宫墙外的热闹情景。百姓们看见了台上的美人，亦觉稀奇，纷纷拥至宫墙旁边。

晋灵公大怒，道：“寡人的美人，岂是下贱百姓能够观看的？”当即取过弹弓，将一枚枚铜丸冰雹般射向宫墙外的人群。

他少年时整日闲居后宫，以打鸟为乐，弹弓之技练得精熟。众百姓不是被铜弹丸打中了眼珠，就是让铜弹丸打掉了门牙，一个个哭爹喊娘，抱头而逃。

晋灵公乐得哈哈大笑，次日一大早，就带着美人们登上高台，希望百姓们再来观看稀奇。这样，他就能再一次显示“神弹绝技”，大过其瘾。然而百姓们岂肯再来充当“活靶”？宫墙外竟是见不到一个人影。晋灵公大为扫兴，只得下了高台，仍是饮酒为乐。

美酒须以佳肴相配，晋灵公最爱吃的佳肴，是炖得烂熟的熊掌。偏偏那日他开宴开得太早，熊掌还未完全炖烂。晋灵公大发脾气，令内侍将炖熊掌的庖人大卸八块地砍了。

晋灵公的种种不端之行，早有内侍密报与赵盾知晓。赵盾立即带领众文武大臣，直入内宫。刚进宫门，就见一群宫女抬着一只大竹筐迎面走来，筐中装着大卸八块的庖人。

“唉！主公视人命如草芥，实在是令人担心啊。”赵盾叹道。

众文武大臣亦是极为不满，拥着赵盾，进入内殿，跪下劝谏。晋灵公见了如此“威势”，心中害怕，连忙说：“寡人知错，寡人再也不乱杀人了。”

上大夫士会拱手说道："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主公已非少年，不应日日嬉乐，长居后宫。主公应勤于视朝，亲理政务，方是为君之道。"

晋灵公连连点头："寡人在后宫也待厌了，明日就上朝去。"

众文武大臣见晋灵公虚心纳谏，心下高兴，退出内宫后纷纷言道："主公能听大臣之劝，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

只有赵盾紧锁双眉，一副愁苦不堪的样子。士会见了，心中奇怪，问："上卿有何心事，可否告知？"

"唉！也不知为什么，我这眼皮总是跳个不停，莫不是有凶事应在我的身上？"赵盾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果然有凶事应在了赵盾身上。次日天刚亮，就有人看见赵盾的心腹公孙杵臼和程婴抬着一具死尸，走出了赵府。人们好奇地围上来相问，公孙杵臼和程婴痛哭流涕地回答道——此人乃刺客也，受了昏君之命，前来刺杀上卿。

刺客潜入府中，正是半夜时分，见上卿依然端坐室中，处理公务，不禁又是敬佩，又是惭愧，道："上卿如此忠勤，实在是晋国百姓的福分，杀害这么一位良善忠勤的上卿，是害了晋国的老百姓啊。可不杀上卿，我又违了君命，是为不忠！"说着，刺客就在室外的老槐树上撞死了。

人们听了，无不大骂昏君无道，称赞刺客仁义，颂扬赵盾忠勤。朝臣们听了，心中俱是惊疑不定，想见赵盾问个明白，又是不敢。赵盾脸色沉重，似青铜铸成的一样，令人望之生畏。

正在内宫抱着美人的晋灵公听了，跳脚大骂："寡人何曾派刺客去杀过赵盾，是谁这么胡言乱语，诬陷寡人？快传赵盾进宫，寡人要问个明白！"

赵盾在公孙杵臼和程婴的护卫下昂然进入内宫，却又很快地"逃"了出来。公孙杵臼和程婴边逃边大呼昏君无道，告知路人——昏君竟放出巨犬，欲咬杀上卿！昏君还埋伏刺客，欲将上卿大卸八块。

赵盾什么话也不说，回至府中，带上家小连夜逃至河东。赵盾之侄赵穿大怒，振臂呼曰："上卿忠勤良善，举国所知，而昏君欲赶尽杀绝，是可忍孰不可忍！"当即率领家兵数百，攻入内宫，将晋灵公砍为肉泥。

晋国顿时陷入无君之地，众大臣只得连夜派人将赵盾迎回，主持大事。赵盾回至绛都，即穿上丧服，跪于晋灵公棺木前，号哭不已，几至昏绝。晋国百姓大为不解，互相问道："主公乃是昏君，屡欲刺杀上卿，为何上卿见其身亡不仅不高兴，反似死了爹一样难受？"

有人答道："上卿是忠臣嘛，忠臣见主公死了，都像是死了爹一样难受。"

大哭之后，赵盾与众大臣商议立君之事，决定将当年逃至周室的公子黑臀迎回为君。君毕竟是君，纵然昏暴，臣下也不该杀之。臣下杀君，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是犯了大罪。赵盾为了显示公平，命赵穿为使，至周室迎回公子黑臀。这样，赵穿就能够以"迎君"之功赎回"弑君"之罪，不必受到任何处罚。

公子黑臀乃是晋文公最小的儿子，生下来屁股上就有一大块黑斑，经久不消，故名之曰：黑臀。赵盾告诉朝臣们——公子黑臀屁股上的黑斑非同小可，乃是神人用手摸过的。所以公子黑臀能够当上国君，并非人力所致，实为上天注定。

周匡王六年（公元前607年）十月，公子黑臀即位，是为晋成公。他即位所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女儿嫁给赵盾的儿子赵朔。然后，晋成公深居内宫，轻易不至朝堂，国政俱听赵盾主之。

赵盾将其弟赵同、赵括、赵婴俱升至卿位，授以治民、出使、收取赋税等等大权，又以儿子赵朔、侄子赵穿等掌管征战之事，统领三军。一切安排妥当，赵盾心中很是舒服，也就不那么"忠勤"了，常常行至各处转转。

一日转来转去，转到了史馆里。太史董狐正在观看史书，见赵盾行至，忙站起行礼。

"罢了！"赵盾谦和地摆了摆手，问，"朝中大事，俱由太史记之，可否容吾一观？"

“上卿执掌国政，自可观之。”董狐恭恭敬敬地将一卷竹简递给赵盾。

赵盾翻开竹简，就见一行黑字醒目地写着——秋九月乙丑，赵盾弑其君于宫。

“啊，太史错矣！”赵盾惊呼道，“秋九月乙丑日，吾在河东，离绛都二百余里，安知弑君之事？”

“上卿虽离都城，未出国界。朝中大权，仍由上卿掌管，弑君之事，上卿岂能不知？”董狐反问道。

“这……就算如此，吾亦未曾亲手弑君。太史如此记载，是为诬陷矣。”赵盾脸色苍白地说着。

“弑君非同一般仇杀，须记其主谋之人。”董狐平静地回答道。

“什么，你……你说吾乃弑君之主谋？”赵盾的声音都变了调。

“上卿若非弑君之主谋，凶手仍在，何不绳之以国法？”董狐又问道。

赵盾愣住了，半晌之后，斥退从人，低声问：“这史册可否改写？”

“所以立史，为求信也。无信非史，吾不能改写。”董狐正色说道。

“赵氏为晋国第一大族，黄金美女多不胜数，太史可任意取之。”

“吾身为太史，自有俸禄，并无他求。”

“赵氏可弑君，岂不能杀一太史？”

“上有天帝、下有良心。有此二者，吾何所畏惧！”赵盾盯着董狐，盯得眼里直欲喷出火来。董狐坦然相对，无丝毫畏惧之意。

过了良久，赵盾又问：“那么，太史可否添上一字，言‘弑其君于宫’为‘弑其昏君于宫’？”

“主公并未执政，有君之名，无君之实。一切政事，俱出上卿之

手。主公既然未行君权，何来贤昏之别？上卿之请，恕难从命。”董狐拱手说道。

“唉！如此看来，太史之权，竟是重于卿相！”赵盾长叹声里，懊丧地走出了史馆。他真想令公孙杵臼和程婴手执利刃，趁黑夜偷入史馆，刺杀董狐。公孙杵臼和程婴已干过多起此等“秘事”，从未失手。只是董狐能作此想，旁人也必然能作此想。既然人人都看穿了他赵盾，那么杀了董狐，除了徒增恶名外，他什么也得不到。

赵盾回至家中，就病倒在榻，不能上朝理事。赵穿、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并无治国才能，只凭意气用事，晋国上下俱是不服，国中混乱不堪。

宋、齐、鲁、晋接连发生的弑君之事，使周匡王心惊肉跳，不觉吓出病来，竟至身亡。周太子姬瑜即位，是为定王，周公阅和上卿王孙苏又为了辅佐之臣的地位争斗起来，闹得堂堂的天子之都亦是人心惶惶。

整个中原的大乱，使楚庄王兴奋不已，立刻率领大军，急速北上，欲扬威天下，立下奇功。在中原诸侯中，最令楚庄王钦佩的人是齐桓公小白和晋文公重耳。此二人都曾称霸天下，威风凛凛，不愧为当世英主。只是齐桓公用了许多年才得以称霸，不及晋文公来得快捷。

晋文公何以能快速称霸？乃是以兵威直接加于周天子，首先威服了周天子。周天子好比是羊群中的头羊，引着宋、鲁、郑、卫等等肥羊、瘦羊。制服了头羊，还愁制服不了那些跟在后面的肥羊、瘦羊吗？

齐桓公、晋文公倾其毕生之力，不过是想受到周室册封，成为盟主，称霸天下。寡人已是号称为王，岂在意于一个小小的盟主之号？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上天既然许楚国称王，就不该留下另一个周王存于世上。天下只能有一个王——楚王！寡人要一举宰了周天子这只头羊，然后挨个收拾所有的肥羊、瘦羊。

当然，兵不厌诈，楚庄王并未将兵锋直接对准周天子，而是声称讨伐戎人，以报五年之前戎族“趁火打劫”的大仇。

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亲率战车六百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入洛水、伊川之间，将居住在其中的陆浑之戎杀得大败，纷纷逃进深山。

陆浑之戎原居于瓜洲的陆浑之地，故名为陆浑之戎，后来受到日益强大的秦国压迫，不得已迁于洛水、伊川一带，离洛邑极近，给了周室极大的威胁，也给了附近的楚、郑、许、蔡等国极大的麻烦。楚庄王打败陆浑之戎后并未乘胜追击，而是带领大军沿着洛水顺流而下，直逼洛邑。乐伯、戢黎作为先锋，直抵洛邑南城外扎下营寨。楚庄王的大军则屯于洛水旁的开阔地带。

一时之间，楚军欲攻打洛邑的消息四处传扬。洛邑百姓恐慌至极，纷纷向北门外逃去。而这时四面城门已经关闭，想逃也逃不出去。周室君臣的恐慌，更甚于百姓，害怕楚军会立刻攻城，早早就关上了城门，再也不肯打开。

周公阅和王孙苏暂且和好，召集众大臣，齐至朝堂，商议对付楚军的办法。众人议论不休，最后认定——须派一大臣亲至楚营，探听楚军究竟意欲何为，方可再作主张。但该派谁去呢？众人都犯了难。

楚人历来强横无礼，若是心怀不善，就会加害于周室大臣。从前遇到此类危难之事，王子虎自会挺身而出。只是王子虎已去世好多年了，周室众大臣不到危难时刻，甚至记不起朝中曾有王子虎这个人。

“大王，臣愿出城，面见楚君。”上大夫王孙满出班说道。

众大臣听了，都是大为诧异——王孙满其人曾经大有名气，二十年前他还是小孩子时，就曾预言过秦军伐郑的失败。当时王子虎逢人就赞，日后能使周室免于危难的人，非王孙满莫属。可是二十年来，王孙满的所作所为和任何一位浪荡公子毫无区别，日日斗鸡走马，听歌观舞，游猎不休，从来不肯干一件正经事。故虽有王子虎的大力推举，但在襄王、倾王、匡王三朝，王孙满并未受到重用。且王孙满甚是骄傲，除了王子虎外，对别的大臣，都不甚理睬。大臣们亦是看王孙满不惯，从来不肯称赞王孙满一声。

王子虎去世后，王孙满干脆称病不朝，完全成了一个富贵闲人。不料今日在周室面临危险的时刻，王孙满却来到了朝堂上，像当年的王子虎一样挺身而出。周定王正在发愁，见王孙满主动愿去楚营，当即大喜，欲传诏立刻升王孙满为下卿，赏黄金百镒。

王孙满一笑，道：“臣寸功未立，不敢受封，只求大王给臣下几件宝物？”

“什么宝物？”周定王连忙问道。

“太庙中一块祭肉，内府中赤色巨弓一张，赤色羽箭十支。”王孙满答道。

“这……这都是天子信物，大夫得之有何用处？”周定王迷惑地问。

“楚君此来，无非有两种用心，一是欲吞灭周室。二是欲扬其兵威，震慑诸侯。其若定欲吞灭周室，则臣不能生还，当为大王尽忠矣。明日太阳升起之时，臣下出城，若太阳落下，臣尚未归，楚国便是企图吞灭周室，大王当速遣使者，令天下诸侯勤王。如若楚国只欲扬其兵威，则臣下当顺势利导，使其归服周室。楚为天下大国，我周室当授其信物，许其主盟南方。楚受周室信物，便是周室臣子。臣子岂能以兵威加于君上？故楚兵必退。授楚信物，不仅能令其退兵，且可借其兵势，西拒秦国、北拒晋国、东拒齐国。”王孙满回答道。

“先王也曾授楚信物。只要能令楚人退兵，寡人又何惜内府之物。”周定王高兴地说着。

唉！授楚信物，乃不得已之策，全因周室势弱之故。天子不知省醒，只以苛安为得计，又是一个庸常之主矣！王孙满在心中悲哀地叹息着。

次日太阳初升，王孙满带着祭肉弓箭，领着几个从人，赶着数十头牛羊，走向楚军大营。楚庄王听说周室派来了使者，立即下令全体军卒出营，弓上弦，人带甲，布成大阵。然后才在阵前与王孙满相见。

王孙满虽已三十余岁，由于平日善加保养，看起来如同少年人一样。这令得楚庄王大起好感。他亦是年少的国君，与年少之人相见，心中觉得爽快许多。

王孙满一开始并未出示天子信物，只以劳军之名，送上牛羊。楚庄王有心“威服”王孙满，与其同乘高车，检阅楚军大阵。随着楚庄王坐车的缓缓而行，众军卒齐声大呼，声如轰轰巨雷，远远传出十数里外，令洛邑城头上的周室兵卒闻之心惊胆战。

而与楚庄王同乘一车的王孙满却是面带微笑，并无丝毫的惊慌之意。好像他面对的并非是“强横无礼”的楚军，而是堂堂正正的王者之

师。

楚庄王心中暗暗佩服，问："以大夫观之，我楚军之威，谁人可敌？"

王孙满笑道："方今天下，无人可敌楚军之威。贤君之志，亦可与当年的齐桓公、晋文公相比。"

楚庄王听了前半句话，心中大喜，听了后半句话，又有些不高兴："齐桓公、晋文公胸无大志，如何能与寡人相比？"

"贤君如何以为齐桓公、晋文公胸无大志？"王孙满反问道。

"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齐桓公、晋文公胸无天下，岂能称之有志？"

"齐桓公曾经想登泰山封禅，晋文公曾经请求隧葬，怎能说他们胸无天下呢？"

楚庄王一愣，为之语塞——只有天子才能登泰山封禅，只有天子才能使用隧葬之礼。齐桓公、晋文公欲行天子所行之事，明显是企望着天子之位。过了一会，他才说道："原来齐桓公、晋文公也曾经想王于天下，可是他们又为什么没有王于天下？"

"齐桓公、晋文公不能王于天下，乃是为势所限也。周天子身为天下共主，已历数百年矣。诸侯欲代周室，是逆人人所知之常理而行，必招致天下人人怨怒，代周室易，服天下人人之怨怒，则难矣！"王孙满感慨地说道。

楚庄王大为不服，道："周天子所以能惑于人心，不过是仗着有九只铜鼎而已，听说九鼎乃是王室镇国之宝，有了九鼎，国运就会昌盛不衰。寡人倒想知道，这九鼎形状到底有多大，轻重如何？不知大夫是否愿意告知？"

王孙满听了，心中一沉，问："贤君欲知鼎之轻重，是为何故？"

楚庄王哈哈一笑，道："我楚国别无他物，青铜却不算少。得知鼎之轻重，寡人也可依样铸成九鼎啊。我楚国历年征战不休，仅折断了的戟戈刃口，就足够铸成九鼎了。"

王孙满正色道："贤君错矣！鼎非镇国之宝，乃是仁德所附之物。九鼎乃大禹之时，四方诸侯感念大禹的仁德，聚天下之力所铸，故九鼎实为天下九州百姓敬慕之心也。君王观此九鼎，就不敢妄行失德昏乱之事。后来夏桀昏乱，鼎不附德，遂移于殷商。纣王暴虐，鼎又移于周室。故天子所恃者，不在于九鼎而在于仁德。仁德存，鼎虽至轻，也无人可以移动。仁德亡，鼎虽至重，也可移之而去。今周室虽弱，仁德犹在，所以鼎之轻重，诸侯不能相问。"

"鼎之轻重，诸侯不能相问。"楚庄王喃喃念着，心中剧震。

齐桓公、晋文公不能王于天下，并非是畏惧周室，而是畏惧天下的人心啊。周室于今只有百里之地，以齐桓公、晋文公的兵力，可以轻易灭之。然得此百里之地，失却天下人心，成为列国共敌，必将穷于应付，力难独撑。

齐桓公、晋文公看清了这其中的关节所在，不得已后退一步，求为盟主，以"尊王"的名义多得实惠。今天我楚国的兵力，也只比当年的齐桓公、晋文公稍强而已。齐桓公、晋文公不能办到的事情，寡人就一定能办到吗？

唉！天下诸侯，并不是像一群羊儿那么容易对付。纵然寡人灭了周室这只头羊，也难宰了其余的肥羊、瘦羊。如果天下诸侯俱是起兵勤王，寡人久耗在外，斗椒必反。那时寡人前后受敌，只怕连郢都也回不去了……

楚庄王愈想愈是为他的轻率决断感到后怕，只是嘴上依然不肯服输，说道："大夫说周室并未失去仁德，有何为凭？"

"仁德者，非谦恭者不能行之。周室虽贵为天下共主，然从不妄行，唯以谦恭谨慎相待天下诸侯，凡有功于周室，莫不厚加礼遇，赐以信物。所以齐、晋、秦诸国虽强，无不对天子仁德感念难忘。一旦周室遇到危难，俱是争相出兵相救。若周室已失仁德，何能令诸侯如此？"王孙满反问道。

不错！晋、齐、秦三国决不会容我楚国独得天下。不论他们国中闹得多么凶，一听我楚国欲灭周室，定然是立刻发兵前来。楚庄王心中想着，道："仁德者，须以公平待人，为何齐、晋、秦三国俱有信物，我

楚国独无？”

王孙满笑道：“周室怎敢对楚国不公呢？贤君之祖，就曾接受过天子赠送的祭肉啊。”

楚庄王摇头道：“这个不算。诸侯得到祭肉，只能主盟，而无征伐之权。何况祭肉又不能保存，难以传之子孙。寡人所说的信物，是指弓箭金鼓之物。”

楚君如此言说，已是自居诸侯之位矣。王孙满心中大喜，却是不动声色，淡然说道：“诸侯有武功于周室者，方可得到弓箭金鼓之类信物，贤君有武功于周室吗？”

“寡人大败陆浑之戎，可否算是有功于周室？”楚庄王问。

“不瞒贤君，在下出城之日，已从天子手中取得信物，藏在从者之车。若贤君为拥戴周室而来，在下自当以信物授予贤君。若贤君是为亡周而来，则在下当死于楚军阵前，以明周室不屈之志！”王孙满肃然说道。

楚庄王又是一愣，呆了半晌，方才叹道：“周室有大夫这等忠良之臣，诸侯何敢轻易问鼎？寡人实在是太冒失了。”他当即下令解散军阵，大排仪仗，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王孙满进入中军大帐，并依照周室之礼，接受了天子所赐的祭肉和弓箭等信物。

有了周室所授的弓箭之物，寡人就是有了天子承认的征伐之权，将来与晋、齐、秦诸国争战，亦是师出有名矣！楚庄王很高兴，亲自将王孙满送到了洛邑城下。王孙满在太阳落下之前，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

有了征伐之权，就可称为霸主，楚国诸将亦是大为高兴，纷纷向楚庄王行跪拜大礼，以示祝贺之意。唉！原来我楚国将士，竟也以为周室为天下共主，以得到天子所赐的霸主称号为荣。楚庄王在高兴之余，又带着深深的遗憾之意。

忽然，一辆轻车飞驰而至，给楚庄王带来了一个极坏的消息——令尹斗椒谋逆，杀害了留守郢都的大司马叔伯贾，尽起郢都之兵，往北而来，欲将楚庄王截杀在国门之外。

楚庄王大怒，立即拔营回军，在皋浒之地与斗椒的叛军相遇。双方隔着一条浅浅的小河，摆开了决战的阵势。

第十三章　庄王绝缨江海量　富民强兵德辅霸

斗椒带领的兵卒并不多，只有二百乘战车和三千“若敖之卒”。

楚国号称双千乘之国。虽然楚庄王带了六百乘兵车出征，但斗椒若在国中同样征集六百乘兵车，亦不是难事。可是斗椒已等不得了，只带领着留守郢都的二百乘战车和三千“若敖之卒”，就急急向北杀来。

楚庄王的刚勇果断、机智善谋远远超乎斗椒的预料。斗椒明白——如果在国中和楚庄王相斗，他永远没有取胜的希望。他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楚庄王远征的时刻发动叛乱，将楚庄王挡在国境之外击灭之。这样，楚庄王就无法利用身为国君的优势，发动楚国其他的家族共同对付斗氏。

斗椒并不认为他所率的兵力太少，难以与楚庄王相敌。虽然他只有二百乘兵车，但其所率的三千“若敖之卒”，却足可抵上三百乘兵车。如此，他和楚庄王的军力已是相差不大。只是楚庄王的行动太快，斗椒没能将他的敌人挡在国境之外，只能算是挡在了国都之外。

我必须以快刀斩乱麻之势，立刻将熊侣杀死！否则，国中别的强大之族定会乘虚袭我后路。斗椒焦急中一车当先，挽动强弓，拉满弦，嗖地一箭向楚庄王的旗手射过去。只听一声凄厉的惨叫响起，楚庄王的掌旗官连人带旗从车上倒栽下来。楚庄王一方的将士顿时现出惊惧之色，许多兵卒都在后退。

斗椒勇悍善战的威名久传军中，尤其是他百发百中的神射之技，更令得每一个军卒都是钦佩得五体投地。有一次，斗椒曾连发三箭，将百步之外的三片杨树叶射了下来。杨柳之叶乃至柔之物，竟能被强弓发出的利箭从百步之外射下，其箭术已到了神乎其神的境地。此刻这位神射大将又在大发神威，众军卒岂敢与其争锋？

楚庄王惊怒之下，急派军使传令：谁敢后退，立斩无赦！但兵卒们仍是纷纷后退，眼看军阵就要崩溃。

“斗椒！你休得猖狂，有吾‘箭神’在此，管教你今日难逃一死！”两

军阵前陡然响起了雷鸣般的大喝声。

但见一辆战车已驰出大阵，直向斗椒冲过去。车上站着一个高大魁壮的军校，有人识得，脱口呼出："是养由基！"

见一个小校就敢如此"狂妄"，斗椒大怒，喝令左右不许放箭，看他以神射来收拾"狂小子"。眼见养由基已驰车进入河水中，斗椒轻舒猿臂，就要拉开了弓弦。

却听"嗖"地大响中，战车上的养由基已抢先射出一箭。他怎能射得如此之快，好像连手臂都未抬起？斗椒心中一闪念间，忙晃身向左一躲，却躲了一个空。原来养由基只是虚拉了一下弓弦，并未真的将箭射出。好一个小校，竟敢戏弄于我！斗椒震怒中猛地一挺身，再次拉开了弓弦。

"嗖！"弓弦大响声中，养由基又是抢先射出一箭。斗椒这次稍微犹疑了一下，待听到利箭飞掠才有的破空之声，再欲躲闪时，已是迟了。

"噗！"长长的羽箭刺进了斗椒的咽喉。

"扑通！"斗椒连一声惨呼也不及发出，直挺挺地摔倒在战车之中。他一生以神射闻名于世，射杀过无数敌军，却没料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命丧在利箭之下。

见养由基一箭射倒了斗椒，楚庄王狂喜之下，亲自猛击战鼓，大呼杀敌。楚庄王一方的军卒士气大振，呐喊着，排山倒海般冲向对岸。

斗椒一方的军卒见主将已死，顿时斗志全失，或四散而逃，或跪地投降。就连"若敖之卒"中的成氏等族，亦是抛了戈矛，束手归降。"若敖之卒"中的斗氏族人尚在奋力抵抗，只是已丝毫不能挽回灭亡的命运，一个个被包围起来，死于乱戈之下。楚庄王全歼乱军，乘胜直入郢都，将叛乱的斗氏众臣全部擒获，并依律处死斗氏全族。

叛乱发生时，子文之孙、斗般之子斗克黄已逃往别国，后来见斗氏败亡，又复入国中。

斗克黄左右俱言："斗氏犯灭族大罪，主人入国，难逃一死矣。"

斗克黄不听，道："吾身为楚臣，岂可私离朝廷，出逃为避乱也。

乱平，自当归朝。”

楚庄王听了，叹道：“斗克黄不愧为子文之后。斗椒有罪，子文何罪，寡人不能使功臣无后矣。”于是下诏赦免斗克黄一家不死，并改斗克黄之名曰斗生，使其居于箴尹之位。

诛杀罪臣之后，就该大赏功臣。养由基成了楚庄王封赏的第一功臣，被拜为上大夫，赐号“箭神”，专掌训练军卒的射箭之技。其余功臣，论其官位高低、依次升赏，人人俱是大为欢喜。

楚庄王大为感慨，道：“寡人数年来为求民安，不饮美酒，不闻鼓乐之声，苦之甚矣！今当破戒，与诸位痛饮一醉耳。”众大臣齐称巨患已除，百姓已安，大王英明，自当开怀畅饮。楚庄王心中大喜，在朝堂上摆下盛宴，与众文武大臣同乐。

在宏大辉煌的编钟鼓乐声中，楚庄王愈喝愈是兴奋，到了日落时分，尚未尽兴，乃命众内侍燃亮巨烛，欲作长夜之饮。有些年长的大臣已支撑不住，喝得东倒西歪，醉态毕露。楚庄王唯恐有人告退，将心爱的许姬唤出，挨个给众大臣敬酒。

见了肤如白玉、脸如春花、艳似神女一般的许姬，喧闹不止的朝堂一下子安静了许多。许姬轻盈而行，纤纤素手捧着青铜酒尊，将每一位大臣面前的玉杯都注得满满的。

大臣们见许姬来到身前，都慌忙站起行礼。有几个大臣在手足无措中带翻了木案，引得楚庄王哈哈大笑。

忽然，一阵疾风吹上朝堂，将巨烛全数吹灭。朝堂顿时一片昏黑。楚庄王忙命取火燃烛。有个大臣趁此机会，一把捏住了许姬的手腕，欲施轻薄。许姬也不作声，反手一把将那人的帽缨扯了下来。那人大惊，慌忙退后。许姬摸黑走到楚庄王身边，将帽缨递给楚庄王，诉说那人的无礼举动，让楚庄王在烛光燃亮之后，重重处罚那人。

楚庄王听了，却高声叫道：“寡人欲与诸位尽欢，请诸位尽除帽缨，不除缨者寡人不喜！”众大臣莫名其妙，但还是遵命把帽缨除了下来。

巨烛重新燃亮起来，朝堂中明如白昼，照见每一位大臣都是没有帽

缨。众人互相看着，大觉滑稽，一齐哈哈笑了起来，果然是尽欢而散。

楚庄王回到后宫，许姬不高兴地问："男女大防，庶民都是知晓，何况大臣？大王不罪无礼之人，何以治国？"

楚庄王笑了，说："若论无礼，先是寡人无礼，怪不上臣下。"

许姬奇怪起来："怎么反倒是大王无礼呢？"

楚庄王道："礼曰'君臣饮酒，但卜其昼，不卜其夜'，是说国君和大臣饮酒不能过分，不能夜以继日地喝。可是寡人偏偏让大臣们从白天一直喝到夜晚。所以说是寡人无礼在先。何况酒醉之后，谁不失态？你又这么美丽，男人们动了邪心，也在常理之中嘛，哈哈哈！"说着，他又是大笑起来，向许姬猛扑过去，却扑了个空，差点栽倒在地。许姬已似轻风一样奔进了内殿之中。

彻底解除了内患，使楚庄王兴奋不已，欲大显霸主之威，再次北上中原。不想楚国却连年遇到灾害，老天不是下雨太多，就是下雨太少，使田地都渐渐荒芜，粮食怎么也收不进国库。

没有粮食，楚国纵然兵力强大，也无法远征中原。楚庄王心中忧急，日日与众臣议论，欲解除粮荒之苦。有天楚庄王和朝臣议论到了半夜，方才回至寝宫。

夫人樊姬并未入睡，一直等着楚庄王，问："国君劳苦，是臣下之辱矣。但不知今日朝中主政者是为何人？"

"自斗椒死后，寡人并未使人居于令尹之位，今暂以虞丘辅政，代行令尹之权。"楚庄王答道。

"虞丘其人如何？"

"其人仁厚谦恭，素有忠勤之名，办理朝务，常至深夜。"

"以臣妾观之，虞丘其人有忠勤之名，而无大臣之风，居于高位，力所难及。"

"这是为何？"

“虞丘既行令尹之权，就该使大王无忧。今不能使大王无忧，是其才力不足也。才力不足，就该荐贤自代。虞丘虽勤于政务，劳至深夜，却未闻进一贤才于君前。故其人虽然忠勤，却无大臣之风。”樊姬说道。

“不错，不错，夫人见识，远高于寡人矣。”楚庄王叹服地说着。

次日朝会过后，楚庄王留下虞丘，告以樊姬之言。虞丘面红耳赤，跪地谢罪，说：“非臣不能进贤。我楚国有一大贤，臣下屡欲推举，又是不敢。”

“贤才是何人，你又为何不敢推举？”楚庄王奇怪地问。

“臣欲推举之人，是叔伯贾之子孙叔敖也。”虞丘答道。

楚庄王不觉沉默了下来。他痛恨“若敖氏”，除了几乎将斗氏之族杀光外，对成氏和叔伯氏也甚是厌恶，缺乏信任。叔伯贾为斗椒所杀，亦是死于国事，但楚庄王却无任何哀伤之意，也没有对叔伯贾的家眷加以厚恤。楚庄王升迁的大臣中，没有一个是成氏或叔伯氏。

成氏和叔伯氏之中的大臣哪怕只是犯了小错，也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轻则会被革职，重则会被夺去封邑田地，降为庶民。楚庄王如此明显地排斥成氏和叔伯氏，虞丘自是不敢贸然推举孙叔敖。

“孙叔敖真是大贤吗？”沉默了良久之后，楚庄王问。

“以臣观之，孙叔敖确乎可称大贤。”虞丘说着，详细讲起了孙叔敖的种种“贤迹”。

孙叔敖名叔伯敖，字孙叔，因其聪慧，人人喜爱，都称其为孙叔敖。斗椒乱平，许多人都劝孙叔敖入朝哭求大王厚恤，承袭其父所遗高官，孙叔敖却是不听，说：“朝廷之官，唯有才德者方能居之，以父死之故索求官职，吾所耻也。况且吾父职为大司马，不能防乱，虽身死于国，亦难掩其失职之过。大王不罪吾父，已是天恩。吾岂能挟父死以求高位？此不唯不忠，亦为不孝也。”

孙叔敖不仅不入朝为官，反而将其父的公田府第奉还王室，将其家室远远迁至期思之地，开垦荒地，躬耕求食，甘愿做一庶民。

期思乃楚新得之地，垦荒之民甚多，常为争夺田地互相攻杀。孙叔敖见此情景甚是忧虑，将百姓之中年长望重者聚于一处，订下盟约，共同遵守，凡有争执者，俱以盟约处置。因盟约所定极为公平，争执者不得不服。渐渐地，百姓之中的争执少了，众人同心协力，耕种田地。

因孙叔敖处事公平，许多远方的百姓有了争执，也常常来到期思之地，请求公断。孙叔敖还请精于农事的老者授人耕田之法，使期思之地年年丰产，成为楚国唯一一处有余粮输出的地方。

“孙叔敖有见识，不贪富贵，安于农耕，又能和众，且处事公平，其德其才，臣远远不及矣。”虞丘最后说道。

楚庄王听了，又是默然无语，回至后宫，长吁短叹不止。樊姬怪而问之，楚庄王答道：“虞丘今日推举了一位贤者，是叔伯贾之子孙叔敖，寡人欲用为令尹，又怕日后叔伯氏掌了大权，会如同斗氏那般生出野心，后患无穷。”

“以臣妾观之，孙叔敖纵然掌了大权，也不会为患楚国。”樊姬道。

“人心险恶，夫人怎能预料？”楚庄王不以为然地问。

“俗语云‘观人善恶，自幼观之’，臣妾以此预料耳。”

“哦，夫人是说‘两头蛇’的故事么？”

“正是。我楚国习俗，不论是谁，只要一见到‘两头蛇’，非死不可。唯一解救之法，是将另一人引至‘两头蛇’出现之处。这样，另一人就会代替那个见到‘两头蛇’的人去死。孙叔敖年幼时见到了‘两头蛇’，不仅没有移祸于人，反而挺勇敢地打死了‘两头蛇’，把‘两头蛇’埋了起来，说：‘宁愿我死了，也不能让两头蛇再去害别人。’当时臣妾听了这个故事，立刻就讲给了大王听，让大王留心孙叔敖，待他长大，就召进朝中做官。”

“孙叔敖见了‘两头蛇’，并未死去，定是有天帝保佑。”

“天帝特意留下孙叔敖，是为了赠予大王啊。”樊姬笑着道。

“天帝待寡人何其厚也，既已赠送寡人如此贤惠的夫人，又要赠给寡人贤良之臣。哈哈哈！”楚庄王得意地笑着，当即传诏，准备护卫车

驾，北上游猎。

楚庄王借着游猎的名义，突然来到了期思之地。他要亲自看看，孙叔敖到底是不是如同传闻中的那样仁厚贤德。

楚庄王的高车似风一般驰进孙叔敖所住的村子中，却并未见到孙叔敖。不仅没有见到孙叔敖，连一个青壮的男人也见不到，静悄悄的村子中只有妇人、老人和小孩子留在家中。

奇怪，眼下正是农闲之时，孙叔敖到哪儿去了？楚庄王令人寻来一个老人相问。老人回答说，孙叔敖正领着村里的男人在后山培修陂塘。随从们欲去后山将孙叔敖传来，被楚庄王阻止。他跳下车，带着三五护卫，跟着引路的老人，向山上走去。

拐过几道山弯，眼前顿时现出一片热闹的情景。楚庄王不想让人发现，招呼从人隐在山树后面，仔细观看着。但见在一处高高的土堤下，数十青壮男子或挖土，或担土，或培土，忙而不乱，有条不紊，边劳作边哼唱着歌曲：

女曰鸡鸣

士曰昧旦

子兴视夜

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

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

与子宜之

宜言饮酒

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

莫不静好

……

楚庄王知道这首欢乐的歌曲出自郑国。名为《女曰鸡鸣》，曲中赞颂丈夫勤劳，妻子贤惠，和和美美，快快乐乐。期思之地并非楚国旧地，所歌之曲多来自中原。楚庄王有时游猎归来，也会让许姬唱唱《女曰鸡鸣》。

只是近来楚庄王什么歌曲也听不进去，宫中已经许久没有响起钟鼓之乐。宫外的楚国百姓们并没有忘记歌唱，唱的都是悲歌、哀歌、怨歌。悲水旱二灾的无情，哀家人饥饿，不得饱食，怨恨老天的不公——怎么专和楚人作对？可期思之地同样居着楚人，唱的却是欢乐之歌。

此刻孙叔敖穿着麻衣窄衫，双袖挽得高高的，正在干着最吃力的挖土活儿，浑身都让汗水湿透了。不时有人向孙叔敖问着什么，孙叔敖很耐心地解答着，边答边干着活儿。问事的人从神态上看，对公孙敖都是十分恭敬。

孙叔敖是大司马的儿子，生于富贵之家，却能和农人一般做着粗活，在我楚国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他如此乐于贫贱，绝非野心勃勃之徒。他能得到农人的这般恭敬，仁厚贤德不问可知矣。楚庄王感慨着，心里已下了决断——孙叔敖就是楚国的令尹。

孙叔敖能让这个小村的人唱出欢乐之歌，也能让整个楚国的人唱出欢乐之歌。楚庄王在心中说着，猛地自山树后现出身来，大步走向孙叔敖。

时值深夜，楚宫朝堂上仍是烛火辉煌，亮如白昼。楚庄王和孙叔敖昼夜不歇谈论着政事。

从前，楚庄王和虞丘等人谈论政事，也会谈到深夜，但愈谈愈觉朝政之事如同乱麻一样，心中烦忧。今日楚庄王和孙叔敖谈论政事，却愈谈愈是兴奋，许多往日难以明白的事情，和孙叔敖一谈，竟是豁然明悟。明亮的烛光下，孙叔敖神情谦恭，双眼却透出异样的光彩。楚庄王拜他为令尹，他只是略加推辞，便慨然应允。

数百年来，楚国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作蛮夷之邦，备受轻视。楚国人愤然不服，一心想北进中原，称霸天下。在这种强烈的北进心态下，楚国一代比一代强盛，已成为中原诸侯最畏惧的敌人。但是楚国从来没有真正威服中原，仍被困在江、汉之间。许多贵族子弟都在苦学六艺，渴望能够为楚国北进中原的大业立下辉煌的功勋，光宗耀祖。孙叔敖亦是这些贵族子弟中的一个，且更为发愤努力。

叔伯氏既受到斗氏的拉拢，又受到斗氏的排挤，被迫陷在杀机四伏的权位之争中，时而荣耀无比，时而饱受屈辱，使孙叔敖自幼就看透了世情冷暖，朝政险恶。然而孙叔敖若想建功立业，光大楚国，又非参与朝政不可。孙叔敖下定了决心——要么永远不入朝为官，要么就是执掌朝政，获得国君的完全信任，可以放手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他远离郢都，将一生所学从眼前的小村子做起。只要他做得好，自不会被贤君忽视。也只有贤君，才会对他加以信任。如果他做得很好，而无人推举他入朝，那么朝中不是有昏君当政，便是有奸臣弄权。在这样的情势下，他宁愿老死乡里，也不会进入朝廷，重蹈父亲惨死的覆辙。

虽说如此，可在他的内心深处，仍是不甘老死乡里。孙叔敖渴望楚国的国君是一位贤君，能够“发现”他这位“大贤之人”，授予他治国重任。仿佛是他的苦心感动了神灵，楚国的国君果然是一位非同寻常的贤君。亲至荒僻的乡里恭迎一位农人为令尹，这在楚国的史册上，还从未有过。士当为知己而死！从见到楚庄王的那一刻起，孙叔敖就在心中暗暗发下了誓言。

“一言而蔽之，我楚国欲北上中原，霸于天下，须牢牢把握八个字——富民强兵，以德辅霸！”孙叔敖说出了他久藏在心中的一句话。

“富民强兵，以德辅霸？”楚庄王不觉重复了一句，道，“此八个字意为何解，还请令尹详细道来。”

“我楚国号称双千乘之国，但每次出车，从未真正出过双千乘之兵，是为何故？”孙叔敖并未直接解说，先问道。

“这……双千乘之兵，所费浩大，府库难以供给。”

“宋国、鲁国、郑国皆是国土狭小，三国人众不及我楚国人众一

半，然三国之兵车相加，却可与我楚国相等，是为何故？”孙叔敖又问道。

“这……”楚庄王回答不出，他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上面去。

“此乃我楚国小民贫穷之故耳。”孙叔敖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

“我楚国有铜山，有云梦之泽，物产丰富，天下闻名，怎么会穷呢？”楚庄王皱起了眉头。

“铜山为国所有，云梦之泽乃世家大族游猎之地，其利俱为大族所得，与民无涉。故楚国宫室豪富，天下闻名。楚国世家大族亦是以多有黄金美玉名闻天下。而楚国小民百姓之贫，也是天下闻名。”孙叔敖一改谦恭之色，言辞锋利起来。

“令尹此言，莫非是欲寡人尽散国财以解民贫？”楚庄王问着，神情间有些不高兴。

“纵然大王尽散国财，也只能收一时之效，难解民贫。”孙叔敖说道。

“依令尹之见，如何才能解民之贫？”

“只一法即可解——治水！”

“治水？”

“对，治水。民以食为天，食足方可称富。欲民食足，非广垦田地不可。欲广垦田地，非治水不可。否则，田地虽广，水多为涝，水少为旱，民不可得食矣。”

“妙！”楚庄王兴奋地大叫了一声，“我楚国近年之患，正在于雨水不均也。治水当可解除大患。”

“一朝治水，百年受益，小民当永记大王之恩。只是治水工程甚大，所需民力甚众，望大王节省劳役，少兴宫宛，非不得已时，不可征战。”孙叔敖说道。

“行。寡人且忍耐几年，让中原诸侯养肥了，再去宰杀！”楚庄王大

方地说道。

“臣下之父当过多年工正，臣下对治水之工，略有所知，当尽力……”

“治水之工，往后再说，令尹且说说这强兵之法吧。楚兵之强，天下皆知，然依令尹看来，似乎并非如此。”楚庄王有些性急地打断了孙叔敖的话头。

“大王所说之强，与臣下所说之强不同。大王以兵之悍勇为强，臣下以兵之意气为强。论兵之悍勇，莫过于狄人，然狄人虽勇，却屡败于中原诸侯，何也？乃狄人徒凭血气之勇，无有意气矣。意气者，由心而生之锐气也。锐气何能生之，感于家国，感于君恩也。故强兵之法，莫过于培养意气。兵卒意气充盈，自会肃然听命，效死报恩，再委以能征惯战之将统之，则天下无敌矣。”孙叔敖说道。

“如何才能培养兵卒之意气？”楚庄王大感兴趣地问道。

“兵卒来之于民，欲得兵卒之意气，先须富民。民贫生怨，怨重则国乱。民富气盛，君王以意导之，则成意气矣。且国之府库所积，禄米所求，无不来之于民。故无论治国，无论强兵，富民是根本大计，根本若固，枝叶自茂矣。”孙叔敖说道。

“富民强兵四个字，寡人已是明白。这以德辅霸，又为何解？”

“霸业欲成，必以德辅之。德者，仁也，信也。唯天下诸侯视楚为仁德之国，才会诚心服之。从前我楚国太重兵威，轻视仁德，使天下诸侯畏楚如虎矣。虎者，食人之兽也，诸侯恐我楚国食之，故宁可投往晋、齐诸国，不愿服我楚国，虽一时惧我楚国兵强，伪为服之，终将叛矣。今楚国有征伐之权，正可大行仁德，收服中原诸侯。”

“这仁德又如何行之？”

“中原诸侯但有昏暴弑逆之事，我楚国当兴兵讨之，灭其国又复其国，则天下诸侯，都知我楚国仁德有信矣。”

“灭国本为占其地，以强我楚国。若复其国，楚国何能强之？”

“楚国之敌，实非中原诸侯，而为晋、齐诸强大之国也。中原诸侯

惧楚之威，必与晋、齐为盟，共同抗我楚国，与我楚国大为不利矣。若中原诸侯服我楚国，则晋、齐势孤力单，必为楚败。”

“寡人明白了，所以施仁德，乃是使中原诸侯视我楚国为友，视晋、齐为敌。如此，楚国自可一鼓而灭晋、齐诸国，晋、齐若灭，则中原自在我楚国掌中矣。”楚庄王大喜，拍案说道。

“正是。当年周室文、武二王能称之为圣，在于目光远大，不贪一时之利，不夺眼前之地，专以仁德收服人心。待人心尽归周室，牧野一战，即灭殷纣，王于天下矣。故圣人者，不贪一时之利，而得万世久远之利，不夺眼前之地，而得天下之地。大王贤明，自我楚国立国以来，无君可及矣。若大王心怀仁德，不唯霸业可成，且王于天下，亦非难事。如此，则大王之功，当可与尧、舜、禹、汤、文、武并美，光耀万世。”孙叔敖说着，拱手向楚庄王深施了一礼。

“哈哈哈，寡人若能成文、武大业，令尹实为第一功臣也！”楚庄王忍不住大笑起来。

楚庄王、孙叔敖正当盛年，精力旺健，一旦决策已定，便雷厉风行地依策实行。君臣二人首先将精力用在治水上，大修塘堰水渠，整治农田，加固河堤。

只数年间，楚国到处都是陂塘水渠，且农田平整，河堤坚固。其中最大的一处治水工程，乃是期思之地的期思陂。孙叔敖亲临工地，率数万之民，开挖大渠，将期思之水导入雩娄之野。这条称为期思陂的大渠灌溉田地达百余万亩，每亩地的产量也大为提高，使农人收益极大。期思之地，已渐渐成为楚国最富庶的地方。

虽然老天仍是不佑楚国，时而降下暴雨，时而滴水不落，但楚国仍是年年丰收，府库之粮堆积如山。百姓亦因粮足之故，稍有节余，可以添置衣物器具，人人欢喜不已，齐颂大王圣明。粮多，楚国贵族收益也是增多，对楚庄王、孙叔敖所行之政亦是满意，朝内朝外安宁无事。

朝中的大臣比往日忙碌得多了，大感劳累，却也未出怨言。因为孙叔敖比任何人都更为劳累，天不亮就来至朝中，到深夜尚不休息。

孙叔敖又以俭朴闻名，虽然贵为令尹，所乘之车也只是寻常的旧车。楚人喜宴宾客，高官贵族府第中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长年不

断，而孙叔敖却极少在府中大宴宾客。夏日孙叔敖只穿着庶人百姓们常穿的葛布衣衫，冬天则以毛皮中最寻常的羊皮暖身。楚庄王欲以治水之功赏赐孙叔敖食邑之地，被孙叔敖坚决拒绝。楚庄王无奈，只得多赏孙叔敖黄金铜钱，孙叔敖则悄悄将黄金铜钱散入贫寒族人之中。楚国百姓都说道："楚国得神灵庇佑，去一子文，来一孙叔敖。且孙叔敖之廉，又远过于子文，实乃吾等小民之福。"

不仅小民感到有福，连楚庄王亦是大感有福。自从孙叔敖执掌朝政以后，楚庄王毫无忧虑，轻松了许多，全力整顿楚国之军。

楚庄王将楚国的兵制分为三军两广，三军兵车由三百乘至九百乘组成，看临战之需，或多或少。两广为楚庄王的禁卫之军，全部由王族中精心挑选的壮士组成，每广各有兵车十五乘，虽是兵员不多，但其悍勇，比之当年的"若敖之卒"有过之而无不及。

楚庄王详细考察众大臣之能，反复思谋之后，方命虞丘为中军主将，公子婴齐为左军主将，公子侧为右军主将。又命养由基为右广主将，屈荡为左广主将。时时检阅，演练战阵。

楚国的连年丰收，令士卒解除了后顾之忧，士气空前高涨，纷纷请求出征，报效大王之恩。楚庄王心中大为振奋，虽是恨不得立刻兵发中原，却又强行忍住了勃勃难平的征战之念。

他已是有了征伐之权的"霸主"，征战必须"师出有名"。中原诸侯似是在"盼着"楚庄王出征，竟"比赛"着大行弑君之事。

继宋、齐、鲁、晋之后，郑国执掌朝政的两位大臣公子宋和公子归生亦将国君郑灵公杀死在宫中。公子宋和公子归生弑君的缘由，倒也简单，仅仅是为了一只甲鱼。

有一天，郑国渔人捕到了一只百余斤重的大甲鱼，不敢自食，献与国君。郑灵公言甲鱼乃是大补之物，当与臣下共同品尝，遂召群臣入朝。

在甲鱼汤还未炖好之前，君臣在朝堂上坐着无事，闲聊起来。公子宋说他早知道会有好东西吃，因为他右手食指常常会自动弹跳起来，每次跳起来，他就会吃到好东西。

郑灵公却笑道："这次你那指头只怕不一定灵了。"

公子宋不以为然，道："甲鱼汤人人有份，怎么会少了我的？"

过了一会，甲鱼汤炖熟了，由内侍们装在一只只小铜鼎中，端到众大臣面前的木案上。另有宫女们将一只盛满甲鱼汤的小金鼎放在了郑灵公面前。

郑灵公趁公子宋没注意，悄悄在内侍耳边说了几句。内侍们分发甲鱼汤以职位的高低为序，从低往高，按序端上，端到最后，只剩下了一只小鼎，却有公子宋和公子归生两位大臣尚未得到甲鱼汤。

"归生年长，这一鼎甲鱼汤就让归生享用了吧。"郑灵公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满朝大臣，人人都能喝上甲鱼汤，唯独公子宋却不能喝上，那一跳就使主人有好东西吃的指头这次竟是大大地失了灵。公子宋脸上忽红忽白，又恼又羞，忽然间跳起身来，奔到郑灵公面前，伸手往小金鼎中捞了一块甲鱼肉，仰头吞下去，大叫着："我吃到了好东西，我的手指头说灵就灵！"他大叫着，也不向郑灵公行礼，扭头就往朝堂外跑去。

公子宋的举动实为不大敬，论律该当斩首。他身为辅政大臣，自然深知其理，之所以急着奔下朝堂，正是害怕郑灵公盛怒之下，当场就杀了他。郑灵公果然大怒，立传诏令，欲使禁军斩杀公子宋。公子归生忙和众大臣跪下求情，说公子宋乃是羞臊之下，一时行出糊涂之举，并非失礼。

郑灵公见众人如此，只得强按怒气，饶了公子宋。但公子宋却"饶"不了郑灵公，他心里很清楚——君臣之间只要是生出了嫌疑，就没有好结果，不是君杀掉臣，便是臣弑了君。与其被君所杀，不如抢先下手，将昏君宰了！公子宋想着，立即与公子归生商议，谋杀郑灵公。

公子归生素与郑灵公之弟公子坚交好，于是顺水推舟，突发家兵，杀死郑灵公，立公子坚为君，是为郑襄公。郑灵公之子逃至晋国，哭倒在晋国朝廷上，请求晋国发下霸主之令，讨伐乱臣贼子。可是晋国正因赵盾病重，朝臣们俱是心怀争夺上卿之位的念头，无心理会郑国之乱。

没过多久，赵盾病重身亡，朝臣们和"群赵"争斗不休，最后赵氏众

臣终于落在了下风，没能争到上卿之位。郤缺和荀林父二人被晋成公拜为上卿，执掌国政。到了这时，晋国君臣才有了“空闲”，发动大军讨伐郑国。不料大军才行至半途，晋成公忽得暴疾而亡。晋国众大臣慌忙撤回大军，为立君之事又是来了一番争吵。最后是太子姬孺得以为君，是为晋景公。

晋国立了新君，陈国也立了新君——大夫夏征舒杀了陈灵公，立陈灵公之子太子午为君，是为陈成公。

夏征舒许多年前就想杀了陈灵公，一直忍着，终于是忍不下去了。他的父亲夏御叔很早就死了，留下年幼的儿子和美貌的妻子夏姬。陈灵公好色荒淫，与大夫孔宁、仪行父同时私通于夏姬，毫不避讳。君臣三人甚至公然在朝堂上亮出夏姬的内衣，互相炫耀。

大夫泄治劝谏了陈灵公几次，不仅没有能制止陈灵公的荒淫举动，反而被孔宁和仪行父杀死。对于孔宁和仪行父擅杀大臣的恶行，陈灵公竟是赞赏不已。后来夏征舒长成人了，袭了父亲的官位。而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三人仍是随便出入夏姬的卧室，就似没有看到夏征舒一样。夏征舒恨得几欲咬碎了牙齿，一腔怒火无处可发，日日出城射猎，将每一头野兽都看成了陈灵公。

一日，夏征舒回来得早了些，正看见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三人坐在正堂中喝着酒，嘴里胡言乱语，说个不停。陈灵公说夏征舒身材魁梧，很像仪行父，定是仪行父的私生子；仪行父和孔宁则找出种种“证据”，证明夏征舒的父亲其实是陈灵公。

夏征舒大怒欲狂，立即领着家兵杀上了正堂。孔宁、仪行父见势不妙，抱头鼠窜。陈灵公企图仗着国君之威吓倒夏征舒，结果被夏征舒一箭射死。孔宁、仪行父连家也不敢回，昼夜兼程，逃到了楚国。

虽然夏征舒杀死的陈灵公是一个昏君，但昏君亦是国君，不能为臣下所弑。夏征舒惧怕诸侯问罪，将陈成公并国中黄金美玉送入晋国，让陈成公以外臣的身份拜见晋君，以求获得晋国的“原谅”。

在夏征舒的料想中，只要晋国不伐陈国，就无人来管陈国的闲事。晋国对夏征舒的“孝敬”很是满意，果然不提“弑君”二字，承认了陈成公的君位。

郑国、陈国接连发生“弑君”之事，身为霸主的晋国却不闻不问，自是给了楚国一个最好的“出征之名”。

第十四章　楚王行道尊大义　春秋由此云雾散

周定王九年（公元前598年）冬，楚庄王遣使至周室及各诸侯国中，宣示郑、陈两国臣子“弑君大罪”，尽起三军两广，率师北伐。经过数年严格演练，楚军锐气大盛，部伍肃整，军纪严明，一路上毫无扰民之事发生。

楚庄王首先兵伐陈国，声明只罪夏征舒一人，不及其余。夏征舒年岁不大，在国中并无声望，贵族高官们面对楚军的强大攻势，根本不加抵抗。楚军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未经过一场硬仗，就攻破了陈国都城，生擒了夏征舒。

楚庄王以最残酷的“车裂之刑”杀了夏征舒，然后把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赐给了年老的楚国大将屈襄。最后，楚庄王宣布将陈国并入楚国，成为楚国的陈邑之地。

灭国并地，本是楚国的一贯作为，中原诸侯并不感到意外。但是没过几天，楚庄王的举动却令中原诸侯大感意外，几乎无法相信。

楚庄王居然遣使向周天子谢罪，说他是代天子征讨“叛逆”，不该灭人之国。他并且立即改正了错误，恢复了陈国，甚至同意由晋国返回的陈成公继续居于君位，并不另立他人。

这楚国怎么啦？方今天下，能有灭人之国又复人之国的国君吗？只有当年的齐桓公、晋文公，才有此仁厚之德啊！齐桓公、晋文公都是礼仪之邦的国君，又为霸主，能行此德，自不为奇。楚国乃“蛮夷之邦”，楚君乃虎狼之君，岂能行此仁德？不论是周天子，还是中原诸侯，心中都溢满了疑惑。

只是虽然心存疑惑，周天子也不得不下诏称赞楚庄王，让天下的诸侯以楚庄王为楷模，常怀仁德之心，敬天爱民。天下诸侯中除了晋国外，亦是纷纷遣使入楚，表示敬慕钦佩之意。楚庄王大受鼓舞，次年春天，又率大军包围了郑国都城。公子归生闻听楚军围城，惊吓之下，忽发暴疾而亡。郑襄公大急，一边遣使向晋国求救，一边尽发城中丁壮，

上城据守。

晋国离郑国很近，渡过黄河，两日之内便可到达郑国之都新郑城，可是晋国迟迟未发救兵。楚国并非公认的霸主之国，却挺身而出，主持正义，讨伐“弑君”之罪。晋国乃公认的霸主之国，反倒要去救援犯有“弑君”大罪的郑国君臣，未免太过颠倒是非，难服天下诸侯。但是不救郑国，则郑国必然会被楚国攻灭。如此，楚国等于是打到了晋国的家门口，会给晋国带来极大的威胁。晋国君臣左右为难，一直下不了出兵的决心。

楚国兵卒大胜陈国之后，高涨的锐气不可抵挡。众将士毫不停歇，一口气连攻了十七天，硬是把坚固的新郑城打塌了一个大缺口。郑国军民眼看城池不保，即将如同牲畜一样任人宰割，无不失声痛哭。那哭声汇合起来，犹似千万冤鬼在一齐呼号，凄惨至极，令人闻之如身临地狱一般。

楚庄王听到哭声，立刻下令兵退十里，不再攻城，并派人向城中喊话——楚王仁厚为怀，决不会伤害郑国百姓！只要郑国交出“弑君”元凶，楚国自会退兵，决不食言！

但是郑国又怎么能相信“蛮夷之邦”的话呢？众人见楚兵后退，立刻止住哭声，趁机抢修城墙，把打塌的大缺口牢牢补住。

楚庄王只得再次围城强攻，一口气攻了三个月，终于攻破了郑国城门。楚军列队入城，队伍肃然，毫无掳掠之事，令战栗着躲在屋门后的郑国百姓又是惊奇，又是庆幸，又是感激……

列国争战，对拒不投降的城邑向来是攻破之后，即大行杀掠。郑国百姓已断定难免遭受大劫，有许多人都将柴草架在屋中，准备全家自焚而死。

郑襄公眼见城破，无处可逃，无奈之下赤着上身，牵着一只羊，迎着楚军队列跪倒在大街上。楚庄王令人扶起郑襄公，带至车前问话。郑襄公流着泪说道：“罪人失德，不能尽心侍奉大国，使君王震怒，亲临罪人之国，罪人知过矣。今罪人生死存亡，唯君王之命是决，罪人不敢有丝毫怨言。若君王以仁德为念，使郑国列祖列宗有一丝香火可以延续，则郑国子子孙孙，当永念君王之恩，永为藩属矣。”

楚国众大臣都言道，郑国乃力屈而降，今日赦之，明日必反，不如灭之，永绝后患。况且士卒们攻打新郑死伤不少，心中怨气甚重，须尽取郑国府库以慰之。

楚庄王却道："寡人本为伐罪而来，并非贪人土地府库。为人君者，不可失信。郑伯既已服罪，何须深究？"说罢，传命众军立即出城，兵退三十里外扎下营寨。

郑国百姓没料到楚庄王当真是"仁厚为怀"，纷纷言道，我们被困如此之久，晋国却不来相救，哪里有半点霸主的样子？看来如今楚国倒有着霸主的气度，我们若不归服楚国，只怕是天地难容！

郑襄公顺应百姓之请，杀了"弑君"的元凶公子宋，砍下公子宋的脑袋，又把公子归生从棺材里揪出来，亦砍下脑袋。然后，郑襄公带着两个元凶的脑袋和府库中的黄金玉璧，亲至楚营，表示归服楚国之意。楚庄王大喜，与郑襄公歃血为盟，相约为兄弟之国，互为救援。

不料就在这个时刻，晋国的"救郑"大军浩浩荡荡渡过了黄河，直向楚军扑来。晋国君臣到底不愿丢失了郑国，终于发出了救援大军。

虽说晋军实在来得太迟，威势却是不小——以上卿荀林父为主帅，中卿士会副之。下卿赵朔、赵括、赵同为上、中、下三军主将，上大夫荀首、韩厥为行军司马，执掌军法，共有兵车七百乘。上卿郤缺辅佐晋景公留镇国中，接济粮草，防备秦国。

在晋国君臣眼中，楚国围攻郑国数月之久，士卒必然是疲惫不堪，军粮也难以为继，见到晋国大军到来，定是不敢迎敌，会自动退回楚国境内。如此，晋军就可大肆宣扬——楚军畏惧晋军，望风而逃。晋军已大受损伤的威名将复振于天下，使中原各诸侯不敢轻易地归顺楚国。

楚庄王见到晋军大至，立即下令全军北上迎敌，扎营于管地。见楚军不退反进，晋军大出意外，忙在敖山扎下营寨。

晋军的正副主帅荀林父和士会畏惧楚国的强大兵势，不愿与楚军交战，打算与楚军和谈——只要楚军愿意退兵回国，晋军也立刻退兵。至于郑国归服楚国的"大罪"，晋军只好含糊着"饶恕"了。但是晋国的大将赵朔、赵括、赵同却偏要与晋军大战一场。

“群赵”对于荀林父“抢”走了本属赵氏的上卿之位憋了一肚子气，一心想大败楚军，显示显示“群赵”的厉害，让荀林父乖乖把上卿之位交出来。

可是荀林父毕竟是主帅，“群赵”倒也不敢公然违背主帅的和谈之命。不仅不敢违背，“群赵”还主动要求担当和谈使者。荀林父见“群赵”如此听话，心里很高兴，当即拜赵朔为和谈使者。

赵朔为赵盾嫡子，又为晋国先君的女婿，且居于卿位，身份可谓不低。派出这样一位有身份的人担当和谈使者，能够充分显示晋军主帅的诚意。

依照惯例，和谈使者应该身着礼服，不带兵刃。然而赵朔却是全副武装，身披重甲，手执长戈，驾着战车如飞行驰。他的两位叔父赵括、赵同，则各领着十乘战车，远远跟在后边。

赵朔刚驰至楚国大营之前，迎头就碰上了巡查军营的楚庄王。每逢安下营寨，楚庄王就手执长戈，乘着插有王旗的高车，亲自巡查军营，这已经成了他不可改变的习惯。

看到楚庄王的旗帜，赵朔大喜，当即大喝一声：“前面可是楚君！”

楚庄王让御者停下车，举目前望，道：“寡人正是楚君，来者何人？”他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忧愁之意。郢都昨日有使者急至，言留守郢都的孙叔敖身患重病，已是卧榻不起。

孙叔敖还让使者传言——楚已服郑，不必疲劳士卒，与晋大战。若能和之，则尽量和之。不能和，则鼓三军之气，速战而胜。楚国远离国都，粮道太长，利于速战不利持久。

唉！孙叔敖身在病中，尚且如此关心国事，实乃难得之臣。楚庄王在心中感叹着，十分忧虑，害怕孙叔敖这一病就无法痊愈。他早已看出，孙叔敖身体太弱，难经大病。

如今楚国霸业初成，正当大力经营中原，以威德慑服天下之际，楚庄王比任何时候都急需孙叔敖这等贤臣的辅佐。只是孙叔敖这样的贤臣可遇而不可求，一旦失去，就很难再次寻得。

见果然是楚王，赵朔心中更喜，当即从弓袋中抽出长弓，搭上箭，嗖地向楚王射去，边射边大叫道："楚蛮听着！爷爷乃晋国大将赵朔是也，爷爷今日前来，当将尔等楚国蛮子蛮孙杀尽杀绝也！"

赵朔箭法并不高强，射出的羽箭从楚庄王头顶飞掠而过。他虽未射中楚庄王，却如火种引发了干柴一样引发了楚庄王心中的怒火。

楚国之强，丝毫不弱于晋，而晋国将军却如此放肆，当面辱骂楚国之君。赵朔的极端无礼，纵然是一个弱小之国的弱小之君也无法忍受，何况楚国乃是天下闻名的大国，何况楚庄王乃是自视极高的霸主之君。楚庄王怒吼一声，当即驱车向赵朔猛冲过去。赵朔并不抵挡，转过车身就逃。

"杀，杀了赵贼！"楚庄王厉喝着，挥动长戈，向赵朔追去。

瞬息之间，楚庄王已追出十数里，驰至一片野树林前。突地喊杀声大起，树林中冲出二十辆兵车，分左右向楚庄王包抄过来。

啊，原来晋人还有埋伏！楚庄王从狂怒中清醒过来。他只带着一辆从车，总共不过两乘战车，而敌军却有二十余乘战车。楚庄王立即下令后退，却已迟了，二十余乘晋国战车已将楚庄王团团围住。

"哈哈哈！吾赵氏将生擒楚君，获震动天下之奇功也！"赵朔狂笑起来。

"休得伤我大王！"一声大喝紧接着赵朔的狂笑响了起来。但见一员楚国将军飞车驰至，手中长戈疾如电闪，勇不可当，一下子就刺死了几辆晋国战车上的御者。

失去控制的晋国战车乱奔着，使包围圈露出了一个大缺口。楚庄王趁势自那缺口中逃出。楚将奋起神威，单车断后，令晋军不敢逼近。赵朔又急又恼，连忙喝令放箭，却听得远处如雷鸣般轰轰大响，无数楚军战车已飞驰而至。

"不好，快走！"赵括、赵同脸色大变，立即掉转战车，掩护着赵朔向晋国大营逃回去。

赵朔领的是和谈之命，但他却自作主张，充当了挑战的使者。只有

这样，他才能打消荀林父的和谈念头，挑起晋、楚间的大战。赵括、赵同埋伏在野树林里，是为了防备万一，接应赵朔。

“群赵”虽然没有生擒楚君、获震动天下之奇功，却也达到了激怒楚国将士的目的。楚庄王轻身追敌的举动被军卒们立刻报知众将，惊得众将慌忙赶来救应。

“唉！今日寡人太冒失了，若非唐狡，将成晋囚矣。”楚庄王感激地对那位把他从晋军包围中救出的将军说道。这唐狡不过是朝中一普通大夫，寡人并未对其特别宠信，他却为何如此舍生忘死，拼命杀敌？楚庄王心里很有些奇怪。

唐狡素来行动迟缓，并非贪功之人，如何这次相救大王，倒是快若疾风，跑到了大伙儿的前面？楚国众将心中也满是疑惑。

这其中的原因只有唐狡自己才知道——他就是当年在朝堂大宴上被许姬扯下帽缨的那个人，从那以后，他一直怀着悔过之心，欲拼死报答楚庄王的不罪之恩。今日救下楚庄王，使他数年来惶惑不安的心中轻松了许多。

晋军的无礼举动大大激怒了楚军将士，楚庄王亲自击鼓，率领全部楚军，呐喊着向晋军大营冲去，势若汹涌的海潮，咆哮奔腾，不可阻挡。

赵朔等人逃回晋军大营后，对荀林父说，楚君无礼，不仅不准和谈，还要杀死使者，若非赵朔跑得快，早被楚人砍掉了脑袋，请主帅速速下令，全军出击，让楚军见识见识我霸主之军的厉害。

荀林父犹疑不决，正在与众人商议时，楚军已呼啸着杀至。晋军仓促应战，许多士卒连甲都未及披上，就匆匆上了战场。

楚军的强悍，天下闻名，而晋军的武勇，亦是令天下诸侯望而生畏。晋楚两军在荒野的沙场上拼死相搏，直杀得黄尘蔽天，日色无光，血流满地，鬼哭狼嚎。终于楚军的勇锐之气压倒了晋军的骄横之气，晋军全线崩溃，直向黄河岸边逃去。

楚军乘胜追杀，箭如飞蝗般射向狼狈而逃的晋军。赵朔、赵括都中箭受伤，在左右军卒的拼死保护下，侥幸逃得了性命。只有赵同逃得最

快，总算是没有挨着楚人的利箭。

天色渐渐昏暗，楚庄王见已获大胜，遂下命停止追击。

楚庄王的命令晋军将士当然不知，他们仍是狂奔不止，只恨爹娘当初为何不让他们生出四条腿来。晋军作战武勇，逃跑也极是“武勇”，人人争先，半步也不肯退让，很快就逃到了黄河岸边。

岸边有晋军备下的船只，众军卒个个“奋勇上前”，抢先登船。船少人多，先上船的不准后来者上，后来者扑进水里，抓住船舷，拼命往上挤。有几只船竟被挤翻了，船上的人“扑通扑通”下饺子一样掉进了浑浊的黄河里。

赵朔的那只船也被许多兵卒抓住了船舷，摇晃不休。赵朔大急，喝令左右快抽出剑来，砍掉那些兵卒的手指头。左右立刻动起手来，嚓嚓嚓极是麻利，眨眼间船舱中就掉满了血淋淋的手指头。

没了手指头，兵卒们自然无法抓住船舷，赵朔的那只船也就平稳了许多。其他船上的人见了，也照样学起来，照样得了满舱的手指头，有人看了不舒服，捧起手指头往船外扔去，捧了一捧还有一捧。黄河岸边，船上船下，处处都是惨呼声和痛哭声，响彻了整个夜空，将恐惧深深地植入每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晋军士卒心中。

晋军在大哭，楚军在大笑，众兵卒搭起营帐，点起巨烛，开怀畅饮，敲着鼓，吹着笙，放声高歌，跳起舞来。楚庄王也在大笑，感慨地说道：“楚自城濮败于晋国，社稷蒙羞，已有数十年，至今日方才雪之，寡人可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矣。”众将齐颂大王圣明武勇，可与尧、舜、禹、汤比美。

只是在这欢乐的时刻，郢都忽然驰来信使，带来了楚庄王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令尹孙叔敖病重身亡。楚庄王怔住了，愣愣地望着信使，陡地心痛如绞，哇地喷出口血来。众将慌了，连忙扶住楚庄王，要请医者前来诊治。

“退兵，退……退兵！”楚庄王摆着手，费了许多力气才说出一句话来。

楚军退回了郢都，晋军也回到了绛都。

晋军出绛都时有精兵五万余人，战车七百乘。回来时却只剩下两万余浑身血污、东倒西歪、站也站不稳的士卒。兵车不易渡河，全被抛弃，一辆也没能带回绛都。唯有众领军大将倒是一个不少，都爬着跪倒在朝堂上。晋军称霸数十年来，惨败到了如此地步，还是第一次。

晋景公大为震怒，欲依军律，将荀林父和“群赵”全都斩首，偏被众大臣劝阻，最后只将荀林父和“群赵”的俸禄削了半年了事。阵亡士卒的家属们见此情景更是怨恨不已，再也不愿让亲人们出征杀敌。素以武勇闻名的晋军兵卒们从此厌战之心大起，士气低落至极。

中原诸侯亦是大失所望，纷纷言道，晋国主上昏庸不明，臣下浮躁无能，霸业如何能维持下去？倒是楚国兵势强盛，且又以仁德待人，堪称霸主之国。渐渐地，列国使者到晋国来的愈来愈少，到楚国去的愈来愈多。

从前楚国令尹去世，葬礼极是隆重，百官吊祭，国君亲临。至于陪葬物品更是堆积如山，数不胜数，且陵墓雄壮，石雕玉砌，耗费极大。可是孙叔敖的葬礼却简朴得如同一个百姓，既无百官吊祭，又无国君亲临，至于陪葬之物，仅几个土鼎土罐而已，陵墓低矮得只以黄土培之。

楚庄王大军刚进至郢都城门时，孙叔敖的家仆就递上了主人的临终遗表：

> 臣蒙大王不弃，于草野而拔至朝廷，担当辅佐之任，已数年矣。臣愧无能，不能倾尽心力，立功社稷，实为有负大王重托。今臣当永别，无以相报君恩，唯有数言，愿大王明察。一者，富民强兵，以德辅霸之策，大王切勿轻弃。二者，我楚国劲敌，仍为晋也，大王若然胜之，当更谨慎，防其报复。三者，我楚国丧葬之费，为天下之冠，长此下去，物力尽归尘土，虽国富亦为贫矣。臣请革新丧仪，从简而治，以臣为例，百官无与祭，大王无与临。臣力尽矣，无复多言，大王若怜臣早死，记取臣言，则臣之死，实为至幸矣！

楚庄王看了孙叔敖的遗表，仰天大叫：“哀哉，哀哉！上天何其忍也！竟夺我贤臣！”大叫声里，楚庄王脸色惨白，摇摇欲坠，回至宫中，亦病倒在榻上。他遵守孙叔敖的遗言，没有亲临主祭，也没有让百官前往令尹府中相吊。

孙叔敖家人不多，只一妻一子，子名安。楚庄王欲拜孙叔安为上大夫，并厚赐其财物。孙叔安不受，言其无才，不应虚耗禄米。又言葬父俭朴，本为倡导节省财物之故，若受厚赐，是违其父志。

楚庄王无可奈何，只得收回赐物。他将孙叔敖所上遗表放进玉匣中，与象征着国君权位的青铜宝剑置于一处，日日观看。令尹府是公产，孙叔安在父亲的葬礼行过之后，搬出都城，隐居郊外，躬耕奉养母亲。

隔了数月，楚庄王病愈，临朝理政，以公子婴齐素有智谋，遂拜为令尹，辅佐国君，执掌朝政。只是公子婴齐的智谋多显于征战及列国折冲交往之上，治民之才远逊于孙叔敖。楚庄王不得不多任其劳，常常深夜才回至宫中。

樊姬、许姬见楚庄王日渐消瘦，心中忧虑，反复相劝，让楚庄王多将政事付与朝臣。楚庄王却不听从，说："寡人若不能使楚国霸于中原，怎么对得起孙叔敖的在天之灵？"

楚庄王见长子熊审已经成年，遂立为太子，使其勤学六艺，并随朝听政，以知整军治民之法。

晋国经过几年的休整，军力已恢复过来。晋国众臣将先前的惨败归罪于郑国身上，纷纷劝晋景公讨伐归服楚国的郑国。

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595年）夏，晋景公亲率三军，兵伐郑国。郑襄公不敢与晋国为敌，一边紧守城池，一边派使者入楚求救。楚庄王立即大会群臣，商议对付晋国的方法。

上大夫伍举说："郑国已归服楚国，楚若不救，必失郑国，大王应速发三军，前往救应。"

令尹公子婴齐道："郑已服于楚，则我楚国救郑，所得仍是郑国之服耳。夫大国出兵，必有所获。救郑无所获，不宜行之。"

"那么依令尹之见，我楚国就眼睁睁看着晋国伐郑吗？"伍举不服地问。

"当然不能，我楚国当立即出兵，但不是去救郑，而是去征伐宋

国。”令尹公子婴齐说道。

“征伐宋国？”楚庄王不觉重复了一句。

在中原诸侯中，宋国从来不服楚国，成为楚国最难对付的一个诸侯。不论哪一代宋君，继位之后都遵守着宋襄公当年的遗愿——永不与楚和好。楚庄王早就想兵伐宋国，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出兵的机会。

“中原诸侯事晋之坚者，无过于宋。晋国一向对宋国极为看重，我楚国兵伐宋国，晋必救之。晋先伐郑，又救宋，军力必疲，我楚军可一鼓破之。晋军破，宋人自是胆寒，必归顺于楚。宋人归顺于楚，则中原其余诸侯，不值一扫，我楚国势将霸于中原矣。故兵伐宋国，可救郑，可服宋，可称霸中原，所获极大。”公子婴齐眉飞色舞地说着。

“妙！此计大妙！”楚庄王叫起好来，却又皱起了眉头道，“只是宋国眼前没什么错处，我楚国未免是师出无名。”

“想找宋国的错处，最是容易不过。大王可派一使者至齐，穿越宋国而不借道。宋人恨楚，必关押楚使，则我楚国师出有名矣。”公子婴齐笑道。

依照礼法，一国使者经过另一国时，必须行借道之礼，方可通行。否则，就是对经过之国极大的不尊敬。但霸主之国可以例外，派出的使者无须行借道之礼。楚庄王得到过天子的弓箭，应该算是霸主。然而楚国的霸主之位，宋国并不承认，绝不会容忍楚国使者不行借道之礼，而擅自经过。

楚庄王依从公子婴齐之计，派大夫申舟出使齐国，经过宋国而不借道。宋人果然大怒，竟然将申舟抓起来杀了。楚庄王震怒至极——他绝没想到宋人会如此痛恨楚国，敢把楚国使臣杀死。在他的料想中，宋人顶多会将楚国使者关押起来，加以羞辱。震怒中的楚庄王留公子婴齐镇守郢都，亲率三军，征伐宋国。

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595年）秋九月，楚国大军四面包围了宋国都城睢阳。宋国君臣并不惊慌，倚仗着城墙高大，尽起城中丁壮拒守，同时派人向晋国求救。

晋景公心中惧怕与楚交战，闻听楚国出兵，以为是救郑，已率军退

回国中。此时见楚军兵围宋国，晋景公心中顿时没了主张，忙召集众臣问计。

上大夫宗伯言道："楚军先至宋国，处于以逸待劳之地，我晋国兵卒已疲，若往宋国，必难胜楚。宋国距楚千里，楚军难以持久。主公不须出兵，只遣一使去宋，告其君臣曰'晋军将至'。宋人闻知，定然坚守不降。睢阳城池之固，天下闻名。楚军攻之不下，数月之后，当自动退军。"

"此计甚妙。"晋景公点头称赞，当即派中大夫解扬前往宋国。

不料解扬在经过郑国时，被郑人擒住，搜出了晋君写给宋君的救援帛书，郑人为了向楚国示好，遂将解扬献给了楚军。楚军连日猛攻，均是失利而返。楚庄王正在忧急之时，一见到解扬，立刻计上心来，许以高官厚赐，让解扬告知宋人——晋国不发救兵，宋人宜尽早投降！

解扬一口答应，登上楚军的楼车，大呼道："吾乃晋国使者解扬，吾君将发大兵救宋！宋人勿降！宋人勿降！"

楚庄王大怒，令人将解扬捆绑起来，说："尔亲口相许，听命寡人，却又背之。寡人不失信，尔自失信，今斩尔之首，非寡人之过也！"

解扬仰天大笑，说："臣下能不辱使命，即是守信。吾身为晋臣，岂肯为了楚国的高官厚赐而背弃晋君？吾许楚君，乃借此完成晋君的使命耳。能够不辱君命，臣下虽死，亦是大幸也，又何所惧之？哈哈哈！"

楚庄王听了，又是钦佩，又是喜爱，感慨地说道："忠臣不辱君命，不惧死，所说的就是你解扬吧。晋国有此忠臣，难怪会霸于中原数十年。可惜寡人无福，不能为尔之君也。"他说着，亲自给解扬松绑，派人将解扬礼送出大营。

楚国有君如此，我晋国永无宁日矣。解扬亦是在心中感慨不已。

宋人听了解扬的话，勇气大增，守城之志更坚。楚军用尽种种攻城之术，也无法攻入城中，反而损失了许多军卒。

楚庄王恼怒至极，恨恨说道："寡人若不服宋，誓不返国。"楚军绕着睢阳城，筑起高高的土垒，长久围困，绝不放松。宋人日夜苦盼晋军来救，却总也见不到晋军的踪影。

从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595年）秋九月，一直到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594年）夏五月，楚、宋两国彼此相拒已有九月，谁也不肯轻易服输。列国之间征战，极少有大军长围一处达九月之久。

长久地维持着一支大军的粮草供应，耗费之重，无国可以承受。何况军卒久在国外，国内田地无人耕种，势必荒芜，酿成来年国中大饥。故大军久围敌方城池不下，一般都会自动撤回。

楚、宋两国的对抗震惊了天下列国，众诸侯百感交集，心中又是畏惧，又是钦佩，又是不满。

所畏惧者，乃是楚国的国力之强，已远远超过众诸侯的预料。楚国居然能如此长久地供应着千里之外的大军，则各诸侯国虽有坚固的城池，亦不足恃。

所钦佩者，乃是宋国面临如此强大的敌军，却坚守不降，不愧为一等公爵之国。

所不满者，乃是晋国身为霸主，竟眼睁睁地看着结盟之国被围，不去相救，实在是太过冷酷。

列国不知，楚、宋两国，已俱是精疲力竭，到了支撑不下去的境地。楚国的府库存粮虽多，但经过伐陈、伐郑等几次征战，已是用支一半。九个月的围宋之役，又将另一半存粮耗尽。且楚军离国太远，远送粮草的丁壮，倍于围城的军卒，已使楚国许多田地无人耕种，引起举国不满。

公子婴齐已数次请求楚庄王退兵，言大王若久耗国外，只恐国中会生出大乱。但若如此退兵，楚国的威德何能显出？楚庄王心中忧如火焚，日日登上楼车，向城头上张望。

城上的宋兵面黄肌瘦，不时突然扔掉弓箭，号啕大哭。但一见了攻城的楚兵，立刻又凶猛如虎，拼死抵抗，不将楚军打退，决不罢手。楚庄王心中诧异，伏于楼车的垛口后，仔细观察着睢阳城中的动静。

残阳如血，睢阳城上城下笼罩在一片昏黄的暮霭中，沉寂中隐隐透出令人恐惧的血腥之气。楼车离城墙较近，只三四十步远，经常被守城兵卒抛来的石块火把击中，到处都是破裂之痕和焦黑的火灼印迹。左右侍卫担心宋军会对楼车发动突袭，纷纷劝楚庄王走下楼车，楚庄王拒不听从。

忽然，一员宋军大将出现在城头上。

“那将是谁？”楚庄王低声问着楼车上的守卫兵卒。

“是宋国上大夫华元。”守卫兵卒们熟知敌情，立刻回答道。

听说宋国朝政，全由华元把持，此人定有担当。楚庄王心中一动，忽然大声叫道：“寡人乃楚王也，对面将军可是宋大夫华元？”

那宋将一惊，随即答道：“吾正是宋大夫华元。”

“贵国宁折不屈，寡人深为叹服，只是不知贵国还能支撑几日？”楚庄王问。

那华元除非是个呆子，才会告诉敌人能守几日，大王此问，不亦愚乎。左右侍卫觉得好笑，又不敢笑。不料那华元惨然一笑，竟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宋国存粮已尽，柴草俱无，此时正互相交换着把儿子杀了吃，把死人尸骨劈了当柴烧，若论支撑，一日也支撑不下去。”

楚庄王大惊失色：“啊，贵国到了如此地步，尚……尚不肯与楚盟好吗？”“我宋国人向来不服强暴，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大伙早横下了一条心，吃完了儿子，就吃老婆，吃完了老婆，就一齐出城，与楚军拼个同归于尽！哼，你楚国可以灭我宋国，但要让我宋国投降，做梦去吧！”华元仇恨地说着。

楚庄王听了，心中发颤，脸色苍白道：“罢，罢，罢！两国交兵，害民如此，天帝知晓，必降大灾。你宋国也用不着投降，我楚国明日便退兵回去，所剩粮草，当尽遗贵国。请大夫速速告知城中百姓，再也别……别吃儿子，再也别吃儿子了。”

“这……贤君当真要退兵回去？”华元大出意料，语气一下子软了许多。

“征战之事，不仅害宋国之民，亦害我楚国之民。你宋国支撑不下去，我楚国也支撑不下去。寡人退兵，不仅是为你宋国之民，更是为了我楚国之民啊。”楚庄王声音凝重地说道。

“城下之盟，宋国所耻，如果楚军能够退兵一舍之外，我宋国愿与楚国共结盟好。”华元感动之下，立刻说道。楚君明于道理，心怀仁德，比晋君强得多了。弃晋事楚，与我宋国更为有利。华元在心中想道。

听了华元的话，楚庄王心中大大松了一口气，次日天刚亮，即传命拔营后退，至三十里外安营扎寨。宋国君臣也守信出城，至楚营中订立盟约，承认楚国为霸主之国。楚庄王将营中存粮留下一半，然后凯旋。至此，在长达九个月的楚、宋对抗中，最终是楚国获得了胜利。而宋国也保全了体面，虽败犹荣。

最大的失败者是晋国，天下诸侯对晋国的所作所为失望至极，纷纷请求与楚国结盟。世世代代被视为“蛮夷”的楚人终于获得了中原人的尊敬，大出了胸中郁积数百年的闷气。楚国上上下下，一片欢腾，令尹公子婴齐亲自奔走各国，欲召开一个诸侯结盟大会，正式确立楚国中原霸主的地位。楚庄王亦是大为高兴，在朝堂上与群臣欢宴不休。

宫中有一优人，姓孟，尤善于逗笑，被称为优孟。朝堂上每逢欢宴，优孟必至席前扮作种种滑稽动作，说出种种可笑之语，逗得众人哈哈大笑。但是今日优孟来至席前，既无滑稽的动作，又无可笑的言语。楚庄王怪而问之，优孟说他不想说话，只想唱歌。

楚庄王从未听过优孟唱歌，好奇心大起，连声说：“你唱，你快唱与寡人听听！”

优孟神色肃然，咳了两声之后，哑着嗓子唱了起来：

当官不可当贪官

当官定要当贪官

当官理应当清官

当官不可当清官

为何不可当贪官

贪官卑污是坏官

为何定要当贪官

贪官高车肥马子子孙孙都当官

当官理应当清官

清官廉洁是好官

当官不可当清官

清官无车无马子子孙孙难当官

人言大王喜清官

清官偏偏是穷官

穷来穷去无清官

人人争当坏贪官

……

“住口！”楚庄王断喝一声，满脸怒色，“尔乃一优人，也敢嘲讽寡人吗？”

优孟扑通一声，跪倒在朝堂上：“小人怎敢嘲讽大王？小人只是……只是在市上遇见了卖柴的孙叔安，心中难过——孙叔敖乃是人人称赞的清官，可是他的儿子却要靠着卖柴来养活自己。百姓们不知道理，都在埋怨大王不爱功臣之后……”

“什么，孙叔安竟在卖柴吗？你，你快把他给寡人带上朝来。”楚庄王再一次打断了优孟的话头，着急地说道。

优孟看来早有准备，很快就将孙叔安带上了朝堂。孙叔安穿着缀满补丁的葛衣，满脸涨得通红，拘谨地对楚庄王行了一礼，口中讷讷地说

不出话来。

“啊，你，你怎么穷成了这个样子？”楚庄王无法相信他看到的人竟是楚国的令尹之子。

“我……我害了一场大病，误了时令，田地无收，只好……只好卖柴……”孙叔安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嗡一样。

“怎么，你竟要靠种田才能养活自己吗？令尹每年仅禄米就可得到一万斗，难道就没有留下一点节余给你吗？”楚庄王疑惑地问。

“先父在日，常以禄米周济穷户，并无节余。”孙叔安答道。

“令尹按例可收各邑送来的钱财，莫非你父亲并未收取？”

“先父并未收取。”

“这又是为何？”

“先父常言：官位愈高，愈须谦恭；权力愈大，愈须收敛私心；俸禄愈厚，愈须远离钱财。”

“啊，原来令尹廉洁，一至于斯，寡人错矣。寡人以为令尹多少有些节余，谁知……寡人错矣，寡人错矣！孙叔令尹是寡人的第一功臣，无孙叔令尹，哪有寡人的今天。可寡人却让孙叔令尹的儿子忍饥挨饿，满朝大臣，竟无一人向寡人言及孙叔令尹身后的清贫，连一个优人都不如……寡人错矣……”楚庄王说着，说不下去，泪流满面。优孟和孙叔安眼圈红红，想说什么，又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朝堂两边的文武大臣们都垂着头，大气也不敢呼出一声。

楚庄王走下王座，执着孙叔安的手，说：“今日你就不要回去了，留在朝中，寡人拜你为上大夫。”

“我……我不能当官，先父说我太老实，当了官连命都难保住。”孙叔安连忙推辞道。

楚庄王一怔，随即长叹了一声：“孙叔敖到底是孙叔敖，什么都想到了。不错，太老实了，确乎做不成官，那么寡人就封你一块地好了。楚国地广数千里，不论你要哪一块地，寡人都可满足于你。”

“我……我要寝丘之地。”孙叔安说道。

“寝丘之地素以贫瘠闻名，你怎么偏偏选中了这个地方？”楚庄王奇怪地问。

“先父说我太老实，有了好地也保不住。”孙叔安憨厚地回答着。

“既是你父亲这么说，寡人也只好依从于你。唉！”楚庄王叹息着，下诏将寝丘之地封与孙叔安，并赐给奴隶三百户，为其耕种田地。

朝宴之后，楚庄王又一次病倒了，而且病势沉重。公子婴齐谋划的中原诸侯与楚国结盟的大会只得推后。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591年）的秋天，楚庄王的病势突然转危。太子熊审慌忙奔至楚庄王榻前，跪下听取遗言。

可是楚庄王已说不出话来，手指颤动着指向榻边的玉匣——他想说，匣中二宝，吾子一刻也不可忘记，一刻也不可忘记！太子熊审泪流满面，磕着头说：“父王放心，匣中之物，儿臣一刻也不会忘记。”楚庄王脸上浮起微笑，手指无力地垂了下来。

楚庄王在位共二十三年，诛灭叛臣，问鼎周室，任用孙叔敖，击败晋国，降服陈、郑、宋等中原诸侯，使楚国成为公认的霸主之国。

依照礼法，楚庄王去世的当天，太子熊审即于灵前登上王位，是为楚共王。在登上王位的时候，楚共王佩上了象征着国君权威的青铜宝剑。但他从匣中拿出青铜宝剑之时，却扔掉了孙叔敖亲笔所书的遗表。楚共王认为，只有国君的权威，才是至宝。孙叔敖的那个遗表，怎么能和国君的权威相提并论？

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齐、鲁两国发生争战。鲁国向晋求救，晋、鲁联合卫国进攻齐国。曾经也是霸主之国的齐国被迫向楚国求救。楚共王亲率三军，攻击鲁国。晋、卫两国慌忙退兵。鲁国求降，并将太子送到楚国，作为人质。楚国的威名一时间如中天的太阳，放射出万丈光芒。

冬天，公子婴齐谋划的诸侯结盟大会在齐国的蜀地顺利召开。共有楚、齐、秦、宋、鲁、陈、蔡、郑、卫、曹、许、薛、邾等十余国参与了结盟大会。楚共王手执牛耳，代父楚庄王主盟，成为霸主。唯有晋国

没有参与盟会。楚共王大怒，指天发誓，欲与晋国决战，彻底击败晋国，独霸中原。

十四年后，楚共王不顾正是春耕农忙时节，发兵与晋在焉陵决战。结果楚军大败，楚共王被敌军射伤了眼睛，连夜逃回郢都。晋国声威大振，复霸于中原。从此，晋楚两国将广阔的中原大地作为战场，展开了近百年的争霸大战，互不相上下。

百年之后，晋、楚同时衰落下来。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成为赵、魏、韩三国。吴国、越国崛起东南，成为楚国强大的敌人，使楚国再也无力争霸中原。齐国大族田氏弑其国君自代，改姜氏之齐国为田氏之齐国。秦国自秦穆公以“三良”殉葬，大失人心之后，一直困处华山之西，无法进入中原。直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方才重新强大起来。北方默默无闻的燕国终于解除了戎族的威胁，将兵锋转向了中原。

第十五章　九州宝鼎镇华夏　王朝更替各兴衰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春正月，王城洛邑。

清晨，乌云沉沉，厉风不停地呼啸着。整齐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将王城画成一个个方格，似巨网一般罩在大地上。大道两旁栽种着高大的松柏，苍翠挺拔，随风发出一阵阵瑟瑟的声响。松柏之后，层层屋顶若隐若现，或高或低，高者青瓦覆盖，低者茅草遮掩。高屋所居者，是王室宗族、卿士大夫、富商巨贾；低屋所居者，是衰微之族、贫寒贱民。

王城正中，是周天子的王宫，宫中殿阁重重，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部中间是为朝会诸使大臣们的朝堂，左边是祭祀王室祖先的宗庙，右边是祭祀土地的社稷之坛。后部又分为六寝六宫，是周天子和众多后宫姬妾们的起居之地。

一声洪大而又沉闷的钟鸣声自王宫中传出，回响在整座王城上空。钟鸣声连响了九下，方才停止，王城新的一天开始了。

随着钟鸣声，一辆辆高大的驷车（四马所拉之车）隆隆从街巷中驰了出来。无数只雀鸟被车行声惊起，呼啦啦飞过王宫的重重殿阁，飞过王室宗族、卿士大夫、富商巨贾的华贵高屋，飞过贫寒贱民的灰黑茅屋，一直飞到了生满衰草的朽败城墙上。

众多的驷车行至王宫前停下来，王室宗族、卿士大夫们走下高车，依身份尊卑、官爵高低，鱼贯进入王宫，先进入朝堂中对周威烈王行过朝见大礼，然后在太祝（主管祭祀仪式的官员）的引导下，恭敬地跟在周威烈王身后，神情肃然地步入宗庙大堂中。

每年今日，是周王室祭祀祖先大典的举行之时。在周王室所有的祭祀大典中，对宗庙的祭祀最为肃穆庄重，任何一代天子都不敢有丝毫忽视。

宗庙大堂的神台正中，供奉着天帝的神位，紧挨着天帝的神位是为周室始祖后稷。周室子孙代代相传，后稷原名“弃”，是天帝的儿子，周

室后代，亦为天帝的后代。

天帝和后稷一样，都是周室的祖先，故历代周王，俱号为“天子”。周王即是至高无上的上天，上天即是至尊至贵的周王，上天和周王已合为一体。后稷之下，是公刘、太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周室历代著名贤王的神位。

神位之下的祭台上，排列着闻名天下的九座三足青铜宝鼎，鼎形庄严凝重，鼎身刻满日月龙凤山川鸟兽星辰云雷水泽草木等花纹，象征着天地万物尽在其中。九座青铜宝鼎是周王室代代相传的至宝，是周天子震慑天下的“神器”。

传说上古圣王大禹治水有功，天下归心，获得万方诸侯的拥戴，共同采集铜矿，费千万人之力，铸造了九座青铜宝鼎，代表天下九州献给了大禹。

大禹以九座青铜宝鼎盛满九州诸侯所献的各种贡品，祭祀至高无上的天帝，表示他的权力来自天帝，他是在代替天帝统治人间，他将因此永远受到天帝的保佑。从此，九鼎成为人间君王的至宝。

九座宝鼎既已归于周天子，丰厚的贡品也就深藏在了周天子的府库之中，供周王室用来赏赐臣下，尽情享用。当然，周王室在享用贡品之前，绝不会忘了向天帝行以隆重的祭祀大典，感谢天帝赐给的福禄。在祭祀大典举行之时，每座青铜宝鼎中会象征性地放进各种相应的贡品，以显示周王室对天帝的孝顺恭敬之意。

在周王室兴盛的武王、成王、康王时代，天下诸侯朝贡的贡品一车车不断地从四面八方驶向洛邑，九鼎中的贡品总是装得满满的，一样不缺。康王之后，周王室的功德日渐衰落，许多诸侯拒不朝见周天子，鼎中的贡品也因此少了许多。

到了周幽王（公元前781年—前771年在位）时，因烽火戏诸侯，失信天下，游牧之族的犬戎等部落蜂拥而至，攻破了周王室的国都镐京。堂堂的周天子亦被犬戎杀死，“宗周”竟至覆灭。周平王姬宜臼失去了面对危难的勇气，彻底丢弃了祖宗的兴盛之地，将洛邑当作了周王室的唯一都城，以致天下诸侯更加不把周天子放在眼中。

自周平王之后，史称“东周”，与此相对，周平王之前，则称为“西

周”。从此以后，每逢到了祭祀祖先的大典举行之时，九鼎中就见不到什么贡品了。天帝和周王室列祖列宗所能享受的“贡品”，只是周王室献上的“祭肉”等物。

九州诸侯十之八九已不再朝见周天子，更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互相间攻城略地、杀戮不休，弱肉强食、犯上作乱之事层出不穷，礼仪崩坏，混乱不堪。

众夷狄之族乘机从北方的草原大举南下，四处攻掠中原各诸侯国。渐渐地，大片中原的农耕之地变成了夷狄之族的游牧草场，无数中原百姓流离失所，无处可栖，或在哀号中饿死草野，或铤而走险，沦为“盗贼”。直到周庄王（公元前696年—前682年）时，齐桓公即位图霸，任用管仲、鲍叔牙，以“尊王攘夷”号召天下，才使得周王室的衰落有所“改观”。

周王室虽然日渐衰弱，九座宝鼎却依然庄重地立于周王室的宗庙中。可是九座宝鼎究竟能在周王室的宗庙中存留多久呢？每一代周天子都在心中想着这个不愿去想，又不能不去想，而且谁也不敢深想下去的疑问。

周威烈王自继位以来，一样受着这个疑问的折磨，偏偏又不能将这个疑问说出。每逢到了宗庙的祭祀之日，周威烈王心中就沉甸甸地压着一块巨石匍匐在天帝祖宗的神位之下，也不敢向九座宝鼎多望上一眼。

九座宝鼎中黑沉沉的空无一物，已空了两百年。九鼎为“天授神器”，只有九州诸侯进献的贡品，方可放在其中。长此下去，天帝还会佑我“成周”吗？周威烈王跪倒在天帝祖宗的神位下，不由自主地在心中问着自己，觉得那块压着他的“巨石”更加沉重，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周威烈王身后的王室宗族、卿士大夫们亦跪倒了下来，行着磕拜大礼。

跪在最前面的是周天子和左右辅臣周、召二公，其后众人凡为王室宗族者，依着与周天子血统的远近，按次排列。众王叔、王子排在前面，离周天子血统稍远者，纵然辈分极高，也得排在后面。凡为朝中臣子者，则依着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九级官爵按次排列，上卿最前，下士最后。

天上的乌云更低地压了下来，厉风亦愈来愈强劲，刮得屋顶的青瓦呼呼作响。

“唰——”一道耀眼的闪电突破乌云，直射向周王室的宗庙。“轰——”紧接着一声闷雷，在庙堂上空炸开。

“唰——唰——唰……”一道道闪电宛若苍龙一般翻滚在乌云之间，将整个王城映照得格外明亮。“轰——轰——轰……”一声比一声更响的闷雷不停地回荡在庙堂上空，震得跪伏于庙堂之中的众人耳中嗡嗡乱响，心中发慌。

周威烈王似乎感到大地在隐隐颤抖，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仰望着那从来不敢有勇气看一眼的九座巨鼎。

“唰——”一道长长的闪电巨龙摆尾般扫在了庙堂的屋顶。“轰——”一阵阵滚雷的轰鸣声中，陡然爆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闪电中，壮观威严的周王室宗庙似被蒙上了一层凄然惨白之色。

雷鸣声中，数百年来一直稳稳静立在神位之下、祭台之上气势凛然地九座宝鼎突然晃动起来。

“啊——”周威烈王惊骇地大叫了起来。

九座宝鼎是夏、商、周三代相传的“天授神器”，负有“天命”，雷击怎可令其震动呢？

莫非是天帝久久不能享受九鼎中的贡品，已厌倦了周室，不再庇佑周室？

莫非是天帝已收回了九鼎所负的“天命”，不再承认周王室为其子孙？

莫非是周王室的列祖列宗痛恨后代儿孙的昏庸无能，降下了雷霆之怒？

莫非是有大灾大难欲降于周王室，天帝怜其子孙，预先显示了凶兆？

……

“轰——轰——轰……”巨雷依然一声更比一声猛烈地击下，击在周威烈王的心上。

他脸色惨白，匍匐在地，浑身颤抖不止。众王室宗族、卿士大夫同样是脸色惨白，在雷击声中匍匐在地，浑身颤抖不止。

周王室宗庙遭到雷击，九鼎震动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天下，众诸侯或惊骇，或狂喜，或忧愁，或兴奋，俱对此异常之事极为重视。无数智者、隐士、巫者、术士等，纷纷走进众诸侯的内宫，向众诸侯讲着九鼎震动所显示出的上天预兆，每一个诸侯都听到了他最愿意听到的话。

桃花盛开，禾苗青翠，三五成群的紫燕穿飞在庭院的梁柱之间，引得幼童们追逐不已。山谷间野鹿出没，河岸上大雁飞起飞落，道旁的田埂不时有狡兔探头探脑。蝴蝶如随风飘散的五彩花瓣，在碧蓝的天空上纷纷扬扬，忽上忽下。

往年每逢此大好时光，洛邑郊外的大道上车流如水，人声鼎沸，若闹市一般。王城中的王室宗族、卿士大夫、富商巨贾竞相乘坐着华丽的高车，携着艳如春花的美姬，在家仆们的前呼后拥之下驰至山野水岸，借着游猎之名寻欢作乐，流连数日不归。但今年此时，洛邑郊外却是异乎寻常的安静，见不到一辆游猎的高车。

郊外行驶的是一辆辆站立着甲士的兵车，来往巡视道路驱散“闲杂人等”。此为周王室郊迎“宾客”前所举行的清道仪式，三百年来，周王室是第一次行此仪式。

依照礼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周天子的臣下，没有谁真正会成为周王室的“宾客”。所谓“宾客”，只是周王室对臣下的一种极为尊崇的礼遇。周朝立国已数百年，享受过此等尊崇礼遇的“宾客”却是屈指可数，不足十人。

第一个享受此“宾客”礼遇的人是宋国的第一代国君宋微子。

周武王灭亡商朝，获得九鼎之后，大封功臣和从征诸侯，共分封了一千八百国。分封诸侯共有五等爵位，是为公、侯、伯、子、男。公、侯爵位封地百里见方，伯爵位封地七十里见方，子、男爵位封地五十里见方。所封之地不及五十里，则附于诸侯，称为附庸。

周武王的军师姜太公功劳最大，第一个受封，国号曰齐，是为二等侯爵。武王之弟周公旦亦为侯爵，国号曰鲁。召公受封于燕，是为三等伯爵。其他王室子弟分别被封于管、蔡、曹、卫等地，或为侯爵，或为

伯爵，俱占据要地，以藩卫王室。异姓功臣除姜太公外，还有楚（子爵）、许（男爵）、薛（侯爵）、邾（子爵）等数百国。

武王又尊崇先代圣王的功德，封尧帝的后代为蓟君（侯爵），封舜帝的后代为陈君（侯爵），封禹帝的后代为杞君（伯爵）。

武王还封商纣之子武庚禄父为商朝遗民之主，承续商朝列祖列宗的祭祀。以其同母嫡弟管叔、蔡叔辅佐武庚禄父，监视商朝遗民，并善待商王室的贤者微子等人。但是商朝遗民并不感念武王的宽厚仁德，时刻都在伺机反扑，以图夺回失去的九鼎。

武王去世后，成王继位，因其年幼，由周公旦代理朝政，行使天子的权威。周公独掌大权引起了管叔、蔡叔的强烈不满，他们联合怀着报复之心的商朝遗民，发动叛乱。周公闻知，迅速率兵征讨，杀死武庚禄父和管叔，将蔡叔流放。

只是商朝遗民仍然不服，他们的战斗力虽不如周人，却善于贸易，财力雄厚。周公深为忧虑，和另一辅政大臣召公商议之后，决定实施三条对策来控制商朝遗民。

首先，周、召二公将商朝都城朝歌划入卫国，由卫国国君康叔治理。康叔为周公的幼弟，一向对周公十分敬重，严格遵守着周公的教导治理国事。

商朝遗民众多，仅仅一个卫国，并不能将他们完全控制起来。周、召二公又将商人兴盛的亳地封为宋国，将一半商朝遗民驱进宋国，由天下公认的贤者微子治理。周公并以成王之命，赐微子为一等公爵。

成王的分封之命对微子极为推重，虽然要求微子服从周王室，却称微子受封是“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把微子看作“宾客”，而非臣下，给予了最高的礼遇。周公、召公希望借着微子的贤者声望，彻底收服商朝遗民，永远消除后患。

最后，周公、召公又将商朝遗民中财力雄厚的大族移于洛邑，由周王室直接控制。

三条对策的实施，使周王室终于将最难对付的商朝遗民控制了起来，消除了周王室的腹心之患，其中封微子为宋国之君的对策起了最大

的作用。

微子为商纣王之兄，在商朝遗民心中有着极为崇高的威望。当初周公以成王之命封微子为一等公爵，曾遭到周王室许多功勋大臣的强烈反对，认为微子若成为国君，必然会率领商朝遗民反叛，恢复商王室天下之主的地位。周公不顾众人反对，说微子既然是贤者，必会知道天命难违，逆天行事，将死无葬身之地，遂使微子接受王命，成为宋国的第一代国君，承袭商室祭祀，号为“宋微子”。宋微子对周公的信任十分感激，即位之后，勤于政事，多方安慰商朝遗民，宣示“天命”难违，使商人渐渐消除了对周人的怨恨。

周王室对宋微子的忠心大为赞赏，对宋微子的敬重远远超过一般的诸侯。每当宋微子朝见之时，周王室就要派出甲士清道，对宋微子行以“郊迎宾客”的大礼。

在宋微子之后，被周王室给予“宾客”礼遇的臣下，是为周公姬旦。

周公在成王年幼时，独掌朝政大权，引起了许多人的妒恨，造了无数谣言攻击周公。成王亲政之后，一度听信谣言，欲杀死周公，致使周公被迫逃到了楚地。后来成王终于明白了真相，又是惭愧又是懊悔，亲书诏令，将周公从楚地迎回。周公回到王都之日，成王派出甲士出城清道，对周公行以“郊迎宾客”的大礼。

经过这番风波，周公更加小心谨慎，与召公倾力辅佐成王，并创制礼仪，教化天下。成王对周公、召公的功绩推崇备至，把周公、召公作为周天子左右辅臣的名号，代代相传。

第三个被周王室给予“宾客”礼遇的臣下，是齐国第一代国君太公姜尚。姜太公曾经侍奉过商纣，因见其暴虐无道，弃而投奔周室，在渭河上“直钩垂钓”，使周文王闻之大奇，终于“愿者上钩”，拜其为军师。姜太公感激周文王的知遇之恩，倾其所学，为周文王出谋划策，并帮助周文王制订了长远而缜密的夺取商室天下的“宏图大略”。

周文王去世后，姜太公继续辅佐周武王，承袭文王的遗志，东伐商纣，一举夺得九鼎，成为天下之主。周武王感激姜太公所立的大功，将天下最富庶的齐地封给姜太公。他来到齐国后勤修政事，简化礼仪，大兴渔盐之利，很快使齐国成为天下最富强的诸侯之国。

后来成王即位，管叔、蔡叔勾结殷商遗民反叛，而江淮间的各夷族部落也纷纷起兵响应叛乱。成王紧急派出使者，诏令姜太公出兵镇压江淮夷族，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从此，齐国获得了代周天子征伐东方叛逆诸侯的权力，成为天下诸侯闻之色变的强国。

姜太公接到成王诏令后，率领齐国之兵迅速平定了江淮各夷族部落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周王室的声威。然后，姜太公以百岁的高龄亲自前往都城朝见成王，回复王命。成王对于功高德重的姜太公“不敢”以臣下待之，特别派出甲士出城清道，行以“郊迎宾客”的大礼。

第四个被周王室给予“宾客”礼遇的臣下，是周厉王时的辅政大臣召公虎。

周王室自极盛的武王、成王、康王之后，渐渐衰落下来，康王后的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都是庸常之主，无甚作为。而夷王之子厉王即位后，竟成了一个人人怨恨的暴君。国人不堪厉王的暴虐，拿起武器，冲进王宫，要杀了厉王。惊恐中的厉王翻墙而逃，奔到彘地避难，太子姬静则逃到辅政大臣召公虎家中躲了起来。

愤怒的国人包围了召公虎的府第，逼迫他交出太子。召公虎无奈，以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给了国人，国人当即杀死了召公虎的儿子。

国人的暴乱终于平定下来，厉王却不敢回到王都，而依照礼法，先王未去世，太子不能继位。一时间，堂堂的周王室竟没有天子主政，成为九州诸侯嘲笑的话柄。周室众朝臣商议之下，请出召公、周公两位辅政大臣共同管理军国大事，号为“共和执政”。

十四年后，厉王死于彘地，“共和执政”结束，太子姬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召公、周公退居臣位，辅佐宣王修明政事，以礼治国，仁德爱民，省敛财用，国势日渐强盛。久不朝见周天子的各方诸侯又满载着贡品来到了王都，行以“朝见大礼”，史官美称为“周室中兴”。

召公虎作为“周室中兴”的第一功臣，深得周宣王敬重。有一年淮夷“叛乱”，召公虎出征平叛，在胜利返回王都之时，周宣王派出甲士出城清道，对召公虎行以“郊迎宾客”的大礼。

在召公虎之后，“周室中兴”的名臣上大夫尹吉甫也曾受到过周王室

给予的“宾客”礼遇。他文武双全，曾采集各国歌曲，编为“国风”，又集历代公卿所作之歌，加上周王室的祭礼之歌，集为“小雅”、“大雅”、“周颂”，总称为《诗》，成为王室子弟的必学之书。

在周王室都城的西北方，住着以游牧为生的戎狄之族，常常南下劫掠，给周王室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为此，尹吉甫奉命出征，大败众戎狄之族，长追千余里，获得空前的胜利，使周王室声威大震。周宣王大喜，在尹吉甫凯旋之日，派出甲士出城清道，行以“郊迎宾客”的大礼。

对于尹吉甫所获得的“宾客”礼遇，众朝臣多有微词，认为周宣王对尹吉甫过于“敬重”，有“失礼”之嫌。尹吉甫不过是一个上大夫，怎么可以和宋微子、周公、姜太公、召公虎这样尊贵的人相提并论呢？还有人认为，大臣得到过分的“礼遇”，将给王室带来难以避免的巨大灾祸。果然，在宣王去世后，继位的幽王就遇到了巨大的灾祸，以致“宗周”覆灭。

到了幽王之子平王即位之时，天下诸侯再也不朝见天子了，互相间攻杀不已，烽火遍地。周平王对诸侯间攻杀不闻不问，“龟缩”在洛邑王城之中，做了五十一年的“太平天子”。

五十一年中，众诸侯弱肉强食，肆意兼并，周初分封的一千八百国到了这时只剩下了二三百国。其中最强大者，为齐、楚、秦、晋四国，位于周王室都城的东、南、西、北四方。天下之事，已为这些雄踞一方的诸侯控制，周天子的至尊之位形同虚设。

其中楚国更是公然自称为王，根本不将周王室看作天下共主，甚至有意向周王室挑战，把江汉间十余个周王室的同宗之国灭掉，并且屡屡北伐中原，向周王室炫耀兵威。周平王对楚国的狂妄之举束手无策，只好整日以酒色自娱，安享“太平天子”之福。

介于齐、楚、秦、晋四个强大的诸侯国之间的宋、鲁、郑、卫等国也非弱者，不断出兵攻伐邻近的弱小诸侯。

宋、鲁、郑、卫等国一向与周王室的关系十分密切。鲁国号称“宗室诸侯之首”。宋国是前朝王族的后代，身份高贵，与周室世代通婚。郑国的开国之君郑桓公为周宣王的嫡弟，是周平王的叔祖父，在所有的诸侯中，血统与周天子最为接近。卫国是卫康叔的后代，在宗室诸侯中的名望仅次于鲁国。然而这四国中，就有三国对周天子极是无礼。

宋国竟将王室之女立为侧室姬妾，而把陈国之女立为正室夫人，犯了“大不敬”之罪；鲁国作为“宗室诸侯之首”，却数十年不来王都行“朝见大礼”，亦是犯了“不敬”之罪；郑国紧挨洛邑，每逢天旱，就到王室田地抢割禾谷，其罪更甚于宋、鲁两国。只有卫国对周天子还算敬重，其国君卫武公姬和曾率兵勤王，护送周平王从丰镐迁到洛邑，并留在周室朝廷中担任上卿之职，辅佐周平王管理国政。

周王室积存的财物被戎狄之族抢掠一空，初至洛邑时连臣下的俸禄也发不出来。卫武公慷慨大方，将卫国公室历年所积的黄金拿出了许多，解了周王室的困窘。周平王大为感动，有意对卫武公大加礼敬，想让他成为天下诸侯仿效的榜样。

周平王先将卫武公由二等侯爵升为一等公爵，又派出甲士出城清道，对卫武公行以“郊迎宾客”的大礼。但是天下诸侯却对卫武公所受的礼遇不屑一顾，说卫武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用黄金买来的。周平王弄巧成拙，不仅没有使王室的威望增加，反而使众诸侯更加不将王室放在眼里。

平王去世后，因太子姬泄早死，朝臣们共同拥立太孙姬林继位，是为周桓王。他不愿和他的祖父一样“龟缩”在宫中，意图有所作为，即位之后便整顿兵甲车马、积存粮草，想狠狠教训几个胆敢欺侮王室的诸侯，重振周天子的“威严”。

这一年，又是大旱，周王室所属的田地因为挨近黄河，不仅没有减产，还比往年长得更好。邻近的郑国看得眼红，由其国君郑庄公亲率兵卒冲进周室的领地，抢割王田中的禾谷。

周桓王大怒，倾其军力。发兵车五百乘，讨伐郑国。郑庄公毫不示弱，亦出兵车五百乘相敌。两军交战的结果是周室大败，周桓王肩上也被利箭射中，险些丢了性命。天下诸侯见周天子如此不堪一击，更加胆大妄为，以下犯上，弑君杀子等等恶事层出不穷。周桓王悲愤交加，却再也不敢去教训谁了，郁郁而终。太子姬佗即位，是为周庄王。

此时“礼乐崩坏”，诸侯目无天子，而周室臣下，也开始目无天子起来。周王室的历代周公都是天下公认的贤者，深得九州诸侯的敬重，成为朝廷柱石。而周庄王这一代的周公黑肩却是例外，他野心勃勃，竟然图谋杀死周庄王，另立年幼的王子，以便独掌朝政。逆谋败露后，周公黑肩被愤怒的周庄王以“车裂”酷刑杀死。只是周庄王虽能处死逆臣，但

对“大不敬”的诸侯却仍是无可奈何。周庄王在悲愤中郁郁而亡，由太子姬胡继位，是为周僖王。

这时齐桓公已即位数年，拜管仲为相，励精图治，欲争霸天下。管仲认为齐国欲霸天下，须先收服人心，当“尊王攘夷”以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齐桓公完全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只是一时找不到“尊王”的机会。

周僖王即位，给齐桓公带来了一个“尊王”的最佳“借口”，他立即派出使者入周相贺，并请求周天子依礼法准许他会合诸侯，“歃血为盟”，宣誓效忠周王室，恢复向周王室献贡品。

一个强大的诸侯居然对衰弱的王室如此“礼敬”，几乎是自九鼎铸成后从未有过的奇事。周僖王惊喜万分，立刻依允了齐桓公的请求，并发出诏令，称赞齐桓公为至贤之君。然而在心底里，周僖王又对齐桓公的举动充满了疑惧，并未给予齐桓公太高的礼遇。

齐桓公得到了“天子之命”，渐渐收服了众多诸侯，成为号令天下的“霸主”。

在齐桓公之后，又有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接连称霸，俱是宣称“尊王”，而周僖王之后的周惠王、周襄王、周倾王、周匡王、周定王也都是对称霸的诸侯充满了疑惧之心，总是与“霸主”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不敢对“霸主”行以“郊迎宾客”的大礼。

其实霸主们并非真心“尊王”。齐桓公虽然为“五霸”之首，却不愿自低身份去朝见周天子，给周天子一个对他行以“郊迎宾客”大礼的机会。宋襄公争霸失败，一样没有到王都去朝见周天子。晋文公倒是朝见过几次周天子，却只有一次勉强到了周王室的朝堂，算是行了“朝见之礼”，而且晋文公又施巧计，逼迫周天子以“巡视”的名义，反过来“朝见”了晋文公一次。因而晋文公的“朝见”不仅没有给周王室带来荣誉，反而带来了耻辱。对于晋文公，周天子恨犹不及，自然不肯对其行以“郊迎宾客”的大礼。秦穆公称霸时，已经衰老，无力“朝见”周天子。而楚庄王自称为王，根本不屑去“朝见”周天子。

在“五霸”之后，齐国、秦国衰弱下来，楚、晋两国最强，展开了近百年的“争霸”大战。周王室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受尽了欺侮，甚至周天子的王位，也须依靠晋国来安定。周定王之后，经过简王、灵王

的传袭，还算安宁，但到灵王之子景王即位后，周王室的王位承袭就发生了危机。

景王太子早死，有势力的儿子共有三人，为王子猛、王子朝、王子句。三人各有党徒，相持不下。景王去世后，三人为争夺王位，爆发了一场血腥混战，先是王子猛获胜，袭位为王，是为周悼王。紧接着王子朝反扑成功，杀死了他。

晋国看到有机可乘，就出兵帮助王子句攻打王子朝，经过长达四年的厮杀，王子句终于攻进王城洛邑，赶走了王子朝，即位为周敬王。周敬王的王位是晋国为他争得的，故对晋国言听计从，使楚国在争霸中常常处于违抗“王命”的不利地位。

楚国人大怒，指使王子朝的党徒发动叛乱，将周敬王逐出了王都。但是晋国人势大，又将周敬王送回了王都，并杀尽王子朝的党徒，严密控制了周王室。这时，地处东南的吴、越兴盛起来，不断地向楚国发动猛烈的进攻。楚国忙于应付吴、越，对北方的晋国无力对抗，困守在边邑城池中不敢出来。

晋国乘机以“周天子”的名义会合了宋、蔡、齐、鲁、卫、陈、郑、许等十八国诸侯，大举攻伐楚国。不料兵出之后，一连下了十几天的大雨，许多兵卒不等交战，就生病躺下了。晋国见此情景，不敢冒险发动攻击，灰溜溜地解散了十八国联军，退兵回国，威信大失。

楚国刚刚松了一口气，不料吴王阖闾以伍子胥、孙武为大将，发倾国之兵攻进了楚国。楚国措手不及，竟致大败，楚昭王连夜逃出都城，奔至随国避乱。吴王阖闾挥兵长驱直入，一举攻陷了楚国郢都，威震天下。以楚国之强大，居然遭此惨败，大大出乎周天子和中原诸侯的意料。

吴国一向自称为“蛮夷”，从来不服周天子的号令，继楚国之后，为天下诸侯中又一称王者。假若吴国称霸天下，定然不会容忍周王室存于世上。周天子每当想到此事，心中就忧如火焚，偏偏又是束手无策。好在秦国出兵救楚，打败了吴国，而越国又从后面偷袭，更令吴国连遭重创，使其一时无力争霸中原。周敬王这才放下心来，又过了十余年“太平天子”的日子。

但吴王夫差继位之后，又打败了越国。越国君主勾践听从大夫范

蠡、文种之言，献上美女西施，成为吴王的附属之国，暗地里却又千方百计谋求报复。

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领国中最精锐的士卒三万六千人，北上中原，在黄池之地召集天下诸侯会盟，企图称霸天下。越王勾践乘机发倾国之兵攻入吴国，大败留守的吴军，杀死吴国太子姬友。吴王夫差闻听越王勾践“反叛”，又惊又怕，勉强和中原众诸侯订下一个盟约，算是当上了“霸主”，然后匆匆回军，结果被以逸待劳的越王勾践打得一败涂地，军卒死伤殆尽。

又过了九年，越王勾践再次对吴国发动了攻击，夺回美女西施，迫使吴王夫差自杀，一举灭掉了吴国。紧接着，越王勾践率兵渡过长江、淮河，直至齐国境内，召集天下诸侯会盟。天下诸侯慑于越国的声威，不得不赶到齐国的舒州之地，“歃血为盟”，推举越王勾践做了霸主。此时周敬王已去世，其子周元王在位。

越王勾践成为“霸主”后，居然也知道“尊王”，派遣使者押着一车贡品来到了洛邑。周元王连忙派出周公为使，“赐给”宗庙中的祭肉，表示周王室承认越王的“霸主”地位。中原的强大诸侯晋国、齐国、宋国、鲁国等等借此纷纷向越王表示祝贺，竭力向越国示好。楚国亦派出使者与越国结好，并请求和越国成为世代婚姻之国。

而越国大夫范蠡却在这时候悄悄离开了越王，那位曾送给夫差的越国美女西施也忽然失去了踪影。越王勾践知道了这件事后很不高兴，对大夫文种怎么也看不顺眼。

过了几年，越王勾践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迫使文种自刎而死。失去了范蠡和文种的越国政事日渐昏乱，军力也衰弱了许多，不能再威胁中原诸侯了。

楚国、晋国一样急剧衰弱，国中内乱不断，臣下的势力愈来愈强，使国君的日子很不好过，成天陷在惊恐之中。这期间，楚国大臣白公胜发动了一场叛乱，杀死了众多楚国宗室大臣，连楚王也差点被杀死了。后来白公胜之乱虽被平定，楚国的元气却已大伤。而晋国的大臣们为争夺田地城邑，互相间大肆攻杀，混战不已。晋国国君眼睁睁地看着臣下杀来杀去，却是毫无办法。最后，晋国的大臣杀得只剩下了势力不相上下的三大家族——魏、赵、韩，方才停止了争斗。除了楚国、晋国，鲁国、宋国、卫国、齐国也是内乱不断，其中闹得最凶的是齐国，大臣田

恒竟杀了齐简公，灭了另外几家大族鲍氏、高氏、国氏，独掌了齐国大权。

诸侯间内乱不休，正是周王室修明政事，提高威望的大好时机。但是周王室却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时机，反而和各诸侯国一样，不断生出内乱。

周元王在位八年后去世，太子姬介即位，是为周贞定王。周贞定王在位二十八年后去世，其子姬去疾即位，是为哀王。哀王登上天子之位仅三个月，就被其弟姬叔杀死。姬叔即位，是为周思王，思王当上天子仅五个月又被其弟姬嵬杀死。姬嵬自立为王，是为周考王。

在短短的一年内，就死了三位周天子，其中两位都是被杀而死，这是自周武王夺取九鼎以来，周王室发生的最凶恶残酷的内乱，使周王室名誉扫地，令人觉得以“礼法”自诩的周王室和诸侯们毫无分别。

周考王的弟弟见兄长们靠着武力强夺，都当了周天子，不禁也跃跃欲试起来。

周考王大为惊骇，和弟弟姬揭反复“谈判”，终于商量出了一个“共享天下”的主意来。

周考王划出周王室直属之地洛水以南的三十六个城邑分给姬揭，并让姬揭世世代代承袭周王室的辅政大臣周公之职，掌管周王室的朝政大事。

周王室的直属之地此时已很狭小，姬揭得到的封地几乎占了周室所属之地的一半。姬揭觉得他占有如此多的城邑，又据有周公之职，已成为不是周天子的“周天子”，心中很是满意，终于安宁下来。姬揭所居之地被时人称为“西周”，姬揭亦成为“西周”的第一代国君，是为西周桓公。

周考王在位十五年后去世，儿子姬午即位，是为周威烈王，威烈王名为天子，在朝政大事上却做不得主，要听西周公的指点，才能做出决断。

周王室宗庙遭到雷击，九鼎震动的消息传遍天下时，最感兴趣的是魏、赵、韩三国诸侯。其实依“礼法”来论，魏、赵、韩并不能算是诸

侯，只能算是晋国的三大家臣。

要成为诸侯，依“礼法”必须经过周天子册封。然而在最初之时，魏、赵、韩三家忙于兼并小国，需要打着晋国的旗号遮掩其行动，倒也并未想着去向周天子请求封号。数十年后，魏、赵、韩三家的国势已扩展到了极致，一时无法再从武力上得到好处。于是，三家都将目光注视到了周王室那里，想在“礼法”上有所收获。

恰在这时，周王室九鼎震动，被魏、赵、韩三家视为大吉之兆，立即派出使者，向天子请求封号，正式成为诸侯。这样，魏、赵、韩三家就可避免“不义”之名，宣称其土地并非夺自晋国公室，而是由周天子册封所得。

为了表示对周天子的“敬重”，魏、赵、韩三家都派出地位最高的臣下作为使者。周威烈王闻知，急召西周公商议对策。

西周公道：“魏、赵、韩三家尽得晋国之地，自立有余，今日请求册封，使天下犹知有天子之尊，实为我周室之幸也。大王当以‘郊迎宾客’之礼，迎接魏、赵、韩三家使者，以结好于魏、赵、韩三家，则天下诸侯畏三家而敬周室，必能让周室九鼎长安于宗庙矣。”

周威烈王想了好一会，长叹数声后，采纳了西周公所献之策，以“郊迎宾客”的大礼，迎接魏、赵、韩三家使者。于是，魏相国李悝、赵相国公仲连、韩相国侠累，竟成了自宋微子、周公、姜太公、召公虎、尹吉甫、卫武公之后，破例享受周王室“宾客”礼遇的三位臣下的臣下。

严格论起来，李悝、公仲连、侠累甚至连臣下的臣下也算不上。因为魏、赵、韩三国之君在未被册封之前，不能算是周天子的臣下，只能算是晋国国君的家臣。李悝、公连仲、侠累只能算是诸侯家臣的臣下。依照礼法，李悝、公连仲、侠累这等身份“卑贱”的人连见天子之面的资格都没有，岂可享受周王室“郊迎宾客”的大礼？

唉！王道衰败，王道衰败啊！礼仪崩坏，礼仪崩坏啊！九鼎震动，正在于此啊！众王室宗族、卿士大夫只要来到了朝堂上，无不双眉紧锁，仰天哀叹不已。但众王室宗族、卿士大夫回到其府第后，又无不沉醉美色歌舞之中，琴瑟声整日悠悠不绝。

在哀叹声里，在琴瑟声里，周王室以“郊迎宾客”的大礼将李悝、公连仲、侠累从郊外迎至朝堂，命内史（主掌诸侯大夫的册命及爵禄废置之事）写下策命，宣示天下：赐魏国之主魏斯、赵国之主赵籍、韩国之主韩虔俱列为二等侯爵。

三国闻之大喜，以王命遍告国中，并大摆宴乐，以示庆贺。从此，魏、赵、韩三国“名正言顺”地成为诸侯。魏斯是为魏文侯，赵籍是为赵烈侯，韩虔是为韩景侯。

周初分封的一千八百国至周平王时已减为二三百国，到了此时，则只剩下了二十来国，其中大国有八，为楚、越、赵、齐、秦、燕、魏、韩。在大国的夹缝中，尚有宋、鲁、郑、卫、莒、蔡等十余个小国。其大者国土方才百里，小者国土只数十里。这些小国其实都已成了大国的附庸，勉强苟延残喘着，随时都会遭到灭亡的命运。

大国之中，越国地处偏僻，虽然一度称霸，却因部众过于散乱，纷争四起，已失去往昔的威力，仅可自保。真正可称雄于天下者，实为秦、楚、韩、魏、赵、燕、齐七国。

“七雄”中，又以从晋国分裂出的魏、赵、韩三国兵卒最为强悍，因而魏、赵、韩三国的国君也最有“争雄”天下的野心，无不招贤纳士，励精图治，渴望扫灭其余六国，一统天下。

第十六章　魏文侯敬儒尊法　西门豹铁腕治邺

金秋时节，禾穗低垂，饱满的籽粒引诱着天上的雀鸟不断飞来啄食。魏国都城安邑郊外的田垄上，到处都是挥着长竿驱赶雀鸟的农人，然而雀鸟太多，赶起了一群又落下一群，忙得农人们个个满头大汗。

一辆骈车（二马所拉之车）自安邑城中驰出，从大道拐向了田垅间的歧道，缓缓而行。车上共有四人，一位驾车的御者，一位四旬上下的中年人，一位鬓发斑白的老者，一位三旬上下的壮士。

中年人衣裳华丽，面相和善中透出威严，坐在车中左方的尊位上。老者和壮士都坐在车中右方的陪乘之位上，神情恭敬，显然是中年人的从属。

骈车是常见的坐车，一般朝中官位较低者，大多乘坐骈车。凡在朝中做官者，多少在郊外有些田地，每当秋熟之时，一些朝官就乘车巡视属于他的田产，估算他当年应得的收入。

中年人乘坐的骈车并未引起众农人的注意，人们仍是不停地挥着长竿，驱赶着雀鸟。

“这样驱赶雀鸟，也太费人力。倘若此时敌国来攻，农人都须出战，谁来挥竿驱雀呢？”中年人看着歧道两旁的农田，面带忧色地说着。

“雀鸟不除，农人心忧田中禾穗，就算出战，必然难以尽力死战。”老者说道。

“主公，您看那边……”那壮士话说半句，忽觉不对，连忙停住了话头。

主公，是对国君的尊称。原来中年人正是魏文侯，老者是相国李悝，壮士是将军公叔痤。

魏国的始祖，是周王室的同姓功臣毕公高，武王伐纣后，毕公高因

功受封于毕地，后代遂以毕为姓。过了数代，毕国被废，毕氏子孙四散流落，成为平民百姓。毕氏子孙中有个叫作毕万的，投奔到了晋国，做了晋献公的大臣，以勇猛善战闻名国中。

晋献公在位之时，大肆扩张，不断吞并周围各国，连年发动战争。其中在一场大战里竟同时攻灭了耿、霍、魏三国。在这场大战中，毕万立有大功，被晋献公封于魏地，称为魏邑大夫。

晋献公宠幸美女骊姬，欲立骊姬之子为太子，对前任夫人所生的诸公子们恨之入骨，欲杀之而后快。太子申生惧而自杀，诸公子纷纷逃亡他乡，一些大臣之子也跟着公子们逃出了晋国。毕万之子魏武子（即魏犨）跟随公子重耳四处逃亡，始终是重耳最信任的心腹之一。

十九年后，重耳回到国中，在秦国的帮助下，夺得国君之位，是为晋文公。魏武子作为晋文公的心腹之臣，不仅承袭了魏邑大夫的官职，封地又增加了许多。到了魏武子的儿子魏悼子时，又得了霍邑之地。魏悼子生子魏绛，又取得了安邑之地。魏绛之后，魏嬴、魏献子、魏侈、魏桓子代代相传，势力更大，成为晋国最大的家族之一。

晋国各大家族为夺取土地，持续了长达数十年的残酷拼杀，最后只剩下了智、魏、赵、韩四家。魏、赵、韩三家又联合起来攻灭智家，除瓜分智家土地外，又将晋国公室之地划成三份，各得一份，仅仅留下绛、曲沃二邑给晋国公室，勉强保留了晋国的虚名。

魏文侯是魏桓子的孙子，自幼喜谈治国兵战农耕祭祀等大事，爱与贤士结交。他即位之后，更是派其嫡弟魏成子为使者，到齐、鲁等“礼仪之邦”寻访贤者，不惜以千金厚礼罗致国中。魏成子不负其兄所托，寻来了一位名闻天下的大贤，姓卜名商，字子夏。

子夏来到魏国时，年已九旬。他对魏文侯说：“老朽之人，不堪为国君驱使。请赐房舍一区，让老朽教导魏国子弟吧。”魏文侯答应了子夏，让其以儒家的“仁义”大道教导魏国子弟。魏文侯自己也对子夏执以“弟子”之礼，常常亲至子夏授课之处，听其讲解“仁义”大道。数年之后，子夏病逝，魏文侯十分悲伤，以国君之师的礼仪，将子夏隆重安葬。

子夏的弟子李克、段于木诸人，俱被魏文侯拜为上大夫，参与朝政。孔子另一弟子子贡的学生田子方，亦被魏文侯拜为上大夫，敬之如

师，常向其请教军国大事。

不过魏文侯最信任的人，却不是众孔门弟子，而是讲究“法术”的李悝、翟璜二人。

讲究“法术”者，推崇立“法”治国，一切依“法”行事，在“法”的面前，大夫和庶民同等，谁也不得逆“法”行事。所谓“法”者，是国君依当时情势所制定的种种策令，有时并不合于世代相传的“礼法”。因为对“法”的推崇，讲究“法术”的人就被称为法家，李悝即为天下知名的法家。

儒家和法家正相反，认为治国须依先王传下的“礼仪”行事，对先王之道不可轻易更改。

儒家和法家常常互相攻击，水火不容。各国或以儒家为尊用礼立国，或以法家为贵依法治国，但是在魏国，由于魏文侯既推崇儒家的“礼仪”，又讲求“法术”，显得他并不过于偏爱一方，居然使朝中的儒法二家相安无事，这在列国间很是少见。

李悝极重农事，认为农事乃国之根本，农人不安，则国中必乱，将危及社稷。为此，李悝针对魏国地少人多的情势，制订了“尽地力”之法，鼓励农人精耕细作，增产者奖之，减产者罚之。几年下来，大见成效，使魏国粮食产量大增，谷价为诸国最低。

粮食大增，国中税收亦是大增，魏国的国力亦强大起来，成为天下公认的强国。魏文侯大喜，拜李悝为相国，大力推行“以法治国”。不料自李悝当上相国后，国中税收竟是年年减少，国用日益不足。魏文侯、李悝心中都感到奇怪，想道：国中连年丰收，怎么反而穷了下来呢？这年大熟之时，魏文侯特地约上李悝，出城察访民情，探知“国穷”的根由。

魏文侯不愿惊动臣下，只乘了一辆骈车，扮作一个低等的普通朝官，悄然出城。为防有什么意外发生，魏文侯还把将军公叔痤带在身边，充作护卫。公叔痤为魏国最勇猛的将军，深受魏文侯的喜爱。他这般跟着魏文侯“微服出行”还是第一次，忘了须隐瞒魏文侯的身份，一张口说话，就习惯性地叫出了“主公”二字。

魏文侯见公叔痤失言，并未责怪，微微一笑，顺着公叔痤的目光向

右前方望过去。但见右前方的一大片田地中，四面各站着一人，手横长竿，一动不动，雀鸟们见那片田地四面都站着人，不敢落下，俱是绕飞而过。

奇怪，这么呆站着不累吗？魏文侯想着，抬手遮着阳光，定睛细看，才发觉那四人原来是草扎的假人。

“哈哈！以草代人，倒是个好主意。”魏文侯笑着，随即又皱起眉头道，“既然草扎的假人一样可以惊飞雀鸟，旁人为何不用，偏要如此耗力奔走，岂非太愚？”

“这其中必有缘故，我们何不过去问问？”李悝说道。魏文侯点了点头，让御者把车停在田头的一株柳树下，然后走下车来，和李悝、公叔痤来到了那片扎着草人的田地旁。

田头放着一只水罐，一位老者正弯腰持镰收割着禾谷，浑身都是汗水。魏文侯更加奇怪，想道：依我魏国的惯例，过两日才会开镰收割，这老者怎么提前了呢？

“老丈，请起来歇歇吧，我们老爷有话问您。”李悝十分恭敬地说着，拱手对老者行了一礼。老者看见魏文侯是个“官人”，不敢拒绝，走上田头，拘谨地向魏文侯施了一礼，垂手侧立。

“请问老丈，这‘草人惊雀’的办法甚是省力，旁人何不行之？”魏文侯和颜悦色地问道。

“回老爷的话，非是众人不愿以草人驱赶雀鸟，而是有巫者言道，草人能吸生人魂魄，谁家立草人一个，就会死去家中一子，故人人不敢在田头上立起草人。”老者答道。

“荒唐，巫者害人不浅。嗯，你为何不怕巫者之言，扎了草人呢？”魏文侯又问。

老者凄然苦笑了一下，答道：“小人只有一子，前年从军已死于王事。草人纵然能吸生人魂魄，小人也无所惧了。况且这几年日子越过越艰难，死了倒会少受苦处。”

魏文侯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近几年朝中大臣日日称赞寡人

的“仁德”，说什么万民乐业，俱是对寡人的厚恩感激不已，谁知这老丈却说他苦得生不如死。倘若国中的百姓都如这老丈一样，寡人岂非成了暴君？臣民百姓，又怎么会拥戴一个暴君呢？国君虽然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若失去了臣民的拥戴，必然难保长久啊。

“老丈，主公近年大施仁德，其‘尽地力’之法使民得粮甚多，人人称颂，怎么老丈反倒说日子越过越艰难呢？”李悝看到魏文侯惊诧的神情，心中有些发慌，连忙问道。

“尽地力”之法，是他平生的得意之策。他曾对魏文侯言道，“尽地力”之法行五十年后，魏国必得天下。

所谓“尽地力”之法，就是核定地亩之数，算出每亩地平常年分的产量，然后以此产量为基准，规定每增产一斗，农人之税就减十分之一，增产两斗，农人之税就减十分之二，依此类推。如果减产，则罚之，每减产一斗，加税十分之二，也依此类推。

“主公的‘尽地力’之法，确实有许多好处。从前有好些地都因休耕闲着，少收了许多粮食。其实只要勤于耕耘，下足草肥，地力就可保养，不必休耕。这个道理人人知道，但在主公的‘尽地力’之法未出之前，却人人依旧休耕田地。‘尽地力’之法实行之后，增产就可多得，故人人想尽办法多产粮食，自然勤于耕耘，不肯休耕去养地力。只是粮食多了，价也贱了，百姓实际得到的反不如从前。主公收税，一半收粮，另一半要收铜钱。从前每石粮食可卖七十个铜钱，如今只能卖二十五个铜钱。这样算来，如今差不多要卖三石粮食，才能得到从前一石粮食的铜钱。田主见粮贱钱贵，收租都不收粮食，要收铜钱。唉！我这田地是自家的，日子虽艰难，也还过得。但乡邻间一大半人都是租人田地过活的，日子就难上加难了。这个‘尽地力’之法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赏罚全以粮食来定。这样，谁家不种粮食，就得受罚。这罚又太重，谁都受不了。大伙儿只好都种粮食了。可百姓过日子，也不能全靠粮食啊，还须种麻、种大豆、种桑、种菜蔬瓜果，如今粮价贱了，大豆、麻、菜蔬瓜果倒贵得吓人。商人们见有利可图，纷纷低价买进粮食，高价卖出大豆、麻、菜蔬瓜果，大赚铜钱，听说洛邑城中的大财主白圭就是靠着贩卖魏国粮食发的大财。大伙儿都说，主公的‘尽地力’之法，不是为农人立下的，倒是为那些奸狡的商人立下的。”老者虽然拘谨，却并不胆怯，对着“官人”激愤地说着。

李悝、魏文侯听了，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们都没有想

到，本来是为了“富民强国”，这才立下了“尽地力”之法，谁知到头来得到最大好处的人，既非百姓，也非国君，竟是商贾之人。

洛邑城的白圭，李悝和魏文侯也听说过，传说他本是一个贱民，因善于贸易，十几年间所积之钱多至亿万，连周天子也须向其“借钱”使用。为此，周天子还赏了白圭一个大夫的名号。李悝和魏文侯从来没有想过——那白圭的铜钱，竟有许多是从魏国赚去的。

过了半晌，李悝才又问道：“老丈，还未到收获之时，您怎么就割起了禾谷呢？”

老者抬头看了看天，答道：“近日闷热过甚，恐有暴雨，若不先行收获，只怕是数月辛苦，毁于一旦。乡邻们为求多得粮食，不愿早收——这也是‘尽地力’之法在作怪呢。先人们常言‘收获如寇盗之至’，和老天抢粮食，就要像强盗来了那般着急才对呢！”

“不错，不错，‘收获如寇盗之至’实为至理。今日听了老丈的一番话，使寡……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魏文侯感慨地说着，忽然拱手向老者深施了一礼。

依照“礼法”，官人绝不会向百姓行礼。老者见魏文侯如此举动，顿时手足无措，慌忙匍匐在地。魏文侯解下腰间的一块佩玉，让公叔痤递给老者，然后转身而去。李悝、公叔痤跟在魏文侯身后，默然无语。

老者从地上站起，望着手中的佩玉，满脸困惑，恍如梦中一般。那块佩玉晶光灿然，纹理极美，售于市中，至少可得到一万枚铜钱，顶得四百石粮食。

魏文侯和李悝、公叔痤又乘车走了几处乡邑，探访了几家百姓，了解到的事情和老者所说的相差无几。在路上，魏文侯还看见一群狱卒押着几个逃往他国的农人从车前走过。依照魏国的律法，农人弃田逃往他国，罪属不赦，一旦抓获，立即斩首示众。农人们竟不顾杀头之刑，逃往他国，显然确实在魏国难以生活下去，要另寻乐土。

“唉！寡人一向自视为贤君，深得万民拥戴。今日若非私访民间，只怕仍是身在梦中矣。”魏文侯叹道。

“主公仁德爱民，当今少有，原是大贤之君。国人困苦，实是微臣

立法不当所致，以致连累主公蒙受国人之怨。微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李悝惶恐地说道。

魏文侯摇了摇头道：“这是寡人失察之过，爱卿何罪之有？爱卿‘尽地力’之法，使我魏国粮食丰足，士卒给养不愁，实为大功。只是粮足反而民贫，这是寡人没有想到之处。看来那‘尽地力’之法，须得大为修改才对。还有，这奸商谋利过甚，须多加压抑。”

“主公明察秋毫，至为圣明。粮价关乎国运，须由国中府库掌控才对。不然，长此下去，国运就会操于商贾之手，实为可惧。”李悝拱手对魏文侯说道。

“不错，农人为国之根本，商人为国之末梢，商人得势，国运必衰。”魏文侯肃然说道。

魏文侯回至朝堂，立即和李悝、翟璜等“法家”之臣反复商议，修订新“尽地力”之法，并同时制定了“平籴法”，诏令国中立刻行之。其新的“尽地力”之法除重申增产者奖、减产者罚外，还另加上了数策：

> 一、准百姓除粮食外，可栽种大豆、麻、桑等物，折价计入粮食产量中。
>
> 二、收获须“如寇盗之至”，晚于季节收割者，遇天灾其税赋之额并不削减。
>
> 三、房舍周围之田，可种蔬菜瓜果，依家口多寡计其亩数，免收税赋。
>
> 四、田主收租，田中所产为何物，即收取何物，不得强令租户以铜钱交租。

李悝上“平籴法”时，对魏文侯道：“粮价过贱，农人必是入不敷出，困苦不堪。粮价太高，则城邑中贫民难以忍受，必将逃往他国。‘平籴法’就在于控制粮价，使商人无利可图，不致危及国运。粮价为官府控制，遇荒年则可抚农人及城邑中贫民，不致生乱，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平籴法”的具体实施，是将年成分为好年、坏年，其好年、坏年又

分为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官府按好年成的粮价买进粮食，存于仓库。到了坏年成时，官府又大量卖出粮食，这样粮价不仅不涨，反而比平时稍低，以使城邑贫民不至饥饿。

在诏令“尽地力”之法和“平籴法”的同时，魏文侯又宣示国中：

> 一、新“尽地力”之法宣示前的逃亡百姓，若能返回故乡，一律不追究其罪。
>
> 二、巫者之流妖言惑众，妨碍农事，各城邑官吏当尽行驱逐，或迫其务农。

新“尽地力”之法的实施，“平籴法”的宣示，使魏国百姓大悦。秋收之后，魏文侯又免收了国中一半的税赋，百姓的收入比往年增加了许多，更是兴高采烈。

魏文侯又“微服私访”了一回，这时他听到的，都是百姓们对“主公”的称颂之词。魏文侯很高兴，带着公叔痤巡视军营，训练士卒，准备向南方的楚国发动攻击。

楚国为南方大国，地域广大，为天下之最。魏国和赵、韩同为晋国的后继，和楚国世代为敌，一日不灭楚国，心中一日难安。就在魏文侯准备征伐楚国时，却听到李悝禀告，邺县令出缺，须派人继任。

邺邑处于赵、韩两国之间，距离魏国黄河以南的“伐楚前线”很近。失去邺邑，魏国都城就和伐楚的“前线”之地断为两截，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因此，魏文侯对邺邑十分重视，总是派出朝廷大臣充任县令，治理邺邑。

偏偏邺邑是魏国最难治理的地方，邑中百姓日益减少，朝廷税赋怎么也收不上来。大臣们都视邺邑为险恶之地，宁肯弃官归田，也不愿出任邺邑县令。

朝中臣子，到底谁能担当邺邑县令的重任呢？魏文侯想来想去，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令太监传诏，速宣上大夫翟璜入宫议事。

翟璜在魏国大臣中素以知人著称，对每一位朝臣的能力、专长、脾气、爱好等，都是了如指掌。魏文侯每次有重大的委任之事。必会宣召

翟璜入宫商议，听取翟璜的建议。

魏国的宫殿高大庄重，气势雄浑，却又十分朴素，墙上没有彩画，柱上没有雕以云水盘龙，屏风案几也只是普通的柏木制成，没有过多地嵌上金银美玉。朝堂旁有一间素室，原是魏文侯举行祭祀大典前斋戒沐浴的地方。后来魏文侯召见心腹大臣，也往往在素室中进行。素室中没有华丽的高榻，仅有一席，一张案几。魏文侯和翟璜相对坐在席上，亲切随意，不似一对君臣，倒像是一对熟识的朋友。

翟璜年过五旬，高鼻深目，胡须卷成一圈圈蔸在嘴唇周围，体格十分魁壮。他的祖先是夷狄之族，到他的祖父那一辈才定居魏地。狄人的后代一向在魏国被人轻视，很少会做到上大夫的高官，只有翟璜是个例外。翟璜对魏文侯的知遇之恩非常感激，国君但有所问，必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保留。

“邺邑乃我魏国重地，请问大夫，何人可担当此重任？”魏文侯问道。

“西门豹可担此重任。”翟璜想了一想，回答道。

“西门豹？”魏文侯听了，不觉皱起眉头。西门豹官居中大夫，性格刚强，武勇好斗，魏文侯每次出征，常以西门豹为先锋大将。对于魏文侯来说，西门豹只适合于做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并不适合做一个管理民政、收取税赋的县令。

“微臣听说邺地豪强横行，吏卒不守法令，良善受欺，故百姓日益减少，有损主公圣明。西门豹忠直刚强，虽性格急躁，然不畏豪族，可保主公法令畅通无阻。”翟璜说道。

“不错，治理邺邑的要紧之处，就在于法令畅通。”魏文侯被说服了，点头称是。

次日，魏文侯发下诏令，任命西门豹为邺邑县令，并在素室中召见西门豹。

“大夫此去邺邑，定能成就一番功业，在列国间美名远扬。”魏文侯鼓励着说道。

西门豹年在四旬上下，五短身材，臂粗腿壮，显得十分结实。在列国之间，立功扬名之途有三：一为掌控朝中大权，左右朝廷决策；二为充任领兵主帅，攻占城邑；三为独当一面，为大县的县令或者郡太守，使一方百姓安宁富足，万民称颂。

各诸侯国君，无不以“功名”来激励臣下，并以拥有众多“功名”大臣而骄傲。各诸侯国的大臣，亦是争相“立功扬名”。西门豹亦不例外，早就在盼着有一个“立功扬名”的机会。魏文侯不愧为圣明之主，果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使西门豹十分高兴。

“主公，敢问立功扬名，可有什么好的‘法术’吗？”西门豹兴奋之中，脱口问道。

“当然有。”魏文侯神情肃然起来，“你做县令，是为一方民之主宰，切不可率性妄为。任何时候，都要想着你是民之父母，要像爱惜你自己的儿子那样爱惜百姓。朝中百官的俸禄、士卒们的粮草甲仗、祖先的祭祀费用，无一不是来自百姓。没有百姓，就没有朝廷。还有，你为一方主宰，治理属下时，切不可只听吏卒们的言语，你须得走访乡邑，对年长的贤良之士以礼相待，听取他们所说的真心话。这样，你才有可能知道许多事物的真实面目，不至于为假言欺骗。你要记着，许多事物的真实面目都不易分辨，深色的狗尾草幼小时似禾苗，白骨往往被人当作象牙，有亮光的石头则常常被人当作了美玉，这些都要仔细分辨啊。”

“是。微臣当牢记主公之言，不敢疏忽。”西门豹弯下腰来，对魏文侯深深施了一礼。从这些话中，他感受到了邺邑在国君心目中的地位，也感受到了所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

数十日后，西门豹乘坐驷车，带着十余从属，来到邺邑。邺邑城外是一条宽阔的大河，水色青碧，名为漳水。河岸两旁田地众多，桑林成片。好一处肥美之地！车上西门豹正赞叹着，忽然皱起了眉头。他看见肥沃的田地中生满野草，桑林中枯藤遍地，荆棘丛生，时有野兔出没其间，显得荒凉冷寂。再向远处看时，见一村落土墙倾塌，屋顶裸露，巷中不见人迹，毫无生气。

奇怪，此等肥美之地，怎么如此荒凉？西门豹满是疑惑，想起了朝中同僚们对他所说的话——邺邑是魏国最难收取赋税的县邑，为令者不能收足赋税，轻则降职，重则夺官，你西门大夫本以武勇著名，当在征

战中立功，何苦要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县令呢？哼！不是吃力的事情，我还看不上眼呢。当时西门豹听了同僚的话，轻蔑地冷笑道。

驷车到了离城十里时停了下来，道旁的路亭中站着拜迎长官的御史（为县令的秘书并兼掌监察之事）、廷椽（县吏首领）、三老（县下不设乡，由三老管理）、里正（百家为里，设里正管辖）等人，个个衣服鲜亮，红光满面。西门豹接受众人拜迎，心中的疑惑更重——邺邑田地荒芜，赋税难收，应该是至穷之地，怎么这些小小的属官们个个看上去像发了大财呢？

到了县衙中，西门豹立即招来御史、廷椽，询问田地荒芜、人烟稀少的缘故。

御史说："此地临近漳水，常有水患，民不堪其苦，俱移往他乡，故此田地荒芜，人烟稀少。"

廷椽说："此地民风甚恶，人人不喜耕种，田地虽广，收成却是不多，所收赋税也就少了。"

西门豹露出愁苦之色："如此，本官岂非是有负王命？将来必遭贬谪矣。"

御史道："大人不必忧愁，小人近来已有了收拢民心之法，可以使百姓免逃他乡。"

廷椽也说道："是啊，大人只要依此法而行，定可不负王命。"

西门豹大喜："有何妙法，二位快快道来。若真能收拢民心，本官定当上奏朝廷，为二位请功。"

御史和廷椽互相看了一眼之后，由御史先说道："百姓之所以移往他乡，是畏惧水患也。凡水患之起，多由河伯兴之。古者有俗，挑一美女，使嫁河伯，再以巫者祝之，则水患自然消灭。水患消，百姓必归之。百姓归，则田地不荒，赋税可收矣。"

放屁，水患岂能借巫者之力消灭！西门豹心中大怒，几欲拍案而起，又强忍住了没有当场发火。他想起了魏文侯的话——切不可率性而为。

“这……”西门豹面露难色，“主公已宣示国中，巫者之流妨碍农事，各城邑官吏当尽行驱逐。如今本官不仅不逐巫者，反倒要让巫者公然行祝祭河伯之礼，岂非是违抗主公诏令？”

廷椽道：“大人让巫者祝祭河伯，乃是招回流民，增加朝廷税赋，正是尽忠于主公，不算违令。况且邺邑远离都城，些许小事，主公哪能得知呢？”

“你等所言，也是有理。”西门豹含糊地点了点头，让御史、廷椽退了下去。

接下来几日，西门豹查验了文书、户籍、武库、粮仓，又走访了城邑中众“商富良善”的人家，找了几个“贤良之士”谈话，听到的言语和御史、廷椽等人所说的大同小异。众人都称赞请巫者祝祭河伯是个收拢人心的好主意，县令大人爱民如子，应当听从这个主意。西门豹亦表示赞同这个主意，将请巫者祝祭河伯的一应之事，俱交由御史办理。

御史等人喜形于色，忙着办理“收拢人心”的大事时，西门豹却带着从属西门乙、西门丙二人，悄悄驾了一辆单马拉着的车子，从县衙后门出来，驰向城郊。大夫官职不低，家奴众多。西门豹的从属，是从他的众多家奴中挑选出的，个个魁壮有力。

西门豹穿着商人的衣服，神情凝重，坐在车上久久不发一言。西门乙御车，西门丙陪乘，二人素为西门豹信任，却不明白西门豹为何要作此装扮。西门乙言语不多，而西门丙只要有话就憋不住，一定要问个明白。

“老爷是堂堂县令，作此装扮，也太有辱身份了。”西门丙道。

“我向来痛恨那些投机取巧的商人，作此装扮，实在是无可奈何。这御史、廷椽，还有众‘良善’、‘贤士’们的话，我听着总觉得不对。可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呢，却不明白。也许只有从那些贫穷人家的口中，才会知道些真话。只是我这老爷的仪仗一摆出来，那些贫民们吓也吓坏了，哪敢说出真话。我这模样，也不像个普通人，若想瞒了身份，只有扮成商人。”西门豹苦笑着说道。他心里想，还是从军征战来得痛快，做县令弯弯绕绕的事儿太多了。

城邑之郊村子人烟稍多些，西门豹借口讨水喝，在一个村口停下车

来。村口土墙根下，坐着四五个衣衫破旧、面色苍黄的老者。西门豹拿着装水的葫芦瓢，在墙根前蹲下身，边喝边问着一个老者："贵地土地肥美，又没听说打过什么恶仗，怎么荒了这许多田地呢？其中定有缘故吧？"

"也没什么缘故，只是大伙儿命不好，摊上了这块恶地。"老者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此地近水，可得灌溉之利，应是福地，怎么能说是恶地呢？"西门豹不解地问。

"近水可得灌溉，也易遭受水淹。为了怕水淹，大伙儿连年凑钱给河伯娶媳妇。河伯娶了媳妇，好像安定了些，有几个年头没闹大水了。只是河伯得了媳妇，快快活活过上了舒服日子，倒把百姓们弄苦了，许多人受不住，都搬到了他乡去。"老者说道。

"连年凑钱给河伯娶媳妇？这么说，百姓们是受不了河伯娶媳妇的费用？"

"正是。河伯娶媳妇得收三四百万铜钱呢，差不多每户都要交上五六百个铜钱，相当于二十石粮食。老汉我一家子田地不多，每年的余粮只有五十石，只够换些粗布海盐。这一交了河伯娶媳妇的铜钱，一家子要么穿不上衣服，要么吃不上盐，日子实在难过。"

"不对吧，朝中大夫家娶媳妇，也不过花费四五十万铜钱，怎么一个河伯娶媳妇，倒要花这么多铜钱呢？"

"其实河伯哪里用得了三四百万铜钱，顶多花费二三十万铜钱就够了。"

"那剩下的铜钱哪里去了？"

"还能到哪里去呢，都让那帮操办河伯娶媳妇的人给分了。"

"分了？岂有此理，你们就如此忍气吞声，任人欺负吗？"

"唉！操办河伯娶媳妇的人，都是御史、廷椽、三老、里正这等官家的人，我们若不忍气吞声，就会大祸临头。我是没地方可去，若有地方投奔，早就离开了这等恶地。"

“原来如此。这等官家之人，实是可恶。嗯，这河伯娶媳妇的仪式，究竟是如何一回事呢？”

“给河伯娶媳妇，可马虎不得。主持仪式的巫者，是县里最有名气的一个大女巫，手下的女弟子就有五六十个，出门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威风比县令大人差不到哪里去。每年春天耕种之时，大女巫就和众弟子们挨户挑选河伯的媳妇。谁家的女儿生得好看些，就会被挑中。有父母不忍心女儿嫁给了河伯，就得拿出许多财物来买通女巫。家里实在穷的，也就只好让女儿做了河伯的媳妇。为了这个，许多人家因女儿稍有姿色，怕被挑去做了河伯媳妇，全家都移到了他乡。唉！走的人多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铜钱，也就更多了。”

“挑选出了河伯的媳妇，又怎么样嫁出去呢？”

“选出了河伯的媳妇，就先在河边上做好斋戒的房子，然后让那准备嫁给河伯的女孩儿住进去，沐浴斋戒，穿上绣着花的丝绸衣服，坐在红色帷帐里。女巫们还让大伙儿宰了牛羊，备了酒饭，供送亲的人们享用。可惜那酒饭只有官家的人才吃得上，没有穷百姓的分儿。到了正日子里，女巫在河边摆上祭台，放上青牛白羊的头和五谷，跳着舞，唱着歌祝颂河伯。祝颂完了，就把穿了花衣服的女孩抬出来，让她坐上苇草编的床席，顺水漂着。唉！那床席上插满了花儿，倒是挺好看的，可漂在水上不一会儿就沉了下去，看着人心里怪不好受的。”老者叹息着说道。西门豹听了，默然无语，将葫芦瓢还给村人，命西门乙驾车，速回城中。

隔了几日，西门豹问御史和廷椽：“河伯娶媳妇，本官意欲观礼，不知可否？”

御史和廷椽心中大喜，连声答应：“大人乃一县之主，若能观礼，是河伯之幸也。”

西门豹笑道：“河伯娶妇，可惠及邑中百姓，本官岂敢不加礼敬？”

春日临近，倏忽已至“河伯娶妇”的吉期，西门豹大排仪仗，率从属诸人来至漳河岸边。河岸上人山人海，约有数千之众，热闹如市。看见县令仪仗到了，众人都是下拜行礼。御史、廷椽、三老、里正等人亦争先恐后奔到西门豹面前，行以大礼。

西门豹挥手让众人免礼，下车行至河岸祭台之旁。只见一女巫年约六旬，披头散发，浑身挂满香草，一手摇铃，一手摇鼓，正边舞边唱，仿佛没有看见西门豹一样，祭台周围，还垂手侍立着数十年轻女巫弟子，衣裳华丽，相貌也还周正，只是带着些妖气。

御史对西门豹解释道："大巫正施法告知河伯，新妇已备好嫁妆，即将出行，河伯须备车驾在水下迎之。施法之时，难以行礼，还望县令大人不要降罪。"

西门豹笑道："大巫神通广大，可与河伯这等神灵谈话，本官岂敢怪之？"他说着，肃然立在祭台旁，面朝河水，神情极是恭敬。众人见西门豹如此，更是不敢喧哗，河岸旁只听得见女巫的歌唱和水拍沙岸之声。

过了一会，大女巫停止了舞蹈歌唱，在三老、里正等人的陪同一下，向西门豹行以大礼。西门豹对大女巫十分敬重，居然弯腰回了一礼，问道："河伯乃是关乎百姓祸福的大神，其新妇须得端庄有礼，本官意欲观之，不知可否？"

大女巫见县令大人以这等客气的言语和她说话，得意至极，忙让女徒们把新妇领来。很快，几个女弟子就将新妇从斋房里扶了出来，行至西门豹之前。西门豹定睛看着新妇，见她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虽有姿色，却是面容苍白，目光呆滞，恍若一个毫无生气的蜡人。其身材又过于瘦削，一望就知是穷苦人家的女儿。

"唉！"西门豹不觉叹了一口气，转过头对御史说道，"你等行事，怎么如此马虎。本官看这女孩儿尚未成人，容貌也只是中等，怎么可以侍奉河伯这等尊贵的神灵呢？"

"这……"御史万万没有想到西门豹会说出这样的活来，一时张口结舌，回答不出。

"大巫既可与河伯相谈，就烦请告知河伯一声，今日这新妇实在不算美女，难以侍奉河伯。本官当另选美色，在下一个吉日送上。"西门豹不再理会御史，十分恭敬地对大女巫说着。他说话的时候，眼珠不易察觉地向身旁侍立的西门乙、西门丙斜了一下。两人立刻大步走上前，抓小鸡一样将大女巫抓起来，扔向滚滚流动的漳河。

大女巫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就扑通一声栽进了河水里。但见她一双鸡爪般的手指在水面上抓了几抓，就沉到了河底，咕噜、咕噜冒上了一大串水泡。河岸的数千人见到这等情景，犹似头顶响起了一声霹雳，给震呆了。御史、廷椽、三老、里正和众女弟子脸色苍白，目光下垂，看也不敢向河水看上一眼。西门豹仍是肃然而立，神情恭敬地望着东流而去的河水。

微风轻吹，几只紫燕在河面上飞过来，飞过去，姿态轻盈美妙，煞是好看。过了好一会，西门豹忽然长叹了一声："唉！大巫年迈之人，行动不便，这么久尚未回话，未免等得大伙儿心焦了。来呀，让大巫的弟子去催催她。"

西门乙、西门丙答应一声，如狼似虎般扑向众女弟子，抓起一个，扔进河水中。但听得惨叫声里，河面上溅起了高高的水花。待水花落定，那女弟子也沉进了河底。

"奇怪，本官只是让女弟子去催一下师父，她怎么就喊成了这个样子呢？"西门豹又转头问着御史。御史更加说不出话来，苍白的脸上已透出青色，双腿发颤，额上沁出豆大的汗珠。西门豹不等御史回答，又自言自语道："一个女弟子怕不中用，再让两个女弟子去看看吧。"

西门乙、西门丙立刻又抓起两个女弟子，扑通扑通扔进了河水里。这时候，廷椽、三老、里正等人和御史一样，都是双腿发颤，几乎瘫倒在地。众百姓惊骇中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嗡嗡嗡的声音就似无数只野蜂在河岸上飞舞。西门豹则依然是肃然而立，神情恭敬地面对着河水。

又过了好一会，西门豹皱起了眉头，说："这些女弟子都挺年轻，怎么也没回来？莫不是生得有些姿色，让河伯留下了。嗯，看来女人到底是女人，办不了事。这样吧，烦请三老和里正去向河伯禀告一声，诸位都是一心爱民的'良善之士'，河伯定然不会为难。"

西门豹话音刚落，西门乙、西门丙就将三老和里正抓起来，连连向河中扔去。众百姓虽然仍是惊骇不已，许多人却露出了笑意，几个年轻胆大的人还高声叫了起来："扔得好，扔得好！这帮只知贪钱的恶人，全都该扔到河里去！"一些年老的人听了，慌忙斥责着众年轻人，不准年轻人高声大叫。

西门豹还是肃然而立，恭恭敬敬地望着河水，似是在等待着河伯的

回话。等了一会，西门豹转过头望着御史和廷椽，说："看来河伯嫌三老和里正的身份太低，不肯放他们回来。如此，只好请你们二位去……"

扑通！扑通！御史和廷椽不待西门豹话说完，就已跪倒在西门豹面前，不停地磕着头。

西门豹大为奇怪，伸手去扶御史和廷椽："二位如此大礼，是为何意？"

御史和廷椽怎么也不肯站起来，连声哀求："县令大人饶命！县令大人饶命啊！"

西门豹惊讶地问："二位何出此言啊？"

"这……这……这人一到了水中，就……就是没有了性命啊。"御史带着哭腔说道。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大声点，我听不见！"西门豹皱着眉头，提高声音问着。

"这……这人一到了水中，就是没有了性命！"御史无奈，只好扯着嗓子大声回答道。

"哦，这人一到了水中，竟没有了性命吗？"西门豹似是大为吃惊，逼视着廷椽问。

"正是，水深流急，人没其中，必然失了性命。"廷椽硬着头皮大声说道。

西门豹陡然变脸，厉声喝问道："你等明知人没水中，必失性命，为何还是逼迫百姓的女儿充作新妇，去嫁给河伯？这等害人性命的勾当，是朝廷命官所为之事吗？"

御史、廷椽磕头不止，说："此等勾当，都是大女巫和三老、里正为贪图钱财，欺哄百姓而做出来的，某等受其愚弄，有失察之罪。求县令大人饶命，饶命啊！"

"原来如此。"西门豹冷笑一声，转过身，面对着河岸上的数千百

姓，大声道，“你们都听到了吗，‘河伯娶妇’原是大女巫和三老、里正为贪图钱财做下的害民之事。天下河流处处，本是上天用来抚育下民的，岂有‘河伯娶妇’这等谬事。行此谬事，下害万民，上欺天帝，不能祈福，只会带来灾祸。从今而后，谁若再提‘河伯娶妇’之事，本官当依‘谋财害命’之罪，将其斩首示众！”

众百姓听了，纷纷跪倒在地，许多人都赞颂县令贤明仁德，做了一件除害安民的大好事。而另有一些百姓却是默默无语，现出忧愁疑惧之色。

西门豹当即让“新妇”的父母将女儿领回家，遣散众女弟子，令其终身不得为巫。然后，西门豹当众让御史和廷椽做出承诺，将三老、里正等人私贪的钱财退回百姓。众百姓又是称赞不已，欢呼之声就似滚滚东流的漳河水，一浪高过一浪。但仍有一些年长的百姓默默无语，呆愣愣地望着那清碧的河水。

数日之后，邺邑城中驰出一辆辆高车，将四乡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长者载进县衙的正堂上，参加县令大人摆下的“敬贤”之宴。宴会上，西门豹亲自把盏，向长者们敬酒，祝长者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同时西门豹详细询问着邺邑的风俗人情，田地肥瘦，河川山丘的方位走向等等事情。长者们对西门豹的“敬贤”之举深为感激，俱是争相回答，唯恐有所遗缺。这场“敬贤”之宴，直到红日偏西方才结束。西门豹亲将众长者送出县衙，目送其登车远去。

众长者去得远了，西门豹还久久站在县衙之前，神情凝重。西门乙、西门丙也只好站着，看着天色渐渐昏暗下来。

“老爷，天快黑了，该回衙了。”西门乙忍不住说道。

“小乙，你说，我把那帮混蛋甩进了河里，是不是一件大好事？”西门豹问道。

“当然是一件大好事。那帮混蛋还想欺骗老爷呢。明明是他们借着‘河伯娶妇’诈人钱财，害人性命，逼得百姓四处逃亡，却偏偏说他们是在‘消弭水患’，安抚百姓。老爷若非私出察访，只怕就要被这帮混蛋们瞒过了。依我看啊，把他们抛进了河里，实在是太便宜他们了。应该将他们扔进大鼎中，烧起大火，活活煮死了这帮混蛋。”西门乙愤愤说着。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来——御史、廷椽是那帮混蛋的头儿，老

爷实在不该饶了他们。

“既然是一件大好事，可那日为何还有许多百姓们面带惧色呢？他们惧的是什么？”西门豹又问。

“这……这个……小人们不明白。”西门乙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我当时也不明白。今日和众长者相谈一番，方才明白。原来这‘河伯娶妇’的习俗在此地风行已有数百年之久。只不过当时‘河伯娶妇’所费甚少，百姓并无怨言。后来三老、里正和大女巫贪索钱财，百姓不堪其扰，故纷纷逃亡。然百姓虽恨三老、里正、大女巫贪索钱财，却对河伯敬畏如故。我沉三老、里正和大女巫，这些百姓固然心中欢喜，却又担心河伯会因此发怒降下水患，故又生出畏惧之意。”西门豹说道。

“这些没见过世面的百姓天生胆小，老爷不必去理会他们。”西门乙说道。

“本官身为县令，怎么能对百姓的忧愁不加理会呢？百姓忧愁河伯发怒，就难以安居。百姓难以安居，就会荒疏了田地。田地荒疏，则朝廷的赋税就难收起。朝廷缺少赋税，又何能强国呢？国势不强，必为外人所欺。故身为县令者，第一要务，便是应使百姓安居。欲使百姓安居，就应竭力消除百姓的忧愁。”西门豹正色说道。

“那么，老爷该如何清除百姓心中的忧愁呢？”西门乙敬佩地望着西门豹，问道。

西门豹笑了：“我本来是个将官，原以为兵法只对治军有用。不想治理民事，兵法一样有用。如今百姓的忧愁，就是我这个县令的‘敌军’，百姓为何忧愁呢？是为水患。故水患实为敌军之‘帅’也。只要我灭了水患这个敌军之‘帅’，则百姓们心中的忧愁，自然是消解无迹。”

“小人听说，灭水患之事最是耗费民力，往往劳而无功。”西门丙说。

“正是。”西门豹点头道，“邺邑穷困，只怕担不起消灭水患的费用。只是不灭水患，百姓心中的忧愁又难以消解。”

“小人倒有一个计较，可帮老爷筹来消灭水患的费用。”西门乙说

道。

“哦，你有什么计较，快快说来。”西门豹大感兴趣地问着。

“小人前日到御史、廷椽家中传送文书，见其屋宇华美，可与主公的后宫相比。想这二人在邺邑中为官多年，纵容三老、里正和大女巫为非作歹，所得的‘孝敬’当是不少。老爷宽宏大量，饶了这二人的性命，二人就该感恩戴德，献出铜钱来，帮老爷灭了水患。”西门乙说道。

“这……”西门豹犹疑起来。西门乙所献的“计较”，他不是没有想过，却总感到难以下手。

邺邑是大县，深受朝廷重视，御史、廷椽虽是县令的属官，也须由朝廷委派。此二人俱是十余年前由魏文侯下诏委派的，一个有着上士之衔，一个有着下士之衔。虽然上士、下士的官秩很低，但到底是朝廷命官，县令未经请命，不得任意处置。正因为如此，西门豹明知御史、廷椽和三老、里正、大女巫互为勾结，却还是饶了二人的性命。

御史、廷椽可以安居官位十余年，显然其身后有着朝中权臣的庇护。西门豹虽是武将，常常外出征战，然而对朝中的险恶，也是素有所知。他不愿为了惩罚御史和廷椽二人得罪了朝中权臣，给他日后带来无穷无尽的后患。可是现在看来，他不得不“惩罚”御史和廷椽了。否则，他将无法消灭百姓们畏惧的水患。如果不消灭水患，百姓将无法安居，他也就有负国君的重托，更无从“立功扬名”。

“也罢，‘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要想治理好邺邑，就得如战场上一样，把身家性命豁出去了。”西门豹一横心，转过身，疾入县衙，拿过竹简，写下文书，连夜召见御史、廷椽二人。御史、廷椽心中发慌，不敢不从，赶至县衙，对西门豹行过参见之礼后，垂手侍立一旁。

西门豹并不多说什么，直截了当向御史、廷椽二人各“借”铜钱三百万。这个数目，是他在估算了御史、廷椽二人十余年所贪的各种“厚利”之后，方才定下来的。听到西门豹张口就要“借”三百万，御史、廷椽二人如雷击顶，半天说不出话来。

见二人不说话，西门豹怒目圆睁，向身侧木架上的青铜宝剑望了过去。在寻常之时，县令处死属官这样的大事，必须向朝廷请命之后，方可行之。但诸侯国之间，常常会发生意外战争或灾祸，有时地当要冲的

县令面临紧急之事，必须当机立断，先行处置，再向朝廷请命。县令处死属官，一样可以借口有紧急之事发生，不得不先行处置。

这种发生在紧急之时的处置之权，须得到各国国君的认可，并给予县令信物，以示国君的信任之意。各国的信物不尽相同，魏国国君给予县令的信物，是一柄越国出产的青铜宝剑。

看见西门豹的目光望向了青铜宝剑，御史和廷椽顿时想起了西门豹在河岸上将三老、里正和大小女巫抛进河中的情景，不觉双腿又颤抖起来，扑通！扑通！跪倒在地。

二人面若死灰，连连磕头，“心甘情愿”地各向西门豹“借出”三百万铜钱。

“哈哈哈，二位深明大义，实为朝廷贤臣矣，请起，请起！”西门豹走上前，扶起二人。

御史、廷椽二人脸上强笑着，心里却把西门豹恨到了骨子里，暗暗发誓：我等拼着花完了家中剩下的二百万铜钱，也非要结果了你这“杀神”的性命不可！

第十七章　王道霸道交相用　秦军励士袭魏都

春忙刚过，西门豹便大征丁壮，修整河坝，开挖渠道，欲一举消除水患。百姓们很累，纷纷叫苦，邺邑众贤者也劝西门豹“缓行”治水之举。西门豹拒不听从道：“消除水患这等大事，须万众一心，奋力而成。这就如同打仗一样，一鼓作气，勇猛无前，方能大胜，若是稍有缓和，则众人势必畏难气馁，犹如长堤崩塌，将不可收拾。如今众人虽说怨我给他们带来了辛苦，但百年之后，众人的子孙后代定会想到我留下的好处。”

见西门豹的态度如此坚决，众贤者才没有说什么。靠着水沉大女巫立下的“县令之威”，也靠着从御史、廷椽那里“借来”的六百万铜钱，西门豹软硬兼施，逼着百姓夜以继日地劳作。整整劳苦了一个盛夏，居然修整好了数百里的长堤，并开挖了三条渠道，百姓们怨气冲天，说西门豹哪里是一只“豹”，分明是一头比老虎还要凶恶的猛兽，非要把邺县百姓一口“吞了”不可。

御史、廷椽大喜，密使家人携着财物，拜见朝官，攻击西门豹希图大功，不恤民力，败坏了国君的“仁厚爱民”之德。于是，攻击西门豹的奏章很快就堆满了魏文侯面前的案几。魏文侯仔细看了那些奏章，也不说什么，令近侍将奏章全都锁进一只密匣中。

邺邑百姓对西门豹的“怨恨”只保持了几个月，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全是感激。正当秋收之时，上天忽然连降暴雨，昏天黑地地落了两天三夜，河水暴涨。邺邑百姓们惊恐万状，纷纷收拾行装，准备木盆、陶缸等物，欲逃往他乡。

从前让“河伯”娶了美貌的媳妇，遇到这等暴雨，也会堤坝崩塌，田地毁损。而今年西门豹却硬把“河伯”的媳妇截了下来，这“河伯”狂怒之下，岂会饶了众人？不料雨过天晴之后，堤坝却是安然无恙，邺邑众百姓除了让雨水泡塌了几间土屋外，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众百姓不仅逃过了一场注定难逃的大灾，还获得了一个往年少见的丰收。

待到来年春天，上天又一口气数十日不下雨，旱得土地上都冒出了

青烟。可是这一年因多了三条渠道，情形和往年大不相同。滚滚的漳河水顺着渠道流到了干裂的田地上，就像蜜糖流到了农人们的心头上，喜得众人整日笑个不停。

天旱日光充足，只要有水，庄稼会比平常年景长得更好，定然能获得又一个丰收年。唯一的不足之处，是三道水渠的水量嫌少了些，远离渠道的田地，并未得到充分的浇灌。但就算如此，这些远离渠道的田地也多少会有所收获，不致减收过大。

邺邑百姓这才对西门豹心悦诚服，不用县令大人催逼，主动请求多多开挖水渠。西门豹因势利导，率领众丁壮再次“劳苦”了一个夏季，一鼓作气，开挖了九条水渠。这九条水渠加上先前的三条，共有十二条水渠之多，旱时引水，涝时排水，使邺邑的绝大部分田地都成了旱涝保收的“风水宝地”，百姓们欣喜若狂，渠成之日，家家摆宴，人人大醉。

到了秋收之时，邺邑所产的粮食，比往年多出了一倍有余。粮食多了，又无“河伯娶妇”的费用，百姓们的日子好过了许多，不用吏卒下乡去催收，主动把应交纳的钱粮送进了官府。

流亡在外的邺邑之人闻听家乡风俗大变，出了贤明县令，纷纷返回邺邑。数十年来，邺邑的赋税首次增收，所得大大超过了当初朝廷规定的份额。西门豹这才松了一口气，亲书奏章，将他在邺邑中的所作所为详细禀报给魏文侯。

魏文侯看了西门豹的奏章，十分高兴，特将翟璜召入内殿，赏赐宴乐，感谢他的举荐之功。翟璜也很高兴，手捧金爵，连连向魏文侯称贺，说魏文侯又得了一个治理地方城邑的贤能之臣。君臣二人直饮至天色昏暗，方尽欢而散。

次日，魏文侯在朝会之时，下诏曰：“中大夫西门豹爱民如子，以仁德治理城邑，百姓悦服，不负寡人所托。今当升为上大夫之列，并赏赐黄金百斤。”

在魏国，每斤黄金可值铜钱一万枚，黄金百斤就是铜钱百万，赏赐可谓丰厚。上大夫的官衔极高，论资格可以当上宰相和一军主将。一个县令若拥有上大夫的官衔，其权势已非寻常的朝中大臣能够相提并论。翟璜亦因举荐之功，升为下卿，并被赐以食邑五百户，黄金二百斤。

见到魏文侯如此赏识西门豹，朝中许多大臣似乎忘了他们曾猛烈攻击过西门豹，纷纷颂扬主公知人善任，西门豹堪称贤能之臣，居然把众人视为险地的邺邑治理成了魏国的乐土。

魏文侯可没有忘记朝臣们曾对西门豹说过什么话，他亲派使者，将朝廷的赏赐和升迁诏令送至邺邑，同时，使者也把那只装满了攻击西门豹奏章的密匣交给了西门豹。那些奏章除了末尾的署名被裁掉了外，一切都原封未动。

接到魏文侯的密匣，西门豹感激涕零，连上奏章，誓言不负主公厚恩，无论众人如何毁谤，他也要为朝廷治理好邺邑，使邺邑成为天下百姓向往的乐土。

看到西门豹奏章的同时，魏文侯又得到了两个对他来说十分有利的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是，周威烈王自九鼎震动后，神情一直恍惚不定，常常在白日里自言自语，如同邪魔附体一般。这样过了年余，周威烈王终于病倒在榻，以致亡故。因为在周威烈王做天子的时候，曾“威”服过魏、赵、韩三大诸侯，故臣下上谥号曰：威烈。其太子姬骄承袭王位，是为周安王。

魏文侯一向对周王室的“家事”极感兴趣，派有使者长驻洛邑城中，随时向他禀告。他知道，姬骄一向懦弱胆怯，遇事毫无主张，完全听从臣下的摆布。而经过魏文侯多年的努力，周王室的臣下至少有一半在实际上成了他的“臣下”，对他降下的“旨意”不敢有丝毫违抗。这样，他几乎可以任意摆布周天子，借周天子的名义大行于魏国有利的事情。

第二个好消息是，楚国国君忽然暴亡，由其嫡子熊疑即位，是为楚悼王。楚国对外宣称，国君是患时症不幸病亡。但魏文侯却深知内情——楚国国君并非是患时症病亡，而是在出巡之时，被“盗贼”群起攻杀而亡。

在楚国中，魏文侯一样派有使者，随时以“密书”向他禀告楚国中发生的事情。国君出巡之时，都带有精锐的护卫军卒，寻常盗贼根本不可能接近。楚国的“盗贼”居然能攻杀国君，就绝不会是寻常的盗贼，一定是权臣在造反。这个时候，正是攻击楚国的最好机会。

魏文侯兴奋得整夜难以入睡，次日几乎误了例行的宗庙祭祀之礼。这一日的祭祀之礼并不非常重要，是魏国公室一位先君的忌日祭礼。许多诸侯遇到了这样的寻常祭礼，一般不会亲至，顶多是派出宗室大臣代行其礼。但是魏文侯不论寻常的祭礼，还是重大的祭礼，只要人在都中，必会亲行大礼。魏文侯这般看重祭礼，与其说是“孝敬”祖先，不如说是对朝中众大儒的“尊敬”。

儒者最重祭祀之礼，议论一位诸侯的贤与不贤，首先看他是不是认真行以祭祀礼仪。魏文侯愿意众大儒把他看作贤明的诸侯，从而竭尽心智，忠于魏国，教化百姓。

祭祀大礼行过之后，魏文侯和众大臣依照惯例，在宗庙大堂中按次序跪坐席上，神情肃然地听着乐工们演奏庄重的大雅之乐，以祝颂冥冥中的上苍神灵。大雅之乐以编钟、石磬、玉笙、桐木琴、犀鼓、土埙等上百种的乐器演奏，随着悠扬舒缓的乐声，三十二位乐女挥着长袖，边舞边歌。

在各诸侯国中，宗庙乐舞都以八八六十四位乐女的队形进行。只有魏国是个例外，宗庙乐舞的女乐队形只及别国的一半，这又是魏文侯“尊敬”大儒们的一种表示。

八八六十四位女乐本来只是周天子才能享用的“天子之礼”，诸侯国不能享用。然而自“礼乐崩坏”之后，周天子的一切威仪都被诸侯们僭用，“天子之礼”实已成为“诸侯之乐”。

儒者极重礼仪，认为天下大乱的根由，就在于礼仪沦丧，欲使天下安定，必先复礼仪。只有克制一己私欲，恢复礼仪大道的诸侯，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贤明之君。魏文侯非常愿意做一个“克己复礼”的贤明之君，即位之时，就将女乐队减为三十二人。众儒者对魏文侯的贤明之举十分敬佩，无不以成为魏文侯的臣下为荣。

此时三十二位女乐唱的是一曲宗庙大堂上经常回响的大雅之曲——《皇矣》。

皇矣上帝

临下有赫

监视四方

求民之莫

维此二国

其政不获

维彼四国

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

憎其式廓

乃眷西顾

此维与宅

《皇矣》之曲，是颂扬周室贤王周文王仁德达于上天之帝，四方归服。

在众儒者眼中，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是完备“礼法”的三位圣人，天下诸侯应以圣人传下的“礼法”治国安民。

魏文侯亦是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三位圣人十分敬重，但他的敬重却和众儒者的敬重大不相同，他敬重的不是三位圣人传下了“礼法”，而是三位圣人的雄才大略。

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三位圣人父子同心，经过数十年的艰苦经营，以一个偏处西方的小国灭亡了强大的商朝，成为天下之主。如今魏国之强，远远超过当初的周室。寡人为什么不能像那三位圣人一样，以文德武功收服天下，据有九鼎，立下万世仰慕的宏伟大业呢？

魏文侯想着，对在宗庙大堂上演奏的大雅之乐十分重视，每次都是凝神静听。只是今日他因未得安睡，精神不济，听着，听着，忽然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大失庄重。歌舞完毕，众大臣向魏文侯行礼告退，唯有上大夫田子方留了下来。

“主公，臣下有话禀告。”上大夫田子方跪下来说着，行以磕拜大礼。

“夫子有何教导，但讲不妨。”魏文侯十分恭敬地对田子方说着，站起来拱手行了一礼后，方才坐下。

“臣观主公，似乎不甚耐听雅乐。常言道，‘上行之下必效之’。主公不耐雅乐，则国中雅乐之声恐绝迹矣。雅乐绝迹，国必衰亡。”田子方神情凝重地说着。

魏文侯笑了一笑，道：“夫子所教，寡人定当牢记在心。寡人每次端坐在宗庙中听着雅乐之时，就不忘提醒自己——切莫露出了厌倦之意。不想今日还是露出了倦意，实为大错。”

儒者极重君臣上下尊卑之礼，田子方作为臣下，本来不该说出这等“不敬”之言。但是田子方又不能不说出这等“不敬”之言，近些时来，他心中已对魏文侯生出了不满之意。魏文侯太看重那帮“法家”了，用了李悝为相，还把翟璜升为卿位，西门豹也升了上大夫。

田子方曾上奏章攻击过西门豹。他倒并非是受了邺邑御史、廷椽的铜钱，才攻击西门豹的。他是看不惯西门豹的治民手段，认为西门豹不以“礼法”教民，好使诈术，又以“严法”逼迫百姓，所行非是“仁德”正道，长久下去，必将诱使国君迷信法家之“术”，而忽视了儒家“大道”。

然而就是西门豹这样的以诈术治民的“法家”，居然和他同列为上大夫了。田子方想让魏文侯明白他的不满之意，有意借题发挥。魏文侯是贤君，受了“刺”后，应该明白他须得安抚“儒家”众臣，不能偏心。

对于田子方话中的“刺儿”，魏文侯听了很不舒服，但他丝毫没露出不悦之意，反倒连连点头。

这实在是寡人的过错。田子方是寡人之师，寡人升了翟璜为卿，就不该忘了田子方啊。魏文侯望着田子方的背影，有些懊悔地在心中想着。

过了几日，魏文侯在朝堂上连下了三道诏令。以田子方能直言谏君之过，拜田子方为下卿。以太子击为国之储君，不宜久在外邑，将其从中山之地调回朝中。以李克仁德爱民，贤能忠直，拜其为中山县令。

中山之地与魏国并不相连，中间隔着赵国，这样中山就极易为叛臣割据。为此，魏文侯觉得派任何一个大臣去镇守中山之地，都不能令他放心。最后，无奈中的魏文侯将太子派到了中山之地。太子一去就是数年，令魏文侯思念不已。

魏文侯很喜欢太子，认为太子武勇仁德俱全，定可完成魏国一统天下的大任。许多时候，魏文侯有意无意地对太子说——寡人为周文王，汝为周武王矣。让将来能够一统天下的“周武王”充当中山之地的长官，实在是大材小用。魏文侯早就有意将太子调回朝中，当他打算征伐楚国时，这种心情就更加急迫。

征伐楚国这样的强敌，非发倾国之兵不可。如此庞大的军队，要么是国君自为主帅，要么是太子充当主帅。大军在外，国中空虚，亦须国君或太子镇守。总之，征伐楚国的战事一起，国君和太子都有重任在身，缺一不可。只是该由谁去治理中山之地，魏文侯一时拿不定主意。田子方的“直言劝谏”，使魏文侯豁然大悟——以儒者镇守中山，最为合适。

他最担心的事是臣下据有了中山之地，会自立为君。儒者素以忠君自诩，应该不会反叛。当然，儒者拘于“礼法”，缺少“权术”，独当一面治理重地，只怕会有所失误。但太子已治理中山多年，镇服了中山百姓，儒者纵有所失误，也不会闹出大乱来。何况，任命一个儒者治理中山之地，可以显得他看重“儒家”超过了“法家”，能收服众儒者之心。魏文侯对他的决断很是得意，觉得他和圣人周文王相比，毫不逊色。

太子击正当二十六七的少壮之时，身材魁梧高大，素以武勇名闻天下。他在十四五岁时，就已从军征战，在西方斩杀过秦国悍将，在东方擒获过齐国猛将。他在接到回返朝廷的诏令后，立即清点府库，准备好交割事宜。待到李克来到中山后，他只用一日的时间就办完了平时须得三日才能办完的事情，然后带着左右亲随，返归安邑。

魏国和韩国、赵国互相订有同盟之约，誓言以兄弟相待。太子击很容易地穿过赵国，进入魏国。在赵国时，太子击不张旗帜，不奏鼓乐，悄然疾行。但一到了魏国境内，太子击就令从者大张旗帜，并高奏鼓乐。太子击乘坐四匹纯白骏马拉着的高车，头戴金冠，身披锦袍，昂然而立。一路上，国人纷纷围观，称赞太子击英俊威武，列国之间，无人可比。太子击很是得意，有意缓缓而行，直走了十余日，方才来到国都安邑城外。

都城中豪门众多，乘坐高车的贵人们在城门间进进出出，有如流水一般。所有的贵人见了太子击，无不停下高车，恭敬地弯腰侍立道旁，直到太子的车队过去之后，才敢行进。但是有一辆高车见到了太子击的车队，却并未停下，而是径直冲了过来。

一国之中，除了国君，就以太子为尊。因此除了国君，任何人见了太子，都应该行以“回避”之礼，否则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论律当处以斩首大刑。那辆径直冲过来的高车并无随从仪仗，显然绝不会是国君的坐车。

是谁，竟敢在本太子面前如此张狂？太子击心中大怒，正欲喝令从者上前阻止，高车已经驰得很近了，太子击清晰地看到了车中的乘者，原来是新被国君拜为下卿的大儒田子方。

太子击慌忙喝令御者停车，不待所乘的高车停稳，就跳下来，恭恭敬敬地侍立道旁。田子方几乎是唯一可不对太子行以“回避”之礼的臣下，因为他被国君尊之为师。他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代表着自己，还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国君。对田子方敬重，就是对国君敬重，对田子方不敬重，则是对国君不敬重。太子击又怎么敢对国君不敬重呢？

田子方看到太子侍立道旁，依照“礼法”应该立即停车，下来对太子行以拜见大礼。他虽然名为国君之师，毕竟还是臣下。臣下见太子，绝不可失礼，何况他又是以“守礼”闻名的大儒。不料田子方就像是没有看见太子一样，驱车从太子击身前扬长而过。马蹄踏起的灰尘随风扑过来，落在了太子击华丽的金冠和锦袍上。

太子击愤怒至极，喝令从者拦住田子方，牵着马索，将田子方的高车拉到他面前。田子方仍是昂然高坐在车上，并不下来对太子击行以拜见之礼。

太子击冷笑一声，问：“夫子如此骄傲，凭的是什么，是富贵？还是贫贱？”

田子方未成为国君之师时，是个“贫贱”之人，常常要靠着借人粮米，才能勉强度日。太子击是在“教训”田子方：你本是个穷愁潦倒的贫贱之人，全靠了国君“敬贤爱才”，才得以位居卿位，出入乘坐高车，大富大贵。你所得的一切都是国君赐给的。国君能赐给你富贵，也能让你失去一切，重新沦落到“贫贱”的境地。

田子方微微而笑，答道："自古以来，只有听说因贫贱而骄傲的，从来没有听说富贵可以用来骄傲。微臣骄傲，自然是因为贫贱，哪里敢因为富贵呢？"

太子击听了，大为不服："贫贱之人，日为衣食所困，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田子方从容答道："贫贱之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有所得，并无所失，为什么不可以骄傲呢？昔者伊尹只是一个陪嫁的奴隶，可谓贫贱之至矣，然而因为他的骄傲，被商汤拜为宰相，结果灭亡夏桀，立下了千古流芳的功业。齐国开国之君姜太公年至八十，却无隔夜之粮可食，贫贱亦为至矣。然而他却日日垂钓渭水之上，骄傲到了对周文王的车驾视而不见。周文王因为姜太公的骄傲，拜其为军师，结果姜太公辅佐武王伐纣，获得九鼎，成为天下共主，其功业足可与伊尹相辉映。故贫贱之人，骄傲为其所宜也。"

太子击愈听愈是心惊，神情也愈来愈谦恭。他深知国君志向远大，向来以周文王自诩。国君是"周文王"，那么他这位太子，就是"周武王"了。周文王、周武王都是圣人，心胸阔大，爱才若渴，对贤士敬之若父，且谦虚守礼，绝无"骄傲"之态。但是他自进入国中，却一路上大张旗帜，高奏鼓乐，其"骄傲"之态，人人皆知。他这样骄傲，毫无谦虚守礼的姿态，怎么能和周武王那样的圣人相比呢？

国君立他为太子，就是希望他能成为"周武王"，如果他所行之事根本不似"周武王"，那么国君定会大失所望，就要另寻合适的人来充当"周武王"了。田子方看上去是在故意"羞辱"太子，其实是在劝谏太子：切不可因为一时虚荣，失去了国君的宠信。贤者到底是贤者，一眼就能看到我行事的错处。太子击心中不觉对田子方充满了感激。

"夫子的教训，小子定当牢记在心。"太子击弯下腰来，对田子方行了一礼。

田子方连忙下车，对太子击行以拜见大礼："微臣妄言无礼，还望太子恕罪。"

"夫子一片苦心，小子岂有不知。"太子击笑着，将田子方扶上高车，目送田子方远远驰去，这才重新上到车上，向宫中驰去。一路上，太子击下令卷起旗帜，收起鼓乐。到了宫中，太子击又脱下金冠，换上

布冠，脱下锦袍，换上褐袍。然后，太子击才走上内堂，对国君魏文侯行以朝见大礼，并磕头请罪。

魏文侯大感惊讶，问："我儿为国辛劳，立有大功，怎么反要请罪呢？"他早已知道了太子一路上耀武扬威的情形，心中大为不满，并想好了教训太子的言辞。不料太子一进到朝堂中，就向他磕头请罪，令他满腹的教训无法说出。

"儿臣愚妄，离开了父侯这几年，只知忙于政事，不知修养圣人之德，以致把父侯的殷殷教诲全忘在了脑后。想当初儿臣治理中山之地时，国人都说儿臣太过年少，难当重任。儿臣憋了一口气，不敢有丝毫松懈，依着父侯的教导，以爱民为本，尊敬贤者，抑止豪强，总算不负父侯厚望，使中山百姓人人乐于安居其地，做魏国之民。儿臣自以为立下了大功，一心要在国人面前夸耀，以舒往日所受的憋屈。故一至国中，就狂态尽露，全无圣人的谦恭之德，辜负了父侯对儿臣的殷切教导，实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太子击惶恐地说着。

"你能知错，便是大有圣人之德，寡人心中甚慰。"魏文侯见太子如此惶恐，心中很是高兴。

"儿臣为邪念所误，岂能知错。儿臣所以明白了过来，全是田夫子所教也。"太子击说着，将他遇到田子方的情形详细说了一遍，并再次磕头请罪。他知道，国君素以明察秋毫自诩，他受田子方"教导"之事，绝不能够瞒过国君。

"原来如此。"魏文侯点了点头，心里赞道，田子方到底是个贤者，虽然有时让人讨厌，可是知道好歹，明白他什么时候该做些什么事，倒不负寡人对他的一番敬重。

想着，他让太子击站起身来，正色说道："田夫子所言，实为至理，贫贱者尚可骄傲，富贵者绝不能骄傲。富贵者若是骄傲，就会失去他本来所有的一切。昔者夏桀、商纣贵为天子，可谓富贵至极矣，然而一旦骄傲，拒谏妄行，竟至国灭身丧，实是可畏，可畏啊！"

"当年晋国众卿中，智伯势力最大，本可独占晋国，因其骄傲妄行，结果兵败身亡，使晋国为我魏、韩、赵三家共享，成为一方诸侯。"太子击说道。

“是啊，方今天下大乱，人心险恶，国君稍有不慎，则为强臣所制。我们魏家和韩家、赵家能够三分晋国，别的强臣又为什么不能瓜分我魏家呢。只是国君若想有所作为，非任用强臣不可。国君若想既有所作为，又能避免为强臣所制，首先就须谦恭谨慎，爱民敬贤，虚心纳谏，以圣人的道德获取国人的拥戴。如果国人都诚心拥戴国君，强臣纵有二心，也不敢轻举妄动。其次，不可令强臣久居重地，掌握大权，要随时调换他们的官职，不给他们结党固势的机会。另外，还得尊敬大儒。儒者喜好空谈，死守先王之法，用他们执掌朝政，国势必衰。用他们征讨敌国，定是损兵折将。故此对儒者可敬之如师，不可使其掌控军国大事。儒者以忠孝立身，看重上下尊卑的等级，有他们在朝中，可以对强臣加以威慑，使强臣不敢任意妄为。”魏文侯说着，忽然停下了话头，神情肃然。原来有几位大臣已进至宫门，踏上了朝堂前高高的台阶。

来者中没有一个是儒者，全是执掌着军国大事的强臣。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是魏文侯的嫡弟魏成子，他执掌着魏国兵权，正在日夜操练军卒。

魏文侯敬慕周文王，对其“亲亲”的“礼法”深为佩服，善待公室子弟，并委以重任。许多时候，魏文侯出巡各邑，就以魏成子为监国，代国君处置朝中大事。魏文侯的举动，曾引起了许多臣下的忧虑，也使邻近各国惊讶不已。

自“礼乐崩坏”以来，公室子弟常常相互残杀，列国国君最害怕、最不敢加以信任的人，就是公室子弟。而公室子弟一旦掌握朝政大权，又必然会谋夺国君之位，不将国君置于死地，绝不罢休。似魏文侯这般对其嫡弟重用者，列国间已是极为少见。

在最初的时候，魏国臣子们都担心国中会生出大乱，致使被敌国乘势攻击。魏国的敌国则大为兴奋，摩拳擦掌，整顿兵甲，时刻准备着趁乱攻击魏国。不料魏文侯兄弟始终十分亲密，同心协力，令其敌国大失所望，也令国中臣民敬佩得五体投地。国人纷纷言道，国君兄弟和睦，敌国必不敢侵我魏国，我魏国将强于天下矣。果然，二十年来，魏国势力大增，已成为天下最强大的诸侯国。韩、赵两国也甘愿居于魏国之下，每年对魏文侯行以朝见之礼。

魏国国势愈强，魏文侯兄弟愈是亲密，魏文侯特赐其弟魏成在名字后加上“子”的称号，就如同当年魏国列祖列宗获得的称号一样。魏文侯

还给予魏成子特别的礼遇，允许他可以不经过通报，直入内宫奏事。魏成子对于所得到的礼遇，既不加以炫耀，也不刻意回避，从容对之。

平日无事时，他绝不“直入内宫”，但若真的遇到了紧急大事，他则会毫不犹疑地行使“直入内宫”的权力，让魏文侯在最快的时刻里得知消息，从而及时做出决断。今日魏成子又是未经通报，直入内宫。跟在魏成子身后的大臣共有三人，是相国李悝，下卿翟璜，将军公叔痤。

依照“礼法”，魏成子在直入内宫奏事时，可以将与此事相关的大臣带进宫来。不过，魏成子往日在直入内宫奏事时，总是单独进来，似今日这般还是第一次，一定是发生了非常紧急的事情。魏文侯想着，心里不觉有些沉甸甸起来。他绝不愿意在遇到伐楚良机时出现了别的事情。天下七雄并立，魏、韩、赵三国虽说兵势较强，但若别的大国没有出现内乱，他们很难凭武力得到什么。

只要不是关于魏国存亡的事情，寡人尽可不必理会。魏文侯在心中说着。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伐楚良机。

魏成子和李悝、翟璜、公叔痤向国君和太子行过大礼后，首先禀告的是魏成子：“主公，秦国国君亲率战车千乘，甲士十万，渡过黄河，直逼安邑。”

魏文侯大吃一惊：“什么，秦国竟然派出了大军攻击寡人么？”

“正是，秦国趁我无备，偃旗夜行，离都城不过五十里了。”李悝紧接着说道。

“事在紧急，微臣未请君命，已令邻近各邑速派兵卒护卫都城。”公叔痤说道。

“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魏文侯仍是无法相信他听到的消息。

在晋国还没有被分为魏、韩、赵三国之前，一直把西方的强邻秦国看作心腹之患。

秦国偏处西陲，若想称雄中原，只有先击败挡在东方要路上的晋国。于是秦、晋两国经常爆发惨烈的大战，数百年来不曾停止，两国结

怨极深。

在秦晋数百年的大战中，晋国胜仗居多，秦国常常吃亏，被堵在西陲不能出头。秦国只是在秦穆公时一度占过上风，曾经耀武扬威地攻入晋国，一路上晋人龟缩城邑之内，避而不战，使秦军如入无人之境。可惜自秦穆公以后，秦国的势力始终敌不过晋国，到后来甚至被迫向晋国朝贡。

晋国一分为三，曾经使秦国欣喜若狂，以为东进中原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秦国积极整顿军备，大力征兵，向原属晋国的韩、魏两国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魏、韩、赵三国在最初之时，只有魏、韩两国的边境与秦国相连，其中魏国的边境与秦国相连最多，隔着黄河互相对峙。面对秦国的进攻，魏国以防守为主，并派使者携带重金，到秦国相邻的各戎族中活动，挑动各戎族向秦国攻伐劫掠，袭扰秦国后方，减轻魏国所受的压力。当时魏国一心稳定国内，并尽力向周围小国扩充，不愿和秦国发生大战。

秦国地处西陲，和众戎族交相杂居，常和戎族发生冲突，相互攻杀。在秦穆公时，秦国号称“霸主”，兵力强盛，一度征服了众戎族，迫使许多游牧的戎族定居下来，成为农耕之民。后来秦国衰弱下来，戎族纷纷反叛，成为秦国的腹心之患。众戎族中，较大者共有大荔戎、绵诸戎、月氏戎、乌孙戎、义渠戎等十余部族。

在这些戎族中，最厉害的是大荔戎、义渠戎两大部族。数百年来，大荔、义渠深受中原华夏农耕之族的影响，在保持游牧的同时，大部分人都定居下来，修筑城邑，耕种田地。实际上，似大荔、义渠这样的部族，除了语言习俗外，已和立国一方的诸侯无甚分别。

大荔、义渠对秦国的强大极为害怕，听了魏国使者的挑动，立刻向秦国大举进攻。秦国被迫放弃对魏国的进攻，回过头来，对大荔、义渠等部族大力征伐。经过数十年的苦战，秦国才攻灭了大荔，将其地改为秦国城邑，紧接着，秦国又征服了绵诸、月氏、乌孙等部族，唯有义渠仍然在与秦国为敌。但是义渠所受到的打击极为沉重，其首领都被秦国俘去，一时无力对秦国发动新的攻击。此时，魏国亦是国中安定，国土也扩至极限，难以再向中原诸侯夺取土地。秦、魏之间的大战已不可避免，各国大为兴奋，盼望着秦、魏能够两败俱伤，一同衰弱下来，以便

从中得到些便宜。

周威烈王十三年（公元前413年），魏国首先发动了进攻，魏文侯亲率大军十余万，战车千乘，渡过黄河，直捣秦国腹地。秦国急忙发兵抵抗，结果在郑地被魏军打得大败，伤亡兵卒数万。次年，魏文侯以太子击为大将，再次大败秦军，攻占了秦国的繁庞。又过了数年，魏文侯拜客卿吴起为大将，连续不断地向秦国发动了猛攻。秦国连战连败，死伤惨重，被魏国一口气攻占了临晋、元里、郃阳等城。魏国所夺之地因在黄河之西，遂设置西河郡，派大臣担任郡守治理。

秦国自成为诸侯以来，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惨败，举国震骇，畏魏如虎。不论是秦国百姓，还是秦国大臣，再也无人愿意和魏国打仗，整个秦国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失去了反扑能力的秦国只好沿着洛水修筑长城，坚守不出，无论魏军怎么辱骂，也不出战。

魏国的大胜，震动了天下。列国公认魏国为天下第一强国，无不对魏国心存畏惧。魏文侯也很得意，对臣下们说，秦国经此惨败，大伤元气，五十年内，绝难恢复。于是，魏国也沿着洛水修筑长城，不再对秦国发动攻击。魏文侯认为，魏国的主要敌人是楚国和齐国，他若是在秦国上消耗太大，必然会被楚、齐乘虚攻击。不料想仅仅几年之后，秦君就率大军攻进了魏国，且兵锋直指魏国都城。秦国的这般举动，魏文侯做梦也不会想到。

不只是魏文侯没有料到秦国的举动，魏成子、李悝、公叔痤一样是没有料到。他们只知秦军已攻进了国境，并从吏卒们口中得知，秦军正向都城杀来。但秦军究竟是如何杀进来的，他们却一无所知。

对于魏文侯的惊问，魏成子、李悝、公叔痤三人面面相觑，无法回答。

“秦军定是从太华山之南的韩国境内穿过，然后北上渡过黄河，如此才能直逼我魏国都城。唉！秦军的这一招，早就有人料到了，可惜……”翟璜叹息着，停下了话头。

当初魏文侯说，秦国大伤元气，五十年内绝难恢复。臣下们听了几乎是齐声应和，并说五十年后魏国将“霸有天下”，秦国那时就算恢复了元气，也只好对魏国俯首称臣。臣下们当中只有客卿吴起反对魏文侯的说法，并说十年之内，秦国必会反扑。

魏文侯很不高兴，问吴起："秦军向来善于野战，不长于攻坚。如今我魏国已筑长城，以秦之残兵败将，能用什么'法术'反扑，敢攻我魏国？"

吴起道："兵者，诡道也。秦军或可使出奇计，从韩国穿过，北上渡河，直逼安邑。"

"哈哈哈！"魏文侯听了吴起的话，不觉失声而笑道，"贤卿之言谬矣。秦国敌我魏国，已是力所难支，如何又会去招惹韩国呢？贤卿素称知兵，实不该如此妄言。"众大臣们也纷纷附和魏文侯之言，嘲笑吴起徒有虚名，只会以妄言惑众。

见众人对他所说的话不以为然，吴起只低叹了几声，没有再多说什么。如今秦国果然杀入魏国境内来了，令翟璜一下子想起了吴起说过的话。

魏文侯想着，立即站起身，发出诏令："自太子以下，都城中所有能拿动长戈的男子，俱须披甲待命。国都城门立刻关闭，禁止城中臣民出城。"又命田子方领着众儒家子弟代国君祭祀社稷，以求天地神灵庇佑魏国。

发出诏令之后，魏文侯披上犀甲，出宫登上了城墙。太子击、魏成子、李悝、翟璜、公叔痤等亦是披甲执戈，跟随在魏文侯身后。客卿吴起等朝中大臣也匆匆披甲执戈，登上了城墙。

秦国位于西方，秦军自当从西而来。魏文侯和众大臣，俱站立在西城门的城楼上。魏文侯的左边站着太子击，右边依照惯例，站着的人应该是魏成子或李悝。但此刻站在魏文侯右边的人，既非魏成子，也非李悝，而是客卿吴起。

第十八章　杀妻求将败齐师　吴起献计灭秦国

吴起并不是魏国人，而是卫国人，本为富家子弟，年轻时爱好交游，喜谈功名，自诩为姜太公、管仲一类的“王霸之才”，不惜花费重金，托人游说国君，希望能进入朝中做官。然而吴起家室虽富，却非名门之后，身份不够高贵，为朝中大臣所轻，谁也不肯举荐他。吴起黄金铜钱花了无数，到头来却是一无所得，大怒之下，远走齐国、郑国，甚至越国，以求得到列国国君的赏识，从而大展其才。只是他数年奔走下来，仍是毫无所获。

这时，吴起的家财差不多消耗殆尽，成为朋友邻居的笑柄。邻居中有一人原先非常穷困，后来得到吴起的资助，购得货物四处贸易，没过几年便大发横财，成为巨富。吴起过惯了挥金如土的日子，不耐贫穷，只得上门向那巨富告借，说他做了大官之后，定会将借得的铜钱加倍奉还。巨富听了仰天大笑，手指着吴起的鼻子说道：“你也不撒泡尿照一照，就你这副败家子的模样，还能做上大官吗？我的铜钱就算借给囚徒，也不会借给你这个败家子。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可以让你当个驾车的御者，赏你一口饭吃。”

吴起听了，心中怒火大炽，狂吼一声：“匹夫无礼！”拔出剑来，砍下了巨富的脑袋。

杀了人，吴起在家乡待不下去，连夜逃亡。临行时，吴起对母亲说：“儿一定会在外国做上大官。这样，卫国就不能将儿治罪了，儿也就可以回来给母亲尽孝。”

吴起向东逃到了齐国境内，这是他第二次来到齐国。第一次他腰里揣满了黄金，尚且找不到做官的门路，这一次，他成了杀人的逃犯，还能做上齐国的大官吗？愁苦绝望的吴起徘徊在齐国都城的大街上，觉得以天地之大，竟是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处。正在这时，吴起看到一辆高车驰过，上面乘坐的一人是正在齐国讲学的大儒曾子。

当初吴起来到齐国时，有人劝他去拜见曾子，说曾子名望极大，一个人如果得到曾子的推荐，一定会受到国君重视，从而做上高官。吴起

却说道，如今是乱世，只有“王霸之术”才能得到国君的看重。儒家好谈仁义，讲究克己复礼，实在是不合时宜。因此，吴起虽然屡次在道路上遇见曾子，并没有上前拜见。后来吴起阅历渐多，见到大儒们在列国俱是受到敬重，不少人因此做上了高官，心中不由得十分后悔。这时吴起见到曾子后，心中顿时一亮，立即改换名姓，投到曾子门下，成为儒家弟子。

吴起博闻强记，文辞流利，领悟力强，深受曾子喜欢，将他视为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当时齐国田氏执掌大权，闻听吴起为曾子的得意弟子，遂将族人之女嫁给了吴起。田氏族人之女并不中吴起之意。但吴起想着成了田氏之婿，就有希望在齐国做上高官，遂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并对田氏之女甚是礼敬，受到田氏族人的赞赏。

一日，忽有吴起的亲戚从卫国赶来，告知吴起，他的母亲已因病去世了。吴起听了，号啕大哭一场，拔出佩剑，向着空中一阵乱砍，然后坐下，捧着竹筒诵读文章，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曾子大为惊讶，招来吴起，问他为何不回到卫国奔丧。

吴起不便说他是杀了人的逃犯，只说道，吾曾对母发誓，不为卿相，誓不返国。曾子听了大怒，说儒者最讲孝道。父母，天也。为人子者，岂可对父母发誓？父母丧，必守孝三年。尔为儒者弟子，竟敢如此蔑视孝道，拒不赴丧，非是我儒家弟子也。

吴起长叹一声道，吾本不喜儒家，只为功名之故，勉从夫子门下，实是有愧。说罢，吴起对曾子深施一礼，然后携带妻子，投奔鲁国，径直拜见鲁相国公仪休。公仪休见吴起为田氏之婿，不敢怠慢，立即接见，交谈之下，觉得吴起满腹谋略，实为难得的大才，遂荐于国君鲁穆公。鲁穆公素来对公仪休言听计从，便拜吴起为下大夫。

在普通人眼中，下大夫已算是高官了。但在吴起眼中，下大夫只是豆粒大的一个小官，微不足道，根本不能使他大展雄才，一鸣惊人，震动天下。不过，下大夫好歹也是一个官儿，能够接近国君，吴起并不推辞，白日上朝办理公事，夜晚苦读兵书。数年下来，他已将前代兵书读得滚瓜烂熟，说起来头头是道，常常与鲁穆公和公仪休谈论兵战之术，使鲁穆公和公仪休对他十分敬佩。渐渐地，吴起熟知兵法的名声在鲁国广为人知，许多大臣争相与吴起交往。

一些大臣料知吴起必受重用，纷纷以田产、黄金等等作为礼物，送

给吴起。吴起大为得意，对众人所赠的礼物来者不拒，全部收受，然后倾其所得广置美貌姬妾。有时为了得到一个称心的美女，吴起不惜花费百斤黄金。于是，吴起在熟知兵法的名声之外，又有了好色的名声。

齐国的田氏急于夺取君位，又恐鲁国从中作梗，便发大军攻入鲁国，想在夺取齐国君位之前，先将鲁国彻底征服。齐国强大，鲁国弱小，两军才一交战，鲁国就已大败。公仪休忙请鲁穆公拜吴起为大将。鲁穆公却迟迟不能做出决断，他对公仪休说："吴起熟知兵法，本是大将之才。可他又是田氏之婿，倘若临阵投敌，则吾鲁国休矣。"

吴起见鲁军战败，心中着急，主动拜见公仪休，请求做领军大将，抵抗齐军。公仪休将鲁穆公的犹疑告诉了吴起。吴起沉默半晌，一言未发，转身退出了相府。次日一早，吴起拎着一个木匣，再次来到相府，将木匣交到了公仪休手中。

公仪休在疑惑中打开木匣，不觉惊骇地狂叫起来，差点昏倒在地上。那木匣中赫然装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正是吴起之妻，齐国田氏族人之女。鲁穆公听了这等惨事，亦是惊骇不已，只好拜吴起为大将，令他率领鲁军拒敌。

吴起到了军中之后，就像换了另一个人，不近美色、不近美酒，日日与士卒同在一起，士卒们穿什么，他穿什么，士卒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士卒们在什么地方睡，他也一样在什么地方睡。白天行军之时，吴起从不乘车，而是和士卒一样步行，见到士卒负荷过重，他就将士兵们扛着的军器移到自己肩上扛着。晚上宿营时他总要到各处巡查一遍，方才睡下。

一天，吴起巡查之时，见到一个士卒背上生了脓疮，若不及早排除脓汁，必会危及生命。脓汁的排除，只能依靠旁人用口吸出。在家中，或许有亲人愿意为病患者吸出脓汁，但在军营中，却无人愿意为那士卒吸出脓汁。吴起见到这种情况，立刻毫不犹豫地俯下身，为那士卒吸出了脓汁。

身为主将，竟然肯为一个小卒吸出脓汁，众军卒们别说没有听过，就是想也不敢去想。主将在军中就似国君一般，士卒们平日望都不敢向主将望上一眼。但是吴起却不同于士卒们常见的主将，在士卒们眼中，吴起不是主将，而是他们的父亲。鲁军士卒们心情激动，以儿子般的热切心肠，渴望着在战场上奋力杀敌，报答主将。

齐军连战连胜，根本不把鲁军放在眼里。不料鲁军在吴起的统领下，由懦弱如羊忽然变得凶猛如虎，人人拼死上前，绝不后退。齐军大败，尸横遍野，狼狈而逃。吴起毫不松懈，率领士卒猛追，一口气将齐军赶回了国中。齐军逃回国后紧闭边邑之门，竟是不敢出战。此一战齐国折损数万精兵、战车千乘，为百余年未有之大败。列国见鲁军以弱胜强，不禁大为佩服，纷纷遣使与鲁国通好，将鲁国视同大国。

齐国的田氏遭此大败，只得将夺取君位的图谋暂缓实行，“甘居”臣下之位。鲁国的大胜，使吴起名声大震，传遍天下。鲁穆公论功行赏，拜吴起为上大夫。齐国田氏恨透了吴起，派人携带千斤黄金，到鲁国四处活动，散布流言。于是，鲁穆公耳边几乎天天听到攻击吴起的言辞。

一个大臣说，吴起原是卫国的无赖、杀人罪犯，用此等人为大臣必为上天不喜。

另一个大臣说，吴起本是儒家子弟，却不守孝道，拒不为母服丧，灭绝人伦。

第三个大臣说，吴起残忍毒辣，为了功名富贵可以杀死爱妻，难保日后不会危害公室。

……

鲁穆公听得多了，不觉对吴起生了疑心，渐渐疏远吴起，甚至不许吴起上朝议事。

吴起叹道：“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妻者，私也。国者，公也。吾公而忘私，反受国君猜疑，难成大事矣。”说罢，连夜乘车驰出鲁国，向西疾行，投奔魏国。魏文侯正在广招贤才，天下人凡有一技之长者，俱可上书自荐，由朝廷量才任用。

吴起一到魏国就上书自荐。魏文侯看到吴起的自荐书后，立即招来翟璜，问：“依尔之见，吴起是何等样人，吾魏国可否大用？”

翟璜答道：“吴起此人，贪图功名，喜好女色，不能算是贤臣。但其用兵之道，天下无人可及。这样的人，我魏国纵不任用，也绝不可使其投往他国。”

魏文侯皱起了眉头说："这么说来，寡人若是不用吴起，就应该将他杀死。"

翟璜拱手施了一礼道："正是。吴起，猛虎也，驱虎不成，则必被虎伤。"

魏文侯听了，微微一笑道："方今天下诸侯，俱是豺狼，寡人正需猛虎驱使。"

吴起上书后的第三天，就受到了魏文侯的接见。吴起大为兴奋，朝见魏文侯时穿着一袭儒袍，手捧他精心所写的兵书六卷说："微臣以此六卷兵书，可为主公霸有天下。"

魏文侯对那些兵书看也不看一眼道："寡人以仁义治国，不喜兵战之事。"

吴起立刻说道："微臣苦学多年，自信可以通过外在的迹象来推测人们隐藏于内心的愿望，根据过去来观察将来。主公既有招贤之心，为何面对贤才时，口中所说和心中所想大不一样呢？如今主公派人按四时节候之宜，斩杀各种兽类，剥其皮，涂上赤漆，画上图案，遮护车门，掩饰车壁，所为何来？此等之车乘坐不便，也不适合游猎，只能用来与敌作战。古有承桑氏之君，只知讲求仁义，不知武备，结果国灭身亡，而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不讲仁义，一样是社稷沦丧。贤明的国君有鉴如此，故在以仁义治国的同时，一定不忘兵战之事。微臣观天下诸侯之中，唯有主公可称贤明之君，故不远千里而来，以求尽平生所学，报效主公。奈何主公心有疑意，不愿以真情相待微臣，此为何故？"

在魏文侯遇到的众多贤才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像吴起这般言辞锋利，竟使得他一时无法回答，脸上红涨，过了好一会才反问道："听说贤卿有大功于鲁，为何不留在鲁国呢？"

吴起大声答道："人生苦短，倏忽而过。微臣不愿安居富贵，无所作为，辜负此生。鲁国，小国也。鲁君，庸君也。身留小国侍奉庸君，何能有所作为？魏国，大国也。主公，明君也。微臣侍奉主公，可以大有作为，立不世奇功，名传千秋万代！"听了吴起的这番话，魏文侯心中舒服了许多，立即传命摆下宴乐，招待"大贤"光临魏国。

宴乐举行之时，魏文侯的夫人亲自捧起金爵，向吴起敬献美酒，这

种“礼遇”是诸侯对贤者最为尊重的表示。吴起大为感动，誓言不惜肝脑涂地，以报答主公的知遇之恩。“礼遇”过后，魏文侯拜吴起为客卿，参与朝中机密，尤其是参与兵战机密。

客卿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一般是国君用来安置别国投奔来的太子上卿等身份高贵之人的“专设之位”。吴起虽然名震天下，论官位只是一个上大夫，以此官位而被魏文侯尊为客卿，对吴起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荣耀。

吴起不负魏文侯的敬贤之意，主动请求充当魏国大将，越过黄河攻击秦国，连获大胜，再一次震动了天下。只是在魏国获得大胜后，吴起和魏文侯之间却发生了争执。魏文侯将楚国、齐国视为争霸天下的劲敌，不愿为秦国多耗国力。吴起认为秦国才是魏国的真正劲敌，魏国欲争霸天下，必须先灭了秦国。

秦国偏处西陲，和戎族杂居，岂可称为劲敌，吴起如此，多半是欲久掌兵权。魏文侯心生疑虑，立下决断，解除了吴起的兵权，将精锐士卒从河西调回，交由乐羊去攻打中山。对于吴起，魏文侯仍然十分礼敬，除继续尊其为客卿外，还赏赐黄金百斤，美女十名，让吴起可以尽情享受。每隔上几天，魏文侯还会将吴起召进内宫，谈论兵书战策。但是对于具体的朝政军务之事，魏文侯却从来不和吴起谈论。此刻秦军兵临城下，魏文侯不得不将吴起置于身右，以便随时从吴起口中获得应对之策。魏文侯这时虽对吴起有了疑心，却对翟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毫无怀疑——若论用兵之道，天下无人可及吴起。

魏国君臣登上城楼后不过半个时辰，就听得天边车声隆隆，如滚雷般一阵阵压了过来。紧接着黄尘大起，如决堤的大河之水，呼啸翻腾着向安邑城漫涌而来，威势极是惊人。黄尘中，无数戈矛闪耀着夺目的白光，犹似密林一般。更有千百面大旗迎风招展，旗上都绣着斗大的“秦”字。城楼上的魏国君臣都是见过大阵仗的人，但看到了秦军的这种威势，几乎人人都是大惊失色。秦军屡遭惨败，为何士气如此激昂？军阵如此严整？武器如此众多？

安邑虽为都城，精兵却是不多。秦军俱是锐卒，若大举攻城，只怕是危险至极。秦军屡战屡败，怨气极深，如果攻破都城，必是大肆杀掠，安邑城中，将人人难逃厄运。

……

魏国君臣们想着，背上都冒出了冷汗，许多人的双腿禁不住颤抖起来。

“主公，快，快下诏，让都中百姓上城拒敌！”公叔痤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

魏文侯强自镇定，尽量以平静的声音问着吴起：“贤卿，以你之见，寡人该当如何？”

吴起一笑：“秦军不过虚张声势耳，并不会攻城。主公不必诏令百姓上城，以致反被敌军所轻。”

魏文侯点点头：“寡人料想秦军也只是虚张声势，公叔将军未免太过慌张。”其实，魏文侯在询问吴起之前，并没有料想到秦军是虚张声势，而是以为秦军立刻就要攻城。

公叔痤受了魏文侯的“教训”，心中很不舒服，问着吴起：“以客卿大人说来，秦军攻入我魏国境内，莫非只是为了游玩一番？”

“秦军当然不是为了来游玩的。秦军屡败，士气低落，国势不振，四面戎族争相攻击，日子十分难过。为了摆脱困境，秦国君臣不惜倾其精锐之卒，冒险突入我魏国境内，以图振作士气，威慑戎族。但是秦国又惧我魏国兵强，并不敢真的与我魏国接战。吾料其绕我安邑一周后，定会立刻依原路回返。这样，秦国就可向国人宣示——已‘大败’我魏国，使我魏军躲入城中，不敢接战。秦人闻之，必然举国振奋。而戎族闻之，必然心生惧意，不敢轻易攻击秦国。秦国此举，实为兵法上之‘励士’之法也。吾书兵法六卷，其中第六卷专论励士之法。公叔将军身为大将，当熟读吾之兵书，应该知道此‘励士’之法，奈何一见秦军，竟慌张至此，实在是有失大将风范。”吴起旁若无人地说道。

“你……你……”公叔痤大怒，却又说不出什么反驳之言。吴起的六卷兵书极受魏文侯重视，曾令人抄录了百余部，赐给朝中大臣们研习。公叔痤也得了一部，但是对吴起的兵书一字未看。他对吴起十分不满，认为吴起并无真实本领，不过是生了一张利口，嘴上会说而已。他身为将军世家之后，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不知经过了多少苦战，官位也只是个上大夫。而吴起就凭着一张嘴，来到魏国就居于客卿高位，并被拜为大将。他本来以为吴起一上战场，就会大败而逃，出尽丑态。不料吴起却是屡战屡胜，占尽了风光，使得他相形之下，大为失色，令他在对吴

起的不满中，又多出了几分嫉妒之意。

“据贤卿说来，秦军会依原路回返，难道他们不怕韩国军卒截杀吗？”魏文侯问道。太子击、魏成子、李悝、翟璜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吴起。魏文侯的疑问，也是他们心中的疑问。

“这个……”吴起向城楼上的众大臣们环视了一眼，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态。

“敌军不会攻城，众位且请回到朝堂去吧。”魏文侯知道吴起有机密话讲，忙说道。除了吴起本人和太子击、魏成子、李悝、翟璜、公叔痤几位臣下外，众人都从城楼上走了下去。这几位臣下，可说是魏文侯的“腹心之臣”，凡军国大事，魏文侯都会和这几位臣下商议。

吴起却仍未说话，目光直视公叔痤，意思是公叔痤也应该走下城楼。他一向认为，欲立功名，须先立威，使国中人人敬畏。如此，一旦他领了国君的出征之命，就可便宜行事，言出法随，谁也不敢和他作对。但是公叔痤却对他毫无敬畏之心，使他无法忍受。为此，他必须多给公叔痤几次“教训”。见到吴起如此，魏文侯只得说道：“公叔将军，你且代寡人到各处城门巡视一番吧。”

魏文侯的话虽然说得委婉，对公叔痤来说，仍是奇耻大辱——吴起仅仅一句话，就可以将他从国君身边赶走。这件事必会传扬出去，将使他在朝中抬不起头来。

“微臣遵命！”公叔痤咬着牙说道，恨恨地看了一眼吴起，走下了城楼。

“主公，微臣以为秦国回返之时，绝不会遇到韩国军卒的截杀。”吴起这才说道。

“这是为什么？”魏文侯问着，心中不觉大跳了一下。

“魏、韩、赵并称三晋，其中以我魏国最强。韩、赵在表面上对我魏国甚是恭敬，甚至对我魏国行以朝见之礼。但在心底里，韩、赵两国对我魏国极不服气，绝不愿甘居我魏国之下。我魏国愈强，韩、赵两国则愈是妒忌。只是就眼前情势而论，韩、赵两国又有不得不求于我魏国之处。韩国所求者有三：一求我魏因为其西拒秦国，保其后路安稳。二

求我魏国南下击楚，震慑其所临强敌。三求我魏国助其伐郑，夺取郑国土地。赵国所求者亦是有三。赵国虽然不与秦、楚相连，却在西北方有着戎族威胁，东北方面临燕国的攻击，东南方又会受到齐国的攻击。赵国一求我魏国从西河郡北上助其攻击戎族。二求我魏国为其阻挡燕国南下，当初赵国之所以愿意我魏国越过其境攻击中山之地，就是诱我魏国直接与燕国对抗。三求我魏国东伐齐国，使其能夺取东南之地。因为有求于我魏国，韩、赵不敢公然做出弱我魏国的举动。因为妒忌我魏国，韩、赵必然会在暗中做出弱我魏国的举动。韩、赵愿意看到魏国强于秦国，却不愿意看到魏国灭亡秦国。韩、赵想让秦国拖住我魏国，使我魏国虽强，但又处处受制，终究不能称雄于天下，完成‘王霸大业’。秦国君臣并非愚者，亦是明白此理。故此次秦国偷越韩国境内，定是在事先和韩国有所勾结，得到了韩国的默许。否则，秦国绝不敢冒险而来。既然韩国和秦国有所勾结，其军卒怎么会截杀秦军呢？秦军偷越其境，韩国不可能毫无知觉，可是韩国却并未派人告知我魏国，此即为韩、秦有所勾结的明证。当然，秦军回返之后，韩国立即会派人前来‘谢罪’，以免得罪了我魏国。”吴起说着，声音洪亮清晰，透出一种逼人的锐气。

魏文侯和太子击、魏成子、李悝、翟璜等人听了吴起之言，互相间不觉对望了几眼。他们也都知道韩、赵两国在心中对魏国不服气，但都未想到韩国会去勾结秦国。魏国兵势极强，又居于韩、赵两国的“腹心之中”，随时能给韩、赵两国以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势下，韩国怎敢冒险勾结秦军呢？

“微臣听说，韩侯已重病在身，不能理政。韩国的朝政大事，俱由相国侠累执掌。侠累其人，喜结险恶之徒，心性亦是好弄险使气。韩侯或者不敢勾结秦军，侠累则什么险事也敢做出。主公今后对侠累其人，倒要多加防备。”见众人有不信之意，吴起又说道。

“贤卿所言，确乎有理。”魏文侯听吴起如此说，心中的疑惑顿时消散。他一样在韩、赵两国派有密使，对于韩侯病重，朝政由相国侠累执掌的情况了如指掌。

侠累好大的狗胆，寡人饶不了他。魏文侯在心中恨恨地想着，忽听城头上众人欢声如潮。他忙和众臣走近楼口，向下探望，见秦军已掉转战车，纷纷退走。

“贤卿料敌如神，寡人不胜钦佩。”魏文侯转过身来，赞许地对吴起说着。

“请主公多派疑兵，尾追秦军，只摇旗呐喊，不与秦军接战，使秦军知我有备，不敢在我魏国过多停留，以免惊扰我魏国百姓。”吴起建议道，对国君的赞许并未表示谦恭辞让之意。在魏国，也只有吴起从来在国君面前毫无谦恭之态。魏文侯对吴起的建议完全赞同，当即令魏成子率领“疑兵”大张旗帜，追击秦军。

几乎是在魏成子领命走下城楼的同时，城门守将奔上来禀告道——韩国使者求见。魏文侯对吴起笑道：“看来又是不出贤卿所料。”果然，韩国使者呈上了“谢罪”之书。

韩侯在“谢罪”之书中言道，楚国近日在韩国边境集中大军，意欲攻击韩国。为此韩国不得不将秦、韩边境之兵调往楚、韩境。谁知秦国竟然乘虚而入，偷越国境攻进了魏国。等到韩国发觉了秦军的意图，已不及堵截。韩国上下知道了这件事后都是惶惑不安。韩侯已紧急调回楚、韩边境兵卒，准备从后面袭杀秦军。

秦军已经回返，哪里等得到你韩国兵卒从后袭杀？魏文侯心里冷笑着，口中却道：“请贵使转告韩侯，秦军不过是跳梁小丑，不值一提。我魏国大军将立刻进攻秦国，让秦军知道我魏国绝不可欺。贵国须防备楚军，不必急于调回兵卒。”

“主公真欲发大兵进攻秦国吗？”待韩国使者退出后，李悝疑惑地问道。他知道，魏文侯正在整顿兵车，修造甲仗，准备南下进攻楚国。如果魏文侯此时发大兵进攻秦国则南下伐楚的预定谋划就会落空，而魏文侯并不是一个喜欢改变预定谋划的人。

对于李悝的疑问，魏文侯并没有回答，只是将目光移向了吴起。李悝见此，知道魏文侯有重大的军机之事和吴起商量，知趣地向魏文侯行了一礼，退下城楼。翟璜亦是告退。太子击也欲行礼告退时，被魏文侯留了下来。高大而又空阔的城门楼上，只立着魏文侯、太子击、吴起三人，一同望着城外。秦军虽已退去，但是自天际吹来了一阵阵的西风，黄尘依旧是漫天飞舞，迷迷茫茫。

夕阳西下，漫天黄尘已变成了一片红雾，将安邑城笼罩在沉郁的血色中。魏文侯耐心地在城楼上站立着，想让吴起首先说话，可吴起始终沉默不语。

“贤卿，寡人绝不能让秦国的‘励士之法’得逞。”终于是魏文侯先开

口了。

“主公打算如何破秦国的‘励士之法’呢？”吴起问道。

“寡人愿拜贤卿为西河郡太守，以西河之兵攻击秦国。”魏文侯坦率地说道。他其实是一直在等着吴起主动请战，他料定功名心极强的吴起一定会向他请战。谁知他的料想却落了空，素喜谈兵的吴起好像对攻击秦国毫无兴趣。

“主公，微臣投奔魏国，是想做下姜太公兴周灭商那般的宏伟大业。以西河之兵攻秦，可胜之，不可灭之。此等之事，公叔痤、西门豹足可任之，主公又何必驱使微臣呢。微臣既不能为主公所用，羞立朝堂之中，请主公允臣归隐深山。”吴起拱手说着。他早已料定了魏文侯会说出什么话来，心中也早想好了应对之语。

魏文侯听了吴起的话，心中大吃一惊。他当然明白，吴起这样的人绝不会归隐深山，吴起若是离开了魏国的朝堂，所“归隐”的地方不是楚国便是齐国，甚至是秦国。如果真是那样，则楚、齐秦任何一国，都可以借着吴起的“奇谋”，将魏国置于死地。

哼！你吴起若真敢归隐，寡人就要将你的人头留下。魏文侯心里想着，口中说道：“寡人不能让贤明大展其才实是惭愧。贤卿究竟如何才能立下姜太公那般的宏伟大业，还望对寡人详细讲来，以使寡人改过，助贤卿尽展高才。”

“主公，我魏国欲得天下，获取周室九鼎，必先灭掉秦国，才能及其余。”吴起道。

“此为何故？”魏文侯忙问着，他对吴起太过直爽的言辞很不习惯。尽管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扫灭列国，获取周室九鼎，但他却绝少说出这样的话来。

“秦国地势险固，实为天下之最，四面高山环绕，中间是一平原。高山可作城池，平原物产丰富。其四面高山中，只有向东一面称得上有强敌对峙。故秦国只需派出二万甲士，就足可抵挡中原各诸侯之国百万大军的攻击。然有一利必有一弊，秦国北、西、南三面都是荒凉之地，只宜戎族居住。秦国欲成为真正的天下大国，非向东扩充不可。秦国东面的第一强敌就是我魏国。故秦国与我魏国，已成天生的对头。秦国一

日不灭魏国，一日不能向东扩充其势。我魏国一日不灭秦国，一日不能消除后患。后患不除，何能与楚、齐诸强争于中原呢？故我魏国当前的第一要务，就是灭亡秦国。”吴起慷慨说道。

“秦国是我魏国后患，寡人何尝不知，然秦国并非弱小之国啊！昔者以晋之强大，数百年不能使其灭亡。吴国强盛之时，曾一举攻下楚国都城，却偏偏败在秦军手下。贤卿也说过，秦国地势的险固为天下之最，攻击如此险固的大国，损伤必大。或许我魏国能够灭亡秦国。但秦国灭亡之后，恐怕我魏国耗损之巨，数十年难以恢复。而且我魏国灭亡了秦国，必然会使齐、楚大为恐慌，争相攻击我魏国。如此，魏国危矣。”魏文侯说道。

“不然，如今我魏国已占西河之地，使秦国的险固地势已崩其一角，我魏国借此一角长驱直入，必能灭亡秦国。若主公稍有迟疑，秦国必倾其全力夺回西河之地。一旦秦国夺回了西河之地，则我魏国欲亡秦国，将难如登天矣。”吴起毫不退让地说着。

“那么，依贤卿之见，我魏国灭亡秦国之后，又该如何呢？”魏文侯问道。

“灭亡秦国之后，则我魏国占尽地利，二十年内，必能一统天下。”吴起傲然说道。

魏文侯父子听了吴起之言，心中怦然而动，二十年内一统天下，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尤其是对魏文侯来说，他正身当壮年，体格强壮，若无意外之事，应该能够活至二十年以上。这样在他这一代，就可以夺取周室九鼎，一统天下，立下千秋功业。

“秦国之外，还有齐、楚、韩、赵、燕、鲁、宋诸国，俱是不可小视，贤卿有何谋划，敢说‘二十年内，必能一统天下’呢？”魏文侯强压着心中的激动，平静地问道。

“灭秦之后，主公可将秦地之北拿出数城赠予赵，又可将秦地之南拿出数城赠予韩，则赵、韩必会更加亲近魏国。魏、赵、韩三国亲近，则齐、楚不敢轻易与我魏国为敌。然后主公以大军攻入巴蜀，控制长江上游。最后主公可率赵、韩两国之军，兵分三路，一路南下方城、一路斜出武关、一路自长江上游浮船而下。此三路大军楚国万难抵挡，必为我魏国所灭。楚国灭，则齐国势难保全；齐国亡，则天下无人可敌魏

国，将望风归服矣。主公若依微臣之策，顶多十五年内可一统天下，就算有了什么意外之事，也绝不会迟于二十年。”吴起回答道。

“这……”魏文侯沉吟了一会，又问道，“除了此策，贤卿难道别无他计吗？”

“没有。”吴起很干脆地回答道。

“你呢？”魏文侯望着太子击问道。太子击摇了摇头。

“寡人倒是另有一计。”魏文侯说道，“秦兵悍勇，身陷绝境时无不拼死力战，寡人不愿将秦人逼入绝境。楚兵之勇，亦是不弱于秦。然楚兵能胜不能败，胜则个个争先，败则溃不成军。寡人想以贤卿镇守西河，使秦人不敢东犯，消我魏国后顾之忧。然后寡人亲领国中锐卒，会合赵、韩之军，南下攻楚，一举攻灭楚国。楚灭之后，我魏国大军则可南从武关，北从西河，两面夹击秦国，必能一战灭秦。楚、秦灭，则齐国亦可灭，天下归于一统矣。”

听了魏文侯的话，吴起的眉头不觉皱了起来，道：“楚国东有齐国，西有秦国，若是力不能支，定会向齐、秦两国求救。就算微臣能抵挡住秦国，谁能挡住齐国呢？”

“齐国田氏急欲夺得君位，一时很难顾得上楚国。”魏文侯道。

“田氏族人中智者甚多，不会弃楚国不救，以坐视我魏国独自强大。”吴起道。

“就算齐国愿意救楚，也不会派出太多的军卒。何况楚君为盗所杀，新君刚刚继位，国中混乱不堪。我魏、赵、韩三国定会在齐国援军到来之前，灭亡楚国。”魏文侯坚定地说。

吴起见魏文侯如此坚持己见，不由得沉默了下来。魏文侯毕竟是一国之君，对臣下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吴起不愿也不能一直和国君硬顶下去。

“贤卿，寡人之计如何？是否合于兵法？”魏文侯又问道。

“敌国乱，则以兵伐之。主公之计，当然合于兵法。”吴起不能再沉默下去，只好回答了一句。

“寡人之计合于兵法，自然可灭敌国。”魏文侯满怀信心地说道。

“未必如此。若想灭亡楚国这等强敌，所行之计仅仅合于兵法远远不够。昔者孙武子为吴王军师，所行之处无不合于兵法，然而终究未能灭亡楚国。”吴起明知魏文侯听了这话不高兴，还是说了。

“若有贤卿为我魏国防守西河，则寡人之计，必能成功。”魏文侯道。

吴起拱手向魏文侯施了一礼：“微臣说过，西河郡太守之职公叔痤、西门豹足可任之。”

“不，西河郡太守一职，非贤卿不能任之。唯有贤卿防守西河，才能使寡人无后顾之忧，才能使寡人可以全力攻楚。贤卿为西河太守，即是我魏国之‘姜太公’也，即可立下‘兴周灭商’之大业也。”魏文侯说着竟然弯下腰来，对着吴起恭恭敬敬施了一礼。

“啊……微臣死罪，死罪！”吴起慌忙跪下来，向魏文侯行以磕头大礼。国君至高无上，绝不应该向臣下施礼。国君一旦向臣下施礼，就是对臣下提出了最后的要求。吴起在这个时候已无法拒绝魏文侯的要求，除非他真的欲“归隐深山”。但是他绝不愿意就此“归隐”，而且他心里很明白——魏文侯也绝不会容许他“归隐”。

他口称“死罪”，既是向国君表示了惶恐之意，也是表示他答应了国君的要求。魏文侯见吴起跪下，心中大喜，立刻上前一步，扶起吴起道：“贤卿愿解寡人之忧，实乃魏国之福，实乃天下之福也。中国大地数百年之战祸，亦将息矣！”

“微臣受主公之托，防守西河，应是魏国之臣。”吴站起来说道。

虽然“客卿”的官职非常荣耀，但毕竟有着一层“客人”的意味，权威不算太大，难以令吴起满意。吴起身任太守，独当一面，最需要的就是拥有绝对的权威，可以便宜行事，甚至先斩后奏。

“如此，委屈贤卿了。”魏文侯笑道。吴起所说的，正是他想听到的。在魏国独当一面的大臣，绝不应该带着“客人”的身份。

次日，魏文侯在朝堂上拜吴起为西河郡太守，攻击秦国，其官衔

由“客卿”转为“下卿”，正式成为魏国臣子。吴起当日即乘车驰往西河赴任，太子击率相国以下大臣送至城外十里。送行之礼毕后，众大臣各回府第，太子击则驰进宫中，至内宫向母亲行过拜见大礼。

他昨日就该行此大礼，因秦兵突至而耽误了。他的母亲是魏文侯的正室夫人，居于内宫正殿。太子击行礼之时，魏文侯亦在正殿之内。夫人几年不与儿子相见，有满腹的话语要诉说，但是见到国君在场，却默默退到了后面。

“击儿，吴起的兵书你都背熟了吗？”魏文侯问。在太子击前往中山时，他送给太子的“礼物”就是吴起的兵书。

魏文侯当时对儿子说过，一旦儿子返回朝廷时，他要亲自考问其“学业”。

“儿臣都背熟了。”太子击恭恭敬敬地回答道。他已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父亲的“考问”，每一次“考问”都能顺利通过。

“那好，你就将其要紧之处给寡人讲讲吧。”魏文侯说道。

“吴起的兵书，共有六卷，一曰‘图国’，二曰‘料敌’，三曰‘治兵’，四曰‘论将’，五曰‘应变’，六曰‘励士’。图国即为谋人之国，凡兵战之事，其所图者，最终为敌人之国也。欲谋人之国，必先治己之国。己国治，方可求敌国灭。治国之道，莫过于尊贤，务必‘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其国方可大治。国家大治之后，就可灭敌之国。欲灭敌国，须先料敌，最重要的是对其政事、赋税、民心之类料知无误。不知敌，则不能胜敌。知敌之后就可寻出敌人破绽，从而击败敌人。欲败敌军，须强于敌军。强军之道，在一‘治’字耳。治军须严守军纪，赏罚分明。更要教士卒学战，精于搏杀之技，精于行止之法。军强之后，就须选将。为将者，须‘德、才、智、能’具备，文武双全，知晓天文地理，能够‘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敌’。战场之上千变万化，故领军者须有‘应变’之能，不应死守兵法。应变之能就在于能够随时了解敌军之势，随时根据敌军之势的不同做出相应的攻击。军强将猛，尚不足以制胜。欲稳操胜算，领军者还须深知‘励士之法’，必须爱兵如子，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不忘抚恤慰问士卒的家属，以求‘发号布令而人乐同，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太子击流畅地回答道。

“不错。”魏文侯赞赏地点了一下头，又问：“吴起的兵法，和孙子

的《十三篇》相比，孰高孰低？”

“这……”太子击不觉沉吟起来。

孙子名武，自称为齐国田氏之后，因祖上征伐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封于乐安。孙武因家族与朝中权贵发生冲突，避难逃往吴国，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将其拜为军师。

吴国偏处东南，素为中原诸侯轻视。但其军队经过孙武的训练后，兵锋之锐竟是天下无敌。吴军长驱数千里，攻破了强楚的都城，几乎灭亡了楚国，使天下震惊，无不对吴国畏之如虎。

孙武的威名亦是因此震动天下，人人视其为“兵神”。但孙武却在此时悄然“归隐”，不知所终。他在归隐之前，曾将其治军心得写成兵法，献给吴王。这部兵法很快就传遍了天下，被人称之为《孙子兵法》，其兵法共有十三篇，故亦被人称为《十三篇》。

孙武名震天下的伐楚之战到魏文侯时已过百年。百年来，无数人以研究《十三篇》而成为名士，并广招学生，游说于列国之间，这些人被称为“兵家”，广受列国诸侯敬重。

列国将军，无不熟读《十三篇》，列国君主，亦将《十三篇》列为子弟们的必读之书。太子击自是将《十三篇》读得烂熟，但是从未将《十三篇》和吴起的兵书相比过。他并不怎么喜欢诵读兵书，所以将《十三篇》和吴起的兵书背得头头是道，仅仅是为了应付父亲的考问。

太子击认为自己文武兼备，才能丝毫不在孙子和吴起之下，用不着过多地研究旁人的兵法。但作为太子，首先应做的事是确保太子之位，待当了国君后便大展其才，扫平天下。

见太子击答不上来，魏文侯叹了一口气，道：“读书最忌死记硬背，须得融会贯通才是。吴起这人就善于读书，吾观其兵法，得益于《十三篇》甚多。如《十三篇》中之‘谋攻’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由吴起生发成‘料敌’一卷。《十三篇》人称已尽兵家之法，后人无可出其右。然以寡人观之，吴起的兵法却在多处胜于《十三篇》。吴起之兵法首论‘图国’，不就兵论兵，而从大处着眼，一下子抓住了兵法的要害所在——治兵必先治国，国若不安，兵势再强，也难以持久。当年吴国的兵卒由孙子亲自训练，其兵势之强，天下无国可敌。然吴人不图治

国，不修内政，其兵势虽强，却不能灭人之国，反被越国所灭。当年越国并无孙子这等‘兵神’，所以能灭吴国，是其君臣人人奋力于治国也。此外，吴起的‘励士之法’亦是胜于孙子。孙子虽然也说须‘视卒如爱子’，却过于看重将帅，只知‘励帅’，不知‘励士’。其实，士卒若不勇于杀敌，将帅本领再大，只怕也难获得胜利。当然，从全书来看，孙、吴兵法可谓各有所长。学习者研读之时，绝不可偏废。击儿啊，你要像吴起那样读书才行，切不可只知死记硬背。”

“是，儿臣当牢记父侯的教诲。”太子击垂下头，拱手说道。

我是未来的国君，并不是未来的将军，似吴起那般研读兵法，倒也不必。孙子、吴起再厉害，也只能供国君驱使而已。我真正要学到手的，是父侯驱使吴起这等“猛虎”的本领。其实驱使吴起这等“猛虎”也不难，高官、厚赏，再加上美女就足够了。太子击在心中不停地反驳着父亲的话，在他未成为国君之前，也只能这样反驳着父亲。

“但愿你能真的牢记。”魏文侯说着，话锋一转问，“击儿，昨日吴起在城楼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

“儿臣记得。”

“那好，你就说说，吴起的平天下之策和寡人的平天下之计，孰高孰低？”

“当然是父侯的平天下之计高于吴起的平天下之策，吴起之策，太过冒险，近乎赌徒孤注一掷。父侯之计，循序渐进，先求立于不败，后求破敌，可稳操胜算。”太子击口中虽这样说，其实心中却在想，父侯太过于求稳，其计远不如吴起之策矣。

“击儿，你错了。吴起之策，比寡人之计高出甚多。”魏文侯摇着头说道。

“那……那么父侯为何……为何不纳吴起之策呢？”太子击疑惑地问。

“唉！”魏文侯长长叹了一口气道，“非是寡人不纳吴起之策，而是不能纳其策也。”

“这……儿臣不解？”

“击儿，秦国地势的险固，确为天下之最。我魏国之中除了吴起外，包括寡人在内，谁也不能灭了秦国。所以寡人如果采纳吴起之策，非得派吴起为大将不可。吴起此人，本领极大，野心也极大。他若领兵灭了秦国，占了天下最险固的地势，岂肯甘当魏国之臣？只怕他立刻就会反过头来，灭了我魏国。所以寡人虽极欲平定天下，也不敢采纳吴起之策。”

“吴起深受父侯厚恩，也会……也会有反心吗？”

“吴起不是一个奸邪之人，然其功名心太重，为了功名，他连爱妻也可杀死，还有何事不可做出？有些人并非天生就有反心，而是情势所激，不反也得反了。身为国君者，最要紧的，就是不能让吴起这样大有本领的人处在能够生出反心的情势下。”

太子击默然无语。父亲的话给了他极大的震动，使他的心中一时波澜起伏——是啊，强臣生出反心，吞灭主上之国的例子，实在太多。小国不去说他，仅就大国而言，强大的晋国不是被魏、赵、韩三大家臣吞灭了吗？这魏氏家臣就是我魏国之祖啊。还有强大的齐国，眼看就被田氏吞灭了。而田氏先祖本是逃难之人，得到齐君的庇护，方才保全了性命。

我魏氏可吞灭晋国，吴起他若占了秦国的险固之地，又为什么不可以吞灭魏国呢？可是身为国君，若不任用强臣，国势必弱，一样会被强者所欺，以致宗庙不保。要成为一个既能大有作为，又善于驱使强臣的国君，只怕不会是我想的那般容易……

“击儿，吴起说得不错，欲谋人之国，必先治己之国。寡人这次将你从中山召回朝中，就是要让你熟习治国之术。一旦吴起击败秦军，寡人立即就带领锐卒会合韩、赵之军，南下伐楚。魏成子、翟璜将随寡人南征，朝中之事，你要多向李悝请教。”魏文侯说道。

“是！”太子击答道。

“好啦。你母亲有话相告，且往后堂去吧。”魏文侯微笑着说道，眼中露出少见的慈爱之意。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会以父亲，而非国君的目光注视着太子击。

太子击走到了后堂，魏文侯仍是坐在正殿里，翻看着臣下所上的各种奏章。这些奏章俱是写在木简上，以线串起，每天在案几上堆成小山一样，重达百余斤。魏文侯对任何一份奏章都会仔细审阅，常常看到半夜，尚不肯安歇。只是今天他看着奏章，怎么也看不下去，心中反反复复地想着两个字——吴起。

似吴起这等智谋高深之士，是否看出了寡人有意不采纳他的平天下之策？如果他看出了，又该如何？是否愿意出力攻击秦国？他若不尽力攻击秦国，寡人又该如何？

第十九章　嬴菌献策复国势　吴起设伏占先机

秦军自魏国都城返回后，休整数日，立即杀奔西河而来。西河之地在秦简公眼里，是秦国的生死之地。拥有西河，秦国不仅能够生存，还可东出争霸中原。失去西河，则秦国迟早会被敌国灭亡。

列国行军，平常每日只行一舍之地。遇到战事，则日行二舍，顶多会日行三舍之地。但这日秦军的行进速度，已达四舍，可谓疾似闪电。可是高坐在战车上的秦简公，却仍嫌行进的速度太慢，不断传令，让士卒快行。

秦国一直是西方的大国，但自秦穆公后，国势已日渐衰弱，尤其是近百余年来，内乱不休，宗室间互相残杀，国君之位常被公子们以武力夺来夺去，谁也难保大位长久。朝中的权臣乘势坐大，每逢对国君不满，就勾结逃亡在外的公子，袭杀国君。

秦简公的父亲秦怀公本是逃亡在晋国的一位宗室公子，后来大臣们杀死国君，将秦怀公迎入都城，立为国君。但秦怀公仅仅当了四年的国君，就遭到权臣们的攻击，被迫自杀。

秦怀公的太子早死，众大臣就立太子的儿子为国君，是为秦灵公。秦灵公即位之后，他的叔父们不敢待在国中，纷纷逃到邻国，秦简公亦逃到了晋国。此时晋国已被魏、赵、韩三家瓜分，只剩下曲沃和绛城二邑。晋国虽然只存有空名，养活几位邻国的公子还是绰绰有余。秦简公身居晋国，暗中却和国中的权臣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准备从侄儿手中夺取君位。

秦灵公当政之时，正逢魏文侯大力治理国政，广求贤才，其国力日益强盛。秦、魏两国连年在边境上展开大战，结果是秦国遭到惨败，丧失了许多城邑。秦国上上下下，俱是埋怨国君无能，大臣们也开始密谋用何种手段废掉国君，秦灵公惊惧之中，暴病而亡。秦简公乘势从晋国杀回来，在众大臣的支持下，向秦灵公的儿子们发动猛攻。秦灵公的儿子们力不能敌，除了公子连一人逃走了外，其余众人全都被秦简公杀死。公子连逃难的地方，仍是空有其名的晋国。

秦简公夺得君位之后，为了树立威信，不断地向魏国发动了进攻，以图夺回失地。不料他不仅没有夺回失地，反而遭到了空前的惨败，将整个西河之地“奉送”给了魏国，国境线由黄河退到了洛水，使秦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洛水远不如黄河险固，魏国军队可以轻易突破。直捣秦国的腹地，灭亡秦国。秦国连遭惨败，士卒伤亡极大，每一处城邑都传出痛哭之声，人人都对国君怨恨不已。许多青壮男子为逃避打仗，纷纷入山为盗，劫掠商旅，甚至攻杀官吏。府库中应收的赋税亦是大减，以致朝中大臣们的俸禄，也常常发不出来。正在秦简公焦头烂额、不知所措的时候，宗室大臣嬴菌上书请求改革国政。秦简公素知嬴菌大有才能，只因他是灵公的亲信，故一直对其敬而远之。但现在秦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秦简公无奈中只有抛弃猜疑之心，连夜召见嬴菌。

嬴菌年约四旬，相貌堂堂，善于言辞，因此常常被国君拜为使者，出访各国。使者非常受人敬重，但并不执掌朝中实权。故秦简公虽对嬴菌有猜疑之心，倒也没有将嬴菌置于死地，仍是经常让嬴菌出使各国。

“大夫有何妙策，使我秦国脱出困境？”秦简公一见到嬴菌，就立刻问道。

嬴菌不答，先反问道：“我秦国连败于魏国，是为何故？”

“这……”秦简公犹疑了一下，才回答道，“是魏国兵强将猛，我秦国难以抵挡。”

“非也。”嬴菌摇了一下头，“我秦国兵将的勇猛，向来是名闻天下，绝不输于魏国。”

“是魏国有了吴起这等厉害之人。”

“非也。吴起未伐我秦国之前，我秦国已不敌魏国。”

“那么，是寡人的仁德，不及魏侯了。”秦简公一向自视甚高，绝少在臣下面前说出这样的话。

“非也。主公的仁德，丝毫不弱于魏侯。”

“寡人实不知我秦国为何连败于魏国，还望大夫教之。”秦简公微笑

着，谦恭地说道。嬴菌的话，使他放下了心——至少大臣们尚没有视他为“昏暴”之君，欲废了他的君位。如果大臣们心怀叵测，嬴菌就绝不会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

“我秦国之所以连败于魏国，只因一字。”嬴菌说道。

“是哪个字？”秦简公问。

“变！”嬴菌大声答道。

“变？”秦简公疑惑地重复着，又问道，“这‘变’字何解？”

“变者，变革国政也。当年穆公称霸，就在于变。可惜自穆公之后，我秦国因循守旧，毫无变意，而列国争相变革，致使我秦国日益衰弱，为人所轻矣。”嬴菌感慨地说。

“寡人也听说列国多有变革之事。寡人亦愿变革，只是不知该从何处着手。”秦简公皱着眉说道。他在晋国避乱时，对魏、韩、赵三国的国政极为关心，所得甚多。在他最初回到国中时，也曾想依照着魏、韩、赵三国之法变革国政，但因众大臣反对，又加上和魏国争战不休，以致没有实施任何变革之策。

“变革国政，应先变革田亩之制，废除‘井田’之法，改以‘租禾’之法。”嬴菌说道。

所谓“井田”，是周室立国后的田地分配之法，周室有“国人”和”野人”之分。国人住都城周围的乡邑中，有着向公室缴纳军赋的义务，并在征战时充当甲士，为国君作战。国君欲行大事，事先须召集国人，征询国人们的意见，然后才会有所行动。在乡邑之外，有许多村落，村落中住着“野人”，野人多是俘虏或是犯了罪的国人组成的，因居于草野之地，故被称为野人。村落中的首领称作父老，负责监视管理众野人。野人男者耕田，女者织布，所得全部上交公室。野人不参加征战，无权对朝政提出意见。

名义上，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所有的田地都属于周天子。实际上，田地又有公田、私田两种分别。公田成百上千亩连成一片，所产之物用来祭祖、聚餐、救济贫弱国人和奉养国君，又称为籍田。私田划成整齐的小块，似“井”字，故称为“井田”。私田由国人自己耕种，所得除上交

军赋的一部分外，其余部用来奉养自身。一般来说，国人每家可得田地一百亩。私田虽归国人自己耕种，其实仍非私有，国人到了六十岁，就须将私田退回公室，由公室重新分配。

周室号称农耕之族，最重农耕之事，依照当年周公所定的礼法，须人人参加农耕之事，连周天子也不得例外。每年到了春耕之时，周天子手握长锄，带头下地耕种。周天子之后，是公卿百官，公卿百官之后是国人，国人之后是野人。

周天子象征性地将锄头挥舞两三下，就算是行了农耕之事，然后乘坐高车，回至内宫。公卿百官们停留的时刻稍多些，会真的向田地里挖上几锄，然后亦是乘车回其府第。国人们停留的时刻又多些，会挖上数十锄，然后就站在田头，监视野人耕种。野人们才是真正的耕种者，他们耕完了公田，又须到国人们的私田上耕作，终日不得歇息。许多国人们并不关心公田，逼着野人们尽快耕完公田，然后到私田上仔细耕作。

公田虽大，成千亩地连成一片，但其收成很低，往往不及一块百亩的私田。周天子的田地耕种之法如此，各大小诸侯的田地耕种之法，也是如此。

普通国人的私田每家只有百亩，而公卿百官和宗室贵族们的私田，却多至万亩。周天子往往将整个乡邑的收入都赐给立了功的公卿百官或贵族们，称为食邑。国人参加征战，立有功劳，私田亦会增加。

渐渐地，国人们有了贫富分别，贫者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开垦私田。富者为了更富，亦是大力开垦私田。这些新开垦的私田自然不用上交军赋，收入全归开垦者所得。

野人们为了改变困境，也偷着开垦私田。这些私田又不用退回公室，成为开垦者代代相传的私有之财。

周天子和大小诸侯们对开垦私田的行为异常恐惧，视其为不守礼法的“大逆”举动，严下诏令：百官公卿敢开垦私田者，削夺其官爵。国人敢开垦私田者，没收其财产，将其全家贬为野人。野人敢开垦私田者，将其全家贬为奴隶。

奴隶是身份最低贱的人，甚至不被视为人，而被视作会说话的畜牲。野人的身份虽低，尚可保持着家室，尚有一处栖身的草舍，尚被称

之为“人”。奴隶则什么也没有，一切都属于主人，像牛马一样被主人役使，像牛马一样被卖来卖去。为了防止奴隶逃跑，有时主人们会用枷锁套在奴隶身上，用皮鞭驱赶着奴隶。

平日，奴隶们分男女关在不同的石室中。春季时，主人会挑出奴隶中壮实的男女，让他们配对，以生下小奴隶，增加主人的财产。壮年奴隶最值钱，幼年者次之，老年者最贱。

奴隶们一般不从事农耕，主要是充当各种工匠，以及放牧牛羊。年轻貌美的女奴则被训练成歌舞乐女，成为主人们寻欢作乐的工具。后来国人中有了富者，将其买得的奴隶用来耕种私田，获利甚多。

这种耕种田地的奴隶一般都有家室，待遇稍好。许多公卿百官家的奴隶都逃到乡邑，情愿充作国人们的农耕之奴。对于这种不花钱的农奴，国人们大力欢迎，并多方庇护。公卿百官都住在城邑里，到乡邑中去抓获逃奴不甚方便，以致所拥有的奴隶愈来愈少，大受损失。公卿百官们把逃奴日多的原因也归于私田的开垦。因此，公卿百官们虽也拥有许多私田，却大都坚决支持禁止开垦私田的诏令。但是国人和野人们，却是坚决反对禁止开垦私田的诏令，甚至不惜为此造反。

在开始禁止开垦私田时，周天子和大小诸侯们曾一度占得上风，夺得国人和野人们的许多田地。只是随着礼法日渐崩坏，禁止开垦私田的诏令愈来愈难实行。各国争战不休，耗费巨大，急需军赋补充。许多诸侯国被迫允许私田的存在，征收私田之赋，以充军用。晋国、齐国、楚国，甚至遥远的吴国都允许私田的存在。

由于私田可以代代传袭，便于积累，许多人因此愈来愈富，私田也愈来愈多。另一部分人却愈来愈穷，以致失去了田地，只好租种别人的私田。

富者国人居多，也有野人。穷者自然是野人居多，却也有少许国人。愈到后来，国人与野人的分别愈是模糊，倒是富者和穷者的分别，越来越明显了。各诸侯国为了更多地扩充军卒，也不甚分别国人野人，凡是奴隶之外的丁壮，统统充作军卒。于是，各国私田无不繁茂，而公田却长满了野草，渐成荒地，消于无形。公田本是公室收入的主要来源，公田荒废之后，公室的收入除了市税外，就只能在私田上打主意了。

“井田”之制在大多数诸侯国中已自然崩溃，所有的田地都成了可以父子相传的私田。原有的军赋之法已不能实行，各诸侯国纷纷采取了按亩征收赋税的新方法。最先实行这种新方法的是宗室之首的鲁国，始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称为“初税亩”。史官们对这种新方法极为厌恶，称其败坏礼法，是为了剥夺国人的财富。但这种新方法却使公室所得的收入成倍提高，各诸侯国争相仿效。“初税亩”的实行，使私田正式被公室承认。为了多得收获，各国百姓大力垦荒，田地之数成倍增加，各种物产也成倍增加，贸易、百工之业，亦是繁盛无比。

秦国地处西陲，又被晋国封闭，中原各诸侯国的新法，往往无法在其国中实行。在天下各大国中，秦国唯一保留着“井田”之制。然而私田盛行之风，秦国却不能避免，以致公室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减少。

最拥护“井田”制的，是秦国的执政大臣，其实，拥有私田最多者，也是这些执政大臣。保留着“井田”制，私田就不合于法，因而也就不用交出任何赋税，使执政大臣们得利极多。秦国国君势弱，而执政大臣势强，国君并不能以开垦私田之罪处置大臣们。

历代秦国国君，也想废除“井田”之法，改行列国通行的按亩征收赋税的方法。只是每次国君才提出废除“井田”就被大臣们顶了回来，总是无法实行。此刻秦简公听嬴菌又提起了废除“井田”不觉犹疑起来：“废除‘井田’当然好，只是我秦国大臣俱不赞成。恐怕寡人变革国政不成，反倒……反倒会惹出不测之祸。”

“不然。如今秦国已危在旦夕，国亡臣子亦亡。大臣们不会在这个时候反对变革国政。”嬴菌说道。

秦简公听了，默然无语，隔了一会忽又问道：“若非国势如此，大夫会给寡人上书吗？”

“不会。”嬴菌坦然说道，“微臣心许先君，对主公不甚诚敬。然国势已危，我秦国君臣若仍是像从前那样互相猜疑，则必亡于魏国。微臣身为秦国宗室，岂能坐视秦国灭亡？”

“那么，大夫现在能否忠于寡人？”秦简公逼视着嬴菌，一字一句地问着。

“秦国到了如此危难境地，臣还敢不忠于主公吗？”嬴菌反问道。

“好，你问得好！你说，如果有臣子在此时此刻，还怀有叵测之心，寡人该当如何？”秦简公又问道。

“应该立刻将那臣子处以车裂之刑，并诛灭他的全族。”嬴菌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好！”秦简公又是大赞了一声，忽地从席上站起，对着嬴菌施了一礼道，“这秦国的变革大事，寡人就交给你了。寡人只管治军，别的一概不问。”他说到做到，次日即拜嬴菌为左庶长，执掌朝政。自己则住进了军营中，日夜操练士卒，研习兵法，不多问朝政之事。

嬴菌执掌大权后，先没有急着进行田亩之制的变革，而是连着做了三件秦国上上下下都十分称赞的事情，既稳定了朝中的乱象，又笼络了民心。

首先，嬴菌将他的全部家产拿出来，抚慰阵亡军卒的家属，并宣布，野人曾从军者，升其籍为国人；国人曾从军者，免其三年应纳之赋；阵亡者，免其家属应纳之赋十年。

接着，嬴菌又宣布，盗贼凡自首者，可免其死罪，发往洛水岸边修筑城堡、烽火台，以抵挡魏国的攻击；凡修筑时出力多者，如军功论赏。

最后，嬴菌宣布，国中卿士百官及吏卒等人，出行之时，俱可佩带剑戈自卫。秦国与中原相距较远，剑戈等利器不易获得，故剑戈等利器都收在武库中，私人不得佩带。因此，即使是卿士百官出猎之时，也只能带着弓箭和大棒及石斧、石戈等粗笨武器，唯有国君行猎之时，才可以携带剑戈等利器。近来因秦国盗贼大起，卿士百官和吏卒们由于缺少利器，常被盗贼们杀死。大臣们不止一次上书，奏请允许百官自置利器，都被秦简公拒绝。

嬴菌在得到了国中上上下下的拥护后，才开始改革国政，效法中原各国，废除“井田”之制，按国中田亩的实数收取赋税。其赋税之额为“什一”之税，即田中所产的禾物，每十石中须上交公室一石。秦国的这种变革，被国人称之为“初租禾”。

在面临着魏国的强大威胁下，秦国众大臣虽然不愿实行“初租禾”之法，却也不敢公然反对。“初租禾”的实行，使开垦私田成为合法的举

动，吸引了大量贫困的百姓。山林中的盗贼纷纷自首，以求在修筑城堡中立下军功，得到赏钱，然后购买农具回到家乡开垦私田。一些中原之地的奴隶闻听秦国荒地甚多，亦争相逃到秦国，开垦私田。不过五六年间，秦国的田地已扩充了数倍，洛水沿岸也筑起了坚固的城堡。

田地多了数倍，公室所收的赋税，同样是增多了数倍，秦简公大喜，派人从楚国购来犀甲，从越国购来剑戈，从韩国购来强弩，大力装备军队，意欲反击魏国。秦简公试探性地向魏国攻击了一下，结果秦军一遇敌兵，就狂奔而逃，溃不成军。周围的戎夷之族见秦军如此不堪一击，纷纷袭扰秦国的城邑，劫掠百姓，威胁秦国的后方。秦简公大感头疼，只得又召见嬴菌，商谈本不属于嬴菌过问的军机之事。

嬴菌道："我秦军非不勇悍，只是屡败于魏，畏魏如虎。当今急务，是为激励士气，消除士卒的畏魏之心。"

"如何才能让我秦国士卒不怕魏军呢？"秦简公问。

"微臣当年出使韩国时，和侠累私交甚好。如今侠累已执掌韩国朝政，有决断之权。微臣可派密使与侠累相谋，请侠累调开秦、韩边境的军卒，让我秦国从其国境穿过，直扑魏国都城。魏国锐卒俱在边境，必然不敢与我大军对抗。如此，我秦国大军在魏国境内直进直出，如入无人之境，士气定会大振，国威亦是扬于天下矣。"嬴菌献上了一计。

"妙！"秦简公听了大为高兴，立即让嬴菌派密使到韩国去见侠累，他则亲率战车千乘，甲士十万，悄悄移到韩国边境。待到侠累果真将边境军卒调开了，他立刻挥军直扑魏国。

魏国万万没有料到秦军会突然从韩国境内杀至，果然不敢接战，紧闭城门。秦简公在魏国都城下耀武扬威一番后，立即回军，稍作休整后，就杀奔西河而来。在秦简公的料想中，魏国的都城受到威胁后，必然会将西河军卒调回。他则趁西河空虚之时，率大军猛攻，一举夺回这块关系着秦国存亡的要地。

秦简公熟知兵法，明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道理，在西河之地派有许多密探以随时了解西河之地的情势。而西河之地传出的消息，对秦国极是有利：西河的锐卒已尽行东去，所剩唯本地之兵，且多为迁移的罪徒，战力不强。

在西河诸城中，临晋邑最为重要，其城原为大荔戎族之都，地控四方，形势险峻。如果攻占了临晋邑，就可控制要路，进一步攻占整个西河之地。

临晋邑离洛水很近，渡过洛水就攻到了临晋邑城下。秦简公率领大军行至洛水岸边时，天色已是昏暗，依照列国行军惯例，到了这时就应该扎营安歇。秦简公想取得突袭的威势，命士卒日行四舍之地，使士卒们倍感疲倦，也该扎营安歇了。但是秦简公却亲自擂着战鼓，命令士卒强渡洛水，直扑临晋邑。正当天旱之时，洛水很浅，天气又不算寒冷，士卒们可以很容易地涉水而过。见到国君亲擂战鼓，秦国军卒们顿时士气大振，忘了疲倦，呐喊着向对岸扑去。

魏国在洛水对岸筑有长城，只是由于魏国强而秦国弱，魏国人对秦国不太看重，所筑的城墙既不高大，也不怎么坚固。秦国军卒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攻上了城头。城上的魏军很少，对百倍于己的秦军无法抵挡，纷纷向远处的临晋邑逃去。

秦简公站在高车上，心里很是得意，对侍立在身边的左将军司马敌、右将军公子方说道："寡人今日所用之战法，即为孙子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

司马敌拱手说道："主公料敌如神，当年的孙武岂能及之。主公所言，未免太过谦让。"

公子方说道："大军班师之后，非歇息数月不可。主公只歇息数日，便挥军直捣西河，若非治军有方，焉能如此。即令孙武复生，也远远不及主公。"

秦简公笑道："连二位将军都不能料到寡人会攻击西河，魏人何能料知？孙子的兵法，自有其深妙之处。二位俱是统军大将，切莫看低了孙子的《十三篇》。"

"嗵——嗵——嗵……"洛水对岸忽然鼓声大作，似天上滚雷般地压向秦军。

秦简公、司马敌、公子方听了大惊：啊，如此鼓声，听上去竟似有上千面战鼓在一齐敲响。军阵中每百人才有一面战鼓。千面战鼓，就是有十万以上的大军啊。魏军的西河之卒不过四五万人，且又分散在各城

邑中，何来十万大军呢？

鼓声中，无数面大旗在昏暗的暮色中迎风飘扬，上写着一个斗大的“吴”字。

“啊！是吴老虎来了！吴老虎带着几十万人杀来了！”

“我们中了吴老虎的埋伏，快跑！”

“快跑！快跑！吴老虎来了！”

……

秦军士卒们惊骇地叫着，掉转头，不顾监阵官的威胁，掉头就往回跑。

近年来，秦军几次和吴起率领的魏军大战，每次都是伤亡惨重。吴起已成为秦军士卒眼中的“杀神”，以致秦军士卒不敢直呼吴起之名，都以“吴老虎”呼之。

此刻正当秦军大胜之时，突然听到震耳欲聋的战鼓声，突然见到数不清的大旗，突然听到吴老虎来了，深藏在心底的恐惧一下子涌了出来，连兵器都难以握住，全身上下只剩下一个“快逃”的念头。有少数军卒并不畏惧敌军，不想逃，但在众多逃跑的军卒“挟持”下，也不得不跟着向后逃去。

秦军只有一半军卒渡过了洛水，前面往后逃，后面却在往前攻，一片混乱。

嗖——嗖——嗖……追击的魏军射来密集的羽箭，若狂风暴雨一般。后面逃得稍慢的秦军士卒纷纷被羽箭射中，惨呼着栽倒在地，使秦军更加恐惧，队形也更加混乱。

秦简公、司马敌、公子方拼命喝止，企图阻止军卒后退，整顿混乱的军阵。无奈士卒们根本不听号令，很快就让魏军夺回了洛水对岸的长城，居高临下，射杀着河谷中的秦军。

嗖——一支羽箭带着厉啸，擦着秦简公的耳边掠过，惊得秦简公差点栽下了高车。

“主公，您快……快走吧，微臣断后！”司马敌见势不妙，连忙说道。

“老天，老天！你为何偏偏要生下吴起这等人来？”秦简公仰天大呼着，不肯后退。

公子方强逼御者转过车身，拥着秦简公向后逃去，司马敌则凭借着洛水西岸的秦国长城，抵挡魏军的攻击。秦国长城高大而坚固，本来不易攻破。无奈秦国士卒已无心恋战，对于魏军的攻击丝毫不加抵抗，致使魏军轻而易举地冲过洛水，登上了秦国长城。

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依照列国通例，交战双方应该罢兵休战，各自安下营寨。但是魏军却点起火把，竟在黑夜里也向着秦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秦军只有逃，身强力壮者逃在前面，体弱者落在后面，被魏军砍瓜切菜一般杀倒在地。许多秦国士卒在暗夜中看不清道路，摔倒在地，竟被同伴们踩成肉泥。秦军狂逃一夜，直到逃进渭河南岸的郑邑城时，才停止下来。

郑邑是秦军的驻防重地，在城外的河岸边摆着许多渡船，只是秦军很少练过黑夜过渡，致使秦军在渡过渭河时，许多兵卒都掉到了河中，溺毙在水里。大将司马敌也被乱箭射中，死在了渭河北岸上。

魏军没有渡船，追到渭河岸边停了下来，排成整齐的战阵，列在高高的河堤上。此时天已大亮，魏军的阵容清楚地呈现出来，其战车不过三百乘，士卒也只两万余人。

在军阵最中间的一辆高大的战车上，站立着身披犀甲、手执短戈的吴起。他左边的一辆战车上，站着一位年约五旬的老者，名为魏行，是西河郡御史。他右边的一辆战车上，站着一位三旬上下的壮汉，是临晋县令，名为吕当。

列国大臣门客甚多，吴起也不例外，手下门客多至三百余人。旁人招收门客，最喜欢的是相貌堂堂，言辞华丽，文能诵诗，武能射箭的“贤士”。而吴起招收门客，只要有一技之长，不管他是杀猪的屠夫也好，卖酒的店家也罢，甚至杀人的强盗亦可，都欣然纳入府中，并待如上宾，使其乘高车、穿华服、享美食。众门客对吴起无不心怀感激之情，吴起凡有所命，则全力而为，纵然拼了性命，也在所不辞。

秦简公在西河派有许多密探，却不知这些密探的动静早为吴起所知晓。吴起素以灭秦为己任，对西河之地十分注重，早遣有门客常居西河各邑，刺探秦国动静。他的门客对秦国密探的行踪了如指掌，有的还和秦国密探结成了“生死之交”。秦简公从密探那儿得到的消息，吴起一样能够得到，有些消息还是吴起有意让秦简公知道的。

吴起自视甚高，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议论孙子的《十三篇》，好像对孙子十分轻视。但在私下里，吴起却不知把孙子的《十三篇》看了多少遍，已可倒背如流。孙子极端重视使用间谍，特别在《十三篇》中列出了《用间篇》，反复讲述了各种用间的方法，并说，为将者不知用间，是“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吴起对孙子的用间方法非常赞同，其招收门客的主要用意，就是找来许多适合做间谍的人。不过，吴起在众人面前，却绝少提及使用间谍的方法，似乎他并不赞同使用间谍。许多人只知道吴起料敌如神，却不明白吴起是如何料敌如神的，只好称赞吴起是天生奇才，凡人永远不可与其相比，也永远学不到他的兵法。

秦简公的大军才开始向西河行进，吴起就已料知到了敌军的意图，并做了相应的布置。他将能搜罗到的战鼓全都收入军中，每面鼓指派两名壮汉同时擂击。又将兵库中的旗帜全都拿出来，令臂力雄壮者充当旗手，然后征集了三万军卒、战车三百乘。

西河郡地广人稀，吴起也只能征集到三万军卒。凭着地势的险固，这三万军卒立于城头上，秦军将无法越过洛水。但吴起却只派极少一部分军卒防守洛水岸边的长城，并且下令：如果秦军攻击，守城的士卒不必多加抵抗，可以弃墙而“逃”。

魏行是宗室弟子，身份尊贵，亦通兵法，对吴起的布置很是不解，问：“秦军气势汹汹，以十万锐卒直扑而来。我军兵少，宜于凭险固守，太守大人奈何自弃坚城呢？”

对于魏行的疑问，吴起只是一笑，并不回答。他知道魏行为什么会担任西河郡御史这样的官职。因为他会将他吴起的一举一动，都及时禀告给国君。吴起想通过魏行之口，让魏文侯充分了解他神出鬼没的兵法，从而改变主意，由南下攻楚改为西征灭秦，实现他平定天下，立下姜太公那般功业的宏愿。

“大人，秦军攻破长城之后，士气必然大振，只怕我军更难抵挡。”吕当也担心地说道。

“县令大人但放宽心，本太守自有破敌之道。”吴起胜算在握地说。他虽是刚刚到任，但其威名众人无不知晓，魏、吕二人对其布置也不敢再说什么。

他将三万士卒中数千老弱者留在临邑城中，其余人马埋伏在城外的野林间。通过对秦军行进速度的计算，吴起断定秦军会在黄昏时发动攻击，又传令士卒多带火把。果然，秦军在黄昏发动了攻击，并“攻破”了魏国长城，一下子冲进了魏军的埋伏之地。魏军的大鼓其实只有四五百面，但因是两人同击，听上去就似是上千面大鼓同时响起。

吴起对魏行、吕当二人说：“我魏军大鼓一响，秦军定会大败。”魏行、吕当二人口中诺诺，心中却是发慌，心想，野战之中，两万军卒绝对打不过十万军卒，魏军必败无疑。不料魏军战鼓一响，秦军果是大败，且死伤惨重，竟退到了渭河之南。此刻在高高的河堤上，望着对岸的郑邑城，魏行、吕当二人对吴起佩服得五体投地。

“大人仅以两万士卒，破敌十万，并一夜追敌百里，虽古之名将，亦不及也。”魏行赞道。

“御史过誉了，本太守所统之军，应为三万。”吴起微笑着说道。

“大人用兵，实为神矣，敌尚未至，就能料敌必败，使吾辈如在梦中一般。”吕当赞道。

“用兵在于知兵，不仅知己兵，还须知敌兵。能知兵，即能料敌必败。”吴起说道。

“平日两国对垒，互有攻守，知兵不难。但假如突遇强敌，立刻就要与敌决战，该如何知兵呢？”魏行大感兴趣地问。

“这也不难。将来如果你们遇到了这等事情，先须镇定，不能自乱阵脚。首先，你们应将军队屯于险固之地，然后派出一位勇敢的偏将，带着少许轻锐之卒，向敌人挑战。不求打胜，只求打败，在后退中引诱敌人追击，从而观察敌将的指挥能力和敌卒的战斗能力。若敌军进退有序，旗鼓不乱，敌卒见到我军丢弃的军械视而不见，那么，敌将就是一

位深知兵法、大有谋略的厉害人物。对于这样的敌将，不可轻易与之对敌。应故示我军之弱，坚壁不战，等待敌方将士松懈麻痹，缺乏戒备之后，可乘虚偷袭，一举击败强敌。若敌军在追击时吵吵闹闹，互相争道，队形不整，旗鼓混乱，见到我军丢弃的军械就抢，那么，敌将就是不知兵法，纵然率领的兵卒众多，也可向其大举进攻。”吴起说道。

“大人所论，实在高妙。看来秦君就是这样不知兵法的敌将。”魏行说道。

“不然，秦君熟知兵法，只是不知活用。其偷越韩境，直逼我魏国都城，已获‘励士’之功，实不宜再贪大功，夺我西河之地。贪功之人，其心必躁，心躁之人，必铤而走险。故吾料其必行‘攻其无备’之策，当在黄昏之时渡水强攻，吾弃守长城，是使其骄也。骄兵难守军纪，阵形必乱。半渡之军，首尾不能相应。秦军阵形既乱，又不能首尾相应，故我伏兵一出，其必大败。可惜有此渭河相阻，否则，吾今日定生擒秦君。”吴起说道。

“假若大人是为秦君，该当如何？”魏行又问道。

“吾若为秦君，渡过洛水之后，绝不会纵军追敌。因为这样军阵会被拉成一线，易被敌军伏兵攻击。若在平野之地，也还不妨，但在渡河之时，军阵绝不能拉成一线，为将者必须牢牢记住这个道理。所以渡河之时，敌军纵然大败而逃，也不要去追击。渡河之时，应先派最精锐的军卒在河对岸上结成坚固的阵势，然后大队军卒依次渡河，相互照应。”吴起说道。

“大人所论，实为至理，平野之地，军阵拉一线，是为‘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者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若在渡河之时，军阵拉成了一线，则首尾皆不能相应，必败无疑。”吕当说道。

“今日秦军大败，军心必散，大人何不顺河西进，直入秦都？”魏行问道。

“秦军虽败，秦国百姓尚有忠君之心，我军逼之太甚，其国中必群起而攻，使我军片刻难得安宁。不过，我军若有锐卒十五万，就可趁此良机，一举灭亡秦国。可惜，我现在顶多能统领三万军卒，可大胜秦军，却不可灭亡秦国。”吴起感慨地说着。

他的这句话，是说给魏行听的，魏国拥有军卒三十万人，只要分出一半给他吴起统领，就可使他建立大功。可是魏文侯偏偏只让他统领西河本地之卒，使他如被无形绳索捆住了手脚，无法尽展其才。

听吴起如此说着，魏行、吕当二人都是默然无语，不敢应声。吴起的话中，明显地露出了对国君的怨意。依照礼法，臣下不论遇到了任何事情，都不能对国君露出怨意。如今虽说“礼崩乐坏”，但国君对于臣下不守礼法的举动，却是绝对不能容忍。当然，如果臣下的权势大过了国君，就算不守礼法，国君也是无可奈何。

红日高高升起，滚滚东流的渭河波光闪烁，和魏军明亮的盔甲兵器交相辉映。渭河两岸的田野上空无数雀鸟飞翔着，在大地上投下斑斑点点的暗影。

“如此大好河山，却不能为我魏国所得，可恨，可恨！”吴起仰天长叹着，下令退兵。魏军高奏得胜鼓乐，押着成群的俘虏，摆着严整的队形，缓缓向西河行进。

吴起在西河大胜秦军的消息传到安邑后，魏文侯顿时松了一大口气，一边派魏成子为使者，携带牛羊美酒、黄金铜钱至西河犒赏军卒，一边派人约会韩、赵两国之军伐楚。

对于魏文侯的伐楚之举，韩、赵两国十分赞同，依约各出十万锐卒，相从魏军。魏文侯亲率军卒二十万人，战车两千乘，以公叔痤为大将，南下渡过黄河。太子击则镇守国中，负责征发壮丁输送粮草，随时增兵支援前线，并代国君处理朝政之事。

韩国、赵国军卒都是由相国亲自充当大将。魏文侯自居中路，以赵国军队为左路、韩国军队为右路，三军齐发，向处于中原腹地的郑国发动了猛攻。

郑国是楚国的从属之国，攻击郑国，楚国必救。魏、赵、韩三国军队将因此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地位。楚国视郑国为其北方屏障，绝不愿郑国被魏、赵、韩三军攻破。楚悼王不顾国中混乱，征集了三十万大军、三千乘战车，星夜北上，抵抗魏、赵、韩三国联军。

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各诸侯之国数百年来争战不休，军制已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最初各国交战，充作军卒的主要是国人，野人和奴隶并不参战，顶多会为军队做些背粮推车的劳役之事。各诸侯国中，国人和野人、奴隶相比，不占多数。因此，各诸侯国交战的规模并不太大，一场大战中，双方往往只有百辆战车参战，军卒也只数万人。

最先改革军制的，是齐桓公时的相国管仲。但管仲的改革，只是为了建立一套时常保持训练的军户制度。那些军户依然是国人，故以齐国的人众之盛，管仲也只能建起十五乡的军户，大约可得锐卒三万人。后来齐桓公率领八国之军伐楚，所有的兵车加起来，也只一千六百乘、军卒十余万人。然而这一千六百乘战车的军力，在当时已是震惊了天下，列国无不畏服。齐桓公亦因此迫使楚国向周天子纳贡，成为五霸之首。

到了后来，因“井田”之制崩溃，国人、野人的分别已渐渐不甚分明了。田地几乎都成了私田，田地多者，就算是野人，也能受人敬重，无田地者，休说是国人，纵然是公卿百官的后代，一样被人轻视，只得依靠租人田地耕种度日。各诸侯国征兵也不论什么国人、野人，凡有户籍，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俱须编入战阵中。如此，各诸侯国的兵力大增，一场普通的战役，就可出兵十万，战车千乘。遇到大的决战，双方的兵卒相加，往往有数十万，甚至近百万之多。

此时魏、赵、韩三国与楚决战，双方的兵卒加起来，就已接近百万。其中魏、赵、韩三国兵卒相加，共有四十万人，战车四千乘。楚军兵卒三十万，战车三千乘，其同盟者郑国则可收罗十余万兵卒，千余乘战车。双方兵势大致相当，难分高低。

这等百万军卒的大战列国间轻易不会爆发，因为双方差不多都发出了倾国之兵，一旦被击败，轻则十数年乃至数十年难以恢复元气，重则会有亡国之祸。天下各诸侯对魏、赵、韩三国与楚国的大战极为关注，纷纷派出使者，前往观战。洛邑地近郑国，周天子唯恐双方的大战会连累周室，也派出了使者，对双方都加以犒劳。见到天下诸侯如此关注，双方更加谨慎，各自扎下营垒，按兵不动。

吴起对双方的决战却不太关心，他根本不相信双方的决战会真正打起来。他曾当着魏行、吕当二人的面，毫无顾忌地说道：“主公不是喜欢冒险的狂躁之人，赵、韩两国不愿出力死战，楚君也不是愚妄之辈。双方采取的谋略，不过是坐等敌方出现破绽，乘机攻袭，但是在这等要紧关头，只怕谁也不会露出破绽。”

吴起关注的仍是秦国的情势，他希望秦军的大败会使秦国生出大乱，甚至四分五裂。这样，他纵然只能率领三万兵卒，也可灭亡秦国了。

秦国果然有了大乱的兆头出现。秦简公败进郑邑城后，计点残军，只剩下五万士卒，不觉又急又忧又悲又恨，仰天大叫一声，口中鲜血狂喷，栽倒在地。大将公子方忙把秦简公抬到车中，星夜护送至国都。秦简公回到宫城中，已说不出话来，危在旦夕。

吴起精神大振，立即派出许多门客，深入秦国都城，随时将紧要消息向他禀告。近百年来，秦国几乎每逢国君之位承袭时，就会发生大乱，国人互相攻杀不休。秦国已衰弱至极，若再次发生大乱，吴起必能乘虚而入，直取秦国都城。

第二十章　魏楚相战皆无功　来历诡异陶朱公

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秦简公死，由其长子即位，是为秦惠公。

嬴菌执掌朝政，一边为秦简公发丧，一边征发全国丁壮，沿秦、魏边境布防。同时，嬴菌多派使者，携带黄金宝物，与各戎族首领和好，又大开府库，救济国中贫民并免征赋税。朝中百官各升一级，因从军征战者，各升两级。对于从前因内乱被罚为奴隶的大臣之后，全都释放，由朝廷赐给铜钱，使其购买农具，开垦荒地。嬴菌的种种举措，使秦国上下相安，边境稳固，国中十分平静。吴起盼望的大乱，居然没有发生，使他准备好的进攻谋划落了一个空。

这期间，魏、赵、韩三国大军和楚、郑两国的大军继续对峙，不战不和。数十万大军在外，每日的消耗极大，对峙双方都觉承受不起，生出了退兵之念。郑国不仅要承受本国军卒的消耗，还要拿出牛羊美酒来随时犒劳楚军，府库所积几乎被花光了。郑国相国驷子阳一心想尽早结束双方的对峙，秘密派出使者求见魏文侯以及韩、赵的相国，许诺在楚国退兵后，一定归服魏、赵、韩三国。为了使楚国退兵，魏、韩、赵三国大军应尽早离开郑国。

魏文侯认为只要坚持对峙下去，楚国境内必会生出大乱，三国联军终究可以大获全胜。因此对于郑国的提议拒不接受。可是韩、赵两国却不愿继续与楚军对峙，尤其是赵国，借口北方的燕国有侵赵之意，一再劝魏文侯见好就收，退兵回国。魏文侯不可能单凭魏国之军与楚国对峙，只好忍痛答应退兵。

处于双方对峙中，谁先退兵，谁就会被看作败者。魏文侯岂肯让人看作了败者？虽然退兵，却并不向国中退回去，而是移师向东，宣称要绕开郑国，直接攻击楚国。楚悼王不明魏文侯的意图，以为魏文侯真的要直接攻击楚国，急忙移营堵截魏、赵、韩三国之军。魏文侯见到楚军的行军队列较乱，心生一计，有意露出怯战之态，引诱楚军逼近，然后突然向楚军发动了攻击。

双方又对峙了数十天，终于在乘丘爆发了战斗。楚悼王虽是仓促应战，却不慌乱，指挥得宜，令魏文侯占不到丝毫便宜。韩、赵两国军队虚张声势，并不尽力攻敌，魏文侯怕孤军深入，不敢全力进攻。

楚军离开郑国腹地，在军力上已不如敌军，不敢恋战，见敌军的攻击力不强，遂收束军卒，缓缓后退，魏、韩、赵三国之军也就顺势缓缓而攻。双方的喊杀声、鼓角声惊天动地，传出数十里外，但双方士卒却远隔一箭之地，别说见不到白刃格斗，就算以弩箭相射，也不能伤及敌方。八十余万人的一场大战，各自伤亡的士卒居然不过千余人，令观战的各国使者大为失望。各国的使者在心里都盼望着魏、赵、韩三国和楚国恶战一场，两败俱伤。

虽然双方都只受到了轻微的损失，但从表面上看，魏、赵、韩三国是在“进攻”，楚国是在“败退”，因此，魏、赵、韩三国算是打了胜仗，遂高奏得胜鼓乐，班师回国。楚悼王亦是宣称他获得了大胜——楚为救郑而来，敌军解围而退，自然是楚国“大胜”。魏文侯和楚悼王都各自在国都中大摆宴乐，庆贺胜利，赏赐有功将士。

吴起在西河不能进攻秦国，心中本已烦闷不安，待听到魏国“大胜”的消息后，心中更是郁结难消，似堵着一块巨石。他先传府中乐女在后堂歌舞，想以此来舒解心中的郁结，但那些娇媚的乐女，反倒又让他生出了一种难言的厌恶之意。吴起不待一曲听完，就将乐女们轰出了后堂，然后传令他最信任的三位门客尹仲、东郭狼、赵阳生来到后堂上。

尹仲是洛邑人，先世为周天子的大夫，到他这一代已衰落不堪，田地典卖殆尽，唯剩残屋数间。尹仲虽然家贫，却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尹仲对当时儒家、法家、兵家等派的文章俱熟记于心，尤精于周史官老聃创立的道家之学，并常常加以发挥解说。吴起是公认的兵家，但他对兵家之外的各派学说亦是极感兴趣，常和尹仲谈论各派学说，直到深夜，兀自不休。吴起不止一次对人说，尹仲不是他的门客，而是他的“师者”。

东郭狼是齐国人，是吴起在齐国时的“贫贱之交”。东郭狼出身于商贾世家，常年在列国间贸易，结交遍天下。列国间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赌徒侠客，乃至贩夫走卒，都与东郭狼熟识。东郭狼勇于任事，胆大心细，又能保守秘密，吴起的许多机密大事，都直接交给东郭狼去办理。吴起常对众人说，东郭狼不是他的门客，而是他的“朋友”。

赵阳生是赵国人，自称是赵国宗室的后代，极善兵法，对兵阵之事到了入迷的境地。吴起对赵阳生十分欣赏，常常让赵阳生代他训练军卒。而赵阳生也不负吴起的厚望，在军营一待就是日夜不休，一直将军卒训练到了吴起满意的地步，方才回到太守府内。吴起对军营中众将说道，将来能得吾兵法奥妙者，必是赵阳生。

吴起对礼法之事甚是随意，尹仲、东郭狼、赵阳生走进后堂，只是对吴起拱手一揖，算是行过拜见之礼，然后以年龄长幼，坐于席上。东郭狼年在四旬，坐于上首，尹仲年约三旬，位居其次，赵阳生才二十余岁，坐于末位。

“尹夫子，道家讲究无为，不知是否有兵战之论？”吴起对尹仲拱手施了一礼后，才问道。在太守府的众多门客中，尹仲最受吴起礼敬。吴起对旁人十分随意，对尹仲却不敢失了礼仪。他每次和尹仲谈论一番，就可得到许多收益，见识上也深了一层。

“道家自称其为‘众妙之门’，无为而无所不为，兵战之论，自然有之。”尹仲答道。

“请尹夫子详尽道来。”吴起大感兴趣地说着。

“道家贵乎以柔克刚，老子著有《道》《德》二经，共五千言，包罗万象，其中也有几章专论兵战之道。”尹仲徐徐说着。博学是他赖以立身扬名的法宝，他既以此炫耀，又不愿轻易示人，以致许多门客在吴起面前攻击他是“故弄玄虚，并无实学”。吴起听了众门客之语，只是一笑，仍然对尹仲礼敬有加。

“道家的兵战之法，在下很少听说，还望夫子教之。”赵阳生恭恭敬敬地对尹仲行着礼说道。吴起若痛恨一个人，赵阳生便对那人痛恨百倍。吴起若恭敬一个人，赵阳生一样对那人恭敬百倍。

听了赵阳生的话，尹仲很是得意，不觉向东郭狼看了一眼。在吴起的众多门客中，东郭狼最受众人敬重，从来没有人对吴起说过东郭狼的坏话。东郭狼对众门客非常亲近，常在一起饮酒赌博，直至通宵不眠。但对尹仲，东郭狼却十分冷淡，见了尹仲也不甚恭敬，几乎从不先向尹仲行礼，使尹仲心中很不舒服。

见尹仲的目光扫了过来，东郭狼只好抬手行了一礼，道：“请夫子

教之。”尹仲被吴起尊之为“师”，向其请教时必先行礼。东郭狼作为门客，此时不得不向尹仲行上一礼。

尹仲这才清了清嗓子，不缓不急地说着：“老子在《德》经中言道，‘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意思是说：善于为将者不轻易动武，善战的人不会被敌人激怒，常打胜仗的人不与敌人硬拼，善于用人者对贤才十分谦逊。如此，就是合于天道，就是古圣人也不能超过的德行。”

吴起听了，若有所思，道：“老子的这几句话，与兵法之道极为相合，甚是有理。”

“看来老子其人，亦是精于兵法。不知老子的《德》经中，还有多少兵战之论？”赵阳生问。

“老子的《德》经中其实处处含有兵法，明确谈及兵战之论者，也不止一章，老子在《德》经中言道，‘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则哀者胜矣。’意思是说：兵家常言，我方不敢攻击敌方，先取守势；我方不愿前进一寸，而宁愿后退一尺。布阵像是没有布阵一样，拿着武器像是没有拿着武器一样，攻击敌方像是没有攻击一样，祸事大者，莫过于轻敌，轻敌就会丧失我道家之宝。因此在两军对垒、兵力相当的情势下，那处于守势，军心哀痛悲愤的一方，必能获得胜利。”尹仲答道。

“夫子说‘几丧吾宝’，这‘宝’又指什么？”吴起问道。

“老子曰：‘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此章的意思是说，天下人人都说我的道至大，至大到不能以任何事物来形容。正因为不能以任何事物来形容，我的道才成为至大。假若我可以用别的事物来形容，就不为至大，而是十分渺小。我永远珍惜和保持着这三件用以立身的法宝。它们一是‘慈’，二是‘俭’，三是‘不敢为天下先’。心中有‘慈’，其人必勇；行事崇‘俭’，所得必广；能做到‘不敢为天下先’，就能成为天下人的首领。如果舍

去‘慈’，只论武勇；舍去‘俭’，只贪图其广；舍去退让，只求争先；那么其人必会灭亡。‘慈’之宝，用于战斗，必获大胜，用于防守，城池必固。天若使谁长久，必定让他心存‘慈’念。”尹仲带着炫耀之意，侃侃而谈。

“老子的这些言论，确有至理，但只适合衰弱之国以图自保，不合于进取之国。打仗固然要心存慈念，但只可对己之士卒慈，不可对敌之士卒慈。对敌慈，即是对己不慈也。攻敌灭国，耗费巨大，若一味求俭，势将无所作为。至于不敢为天下先，在此乱世更显其谬也。不敢为天下先，当年周室何能消灭商纣，王于天下？不敢为天下先，齐桓公何能倡议‘尊王攘夷’，成为五霸之首？不敢为天下先，魏、韩、赵三家何能瓜分晋室，名列诸侯？故道家之论，合于理而不合于时也。”吴起言辞锋利，神态上却甚是温和。

“是啊！道家之论，专以柔弱之道教人，说弱能胜强。其实自古以来就是强者为王，善争者胜。弱而不争，就只能坐等灭亡了。”赵阳生附和地说道。

“道家之论，有许多不诚之处。道家处处教人不争，教人谦逊。其文章中却处处有争，争说其道为天下至道，为‘众妙之门’，旁人之道俱是小道，不值一提。又夸其为天下至大，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形容，傲态毕露。人若沉溺道家之论中，必成无用之废人。”东郭狼说道。

“哈哈，东郭兄心直口快，虽是说得不甚中听，却也有其道理，尹夫子休要见怪啊！”吴起大笑着说道。

尹仲面红耳赤道：“吾并非道家，只是熟读道家之言耳。东郭兄论道家之短，并非论吾之短，吾何能见怪呢？”只是他口中如此说着，心中已是大怒，对东郭狼恨之入骨。

“道家自有其短，但若说沉溺于道家之中，就会成为废人，未免太过。其实天下任何一派的文章，都有其短，都不可死记，而要活用。比如老子曾说‘若抗兵相若，则哀者胜矣’。秦君所率之兵，即为哀者之兵，但是他却败在了我魏军手下。楚君新立，国势甚乱，所率之兵亦为哀者之兵，却能阻止我魏军南下，获得了大胜。”吴起说道。

魏国大胜楚兵，国中各郡县俱须悬彩击鼓，并大摆宴乐，以示庆贺之意。吴起却下令西河各县不得悬彩击鼓，更不得大摆宴乐。表面上，

吴起说西河须防备强敌，不得浪费资财；私下里，吴起却对众门客说道，主公倾国中之兵，又领韩、赵两国劲卒，而不能得楚国一寸土地，徒自虚耗国力，分明是大败，何来“大胜”？

吴起的直言不讳，令众门客十分惶恐。如果有人将吴起的言语密奏给国君，就会惹来杀身大祸。吴起若被朝廷杀死，他们这些门客的下场，只怕也是不妙。因此，众门客只要听吴起说起“主公南下伐楚”之事就不敢搭腔。此刻听吴起又说起了“主公伐楚”之事，尹仲、东郭狼、赵阳生亦是默然无语。吴起见众人不语，也不再说什么了，抬起手，向众人虚施一礼，意为“送客”。尹仲、赵阳生见状连忙行礼，退出后堂，东郭狼却依然端坐席上。

“东郭兄，你有什么事吗？”吴起问。

“小人想辞别大人，回齐国重操商贾故业。”东郭狼异常恭敬地说着。

吴起吃了一惊：“什么，东郭兄想走？莫非在下做了什么对不起东郭兄的事吗？”

“非也。大人对小人之恩，可比泰山之高。”

“那你为什么要走？”

“小人不甘混迹于商贾之中，日逐什一之利，是欲建大功于当时，名垂万世，故抛家弃业，追随大人。原以为大人乃当今豪杰，胸藏绝世奇才，虽千折不渝其志。谁知今日初遇挫折，大人即心性浮躁，不思进取，令小人大为失望。小人为功名而来，大人不求功名，小人又何必要留在此处。”

“原来如此。”吴起苦笑了一下，“东郭兄良言苦口，小弟诚心感谢。心性浮躁，小弟或许有之。若说不思进取，则小弟不敢领教。小弟生于世上，即为功名而来，无功名，则无小弟矣。”他在单独与东郭狼在一起时，屡次说二人相互间应以兄弟相称，以示亲密之意。

“既然大人仍有进取之心，如何不见大人有所作为？”东郭狼问道。虽然吴起称他为“兄”，他却从来没有称吴起为“弟”，时刻不忘他是“门客”的身份。

“非是小弟无所作为，而是一时无从作为。主公一心想威服楚国，但是楚国的土地人众俱为天下之最，岂易威服？主公南伐受挫，威信大失，更将日夜图谋楚国，以挽其威名。如此，小弟西征秦国，从而进取天下之策，将愈难实行矣。”吴起感慨地说着。

“大人在西河握有数万雄兵，难道不能直捣秦国腹地，建立大功吗？”东郭狼问道。

“不能。”

“为何不能？”

“秦国屡败，且新君刚立，原有可乘之机。无奈秦国执政大臣嬴菌大有才能，临乱不惊，沉着应对，又改革弊政，使国力大增。更可怕的是，嬴菌能收服秦国上下之心，使万众有若一人。秦国兵败君亡，屡受魏国压制，人人怀有哀痛悲愤之心。秦国之兵，即老子所言之‘哀兵’也。哀兵若有明白兵法的将领统领，必能无敌于天下，而嬴菌正是一个明白兵法的人。现在不是议论小弟能不能直捣秦国腹地的时候，而是应议论小弟该如何才能守住西河之地。”

“如此说来，大人心性浮躁，无从作为，全是因为有了嬴菌这一个人？”

“也可以这么说。有嬴菌此人，则秦国必会强盛，秦国强盛，魏国则危矣。”

“难道大人没有想过将嬴菌从秦国赶出去吗？嬴菌去，秦国必乱。秦国乱，大人功业可成矣。”

“小弟当然想过，只是无从下手耳。嬴菌在秦国独掌大权，势力超过国君，且又大得国人之心，要想把嬴菌从秦国赶走，难啊！”吴起摇头叹道。

“小人倒有一计，可以为大人除了嬴菌。”东郭狼说道。

“东郭兄请讲。”

“欲除嬴菌，上佳之策，莫过于派遣敢死之士，刺杀嬴菌。”

“什么，你是让我派刺客去谋杀嬴菌么？”吴起大吃一惊，几疑他是听错了。他以兵家自诩，愿意与敌斗智斗勇，以战阵决胜负。而用刺客谋敌，他认为是“邪道”，不屑使用。东郭狼是他以兄弟相称的心腹之人，应该了解他的脾气，不应出此“邪道”之计。

“大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只要能灭敌建功，任何计策都可使出。”东郭狼说道。

“以刺客成大事，天下人必会轻视，非为将之道也。”吴起摇着头说道。

“大人智谋高于小人万倍，为何在这等事上反倒执迷如此呢？天下人只会看你功业能否大成，绝不会计较你用何等手段取得功业。成大功者，英雄也。不成大功，纵然你武勇盖世，智谋无双，也会被人轻视。古今此等事例众多，大人难道听说得少了吗？”东郭狼说道。

吴起听了，心中不觉一动，却未作声。

“大人以为当年楚国的伍子胥和吴王阖闾，是否为英雄人物？”东郭狼又问道。

伍子胥是楚国名臣伍举的后代，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官居太子太傅，两个儿子伍尚、伍子胥俱为太子的从属之官。

楚国欲与秦国交好，以对抗强敌晋国。国君楚平王派大臣费无极为使，为太子迎娶秦国公主，秦国欣然应允。费无极回至国中之后，便在楚平王面前竭力称赞秦女的美丽，说是天下无双。楚平王听了大为动心，竟将为太子娶的秦国公主留在了王宫里，另以旁人冒充公主嫁给了太子。

做下了这件事后，楚平王看着太子心里就不舒服，将太子远远赶到了边境守城。没过几年，楚平王又对太子动了杀心，对太子及太子一党大肆诛杀。太子和伍子胥侥幸逃走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却被楚平王以酷刑杀死。

伍子胥和楚国太子先逃到宋国，又逃到郑国。楚国太子企图夺取郑国，以郑国之力来攻击父亲，反被郑国人先下手杀死。伍子胥又一次侥幸逃脱，投奔到了吴国公子光的门下。

公子光将伍子胥视为心腹，借助伍子胥的谋略，收买刺客专诸，以鱼肠剑杀死其国君吴王僚，夺得大位，号为阖闾。吴王僚之子庆忌逃亡到边境上，训练死士，欲回国为其父报仇。吴王阖闾将庆忌视为心腹之患，再次收买刺客，得到勇士要离，然后设下苦肉之计，砍断要离的左臂，杀死要离的妻子，使要离得到了庆忌的信任，最终杀死了庆忌。消除了心腹之患后，吴王阖闾和伍子胥广招贤才，治理国政，使偏处东南的小小吴国竟成为天下第一等的强国。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伍子胥统率吴国大军大破楚国之兵，攻占了楚国郢都。此时楚平王已死，伍子胥挖开楚平王的坟墓，将楚平王的尸身痛打三百鞭，报了父兄大仇。

吴国虽然因为秦国和越国的前后夹击，被迫退出楚国，但其兵威却震动了天下。数十年后，吴王阖闾之孙吴王夫差仅凭三万六千精锐士卒，就已威服中原诸侯，成为霸主。伍子胥和吴王阖闾纵横天下的时代离吴起成名时已有百年，但其事迹仍在列国间广为流传。

吴起对伍子胥和吴王阖闾十分钦佩，常对众门客言道，伍子胥和吴王阖闾弃愚忠之小节，成兴一国、灭一国之大业，立功当代，名传后世，实为英雄矣。大丈夫存身天地之间，就应该像伍子胥和吴王阖闾那样，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耻辱，能行出常人不能行出的奇事。唯有如此，方可纵横列国之间，成就一番大业。

东郭狼的问话，其实是在告诉吴起——伍子胥和吴王阖闾能成大事，刺客在其中起了最重大的作用。若没有专诸刺吴王僚，没有要离刺庆忌，伍子胥和吴王阖闾根本做不成后来的伐楚之事。伍子胥和吴王阖闾收买刺客成就大事，并未遭后人轻视，反被视为英雄。吴起只要能立下大功，纵然使出了刺客手段，一样会被后人视为英雄，名传万世。

“不错，要做成大事，就须不拘小节。只是要刺杀嬴菌这等执政大臣，非寻常之刺客可以充任。专诸和要离在刺杀大功告成的同时，亦被碎尸万段。刺杀嬴菌，纵然成功，刺客也是必死无疑，如今还能找到专诸要离这样置生死于度外的刺客吗？”吴起问。

他在东郭狼提及伍子胥和吴王阖闾时，就已下了收买刺客的决心。一旦嬴菌突然死去，秦国必是大乱，我趁乱灭秦，可以减少许多士卒的伤亡。刺杀嬴菌虽有“无德”之嫌，然而多活士卒，却是莫大之德。吴起在心中对自己说道。

“只要心诚，然后多加黄金，专诸、要离这样的刺客，并不难寻。”东郭狼毫不犹疑地说道。

“好！”吴起赞了一声，站起来，拱手对东郭狼行了一礼，“黄金小弟并不缺少，任由东郭兄取用。至于心诚，就在于东郭兄了，望东郭兄能速成其事。”

东郭狼连忙离座，伏下身行以大礼，道：“小人定不负大人所托，将立刻回到齐国，寻找刺客。”齐国的繁富为天下之最，各国身怀奇技、有所图谋之人，无不集于齐国。

正当东郭狼准备前往齐国之时，韩景侯病重而亡，由其子韩取继位，是为韩烈侯。魏文侯特拜吴起为使，前往韩国祭吊旧君，祝贺新君。魏、韩两国边境与秦相连，魏文侯以吴起为使者，是想警告韩国君臣——魏国将天下闻名的猛将吴起任为西河太守，不仅是为了对付秦国，必要时也可对付韩国。韩国若想继续得到魏国的庇护，就绝不能生出“二心”，暗中与秦国勾结。

出使韩国是一件大事，吴起离不开东郭狼为他处理一些迎往送来的交际之礼。东郭狼直到从韩国返回西河之后，才有了空闲，收拾行装，秘密从西河驰往齐国。

在周平王东迁之时，天下诸侯的城邑还不太大，最大的城邑不过周长三百丈，人众三千家。一般的城邑只有数百家，最小的城邑甚至只有十余家。后来随着列国间混战不休，城邑日益重要，也日益扩大。许多城邑周长已过千丈，人众万余户，城中积存着数年的粮草。对于这样的城邑，敌军往往围攻数年，不能攻克。

城中设有“市”，为四方居民贸易货物之处。各国都设有市吏，收取税金。在一些诸侯国中，市税的收入差不多已占了国库的一半，使国君对城邑更加看重。列国间相互传言——宁可丢百里之地，不可失一座城邑。列国间论功行赏，亦由“夺地三百里”改为“拔城三座”之类的奖词。

在列国的城邑中，最大最繁富者，莫过于齐国都城临淄。据说，临淄城中共有居民七万余户，每户仅成年男子，就有三人以上。若有敌国攻击，齐君一声号令，就可召集二十余万带甲士卒，上城杀敌。

在临淄城，最令天下商贾向往的地方是两类处所：一为酒家，二为

女闾。齐国所酿之酒，甘美芳香，为天下之最，令人饮至烂醉，不肯停杯。女闾是当年管仲所设，屋中盛陈美女，凡商贾人等只要付出黄金铜钱，就可进入女闾中寻欢作乐。齐女之美，素来名闻天下，许多商贾之人，都将齐国的女闾当作了家室，不肯回到家乡。东郭狼的祖先本是晋国人，据说因迷恋齐国的女闾，遂留在临淄，成为齐国之民。如此，临淄城的人口一年多于一年，终于成为天下的第一大城。

临淄城中最繁华的大街是庄街，宽可容纳六辆高车并驰，在庄街附近有着齐国最大的一个市区——岳市。岳市四周围以高墙，开有四门，每门都有市吏把守。日升时开门，日落时关门。岳市中货物最为丰富，别处市中难以买到的货物，岳市中都能见到。因此每到黎明之时，岳市门外就有人排着长队，等待入市购物。

庄街和岳市之间，居住着齐国最大的商贾。齐国最大的商贾，也就是天下最大的商贾，庄岳之间已成为天下首富的代称。列国之间，商贾们闻听“在下家居庄岳之间”一语，无不露出羡慕之意。

东郭狼的家，就是居住在“庄岳之间”。东郭狼家中尚有妻儿，数年未见。但东郭狼一到齐国，并未急着回到家中，而是驱车直向一处名为“上葛门”的女闾驰去。

女闾的主人最初为齐国阵亡将士的妻子，官府使之监管闾中美女，收取财物。后来一些豪富之徒见女闾谋利甚厚，纷纷买通官府，亦经营女闾，从中获利，这些豪富之徒自然不会将他们的姓氏作为女闾的名号。

在临淄城中，名为“上葛门”的女闾至少有十数处，每一处都将“上葛门”几字写得十分醒目。当年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有一宠姬名为“葛嬴”，出身于一处叫“葛门”的女闾中，极得齐桓公宠爱，后来还生下了一位公子，并在数十年后成为齐国的国君。

“葛门”中出了一位如此了得的人物，自觉荣耀无比，尽管所处之地并无第二家“葛门”，其主人还是在其名号上加了一个“上”字。这个“上”字不是指的方位，而是说“葛门”中曾有国君光顾，其地位应在各处“女闾”之上。“上葛门”改了名之后，广为人知，富豪及贵族子弟争先恐后来至“上葛门”中。在“上葛门”光顾一遭后，众人自觉和国君差不多了，逢人就说，国君乐过的，吾也乐过。如此众口相传，到后来外国有富豪来至临淄，亦指名进入“上葛门”中快乐。

“上葛门”日进斗金，大发横财，看得别的女闾眼红，也纷纷挂了“上葛门”的招牌。一时间，临淄城中竟出现了上百处“上葛门”，弄得众富豪晕头晕脑，分不出哪处是真，哪处是假。各女闾主人也为此打斗起来，直至闹上了官府。官府大怒，说“上葛门”这等名号是对国君的大不敬，令吏卒们将所有“上葛门”的主人痛打三百鞭，另外还加罚铜钱百万，以致“上葛门”女闾在齐国绝迹了数十年。

数十年后，临淄城中又出现了挂着“上葛门”名号的女闾。这次的“上葛门”并不太多，只有十数处。官府对“上葛门”女闾的出现装作不知，并不过问，也难以过问——众“上葛门”的主人都有权臣大豪为其庇护，日益衰弱的齐国公室惹不起那些人。到后来，齐国的大权已被田氏掌控，国君只剩下一个空名，毫无威信可言。众“上葛门”明目张胆地宣称其为国君“乐过”的宝地，并且只有他这一家才是真正的宝地，其余者都是假冒。众“上葛门”甚至在屏风上画着当年齐桓公在女闾中享乐的种种情景。

齐国人无不以进过“上葛门”为荣，而“上葛门”的身价也扶摇直上，入门即须一掷万钱，唯有巨富豪门可以承受。于是，“上葛门”渐渐成了齐国巨富豪门的聚会之处，寻常之人已不能进入其中。

在所有的“上葛门”中，地处“庄岳之间”的这一处“上葛门”名声最大。齐国最著名的巨富豪门田氏、陶朱氏、端木氏、郭氏等无不常在此处“上葛门”中相聚。此处“上葛门”的主人名义上是一位姓葛的寡妇，实际上的主人却是陶朱氏。

陶朱氏是齐国最新发迹的巨富，其身份来历十分隐秘，有着许多奇异的传说。其中最奇异的一种传说，说陶朱氏本为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

越王勾践的祖先，是大禹的后代，夏朝天子少康的庶子，受封于会稽。传说大禹葬在会稽，因此，越国的职责主要是看守供奉大禹的陵墓。周朝立国之初，大封天下诸侯，却没有给众越族以相应的地位。除了奉祀大禹祭祀的越国被承认为诸侯之外，其余越族并未得到任何封赐。

相隔着具区大泽，越国和吴国互相敌对，数百年来常常发生大战。后来吴国称王，广招中原贤才，任用楚国人伍子胥改革政事，国势很快强大起来。越国大为恐惧，亦学着吴国广招中原贤才，其中最著名的一

人也是楚国人，名为范蠡。

在范蠡的谋划下，越国改革政事，训练士卒，亦是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吴国自是不愿看到越国强大。吴王阖闾趁着越王勾践初即位的机会，向越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越王勾践以范蠡所献奇计，大败吴军，射伤了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年岁大了，受不住箭伤，回到国中便气绝而亡。临死前，对他的孙儿夫差言道："越国一日不灭，吴国一日不宁！尔须牢牢记之！"并嘱伍子胥辅佐夫差即位为王。夫差即位之后，日夜操练兵马，欲灭亡越国，为祖父报仇。

越王勾践听说夫差正在练兵，意图先下手为强，在吴国发兵之前打败吴军。范蠡劝谏道："吴国强而越国弱，以弱兵主动去袭击强兵，有败无胜。主公应先图强，待国势强过吴国之后，再去攻击吴军，必能稳操胜算。此时则不宜出兵也。"

越王勾践拒不听从范蠡的劝谏，发倾国之兵攻击吴国，结果被吴军打得大败，伤亡惨重。吴王夫差乘机大举反攻，杀入越国境内，连夺城池。到了最后，越国只剩下五千残兵，逃到了会稽山上。勾践后悔万端，恳求范蠡挽救越国，以使大禹的祭祀得到保留。范蠡让勾践拿出后宫的数十名美女和黄金宝物，买通了夫差的宠臣太宰伯嚭，终于使吴王夫差听信了伯嚭之言，允许越国作为吴国的附庸存在下去。

夫差虽然没有灭亡越国，但在最初之时却对越国保持着相当的警惕，随时派人监视越国的动静，并将越国的名臣范蠡、文种等人留在吴国，作为人质。越王勾践则千方百计地讨好夫差，做出谦卑恭顺的样子，年年朝见夫差，并亲自充当夫差的御者，为夫差牵马驾车，做出种种只有奴隶才会做出的事情。

夫差对越王的表现很是满意，认为他的威德已经彻底征服了越国，遂将范蠡、文种等人放回了越国，对越国的举动也不那么在意了。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整顿兵车，修造军器，训练士卒等"武事"上，一心想北伐中原，争当天下霸主。

勾践、范蠡、文种君臣齐心，广招贤才，大力倡导农耕，赈济贫者，吊慰死者，鼓励生育，与百姓同甘共苦，渐渐地，国力复又强盛起来。为了继续麻痹吴国，范蠡在民间寻到一位叫作西施的美女，献给吴

王。夫差见了西施，顿时如痴如醉，别说对越国毫不在意，就算是本国的政事，也懒得理会了，成天除了训练士卒，就是和西施待在一起饮酒作乐。

伍子胥对夫差的举动深感忧虑，日日劝谏，让夫差注意越国，最好先下手彻底灭亡了越国。不料他不仅没能劝动夫差，反而惹出了夫差的怒意，竟迫令伍子胥自杀了。临死前，伍子胥让家人把他的眼珠挖出来，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说："灭吴者，必为越国。吾当看着越兵从此门而入矣！"四年后，伍子胥果然"看到"越兵攻入了吴国。当时，吴王夫差带领着国中最精锐的三万六千士卒，千里远征，越过长江，渡过淮河，连败中原诸侯，迫使中原诸侯承认吴国为霸主。越国抓住吴国空虚的良机，大举进攻吴国，杀死了留守的吴国太子。

吴王夫差闻听败报大惊，急忙率兵回撤。士卒们知道家乡被敌人攻陷后，无不心慌，加上连续行军，已是疲惫不堪，回到国中和越军才一接战，就全军溃败，不可收拾。越军的损伤亦不小，勾践、范蠡、文种等人遂假意与吴国言和。几年之后，越军做好了充分准备，再次向吴国发动了猛攻，一口气连攻了三年，终于杀死夫差，灭亡了吴国。越国灭亡吴国后，又北上中原，展示其兵威，使中原诸侯不得不尊越国为霸主。

勾践得意扬扬，大肆封赏功臣，日夜宴乐，并将吴王后宫的美女收为己有。吴国的美女几乎都到了越王的后宫，偏偏那位本来出自越国的西施却怎么也寻不见。不仅西施失踪了，连为越国称霸立下大功的范蠡也不见了踪影。这时在齐国荒凉的海边突然出现了一位巨富，自称叫作"鸱夷子皮"，带着数千贫民开垦荒地，修筑城邑，常常拿出数以万计的铜钱购买粮食牛马，很快就名声大震。

齐国的大臣们根据传闻，推测那叫作"鸱夷子皮"的人就是范蠡，那位貌若仙子的夫人就是西施。范蠡和西施盗得吴宫珍宝，隐姓埋名来到了齐国。后来，这传闻连齐国的国君都听说了，居然因此派出使者，来到了荒凉的海边。

使者对"鸱夷子皮"说："如果你真是越国的范蠡，国君将请你入朝，拜为相国。如果你不是范蠡，如此聚众垦荒，实有不测之谋，国君将以'谋反'之罪，将你斩首。"

"鸱夷子皮"先拿出黄金十斤，赠给使者，然后道："草民自当拜见

国君，请使者先行，草民随后就到。”

使者得了黄金，欣然应允。但使者回到朝廷后，左等右等，也没等到那位叫作“鸱夷子皮”的人前来拜见国君。使者心中发慌，只得再次来到海边，却已不见那位“鸱夷子皮”的踪影。齐国国君大怒，斩杀使者，将使者的家财抄没入官，子女罚做奴隶。“鸱夷子皮”在齐国消失了，宋国的陶邑却出现了一位叫作陶朱公的巨富。

陶邑在宋国北部边境，居于赵、魏、齐、鲁等国之间，是多条大道的交汇之处。许多富商大贾看准了陶邑是一处贸易的好地方，纷纷将家室迁至此地，陶邑成了宋国最富庶的城邑，官府所收的税金，竟占宋国国库收入的一半。

赵、魏、齐等大国对陶邑都是垂涎三尺，亦都曾发兵向陶邑进攻，企图夺占陶邑。但宋国岂肯轻易丢弃陶邑？宋君曾说，宁可国都被敌人攻占，也不能让陶邑被敌人攻占。各大国无不在陶邑城遇到了宋国倾国之兵的抵抗，竟是谁也无法得手。

大国对陶邑的攻击，不仅没有使陶邑衰落，反而使陶邑更加繁富。因为每一次大军兵临城下，周围百余里的货物都会被军队抢夺。在大军退后，各种货物奇缺，给商贾们带来了赚钱的大好机会，陶邑因此已经成为天下屈指可数的大邑之一。

陶朱公和家人在陶邑造了成百间的大库房，囤积各种货物，贱卖货物赚取什一之利，很快就积累了数以亿计的钱财，成为陶邑首富。陶邑城中的商贾们都互相传说——陶朱公就是齐国的“鸱夷子皮”，也就是越国的范蠡。陶朱公听众人这么说，只是笑了一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陶朱公的身边没有了那位如同仙子般的美貌夫人，众人猜测了许久，也没能猜出个所以然来。陶朱公的名声太响，以致陶朱氏家族的历代主人，都被称为“陶朱公”。

东郭狼驱车驰往“上葛门”，并非是要在其中大享“国君之乐”，而是要见到“陶朱公”。这一代的“陶朱公”，据说是第六代“陶朱公”，很年轻，只是一个二十余岁的少年。

历代陶朱公都是挥金如土、贪恋酒色的浪荡子弟，依照常理，他们拥有的黄金就算是堆积如山，也会很快花完。然而历代陶朱公的黄金花得快，来得却更快。下一代的陶朱公总是比上一代的陶朱公更富，黄金

越积越多，以致都无处可放。

在齐国的巨商中，陶朱氏排在田氏之后，端木氏、郭氏之前，名列第二。但在实际上，陶朱氏的财力大大超过田氏，早已是齐国的首富。众人之所以把田氏列在陶朱氏之前，不是因为田氏的财力大过了陶朱氏，而是因为田氏的权势大过了陶朱氏。

东郭氏世代经商，论财力和名望虽无法和陶朱氏相比，却也相当可观，号称为千金之家。因此，东郭氏也能够时常到“上葛门”来参与巨富的聚会。东郭狼亦因此和第五代陶朱公相交甚好，成为密友，得知了“陶朱公”的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隐事”。

他直接让所乘的高车驰至“上葛门”的后门，跳下车，大步向门口走去。“上葛门”的前门金碧辉煌，华丽无比，后门却很简朴，以粗大的青石砌成门楼，用厚重的柏木板作为门扇。门很高大，半掩着，一个守门的人也见不到。但当东郭狼走进木门后，突然自暗处伸出两柄长剑，锋利的剑刃直指东郭狼的胸口。两柄长剑都是出自越国的铁剑，锋利更胜于寻常的青铜宝剑。

第二十一章　陶朱义助东郭狼　义利之争现分歧

东郭狼看着指向胸前的铁剑，微微而笑，从腰间摸出一块佩玉，高高举起。那块佩玉通体洁白，唯有最中间有一鲜红的斑点，宛如雀形，极是醒目。

周人重礼，以青铜铸作鼎、彝、尊、爵等器具作为宗庙祭祀的饮食之器，称为礼器。除礼器外，还有礼物。礼物主要是指各种玉器，各诸侯迎来送往，上贡天子，下赐家臣，嫁娶婚丧，乃至私赠表记，无不以玉器作为最尊贵的礼品。

玉器的种类极多，主要有琥、璧、圭、玦等种类。据说玉也有五德：光泽、透明、温润、缜密、美丽，可比喻为君子的光明正大、谦恭有礼、忠直诚朴、仪表堂堂。因此，身为君子者，必佩美玉。

礼法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凡是有身份的男子，不佩玉，就不能出门。商人没有什么身份，不在君子之列，虽然可以佩玉，也只能佩低劣的粗玉。

巨商们虽然只能佩毫无光彩的粗玉，然而其密室中所藏的美玉绝不少于任何一个国君。陶朱公为巨富之中的巨富，所藏的珍贵美玉多如天上的繁星。其中最珍贵的一块美玉，名为"雪丹"，在洁白如雪的玉体上，染有几处赤若丹霞的斑点。

传说这块美玉是上古贤王尧帝从昆仑山得来的，得玉之日，恰逢尧帝生子，尧帝因此名其子曰丹朱。尧帝希望儿子是玉中之丹，能够光耀父亲的事业。待儿子长大后，尧帝又赐其"雪丹"美玉。

只是丹朱并没有成为父亲希望的君子，整日只知游猎嬉戏，不修善德，不亲附百姓，无人拥戴。尧帝无奈，只得另访贤者，将帝位传给了虞舜。丹朱失了帝位，也失去了"雪丹"美玉。玉者，君子之德也。君子无德，玉不附身。"雪丹"美玉从此流落天下，从一位君子传到了另一位君子手中，直到传到了商人陶朱公之手。

"雪丹"美玉似乎有灵，也知道商人并非君子，有一天突然从玉架上

摔下来，碎成了十余小块。小块之玉无法置于架上欣赏，陶朱公只好将破碎的“雪丹”研磨成了十余方佩玉。巧的是，每块佩玉上都有一处鲜红的斑点，与任何寻常的佩玉都不相同。

陶朱公的“家业”极大，遍及天下各诸侯国中。陶朱公经常须派人巡查各处“家业”。巡查之人必须拥有极大的权威，才能履行其职责。各处“家业”的执掌者若是犯了“家法”，巡查之人不须上报，即可处置，轻则将其逐出，重则将其置于死地。

众“家业”执掌者见了陶朱公派出的巡查之人，无不畏之如虎。但是陶朱公的各处“家业”太多，执掌“家业”者有许多人根本不认识陶朱公派出的巡查之人，这就给一些胆大妄为的人造成了机会，想法伪造了陶朱公的信符，冒充陶朱公派出的巡查之人，至陶朱公的各处“家业”中诈取财物，使陶朱公大受损失。

为此，陶朱公将“雪丹”制成的佩玉当作了巡查之人的信物，各处“家业”执掌者见了“雪丹”佩玉，就必须像是见到了陶朱公本人一样礼敬，不得有丝毫怠慢。渐渐地，“雪丹”佩玉成了陶朱公的化身，只要谁持有“雪丹”佩玉，谁就可以在陶朱公势力所及的地方随意出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决无阻碍。

数十年来，持有“雪丹”佩玉的人几乎都是陶朱公的本族或姻亲，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东郭狼。东郭狼和陶朱公虽为密友，却无任何亲戚关系，但也拥有一块“雪丹”佩玉。只有持着“雪丹”佩玉的人才知道，近两代陶朱公从来不会在府中居住，几乎每日都住在“上葛门”的后楼上。要见到陶朱公，只能来到“上葛门”中。

从“上葛门”的前门，绝对走不到后楼上来，欲走到“上葛门”的后楼，必须从后门进入。“上葛门”的后门看似无人，却至少在暗处隐藏着两位可力敌数人的持剑勇士。依照齐国的刑律，百姓不得持有铁剑这等利器，否则，即是“谋逆”，当处以斩首大刑。陶朱公虽是巨富，势力极大，但毕竟只是一个百姓，“不敢”公然让手下人握着利器，“上葛门”的勇士们就只好隐伏在暗处。

看见了东郭狼手中高举的“雪丹”佩玉，两位持剑勇士立刻收回利器，闪开身影。东郭狼大步向内院走去，又连着穿过了五道门户，每处门户都有两位持剑勇士把守。每一处的持剑勇士见了东郭狼手中的“雪丹”玉佩，都是连忙回避，远远退开。

门户之后，是一座高楼。上古之楼，即为高台上所建之屋，只有诸侯贵族才能建楼。百姓建楼，则是坏了“礼法”，当处以斩首大刑。但后来有许多“百姓”的财富远远超过了贵族，又想建楼，又怕违了“礼法”，遂想出一法，在屋上又建起一层屋来。这种屋上之屋并没有建在高台上，不算是违了“礼法”，然其高大，又可称之为楼。

陶朱公所居的“上葛门”后楼，就是这种楼上之楼。依照“礼法”，百姓所居之屋，一座不可大于三间。陶朱公所居之楼，亦只三间，但其梁柱粗大，间隔开阔，比寻常的五间之屋还要宽敞。第六代陶朱公穿着天下最华贵的云纹丝织锦袍，在楼上的正厅和东郭狼相见。

“仲父，晚辈有礼了。”年轻的第六代陶朱公虽然只是一个商人，其神态之优雅从容、彬彬有礼，丝毫不输于那些学过“六艺”的贵族子弟。

“贤侄免礼。”东郭狼拱了拱手，感慨地说道，“我差不多有十年未到此楼了。”他边说着，边仔细打量着厅中的陈设，发觉与十年前相比，厅中有了许多变化。

厅正中是一架巨大的屏风，以越国深山中所生的香木制成，由鲁国工匠加以雕饰，再请楚国漆工涂漆，最后请洛邑的画工来画上五彩花纹。屏风正中端端正正地嵌着一双价值百斤黄金的珍贵玉璧。在玉璧左右，又各悬着三件宝物，是为三尺见方的巨大龟甲、泛出彩光的南海贝壳、径寸大小的一串明珠。屏风下铺着一张席子，席上所垫的是北海出产的银白狐皮。银狐珍贵难得，每张可值黄金十斤。而那席上的狐皮甚大，至少为十张连缀而成。席上有一案，纯用青玉制成，通体晶莹透亮，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在案上，摆放着四枚精致的、形状各不相同的铜铸钱币。

一枚名之曰“布”，形状极似一种锄形农具“镈”，布为“镈”的假借字，故此类铜钱币称之为“布”。“布”的重量以“釿”为单位，有半釿、一釿、二釿三种。流行最多的是半之“布”，百姓直呼为“铜钱”。

二枚名之曰“刀”，形状似屠夫所用之刀，故名之曰“刀”。“刀”的重量以“货”为单位，有一货、五货、十货等多种，流行最多的是五货之“刀”。

三枚名之曰“钱”，形状极似一种铲形农具。钱字和“铲”字通用。“钱”本为方形，后来成为圆形，内有圆孔，最后又变为方

孔。“钱”的重量以“两面三刀”为单位，有一两、半两两种。流行最多的是半两之“钱”。

四枚名之曰“贝”，形状似贝壳一般，为楚国的常用铜币。相对而言，“贝”的重量最轻，每二至三个才及得上一枚半两铜钱。

列国之间，黄金玉璧虽也充作货币流行，但只是在富人及诸侯贵族间流行而已，常人日用的货币，主要是铜钱，尤其是一货之“刀”，半之“布”，半两之“钱”流通遍及天下。青玉案上四枚不同形状的铜铸钱币异常光亮，闪耀夺目。

陶朱公请东郭狼在席上的尊位处坐下，然后他在青玉案右侧的主位处坐下来，问：“仲父，你十年未至此楼，今日一见，似有所感，不知可否告知小侄？”

“我今日至此，感触确实很多。当年我到这里拜见你父亲时，这屏风上只有一双玉璧，席上也没有这么名贵的狐皮。案上也没有这些铜钱，而是放着《书》《诗》《易》《礼》诸多典籍。”东郭狼说道。

“是的，小侄在屏风上多挂了几件宝物。这可不是寻常之宝，此一对大龟甲，乃是商朝开创之主汤留下的。龟甲在商汤之时，如同黄金一样，是贸易之时不可缺少之物。不过，寻常龟甲易得，此等三尺见方的巨大龟甲却是千年难遇的宝物，虽有百斤黄金，也难购得。那海贝、珍珠亦是极难得到之物，价值在百斤黄金之上。”陶朱公淡淡地说着，话音中却含着一种无法掩饰的夸耀之意。

“你父亲难道没有说过，这世上有许多东西，价值远非黄金可比？”东郭狼问。

“当然说过。父亲有一次拿着一柄青铜宝剑，说那柄剑才是世上最贵重的东西。”

“你父亲说得很对。那柄青铜宝剑不是寻常的宝剑，是五霸之首齐桓公所佩的宝剑，是国君权威的象征。这世上最贵重的东西，就是国君的权威。”

“当初我也认为父亲的话不错，觉得国君的权威是世上最贵重的东西。国君拥有生杀予夺之权，世上还有什么能比得上‘生杀予夺’几个字

震骇人心呢？只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黄金铜钱最贵重。有了黄金铜钱，就是有了一切。”

“错了，大错！黄金铜钱并不能买来一切。如果黄金铜钱能买来一切，你就不会独坐在楼上了。”

“小侄喜欢安静，只愿独坐在楼上，把玩这几枚铜钱。”

“不，似你般年少的人，绝不会甘心独坐在楼上。似你这般年少的人，会带着最美丽的女子，乘坐着最华贵的高车，在成百上千的健仆护拥下，纵横飞驰在淄河岸上。”

“我的内室中藏有齐国最美丽的女子，我的库房中停有齐国最华贵的高车。”

“但是你不敢驾驶最华贵的高车载上那最美丽的女子，飞驰在淄河岸上。”

“这……”陶朱公欲言又止。

“如果你以最华贵的高车载着最美丽的女子飞驰在淄河岸上，一定会引起田氏的妒忌。在齐国，田氏就是国君。田氏定会夺走你的高车，抢走你的美女。”东郭狼厉声道。

“是的，国君既有‘生杀予夺’之权，就能够夺走我的高车，抢走我的美女。但是只要我不招摇，田氏绝不会领人杀进我所居住的房舍，强行夺走我的一切。我陶朱公所交的市税，占了临淄城中的一半。灭了我陶朱公，齐国的田氏也难支撑长久。何况陶朱公的‘家业’遍于天下，各地亦有分支族人。陶朱公会用黄金购买天下的敢死之士，刺杀田氏。”

“你所说的田氏，是为明智之人。可惜掌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国君们，大多并不是明智之人。一旦你遇上的国君是一个昏暴之主，偏又看中了你的高车美女，你又当如何？”

“那我就只好远避他处了，陶朱公迁移他处，也不止一次了。”陶朱公微微垂下头说着。东郭狼的目光一直如利剑一样逼视着他，使他有些受不住。

“天下处处都是国君，他处、此处又有什么分别？”东郭狼略带嘲讽

地说着。

“但是拥有了国君的权威又能怎么样呢？齐桓公是五霸之首，最后却饿死在内宫里。晋文公是五霸中最有福泽者，但他的后代儿孙却受尽了魏、赵、韩三大家臣的欺负。现在倒好，家臣也做了诸侯，真正的诸侯倒要去朝拜家臣。国君虽是拥有生杀予夺之权，所受的辛苦惊恐远远多过我这个商人。小侄宁愿做一个商人，不愿成为国君。”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东郭狼心中不觉大跳了几下，紧盯着陶朱公问道。

“小侄真是这么想的。所以，小侄这些年来，一直不愿与仲父相见。”陶朱公坦然说道。

“你如此年轻，怎么就似老朽之人一样心如死灰呢？”东郭狼迷惑地问。

“小侄虽然年少，却也做了陶朱家十年的主人，经历过的事情并不算少。陶朱家的事儿，小侄管着已觉吃力，实在没有雄心做什么大事了。”陶朱公悠然说道。

“如此说来，贤侄并不想遵守当年的诺言了？”东郭狼咬了咬牙，重重说着。

陶朱公一时默然无语，东郭狼也不再说什么了，两个人都回忆起了十年前的情景。

十年前，东郭狼匆匆自鲁国赶到临淄，与卧病在“上葛门”后楼上的第五代陶朱公作最后的诀别。

第五代陶朱公不仅仅是东郭狼的密友，还是东郭狼的救命恩人。东郭狼正当年轻气盛之时，就已执掌了一个富有千金的家族，不禁雄心大起，连做了几笔大生意，赚了数百斤黄金，一时间在商人们之间名声大响，但是东郭狼却也因此得罪了齐国名义上的第一巨富田氏。

东郭狼有一笔生意是贩卖海盐，将越国购来的海盐转运到了郑、卫一带，获得了一笔厚利。田氏倚仗着同族的权势，一向独霸海盐的贩卖之利，不容别人插手。不过认真论起来，东郭狼并未触犯田氏，因为田

氏独霸的是齐国出产的海盐，而东郭狼贩卖的却是越国出产的海盐，然而田氏却不论此理，蛮横地声称，凡是住在齐国的商人，就不能贩卖海盐，谁贩卖海盐，谁就是和田氏作对。

田氏公开宣扬，将以“谋逆”大罪诛杀东郭氏全族，并派人日夜监视东郭氏，防止东郭氏逃跑。就在这危急时刻，陶朱公挺身而出，不惜屈膝向田氏行以叩拜大礼，并愿以身家性命为东郭狼担保，求田氏大发“仁慈”之心，放过东郭氏。

陶朱公曾经向田氏主动出让过许多获利丰厚的生意，甚得田氏的好感。且陶朱公财力之深厚，势力之庞大，远非一般巨商可比。田氏见陶朱公如此恭敬，只得当真大发了一番仁慈之心，“饶”了东郭氏，却又要东郭氏赔偿一千斤黄金。

陶朱公立刻一口答应下来，并且代东郭氏“赔偿”了一千斤黄金。这一切直到数年之后，东郭狼才知道了，在此之前，东郭氏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将他全族诛杀的田氏忽然“仁慈”起来了，不再报复他呢？

那天，东郭狼在大道上遇到了田氏，由于闪避稍慢，差点和田氏撞在一起。田氏大怒，喝骂道：“不知死活的贱种，难道还想赔我一千斤黄金吗？哼！这次你若撞到了老爷的车上，纵然有陶朱公为你说情，纵然你再拿得出一千斤黄金，老爷也饶不了你！”东郭狼听了，如雷击顶，呆了半晌之后，驱车狂驰，直奔向陶朱公的府中。

见到第五代陶朱公后，东郭狼跪下来，行以大礼道：“从此以后，我这一生，就全由恩公驱使。”

陶朱公扶起东郭狼说：“你我同为商贾一脉，理应互相照顾，患难与共。”

东郭狼叹道：“我素性太刚，不宜商贾之道，今后何去何从，还望恩公指点。”

陶朱公道：“你胆大心细，谋算得当，正是商贾之奇才也。不幸你生在此虎狼之世，误触了田氏，今后若想在商贾这一行干下去，确乎千难万难。商贾素为世间所轻，要另觅出路，难上加难。我齐国巨富端木氏的祖父，原是卫国商贾，不甘居于卑贱之位，拜孔子为师，并出资让孔子周游列国，使孔子名如日月，辉耀至今。而端木氏亦名列大夫，昂

然出入各国，与众诸侯分庭抗礼，实为商贾中之俊杰也。惜乎其子孙不能发扬祖父之宏愿，贪图小利，又沦于商贾之列，其今在齐国虽为巨富，却只能屈从田氏淫威，庸庸度日罢了。”

陶朱公所说的端木氏祖父，乃是孔子最有名望的弟子之一，名为端木赐，字子贡，善于辞令，曾游说各诸侯国之间，被卫、齐、吴、鲁诸国敬为圣人，屡息兵祸，是商贾之人最引以为豪的人物。

东郭狼激动起来，说：“子贡能做到的事情，我也一定能够做到。我会立刻拜大贤为师，做上一国大夫。到了那时，我会尽所有的一切，报答恩公。”这并不是他见到陶朱公之后才有的想法，从他得罪了田氏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这样的打算。

“好，有志气！”陶朱公大为赞赏道，“你也不必寻什么大贤。如今的世道，唯强者才能立身。你拜为师者的人，应该强悍过人，而又极有能力，将来甚至有可能称霸一方。”

东郭狼眼睛一亮，说：“大贤曾子的弟子吴起与我相交甚厚，其人深知兵法，明晓天下大势，胆魄之大，世间无双。若有机会此人必会趁时而起，称霸一方，做下一番惊人的大事业来。”

“吴起此人，我也听说过，确为世所难及的大才，连田氏都欲网罗在门下。但吴起既有大才，岂肯甘居田氏门下？他也不会真心做曾子的弟子。你可在他困窘之时，全力帮助他，这样，吴起将来称霸一方时，你的前途将无可限量。”陶朱公鼓励道。

于是，东郭狼毅然放弃了商贾之业，甘居于吴起的从属之位，以其黄金全力帮助吴起。有东郭狼的黄金作为后盾，吴起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曾子，离开了田氏把持的齐国，投奔到了鲁国，然后杀妻求将，以弱小的鲁军一举击败了强大的齐军，名震天下。

但就在这时，第五代陶朱公却重病缠身，眼看就要离开人世。东郭狼站在陶朱公面前时，他已是奄奄一息，勉强可以说出话来：“如今天下非比往日之天下，商贾仅靠贸易，不能立身。齐国田氏残忍狠毒，自成势以来，齐国之大族高氏、国氏、栾氏、晏氏、鲍氏无不被田氏诛杀殆尽。眼前田氏尚未成为正式的诸侯，对我等商贾大族还有利用之心，故并未对商贾大族加以诛杀。然而田氏一旦公然名列诸侯，必然不能容忍我商贾大族，定会大加诛杀。我商贾大族欲立身于世，非得执掌权

柄，自成一方之主不可。晋国可以三分，齐国何尝不可分为多方诸侯。今日吴起名震天下，他日必可霸于一方。希望东郭兄能够借吴起之势，与我陶朱公里应外合，瓜分齐国。我陶朱公并不想独占齐国，能成齐国一方之主，心愿已足矣。”

东郭狼跪下来，指天发誓道：“我定当拼此一生之力，使陶朱氏成为一方之主，报答恩公。”第五代陶朱公听了，很是满意，将儿子唤来，令儿子将东郭狼呼为“仲父”，行以父礼。

陶朱公对儿子说道：“吾死之后，尔当以东郭兄为父也。田氏，饿虎也，可敬之，不可深交。尔当以吾陶朱公之资财，全力助成东郭兄之大业。东郭兄但有所行之事，尔不得拒之。”

儿子听了，亦是跪倒在地，指天发誓：“绝不会忘了父亲遗言，定当实现父亲的遗愿。”

第五代陶朱公脸上浮起了笑意，又将陶朱公家族权威的象征——“雪丹”佩玉赠给了东郭狼一枚，使东郭狼在紧急之时，可以随时调动陶朱公的力量，并能随时见到陶朱公本人。“雪丹”佩玉陶朱公向来不会给予外人，甚至外人连看都不能看到“雪丹”佩玉。此刻陶朱公将“雪丹”佩玉赠给东郭狼，是将东郭狼当作了家人一般。东郭狼感激中再一次跪倒在地，向第五代陶朱公行以叩拜大礼。

东郭狼有了“雪丹”佩玉，就可以利用陶朱公潜藏的庞大势力，做出许多人无法做到的事情，这对他的“大业”，也有着极大的帮助。也正是凭着“雪丹”佩玉，东郭狼完成了几件在吴起看来无法完成的难事，使他获得吴起的信任，甚至在某些方面，吴起已经离不开他的帮助。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吴起心腹中的心腹。吴起的“谋夺天下”之策，自然也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

在他看来，吴起为魏国“谋夺”了天下，绝不会甘居臣位，定会成为一代新朝的开创者，如同周朝的武王一样。如果吴起是“周武王”，他这位第一心腹自然是“周公”、“姜太公”之类的开国功臣，不仅可以名传千古，还可以裂土分封，成为一方诸侯。到了那时，他给陶朱公美言几句，自然能使陶朱公的梦想成为现实。每当想到他的将来会是一方诸侯，东郭狼就兴奋得夜不能寐。

他比吴起更狂热地谋划着“平天下”的大业，积极主动地为吴起

的“大业”四处奔走，不辞劳苦。为此，吴起常感动地拉着他的手说，我有了你这位朋友，是上天的赐福啊。但是东郭狼在得到吴起信任的同时，却似乎在渐渐失去陶朱公家的信任。

第六代陶朱公执掌家业时，年岁尚小，由几位管家辅佐，共同管理着陶朱公的家业。几位管家对主人极为忠心，亦对东郭狼这位陶朱氏家的“仲父”十分敬重。

东郭狼很忙，有了大事，需要陶朱公帮助时，只来得及和几位管家见上一面。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拜见”第六代陶朱公，第六代陶朱公也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拜见“仲父”。转眼之间，陶朱公主人年满了二十岁，正式成为陶朱公家业的执掌者。

这个时候，东郭狼正和吴起在魏国忙于鼓动魏文侯“夺取天下”，没有去“拜见”陶朱公。他觉得他是陶朱公家的“仲父”，他的“大业”也是陶朱公的“大业”，他要求陶朱公做什么，陶朱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立刻办到，不能有任何迟疑。但他最近几次让陶朱公所办的事，虽也办成了，却都拖了一段时日，远不如过去痛快。

东郭狼这次回到故乡，既是为了寻找刺客，也是想面见陶朱公本人，以释心头之疑。他不明白，陶朱公为什么会对他这个“仲父”有了疏远之意。

“唉！”年轻的陶朱公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使两人从追忆中回到了现在。

“仲父，儒家最看重的，是一个‘礼’字。法家最看重的，是一个‘法’字。老子的门徒，最看重‘道’字。孙武的门徒，离不开‘兵’字，我商贾之家，最看重是一个什么字？”陶朱公问。

“商贾之家，最重一个‘利’字。”东郭狼皱着眉头，不高兴道。

“是啊，商贾存身之道，莫过于一个‘利’字。有利可图，则行之；无利可图，则避之。而父亲大人身为商贾，却去追逐国君的权威，显然是误入歧途了。”陶朱公说道。

“住口！你居然论及父亲的是非，岂是为人之子所该说的？”东郭狼大怒道。

“如果我是儒家子弟，或是卿士大夫家的子弟，自然不该论及先父的不是。可我只是一个商人家的子弟，议论先父几句，也算不了什么。”陶朱公淡然说道，毫无激动之意。

“你……”东郭狼猛地站起身，又坐了下来，竭力压抑着心中的怒气道，“你父亲曾对我说过——如今天下非比往日之天下，商贾仅靠贸易，不能立身。”

“小侄说过，父亲不守商贾图利的本分，是误入歧途。”陶朱公微笑着道。

“痴儿！利者，有至大至小之分也。商贾之利，至小也。国君之利，至大也。弃大利而惑于小利，实非智者。尔为陶朱氏之主人，何愚至此，何痴至此！”东郭狼痛心疾首地说着。

陶朱公依然是面带微笑：“仲父别忘了，我陶朱公正是惑于小利，才有今日啊。”

东郭狼再也说不出话来，心中冰凉——这个逆种，竟然说父亲“误入歧途”了。看来他已是铁了心，要背弃当初的诺言了。如此，我就难以得到陶朱公家族的帮助了，对将来的“大业”恐有不利啊。唉！这也怪我，当初我太注重吴起，忽视了这逆子，谁知这逆子竟是反了……

“仲父，虽然小侄认为父亲是误入歧途，可也不想违背当初对父亲的承诺。仲父的‘大业’，小侄仍会全力帮助。不过，小侄素来懒散，眼里只看得见一个‘利’字，仲父的‘大业’到底是怎么回事，小侄也弄不明白，所以仲父需要什么，不必告知我。计管家是我陶朱氏的元老，仲父有什么事，就告诉他吧。”年轻的陶朱公说着，拍了一下手。一位年约六旬、须发斑白的老者应声从屏风后走出来，恭恭敬敬地对东郭狼行了一礼。

东郭狼认识这位姓计的管家，他在陶朱公的大管家中，名列第五，专管传递消息之类的隐秘之事。我身为“仲父”，居然只能和陶朱氏名列第五的管家打交道了。东郭狼苦涩地想着，站起身来，拿出“雪丹”碧玉，递给陶朱公：“贤侄，这是你家的宝物，还给你吧。”

他既然不能再见到陶朱公本人，拿着这块“雪丹”佩玉，已是无甚意义。年轻的陶朱公并不推让，接过“雪丹”佩玉，站起身深深施了一礼。

他这一礼，是为“送客”之意。

第二十二章　心诚礼重寻刺客　墨者身份堪称奇

东郭狼恍恍惚惚，不知到底是怎么走出“上葛门”的，也不知道又要走向哪里。陶朱公的全力辅助，使他对“大业”的实现充满了信心，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吴起面前表现他的能力。但是现在，陶朱公突然从他背后消失了，使他满腹的豪气似破裂的鱼泡一般——再也鼓不起来。他直到登上坐车，才发觉计管家跟在身后。

“东郭老爷，您有什么吩咐，尽管告诉小人。这份差事，是小人主动讨来的。”计管家说道。东郭狼听了，不觉一愣。计管家的话，不像是一个陶朱公管家应说的话。陶朱公的管家，都是自最低贱的奴隶提拔上来的，对主人无不绝对忠诚。一个对陶朱公绝对忠诚的管家，绝不会透露出任何不满主人的言语。

“计管家，陶朱公为何会背弃先人诺言？”东郭狼过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

“这不是我能回答的事情。我想，过不了多久，您就会明白一切的。我只想告诉您，老主人的话是对的。您不要因为少主人，就自失了主张。老主人把那么大的一件事托付给您，是相信唯有您才能办成这件大事。”计管家说着，眼中隐隐透出晶莹的光亮来。东郭狼胸中一热，豪气陡升。难道缺了陶朱公的黄金铜钱，我当真什么事也不能办成吗？他立即请计管家同乘一车，向其家中驰去。到了家里，他顾不得已是数年未和妻儿相见，匆匆说了几句话后，就领着计管家直奔后院的密室之中。

这间密室，还是他行商贸易之时，用来存放“质”“剂”等要紧物品的地方。“质”“剂”又称为“券”，一般为竹木制成，“券”之长者为“质”，短者就叫作“剂”。行商贸易，买卖双方会将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刻写在“质”“剂”上，落上名款，然后将“质”“剂”剖分为二，买主执右半边，卖主执左半边。一旦发生了争执，闹到了官府里，断定谁是谁非的主要依据，就是这种东西了。密室中门窗很小，陈设也十分简单，仅有一案、一席，再加上一个曾用来存放“质”“剂”的木匣。

“计管家，请坐。”东郭狼向计管家施了一礼。计管家连忙回礼，却并未坐下。

东郭狼也就站着，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想请计管家帮我寻找一个刺客，不知计管家是否可以寻到？”

“这要看寻什么样的刺客了。有的刺客，只要拿出一斤黄金来，就可寻到。”

“如果是那种刺客，我就根本不需要请您帮忙了。”东郭狼说道。

“东郭老爷要的是什么样的刺客？”

“百年之前，曾出现过专诸、要离那样的刺客。我现在需要的，就是那样的刺客。”

“专诸、要离那样的刺客，百年之前就很不容易找到，现在就更难寻找了。”

“你只告诉我，这样的刺客还找不找得到？”

“找得到。但您至少必须有三样东西。”

“哪三样？”

“一千斤黄金。可以让刺客满足他平生无法满足的欲望，并解除他的后顾之忧。三年的时间。可以让刺客失去任何拖延行动的理由，使他不得不主动向您请命。最后，您要忍受刺客给予的任何屈辱，不能露出丝毫的厌恶之意，让刺客感到他是为知己而死。”

“我拿得出一千斤黄金，可是我没有三年的时间，也不能忍受任何屈辱。”

“三样东西，你缺少两样，这就很难找到专诸和要离那样的刺客了。”

“但是我必须找到。只有找到了专诸、要离那样的刺客，我才能办成陶朱公老主人期望我办成的大事。”东郭狼注视着计管家说道，心里隐隐有些刺痛。如果陶朱氏年轻的主人仍然支持他，那么，他即使三样

东西中没有一样，也能很快找到专诸、要离那样的刺客。似陶朱公这样的巨富，有着许多人难以料想的能力。

陶朱公这样的巨富，最擅长的本领就是储藏。储藏黄金，储藏奇货，也储藏奇人。似专诸、要离这样极难寻找的刺客，亦算是奇人，应在陶朱公储藏之列。但管家只是一个奴隶出身的管家，没有主人的旨意，他绝不敢动主人储藏的东西。

“东郭老爷，三天之后，小人会再来拜见您。”计管家沉默了好一会，才回答道。

三天之后，计管家果然来到了东郭狼的府中，二人仍然是在密室相见。

“有一个人，如果做刺客可以和专诸、要离相提并论。”计管家说道。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东郭狼心中大喜，脸上的神情却显得十分平静。

“此人名叫聂政，本为魏国人，家居轵邑，今年三十一岁。此人好结交朋友，因打抱不平，在家乡伤了人命，才举家逃到了齐国。”计管家说道。

“我需要怎么做，才能使他为我所用？”

“聂政是个孝子，父亲早逝，唯有一母一姊。其姊远嫁在卫国濮阳，其母患有风瘫之症，病卧已有三年。他的妻子在去年病死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十五，一个十三。我听说魏侯的太医吕卢最善治风瘫之症，两三个月内可使病卧之人站立起来。东郭老爷可一边与聂政结交，一边想法‘借’来吕太医。如果东郭老爷能使聂政之母病愈，则聂政必视东郭老爷为恩人，纵然为东郭老爷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把吕太医‘借’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先看看聂政此人，再作决断。”

“聂政现在齐国充作屠牛之工，东郭老爷要见到他很容易，小人愿意领路。”

“好。我要立刻见到聂政。”

齐国的“庄岳之间”所居者大多是富人，富人喜肉食，故“庄岳之间”有许多屠宰之坊。操纵屠宰之业的商贾们在巨富如林的“庄岳之间”只能算是小康之家，田氏、端木氏、东郭氏等巨富从来不与这等小康商贾打交道，只有陶朱公，才会愿意和这些小康商贾们结交。

当然，陶朱氏的主人绝不会自低“身份”，亲自和这些小康商贾们结交。只有像计管家这样在陶朱氏中排名并不怎么靠前的“家奴首领”，才会认识这些小康商贾。计管家认识这些小商贾的目的，一是探听陶朱公感兴趣的各种消息，二是发现可能值得陶朱公储藏的奇人。陶朱公向来认为，卑贱之处一样隐伏有世间难寻的奇人。

计管家只负责打听，并把打听到的一切告诉给主人。至于主人到底看中了哪位“奇人”，是否要加以储藏，则不属于计管家的职责范围，计管家不知道，也不应知道。

东郭狼一提出寻找专诸、要离那样的刺客，他立刻就想到了聂政，但他却不敢立刻答应下来。计管家用了三天的时间，去打听他不该打听的一件事——陶朱公是否准备“储藏”聂政。他毕竟是陶朱公的管家，须绝对忠于陶朱公。如果陶朱公准备“储藏”聂政，他就不会把聂政推荐给东郭狼，宁愿多费力气，另寻他人。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是犯了小错，做了不该去做的事，则是犯了“大罪”。对于计管家来说，在维护陶朱公的前提下，小错可犯，“大罪”绝不能犯。

计管家和东郭狼分乘着两辆骈车，来到了一处名号为“柳乙”的屠牛作坊前。屠牛作坊的主人见到计管家很热情，称计管家为“计老爷”，对其行以大礼。陶朱公的管家在外结交时一般不会露出真正的身份，总是以某处货行主人的身份出现。计管家此刻的身份，是“岳”市上八处牛肉铺的总主人。肉铺的主人向来是屠宰坊的“衣食父母”，柳乙主人见了计管家，自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计管家对柳乙主人说道，东郭狼乃是一家新开张牛肉铺的主人，闻听此处牛肉甚佳，特来拜见。柳乙主人听了大喜，立刻又对东郭狼施以大礼，东郭狼连忙还礼，乘势提出要进坊中看看牛肉的货色如何，以便决定是否专门购买柳乙的牛肉。柳乙主人更是高兴，当即将东郭狼引进了屠宰坊中。

东郭狼一走进坊中，不等计管家介绍，就猜出了谁是聂政。屠宰坊中的屠牛之工共有十余人，年老者已过五旬，年轻者不过二十上下，三旬左右者共有四人。四人中有一人的臂力特别大，所用的宰具比旁人大出许多，其身手极为敏捷，砍、削、剁、挑的动作一丝不苟，不会浪费掉任何一处牛肉，屠案旁留下的牛骨光滑得似专门请人用小刀刮过一番。旁的屠工见了东郭狼进来，都不自觉地抬起头张望着，唯有此人仍然专心致志地砍削着牛肉，连头都没有抬起一下。

好！力大心细，且又能专注一事，正是一个刺客必具的性格。东郭狼在心里赞道。果然，在从柳乙走出之后，计管家告诉东郭狼，那臂力雄强之人，正是聂政。

“此人身处卑贱之中，却有着君子风度，实为难得。”东郭狼称赞道。

“卑贱之人若有君子风度，则其人绝不会甘于平庸，可以做出大事。”计管家说道。他看得出，东郭狼对聂政很满意，这使他的心中大感安慰，话也多了。

回到府中，东郭狼立即写下一封密书，遣心腹从人飞速驰回西河，呈上吴起。在密书中，他告诉吴起，专诸、要离那样的刺客已经找到了，唯须经过一番结交，方可收服刺客之心。为了更快地收服刺客，他急需“借用”吕太医。吴起是独挡一方强敌的重臣，极受魏文侯的重视，他若出面为东郭狼“借”来吕太医，虽也有些为难，但还是可以办到。

西河之地离临淄有数千里，乘坐驷马驾着的高车，来回一次也得两个月，再加上一些不可避免的耽误，吕太医来到临淄，应当是三个月之后。东郭狼决心用这三个月的时间和聂政结交成知心朋友。

首先，他花钱在“岳”市上买了一家牛肉铺，暂时充当起了须日日买进卖出的小商贾。然后，他多出了些铜钱，让“柳乙”主人日日派聂政将新鲜牛肉送到他的铺子里来，这样，他就天天有了和聂政结交的机会。

东郭狼使出他数十年在经商和担当门客首领时积累的结交本领，自然而然、不露痕迹地和聂政成了“知心朋友”。到了三个月后，他已经和聂政称兄道弟了。但是三个月后，他盼望的吕太医却没有来到，只等来了吴起派人专递的一封密书。

吴起在密书中说，魏国相国李悝突然患了风瘫之疾，吕太医只能在医好了李悝之后，才有可能来到临淄。吴起让东郭狼不要着急，继续与刺客结交，估计吕太医两个月内即可治愈李悝。东郭狼看了密书，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只得继续充当肉铺主人。

随着和聂政的深入交往，东郭狼发现聂政有着两处令他迷惑不解的地方：一是聂政并不缺少铜钱，根本不用充作屠工；二是聂政有时行踪诡秘，举止不似一个屠工。

聂政每天的工钱，是十五个“一货”的刀币。这些铜钱，可在市上购得半石小米。似聂政这等正当壮年的男子，每月食小米一石半就足够了。一般的上等屠夫，每日的工钱是十至十二个铜钱，聂政的技艺特别出色，工钱也就高于旁人。聂政每月都能拿到四百个以上的铜钱，奉养家人足够有余。但东郭狼发觉，聂政每月的花费，竟在四千个铜钱以上，远远超出了他所挣得的工钱。齐国人向来以豪奢闻名天下，但一个屠工每月用去四千个铜钱，却极是少见。

聂政常去女闾，而且从不固定一处，每月要换四五个地方。那些女闾虽不是最上等的地方，但也绝非低等之处，聂政每月在这上面要花去两千个铜钱。除了女闾，聂政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药铺，给母亲买些上等好药。在这上面，聂政每月要花费一千个铜钱。另外，聂政还让两个儿子跟着一位儒士学习诗书。为儿子购买书简，赠送儒士礼物，这方面也要花去聂政的五百个铜钱。剩下的五百个铜钱，聂政则全用来作为衣食之费。说起来他是个屠工，所食之精致绝不低于一个屠宰作坊的主人。

一个真正的屠工，既不会似聂政这样肆意花费，更不会像聂政这样让儿子去跟着儒士学念诗书。聂政的这些隐秘之事，是东郭狼悄悄派人跟踪聂政探查出来的。跟踪的人还探出聂政每逢初一、十五两日，必然会到城外的野林中去，整夜不回。野林中有强人出没，东郭狼派去跟踪的人不敢靠近，因此无法探查明白聂政在野林中干了些什么事。总之，聂政的种种举动，表明他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屠工，或者是绝不甘心做一个真正的屠工。

这种情形使东郭狼又喜又忧。喜者，聂政其人所行之事正像计管家说的那样不会甘于平庸，可以做出大事。忧者，聂政有这么多隐秘之事，却没有告诉他这个“知心朋友”，显然对他还缺乏信任。聂政既不信任他，又怎么会为他充当必死的刺客呢？

还有，聂政每个月的花费如此巨大，铜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铜钱是他自己谋得的，还是旁人送给的？

他自己如何能谋得这么多铜钱？若是旁人送的，这人又是谁？又为什么会送给他？

聂政既然有了如此多的铜钱，为何还要做一个屠工？

聂政到野林中去干了些什么事呢？

东郭狼心中的疑问一个接一个，使他无法安宁下来。

聂政关系着他的“大业”成功与否，他必须对聂政的所有秘事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该用什么办法来知道聂政的隐秘呢？

东郭狼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让手下人继续跟踪聂政，并跟踪所有和聂政有交往的人，二是他亲自出去，主动逼迫聂政开口。

在一个月圆之夜，东郭狼有意等在城外，和急匆匆赶路的聂政“不期而遇”。十五的月亮明如白昼，聂政能够清晰地看见东郭狼。可是聂政就似根本没有看见东郭狼，低下头，疾步从东郭狼身边走过。对一个可以称兄道弟的“知心朋友”如此视而不见，实在是一种极端无礼的举动。

尽管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朋友间发生了这等无礼的举动，就须绝交。当然，若有一方主动道歉，并对他的无礼举动加以解释，朋友间的友情还可以维持下去。东郭狼通过对聂政数月的了解，断定他不会轻易抛弃朋友间的友情。他有意与聂政“不期而遇”，是一种连环之计。如果聂政在路上“看见”了他，和他行礼，势必会立刻透露其诡秘的行踪。如果聂政没有在路上“看见”他，则会在次日向他道歉。那么他在聂政道歉的时候，一样能够知道许多他极想知道的事情。

果然，次日聂政在送来新鲜牛肉的时候，同时给东郭狼送上了一根荆杖。聂政跪在东郭狼面前，双手托着荆杖，高高举在头顶上，口称“东郭兄恕罪”。他所行之礼，是道歉之礼中最重的一种礼仪。荆杖象征着责罚之权，东郭狼可以拿起荆杖，将聂政狠狠责打一顿，以“惩罚”聂政的无礼举动。

东郭狼拿起了荆杖，一折两段，摔在地上，然后扶起聂政说："你我兄弟，还来这一套干什么？"

聂政面带愧色道："东郭兄，小弟并非无礼之人，实有难言之隐，日后自会奉告。"

东郭狼笑道："愚兄与贤弟结交，正是羡慕贤弟乃世间少有之堂堂正正之人，岂会因些许小事，将贤弟看成了无礼之人？世间之人，谁无隐事？贤弟何必如此自责？"

聂政大为感动，欲说什么，又强忍住了，向东郭狼行了一礼，躬身退出了牛肉铺。东郭狼什么也没有追问，耐心等待着聂政的"日后自会奉告"。

十余日后，聂政拉着东郭狼，走出岳市，说是要请东郭狼畅饮美酒。那畅饮美酒的地方，大大出乎东郭狼的意料之外，居然是名扬齐国的第一女闾，"庄岳之间"的"上葛门"。那"上葛门"的入门之价极其昂贵，根本不收铜钱，只收黄金。任何一位客人若想到"庄岳之间"的"上葛门"来享乐，入门就得拿出一斤黄金。这一斤黄金，换成铜钱就是一万余枚，一个上好的屠工得整整苦干三年，才能挣得这么多铜钱。

东郭狼当年也曾来过这"上葛门"几次，每次拿出一斤黄金时，心中都会跳动一下。但是聂政这位宰牛的屠工走进"上葛门"时，却毫不犹豫地抛出了两斤黄金，眼睛连眨都没有眨一下。东郭狼的心直往下沉着，沉向无穷无尽的黑暗深渊：一个随手就能拿出两斤黄金的宰牛屠工，会成为他苦苦寻找的刺客吗？

进入"上葛门"中，是一个大院，花木繁盛，一间间精致的小舍藏在花木丛中，若隐若现。每间小室以屏风隔成两部分，屏风前是客人与客人的密谈之处，屏风后是客人与美人的欢乐之处。来到此处的客人，几乎都是身当"大事"的尊贵之人，欢乐尚在其次，密谈则是其真实之意。东郭狼当年的那笔惹下大祸的贩盐生意，就是在这密室中谈成的。在聂政面前，东郭狼就似第一次来到了这精致的小舍中，四处"好奇"地打量着。

"东郭兄，你是不是奇怪，我一个卑贱的屠工，怎么会来到了这种地方？"聂政将一只注满美酒的黄金觚高高举起来，笑问道。

“何止是奇怪，愚兄做梦也没有想到贤弟会到这里来。”东郭狼感慨地说。

“哈哈哈！”聂政陡然大笑起来，一仰头，饮尽觚中的美酒，然后直瞪瞪地望着东郭狼，大声道，“你说，我为什么不能到这里来？”

东郭狼惊骇地望着聂政，不知该如何回答。聂政今日的神情，看上去太异常。

“为什么呢？就因为我是一个卑贱的人，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为那些高贵的人准备的。我们这些低贱的人，根本不是人，是牛马、是猪羊！任那些高贵的人驱使，任那些高贵的人剥皮喝血！我凭什么是一个卑贱的人？我有勇力，我的智计也绝不低于那些高贵的人。可我偏偏是一个卑贱的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卑贱的人！我每日里做牛做马，流血流汗，又能得到什么呢？不，我不是为了做牛马来到世上的，这种牛马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过不下去！”聂政大声说着，又在觚中注满美酒，又是一饮而尽。

“贤弟切莫高声，此地……”

“此地是高贵的人才能来的地方，是不是？”聂政猛地打断了东郭狼的话头，“高贵的人为什么能到这里来，只因为他们生下来便是高贵的人。不论他们多么愚蠢，多么无用，也是高贵的人，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他们这种人。我最钦佩的人是跖，你知道跖这个人吗？”

东郭狼当然知道，跖是数十年前的一个大盗，手下有锐卒九千人，横行天下，所过之处，就连一些稍弱之国的国君都不敢对抗，龟缩在城邑中，祈祷天帝赶快让跖离开。但是此时此刻，东郭狼却不敢搭腔。

“如果我早生几十年，一定会去投奔跖。跖最恨的就是那些高贵的人，见了就杀，把他们的子孙都杀得干干净净，哈哈！杀，天下高贵的人都该杀了，杀了！”聂政大笑着说道。

“贤弟，隔墙有耳啊。”东郭狼坐卧不宁，脸色发白，声音都有些变了。

聂政一愣，默然无语，半晌过后，声音才低了下来：“小弟今日太……太不知礼了，小弟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可兄长却是有家

室的人，小弟不能连累了兄长。”

“其实贤弟也有家室啊。生来低贱之人，也可以改变命运。据愚兄所知，似贤弟这等人，至少有三条路可走：一者，可投军，在战场厮杀，立了军功，挣得官爵；二者，可充作公卿门客，一旦为主人立下大功，一样可得到高官；三者，可积下铜钱作为贸易之资，由小渐大，由贫至富，成为巨商大贾。”东郭狼说道。

聂政冷哼了一声，道：“多谢兄长的好主意，可这三条路，我一条也走不通。”

“这是为何？”

“我等低贱之人，投军时只能充当一个小卒，仍是将军们任意驱使的牛马。就算侥幸立功，官爵也只会得到豆粒大的一个，再也难往上升。至于充当公卿门客，我这等屠牛的粗汉只能名列于最下一级，混口饭吃可以，要凭此得到高官，实在是痴心妄想。商贾之徒，低买高卖，囤积居奇，上须勾连官府，下须暗通强盗，赚的都是黑心之钱，就算我想入此道，也难黑了心肝。”

“那么，贤弟究竟想做什么？”

“小弟不甘心就这么一辈子做了牛马，宁愿轰轰烈烈过一时，不愿平平庸庸活一生。”

“那么……那么贤弟想怎么轰轰烈烈过一时呢？”东郭狼急切地问着，心中大跳起来。

“你说，专诸、要离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聂政不答，却反问道。

“专诸、要离都是大英雄，舍生就义，报国安民，其名可流传千秋万代。”东郭狼说着，心中跳得更急。

“哈哈！”聂政又是一笑，“专诸、要离是大英雄不错，至于他们充当刺客，若说是‘舍生就义，报国安民’，则是狗屁！”

“贤弟何出此言？”东郭狼惊问道。

“我且问你，专诸、要离是何等身份之人？”聂政又问道。

“专诸为宰猪的屠工，要离为一教练军卒的剑士，身份不高。”东郭狼答道。

“哈哈，专诸是我的同行，只不过我宰牛他宰猪而已。要离是专门教人使剑的，使剑干什么？是为了杀人。要离其实也算是我的同行，同行与同行相知，专诸和要离若不去充当刺客，就会平平庸庸似牛马一般虚过一生。而当了刺客，他们就可以轰轰烈烈过一时了。他们都是低贱的人，可他们杀的，却是国君和公子这等高贵的人。哈哈哈！杀得好，杀得好！专诸、要离不愧是大英雄。”聂政大笑着，又举起注满了美酒的黄金觚，一饮而尽。

“贤弟，那天你夜行城外，是要到什么地方去？”东郭狼忙岔开话头问道。聂政的话，太骇人听闻，若让人告到官府去，定会被安上一个“谋逆”的罪名，处以斩首大刑。虽然在这“上葛门”中，都是些只知道黄金美女的人，但万一有谁留心听到了聂政的话，祸事只怕立刻就会降临下来。

东郭狼是大有身份的人，并不惧怕这样的“祸事”，却担心这“祸事”带来的麻烦。他已看出，聂政神情异常，一定是担当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件大事给聂政带来了极沉重的压力，使他有些承受不了，以致言语举动失常。似聂政这样的屠工又能担当什么大事呢？聂政一定是受了谁人之托，做了刺客，准备去刺杀某个极难刺杀的人。聂政的黄金铜钱，一定是指使的那个人给他的。他大把花钱，进出女闾之中，是为了在最后的时刻享尽人生快乐。东郭狼想着，急切地要在聂政口中知道那个收买他的人是谁？

东郭狼认为，聂政每逢初一、十五到野林中去，就是为了见到那个人，从那个人的手中得到黄金铜钱。他只要从聂政口中知道那个人是谁，就会和计管家发动一切势力，将那个人杀死，把聂政“抢夺”下来。他已越来越认定，聂政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刺客，能够完成别的刺客无法完成的任务。

听到东郭狼的问话，聂政又是一愣，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唉！我这个样子，吓坏了你吧。我今天是怎么啦，居然控制不住自己了。本来我到了齐国之后，就已不打算结交任何朋友了。我身在柳乙中，一是手中非要拿着利刃砍杀，心里才会舒坦；二是想隐身市中，免得多交了朋友，可最后我还是交了你这个朋友。我这种人，太难忍受寂寞了，无法真正‘隐’起身来。既是朋友，我就不能什么都瞒着你。来，来！你喝

了这一觚，我告诉你那天是怎么回事。”

“不错！是朋友就不能有事瞒着。”东郭狼说着，举起黄金觚，一饮而尽。

“东郭兄，你知道什么叫作‘墨者’吗？”聂政看着东郭狼饮完美酒，问道。

“‘墨者’，我好像听人说过，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却不明白。”东郭狼答道。他说的并不是真话。对于“墨者”是怎么回事，他作为吴起府中的门客首领，已经知道得相当详细。吴起欲谋天下，自然须对天下之事了如指掌。而吴起对天下事的了解，许多方面又是从东郭狼口中得到的。

“墨者”是近十余年来在宋、齐、鲁诸国出现的一个学说派别，又被称为“墨家”。和儒家、法家、道家、兵家多出自高贵之人不同，墨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百姓出身的低贱之人。墨家的首领，即是一位出身工匠世家的人，精通木石工艺，姓墨名翟，为宋国人，创立墨家时，才四十岁左右。墨翟的父祖经营木石之业，赚了些铜钱，家境稍宽，使墨翟自幼能够熟读诗书，背诵各家文章。墨翟父亲的愿望是想让儿子学得满腹治国谋略，从而被国君看中，一跃成为朝中的大夫，改变墨氏家族因为是工匠而遭人轻视的处境。墨翟不负父亲的期望，果然学到了满腹的治国谋略，得到了宋国许多知名贤士的称赞，但是墨翟却并未因此受到宋国国君的器重，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宋国国君极重视卿士大夫的出身，非是名门望族之后，不得入朝为官。

墨翟愤而远游鲁、卫、齐、滕诸国，却仍然没有做上一个受人敬重的大夫，这次倒并非全是因为他出身低贱。列国间争战不休，兵祸连年，使各诸侯深怀忧惧，无不四处寻找能够富国强兵的贤士。只要是真有富国强兵的计谋，哪怕贤士出身低贱，国君也会将其拜为大夫。然而，各诸侯见了墨翟之后，虽是承认他大有才学，却不认为他的治国谋略有任何实效，因此对墨翟十分冷淡。

墨翟熟读孔子、老子、管子、孙子诸先贤之书，获益甚多，却不盲从，而是另创新说。墨翟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乃至盗贼横行，并非是“礼崩乐坏”，上下尊卑失序，而是因为民有三患。所谓民有三患，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不消除民之三患，则天下永远不可安定，国虽富、兵虽强，也一样难保长久。可是，天下的国君

都不看重消除三患，只重视“三务”，即“国家之富”“人众之多”“刑政之治”。

墨翟认为，不重视消除三患，而求三务，实在是舍本逐末，愚不可及。怎样才能消除三患呢？墨翟想出了一策，并认为此策是天之大道，天下人俱须行之。这一策只有六个字——兼相爱，交相利。

兼相爱，即父亲不能私爱其子，兄长不能私爱其弟；子不能私爱其父，弟不能私爱其兄。父亲应视天下人为其子，儿子应视天下人为其父；兄长应视天下人为其弟，弟应视天下人为其兄。如此“兼相爱”，则可行“交相利”了。有力者以力助人，有财者以财助人，有知识者以知识助人，将各人私得之利化为天下之利。做到了“兼相爱，交相利”，则民之三患可消，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最后达到“乱者得治”，天下太平。

墨翟还认为，要使人们能够“兼相爱，交相利”，就须除灭人之贪欲恶念，并且还具体地提出了除灭人之贪欲恶念的办法——节用、节葬、非乐、非攻。

节用为不可浪费。衣能暖身，食可饱腹就足够了，彩锦狐裘、山珍海味等物俱须抛弃。屋宇宫舍，亦应简约，能遮风雨就行。还有舟车之具，以简便为宜，能不使用时，尽量不用。至于雕梁画栋，彩船高车，都是引诱贪念之物，应加以禁绝。

节葬为泯灭私情。儒家倡导厚葬，守孝三年，实为浪费物力之自私之举。太过强调孝道，则众人的“兼相爱”之心必然淡薄，实为大害。

非乐为制止淫欲。乐为礼仪而定，却往往被众人以妖声淫语染之。歌舞音乐对人毫无实用之处，只会引诱人们生出淫念，应予禁止。礼仪强调上下尊卑，有碍人们“兼相爱”之心，亦应禁止。

非攻为制止贪念。恶由贪生。列国之间攻伐不断，全由贪心引发，欲贪人之地，贪人之邑，贪人之黄金美女。要想除灭贪念，必须制止攻伐之事。

墨翟的“兼相爱，交相利”之策，无法得到列国诸侯的认可，他只得回到宋国，广招门徒，讲解其学说。墨翟坚信，他的“兼相爱，交相利”之策是天之大道，国君之所以冷遇他，是不明白他所讲的道理。他

的“天之大道”不能上达国君，就应该下达百姓。如果百姓们都拥护他的“天之大道”，国君也就不得不实行他的天之大道了。

墨翟所收的弟子，绝大多数和他一样，是世代工匠之家的子弟，出身卑贱。众弟子对其师十分尊敬，呼为“墨子”，四处宣扬墨子为当今圣人，可救治天下之乱。渐渐地，墨子的弟子愈来愈多，鲁国、卫国、郑国、齐国都有许多人投到了墨子门下。墨子的名气也愈来愈大，列国皆知，其门徒也被人们称为“墨者”。

东郭狼和吴起曾不止一次说起过墨子。

吴起说：“墨子之术听上去，确乎有着圣人气象，可惜所论太偏，难成气候。”

东郭狼问：“墨子之术，偏在何处？”

吴起道：“父私爱其子，子私爱其父，虽禽兽不能免之，何况人类。墨子欲人‘兼相爱’，不通人道，岂非为偏？人既不能‘兼相爱’，就无法‘交相利’，故其术难行于世矣。”

东郭狼又问：“墨子其术既是难行于世，为何又有如此多的人拥护墨子呢？”

吴起道：“信墨子之徒，俱为下民。下民不安于贫，自然喜欢‘交相利’，故墨子之术，惑人甚多。贫者无甚资财，故墨子之节用、节葬、非乐、非攻诸说，更能深入人心矣。”

东郭狼道：“天下诸侯连年争战不休，下民怨声载道，墨子的非攻之说，正应于时。”

吴起道：“非攻之说合于人心，却逆于天下大势。如今周室衰至极，列国争雄。王霸大业，恰似一只野鹿，奔行原野之上，任由列国竞相追逐，谁都想抢在别人之前追到手。如此逐鹿之势既成，天下攻战之事岂可休止？”

东郭狼见吴起对“墨家”甚是轻视，也就不再对吴起多谈“墨家”之事，但他自己还是对“墨家”之事十分关心，有人对他说起宋国，他必打听一番墨子的近况。可是他却没有想到，聂政会忽然对他说起了“墨

者”。在这之前，他从未听聂政谈论过任何有关墨家的事情。

“不瞒东郭兄，我就是一个‘墨者’。”聂政正色地对东郭狼说道。

“你？”东郭狼大出意料，眼里尽是疑惑之色。

聂政苦笑了：“我这个样子，不像是‘墨者’，对吧？‘墨者’非乐，可是我却乐到了女闾里。”

“不错，墨者素来堂堂正正，不似贤弟这样夜行城外，行踪诡秘。”东郭狼的心中又跳了起来，想：莫非指使聂政的人，就是墨家中的人物。

“东郭兄有所不知。普通信奉墨家的人，并不算是‘墨者’，‘墨者’是一个不为外人所明白的特别称号。墨家中有‘社’，凡入‘社’中，才是真正的‘墨者’，小弟就是入了‘社’中的墨者。墨家的‘社’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会在夜间秘密聚众练武，听讲‘天之大道’。此事极为隐秘，不能为外人所知。故那天见了兄长，甚是不敬，还请兄长恕罪。”聂政说着，拱手向东郭狼施了一礼。

“墨家的‘社’是怎么回事？为何入了‘社’中，才是真正的墨者？你们又为何要在夜间秘密聚结练武？”东郭狼顾不得还礼，急切地问道。聂政的这番话，是他真正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在他的料想中，墨家不过是以其治国之术谋取权位的一群“书呆子”罢了。哪知这些“书呆子”竟会秘密聚结，还要练武？练武是为了杀人，墨家如此，是要杀谁？东郭狼无法忽视这等重大的消息。

“唉！”聂政叹了一口气，“东郭兄，你就别问了，小弟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墨家的事，你知道得多了，没有好处。本来我对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天下大道极为信服，这才入了墨家。墨家见我有勇力，也对我另眼相看，让我做了‘墨者’。可是真正地入了墨家，我也受不了。墨家的人要救天下，先须自苦，把自己折磨得不成样子。我这个人哪儿能苦自己呢？我在心里早已不是个‘墨者’了，墨家的人也查出了我的不端之举，要整治我。可是他们迟了，整治不了我啦。东郭兄，我的这些话，你可千万别对人说，不然，让墨家的人知道了，饶不了你。嗯，你愣着干什么，喝啊，喝！”

东郭狼端起黄金觚，却一口也喝不下去。聂政的话，使他堕入了迷

雾之中。听聂政的语气，他竟得罪了墨家，要受到墨家的整治。如此，墨家绝不可能是指使聂政的人。墨家以节用号召天下，也绝不会拿出黄金铜钱来收买聂政。那么，收买聂政的人又是谁呢？

“贤弟，愚兄还有一事不明，你手中的黄金，又是从何而来呢？”东郭狼问道。

在此时此刻，他绝不能将疑问闷在心中。

“东郭兄不必问，你要不了多久，就会明白一切的。人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痛恨高贵的人，却盼着自己的儿子成为高贵的人，让他们跟着儒士去念诗书。我最看不起高贵的人，却又想尝尝高贵的人过的什么日子，一直尝到‘上葛门’来了。哈哈，这些高贵的人，也不过如此。他们乐过的，我也乐过！哈哈哈！”聂政狂笑着，猛地将黄金觚往地下一扔，从席上跳起来，大叫道，“花花娘们，还不滚进来！”

两个正当妙龄、穿着长袖锦袍的美女走进了小舍，眼中带着惊恐之色。在“上葛门”的客人中，似聂政这般狂呼乱吼，迹近疯狂的人很少有过。

“哈哈哈！”聂政狂笑着，似抓小鸡一样把一个美女抓起来，扛在肩上，对东郭狼说道，“那一个，就是你的了。”边说边踉跄着走到了屏风后面。

东郭狼呆若木鸡一般坐在席上，他身边站着的那个美女浑身颤抖着，似风中的一片孤叶。

第二十三章　东郭痛失要离才　垂柳故事昭信任

聂政陡然失去了踪影。那天，东郭狼和聂政在“上葛门”欢乐一宵后，回到家中，立刻召来了计管家。他想让计管家带着一群“凶人”把聂政“抓起来”，藏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去。

“聂政一定是答应了给谁充当刺客，并且将立即开始行动。”东郭狼说道。在这种情势下，他只能出此险棋，先把聂政控制在手中。

“东郭老爷此计甚妙。收买聂政的人定会因此现出身来，我们可以把他除掉。然后，东郭老爷再从小人手中救出聂政。这样，聂政就是东郭老爷的人了。”计管家说道。

“为了陶朱公老主人的大业，只有这么办了。”东郭狼说着，露出无奈的神情。他的计策是聂政这等人最痛恨的“歹谋”，若聂政知道了真相，只怕会对他大动杀心。东郭狼已暗暗下了决心，一旦事成，就把参与此事的人全都杀了灭口。然而就在计管家带人去擒拿聂政时，聂政的全家已不知去向。

“小人听聂政邻居说，前天聂政的母亲去世了。聂政大哭了一场，却不通知邻人，也不办丧事，就这么全家不见了。邻居们议论纷纷，说聂政一家只怕是给鬼拿去了。”计管家说道。

“聂政是个孝子，只有母亲去世了，他才会开始行动。他会到哪里去呢？他没有办丧事，一定是护送母亲的遗体回了故乡。使父母魂归故土，是为大孝之举。”东郭狼说道。

“那小人立刻到聂政的家乡去访查。”计管家主动请求道。

“也只有你去，我才放心。”东郭狼拍了拍计管家的肩头，感激地说道。

待计管家走后，他立即写了一封密书，让心腹之人送到西河，说吕太医不必去“借”了。写完了密书，东郭狼整天待在家中，焦急不安地等着计管家的消息。寻找刺客这件事，是他自从投到吴起门下后，办得最

为艰难的一件事。

这件事若不能办成，吴起定会将我看低许多，对我日后大大不利。东郭狼懊悔地想着。他应该先探知了陶朱公的态度之后，才决定是否接下这件寻找刺客大事。可是他太自信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年轻的陶朱公会不认他这个“仲父”。小畜牲啊小畜牲，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你的“仲父”！东郭狼恨恨地在心中说着。

一个月后，计管家派人飞驰至东郭狼府中，带来了东郭狼急欲知道的一切。计管家给东郭狼写有密书，说他出临淄城五日，就追上了聂政的家人，但聂政却并未护送其母的灵车，所有的丧葬礼仪，都由他的两个儿子代为行之。计管家一行扮作客商，与聂政的两个儿子同行，意欲探出聂政的下落。然而直至到了轵邑，计管家也无法探出聂政的下落，但是探出了收买聂政的人是谁。

那人原来是一个富商，姓严名仲，是卫国濮阳人。聂政的丧葬费用，全是严仲供给的。严仲还亲至聂政母亲的灵车前哭灵，行以孝子之礼。聂政的两个儿子，亦将严仲呼为“仲父”，以父礼拜见。计管家让东郭狼速查严仲的仇人是谁，以便寻找聂政。

东郭狼见到密书上的严仲二字，大惊失色，立刻在原书上写下四个大字——速杀严仲！他让送信人乘着轻车，日夜不停，以最快的速度赶回轵邑。同时，他带着十余亲信随从，亦是乘坐着驰速最快的轻车，日夜不停，向着韩国都城疾驰。东郭狼根本不用去查，就知道严仲的仇人是谁。

魏、赵、韩号称“三晋”，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吴起身为魏国重臣，对赵、韩两国的情形十分关注，时常向东郭狼问起赵、韩两国的事情。为此，东郭狼对赵、韩两国情形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魏国的了解。尤其是对两国公室和执政大臣的种种“隐情”，更是知道得极为详细。

他早就知道，韩国执掌朝政的相国侠累有一个大仇人，名叫严仲。侠累先世虽为宗室贵族，到他这一代，已衰微不堪，只能靠着行商贸易为生。侠累没有本钱，也不能做什么大生意。韩国的都城平阳铁业繁茂，砌炉化铁的作坊多达数十处，铁价比别处低。侠累常常驱着一辆牛车，载了平阳出产的生铁，贩至郑、卫之地，售出后又买进当地出产的彩锦等物，转回韩国卖出。买卖有赚有赔，侠累并不十分精通此道，总是赔多赚少，渐渐陷入窘境。侠累的生意虽不顺利，但他却坦然处之，

每当有了空闲，就会拿出家传的诗书典籍诵读。同伴们讥笑侠累，说他身为商贾，不务正业，倒去学那些穷酸的儒士，活该赔钱。

卫国专营彩锦的富商严仲见到侠累如此，暗暗称奇，有意和侠累结交，主动“借”出铜钱接济侠累。天长日久，二人遂成好友，以兄弟相呼，誓言同甘共苦。后来，严仲又拿出二百斤黄金，送给侠累，并为侠累置办了一辆高车，让侠累乘坐着前往各国游历。

数年之间，侠累遍访各国公卿大夫，谈论治国之道，一时名声大起，被视为贤者。韩国国君闻之，备上一份厚礼，将侠累“请”入朝堂，拜为下大夫，以示其尊贤之意。

侠累不精通做生意，常常赔钱，但对做官却甚是精通，数十年来一帆风顺，直至做到了相国。严仲看得眼热，忙去拜望“贤弟”，说经商之人，虽多有黄金，却总是受人轻视，希望“贤弟”给国君推荐一下，让愚兄也在朝中过过官瘾，威风几天。

侠累对严仲热情接待，然而不肯推荐严仲做官，说是朝中风波难料，做官甚是凶险。严仲不惧凶险，非要做官不可。侠累心中着急，就推说公务繁忙，不再与严仲相见。严仲大为恼恨，舍出了一大半家财，凑了八百斤黄金，买通韩国国君的左右，把他当作“贤士”推荐给了国君。国君又招来侠累，询问严仲是否真的是一位贤士。

侠累说：“严仲不过是一商贾，有何贤可言？他是以黄金买通了主公的左右，欲借主公的官爵做本钱，从韩国百姓身上大赚一笔厚利，使天下人都以为主公喜好贪官。”

国君听了大怒道：“寡人纵然无德，也不至于昏庸到了喜好贪官。”于是当即下诏，左右之人私受严仲黄金者，处以斩首大刑。卫国人严仲实乃奸商，欲坏韩国朝政，令有司将其速速驱离出境，严仲若抗命不遵，当诛杀之！严仲被迫连夜逃亡，到了卫国之后就失了踪迹。韩国人为此议论纷纷，猜测侠累是害怕严仲会报复他，因此派人杀了严仲，也有人猜测严仲是躲了起来。东郭狼对此极感兴趣，曾派人去卫国探查过严仲的下落，终于弄清了严仲的生死。

严仲果然是躲了起来，并派人拿着黄金，四处寻找刺客，准备刺杀侠累，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好几年过去了，也没有听说严仲找到了刺客。渐渐地，人们对侠累和严仲之间的仇怨之事少了兴趣，闲谈起来，

很少有人提及。

东郭狼根本没有想到收买聂政的人会是严仲。东郭狼以为，只有来历不凡的“大人物”，才可能收买聂政这样的刺客。严仲只是一个富商，虽有黄金，却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偏偏是严仲收买了聂政。聂政在母亲去世后，一定是去了韩国，谋刺相国侠累。东郭狼盼望着他能在韩国阻止聂政的刺杀举动，把聂政这位举世难寻的刺客“夺”到手中。尽管东郭狼已经有一个多月不知聂政的下落，但他也不是毫无机会。

刺杀一国的相国，并不容易，尤其是刺杀侠累这样执掌国政的相国，更是千难万难。侠累所居的府第，高墙重重，门户数不胜数，护卫士卒如云，武艺高强的门客数以百计。侠累出行之时，前后护拥的披甲兵卒更是有千人之多，一层层将侠累围在中间。

谋刺侠累这样的大人物，必须一击而中，绝没有第二次出击的机会。聂政不一定能在这月余的时间里找到“一击而中”的机会。事实上，如果东郭狼赶到了平阳城中，聂政就永远不可能找到“一击而中”的机会。东郭狼可以直接见到侠累，告知侠累如何避开被刺的命运。

临淄与平阳相隔两千余里，常人行走，就算风雨无阻，也需一个月才能走到。但是东郭狼一行人只用了九天的时间，就赶到了平阳城中，可谓神速。然而还是迟了。东郭狼一行人刚踏进平阳城，就见人人神情惊骇，纷纷言道——相国侠累被刺客杀死了！

东郭狼听了，一阵天昏地暗，身子摇摇晃晃，差点从车上摔倒下来。过了好一会，他才回过神来，下了车，走进道旁的一家酒肆里，请主人详细讲解刺客之事。在风尘仆仆的客人面前，酒肆主人带着炫耀地谈起了相国被刺这件事。

这事就发生在东郭狼等人赶到平阳城的前一天。那天，侠累依照惯例，至各处府库巡视，最后来到了平阳大市的府库中。平阳大市上的商贾数以千计，每日为韩国公室上交数以十万计的铜钱。由于铜钱太多，韩国就在市中修了一座府库，就近储存铜钱。存到了一定的数量后，才会将铜钱转运他处府库，如此，可节省掉许多费用，也给商人带来了方便。

许多大商人因上交的铜钱太多，须自己备车送到官家的府库中。从前府库太远，商人们送交税钱很不方便，有时甚至会遭到强盗的抢劫。

建在市中的府库因为只起转运的作用，并不太大，进入大门就是管事的厅堂。从大门到厅堂上，相距仅十余丈。而在别的府库中，从大门到厅堂上，中间至少还有三道小门，相距百丈之远。侠累进入大市的府库后，就坐在厅堂上，听管事府吏向他禀告市税之事。

在大门处和厅堂的台阶上，共布下了两道护卫仪仗，由近百名锐卒手持利器组成。若是在别处，护卫仪仗至少可布下六道，排下三百名以上的锐卒。但在这狭窄的大市府库中，无法排下更多的兵卒。除了那百名锐卒外，护卫相国的上千名兵卒只好散立在府库外的市街上，互相嬉戏笑骂着。

府库大门外是许多店铺，挨次排列，每两排店铺之间有着窄窄的小巷。相国大人前来巡视，事先须“市街清静”，故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并无一个闲人敢逗留在市街上。

突然，一个大汉手持宽刃铁剑，如离弦之箭一般从小巷里飞奔了出来。市街上的众多军卒们还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大汉已奔至府库大门前。

“停下！”大门处的护卫锐卒们大喝着，一齐举起手中兵器，向大汉击刺过来。

“挡我者死，避我者生！”大汉暴喝声中，铁剑幻起一片白光，闪电般向前刺出。但听得惨呼之声大起，锐卒们竟在一瞬间被刺倒了十余人。侥幸未伤者大骇，纷纷后退。

大汉丝毫不停，在如雷的暴喝声里，飞掠而起，几步就跃到了厅堂的台阶上。台阶上站着的锐卒都是侠累最亲信的护卫，面临大汉骇人的威势并不惧怕，反倒争先向大汉攻击过来。大汉毫不顾及自身，铁剑直指敌手的要害，每一次的攻击都像是要与敌手同归于尽。

“啊！啊！啊……”锐卒们惨呼着，一个接一个被大汉刺倒，血流满地。大汉身上亦被刺伤了数十处，整个人已成了血人，但他向前飞掠的速度仍如闪电一样迅猛。铁壁般排着的锐卒被大汉硬生生冲开了一个缺口，直冲进了厅堂里。

侠累一开始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待他明白了，从坐席上站起来，欲向厅后逃走时，已是迟了。血人一样的大汉冲到了他的面前，将

血淋淋的铁剑刺进了他的腹中。侠累大叫一声，当即气绝身亡。

大汉抽出铁剑，却仍不停手，倒转剑刃，刺瞎自己的双眼，刺破自己的鼻、耳、嘴、唇，然后刺开自己的腹部，肚肠尽出，狂笑三声后，轰然倒地而死。

听着酒肆主人的讲解叙说，东郭狼一行人如痴如醉，浑不知身在何处。如此惊心动魄的行刺壮举，如此勇猛刚烈的刺客，已是近百年没有见到过。

过了好久，东郭狼才恍若从梦中惊醒过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中百感交集——聂政能够刺杀韩国相国，就一定能够刺杀秦国相国。可惜，可惜啊！

刺杀了秦国相国，就能改变天下大势，聂政亦可因此成为名垂万世的大英雄。刺杀了韩国相国，于天下大势毫无影响。聂政或许仍会被人们视为大英雄，可他只是一个为人报私仇的英雄而已。聂政啊聂政，可惜了你世间难寻的刺客手段啊！

你为什么不能为我所用呢？为我所用，你纵然死了，也决没有人说你是个为人报私仇的糊涂刺客。你一定会被人称为舍生就义、报国安民的大仁大忠之人。

你就绝不会被人称为大刺客，而是大侠客了！唉！你到底只是一屠牛的人，愚蠢透顶。

同是一死，你怎么就不能仔细算计算计，怎样去死，才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呢？你这么愚蠢透顶地一死，是坏了我的“大业”啊，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功夫，却是……

东郭狼想不下去了，站起来，辞别酒肆主人，向坐车走过去，只觉双腿沉重如铅一般。他曾对吴起夸口说，只要心诚，然后多加黄金，专诸、要离这样的刺客，并不难寻。可是他费了这么多时日，却并没有寻到专诸、要离这样的刺客。或者说，寻到了又丢失了。他不缺少黄金，那么寻找刺客失败的原因，只能是他缺少“心诚”了。吴起对一个缺少“心诚”的人，还会称之为“兄”，敬之为“友”，看作心腹吗？

东郭狼和众随从穿过平阳，向西行去。平阳离临淄极远，离西河却

是很近，不足三百里。东郭狼并不想在此时此刻回到西河，但他离西河已这样近了，没有理由不回去“交差”。

堂堂的执政相国竟在青天白日被刺客杀死，极大地震撼了韩国朝廷。韩国的众多朝官惊慌失措，恐惧异常，出门时居然似上战场一样披着犀甲。而许多的韩国百姓却是拍手称快，都说刺客杀得好，可惜只杀了一个相国。那些肥胖如猪、不知贪了百姓多少铜钱的卿士大夫们，个个都该让刺客杀了。百姓们的议论使韩国的朝官更加恐慌，忙上奏章，请求国君加以镇压。

侠累一向大权独揽，韩国国君韩烈侯对侠累之死，心中的高兴远远多于震怒。但韩烈侯也惧怕百姓会借机行事，连下诏令：相府的护卫军卒不能保护主人，当以军法全部斩首，其家属子女罚做官府奴隶；警戒京城的官吏不能防止刺客，是为失职，全部削夺其官职爵禄，罪重者斩首；为防止刺客，须大力扩充宫中护卫，并由国君直接掌控京城驻防军卒；百姓不得在酒肆市街上议论朝政，违者以“谋逆”论罪，处以斩首大刑；多派兵卒在各官衙、府库、路口等处巡查，见了可疑人等，立即锁拿。

韩烈侯的诏令，除了镇压百姓、防止生乱外，主要是借此清除侠累的党徒，并加强国君的权威。不过在表面上，韩烈侯对侠累却是十分敬重，除对其家属厚加抚恤外，还亲自参加侠累的葬礼，以示哀伤之意。同时把刺客的尸首悬在街市上，追查刺客的来历。但是刺客已自毁其貌，无人能认出他究竟是谁，更无法道出他的来历。韩烈侯悬出赏格，宣称若有人知道刺客的来历，就赏给他一百斤黄金。可是过了许久，也没有人前来领赏，告知刺客的来历。一天，平阳城的街市上忽然来了一位中年女子，跪伏在尸首旁，痛哭不已。

守着尸首的吏卒大为惊讶，问：“夫人为何如此悲痛，莫非你认识刺客？”中年女子悲痛欲绝，哽咽着，过了好一会才回答道：“刺客是我的弟弟，姓聂名政，为轵邑人。”

这时许多百姓已围了过来，听了中年女子的话，大惊失色，纷纷言道：“国君出了重赏，要知道刺客的来历，是为了诛杀刺客的全族男女。夫人难道不知‘一人谋逆，诛灭九族’的刑法吗？我们已知道了大英雄的名字，夫人快快逃走吧！”人们劝说着，给中年女子让开一条路来，又有意将吏卒团团围住，使他们无法动弹。

中年女子道："我感谢大家的好意。如果怕死，我就不会来了。我弟弟做了刺客，是为了报答严仲的大恩。当初我弟弟得罪了豪门，被人追杀，东躲西藏，走投无路。是严仲救了弟弟，并和弟弟结成生死之交。严仲奉养着我们姐弟的母亲，使我嫁给了一个好人家，对我们姐弟恩重如山。大丈夫生在世上，就应该有怨报怨，有恩报恩。我弟弟向来只知大义，为了大义不惜生命。他自毁容颜，是怕连累了严仲和我啊。如今严仲也死了，我已没有了顾虑。我认了弟弟，虽然会被官家杀死，可是弟弟到底不会埋没英名了。我纵然身死，也心甘情愿。"她说着，再一次哭倒在尸首上，竟至气绝而亡。这件奇事将整个平阳城都惊动了，无数的百姓都拥到了街市上，差点引发大乱。

韩烈侯慌忙派出甲士，驱散百姓，费了整整一天的工夫，才将百姓们赶回家中。虽然知道了刺客的来历，但韩烈侯慑于百姓的威力，并未诛杀聂氏全族。他以聂政实为"义士"为名，宣称不再追聂政之罪。对于聂政的主使者严仲，韩烈侯却不肯轻易放过，派出使者前往卫国，勒令卫国国君交出严仲。

卫国是一个小国，绝对不敢违抗韩国国君之命，连忙让人陪着韩国使者去捉拿严仲。可是严仲正像聂政的姐姐说的那样，已经死了，据说是被强盗杀死的。韩烈侯大为扫兴，只得作罢。待侠累丧期过后，韩烈侯拜韩山坚为相国，辅佐他治理国事。韩山坚是韩国的宗室子弟，与韩烈侯私交甚密，凡朝中之事，一切依韩烈侯之言为是，使韩烈侯很是满意，称赞韩山坚实为贤相，是少见的"大贤之才"。

韩国发生的事，惊动了天下各国，无论是国君大臣，还是百姓，都对此议论纷纷。国君大臣无不多置卫士，对刺客严加防范。而百姓们无不对刺客的壮举大加称赞，希望这样的刺客多出几个来，杀死一些昏暴凶恶的大臣，为百姓出一口怨气。

天下各国的刺客果然多了起来，他们杀死的大多是昏暴凶恶的大臣，但也杀了一些公认的正直大臣。魏国的邺邑县令西门豹是天下公认的正直大臣，却也死在了刺客手中。杀死西门豹的刺客不是一个人，而是数十人。他们借着西门豹巡查水渠时，埋伏在水渠对岸的密林中，用利弩偷袭，把带着毒药的弩箭射进了西门豹的胸膛。然后又凭着水渠的阻隔，逃得无影无踪。邺邑百姓大哗，纷纷传言是御史和廷椽收买刺客，暗害了西门豹。魏文侯闻之，大为震怒，立即令中山令李克改任邺邑县令，并擒拿刺客。

李克来到邺邑后，立刻传命御史和廷椽到县衙中商议大事，暗中却密藏壮士，准备一举擒获御史和廷椽，但是御史和廷椽却早已带着全家逃得影踪全无，据说是逃到了赵国。那些以毒箭射杀西门豹的刺客，据说也逃到了赵国。

赵国是魏国的“兄弟之国”，绝不能私藏魏国的罪犯。魏国派出使者，请求赵国将邺邑县御史、廷椽及刺客擒拿后送交李克处置。然而赵国君臣却坚决否认邺邑的御史、廷椽或刺客逃进了其国境中。赵国君臣甚至指责魏国是有意造出此类骇人听闻的谣言，借以损害赵国的威望。魏文侯不想因为这件事和赵国闹翻，只好派出使臣，向赵国表示歉意。

正当魏国的使者来到赵国时，中山的“百姓”忽然造反了，赶走了魏国的镇守兵卒，寻来中山国公室的子弟，拥其为君，居然把灭亡的中山国又恢复了过来。中山之地的丢失，无疑是对魏国沉重的打击，依照常理，魏国应立即派出大兵，讨平中山之乱。可是魏国却迟迟没有发出大军，令列国大出意料，不由得对魏国的朝政格外关注起来。

魏国一事未了，又生一事，其执政大臣相国李悝病重而亡，空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列国中相国的权威很大，仅次于国君，往往直接影响着朝政之策的制定。各大国俱是派出密使，前往安邑城中，探听魏国的大臣中谁将继任相国之位。

密使们探听的结果使各大国深感忧虑，从种种迹象上判断，魏国的相国之位不是由翟璜继任，就是由吴起继任。翟璜素喜谋人之国，吴起更是偏爱征战，此二人不论是谁当上了相国，必将向敌国大动干戈。各大国中，有的已是魏国的敌人，有的正在成为魏国的敌人，最终无一国不会不成为魏国的敌人。翟璜身在都城，几乎日日被魏文侯召入内宫密商大事，看样子翟璜将会当上相国。但魏文侯又亲派太子为使者，前往西河迎接吴起入都，似乎又是要把相国之位授予吴起。

太子击来到西河之后，吴起立刻召来了三位心腹门客，商议应对之策。东郭狼、尹仲、赵阳生三人仍然依照惯常的次序，在后堂上与吴起相对而坐。尹仲、赵阳生二人神采奕奕，言词激昂，得意之情无法掩饰。东郭狼正好相反，虽然勉强露出了欢笑之意，却是面色如土，内心的沮丧表露无遗。

东郭狼无功返回西河后，吴起仍然对他十分敬重，呼之为兄，称之为友。可是，吴起却从来没有问起过东郭狼——你那位专诸、要离一样

的刺客到哪里去了？吴起更没有将东郭狼单独留下来，询问“机密大事”。吴起如此忽视刺客之事，其实是对他东郭狼的忽视，表示不再信任他东郭狼了。

东郭狼已失去了陶朱公的帮助，若再失去了吴起的信任，则什么都会失去。他盼望着吴起能单独召见他，给他一个请罪的机会，挽回吴起的信任。然而他回到西河差不多已半年了，却从未被吴起单独召见，这与他从前每隔三五天就要被吴起单独召见一次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心中沉甸甸的，似压着一块巨石。

东郭狼还发现，他以前的许多职责，已被尹仲和赵阳生接替，他在太守府中一下子清闲了许多。门客中谁有机密之事，也不再向他禀告，不是去找尹仲，就是去找赵阳生。他这位太守府中的第一号门客，实际上已成了“最无用”的门客。列国公卿，向来不会白养无用的门客，吴起将怎么打发我呢？这半年来，东郭狼几乎每日都在想着，脑袋都想痛了。

列国公卿对“无用”的门客有着几种不同的打发方法，最上等的方法，是推荐那门客入朝做个小官儿。次者是赏赐一些黄金宝物，让其另寻出路。最坏的方法是将那门客杀死，一了百了。门客知道主人的许多秘密，将其杀掉会使主人感到放心。越是做过主人的心腹门客，越有可能在失宠后遭到被杀的命运。东郭狼对此知道得非常清楚，好几次想悄悄逃走，又强行控制住了自己，仍留在吴起身旁。他不知道自己该逃向何处，逃走了又该去干什么。

“西河许多人都说，太子亲来迎我入朝，是主公欲让我继任相国。诸位对此传言有何见解？”吴起的目光在三人身上徐徐掠过，最后停留在尹仲身上。

尹仲在洛邑时，曾和许多“好学”之人有过交往，这些“好学”之人后来大多数和尹仲一样，成为列国公卿的门客。洛邑邻近魏、韩，“好学”之人也大多在魏、韩两国充当公卿门客。因此，尹仲对魏、韩两国公卿的隐秘之事所知甚多。但他只会在吴起面前高谈天下各家文章，很少谈及“隐秘之事”。不过，吴起若主动相问，他也会说上几件“隐秘之事”。

“在下以为，主公以太子迎大人入都，只怕是另有深意。”尹仲面带忧色地说着。

“另有深意？”吴起不觉皱起了眉头，“尹夫子是说，主公让我入都，不一定是为了相国之事。”

“正是。在下听说……”尹仲话说半截，忽然停了下来，向东郭狼看了一眼。似乎他说的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东郭狼这等“清闲门客”不应听到。好一个势利小人，居然立刻就以这么样的狗眼来看我了。东郭狼心中怒火冲天，却又不敢发作。

“诸位乃吾之师友，有话尽可直言。”吴起微笑着说道。

“是。”尹仲脸上有些发热，放低了声音道，“在下听说，主公突患重病，已有不起之迹。”

“什么，主公竟是患了重病，我等怎么丝毫不知？”赵阳生吃惊地说道。

不错，主公若非身患重病，力有不及，就绝不会坐视中山之地丢失。东郭狼在心中想着，毫无惊诧之意，只有悲哀之意。本来这样的消息他早就应该知道，以前有许多人会将此类的“隐秘之事”争相告知给他。可是现在，却很少有谁理会他了。

“也许主公真的是重病在身。不然，我魏国朝政怎么会变得如此混乱呢？中山之地丢了且不去说它，西门豹身为朝廷大臣，无端被害，居然不了了之。”吴起说道。

“主公此时所想，已不是寻常的朝政之事，而是大位的承袭之事。”尹仲说道。

“尹夫子是说，主公让我入都，是想当面嘱我辅佐太子？”吴起说着，兴奋起来。名列辅佐大臣，就有可能控制朝政。吴起此刻梦寐所求之事，就是控制魏国的朝政，就能以魏国强大的国力来实现其“平定天下”的大业了。

“正是。主公以太子亲迎大人，已是将大人视为辅政大臣矣。”尹仲说道。他一样非常兴奋，如果吴起控制了魏国朝政，势必在朝中广植亲信。到了那时，他就不只是一个门客了，而是能够光耀祖宗的朝廷大臣。

“如果主公真欲以大人为辅佐大臣，大人是否答应？”东郭狼陡然问道。他发现了一个可以显示他的见识远远高于尹仲和赵阳生的机会。

“此乃千载难逢之良机，吾当然会应承主公之请。”吴起毫不犹疑地回答道。

“如此，则大人危矣！”东郭狼立刻说道。

吴起一怔，心中忽有所动，凝目注视着东郭狼：“依你之见，吾危在何处？”

“凡为大臣者，功高震主者都为主上所忌，此乃列国通例。昔者范蠡使越王勾践灭亡吴国，成为一代霸主。然其功成之日，立即隐遁，所为何者？惧其为勾践所忌，将有杀身大祸也。范蠡隐，得以保全性命。越国另一功臣文种未隐则终为勾践所杀。今日魏国之中，若论军功，大人当为第一也。功高震主，正是大人的‘危处’也。”东郭狼肃然说道。

吴起听了，默然不语，目光又向尹仲和赵阳生二人望来。

“东郭兄之言，莫非是说，主公对大人有了杀心么？”尹仲问着，眼中全是疑惑之意。

“正是。让大人入都，只需派一使者即可，何必要让太子亲自来？所以如此，是主公欲使大人不能拒绝，非立刻入都不可。”东郭狼回答道。

“东郭兄之言，也太过骇人听闻。如今魏国正当兵势大盛之时，岂可自斩大将？若因此使将士不服，军心离散，列国乘机来袭，岂非有亡国之祸？”赵阳生说道。他和尹仲一样，认为吴起入都会得到辅政大臣的权位，掌控魏国的朝政。如此，他就有可能充当统兵大将。他苦学兵法，为的就是当上大将，领着强悍的魏国兵卒横扫天下，立下名传千古的大功。

“主公若在平时，断断不会自斩大将，然此刻乃非常之时也。列国国君不论多么贤明，首先想到的就是牢牢保住其国君之位，主公也不例外。纵然他明知自斩大将会危害军心，但若为了保住其国君之位，将不得不忍痛为之。”东郭狼说。

尹仲、赵阳生对望一眼，不再说什么了。他二人在心中，不得不认为东郭狼所说的确有道理。列国国君，无不对立有大功的将军深怀戒心，其中又以魏、赵、韩三国为最。

“大人，东郭兄所言极是有理。入都之事，望大人深思而后行之。”沉默了一会，尹仲开口说道。作为门客，他虽然极想让主人入都掌控朝政，但最重要的，还是确保主人的生命。只有主人安然无事，他们这些门客才能有所作为。

“是啊，大人不该贸然入都，应先派人打听到了主公的确切消息后，再作决断。”赵阳生也说道。

吴起摇了摇头：“天威难测。主公，天也。主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只怕谁也打听不出来。”

“那么，大人就先称病，暂不入朝。”尹仲道。

“不可。为人臣子者，岂可不听君命。”吴起道。

“这……大人该如何应对呢？”赵阳生有些着急地问道。

“吾身为朝廷大臣，自应听从君命，明日一早，吾将随太子入都。”吴起断然说道。

“这……”尹仲、赵阳生、东郭狼三人大出意外，面面相觑，想说什么，又觉无话可说。

“西河重地，不可大意。你们三人中，至少须有两人留在西河。剩下的一人，当随吾入都。你们谁愿跟随？”吴起问着，目光如剑一样扫向三位门客。

“小人愿意跟随！”尹仲、赵阳生、东郭狼三人几乎是同时回答着。然而三人回答的语气却有微妙的差别——尹仲柔弱犹疑，赵阳生高亢尖锐，东郭狼沉稳凝重。

吴起入都，若真是撞上了杀身大祸，跟随之人绝无幸免的可能。如果得不到吴起的信任，我这一辈子就永无出头之日，不如借这个机会拼死一搏，碰碰运气。东郭狼在心中想着。

“好吧，请东郭兄回去准备一下，明日随吾入都。”吴起迅速做出了决断。

西风呼啸，已是深秋时节。尘沙被风卷起，遍山遍野尽成枯黄之色，天空中亦是浑黄一片。黄河岸边的大道上，行走着一队军卒，共有数千人，拥着十余辆高车。最前面的一辆，坐着魏国太子击。中间是护卫兵车，最后一辆上则坐着吴起和东郭狼二人。

这种行列，若让深通“礼法”的人看见了，定是大感奇怪：太子之尊，仅次于国君，怎么能走在前面，居于“前导之卒”的位置呢？吴起身为臣下，又怎么能让太子居前“前导”，而不“谦退”呢？东郭狼只是一个门客，怎么能和主人公然同乘一车，全然不顾上下尊卑呢？

太子击委屈做了“前导”，心中却是十分高兴，如果不是身后有许多兵卒跟随着，几欲放声高歌。

尹仲得到的消息非常准确，魏文侯的确是重病在身，并且已到了不可治愈的境地。

太子击为此又是悲伤，又是忧虑，又是兴奋，真可谓百感交集。列国之间，太子之位最是难保，尤其是贤明之君的太子，更是难以保全。魏文侯是列国公认的贤明之君，却并未似别的贤明之君那样对太子百般苛求，而是对太子击十分信任，从来没有露出改变“储位”的迹象。

太子击对慈父的爱护自是十分感激。作为儿子，他盼望父亲能够长命百岁，永不衰老。然而他又不是普通人家的儿子，他是“储君”，是未来的一国之主。天下没有一位太子不盼着他能尽早结束“储君”的名号，登上大位。可是只有当国君去世之后，太子才能真正登上大位。太子的心中，其实是在盼望着国君尽早去世。

国君是太子的父亲，为人子者，尽孝犹恐不及，怎么能盼着父亲尽早去世呢？太子们常常不自觉地想到了这个“难题”，内心承受着常人不能想象的重负。当然，心中有些“重负”的太子，都是贤明的太子。太子击是一个贤明的太子，又是一个被国君满怀着期望的太子，心中的“重负”更甚于寻常的贤明太子。

魏文侯的病重，使太子击即将面临他一生的重大关头。这个关头若稍有不慎，处置失当，只怕不仅不能承袭大位，反倒会遭到杀身大祸。

太子击由于受到父亲的宠爱，地位稳固，绝不会受到兄弟辈的威胁。但是，他却总感到了叔父魏成子的威胁。魏成子的贤名传遍天下，列国莫不闻之。尽管魏成子从来没有露出过“反迹”，太子击还是放心不下，为此深为忧虑。除了悲伤忧虑，太子击心中又充满了无法压抑的兴奋。在朝政大事上，在攻战兵伐的谋略上，他有着许多与父亲不同的想法。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表露过自己的想法。总是父亲怎么说，他就怎么回答。

他是一个贤明的太子，贤明的太子绝不会违背国君的旨意。他将自己的想法深深藏在心里，只待登上了大位，便依照自己的想法来治理魏国。似乎是想在临去世前再一次“锻炼”太子的能力，魏文侯给太子下了一道密旨：前往西河迎请吴起入都。能将吴起迎请入都为上策，如果吴起拒不入都，则立即斩杀！

太子击并不愿斩杀吴起。他很快就要登上大位，对能征善战的吴起有着很大的期望。

他一来到西河，就对吴起表现出了十分“谦恭”的敬贤之意，亲自到太守府中去“拜见”他，而不是先让吴起来拜见自己。果然，他的敬贤之意打动了吴起，使吴起欣然入都。太子击得意之下，愈发“谦恭”，在前往安邑的路途上，自愿为吴起充当了“前导”。

身为国君，只要放下那些虚礼，敬贤很容易。其实，国君的本事不在于怎样敬贤，而在于怎样用贤。父侯善于敬贤，却不善于用贤，未免本末倒置。太子击在心中想着。

回头向后张望一下，见高车中的吴起和东郭狼正在谈着什么。他很想知道是什么事，只是他和吴起隔得太远，无法听到。其实，不仅是太子击无法听到吴起和东郭狼在说些什么，就是吴起和东郭狼所乘高车前后的军卒，也不能听清吴起和东郭狼在说什么。风声、车轮的轰响声淹没了一切。只有吴起的御车家奴才听得清主人的说话声。但御车家奴是夷族之人，所知的中原之语甚是有限，根本听不明白吴起和东郭狼所说的是什么事。

吴起和东郭狼正在说的，是一个关于垂柳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周室消灭商纣，王于天下之后，正当周武王去世，周成王初立之时。

成王年幼，不能亲理朝政，由周公代掌大权，长驻都城。周公于是

令长子伯禽代替他去治理封地——鲁国。伯禽用了五年的时间，将鲁国治理成了人人称赞的“礼仪之邦”。伯禽为此很是高兴，乘坐华丽的高车，带着盛大的仪仗，向天子行了朝见之礼，并借此当着天下诸侯的面宣讲他如何在鲁国革除旧俗，倡行礼仪，终至大成。

不料伯禽“治国大成”的功绩不仅未被周公赞扬，反而挨了周公的一通厉声斥责。伯禽不明白他到底错在何处，以为是他的治理之道不合周室礼法。但他回到国中，仔细检查了一番他的治国之道，却并未发现有任何不合周室礼法的地方。

第二年，理直气壮的伯禽在行朝见天子的大礼时再一次宣讲了他的治国功绩。可是这一次，他受到了周公更严厉的斥责，甚至让人拿着鞭子将伯禽赶出了朝堂。

伯禽不服，在第三次行朝见天子的大礼时，仍是宣讲了他以礼法治国的功绩。这一次，周公竟是大怒，居然让吏卒们拿着大棍，把伯禽打出了朝堂。身为一方诸侯，当众受此大辱，伯禽实在受不了，扔下从人，跑到都城之外失声痛哭。

一位老者见到伯禽身穿诸侯之服，却在郊野独行痛哭，大为好奇，遂上前询问。伯禽好不容易才止住哭声，将他所受的委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者。老者沉默了一会，问，贤侯受此委屈，打算怎么办呢？

伯禽道，父亲如此待我，显然是嫌弃我了，不愿让我治理鲁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大约只好学当年的太伯，远远避到江海交汇的荒野之地。

老者叹道，儿子远逃，置父亲于何地？你竟然有了这等不孝的念头，真该挨打了。

伯禽辩解道，非是我不想尽孝，而是父亲不允我尽孝啊。儿子不得父亲的信任，除了远远走开还有什么办法呢？

老者说，你真是不懂周公的苦心啊。他当众打你，正是因为信任你。

伯禽糊涂了，父亲当众责打身为诸侯的儿子，竟是因为信任儿子，我不明白。

老者笑了，抬手往远处一指，那渭河岸边，有一位千年端坐不动的贤者，你一见到他，什么都会明白的。

这世上怎么还会有千年端坐不动的贤者呢？伯禽心中大为疑惑，告别老者，向渭河岸边行去。

渭河岸边空无一人，在高高的河堤上，生着一株数人方能合抱的垂柳。伯禽愣愣地看着那株苍老的柳树，看了好久，心中陡然如被雷击，一下子明白了，这株老柳树，就是那位“千年端坐不动的贤者”，并正在告诉他身为“贤者”的道理。

依照周室的礼法来论，“贤者”首先须具备谦虚的品质，才能真正称得上“贤者”。何谓“谦虚”，眼前的垂柳给了伯禽明显的启示——必须像垂柳一样，永远保持着低垂恭敬的姿态。不可似别的什么树干那样高昂着枝叶，显出夸耀飞扬的神情。

伯禽心中的委屈不翼而飞，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鲁国，根本没有再去检查他的治国之道，他已非常清楚他错在了何处：在天子的朝堂上他丝毫没有显出一个贤明国君应有的谦虚之意，一举一动，都与周室的礼法相违背。身为国君，他所行之事全然不合“礼仪”，却在众多的诸侯面前宣扬鲁国已被他治理成了“礼仪之邦”，岂非荒谬至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错误，父亲却仍然让他居于国君之位，不是对他的信任，又是什么？

第四次行朝见大礼，伯禽只乘着一辆旧车，带着少得不能再少的仪仗，在朝堂上与各国诸侯相见之时，多行礼，少说话，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他在向天子禀告其国政治理的情形时，一再磕头请罪，说他没有将鲁国治理成“礼仪之邦”，实在是愧为一方诸侯，请求天子对他严加处罚，以显王室之威。周公非常高兴，在代天子致答词时，盛赞伯禽克己守礼，实为贤君，并重赏伯禽。

从此，“垂柳”的故事就成了周室贵族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代代相传。吴起不知听人讲过多少次“垂柳”的故事。但由他将这故事讲给别人听，却是第一次。东郭狼也似第一次听到“垂柳”故事时那样，津津有味地听着，心中不停地想——此时此刻，吴起给我说起了这个老掉牙的故事，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东郭兄，‘谦虚’乃礼仪之首，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周公为什么不

说，而让伯禽苦思了三年呢？”吴起问。

“周公为深谋远虑的大贤之人，他不愿明白告知伯禽该怎么‘谦虚’，是想让伯禽自己去体验这层道理。如此，伯禽才会真心实意‘谦虚’起来。否则，伯禽只会在表面上听从周公的话，心里却不以为然，就很难真心‘谦虚’，成为一个真正的贤君。”东郭狼答道。

“不错，周公冷遇伯禽，甚至棍打伯禽，正是爱护伯禽，期望伯禽成为真正的贤君啊。伯禽如果仔细想一想，不用老者指点，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吴起深有感触地说着。

东郭狼心中一阵大跳，顿时明白了吴起话中的意思——吴起这半年多不理会他，冷遇他，其实是在爱护他，对他有着更大的期望。

“大人，我……我实在是愧对大人，我回来后……就想给大人请罪……”

“东郭兄不必说了。本来，你回来后我就想与你好好谈一谈的。可是……”吴起打断东郭狼的话头，犹疑了一下才又说道，“可是，我又想，反正我没有什么事让你去做，暂时让你安闲一些时日，养养身体也不错，就一直没有和你多谈什么。”

“不，我可以为大人做很多事。只要大人给我两三年的时日，我一定能够为大人找到一个专诸、要离那样的刺客。”东郭狼神情激动地说着，眼中泪光闪烁。吴起的话表明，他仍然是吴起府中的第一门客，这使得他心上压着的“巨石”已消于无形。

“不必。现在去寻刺客，已是迟了。其实，刺客只有在非常的情势下，才有效果。当秦国新君初立、国势不稳时，刺杀其执政大臣，才能使其国中生出大乱。而现在秦国的国势已经稳固，新君已经得到臣下的拥戴，刺杀其执政大臣不仅不能使秦国生出大乱，反倒使其国势更强。韩国的例子就是这样，其相国被刺，反使国君的权威增强了许多，对其国力的强大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吴起摇着头说道。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不需要刺客，小人自然是闲了起来。可小人不知，心里还有些埋怨大人，以为大人是责怪小人办事不力，因此才冷淡小人。”东郭狼惭愧地说着。

“你能寻到聂政这样的人为刺客，着实不容易。你之所以失手，一来是我没能及时将吕太医‘借’出来；二是陶朱公有意与你为难。”吴起微笑着说道。

啊，吴起原来早知道我与陶朱公的交往，可是……可是我却一直将此事瞒着吴起！东郭狼犹如陡遭雷击，脸色惨白，欲说什么，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身为门客，却将许多重大的事情瞒着主人，实为一种极端不忠的表现。

列国的公卿大夫，最不能够容忍的事情之一，就是门客对主人的不忠。门客对主人不忠，就会泄露主人的许多隐秘之事，给主人带来杀身灭族的大祸。因此，对于不忠的门客，主人向来是立即斩杀，毫不手软。

“陶朱公的计管家是我的‘生死之交’，他这次为了刺客之事也出了大力，甚至亲自动手，杀了那个讨厌的严仲，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他。”吴起又说道。

啊，难怪计管家会这样，原来他……如此说来，我所做的一切，吴起早就知道，可是他却从不说破。东郭狼又是惊骇，又是疑惑，心中不知是个什么滋味。

“东郭兄，其实我让你安闲一些时日，也不仅仅是不要你去寻找刺客，还想让你原来管的事儿，由尹仲和赵阳生去担当，看看他们到底担不担得起来。”吴起说。他仍是面带着微笑，声调轻松，好似根本没有看到东郭狼惨白的脸色。

“大人！小人……小人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东郭狼挣扎着说出了一句话。

吴起不高兴了：“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虽然名义上我们一个是朝廷太守，一个是门客，实际上却是兄弟啊。你为了办事方便，有些细微之处不告诉我，也在情理之中啊。若真说有罪，倒应该是我有罪。我明知你是好兄弟，却还是对你试探了一番。”

“大人……”东郭狼又是说不出话来。他不明白，吴起说的“试探”是怎么回事。

“东郭兄，我欲立下平定天下的大功，仅仅倚仗兵法，远远不够。魏国是天下最强大的诸侯国，我如果能够执掌魏国朝政，十年之内，定能平定天下。反之，则今生今世，我也难立大功。可是要执掌魏国的朝政，谈何容易。似我这样的臣下，正是主公最为猜忌的人啊。为此，我只能徐徐图之。首先，我须对朝政之事了如指掌，方可有所作为。怎样才能对朝政了如指掌呢？唯一的办法，是朝廷大臣中有我最相信的人。这个人我想来想去，只能是你。可是在朝廷中，险恶甚多，决非你做门客时所能想到的。你必须有着常人难有的忍受之力，这才能够做得大事。我这几个月冷遇你，正是要试探一下你的忍受之力，看你是不是会似那伯禽一样，要远远逃到荒野之地去。结果东郭兄到底是东郭兄，还是留在了我的府中。哈哈！”吴起说着，笑了起来。

“小人的确想离开大人，只是想着大人的知遇之恩还未报答，又不敢离开。”东郭狼惊魂稍定，背上全是冷汗，对吴起不觉多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敬畏之感。

“现在我总算知道了东郭兄的忍受之力，远远超过常人。你原来管的那些事儿，尹仲、赵阳生也可担当得起。这样，我就可以放心推荐你到朝廷去做大臣了。”吴起满意地说着。

做朝廷大臣，自然远远胜过了做一个门客。任何一个门客听了主人的这番话，都会喜形于色。然而东郭狼听了吴起的这番话，却是满脸忧色。他之所忧，是想着吴起正处于嫌疑之时，“谦虚”犹恐不足，怎么能不知进退，反倒推荐门客去做大臣呢？

“东郭兄放心，主公对我虽有猜忌，但绝不会轻易向我下手。毕竟，像我这样能打仗的将军，天下找不出几个来。”吴起看出了东郭狼心中的忧虑，笑着安慰道。话虽如此，他心中对魏文侯到底会不会“下手”，实无把握。

吴起觉得世上最难预料的事情，就是国君对他的臣下怀着什么样的“心机”。而像魏文侯这样的贤明之君，则更加难以预料。吴起面临的是一条布满杀机的险路，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上了这条路。他要立下千古大功，就必须甘冒风险，明知是“死路”，也硬要闯成活路。不仅他明白自己踏上的是一条险路，东郭狼也明白，可东郭狼还是愿意和他同行。

吴起对东郭狼说了一条又一条他并未“冷遇”兄弟的理由，其实最重

要的是他没有说出的一条——东郭狼甘愿跟随着他同走在这一条险路上。

第二十四章　非常时期谨臣道　翟璜巨诱试吴起

吴起进入都城后，不及歇息一下，就立刻被召进内宫去拜见魏文侯。他跟在几个魁壮的太监身后，穿过一重又一重、似乎永远也走不完的宫门，终于来到了内殿，站在了魏文侯的病榻前。虽然心里早有所知，但见到了魏文侯的样子，吴起还是大吃了一惊，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人竟是一位正当盛年的大国之君。

魏文侯骨瘦如柴，脸色蜡黄，五官痛苦地抽搐着，扭曲得不似人样。想起了他初见魏文侯时所受的隆重礼遇，吴起心中一酸，跪倒在地，行着大礼，哽咽道："微臣西河……西河太守吴起，拜见主公，祝主公万寿无疆，万寿……"他无法祝颂下去了，魏文侯已到了这个样子，怎么还能"万寿无疆"呢？

"是……是吴爱卿，嗯，免礼，免礼。"魏文侯艰难地说着，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吴起，心中一阵阵如针刺般疼痛。他痛恨吴起，他所得的"恶疾"，是吴起"刺激"出来的。为了堵住吴起的那张利口，显示他作为国君的"深远谋略"，他亲率大军南征楚国，本来以为兵出必胜，却不料打了一个大败仗。但为了国君的颜面，他偏偏要将一场大败仗说成是大胜仗，举国欢庆。可是魏文侯却无法欺骗自己，更无法将一场大败仗看成是大胜仗。

他发出倾国之兵，几乎耗尽了国库，至少想达到击溃楚军、夺取楚地的目的。当然，最好的结果是他能够全歼楚军，灭亡郑国，率军直逼郢都。且郑国之地他只要分给赵、韩两国一部分，则赵、韩两国得到厚利之余，更愿意听从他的号令，跟随他攻击楚国。

但楚国不仅没有因为魏、赵、韩三国的大举攻伐发生内乱，国中的情势反而为此安定了下来，楚国国君亦借此巩固了他的权威，得到了楚国将领的拥护。

面对着楚国君臣同心、士气高昂的状态，魏文侯不敢轻举妄动，大军久屯不进。魏国国力雄厚，魏文侯企图以巨大的消耗拖垮楚国，使楚军不战自乱。但楚国的国土之广，百姓之众，是天下之最，虽然内乱不

断，也能够和魏国对耗下去。

韩国和赵国却不愿这么耗下去，担心如此一来，会得不偿失，国力大受损伤。两国找出种种借口，逼迫魏文侯迅速做出决断——要么退兵，要么立即与楚军决战。

魏文侯见“耗”不下去，又得到郑国口头上“臣服”的保证后，终于向楚国发动了进攻。

他似乎是获得了大胜，因为楚国是在“败退”，但实际上，楚国只是在退，并没有败。

楚国的“退”，理由十分充足，楚兵为救郑国而来，将魏、赵、韩三国大军“赶出了”郑国国境，即为大胜，即可顺势而退了。楚军之退，是合于兵法的“明智”之举。

而后来郑国的表现，又充分证明了楚国的“大胜”。

郑国在魏、赵、韩三国大军退出其国境后，立刻变脸，不仅拒不“臣服”魏国，反而借着韩国国君新立的机会，竟然发兵攻打韩国，夺取了韩国边境的土地。郑国只是一个弱小之国，居然敢于攻打公认的大国，实在是大扫了魏文侯的颜面。

魏文侯自视极高，胸怀平定天下之志，一心要成为周文王那样千古传颂的贤王。朝中大臣和天下诸侯亦公认他是贤明的国君，文武兼备，举世无双。但是伐楚之战的失利，已将他的名望葬送得干干净净，使他成为天下诸侯的笑柄。现在就连臣下也居然认为他不如吴起了——吴起只以西河一郡之兵，就彻底击败了秦国的倾国之兵。那么他呢？他作为国君，又是如何？

他统领着魏国所有最精锐的军卒，又号令着赵、韩两国的大军，却丝毫不能奈何楚国的军卒，甚至连小小的郑国也不能降服。和吴起相比，他这个国君实在是太窝囊了，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贤明之君。

这都是吴起害了寡人，若非为了阻止吴起的那个“平天下之策”，寡人何至会急着攻打楚国，落到了眼前这样的下场。自从吴起来到了魏国，寡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寡人当初为什么要收留这个吴起，为什么不把他宰了，将他的人头送给鲁国。吴起是鲁国的叛臣，寡人代替鲁君

处置了叛臣，天下人会更加称赞寡人贤明。这个吴起，不仅不感激寡人的活命之恩，反倒处处争强好胜，当众贬低寡人。

魏文侯愈想愈怒，几次欲立刻令人召回吴起，把吴起的脑袋砍下来。他还想把那帮不识好歹，将吴起看得比国君还要有本事的朝臣们都杀了。但魏文侯虽是如此想着，到底还是没有真的派出使者召回吴起，更没滥杀朝臣。

他在清醒的时候，心里也很清楚：所有的失策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怪不上吴起。就算没有吴起的“平天下之策”，他也要去攻击楚国，从而实现他平定天下的宏愿。他之所以痛恨吴起，其实是妒忌之心在作怪。吴起立下的功劳太过辉煌，其光芒大大盖过了他这天下闻名的贤明之君，令他一听到众人称赞吴起，心里就不舒服。可他终究是一个贤明之君，为了“大业”能够实现，还是容忍了吴起。

魏文侯病倒的消息虽然极为秘密，连许多魏国大臣都不知晓，但还是被赵国察觉到了。于是，种种对魏国极为不利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冒了出来。先是紧挨着赵国边境的邺邑县令西门豹被刺客杀死了，紧接着又是中山之地的百姓反了，居然使灭亡的中山国又重现于天下，极大地损害了魏国的威望。以魏国之强，竟不能臣服一个灭亡了近十年的弱小之国，无疑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荒谬之事。这件荒谬之事的出现，明显地告知了天下诸侯——魏国正在衰弱。

魏文侯知道了这些不利的消息，又气又急，病情不觉更加重了，渐至危境。偏偏在这时，魏国执掌国政的相国李悝又病重身亡，再次给了魏文侯沉重的一击。

魏文侯对于李悝，并不似面对着吴起时那样会生出强烈的妒忌之心。李悝长于治国，却不怎么精通兵法，难以立下军功，名声在列国间远不及吴起响亮，但是李悝立法教民，使魏国的国力大为增强，其功业毫不弱于吴起。更难得的是李悝善于管理朝政细务，使魏文侯不需事必躬亲，从而将他的全部精力用在平定天下的“大业”上。如今李悝病故，魏文侯又到哪里去找这么称职的相国呢？

正当盛年的魏文侯在一连串的打击下，不得不想到了他的“身后”之事。他竭尽一生之力，并未圆满地完成其成为“周文王”的心愿。他不愿身后的儿子重蹈覆辙，要拼出最后的心智，为儿子选好几位辅佐大臣，使儿子能继承父志，完成他未能完成的心愿。他首先想到的辅佐大臣，

就是吴起。尽管他妒忌吴起，却又不能不承认，儿子若想完成父亲未能完成的心愿，就不能离开吴起的辅佐。可是，吴起这等谋略超人、魄力和胆气更是世间罕见的强悍之臣，又极易生出反心。他若真的生出了反心，无疑会成为国君最危险的敌人。

魏文侯断定吴起也知道他的病情，明白魏国到了君位承袭的要紧时刻。如果吴起藏有反心，就会在这个时刻对国君怀有疑惧之情，不敢来到都城。为此，魏文侯反复告诉儿子——吴起如果拒不入都，就应立即将其斩杀，切勿犹疑。

魏文侯虽是这么说着，心中却又盼着吴起最好是并无反心，立刻就来到都城。他的这个心愿倒是没有落空，吴起果然是听从君命，来到都城，跪在了他的面前。见到吴起，魏文侯心里深藏的妒恨之意不觉又涌了上来，几乎难以自制。

虽然听到魏文侯让他“免礼”，吴起还是跪在地上，并未像往日那样站起身来。

“主忧臣辱。主公忧心国事，以致如此，实是臣下不能为主公分忧所致。臣下罪该万死。”吴起说着，眼中一片晶莹闪动，透出真诚的悲哀之情。

见到吴起如此动情，魏文侯有些出乎意料，一时默然无语，许多想好了的话都难以说出。

“主公，臣曾求学齐国，多识齐国良医，愿出使齐国，为主公寻之。”吴起说道。

“寡人之疾，神医也难治好，爱卿不必费心了。唉！寡人病重，相国又已去世，国中乱矣。此乃寡人无德，得罪了上天，以致国运日渐衰弱。”魏文侯叹道。

“主公贤明，列国皆知。我魏国之强，天下无人可敌，纵有一时小挫，亦无大害。且国中臣民安宁，毫无乱象，主公不必为此过于忧心。”吴起安慰地说着。

“唉！”魏文侯又叹了一口气，道，“中山乃我魏国之地，却已入他人之手，此不为乱象，何为乱象？常言道‘家贫须有贤妻，方可免于饥

寒，国乱须有贤相，方可免于灾难’。寡人一心想选出贤相，以安定朝廷。爱卿可否告知寡人，朝中大臣，何人可做相国？”

“微臣只知兵法，不善知人。择相这等大事，实不知该如何告知主公。”吴起答道。

“寡人心里倒有两个人，不知合适不合适。”魏文侯说着，心里很是满意。吴起没有在话中透露出丝毫的“自荐”之意，看来心中的确是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对于魏文侯所说的两个人，吴起并没有去问。在此时此刻，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回答好每一句话，不能使魏文侯生出丝毫的疑心。

“这两个人，一个是成子，一个是翟璜，你看谁更适合当相国？”魏文侯问。

“微臣听人说过，外臣不参与内事。微臣久已不在朝廷，不敢回答主公的问话。”吴起答道。

“寡人让你说，你……你就说……”魏文侯身上的“恶疾”似又发作起来，痛得他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吴起不敢再次拒绝，只好回答道：“相国为百官之首，权柄极重，不仅才能谋略须高于众臣，仁德更须众人难及。”

“怎样才可知道他……他的仁德众人难及呢？”魏文侯又问道。

“应该看他平时接近的是什么人，富贵荣华时交往的是什么人，执掌权柄时敬重的是什么人，遇到困境时他又会做些什么事情。从这些方面去观察，就可知道他的仁德。”吴起答道。

魏文侯听后，沉默了好一会，对吴起说道：“寡人明白了，你回去吧。”

吴起恭恭敬敬地对魏文侯行了一番大礼后，方才缓步退出内宫，回到他在安邑城的府第中。似他这样镇守一方重地的大臣，没有国君的旨意，不能回原来的职守之地。

次日，魏文侯传出旨意：拜魏成子为相国，辅佐国君管理国政。听

了魏文侯的旨意，众朝臣大出意外。本来，众人都以为相国之职不是属于吴起，就是属于翟璜。谁知魏文侯竟让他的嫡弟魏成子做了相国，这似乎不合魏文侯作为贤明之君应该做出的决断。贤明之君重“贤”而不重“亲”。魏成子虽也算是“贤者”，但若使其居于相国之职，他的“贤”名还低了一些。

魏国的朝臣不明白魏文侯为什么会选择魏成子为相国，一时议论纷纷。虽然不明白，众朝臣还是争先恐后地来到了魏成子府中，向魏成子表示祝贺。吴起和翟璜，亦在祝贺的众朝臣行列之中。吴起久在西河，与翟璜已经有两三年没有相见了。从前吴起在安邑城做“客卿”时，常和翟璜互相宴请，饮酒为乐。今日翟璜见到吴起，立刻邀请“老朋友”到他的府中饮宴。吴起欣然应允，乘车来到翟璜的府中，在后堂分宾主坐于铺锦芦席上。

翟璜和吴起一样，喜好声色之乐，在后堂里藏有许多来自郑、卫两国的美女。郑、卫两国的美女向来以能歌善舞闻名天下。吴起是卫国人，喜听家乡之音，翟璜每次宴请吴起，必使卫国美女在席前歌舞一番。此次也不例外，在精美的酒食送到玉案上的同时，两位卫国美女轻舒长袖，在一队乐女的伴奏下，边舞边唱起来。

只是两位美女所唱之歌，却不似往日那样全是“香艳”之意，有些出乎吴起的意外。她们所唱之歌，名为《淇奥》，是卫国百姓对其国君的赞颂之词：

瞻彼淇奥

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瑟兮伺兮

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

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

绿竹青青

有匪君子

充耳琇莹

会弁如星

瑟兮伺兮

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

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

绿竹如箦

有匪君子

如金如锡

如圭如璧

宽兮绰兮

猗重较兮

善戏谑兮

不为虐兮

歌曲中的君子指的是卫国自立国以来最有声望的国君卫武公。

卫武公即位之初，正当周平王东迁，诸侯们拒绝朝见周天子的时候。

周平王的东迁，避开了戎族的威胁，但由于他放弃了祖宗的发祥之地，使得王室的威信丧失殆尽。尤其是鲁、郑、曹等宗室之国，对周平王极端蔑视，做出了许多无礼的举动。天下甚至传言纷纷，说宗室诸侯们要联合起来，将周平王从天子之位上轰下来。

就在周平王惶惶不安的时刻，卫武公挺身而出，以宗室诸侯的身份，亲率兵卒万人，战车百乘，远行千里，护卫周平王从渭河之畔安全地来到了洛邑城中。卫武公还拿出卫国公室所藏的黄金宝物，献给周天子，使处在“穷困”窘态中的周天子能够对随行的王室子弟和臣下们酬赏一番，安定了王室内部。

将周平王护送到了洛邑后，卫武公并未回国，而是以宗室国君之尊，充作周室朝臣，辅佐周平王处理国事，以其行动破解了流传天下的谣言，使周平王稳居天子之位。周平王对卫武公的“守礼”之举极为感动，把卫武公视作当年为周室立下极大功劳的周公和姜太公，并以周室敬重周公和姜太公的礼仪来敬重卫武公。

卫国和鲁国一样，是二等侯爵，比郑、曹等伯爵之国要高出一等。周平王先下诏将卫武公升为一等公爵，然后又对卫武公施以“郊迎宾客”的大礼，有意将卫武公置于各宗室诸侯之上，以此来鼓励天下诸侯效法卫武公的“守礼”之举。但各宗室诸侯根本不为所动，反而说周平王贪图黄金，将一等公爵“卖”给了卫武公。各诸侯国的史官记事时，仍将卫国记作侯国，不承认周天子对卫国的“晋升”诏令。列国诸侯们还说卫武公是个奸邪小人，坏了周室的“礼法”，人人可将其诛杀。

然而卫武公在国内却大受赞扬，不论是朝廷众臣，还是百姓野人，都对卫武公大加称颂，以致编出了《淇奥》这首歌曲，流传一代又一代，广为天下所知。

开始时，这首《淇奥》之曲可在朝堂上歌唱，也可在臣下的后宫上歌唱，甚至青年男女在山野间幽会时，还将这首《淇奥》之曲当作了情歌来唱。可是到了后来，这首《淇奥》之曲就成了卫国公室歌颂祖先的庙堂之曲，只能在宗庙中和朝堂上歌唱。臣下和百姓不得在私下里唱这首《淇奥》之曲。否则，就是不守礼法，罪该斩首。

吴起是卫国人，从小就会唱许多卫国歌曲，却不会唱这首《淇奥》，连听都未听人唱过。他是在长大之后，苦学《诗》《书》等做官之人必须诵读的书册时，才知道了卫国还有《淇奥》这样的歌曲，并对歌曲中赞颂的卫武公十分钦佩——卫武公虽为国君，却是心胸豁达，率性而为，丝毫不顾旁人的议论，和吴起的脾气甚是相合。但是吴起仍很少听到《淇奥》之曲，直到他在鲁国做了大臣，可以置买歌女时，才听到了这首《淇奥》之曲，并且百听不厌，到了魏国后，仍是常令歌女们唱此《淇奥》之曲。

翟璜很喜欢听卫国歌曲，但喜欢的只是那些被列国视为“淫邪”的香艳之曲，绝不会去听《淇奥》这样正经的歌曲，更不会让乐女们唱给客人听，可是他今天却让乐女们将这首《淇奥》之曲唱给了吴起听。

翟璜让人唱此《淇奥》之曲，是知我喜欢此曲，投我所好，还是另有深意？吴起想着。

“太守大人，贵国的乐曲真可谓天下之冠矣。”翟璜让乐女们暂且退下，转头对吴起说道。

“翟兄，你是知道的，我向来不喜欢别人说话拐弯抹角，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吴起道。

“吴兄，你知道吗？主公南下伐楚时，我曾上过密计。”翟璜改口用一种亲密的语气说着。

“既是密计，我又何从知道呢？”吴起笑道。

“我对主公说，伐楚难胜，不若借伐楚攻郑之名，突发大军，灭了卫国。”翟璜道。

“好计！”吴起脱口赞道，“天下诸侯，都以为主公将与楚国大战，绝不会想到主公会突然兵伐卫国。主公若依此计，定能一举灭亡卫国。卫虽弱小，其地可控宋、鲁、齐三国，亦为要紧之处。”

“主公也说此乃好计，但主公却并未采纳，以致伐楚无功而返。”

“此为何故？”

“我想让主公将卫国灭亡之后，以其地作为吴兄的封地，让吴兄成

为卫国之主。”

“啊，翟兄怎么能……能如此说呢？我乃魏国臣子，岂可……岂可成为卫国之主？”

“由臣子而为一国之主者，先例甚多，吴兄何必如此作态。”翟璜望着面露惊慌之色的吴起微笑道。

“唉！你这么一说，主公自然不愿灭亡卫国了。翟兄啊，你这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不仅让主公失了功劳，只怕还使主公对我起了疑心。”吴起叹着，埋怨地说道。

“吴兄，你先别怨我。说真心话，你愿不愿意成为一国之主？”翟璜紧盯着吴起问道。

“这……”吴起迟疑了一下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一位国君无论怎么宽厚，也绝不会将他的臣子封为一国之主。翟兄乃是智谋之士，为何不明此理？”

“如果我当了魏国的相国，你就可以成为一国之主。”翟璜压低了声音说着。吴起顿时明白了翟璜今日请他饮宴的用意——翟璜想“收服”他，让他帮助自己得到相位，为此已明白地向吴起出示了“收服”的代价。如果吴起能够帮助他得到相位，他将使吴起成为一国之主。这个代价可谓极高，翟璜必须完全掌握了魏国的朝政，才可以实现他对吴起许下的诺言。翟璜这样做的结果，极有可能被国君视为叛臣加以诛杀。但是只要吴起和翟璜联起手来，要完全掌握魏国的朝政，也并非不能做到。

翟璜的提议，对吴起来说，几乎是无法拒绝——由臣下而为一国之主，是天下无数胸怀大志者梦寐以求的“大业”，往往需要十几代人的苦苦奋斗，方能成功。更多胸怀大志者苦苦奋斗的结果，是全族男女老少被人斩杀，血流成河。而吴起却只要帮助翟璜当上相国，就可以实现十几代人才能实现的“大业”。

卫国之地虽然不大，但居于冲要之处，城邑富庶，只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善加治理，不难迅速强大起来。吴起正是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他的天生大才将会在治理卫国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所创立的功业将远远超过卫武公。卫国的百姓，定会将他的功业编为歌曲，就像

那《淇奥》之曲一样，代代流传。

吴起只觉浑身血液沸腾起来，脸色涨红，一颗心怦怦不停地大跳着，声音就似战鼓一样在他耳旁敲击着，他真想大叫一声——好！翟兄，我定会助你当上相国！但他又在竭力提醒着自己——不能答应翟璜，绝不能答应翟璜。

翟璜其人，野心勃勃，他想当上相国，自在情理之中，但他对我如此明白地显示野心，却不合情理。我与翟璜，并非是生死之交，此等骇人听闻之事，他不该贸然向我说出。就算他有此心，也只能先向我暗示一番，与我结成生死之交后，才能透露出来。

难道，翟璜不怕我将他的这等不臣之心告知国君，置他于死地吗？他和我同居高位，我若有所图谋，正可借机将他除掉，他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想不到这上面来呢？嗯，也许他的确说的是真话，常言道，利令智昏。眼见厚利即可获得，谁不愿铤而走险呢？不，不！就算翟璜说的是真心话，我也不能答应他，此时乃非常之时，我必须小心……

“吴兄，你在想什么，怎么不吭声呢？”翟璜略显焦急的话语打断了吴起的思索。

“在下想起了主公病榻上说的话——‘国乱须有贤相，才可免于灾难’。”吴起缓缓说道，他已在心里做出了决断——不去理会翟璜，一切依照他所预想的谋划行事。

“吴兄莫非是在说，吾不如魏成子之‘贤’？”翟璜不高兴地问道。

“在下以为，翟兄的确不如魏成子之‘贤’。”吴起坦然说道。

“吾怎么会不如魏成子呢？主公心忧邺邑，吾推举西门豹守之。主公攻伐中山，吾推举乐羊为将。就是吴兄你，若非吾全力推举，又何能成为大将？”翟璜带着怒意说道。

“魏成子所推举的人，如子夏、田子方等，主公俱以师友视之，岂是在下这等庸臣所能相比？何况，当此国忧之时，你竟口出‘不臣’之言，心藏险恶，又岂可与魏成子相比？”吴起也发怒了，大声说着，震得屋瓦嗡嗡回响。

翟璜脸色大变，手抬起来，指着吴起，欲大声喝骂，忽然似想起了什么，脸上浮起笑意来，仰天打了个哈哈道："我不过是说了几句戏言，吴兄怎么当了真呢？"

吴起沉下脸，道："此是何时，翟兄居然还能说出戏言，实是令人心中生寒。"

翟璜拱手向吴起行了一礼道："吴兄休怪，小弟是见魏成子做了相国，心有不服，这才……唉！小弟已位高至此，难免会对相位生出期望之心……可是……唉！……"他说话的语气，柔软了许多，连声叹息，露出吴起从未见到过的懊丧神情。

"其实论翟兄之才，亦当居于相国之位。但主公既已许魏成子为相国，翟兄实在不宜多加议论。在下能有今日，全是翟兄的推举之力，此恩在下永不敢忘。"吴起的语气也柔软了下来，并且暗示——他绝不会告发翟璜的"不臣"言语。

翟璜露出笑意，又招来歌女，与吴起边欣赏着歌曲，边痛喝美酒，尽欢而散。在翟璜亲将吴起送出后堂、身子消失于门外时，从后堂高大的屏风后走出了一个人，他就是即将登上君位的太子击。

第二十五章　大业未竟文侯逝　以退为进吴起归

夜风一阵阵从高大的殿堂间掠过，发出呜咽之声，似无数幽灵在时断时续地哭泣着。后宫的内殿上，烛光明亮如昼。太子击跪倒在父亲的病榻前，详细地叙说着吴起和翟璜在饮宴中谈论的事情。

魏文侯大睁着眼睛，静静地听着。他的脸色多出了少见的红润，精神似乎好了许多。但是太子击已从太医口中知道了，父亲这是“回光返照”，为即将去世的前兆。

“击儿，你说说，吴起所讲的，是不是真心话？”魏文侯问道。

“儿臣以为，吴起所言，是真心话。翟璜也和儿臣一样，认为吴起说的是真心话。”

“不，吴起说的，只有一半是真心话，他不是不想成为一国之主，只是不想成为卫国之主。”

“依父侯之见，吴起莫非是想……想造反，做我们魏国之主？”

“倒也不是如此。吴起真想造反，就不会来到都城了，吴起想做的是秦国之主。他精通兵法，深知地利的重要，秦国的地利为天下之最。吴起若是成为秦国之主，必可称霸天下，甚至会首先灭了我魏国。他的志向之大，非……非常人可比。”

“既是如此，父侯何不下诏杀了吴起，永绝后患！”太子击有些不情愿地问。

他刚才对父亲说的话，并不完全真实。翟璜也说过，吴起的话只有一半是出于真心，吴起胸怀大志，一个弱小之国的国君之位，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可是太子击却并不敢将翟璜的话完全说出来，他害怕父亲会因此杀了吴起。父亲即将去世，不仅是君位应该由儿子承袭，他所有的一切，包括朝中的大臣，都应由儿子承袭。大臣们和府库中的黄金玉璧一样，最好能够原封不动地落到儿子手中，任由儿子处置。

“吴起这个人，绝不是贤臣，也绝不会成为忠臣。不过，他又不同奸邪之臣。总之，吴起此人，本领极大，也极危险，是头猛虎。驱虎不成，必为虎伤。只是如今天下混战，唯力强者方能胜之。我魏国要想平定天下，非得有吴起这样的猛虎驱使不可。所以，寡人对吴起试探了一次又一次，不肯轻易杀了他。如今看来，吴起这头猛虎还未露出凶心，还可驱使。可是日后……”魏文侯忽然说不下去了。日后魏国究竟会是怎么样，他只怕再也看不到了。

“父侯放心，儿臣这些年来，也跟随父侯学了些驱使猛虎的本领。”太子击忙说道。

“寡人放心，寡人……放心。”魏文侯勉强露出笑意，继续说道，“你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年轻了，性子急躁了些。今后你遇事要多想一想，切勿轻易做出决断。”

“父侯的话，儿臣一定会牢记在心。遇到大事，儿臣在做出决断之前，定会和大臣们商议一番。”太子击说着，心中却想，为君者，遇到大事，就应该独下决断，方可震慑臣下。

“为君者虽为一国之主，智力毕竟有限，多听臣下之言，可集众人之智计于一身，大有好处，只是不可使臣下因此有了揽权的机会。对大臣们应分而治之，均用各派，务求平衡。比如，儒者讲礼仪，多无实学，可使其坐而论道，专讲教化，不执实事，虽敬而不重。对法术一派，则可使其多执实事，重而不敬。对善兵法者，可使其为将，不可使其掌控军卒。掌控军卒的臣下，一定要是你最信任而又无甚大才的人。总之，身为国君者，绝不可让臣下独揽权柄。”魏文侯说道。

“是，儿臣记下了。”太子击恭恭敬敬地说着。这类的话，他已不知听父亲说过多少次了。

“成子是你的叔父，一向小心翼翼，做了很多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寡人本来对成子期许甚大，想让他成为周公那样的人，辅佐你平定天下，只是成子他……他无心成为周公。唉！成子为寡人做了许多事情，寡人无以报答，就让他做了相国。你放心，成子是一个极知进退的人，不会让你为难。寡人倒有些担心你为难成子，宗室相残，对国运危害最大啊。”魏文侯带着些不满之意说道。

他早已察觉，太子和魏成子之间有些常人难以发现的“不和”。

这“不和”并非是魏成子有什么错，而是太子故意造成的，魏文侯对此很不高兴，却又有些无可奈何。他知道，太子之所以如此，是担心魏成子威胁他的“储位”。事实上，魏成子是国君嫡弟，又为朝中大臣，党徒门客亦是众多，从表面看起来，的确对太子的“储位”威胁甚大。但魏成子很少执掌实权，与他亲近的人都是“坐而论道”的儒者，名声虽大，势力却是有限。

魏文侯认为太子应该看得出来，他的“储位”根本不会受到威胁，因此根本不必与魏成子闹出什么“不和”的事情来，以致使宗室之间相互起了猜疑之心。可是做太子的，一向对“储位”之事极为看重，魏文侯没有办法让儿子相信魏成子对他并无威胁之意。

“儿臣绝不会为难叔父，儿臣会让叔父永居相位。”太子击言不由衷地说着。

魏文侯苦笑了一下：“成子绝不会永居相位，等到你执掌朝政后，他就会辞去相位。”

成子若真是这样知趣，我也用不着为难他了。太子击想着，问：“朝中大臣，有哪些人可居相位？”

“这要看情势而定，国家平安无事，可用儒者为相。欲改革政事，可用法家为相。如果国势危急，则须谋略之士为相。总之，为君者用人之道，就在于顺应情势，不可拘束。”

“那么，吴起这等深通兵法的人，可不可以用作相国？”

“如果你确能‘驱使猛虎’，又需要灭亡一个大国，不妨暂且拜吴起为相。一旦你灭了那个大国，就应该立刻解除吴起的相位，多给他黄金美女。”

“儿臣明白了，这就像当年父侯使乐羊灭中山一样，中山一灭，即解除了乐羊的权柄。”

“不错。除了吴起，我魏国最知兵法的臣下就是公叔痤了。公叔痤其人，忠心远过于吴起，可惜气量太小，只怕难成大事。嗯，他的夫人死了，你过些时可挑一位庶生的公主嫁给他。公叔痤不是猛虎，却可以成为一只好的‘猎犬’，你要驱使猛虎，就离不开一只好的‘猎犬’。”

“是。我一定会依照着父侯说的去做。”太子击回答道。他和父亲一样，对公叔痤非常信任，却又嫌其“本领”小了些，难成大事。魏文侯后宫的妾生了好几位“公主”，有的已经成人，有的尚在幼年，太子击都曾见过几次。公主不会威胁太子的“储位”，庶生公主更是绝无危害太子“储位”的可能。因此，太子击对几位庶妹倒无歧视之意，反而甚是关心，常常赠以厚礼，在后宫赢得了一片赞颂之声。

“国中之事，尚不足虑。寡人最担心的，是赵、韩两国。唉！寡人尽了平生之力，方才‘收服’赵、韩，不料到头来，寡人未败于敌手，倒败给了赵、韩两国。”魏文侯恨恨地说着。

“父侯放心，儿臣定当亲率大军，痛击赵、韩两国，让他们知道知道我魏国的厉害！”太子击说着，声音里透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兴奋之意。

中山之地的丢失和西门豹的被刺，明显是赵国从背后射向魏国的两支冷箭。当初是赵国主动请求魏国征伐中山国的，以图使魏国直接和赵国北方的强邻燕国对抗。赵国君臣想“借”魏国强大的兵势，灭亡燕国，永远解除其后顾之忧，并夺取大片的土地。

可是魏文侯只对南伐楚国感兴趣，并不愿发兵越过赵国去攻灭燕国。魏国占有中山之地，又大力治理邺邑，从北、南两方对赵国形成了夹击之势。一旦赵国“背叛”了魏国，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陷入非常被动的危险境地。赵国君臣自是对这种情势极端不满，千方百计要破除魏国的夹击之势。

魏国伐楚之后，因为消耗巨大，给了赵国一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当然，魏国毕竟是赵国的同盟之国，赵国不会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劫”，而是在精心策划下射出了两支冷箭——先让“刺客”杀死了既有武勇、又善治民的邺邑县令西门豹，然后又发动中山之地的“百姓”起来造反，逐走了魏国人，从而“不动声色”地破除了赵国面临的险境。

魏文侯和太子击很清楚赵国做了些什么事情，太子击当时就曾请求领兵“教训”赵国。魏文侯坚决阻止了太子击“教训”赵国的企图，并且忍气吞声，向赵国派出了道歉使者。

“不，不到万不得已，你千万不可攻击赵、韩两国。魏、赵、韩三国同盟，天下无敌。反之，魏、赵、韩三国若互相攻击，则是自取灭

亡。寡人伐楚失败，正是赵、韩两国不能与我同心协力之故。

“唉！当初寡人去取中山之地，实是失策之举。我魏国得了中山，赵国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现在中山丢了，是祸事，也是好事，可免去赵国的疑心了。其实赵、韩两国也明白，不与魏国同盟，他们就会腹背受敌，处境极为不利。所以，对有些事，我魏国纵然难以忍受，也只得忍受下来。身为国君者，眼光要放远些，要看到大利，别只想着眼前小利。当然，对赵、韩两国，还要多些防备之心，别让他们暗害于你。”魏文侯叮嘱道。

“是，儿臣明白。”太子击说道。

“击儿，你还记得，吴起曾告诉过寡人的平天下之策吗？”魏文侯问道。

“儿臣记得。”

“你还记得，寡人为什么没有采纳吴起的平天下之策吗？”

“儿臣记得。”

“你记得就好。寡人还是那句话，吴起之策虽是上佳之策，却绝不能采纳。你登大位之后，吴起定会以此策迷惑于你。你切莫受其迷惑，切莫受其迷惑啊。”

“是，儿臣定当牢记父侯之嘱。”

“我魏国欲平定天下，必须得到中原之地。”

“儿臣明白。儿臣当承袭父侯之志，南伐楚国，夺取中原之地。”

“‘欲谋人之国，必先治己之国’，此乃至理。国中不治，你切勿擅兴兵战之事。”

“儿臣明白。”

“百姓乃国之本也。农耕之事，又为百姓之本。朝廷所行之策，切勿扰民，切勿有害农耕。”

“儿臣明白。”

“为君者，不可荒淫酒色，不可听信妇人之言。要友爱兄弟，善待宗室，尊老敬贤。”

“儿臣明白。”

“为君者，切不可偏听偏信，对臣下之言，要善加体察。为君者……咳！咳……”魏文侯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无法将话说完。他脸上的红润之色已迅速消失，眼中神采黯淡。

“太医，太医何在！”太子击慌忙从地上站起，扑到父亲身边，一迭声地大叫着。

几位太医闻声连忙奔过来，或持针石，或倾药囊，或欲诊脉，乱成一团。但是不论他们怎么忙乱，也无法使魏文侯的眼中神采重现。魏文侯的眼中已昏黑一片，看不见任何东西，兀自大睁着。他不甘心就此闭上双眼，不甘心！他还有太多的话要告诉儿子，他还有太多太多的愿望要儿子去实现……可是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的生命无法承担那太多愿望的重压，已轰然崩塌。周安王六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病亡，其子魏击即位，是为魏武侯。

在魏文侯的丧礼举行完毕之后，相国魏成子再三求去，终于得到魏武侯的准许。为酬赏魏成子的“退隐”之功，魏武侯赐其黄金千斤，加封其食邑一千户。接着，魏武侯又连连发下诏令：

拜田子方为相国，辅佐国君执掌朝政，赐其黄金百斤，将其官秩由下卿升至中卿。

吴起、翟璜留任原职，各赐黄金百斤，其官秩亦从下卿之位升至中卿。

拜公叔痤为大司马，掌管国中军卒训练之事，赐其黄金百斤，官秩升为下卿。

此外，魏武侯又将许多“新人”拜为朝臣，其中有些人还是门客出身。这些门客出身的朝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吴起的门客东郭狼和翟璜的门客王错。

魏武侯称东郭狼和王错都是天下知名的“贤者”，将二人的官秩定为中大夫。中大夫即可视为大臣，能够参与朝廷的机密之事。东郭狼和王错名列大臣，无疑是扩充了吴起和翟璜二人在朝中的势力，使二人更明显地处于对立的情势中。这种对立的局势使天下各国很高兴——吴起、翟璜若是忙于内斗，就不会“谋人之国”了。

赵、韩、燕、卫、宋、鲁、郑等国纷纷派出相国为使，携带厚礼祝贺魏武侯。齐国实际上的国君田和则亲自乘坐高车，带着黄金玉璧赶到魏国，向魏武侯表示祝贺之意。楚国虽然和魏国是敌国，但也派出了一位上大夫充作祝贺使者。身份最高的使者是周天子派来的西周公，他身兼“双职”，既是周天子的辅佐大臣——周公，又是一位诸侯国的国君——西周公。

论礼法，西周公的身份比魏武侯高贵得多，原不应自贬身份，“败坏礼法”充作使者。但西周公却有着无法说出的苦衷，不得不来到魏国。西周公近日睡梦不宁，饮食难进，心中发慌，听人说起“韩国”二字就脸色苍白。

韩烈侯近些年来，对周室异常恭敬，不断地向周天子敬献黄金美女。周天子大喜，欲下诏称赞韩烈侯，却被西周公阻止。西周公说，韩烈侯这是黄鼠狼给鸡送礼，没安着好心。周天子很不高兴，虽然没有下诏，但已对西周公十分冷淡。西周公大急，他知道，韩国的国土几乎将整个周王室的领地圈在其内。在天下诸侯中，韩国对周室的威胁最大，早晨出兵，黄昏时就可包围洛邑。韩国居于如此有利的地位，自然是对周室有所图谋。而韩国要想实现其图谋，首先须控制周室朝政。韩国欲控制周室朝政，又须首先将他这位不听韩国之命的西周公赶出洛邑。

西周公虽然身份极高贵，但若真和韩国较量起来，则是必输无疑。韩烈侯只需派出一员偏将，就可将他置于死地。西周公不甘束手待毙，急欲寻找一个大国作为靠山，和韩国对抗到底。

天下大国甚多，楚、齐、赵诸国的国势绝不弱于韩国，可以充作西周公的靠山。周天子虽然只剩下了一个空名，但到底是拥有九鼎的天下共主，论礼法可以号令天下。众诸侯都知道，周天子的权柄实际上握在西周公手中，谁若成为西周公的靠山，就等于是成了周天子的靠山。而成了周天子的靠山，就可以借着周天子的名义来“号令天下”。如果西周公去向楚、齐、赵表示求助之意，楚、齐、赵诸国一定会高兴至极。

但西周公想来想去，觉得唯有魏国才可以成为他的靠山。楚、齐、赵诸国离周室的领地远了些，发生了紧急之事难以及时照应。魏国不仅离周室较近，且兵势之强为天下第一，能够震慑韩国。为此，西周公不惜屈尊，亲自充当使者，当面向魏武侯表示祝贺之意。

对于周天子派来了如此高贵的使者，魏武侯极为高兴，隐隐然已自认为是“天下霸主”。当年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天下时，周天子曾派出“周公”作为使者，表示祝贺礼敬之意。如今魏武侯即位为君，周天子居然也派出了周公为使者，以当年祝贺“霸主”的礼仪来祝贺他。

魏武侯给予了西周公极高的礼遇，当众以“臣下”之礼拜见代表周天子的西周公，并单独为西周公摆下了一场豪华的宴乐。西周公乘机向魏武侯表达了他的求助之意。魏武侯听了，更是喜出望外，当即一口允诺，他绝不会让韩国对西周公有任何“无礼”的举动。西周公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不止一次地当着各国使者之面，盛赞魏武侯为贤明之君。

各国使者迅速将西周公和魏武侯“互相礼敬”的情形禀告给了国君。各国国君闻知，不由得生出了警惕之心——魏武侯的举动，似要“称霸天下”。“称霸”就意味着攻伐征战之事要多了起来，各国须得整顿兵车甲仗，对魏国多加防备。

在天下各诸侯国中，只有三国没有派出使者向登上国君大位的魏武侯表示祝贺。三国为秦国、越国、中山国，秦国是魏国的仇敌，不愿派出使者。中山国刚刚复国，害怕刺激魏国，不敢派出使者。越国几乎已和中原诸侯断绝了来往，“忘了”派出使者。虽然少了三国使者，魏武侯即位时收到的祝贺之礼，仍是远远多于一位诸侯的应收之礼。魏国强大的国力和兵势，在魏武侯的即位礼仪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魏武侯亦是充分领受到了身为国君的威严，兴奋之下，又一次对臣下大加赏赐。

这一次，在同级官位中，吴起和东郭狼受到的赏赐最为丰厚。东郭狼和王错的官秩同为中大夫，所管的事务则大不相同。东郭狼职掌“典客”，主要事务是接待各国使者，探听各国消息；王错职掌“谒者”，主要事务是传达国君旨意。

“典客”和“谒者”都是接近国君的官职，秩位虽然不算太高，却是握有实权。此次各国使者纷纷前来祝贺魏武侯，给了东郭狼一个“立功扬

名”的极好机会。东郭狼虽然是初入朝廷，但对“典客”之事办理得井然有序，游刃有余，深得魏武侯的赞赏。

“祝贺”之事完毕后，魏武侯论功行赏，自是对东郭狼的赏赐格外丰厚。吴起作为东郭狼的推荐者，亦因推荐之功，得到了最多的赏赐。东郭狼的“名声”一下子大了许多，各国留驻魏都的使者，无不争相与他交好。

可是“立功扬名”后的东郭狼却闷闷不乐，常常一个人待在国君赐给他的高大府第中闭门不出，独自徘徊在后院的石阶上，直到深夜尚不安歇。东郭狼终于明白了——第六代陶朱公为什么会收走他的“雪丹”佩玉。

齐国事实上的国君田和来到魏国时，带着一位列国使者大感意外的臣下，他就是齐国的巨富第六代陶朱公。

陶朱公的富名列国尽知，然而历代陶朱公都是深居不出，没有一人愿意入朝做官。天下人甚至传说——陶朱公的祖先曾立过重誓，子子孙孙不得入仕为官。但是这一代的陶朱公偏偏出来做了齐国朝廷之官，且官位不低，被拜为上大夫。列国使者虽对陶朱公做了齐国大臣之事感到意外，却也并未放在心上。富商们的钱财多了，就想求“贵”，买一个高官摆摆威风，也是常情，不足为奇。

可是东郭狼却不能不将此事放在心上，他将“雪丹”佩玉还给陶朱公之时，就已和陶朱公生出了“猜忌之心”。如果陶朱公永远只是一个富商，那么陶朱公纵然对他有所“猜忌”也无甚大害，然而陶朱公偏偏做了齐国的大臣。这么一来，陶朱公也许会对身为魏国大臣的东郭狼放心不下，怕东郭狼会利用其魏国“典客”的有利地位，生出事端向他报复。陶朱公定会先下手为强，利用他的势力将东郭狼赶出魏国，甚至会对东郭狼痛下杀手，永绝后患。东郭狼和陶朱公打过多年的交道，深知陶朱公若想置他于死地，并非是一件难事。

能够将他从陶朱公的“死亡威胁”下解救出来的唯一一个人，就是吴起。陶朱公身边的计管家是吴起的人，吴起应该对陶朱公的举动知道得很清楚，应该主动想出办法来，解救他的“好兄弟”东郭狼。但是数十天过去了，吴起却没有任何举动。

吴起还未返回西河，若是有所举动，必然会召见东郭狼。没有吴起

的召见，东郭狼不敢主动去吴起府中“拜望”。有时在朝廷上议事时，他见到了吴起，也不敢向吴起暗示什么，这是吴起给他定下的“规矩”。吴起说，门客出身的大臣和往日的主人来往多了，会引起国君的猜疑，与他要谋的“大事”甚是不利。

吴起为什么不见我？莫非他和陶朱公有什么交易？为了讨好陶朱公，他就将我抛出来不理了……不，不会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天在车上吴起就不会对我说出许多心腹之言了。可是吴起为什么不理会我呢？为什么……东郭狼焦急地在石阶上徘徊着，想着。

日影渐斜，深紫色的暮霭从天际浮起，缓缓移入千家万户的庭院中。看来，东郭狼又要度过一个难以安眠的夜晚了。

“老爷，老爷！太守大人到，太守……大人到。”一个年老的家仆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禀告道。魏国的太守不止吴起一人，只是没有一个太守的名望可以和吴起相比。在魏国，太守已成了吴起的专称。

“啊，快，快！快请！”东郭狼似从梦中惊醒一般，慌忙向前院奔过去。吴起已大步走进了院门，他的从者都留在院外，并没有依照惯例跟进来。

“大人，小人……”东郭狼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东郭兄，我有要紧的事与你相谈。”吴起不待东郭狼行礼，已拉着东郭狼向后院行去。天色已暗，老家仆点燃蜡烛后悄然退了下去，宽阔的后堂上只坐着吴起、东郭狼二人。

“东郭兄，还记得那天在车上我对你说的话吗？”吴起神情凝重地问道。

“记得。大人欲图大事，就须执掌魏国朝政。欲执掌魏国朝政，必先对朝政……”

“你记得就好。”吴起打断了东郭狼的话头，“我本想对执掌朝政之事徐徐图之，但现在却有了一个机会，如果利用得好，我就提前执掌魏国的朝政大权。”

“什么机会？”东郭狼紧张地问。不知为什么，他立刻就想到了陶朱

公。

果然，吴起提到了陶朱公："齐国的陶朱公投靠了田氏，急欲立功，为田氏献上了一计——联魏伐楚！陶朱公为此和翟璜结成了生死之交，他的计策得到了翟璜的全力支持。"

"啊，这么说来，此计必能成功。"东郭狼又惊又喜地说着。

他惊的是，陶朱公的本领之大，出乎他的意料，居然能和翟璜结成生死之交。翟璜的权势在李悝去世、魏成子"退隐"之后，已无人可及，连吴起也不得不对其敬畏三分。若是陶朱公通过翟璜来置东郭狼于死地，几乎是易如反掌。

东郭狼喜的是，陶朱公既然和翟璜结成了生死之交，就成了吴起的敌人。如此，吴起就会对东郭狼加以庇护，不会让陶朱公的图谋轻易得逞。

"不能让此计成功。如果此计成功，翟璜就会当上相国。他这个人，善识天下英雄，有知人之能，却无容人之量。他第一天当上相国，第二天就会将我逐出魏国。"吴起道。

"大人如何才能阻止此计呢？"东郭狼问。吴起在朝廷中的势力明显弱于翟璜，要想强行阻止翟璜赞同的计策，绝无可能。

"你知道吗？计管家被人杀死了。"吴起并未回答东郭狼，转过话题问道。

"什么，计管家被人杀了吗？谁杀的？"东郭狼吃了一惊。

"据说是强盗杀的。"

"撒谎！强盗怎么敢杀陶朱公的管家，又怎么杀得了陶朱公的管家？"

"不错，是陶朱公在撒谎。我已查明了，计管家是田氏家兵杀死的。田氏之所以会对计管家下手，是得到了陶朱公的默许，因为陶朱公怀疑计管家背叛了他。"

"计管家他……"

“计管家他与我有来往，但并未背叛陶朱公。计管家只是为老主人尽忠，竭力想让新主人依照着老主人的谋划行事。老主人认为田氏不可亲近，可是新主人偏偏想在老虎身上谋皮，竟然违背父训，投靠了田氏。计管家百般劝谏，新主人就是不听，最后恼羞成怒，就默许田氏杀了计管家。唉！计管家这么一死，我对齐国的事情，就不那么看得明白了。”

“陶朱公为眼前小利所惑，只看到田氏的势力，却没有看到田氏的凶险，实是可叹。”

“其实，陶朱公潜藏的势力太大，早为田氏所忌。田氏此次有意把陶朱公拉进朝廷，恐怕是为了日后能彻底地灭了陶朱公。计管家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才会与我结交。”

“陶朱公的老主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才……唉！”东郭狼叹了一口气，停住了话头。他对陶朱公老主人的感激之情已淡漠了许多。陶朱公老主人欺骗了他——不仅在他身上下了“赌注”，还通过计管家直接与吴起结交，却又不将这等情形告诉他。

“似陶朱公这等身在齐国的巨富，唯有和齐国之外的强大势力结交，才能避免受到田氏的危害。陶朱公的新主人到底太年轻了，还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田氏急于杀死计管家，是想借此削弱大人的势力吧？”东郭狼问道。

“何止是削弱，田氏更想杀死的人其实是我。我杀了田氏送的老婆，又大败田氏，让田氏在天下人面前丢了大丑。以田氏的凶恶，又岂肯善罢甘休。”吴起冷笑着道。

“田氏乃凶恶小人，毫无智谋，虽有毒计，岂能奈何大人？”东郭狼笑道。

“你也别太看轻了田氏，他若是毫无智谋，就不能把我从鲁国赶到了魏国来。”

“大人来到魏国，却立下了更大的战功，威震天下，高居卿位，只怕是田氏无法想到的。”

“或许因此之故，田氏更加急欲置我于死地。他害怕我执掌了魏国朝政，就会攻伐齐国，灭亡田氏。故此，他不仅千方百计把陶朱公拉进了齐国朝廷，还不惜屈尊亲自充当使者，前来祝贺主公，以得到主公的欢心。说起来，田氏是送了一个机会给我，但这个机会却满含着杀机，稍有不慎，我吴起的脑袋，就会被人送到田氏的宗庙祭台上。”吴起道。

“大人也太看重田氏了……”

“我是不得不看重田氏。所以，田氏的‘联魏伐楚’之计，我们必须阻止。”吴起厉声道。

东郭狼默然无语。他明白，吴起之所以说了这么一番话，是对他有着不满之意。他的那句“大人如何才能阻止此计”的问话，显得有些不相信吴起的“本领”，缺乏必胜的信心。

“这些天来，我反复思谋着对付田氏诡计的办法，已经有了一个主意。”吴起见东郭狼不说话，觉得他的语气过于严厉，换了种柔和的声音说道。

“大人胸藏万种奇谋，天下无人可及。”东郭狼拱手向吴起施了一礼，恭恭敬敬地说着。吴起的话，已解开了他心中的疑团——原来，吴起并不是不理会他，而是在“思谋主意”。

“我所学的奇谋，是用来征战破敌，平定天下的。我从来没想到要与翟璜互斗心机，他毕竟对我有推荐之恩。可是……唉！不谈他了。”吴起叹了一口气道，“齐国并不与楚国相连，田氏使出‘联魏伐楚’之计，一是要借此陷害我，二是想以‘伐楚’之名，攻占卫国、鲁国、宋国之地。我们可以抓住齐国攻击卫、鲁、宋这个要害之处，破了齐国的‘联魏伐楚’之计。主公近日受了西周公的请求，欲派你去韩国，劝说韩侯不要为难西周公。你可借此机会泄露齐国的‘联魏伐楚’之计，并要让韩侯相信——这个计策于韩国甚是不利，韩使如果相信了你的话，一定会破坏这个计策。然后，你设法到卫、鲁、宋三国去一趟，劝卫、鲁、宋三国与韩国结盟，以求自固。如果卫、鲁、宋三国与韩国成了盟国，那么齐国攻击卫、鲁、宋时，韩国就会发兵救援，并且会请求魏国同时出兵助战。我魏国是韩国的兄弟之国，无法拒绝韩国的请求。如此，齐国的‘联魏伐楚’之计就无法得逞，翟璜也会因此被主公疏远。到了最后，魏国必将和齐国有一场大战。而讨伐齐国这等大国，主公定会

拜我为大将。我既然身为大将，要获得执掌朝政的大权，也就不太难了。”

“妙！大人此计，可谓环环相连，百无一失矣。”东郭狼忍不住高声赞道。

“要想此计成功，相连的每一环都不能疏忽。主公初登大位，将会巡视各处，我只怕会陪同主公巡视。这都城中的事情，你要多留心些。计管家死了，你缺少了一个好帮手，办起事来甚是不便。嗯，我把赵阳生送来做你的‘门客’，帮你行事，如何？”吴起问。

“这……这太好了，就怕赵阳生不肯。”东郭狼大喜，忙又对吴起施了一礼。他原来在太守府所管的事都由赵阳生接了过去，使他的消息一下子闭塞了许多，手下也缺少了能干的随从。如果赵阳生能成为他的“门客”，则他的“能力”又会和从前一样强大。尽管赵阳生做他东郭狼的“门客”只会是挂个虚名，可从表面上看，毕竟是自贬身份，生性好强的赵阳生会甘居从前同等身份的东郭狼之下吗？

“赵阳生一向钦佩东郭兄，此次他乃自请‘投入’东郭兄门下也。”吴起笑着道。

原来赵阳生是自请做我的门客。哼！恐怕他自请是假，与我争功倒是真的。东郭狼心中想着，口中却对赵阳生大加称赞：“好！阳生老弟年龄虽小，却有大将气度，佩服，佩服！”

魏武侯依照祖宗遗训，在先君的葬礼进行完毕并接受了列国祝贺之后，率领大臣出巡，亲自观察民情，了解地势形胜，抚慰边郡士卒，以安国人。翟璜、吴起、公叔痤、王错等大臣俱随同出行。相国田子方则留在都城中，暂行监国之权。

数日后，魏国君臣已来至黄河岸边，过河就是魏国最重要的边塞之地——西河郡。魏武侯先没有忙着过河，而是与众大臣同乘着一只大船，顺流缓缓漂行，观赏两岸风景。但见两岸峭壁如城墙一般耸立着，高达数十丈，直入云天。风吹来，河谷中呼啸声大起，犹如千百支羽箭一齐射出。河中不时突出一处石矶，河水扑上去，激起如雪般的洁白浪峰，并发出轰轰的雷鸣之声。峭壁上生满野草，有猿猴出没其中，见了大船，发出长长的鸣叫声，令人心惊。

“壮哉！壮哉！此河山之险固，可为我魏国之天生壁垒矣！”魏武侯高声赞道。

王错应声道：“主公此言极是。当初晋国之所以强大，称霸天下，正是善于利用河山的险固，西拒秦国，南伐楚国。如果主公也能善于利用此险固的河山，拒秦伐楚，则必能称霸于天下，所建功业，当远远超过晋国历代贤君矣。”他年约四旬，身材瘦削，偏偏喜穿宽大的袍服，衣袖空荡荡的，鼓得似船帆一般。

“此天予魏国之地利，寡人岂能不加利用，哈哈哈！”魏武侯高兴地说着。

“主公，王错身为近臣，媚君误国，罪在不赦。臣请立斩王错，以正国法！”吴起陡然大声说道，令满船大臣吃了一惊。

翟璜和吴起在朝中各植私党，意欲争夺相位，众大臣们都是心如明镜。此二人必有一番争斗，我等当远避为上。众大臣心中想着，对吴起和翟璜二人俱是敬而远之。

众大臣想，翟璜和吴起身为天下闻名的“贤者”，定会以暗斗为主，少有明争。谁知今日王错才开口说了一句话，就受到了吴起的猛烈攻击，竟欲将他置于死地。这等当众攻击，已是赤裸裸的“明争”了。

王错是翟璜的亲信啊，当众攻击王错，就是当众攻击翟璜，吴起智谋过人，怎么如此沉不住气呢？主公向来心高气傲，不喜臣下危言犯上，吴起这番话对主公亦有不敬，岂非自寻晦气？众大臣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俱是微微摇头——他们实在不明白，吴起怎么会有如此“愚笨”的明争之举。

你们才是一帮愚笨的庸臣呢，我若执掌朝政，定会将你们通通赶出朝堂。吴起从众人的神情上已看出众人所想的是什么，不由得在心中轻蔑地说着。

他是有意这么盛气凌人地攻击王错，在魏武侯面前显示出和翟璜的明争之意。这样，他就是在向魏武侯和众大臣明白地宣示他已不能和翟璜同朝共事。一旦翟璜犯了过错，无法执掌朝政，魏文侯欲让吴起取而代之，就必须先将翟璜逐出朝廷。朝中少了翟璜，吴起才可能大权独揽，借魏国强大的国力和兵势来完成他平定天下的大业。

“吴起，你说王错媚君误国，有何为凭？”魏武侯听了吴起的话，怒气冲冲喝问道。他喜欢吴起的勇猛，更喜欢驱使吴起这头“猛虎”扑向敌国。可是他和他父亲一样，有时又对吴起十分忌恨。

魏武侯对吴起不惧君威，直言抗上的脾气很不满意，认为驱使吴起这头“猛虎”应和农夫驱使牛马耕地一样，适当的时候就该抽打几鞭子，让牛马知道，不论“他们”的能力有多么大，也只是被主人驱使的“牲畜”而已。吴起此时对主公的“不敬”言语，正好给了魏武侯一个“抽鞭子”的借口。

“主公所说的言语，乃危国之道也。王错身为近臣，不知劝谏主公，反而曲意逢迎，不是媚君误国，又是什么？”吴起面对怒形于色的魏武侯，丝毫不惧，大声回答道。

魏武侯听了更怒：“寡人的言语，如何成了‘危国’之道，倒要吴太守好好指教一番了。”

吴起“当仁不让”，毫不客气地指教起来：“河山的险固，并不以作为称霸天下的依靠。昔日三苗氏所居住的地方，左有彭蠡之波涛，右有洞庭之大泽，岷山在其北，衡山在其南，四方俱有险固之地。然而三苗氏不仅没有以此霸有天下，反为大禹所败，被流于荒野之地。此为何故？乃三苗氏不能勤修政事也。夏桀所居之地，左靠天井关的北坡，右倚天溪的北岸，一样有着险固之地，却为商汤所败，以致社稷沦亡。商纣所居之地，左有孟门之险，右有漳水之波。黄河似玉带一样绕南而过，太行山如屏障一样居于其北。但如此险固的地利，并未挽救商纣的灭亡，所为何故，乃商纣荒淫无道，不修善政也！今日王错只知逢迎主公，不劝主公勤修政事，反让主公沉溺地利之险固，实是心地邪恶，欲导主公荒废政事。臣虽愚鲁，然一片忠君之心犹存，不忍见到奸邪小人败坏朝纲。若因此有失礼之处，求主公治臣死罪！”

“你……你……”魏武侯愤怒至极，偏偏找不出反驳吴起的话来，气得两眼几乎冒出了火星。他已准备好了的“鞭子”，竟是无法抽向吴起。

“主公，吴太守之言，虽然过激，却甚是有理，望主公纳之。”翟璜对魏武侯施了一礼，缓缓说道。他脸上满含笑意，丝毫不见怒色，似乎吴起攻击的王错，并非是他的亲信。

和众人所想的不同，翟璜从来没有认为他是在和吴起争夺相位。翟

璜认为，相位本来就是他的。魏国的先君、新君都曾当面暗示过他——魏成子也好，田子方也好，都是为了给外人看才立的相国，他们很快就会自动“退隐”的，魏国真正的相国是他翟璜。如今魏成子已“退隐”，田子方要不了多久，也会“退隐”。魏国的国君遇到了重大的事情，只会与他翟璜商议，而不会去和相国田子方商议，更不会和吴起商议。甚至国君、太子会和他联合起来做圈套，“试探”吴起是否忠心，能不能留下来。他那时若多说几句坏话，吴起的脑袋都会被国君砍下来，哪里能和他争夺相位？

还有，国君已和他一起秘密与田氏达成了双方联合伐楚的计谋，显示出对他的信任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这些都表明，吴起根本不能与他相比。他实际上已成了魏国的相国，还和吴起争个什么呢？翟璜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在朝廷大臣们面前充分显示他的“相国”风度，收服人心。他素有知人之名，却又被许多人讥为无容人之量。他必须打破人们对他的成见，使人们知道，他不仅知人，更能容人，甚至连吴起这样的“死对头”也能容忍。

“翟爱卿爱才如命，每遇贤者，必荐于朝廷。今日见寡人欲罪吴起，又善加劝谏，实为圣人矣！寡人何幸，竟能得此良臣，使寡人可以师之、友之矣。”魏武侯说着，竟站起身来，向翟璜深施了一礼。

翟璜、吴起同样居于中卿之秩位，在魏武侯的随行大臣中，地位最高。魏武侯作为国君，至少在表面上应该对翟璜、吴起一视同仁，礼敬相当。但是此刻，魏武侯对翟璜的礼敬却是大大超过了吴起，竟将翟璜称为“圣人”，视为“师友”。魏武侯还是用“礼敬”这根鞭子，当众狠狠抽向了吴起。

“微臣何德何能，敢当主公之礼？死罪，死罪！”翟璜慌忙跪下来，向魏武侯施以大礼。众大臣亦是跟着跪倒在地，行礼不迭。只有吴起仍坐于原处，没有随众行礼。魏武侯只是向翟璜“礼敬”，并未向他吴起“礼敬”。从礼法上论，吴起也不必似翟璜那样“惶恐”，跪地口称“死罪”。但是众大臣都拜倒在国君面前，他吴起偏偏不拜，无论如何，也是一种不敬的举动。

“众位请起，请起！”魏武侯恼怒地瞪了吴起一眼，上前两步，亲手把翟璜扶了起来。

“主公，吴太守直言敢谏，虽古之圣人，亦不可及也。”翟璜又对魏

武侯施了一礼。

魏武侯看了看吴起，强把心中怒气压下去，在脸上堆出笑来，居然也向吴起拱手行了一礼道："寡人今天实在幸运，听到了'圣人'的高论。这西河之地，有'圣人'据守，寡人大可放心了。"他将圣人二字说得很重，让每一位臣下都能从他的语气中听出嘲讽之意。

"对岸即为臣之职守之地，臣请即日返回西河，以不负主公厚望。"吴起跪下来，边行着大礼边说道。

"这……"魏武侯一怔，想了想道，"也好，你今天就回西河去吧，寡人送你过河。"

依照预定的出巡路线，魏武侯至少要在国中行走一个月以上。在这一个月中，吴起应随侍于他的左右。此刻他让吴起返回西河，无疑是对吴起疏远的表示。在魏武侯的本意中，他并不想疏远吴起。他已经和田氏定下了联合伐楚的密计，即将大举征兵，吴起精通兵法，不必急于让他返回西河，应立刻和他详细商量伐楚方略。但他现在又不便对吴起说出"伐楚"之事，吴起一向反对伐楚，主张伐秦。魏武侯想等他出巡回朝之后，一切都布置得差不多了，再和吴起商讨伐楚之事。到了那时，吴起就算反对伐楚，也是迟了，将不得不听从君命，献出他的满腹谋略。

可是今日听了吴起的一番"直谏"，魏武侯心里已改变了想法，不愿吴起随侍左右，也不愿和吴起商量伐楚方略。吴起恃才自傲，"不识抬举"的程度远远超出了魏武侯的想象。如果魏武侯继续让吴起随侍左右，则一路上吴起不知又会说出多少令他恼怒的"直言"来，而他又不能真把吴起怎么样。毕竟，他想和父亲一样，让天下人公认为是贤明的国君，而贤明的国君，就应该"虚心纳谏"。他不仅不能以"直言"怪罪吴起，反而须对吴起大加赏赐。吴起若因"直言"受到赏赐，只怕更是骄傲得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岂肯听从君命，老老实实地献出他的谋略？

如此，他只有将吴起"赶回"西河去，一路上耳边才会清静，才可从容去谋划伐楚方略。

哼！寡人就不信，离了吴起，魏国便不能大胜楚国，平定天下？寡人十几岁就能统兵大败秦军，论起兵法来，岂会输于吴起？魏武侯悻悻地想着。

“微臣岂敢让主公相送？死罪，死罪！”吴起如同翟璜一般“惶恐”地说着，心中大喜。他今日的种种“不敬”举动，就是要让魏武侯疏远他，把他“赶回”西河去。如此，朝廷将来有任何“失策”之举，都和他吴起毫无关系，使他日后可以进退自如，能与魏武侯“讨价还价”，从而争取到他一直在想着争取的一切。

春秋战国③：天下终归一

第一章　交相征伐三强争　君臣斗计列国乱

魏武侯出巡回到朝廷后，发出的第一道诏令，就是将其庶妹公主荣嫁给公叔痤。论礼法，公主的出嫁仪式，须等先君的三年丧期满了之后才能进行。但是在此“礼崩乐坏”之时，天下诸侯所行之事，几乎没有一件完全合于礼法。

然而魏国的相国田子方却非要让魏武侯所行之事完全合于礼法。他是名闻天下的大儒，如果坐视国君违背礼法，则必将声誉扫地，无法得到天下诸侯的礼敬。田子方知道国君是在耍弄权术，设了一个陷阱——逼他以“弃官”之举来劝谏国君。可是他既然身为大儒，纵然十分留恋相国的权位，也只好向陷阱跳下去。

田子方在朝堂上当着众大臣的面，痛哭流涕，劝谏魏武侯遵守礼法，暂缓举行公主的出嫁仪式。魏武侯对田子方的“忠谏”称赞不已，赐其黄金百斤，但是并没有收回诏令。君无戏言，公主出嫁的诏令既已发出，就不宜收回。魏武侯“耐心”地对田子方解释了一番。田子方无奈，只好自责不能尽臣下之力，匡正国君的过失，请求辞去相国之位。

魏武侯挽留了几次，见田子方去意“坚决”，也就不再强留，又加赐田子方黄金二百斤、食邑二百户。然后，魏武侯在朝堂上大摆宴乐，恭送田子方“退隐”。宴会上，众朝臣争先向田子方敬酒，田子方俱是站起答谢，谦恭有礼。翟璜亦向田子方敬酒，田子方却视而不见，坐在案后，连眼皮也没有抬起一下。

田子方认为，他之所以失去了相国之位，是因为翟璜这等“法家”的陷害。“法家”欲独霸魏国朝堂，要将以他为首领的“儒家”全都从朝堂中赶出去。田子方绝不甘心让翟璜的图谋得逞，他虽然“退隐”了，但还有许多“儒家”臣子居于朝堂之位。

在这些“儒家”臣子中，最著名的人是邺邑县令李克。田子方在决定“退隐”时，曾派出门客赶到李克那里去，让李克多和吴起一派的人交往，联合吴起对付翟璜。吴起是“兵家”，所作所为亦是“扰乱礼法”，素为田子方这等大儒轻视。若非是为了对付翟璜，田子方无论如何也不会

容忍“儒家”之人去接近“兵家”。

翟璜面对田子方的冷遇只是一笑，并未放在心上。他从来认为，“儒家”之人除了极个别外，都是腐朽不堪的“学究”，毫无智计，根本不能对他做出什么危害之举。

田子方“退隐”后，魏武侯立即拜中卿翟璜为相国，辅佐国君治理政事。翟璜知道，魏武侯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攻伐敌国，夺取敌国的城池土地，威震天下。国君欲行攻伐之事，必然重用武将。翟璜希望国君任用的武将是公叔痤，而非吴起。他要借着主持公主出嫁礼仪的机会，将公叔痤收服为“心腹之人”。在翟璜主持公主出嫁礼仪的时候，魏武侯将东郭狼作为密使，派到了韩国。

东郭狼在招待各国使者时表现出的“结交”才能，深得魏武侯欣赏，认为东郭狼有着充当“密使”的“天才”，他应该知人善任，充分发挥东郭狼的才能，让东郭狼成为他的“心腹之臣”。这样，东郭狼就不完全是吴起的“党徒”了。作为一个国君，应该使臣下的“党徒”越来越少才对。魏武侯对他的贤明决断很感满意，觉得以智计来论，臣下没有一个比得上他。

东郭狼到韩国去，主要是向韩烈侯传达魏武侯的暗示——韩国不应对周室怀有过分的企图。周室是天下共主，对周室怀有过分的企图，必会招致天下诸侯的共同攻击。

对于东郭狼的举动，魏武侯没有让翟璜知道。他觉得，国君不能什么事都告诉臣下，哪怕那是一个最值得国君信任的臣下。这样，国君就常能在臣下面前保持一种莫测之威。臣下感到国君有“莫测之威”，就不敢轻举妄动，生出臣下不该生出的一些念头来。

东郭狼来到韩国后，向韩烈侯说出了他该说的话——魏武侯让他说出的话；也同时说出了他作为臣下本不该说出的话——吴起让他说出的话。韩烈侯对于东郭狼说出的那些不该说出的话非常感激，以“客卿”之礼相待。

半个月后，东郭狼带着韩烈侯亲笔书写的一封帛书，回到了安邑。韩烈侯在帛书上对魏武侯十分恭敬，以近乎臣下的语气，向魏武侯表示——他一定听从贤明的魏国国君的劝告，绝不为难西周公。在帛书的末尾，韩烈侯还说，魏、韩乃是兄弟之国，魏乃“长兄”，希望对韩国这位

小弟多加照应。

看到韩烈侯如此恭维，魏武侯不由得心花怒放，称赞东郭狼为魏国立了大功，赏赐东郭狼黄金百斤。东郭狼乘机请求——他想把身在齐国的家眷接到魏国来，以免后顾之忧。魏武侯对东郭狼的请求自然是立刻答应了下来。次日，东郭狼即整顿行装，乘坐高车，带着“门客”赵阳生等人，向齐国驰去。

从魏国到齐国去，必从卫国、鲁国经过。东郭狼、赵阳生二人进入卫国境内后，悄悄改换了行装，扮作客商，秘密拜访了许多卫国臣子。到了鲁国，东郭狼秘密拜访的人就更多了。他还让赵阳生顺便去宋国拜访了许多人，最后才来到了齐国。

东郭狼在齐国停留的时间不长，也没有拜访任何人，带了家眷，即向魏国驰回。回来的路上，东郭狼虽然也从鲁、卫两国经过，却没有停下来。卫、鲁、宋诸国的君臣也没有人对东郭狼加以挽留，他们都很忙，忙于秘密交往，互相传递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魏、齐两国欲借伐楚之名，灭了卫、鲁、宋三国。

卫、鲁、宋三国俱为弱小之邦，国力无法和魏、齐两国相比，只能结盟对敌。但三国就算结成了联盟，欲和魏、齐对抗，力量还是不足。三个弱小之邦必须和一个大国结盟，才能和魏齐两国对抗。可是究竟和哪一国结盟呢？三国都犯了难。

天下的大国共有魏、韩、赵、齐、楚、燕、秦七国，俱是兵精将猛，令小国闻之生惧。

“七雄”中，魏、韩、赵号称“三晋”，是同盟之国，卫、鲁、宋三国既然与魏国为敌，就不可能和韩、赵结盟。而燕、秦两国距卫、鲁、宋甚是遥远，且兵势难敌“三晋”，也不可能成为卫、鲁、宋的盟国。如此，除了齐国，天下各大国中，就只有楚国可成为卫、鲁、宋三个弱小之邦的盟国。只是，卫、鲁、宋又极不愿与楚国结盟。

楚国兵势强盛，“三晋”联军攻击，也不能将其轻易击败，本应是卫、鲁、宋天然的盟国。但楚国历代国君，都极欲攻占卫、鲁、宋三国，以图控制中原要地，进而称霸天下。故数百年来，楚国不知对卫、鲁、宋三国发动了多少次攻击。尤其是宋国，因国境与楚国相连，遭到了楚国数次残酷的围攻，几次陷入亡国的境地。所以，卫、鲁两国还

有“饮鸩止渴”，暂时与楚国结盟的打算，而宋国则坚决反对。

正当卫、鲁、宋三国为了与楚国结盟之事争执不下时，韩国相国韩山坚秘密来到了卫、鲁、宋三国。韩山坚坦白地向卫、鲁、宋三国说，韩国反对魏、齐联军伐楚。因为齐国不会真心伐楚，而是借伐楚为名，欲攻占卫、鲁、宋三国之地。齐国攻占了卫、鲁、宋三国，边界就接近了韩国，势必使韩国陷入西有秦、南有楚、东有齐的不利境地。不过，韩国是魏国的“兄弟之国”，不好直接反对魏国，因此欲与卫、鲁、宋结成秘密联盟，对抗齐国。

卫、鲁、宋三国之君听了韩山坚的一番话，不觉大喜过望，当即与韩山坚举行仪式，结成秘密联盟。

在韩山坚奔忙于卫、鲁、宋三国时，东郭狼已回到了魏国，又一次受到了国君的赏赐。魏武侯这次的赏赐，是特地给予东郭狼妻儿的荣耀，以示他对东郭狼的赏识之意。

国君赏识东郭狼，大臣们也都“赏识”起东郭狼来了，纷纷给东郭狼送上厚礼，祝贺东郭狼全家团圆。就连许多驻守边地的太守和县令，也送来了贺礼。其中有一份贺礼为邺邑县令李克所送，礼物之丰厚远远超过了一个县令的应送之数。东郭狼对这份意外的厚礼特别关注，派赵阳生专程去往邺邑，表达他的感谢之意。

卫、鲁、宋三国之间忽然使者来往繁忙，引起了齐国的注意，齐国派出许多密探到卫、鲁、宋三国打听消息，结果发觉卫、鲁、宋三国居然和韩国已秘密结盟，要对付齐国。

齐国事实上的国君田和大吃一惊，疑心已答应和他“联军伐楚”的魏武侯是在耍什么诡计，要借“伐楚”之名暗中坑害齐国，遂抢先征发大军，号称“伐楚”，兵锋直指鲁国。

鲁国是齐国伐楚的必经之道，齐国请求鲁君“借道”，允许齐国军队通过鲁国。鲁君自然知道，齐国军队一旦进入鲁国境内，所借的就不是“道”，而是“城池”了。他一边征调军卒拒守，一边紧急派出使者，向卫、宋、韩三国求救。卫、宋、韩三国早有准备，立即各派大军，星夜驰援鲁国。

韩烈侯在派出大军的同时，还遣使飞驰安邑，说齐国攻击鲁国，意

欲打通威胁韩国的通道，韩国不得不起兵自卫，请魏国依照同盟之义，发兵帮助韩国。同时，田和的密使也来到了安邑，请魏武侯履行诺言，发兵“共伐楚国”。

面对着韩、齐两国请求发兵的使者，魏武侯陷入了尴尬之境，不知如何回答。他无奈之下，只好将翟璜召进内宫询问：“寡人该当如何，是答应韩国，还是答应齐国？”

翟璜道：“当初田和曾与主公相约，待主公的伐楚方略定好之后，双方同时发兵。如今齐国不与主公商议，突然出兵‘伐楚’，不遵诺言在先，主公不用去理会他。”

魏武侯急了：“不理会齐国，则何谈‘共伐楚国’？我魏国虽能得到韩、赵相助，要想大胜楚国，亦难成功。唯有我三晋联合齐国，方可一举踏平楚国啊。”

“如果齐国真欲伐楚，主公自当应约发兵。然以臣下观之，齐国并无伐楚之心。”翟璜说道。他对魏、齐两国联合伐楚的举动并不热心。不过，因为魏武侯对这件事十分热心，他也就不得不显得十分热心。他虽有智谋，对兵战之道却不甚精通，如果国君的“攻伐”之事太多，就容易显出他这个相国的“短处”来，对他甚是不利。

“不错。齐国并不想真心伐楚，他不过是借伐楚之名夺取鲁国之地，寡人早知田和用意不善。可是，只要齐国愿意向天下人大肆宣扬伐楚，则楚国必将心生恐慌，就算面临强敌来攻，兵卒亦不敢全然发出，须留出一部分驻守鲁、宋边境，以防齐国偷袭。如此，寡人伐楚之时，就多出了几分胜算。谁知田和他不与寡人商议，居然在这个时候出兵了。结果没引起楚国恐慌，倒让韩国恐慌起来了。韩国与魏国是兄弟之国，寡人又不能不……唉！”魏武侯说不下去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中不觉对齐国生出了恨意，痛恨齐国将他的谋划扰乱了。

“田和其人，心地素来险恶，令人难测。以臣下想来，田和此举是在逼迫主公依他预定的谋划行事。如果主公听从其请，发兵‘攻楚’，则势必得罪韩国。而得罪了韩国，主公的伐楚之谋，就更须依靠齐国了。天下人不明其中的曲直，恐怕都会以为主公是在听从田和的号令。这样，田和就名震天下，可以公然自称齐侯了。”翟璜皱着眉头说道，似是在用心思索，其实却在想着以合适的词语激怒魏武侯。

田和虽说已完全控制了齐国，但在名义上，还是姜姓“齐侯”的臣下。对于自己实为国君，名为臣下的处境，田和很不满意，早就在谋划着向魏、赵、韩三国“学习”将其名义上的国君一脚踢开，让周天子发下诏令，正式册封他为齐侯。只是他的名声不太好，不能似魏文侯那般被公认为贤明之君。且齐国又偏处东海之滨，难以像魏、赵、韩那样可以直接威胁周室，故一直不敢向周天子请求封侯。

万一周天子不买田氏的账，拒不封田氏为齐侯，则田氏在国中的威望必会受损，成为众人的笑柄。为此，田氏在请求周天子封侯之前，必须做出些大事来名震天下，使周天子不敢不封他为齐侯。

翟璜以田氏欲“名震天下”，因而想“号令魏侯”的话来激怒魏武侯，是一种非常合适的词语。果然，魏武侯大怒起来：“这田和算是什么东西，居然敢号令寡人！”

“田和当然不敢号令主公，所以才会出此诡谋，让天下人以为他在号令主公。”

“寡人绝不能让田和的诡计得逞。哼！寡人倒要看看，这田和会怎么样‘名震天下’。”

“那么，主公是不会发兵了。”

“不，寡人要发兵。不过，不是发兵攻楚，而是发兵救鲁！”

“主公圣明，发兵救鲁，既可显示我魏国‘扶助弱小’之邦的大义，又可示好韩国。”翟璜心中大喜，立刻说道。他知道，魏国“发兵救鲁”，就会使魏武侯“南伐楚国”的谋划落空。当然，魏武侯不会轻易放弃“南伐楚国”的图谋。只是，他再一次完成“南伐楚国”的谋划至少需要数年时日。翟璜亦因此可当上数年太平相国，大力巩固他的权势。

周安王八年（公元前394年），魏武侯拜公叔痤为大将，率战军千乘，劲卒十万，援救鲁国。魏武侯的举动，大大出乎田和的意外，恐慌之下，连忙率军退回了齐国。魏、韩、卫、鲁、宋五国并未和齐国交战，便已大胜，皆是兴高采烈，在国中大肆庆祝。魏武侯论功行赏，赐公叔痤黄金百斤、食邑一百户，并赐出征兵卒每人一千个铜钱。

这一番出兵“救鲁”，将魏武侯储存的伐楚军资几乎用去了一半，令

魏武侯大感心痛。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伐楚”的决心，他在赏赐有功将士们的同时，派密使携带重礼，去见田和，解释道——魏国并不想救鲁，之所以出兵，只是做做样子给韩国看的，希望齐国能够谅解。魏、齐两国联合伐楚，好处甚多，不应轻易放弃。只是魏、齐两国出兵之时，应事先商定。在未商定之前，一方不宜先行出兵，以免生出误会。

田和听了魏国使者的话，不由得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哼！误会，这次若非我随机应变，只怕就要命丧在魏国手中了。我已上了一次大当，岂肯再去上当。

“是啊，这次是我齐国冒失了，错在齐国。”田和满脸笑意，谦恭地对魏国使者说着，并让魏国使者转告魏武侯：魏、齐两国当依前约，商定方略之后立即联合出兵伐楚。

在魏国使者高高兴兴返回后，田和立即派陶朱公为使者，秘密赶往楚国。他要和楚王定下密约——联合出兵，共伐魏国。

魏击小儿，你竟敢戏弄于我，不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只怕都不认得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田和恨恨地在心中想着，招来心腹谋臣，开始谋划着伐魏方略。

魏武侯绝没有想到田和会“联楚伐魏”，听了使者的禀告，心中大为高兴，将国事托给翟璜，他自己集中全力去训练士卒，积累军资，以承袭先君遗志——南伐楚国，夺取中原之地。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魏武侯认为“伐楚”时机已到，遂派使者请田和出兵。田和的“联楚伐魏”方略还未定好，不便公然得罪魏国。他一边与魏国使者虚为周旋，一边派人飞驰楚国，详细告知了魏武侯的伐楚路线，让楚国预作准备。

魏武侯久等齐国出兵，不见回音，心下焦躁，又害怕失去“先机”，便尽起国中大军，直逼郑国边境——他仍然采用了“三晋”惯用的方略，攻击郑国，迫使楚国救郑。楚国对魏武侯的攻伐战略了如指掌，并不心慌，从容派出大军、不救郑国，却向韩国杀来——楚国此举意在调动魏国救韩，使魏军疲惫，从而击败魏军。

魏武侯此次攻伐楚国，除了约请齐国出兵外，也依照旧例，让韩、赵两国出兵相助。韩、赵两国对于伐楚之事，虽不反对，也不积极，勉

强各凑了十万军卒，战车千乘，向郑国边境进发。然而正当韩国大军接近郑国时，楚国大军二十余万却自韩国的南部边境攻入，杀了韩国一个措手不及，连连攻陷城邑。

韩国慌忙将大军由东向南调回，并向魏、赵两国求救，让魏、赵两国之军星夜驰援。魏、赵两国只得挥军向西南方的楚、韩边境驰来，与楚国展开了一场混战。

韩、赵、魏三国大军加起来，近四十万，几乎比楚军多出了一倍，但双方混战的结果，却是不分上下，各自折损了数万军卒。楚军算是被韩、赵、魏三国逐退，而魏、赵两国之军同样疲惫不堪，返回了各自的国中。

不料当魏、赵两国之军返回国中后，楚国又发大军二十万，再次攻进了韩国境内。原来楚国因此次与“三晋”对抗，共征发了四十万军卒，分为两部分，早就准备对韩国发动两次猛攻。

在“三晋”中，韩国的国境直接和楚国相连，给楚国带来的威胁最大。楚国决心抓住这次机会，倾其全部国力，给韩国以沉重的打击，让韩国从此以后，不敢轻视楚国。韩国一边抵抗，一边再次派出使者，飞驰魏、赵两国求援。魏、赵两国无奈，只得各自再征集了十万军卒，仓促驰往韩国，与楚军大战。

韩国人众虽不算多，但举国的丁壮征集起来，亦能得到军卒二十万，再加上魏、赵两国援军，兵力仍是多出楚军一倍。然而，此一战“三晋”却连个“平手”也没有得到。

楚军士气旺盛，勇猛无比，“三晋”军卒则士气低落，怯于接战。双方你来我往，连战了五场，楚军三场大胜，两场小败，在夺得了韩国的负秦城后，胜利班师回国。“三晋”之军不敢追击，互相埋怨一番后，各自清点残军，退回原处。魏国前后共计伤亡军卒三万余人，声威大受损害，且积累几年的军资又是耗费一空。

就在魏国君臣沮丧、百姓怨意大起之时，忽又传来捷报——吴起率西河三万之卒，大败秦军十万锐卒于注城。

秦国在其执政大臣嬴菌的治理下，经过五六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已比从前更为强盛。嬴菌虽不算是精于兵法，却极想找到一个机会，狠狠

打击一下魏国，振奋秦国兵卒的士气。

秦国屡败于魏国，许多领军将官一听人说起魏国，就手软脚颤，面露惧色。这种情形使嬴菌深感忧虑，害怕因此有一天魏国会以倾国之兵来攻击秦国。

列国间争战不休，向来是欺软怕硬，越对敌人害怕，就越会遭到敌人的攻击。嬴菌必须在魏国大举进攻之前，找到一个消除秦国将官害怕魏国的方法。他想来想去，觉得办法只有一个——主动向魏军进攻，并打败魏军。

但是魏国却让吴起担当西河太守，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挡住了秦军。秦军无论是将官、士卒，还是普通百姓，都称吴起为吴老虎，视其为不可战胜的天神！嬴菌想让秦国士卒去主动进攻吴起，几乎是一件无法办到的事情，任何一位秦国人都会把进攻吴起的举动看成是疯子的举动。

我就不信，吴起真是不可战胜的天神！嬴菌在心中说着，时刻注意着魏国的动静，寻找着进攻吴起的机会。

他果然寻到了机会——魏军在韩国境内被楚军打败，损伤甚多，正在秘密调动西河军卒连夜驰援韩国。嬴菌闻报大喜，又有些不放心，一边紧急征调军卒，一边派心腹门客去西河探听消息。很快，心腹门客回禀道——西河军卒的确被调往了韩国，至少调走了三万人。

西河军卒只有五万余人，走了三万，剩下两万。这两万扣除各地城邑关塞的驻守士卒外，吴起能用来作战的不到一万人，而嬴菌已征集了十万军卒。难道我以十万锐卒，还不能打败吴起的一万士卒吗？嬴菌充满信心地向吴起发动了进攻。

不料嬴菌在攻至注城时，突然受到了四万多魏国军卒的伏击，全军顿时崩溃，大败而逃。幸好嬴菌吸取了当年秦简公惨败的教训，从一开始就不敢冒险疾进，而是将十万锐卒分成前、中、后三军，前军三万人，中军也是三万人，后军为四万人，依次前进，每一军相隔着一舍之地，这样，秦军虽是大败，损失并不过于惨重。

嬴菌大败而回，声望在秦国朝廷大跌，一些不满他的大臣们甚至打算联合起来，要将他轰出朝廷。嬴菌得知消息后，立刻先下手为强，毫

不犹疑地将那些不满他的大臣们抓起来，安上“谋反”的罪名，全都斩首，以血腥之威保住了权位。

他斩杀的大臣中，有两人是太子的师傅。太子亲自向他求情，却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太子慑于嬴菌的权威，口中不敢说什么，心中却在发誓——他将来一定要杀死嬴菌。

清除了对头，嬴菌又将“谎报军情”的门客全都斩首，并厚恤伤亡士卒，以安军心。但是不论嬴菌怎么安慰，秦国军卒心中还是充满了怨意——左庶长已经“疯了”，居然自不量力，让士兵们去喂吴老虎的“虎口”。这样的“疯子”，国君为什么不把他宰了？

军卒们的怨言，自然传到了嬴菌耳中，他听了之后，只苦笑了一下，并未说什么。嬴菌太忙了，已顾不上军卒们的怨言。首先，他大发丁壮，加紧修筑洛水沿岸的长城，使其更高更厚，以防止吴起乘胜攻入秦国境内。同时，他又派出使者，携带厚礼，献与楚国，和楚国结成联盟，以共同对付“三晋”，尤其是对付魏国。最后，他还在内宫广布耳目，监视国君的一举一动，唯恐国君会当真如军卒们说的那样——把他宰了。嬴菌独掌朝政，已经引起了国君秦惠公的不满，只不过君臣二人还未公开闹翻。

待一切都安排好了，嬴菌才痛定思痛，仔细回想着他大败的经过。这是嬴菌的习惯，他若是有一件事做得不满意，就必定要找出其中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他想来想去，觉得他此次进攻魏国，除了一件事外，什么都没有做错。那唯一做错的事，就是他不该听信了众心腹门客谎报的军情。可是，众心腹门客为什么会向他谎报军情呢？嬴菌怎么想也不明白。

其实，嬴菌的众心腹门客并没有“谎报军情”，吴起的确让三万西河军卒渡过了黄河，向韩国行去。黄河沿岸无数的百姓，都亲眼见到过大队军卒渡河的情景。只不过，嬴菌的那些心腹门客并不知道，三万西河军卒来到韩国边境后，就停了下来，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急速向北行去，一夜竟行出四舍之地，比平常的行军速度快出一倍。魏军这时所选的行军路线，都是荒野之地，除了少许飞禽之外，极少会被谁发现其踪迹。天亮时，魏军就停下来，隐于野，若有渔猎之人进入野林中，立刻全部杀死。到了夜晚，魏军又会急速前进。连行几夜后，魏军已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黄河上游绕回了西河，在注城附近的山谷间布下了埋伏。

吴起早就从种种迹象上判断，嬴菌正在寻找着一次向他攻击的机会，他也正在寻找着攻击秦军的机会。因此，就借着魏国在韩国战败的时机，“送给”了嬴菌一个“机会”。

吴起在西河的大胜，和魏武侯在韩国的败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朝中大臣纷纷上表攻击相国翟璜无能，致使魏军连败，应“辞职谢罪”。在这些表章中，邺邑县令李克对翟璜的攻击最为严厉，称翟璜只知树立私党，独揽朝中大权，毫无尽忠奉公之心。主公应将翟璜这等祸国贼人斩首，以谢国人。

大臣们在攻击翟璜的同时，又对吴起大加赞颂，称吴起文武双全，实为国之栋梁，让其居于一郡太守之位，是大材小用。主公宜速将吴起召到朝廷，委以重任。

魏武侯自从“伐楚”回军之后，就不再上朝，整天待在后宫中，谁也不见。大臣们攻击翟璜的表章，送到后宫又被魏武侯退了回来，退到了翟璜的案上。翟璜望着那些堆积如山的表章，不觉心惊肉跳，饮食无味，睡梦不宁。他没有想到，魏武侯仅仅隔了年余，就又兴起了伐楚之举。他更没有想到，魏武侯的伐楚之举会碰得头破血流，引起举国震惊，群臣交相攻击。此次伐楚，乃是国君亲自率领，战败之罪，主要应由国君承担。但是，臣下怎么能罪及国君呢？承担战败之罪的只应是他翟璜，必须是他翟璜。可是他翟璜能承担战败之罪吗？不能，如果他承担了战败之罪，就须放弃相国之位。

翟璜绝不愿放弃相国之位，他还梦想着至少当上四五年的太平相国，并在朝中多植党羽。这样，就算他“功成退隐”了，也可影响朝政，使国君不敢轻视他，必须对他加以礼敬。如果他现在“退隐”是为“因罪退隐”，国君对他避之犹恐不及，岂肯加以礼敬。何况，他在朝中的党羽尚不算多，没有形成强大的势力。万一他的对头继任相国，对他算起“旧账”来了，只怕谁也不敢出头为他说一句话，使他只能任人宰割。

不，我翟璜岂能任人宰割？他在心里叫着，决心硬抗下去，绝不上表“请求”辞去相位。无论如何，这次伐楚失败，是国君之罪，众人明着攻击的是我，实际上攻击的是国君。国君年少气盛，定然不会容忍这些攻击继续下去，定然会对我加以庇护。

但是翟璜又想错了，数十天过去了，魏武侯竟没有说出一句庇护他的话来。依照常理，朝廷“混乱”至此，国君应该立即召见相国。但是魏

武侯自兵败回到都城后，一次也没有召见翟璜，使翟璜无法明白他最想明白的事情——魏武侯是否还将他视作了相国？无奈之下，翟璜只有天天去宫门求见国君，却又天天被国君拒之门外。

就在他绝望之际，魏武侯又狠狠打了他一棒——将朝臣们的表章退给了他这位相国。魏武侯此举，是在告诉崔璜——他身为相国，必须对众朝臣的表章做出回答。可是他又该做出怎样的回答呢？他是要为自己辩护？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承担罪责。翟璜想来想去，觉得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代替”国君承担战败之罪。他极不情愿地写了一道表章，将他自己痛骂了一通，请求国君对他严加处罚。

在他的表章送进内宫后，只隔了一天，魏武侯就派来了传旨太监，宣召翟璜入宫。翟璜跟在传旨太监身后，双腿沉重如铅，每迈动一下，都是异常吃力。

他已经认了“罪”，必须接受国君的处罚，只是他又无法预知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依他所认之“罪”，轻者，国君会免了他的相国之位。重者，会对他处以斩首大刑。当然，国君也可运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威，赦免了翟璜之罪，让他继续担任相国。

唉！难怪无数人宁愿冒着灭族的大祸，也要取得国君之位。国君之权，实在令人不可仰视，即使我身为相国，亦须听由国君“生杀予夺”。翟璜在心中悲哀地叹息着。

第二章　强臣君前索权柄　里应外合占大梁

翟璜在后宫的内殿见到了魏武侯，内殿的陈设依然是那么庄重、简朴、威严，一切如旧，但主人却换了一位。“新主人”坐在一张巨大的屏风下面。那屏风厚重结实，并无华丽的雕饰花纹，也没有悬挂着晶莹灿烂的玉璧。屏风上只画着一只猛虎，正睁目扬爪，欲扑向猎物。屏风下的铺锦芦席上放着一架铜足木案，案上放着一卷摊开的竹简。魏武侯伏在案后，正仔细看着竹简，头也不抬，似乎并未发现翟璜走进了内殿。

“微臣翟璜，拜见主公！”翟璜跪倒在木案之前，高声说着，行以大礼。

“翟爱卿免礼，请坐！”魏武侯这才抬起头来，声音柔和地说着，示意翟璜在他身侧坐下。臣下能得以和国君同坐一席上，是一种十分难得的荣耀。臣下得到此荣耀者，无不兴奋至极。但翟璜得到了这样的荣耀，不仅毫无兴奋之意，反而浑身冰凉，心哀若死。

魏武侯只是称翟璜为“爱卿”，没有将他称为“相国”。这说明，魏武侯不打算赦免他的“战败之罪”。此刻魏武侯“礼敬”他，不过是对他的一种安抚罢了。翟璜自是不敢拒绝魏武侯的安抚，战战兢兢地在国君身边坐了下来，听候国君的发落。

“翟爱卿，你常看吴起的兵书吗？”魏武侯问。

“微臣不常看吴起的兵书。”翟璜老老实实地回答着。他这才发现，木案上的那卷竹简，正是吴起所著的兵法。

“爱卿为何不看吴起的兵书？”

“微臣以为，吴起并不会将他真正的本领写在书简上，让天下人都知其术。微臣以为，欲知吴起之术，应观其为人处世、如何行事。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吴起真正的本领在何处。”

“爱卿不愧有知人之名，所言极是有理，不过，吴起的兵书也有真本领隐于其中。可惜，寡人以前也和爱卿一样，不常看吴起之书，以致

并没有从兵书上看到他的真本领。”

“是，是。吴起的兵书中，的确有真本领，有真本领。”翟璜随口应着，心中大跳起来——主公为何如此称赞吴起，莫非是听信了众朝臣之言，要将吴起召至朝中，委以重任？

“以翟爱卿观之，寡人和吴起相比，谁更精通兵法？”魏武侯又问道。

“这……”翟璜迟疑了一下，才回答道，“吴起知兵，天下闻名，自是……自是更为精通兵法。”翟璜知道，他如此说，魏武侯会不高兴。但他不如此说，魏武侯会更不高兴。魏武侯最厌恶的事情，就是臣下当着他的面说假话。可是，没有一个臣下真正敢在国君面前说出真话，也不知道什么话在国君眼里才是“真话”。

翟璜除了“知人”外，最大的一个本领就是知道他该在什么时候说出什么样的“真话”。如果魏武侯此次“伐楚”大胜，那么“主公比吴起更精通兵法”就是真话。但魏武侯“伐楚”偏偏失败了，翟璜的真话就只能是“吴起更为精通兵法”。

“唉！”魏武侯长叹了一声道，“寡人在兵法上不如吴起，不如吴起啊。可是，寡人却不自知，一直以为寡人比吴起更精通兵法。先君曾让寡人多看吴起的兵书，寡人却未听从。如今，寡人竟败在了楚人手中，被天下诸侯所轻，实是……实是有负先君厚望。”魏武侯说着，眼中晶莹闪动。

“主公兵败，实乃微臣之罪。求主公治臣死罪，治臣死罪！”翟璜连忙俯伏在席上，磕头说道。

“唉！寡人亲领大军出征，兵败之事，罪在寡人，与你何干？”魏武侯说着，扶起翟璜。

“微臣本为狄人之后，得先君拔于草野之中，充作大臣。又得主公委以重任，拜为相国，此天高地厚之恩，微臣永不敢忘，纵然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翟璜说着，眼中亦是泪光闪动。

“寡人知道，你是我魏国的忠直之臣，我魏国离不开你这样的大贤啊。寡人这么多天来，一直想着要找出一个办法，把你……把你

留……”魏武侯说不下去了。他身为国君，有着对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要把翟璜留在朝中，其实很容易，但是他偏偏不能留下翟璜。

“主公，微臣，心中明白。主公一向宽厚仁爱，怎么会……怎么会丢弃微臣呢？”翟璜哽咽着道。

“翟爱卿，你也知道，先君伐楚，并未得胜。如今寡人又败于楚人之手，这对我魏国极是不利。”

“微臣知道。我魏国名望已经大损，赵、韩两国，又蠢蠢欲动，欲害我魏国。”

“若赵、韩两国不听我魏国的号令，则先君‘平定天下’的大业将付之东流矣。”

“微臣知道。我魏国的名望不能再受损伤了，我魏国必须再次出兵，击败楚国。”

“可是在我魏国中，只有一个人可以打败楚国。”魏武侯无可奈何地说出了他最不愿意说出的一句话。

“微臣知道，这个人就是吴起。”翟璜一样是说出了他最不愿意说出的一句话。

魏武侯若想让吴起打败楚国，就必须将吴起召至朝廷，委以重任。然而，吴起与他翟璜的不和，是人所共知。吴起与翟璜，只能有一个人留在朝廷中。

“爱卿你知道……你知道就好……”魏武侯说着，心中似堵着什么，异常难受。他眼前似又出现了吴起在船上高谈阔论，“指教”国君时的情景。这一次吴起从西河来到朝廷，又该如何指教他这位国君呢？

周安王十年（公元前392年）夏五月，魏武侯下诏，准许翟璜“退隐”，改拜邺邑县令李克为相国。同时，魏武侯将吴起从西河召至朝廷，以破秦之功，将其官秩升为上卿。

魏武侯的诏令，既可说在众人的预料之中，又大出众人的意料。翟璜的“退隐”，在众人的预料之中，邺邑县令李克被拜为相国则是出于众人的意料。李克有着上大夫的秩位，又为天下知名的大儒，且政绩显

著，被拜为相国，也无不可。但是国君又怎么安置吴起呢？在众人的料想中，相国之位应为吴起所有。

吴起已升为上卿，秩位高出李克三等，总不能居于李克之下吧。然而在魏国的朝廷中，官位最高者即为相国。吴起若是在朝中为官，只能居于李克之下。吴起的高傲众人皆知，他连翟璜之下都不屑为之，岂肯居于李克之下？

众朝臣想不出国君会怎么安置吴起。吴起自己也想不出国君该如何安置他。他虽然身在西河，消息却极为灵通，朝廷发生了什么事，他立刻就会知道。翟璜的“退隐”，使他欣喜若狂，以为他梦寐以求的一切就要得到了。他将立刻执掌魏国大权，统领所有的魏国军卒，横扫天下，立下姜太公也难与他相比的功业。谁知，魏武侯又突然打了他一闷棍，居然将一个不通兵法的儒者拜为相国。尽管魏武侯派出盛大的仪仗将他迎回了朝廷，尽管魏武侯将他升为了上卿，他的心中仍是如坠着铅块一样难受——国君仍然对他大为猜忌，仍然不愿对他真正加以重用。

依照惯例，他被国君升为上卿，应该入宫拜谢。吴起带着满腹怨愤，强作笑颜，走进了高大的宫门。魏武侯在礼仪上对吴起十分敬重，将吴起请入内殿，与吴起同坐一席之上，还招来美女，歌舞为乐。

魏武侯是贤君，对女色不甚热衷，极少与大臣在内殿上一同观赏女乐。吴起和魏武侯同赏女乐，亦是第一次。这等不寻常的举动引起了吴起的注意，他不由得仔细地听着美女们的歌唱，以从中察知魏武侯的用意。

美女共有十二位，穿着艳丽的薄纱长裙，媚态尽露。但所歌之曲，却非妖艳之曲，而是堂堂正正的大雅之曲——《大明》。此曲原是周室祭祀天帝所用，也可在天子大会臣下时歌唱，它叙述了周文王、周武王德行高尚，因而受到上天的庇佑，终于完成了兴周灭商的大业，光照后世。对于《大明》之曲，吴起亦不陌生。他今日凝神而听，发觉美女们并未完全唱出。

《大明》之曲很长，美女们唱来唱去的只是最后两段：

商商之旅

其会如林

矢于牧野

维予侯兴

上帝临女

无二尔心

牧野洋洋

檀车煌煌

驷騵彭彭

维师尚父

时维鹰扬

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

会朝清明

反复唱了几遍后，美女们退了下去，宽大的后殿中只剩下了吴起、魏武侯和几个近侍太监。

“闻说爱卿常在后堂欣赏女乐之歌，不知是否听过此曲？”魏武侯笑问道。

“此类之曲不宜女乐歌唱，微臣倒未听过。”吴起强压着心中的愤恨，淡然说道。

他一听这两段《大明》之曲，就明白了魏武侯心中的算盘。他在暗示吴起——他受命于天，就像是当年的周武王一样，将要做出“兴周灭商”的大业，光照后世。吴起作为臣下，应对他魏武侯绝对忠诚，毫无二心。否则，就是违背“天命”，将会受到上天的严厉惩罚。要做成“兴周灭商”那样的大业，离不开征战杀伐，离不开兵策谋略之事。周武公在尚父姜太公的辅佐下，才得以完成“奋勇伐商”的壮举，使天下清明。

如今他魏武侯若想“一统天下”，亦是离不开“尚父姜太公”那样深通兵法的“大贤”之才辅佐，吴起就是当今的“尚父姜太公”。魏武侯会像当年的周武王一样，把吴起尊为“尚父”，并授以“军师”的名号，使吴起能够大展其才，出谋划策，教导他魏武侯百战百胜，灭亡敌国。

主公啊主公，你好聪明，居然想出以“军师”的称号来安置我。如此，你既能牢牢掌握大权，又可驱使我为你出谋划策，完全为你所控制。不，我绝不能要了“军师”这个称号。我只有完全掌握了魏国的朝政大权，才可以依照我自己的设想去“平定天下”。主公啊主公，你的主意虽妙，可惜用不到我的身上来。吴起在心中想着，真想站起身来，拂袖而去。他已受够了国君的猜忌，几乎无法再忍受下去。但他终究是没有站起来，仍旧端坐在席上，神情肃然。

“爱卿今日听了此曲，有何感受？”魏武侯紧盯着吴起问道。

吴起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不会听不出国君的暗示之意。如果吴起接受了国君的暗示，就会对女乐们所歌的《大明》之曲大加赞赏。魏武侯也就将立即发下诏令，举行隆重的仪式，拜吴起为“军师”。然后征发国中军卒，大举伐楚。

拜吴起为“军师”，是魏武侯几夜未能安睡才想出的妙计。他绝不愿拜吴起为相国，因为他深知，吴起一旦当上相国，绝不会做一个平平庸庸、唯国君之命是从的“太平相国”，吴起定会独掌朝政，为所欲为。如此，他的国君之位就会时刻面临着倾覆的危险。可是，他若想承袭父志征服楚国，一统天下，又无法离开吴起的满腹谋略。他若想得到吴起的真心辅佐，就必须对吴起极为“礼敬”，让吴起感到满意。他先将吴起升为上卿，然后才又暗示——他会以尊敬父亲一样的“尚父”之礼，来尊敬吴起这位“军师”。

“主公，臣也有一曲，想献与主公，不知主公愿不愿听？”吴起不仅没有回答，还反问了一句。

“啊，爱卿……爱卿且……且唱吧。”魏武侯心中顿时冰凉起来，吴起如此神情，分明是不愿接受国君的暗示。

吴起微微一笑，放开歌喉高唱起来：

黄鸟黄鸟

无集于穀

无啄我粟

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

言旋言归

复我邦族

吴起所歌者，乃小雅之曲，名为《黄鸟》，诉说贤士身居异乡，受到冷遇，思归故国。《黄鸟》这首小雅之曲原有三段，但吴起只唱出了一段。他认为，这一段就足以使国君明白他歌中的含义。

魏武侯当然明白：吴起是在说，魏国人“纷纷闹闹”，只知似黄鸟一样啄食“官位利禄”，根本不明白吴起平定天下的“善道”。吴起深感厌倦，想回返故国。

“吴爱卿，你是要弃了我魏国的上卿之位，另投他国吗？”魏武侯急了，谦恭有礼的“贤君风度”尽失，大声喝问道。他宁可将吴起杀死，也不愿让吴起离开魏国。吴起是“猛虎”，将“猛虎”放出了笼子，他必会反咬旧日的主人。

“微臣来到魏国，已十余年矣。这十余年中，微臣衣不解带，日夜奔波，拼此血肉之躯，誓死报效君上大恩。赖上天庇佑魏国，微臣总算是略有功劳，使强秦不敢越西河一步。只是臣已老矣，筋骨无复壮年之强，纵有报君之心，无报君之力矣。微臣少年即离故乡，甚为思念。今微臣已是无用之人，求主公恩准微臣回到故乡，老死林野之间。”吴起说着，拱手向魏武侯施了一礼。

“爱卿言重了，言重了。爱卿乃我魏国柱石之臣，我魏国一日不可离开，怎么会是无用之人呢？爱卿之功，可比日月，寡人永不敢忘。爱卿年尚不满五旬，岂可称老？回归故乡之言，爱卿再也休提。爱卿乃先君旧臣，贤名传于天下，寡人一向敬慕。爱卿但有所求，寡人无不应允。”魏武侯忙说道。

魏武侯从吴起话中已听出，国君的任何威胁都对他毫无作用。他早

已准备好了一切，甚至不惜与国君公然决裂。可是，魏武侯却没有勇气与吴起公然决裂。他比什么时候都渴望打败楚国，以报战败之耻。他清楚地知道，离开了吴起，他永远不可能打败楚国。

“主公所言，可是真心。”吴起盯着魏武侯问道。他听出，魏武侯已是“软”了下来，“不敢”和他吴起对抗到底，他即将获得大胜。

“君无戏言，寡人岂会以假意相待贤卿？”魏武侯痛苦地说着，心中似有利箭穿过。身为堂堂的大国之君，竟然要对臣下说出这样的“软话”来，是他永生难忘的奇耻大辱。

“微臣虽已年老，智计尚存。若主公授以相国权柄，使微臣能够无所顾忌，尽我魏国之人力物力，则十年之内，天下可定矣。”吴起毫不迟疑地说出了他最想说出的话。这一句话，他也只有此刻才可以说出来。臣下公然向国君索要权柄，定会引起国君的忌恨，甚至立刻会被国君杀死。然而此刻魏武侯欲灭敌国，建立大功，对吴起的“索要权柄”，虽同样是心中忌恨，却不敢加以拒绝。只是他又不肯轻易向吴起“屈服”，一时默然无语。

“非是臣下贪恋权位。自古行大事者，必有大权相济，方能成功。当年齐之鲍叔牙荐管仲于桓公时曾言：‘贱不能临贵，贫不能役富，疏不能制亲’，即为此理也。今魏国朝堂中多有亲贵，臣下若非有大权相济，何能号令天下？当年齐桓公纳鲍叔牙之言，拜管仲为相，并敬以父兄之礼，终成霸主，贤君之名，直传于今朝矣。”吴起又说道。

“寡人虽然无德，亦愿学齐桓公敬贤之意。不过，李克初居相位，寡人不宜立即令其去位，寡人即将伐楚，愿拜爱卿为将。待爱卿立下大功，寡人定当将朝政之事交由爱卿执掌，绝不食言。”魏武侯强作慷慨之态，说出了他最不愿意说出的一句话。

“主公如此恩遇臣下，臣下虽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吴起俯伏在席上，行以大礼。这个结果，并不是吴起满意的一个结果。但他身为臣下，居然“逼迫”国君做出了承诺，也算是获得“大胜”了。吴起知道在他的实力不太充足的情势下，只能“饶过”国君，不宜穷追。他的实力最充足的时刻，将是他伐楚大胜的时刻，到了那时，他绝不“饶过”国君。

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秋，魏国再次征发军卒二十万，战车二千乘，大举伐楚。此次仍是魏武侯亲自充做主帅，而以吴起为左将

军，公叔痤为右将军。

吴起在接受左将军的名号前，曾与东郭狼、赵阳生密商了一夜。当他赶到军营中，接受左将军令符时，东郭狼、赵阳生也带着许多精心挑送的武勇门客，扮作商旅之人，悄悄出了安邑都城。

魏国征集军卒向来快速，二十万大军数日间就集中了起来。临出征前，魏武侯派出三位密使，分别前往齐、赵、韩三国，详细告知了伐楚方略，约定两月之后，魏、齐、赵、韩四国大军齐集郑国，引诱楚军前来救援，与其决战。

赵、韩两国先后两次随同魏国伐楚，不仅没占到什么便宜，反而大受损失，因此对魏国的约请出兵，不愿应承。只是赵、韩两国看到魏武侯此次竟把虎将吴起“请”了出来，又不敢断然拒绝魏国的约请，故只在口头上应承了下来，实际上却并未准备出兵。

齐国的田和见到大仇人吴起做了伐楚的左将军，心中旧恨顿时迸发了出来。他立刻征集了十万士卒、千乘兵车，准备“明为伐楚，暗为伐魏”，从背后给魏国以致命的打击。他同时派出了两位使者，一位驰向安邑，一位驰向郢都，使魏武侯和楚悼王非常满意。

“田和此次发兵十万，实是我魏国的强援。”魏武侯兴奋地对吴起说着。吴起微微一笑，并未说什么。此次伐楚，事先他已与魏武侯商定——魏武侯只是名义上的领军大将，有关此次伐楚战役的一切事务，俱由吴起裁决。吴起对田和会有什么举动，早已了然于胸，并且布置好了对付之策。一月之后，吴起下令魏国大军渡过黄河，直向楚国最北的重镇大梁城扑去。

大梁城及其周围的大片土地极其肥沃，人口众多，原是陈、许、宋、卫等国所属之地，后被楚国侵夺，陈、许诸国甚至被楚灭亡，使楚国的边境接近了黄河。楚国以大梁之地作为与“三晋”对抗的“前沿阵地”，将大梁城建成了列国间最坚固的城邑，城墙高大宽厚，河池深广险要，且驻有重兵，备有最精良的防守器械。楚国的大梁城给了“三晋”及宋、鲁、卫、齐等国极大的威胁，无不欲除之而后快。“三晋”和宋、鲁、卫、齐诸国都曾对大梁城发动过猛攻，也都在大梁城下碰得头破血流。后来魏国伐楚必先伐郑国，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不想与大梁城中的楚军硬拼。将楚军从坚城中引诱出来，在原野上加以围歼，然后乘机攻破大梁城，这已成为“三晋”和宋、鲁、卫、齐等国对付楚国的

常用战法，屡屡试之，却屡屡不能成功。

楚国不论遇到了多么危急的时刻，也绝不轻易调动大梁城的守军。面对魏国大军对郑国的猛攻，楚国从来都是征集其“后方”的军卒疾驰救援。数十年来，大梁城巍然屹立在中原腹地，没有任何一国的军卒敢轻易向其发动攻击。但是吴起却偏偏不依众人的常识行事，竟将二十万魏国大军引到了大梁城下。

吴起在大军出发的同时，一样派出了三位密使，分别派到了齐、赵、韩三国。三位密使携带着不同的密书。韩国接到的密书是——速起倾国之军，南攻楚国，夺回失地。赵国接到的密书是——速起倾国之军，东攻齐国，趁其不备，夺城占地。齐国接到的密书是——不必应约赴郑，可将大军“借道”宋国，直接攻楚。

三国对待密书的态度，也不相同。韩国立即发下了征军诏令，准备南下攻楚。向楚国夺取城邑，扩大国土，是韩国最愿意做的一件事。赵国也立即发下了征军诏令，却“不敢”准备攻齐，尽管赵国很想向东扩展，却又担心齐国过于强大，难以战胜。齐国执掌国政的田和则一把火烧了密书，急匆匆率军向魏国杀来。魏国突然提前一个月向楚国发动了进攻，大大出乎田和的意料。他担心魏国会取得胜利，使他失去了伐魏的良机，只得也提前向魏国杀去。

田和在伐魏之前，还不忘派出使者飞驰郢都，告知楚王——魏军提前发动了进攻。但田和并不知道魏军没有依照原先的进军方略进攻郑国，而是攻向了大梁城。楚悼王慌忙率领大军四十万、战车四千乘，急急向郑国驰来。

不仅是田和对魏军的提前攻击感到意外，魏武侯和公叔痤也是大感意外。更让魏武侯和公叔痤意外中加上意外的是——吴起下令，大军扎营于大梁城下，士卒们全都解除甲衣，睡卧帐中休息。

士卒们休息了，吴起却没有休息，带着数百护卫士卒，和魏武侯、公叔痤一同绕城巡视。但见大梁域的城墙足有五丈高，比寻常城邑的城墙整整高出二丈，若挨近城下仰望，将头上的顶盔望掉了，才看得见那一座座坚固的城堞以及城堞间闪亮的戈矛弓盾。

大梁城下的护城河池，亦有五丈之宽，同样远远超过了寻常的护城河池。护城河池外是宽阔平坦的野地，一望无边。城下有什么动静，城

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吴起和魏武侯、公叔痤分乘着三辆战车，并驾齐驱，相互间几乎挨在一起。魏武侯和公叔痤望着那高入云天的城墙，面现忧虑之色。吴起也常向城头上望去，神情却是十分坦然，似乎这坚固的大梁城并不是他即将进攻的敌国城邑。

“临战之时，变更约定，孤军深入敌境，实为兵法大忌啊。”魏武侯忍不住说道。若不是事先被迫交出了“决断”之权，他绝不会允许吴起行此冒险之举。

“变更约定，是为使敌不明；孤军深入，是为出敌不意。”吴起解释道。

“使敌不明，出敌不意，原也合于兵法。可是左将军兵临城下，却不趁敌尚未准备周全，奋勇而攻，一举破城，反倒屯兵不前，白日令士卒高卧帐内，是为何故？”公叔痤问道。吴起强掌军中大权，给公叔痤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公叔痤贵为公主之夫，又职为大司马，掌控国中军卒，正当青云直上的时刻。

翟璜“退隐”之时，尽管朝廷内外传言纷纷，说吴起即将入朝担当相国重任，公叔痤却不以为然，私下里对众心腹门客说道：“吴起此人，功高震主，绝不会被拜为相国。”

众心腹门客纷纷问：“以大司马之见，朝中哪位大臣可担当相国重任。”

公叔痤笑而不答，心里说道，不管是论功、论亲、论贵、论资历，国君都应该拜我为相国。

果然，国君并没有拜吴起为相国，但也没有拜他公叔痤为相国，而是拜了无名小辈李克为相国。公叔痤大为失望，却也不怎么忧愁。李克怎么能和他公叔痤相比呢？他只需稍稍使点劲儿，就可以将李克从相位上“赶”下来。赶走了李克，朝中还有何人敢和他争夺相国之位？不料魏武侯把吴起从西河召到了朝廷，拜以上卿高位，又授以军中大权。显然，魏武侯仍是欲拜吴起为相国，只是让李克暂摄其位罢了。

我素来与吴起不和，在国君和众人面前说了吴起的许多坏话，吴起

岂能忘怀？吴起若是做了相国，我纵然有公主撑腰，只怕也敌他不过，定会被他置于死地。不，我绝不能让吴起做了相国，绝不能！公叔痤暗暗在心中发誓道。

“为将者，须爱兵如子。我魏国军卒连日疾行，甚是劳苦，若不令军卒们多加歇息，此等坚城，岂易攻下？”吴起微笑着对公叔痤说道。他对于公叔痤，倒有着收服之心。毕竟，公叔痤是一员熟知兵法的战将，他当了相国之后，对公叔痤这样的战将收服得越多越好。当然，他和公叔痤几乎是公开的“仇敌”，要将其收服，只怕要大大花费一番心力。

“此等坚城，士卒们就算无甚劳苦，只怕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攻下。”魏武侯又说道。

“是啊，大军久屯坚城之下，兵锋必疲。一旦敌方援军大至，与城内军卒内外夹击，则我军进退不得，势必陷入危地。左将军深通兵法，何不料及此处？”公叔痤道。

“我魏国大军，绝不会久屯此坚城之下。”吴起望着高大的城墙，充满信心地说道。

次日黎明时分，魏军即向大梁城发动了猛攻。二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扛着攻城用的云梯等器械，随着震耳欲聋的战鼓声，如海潮一般向城池漫涌过来。

列国的各类攻战中，对坚城的攻击最令将军们畏惧，其伤亡士卒之多，往往数倍甚至十数倍于敌。而且似大梁城这样的坚城，往往付出巨大的代价，也无法攻克。要想攻克大梁城这样的坚城，最好的办法，是实行长久的围困，把敌军活活困死。但实行这种长久的围困，必须有一个前提——攻方的优势远远大过了守方，并且守方是孤立无援。否则，攻方就是犯了“大军久屯坚城之下”的兵法大忌。因此，列国攻战杀伐时非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向坚城发动攻击。就算万一向坚城发动了攻击，也不会大军尽出，四面八方地向敌人猛攻过去。不然，只怕几天攻下来，军中的士卒就已伤亡殆尽。可是，吴起此时却偏偏向大梁城四面八方地发动了攻击。大梁城的守军见到敌方如此凶猛，大为惊慌，把所有的军卒都调到了城头上。守城的楚军惊慌，攻城的魏军主将魏武侯和右将军公叔痤却比楚军更为惊慌。

攻击一开始，吴起就将魏武侯和公叔痤请上营中搭建的木楼，登高观战。木楼本为瞭望敌情所建，紧挨营门，与大梁城北城门相距只五百余步。如此逼近敌方的城池安下营垒，亦是不合兵法，为将者极少有人犯此大错。

天已大亮，木楼上的魏武侯、公叔痤清晰地看到了双方争战的情景。但见高大的城头上密密麻麻的尽是楚军兵卒，将羽箭、飞石、檑木等狂风暴雨一般射下来、砸下来、抛下来，无休无止。城墙边、河池畔到处都是魏军的尸首，鲜血遍地。然而更多的魏军却踩着云梯，跳跃着越过河池，攀向城头，毫无畏惧之意。楚国军卒见状，更猛烈反击着，抛出一块块百余斤的巨石，砸断一架架靠在城墙上的云梯。有些抛得远的巨石，连魏军架在河池上的云梯也砸断了。

楚军又连连发射出威力强大的弩箭，呜呜的弩箭破空之声犹似厉鬼的尖啸。攻城的军卒，最怕的就是弩箭，听到那呜呜的破空之声就不由自主地东躲西藏，攻城队形顿时大乱。有些胆小的魏军士卒甚至抱头往军营中退回来。但是魏军士卒们退了几步后，又转过身，硬着头皮向高耸入云的城头上冲去。军营外站着一排魁壮的大汉，人人手持巨斧，军卒们若敢退回，立刻会被大汉们以巨斧斩杀。

楚军的弩箭杀伤力极大，几乎每一支弩箭射出，就能射倒一个魏国军卒。时时有些弩箭怪啸着从木楼旁掠过，看上去几乎会射中观战的魏武侯和公叔痤。

其实，在魏武侯和公叔痤之前，还站着几位身披犀甲、手持圆盾的护卫士卒，弩箭并不能真的射到他们身上。但他们听着怪啸声连连在耳边响起，心中却忍不住似擂鼓一样怦怦大跳起来。

“这……这样攻下去，怎么能行？快，快下令让士卒撤……撤回来。”魏武侯脸色苍白地说着。

“士卒受损过大，必伤军心，军心伤，将不战自溃。”公叔痤强作镇静地说着。

君臣二人虽说都常领兵出战，可如此激烈的攻城之战，却是第一次见到。

“主公放心，我魏国军卒虽有损伤，绝不至于损伤到军心崩溃的地

步。”吴起道。

“此时损伤当然不大。可这么一直攻下去，损伤就难说有多大了。”公叔痤说。

“右将军多虑了，以我魏军之强大，岂会对此小小的大梁城一直攻下去？”吴起微笑着说道。他的心中也有些紧张，直到此刻，才露出了从容的笑意。

“左将军未免太过轻敌，此等坚固之城，岂可……”公叔痤话说半句，就说不下去了。

城头上的楚军忽然大乱起来。一队身穿黑衣、手握长剑的大汉出现在城头上，砍瓜切菜一般杀向众楚军士卒，勇猛无比。众楚军士卒措手不及，被大汉们杀得乱奔乱跑。城下的魏军士卒乘机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城头，在城墙上竖起了魏国大旗。

“哈哈，攻上去了！哈哈，攻上去了，攻上去了！”魏武侯狂喜地大叫起来。作为魏国国君，他无比清楚大梁城的重要。魏国若是夺取了大梁城，就可实现数代国君的梦想——获得中原之地，以此立足，平定天下。这一梦想，即使是魏国最贤明的国君魏文侯也无力实现，却由他魏武侯实现了。

魏军士卒攻上城头，迅速打开了城门，成千上万的魏军士卒乘势冲进了大梁城内。楚军守将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少数军卒官吏从南门突出重围，逃向宋国。丢弃了如此重要的城邑，守将就算逃回了国内，也绝无活命的可能。守将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向他国。

“快，快！寡人要进城，要进城！”魏武侯得意忘形地大叫着。公叔痤见此情景，却是心中冰凉，脸上无法挤出一丝笑容，只觉他正站在万丈悬崖的边缘上。这吴起好厉害，居然能将此等坚城攻破，又立下了无人可及的赫赫战功。如此一来，我势将无法阻止吴起夺得相国大位。不，不！我一定要阻止吴起当上相国。

大梁城内街道宽阔，里坊众多，市面繁华，不论是城郭之广，还是人口之众，都超过了魏国都城安邑。吴起统领下的魏军法纪森严，各自安顿在城内的原楚军营垒中，并不敢随意劫掠。魏武侯乘坐高车，在吴起、公叔痤等将领的护拥下，于城内各处巡视了一圈，又仔细查看了存

储极为丰厚的粮仓、武库、钱库等处，然后踏进了大梁城的官衙大堂，高坐其上，接受众将官的大礼参拜，并按例论功行赏。

首先向魏武侯行以参拜大礼的，并不是军中的将官，而是一身黑衣的东郭狼。

“楚军强悍耐战，非出其不意，不可胜之。微臣明言伐郑，实攻大梁，使楚军无备，虽有坚城可恃，而布置已乱矣。微臣令士卒四面围攻，是欲其一心防外，而无余力顾内。大梁这等坚城，若无内应，纵挥军百万攻之，也难袭破。微臣使东郭狼召集死士数百人，扮作商贾，先期进入大梁城中隐伏下来，只待楚军一乱，即杀上城头，与城外大军里应外合。此等奇谋之成功所在，唯一‘密’字耳。为守此‘密’字，微臣事先没有奏知主公，请主公治臣死罪！”在东郭狼行礼的同时，吴起跪倒在地，恭恭敬敬地向国君“请罪”。

“哈哈！寡人已将军中的决断之权交由爱卿，一切军机大事俱可由爱卿便宜处置，爱卿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哈哈哈！”魏武侯大笑着离座将吴起、东郭狼二人扶起。

魏武侯宣称——攻破大梁之功，吴起为第一、东郭狼第二，赐黄金五百斤，升为上大夫。公叔痤第三，赐黄金三百斤。其余将官，都是依其功劳大小，官职高低，各得厚赏。令众人感到奇怪的是，功劳第一的吴起，好像什么赏赐也没有得到。

赏赐宣布过后，魏武侯大摆宴乐，让大梁城中楚国美女歌唱楚歌，以庆贺胜利。大梁城的楚军守将及官吏们落荒而逃，其府中姬妾和歌舞女乐都成了魏武侯的“战利品”。当然，魏武侯也不会独吞了这些“战利品”，大摆宴乐之时，就是将“战利品”分赐众将之日。最好的“战利品”魏武侯已令随行太监装入车中，押回安邑城的后宫。

真正在宴乐上展示的“战利品”，都是魏武侯眼中的次等“物品”。但这些次等“物品”已足以激起魏国众将的兴趣，人人睁大了眼睛，寻找着自己想获得的“物品”，以伺机向魏武侯索取。

充作“战利品”的楚国美女共有六十八名，和大堂上魏军众将官的人数差不多。美女穿着华丽的裙服，艳光四射，只是眉宇之间往往会透出难以掩饰的悲伤恐惧，她们共分成两队，一队席地而坐，弹拨吹奏琴、瑟、箫、笙等乐器，一队站立着边舞边唱。

楚国女乐歌唱，和中原之地有许多不同之处，歌唱时常常由一人领唱，众人相和。那领唱的楚国美女身材颀长，相貌端庄，举手投足间显示出一种寻常女乐少见的雍容风度，其歌喉高亢明亮，声音犹如仙鹤飞翔高天之上，在云间长鸣。

壮士出征兮别故乡

妻女相送兮各心伤

边塞烽烟兮苍茫茫

报国忘家兮忠吾王

手持金戈兮透寒光

身披犀甲兮不可当

旌旗蔽日兮陷敌方

敌如云涌兮逞凶狂

壮士孤勇兮阵中亡

阵中亡兮阵中亡

犹持戈兮死不降

死不降兮死不降

壮士忠勇兮奋刚强

奋刚强兮奋刚强

身为鬼卒兮终不忘

终不忘兮终不忘

报仇杀敌兮楚威扬

“停下，停下！给寡人停下来！”魏武侯暴怒地大吼着，几乎从席上跳了起来。

楚歌风味全然不同于中原。楚国美女的歌喉唱着独特的楚音，使魏国众将大感新鲜，正听得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却突被国君喝断，不禁使众将大感困惑。大堂上一片寂静，停止了奏乐，停止了歌舞，楚国美女们脸色惨白，身子微微颤抖着。唯有那领唱的楚国美女毫无惧色，冷冷地盯着魏武侯，就似盯着一头疯狂的困兽。

魏武侯更加愤怒，手指着那领唱美女，吼道：“把她拖出去，给寡人砍了，砍了！”

楚国美女的歌以楚音唱出，魏国将军们只能听其音调，无法听懂歌中的词意。魏武侯却能听懂楚音。歌乐美女，不过是似黄金宝贝一样的“物品”，天生属于战胜者所有。但楚国的歌乐美女居然不甘属于战胜者，居然借着歌舞诅咒战胜者，居然要“报仇杀敌”……在胜利的宴会上遭到敌人的诅咒，是一件极为不祥的噩兆，魏武侯不能不大为震怒。堂下侍立的护卫军卒听到国君的吼叫，立刻冲上来，扭住那领唱的楚国美女，就要拖出去。

“且慢！”吴起叫了一声，军卒们立刻停了下来。在魏国的军卒中，吴起的声威无人可及，向来是言出法随，谁也不敢违抗。

“主公。”吴起向魏武侯拱手行了一礼，笑道，“此女虽有死罪，然不过为一歌女耳，杀之恐污主公斧钺。微臣向来喜听楚音，此女歌喉甚妙，就请主公赐给微臣吧。

“这……”魏武侯一愣，随即笑了笑，“好吧，此女就赐给爱卿。”吴起素来有着好色之名，此时“索赐”楚女，虽显得有些突然，倒也不令魏武侯感到意外。

“众位将军，你们挑中了谁，就将她带回去吧。”魏武侯挥手说着，他再也没有兴致与众将饮宴为乐了。魏国众将大喜，轰然答应着，一齐跳将起来，饿虎扑羊般向堂上的众美女扑过去。堂上顿时狂笑声、尖叫声响成一片，混乱不堪。

“主公，主公！”混乱中，谒者王错跌跌撞撞地奔到堂上，跪倒在魏武侯面前。他的职责不仅是传达国君的诏令，也须将各处官吏禀告的事

情及时告知国君。

“何事惊慌？”魏武侯不满地问道。

“楚王亲率大军……亲率大军四十万，杀……杀奔而来……”王错气喘吁吁地说着。

“此事有何惊慌，竟至尔大失臣子礼仪。”魏武侯听了，更为不满。

臣下见君，应以小碎步行走上前，似王错这等跌跌撞撞而行，是犯了“失仪”之罪。如果因为有重大之事，急需禀告，王错如此“失仪”，还可原谅。偏偏王错禀告之事，并不如何重大——魏军攻进了楚国境内，楚王自会率大军迎击，这原是意料中事。魏军此时已占据大梁坚城，大得地利，又可以逸待劳，并不用惧怕楚军。

“主公，还有齐……齐国的田和，带着十万大军，渡过济水，攻……攻入了我魏国东境。”王错磕头说着。自从翟璜“退隐”之后，王错在朝中失了靠山，常常受到国君的训斥。这使得王错大为惊慌，唯恐做错了事，以致常常在国君面前“大显其劳”，但往往弄巧成拙，反使得国君更加讨厌他。今日他得了重大的消息，有意狂奔过来，以显其忠勤王事，结果却被国君斥为“失仪”。

“啊，你说什么，齐国……齐国的田和竟敢率军杀进我魏国么？”魏武侯震惊至极，无法相信他听到的禀告。

“是，是！刚才边邑传来火急文书，说他们……他们亲眼看见齐军攻了进来。”王错答道。

“那……那赵军、韩军出动了没有？”魏武侯急问道。

“没有，微臣派人在郑国边境上日日探望，也未见到赵、韩两国之军！”王错大声答道。

吴起临战之时变更约定，许多将军都不赞同，认为此举会得罪赵、韩两国。如果赵、韩两国因此拒不随同魏国伐楚，则势必使魏军陷入孤军深入的险境。现在，赵、韩两国之军果然毫无动静，使王错觉得他抓住了一个打击吴起的机会。

王错痛恨吴起，吴起不仅当众斥责他为“奸邪小人”，还赶走了他的

靠山翟璜，使他在朝中几无立足之地。只是他与吴起相比，势力相差悬殊，根本不敢在国君面前指名攻击吴起。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现在这样，大声“提醒”国君——是吴起使魏军陷入险境！

“这……赵、韩之军不至？齐军又……又断了我魏军的后路，这便如何是好？”魏武侯望着吴起问道，眼中全是惊慌之意。在他的想象中，魏军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即将面临灭顶之灾。

魏国的精锐军卒大部分已进入了楚国境内，少部分则须留在西河与北地防备时刻图谋报复的秦军和强悍的狄夷之人。齐军攻入魏国一路上定是毫无抵挡，将轻而易举地截断魏国大军的归路。困守在大梁城的魏军若无赵、韩两国救援，无论如何也挡不住楚国四十万大军的反扑。若是魏军离开大梁城，回救本国，则楚军势必紧追不放，与齐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一样使魏军难逃覆灭的厄运。如此庞大的一支魏国精锐军队的覆灭，等于是整个魏国也灭亡了。想到那噩梦一般的可怕后果，魏武侯连表面上的国君威仪也无法保持。

“主公不必惊慌。此事已在微臣的预料之中，微臣担保十日之内，楚军、齐军定会大败而退，我魏国必将威震天下，列国拜服。”吴起神色傲然地说着，怒视了王错一眼。

啊，吴起他真是早有预料吗？十日之内，他真能令楚军、齐军大败而退吗？他用兵素喜弄险，这次也能如过去一样化“弄险”为“大胜”吗？万一他真的“弄出险”来了，寡人该当如何……魏武侯背上沁出了冷汗，只觉头晕目眩，眼中望见的景象，都模糊起来。

第三章　楚女坚贞持正气　吴起拒婚触杀机

一弯银钩般的月牙挂在树梢，夜风吹过，只见树叶抖动，听不到树叶的沙沙声响。到处都是狂乱的鼓乐声，到处都是放肆的大笑声，掩盖了天地间一切自然的声音。大梁城的官衙内院，成了魏国将军们欢乐的天堂。

吴起住在官衙的一处小院内，看上去相当豪华，有着玉砌台阶，朱漆门扉。身为左将军的他，也理所当然地应该住在这样豪华的小院内，享受胜利者应该享受的欢乐。

吴起令人将那白天冒犯了魏武侯的领唱美女带进了内室，领唱美女一进来，他就让随侍的从者全都退了出去，然后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那楚国美女，烛光下那美女看上去比白天更加动人。她面对着吴起的目光，冷然相对，既无惧意，也无任何忧愁悲伤之意。

“你不是一个歌女。”吴起说道。他是用楚音说的，吴起出身富豪之家，曾遍游列国，对各国言语都能说上几句。

“我只是一个歌女。”那楚国美女说道。

“你不是的，刚才我查过大梁城官府的乐籍，那上面倒也有着你的名字。你姓贰，原是楚国贰城大夫的女儿。三个月前，贰城大夫以谋反罪被楚王处死，你也因此由大夫家的小姐变成了官府的歌女，被楚王当作礼物赐给了大梁城的守将。”吴起说道。

“所以，我还是一个歌女。”那楚国美女现出诧异之色，但仍然很平静地说着。

“但是你不甘心做一个歌女，纵然你已沉沦到了最卑贱的处境，却仍然保持着楚国大夫之女的高贵品质。楚王杀了你的父亲，你依然忠心于楚国，不惜以一个弱女之躯，对抗敌国的国君。你这样的人，在今天的中原各国中，已很少见到了。”吴起感慨地说道。

“楚国和我一样的人很多，你们魏国人杀不完的。”

“可是我并不想杀你。”

“你最好把我杀了。否则，我会寻找报仇的机会。”

“你为什么要向魏国报仇？是楚王杀死了你的父亲，而不是魏国人杀死了你的父亲。”

“我父亲并未谋反，是奸臣陷害他的。”

“所以，你就想杀死敌国的大将，洗刷你父亲蒙受的耻辱。你对抗敌国之君，也是因为这个道理。”

“是这样，也不是这样。我父亲告诉过我，楚国人应当生是楚国人，死为楚国鬼。就算没有父亲被屈杀这件事，我也一样会向你们魏国人报仇。因为你们魏国人攻占了楚国的土地，杀了楚国的百姓。”

“贰姬小姐，”吴起忽然以很尊重语气说道，“你父亲是否告诉过你，贰城邑曾经是什么地方吗？”贰姬一怔，摇了摇头。

“我告诉你，贰城邑本是贰国的都城，楚国发大兵灭了贰国，杀尽城中的壮男，将贰国的女子掳至楚国，赐给杀人有功的将军，成为将军们府中所藏的歌舞乐女。”吴起道。

贰姬听着，身子一颤，欲说什么，却并未说出什么来，眼中晶莹，仿佛有泪光闪动。

“几百年来，天下就这么杀来杀去，也不知灭了多少国，杀了多少人。唯一能使这种互相屠杀停下来的办法，就是我魏国灭亡了所有的诸侯，使天下归于一统。”吴起傲然说道。

贰姬仍是默然无语。

“怎么，你不相信我魏国能灭了所有的诸侯吗？”吴起有些不高兴地问道。

“我不知道。你说的，我也听不懂。我只知道，我生是楚国人，死为楚国鬼。”贰姬说道。

“你应该懂得，你不是一个寻常的女子。能灭了天下诸侯的是魏

国，而魏国的朝政将由我吴起执掌。所以，天下一统这等名传千秋的功业，只能由我吴起来完成。”吴起大声说道。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一个歌女，楚国的歌女。”贰姬冷冷说道。

“和你大有关系。似你这样的女子，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想让你留下来，不是做一个歌女，而是做我后堂中的女主人。我的后堂上并不缺少美女，却缺少你这样可以与我共商‘大事’的奇异女子。我灭掉的第一个诸侯，将是楚王。你如果答应我，我会让你的家族恢复往日的荣耀，并使贰城永远成为你家族的封地。”吴起逼视着贰姬说道。

“如果你灭了楚国，就是我必须杀死的仇敌，我又怎么会留在你身边呢？”贰姬反问道。

“唉！你如果真想杀我，就应该假装顺从我，取得我的信任，然后你趁我毫无防备之际，突出杀手，将我置于死地，如此方能成功。可是你……你不过是激我发怒，杀了你罢了。”吴起叹道。他脸上的傲然之色已变成懊丧之色——他能威震天下，却不能压服一个弱女。

“我一开始就说过，你最好把我杀了。”贰姬说着。

“人生而惧死。你正当如花年华，为何却要自寻死路？”吴起困惑地问道。

“做一个楚国的歌女，我还可以活下去。做一个敌国的歌女，对我来说，是生不如死。”贰姬答道。

吴起想了想，现出肃然之意，道：“我不明白，你只是一个女子，怎么会有这种男人们也很少会有的想法呢？你既然固执如此，我也不敢将你留下来了。大业未成，我可不愿将性命交于你手。这样吧，你暂且留下，待我大破楚军之后，就送你回楚国去。”

“你会送我回楚国？”贰姬大感意外，难以相信她听到的话竟是真的。

“当然会送你回楚国。我行事向来只问当行不当行，别的什么也不在乎。不过，你回到楚国也没有什么用。要不了多久，楚国就将在这个

世上消失了。”吴起说道。

“不。”贰姬摇着头，坚定地说，“在这个世上，谁也不能灭了楚国，你也不能！”

“那你就好好看着吧。也许，我还会见到你的。”吴起说着，陡地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到了屋外。

鼓乐声、狂笑声更嘈杂地涌到了吴起的耳中，使吴起听了心中烦乱如堵着一团乱麻。我这是怎么啦，怎么在这个歌女身上费了这么大的劲儿，留又不留她，杀又不杀她。我怎么会说出把她送回楚国去呢？她只不过是一个女子，低贱的女子罢了。我想让她怎么样，她就应该怎么样。可是，唉！我居然让她……让她“降服”了……不对，天下有谁能降服我？楚国都会被我所灭，她一个小小的歌女又有什么厉害……不，我不应该在那歌女身上多想，我是谁，她又是谁呢？她怎么值得我多费神思？吴起强自镇静纷乱的心绪，转过身，绕着廊柱，向另一间内室走去。那一间内室里，有着比贰姬更美丽的歌乐女子，并且对他百依百顺，能够让他尽情欢乐。

“大人！”赵阳生忽然急匆匆奔了过来，脸上浮满了无法掩饰的兴奋之色。

“怎么，有消息了？”吴起精神大振。

“我刚才接到的消息，楚军行至榆关，正当日中，却下令安营，不敢前进。”赵阳生说。

“好。这说明韩国已行动起来了。”吴起大喜，又问，“齐军有何行动？”

“齐军也停在我魏国东境，不敢前进。依此来看，赵国也行动起来了。”赵阳生答道。

“好。我们应该立刻大军尽出，向楚军发动攻击。”吴起说着，走出小院，向大堂上奔去。

过了一会，大堂上响起了嗵嗵的巨鼓声，惊动了正沉醉在欢乐中的魏国众将。他们听出，那是召集将军会合的令鼓声。闻令不至，按军法

应处以斩首大刑。将军们只得推开身边的美女，忙着披上盔甲，向着大堂上急奔过去，唯恐落在了后面。

月牙已沉，天地间一片黑暗。大梁城外陡然间火光大作，先是星星点点，后来成团成片，最后延展成一条火的“大河”。火的“大河”向着西南方向不停流动着，映红了半个天空，威势犹似火神降临人间。

二十万魏国军卒几乎人人都持着一支火把，以比平日更快的行进速度行走着。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持着火把夜行，在列国间甚是罕见，在魏国也很少见到。

对魏武侯和公叔痤来说，这样举火夜行，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君臣二人对吴起突然发出的“夜行”之令，本来是坚决反对，不愿随行的。但到了最后，君臣二人还是随军夜行起来。二十万大军尽行出发后，大梁城几乎已成“空城”，魏武侯和公叔痤并不敢待在“空城”中。

魏武侯和公叔痤曾要求留下五万军卒，遭到了吴起的坚决拒绝。有着决断之权的吴起说：二十万大军须在明日黄昏之时赶到榆关，并且立即向楚军发动攻击。大梁城已为魏国所有，用不着留下重兵驻守。

吴起只留下了一千五百名带伤士卒看守大梁城，并让那些士卒在城墙上多张旗帜，以震慑城内的楚国居民。魏武侯和公叔痤坐在疾驰的战车中，就像行走在即将解冻的冰河上，胆战心惊。

榆关离大梁城有五舍之地，依平日的行军速度，至少需要两天的时间。魏国的二十万大军用了半夜加一个白天的时间，在黄昏时已赶到了榆关。楚军依着一条长长的土丘，立下营垒，帐幕相连，直至天际。

依照征战惯例，黄昏时两军不宜交战，然而魏军却大呼着向楚军营垒冲杀过来。楚军大出意外，仓促接战，尚未排定阵势，魏军已杀到近前。双方顿时短兵相接，混战起来。

开始时，魏军大占上风，连连进逼，几乎杀进了楚军的营垒。然而楚军毕竟兵力大大超过了魏军，在最初的混乱过后，迅速稳住了队形，依托着营垒顽强抵抗，使魏军无法前进一步。但很快，天黑了下来，楚国士卒们看不到将军的大旗，不知将军向他们下达了什么命令。楚军士卒们也无法得知邻近的同伴处在什么样的情势下，互相间失了照应，庞大的楚军又陷入了一片混乱中。

“楚王死了！楚王死了！”

“楚王被我魏军杀死了！”

“楚王的大旗被魏军夺过来了！”

……

魏军士卒突然齐声欢呼起来，巨大的声浪若海潮一般在天际滚滚回响着，压向楚军。欢呼声中，魏军大阵中火把齐燃，照得两军阵前犹如白昼一般。但见画着龙凤图形的楚王大旗赫然出现在魏军阵中。楚军见此，顿时军心崩溃，再也无心恋战，争先恐后地向营垒外逃出，将军们无法约束。

“混账！混账！本王在此，本王在此！”楚王站在高高的战车上，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只是他的声音在海潮般的魏军大呼中已弱不可闻，除了他身边的人，谁也听不见。楚王也喊不下去了，魏军的前锋愈杀愈近，离他不过百余步远，几支羽箭甚至已呼啸着从他耳边穿过。他只得随着溃败的士卒狼狈而逃，不然，他就真的会被敌军杀死了。

魏军大获全胜，直追出十数里外，方才收兵。楚军的粮草器械俱丢弃在营垒中，堆积如山。魏军士卒们打着火把四处搜寻“战利品”，人人兴高采烈。魏武侯被吴起迎进楚王丢弃的中军大帐，接受众将报功讨赏的大礼参拜。

真的打胜了？就这么胜了？魏武侯坐上了尊位，尚是恍若梦中一般。他不知道将军们是什么时候行完了礼的，也不知道他对将军们说了些什么话。他大喜若狂，但心中的狂喜又似被什么东西沉重地压着，无法迸发出来。到后来，所有的人都退了出去，烛光辉煌的大帐中只剩下了他和吴起两个人。

“吴爱卿，我魏军只有二十万，你怎么敢去攻击四十万楚军呢？”魏武侯忽然问道。

“因为我有必胜的谋算。为大将者，谋定而后动，无往而不胜。”吴起答道。

“愿闻其详。”魏武侯神情谦恭地说道。

“我军首战即胜，夺大梁城，士气大盛。楚军欲救郑国，中途闻变改道，军心已是受惊。待其行至榆关，又闻国境不宁，将心亦惊。故其屯于此地，难定进退。我军少于楚军，彼必料我坚守大梁，不敢主动出击。然我魏国之军却突然而至，出其意料。况趁夜大战，楚军之卒虽众，难得其利。微臣又早备下楚王大旗，适时出示，丧其士卒争战之念。敌军上下心惊，进退难定，又出其意料，失其兵众之利，丧其争战之念，纵微臣愿其不败，亦不得耳。”吴起说着，神情傲然。

“吴爱卿刚才说，楚军闻其‘国境不宁，将心亦惊’，此为何故？”魏武侯问。

“韩国已派大军攻入楚国境内，将断楚军后路，楚军众将焉不惊心？”吴起笑道。

“啊，韩国真会派大军进攻楚国吗？韩国一向对我魏国心怀妒意，怎么会帮我魏国？”

“韩国并不是在帮我魏国，而是在乘机夺楚国之地，获得他们早就想得到的一切。”

“可是，从前寡人让韩国随同伐楚，他们怎么不大情愿呢？”

“他们只想得到一切，却不愿失去任何东西。所以，我魏国不能对韩赵两国有依靠之心，要造成一种大势，逼迫韩国不得不出兵，且出兵又能得利。这样，韩、赵两国才会‘帮我魏国’。”

“寡人明白了。我魏军夺取大梁城，就是造成了逼迫韩国的大势。”

“主公圣明，非臣下所及。”吴起拱手向魏武侯施了一礼。

错了，错了！是寡人远远不及你啊。唉！上天既然让寡人做了一个大国之君，又为什么让寡人的才智不及臣下呢？魏武侯在心里叹着，又问：“那么，田和侵我魏国，爱卿也定是早有应对之策。”

“微臣曾派使者告知赵侯——应速伐齐国，夺占齐国之地。”吴起微笑着答道。

“妙！赵国一直想夺取齐国之地，定会趁此刻齐国空虚之际，大举攻向齐国。如此，田和绝不敢待在我魏国境内。”

“如果我魏国败了，赵国不一定会攻击齐国。现在我魏国大胜，赵国就一定会攻击齐国。”

“韩、赵两国就是这等势利，专做趁火打劫、欺软怕硬之事，实是可恼。”

“要想韩、赵这等势利之徒永远臣服我魏国，就必须使我魏国永远保持强大。而欲使我魏国永远强大，就必须上下同心、法纪严明、赏罚守信，敬贤者、远奸臣。”

“爱卿所言甚是，所言甚是。”魏武侯连连点着头，心中十分明白：吴起在提醒他“守信敬贤”，不可自弃诺言。唉！欲驱使猛虎，必饲以精肉。看来，我只好让吴起担当相国重任了。

魏军在吴起的率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楚境，夺大梁坚城，大败四十万楚军于榆关，又南下会合韩国军队，乘胜猛攻，一直攻到楚国北境最坚固的防守阵地——方城，才停止了进攻，转而夺取方城以北的各处楚国城邑。

虽然坚固的方城挡住了魏、韩两国大军，但楚国所受的损失，仍是极为惨重，为百余年来从未有过的大败。楚国苦心经营了数百年，才把势力扩展到黄河岸边，却在一场大战中又退回了方城。方城以北的大片富庶土地，无数繁华城邑，尽归于魏、韩两国。其中魏国获利最大，不仅夺取了中原最为坚固的大梁城，还夺取了另外两座极重要的城邑——襄陵、安陵。

襄陵在大梁城东南，距宋国都城睢阳城不过百余里，轻装的战车从襄陵出发，一日可至睢阳，给了宋国极大的威胁，将使宋国不得不臣服魏国。安陵在大梁城南约二百里处，西控郑国，东控楚国的陈、蔡两大县邑，既有利于魏国逼迫郑国，又将楚国北攻的道路封锁得严严实实，使楚国难以逾越。而大梁、襄陵、安陵之间的数百里土地人口，尽落于魏国手中，使魏国牢牢占据了中原之地。此一仗所获之利，比魏国数十年所获的总和还要多。

韩国的所得也极为丰厚，除了尽复所有的失地，还攻取了一直梦想攻取的楚国鲁阳之地。鲁阳之地紧挨着方城，韩国据有此地，就可监视楚军的举动，使楚军不敢轻易攻击韩国。

赵国的所得一样十分丰厚，君臣俱是极为满意。在魏、韩两国之军将楚军赶进方城时，赵军也杀进了齐国境内，并设下埋伏，将田和带领的回援之军打得大败，乘势渡过黄河，在黄河之南夺取了齐国的百余里地，获得了黄城、刚平两处极为重要的城邑。黄城、刚平紧挨卫国边境，使赵国随时可以攻取弱小的卫国，夺取土地人口。且齐国因失了黄城、刚平二邑，就无法依靠黄河天堑来防备赵国，时刻处在赵国的威胁下，势必不敢对赵国轻举妄动。

“三晋”联合，大胜楚、齐两大强国，震惊了天下，各国纷纷派出使者，争相表示祝贺。尤其是郑、卫、宋三小国，其国君甚至亲自来到“三晋”，示其臣服之意。“三晋”的威名，空前显赫。“三晋”中的魏国，更是显赫中的显赫，但最显赫的，还是魏国左将军吴起。

魏武侯以最隆重的礼仪，仿照周天子在都城郊外行以“迎接贵宾”之仪，将吴起迎入都城。相国李克亦很知趣，在魏国大军胜利返回安邑时，上表请求“退隐”。在魏国，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吴起将是魏国相国。

魏国的大胜，并不能令所有的魏国人感到高兴。相反，许多人为此忧愁得日夜难安。公叔痤即为其中的一人，自回到都城后就称病在家，不上朝，也不见任何客人。他曾暗暗发誓一定要阻止吴起得到相国之位，然而他又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加以阻止。看来，他只能眼睁睁让吴起登上相国大位，然后尽揽朝政大权，最后把他公叔痤赶出朝廷。

不，我不能让吴起把我赶出朝廷。公叔痤徘徊在后堂上，心里一遍又一遍念着。但他也只能这么念着，却不知道他该如何行事，才能避免被吴起赶出朝廷。

一个家臣匆匆奔到后堂，跪下来禀告道：“老爷，谒者王错王大人求见！”

“去，去！不见，我不见！谁也不见！”公叔痤烦躁地大吼着，狠狠地踢了那家臣一脚。

自从他“病”了，来看他的朝臣络绎不绝。他对家臣们叮嘱过，除了少数“心腹人”外，其余的不得放进来，也不必向他禀告。王错并不是他的“心腹人”，且已在国君面前失宠，他根本没有必要去见。

家臣忍痛磕头道："王大人一定要见老爷，他说老爷病势沉重，若非经他医治，性命定然难保。"

"放屁，我何曾病……"公叔痤话说半头，又陡然停了下来，改口道，"快，快请！请他进来！"他的确"有病"，并且"病势沉重"。他也一直在寻找"医病"的高手，又未寻到。

王错在家臣的引导下，昂然直入后堂。公叔痤十分敬重地以平礼相见，而王错也坦然受之。好，他神情如此，定是有备而来。公叔痤高兴地想着，拱手相问："谒者大人有何指教？"

"在下与大司马'同病相怜'，故冒昧前来，所言有不当之处，还请大司马见谅。"

"好说，好说。我也不必瞒你，我已是'重病在身'，非'良医'不能治愈。"

"其实我也不是'良医'，真正的'良医'只有一人。"

"这'良医'是谁？"

"主公。"

"主公？"

"对，唯有主公，才可医大司马之'病'。"

"可正是主公，才使我'病势沉重'啊。"

"主公能使大司马'病势沉重'，自然可以使大司马'不治而愈'。"

"这，恕我愚钝，请谒者大人详细讲来？"公叔痤更加恭敬地对王错行了一礼。他心里更有底了——王错心中一定是有着一个非常巧妙而有效的"好主意"。

"在下对大司马一向钦佩，情愿弃了官职，投在大司马名下做一门客。"王错先不"详细讲来"，却跪倒在地，对公叔痤竟然行起了磕头大礼。他的靠山翟璜已经"退隐"了，他必须寻找一座新的靠山。公叔痤正是他心目中一座最合适的靠山。见到王错忽然对他如此恭敬，公叔痤大

喜，忙离座将王错扶了起来。

“谒者大人乃国中之大贤，谁人不知？从此以后，你我当不分彼此，亲如兄弟矣。”公叔痤说着，令家臣拿来一只精致的三寸大小的玉虎，送给了王错。这种玉虎，是公叔痤特制的标记。持有这种玉虎的人，就是公叔痤的“心腹”，可以随意出入公叔痤府中，而不必经过家臣的通报。王错自然知道这种玉虎意味着什么，心中亦是大喜，当即收了下来，藏于怀中。

“大司马，小人已探得内宫传出的消息，主公想把他的庶妹公主笙嫁给吴起。”王错说出了公叔痤最关心的话。

“啊，主公这……这是为何？”公叔痤大吃一惊——如果吴起也成了公主的丈夫，他就会在国君眼中分量大减，也就更无法阻止吴起当上相国。

“这可是给了大司马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王错得意地说道。

“这是大大的坏消息，谒者大人怎么反说是好机会呢？”公叔痤不满地问道。

“请问大司马，主公为何要将公主笙嫁给吴起？”

“这……这是因为主公对那吴起有着猜忌之心，想以结亲来收服吴起。”

“请问大司马，如果吴起拒不听从主公之命，主公心中又会如何想呢？”

“主公猜忌吴起之心，只怕因此会更重……妙，妙！吴起拒不听从主公之命，就不一定能当上相国……不过，吴起此人智谋极深，岂会在此时拒不听从主公之命？”

“吴起此人，固然是智谋极深，却也有一致命的弱处，大司马可以加以利用。”

“是什么弱处？”

“恃才自傲。吴起自诩他是经天纬地之大才，任何人也不放在眼

里，更受不得任何人的一点闲气。”

“受不得闲气？”公叔痤眼中一亮，心中忽有所悟。

“小人有一计献上。”王错以极低的声音，对公叔痤说了几句。

“好，好！我有王兄相助，实乃天降大福也。哈哈哈！”公叔痤听了，不觉大笑起来。

次日，公叔痤自称曾在病中受过吴起的“厚赐”，特在大司马府中备下宴乐，邀请吴起前来以当面表示谢意。公叔痤称病之时，吴起依照惯例，去大司马府“探问”过，虽未见到公叔痤，但却留下了一份礼物。那礼物也只是些干肉果品之类极常见的东西，原不值得公叔痤当面表示谢意。不过，吴起即将拜相，身份和从前大不相同，公叔痤借此机会“讨好”吴起，也在情理之中。吴起有心“收服”公叔痤，对其邀请亦是欣然答应。

公叔痤在后堂上摆下宴乐，请吴起坐在尊位上，然后招来一队郑国歌舞乐女，在堂上歌舞起来。吴起有着好色之名，喜听女乐，公叔痤此举，自是投其所好，着意结纳。可此时这一队女队所唱的虽是郑国之乐，却并非是“淫声”，而是连孔子听了也会说此曲“清正无邪”的《缁衣》之歌。

缁衣之宜兮

敝予又改为兮

适子之馆兮

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席兮

敝予又改造兮

适予之馆兮

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是叙说歌者见到了一位君子，并对君子极其仰慕，愿为君子改衣，愿去客馆看望君子，甚至愿为君子备饭。公叔痤此时让郑国女乐们唱出《缁衣》之歌，用意自然是十分明显——他这位大司马就是歌者，对吴起这位君子极其仰慕，愿意像歌者伺候君子一样伺候吴起。听了公叔痤这等“谦恭”的表示，吴起大为高兴，正想说什么，忽见女乐的队形大乱。

“公叔痤，你这个骗子！色鬼！我饶不了你！”一声女人的大吼在后堂上炸响开来。众女乐尖声叫着，四散而逃。但见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少妇手挥着扫帚，乱扑乱打，直向公叔痤冲过来。

吴起愣住了，他一生见识极广，什么样的情景都见过，就是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一个女子居然敢在宴客的大堂上如此撒野，是对客人极大的羞辱。主人若不下跪请罪，客人就该拔剑杀死主人。公叔痤身为大司马，是朝廷重臣，应该熟知礼法，绝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这样羞辱客人的事情偏偏发生了。

“公主，公主，吴上卿在此，你休得无礼，休得无礼！”公叔痤慌忙站起身，拦住少妇。

少妇将扫帚劈头盖脸砸向公叔痤，口中喝骂道：“好你个贱种，娶了我这金枝玉叶的公主还不满足吗？居然欺骗我，让我到宫里去，好让你留在家里与这些小妖精快活。哼！什么上卿、下卿的，不都是我魏国的臣下吗？是臣下就得老老实实，休想在我公主面前摆什么臭架子。你瞪着眼干什么，说的就是你！”那少妇喝骂着，扫帚竟指向了吴起，“你身为臣下，怎么见了本公主竟不跪下行礼？你这贱种，莫非是想造反吗？”

吴起大怒欲狂，却又不便发作，强按着满腹怒气，站起身来，对那少妇理也不理，只向公叔痤拱了拱手：“对不起，在下告辞了。大司马盛意，在下自会记在心里。”

说罢，吴起头也不回，大步向堂下走去。公叔痤慌了，忙甩开那少妇，向吴起追过来。少妇却并未追向公叔痤，仍是拿着扫帚在堂上乱舞乱骂，尖锐的声音直刺吴起的耳鼓。

公叔痤在后堂的大门外追上了吴起，连连拱手“求饶”：“上卿大人恕罪，上卿大人恕罪！”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位公主夫人如何成了街市上的泼妇？”吴起停下来，问道。

“唉！别提了。”公叔痤愁容满面，“公主身份高贵，又正当青春年少，嫁了我这满脸胡须的半老之人，心里自然不痛快。再说，先君虽然尊崇儒家，却并不如何注重‘礼法’，将后宫的那帮公主惯得……不说了。这些话，也不是做臣子该说的。总之，自从我娶了公主，这日子就是过得……过得，怎么说呢。就像是‘诗’中所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前我最喜观赏女乐，但府中有了公主，这女乐就看不成了。公主又不准我与别的姬妾相见……看看，说不说了，我怎么又说起来了呢。唉！今日我想好好宴请大人，特地哄公主进宫去探视她的母亲，好避开她。谁知……谁知又走漏了消息，让她打回来了。唉！这一回若不是让你撞破了，我也不会给你说这些话了。公主生长深宫之内，不知世事，竟敢冒犯上卿大人，还请上卿大人恕罪，恕罪啊。”

“罢了，罢了！公主如此厉害，倒是让我大开眼界了。此事你也是无可奈何，何罪之有？今日虽未尽兴，可是大司马的一片心意，我已是心领了。改日我定当回请大司马，以谢大司马美意。”吴起拱手说道。

公叔痤直把吴起送到了府外，才转回来，仍是走到了后堂上。刚才那泼妇一样的公主已端坐在席上，神情娴雅高贵，和吴起见到的那个少妇判若两人。

“公主受累了，受累了！在下这厢有礼。”公叔痤笑嘻嘻地弯下腰来，对公主行了一礼。

“为了你，我可是出了大丑，坏了名声。你就这么行上一礼，就完事了吗？”公主问。

“你说吧，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谁让你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呢。”公叔痤笑道。

“好。这话可是你说的。我要的东西也不多，只有三样：一、今后除了宴客，你不能在私下里听赏女乐，要远远离开那些小妖精；二、你年岁不小了，精力有限，要多保重身子，今后除了我这儿，不能到任何姬妾房里去；三、这大司马府中，一切家务之事，应先向我禀告，我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谁不听我的，就是犯了家法，罪该砍头。”公主逼视着公叔痤，厉声说道。

“这……”公叔痤大吃一惊，“你是公主，怎么能像街市上的泼妇一样，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这么说，你是不想答应我了。好，你不答应也就算了。我身子不舒服，要回宫里去住几天。主公疼我，知道我不舒服，定会来看我的。我会告诉主公——我本来身子好好的，因为大司马逼我在吴起面前撒疯，坏我公室的名声，我不敢不听他的，这才……”

“好了，好了！我答应你，全都答应你！”公叔痤不等公主说完，连忙大叫起来。

公主笑了：“我知道你就会答应的。唉！我真傻，一直不知道，原来当一个泼妇比当一个公主更快活。”

乖乖，她原来早就存有此心，难怪会把假的当成了真的。公叔痤一脸懊丧，在心中叫苦不迭。

过了几日，魏武侯下诏，让吴起进宫议事。吴起高兴地乘坐着华丽的驷车，直向宫城驰去。他知道，魏武侯将会告诉他拜相的仪式如何举行，而他要告诉魏武侯，他并不在意拜相的仪式，他只在意如何尽快地使魏国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他已在心里做好了一个完整的谋划，依照他的谋划，“大业”可望提前完成。

魏武侯没有在庄重的前殿召见吴起，而是在内殿与吴起相见，并赐其同席而坐。他先赞颂了一番吴起的“大功”，然后话锋一转，问：“听说吴爱卿府中尚无正妻，是吗？”

吴起一怔，默然点了一下头。这类话题，是吴起最忌讳的话题，很少有人在他面前提及。

“吴爱卿名满天下，家中怎么可以没有正妻呢？寡人有一妹，名唤笙，正当妙龄。寡人对此妹甚是疼爱，一心要使她有个好归宿。然寡人遍观国中，只有吴爱卿可使她中意。”魏武侯笑道。

他以国君之尊，这么向吴起说起“亲事”，是吴起极大的荣耀，吴起应该立刻拜倒下来行以大礼。但是吴起却没有拜倒在地，他直愣愣地跪坐在席上，像是木头人一样。

国君竟要将公主嫁给我，明显是对我猜疑之心未除，欲以此“收服”我。如果我拒绝国君，他的猜疑之心势必更重，对我日后甚是不利。可是，我能答应主公吗？不，我不能答应主公。后宫的公主，自视金枝玉叶，根本不将臣下放在眼里。如果我娶了公主，势必会生出许多闲气，甚至将因此更加得罪了主公。不，我不能娶了公主……

“吴爱卿，你怎么不说话呢？”魏武侯问着，声音里透出了明显的不悦之意。

“这个……微臣年已衰老，恐怕有负公主。微臣对主公的厚爱，永不敢忘……”

“爱卿正当大有可为之时，何谓年老？寡人是一片好心，爱卿休得推托。”魏武侯打断吴起的话头说道。国君向臣下“求亲”，竟被臣下当面拒绝，使魏武侯大感羞辱，心中已生出恼意。

我宁肯现在得罪主公，也不能使日后有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吴起心里一横，拜倒在地，行以大礼，道：“微臣对主公之命，实不能从。求主公治罪，治臣死罪！”

“罢了，罢了！此事以后再议，爱卿请回去吧。”魏武侯摆了摆手，板着脸说着。对上卿这样秩位极高的大臣，国君如此“斥退”，是一种甚不礼敬的表示。吴起满腹的谋划无法说出，只得连连向魏武侯行礼，倒行着“惶恐”地退到殿外。

魏武侯直愣愣地看着吴起消失在殿外，一动不动，过了好久，才大喊一声：“来人！”

几个近侍太监应声奔了进来。

“传大司马进宫。”魏武侯的声音森冷凝重，似是一头猛兽在幽暗的山谷间低吼着。

公叔痤来到宫城内殿时，天色已经昏暗，大殿上熊熊燃烧着数十支蜡烛。蜡烛旁，站着四个近侍太监，一动不动，如同四根烛架一般。魏武侯脸色阴沉，按着腰间佩剑，在内殿中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这头，一刻不停。

“臣公叔痤拜见主公。”公叔痤惶恐地跪倒在魏武侯脚下，行以大礼。

魏武侯停下来，盯着公叔痤：“你告诉寡人，一个立有大功，又急于谋取相国之位的臣下，愿不愿意迎娶公主。”

“除非这个臣下疯了，他才会不愿意迎娶公主。”公叔痤恭恭敬敬地回答着。

“吴起是疯子吗？”魏武侯问。

“如果吴起是疯子，那么天下所有的人都会是疯子。”公叔痤强压着心头的狂喜说道。

魏武侯的问话说明——他的计策已经大获成功，使吴起不敢迎娶公主。这样，在魏国的朝廷上，身居高位而又娶了公主的臣下，就只会是他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吴起已因此失去了魏武侯的信任，再也不可能当上魏国的相国。

“吴起不是一个疯子，家中又没有正妻，却为何拒不迎娶公主？”魏武侯又问道。

“这……臣下不知。吴起不是一个寻常的人，心机也非寻常人所能猜透。”公叔痤道。

“不错。吴起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有着不寻常的心机。哈哈，不寻常，不寻常啊。哈哈哈！”魏武侯大笑着，刷地抽出了佩剑，仔细端详着剑上的错金花纹。那花纹隐隐似一头猛虎，伸展着四爪，扑向一条盘绕在云中的长龙。在魏武侯的眼中，猛虎就是吴起，他就是长龙。此刻，猛虎正在扑向长龙。

“主公，您……您……”公叔痤在惊骇地望着魏武侯，话都说不利索了。他从来没看见过国君的这种神态——吴起不是疯子，国君倒像是一个疯子。

“大司马，你知道吗？先君临去世前，曾让寡人以这柄剑杀了吴起，杀了吴起！”魏武侯红着眼睛说道。

“这……臣下不知。”公叔痤战战兢兢地说着。他的确不知，当初知

道这件事的臣子只有一个人——翟璜。

“大司马，你知道吗？先君为什么要让寡人杀了吴起，为什么？”魏武侯问着。

“臣下不知。”公叔痤不敢正视魏武侯的目光，垂着头答道。

“是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唉！你不知道。”魏武侯仰天长叹了一声。

吴起是猛虎，先君怕寡人不能驱使猛虎，反被虎伤，这才想让寡人杀了吴起。唉！寡人自不量力，居然自以为能驱使吴起这头猛虎。寡人错矣！寡人错矣！魏武侯在心里回答着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也只能在心里回答着。

“我魏国自立国以来，有最大的两次胜仗，威震天下。你说，是哪两大胜仗？”魏武侯又问道。

“是夺取西河之地，夺取大梁坚城两大胜仗。”

“我魏国如何能获此两大胜仗。”

“夺取西河之地，乃先君贤明，将士用命，一鼓而破强敌。夺取大梁坚城，乃主公宽厚仁慈，善待将士，故人人奋勇杀敌，以报主公。”

“错了，错了！”

“这……臣下错在何处？”

“夺取西河之地，夺取大梁坚城，功在吴起，功在吴起，你知道吗？”

“这个……吴起当然有功。可是，若非先君和主公贤明，拜吴起为将，吴起何能立此大功？”

魏武侯不觉冷笑了：“寡人若是拜你为将，你能夺取大梁坚城，并大破楚军吗？”

“臣下……臣下不能。”公叔痤面红耳赤，声音微弱得如同蚊鸣一

般。

“如今我魏国已大胜楚国，若再发倾国之兵，交由吴起统领，可否灭亡楚国？”魏武侯问。

“也许……也许可以灭亡楚国。”公叔痤迟疑地回答道。

“不是也许，是一定！吴起一定能灭亡楚国。灭亡了楚国，我魏国就能一统天下了。”魏武侯大声道。

“臣倒不这样以为。”公叔痤壮着胆子说道。魏武侯要如此称赞吴起，不觉又使他感到心慌起来。

“哦，你是怎么以为的，且讲给寡人听听。”魏武侯一边拂拭着佩剑，一边问道。

“臣下以为，楚国灭亡了，我魏国只怕也灭亡了。”公叔痤抬起头来，大声说着。

“我魏国也灭亡了？亡于何人之手。”

“亡于吴起之手。”

“不错。寡人若拜吴起为相国，他一定能够灭亡楚国。可是他太不寻常了，他不迎娶公主。他的志向太大了，他若娶了公主，就会对他的志向有所妨碍。他的志向是什么？就是灭亡了楚国，也灭亡了我魏国。寡人不能拜吴起为相，不能！只是，寡人若不拜吴起为相，吴起就会另投他国。吴起投了他国，第一个要灭亡的，就会是我魏国。你说，寡人该怎么办，寡人该怎么办！”魏武侯大叫着，将寒光闪闪的佩剑迎空一挥。

“杀！杀了吴起！只有杀了吴起，才会永绝后患！”公叔痤毫不迟疑地说道。吴起一天不死，他就一天不得安睡。他必须牢牢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将吴起置于死地。

“好！”魏武侯大叫一声，“砰”地将佩剑扔到了公叔痤面前，“你去给我杀死吴起，杀死东郭狼，杀死他所有的门客，所有的家臣，一个也不得放过！”

“是！”公叔痤咬着牙，捧起了魏武侯扔下的佩剑，眼中迸出临敌决战时才会出现的光芒。他拥有了国君授予的佩剑，就可以调动都城所有的军卒，杀死吴起及其党徒。

一阵幽风陡地吹进了内殿。烛光剧烈地晃动着，几乎被吹灭，复又燃亮。蜡烛旁的四个近侍太监仍然一动也不动地如同烛架般站着。只是其中有一人的脸色忽然惨白起来，似初春难以融化的残雪一样惨白。

第四章　惶惶乎吴起入楚　楚悼王凤鸟明志

深夜，宁静的街头上忽然出现了一辆飞驰的朱漆驷车，直向上卿吴起的府中驰来。街上时有巡哨的军卒一队队走过。在深夜的都城中，百姓不得擅自出门，更不得驾车疾驶，敢违令者格杀勿论。但是那飞驰的朱漆驷车，却无军卒上前阻拦。只有上大夫才能驾着朱漆驷车行驰，夜行的禁令，并不能管到上大夫这等朝廷大臣头上。

驷车行至吴起府前，尚未停稳，就见上大夫东郭狼跳了下来，向府内急急行去。东郭狼是少数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吴起府内的“客人”。吴起并未安睡，正和众门客在后堂上观赏歌舞，饮宴为乐。见到东郭狼突然而至，吴起不觉一怔——东郭狼已经是上大夫了，身为朝廷大臣，不宜常到他这里来。如果东郭狼突然来了，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何况东郭狼又是深夜而至，是有着非同寻常之事向他禀告。吴起让宴乐继续进行，后在侧室与东郭狼相见。

“大人，主公……主公要对大人下毒手了。大人快……快拿个主意。”东郭狼脸色惨白地说着。

“什么，你说什么？”吴起疑心是他听错了。

白日国君还在和他谈论“亲事”，怎么晚上就会对他下毒手呢？当然，他拒绝了国君所提的亲事，国君可能会不高兴，但也不至于立刻向他下毒手啊。

“主公把佩剑给了公叔痤，让公叔痤调动都城的禁卫军卒，杀了大人。这话，是内宫的近侍太监赵乙亲口……亲口告诉我的。”东郭狼说着，声音都在颤抖。

“是赵乙说的？”吴起眼中仍有疑色。

他知道赵乙这个人。东郭狼尽管当了大臣，但其“本来职事”之一，却是随时向吴起告知朝廷中的各种消息，这些消息必须真实、快速而又十分有用。为此，东郭狼不惜大费心力，买通了一些宫内的太监，甚至买通了国君身边的近侍太监赵乙。

赵乙的父母为仇家所杀，致使他少年时被迫进宫做了太监，饱受屈辱，赵乙发誓要杀死他的仇人。但是他虽然成了国君身边的近侍太监，却无法报仇。魏国内宫对太监定下的规矩极严，太监绝不能对宫外的事情表示任何兴趣，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忠”，将处以大刑。入了内宫的太监，就像进了另一个世界，必须忘掉他们所来的那个世界。

赵乙亲眼见到，一个太监仅仅提到了父亲的名字，就被投入虎圈中，让饿虎活活咬死。作为君王身边的太监，更须严守规矩。赵乙别说为父母报仇，连父母的名字，也不敢在人前提起。可是，东郭狼却悄无声息地杀死了赵乙的仇人，并且设法让赵乙亲眼看到了他的仇人惨死的过程。

赵乙寻到一个机会，当面向东郭狼下跪，发誓纵然赴汤蹈火，也要报了东郭狼的大恩。但是东郭狼却没有让赵乙做任何事，甚至极少和赵乙相见，因为吴起不赞成东郭狼和赵乙来往。

当东郭狼兴冲冲向吴起禀告他收服赵乙的“功劳”时，却被吴起迎头泼了一桶冷水——近侍太监俱为国君的心腹之人，若被发觉，必然受国君猜忌，得不偿失。东郭狼听了，也觉有理，遂尽量不和赵乙来往。

吴起听“国君要下毒手”的消息是赵乙告诉的，一时疑心这是国君布下的圈套，以此考验他是否忠诚。从前，国君也曾对他有过各种各样的“考验”，他都顺利通过了。

“是……是赵乙说的。赵乙说完后，立即自刎而死，我……我拦也拦不住。”东郭狼颤声道。

“什么，赵乙竟自刎了！”吴起大惊，霎时间心中念头百转——如果赵乙是负有国君之命，故意泄露消息试探于我，就绝不会自刎而死。赵乙定是私自出宫，无法回去，又要让东郭狼没有疑心，这才不得不自刎而死。何况，主公年轻气躁，也不可能想出这等老谋深算的“试探”之计来。啊，主公既是年轻气躁，就有可能对我生出杀心。我怎么没想到这……这上面来呢？

“大人，只怕天一亮，公叔痤就要动手了，大人快拿个主意吧！”东郭狼焦急地说着。

“我错了，是我错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主公会在这个时候对我下毒

手。当初，先君会想着除掉我，是因为先君就要死了，再也不能去建功立业，所想的事情，只是怎样使他的儿子稳坐君位，不受到任何臣下的威胁。而主公正当年轻，急欲建立大功。我已经为主公打败了楚国，即将为主公灭亡楚国，主公又怎么会对我下毒手呢？如果主公杀了我，谁为他灭亡楚国，谁为他一统天下？”吴起痛苦地说着，像是在问着东郭狼，又像是在问着自己。

“大人，此刻离天亮，已经没有几个时辰了。大人，您要拿出决断啊。”东郭狼催促道。

“东郭兄，依你看，我当如何？”吴起咬了咬牙，问道。他又一次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必须做出他无法回避的决断。

“以小人之见，我们已给昏君奸臣逼到了绝路上，不如反了！先杀了公叔痤，然后入宫杀了昏君，另立贤者为君。”东郭狼恨声说道，这是他在来吴起府中之前已想到的“决断”。他已经当上了上大夫，可转眼之间，一切又将化为乌有，使他将魏武侯和公叔痤恨到了骨子里。他绝不甘心就这么失去一切，他要把已得到的一切牢牢抓在手里。

“另立新君，列国间不乏先例，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可惜，只剩下几个时辰就要天亮了。这几个时辰内，我们没有办法召集足够的勇士，能够杀入宫城。”

“难道，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不成？”

“不，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

“那……那我们该当如何？”

“以眼前的情势来看，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哪一条路？”

“逃！”

“逃？”

“对。逃！敌不可胜之，又不可与其相持，唯有退避，方为上策。”吴起说着，心中阵阵刺痛。这一逃，他在魏国十数年辛辛苦苦才

创下的大好基业，就将葬送得干干净净。老天！你待我为何如此不公？我吴起想干出一番大业，并无谋君贪权之心，却如何如此饱受猜忌屡陷杀机之中？吴起仰望着满天星斗，在心中大呼着。

“逃，怎么逃？”东郭狼问。他实在不甘心就这么逃走，但是连吴起都没有杀入宫城的制胜把握，他也就失去了再提“反了”的勇气，倒更急于“逃”了。

“只有轻装而逃，否则就会被公叔痤追上。”吴起沉重地说着。“轻装而逃？”东郭狼听了吴起的话，不觉打了一个寒战——这意味着，东郭狼和吴起都不能将后堂的姬妾子女和黄金宝物带走，只能带着有限的护卫亲随逃走。

“我们逃走了，家眷尚有一线生机。若是逃不了，家眷必死无疑。”吴起双眼潮红地说着。虽然他只有几个庶生子女，但到底与他血脉相连，今日却要忍痛丢弃，令他心如万箭穿过。

“大人说得是，如果我们本身都不能逃走，一切就完了。”东郭狼咬了咬牙，说道。

“不仅是家眷，门客也不能多带。就算是尹仲和赵阳生二人，也只能带走一个。你说，带谁走为好呢？”吴起问。

“带赵阳生走，他有勇力。尹仲太过文弱，带他走，他只怕也走不动。”东郭狼回答道。

“也好。尹仲大有贤名，主公或许不会要了他的性命。”吴起说着，大步走出了侧室。既然他已决定要逃，那么逃走得越快越好，一刻也不能耽误。

吴起和东郭狼招来赵阳生，悄悄从门客中挑选了六名勇悍的死士，分乘着三辆驷车从后门出府，向城外疾驰而去。尹仲和其他的门客对吴起的举动丝毫不觉，仍是在后堂上畅饮美酒，与众歌舞乐女调笑不休。

吴起、东郭狼、赵阳生各乘一辆驷车，由两名勇士护卫，其中一名驾车，一名手持长戈。东郭狼在前，吴起居中，赵阳生在后。三辆驷车很快就驰近了东城门。

高大的城门旁立着一只巨大的青铜烛架，有一人多高，顶端生出十余分支，每一分支上都插着手臂粗的蜡烛，燃着尺余长的火苗，照得城门旁犹如白昼一般。烛架旁，立着一员守门将官和十余军卒。

都城的警戒一向十分森严，城门这等重要之地更是由精心挑选的忠勇将士看守，以杜绝有可能出现的徇私舞弊。此刻，守城将官见到飞驰而至的驷车，立刻上前拦住。不论是百姓，还是大臣，俱不能夜出城门，除非他们有国君亲授的令符。

“吾等奉主公之命，有机密大事，须立刻出城。”东郭狼对将官说道。

“上大夫既有主公之命，就该出示主公令符。”将官说道。

“吾等当然有主公的令符。”东郭狼说着，右手悄悄在身旁的持戈勇士腰上拍了一下。

“唰——”那勇士的长戈犹如闪电一般突然刺出，正中那将官的咽喉。那将官竟连惨叫也不及发出一声，就沉重地摔倒在地。与此同时，吴起、赵阳生车上的持戈勇士似猛虎一样跃下来，扑向那十余军卒。这些勇士个个身怀绝技而又力大无比，长戈使出，百数十人也难抵挡。只一瞬间，那十余军卒就被两位勇士全数刺死，仅仅来得及发出了几声惨叫。两位勇士毫不停歇，迅速移开重达数百斤的城门横闩，打开了城门。驾车的勇士急挥长鞭。三辆驷车带着劲风，呼啸着冲出了城门。两位勇士纵身一跃，就跳进了飞驰的驷车中。

惨叫声引来了街头上巡哨的军卒，但他们除了大开的城门和十余具血淋淋的尸首，什么也没有看见。巡哨的军卒们慌忙回至营中，向其将官禀告。将官认为这是一件“强盗”出逃时引起的恶事，并不如何看重，天亮时才去向大司马公叔痤禀告，但他一时怎么也见不到公叔痤。

公叔痤秘密调集了最精锐的宫城禁卒，亲自统领，在天刚亮时就已包围了吴起和东郭狼的府第。他们毫不费力地擒获了吴起和东郭狼几乎所有的门客和家臣，还将吴起和东郭狼的家眷尽数擒拿，却偏偏没有抓到他们最想抓到的人——吴起。

公叔痤大惊失色，如果他抓不到吴起，怎么交回国君授给他的佩剑呢？依照列国惯例，国君授予臣下佩剑，臣下就必须完成国君给予的使

命。否则，就须横剑自刎。就在这时，那将官找到了公叔痤，向公叔痤禀告了“强盗”出逃，杀死守门军卒的恶事。

公叔痤一听，就知道出逃的“强盗”正是吴起。他立刻把那将官抓起来，安以“私通吴起”之罪，关进大狱，接着派出十数路精锐军卒，出城追擒吴起。然后，公叔痤才战战兢兢地捧着国君的佩剑，进宫交命“请罪”。

听罢公叔痤的禀告，魏武侯跌坐在席上，半晌说不出话来，脸上毫无血色。陡然，他跳了起来，狂吼道：“杀，杀，杀！全都给寡人杀了，全都杀了！”繁华的安邑城中，一时间腥风血雨，人人战栗。

“私通吴起”的将官被杀死，所有被吴起赏识的将官军卒也被杀死。吴起的家眷不论长幼，全都被杀死，东郭狼的家眷同样不论长幼，全都被杀死。吴起、东郭狼二人的门客连同他们的家眷，一样被推上刑场，全都杀死。连国君内宫的无数太监、宫女，也被杀死。赵乙的尸首在东郭狼的府中被发现，使魏武侯怀疑他身边所有的近侍太监和宫女，都可能“私通吴起”，引起了他对内宫的“血洗”之举。

这一次的大肆杀戮，使数千人命归地府，阴森的血腥之气连日不散，压得安邑城中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喘出。数十年来，魏国君臣以“仁政”治国，素称宽厚，还从未发生这般残酷的杀戮。魏武侯在大肆杀戮的同时，还遣出使者，日夜飞驰，晓谕各处关塞：吴起、东郭狼犯有“大逆”之罪，不论何人见之，俱可格杀。杀死吴起者，赏黄金一万斤，封食邑一千户。杀死东郭狼者，赏黄金一千斤，封食邑一百户。但魏武侯心里很清楚，吴起既然逃出了戒备极严的都城，就一定可以逃出魏国。在魏国的四面，是秦、赵、韩、楚诸大国，吴起不论逃到了任何一国，都会被人收留。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像吴起这样的大将，平日求也无处可求。不论吴起到了哪一国，哪一国就会成为魏武侯最可怕的强敌。吴起会逃到哪一国去呢？魏武侯在战栗中想着。

此时，吴起逃到了楚国。在天下各大国中，他也只有逃到楚国去，才能有所作为。他绝不会仅仅为了逃命而逃，那梦寐以求的“大业”在他心中唤醒了更强烈的冲动，也要让魏武侯知道——他吴起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从魏国到楚国，有几条路可通。吴起选择了一条最快捷也是最危险的路径。他南下由陕邑渡过黄河，进入韩国境内，然后横越险峻

的崤山，插入秦国的商邑南部，由楚国西北最重要的关塞——武关进入楚国。

武关一带原为秦国所有，关塞亦为秦国所建，后来秦国势力大衰，遂被楚国夺去。由武关进入楚国的这一条路少有人烟，没有多少驻守的官府军卒。可是这一条路却多有盗贼，专好劫杀路人。且荒山野谷中毒虫猛兽也是极多，使行路之人防不胜防。吴起一行人进入武关时，个个神情憔悴，满身伤痕，狼狈不堪。楚悼王闻听吴起逃到了楚国，大喜之下，立即派出上大夫景寿为使者，至边境迎接吴起。

楚国除王族之外，最有势力的氏族是为昭、景、屈三家。列国间常常传言，楚国朝廷上的大臣，是昭四景三屈二半。意思是楚国朝廷的十个人中有四个姓昭三个姓景两个半姓屈，还有半个，算是别的姓氏。昭、景、屈三大姓的子弟往往刚及成年，就能做上大夫这等地位尊崇的大臣。景寿就很年轻，看上去只有二十余岁。他礼仪娴熟，对客人十分殷勤周到，先让吴起等人在客馆舒服地歇息了几天，换了冠服车马，这才向楚国的都城行驰而来。吴起出逃时，仅三乘驷车、九个人。而此刻，楚国派来护送吴起的各种车辆竟达百余乘，从者千余人。吴起等人回想逃亡之时，恍若噩梦一般。

浩浩荡荡的车队沿着丹水岸边的大道，自西北向东南行去。大道右边为波涛起伏的丹水，左边为高山悬崖，地势极险，偶有开阔处，也是遍地深密的野草，望之令人生畏。那大道也不甚宽，刚好可容三辆驷车并行，而列国间的大道，一般都可容纳六辆驷车并行。楚国的护送车队，俱是两辆并驰，只在大道上留出了数尺空地。

景寿和吴起并驾而行，边行边问："上卿自武关而来，一路上定是遇到了许多凶险之事？"

吴起苦笑了一下："其实本无凶险，在这条路上，我们并没有遇到官府盘查，也未受到毒虫猛兽的伤害，倒是数次被强盗围住了。有一次，我们遇到了一股上千的盗贼，险些难以脱身。"

景寿点点头，道："不错，秦国人、韩国人素喜为盗，致使这条路上少有商旅，使武关几乎没什么赋税可收。"

不对，我们遇到的盗贼，大多是楚国人，连那一群上千的盗贼，也是楚国人。吴起在心里说着，也只能在心里说着。列国间，向来都是自

诩国中安泰，少有盗贼。

“武关是秦人南攻贵国的必经之地，须重兵驻守。只是以吾观之，武关之内，似乎并无多少军卒。”吴起转过话题说道。

“这就要感谢上卿了。上卿在西河杀得秦人闻风丧胆，使秦人自顾不暇，哪有余力来攻我楚国呢？故我楚国不必在此关驻以重兵。”景寿笑道。

唉！此人身为楚国大臣，却是华而不实。忌讳国人为盗，尚是情有可原。不知此武关须驻重兵，实是无知之言。此武关不仅为防备秦人而设，实为楚国西北门户，若韩国知此武关空虚，派一支奇兵突入你楚国该如何应付？吴起在心里叹道。

从景寿身上，吴起感到他在楚国若想实现大业，势必和在魏国时一样艰难，甚至会重蹈功败垂成的覆辙。不，我绝不能重蹈覆辙，楚国或许是我最后的一个机会，我必须牢牢掌握住这个机会，绝不放松。离开魏国这么多天了，不知魏国人会将我的家眷怎么样了……唉！我怎么又想到了这上面，生杀之权操在魏国人手中，我想也无用。

“上卿名震天下，今日来到我楚国中，大王必当重用。上卿到时请别忘了提携在下一二啊，哈哈！”景寿看来非常愉快，笑声不断。

初次相见，你就透露请托之意，未免太失大臣风度。吴起心中鄙夷地想着，口中却不能不加以应付：“在下乃逃难之人，若蒙大王不弃，加以收留，已是天高地厚之恩，岂敢有所奢望？在下倒应该请上大夫多多提携才是。”

“哈哈哈！上卿太过谦了，天下谁不知你是百战百胜的名将，得你一人，胜得十万甲士，大王对你岂止是不弃……”

景寿忽然说不下去了。车队正行在一处开阔地带，道旁的野草中陡地窜出了百余人，直向车队扑来。那百余人衣衫不整，满脸尘土，手中俱是持着长戈短剑，在日光下闪烁着夺目的寒光。

“是强盗！”景寿惊呼着，面如死灰。

百余强盗直向车队中间的吴起冲来，势若疾风。车队的护卫甲士虽

有千余人，却排成了一条长线。围绕在吴起和景寿身边的护卫甲士并不多，仅有十数人，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强盗的攻击，只有躲避，但又无法躲避。道路狭窄，驷车不能急速前驰后退，更不能向右侧的丹水退去。危急中，忽有八位壮汉挡在了吴起的车前。八位壮汉是东郭狼、赵阳生和随同吴起出逃的六名勇士，他们都坐在紧邻吴起的车上，见到强盗，立刻飞身跃至。

“哇呀呀——”强盗们怪叫着，戈剑齐举，向八位壮汉猛击过来。

八位壮汉手持长戈，更凌厉地反击着。但见火光四迸，兵刃的交相撞击声响成一片，惨呼声亦是连连响起，鲜血飞溅。四五个强盗栽倒在地，而八位壮汉中有一半身上也现出了血迹，现出不支之态。眼看强盗们就要撞破八位壮汉的阻拦，杀到吴起车旁。吴起本来是十分镇定，对众强盗“视而不见”，此刻却不由得神色大变，抽出了腰间佩剑。

幸而大队的护卫甲士从前后两边呼啸着杀至，对众强盗形成了包围之势。众强盗这才放弃了对吴起的攻击，飞身后退，就像来时一样迅疾，眨眼间就消失在野草丛中。

“啊，没想到……没想到秦国、韩国的强盗都跑到了我楚国境内。”景寿惊魂稍定，强笑着说道，又问，“上卿受惊了，没伤到什么吧？若是上卿受了伤，在下只有自刎相谢了。”

“多谢上大夫，我倒没伤着什么。”吴起拱手向景寿行了一礼，心头疑云重重——来者绝不是一般的强盗。他们行动快捷，勇悍过人，其攻击队列和久在军中的士卒一模一样。

强盗只有百余人，如何敢向如此庞大的车队下手？何况强盗们直接向我冲来，目的极是明显，就在于杀死我，而不是要抢劫什么。且强盗们又哪有如此精良的兵刃呢？他们不是强盗，是刺客！是受了谁的指使，有意埋伏在此，专向我下毒手的刺客。这指使的人是谁？他一定知道我必须从此经过。而能知道我从此经过的人，定是楚国大臣。

这个大臣是谁？景寿是否也参与了其中，如果景寿也参与了其中，那么我与他同行，就是极其危险了。不，看来景寿没有参与其中。否则，刺客们就不会采用这种手段攻击我。景寿是迎客使者，客人被刺死，景寿也难逃死罪。那想对我下毒手的楚国大臣，竟是连景寿的性命也不顾了。景寿是上大夫，在楚国朝廷中权势不弱，敢将景寿置于死地

的人，其权势定在景寿之上。这个楚国大臣究竟是谁，为何定要将我杀死！

吴起心中的疑云并未在神情上显露出来，他跳下车，走到受伤的勇士旁，亲手为其裹伤。景寿见了，不觉目瞪口呆，他无法相信——一个身为上卿的尊贵之人，怎么能给卑贱的随从行此“医者”之劳呢？

楚国的众护卫甲士也看得呆了——似吴起这等尊贵之人，他们平日远远见了，就须屈身行以大礼，不敢仰视。在楚国，别说是上卿，就算是一个下大夫，也不会对寻常的随从多看一眼，更休说是行“医者”之劳了。其实，这种向卑贱者行“医者之劳”的举动，对吴起来说，已是极为寻常的事情。受伤的勇士也不以吴起的举动为怪，坦然受之。

吴起行完“医者之劳”后，回到车上，对景寿问道：“此等险恶路程，还有多远才能走完？”

“唉！这等险恶路程至少还有三天才能走完，早知如此，在下就会选择从水路行走。水路上行走虽然麻烦，却不会受到强盗的惊扰。”景寿叹了一口气，话锋一转，道，“不过，上卿也不用担心，前面的邓邑太守是我叔父，我可以让他多派护卫。”

景寿说着，边下令让车队继续前进，边让亲信随从飞驰邓邑“借兵”。邓邑太守十分慷慨，立即“借出”五千士卒和战车五十乘，加入到护送“贵客”的行列中。在多出了五千士卒之后，景寿的迎客车队再也没有遇到盗贼袭击，顺利地行至郢都。

楚悼王模仿周天子的“迎宾”仪式，以隆重的礼仪，在郊外布下了万余人的迎宾行列。随同楚悼王迎接吴起的，还有楚国朝廷中势力最大的五位朝臣。

一位是太师兼令尹昭忠。在楚国，太师和令尹是最有权力的两个官职。太师名义上是楚王的“老师”，有辅导楚王“勤政爱民”的责任，且又执掌内宫禁军，虽然并不具体管理朝政事务，却可以通过楚王来影响朝政。令尹则是朝臣之首，其职掌相当于列国的相国。凡朝中军政大事，无不先须禀告令尹，然后才上达楚王，其权势在许多时候，都大过了太师。如此重要的两个官职，却由昭忠一人担任，可见昭忠在楚国的权势之大，已是无人可比。

第二位是大司马昭雄。大司马主掌军卒的征集、调动、训练，权势亦是不弱。

第三位是左徒屈宜臼。左徒为令尹的副职，负责法令的实行并处理朝中日常事务，甚有实权。

第四位是上柱国景黄。上柱国为军中主帅，主掌与敌国交战，平日不常设置。上柱国这类官职，无战事时，权势不算很大。战事一起，则直接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死处置，权势一下子会大得令人生畏。

第五位是典客景冉。典客主掌各国往来礼仪，与列国贵人多有交往，楚王每遇列国相争之事，必召典客询问。故典客可以常与楚王相见，权势自是令人羡慕。

郊迎礼仪行罢，楚悼王与吴起同乘一车，进入郢都。郢都街道宽阔，屋宇相连，重重无尽，其繁华与中原的都邑比，毫不逊色。吴起无心观赏道旁的街景，暗暗打量着楚国君臣，估计他在楚国将会得到一种什么样的“机遇”。

楚悼王年约四旬，相貌威严，眉宇间常常透出一种无法掩饰的忧虑之意。看楚王的神情，他对国政之事，甚是不满。但凡国君不满国政，必愿大行变革之举。嗯，只要楚王愿行变革之事，我在楚国就大有作为。吴起在心中满意地想着。

昭忠年在五旬上下，身形矮瘦，对吴起十分“礼敬”，热情得旁人见了都觉得过分。此人所作所为，显然是为了让楚王看的。我到楚国，只怕会削弱昭忠的权势，而昭忠偏偏对我如此热情，由此观之，其人必是伪而凶险，将是我最厉害的对头。吴起在心中警惕地想着。

昭雄年在三旬左右，身材魁梧，见了吴起，十分冷淡，处处露出“不敬”之态。其人缺少心机，且又粗鲁无礼，倒是不难对付。吴起在心中轻松地想着。

屈宜臼、景黄、景冉三人年纪都在六旬以上，白发苍苍，仪态庄重。三人见了吴起，俱是不卑不亢，既显出了“礼敬”之意，又保持着他们身为大臣的自尊。此三人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只怕都是老谋深算之辈，不易对付。吴起忧虑地在心中想着。

吴起心中念头百转，不知不觉间已来到楚国的内宫，登上了金碧辉煌的朝堂。楚悼王在朝堂中摆下了盛大的宴会，请吴起坐上王座旁的尊位，欣赏楚国乐舞。自昭忠以下，楚国大臣都坐在陪客的位置上，众星拱月一般围绕着楚悼王和吴起。

吴起刚坐下来，就被殿堂前的一排气势不凡的编钟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看着。周室对音乐极为看重，视为敬天祭祖的必备之器。音乐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与神灵祖先交流的畅通与否。且音乐又可教化人心，使人克己守礼，不生邪念。故周公治天下时，“礼乐”并称，且特意对音乐加以详尽的研究，制定了天子、诸侯、庶人等种种级别森严的“乐律标准”，谁若越过这些“标准”，就会受到斩首的处罚。

楚国编钟的架柱高有丈余，共为三根，每根都铸成威猛的勇士，头戴金盔，腰悬长剑。架梁也有三根，长达五丈，方形黑漆，分上中下横跨在架柱上。下梁最粗，径阔二尺，由三位“勇士”用双手托在腰间。中梁径阔一尺二寸，压在三位“勇士”肩上。上梁径阔六寸，被三位“勇士”顶在头上。闪光的黑漆架梁上绘着鲜明的红、黄二色图案，做龙飞凤舞之状。架梁的两头，都套着精致的青铜饰首，上面刻满云水花草等美丽的纹线。编钟亦分成大中小三种，悬挂在上中下三根彩绘木梁上，闪烁着夺目的光华。最庞大的编钟，悬在下梁上，共十余只，每只高有五尺，阔有三尺，看上去似有千斤之重。中等的编钟，悬在中梁上，共三十余只，每只高有二尺余，阔有尺余，看上去也在百斤上下。上梁悬挂的编钟，也是十余只，每只高尺余，阔六寸，虽形态最小，亦有十余斤重。

编钟不论大小，都刻有精细的花纹和许多铭文，既华丽，又显出了庄重之意。整架编钟浑然一体，气象宏大，却又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令人观之，不能不赞叹为神工所为。

我在齐、鲁、魏诸国多年，从未见到如此高妙的铸铜之技，楚国的工艺精湛，可称为诸国之首矣。楚国既能铸造这么宏大的编钟，国力之雄厚，不问可知。吴起在心中感慨地说着。

吴起正想着，就见一队女乐走上了朝堂，翩翩舞动起来。女乐共有八八六十四人，又是只有天子才能享受的“天子之舞”。随着女乐的舞动，堂前跪坐的乐工们奏起了悦耳的音乐。六位身高体壮的大汉则举着长长的大棒，敲击着编钟。大棒一头粗一头细，细者点打小钟，粗者击打巨钟。顿时，凝重浑厚而又清雅明亮的钟声在整个朝堂上回响起来。

其他的乐器，如琴、笙、箫、竽、瑟等等，全都黯然失色，成为编钟的衬托。音乐声中，六十四位乐女亮开歌喉，以婉转的楚音唱着楚国歌曲。

吴起凝神听着，他能听懂楚音，乐女们所唱之曲的歌词每一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

凤兮凤兮

高山之巅

三年不飞兮

一飞冲天

凤兮凤兮

高山之巅

三年不鸣兮

一鸣惊人

凤兮凤兮

何三年不飞兮

凤兮凤兮

何三年不鸣兮

凤兮凤兮

三年不飞

在高山之巅

凤兮凤兮

三年不鸣

在高山之巅

高山之巅兮

多云烟

多云烟兮

路漫漫

路漫漫兮

不胜寒

不胜寒兮

在高山之巅

东天日出兮

云烟散

云烟散兮

路可见

路可见兮

身可暖

身可暖兮

一飞冲天

身可暖兮

一鸣惊人

乐女们所唱之歌，不似寻常的楚国歌曲那样音韵跳跃，忽急忽缓，其音韵悠长舒缓，倒像是中原的雅曲一般。一曲歌罢，乐女们缓缓退至堂前停了下来。吴起犹自凝目注视着众乐女，仿佛仍沉浸在歌曲声中。

“寡人闻上卿善听楚音，可知此为我楚国何等之歌？”楚悼王见吴起听得出神，笑问道。

吴起拱手行了一礼，道：“外臣听说，楚国之歌名闻天下者有三，一为《九歌》，是为祭神之曲，乃大禹所传，列国皆失，唯楚国存之。二为《阳春白雪》，乃天帝使素女传至人间，列国亦是皆失，唯楚国存之。三为《下里巴人》，乃民间之曲，凡楚国之人，皆能歌之。此歌清雅悠深，当为《阳春白雪》之曲。外臣听说《阳春白雪》之曲辞歌数百，其中有一《凤鸟》的辞歌。外臣适才所听之歌，当是《凤鸟》。”

吴起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大王之意，外臣已明了在心。《凤鸟》之曲，是楚国自立国以来最有作为的国君楚庄王即位后才流传开来的。楚庄王的时代，是楚国强盛到顶点的时代，令楚国人无限怀念。《凤鸟》之曲，是楚国人怀念楚庄王时代的歌曲之一，此类歌曲甚是古雅，号为《阳春白雪》，在百姓中间流传不广，但在宫廷和贵族之中却是广为流传，人人能够吟唱。

此时此刻，楚悼王让乐女们唱出这支《凤鸟》之曲，是在告诉吴起——他本来不是一只凡鸟，也不想做一只凡鸟，他是立在高山之巅的一只凤鸟。他愿意向祖先楚庄王那样，虽是三年不飞不鸣，却能够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只是他孤立在高山之巅，放眼望过去，尽是云烟迷漫，见不到出路。致使他身在高处，不胜寒意侵袭，无力可飞，无力可鸣，也不知该飞向何处，怎样去鸣？他期待着吴起能够像东天的一轮红日，出现在楚国的朝堂上。这样，就会云烟消散，出路倏然可见。那袭人的寒意，也不翼而飞。他这只高山之巅的凤鸟，也就能顺利地实现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宏愿。

虽然吴起没有明白说出，他已知道“大王之意”。可楚悼王还是从吴起的神情上明白了——他的这支《凤鸟》之曲，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使得楚悼王十分高兴。

“《阳春白雪》上卿已听到了，不知是否愿听我楚国之《下里巴人》？”楚悼王兴致勃勃地问道。

一般来说，《下里巴人》这类低俗之曲，不宜在庄严的朝堂上歌唱。楚悼王却不顾常情，想让吴起在朝堂上听《下里巴人》之曲，实在是有些“得意忘形”了。楚国的众大臣，都露出了不悦之色，尤其是大司马昭雄，更是双拳紧握，目视吴起，公开显出了愤怒之意。

吴起本来想对楚悼王说，他听了《凤鸟》之曲已是深感大王美意，不必再听《下里巴人》了。但见到楚国大臣的这种情形却又改变了主意，拱手对楚悼王说道：“古人云，听下民之歌，可知下民之俗，外臣既已来到楚国，当然愿意听到《下里巴人》这等下民之歌。”

愤怒之下更易露出真情，吴起想借机对这些楚国大臣加以更深的观察。听了楚悼王有意让他欣赏的《凤鸟》之歌，吴起就已明白，楚国朝堂上的大臣，十有八九会成为他的敌人。这些大臣，正是使楚悼王无力可飞，无力可鸣的“云烟”。吴起作为“东天之日”，必须将这些“云烟”尽数驱散。可是这些大臣又岂会心甘情愿地被吴起驱散？吴起和这些大臣之间，势必有一场艰苦的“决战”。

“好，身为大臣者原应多听下民之歌，对民间疾苦多加关怀。”楚悼王高兴地说着，语气中俨然已将吴起视作了楚国大臣，并隐隐透出了对吴起的“重托”之意。

《下里巴人》之歌既是民间俗曲，自然不宜用“天子之乐”来伴奏，只两三支笙竽吹奏着，伴着六位乐女在朝堂上边舞边唱——

江水流

汉水流

江汉之畔有孙叔

江水去

汉水去

江汉之畔孙叔呼

去为何

呼为何

遍地两头蛇

不可住

不可住，移他处

期思之地结茅庐

江水流

汉水流

江汉之畔有孙叔

江水回

汉水回

江汉之畔孙叔呼

回为何

呼为何

高天有凤鸟

可安居

可安居，为乐土

江汉之畔皆歌舞

江水流

汉水流

江汉之畔有孙叔

晨持锄

暮持圭

朝堂之上孙叔呼

孙叔呼

江水之神服

汉水之神服

吴起听着，神色凝重。楚国大臣们听着，人人坐立不安，神情纷乱，有人怒气冲冲，有人横眉立目，有人面带愧色，有人面带忧愁。只有楚悼王镇定自若，神色不乱。乐女们唱的，是《下里巴人》众多辞歌中最著名者之一，名曰《有孙叔》。歌中所唱的“孙叔”，是楚庄王时代著名的大贤孙叔敖。

《有孙叔》这支歌曲一唱出来，朝堂上的众楚国大臣就明白了国君在歌中透露出的“深意”——楚悼王已将吴起视为孙叔敖，竟是欲拜吴起为令尹，让吴起执掌楚国的朝政大权。但是吴起又怎么能与孙叔敖相比呢？

孙叔敖以“仁德”名闻天下，且又是楚国世族之后，父祖俱为朝中大臣。吴起固然也是名动天下，但只是以知兵善战名闻天下，并无什么“仁德”可言。更重要的是，吴起不是楚国人。楚国历代著名的令尹都是楚国的大族后代，绝少有一个他国人会成为楚国的令尹。让一个别国来的“逃亡之臣”成为楚国令尹，是对所有楚国大臣的羞辱。

只是，国君为朝中至尊，如果硬要让吴起为令尹，谁也无法阻挡。不过，楚国众大臣亦非“无能”之辈，明着不能阻拦，暗地里定会使出种种手段，迫使国君收回成命。若是国君拒不向朝中大臣屈服，必然会生出大乱。

昭忠是楚国权势最大的臣下，可看上去他并未完全控制朝政。怒气冲冲者、横眉立目者多半是他一党。他们在朝中获利最多，唯恐有所失去，会拼命与我作对。

面带愧色和忧愁者，自然不会是昭忠一党。他们对楚国朝政亦是不满，又怕发生大乱。如果我做得好些，他们会帮我，反之，他们就会帮

昭忠了。不，他们占了朝中一半，我绝不能让他们去帮昭忠，他们若帮昭忠，我在楚国就难有任何作为。

要让他们帮我，首先须得到他们的信任。可我并非是楚国人，与他们素无交往，只有“智谋”之名，而无“仁德”之名，只怕很难得到他们的信任，这该如何是好呢？吴起一边观察着众楚国大臣，一边在心中思索着。

《有孙叔》这支《下里巴人》之歌唱完了，乐女们又一次缓缓退到了堂前。

“上卿听了这《下里巴人》之歌，对我楚国的民俗当有所知了。”楚悼王笑道。

吴起站起身，谦恭地对楚悼王行了一礼，道：“外臣一向对楚国风物民俗极为倾慕，今日蒙大王天高地厚之恩，使外臣既听到了《阳春白雪》，又听到了《下里巴人》……”

“吴起！”昭雄突然叫了一声，打断了吴起的话头，“你当然倾慕我楚国风物，所以才会领着魏国大军夺去了我楚国的大梁城，还杀死了我楚国数十万勇士。”

吴起一怔，随即转过身来，向昭雄行了一礼：“司马大人是在责我身为臣下，不该为国君竭尽心智，做好一个臣下应该做好的事情吗？”

“你……”昭雄倒憋了一口气，愤愤说道，“你既然是为国君竭尽心智，为何国君要将你的家眷……”

“昭雄不得无礼！”楚悼王怒喝一声，打断了昭雄的话头。

“臣下……臣下知罪了。”昭雄不服气地说着，勉强向楚悼王行了一礼，算是“认错”。他这么在国君面前直呼“宾客”的名讳，是一种不合大臣身份的无礼举动。

国君将我的家眷……他此话何意？莫非是……吴起心中不觉大跳了几下。

“上卿大人。”左徒屈宜臼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向吴起施了一礼问道，“大人既然对我楚国风物民俗十分倾慕，想必也知道这《下里巴

人》之曲的来历吧？”

楚国众大臣听了，都是大感兴趣，目不转睛地望着吴起。虽然楚国人人都知道，《下里巴人》乃是民间之曲，但若细问其来历，则许多人都会答不上来。连楚国人自己都对《下里巴人》来历不甚明了，吴起恐怕更难回答，要当众出丑了。

吴起微微一笑，从容答道：“里者，民之所居也。下者，地下也。下里，列国往往以为是贱民所居之处，误也。下里实为民之死者归葬处也。《下里巴人》之曲实分为二，为《下里》《巴人》，《下里》之曲，起于为死者送葬，往往歌颂死者生前之德，以示亲族哀悼之意。《巴人》乃巴国之人所歌之曲也。巴国君臣暴虐，民不堪其苦，闻楚国大王贤明，纷纷投奔。巴人感谢楚王之恩德，怀故乡之亲人，其歌婉转低回，又高亢悠长，深为楚人所喜，将其曲与《下里》相合，成为《下里巴人》，遂广为流传，天下知名。”听到吴起回答得如此详细，楚国大臣不觉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下里巴人》这等贱民之曲其实还不如吴起知道得清楚。

“不错，不错啊！上卿对我楚国风物民俗果然甚是熟悉，寡人深为佩服。哈哈！”楚悼王高兴地大笑起来。他对吴起的那句“闻楚国大王贤明，纷纷投奔”之语极为满意。其实，楚国与巴国乃数百年的敌国，双方经常发生残酷的攻掠杀伐之事。楚国境内的巴人，主动投来者甚少，被楚人俘虏来的，倒是占了绝大多数。

“在楚国，不唯《下里巴人》之曲由悼念逝者而来，即《阳春白雪》，也是如此。”见楚悼王高兴，吴起又说道，“《阳春白雪》亦可分为二部，为《阳春》《白雪》。《阳春》之曲本为楚国宗室诸族特有的葬歌。楚国宗室，乃天神之后，归葬歌曲，自然由天神所传之乐配之。《白雪》之曲，乃颂扬古圣人之歌也。楚国宗室所逝者，多有可称为圣人的仁德长者，故《阳春》《白雪》到后来已合为一体了，成为朝堂雅曲。适才那支《有孙叔》之歌，其实更宜用《阳春白雪》之乐配之。因孙叔令尹本为楚国宗室诸族的后代，其仁德之隆，比之古圣人，毫不逊色。今楚国百姓却以《下里巴人》之乐配之，赞颂孙叔令尹，实为楚国宗室诸族之荣耀也。列国之间，百姓如此怀念宗室诸族之逝者极为少见。由此观之，楚国宗室诸族，贤者多矣。吴起乃一逃亡之臣，今日能与楚国宗室诸贤同为宴乐，实为莫大荣幸，此全是大王不弃外臣卑贱，所赐厚恩也。”吴起说着，又向楚悼王深施了一礼，然后转过身，对朝堂上的楚国众臣也深施了一礼。

朝堂上的楚国大臣绝大部分是昭、景、屈三姓，而昭、景、屈三姓俱为楚国宗室诸族的分支。吴起的一番话，既表明了他对楚国的倾慕之心决非虚言，又对楚国宗室诸族表示了他的敬仰之情，使许多楚国大臣顿时对吴起生出了好感。楚国众大臣纷纷站起身，对吴起拱手回礼。就连屈宜臼、昭忠等人也不得不随众回礼。只有大司马昭雄仍是阴沉着脸，端坐不动，眼中透出毫不掩饰地敌意。

楚悼王见到朝臣们和吴起互相礼敬，大为高兴，令乐工们奏起郑卫之曲，乐女们唱着郑卫之歌。楚国经过数百年与中原各国的交往，习俗已和中原各国渐为接近，在朝堂上欢乐之时，亦喜郑卫的“淫邪”之曲。当下楚国君臣和吴起尽情欢乐，直到天近黄昏时，宴乐方才结束。

“初次相见，寡人不能不略备薄礼，以示诚敬。”在吴起告辞之时，楚悼王笑道。

“谢大王！”吴起拜倒在地，行以大礼。

依惯例，楚悼王这时候应将他的“薄礼”赐予吴起，但奇怪的是，楚悼王并没拿出礼物。

“寡人之礼，已送至馆舍。”楚悼王说道。

这是一种什么礼物呢？楚王为何不能当面对我提及？吴起心中浮起了疑云。

第五章　贰姬念恩生情愫　鲁班墨翟论攻守

各国都城中设有招待国宾使者的馆舍，在馆舍的后堂上，吴起见到了楚悼王送给他的“薄礼”。那“薄礼”是二十名艳丽的楚国美女，对于楚悼王会送给他美女，吴起本来并不感到惊讶，他本有好色之名，楚悼王若欲对他大用，自会投他所好。可是，吴起见到了众美女后，仍大感惊讶。因为在楚国的那二十名美女中，他见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人——曾经冒犯了魏国国君的贰姬。

他在大梁城见到的贰姬是歌女装扮，此刻见到的贰姬，却是世族小姐的装扮。吴起似乎明白了，楚王为何不当面向他赐以“薄礼”。歌舞乐女是官府的女奴，自然可以当作“礼物”赐予吴起。但若将楚国世族家的小姐也当作了“礼物”赐予吴起，则楚国大臣们心里未免会不舒服。不过吴起仍然不明白——贰姬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种装扮呢？依照常例，贰姬的父亲已被楚王依照谋反之罪处死，就算遇到大赦，也不会赦免贰姬这样的罪臣之女。

“贱妾见过上卿。”贰姬向吴起盈盈一拜，其余的十九位美女则是跪下行以大礼。

“楚王恢复了你家族的荣誉？”吴起盯着贰姬问道。

“是。大王将贱妾的族兄过继给了父亲，以承袭父亲的爵位。”贰姬答道。

“楚王是不是得到我投奔他的消息之后，才恢复了你家族的荣誉？”吴起又问。

他在大梁城中曾对贰姬说过，待他大破楚军之后，就将贰姬送回楚国。后来他果然在榆关大破楚军，也守诺派人将贰姬送回了楚国。听到吴起的问话，贰姬并未回答，而是摆了摆手，让那十九位美女退到了堂下。华丽的大堂上，明亮的烛光下，只站着吴起和贰姬。这种情景，和吴起在大梁城见到贰姬的情景甚为相似，使吴起一时有恍然若梦的感觉。

“是的，大王知道你投奔楚国后，立即将我召到内宫，当面向我赔罪，说他错听了奸臣之言，错杀了我父亲。第二天，大王就恢复了我们家族的荣誉。”贰姬这才答道。

吴起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如果我未投奔楚国，楚王会恢复你家族的荣誉吗？”

“不会。”贰姬坦然答道，“我被你送回楚国后，大王立刻召见了我，问了你的许多事情，可就是不提我父亲被冤杀的事情。我仍然只是官府中的一个歌女，让人当作礼物送来送去，但是你投奔到楚国后变了，你又一次救了我。上一次你救了我，我不感谢你。这一次你救了我，我……我诚心地感谢你。”贰姬哽咽着说道，双眼潮红，跪下来对吴起行以大礼。

吴起挥了一下手，神情冷漠地说：“你起来吧，无论上一次和这一次，都不是我有心要救你。尤其是这一次，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你，你根本不用感谢我。”

贰姬站起了身，凝望着吴起道：“我之所以能够屈辱地活到现在，就是盼望着有一天能恢复家族的荣誉。可是，仅仅依靠我自己，永远也不会等到这一天。”

“你太缺少耐心了，许多时候，只要等待那么一刻，你就会得到你希望得到的一切。”

“可是我已经等不下去了，我只想死。”

“幸亏你没有死。不然，今天的一切你就看不到了。”

“那是因为有了你。没有你，我永远也不会见到今天的一切。”

“错了。不是因为我，是上天。你真正应该感谢的，不是我，是上天。”

“是上天？”

“对，是上天。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上天手里。是上天让我遇到了你，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一切。”

“不。”贰姬摇了摇头，“我不感谢上天，我只感谢你。我要永远留在你身边，陪伴着你。”不，你不能留在我身边，我也不想让你陪伴着我，吴起在心中说道。这一句，他也只能在心中说着。贰姬是楚王送给他的礼物，不能加以拒绝。

“你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贰姬用一种很亲密的语气说着，她的身份决非那些寻常的歌舞乐女可比。尽管她从前也是一位歌女，但她现在的身份，却是楚国世家大族的女儿。实际上，楚悼王是赐她成了吴起后堂的女主人。

“我在想，我在想……唉……”吴起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你在想……想留在魏国中的家眷吗？”贰姬说着，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啊，她怎么会这样……吴起心中陡地一阵刺痛，想起了昭雄曾说过的半句话——为何国君要将你的家眷……当时，他就已隐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却又不敢真切地想明白。当时他要拼出全力，去对付楚国满朝大臣的嫉妒敌视之意。现在他有时间去想了，他从来就敢于面对一切，这也是他最令对手们感到畏惧的地方。

“不用去想了，我没有家眷。”吴起以连他自己都感到惊异的平静语气说着。

“啊，你……你早知道了。”贰姬垂着头说着，她不敢面对吴起的面容。

吴起的脸上，见不到一丝悲痛之意。他的心肠，真是如铁石做成的吗？贰姬困惑地想着。

“是的。我早就知道了，从我决定逃出魏国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吴起说道。

“那……那你为什么会逃出魏国呢？”

“因为魏国的国君疑心我要谋反。”

“不，你绝不会是一个谋反的人。你如果是一个会谋反的人，就……就不会……不会一心要使魏国灭了楚国。”

“那么，你的父亲会是一个谋反的人吗？”

“这……”贰姬无法回答。他的父亲绝不是一个谋反的人，但是被国君以谋反罪处死。

“你真不该跟在我身边。我身边的女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不是让我杀了，就是让别人杀了。你或许应该回到贰城去，回到你的家族中去。”吴起低沉地说着。

“难道……”贰姬惊疑地问，“难道传言是真的，上卿杀了……杀了自己的夫人。”

“是的，我把田氏送给我的夫人杀了！”吴起脸色如铁，将“田氏”二字说得很重。

田氏为齐国事实上的国君，楚王也是国君。田氏送了一位夫人给吴起，楚王也送了一位贰姬给吴起。吴起不愿再一次感受到心中的刺痛，这对他全力投入“大业”并没有利处。他想以这句话“吓走”贰姬，这样，他就能在不得罪楚王的情况下甩掉一个不必要背上的负担。

“你的夫人一定是……是背叛了你。”贰姬脸色苍白地说着。

“是我背叛了夫人。我本来应该尽忠田氏，但是我却决心统率鲁军，杀向田氏。”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这样？”

“因为田氏只想让我充作一条咬人的狗，永远都是一条狗。可我不想成为田氏的一条狗，我想做的事，是灭国夺地的大事，我想让数百年争战不休的天下归于一统。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成这等大事，只有我能做到。你明白吗？只有我能做到！这是上天给予我的使命，是上天注定要让我来做成这等大事！我绝不会放弃这个使命，也绝不会逆天而行。为了做成大事，纵然付出任何代价，我也在所不惜！”

“这么说，并不是你喜欢楚国，才会投奔到楚国来，而是楚国能帮你完成大业？”

“是的。能帮我做成大事的，除了魏国外，只有楚、齐、秦、韩、赵五国。燕国太偏远，我难以投奔。楚、齐、秦、韩、赵五国中，韩、

赵为三晋之中的诸侯，与魏国连得太紧，难以为我所用。秦国有权臣执政，我难建大功。齐国与我有私仇，又难以容我。所以，并非是我愿意投奔楚国，而是我只能投奔楚国。”吴起回答道。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对贰姬说出这样的话来。贰姬只是楚王赐给他的一个人，他不应该对贰姬说出这等话来，今日他好像不能控制自己的心神了。

“难道，楚国没有任何值得你喜欢的……喜欢的事情吗？”贰姬又问道。她本想说——难道，楚国没有任何值得你喜欢的人吗？但她却没有说出。

“当然，楚国有着许多我喜欢的事物。比如，楚国国土最大，楚国的国力最为雄厚，楚国的士卒之多，戈矛之锋利，天下无双。这些，对我欲做成大事极为有利。”吴起答道。

不，这不是我想听到的回答！贰姬差点呼喊出来。她努力镇定了一下心神，问道：“记得你在送我回楚国之前，曾对我说过——你还会见到我的。你记得这句话吗？”

是的，我那会说过这句话。我是想以魏国相国的身份，率领大军进入郢都后再见到你。可是现在，我却是以“逃臣”的身份见到了你，这算怎么回事呢？吴起不愿再想下去，道：“我还有事，今晚就不到后堂来了。”说罢，转身向前堂走去。

贰姬怔怔地站立在堂中，看着吴起的背影渐渐消失，不觉泪流满面。

在馆舍的前堂上，吴起见到东郭狼、赵阳生二人。二人神情哀伤，眼圈赤红，似是痛哭过一场。

“是在下无能，害了二位，害了……害了……”吴起哽咽着，说不下去，弯腰向二人行了一礼。他从东郭狼、赵阳生的神情上知道——二人已经证实魏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东郭狼、赵阳生二人连忙跪倒下来，向吴起还以大礼。

“这……这怎么能怪大人呢？当初若无大人当机立断，只怕小人自身亦是难保。魏君太……太毒辣了，竟然做得这么绝，把我等的家眷全部害了。还……还……”赵阳生说着，说不下去了。

“刚才小人听馆舍的长吏说，魏君不仅是害小人们的家眷，害了大人所有门客的家眷，还滥杀无辜，把许多不相干的人也杀了。”东郭狼虽然亦是悲痛，说话时却已显得十分镇定。他从楚王对吴起的隆重礼遇上看出——吴起在楚国必定会大有作为，他也就仍会大有所得，将从楚国这儿补回在魏国所失的一切，甚至更多。

“魏君他错了。如果他不做得这么绝，将来我或许不会将魏国定为第一个受到楚国攻击的中原诸侯。可是现在，我第一天执掌了楚国大权，第二天就会攻击魏国。”吴起双手握拳，恨恨地说着。

“看今日楚王的意思，他是要拜大人为令尹了。”东郭狼探寻地问着。

“不错，楚王胸怀大志，对朝中众臣甚是不满，急欲用我执政。不过，现在我还不能答应楚王。楚国向来被中原视为蛮夷，对中原人极为不敬。让一个中原逃臣来当楚国的令尹，许多楚人定是难以接受。故为今之计，我们先须退让一步。”吴起道。

“退让？”赵阳生听着，大感意外，“怎么退让？”他和东郭狼一样，渴望着在楚国这里补回失去的一切。

“就像在魏国一样，先做一个‘西河太守’，立下战功，再入朝执政。”吴起答道。

“这……这恐怕太担风险了。”赵阳生想起了在魏国时“功败垂成”的恶例，浑身不寒而栗。

“楚国和魏国不一样。在魏国，昏君奸臣，同是我们的对头。而在楚国，国君却需要我们来对付奸臣。在楚国，我们不会遇到魏国那样的风险。”吴起说道。不过，我们倒会遇到另一种风险，吴起在心里说道。

“既然楚王需要我们，我们……我们又何必后退一步呢？”赵阳生问。

“尹仲曾讲解过老子的一句话，叫作‘哀兵必胜’，我们退后一步，会赢得楚国许多明智大臣的拥护。如果我们不退，则必会和楚国权臣大起冲突。”吴起道。

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还未进入楚国，就遭到了楚国权臣的刺杀吗？这句话到了口边，又被吴起强压下去了。他看出，经过了一番惨重的打击，东郭狼和赵阳生的斗志已大为衰落。他在此时此刻，绝不能把强盗即是刺客的真相告知二人。

“大人所言，确为至理。”东郭狼点头说道。他想起了朝堂上昭雄、屈宜臼等人对吴起或无礼或刁难的情景。他们初至楚国，若立即和权臣们发生冲突，只怕难占上风。

赵阳生见东郭狼也赞成吴起“暂退一步”，心里虽不以为然，却并未说什么。

次日，楚悼王在内殿单独召见吴起，开口便道：“寡人自即位以来，就欲效法先祖，一飞冲天。然楚国积弊甚多，许多大臣贪恋权位，又不做实事，使寡人空有满腹壮志，却难以实现。寡人欲革除旧弊，又千头万绪，无从下手。今寡人得到上卿，实为久旱逢甘霖矣。寡人愿将楚国令尹之位托于上卿，不知上卿意下如何？”

吴起拜倒在地，行以大礼道：“大王如此信任微臣，实乃天高地厚之恩。微臣虽粉身碎骨，亦难报答万一。然微臣本非楚人，欲执楚国之政，为大王解忧除难，须威信俱全才行。如今微臣在楚国并无威信，突然接受令尹大位，恐怕难以使人心服。”

楚悼王笑道：“上卿曾大败我楚国之军，威名在我楚国可谓人人皆知之。至于‘信’字，寡人深知上卿对此极为看重。贰姬不过是一个歌女，而上卿却能对她信守诺言，何况军国大事呢？这令尹之位，上卿就不要推辞了。”

“微臣身为魏将，曾对楚军多有冒犯，使楚国父老对微臣甚为怨恨。微臣愿先为楚国城邑之守，替楚国立下战功，消除楚国父老之怨，才敢接受大王厚恩。”吴起说完，再次行以大礼。

“这……”楚悼王大感意外，想了想终于点头答道，“上卿欲先立功，寡人倒也不好拦阻，就依了你吧。”

出乎楚国众大臣的意料，也出乎列国的意料，楚悼王并未拜吴起为楚国令尹，而是让吴起以上卿之衔充任宛郡太守。

吴起投奔楚国，给列国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各强大的诸侯为此纷纷改变国策，将楚国当作了最危险的敌人。虽然吴起只被楚悼王拜为宛郡太守，没有全面执掌楚国大权，各国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宛郡是楚国最重要的边防城邑，为其北攻中原的必经之地。楚国以知兵名闻天下的吴起驻守宛郡，其北攻中原之意，不言自明。魏武侯认为吴起充任楚国的宛郡太守，是欲借楚国之兵报仇，惊骇之下，将国中精兵大量调至大梁城防守，同时又拜公叔痤为相国，辅佐国君掌控军机大事。

秦国左庶长嬴菌见吴起投奔楚国，乘机尽起国中精兵，向西河之地发动了猛攻。魏武侯以公叔痤为帅，起兵十万，在武下与秦军展开决战。结果魏军大败，军卒伤亡多达六万以上，而秦军虽胜，亦是伤亡惨重，与敌相当，以致无法扩大战果，乘胜夺回至关重要的西河之地。

看到魏军失败，齐国的田和乘机派出使者，要求与魏国摒弃前嫌，重新盟好。因为吴起投奔楚国，已使得田和的“联楚伐魏”之策无法实现。魏国败于秦兵之后，正恐楚国会借机北攻，对于田氏提出的重新盟好求之不得，当即答应。

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魏武侯、田和、卫君、赵太子章，还有韩国太子，齐集烛泽会盟，誓言当亲如兄弟，共抗楚国。赵、韩两国君臣对吴起投奔楚国深感忧惧，其国君本欲亲赴会盟之地，却不料都染上时症，一时无法医好，只得派太子代行盟誓之礼。对于赵、韩两国，田和一样是“尽弃前嫌”，以礼相待，主动表示“友好”之意。

魏武侯对田和的善意大为感激，遂和赵、韩两国联名上书，请周天子正式封田和为侯。控制着周室朝政的西周公自然不敢拒绝“三晋”的请求，于是，由周天子亲下诏命，正式允许田和为齐国国君，封为侯爵，使田和多年的梦想成为现实。田和大喜，拿出万斤黄金、玉璧百双，重谢“三晋”，然后将齐国名义上的国君齐康公放逐在荒凉的海岛上，并把他身边所有的女子杀死，以断绝姜氏的后嗣。

对于齐国和“三晋”的会盟，楚悼王极是恼怒，亲派使者询问吴起——可否攻击齐国和“三晋”。

吴起给楚悼王写了一封回书，道：“‘三晋’和齐国勾结，并不足畏，大王不必过于担心。只要微臣镇守宛郡，‘三晋’和齐国之军绝不敢妄自南下。大王应趁此良机，南伐扬越蛮夷，建立功业，以威慑朝臣，使革除旧弊的行动能顺利实行。”楚悼王依言而行，立即征集二十万大军，

南伐扬越。

现在有吴起把守楚国北方的大门，楚悼王自可放心地南下扫荡扬越。扬越之族虽众，却分散成数十部落，无法集中强大的军力与楚国对抗，被楚悼王统领的大军杀得大败，纷纷逃进了深山野林。吴起听了捷报，又给楚悼王上书一封，建议楚悼王选择扬越平坦要冲之处广筑城池，发罪徒贱民据城防守。如此，既可永绝扬越之患，又可扩充楚国土地。楚悼王对吴起所提的建议完全接纳，一一实行。

楚悼王一战讨灭扬越，筑城数十，扩地千余里，在国中威信大增。朝臣们见了他，比往日恭敬了许多，绝不敢似往日那样，当着他的面常常大声争吵不休。楚悼王很是得意，再次遣使询问吴起——可否攻击齐国和“三晋”？

吴起回答道，欲攻齐国和“三晋”，须先西联秦国，使秦国袭扰“三晋”侧背，然后大王方可北伐中原。楚悼王听了，立即派上大夫景寿为使者，携带厚礼，前往秦国商议会盟之事。

景寿来到秦国，受到了秦国执政大臣嬴菌的热情接待，但正当景寿欲详谈两国结盟之事时，秦国国君忽得急症去世，秦国上下顿时乱成一团，谁也无心来理会景寿。景寿发觉秦国太子与嬴菌不和，互相仇恨，双方在朝中的势力不相上下，眼看就要爆发一场残酷的内斗。景寿不敢在秦国待下去，也不告辞，连夜奔回楚国，向楚悼王禀告了秦国的混乱情形。

见到“联秦”之策无法实行，楚悼王本来非常懊恼，却又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消息，顿时转恼为喜，高兴得连夜派使者急赴宛郡，宣召吴起入都，商议大事。

原来，“三晋”也和秦国一样发生了内乱。赵国国君、韩国国君病重不治，相继去世。赵国太子赵章即位，是为赵敬侯。韩国太子几乎在同时即位，是为韩文侯。赵敬侯年轻时出使魏国，曾在行猎时和当时身为太子的魏武侯为争夺猎物起过冲突，双方俱是怀恨在心。赵国的公子朝久怀谋夺君位之心，乘机和魏武侯结好，私下里来往极为密切。赵敬侯对公子朝的举动恼恨至极，即位的当天，就发兵捉拿公子朝，却又走漏了风声，让公子朝逃到了魏国。赵敬侯派使者要求魏武侯交出公子朝，魏武侯偏偏不交，致使魏、赵两国几乎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而韩文侯素来对相国韩山坚不满，欲废其相位。不料韩山坚背后有魏武侯的支

持，韩文侯对他竟是奈何不得。这使得韩文侯心里很不是滋味，对魏武侯有了强烈的不满之意。“三晋”自立国以来，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和”。

敌国“不和”，正是攻击它的大好时机。何况与“三晋”结盟的齐国，也是内乱不断。齐国的田和已正式即位为君，改姜氏齐国为田氏齐国，称为太公。然而齐国毕竟被姜氏治理了数百年，宗族极盛，虽然田和曾诛杀了许多姜氏宗族，也未能杀尽。此时田氏公然代替姜氏，不能不激起姜氏的激烈反抗。田和对于姜氏的反抗，自然是严厉镇压，毫不手软。齐国上下因此陷在腥风血雨之中，一时无法安宁。吴起亦认为此时正是攻击敌国的大好时机，星夜自宛郡驰至郢都。

楚悼王将吴起召进内殿，问：“寡人可立即征集大军四十万，欲北攻魏国，可否？”

吴起摇了摇头，道：“不可。”

楚悼王一愣，又问：“为何不可？”

吴起答道：“‘三晋’内斗欲起，我楚国此时兵伐魏国，是止其内斗，促其‘和好’也。此举于我楚国甚是不利。”

“然则寡人该当如何？”

“莫若伐宋？”

“伐宋？”

“对。伐宋！灭其国，据其地，东可威胁齐国，西可截断魏国后路，与我楚国极是有利。”

“灭宋好处甚多，寡人亦知。只是宋国城池坚固，极难攻克，使我楚国屡次无功而返。”

“这个大王不必忧虑，微臣寻得一位奇才，可破宋国城池之固。”吴起说道。

“此奇才是谁？”楚悼王大感兴趣地问。

“此人姓公输，名班，因是鲁国人，故又称为鲁班。”吴起答道。

“啊！原来是鲁班，寡人早知其大名矣，不知上卿是否将此人带至郢都？”楚悼王急切地问。

鲁班为天下知名的工匠，精通木石器械之术，又极其聪慧，发明了许多工具。他名声之大，使鲁国国君也不敢小视，特赐其“大匠”的名号，并让其享受上大夫的礼遇。一个卑贱的功匠，竟然受到了上大夫的礼遇，使许多人妒忌欲狂，编造了许多关于鲁班的谣言。其中一个最奇怪的谣言，是说鲁班不尽孝道，欲以木人代他伺候其母，结果“丢弃”了母亲。

鲁国是天下知名的“礼仪之邦”，最重孝道，此类谣言，自是对鲁班的名誉损害极大。但更令人奇怪的是，此类谣言流传越多，鲁班的名声反倒越大，以致被列国尊为“神工”。列国国君曾暗派使者，欲将鲁班“请进”其朝廷之中，大加任用，却都以失败告终。这些国君当中，也包括楚悼王这样的大国之君。

“微臣已将鲁班带到馆舍中，随时可以听宣入宫，拜见大王。”吴起不慌不忙地回答着楚悼王急切的询问，微微露出了得意之色。他一到宛郡，即定下了攻宋之策，并派赵阳生为使者，求见鲁君，告知楚将攻宋，然后借宋国之道，讨伐齐国。

鲁国一直受到齐国的强大威胁，与宋国也是面和心不和，对楚国的伐宋之举大加赞赏。但当赵阳生请求鲁君出兵、夹攻宋国时，鲁君却又犹疑不决，面现难色。赵阳生退而求其次，请鲁君将“神工”鲁班“借给”楚国一年，以破宋国坚城。鲁君不好意思再犹疑下去了，只得答应了赵阳生的请求。

听说鲁班已来到了郢都的馆舍中，楚悼王大喜，立即传命召见。鲁班年约六旬，须发却是乌黑如漆，看上去毫无衰老之态。他的身后跟着十余人，推着一辆样子极为古怪的“奇车”。

楚悼王十分谦恭，以最“尊敬”的礼仪在宫门外迎接鲁班。鲁班虽是一个工匠，倒也熟知礼仪，当即跪倒在地，浑身做出颤抖的样子，以表示他“受宠若惊”，不敢担当楚王给予的“大礼”。

楚悼王亲手扶起鲁班，赐其在客位上坐下，一番寒暄后，直截了当

地问道："寡人欲攻宋国，无奈宋国城池坚固，难见功效。大夫号为'神工'，可否为寡人解除烦忧。"

鲁班笑道："外臣已备下一种新奇器械，可解大王之忧。"说着，向殿外的那辆"奇车"一指。

楚悼王定睛看过去，见那"奇车"与寻常之车大不相同，极高几近三丈，如同一间四方的大屋。车轮共有三对，比寻常之车多出了两对。车顶斜着立有两梯，中施转轴相连。在车壁上还开有小窗口，整个车厢外壁又蒙有生牛皮。

"此乃'云梯车'也。车顶为活板，随时都能开启。车厢内还有一梯，可从车底直升至车顶。此车不用牛马拖拉，临战之时，用十数军卒藏身其内，推车前行，抵敌城下。卒藏车中，不易为敌所伤，可保战力不损。若敌城墙只及三丈，则士卒可从车底爬梯升于车顶，一跃即至敌方城墙之上。若敌城墙过高，可将车顶之梯竖起，沿梯而攻。车有三丈，梯亦有三丈，如此，六丈之城也能攻进其中矣。且梯备有二，一梯坏，另一梯则继而起之，使敌防不胜防。"鲁班向楚悼王解释道。

"妙！妙！妙啊！"楚悼王看着那"云梯车"不由得欣喜地大叫起来。

一般的城墙，不过三丈来高，最高者也只五丈。宋国城池素称坚固高大，也无超过五丈者，而云梯车却能攻击六丈高的城墙，可谓攻城武器中威力最大者。且士卒攻城，往往背负着竹木所制的云梯，在敌方如雨的箭矢礌石下向前冲锋，往往不等冲到城边，就已伤亡过半，根本无法攻上敌方的城墙。云梯车却能以车壁掩护士卒，令敌军无法伤害。楚国有此利器，何惧宋国的坚城！大喜之下的楚悼王当即赏给鲁班百斤黄金，让鲁班为楚国大造攻城利器——云梯车。

鲁班高兴地回到馆舍中，还未坐下，就听门卒来报——有人自称墨翟，自宋国来，欲见大夫。

"什么，是墨子？啊，快请，快请！"鲁班先是一愣，随即连声说道。

在天下工匠出身的人当中，最著名的就是他鲁班和宋国的墨翟。鲁班曾经借着墨翟到鲁国"讲学传道"的机会，和墨翟见过一面，并暗中和墨翟较量了一番"工匠"的技艺。较量的结果，使鲁班对墨翟大为钦佩，

也大为妒忌。

鲁班发觉，墨翟在“工匠技艺”上毫不逊色，凡是他能做到的，墨翟必能做到。可是墨翟能做到的，他鲁班却不能做到。墨翟有着满腹学问，被人尊称为“子”，弟子遍天下，是列国公认的“大贤之人”。而他鲁班虽亦被人尊称为“大夫”，其实只是一个工匠。尽管他不是一个寻常工匠，而是人人惊异的“神工”，但工匠终究只是工匠，谁也不会因此称他为“鲁子”，更不会说他是一个“贤者”。

由于自惭形秽，鲁班就很少和墨翟见面了。鲁班想不明白，墨翟怎么会在此时此刻，要急急从宋国赶来和他相见。宋、鲁国界相连，俱为小邦，墨翟若有心和鲁班相见，在鲁国会更为方便。

鲁班满怀疑虑，将墨翟迎至堂上，分宾主坐下。但见墨翟年在六旬上下，和鲁班相当，只是身子瘦弱，须发如霜似雪，且又风尘满面，显得异常疲惫。

“夫子一路上定是受了许多苦楚。”鲁班略带幸灾乐祸之意地说。他知道，墨翟以“节用”之道自我约束，出门不论多远，也必是步行，从不乘车。宋国离郢都有千里之遥，墨翟这么一路上走来，其中“苦楚”，可想而知。

“幸好在下带着几个力大的弟子，一路上轮换背着我，虽是连行了十日，也不甚苦。”墨翟笑道。

什么，这老家伙仅靠着步行，十日就来到了郢都吗？鲁班心中大为吃惊。不过，他也做过几年大夫了，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在外表上，倒没有露出什么惊讶之意。

“夫子这么急着到楚国来，有何事指教在下？”鲁班拱手问道。

墨翟神情肃然道：“在下于赵国传道时，受一匹夫羞辱，愿借大夫之手杀之。”

“什么，你，你是让我杀人么？”鲁班大吃一惊，疑心是他听错了。墨翟的弟子中勇士如云，别说是一个“匹夫”，就算是一个大夫，也不敢轻易得罪他啊。何况，墨翟就算真要杀人，也自有弟子效劳，哪里用得上他鲁班这个老头子呢？

“对！在下正是想请大夫杀人。”墨翟仍是神情肃然，毫无相戏之意。

“夫子言重了。在下只是一个工匠，只知器械之事，不知杀人。”鲁班说着，怒形于色。

墨翟微微一笑，又道：“如果大夫愿替在下报仇杀人，在下愿奉送十斤黄金。”

鲁班更怒，大声道：“我虽然只是一个工匠，也知‘仁义’二字。你想用十斤黄金，就收买我去杀人，那是看错了人。”

墨翟听了，对着鲁班连拜了两拜，道：“既然大夫知道‘仁义’二字，却为何要帮楚国制造云梯车进攻宋国呢？楚国强而宋国弱，以强凌弱，可称为‘仁’吗？宋国无罪，楚攻之无名。出师无名，可称为‘义’吗？大夫心知‘仁义’，所行之事，却毫无‘仁义’可言。大夫不愿为在下杀一匹夫，却愿为楚王制造云梯车，残杀宋国无数百姓，此为何故？”

楚国攻宋，于我鲁国大为有利，我身为鲁人，所行之事，与鲁有利，便是“仁义”。鲁班在心里说着，也只能在心里说着。他深知，若论言辞之利，他十个鲁班，也不及一个墨翟。

“大夫为何不语？”墨翟问道。

“夫子所言，大有道理。在下除了钦佩之外，还有什么话可讲呢？”鲁班苦笑了一下，说道。

墨翟高兴起来，又拱手对鲁班行了一礼道：“如此，大夫可以不必为楚国制造云梯车了。”

鲁班摇了摇头：“为人须严守承诺，在下已答应了为楚王制造云梯车，又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既是如此，大夫可否将在下引见给楚王？在下自会劝止楚王？在下自会劝止楚王攻宋。”墨翟说道。

“这个……可以。”鲁班犹疑了一下答道。

次日，在楚宫的内殿上，墨翟由鲁班引导着，见到了楚悼王和吴

起。吴起和墨翟行过礼后，就一反常态，很少说话，坐在一旁，默默注视着墨翟。

墨翟并未对吴起多看一眼，只是面对着楚悼王侃侃而谈："外臣有一事，想求教于大王。"

"夫子请讲。"楚悼王很恭敬地对墨翟行了一礼，说道。

"今有一人，舍其华车不要，却去偷盗邻家的旧车；舍其锦绣之服不穿，却去偷盗邻家的短褐破衣；舍其鱼肉不食，却去偷盗邻家的米糠野菜。此为何故？"墨翟问。

楚悼王笑了："世上真有这么愚蠢的人么？如果真有此人，那么这人一定是有了'偷盗之疾'了。"

墨翟也笑了，道："楚国之地，广有五千里；宋国之地，不会超过五百里，两相比较，犹如华车和旧车一般；楚有云梦大浑，犀牛麋鹿遍地，江汉二水中鱼虾龟鳖更是数不胜数。宋国地狭，顶多在田边有几只野兔罢了。两相比较，如同鱼肉和野菜一般；楚国山林密布，到处是高十余丈的松柏樟梓等木，而宋国连一棵合抱粗的树木也见不到，两相比较，就像是锦绣之服和短褐破衣一般。大王乃至圣至明之贤君，奈何却似那身患'偷盗之疾'的愚蠢之徒一样，竟欲攻伐宋国，行此得不偿失之事呢？"

什么，你这匹夫，竟敢指寡人为"偷盗"吗？楚悼王心中大怒，欲令武士们立刻把墨翟推到殿台下面，将其碎尸万段。可是，楚悼王到底把心中怒气压了下去，并未当场发作。毕竟，他是自诩为圣明的贤君，就不能杀死天下公认的大贤。

"夫子所言，甚是有理。不过寡人已经让鲁班做好了云梯车，必然能够攻下宋国。"楚悼王冷冷说道。

"大夫，你认为仅凭云梯车，就可以攻下宋国吗？"墨翟转头问着鲁班。

"天下的攻城利器中，没有超过云梯车的。有了云梯车，一定可以攻下宋国。"鲁班傲然道。

“天下之事，一物降一物。有矛必有盾，有羽箭，就有犀甲。有了云梯车，难道就没有制服它的器械吗？”墨翟说着，对着鲁班伸出双手，连连比划，做出了许多奇怪的动作。

楚悼王和吴起看着墨翟的动作，都是莫名其妙。而鲁班看着，却是脸色大变。墨翟的动作，是工匠行的一种秘密手语，只有技艺极高的工匠，才能懂此手语。

鲁班从墨翟的动作上，看到了一种新的守城器械——那也像是一辆车子，但轮子只有两对。车上用巨木架成门形，然后在门的横梁上吊下一支极大的“长戈”，柄粗尺余，长数丈，刃宽三尺。此车可安置在城头上，当敌人的云梯车驰近时，数十名军卒就握住“长戈”的柄，向外猛冲猛撞，其力道之大，足可将云梯车撞得粉碎。

老天啊，你怎么能让墨翟造出这种器械呢？鲁班又是忌妒又是悲哀地想着。

“我鲁班能造的攻城器械，也不只是一种云梯车。”鲁班红着眼睛说道，他绝不甘心给墨翟比了下去。

鲁班抬起手来，对着墨翟就是一通比划，墨翟立刻回击，也抬手比划了一通。两个人你来我往，似战阵中敌对的双方，比比划划地“争斗”了十余回合，终于是鲁班首先停了下来。

“请问大夫，你的攻城机械完了吗？”墨翟笑问道。鲁班只是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并不回答。

“可是在下的守城机械，还没有完呢！”墨翟说着，再次抬起手，连着比划了好几下。

鲁班脸色苍白，咬了咬牙，对墨翟说道：“你别得意，我找到了一种对付你的方法。”

墨翟又是一笑，道：“大夫的方法，我知道得很清楚。大夫既然不说出来，我也懒得说出。”

楚悼王听着，感到奇怪，问：“夫子和神工有何言语，竟不能说出呢？”

墨翟道："公输大夫的攻城器械，不能胜过在下的守城器械，故生出杀心，欲借大王之手，取在下的项上人头。公输大夫以为，大王杀了在下，就可破解在下的守城器械，就能够使楚军攻下宋国了。可惜，这等妙计使出，已是迟了。在下来到楚国时，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余人已持各种守城器械，登入宋城矣。在下今日被大王杀死，固是死得其所矣。然在下虽死，其志自有弟子承袭，当奋力守御，使楚军不能灭宋。"楚悼王听了，作声不得，转头向吴起望过去，却见吴起半闭双目，仍是一言不发。

"这个……这个，寡人怎么会杀夫子呢，哈哈哈！"楚悼王干笑着，不知说什么才好。

"在下死不足惜，只求大王勿攻宋国。"墨翟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着楚悼王行了一礼。

"这个……"楚悼王又向吴起望了过去。

"夫子之言差矣，我楚国素怀仁义之心，并无攻宋之意。"吴起也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着墨翟行了一礼。楚悼王和鲁班听了，都是一怔，却并未说出什么话来。

第六章　革除旧弊振国势　功败垂成楚君薨

墨翟满意地回到了宋国，鲁班带着迷惑和怅惘之意，也回到了鲁国。楚悼王却没有让吴起回到宛郡，将其留在内殿中，日夜密商军国大计。

“宋国既然有墨翟其人，我楚国就无法实行借宋道以攻齐的计策了。”吴起道。

“墨翟其人，徒以大言欺世，以寡人看来，并不可怕。”楚悼王不以为然地说道。他对吴起仅仅因为宋国有了墨翟这个“大贤”就改变了攻宋之策，心中甚是不满。

“在这世上，最可怕的就是墨翟这等‘贤者’。他们生在世上，一不求官，二不求财，三不贪色，也无功名之心。他们求的是自认的天道，并不惜为这种天道抛弃一切。墨翟的天道是‘非攻’‘非乐’‘节用’‘节葬’‘兼相爱’‘交相利’，最易迷惑下民。我闻墨翟在宋国中，犹如圣人一般。他只要登高一呼，就有万人响应。这样的人，若起而抵抗我楚军，则国中无论老幼，人人俱会成为敢死之士，谁也不可将其打败。”吴起说道。

楚悼王皱起了眉头，道：“上卿所言，亦是有理。据说我楚国的百姓中，亦有许多人受墨翟之惑，自称墨家子弟，还有些武勇之士也入了墨家的什么‘社’中，行踪诡秘。”

“什么，墨家的势力竟到达了楚国境内？不，不能让墨家的势力在楚国存在下去。大王要革除弊政，势必使许多人心怀不满，若其中有些人利用了墨家之势，对大王极是不利，大王应早下决断，驱除楚国的墨家势力。”吴起说道。

楚悼王听了，暗自心惊，道：“若非上卿提醒，寡人倒轻视了这些墨家之徒。”

“既然不能攻宋，大王就该先行整顿朝政，革除旧弊，增强国力，然后直入中原，先灭魏国，再扫除齐国，然后西破秦国，一统天下。”吴起大声道。不知为什么，自从见到了墨翟之后，他心中就浮起

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急躁之气。

“好！”楚悼王大赞了一声道，“寡人早就在盼着这一天。你说，这国政之事，该如何整顿，革除旧弊，又须先从何处入手。寡人总觉头绪繁多，竟是无可措手。”

“欲整顿朝政，革除旧弊，先须寻出‘病处’。我楚国为何要整顿朝政，革除旧弊？正因为‘病处’甚多，病症甚是沉重。以微臣观之，楚国‘病处’，最重之处有三。”

“是哪三处？”

“一曰财富不均。二曰吏治败坏。三曰兵卒不养。”

“何为财富不均？”

“楚国物产之盛，为列国之冠。而国贫、公室贫、民贫，宗室之臣却占楚国财富十之七八。”

“何为吏治败坏？”

“楚国朝廷官员之多，亦为天下之冠，盖请托之风太盛也。凡有财货献与当朝大臣者，俱可为官。凡大臣之亲朋子弟，一经请托当权者，亦可为官。此等之人为官，要么贪酷成性，大肆搜刮民财；要么仗父兄之势横行街市，使民生怨，实为我楚国大害也。”

“何为兵卒不养？”

“楚国之法，兵卒出自郡县，战则征集，不战则散归，除了边塞都城之外，无常备之兵。如今列国非比从前，凡战事一起，双方对阵之卒，常达数十万之众。故国中不养常备士卒，势必兵无战力，难经大阵。故楚国虽众，却往往不能胜敌。”

“以上卿观之，此三处病症，当如何医之？”

“当以病症轻重，依次医之。财富不均之病，对我楚国危害最大，须先医之。”

“不错，上卿请道其详。”

“先贤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此言实为至理。楚国官爵太多太滥，往往一人立功封爵，即得百里肥沃之地，且世代相袭。致使楚国财富，俱落于此等世袭官爵子弟之手。故楚国官爵有余，而国用不足，民用不足。大王应消除多余官爵，收其财富，补国用之不足，补民用之不足。列国之间封爵多用封君之法，土地人民俱为国家所有，被封者只食其封邑之税，不能管理军民事务。大王应以此封君之法，代替过去的官爵封赏。且封君之位，只可传之三代，然后由朝廷收回。如此，大王可使国家强盛矣。此外，楚国熟地甚少，荒地太多，民多聚于熟地，而远避荒地。大王应使百姓多开荒地，凡开荒地，免其三年赋税。如此，可减楚国荒地之有余，而补熟地之不足。臣以为数年之后，楚国赋税收入，定可增加一倍以上，使楚国虽经连年征战，而国用不穷。”吴起拱手对楚悼王行了一礼，说出了他早就想说出的话。

“上卿之言，正是寡人苦思而未得之计矣。”楚悼王大喜着说道，对吴起回了一礼。

“财富不均之病除，吏治败坏之病，亦可迎刃而解。国家财富充足，就可选用忠勇壮士、养常备之卒。如此，三病尽除矣。”吴起说着，亦是十分高兴。君命如天，只要楚王大力支持他，则他梦寐以求的大业，就可以在楚国实现。

“好，明日寡人就拜上卿为令尹，医我楚国之病！”楚悼王大声说着。

“明日微臣须回到宛郡，破敌立功之后，方能入朝。微臣走后，望大王抓住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驱除国中的墨家势力。”吴起带些惆怅之意地说。本来他想灭亡宋国，大败齐国，立下震动楚国的大功，在楚国的朝廷上建立起强大的威信。但现在看来，他只能立下不大的功劳，勉强给他当上楚国的令尹找到些“理由”。

在吴起回到宛郡后，楚悼王立即严令——凡楚国境内官吏百姓，俱不得信奉墨家之道。有入“墨社”之人，必须到官府自首，否则，必杀无赦。楚国信奉墨家的百姓甚多，入“墨社”者亦不少，闻楚王之命，顿时心生怨意，拒不从命。楚悼王毫不手软，大开杀戒，将信奉墨家的百姓成百上千地处以斩首大刑。许多信奉墨家的人被吓住了，纷纷赶到官府“自首”，发誓不再信奉墨家。但一些入了“墨社”的勇悍之人，却拒不自首，四处逃亡，躲避官府追杀。

一天，楚国太师兼令尹昭忠、大司马昭雄正在云梦大泽之畔围猎，忽见远处山道上奔来了一个大汉，身后有十余官府士卒紧紧追赶着。那大汉本欲逃入泽中，却见前面出现了数百围猎的官府之人，只得停下脚步，转身与追击者搏斗。那大汉浑身血迹斑斑，显然伤处甚多，但其勇猛，竟是昭忠、昭雄从所未见。大汉赤手空拳硬夺下追击者的一支短戈，接连杀死了五六个士卒，才力屈被擒。

“好一个勇士，壮哉！”昭雄不觉赞出声来。昭忠见了，心中一动，立刻令人把士卒们和那被擒的大汉带到面前来。

“此乃何人？”昭忠指着大汉，向士卒首领问道。

士卒首领跪倒在地，磕头答道：“回令尹大人的话，此人乃‘墨社’首领孟胜，为朝廷要犯，十分凶恶。”

昭忠笑了，点头道：“你擒得此等要犯，功劳自是不小，应该重重有赏。”说着，他向左右亲随护卫做了一个手势。

这是一个杀人的手势。昭忠的随身护卫们立刻一拥而上，将士卒们全都杀死，单单留下了目瞪口呆的孟胜。

“孟壮士，老夫素喜墨家之言，不忍壮士无辜被杀。”昭忠对孟胜说道。

“多谢……多谢令尹相救。”孟胜跪倒在昭忠面前，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

“大王的禁墨之命，吾并不赞成。只是大王受吴起这等奸臣之惑，一时难以改变对墨家的态度，吾虽身为令尹，也无可奈何。”昭忠十分亲切地对孟胜说着。

“令尹大恩，小人永不敢忘，但有所使，纵然赴汤蹈火，也绝不回避。”孟胜磕头答道。昭忠听了，极是满意，令人将孟胜扶进车中，外面盖上猎物掩饰，回至郢都。在途中，昭忠和昭雄同乘一车，密商大计。

“这一次，大王定是要让吴起做令尹，以便他革除旧弊。”昭忠恨恨地说道。

在吴起来到楚国之前，楚悼王曾多次召见昭忠，欲革除旧弊，富国强兵。但昭忠对革除旧弊丝毫不感兴趣，明里附和楚悼王，暗地里却加以抗拒。他对昭雄说，我等已位极人臣，富可敌国，能保住眼前之位，便可永享荣华。大王革除旧弊，必会生乱，国中乱生，首当其冲者，便是我等。昭雄等人亦有同感，遂合力对抗楚悼王，使楚悼王的革除旧弊之策无法实行。

当吴起投奔楚国的消息传来时，昭忠立刻感到了威胁，当即和昭雄密商，收买敢死之卒，扮作强盗截杀吴起。却不料这等绝密的刺杀，竟未成功。昭忠无奈之下，和昭雄约定，一旦楚悼王拜吴起为令尹，就立刻发动兵变，杀死吴起，另立新君。

君命如天。昭忠公然兵变，无疑将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稍有不慎，则难逃“诛灭九族”的下场。不到万不得已之时，昭忠绝不敢冒此大险。

楚悼王并没有拜吴起为令尹，使昭忠大大松了一口气，也就没有提及“兵变”之事。但是近来，昭忠却是异常后悔，觉得他做错了一件事——他应该在吴起初至楚国时，不论吴起是否会被拜为令尹，立即发动兵变攻杀之。当时楚国众臣还将吴起视为外人，视为给楚国带来了战败耻辱的敌人。他杀死一个外人，一个敌人，绝不会受到国中大臣和百姓的指责。可是现在，楚国人却已将吴起视为自己人。尤其是当楚王听了吴起之计，南伐扬越取得大胜后，吴起更被楚国人视为大贤，连楚国的朝臣们，也纷纷称赞吴起为楚国的柱石之臣。在这种情势下，昭忠若起兵攻杀吴起，就会被国中臣民指为叛逆，人人可得而诛之。

“是啊，我听内宫的吕太监说，大王已经在准备夺令尹大人的印符了。”昭雄半带着忧虑半带着炫耀地说道。

吕太监是楚悼王最宠信的内官，常在楚悼王身边伺候，权势甚大。列国间通行的规矩是——内宫太监绝不能与外臣结交，否则，杀无赦。吕太监是一个非常守规矩的太监，从不和外廷大臣来往，只有昭雄是一个例外。

吕太监本是田氏追杀的齐国宗室之后，为昭雄出使临淄时所救，并把他送到楚宫做了太监。为此，吕太监成了昭雄的心腹之交。后宫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昭雄都能很快地知道。当然，昭雄和吕太监的这种交往非常秘密，只有昭忠等极少数人知晓。

“我的令尹印符保不住，你的大司马印符就能保住吗？”昭忠盯着昭雄问道。

“我这个大司马之位，是几代祖宗积功挣得来的，谁敢夺去？”昭雄瞪着眼珠说道。

“吴起就敢夺去。”昭忠冷冷说着。

“吴起……吴起……”昭雄说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知道，昭忠所说的话，绝不是虚声恫吓。吴起有楚悼王撑腰，夺他大司马的印符，易如反掌。

“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楚国的朝廷，向来是我们姓昭的说了算。吴起这个逃臣，居然想执掌我楚国的朝政大权，那是做梦！”昭忠恨恨地说道。

“如果大王非要让吴起执掌楚国朝政，我们该怎么办呢？”昭雄问道。

“我有软硬两个办法。软者，发动所有的朝臣攻击吴起，拒不执行吴起所定的法令，把吴起赶出楚国。若是这个软办法不行，我们就要来硬的了。”昭忠说道。

他并未说硬办法是什么，但昭雄一听，就明白了，并且不自觉地回头向藏着孟胜的猎车看了几眼——昭忠的硬办法，离不开孟胜这样的壮士。

吴起回到宛邑，立刻出兵五万，突然攻入韩国境内，接连攻下韩国数座城邑。韩国大为惊恐，一边向魏、赵、齐等国求援，一边发倾国之兵，抵抗吴起。

吴起大败韩军之后，并未乘胜追击，而是退回宛郡，向朝廷上报大捷。楚悼王闻报大喜，连下诏令，大事表彰吴起之功，赐下千斤黄金，百双玉璧。楚国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互相庆祝——楚国又一次打败了中原诸侯，威名远扬。魏、赵、齐诸国见吴起退回，也不再派出援军，只遣使者安慰了韩国一番。

借着吴起威名在楚国四处传扬的机会，楚悼王下诏——征吴起入

朝，拜为令尹。昭忠虽然失去了兼任的令尹之职，但仍保留了太师的官位，并得到了楚悼王的许多赏赐。昭忠上表，感谢楚悼王的恩宠，却又宣称他身体多病，不再入朝议政。

昭雄、屈宜臼等人也上表给楚王，表示他们不赞成吴起成为楚国令尹。因为吴起并非楚国宗室，不可能忠于楚国。

上大夫景寿、典客景冉等朝臣却上表给楚王，说吴起有功于国，拜为令尹，实为大王的贤明之举。

楚悼王当即免除了昭雄和屈宜臼的职务，令其在家闲居，不得议论朝政。接着，又升景寿为大司马，景冉为左徒。二人所遗之职，分别由东郭狼和赵阳生继任。

在楚国的朝廷上，一下子出现了三位外国人出任大臣，是楚国数百年未见之奇事。但对于这种“奇事”，朝廷上却再也无人议论，楚国大臣们并不愿意像昭雄和屈宜臼那样丢掉官职。

压服了众大臣，楚悼王很是得意，当即派出高车，以最隆重的礼仪，将吴起迎至郢都，正式拜为令尹。吴起、东郭狼、赵阳生极为振奋，雷厉风行地展开了革除旧弊的举动。

首先，朝廷收回了众宗室大臣的世袭爵位和封地，俱以“君”号改封。昭忠被封为城阳君，食邑万户。昭雄被封为巨阳君、屈宜臼被封为棠溪君，食邑俱为五千户。其余各宗室大臣也都受封为君，食邑多者三千户，最少者只有二百户。

从表面上看，昭忠等人的改封不仅未受到损失，所得甚至比从前还要多些。比如昭忠从前的封地只有六千余户，而新得的食邑却有万户。但是，在从前的封地上，昭忠就似一个小小的国君一般，对他的六千户“子民”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六千户“子民”不仅要供给他财税，还须为他充当家兵，并随时为他服劳役，修筑华丽的府宅。实际上，六千户“子民”已成为他的私家奴隶。做了封君之后，就大大不同，昭忠只能对那一万户食邑的财税有着享用之权，其他的权力则全都失去了。食邑由朝廷派来的官吏管理，食邑之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全都为朝廷拥有。食邑之民既不会为昭忠充当家兵，更不会为昭忠去服无偿的劳役。食邑之民只会充当朝廷的士卒，并依照律令为朝廷去服劳役。

朝廷的改封，无疑是废了昭忠这些小小的“国君”，使他们的权势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朝廷的改封，还有一个最厉害的地方：

一是封君不能待在都城里，必须住在他所受封的食邑中。

二是封君不可世袭，其位仅可传袭三代，每代袭位之时，食邑就须减半。城阳、巨阳、棠溪三地都处在楚国北方的边地，其繁华富足和郢都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在昭忠、昭雄、屈宜臼等人看来，让他们离开都城，定居食邑，就是对他们的流放。

楚国的宗室大臣们群情激愤，纷纷来到昭忠的太师府中，请求他领头抗拒大王的诏令。昭忠却板起面孔，呵斥道：“王者，天也，尔等想反了天么？”他不仅没有抗拒国君的诏令，反而带头离开郢都，前往封邑之地。

见到昭忠如此，其他的宗室大臣顿时泄了气，只得在咒骂声中去往他们绝不愿去的封邑。他们所咒骂的，自然不是楚悼王，而是吴起。这些咒骂之声，昭雄听得很仔细，并详细地告知了昭忠。

“现在软办法不行了。朝中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听吴起的，真是怪事。软办法不行，就得来硬的，我已和六七十家宗室大臣透了点风，他们都愿意和吴起拼了。六七十家宗室大臣的家兵凑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能干出一番大事。”昭雄说道。

“不，现在不能干！”昭忠断然否定道。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没看出来吗？大王放手让吴起‘革除旧弊’，正是要将我等激怒，最好激出反叛来。”

“大王这是……”

“大王这手要将我等斩尽杀绝，他早就磨好剑了，只等我们把脖子伸出去。”

“啊……”

“大王看着宗室强盛，心里早就不舒坦。他经常自比庄王，就是想

学庄王把斗氏之族杀绝了那样，杀绝了我们昭氏。”

“不错，你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了。大王在朝堂上特别喜欢听《凤鸟》之曲，正是对我昭氏有了杀心。”

“连你都看出来了，景氏、屈氏中的聪明人如何看不出来。他们现在顺着大王，由着吴起折腾，为的是什么？当真是‘革除旧弊’吗？狗屁，他们只是想借大王和吴起之手，把我们昭氏赶出朝廷罢了。”

“这景氏、屈氏好歹毒，日后老子饶不了他们！”昭雄握着拳，恨恨地说着。

“要想日后我们能翻过身来，眼前这时候就得受点委屈。”昭忠说道。

“这委屈得受到哪一天才是尽头呢？”昭雄问。

“不会让你等得太久，只要有了一个机会，我们立刻就能翻身。”昭忠说道。

“这个机会是什么？”昭雄又问。

昭忠却并未回答，只是说：“这个机会一定会来到的。”但是在他的心底，却想着——也许这个机会真的来了，我已埋骨在城阳之地，无法目睹吴起的下场。

昭忠心目中的机会是——楚悼王死去的那一天。吴起的背后是楚悼王，没有楚悼王撑腰，吴起这个外国来的逃臣一天也不可能在楚国的朝堂上待下去。可是，楚悼王正当壮年，比他昭忠要年轻许多，只怕数十年内也不会死去。

数十年的时间，足以让吴起在楚国扎下如山一般稳固的势力。到了那时，他昭忠纵然不死，但真能翻过身来吗？

天啊，天啊！大王弃宗室而用逃臣，已非楚王！天应速降奇祸，加于大王之身！昭忠恨恨地在心中呼喊着。

昭忠凶恶的祈祷居然灵验了，楚悼王“革除弊政”不过三年多的时间，忽然在夜间暴病而亡，死时身边没有一个大臣，只有几个妖艳无比

的姬妾。

楚悼王和他的先辈楚庄王一样，既有着称霸天下的雄心壮志，又极好酒色。在开始“革除弊政”时，楚悼王遇到了许多麻烦，一时无暇顾及酒色。但随着后来朝政的顺利，遂放胆大行酒色之乐。对于楚悼王的这种举动，吴起不仅不加劝止，反而多方罗致美女，满足楚悼王。楚悼王沉溺酒色之中，就会对朝政之事不甚过问，使吴起更能放胆“革除弊政”。

吴起开始大举“革除弊政”时遇到的麻烦比他想象的更多，不仅是楚国的宗室贵族明里暗里与他对抗，楚国的许多百姓也对他大为不满。因为吴起要让熟地上多余的楚国百姓迁到荒地去，对拒不从命者，一律处以斩首大刑。百姓们留恋故土，许多人宁可让吴起杀了，也不愿搬到荒地去。吴起怎么会容忍百姓拒不执行他的法令呢？于是就真的斩掉了许多百姓的脑袋。百姓们忍无可忍，纷纷结社自保，抗拒朝廷，使楚国陷入一片混乱中。

魏、赵、韩、齐、秦诸国见楚国内乱，不觉松了一口气，开始去做他们一直想做又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

魏武侯在国中征集了十万精锐军卒，战车千乘，武装护送公子朝进入赵国，欲强行将赵敬侯赶下君位，以公子朝取而代之。如此，赵国将来定会对魏国百依百顺。本来，魏武侯出兵之前还邀请过韩文侯，想让韩文侯一同和他前往赵国“主持公道”。韩文侯开始时答应得很痛快，事到临头却又称忽生疾病，拒不从行。

魏武侯心里对此很不高兴，但也没有看得如何重要。他认为，仅凭他魏国之兵，就足可完成把公子朝推上君位的大事。韩文侯不来，倒免了与他争功。不料，他刚接近赵国的重城邯郸，就中了埋伏，伤亡军卒近万，被迫退回国中。赵敬侯乘势将国都由中牟迁至邯郸，远离亲魏的赵国众多宗室之臣。魏武侯偷鸡不成蚀把米，又气又恨，又觉无颜面见臣下，装病躲在内宫，一连数月不去朝堂，一应国事，都委与公叔痤等大臣管理。

魏武侯“病”倒了，韩文侯却是“病”好了。韩文侯亲率十万大军，突袭宋、郑两国，获得大胜，夺取了十余城邑、百里土地，一时间在列国威名大震，好不得意。

见到“三晋”不和，秦国权臣嬴菌悄悄将东部边境的军卒调回都城，发动兵变，将国君杀死，同时斩杀了拥护国君的数十位大臣。然后，他派人到晋国迎回先君秦灵公的儿子公子连，立之为君，是为秦献公。为了笼络人心，秦献公登上君位后，发出的第一道诏令，就是永远废止活人殉葬的习俗，并宣称，有敢违令者，当以杀人罪论。

齐侯田和见到“三晋”不和，心中大喜，根本不理会当初订下的盟约，突然发兵二十万，大举进攻魏国，想把魏国东部的土地城邑全部夺去，使齐国控制中原要地。魏国面对齐国的偷袭，猝不及防，节节败退。不料齐国正在得意扬扬之时，赵、韩两国同时出兵，猛攻齐军的侧翼，大败齐军，将田和逐回了临淄。田和一番辛辛苦苦的谋划，又成了泡影，恼恨之下，竟至呜呼哀哉，一病而亡。其子田午即位，是为田齐桓公。

齐国的进攻，使“三晋”又“和好”如兄弟一般，互相来往密切。秦献公见此深感忧虑，一边大力修整兵甲，一边将都城由泾阳迁至栎阳，离西河更近，以期加强对“三晋”的防备。同时秦献公又采嬴菌之计，遣使至赵，给赵国大臣赠送千斤黄金，让赵国大臣们劝其国君进攻卫国，夺取卫国之地。

近来卫国已完全投靠魏国，几乎成了魏国的附庸之国。赵国进攻卫国，就等于是进攻魏国。如此，魏、赵两国势必会大战一番。魏、赵既然发生了大战，“三晋”的“和好”当然不复存在，秦国面临的威胁自是减轻了许多。

卫国地处中原要地，赵国若想南下扩张，势必灭亡卫国不可，故大臣们的攻卫之策，正合赵敬侯的心意。于是，赵敬侯突发十万大军，包围了卫国都城濮阳。卫国慌忙向魏武侯求救。魏武侯毫不犹疑，亲率大军十万，驰援卫国。

周安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赵、魏两国在濮阳爆发了大战。大战的结果，是魏军大胜，赵国大败，损失军卒两万以上，只得退回国中。魏武侯大出了一口闷气，得势不饶人，次年又联合卫国，一口气攻下了赵国的刚平、黄城二邑，且兵临赵国旧都中牟城下，逼赵决战。赵国不敢决战，据城死守，守了近一年的时间再也守不下去，急派使者向韩国求救。

韩国一心想看到魏、赵两国两败俱伤，口头上宣称救赵，实际上按

兵不动。赵国又气又急，被迫向“三晋”的死对头楚国派去了求救的使者。向楚国求救，是犯了“三晋”大忌，赵国就算因此保全，也失去了和魏国、韩国再度“和好”的机会。但在此危急关头，赵敬侯什么也顾不得了。

此时吴起已经压服了楚国的混乱，其治国之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每年公室府库的财税增加了一倍还多，使吴起为楚国建起了一支十万人的精锐常备军队。但是，这支精锐军队却不由吴起统领，而是由楚国太子熊臧统领。

熊臧对统领军队无甚兴趣，只知日日行猎为乐，常常在云梦大泽中数日不归。吴起对熊臧很不满意，一心想对他创建的这支精锐常备军亲加训练，又苦无机会。

赵国的求救使者，给了吴起统领常备军队的一个最好机会。吴起立即向楚悼王上奏，请求亲率大军，救赵伐魏，威震中原。楚悼王欣然答应，当即拜吴起为主帅，除发常备军十万外，又另征宛郡、息县、陈县、蔡县诸地之卒二十万，一同北伐。

楚国的国政之事，楚悼王仍是懒得过问，令太子熊臧代行君令，处理日常之事。吴起很高兴，他料定经过此番征战，楚国军队就会完全控制在他的手中。他也只有完全控制了楚国军队，才能实现其“一统天下”的大业。或许是因为高兴，临行之前，吴起忽然走进了他很少走进的后堂。

吴起做了楚国令尹，又购得了几队郑、卫美女，置于前堂，用来宴客自娱。对于楚国美女贰姬，吴起让她住在后堂中，敬而远之，并常常令人打听贰姬的动静。

监视者禀告道：“贰姬足不出户，和楚国贵族夫人们绝无来往。有时受到了大臣夫人们的邀请，也婉言谢绝。贰姬在后堂中常常自舞自歌，歌声哀婉，听之令人心伤。”吴起听了，不觉对贰姬生出了几许愧意，总想到后堂上去看望贰姬，却又总是拿不定主意。这天他终于走进了后堂，但仍未见到贰姬。

吴起刚走近后堂低垂的帘幕旁，就听到了帘幕内传出的歌声——

君不行兮君不行

留中洲

留中洲兮是为谁

乘桂舟兮乘桂舟

吾宜修

吾宜修兮水安流

望夫君兮望夫君

吹参差

吹参差兮有所思

洞庭波兮洞庭波

无停息

无停息兮是为何

……

吴起听到歌声，心中顿觉酸甜苦辣一齐涌上，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失去了和贰姬相见的勇气。他默然转过身，就像来时一样，悄然走了出去。

贰姬所唱之歌，是传说中大禹留下的《九歌》。《九歌》是楚人对于九位至尊之神的祭祀之歌，他们分别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贰姬唱的是《九歌》中的一段，名为《湘君》，是祭祀湘君时所唱的歌曲。

楚人对云梦大泽极为敬重，认为湘水实为云梦之摄，故湘水之神，亦是洞庭之神、云梦之神。因此，楚人对湘水之神亦是极为敬重，不仅敬重湘水男神，更敬重湘水女神。湘水男神就是湘君，湘水女神是为湘夫人，楚人将他们视为一对夫妻，大加赞颂。后来，那赞颂之词又渐渐变成男神女神间的一种情歌，在《九歌》之曲中流传最广。

湘君之歌，即是以湘夫人的语气唱出的情歌，诉说湘夫人与湘君约好相会，至期湘夫人来到了约会之地，而湘君却未来到，于是湘夫人便有了怨意：

湘君你怎么还不来到呢？是留在了湘水中间的沙洲上吧，留在了那里又是为什么呢？

我乘着桂树做的小舟，装扮得如此美丽，还让水流平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想尽快见到你，边想边吹着参差，好让纷乱的心绪平定下来。

洞庭湖上起了波涛，毫不停息，这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不祥之兆呢……

贰姬所唱的，只是《湘君》之歌的开始一段。但这开始的一段，吴起听了已是承受不住。湘君和湘夫人是一对恩爱的神仙伴侣，虽然有时也会互相埋怨，也只是一时误会而已。贰姬歌唱湘君，显然是在认为，她受到的冷遇，只是因为吴起的一时误会。一旦这些误会消除，吴起和她就会成为湘君、湘夫人那样的一对恩爱伴侣。

可是吴起心中却很清楚——他和贰姬永远也不会成为湘君、湘夫人那样的恩爱伴侣。

吴起率领三十万大军，犹如猛虎一般从方城杀出，向魏国黄河以南的城邑横扫过去。

魏武侯一直不敢对楚国失去警惕，在黄河以南的土地上驻屯有二十万士卒，并以大梁城为中心，以襄陵、安陵为左、右翼，布成了一个盾形的坚固防线。而且，魏武侯还命公叔痤常年坐镇大梁城中，以相国之尊担当防备楚国的重任。但是在吴起的猛烈打击下，公叔痤竟龟缩在大梁城中，根本不敢应战。

吴起顺利地攻下了安陵、襄陵，然后绕过大梁城，直抵黄河岸边，准备渡河向围攻中牟的魏军发动攻击。

随同吴起出征的东郭狼很奇怪，问："令尹大人为什么不先攻下大梁城呢？防守大梁的公叔痤还有十万军卒，倘若派精兵从后面向我们偷

袭，岂不危险？”

吴起笑道：“大梁城池高大，纵有百万大军，一时也难攻下，上次我率魏兵能够攻下，是使出了奇计。今日公叔痤镇守此城，闻我来攻，定是小心万端，不会容我使出奇计。大军久困坚城之下，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故此我绕开大梁城，直扑魏君后背。公叔痤此人，用兵谨慎有余，胆气不足，我军势众，他怕受到埋伏，定然不敢从后面偷袭。”

东郭狼道：“公叔痤不敢从后偷袭，令尹定可一举击败魏君。魏君败，则魏国可灭，魏国灭，大人之伟业，亦可成矣。”他的心中，透出一种难言的痛快感来。如果令尹擒获了魏君，我定当将其杀死，为妻儿报仇！

可是，正当吴起欲挥大军渡河之时，却接到了赵阳生派人送来的十万火急的消息——楚王已死！

吴起听了，如雷轰顶，身子一晃，差点栽倒在地。他在楚国进行的事业，没有楚悼王的大力支持，他什么事也办不成。现在楚悼王突然死了，他的脚下就似陡然出现万丈深渊。他绝不能就这么听任命运把他摔下了万丈深渊，他必须拯救自己。

吴起立即招来东郭狼，令他代为主帅，扎营于黄河岸边，不必急着向魏军进攻。然后吴起杀死传送消息的人，以免楚王去世的消息为众人所知，致使军心生乱，接着率十余亲随，连夜赶回郢都，准备控制朝臣，尤其是要控制太子。

临行前，吴起反复叮嘱东郭狼——切勿慌张，在黄河岸边扎营三五日后，若无魏军袭扰，就须缓缓而退，以免为敌所乘。但是，一旦退到了楚国边境，就应连夜疾行，以最快的速度赶回郢都。若有魏军袭扰，就坚决出击，将其全歼，然后乘胜迅速退回楚国。

东郭狼一一答应，同时也含蓄地提醒道——令尹大人应对太子多加小心。

太子熊臧年少气盛，对吴起并不如何敬重，常常说吴起“革除旧弊”的举动做得太过分了，需要匡正。吴起亦对太子不满，想着他在楚国权势稳固之后，就废了熊臧，以消除后患。可是不等他的权势稳固，楚悼王却突然死了。楚悼王一死，太子就当登上大位。太子登上了大

位，能继续让他吴起执掌朝政吗？

他不会让我执掌朝政的，他绝不会！我与太子之间，势必有一场生死搏杀。这一次，我绝不能重蹈被魏君追杀的覆辙，绝不能！吴起心中急如火焚，一路上不住地催促御者加快驰速，他要以太子想不到的快速回到朝堂上。

首先，我须控制大王的遗体。楚俗最重葬仪，没有祭过大王的遗体，太子便不能登上王位。楚俗十三日之内，不祭王体。今使者赶至此地，已用去六日，加王死一日，共七日。这样，我必须在六天之内赶回郢都，才有希望啊。

唉！幸亏楚俗如此，不然，太子若从中原之俗，君死立刻行即位大典，我就危险了。

控制了大王的遗体，我就让赵阳生率敢死之卒牢牢守住内宫，并将众大臣诱入，使众大臣只能为我所用。然后，我就和太子虚为周旋，尽量拖住他，不让他行即位大礼。待东郭狼率三十万大军撤回国中，我就立即和太子明言，要么，仍是让我执掌朝政；要么，太子就自动退位。哼！楚国王室子弟众多，想登上大位的人，可不止一个两个……

吴起焦急地想着，日夜不停，果然在六日之内，赶回了郢都，并且立即直赴王宫。同时，他派人让赵阳生速带敢死士卒，进入王宫护卫。赵阳生官位不算太高，无权带领士卒进入内宫。吴起作为令尹，却拥有这样的权力。

进入都城时，吴起心头上也曾掠过一丝疑惑——赵阳生应该在城门外迎候他才对，但是，他居然没有看见赵阳生。不过，那一丝疑惑，仅仅是在吴起心中一掠而过。吴起以为，在这等紧要关头，赵阳生格外谨慎，怕在城门外迎接他太过惹人注目，也是理所当然。他本来须先至赵阳生府中，然后再驰向王宫。只是吴起担心太子会抢先一步进入王宫，使他陷入被动。他在疾驰向王宫的路上，不仅派人去往赵阳生府中，也派人前往太子宫，打听太子正在干什么，并随时向他禀告。

吴起进入郢都时，已至半夜，大道上异常寂静，只听得车轮的轰响声犹如雷鸣。天一亮，太子就要入宫继位，我该用什么言语拒绝他呢……吴起仰望着天上灿烂的明星，心绪纷乱。

疾驰的高车很快就接近了楚国的宫门。星光下，吴起看到宫门上垂着惨白的丧旗，守宫的禁卒，也穿着麻布丧服。哀哉，哀哉！上天为何如此无情，偏偏对吾君不加庇佑。吴起不禁悲从心来，在吴起接触过的几位国君中，楚悼王并不能算是最为贤明，在许多方面，楚悼王无法和魏文侯相比。但是，楚悼王却是对吴起最为信任的一个国君，对吴起几乎是言必听计必从。从今以后，吴起不可能再次遇到像楚悼王这样对他完全信任的国君。

吴起权势极大，出入宫门几乎从不下车。守宫禁卒见到吴起半夜而至，并未露出惊诧之意，依照往例，在吴起的高车驰近宫门时，主动推开了宫门，只是几位禁卒推门之时，双手都在颤抖。可惜，心绪纷乱的吴起并没有注意到禁卒们这个细微的不正常的举动。

吴起直入宫门，到了高大的朝堂前才停下来，步行登上台阶。依楚国成例，楚王去世，未经祭礼之前，应停放在朝堂上。十余亲随紧紧跟在吴起的身后，他们作为从者，在吴起入宫时，早已跳下了车，步行奔跑着随在吴起车后。依照礼法规定，臣下不得携带寸兵入宫，否则是为“大逆”，就当诛灭九族。但是，这十余亲随，却个个都带着锋利的铁剑。

这是个不寻常的时刻。吴起在不寻常的时刻，从来不以寻常的规矩行事。

不好！吴起只走了几步，突然停了下来，脸色大变。

楚王的遗体前，应有巫者日夜歌之。可是，吴起却没有听到巫者的歌声。朝堂周围出奇的安静，完全看不到有太监值夜巡视。大王的遗体在此，怎么没有值夜的人呢？莫不是……

吴起不敢想下去了，对着随从一招手，立即转身向堂下走去，欲登车离开王宫。但已迟了——

嗖——嗖——嗖……

无数支闪着寒光的利箭向吴起射了过来。

第七章　大业未竟吴起亡　不期而遇东郭狼

吴起的亲随，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闻听箭啸之声，立刻拔出铁剑，护拥在吴起周围。虽然反应奇快，他们也被密不透风的箭雨射中了大半，惨呼着摔倒在地。剩下的四五个亲随拼命舞动着铁剑，阻挡着箭雨，却又哪里阻挡得住！

“哇——”怪叫声里，数百家兵装束的大汉一边拉弓射箭，一边从两旁的偏屋中奔了出来。

啊！竟是那帮宗室贵族反了！吴起心中冰凉，绝望中转身向殿堂上奔去。他以为，楚国的宗室贵族们已被他压服，已被他赶出了郢都，翻不起什么大浪来了。他在楚国的敌人只有一个——楚国太子。而楚国太子又是一个平庸的人，并无谋略，他只要抢占了先机，就可轻易地战胜敌人。

他忽略了楚国失势的宗室贵族。他只看到了宗室贵族们的“服从”，却没有看到宗室贵族们胸中的怨恨已似火山一般，随时都会爆发。他只看到宗室贵族们离开了郢都，却没有想到，宗室贵族们树大根深，仍和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楚悼王刚死，立刻就有太监飞驰至城阳，禀告给了昭忠，而两天之后，同样的消息才落到了吴起的手中。而两天的时间，足够让昭忠定下一个拼死相搏的险恶之计。

昭忠坐镇在城阳，令昭雄率领从众贵族护卫中精心挑选的家兵偷袭王宫，布下埋伏，袭杀吴起。昭忠料定，吴起为抢占先机，必然是离开大军，连夜驰回郢都，并立刻进入王宫。昭雄抢在吴起进入郢都的前一天，成功地袭占了王宫，并封锁了内外消息。同时，昭雄还分出另外一部分家兵，包围了赵阳生的府第，也包围了太子府。如果吴起先至赵阳生府中，或许就发现了昭雄的埋伏。可是吴起偏偏没有先至赵阳生府中，而是如昭忠所料——一入郢都，就立刻进入王宫。

啊！啊！啊……惨呼声一声接一声响起。吴起身后的亲随，全都被

乱箭射死。

嗖——嗖——嗖……家兵们仍在疯狂地拉弓射箭。

吴起的身子连连摇晃，几欲摔倒。失去了随从的掩护，他的身上一刹那间便被十余支利箭射中。他的眼前金星乱迸，一片昏黑，但他仍顽强地向前奔跑着，奔跑着。他已经奔进了朝堂，奔到了停放着楚悼王尸体的御榻前。

“哪里跑！”昭雄怒吼着，拉开满弓，向着吴起的后背射出了致命的一箭。

“啊——”吴起长长地惨呼一声，扑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他的眼前如陡地炸开一团火光，火光中，贰姬正满含着幽怨地望着他。

吴起刚欲向那团火光扑过去，却不料火光竟是倏然而灭，吴起犹如一头栽进了万丈深渊，眼前是无尽的黑暗，黑暗……

嗖——昭雄又是一箭射向吴起，他对吴起的满腔毒怨全都凝到了箭镞上。家兵们亦是不停地射着箭，锋利的箭镞射到了吴起身上，也射在了楚悼王的尸体上。

“停下，停下！”一个宗族贵族忽然大叫起来。

“你喊什么？”昭雄转过头，不满地问。

“大王，大王让……让我们射中了！”那贵族脸色惨白，恐惧地说着。

啊！我怎么忘了，大王的遗体也在这儿呀！昭雄望着浑身插满箭矢的楚悼王尸体，愣住了。他做过楚国的大司马，自是熟知楚国律令，且能背诵：丽兵于王尸者，罪同谋逆，诛灭九族！

“丽兵王尸”，是说将兵刃加于王尸之上。箭射王尸，正是“丽兵于王尸”。

“杀！杀了太子！杀了一切与我们作对的人！”昭雄愣了片刻，陡地大吼起来。吼叫声中，昭雄拔出佩剑，狠狠一挥。吴起的那颗令列国国君闻之色变的头颅，随剑滚落在地。

昭雄等人所行之事，已经是形同谋逆，任何一位太子都不会容忍，何况现在的这位太子亲近景氏诸族，对昭氏诸族并无好感，一定会抓住这件事对昭氏大加杀戮。与其被杀，不如先杀了太子，然后另立王族中亲近昭氏者为君，昭雄在心中说着。

整个郢都顿时陷在一片混乱之中，处处是血腥厮杀，火光冲天而起。赵阳生的府第被攻破，赵阳生和府中男女老幼全都被杀死，府中房舍亦被大火焚烧。和吴起亲近大臣如景寿、景冉等人的府第同样被攻破，同样遭到了残杀。吴起的府第，自然也被攻破。

吴起身为楚国令尹，府中家兵门客甚多，本来不易攻破，但当进攻的昭氏家兵高高挑起吴起的人头时，吴起府中的家兵门客大多如鸟兽一般，四散而逃。只有少数家兵和门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直至战死。

昭氏家兵们冲过前堂，冲向后堂。后堂中，历来是大臣们收藏美女和黄金玉璧的地方。

昭氏家兵们发疯一样冲着，陡地停了下来。他们再也无法向前冲出一步。后堂上已燃起了大火，在大火中，似隐隐传来了歌唱之声。那歌声每一个楚国人都非常熟悉——

君不行兮君不行

留中洲

留中洲兮是为谁

乘桂舟兮乘桂舟

吾宜修

吾宜修兮水安流

……

昭雄攻破了许多边方，却一直无法攻破他最想攻破的地方——太子府。太子府中的护卫军卒之多，超过了昭雄的想象，竟达数千人，大大多出了王宫的护卫军卒。熊臧府中多出了这么多护卫军卒，倒并非是他有先见之明，预作了准备，而是他太过喜欢游猎，多方罗致壮士，收入

府内。昭雄远离郢都，对此等细节并不知道。

昭雄久攻不下，反被太子一个反击杀得大败。都城中的众多景氏大臣也参与了对昭雄的反击，最终将昭雄和众多党徒生擒。楚国太子顺利地进入王宫，登上大位，高坐于朝堂上，接受众朝臣的拜见，是为楚肃王。

楚肃王即位之后，连连发出诏令——令尹吴起私带持兵家奴入宫，图谋逆事，将其尸首车裂，抛入市中警示国人。

城阳君昭忠、巨阳君昭雄、棠溪君屈宜臼等人结党谋叛，“丽兵王尸”、“攻击储君”，实属罪大恶极，应将此等“逆贼”处以极刑，并诛灭其族人。

速派使者赶往出征大军中，夺取东郭狼的令符，并将东郭狼押至郢都治罪。

……

楚肃王的诏令，迅速传遍了天下，再一次震惊了天下各国。

在楚国大军兵临黄河岸边时，魏武侯惊恐万状，连忙解了中牟之围，和卫君各自率领军卒飞速后退，以求避入坚城之中，抵挡吴起的攻击。

赵国乘势反攻，不仅夺回了丢失的刚平、黄城二邑，还夺取了魏国的棘蒲城。这个时候，楚军本应渡河直入魏国的心腹之地。但楚军却按兵不动，甚至缓缓后退。魏武侯大惑不解，派出无数机警的探使，打听楚国境内究竟出了何事？

楚悼王去世，吴起死于内乱的消息，魏武侯在列国国君中最先获得。魏武侯欣喜若狂，立即率兵渡河扑向楚军的后背，同时又令公叔痤尽起大梁城中的军卒，出城来攻。

魏国两路大军逼近楚军时，郢都来的使者也驰进了楚军大营。东郭狼闻听吴起惨死，仰天大哭数声，扔下象征兵权的令符，率数十亲随，若旋风一样乘车驰出楚营，不知所终。使者害怕将东郭狼当场“逼反”，对于东郭狼的“出逃”，并不敢加以阻拦。

东郭狼第一天出逃，魏国两路大军第二天就发动了进攻。失去了主帅的楚军完全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人数上虽比敌军占优，却连连败退，一直败回了方城，将吴起夺得的城池尽数丢弃。所幸魏军并不敢过于紧逼，楚军虽败，损失尚不太重，可以凭借方城将敌人挡在国门之外。

楚军遭到失败，新登大位的楚肃王却不甚在意，连日大宴群臣，庆贺“平叛之功”。原来，不仅是昭忠没有直接进入郢都，屈宜臼也没有直接进入郢都。二人都凭借着封邑高大的城墙，抵抗着楚肃王派来擒获他们治罪的军卒。楚国军卒比较容易地攻破了棠溪邑，擒住了“逆贼”屈宜臼。但是，楚国军卒进攻城阳时，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攻了半个多月，才将城池攻下。孟胜率领着数百信奉墨家的壮士，拼命抵抗，一直到全部战死在城头上。楚国军卒虽然攻下了城阳，却没能擒住城阳君昭忠。在孟胜率领众墨家子弟拼死抵抗时，昭忠装扮成贱民，趁黑夜拉着绳子从城头上滑下来，在几个亲随的帮助下顺着山道，悄悄逃向东方的宋国。

楚肃王将擒获的昭雄、屈宜臼等七十余宗室贵族全都处以车裂酷刑，还将七十余位宗室贵族的封邑及家财全部收归王室。他大感富足，心中十分高兴，因此对于逃走了东郭狼、昭忠等要犯也不甚在意，并未派人追杀。对于朝政之事，楚肃王也不怎么感兴趣，全都委于臣下，然后日日带领近侍诸臣出都游猎为乐。

渐渐地，吴起草除的楚国“旧弊”复又盛行，楚国丰盈的国库，也日益消损。吴起之死，楚君之昏，使魏武侯仿佛又看到了建立“周武王”大业的希望。他经常住在大梁城中，谋划着灭亡楚国。可是，秦献公却接连向魏国的西河之地发动了猛攻，齐国也常常从东方攻击魏国。

魏武侯穷于应付，时而西征，时而东讨，忙得不亦乐乎。他不愧熟知兵法，成功地击败了秦、齐两国的进攻，十战中总有九战获胜。但他却不能给予秦、齐两国以沉重的打击，彻底解除秦、齐两国的威胁。他灭亡楚国，建立周武王那般功业的希望，完全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

“三晋”的联盟已完全破灭，虽然魏、赵、韩三国有时仍会联军对敌，但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寻常的诸侯国毫无二致。且“三晋”之间，互相敌对的时候，远远多过了联军对敌的时候。“三晋”对攻伐大国失去了信心，专一对付小国。

赵国对复国的中山越看越不顺眼，不断地寻找借口，派兵进攻中山国。韩国只要一抓住机会，就会向郑国发动猛攻，夺取郑国城池。魏国对仅仅“臣服”的卫国很不满意，不断地逼迫卫国割让土地，并常常向宋国发动攻击，伺机夺取宋国的城邑。宋国的都城睢阳离魏国的大梁城太近，君臣深感威胁，被迫迁都彭城。在“三晋”之中，韩国取得的成果最大，使魏、赵两国大为羡慕，大为嫉妒。

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韩文侯病死，由其太子即位，是为韩哀侯。这一年，周天子也去世了，太子即位，是为周烈王。同时，墨家的开创者墨翟，亦在此年去世。

年轻的韩哀侯雄心勃勃，初登大位，就做出了一件令列国震惊的大事。他突发大兵，竟然灭亡了晋国。虽然晋国早就只剩下了一个空名，仅有曲沃、绛城二邑，百里土地。但晋国毕竟曾是魏、赵、韩三家的主人，又是周朝的宗室之国，且有过称霸百余年的赫赫之功。故魏、赵、韩三家有时虽很讨厌晋国这个旧主，却从来没有想过将其灭亡。

韩哀侯敢于想先辈不敢想之事，更敢于行先辈不敢行之事，并且理直气壮——田氏能灭了旧日主人，寡人为何不能灭了晋国？原来，在这之前，姜氏齐国最后一任国君齐康公已死在荒凉的海岛上。由于田氏杀死了齐康公身边所有的女子，齐康公并没有后代留下，姜姓祭祀，亦是彻底断绝。周天子对姜太公祭祀的断绝装聋作哑，并未因此对田氏有任何指责。田氏能灭亡姜姓齐国，他自然能灭亡姬姓晋国。

韩哀侯狂妄，却不自大，灭亡了晋国并不独吞，与魏、赵两国合分了旧主的百里土地。之后，韩哀侯又发倾国之兵，灭亡了郑国，再一次震惊了列国。

郑国地处中原要冲，邻近周室，数百年来一直处在大国的威胁下，无数次面临覆灭的命运，也无数次逃过了大难。当年称霸天下的晋国、楚国，无不想占有郑国，但费尽了力气，也无法成功。然韩哀侯却一举攻灭了郑国，夺取了数十城邑和数百里肥沃土地。韩国的国土一下子大出了许多，人口也多出了三分之一，且获得郑邑坚城。郑邑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其坚固和大梁城相比，毫不逊色。韩哀侯对郑邑极为满意，毫不迟疑地将都城迁到了郑邑。

灭掉了郑国，使韩国把周王室的领地完全包围了起来，处于极有利的地位。郑国的灭亡，使宋、卫、鲁等小国惊慌失措，争先向韩国派出

使者，以示“结好”之意。一时间，韩国俨然成了“三晋”之首，使魏武侯心中酸酸的，不知是个什么滋味。

不过，魏武侯只难过了一阵子，就大为开心，直乐得在宫中仰天大笑不止。韩国权臣韩山坚突然发难，杀死了韩哀侯，另立宗室公子韩若山为君，是为韩懿侯。同时，魏武侯的另一死对头赵敬侯也去世了，由其子赵种继位，是为赵成侯。赵国的诸公子对赵成侯当上国君很不服气，互相勾结，与赵成侯为敌，使赵国混乱不堪。

秦国连遭天灾，国力减弱，被迫对魏国采取守势，不再进攻西河。魏武侯见周围诸国都处于弱势，不觉雄心再起，正欲大动干戈一番，却突患心痛之疾，竟至不治而亡，这一年正是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

魏武侯在位共二十六年，却并未立下太子，只是对其子公子罃和公子缓甚是信任，俱命其执掌兵权。魏武侯一死，公子罃和公子缓为争夺国君之位，立刻爆发了大战。

公子罃得到了公叔痤的支持，大占上风。公子缓在魏国无法待下去，只好逃到了赵国。赵成侯刚刚镇压了国内众公子的叛乱，急欲建功立威，遂联合韩懿侯，发兵二十万，武装护送公子缓回国抢夺君位，并在油泽之地大败魏军，包围了公子罃。

赵成侯极为高兴，将韩懿侯请到大营中道：“明日我赵、韩联军，将生擒公子罃。寡人之意，不若杀了公子罃，然后立公子缓为君，将魏国一分为三，留一份给公子缓，其余由我赵国和贵国各得一份，如何？”

韩懿侯听了，默然半晌之后，才答道：“以寡人之见，强分魏地，恐魏国臣民不服，到时不得其地，反受其害。不若把魏国一分为二，公子罃和公子缓一人一份。这样，就会出现两个魏国，他们互相争斗，必将日益衰弱，最终变成宋、卫、鲁那样的小国，永远也不会危害我们韩、赵两国。寡人认为这样方是有利之举。”

赵成侯听了，大为不快道：“寡人认为，还是把魏国分成三份为好。”

韩懿侯不再说什么了，回到营中，连夜带领韩国军队后撤。公子罃

乘势大举反击，击溃了赵国之军，把公子缓逐出国境。于是，公子罃即位为君，是为魏惠王。这年，楚肃王熊臧也去世了，因无子，其弟熊良夫继位，是为楚宣王。

魏惠王开始之时，并未称王，仍然自称为侯。但是他却完全继承了父祖的遗愿，一心想“王于天下”，建立绝世大功。魏惠王认为父亲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大错——将治军奇才吴起拱手送给了楚国，为此，魏惠王派出了许多心腹臣子，四处寻找“贤才”，企图再找到一个吴起那样的奇才。只是八九年过去了，魏惠王仍然没有找到他心目中的吴起。

这八九年间，列国混战不休，乱成一团。周烈王只当了七年天子，就呜呼哀哉，由其弟姬扁继位，是为周显王。

周显王刚当上天子，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西周公死了，两个儿子公子朝和公子根为继承周公之位，率领家兵互相攻杀起来。周显王身为天子，对此却是毫无办法。

韩、赵两国乘虚而入，率领大军进至周室领地，“非常公平”地把周室领地一分为二，成为东周国、西周国，西周国仍领原有之地，而周室的其余领地，包括王都洛邑城在内，全归于东周。这样一来，堂堂周天子名为天下之主，实际上除了一个王宫外，竟是寸土全无。周天子唯一多出来的，就是辅臣周公。历代周天子只有一个周公辅佐，而从此以后，周天子就会有两个周公辅佐了——西周公、东周公。

周天子当然不想寸土全无，更不想被两个周公管着，可是他却不敢说出一个“不”字，反倒对韩、赵两国大加称赞，说韩、赵乃是“忠顺”诸侯，解了天子的“危难”。

韩懿侯和赵成侯得意扬扬，回至国中连日大宴朝臣，以示庆贺。魏惠王听说了这件事后大为懊恼，后悔他怎么没有去当一个“忠顺”诸侯。

魏惠王心高气傲，欲以兵威扬于天下，却连连受挫，其中在石口一战中，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被秦军杀死军卒六万余人，丢掉了西河重要城邑之一——庞城。韩、赵两国见魏国大败，也挥军攻了过来，想占些便宜。魏惠王大怒，倾全国之军反攻，结果大败韩赵联军，生擒了赵国主帅乐样，韩懿侯也几乎做了魏国的俘虏。韩懿侯没占到便宜，反而受了惊吓，回至国中，一病而亡，由太子继位，是为韩昭侯。没过多久，秦献公和其辅臣嬴菌先后去世，献公太子继位，是为秦孝公。魏惠

王总感到安邑城被秦、赵三面包围，作为都城很不安全，在和众大臣商议之后，将都城迁到了大梁城。列国因此将魏国又称为梁国，魏惠王又称为梁惠王。

迁都大梁后，他更急切地派人寻找“贤者”，并对天下兵书广为搜罗。别国国君下朝之后，最喜观赏歌舞女乐。魏惠王下朝后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观看兵书，常常看至深夜，亦不觉疲倦。

一日，他看着兵书，忽然大叫起来，连呼——怪哉，怪哉。他看的是平日最喜欢看的《吴起兵法》。《吴起兵法》本来只有六卷，仅数千言，但他现在所看到的《吴起兵法》却有四十八卷，达数万言之多，且观其语气，又不似伪造。

魏惠王忙唤来近侍太监，问：“此《吴起兵法》，乃何人所献？”

近侍太监答道：“此兵书乃相国大人所献。”

是公叔痤？魏惠王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嫌公叔痤年岁已老，有心让公叔痤“退隐”，只是尚未向朝臣们透露其意。

“传相国进宫。”魏惠王对太监挥了一下手。

公叔痤很快就来到了内宫。他的胡须已经全白，行动间脚步微颤，老态毕露。魏惠王看上去似对相国十分敬重，免其叩拜之礼，令其对面坐下。

“此兵书是否为吴起所作？”魏惠王开口便问。

“微臣和吴起同朝多年，熟知其语，此兵书断非伪作。”公叔痤答道。

“然而此兵书却和通常的《吴起兵法》大不相同，此为何故？”魏惠王问。

“这个，微臣也想不明白。”

“那么，这部兵书你又从哪里得来的呢？”

“微臣有一门客，姓公孙，名鞅，原是卫国宗室之后，虽然年少，

却交游甚广，识见不凡。这部兵书，就是公孙鞅得来送与微臣的。微臣不敢私藏，特地献给主公。”

“那公孙鞅是从何处得来这部兵书的呢？”

“公孙鞅有一好友，叫作庞涓，是鬼谷子的弟子。公孙鞅至庞涓家中探访，得此兵书，亲笔抄下了一部。”

“鬼谷子？寡人听说近年出现了一位奇人，隐居阳城的鬼谷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心罗万机，号为鬼谷子。那庞涓之师，是否即是此人？”

“主公圣明，庞涓之师，正是此人。”

“寡人闻听鬼谷子可称贤者，特意派人礼请鬼谷子入朝，却怎生也请不来，是为何故？寡人所下之礼有黄金千斤、玉璧十双，难道轻了么？”魏惠王又问道。

“这个，微臣……微臣实在不知。”公叔痤畏畏缩缩地回答着，垂下了头。他知道，由于魏国连吃了几次大败仗，使他几乎失去了国君的信任，将要被迫“退隐”。虽然他已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还没有将“瘾”过足，还想再当上二十年的相国。

“鬼谷子既能传出四十八卷的《吴起兵法》，其才定然非同小可，寡人当亲自去见他，以示诚意。”魏惠王兴奋地说着。

“这……”公叔痤沉吟了一下，才说道，“鬼谷子所居的阳城，在韩国境内，主公前去，只怕有些不便。”

“寡人自有主张，相国无须多虑。”魏惠王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是。”公叔痤又连忙垂下头，不敢多说什么。

每年春天，常有洛邑、郑邑等地的贵公子前来阳城一带的秀美山谷中踏青游玩，布围行猎，一直热闹到夏天，才渐渐散去。魏惠王扮作一个郑邑来的贵公子，领着十余乘高车，百余从人，驰进了鬼谷。

鬼谷其地幽深曲折，怪峰林立，中有一溪，顺着谷底蜿蜒流动，清澈透明。一条小道随着溪流，或高或低，直入山谷深处，狭窄险陡，车

马无法通行。魏惠王只得下车，在向导的指引下，深一脚浅一步地行走着。百余从者紧紧跟随在魏惠王身后，警惕地四处张望。而紧挨着魏惠王的，却是两个白须老者，一为相国公叔痤，一为大司马王错。

自从吴起离开了魏国，公叔痤和王错就由“同党”变成了冤家，互相攻击不休，企图独得国君的宠信。在魏武侯当政之时，公叔痤大占上风，一度把王错赶到了韩国。但自从魏惠王即位之后，王错的势力又强盛起来，回国做了大司马。魏惠王有时会在苦闷中，对后宫姬妾发着牢骚，说以我魏国之大，竟只有半个贤者。这“半个贤者”，就是指王错。

见魏惠王要易装赶往鬼谷，公叔痤和王错为表忠心，争先请求相随。魏惠王虽嫌公叔痤和王错年岁稍大，但想了想后，还是答应了二人。他认为，魏国眼前最有智谋的人，只能是公叔痤和王错。他可以让这二人“考问”鬼谷子一番，看看鬼谷子到底有多么深厚的智谋，值不值得他亲自访求。

魏惠王一行人走了十数里地，身上都累出了汗，呼呼直喘粗气，也没有走到鬼谷子的隐居地。魏惠王正想传命歇息，忽听山谷中响起阵阵嬉笑之声，清脆悦耳。他不觉精神一振，放眼望处，见前面现出一块平坦之地，有四个少年人正在其中嬉戏玩乐。其中两个少年人稍长，约莫十七岁，另外两个少年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四个少年人分成两组，一组穿着青衣，一组穿着绿衣，每组出一大一小二人搭配。平地上放着数十块岩石，堆成七八处形状不同的石堆，四个少年在石堆中穿来穿去，似是在做一种“捉迷藏”的游戏，但细细观看，又不怎么像。何况，此等年龄的少年，一般也不会去玩那种小儿常玩的游戏。

魏惠王和公叔痤、王错看着少年们的游戏，不觉看呆了。那百余从者却看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三位“大人物”为何如此看中此小儿游戏。

“这是军阵，军阵！”公叔座忽然激动地大叫起来。

“对，是军阵。两个军阵，一个是‘天阵’，一个是‘地阵’！”王错也大叫了起来。

“不对，是四个军阵！”魏惠王亦是大叫道。

“是四个军阵，哪四个军阵？”公叔痤和王错一怔之后，几乎同时问道。

“乃是‘天阵’、‘地阵’、‘风阵’、‘云阵’耳。这四位少年以军阵相戏，先堆石立营，列为‘天阵’、‘地阵’。然后青衣少年据‘天阵’，以‘风阵’之法攻敌；绿衣少年则据‘地阵’，以‘云阵’之法相抗。”魏惠王得意地说道。

他发觉自己在兵法上的见识，已远远胜过了公叔痤和王错二人，不愧为圣明之君。

“主公通晓兵法，远胜微臣矣。”公叔痤向魏惠王行了一礼。

“主公日理万机，尚夜读兵书，通晓战阵之法，臣下见军阵而不识，愧为大司马矣。”王错亦躬身向魏惠王行了一礼。

其实，二人早就看出了平地上实有四个“军阵”，偏偏不加说破，有意让魏惠王大显其“圣明之君”的才识。二人深知，魏惠王口中虽在感叹国中没有智谋深广的“大贤”，却又不容国中之臣比他更有见识。倘若臣下当众显得比魏惠王知道的事情还多，定会惹得魏惠王极不高兴。

魏惠王听着二位大臣的奉承，更是得意，指点着前面的平地道：“此等少年，仅以石堆就能显出‘天阵’、‘地阵’，实是非同小可。且又以四人而能排出‘风阵’、‘云阵’相搏，更是不同凡俗。嗯，穿绿衣的这两个少年看来更胜一筹，已大占上风。”

“此深谷之中，何来此等少年？”公叔痤装出一副疑惑的样子，问道。

“是啊，这些少年小小年纪，怎么能如此精通兵阵之法呢？”王错一样是满脸疑惑。

“此等少年，定是鬼谷子之徒。徒已如此，其师不问可知矣！”魏惠王感慨而又兴奋地说着，大步向那四位少年走去。他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吴起那样的奇才。正在这时，天上忽然响起了几声鹤鸣，四位少年身形一晃，竟失去了踪影。

魏惠王吃了一惊，忙领着众人走到那平坦之地，四面寻找，却什么也寻找不到。小道至此已是尽头，前面无路可行，有的只是怪石狰狞，云松龙盘虎踞。魏惠王等人彷徨无措，不知如何是好，陡地又听见琴声悠悠响起，在谷间回荡，若深潭滴泉，沁人肺腑，令人神爽目明，顿忘

行路之疲，只觉身轻欲飞。

众人循着琴声寻去，但见右侧十数丈外有一巨石突起，其上平坦如台。一位身穿玄衣的白发老者坐在巨石之上，膝间横卧一张七弦古琴。他的身旁还侍立着四位少年，正是令魏惠王大感兴趣、以军阵相戏的那四位少年。

那玄衣老者似并未看见魏惠王等人，仰首望着天空上飞行的几只白鹤，抚琴而歌：

鹤飞鸣兮鹤飞鸣

入云霄

入云霄兮落九泉

鱼潜洲兮鱼潜洲

避波涛

避波涛兮乐逍遥

彼有园兮彼有园

雀有巢

雀有巢兮闹吵吵

吾在山兮吾在山

山有石

山有石兮可攻瑶

山中鹤兮山王鹤

野性骄

野性骄兮嘲圣尧

……

魏惠王听着那玄衣老者的琴歌，不觉听得呆了，痴痴地站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听出，玄衣老者所歌，实是小雅之曲中的《鹤鸣》之歌。不过，玄衣老者将《鹤鸣》之曲这首中原雅乐改成了楚国之曲，歌词也改变了许多，听上去有些别扭，但《鹤鸣》之曲的本意，玄衣老者并未改动。

《鹤鸣》之曲本来是赞扬天子园林之美的一首小雅之乐，说天子园中美木众多，禽鸟数不胜数。但到了后来，这首雅乐又成了“贤者”拒绝入朝的托词。“贤者”们说，国君园中（暗指朝廷）有的是美木禽鸟，甚至连其中的一块山石，也可以用来研磨玉石。国君的园中既然养了这么多美木禽鸟，又要我等山中的野鹤作甚？玄衣老者改为楚乐的《鹤鸣》之歌，将其中的拒绝入朝之意说得更加明显。他甚至连上古最圣明的贤君尧帝都不放在眼里，要加以嘲笑。

这老者如此骄狂，莫非就是那鬼谷子？魏惠王心中想着，上前几步，拱手向那玄衣老者施了一礼，刚欲说什么，忽听天上又响起了几声鹤鸣，那玄衣老者和四位少年亦随着鹤鸣声隐于石后，不见踪影。

这老者弄的是什么玄虚？魏惠王大为不悦，转过头，想让公叔痤去寻那玄衣老者。不料他一看到公叔痤，惊得差点叫了起来。但见公叔痤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犹如白日见鬼一般，魏惠王从来没有见到公叔痤现出这等惊恐的样子。

“相国怎么啦？”魏惠王忍不住问道。

“啊！我……我……这……这……”公叔痤竟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大司马，你们看见什么啦？”魏惠王又问王错。他发觉王错的神情也有些不对，虽然不像公叔痤那么惊骇，但身子亦在微微颤抖。

“没……没看见什么。微臣除了那玄衣老者，没看见什么。”王错定了定神，回答着。只有他和公叔痤二人才明白自己为何忽然间现出惊恐之色。

那玄衣老者一出现，二人就觉得极其面熟，细看之下，更无疑心。

二人几乎要脱口呼出——这玄衣老者，不就是东郭狼吗？

东郭狼在楚国失去踪迹后，公叔痤心里总不舒服，曾派门客秘密查访过。他是吴起、东郭狼的死敌，非常担心东郭狼绝望之余，会大起报复之心，对过去的仇人肆意报复。可是他派出的门客查访了好几年，也没有查出东郭狼的下落。公叔痤渐渐放下心来，以为东郭狼定已死于非命，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威胁。不然，似东郭狼这等功名心极重的人，怎么会长久地悄无声息呢？公叔痤做梦也没有想到，东郭狼会成为“鬼谷子”，并如此突然地出现在他面前。

王错对东郭狼忽然变成了“鬼谷子”，亦是大为恐惧。他并不是怕东郭狼会对他加以报复，他主要是怕东郭狼会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东郭狼挟“鬼谷子”的名声，若入魏国朝中，必然能够获取权柄。而似东郭狼这等厉害之人掌了魏国大权，就绝不会容忍他王错继续待在朝中。

“这玄衣老者，定是鬼谷子。二位爱卿当为寡人请出此大才也。”魏惠王道。

“主公，依……依微臣之见，这‘鬼谷子’徒有虚名，并无才能。”公叔痤镇定下来，说道。他绝不能让魏惠王把鬼谷子请进了魏国朝廷。

“相国此言谬矣。鬼谷子若无大才，岂能唱出此《鹤鸣》之歌。”魏惠王不高兴地说道。

“这……这……”公叔痤发觉他急中出错，说出了一句“无理”之言，他亲手将鬼谷子所传的四十八卷《吴起兵法》献给了国君，怎么能在国君面前说鬼谷子“并无才能”呢？

“主公，微臣以为，鬼谷子其人大有才能，只是难为主公所用。”王错说道。

“这是为何？”魏惠王问

“因为鬼谷子乃大王仇家。”王错平静地回答道，他已完全恢复了平常的神态。

“这鬼谷子与寡人素不相识，何谓有仇？”魏惠王惊诧地问。

“此人与先君有仇，与先君有仇，即是与主公有仇。”

“鬼谷子与先君有仇？如此说来，莫非大司马早就认识此人？”

“微臣认识。”

“他是谁？”

“他曾做过魏国的上大夫，姓东郭，名狼，是吴起手下最信任的人。后来吴起在楚国被杀，此人自军中逃走，下落不明。”王错恭敬地回答着。如果只有他一人识破了鬼谷子的“本来面目”，他绝不会在国君面前说出来。因为这样一来，既有可能阻止鬼谷子进入魏国朝廷，更有可能无法阻止鬼谷子的入朝。毕竟，魏惠王对吴起太过“尊崇”，而东郭狼又与吴起的关系极为密切。魏惠王或许会看在吴起的分上，对东郭狼另眼相看。

可是现在，至少有公叔痤看穿了鬼谷子的“本来面目”。世上的秘事，但凡有两个人知道，就有泄露的可能。假若公叔痤先在国君面前讲出了鬼谷子的“本来面目”，则国君必会视他王错不忠，反之亦然。这样，他抢先讲出鬼谷子的“本来面目”，不仅可以借此表示臣下应有的诚信之意，更可对公叔痤狠狠打击一下。

“原来他是东郭狼，难怪，难怪！”魏惠王感慨道。只有东郭狼这样的人，才可传出一部四十八卷的《吴起兵法》。吴起逃离魏国时，魏惠王尚是一个幼童，对东郭狼其人并无什么印象。但魏惠王即位之后，曾深入研究过吴起的事迹，对东郭狼也有相当的了解。

“公叔相国，你难道没有认出鬼谷子其实是东郭狼吗？”魏惠王问道，他在话语中已透出明显的不满之意。

“这个……这个微臣老眼昏花，虽觉此鬼谷子有些面熟，却认他不出。”公叔痤狼狈地答道。

撒谎！这老家伙，身为相国，竟然对寡人不忠，实是可恶！魏惠王心中大怒，外表上却不动声色道：“相国的确老了，只怕连朝臣们的奏章，也难看清了。”

“不，不！微臣不老，微臣还能看清奏章，微臣只是对远处的物事看不大清楚。”公叔痤忙说道，他听出魏惠王是在说他不适合担当相国

重任。

魏惠王并不理会公叔痤，继续问王错："如此说来，鬼谷子是有意向寡人唱那《鹤鸣》之曲的？"

"正是。微臣能认出鬼谷子，鬼谷子自然也能认出微臣，也就能猜出主公的身份了。他亦知魏为仇国，不可前往，遂故意弹唱《鹤鸣》以作清高，拒绝主公。所以，就算主公不去计较往日仇怨，将鬼谷子尊以大贤，鬼谷子也绝不敢进入魏国一步。"王错答道。

"假若寡人是秦国之君、齐国之君，鬼谷子也会唱出《鹤鸣》之歌吗？"魏惠王又问。

"不会，绝不会！"王错立刻说道。

魏惠王不再说什么了，脸色阴沉，转过身，疾步向山谷外行去，令公叔痤和王错气喘吁吁地无法跟上。

来时众人行得慢，去时众人就行得快多了。大半个时辰后，众人走出了山谷。魏惠王悄悄在王错耳边说了几句话，留下王错和六十余位从者，然后带着公叔痤和剩下的四十多个从者，向魏国境内疾驰而去。一路上，魏惠王很不高兴，自己不说话，也不让从人说话。

主公和王错说的是什么呢？公叔痤在心中不停地嘀咕着。他的心中一阵阵发冷，背上却冒出了许多汗珠。我身为相国，主公却将隐秘之事交由王错，并且不向我透露半句，此为何故？难道主公要让王错来取代我的相位吗？

其实，魏惠王对王错说的话很简单，他让王错将从人分为两队，一队扮作强盗，去杀死鬼谷子，并吓唬其弟子；另一队则扮作游猎之人，奋勇打退"强盗"，"救出"其弟子。鬼谷子既然不能为魏国所用，就绝不能为齐国或者秦国所用，必须杀死。鬼谷弟子们还年轻，容易将其收服，应该归于魏国，成为魏国国君的爪牙。

第八章　庞涓荣归激卫鞅　孝公尚贤求大治

十余天后，王错匆匆回到了大梁城，魏惠王在内殿召见他，以歌舞宴乐加以慰劳。王错却不敢领受国君赐予他的厚爱，跪伏在魏惠王脚下，连连磕头，浑身颤抖不止。

魏惠王脸色大变，斥退歌舞女乐后问："怎么，你没有将那件事办成吗？"

"微臣罪该万死，辜负了大王的期望。"

"混账，那些从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你带着他们，竟连一个老头子也杀不死吗？"

"不是微臣杀不死他，是他……是他不容微臣找到，就跑了。微臣追寻了他几天，也未追到。"

"什么，他竟跑了？是跑到了秦国，还是跑到了齐国？"

"他既没有跑到秦国，也没有跑到齐国，而是跑到了楚国西南的蛮荒山中，并誓言不入中原一步。"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微臣寻到了鬼谷子的一个弟子，从他的口中，得知了一些鬼谷子的事情。"

"哦，鬼谷子竟没有带着他的弟子跑吗？"

"鬼谷子的确要带着他的弟子们逃走，但其中有一弟子仰慕主公圣明，没有跟着逃走。"

"好，好！这个弟子现在何处？"魏惠王听了大为高兴，忙问道。

"此人现在宫门之外。"王错磕头答道。

“立即传他进来。”魏惠王命令道。

很快，一个身穿绿衣、十七八岁的少年走进了内殿，向魏惠王屈身行以大礼。他年纪轻轻，就熟知礼仪，实是难得。魏惠王在心里赞着，向两旁挥了挥手。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动作，意思是除了他想见的人，其余的内外诸臣全都应该退下。殿上的内侍太监立刻退了下去，王错稍微犹豫了一下，也退了下去。华丽的内殿上只剩下了魏惠王和那绿衣少年。

“你坐下吧，不要慌，寡人有好多话要问你。嗯，你姓甚名谁？”魏惠王亲切地问着。

“草民姓庞名涓，乃是酸枣邑人氏。”庞涓回答道。

“好，酸枣邑属我魏国，你亦是我魏国人也。”魏惠王很高兴地说着。

“草民身为魏国人，不敢忘了大王恩德，所以不愿随师南下，留了下来。”

“你是怎么遇到鬼谷子的？”

“草民父亲以经商为业，常来往于洛邑大梁之间，一日在道中忽遇鬼谷子，他说草民聪慧过人，将来必成大器，硬要收草民为徒。草民的父亲见鬼谷子气度不凡，遂依允了他，让他把草民带进了鬼谷。草民进鬼谷时才十二岁，离今已六年了。”

“鬼谷子共有几个弟子？”

“共有四个。年龄最大的一人名叫孙宾，为齐国人，长草民半岁；草民年龄次长；年龄又次者名公孙衍，十三岁；年龄最小的一人姓张名仪。公孙衍和张仪都是魏国人，鬼谷子常言天下各国中，唯有魏国人才最盛，天下的才能之士中，十有五六是魏国人。”

“哈哈哈！鬼谷子此人，倒也有些眼光。嗯，你知道鬼谷子的来历吗？比如，他过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的真实姓名又是什么？这些你都知道吗？”

“草民不知。鬼谷子从不说他的过去，也不让我们这些弟子问他的

过去。”

“鬼谷子怎么教导你们这些弟子的？”

“平日鬼谷子要么弹琴唱歌，要么是埋头书写，很少理会我们，我们每日砍柴煮饭，汲水浣衣，把鬼谷子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他高兴了，就会让我们到他的洞室中去看古今奇书，那些奇书有数十卷之多。我们看了后，就请教鬼谷子，让鬼谷子给我们讲解，如果书中有兵阵算数之类，鬼谷子还会给我们演练一番。”

“你们自己也常演练军阵吧？”

“常常演练。只是人少，有时会以树木岩石来代替阵中军卒。”

“你们常演的是什么军阵？”

“常演的是姜太公所传的‘八极大阵’。”

“何谓‘八极大阵’？”

“八极大阵者，是为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此八极阵势之合称也。”

“此八极大阵，有何讲究？”

“凡为将者，对八极大阵不可不知。天阵，堂堂正正，以圆形相列，首尾环顾。地阵，奥妙无穷，以方形相列，坚若城池。风阵，凌厉迅猛，以轻车相列，来去快捷。云阵，隐秘莫测，高车中夹藏锐卒，忽缓忽疾，攻敌不备。龙阵，威猛庄严，以强弓利弩为先导，步步紧逼敌阵。虎阵，锐不可当，以敢死之士冲击敌阵，白刃相搏。鸟阵，忽闪难寻，以轻锐之卒散列百十分队，若飞鸟归林一般，扑杀敌卒，搅乱敌方的阵形。蛇阵，灵动无比，以长线之形相列，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此八极大阵之法，乃当年姜太公所遗，历代前贤又多加增减，已甚是完美。为将者欲破敌立功，非熟知此八极大阵不可。”

“八极大阵玄奥深妙，为将者很难全通，你能通晓多少？”

“草民对八极大阵极感兴趣，每种阵势都曾下过一番功夫，虽不敢

说全都精通，但俱是略知一二。”

“好，好！你小小年纪，居然能对八极大阵全都通晓，实是难得。”魏惠王兴奋地说道。

“此全是鬼谷子所教，草民并无才能。”庞涓谦恭地说着。

“嗯，鬼谷子大有才能，可惜他却跑到了蛮荒之地。嗯，你知道鬼谷子为什么会跑了吗？”魏惠王问。

“这……”庞涓露出为难之色，“草民不敢说。”

“有寡人做主，你只管大胆讲来。”魏惠王道。

“是。鬼谷子跑了，全是因为相国大人之故。”

“这是为何？”

“鬼谷子说，当年吴起奔楚，实是因为相国大人陷害所致。鬼谷子还说，相国大人心地险恶，难以容他。鬼谷子欲远避至洞庭西方的山野，草民自思身为魏人，不必远行楚国的蛮荒之地，且又慕大王之贤明，遂私自留下，宁愿叛师，不肯叛君。”庞涓说着，拜伏在地，向着魏惠王连连磕头。

“这话可是真的？”魏惠王盯着庞涓，两眼射出的寒光犹似利剑一般。

“草民不敢妄言。草民与相国大人的门客公孙鞅自幼交好，对相国大人也甚是敬重。相国大人曾让公孙鞅向草民索取兵书，草民不敢拒绝，曾抄录了鬼谷子亲写的一部《吴起兵法》献给相国大人。草民本不愿说出鬼谷子南逃之故，只是又想着君者，天也。草民身为魏国之人，岂可欺瞒君上。”庞涓挺起身，迎着魏惠王的目光说道。

“原来如此。”魏惠王点了点头，暗想，此人所言与公叔痤告诉寡人的甚是相合，可称为忠诚矣。

“草民久离家乡，甚是想念父母，欲回故乡，还望大王恩准。”庞涓说着，再次对魏惠王行以大礼。

“你有这等孝心，寡人甚是喜欢。不过，你先留下几天，再回故乡不迟。”魏惠王笑道。

列国之间，士民百姓最重之事，就是荣返故里。魏惠王决心让庞涓来一番荣返故里，使其在家乡父老面前显尽风光。这样，庞涓就会对国君感激涕零，倾其心智，报答国君厚恩。

周显王九年（公元前360年）夏，魏惠王连着发出了几道令朝臣们震惊的诏令。

首先，魏惠王以公叔痤年老为由，免除了他的相国之位，而以大司马王错继任相国。在魏国中，近数十年来每一位相国都是自请“退隐”，很少有谁被国君公然罢免。公叔痤当了二十余年的相国，又为公主之夫，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受到国君的无情冷遇。公叔痤羞愤交加，大病一场后，呜呼哀哉。公叔痤的众多门客，也“树倒猢狲散”，各自另寻衣食之主。

魏惠王罢免公叔痤，任命王错的诏令已是令人吃惊，而他拜年少的庞涓为大司马，则是令众人大为震骇，几乎无法相信。大司马权势之重，在朝中仅次于相国，历来为宗室之臣和皇帝的心腹之人所把持，无权无势无大有来历的人，做梦也不会梦见他做上了大司马。

庞涓名望之低，人们闻所未闻，其年龄之幼，更被人视若儿童。但就是这样一个名望低微、出自商人之后的小小少年，一跃成了魏国的大司马。同时，他还被授予上大夫的官爵，并得到了五百户的食邑，黄金百斤。除此之外，魏惠王又派高车百乘，护送庞涓荣归故里，拜见父母，尽其孝顺之心。

整个魏国为此几欲疯狂，人人都在奔走打听——庞涓那小子，如何得来这般的惊天富贵？于是，鬼谷子的大名一下子传遍了魏国。稍微有些家财的百姓都拉着他们年少的儿子，四处寻找鬼谷子，却无法找到。

在庞涓乘着高车、前往家乡的那一天，大梁城的街巷几乎为之一空，人人争着来到道旁，观望年轻大司马的风采。这时，却有一位年龄比庞涓大出几岁的少年人，正跪倒在空无一人的荒僻小巷，面对着一片倒塌的房屋，放声大哭。此人正是自幼与庞涓交好的公孙鞅。

公孙鞅曾立下宏愿——成为上大夫，荣归故里，光耀父母。但是他

的这个宏愿好像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公孙鞅的父亲是卫国宗室之后，却家贫如洗，无奈之下，只得移居魏国，经商度日。公孙鞅的父亲没什么本钱，常和庞涓的父亲这等小商贩合伙贸易。公孙鞅亦因此和庞涓相识，结为密友。后来，公孙鞅因勤于读书，学识深广，被公叔痤看中，请到府中做了门客。公孙鞅抓住这个机会，千方百计讨好公叔痤，终于被公叔痤视为心腹，欲上表朝廷，为公孙鞅谋个官位。但就在这时，上天仿佛有意和公孙鞅作对，种种不测之祸接连而至。

先是其父在外经商时遇盗被杀，然后其母及弟妹所居之屋遇暴雨崩塌，全家除了公孙鞅一人之外，俱是死于非命。最后公叔痤忽然得罪国君，丢了相位，一病而亡。庞涓荣耀无比的时刻，正是他公孙鞅走投无路的时刻。

公叔痤死了，他作为其心腹门客，已不可能在魏国待下去了。否则，他必然会被王错置于死地。公孙鞅痛哭一场后，悄然出城，径自向西行去。公叔痤临去世时，曾为公孙鞅写了一封荐书，让公孙鞅到秦国去投奔右庶长景监。这景监原是楚国大臣，因反对吴起在楚国“革除旧弊”，投到了魏国，与公叔痤相交甚好。后来景监又奔到了秦国，屡次领兵征伐魏国，但他在私下里却仍和公叔痤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王错不愧为“半个贤者”，当上相国之后，并不似公叔痤那般碌碌无为，而是连着做出了好几件大事。首先他亲自督率十余万丁壮，引黄河之水，把大梁城周围的田地修整为旱涝保收的上等良田，使魏国的粮米每年多收五分之一以上。然后，他又挖出了一条环形大沟，连通邻近的河水，将整个大梁城围在其中，使大梁多了一道防敌的屏障，给大梁城中的王室子弟和公卿大臣以及富贾百姓带来了明显的安定感。因此王错亦连连受到国君的称赞并得到了丰厚的赏赐。

粮食多了，魏惠王的胆气也大了许多，接连向邻国发动了攻击。每次攻击，魏惠王都是自为主帅，而以庞涓为先锋大将。庞涓果然是精通战阵之法，谋略甚多，连战连胜，大败韩、宋、鲁等国之军，逼迫韩昭侯不得不以臣下之礼拜见魏惠王。韩昭侯屈服了，宋公、鲁侯、卫侯自然不敢落在后面，纷纷亲赴大梁朝见魏惠王。魏惠王得意扬扬，与王错、庞涓商议，准备发倾国之兵，一举攻灭齐国。

田齐桓公已去世，其子齐威王继立，不理朝政，日夜在后宫饮酒为

乐，致使国中盗贼四起，一片混乱。此时此刻，正是灭亡齐国的大好时机。如果魏国能够一举攻灭齐国，势将震动天下，就可挟其不可战胜之威，扫平诸侯。但就在这时，却传来了紧急军情——秦孝公亲率大军二十万，包围了魏国旧都安邑城。魏惠王大怒，和庞涓领大军十八万，急速西进，解安邑之围。

双方在安邑城下展开了一场大战，连战了十余日，方才分出胜败。秦军的阵势不及魏军严密，最终支撑不住，败回了国中。魏军虽然获胜，却也精疲力竭，耗费巨大，一时难以去“攻灭齐国”。

这个秦国也太可恶了，寡人早晚有一天要把它收拾了。魏惠王恼恨地在心中想着。

魏惠王恼恨秦国，而秦孝公更是对魏国恨之入骨。他三十余岁，正当壮年，精力旺盛，一心想使秦国强大起来，夺回西河之地。可是他当上国君四五年了，对魏国连续发动了几次猛攻，却每次都没能取得胜利，气得他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

都是这帮臣下无能，害了寡人，秦孝公常常在心中想着。他自登上君位的那一天起，就下了求贤令，宣称凡是贤者，谁荐之入朝，谁就可以得到百斤黄金。然而他的黄金花了不少，却没有得到一个令他满意的贤者。为此，秦孝公常常在朝廷上大发感慨，弄得朝臣们面红耳赤，垂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出。

这天，秦孝公在朝堂又感慨了起来。

“你们看，”秦孝公抬手向殿外的天空上一指道，“又过去了一队鸿雁。鸿雁为什么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

大臣们照例是垂着头，不敢多说一句。

“告诉你们，鸿雁能在天上飞来飞去，是因为它们有着一双翅膀，没有翅膀，这鸿雁就飞不起来。”秦孝公说道。

臣下们听了，不由觉得面面相觑，心中均想，凡是天上飞着的鸟儿，都有翅膀，这是小儿也明白的道理呀。主公今日说出此等话来，不知是在想着什么，我等可得小心伺候。

“寡人虽说读书不多，也知道些古今之事。”秦孝公继续说道，“昔者齐桓公曾言道：‘吾得仲父，犹飞鸿之有羽翼也。’齐桓公能够称霸天下，正是靠着管仲这个‘翅膀’啊。今日寡人心有壮志，却无羽翼，难以奋飞，难以奋飞啊！”

秦国大臣们听了，头低得几乎到了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呼出一声。唯有右庶长景监硬着头皮禀告道：“主公，臣下有一门客，姓公孙名鞅，刚从魏国来此，其人虽然年轻，学识之广，智谋之深，万人不能及之，可称大贤。”

秦孝公曾经不止一次当众指责景监，说他不能推荐贤者，实在是愧居右庶长之位。景监知道，如果他再不推举一个让国君满意的贤者，只怕难保其位。公孙鞅自魏国投奔到他的门下，使他很是高兴，觉得可以应付秦孝公一下了。他认为公孙鞅言辞锋利，巧于应对，却无什么真实才干，这样的人既可以讨秦孝公的喜欢，又不至于在受到秦孝公的重用之后，对他的地位产生威胁。

“哦，公孙鞅竟有万人不及的才能么？嗯，你明日带他进宫，让寡人见见。”秦孝公有些不相信地说着，挥了挥手，宣布退朝。

次日，景监领着公孙鞅，来到内殿，拜见秦孝公。秦孝公见公孙鞅才二十余岁，清瘦白净，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全无半点智谋之士的气度，不禁大为失望。

“公孙夫子，请问你有何才学，能令人称为‘贤者’？”秦孝公一开口，就带着轻视之意。

“草民深知尧舜禹汤诸上古圣君之道，尤精仁义道德之术。”公孙鞅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尧舜禹汤？仁义道德？哈哈哈！”秦孝公忽然仰天大笑起来。

“主公，人君治国，必口称尧舜禹汤，仁义道德。奈何主公一听草民此言，就仰天大笑，有不屑之意呢？”公孙鞅惶惑地问道。

“罢，罢，罢！尧舜禹汤，仁义道德合于古事，不合今事。如今诸侯争战，个个如狼似虎一般，只论杀伐攻掠，哪里会讲什么仁义道德？”秦孝公摆着手说道。

“主公差矣，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言必称尊王攘夷，其仁义道德人人敬慕，何尝只是杀伐攻掠呢？今主公不论仁义道德，而欲求霸业，岂不谬乎？”公孙鞅睁大着眼睛，认真地说道。

“齐桓公讲仁义道德，都是假的。况且齐桓公已死了多少年呢？连他的儿孙们都绝了种，好好的一个齐国也早就变成了外姓人的私产。”秦孝公不耐烦地说着。

“齐桓公抑止强横扶助弱小，北救燕卫，南伐荆楚，功绩载入史册，人所共见，主公怎么能说他的仁义道德是假的呢？”公孙鞅正色道。

“寡人说是假的，就是假的！”秦孝公瞪着眼睛，吼叫起来。

“草民以为，齐桓公之仁义道德，绝非是假。”公孙鞅坚持说道。

“你……你竟敢和寡人作对吗？”秦孝公大怒。

“齐桓公的仁义道德，当然是假的。”景监慌忙说着，并连连向公孙鞅使着眼色，让公孙鞅向秦孝公磕头认罪。

公孙鞅却似没有看到景监的眼色，说道：“草民闻听主公求贤若渴，故不远千里，前来投奔，谁知今日一见，却让草民大为失望。”

“你为何失望？”秦孝公怒问道。

“草民以为，主公胸怀大志，有平定天下之心。谁知今日一见，主公竟连齐桓公的霸主之志都不及。”

“齐桓公算什么，寡人如何不及他？”

“齐桓公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尊王’之名称霸天下，而主公却只知杀伐攻掠，怎么能比上齐桓公呢？”

“可恼，可恼！你不过是一迂腐书生，竟敢轻视寡人！”

“草民只是以情理而论，并不敢轻视主公。”公孙鞅拱手对秦孝公行了一礼。

“哼！你如此张狂，还说不敢，寡人……寡人……你们都给寡人退了下去吧！”秦孝公气哼哼地说着，差点要让侍卫们把公孙鞅拖出去砍了脑袋。

“公孙夫子，你年纪轻轻，怎么如此迂腐，竟在主公面前大谈仁义道德呢？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主公性躁，急于强兵富国，只爱智谋之术。你要给主公多谈智谋之术，少谈什么仁义道德。唉！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回到府中，景监埋怨地说道。公孙鞅听了，只是一笑，并未多说什么。

次日景监临上朝时，公孙鞅拿出一封书简，道：“请大人把这封书简递给主公，吾料三日之内，主公必以高车迎吾进宫。”

真会是这样吗？景监半信半疑地接过书面，在朝见之时呈给了秦孝公。只隔了一日，内宫中就疾驰出一辆高车，来到了景监的府前。

“主公有令，宣公孙夫子即刻进宫！”卸车的内侍太监高声喝道。公孙鞅高冠玉带，气宇轩昂地登上了高车。这小子看来有些道道呢，我可别把他看低了，景监望着渐渐远去的高车，在心里想着。

秦孝公正焦急地在内殿中等待着公孙鞅，他特意在内殿中召见，以示亲近信任之意。他无法掩饰内心的兴奋，又竭力想做出一副平静的样子。在秦孝公身前的案几上，摆放着公孙鞅所写的书简，那书简上只写着两行字：

> 欲成圣贤之君，比美文武，名传万古，须遵尧舜禹汤之道，大行仁义道德。
>
> 欲成有为之君，一统天下，传国万代，须遵狼虫虎豹之道，厉行变法革新。

当公孙鞅一进入内殿，秦孝公立刻屏除左右，说道：“公孙夫子，寡人今日让你来，是要听你好好讲解这两句话。”秦孝公认为，他终于等到了他一直想等的“贤者”。

公孙鞅拱手对秦孝公行了一礼道：“草民前日对主公多有冒犯，还望主公恕罪。”

秦孝公皱起了眉头，一摆手说："前日之事，寡人早忘了，你快给寡人讲解吧。"

"是。"公孙鞅又向秦孝公行了一礼，然后问，"文王、武王可否称为贤君？主公是否愿做文王、武王？"

秦孝公瞪着眼珠答道："文王、武王当然是贤君，可寡人不愿去做这样的贤君。"

"这是为何？"

"寡人知道周室得天下靠的是仁义道德。这仁义道德可不是从文王才开始的，在文王的祖宗那儿，就开始了，一代一代又一代，弄了几百年的仁义道德，才收服了天下。唉！寡人不是不想做文王、武王那样的贤君啊，是寡人等不及，等不及呀。寡人想立刻打败魏国，夺回西河之地，做一个有为之君。"

"好！主公圣明，虽文王、武王亦不及也。"

"你这话寡人倒不明白了，寡人虽非昏恶之君，要和文王、武王相比，还是比不上啊。"

"草民说主公圣明，是指主公的见识非凡，纵然文王、武王，也不能相比。"

"啊，这个……还请公孙夫子详细道来。"

"古今不同，道亦不同。古时可行仁义道德，今时不可行也。今人若想做文王、武王那样的圣君，必然身败名裂，家破国亡。许多人不明此理，总以古时之事对照今时，实为大谬。而主公却对古今分别明了于心，其见识之深广，寻常之君岂能相及？"

"夫子过誉了，寡人其实对古今分别也不甚明了，还望夫子教之。"

"古者国众族多，道路不畅，交往不便，故天子不以征伐服天下，而以教化服天下。周初有国一千八百，蛮族无数。若大行征伐，何时方能征服天下？且国小力微，亦不敢轻易犯上，所以古时可用仁义道德治天下。如今历数百年兼并不休，礼崩乐坏，人心不古，难以教化矣。且强国已并之为七，弱国只有十余，任何一个大国都有吞灭天下之志。方

今之势，犹如狼虫虎豹共处一室，只有奋起搏杀，才能消灭敌国，保存自己。故草民妄言曰：欲成有为之君，须遵狼虫虎豹之道，变法革新。”

“好，痛快！寡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别说如今不能实行仁义道德，齐桓公那会也不行。齐桓公讲仁义道德不假，却讲得自己没落得个好结果，到头来连齐国社稷都成了姓田的家产。当初齐桓公若不讲仁义道德，不让田完入境，说不定儿孙们还能保住祖宗的基业呢。如今的诸侯，就是狼虫虎豹，只是不知这狼虫虎豹之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狼虫虎豹之道，一言而蔽之：灭敌存己。唯有存己，才能灭敌；只有灭敌，方能存己。”

“妙！夫子请道其详。”

“存己之道在于治民，治民之要，莫过于三：使民服，得民力，获民利。使民服者，君命朝下，民夕从之，无一人敢违。儒者服民，往往以仁义道德教之，民不听从。其实，民者，小人也，何知大义？小人所虑，无非生死。若以厉法行之，犯罪者俱以大刑处置，民必服之。得民力者，征军诏下，举国从之，人人奋勇杀敌。小人所爱，一为财帛，二为官爵。只要主公大行奖励，使小人征战可得财帛官爵，则不难得民力矣。获民利者，在于抑止商贾，奖励耕织。商贾低买高卖，剥民之利以肥己，于国甚是有害，须加以限制。秦国之俗，在于户大，往往一家数代同堂，于耕织甚为不利，须加改变，使民竭力生利。生产既多，则国家亦可多得其利。主公若得此治民之术，存己之道成矣。存己之道成，则可灭敌。秦国占形胜之利，只要能夺回西河，击败魏国，一统天下犹如探囊取物一般。”

“好，好！夫子所论，正是寡人存之于心而未能说出之理。哈哈哈！寡人总算是得到了一个真正的贤者。”秦孝公大笑着，抬起手来，响亮地拍了几下。一队侍立在殿阶之上的乐女闻声走了进来，或坐或立，围绕着公孙鞅。公孙鞅面红耳赤，一时不知所措。

“哈哈哈！”秦孝公更大声地笑了起来。

公孙鞅带着醉意，回到了景监府中。但见府门大开，数十鼓乐家奴站立府门两旁，高奏迎宾之乐。景监身穿华服，在门外躬身而立。公孙鞅怔住了，立在门外，不敢入内。此等盛大仪式，是用来迎接上卿贵客

的。公孙鞅现在只是一个草民，怎么能担当这等盛大仪式呢？可是，景监又分明在向他公孙鞅行礼。

“夫子光临，实乃在下之幸也。”景监行完礼后，抢上一步，扶着公孙鞅走进府内。

公孙鞅一时如在梦中，恍恍然随着景监登上高大的后堂，坐在华丽的锦席上。一位正当妙龄、艳丽无比的美女拖着薄纱长裙，在众乐女的伴奏下，缓缓登上了后堂。公孙鞅呆住了，心中怦怦大跳，这位美女正是他近些时夜夜在梦中见到的美女。美女名叫蜀姬，身材娇小玲珑，据说是蜀君献给秦君的礼物，秦君又赐给了景监。公孙鞅由魏国入秦、拜见景监时，蜀姬正侍立在旁，使公孙鞅一见倾心，再也难忘。

能得到蜀姬这样的美人陪伴终生，才不负大丈夫立身于世啊，公孙鞅常在心中想着。但他只不过是景监的一个门客，怎么能指望得到蜀姬呢？公孙鞅为此苦恼不已。我必须获得国君的重用！只有获得了国君的重用，我才有可能得到蜀姬啊。公孙鞅在心中暗暗发誓，精心研究秦国政令的得失，揣摩秦君心中所想为何。他等待着一个能够打动国君之心、平步青云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让他等到了。国君已对他动心了，将对他委以重任。从前看上去高不可攀的地方现在竟是举足可登，连从前他只能暗恋的蜀姬，也如此逼近地出现在他身前，使他一时难以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公孙夫子单身一人，甚是寂寞。在下有心将此女奉上，不知公孙夫子可否中意？”景监指着蜀姬，笑嘻嘻地说着。

“啊！”公孙鞅狂喜中几乎从席上跳了起来，他慌忙行礼，口中道，“大人如此美意，小人怎敢担当？”

景监连忙拱手回礼：“在下日后还须公孙夫子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哈哈哈！”

“啊，哈哈哈！”公孙鞅也大笑起来，恍恍然中觉得他一下子长高了数十丈。肥胖的景监在公孙鞅眼中，竟似蚂蚁一般渺小了。

第九章　徙木立信立法威　君臣对策论大势

次日，秦孝公在朝堂上大会群臣，当众拜公孙鞅为左庶长，并宣称要大举变法革新。

在秦国，左庶长相当于列国的相国之位，官居群臣之首。公孙鞅年纪轻轻，不过是个门客出身，居然一跃成了左庶长，许多朝臣心中都是不服，怒视着公孙鞅。公孙鞅也未料到秦孝公对他重用至此，心中激动无比，望着秦孝公的一双眼睛里全是感恩之意。

秦孝公左右环视了一番，高声说道："继承先君之位，必须光耀祖宗，为社稷增色，方是为君之道。严守法令，勤于政事，努力彰明国君的德行威仪，是做臣子的应尽之责。如今寡人欲变法革新，强国富民，正是不忘为君之道。只不过国人习于旧俗，难以改变，恐怕要对寡人大加议论，此事令寡人甚是忧虑。"

他说出这番话来，是期望众大臣齐声赞同他的变法革新，解除他的"忧虑"。不料秦孝公说出这番话后，众大臣俱是低头不语，竟无一人应声而起。

啊，这帮臣子，居然敢对寡人如此不敬，实是可恶！秦孝公心中大怒。

这时，公孙鞅站了起来，慨然说道："古人言道：'行动之时犹疑不决，不会成功；做事之时犹疑不决，难成其事。'主公应尽快下定变法革新的决心，不必去忧虑旁人的议论。况且具有雄才大略的圣君，本来就会被庸俗小人嘲笑。常言道：'愚者对眼前之事尚看不明白，智者却能观察到未露出苗头的事情。所以，行大事不必先和小人商议。'古人还说：'具有至德之人不盲从众人，能成大功之人不将谋略告知众人。'法者，用以爱民也。今法不足爱民，主公变之，即为大圣之君也；俗者，便利国人也。今秦国之俗不足以便利国人，主公革之，更为至德之圣君也。总之，只要是利国便民，主公就不必疑惑。"

"好，左庶长此言，说得好！"秦孝公大声喝起彩来。

“不好，不好！”有一个人更大声地说着。

是谁，竟敢如此藐视寡人？秦孝公愤怒地转过头，向那人望去，满腔的怒火却如同迎头遇上了一盆冰水，一下子弱了许多。那人原是大司马甘龙，号称秦国第一勇将，曾屡次在战场救过秦孝公的性命，深得秦孝公的宠信。

“怎么，大司马不赞成寡人的变法革新吗？”秦孝公温和地问。

“微臣不敢赞成。”甘龙倔头倔脑地说着，“微臣听说：‘圣人不去改变国人的礼俗，方能治好国家；智者不变法度，方能使百姓安宁。’不变礼俗，国中无乱，自然可以治好国家。不变法度，官民有例可循，自然安宁。今日公孙鞅心怀不善，欲乱我秦国，故迷惑主公，以种种谬论掩其不善。微臣愿主公不受其惑，立即将公孙鞅斩杀，永绝后患。”

公孙鞅听了，冷笑一声说道：“大司马此言，乃庸俗小人之言也。庸俗小人只知安守旧俗，不学无术，只以为他听到的那点事情为至理。这类人做了朝臣，只可守法，而不能与之论法。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但都能王于天下，齐桓公等五位霸主所立法度不同，一样能号令诸侯。所以，智者创立法度，愚者只能受制于法度。有德之人改变礼制，无德之人受制于礼制。国君议论大事，不必和庸俗小人同朝议论，以免受其惑。”

好，说得好！秦孝公在心里暗暗赞着，他对公孙鞅锋利的言辞十分欣赏。

“你……你才是庸俗小人，你不过是景监门下的一条狗，竟敢在……”

“住口！”秦孝公猛地打断了甘龙的话头，“你如此咆哮朝堂，成何体统！”

“微臣……”甘龙说不下去，低下头来。“咆哮朝堂”是一项大罪，论律应该斩首。他如果再多说一句，惹得秦孝公恼羞成怒，只怕会当真定他一个“咆哮朝堂”的大罪。

“嗯，众位还有什么话可说吗？”秦孝公目光如剑，逼视着臣下。朝臣们大多如甘龙一样垂着头，只有上大夫杜挚毫无畏惧之意，坦然面对

着秦孝公的目光。

“杜大夫也不赞成寡人的‘变法革新’吗？”秦孝公不高兴地问着，声音听上去十分阴沉。杜挚并不是秦孝公喜欢的一个臣下，秦孝公曾想找个理由将杜挚赶出朝堂，却一直没有将那个理由找到。杜挚勤于政事，廉洁奉公，一向被国人颂为良臣。

听了秦孝公的问话，杜挚站起身拱手行了一礼，从容道：“主公，微臣听人说过：‘如果利益不超过一百倍，就不要轻易改变法度；如果功效不超过十倍，就不要轻易改变器具。变法革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弄不好，会祸乱国家，还请主公多听众人的议论，不要急着做出决定。”

秦孝公听了，也不回答，只是将目光望向了公孙鞅。公孙鞅先拱手向秦孝公施了一礼，这才说道：“上古圣王，所以称之为圣，就是因为他们不拘泥于古法。上古圣王，常常根据时势的不同，来制定礼法，从来没有一位圣人死守礼法而不加改变的。商汤、周武王能够一统天下，正是因为他们不死守礼法而兴盛起来的。商纣、夏桀不肯改变旧法，反倒灭亡了。变法革新，能够一统天下。还有什么利益会超过一统天下？不图变法，就会灭亡，天下还有什么祸乱，能超过灭亡？”

“好！”秦孝公大叫起来，跳起身，解下腰间的佩剑，交给公孙鞅，厉声道，“从今以后，秦国的一切大事，就由左庶长做主。谁敢对抗左庶长，就是对抗寡人！”朝臣们听了，个个脸色大变，俯伏于地，望也不敢向公孙鞅多望一眼。

公孙鞅执掌了秦国朝政后，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就让国人莫测高深，议论纷纷。他命人在南城门竖了一根五尺高、直径六寸的木柱，旁边悬着赏牌，上写：凡国中之人，不论何等身份，只要能将此木扛至北城门，立赏黄金一斤。

赏牌刚刚悬起，南城门就围上了许多人，待过了大半个时辰，南城门已是挤得人山人海一般。但是人虽众多，却没有谁上前去扛起那根木柱。

众人只是盯着赏牌，七嘴八舌说个不停。一个人道：“这根木柱又不沉重，朝廷何至于发下一斤黄金的厚赏？我看其中定然有诈，谁扛了木柱，谁就倒了大霉。”另一个人道：“一斤黄金，可值一万个铜钱呀，

若拿去买粮食，可买三百三十多石啊，能让我一家人吃好几年呢。唉！我真想得到这一斤黄金啊。”第三个人说道：“你就知道吃，官府的黄金，是这么容易拿的吗？我替官府做工，一天累死累活，只拿六个铜钱。若想得到一斤黄金，得做四五年的牛马才成呢。哼！你扛这么一根木头，就想得到一斤黄金，做梦去吧。”第四个人说道：“官府不想拿出黄金来，又悬出这个赏牌干什么？这不是拿我们寻开心吗？”第五个人说道：“近来人心大坏，盗贼甚多。当贼的人，多有贪心，朝廷想出这个办法，是要杀尽有贪心的人。谁去扛木柱，谁就是有贪心的人。”

……

众人议论纷纷，谁也不敢去扛那根木柱，却又谁也不愿意轻易地离开。一斤黄金，实在是太诱惑人了。

到了中午，忽然来了一个吏使，将赏牌上的黄金一斤，改写成了黄金五斤。什么，扛一根木柱，就可以得五斤黄金吗？整个都城的人差不多全拥到了南城门，但仍是没有一个人敢去扛那根木柱。这时，忽然有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钻到了木柱前，一把搂起来，就扛到了肩上。众人都愣住了，傻乎乎地看着那个乞丐。

那乞丐咧嘴一笑，说：“反正这些时也讨不到什么东西，快饿死了。左右是死，我为什么不碰碰运气呢？”说着，他扛着木柱，摇摇晃晃向北城门走过去。众人连忙让出道来，跟在乞丐身后，一边跟着，一边嘀咕，认为乞丐必死无疑。

到了北城门口，当真有一个官儿捧着五斤黄金，送给了乞丐，并大言道：“左庶长大人令出必行，绝不改悔。此人听从左庶长之令，当得厚赏！”

众人“轰”地炸开了，有的傻愣愣站着不动，有的抱头大叫“冤枉”，说那厚赏本应该是他所得，有的到处乱跑，逢人便说——真给金子，左庶长说话算话，真给金子……还有许多人拉着那乞丐，不停地向乞丐叫着老爷，要给乞丐酒肉吃喝，要给乞丐穿着绸缎。一时间，左庶长“真给金子、乞丐发财”的传闻像风一样迅速地传向四面八方。

第二天，众人不约而同地又来到了南城门，看见挂赏牌的地方悬出了许多写满字迹的竹筒。几位穿着红袍的官吏站立在旁，大声宣布：这是左庶长定下的变法革新条令，今后秦国的官民人等，俱须依此条令行

事，敢不遵行者，当处以斩首大刑。

官吏们并且还大声念着那些条令：

一、实行户籍连坐之法。国中百姓每十家编作一什，由什长统领。各户名册须交官府保存，以备查验。凡查验出有隐瞒行为，犯者立即杀头，什长则罚铜钱一万。每一什中若有“奸人”，同什各户须立即报告官府，告者可得重赏，不去者与奸人同罪，当处以腰斩大刑。若一户犯法，其余九户不告官府，则同罪处罚。

二、实行册券之法。凡国人出门在外，必须领官府所发册券，方能行路。无册券行路，即为盗贼。客舍收留路人住宿，须验其册券，无册券不得留其住宿，若留之，当与盗贼同罪，处以腰斩大刑。

三、实行重刑之法。以前盗马者罚钱十万，今判为斩首。以前盗牛者罚为官奴，今判为腰斩。盗人一钱之物，即罚做苦刑一年。盗人十钱之物，全家罚做官奴。

四、实行奖励军功之法。将秦国的爵位分为二十等，由低至高，是为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四级不更。此四级相当于列国士子之位。五级为大夫、六级为官大夫、七级为公大夫、八级为公乘、九级为五大夫。此五级相当于列国的大夫之位。十级为左庶长、十一级为右庶长、十二级为左更、十三级为中更、十四级为右更、十五级为少上造、十六级为大上造、十七级为驷车庶长、十八级为大庶长。此九级相当于列国的卿位。十九级为关内侯、二十级为列侯。此二级相当于诸侯，国家须裂土分封。国中官民百姓，非立功者不得封爵，公室宗族亦不得例外。奴隶斩杀敌人首级一颗，可赎其身为民。百姓斩杀敌人首级一颗，可得爵位一级。斩敌首级多者，依次论功封爵，虽身为奴隶，积功多者，亦可位列于大夫之爵。臣民之田宅奴隶妻妾多少，亦依爵位而定。无爵者不得多占田地，不得多使奴隶，不得多娶妻妾。其多者收归国家，赏与有爵之人。

五、抑止商贾、奖励农桑。凡耕织勤劳，多收粟帛者，免其税赋一年。凡行商亏本家贫者，罚做官奴。凡行商致富者，

重收其税。

六、除了国家刑法政令及农桑医药之书和秦史外，其余各学派如儒、墨、老子、兵家诸书，俱不得在民间私藏，更不得私自诵读，违者处以斩首大刑。

七、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私斗生事之徒，一律驱至边地，垦荒主食，敢不从命者，亦处以斩首大刑。逞口舌之利，游说朝政之徒，同样驱至边地，违者斩首。

……

众人听了“变法革新”的条令，面面相觑，都觉太过厉害，但当着官吏之面，又不敢议论。那每一道条令中，都透着森冷的杀气。众人心里害怕，回到家中议论，也紧闭着大门。

甲说——这连坐之法，太也无理，旁人犯法，与我何干？今后我们全家都要变成小人，得随时探访左右邻舍有无犯法之事。不然，大祸从天落下，我们还不知道呢。

乙说——我家亲戚，远在岐山，今后若去探问，还要到官府去领册券，也太麻烦了。

丙说——我家小子，好吃懒做，常在外面小偷小摸。如今官府实行重刑，我那小子，只怕活不长了。唉！最怕的是他若盗了十钱之物，岂不要连累我全家为奴，这便如何是好呢？

丁说——这奖励军功之法，倒也公平。我是个罪囚出身，若无此法，终生不得出头。我今日就投军去，多砍些敌人首级，弄个大夫做做，也好光宗耀祖。

戊说——我是穷苦读书人，以教人学念《诗》《书》为业，今日官府不准民间藏书诵读，这不是断了我一家人的活路吗？看来我只好带着全家人逃往中原了。

己说——我无田无地，靠贩卖度日，本小利微，家无隔夜之粮，依新法来论，凡行商家贫者俱须收为官奴，我全家岂非也要沦为奴隶？天啊，我身犯何罪，竟至全家为奴？

庚说——老爷天生不喜种田，不愿做工，整日东游西逛，白吃白喝惯了。如今官府竟视老爷为不务正业之徒，居然要把老爷赶到边地去受苦，岂有此理，老爷命贱，拼了这一百多斤，也不去边地，看这新得志的左庶长怎么对付老爷。

辛说——我秦国的爵位，全让这公孙鞅弄乱了，闹出了什么二十级。从前左庶长就算是高官了，如今这左庶长之上还有十级。唉！我等公室弟子，原来仅凭出身，就可做官。如今依这新法，非要杀敌、立功，才能做官了。唉！这敌人就那么好杀吗？也许我没杀死敌人，反倒让敌人取了项上首级，岂不冤哉？公孙鞅啊公孙鞅，你与我公室子弟有何仇恨，要如此整治我等？惹急了，我等全都反了，看你公孙鞅怎么办？

……

众人的议论，被甘龙、杜挚等人搜集起来，公布于朝堂之上，言新法甚是不便，百姓怨言如沸，主公若不收回新法，恐怕要激起大变，危害宗族社稷。秦孝公对甘龙、杜挚等人的言论并不理会，只是让公孙鞅“善加处治”。

公孙鞅毫不犹豫，立刻罢免了甘龙、杜挚的官职，将其赶出朝廷。同时，公孙鞅又选拔了数千执法甚严的吏卒，分派全国，监督新法的实行，对于违令者，立杀无赦。立时，秦国大地陷在了血腥之中，数月之间，因违新法而被斩首的官吏百姓已过万人。如此一来，秦国上上下下，都怕极了公孙鞅，谁也不敢对新法说半个不字。

秦孝公见新法实行顺利，很是高兴，赐给公孙鞅高大的府第一座，美女百名，奴隶千人。公孙鞅大为得意，每日乘坐高车，带着如云的侍从，出入府第。

一日，公孙鞅下朝归来，在半路上被景监拦住，请进其后堂中，宴饮为乐。饮至兴处，景监忽然屏退左右，对公孙鞅说道：“吾有肺腑之言，欲告知大人。”

公孙鞅微微一笑，道：“请讲。”

景监道：“吾为楚人，素喜老子之言，今日且为大人背诵几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

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敦。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以不去。’这几句话，在下抄在素绢上，张于榻壁，夜夜观看，不敢有忘，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哼！你居然敢教训起我了！公孙鞅心中大怒，却不形之于色：“这几句话，倒也有理。”

老子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美好的事物是美好的，就一定会显出丑恶来；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善良的事物是善良的，就一定会显出不善来；所以有无是在对立中互相生成，难易是在对立中互为转化，长短是在对立中互相形成，高下是在对立中互为依存，音声是在对立中互相和谐，前后在对立中互相区别。因而，圣人处于无所作为之地，施行不用言词形容的教化。万物兴盛而不推辞，又不将生成的万物据为己有，更不因有所施为而望报答，事情成功却不自以为有功。而正因为圣人不居功自傲，所以圣人的功绩永存于世。

景监此时诵出老子的这几句话，是在规劝公孙鞅——什么是美，什么是善，天下人都有统一的看法，逆此看法行事，必被众人视为大恶、大不善。天下的事物，都是在对立中自然转化，用不着人力去勉强改变。新法生成，自有其生成的道理，不一定就是你的功劳，你千万不可居功自傲，以致到头来没有立足之地。至高的圣人行事，看起来像是无所作为一样。至高的圣人教化百姓，了无痕迹。你应该放大气量，成为一个圣人啊。

显然，景监是担心公孙鞅做得过头了，会遭到众人的猛烈反击，将惹下大祸。公孙鞅是他景监推荐的，公孙鞅惹下了大祸，就等于是他景监惹下了大祸。

“老子之言，句句都是至理。啊，大人，请啊，请！”景监见公孙鞅“听从”了他的规劝，心中十分高兴，连忙招来乐女献舞，并奉起注满美酒的金爵，向公孙鞅行礼。

“请，请！”公孙鞅亦是奉着金爵，向景监回了一礼，神情看上去十分谦恭。

次日，公孙鞅当着众朝臣之面，猛烈斥责景监，说景监反对新法，为臣不忠，并请秦孝公削去景监的一切官职，将其发往边地。秦孝公听

了，立即下诏，将景监赶出了朝廷。景监如雷击顶，整个人几欲瘫倒在地，让禁卒拖下朝堂时，口中竟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公孙鞅的举动，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令他做梦也想不出来。朝臣们见公孙鞅如此举动，也是大出意外，他们都以为景监是公孙鞅的恩人，公孙鞅掌了朝政大权，就该好好报答景监才是，怎么公孙鞅反倒向景监下了毒手呢？

啊，公孙鞅连他的恩人都敢这样对付了，何况我等！朝臣们心中都生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畏惧。他们和公孙鞅的目光稍一接触，就忍不住浑身一阵阵颤抖。秦孝公看着公孙鞅，满脸笑意，称赞公孙鞅大有忠心，赐其黄金百斤。

公孙鞅得意扬扬，载着百斤黄金驰入府中，招来他最宠爱的蜀姬，让她在后堂上歌舞郑、卫之乐。公孙鞅坐在食案之后，一边畅饮美酒，一边观赏蜀姬歌舞。

“啪！”公孙鞅忽然将酒爵扔到地上，怒喝道，“贱人，你这是在为谁流泪！”蜀姬跪倒在食案前，连连磕头请求恕罪。她的眼中，果然满是泪痕。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公孙鞅怒道。

“贱妾是……是在为大人流泪。”蜀姬哽咽着说道。

“撒谎！”公孙鞅更加愤怒了，“你分明是在为旧主景监流泪，你一定知道景监被我赶出了朝廷。”

“贱妾身已属于大人，早已忘了旧主是谁，怎么会为旧主流泪呢？”蜀姬争辩道。

“这么说，你倒真是为我流泪了？”公孙鞅冷笑了起来。

“贱妾真的是在为大人流泪。贱妾虽然深居府中，也知道秦国许多人都在……都在诅咒大人，还说……还说要杀了大人。贱妾听了，心里为大人感到……感到害怕啊。”蜀姬说道。

“哈哈哈！”公孙鞅仰天大笑了起来，道，“天下人都咒我死也不要紧，只要一个不咒我死就行了。”

“那……那个人是谁？”蜀姬忍不住问道。

“主公。”公孙鞅傲然说道，“只要主公信任我，在秦国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讨得主公的欢心。主公最喜欢臣下对他尽忠，我连景监都赶出了朝廷，忠心还有何人可比？除了主公，秦国臣子百姓不过如草芥一般，我想怎么摆弄，就可以怎么摆弄。”

蜀姬听了俯伏在地，不敢抬头。公孙鞅见了，又哈哈大笑起来：“怎么，你也怕我吗？乖宝贝，你不用怕，你是我最喜欢的玩意儿，一天也离不了呢。哈哈哈！”

公孙鞅的变法革新，一年内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首先，百姓勤于务农，粮食明显增加了，各处官府大仓都装得满满的。其次，国中没有游手好闲、私相斗殴的人了，盗贼也几乎绝迹，铜钱掉在了地上也无人去捡。还有，许多贫者，尤其是官奴，争相让官府编入军籍，随时准备出征。

不过，公孙鞅的变法，也带来了一个坏处——成群结队的秦国人逃向了中原的韩、赵、魏诸国。这些人中以商贾、读书人居多，甚至一些宗室子弟，也逃到了中原列国。秦孝公对此等情形，又是高兴，又有些忧虑，将公孙鞅召入内宫，加以询问。

“我秦国人众不及中原诸国，今相率逃亡，实是可虑，爱卿有何策可解？”秦孝公问。

“逃亡之人虽众，却都是商贾和读书汉，此等人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能打仗，实属无用之辈，逃了与我秦国并无大害，主公不必忧虑。”公孙鞅答道。

“爱卿此言，也是有理。然国有圣君，民不逃亡，天下至理。今日秦民争相逃亡，列国只怕会嘲笑我秦国君昏臣暴了。”秦孝公对公孙鞅的回答并不满意，皱着眉头说道。

“主公可令官奴为守关之吏，擒一逃亡者，即赏其赎身为民，擒一家逃亡者，即赏其全家赎身为民。”公孙鞅献计道。自秦国实行新法以来，百姓犯法成为官奴者猛增，其数量之多，让官府无法承受。公孙鞅

之计，既能阻止逃亡，又能减少官奴，可谓一举两得。

“此计甚妙。”秦孝公赞了一声，话锋一转，又问道，“如今我秦国粮草足备，士卒锐气极盛，是否可以攻伐中原各国？”

“不可。”公孙鞅连忙说道。

“为何不可？”

“一者，国中百姓尚不习惯新法，人心不稳，若逢战事，必然生乱。二者，中原诸国，未起大争，兵势甚强，不易将其击败。”

“如此，寡人须等多久才可攻伐中原？”

“依臣看来，须得三年。”

“为何须得三年？”

“一者，三年后国中百姓皆已习惯新法，人心已定。二者，三年内中原诸国必然会大起争端，我秦国当有可乘之机。”

“哦，爱卿为何能料定三年之内中原诸国必会大起争端呢？”秦孝公大感兴趣地问着。

“魏君常存霸有天下之志，赵国不死灭卫之心，齐君自视为大国之主，此三国必将爆发一场大战，使我秦国可乘势攻伐。”公孙鞅谦恭地回答道。

“爱卿熟知列国情形，可否给寡人说说，好让寡人心里有底。”秦孝公说道。

“是。”公孙鞅答应一声，详细地给秦孝公解说起各国情形，以及秦国的应对方略。

他首先由秦国的邻国说起。秦国的邻国主要有楚、韩、魏、蜀诸国，其中对秦国威胁最大的是魏国。因此他亦从魏国先说起，道：“魏君心有大略，熟知兵法，而才却不足，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敌人，但并不可怕。其相国王错虽有才能，亦善治国，但胸无远略，且气度狭小，不能容人，只怕难以长居其位。其大司马庞涓为鬼谷弟子，极精兵法，但

不善于治国，对政事茫然无知，虽可强兵，不能强国，终将无所作为。对于魏国，秦国应藏其锋芒，与其示好，待其兵卒大损、国力削弱之时，立即给予猛击。”

公孙鞅第二个说的是韩国，道：“韩国权相专权多年，与国君争斗不已，国力大衰，原不足论。但此时韩国权相已死，韩君欲大有作为，四处寻访贤者，得了京邑人申不害，拜其为相国，大力整顿朝政，欲富国强兵……”

秦孝公听到了这里，忽然打断了公孙鞅的话头，问道：“听说申不害精于李子之学，尤其精于李子的《法经》。爰卿亦是深通李子之学，不知申不害和爰卿相比，谁的才学更胜一筹？”

公孙鞅听到秦孝公如此说，不觉脸上一红，陡然间竟是想不出话来回答。他从少年之时，即对李悝之学下过极大的功夫，对于李悝传下的那部《法经》，他也是倒背如流。他在秦国实行的变法之举，亦从《法经》中得益甚多。但是他从不愿在人前提起李悝，好像那些变法之举，全是他想出来的。不料许多人还是从李悝的《法经》中看出了公孙鞅的“来历”。秦孝公其实也早从《法经》上看出了公孙鞅的“来历”，只不过到今天才在“无意”中说了出来。

“微臣才学，和申不害相比，各有专长，不相上下。”公孙鞅到底是公孙鞅，心中虽然发慌，却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以若无其事的轻松语气回答道。

“嗯，各有专长？不知申不害和爰卿的专长到底有何分别？”秦孝公又问道。

“申不害之长，在于术。微臣之长，在于势。”公孙鞅不愿多谈此类话题，简单地回答道。

“势为何？术又为何？”秦孝公却是穷追不舍。

“势者，求固国本，立法为先，臣民俱是依法行事，法成而国势大张。术者，以名责实，求臣民百姓各安其职，互不逾规。”公孙鞅的回答仍然很简单。

胡说！公孙鞅固然大有其才，却也心藏奸诈，不可真心信任。秦孝

公在心里说着。他对列国形势及君臣动向极为留意，在各国都派有密使，所知绝不少于公孙鞅。对申不害其人，秦孝公极是欣赏，对其所谈之“术”，更是十分佩服。

申不害所谈之“术”，主要是指国君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整套方法。申不害告诉其国君韩昭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欲不见。去听、去视、去智，示以无为，藏于无事，乃无不知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做国君的，要利用“术”这个手段来控制群臣。要装作听不见、看不明的糊涂样子，要隐藏好欲望、智慧，使臣下无法猜到国君的爱好和意图，从而无法讨好取巧，也就无从隐瞒其“奸”。这样国君反而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了。国君做到了这一步，就可以“独视”、“独听”，从而“独断”了。

秦孝公认为，做国君就应该如申不害所说的那样——独视、独听、独断。他此刻就在“独视”，并从“独视”中看出了公孙鞅企图独掌大权，愚弄他这位国君。秦孝公当然不会让公孙鞅的“阴谋”得逞，不过，他也绝不会因此疏远乃至驱逐公孙鞅。他深知公孙鞅的变法举措虽然来自李悝的《法经》，但亦经过公孙鞅的大力改造，使其适合秦国的情势。并且公孙鞅行事果断、料事必中，确乎具有旁人不及的治国大才。秦孝公若想富国强兵，一举击败中原各国，就不能不把公孙鞅留在朝中，并加以重用。

“唉！申不害才学与爱卿不相上下，恐怕会使韩国强盛起来，成为我秦国大敌。”秦孝公叹了一口气，忧愁地说着。

“主公过虑了。休说申不害才学与微臣不相上下，就算申不害才学大大高于微臣，他也不能使韩国强盛起来，更不能使韩国成为我秦国大敌。”公孙鞅微笑着说道。

“这是为何？”秦孝公问。

强国之本在于立法，以术治国，是舍本求末，必无大成。公孙鞅心中如此说道，口中答出的却全然不同：“强国下依能臣，上恃明君。申不害可称能臣，比微臣要高出一筹。只是韩君却难称明君，与主公相比，若腐草中的萤火虫与太阳相比，相差太远。主公实乃明君之中的明君，所以，微臣虽不及申不害，而可使秦国强盛；申不害才学高出微臣，可他永远不能使韩国强盛。”

“哈哈哈！爱卿此言，寡人愧不敢当，愧不敢当！”秦孝公大笑起来，心中十分舒服，想：公孙鞅虽然心藏奸诈，对寡人倒也知道敬畏，不敢自露狂态。

“对付韩国，主公应以威临之，而不轻易攻击，若攻之，必重创其军，使韩国畏我秦国，不敢过于亲近魏国，更不敢乘虚袭我秦国。如此，主公可专意攻魏，魏败，韩国不足论也。”公孙鞅说道。

“好，此策甚妙！”秦孝公赞了一声。

公孙鞅乘机将话题转到了楚国，道：“楚国地方千里，兵甲之众，为天下之最，若强盛起来，纵然灭亡了秦国，也不是难事。幸而楚国君臣昏庸，只知日夜淫乐，不知兵甲为何物，以致国势衰弱。但楚国万一出现了能臣明君，要恢复其强盛，也并非没有可能。所以，秦国应乘机突发大兵，夺取武关之地，控制险要。然后以重礼与楚国和好，诱使楚国北攻韩、魏，使楚国始终处于衰弱之势，不能威胁秦国。”

秦孝公对此策同样极是赞同，他早就想从楚国手中夺回武关，控制秦国的东南门户。

公孙鞅又说起了蜀国：“蜀地四面环山，利于防守。秦国应在强盛之后，想法灭亡蜀国。灭亡了蜀国，就可进一步灭亡巴国。控制了巴蜀，就是控制了长江。将来秦国大军顺江而下，可直取楚国的郢都。总之，灭亡巴蜀，获利极大。”

秦孝公听了，却叹了一声道：“寡人何尝不想灭了蜀国，只是秦蜀之间，隔着无数险恶的高山，仅有羊肠小道可通，大军无法越过。要灭蜀国，难啊，难啊！”

公孙鞅道：“蜀国之人最善在山间修路，将来我秦国可诱以重利，让蜀人开通山道。”

秦孝公大喜，道：“此计最妙，蜀君贪利，必可诱之。明日寡人就派使者到蜀国去。”

公孙鞅忙道：“不必，秦国眼前国势不强，纵然蜀道开通，也难灭亡蜀国。”

秦孝公想了一想，苦笑道：“也罢，蜀国就让寡人的儿子们去灭亡好了。不过，寡人在位之时，一定要夺回西河之地。”

公孙鞅神情凝重地说道：“秦国强盛之后，若不能夺回西河之地，愿主公斩微臣之首，以谢国人。”

秦孝公一怔，半天未说出话来。

秦国百姓逐渐习惯了新法，虽然仍是满腹怨言，却极少会铤而走险，和官府对抗，这使秦国看上去，显得十分安宁。于是，秦孝公和公孙鞅开始全力对付中原各国。

首先，秦孝公不惜自低身份，主动请求和魏国结好，并称赞魏惠王为大贤之君，可为天下霸主。魏惠王大为得意，在彤邑筑坛，与秦孝公会盟，结为兄弟之国。中原各小国见秦国都“拜服”了魏国，惊恐中又一次亲赴大梁城，朝见魏惠王。魏惠王大喜中早将对秦国的仇恨忘到了九霄云外，自以为解除了后顾之忧，又在国中大肆征集士卒，整顿兵车，准备实现其一举攻灭齐国的宏愿。

齐国朝臣闻知，无不忧虑，纷纷相邀前往内宫，欲劝谏国君上朝理政。但内宫外却站立着数十披甲勇士，手持长戈，声言：国君有令，凡朝中大臣，敢入内宫劝谏者，即是沽名钓誉之徒，意欲祸乱朝纲，危害社稷，当立杀无赦。众朝臣听了，面面相觑，俱是悄然而返。

魏惠王时刻关注着齐国的情形，见到齐国国君如此昏庸，不觉心花怒放，常在朝堂上忍不住对臣下们说道：上天要把齐国送给寡人了，寡人可不敢不要啊。

在齐国的朝臣中，有一个人和魏惠王一样高兴，他就是齐国上卿——第六代陶朱公。

第十章　齐威王假意拜相　下大夫妙计诛逆

第六代陶朱公已很老了，白发苍苍，满脸都是又深又密的皱纹，但他的精神却是充溢如少年人一般，眼中闪出精炼之光，似刀剑一般锋利。他虽然身为上卿，但是不肯住在豪华的府宅中，还是和从前一样，住在“庄岳之间”的那处名为“上葛门”的女闾里，深居简出，极少出现在众人面前。和从前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上葛门”的客人已只剩下了一个——第六代陶朱公。除了陶朱公本人和他的亲信门客从人之外，任何人也不能走近上葛门一步。

陶朱公和从前一样，喜欢待在“上葛门”的后楼上，坐在铺着狐皮的坐席上，把玩着青玉案上放置的各种铜钱。和从前稍为有些不同的是，他把玩铜钱时，要人给他讲着故事。

讲故事的人名叫赵良，是中山国人，年约四旬，自幼熟读各国史书，旁及儒、法、墨、道、兵诸家之书，智谋过人，素为陶朱公所喜，成为给陶朱公讲故事讲得最多的人。

赵良此刻讲的，是田氏如何在齐国发迹的故事。

田氏的第一代祖先姓陈名完，原是陈厉公的儿子，据说陈完出生时，周太史恰好路过陈国，被陈厉公请去为陈完预卜未来的命运。周太史卜出的卦先是“观”，后又变成“否”。

周太史道，从卦形上看，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是说此子将要拥有一个国家，不过，不是拥有陈国，而是另一个国家，不是应在陈完自己，而是应在陈完的子孙身上。

陈厉公听了这话，很是喜欢，对陈完格外宠爱，有心将君位传给陈完。但是陈完长大时，陈厉公却因为淫乱，被蔡国人杀死，由其侄子庄公即位。陈完没能继承君位，只是靠着惯例，以宗族公子的身份当上了陈国大夫。后来陈庄公去世，由其弟杵臼即位，是为宣公，立嫡子御寇为太子。陈完和御寇十分友善，常常一同出城行猎，一同饮宴作乐。过了十数年，陈宣公认为太子意欲谋反，将御寇杀死。陈完惧怕受到连

累，逃到了齐国。

齐桓公闻知陈完是个贤者，欲拜陈完为卿，被陈完坚决拒绝。陈完说，逃臣蒙贤君收留，已是天高地厚之恩，岂敢希图侥幸，妄得高位？齐桓公无奈，只得将陈完“降级使用”，拜陈完为中大夫，官职为工正，主掌官府的工匠之事。

陈完为了感激齐桓公的收留之恩，遂改姓为田，表示他已完全放弃了陈国公子的身份，愿意世世代代成为齐国臣子。齐桓公因此更加尊重陈完，常常将陈完召进内宫，赐以宴乐，以示亲近。

齐国当时最有权势的大族为高、国二氏，闻听陈完受到国君亲近，争相和陈完结好。陈完的正妻在逃亡时去世，国氏抓住机会，抢先一步，将女儿嫁给了陈完。有了国氏为依托，改姓为田的陈完家族渐渐在齐国强大起来。

到了第四代田文时，田氏的势力和高氏、国氏已不相上下，成为名扬列国的望族。田文的孙子名叫田乞，一边经营田产，一边四处行商，获利极多。田乞是齐景公的大夫，向百姓收购粮食时常用小斗，而向百姓借贷时，又用大斗，使齐国百姓受益甚多。渐渐地，齐国百姓都称赞田乞是大贤之人，许多勇武之人和智谋之士，都争相投入田乞门下。

相国晏婴认为田乞收买民心，是包藏着歹谋，屡次劝齐景公杀死田乞。但齐景公却不听从，他认为齐国高氏、国氏诸族势力比田氏更大，想利用田氏来和高氏、国氏诸族抗衡。齐景公去世后，由其子姜荼继位，遗命国惠子和高昭子为辅政大臣。

国惠子是国氏首领，高昭子是高氏首领，国、高两大家族控制了朝政，大谋私利，引起了朝臣们和另一大族鲍氏的强烈不满。田乞乘机联合鲍氏，发动众朝臣一举攻杀了国惠子和高昭子，并灭其全族，废了姜荼，立了齐景公的另一个儿子为君，是为齐悼公。国、高二氏是周天子遣往齐国的监国世族，在齐国威风了数百年，连国君都不能将其灭亡，但田乞却能将其灭亡，从而震惊了整个齐国。齐悼公完全是因为田乞之力，才当上了国君，对田乞自是十分敬重，将其拜为相国，并拱手交出了朝政大权。

四年后，田乞去世，由其子田常继位为相，继续执掌齐国的朝政大权。这时，齐国除了田氏外，尚有鲍氏、晏氏、监氏三大家族，他们不

满田氏独掌朝政，联合起来，把齐悼公杀死，另立其子姜圭为君，是为齐简公。田氏不甘处在下风，寻了一个机会，又杀死了齐简公，立简公之弟为君，是为齐平公，重新夺得了朝政大权。

鲍氏、晏氏、监氏三大家族对田氏恨之入骨，密召勇士，准备随时刺杀田氏首领田常。田常亦想诛灭鲍、晏、监三大家族，却不信任勇士。田常认为，只要有黄金，什么样的勇士都可以收买。他曾收买了鲍、晏、监三家的许多勇士，也相信他手下的勇士一样会被鲍、晏、监三家收买，田常相信的是儿子，他要靠自己的儿子来诛灭鲍、晏、监三家。田常在后室筑了许多精美的房舍，选了数百位年轻女子住进去，作为他的姬妾。这些女子不一定非常美丽，却个个身高在七尺以上，肤色红润，丰满壮实，看上去像男子一样有力。许多人都怀疑，田常怎么消受得了这些女子。

田常又在前堂造了许多精美的房舍，精心挑选了百余位门客住进去。那些门客才学武功并不算高，却个个生得颀长伟岸，仪表堂堂。

前堂和后堂有门可通，田常既不关闭那道门，也不派人看守，似乎忘了男女有别的礼法。于是两三年后，那些年轻的姬妾竟为田常生了数百个子女，其中有两百多个是儿子。

田常对于他一下有了两百多个儿子极为满意，特地摆下大宴，将前堂中的门客请进宴席中，以示庆贺之意。众门客喝下美酒，忽然间脸色大变，一个个捂着肚子乱滚乱叫。田常听着众门客的哀号，快乐至极，大笑不止。门客们都死了，田常的儿子们倒很壮实地活了下来，个个生得高大有力。

田常不让这些儿子们读书，请了些武艺高强的军卒，成天教他们习武，训练他们杀敌的本领。他天天要教训儿子们："父者，天也。儿子要绝对听从父亲的教导，不得有违。纵然父亲要让儿子们去死，儿子们也应立刻遵命自刎，绝不能有丝毫的迟疑。"

田常还说："父仇不共戴天，做儿子的，一定要拼了性命，去给父亲报仇。这样的儿子，才算是好儿子。"

众子听了，齐声大呼："报仇！报仇！为父报仇！"

田常大喜，赏给了众儿子许多酒肉美食，让儿子们吃了，更有力气

去练习杀人之技。数十年后，田常的两百多个儿子都长成了少年，人人练就了一套高强的杀敌本领。

田常选准一个机会，突然对鲍、晏、监三家发动了猛攻，他的儿子们在这场血腥杀戮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鲍、晏、监三家勇士如云，几次杀得田氏连连败退。每当这时，田常的儿子们就奋勇冲到前面，不顾性命地与敌狠斗，扭转了败势。经过一番惨烈的厮杀，田常终于取得大胜，彻底诛灭了鲍氏、晏氏、监氏全族。不过，田常的儿子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两百余人中，只有七十余人活了下来。且活下来的又个个带有重伤，许多人终身残疾。

灭了鲍、晏、监三家，田氏完全掌握了齐国大权，姜姓国君已成为田氏的傀儡。后来，田常那活下的七十多个儿子也不明不白地相继死去，令齐国人议论纷纷。田氏对齐人的议论甚是惧怕，虽然早已掌握大权，却也不立即夺取君位。又过了数十年，田氏的首领已是田常的曾孙田和，这才夺取了齐国君位，变姜氏齐国为田氏齐国。

田和正式成为齐侯之后，仅过了两年就去世了。田氏宗族为争夺君位继承之权，又爆发了一场惨烈的大战，族人几乎死了一半，才分出了胜败。最后是田和之子田午取得了胜利，继位为君，是为田齐桓公。然而田午虽然夺得了君位，国力却因内争不断，大为削弱，连遭魏、赵、燕诸强国的攻击，甚至鲁、卫等小国也乘机发动攻击，收复被齐国强占的城邑。

田午疲于应战，连战连败，在国中威信大失，郁郁而终。他死后，其子齐威王即位，整日待在后宫中，沉湎酒色，不理朝政，拒听大臣的劝谏。

……

赵良的故事讲完了，陶朱公手摸着几枚铜钱，久久未发一言，陷入了沉思中。

“大人，田氏能够成功，全在于手段果敢，抢占先机。”赵良小心翼翼地说道。几天来，赵良一直在劝说陶朱公发动突袭，杀死齐威王，另立幼君，以夺取朝政大权。但是，陶朱公对赵良的主意并不赞成，听得多了，还十分不高兴。

陶朱公认为："齐君是个昏君，他待在君位上，和一个无知的孩童差不多，就眼前的情势持续下去，要不了几年，我就会完全控制齐国朝政，又何必去担当弑君的恶名呢？"

赵良争辩说："齐君正当血气方刚之时，若得良臣诱导，不一定就是昏君。"

陶朱公冷笑着问："齐国朝廷中，谁是良臣？谁能把一个昏君诱导好了？"

赵良回答不出。

陶朱公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将朝廷中稍有才能的人，全都赶了出去。可是，赵良心中还是不踏实，一有机会，就劝说陶朱公速下决断，杀死齐威王。

"赵夫子，老夫心中最怕的人有三个，你知道这三个人是谁吗？"陶朱公不理会赵良的劝说，问道。

赵良一怔，摇了摇头："小人不知。"

陶朱公笑了笑，说道："这三个人是田和、吴起、东郭狼。"

"田和死了，吴起也死了，东郭狼下落不明，多半也是死了。"赵良说着，心中冒出一阵寒意。陶朱公在世上已无人可惧，则必然骄狂自负，忘乎所以，最终将身败名裂，没有好下场。我跟着这样的一个狂人，也太危险了，今后我须得找个机会另寻出路才是。

"不错，他们都死了。嗯，赵夫子，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惧怕他们？"陶朱公又问。

"不知道。"

"他们三人，都想要了我的脑袋，也都有能力要了我的脑袋。但他们都死了，我却活着。"

"陶朱公财势虽大，却非朝廷贵族，素不参政，怎么会惹人生出杀心呢？"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田氏贪心太大，知我陶朱氏广有钱财，有心图谋，硬逼着我出来做官，以便寻个借口诛灭我陶朱氏。吾父欲备下一条后路，和吴起、东郭狼结为生死之交，想借吴起、东郭狼之势自固。后来吴起、东郭狼之势未成，而田氏却已知我父之谋，大怒之下，竟欲对我陶朱氏下手了。吾父惊惧之下，一病而亡。吾无奈之下，只得与田氏虚与委蛇，做了齐国大夫。吴起、东郭狼见吾做了齐国大夫，视吾为背叛盟约之人，欲杀吾而后快。而田氏首领田和之阴险狡诈，为天下之最。吾数次陷入田和的杀机中，又侥幸逃脱，实为天助我也。”陶朱公感慨地说道。

他说的这几句话中有真有假。田氏固然欲贪陶朱氏的钱财，但也没有硬逼陶朱公出来做官。陶朱氏的产业遍布天下，若田氏逼迫太甚，自可逃奔他国。田氏很清楚这一点，对陶朱公的拉拢远远多于逼迫，陶朱公出来做官，完全是出自他的心愿。田氏能夺姜氏的齐国，那么，陶朱氏又为什么不能夺了田氏的齐国呢？

“天予不取，反为祸也。今日天欲使齐国落于陶朱氏之手，陶朱氏切不可迟疑。”赵良说道。

“夫子美意，老夫领受了。”陶朱公笑着，拱手向赵良行了一礼，显出送客之意。

对于怎样使田氏齐国落于陶朱氏之手，他早就谋划好了，用不着赵良来指教，这谋划他自然不会告诉赵良。在众人眼中，赵良是他最亲信的门客，但在他的眼中，赵良只不过是善于说故事罢了。他需要常听赵良的故事，为的是从赵良的故事中吸取谋略。田氏的故事，他从赵良口中听了好多次，每听一次，就增加了他战胜田氏的信心。

齐威王的禁令使朝臣不能进入齐国内宫，但齐国的名厨、名匠、名巫、名乐工等人俱可随意进出内宫。凡在吃喝玩乐、鬼怪神仙诸事上有一技之长者，都被齐威王视为“大贤”之人。齐威王特意在内宫置了一处精舍，供养诸“大贤”，因精舍位于内殿之右，被称为右室。

一日，齐国下大夫邹忌携着一张七弦琴，来到了内宫禁门之外，请求守宫甲士让他进去。

守宫甲士道：“国君有令，凡朝中臣子，一概不许入内，违令者杀无赦！”

邹忌笑道："吾今日非以臣子身份晋见主公，而是以善琴者求见主公也，烦请诸位通报。"

守宫甲士听了，觉得奇怪，但还是入内通报。不一会，内宫就传出太监的高呼声：传善琴者邹忌上殿！邹忌得意扬扬，迈着方步，缓缓踱进宫门，向着高大的内殿走了进去。

齐威王坐在绣着龙戏云水花纹的彩席上，左手搂着郑国的美女，右手拥着卫国的美女。他年约四旬，方面大耳，仰首向天，根本没有向走上殿的邹忌看上一眼。

"善琴者臣邹忌，拜见主公。"邹忌俯伏在地，高声说着。

"罢了！"齐威王眼珠一翻，道，"你不是善琴吗？快弹个曲儿寡人听听，弹得好，寡人赏你一百斤黄金、十个美女。弹得不好，寡人就砍了你的脑袋，送去喂狗。"

邹忌不慌不忙地坐起身来，将琴横置膝上，道："微臣最善琴歌，须边弹边唱。"

"那更好了，寡人最喜欢听的就是琴歌，你弹唱得好了，寡人的赏金加倍。"齐威王道。

邹忌轻抚琴弦，高声唱了起来：

北方之野

冉冉明月

照我鹿台

光华烨烨

美姬如云

笑生双靥

北方之野

冉冉明月

照我酒池

光华烨烨

壮士如云

勇强刚烈

北方之野

冉冉明月

照我肉林

光华烨烨

臣子如去

丁当玉玦

……

“住口！”齐威王听着，大吼了一声，推开身边的美女，怒视着邹忌，“你好大的胆，竟敢在寡人面前唱此亡国之曲！”

邹忌弹唱的琴曲，名为《北方之野》，相传为商纣时的著名乐工师延所创。纣王非常喜欢这首琴曲，让他所宠幸的美女妲己弹唱此曲，百听不厌。曲中所唱的鹿台、酒池、肉林，都是纣王与妲己享乐淫荡的地方。纣王常在鹿台上观看美女的歌舞，又令壮士在酒池中尽兴而喝，还令臣子裸体在肉林中奔跑，以供他取乐。

辅佐周武王的姜太公听说了这事，就说：“《北方之野》乃是靡靡之乐，君王听之，必亡其国。且‘北’字含有败意，‘野’字含有亡意，我大周之兵，可伐商纣矣。”于是，周兵大举伐纣，在牧野之地击败商纣。纣王被迫登上鹿台，举火自焚。创作《北方之野》琴曲的师延，慌忙向东逃去，因被周兵追得紧了，跳进濮水自尽了。从此，《北方之野》这首琴曲就失传了，无人能够弹唱。

数百年后，卫灵公去晋国与晋平公相会，渡过濮水时，忽听水中传来了琴歌之声。卫灵公很喜欢那种曲调，让随行的乐工师涓记录下来，带到晋国，当作“礼物”献给了晋平公。晋平公大喜，说：“这等乐曲柔媚入骨，动人心弦，可谓天下第一佳曲也。”

晋平公的乐工师旷是当时天下最著名的乐工，连孔子都向他请教过乐理。他当时一听，就指出此曲乃为商纣时的靡靡之乐《北方之野》，国君不可听之，听了其国必亡。卫灵公心中害怕，回到国中，就不敢再听《北方之野》这首琴曲，且将师涓杀死，投入濮水之中。晋平公却对师旷的话不以为然，日日听那《北方之野》，从不厌倦。

《北方之野》这首靡靡之乐也就从晋国宫廷中传到了各国，许多国君都如晋平公一样爱听此曲。国君的臣下都引用师旷之言加以劝谏，但国君却视为迂腐之论，不加理睬。不料数十年后，晋国内乱连连发生，终被魏、赵、韩三大家族瓜分。而卫国虽然弱小，却在众多强国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成为令人难解的奇迹。众人这才相信，《北方之野》的确是亡国之乐，不可弹唱。

几乎在各国宫廷之中，《北方之野》都成了禁乐，若有乐工不慎弹奏了起来，立刻会遭到杀身之祸。但在民间，尤其是在女闾等场合，《北方之野》却成了最受人们欢迎的乐曲。邹忌自称为善琴者，能弹唱《北方之野》并不让齐威王感到意外，但他居然敢在内殿中弹唱此曲，这让齐威王不能不大为震怒。

邹忌见到齐威王发怒，不仅不惧，反而很是惊诧道：“微臣听主公喜爱音乐，特意学了此《北方之野》献与主公，怎么主公不赏微臣，还如此斥责微臣呢？”

齐威王更怒，道：“寡人虽爱音乐，却不想做一个亡国之君，你胆敢以此亡国之乐在寡人面前弹唱，还不知罪吗？”

邹忌笑了，道：“原来主公不愿做亡国之君啊。”

“难道你以为寡人愿做亡国之君吗？”齐威王怒问。

“不仅微臣以为主公愿做亡国之君，满朝公卿大夫，无不以为主公愿做亡国之君，故纷纷另寻出路。就连微臣也情愿做一乐工，在主公这儿骗得黄金，好远走高飞。”邹忌坦然说道。

齐威王听了，愣了半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道："原来你到寡人这儿来，只是为了骗得黄金。好，好！看在你尚且老实的分上，寡人就赐你百斤黄金。"说着，齐威王令太监抬上百斤黄金，将邹忌这位新进内宫的"大贤"送进了右室中。邹忌没想到齐威王如此对待他，一时愣住了，欲说什么，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谢恩都忘记了。

齐威王几乎每天都要把右室中的大贤召进内殿，讲论吃喝玩乐等有趣之事。唯独邹忌却从没有受到过齐威王的召见，一连十数日待在右室中，几乎要发疯了。

邹忌的先世，原是公室马奴，后来因为养马有功，被赐为上士，入朝做了一个小官。从此，邹氏世世代代在朝中为官，算是齐国的望族之一，却又从来没有做上大官。邹氏族人总是摇摆在上士和下大夫之间，连中大夫的官位都从未得到。久而久之，邹氏之族在齐国就得了一个绰号"下大夫"，人们说起邹氏来，从来不说邹家怎么怎么了，只说"下大夫"家怎么怎么了。那些世代都出高官的齐国世族，说起邹家来，无不带着嘲笑之意，说：下大夫家能出几个下大夫，已是天大的运气了。

许多邹氏子弟对此大为不服，苦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欲在朝廷中大显本领，获得国君宠信，从而得到高官，一举洗脱"下大夫"的耻辱。邹忌亦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人，且自负本领比谁都要高强，不料他在朝中已立足近二十年，却一直当着下大夫，怎么也升不上去。

邹忌不甘心永远居于下大夫之位，仔细观察着朝局，反复权衡利害，终于想出了一条以"善琴者"的身份进见齐威王，并以"亡国之乐"激怒齐威王，从而获得齐威王的宠信，一步登天的"奇计"。当然，这个奇计也有极大的危险，如果齐威王不中他的"计"，他就会惹下杀身大祸，灭族之灾。

不冒奇险，又怎么成得了大事呢？邹忌在心中鼓励着自己，毅然走进了齐威王的内宫。他果然见到了齐威王，果然激怒了齐威王，果然差点惹下了杀身大祸，但是他却没有得到齐威王的宠信。齐威王当真把他当作了一个"善琴者"，送进右室养了起来，然后就不理会他了，任他自生自灭。

我冒此奇险，就是为了得到这个结果吗？不，我绝不能就这么待在右室中！邹忌想着，心一横，大步走出右室，直向齐威王所居的后殿闯过去。奇怪的是，右室门外的守卫者对邹忌的擅自行动并未加以阻止。

邹忌正行着，忽听道旁一间小殿中隐隐传出了琴声。邹忌停下来，凝神听了片刻，陡地转过身，向小殿走过去。小殿的两扇门紧紧关闭着，门外却无守卫的禁卒。邹忌走近殿门，咬了咬牙，猛地推开两扇门，走进了小殿。小殿空荡荡的，只在正中的席上坐着一人弹着七弦琴，正是齐威王。

邹忌拜倒在地，行着大礼："主公琴音大吉，当可称霸天下矣！"齐威王大怒，跳起身来，抽出腰间佩剑，指着邹忌，喝道："胆大匹夫，竟敢欺君，该当何罪！"

邹忌抬起头，道："微臣并未欺君。"

"你不经通报，私入殿中，难道不是欺君？你并没有见到寡人弹琴，就妄称寡人琴音大吉，欺君之罪更显也。"

"微臣身为齐臣，闻主公琴音大吉，恐主公不知，放过吉兆，故急入相告，不及通报。主公以此罪臣，臣心服矣。然臣之罪在于忠心太过，不在于欺君也。臣善琴，闻微音即可辨其吉凶，不必当面观人弹琴，臣实无欺君之罪。"

"你好一张利口，说得寡人也疑惑起来了。好，就算你闻微音可辨吉凶，那你就给寡人说说，此琴音大吉，吉在何处？说不出来，寡人仍要定你一个欺君之罪。"

"主公弹琴时，大弦浑厚而又柔和，若春风拂临，象征国君贤明仁厚，可比上古圣王。小弦明亮而又清晰，若皎月当空，象征国相智谋深广，可比上古名相。主公控弦松紧适宜，从容不迫，可比政令通达，国将大治。琴音和谐，大弦小弦相辅相成，紧密相连而又互不干扰，可比国人上下齐心，尽忠主公。此不为大吉，何为大吉？"

齐威王听了，半晌不语，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邹忌，直盯得邹忌毛骨悚然，浑身都冒出了冷汗。

"邹大夫，你给寡人说说，如今齐国的国势，可否称为大吉？"齐威王忽然问道，他的语气已是大变，对邹忌十分敬重起来。

邹忌精神大振，抬起头答道："如今齐国的国势，不是大吉，而为大凶！"

齐威王双眉一挑："何为大凶，还请大夫详细道来。"

"如今齐国，百官荒淫，民不聊生。权臣伺机欲篡国柄，强敌欲大肆侵伐，凶险之至矣！"邹忌答道。

"百官如何荒淫？民不聊生又是为何？权臣是谁？强敌又是指谁？"齐威王连声问道。

邹忌心中一阵发慌，知道他的回答若是不合国君的心意，将死无葬身之地。那位权臣的势力太大，看上去又甚得国君宠信，他无论如何也得罪不起。可是国君的逼问已到了这种地步，他不能不豁出去了。

"百官荒淫，是心中没有主公，只有权臣，百官升迁，必须由权臣认可。此权臣即为上卿陶朱公。陶朱公世代商贾，性极贪利而又阴险狡诈，百官若想升迁，非得送给权臣黄金玉璧不可。百官的黄金玉璧从何而来？无非是盘剥百姓、滥加税赋而已。故民不聊生，心中俱是对主公怨恨不已。而权臣陶朱公却大建粮仓，预备青黄不接之时，开仓济民，收买人心。一旦国人为陶朱公所惑，则陶朱公一声号令，必是万众响应。到了那时，陶朱公就不会容忍主公安居内宫了。敌国为魏，陶朱公明知魏国大集兵卒，欲攻伐齐国，却不禀告主公，他认为魏军入境，民心更乱之时，有助于他篡夺国权。主公若不断然奋起，诛杀权臣，则恐田氏之齐国，将变成陶朱氏之齐国矣。"邹忌激动地说着。

齐威王听了邹忌的"危言"，居然是不动声色，淡然问道："以大夫之见，寡人如何才能诛杀权臣？"

邹忌心中一惊，啊，主公竟能如此镇定，其心智定是远在常人之上，我可得小心应对。他定了定神，尽量以平静的语气说着："主公身为国君，处于独尊之位，若有心诛杀权臣，只要所谋得当，也不太难。微臣有一计献上主公。主公可遣使告知陶朱公两件事：一、主公欲大修宫室，广陈美女，只因内库空虚，请陶朱公相助十万斤黄金。二、主公欲安享国君之乐，请陶朱公推荐一位贤士担当相国重任，代主公管理国政。此二事于陶朱公大为有利，陶朱公必然不会拒绝。我齐国十数年未设相国之职，理应隆重其事，大行拜相仪式。这个仪式，陶朱公非现身不可。主公可埋伏十数勇士，突出诛杀陶朱公，然后迅速扫灭陶朱公余党，亲理朝政，减赋税，开粮仓，选廉吏，进贤士，远小人，爱护士卒，则我齐国必将化大凶为大吉，霸于天下矣。"邹忌磕头说道。

“好，好！大夫实乃大贤之才也！”齐威王陡地大赞起来，将邹忌吓了一跳。

“大夫请上坐，请上坐！”齐威王站起身，亲手扶起邹忌，把邹忌按在身旁的尊位上。

邹忌诚惶诚恐：“主公，微臣乃一小臣，怎敢……怎敢……当此厚爱。”

“哈哈哈！”齐威王大笑起来道，“寡人密遣使者，欲在国中寻找管仲之才，以辅佐寡人除去权奸，偏偏苦寻不得。却不料大才就在寡人身边，此乃天助寡人也。”

“啊，主公圣明，原来早已知道权奸是谁。”邹忌连忙对齐威王行着大礼。

“唉！我田氏当初因贪得陶朱公的黄金，结果养成大患。其实，寡人刚登大位之时，就欲除去陶朱公。只是陶朱公大势已成，寡人恐杀虎不成，反被虎伤，故有意沉溺酒色，不理朝政，以使陶朱公轻视寡人。实际上，寡人已收得许多忠勇壮士，欲杀陶朱公，又找不出个好办法。这陶朱公狡诈多疑，极少上朝，所居之地也极是隐秘，万一寡人出手落空，让陶朱公跑了，必会留下无穷后患。可是寡人若再不下手，则国势已危。正当寡人彷徨无计之时，上天送大夫来至寡人内宫，解除了寡人的心头大患。”齐威王感慨地说道。

“主公胸藏大志，微臣却愚妄不知，多出不敬之言，还望主公恕罪。”邹忌倒身下拜，心中大喜。他那冒着奇险使出的一步登天之计，已是大获成功。

“大夫忠直多智，不惜冒死劝谏寡人，何罪之有？”齐威王笑着，抬起手，拍了两下。但见殿柱之后，忽然转出两位身佩长剑的壮士来，一位长身玉立，面白无须，约莫二十岁。一位身腰魁壮，长须过胸，年在四旬上下。二位壮士看也没有向邹忌多看一眼，躬身向国君行礼之后，就站在齐威王左右，傲然而立。

齐威王向着年轻的壮士一指：“此人和大夫之名相同，叫作田忌，为宗室子弟，勇壮有力，熟知兵法。”又向另一个壮士一指，“此人段干，名朋，乃我齐国即墨之人，是为侠义之士，名满天下。今屈身侍从

寡人，欲斩权奸之首，报效故国矣。”

“今日得见二位，实乃在下之幸也。”邹忌连忙拱手行礼，心中又喜又惊。喜者，齐威王早有准备，诛杀陶朱公更多了一分把握。惊者，今后田忌、段干朋必然会成为齐威王的宠信之臣，只怕会和他争夺权柄，成为他极难对付的两个劲敌。田忌、段干朋见到邹忌行礼，连忙还礼，口中也客气了几句，神情不卑不亢。

“此人名叫邹忌，是个大贤之才，为今日之管仲矣。你们多日想不出如何诛杀陶朱公，这位邹大夫只眼睛一眨，就想出了一条妙计。哈哈哈！”齐威王指着邹忌，得意地说着。田忌、段干朋见国君如此推重邹忌，只好又向邹忌行了一礼，但眼中均露出不以为然之色。

齐威王依着邹忌定下的“妙计”，派内侍太监来到陶朱公府中，告知了邹忌所说的两件事。陶朱公听了，大为高兴，立即招来众位心腹，商议大事。

“昏君到此时此刻，尚欲大修宫室，广陈美女，是自取灭亡也。”陶朱公说道。

“是啊。昏君为了要得到黄金，不惜拿出相国之位来交换。我陶朱氏应该顺势答应昏君，取了相国之位。若相国之位落于我陶朱氏之手，收拾起昏君来易如反掌。”陶朱氏家族的大管家宁宏说道。他年约六旬，数十年一直是陶朱公最信任的人。他除了当陶朱氏的大管家，在朝中还挂了一个上大夫的官衔。相国之位极为重要，陶朱公若得了此位，一定会让他最亲信的人坐上去。这样，他就极有可能当上齐国的相国。

赵良坐在宁宏的下首，他紧皱着眉头，道：“我前些年曾和行猎的主公偶然相遇，观其言行，明智多谋而又善断，不似一个昏君。一个不似昏君的人忽然做出了昏君的举动，只怕是包藏着什么歹谋。”

“昏君自即位以来，所作所为，哪一件不是昏君的举动？赵夫子却言昏君明智多谋，岂不是颠倒黑白，故作惊人之语吗？”宁宏不悦地反驳道。

“酒色最是误人，昏君纵然明智，长久沉溺酒色之中，也会磨尽其明，消尽其智。”陶朱公说道。赵良不作声了，他隐隐感到国君是在“包藏歹谋”，却又说不出国君究竟是有何歹谋，难以服人。

陶朱公完全接受了齐威王的请求，只是说他一时拿不出十万斤黄金，顶多能拿出五万斤黄金。齐威王看来是急于修造宫室，也就答应了只要五万斤黄金。当一车车黄金送到了齐威王的内宫时，齐威王立即下了一道诏令——拜上卿陶朱公为相国，并择定吉日，行拜相大礼。这道诏令一出，使许多人大感意外。

在众朝臣们的印象中，陶朱公就像是一条隐于云雾中的神龙，高高在上却又从不露出他的真面目，让凡尘之人仰首而望，莫测高深。似陶朱公这样的“高人”，不应该担当相国重任。相国权势虽重，却须日理万机，天天和朝臣打交道，根本没有神龙的莫测高深之感。

最感意外的人，是陶朱公的大管家宁宏。他本来以为，这相国之位一定是属于他的。在他眼中，相国之位其实也是一个管家的职位，而陶朱公天生是主人，不适合去充当“管家”。

只有赵良不感到意外，他几乎天天给陶朱公讲故事，其中陶朱公最喜欢听的，就是田氏身为相国、谋取君位的故事。陶朱公最想做的，就是重复田氏所做的“大事”。田氏能当相国，他陶朱公又为何不能当相国呢？

吉日到了，陶朱公乘坐着华丽的高车，穿着缀满碧玉的朝服，在五百从者的护卫下，来到了高大的朝堂下。那五百从者，都是陶朱公重金收买的敢死之士，由陶朱公的二管家陶朱豹统领着。陶朱豹是陶朱公的族侄，生得如同一只活生生的豹子，浑身上下都透着杀气，令人一望就胆战心惊。他外面穿着一件锦袍，里面却披着铁甲，腰中藏着长剑。那些敢死之士的装扮和陶朱豹一模一样，都是外穿便装，内藏凶器。

有了这五百从者护卫，陶朱公心里胆气顿壮，消除了他对朝堂的畏惧之心。从前，陶朱公经常在朝堂看见田和杀死不满田氏的朝臣。每次看见朝臣被杀之后，陶朱公就要连着做几天几夜的噩梦，在梦中他被手持利剑的田和追得无处可逃。田和去世后，陶朱公势力渐大，以年迈多病为由，很少到朝堂上来了。

哼！从今以后，老夫可得让你们姓田的上了朝堂就心惊胆战了。陶朱公心中恨恨地想着。

高车驰至朝堂外停了下来，陶朱公缓缓下车，由宁宏扶着，慢慢踏上了朝堂的台阶。依照礼法，臣下的从者绝不能挨近朝堂，在朝堂大门

外就得停下来，但今日是国君拜陶朱公为相，为了显示对陶朱公的恩宠，特别允许陶朱公的从者来到了朝堂之下，但陶朱公的从者，也只能立在朝堂之下，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立在朝堂下的人还有赵良。作为门客，赵良本来不必跟随，可是他心里总有着一个结，遂主动要求跟随。陶朱公见到赵良如此忠心，也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唉！有此五百敢死之士，就该冲上朝堂，杀了国君，夺取权柄，何必要弄出拜相这一套呢？赵良环顾着身后肃然而立的众多从者，在心里叹道，伸头向朝堂上望去。他要看看，齐威王是不是在朝堂上多布置了禁卫甲士。一般来说，在朝堂台阶上站立的甲士共有一百二十八人，分成两排，每排六十四人。遇到特别情况时，甲士会增加一倍。今日举行拜相大礼，应该算是特别的情况，守护朝堂的禁卫甲士可以加倍。但赵良粗粗一看，就发现禁卫甲士并未加倍，还是那一百二十八个人。

也许主公当真是个昏君，并无什么歹谋。陶朱公商贾出身，行事先图保本，然后再取大利，不肯弄险。此等人虽无强大的魄力，但对付一个昏君还是绰绰有余。赵良想着，心里轻松了许多。

陶朱公向来细心，一样发现台阶上依旧是一百二十八个甲士，心里一样轻松了许多。朝中文武百官早就站立在了朝堂两侧，见到陶朱公走进来，纷纷躬身行礼，以示祝贺之意。

陶朱公得意地微笑着，脸上现出谦恭之意，边行边拱手向众人回礼。他慢慢走到了齐威王的座位之下，看到在齐威王身侧的案几上，摆放着一枚精致的玉符，心中不由得大跳起来。那玉符正是齐国相国的令符，谁拥有那枚玉符，谁就是齐国相国。

陶朱公跪下来，准备向齐威王行以大礼，行过大礼之后，齐威王就会亲手把玉符交给陶朱公。但陶朱公却没有向齐威王行以大礼，他的脸色陡然间变得异常惨白，一句话几乎冲口而出——国君果有歹谋！

他从齐威王身后的两位太监身上，发现了“歹谋”。

那两位太监分明是假扮的！太监无须，而齐威王身右的一个太监，腮上却有着青黑的须根，分明是刚刚割下胡须留下的痕迹。而齐威王身左的那个年轻太监虽然无须，陶朱公却看着极是熟悉，似是在祭祀太庙

时见过的公室子弟，依照礼法，公室子弟绝不能成为太监。

国君埋伏刺客，要杀了我！陶朱公念头一闪，猛地从地上站起了身。臣下见了国君，跪而不礼，是为“大不敬”，论律该当斩首。

齐威王见陶朱公站起了身，立刻大喝道：“大胆陶朱公，竟敢君前无礼，给我拿下！”

几乎在齐威王大喝的同时，他身旁的两个近侍太监突地从衣中抽出佩剑，向陶朱公猛扑过去。国君的近侍太监，手中不得持有寸兵，否则，即为谋逆，当诛灭其族。但此刻国君两个近侍太监手中所持的，又何止是寸兵。

满朝文武百官被这突然发生的变故惊呆了，愣愣的如同一群木俑。

陶朱公站起来后，立刻转身向朝堂外奔去，边奔边大叫着：“豹儿救——啊！”他口中尚未说出一个“我”字，就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惨叫，扑通栽倒在地，身首异处。

两个近侍太监为田忌、段干朋所扮，身手极快，一跃之间，双剑已刺中了陶朱公。田忌的一剑，刺中了陶朱公的后背，却不能刺入——陶朱公衣内穿着护心犀甲，虽利剑不能透过。段干朋的一剑，刺中了陶朱公的脖颈，当即刺断了陶朱公的脖颈，鲜血流了一地。

宁宏身为上大夫，进入朝堂后就排入文官队列中，变故陡生时，也是呆愣住了，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狂呼着：“有人刺杀主人！”拼命向朝堂外奔去。

“哪里跑！”田忌没能刺死陶朱公，急欲立功，大喝声里，掷出了手中长剑。长剑带着厉啸之声，插进了宁宏的后背。

“啊——”宁宏惨呼声中，倒在了地上。他的衣内，并未同主人一样穿着护心犀甲。

朝臣们见宁宏也被杀死，人人如雷击顶，顿时大乱起来，拥成一团，欲向朝堂外逃出去。但他们逃到了朝堂殿门处，却再也不能逃出一步，因为数十位手持长戈的禁卫甲士已牢牢封住了殿门。

“众位大臣不必惊慌，今日只杀权奸，不问其余。归位者是为忠

臣，主公有赏，乱奔者是为奸党，必杀无赦！”田忌从宁宏背上拔出了剑，厉声大叫着。朝臣们听了，面如死灰，只得回到他们原来站的位置上，垂着头，大气也不敢呼出一声。齐威王安然高坐在国君之位上，冷冷望着众朝臣，默然不发一言，凝神听着朝堂外的动静。

朝堂外已成杀戮战场，兵刃撞击声，羽箭呼啸声，惨呼声混成一团，如海潮一般一浪浪向朝堂上扑来。朝臣们听着那杀戮之声，不觉浑身颤抖，双腿发软，几欲瘫倒。

在陶朱公的那声惨叫发出的同时，朝堂大门外突然涌进来成千的玄衣大汉，或持长戈，或持劲弩，由下大夫邹忌指挥着，从后面杀向陶朱公的五百从者。那些从者虽然都是敢死之士，但仓促之下，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且所携带的短兵刃无法和玄衣大汉们的武器相比，很快就被杀死了一大半。剩下的一小半是从者中武艺最强、胆气最壮的人，玄衣大汉们一时无法制服他们。

“杀！杀了昏君！”陶朱豹大吼着，领着十余最为勇悍的敢死之士，向朝堂上冲来。他很清楚，“昏君”早已布下埋伏，他要脱身，难于登天。他唯一的活路，是冲到朝堂上，擒住“昏君”作为人质。朝堂台阶上的禁卫甲士见陶朱豹冲来，争相上前阻拦。“挡我者死！”陶朱豹狂吼着，手中长剑猛劈猛刺。甲士们惨呼中，一个接一个倒在了陶朱豹脚下，众甲士大骇，纷纷后退。

“杀！杀了昏君！”赵良也冲到了朝堂台阶上，跟在陶朱豹身后，挥着一柄短剑大叫着。

“休得猖狂！”田忌和段干朋一前一后，飞身拦在了陶朱豹身前。

“哇——”陶朱豹怪叫着，迎头一剑劈向田忌。

田忌见其来势猛恶，慌忙举剑一挡，但听得“当”的一声大响，手中剑竟脱手而飞。

段干朋见田忌危急，忙抢上一步，横剑向陶朱豹腰上削来。陶朱豹不避不闪，挺剑向段干朋胸上刺去。不好，这家伙腰上有甲，我伤不了他！段干朋心中一惊，忙向后退去，却稍迟了一点，胸上被剑锋刺破，痛叫声里，滚倒在台阶上。

陶朱豹乘势狠狠一剑劈向段干朋，田忌手中无剑，禁卫甲士退得远远的，无法相救，眼看段干朋就要死于非命。

“啊——”朝堂台阶上响起了一声狼嗥般的惨呼。

扑通！陶朱豹高大的身躯倒了下来，脖子上被刺开了一个大血洞，血水涌泉一般流出。

段干朋、田忌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刺死陶朱豹的人，竟是赵良。头领一死，陶朱氏的众多从者斗志顿失，纷纷抛下兵刃，跪地乞求饶命。

下大夫邹忌昂然走入朝堂，拜倒在齐威王脚下，高声道：“贼臣陶朱公意欲谋逆，从者私携兵甲，竟敢冒犯主公。今赖上天庇佑，主公洪福，已平此逆乱，杀死元凶。”

“哈哈，杀得好！凡杀贼者，人人有功，寡人当加以重赏！”齐威王大笑着，目光向众朝臣扫去。

“主公圣明，诛杀贼臣，大快人心！愿主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众朝臣跪倒在地，齐声称颂。

“哈哈哈！请起，众位爱卿请起。今日是寡人拜相的吉日，众位也应向相国大人道贺才是。”齐威王说着，把案几上的玉符拿起来，托在手掌中。

邹忌再次拜倒在地，行着大礼。啊！“下大夫”竟成了齐国相国吗？众朝臣再次大吃了一惊，比见到陶朱公身死时还要吃惊。

第十一章　淳于髡隐语问政　齐威王烹奸立威

齐威王拜邹忌为相后，又拜田忌为大司马，执掌兵权，另拜段干朋为大司寇，捕捉盗贼。那位临阵反戈的赵良亦受到重赏，被拜为中大夫。同时，齐威王在全国范围内大举搜捕陶朱氏之余党，并将陶朱氏在齐国的资财全都夺为公室所有。

齐威王“大发横财”，获得堆积如山的粮仓百余座，黄金数十万斤，绢布百余万匹，铜钱数不胜数。获得了如此雄厚的资财，齐威王立即发下诏令，免除国人一年的赋税，并征集士卒驻守边境，厚加给养。一时间，齐国百姓欢欣鼓舞，人人称颂国君贤明，士卒亦是斗志昂扬，主动加固城池，修整兵器，严阵待敌。魏惠王本欲大举攻击齐国，闻听齐国发生了如此变故，一时倒也不敢轻举妄动。

在齐国都城临淄西边的稷门外，有一座宫殿模样的院落，是齐威王的父亲建造的。他喜爱文士，招徕四方博学之士，住进此宫中著书立说，议论政事。此宫因在稷门之外，故名之曰“稷下学宫”，宫中的博学之士，亦被称为“稷下博士”。

稷下学宫最著名的“博士”有三人，第一人姓孟名轲，邹国人，年约四旬，在齐、鲁一带极有名望；第二人姓淳于，名髡，乃临淄人氏，精于管仲之学，人称其有王霸之才，甚是自负，年龄和孟轲相当；第三人姓宋名荣，宋国人，年约五旬，精于老子的道家之学。其时稷下学宫中道家势力最大，除宋荣之外，还有尹文、田骄、环渊、接子等人，但论起名气来，还是宋荣为最。

孟轲、淳于髡、宋荣经历大不相同，学术亦不同，但尚能互相礼敬，算是好友。

孟轲的先世原为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出身高贵。后来孟孙氏渐渐衰落，子孙四散，流落到了齐、邹、滕、薛诸国。孟轲年幼丧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织布为生。孟母出身世家，熟知礼法，虽然贫寒，并不因此放纵儿子，对孟轲的教导极为严格。

孟轲的家紧邻墓地，常常能看到操办得十分热闹的葬礼，年幼的孟轲见了觉得好玩，常和同伴们模仿丧礼玩乐。孟母发现这件事后，认为所住之地无益于儿子的成长，遂将家室迁到了街市之旁，远离墓地。街市上商贾云集，你卖我买，热闹远胜墓地，孟轲看得入迷，日日扮着商人的模样游戏。孟母见了大为忧愁，又一次搬家了。这一次，孟家搬到了邹国都城的学宫旁边。孟轲见了学宫中的那些学生，大感兴趣，日日学着学生们背书、写字、礼让进退等动作。孟母这才放下心来，拿出平日所积的铜钱，买下竹简刀笔，亲自教导孟轲读书。

孟轲年幼，缺少耐心，读长了书就寻找各种借口，溜到外面去玩，整日不归。孟母很生气，拿起刀，割断了正在织着的一匹绢布，对儿子说："要你读书，是希望你能做成一番大事，光耀先祖。如今你读书不努力，就像这匹断布一样，只会成为无用的废料。"孟轲听了，大受震动，从此不再贪玩，努力诵读诗书，学业大进。

孟轲长成少年之后，已学完了母亲能教给他的一切，欲再进步，非出门求学不可。

孟母问儿子："如今学派众多，各家俱有所长，亦有所短，不知吾儿愿学哪一家？"

孟轲肃然答道："儿愿学孔子之道，孔学以仁义大道立世，有长无短，可济世救民。"孟母听了，十分高兴，说："孔子人称圣贤，吾儿愿学孔子，是愿为圣贤也。"

于是孟轲来到鲁国，欲寻当世最著名的大儒——孔子嫡孙子思，拜之为师。不料他来到鲁国后，子思早已去世。孟轲只好拜子思的门人为师，苦学了十数年，精通了子思之学。

一次，鲁国儒者聚会，讲解《易》《书》《诗》《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这样的聚会，鲁儒已举行了数十年。讲解完之后，就由前辈儒者来评出个一、二、三等。

孟轲第一次参加讲解，就一鸣惊人，在《诗》《书》《春秋》三项讲解上名列第一，众儒者大为吃惊，几乎将孟轲视为神人。因为在数十年的儒者讲解评比中，许多人尽了全力，也只能得到一项第一，从没有人得过两项第一，更别说一举拿下三项第一了。从此，孟轲被儒门弟子尊称为孟子。

齐为大国，孟子希望在此一展胸中抱负，遂欣然而来。不料他来到齐国后，齐国不断生出变乱，无从让他施展儒家的仁义大道，使他大为失望。

淳于髡的出身远不如孟子高贵，先世不过是朝廷的工匠，被人视为官奴。淳于髡幼年时家境稍宽，父亲见他聪明，于是付出了许多辛苦得来的铜钱，让他随儒者读书。可惜淳于髡的父亲劳累过度，不等淳于髡长大成人，就去世了。兄嫂认为淳于髡读书是在败家，不准他到老师那儿去，并逼迫他在家学习工匠技艺。淳于髡只爱读书，不喜学习工匠技艺，被愤怒的兄嫂赶出了家门，流浪在街头上。走投无路的他几乎饿死在街头，最后不得不充当了齐国人轻视的“赘婿”，以苟延性命。

所谓“赘婿”，乃是富家的女奴长大了，主人为多得劳佣，将其认作“义女”，召婿上门。这种女婿必须终生在富家劳役，而富家却以“家人”为托词，不必付给这种女婿一个铜钱。在齐国，只有贫穷至极、又实在无路可走的男子，才会忍受耻辱，去充当那种实为家奴的“赘婿”。

淳于髡投奔的富家，乃是田氏宗族，其人极喜读书，一日在庭院中诵读，忽遇一字不识，无法读下去，恰好淳于髡从旁经过，代“岳丈”读了出来。“岳丈”大奇，和淳于髡交谈之下，发现他年纪轻轻，居然是满腹诗书。“岳丈”很是高兴，立即将淳于髡由仆役“提升”成了门客，日日与其讲论文章。富家藏书极多，淳于髡勤加研读，对各家之书，都是倒背如流，尤其对于记录管仲治国之术的《管子》一书，更是烂熟于胸。后来田齐桓公创建“稷下学宫”，广招贤才，淳于髡自我推荐，被田齐桓公许为王霸之才。可惜，田齐桓公虽然将淳于髡留在了学宫，却因忙于宗族争斗，并未重用淳于髡。

宋荣的出身和孟子甚是相近，先世为宋国大族。不过宋荣的家境远远优于孟子，宋荣的祖辈虽然未做高官，却广有田地，家奴众多。宋荣自幼衣食不愁，却甚是苦恼。

他的父亲日夜督促他勤学诗书，长大了好做上高官。而宋荣开始并不怎么喜欢读书，为此着实挨了几顿痛打。后来宋荣读书读出了兴致，反倒一日不可无书，但其父亲却仍对宋荣不满。其父曰：当今虎狼之世，国君最喜欢法家之术，爱好管仲、孙武之术，奈何小子偏爱道家之书，日日讲论无为之道，能有什么出息？小子若仍读道家之书，即非我宋氏子孙也。

宋荣不听父亲之言，私逃至齐国，求见田齐桓公，言以道术治国，必可平定天下。

田齐桓公听了宋荣讲论的道术，笑道："贤士之语，实为至妙，可惜寡人愚钝，难以领悟矣。"他虽拒绝以宋荣的道术治国，却尊宋荣为大贤之士，让其安居在稷下学宫中。

稷下学宫的博士依其才能，分为上、中、下三等，上者食上大夫之禄，中者食上士之禄，下者食下士之禄。孟子、淳于髡、宋荣俱名列上等，得到的俸禄十分丰厚，不仅可以养家，还招有众多的弟子。其中孟子弟子最多，有百人之众，淳于髡其次，有弟子五十余人，宋荣最少，也有弟子二十余人。孟子、淳于髡、宋荣常在讲学之余，召弟子围坐在学宫正堂上，评论时事。

孟子、淳于髡、宋荣虽称好友，但因所学不同，常常为一件事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这天，为了辩论平步青云、一夜之间成为相国的"下大夫"邹忌其人到底是贤是奸，三人又争了起来。

孟子认为邹忌是"奸人"，其论据有三：一、邹忌曾在稷下学宫待过，却学术不纯，一会称誉仁义之道，一会又夸奖王霸之学，是非不明，专好媚上，其心不正。二、邹忌不以仁义大道劝说国君，却出险恶之谋，以利害之说邀得君宠，其心不善。三、邹忌执政之初，不劝谏主公大兴礼仪，教化百姓，只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毫无远大之图，其心不智。如此不正、不善、不智之人，必是"奸人"。

淳于髡认为邹忌是"贤者"，其论据也有三条：一、国君荒淫酒色，拒不纳谏，朝臣束手无策，而邹忌却挺身而出，冒险入宫劝谏国君，非有大忠之心，难以为之。二、邹忌明知权臣势力强大，却能想出奇谋，亲率勇士诛杀权臣，使国君得以复其权柄，非有大勇之心，难以为之。三、邹忌初登相位，即可使民心归服，士卒用命，国中安宁，以致强邻不敢入侵，政绩显著，非有大智之心，难以为之。如此大忠、大勇、大智之人，必是"贤者"。

宋荣则认为孟子和淳于髡之言皆有不是，邹忌既不是一个"奸人"，也不是一个"贤者"。

宋荣说，邹忌只是一个"有为者"罢了，人生在世，莫不以有所作为当作立身之本，邹忌所作所行之事，只是为了显示其"有为"而已，既非

不正、不善、不智，也非大忠、大勇、大智。其实，“无为”才是天地间至为高深的大道。以“有所作为”当作立身之本，大错矣！以“无为”当作立身之本，才是正途。“有为”则人人欲念大炽，争端百起，万恶俱至。“无为”则天下清净、民心不乱。所以，真正的圣人绝不可“有为”，而应示天下以“无为”之道。“无为”之道成，则天下大治矣。

三个人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淳于髡道，其实也不用去争，贤者能纳人言，奸人拒纳良言。我等各以所学，告于邹忌，其能纳之，则为贤者，其拒纳之，则为奸人，立可判之矣。

孟子冷笑了，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吾之仁义大道，邹忌岂能知之？”

宋荣也是微微一笑，道：“邹忌执迷于‘有为’之中，哪里听得进圣人的‘无为’大道呢？”

淳于髡大为不快，道：“儒者好为自尊，空谈仁义，目无旁人，难成大事。道家之徒只喜清谈，不做实事，无益于国。你们是大圣人，自然不屑去见邹忌。那么，我这小人且去邹忌那里走上一遭。”说着，起身离座，带着众弟子直往大门外走去。

唉！淳于夫子气量太浅，难成宗师矣！孟子叹了一口气。宋荣仍是微微而笑，什么话也没有说。

齐国相府坐落在繁华的大街上，邹忌故友甚多，闻其富贵，纷纷前来拜见，门前终日热闹得如同集市一般。淳于髡出了学宫之门，径直往相府而来。他不屑与众多拜见者同列，离相府大门百步之遥，就停下了脚步，令弟子前去通报。但见那弟子去了半晌，也不见回来。

莫非邹忌果是“奸人”，做了相国，就目无故人了？淳于髡心中大为恼怒，正欲转身而去，却见其弟子如飞一样奔来，口中叫道：“相国……相国要排仪仗拜迎……”

话犹未落，相府正门已轰然大开，鼓乐声随即响起，无数侍役高举大旗，排列大门两旁。邹忌身着朝服，神情谦恭地迎着淳于髡走来，远远就弯腰下拜。

淳于髡慌忙迎上去，弯腰还礼，口中道：“相国如此大礼，在下如

何担当得起？”

依照礼法，相国只有在和卿位以上的高官相会之时，才可摆出仪仗拜迎。当然，若是天下公认的“大贤之人”，虽无官位，相国也可摆出仪仗拜迎。淳于髡虽然食用上大夫之禄，却并无实授官位，邹忌如此大礼相迎，自是将他看做了天下公认的“大贤之人”。

啊，我的眼力不错，邹忌果然是一位贤者。淳于髡心中十分高兴，先前的不快早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在下当日在学宫中，多受夫子教导。夫子于在下有师者之恩，在下岂敢忘之。”邹忌非常恭敬地说着，将淳于髡请进相府大堂上，坐于尊位。他心里很清楚，淳于髡不是田忌、段干朋等人，绝不会对他的权位产生任何危害。对于不会对他的权位产生威胁而又确有才学的人，邹忌自是愿意显示他的敬贤诚意。

宾主落座，客气了几句之后，淳于髡拱手道：“在下有几句话，想请教相国大人。”

邹忌连忙回礼，道：“能得夫子教诲，实是在下之幸也。”

淳于髡道：“有人行走在高山之上，忽得至宝，若能藏之周全，则大吉。藏不周全，则大凶。”

邹忌立刻道：“身在君侧，如行高山之上，身居相位，如得至宝。在下当善藏其宝，不妄自骄狂，不自显其能，恭谨侍奉君上，则可除凶得吉，有所作为矣。”

淳于髡又说道：“用猪油涂在车轴上，为的是使其转动灵活，但轴孔为方，仍是无法转动。”

邹忌一样是立刻答道：“国政运转，犹如车轴，要使其转动灵活，上下通达，必须使政令行走之道流畅无阻。否则，虽有贤君良臣，难使国中大治矣。”

淳于髡道：“用胶来粘连弓干，是为了使其牢固，但往往不能使其细缝完全相合。”

邹忌道：“治国大事，必须顺乎万民意愿。顺乎民意，就可以像胶

粘弓干一样，使国势牢固。不过，万民各有所欲，犹似弓上的细缝一样，难以处处顾及。因此，治国应细心体察民情，分出缓急松紧之事，循序渐进，不可自乱法度。”

淳于髡道：“白狐皮做的袍子破了，虽不能穿，也不应该用黄狗皮去补。”

邹忌道：“白狐者，君子也。黄狗者，小人也。在下当牢记夫子的教导，谨慎地选择君子立于朝堂，绝不容小人夹杂其间，以免乱了朝纲，使国政毁于一旦。”

淳于髡道：“高车若不善加保养，难以载重。琴瑟若不随时调校，难以奏准五音。”

邹忌道：“谨受夫子指教。在下当奏知主公，对于功高名重的臣下，要善加抚慰，以礼敬之，使臣下能够承担国家重任。同时，又要修治刑律，善加督察，随时清除奸人。”

淳于髡听了忽然站起身来，向邹忌深深行了一礼，然后转过身，急急向大门外走去。邹忌对于淳于髡的异常举动，也不为怪，只是回了一礼，端坐不动，并未站起相送。

二人相对于见面之时，都是大为“失礼”，引得淳于髡的众弟子心中惶惑不安，以为是老师出言不慎，得罪了相国大人，只怕会惹下祸事。到了大门外，一个弟子终于忍不住心头的疑惑，问道：“夫子和相国初见，彬彬有礼。奈何分别之时，却如此匆匆？”

淳于髡停下脚步，笑道：“吾见相国，是试他能否纳言，既已试之，又留在相府干什么？相国交谈之下，已知吾心，故不以俗礼别之，此正是吾辈本来面目，尔等如何怪之？”

弟子松了一口气，又问：“夫子只和相国说了五句话，就试出他能否纳言了吗？”

淳于髡却是叹了一口气，道：“今日我自作聪明，有意用隐语向他进言，谁知他竟如此聪明，想都不用想，我话音刚落，他就立刻回应，如同山谷的回音一样快捷。这五句话虽是不多，却为我毕生所学的精华。今日相国得了我这五句话，齐国必将大治矣。”

邹忌和淳于髡对答一番后，立即乘车到内宫，将淳于髡的五句话告诉了齐威王。

齐威王听了甚是高兴，道："淳于夫子的这五句话，倒是至理之言，以此治国，必能霸于天下。"

邹忌道："这五句话中，最要紧的是督察百官，看看里边是不是混有奸恶小人。"

齐威王道："不错，小人最能误国，切不可让他们在朝廷待下去。"

邹忌道："臣下和主公可暗中询问朝臣和左右人等，打听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齐威王点头称是。于是，邹忌和齐威王在和人谈话时，总不忘问及谁贤谁奸。朝臣们都对邹忌说，若论贤者，莫过于阿城大夫。若论奸人，莫过于即墨大夫。邹忌反复询问，得到的结果仍是如此。齐威王问及左右近侍，得到的回答亦是一样——阿城大夫贤，即墨大夫奸。

"众人都说阿城大夫贤，即墨大夫恶，看来寡人应该重赏阿城大夫，重罚即墨大夫了。"齐威王对邹忌说道。

邹忌想了想，说："众人之言，或有道理，但依微臣想来，主公还须察访一番。察访之人，可选内宫位卑而忠厚之侍臣，暗中前往阿城和即墨，不可令人知晓。"

齐威王听从邹忌之说，避开左右近侍，密遣了几位年老忠厚的太监前往阿城和即墨。过了月余，几位太监回到内宫，将所见所闻仔细告知了齐威王。齐威王听了，立即派使者将阿城和即墨大夫召入都城，并在朝堂上接受二位大夫的朝见。

齐国不设郡县，而设有五都，除临淄外，尚有高唐、平陆、即墨和宫城，亦称之为都，设大夫治理。其他重要的城邑，也设有大夫治理。凡设有大夫的都、城，俱是驻有常备之兵。因此，各都、城的大夫极有权势，地位也甚高，相当于朝中掌有实权的上大夫。齐国国君一向对各都、城的大夫非常重视，精心挑选。

每年的岁首、岁中，各都、城大夫就要来到临淄，朝见国君，自述

其政绩。国君依其政绩大小和声望，或赏或罚。各都、城大夫依惯例只有两次朝见国君的机会，但国中若发生了重大之事，国君可随时将众都、城大夫召至朝廷，似齐威王这般在没有大事发生时，就召来都、城大夫朝见的事，很少发生。

众朝臣得知消息后，议论纷纷，言道，这次阿城大夫定会得到重赏，即墨大夫可就要倒霉了。待来至朝堂上，众人更是吃了一惊：在朝堂正中，架着一只大鼎，鼎下柴草燃得正旺，鼎中沸水咕噜噜不停地响着。

啊！主公这次发了怒，竟要以烹刑对付即墨大夫了。众人心里想着，不觉都向即墨大夫望了过去，但见即墨大夫神情肃然，毫无惊慌之色，似乎根本不知大祸就要临头。众人又向阿城大夫看去，只见阿城大夫神情飞扬，脸上就似贴上了一层黄金，好像已经听到了国君的封赏诏令。这即墨大夫死到临头，尚不自知，实在愚蠢，众人暗自摇着头。

齐威王高坐在君位上，待臣下们行礼之后，立宣即墨大夫上前，说道："自从爱卿做了即墨大夫之后，寡人不论是在朝堂上还是在内宫里，日日都听到人们说爱卿的坏话，言爱卿不通人情，不敬主上，滥施刑法，虐杀良民，实为大奸。寡人不肯偏听，特地派人前往即墨察访。寡人之使来到即墨，见到良田处处，禾谷黄熟，百姓富饶，路无盗贼，无人不称大夫为贤臣，此皆为大夫治理之功也。大夫勤于政事，廉洁自守，无有余财买通朝臣和寡人左右，致使大贤之臣几乎被寡人误为大奸之臣，此实乃寡人之过也。今日寡人在爱卿俸禄之外，另加以万户食邑，以补寡人不能明察之过，亦为奖励爱卿治民之功也。"众朝臣听了，无不大惊，犹如跌进了冷窟之中，浑身冰凉。有几个人连双腿都在不停地颤抖。阿城大夫更是面无人色，额上全是冷汗，几乎瘫倒在朝堂上。即墨大夫却仍是神色如常，跪下谢恩之后，退到文官行列中，仿佛那万户食邑是赏给了别人，与他毫不相干。

齐威王又宣阿城大夫上前，说道："自从你做了阿城大夫，寡人不论是在朝堂上还是在内宫里，日日都听到人们称赞你，说你顺乎人情，忠心主上，宽厚仁爱，勤于政事，百姓在你的治理下安居乐业。寡人听了很是高兴，只是为了不肯偏信，这才派人到阿城去察访。寡人之使来到阿城，见到田地荒芜，禾谷不生。百姓面有菜色，苦不堪言。且处处盗贼横生，商旅不通。你不仅不改过自新，爱护百姓，反倒加重税赋，索勒下民钱财送至朝廷，买通寡人左右和众多朝臣，日日为你美言。若我齐国之官，人人似你，不等敌国兵至，也要灭亡了。似你这等大奸之

人，若不加罪，天理难容！”齐威王愈说愈怒，大喝一声，“来人，把这大奸之人给寡人煮了！”朝堂上侍立的护卫甲士如雷般答应一声，如狼似虎般冲上前，将那吓得如同死猪一样的阿城大夫抬起来，扔进了沸腾的青铜大鼎中。

“啊——”阿城大夫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若利剑一般刺进了众朝臣和齐威王左右近侍的耳中。齐威王的双眼，也若利剑一样，在众朝臣和左右近侍身上扫来扫去。扑通！扑通！扑通！十多个朝臣怎么也站不住，瘫倒在地上。

“主公……主公饶命，主公饶命啊！”齐威王的左右近侍跪倒在地，拼命磕着响头。那十多个朝臣和齐威王的左右近侍，是得到阿城大夫好处最多的人，也是说阿城大夫好话最多的人。

齐威王见到众人的丑态，冷笑道：“你们也知道怕死啊。既然知道怕死，又为何当初要那么贪财呢？难道寡人给你们的俸禄还少了吗？寡人深居内宫，全凭你等作为耳目，以明国事。可你们却颠倒是非，私受贿赂，欺骗寡人。如此奸恶之臣，死有余辜！来呀，把这等奸恶之人通通煮了！”武士们一拥而上，将这些奸人扛起，一个接一个地扔进鼎中，朝臣们全部跪倒在地，拼命地向齐威王磕着头。

齐威王大发神威，烹死众多奸恶之臣的举动，震惊了齐国的上上下下。一时间，各级官吏都是战战兢兢，再也不敢荒疏政事，更不敢收受贿赂，徇私枉法。一些作恶过多的官吏害怕受到处罚，纷纷逃向外国，就连朝官也几乎少了一半。借此机会，齐威王下诏大选贤才，充实朝廷。为此还定下赏格，凡推举一位贤才入朝者，可得百斤黄金。邹忌推举的贤才最多，竟有二十人之多。

齐威王对邹忌一次推举如此众多贤才，心中不觉生出疑问，但见过了那二十多人后，又不得不承认，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二十多人俱可称为贤才。其中有邹忌的亲信之人公孙干，也有邹忌的仇人田盼，更多的是“稷下学宫”中公认的贤者。

孟子、淳于髡、宋荣名气太大，邹忌不敢推举，推举的都是他们的弟子。其中淳于髡的弟子最多，有六七人，最著名者为黔夫、刁勃二人；宋荣的弟子次之，有三四人，著名者为杜赫；孟子的弟子最少，只有一人，名曰张丐。

田忌、段干朋也各推举了几位贤者，田忌推举的人当中，著名者为种首。段干朋推举的人，最著名者为匡章。

众贤士有老有少，最老者为公孙干，已七十多岁了，最少者为匡章，才二十余岁。贤士官位最高者做到了上大夫，最低也做到了上士，人人感激君恩，勤于政事，使齐国朝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清明气象，国中大治，钱粮丰足，百姓欢欣，兵卒士气高昂。

齐国的大治，引起了邻国的恐惧，而最感到恐惧的是魏国。

第十二章　魏司马嫉贤妒能　齐孙宾逃出生天

魏国人人羡慕的年轻大司马庞涓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竟至“卧病在榻”，数十日未出府门一步。庞涓的富贵更胜往昔，虽然仍只是居于大司马之职，却娶了国君的女儿，与国君有了翁婿之亲，食邑增至万户，官爵亦升至卿位，府中所藏黄金宝物，不计其数。他得到了如此惊天富贵，自应拼出全力，报效国君。但他偏偏无力报效国君，国君最想攻下齐国，但他绞尽心力，想出了无数办法，也找不到齐国的破绽。他似是猛虎，而齐国却如同一只刺猬，他纵然有着锋利的牙齿，也无从下口。

魏惠王对于庞涓，依然非常宠信，但对于庞涓久久不能想出破齐之策，言语中已露出不满之意。魏国众朝臣更是幸灾乐祸，一些人见了庞涓就问：“大司马何日出兵攻灭齐国？我等贺礼已经足备，早就想送至尊府啊。”庞涓大为头痛，只得称病不朝。但这么长久“称病”下去，也不是良法。庞涓忧心如焚，日夜在后堂上转悠，要想出破齐良策，可一时间想不出来。

这日，庞涓正在内堂中苦思破齐之策，忽然门吏来报——有一人名为孙宾，求见主人。庞涓听了大喜，连忙说道：“此乃吾之故交，快快有请，以上宾之礼迎之！”

司马府大开中门，鼓乐齐鸣，将孙宾迎到了府中的大堂上。孙宾身穿葛衣，气度娴雅，眉宇间隐隐透出悲伤之色。见了庞涓，躬身行以大礼，说道：“草民孙宾，见过司马大人。”

庞涓慌忙扶住，道：“吾兄如此，岂不是陷小弟于无礼之中吗？”

“国家法度，草民不敢不遵。”孙宾拱手说道。

庞涓不高兴了：“此乃私宅，你我只应以兄弟相称，不必论什么大司马和草民。”说着，请孙宾坐于尊位。孙宾也就不再推辞，二人坐定，开始各叙别后之情。

“唤！当初小弟因留恋故国，遂私离鬼谷夫子，心实愧之，但不知

鬼谷夫子如今怎么样了？”庞涓问。

孙宾眼圈赤红，答道：“鬼谷夫子居于南荒，水土不服，已于三月前去世了。”

“啊！”庞涓大惊，不觉悲从心来，泪流满面，“若无鬼谷夫子，岂有小弟今日的富贵。小弟本欲报效主公之后，即南下寻师，报答师恩，以谢私逃之罪。谁知……谁知……”庞涓说不下去了，连忙唤来管家庞乙，令其准备丧服，安置灵位，以供他祭灵之用。

孙宾大为感动，连忙阻止道：“鬼谷夫子乃世外高人，最忌凡俗之礼。当日贤弟离开鬼谷，夫子并未有一言相怪。夫子临终时，嘱我等将其停于石洞中，不加棺木，不行俗礼。唉！说起来鬼谷夫子脾气虽怪，教给我等的却是真实本领。夫子不欲我等埋没荒山之中，嘱我等其辞世之后，立即下山，各投明主，成就一番大事，不负了他的一番教导。”

庞涓听了，这才打消了行祭灵大礼的念头，问：“吾兄今欲投向何处？张仪、公孙衍二位贤弟又在何方？”

孙宾现出茫然之色，道：“愚兄身为齐人，自然想回到齐国。只是愚兄年幼丧父，全靠长兄抚养成人，不幸长兄在三年前去世了，如今在齐国已是没有至亲。愚兄听说贤弟在魏国甚是得意，故特来相投，欲在魏国寻个出路。张仪、公孙衍二人有至亲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想在楚国有所作为。吾观昭阳其人，不可称为贤者，当时曾劝张仪、公孙衍二人不要留在楚国，不若来投奔贤弟，可惜张仪、公孙衍二人却不肯听从愚兄之言。”

庞涓点头道：“楚国君臣昏庸，吾兄大才，必不见容。我魏国主公有心招纳天下贤才，明日小弟即推举吾兄，必能得到主公大用。从今以后，吾兄弟当患难与共，富贵同享。”

孙宾大为感动，站起来深施一礼，道：“贤弟如此美意，愚兄永不敢忘。”

庞涓笑道：“你我兄弟，还论此俗套作甚。你一路劳顿，腹中想是饥饿了吧？”

孙宾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愚兄盘费不慎为贼所盗，已有两日未

吃一顿饱饭。”

庞涓吃了一惊，责怪道：“吾兄怎不早说。”当即唤来家仆，大摆宴席。

二人边吃边谈，不觉将话题转到了兵法上面，孙宾叹了一口气，说：“贤弟在我等鬼谷弟子中，最为聪明，可惜离开夫子太早，未能学得更为高深之谋。不然，以贤弟之才，足可成就与姜太公、周公比美的大功。”

庞涓听了，心中不觉大跳了一下，问：“难道八极大阵，还不是兵法中的高深之谋吗？”

孙宾摇了摇头道：“八极大阵，只是寻常的军阵之术，熟知此术，可为大将，不可成为孙武、吴起那样的兵圣之才。鬼谷夫子道，古今兵法，莫过于‘奇正之道’，熟知用兵的‘奇正之道’，即可成为孙、吴那样的兵圣。”

“这……这‘奇正之道’，是何等兵法，小弟闻所未闻也。”庞涓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孙宾腹中饥饿，只知品尝美味，没有注意到庞涓的神情变化，随口答道：“这‘奇正之道’，即黄帝所传之《握奇经》也。孙武、吴起之兵法，多从《握奇经》中得来。只是《握奇经》古奥难解，非有大智慧之人，不能读通。愚兄向来蠢笨，无法读通《握奇经》，鬼谷夫子不厌其烦，亲加注解。兵有正奇之分，以军阵而战，是为正兵；视时机而动，突出精锐之卒，是为奇兵。奇正不可有一定之分，或正或奇，或奇或正，或正变为奇，或奇变为正。总之是玄妙无比，非是愚兄这张笨口可以说得出来。”

庞涓听得热血沸腾。他也知《握奇经》乃兵法之祖，曾经下过大力气去研读，却始终无法读通，却不料鬼谷夫子竟有注解之文。他当即问道：“鬼谷夫子注解过的《握奇经》，吾兄可带在身边？”

孙宾面露遗憾之色，说道：“鬼谷夫子临终前几天，心情大坏，几乎疯狂，把平生所著之书全都烧了。唉！他烧了注解过的《握奇经》也罢了，连他最得意的《鬼谷三卷》也烧了，实是可惜。”

“什么，还有《鬼谷三卷》，这是一本什么书？”庞涓更加惊奇地问道。

“《鬼谷三卷》乃鬼谷夫子平生所得之精华。上卷名为‘捭阖’，讲的是纵横游说之术；中卷名为‘飞钳’，讲的是君臣权谋之术；下卷名为‘阴符’，讲的是养身克敌之术。鬼谷夫子曾言道，谁能精通此《鬼谷三卷》，若取富贵，易如反掌，若平天下，也不为难。”孙宾答道。

“这《鬼谷三卷》，吾兄想必也精熟于胸了？”庞涓热切地问道。

“愚兄虽然也能背诵此《鬼谷三卷》，但还不太明白此中之意。当日鬼谷夫子曾言道，能得《鬼谷三卷》精华最多者，当为张仪，次为公孙衍，愚兄最差，今生难明《鬼谷三卷》之精华。”孙宾答道。

“哈哈！”庞涓古怪地一笑道，“吾兄过谦了。嗯，吾兄既是能够背诵《鬼谷三卷》，能不能给小弟背上一段，让小弟开开眼界，试试小弟能否明白其中精华？”

“这有何难？且听愚兄背上一段。”孙宾放下手中的玉箸，高言背诵起来——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始终，达人心之理……故圣人才在天下也，自古之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

庞涓听孙宾念着，听得痴了。孙宾早已停止了背诵，他却恍然不知，仍是一副倾听的样子。

“此乃《鬼谷三卷》上卷之第一篇也，贤弟以为如何？”孙宾问道。

庞涓这才恍然从梦中醒来，连声道：“妙，妙！当真是至为玄妙之文，只可惜小弟尚听不明白其中的精华之处。”

“贤弟之聪明远过张仪，怎么不明白其中的精华呢？贤弟太过谦了。”孙宾说道。

庞涓面带愧色：“小弟自入魏国朝廷，日日忙于政事，少读文章，

对学问之事，已大不如从前了。”

“原来如此。难怪古人言道，富贵可消磨意志呢！”孙宾感慨地说道。

“正是如此。”庞涓笑道，“不过，富贵虽然可以消磨人的意志，好处却也甚多。”

“当然，当然。”孙宾也笑了，“富贵若无好处，为何人人喜欢？即是愚兄，也想倚仗贤弟谋取富贵呢。”

“吾兄精通《握奇经》，又熟读《鬼谷三卷》，取富贵易如反掌也。哈哈！”庞涓大笑起来。

“哈哈哈！”孙宾不觉也大笑了起来。

夜深人静，庞涓仍徘徊在后堂上，口中不停地念着：“《握奇经》《鬼谷三卷》……”

白日和孙宾相见的种种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心中似烧着一团火，异常难受。他并非听不明白孙宾所背诵的文章，而是一听就非常明白，知道了其中的精华。从孙宾的口中，他得知了《鬼谷三卷》第一篇所讲的内容：

鬼谷子说，从古代的史实中可以知道，圣人在天地间负有特殊的使命，是众人的引导者。圣人观察天地阴阳二气的开合变化，从而明白了生死存亡的道理，知道了万物始终的来历，从而领悟了人类内心的微妙转折……因此，从古到今，圣人遵循的大道是相同的，然而事物变化万端，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又有不同的归宿……捭阖之道，无论如何变化，离不开对阴阳二气的体察试探……据此游说天下，没有什么地方不能随意出入，没有什么人不可以说服，小到百姓家人，大到朝臣诸侯，俱可说而服之……总之，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变化之道，即是捭阖之道，它是解决万事的必由途径。掌握了它，就是拥有了各种无往而不胜的方圆手段。

他深为鬼谷子的文章所折服，相信精通了《鬼谷三卷》，就是拥有了平定天下的手段，掌握了鬼谷子所注的《握奇经》，就可领兵纵横天下，无往而不胜。但他只听了《鬼谷三卷》中的一篇文章，还不知道阴

阳二气是如何变化的，还有无数的疑团不明白。精通《鬼谷三卷》、掌握了《握奇经》的人不是他庞涓，而是孙宾。

这就是说，孙宾已拥有了平定天下的手段，并且可以领兵纵横天下，战无不胜。天下既有了孙宾此人，他庞涓便不值一提。不！庞涓在心中痛苦地大叫起来。我庞涓怎么不值一提呢？我身为国君至亲，官至大司马，掌握着天下最精锐的兵卒，怎么能不值一提呢？我要为国君立下不世奇功，灭亡齐国，平定天下，让后人一提起来，就会将我与姜太公、周公相提并论，名传万世，永垂不朽。

可是有了孙宾此人，我还能平定天下吗？不，不！孙宾又算什么，当初我等四位弟子当中，孙宾是最愚笨的一人。唉！一步错，步步错，当初我真不该贪恋富贵，过早地离开了鬼谷夫子。如果我不离开鬼谷夫子，则《鬼谷三卷》和《握奇经》这等奇书吾亦尽收腹中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若孙宾本领寻常，我自可将他荐与主公。如今看来，孙宾本领远远超过了我。我若荐他入朝，则今后在魏国之中，绝无我的立足之地。

不，不！我绝不能将孙宾推荐入朝，须将他送出国境，让他另投别国。

不行，我若不将孙宾推荐入朝，必与他结下仇怨，他若到了别国，定会处处与我作对。

以孙宾的本领，若是与我作对，我肯定会吃大亏。就算他不与我作对，在别国也能建立大功，名望肯定要大大超过我。不，我绝不能让孙宾到外国去。那么，我又该怎么办呢？

杀，杀了孙宾！只有杀了他，才能永绝后患！庞涓想着，猛一转身，大步向堂外走去。孙宾被他安置在后堂附近的客室中，此刻早已沉睡在梦乡中，他若杀之，易如反掌。庞涓刚走到堂外，又猛地停下了脚步，心中叫道：不，我现在还不能杀死孙宾。

我用了这么多天的心智，不能想出破齐良策，是胸中谋略太少了啊。我若能精通《鬼谷三卷》和《握奇经》，则必能想出破齐之策，而《鬼谷三卷》和《握奇经》却俱在孙宾心中。

不，先不忙着杀了孙宾，待诱着他为我写出了《鬼谷三卷》和《握

奇经》后，再杀他也不迟。

庞涓冷笑了起来，招来管家庞乙，下令道："府中不许泄露孙宾到来的消息，违令者，杀无赦！"

次日，庞涓叮嘱孙宾安坐府中，不要到处乱走，他这就入宫，向国君推荐孙宾，并对孙宾预为祝贺，说以孙宾这等大贤之才，所得富贵绝不会低于他。孙宾感激不已，安坐于客室中，隔窗观赏院中的花木，等待庞涓带回的好消息。

傍晚时分，庞涓才回到府中，满脸懊恼之色，见了孙宾，话未说，就长长地叹了一声。

"主公求贤若渴，只是……只是……"庞涓说不下去，满脸惭愧之色，垂着头，不敢正视孙宾。

"哦，原来主公不信贤弟之言……"

"非也。"庞涓打断了孙宾的话头，"主公对于小弟，可谓言听计从，否则主公也不会将一国兵卒交给小弟统领。且小弟自入朝以来，已推荐了五位贤才，每位贤才都被拜为大夫。"

"那……"孙宾眼中满是困惑之意。

"唉！"庞涓又是叹了一口气道，"主公贤明仁厚，什么都好，唯有一处不好，就是对齐国的仇恨太深，做梦都想灭了齐国。这也难怪，听说主公做太子时出使齐国，受过齐国国君的羞辱，差一点被齐君杀死，因此对齐国恨之入骨，对齐国人也深有成见。往日主公还肯任用齐国来的贤才，近日因为连着有两位齐国来的臣子叛逃，使主公大为愤怒，听人推荐齐国人就……就大发脾气。虽然小弟是主公最宠信的臣下，可也因为……唉，不说也罢！"

"这么说来，因为推荐愚兄，贤弟也受了主公的气？"孙宾问道。

"也不算受气，不过是让主公骂了几句，说起来小弟还是第一次挨主公的骂呢！"庞涓说道。

"是愚兄连累贤弟了。"孙宾向着庞涓深施了一礼道，"看来天意不欲吾出仕魏国，故生此事端。贤弟大恩，愚兄永不敢忘，容日后相报，

明日愚兄就当离开魏国了。”

“什么，你要走？”庞涓不高兴了，“你这样一走，岂不让天下人提起来，是我有意慢待了你？”

孙宾连忙摇头道：“愚兄决无怪罪贤弟之意，只是天不佑吾，使愚兄难和贤弟相聚。”

“你听我说，主公本是贤君，不会埋没贤才。近日只是因事所激，一时不明罢了。顶多过得三五个月，主公就会明白过来。到了那时，小弟定会让主公亲以高车迎你入朝。你我兄弟同在一朝，互相帮衬，定能做出一番大事。如若到了别国，孤身一人，势单力薄，定会受到权臣之欺，空负了平生所学。小弟府中房舍还算宽敞，日日也有美酒可饮，且能观赏郑、卫歌舞，吾兄安居下来，绝不致有寂寞之感。”庞涓大声说道。

“那……那么愚兄只好领承贤弟美意了。”孙宾犹疑了一下，回答道。

庞涓大喜，立即唤来庞乙，在府中后花园腾出一处清净房舍，安置孙宾住进去，并选了两个侍女伺候孙宾。

孙宾见那房舍雕梁画栋，极是精致，两位侍女亦是美艳可人，心中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连连向庞涓行礼道：“愚兄至此，如身在天堂矣。”

“哈哈哈！吾兄且安居此处，大享天堂之乐吧。”庞涓大笑起来。

孙宾在“天堂”中住了下来，开始时十分高兴，成日畅饮美酒，和娇艳的侍女调笑。但仅过了月余，孙宾就感到异常厌烦，整日闷闷不乐。他久居山野，喜欢开阔，可庞涓却让他闲住在房舍中，不得出门一步。庞涓说国君憎恨齐人，若知齐人藏在小弟府中，定会发怒，因此吾兄千万不可擅出房舍。

孙宾喜谈谋略，但与他对话的只有两个侍女，而两个侍女又对谋略之事全然不通。庞涓倒是精通谋略，却又极少和孙宾见面。庞涓太忙，日夜都在操练军阵。终于有一天庞涓得了空闲，来到后花园中看望孙宾。

“贤弟此处，当真如天堂一般，愚兄感激不尽。只是……只是愚兄足不能出户，言无人对谈，使愚兄大感憋闷，几乎疯癫。唉！愚兄天生贱命，难享富贵啊。”孙宾叹道。

“惭愧，惭愧，这都是小弟无能，连累吾兄了。”庞涓连连行礼，满脸内疚之意。

“嗯，贤弟日夜练兵，莫不是要领兵出征了？”孙宾不愿让庞涓难堪，转过话头问道。

“正是。主公攻齐心切，即将拜小弟为帅，大举征伐齐国。”庞涓面带愁容地回答道。

孙宾吃了一惊：“此时齐国君臣贤能，上下同心，魏国若贸然攻伐，只怕难占上风。”

“小弟亦以此言劝说主公，奈何主公不听，反以为小弟贪生怕死，不肯为国尽力。”庞涓道。

“人臣劝谏主上，若不能晓之以理，便应动之以利。齐为大国，兵卒强劲，伐之不胜，他国必趁火打劫，攻掠魏国。所以魏国若定欲征伐，必须征之即胜，威慑天下。吾观魏之邻国，齐、秦内政修明，士卒精锐，俱不可征。韩国势弱，魏国可胁其为盟，将韩国之兵代为强援，故韩国亦不可征。楚国君臣昏庸，不修政事，原可征伐，但楚国太大，一时难以将其彻底击灭，若陷入长久耗战中，齐、秦两国必攻魏之侧背，于魏国大为不利。故楚国不可冒险攻伐。以吾观之，魏之可攻，唯有赵国。赵君昏暴，士卒怨气甚重，战力不强。赵君屡欲夺取卫国，魏若先示其虚，赵必攻卫。到了那时，贤弟就可借救卫之名，一举击破赵军，威震天下。如此，则魏国可得大利矣！”孙宾滔滔不绝地说着。

妙！庞涓心里忍不住大赞了一声，暗想，孙宾此策，定可说动主公收回攻齐之令。唉！我怎么就想不出这番妙语来呢？看来，孙宾之才的确远在我上，实是令人可畏。庞涓想着，道：“吾兄若在朝廷之上，定可说动主公。看来，小弟就算拼了性命，也要将吾兄推举入朝。唉，小弟该用什么言语打动主公呢？”庞涓苦思着，在孙宾面前来回踱着步。

“贤弟就不要为难了。愚兄……”

“你别说，小弟已想出了一个办法。”庞涓打断孙宾的话头，兴奋地说着，但随即又皱起了眉头，“这个办法虽好，一定可以打动主公，只是又有些不妥。”

“怎么不妥？”孙宾忙问道。

“主公素喜奇书，尤喜兵法谋略之类的奇书。吾兄若将鬼谷夫子注解过的《握奇经》和《鬼谷三卷》抄录下来，由小弟呈送主公，主公定是十分喜欢，必会召见吾兄。那时吾兄再畅谈所学，指明天下大势，则主公必会拜吾兄为卿相矣。只是《握奇经》和《鬼谷三卷》乃是吾兄心中所藏秘书，轻易示之于人，恐有后患。唉！小弟也太笨，除此之外，竟想不出别的妙法。”庞涓遗憾地说着。

“原来如此。贤弟不必为难，吾一身所学，乃鬼谷夫子所教，并非祖辈私传之学，示之于人，也无不可。况且吾欲身为魏臣，所学必奉于主公，先将鬼谷子诸书献与主公，正在理中。贤弟可速速备下刀笔竹简，愚兄今日便写。”孙宾高兴地回答道。

“啊，吾兄当真……当真要写？”庞涓激动起来，几乎不相信他听到的话语竟是真的。

“愚兄当然要写。”孙宾不解地说着，他不明白庞涓为何会这般激动。

“啊，好，好！来人啊，快摆酒宴，我要和吾兄痛饮一醉。”庞涓强压着心中的狂喜，大声说道。

十余天过去了，孙宾只写出了半部鬼谷夫子注解过的《握奇经》。他的心中似堵着一块石头，压得慌，使他无法快速地将《握奇经》写下去。孙宾无法明白，他的心中为什么会这般发堵？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这不对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孙宾反复在心中问着自己，怎么也问不出个结果。他烦躁地推开面前的书简，起身走到了房舍外面。自从他开始写鬼谷子的奇书以来，两位侍女对他“管得”宽松多了，见他出了房舍，也不再阻拦。不过，孙宾若走出花园，仍会受到侍女们的坚决劝阻。

正是秋日，花园中树木凋零，枝叶残落，一片衰败景象，令孙宾看了，心中更不舒服。孙宾转过身，正欲向房舍中走回来，忽听园门处有

人大声吵嚷起来："谁让你们进来的，难道你们没听过司马大人的命令吗？谁敢进园，就砍了谁的脑袋！"这是侍女的声音。

"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来管我？又不是我要到花园来，是小主人要进花园来的。公主说过，小主人想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另一个女子的声音尖利地说着。

"你想死，你就进来。哼！你又算什么东西，不就是陪嫁过来的老宫女吗，丑得像猪一样，还这么凶……"

"算了，算了！你们都别吵了！"又一个侍女的声音响了起来，"并不是我们不要你进来，而是主人怕泄露了消息啊，主人说过，绝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孙宾住在这里……"

"哼！孙宾又不是贼，如何怕外人知道了？前些天齐国真的来了几个强盗，主人还大摆宴席请他们玩乐呢，说他们是勇士，根本不怕外面的人知道了，为何……"

啊，府中原来还有齐国人！孙宾如雷击顶，脑中嗡嗡作响，踉踉跄跄地回到了房舍中。

他的耳边，不停地响着庞涓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国君憎恨齐人，若知齐人藏在小弟府中，定会发怒，因此吾兄不可擅出房舍。可是庞涓却公然收留了齐国来的强盗，他难道不怕国君会因此发怒了吗？

庞涓自然不怕，因为他说的全是谎言，魏君素称明智，岂会如此偏执，专和齐人作对？鬼谷夫子无事不晓，最喜议论各国国君，他只说魏君有骄狂之病，从来没有说过魏君憎恨齐人。是庞涓在骗我，骗我！孙宾一下子明白了——他的心中"石头"正在此处。庞涓对他实在太热情，这热情又偏偏显得不像是真的。

从前在鬼谷的时候，庞涓虽然也是和他称兄道弟，但从未显得像现在这般热情。孙宾也未料到庞涓会如此热情，他本来只想让庞涓看在同学之谊上，能够将他引荐给魏国国君。可是庞涓却"热情"地将他关进了后花园的"天堂"中，不让他离开一步。

庞涓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孙宾像是从天堂跌进了地狱里，痛苦地想着。他直愣愣地盯着房舍的墙壁，仿佛又看见了庞涓听说他要写出

奇书后的激动神情。

当他听说我要写书，为何会是这般神情？啊，他定是要取得鬼谷夫子的奇书，这才骗了我。可是，他要取得奇书，也不至于想出这样的计谋来骗我啊？难道，他竟是要杀了我吗？孙宾心中剧震，浑身犹如泼上了冰水，僵硬如木。他一定是想杀了我，想杀了我！

庞涓啊庞涓，我孙宾与你有何怨何仇，你竟如此歹毒，要害了我的性命？孙宾啊孙宾，你瞎了眼啊，居然把虎狼看作手足，陷入了虎口尚茫然不知。如今我该如何逃脱虎口，该如何逃脱虎口……孙宾双眼呆直，心中若滚油煎熬。

“咦，你今日怎么痴呆呆的，像街上的疯魔人呢？”一个侍女走进来，奇怪地问着。

啊，疯魔人！孙宾心中猛地一震——常人失去了心智，就会疯魔。人一旦疯魔，就是毫无用处，不能写出奇书，更不能受到国君的重用。我若是一个疯魔人，庞涓还会杀了我吗？也许他仍会杀了我，但也许他会因此放过我。疯魔，只有疯魔，我才能寻到一线生机。孙宾心中痛苦万分，忍不住仰天狂叫了一声。

“啊！”侍女惊骇地后退了一步，“你，你今天是怎么啦，像是疯魔了。”不，不！我今天还不能疯魔，今天这些女子有失语之举，我若疯魔，必为庞涓所疑。孙宾想着，强自镇定下来，尽量保持着平常的神情，伏在案几之前，写着奇书。

又过了十余日，孙宾差不多已将鬼谷子注解过的《握奇经》全部写了出来。庞涓心中很是喜欢，几乎日日要来到后花园中，与孙宾欢宴为乐，再也不去“训练士卒”了。这日孙宾吃酒吃得多了，醉倒在地，由侍女扶到榻上。半夜里，孙宾猛然醒了过来，狂吼狂叫，竟是疯癫起来。他推倒屏风，打翻烛架，在房舍中放起火来。侍女惊骇地逃到园外，大叫救火。众家仆慌忙赶进花园时，火已大起。

孙宾在火旁拍手大笑道：“吾乃祝融，今临下界，当烧尽你等楚国之民。”他边笑着，边欲往火堆里走去。众家仆忙将他拖出房舍，一边救火，一边飞报庞涓。

庞涓闻报大惊，慌忙披衣赶至花园，见好端端一处房舍，已烧得乌

焦，不堪入目。幸而火头已被众人扑灭，尚未烧至园外。

“放了我！你们这等楚贼，盗了我的盘费，还不知足，又要谋了我的性命吗？”孙宾大喊大叫着，四五个家仆按着他，都有些按不住，忙累得一头大汗，直求旁人相帮。

怪了，孙宾怎么陡然间变成了这个样子？庞涓惊骇中走到孙宾跟前，仔细端详着。但见孙宾披头散发，双眼发直，脸上满是黑烟，就似画中的鬼怪一般。

“孙宾吾兄，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我是庞涓啊。你有什么委屈，尽可对小弟直言。小弟府中，即是吾兄府中。吾兄但有所需，小弟无不答应。”庞涓让人放开孙宾，温言说道。

孙宾“嗷”的一声大叫，跳起数尺高，吼着：“吾乃祝融也，要烧死了你这等楚国盗贼！”接着，孙宾又伏倒在地，向着庞涓连连磕头，“鬼谷夫子，救救弟子吧。鬼谷夫子，楚国盗贼要杀了弟子啊！鬼谷夫子！鬼谷夫子……”孙宾叫着，爬到庞涓脚下，抱着庞涓的双腿使劲摇晃着。

啊，看孙宾这样子，竟真的是疯魔了！庞涓甩开孙宾，令人将孙宾牵入后室中严加看管，然后招来庞乙和伺候孙宾的侍女，严加询问——今日是否有异常之事？庞乙磕头道，今日府内并无任何异常之事，侍女们亦说并无异常之事。庞涓又问近日之内有无异常之事，庞乙和侍女们依然答道没有。

那这孙宾怎会疯魔了呢？庞涓紧皱眉头，令人去房舍中搜寻孙宾所写的奇书。众人搜了半天，只搜出了几块烧成焦炭的残简。

坏了，奇书竟也被烧毁了，这便如何是好？孙宾已成疯癫，怕再也写不出奇书来。不对，不对，这孙宾身负绝学，正欲大展抱负，论情论理，都不会疯了。庞涓想着，唤过庞乙，悄悄在其耳旁叮嘱了一番。天大亮后，庞乙领着十多个魁壮家仆冲进内室，将孙宾吊起来，挥鞭猛抽。

“你这个疯子，害得我们好苦！”庞乙边抽边骂道，“主人竟说我等慢待了你，把你逼疯了。今日主人已发下话来，要将我等送往边塞，充作抵死的军卒。我等活不了，你也别想活着！”众家仆疯狂地鞭打着孙

宾，不一会就打得孙宾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又醒了过来。

孙宾痛不欲生，几次差点脱口呼出："吾非疯魔，快唤庞涓来，吾与尔等说情。"但每次话到口边，孙宾都强忍着没有说出。这是庞涓的毒谋，我绝不可上当！庞涓若是连家仆慢待了我便要大怒，又岂会让这些家仆如此折磨我？家仆们有多大的胆子，敢背着主人如此痛打他的宾客？

"好你个疯子，骨头倒也硬得狠，今日不来点厉害的，怎么出了我等心中的怨气！"庞乙红着眼睛吼道，吩咐家仆们以利刃剔去孙宾的双腿膝盖骨，让其终生成为废人。

列国刑律之中，有"膑刑"之法，即剔去犯人的膝盖骨。庞乙只是司马府中的管家，不是朝廷命官，论礼法绝不能以此酷刑对付主人的宾客，否则，若是经人告发，不仅庞乙会被处以斩首大刑，还会连累庞涓受到处罚。但庞乙似是"豁出去了"，竟然对主人的宾客动了"膑刑"。当利刃刺进孙宾的膝盖时，他大叫一声："痛杀吾祝融也！"便昏死了过去。

"什么，孙宾到了这种地步，还是满嘴乱说吗？"庞涓听了庞乙的禀告，皱着眉说道。

"以小人之见，孙宾的确疯了。否则，他绝不会在'膑刑'之下，依然满口疯话。"庞乙说道。

"不，不！这孙宾满腹谋略，见识又远非常人可比。他就这么疯了，我实难相信，也实在不甘心。好在他已成了废人，也不怕他跑了，你派几个人，每天悄悄盯着他，有什么动静就告诉我。还有，孙宾这件事儿，不能让府外的任何人知道了。"庞涓说道。

"是。"庞乙躬身答道。

孙宾受了大刑，在后室中躺了两个月，创口总算好了。可是他再也站不起来了，只能爬着走路。后室是司马府中的密室之一，供庞涓和心腹家臣们在此商议机密之事，被圈在一个石院中，仅有一处小门可以通向外面。那扇小门每天都是大开着，无人看守。孙宾虽然常常从室中爬出来，却没有爬出过院门，仿佛他已不明白那院门是做什么用的。院门十步的一处房舍中，有个家仆躲在窗后，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那院

门。孙宾每天爬在石院中大呼小叫，满口神仙之言。每天都有一个家仆送给孙宾饭食，孙宾见了就破口大骂，抓起地上的土石就没头没脑向那家仆打过去。

家仆心中厌恶，远远就扔下饭食。孙宾连带地上的土石，抓起饭食便往口中塞去。有时又对那饭食看也不看一眼。有次家仆恶作剧，把马粪装在食罐里扔给孙宾，而孙宾居然也吃进了肚里。庞涓听了家仆们的禀告，心中暗道，看这孙宾的样子，真像是疯了一般。

不，不可大意。庞涓心中告诫着自己，但到底松懈了下来，由一天听家仆的一次禀告，变成了三五天才听一次家仆的禀告。后来，庞涓竟是没有工夫去听家仆的禀告了。

魏惠王又在催促庞涓攻击齐国，庞涓以利打动魏惠王，几乎将孙宾告诉过他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魏惠王，让魏惠王放弃齐国，专心攻赵，进而平定天下。魏惠王听了，若从梦中惊醒，连夸庞涓见识高明，说庞涓不愧为鬼谷弟子。

魏国君臣秘密将大军集中在魏、赵边境，只待赵国侵卫，就以“救卫”之名，大举攻赵。过了没多久，赵国果然以举国之兵伐卫，卫君急忙向魏国求救。魏惠王立即兵分两路，一路救卫，一路直入赵国。救卫的那路大军，由魏惠王亲自统领，直入赵国的那一路大军，则由庞涓统领。

庞涓临出征前，秘遣心腹门客张龙、王虎二人，前去刺杀张仪、公孙衍二人。鬼谷弟子有他一人纵横天下就足够了，用不着旁人来凑热闹。庞涓还叮嘱府中总管庞乙，不要放松了看管孙宾。庞乙口中答应，心中却并不如何在意，想着孙宾不过是个疯子，又成了残废，就算放他出府，他还不知道怎么爬出去呢。庞乙不将孙宾放在心中，那暗中监视孙宾的家仆，也早就烦了，整日里难得向孙宾望上一眼。

时至冬日，寒风凛冽，庞乙每到夜间，就要喝酒御寒，常常喝得烂醉如泥。家仆们也乘机偷懒起来，该巡夜的不巡夜了，该打更的不打更了，躲在房中赌博为乐。

一个寒冷的深夜，孙宾悄悄从石院中爬了出来。几个月来，孙宾日日在石院中爬行，臂力已练得异常强健，能一口气爬出百余步，才稍微停歇一下。

他先爬到了花园门旁，在一块不引人注目的碎石下挖出了几块晶莹的佩玉。这些佩玉，都是他在“天堂”时所穿衣服的饰物。临发疯的前一天，他悄悄从衣上摘下这些佩玉，埋在此地，以备他逃出“虎口”所用。挖出了佩玉后，他又奋力爬到司马府后墙的狗洞前，挤破了双肩，才勉强从狗洞里钻了出去。孙宾小心翼翼地躲过巡夜的兵卒后从司马府一直爬到了大梁城的东市大门外。

此时天也蒙蒙亮了，一些做生意的商贩赶着装满货物的牛车，纷纷向东市赶来。大梁城的乞丐也活跃起来，三五成群，拦住商贩们乞讨铜钱。这时候商贩急于走进市中，往往表现得十分“慷慨”，抓出大把的铜钱，就向乞丐们掷去。孙宾的模样令任何人见了，都不会怀疑他是一个乞丐。

他像乞丐一样，拦住了一个身穿齐国服饰、赶着一辆装满铁器牛车的老年商贾。

“老伯，小侄是庄岳之间的弟子，因遭人陷害，成为罪人。今日侥幸逃出，求老伯救小侄一命。小侄将永不敢忘老伯大恩，必有厚报。”孙宾用齐国口音说着，将一枚佩玉送到老年商贾眼前。

庄岳之间？那老年商贾一听，眼中顿时明亮起来。那是齐国巨富们居住的地方，许多人家的资财都在千斤黄金以上，寻常商贾若能得到巨富们的“厚报”，将终生受用不穷。孙宾的外形虽然狼狈，但言语有礼，有着常人难以模仿的大家子弟气度。尤其是他手中的那块佩玉，价值万钱，比他的全部货物所值还多，更能说明他的身份。

商贾重利，只要有厚利可图，连性命都可豁了出去，搭救一个“罪人”，自是不在话下。老年商贾当机立断，接过佩玉，以低价抛出货物，让孙宾换上衣衫，躺在牛车中。然后，老年商贾又以碰上盗贼，“路引”（通行证）丢失为由，花了百余铜钱，为孙宾补了一份“路引”。太阳高升之时，孙宾已乘着牛车，出了大梁城，日夜向齐国行去。

直到次日，庞乙等人才发觉孙宾逃了，顿时惊慌失措，闭门搜了一日一夜，也未搜出孙宾的踪影。庞乙等人大恐，害怕庞涓回来后会降下罪来，遂互相发誓，共同欺瞒主人——孙宾已得暴疾而亡，他们担心其尸留在府中不吉，就拖到城外的荒野之中埋了。

大梁城地处中原腹地，离齐国不算太远，孙宾在牛车上待了十余日，已到了临淄城中。

一路上，孙宾已从老者口中得知了齐国的许多详情，他尤其注意打听齐国新晋高官的情形。老年商贾虽然奇怪，还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孙宾。

孙宾听了，很是高兴，让老年商贾将他送入大司寇段干朋府中。当年鬼谷子隐居深山中，极少见人，但有时也会和两三来客相见，段干朋就是那两三来客之一。

第十三章　卞氏三献和氏璧　田忌赛马荐孙膑

魏惠王和庞涓率领的魏国军队连战连胜，不仅解了卫国之围，还顺势攻下了赵国的十余座城池。赵国君臣大为恐慌，急忙派出使者，星夜赶往齐、秦、楚三国求救。

齐、秦、楚三国对待赵国使者的态度，截然不同。齐国是立即召见了赵国使者；秦国是隔了数日后，才召见了赵国使者，却又对赵国使者的求救装作没有听见，顾左右而言他；楚国则干脆拒不接见赵国使者。

齐威王召见了赵国使者后，立即令田忌率十万大军救赵，魏军见此，被迫撤回攻赵大军，准备与齐军决战。田忌没有必胜的把握，不等交战，就退回了齐国。魏惠王、庞涓又率大军再次进攻赵国。赵国君臣无奈，被迫求和，情愿割地入朝。魏军连日作战，十分疲惫，魏惠王、庞涓估计一时无法灭亡赵国，也就答应了赵国的求和之请。

魏国的强大兵威，又一次震惊了天下各国，除了齐、楚等极少数大国外，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入贺。秦国也派左庶长公孙鞅为使者，除了向魏国献上丰厚的礼物外，还竭力称颂魏惠王，说魏惠王之功，虽上古尧舜，亦不能及，魏惠王此时还称为诸侯，实在是太“委屈”了。魏惠王应该如周天子一样，王于天下，才可与其功绩相称。

秦国这般称颂魏国，是为前所未有的盛事，魏惠王极为高兴，当即大会朝臣，商议是否接受秦国的劝进。相国王错大加反对，说：“秦国乃我魏国世仇，今日忽欲尊我魏国为王，必是包藏祸心，主公千万不要上当。公孙鞅乃秦国之能臣，异日必为我魏国大害。主公可借此以妄言之罪，将其斩杀，以除后患。”

魏惠王听了，大觉扫兴，目光向庞涓扫了过来。庞涓心中亦认为魏国称王，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但他又不愿拂逆魏惠王的心意，遂说道：“昔者周文王称王，天下诸侯归心，到了周武王这一代，就得了天下。我魏国强大了数代，却没有得到天下，极有可能是国君没有称王的原因，不称王，就难以得到上天的庇佑。至于秦国行劝进之意，是由此讨好我魏国，以使我魏国不加兵于秦，其惧祸之心，显而易见。两国相

交，不斩来使，乃是通例，杀了公孙鞅，对我魏国的名望损害极大，不可贸然行之。”

魏惠王听了，大喜道：“庞爱卿所言，正是寡人心中所想。寡人非是妄自尊大，定欲称王。无奈非有王号，祭祀不能直达天帝，致使不易得到上天庇佑，大功难成。”

王错坚持道：“称王之事，极为重大，主公不可不小心为之。”

“这……”魏惠王又向庞涓望了过去。

“相国大人所言，亦是有理。如今赵国败，韩国服，齐国畏我，楚国昏庸，俱不足虑。只是不知秦国今后打算如何？其惧祸之心虽是易见，但秦国素爱行险，也是常有。故主公只需探得秦国今后有何打算，就可决断是否能够称王。”庞涓说道。

“不错。”魏惠王点点头，向朝臣们望去，“众位爱卿，谁能为寡人探出秦国今后有何打算？”

上大夫公子卬上前说道：“微臣与公孙鞅有过交往，曾有恩于他，愿去馆舍一探。”

“好，你就去一趟吧。”魏惠王说道。

次日，公子卬兴冲冲地面见魏惠王，告知他探得的消息——秦国受到蜀国的袭扰，伤亡甚众，国力大受损伤。秦国君臣十分恼怒，欲发倾国之力，攻灭蜀国，但又担心攻蜀之时，会受到魏国的攻击，这才想出了“劝进”之计，欲尊魏君为王，以结好魏国。

魏惠王听了，连叫了几声：“妙，妙！蜀国多山，秦国非以十数年之力，不能灭之。寡人既无秦国后患，可专心于齐、楚矣。此时此刻，乃天意使寡人称王也！”于是，魏惠王尽出内宫所藏黄金，广修宫室，建造高达九丈的祭天之台，公然称王。

从前，诸侯中只有处于南蛮之地的楚国、吴国、越国称王，中原诸侯向来自称“严守礼法”“尊王攘夷”，从来不敢公然为王。如今魏国称王，无疑是给众诸侯当头劈了一个焦雷。周天子更是惊恐万状，以为魏国就要灭亡周室了，和东、西两位周公一齐下达了征军诏令。但周天子

和东、西两位周公搜罗俱尽，也只凑出了两万士卒，三百乘兵车。只是仅以两万士卒、三百乘战车的微弱兵力，又如何能够抵挡强大的魏国呢？

魏国称王，其从属和亲善诸国自应送礼祝贺，秦国再次以公孙鞅为使，第一个祝贺魏国称王。卫、鲁、宋、邹等弱小之国见到秦国这样的大国竟也入贺魏国，生怕落在了后面，紧跟着入贺。其中卫、鲁两国是国君亲自入贺，宋、邹等国则遣相国、太子等亲贵之臣作为入贺使者。可是齐、楚、燕诸大国却根本没有理会魏国，半个使者也未派出。就连韩、赵两个被魏国“收服”的诸侯，也未派出使者。魏惠王大怒，和亲信大臣商议，欲遣大军攻击韩、赵，被众大臣苦苦劝止。众大臣都言道大王新加尊号，正当邀上天福佑之时，不可擅动刀兵，以致让凶戾之气坏了吉兆。大王应向上天示以谦逊之意，遣使朝拜周天子，消除众诸侯的疑惧之意。魏惠王也感到了诸大国强烈的敌视之意，担心会受到诸国的联合攻伐，遂采纳了众大臣的建议，遣相国王错为使，代他朝拜周天子，以示其并无夺取天下的雄心壮志。

周天子见魏国尚且不忘“臣下”之礼，顿时放下心来，立即撤归兵卒，对王错厚加招待，又搜罗后宫，寻出了几件玉器，遣东、西周公为使，“赏给”魏惠王，奖励魏惠王的“尊王”之举。对于魏惠王擅自称王，目无天子这等滔天大罪，周天子视而不见，一字未提。魏惠王见到周天子如此“亲善魏国”，心中高兴，厚赐两位周公，同时对臣下和列国使者大赐礼物。他的礼物，绝不是区区几件玉器。

王错、庞涓、公子卬和卫、鲁两国国君，都得到了黄金千斤、美女百人的重礼；公孙鞅得到的是黄金五百斤的重礼；宋、邹诸国使者和魏国上大夫以上的臣下，都得到了黄金一百斤的重礼；魏国中大夫以下的官吏，也大得厚礼，从黄金五十斤到铜钱一万，各有不等。

魏惠王还下令，凡国中百姓，俱免税赋一年，百姓中男子年满七十者，赏美酒一坛。年满八十者，美酒之外，再加彩锦一匹。如果年过百岁，则除美酒、彩锦之外，另赏铜钱一千枚。魏国上上下下，俱是欢天喜地，无不称贺大王万寿无疆！而秦国使者左庶长公孙鞅，更是高兴无比。

公孙鞅高兴的，当然不仅仅是得到了五百斤黄金——而是魏国中了他的“计谋”。秦国虽然竭尽全力地讨好魏国，却总未见到魏国和齐国大战一场，互相削弱，使秦国有机可乘。相反，魏国的兵势倒是愈来愈

强，齐国也大修国政，国势一天比一天强盛。

秦孝公和公孙鞅心中着急，苦思之下，终于想出了一个尊魏君为王的妙计。魏君公然称王，必会激怒齐、楚、韩、赵诸国，中原定会爆发出一场大混战。这场大混战打得越激烈，各方的伤亡越惨重，对秦国越有利。

公孙鞅开始时还非常担心，认为魏国能臣甚多，不一定会中了他的计谋。谁知他的计谋施展出来，竟是异乎寻常的顺利，不仅大获成功，还使他赚得了五百斤黄金。他回到秦国后，又得到了秦孝公的称赞，并同样得到了五百斤黄金的重赏。

在魏国的一片欢天喜地中，有两个人却是闷闷不乐，在人前强装笑脸，甚是难受。一个人是相国王错，他发觉国君已愈来愈对他不满，他很难保住相国之位了。另一个人是大司马庞涓，他对家仆们所言“孙宾已死”的消息总有些不大相信，担心孙宾会随时在哪一个大国出现了，专与他为敌，这使他大为忧愁。

这天，他又派出心腹门客赵五，前往楚国监视和接应张龙、王虎二人。赵五还未来到楚国，张龙、王虎二人已向张仪、公孙衍二人下了杀手。

刺杀张仪、公孙衍，对于张龙、王虎二人来说，本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张龙、王虎二人到了楚国后，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定下了刺杀张仪、公孙衍的详细谋划。

楚国令尹喜好游猎，经常带着众多的门客前往云梦泽畔行猎。而云梦泽畔的地形异常复杂，芦苇遍野，树林密布。张龙、王虎二人可事先埋伏在猎场中，突然杀出，得手即退。张仪、公孙衍并不是如何重要的门客，楚国令尹也不至于为此全力搜捕凶手，这样，张龙、王虎二人就可以安然逃回魏国，得到庞涓的厚赏。不料，张龙、王虎二人的谋划定好了以后，楚国令尹昭阳却生了病，一直未出城游猎。张龙、王虎二人武技高强，却并不敢潜入令尹府中刺杀张仪、公孙衍。身陷令尹府中，就算能够得手，也是不易逃脱。张龙、王虎二人只能等着，一直等了几个月。

这时正当暮春，昭阳已然病愈，迫不及待地携着众多的勇士、美人、门客，前往云梦泽畔游猎。张龙、王虎二人闻听大喜，立刻藏于昭

阳常去的猎场之中，不想他们又失算了。昭阳这次去了一个新开辟的猎场，离张、王二人的藏身之地足有四十里。

张、王二人气急败坏，慌忙奔往那新辟的猎场，赶到时已是落霞满天，天色昏茫。围猎已经结束，楚国令尹正在高坡之上烧烤野味，与众勇士、门客和美人们饮宴为乐。昭阳新近得到一个美女，极善歌唱，昭阳每当饮宴之时，必让此美女歌唱助兴。此时那美女立在众人围成的圈子中，迎着昭阳迷醉的目光，放声高歌：

荆山之中兮

凤鸟鸣

凤可鸣兮

瑞光生

瑞光生兮

人不明

人不明兮人不明

和氏独醒

和氏独醒兮

入山行

入山行兮入山行

得奇珍

荆山之中兮

凤鸟鸣

凤鸟鸣兮

人不明

人不明兮

和氏独醒

和氏独醒兮

得奇珍

……

美女正唱着，忽然起了一阵阴风，竟下起雨来。昭阳大为扫兴，忙和众人移入帐中。

昭阳游猎，有时十余日不返都城，带着军帐宿于野外。他所居的军帐极是阔大，可容数百人在其中宴乐，此时天色昏暗，帐中点起了无数巨烛，明如白昼。

宴乐在继续进行，昭阳却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他把突然刮来的阴风视为噩兆，这噩兆该应验在哪件事上呢？昭阳在心中想着，怎么也想不明白，愈想心中愈烦。其亲信门客见昭阳不乐，争相说着有趣之事，想让昭阳高兴起来，讨其欢心。

一个门客言道："刚才美人之歌，名为《和氏璧》。吾等久闻'和氏璧'之大名，却无缘一见。听说大王已将'和氏璧'赐予令尹大人，不知大人是否带在身边，能不能让小人们一饱眼福。"昭阳听了，哈哈大笑，立刻命贴身勇士拿出"和氏璧"，让众人传看，大饱眼福。

"和氏璧"有着一段不凡的曲折来历，在列国间广为流传。

传说数百年前，楚厉王在位之时，荆山有彩凤出现，夜中又见瑞光。众人以为山中有黄金宝物，争相进入，搜遍山野，俱是空手而回。唯有一个名叫卞和的采玉工没有空手而回，抱着一块丑似鬼脸的石头回到了家中。家人邻舍见了，俱是嘲笑不已，问这块丑石莫非就是黄金宝物？

卞和正色道："此石虽非黄金宝物，却胜似黄金宝物，乃是最最上等之美玉也。"

家人邻舍先是笑弯了腰，后来就疑惑地望着卞和，一个个神情怪异，窃窃私语：卞和定是疯癫了，不然，他怎么把一块丑石头当成了美玉呢？卞和长叹道，小雀儿哪里识得凤凰呢？遂抱着丑石直入王宫，说是有美玉献上。楚厉王见了大怒，说："大胆卞和，你竟敢把一块丑石拿来欺骗寡人吗？"卞和磕头道，此物实非凡品，却不幸生在荒野中，故外表看上去是丑石，内中却是极品美玉。楚厉王半信半疑，叫来内宫最有名气的玉器工匠，察看这丑石到底是不是美玉。

那玉器工匠一见了卞和，就怀疑卞和是来抢饭碗的，不由得又是嫉妒又是害怕，装模作样地把丑石端详了一番，说道："此为丑石，绝非美玉。"楚厉王怒吼了起来："一个贱民就敢欺骗寡人，这不是反了天吗？来人，砍了他的腿，把他轰出去！"宫中武士不由分说，将卞和的左腿砍了下来，然后将卞和扔到了宫门外。

家人以为卞和疯癫了，虽然悲伤，也没怪罪卞和，将卞和背回家中，让卞和安心养伤。卞和痛得死去活来，却紧紧抱着那块丑石，仰天大呼着：这是美玉，这是美玉啊！后来楚厉王去世，楚武王即位，卞和跛着一条腿，又拿了丑石入宫献上。楚武王也是叫来玉器工匠察看，那玉器工匠也是说道："此为丑石，绝非美玉。"楚武王和厉王一样大怒起来，让武士把卞和剩下的一条右腿也砍了下来。

家人这次虽也把卞和背回了家中，却都很生气，要把卞和的那块丑石扔进长江里。卞和却死死抱着丑石，家人无法夺去，只得作罢，逢人就叹：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楚武王去世后，楚文王即位，卞和又要入宫献玉，家人竭力阻拦，使双腿残废的卞和无法成行。卞和抱着那块丑石，爬到荆山之下，号啕大哭，一连哭了三天三夜，不肯回家。众人劝道：你连受了两次重刑，也该醒醒啦。大王的赏赐虽然丰厚，哪能用块丑石换回来呢？你就扔了这块丑石，死了讨赏的心，别哭啦。卞和痛哭道，我并非是为了得不到大王的赏赐而哭啊，我哭的是天下的人都瞎了眼啊，竟把美玉当成了丑石。我已老了，就要死了，难道这块天底下最珍贵的美玉，就这么永远埋没了吗？

卞和的话，不知怎么从荆山脚下传到了王宫里，楚文王大奇，立宣卞和入宫。这一次，楚文王没有让玉器工匠先下定论，而是让玉器工匠剖开丑石再说。丑石剖开了，楚文王和满朝大臣不由得又惊又喜。那丑石之中，果然是天下无双的美玉。从各种不同的方位去看那美玉，都能

看到耀目的光彩，并可从光彩中看到瑞气升腾，凤鸟飞舞。凤鸟是楚人最崇拜的吉物，美玉中现出凤鸟之姿，无疑是预示着楚国大吉。

楚文王大喜，立即招来国中最著名的工匠，小心翼翼地将那美玉琢磨成玉璧。因玉璧为卞和所献，故名之曰“和氏璧”。卞和亦得到重赏，并可终生享用上大夫的食禄。从此“和氏璧”就成为楚国王宫中的至宝，轻易不示于人。

四百余年过去了，楚国的王位已传到了楚宣王，“和氏璧”仍是深藏宫中。楚宣王对黄金玉璧并不怎么看重。他喜欢的是宝剑，每逢听到哪里有宝剑，就要千方百计地弄到手。

而天下最著名的宝剑出在越国，尤其是越王世代相传的佩剑，更是名扬九州。传说那柄宝剑为天下第一铸剑名师欧冶子所制，插在鞘中常作龙吟之声。当年越王勾践，就是有了“龙吟”宝剑，才得以获得上天之助，灭亡了吴国，成为天下霸主。楚宣王做梦都想得到“龙吟”宝剑，屡次派军攻打越国，却屡次被越人击败。

越国虽然极为衰弱，而楚国将军士卒更是腐朽不堪。且楚军远道来袭，未战先疲，自不是越人的对手。后来越王去世，诸子争位，国中一片混乱，楚国将军昭阳乘机攻破了越国王都，夺取了“龙吟”宝剑。从此，越族大乱，分成了百余支，四散至江湖山野之中，越国之名虽存，实已灭亡。楚国虽获大胜，并未获得中原列国的重视，仍将楚国看作昏庸之国，但在楚国之内，却是举国欢喜若狂，将昭阳视作了大英雄。

昭阳得意扬扬，将夺取的“龙吟”宝剑献给国君。楚宣王狂喜之下，立即拜昭阳为令尹，并赏给昭阳“和氏璧”，以表彰他立下的大功。

昭阳和楚宣王不同，最喜欢的宝物就是玉璧。喜出望外的昭阳将“和氏璧”装在锦袋中，日日贴身放着，睡前醒后，总要拿出来把玩一番。每当出行之时，昭阳就令贴身勇士带着“和氏璧”，寸步不离左右。“和氏璧”为瑞兆的象征，列国术士听了这个消息，纷纷言道：昭氏乃楚国第一大族，昭氏得到“和氏璧”，其族必然大兴，将会像齐国的田氏代替姜氏一样代替熊氏。

于是，天下的勇士和智谋之人，争相投入昭阳门下。张仪和公孙衍虽然年轻，却也深信术士之言，亦投入昭阳门下。只是他们名望太微，在门客之中不仅列在最下一等，平日里也很少见到昭阳。只有当昭阳大

开盛宴、与全体门客“同乐”之时，张仪、公孙衍才能够见到昭阳，却也难以近前说话。

张仪、公孙衍年轻而又自傲，得罪了不少上等门客，被众上等门客斥为“无行之徒”。今日昭阳遇到噩兆，忽然想起“和氏璧”为瑞兆之物，可以用来压制噩兆。故门客一提要“一饱眼福”，昭阳立刻顺势“豪爽”起来，令众人传看“和氏璧”，以其光影逐退噩兆。

众人见了，都大为惊叹，却又不敢多看，忙传给下首之人，越传越离昭阳远了。昭阳心中着急，正欲传命收回“和氏璧”，却突听得呼啸声大起，一阵猛烈的旋风吹过来，竟将大帐吹塌了一角，压在烛架上，烛火烧到帐上，顿时燃起了大火。帐中一下子乱了，美人的惊叫，勇士的狂吼，门客的逃窜，弄得昭阳晕头晕脑，双手乱挥，双脚乱跳。众人好不容易才扑灭了大火，撑起大帐，重新安坐了下来。但昭阳却又惊呼起来：“‘和氏璧’呢？‘和氏璧’在谁人手中？”

昭阳暴跳如雷，喝令众勇士们在每一个门客身上仔细搜索。当众对门客搜身，是一种极其无礼的举动，将会极大地损害主人的名望，但昭阳已顾不得了，他心中此刻只有一件东西——“和氏璧”。但是搜遍了所有门客的身上，也没有找到“和氏璧”。

“有贼人，有贼人！快，快给我捉拿贼人！”昭阳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命令一部分勇士看住帐内的门客，其余的勇士都散开来在野地里四处捉拿贼人。

此时天已黑透，勇士们举着火把四处搜索，忽见一丛灌木后跳出两个人，向野林中奔去。那两个人正是张龙、王虎，两人本想潜伏到半夜后，寻到张仪、公孙衍住宿的帐中，偷施杀手。不想忽然有许多勇士向他二人潜伏的地方奔了过来，边奔边呼喊着“捉拿贼人”。两人不知勇士们并未发现他们，只是随口呼喊，还以为是他们的行踪暴露了，恐慌中跃身而逃。只要他们逃进了野树林里，就可借着黑夜安然脱身。但勇士们久经行猎，追捕之事最是拿手，岂能让他们逃脱了。

嗖——嗖——嗖……勇士们射出了羽箭。

张龙、王虎惨叫着，腿上中箭，先后倒在了地上。两人唯恐受到苦刑，拔剑自杀。勇士们将两具死尸带回了大帐中，昭阳令人仔细搜索其身，仍未搜出“和氏璧”。

“啊，这人不是魏国有名的剑客张龙吗？”一个门客惊呼起来。

“原来贼人来自魏国？”昭阳眉头紧锁，喝令将魏国来的门客全部押起来仔细审问。昭阳认为，偷盗“和氏璧”这等极其贵重的宝物，贼人们定是仔细谋划过，并且有同党作为内应。魏国是天下闻名的强国，魏国来的门客，多少有些与众不同，或富有家财，或与各国公卿都有交往，或名望甚大，几乎都是昭阳门下的上等门客，甚得昭阳的欢心。

审问的结果，差不多所有魏国来的门客都被排除了嫌疑，单单剩下了张仪、公孙衍二人。张仪、公孙衍二人直接由南荒之地来到郢都，算不上是魏国来的门客，但推荐二人的那人却是魏国来的。且二人又确为魏国之人，故也被看作魏国来的门客。

昭阳盯着张仪、公孙衍，见二人俱是眉清目秀的英俊少年，公孙衍稍高些，张仪稍矮些。公孙衍是方脸，张仪是圆脸。公孙衍眉毛长而细，张仪眉毛粗而短。眉粗而短，正是贼相！昭阳忽地想起了术士说过的一句话，立刻指着张仪吼道：“他就是贼人！”

众勇士立刻将张仪按倒在地，抡起皮鞭，狠狠抽打着张仪，让张仪招认他是如何与贼人勾结的，又如何盗了“和氏璧”，将“和氏璧”藏在了何处？张仪大呼冤枉，昭阳听了只是冷笑，让勇士们用力抽打张仪，直打得他浑身血肉模糊，死了过去又醒来，醒来又死了过去。可是无论勇士们怎么抽打，张仪也不招认。眼看张仪声音愈来愈弱，要被勇士们活活打死了。

公孙衍看不下去，挺身说道：“令尹大人今日若将张仪鞭打致死，则吾恐天下人绝不会说令尹大人打死的只是一个贼人，而会说令尹大人打死的是一个门客。如此，天下英雄将不敢踏入楚国一步。”

昭阳听了，望了望众门客，见人人都带着恐惧之色，这才懊丧地说了一声：“罢了，便宜了这个贼种。”

张仪侥幸捡得一条性命，再也无法待在楚国，连夜和公孙衍商议，要另投他国。二人认为天下的强国中，齐、魏两国人才济济，难以让他们出头。燕、赵、韩三国又和楚国一样，君臣昏庸，他们难以有所作为。二人想来想去，只有秦国可去。

“秦国虽有卫鞅其人，但以吾观之，他行事太刚，是其病也，恐难

长久。”张仪说道。

“不错，太刚易折。我们到了秦国，不可投入卫鞅门下。”公孙衍点头说道。

“这一次，我们可得仔细些。当初以为昭阳身负吉兆，我们可以在他这儿有作为，谁知他竟是这般凶暴愚蠢，险些害了我的性命。唉！还是孙宾师兄大有眼力，早就看出在昭阳这儿没有什么出头之日。但不知孙宾在魏国可有什么收获，怎么一直没听到他的消息呢？”张仪叹道。

“从前在鬼谷中，庞涓就常讥刺孙宾愚笨，只怕不会善待孙宾，定是压着他难以出头。”公孙衍说道。

“庞涓师兄确实聪明过人，数年间便已名震天下，不愧为鬼谷弟子矣。”张仪羡慕地说道。

“我等所学，远过庞涓，将来所获，亦将远超庞涓矣。”公孙衍满怀信心地说道。

二人选了一个吉日，来到秦国，欲投秦国名臣公子虔的门下，充作门客。公子虔乃是宗室子弟，精通六艺，对于儒、法、兵、道、墨诸家学说亦是极感兴趣，博学多才之名，远扬于列国之间。秦孝公闻听公子虔的贤名，拜其为太子之师，官爵高至右更，名义上比公孙鞅还要高出四级。

张仪、公孙衍这次没有找人推荐，自报为鬼谷弟子，直接面见公子虔。公子虔不似昭阳那般不学无术，连鬼谷子是何人也弄不清楚。他素来关心中原之事，早就听说了鬼谷子的大名，当即大摆宴乐，对两位年轻的鬼谷弟子很是“礼敬”。

张仪、公孙衍大为感动，尽展胸中所学，献给公子虔。公子虔听了连呼：“奇才！奇才！”将张仪、公孙衍拜为上等门客，日日与其纵谈天下大事。张仪、公孙衍的日子好过了许多，各自娶了亲，安下家来，等待着大显身手的机会。

张龙、王虎行刺失败的消息使庞涓大为懊恼，正欲再遣刺客，却接到了魏惠王的诏令，让庞涓立即率领十万大军，进攻赵国，将赵国彻底灭亡。原来，魏惠王亲自派出了两位使者，前往赵、韩两国，逼迫两国

之君承认他的王号，遣使入贺。韩国君臣迫于魏惠王施加的巨大压力，只得屈服，遣相国为使，祝贺魏君“荣升”王位，但赵国君臣却不低头，对魏惠王的使者说——赵国只知天下有一个王，那就是洛邑城中的周天子。魏惠王听了使者的禀报，气得发昏，不顾众大臣的劝说，下了征伐赵国的诏令。

从前，魏惠王最喜征战之事，每逢大的出征，都会亲率三军，自为主帅。如今魏惠王已非普通诸侯，俨然是位王者，自是不便担当主帅，因此庞涓便做了伐赵大军的主帅。宋、卫两国急欲讨好魏国，主动派出大将，各率三万兵卒，助攻赵国。庞涓威风凛凛，统领着三国大军，共十六万兵卒，如泰山压顶一般攻进了赵国境内。

赵国大惊，又一次派遣使者火速赶往齐国，面见齐威王，请求援救。但齐威王却到了海滨，与众多方术之士登高拜祭，乞求海上神仙赐福齐国。心急如焚的赵国使者只好待在馆舍中，等待着齐威王返回临淄。魏国攻赵、赵向齐国求救的消息，引起了齐国大臣的极大关注。相国邹忌和公孙干连日密商对策，想借此机会，狠狠打击田忌。

“赵国若亡，于我齐国极是不利，无论如何，也须救赵。但若救赵，主公必以田忌为大将，若田忌救赵获胜，则又于我不利，此中当如何取舍，实是令人为难。”邹忌说道。

“此次魏国攻赵，乃当初田忌畏敌如虎，不敢与魏军交战，致使魏军战力未损之故。相国大人可嘱一二大臣，以此在主公面前攻击田忌。而相国大人却挺身而出，力荐田忌可做大将，从而逼迫田忌立下战之必胜的军令状。这样，田忌若救赵获胜，则相国有力荐之功，田忌纵有战胜之功，亦不能凌驾于相国之上；若田忌战败，则以军令状为据，可迫主公将其斩杀。如此，相国大人可进可退，立于不败之地。”公孙干说道。

“妙，妙计！我有公孙夫子，何惧田忌匹夫！”邹忌高兴得拍手大叫起来。

大司马田忌和大司寇段干朋亦是连日相会，商议救赵之事。

“这一次主公定会派我领军救赵，与魏军大战一场。可是不瞒老兄，小弟对兵法之事，不大精通，只怕不是庞涓的对手。战败了，我丢了性命事小，伤了齐国的元气事大啊。”田忌忧愁地说道。

段干朋说道："大司马如此尽忠国事，天必佑之，将为大司马降一奇人，助大司马破敌立功。"

田忌有些不高兴了，说："此是何时，大司寇倒有闲心戏耍小弟。"

段干朋正色道："愚兄所言并无戏耍之意。"

田忌心中一震："莫非真有奇人？"

"真有。"

"此人是谁？"

"乃庞涓师兄，鬼谷弟子孙宾。"

"孙宾？他与庞涓相比，本领如何？"

"此人精通兵法，论其本领，远胜庞涓百倍。"

"啊，既有此人，大司寇何不给小弟引见呢？"

"唉！非是愚兄不愿引见孙宾，而是他已成残废，不愿轻易见人。"段干朋叹着，将孙宾如何与庞涓同师学艺，孙宾如何投奔庞涓，又如何遭庞涓陷害的经过，详细讲了一遍。

"想不到庞涓身为魏国的大司马，名震天下，竟是这等奸恶小人。"田忌说着，忽地皱起了眉头，"孙宾果有大才，只怕不会为庞涓所欺，他的本领恐也有限。"

"俗语说'暗箭难防'。庞涓暗中加害，孙宾怎能预知？且孙宾还是发觉了庞涓的歹谋，在已成废人的情势下，单身逃了出来，这事若在你我二人身上，能否逃脱？"段干朋问。

"这……只怕不能。"田忌想了想，只得承认道。

"听说主公常和大司马比赛车马赌胜，大司马屡赌屡输，可有此事？"段干朋转过话头问道。

"有这事。"田忌点头答道。

“匡章常到赛场观战，曾将其中情形仔细讲给了我听，我又讲给了孙宾听，孙宾说他可以使大司马胜过主公。”段干朋说道。

田忌大喜：“孙宾若能使我获胜，我定当将他荐给主公，让他成为我齐国大将。”

“唉！孙宾身残之后，已无功名之心，他若能得到‘稷下博士’这个称号，心中就已十分满足了。”段干朋叹道。

十余日后，齐威王从海滨返回，众大臣出城三十里，跪拜迎接。齐威王连忙回礼，将众大臣一一扶起。田忌借着齐威王扶他之际，说道：“臣有妙法，可赢大王的车马。”

齐威王对赌赛车马已到了入迷的境地，听了田忌之言，不觉好胜之心大起，回至都中，不急着上朝理事，先到了赛场之上，要与田忌“一决高低”，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赌赛之法，是双方各出四匹马拉着的高车三辆，依先后次序，放马奔驰，由起始到终点，共奔驰一千丈，谁的车马先到终点，谁为胜者。比赛共三场，胜两场即为赢家，可尽得彩注。这种赌赛，要马好、车好、御者也好，方可获胜。

田忌最喜赌赛车马，寻遍国中，找到了极为出色的好马、好车和好御者，与旁人赌赛，十战十胜。但他与齐威王赌赛时，十战十输。每一次赌赛，他的车马仅比齐威王的车马落后数尺。可就是这数尺的差距，使田忌输掉许多黄金，令他心中大为不服。

平日赌赛，田忌和齐威王下注，总是十斤黄金，这次田忌一下子把赌注提高了十倍，为一百斤黄金。齐威王哈哈大笑：“大司马今日只怕连老本都要输光，回去难见夫人了。”

田忌道：“主公休要得意，今日一战，微臣要把先前输出去的，全都收了回来，到时主公可别心疼起黄金来了。”

齐威王一挥手：“废话少说，且看你我的车马，谁是胜者。”

赌赛开始了，齐威王和田忌的车马在赛场上飞驰起来。田忌的车马明显逊于齐威王的车马，到了终点时，竟和齐威王的车马差了三四丈的

距离，乐得齐威王又是哈哈大笑。

田忌输掉了第一场，丝毫不慌地说："还有两场未赛呢！"

第二场，竟是齐威王输了，虽然齐威王的车马仅仅落后了半个车身，但毕竟是输了。

第三场，又是齐威王输了，一样是输了半个车身。

齐威王大为惊异，问："大司马往日与寡人赌赛，从未赢过，今日怎么偏偏赢了呢？"

田忌笑道："主公与臣赌赛，第一场出战的是最好的车马，第二场出战的稍次一些，第三场出战的又次一些。今日臣与主公赌赛，却以最次的车马与主公最好的车马相战，所以第一场仍是臣输了。但第二场，臣却以最好的车马与主公稍次的车马相战，第三场，臣以稍次的车马与主公最次的车马相战，故后面两场，都是臣赢了。"

"妙，妙！难得大司马肯用心计，竟想出了如此妙策。"齐威王大为叹服。

"主公有所不知，此等妙策，并非臣下想出来的。"田忌说道。

"哦，此妙策乃何人所出？"齐威王问。

"乃鬼谷弟子孙宾也。"田忌说着，将他的经历给齐威王详细叙述了一遍。

齐威王大喜道："此等奇才，大司马何不荐于朝廷？"

田忌叹了一声："孙宾身有残疾，不愿入朝为官。"

齐威王皱起了眉头："这如何是好！"

"主公可拜孙宾为'稷下博士'，以使孙宾能够为我齐国所用。"田忌献上一策。

"好。"齐威王当即答应了下来。

齐威王回到内宫，立即让内侍给田忌送去二百斤黄金，一百斤为田忌赢得的彩注，另一百斤则为酬谢田忌的荐贤之功。然后齐威王发下诏令——拜孙宾为稷下学宫博士，位列上等，授上大夫爵禄，同时还赐给孙宾府第一座，黄金百斤。

孙宾上表谢恩，将其“宾”改为受过“膑刑”的“膑”字，一来表示他身为残废之人，不可立于朝堂；二来他要牢记所受的奇耻大辱，激励自己振作起来，以其才智洗脱耻辱。

齐威王在回到宫中的第三天后，才上朝接见赵国使者。这时赵国已连遭大败，庞涓率领的三国大军直抵赵国都城邯郸，将邯郸城牢牢围住。

赵国已是危在旦夕，赵国国君担心做了魏军俘虏，在魏军包围邯郸之前，已逃到齐、赵边境，一日派出十余使者，向齐威王求救，以致赵国使者见了齐威王，就大放悲声，磕头流血。齐威王安慰赵使一番后，立即将心腹大臣们召进内殿，商议是否应该援救赵国。

第十四章　围魏救赵定大计　齐魏议和释庞涓

齐国大臣们几乎人人主张救赵，但到底怎样救赵，却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大臣认为，应该以大军直入邯郸，击破魏军，护送赵君还都，如此方尽显我大齐国威。

段干朋道："魏军强大，天下皆知，我齐国之军直入邯郸，是以疲惫之师击强大之敌军，势难胜之。就算得胜，其功不显，不足以震慑天下。救赵莫若击魏，如今魏军精锐在外，国中必然空虚。我齐国之军当直逼大梁城下，使魏军不得不回军救其国都。如此，则疲惫之师当为魏军，我军以逸待劳，定可击败魏军。这样一来，我齐国就可扬威敌国，足可震慑天下矣。"

"妙！此为避实击虚，攻敌所必救，乃上上之策也。这一妙策，可称为'围魏救赵'，日后史官记之，定可传之千古。"齐威王听了，极是高兴。

邹忌道："此策虽妙，然不能与敌速战速决，只恐齐军兵临大梁时，邯郸已被攻破。"

"此策的妙处，正在于让魏军攻破邯郸。魏国乃虎狼之邦，赵国也绝非善类。此战赵军倚仗邯郸城墙高大，并未受到太大的损失，过得两三年，其军势必可再度强盛，到时恐怕又会成为我齐国大害。邯郸破，赵国并不会因此灭亡，但其军势必大受损伤，十数年内难以恢复。此'围魏救赵'之策，既可打击魏国，又可削弱赵国，实为一举两得也。"段干朋说道。

"妙！魏、赵两国，皆是齐之旧敌，魏、赵俱弱，于我齐国大是有利。大司寇以刚勇闻名天下，不料对兵法之道，亦是精通。"齐威王又是称赞不已。

"臣非精于兵法，此'围魏救赵'之策，乃孙膑夫子教于臣也。"段干朋道。

"唉！孙夫子果是大才，可惜他偏偏不肯入朝为官。"齐威王叹了一

口气。

救赵方略商议好了，就该挑选领军大将，与魏军决战。依例，自是由大司马田忌担当领军大将，但有几位大臣却猛烈攻击田忌，道："田忌畏敌如虎，不敢与魏军交战，不堪成为齐国大将。"

邹忌挺身说道："大司马虽有小过，仍是我齐国难得的将才，臣以为非大司马不可击破魏军，愿主公勿以小过之故轻视大司马，立拜大司马为领军大将。"

几位大臣说，相国一定要使田忌为将，当须写下担保之状，一旦田忌战败，唯相国是问。

田忌听了大怒，道："吾领军破敌，何须相国担保？吾愿立下军令状，不破魏军，当以吾首谢国人。"几位大臣听了，当即让田忌写下军令状来。齐威王见了，连忙阻止。国君让臣下出征之前写下军令状，是对臣下一种不信任的表现，齐威王自然不愿让田忌感到他失去了国君的信任。田忌极为好胜，话已出口，岂肯收回？到了最后，田忌到底是写下了军令状——誓言大破魏军，否则，甘愿身受大刑。齐威王见田忌如此勇敢，心中大喜，次日大会朝臣，当众拜田忌为领军大将，征伐魏国。

依照惯例，领军大将对于军中将官，可自行任命，只需告知国君就可。田忌拜稷下博士孙膑为军师，拜中大夫种首为左军主将，拜上大夫黔夫为中军主将，拜下大夫匡章为右军主将，挑选出精锐军卒八万人、战车千乘，直入魏国境内。田忌对孙膑极为恭敬，让孙膑与他同乘一车，言必听，计必从。孙膑也不客气，充当了齐军事实上的"主帅"，指挥齐国大军向魏国重镇平陵城急速前进。

平陵地处魏、宋、卫三国的交界之处，人口众多，城池坚固。魏、宋、卫三国攻赵的粮草辎重，都先集于平陵城中，然后再往赵国输送。齐军若攻下了平陵，就是截断了魏、宋、卫三国大军粮道，可使三国大军不战自败，从表面上看去，非常符合兵法，为高明之举。但田忌却着急起来，道："平陵坚固，非十天半月，难以攻下。我齐国之军远途袭敌，不宜久屯坚城之下。否则，庞涓回头攻来，我们进退两难，非大败不可。再说，我们出征之时，就宣称直攻大梁，怎么军师又忽然改变了主意呢？"

孙膑并不回答，却反问道："依大将军之见，我们直攻大梁，庞涓就会立刻回师救援吗？"

"当然。大梁乃魏之国都，若被我齐国大军围困，庞涓非得回师救援不可。"

"大将军此言差矣。我齐国大军围困大梁，庞涓不仅不会回救，反而要仰天大笑了。"

"此为何故？"

"大梁城池坚固，为天下之最，城中粮草箭矢，可供数年之需。我齐国大军就算围住了大梁，又岂能攻下。平陵小城，尚不可久屯其下，大梁城就更不可久屯其下。庞涓见了我军围困大梁，根本不会回援。他定是等着攻下邯郸，将军卒好好休养一番后，再从我们后面袭来，与大梁城中的守军里应外合，陷我齐军于死地。"

"这……这倒也有理。那么，当初军师为何又要让我宣称直攻大梁呢？"

"此乃震慑魏君之计也。魏君向来狂妄自大，闻听我齐国之军将攻大梁，定是大为震怒，将逼迫庞涓回师灭我。可是，庞涓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不一定会回师攻我。然庞涓虽精通兵法，胸中多有谋略，却有一致命弱处，我军攻击平陵，正是引发庞涓的弱处，使他的一举一动，全然为我所制，最终将为我所擒。"

"庞涓有何弱处？"

"贪！庞涓其人，贪名、贪利，更贪功。我军攻击平陵，实为兵法大忌，庞涓势必对我十分轻视，觉得一举可以击灭我军。这样，他就会不顾兵卒疲惫，急速回师攻我。"

"啊，原来兵法之道，深奥如此，忌愧为大将，竟茫然不知。"田忌感叹地说道。

"以将军大才，久经战阵，必能深通兵法。"孙膑说道。

"有军师指教，就算我丝毫不知兵法，出征几次下来，也要成为名将了。"田忌笑道。

平陵城四十里外有一地方，名曰环涂，是一个十字路口，四条通往魏、赵、宋、卫的大道在此交汇，地位极为重要。环涂附近有横邑、卷邑两座坚固的小城，驻有万余魏国士卒，守护着此交通要道。齐国大军欲攻平陵，必先攻下环涂要道。孙膑不急于进攻，在离环涂三十里处停了下来。

田忌有些疑惑地问："兵贵神速，军师何不急攻环涂？"

孙膑笑道："环涂小敌，何劳我大军全力去攻。"说罢，孙膑将八万军卒分为八队，挑选稍弱者组成两队，命种首、黔夫二人统领，进攻环涂。

田忌大惊："环涂加平陵魏军，共有三万余人，今日我以两万弱卒去攻，定是大败。"

孙膑道："我齐军之败，即是胜也。"

田忌摇头道："军师此语，令人难解。"

种首、黔夫二人领弱军攻敌，心中不快，但迫于军令，又不敢不听。二人出发之前，孙膑当面嘱道："此行你二人以弱攻强，若然落败，吾并不相怪。但你二人必须大张旗鼓，大造声势，使敌疑我全军来攻。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即按军令以战败罪论，若能做到这一点，即是立了大功。"种首、黔夫二人依嘱而行，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向环涂猛攻过去。

环涂守军一边紧急派人赶往朝廷和庞涓的大营求救，一边会合平陵守军迎击齐军。齐军声势虽然浩大，却不料竟是不堪一击，被打得大败，军卒四散溃逃。环涂、平陵的魏军大获全胜，夺取的齐军甲仗旗鼓辎重之物堆积如山。

魏惠王和庞涓刚接到环涂守军的求救文书，紧跟着又接到了环涂守军的捷报。魏惠王莫名其妙，自言自语道："齐军虽弱，岂能如此不堪一击，其中定有诡计。"

庞涓听了捷报，在大帐中仰天大笑不止，对众将说道："齐军自作聪明，明攻大梁，暗袭平陵，以诱我解邯郸之围，回军救援。却不想我

尚未回军，他就已经大败了。”

众将道：“齐军经此大败，定然已逃回国中了。”

庞涓摇头道：“不然。齐军为救赵攻我魏国，赵国之围一天不解，齐军一日不会离我魏国。环涂之战，齐军未必会全力攻击，他们经此一败，定会收拾残余之卒，做出进攻大梁的样子，以震怒主公，迫我解赵国之围。此等诡计，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众将道：“齐国如此可恶，我等不若回军灭之，然后再灭赵国，永绝后患。”

庞涓道：“齐军跳梁小丑，不值我大军全数回攻。况且大军行速不疾，等返至大梁，齐军早已逃回临淄去了。且等齐军兵至大梁城下，不易回逃，再作道理。”

种首、黔夫大败而回，孙膑不仅不罪，反而记为首功，大加表彰。然后，孙膑又令种首、黔夫带领本部残余军卒抛弃辎重，乘轻车向大梁城急速前进，一路上仍是大张旗鼓，大造声势，装出全军攻击的模样，但又要露出破绽来，为敌人所知。

种首、黔夫得了首功，心中很是高兴，遵命而行，以轻车日夜兼行，驰向大梁。田忌、孙膑、匡章率领最精锐的六万大军，偃旗息鼓，在种首、黔夫后面缓缓而行。很快，种首、黔夫就率军逼近了大梁城郊，二人将战车连成一条长线，绕着大梁城飞驰，尘雾冲天而起。二人又多张旗帜，多立军鼓，令军卒在尘雾中来回奔跑，摇旗擂鼓。

见到齐军如此威势，大梁城中一片混乱，人人惊慌失措，说齐国大司马田忌率领数十万大军杀来了，要踏平大梁城，生擒魏惠王。魏惠王听了这等传言，心中大怒，一边派出禁卒巡视街道，不准传谣惑众，一边封锁城门，命守军上城御敌，同时派使者急赴邯郸城外的大营中，让庞涓拨出部分军卒回救大梁。

魏惠王让使者告知庞涓——齐军攻平陵，假也；攻大梁，真也。

庞涓听了，心中叹道，主公虽知兵法，却不甚精。齐军攻平陵是假，攻大梁一样是假。齐军只有一件事是真的，就是逼我回军，解赵国之围，我可不能上了齐人的当。他当即下令，留下两万精兵，会同宋、

卫之军，继续猛攻邯郸。然后带着八万大军，回师救援大梁。行军之前，他还派出了许多探卒，打探齐军的情形。

在庞涓回师之时，田忌、孙膑、匡章率领的齐军已行至桂陵。孙膑见其地左右高而中间低，甚是满意，将六万齐军分作两部，埋伏在左右高地上。

庞涓率军一路南行，不断接到探卒的禀告：

齐军尽弃辎重，只以轻车行军。

齐军看上去并不太多，像是在虚张声势。

齐军只围绕大梁城摇旗擂鼓，并不攻城。

……

庞涓听了，又是仰天大笑不止，对众将说道："齐军只待我大军回至魏境，就将逃窜耳。"

他当即下令，留下四万士卒看护辎重，缓缓而行，以迷惑齐军，使齐军不致"望风而逃"，然后带领四万轻装的精锐士卒，乘坐轻车，日夜兼程，向大梁城疾驰而来。

此时庞涓已不仅仅是"救援"大梁，而是要彻底击灭齐军，生擒齐国大将田忌。如此，齐国将一蹶不振，再难攻击魏国，而赵国失去救援，必亡无疑。经过一场大战，便灭一强国，弱一强国，此等绝世之功，虽孙武、吴起再世，也难取得。庞涓心中越想越得意，几次忍不住笑出声来，催促士卒加快行军速度。很快，庞涓的轻锐之军已行至桂陵之地。此刻正当黄昏，庞涓下令暂歇，埋锅造饭，桂陵之地离大梁不过数十里，轻锐之军两个时辰内即可赶到。

庞涓想让他的轻锐之军好好休息一夜，明日即向大梁城外的齐军发动进攻，一举获取大功。军卒们纷纷跳下战车，脱掉笨重的衣甲，寻找一处较好的住宿之地。庞涓仍是站在高车上举目四望。这是他的习惯，每到一地，必观察地形，牢记在心，以备来日加以利用。

他熟知兵法，对孙武所说的"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这句话十分赞同，也曾多次利用险地布下埋

伏，大胜敌军。

庞涓望着、望着，忽然脸色大变，惊呼道："此乃绝地，不宜作为宿营之地！"

他当即下令，立刻整军列队，速离绝地。

但已迟了——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大作，若千万个炸雷一齐在魏军头顶上炸开。

唰唰唰唰……无数羽箭若狂风暴雨一样扫向魏军。

轰隆！轰隆！轰隆……数以百计的战车自高地上飞驰而下，势若山崩，锐不可当。

杀啊……成千成万的齐军手持长戈弯弓，若狂泻的山洪，漫天漫地涌向魏军。

魏军仓促之间，甲不及披，戈不及持，甚至连弓弦都不及张开，就纷纷栽倒了下来，血肉横飞。魏军战力虽强，但陡然间遇到如此猛烈的进攻，也无法抵挡，兵卒们不顾主将号令，四散而逃。只是四面八方全是齐军，魏军逃无可逃，乱成一团，自相践踏，反将道路堵得死死的。庞涓站在车上，声嘶力竭地指挥众军卒原地结阵自保，然而却无一人听从他的号令。

"天亡我也，天亡我也！"庞涓脸色惨白，欲举剑自刎，偏被左右亲随紧紧抱住了胳膊。

前后不过一个时辰，四万精锐的魏军全数覆灭，名震天下的魏国大司马在他平生遇到的第一个大败仗里束手就擒，做了齐国的俘虏。

齐国军卒们押着庞涓，走进了齐军大帐里。但见烛光之下，主将席位上高坐二人。庞涓抬头见了那二人，顿时大骇，脱口呼出："啊，鬼！鬼……"

那二人一为田忌，一为孙膑。列国之间出征，除设有主将外，一般还设有监军，极少设有军师。故庞涓只顾打听齐军主将的情形，却忘了

去问齐军的军师是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孙膑竟会在此时此刻以此种身份出现在他面前。

“不错，我曾经是一个鬼，疯鬼。”孙膑望着庞涓，冷冷说道。他真想命令军卒们立刻将庞涓按倒在他面前，先将庞涓用皮鞭抽个半死，然后再以利刃剐下庞涓的膝盖。但他强忍着，并未发出任何“将令”。庞涓浑身颤抖，不敢与孙膑的目光对视，心里叫道，完了，完了！这回我算是死定了！

“来呀！把这个奸恶小人给我押了下去，砍下他的狗头！”田忌大声发出了将令。

众军卒轰然答应一声，拖着庞涓就往帐外走去。

“且慢！”孙膑忽然喝了一声。

众军卒停下了脚步。

“将他押在后营，好生看管。”孙膑说道。

众军卒遵命将庞涓带往后营，田忌奇怪地问着：“军师不想报仇雪恨？”

“我将‘宾’字改名为‘膑’，便是立下了报仇之愿，何尝不想报仇呢？但现在杀了庞涓，于我齐国无益。留下他一命，倒是有些益处。”孙膑答道。

“有何益处？”田忌问。

“依大将军看来，我军获得大胜之后，能否攻下大梁？”孙膑不答，反问道。

“这个……这个恐是不易。”

“我齐国为救赵而来，就应时刻不忘‘救赵’，能救赵国，方可称为全胜，方可显我齐国之威，方可立信天下。如今我军虽获大胜，但恐邯郸亦被魏军攻下。魏君得到邯郸，就可掩桂陵之败，不致恼羞成怒。这时我齐国可乘机与魏国和谈，让魏国把邯郸归还赵国，使我齐国成‘救赵’大功。我齐国亦放归庞涓，以示结好之意。否则，齐、魏必将大

战。在这个时候，魏君不可能冒着再次战败的危险，与我齐国对抗。他定会同意归还邯郸，双方罢兵休战。这样，我们才算是完成了‘救赵’之功。”

“妙！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军师此策，亦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矣。孙子是我齐国人，军师亦为齐人，不知孙子是否为军师之祖？”

“孙子乃田氏之后，与大将军同宗。吾乃燕国孙氏之后，与孙子虽是同姓，却不同宗。不过，论起兵法来，孙子堪称兵家之祖。吾之所学，尽为兵家，说孙子为吾祖，亦无不可。”

“哈哈！军师倒是胸襟阔大。其实依我看来，军师所学，已不弱当年的孙子了。今日我倒要好好请教军师一番——如果我们杀了庞涓，又当如何？”

“庞涓乃魏国大司马，与魏君有翁婿之亲，极得魏君宠信。我们若杀死庞涓，是明示与魏国死战到底。魏君自视极高，又通兵法，必将庞涓之死视为奇耻大辱，将率倾国之军，与我齐国拼死一战。实话说，从总体上看，齐国无论财力、军力都不如魏国雄厚。且魏国还能号令韩、宋、鲁、卫诸国，一旦拼死而战，我齐国纵然获胜，亦是损伤惨重，国势大衰，得不偿失。”

“不错，我们不可学那庞涓贪心太大，应该见好就收。”田忌若有所悟地说道。

魏军四万精兵全部被歼，主帅庞涓被擒的消息，极大地震惊了魏惠王。

“此乃寡人之过也，若寡人亲率大军伐赵，当不致有此败绩矣。”魏惠王懊悔地说着，下令征集全国丁壮，准备与齐军决一死战，又派使者入韩，请韩国发兵助魏攻齐。这时，忽又传来捷报，魏军已攻下赵国都城邯郸，赵国举国恐慌，百姓四处逃亡。

“邯郸攻破，我魏国军威不失矣。”魏惠王大喜，随即又忧愁起来。

魏军精锐被歼，纵然得到了赵国国都，又如何守住呢？齐国仿佛被魏军攻破邯郸的声势所慑，虽然获得大胜，却主动派出了使者，要与魏

国休战结好。

齐国使者提出的结好条件为：

一、魏军退出邯郸，让赵君回其国都。

二、齐军放归庞涓以及所俘万余魏军士卒及甲仗战车等物。

三、齐、魏罢兵休战，结盟和好。

魏惠王欲不答应齐国使者，又恐与齐决战，没有必胜的把握，欲答应齐国使者，心中又有所不甘，犹豫了许久，和朝臣又商议了一番，向齐国提出：魏国伐赵，实为救卫。赵国国君若愿与卫国结盟，誓言永远不侵卫国，魏国便可答应齐国的条件。卫国已成魏之附庸，赵国与卫结盟，是自低身份，等于是在向魏惠王称臣。如此，魏惠王脸上就是大有光彩，足可掩盖桂陵大败的耻辱。

齐国有意“弱赵”，对魏惠王提出的这个挽回面子的条件一口答应了下来。赵君不愿答应，却又因受制于人，不得已答应下来。于是，魏、齐、赵、卫诸国在魏、赵边境的漳河之畔，举行了盟会大典。魏国将邯郸还给了赵国，齐国将庞涓等战俘还给了魏国。魏、齐两国“歃血为盟”，对天发誓——今后当为兄弟之国，永不互相攻击。赵、卫两国亦是“歃血为盟”，结成了兄弟之国。一场大混战结束了，中原大地暂时变得安宁起来了。

从表面上看，魏、齐两国似是打了一个平手。

魏国宣称“伐赵救卫”并且达到了目的，救了卫国，迫使赵国居于“臣下之位”。齐国宣称“围魏救赵”，一样达到了目的，救了赵国。但是列国君臣，却都看出，魏国明显地处于下风，实际是打了一个大败仗。

魏国“伐赵救卫”是假，实际上是要借此灭亡赵国，将魏国的国势扩充为天下第一强国。齐国“围魏救赵”一样是假，实际上是要借此削弱魏、赵两国，以有利于齐国国势的扩张。

魏国的所谋全然破灭，空耗了巨大的军力物力，而齐国却达到了出

征的目的。魏国所救的，只是一个附庸小国，齐国所救的，却是一个天下闻名的强国，魏国的“功绩”无法和齐国的“功绩”相提并论。

齐国虽在进攻平陵时打了败仗，但并未损失一员将官，魏国在桂陵的大败，却连领军主帅都成了俘虏。魏军天下无敌的“神威”，已在桂陵之战中被击得粉碎。相反，齐国军卒的威名却震动了天下，田忌、孙膑已经被列国君臣看作不可战胜的当世名将。

魏国上上下下，亦是大感耻辱，纷纷上表，攻击庞涓战败误国，当处斩首大刑。攻击最猛烈的人，是相国王错，言道：“庞涓大言好战，若不斩杀，日后必会祸害魏国。”

魏惠王却对庞涓曲意维护，道：“庞涓虽有桂陵惨败之罪，亦有邯郸大胜之功。昔者楚国令尹成得臣与晋文公在城濮决战，结果楚军大败，楚成王以战败之罪，杀了成得臣。晋文公闻言大喜，说从此以后晋不惧楚矣。胜败乃兵家常事，岂可因一时之败，自斩大将，重蹈楚成王之覆辙？”

魏惠王不仅不罪庞涓，反而对他多方安抚，赐以黄金美玉，仍然让他居于大司马之位。庞涓感激涕零，磕头流血，对天发誓，他若不能报答君恩，大破齐军，将万箭穿身而亡。王错见此，仰天叹道：庞涓性狭，必不容老夫立于朝中。叹毕，即上表请求“退隐”。魏惠王立即应允了王错的“退隐”，并宣称，暂时不设相国，以待有大功于国者。

这样，大司马就成了魏国最高的官职，庞涓的权势一下子大了许多，却不敢似往日那般狂态毕露，变得谨慎谦虚了许多，埋头操练士卒，演习战阵之法，等待着一个与齐军决战的机会，以报桂陵战败之仇。

魏、齐大战的消息传到了秦国，喜得秦孝公在朝堂上跳了下来，当即要率领大军，夺取西河之地。

秦孝公道：“寡人等了这么多年，未立军功，上朝见了众位臣下，心中实是有愧啊。”

公孙鞅笑道：“主公欲立军功，也不甚难。臣观楚国君臣，我们可趁其不备，借道韩国，绕其侧背袭之，定可夺回武关重地。”

秦孝公听了，连声称妙，当即派出使者，携带千斤黄金入韩，请求韩国借道。韩国世代与楚国为敌，闻听秦国与楚国交恶，自是大喜，且又有黄金可得，立刻就答应了秦国使者的要求。秦孝公与公孙鞅率领大军十万，悄悄越过韩国，从侧背向武关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楚国守军措手不及，被打得大败，弃关而逃。楚宣王大怒，拜令尹昭阳为主帅，发兵十五万，战车千乘，欲重新将武关夺回。武关地形险固，极利防守，却不利于进攻，楚军在数量上虽占优势，却连战连败，无法将武关夺回。气急败坏的昭阳迁怒韩国，挥军向韩国攻去。韩国早有准备，迎头就是一顿痛击，将昭阳打得晕头转向。昭阳见韩国难攻，情急之下，又攻向了魏国。魏国缺少防备，竟被昭阳攻下了边境上的两座小城。庞涓急忙率军与楚决战，昭阳却已退回了国中。以大军攻夺小城，得不偿失，庞涓也只好退回了国中。

昭阳虽然没有夺回武关，却将魏国的两座城池攻了下来，自觉不失“名将”威名，得意扬扬地上表请功。楚宣王居然以“大胜魏国”之功赐给昭阳千斤黄金、万户食邑的厚赏。

魏惠王大怒，心中不恨楚国，却将韩国恨到了骨子里。韩国已“臣服”魏国，似秦国借道这等大事，应该禀告给魏国知晓。但韩国却根本没有理会魏国，看来，寡人应该灭了韩国，才是正理。魏惠王恼恨地想着，令庞涓秘密在韩、魏边界建造营垒，驻守重兵。

秦孝公夺取了武关后十分兴奋，对朝臣大加赏赐，又在朝堂上盛陈宴乐，君臣共庆胜利。得意忘形的秦孝公喝多了美酒，从席上蹦了起来，拔出腰间佩剑，一边挥舞佩剑，做出战斗的动作，一边放开嗓子，唱起了秦国士卒最爱听的一首歌曲，名曰《无衣》：

豈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

豈曰无衣

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

修我矛戟

与子偕作

豈曰无衣

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

修我甲兵

与子同行

《无衣》之曲相传为秦国国君秦哀公所作。当年楚国的伍子胥为报父兄大仇，逃往吴国，借得吴兵，一举攻破了郢都，意欲灭亡楚国。楚国大臣申包胥为救国难，奔至秦国，求发救兵。秦哀公不愿与强大的吴兵作战，拒不接见申包胥。申包胥跪在朝堂上，痛哭不已，一连哭了七天七夜，眼中、口中都哭出血来了。秦哀公大为感动，终于答应发兵救楚国之难。

秦国大军临出发前，秦哀公为鼓舞士气，作《无衣》之曲歌之，勉励众将士同心协力，有衣共穿，互相友爱，听从王命，勇敢杀敌，后来，秦军大败吴兵，胜利回师，《无衣》之曲因此传遍国中。秦孝公此时大胜楚国回来，唱此《无衣》之曲，倒也与眼前之景相合。

依照礼法，国君在朝堂上唱了歌曲，臣下也应唱歌作答。于是众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地唱了起来。秦国大臣们对中原歌曲不怎么喜欢，唱的都是秦国歌曲。右更公子虔也兴致勃勃地唱了起来，他唱的是近日秦国十分流行的一首歌曲，名曰《权舆》：

於我乎

夏屋渠渠

今也每食无余

於嗟乎

不承权舆

於我乎

每食四簋

今也每食不饱

於嗟乎

不承权舆

这首《权舆》是没落贵族的自怨自嘲之作，意思是：我呀，过去每餐多丰盛，今日却毫无所余，难以和当初相比呀！我呀，过去每餐有四盆菜，如今却吃也吃不饱，难以和当初相比呀！《权舆》之歌和朝堂的欢乐气氛有些不太相合，但谁也没有在意，仍是举爵痛饮，狂欢大笑。

“公子虔有欺君大罪，论律当斩首示众！”公孙鞅陡然大喝了一声。这一声犹如晴天打下了个霹雳，震得众人浑身一颤，顿时鸦雀无声。众人循声望去，但见公孙鞅脸色铁青，已跪在了秦孝公面前。

“主公自实行新法以来，国家商富，万民安乐，无不称颂主公圣明，远过历代贤王。今日公子虔却颠倒黑白，居然怨恨主公，在朝堂上诽谤新法，说是今不如昔。主公若不斩杀公子虔，众臣恐从今以后，人心将思昔贬今，拒听君命，使新法毁于一旦！”公孙鞅大声说着。

他早就对公子虔有着强烈的不满，在秦国的众多臣子中，公子虔是唯一敢蔑视公孙鞅，不将公孙鞅放在眼中的人。公子虔甚至根本不理睬公孙鞅制定的新法，照样诵读儒家的诗书，并以此教导太子。另外，公子虔又广招门客，日日和门客讲论墨、老子、兵家诸书，并放肆地对朝政加以评说。公孙鞅为此曾屡次在秦孝公面前攻击公子虔，请求秦孝公允许他将公子虔逐出朝廷。公子虔身为太子之师，地位尊崇，没有秦孝公的允许，公孙鞅不敢擅自处置。

秦孝公听了，总是安慰道：公子虔大有才气，性格执拗，左庶长就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且公子虔虽在朝中，只有管教太子之权，并不干预朝政，对左庶长无甚阻碍。

公孙鞅无法赶走公子虔，退而求其次，让秦孝公下诏，尽逐公子虔的门客，将其全数赶出秦国。

秦孝公哈哈一笑，说，公子虔喜欢热闹，就让他和门客在一块瞎聊，也免得生出事来。嗯，凡是公子虔的门客，都不得入朝做官，这样总行了吧。公孙鞅听着，倒憋了一口气，心中异常不舒服，时刻都在寻找公子虔的错处，准备加以攻击。今日，他终于找到了公子虔的一个大错，立刻便揪住不放。

“主公。”公子虔亦跪在了秦孝公面前，“真正欺君的罪人，是为公孙鞅。行新法本为富民强国，扬我秦室仁德。如今公孙鞅借新法之名，盘剥下民，陷害良善，使主公处于不仁不义之地，实为大奸。公孙鞅以邪术迷惑君上，无非是以此独揽朝政，危害社稷。”

“公子虔诬主公不仁不义，才是真正的大奸。自立新法以来，我秦国府库丰足，兵力强盛，方有今日大胜。新法乃主公所立，公子虔却诬新法盘剥下民，陷害良善，是对主公大不敬也！”公孙鞅厉声道。

大不敬之罪等同谋逆，臣下犯此大罪者，应将其“五马分尸”，诛灭九族。朝堂上众臣见公孙鞅以此大罪指斥公子虔，无不骇然变色，大气也不敢呼出一声。

公子虔却是毫无惧色，道：“臣非诬新法。臣以为，除弊革新，虽圣贤亦不废之。新法之立，原无不可。臣所恨者，乃借新法之名，盘剥下民之财以邀君宠，固其权位也。今府库丰足，下民却饥寒交迫，苦不堪言。长此下去，虽国中府库之财堆如山积，也难阻挡民怨。倘若意外之事忽生，则国中必将大乱，不可收拾。臣请主公立将公孙鞅逐出朝廷，废除新法之苛。”

“主公，公子虔他……”

“罢了，罢了！”秦孝公大感扫兴，猛地打断了公孙鞅的话头，“今日乃寡人宴乐之时，并非议论政事。你们都不要争了，谁争，谁就是对寡人大不敬！”

公孙鞅和公子虔仇恨地互相看了一眼，垂下头，不敢再说什么，各自回到了席位上。鼓乐声大作，一队美女在朝堂上舞着长袖，唱起了秦国歌曲。秦孝公高举装满美酒的金爵，与众臣下同为欢乐。众臣下也忙不迭地举起金爵，争相表示其欢乐之意。然而在心底里，众臣下却是惶惑不安，感到朝中即将有一场巨大的“风暴”来临。

第十五章　劓鼻之刑辱嬴虔　邹忌用谋荐田婴

朝堂上盛大的宴乐过去三日之后，公孙鞅忽然上了一表，言其身患心痛之疾，意欲“退隐”，乞求秦孝公恩准。秦孝公大惊，急忙乘车驰往公孙鞅府中，探视其“心痛之疾”。

在公孙鞅的治理下，秦国已逐渐强盛起来，并且按着预定的谋划一步步向着“威服天下诸侯”的大业稳步前进，而这一切谋划的“领军主帅”，正是公孙鞅。如果此时“领军主帅”突然甩了大印，秦国的政事将陷入一片混乱，所谋也将毁于一旦。

秦孝公刚走进左庶长府中，就见公孙鞅慌忙迎上前来，跪地行以大礼，但见公孙鞅脸上布满愁意，却无丝毫病容。

好你个公孙鞅，又在寡人面前耍起奸来了。秦孝公心中恨恨说着，脸上却满带着笑容，扶起公孙鞅道：“爱卿之疾怎么样了？寡人心中甚是不安，只怕是朝政之事累着你了。”

公孙鞅眼圈红了：“臣之疾，乃是心疾也。非药石可医，唯大王能够医之。”

秦孝公大奇，道：“寡人非医，何能医爱卿之病？”

公孙鞅将秦孝公迎于内堂，跪地言道：“微臣乃草野之人，蒙主公不弃，委以国政，待如上卿，此恩虽天地之至大，亦不能及也。微臣感主上大恩，欲肝脑涂地，竭尽心智报答。今幸有所成，而妒者之毁俱至，微臣一口难辩众人之舌，且连累主公受辱，罪莫大焉。微臣心痛，是痛我秦国新法尚未尽备，就欲夭折，使微臣的报国之志，亦不能尽于主公矣。”

什么，新法尚未尽备？秦孝公心中一惊，忙离座再次把公孙鞅扶了起来。

“唉！前日寡人酒醉，使爱卿受了委屈，实为寡人之过也。”秦孝公说着，向公孙鞅行了一礼。

公孙鞅再次跪下来，连连磕头："微臣岂敢担当主公之礼，死罪，死罪啊！"

"寡人今日改过，总不算晚吧。寡人明日下诏，从此以后，不许公子虔入朝议政。"秦孝公说道。

公孙鞅心中大喜，脸上仍是满带愁意："微臣与公子虔并无私仇，只是公子虔恃其为宗室亲贵，又有贤者之名，肆意毁谤新法，若久在朝中，必会生出乱事。"

秦孝公点点头，道："这些寡人早已知晓，所以一直未让公子虔参与朝政之事。不过，爱卿也不必将公子虔放在心上，他不过多看了几部书，自认有才，喜好发狂而已。"

公孙鞅道："公子虔发狂不足惧之，恐有人借其名望，迷惑百姓，扰乱新法。"

"这个更不须虑。国中凡有诬蔑新法者，即是诬蔑寡人，爱卿可论律治罪，寡人绝不干预。"秦孝公道。

"新法之事，可富国强兵，原是人人称赞之善举。然百姓习于旧法，不免对新法有所不适，自会生出怨言。且奸民因新法而不得逞其奸，更是对新法恨之入骨。故新法之行，所用之人不当，不能成功；用人得当而又任之不专，不得成功；任而专之又惑于众人之言，有所疑虑，亦不能成功。"公孙鞅说道。

秦孝公笑道："寡人早就说过，秦国的一切大事，当由左庶长做主。谁敢对抗左庶长，就是对抗寡人。明日在朝堂上，寡人当再度宣示此诏。嗯，寡人的这服药，医得了你的'心痛之疾'吗？"

公孙鞅匍匐在地："主公之恩，可昭日月，微臣虽粉身碎骨，也难报万一矣。"

秦孝公只虚抬了抬手，道："爱卿请起。闻说爱卿的新法尚未尽备，不知那未尽之处为何？"

公孙鞅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道："前些年所行新法，不过为戈上之刃，取其锋利，易于见效，易于破旧也。然戈缺其柄，难成大器矣。

今日微臣已拟出六条律令，可为新法之柄。主公持此大器，当可雄视天下，成其大业！”

“好！”秦孝公大赞一声，“还请爱卿详细道来。”

公孙鞅详细叙述起来：

第一条，实行“开阡陌封疆”，使田地可以买卖。

“阡陌”是一亩田地的田界，“封疆”是一顷田地的田界。秦国实行古法，全国的田地，俱为国君所有，百姓每户依人口多少，由国家授给田地，并向国家缴纳赋税。每隔数年，由国家重新分配一次。百姓不得私开“阡陌封疆”，否则，当以盗贼之罪论处。百姓被束缚在“阡陌封疆”之中，终年劳作，却不得饱暖，对农耕之事极是厌倦，时有逃亡发生。

秦国对于逃亡的百姓，历来是残酷镇压，擒获逃亡者，立即斩首示众。有些百姓偷偷开垦私田，由于不交赋税，渐渐变富。众人竞相仿效，争开私田，而对其所受的“阡陌封疆”内的田地，则不甚出力。赋税之额，为田地出产的十分之一以上。百姓对田地不甚出力，所产大减，而国家所收的赋税，亦是大减。

秦国君臣对“私田”大为头疼，屡次禁止，屡次失败。其原因在于各公室贵族亦竞相开垦私田，从中获其厚利。而百姓为逃避官府追究，往往将“私田”附在公室贵族名下。秦国对私田越是禁止，私田反倒越多，最终在献公之时不得不承认了私田的存在。

国家承认了私田，就可以从中收取赋税，能大得其利。但因“阡陌封疆”的存在，私田之数总被隐瞒，无法查清，反而收不到什么赋税。且富者多买田地，租税尽归私人之手，于国家极为不利。

“开阡陌封疆”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田地都变成了私田，国家见田即收其税，使私田无从隐瞒，国家大得其利。当然，这种田地之税，比过去的赋税要轻了许多。如此，百姓所得，亦是多于往昔，无不愿意在田地上多出其力，以尽量多得出产。

第二条，全国实行县制，由国君直接管理。

功臣封地削除，改授食邑，功臣只得食邑之利，不能拥有所封食邑

的军政之权。秦国之地共划为四十一县，每县设县令、县丞、县尉各一人。县令为一县之长，总管一切。县丞执掌民政之事，县尉主掌军务之事。县令、县丞、县尉之下再置小吏数人，分掌细务之事。如此，则全国归于一统，可使国君权威遍及朝廷内外，政令通达，国力当大为增强。

第三条，迁都咸阳，广修宫殿，君临天下。

咸阳之地靠近渭河，形势险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立都于此，可更加方便地发布政令，征集军队，有利于东征中原。

第四条，统一度量衡，使赋税的收取更加便利，少有争端。

给每县发给一枚标准“禾石”，每石的重量，以此为标准。同时发给标准的“方升”、“长尺”，以此作为容量和长度的标准。国家须常派大臣巡视各县，检查度量衡之器是否符合标准。符合者赏，不符合者罚。如果与标准相差过大，则处以大刑。

第五条，除田地之税外，国家还须按户收取“口赋”，以补“田税”之不足。凡男子成年后，必须与父母分家，另立门户，缴纳“口赋”，家有二男而不分者，赋税加倍。

第六条，秦国百姓，多有戎狄之族，喜父子兄弟同室住居，全族亦同聚一处而居，此不利于开垦荒田，多立门户。国家当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族人过十户者，必须另迁他处。

“好，好！”秦孝公听了，连声称赞，喜形于色。公孙鞅所说的六条中，有两条他早就想加以实行。

一为迁都。秦孝公觉得咸阳之地，才是君临天下者应居之地，早就在暗中准备迁都，曾派内侍带着太卜前往咸阳踏勘适合建造宫殿的“风水宝地”。

二为统一度量衡之器。秦孝公喜好财物，常到宫中清点所藏粮食布等物，每次都因为各种度量衡的不同而换算不休，弄得他多次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至于其余的四条，秦孝公也认为是富国强兵、扩大君权的上上之

策，应立即实行。

次日，秦孝公大会群臣，宣布实行第二次变法，并重申：秦国大事，俱由左庶长做主。此外，秦孝公还下了一道诏令：公子虔擅议朝政，罚其交纳黄金百斤，非宣不得入朝。

在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后，公孙鞅雷厉风行地实行了第二次变法。这一次，反对公孙鞅的人更多了。

“开封疆”这一条，于国有利，于民亦是有利，反对的人并不多，但实行县制，使原先的功臣贵族在封邑失去了许多特权，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而迁都咸阳，又使许多留恋故地的人们生出了怨意。统一度量衡之器开始时众人俱不习惯，经常出错，遭到了官府的严厉处罚，使人们心中恨意大起。加收“口赋”，强令分家，更是令全国上下不论贫富，俱都强烈反对。迫令戎狄之族改变风俗，则激发了戎狄之族本来就对秦国朝廷非常痛恨的情绪，一时间处处都可见到违反的戎狄之族。

对于反对新法的人，公孙鞅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处以斩首的大刑，并悬其首级示众。

公孙鞅在朝中道：“凡行新法，必须立威，不立威则难以服众。立威的最好办法，就是杀头。”对于公孙鞅的言语，众朝臣自是齐声称赞，并无一人敢加以反驳。于是，秦国上上下下，再度陷入了血腥之中。

公孙鞅大为忙碌，每日除忙于新法之事，还要亲至刑场，监视众吏卒行刑。他发觉每日吏卒斩杀犯人，到了三百之数便停了下来。公孙鞅心中奇怪，问：“此为何故？”

吏卒曰：“杀人若过三百，必惊动鬼神，降下大灾。”

公孙鞅勃然大怒，厉声道：“难道那无行无迹的鬼神，竟比我的政令还要厉害吗？”

众吏卒匍匐在地，不敢回答。

公孙鞅当即将众吏卒以“违令”之罪全数斩杀，然后另换了吏卒，继续行刑。那一日，刑场上一下子被杀死了七百人，鲜血流进渭河，将渭

水都染成了赤色。秦国人见公孙鞅如此刚狠好杀，满腹的怨恨之意，再也不敢说出口来，甚至睡梦里见到了公孙鞅，也惊骇得大叫“救命”，醒来后汗流满面，浑身发抖。

戎狄之族的群起反抗，也很快被秦国强大的兵威镇压了下去，没有酿成大乱。公孙鞅甚是得意，常常乘车出巡各县，察看新法的实施情形。沿途官吏闻听公孙鞅到来，早早就跪在城郊的大道上，恭迎左庶长的大驾。

一日，公孙鞅巡至旧都栎阳，忽见城外一大片田地依然是阡陌纵横，并未依新法开垦。公孙鞅立即招来栎阳县令，问：“此田为何人之田，怎敢不依新法？”

栎阳县令磕头答道：“此乃太子食邑之田也，太子不许开阡陌，卑职亦无可奈何。”

公孙鞅怒道：“太子虽贵，岂能贵于朝廷法令？尔身为一县之长，不能令新法实行，要尔何用？”他当即传令，免除栎阳县令之职，由下属代司其职，然后驰回咸阳。

哼！这定是公子虔不服，唆使太子与我为难。这一次，我可不能放过你。公孙鞅回到咸阳后，立入内宫面见国君，禀告太子犯法之事，请求处置。秦孝公面露难色，略带怒意地说道：“难道，寡人就因此事杀了太子吗？”

“太子贵为储君，自然不可加刑。”公孙鞅见秦孝公不悦，立刻说道。他深知，秦孝公对太子极是宠爱，好几次他有意攻击太子，都惹得秦孝公极不高兴。

“可是，我秦国之法又绝不可废，这便如何是好？”秦孝公怒意顿消，问道。

“太子年少，难知政事，其不遵法令，罪在其师，当治其师之罪。”公孙鞅答道。

“当治其何罪？”

“治其教唆太子，对抗朝令之罪。”

“啊！”秦孝公大吃一惊，“若以此论罪，公子虔当处以斩首大刑，其家人子女，亦当罚做官奴。”

“正是。”公孙鞅神色俨然地说着。

“不可，不可。”秦孝公连连摇头。

“为何不可？”

“公子虔乃是天下知名的大贤，寡人岂可自斩贤才？况且太子年少，其犯法之由，不一定出自公子虔之教。”

“如此，岂非当治太子之罪？”

“不，不！这更是不可。嗯，爱卿看在寡人分上，且饶了那公子虔一命吧。”

“这……”公孙鞅为难地想了想道，“国法绝不可废，公子虔死罪可免，活罪难饶。”

“只要不杀公子虔，爱卿自可依法行令。”秦孝公松了一口气，生怕公孙鞅反悔，连忙说道。

公孙鞅听了，立即大会朝臣，议定公子虔“失职”之罪，将公子虔处以劓鼻之刑，并在脸上刺上“罪囚”二字。这种刑罚，平日专用于盗贼身上，极少用在公子虔这等宗室贵族身上。公子虔身受这等刑罚，视作奇耻大辱，独坐于内室，欲拔剑自杀。就在公子虔举起佩剑的时候，张仪和公孙衍急急走进内室，拉住了公子虔的胳膊。

“大人此举，正中公孙鞅奸计也。公孙鞅行此酷刑，正是欲迫使大人蒙羞自尽。”张仪说道。

“公孙鞅闻听大人自尽，当仰天大笑，以为永绝后患，可以为所欲为了。”公孙衍说道。

公子虔听了，双手颤抖，那柄佩剑再也无法刺下去了。

听到公子虔安然受刑，公孙鞅大觉扫兴，只得按下满腔杀意，另寻除掉公子虔的机会。但公子虔自受刑之后，即不出大门一步，令公孙鞅

无法寻到他的任何错处。

太子见到老师受刑，大感愤怒，入宫求见，欲攻击公孙鞅，话未出口，就被秦孝公痛骂一顿，赶出了宫门。公孙鞅闻听此事，大感振奋，勤于政事，日夜监督落实新法的实行。几年之内，秦国赋税户人就增加了两倍，从而得以大量购置战车甲仗，其武器之精良，远远超过中原列国。

这时，传来了魏国尽起国中精兵，由魏惠王亲自统率，向韩国大举进攻的消息。公孙鞅大喜，告于秦孝公，魏伐韩国，齐必救之，中原将大乱矣。魏国不论胜败，经此大乱后，国力定是大弱，我秦国可乘虚夺取西河之地矣。秦孝公亦是大喜，当即征集精兵十万，和公孙鞅共同统领，隐伏于秦、魏边境，伺机进攻。

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秋，魏惠王以韩国国君不亲至大梁“朝贡”为由，突然发动二十万大军，自为主帅，由庞涓和太子申充作左右将，向韩国展开了猛烈的进攻。韩昭侯亦发动倾国之兵，与魏军对抗，不料却是连战连败，一下子被魏国夺占了十余座城邑。

韩国君臣惊恐之下，连忙派出使者，向齐国求救。魏国乘胜追击，将韩昭侯所率领的韩国大军围困在南梁城中，日夜猛攻。南梁城墙高大坚固，魏军连日猛攻，无法攻下，遂在南梁城四面扎下营垒，作长久围困的打算，想以此逼迫韩昭侯献城投降，吞并整个韩国。

韩昭侯岂肯投降，一边亲上城墙巡视，鼓舞士气，一边焦急地盼望着求救使者早日返回。齐威王见了韩国的求救使者后，立即大会群臣，商议应对之策。相国邹忌道：“魏虎狼之国也，韩亦为虎狼之国。两国相攻，于我齐国大是有利，我齐国不必救韩，只需坐观两虎相斗，然后拣其伤重者攻之，所获定多。”

大司马田忌道：“相国之言差矣。魏强韩弱，我齐国若坐观其斗，则韩国必为魏国所灭。若魏国兼有韩国土地人众，其国势之强大，恐非我齐国所能相敌。”

齐威王连连点头：“大司马说得是。魏国乃我齐国之仇，若任其得势，自是于我齐国不利。”

邹忌听了脸色顿变但很快又镇静下来道：“大司马精通兵法，主公

何不拜其为帅，立即领兵救援韩国？”

“不。”田忌道，“此时救韩，尚嫌太早。韩侯并非庸君，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会降魏。我去得早了是与魏硬拼，势必损伤极大，得不偿失。我齐国可明许救韩，暗中并不立刻发兵。待韩、魏二军疲惫至极时，再去救援，则用力甚少，即可大胜矣。”

齐威王听了，连声称妙，当即依照田忌之言，召见韩国使者，答应救援韩国。同时，齐威王下诏，在国中大事征集丁壮，宣称将出兵救韩。韩国使者大喜，立即赶回国中，潜入南梁城内，向韩昭侯报告了大好消息。韩昭侯精神振奋，率领城中军卒大开城门，杀向魏军大营，意欲借此小胜一场，一来鼓励士气，二来也好在齐国人面前壮壮声威，显示韩国并非不堪一击。

魏惠王得知齐国欲救韩国，就料定韩昭侯会出城反攻，早作了准备。韩昭侯竭尽全力无法攻入魏军营垒，反被魏军一个反冲打得大败。韩昭侯不服气，连着出城猛攻了五次，每次都无一例外打了败仗，损伤惨重，而魏国军卒却损伤甚少。到了此时，韩昭侯方不得不承认在率军征战这件事上，他的本领远远不如魏惠王。他只得龟缩城内，死守不出，盼着齐国大军早日来到，解了南梁之围。

魏惠王岂容韩昭侯安然等到救兵，再次对南梁城发动了强攻。谁知韩昭侯不善攻敌，倒善守城，把南梁城守得铁桶一般，魏军攻城时伤亡惨重，仍是无法占到半点便宜。消息传到齐国，有人大笑，有人却是愁眉紧锁。

大笑的人是孙膑，他对田忌说道：“只数年间，大司马就深通兵法，可喜可贺。”

田忌拱手道：“在下日日受到夫子的指教，若无丝毫长进岂非蠢如木牛？”

愁眉紧锁的人是邹忌，他对公孙干言道：“田忌有孙膑相助，此番出战，必能得胜。如此，田忌之功，终将胜过吾矣，不知夫子有何妙计解吾之困？”

公孙干笑道：“田忌所恃者，孙膑耳。只要除了孙膑此人，对付田忌，易如反掌。主公素喜公子婴，相国大人可言于主公，让公子婴作为

监军，随田忌出征，主公必喜而从之。然后相国大人可使人传言，主公不信田忌，欲以公子婴代之。孙膑感田忌知遇之恩，必为田忌出谋脱困。田忌从，则是反贼，田忌不从，孙膑要么会与田忌疏远、要么会惧祸远走。不论是哪种结果，都与相国大人有利。”

邹忌听了，忧愁顿消，喜道：“若对付了田忌，吾当与夫子共掌齐国朝政矣。”

韩昭侯苦苦支撑，日夜盼望着齐军到来，偏偏齐军迟迟不至，使韩昭侯忧心如焚。他不断地派出使者，也不断地接到好消息——齐军正在整列队形，立刻就要出发。但是齐军却总在原地不动，竟未出国境一步。

转眼之间，已至来年春天，南梁城中粮草日渐减少，箭矢礌石也几乎用尽，不论是军卒还是百姓，俱都人心惶惶，每日都有人逃至城外，投降魏军。韩昭侯大急，遣使者告知齐威王若齐国再不发兵，韩国将被迫投降魏国。齐威王不敢再拖下去，立即拜田忌为主帅，领精兵十万，速至南梁救援。

邹忌乘机对齐威王言道，此等大战，数年难得一见，何不以公子婴为监军，让他增长见识？公子婴是齐威王最喜欢的儿子，可惜为庶母所生，不是嫡子，不然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为此齐威王心中很不舒服，总想把公子婴拜为朝中高官，却苦于找不到让他立功的机会。依照礼法，宗室公子必是众人公认的大贤或立有大功，方可拜为高官。当然，如果国君不想成一个“贤君”，自是不必理会这一套，但齐威王偏偏想成为一个“贤君”。

邹忌的一番话，使齐威王猛醒过来——这是一个让公子婴立功的大好机会。他当即下了一道诏令：以公子婴为监军，与大司马田忌同掌军机。

国君的诏令使田忌大感意外，却也不觉有什么不对。他仍然将孙膑拜为军师，又选种首、黔夫、匡章为三军主将，行过誓师仪式之后，即向南梁驰去。

当晚歇营之时，孙膑密请田忌来至帐中，问道：“公子婴为监军，是否为相国所荐？”

“不仅公子婴为监军是相国所荐，即吾为主帅，亦是相国所荐。”田忌笑道。

“我在国中已有多年，每听人言，相国与大司马甚是不和，此事可是真的？”孙膑问。

“当然是真的。相国虽有才能，却不是诚心之人，专好媚上，我看他不惯，对他缺少礼敬，他也因此对我怀恨在心。”

“既是如此，他为何要推举大司马为帅？”

“他的推举，未必出于真心。主公一向对我信任，他就算不推举我，主公一样会拜我为帅。他本是个奸猾之人，最善顺水推舟，借此推举我，不过是待我胜敌归来时，好向主公争功讨赏罢了。”

“相国此人，甚有智谋，恐非大司马想得这么简单。”

“军师多虑了。吾深得主公信任，相国纵有奸谋，也难得逞。”

“主公既是信任大司马，就不必派公子婴为监军了。吾今日听军中有人窃窃私语，道主公有意以公子婴代替大司马。此传言不论是真是假，都于大司马极为不利。”

“主公乃贤明之君，岂能为传言所误？这等小事，军师不必多加操心。倒是军机大事，军师要好好指教在下才是。这次进军，是否和上次一样直攻大梁？”

唉！这田忌得志太顺，不知人心险恶，将来必会遭陷害。孙膑在心里叹着，道：“兵随势变。此次与上次不同，自不可用同一谋略。上次邯郸被魏军攻破，尚无碍大局。此次南梁若被攻破，则韩国已入魏国手中，大势去矣。故此次用兵，当疾驰南梁，速解韩国之围，方为上策。”见到田忌不愿说起传言之事，孙膑也不再说了。临战之时，主帅最忌分心，孙膑深通兵法，自是不愿让田忌“分心”。

“不错，今日只行了二舍之地，走得太慢，明日当行三舍之地。”田忌说道。

次日，齐军的行军速度明显加快了。不料才行了五日，魏国大军已迎头杀了过来，魏惠王对齐军是否救韩的消息，比韩昭侯还要关心，派

出最精明的探使在临淄打探着齐军的消息。齐威王拜田忌为帅的诏令刚下，魏国探使便乘着千里马日夜奔驰，很快就将齐军将要出征救韩的消息禀告给了魏惠王。

魏惠王立即招来庞涓商议对策，道："南梁旦夕可下，绝不能让齐军靠近南梁，使寡人前功尽弃。"

庞涓道："将齐军挡在边境，最是有利。微臣愿领一支人马，速往边境，全歼齐军，以报主公大恩，雪桂陵大败之耻。"

魏惠王点头道："寡人要督攻南梁，这阻挡齐军的重任，非爱卿不能承担。"

魏惠王将大军一分为二，自领十万士卒继续围攻南梁。另分出十万士卒，以庞涓为主帅，太子申为监军，日夜兼行，速至齐、魏边境，阻挡齐军。

临行之前，魏惠王叮嘱道："此行不必与齐军硬拼，只需挡住齐军，便是大胜。"

庞涓倒也不忘魏惠王的叮嘱，在边境与齐军相遇时，虽然做出了欲与齐军拼杀的气势，却又牢牢守住营寨，只挡着齐军的去路，并不向齐军挑战。

孙膑道："魏军之强，天下没有一国的士卒可与其相比，诸位将军应紧守营寨，万勿出战。"

众将同声答应，但公子婴却厉声说道："军师之言差矣，天下最强的士卒，莫过于我齐国的士卒。我齐军为救韩国而来，岂能困守此处，坐视韩国之危？"

孙膑不高兴了，皱着眉头问道："若依监军大人之言，我齐军该当如何？"

"若依本监军之计，当立即拔营前进，奋力攻破魏军营垒！"公子婴大声说着。他深得君宠，一向认为自己武勇无敌且智谋过人，根本未将孙膑和田忌放在眼中。

"监军之计，原也不差。只是我齐国将军，一向惧怕魏军，恐无人

愿充先锋，前往敌营挑战。”孙膑道。

公子婴大怒：“本监军视魏军为鼠兔耳，岂会惧怕。”说着，转身向田忌请命，愿充先锋，前往敌营挑战。田忌沉吟不语，目光不觉向孙膑扫了过来，他也不赞成紧守营寨，与魏军对耗下去。

孙膑冷笑道：“监军未经大战，怎是魏军敌手？如此言语，只是自吹自擂耳。”

公子婴恼了，呼地站了起来叫道：“本监军愿立下军令状，若不能胜敌，情愿受军法处置。”

孙膑仍是冷笑着：“此乃军中，不得戏言。”

公子婴怒道：“本监军岂会与你戏言，快拿刀笔来，本监军当面与军师立下军令状。”

军卒依言奉上刀笔，公子婴当着众人之面，在竹简制成的军令状上刻下了他的名字。孙膑收下军令状，顿时现出恭敬的神情，说：“监军以尊贵之身，亲为先锋，胆气之壮，令人佩服！”

田忌见孙膑同意出战，当即发下将令，以公子婴为先锋，种首、黔夫为左右翼，匡章为后队，田忌、孙膑自领中军，拔营前进，直向魏军冲杀过去。魏军却不出战，只在营垒后以羽箭暴风雨般射向齐军，迫使齐军后退。公子婴领着本部军卒连冲三次，三次都败下阵来，气得他眼中欲冒出火来。

“杀，杀过去！”公子婴大吼着，率领齐军第四次向敌方的营垒冲了过去。这时齐军已显得十分疲惫，队形不整，兵卒们的呐喊声也弱了许多。魏军突然大开营门，以精锐的铁甲士卒为先锋，向着齐国军卒猛烈反冲过来。

公子婴拼命搏战，却无法挡住魏军的反攻，只得败退下来。魏军乘机追击，将齐军的左右两翼击败，杀得齐军倒退了三十余里，这才得胜回返。这一仗，齐军伤亡了数千军卒，甲仗辎重丢弃了无数，人人面带沮丧之色。

孙膑传令安下营寨后，立宣公子婴进入中军大帐，令行刑军卒依军

法将其斩首。田忌大惊，求情道："今日一战，监军非不尽力，实为敌军太强，以致败退。"

孙膑冷哼一声，盯着公子婴说道："魏军乃鼠兔耳，岂是我齐军之敌？今日之败，定为监军怯敌之故。"公子婴面红耳赤，垂着头，一声不语。

"尔等怎么还不行刑？莫非欲抗吾之军法么？"孙膑怒声对行刑军卒喝道。众行刑军卒听了，只得一拥而上，将公子婴推向帐外。

第十六章　孙膑减灶布疑阵　卫鞅背信赚西河

田忌见孙膑真欲斩杀公子婴，不觉慌了，忙拱手向孙膑深施一礼，道："监军初经战阵，原不应充作先锋，今日之败，罪不在先锋，在于本帅，望军师法外施恩，宽恕监军。"众将见主帅如此，纷纷跪倒下来，齐声为公子婴求情。

孙膑这才唤回公子婴，道："依照军法，你必死无疑。吾今日饶你，非是不遵军法，而是主帅代你承担罪责也。"说着，他叫来军中书吏，记下：某日田忌领兵出战，大败而回。这样一来，田忌日后若有大功，也难以得到朝廷的赏赐了。公子婴此时此刻仍然呆立在帐中，脸色紫涨，没有向为他代受罪责的田忌看上一眼。

"白日敌胜，防备定然疏忽，吾当乘虚劫其大营。"孙膑说着，让众将赶紧分头准备。转眼之间，大帐中只剩下了孙膑和田忌二人。

"军师当真要去劫营？"田忌问道。

"此为虚语，乃是让众将加紧准备，不敢疏忽耳。我军为救韩而来，岂能在此虚耗？今夜魏军得胜，必是惧我反扑，谨防我军劫营，少有哨探在外，难知我军动静。我军可借此良机，绕开其营，直驰南梁。"孙膑说道。

"啊，如此一来，魏军必在吾军之后紧追不放。兵在敌国，遭受大军尾追，是兵法大忌啊。"田忌说道。

"吾军若不如此，又何能救南梁之围呢？救人之难，如同救火，耽误不得。"孙膑道。

田忌想了想，道："也只好如此。"

当夜，齐军离开营垒，向魏军扑去，才行出数里，孙膑就令大军绕道而行，避开敌营。直到次日中午，庞涓方从哨探口中知道齐军已绕营而过，顿时大急，忙率军自后追向齐军。

齐军自半夜而行，直走到次日黄昏，方才停了下来，计算行程，居然行了四舍之地，等于平日两天的路程。但同时，许多老弱军卒没能跟上大队，点上一点，竟少了三千余人。

田忌又喜又忧，对孙膑道："吾军行速甚是快捷，敌军难以追及。只是掉队的士卒太多，实为不祥。"

孙膑却只淡淡一笑，传令士卒们宿营时多挖炊灶，每队士卒须多挖出三分之一炊灶。田忌迷惑地问着："多挖如此之多土灶，则我军似有十五万人，莫非军师想以此虚张声势，吓退敌军？"

孙膑点头道："不错，这正是虚张声势之计。"

田忌听了连连摇头："庞涓深通兵法，恐怕不会被你的虚张声势吓倒了。"只是他话虽如此，却也未动用主帅的权威阻止孙膑，任孙膑自行其是。孙膑定是胸中藏有奇计，田忌在心中想。

次日一早，孙膑先唤来几个老弱之卒，密嘱一番，然后率大军前行，一日又行了四舍之地。这日，孙膑并未传令士卒多挖土灶，只是让大家快吃快睡，好好歇息。天明行军之时，孙膑唤来数百壮健军卒，又是密嘱一番，方率军前行。

当晚宿营之时，孙膑令军卒少挖了一半的土灶，让疲惫不堪的军卒轮流烧火煮饭。众军卒莫名其妙，却又不敢不遵军师的命令。这一顿饭，比平日多费了许多时间，令士卒们大有怨言。

庞涓率军追到次日半夜，方追至齐军前一天的宿营之地，一数灶头，不禁大吃一惊。齐军竟有十五万人吗？嗯，他若是兵卒不众，也不敢冒险直入我魏国境内啊，唉！齐军如此众多，要想战而胜之，只怕不易。庞涓心中想着，却不敢流露出忧愁之意。

这时，军卒们来报，捉住了齐军掉队的老弱军兵千余人，请主帅发落。庞涓心中这才有些高兴了，想，齐军掉队之卒知道后有追军，不一定都敢行在这条路上，我们擒住了千余，则实际上的掉队之卒当数倍于此。齐军如此急于行军，其兵必疲，疲兵虽众，不难胜矣。他当即传令，将敌卒押往后营，今日暂歇半夜，明日一早，疾行追敌。

次日，庞涓追至齐军的宿营地，一数灶头，估算齐军居然只剩下十

万人了。怪事，怪事！齐军何少至此，庞涓满腹疑惑。此时，军卒们又报，捉住了敌军三千多老弱之卒，其中有数十齐国兵卒，请求面见魏军主帅。

庞涓令人将那些军卒带上，问："你等欲见本帅，有什么话说吗？"

众齐国军卒磕头答道："我等非是掉队之卒，而是不愿与魏为敌，想逃归家乡，求大帅放了我们。"

庞涓问道："你等既是逃卒，为何不走小路，偏行大道，以致为我军所擒？"

众军卒答道："健壮之卒，多从小路逃走，我等疲惫至极，行走不动，只好顺大道慢慢走着。"

庞涓仔细观察了众军卒一会，道："你等疲惫至极，倒也不假，只是为何要做逃卒呢？"

军卒答道："我军不能战胜大帅，只知拼命行路，早晚必将大败。蝼蚁尚且贪生，我等又何必留在军中送死呢？"说着，连连向庞涓磕头。

庞涓问："逃卒归国，亦是死罪，你等怕留在军中送死，就不怕回到国中被处死吗？"

众军卒道："法不责众，大伙都跑回国了，也就没什么死罪之说了。"

"哈哈哈！好一个法不责众。"庞涓大笑起来，挥手让人把众齐国军卒押至后营。他当然不会将众齐国军卒放了，报功之时，一个战俘，往往顶得上三颗敌军首级。

"大司马，齐军已经胆寒，可用轻锐之卒速速追上，将其击灭。本监军愿为前部，大司马在后接应。"太子申见到这种情景，很是高兴，献上了一计，并主动请战。

庞涓摇摇头："孙膑诡计多端，我等非探听清楚，不可轻举妄动。"

太子申有些着急："齐军速度太快，若行至南梁，与韩军里应外

合，则大王危矣。”

庞涓道：“太子不必忧虑，本帅绝不会让齐军赶到南梁城下去惊动大王。”

次日，庞涓出发时，另分了几队精锐士卒从小路前进，大军依旧顺大道追击。当晚赶到了齐军的宿营之地，太子申和庞涓同时令人清点齐军留下的灶头。这一清点，太子申和庞涓乐得同时仰天大笑——齐军跑了一半，只剩下五万人了。

“齐军士气衰落，正是攻击的良机。”太子申说道。

庞涓一时未说什么，他在等待从小路上前进的士卒。过了大半个时辰，从小路前进的士卒来到了大营，他们押上了数百个壮健的齐国军卒。

好，齐军的壮健士卒果然也在逃跑。庞涓心中大喜，让人把齐国士卒押到跟前，问：“你等身强力壮，为何也成了掉队之卒？”

众齐国士卒答道：“我等不愿与魏军交战，并非是掉队之卒。”

“你等为何不愿与我魏军交战？”

“大伙都跑了，此战必败，我们又哪敢留下来送死呢。许多人都绕道宋、卫逃回了国中，我们贪图近便，从小路逃回，却不料反被捉住，实在是气运不佳。”

“哈哈！”庞涓又大笑起来，“不是你等气运不佳，而是那孙膑的气运不佳了。”他令人将齐国军卒押往后营，然后立即和太子申商量——将大军分为前后两队，六万人轻装追击，四万战力较弱者看护辎重，在后接应。庞涓领前队，太子申领后队。

“大司马，还是让我来统领前队吧。”太子申欲建大功，不愿留在后队。

“太子乃国之储君，地位尊崇，不可冒险。”庞涓欲雪桂陵之耻，更不愿留在后队。

太子申无奈，只好预祝庞涓成功，并道：“孙膑甚有智谋，大司马

宜多加小心。”

庞涓咬了咬牙道：“上次桂陵之败，乃孙膑匹夫欺吾无备，又先得地利，才侥幸成功耳。如今这条道上平坦通直，无险可以设伏，孙膑纵有通天本领，也难奈我何。”

二人商量已定，即分兵连夜疾进。庞涓的前队尽为轻锐之卒，很快和太子申的后队拉开了距离。

齐军行至魏国境内的马陵停了下来，孙膑传令众将士顺大道两旁布下埋伏，只待魏军进入埋伏圈内，就一齐冲出，奋勇杀敌。

田忌恍然大悟，道：“军师日减土灶，是使魏军以为我士气已衰，军卒大半逃亡，遂轻敌冒进，中我埋伏，妙！兵法曰，兵不可使其骄，若骄，则必败无疑。军师之计，是使敌骄也。”

孙膑笑道：“庞涓乃吾手下败将，若不以此减灶之计，难以使其骄也。”

“军师妙算，吾何能及之。”田忌叹道，四面望了望，忽然皱起眉头，“嗯，此地过于平坦空旷，数十里难见山林，无险阻之处可以利用，只怕难以困住敌人。”

孙膑道：“险阻可以天生，亦可人为。只知天生之险阻，未得人为之险阻，难出奇计也。故《握奇经》曰，正正奇奇，奇在正中，正在奇中。”说着，孙膑让人扶上高车，在大道上来往巡视，令士卒将战车辎重等物堆成一座座“高垒”，“高垒”之顶布置弓弩手远距离杀敌，“高垒”两旁以盾牌手、长戈手阻截敌军冲击。“高垒”之间的空处，伏以手握短戈、巨斧的大力士卒，突出攻杀敌军。孙膑指示的方法甚是简便，不过两个时辰，众军卒已在大道两旁百余步后堆起了无数“高垒”。

“军师能够人为制造险阻，大大出乎吾之预料，可谓前无古人，奇之又奇矣。”田忌赞叹不止。

孙膑笑而不应，令士卒将几辆高车横在大道正中，抬来无数巨石塞住车轮，然后在车顶悬一高牌，上面大书六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孙膑令以善射著名的匡章率五百强弓手埋伏高牌附近，只待敌军帅旗出现，即乱箭射出。这一次，孙膑已不需要生擒庞涓了。

孙膑的耳旁仿佛响起了庞涓的大笑声，响起了庞涓所说的话——吾兄弟当患难与共，富贵同享！

庞涓，是你自弃诺言，怪不得我了。孙膑在心中说着。

强弓手刚刚布置完毕，哨探军卒来报——魏军前锋已至，离此不过五里路远。

孙膑、田忌闻言迅速隐于强弓手之后，屏住呼吸，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前面的大道。

庞涓率领轻锐的魏军，以比平日快三倍的速度，向齐国军队猛追过来。赶到马陵大道时，天色已经昏暗下来，大道两旁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楚。依照行军惯例，此时早就该停下来，立营歇息。但庞涓仍然令士卒全速前进，魏军士卒只得不顾疲惫，燃亮火把，继续行进，但走不了几步，却停了下来。

前锋士卒慌慌张张奔到庞涓面前，禀告道："前面有高车挡路，上竖一牌，写着的……写着的言语对大帅甚是不敬。"

"此等小事，何须惊慌？且等本帅看来！"庞涓怒喝道，驱车向前疾驰。护卫军卒高举帅旗，紧跟在庞涓之后。这定是孙膑想出了什么诡计，欲阻挡我军追击。庞涓想着，已来至阻挡大道的高车前。士卒高举火把，让庞涓清楚地看到了牌上的大字。

"啊！匹夫竟敢如此折辱于我？"庞涓大怒，喝令士卒，"快，快给我砸了它……"

唰唰唰唰——空中陡地厉风大作，打断了庞涓的话头。无数支羽箭如漫天飞蝗一样射向了庞涓，霎时间将庞涓射成了一只浑身生满了箭杆的"刺猬"。

"啊——"庞涓只来得及发出了一声惨叫，仰天栽倒在车下。他的两只眼睛兀自大睁着，似是在问着昏黑的上天——我为什么会命丧此地，为什么？

杀啊！杀啊——手挥短戈巨斧的齐国士卒冲了出来，向着乱成一团的魏军猛刺猛砍。

“高垒”上的弓弩手不停地发射着威力强大的弩箭，专射战车上的魏军将官。

失去指挥的魏军虽然队形混乱，却依然显得异常勇悍，顽强地抵抗着齐军的攻击。有些魏军士卒甚至反攻到了“高垒”之旁，但又被齐军的盾牌、长戈挡了回去。双方士卒激烈混战了两个多时辰，魏军终于垮了下来。

齐军倚仗着人为的“险阻”，以逸待劳，加以突然袭击，全歼了魏军的前队六万士卒。孙膑留下两万士卒打扫战场，和田忌率领其余的军卒向后回击，向太子申率领的魏军后队猛攻过去。齐军军卒高挑着庞涓的人头，以寒敌胆。

次日黄昏，孙膑的大军与太子申的魏军后队相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太子申毫无准备，刚一交锋，就已阵形大乱。这时，魏军偏又看到了庞涓的人头，得知前队已全军覆灭，顿时斗志全消，人人争相逃命。太子申无法约束军卒，欲待逃走，已是迟了，被齐军一拥而上，牢牢擒住。

齐军一战全歼魏军十万士卒，杀死其主帅庞涓，生擒其监军太子申，获得空前大胜。孙膑毫不停歇，挥军直向南梁城杀来。

魏惠王闻听败报，不顾威仪，失声痛哭起来：“哀哉，哀哉！寡人数十年心血，竟毁于一旦。寡人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哭着，欲拔出佩剑自尽。左右近臣慌忙抱住魏惠王，苦苦劝说。众将官亦纷纷请战，誓与庞涓报仇，救回太子申。

“罢了，罢了！寡人一误不可再误。”魏惠王痛苦地说着，下令回撤大梁。十万魏国大军眼睁睁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南梁城，避开齐军，回至国中。

“我军大败，四邻必乘虚攻我，不可不防。”魏惠王总算保持着清醒，分派大臣严守国境。公子卬被分派到西河，严守秦、魏边境。

韩昭侯死中得生，喜出望外，亲自出城三十里，将前来救援的齐国将军们迎进城中，待以上宾之礼，赠送无数黄金美女，并大搜国中，厚赏齐国军卒。齐军在韩国待了月余，才高奏得胜鼓乐，穿过整个魏国，回到齐国。沿途的魏国军民望风而逃，龟缩城邑之中，无一人敢向齐军

挑战。齐军主帅田忌得意扬扬，在高车上鞭指沿途魏国城邑，道："从此以后，我齐国当可横扫天下矣。"监军公子婴却是默然不作一声，军师孙膑也是默不作声，眉头紧皱。

十余日后，齐军已行至齐、魏边界。田忌下令宿营三日，让众兵卒洗净征尘，擦亮甲胄兵刃，以威武之师的堂堂仪表进入国中。

当夜，孙膑将田忌请入帐中，劈头就问："大司马回至国中，可得何等之赏？"

田忌一怔，笑了笑："吾立此大功，当然应得上上之赏。"

"你已经位至大司马，再得上上之赏，邹忌还能安坐相国之位吗？"孙膑又问道。

田忌想了想："我乃战将，不适合担当相国之任，就算主公让我去做相国，我也不敢应承。"

"可惜邹忌绝不相信你会拒绝相国之位。你的功劳太大，邹忌一天不将你置于死地，就一天不得安睡。他的权谋之深，你望尘莫及，根本不是对手。"孙膑道。

田忌听了，心中大跳了几下，但随即又笑了："军师所受刺激太深，过于疑心了。邹忌虽奸，也不至于有庞涓那么狠毒。何况，我身为齐国大司马，也非当年的军师可比啊。"

孙膑摇摇头："庞涓也非天生狠毒。人一旦执迷权位，就会无所不为。再说齐国大臣中欲与大司马不利者，绝非邹忌一人。虎虽威猛，也难敌群狼之攻啊。"

"军师是说，齐国大臣中还有一人与我为敌，此人是谁？"田忌思索着问道。

"此人乃是公子婴。"孙膑答道。

"军师此言差矣。"田忌笑了起来，"公子婴初入朝中，与我并无丝毫仇怨，怎会与我作对？"

"公子婴此人，极重权位，又有图谋执掌兵权之心。有大司马在朝

中，公子婴所谋只怕难行。”孙膑说着，话锋一转问，“大司马是否知道，公子婴挑战魏军失败，其实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啊，你既知公子婴必败，为何还要激他立下军令状，岂非是欲……是欲置他于死地？不，不！你是激他猛攻敌军，以使我……我……”田忌不知说什么话才好。

“我激公子婴立下军令状，有三个目的。一、让他使出全力攻击敌军，这样，庞涓就会觉得他的胜利是真正的胜利，就会轻视齐军，生出骄心。二、公子婴少年气盛，若不加以折辱，则会乱我军令，使我奇计难以使出。三、我想卖给大司马一个人情，让公子婴觉得大司马救了他，对大司马常存感恩之心。前两个目的我都达到了，可惜第三个目的却未达到。公子婴天生刻薄，气量极窄，居然对大司马毫无感恩之意。”孙膑平静地说着。

“原来如此。军师也太……也太为我费心了，我受之有愧啊。”田忌感慨地说着。

“膑受大司马知遇之恩，岂敢不报？今日大司马面临邹忌、公子婴两大劲敌，回到朝中，即是踏入险地。我反复想过，如今只有一策，可使大司马脱离险地。”孙膑说道。

“何策？”田忌问。

孙膑缓缓答道：“造反。”

什么，造反！田忌耳中有如巨雷响起，震得他头中嗡嗡乱响，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除了造反，大司马已无路可走。”孙膑说道，“大司马请立即扣押公子婴，然后留下老弱伤残之卒镇守要道，疾率大军进入临淄。大司马亦为宗室弟子，可自立为齐国之主。膑非夸口，若能辅佐大司马治理齐国，征伐四方，则十年之内，定可平定天下。而大司马亦将继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又成一代开创贤王，可名传万世矣。”

“军师……军师休得胡言，休得胡言。吾深得主公信任，官拜大司马，已是……已是大过平生所望，心满意足矣。这等造反言语，军师再也休提，再也休提！”田忌脸色苍白地说着，对孙膑深施了一礼，逃也

似的离开了营帐。

孙膑怔怔望着营帐之外，望着，望着，眼中忽然流下泪来，长长叹了一口气："人生在世，要做一番大事，为何如此不易？吾有桂陵、马陵之胜，已不负鬼谷弟子之名矣。老子曰'祸莫大于不知足'，看来，吾应知足了。平定天下这等大事，还是留给张仪、公孙衍他们吧。"孙膑自言自语着，唤来了几位亲信随从，密嘱一番。

天明之后，忽有士卒手持帛书一封，奔入中军大帐，禀告道：军师走了！田忌听了大惊，慌忙拿过帛书，只见上面写道：

罪人孙膑百拜于大司马座下：

> 知遇之恩，尚未全报，今不辞而别，罪莫大焉。吾来自何处，归往何处，大司马切勿挂念。大司马归于朝中，若听有谣言，当立即走避他国，绝不可迟疑，切记！切记！

田忌看着，看着，流下泪来，道："非有军师，吾何能立此绝世大功？今正当与军师同享富贵，奈何军师弃我远遁？"他收起帛书，在中军大帐里闷坐了三日，没有与任何部下相见，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测。三日后，衣甲鲜亮的齐军士卒威风凛凛地跨进齐国境内，人人兴高采烈，只有田忌毫无兴奋之意。

齐威王以最盛大的礼仪将齐国将士迎至临淄，连日大排宴乐，庆贺田忌之功。田忌勉强应酬了两日后，即告病在家，不再入朝参与宴乐。齐威王心中大为奇怪，一边派大臣安慰探视田忌，一边问他喜爱的儿子公子婴道："田忌为何如此闷闷不乐？"

公子婴道："儿臣不知。田忌在魏国境中还是兴高采烈，走进齐国就不高兴了。"

怪了，他为何回到齐国，反倒不高兴了？是嫌寡人赏赐不厚？可寡人还未开赏啊。齐威王百思不解。

田忌闷闷不乐，邹忌却是高兴得哈哈大笑，连声称赞公孙干道："夫子果然妙计如神，那孙膑听说已离开田忌，不辞而别。田忌纵是猛虎，已失去爪牙矣。"

公孙干道："相国当借此良机，立刻置那田忌于死地。"

邹忌拱手对公孙干施了一礼，道："一切都拜托夫子了。"

公孙干秘密寻得几个心腹家人，各持十斤黄金，至街市上寻找名望最大的算卦之人，言道："我家大司马威震天下，欲成谋国大事，不知吉凶如何？"

算卦众人听了此语，有的惊得不敢说话，有的却盯着黄金，大胆推算起来。公孙干的心腹家人问卦之时有意大声宣扬，问了卦后却立即"逃"出街市。邹忌早已准备好的巡哨之卒则迅速出现，将算卦之人擒住，直接押往相府。顿时，田忌居功自傲，欲谋反夺位的消息在街市上迅速传扬开来。田忌的家人听了，慌忙告知了主人。

"啊！竟有此事，果然不出孙膑所料！"田忌大惊，来来回回在堂中走了好几圈，又拿出孙膑留给他的帛书看了又看，终于做出了决断——立刻走避他国！

当夜，田忌带着家人和心腹随从，悄然乘着十数辆轻车，以大司马令符让军卒们打开城门，连夜逃往楚国。次日上朝之时，邹忌请求单独与齐威王相见，密告田忌谋反，并带上"人证"。

"大司寇段干朋乃田忌挚友，微臣恐其泄露消息，故将此算卦之人直接带进内宫，望主公恕微臣擅权之罪。"邹忌惶恐地跪倒在齐威王面前，磕头说道。

"什么，田忌竟要造反，不，这不可能！"齐威王大为震惊，亲自审问"人证"，果然审出了田忌意图谋反的举动。

"啊，寡人待田忌恩重如山，他为何要谋反？"齐威王痛苦地大叫着。

"田忌自许功高，早已不将主公放在眼里。齐国就连街市小民，也知田忌要造反了。"邹忌说道。

"田忌他怎敢如此张狂，寡人不信。"齐威王立刻派出内侍太监，去街市打听。

内侍太监回来之后，果然说道——街市上人言汹汹，都说大司马要

反了。

齐威王听了，呆了半晌，将公子婴唤来问道："外人都言大司马欲反，吾儿以为如何？"

"儿臣不知田忌是否有意谋反，只觉田忌有三件事甚是可疑。"公子婴说道。

"哪三件事？"

"一者，田忌借孙膑之手，激儿臣立下军令状，欲陷儿臣于死地。二者，田忌曾当众口出狂言，道：从今以后，我田忌可横扫天下。三者，军师孙膑曾与田忌整夜密商，过后孙膑突然失踪，不知下落。"

"这三件事当真如此？"

"儿臣会欺骗父侯吗？"

齐威王勃然大怒，拍案吼道："好一个忘恩负义的田忌，竟敢如此蔑视寡人，当真反了！"

他当即解下腰间佩剑，交给公子婴，道："吾儿速擒田忌，让寡人好好问一问这猪狗不如的田忌，寡人何处亏待他了，他竟要谋反？"

"得令！"公子婴响亮地答应一声，立即带领宫中禁卫军卒，向大司马府急速驰去。

待会一见田忌，我立刻就杀了他，然后禀告父侯——田忌对抗君命，持戈行凶，被众军卒乱戈杀死。田忌一死，齐国大军必是由我统领，谁敢说我一个不字。公子婴得意地想着，却不料竟是扑了一个空，满腔的杀意无从宣泄。

他只得回到宫中，禀告道："田忌畏罪潜逃，不知投到了何处？"

齐威王怒道："田忌罪恶滔天，一旦擒住，寡人誓将此贼碎尸万段！"

一场大胜的喜庆让田忌的"谋反"冲得干干净净，齐威王心中懊丧，草草行了赏赐大典。

杀庞涓、擒魏太子申的大功，自然由公子婴获得。论功行赏，公子婴获得了黄金千斤、食邑万户的丰厚赏赐，并代田忌成为齐国大司马，执掌兵权。相国邹忌首先发现田忌的奸谋，亦有大功，加封食邑二千户，赏赐黄金二百斤。大司寇段干朋乃是田忌一党，念其有功，不加大罪，革除其官职，贬为庶民。许多平日与田忌甚为亲近的朝臣见此情景，纷纷惧祸逃亡。中大夫赵良也远远逃到了秦国，投入公孙鞅门下，成为公孙鞅的上等门客，很受公孙鞅敬重，常与其商议大事。

田忌一党逃走了，给朝中留下了许多空位，使邹忌、公子婴得以大力推举“贤才”，扩充其势。公孙干由于邹忌的全力推荐，得了大司寇之职，位列卿位，获得千户食邑的封赏。

这时传来消息，田忌已逃至楚国，被楚王待若上宾，给予万户食邑奉养其家。齐威王听了，立刻就要发兵攻打楚国，为相国邹忌阻止，道：“齐国虽然获得伐魏救韩的大胜，可是兵卒已疲惫不堪，府库财用也少了许多，不宜再起大战。”

“也罢，暂且便宜了楚蛮！”齐威王恨恨地说着，回至内宫，日日以美酒美女来消解心中的烦闷，渐渐很少上朝了，国事全由邹忌、公孙干、公子婴几人决断。

齐威王不欲大战，秦孝公却急不可耐地要与魏军大战一场。

公孙鞅笑道：“西河地势险固，易守难攻。魏君若不派公子卬来，我军倒也难以下手，公子卬即来，则微臣为主公夺回西河，易如反掌耳。微臣请主公领大军暂退三十里，留下三万精兵。微臣有计可生擒公子卬也。”秦孝公大喜，当即领七万大军后退了三十里，留下三万大军交给公孙鞅统领。

公孙鞅立即派一亲信士卒，携其亲笔帛书，前往西河郡城，当面呈给公子卬。那帛书中言道：鞅昔在魏国，贫寒甚矣，常受公子之赐，此恩永不相忘。今鞅身为秦国左庶长，与秦君同率十万大军，欲偷袭魏国。鞅闻公子镇守西河，不忍公子受战败之罪，已力谏秦君退回大军矣。鞅欲与公子订一和约使秦、魏互不相侵，永息战端。公子若以为然，请于某月某日至边境之地行立约之礼。

公子卬见了帛书大喜道：“如今魏国兵力疲惫，不宜与敌争战，和约之事，与我魏国甚是有利。”他当即写了回书，答应按时赴约，请那

下书的秦国士卒带给公孙鞅。

部将魏错道："公孙鞅其人甚是凶险，只怕有诈，还请公子小心，勿中其计。"

公子卬点点头："不错，今日之公孙鞅，非往日之公孙鞅也。"他令魏错扮作商贾，进入秦国打探。

过了数日，魏错回至郡城，言道："秦君曾率十万大军埋伏边境，前几日果然退了，只是还有少许军卒留了下来，交由公孙鞅统领。"

"如此看来，和约之事，确乎是真。"公子卬很是高兴，到了约会之日，即率数百亲随士卒来至边境。

公孙鞅早已等候在约会之地，两人相见，各叙别后之情，谈得高兴，不觉已近正午时分。

立约这等大礼，一般都在正午时分举行。行礼之前，先须宰白马乌牛祭祀天地。

"嗵！嗵！嗵！"主持祭祀的巫者敲响了鼙鼓，让人宰杀白马乌牛。

嗯，祭祀之鼓，不应如此之响，这等鼓声和战鼓声都差不多了？公子卬心中疑惑起来。

只听鼓声未落，突地又有喊杀声大起，旷野里忽然涌出了成千上万的秦国兵卒。

啊，公孙鞅竟是在欺骗我？公子卬大惊，欲起身逃走，早被冲过来的秦国兵卒抓住。他的数百亲随，亦是束手就擒。

"公孙鞅，你如此背信，就不怕上天惩罚你吗？"公子卬愤怒欲狂，厉声问道。

公孙鞅哈哈大笑："上天最为势利，只会惩罚蠢人！"

"你……你……"公子卬手指颤抖着指向公孙鞅，气得说不出话来。

"公子放心，你是在下的恩人，在下绝不敢冒犯你的。"公孙鞅笑着

说道。

“哈哈，‘恩人’，你居然说出了‘恩人’之语？”公子卬愤怒至极，反倒笑了起来。

“若论私交，你当然是在下的‘恩人’。可是两国交兵，论公不论私。你不明此理，自投罗网，不怪自己愚蠢，反倒怨恨于我，实是枉为朝廷大臣。”公孙鞅正色道，接着命人将公子卬的外衣剥下，押往后营严加看管，然后唤来部将甘茂、向寿，带领数百军卒，扮成魏国士卒模样，向西河郡城行去。

甘茂、向寿找到一个与公子卬十分像的兵卒，让他穿上公子卬的外衣，坐在高车中，行在最前面。待甘茂、向寿行出半个时辰后，公孙鞅即率三万大军，紧跟着进入魏国境内。同时，公孙鞅又派使者禀告秦孝公，让他率领后退的七万大军抛弃一切辎重，急速前进，以接应公孙鞅率领的大军。

甘茂、向寿行到西河郡城时，天已黄昏，很容易地借着“公子卬”的命令赚开了城门，并迅速占领了城门。魏错听到消息大惊，立刻率城中兵卒大举反攻城门。但公孙鞅率领三万大军已经赶来，双方兵力相当，在接中混战起来，直至天明。

这时，秦孝公率领的七万大军犹似洪水般涌进了魏国境内。魏错见势不妙，只得弃城而逃。秦孝公、公孙鞅乘胜追击，一口气攻下十余城邑，大军直达黄河岸边，这才停了下来，此战秦国获得空前大胜，仅俘虏就擒获了三万余人。

公孙鞅下令，三万魏国俘虏，全部处以斩首之刑。秦孝公听了，大吃一惊，道：“列国之间，向来没有一次斩杀如此众多的战俘之事。这样大杀战俘，上天必然震怒，要降下灾祸。再说，战俘可以赏给众有功将士充做奴隶啊。你这一杀，寡人拿什么来赏给众将士呢？”

公孙鞅冷酷地一笑，道：“我秦国犯法之人多充作奴隶，已经够多了。奴隶太多，不利生产，难以富国。且敌国之俘，易思乡逃归本国，然后又充作敌卒杀我秦国之人。总之，杀俘之利，远大于留俘。杀俘，可震慑敌军之心，使其不敢与我秦军对抗。杀俘，可使敌国丁壮愈来愈少，丁壮少则其兵势必弱。杀俘，可将敌国丁壮的土地赐我秦国将士，使我秦国愈加富强矣。”

秦孝公听了，没有再对公孙鞅的杀俘举动加以阻止，心里却不觉对他也生出了一股杀意。

第十七章　魏王尊贤引凤凰　鬼谷之术行天下

秦孝公到底没有杀了公孙鞅，不仅如此，反倒对他大加封赏。他将公孙鞅的官爵连提了六级，由左庶长升为大上造，并赐给公孙鞅万斤黄金，又将商於之地的十五座城邑封给公孙鞅为食邑，号为商君。慑于公孙鞅的权威，秦国人不敢呼其本姓，遂称公孙鞅为商鞅。秦孝公采纳商鞅之策，尽夺河西魏国丁壮的土地，赐给有功将士，令出征将士大为欢喜。

秦国人欢喜，魏国人却在痛哭。商鞅的残酷杀戮，使魏国西部一带几乎家家都有了丧事。许多人惧怕战祸，竟是举家向东迁移，使魏国西部的兵源成倍减少。庞涓误了寡人，公子卬误了寡人！魏惠王连败之下，哀叹不已。他那“平定天下”的雄心壮志，只好暂且收藏起来，再也不敢向邻国擅动兵戈。

魏惠王一边整顿国政，严守边境，一边遣使四处宣示其招纳贤才的诚心，渴望着上天能够给他“赐下”几位能和商鞅、孙膑相比的大贤之才，为他重振国威。中原之地连连发生大战，引起了齐国稷下博士们的浓厚兴趣，议论纷纷。

孟子道：“魏国连遭惨败，当醒悟其徒恃勇力，不足以服天下矣。吾应召而往，或可在魏国行仁义之政。”

淳于髡冷笑道：“当此乱世，谁人会听你的仁义大道？”

宋荣也笑道：“仁义乃帝王欺世之言，岂真有其道？”

孟子正色道：“事在人为，吾若努力，必有所获。”

他不顾众人的嘲笑，登上高车，率领百余弟子随从，来到了魏国都城大梁。魏惠王早已听说过孟子的大名，闻其到来，心中大喜，当即以最隆重的礼仪将孟子迎至朝堂。

“夫子不远千里而来，必有奇谋，大利于我魏国矣。”还未坐定魏惠王就急不可耐地问道。

孟子对魏惠王施了一礼，徐徐说道："大王为何一开口就说到'利'字呢？如果为君者开口便言'利于我国'，臣下必会开口便言'利于我家'，百姓亦开口便言'利于我身'。如此，则上上下下，只知言利，国事危矣。如今臣下弑君，奴隶杀主之事，比比皆是，俱为言利之故也。故欲强盛其国，王于天下，最忌之事，就是言利。"

魏惠王听了，呆了半晌才道："为君者若不言利，又当言何？"

孟子立刻答道："当言'仁义'，为君者若言'仁义'，上上下下，必言'仁义'，则可王于天下矣。"

魏惠王问："何为'仁义'？"

孟子答道："仁者，爱民也，不乱杀人，不多加赋税，使百姓饱暖，即是仁也。义者，倡行礼乐，尊崇孝道，使上下各安其位，纷争不起。此即为'仁义大道'也。"

魏惠王想了想："如果寡人实行夫子的'仁义大道'，真能王于天下吗？"

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能。吾观天下各国，无一国不喜好杀人，无一国不喜多加赋税，百姓苦不堪言，若在地狱之中。今大王若施'仁义大道'，则天下百姓归顺大王，就像高处之水流下，谁也不能阻挡。百姓者，国之本也。若天下百姓都归顺了大王，则不须加以刀兵，天下就唾手得之矣。"

魏惠王听了，又是呆了半晌，方说道："夫子果是大贤，寡人一定会对这'仁义大道'多加留心，时时向夫子请教。"说完，传下诏令，拜孟子为客卿，食以下卿俸禄。

孟子拜谢而退，居于馆舍中，时时进入内宫，向魏惠王讲解"仁义大道"。

"此乃书呆子。"魏惠王每次见完孟子，就对左右近侍说道，"如今礼崩乐坏，人心险恶，唯力强者王。寡人若实行'仁义大道'，一不能练兵杀人，二不能多收赋税充实府库，则'仁义大道'未成，先已被敌国攻破，成为亡国之君矣。"

左右近侍迷惑不解，问道："大王既是不纳孟子之言，又为何对他这般敬重呢？"

魏惠王叹道："寡人如此，是欲使天下人知我真心敬贤也。孟子，乃寡人招引凤凰之梧桐树，寡人对这株梧桐树善加看护，定能引来几只凤凰。"

果然，"凤凰"翩翩而至，列国贤士，一下子有数十人来到了魏国。这些"凤凰"中，最能让魏惠王中意的贤士共有二人：一人名叫惠施，宋国人；一人名叫龙贾，赵国人。

惠施以学术之博名闻天下，每次外出，必载五车书卷同行，被人誉为"学富五车"。惠施认为儒、墨、道、兵诸家都难以称为大道，只有他认为的"名道"才是天下至道，他因此被人视为"名家"。但惠施的"名道"究竟是什么，却是谁也不知。

惠施说，天下还是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道"是什么。

众人好奇地问："那人是谁？"

惠施道："此人姓庄名周，亦为吾宋国之人也，其人聪慧绝顶，胸罗万有，实为千年难得一见之奇人。"

众人更奇，问："此人奇在何处？"

惠施答道："旁人之奇，可以言说，庄周之奇，无法言说。"

众人听了，不觉心生向往，纷纷去拜访庄周，却被庄周拒之门外，谁也难以见他一面。后来楚王也听到了庄周的大名，派使者持着百斤黄金，欲求庄周前往楚国做官。庄周闻知，立刻弃家投入深山，不知所终，连惠施也无法寻到他的踪迹。惠施叹息一番后，闻听魏惠王求贤，遂离开宋国，来到了大梁城，很快就受到了魏惠王的召见。

"夫子有何奇谋，能利我魏国？"魏惠王问道。

惠施道："强弱之道，在一'势'字耳。得势虽弱可强，失势虽强亦弱。水为至柔之物，然借风助之势，可作大浪，毁堤而泻，无物可与其相敌。青铜至坚之物，然以火攻之，令其失势，则柔弱似水矣。魏国之强，天下知之，犹独木出于众林之上，独承风势，故屡遭挫败，此为失

势之故，非战之罪也。今魏国欲复振往日声威，须善观形势。故大王若能在列国之间巧加引导，使其互战，自消其势，则可得其利矣。”

魏惠王听了大喜：“夫子果然名不虚传，大有才学。”他当即拜惠施为相国，主掌魏国朝政。

龙贾精通兵法，演练阵法之妙，甚至胜过了当年的庞涓。

“寡人最缺少的，就是领军大将。”魏惠王观看龙贾所演的阵法后，更是高兴，立拜龙贾为大司马。其余贤士，魏惠王视其名望大小，或拜为上大夫，或拜为上士，俱列于朝中。

魏国朝廷进了许多新人，引起了邻国的注意。

一日，秦孝公召商鞅进入内殿，议论魏国之事。商鞅进殿之时，看见一个太医挟着药囊匆匆而去。

“主公贵体欠安，而微臣不知侍，实是死罪。”商鞅磕头说道。

“些许微疾，何劳爱卿动问。”秦孝公笑道，话锋一转问，“魏国拜惠施为相，又任用了赵人龙贾为大司马，不知会以什么诡计来对付我秦国，大上造不可不防。”

商鞅道：“惠施、龙贾只会大言欺人，并无真实本领。魏君拜此等人为相国大司马，实乃有眼无珠，成不了什么大事。微臣已在训练军卒，只待时机一到，就大举攻魏。”

秦孝公点了点头，道：“很好。嗯，可你要日理朝政，甚是繁忙，这训练军卒之事，就交给太子去管吧。太子已年过二十，不小了，应该习练军国大事。”

商鞅听了，立刻答应道：“主公圣明，此等军国大事，确乎早该让太子习练。依微臣想来，不仅训练士卒这等重要之事应让太子习练，即使朝政，也应该让太子早些熟悉。”

秦孝公很是高兴，挥手道：“有大上造这等良臣辅佐太子，寡人甚是放心。嗯，你且回去吧。”商鞅行礼退下。他刚消失在台阶下面，秦国太子就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知道寡人为什么要让你在此听那商鞅的言语吗？”秦孝公问。

“儿臣不知。”

“唉！寡人知你痛恨商鞅，想亲手杀了商鞅。”

“儿臣不敢。”

“有寡人在，你当然不敢。一旦寡人去了，你也不敢吗？”

“儿臣愿君父万寿无疆。”

“废话。古往今来，谁人可以万寿无疆？这大秦河山，终有一天会落到你的手上。你坚毅果断，进取之心甚强，又能礼敬长者。寡人有你，亦是上天所赐之大福也。”

“儿臣愚昧顽劣，因君父之爱，得居储位，实是惭愧。”

“你也不用说这些了。寡人只问你，我秦国能有今日之强，臣下之中，谁人功劳最大？”

“商鞅。”

“擅杀功臣，是贤君还是昏君？”

“是昏君。”

“吾儿愿做贤君，还是愿做昏君？”

“愿做贤君。”

“可是你杀了商鞅，就会被国人视为昏君。寡人不想让你成为昏君，想代你杀了商鞅。”

“啊，难道……难道君父也对商鞅存有杀心？”

“有。似商鞅这等厉害的臣下，任何一位国君见了，都难免会有杀心。可是，我秦国才刚刚开始强盛，商鞅若能为我秦国继续尽力，实有极大的好处。对于臣下，最怕他权欲太大。寡人今日特意招来商鞅，试

试他贪不贪权。若其贪权，寡人今日就会斩杀了他。可是他好像并不贪权，寡人让他把训练士卒的事情交给你，他立刻就答应，并无丝毫犹疑。”

“君父如此圣明，商鞅岂敢贪权？”

“只要他不贪权，纵有小过，也不为害，吾儿不要杀他。”

“儿臣当牢记君父之言。”

“唉！你说得痛快，到时只怕……也罢，寡人也管不了许多了。寡人只想让你答应一事。”

“儿臣恭听君父教诲。”

“商鞅所立新法，与我秦国极是有利，不可废弃。吾儿若有平定天下之志，当切记寡人之言。”

“君父教诲，儿臣永不敢忘。”

商鞅从宫中回来，见赵良已等在后堂，不觉奇怪起来：“夫子突然而来，有何见教？”

这几日，商鞅心情愉快，曾对几位上等门客大加赏赐，赠以黄金美玉，在他的想象中，此时赵良等人正忙于享乐，根本没有工夫到他这儿来。

“小人想离开秦国，特来向大人辞行。”赵良说着，拱手对商鞅深施一礼。

“啊，你竟要走？”商鞅吃了一惊，忙问，”莫非有什么得罪之处？还望夫子明言。”

“大人危在旦夕，眼看就要遭到灭族之祸。小人害怕受到连累，只得逃走。可是大人又对小人甚是看重，小人不忍就这么暗地里走了，故前来辞行。”赵良说着，再次向商鞅行了一礼。

“灭族之祸？”商鞅更是大惊，问道，“主公对我一向信任，并无半丝疏远之意，你这话是从何说起？”

“主公当然信任大人。可是，太子也会像主公那么信任大人吗？”赵良问。

“这……太子年少，不明白我为秦国立下了多大的功劳，自然对我有些看不顺眼。不过，今日主公已亲口告诉我了，让我辅佐太子，有了这个机会，我定能赢得太子的信任。”商鞅答道。

“可惜迟了。依小人看来，主公的身体已然大坏，只怕拖不过今年。到时太子登上大位，立刻就会对大人下以杀手。小人不明白，以大人这等智谋高深之人，怎么看不清这一层呢？”

“主公的确生了病，可看上去还不错。主公今年才四十五岁，正当壮年，怎么会一病不起呢？”

“小人略通医术，与宫中太医有过交往，绝不会在这件事上看错了。”

“就算太子立即登位，也不会与我为敌。太子看上去并非昏庸之辈，应该明白，有我商鞅在朝中，对秦国极有好处。秦国自立国以来，有谁的功劳能和我相比？也许只有百里奚能与我相比。”

“论起治国之功，只怕百里奚也比不上你。可从别的方面比起来，你就大大不如百里奚了。”

“请直言。”

“百里奚受到穆公信任，并未独揽朝政，而是力荐蹇叔，自己宁愿居于蹇叔之下。可是大人独揽朝政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又推荐了哪一位贤士入朝？百里奚一连三次平定晋国之乱，却不急于夺人土地，将信义看得比什么都重，天下人无不敬服。可是大人却以诈术欺骗旧友，虽然夺得了西河之地，却失信于天下，自断后路。百里奚轻易不肯动刑，以宽厚治国。而大人却一日杀人七百，河水为之尽赤。百里奚身居高位，却以俭朴闻名天下，出行只乘一车，夏日连遮阳的大伞也不肯让人撑着。而大人每次出行，必前呼后拥，随行之车何止百乘？百里奚敬慕贤士，闻人好学，必亲往而拜之。公子虔以好学的贤名闻于天下，你却对他施以劓鼻酷刑，使他终生不能出门见人。凡此种种，你怎么比得上百里奚呢？老子曰‘天道损有余补不足’。大人之过，在于‘有余’太甚，受损已是无可挽回。小人身受大人厚爱，才会如此直言，还望大人恕罪，

恕罪！”赵良拱手说道。商鞅听着，脸上一阵红一阵青，心中狂怒，欲待发作，喉中又似堵着什么，无法发作。

“小人所言已尽，这就告退。”赵良说着，往堂外走去。

“且慢。吾已陷在险地，欲脱身而出，该用何策？”商鞅强按下心中的怒意，问道。

“小人只有两个字献给大人。”

“是哪两个字？”

“退隐。”

“退隐？这……这，夫子还有何策？”

“别无他策。”赵良说了这一句话后，头也不回地向堂外走去，很快就消失在台阶之下。

商鞅呆立在堂上，心中不停地念着——

我真的就这么“退隐”了，回到封邑等死吗？不，我还有许多事未做，绝不能“退隐”。

我的处境真会这么危险吗？未必，未必。且不说主公正当壮年，绝不会一病不起，就算真有什么意外，太子一时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这朝政大计，俱为我定，陡然离了我，这朝廷岂不是一片混乱？

哼！赵良此时危言耸听，只怕是别有用心。我“退隐”了就该推荐继任之人，我会推荐谁呢？

哈哈！我无人可以推荐，只有推荐他赵良了。此等小儿之计，岂能瞒得了我？

商鞅想通了此处，心中大感畅快，依旧日日上朝理事，将赵良的话抛到了脑后。但是，商鞅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突然发生了。

周显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8年），当了二十四年国君的秦孝公一病不起，由太子继位，是为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不急于在父亲的灵位前

痛哭，却走进了其师公子虔的内堂。公子虔脸上蒙着布，已有九年未出内堂，常来看望他的，只有三个人——太子、张仪和公孙衍。

“夫子，寡人曾发誓，一登大位，就立刻杀死商鞅。可是先君对寡人说过，商鞅功大，寡人杀了商鞅，就是昏君，会断绝贤路，夫子以为如何？”秦惠文王问。

公子虔咬了咬牙，道：“商鞅罪恶滔天，国人恨之入骨，俱欲食其肉而后快。主公杀商鞅，则国人必视主公为至贤之君。主公不杀商鞅，则国人必视主公为昏君。”

秦惠文王想了想，又问：“商鞅有罪，又确有大才。如果杀了商鞅，有何人可以代他。”

“张仪、公孙衍。”公子虔毫不犹豫地说着。

“这……”秦惠文王沉吟起来。他常至公子虔府中，与张仪、公孙衍见过几面，并大略谈过几句话，亦认为二人甚有才能。但二人的才能是否可以和商鞅相比，他心里缺少把握。

“主公，庞涓、孙膑二人之才如何，可否比得上商鞅？”公子虔问道。

“庞涓、孙膑二人可惜不得明主，否则，所立功业自可大大超过商鞅。”秦惠文王答道。

“张仪、公孙衍为庞涓、孙膑的同学，本领只在庞、孙之上，不在其下，如今就只看主公是否为明主了。”公子虔说道。

“寡人愿做明主。”秦惠文王说着，对公子虔深施一礼。

次日，秦惠文王临朝时，所发的第一道诏令就是免除商鞅大上造之职，令其立即回到封邑。商鞅听了诏令，浑身冰凉，回到府中，立即让人速请赵良。家仆答道，赵良数日前已离开咸阳，不知到了何处。

坏了！赵良所言，原来俱是真话，我却自作聪明……罢，罢！此时趁主公尚不敢对我下手，立刻走了罢。否则，当真是大祸临身了。商鞅当机立断，抛弃了府中众多的财物美女，只带着十数武勇过人的亲信门客，连夜向魏国逃去。

我的“贤能”之名，早已震动天下，我能使秦国空前强大，又为何不能使魏国空前强大呢？魏君见了我，只怕欢喜得不知如何才好呢？哼！我若执掌了魏国朝政，定会让秦君日夜惊恐，没有一天好日子可过。商鞅一路上想着，不觉天已黑了。

众人自称客商，寻了家客店，想住进去歇息一夜。

“住客歇息，须得官府所发的‘路引册券’，你们有吗？”店老板问。商鞅愣住了，他出逃时根本没想到还要带上“册券”这回事，“册券”是他想出来治理百姓的，不料今日却治了自己。

“怎么，你们没有‘册券’吗？快出去，出去！”店老板见商鞅不回答，立刻变了脸色，连声斥道。众随行门客见势不对，连忙拿出几两黄金来，乞求店老板暂且让他们居住一夜，只住一夜。

“只住一个时辰也不行。”店老板怒声道，“你们难道不知商君的厉害吗？谁不小心惹着了他的新法，立刻就会掉了脑袋，你们莫非是想让我的脑袋也掉了吗？快走，快走！倘若巡查军卒来了，查出你们没有‘册券’，只怕你们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商鞅等人只得从客店退了出来，不敢再走大道，从小路行至西河，渡河来到魏境。

“吾乃秦国大上造商君也，前来投奔贵国，烦请通报。”商鞅对魏国关吏说道。

魏国关吏听了大怒，道：“你这狼心狗肺的狠毒奸人，诈我大帅公子卬，惨杀我三万降卒，尽夺我西河之地，罪恶滔天。我魏国上上下下，无人不恨你入骨，虽食其肉而难消其仇，你今日送上门来，正遂我愿。”说着，领着守关士卒就向商鞅杀来。

商鞅只有十数随从，哪里敢与魏国士卒对敌，慌忙逃回船上，又返至秦国。

“唉！赵良说得一点不错，吾失信天下，是自断后路啊。”商鞅仰天长叹，万念俱灰。

众随从门客不愿束手就擒，欲拥着商鞅逃往其所封的食邑，起兵抗

拒，不想刚行至半路，就被秦惠文王派来的大军堵住了去路，众门客挺身搏斗，俱被杀死，商鞅欲拔剑自杀，已是迟了，让众军卒五花大绑，押入了秦都咸阳。

秦惠文王下诏："商鞅罪大恶极，非常刑可以处置，当以'车裂'之刑杀之。"

在一声长长的惨叫声里，商鞅被活活"裂"成了五块，鲜血洒满刑场。这个刑场，正是商鞅亲自监刑，令国人谈之色变，一日连杀七百人的那个刑场。秦国百姓闻听商鞅被酷刑处死，无不欢欣鼓舞，互相庆幸，说：从今以后，可以睡上安稳觉了。列国闻听秦惠文王初登大位，即杀死权臣，不觉大为敬畏，俱派来使者祝贺，并且打听何人可继商鞅之位，主掌秦国朝政？

商鞅之死，令公子虔大大出了一口怨气，心中畅快至极，九年来首次在府中摆下了宴乐，邀请众门客故旧开怀畅饮。张仪、公孙衍二人高坐上席，格外引人注目。赴宴之前，张仪、公孙衍二人曾经意气风发地进行过一次长谈。

张仪说："商鞅一死，秦国朝政，不出吾二人之手矣。明日你我赴公子虔的宴乐，说不定会遇上主公。到时主公问起治国方略，你我二人可得应对无误啊。"

公孙衍笑道："这么多年来，吾兄观列国之势，对于治理秦国的方略，只怕早已了然于胸。小弟长于术，善能行事，而不善言辞，还望吾兄将这方略给小弟讲述一遍，免得小弟到时出丑，丢了鬼谷弟子的名头。"

张仪听了，大为得意道："商鞅之法，已使秦国府库丰足，兵卒勇猛，吾等执政，只需因势利导，就可大获成功矣。"

"如何因势利导？还望吾兄道来。"

"欲因势利导，先须明白天下大势，以贤弟观之，天下列国，谁为最强？"

"天下列国，强者为秦、楚、齐、魏、赵、韩、燕七雄。在七雄之中，又以秦、魏、齐三国最强。魏国强了数十年，今连遭大败，国势已

弱，实际上，只有秦、齐两国最强了。”

“贤弟所言极是。天下列国中，可开创一统大业者，唯秦、齐两国。我秦国欲成大业，该当如何？”

“这个……小弟愚钝，还请吾兄教诲。”

“仅凭我秦国之力，欲一统天下，还嫌力量不够，应借势而行。吾已想出一策，名曰‘连横’，主公纳之，必成大业。”

“何谓‘连横’之策？”

“秦国挟其兵威，左连赵国、右连楚国，中连韩、魏，结为同盟，共伐齐国。齐败，则余国不足论矣。从地形上看，同盟诸国从东至西联成一条横线，故曰‘连横’。”

“妙！假若吾兄为齐国谋划，又有何策可一统天下？”

“齐欲一统天下，亦须借诸国之势，北合燕、赵，南合楚国，中合魏国，同伐秦国。此策诸国南北相合，可谓‘合纵’之策也。”

“唉！吾兄胸藏之谋，足可灭一强国，兴一强国，小弟远远不如矣。”

“贤弟也休过谦，贤弟在兵法上胜过愚兄远矣。吾之‘连横’之策，必须制服楚国，方能成功。欲服楚国，须先灭巴、蜀两国，他日征伐巴、蜀，贤弟可大显神威矣。”

“哈哈，小弟若能立下讨灭巴、蜀之功，心愿足矣。”

“贤弟只想立下讨灭巴、蜀之功，未免气量太小了些，哈哈哈！”张仪也大笑起来。

二人谈至天黑，方才作罢，次日即乘高车，来至公子虔府中，畅饮美酒。宴乐刚刚过半，门吏忽报——主公驾到！公子虔、张仪、公孙衍和众门客故旧闻听，慌忙迎至门外，伏地行以大礼。

秦惠文王看上去十分高兴，扶起公子虔道：“你们乐去吧。寡人闻知张仪、公孙衍二位贤士在此，特意来与二位贤士谈谈国事。”众人听

了，唯唯退回堂上。

秦惠文王和张仪、公孙衍三人来到内堂坐下，行礼毕，秦惠文王道："寡人早欲召见二位，只是宫中丧仪未完，甚是不便，特借此地与二位相见。寡人听说二位乃鬼谷弟子，才学远过庞涓、孙膑，心慕不已，今特向二位请教，我秦国该以何策立国？"

公孙衍忽地站起，抢上几步，跪倒在秦惠文王面前，从怀里掏出一卷书简，高高举起，朗声道："臣有立国之策，尽在此简中，望主公详细观之。"

张仪见此，不觉呆住了——嗯，公孙衍胸藏书简，怎么事先不告知我呢？

秦惠文王看着书简，喜形于色，连声称赞："妙，妙！'欲一统天下，须左连赵国、右连楚国，中连韩、魏，结为同盟，共伐齐国'。公孙夫子之策，足可使我秦国霸有天下矣。"

什么，这不是我昨天给公孙衍讲述的"连横"之策吗？怎么只隔了一日，就成了"公孙夫子"的妙策呢，真是岂有此理？张仪大怒，正欲争辩，却又听公孙衍说道："此乃微臣数年苦思所得之策，一向密藏在身，未说与任何人知晓，只愿献与主公。今日天从人愿，使主公得见微臣之策，实乃微臣大幸也。"

公孙衍的一番话，堵得张仪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这时若挺身争辩，必被秦惠文王视为"争功"之举，而公孙衍也会毫不相让，指他张仪为"奸人"，只怕当场就会将他置于死地。我真是瞎了眼啊，这么多年来，日日与公孙衍相处，竟不知他是如此阴险。此日之后，公孙衍定会将我视为大仇，要似那庞涓害孙膑一样害我，这便如何是好？

秦孝公的丧仪结束后，秦惠文王立即大会群臣，以献策之功，拜公孙衍为大上造，执掌国政。后以大上造为恶臣商鞅所居的官位，秦惠文王听着不顺耳，改称为大良造。

公孙衍不敢自专朝政，推荐了两位贤者，一为陈轸，一为司马错，俱为公子虔的门客。

陈轸善游说，多智谋，司马错善兵法，勇悍敢战。秦惠文王亦是久

闻陈轸、司马错之名，当即将陈轸拜为左更，司马错拜为中更，官居卿位。公子虔亦被尊为太师，安居府中，日与门客讲学为乐。张仪失去了“献策”之功，仅被拜为客卿，官位虽也不低，却毫无实权，为人所轻。

哼！莫非只有秦国，才是我一展才学的地方吗？张仪心中愤怒，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每日深居简出，成天与内室姬妾调笑为乐，似已安心认命，不想有所作为了。他要等到公孙衍对他失却了警惕之后，带着家眷，悄然投奔别国。

过了数月，张仪自认为自孙衍已对他失去了警惕，正准备出逃时，公孙衍忽然来到张仪家中拜访。张仪无法躲开，只得强忍心上的仇恨，将公孙衍迎至内堂坐下，并恭贺公孙衍荣任大良造。

“哈哈！”公孙衍仰头一笑道，“此大良造之职，乃小弟自吾兄这里窃得，别人贺之犹可，吾兄为何贺之？”

“你……”张仪没想到公孙衍会如此说，一时愣住了。

“吾兄可否知道，小弟一直想执掌秦国朝政？”公孙衍问。

“不知道。”张仪答道。

“是的，你不知道，因为你一直认为，小弟才具有限，远远低于你，只可充一讨灭巴、蜀之将军，无力执掌秦国朝政。”公孙衍说道。

“不，我没有这样的想法。你我同出一师，才具岂有高下之别。”张仪连忙说道。

“吾兄所言不差，小弟才具的确不如吾兄。正因如此，小弟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夺了吾兄的官位。否则，小弟困处下位，心必不甘，只怕要闹出庞、孙相残的事来。”公孙衍说道。

“愚兄居此客卿之位，心愿已足。”张仪勉强笑道，心里却说：你不甘心处于下位，我就甘心么？

“你我俱为鬼谷弟子，就不必互相欺骗。俗语云‘一山不容二虎’，你我正是‘山中之虎’也。所以，我夺了大良造之位，既是为己，也是为兄也。”公孙衍说道。

“也是为我？”张仪眼中全是疑惑之意。

“我问你，商鞅落此下场，是为何故？”公孙衍问。

“商鞅落此下场，在于不顾后路，行事太过之故。”张仪想了一想，才说道。

“也不仅仅如此，强臣向来为主上所忌，从来没有好下场。可是为人臣者，不做强臣，又做不了什么大事，实是于心不甘。那日你说出‘连横’、‘合纵’之策，小弟心中就有了一个计较，只是当时不便与吾兄明言。吾兄若从小弟之计较，则你我二人，当名震天下，而又不为主上所忌。”

“是何计较，还请贤弟详细道来。”

“小弟执掌秦国朝政，吾兄可伺机执掌齐国朝政。小弟行‘连横’之策，吾兄行‘合纵’之策。明者，我二人各为其主，暗者，我二人互通声息，操纵天下形势。如此，我二人虽为强臣，主上也一刻不能离开。天下虽大，只是我二人玩弄的棋局耳。”

张仪听了，心中忽地闪光一亮，暗呼道，妙，妙！公孙衍此策，倒可为我所用。哼！你公孙衍倒会打算，居然想以天下为棋局，以此挟持主上自重。此策非为不高，却难实行，天下乃至大之物，变化莫测，岂能任你我二人玩弄？

“好！这样，你我俱为执掌朝政的重臣，无高低之分，可免庞、孙相残之事也。唉！实话实说吧。愚兄对贤弟本来甚是不满，意欲逃往他国，今日听了贤弟之言，如释重负矣。”张仪高兴地说着。

“那好，小弟这就安排吾兄前往齐国之事。”公孙衍说，他从当上大良造的那一天起，就对张仪的动向极为关注，派了许多人秘密监视张仪。如果张仪决心留在秦国，那就是对他公孙衍有了深仇大恨，他必将张仪置于死地，以除后患。如果张仪将逃往他国，则是只有避祸之意，并无报仇之心。如此，他就可以去拜访张仪，谈论他的“玩弄天下”之策。

这几天，公孙衍得知：张仪正在出让土地，显然是欲逃往他国。于

是，张仪就听到了他暗呼大妙的奇策。

“齐国人才太盛，愚兄又无熟识之人，恐难成其事，愚兄还是到魏国去吧。”张仪说。

“也好，魏相惠施要比齐相邹忌容易对付些。”公孙衍十分赞成其说。

数日后，张仪渡河来到魏国，自荐入朝。魏惠王闻他是鬼谷弟子，立刻拜为客卿。魏惠王希望张仪能给他献出几条奇策来，却一直不见张仪的动静，不免大为失望。开始时上朝见了张仪，总要问候几句，后来见了张仪，都是毫不理睬。张仪仿佛毫无所知，依旧是每日上朝，与众魏国朝臣套着近乎，很快就和几位魏国大臣成了密友。其中张仪来往最密切的大臣，是将军魏错。

一日，张仪与魏错在家中后堂饮酒，多喝了些，醉眼蒙眬，脱口问道：“将军在朝中是否甚不得意？”

魏错也喝得不少，说：“吾本宗室之后，屡立战功，却屈居龙贾之下，实不甘心。”

“听说龙贾欲攻秦国，夺回西河失地，可有此事？”

“龙贾就是以此骗得主公信任的。”

“依将军看来，西河可否攻取？”

“做梦去吧。如今的秦军可不是从前的秦军，我魏军能征善战之卒已损失殆尽，不是秦军的对手了。”

“那么龙贾欲攻西河，会派何人为先锋？”

“他定会以我为先锋。”

“啊！”张仪大惊道，“龙贾此举，不是欲置将军于死地吗？将军千万不可从命。”

“为将者不从君命，照样是死路一条。总之，龙贾已是对我有了杀心，难以放过我了。”魏错恨恨地说道。

“将军难道没有想过避祸之计吗？”张仪关切地问道。

“我也想过，只是苦无出路。我欲逃往他国，又怕被押送了回来，魏国虽已削弱，毕竟强过一阵，天下没有哪位诸侯会为了我这个无名小辈得罪魏国。”魏错苦恼地说。

“难道秦国也不敢得罪魏国吗？”

“秦国倒是不怕得罪魏国，只是我在西河为将多年，杀伤秦军甚众，秦人对我恨之入骨，岂肯容我？唉！想不到我堂堂魏国大将，竟然落到了这种地步。”

“将军若有意投秦，在下倒可帮忙，不仅能够保全将军的身家性命，还可使将军长保富贵。”

“你能帮忙？你不是得罪了秦人，才逃到我魏国来的吗？”

“不瞒将军，在下逃来魏国，其实是假扮的。”

“什么，你是假扮的？”魏错的酒意顿时被惊跑了。

张仪详细地将他怎样被公孙衍抢了功劳，怎么装作接受了公孙衍的玩弄天下之策说了一遍，然后道：“天下岂可玩弄？公孙衍此策，断不可行。在下顺水推舟，欲借此回到秦国，赶走公孙衍，执掌秦国朝政，还望将军帮我。”

张仪若能执掌秦国朝政，则我何愁富贵不保？魏错心中大喜，忙问道：“我如何才能相帮大人？”

张仪一笑，低下头来，以魏错才能听到的声音，仔细将谋划说一遍。魏错听了，连声称妙，当即与张仪指天发誓，言当从今以后，患难与共，富贵同享。

第十八章　邹忌比美谏齐君　七国争霸竞相王

自从秦国夺取了西河的大部分城邑，阴晋城已成为孤地，随时可被秦国攻取。大司马龙贾见此情景，献上一计——公孙衍本是阴晋人，主公何不将阴晋献给秦国，与秦结好，使秦不备，然后率大军突然攻击，定可大胜。魏惠王采纳了龙贾的计谋，主动将阴晋城献给秦国，与秦结为盟好之国。

不战得地，是大大的吉兆，使秦惠文王十分高兴，将阴晋改称为宁秦，赐给公孙衍作为食邑。公孙衍在得到食邑的同时，也得到了张仪的一封密书：龙贾已为小弟所用，献城之计，实出于小弟，借其口而言之。龙贾执掌兵权，小弟欲取魏国相位，非得龙贾相助不可。三月后，龙贾将攻秦，望吾兄稍作退缩，以全其功。公孙衍回书一封，答应到时弃守西河三城，以成龙贾之功。

三个月后，龙贾果然发动十万大军，以魏错为先锋，杀奔秦国而来。公孙衍主动请战，亦率十万大军迎敌，交战之初，即弃守了三座城邑，退兵三十里。不料魏军先锋魏错却不停止进攻，依然猛勇无比地冲向秦军。公孙衍措手不及，被打得连连后退。龙贾见到前军如此轻易获胜，急于抢功，尽驱大军杀至。公孙衍无法抵挡，又连着丢了几座城池。

败报传到咸阳，秦惠文王大怒："公孙衍徒有口舌之利，却无实学，败坏寡人兵威，甚是可恨！"

在公孙衍领军迎击魏军的同时，张仪悄悄回至咸阳，拜见公子虔道："公孙衍如此大败，必然难居其位。到时朝臣必怪夫子荐人不当，于夫子名声大有损害矣。夫子不若上表，请罢公孙衍之位，另荐贤臣。"

公子虔为难地说道："公孙衍不争气，使吾脸上无光，自应罢去其位，只是正当两军大战之际，不可轻易主帅啊，再说朝中又有谁可以代替公孙衍呢？"

“我可以代替公孙衍。”张仪毫不犹豫地说道，“我在魏国，已收服魏国大将魏错。主公若是以我为帅，魏错必阵前反叛，我秦军可大获全胜。”公子虔听了，大为高兴，立即上表，言张仪有奇策可破魏军，主公应召回公孙衍，另拜张仪为帅。

秦惠文王少年好胜，急欲挽回败局，果然听从公子虔之言，改拜张仪为领军主帅，召公孙衍单车回朝。公孙衍吃了大亏，正欲派人去魏国责备张仪，忽闻张仪竟已回到秦国，并且被秦惠文王拜为新任领军主帅，不觉跌足叹道：“此人原来如此仇恨于我，而我却茫然不知，居然向老虎索要其皮，不亦愚乎，不亦愚乎！”

他不等张仪到来，也不顾及咸阳城中的家眷，带着几个亲随，仓皇逃到魏国。公孙衍前脚逃走，张仪后脚赶至，立起大军，向龙贾展开猛烈的反攻。魏错阵前反叛，率所部直冲中军，将龙贾生擒。魏军失了主帅，顿时大乱，秦军乘势猛追，所失之地尽复，一直追到了黄河岸边，方才停了下来。此仗秦军大获全胜，伤亡之数不过五千，而十万魏军，却只剩下了两万来人。秦惠文王大喜，拜张仪为大良造，赐黄金千斤，食邑万户。魏错亦被拜为左庶长，成为秦国大臣。

大赏之后，是为大罚。公孙衍叛逃，其家眷因“连坐”之罪，应该被杀死。

张仪道：“公孙衍毕竟做过秦国大臣，因其惧祸而逃，就灭其全家，其必深怀毒怨之心，将倾力与我秦国为敌矣。主公不若将其家眷送至魏国，一来可显示主公宽厚仁爱之恩，二来可使魏君见疑，不敢大用公孙衍，除我秦国后患。秦惠文王听了，深以为然，当时就派人将公孙衍的家眷送到了魏国。然而出乎秦惠文王和张仪的意料，魏君不仅没有因此怀疑公孙衍，反而将公孙衍拜为大司马。

公孙衍一到魏国，即献上“合纵抗秦”的立国之策。魏惠王大喜，认为此策若能成功，秦国必亡。如果公孙衍不是真心投魏，就不会献上此策。公孙衍受到魏惠王的重用，大为感激，与相国惠施同心协力，开始了“合纵”之举。二人认为“合纵”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齐、魏两国能否建立牢固的联盟，故不惜多次奔往齐国，以尊齐侯为王之名，终于说动齐威王，在徐州与魏惠王相会。但临行之时，齐威王却反悔了，不想去往徐州。

相国邹忌告诉齐威王：“诸侯称王，天必降下大灾。魏君称王，致

有桂陵、马陵、西河惨败，主公不可不多加谨慎，勿中魏人诡计。”

齐威王点头道：“不错，魏君称王之后，果然国势大衰。”

大司马公子婴力主齐威王去往徐州，说：“楚子称王数百年，依然国势强大，上天何曾降过大灾？列国争战，胜败原是常事，与称王并不相干。魏国乃齐之劲敌，今日主动尊齐为王，实乃齐之大福也。俗语云：‘天予不取，反受其祸’，主公若不借今日之势称王，恐将悔之不及也。”齐威王听了公子婴的话，也觉有理，犹豫了两日后，还是来到了徐州之地。惠施、公孙衍早已拥着魏惠王等候在徐州之地，恭迎齐威王的大驾。魏惠王听从公孙衍之计，委曲求全，以朝见之礼拜见齐威王，并尊其为王。

齐威王大喜，遂正式称王，亦正式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为了表示友好，齐国还将俘获的太子申交给了魏惠王。两国国君和臣下尽情欢宴三日后，行过“歃血为盟”的仪式，各自返回国中，齐威王排开天子仪仗，得意扬扬地回到齐国，入都之日，国人俱匍匐在地，口呼“大王”。公子婴昂首侍立在齐威王身旁，更是得意非凡。

邹忌见了，心中闷闷不乐，想，公子婴深得国君之宠，在朝中威信日高，眼看就要越过我了。我得想个办法，让朝臣们知道主公仍是对我言听计从才是。

邹忌身高八尺，外貌俊雅。邹忌对其外表甚为看重，每天上朝，必对镜修饰一番后方才出门，以致国人称为“朝中邹忌，城中徐公”。

那徐公乃是一位稷下博士，不以学术闻名，却以相貌俊雅名闻齐国。邹忌对这位徐公很感兴趣，曾约徐公到府中相会，可惜徐公来了，邹忌又恰好不在府中，邹忌只得另约了时间与徐公相会。到了相会之日，邹忌早早起床，对镜修饰起来，其妻见了，忍不住掩口而笑。

邹忌不悦，问道：“你笑什么？”

其妻答道：“我只知道女人喜欢修饰外貌，有着比美之心，想不到男人们也会是这个样子。”

邹忌笑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论男女？”说着，忽然想起一事，问，“那日徐公来了，你见过他吗？”

妻道："夫君不在，妾等怎好见客？不过，妾等倒在门内向他望过几眼。"

邹忌顿时来了兴致，忙问："你看我与徐公相比，谁更俊美？"

妻道："当然是夫君更为俊美。徐公虽也相貌端正，可又怎么能和夫君相比呢？"

邹忌不信，又叫来姬妾们问："我与徐公相比，谁更俊美？"

姬妾们齐声答道："徐公不如夫君。"

邹忌大为得意，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越照越觉得他的俊美举世无双，不仅齐国没有一个男人可以与他相比，就是放眼天下，也难找出几个能与他相比的男人来。

徐公未至，先来了几位门客，例行问候相国大人，和邹忌谈论朝政之事。邹忌谈着、谈着，陡然问道："吾与徐公相比，谁更俊美？"

众门客先是一愣，随即异口同声地答道："徐公虽美，哪里比得上相国大人呢？"

邹忌更是高兴，送走门客后，即端坐内室，等候徐公来访。过了一会，徐公果然来了，邹忌一见，但觉其人容光焕发，犹如中天之日，令人不敢仰视。邹忌愣住了，痴痴呆呆地不知和徐公说了些什么，也不知徐公是如何告辞的。

我怎么能和徐公相比呢？他是中天之日，我只能算是初升之月了。邹忌又反复对着镜子自照，越照心中越是自觉惭愧，晚上在床上也翻来覆去地睡不安稳。快到天亮时，邹忌忽地"哈哈"大笑了几声，立即起床，换上朝服，入宫见君。他找到了一个在朝臣中提高威信的绝好办法。

齐威王对于邹忌这么早就来拜见，大感意外，问道："真非朝中有什么紧要事情吗？"

邹忌道："确有紧要之事。不过，微臣还是先给大王讲一件好笑的事情吧。"说着，邹忌将他和徐公"比美"，先是得意扬扬，后是垂头丧气的经过讲了一遍。

“哈哈！”齐威王大笑了起来，“寡人今日方才知道，爱卿原来还有照镜之癖。”

邹忌问道：“微臣明明不如徐公远甚，为何微臣之妻、之妾、之客偏说微臣胜过徐公呢？”

齐威王想了想，笑着道：“这还不明白吗？妻有偏爱夫君之心，妾有惧怕夫君之心，客呢，有求于相国大人。他们自然会说爱卿之美远胜徐公矣。”

邹忌立刻跪倒在地，行以大礼道：“大王圣明，大王圣明。今日齐国有城一百二十余座，地域千里，人众数百万，大王所有，远过微臣矣。如此，则宫中姬妾，莫不偏爱大王；朝中大臣，莫不惧怕大王；四邻之国，莫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来，大王和微臣相比更难听到真言也。大王所知，如若尽是假语，则国势危矣。臣谓紧要之事，莫过于此矣。”

齐威王听了，大为高兴地说：“爱卿从小事上可见国之大弊，实为至贤也。”

当日，齐威王大会群臣，下诏曰：不论朝臣、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出寡人之过，受上等之赏；上书劝谏寡人者，受中等之赏；在市中议论寡人之过，受下等之赏。这道诏令立即传遍了齐国，人们交相议论，相国大人一句话，就可让大王下此诏令，其权势无人可及矣。

邹忌听了这些议论，很是得意，大力鼓动素来和他亲近的大臣们入宫劝谏，领取上等赏赐。那些大臣们入宫劝谏，当真受到了上等之赏。于是乎，宫门外顿时热闹了起来，入宫劝谏的朝臣进进出出，忙乎得似市井一般。

公子婴见了这等情形，冷笑道：“邹忌卖弄小巧，难成大器。”

数十天后，宫门外热闹终于冷清了下来。众人说来说去，只是那几句话，说不出什么新意来，自然也就没什么赏了。数月之后，宫门外已很难见到劝谏国君的人了。

齐威王大喜，道：“寡人无过，当为至贤之君矣。”遂深居内宫，日

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不再上朝。

公子婴抓住机会，入宫谏道："父王可以不上朝，却不能不理政事。朝政之事，无非是司徒、司空、司马、司士、司寇五官之事，儿臣每日可将五官奏事简册带入宫中，父王过目一览，就可尽知政事，不为臣下所欺矣。"

齐威王听了，很是满意道："吾儿所想，甚是周到，就依吾儿所言去办吧。"于是，公子婴便每日带着司徒、司空、司马、司士、司寇五官的奏事简册，来到宫中。

齐威王开始时还认真地看着，看了几日，就心中发烦，对公子婴说道："这些事儿，讲来讲去的都是这一套，寡人也不必看了。嗯，你就替寡人看管这些事儿吧。"

公子婴大喜，齐威王的这一番话，使他轻易地获得了朝中大权，将相国邹忌架空了起来。邹忌气恼交加，竟至卧病在床，并上了一道表章，控告公子婴专权。公子婴压下邹忌的表章，对齐威王说道："相国多病，难以上朝，父王何不给以厚赐，让其回到食邑养老。"齐威王点头称善，当日下了一道诏令：赐邹忌千斤黄金，归其食邑养老。同时，齐威王又拜爱子公子婴为相，赐给薛城为食邑，号为"靖郭君"。

公子婴权倾朝野，无数"贤能之士"争相投奔，门客竟多至千人，馆舍为之住满。其中最得公子婴喜欢的一个门客，名为齐貌辨。其人性好狂饮，醉了之后逢人便骂，又贪财，与人赌博，赢了，则大喜，输了则大怒，拒不拿出铜钱。众门客都不喜欢齐貌辨，成天在公子婴面前说他的坏话，公子婴丝毫不为所动。

一日，其长子田文亦劝其父赶走齐貌辨，以平息众人之怒。公子婴听了，甩手就打了儿子一个耳光，骂道："你知道什么，所有的门客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齐貌辨。"

公子婴特拨出一座上等住宅，赠给齐貌辨，并让田文代他每日问候齐貌辨。齐貌辨对公子婴的礼遇，没有说出半个"谢"字，每日仍是狂饮不止，乱骂乱吼。

齐、魏两国结盟，互相尊王的消息传到秦国，引起了秦惠文王的大怒，他立即招来张仪说道："齐、魏两国结盟，明显是冲着寡人来的。

寡人当亲率大军，攻击齐、魏两国。”

张仪道：“此乃公孙衍所设之计也，主公若攻击齐、魏，正中其计也。”

“那么寡人该怎么办呢？”

“主公可派使者多带厚礼，祝贺齐君称王，尤其是要给公子婴多赠厚礼。然后，微臣可率大军猛攻魏国，这样，齐国虽然与魏国订有盟约，也不会轻易去救。”

“妙，齐国不救魏国，其盟约将不攻自破矣。”

“魏国孤立无援，将被迫与秦盟好。到了那时，主公亦可称王矣。”

“哈哈哈！”秦惠文王满意地大笑起来，“有了大良造这样的能臣，寡人岂愁王于天下？”

秦惠文王派陈轸为使，携黄金两千斤、玉璧二百双，来至齐国。陈轸先给公子婴送上一千斤黄金、一百双玉璧，说：“秦君愿尊齐君为王，实是出于敬慕相国之故也。”公子婴听了，喜不自胜，亲将陈轸引进内宫，呈上黄金千斤、玉璧百双，当面向齐威王道贺。齐威王自是高兴无比，连日大开宴乐，以上卿之礼招待陈轸。

就在陈轸来到齐国的同时，张仪、司马错、甘茂率领秦军二十余万，向魏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魏惠王一边拜公孙衍为大将，领兵十万抵抗，一边急派使者赶至临淄，请求齐国救援。

齐威王欲发救兵，公子婴阻止道：“秦地太远，齐国与秦为敌，纵然获胜，也难以得到土地，只会使魏国得利，并因此强大起来。”齐威王听了，默然无语，再也不提“救魏”之事。

公孙衍苦盼救兵不至，不敢轻易出战，在秦国的强大进攻面前节节后退。秦军接连攻占了汾阴、皮氏、焦、曲沃等黄河以东的重要城邑，声威震动天下。

面对秦国的强大攻势，魏惠王招来惠施问道：“寡人尊齐，却不能得齐之力，奈何？”

惠施答道："尊齐不得其力，则尊秦。这样，齐或恐惧，将发兵救魏矣。"

魏惠王无奈，只得派使者与秦国议和，愿取消王号，入贡臣服于秦，并尽献河东、上郡土地。他有意将这个消息泄露给齐国使者知道，并将齐国使者驱逐回国，以示绝交之意。

公子婴听了，对齐威王道："秦国势力过大，亦与齐不利，大王此刻可派救兵。"齐威王听从其言，以田盼、匡章为大将，领兵十五万，声言救魏。这时，蜀国闻听秦国大军在外，立刻发倾国之兵，侵入秦国境内，大肆抢掠。面对这种情形，秦国只得同意与魏国议和。魏国使者的态度亦变得强硬起来，不仅不提取消王号、入贡臣服之事，也不提将河东之地"献"给秦国。

魏国只愿将上郡之地"赠"给秦国，由于河西之地尽失，上郡两面受到秦国的夹击，难以据守，魏国早已有心弃之。秦国本不同意，考虑到齐已出兵，后方也不安稳，且魏军也未受到重大损失，只得答应退兵，接受上郡。秦国大军一退，焦、曲沃二邑孤悬魏国境内，不易据守。秦国也就慷慨地将焦、曲沃二邑"归还"给了魏国。

表面上看，魏国历次与秦大战，都没有败得如此之惨，几乎要向秦国称臣。实际上，魏国所受的损失甚是轻微，并没有让秦国占到太大的便宜。齐军见到秦国退兵，还没等进入魏国境内，就缩了回去。蜀国闻听秦国大军回返，亦退回了攻秦大军。公孙衍松了一口气，率领大军回到大梁，上表请罪。

魏国众大臣纷纷言道："公孙衍大败而回，当处以斩首大刑。"

魏惠王道："公孙衍面对强敌，不贪功冒险，率领全军而还，有功无罪。"

公孙衍拜伏在地，哽咽道："臣虽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主公的大恩。"

赵国、韩国见魏国连连大败，想乘机占些便宜，遂联合起来，南北夹击魏国。公孙衍主动请战，将十万大军分为二路，以副将统领一万士卒，号称十万，向韩国行进，一路上大肆宣扬——魏国大军将踏灭韩国。公孙衍自领九万大军，只称三万，迎击赵军。韩国见魏军声势浩

大，不敢轻举妄动，将大军停在了边境上。

赵国大军却是横冲直撞，一头攻入了魏国境内。公孙衍先是诈败了两仗，将赵军诱至襄陵，然后伏兵突出，大败赵军。赵肃侯不服，亲率十万大军，欲再攻魏国。公孙衍趁其立足未稳率军急攻，再次大败赵军。赵肃侯羞怒交加，回至国中，一病而亡。其太子即位，也即历史上的赵武灵王，由相国赵豹、太师肥义辅政。

韩君闻听赵国大败，惊恐之下，慌忙遣使谢罪，请求与魏国重新和好。魏惠王招来公孙衍，问："韩国反复无常，寡人欲借此灭之，将军以为如何？"

公孙衍忙答道："不可，韩国虽弱，以我魏国之力，尚不足以灭之。微臣'合纵'之策，原为要齐、楚以攻秦。如今看来，齐、楚妄自尊大，暂时难以说服他们。主公不如借此机会，和韩、赵结好，以'三晋'之力，共敌秦国。"

魏惠王想了想，道："我'三晋'本来同出一体，理应恢复旧日之谊，共同对付强秦。"

他同意了韩国的请和要求，与韩君相会结盟，然后同赴赵国，参加赵肃侯的葬礼。

赵国对于恢复"三晋旧谊"的举动很感兴趣，只是提出应将燕、中山两国拉来参与会盟。燕、中山两国都在赵国之北，赵国想借此加大对燕、中山两国的影响。

在燕、中山两国未入盟前，魏惠王充分显示了他的诚意，提议韩、赵亦称王号。韩君大喜，当即称王，是为韩宣惠王。赵武灵王虽然年少，却不愿称王，说："赵非强国，称王徒有空名，有害无利。"

相国赵豹和太师肥义却都说称王有利，赵武灵王无奈，只好说道："对外，寡人可以称王。对内，寡人仍然是君。国人凡称寡人为王者，当治其重罪。"

公孙衍听了，私下里对魏惠王说道："赵君年纪虽是不大，见识却是不凡，日后必成大器。我魏国须多与赵国交往，两国之间越是和好，越是对我魏国有利。"

魏惠王叹了一口气，道："寡人之后，只怕没有一个儿子比得上赵君。太子申回到国中，郁郁寡欢，脾气怪异，已不堪为太子，寡人当另外选一位公子为储君了。"公孙衍身为臣下，不敢对立储之事多加议论，一时默然无语。

"三晋"称王的消息，使齐、秦两国大怒，做出的反应也不相同。齐国当即派出田盼、匡章，大举进攻赵国，一举攻破平邑，俘虏赵将韩举。公孙衍迅速联合韩国军队，起兵十五万救赵。田盼、匡章见魏韩联军势大，只得放弃平邑，退回齐国境内。公孙衍亦无胜敌把握，见齐军退回国中，也未加以追击，班师回到大梁。

秦惠文王对张仪说道："连韩君和那小娃娃赵君都称王了，寡人为何不能称王？"

张仪俯伏在地，道："主公德配天地，自当称王。"

这次秦国大举伐魏，并未取得预期的胜利，使他在秦惠文王眼中的地位下降了许多。他明知秦惠文王此时称王并非最佳时刻，也不敢加以阻拦。

周显王四十四年（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正式称王，并遣使者通告列国。同时，秦国改革官制，设立相国之职，由张仪担任。在相国之下，又设有九卿之职，是为奉常（掌管宗庙祭祀）、郎中令（掌管宫内传达和警卫）、卫尉（掌管宫门警卫）、太仆（掌管王室车驾、马匹）、廷尉（掌管司法）、典客（掌管外交）、宗正（掌管王室宗族事务）、治粟内史（掌管租税）、少府（掌管山林池泽出产，供养国君）。列国闻听秦君称王，纷纷派出使者祝贺。"三晋"也无例外地派来了祝贺使者，并且毫无例外地在贺表上自称为王。秦惠文王大怒，和张仪谋划再次进攻魏国。

张仪道："楚国国君新立，大王可派陈轸为使，说动楚国与我秦国夹攻魏国，必获大胜。"

秦惠文王想了想，表示赞同，派陈轸携带重礼，前往楚国祝贺，并请求楚国出兵攻魏。楚国新君楚怀王名为熊槐，是宣王之孙，威王之子。昭阳年纪苍老，却仍牢牢占据着令尹之位，控制着楚国的军政大事。陈轸知道昭阳的分量，在给楚怀王送上一份贺礼的同时，也给昭阳送上了一份厚礼。昭阳很高兴，痛快地答应了出兵攻魏之事。陈轸满意

地回到了秦国，昭阳却按兵不动。

有心腹门客问道："秦国，大国也，不可相欺。大人奈何不守信义，按兵不动？"

昭阳道："此乃军国大事，尔等不宜相问。秦虽大国，吾自有应对之计。"

昭阳的应对之计，只有他自己明白。他要让秦国打一个大败仗，使张仪因为此败，被盛怒的秦君砍掉脑袋。

自从昭阳知道张仪执掌了秦国的朝政之后，就常常无法安然入睡。当年为了"和氏璧"之事，他几乎将张仪活活打死，张仪能不记仇吗？张仪如果大胜魏国，必然大得国君宠信，只怕立刻就会向他报复。昭阳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张仪向他下手之前，先置张仪于死地。

见楚国答应攻魏，秦惠文王大喜，立即拜张仪为帅，拜司马错为先锋大将，起兵十万伐魏。昭阳装模作样地发兵十万，进入魏楚边境，暗中却遣使告知魏国——楚国出兵，乃不愿得罪秦国之故，非出本心。今大军虽至，绝不敢与魏国交战。公孙衍听了楚使之言，心中高兴至极，立即自请领兵卒十万，抗拒秦国。

魏惠王当即答应，却又有些对楚国不大放心。公孙衍道："大王放心，昭阳与张仪有仇，自然不会真心攻我魏国。为防万一，大王可告知韩王，起兵防守。"魏惠王这才放下心来，一边派使者至韩，请求韩国起兵，一边亲至城外，为公孙衍送行。

"此番张仪若是出战，微臣定可大获全胜，夺回西河。"公孙衍发誓道。不料张仪却依据着黄河天险，死守不出，双方对耗了半年，粮草俱尽，只得各自退兵。

此为数年来秦军攻魏第一次无功而返，令秦惠文王大感恼怒，几欲斩杀张仪。

"攻魏不胜，罪非在臣，而在于陈轸。"张仪俯伏在地，磕头说道。

"是你领军出征，为何偏说罪在陈轸？"秦惠文王怒问道。

"陈轸本乃楚人，向来心怀故国。大王命其携带重礼祝贺楚王，陈

轸却私分大王之礼，献给楚国令尹昭阳。此次楚国答应出兵，却并不攻击魏国，是为何故？是陈轸私通昭阳之故也。陈轸身为秦臣，却愿秦国兵败，以强楚国。臣非不敢攻魏，乃孤军出击，必败无疑。臣虽明知不胜返国，将有死罪。然臣宁愿一死，也不愿将我秦国士卒枉送虎口。微臣一片赤诚之心，还望……还望大王明察。”张仪哽咽着说道。

他心里早就知道，楚国令尹昭阳只怕不会忘记过去之事，将对他有不利的言行，但他身为相国，又不能拒绝领兵攻魏。而联合楚国攻魏，是唯一的必胜之策。张仪决心冒险一搏，请求秦惠文王派陈轸出使楚国。陈轸能言善辩，又为当初公孙衍推荐的贤者，与张仪不甚相合，在朝中隐隐有取代张仪之势。这样，如果昭阳不为难他，依约出兵攻魏，则他可以获得大胜，在朝中的地位稳固如山，陈轸无法动摇他的相位。如果昭阳有意为难，他不能取胜，则可借此将“大罪”推到陈轸身上，借秦惠文王之手除掉陈轸，永绝后患。

“陈轸果真是如此吃里爬外吗？”秦惠文王大怒。

“大王可先问陈轸是否私赠重礼给昭阳？如果是，则将他逐出秦国，看他投往何国？如果他投往楚国，则必是内奸无疑，可将他杀死！”张仪说道。

秦惠文王点了点头，道：“此计甚妙，可以一试。只是陈轸此人甚为机警，纵然出逃，只怕不会逃往楚国。”

次日，秦惠文王召见陈轸，板着脸问：“寡人听说，你曾将寡人致贺楚王的礼物送给了楚国令尹，是也不是？”

陈轸向秦惠文王行了一礼，道：“微臣将礼物中的一部分送给了楚国令尹。”

秦惠文王大怒，道：“私以王礼赠人，是为欺君也。”

陈轸见到国君发怒，并无惧色，道：“微臣只有忠君之心，并无欺君之意。”

“那么，你为何要私以王礼赠人？”秦惠文王问。

“请问大王，你让微臣出使楚国，真是祝贺楚王新立吗？”陈轸反问

道。

“这……”秦惠文王犹疑了一下，才说道，“当然不完全是祝贺楚王新立，还应让楚国出兵夹攻魏国。”

“楚国之政，全由令尹掌控，微臣若不送厚礼与楚国令尹，能让楚国出兵攻魏吗？”陈轸又问。

“这……”秦惠文王想了想，反问，“那么，楚国又为何不攻魏国呢？”

“此中缘由，非臣所知。臣为使者，完成使命，即是无愧于大王也。”陈轸答道。

秦惠文王听了，心中大为不悦：“楚国不守约定，你身为使者，岂能无罪？罢，罢！你也曾为我秦国立有功劳，寡人不愿杀你。可是，寡人也不想让你留在秦国了。”

陈轸又深施了一礼：“大王圣明，微臣虽然将离秦国，而大王之恩，永不敢忘矣。”说着，陈轸转身就走。秦惠文王心中忽有所动，又将陈轸叫了回来。

“你若离开秦国，将往何地？”秦惠文王问。

“臣将去往楚国。”陈轸平静地回答道。

“啊！”秦惠文王不觉惊呼了一声，“你果然是欲去往楚国。”

“微臣当然是要去往楚国。”陈轸紧接着说道，“因为有人说臣不忠，是楚国内奸。”啊！他居然猜到了寡人和张仪所说的话。秦惠文王心中暗暗惊呼道。

“微臣为什么去往楚国呢，因为微臣并非是不忠之人。如果微臣真的是不忠之人，就绝不敢去往楚国。”陈轸不等秦惠文王反应过来，立刻说道。

“此为何故？”秦惠文王不觉问道。

“微臣有个故事，先讲给大王听一听，可以吗？”陈轸从容地说道。

“好，你且讲来。”秦惠文王顿时来了兴致。

“从前在楚国，有个商贾娶了一长一少两位妻子。商贾的伙计就去勾引老板的妻子，长妻见了伙计勾引，便破口大骂。伙计碰了壁，又去勾引少妻，结果少妻答应了伙计。过了不久，那商贾便死了。有人问伙计：‘你现在可以娶妻了，是娶那长妻呢，还是娶那少妻？’伙计答道：‘当然是娶长妻。’众人大为奇怪，问：‘长妻骂过你，而少妻却顺从你。为何你不娶少妻，却非要娶长妻呢？’伙计笑道：‘少妻能顺从我，自然也能顺从别人。长妻骂过我，自然也会骂别人。偷别人的妻，一定要她顺从。娶自己的妻，却一定要她能够痛骂别人。’大王，你认为这个伙计是聪明人呢，还是个蠢人呢？”陈轸问。

“这伙计当然是个聪明人。”秦惠文王听到这里，拍案说道。

“楚王和令尹昭阳，都是这样的聪明人。如果微臣真的不忠于大王，那么也可以不忠于楚王，楚国还会收留我吗？正因为微臣真的忠于大王，才会去往楚国。这层道理，不仅微臣知道，大王随便问一个路人，也会知道。从前伍子胥忠于吴王，天下的国君争着要他做臣子。孝敬父母的人，天下的父母都想把他当作儿子。一个奴隶若能卖给邻家，必是一个好的奴隶。一个被人遗弃的妇人，若能嫁在本乡，也一定是个好妇人。微臣只要忠于大王，就可安然无恙，天下处处可以存身。反之，微臣若不忠于大王，则处处都是死地。大王想让微臣离开秦国，微臣也不敢啊。”陈轸慨然说道。秦惠文王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忽然他站起身来，拱手对陈轸施了一礼。

“大王之礼，臣不敢当。”陈轸慌忙跪倒在地。

秦惠文王扶起陈轸，说道：“寡人误听人言，险些害了爱卿，此乃寡人之过也。”

隔了一日，秦惠文王大召群臣，当众赐给陈轸黄金一百斤，食邑一千户，表彰陈轸的忠心。张仪见了，目瞪口呆。散朝之后，秦惠文王单独留下张仪，也不提陈轸之事，劈头便问：“寡人欲败魏国，相国有何妙计？”张仪心中大跳起来，知道他这次定要想出一个极见成效的“奇计”来，否则，秦惠文王只怕会立刻翻脸，以“诬陷忠臣”之罪，将他置于死地。

“‘三晋’不和，不难败魏。‘三晋’联盟，败魏不易。为今之计，只有

秦、齐、楚三大国结盟，方可击败魏国。臣请出使齐、楚，结三国之盟。”

“好吧，寡人许你出使齐、楚两国。不过，这三国之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秦惠文王厉声道。

第十九章　张仪献歌探楚意　燕雀安知鸿鹄志

张仪携带黄金两千斤、玉璧二百双，首先来到了楚国。此番故地重游，令他不胜感慨：以楚国土地之广，人众之盛，若能得一二贤能之臣治理，早已平定天下了。

楚怀王对张仪十分礼敬，在朝堂上大摆宴乐，令楚国众大臣相陪。昭阳见张仪不死，反受秦王之命前来出使，心中大惊，声称患有重病，闭门不出。

侍立在楚王左右的共有三位大臣，一为左徒昭雎，二为典令屈原，三为太宰靳尚。这三位大臣的地位之高，仅次于令尹。左徒是令尹的副手，典令主掌朝廷律令，太宰则主掌百官升迁。楚怀王的宴乐虽无令尹参加，却有了这三位大臣相陪，以“礼”来论，亦是十分隆重。张仪看上去十分满意，喝了美酒之后，放声向楚怀王献上了一歌：

南有乔木

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

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

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

言刈其楚

之子于归

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

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

张仪所献之歌，名曰《汉广》，是《诗经》中所载的“周南之曲”，异常婉转动听，历来为人所喜。

当年天子成王年幼，由周公、召公辅政，划陕为界，陕之东，由周公治理，陕之西，由召公治理。周公所治理的南方一带，称为“周南”，召公所治理的南方一带，称为“召南”。“周南之曲”即为周南之地流传的歌曲。楚国所居之地，也在“周南”的范围中，故《汉广》一曲，亦可称为“楚歌”。张仪身为秦王之使，在楚王面前高唱楚歌，是对楚王敬重的一种表示。

《汉广》之曲是一首恋歌，大意是南方的高树之下啊，少有阴凉，不可歇息。汉江中游水的美丽姑娘啊，我想追求她又无法追求。因为汉水宽广啊，不可飞渡，江水滔滔长流不尽。道路上杂树丛生难行走，我砍开了道路可畅通。为了汉江中那美丽的姑娘，我喂饱了骏马去追求。可是汉水宽广啊不可飞渡，江水滔滔长流不尽。

张仪借这首歌，向楚王表示：楚国就是那美丽的姑娘，秦国如今骑着骏马，前来“追求”楚国，要与楚国结成“百年之好”。可是，汉江茫茫，秦国的追求，恐怕会落空。张仪这种以歌相探问的举动，是中原诸国最津津乐道、最喜采用的“礼仪”，来往使者若不以这种“礼仪”互相交往，便会遭人嘲笑，讥为“蛮夷之族”。

秦、楚两国一向被中原诸侯看作“蛮夷之族”，相互使者来往，倒是很少用这么一套“礼仪”，喜欢有言便说，直来直去。近百年来，礼崩乐坏，别说秦、楚两国，就算是中原诸侯，也很少用上这一套“礼仪”了。

今日张仪使楚，却用上了这一套“礼仪”，充分显示秦国对楚国的敬重，使得年轻的楚怀王非常得意，不觉把目光转向了屈原。

秦国使臣以歌相问，楚国臣下亦应以歌相答。屈原乃楚国世族子弟，自幼博览群书，又精通音乐，一向深得楚怀王的欣赏。此时由屈原以歌相答，十分合适，符合两国交往的“礼仪”。

见楚怀王的目光望向屈原，张仪也不觉打量起屈原来了，这一打量，竟使他心头一寒。但见屈原身形高大伟岸，仪表堂堂，两眼中闪烁着常人难见的晶莹光华。此等人立身必正，楚国既有此人，又甚得楚王信任，今后我若图谋楚国，只怕不易。

屈原站起身来，先向楚王行了一礼，再向张仪行了一礼，又向楚国众大臣行了一礼，然后放声高歌：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兮骋望

与佳期兮夕张

鸟何萃兮藏中

罾何为兮木上

沅有芷兮醴有兰

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

观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

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

夕济兮西澨

闻佳人兮召余

将腾驾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

葺之兮荷盖

荪壁兮紫坛

播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橑

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为帷

擗蕙櫋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

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

缭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实庭

建芳馨兮庑门

九嶷缤兮并迎

灵之来兮如云

捐余袂兮江中

遗余褋兮醴浦

搴汀洲兮杜若

将以遗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

聊逍遥兮容与

屈原所歌的是楚国最著名的《九歌》之曲，为湘夫人之歌，是湘君之歌的对唱之曲。

湘君之歌，是在祭祀湘君时，以湘夫人语气唱的歌曲。湘夫人之歌正好相反，是在祭祀湘夫人时，以湘君语气唱出的歌曲。《九歌》原为祭神之曲，但到了后来，已是楚国上下人人喜欢的流行之曲，在任何场合下都能歌唱。

屈原的这首湘夫人之歌既是对张仪的回礼，也是对张仪的回答。

秦、楚两国本是婚姻之邦，曾经相互帮助，共同对抗中原诸侯的侵伐，本来极为友好。可是秦国就像那位湘夫人一样，性情变幻无常，令楚国无从捉摸。楚国当然希望与秦国结成百年之好，只是希望秦国能够信守盟约，不要令楚国失望。

“妙，妙！屈典令之歌，使在下如闻仙乐矣。楚、秦两国若是诚心相待，何至受中原诸侯之欺？哈哈！”张仪异常高兴，忍不住笑出声来。楚国虽然有些担心秦国会背约，但明显表示了愿与秦国结盟之意。

“首先是秦、楚两国互不相欺，能不被中原诸侯所欺。”屈原说道。

“对，对，正是此理。”张仪说着，话锋一转道，“典令之歌，与在下往日所听，似乎有所不同。尤其是歌词听上去觉得更加婉转，更加合

于音律。”

“哈哈！”楚怀王一笑，“贵使有所不知，《九歌》之曲，乃寡人令屈爱卿重新修订了歌词，所以听上去才会与往日有所不同。寡人对这《九歌》之曲本已厌倦了，谁知经屈爱卿这么一修订，寡人听起来，居然是百听不厌，不可一日离开了。”

“屈典令原有此大才，实是令人不胜羡慕。在下记得那‘湘君’之内起首几句是为‘君不行兮君不行，留中洲，留中洲兮是为谁？乘桂舟兮乘桂舟，吾宜修’，不知这几句屈典令是如何改的？”张仪问。

屈原笑道：“此几句改为‘君不行兮夷犹，若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玩湘兮无坡，使江水兮安流’。此为小技耳，贵使见笑了。”

“小中可以见大。屈典令既能修订乐律，想必也能修订典律法令，使楚国能够雄视天下，令天下列国畏服。”张仪探寻地问着。

“哈哈！”不等屈原答话，楚怀王又是大笑了两声，抢过话头说道，“贵使果然聪明，寡人拜屈原为典令，正是欲革除我楚国弊政，振我楚国之军威也。”

革除弊政，重振军威这等大事，怎么好对别国使者大加宣扬呢？屈原心中不快地想着。

楚王性躁，又喜宣扬，看来是不难对付。倒是这个屈原，我要多加留心才是。张仪想着，拱手对楚怀王施了一礼：“大王心有壮志，又得了屈典令这等贤能之臣，楚国不日将雄视天下矣。”

“哈哈哈！”楚怀王听了，又是仰天大笑。

“其实天下列国，无不在奋发图强，以求自存之道。贵国自变法革新以来，国富兵强，败蜀国，夺西河，已隐然有一统天下之势矣。”屈原盯着张仪说道。

张仪心中一凛，笑道：“秦国所求，不过是自安而已。所以，在下才会诚心而来，与楚国结和好之盟。”

“只要是诚心结盟，楚国无不欢迎。”屈原说道。

“秦君以相国为使者与我楚国结盟，当然是诚心诚意。”楚怀王担心屈原和张仪争吵了起来，连忙举起注满美酒的金爵，对着张仪说道，“贵使请，请，请！”

张仪满脸是笑，举起金爵道：“大王请！左徒大人请！典令大人请！太宰大人请！”

欢迎宴乐结束后，张仪退回馆舍。屈原、昭雎、靳尚三人仍是坐在朝堂上，商谈国事。

“依寡人看来，张仪此人甚是心诚，有他在秦国为相，则楚、秦两国必可相安无事。寡人正当革除弊政之时，不愿与秦国这等虎狼之邦交恶。”楚怀王说道。

“秦国既是虎狼之邦，必然贪心无厌，很难与邻国相安无事。张仪这等谋略之士，一向惯于随势而变，难有什么诚心。大王欲革除弊政，富国强兵，不可一厢情愿地指望秦国遵守盟约。其实列国之间，也很少有哪一国长久地遵守盟约。大王应在革除弊政的同时，善用领军之将，不求夺人之地，先求力保我楚国之地不失。列国见我楚国有备，自然不敢随意欺我楚国。”屈原说道。

“不错，屈大人之言极是有理，我楚国粮非不足，兵非不众，所以常常不能胜敌，乃领军之将不称职也。”左徒昭雎说道。楚国的领军之将，不是由昭阳自己担当，就是由昭阳的亲信充当。昭阳等人只图把持兵权，并不奋力作战，常打败仗，引起了昭雎等朝臣的强烈不满。

“楚国以天下第一大国之名，常受韩、宋等小国之欺，全因将不得人之故也。”靳尚也附和着说道。他在表面上，也似是不满昭阳的众多朝臣之一，但在暗地里，他经常与昭阳来往。

“张仪言道，楚、齐、秦三大国结盟，在于讨伐‘三晋’。此正当用兵之时，寡人不好临战易帅，且待这场大战过后，寡人自有处置。”楚怀王说道，他同样对昭阳过于揽权大为不满。

在楚怀王等人议论昭阳之时，昭阳正在府中与一位不速之客——秦国使者张仪相会。

“不知令尹大人是否知道，秦国曾想大举伐楚，以报不胜魏国之仇？”张仪问道。

“秦国伐魏不胜，为何要攻我楚国报仇呢？”昭阳装着糊涂。他本来想仍然以“重病”为托词，拒不理会前来拜访的张仪。但考虑了一会后，他还是“强撑病体”将张仪迎入了府内。他要探探张仪的口气，摸一下底，免得心中仿佛总是压着一块石头，弄得他喘不过气来。

“秦国为何要伐楚报仇，令尹大人心中很清楚。在下只问令尹大人一句话——如果秦国倾力攻楚，以楚国现在的兵势，是否可以抵挡？”张仪目光若剑一样盯着昭阳。

昭阳不敢正视张仪的目光，微微垂下了头，说：“秦国之兵，天下无敌。”

“那么，秦国为何没有攻击楚国？”张仪又问。

“这……”昭阳回答不出。

“是在下拦住了秦王。在下说：‘秦国之敌，在魏而不在楚。如果大王攻楚，楚兵必败，楚国令尹亦将因战败之罪，被楚王杀死，这样，秦国虽是打了胜仗，却不得其利，反受其害。’大王怪而问之，在下说道：‘楚国人向来亲善魏国，只有昭阳例外。昭阳若为楚国令尹，尚可帮助秦国攻魏。昭阳若死，新任的令尹必然亲魏仇秦，要帮助魏国攻秦了。’大王听了这话，才不打算伐楚了，反派在下为使，与楚国结为盟好之国。”张仪说道。

“啊，相国大人实乃昭阳再世之恩人也。”昭阳听到这里，忽然离座而起，向着张仪跪拜下来。

“令尹大礼，在下岂敢承当。”张仪说着，离座扶起了昭阳。

“请相国大人告诉秦王，我昭阳只要还有一天当着楚国令尹，楚国就绝不会联合魏国！楚国的盟好之国，永远都是秦国！”昭阳心中一块石头落下，兴奋中信誓旦旦地说道。

“如此，在下和秦王，当永祝大人居于令尹之位也！哈哈哈！”张仪大笑起来。

“哈哈哈！”昭阳一样是放声大笑了起来。

张仪顺利完成了与楚国结盟的使命，又迅速东行齐国，说服齐国加盟。

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秦国相国张仪、齐国相国公子婴、楚国左徒昭雎、典令屈原，在啮桑之地正式举行“会盟大典”，相约同伐“三晋”。消息传到魏、韩、赵三国，各国君臣大为恐慌，连忙齐集魏国都城大梁，商议对策。

公孙衍面对着各国君臣的恐慌，毫无惊诧之色，在朝堂上一一与众人相见，礼仪周到，从容不迫。

“诸位大王，诸位大人，秦、齐、楚三国之盟，并不足畏。秦在极西之地，齐在极东之地，楚虽居于其中，地广万里，然将疲兵弱，却是三国中最弱之处。秦、齐虽强，却相距遥远，来往联络极是不便，难以持久共同对敌。况一山尚且不容二虎，三强就能长久并立么？我‘三晋’向来并非弱旅，且国境相连，关塞相通，互相驰援，联兵对敌，都极为容易。还有燕、中山两国，亦可加入我‘三晋’盟邦。燕、中山之国与齐相连，可从侧背攻击齐国。这样，齐国必不敢全力攻我‘三晋’。齐国不敢使出全力，楚国无力使出，在单单剩下了一个秦国，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难道以我‘三晋’之力，连一个秦国也对付不了吗？”公孙衍大声问道。

魏、韩、赵三国君臣听到了公孙衍的话，不觉振奋起来，决心成立五国联盟，对抗秦、齐、楚三国。

中山国、燕国屡受齐国侵伐，愿意加入“三晋”之盟。“三晋”亦对中山、燕两国甚是尊敬，称其君为王。于是天下诸国中，竟有秦、楚、齐、魏、赵、韩、燕、中山八国称王，可谓空前。周天子对天下一下冒出了这么多“王”来，似乎是全然不觉，大气也没敢呼出一声。

秦、齐、楚三国人口土地几乎占了天下一半，而魏、赵、韩、燕、中山五国，亦差不多拥有天下一半的人口土地。自从平王东迁，周室诸侯混战数百年以来，天下如此明显地分为两大阵营相对抗，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秦、齐、楚见到“三晋”与燕、中山为盟，慑于其声势，一时倒也不

敢轻举妄动，魏、韩、赵、燕、中山五国国君见此大为高兴，为表彰公孙衍的功劳，将五国相国的符印，俱赠给公孙衍佩戴。这样，魏国大司马公孙衍一跃成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共同的相国。

以一人之身，而佩五国相国的符印，自有相国这个官职以来，别说天下人没有见过，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公孙衍一时犹如中天的太阳，放射出万道光芒，照得天下人的眼睛都花了。在王都洛邑的街市上，商贾们一边守着货物，一边热烈地议论着公孙衍。

“人生在世，能混到公孙衍这一步，才不算白活一场啊。听说相国一年的俸禄足有一万石粮食，五个相国？喝！一下子就是五万石粮食啊，可算是发了大财。”一个商贾说道。

“五万石算什么，洛阳城中的富豪，哪一个一年不赚他几万石粮食？依我看哪，就算做上了五国相国，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个商贾说道。

“你懂个屁，相国每年就一万石粮食吗？相国还有食邑，一封就是一万户，每年这一万户所交的税赋，都给了相国去享用。国君还常常有赏赐，一赏就是百斤甚至是千斤的黄金。这一千斤黄金，又该买多少万石粮食？此外还有大臣们给相国送礼，这就不用说了。”第三个商贾说道。

“那又怎么样呢？当年的大商贾陶朱公，一出手又何止千斤黄金？”第二个商贾不服气地说着。

“相国这个官，其实不在于发财，而在于威风。一国之中，除了国君，就是相国了。每次出行，相国的前后护卫，何止千人？我们这些做商贾的，见了相国这等大官儿？就像是老鼠见了猫儿一样，若是溜得慢了，让护卫们加上一个‘挡道’的罪名，只怕连吃饭的家伙都保不住了。当年的陶朱公那么豪富，不照样想去做齐国的相国吗？可惜他没做成相国，反把个脑袋‘做’掉了。”第四个商贾感慨着说道。

“唉！做商贾不容易，做官也不容易。多少人做商贾做得倾家荡产，又有多少人做官做得满门抄斩？这公孙衍虽做了五国相国，只怕也难长久。”第五个商贾说道。

众商贾议论纷纷，只有一个少年人痴痴地站着，一言不发。商贾们

奇怪起来，一个人上前拍了那少年的肩膀一下，问道："苏秦，你这小鬼头在想什么？"

"五国相国算什么？我将来要做六国相国！"苏秦忽然大叫了一声。

众商贾们一愣，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一个商贾边笑边指着苏秦："就……就你这样子，还想去做六国相国？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连几个铜钱都数不清，别人给你一百个，你倒找回去别人一百二十个。还是好好向大爷我请教请教，怎样才能数清铜钱吧？哈哈哈！"

"唉！"苏秦长叹了一声，"终日困处鸡群之中，焉能成为凤凰？"说罢，转身而去。众商贾愣住了，看着苏秦的背影，竟是说不出什么话来。

苏氏家族乃是洛邑商贾中的中等富豪，经营布帛之业已十余代了，本钱总是在百斤黄金上下徘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过得殷殷实实却也平平淡淡。

苏秦父亲早逝，家业由长兄执掌。他的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名曰苏代、苏厉。苏氏家族世代经商，善于计算，却不喜读书。但苏秦却是个例外，自幼便极喜读书，时常诵读文章，连到市场上学习买卖之时，也不忘诵读，以致常常错找了别人铜钱。苏家长兄为此大为恼火，曾狠狠鞭打了苏秦几顿，可是他仍不改悔，依旧诵读不已。后来苏秦成年，置了妻妾，苏家长兄不再鞭打苏秦，却一把火烧光了他的书简。可苏家有的是铜钱，没过多少时候，苏秦又置了满架的书简。苏家长兄无可奈何，只得拼命逼着苏秦从早到晚待在市场上，令他没有时间去诵读文章。

今日还不到午时，苏秦就从市场上回来了，令苏家长兄大感意外，欲待询问，苏秦已先开口了："大哥，依你看来，我今生做一个商贾，能不能发了大财？"

苏家长兄先是一愣，接着冷笑起来："就你这样子，还想发财？别亏了祖宗留下的血本就算是谢天谢地了。"

“我既不能发财，大哥又为什么非要逼我经商呢？”苏秦问。

“这……这……我家世代经商，你不经商，又能干什么？”

“管仲曾是商贾，后来却成了齐国的相国，辅佐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公孙衍的祖上也是商贾，如今公孙衍却做了五国相国，名震天下。”

“莫非你也想学那管仲、公孙衍？”

“正是。”

“哼哼！”苏家长兄从鼻孔里冷笑起来，“你为何不去……”

“你为何不去撒泡尿照照自己，看你有没有那个能耐。”苏秦抢过苏家长兄的话头说了下去。

“你……你这个败家子！”苏家长兄大怒，指着苏秦的鼻子骂了一句。

“大哥，我既是个败家子，你何不让我出去撒泡尿，照照自己有没有那个能耐呢？”苏秦道。

“什么，你当真想出去做官？”

“做官有什么意思，我要做的是大事。公孙衍能做五国相国，我为什么不能做六国相国呢？”

“不行，你连账都算不清楚，还能去做什么大事，你且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中吧。”

“我这人只怕老实不下来。大哥硬将我留在家中，是不是想让我把祖宗留下的血本赔光了呢？”

“这……”苏家长兄一咬牙，“罢，罢！留得了你的身，留不了你的心，这可是你自己要出去闯荡的啊。将来你若惹出什么祸来，可别怪我没有拦着你，还有，我们家虽说商家，也没有什么余钱。你出去的盘费，我只怕拿不出太多来。”

“我也不要你出什么盘费。这个家业，我应该有一份，你把我的那一份分出就行了。”苏秦说。

“你要分家？”苏家长兄大感心痛，但在心里反复算计了一会后，终于咬牙答应了下来。

苏氏家财共有百斤黄金，依照礼法，嫡长子得家财一半，其余家财诸子平分。依此法分家，苏秦至少可分得十六斤黄金养家，但苏氏长兄却只分给了苏秦十二斤黄金。苏秦也不计较，留下两斤黄金养家，以五斤黄金购得高车一乘，奴仆两人，华丽的黑貂裘服一套，又将剩余五斤黄金当作路费，择了吉日，昂然乘车驰出都门，向西而去。西方是强大的秦国，苏秦认为，他只有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做上高官，才有可能做出大事。

秦、齐、楚三大国自然容不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联盟，首先发难了。三国同派使者来至大梁，声称天下列国中，只有秦、齐、楚、魏、赵、韩、燕七强可以称王，中山国算什么东西，居然也敢称王？五国联盟中的中山国必须取消王号，否则，就是对秦、齐、楚的不敬。

五国联盟当即拒绝了秦、齐、楚三大国的强横要求。秦、齐、楚三国恼羞成怒，决定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同时向五国联盟发动攻击。

西方的秦国出兵二十万，由相国张仪为主帅，渡过黄河攻击魏国的曲沃城；南方的楚国出兵二十万，由令尹昭阳为主帅，北出方城，攻击魏国的安陵城；东方的齐国出兵二十万，由相国公子婴为主帅，西渡济水，攻击魏国的桂陵城。

三国齐攻魏国，是张仪的计谋。鸟无头不飞，五国联盟这只“鸟儿”的头就是魏国，只要打垮了魏国，韩、赵、燕、中山四国，便不值一提，自会臣服于秦、齐、楚三大强国。

三大强国出兵时宣称：三国只攻魏国，不罪其余，若有任何一国敢救魏国，三国必同时向其攻击。同时面对三大强国六十万大军的攻击，是魏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急情形。魏惠王屡经战阵，但见到此等情形，不觉也慌了手脚，忙将惠施、公孙衍招来，询问对策。

公孙衍不慌不忙，从容说道：“大王可尽起国中锐卒，防守曲沃，

只守不战，与秦国对峙下去，对峙得时日越长越好。然后大王可命韩国尽起国中锐卒，屯于方城之外，做出欲攻楚国之势。待布置妥当，微臣当领安陵之兵，诈败于楚，诱其攻齐。相国可领桂陵之兵拒齐，以言辞打动齐国，让齐国进攻中山，给楚国攻齐一个借口。楚攻齐，则秦、齐、楚三国联盟不攻自破，我魏国之危，自可解矣。”

“大司马之策能行，当然是上上之计。”魏惠王口中说着，心里仍是惴惴不安。这位公孙衍虽然精通兵法，满腹谋略，却总喜冒险，倘若一个不慎，我魏国岂不是亡于此人之手？魏惠王想着，心中十分懊悔——当初实不该闹出五国联盟，过分刺激了秦、齐、楚三国。但事已至此，魏惠王虽然懊悔，也只得搜罗了二十万精锐士卒，前往曲沃，与秦军对峙。

张仪率军猛攻了曲沃三次，却在魏军强大兵力的防守面前毫无所得，反倒伤亡了许多军卒。

啊，魏君只怕将倾国之兵调来对付我了。张仪想着，倒抽了一口冷气，忙派使者入朝，让秦惠文王速遣大臣到楚国、齐国督战，迫使楚、齐两国尽快攻击魏国。

公孙衍定是欲行诡计，使楚国、齐国暂缓攻击魏国，好让他全力攻打秦军，一旦秦军溃败，三国伐魏之计，也自然以失败告终。到了那时，只怕我的脑袋都保不住了。张仪想着，不再攻击曲沃，而是命秦军高筑壁垒，坚守营中，没有将令，不得出营挑战。

秦惠文王听了张仪使者的禀告，立即派出了两位使者前往齐、楚两国。前往齐国的使者是陈轸，前往楚国的使者，则是秦惠文王新拜的左更樗里疾。

樗里疾是秦惠文王的庶弟，自幼与秦惠文王交好，因其受封为“樗里君”，故名之曰樗里疾。秦惠文王一登君位，即拜樗里疾为左庶长，没过多少日子，又将樗里疾升为左更。樗里疾喜读兵书，胸有谋略，且与昭阳有过交往，故担当了出使楚国的重任。

昭阳的二十万大军早已行至方城，却并未出击，他在等着秦、齐两军攻入魏国后，再向敌人发动攻击，以尽量少受些损失，多占便宜。然而樗里疾的到来，却使他无法拖延下去了，只好硬着头皮出了方城，向安陵城奔来。

楚军到了安陵，天色已近黄昏。昭阳下令先安下营寨，明日一早，即向安陵展开猛攻。一番忙乱后，忽有士卒来报，郢都来了一位大人的门客，求见令尹大人。昭阳心中奇怪，想着此时此刻，还会有哪位门客会冒着军阵之险，来到了这里呢？他当即传令，让那门客进入帐内。不一会，身穿一袭葛袍的公孙衍走进了中军大帐。

昭阳大吃一惊："怎么会是你？"

公孙衍拱手向昭阳行了一礼，笑道："令尹大人难道忘了吗？在下曾在令尹大人府中做了多年门客啊。"

昭阳还了一礼，请公孙衍坐下道："今非昔比，大人已是五国相国，威名传于天下啊。"

公孙衍道："什么五国相国，那都是假的。只有似大人这般手握一国权柄的令尹，才是真的。在下对令尹大人一向羡慕不已，今日欲往楚国，路过此处，特来探望。"

"什么，你要到楚国去？你身为魏国大司马，怎么能在敌兵压境时，到别国去呢？"昭阳惊问道。

"如果只有令尹这一路敌兵压境，在下自然不会走了。可现在是三国敌兵，六十万大军压境啊。这种情势，就算是孙武和吴起复生，也难扭转魏国的败局，何况在下呢？在下只有一走了之，天下列国中，秦、齐是魏国的死敌，在下要走，也只能走到楚国去。"公孙衍答道。

啊！这公孙衍名满天下，他若到了楚国，大王非让他顶替了我不可。不行，我绝不能让他到楚国去！昭阳心中大急，冷哼了一声道："大人要去楚国，原也不妨，可惜不该来到本帅的大营。"

公孙衍笑了笑道："是啊，令尹大人可立刻斩了在下，然后上报大功——令尹奋勇杀敌，冲锋在前，已亲挥长戈，斩杀魏国大司马公孙衍于车下。"

昭阳面红耳赤，按着腰间佩剑，厉声道："难道本帅不敢将你斩了么？"

"令尹大人当然敢斩了在下，不仅楚王会大大赏赐令尹，秦相张仪

也必有厚礼赠给令尹。在下活在世上一日，张仪就一日寝食难安，不得不低头亲问令尹大人的病体是否安康？”公孙衍仍是满带微笑地说着。

昭阳心中剧震，暗想，不错，有公孙衍活在世上，张仪才会对我格外“敬重”，公孙衍若是败亡，张仪立刻就会对付我了。如今新王已不甚信任我，到时张仪要置我于死地，只怕是易如反掌。想到这里，昭阳拱手对公孙衍行了一礼，说道：“在下并不愿意进攻魏国，只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如今樗里疾已来至军中，在下就算下令退军，樗里疾这一关也过不去啊。”

“莫非堂堂楚国令尹，竟要听令于秦国的一个左更么？”公孙衍又问道。

昭阳脸上又是一红，道：“也不是这样说。秦、齐、楚三国同盟，自然应该同进同退，谁也不得擅自行动。”

“但秦国却不信任齐、楚两国，派来了臣下监视齐、楚两国，这是同盟之国应有之礼吗？试问齐、楚两国若派臣下监视秦国，秦国又当如何？攻敌未胜，秦国已将齐、楚视为臣下，若秦国大胜，又该如何看待齐、楚？况且说是同进，秦国并不同进，高沟深垒，只守不战，欲待魏、齐、楚混战不休，各自精疲力竭之时，坐收其利。”公孙衍说道。

“这倒也不错，秦军的确是只守不战。”昭阳点头说道。作为一军主帅，他对盟军的动向，不能不多加关心，派出了许多密探，暗地里监视秦、齐两国之军，随时向他禀告军情。

“其实楚军若退，也很容易，既能大震令尹声威，立功于国，又不担背约之名。”公孙衍乘势说道。

“啊，大司马有何妙策？在下恭请指教。”昭阳对公孙衍深施了一礼。

“明日令尹即率军进攻，不攻安陵，可攻安陵周围之邑。在下绝不敢抵抗令尹之军，自当让出八座城邑。秦、齐两国俱不能攻入魏国，唯独令尹大人能攻入魏国，岂不是声威大震？齐国向来狡诈，见令尹得胜，绝不会攻击魏国，助令尹得势，而会转头攻往中山。这时，令尹就可借口齐国背约，进攻齐国。此时此刻，齐国绝不敢公然与楚国决战，自会向令尹求和。令尹可顺势答应齐国，然后以孤军不能深入，恐韩军

截断后路的理由，得胜退军。”公孙衍答道。

“妙！妙！”昭阳拍手大叫了两声，欣然道，“大司马之言，在下自当遵从。”

第二十章　三国同盟无形破　惠施斡旋遇庄周

次日清晨，昭阳留下五万大军继续扎营于安陵城下，然后率领其余的十五万大军猛攻周围城邑。魏军见到楚军，竟是望风而逃，一连丢弃了八座城邑。昭阳大胜，好不得意，每占一座城邑，就向楚怀王呈上一次捷报，一口气呈了八次捷报。楚怀王也只好连着赐下八次赏赐，让昭雄带着牛羊美酒和铜钱，来到昭阳的大营中。昭阳顺势下令停止进军，在营中大开宴乐，与众将开怀畅饮，不醉不休。

公子婴和昭阳一样，早已带领二十万大军来到桂陵城下，却迟迟没有发动进攻。楚军的大胜，使公子婴大感意外，忙招来部将田盼、匡章，商议应对之策。

“昭阳这一获胜，可是抢了头彩，大为风光。我们该怎么办呢？也向魏军发动进攻吗？”公子婴问。

“公孙衍不是善类，岂会让昭阳这么轻易地得了头彩？我看其中定然有诈，相国大人应静观其变，不必忙于进攻。”田盼拱手说道。

“是啊，张仪率领的秦军深沟高垒，拒不与魏军交战，我们又何必急着进攻呢？”匡章也说道。

“可是不攻魏国，又有不守约定之嫌。这样吧，明日我们先攻一攻桂陵再说。”公子婴说道。

三个人正议论着，忽有军卒来报，魏国相国惠施单车入营，欲见相国大人。两军对垒，敌方主帅竟单车来访，是极为罕见之事。公子婴愣了半晌后，才出营将惠施迎入帐内。

“相国大人忽然而来，定是有所指教？”公子婴笑道，拱手向惠施行了一礼。

惠施连忙还了一礼，说：“在下冒昧前来，实有难言之苦衷，欲求相国大人。”

“难言之苦衷？”公子婴哈哈大笑了起来，道，“莫非相国大人是来求在下退兵的么？”

惠施也笑了，摇摇头。

不是求我退兵？公子婴更是大感意外，问：“那么相国大人的难言之苦衷，又是什么？”

惠施不答，看了看公子婴左右坐着的田盼和匡章。

“相国大人不必顾忌，此二人俱为在下的生死之交，无话不可相说。”公子婴道。

“嗯……那好。”惠施犹豫了一下，这才说道，“在下前来，不是请贵国退兵，而是请贵国速速进兵。”

速速进兵？公子婴、田盼、匡章听了，都怔住了，疑心他们是听错了。

“对，请贵国速速进兵，以便接应楚军。否则，要不了几天，楚国就会全军覆灭。”惠施道。

楚国会全军覆灭？公子婴、田盼、匡章大惊，几乎同时问道：“此为何故？”

“我国大司马公孙衍已带领十五万精兵埋伏在安陵周围，又密调十五万韩军截断楚军的后路。只待合围，就发动攻击，一举歼灭楚军。”惠施说道。

啊，此计好厉害！公子婴、田盼、匡章在心里惊呼着，但随即均露出了不信的神情。

“难道大人不是魏国的相国吗？”公子婴问。

“当然是。”惠施答道。

“大人既是魏国的相国，为何透露了魏国如此紧要的消息呢？”公子婴问。

“唉！”惠施长叹了一声，苦着脸道，“正因为在下是魏国相国，才有此不得已的苦衷啊。”

公子婴、田盼、匡章听了，心下立时雪亮——公孙衍若大胜楚军，惠施的相位必然保不住。列国争战不休，掌军的大司马权势极大，常常与相国发生激烈的冲突。仅以齐国为例，邹忌当上相国，就赶走了大司马田忌。而公子婴当上了大司马，却把邹忌从相位上轰了下来。

“难道公孙衍就没有想到相国大人的这一招吗？”公子婴问，他已完全相信了惠施所说的话。

“他当然想到了。在下的副将，就是公孙衍的亲信随时监视着我。昨夜我想尽办法，用了十个美人去劝酒，终于把副将劝醉了，恐怕他两三天后才会醒来，这样我才有机会来了。唉！此事实在是过于机密，又不能依靠旁人，不然，在下也不会冒此奇险了。”惠施叹道。

“相国之计，自然奇妙。不过，相国大人不怕我齐国之军趁进军之势，会合楚军，灭了魏国吗？”公子婴笑问道。

“不怕。”惠施立刻回答道。

“相国大人又有什么妙计，不怕我齐国之军？”公子婴很不高兴地说道。

惠施一笑，道：“贵国军卒之勇，天下闻名，而相国用兵如神，更是令人畏服，我魏国岂敢轻视？在下所领精锐兵卒虽说只有五万，但听在下之命的燕、赵、中山军卒，却有二十五万。当然，依我魏国大司马公孙衍定下的计谋，在下只是坚守桂陵，并不出战，以便能将贵国之军稳在此地。待公孙衍全歼楚军后，在下方出城应战，配合公孙衍挥师东来，夹击贵国之军。”

公子婴一时无语，他听明白了惠施话中的含义——齐军可以去救楚军，但不能乘势企图灭亡魏国，若齐军有此企图，惠施就会率大军自后袭来，令齐军首尾不能相顾。

“相国大人之言，恐怕有误。”匡章忽然说道，“魏国屡经大败，军中锐卒损失惨重，搜罗俱尽，也只凑得二十万。如今公孙衍领了十五万，相国大人领了五万。那么，贵国岂非没有一兵一卒去对付秦国？”

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上面呢？公子婴心头一震，忙向惠施看去。

惠施神色如常，悠然笑道："将军所言不差，我魏国的锐卒，的确比从前少了许多，但也不只是剩下了二十万，而是二十五万。我魏国大王亲领了五万锐卒，在曲沃抵挡秦国之军。"

"哈哈！"公子婴嘲讽地笑了，"相国大人欺我不知兵法吗？就算贵国大王领了五万锐卒去抵挡秦军，但张仪所领的秦国大军是二十万啊。五万军卒抵挡得了二十万秦军吗？"

"抵挡得了。"惠施神色肃然地说道。

"为什么？"公子婴问道。

"因为秦军根本不把魏军放在眼里，认为魏军不值他们一扫。秦军所怕的，只是齐、楚二军也。齐、楚二军若是毫无损伤地进入魏国，秦军只怕睡觉也睡不安稳了。所以，秦军根本就没有打算进攻魏军，而是养精蓄锐，等着和齐、楚两国之军大战一场。"惠施说道。

公子婴、田盼、匡章三人对望一眼，不再说什么了，站起来，将惠施送到营外。三人既没有表示答应惠施的请求，也没有明言表示拒绝，而惠施也未让公子婴等人表示什么。

公子婴回到帐中，立刻问田盼、匡章："二位将军，你们看这惠施之言，是真是假？"

"依末将看来，惠施虽然来得怪异，所言一大半倒是真的。"田盼说道。

"不然。那公孙衍号称鬼谷弟子，计谋之奇，人所难料。惠施之言，一大半倒是假的。"匡章说道。

"惠施所言，就算全是假的，却至少有一句不是假的。"公子婴想了想，说道。

"相国大人是说——秦军并不想进攻魏军，而是企图让我齐国大受损伤，以独得其利？"匡章道。

“正是。”公子婴答道。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根本就不该进攻魏国。”匡章说道。

“我们更不能听信惠施的话，去救楚军。”公子婴说道。

“不错，就算惠施的话全是真的，也不能去救楚国。秦国不是好东西，楚国也非善类，让昭阳吃个大亏，对我齐国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匡章高兴地说着。

“那我们该怎么办？”田盼问。

“转攻中山。我齐国北境，与赵、中山、燕三国连接，往往我军攻魏，三国之军就从侧背偷袭，实为我齐国的大害。将来的天下之势，必为齐、秦争强。秦国必会利用赵、中山、燕三国来威胁齐国。三国之中，中山居中，且又最弱。我们不若挥兵突进，灭了中山，隔断燕、赵，永绝后患。只有这样，我齐国才可以全力与秦国争夺天下。”公子婴说道。

“妙！”匡章兴奋地大叫了一声，“中山亦为五国联盟之国，我三大国伐魏，不就是为的逼迫中山国取消王号吗？伐中山，名正言顺，总比秦国坐观旁人成败要强得多。”

一夜之间，桂陵城下的齐国大军已走得干干净净，留下的车辙之印，全都指向北方。桂陵城的北方，正是赵、中山、燕三国。

“唉！大司马果然是料敌如神。”惠施站在高高的城头上，望着遍野的车辙之印，感慨地说道。数日来压在他肩上的重担已消于无形，使他心中大为高兴，在城头上大摆宴乐。在桂陵城中据守的魏国士卒，其实只有两万，且尽是老少病残凑起来的衰弱之卒。

惠施高兴，秦国使者陈轸却是心如火焚。他与樗里疾是老友，路过楚军大营时，和樗里疾多饮了几杯，酒后受了风寒，一路上躺在车中，不敢快行，等到了齐国，方知公子婴已率军攻向了中山。齐国如此，岂不是公然违背盟约？陈轸心中大急，忙换了轻车，急速追向齐军，可已经迟了。陈轸来到齐国大营时，齐军已向边境上的中山之军发动了全面进攻。

中山国小，只派出了五万军卒屯于边境，无法抵挡二十万齐军的攻击。中山国君大为惊恐，一边拼命抵挡，一边紧急派出使者，急赴赵、燕两国军营中求救。

燕国国君燕易王见到中山使者，立刻亲率十万军卒，向齐军的侧翼攻来。统领十万赵国军卒的是相国赵豹，他见了中山使者，只是虚言安慰，并不立即出兵。

赵豹对部将们说："我赵国屡欲攻灭中山，总也不成。且让齐国把中山之卒全杀了吧，这样，我们将来灭亡中山，就会容易得多。灭了中山，我赵国之强，绝不弱于齐、秦。"

部将们道："不救中山，是坏了五国盟约啊。将来魏国必会见罪，攻我赵国。"

"哈哈！"赵豹笑了起来，"历来诸国结盟，都是想借此占别人便宜，有谁会真心遵守盟约？魏国如今自己都顾不了，哪里还有余力来攻我赵国？"

赵军见死不救，燕易王也不敢全力进攻齐军，使公子婴很快就击溃了中山军卒的抵抗，突入中山国中，连夺了数座城邑，但就在这时，齐国南部的淮北之地却出现了楚国大军。

淮北之地原为越国所有，后来越国被昭阳击败，齐国却乘虚夺取了淮北之地。昭阳为此耿耿于怀，今日终于趁"齐国背约"的名义，一举攻取了淮北之地。

淮北之地一失，齐国南部不保。齐威王急派使者，命公子婴火速率军南下，抵抗昭阳大军的进攻。公子婴听了这等消息，顿时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淮北之地和中山相距甚远，他若率军回救，非急速行军不可。但他退得太快，势必被赵、中山、燕三国之兵自后反击，亦是危险。

陈轸知道了这个消息，连忙求见公子婴道："在下和昭阳甚是相熟，愿意轻车去往淮北，劝其退兵。相国大人可先和中山订立盟约，然后缓缓撤军。"只要中山愿与齐国结盟，就是破坏了五国联盟，陈轸有此"大功"，也可补其不能监视齐国攻魏的"大罪"了。

公子婴别无良策，只好答应了陈轸，让他先至楚军去充作说客，然后又遣使到中山国都，宣称要与中山结为盟好之国。

中山国已成惊弓之鸟，听到了齐使的要求，毫不犹豫，立刻答应了与齐国结为盟好之国，并派其相国与公子婴共同举行了“结盟仪式”，且在仪式上丝毫不敢自称为中山王国，只称为中山侯国。公子婴参加了仪式后，立即下令退兵，挥军驰往淮北。

齐军退后，赵国立刻以“毁盟”之罪向中山发动了进攻。中山向燕国求救。燕易王恼恨赵军见死不救，以大欺小，又担心中山为赵所灭，威胁到了燕国，立即发兵相救。

赵国和中山、燕国顿时成了“仇家”，互相间你攻我杀，打得不亦乐乎。

陈轸轻车疾驰，日夜不停，只用了五天，就来到了楚国大营，求见楚国主帅昭阳。昭阳连获胜仗，见了陈轸，十分得意，礼仪简慢，连身子都未从座席上站起。陈轸先祝贺昭阳连连得胜，然后探问樗里疾的下落。

昭阳笑道：“我楚国连胜，秦国也应该有所表示。我打发樗里疾回去催促张仪了——让他也显显本领，别老是躲在营垒里不敢出来。秦军号称天下最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不好，昭阳连秦国也不放在眼里了，我倒不能以背弃“三国同盟”的大义来指责他了，得另想说词才是。陈轸心里道。

“贵使从齐而来，莫不是欲为齐王充当说客？”昭阳得意扬扬地问着。

“非也。”陈轸摇了摇头道，“令尹乃在下仰慕之人，今见令尹陷入险境，不忍坐视，故前来提醒令尹几句。”

“你是说我陷在险境？”昭阳迷惑地问着。

“请问令尹，连败敌军，夺取城邑，占领土地，这等大功在楚国该得什么封赏？”陈轸问。

“你本是楚人，怎么连这都不知道？攻城夺地功劳极大，可封至上

柱国的官位，得到万户食邑。如果文官也能得此大功，他至少可封至左徒。”昭阳答道。

“能封到比上柱国和左徒更大的官职吗？”

“也能。比上柱国和左徒更大的官职是令尹。不过，令尹之位只有一个，很难凭一时之功当上。”

“令尹的确是楚国最尊贵的官职了，可惜楚王又不能设置两个令尹。”陈轸笑了笑说道，“在下给令尹大人说个故事吧。从前，有几个人在一起喝酒，喝到后来只剩下了一杯酒。几个人说道：‘我们在地上画蛇吧，谁先画成了，谁就喝了这杯酒，一个人先画成了，拿着酒杯说：‘我还能给蛇画上脚。’他刚画完了一只脚，正想画第二只脚，另一个画完了蛇的人却夺去酒杯一饮而尽，说：‘蛇本来是没有脚的，你画了脚，那就不是蛇了。’那个最先画成了蛇的人，只因一个小小的‘添足’失误，丢了到口的美酒。如今令尹大人给楚王‘画蛇’已经画了数十年，实在是画得很好了，不必再有‘画蛇添足’的举动。否则，只怕有人要夺令尹大人手中的‘美酒’了。”

“这……”昭阳听了，犹疑起来。他其实并不想继续攻击齐国，只是在等待着齐国派出大臣为求和使者，亲自向他求和，使他更增荣耀之后，方才退兵。

“大人，贤者有言，‘过犹不及’。你身为令尹，立下了太大的功劳，楚国拿什么赏你？列国之间，名震天下，战无不胜者却因不知适可而止遭到了大祸的人，还少吗？”陈轸又说道。

昭阳听了，心头剧震，沉默了一会，终于答道：“好，我今日就听你的，立即退兵。”

在昭阳领楚兵攻齐之时，公孙衍说动韩宣惠王，调集十余万韩国大军压至秦、韩边境。此时齐、楚之军俱已撤离魏境，张仪的一支秦军成了危险的孤军，极有可能被韩军截断后路。张仪不敢冒险，无可奈何地率领二十万秦军退到了黄河西岸，上表向秦王请罪。

公孙衍迅速回到安陵，收复了丢弃的几座小城，并北上迫使赵、中山、燕停止了互相攻杀。昭阳得到了淮北之地，自然不在乎八座小城的得而复失，回到郢都，即上表请功。楚军退了，齐军也停止了前进，回

到临淄。公子婴以“收服”中山国之功，亦上表请赏。

秦、齐、楚三国同盟实际上已经崩溃，三国互相指责，不再信任，很难恢复“旧好”了。赵、中山、燕三国虽然停止了互相攻杀，却已俨然成为敌国，再也难以坐到一起了。尤其是中山国，甚至公然以齐国的盟国自居，公孙衍费尽心机凑成的“五国联盟”亦不攻自破。

但公孙衍毕竟未经一场大战，就迫使秦、齐、楚三国大军退出了魏国境内，其功绩的显著，魏惠王无法视而不见，也就只好不追究公孙衍没能保住“五国联盟”的大罪。

楚国的昭阳、齐国的公子婴，俱得到了万户食邑、千斤黄金的重赏，唯有魏国的公孙衍，什么赏赐也没有得到，而秦国的张仪，却正面临着杀身大祸。

张仪回到咸阳，屡次求见秦惠文王，却屡次碰壁，依照惯例，臣下遇到这种情形，就该横剑自刎。谢罪自刎的臣下，会得到国君的“哀怜”，不仅不会罪及臣下的家人，还会让其子弟继续入朝做官。反之，有罪的臣下若不自刎，而是希图侥幸，则国君不仅会降下罪来将他杀死，还会株连其家人，或杀，或贬为奴。但张仪却似根本不明白国君不见他是怎么回事，仍是一次又一次地恳求国君召见他。秦惠文王烦了，终于召见了张仪。

“张仪，你难道忘了，在你出使齐、楚两国之前，寡人对你说过什么话吗？”秦惠文王阴沉地问道。

“大王说过，秦、齐、楚三国之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张仪磕头答道。

“如今三国之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失败了。”

“将军打了败仗，会在阵前自刎谢罪。大夫不能完成使命，会在朝门前自刎谢罪。你呢？为什么还活着？”

“臣自知大王天高地厚之恩，不欲以罪臣处置微臣，使微臣得以保全名誉。”

“那么，你还要见寡人干什么？”秦惠文王见张仪还算“明白”，语气不觉缓和了下来。

“如果微臣一死，可报君恩，早就死了。但微臣如此死去，如同草芥一般，与大王又有何益？微臣纵然去死，也要死得于国有益，方才不负大王厚恩。”张仪再次磕头说。

“哦，你怎样去死，才算于国有益？”秦惠文王大感意外，连忙问道。

“三国之盟失败了，全是魏国大司马公孙衍行使诡计的结果。微臣请大王与魏国修好，将微臣作为‘礼物’，送给魏君。这样，魏君必然大喜，虽可杀死微臣，然魏国必会‘臣服’于秦。魏国既是‘臣服’于秦，则韩、赵、燕诸国将争先恐后‘臣服’于秦，如此，大王可平定天下矣。”张仪说道。

秦惠文王听了，心中不觉一动，想，这张仪身为秦相，地位尊崇，的确是一件上好的“礼物”。寡人可对魏君说，三国伐魏之举，全是张仪所为，非出寡人本意。今日寡人意欲与魏君和好，特送上张仪，任凭魏君处置。我秦国势大，却如此“谦恭”地结好魏国，魏君当然会大为欢喜，定当“臣服”寡人矣。魏国服，赵、韩、燕诸因为势所迫，亦不得不“臣服”寡人矣。这样一来，不就是形成了“连横”之势么。“连横”之势成，我秦国必将霸有天下！秦惠文王越想越兴奋，说道：“好！寡人就成全了相国的一片忠心。”

秦惠文王罢了张仪的相国之位，让陈轸摄行相国之权，然后派樗里疾为使者，押送“罪人”张仪，来到魏国都城大梁，请求与魏国和好，并将张仪作为“礼物”献上。魏惠王果然大喜，当即大会群臣，命人将张仪押上朝堂，俨然摆出了一副“受礼”的架势。

公孙衍忙谏道：“秦乃敌国，大王受敌国之礼，无疑是答应了与秦结盟。秦国乃虎狼之邦也，不可与其结盟。大王当于国都之外斩杀张仪，将秦使驱逐回去，以绝秦国之望。”

魏惠王却道：“寡人受礼之后，再斩杀张仪，也是不迟。”

公孙衍道：“张仪天生一张利口，见了大王必然鼓动如簧之舌，迷惑大王。”

魏惠王怒道："寡人难道就如此容易被人迷惑了吗？"

公孙衍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了。他知道，自"五国联盟"不攻自破后，国君对他的信任已减弱了许多，他与张仪有着私怨，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对张仪攻击越多，越会引起国君的反感，认为他在挟嫌报复。

张仪被负绳索，让几名武士押到了魏国朝堂上，跪倒在魏惠王面前。

"哈哈！"魏惠王大笑起来，道，"张仪，你屡欲灭我魏国，想到过会有一天命丧在我魏国朝堂上吗？"

"当然想到过。"张仪并无惧色，道，"罪臣受秦王厚恩，无以回报，早就存有来到魏国请死之念。"

"什么，你是自己请求来魏国送死的么？"魏惠王愕然问道。

张仪将他和秦惠文王的对话仔细说了一遍，只是不提"臣服"二字，只提魏国应当与秦国结好。

啊，这张仪之忠，天下少见矣。寡人若有此等忠臣，何至于屡受秦国之欺？魏惠王心中感慨，又问道："若寡人既杀了你，又不与秦国盟好，你岂不是白死了吗？"

"罪臣以为，大王乃列国君王中最为明智者，不可能放弃与秦国结好的上上之策。"

"为何我魏国与秦国盟好，方为上上之策？"

"请问大王，山中有两只老虎，又有数只山羊，老虎是先互相争斗呢，还是先吃了山羊，再来争斗呢？"

"当然是先吃了山羊，再来争斗。否则，等两只老虎争出胜败之后，山羊早就跑了。"

"如今秦国好比是虎，魏国也是虎，列国则是山羊。二虎相斗，很难分出胜败，最终会两败俱伤，便宜了山羊。如果秦、魏放弃争斗，结为盟好之国，则是合二虎之力，扫荡群羊。如此，秦、魏两国，俱是大

得厚利，大王何不从之？”

对呀，寡人怎么没有想到这上面去呢？魏惠王听了张仪的话，眼前顿时一亮。

“贤者一言，惊醒梦中人矣！”魏惠王感叹着，亲自走过来，为张仪解开了绳索。魏惠王当即让张仪在馆舍住下，待如上宾，日日召其入宫谈论天下大事，越谈越是投机。惠施、公孙衍等人大为着急，屡欲求见魏惠王，均被众禁卫军卒挡在宫门之外。过了十日，魏惠王忽又大会朝臣，做出惊人之举——升惠施为太子太傅，拜张仪为相国。

在拜张仪为相国的同时，魏惠王又遣宗室子弟公子倚出使秦国，备以厚礼，用“臣下”的语气送上国书，言：魏国拜张仪为相，正是为了向秦国表示结盟和好的诚意。

魏惠王心里很清楚，现在的魏国和秦国相比，只是一头豹子，而豹子虽可在“群羊”面前逞威风，却不能在老虎面前摆架子。他不如放聪明些，做出一副对秦国“臣服”的样子，以获得秦国的欢心。

在公子倚出发的同时，张仪也写了一封密书，托回国复命的樗里疾送给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听说张仪凭着一张嘴，不仅让魏惠王没有杀他，还拜他为相国，不禁大为钦佩，同时又有些担心，叹道：“张仪到底是张仪，不愧为鬼谷弟子。他若真心辅佐魏国，实是于寡人大大不利。”

这时，樗里疾回至秦国，将张仪的密书呈上。秦惠文王急不可耐地展开密书，但见其上写着：

> 罪臣张仪身在魏国，心在秦国。罪臣愿做魏相，非有他意，乃是以此使中原列国自相残杀，强我秦国也。罪臣相魏，齐、楚定然怒魏，将攻魏国。魏若获胜，则齐、楚必受重创，定会主动与秦和好，唯秦国之命是从。魏国若败，将更加尽力侍奉大王，不敢有二心也。

“嗯，张仪果能如此，是大大的忠臣也。”秦惠文王满意地说着，命太监将张仪的密书仔细收好。

魏国拜张仪为相，果然激怒了齐、楚两国，认为秦、魏联盟，于己

不利，欲大举发兵攻魏。惠施不愿待在朝廷里，乘机要求出使齐、楚两国，劝说齐、楚两国不要进攻魏国。魏惠王觉得他要抵挡齐、楚两国，力有不及，又不愿立刻向新结的盟国秦国求救，也就答应了惠施。

临行之时，公孙衍赶来送行，叹道："相国大人以谦虚待人，在下往日受益甚多，正欲在相国大人的扶助下干出一番大事，却不料张仪竟到了魏国。有张仪在，别说大事，小事也干不成了。"

惠施笑道："大司马何必如此烦恼，天下事，反反正正，难有一定。大王不放我出去便罢，既放了我出去，只怕张仪从哪儿来的，还得回到哪儿去。"公孙衍不觉也笑了，他之所以前来为惠施送行，正是为了听到惠施的这句话。

惠施带着丰厚的礼物和数百从者，乘坐高车而行，首先来到了楚国郢都。楚怀王在朝堂上接见惠施，问："太傅来到这里，是否劝寡人不要攻击魏国？"

惠施拱手向楚怀王行了一礼，谦恭地回答道："大王圣明，外臣正有此意。"

楚怀王得意地笑了，说道："太傅来得迟了些，寡人已发下了征军之命，不日将攻魏国。"

惠施听了一怔，叹道："可惜，可惜。秦王必定正在朝堂上大摆宴乐，君臣互相庆贺。"

楚怀王听了，奇怪地问："魏乃秦之盟国也，寡人攻魏，秦国只会发愁，怎么会摆宴相庆？"

"难道从前楚国不是秦国的盟国吗？"惠施先反问了一句，继续说道，"秦国若是与哪一国结盟，必定是欲损害哪一国。魏国曾令秦国发动的三国同盟失败，秦国记恨在心，日夜图谋报复，只因单凭武力，还不足以损害魏国，故张仪有意入魏为相，激恼齐、楚两国，使齐、楚两国代其攻击魏国。齐、楚真若攻灭了魏国，兵力非大受损失不可。这时秦国便会以'救魏'的名义，大举攻击齐、楚，将齐、楚之军逐回国中而独得魏地。秦国若得魏地，就可从西方的武关和东方的大梁两面攻击楚国。外臣恐到了那时，楚国纵然地广千里，兵甲百万，也难敌虎狼之秦矣。大王乃圣明之君，奈何行此强敌弱己之举？"

“这个……”楚怀王听得心惊肉跳，不觉问道，“依太傅看来，寡人该当如何？”

“公孙衍乃张仪之敌，魏国若得公孙衍为相，则必会攻击秦国，魏秦交恶，得利者自然是大王也。大王可多派高车，持厚礼请求公孙衍来楚，这样，魏王心慌之下，定会舍张仪而相公孙衍。”惠施道。

“好！公孙衍此人，大有本领，若能成为魏国相国，秦君定会头痛。”楚怀王得了“妙计”，心中十分高兴，对惠施赠以厚礼，大摆宴乐后又亲自将惠施送出郢都。

惠施离开楚国后，并未直接去往齐国，而是先到了宋国。他离开家乡多年了，想回去看看。

一日，惠施行到蒙邑，路过一片漆园，忽听园内有人吟诵文章。这声音好熟？惠施立刻停下车，令从人止步，屏住呼吸，凝神静听，但听园内人诵道：

>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此乃庄子也！”惠施大叫一声，从车中一跃而下，就往漆园中行去。从者慌忙跟随，惠施却怒声喝道：“你们跟来做甚？”只让一个亲信随从跟他来到了漆园中。

但见漆园中漆树成行，郁郁葱葱，极是幽静。在一处开阔之地，有座土台，方可二丈，上面铺有芦席一张，席上卧坐一人，年在四旬上下，修长清逸，玉面乌须，望之飘然若仙。

那人就像没有看见惠施一样，仍是捧着一卷竹简，朗声诵读不止。惠施就站立在土台下，掂着胡须，微笑着听那人诵读。他发觉，那人已将他的形象写进了文章里。

文章用应对之体，描述惠施和庄子二人的对话，惠施听了，大感有趣。

惠施说——魏王给了我一种奇特的葫芦种子。我将它们种在园内，

结出的葫芦极大，中间可以装满五石谷子。可是，我用它来装水，它因质地不牢，不等举起就碎了。把它剖开，做两只瓢吧，它因体积过大，既显得平浅，又不方便。这类奇物大而无用，我一气之下，把它们全都打碎了。

庄子说——惠夫子实在不精大器之用。从前，宋国有人发明了一种药，涂在手上，冬天可防皴裂，不怕水浸，因此世代都以此药为防护，专门做漂洗布帛的生意。有一天，一个客商见了此药，情愿以百斤黄金购买药方。宋人见此厚利，自然将药方卖给了客商。那客商拿了药方，就献计与吴王，让吴国水卒涂了此药，在冬天乘船去攻击越国。吴王听了大喜，当即依计而行。两国交战之时，越国水卒手脚冻裂，拿不起戈矛，移不开步子，而吴国水卒却没有手脚冻裂之患，个个如生龙活虎，大败越军。吴王获此大胜，遂重赏客商，赐其封地百里、黄金千斤、食邑万户。同一种防止皴裂的药方，有人发明了它，却世世代代只能做些漂洗布帛的贱事。有人买得了它，却能用来博取功名，得到封地。为什么会有这种情景发生呢？关键就在于使用的方法不同。惠夫子你有了这么大的葫芦，怎么只想到了用它来装水呢？你为何不反过来想，让水装葫芦呢？你把葫芦系在腰间，遇到江湖，不用渡船，就可浮游而过，这不是水装葫芦了么？你只想着葫芦大而无用，为什么不怪罪自己脑子不灵呢？

惠施说——我有一株大树，名为“樗”，它的树干上尽是木瘤盘结，凸凸凹凹，纵然有高明的匠人用绳墨去弹量，也找不出成材的地方。它的分枝亦是弯弯曲曲，纵然请了高明的匠人用规矩去测量，也无法使之成为方圆之器。这样的“樗”，难道不是大而无用吗？

庄子说——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狐狸吗？它小巧而机灵，最善奔走，纵然是最有名的猎人，也不能将其擒获。但狐狸却因偷人之鸡，被人剥了皮毛。狐狸小巧机灵，本来可以远避灾祸，仅仅因为贪吃，又因为它的皮毛有用，而遭此惨杀。我听说雪山之中有一种轻牛，身体极大，似天边的一幅奔云。但它如此之大，却不能似狐狸那般去捕捉宅院中的母鸡，也正如此，它被讥为无用。然而它却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雪山之中，寿至百年。你现在有了“樗”这株大树，为何定要把它种在闹市中，让庸俗的匠人来评论它呢？你何不把“樗”种在寂寞荒远的旷野中呢？这样，你就可以在它的浓荫下避开暴烈的日光，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这难道不是人生至乐吗？唉！你只知“樗”对匠人无用，却不知正是这种无用，使“樗”避免了利斧的砍伐，依着它的天性自由自在地生长，千年不朽。

……

惠施说——人生天地之间，总也有所企求，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令人痛苦，这大概是人有感情的缘故吧。如果人生而无情，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了。

庄子说——天地之间，真正存在的事物，只是“道”而已。道者，无形，无迹，无情，不可感知，道生一，一生万物。人亦因道而生，道无情，人若究其本来面目，亦是无情。

惠施说——人若无情，还算是人吗？

庄子说——人因道生，道给予了人天生的容貌，天生的心智，天生的形质，怎么能不算人呢？

惠施说——只要是人，就必然有情。

庄子说——我所说的无情，只怕你不能理解。我说的无情，在于人应忘却世间的所谓真伪、善恶、是非。这些世间所谓的真伪、善恶、是非就像重重迷雾，掩盖了“道”给予人的天生本性。

惠施说——人生天地之间，若无真伪、善恶、是非之辨，何能立身于世间？

庄子说——道为之一，一怎么能分出真伪、善恶、是非两种截然相反的事物呢？一中有阴阳之说，然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原本归于一体。一者，生于无，无即道也。所以，认真说来，无是真正的至大之道。其实，什么是真伪、是非、善恶，认真想一下，只怕谁也分不清楚。就拿盗贼来说吧，盗贼窃人财物，人人以为非，国中定法，窃钩者诛。然而田成子以阴谋窃取了整个齐国，所盗者何止一钩？但至今人们却以田成子为圣人，个个羡慕他。他的子孙也代代执掌齐国，直至封侯称王。魏、赵、韩三国本是晋之家臣，但这三个家臣却窃取了主人的土地人民，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受封为侯。其中那魏文侯亦被视为百年难出的圣人，满口仁义道德，讲论忠孝的儒家贤者争相充作他的臣下。因为盗取了一斤黄金这类财物，就会被判处死刑，斩首示众，株连父母妻子，但盗取了整个国家，以赋税的名义剥夺所有人的财物，却被视为圣人。难道这就是人世间的真伪、是非、善恶吗？如此推想起来，那上古人人称颂的文王、武王，还有周公，不免也是大盗。天下以圣人

为真、为是、为善，以盗贼为伪、为非、为恶。殊不知正是因为这些圣人的存在，并巧借仁义道德的名义盘剥百姓，才使得遍地都是盗贼。可笑儒家之徒到处奔走，期望遇到圣人，以平天下之乱，但他们哪里知道，圣人们才是大盗，正因为这些圣人的存在，天下才会大乱不止。儒家之徒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替大盗充当帮凶，使大盗可以长久地借着真伪、是非、善恶的名义盘剥天下，并从大盗那里分得一些赃物罢了。

惠施说——那么以你看来，如何才可以使天下安宁，没有盗贼呢？

庄子说——圣人不死，盗贼永不可止。只有圣人死了，盗贼才会消失，天下才会安宁。

惠施说——这怎么可能呢？圣人的礼、勇、义、智、仁，确乎是治理天下必不可少的手段啊。没有圣人，也就没有了礼、勇、义、智、仁，怎么会使天下安宁呢？

庄子说——夫子大约知道这礼、勇、义、智、仁的圣人手段的真实含义吧？

惠施说——我当然知道。不过，我还是想听听你是怎么说的。

庄子说——你知道跖这个人吗？

惠施说——跖就是盗跖，是百余年前的大盗，有徒众九千人，横行天下，人莫敢当。

庄子说——跖的徒众曾问，圣人有道，我们这些做强盗的，也有道吗？跖答道，强盗当然有道。要偷人家的东西，先要打探人家室内的虚实，有无宝货。能入则入，不能入则不入。圣人说，行所当行，止所当止，礼也。我们偷人家的东西，第一要紧的，也是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此为我等为盗之“礼”也。决定了能行，第一个进入人家的，就是“勇”，如同圣人所言，临危先行谓之“勇”一般。最后一个从人家出来的，就是“义”，如同圣人所言，见到利益就后退谓之“义”一般。遇到突然发生的事情，如室中主人回来了，可冒称来访的客人。此等见机行事，是为“智”也，如同圣人所言，事急从权谓之“智”一般。偷来了财物，大家分赃平均，在是“仁”，如同圣人所言，贫富平均谓之“仁”一般。现在我要问惠夫子，圣人的礼、勇、义、智、仁，究竟是治国的手段呢，还是窃国的手段？

惠施说——那么依你说来，天下该用什么手段去治理呢？

庄子说——天下至大，怎么能用“手段”去治理？一切依“道”而行，天下自会安宁。道者，无也，人从无中生来，死后亦归于无。无之道若应于人，首先须无己，也就是说，人不仅要“无情”，甚至连自己都忘了。做到忘了自己，便是“无己”。人能无己，就不会去追求虚幻的名誉，也就不会有圣人产生，此为“无名”。无己、无名之人，就更不会做什么大事，追求成功，这就叫作“无功”，人能无功，怎么会去想窃盗之事呢？故人若能够做到无己、无名、无功，就会成为真正的人，就可以如同藐姑射山上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

惠施听到这里，不觉叹了一声，道：“庄子所言之道，深如东方之海，岂是在下所能明白？在下连‘无情’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做到‘无己、无名、无功’呢？”

他说着，向土台上高卧的那人深深一拜，转身大步走出漆园，登上高车，向前疾行。台上高卧的那人没有“看见”惠施来，更没有“看见”惠施走，在隆隆车行声中，仍是高声诵读：

>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持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
> ……

第二十一章　魏王临终大彻悟　张仪巧舌毁联盟

惠施的楚国之行非常顺利，齐国之行在最初之时也很顺利，但后来却遇到了麻烦。齐国的朝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靖郭君公子婴手中。在秦、齐、楚三国同盟伐魏时，公子婴上了惠施的当，去转攻中山，结果让楚国夺去了淮北之地。经过了这件事，公子婴不仅不恨惠施，反而认为惠施大有本领，十分愿意与惠施结交，并且对惠施的“拥公孙衍为魏相，驱逐张仪”之策极为赞同。

不料正在这时，齐威王忽然病重去世，由其太子田辟疆即位，是为齐宣王。在这之前，周显王也已去世，出其太子即位，是为慎靓王。天子去世时，齐国仅仅派了一个大夫去吊丧。而齐威王去世后，周天子却派了东周公前来吊丧。堂堂天子的礼仪，此时竟不如一个诸侯隆重。

齐宣王做太子时，总是担心公子婴会暗害他，又嫉妒公子婴深受其父宠信，对他恨之入骨。登上王位后，齐宣王所发的第一道诏令便是免除公子婴的相国之位，着其回到封地，无宣不得入朝。

闲居多年的邹忌被齐宣王以大礼请了出来，重登相位，执掌齐国朝政大权。邹忌对惠施的“拥公孙衍为魏相”之策不感兴趣，仍决定大起国中兵卒，讨伐魏国。幸而齐宣王以国丧为由，暂缓出兵。但国丧之期毕竟有限，丧期一过，大军仍会出征。

惠施心中大急，来到稷下学宫中，欲求淳于髡去劝说邹忌，不想淳于髡亦是身患重病，数日间便已病亡。惠施一筹莫展，硬着头皮去见邹忌，却总是被吏卒挡在相府之外。

公子婴失去相位后，众门客纷纷传言：大王与靖郭君誓不两立，将杀死靖郭君矣。众门客俱是聪明多谋之人，谁也不愿陪着公子婴去死，一哄而散，溜得干干净净。唯有那个人人嫌憎、贪酒好赌的齐貌辨，仍然留在公子婴身旁，并且一直跟着公子婴来到其封邑薛城。

齐貌辨这时既不贪酒，也不好赌了，四处奔走，凡是公子婴府中的事务，无不过问，也无不安排得井井有条。待一切都安顿好了，齐貌辨

就向公子婴辞行，请求回至临淄面见国君，让国君改变主意。

公子婴道："大王仇恨我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怎么能使他改变主意呢？况且我善待你，国中闻名，大王又怎么会相信你的话呢？你不能去见大王，你若真的见了大王，必死无疑。"

齐貌辨说道："我这一去，就不打算活着回来了。你就不要拦我，拦也拦不住的。"公子婴听了，也不好再阻拦齐貌辨，任他回到临淄。

齐宣王听说齐貌辨求见，心中大怒，欲待不见，忽一转念便又握紧剑柄，在偏殿召见了齐貌辨。待齐貌辨行过礼后，齐宣王劈头就问："听说你就是公子婴最喜欢和听信的那个酒疯子，是吗？"

齐貌辨一笑道："小人的确是个酒疯子，的确甚得靖郭君的喜欢，但说到'听信'二字，却是言不副实。"

齐宣王奇怪地问："真有此事吗？"

齐貌辨道："当大王做太子的时候，小人曾对靖郭君说：'太子的相貌不似贤君，耳后见腮，目好邪视，日后必对相国大人不利。相国大人不如趁此掌握朝政之时，废了太子，另择贤者为君。'靖郭君听了大怒，差点杀了小人，他说：'太子乃大王所立，我怎么能拂逆大王之意呢？'其实，那会靖郭君就算真的拂逆了大王之意，也算不了什么。大王本来就不喜欢你这位太子。唉！可惜靖郭君不听我的，反说道：'贤君在于是否有着仁义之心，而不在于外貌。'结果呢？太子一登上大位，就把靖郭君赶出了朝廷，路人纷纷传言，说：'大王做太子时与靖郭君有着私仇，如今公报私仇，只怕要杀了靖郭君，看来外貌不善者，果然不是贤君。'靖郭君来到薛城后，楚王立即派人携带千斤黄金，密请靖郭君到楚国去做令尹。小人听了很是喜欢，忙劝靖郭君应承下来，说：'楚国地广千里，兵甲百万，相国大人若执楚国之政，击败齐国易如反掌。到了那时，大王只怕会哭着向你磕头求饶了。'谁知靖郭君又是大怒，骂我为无知小人，说：'我身为宗室重臣，却去借他国之兵攻打国君，怎么对得起田氏列祖列宗，死后又怎么去见先王？'外人不知内情，都说靖郭君性情刚烈，行事果断，哪里知道靖郭君的心肠比妇人还要软呢。"齐宣王听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一时说不出话来。

齐貌辨的一番话，说中了齐宣王隐藏在胸的心病——怕人说他不是贤君，怕公子婴投奔他国。

齐宣王常听父亲说他生来就像个昏君，实在不配成为大齐的太子。齐宣王心中憋了一口气，暗想他不当上国君便罢，若是当上了，一定要当上一个人人称颂的圣贤之君。他虽然极恨公子婴，但并没有一下子置公子婴于死地，正是顾虑国人议论，会把他看作昏君。

公子婴控制朝政多年，党徒众多，军中之将也多半是其心腹。他若投奔他国，借外国之兵攻打齐国，只怕会对他的王位构成极大的威胁。这一点，齐宣王亦极是明白。

本来，齐宣王并不想这么急于罢了公子婴的相位，而是想先稳住公子婴，再慢慢削弱他的势力，最后一举除掉他。可是，齐宣王又实在压不下心头对公子婴的憎恨，还是把他赶出了朝廷。现在看来，他将公子婴赶出朝廷的举动，实在不算是高明的举动，既使国人感到他心胸狭窄，似是昏君，又使公子婴心怀怨恨，随时能够逃到他国去。

“其实，靖郭君自己并不想久居相位。他常说，待大王即位之后，他就会‘退隐’。”齐貌辨又说道。

真是这样吗？齐宣王心中不觉一怔。如果公子婴早就存有“退隐”之意，他如此急着将公子婴赶出朝廷，实属无谓之举。

“唉！”齐宣王忽然叹了一口气，说道，“靖郭君对寡人如此忠心，寡人却不知道。嗯，寡人就请你把靖郭君接回来吧。”说着，赐给齐貌辨黄金百斤，美酒十坛。他想，如果公子婴真有“退隐”之意，就算重新当上了相国，也会自动请辞。假若公子婴拒不“退隐”，他也能依照着先前的打算，徐徐图之。

齐貌辨得了黄金美酒，高兴地回到薛城，俨然摆出国君使者的架子，催请公子婴回朝。公子婴亦是极为高兴，穿了齐威王赐给他的衣冠，佩了齐威王赐给他的宝剑，回至临淄。齐宣王亲至郊外迎接，口呼“王兄”，坚决请求公子婴复居相位。公子婴推辞再三之后，才答应了下来。

邹忌只做了几天相国，就高升成了“上卿”，名义上其官位比相国还大，却无甚权力。那些四散而走的门客见公子婴重新得势，又都回到了相府里来。许多朝中大臣，也纷纷登门拜见公子婴，忙得他团团乱转。

齐貌辨找了个单独与公子婴相见的机会，问：“大人当真要重新当

上相国吗？”

公子婴奇怪地反问道：“我不为了重新当上相国，又回到临淄干什么？”

齐貌辨道：“如果真是这样，大人就危险了。”

“此为何故？”公子婴不觉皱起了眉头。

“宗室子弟中，仇怨之深，莫过于争夺太子之位。虽然大人心胸阔大，纵是深得先王之宠，也没有动过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但大王绝不会这么想，大王认定大人曾欲夺其太子之位。以小人观之，大王若不将大人置于死地，绝不会善罢甘休。大人若仍是久居相位，必遭不测之祸。”齐貌辨说道。

“是这样？”公子婴听着，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他不得不承认齐貌辨所言极有道理。事实上，他不仅动过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为此还费了许多“心血”，只是没能如愿。

“为今之计，大人只有立即辞去相位，方能转祸为福。”齐貌辨说道。

“不！我不辞去相位。既是要辞去相位，我又何必重新回到临淄？”公子婴大叫道。

“回不回临淄，关系重大。大人不重回临淄，则国中人人以为大王将不利于大人，势必争相攻击大人，百般加罪大人。到了那时，大人就算欲投他国，也只能是以‘罪人’的身份去遭人轻视，难有什么作为。重回临淄，情势就大不相同，人人将以为大王不敢得罪大人，连大王都不敢得罪大人，谁又敢攻击大人，不仅不敢攻击大人，只怕还会争相在大王面前颂扬大人。如此，则大王将不得不更加敬重大人，亦更增大人之势也。大人趁此良机，辞让相位，则又能获得‘大贤’的声望，将名动列国矣。到了那时，大人虽然失了相位，却能保住权势。依照惯例，相国‘退隐’之后，其子当位居上大夫，可参与朝政。大人的长子田文聪明贤德，若能进入朝廷，则齐国之政，仍将掌握在大人之手矣。何况大人‘退隐’后居于薛城，若遇不利之势，也可随时去往他国啊。”齐貌辨说道。

公子婴听了，呆了半晌，长长叹了一口气："唉！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听从你的计策了。"

齐貌辨道："大人若要'退隐'，退得越早越好，明日就该上表请辞。"

"明日怕是不行，我还有一事必须去办。"公子婴说道。

"那么，十日之内，大人一定要上表辞去相位。"齐貌辨说道。

"十日我还嫌多了呢，七日便已足够。"公子婴笑道。

公子婴要做的那件事，就是答应惠施想让他做的事情，并且尽量让惠施满意。七日之后，公子婴已做完他要做的事情，立刻上表，以身体有病为名，请求辞官"退隐"。

齐宣王见公子婴果真主动退隐，也做出一副竭力挽留的样子，当着朝中众大臣之面痛哭流涕，坚决不同意。公子婴却更坚决，跪伏在朝堂上说："若大王不准微臣回到封邑，微臣就不起来了。"齐宣王无奈，只好准许公子婴"退隐"，并赐给千斤黄金，又加封万户食邑。同时，齐宣王又依照惯例，拜公子婴长子田文为上大夫，准其参与朝政。

邹忌以上卿的名义，得以兼任相国，但他府中的门客不仅没有增多，反而减少了许多，他的门客都投到了田文的府中。这些门客认为田文才是真正的相国，邹忌不过是挂了个虚名罢了。见到这种情形，邹忌气恼之下，生出病来，一时无法上朝理事。朝中大臣遇到事情，纷纷向田文请教，并顺着田文的意思去行事，而田文又是在顺着父亲的意思行事。

公子婴对这种情形极为满意，将齐宣王赐给他的千斤黄金全都赠给了齐貌辨，并问儿子田文："现在，你明白当初为父为什么要善待齐貌辨了吗？"

田文恭恭敬敬地回答着："儿子明白，凡傲物放浪者，若非狂妄，便是真有大才，缓急时可以大用。儿子从今以后，当礼贤下士，宁可白养一千狂妄之人，也不放过一个真有大才的人。"

"哈哈哈！"公子婴大笑了起来，道，"吾儿能明白此事，为父也就

放心了。”当日，公子婴即整顿行装，带着齐貌辨，率领上千从者浩浩荡荡“退隐”薛城，临行之际，齐宣王又亲至郊外送行。

公子婴走了，齐宣王大大松了口气，放眼朝中，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合他的心意，遂下了一道求贤诏令——天下凡有真才者，俱可上书议论朝政大事，国君将视其才能高下，予以任用。天下四处奔走，谋求官禄的众多“贤者”闻之大喜，蜂拥至齐国境内，上书言事。这些人当中，亦有苏秦的身影。

苏秦的高车已经破旧，华丽的黑貂裘服也掉下了成片的毛，变得异常难看。跟在他车后的两个奴仆面黄肌瘦，走起路来有气无力。只有苏秦的精神看来还算可以，两眼仍是炯炯放光。

几年来，苏秦先是在秦国四处请托，欲让人荐他入朝，大显身手，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商鞅、公孙衍、张仪、陈轸等他国之人先后执掌朝政，令秦国人大为妒恨，见了前来求官的他国之人，就群起而攻。

苏秦失望之下，只得放弃了在秦国谋求官职的打算，转道武关，来至楚国。楚国虽然不似秦国那么兵势强劲，但国土广大，人口众多，亦可大有作为。但是楚国的执政大臣，百年来都由昭、景、屈三大家族把持，别说他国人，就算是外姓人，也极难进入楚国的朝廷，苏秦在楚国待了一年多，毫无所得。

这时，苏秦携带的五斤黄金花得只剩下了两斤，他忧愁之下，只得离开楚国，来到了宋国。他想，宋国只是一个小国，他若谋取一官半职，也许不算太难。可是，宋国虽小，朝政一样把持在宗室贵族手中，苏秦出身商贾，又是外国人，纵然费尽了心机，也无法进入宋国朝廷。这次来到齐国，已是苏秦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他手中的黄金剩下不到一斤，若是花费完了，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到洛邑，重操商贾旧业；二是投奔权贵，充当求食的门客。

这两条路，苏秦都是绝不愿走。他用尽平生所学，依据齐国情形，写成了一篇洋洋数千字的议政文章。苏秦认为，齐国国君见了他这篇文章，如果不拜他为相国，必是昏君无疑。但是苏秦永远也不会想到，他的文章齐宣王根本不可能看到。负责呈送文章的大臣是为“司士”，司士将文章呈给齐宣王之前，先悄悄呈给了田文。

田文一篇不漏地看了那些文章，凡是做得出色的，有可能被齐宣王

看中的，他都要挑出来，扔进火塘中。苏秦辛辛苦苦，满怀希望做成的议政文章，亦在火塘中燃为灰烬。

在苏秦来到齐国的同时，惠施离开齐国，又到赵国、韩国去了一趟，然后才回到魏国，向国君复命——齐、楚两国听了微臣之言，已不再打算进攻魏国了。

魏惠王很高兴，赏赐了惠施千斤黄金，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魏惠王无法高兴。楚怀王忽然派使者来到了魏国，持着千斤黄金、百双玉璧的厚礼，请求魏惠王允许公孙衍到楚国去担当令尹重任。魏惠王大为惊诧，忙招来张仪，寻问应对之策。

张仪道："此必为公孙衍自重之计，大王不可上当。大王应顺势放公孙衍到楚国去，楚王见大王如此不甚看重公孙衍，必不会将公孙衍拜为令尹。然后，大王可再召公孙衍回国，如此公孙衍必感大王厚恩，永为大王尽忠也。"

魏惠王听了，心中暗想，这公孙衍的才能，绝不在你张仪之下，寡人若将他放到楚国去，楚国必会强盛。一个强秦，寡人已难以应付，再来一个强楚，还有寡人的生路吗？

他并未采纳张仪之策，对楚使好言安慰一番，礼送楚使出境。不料楚使的车马尚未离开大梁，齐国使者的车马又至。齐国使者一样带着黄金千斤、玉璧百双，请求魏惠王允许公孙衍到齐国去担当相国重任。魏惠王刚刚召见了齐国使者，赵国和韩国使者又来到了大梁，请求魏惠王召见，所言与齐使同出一辙——请大王允许公孙衍到赵、韩担当相国重任。

楚、齐、赵、韩四大国同时请求一人为相，是列国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使得魏惠王方寸大乱。

张仪入宫求见魏惠王，道："公孙衍挟外国以自重，罪莫大焉。大王应速将其斩杀，以绝后患。"

杀了公孙衍，天下岂不是只有你一人称雄，谁能制止？再说，寡人此时杀了公孙衍，不是明摆着和楚、齐、赵、韩四国作对吗？以魏国之力，怎么可以同时对抗楚、齐、赵、韩四国？魏惠王再次拒绝了张仪的对策，但他自己却又想不出对付这种情形的办法。他正焦虑之时，又偶

然感上风寒之症，并且迅速恶化，转眼之间，已是到了弥留之际。太子和众执政大臣慌忙来至内宫，跪倒在病榻前，听取魏惠王的最后遗言。

即将去世的魏惠王神智忽然间变到异常清晰——寡人一生好战，欲求一统天下，完成父祖之愿，遂大用策士战将，征伐四方。结果国势愈来愈弱，将为强秦所吞矣！此乃寡人之过，太子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太子须立刻杀了张仪、公孙衍这等策士，拜孟夫子为相国，以仁义大道收揽天下人心，治理国家。嗯！孟夫子呢？那孟夫子为何不在寡人的榻前……

魏惠王满腹的话语无法说出，拼出最后的力气，抬起颤抖的手指，指了指张仪，又指了指公孙衍，猛地往下一垂，意为杀死二人。但他的手垂下了，却未能再度抬起，太子无法看出其中的杀意。

魏惠王去世之时，正当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年）。其太子即位，是为魏襄王。

魏襄王即位之后，立刻免了张仪的相位，改拜公孙衍为相，并厚赏楚、齐、赵、韩四国使者，他的举动，完全是太傅惠施教导的结果。

惠施说："先王指点张仪，是让大王免除张仪的相位，接着指点公孙衍，是让公孙衍接替张仪。"

天下各国闻知公孙衍被拜为相国，纷纷派遣使者，借着祝贺魏襄王的名义，与公孙衍结交。来至魏国的使者，身份都很尊贵，不是相国，便是掌有实权的上大夫。公孙衍得意扬扬，迎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

张仪却是紧闭府门，拒不见客。但有一天，张仪忽然换了一身仆从的装束，在天色昏暗的黄昏时刻，来到了燕国使者所住的馆驿中，秘密求见燕国使者子之，声称有机密之事相告。

子之精通兵法，为人武勇，深得燕易王信任，被拜为大将，渐渐执掌了燕国的军政大权。到燕易王去世时，子之已成为燕国相国，朝中党羽遍布，大权独揽。

易王之子燕王哙对子之的专权极为不满，常和心腹商议，要夺子之的相位。子之恐慌，千方百计欲固其权位。此次他不惜屈尊充当使者，就是要获得公孙衍对他的支持，使燕王哙不敢轻易剥夺他的相国之位。

子之在出使秦国时就认识张仪，见到张仪如此装扮而来，不觉吃了一惊，忙屏退左右，问张仪有何机密之事。

张仪神情凝重，说："在下与相国大人一见如故，别后常常想念。今日见大人误入死路，不忍旁观，特来告知。"

子之更惊："啊，在下如何误入了死路？还请大人详加指点。"

张仪问："我听说，燕王非常痛恨相国大人，欲置大人于死地，可真有其事？"

子之犹疑了一下，老老实实地回答道："确有此事。"

"然则大人何以自保？"张仪又问。

"这……"子之一时回答不出。

"大人欲结好公孙衍，借公孙衍之势自保，是也不是？"

"嗯……是。"

"以相国大人看来，公孙衍会更看重燕国大王呢，还是会更看重燕国相国？"

"当然……当然是更看重燕国大王。"

"那么，当相国大人和燕王起了冲突，公孙衍会帮着谁？"

"会……会帮大王。"

"你明明知道公孙衍其实救不了你，为何偏偏把希望放在公孙衍身上，这不是像盲人骑着瞎马过河一样危险吗？"

"这……"

"你是不是觉得除了结好公孙衍，别无自保之路？"

"难道还有更好的自保之路吗？"

“有。”

“请先生指教？”子之连忙拱手施了礼。

“相国大人手握兵权，何不赶走燕王，取而自代，使子子孙孙长享富贵？”

“这……这不是谋反吗？”

“什么谋反。当初魏、赵、韩三家分晋，难道不是谋反吗？还有齐国的田氏取代了姜氏，又何尝不是谋反？你谋反成功了，便是开创之君，便是文王、武王那样的圣君。”

“可是谋反若失败了，则不免诛灭九族啊。”

“你还没有开始行动，怎么就知道一定会失败呢？难道名扬天下的勇将子之，竟是如此胆怯吗？”

“不是我胆怯。如今列国成并峙之势，我若谋反，周围的赵、魏、齐诸国，势必会加以干涉。”

“假若魏、赵、齐诸国一齐兵败，还能干涉大人吗？”

子之不觉笑了，道：“大人之话，也太过荒唐，魏、赵、齐俱是大国，哪能一下子全都失败了呢？”

“能。”张仪斩钉截铁般说道。

“此为何故？”

“公孙衍乃秦之大敌，他充当魏相之后，必会发动齐、楚、魏、赵、韩、燕六国攻秦，以期立下绝世大功。然六国各怀心志，岂是强秦的对手？以在下观之，齐、楚自诩大国，必会反目成仇。此两国若是反目成仇，就绝不会攻击秦国，到时真正能对秦国产生威胁的，只能是魏、韩、赵、燕四国，假如这四国中忽有一国退兵，其余三国必会一败涂地。而退兵的那一国，也就成了秦国的大恩人。秦国势必倾出全力帮助其国。有了强秦撑腰，谁还敢对其国轻举妄动？”

“啊，是这样。我明白了，明白了！”子之高兴得拍手大叫起来。

他既称精通兵法，当魏、赵、韩、燕四国攻秦之时，燕国之兵必然会由他统领。正当关键之时，他可突然撤兵而走，回至国中将燕王哙赶下王位，取而代之。魏、赵、韩三国在燕军突然撤走后，定是大败无疑，肯定无力干涉他的夺国举动。到时或者齐国有力干涉他，但是他既已成了秦国的“大恩人”，必会得到秦国的全力支持，自然不怕齐国了。

“在下预祝大人一举成功，为新燕国的开创之主。”张仪说着，对子之行了一礼。

“哈哈哈！在下若能成功，绝不会忘了大人。哈哈哈！”子之大笑着，连忙还礼。

公孙衍果然如张仪所料，遍出使者，奔走于列国之间，号召联合齐、楚、魏、赵、韩、燕六国之兵，一举攻灭秦国，使六国永远免去强秦东侵之患。六国亦是感到秦国强大，与己不利，倒也纷纷赞成联兵攻秦，并以诸国重臣为使，于大梁会盟。

公孙衍亲自主持会盟大典，提出了六国互为兄弟，各交换太子为质，以坚盟约的办法。对于此法，六国亦无异议，商量一番后，分成三对——齐楚、魏赵、韩燕各以太子为质，留居对方国都，然后“歃血”为盟，约定了出兵日期。

上一次五国联盟，曾给予了公孙衍身佩五国相国符印的荣耀。这一次，六国使者为了表彰公孙衍发起六国联盟的功劳，送给了公孙衍一个响亮的称号——犀首。

犀者，犀牛也，是至为勇猛的巨兽，象征着勇敢的战士。首者，首领也。犀首之号，即为勇敢的战士首领之意。公孙衍对于这个称号，十分满意。这个称号意味着，他将是六国雄兵无可争辩的统帅。

一想着能够统帅六国之兵攻击秦国，公孙衍就兴奋得夜不能寐。他仿佛看到了秦惠文王正跪倒在他的脚下，向他磕头不止，哀求饶命，那时他就会问——大王，这天下真正的大贤之才，究竟是张仪，还是我公孙衍？

正当公孙衍兴奋之时，忽有守城将官来报——张仪以重金买通门卒，趁夜逃到了秦国。公孙衍听了，先是一惊——他曾下过严命，各处关隘须严加防备，勿使张仪逃走。他要将张仪留在魏国，让张仪亲眼看

着他是怎样率领着六国之兵大破秦国。

一惊之后，公孙衍倒也没有发怒，说——他逃了就逃了吧，反正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秦国看到他的。

张仪逃回秦国后，立即入宫，跪倒在秦惠文王脚下，磕头请罪："微臣丢了魏国相位，难以为大王尽忠，实是罪该万死。"

秦惠文王见到张仪大喜，忙上前扶起，说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列国无不如此。这相位之失，怎么能怪你呢？何况你身为魏国相国，却为寡人做事，此等忠心，千古难见也。"其实张仪就算不逃回秦国，秦惠文王也要派人去魏国把张仪"偷"了回来。

公孙衍发起的六国联盟，引起了秦国朝廷上下极大的恐慌，国中一片混乱。齐、楚、魏、韩、赵、燕六国加起来，几乎是整个天下，不论是国土还是人众，不知比秦国大出了多少倍。

秦国虽然强盛，但能与整个天下为敌吗？许多商旅之人，甚至秦国的富豪之家，都在想方设法向东方的六国逃去。秦惠文王召集大臣日夜商议，想出了无数个应对六国联盟的办法，却没有一个办法能令秦惠文王满意。

六国联盟是公孙衍闹出来的，公孙衍是张仪的对头。看来只有张仪，才能对付公孙衍的六国联盟。秦惠文王心急如焚地盼着能见到张仪，而张仪果然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罪臣……"

"什么罪臣，再也休提。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秦国的相国。"秦惠文王猛地打断了张仪的话头。

"微臣谢……谢大王天高地厚之恩。"张仪哽咽着，倒头又拜。

"这一套，你就免了吧。"秦惠文王急不可耐地一摆手问，"你说，这次'六国联盟'，寡人该怎么对付？"

张仪站起身，从容说道："'六国联盟'在微臣眼里，不值一提，大王何须为此忧心？"

秦惠文王听了，倒吸了一口气，道："相国说得好轻巧。上次一个'五国之盟'，就把秦、齐、楚三国弄得一塌糊涂，这次'六国联盟'专冲我秦国而来，岂不把我秦国压成了……且不说这，那魏、赵、韩、燕或许不值一提，这齐国和楚国，也不值一提吗？"

"齐、楚两国虽有些分量，微臣只凭此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令其不敢攻我秦国。"张仪说道。

"你真能……真能说齐、楚不攻我秦国吗？"秦惠文王紧盯着张仪问。

"微臣如果不能说动齐、楚两国，愿以人头相谢大王！"张仪平静地说道。

次日，秦惠文王大会朝臣，拜张仪为相，并让其携带重礼，出使楚国。陈轸见此，叹道："此番张仪更得大王信任，吾若留在朝中，必有大祸。"他当即上表，请求"退隐"。秦惠文王也未拦阻，还特赐黄金百斤，送其"退隐"。

张仪来到楚国后，并未急着去见楚怀王，而是首先来到了太宰靳尚府中，并送上了一份厚礼。昭阳已年老去世。昭雎升了令尹，屈原也升为左徒，而靳尚虽为楚怀王宠信的臣子，却并未得到升迁。

靳尚认为太宰的官职好处极多，谁想做官，谁就得给太宰送上厚礼，故情愿"让贤"，先让别人去升官。靳尚的"谦让"美德，深得楚怀王赞赏，也更加得到楚怀王的信任。但近些时来，靳尚却是愁眉不展，很少有高兴的时刻。

对于像张仪这般威名赫赫的人物，靳尚向来是乐于结交，何况张仪又送上了一份厚礼。靳尚当即极为热情地将张仪引入内堂，招来乐女，摆上盛宴，与张仪称兄道弟起来。杯来盏去，不过大半天的工夫，张仪已对楚国近来发生的情形了如指掌，也清楚地知道了靳尚不高兴是因为楚国朝廷和内宫发生的事情对他极为不利，而他偏偏又束手无策。

朝廷上发生的事是——楚怀王命左徒屈原拟好变革法令，将依照秦国之例，废除世袭的官爵禄位之制，大力奖励有功之人。不论是昭、景、屈三大姓，还是普通的平民，只要立有功劳，即可授予爵位，并按爵位给予相应的官职。如此一来，楚国官吏们的升迁就全以功绩为凭

了，靳尚也就失去了把持朝廷官员升迁以从中发财的机会。

内宫中发生的一件事是——由于魏国赠给了楚怀王一名美女，使楚怀王原先的爱姬郑袖面临着失宠的危险。郑袖通过太监与靳尚订有“盟约”，郑袖随时会将楚怀王的心事告知靳尚，使靳尚总能顺着楚怀王的心意行事。而靳尚也必须尽全力维护郑袖在宫中的地位，使郑袖永不失宠。

这两件事，靳尚虽然说得十分含糊，张仪还是听明白了，心中连转了几个念头，笑道：“在下倒可以为太宰解忧。不过，在下亦有一事，须请太宰帮忙。”

靳尚大为高兴道：“天下谁人不知大人智谋之深，神仙难敌。有了大人这句话，我还忧愁什么呢？嗯，大人若有用上我的地方，纵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言重了。”张仪一笑，“在下今日来，是为秦、楚两国和好也。到时只要太宰多说几句话，在下就感激不尽了。”说着，移过坐席，压低声音，在靳尚耳边低语起来。

靳尚听着听着，眉开眼笑起来，散席之后，立即唤来心腹家仆，密往内宫，与郑袖的心腹太监相见。

数日后，楚宫内传出消息——魏国美人已被楚怀王打入冷宫。

街市中人们窃窃私语，道——郑袖阴险毒辣，故意结好魏国美人，骗她说大王不喜旁人鼻息之气，若要获得大王喜欢，见了大王就须以袖掩鼻。魏国美人果然听从郑袖之言，见了大王以袖掩鼻。郑袖于是对大王说道，美人常说大王身有臭气，不可闻之。大王大怒，立即割了魏国美人的鼻子，将魏国美人赶到了冷宫里。郑袖专得大王之宠，是意欲为她的儿子公子兰争得太子之位。

靳尚自是早就得到了这个消息，并替郑袖赠给了张仪百斤黄金，感谢张仪为她出的“掩鼻之计”。张仪接受了百斤黄金，却又通过靳尚，送给了郑袖百双玉璧，价值黄金千斤。于是，在楚国的内宫中，一些楚怀王的心腹内臣们常常面带忧色，议论着秦国怎么强大，楚国怎么不该参加“六国联盟”，上了公孙衍的大当，替公孙衍去打秦国，得不偿失。

表面上，这些心腹内臣都是在背后议论，但偏偏能让楚怀王听见。楚怀王开始听了还不以为然，听得多了，心中就打起鼓来，怀疑他参加“六国之盟”，真的是上了公孙衍的大当。到了这时，张仪才正式以秦国使者的名义，求见楚怀王，要求秦、楚两国结盟。

楚怀王十分客气地接待了张仪，说道：“寡人当然愿意与秦结好，奈何六国之盟已定，伐秦大军即日可以出发。在这个时候，寡人怎么能与秦国结盟呢？”

张仪一笑，问：“大王以为六国联兵，就能吞灭秦国吗？”

“六国可出兵甲百万，秦国能以什么抵挡？”楚怀王反问道。

“秦国号称‘百二山河’，大王可知其中之意？”张仪也是反问道。

“这是说秦国地形险固，依山带河，只需精兵两万，就可抵挡百万大军的进攻。”楚怀王说道。

“是啊。”张仪说道：“秦国如今的精兵，又何止二万，二十万也不止啊。六国别说甲兵百万，就算是甲兵二百万，也无法攻灭秦国。公孙衍精通兵法，难道不知此理吗？他不过是拿六国做赌注罢了。胜了，他就是六国的王中之王，天下还有谁敢与他作对？败了，他只是一个臣下，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大王如此贤明，难道愿意把楚国当成赌注交给公孙衍吗？”

“这……”楚怀王不知如何说才好。

“六国攻秦，定然失败。到了那时，秦国必然会大加报复。‘三晋’有公孙衍这等精通兵法的奇才，秦国不会去攻击，齐国和燕国太远，秦国也不会去攻击。将来代六国受过的，一定是楚国。若楚国被秦国打败，则魏、韩、齐诸国恐怕也会趁火打劫，借机掠夺楚国土地。外臣以为，楚国虽然地广千里，到了这个时候，也不够秦、魏、韩、齐四国瓜分了。”张仪肃然说道。

“这……”楚怀王听得惊出了一身冷汗，结结巴巴地问，“寡人……寡人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让大王与秦国结盟，就是得罪了齐、魏、赵、韩、燕五

国。为大王着想，外臣可与大王约定，楚、秦两国先暂不结盟，楚国仍可参加六国的伐秦之举——只是虚设其兵，并不攻击秦国，待六国联军攻秦失败后，我秦、楚两国再公开结盟，亦是不迟。”张仪体谅地说着。

“妙啊，此实为一举两得之良策。”楚怀王大喜，当即招来众亲信大臣，密商张仪所献之策。

第二十二章　各怀心思伐秦败　列国乘隙强实力

张仪之策，在楚国大臣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靳尚全力支持张仪之策，屈原则全力反对。靳尚说唯有张仪之策，才可使楚国安宁。屈原针锋相对，说秦国困处西陲，欲张国势，必侵楚国。楚国若不抓住这次六国伐秦的大好机会，给予秦国以沉重的打击，则将来必定后患无穷，永受秦国之欺。

楚怀王听了又犹疑起来，招来张仪问道："若六国败后，秦国不讲信义，欲攻我楚国，寡人奈何？"

张仪一笑，道："大王料事谨慎，实为至贤之君矣！大王若结好秦国，我秦国必以商於六百里土地相赠。"

楚怀王大喜："此言可真？"商於之地为秦、楚交界的冲要之地，楚若占据此地，则是大得地势之利，不惧秦国的攻击。

"吾身为使者，岂敢在大王面前虚言。"张仪正色道，话锋一转，"不过，大王为显示诚意，应将为质齐国的太子召回。然后大王可遣一心腹将军，随外臣至秦，暗中接收土地。"

楚怀王想了一下，答应了张仪，当即派心腹内臣至齐，借口太子有疾，将太子召回楚国"调养"。

屈原知道此事后，苦苦劝谏楚怀王，切不可轻信张仪之言，秦国乃是虎狼之国，只有夺人土地，哪有送人土地呢？可是楚怀王不仅不听屈原的劝谏，反倒当众大发雷霆，将屈原痛斥了一番，并免除了屈原的左徒之职，改任三闾大夫。

靳尚升任左徒，并兼领太宰之职，代替屈原处理楚国的变革法令之事。三闾大夫只是一个掌管昭、景、屈三大家族祭祀事务的礼仪职务，并无任何实权。

屈原百思不得其解，一向信任他的楚王如何这般不近情理，竟似对待罪臣一样对待他？只有靳尚、张仪和郑袖知道其中的原因。

屈原精通楚歌，郑袖则喜唱楚歌，在楚怀王的允许下，屈原常将新作的楚歌教给郑袖学唱。

一日，郑袖忽在楚怀王面前大哭大闹，说屈原调戏她，把她比作湘夫人，而屈原却把自己比作湘君，逼着楚怀王杀了屈原。楚怀王听了，虽然大怒欲狂，但最终还是没有杀死屈原，只是贬了屈原的官职，不准屈原进宫。这自然又是张仪的“奇计”，为此，张仪又送了郑袖价值千金的明珠一斗。

楚怀王的举动，使齐宣王大为愤怒，也立刻召回了为质楚国的太子，并向公孙衍控告楚国有背盟之心。

公孙衍惊道：“此必为张仪从中搅和之故，吾六国伐秦之举，当速速举行。”

他提前一个月，召集六国之兵来到大梁，但来到大梁的却只有五国之兵。

齐宣王说，齐军可以和任何一国联军攻秦，唯独不能和楚国之兵待在一起。

公孙衍担心事情拖久了会发生变化，说，齐国在诸国的后方，不出兵也行，就多出些粮草甲仗吧。齐宣王不愿得罪公孙衍，勉强答应了下来。

五国之兵加起来，虽然不及百万，却有八十万之众。其中魏、赵、韩、燕各出兵十五万，楚国出兵二十万。

楚国出兵既多，又为天下第一大国，公孙衍为表示对楚怀王的尊重之意，特地想出了“纵约长”这一名号，加在楚怀王头上，并解释道，六国结盟，是为“合纵抗秦”之约也。“纵约长”即为六国联盟之长，亦为六国之兵的主帅。公孙衍想以此激起楚怀王的斗志，迅速率领五国之军，向秦国展开猛烈的进攻。但是楚怀王却找出种种理由，千方百计地拖延发兵时间。

张仪已悄悄回至秦国，楚怀王派将军屈丐跟随张仪入秦，去接收商於六百里土地。

只待六百里土地到手，楚怀王就会寻找借口退出“六国联盟”。不料张仪刚至咸阳，忽从车上跌下，连声呼痛，左右慌忙将张仪扶回府中，竟不理会屈丐。见张仪受伤，屈丐也不好说什么，憋了一肚子气，自寻馆舍住下。次日，屈丐去相府拜访张仪，却被门卒挡住，言相国病重，暂且不能见客。屈丐是“秘密使秦”，也不好大肆声张，去秦国朝廷吵闹，只得耐下心来，一边坐等张仪病愈，一边急派从者向楚怀王禀报他出使秦国的经过。

楚怀王无法得到土地，见公孙衍催得急，只好硬着头皮，率领八十万大军向秦国杀来。

列国征战，从无一次动用过八十万大军，五国的举动，一下子震惊了天下。魏、赵、韩诸国君臣，已是弹冠相庆，想着将来能分得秦国的何处土地。齐宣王又是妒忌，又是羡慕，并不认真备下粮草，更没有将粮草输往五国大营中。周天子则是异常兴奋而又紧张地注视战局，希望六国和秦国两败俱伤。如果真是这样，周天子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周王室也许会因此多延续几年。反之，则不论哪一方战胜了，其国君恐怕都不会安于王位，要高升一步，去做天子了。

魏国客卿孟子见到大战即将爆发，慨然长叹道：“我等了这么久，就是想等到魏君明白——专事征伐并非上策，治国还须仁义大道。可是魏君父子，却俱是沉醉于征伐中执迷不悟。”他率领弟子回到齐国，希望新即位的齐宣王能够对他的仁义大道有所领悟。

齐宣王对孟子十分敬重，见其回到齐国，立即封为“中卿”，地位之高，可与相国并列。但“中卿”只是个虚衔，并无实权。齐宣王虽常召孟子入宫谈论天下之势，却对“仁义大道”并无兴趣。孟子大为失望，想要另走他国，年岁已老，只得在齐国住下，广招徒众宣讲他的仁义大道。

就在孟子回到齐国之时，楚、魏、赵、燕、韩五国之军和秦军展开了大战。

面对着八十万五国联军，秦惠文王并不惊慌，拜樗里疾为大将，甘茂、向寿为左右将，率三十万大军，兵分三路，主动出击，迎着五国联军杀来。

公孙衍又怒又喜，怒者，秦兵欺人太甚，居然不将他的五国联军放在眼里。喜者，秦军主动出击，无疑是放弃了“河山险固”，自寻死路。

他立即将五国联军分为三部，左部为楚国之军，敌住向寿率领的秦国右军，右部为燕国之军，敌住甘茂率领的秦国左军。公孙衍叮嘱楚、燕两国之军——不必与秦军交战，拖住秦军，使秦军三路兵马不能会合，即是大胜。然后，公孙衍亲率魏、赵、韩三国的四十五万大军以猛虎下山之势，直扑秦国中军。

在公孙衍的料想中，他很快就可以将秦国中军歼灭。秦国中军被歼灭，左、右两军必然不支，亦将为楚、燕两国所灭。这三十万大军若全数覆灭，秦国就成为六国案上之肉，将任由六国宰割。但是战局却发生了突变，燕国十五万大军忽然急速后撤，向本国退去。甘茂率领的秦国左军乘势猛进，日行百里，直逼韩国都城郑邑。二十万楚军亦突然转头回国，声称国中遭到巴人袭击，必须回军自救。

向寿率领的秦国右军亦是乘势猛进，日夜行军，直逼魏国都城大梁。魏、韩两国精兵在外，都城空虚，陡地见到秦军兵临城下，魏、韩两国之君都是惊慌失措，急令公孙衍退兵。赵国君臣见到燕国退兵，怀疑燕国将要乘虚攻赵，也紧急派使者令赵军回国。

这陡然发生的一切，如晴天霹雳般砸在公孙衍的头顶上。他在中军大帐中愣了半晌，忽地拔出佩剑，就向喉间挥去。秦军截断了后路，粮草不继，魏、韩、赵三国之军将不战自乱，败局已定。如此大败，他公孙衍无疑将名望扫地，无法待在任何一国。他站在无人可及的最高处，摔下之惨，亦是无人可及。

左右亲信见到主人忽然自刎，慌忙扑上去紧紧抱住主人的胳膊，苦劝道："事至如今，并非主人之过，全是燕、楚两国陷害之故啊，主人为燕、楚两国背叛而自刎，实在不值啊。"

公孙衍听着，心中一酸，热泪滚滚而出，仰天说道："我不负六国，是六国负我矣！从今以后，'合纵大业'将永无实现的可能。六国如此，必为秦国所灭，必为秦国所灭！"

他抛下佩剑，下令退兵。

魏、韩、赵三国之军退至修鱼，与三路合击而来的秦军发生了大战。赵军首先崩溃，被秦军杀死三万余人，大将公子渴亦被乱箭射伤，落荒而逃。接着韩军大阵也崩溃了，被秦军杀死近四万军卒，大将申差做了秦国俘虏。只有魏军始终保持着严整的阵形，没有一员大将受伤或

被俘，兵卒战死者亦只数千人。秦军斩杀敌卒近八万人，自损也近五万军卒，遂乘胜收军，班师回至国中。公孙衍将魏军带回大梁，立即上表请求“退隐”，不待魏襄王答复，即携家隐于“鬼谷”之中。

六国伐秦，闹得轰轰烈烈，却只有五国出兵，这五国偏偏又被秦军打得大败，一时间，秦国的威名传遍天下，令中原诸国君臣和周天子一听“秦国”之名，就心惊胆战。秦惠文王狂喜之下，欲发倾国之兵，攻灭“三晋”，夺取洛邑，获取九鼎，以“天子”的名义扫平天下。

张仪忙劝道：“‘三晋’虽败，楚、齐、燕诸国并无损伤。此时我秦国若占洛邑，必惊动天下，各国势必倾力攻击，只怕我秦国难以抵挡。为今之计，楚国必为秦国大敌，我秦国当迅速攻占蜀、巴两国，使楚国随时会面临我秦国的两方攻击，不敢轻举妄动。至于‘三晋’之国，我秦国可趁公孙衍‘退隐’之机，诱使他们与秦结好，牵制楚、齐两国。”

秦惠文王想了想，恨恨地叹了一口气，道：“唉！就依相国之计，只便宜了‘三晋’。”

张仪见秦惠文王听从了他的计谋，心中高兴，乘车回府，刚进大门，就遇上了屈丐。

“嗯，将军怎么还在这里，没有去接受土地呢？”张仪做出一副大为吃惊的神情问道。

“你秦国上下，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到哪儿去接受土地？”屈丐气哼哼地回答道。

张仪笑了，说：“我自己拿几里封地去赠送给楚王，哪里要惊动秦国上下呢？你给我的管家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什么，是你自己的封地？”屈丐听了，耳中嗡嗡乱响，眼前一片昏黑。

“当然是我自己的封地，从某处到某处，共是六里。”张仪正色说道。

“胡说！”屈丐怒喝一声，道，“我来接受的是秦国商於之地六百里，不是大人的私地六里！”

张仪勃然变色，厉声道："我秦国之地，都是将士们以鲜血换来的，岂肯白白送人！我说六里，就是六里！"说着，拂袖走入府内，不再理会屈丐。众门吏见主人如此，立刻如狼似虎般将屈丐赶到一边。

屈丐一路痛骂着，离开秦国，回到郢都，向楚怀王哭诉受到张仪欺骗的经过。

"什么，张仪竟敢如此欺负寡人吗？"楚怀王气得发昏，手脚冰凉，一头栽倒在地。

众大臣慌忙将楚怀王扶起，急召太医。幸亏太医来得及时，楚怀王总算没有被当场气死，但是躺倒在榻上，不能动弹。楚怀王自觉愧对臣下，紧闭宫门，任何人也不见，国政大事，全都委托昭雎、靳尚二人治理。靳尚趁此良机，一把火烧了屈原拟定的变法诏令，并严令任何人不得再提"变法"二字。屈原见到国势如此，心急如焚，却又无奈何，只能望空长叹。

秦惠文王采取张仪之策，首先建造函谷关，对"三晋"采取守势，然后一方面派使者至魏、赵、韩三国结盟和好，一方面派张仪、司马错大举伐蜀。

魏、韩两国对秦畏之如虎，立刻答应与秦和好。赵国却对秦国使者十分冷淡，拒不与秦和好。秦惠文王听了大怒，当时不便发作，却暗暗在秦、赵边境囤积粮草，预做攻赵的准备。

燕国相国子之见秦国势大，立刻发动叛乱，逼迫燕王哙将王位"禅让"出来。燕王哙见子之背后有秦国支持，不敢抵抗，只好将王位"禅让"给子之。列国慑于秦国之威，对子之以臣谋君的举动视而不见，一些小国甚至遣使祝贺子之"荣升"君位。

蜀国正当内乱，无法抵挡秦国大军，很快就被秦国灭亡。张仪、司马错乘胜前进，又一举灭亡了巴国，牢牢控制了长江上游，直接威胁到了楚国都城郢都。楚怀王急了，强撑病体，日夜训练军卒，准备与秦国大战一番，夺取商於之地。

秦惠文王见伐蜀大胜，立即调动兵马，向赵国发动猛攻，夺取了赵国的商邑，俘虏了赵国大将赵庄，斩杀赵卒二万余人，迫使赵国答应了与秦结盟和好。

此时，燕国军民不服子之，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发动了十数万人，进攻子之。列国对太子平和子之的大战袖手旁观，使得子之从容调动军卒，很快就平定“内乱”，杀死了太子平。

秦国的空前强大，燕国的君臣易位，使周天子心中惊悸不已，没过多久，便一命呜呼。周太子姬延继位，是为周赧王。当初周慎靓王给太子命名为延，是已感到周室即将面临灭亡之祸，希望太子能够得到上天庇佑，延续宗祠祭礼不灭。周赧王刚登上大位，就派西周公给秦惠文王送去贺礼，祝贺秦国灭亡了蜀、巴两国。在周赧王眼中，秦国就是上天，他若想延续宗祠祭礼，就必须讨得秦国的庇佑。

齐宣王见到秦惠文王如此得意，不禁妒火中饶，极想干出一件大事，也震慑天下一番。他自然不敢去进攻秦国，而是以“平乱”之名，突发举国之兵，讨伐燕国。为此，齐宣王不得不拜他不喜欢的田文为相国，并赐其号曰孟尝君。齐宣王知道，如果他不拜田文为相国，齐国将军们就会拿出一千个理由来，拒绝伐燕。

公子婴得知儿子当了相国，高兴之下，喝多了酒，竟在醉中亡故。而邹忌又一次失去相位，郁闷中亦是一病而亡。田文退居薛城，一边为父守丧，一边命匡章率领二十万齐军，直捣燕国都城。

子之没想到齐国会向燕国大举进攻，惊慌之下，仓促应战，被齐国打得大败，在逃跑时为乱箭射死。燕国军民并不真心拥戴子之，齐军所到之处，未遇任何抵抗，仅五十余日就占领了整个燕国。

齐宣王得意扬扬，命令匡章将燕国宗庙中的宝器全数运往临淄，意图吞并燕国。齐军乘机在燕国公然抢掠，大肆搜刮燕国百姓的钱财。燕国军民大为愤怒，群起反抗。赵国乘势派出大军，相助逃亡在外的燕国公子职“收复”燕国，条件是公子职将来必须帮助赵国夺取中山之地。公子职答应了赵国的条件，在赵国大军的帮助下，打败齐军，收复了全部国土，即位为王，是为燕昭王。齐宣王本想“震慑”天下一番，却不料闹了个灰头土脸，大为扫兴。

楚怀王见齐军败退，认为齐军一时难以恢复战力，少了后顾之忧，遂大举发兵攻秦。秦惠文王早有准备，亦发大军相迎。双方各出兵卒二十余万，战车数千乘，在丹阳展开大战。惨烈的大战进行了十余日，结果楚军大败，战死军卒八万，大将屈丐以下的七十多个将军全部阵亡或被俘。败报传来，楚国举国震惊，一片哀哭之声。

秦军乘胜前进，直逼楚国都城。楚怀王派出大将景翠，征发倾国之兵抵抗。双方再次于楚国的蓝田之地展开大战。这时，楚军有三十万之众，而秦军只有二十万，但楚军战力明显不如秦军，虽然士卒勇敢，将军们却畏敌如虎，临阵先逃，致使阵形大乱，楚国再次遭到惨败。

蓝田之战，楚军战死者达十余万之多，而秦军虽然获胜，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死亡六七万军卒。疲惫不堪的秦军乘胜回军，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夺取了楚国六百里的汉中之地。

秦惠文王大喜，道："寡人得了汉中之地，就可以使秦地完全和巴、蜀连成一片，灭楚有望矣。楚国灭，则天下亦在寡人手中矣。"他当即对张仪大加赏赐，一口气封了张仪六个万户大邑，赐其号曰武信君，命张仪速速制定灭亡楚国，夺取天下之策。

张仪大感振奋，道："以微臣观之，楚国三年即可灭亡，大王亦能在十年内一统天下矣！"

"十年？"秦惠文王想了一下道，"寡人还不到五旬，这十年么，也还等得及，等得及！哈哈哈！"秦惠文王竟是一年也等不得了，数月后便暴病而亡，其太子继位为秦武王。

秦武王生得身材魁梧，极有勇力，做太子时即喜好和勇武之士交往，不喜欢张仪这等策士。他不止一次当众说过，张仪专凭一张嘴，借着秦国的声威四处招摇撞骗，实为大奸之人。

唉！一朝天子一朝臣，我若不知进退，必将死无葬身之地。张仪心中想着，主动请求辞去秦国相国之职，退隐回到故乡魏国。秦武王对张仪的退隐求之不得，立即恩准。

魏襄王见张仪回到故乡，不禁大喜，立即拜其为相国，并对其大加封赏。张仪不甘寂寞，居然又重新做了魏国相国，并且忘不了给秦武王送上一封密书，表示他身为魏相，但仍是秦国忠臣。秦武王见到张仪的密书，只冷笑一声，看也不看，就扔在烛台上烧了。

惠施见到魏襄王此时还信任张仪，长叹一声，辞官回到宋国，半路染上风寒之症，悄然去世。张仪盼着秦武王的回书，盼了年余也未得到，郁闷中生出怪病，浑身疼痛而亡，临去世前喃喃念道："大王不用吾'连横之计'，平天下必多费数十年之力也。"

秦武王听说张仪死了，毫无哀伤之意，说道："相国之职，让张仪这个奸人当过，寡人听了就烦，须改换一个名目，就叫作丞相吧。"

他不喜策士，选了两位武勇的大将樗里疾和甘茂为左右丞相，日夜训练士卒，欲攻"三晋"。

"我秦国之兵，天下无敌，当先破韩国，再入洛邑，夺九鼎而还，一举扫平天下。"秦武王豪迈地说着。满朝大臣谁也不敢劝阻秦武王，反倒争相称颂秦武王为圣明之主，千古难得一见。

秦武王得意扬扬，命甘茂为大将，领十万大军猛攻韩国的宜阳。不料甘茂费时五个月，伤亡士卒万人，仍然无法攻下小小的宜阳。秦武王恼羞成怒，派猛将乌获领军十万增援甘茂，总算是攻下了宜阳。然而秦军的伤亡却是更惨，前后共伤亡十余万军卒，猛将乌获也死于阵前。

秦国自变法强盛以来，征伐列国，伤亡如此之重还是第一次，国中怨声载道，处处可闻痛哭之声。秦武王却浑然不觉，俨然以宜阳大胜宣示列国，让列国派遣使者向他祝贺。

宜阳被秦攻下，通往洛邑的道路已经敞开，可惜秦兵元气大伤，一时无法强攻洛邑，夺取九鼎。秦武王不耐久等，决心未发兵之前，先去洛邑看看九鼎。

他摆开庞大的仪仗，带了孟贲、任鄙两位力大如神的猛将，直向洛邑而来。周赧王闻听秦君到来，慌忙派人清扫郊野，欲以"迎宾"大礼讨好秦君。

秦武王见了"迎宾"大礼却是怒火上冲，道："寡人乃大秦之主，尔周室不过是一个弹丸小邦，竟敢称寡人为'宾'吗？"他喝令众军卒赶散周天子派出的迎接之人，直入周室宗庙，观看那象征着天子权威的九座宝鼎。

"原来九鼎就是这个样子吗？"秦武王有些失望地说着，"这等宝鼎，只要寡人一声令下，秦国可以做出一百个来。"

"此九鼎乃大禹所传，年代久远，外观虽不中看，来历却是不凡。"任鄙说道。

“管它凡是不凡，寡人来了，就不能空来。这‘雍州’之鼎属于秦地，寡人当先扛了回去再说。嗯，你们谁能举起这座宝鼎？任鄙，你行吗？”秦武王傲然问道。

任鄙不敢在国君面前逞强，推辞道：“这宝鼎看上去有千斤之重，微臣哪里举得起来。”

孟贲却上前一步说道：“大王，让微臣试试吧。若是举不起来，大王休要见罪。”

“好！”秦武王大赞了一声，命人取来粗索，系在鼎耳上，让孟贲试举。但见孟贲紧紧挽着粗索，狂吼声里，死命一挣，竟把那千斤巨鼎提起了半尺来高，只是刚刚提起，又掉了下来。

“扑通！”巨鼎沉重的坠力拖得孟贲立足不稳，一屁股坐在地，呼呼直喘粗气。

“哈哈哈！”秦武王大笑起来，“爱卿果然力大如神，只是太费劲了，且看寡人来试试。”

任鄙忙劝道：“大王乃万民之主，岂可轻易冒险。”

秦武王一瞪眼睛，喝道：“你自己无能，还想拦阻寡人吗？且给寡人滚一边去！”

任鄙不敢作声，看着秦武王挽住粗索，霹雳般暴喝一声，居然也将巨鼎提起了半尺来高。

“大王神力天下无敌，天下无敌！”任鄙连忙大声赞着。

不行，寡人得再提高几寸，方显得强于孟贲，真正天下无敌矣！

秦武王正想着，力气接不上来，手一软，轰——咔嚓一声里，巨鼎掉下来，正砸在他的胫骨上。秦武王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众人大为恐慌，忙将秦武王扶至馆驿内，搜尽洛邑名医救治。但秦武王胫骨已断，流血过多，众名医回天乏术，眼看着秦武王在痛叫声里一命呜呼。周赧王闻报大惊，慌忙来至馆驿，欲亲自吊问，却已不见了秦国众人的踪影。

任鄙、孟贲护送着秦武王的尸首，连夜而行，急急赶回了都城咸阳。秦武王无子，诸弟人人争夺君位，国中乱成一团。天下各国闻听此事，无不拍手称快，纷纷传言——秦王无礼于周室，惹怒上天，结果身遭凶死。但是并无一国敢趁此良机进攻秦国，而是转头攻向邻近小邦，以从中获利。

楚国彻底消灭了越国的残余势力，将越国土地并于楚国，称为江东郡；魏、韩联兵攻宋，夺取了宋国十余座城邑；齐国则猛攻鲁国，几乎将鲁国土地夺去了一半；赵国则乘势向中山国发动了猛攻，一下子夺去了中山国的四座城邑，获得大胜。

赵武灵王乘胜前进，率领十万精锐兵卒，攻击林胡、楼烦两大游牧部族，再次获得大胜。赵军在旷野中搭起大帐，畅饮美酒，放声高歌，纵情欢庆胜利，喜笑颜开。唯有赵武灵王肃然端坐在大帐正中，不仅没有露出高兴之意，反倒面带忧色。他即位已经十九年了，由一个少年长成了威猛的壮汉，肩宽背阔，胡须浓密，两眼炯炯有神。

“大王，您怎么不饮酒呢？”坐在赵武灵王身右的相国赵豹问道。

“此次大胜，杀死胡人数万，至少可保边境十年安宁，大王怎么还不高兴呢？”坐在赵武灵王身左的太傅肥义也问道。

“林胡、楼烦二族，几乎年年入我赵国抢掠，杀我边民。我赵国屡战不胜，损兵折将，受害甚深，今日为何寡人能一举大胜林胡、楼烦呢？”赵武灵王反问道。

“这是大王英明，训练了二万骑卒，远道奔袭林胡、楼烦之后，出敌不意，这才获得大胜。”赵豹说道。

“其实我赵卒也并非没有战力，只是骑卒太少，故从前不耐林胡、楼烦劲骑的冲击，屡遭败绩。今大王以骑卒反制林胡、楼烦，使其优势尽失，当然可以获得大胜了。”肥义得意地说着。训练骑卒攻击林胡、楼烦，正是出自他的建议。

“数百年来，我中原之卒向来以车战为主，只适宜于平坦之地交锋，若遇险阻，就全靠步卒为战了。近些年来各国虽说都有骑卒，但是太少，起不了大的作用。我赵国眼前有二万骑卒，在列国间算是最多，然用于列国争战，还是嫌太少了。依寡人估计，我赵国至少得训练骑卒

二十万，方能称雄列国。”赵武灵王说道。

“二十万？”肥义吃了一惊，扳着指头算着，“一个骑卒至少须配三匹马，方能作战。二十万骑卒，就得六十万匹马啊。我赵国乃是农耕之国，哪儿养得了这么多马匹呢？”

“林胡、楼烦，还有他们后面的匈奴，草地肥美，极适合放养马匹，我赵国夺得其地，别说六十万匹马，一百万匹马也养得下来。寡人今日占了林胡、楼烦之地，就不再退兵了。”赵武灵王说道。

“不退兵了？”赵豹亦是吃了一惊，道，“胡人之地，只适合牧马，不宜农耕，我赵国占了有何用处？况胡人不习中华礼仪，极难调教，动不动就造反。微臣以为，胡人之地绝不可据。”

“相国怎么只想着要胡人顺从中华礼仪呢？难道我中华邦国，就不能顺从胡人的风俗吗？假若我赵国上下，俱穿胡服，尊重胡人风俗，还怕胡人不臣服我赵国吗？”赵武灵王问道。

“什么，我赵国上下，俱穿胡服？这……这……”赵豹这次惊得连话也说不清楚了。肥义却并不如何吃惊，平日他就听赵武灵王说过这类话，却从未想到赵武灵王会真的打算如此。但现在看来，赵武灵王竟真的是要下决心改穿胡服了。

“二位爱卿，据你们看来，列国之中，为何独有秦国强盛至天下难敌？”赵武灵王话锋一转，问道。

“这……这……秦国有地势之利，号称百二河山，因此天下难敌。”赵豹回答道。

“列国争战，若得地利，无疑是平添百万之军。秦国强盛，得于地利。齐国三面环海，亦是大得地利。故秦、齐自立国以来，一直是天下大国。魏国在文侯、武侯之时，也曾强盛到了天下无敌的地步，可惜不能持久，这是为什么？乃魏国四面受敌，缺少地利也。如今我赵国南有魏国，北有燕国，东有东胡和齐国，西有强秦和匈奴，更有中山国这个腹心之患，四面八方全是强敌。而我赵国的国势，远远不及当年的魏国。如此下去，只怕十数年内，赵国就要灭亡了。寡人不愿做亡国之君，你们呢，愿做亡国之臣吗？”赵武灵王厉声问。

赵豹和肥义面面相觑，俱是垂头不语。赵武灵王想到的，他们其实也想到了，只是苦于无法找到弥补赵国缺少地利的办法，就有意回避这个问题。

“我赵国若占据林胡、楼烦二族之地，获得他们的拥戴，就是彻底解决了北方的忧患，不仅可以获得大量的骑兵，还可绕道偷袭秦国的领地，出其不意地灭亡秦国。如果连天下最强大的秦国都亡于赵国，则谁是赵国之敌？”赵武灵王又问。

肥义听了，眼中一亮：“大王圣明！林胡之地，正当秦国北方的高地，若有十数万骑卒顺高地压下，则如雷霆万钧之势，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抵挡。妙！此策实为至妙之策。”

赵豹迟疑地说道：“难道非要改穿胡服，才能占有林胡、楼烦之地吗？如果给微臣十年的时间，微臣定能以中华礼仪教化众胡人，使其真心臣服我赵国。”

赵武灵王苦笑着：“别说十年，五年也不行啊。其实这个想法早在寡人心中，却一直没有说出，为什么呢？为的就是强秦在旁虎视眈眈，我赵国若有任何举动，必为强秦所阻。今天祸秦国，使其生出内乱，这才给了我赵国一个绝好的机会啊。然秦国能臣甚多，三五年内，乱事必然平息。所以，我赵国必须在这三五年内，彻底消除北方的忧患，并据其地利。否则，我赵国早晚难逃被秦国吞灭的下场。”

“大王所言，自是有理。可是……可是改穿胡服，必为列国讥笑，损我赵国声威。”赵豹说道。

“要做大事，就不能怕人讥笑。凡是欲建立超乎流俗功业的，必为庸人所讥；凡是有独到见解的深谋远虑，必难以为众人所接受。”肥义坚决地说道。

“对。天下没有什么事能让所有的人都理解。愚者高兴的事情，智者却感到哀伤。愚者讥笑的事情，贤者却认真地去了解它。既然改装胡服对国家有着极大的利益，那么，就算是全天下的人讥笑寡人，寡人也要把这件事进行到底。”赵武灵王大声说道。

“王叔公子成在列国中甚有名望，国人一向敬服。大王若能劝动公子成带头穿上胡服，则此大事就能够进行到底。不然，只怕国中会生出

乱子。”肥义担心赵武灵王会莽撞行事，忙说道。

赵武灵王点点头，道：“公子成乃是大贤，识见甚广，必能顺从寡人。”但是出乎赵武灵王的意料，他“改穿胡服”的诏令刚刚公布，就遇到了众大臣的强烈反对，而反对最激烈的，正是那位国人一向敬服的王叔公子成。

第二十三章　胡服骑射强国势　沙丘围宫主父亡

对于众大臣的反对，赵武灵王毫不妥协，下了严令：不穿胡服者，不准入朝。公子成立即称病，不入朝廷，并呈上一道表章，言道：中华之地，乃是世间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位居的地方；是万物财货聚集的地方；是圣贤推行“仁义大道”的地方；是《诗》《书》《礼》《乐》发祥的地方；是奇巧异能展现的地方。夷狄之族，只会羡慕中华，仿效学习中华，哪能倒过头来，让中华去仿效夷狄呢？

赵武灵王看了表章，摇了摇头，携带厚礼，突然驰入公子成府中，探问其“病”。公子成走避不及，只得与赵武灵王相见。宾主坐下之后，赵武灵王开口便问：“王叔以博学名闻天下，寡人有一事相问，上古的虞舜和大禹，是贤君呢，还是昏君？”

“尧、舜、禹、汤、文、武，是人人皆知的上古贤君。”公子成答道。

赵武灵王又问：“那么，虞舜、大禹所行之事，必定是人人称颂的圣贤之事了。”

“当然是。”

“寡人听说，虞舜为了获得苗人的信任，曾深入苗地，学着苗人舞蹈，可有此事？”

“有。”

“寡人听说，大禹时有一裸国，人人不穿衣服。大禹为了收服裸国，曾赤身与裸国之民同乐，可有此事？”

“有。”

“苗人、裸国都非我中华礼仪之邦，是也不是？”

“是。”

“既然虞舜、大禹这等上古贤君都能与并非中华礼仪之邦的苗人、裸国同俗，寡人又为什么不能与胡人同俗，改穿胡服呢？”赵武灵王逼视着公子成问道。

“这个……”公子成回答不出，背上流出了冷汗。

“王叔熟知礼法，难道不知圣人曰‘家听于亲而国听于君’吗？身为人子，就应孝顺父母；身为臣子，就应顺从国君。我赵国无地势之险，四面受敌，若不及时改变旧俗，夺取胡人之地，获得胡人之心，则国将亡而家亦亡矣。王叔不论是作为臣下，还是作为人子，都不应拒绝寡人改易胡服的诏令啊。礼法为兴国而订，若因礼法之故导致亡国，那又要这礼法何用？王叔是天下闻名的贤者，难道连这些道理还不明白吗？寡人一向敬爱王叔，希望王叔能够在这件关于国运的大事上，顺从寡人。”赵武灵王说着，拱手向公子成施了一礼。

公子成慌忙跪下来，磕头说道：“微臣愚蠢固执，竟不能知道大王变易服饰有着如此深远的用意。大王雄才远略，非微臣所能及，还请大王恕臣无知之罪。”赵武灵王见此，大为高兴，当即赐给公子成一套窄袖紧身的“胡服”。公子成为表示他的忠顺之心，当时就脱了袍袖宽大的朝服，换上胡服。

赵武灵王大喜，次日即正式下诏：赵国当改变旧俗，君臣上下，不论贵贱，一律须身着胡服。同时又召见林胡、楼烦二族长者，宣称夷狄中华本为一家，都是上天子民。林胡、楼烦二族上下大为感动，誓言当永为赵国臣民。

赵武灵王乘机让林胡、楼烦二族壮士充当先导，向匈奴发起猛攻，接连攻下了原阳、九原二地，迁移了数万户百姓居于其中，筑城垦田，养马习射，防备匈奴南侵，并随时准备进攻秦国。

赵武灵王又在林胡、楼烦二族中选拔精于骑射的勇士，教导赵国军卒学习骑射之术。不到一年的时间，赵国又多了六万骑卒，成为列国间骑卒最多的大国，但是赵武灵王却迟迟没有对秦国发动进攻。这时秦国经过三年的内乱，已安定下来，由武王之弟公子稷继位，是为秦昭王。

肥义对赵武灵王说：“秦国新王的母亲是楚国人，拥立秦王的大臣魏冉已升为右丞相，也是楚国人。以微臣想来，秦国新王恐怕会与楚国结好，转而全力攻击‘三晋’。”

“这么说来，我赵国也在攻击之列了？”赵武灵王思索着，话锋一转，问，“列国间近来发生了些什么大事，于我赵国有利还是有害？”

肥义答道：“近来发生了两件事，一件对我赵国有利，一件对我赵国不利。有利的一件事是齐王和相国田文不和，秦王有意召田文到秦国去做丞相。如果真是这样，齐、秦两国必会发生大战。齐、秦大战，不论谁胜谁败，都是于我有利。不利的一件事是燕王正在大肆招纳贤才。听说燕王在易山造了一座高台，台中积满黄金，号为‘黄金台’，专门用来接待投奔燕国的贤才。燕王求贤，必欲扩张国势，就不会容忍我赵国攻灭中山。”

“如果秦国和齐国真的打起来了，倒是于我赵国十分有利，寡人就可放心去攻打中山了。”赵武灵王沉吟着，又道，“寡人要做出灭秦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不能分心多管国政了，嗯，你看寡人传位太子，让太子管理国政，而寡人专心征战，如何？”

“这……”肥义愣了一下说，“这可是列国间从未有过的事情啊。再说大王若传位太子，以什么名义自号呢？”

赵武灵王一笑，道：“我们‘胡服骑射’，列国可有先例？至于寡人的名义，可号为‘主父’。君者，一国之主也。寡人乃国君之父，称为‘主父’，可否算得名正言顺？”

肥义只好回答道：“大王圣明，‘主父’之号虽是前无古人，却名正言顺，可以号令天下矣。”

隔了数日，赵武灵王大会朝臣，传位于太子何，是为赵惠文王，自己则称为“主父”。

因赵豹已经病亡，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大将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大司马，共同辅佐赵惠文王。同时又封庶长子公子章为安阳君，坐镇代地，监视北方的游牧之族。一切安排妥当后，赵主父就扮成使者模样，化名赵真，亲自出使秦国，以察看秦国虚实。

秦昭王很快就接见了“赵真”，问：“你们的主父年纪很大了吗？”

“赵真”答道：“我们主父正当壮年。”边答边打量着秦昭王，见他不过十八九岁的样子，却生得威武雄壮，气度豪迈。身旁站着一名带甲卫

士，身高足有八尺，约莫二十余岁，两眼深陷，透出一种无法掩饰的凶戾之气，令人见了，不由自主地心跳起来。

“你们主父既是正当壮年，为何要这么急着传位太子呢？”秦昭王又问。

“我们主父想让太子早些习练国政，将来好成为一位贤君，不至于为人所欺。”“赵真”回答道。

“哦，原来如此。”秦昭王若有所思，又忽然问道，“听说贵国‘胡服骑射’，是否有这么回事？”

“赵真”从容答道：“确有此事。”

秦昭王笑道：“贵国的‘胡服骑射’，是不是要用来对付我秦国？”

“赵真”也笑了：“秦国之强，天下皆知，赵国若不‘胡服骑射’，只怕十年内就会为秦所灭。我赵国‘胡服骑射’，乃自保之策耳。若论对付贵国，天下又有哪一国对付得了？”

“哈哈！”秦昭王大笑起来，“贵使豪爽过人，寡人十分钦佩。赵国有贵使这等大才，天下又有哪一国灭得了？”

“若论大才，贵国最盛。即令大王身边这位壮士，就恐怕有着不凡之才。”“赵真”说道。

“哈哈！”秦昭王又是大笑了一声，道：“贵使好眼力！这位壮士姓白名起，精通兵法，勇猛过人。前些天去终南山捉拿贼人，他一人就斩杀了二十四个贼人。”

“大王有了这位壮士，只怕天下各国的君臣都睡不着觉了。”“赵真”感慨地说。

秦昭王听了，大为高兴，与“赵真”畅谈了几个时辰，方才告别。赵主父回到馆驿中，立刻骑上快马，连夜向函谷关外驰去。

次日，秦昭王意犹未尽，又召赵真来见。但赵真来了，却不是他昨日见到的那个赵真。秦昭王大怒，喝问道：“你既是赵真，那么寡人昨日所见的，又是何人？”

赵真答道："他是我赵国主父也，因慕大王风采，欲得一见，故扮作使者前来。主父已于昨夜回赵，特意留下微臣，向大王赔罪，并求秦、赵两国和好。"

秦昭王听了，呆了半晌，摇摇头："赵主父胆略过人，非寡人所及也。"也异常客气地招待了真正的赵真一番，并言秦、赵两国和好，永不相互攻伐。赵真回到邯郸，将秦昭王的话禀告了赵主父。赵主父听了，半晌作声不得。

次日，赵主父招来心腹大臣，说："秦王虽然年少，却是英武不凡，列国之君不可与其相比。寡人现见国内乱初定，又慑于我赵国骑卒众多，一时还不会向赵国下手，这下是我们攻灭中山、彻底消除后患的大好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绝不可放弃。"

众大臣都赞同赵主父的主张。于是，赵主父自为主帅，以李兑为左将军、公子成为中将军，公子章为右将军，征发二十万大军，其中六万为骑卒，向中山猛扑过去。

赵主父刚出城门，道旁忽有一人奔来，跪倒在车前，高呼："鬼谷弟子苏秦，拜见主父！"

鬼谷弟子？赵主父一愣，冷眼打量着苏秦，见其满脸菜色，衣衫破烂，如同乞讨之人。

"哼！"赵主父冷笑一声，"寡人最讨厌的，就是什么鬼谷弟子。他们有什么本领？不就是仗着一张嘴，到处欺诈撞骗，闹什么'连横合纵'从中得利吗？寡人可不上这个当！"他喝令军卒们把苏秦赶到一边，驱车疾驰而过，荡起了满天尘土。

苏秦呆站在飞扬的尘土中，眼中一片模糊，落下了一滴又一滴泪水。他在齐国苦苦待了十数年，方才明白：齐国的大权，完全操纵在孟尝君田文手中，只要田文不离相位，他就永无出头之日。为此，他在恼怒中四处传播谣言——孟尝君私藏勇士，大收门客，将要谋夺君位。也许是他的谣言起了作用，齐宣王和孟尝君撕破了脸，公然在朝堂上大吵大闹起来。孟尝君一怒之下，称病不再上朝，同时暗暗派人追查造谣之人。

苏秦在齐国待不下去，只好回洛邑老家，走到半路上，又不死心，

听说赵主父“胡服骑射”，是个有为之君，又绕道赶到邯郸，想碰碰运气，谁知他又碰了个“头破血流”。

在齐国的十数年中，苏秦为抬高身价，一直自称是“鬼谷弟子”，希望能引起齐宣王的兴趣，召他入宫面谈。可是，齐国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是真正的鬼谷弟子。

自从庞涓、孙膑、张仪、公孙衍这等鬼谷弟子名震天下后，列国间忽然冒出了数不清的“鬼谷弟子”，仅仅齐国的临淄，就有着上千的“鬼谷弟子”。苏秦发觉他自称“鬼谷弟子”实在是愚蠢之举时，已经迟了，不好再改过口来。他只能咬着牙硬撑到底，证明他是一个真的“鬼谷弟子”。但他仍是四处碰壁，最后黄金花光了，奴仆转卖了，车子也抵了债务。此刻他身上仅剩下几十个铜钱，勉强可供他从邯郸走回洛邑。

回到洛邑时，苏秦已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瘦得皮包骨头，家人认了他好半天才认了出来。

“哦，原来是六国相国回来了。”苏家长兄冷冷丢下一句话，走进了内室，看也不愿向苏秦多看一眼。

苏秦顾不得长兄的嘲讽，忙走到自己的家中，请求妻子弄点粥他吃。“我还要织布呢，一天不织，一天不食。你一出去十数年，没想着给家里带回半两金子，却只知道吃，吃！”妻子恨恨地说着，一扭身，走进了织房里。

苏秦呆了呆，实在忍不住腹中饥饿，又到长兄家中，想让嫂子给他弄点吃的。谁知嫂子见了他，竟翻着白眼，仰头望着天上。苏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转身坐在自家的门槛上，叹道：“世道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只认黄金不认人了？”

幸好苏代、苏厉回来了，倒不似长兄那样冷漠，热情地将苏秦拉到家中，摆宴相待。喝了酒，吃了菜，苏秦的精神又来了，问：“你们知道孟子吗？”

“知道。”苏代说，“孟子做过魏国的客卿，人们都说他是圣人呢，可惜没干成什么大事。”

“那是因为孟子太迂阔，死守礼法。传说孟子有一天去见齐王，齐

王正在宴乐，不想见孟子，就称有病。次日，孟子也称病，不去上朝，说是齐王无礼，以此相抗。”苏厉说道。

“不然。我在齐国，和孟子见过几面，也听他讲过‘仁义之道’，发觉他并不算是十分迂阔。比如，他曾给齐王上书，让齐王在占了燕国后大施仁政，以收服燕人之心，然后合齐、燕之力，一统天下。这原是上上之策，可惜齐王并未采用，结果丢失了到手的燕国。孟子经过了这件事，对齐国彻底失望，退居邹地，最终是死在那里。一个人，有大才而不能做出大事，是时运不至，时运不至啊。”苏秦感慨地说。

“是啊，二哥就是时运未至。不过，二哥还正在壮年，有的是机会。”苏代安慰他说。

“现在就有一个机会，你们听说燕王筑了黄金台吗？燕王受齐国之欺，报复心切，说不定我能见上他一面。只要我能见上燕王，就一定会说动他，谋取富贵易如反掌。二位贤弟若信得过愚兄，就请相助愚兄一把。”苏秦说着，拱手向两位弟弟行了一礼。

苏代、苏厉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对苏秦点了点头。十余日后，苏秦带着两位弟弟资助的二斤黄金，再次踏上了求仕的征途。

秦昭王即位之初，采取的本是右丞相魏冉的亲楚之策，为此曾和楚怀王在黄棘之地会盟，并退还了过去所夺的楚地上庸。后来樗里疾去世，魏冉独掌大权，秦国与楚国就更加亲密了。但齐宣王的去世，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新即位的齐湣王和他的父亲不一样，为人武勇刚强，根本不惧孟尝君的威胁，登上王位后即收回了孟尝君的印符，命其回到封地闲居。

齐湣王最想攻取的是宋国之地，不愿与楚国结仇，主动派使者至楚，要求两国结盟和好。楚怀王屡受秦国之欺，对秦国缺乏信任，遂答应了齐国，并派太子入齐为质。

秦昭王对楚怀王的举动极为愤怒，却并未在朝臣面前表现出来，他先将白起拜为右更，与左更司马错共掌军卒，然后起用嫡弟公子市、公子悝参与朝政，封公子市为泾阳君，封公子悝为高陵君。接着，秦昭王又亲派使者，携带着千斤黄金，前往齐国迎请孟尝君田文入秦为左丞相。

孟尝君大喜，觉得这是向齐湣王示威的大好机会，遂带着成千的门客，浩浩荡荡来至秦国。秦昭王以隆重的礼仪将孟尝君拜为左丞相，并在朝堂上宣布——今后秦国的政事，当由左右两位丞相共同处置，这样，秦昭王已将魏冉的权力削弱了许多。

到了此时，秦昭王才派出使者，约楚怀王在武关相会，共商两国间的大事。楚怀王本欲不去，又怕得罪了秦国，犹疑再三之后，还是来到了武关。不料才入关中，竟是伏兵四起，将他“生擒”，押进咸阳，并迫使他以臣礼与秦昭王相见。楚怀王愤怒欲狂，拒不行礼，痛斥秦昭王欺诈成性，不似人君。秦昭王亦是大怒，一边将楚怀王关押起来，一边派使者到楚国去，逼迫楚国献上十五座城邑，否则，他就将杀死楚怀王。

听到秦昭王竟做出了关押楚怀王惊人举动，正在中山国与敌交战的赵主父不禁仰天大笑起来，道：“秦王果是英主，为了独揽朝中大权，不惜与楚国反目。如今他已是得罪了齐、韩、魏三国，再加上楚国，只怕他一时难以应付，此正是天赐大福与寡人也！”他立即把原本驻守在秦赵、魏赵、齐赵边境上的军队全都调往中山，意图一举击灭中山。

相国肥义道：“如此国境空虚，秦、魏、齐任何一国前来偷袭，则我赵国必危。”

赵主父道：“秦、魏、齐将有大战发生，只求我赵国不去攻击他们，岂会主动惹事？”

果然，列国间爆发了剧烈的大战。

大战首先在秦、楚两国发生。楚国众大臣并不惧怕秦国的威胁，迅速从齐国接回太子，立之为王，是为楚顷襄王。秦昭王见到威胁不起作用，遂发兵二十余万，大举攻楚。楚国亦发大兵二十万迎击，结果大败，丧失了武关以南的十五座城邑，损伤兵卒十余万。

秦国虽是大胜，亦损伤了兵卒十余万。齐、韩、魏三国见此，立即结盟，相约联兵攻秦。屈原建议楚国亦加入到齐、韩、魏的联盟中，却被靳尚斥为狂妄，并说动楚顷襄王革除了屈原的官职，将屈原逐出郢都，贬至湘南。

在秦楚大战之时，赵国终于灭亡了中山国，将其地与代地合并，划为代郡。赵主父心中高兴，在沙丘建了一座宫苑，日日在其中游猎，并

谋划攻秦之策。每隔数日，相国肥义和太傅李兑就会来到沙丘宫，向赵主父禀告国政和天下大事。

这日，肥义和李兑禀告的两件事让赵主父听了，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懊丧。

一件事是，齐国的孟尝君从秦国逃回了齐国。原来，孟尝君一到秦国，就发觉秦昭王并不想真心重用他，只不过是用他来对付魏冉。秦昭王一旦对付完了魏冉，必然会回过头来对付他孟尝君。

孟尝君当机立断，向秦昭王辞去相位，欲返齐国。秦昭王不仅不答应，反倒将孟尝君软禁了起来。孟尝君大急，想法买通了秦昭王的左右，乞求秦昭王最宠爱的美人燕姬为他说几句话。燕姬答应了，只是又索要一件纯白的狐毛袍作为谢礼。

孟尝君倒有这么一件皮袍，但已经送给了秦昭王。正当孟尝君束手无策时，他手下的一个门客挺身而出，扮作一条“狗”，从狗洞钻进内库，盗取了白狐皮袍。燕姬得到了白狐皮袍很高兴，趁着秦昭王酒醉之时，哄着秦昭王给了孟尝君一道放行的诏令。

孟尝君连夜离开秦国，到函谷关时，因为天还未亮，关门紧闭，无法过去。这时，孟尝君的一个门客捏着鼻子学起公鸡鸣叫起来。依照惯例，公鸡鸣叫关门就可以打开。

孟尝君一行人急急如漏网之鱼，逃出了函谷关。他们刚刚逃出，秦昭王就派人追了上来。原来，秦昭王酒醒之后，发觉他办了一件错事，立即拔剑授给左更白起，让他追上孟尝君，就地将其斩杀。

“妙，妙！”赵主父听得入神，“秦王这番放虎归山，可要大吃苦头了。”

肥义笑道：“主父所料如神矣。孟尝君逃回齐国后，立即和齐王释却旧怨，亲率齐国大军，会合韩魏之卒，已攻至函谷关下，这可是好多年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李兑道：“齐军的战力之强，实是有些出人意料。”

赵主父道：“齐军战力之强，原本不弱于秦，只因君臣不和，才没

有显示出应有的威力。如今齐国君臣同心，则齐军又将横行天下矣。嗯，依你们看来，齐、韩、魏三国，能否攻破函谷关？”

肥义想了一下，道：“齐、韩、魏三国能够攻破。”

“秦军连与楚军大战，军卒损伤过大，且又君臣不和，难敌齐、韩、魏三国之军。”李兑也说道。

“好！”赵主父大叫了一声道，“齐、韩、魏三国攻破函谷关后，我赵国就立即发兵攻秦。”

“如此，秦国万难抵挡，必为我赵国所灭矣。”肥义、李兑说着，亦是大为兴奋。

但是接下来肥义禀告的一件事，却使赵主父听了很不高兴。肥义说，楚怀王在孟尝君逃走后，也找了一个机会，逃出了秦国，欲入赵国，转道魏国回楚。他和赵惠文王想着主父正在全力攻打中山，不能得罪秦国，就没有接收楚怀王。楚怀王又绕道投往魏国，结果在半路上被秦国追兵截住，给抓了回去。

“什么，你们怎么如此糊涂？”赵主父大急，道，“此时秦国面临齐、韩、魏三国的攻击，只希望我赵国不去攻击他，哪里敢怪罪我赵国呢？如果你们收留了楚王，我赵国就是对楚国有了泼天大恩啊。将来我赵国攻秦，楚国就会全力相助，可你们却……唉！这么一个大好机会，竟白白断送了，实是可惜。看来，赵国的大王，很难成为一位贤王啊。”

肥义和李兑听了，脸色大变，慌忙跪地请罪，道：“拒纳楚王，乃是臣等之过，与大王无关。”

“这等大事，大王竟无主张，怎么会与他无关呢？罢，罢！你们都起来吧。”赵主父懊丧地说着。

赵主父万万没有想到，他在沙丘宫指责赵惠文王的一番话，会给赵国带来一场空前的大祸。他的庶长子公子章早就想夺取王位，听到父亲说赵惠文王“很难成为一位贤王”，顿时野心勃发，日夜与心腹大将田不礼密谋，欲突发劲卒，攻入王宫，杀死赵惠文王。

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齐、韩、魏三国攻破了函谷关，秦昭王大为恐慌，被迫向三国求和，退回了数百里韩、魏之地，声威大降，国中人心惶惶。楚怀王亦在此前病死于秦，使楚国上下大感悲痛，欲与秦国拼死一战。

“此乃攻秦之大好时机也！“赵主父欣喜地大叫着，连发诏令，召集大军于九原之地会合。可是，赵主父的诏令已无法发出去了。

公子章公然发动叛乱，率领精锐的代地骑卒攻向邯郸，并杀死了率军迎击的相国肥义。太傅李兑和大司马公子成急调千辆战车，在邯郸城外与公子章展开了决战。邯郸城外地势平坦，利于车战，结果公子章大败，率残卒逃往沙丘宫。不料他刚逃到沙丘宫外，就被李兑、公子成追上，当场杀死。

李兑、公子成立即下令包围沙丘宫，商议道：主父一向看重公子章，说不定是有意让公子章发动了这场叛乱，我等若让主父活着走出沙丘宫，必是死无葬身之地。二人诈传赵惠文王之命：宫中侍从，先出者免罪，后出者视为贼人，诛灭九族。宫中侍从大恐，纷纷逃出宫门，单单只剩下赵主父一人。

赵主父又是震怒，又是悲伤，狂呼怒骂，让李兑、公子成入宫见他，二人只是不应，但令军卒封堵宫门严加防卫。赵主父骂得口中流血，也无人应声，欲自出宫门，却无门可出！

天啊！你如何这般刻毒，竟在寡人眼看就要立下千古大功之时，降下此等大祸！莫非上天不佑赵国，定要让赵国亡于秦国吗？寡人一死，赵国也就完了啊！赵主父仰天痛哭不止，竟活活饿死在沙丘宫中。

赵国经此大乱，元气大伤，骑卒伤亡过半，且公子成因“功”拜为相国后，又废除了“胡服骑射”之法，使边地游牧之族生出了疑忌之心，时常反叛，袭掠赵国的后背。为此，赵国不得不在边境上修筑长城，布置大量精锐兵马，防备众游牧之族。赵国的国势陡然衰弱了许多，担心会受到邻近的燕、齐两国攻击，遂和秦国、宋国结成了联盟。

此刻，齐湣王和孟尝君又发生了争执，孟尝君被迫逃往魏国。魏襄王已去世，其子昭王继位，拜孟尝君为相国。齐国闻听大怒，废弃了和魏国订立的联盟之约。秦昭王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喜，立即拜白起为大将，领兵二十万，攻伐韩国。

孟尝君对魏昭王说道："韩、魏两国，乃是唇齿相依，韩国有难，不可不救。"魏昭王亦有同感，遂拜孟尝君为帅，发兵十五万，疾驰韩国相救。韩国国君刚刚去世，新君韩厘王亦亲率十五万大军，迎击秦军。

白起对部将王陵说道："如今魏、韩两国之军共有三十万，吾欲胜之，须以诡道相谋。田文曾攻破我秦国的函谷关，对我秦军甚是轻视，吾若诱其冒进，其必中伏。"

他立即令王陵带领五万锐卒挑战，许败不许胜，一定要将魏、韩联军诱至伊阙之地。然后，白起又急派使者，请求秦昭王秘密增兵五万。

孟尝君轻易地击败了挑战的王陵，大喜之下急率魏、韩两国之军猛进。

部将公孙喜劝道："秦兵据说有二十万，这王陵所领之军却不过五万，别是有诈吧。以末将想来，大帅须小心行军，不必这么急着追赶，以免中了埋伏。"

孟尝君笑道："秦军就算使诈，也不过二十万人，有何可惧？对付秦军，就不能怕他，须猛攻猛追。"

不料孟尝君追到伊阙时，果然中了埋伏，但见遍山遍野都是秦军，何止二十万人？魏、韩两国兵卒战力本来不如秦军，又正当疲惫之时，且敌人之多，更大出意料，稍一接战，便全面崩溃，四散而逃。然而白起的埋伏布置得如同铁桶一般，又哪里逃得出去？

孟尝君和韩厘王倚仗着亲卫兵卒们的拼死血战，总算是撞开了包围，逃回了大梁和郑邑。但孟尝君带回的兵卒，却只有三万余人。韩厘王更惨，只带回了两万兵卒。魏、韩两国自立国以来，所打败仗从未有如此之惨。两国一片痛哭之声，韩厘王躲进内宫，不敢面见臣下。孟尝君则一病不起，郁郁而终。

白起在魏、韩两国百姓的痛哭声中仰天大笑，喝令将俘虏的韩、魏两国军卒一律活埋。

王陵吃了一惊，道："韩、魏两国的俘虏，差不多有十五万人呢，都活埋了吗？"

白起厉声道："别说十五万，就是一百五十万，也要全都活埋了！我秦国欲一统天下，列国之人，谁肯束手投降？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杀得他们没有一兵一卒可与我大秦相抗！"王陵听了，浑身一颤，半晌说不出话来。

伊阙一战，白起连斩杀带活埋，共杀死韩、魏两国军卒二十四万余人，为秦国从未有过的大胜。捷报传到咸阳，秦昭王亦是仰天大笑，连呼："杀得好！杀得好！今后我秦国与列国争战，就须如此大杀！"

韩、魏两国伊阙惨败的消息，惊得列国君臣寝食不安，日夜商议对策。燕昭王在和众大臣商议之余，还常常出巡，访问贫苦国人，赐给粮食布帛。

一日，忽有一人挡在了燕昭王车前，大声道："大王缺少一物，为何不知？"

燕昭王一看，认出那人是曾连续拦过他几次坐车，自称是"鬼谷弟子"的苏秦，心中顿时烦了，立刻喝令众军卒将苏秦赶开。自他建造"黄金台"招贤以来，得到了几位大有才能的贤者，却也被骗子们诈去了许多黄金。

那些骗子无一例外地自称是"鬼谷弟子"，能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列国归顺燕国，当然，游说须花费重金。而"鬼谷弟子"们黄金一到手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燕昭王大怒，从此一听人说他是"鬼谷弟子"，就喝令军卒们乱棍将其轰走。"鬼谷弟子"们见势不妙，不等燕昭王去轰，已是四散而去。唯有这个苏秦是例外，燕昭王轰了他好几次也没有能够把他从燕国都城轰走。

苏秦见到军卒们大棍挥来，也不躲避，又问道："我又不要大王的黄金，只问了大王一句话，大王怎么就不敢回答呢？"

燕昭王心中一动，让军卒们暂且住手，问："寡人缺少何物？"

苏秦冷笑一声："大王缺的，是一个真正的鬼谷弟子。"

燕昭王怒极反笑，道："你如何便是真正的鬼谷弟子？"

苏秦道："真正的鬼谷弟子，能够详知天下大势，了解旁人无法了

解的关键之处。”

燕昭王听了，心中不觉又是一动，问：“这么说，你能够了解旁人不了解的关键之处了？”

苏秦道：“大王从来没有和我深谈一次，又怎么知道我不了解那些关键之处呢？”

“你说得倒也不错。”燕昭王的怒意完全消失了，亲自下车，然后将苏秦扶上车来，同返内宫。

苏秦心中如战鼓般咚咚乱响着，激动中差点栽倒在车下。他忙紧紧扶住车壁，心中说道，这可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我一定要紧紧抓住，紧紧抓住！

第二十四章　燕王筑台得苏秦　合纵伐秦败垂成

燕国的内宫十分简洁，远不如洛邑城中一位千金巨富的内室那般豪华。

燕昭王在内殿中和苏秦同席而坐，开口便问："如今天下大势中的关键之处是什么？"

苏秦神情谦恭，拱手向燕昭王行了一礼，道："最关键之处，是哪一国最有可能并吞天下。知道了这个关键，才可依势定出对策。是别国最有可能并吞天下，则我国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避免被并吞。是我国最有可能并吞天下，则我国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迅速发挥潜力，一统天下。"

燕昭王听了，大为失望道："先生所论虽然高妙，然而这个关键之处却太简单了。"

苏秦笑道："越是简单的事情，越是难以令人了解。"

燕昭王不以为然地说道："这有什么难了解的，最能吞并天下的，不就是秦国吗？"

苏秦却摇了摇头，道："大王差矣。秦国虽强，还称不上最能吞并天下的国家。"

燕昭王一愣，想了想，说："莫不是齐国？"

"非也。"

"那就一定是楚国了。"

"非也。"

"难道……难道是赵国不成？"

“非也。”

“这……以夫子之见，是为何国？”

“燕国也。”

“燕国？”燕昭王大吃一惊，道，“燕国虽名在‘天下七雄’之中，却是其中……”

“却是其中最弱一国，是也不是？”苏秦接过话头问道。

“难道不是如此吗？”燕昭王反问道。

“不是。天下公认秦、楚、韩、魏、赵、燕、齐为‘七雄’，并无丝毫贬低燕国之意，也无丝毫看重秦国之意，乃是说‘七雄’诸国竞相逐鹿，任何一国都可并吞天下。”苏秦答道。

“就算如此，夫子又凭什么认定燕国最有可能并吞天下呢？”燕昭王问。

“这其中当然有道理。”苏秦说着，话锋一转，问，“大王知道列子这个人吗？”

“知道。列子是郑国人，已去世百年了。传说其人深通道学，尤精剑术，又善御风而行，一夜间杀人于千里之外。天下人闻听列子之名，无不为之色变。”燕昭王答道。

“不错，列子的剑术，堪称天下第一，但是他最后却败在了一个无名屠夫手中。”苏秦说道。

“这件事寡人倒没有听说过，还请夫子详细道来。”燕昭王大感兴趣地说。

“列子剑术好，手中的剑也好，曾在一日之中，杀了二十四名上等剑客。从此，天下使剑者遇到列子就绕道而行。当列子找不到一个对手时，不禁抚着佩剑，在市场上慨叹：‘可惜了这口宝剑啊，竟从此不能出鞘了。’旁边有个屠夫说道：‘什么宝剑，还不如我的宰牛刀锋利。’列子大怒，拔出剑来，就向屠夫劈去。那屠夫随手举起宰牛刀相迎，但听当的一响，列子的宝剑竟断成了两截。列子愣住了，过了半晌才醒过神

来，跪下向那屠夫请教：为何他的宝剑不比宰牛刀锋利？屠夫道：天道最忌过度，过度则折。世上并没有任何永远坚固的东西，你的宝剑虽然锋利，却用得过度了，我的宰牛刀虽然普通，却是刚刚打造出来的，所以就能胜过你的宝剑。列子听了这番话，方大彻大悟，从此不再以剑术炫耀天下，而专心道术，终成一代宗师，名垂万世矣。”苏秦绘声绘色地讲着。

“夫子所讲的，似有深理，可恨寡人愚钝，还是不大明白。”燕昭王说着，语气谦和了许多。

“秦、楚、韩、魏、赵、燕、齐，就如同天下的七柄宝剑，谁更锋利，谁就可以削平群雄，一统天下。如今看上去，秦国这柄宝剑，似是最为锋利，但他用得早已过度了，难敌宰牛刀一击。楚国这柄宝剑最为沉重，曾显赫一时，但太费力，谁也挥之不动。齐国这柄宝剑最为坚硬，但硬而易脆，难敌重击。魏、韩、赵也曾锋利无比，可惜缺少锻炼，不能持久。实际上，唯一可以削平天下的利剑，是为燕国。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首先，燕国这柄利剑，品质极佳。燕国的开创之君是为召公，能和召公相提并论的圣人，只有周公和姜太公。但是周公传下的鲁国早已衰弱不堪，姜太公传下的齐国也早为田氏所灭，唯有燕国巍然屹立，列于七雄之中。其次，秦、楚诸国连年争战不休，伤亡惨重，而燕国却因地势之利，稳居北方，伤亡甚小，元气弥壮。最后，燕国经过子之之乱，民心未失，犹如在火炉中又锤炼过一番，更为坚韧矣。”苏秦慨然说道。

燕昭王听得神情飞动，拱手向苏秦行了一礼：“夫子之言，若高天响雷，使寡人从梦中惊醒矣。现在寡人已知道手持的是天下最利之剑，却不知如何使出去削平天下，还望夫子教之。”

苏秦坦然受了一礼，道：“要以燕国这把利剑削平天下，须得五贤齐备才行。”

“是哪五贤？”燕昭王连忙问道。

“一为贤王，能够明察天下大势，善用贤才。吾观大王，乃天下少见之贤王也。这第一贤，燕国已有之矣。二为贤师，能辅佐大王料理政事，使钱粮丰足，百官安定，不知此贤燕国可有？”

“有。太傅郭隗，实为贤师。这黄金台即为郭隗劝寡人筑造，没有

郭隗，寡人难以安居王位。”

“好。三为贤臣，能够教化百姓，遍施恩德，使国中军民，俱愿为大王效死，不知此贤燕国可有？”

“有。太宰邹衍，来自齐国，熟知‘仁义大道’，善于教化，实为贤臣。”

“好。四为贤将，能够精通兵法，爱护士卒，而又军令森严，攻城略地，百战百胜，不知此贤燕国可有？”

“有。上将军乐毅，来自赵国，出身于将门世家，精通兵法，其才不低于孙、吴。”

“好。五为贤士，能够精通游说之术，又忠心于燕。其行于列国，纵横其间，使列国互相残杀，而我燕国独得其利，不知此贤燕国可有？”

“这个。”燕昭王笑了一笑道，“此贤寡人往日没有，今日才有，正是苏夫子也。”

苏秦立刻跪倒在地，磕头说道：“微臣今日方遇明主，誓当肝脑涂地，以报大王！”

次日燕昭王即大会朝臣，以隆重的礼仪，拜苏秦为相国，主持燕国的朝政大事。

燕国的动向，引起了秦昭王的注意，招来丞相魏冉，商议应对之策。从名义上论，魏冉是秦昭王的“舅舅”，为太后庶弟，且又足智多谋，通晓天下大势。故秦昭王只是多方侵削其权势，在未找到更合适的人之前，倒也不急于罢免魏冉的职位。但魏冉却急于保住职位，不断向秦昭王献出“妙计”，使秦昭王一时无法将他赶出朝廷。

“列国之中，燕国受损最小，潜力极大，不可轻视。依微臣想来，燕国必会和齐、赵结盟，抗我秦国。为今之计，莫若与齐和好，共伐赵国。大王若得赵地，便是与燕为邻，燕国惧秦强大，必不敢与齐国结盟。”魏冉说道。

“好计！”秦昭王赞了一声，随即皱起了眉头说，“齐王素来狂妄，

岂肯轻易与我秦国和好？”

“臣有一策，可使齐王与我秦国和好。”

“何策？”

“如今列国俱为王号，称王实不足以显贵。天下之强，无过于秦、齐，不若我秦国借天帝之号，称为‘西帝’，而尊齐为‘东帝’，齐必喜之，与秦国和好也。”

“哈哈哈！周室自称为天帝之子，而我秦国称为天帝，是为周室之父也。妙，妙！”秦昭王大笑了起来。

魏冉得到了秦昭王的容许，立即前往齐国，尊齐湣王为“东帝”，相约伐赵。齐湣王大喜，果然听从了魏冉的建议，自称“东帝”，与秦和好，定下了出兵伐赵的日期。

苏秦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入宫向燕昭王称贺：“大王敬畏上天，勤于政事，仁爱下民，终于得蒙天佑，降下大福矣！”

燕昭王眉头紧锁道：“齐、秦称帝，欲击赵国，威胁于我。大祸将至，何来其福？”

“大王，你听说天上之帝有两个吗？”苏秦笑问道。

燕昭王心中一动，拍掌叫道：“不错，天上之帝没有两个，地上之帝也绝不会有两个。”

苏秦接着道：“齐、秦两国绝不会真心和好，微臣有一先‘合纵’后‘连横’之策，可使齐、秦两国互相消耗，同归于尽。微臣当先至齐国，指明秦欲以帝号祸齐之心，使齐怒秦，行合纵之策，集六国之力，西攻秦国，彻底击垮秦国。然后又诱齐攻宋，使列国畏惧齐国，行连横之计，合攻齐国。凡此种种争战，我燕国俱外示其虚，内藏其锋，暗蓄军力，至攻齐时方奋力一击，占有整个齐国。此时大王当行‘仁义大道’，收服齐国民心。若整个齐国归服于燕，则天下已在大王掌中矣！”

“妙！”燕昭王大赞一声，说，“寡人若能掌握天下，相国之功第一也！”

苏秦以燕国相国的身份来到齐国，很快就受到了齐湣王的召见。

“燕王让你做相国，想必你定是有着不凡之才。那么寡人问问你，秦王派丞相魏冉亲送帝号给寡人，是于寡人有利呢，还是不利？”齐湣王傲然问着，一副天帝的威严架势。

“请问大王，天下列国中，为何独有齐国被秦尊为‘东帝’呢？”苏秦反问道。

“哈哈！”齐湣王大笑了起来，“那是因为我齐国强大，秦王不敢不尊寡人为帝。”

“尊帝是一件坏事，还是好事？”

“当然是好事。”

“秦国对于别国强大，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

“当然是不高兴。”

“秦国不高兴，会做坏事，还是做好事？”

“当然是做坏事。”

“这就怪了。依照常理，秦国对于强大的齐国只会做坏事，今日怎么会做起好事来呢？”

“这……”齐湣王想了想，“秦国如此，是想约我齐国攻打赵国被迫而为也。”

“攻打赵国，对大王有利还是无利？”

“当然有利。合秦、齐两国之力，赵国必亡。这样，我齐国至少可以获得一半赵国土地。”

“不错。大王得到了一半赵国土地，只怕就要失去整个齐国的土地了。”

“此为何故？”

“当年魏国之强，冠于天下，列国莫不畏服。但后来魏国却日渐衰弱，大王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齐湣王的神态不觉谦恭下来，拱手对苏秦行了一礼，“还望相国大人教之。”

“魏国之弱，就在于紧邻秦国，连年与秦国大战。秦国地势极佳，有利则出关猛击魏国，无利则退回关中，凭山河之险固守。魏国却无地利，每逢与秦争战不胜时，四邻争相侵扰，长此下来，魏国自然是越来越弱了。齐国不与秦国相邻，列国畏惧秦国，莫不先与齐国交好，因为这样才可免去后顾之忧。如果和秦国相邻，势必连年与秦大战，宋、楚诸国，必乘虚袭取齐国本土，到那时齐国前后受敌，只怕要重蹈魏国的覆辙了。”苏秦说道。

“啊，是……是这样？不错，的确是这样。”齐湣王听着，听出了一头的冷汗。

“秦乃虎狼之国，岂肯以帝号赠予别国？称帝者，必霸有天下也。秦称帝，天下列国必群起而攻。秦以帝号赠齐，是欲移祸于齐，使列国争相攻齐也。”苏秦又说道。

“不错，正是这样，若非相国大人之言，寡人就上了秦国的大当。不过，寡人有一事不明，你是燕国的相国，如此游说寡人，是否于燕国有利？”齐湣王问道。

“如果不于燕国有利，外臣又来此作甚？燕国世世代代与齐为邻，虽也曾有过争执，但事后都能和好如初。但假若燕国与秦国为邻，恐怕立刻就会面临亡国之祸了。燕国灭亡，齐国也就更危险了。秦、齐两国伐赵，对齐国不利，对燕国也不利啊。”苏秦答道。

“相国大人说的倒是实情。”齐湣王笑了，问，“那么，我齐国和你燕国，又该当如何？”

“如今天下能和秦国相抗的，只有大王。我燕国愿拥戴齐国为盟主，领函谷关以东六国，‘合纵’抗秦。”苏秦说着，站起来深深向齐湣王行了一礼。

“哈哈哈！”齐湣王仰天大笑起来，道，“也罢，这‘东帝’寡人就不要

了，且让秦王去当‘西帝’吧。”

他当即拜苏秦为齐国相国，并赐给其千斤黄金、玉璧百双。然后命苏秦以齐、燕两国相国的名义，游说赵、韩、魏、楚诸国。赵、韩、魏、楚四国对于齐、秦称帝，本来已忧心如焚，此时听到齐国自去“东帝”称号，欲“合纵”抗秦，无不大喜，轰然响应，很快就商定——六国共推齐湣王为盟主，起兵伐秦。

齐湣王得到列国拥戴，大喜之下，为表彰苏秦之功，提议苏秦佩六国相国令符，来往宣示盟主之令。列国自然答应了齐湣王的要求，尊称苏秦为“六国相国”。苏秦数十年的梦想今朝实现，一时喜出望外，如在梦中一般。

周赧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7年），齐国出兵二十万，楚国出兵二十万，赵国出兵十五万，韩、魏、燕各出兵十万，共八十五万大军，齐集成皋之地，宰乌牛白马，祭祀上天，宣誓从今以后，列国当互为兄弟，共击秦国。

成皋离洛邑不远，苏秦找了一个机会，大排仪仗，率领上百乘高车，成千从人，浩浩荡荡回至故乡。周赧王闻听苏秦到来，不敢怠慢，立即派东周公亲自领着兵卒洒扫郊外的道路，以“贵宾”之礼迎之。苏秦昂然受礼，直入王宫，拜见周天子。周赧王降阶而迎，搜罗后宫，凑出了几件礼物赠给苏秦。

从前，只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才能得到周天子的礼物。而如今，苏秦仅仅是列国的一个臣下，居然也得到了“霸主”们才能得到的礼物。苏秦得意扬扬，乘着高大的轩车，往家中驰来。一路上万人空巷，争看洛邑商贾出身的“六国相国”。

苏氏长兄闻知，惊得魂不附体，慌忙开了后门，溜至亲戚家中一头扎进柴房里，动也不敢动一下。苏秦的妻子、嫂子和两位弟弟跪倒在门口，头也不敢抬起。

苏秦来至门前，看了看嫂子，笑问道：“奈何贤嫂前倨后恭？”

嫂子颤抖着爬到苏秦脚前，脸贴到地上，磕头请罪：“并不是嫂子我有心慢待大人啊。商贾之家，向来以黄金多少论尊卑。先前大人没有黄金，嫂子我自然轻视于你，如今大人你车中满载黄金，照得人眼都花

了，嫂子我又怎么敢不尊敬您呢？”

苏秦听了，长叹一声：“商贾势利，一直如此。我当初若只看得见眼前的那么一丁点黄金，又何能得到今日富贵？既然人情俱是嫌贫爱富，我又怎么敢怪罪嫂子呢？”他弯腰一一扶起家人，然后令从人抬来千斤黄金，当场送给妻子三百斤黄金，送给嫂子和二位弟弟各一百斤黄金，又送给亲戚、朋友、族人黄金共三百斤。余下一百斤黄金，苏秦令人换了铜钱，遍施洛邑中穷苦之人。

苏代、苏厉看得眼热心跳，纷纷恳求兄长将他们推荐给列国国君，捞个一官半职。苏秦慷慨地答应了下来，与两位弟弟同车而返，荐给燕昭王。看在苏秦的面子上，燕昭王立即将苏代、苏厉拜为中大夫，俨然也成了朝中的大臣。苏秦衣锦还乡的佳话在洛邑城中久久流传，其所居之地被人称为“乘轩里”，一些巨商大贾争相搬进其中居住，希望后代中有人能似苏秦这般显赫，光宗耀祖。

齐国自去“东帝”之号，成为六国盟主，领兵伐秦的消息传至咸阳，引起了秦国君臣极大的震惊。秦昭王当即招来魏冉、白起等人，商议对策。

“白将军，你为我秦国第一勇将，能够打退六国联军吗？”秦昭王问道。

“不能。”白起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秦国虽远比从前强大，但国中老幼搜罗俱尽，也只可凑出六十万兵卒。以此六十万兵卒抗击六国的八十五万精兵，绝难获胜。”

“那该怎么办？难道就这么让六国杀进函谷关，灭了我秦国吗？”秦昭王厉声问道。

“臣有二策，可破关东六国之兵。一者，我秦国当暂且退让一步，去了‘西帝’之号，退还几座列国城邑，使列国得到一些好处，不再冒险攻我秦国。二者，以重金收买齐王的宠臣，让他们劝说齐王转攻他国，使六国联盟不攻自破。”丞相魏冉献计道。

“哼！你这二策虽妙，只怕难以行通。齐王身边现有苏秦其人，岂会上当。唉！列国本已四分五裂，苏秦竟能使其联盟，实不愧为鬼谷弟子矣。这样的鬼谷弟子为什么偏偏去了燕国、齐国，不到我秦国来？以

寡人看来，你们还是先备上一万斤黄金，把苏秦给我招来。只要苏秦到了秦国，休说六国联盟，十六国联盟寡人也不怕了。”秦昭王叹息着说道。

啊，苏秦若到了秦国，岂有我等的立足之地？魏冉和白起心中不觉都是一惊。

“大王，苏秦现佩六国相国的令符，权势倾动天下，岂肯投我秦国。”魏冉忙说道。

“大王，鬼谷弟子朝秦暮楚，毫无忠心可言，就算投顺大王，于我秦国也是有害无益。”白起说道。

“可是只要苏秦待在齐王身边，六国就会与我秦国作对。”秦昭王不悦地说道。

“臣有一计，可使苏秦不与秦国作对。”白起说道。

“何计？”秦昭王忙问道。

“杀！大王有的是黄金，还怕买不到刺客吗？杀了苏秦，六国联盟就可以不攻自破！”白起大声说道。

昏黑之夜，有三队车马悄然离开函谷关，间隔着一舍之地，向成皋之地驰来。

第一队共有十余乘轻车，由扮作商贾的白起统领，带着二十四名大汉。这些大汉都是秦国最负盛名的剑客，秦昭王赐给每人百斤黄金，命其刺杀苏秦。若能成功而返，每人再赐黄金百斤，并封给左庶长高爵，赏以食邑百户。若不成功，则以“叛逆”论处，诛灭九族。

第二队共有十余乘装满黄金玉璧的高车，由秦王之弟泾阳君亲自押送。泾阳君与齐湣王的宠臣夷维私交甚好，他要以黄金玉璧打动夷维，使其让齐湣王改变主意。

第三队亦有十余乘高车，由丞相魏冉亲自押送。车中载有八名秦国的绝色美女。齐湣王好色之名，天下皆知，魏冉要以此来向齐王显示秦国的诚意。

六国之军，散处成皋周围数十里内，成皋城邑内的军卒并不太多。齐湣王将成皋官署改作行宫，每日在其中处理公务。苏秦住在城南燕国军营，每日清晨，必乘车至行宫面见齐湣王。

城南和行宫之间，有一市场。因忽然多了数十万列国军卒，市场内生意十分兴隆，很是热闹。这日清晨，苏秦正从市场外经过时，市场内忽然冲出了二十多个手持短剑的商贾装扮的大汉。这些人势若疯虎一般，向苏秦猛扑过来。

苏秦车前车后有数百护卫随从，只是事出突然，惊呆了的护卫们竟不及上前抵挡。

几乎是一眨眼之间，众大汉已冲至苏秦坐车之前，手中短剑狂挥猛劈。惨呼声大起，鲜血四处飞溅，御者被杀死，苏秦身上也连中了十余剑。众护卫随从这时方围了上来，乱戈齐下，当场杀死了十余大汉，但仍有十余大汉脱身而逃。众人也顾不得追击，慌忙拥到苏秦跟前。苏秦已成血人，手兀自指着西方，口中大叫："伐秦！伐秦！伐秦……"话犹未完，已仰面摔倒在车上。

他的两只眼睛渐渐失去了光彩，却仍直愣愣地盯着苍天，似有无尽的言语要向苍天诉说……

苏秦的遇刺身亡，极大地震惊了齐湣王，他再也不敢住在成皋城邑里，慌忙移住到了齐国大营中。

"这定是秦国人干的，寡人要伐秦！伐秦！伐秦！"齐湣王愤怒地大叫着。

这时，齐湣王的宠臣夷维匆匆赶来，说："大王凭什么认定刺杀苏秦者为秦人呢？"

"苏秦四处奔走，鼓动'合纵'伐秦，秦人自是恨之入骨，不是秦人杀了他，又是谁杀了他？"齐湣王问。

"非也。"夷维摇头晃脑地说道，"此乃燕人所为也。苏秦身佩六国相国令符，若再立下伐秦大功，则燕国朝廷，全在苏秦掌中矣。燕人不欲苏秦立功，这才下了杀手啊。"

齐湣王一愣，想了想道："你说得也有道理，看来燕国人倒是十分阴险，寡人须得多加提防。"

"只怕大王提防不了。到时与秦国开战之际，燕人突然收兵退走，大王该怎么办呢？当年公孙衍伐秦，燕国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燕国人能坑害公孙衍，为什么不能坑害大王？"夷维说道。

齐湣王听着，背上不觉沁出冷汗来："不错，不错！可是寡人已当上了盟主，若不伐秦，岂不是给天下人一个笑柄。"

夷维见齐湣王被自己的话打动，心中大为高兴，想，这下我就能向泾阳君交代了，说不定下次他会再送十车黄金玉璧给我。他接着道："大王为六国盟主，秦王岂敢不敬？到时，秦王定会派人前来求和，大王可令秦王退出侵占列国的一些城邑。如此，便是不战而胜，威名震于天下矣！大王挟此威名，可率六国之兵灭宋。宋灭，秦国必将更加敬畏大王也！"

"妙！妙！寡人就应该这么对付秦国，哈哈哈！"齐湣王快活地大笑起来。

秦国果然派丞相向齐湣王求和来了，尚未开口，就送上了八名绝色美女。齐湣王大喜，却也没有"色迷心窍"，正色道："我齐国伐秦，非是与秦有仇，乃秦国恃强为恶，屡屡夺人土地之故也。秦国若能退还侵夺之地，寡人自然退兵。"

秦国面对齐湣王义正词严的指责，倒也"不敢不从"，呈上了一份退给列国城邑的地图，计有：

魏国三处大邑，为温邑、轵邑、高平邑，共计土地二百余里，人众十万。

赵国三处大邑，为三公邑、什清邑、先俞邑，共计土地一百五十里，人众七万。

韩国两处大邑，为应邑、昆阳邑，共计土地七十里，人众六万。

楚国黔中之地十五邑，共计土地六百里，人众十五万。

这些土地，不过占秦国所夺列国土地的五分之一。但总数相加，却

又相当惊人，仅土地之数就有千里。秦国不经战阵，一次退出如此众多的土地，还是自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列国欣喜若狂，争先恐后地派出军队去接受土地城邑，生怕去晚了，秦国就会反悔。列国君臣还不忘给齐湣王送上黄金美女，高颂齐湣王为千古难得一见的圣贤之王，功业可比尧、舜、禹、汤、文、武。齐湣王见此，忍不住又是哈哈大笑，拥着各国敬献的美女，日夜饮酒作乐。

在齐湣王大笑的同时，有两位国君却在放声痛哭。

一位是秦昭王，他跪在太庙中，向着列祖列宗的神位放声痛哭，咬指出血，指天发誓——寡人若不能雪今日之耻，大败六国之兵，当自刎以谢先祖在天之灵。

一位是燕昭王，他跪在苏秦的灵位前，放声痛哭，一连数日不肯起来。

郭隗、乐毅、邹衍等心腹之臣苦苦相劝：苏秦虽死，但他所定的“兴燕大计”臣等俱是牢记在心。大王若依苏秦之计，定可使燕国振兴，一统天下。

苏代、苏厉亦含泪劝道：大王如此伤心，以致有伤万金之躯，亡兄虽在地下，也难安心啊。燕昭王这才站了起来，与众朝臣同心协力，外示谦恭，内藏锋芒，等待着利剑出鞘的这一天。

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齐湣王挟“服秦”之威，率领六国大军，浩浩荡荡向宋国猛扑过来。宋国屡经大国侵削，只剩下了数百里土地，其国君宋王偃又荒淫暴虐，内失国人之心，外失邻国之欢，哪里承受得了六国如山般压下的重击，顿时兵卒四散，社稷沦丧。宋王偃亦做了俘虏，被齐湣王定为“昏君”，处以斩刑，悬首城门示众。

宋国先祖，乃是上古贤王成汤，其攻灭夏朝，建立商朝。后商为周武主所灭，微子又建立宋国，祭祀汤王，一直延续至此，宗族社稷的香火差不多传了近两千年，终于彻底熄灭。

宋国虽小，因地处中原腹地，当于商路要冲，有许多繁华城邑，如陶邑、沛邑、彭城、睢阳等处，每日所收的税钱，都在数十万枚以上，各国无不垂涎三尺。

在如何瓜分宋国这件事上，六国剧烈争吵起来，各不相让。齐湣王摆出“盟主”的架子，怒吼道：“若非寡人，你们能得到秦国退给的土地吗？寡人辛辛苦苦为你们挣得了土地，你们还不满足吗？若非寡人，谁能灭了宋国？这宋国是齐国的，是齐国的！谁也不能从我齐国手中夺走宋国的土地！”

但是列国并没有被齐湣王的怒吼吓倒。赵国抢占了陶邑，魏国抢占了睢阳，楚国抢占了沛邑，韩国抢占了彭城。只有燕国没有抢占任何城邑，悄然把大军撤回国中休整。

齐湣王在暴怒中为了他的“战利品”向列国发动了猛攻，首先将韩军赶出了彭城，接着又击溃赵军，夺取陶邑。但是在进攻睢阳和沛邑时，齐军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费了八个月的时间，齐军方击败魏、楚两国，占有了全部的宋国土地。然而齐国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十万大军伤亡过半，且国境扩大，敌国增多，军力大为分散。楚、魏、赵、韩吃了大亏，对齐国的仇恨一下子超过了秦国，俱呼齐为“暴齐”。

燕国及时在这个时刻挥出了手中利剑。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主帅，领二十万精锐燕军，大举伐齐。

乐毅列出“暴齐”的种种罪状，号召列国一同参与伐齐。秦昭王闻听大喜，第一个响应，派相国魏冉率劲卒十万，越过魏、韩两国，直取陶邑。

魏、韩两国见秦国派兵不多，也放下心来，各出兵十万，助燕讨伐“暴齐”。

赵国见此，不甘落后，亦派大将廉颇领锐卒十万人，直取齐国的晋阳。

只有楚国严守中立，没有随众伐齐。

齐湣王见列国齐来进攻，却也不惧，下令征倾国之兵，迎击燕、秦、魏、韩、赵五国之兵。但是连年的征战不休，已使齐军疲惫不堪，兵卒早就生出了厌战之心，斗志大不如前。

齐国大将触子又是一个只会溜须拍马的贪生怕死之辈，一遇敌军，即弃阵而逃。另一大将达子急忙整顿军阵时，已是迟了，燕军似潮水般大呼着杀至。齐军顿时大溃，士卒争相逃命，互相践踏，伤亡惨重。

乐毅乘胜挥军猛进，丝毫不给齐军以喘息的机会，一举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紧接着，乐毅又兵分五路，四面开花，仅仅六个月的时间里，就夺取了齐国的七十余座城邑。数年前还是“天下盟主”的齐国眨眼间化为乌有，仅仅保有即墨和莒城两座孤城。燕国取得的空前大胜，令列国瞠目结舌，惊骇不已。

本来，列国都想趁着齐、燕大战之际，从中浑水摸鱼，得些好处，但强大的燕军却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燕昭王乘势派出使者，与秦、魏、韩、赵结为盟好之国，“礼请”列国退出齐境。秦、魏、韩、赵四国已瓜分宋地，得到了许多好处，也就同意退兵。于是，整个庞大的齐国，竟由燕国独占。

惊恐中的齐湣王待在莒城，急派使者向楚国求救，但楚国派来的大将漳齿却杀死了齐湣王，欲与燕国共分齐国，结果，愤怒的莒民杀死了漳齿，逐退楚军，立太子法章为王，是为齐襄王。莒人派出使者，和即墨人互为联络，共同保有着齐国的最后两块土地。

乐毅也不再进攻，只是派出两支大军，牢牢围住莒城和即墨，然后给燕昭王上了一道表章：莒城和即墨城池坚固，粮草甚多。法章和即墨守将田单深得民心，燕若强攻，伤亡必重。大王当行苏秦所遗之策，以“仁义大道”收服齐民之心，若数百万齐民真心归服燕国，则天下尚可一举平定，何虑两座小小的城邑呢？

燕昭王立刻同意了乐毅的建议，赐乐毅黄金万斤，封其为昌国君，享食邑万户，然后命他长驻齐地，行“仁义大道”，收服齐民之心。

乐毅耐心地在齐国实行“仁义大道”，少征赋税，济贫抚孤，开垦田地，渐渐赢得了许多齐国百姓的喜欢，称“昌国君实乃吾齐民之父也”。

燕军开始占据齐国时，处处都有人反抗，数年之后，齐国已经很少

有人反抗燕军了。但乐毅的举动，却在燕国引起了许多议论——齐国人只知有昌国君，不知有燕王！

偏在此时，燕昭王忽得心痛之疾去世，燕惠王即位。燕惠王早就对乐毅“独占齐国”深为不满，即位后立即下令召乐毅回国，并迅速派其亲信骑劫接替乐毅。

“吾回国中，必然被杀，吾死为轻，玷污了先王‘敬贤’之名，倒是大事。唉！从此以后，燕国只怕难以平定天下，六国终将为秦所灭。先王啊先王，您去世得实在太早了，太早了啊。”乐毅仰天长叹着，封好印符，不待骑劫前来，即带着数十亲信随从，连夜逃到了赵国。

赵惠文王大喜，立即拜乐毅为上将军，封其为望诸君，食邑万户。

“逃亡之人，不堪大王驱使。”乐毅婉言谢绝了上将军的官职，但接受了“望诸君”的封号，在赵国安居了下来。

骑劫接掌燕军之后，完全改变了乐毅“收服齐民之心”的策略，加重赋税，大肆搜刮钱粮，充实军营，准备攻击即墨。为了震慑齐国军民，骑劫又滥施刑罚，对捉到的齐军俘虏施以割鼻之刑，甚至挖掘即墨城外的坟墓，焚烧齐国先民的尸骨。

燕军的暴虐举动，激起了齐国军民的极大愤怒，齐国到处都出现了反抗燕军的暴动。即墨守将田单大喜，当即派人出城，做出恐惧之意，情愿献城投降，并和燕军约定了投降的日期。

骑劫得意地大笑起来，不再准备攻城，日夜在军营中纵酒为乐，坐等齐军投降。

田单秘密准备了一千头牛，牛角缚上锋利的尖刀，牛尾束着灌有油脂的芦苇，牛身又披有绘着五彩兽纹的影衣。然后精心挑选了五千最勇敢的壮士，手持长矛大刀，跟在牛后。

半夜时分，田单将城墙上凿了几十个洞，点燃牛尾的芦苇。顿时，一千头“怪兽”疯狂地吼叫着，奔至燕军大营中，横冲直撞。五千壮士齐声呐喊，惊天动地，奋勇冲进了燕军大营里，见人就杀。睡梦中的燕军惊醒过来，不觉魂飞魄散，争先逃命，互相践踏，伤亡不可胜数。就连主帅骑劫，也命丧乱军之中。田单乘胜猛进，齐国各地百姓轰然响应，

不过数月之间，全部收回了丧失的七十余座城邑。

齐国奇迹般的“亡而复生”，列国大为敬佩，纷纷遣使称贺。齐襄王对田单的“复国大功”，亦是感激不尽，回到临淄后，立即拜田单为相国，执掌齐国朝政，又封田单为“安平君”，赐其食邑二万户。只是齐国虽然“亡而复生”，国力却损伤极重，再也不能似往日那般傲视列国了。燕国本土虽未受损，但燕军几乎伤亡殆尽，自保尚且危险，更无余力争夺中原。

“哈哈哈！齐、燕两败俱伤，此乃天助寡人也！”秦昭王得意地大笑起来。

“齐、燕衰弱，我秦国之敌，唯剩楚国了。大王当趁此良机，猛攻楚国。”白起建议道。

“好！“秦昭王立即拜白起为大将，发兵三十万，大举攻楚。秦军共分两路，一路出武关南下，一路自长江顺江而下，直取楚国都城郢都。楚军奋起抵抗，连战连败。

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秦军两路会合，兵临郢都城下。这时，各地救援的楚军纷纷赶来，郢都一带的楚军将近六十万人，超过秦军一倍。

秦军将领们心生惧意，纷纷请求退兵。白起怒目圆睁，当场斩杀了两员请求退兵的将官，然后兵分三路，一路出营与楚军死战，后退者斩！一路埋伏高地之上，一路掘开江堤。出营的秦军只有十万，寡不敌众。楚军眼看要获得大胜，却不料江堤已被秦人掘开，滔滔江水咆哮而至，顿时将战场化为一片汪洋。数日后，大水方退，尸陈遍野，腥臭满天，死者数以百万计，绝大多数是楚国军民，出营作战的数十万秦军亦被溺死。

楚国陷入了噩梦般的地狱中，全国上下一片痛哭。楚顷襄王被迫将都城迁往陈邑。立国千年的楚国失去了祖宗的发祥之地，如失去了根的大树，再也难现生机。整个楚国旧地成了秦国新设的南郡。

欣喜若狂的秦昭王为表彰白起“水淹楚军”的大功，封白起为武安君，食邑万户。被放逐在湘南的屈原闻听郢都失陷，不觉悲痛欲绝，万念俱灰，写下《哀郢》之歌，抱石投入汨罗江中。湘南一带的百姓对屈

原十分敬慕，闻听此事，慌忙驾舟来救。但见江上唯有水鸟盘旋悲啼，哪里见得到屈原的踪迹？

众人悲伤之中，齐声唱起了屈原的《哀郢》之歌——

……

心不怡之长久兮

忧与忧其相接

惟郢路之辽远兮

江与夏之不可涉

忽若去不信兮

至今九年而不复

惨郁郁而不通兮

……

曼余目以流观兮

冀一反之何时

鸟飞反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

何日夜而忘之

众人所歌，只是《哀郢》之曲中的两段，大意为：

我心中的不愉快已凝结在胸很久了，偏偏令人忧伤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永无止境。

郢都离我实在太遥远，中间又隔着白茫茫的江夏之水，无边无际，难以涉渡。

我在放逐之初，尚恍惚不敢相信，哪知屈指算来，已经许多年没有回到故乡了。

我心中的悲伤永不可解啊永不可解……

我站在高处，纵目四望，盼着能够回到故乡，但我永远也不会盼到那一天。

鸟儿年年来去，总不忘飞回故乡。狐狸临死之时，头总是朝向它出生的土丘。

鸟兽犹如此，我又怎么能够忘掉故国？我不相信，国君真是以为我有罪而下了放逐之令。可是，我再也不能回到郢都，再也不能回到我日日夜夜思念的郢都！

众人流着泪歌唱着，直到夕阳西下，满天星光灿烂。这一日，正是屈原的生日——五月初五。

从此，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都要争相驾着小船，来到屈原投水的地方，用苇叶包着煮熟的米饭，抛入江中，祭祀含怨而逝的屈原。

强大了数百年的楚国彻底衰弱，再也对秦国构不成威胁。

秦昭王立即将兵锋对准了赵国。

赵武灵王虽然没有完成他的雄心壮志，却给赵国留下了一支精于骑射的强大军队。

秦昭王绝不容许天下还有比秦国更强大的军队存在于世。

第二十五章　杀人盈野得天下　中国自此大一统

周赧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62年），武安君白起率领四十万大军，进攻赵国。赵惠文王已去世，其子赵孝成王拜廉颇为大将，亦率大军四十万，抵抗秦军。列国都紧张地注视着战局的进展。而最紧张的人，莫过于周天子。

周赧王已经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垂垂老者。五十余年的“天子”，他早已当厌了，早就恨不得抛了这个虚幻的天子之位。名义上他为天子，其实日子过得连一个最弱小的诸侯也不如。诸侯再小，还有一块土地，而周天子却寸土皆无，连他的王宫，都被东、西两位周公分占了。堂堂的周天子成了一个“流浪汉”，今年在东周公这里住一阵子，明年又到西周公那里住一阵子。

但是东、西两位周公，却十分需要周天子的名号。有了周天子的名号，他们才可勉强保住自己的领地，否则，以东周、西周这等弹丸之地，早就让别国一口吞了。

然而周公可以有两个，周天子却只能有一个，两位周公为了能独自掌握周天子，从而吞灭对方，内斗了数十年，谁也没有占到便宜，最后在秦国的威胁下，才不得不停止争斗，达成协议——分了王宫，让周天子轮流住在东周和西周，以保周室社稷不灭。

这一年，周天子正住在西周公这儿。西周公很年轻，才二十余岁，却没有年轻人应有的快乐，成天愁眉紧锁。

“自从秦国攻下了宜阳之后，我周室就和秦国成了邻居，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邻居啊，这是一头永远也喂不饱的饿狼，随时就能将周室一口吞灭。”西周公说道。周赧王默然不语，心想，吞就吞了吧，这是周室气运已尽，上天不佑，上天不佑啊！

“我不愿做一个亡国的周公。大王呢？难道大王愿意做一个亡国的天子吗？”西周公问。

“不，寡人不愿做一个亡国的天子。”周赧王艰难地说着。

“大王有此决心就好。臣下将以大王的名义，号召天下诸侯，合纵抗秦！”西周公兴奋地说。

“什么，你要以寡人的名义，合纵抗秦？这，这使不得，使不得！万一失败，秦国恼怒之下，必定会兵临洛邑，我周室八百年的天下，亦将断送在寡人之手矣。”周赧王慌忙说道。

“难道不去合纵抗秦，周室就可保持下去吗？”西周公厉声问道。

“这……这……”周赧王回答不出。

“依目前的情势来看，不出十年，秦国必会灭我周室，夺取九鼎。”西周公说道。

十年？寡人还能活十年吗？若十年后秦国再来灭亡周室，寡人就不会是一个亡国天子了，周赧王在心中说道。

“与其坐等秦人来灭，不如起而相拼。说不定拼那么一下，我周室又可延续几十年呢。”西周公说。他想，周室若能再延续几十年，我就可以逃过做“亡国周公”的命运了。

“不。”周赧王摇着头，“天下没有任何一国，可与秦国相拼了。秦国所居的雍州，乃是我周室的发祥之地，天下精华所积的宝地呀。当初先王实在不该东迁，让秦国占了我周室的发祥之地啊。周室丢了发祥之地，能不一代比一代衰弱吗？”

“还有赵国可与秦国相拼。”西周公不理会周赧王的叹息，说道，“眼前赵国和秦国各出四十万大军，将要爆发一场空前的大战。赵败，其国必亡，秦将趁战胜之威，灭我周室，夺取九鼎。赵胜，秦国将退居关内，我周室可保平安。”

“这么说，你是想以合纵抗秦来分秦之兵，助赵获胜？”周赧王问。

“正是。列国若能合纵抗秦，赵必大胜。”西周公答道。

“你如此说，有何依据？”周赧王又问。

“因为赵国有虞卿为相。”西周公答道。

“有虞卿为相又怎么样呢？这虞卿又是谁？”周赧王茫然地问。近些年来，他安心“养老”，对天下大事不这么关心。其实他想关心也无从关心，以致心灰若死。

“大王连虞卿都不知道，可谓老矣。”西周公带着轻蔑之意说道，讲起了虞卿的故事。

他首先从天下闻名的“和氏璧”讲起。

昭阳失落的和氏璧，最后落到了赵惠文王手中。秦昭王知道了这件事后，就派使者来赵，说是愿意拿十五座城邑来交换和氏璧。赵惠文王忙召集众大臣商议对策，商议来商议去，竟下不了决断。

——把和氏璧交给秦国吧，恐怕秦国并不会拿出十五座城邑，以致白白受了欺骗，为天下人所笑。

——不给秦国和氏璧吧，又恐秦国以此为借口，发动大军进攻赵国，惹来无妄之灾。

这时赵惠文王的宦者令出了一个主意：派一位智勇双全之士携带和氏璧到秦国去，如果秦国真心交换，则将和氏璧拿出，如果秦国心存欺诈，则仍然带着和氏璧回到赵国。他推荐其门客蔺相如，说其智勇双全，可做使秦之人。

赵惠文王半信半疑，招来蔺相如，问道：“秦王欲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夫子以为可许否？”

蔺相如拱手对赵惠文王行了一礼，从容答道：“方今之势，秦强赵弱，不可不许。”

赵惠文王又道：“倘若璧至秦国，城不可得，寡人该当如何？”

蔺相如道：“秦国以连城易璧，价可谓厚矣，赵若不许，曲在赵。赵若许璧而秦不许城，曲在秦。衡量两种情形，大王应该许秦易璧，宁可使曲在秦国，勿使曲在赵国。”

赵惠文王听了，连连点头问：“以你看来，我赵国何人可充当入秦使者？”

蔺相如道："大王若无合适之人，臣愿奉璧使秦，如果城入赵国，臣当留璧于秦。否则，臣当完璧归赵。"

赵惠文王很高兴，当即拜蔺相如为中大夫，让他携带和氏璧出使秦国。

秦昭王在朝堂大会群臣，接见蔺相如。蔺相如依照礼仪，一丝不苟地行完大礼，然后将和氏璧献给秦昭王。

秦昭王大喜，玩弄和氏璧良久，然后又传给侍立左右的美人们玩弄观赏。

蔺相如见秦昭王绝口不提易城之事，心中大急，上前说道："此璧虽美，却有微瑕，外臣请为大王指之。"

秦昭王听了，未加思索，又把和氏璧交到了蔺相如手中。

蔺相如紧紧握着和氏璧，退后几步，靠在殿柱之上，怒声说道："大王欲以连城易璧，我赵国之臣无人相信，俱言：'秦乃虎狼之邦，贪而无信，今欲以连城易璧，必为谎言，璧去而城不可得。'外臣以为百姓相交，尚且互不欺骗，何况大王乃一国之主呢？所以力主应接受大王之请。吾王听信外臣之言，斋戒五日之后，方才遣外臣携璧使秦，以示敬重大王之意。可是外臣到了秦国，却见大王并不如何重视赵国，丝毫没有感知吾王诚意，随意玩弄此连城之璧，有意戏弄外臣。大王既无诚敬之心，必会背弃诺言，外臣何敢以璧奉上大王？今大王必欲索取外臣之璧，外臣宁愿头与此璧俱碎！"

说着，蔺相如高高举起和氏璧，对着殿中的大柱就要摔过去。

秦昭王慌了，连忙道歉，请求蔺相如不要莽撞。

蔺相如道："大王若有诚心，也须斋戒五日，然后在大殿行以迎接上宾的大礼，外臣才敢献璧。"

秦昭王无可奈何，只得答应。

蔺相如回到馆舍，暗想：秦王如此无礼，绝不会轻易拿出十五座城来换取和氏璧，遂命亲信随从穿了旧衣，怀揣和氏璧，从小路连夜逃回赵国，将和氏璧奉还赵惠文王。

五日之后，自称行了斋戒之礼的秦昭王果然在大殿上大摆仪仗，以上宾礼仪将蔺相如迎进。

蔺相如从容向秦昭王行了一礼，说道："秦国自孝公变法强盛以来，所行之事，从无信义可言。外臣实不敢轻信大王而有负吾王重托，因此已遣从者携璧回赵。秦强赵弱，乃人所共知的事实。秦国若真想得到和氏璧，就请先割十五城与赵。赵国绝不敢为了一块玉璧而得罪秦国，得城后会立即送上和氏璧。外臣知道欺骗大王，须受鼎烹大刑，就请大王用刑吧！可是外臣所说之言，还望大王仔细体察。"

秦昭王听了，大惊失色，和臣下们面面相觑，最后倒也没有动用大刑，而是将蔺相如礼送出境。

秦国终究是没有拿出十五座城邑，赵国也没有把和氏璧送出。

赵惠文王认为蔺相如出使强秦而能不辱使命，是个大贤之人，遂拜其为上大夫。

后来，秦昭王因欲全力攻楚，有意拉拢赵国，在渑池与赵惠文王相会。蔺相如以上大夫的名义，随同赵惠文王出席渑池大会，并在会上挫败了秦昭王欲羞辱赵国的企图。

为此，赵惠文王拜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大将廉颇之上。廉颇大怒说——我的官位，乃是凭着攻城杀敌的血战得来的，蔺相如徒恃口舌之利，怎么能压在我的头上？若让我碰到这个口舌之徒，定要好好羞辱他一顿。

蔺相如听了廉颇的话，立刻称病不朝，避免和廉颇见面，有时路上偶然碰见了廉颇，也慌忙躲进小巷中。

赵国有位名闻天下的贤士，名叫虞卿，自许高洁，拒不入朝为官。他听说了这件事后，大感奇怪，就问蔺相如，上卿连强秦尚且不惧，为何单单畏惧廉颇将军？

蔺相如叹了一口气，道："秦国近几年来，为何一直不敢进攻赵国？无非是因为朝中有我和廉将军。如果我和廉将军争斗起来，就如同两虎相斗，必然不能共存。如此，国家就危险了。我哪里是怕廉将军

呢？我怕的是朝臣内斗，误了国家大事啊。”

虞卿听了，大感惭愧地说：“我枉称贤士，见识远不及上卿也。当此国势衰微之时，居然还隐于草野，博取虚名。”他当即来到廉颇府中，将蔺相如的话原原本本告知了廉颇。

廉颇听了，大为感动，于是在虞卿的陪同下，袒露上身，背负荆鞭，到蔺相如府中赔罪。

蔺相如连忙扶起廉颇，二人互诉衷肠，结成了生死之交。

赵惠文王闻听大喜，立即拜虞卿为相国，执掌政事，协调文武大臣效力国家。

虞卿体察百官，又选拔了两员良将进入朝廷：一为赵奢，驻防秦、赵边境，防备秦国的攻击；一为李牧，驻防代地，防备匈奴的攻击，解除赵国的后患。

面对赵国的严整布置，秦昭王按捺不住攻赵之心，派大将胡阳领兵二十万，攻击赵国的阏与之地。赵国派出大将赵奢，亦领兵二十万，前往救援。

赵奢先在邯郸郊外三十里处停留了二十八天，使秦军以为他胆怯不敢应战，失了防备。然后赵奢突然以两天一夜的时间，疾行至阏与之地，占据高山，以上逼下，大破秦军，杀伤秦军十数万人。赵惠文王为此对赵奢大加封赏，封赵奢为马服君，赐其食邑万户。

秦国不甘失败，又派大军攻击几邑，却被廉颇打得大败。秦昭王束手无策，责怪丞相无能，废了魏冉的丞相之位，起用客卿范雎为丞相。

范雎给秦昭王献上“远交近攻”之策，让秦国结好离得较远的齐、燕两国，并对兵势稍强的赵、楚两国采取守势，而倾全力攻击离秦最近的韩、魏两国。

秦昭王采纳范雎之策，派使者载着成车的黄金，与齐、燕结好，并让齐、燕出兵袭扰赵国和楚国的后背，然后派出大军，以悍将白起为帅，连续向韩国发动猛攻。

仅仅三年之内，秦国接连攻取了韩国的少曲、陉城、野王等要地，

把韩国本土和韩国的上党郡完全隔离开来，使上党十七县成为一块孤悬之地。韩国恐惧之下，被迫献出上党郡，向秦国求和。但上党郡太守冯亭不愿投降秦国，拒不从命，将上党郡十七县全部献给赵国。赵孝成王大喜，封冯亭为华阳君，仍然官居上党太守。

秦昭王见赵国居然抢夺他已到手的肥肉，大怒之下，立即令白起率四十万大军，誓言一举踏平赵国，而赵国不甘示弱，亦派廉颇领兵相抗……

“赵国的蔺相如可惜在去年死了，赵奢也死了。可是赵国还有虞卿啊，还有廉颇，还有李牧，秦国虽强，要想攻灭赵国，千难万难。何况虞卿与天下闻名的‘三公子’交往极好，已得到‘三公子’的保证，将尊我为帅，合纵救赵。”西周公得意扬扬地说道。

原来“合纵抗秦”是因虞卿倡议之故，难怪西周公有如此“豪壮”的胆略呢。周赧王想着，又问：“刚才你说‘三公子’，这‘三公子’又是谁？”

“大王竟连‘三公子’也不知道，当真是太老了。”西周公摇了摇头道，“‘三公子’原来称为‘四公子’，乃是指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四公子’俱礼贤下士，门客多达三千余人。后来孟尝君去世，‘四公子’就成‘三公子’了。”

“在这个乱世中，养那么多门客有什么用？”周赧王不以为然地说道。

“门客多了当然有用。门客多，名声就大，权势也会大了起来。当年孟尝君曾当过齐、秦、魏三国的相国。如今信陵君做了魏国相国，春申君也做了楚国令尹。平原君虽未拜相，可是他的名声已传至韩、齐两国。他说出的话，韩、齐两国必定听从。”西周公半是炫耀，半带着羡慕地说道。

周赧王听了，心中一动：“这么说，若有虞卿和‘三公子’倡导，‘合纵抗秦’必能成功。”

“正是此理！”西周公拍掌大叫道，“此次‘合纵抗秦’，乃上天赐给我周室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若是放过了这个机会，就算死了，也无颜去见文、武二王啊。”

“那，那，那你就去‘合纵抗秦’吧。”周赧王好不容易说出了一句西周公想听到的话。

西周公以周天子的名义，号召“合纵抗秦”，并且在国中大事搜罗车马丁壮，想拼出一支像样的军队来。可是西周公的地盘实在太小，凑来凑去，也只凑出六千余人，百余乘战车。但就是这么一支不起眼的军队，西周公也负担不起，无奈之下，只好以周天子的名义，向洛邑城中的富商大贾们借些黄金铜钱使用，声言打了胜仗后，当加倍奉还利钱。

看在周天子的面子上，富商大贾们总算借出了一些黄金铜钱，让西周公将军队好好“打扮”了一番，弄得旗帜鲜明，衣甲闪亮，戈矛森森，倒也威风凛凛。

韩、魏、齐、楚、燕诸国对于周天子“合纵抗秦”的号召，俱是热烈响应，却偏偏不派出军队。列国要等着秦、赵大战分出胜败之后，再做出决断。列国不出兵，西周公更不敢出兵，空挂着一个盟军“主帅”的名义，待在洛邑城中一动也不敢动。但“合纵抗秦”的声势却震慑了秦国，白起虽然悍勇，也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廉颇老成持重，亦不愿主动向秦军发起攻击，双方遂在长平之地筑垒对峙，整整相持了两年，耗费的粮草数以亿计。

秦昭王心中焦急，又忧愁韩、魏、齐、楚、燕诸国会乘虚“合纵攻秦”，日日如坐针毡之上。恰在这时，赵国相国虞卿因操劳国事过度去世，由平原君赵胜继任相国。

秦国丞相范雎大喜，立即面见秦昭王，道：“赵胜乃是王叔，与赵王之间向来互为猜忌，赵胜之言，赵王绝不会听。大王可使人携带重金，游说赵王宠臣，劝其另择一位平庸无能之将，代替廉颇，则我秦国之军必可大胜。”

秦昭王道：“赵国将军甚多，若换了一位比廉颇更厉害的将军，岂非更糟？”

“赵奢之子赵括喜谈兵法，言大无用，最好能以此人换下廉颇。”范雎说道。

秦昭王点点头，立刻派使者携带重金进入邯郸，将赵孝成王左右买

通，大造谣言——廉颇虽是名将，却太老了，根本不愿与秦兵打仗，如此下去，他非把我赵国的钱财耗尽了不可。

我赵国最能打仗的人，还得数赵奢父子，如今赵奢虽已去世，他的儿子赵括还在啊。听说秦国人最怕赵括，大王怎么偏偏不用赵括为大将呢？

赵括不受平原君的欢喜，如今平原君做了相国，自然不会让赵括为大将了。

是啊，听说廉颇和平原君私交甚好，有平原君在，廉颇就永远是领军大将……

赵孝成王听了，心中十分不舒服，立即招来赵括问道："你能不能打退秦军？"

赵括口出豪言："大王若用微臣为将，岂止是打退秦军？微臣定当将秦军灭得一个不留，杀进函谷关，生擒秦王！"赵孝成王大喜，立即拜赵括为大将，取代廉颇。

平原君赵胜知道了，连忙加以阻止，道："微臣与赵奢私交甚好，赵奢常叹息道：'吾儿熟读兵书，空谈兵法，头头是道，徒以大言欺人。将来大王若以吾儿为将，赵国必遭大祸。'况且临阵易将，亦是列国大忌啊。前者燕王以骑劫易乐毅，致遭惨败，大王切勿重蹈覆辙。"

赵孝成王听了，脸色大变，怒声道："难道寡人竟是如燕王那般昏庸吗？"

平原君赵胜见到赵孝成王发怒，不敢争辩，只是暗暗在心中叫苦，祈求上天庇佑赵国，不要使赵国败得太惨。

赵括来到前线，就迫不及待地向秦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白起先是诈败，将赵军诱入死地，然后派出最精锐的军卒二万五千人冲进赵军大阵中，将赵军截为两段，使赵军首尾不能相顾。接着又派出五千精骑，绕道奔袭，切断了赵军的粮道。赵军大乱，只得砌成壁垒，困守待援。

秦昭王听到这个消息，亲自赶到河东，将河东男子凡满十五者，俱赐爵一级，悉数征至长平，用来堵截赵国的援兵。赵军困守四十六天

后，粮食已尽，被迫突围，连续向秦军发功了四次反攻，仍是无法冲出重围。最后赵括亲自冲锋，结果被一阵乱箭射死。

赵军见主将已死，毫无斗志，全军四十万人除战死者，都做了俘虏。白起残酷地将四十万战俘全都活埋，仅仅释放了二百四十个年幼的战俘，以震骇赵国人心。

秦国的空前大胜，令天下震惊，韩、魏、齐、楚、燕诸国，绝口不敢再提“合纵伐秦”之事，西周公更是躲在内宫里，不敢去见周赧王。

白起乘胜前进，攻占了韩国的上党郡，又夺取了赵国的太原郡。赵国君臣大恐，派使者至秦，情愿割赵国一半土地给秦国，请求秦军后退。白起坚决不允赵国求和，说趁此有利时机，可一举灭亡赵国，进而扫平天下。

范雎见白起立下如此大功，心中妒忌欲狂，力主接受赵国的求和，然后胁迫各国仿效赵国，割地一半与秦。这样，秦国不用一兵一卒，就可得到列国的一半土地，大得便宜，极是有利。秦昭王听了，觉得有理，下令白起退兵。

“策士误国，策士误国！”白起愤怒地仰天大呼着，回到咸阳，称病闭门不出。

赵国待秦国兵退后，立即抢着加固城池，积累粮草，救死抚伤，丝毫不提割地之事。秦昭王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命令白起再度征伐赵国。

白起拒不从命，说：“先前赵人气沮，正是灭赵良机。如今赵人气已复起，举国化悲伤为仇敌之心，是为兵法所云之‘哀兵’也，从来都是哀兵必胜，吾若攻赵，必败无疑。吾宁可身死，也不愿成为败军之将。”

秦昭王大怒道：“难道我秦国的大将，就只有白起一人么？”他当即拜王陵为大将，领精兵二十万，直扑赵国都城邯郸，将邯郸城团团围住。这一年，正是周赧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9年）秋九月。

赵国军民面对秦军的围攻，毫不畏惧，男女老少齐上城头，打退了秦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王陵一直攻到次年二月，伤亡了数万军卒，也没能将邯郸攻下。范雎见王陵久攻不下，遂推举其心腹郑安平为

大将，领兵十万，增援王陵。

邯郸面临的压力大增，平原君赵胜情急之下，欲挑选二十位文武双全的门客，随他穿过秦军的包围，前往魏、楚两国，乞求魏、楚两国之君发兵救赵。但平原君左挑右挑，只选出了十九个人，怎么也凑不成二十之数。

这时，有个下等门客忽然挤上前来，自荐道："在下就是这第二十位文武双全之才。"

众上等门客见此，齐声斥道："无知小人，还不退了下去！"

那门客手按腰间之剑，怒声道："天下皆知平原君礼贤下士，厚养宾客数十年，如今三千食客中连二十人都选不出来，列位不知羞耻，反敢指斥旁人么？"

"壮哉！"平原君不觉赞赏地叫了一声，问那门客，"夫子姓甚名谁，是何处之人？"

那门客拱手行了一礼，道："在下姓毛名遂，乃大梁人也，来到相国大人门下，已三年矣。"

平原君听了，不觉摇了摇头："有才之人，如锥处布囊之中，锋芒立露。今夫子在吾门下三年，而吾不闻夫子之名，显然夫子并非真有大才也。"

毛遂冷笑一声，说道："若相国早将在下置于囊中，在下早已脱颖而出，何至于今日受众人之讥？"平原君对毛遂的胆量口才大为钦佩，把毛遂列入二十位文武全才的门客中。

借着昏茫的夜色掩护，平原君和二十位门客乘着轻车，自小路穿过秦军的包围，急驰向魏、楚两国。魏国执政的信陵君，楚国执政的春申君，俱是平原君的好友，二人帮着平原君苦苦劝说其君，终于使魏、楚二王答应出兵救赵。

周郝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年），魏安釐王派大将晋鄙领精兵十万救赵，楚考烈王亦派大将景阳领了十万大军来救赵国。

晋鄙畏惧秦兵，行至魏、赵交界之地，便不敢前进一步。魏军不

进，楚军亦停了下来。信陵君魏无忌心中大急，采纳门客所献之策，冒险盗取魏安釐王的虎符，并伪造了一道接掌魏国大军的诏令，然后飞驰魏军大营中，指使勇士以铁锤击杀晋鄙，夺取了主帅令符。紧接他又下令："父子同在军中者，父归；兄弟同在军中者，兄归。"军卒们听令后无不感动，俱愿听从信陵君指挥。

信陵君遂统领八万精选的勇壮军卒，突然向秦军发动了进攻。秦军措手不及，被打得连连后退。赵军看到救兵来到，一齐开城杀出。景阳见秦军不支，也乘机率军猛扑过来，秦军顿时大溃。王陵带着数千骑卒撞开重重包围，逃回了秦国。郑安平则领着数万残卒，投降了赵、魏、楚三国联军。

秦昭王见秦军惨败，羞恼之下，再次逼迫白起领兵出战。白起仍是推托"有病"，拒不出征。狂怒中的秦昭王解下腰间佩剑，令人送给白起。

白起持剑在手，仰天长叹道："唉！我自为将以来，杀人何止百万，列国元气，已被我扫荡至尽矣！今日我秦国虽败，元气未伤，数十年内，我秦国必将一统天下，只可惜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从来只有我杀别人，如今我却要杀了自己，这是不是因为我杀人太多，上天给我的惩罚？罢，罢，罢！上天若是有知，早就雷劈了我，何至将我留到今日？我虽身死，未作败军之将，死得其所，死得其所！哈哈哈！"大笑声里，白起横剑往项上一抹，血流满地而死。逼迫白起自杀之后，秦昭王仍不解恨，下令征集全国丁壮。他要亲自统领，东出函谷关，攻灭周室，夺取象征着天下的九座宝鼎。

秦昭王对范雎说道："周室那位糟老头子不知死活，居然敢以'天子'之名，号令'合纵伐秦'。他难道不知，寡人是'天帝'，是他这位混账'天子'的老子吗？"

范雎劝道："周室毕竟以天子的名义号令了天下八百年，我秦国伐之，未免受后人之讥。若周天子能主动将九鼎献与大王，岂不更好？"

秦昭王想了想，道："也罢，且派个人去告诉那糟老头一声，九鼎重器，由他看管不合适了，该换个主人了，哈哈哈！"

秦国的使者很快就来到了洛邑，却是既没有见到西周公，也无法见到周天子。原来，西周公和周天子都躲了起来。二人所躲的，倒也不是

秦国使者，而是洛邑的富商大贾。

当初，西周公以周天子的名义借了富商大贾们的许多黄金铜钱，言明出征获胜后，以战利品加倍奉还。但是西周公连洛邑城都不敢走出一步，又到哪里去出征获胜呢？富商大贾们觉得上了大当，恼怒起来，堵在西周公的宫门外大吵大闹，逼着西周公还债。

西周公无可奈何，借着“出使”的名义，躲到了韩国。

在西周公的内宫之后，有一处高台，算是周天子的住所。富商大贾们找不到西周公，又蜂拥至高台的大门外，吵闹着要天子还钱。周赧王无法出使他国，只得躲在高台的最高处，不论任何人来见，死活也不下来。富商大贾们也不敢硬闯进去，只得嘲讽地将周赧王所居的殿台称之为“躲债台”。从此，若有谁欠账无力归还，商贾们便说他是“债台高筑”。

秦国使者见不到西周公和周天子，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秦国。秦昭王不再“客气”了，立即亲领大军二十万，向周天子所居的洛邑猛扑过来。

为了震慑周天子，秦昭王先攻下了阳城、负秦两座韩国城邑，斩首四万，血流成河，然后大兵直逼洛邑城下。这一年，是为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

西周公见秦军大至，慌忙奔回洛邑，哭倒在周赧王面前，磕头流血，哽咽着道：“秦军……秦军已至，我周室……周室天命尽矣……天命尽矣……尽矣！”

周赧王如雷击顶，呆了半晌，才脸色苍白地问：“列国诸侯呢？还有……还有什么‘三公子’呢？他们不是要‘合纵抗秦’吗？他们不是推你为‘主帅’吗？他们为什么不来救寡人？我周室完了，他们……他们……就能长久吗？就能长久吗！”

西周公哭丧着脸道：“诸侯们不知死活，正在自相残杀呢。齐国、燕国见到赵国伤亡惨重，就争相攻击赵国，想夺取赵国的土地。楚国趁着秦、赵大战，把鲁国灭了，如今正为了鲁国之地和韩、魏两国争吵不休。韩、魏两国说他们也为楚国灭鲁出了力，要分得鲁国之地呢。‘三公子’中，平原君被罢了相位。信陵君‘盗符救赵’，犯了大罪，待在赵国不敢回去。春申君忙着经营他自己的封地……唉！如今天下只论霸道，

礼仪沦丧至尽，谁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宗都是周室的臣子呢？大王，您……您得拿个主意啊。”

周赧王泪流满面，捶胸顿足：“寡人有什么主意？寡人自成为天子的那一天起，不就是由着你们东、西两个周公拿主意吗？啊，寡人为什么不死？寡人要是早死了，也就……也就不会成为亡国天子了。”

西周公道：“这会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如今大伙儿只好……只好去投降秦国。我周室好歹做过八百年的天子，秦国无论如何，也会……也会给大王一点体面吧。”

“体面？哈哈哈！”周赧王忽然笑了，“我周室八百年来，日日讲的是体面之事，如今可算是体面到头了……到……呜呜……到头了……”他笑着，又大哭起来，迹近疯癫。

西周公向左右使了使眼色，众人一拥而上，连架带拖地把周赧王扶到了宗庙里，对着列祖列宗的神位和九座宝鼎，举行了最后一次祭礼。

浑厚而又洪亮的编钟奏响了。

清雅而又悠长的琴瑟奏响了。

只是那祝颂的祭歌，再也不似往日那般肃穆庄严，而是呜呜咽咽，不成声调——

绥万邦

娄丰年

天命匪解

桓桓武王

保有厥土

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

於昭于天

皇以间之

……

最后的一次祭礼行过，周赧王、西周公奉着国土地图和户口册籍，步行着来到秦军大营，向秦昭王行“投降之礼”。秦昭王坐于高台之上，安然受礼。周赧王颤抖着向秦昭王鞠躬行了一礼，想说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涨得通红，直红到了耳根子上。

“哈哈哈！天子向寡人行礼了，天子向寡人行礼了！”秦昭王高兴得手舞足蹈，仰天大笑起来。

看在周赧王还算“识趣”的分上，秦昭王封周赧王为“周公”，将秦国的梁城之地三千户作为“周公”的食邑，然后将西周公贬为家臣，替新封的“周公”管理家务。紧接着，秦昭王派大将嬴樛进入洛邑，接受周室土地和象征天下的九鼎。计西周公所辖之地，仅三十六城邑，人众三万余户。

嬴樛拆毁周室宗庙，将九座宝鼎装上大船，欲运回秦都，不料船行河中，其中一鼎忽然掉入水中，顷刻间波涛大作，狂风暴雨自天而降。嬴樛等人吓得面无人色，匍匐在船板上，不住地祝颂周室文、武二王，乞求二王饶其拆庙之罪。九鼎中只有八鼎运回了秦都。象征着中原之地的豫州宝鼎，永远沉在了水底。嬴樛回到秦都，身上忽冷忽热，暴病而亡。

种种怪异之事接连发生，使得秦昭王兴头大减，但还是兴师动众，将八座宝鼎列于宗庙之中，然后秦昭王身着天子冠服，以八座宝鼎盛陈四方贡物，祭祀上天，正式自称为“天子”，并遣使遍告天下，令列国以臣下之礼，入秦祝贺。

韩、齐、楚、燕、赵、魏六国慑于秦昭王之威，纷纷以太子或相国为使，携带贡物，以“臣下”之礼，向秦昭王这位“新天子”表示祝贺。身在梁城的“周公”闻听此事，长叹了数声，郁郁而亡，传国八百余年的周王朝，从此灭亡。

东周列国的时代，亦正式完结，史家自此以后，开始以秦王纪年。

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秦丞相吕不韦灭亡东周国，除了周室的最后一点残余。

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内史腾攻灭韩国。

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攻灭赵国，赵公子嘉出奔代地，自立为代王。

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以失败告终。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决黄河之水灌大梁城，三月后，大梁城崩，魏国灭亡。

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大破楚军四十万，楚国灭亡。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大破燕、代之兵，燕国灭亡，代王嘉被俘。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灭齐国。至此，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俱亡，秦王政一统天下，自称始皇帝。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秦始皇

胡高普◎著

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一统天下，
震烁古今的一代霸君

西泠印社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秦始皇

作者：胡高普

目录

版权信息
引子 中原大地烽火急 秦国血战并天下
第一章 异人险中归大秦 嬴政艰难继王位
第二章 吕相邦朝中弄权 少秦王恋爱受屈
第三章 亲兄弟因爱失和 诡赵高用计除间
第四章 秦王政破城立威 吕不韦算计成蛟
第五章 姜玉被擒做人质 嬴政发威肃内患
第六章 庄园血战公孙卓 太后负气擢佞臣
第七章 秦王雍城加冠冕 血战咸阳除孽子
第八章 茅焦出使欲留秦 嬴政偷琴戏美人
第九章 齐使诤谏母子和 群臣暗斗风云诡
第十章 李斯上书谏逐客 太后泄愤图复仇
第十一章 并天下尉缭献策 迎韩非秦王动兵
第十二章 将相失职遭罢黜 三人设陷害韩非
第十三章 太子丹亡归燕国 秦王政灭韩破赵
第十四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 荆轲刺秦不复还
第十五章 灭诸侯一统天下 明法度自称始皇
第十六章 扶苏大婚娶闺秀 始皇率性封泰山
第十七章 博浪沙始皇遇刺 高渐离慷慨赴死
第十八章 始皇求仙得谶语 蒙恬出征驱匈奴
第十九章 扫北平南定天下 李斯上奏欲焚书
第二十章 秦皇父子政见歧 赵高为祸害扶苏
第二十一章 始皇受讥怒坑儒 祖龙归天大地分

引子　中原大地烽火急　秦国血战并天下

寒风厉啸，卷起阵阵尘沙，弥漫在秦都咸阳的上空，整个咸阳城都陷在一片昏天暗地之中。

秦国宗庙中，头缠白巾、一身素服的秦昭襄王跪倒在列祖列宗的神位前，眼中流着痛苦的泪水。

陡然，他挺身而起，咬破手指，将鲜血洒向神位前的巨鼎中，放声高呼——

寡人要踏平六国，以雪今日之耻！

宗庙大殿中，顿时响起一片轰然的回声：踏平六国，以雪今日之耻！这声音冲出宗庙大殿，和着呼啸的寒风，久久回荡在咸阳上空，回荡在秦国每一个大臣、将军、士兵的心中。

此时正值战国末年，经过一百多年的争战，“战国七雄”中楚、韩、魏、赵、燕、齐已渐渐衰落，真正的“雄者”其实只剩下一国——秦国。

秦国凭借山川之险，国力之强，兵将之勇，伐楚楚败，攻赵赵恐，讨韩韩惧，击魏魏衰……

正当秦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踌躇满志的秦昭襄王傲然自称“西帝”，遣使命列国割地称臣之时，东方六国忽然联合起来，再行“合纵”之举。

齐、楚、韩、魏、赵、燕六国推举齐闵王为盟主，燕国相邦苏秦挂六国相印，以“六国相邦”的名义主谋“合纵抗秦”大计。

周赧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7年），齐闵王率二十万齐军、二十万楚军、十五万赵军、十万韩军、十万魏军、十万燕军共八十五万大军，齐集成皋（今河南荥阳）之地，宰乌牛白马，祭祀上天，誓师共击秦国。

消息传至秦国，引起国中上下一片恐慌。

秦昭襄王当即招来丞相魏冉、大将白起等人商议。面对六国空前的团结，秦国君臣做出了自立国以来最痛苦、最无奈也是最屈辱的应对之策——

一、秦王自除“西帝”名号，退还近年侵占列国的二十多座城邑、千余里土地、数十万人口，让六国不战而胜。

二、送黄金美女给盟主齐闵王，并重金收买齐闵王的宠臣，劝齐王转攻宋国，满足齐王好大喜功的心理。

三、派遣勇士刺杀主谋“合纵抗秦”的六国相邦苏秦，破坏六国“合纵”之计。

……

六国闻秦不战而败，欣喜若狂，争先恐后从成皋撤军，将军队开往秦国所退之地接收失去的城邑。齐闵王的八十五万大军一日之内剩下不足一半。

苏秦在去劝阻齐闵王的途中身中十余剑，惨遭横死。

齐闵王见强大的秦国竟然不经一战就“威服”于己，不禁得意忘形，于是听从宠臣之言，率大军灭掉了只剩数百里土地、几座城邑、躲在诸大国夹缝中勉强求生的宋国。

六国为瓜分宋国的土地和城邑又争战起来。

合纵抗秦的六国联盟不攻自破。

一切都按秦国的既定之策进行，秦昭襄王却没有一点胜利的感觉。

堂堂大秦国竟然在六国的攻击下毫无反抗之力，自命不屑于等同列国称王，甚至要凌驾于周天子之上的“西帝”，竟然乖乖地自去帝号，回到王位上，要听命于昏蠢的齐王，退回了将士血战夺得的土地城邑。

秦昭襄王感到了深深的耻辱，他除去王冠、王袍，身着素服来到供奉列祖列宗的宗庙中，发出了血的誓言。

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终于发出了反攻的诏令：拜白起为大将，发兵三十万攻击最大的邻国——楚国。

由于秦国收敛兵锋数年，列国似乎忘记了这个最危险的敌人。

自齐闵王灭宋后，先是燕国以乐毅为将伐齐，几乎灭亡了齐国。齐国在困守两座孤城即墨、莒城数年后，以“火牛阵”一仗而尽灭燕国精锐兵卒二十万，收复齐国之地。只是此一战之后，齐燕两败俱伤，再也无力对付秦国了。

韩魏二国今日你伐我，明日我攻你，双方乐此不疲。

赵国则疲于应付来自北方匈奴的不断骚扰。

只有楚国似乎还算太平，但朝中王公大臣争权夺利斗得火热，国势一天天衰弱下去。

为防止列国出兵援楚，秦国先屯兵韩魏边境，做出大举进攻的样子，迫使韩魏求和。

秦昭襄王又拉拢实力较强的赵国，约赵惠文王相会，并结盟立誓，秦赵互为兄弟，永不相攻。为取信于对方，秦国送太子安国君到赵国为质，赵国亦送太子到咸阳为质。

秦将白起见无后顾之忧，便放心大胆地兵分两路，水陆并进，直捣楚国都城郢都。

楚军连战连败，时值江河汛期，白起掘开江堤，淹死楚国军民近百万。

楚顷襄王见不是秦国对手，只得放弃全部故土，将都城迁往陈邑（今河南淮阳）。

强大了数百年的楚国彻底衰落，从此以后，对秦国不再构成威胁。

秦昭襄王终于露出了笑脸，将楚国旧地设为秦国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食邑万户，继续领兵，准备杀向刚刚结盟的兄弟之国——赵国。

赵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便组建了一支精于骑射的强大军

队。

秦国决不容许天下还有比自己更强大的军队存在。

在秦攻楚之时，赵惠文王去世。赵国已从秦国迎回太子立为赵王，是为赵孝成王。

赵孝成王即位后为巩固与秦国的盟约，派出公子入秦继续为质，秦国亦迎回太子安国君，遣安国君之子公子异人代父至赵都邯郸为质，秦赵仍维持着“友好”关系。

周赧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62年），秦国首先撕毁秦赵之盟，秦将胡阳领兵二十万攻赵国阏与（今山西和顺）之地。

赵国名将赵奢亦领兵二十万迎敌，大破秦军。

恼怒中的秦军又攻赵国几邑（今河北大名），却被赵将廉颇击败。

秦昭襄王正束手无策时，客卿范雎献上了“远交近攻”之策——

秦国结好离得较远的齐国、燕国，对兵势较强的赵国和复仇心切的楚国采取守势，倾全力先灭邻秦的韩魏二国，然后再图他国。

秦昭襄王终于冷静下来，按捺住灭赵的欲望，采纳了范雎之策，并拜范雎为相，派其与齐燕结盟。

齐燕有心讨好秦国，纷纷出兵袭扰赵楚边邑，使赵楚无力反攻秦国。

秦国开始一心一意地对付韩国，仅在三年之内，秦国接连攻取了韩国的少曲（今河南济源）、高不（今河南孟州市）、陉城（今山西曲沃）、野王（今河南沁阳）等重要城邑，把韩国本土与韩国上党郡完全隔离开来，使上党郡成为一块孤地。

韩王恐惧之下，遣使至秦，愿将上党郡献给秦国求和。上党郡太守冯亭不愿降秦，抗拒前来接收的秦使，将上党郡十七县全部献给同为三晋之一的赵国。

赵孝成王大喜，封冯亭为华阳君，仍然官居上党太守，并增兵镇守

上党郡。

秦昭襄王恼怒至极，赵国居然敢抢秦国到嘴的肥肉！秦国立即停止攻韩，征调四十万大军全力攻赵。

赵孝成王不甘示弱，仍以老将廉颇为大将，亦领军四十万在长平（今山西高平）之地抗击秦军。

秦赵以长平之战为始，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残酷血战。

在长平先后对峙的两年里，秦军数以百计的猛攻均无功而返，而赵军亦是一时无法彻底击退秦军。后赵孝成王听信谗言，以大言谈兵而无用的赵括为主将，临阵撤换廉颇。

秦将白起诈败引赵括中埋伏，乱箭射死赵括，俘获赵国军卒四十万。

白起为震骇赵国人心，残酷地将四十万战俘（除二百四十名年幼者外）全部活埋。

一时间，整个赵国几乎家家举丧，人人哀痛。

秦国则乘胜进军，克上党郡，陷太原郡，锋芒直逼赵都邯郸。

秦相范雎眼见白起将立下灭赵不世之功，嫉妒欲狂，便在秦昭襄王面前谗毁白起。

秦昭襄王听信范雎之言，赐死白起，改派大将王陵领精兵二十万，继续包围邯郸城。

赵孝成王这才从噩梦中惊醒，一边以平原君赵胜为使，前往魏、楚求救，一边倾全城之军民上阵，死守都城邯郸。

赵国军民从悲痛中恢复斗志，人人争先痛击攻城的秦兵。

秦昭襄王也发了狠，不断增兵围攻邯郸，同时，又遣使者威胁列国——

谁若救赵，克赵之后必先伐其国！

魏、楚之救兵本已驰近赵国，闻言慌忙将大军屯于边境，一时列国竟无一国敢于救赵。

邯郸城面临秦军的轮番猛攻，苦苦坚守长达三年之久。

赵国军民心恨秦军的残暴，他们要为死去的父兄复仇，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妻女，这些信念使每一个赵国人苦苦地支撑着，也使赵国人对秦国人恨到了极点。

于是，秦军俘虏被毫不留情地杀死，在赵国经商的秦人被愤怒的人群撕碎，路过赵国的秦使被仿佛从地下冒出的赵国流民劫杀，就连一些说话像秦人的列国亡民，也常常被误杀。这一切使留在邯郸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仿佛处在地狱之中。

异人刚到赵国时，正值秦赵交好。他被赵王待若上宾，成天高车美酒、华服美女。随着秦赵交恶，他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开始时，只是赵王不再召见他，赵国宗室公子王孙、朝中大臣不再结交他。渐渐地，原来每月供给的黄金绢粮也停止了。

异人一下陷入衣食无着的窘境，往日朋友谁也不肯周济他，他只得靠典当服饰玉佩、转卖奴仆度日。不过，这时他的安全尚得到赵王保护，赵孝成王在长平之战时还期望能向秦国求和，虽然朝臣和大将们纷纷上奏，要求杀死异人来惩罚秦国的背盟和显示赵国抗秦的决心，但是赵孝成王犹豫再三，还是没杀异人。

异人是秦太子安国君之子，安国君尚无嫡子，若有朝一日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则可能会被立为太子。此时杀了异人，只会更加激怒秦国。

在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后，异人的处境更加艰难。随着秦国大军围困邯郸年复一年，赵国人仇秦的怒火也一日比一日更盛，异人经常被愤怒的赵国人痛打唾骂，使得他白天几乎不敢出门。

就在他最为落魄之时，一位世代经商的赵国富商——吕不韦出现了。

吕不韦见到穷困潦倒的异人时，心中忽然一动，决定在他身上做一笔大买卖。但他不敢肯定这笔买卖是否能取得巨大收益，于是他回家问

父亲："一个人耕田能有多少收益？"

其父答道："农夫用一生之力，估计可获得十倍之利。"

吕不韦又问："像我这样奔走列国经商可得多少利？"

其父答："饱尝风霜之苦、旅途之险，低买高卖，大约可获百倍之利。"

吕不韦再问："若扶立一人为王，掌握天下一国，可得多少利？"

"若成，则利不止千万倍。"其父先笑答，说完又满脸严肃地警告道，"若不成，轻则倾家荡产，血本无归，重则杀头灭族。"

吕不韦思索再三，决定试一试这笔能获利千万倍、但是凶险无比的大买卖。

对吕不韦的结交，异人欣喜若狂，从此他不再为衣食无忧发愁了。不仅如此，吕不韦还拿出巨金收买赵王左右宠臣、朝中重臣，使异人一次又一次躲过了赵国人的诛杀。

只是好景不长，秦昭襄王见邯郸久攻不下，又派大将王　领兵二十万替换无功的王陵。王　一到前线，就传下将令，要秦军昼夜不息地强攻邯郸，他知道赵国之所以能坚守这么长时间，完全是一股抗秦的士气支撑着，只要不停地攻下去，赵国在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又每天面临死亡的状况下，守城的意志必然崩溃，士气必将衰落。到那时，邯郸城就能拿下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赵国军民每天都伤亡惨重，邯郸城每天都有哀伤的痛哭声。

邯郸守军久不见列国来救，而秦军的攻势却越来越猛，渐渐地都有些绝望了，一股绝望的情绪开始在军民之中扩散，赵国军民的意志正渐渐崩溃。

赵孝成王的意志也在崩溃，平原君赵胜突围后毫无音信，秦王又拒绝了他一次次的求和，看来赵国宗祀将要绝于自己的手中了。只是就这样让秦国人杀进邯郸，他也太不甘心了。

赵孝成王决心拼死一搏，与秦国血战到底。为坚定赵国军民与邯郸城共存亡的信念，赵孝成王决定当众处死秦国公子异人。

杀死异人，可以向赵国人显示赵王决不降秦，誓与秦军血战到底的勇气。

早已满腔愤怒的赵国百姓不待捕杀异人的兵卒到来，就纷纷冲进他的宅院，他们要亲手撕碎这位秦国公子。但此时异人却失去了踪影，愤怒的人们只有把怒火发在宅院上，一把火将它焚毁了。

赵孝成王也恼怒了，异人竟然在他的眼皮底下躲了起来，他又一次传下诏令——

全城大搜捕，抓住异人立即处死！私藏者同罪！

本来死气沉沉的邯郸城变得躁动起来，赵国军民就像陷入了最后的狂欢，除了守城的士卒，不分男女老幼，人人都在搜捕异人。

一场空前的大搜捕在邯郸展开……

第一章　异人险中归大秦　嬴政艰难继王位

已至隆冬时节，邯郸城内外积雪盈尺。

秦军刚刚结束新一轮攻势，扔下几百具尸首退下去了。城上的赵国士卒松了口气，开始清理战场。

天色渐暗，疲惫的赵国士卒躲进城垣歇息。城内早已绝粮，百姓能吃的东西早已吃光，有的甚至开始吃死人。饥饿使得众人只想昏睡，什么也不想干了。

这时城内一阵骚动，守城的士卒被惊醒，拿起武器四处张望，以为是奸细混了进来。

城内，一群士卒冲进一座豪宅。过了一会儿，又毫无所获地退了出来。

城上观看的士卒纷纷议论起来——

“那不是吕不韦的宅子吗？听说吕不韦是异人的师傅。”

“看来异人又没抓住。”

“邯郸大贾吕不韦上通王室贵胄，下达市井豪侠，谁不让他三分！异人十有八九被他藏起来了。”

“以吕不韦的能耐，只怕师徒二人早已逃出邯郸城了。”

……

离邯郸的东城门不远有一家小院，这是邯郸最普通的民宅，从里面隐隐透出一丝灯光。

灯下坐着一对男女。男子二十出头，貌相清俊，身材瘦削。另一个是十七八岁的少女，容颜俏丽，却是一副妇人的装扮。

二人彼此久久地凝视着，一言不发。男子突然握住少妇的手轻声道："赵姬，我……"他的话刚出口，就被对方轻轻摇头打断。

赵姬叹了口气道："公子，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妾与公子一别，不知以后是否还能见面，妾只想再多看看公子！"

男子正是赵国到处捕杀的秦国公子异人，赵姬的话使他甚感痛苦。妻儿因自己所累到处躲藏度日，现在自己要逃回秦国，却将他们舍弃在这里受苦，自己又怎能放心？异人咬咬牙道："你带着政儿和成蛟跟我一起走吧！"

"那怎能行！有我们三人拖累，只怕谁也逃不出去。妾只希望公子回到秦国后，不要忘了我们三人。"赵姬说完，忍不住泪如雨下。

异人连忙表白："不会的，我不是那种人！只要我能成为秦国太子，你就是太子夫人。我一定会接你们回去的！"

"公子厚爱，只怕妾无福消受。妾出身卑微，怎配做太子夫人？只要公子心中有我们母子就够了……"赵姬说不下去了，忍不住伏在异人怀中嘤嘤哭泣起来。

异人也不禁哽咽道："不会的，我不会忘记是谁在我落魄无依时给我关怀，使我尝到了为人夫、为人父的快乐。我出去求求先生，带你一起走！"

"不行。公子爱护妾的一番心意，妾心领了。若是因为妾和孩子，使公子和先生不能安全逃出邯郸，妾就是万死也不能赎罪！先生和公子这些时日的努力也就白费了，这一切妾怎么担当得起！"

异人正欲再开口劝说，忽然听见敲门之声。赵姬忙离开异人的怀抱，走到门旁，低声问道："谁呀？"

"是我！夫人请开门。"门外传来低沉的回话。

"是先生来了。"异人站了起来，示意赵姬将门打开。

吕不韦闪身进来，又顺手关上门。他与异人身高相若，只是略胖，长眉深目，颧骨高耸，唇上生有一圈短髭，两腮垂着长髯，看上去四十余岁。

“先生这是……”异人望着吕不韦穿一身赵国士卒的衣服，手中拎着一个包裹，甚感奇怪。

“你赶快换上包中的衣服。我已买通东城门卒，趁今夜天黑秦军退走、守备松懈之时出城。”吕不韦将包裹递给异人，迫不及待地吩咐道。

“一定又花了先生不少钱吧？”异人问。

“只六百镒金而已。只要公子能回到秦国，这些钱又算什么！”

“如果没有先生，我只怕已是赵王刀下之鬼了。”异人感叹道。

“公子客气了。只怕时辰不多，公子还是快去换衣准备吧。”吕不韦催促道。

异人点了点头，对赵姬道：“你陪一下先生。”

赵姬抬头望向吕不韦，眼中的爱恨之意令他不敢直视。

望着这个曾救她于娼门乐户，对她宠爱备至，后又把她轻许于人，一弃不顾的男人，赵姬心潮翻涌。她自负聪明美貌，多才多艺，可以让任何一个男人跪倒在她面前，却独独猜不透、摸不准眼前这个男人的心思。

吕不韦避开赵姬的目光，平静地说道：“夫人放心，公子在秦国安顿下来后，我就会让他派人来接你。”

“一切都有劳先生了，政儿的一切就拜托给先生了！”赵姬缓缓道。

吕不韦闻言陡然怔了片刻，他盯了一眼赵姬，突然冷冷地低声道：“政儿就请夫人善加照料了，如果他有什么事，就别怪我对不起夫人了。”

赵姬心中一寒，点头道：“我知道了！”

哼！吕不韦，就算你奸狡似鬼，政儿的秘密你今生也休想知道！赵姬愤愤地在心中道。

不一会儿，异人一身赵国士卒的服饰从里屋出来道："都准备好了，只是赵姬和两个孩儿留在这里，我实在放心不下。"

"公子请放心。我已交代赵成了，我们走后，他接夫人到另一隐蔽之地藏身。有我在邯郸经商的积蓄和赵成的照顾，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困难的。"

"有妻舅照顾，那我就放心了。赵姬，你和孩儿就多保重了！"异人深情地向赵姬道。

"公子、先生保重！"赵姬垂首拭泪，不敢再看他们。

异人和吕不韦走出屋门，很快便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之中。

赵姬倚着门扉，痴痴地望着他们远去的方向。突然，她感到有人在拉她的裙角，回头一看，一个三岁多的小孩站在身后："娘，爹爹到哪儿去了呢？怎么又不带政儿和弟弟一起去？"

赵姬俯身抱起小孩，怜爱地亲抚道："爹爹出远门去了，过段时日就会接你和弟弟的。你要听娘的话，好好和弟弟玩，不要吵闹。"

小孩懂事地点了点头，赵姬见此也心酸地流下了眼泪。从此她要独自照料这两个孩子了，这是她的希望，只要这两个孩子好好活着，她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回来找她的。

小孩擦去赵姬脸上的泪水："政儿惹娘生气了。娘别哭！"

望着懂事的孩儿，赵姬强忍住悲伤，露出笑颜道："政儿真乖！你快去和弟弟睡觉吧，娘在这坐一会儿。"

小孩离开赵姬的怀抱，跑进里屋。赵姬呆呆地坐着，守着那盏昏黄的灯，两行清泪有如泉涌。

吕不韦和异人安然逃出邯郸城，直奔秦军大营。

秦军主将王　闻听公子异人逃出邯郸城，不禁大喜，一边派人将消息在军中广为传扬，鼓舞士气，一边派重兵将异人送回咸阳。

秦军仅有的一点顾虑也消除了，便对邯郸城发起更凶狠的攻击。

就在邯郸城即将被攻陷之时，从秦军身后突然杀来了魏军。赵国见援军到来，顿时士气高涨，同心协力地杀出城来。

胜券在握的秦军陡遭赵、魏二军的前后夹击，阵脚顿时大乱。王见势不妙，只得下令退兵。

魏军主将公子无忌见秦军败退，并不敢紧追。在赵人的欢呼声中，他进入邯郸，受到赵孝成王的隆重接待。

无忌是魏安釐王的同父异母弟，被封为信陵君，与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和楚国春申君黄歇，被尊称为战国四公子，四人俱以门下豪客贤士众多而名闻天下。

魏王受秦王威胁，命令魏军屯兵魏赵边境，迟迟不肯救赵。

平原君赵胜见此情景，不禁心急如焚，但又不敢责怪魏王，便听从门客之计，派一能说会道之人，责备素有贤名的公子无忌——“听说公子是崇尚道义之人，时常急人危难。我们公子就是闻听公子这等贤名，才与魏国结为姻亲的。如今赵国危在旦夕，而魏军却屯兵不动，不救赵国，公子急人所难只怕是徒有虚名！即使公子看不起我家公子，难道也不为令姐的处境着想吗？”

无忌的姐姐是平原君赵胜的夫人，眼下正在赵国。他听了此言，甚感愧疚，但是他心中也是有苦说不出。他屡屡劝说魏王出兵救赵，均被拒绝，后来魏王干脆对他避而不见。无忌手下门客得知其心意，便出谋划策，让他收买魏王宠姬窃取兵符。

无忌取得兵符后，又假传魏王之命要魏军主将晋鄙交出兵权，晋鄙不从，无忌随身武士朱亥锥杀了晋鄙，强夺兵权，便亲率大军前去救赵。

赵胜禀明了无忌救赵的前因后果。赵孝成王听了，沉默半晌后道：“若不是公子及时来救，我赵氏宗祀将绝矣！公子之恩，寡人永记在心！只是公子日后作何打算？”

赵孝成王对无忌如此关切，是担心魏军留驻邯郸不走，那才是刚刚驱走秦国这只猛虎，又迎来魏国这头恶狼了。

无忌道："外臣窃符杀将，只怕再也难以见容于大王，如今只求赵王赐外臣一容身之地，外臣再别无所求。至于随行魏军，外臣将派人带回魏国。"他在领兵救赵之时，就已想到会有今日，他相信只要不对赵国构成威胁，赵王一定会善待他的。

赵孝成王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拉起无忌的手正色道："公子此言差矣！公子是赵国的大恩人，怎会只得一容身之地？只要公子开口，寡人绝不推辞！"

无忌遣走魏军，自己和门客留在赵国，享受赵王的盛情款待。

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十月。

异人望着远处咸阳巍峨的城墙，轻声叹道："八年了，整整八年了。我回来了！我又回来了！"

他想起八年前，母亲夏姬无奈地送走了他，那一年他刚刚十六岁。他不知道父亲有二十多个儿子，为什么偏偏送他去赵国？

八年颠沛流离、异国为质的生活，使他深感人世的艰险，也明白了父亲为何送他去赵国。因为母亲出身卑微，又得不到父亲的宠爱，而他在父亲的众多子嗣之中才智平庸，送他去赵国，即使秦赵开战，牺牲了也算不了什么。

"不知母亲现在怎么样了呢？"异人想起不得宠的母亲，不禁担心地轻声自语。

"公子放心，我已暗中派人通知华阳夫人了，相信夫人已经得到公子归来的消息。进城之后，希望公子谨慎自持，不要让人小看了。"吕不韦在身边小声提醒。

对异人激动的自语，吕不韦略感不满。回到咸阳，只是他谋划的开始。异人现在就有满足的感觉，这将会阻碍他的谋划，所以要不时地提醒异人，给他压力。

听了吕不韦的话，异人不禁在心中苦笑。是啊！我怎么忘了还有一位母亲——华阳夫人，她可是父亲最宠爱的正室啊！只有靠这位"母亲"，我才能在咸阳站稳脚跟，出人头地。

异人逃离赵国前，吕不韦已打听到华阳夫人没有亲生儿子，便使重金疏通华阳夫人，让其收异人为子。按身份，此时异人已是正室夫人之子。

异人的归来，在秦国宗室中引起的震动很大。安国君长子子傒更是着急，他素为安国君看重，又是长子，自视为嗣位的当然继承者。他曾闻听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子，但并未放在心上，因为秦赵激战正酣，他不相信异人能逃脱赵王的杀戮。可是现在异人回来了，他已不是八年前那个稚气未脱的流涕少年，而成了嗣位的有力争夺者。

吕不韦精心策划，上结朝廷重臣，下收豪杰异士，为异人扩大名声。渐渐地，在安国君的诸多公子中，异人和子傒的势力超过众人，形成对立之势。

安国君对二子相争之事不动声色，暗中观察。他要选择其中最优秀者做他的继承人，因为这事关秦国的将来。

安国君不偏不倚的态度，使吕不韦和异人心中暗喜，这说明安国君已经默许他们与子傒一较长短了。

他们在秦国的根基远没有子傒深厚，能取得现在的地位已属不易。吕不韦并不就此罢休，他要彻底打败子傒，让异人夺取嗣位，否则他之前的投入将全部白费。目前异人与子傒已形成对峙之势，能改变这一形势的，只有华阳夫人了。

吕不韦探知华阳夫人经常感叹在楚国时的生活，便让异人身着楚服，带着从楚国购买的王室用品，前去晋见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见异人一副楚国公子的打扮，不禁勾起对故国的情思，眼前浮现汉水边一群群公子王孙荡舟击水、嬉笑欢歌，云梦泽畔身披犀甲的父王手执金戈、驱车围猎的情景。

异人递上吕不韦准备的礼物——一面供楚国王室用的铜镜，几匹织有凤鸟图案的丝绢。

“这面铜镜和我在楚国时用的差不多，这楚绢的花纹多美啊！异人，你有如此孝心，以后就改名子楚吧。”华阳夫人见到这些曾经熟悉的东西，深感异人用心良苦。

异人恭敬地拜谢道："多谢母亲赐名，儿臣不胜感激！只怕儿臣才疏学浅，有负母亲的厚爱。"

"我儿不用担心。你父最重仁孝，你在这方面多用些心思，不要让子傒比了下去。你父面前自有我替你照应，你大可放心。吕不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事你多与他商议。"

异人听了华阳夫人的话甚是高兴，这无疑是对他的允诺——华阳夫人将助他夺取嗣位。

异人改名子楚，再次引起宗室的轰动。随着吕不韦继续为其打点，子楚之名响遍秦国，逐渐传遍诸侯。世人都知晓秦国有一个以仁孝著称的公子——子楚。

在这期间，子楚又娶了几房姬妾，但他仍然最怀念远在赵国的赵姬母子，多次秘遣勇士到赵国打探。

秦赵虽已休战，但是双方敌意甚浓，大有随时开战之态，赵姬母子仍然无法来秦。吕不韦和子楚得知赵姬母子都很安全后，就不急着把他们接来，而是安心在咸阳培植势力，等待机会。

时间飞逝，转眼间五年过去了。赵姬望着院中的树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却仍然没有一点异人和吕不韦的消息，不禁黯然神伤。难道他们把我们母子忘了？不，他们即便会忘了我，但也决不会忘了政儿和成蛟的！特别是吕不韦，他怎么会忘了政儿？赵姬每当感到无依无靠的时候，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这五年中，赵王倒没有为难她们母子。他心中有自己的打算，此时就算杀了赵姬，虽说出了恶气，却落下欺凌弱寡之名，而于秦国则毫无损伤。

异人逃回秦国、更名子楚后，名声传遍诸侯，大有继承嗣位之望。若是日后异人成为秦王，留下赵姬母子，就留下了一条与秦结交的退路。所以赵王只派人秘密监视赵姬母子，防止她们潜逃。

赵姬领着两个孩子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由于吕不韦事先的安排和家人的照料，生活倒不太艰难。赵国百姓知道她与秦国的关系，自然对她恨之入骨，幸亏有赵王暗中保护，赵人只是辱骂她，并不敢伤害她性

命。

但是每次外出，她们母子总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在赵人的心中，她是秦人的弃妇，儿子是秦人的杂种。为了避人耳目，不至于激起赵人的仇恨，她甚至不敢让两个孩子姓秦国的宗室之姓——嬴，而改姓赵。

令她欣慰的是两个孩子虽然年岁尚幼，但都很懂事。特别是长子赵政，不仅能照顾自己和弟弟成蛟，还能为她分忧，俨然一个小大人。

只是这个孩子的心思太深，他的冷静有时让赵姬感到害怕。每次碰到赵人辱骂，他既不像赵姬低头默忍，也不像成蛟那样害怕，只是面无表情，挺胸直立，用阴沉的目光盯着辱骂他的人。所以每次外出，他承受赵人的唾沫也最多。

赵姬多次劝说他暂时忍让，但赵政不肯听她的话。赵姬多次看到他站在门口，用极端仇视的、让人见了不寒而栗的目光看着门外来来往往的赵人。这不应该是一个九岁孩童的目光啊！

而赵政心中却充满了无法遏止的仇恨。他虽然是秦人的后代，却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赵人，他们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这些赵人为什么要如此仇视欺侮他们呢？

他听母亲说过远在秦国的父亲，知道父亲是秦国的公子，为什么父亲还不来接他们去秦国？难道父亲把他们忘了吗？如果是这样，他们这种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啊！赵政小小的心中已有说不完的忧虑。

“哥，出去玩一会儿吧？”六岁的成蛟不知何时出现在赵政的身后，打断了他的忧思。

“娘不是说过不让我们出去吗？碰上了那些赵人的崽子难免与他们打架，这又要惹娘生气了。”赵政担心道。

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出门了，赵政也很想出去玩，可每次出去就不可避免地遇见当地的小孩。兄弟俩不堪他们的欺侮，每次都少不了要打一架。对方人多势众，兄弟俩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赵姬心疼他们，所以不许他们私自出门。

“娘睡着了，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就回来。”成蛟望着赵政怯怯地求着。

“好吧，那就玩一会儿。”赵政很心疼弟弟成蛟，经不住他的一再请求。

兄弟俩像两只出笼的小鸟，到处戏耍。他们捉了两只鸟，准备带回家去，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兄弟俩又遇上了他们的冤家对头。六个小孩突然从路边的草丛中冒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其中一个指着他们叫道：“这不是那两个秦国小杂种吗？看，他们还捉了我们的鸟！”

“怎么是你们的鸟？这是我们捉的！”赵政并不害怕他们，他知道今天又免不了要打一架。

“在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东西！不给就揍你们！”一个小孩威胁道。

赵政和成蛟互相对视了一眼，忽然将小鸟扔向空中放飞了。六个小孩见此情景，叫嚷着朝他们兄弟扑去。

兄弟俩背靠背站在一起，镇定地迎着对手。

一场混战，成蛟年小力弱，很快被压在地上不能动弹，赵政还在拼命抵挡。

“赵政，再不停手就打死你弟弟！”小孩见赵政不易制服，便威胁他，并且狠狠地揍成蛟，打得他嗷嗷直叫。

赵政略一犹豫，就被两个小孩抱住，压倒在地。

“看你们还敢反抗，揍死你们！”小孩们骑在兄弟俩身上，得意道。

他们不住地踢打兄弟俩，把泥土撒在他们身上，灌进他们衣服里面。成蛟忍不住哭了起来。

赵政愤怒地叫道：“不要打我弟弟，要打就冲我来，我才不怕你们！”

“还敢嘴硬，用力揍他！”

赵姬醒来，没见兄弟俩，知道他们偷跑出去了，赶紧出来寻找。

没走多远，就看见一群小孩在欺负她的两个孩子。情急之下，她冲了过去把几个孩子扯开，其中一个被掀翻在地。

几个小孩见势不妙，便一哄而散。被掀翻在地的那个见伙伴丢下他跑了，吓得大哭起来。

赵政爬起来，欲揍那个小孩，被赵姬拉住。赵姬看着他们浑身沙土、鼻青脸肿的样子，心疼地责怪道：“叫你们不要出来，为什么不听娘的话呢？”

兄弟俩见娘亲责怪，低头不语。母子三人正欲离开，逃走的几个小孩领着一群妇人过来了。其中一个妇人跑了过来，拉起地上哭泣的孩子，冲着赵姬大叫：“你这个贱妇，领着两个小杂种竟然欺负到我们赵人头上来了。柱子，告诉娘，他们打你没有？”

那小孩见自家大人来了，哭得更加起劲。那妇人以为自己的孩子受了欺负，指着母子三人不依不饶地大骂：“贱妇！秦人的杂种！秦人杀了我男人，你们又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跟你们拼了！”说完，便张牙舞爪地向赵姬扑去。

妇人的话也勾起了旁边几个人对秦人的仇恨。长平之战，秦国坑杀赵人四十万，后又围困邯郸三年，使赵国男丁损失大半，到处都是孤儿寡妇。她们便将仇恨撒向眼前这个与秦人有关的女人。

赵姬默不作声，只是紧紧地护着自己的孩子。赵政睁着血红的眼睛，几次欲挣脱母亲的怀抱，与眼前的赵人拼命，都被赵姬死死抱住。

看着母亲受这些赵人撕打辱骂，赵政心中在滴血。他不知道这些赵人为什么这么仇视他们，难道只因为他们是秦人的后代？他的心中只有恨，刻骨的仇恨。他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用他们的血来洗刷今日的侮辱。

母亲痛苦的面容，弟弟惊恐的模样，使赵政恨自己为什么不赶快长大。现在，他们只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几个妇人撕打、辱骂了一阵，见他们毫不抵抗，也没有了兴趣，很快就散去了。

母子三人带着满身的伤痛、令人伤心的屈辱默默地往家走去。回到家中，赵姬这才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赵政跪下哭道："都怪孩儿不好！您别怪弟弟，要罚就罚我吧！"

成蛟也跪下道："是我非要哥哥出去的，娘您就罚我吧！"

赵姬望着两个孩子，只是伤心地落泪。她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个男人保护他们，安慰他们，可是这一切对她来说却是奢望。

从这以后，兄弟俩再也不出去了。他们宁愿忍受孤独，也不愿母亲为他们再受任何侮辱。他们心里在盼望着父亲早日来接他们，带他们离开这个切齿痛恨的地方。

公元前250年，一代霸主秦昭襄王去世，太子安国君即位，史称秦孝文王。

回秦后的几年，子楚苦习诗、书、礼、乐、射、御六艺，以博取安国君的欢心。吕不韦全权负责子楚的内外事务，府中门客越来越多，各种奇客异士相继投入门下。

子傒不甘心子楚占据上风，全力反击。无奈他内无华阳夫人做靠山，外无吕不韦这样的帮手，处境反而每况愈下，安国君越来越疏远他。

安国君即位后，子楚在吕不韦授意之下，趁机进言道："父王，您在赵国为质时，结识了许多赵国的权贵重臣，豪杰贤士，如今他们都在等待您的抚慰。父王若不派使臣前去慰问他们，他们则会生出怨心，两国边境必将又起烽火，不得安宁。"

安国君知道初登大位，一切需以安宁为重。他已五十三岁，年老力衰，只想平安地做几年秦王。子楚的一番话，深得他的赏识。他对华阳夫人道："寡人诸多儿子中只怕没人能有子楚这般心思。"

华阳夫人则趁机进言："子楚知道为大王分忧了，他这份孝心和才识只怕没谁及得上。大王，您是不是把太子之位定下来，也好让子楚有

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为您分忧啊？您若是过于操劳，妾怎能放心呢？”

安国君连连点头称是。

子楚强忍住内心的狂喜，平静地推辞道：“父王和母后的厚爱，儿臣铭记在心。只怕儿臣难当此大任……”

华阳夫人立即打断道：“这是你父王的赏识，你怎能推辞？难道你忍心让你父王这把年纪还为国事日夜操劳吗？”

子楚连称不敢。孝文王随即诏告天下，立子楚为太子。

秦国新君主动派使者到赵国言重修旧好。赵国在秦国屡屡攻击之下，国力大衰，对秦国此举求之不得。

赵人虽不忘国仇家恨，但赵王不想得罪秦国，只求能过上安逸的太平日子，当然乐意与秦结好。

秦使还负有太子之命，接回离别六年的妻儿。子楚的势力日盛一日，赵王正想借此机会讨好子楚，以消解昔日的仇怨。赵政和成蛟听说父亲派人来接他们，无不欢喜雀跃。

秦国庞大的车队载着赵姬母子从邯郸城穿过，两旁的赵人无不驻足观看。赵政从没有这么风光过，这一切改变只因为他的父亲是秦国太子。

虽然赵王对赵姬母子礼敬有加，但赵人并不因此而对他们友好，赵政不时看见有人对他们指指点点，冲他们吐口水。他在心里恨恨地想着：“有朝一日，我若成为秦王，一定要杀死你们这些可恶的赵人！”

一家人重新团聚，兄弟俩对父亲很陌生，他们躲在母亲身后怯怯地看着子楚。他们想念父亲，见了却又不知如何面对。

子楚心潮澎湃，看着两个健壮的儿子，他想象着赵姬在邯郸的艰难。

“夫人，你受苦了。”子楚不知该说些什么。

“你们不要躲着了，快来拜见父亲。”

赵政跪下行礼道："孩儿拜见父亲。"成蛟却不肯拜见，抓着母亲的袖角，遮住自己。

赵姬正欲呵斥，子楚阻止道："不要责怪他们，当年我离赵时，成蛟才一岁多，政儿也只有三岁，要怪也只能怪我连累你们受苦。"他拉起赵政，又拉着成蛟，疼爱地抚摸着。对这两个儿子，他有一份愧疚。

吕不韦在一旁关注着，他见赵政举止庄重，言谈知礼，心中暗赞赵姬教子有方。他扫了一眼六年没见的赵姬，见她依然美艳不减，反添了一份成熟妩媚的风韵，令他怦然心动。

赵姬望着眼前这两位熟悉的男人，心中百感交集。吕不韦仍然丰采依旧，而且更见精明老练；子楚因为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比以前胖了不少，行动略显迟缓。

"好了，一家人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太子，众宾客还等着您为夫人、公子接风洗尘呢！"吕不韦提醒道。

他对赵政的关注，赵姬尽收眼中。她让两个孩儿拜见了吕不韦后，深施一礼道："妾能有今日，全靠先生帮助。妾心中感激不尽，请先生受妾一礼！"

吕不韦忙扶住赵姬，连称不敢。

秦孝文王由于服丧期间过度劳累，即位一月之后便病逝了。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为夏太后。然后立赵姬为王后，封吕不韦为相邦，长子赵政认祖归宗，改名嬴政，立为太子。

庄襄王感激吕不韦相助之德，将朝政大权尽付吕不韦掌握。但吕不韦并不满足，他要扩张秦国的领土，征服天下。

孝文王丧期一过，吕不韦即向庄襄王提议灭掉东周国（周室东周公封地），这既可以震慑齐、楚、燕、赵、韩、魏六国诸侯，又可夺取河水（黄河）之南的洛阳等战略要地，为秦国攻伐六国打开通道。

这是庄襄王即位后第一次对外用兵，胜负至关重要，他心中犹豫不决。若是胜利，秦国名望大增，诸侯也不敢小视他，也可为日后争夺天

下铺平道路；若是失败，不仅颜面大失，而且也无法向国人、宗室交代，这将有损他的威名。

虽然有些担心，但在吕不韦的一再要求下，庄襄王也只得同意出兵讨伐东周国。吕不韦为使庄襄王安心，决定亲率大军攻打东周国。

东周已无百乘之兵，如何能抵挡秦国的大军？东周君向诸侯求救，诸侯人人自危，无一国敢出兵相救，吕不韦没费什么气力就灭了东周国。庄襄王大喜，封吕不韦为文信侯，将洛阳十万户赐给他作为食邑。

第一次用兵的胜利，激起庄襄王对外用兵的野心。他决心像祖父昭襄王那样，做一个威震诸侯的霸主。

秦庄襄王二年（公元前248年），秦将蒙骜伐赵，他是继白起之后秦国又一名将。他不负庄襄王所望，先后攻取了赵的榆次（今山西榆次）、狼孟（今山西阳曲）等三十七城。次年，他又攻打魏国，占领了魏的高都（今山西晋城）、汲城（今河南汲县）。魏国在秦军连连进逼之下，节节败退，魏王派人去赵国请公子无忌回来对付秦军。

无忌自从杀了晋鄙，夺取兵权，解了赵国邯郸之围后，就一直留在赵国。如今魏王来请他，他虽有心回去，但仍然担心魏王会借机杀他。

无忌手下门客众多，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利害，就劝解道："公子以急人之难而闻名诸侯，受各国尊重。如今秦军伐魏，魏国情势危急，公子若置之不理，公子高义又怎能让人信服呢？如果秦国灭了魏国，铲平了魏国的宗庙，公子又有何面目立足于天下？"无忌听了，立刻回奔魏国。魏王顾不得昔日恩怨，命他率魏军抵抗。

无忌派人向诸侯求救，诸侯佩服其高义，纷纷派军前来相助。于是无忌率领楚、燕、赵、韩、魏五国联军，在河水之南与秦军展开激战。

蒙骜虽是沙场老将，但也没想到敌人一下变得如此强大，便怯于应战。五国一直受秦国欺凌，如今在信陵君的统一指挥之下，同仇敌忾，格外勇猛，把秦军打得节节败退，一直追击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

庄襄王闻听秦军惨败，不禁急怒攻心，一病不起，眼看一日不如一日。吕不韦见此情形，心中暗喜：大王若死，太子将即位。但太子年

幼，不足以担负起治国重任，必将委国事于我。那时我将独揽秦国大权，就可尽展胸中抱负，谋取天下了。

庄襄王弥留之际，将赵姬、太子、吕不韦以及一些宗室重臣召至榻前，交代后事：他让太子拜吕不韦为仲父，又向赵姬和嬴政交代了几句，便撒手人寰。

公元前247年，嬴政即位，尊母赵姬为太后，相邦吕不韦为仲父，国事皆托于二人。

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秦军刚败，国君又亡，少主即位，权臣掌国。各国认为有机可乘，都蠢蠢欲动。

晋阳首先传来反叛的消息。晋阳原是赵地，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秦将司马梗攻占晋阳，置太原郡。此地离秦都咸阳较远，民风强悍，庄襄王二年曾反叛过一次，被蒙骜平定。赵国此时见秦国局势不稳，便挑唆晋阳之民反叛，试探秦国的动向。

秦国是兵马万乘之国，秦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但自从被五国联军打败，逼至函谷关内，秦国民心士气都受到极大的打击。

吕不韦知道这是对他掌政的一个考验，如果处理不慎，不仅六国会趁机共谋秦国，而更为不利的是朝中宗室贵胄会以此为攻击的口实，动摇他在国中的地位。

自掌政以来，吕不韦为巩固势力，大量安插亲信在朝中为官。宗室大臣都对他心怀不满，但惧其权势，只有暂时忍让。同时，他也注意拉拢一些失意旧臣。蒙骜败于五国联军，按律当以死罪论处，吕不韦力保蒙骜，并承担兵败之责，使他免于获罪。

为平定晋阳叛军，吕不韦决定重新起用蒙骜，秦军是他势力控制的薄弱之处，重用蒙骜可以收买一部分秦军之心。并且将来扫平天下，还要依赖这些人，因此他对秦军将领远比宗室大臣要宽厚得多。

于是，吕不韦招来蒙骜问道：“将军对晋阳之事有何良策？”

蒙骜曾平定过晋阳之乱，对情况极为熟悉，他极有信心地道：“相邦，只要您下令，末将立刻将晋阳踏平！”

“将军武略，天下闻名。平定晋阳，易如反掌。只是晋阳一反再反，需要一个妥善之策方可。”

“当地之民刁顽，不服管束，一是因秦法严厉，他们都不惯约束；二是因郡守为秦人，不熟当地民俗，极易引起冲突。所以末将认为平定晋阳之后，当以亲近我大秦之当地人为郡守，才可使晋阳不至复叛。”

吕不韦略一思索后道：“将军之言甚有道理，只是以当地之人为郡守，易为亲情所累，难以公正执法。我看将军平定晋阳之后，可选派邻近之地的秦吏为晋阳郡守，只要其熟悉当地民俗即可。另外，将军除对贼首严惩之外，可将当地愚顽之人迁出，将大秦之民迁入，这样一来，不必大肆杀戮也可使其不再反叛。”

蒙骜本来心中对吕不韦极为不服，认为他原是一商贾，仅仅是因相助先王之功，才被拜为相邦，并无什么本事。现在见他处理晋阳之乱，有条不紊，心中甚是佩服。

之后，蒙骜率领秦军很快就平定了晋阳之乱。六国见秦国依然强大，便不敢轻举妄动。可吕不韦明白，只要五国联军还在，各国合纵之势不散，秦国的危机仍然存在。而五国合纵主要是因为无忌的威望，只要除去他，五国联军就不足为惧。魏王量小气窄，疑心甚重。吕不韦看准此点，立即派人去魏国行间。

秦间到了魏国，收买了被无忌矫杀的晋鄙门客，让他们四处传言无忌德高望重，应为魏王。谣言传至魏王耳中，果然引起了他的疑忌。他下令罢免了无忌的兵权，让其回朝。

无忌接到魏王命令，无可奈何，只得回国。他知道自己一走，五国合纵之势必散，因为再没有第二个人有他这样的威望令五国信服。五国合纵离散，必给强秦可乘之机，所取得的大好形势也将付之东流。但他若不交出兵权，就将引起魏王的疑忌，那他的信义贤德之名将不复存在，魏国也将因此而起内乱。万般无奈之下，无忌只好回到魏国，成天与门客吃喝玩乐，纵情酒色，再也不想引起魏王的任何猜忌。

五国联军无核心之人领军，合纵自行离散。秦军趁机攻伐魏国，一战斩首三万。捷报传来，秦国上下一片欢腾。吕不韦的声威也随之大振，无人再怀疑他的掌政能力。

自消除五国威胁后，吕不韦便将精力用在嬴政的身上。每次坐在嬴政的身边，教他如何处理朝政，吕不韦都感到特别的温馨，有如平常人家灯下课子一般。嬴政聪颖好学，闻一知十，令他很欣慰。

但令他不安的是，每次他教嬴政，赵姬总是默默坐在一边注视着他们，当他与赵姬的眼光相遇时，那眼神中的幽怨之情让他感到心悸。

吕不韦知道赵姬眼中所诉说的内容。庄襄王已死两年，整个后宫中除了嬴政，再难见到一个真正的男人，而赵姬年不过三十，这后宫的寂寞清冷让她如何能够忍受？现在这种情形，让赵姬不由自主地想起与吕不韦相处的那段时日。如果不是吕不韦把她送给异人，这不就是一家人吗？

在邯郸时，赵姬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儿，为生计所累，无暇顾及其他。如今在秦宫衣食无虑，一切有人侍候，反而令她感到寂寞难耐。如今她大权在握，再也不是邯郸那个任人摆布的弱女子了，就连眼前权倾朝野的相邦吕不韦都要听她的命令。她决心找回失去的一切，把吕不韦紧紧抓在手中。

这一日深夜，吕不韦刚刚从嬴政那里出来，就被太后派来的宦官叫去。

太后深夜相请，又没说明是何事，这令吕不韦心中有些不安。但是太后的命令不容推辞，虽然他曾经是赵姬的主人。

吕不韦一路跟随宦官到了高泉宫。

高泉宫曾是宣太后的寝宫，她曾亲掌秦国朝政，显赫一时，其寝宫在秦室宫殿中最是富丽豪华的。这里除了嬴政和成蛟，即使贵为王室公子也不能随便出入，除非是奉了太后之命。

到了高泉宫，一宫女将吕不韦引入内宫。此时已是深夜，宫女引着吕不韦在廊榭之中迂回转折，来到一座宫殿之前停下道："相邦请进，太后已经等候多时。"吕不韦点点头，只身进入殿中。

殿内灯火通明，越发显出其金碧辉煌。吕不韦略一打量，即看出此宫殿与秦国宫殿有些不同。秦国建筑粗朴豪放，以实用为主，甚少华丽的装饰，而这里却是赵国宫室的风格，赵姬是赵人，仍保留了一些赵人

的习俗。

吕不韦往里走了几步，掀开一帘白纱缦，便看见赵姬一手扶头，斜靠在大殿正中的床榻上，心中暗赞——好一个妩媚的女人！

赵姬是经过一番刻意的修饰打扮后才召见吕不韦的。只见她头戴碧罗芙蓉冠，插上五色花饰，一袭五色花罗裙衬托出她娇柔的体态，整个人明艳多姿，散发出成熟女人的魅力。

殿中只有一个侍女，她见吕不韦进来，遂小声对闭目养神的赵姬道："太后，相邦来了。"

赵姬睁开眼睛，直起身子，望着缓步走来的吕不韦，心中怦怦直跳。

吕不韦步态沉稳，步伐有力，显得庄重而自信。

"臣吕不韦拜见太后，不知太后深夜相召有何要事？"吕不韦躬身行了一礼后问道。他身为秦王仲父，是朝中唯一可以不行下跪参拜之人。

"相邦劳累一天，哀家深夜相召，相邦不会怪罪吧？"赵姬笑道，示意吕不韦坐在左侧的案几之后。

"微臣不敢。"吕不韦见太后回避自己所问，便不再追问，默然坐到案几之后。他是一个懂得适可而止、适时发问的人。

"相邦白日忙于朝政，夜晚又要教导政儿，整日为社稷劳累，哀家一直想酬谢相邦，所以深夜冒昧请相邦前来。"赵姬话音刚落，一列宫女鱼贯而入，迅速在赵姬和吕不韦面前的案几上摆好酒菜。看来今晚无论如何都要陪太后一饮了，吕不韦在心中苦笑。

"此乃微臣分内之事。臣只有尽心尽力，方不负先王临终所托和太后垂爱之心。"

赵姬微笑道："既是如此，哀家就敬相邦一爵。"

"微臣不敢，还是臣敬太后一爵。"吕不韦端起酒爵，一饮而尽。

这时帷幔之中响起一片丝竹之声，吕不韦听了一会儿，感叹

道："太后还没忘记赵乐啊！唉，这熟悉的乐曲已有好几年没有听到了。"

秦人先祖居住在偏远的夷狄之地，民风强悍尚武，其音乐也雄浑粗犷，多为鼓舞士卒冲阵搏杀之作，而六国之乐经过多年演变，已成为丝竹柔靡之声。

吕不韦早年出入各国，对各地音乐都有所了解，后来在邯郸居住多年，对赵乐更为熟悉喜爱。一曲听完，他赞道："如此妙曲令人感动，使臣不禁想起往日邯郸之事。想不到太后离赵多年，还是如此喜爱赵乐。"

"哀家幼习赵乐，故国之声怎能忘记？唉，想起赵国之日，正如昨日之梦啊！"

赵姬的感慨神情也引得吕不韦不胜唏嘘，他听着熟悉的赵乐，在赵姬频频劝酒之下，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纵情酒色、放荡不羁的日子。

赵姬饮下几爵酒后，玉面更是娇艳欲滴，举手投足也少了刚见面时的局促，更增添了一份娇媚迷人之态。她感受到了吕不韦灼人的目光，便低下头，显得更为娇羞。在两人的心中，仿佛又回到了在邯郸时的日子。

初见赵姬时，她是邯郸欢场中以歌、舞、琴三绝享誉的美人。而吕不韦是有名的大商贾，过着布衣王侯的生活，但他知道自己再有钱也只是贱民一个，富而不贵，他希望有朝一日富贵荣华加于一身。

异人最落魄无依的时候，吕不韦遇见了他。他知道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只要自己帮异人成为秦国之主，那就是一笔赢利无数的买卖。

异人此时年仅十六，尚未婚配。吕不韦为了更好地控制异人，便花重金买下了赵姬。但他并没有马上将赵姬送给异人，因为马上送去固然能赢得异人的欢心，但并不能达到长久控制异人的目的。他要训练赵姬，让她言听计从，然后通过赵姬去控制异人。

吕不韦知道赵姬家境贫寒，便送去大量钱财，还指点赵姬之兄赵成经商之道，使其家人再不用为衣食发愁。此举让赵姬感激不尽，她也因此深深地爱上了吕不韦。虽然吕不韦相貌平平，但他东奔西走，阅历丰

富，待人和气，丝毫没有暴富之后的强横霸道，其成熟的男人气质让她深深迷醉。

但吕不韦却不为赵姬的柔情所动，他请来最好的礼仪师傅教她宫廷礼仪。赵姬虽有绝世容颜，但因在娼门乐户中长大，难脱浮华做作之气，这对异人来说，偶见或有新鲜之感，长久相处必会生厌。按照吕不韦的安排，她日后将被异人立后，岂能有这种贫贱气质？

当赵姬知道自己仅仅是吕不韦晋身的阶梯时，不禁肝肠寸断，珠泪涟涟，她决定试探一下吕不韦。她调好琴弦，低眉垂首而坐，其庄重典雅之姿博得吕不韦的赞赏。她轻抹慢捻，乐声随即轻柔地飘出。她轻启朱唇，缓缓唱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送子涉淇，至于顿丘。

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

这是一首卫风《氓》，是一位妇人遇人不淑后的怨叹。赵姬心有同感，唱得动情至极。特别是唱到“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时，更是神情投入。吕不韦沉迷于赵姬的歌声之中，没有注意她的神情有异。

“好！简直是人间仙乐！只是明日见到异人，千万不可弹唱郑卫之音，让他小瞧于你！”吕不韦在赵姬唱完之后，不忘告诫道。郑卫之音被王室贵族和士大夫们视为淫乐，只在私下里演奏传唱，公开场合只弹唱雅乐。

“是，妾明白。不过妾有一事要告诉主人。”赵姬明白吕不韦的用意，但仍不忘自己的目的。

“有何事？”

“妾……妾上月已经停信，怕……已有身孕了。”

吕不韦听后颇为震惊，赵姬楚楚可怜之态又使他不忍责备。他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在心中盘算这件事。

现在只有让异人尽快接受赵姬，拖得越久越难以掩盖，而再找一个赵姬这样的美女不仅难，而且也晚了。异人那小子倒好糊弄，只是将来赵姬生的是儿子，那我吕不韦的儿子不是成了异人的吗？异人尚无子……如果……他成为异人的嫡长子，则将来大有可能继承秦王之位，那么秦氏的江山不就被我吕氏取代了吗？吕不韦想到这里，不由心中暗喜。

他不动声色地吩咐赵姬：“这事你不要再对任何人说，尤其是异人。你只需好好准备，明日我就要宴请他。若是出了什么差错，别怪我翻脸无情！赵姬，你是个聪明的女人，我就不与你细说其中的利害了。”

吕不韦阴冷的话语让赵姬心寒，她原希望吕不韦闻听她有身孕后能把她留下来，可这最后的试探竟也毫无作用。

我看错他了！他是一个只需权势和财富，不要儿女温情的人。我只是他的一颗棋子，一个取得权势的工具。赵姬的心在滴血，她的情意在被无情地践踏后又被残忍地抛弃了。她感到极度的伤心绝望，迎着吕不韦冷酷的目光，低头木然答道："妾知道了！"

第二天异人前来赴宴。他早听说吕不韦藏有一位绝色美女，但是对方不提，自己也不便相问，所以一直无缘与赵姬相见。此次一见赵姬，异人即为其倾倒。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吕不韦才将赵姬送给了异人。

九个月后，赵姬生下嬴政，吕不韦和异人都欣喜不已。只有赵姬在心中怨叹，不知道这孩子将给她带来什么。孩子的出生就酝酿着阴谋，他的一生又会怎样呢？

吕不韦和赵姬都沉浸在回忆之中。吕不韦感到得意，一切正如他所谋划的那样，他不仅成了诸侯中最强大的秦国之相，而且他的"儿子"也成了秦国之主。

二人已有些醉意，殿中的宫女乐师不知何时已退下去了。赵姬似乎被触动了心怀，低头坐在那里嘤嘤而泣。吕不韦早已忘了太后、相邦之分，他摇晃着站起来，走到赵姬身边喃喃道："赵姬！你不要伤心，我来了，没人敢欺负你！"

赵姬一头倒在吕不韦怀中，紧紧抱住了他。吕不韦有些晕眩，欲火上涌。他像一匹失去控制的烈马，紧紧地搂住赵姬。

第二章　吕相邦朝中弄权　少秦王恋爱受屈

上林苑在渭水之南，一直是秦王专用的狩猎之地，即使是宗室大臣也不能随意入内。嬴政和弟弟成蛟在这里放马驰骋，练习骑射。这几日吕不韦好像更加忙碌了，对嬴政的管束也少了一些，使他有机会与成蛟一起出来。他们难得有此闲暇，便玩得不亦乐乎。

兄弟俩看见一只灰兔从草丛中窜出，便放马狂追。只听“嗖嗖”两声，两支利箭破空而出，灰兔猛然一跳，翻了几个跟头便不动了。跟随的卫士拾起那只灰兔，只见兔头上插着一支金箭，兔身上插着一支铁箭。

“大哥，还是你的箭法准！”私下相处，成蛟仍然叫嬴政大哥。这样做既不违君臣之礼，又不会疏远兄弟之情。

“成蛟，你的箭术也不差！咱们再赛一程吧？”嬴政见射中了兔头，十分高兴，骑射兴趣大增。

“大哥兴致如此之好真是少见！平日相邦不离左右，我这个亲弟弟都难见大哥一面，今日有此机会该好好玩玩。”

嬴政听得出成蛟对吕不韦心怀不满，他只有笑笑，并不搭话。吕不韦对宗室防范甚严，对成蛟更是如此。表面上他对成蛟客客气气，礼敬有加，其实成蛟的一举一动无不在他的监视之下。在吕不韦的心中，成蛟才是庄襄王真正的嫡长子，而嬴政是他的儿子，所以成蛟才是嬴政王位最大的威胁。

嬴政淡然一笑道：“你对仲父上次反对封你为长安君耿耿于怀啊？他也是按照秦律办事，对你并没有成见。”

按照秦律，没有军功不能得封，即使是宗室子弟也不例外。但嬴政和太后宠爱成蛟，一再坚持，他才被封为长安君。

“我才不会为此事与他计较，日后我自会立功补上。我只是看不惯他大权独揽、趾高气扬的样子。你没看见他每次上朝退朝的车队，比大

哥的卫队还要威风！”

“仲父为大秦尽心尽力，没有第二人可比，他有这种排场也不算过分。来，我们继续赛马。”嬴政不愿再谈下去，虽然他对吕不韦大权独揽也有些不满，但他不愿让第二个人看出来。成蛟也不想多说，便与嬴政赛起马来。

嬴政骑的是一匹黑马，名为“飞翮”，是河曲名种。这种马高大健壮，耐力佳，速度快。成蛟骑的是同一品种的白马，名为“蹑影”。一白一黑在原野上风驰电掣，很快就把卫士甩掉，消失在远方。

兄弟俩驰骋一阵，直到前面没路了才不得不停了下来。兄弟俩又渴又饿，可是后面的卫士还没有跟上来，他们四处张望着，想寻一处歇息之地。

“大哥，前面有户人家，我们过去看看吧？”成蛟指着前方道。

前面隐隐有一间依山而建的茅草屋，一条山石铺成的小径延伸至屋前。小径两旁开垦了一些小块的田地，四周用篱笆圈着。

兄弟俩下了马，沿着小径向茅屋走去。只见柴门大开，成蛟探进头去，高声问道：“有人吗？”

里面传来一声清亮圆润的回应：“谁呀？”

随着声音走出来一位少女，兄弟俩顿觉眼前一亮。少女穿着一袭白裙，一头乌发随便扎着，直垂腰际。她面色红润，一双大眼睛忽闪着，满是疑问。

见是两个锦衣少年，少女不禁玉面一红，随即开口问道：“你们是……”

成蛟忙搭话道：“我们是来这山中打猎的，与众人走散了，来这里讨点水喝。”

“打猎？你们一定是王孙公子吧？”少女把兄弟俩让进屋中。

“姑娘如何得知？”兄弟俩很惊奇。她虽然猜得不甚准确，但也八九不离十。他们打量着这间屋子，正前方一张坐席，上面搁着方案。方案

上有个陶壶，几个黑底白边的陶碗。墙上挂着刀和弓箭，一角还放着铜枪和盾牌。

少女一边倒水，一边道："哪有像你们这样的猎人，穿着锦衣又没有猎物。我爹说今天大王要来行猎，那你们一定是陪着大王行猎的吧！"

或许是很少见到外人，特别是年岁差不多的少年，少女显得特别兴奋。兄弟俩从她口中得知，她父亲名叫姜和，是专门看守这上林苑的。家中只有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原来的兄弟几人都已战死沙场了。

少女很少出门，对外面的一切都感新鲜，也没有世俗礼仪的顾忌，向兄弟俩问东问西，三人很快就熟悉起来。

她不拘礼节、活泼开朗的性格让他们有一种新鲜之感。二人被少女所感染，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与她有说有笑，甚是融洽。

少女对这大山非常熟悉，满脑子都是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让兄弟俩听得兴趣盎然，但她对咸阳的繁华甚是陌生，兄弟俩只描述了王宫的富丽堂皇，就引得她惊奇不已。

少女知道他们饿了，就用野味给兄弟俩做了一顿饭。二人在宫中什么美味没有尝过，但这顿饭却吃得格外香。嬴政兴趣所至，还给少女取了一个名字，叫她姜玉，说她就像山中的一块璞玉。

姜玉不知是何意，嬴政便向她解释道："玉是一种很珍贵的宝物，你看，就是这个。"

他拿出佩戴的玉玦递给姜玉，那玉玦晶莹剔透，翠绿欲滴。周边镂成精美的花纹，中间雕着一条腾云驾雾的龙。

姜玉喜爱至极，不住赞道："真好看！"

"那就送给你吧！"嬴政笑道。

姜玉忙道："我不能要这么珍贵的东西，爹爹知道后会怪我的。"

"这种东西我有很多。"嬴政有些自豪，"送给你也是酬谢你对我们的款待。"

成蛟也在一旁帮腔道："我们白吃你的，你爹爹回来不会怪你吗？你收下它，日后我们也好再来，对吧？"

嬴政笑着点头，兄弟俩一唱一和让姜玉把那块玉玦收下。他们心中都很喜爱姜玉，希望能给她一些帮助。

姜玉收下玉玦后，迟疑道："那我怎么称呼你们呢？爹爹回来后，我也好与他说。"

嬴政向成蛟递了个眼色，成蛟便心领神会道："那还不简单，你叫我们大哥就可以了。这是你政大哥，我是你成蛟大哥！"兄弟俩怕姜玉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后会拘于礼节，反而没趣。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兄弟俩不得不告辞了。他们刚出门，就看见卫士焦急地等在外面。嬴政注意到卫士中间有一个老者，就走过去问道："你是姜和吧？"

那老者拜倒在地："小人姜和拜见大王！"

一旁的姜玉惊呼道："你是大王！"

嬴政哈哈大笑，他跨上黑马对姜玉道："姜玉，寡人和成蛟会再来看你的！"

成蛟调皮地冲着发怔的姜玉一笑，随着嬴政绝尘而去。姜玉呆立在那里，似乎不相信刚才的情景。

转眼又是一年。这一年天下大旱，各国庄稼普遍绝收，但这对秦国的打击不算太大。自秦穆王用商鞅变法开始，历代国君都实行耕战之策，使秦国的耕地面积逐年增加。

秦惠文王时，又占领了巴蜀之地。巴蜀两地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秦昭襄王时任用李冰父子在此兴修水利，使巴蜀成为秦国粮食的主要产地。秦国境内遍布囤粮万石的仓库，咸阳更有囤粮十万石的大仓。一岁饥荒，对秦国来说不算什么。

吕不韦一面开仓放粮，安抚人心，一面向诸侯炫耀秦国的富裕，造成诸侯民心涣散，心向秦国。同时，吕不韦又派蒙骜伐魏，攻取了大片魏国土地。但胜利并没有给吕不韦带来多大喜悦，他正在为和太后的私

情所烦恼。

自从上次高泉宫幽会之后，二人再难以自制。特别是赵姬寡居两年后，对此事如饮甘饴，再也不肯罢手。不过，吕不韦却有些心惊胆战。

嬴政渐已长大，不像前几年那么懵懂，开始有了自己的心思。虽说他现在对狩猎特别有兴趣，一有空闲就和成蛟去上林苑中打猎。这让吕不韦省了不少口舌，不必费心思支开他。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万一让他发现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吕不韦开始对赵姬感到厌倦，暗地里偷情的兴奋已逐渐消失。他不是情深之人，否则当年也不会轻易舍弃她。但他又不能与赵姬就此罢休。许多事他必须取得赵姬的支持，否则就不能为所欲为。

赵姬也敏感地觉察到吕不韦的热情降低了，对她的召见是能推就推。她虽然也害怕嬴政知晓，却又不能自制。二人再度幽会时，吕不韦对赵姬道："政儿年岁渐大，我们如此只怕是越来越难瞒过他了。赵姬，我看我们……"吕不韦不想再拖延下去，就直接对赵姬挑明。

赵姬眼圈一红，似要流泪："我知道你厌倦我了。我已年老色衰，怎比得上你后院的美妾！你高兴了就来会我，厌烦了就把我一脚踢开，你好狠的心！"

"你想到哪去了！政儿是一国之君，我们不能不为他着想。若是让宗室大臣知道了，岂不是给他们攻击的口实？他们时刻都在找机会赶走我们这些外姓之人。再说这事若让政儿知道，我们又有何面目见他？他又何以自处？"吕不韦耐心向赵姬解释。

"那我怎么办？你又让我独守这冷清的后宫中吗？"赵姬心有不甘地哭泣道。

"不就是想找个人陪你解除寂寞吗？你放心，我会为你想办法的。"

"你是不是又打算把我送给谁？"赵姬不悦道。

"我怎么敢？你安心等着就是。此时我还有一事与你商议，我原打算派张唐去燕国为相，说服燕王共同伐赵。可这老家伙实在可恶，我登门劝说几次，他竟然不去，我想……"

“你想杀了他？那可不行！张唐是秦国老臣，昭襄王时曾率军攻打过赵国，为秦立了大功。赵国曾以百里封地悬赏捉拿他，他若去燕国，必经赵国，他当然不敢去！我们不能对这些老臣逼迫太甚，他们若与宗室大臣联合起来，我们也不好对付。”

吕不韦听了赵姬此言，觉得也有道理。他是被张唐气不过，才想下手。朝廷上下谁敢不听他的命令，偏偏张唐三番五次与他作对，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

赵姬靠在吕不韦身旁，娇声道：“今晚你就留在这里吧？”

吕不韦有些为难：“我已答应政儿，今晚辅导他批阅奏章。”

“我知道你会推辞！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再也不缠你了！”赵姬生气道。

“好了，别生气了，我留这里陪你！那总得通知政儿一声吧？”

“这你不用担心，我早已经替你知会政儿了。”赵姬得意道。

次日早朝，吕不韦再次命张唐去燕国，仍被其拒绝。他一怒之下回到府中，决心不顾一切要杀了张唐。

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孩问道：“相邦，什么事使您不高兴了？”

吕不韦一看，原来是他最小的门客甘罗。这甘罗年纪虽小，却大有来历。其祖甘茂在秦武王时为相邦，后受谗言流亡于齐、魏而死。

甘罗很小就做了吕不韦的门客，他的聪慧在众多门客中小有名气。吕不韦很喜欢他，对他的询问没有置之不理：“本相让张唐去燕国说服燕王共同伐赵，他却抗命不去，为此本相十分生气。”

甘罗自告奋勇道：“属下愿去说服他前往燕国。”

小小年纪，就说大话，吕不韦一想便不耐烦地呵斥道：“本相去都不行，你一个小孩子去有什么用？”

甘罗辩道：“项橐七岁，孔子便拜他为师。属下已经十二岁了，为

什么不让属下去试一试，却这样呵斥呢？”

吕不韦仔细一想，觉得他说的有理，于是就派他去见张唐。

甘罗见到张唐就问：“您与武安君相比，谁的功劳更大？”

张唐道：“我不如他。武安君曾挫败楚国，长平一役又重创赵国，我怎么能与他相比？”

甘罗又问：“相邦与应侯范雎相比，谁更专权？”

张唐道：“大王尚不能亲政，国事皆委托于相邦，应侯当然不能与之相比。”

“当年应侯要攻赵，武安君不肯领兵，结果被处死在杜邮。如今您不听相邦之言，我不知道您将会死在哪里？”

张唐这才明白自己已大祸临头，忙对甘罗长施一礼道：“你去告诉相邦，我马上去燕国。”

甘罗回报吕不韦后，又要求先行去赵为张唐通报。他也想趁机建功立业，恢复祖上的威风。吕不韦心中一动，决定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他让嬴政亲自在朝堂之上召见甘罗，封他为秦使出使赵国。

他这样做目的有三：一是向群臣炫耀门下人才众多，十二岁的孩童就能办事。二是向群臣立威，只要他吕不韦愿意，哪怕是十二岁的孩童，也可以给其高官厚禄。三是刺激嬴政，让他不要成天迷恋狩猎、玩耍。甘罗十二岁就能为秦建功立业，而他已十六岁了却没有让人称道的功绩。

嬴政心中极为不满，他觉察到了吕不韦的用意。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越来越反感吕不韦。他渴望自己能够亲理朝政，决断一切，而吕不韦就像一座大山横在他的面前，让他望而却步。两国邦交，派一个十二岁的孩童为使，这不是让诸侯耻笑秦国无人吗？可是他又不得不听从吕不韦的话。

嬴政知道自己与吕不韦相比，各方面都处于劣势，所以他心中纵有十分不满，也丝毫不表露出来。当吕不韦提出让他召见甘罗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赐甘罗兵车五乘，以壮行色。

甘罗果然不辱使命，说动赵王允许张唐从赵国过境，并割五座城池给秦国。吕不韦闻讯，立刻要求嬴政拜甘罗为上卿，将其祖父的田宅赐还给他。

甘罗立了大功，这使吕不韦在朝廷中又增强了势力。这些年来，吕不韦滥用职权，排挤老臣及宗室大臣，嬴政都看在眼里，但他却无能为力。因为许多事太后都支持吕不韦，让他感到孤掌难鸣。

他不明白母后为什么对吕不韦那么放心，从来都是和颜悦色，言听计从。他盼望自己快到二十二岁，那时就可以行冠礼，亲掌朝政了。嬴政越想越气，决定到高泉宫去看望母后，向她诉说心中的烦恼。

到了高泉宫，宫女告诉他太后正在休息。嬴政道："不必通报了，寡人自己进去。"

静静的大殿显得格外空寂，只有几个宫女恭敬地站在一旁。他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在殿中回荡，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静得让人不舒服。

他想起自己有好些日子没来拜见母后了，心中有些惭愧。母亲一个人住在后宫之中，他这个儿子再不来问候一声，陪母亲说说话，母亲岂不是更寂寞？

来到寝殿，嬴政看见赵姬正背朝外而睡，便轻手轻脚地走过去。侍候的宫女欲叫醒太后，嬴政挥了挥手，示意她们不要动。他在床榻之旁坐下，注视着熟睡中的太后。

母后老多了！嬴政看见赵姬眼角的细纹，心中暗叹。赵姬似乎感到了什么，睁开眼睛看见儿子坐在自己身旁。

"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让侍女通报一声？你看你年纪也不小了，又是一国之君，还像小时候偷偷摸摸地跑进娘的房中偷什么好吃的不成？"赵姬见了儿子心中高兴，忍不住打趣道。

嬴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母后，您又取笑孩儿了，孩儿是特地来看您的。"

"怎么想起来看娘了？该不是有什么事求娘帮忙吧？"

“母后，您知道吗？孩儿今天封了一个十二岁的上卿。”

“你不是在胡闹吧？”赵姬吃惊地问道。嬴政一看母后这种神情，就知道吕不韦事先并没同母后商议。

“怎么会呢？这个人还是仲父推荐的。”说罢，嬴政便将甘罗之事原原本本地禀告给赵姬。

赵姬从嬴政语气之中听出了他对吕不韦的不满，便问道：“你是不是对仲父有什么不满？”

“孩儿就是觉得自己有些事可以做主，不需要他像以前那样关照了。”

赵姬不觉打量嬴政几眼，发现他的确长大了。浓眉，长目，挺直的鼻梁，薄削的嘴唇。鼻唇之间长满短髭，显出几分成熟的男人气质。

“相邦是先王临终所托的重臣，对大秦忠心耿耿，你不要听信一些人的谣言。以后有什么事你告诉娘，娘会告诉他的。听相邦说你近些时经常到上林苑去狩猎？”赵姬转过话头问道。

嬴政脸一红道：“孩儿只是偶尔去玩玩。”

“你不要骗娘了。你要想早日掌朝政，就该多向仲父学习理政之道，娘也希望你能够早日亲政。”赵姬正色道。

嬴政点了点头。

母子二人闲聊起来，赵姬忽然问道：“你今年已经十六，应该立后了。这么大的后宫，你让娘一个人守着？”

嬴政没想到母后会有此问，便推辞道：“孩儿还没想过，想等几年再说。”

“你后宫姬妾不少，难道没有一个中意的？娘看那个齐国公主紫巾还不错。”赵姬见嬴政不高兴，也就变了口气，“这事反正也不急，你自己拿主意吧！仲父的意思是希望你立紫巾为后。”

齐国是诸侯中的大国，秦齐联姻有许多好处。嬴政虽然明白其中的

利害，但他反感吕不韦连这件事都要做主，心中更是不快，便皱着眉头道："母后您休息吧，这事以后再说，孩儿告辞了。"

嬴政本想找母亲排解心中的苦闷，想不到又多添了一份不悦。因为他已有了人选，那就是姜玉。令他为难的是，姜玉对他和成蛟都很好，万一成蛟也喜欢姜玉，那他怎么办？

刚回到祈年宫，成蛟就来拜见。嬴政见他急匆匆的样子就问道："成蛟，你这么急着见寡人，有什么事吗？"

"大哥……"成蛟看见左右侍从，遂住口不言。嬴政明白他说的话不能让其他人听见，就命令侍从退下。

成蛟见两旁无人，说起话来就毫无顾忌了："大哥，吕不韦越来越猖狂了，我不明白到底你是大王还是他是大王？"

"成蛟，你是怎么了，说出这等疯话！"嬴政呵斥道。

成蛟见嬴政生气了，便放缓了语气："我听说大哥封了吕不韦的门客甘罗为上卿，你知道满朝文武怎么议论么？"

"能怎么议论？甘罗虽然年幼，但为秦国立了功，封他为上卿有何不可？"虽然他也对吕不韦的做法不满，但不愿意让旁人看出。

"秦国如此之大，难道就没有比甘罗更合适之人？满朝的文武大臣都不如一个孩童？吕不韦这么做，分明是想在朝臣中立威。长此下去，大哥的威望何存？"

成蛟虽然快十五岁了，但仍是少年心性，又受太后宠爱，对任何事都无所顾忌。子傒为首的宗室大臣正是看准了这点，频频与他接近，挑唆嬴政与吕不韦的关系。

"成蛟，你是不是又听了子傒他们的话？"嬴政见成蛟低头不语，知道被说中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与他们太接近吗？别以为你们很隐秘，相邦可知道得一清二楚！子傒他们没安什么好心，以后少与他们来往！你不是要做大将军，统兵扫平六国吗？那就好好研习兵法！"

成蛟不甘心就这样退下，便将子傒经常在他耳边唠叨的话说了出来："大哥，我听说'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如今诸侯只知

秦国有相邦吕不韦，而不知道有大哥你，各国使者来秦也是先去相邦府，再到咸阳宫。吕不韦大权独揽，长此以往，只怕又会出现田氏代齐的惨祸……”

“你不要再说了！”嬴政暴喝一声，一掌扫落案几上的东西，两眼发红地瞪着成蛟，“谁让你这样说的？寡人要杀了他！”

成蛟被嬴政的神情吓住了，他第一次见嬴政发怒，颤声问道：“大哥，你怎么了？”

嬴政厉声道：“以后你安心攻读兵法，不要再与子傒他们来往。今天的话，不许再对任何人说！”

“我知道了。”成蛟心有余悸，低声应道。

嬴政慢慢拾起地上的东西，借以平静自己的怒气：“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你好，说话做事要有主见，不要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其实他是担心这些话传到吕不韦耳中引起猜忌，对成蛟不利。

“好了，别垂头丧气了。这些日子你可见过姜玉？我好些日子没去看她了。”嬴政安慰道。

成蛟这才松了口气：“姜玉也向我问起大哥，怎么这些时日没去看她。”

“这些日子政事太忙，等几天我就去看她。”

一连几天，吕不韦忙碌不堪。各方消息传来，有好有坏，使他喜忧参半。

喜的是魏公子无忌死了，秦国少了一个大敌。忧的是秦国自去年大旱绝收，今年又遭虫灾。他担心如果过多动用积粮，会影响以后东征六国的大计。一旦与诸侯开战，没有充足的粮草供应，秦国要想取得胜利就很难。可不动用积粮，这灾荒又无法度过。

吕不韦正为此烦恼，亲信谋士司空马向他献上一计：“相邦，年年大灾，困窘的只是庶民百姓，一些富户依然家有积粮。要想让他们捐粮恐怕不容易，君侯可以告知天下，只要献粟千石，就可拜爵一级，相信一定可以筹得粮食。”他是吕不韦的门客，其精明练达深受赏识，成为

吕不韦随侍身旁的亲信之人。

“先生此计倒是可行。只是我朝爵制规定，非有战功者不能得爵，如此一改，只怕又会引起宗室大臣的不满。”

军功爵制是商鞅变法所定，是为了鼓舞士卒勇猛作战。爵制规定战时杀敌，以首级论功。斩下敌人一个人头，赐爵位一级，田地一顷，住宅九亩，可有一人在军中或衙门为官。

军功爵制有二十级，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四级不更，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二级左更，十三级中更，十四级右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八级大庶长，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彻侯。

司空马见吕不韦有些犹豫，心中很着急。这是他苦思几日才想出的办法，若得以实行，必将加重他在吕不韦心中的分量。

“相邦，此时非彼时，应通权达变，否则只会使国疲民弱。换爵最高只能至不更一级，也不会引起多大变化。相邦只需向太后和大王讲明利害，他们会支持的。”司空马已隐隐猜到吕不韦与太后的关系，但不敢乱说话，怕引起猜忌，只是在话中稍带而已。

“说服太后和大王倒是不难，本相是担心宗室大臣又借机生事。”吕不韦在朝廷上下遍布耳目，子傒蛊惑成蛟之言，早已传入他的耳中。他本想除去子傒，但又怕对宗室大臣逼迫太甚，引起反抗，于是就把他们闲置一旁，不给任何实权，这样就算他们想闹事也不会有什么危害。

“相邦，这些人的确可恶。昨日密探从他们那里探知消息，这些人正阴谋暗害相邦。”司空马负责收集各种情报，替吕不韦做一些不方便出面的事情。

“哦，什么消息？”吕不韦见他如此郑重其事，甚是少见，便关切地问道。

“他们拉拢长安君，想立长安君为王，现在正和军队联系，想取得蒙骜的支持。”

“他们的胆子倒越来越大了！长安君与大王兄弟情深，恐怕不会答应他们。”吕不韦轻蔑地笑道。

“相邦，长安君不谙世事，易轻信人言，所以他们造谣说长安君是先王的嫡长子，而大王是……”司空马吞吞吐吐，似乎有所顾忌。

“是什么？”吕不韦追问道。

“是相邦您的儿子。”司空马低声道。

“岂有此理！”吕不韦见宗室大臣说中了他心中隐秘之事，怒不可遏，“他们越来越嚣张了，难道这样说长安君就会相信？”

“为了让长安君相信此事，他们正与赵国秘密来往。赵王派了一个叫赵成的人以经商之名来到咸阳，与他们频繁接触。属下本想把他抓入府中，后来才知他是大王和长安君的母舅，所以……”

“赵成？本相当年对他不薄，想不到他现在却来对付本相。”吕不韦有些气恼道。

“他们手中有长安君，所以才会如此胆大。蛇无头不行，只要长安君不相信他们或者……”

“你的意思本相知道，只是太后对他宠爱有加，大王又与他手足情深，本相是投鼠忌器啊！”吕不韦颇有些无奈。

“长安君与大王俱是年少之人，血气方刚。只要让二人互相猜忌，使大王不再相信他，相邦不就可以从中便宜行事了吗？”

“先生所言甚是。你继续对他们严加监视，有何异动尽快禀报！”

“是。”

吕不韦又想起了另外一事，便问道：“编书之事进行得如何？”

“府中之士正在加紧编著，各地贤士知道相邦网罗人才，纷纷来投。属下选出其中杰出之士，正在作最后的整理。”

吕不韦一直因为自己出身商贾，被人轻视而不满。他心怀大志，欲

扫除六国，一统天下，辅佐儿子成为商汤、周武那样的开国之君，使自己成为留芳史册的伊尹、太公望。他当上秦相之后，就广集贤才，著书立说，宣扬其治国之策。他让门客们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人人著其所闻，然后集录成书。此事浩繁细琐，需大量饱学之士。吕不韦借甘罗之事，传播自己用人唯贤的美名，一时各国的奇人异士纷纷来投，使其门客数量大增。

“好，先生真是本相的臂膀。这些人有何要求，你尽量满足，要尽快把书编成。现在本相就去看看他们。”

吕不韦每隔一段时日，就到门客中走走，以便随时发现可用之人。他看了编书的门客，见一切进行得井然有序，心中高兴，便赏赐了众人。

吕不韦门客甚多，约三千之众，分为各等，所受待遇也不尽相同。一些才能杰出之士，住上馆，吃的是美食，穿的是华衣，出则有车，并且有人侍候。

中馆多是些不明底细，需加以考察的人，待遇较上馆要差。

而下馆多是一些自知无甚本事，投入吕不韦门下只为混一口饭吃的人，其待遇也只是管饭吃饱而已。

吕不韦经过下馆一般不进去，但此时听见里面喧闹声一阵一阵传来，心中甚是奇怪，便与司空马走了进去。

只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起，中间有两人正在争吵。其中一人说道：“你已经输光了，明日再来赌吧，今日就算了。”

另一人拉住他求道：“再赌一把如何？就赌最后一把。”

“你的钱都输光了，还拿什么跟我赌？嫪毐，我看算了吧。”那人极不情愿道。

嫪毐有些急了：“我有衣服，我把衣服押给你！”

旁观之人趁机起哄：“把他的衣服赢来，让他脱光！”

那人也乐意在众人面前炫耀一回，便答应道：“好，我就与你赌最

后一把。你赢了，输的钱还你，输了，就得照大家的意思办。”

“行，咱们开始吧！”嫪毐有些急不可待。

他们赌的是投壶之戏。各人手持十支箭向远处的壶中投去，谁投进的多谁胜。过了一会儿，人群中传出一阵哄笑声，就听有人叫道：“嫪毐脱衣服！嫪毐脱衣服！”

嫪毐极为沮丧，口中不住咒骂，随即又堆起笑脸对那人道：“肆，咱们不是赌一回两回了，我明日把钱还你如何？”

肆回道：“愿赌服输，这可是你拉着我赌的。你看见了，今日你不脱衣服，大伙是不会放过你的。”

嫪毐哀求道：“我就这一身衣服了，给了你，我就不能出门了。你放过我这一次，兄弟对你感激不尽。”

“我放过你倒没什么，就看大家愿不愿意。”

众人一心想看热闹，怎肯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于是有人叫道：“不脱衣服就顶轮子！”

肆道：“怎么样？衣服我就不要了，你就按大伙的意思办吧。”

嫪毐道：“那你不能食言！”

“决不食言！”肆答道。吕不韦越看越有兴趣，看到最后不禁哑然失笑，暗叹此人果有异能。

司空马悄声说道：“这些人在府中做此污秽之举，属下明天就把他们赶出去。”

吕不韦见嫪毐长相清秀，不禁心中一动，道：“那倒不必，养几个闲人也无所谓，不要因为这几个人而坏了本相延揽天下贤才的大计。至于嫪毐此人，我另有用处，晚上你带他来见本相。”

这日晚上，司空马把嫪毐带到吕不韦面前。像他这种人根本没有资格见吕不韦，所以当司空马去找他时，他吃惊不小，以为自己的一些不轨之举让吕不韦知道了。

吕不韦见嫪毐眼大眉细，身材纤细，颇有女相。凭借阅历和经验，他知道这种人生就一副媚骨，一旦得势将不可一世，并且心胸狭窄，反复无常。若在平时他决不会用这种人，但是现在要用他去服侍赵姬，也就顾不了这些，况且他自信要除掉嫪毐，也不是什么难事。

吕不韦让左右之人退下后，便对嫪毐道："你日间所为……"

嫪毐听吕不韦这样一说，脸色霎时惨白，以为要处罚自己，连忙跪下磕头道："小人再也不敢了，相邦饶命！"

"你起来。"吕不韦厌恶地看了他一眼，"按你日间所为，最轻也应赶出相府。你若听本相吩咐，可饶你这回！"

嫪毐忙道："相邦尽管吩咐，小人一定效命！"

"这里有一些钱，你拿去买些新衣服，好好收拾一下，明日晚上再来见本相。记住，今日之事不得与任何人谈起！若让本相知道你泄漏出去了，小心你的狗命！"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嫪毐拿了钱后，连声应道。

嫪毐走后，司空马进来对吕不韦道："此人赌钱赖账，又作无耻之举，实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奸诈小人，相邦可要小心。"

"这个本相知道。不过此人一身媚骨，去服侍太后最好不过了。"

他再有本事，只要我把此事向大王透露一些，大王岂能容他！到时候除去他，不就如捏死蚂蚁一般。吕不韦早已想好了对付嫪毐之策，根本未将司空马之言放在心上。

嬴政一大早起来心情就甚为不快，他打翻宦官送来的洗漱水，大声斥骂道："你想烫死寡人吗？滚出去，重换水来！"

宦官吓得脸色苍白，不住求饶。

嬴政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么大脾气。这些人经常服侍他，不可能把水弄错，他是觉得心中气闷，需要发泄。

昨晚太后说起以粮换爵之事，他心中就极为不满。有关朝制的变

革，必须秦王应允，写下条文，盖上国玺，诏告天下才行。

以粮换爵虽然可以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是破坏了军功爵制，而秦国正是依靠军功爵制激励士卒勇猛作战。这样做无疑使商贾和富户多了一条取得爵位之路，势必影响士卒作战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助长商贾买官之风。可这些吕不韦和太后都没向他提及，只是一味地渲染以粮换爵的好处。

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傀儡，就算不同意，吕不韦照样也会以太后之名施行。在朝廷之上，他以为会有大臣站出来反对，那样他就可以顺势拖延。可当吕不韦一提出来，大多数朝臣随声附和，其余则默不作声，这让他更清楚地看到了吕不韦的势力，也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他需要一些忠于自己的人，在朝中分化吕不韦的势力，这样才能真正地控制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秦国大王。

当他感到烦闷的时候，就想去看看姜玉。自从认识了姜玉，只要隔一段时日没见到她，嬴政就感觉像少了点什么，变得暴躁易怒。他爱上了这个山野中长大的姑娘，只有她的纯真才能安抚他这颗暴躁的心。他下决心一定要娶姜玉，立她为王后，他要做一件完全由自己做主的事。

下了决心之后，他觉得浑身上下轻松了不少。他要借此事向太后和吕不韦表明，自己已经长大，可以处理一切事情，不需要别人在他面前指手画脚。可是他又有些担心，因为他还不清楚姜玉的心到底倾向于哪一个。对他和成蛟，姜玉都是那么友好，这令他甚是苦恼。

他几次都要对姜玉说出心中的话，可事到临头却又退缩了。在姜玉面前，他感觉自己不是说一不二的秦王。可这事越拖下去就越难办，成蛟和姜玉已长大成人，长久相处，岂不生情？到那时他怎么办？

嬴政到了姜玉的茅屋，只看见姜和待在屋里。姜和见是嬴政，立即下跪参拜，嬴政扶住他问道："老爹，姜玉可在家中？"

姜和站起来恭声答道："大王，长安君和姜玉到山下的小河捉鱼去了。"

"成蛟来了？那寡人去看看他们。"嬴政感到今天又不是一个好时机，但既然来了，还是想见见他们。

姜和望着嬴政远去的身影，不由叹了一口气。自从女儿与嬴政和长安君结识，他就有一种不祥之感。凭他的阅世经验和细心观察，他知道这两个天之骄子都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儿，但他只有一个女儿，若两人相争，那就是祸非福了！

嬴政只身一人来到河边，这条河他已来过数次了。每次来姜玉都带着他们到河边捉鱼或是上山打猎，并且时常给他们惊奇，童年时不能享受的一切都在这里给补上了。

这时，他已远远地看见河边的成蛟和姜玉。姜玉手持一把鱼叉走在前面，成蛟提着一串鱼跟在后面。只见姜玉鱼叉起落，就叉起一条鱼。姜玉把鱼串起来，把鱼叉交给了成蛟。

嬴政离他们太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他悄悄走近一点，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姜玉长高了许多，显得更加亭亭玉立。也许是在这山中奔跑的缘故，她没有一般少女的娇弱，显得健美婀娜，成蛟也比以前更高更壮了。

“你看你真笨，又没有叉住。”姜玉正笑着嗔怪成蛟。

在朝中，成蛟是唯一敢给吕不韦脸色看的人，可在这里，不管姜玉说什么他都觉得顺耳。

“我再试一次，一定叉条大的。刚才我是吓吓那些小鱼，让大鱼出来，我就叉住大的。”成蛟一本正经道。

“你又胡说！”姜玉笑着用手捶他。

“上次我与你说的事，母后已经同意了，还让我带你去见她，我就可以娶你做夫人了。”

“谁说要嫁你？你再胡说，我就拿鱼叉叉你！”姜玉脸通红，就来夺成蛟的鱼叉。

成蛟举着鱼叉道：“上次你可点头答应了。到时候我帮大哥扫平六国，做了大将军，就让大哥封你为鱼叉夫人。”说着，还得意地摇晃手中的鱼叉。

姜玉边抢鱼叉边道："谁答应你的？你还胡说！"

成蛟举着鱼叉左躲右闪，眼看姜玉就要抓住了，成蛟丢开鱼叉，一把抱住姜玉。

姜玉急了，就推着成蛟道："你快放手，有人看见了！"

"我不放手，这里哪会有人？"成蛟嘻嘻笑着。

姜玉挣扎了一下，就渐渐温顺地伏在成蛟怀中。他们丝毫没有感到旁边有一个人正看着这一切。

嬴政脸色苍白，心如刀绞。他控制着自己，不要发怒，他希望这一切都是幻觉。

过了一会儿，成蛟才与姜玉分开。

姜玉道："爹爹说过，你们王孙公子都是姬妾成群，是吗？"

"那得我愿意才行。等我帮大哥扫平了六国，就同你一起来这里住好不好？"

"那真是太好了。"

"其实，我知道大哥也很喜欢你。如果你嫁给了大哥，或许能当王后。"

"你又胡说，"姜玉挥起拳头打了成蛟一下，"我一直把他当成最好的哥哥，他可不像你这么油嘴滑舌。不知怎么我总有些怕他，特别是他不说话时，眼神最让我害怕。"

"那是大哥的帝王之气！我大哥会成为一统天下的霸主，当然有些霸气。而我只想做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别做什么大将军了。我们出来好久了，爹爹会担心的。"

"那我们回去吧。"两人手拉着手离去，根本没注意到不远处的嬴政。

嬴政想冲上去分开两人，但他只是呆呆地站着，面色惨白，直到成蛟和姜玉的背影消失在他的视线之中。他循着来时的路回去，不知是怎样找到侍卫，怎样骑上马的，他满脑子里面只是成蛟和姜玉晃动的身影。

他不断用力地抽打着坐骑，“飞翮”负痛狂奔。他希望这匹马永不停歇，带着他离开这个地方，把这一切都抛开。不知道跑了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那马终于支持不住，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嬴政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便晕了过去。

吕不韦见以粮换爵的事在朝廷上通过，回到府中便重赏了司空马。不过嬴政离去时的愤然表情，他看在眼中甚是担心，他感觉到自己与嬴政的分歧越来越大了。

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嬴政一直在他的掌握之下，却渐渐与他格格不入。是不是嬴政长大了，有了独立自主的愿望？吕不韦想了想，决定暂时把此事放下，因为这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

在吕不韦的心中，最急迫的事是摆脱太后的痴缠，专心于统一六国的大计。他把嫪毐悄悄带至赵姬的寝宫，让她看见嫪毐的表演，他此刻正用阳物穿入车轮毂中支撑桐木轮子运转。

“怎么样？我给你找的人不错吧？”吕不韦得意地狎笑道。

“你这死鬼，在哪里找到这么一个人？”赵姬看见嫪毐清秀的外貌已经心动，“那你怎么把他弄进来的？”在宫中藏个大男人毕竟不很方便，赵姬有些担心。

“你向负责去势的宦官交代一下不就行了？”吕不韦在她耳边道。

“就你的鬼主意多。不过我以后召你，你也要来。”赵姬不肯轻易放过吕不韦。

“我怎么敢违抗太后之命呢？”吕不韦调笑道。

吕不韦和嫪毐离开高泉宫，回到府中不久，就有人把嫪毐带去了。当吕不韦告诉嫪毐，让他进宫去服侍太后，嫪毐吓得脸色苍白，他以为要被阉割成宦官。

吕不韦安慰道："到了那里，你就会明白。只要你把太后服侍好，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今日之事，不许向任何人透露，否则……"

"小人明白，相邦放心！"嫪毐是个聪明人，知道现在一切都不由自己，稍有不慎，就会死于非命。

嫪毐进宫了，吕不韦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司空马又带来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相邦，宫里送来消息，大王狩猎从马上掉下来，一直昏迷不醒，太医正在治疗。"

"怎么会这样？伤势如何？"吕不韦大惊失色，万一嬴政有个好歹，他多年的苦心经营岂不白费？

"太医说外伤倒没有什么，但内火郁结，不得宣泄，急怒攻心致使一直昏迷不醒。"

"备车！本相要立刻进宫。你派人查一查大王这几日的行踪，与何人接触过？"

"是！"

当吕不韦赶到祈年宫嬴政的寝殿，赵姬已经坐在床边，一脸焦急之色。她见到吕不韦，急忙说道："相邦，你来得正好，大王他……"

"臣听说了。太医，大王伤势到底怎么样？"吕不韦打断了赵姬的话，问着自己最担心的事。

"大王外伤无妨，但心火上焚，急怒攻心昏厥过去，只要查明缘由，使大王心怀开解，就可痊愈。"

吕不韦和赵姬互相望了望，内心都颇为尴尬，因为他们都不清楚嬴政有什么无法排遣之事。

这时，躺在床上的嬴政有了动静，口中喃喃道："姜玉，成蛟，姜玉，成蛟……"

"太医，你先下去，有事我再传你。"赵姬向太医吩咐道。

见太医和侍从都退下去了，赵姬才叹了口气，自怨自艾道："唉，都怪哀家为什么不早点留心呢？前几日，成蛟对哀家说要娶亲，那女子就是姜玉。成蛟已有十六了，收个姬妾也没什么，但他非要立那女子为夫人不可。听成蛟说，政儿也认识姜玉，如今看来，恐怕不只是……"赵姬又叹了口气，她这些日子只顾自己寻欢作乐，现在出了这种事，心中很是内疚。

嬴政仍是双眼紧闭，不停地呓语。吕不韦明白其中内情后，心中甚是恼火。他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人，当年为了控制异人，他不惜把千娇百媚的赵姬送了出去。而受他教诲的嬴政却为了一个女子弄成这样，他心中怎能不气？

赵姬没注意到吕不韦的脸色，继续道："明日成蛟要带姜玉来见哀家，哀家怕政儿见到会更受不了！"

"好了，这你不用担心。大王醒了，就不要再说这等事，让他安心养伤。"吕不韦不想再多待，告辞回府。

此刻，司空马早将已整理好的嬴政、成蛟和姜玉交往的简册交给了他。他看完后，气得大拍案几："一个贱民之女，竟然弄得秦国大王兄弟俩神魂颠倒，传出去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相邦，这可是一个离间大王兄弟感情的大好机会。"司空马知道吕不韦一直对长安君不满，想除掉他。

"先生有何妙策？"吕不韦略一思索，连忙问道。

"相邦，长安君一直与宗室大臣来往密切，欲对相邦不利，相邦为何不借此机会让他们兄弟反目，坐收渔利？"

吕不韦心中恼恨姜和父女，本想派人除掉他们，以绝嬴政心中之念。经司空马这么一说，便明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嬴政与长安君反目，那么除掉长安君就不难了。

"先生所言甚是，容本相慢慢考虑。"吕不韦在屋中来回踱步，低头沉思着。他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否则就可能同时得罪嬴政和长安君。虽然他握有朝政大权，门客遍布朝野，但一些大臣还是忠于王室，特别是一些手握兵权的将军，只有秦王才能调动他们。

吕不韦没有生出取而代之之心，是因为嬴政是他的“儿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自家的根基。所以在他的心中，对嬴政威胁最大的就是长安君成蛟。只要除掉他，短期内宗室大臣无法找出第二个人来替代嬴政。

他思谋良久，才对司空马道：“明日你派人在上林苑到高泉宫的路上守着，一看见长安君和姜玉，就立刻飞报于我，不得有误。”

“是。”

次日一早，吕不韦就进宫去见嬴政。他已能起床走动，只是看上去脸色苍白，精神萎靡。

“大王，您脸色看上去很差，要好好休养，不要再为其他事烦心了。”吕不韦关切道。

“有劳仲父挂心，寡人只是摔了一跤，没什么要紧的。”嬴政不想让吕不韦知道真相。这种事让臣子知道了，只会损害他的威信。

“为大王分忧，才是微臣的本分！大王，您忧心之事，臣已办好，希望大王能以身体为重。”

“寡人有何忧心之事？你又怎能为寡人办好？”嬴政感到奇怪。他从未将心事对任何人说过，吕不韦又是从何处得知？

“请大王恕罪，臣已经知道您与姜姑娘之事。太后已告诉臣，长安君要娶姜玉为夫人，臣又责问过大王的侍卫，所以略知大概。姜姑娘得知大王为她忧思成疾，心甚感动，要亲自来探视大王，想必一会儿就到了。”

“她还来看我做什么？她马上就要与成蛟成亲了，还来看我做什么？”嬴政一听到姜玉的名字，就有些失魂落魄。

“大王，请恕臣冒犯。大王对姜姑娘一片痴心，应该向她表白。虽然她已与长安君定亲，但并未得到太后、大王以及宗室的承认。大王一心为长安君和姜玉着想，将一片痴心隐于心中，可他们何曾为大王想过？您是一国之主，却要受此委屈！大王……”

“你别说了！”嬴政像一只被利箭射中的野兽，想寻个藏身之处，却

无处躲藏。他粗暴地打断了吕不韦的话，又发现自己太失态了，随即道，“这不能怪他们，谁叫他是寡人的弟弟！”

“可他更是大王您的臣子，理应为主分忧！”吕不韦见嬴政如此失措，加重对成蛟的指责。

嬴政听了这话，沉默不语。他想自己从继承王位以来，何曾按照过自己的意志行事？按说他是一国之君，有何事不能为？可现在为了弟弟受此委屈，他们又哪里知道。

吕不韦见嬴政不说话，便继续道：“大王，即使您有心成全长安君和姜玉，顾惜一片兄弟之情，也不应该糟蹋自己的身体。您是一国之主，关系社稷安危，当以国事为重。所以臣以为只要大王向姜姑娘表白心迹，看姜玉姑娘作何选择，那样大王也不至于将真情藏于心中，无法排遣。”

是啊！寡人向姜玉表白了心迹，即使她选择了成蛟，寡人也无憾于心了！嬴政觉得吕不韦此话甚是有理。

“大王，您身体不适，还是臣去请姜姑娘来见您，顺便也为大王劝说她几句。”

“那就有劳仲父了。”

吕不韦退了下去，他找到祈年宫总管田有吩咐道：“等会儿你随人去见长安君，就说大王有令，让姜玉去见他。如果长安君问何事，你就说大王病重，想见一见姜姑娘，然后就把姜玉带来见我，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他是吕不韦安插在嬴政身边的耳目，自然言听计从。

成蛟与姜玉正坐车赶往高泉宫，一路上成蛟面带微笑，一个劲地盯着姜玉。姜玉以为自己装束有何不当，看了看又没发现什么，便问道：“你看什么呀？”

“看你呗，你今天可真美！”

“还说，都怪你让人家穿这种衣服。”姜玉嗔怪道，心里却是甜甜的。

成蛟为了让母后满意，特意请宫中的礼仪女官为姜玉打扮，还给她带去了秦国公主用的绫罗绸缎。姜玉穿上这么漂亮的衣服，兴奋不已。脱去粗布衣服的她，显得格外富丽多姿，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成蛟有信心，母后见到姜玉一定会喜欢的。

这时从对面驰来一骑，成蛟认得是祈年宫总管田有。他一来便道："大王有令，让姜玉姑娘前去觐见。"

成蛟感到奇怪，大哥是怎么知道他们今天要去见母后的？如果是母后告诉他的，他只要在高泉宫等着就可以了，为何只传姜玉一人去见他？成蛟心中有一种不祥之感。

他问道："总管可知为了何事？"

田有道："大王得了重病，想见姜玉姑娘。"

"大王得了重病？前几日不是还好好的吗？"成蛟更是惊奇。嬴政病倒的消息，除太后和吕不韦，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们怕传出去引起朝政动荡。

"大王昨日狩猎回来，从马上坠下，受了重伤。"

大哥骑术精良，怎会从马上坠下？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成蛟又追问一句："大王怎么会坠马呢？"

"奴才也不清楚。"

姜玉听了很是着急，对成蛟道："那我们先去看看大哥吧！"

"大哥只让你一人去见他，可能有什么话要对你说。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成蛟把姜玉送至祈年宫外，就让田有带着姜玉进去，自己在外面等候。

姜玉进了内宫，十分感叹里面的富丽堂皇，若是成蛟在身边，她一定会问个不休。可出乎她意料的是，首先见到的不是嬴政，而是一个中年男子，那人正用犀利的目光审视着她。

姜玉感到心突突直跳，惊慌地问道："你是什么人？"

吕不韦心中暗道，果然是一个国色天香的美人，难怪大王会害相思之疾！

"你一定是姜玉吧？我是吕不韦。"

姜玉听说过吕不韦，觉得他与想象中的不大一样，看上去平平常常，和和气气。

"我把姑娘叫来，是有几句话要告诉姑娘。大王受了重伤，情绪有些不稳，若有什么不当之举，姑娘切勿惊慌，以免加重大王病情。想必姑娘也明白，大王的身体关系着社稷安危，所以姑娘行事一定要谨慎。"

"这个我知道。您还有什么事吩咐吗？"由于成蛟的原因，她对吕不韦也没什么好感，想尽快离去。

吕不韦示意田有把姜玉带去见嬴政。

此刻，嬴政正躺在床榻上，想着吕不韦的一番话，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无论从哪一点比，他都认为自己超过成蛟，可为何姜玉会钟情于成蛟呢？一定是他政务繁忙，与姜玉接触少了，成蛟才乘虚而入的。

这时，他看见田有把姜玉带来了，不禁大喜，从床榻上爬了起来叫道："姜玉，真的是你来看我了？"

嬴政虽有心理准备，但仍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姜玉一身白色的宫廷装束，愈发衬托出她的楚楚动人。她站在嬴政面前，显得有些胆怯。

"大哥，你病未好，还是躺下休息吧。"姜玉想起吕不韦的话，连忙阻止嬴政起来。

"姜玉，你怎么了？见到我不高兴？"嬴政不习惯姜玉的沉默，她平时总是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

"没有。大哥你的伤不要紧吧？"姜玉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知道吗？寡人真正的伤是在这儿。"嬴政指着自己的胸口，"太

医说我是急火攻心，抑郁而病的。”

“大哥有什么心病？”姜玉有些不解。

“我是为了你，姜玉！你为什么要答应成蛟做他的夫人，他明明知道我喜欢你，为什么还要与我争？”

姜玉没想到嬴政会突然这么直露地表白心意，反倒有些不知所措：“不，不是这样的。我早已答应了成蛟……”她不知该说什么，心里很害怕。

嬴政见姜玉这个样子，顿起怜爱之心。他抓起姜玉的手柔声道：“姜玉，嫁给我吧？寡人立你为王后！”

姜玉如遭针扎，慌忙中想抽出自己的手，可是怎么也抽不动，可嘴里连连道：“这不行，我已经答应成蛟了……”

正在这时，成蛟和赵姬也走了进来，他见此情形，不禁大怒，一把扯开姜玉厉声道：“大哥，你要干什么？”原来他等了一会儿，觉得放心不下，就到高泉宫把母后请来了。

嬴政见他们闯了进来，甚是尴尬，又见成蛟斥责自己，不禁有些恼怒：“我干什么还轮不到你来责问！你眼里有我这个大哥吗？”

赵姬一看这架势，就明白了。她制止成蛟，对嬴政道：“你的伤还没有好，不要生气了。娘已经答应了成蛟和姜玉的婚事，你也有了不少姬妾，何必同成蛟争呢？你是一国之主，不要那么任性。”

嬴政见母后偏向成蛟，不觉又气愤又伤心——寡人是一国之主吗？寡人连自己心爱的人都得不到，是什么一国之主？他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仿佛找到了一个发泄的缺口：“好，既然寡人是一国之主，那寡人就命令长安君出去，把姜玉留在这里！哈哈哈……”

他们都没想到嬴政如此悲愤，像一头咆哮不已的狮子，心中都甚是恐慌。赵姬上前劝道：“政儿，你不要生这么大的气，伤身体。”她也有些害怕，眼前的嬴政让她有些陌生。

姜玉吓得躲在成蛟背后，成蛟也紧紧地握着姜玉的手，平静地看着嬴政。

看到这种情形，嬴政心中仅存的一点希望破灭了。他推翻身旁的案几，厉声呼道：“滚！都给寡人滚出去！”

赵姬见嬴政正在气头上，便招呼成蛟和姜玉离开了。望着空荡荡的大殿，嬴政觉得自己被所有的人抛弃了。他觉得好累，于是就躺了下来。他希望就这样默默地躺着，再也没有人来打搅。

第三章　亲兄弟因爱失和　诡赵高用计除间

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为了进一步打击东方六国，蒙骜进攻了魏国，先后攻占了魏国二十多座城池。为了巩固在这里的统治，秦国设置了东郡。

秦国对外作战顺利，内部看起来也政通人和，但实际上却暗流涌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嬴政已经痊愈，但是内心的创伤却难以抚平。最亲爱的弟弟为了一个女人，竟在殿堂上斥责身为大王的兄长，母后也因为他气愤之时所说的话而不肯原谅。亲人的疏远使他备感孤寂，整日郁郁寡欢。其实赵姬是与嫪毐在高泉宫中寻欢作乐，无暇他顾罢了，可嬴政并不知晓其中内情。吕不韦则继续加紧对朝政的控制，虽然大王兄弟反目，但他的最终目的还未达到。

嬴政经过这次打击，知道要树立自己的威名，使自己的意志行于天下，必须在朝中培植一批亲信，赶走吕不韦，但这一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于是，他对吕不韦更加恭敬，使他以为自己的关心起了作用。另一方面，他开始暗中召见一些受吕不韦排挤、打击的旧臣，首先便把目标瞄准了一个重要人物——左相昌平君。

昌平君原是楚国的公子，后投奔秦国，逐渐位至左相。但自从吕不韦当了右相，一切权力皆被其垄断，使他徒有虚名。昌平君也知道自己绝不是吕不韦的对手，所以对他的决定从不反对。吕不韦虽想排挤他，却抓不住任何把柄。

虽然昌平君没什么实权，但嬴政看中了他在朝中的影响力。他为官多年，哪些是吕不韦的人，哪些是忠于秦室的人，他都了如指掌。让他去搜罗培养人手反对吕不韦，就再好不过了。

一个深夜，昌平君正要休息，家奴忽然来禀报："主人，宫里来人要见您。"

昌平君很奇怪，他认为是很难被大王召见的，因为中间有吕不韦，

他只允许忠于他的人接近嬴政。他急忙出来，看见一个身着庶服的人站在客厅中，昌平君见到他，觉得不像是嬴政身边的人，不禁有些怀疑。

那人拿出玉帛，昌平君打开一看，是大王亲笔书，上面还盖着王玺。他不再怀疑此人来历，打量着来人，见其身材瘦长，长脸，浓眉细目，两颊高耸，看上去颇为精明强干。

“你是内宫的人吧？怎么很少见到你？”

那人答道：“奴才乃内宫厮役赵高，蒙大王恩宠，才有幸为大王传令。”

昌平君跟随来人悄悄出府，他发现所行之道，并非平日进宫之路。他心中奇怪，但并没有相问，不过他心中暗想此行一定非比寻常。

赵高领着昌平君从一侧门进入祈年宫，宫里灯火通明，只有嬴政一人正看着简册。他听见脚步声，抬头见是昌平君便道：“昌平君来了。深夜把你找来，不会见怪吧？”

昌平君忙道：“微臣不敢。”

“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事，只是有一些话想问一问你。”嬴政漫不经心地道，他在没有弄清昌平君的倾向前，不想暴露自己的意图。

昌平君明白大王深夜召他前来，一定是要瞒住什么人，而整个秦国上下，只有吕不韦一人值得大王这样做。而大王平日对吕不韦言听计从，这么做又是何意呢？他提醒自己一定要小心谨慎。

“大王有话尽管问，臣知无不言。”

“好，那寡人就放心了。昌平君为左相已有五年了吧，不知左相对朝政有何看法？”

“这……臣不知大王想听哪方面的情况？”昌平君想进一步试探嬴政的真实目的。

“什么情况都可以，只要是左相的肺腑之言。”

嬴政口风甚紧，但这也难不倒昌平君，他为官多年，自有一套应付

的办法："大秦雄踞崤函之险，勤修兵甲，使东方六国慑服；内修法度，使百姓勤于耕织。近年虽有天灾之险，但赖大王英明，使国富民强，百官各司其职，朝政十分清明！"

嬴政紧盯着昌平君，似乎是很认真地听着，脸上的笑意也越浓。昌平君说完后，他就问道："这是左相的肺腑之言吗？"

"是的！这是臣的肺腑之言。"昌平君恭敬地答道。

"够了，你不要欺骗寡人了！"嬴政一拍案几怒声道。他知道这样下去，不可能知道昌平君心中之言，只有激他一激，"你为左相多年，有何政绩？你一切都附和吕不韦，从不敢有任何异议。朝臣只知有吕不韦，不知你昌平君；诸侯也只知吕不韦，不知还有秦王。吕不韦这样大权独揽，你还要为他歌功颂德，这是你的肺腑之言吗？"

昌平君这才发现眼前的大王与朝廷之上的大王判若两人。在朝廷上，他见到的大王还未脱稚气，一切要吕不韦提醒，一切顺从吕不韦的意思。现在一看，嬴政已尽除稚气，一袭黑色的王袍衬托出他不怒而威的神情，那犀利的眼神仿佛能看穿他，令他无所遁形。

从嬴政的话语中他听出了大王对吕不韦的不满，他知道这是自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机会，但他还不能确定这是否为嬴政的试探之言，万一说错了话，那可有杀身之祸。

"大王，微臣才疏学浅，自然不能与右相相比，他可是大王的仲父啊！"

嬴政听了此话，不禁暗骂一声："真是老奸巨猾。"不过这也反映了吕不韦在朝中的威慑之力是何等强大，官职不比他小的左相在背后也不敢口出怨言，这更坚定了嬴政要亲政的决心。

他向昌平君挑明道："你对寡人的仲父既然如此忠心，为何又暗中与长安君来往，探听宗室大臣的动向？实话告诉你，寡人今夜召你来，就是要看你对吕不韦的态度。如果你依然忠心于吕不韦，那寡人就不需要你了。秦国有一个吕不韦就够了，你滚回楚国去吧！"

昌平君知道大王是真心要对付吕不韦，心中不禁狂喜，忙跪下道："大王，臣日夜所盼，就是想听到大王此言，请恕臣往日不忠之

罪。臣一直以为大王一切皆听命于吕不韦，所以不敢有什么怨言。吕不韦如今大权独揽，使山东六国只知有吕不韦，而不知有大王，六国使者来秦也是先至相府，臣身为左相，有不可推脱之责任。今日臣闻听大王之言，当尽犬马之劳，即使身遭杀戮也不退避！”

他对吕不韦早已心有怨言，但惧其势大，一直不敢表露出来。他曾想联络一些宗室大臣共同对付吕不韦，但他觉得这些人实力有限，眼光短浅，如果利用长安君来对付吕不韦，就要面对嬴政、吕不韦和太后三个敌人，只怕是难以成功。不过，他也不愿得罪那些宗室大臣，只好暗中与他们保持联系。

当初，他从楚国投奔秦国，就是要谋取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右相之位。好不容易快熬到这一步，却让吕不韦给抢了先。现在听了大王之言，显然他对吕不韦不满了。他只要跟随大王推倒吕不韦，那右相之位就非他莫属了。

“好！寡人就是要听你这番肺腑之言。吕不韦虽是仲父，但眼中根本就没寡人这个大王，哪次朝中议事不是他说了算？范雎说过：‘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寡人召你来就是要与你商议如何对付吕不韦这个‘尊臣’！”

“大王，对付吕不韦还要从长计议。他在朝中根深蒂固，不少官吏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在咸阳城中也尽布密探，就连为大王掌管宫殿门户的侍郎，负责宫中警戒的卫尉也是他安插的人，大王还需谨慎行事才行。”昌平君到底老成持重，并不因嬴政的热情而激动。

“爱卿所言甚是！要一下拔除吕不韦的势力是不可能，所以寡人要你在外壮大实力。一切要秘密行事，不要让吕不韦知晓。你也了解寡人处境，如果让吕不韦发现，只怕寡人也难保你。”嬴政也显示出非同一般的老练和成熟。

“微臣明白，微臣一定竭心尽力为大王办好此事！”嬴政的表现让昌平君颇具信心。

“以后你就与赵高联系，见到他就如同见到寡人，不要对任何人说赵高的身份！”

“是。”

“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你回去吧！”

昌平君又随赵高循着来时之路回到府中，嬴政见赵高回来，问道：“可有什么动静？”

“奴才留意许久，未发现任何异常。”

“你为寡人立了一功，寡人记住了。不过寡人还想听听你对昌平君的看法？”

“昌平君此人十分圆滑，不过这次奴才以为他是出于真心。但为防万一，奴才已安排人监视他。一有异动，大王就能知道。”

“好，有了你寡人就如虎添翼。你自己也要当心，不要让吕不韦发现了。”

“奴才地位卑微，想必他们不会注意。奴才就是粉身碎骨也不会坏大王之事。”

赵高的忠诚令嬴政十分感动，他为自己能够发现此等人才而深感欣慰。他一直有心与外臣联系，但苦于身边无人可用。随身侍候的宦官遍布吕不韦的耳目，他只能从内宫地位低下的厮役中寻找人。

内宫厮役是宫中地位最低之人，虽未去势，但境况还不如去了势的宦官。因为他们都是来自隐官（秦国专门收容受过刑罚，后因立功被赦免的罪人的机构，其地位比一般庶民百姓还低）之人。赵高的父亲曾是赵国的宫室大臣，晋阳之役被俘入秦，后被收入隐官。赵高自小在隐官中长大，后至宫中充任厮役。

嬴政暗中观察，发现赵高性格倔强，办事稳妥，于是就暗暗收在身边。后来还发现赵高习过刑狱之法，善于断事，这正是他需要的人。

赵高也知道自己碰上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只要尽力办事，那他日后就是嬴政的心腹，可以结束受人欺凌的日子了。一旦嬴政掌权，他飞黄腾达的时刻就不远了。

成蛟正在府中生着闷气，姜玉虽没有被大哥抢去，但是因此失去了太后对他的宠爱，兄弟俩也失去了往日的友情。他和姜玉的婚事自然也不能提出，因为嬴政和宗室都不会同意。他也不愿意委屈姜玉做姬妾，

便把她送了回去，等以后有机会再说。

但是嬴政自此再也没有召见他，他原以为过几天大哥的病好了，他们之间的误会就会消除。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大哥丝毫没有召见他的意思，他不禁有些心慌，他去求见也被挡回。

成蛟心想自己并没有过错，已屈己向大哥认了错，却连面都见不到，心里不免十分生气。于是，他或召集门客和宗室大臣饮酒作乐，或去看看姜玉，以打发时日。

这一天，他正在府中宴请子傒和一帮宗室大臣。他们这些人都是近年来受吕不韦排挤、打击的宗室大臣，对其恨之入骨。他们原想借助成蛟挑唆、离间大王和吕不韦。哪承想非但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反倒让吕不韦利用机会，使大王失去了对成蛟的信任。不过，成蛟与嬴政失和，使宗室大臣们考虑另一个谋划——鼓动成蛟取而代之，然后再扳倒吕不韦。

子傒见成蛟情绪低落，有意劝道："君侯，你对大王已仁至义尽。而大王却如此对你，实在令人心寒啊。你也不要尽想些不顺心的事，我们喝酒！"

"是啊，君侯不要再生气了，气出病来有人会更高兴。"另一宗室公子也劝道。

"君侯，我敬你一爵！"

……

公子们大都是成蛟的长辈，庄襄王的异母兄弟。但到了嬴政时，地位已没有成蛟显贵。他们一边喝着，一边发泄对朝政的不满。不久，就有人开始骂吕不韦，随即附和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开始发泄对嬴政的不满。

突然，一个公子似是喝多了，醉醺醺地说道："我听说吕不韦之所以如此维护大王，而大王又对他言听计从，是因为大王是吕不韦的儿子。"

此人话音一落，满堂顿时安静下来，众人都望向成蛟。

成蛟听了也是一愣，似未反应过来，见众人望向自己，便立即站了起来，对说话者大骂道："你竟敢如此非议大王和太后，我……我杀了你！"说罢，便朝那人冲过去。

成蛟身旁的几位公子连忙抱住他劝阻道："君侯，他喝醉了胡说，不要与他一般见识。"

子傒也站起来，朝几位公子使眼色道："还不把他扶走，留在这里干什么！"

等成蛟情绪稳定之后，子傒才慢慢道："不过我也听过此类传言。其实，传出此言之人还与君侯有些关系。"

"和我有些关系，是谁？"成蛟迷惑道。

"就是君侯的母舅赵成。他来秦经商，却受到吕不韦的冷遇，不让他去见太后、大王和你。所以他酒后吐出此言来发泄对吕不韦的不满，想来不会真有此事。"子傒一边小心地说着，一边察看成蛟的神色。

"真有此事？你为什么不领他来见我？"成蛟又惊又怒道。

"已经晚了。吕不韦说他是赵间，把他赶出了秦国。"

"他或许只是酒后胡言罢了。"成蛟有些不相信，似是自言自语，又似是对子傒道。

子傒见成蛟已经动摇，便继续进言道："万一此言是真的呢？君侯可想到吕不韦所包藏的祸心？他是要用吕氏来代替嬴氏血脉，来执掌这大秦江山！我还得到宫中密报，这次你与姜姑娘之事也是吕不韦从中作梗，是他假传大王之令，让姜玉去见大王，又唆使大王把姜姑娘留下来。幸亏君侯发现及时，否则后果难料啊！"

"这个老贼，实在欺人太甚！"成蛟也曾听姜玉说过，她是先见过吕不韦才去见大王的。当时他还没有往深处想，现在经子傒一提醒，才明白原来是吕不韦搞的鬼。

"君侯，你再往深处想一想。如果吕不韦与大王没有血缘关系，他会如此维护大王吗？如果他不是对君侯有忌心，又怎么会挑唆你与大王不和？"

子傒一说完，其他人又纷纷附和——

“吕不韦真是太狡诈了！”

“想不到他竟然包藏如此祸心！”

“君侯可要早作打算！”

……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吕不韦如此对我，我不会放过他！这类传言就不要再提了。”成蛟冷静下来，方才说道。

“君侯的吩咐我们一定照办。来，我们喝酒！”子傒见目的已经达到，心中十分得意，也就适可而止了。

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在秦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赵、楚、魏、韩、卫十分恐慌。他们又一次合纵，以楚考烈王为合纵长，赵将庞煖为主帅统领五国之师反攻秦国。

五国之师名义上合纵，实际上仍各自为战。秦国仍以蒙骜为统兵之将，对付五国之师。五国之师进攻到秦的蕞地时，遭到蒙骜的有力回击，只好移师向东。因为齐国一向与秦友好，又没有加入五国合纵，五国之师便进攻齐国。秦国却趁机攻取了魏的朝歌（今河南淇县），灭掉了魏的附庸小国——卫国。卫元君被迫从濮阳（今河南濮阳）迁至野王（今河南沁阳），继续保持有名无实的君位。

秦国获此大捷，举国欢庆。咸阳宫中也大摆宴席，以示庆贺。

在秦人的心中，秦与六国单独作战，所向无敌，就怕各国合纵对付秦国。这次打败了五国合纵，不仅大出了庄襄王时被五国合纵击败的怨气，而且重新树立了征服天下的信心。

吕不韦端着酒，与群臣频频对饮。这次抗击五国之师取胜，他功不可没。当初五国之师伐秦，不少朝臣认为秦国不能与之抗衡，纷纷上书要求与五国议和。这就意味着秦国得退还占领的各国土地，再次蒙受耻辱。

嬴政犹豫不决。如果抵抗，庄襄王时败于五国之师的惨况让他害怕；如果不抵抗，秦国这么多年辛苦攻占的土地就要退还给各国，在诸侯中势必大失威信。

吕不韦却力主出兵抵抗，并且保举曾败于五国联军手下的蒙骜为将，抵挡五国之师。嬴政虽然对吕不韦独揽朝政不满，但对他的才能还是佩服的。最终还是同意吕不韦的主张，以蒙骜为将，领兵出征。

这次秦军打败五国之师，吕不韦运筹帷幄。在他的支持下，蒙骜全力作战，终于洗刷了战败之辱，也使吕不韦的名声显扬于诸侯，秦国更是无人不知贤相吕不韦。

但吕不韦表现得越有才干，嬴政就越是心忌。他虽也不断地向吕不韦敬酒，可听着群臣对吕不韦的歌功颂德，心里就格外不舒服。坐了一会儿，他就以身体不适离席而去。

回到后宫，嬴政招来赵高，想问一下昌平君在外面活动的进展，虽然赵高不时地向他禀告，但他仍嫌进展太慢。今日吕不韦在朝上的表现，让他既嫉妒又担心。

赵高并不多话，除非嬴政相问，否则绝不加入自己的意见。他了解嬴政的疑忌之心，所以处处小心谨慎，并不因嬴政的欣赏而得意忘形。

“赵高，你上次对寡人说昌平君已联络了一些军中将领，不知可不可靠？”

“军中是吕不韦势力较弱的地方，昌平君联络的均是军中元老，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你告诉昌平君，让他为寡人秘密训练五百勇士，以备不时之需。”

“是。只是训练好这些人之后，安置在哪里呢？”

“这些人全部进宫是不可能的，但又不能离宫太远。至于怎么安置，你与昌平君商议一下，到时你就去统领他们。”

“奴才这就去见昌平君。”

嬴政点了点头，赵高小心地倒退着出去。

他独自在殿中坐了一会儿，想起好些日子没有见到母后，这次群臣欢宴，她却以身体不适推辞了。上次因成蛟之事，母子俩心中均生过气。后来嬴政亲至高泉宫请罪，发现母后很高兴，似乎并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他觉得母后这段时日有些奇怪，她很少到祈年宫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高泉宫中。但她却不像往日那样抱怨后宫寂寞，怪他们兄弟不去看她。

嬴政略一打听，才知道母后最近得到了一个寺人（太监），能言善辩，花样繁多，哄得母后很是高兴。他最初担心这个寺人会以母后之名干扰朝政，但他又觉得母后在后宫的确寂寞，有一个人陪她开心，又何尝不可！一个阉人，能有什么作为？

嬴政来到高泉宫，已有人向太后通报。她连忙让跳舞的宫女退下，也让嫪毐回避，自己则躺在床上，只留下几个宫女在左右侍候。

嬴政进来见赵姬这样，忙问道："母后，孩儿听说您有病在身，不知太医看过没有？要不要紧？"

赵姬道："难得你有这份孝心。今日你不是在咸阳宫宴请群臣吗？"

"那里有仲父一人就够了，我在那儿反而碍眼。"嬴政负气道。

"你是一国之主，气量要大些。仲父为秦国立了大功，难免有人向他恭贺，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母后，您知道吗？吕不韦一人大权独揽，朝廷上下，诸侯各国只认他吕不韦，有谁还知道我这个大王？"嬴政心头有气，说话时神情显得愤愤不平。

赵姬知道儿子对吕不韦感到不满。是啊，他已经十九岁了，再过三年就要加冠带剑，亲主朝政了，吕不韦是应该放权了，可她怎好开口向吕不韦说这事呢？她太了解吕不韦对权力的欲望了。

她不想再多谈此事，便问道："成蛟可去见过你？你们是亲兄弟，不要为一个女人互相仇视。"

可这恰恰是嬴政最不想谈的。他不能原谅成蛟，是他使自己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失态，大丢颜面。他随口敷衍了几句，便托词而去。

太后没有挽留他，她告诉嬴政，自己要到栎阳别宫休养几天，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嬴政以为母后要出去散心，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嬴政一走，嫪毐就出来问道："太后，您怎么告诉大王要去栎阳别宫？我怎么不知道？"

"傻瓜，我这还不是为你。你看我这样子还能保密多久？如果大王进来撞见了，叫我怎么面对他？"赵姬掀开床被，只见她小腹隆起，已怀孕数月。

"这都怪我！"嫪毐嬉笑着，"不过栎阳可没有咸阳繁华热闹。太后，您可以借口有病，不见任何人啊？"嫪毐不想离开咸阳，因为这里有许多狐朋狗友可以陪他一起玩乐。

"你就知道吃喝玩乐，是这重要还是脑袋重要？上次为你生了一个儿子，整日提心吊胆，生怕他们兄弟来了，这次到栎阳去就不用担心了。栎阳可是故都，不比这里差多少，你还怕没有玩乐的？"

"太后，有您护着我，我才不怕呢！难道您不要心肝宝贝儿吗？"嫪毐抱着赵姬撒娇道。

"我怎么舍得你呢，我的心肝宝贝儿！"太后抚弄着嫪毐，爱怜道。

她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这个男人。虽然她有时候感到很惭愧，觉得对不起嬴政兄弟和死去的庄襄王，但和嫪毐在一起的兴奋、快乐已使她不能自拔。一日不见嫪毐，她就觉得日子难挨。

她已偷偷为嫪毐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又怀上了一个。他们之间已有了血缘纽带，这使她更加依赖嫪毐。

她提升嫪毐做了高泉宫的总管，这后宫的生活用度要经过嫪毐之手，他从中谋得了不少好处。她要拴住嫪毐的心，有时就不得不讨好他。自己一天天衰老，美色已不足为恃，只有给他权势财富，让他知道如果离开了自己就会失去一切。

可是嫪毐并不因此而知足："太后，您知道吗？我可真羡慕相邦。您看他庭院广大，门客众多，出入前呼后拥多威风！可我出身卑微，如今又顶了个寺人的名声，除了太后谁又会瞧得起我？太后，我尽心尽力

服侍您，却让人如此看轻，真是生不如死啊！”说着说着，他竟趴在赵姬怀中痛哭起来。

太后轻拍着他，连声哄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心中委屈。你不就想做官讨个爵位吗？有机会我跟大王说说，封你个君侯，你就别哭了，心肝宝贝。”

“太后，您可要说话算话！”嫪毐见太后许诺于他，马上转忧为喜，搂着太后又亲又捏，把赵姬弄得兴奋不已。

“别闹了，小心肚里的孩子！”赵姬推开嫪毐，“可你除了会侍候人，又没有什么别的本事，真要封侯也挺难的。我看还是从栎阳回来之后再说吧！”

嫪毐知道赵姬答应给他封侯已是格外开恩，自然不敢过分强求。他服侍赵姬歇下，就出宫直奔相府，他找吕不韦是为了给好友竭谋一个官职。

他清楚自己与太后的事是纸包不住火，早晚会给嬴政知道的，他必须为自己找一条退路。正在这时，竭找到他，希望能为他谋个一官半职。因为他们经常一起赌钱，嫪毐常吹嘘太后如何宠爱他，这使竭信以为真，也想从中谋取好处。嫪毐本不想答应，但又怕失了面子。转而一想，如果能把竭安排到宫廷卫队中去，以后自己有什么事，也好有个照应。可这些事跟太后说并无多大用处，必须吕不韦同意，而且竭也是吕不韦的门客，吕不韦行事会很方便。

他到了吕不韦府中，司空马亲自出来把他迎了进去。现在身份不同了，他是太后面前的红人，高泉宫的总管，当然轻视不得。

进入屋中，吕不韦起身相迎道：“总管今日为何有空来我府中？”

嫪毐忙躬身行礼。他是仰仗吕不韦的帮助才有了今日，虽然心里并不感激吕不韦，但知道以后依靠吕不韦的事还很多，对他当然是恭恭敬敬。

“相邦，小人今日来一是对相邦为秦立下大功表示庆贺，二是有点小事想麻烦相邦。”嫪毐一边说，一边瞅着站在一旁的司空马。

吕不韦明白他的意思，便让司空马退下，然后问道："总管有何事请直说。"

虽然他内心厌恶嫪毐，但表面上依然很热情，他知道得罪了这种人会很麻烦。现在嫪毐深受赵姬宠爱，说不定以后还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相邦，小人有一好友想有个一官半职，最好是在宫廷护卫之中。"

"他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本事？"

"他叫竭，精通技击之术，很有些力气。"

"那好办，明日叫他来见我。总管放心，我一定让你满意。"

"那就拜托相邦了。相邦以后有什么用得着小人之处，尽管开口，小人这就告辞了。"

"好，总管慢走，我送你一程。"

"不必，不必。相邦请留步，小人自己回去。"

嫪毐见目的达到了，便急于回去向一帮狐朋狗友显示其能。

嫪毐走后，吕不韦又向司空马问道："你刚才说昌平君近些日子经常出入一些将领的府邸，可查清他的意图了吗？"

司空马道："昌平君行踪诡秘，难以查探。每次他只与主人一人密谈，其余人无法知晓谈话内容。"

"会不会是长安君和宗室大臣在幕后谋划？"

"有此可能。昌平君曾暗中与他们有来往，这次他所访之人，以军中将帅为主，有蒙骜之子蒙武，还有桓　、王翦、杨端和，大臣之中有冯去疾和王绾。"

"如果是成蛟那倒没什么。这些将军均是忠于秦室之人，一向只听大王调遣。现在大王还没亲政，他们还得听本相调遣。本相并不担心成蛟把这些将军拉过去造反，没有大王的兵符，谁也不能调动军队。可本相却有些担心，会不会是大王授意昌平君如此行事的？"

“大王不是一直听从相邦之言吗？再说宫里也没有传出大王有什么异动。”

“先生有所不知，本相近身侍候大王，对他的性情还比较了解。大王心胸狭隘，但性格坚韧。他能听本相之言，主要是因为还不到亲政年龄，朝中之臣又多是本相的门客。他年纪不小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不需要本相事事提醒了。有时本相在想是不是该退居封地，放手让大王去做……”吕不韦颇为矛盾地叹气道。

“相邦千万不可如此！您一放权那些宗室大臣必将乘机而入，您多年在朝中的苦心经营就会毁于他们之手，只怕相邦到时退居封地也不得安宁。”司空马忧形于色地劝解道。

“这些本相也考虑到了，但这一天迟早要来。若是处理不好，不仅本相扫平天下的愿望难以实现，而且会大伤我秦国的元气，给六国可乘之机。”

“昌平君之事还不能证实为大王授意。如果真是如此，相邦只需除去大王在外活动之人，切断大王与外界联系，我想大王到时还是只能依靠相邦。”

“现在最要紧的是查清昌平君在为何人做事，若是大王，我想他们之间必有联系之人，一定要查出此人！另外不能放松对长安君的监视，有什么反常之举，马上禀告。”吕不韦心中已感到有一股压力袭来。他不把长安君和宗室大臣放在心中，是因为那是些有名无实之人，手中没有实权，对他构成不了威胁。而昌平君所联系之人，在朝中有一定地位和权力，一直与他若即若离。若是这些人得到嬴政的支持，对他的威胁将是巨大的。

吕不韦之所以没有拔除这些人，是因为他们都有些才能，一时还用得上。而且这些人并不公开反对他，对他的命令也还听从，让他一时也抓不到错处。

昌平君自从为左相以来，一直对他唯唯诺诺，朝中之事只要与他沾边的概不过问。如果没有特殊人物为昌平君撑腰，他也不至于有此举动。昌平君混迹官场多年，如果不是具有巨大权势，他又岂能俯首听命？而在秦国上下，只有嬴政有此实力。

吕不韦陷入极度的矛盾中。就他的本意，目前所做的一切是想为嬴政打好根基，让他做一个太平天子。但对权力的欲望，又使他舍不得放弃眼前的一切。他还担心，即使真的退居封地不再过问朝政，嬴政是否真能放过他？即使嬴政能放过，那些被他得罪的宗室大臣能否放过他？

吕不韦思前想后，不管是为现在，还是为将来打算，他都不能放权给嬴政。

赵高出了咸阳宫，就觉得身后有人跟踪，他这次出宫是奉命让昌平君把他所联系之人召集起来去见大王。他像往常一样出了宫门，径直向南而去，那里是百姓所居之地。他总是要在那里转悠半天，然后进入一家民宅换上庶服，再去找昌平君。

赵高边走边留意，发现有三人跟踪他。他不慌不忙地走着，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宫中遍布吕不韦耳目，赵高曾向嬴政建议除去这些人，要不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传至吕不韦耳中。但这些人隐藏在宫中，数量不少，赵高对他们虽已心中有数，但又不敢轻举妄动，怕引起吕不韦的警觉。

赵高很快就转到东市，这里是咸阳的商贸市场，里面商品琳琅满目。市中商号林立，叫卖之声不绝于耳。

从东市出来，他慢慢地走着，又拐进一条巷子，然后停下来等候跟踪之人。这条巷子有七八户人家，住宅高大宽敞，像是商贾的住处。巷中看不到行人，冷冷清清的。后面三人进入巷中，看见赵高已是躲避不及，便干脆迎着走上前去。

赵高见他们腰中凸起，便知道藏有利器，不敢掉以轻心。他冷冷地问道："你们已跟了我半天了，意欲何为？"

三人都穿着内宫厮役之服，但赵高并不认识他们。其中一人见赵高问话，答道："赵高，你不在宫中服侍大王，偷偷跑出宫干什么？我们是奉命来查问你的。"

"奉了何人之命？"赵高问道。

"那你就别管了！怎么样？跟我们走吧？"

“为什么要跟你们走？我可是奉了大王的密令才出来的。想要我跟你们去，得有大王之命。”

“别跟他啰嗦，把他抓去就是！”另一个人道。

“赵高，你最好乖乖地跟我们走，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他们从腰中拔出短剑，向赵高围过来。

赵高向后面退了几步，大声喝道：“咸阳城中，你们竟敢擅自抓人，好大的胆子！来人！”

赵高的话令三人大吃一惊，他们跟踪了半天，并没有见他有同伙。他们向巷口望了望，也没见人影，不觉笑道：“赵高，你以为你是谁呀！不过是个内宫厮役、跑腿的罢了。”

赵高阴阴地看着他们，并不在意他们的讥讽。话音刚落，只见两侧屋门打开，从里面奔出六个手持长剑的彪形大汉。他们默不作声，向三人逼了过去。

赵高大声命令道：“不要放走一个！”

三个宫中厮役面色大变，知道中了圈套。原来这条巷子早已被赵高买下，他又暗中招募一些人，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秘密的宫外驻地。这里每间屋子都有暗道相连，屋下建有密室。每间房屋都有不同的用途，有的储藏粮食，有的存放兵器，有的作为牢房。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身份掩护，有的开手工作坊，有的在东市买卖商品，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赵高在东市转悠时已悄悄与他们取得联系，安排好了这一切。

三人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可是当他们回身时，发现四个大汉已堵在了巷口。包围他们的人气势汹汹，显然是训练有素之人。

“跟他们拼了！”三人不愿束手待毙，持剑向身后四人冲去。那四人似乎已知他们的意图，走出三人迎向他们。

双方一交手，强弱立判。赵高的人力大剑沉，占尽优势。三个内宫厮役用的是青铜短剑，只有招架之力。三五个回合，战斗就结束了。

“把他们押进去，我要好好审问。”赵高下完命令后，走进了一间宅子。

不一会儿，三人就被吊在墙壁之上，吓得面无人色，双腿不住抖动。

赵高拿起墙上的一条牛皮鞭，掂了掂，似嫌太轻，旁边侍候之人忙给他另换了一条。手握着牛皮鞭，他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在隐官之时，他被鞭打得太多了。而现在，他终于可以用鞭子对付别人了。他抖了抖鞭子，狞笑着望着三人，然后举起鞭子劈头盖脸地打去，三人一阵阵惨叫，不住地叫饶命。

“说，是谁让你们跟踪我的？”赵高狂叫道。

“大……大爷饶命！是总管叫……叫我们来的。”三人话都说不清了。

“可是田有？”赵高厉声问道。

“正……正是他。”

“我早就怀疑他了！他叫你们干什么？”赵高又举起了鞭子。

“大爷，别打了！总管让我们查看你是不是去昌平君府，并让我们捉住你交给相府总管司空马。”

赵高闻听此言，知道吕不韦对他们的活动已有所警觉。他顾不得再审，就对身边的武士说：“你们继续审问，一点一滴都要问清楚。”说完，他匆匆换了一套衣服，就直奔昌平君府。

昌平君见赵高脸色凝重，忙问道：“是不是出事了？”

“吕不韦已有所觉察，刚才来时，他的三个耳目跟踪我被捉住了，我们以后得小心谨慎！”

“吕不韦已经知晓？”昌平君感到吃惊，“这比我预想要快得多！若是如此，那以后该怎么办？”

“不过，听他们的口气好像也只是怀疑，他们还不能确定是我在与你联系。”

“那是不是暂时停止联系？”

“不！这事拖得越久就越难应付。趁他们还不能确定，何不将目标引向长安君？”

“你是说让我去接近长安君？嗯，这倒是个办法。只要他们不能确定我们是为大王做事，就不会在乎我们的。”

“我在宫内设法争取田有，除掉吕不韦在宫中的耳目，相信这样又可以拖一段时间。”

“那就这样办。我以后就多往长安君那里跑几趟，顺便再让人放出点风声。”

“不要做得太张扬，吕不韦很狡猾，小心引起他的怀疑。大王还让你把联系的可靠之人暗中带去见他，共同商议具体对策。”

“好，我这就去准备。”

“那我就告辞了，你一切小心！”

“你也多加小心！”

赵高进宫之后，向嬴政禀告了一切。

“你们做得好！想不到田有那狗贼竟是吕不韦的耳目！”嬴政咬牙切齿道，“寡人有什么对不住他，他竟出卖寡人？”

他在赵国之时，田有就开始服侍他和成蛟。嬴政现在还依稀记得，那些赵人仇视他们，没有小孩愿意与他们兄弟玩，是田有带着他们上山捉鸟，下河捕鱼，给他们孤单的童年增添了许多乐趣。后来他们离开赵国，就把他带上了。嬴政继位后就把他封为咸阳宫总管，负责王宫内一切事务。

他有些不相信田有会是奸细，但赵高又说得如此肯定，他决定亲自审问田有。

“赵高，你先退下去，寡人要亲自审问他！”嬴政恶狠狠地说着。他一想到最信任之人竟背叛了自己，一股怒火就压抑不住。

“大王三思！田有对我们还有用处，若是杀了他就会引起吕不韦的警觉。”赵高怕嬴政打乱了计划。

嬴政吸了口气，平息一些胸中的怒火：“寡人自有分寸，你先下去吧。”

田有急匆匆地赶来。他跟随嬴政多年，对嬴政的性格很清楚，他表面上看起来总是慢条斯理，实际上却很急躁，最看不惯拖沓之人。所以每次应召前来，他总是尽力显示自己的干脆利落。

“大王，您有什么吩咐？”

嬴政看了看面前的田有，发现与印象中的形象相去甚远，怎么他服侍自己时就没有发现呢？他比以前胖多了，衣着光鲜，颇有神采，只是此刻点头哈腰，奴气十足。

嬴政平静地问道：“田有，你服侍寡人多少年了？”

田有听了一愣，不知嬴政是何意，他随即答道：“十一年了，大王。”

“十一年了，日子可不短啊！寡人最近发现宫中有个厮役颇为能干，想让你教教他如何为寡人办事，你认为如何？”

“大王说的可是赵高？”田有谨慎地问道。

“正是。”

“奴才知道他是赵人，其父母皆入隐官。奴才怕他心有怨恨，对大王不利。”

“难得你为寡人着想，那寡人就杀了他算了。”

“大王，奴才只是提醒您，他还罪不至死，把他赶回隐官就行了。”

“既然罪不至死，你为何派人去杀他？”嬴政突然脸一变，厉声喝问道。

田有被这一句话吓呆了，忙跪倒在地，颤声道：“大王此话是何

意，奴才不知啊！”

“你还不招认？既然不知寡人是何意，为何吓成这样？田有，寡人待你不薄，你为何背叛寡人？当年在邯郸，若不是母后看你可怜收留你，你早已饿死街头了。现在你是咸阳宫总管，出去光鲜体面，谁敢得罪你？这一切都是谁给你的？”嬴政越说越气，越说越刻薄，“养一条狗还知道忠诚护主，你的心被狗吃了？”

田有趴在地上抖个不停，不住地哀声乞求：“大王，奴才是被逼无奈才做耳目的啊！”

“被逼无奈？寡人看你是被糊住了心！你站起来好好回话，别做这副样子让寡人见了恶心！”嬴政厌恶道。

田有站了起来，还是抖个不停，他一脸苦相继续哀求道：“大王，奴才的确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当初，相邦对奴才说大王年少，容易受人蛊惑，让奴才把大王的举动随时告诉他。奴才本不答应，但想到他在朝中的权势就心里害怕。何况，奴才的弟弟还在相邦手里，不得不听命于他。”

“你还有个弟弟，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嬴政奇怪道。

“这是奴才的私事，怎敢打扰大王？奴才的弟弟想在朝中谋个一官半职，就投到了相邦府做门客。大王，奴才的确是迫不得已啊！”

嬴政看他这个样子，觉得也有些可怜。他现在还不能杀死田有，因为他一死，吕不韦不仅会警觉宫中有变，而且会重新在宫中安排耳目，他岂不是又要费一番功夫查找？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田有争取过来，给吕不韦送一些假情报迷惑他，这还有利于他们今后的行动。

看田有这样子，争取他并不是难事，但必须让他吃点苦头，才不会再生背叛之心。嬴政于是叫道：“来人，把他拖出去给寡人砍了！”

赵高应声进来，就要拖田有出去。

田有边磕头边大叫道：“大王饶命！大王饶命！”

赵高接到暗示，见时机差不多便道：“大王，田总管跟您多年，没有人比他更会服侍大王。他只是一时糊涂，大王就饶了他这次吧？”

“不行，谁能保证他不会再背叛寡人？把他拉出去砍了！”嬴政假装执意不肯。

“大王，奴才愿意担保！”赵高也跪下道。田有见有一线希望，更加不遗余力地哀声求饶。

“好吧，看在赵高的分上，这次就饶了你。以后你仍为咸阳宫总管，但一切都要听赵高的吩咐。如果再让寡人发现你心怀二志，那就让你生不如死！”

田有悬着的心这才放下，谢恩之后便退了出去。

见田有走了，嬴政问赵高道：“你刚才说让昌平君表面上与成蛟多加接触，这不是将吕不韦的矛头引向成蛟？他是寡人的弟弟，万一有个好歹，寡人怎么向母后交代？”

“大王，您虽有维护长安君之心，可他在背后却对您大为不敬。有件事奴才一直不敢向您禀告，怕您怪罪。”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寡人怎会怪罪你？”

“长安君与一些宗室大臣来往甚密，已结成私党，名义上是对付吕不韦，实际上对大王也怀有不轨之心。”

“哦？他们在背后都说些什么？”

“密报说他们散布谣言，说您不是先王的嫡子，而是……”赵高不敢往下说。

“而是什么？”

“而是吕不韦的儿子，长安君才是先王的嫡子。”

嬴政气得一拍案几，大怒道：“寡人要杀了他们！可他们这样说成蛟会相信吗？寡人不信成蛟会同他们一起造反。”

“他们不知怎么同大王的母舅赵成联系上了，据说此言是他最先传出。”

嬴政面色苍白，颓丧地坐了下来，低声吩咐道："你先下去吧，让寡人静一静。"

成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姜玉已让你抢走了，你还要什么？嬴政推翻了案几，伤心地想。他根本就不信传言是真的，若真如赵高所言，他将如何面对吕不韦？他认定这是一个谣言，是成蛟和宗室大臣为了谋夺王位而制造的一个借口。

可正在这时，他最不想见的人却要见他。一个内侍进来禀告道："大王，相邦有急事求见。"

"不见！寡人不想见他！"

内侍本想再说两句，见嬴政面色不好，就赶紧出去了，不想吕不韦却独自进来了。他向嬴政躬身行了一礼道："大王，臣有要事禀告，所以就擅自闯了进来，请大王恕罪。"

嬴政克制心中的怒火，若无其事道："寡人就要安寝，仲父有什么事不能明日再议？"

"大王，前方军情紧急，所以不得不连夜进宫向大王禀告。"

"什么事仲父如此重视？"嬴政见吕不韦郑重其事的样子，内心不禁有些紧张。

"伐魏主帅蒙骜染上风寒，病势日重一日，恐怕难以支撑下去。军中无帅，必有危险，所以臣连夜进宫，好与大王尽早商量个对策。"

嬴政吃了一惊，因为昌平君正在通过蒙武说服蒙骜，共同对付吕不韦。但蒙骜却极为精明，他一直领兵在外，不愿陷入朝中内斗。但他手握重兵，是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他虽不满吕不韦大权独揽，排挤异己，架空秦王，但他却受过吕不韦的恩惠，不愿意与之对立。

"那仲父有何打算？"

"臣认为应立即撤军，然后另派主帅伐魏不迟。"吕不韦早已成竹在胸，他知道昌平君正与蒙武联系，对此他不能不提防。蒙骜病危对他来说是一个好机会，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回军队，换上一个可以放心的主帅。这样不管昌平君后面的人是不是秦王，他都不用担心了。

嬴政也意识到蒙骜病危是个关键，如果按吕不韦所说去办，将对他极为不利。因为在朝议事时，支持吕不韦的臣子很多。只要他提出一个亲近之人为帅，自己就很难否决。可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取得军队的支持必不可少。

嬴政飞快地盘算着，想出了一个办法："仲父，寡人以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如此匆匆撤军，魏军若是追袭，我军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仲父，你看这个办法如何？寡人将亲往前方犒军，一来探视蒙将军病情，二来可将仲父教导的行军布阵之法用于实战。仲父不是一直教导寡人做一个能征伐四方、扫平天下的开国之主吗？"

吕不韦没想到嬴政会突发奇想，他一时也想不出理由阻止，只得道："大王，您是一国之主，怎可冒刀兵之险？"

"寡人只是去犒军，而且有那么多军士护卫，哪来刀兵之险？明日你与群臣就照此议吧。寡人有些累了，仲父若没有其他事就早些安歇吧。"

吕不韦也不愿过分逼迫，他见嬴政主意已定，便不再坚持。

第四章　秦王政破城立威　吕不韦算计成蛟

在嬴政的一再坚持之下，吕不韦和朝臣总算同意他去犒赏三军。他之所以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因为已接到了田有的密报，嬴政除了对犒赏秦军之事感到兴奋外，再无其他异常举动。

吕不韦其实也希望嬴政能亲上前线培养行军布阵的能力，为日后征伐六国打好基础。再说嬴政一走，朝政大事都由他决断，那就可以放手施为了。

嬴政和吕不韦都没有宣布主帅蒙骜病危的消息，怕扰乱军心士气。嬴政希望能早日出发，但这对秦国上下来说，秦王出征是件大事，需要慎重对待。

首先挑选秦王的随军主将就是一件难事。此人不仅要深通兵法，有实战经验，能辅佐嬴政行军布阵，而且能让嬴政和吕不韦都认可。经过一再筛选，将军王翦被选上。

嬴政心中暗喜，王翦正是昌平君笼络的军中将领，他借机正可以了解一下。而吕不韦选中王翦，是因为他知道王翦与昌平君没有联系，其行军作战的本领足以辅佐嬴政。

半月之后一切准备完毕，嬴政率领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前线。一路上嬴政有意笼络王翦，二人渐渐熟悉。王翦是秦军名将，幼习兵法，在军中征战多年，曾在白起帐下效力，屡立战功升至将军。

对嬴政，王翦颇有好感，这位年少的大王给他留下稳重成熟的印象。他虽是首次带军出征，但一路上行军布阵头头是道，这让王翦不得不刮目相看。更可贵的是，嬴政没有一点大王的骄气和霸气，对他和各路将领都很尊重，并不因为他是大王而擅自行事。

一路上，嬴政频频召见军中各级将领。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在虎贲军中发现了一个与他性情甚是投合的年轻军官。这军官名叫李信，在嬴政的有意结纳之下，君臣之间相处得甚是融洽。他这么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深入军队内部，了解吕不韦在军中的势力。令他欣慰的是，吕不

韦在军中的势力远没有在朝中那样强大。

在军中，将领的晋升主要以军功为据。没有军功，即使得到了高位也难以让士卒信服。正是因为军功爵制，才保证了秦军对国君的忠诚。嬴政了解到这一切，不由心中暗喜，对夺回权力更有信心。

经过十天行军，嬴政率领的十万大军才与前线的秦军会合。前线将领早已接到秦王将犒赏三军的消息，准备好了一切。

嬴政一到大营，就前去探视蒙骜。这位叱咤疆场、立下无数战功的老将军令嬴政陡见之下不敢相认。枯白的头发，苍白瘦削的面孔，僵直的目光，离死已差不了多远。

蒙骜见嬴政进来，嘴唇不住地嚅动。嬴政赶紧上前轻声道："蒙将军，你不必多言，寡人已知你的心意，你安心养病吧。"

之前在朝廷上嬴政曾见过蒙骜。他虽然年迈，但精神矍铄，方脸剑眉，看上去极为威武。嬴政虽然一直很想接近他，但蒙骜却对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既不疏远也不亲近，这令他很是苦恼。

嬴政还注意到床榻旁站着的两人，一个是宫里的太医，另一个是年约四十的中年将领。那将领长得颇为英武，一双大眼显得睿智而平和，双眉漆黑入鬓，颇有几分儒生之气，只不过此时看上去也很忧愁。

"臣蒙武拜见大王。"那将领行礼道。

嬴政扶住他道："蒙将军请起，寡人命太医提前赶来为令尊医治，不知现在病情如何？"

蒙武颇为伤感道："蒙大王关心，臣不胜感激。太医说家父年老体弱，风寒侵蚀亦深，痊愈恐不可能。"

嬴政叹了口气道："想不到为大秦立下赫赫战功、威震诸侯的大将军，竟被一小疾击倒！太医，你一定要尽力诊治！"

"请大王放心，臣一定竭尽所能。"太医回话道。

嬴政点了点头，对蒙武道："蒙将军，你与寡人到帐外去，寡人有话问你。"

蒙武来到帐外，见士卒们正有条不紊地搬运嬴政带来的犒赏品。秦王亲自犒赏士卒，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第一次，所以他们极为兴奋。要知道他们平日根本就见不到秦王，或许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这也是蒙武第一次这么近见到嬴政，嬴政比他想象中的要成熟老练得多。虽然嬴政年轻，但站在一起比他高出一头，再加上多年养成的威仪，使蒙武无形中感到一股压力。

“蒙将军，昌平君已与你联络过吧？寡人早已闻听你的大名，今日终于见到，真是相见恨晚。”嬴政第一眼见到蒙武，就觉得甚是投缘。

“大王抬爱了。臣得知吕不韦的险恶用心，却没能早日为主分忧，实是臣的耻辱。”

“只能怪吕不韦太过奸诈，他顶着‘仲父’之名欺骗寡人多年，朝中之臣多为他的门客，他们对不同己见者排挤打击，多少先王旧臣被他无辜杀戮，他眼中根本没有寡人这个大王！”嬴政说起吕不韦就不由得怒气上冲。

“只要大王下令，臣赴汤蹈火，也要为大王除此巨贼！”蒙武愤然表示道。

“吕不韦在朝中根基已深，要对付他还要从长计议。寡人这次前来一是为探视蒙骜将军病情；二是要了解军中情势；三是为了攻打魏国庆城。若此三事完成，寡人便不虚此行。”嬴政想到这次出征比在咸阳要如意多了，心中甚是高兴。

“大王亲征，一个庆城指日可下！”嬴政留下蒙武陪食，二人越谈越投机，直到深夜才尽兴而散。

嬴政把犒赏品全部赏给将领和士卒，军中一片欢腾。他广泛地接触将领和士卒，并参加他们的各种游戏。在这里，他仿佛忘了国君的身份，恢复了年轻人的本性，很快赢得全军的爱戴。许多士卒没想到大王是如此平易近人，从心底愿意亲近这位大王。

嬴政没有忘记此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攻下庆城，以显威名。

军中将士休整月余，士气极为旺盛。各级将领因为大王在此，个个

想表现一番，纷纷前来请战。

嬴政见时机成熟，便召集全军将领训话："各位将军，魏军依靠城高壁厚，坚守不出。蒙老将军病倒，难道我军就攻不下它吗？各位将军能否为寡人拿下庆城？"

"恭听大王吩咐！"众将热血沸腾，齐声答道。

"好！寡人将亲自督战，看哪位将军先攻上庆城！寡人重赏！"

嬴政亲率大军至庆城之下。他的左翼是王翦率领的五万秦军，右翼是蒙武率领的五万秦军，他自己则率领十万人马坐镇中军。

守城的魏军发现这次攻城的秦军与以前大为不同，不仅人数增多，而且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只听见整齐的脚步声、隆隆的车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秦军的前阵在距城墙约二百丈处停下，全军鸦雀无声，只见兵器闪着森冷的光芒，旌旗呼啦啦地迎风飘扬。

"咚咚咚，咚咚咚……"从远方传来沉闷的战鼓声。魏军循声望去，看见远处的山包上，一个身着玄甲之人擂着战鼓，那人正是嬴政。随着鼓响，秦军中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杀！杀！杀！

接着他们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墙，魏军连忙用弩机、弓箭射击。攻城的秦军顺着架起的云梯，一个个前赴后继，往城墙上攀登。秦军的弩机队和弓箭手也射出飞蝗一般的箭矢，掩护着前军攻城。

嬴政对士卒极为满意，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实战，惨烈的搏杀令人触目惊心，但作为统帅，他却感到兴奋。他用力擂鼓，仿佛想用鼓声将眼前的庆城攻破。

他看见城上有一魏将来回奔跑，他到哪里，哪里魏军的还击就格外猛烈，秦军就会倒下一片。他问旁边的李信："那人就是魏军的主帅吧？"

"正是。"

"你替寡人擂鼓助威。"嬴政将鼓槌交给李信，"将寡人的穿云弩拿来！"

这穿云金弩是巧匠为他特制的，弩身二尺多长，用精心选制的野牛筋做弦，能射四百丈远，二百丈内能射穿护身铠甲。

嬴政骑着“飞翮”，选好一个合适的地方，装上弩箭。他看准城墙上的那名魏将，举起弩向其瞄准。

魏军主帅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秦军普通的弩机只射得到二百丈远，超过二百丈远就没有多大威力，穿不透重甲。所以他在那里放心地指挥士卒还击，只注意保护盔甲以外的地方。

只听“嗖”的一声，城墙上的魏将发出一声惨叫，应声而倒。嬴政此箭大涨了秦军士气，一些士卒趁机攻了上去，后面的秦军蜂拥而上。缺口打开了，秦军如决堤之水，涌至墙头。

不久，一扇城门被打开，秦军后队迅速前扑，如潮水般拥进城中。嬴政兴奋不已，这是他亲取的战功，他的威名也将随这一仗而闻名诸侯。

栎阳（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曾是秦国的都城，秦孝公时将都城迁至咸阳，但这里仍然保留王室宫殿，以作游乐之用。

在栎阳别宫里，赵姬与嫪毐正享受着天伦之乐。她手中抱着一个婴儿，不停地俯身逗弄。嫪毐也抱着一个一岁左右牙牙学语的男童，那男童长得眉清目秀，粉妆玉琢的脸蛋兼具了赵姬和嫪毐之长。

男童看见赵姬喂婴儿吃奶，用稚嫩的声音喊道：“娘，抱抱。娘，抱抱。”边说边张开双手，要挣脱嫪毐的怀抱。

“哎，乖宝宝，不要闹，娘正喂你弟弟吃奶呢！和你爹爹玩，娘等会儿抱你。”赵姬心里美滋滋的。

看着两个可爱的宝贝，赵姬真希望能永远留在这里。可嬴政已多次派人来催她回去，她已经不能再拖延了。

小孩并不因赵姬的安慰而安静下来，依然不停地吵闹。嫪毐让他抓住赵姬的裙角，他才静下来。赵姬哄哄这个，拍拍那个，忙得不亦乐乎，仿佛又看到了幼年时的嬴政和成蛟。

嫪毐看着母子三人，不由感叹道：“我的儿子如果将来能像大王那

样领兵作战，威震诸侯，也不枉我这一生。可惜呀，将来是怎样还说不定呢，只怕是死无葬身之地！”

“不要说这丧气话！我怎能亏待这两个可爱的孩儿？”赵姬嗔怪道。

“太后，不是小人说丧气话，事实本就如此。小人服侍太后这么多年，仍只是高泉宫总管，那些朝廷重臣谁拿正眼瞧过小人？父亲尚且如此，何况这两个见不得人的孩子！小人只希望哪天被杀之后，太后能看在小人服侍您这么多年的分上，善待这两个孩子。”嫪毐悲声道。

赵姬横了他一眼，不悦道：“你今日是怎么了？存心扫兴吗？专说这等丧气之话。你不就是想做官吗？你放心，我不会忘的，也免得你成天在耳边唠叨。去把乐师、舞姬唤来，回到咸阳可就没有这里自在快活了。”

嫪毐马上转忧为喜，出去将乐师、舞姬召了进来，然后又摆上食物，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看了一会儿，他就没精打采，不住地东张西望，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又不便出口。

赵姬看了他一眼道：“是不是又与那些卫士约好了赌钱？”

嫪毐一愣，随即觍着脸道：“太后，您怎么知道？小人不过偶尔去陪他们玩玩。”

“这宫里就这么些人，还有什么不知道的？每天你们赌钱的声音我都能听见。输光了早点回来，别缠着别人借钱，别忘了你可是高泉宫总管。这十镒金子，你拿去吧！”赵姬不屑道。

嫪毐高兴地收起钱道：“没事，他们都是小人多年的好友。太后，那小人这就去了。”

望着嫪毐离去的背影，赵姬很是无奈，她与这男人相处越久，就越发觉得他的无赖，可自己却又离不开他。她知道要想凭色相吸引嫪毐，愈发困难了。这后宫美女如云，他又是个冒充的阉人，日久岂不生出事端？她只有一方面加紧控制，另一方面又讨好他，不时地给些好处，希望能把他拴住。

嫪毐兴冲冲地出来，直奔卫士的住处。这些卫士都是嫪毐特意挑选

出来的，嫪毐的好友竭已是卫令，掌管随行来的所有卫士，这别宫差不多就是他们的天下。他们在这里聚众赌钱，饮酒作乐，好不快活。

嫪毐赌了几圈，不禁兴趣索然，把手中的骨牌一扔道："没意思，不赌了。"

竭和众卫士见他兴致不佳，随即都罢了手问道："大哥，你这是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吗？"

嫪毐看了看众人，都是他的旧交，差不多都是通过他才进入卫士之列的。于是，他对众人道："众位与我相交也非一时半日，我待大家如何？"

"大哥此言何意？没有你哪有我们今日的自在快活？"竭应声道。

众卫士也纷纷道——

"就是，大哥有何难办之事只管开口。"

"众兄弟若不是大哥照顾，怎会有今日？"

"大哥只要开口，众兄弟万死不辞！"

……

"有兄弟们这些话，我就放心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过几日我们就要回咸阳，恐怕不会再有这么自在快活的日子了。"

众卫士听了，都神情黯然。回到咸阳，管他们的人就多了，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哪能与这里相比？

众人的表情他都尽收眼底，也了解他们心中所想，于是又道："众位兄弟的心情我也明白，可这一切我也不能做主，谁让我们是君王的家奴呢？如果由我做主，自然能满足众位兄弟，都怪我嫪毐无能啊！"

竭道："这怎么能怪大哥呢？大哥的处境众兄弟心中都明白。大哥能为众兄弟做到如此地步，兄弟们已感激不尽了，其实我们走到哪里不都是侍候人。"

“是啊，大哥不必自责！”

“大哥的好处兄弟们都记着！”

……

嫪毐慨然道：“如果天下尽由我等做主，岂不是在哪里都像在这宫中一样快活？”

“大哥千万不可说这等疯话，这可犯了妄言之罪！我等贱民出身，哪有这等福分？”竭变色道。

“哈哈哈！你们以为那些将相君王就是圣人君子吗？我今日冒车裂之祸告诉众位一件事，众位不是一直以为我是净身之后才去服侍太后的吗？实话告诉你们，我根本就没有净身！”看众人满脸疑惑的表情，嫪毐继续道，“你们不信？那我这就让你们看一看。”说完，他解开了裤子。

看见众人惊异的面容，嫪毐越发得意：“不瞒众位兄弟，当初太后看上我，就是因为这点本事。你们知道太后这次为什么要到栎阳别宫来吗？她是来为我嫪毐生孩子的！你们知道当初吕不韦为什么把我引荐给太后？那是他被太后缠烦了，为了脱身！众位兄弟，这样的太后、相邦又比我们好得了多少？”

众人完全被嫪毐的话惊呆了，他们完全没想到这里面会有这么丑恶的王室隐私。但这一切都不由他们不信，因为嫪毐就是最好的证据。并且他们听了嫪毐此话之后，就不得不与他站在一起了。因为王室的隐私泄漏后，没有哪位大王不把知晓内情之人灭口的。

嫪毐继续道：“众位兄弟，我今日就是来和大家共商大事的，为了以后能够过自在快活的日子，希望众兄弟能够助我。”

竭道：“大哥说吧，要我等如何助你？大哥冒着车裂之险告诉众兄弟实情，兄弟们怎能出卖你？如果有谁把今日之言传出去，我等誓取他的性命！”

“大哥放心，我等不会乱说。”

“没有大哥，我们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众兄弟一定助你！”

……

“好，众兄弟如此盛情，我铭记在心。大家放心，我绝不做无把握之事。太后已答应我，一回咸阳就封我为侯。有太后在背后助我，只要我大权在握，就让太后立我子为王，众位兄弟就等着封侯拜将吧！”

竭担心地问道：“那我们回去该如何做？若是没有太后相助，我们要成事就难了。”

嫪毐自信道：“众兄弟放心，大王尚未亲政，一切由太后和相邦做主。他们有把柄在我手中，怎么会得罪我？以我对付女人的能耐，太后岂能离开我？况且那两个孩儿她视若命根，有他们在，太后还不乖乖听话？众位兄弟回到咸阳，与我多加照应，暗中结交一些宫中卫士，先把高泉宫掌握在手里。不过今日之言，千万不可对外人说起，以免惹来大祸。”

“有大哥这话，我们就放心了。众兄弟都明白其中利害，大哥放心。”竭这才放下心来。

嫪毐又与众人商量了以后行动的细节，便叫来酒菜，狂吃痛饮起来。

嬴政得胜回朝，让吕不韦喜忧参半。喜的是嬴政有这种能耐，也不枉他教导一场；忧的是嬴政能力越强，对权力的要求也就越大，他们就越难以相处。

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昌平君与长安君交往频繁，这让吕不韦对昌平君幕后之人是谁产生了疑惑。他虽然没对昌平君采取行动，但对其他附和昌平君的官员，罢免的罢免，调离的调离。

嬴政的凯旋让成蛟羡慕不已，他一直希望领兵作战，做一个大将军，但手中直到现在仍无一兵一卒。按秦制规定，他的封号要用战功补上，但吕不韦对他防范甚严，不给他领兵的机会。

嬴政的功绩也让子傒等一干宗室大臣担心。因为嬴政的威望越高，声势越大，他们就越难用成蛟取而代之。

子傒送走了几批来访的宗室大臣，他们都是来抱怨吕不韦的，要他赶快想一个办法，否则他们就在咸阳城待不下去了。

想起吕不韦子傒就恨满心头，当初要不是他从中作梗，秦王的位置就是他的了。他恨吕不韦、庄襄王和嬴政，因为这些人抢走了本属于他的一切。现在嬴政兄弟间有了裂痕，他要使这裂痕越来越大，最好让他们兄弟相残，两败俱伤，这样他才解恨。

他的思绪被一个急匆匆进来的年轻人打断了，他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卓，便问道："事情怎么样了？"

"孩儿在约定的地方没有接到赵成。"

"难道出了什么意外？你再出去仔细找找，不要让吕不韦的人发现了。"子傒叮嘱道。

"孩儿知道了。"卓转身离去。

赵成是赵国派来与子傒联系的密使。面对日益强大的秦国，赵王十分担忧。想讨伐秦国，却有心无力。秦国兵力强盛，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是对手，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合纵抗秦。但他们彼此又钩心斗角，难以真诚合作，所以上一次合纵也败于秦军之手。

既然不能在战场上打败秦国，能削弱秦国的办法就只能从秦国内部引发矛盾，使秦国君臣不和，自行削弱。

赵成第一次来秦国，让吕不韦发觉了他的目的，看在赵姬的分上，将他赶了回去。赵王仍不死心，又派赵成秘密前去与子傒联系。

子傒为了达到离间嬴政兄弟的目的，便想让赵成来亲自说服成蛟。可在事先约定的地方并没有接到他，这让子傒有一种不祥之感。他担心万一吕不韦发现他暗通赵国之事，那他的身家性命都将难保。

直到天黑，卓才回来向子傒禀报。他跑遍了咸阳城，也没有找到赵成。

子傒担心地问道："你可到吕不韦那边打听过？他那里有什么动静？"

卓回答道："孩儿找人问过，没有什么动静。现在还有人在吕不韦那边监视着，一有动静就会前来报告。"

子傒听完此话，心中才稍稍安定。这时，一个家奴慌慌张张地进来禀报，说后院进来一个人，身上带着伤。子傒父子过去一看正是赵成，他们连忙把他扶进密室。

赵成刚到咸阳就被人截击，幸亏随行之人拼死掩护，才让他杀出重围。直到天黑，他才从藏身之地出来。他已疲惫不堪，又饥又渴，左右手臂各挨了一剑，幸亏只是皮肉之伤。他从怀中取出赵王的密信道："这是大王让我交给你的。"

子傒仔细看完之后，对卓道："你先扶赵成兄弟去房中休息，等伤包扎好之后我们再商量。"

赵成紧绷着的神经这才松弛下来。卓把他安排好之后，进来见子傒在屋里踱来踱去，便问道："爹，赵王在密函中怎么说？"

子傒将密函交给卓，他看完之后大喜道："爹，这可是好机会。你不是说我们没有实力与吕不韦一较长短吗？现在赵王答应联合楚、魏、韩、燕四国支援我们。只要我们立成蛟为王，打起立嫡诛贼的旗号，内有宗室诸人支持，外有五国声援，何愁大事不成？爹，您还犹豫什么呢？"

子傒叹了口气，摇摇头道："孩子，你还太年轻，没有看出其中的利害。你以为赵国真乐意帮我们吗？他们是看见我秦国越来越强，征战讨伐已占不到任何好处，才想出用这内乱之计，让我们自相残杀。如果我等贸然行事，到时五国是否出兵就很难说了。如果我等占了上风，他们就会支持我们；如果吕不韦和嬴政占了上风，那我们要找一个安身之地也难了。有谁会冒着被秦国攻击的危险收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是一步不慎，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受吕不韦的气还不够吗？"卓听子傒分析完其中的利害后，仍心有不甘。

"当然不！我当年一念之仁，放过了吕不韦和子楚，才致今日居人之下，苟且过活。即使有杀身之祸，我也要与他们斗一斗。"子傒恨恨道。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明日去请长安君前来，先看看情况再说。”子傒心中已有计划，长安君是一个关键。如果不能说服长安君，他的计划将无从实行。

成蛟和姜玉又来到他们常去的小河边，在这里他们留下了许多欢乐。河边是郁郁葱葱的树林，间或能听见婉转的鸟鸣，伴着潺潺的流水，幽雅而不乏生气。他俩都很喜欢这里，有机会就来坐坐。

可他们再也找不到往日那种无拘无束的欢乐，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在他们心头。虽然他们仍然像往常一样融洽，但话语间都有意回避着一个人，那就是嬴政。

“你在想什么呢？那儿有只麋鹿在喝水，它多可爱啊！”姜玉指着远处兴奋道。那只麋鹿是幼兽，不时地抬起头四处望望。

成蛟道：“我去把它捉来给你！”

“不，我就喜欢看它自由自在地喝水，你别去捉它。你看它多漂亮，说不定母鹿就在旁边，你一过去它就跑了。”姜玉拉着成蛟。

成蛟知道她是怕自己伤了那只小鹿，他觉得姜玉真不应该认识他们兄弟，她根本就不属于那复杂奸险的尘世，她是这山之精灵、水之魂魄。他不想把姜玉带到城中去，怕那里的世俗玷污了她。可是他又不能放弃在咸阳的地位，与姜玉同归这山林。因为他心有不甘，特别是当他听了子傒和赵成的劝说后，更是气恨在心。

他恨吕不韦阴险狡诈，竟暗中以吕氏代替嬴氏血脉，而且还对王室宗族不遗余力地排挤打击。如果说他以前只是看不惯吕不韦的专权跋扈，嬴政的软弱，而现在则是痛恨他们，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欺骗天下人。

当他亲耳听到赵成告诉他一切后，他感到震惊和愤怒。原来这么多年他一直受着太后、吕不韦和嬴政的欺骗。可他与嬴政多年的手足之情却不是假的，这让他左右为难。

这时，子傒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以补军功之名讨伐赵国，并让赵成回去联系赵王，告诉他成蛟此举是为了掌握军权，讨伐内贼，让赵王

联系各诸侯共同讨伐吕不韦父子。

成蛟听了摇头道："这样做只会削弱我们秦国，让各国得了便宜。"

子傒道："可不这样做，我们又怎能除掉吕不韦？整个秦国都掌握在他们父子手中。君侯想过没有，如果不让吕不韦的阴谋大白于天下，怎么对得起嬴氏的列祖列宗？与诸侯联合，虽然让他们得到一些好处，但这与灭绝我嬴氏血脉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君侯你才是真正嫡出的嬴氏血脉，难道忍心看着外人毁弃嬴氏的宗庙吗？"

这番话打消了他所有顾虑，他决定即使不把嬴政怎么样，也一定要除去吕不韦。

"你在想什么呢？眼睛都直了。是不是在想府中的美人啊？"姜玉推了推成蛟，打断了他的思绪。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姬妾呢？"成蛟打趣道。

"我爹说的。他说你们这些王孙公子都是姬妾成群，让我多注意一点儿，免得日后受气。"

"你爹说得没错，但那不是我所做的事。只要我这次伐赵成功，回来娶你做夫人，到时大哥就不会阻止了。"

"都怪我使你们兄弟不和。唉，我也没想到大哥会变成那样！"姜玉伤感道。

"这怎么能怪你呢？算了，我们别说他了。玉儿，如果这次出征，你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千万不要相信，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姜玉点了点头："那你一切要多加小心，早点回来！"

"多则半年，少则一两个月，我一定会回来的。"

姜玉调皮道："你若到时没回来，我就随便找个人嫁了！呵呵呵！"

"你敢！"成蛟抱住她，在她耳边道，"那我就把他杀了，把你抢回来。"说罢，双唇就压向了姜玉的小嘴。姜玉羞红了脸，欲拒还迎，最终蜷伏在成蛟的怀中。

吃了晚饭，成蛟就告辞了，憨厚朴实的姜和把他送出了门，他心中已经喜欢上了这个直爽而纯朴的王孙公子。他年纪大了，不希冀什么荣华富贵，只希望女儿有个好的归宿。他让女儿送一程，因为他知道成蛟就要出征了，两个人肯定有许多话要说。

一路上两人情话绵绵，成蛟见天色已晚，就不让她再送了，两人挥手作别。他打马离去，依稀还见到姜玉站在那里，目送着他。他心底不由涌起一股豪情，觉得此去不再仅是为自己而战。

姜玉直到成蛟的身影不见，才转身回家。她推开屋门，看见父亲趴在案几之上，觉得有些奇怪，于是就推了推："爹，您怎么了？"

谁知姜和随手而倒，只见他胸前染满了血，双目怒睁着，已死去多时。姜玉吓呆了，嘴里不住哭喊道："爹，爹，您怎么了？爹，爹，您醒醒啊！……"

这时，两个黑衣大汉走出来道："不用再叫了，你爹已经死了。"

姜玉转过身，又惊又恐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我爹？"

"姑娘，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说罢，一个黑衣大汉就欺身至姜玉身旁，一掌将她打晕了。他们用布袋将姜玉套住，扛在肩上就往外走，很快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

嬴政看着堆积盈尺的密报甚是苦恼，密报中吕不韦倒没有什么异常举措，可成蛟却与一些宗室大臣往来频繁。他向侍候在旁的赵高问道："这些事你怎么看？"

自从控制了田有，赵高在短短的时日里，就利用田有提供的情报，将归顺者留下，不归顺者铲除，已经控制了祈年宫的所有内侍。吕不韦仍能收到宫中的密报，但都是经过赵高处理过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反而会扰乱其注意。嬴政对赵高也越来越倚重，许多对付吕不韦的策略，他都要询问赵高。

嬴政相信自己已有实力与吕不韦一较高低，秦军已完全由他掌握，祈年宫的内侍已由他控制。而且从军中秘密抽调的五百勇士已在赵高的安排下，散布在王宫附近，随时可以支援。

但他现在并不想起正面冲突，因为吕不韦在朝中根基深厚，要拔除他，必然要大伤秦国元气。这是他不想看到的。

初征庆城的胜利，让他尝到了征服天下的快感。他的目标不再仅仅是掌握秦国大权，而是要执掌天下的权柄。虽然他以前也有这种想法，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但若是秦国元气大伤，以后就难以征服天下。他要等待时机，逐渐削弱吕不韦的势力，然后看准时机名正言顺地除掉他。

可让他苦恼的是成蛟也夹在其中，并且有迹象显示他似乎也另有所图。虽然他对成蛟有些气恨，但一想起手足亲情，他又恨不起来。他想找成蛟说说话，只是大王的身份使他不能低头。

赵高见大王问自己，心里很是为难，因为这会触及王家的隐私。自从有了上次的教训，凡是触及有关成蛟的话题，他就格外小心："大王，长安君与子傒来往频繁，行事也很隐秘，难以确定他们要干什么。"

"长安君说要带兵前去讨伐赵国，以补军功，寡人不想让他去，可他的请求甚是殷切，令寡人十分为难。"

"依奴才看，此事发生在他们频繁来往之后，不排除子傒在背后怂恿。奴才还接到密报，吕不韦手下曾劫获赵国密使，杀死四人，漏网一人，而漏网之人正是赵成。"

"赵成？他不是在经商吗？前几年，他还拜望过太后和寡人。太后几次让他搬来秦国，他都说故土难离不愿搬来，难道他是赵间？"

"这个奴才就不太清楚了。"赵高说起来十分谨慎，"不过他与成蛟和子傒也有过接触。"

如果赵成是赵间，那成蛟与他来往又为了什么？成蛟，你到底想干什么呢？嬴政心中忐忑不安。

吕不韦在府中忧心如焚，太多棘手的事一齐涌来，让他有点喘不过气来。多年了，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他不知道是自己老了，还是嬴政给了他的太大压力。这次嬴政攻下庆城，回国时又拿下汲城，虽然比不上以前拔十城、二十城的战功，但其震撼力却远远超过了以前。

在诸侯之中，嬴政的声望大增，使六国之君不敢小觑，他们认为秦国又出现了第二个昭襄王。在国内他的声威也与日俱增，虽然这其中不免有人鼓噪吹捧，但吕不韦确实感觉到嬴政来自朝政之上的压力。因为嬴政在一些臣子心中树起了威信，那些一直受吕不韦压制的朝臣找到了靠山，他们在朝政之上已敢与吕不韦持异议，而每次嬴政都给他们或明或暗的支持，这令他大伤脑筋。

现在的局势让他不能像以前那样驾驭自如了，他有些后悔让嬴政亲征。而且这其中还夹缠着长安君和一些宗室大臣，他上次派人暗中劫杀与子傒来往的赵国密使，结果让赵成漏网，这令他大为恼火。赵成一定被子傒藏起来了，但吕不韦没有派人去搜查，他判断赵成一定会回赵国，只要严密监视子傒，就一定能抓住赵成。不过他最终的目标还是要除掉长安君，因为长安君才是最大威胁。

长安君说羡慕大王征伐魏国的威仪，且又封君多年，没立战功，与秦制不合，请求领兵伐赵。吕不韦怀疑其别有用心，因为这恰巧发生在赵成来秦之后。这时司空马进来打断了他的思绪："相邦，果然不出您所料，赵成扮成家奴被送出了咸阳城。幸亏发现及时，他快出秦国时被我们捉住。人正在押解途中，长安君写给赵王的密函已经送到，请相邦过目。"

吕不韦接过密函，大致浏览了一下，便沉默不语。

"相邦，凭这件密函，您就可以将长安君和子傒一网打尽，只怕大王和太后也难以袒护他们了。"司空马高兴道。

"不，这还不足以置他们于死地。他们的阴谋还未昭彰，太后、大王可能会因一念之仁而放过长安君。本相要让长安君带兵伐赵，让大王和太后及所有的秦人都看到长安君的阴谋，那时他们就是想袒护他也不行了。"吕不韦突然改变原来的计划，他要将成蛟置于死地。司空马不由得在心底叹服吕不韦心计狠毒，丝毫不给对手喘息余地。

吕不韦又吩咐道："你把这封密函还给赵成，让他依然送交给赵王，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就说本相看在太后及他被赵王逼迫的分上，饶了他这一次，让他以后不要再来秦国。你去安排一下，不要让长安君和赵人知道他曾被捉。你向赵成说明利害，相信他也不敢泄漏。"

司空马领命而去，吕不韦不由得感到一阵轻松，他比子傒和长安君

更了解六国的底细以及秦国的实力。秦国既然可以与诸侯合纵抗衡，那加上他长安君又算得了什么？到时秦国只要以出兵相威胁，五国为了自身利益，怎会帮助他们？最多只不过虚张一下声势而已。且秦国内乱正是诸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们又怎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去帮助他？

长安君出兵之日，就是他灭亡之时！吕不韦在心中得意地想着。

但另一件事又让他不能释怀，赵姬暗中告诉他，让他在嬴政面前提议封嫪毐为侯，这让他大为烦恼。嫪毐是什么人他最清楚不过，嬴政怎么会破例封他为侯呢？若是让嬴政知道实情，定会以淫乱后宫罪把他枭首弃市。

吕不韦原指望给赵姬弄个假阉人进去使自己脱身，没想到却找了不少麻烦。他不知道是赵姬头脑发热，还是嫪毐手段高明，竟然要封一个宫中内侍为侯。他了解嫪毐的秉性，不想再在朝中树敌，但他又不能得罪太后，只有拖一时算一时。

“备车，本相要去上馆。”吕不韦吩咐侍候之人。他想出去走走，也想看看那些门客为他编书的情况。

相府是一个占地千亩的大庄园，分成不同的区城。上馆是收纳各地饱学之士的地方，是吕不韦的人才宝库，他隔段时日就要亲自去那里看看。司空马告诉他书已差不多编纂完成，只剩下最后的修订工作。他一直想去看看，但政事让他忙碌不堪，难得抽出空闲。

马车缓缓地行在庄园的道上，夜色已浓，四周一片寂静。月的银辉洒满天地，更增加了这静谧的气氛。吕不韦虽然无数次经过这里，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从没有像今夜这么安闲。这月色如水一般地倾泻，笼罩着路旁的树、池、亭、榭，显得安逸而平和。

他想起这么多年在秦国苦心经营，总算扎稳了根基。现在他就像一棵遮阴纳凉的大树，多少人要依靠他才能生存。他有时怀疑自己将要永久地执掌秦国大权，因为太多的事他都不能仅从自己去考虑，还要想到那些依靠他的人。

而且他也不能舍弃这一切，没有这些，他就不是令天下人敬畏的吕不韦。尽管宫内传来消息说嬴政一如既往，但他已感到来自嬴政的压力。他在心中问自己为什么同嬴政争？他是我的儿子，我所做的一切不

都是为了他吗？可他总有一些不甘心。他要亲自扫平六国，让嬴政做一个开国明君，用他所编订的统治之策去治理天下。但这个儿子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软弱、驯服，而是像他一样桀骜，不甘居人之下。

两人又是极为聪明之人，虽然他们彼此防范，但都避免直接冲突。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现得同样坚忍。这些时日，嬴政在朝政上对他采取进逼之势，他就如同以前嬴政容忍他一样，隐忍不发。他们都知道如果直接冲突，受益的将是诸侯各国，所以嬴政的进逼是有限的。他知道嬴政已逐渐成熟，这让他欣慰，也让他苦恼。

“相邦，上馆到了。”驾车的侍者小声提醒道。吕不韦应了一声，便下了马车。

他穿过几重院落，来到一间高大的房屋面前，门口站着两排侍卫，他们见到吕不韦，连忙行礼。里面灯火通明，七八个人正忙碌着。这里面到处堆放着竹简，有的散乱地放着，有的排得整整齐齐。几个年轻的儒生正在竹简上抄写东西，而胡须花白的两个老者则拿着竹简在一旁小声议论着，另外还有几人或站或坐着翻着竹简。

“相邦来了！”吕不韦的到来引起了注意，众人纷纷停了手中的活过来行礼。吕不韦逐一安慰、鼓励。

一个老者道：“我等已按相邦之意将书编纂完成，现正进一步修订。此书还未具名，请相邦赐名。”

吕不韦早已想好书名，便道：“就名为《吕氏春秋》如何？”

众人听了相视一笑道：“相邦此名真是太确切了。”

原来《春秋》本是对史书的称呼，用来称呼这本容纳当时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书并不确切。但从另一方面说，《春秋》也是各国作为教育太子所用之书。吕不韦命为此名，无疑是想凭借“仲父”身份，用这部《吕氏春秋》去教导嬴政。

这部《吕氏春秋》涵盖广泛，兼容包罗了当时的儒、法、道、墨、阴阳五行各派学说，论述了有关哲学、政治、社会道德、伦理诸方面的问题，还包含了不少历史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丛书。

吕不韦大致看了一下，见形式整齐，抄写得工整规范，不禁大为满意。他对众人道：“诸位辛苦了！此书本相十分满意。明日你们就找司空马各领一百镒金，算是奖励。书成之日，本相还有重赏。诸位继续吧，本相就不再打扰了。”

众人听了连连称谢，恭送吕不韦离去。

由于成蛟一再上奏，终于取得了领兵作战的机会。虽然赵姬对他很是疼爱，不舍得让他出征。但为了儿子的将来着想，她不得不让他去。

她问过吕不韦，知道成蛟这次领兵讨伐的是上党，这是秦国以前征服过的赵地，因为反叛才再次出兵讨伐，守城的并不是实力很强的赵军，秦军一到即可平定。赵姬才放下心来，她还为此向嬴政进言，最终迫使嬴政同意成蛟领兵出战。

嬴政的本意是不同意的，因为他还没弄清楚成蛟急于领兵出战的意图。可上有太后说情，下有吕不韦及群臣为成蛟请命，他也不得不答应。他觉得自己再阻拦下去，难免会引起朝臣猜疑，落下一个不能容人的恶名。不过令他奇怪的是吕不韦竟然也同意了成蛟的请求，他知道对宗室大臣吕不韦一向防范甚严，对成蛟更是如此。可是这一次他却没有反对，这让嬴政觉得反常，但是又找不出缘由。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秦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年），彗星见西方十六日，随后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去世了。由于夏太后的丧葬，秦国也推迟了对赵国的用兵，成蛟只能耐心等待丧葬期满后出兵。他想去看一看姜玉，给她一个惊喜。

第五章　姜玉被擒做人质　嬴政发威肃内患

成蛟沿着往日熟悉的道路来到姜玉的住处，还没进屋他就感到有些不对。屋前菜园的篱笆倒了几处，杂草也长了不少，一只野兔竟然在其中出没，门扉上也结满了蛛丝。

他推开门，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只见一具尸体躺在那里，早已腐烂不堪，从衣服和体形上成蛟还是认出了那是姜和。

“老天，这是怎么了？姜老爹，这是怎么了？姜玉！姜玉！”成蛟惊呼着，他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他感到恐惧，大声叫着姜玉的名字。他在屋里和四周拼命地寻找，可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他扯着喉咙拼命喊叫着，回应他的只有那呼呼的山风。喊声引来了两个随身护卫，他们见到形似疯狂的成蛟大吃一惊。当看见屋中的尸体时，随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们一个留下来护卫成蛟，一个四处去寻找，但不久就失望而归了。

成蛟喊累了，也找累了，两眼空洞地望着远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姜玉的名字。两个护卫知道此时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于是便把姜和的尸体抬至园中，掩埋起来。

成蛟的神志渐渐清醒，他望着埋好的坟堆，扑上去大哭。姜和对他如子侄一般，让他这个没有受到多少父爱的人享受到了慈父般的亲情。虽然他贵为王孙公子，姜和只不过是上林苑的看守，但他们并不因此而生疏。相反，老人的平易、慈祥以及渊博的人生阅历，给了他许多宫廷之中学不到的东西，得到了宫廷中得不到的关怀。他原想帮助大哥扫平天下后就同姜和父女归隐山林，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姜老爹，您告诉我这是谁干的？我一定为您报仇！”成蛟清醒之后，知道是有人杀害了姜和，掳走了姜玉。可是这一切是谁干的呢？成蛟的心中一下子蹦出两个人——大哥和吕不韦。

是大哥？不可能。如果他想见姜玉，不会用这种手段，这样做只会激起姜玉对他的仇恨。

是吕不韦？也不可能。他这样做只会激起众怒，说不定还会得罪大哥，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成蛟思来想去，理不出一个头绪。

姜玉，你到底在哪里呢？成蛟怀着满腔的仇恨和担心回去了。他向着这静默的大山起誓，一定要找到姜玉，要找出杀害姜和的凶手！

姜玉用仇恨的目光盯着进来的年轻人，他尴尬地笑了笑，随即吩咐身后的一个侍女道："翠奴，把东西给姜姑娘。"然后又对姜玉道，"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翠奴，她就在这里侍候你了。"他似乎受不了姜玉的目光，说完就离去了。

那侍女似乎有些害怕，对姜玉道："您要是没什么事，奴婢就退下了。奴婢就住在姑娘隔壁，有事姑娘就叫奴婢。"说完也匆匆离去了。

她已被关在这里十几日了，周围的一切早已熟悉。这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落，四周是高墙。通向外面的门紧锁着，外面还有两个男丁看守。他们每日不定时地进来看一下，从不多说一句话。

姜玉想了许多办法，想从这里逃出去，但没有一个行得通。她甚至有些绝望了，想干脆一死了之，可杀父之仇及对成蛟的期望又支撑着她活着。

直到现在，她还不知道抓她的是什么人，为何要抓她。被抓来的第一天，她见到两个人，看起来像父子。他们没有问她什么，只是要她好好住在这里。

之后，他们之中的年轻人每隔一两天就来一次，来了也不多说话，放下她必备的东西就离去。不过姜玉还是问出了他的名字——卓。

姜玉知道这样与外界隔绝不是办法，她告诉卓需要一个人来陪她，否则就一死了之。果然，隔了一两天卓就送来了侍女翠奴。

翠奴只有十二三岁，看起来甚是聪明。她来之前受过主人的嘱咐，不得在姜玉面前多嘴多舌，只要把她侍候好就行了。所以在最初的几天，姜玉问她话，她只简单地敷衍几句，不再多言。姜玉也清楚这些，她并不着急，这里只有她们，有的是机会彼此了解。

自从父亲被杀后，姜玉变得成熟多了。往日成蛟所说的钩心斗角之事，她只当故事听一听，从没放在心上。她觉得那一切离她太远了，这世上只要有父亲和成蛟，还有什么让她操心呢？可现在她明白必须靠自己去解决眼前的困难。

她与翠奴聊一些家常，说起自己的父亲，说起成蛟，说如何被抓到这里来的。果然，她得到了翠奴的同情，也引出了她的话语。很快，姜玉知道翠奴的身世，知道了她的主人叫子傒。原来她是子傒的二世家奴，像她这种人毫无地位，就如同主人的家畜，随时都有被卖掉、送人、杀死的可能。

几天过后，两人感情大增。背着监视之人，她们已经无话不谈，后来干脆以姐妹相称。翠奴告诉她一些子傒父子以及外面的情况，她知道夏太后死了，秦国推迟出兵，那成蛟现在一定知道她失踪了。她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见到成蛟！

“父亲，您派人把姜玉掳来，这对成蛟有作用吗？”父子俩说起姜玉之事，卓有些担心，他认为像成蛟这样的王孙公子，家中姬妾成群，又怎会在乎一个女人？

“这你就不清楚了。当初成蛟为了此女，不惜与大王闹翻，至今两人还有芥蒂。这里面虽有吕不韦弄鬼，若他们兄弟对姜玉感情不深，又怎会中了吕不韦的圈套？长安君年岁不小，至今还没有收过一房姬妾，可见他与姜玉相爱之深。为了此女，他敢同大王对抗，除了太后的宠爱，恐怕也是所爱至深的缘故。只要我们掌握了姜玉，控制成蛟岂不易如反掌？”子傒得意地分析道。

“可成蛟已答应与父亲合作，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卓还是有些不解。

“为父这么做也是为了我等的将来着想。成蛟是个情深义重之人，他现在答应与我等合作，多半是出于对吕不韦的不满，对大王他还存有一份手足之情。为父担心事到临头他会变卦，那我等将陷入绝境。有姜玉在手，如果成蛟事成，就可以将她作为要挟成蛟的条件。到时候，这大好的江山不就落入你我父子之手吗？”

“父亲果然深谋远虑。”卓佩服道。

“你以后要少到姜玉那去，成蛟已发现姜玉失踪了，正派人四处寻找。府外吕不韦的密探更多，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了。以后有什么事，安排给翠奴就行了。”子傒叮嘱道。

“父亲，翠奴今天回来了，您是不是问问她？”

“那好，你就把她叫来，为父正有事问她。”

不一会儿，翠奴被带到子傒面前，她跪下行礼道：“奴婢拜见主人。”

“嗯，起来吧。姜姑娘这几日如何？可有什么反常之处？”子傒问道。

“主人，奴婢没有发现不同寻常之处。”

“那就好，你小心侍候她，不要出什么意外，更不能让她逃走了。”子傒严厉地盯着她，警告道。

翠奴不寒而栗，赶紧回话道：“奴婢明白。”

“你下去吧！有事少主人会吩咐你的。”

子傒见翠奴离去，又对卓道：“虽然她是二世家奴，但你也不要掉以轻心。这可关系到你我的性命，马虎不得！”

“孩儿知道，孩儿已警告过翠奴的父母。”

翠奴偷偷溜进后院，向厨师严丁要了一只野兔。严丁是子傒的家仆，专管府中的膳食。翠奴以前服侍子傒的夫人时经常来这里，与他甚是相熟。

严丁见到翠奴，很是高兴，打趣道：“好些日子没来了，是不是主人看中你，把你送给哪家公子做姬妾了？”

翠奴红着脸道：“才几天没见，你就变得油嘴滑舌了？我想要只野兔，你有没有？”

“野兔？你要它做什么？”

“你别多问，到底有没有嘛？”

“有，有。刚才送来了不少，你拿一只去吧！不要让人知道了。”

“我知道。”

“那你什么时候再来？”

翠奴想了想才道：“主人让我去城外庄园服侍姜玉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只野兔就是她要的，她要教我做野味，制兽皮。这件事你可不要让主人知道了，否则我就没命了！”

“你放心，我不会乱说的。那你就快去吧，回来时别忘了来看我。”

“好，那我走了。”

在咸阳城中的宫外驻地，赵高正在翻阅着各地密探传来的消息，每隔一两天他就要来这里一次，以便掌握朝野各处的情况。他找的密探多是厨师、看门、驾车的一类仆从，因为主人对此类人一般防范不严，许多秘密的事不在这些人面前说，所以也不担心他们会泄密。

而赵高认为从这些人就会发现许多异于平常的情况，如厨师报告哪一天主人吃的菜多而精美；看门的报告主人与哪些人来往得最频繁，哪些人又是不速之客；驾车的报告主人常去什么地方等。而他就可综合各方面的来报，得出一些重要判断。

他翻阅着已经整理好的简册，发现长安君这些天频繁外出，并且他府中之士也纷纷外出，像在找人。赵高已知道长安君正四处寻找姜玉，看门人的报告更证实了这个情况。

那姜玉到底在哪呢？赵高一直在想这件事。他知道如果掌握了姜玉的所在之处，也就掌握了主动，可一直没人向他报告与此有关的消息。

赵高继续翻阅着简册，他忽然看见子傒的厨师严丁报告说府中一位经常侍候夫人的女奴已多日没到厨房取餐，据说是被派去服侍一位姑娘。赵高眼睛一亮，吩咐道：“派人去问问严丁，要他查明那女奴侍候的是何人，以及藏身的地方。”

那卫士离开后，赵高希望能从简册中再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翻遍

之后，也没有什么发现。不过他还是觉得有一件事很奇怪，那就是关于吕不韦异常的报告特别少，好像他一心在府中编书。

赵高觉得这就不正常。按说长安君这次领兵出战，吕不韦应该极力反对的，因为他一向对宗室公子防范甚严。且长安君伐赵成功，这对他来说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不反对长安君领兵出战呢？

卫士很快就回来禀告，说女奴侍候的姑娘叫姜玉，但还不知道藏身何处。因为严丁以为是少主人藏在外面的女人，并没有留意，现在已全力去查访。

这个消息令赵高大喜过望。只是他有些不解，子傒与成蛟本是一伙，为何子傒还暗中绑走成蛟的女人？难道他有什么企图么？他知道这是分裂成蛟和子傒的最好时机，只要他放风出去，就可激起二人争斗，消灭朝中的一股势力。

虽然嬴政兄弟间心有芥蒂，但赵高知道这是暂时的。一旦他们兄弟重归于好，就会影响他在嬴政心中的地位，所以他也不想看到他们兄弟和好，只希望嬴政只依靠他一人。

“你传话下去，把子傒绑架姜玉的消息传给长安君，要做得隐秘，不要让人怀疑。”赵高吩咐道。他还不知道是否要将此事告诉给嬴政，反复思量之后，他决定暂时压下来。

自从姜玉失踪后，成蛟一直茶饭不思。他已派出身边一切可用之人，全力寻找姜玉。可是她就像从这世上消失了一样，没有一点音信。

他常常大发脾气，骂身边的人没有用，其实他知道这些人已尽了力。幸亏他平日待人宽厚，众人也了解他此时的心情，都不把这放在心上，仍然尽心尽力四处查探。

他也没将此事向嬴政禀告，是怕嬴政知道了不让他领兵出战。其实他现在已没有一点领兵出战的兴趣，但这事牵扯到许多人，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不能不慎重。

他也没将此事告诉子傒。他认为子傒会埋怨他，竟为了儿女私情而置大事不顾。其实在他的心中，姜玉才是头等大事。他不愿在这关键之时与子傒不和，这样只会便宜了吕不韦。

想起吕不韦，他就恨得咬牙切齿。虽经过多方查证，吕不韦与此事并没有关联，但若不是因为他，自己也不会急着要领兵伐赵，在姜玉失踪多日后才知道。她到底在哪呢？成蛟心中痛苦万分。

这时，一个心腹卫士匆匆进来禀告道："君侯，属下一直四处查探，今日在酒肆之中偶然听到两人对话，似与君侯所寻之人有关，但属下不敢确定，特来禀告。"

管它是什么消息，总比杳无音信强，成蛟立刻追问道："是什么消息？快说！"

"君侯，那两人好像是子傒的家仆。说前些时日，他们的少主人寻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少女，结果引起其他姬妾的妒忌。他们说的那女子的相貌似与君侯所说相似，但不知是何人，也不知住在何地。"

子傒的儿子卓倚仗权势，经常在外寻欢作乐，但成蛟不相信他会做出杀人劫色之事。但此时是宁可信其有了，他对心腹卫士道："立刻备车去子傒府！"

子傒见成蛟来了，迎上去道："我正要派人去请君侯，不想君侯就来了，请！"

见子傒邀他去密室，成蛟知道必是有要事相商。他们知道秦军是忠于秦室的，如果到时将领知道成蛟是带他们谋反，必然会反对，说不定还未行事就失败，所以他们要精心挑选随军将领。

他们选了一些与宗室关系密切，对吕不韦心怀不满之人为将领，子傒把拟好的名单告诉给他，但成蛟心不在焉。他想问姜玉之事，却不知该如何开口。对子傒的提议，他总是点头敷衍而过。

"君侯既已同意，那我好暗中通知他们早做准备。君侯若有什么事，不妨对我直说，或许我能帮忙。"子傒早已看出成蛟心事重重。

成蛟硬着头皮问道："我闻听公子卓近日得到一美人，不知能否让我一见？"

子傒故作惊讶道："君侯不是对美人没有兴趣吗？为何想要见犬子所得美人呢？"

成蛟只好道："实不相瞒，我近日正在寻找姜玉，听说公子卓所得美人与姜玉甚是相似，所以……"

"我知道了。君侯是想证实此女是不是姜玉？犬子是得到一美人，乃是从山贼手中所救。"子傒早就想到这一天，已准备好对付成蛟的办法。

成蛟闻听大喜道："可否让她来见我？"

"君侯不必着急，其实犬子救下她时，已闻知她与君侯的关系，我一直没有通知君侯是另有原因。"

"真是姜玉？太好了！"

"君侯不想听听我的原因吗？"子傒望着喜形于色的成蛟道。

"什么原因？"成蛟奇怪道。

"君侯，现在是关键之时，你怎能为一女子分心？要知道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握在君侯手里，所以我认为还是事成之后再见姜姑娘不迟。"

成蛟听了大怒道："你这是何意？姜玉有什么好歹，我可饶不了你们！快让她来见我！"

子傒仍然不急不躁道："君侯何必动怒！我也是为了君侯好。如果能让君侯见她，我早就把她还给君侯了。"

成蛟抽出佩剑，指着子傒怒喝道："你到底放不放？"

子傒见成蛟如此暴怒，心中有些紧张，但他依然镇静道："君侯杀了我也没用。姜玉已被妥善安置，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君侯明天就会收到一颗美人头，我想大家不必如此吧？其实我也没有恶意，只是提醒君侯不要意气用事，一切以大事为重。你放心，姜姑娘生活得很好，君侯重回咸阳之日，我将亲率众臣将姜姑娘送上。"

成蛟被子傒一番软硬兼施的话弄得无可奈何，他知道现在紧逼子傒毫无用处。子傒敢这样做，必然早有准备。他恨恨地插上佩剑道："好，此时暂且这样。姜玉若有什么意外，我决不饶你！"

“君侯请放心。只是要提醒一下，如果君侯暗中有什么行动，那姜姑娘有什么意外，就不能怪我了。”

成蛟明白这是警告他不要暗中去救姜玉，他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看出此人的卑鄙与诡诈。他不知该说什么好，气得哼了一声，转身离开了密室。他已暗下决心，只要救出姜玉，第一个就杀掉子傒。

子傒看到成蛟被自己玩弄于股掌，心中有说不出的痛快，禁不住狂笑道：“子楚，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你的儿子！哈哈哈……”

高泉宫里到处彩灯高悬，辉煌犹如白昼。赵姬准备了一场夜宴，客人只有两个，就是她的两个儿子——嬴政和成蛟。

夏太后丧期已过，秦国出兵在即，赵姬想借此宴为成蛟饯行，也想借机调和他俩的感情，让他们和睦如初。她心中一直觉得愧对兄弟俩，自从有了嫪毐，她就很少再关心他们了。今天，她要补偿。

嬴政早有意与成蛟一谈，但一直拉不下脸面。当他听到太后让他与成蛟去高泉宫赴宴，就欣然答应了。

成蛟自从知道姜玉落入了子傒手中，就认识到了他的险恶用心。他非常后悔，但姜玉在子傒手中，他即使想对付子傒，也不得不有所顾虑。现在他想抽身出来已经不可能了，他与赵王来往的密函，子傒都一清二楚。他想把此事告诉给大哥，却又害怕这样做的后果。

吕不韦一直对他虎视眈眈，若知道他暗通赵王岂会轻易放过？成蛟心中矛盾到了极点，却毫无排解。太后让他去高泉宫赴宴，自然是非去不可，但一想到要面对大哥，他就不知该如何自处了。

赵姬对这次夜宴极为重视，自从嬴政即位、成蛟搬出后宫自立门户以后，他们母子三人就没好好聚过。她把这件事交给嫪毐，嘱咐他要弄得风风光光。嫪毐也想显显自己的本事，便找乐府令丞仔细商议筹划，又从民间请来一些能工巧匠精心布置。

嬴政来到高泉宫，被侍者引向宫后的湖心亭，他看见成蛟已坐在那里等候。成蛟看见嬴政，连忙起身行礼道：“大王。”

嬴政点了点头道：“你到了，母后还没有来？”

“总管已去请母后了，稍后就到。”成蛟回道。

嬴政不知该说什么了，若是往日，二人早已有说有笑，成蛟也不会见面就称他“大王”。二人都觉得有些沉闷，但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还是嬴政先开口道：“你就要出征赵国，一切可准备好了？”

“只等大王下令，马上就可出兵。”

“那就好。”

然后二人又是一阵沉默。

这时旁边的侍者禀告道：“太后到。”二人连忙起身相迎。

只见赵姬一身盛装，在两行宫灯的牵引下缓缓而至。她见到兄弟二人，微笑道：“你们都来了，我们已好久没在一起吃过饭了，今日为娘举行一个家宴为成蛟饯行。你们都坐吧，自家人在一起，不要行什么君臣大礼了。”

嫪毐见他们三人就座后，便吩咐侍女上菜，乐师奏乐。在灯火通明的蜿蜒堤道上，一行女侍手捧食器，顺着堤道直趋湖心亭，片刻间就把食物摆满了玉案。

随着乐声响起，一名乐师娓娓唱道：

棠棣之华，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

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

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

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这首雅乐《棠棣》在一些王室大臣的盛宴上经常被唱起，赵姬今天选它，是别有深意。

《棠棣》主要是颂扬兄弟之情，嬴政和成蛟都听得懂这歌中之意，也明白母后的心意。只是他们虽有心和好，却不知该如何开口。最后，还是成蛟举起酒爵道："母后、大哥，我敬你们一爵，祝母后延年益寿，大哥朝事顺心。"说罢，一饮而尽。

嬴政听成蛟喊他"大哥"，不禁大为高兴，也举起酒爵道："成蛟，我也敬你一爵，祝你这次伐赵成功！"

"谢大哥！"他不知道嬴政若是知道实情后会气成什么样。

赵姬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她见兄弟俩已经和好，便道："你们兄弟虽一个是大王，一个是臣子，但都是娘的心肝宝贝。娘已老了，再也管不了那么多事了，这么大一个秦国需要你们兄弟齐心合力去治理。希望你们兄弟能像在赵国那样相亲相爱，娘就安心了。"

"母后您放心，我们是亲兄弟，不会为一些小事不和的。成蛟，我已与宗正说过，只要你讨伐赵国胜利而归，就为你和姜玉完婚。"尽管嬴政说出此话时满脸笑容，但心中还是一阵阵的刺痛。他知道如不在此

事上做出让步，与成蛟就不可能真正和好。他已学会了用理智去克制感情，为了维护自己的王位，他必须牺牲一些东西。

“谢大哥成全！”成蛟强笑道。想起姜玉，他就不禁心痛，他想把一切告诉嬴政和赵姬，但又强忍住了。

赵姬见兄弟二人心结已解开，大为高兴，吩咐侍候在一旁的嫪毐道：“把你那些好玩意儿，让大王和长安君见识一下。”

嫪毐趋前行礼，道了声“遵命”，就出了亭向湖岸走去。

嬴政对太后道：“母后，您这个总管做事倒很乖巧。”

赵姬不禁得意道：“那是。嫪毐这人乖巧听话，鬼主意不少，倒也为娘解了不少寂寞。他对朝廷没什么功劳，对娘的功劳可不小。如果没有他，娘在这后宫就寂寞无聊死了。政儿，看在娘的分上，你可要好好封赏他。”

“他能让母后过得快活，就是对社稷的贡献。只要母后高兴，您就随便封他吧。”嬴政心想——一个阉人，给他再大的官又有什么用！

正说着，只见沿湖的岸边相继亮起灯光，绕湖一周，星星点点，而且这些灯光竟然在水面流动起来。这些灯通体透明，形状如鸟。灯光一照，晶莹剔透，宛如一串串五彩天星，光彩夺目，使整个湖面犹如云霞一般闪着异彩。嬴政和成蛟被这奇光异景吸引住了，他俩站起来扶栏而望，对这水面流灯赞赏不已。

嫪毐回到亭中，嬴政和成蛟并未注意到。赵姬以目向嫪毐示意，他心领神会，走到嬴政身旁禀告道：“大王，还有比这更妙的奇景。”

嬴政兴趣大增，问道：“还有什么奇景？你快摆出来让寡人好好看看。”他虽贵为秦王，但对玩乐并不爱好。今日这奇景是他从未见过的，而且他现在心情甚好，又见母后兴致很高，于是就想今晚看个痛快。

嫪毐吩咐下去，只见那通往湖心亭的堤道上灯光来回流转，随即乐声大起，数十名鲜衣彩带的美女，随着乐声翩翩起舞，有如穿花蝴蝶一般。千盏灯点起在堤亭楼榭之间，衬托着水面的五彩流动，如此美景，

让人感觉如置身仙境一般。

嬴政看得有些如痴如醉，心中暗暗赞道嫪毐果然能干，难怪母后离不开他。

眼前的美景却对成蛟毫无吸引力，他心中只挂念姜玉的安危。他曾派游侠到子傒府中查看，结果都是有去无回。

子傒又一次警告他，若是再发现他有什么举动，就送上姜玉身上的一件东西。成蛟又气又恨，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一曲方罢，他再也坐不住了，起身道："母后、大哥，我还有一些军中要务需要处理，就先告辞了。"

赵姬道："蛟儿，你晓得以大事为重，娘也就不留你了。此去可要小心谨慎，多向你大哥请教。"

"成蛟，我送你一程。"嬴政道。

"你兄弟二人都回去吧，娘也有些累了。"赵姬想让兄弟二人多谈一会儿话。

嬴政和成蛟离开湖心亭，边走边谈。

"大哥，请原谅我以前对你的不敬。"

"事情已经过去了，说起来我也有错，不能怪你。你马上就要领兵伐赵，有什么要求尽管直言。我希望你能立一大功，让诸侯看看我嬴氏人才辈出。"

"大哥能同意我领兵出战，这就是最好的鼓励。"

"你建功之后，就可名正言顺入朝帮我。我听说你与子傒来往颇多，吕不韦说子傒与赵间有往来，但一直没抓到证据。你以后就不要与他来往了，以避嫌疑。"

成蛟以为嬴政在暗示他，不由得心中怦怦乱跳。他含糊地应道："我知道了！子傒为人热情好客，以前我与他来往颇多，现在已没有什么交往了。"

“那就好。”

嬴政又问了一些准备情况，成蛟一一作答，不知不觉就到了高泉宫门前。兄弟就此分手，各自离去。

吕不韦看着猎物慢慢走进陷阱，心中得意万分。他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只要长安君一宣布起兵叛乱，那就是他的死期。

在秦国，只要除掉了长安君，就再也没有令他担心之人了。嬴政是他宏图大业的延续者，可这一切他并不了解，因为自己是嬴政见不得天日的“父亲”。吕不韦每每想到此，自傲中又有些无奈，有时他真想挑明这一切，可理智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但得不到嬴政的理解支持，还被认为是擅权独断，引起他的反感和敌对。他现在表面对自己还是一如从前，礼敬有加，实际上二人都感觉到了对方的敌意。在朝政上由自己一手包揽的局面，已变成了双方的暗中对抗。

吕不韦对嬴政能如此迅速地笼络一些朝臣，他既感到欣慰，又觉得害怕。如此下去，嬴政很快便能在朝中培养起自己的势力，那他们之间的矛盾将由暗化明，变成直接对抗，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他望着身边堆积如山的公文，感到很疲惫了。身为相邦，朝廷大小事务都得上报于他，其中有一部分还要上奏嬴政，然后再发送各地。他强忍着心中的烦躁，勉强处理完公文后，吩咐身旁的侍者道：“去把总管请来。”

他对总管司空马一直信任有加，每遇难解之事，他总要找其商议。而司空马也很少令他失望，总能给他一些好的建议。为了表示对司空马的礼遇，他专门在所居之地辟出一处给司空马，以便随叫随到。他还特意赏赐一些奴仆美妾给司空马，以笼络其心。

司空马来后，吕不韦道：“夏太后丧期已过，长安君出兵在即。先生对此还有什么可以教本相？”

“相邦深谋远虑，非属下所能及。长安君此次所选的随军将领，多是与子傒相连的宗室子弟，这一切正如相邦所料。只是属下有些奇怪，相邦为何知此事而不阻止，让长安君放手施为？他们若上下齐心，共同

治军，将来要平定反叛，必将更加困难。”

“先生所虑极是。长安君所选将领，已得太后和大王准许，本相也不便阻拦。不过长安君此举也并非对本相全无好处，所以本相并不想阻止。”

“有什么好处？”司空马也有些奇怪。

“他们如果真这么做，虽然将来平定叛乱有些困难，但正可以借此将他们一网打尽，免得日后多费周折。”

“据密探上报，赵王正派密使在各国游说。相邦既已想到，为何还要放赵成回去送信呢？”

“没有外援，长安君和子傒怎敢行动？本相只有成全他们，他们才会按我们的谋划行动。何况长安君这次所领的十万秦军，并非秦军精锐。”

“可是，六国若趁机出兵呢？”司空马还是有些担心。

“长安君就算有六国支持，也不足为虑。况且六国之间尔虞我诈，岂会真正联合？到时只需出兵恫吓，六国必不会出兵相助。再说，他们作壁上观，看秦人互相残杀，岂不更好？依本相料想，他们只会屯兵边界，实际相助者恐怕难有。”吕不韦的一番分析，令司空马佩服万分，不禁连连点头。

“不过，对子傒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防止他们趁机作乱。”吕不韦提醒道。

司空马一惊，立刻想起一事，忙对吕不韦道：“相邦，长安君这些时日一直在四处寻找姜玉。听说姜玉被劫，似乎与子傒有关。”

吕不韦早已知道姜玉失踪，他也一直十分奇怪此事为何人所为？今日听司空马说起，他大感惊奇，思量半天，不由脱口骂道：“这老狐狸果然心怀叵测啊！可惜遇上本相，他只有死路一条。”

“相邦认为此事果真是子傒所为？”

“十有八九为子傒所劫，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事成之后，以此要

挟长安君。”吕不韦对自己能料敌于先，不禁颇感得意。

“不过现在还没查出子傒把姜玉藏在何处，听说长安君曾暗中派游侠夜探子傒府，也毫无所获，还被杀死两人。看来他们也只是表面联合，实际上早已相互争斗了。”

吕不韦轻蔑道：“此等小人只知用手段胁迫于人，安有成大事之胸怀？不过，他们此举倒为本相以后省了不少麻烦，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尽快查出姜玉藏在何处。”

“属下已作了安排。”

“好！”吕不韦赞赏地点了点头，又问道，“大王可否知道此事？”

“宫内还没有传出大王知道此事的消息，不过……”司空马颇为谨慎，似有难言之隐。

“不过什么？是不是田有出了问题？”吕不韦有些不安地问道。

司空马点了点头：“属下正有此虑。相邦试想，您在朝政之上已感到了大王的阻力，而这绝非是大王一夕之变，必然是经过长久酝酿之后才向相邦袭来的。大王平日活动不离王宫内苑，要谋算相邦，不可能毫无迹象显示出来。但这些时日，宫中传出的消息，却让我们无法确切把握大王的意向，这与过去有着天壤之别，相邦不觉得奇怪吗？”

“你是说田有已经背叛了？”吕不韦变色道。

“眼下还不能确定。不过他没有尽心为相邦效力，则可以肯定。属下想是否找他来问一问？”

“田有很少离开内宫，请他恐怕不易。再说他做出此事，也必有戒备。”

“他的弟弟还在相邦手中，还怕他不就范！”

“那好，那就有劳先生了。”吕不韦听司空马这样说，遂放下心来。

田有自从被嬴政查出是吕不韦的耳目后，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他虽然名义上还是宫中总管，但实际已没有任何权力。宫中原先由

他管理的事务已全由赵高接手，他已经被变相地囚禁起来，时刻有人跟在他的身后，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他每月只有一次出宫的机会，就是去看他的弟弟，顺便去送赵高为他准备的情报。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多久，只要事情败露，就是他的末日到了。像他这样一个小人物，夹在秦国最有权势的两个人中间，怎能得到善终？他现在只希望嬴政能赢得这场角逐，也许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嬴政能给他一条活路。

田有出了宫，见吕不韦一直没有派人找他，放心了不少。但他刚下马车，就从身后突然窜出两个壮汉夹住他。其中一个在他耳边道："相邦请你去。"

田有心中一惊，顿觉全身酸软无力。他希望赵高派来监视他的人能解救自己，却发现后面还有七八个壮汉。后面盯梢的人觉得情形不对，立刻就转身溜走了。

赵高听到消息后大惊，一时也不敢擅拿主意，便把一切都告诉给了嬴政。嬴政听了，并不是很吃惊，而且平静地问道："你觉得现在该怎么办？"

赵高道："田有对内宫之事知道不少，这一去难保不说出来。现在要想灭口，恐怕也很困难。相邦府守卫森严，一般人难以接近。"

嬴政笑着摆手道："不，你无须如此。寡人明年就要行冠礼，亲理朝政，难道还要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暗中行事吗？寡人要让吕不韦和朝臣们都看看，寡人是否真的懦弱可欺！"

他平了平语气接着道："赵高，难道你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躲在宫中吗？寡人对你的期望可不小啊！"

赵高听了此言，不禁热血沸腾，他早就盼着这一天。他跪了下来向嬴政发誓道："大王，奴才愿意一辈子服侍大王。大王不因奴才是隐官罪人而委以重任，荣宠有加，奴才已是感恩不尽，哪敢有什么奢求？"

"若没有你，寡人也不会这么快掌握大局。田有之事，让吕不韦知道了也好。寡人封你为中常侍，随侍左右，公开为寡人做事。"

“谢大王恩典！”赵高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高声应道。

嬴政又厉声道：“不过寡人绝不能轻饶田有，他若能活着从相邦府出来，你就把他杀了！寡人要让吕不韦看到背叛的下场！这件事要影响越大越好！”

“是！奴才一定把它办好！”赵高显得异常兴奋。

田有没想到自己还能从相邦府出来。当他一见到吕不韦，就跪地求饶，吕不韦问了他被识破的过程之后并没有为难他，把他放了。

田有却不知该往哪儿去。内宫他是回不去了，赵高现在肯定已知道他被吕不韦抓走了，能不怀疑他？他走在热闹的东市中，极为茫然。迎面走来两人，只是略一擦身而过，他就感到两肋一凉，低头一看只见两把短剑已插入腹中。他感到一阵剧痛，接着看见鲜血直往外涌，那两个人像没事一般消失在人群之中。

田有感到天旋地转，随即倒在地上。人群顿时如炸锅似的散开，巡守京师的中尉赶到时，已一无所获。

内宫总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杀于东市之中，这引起朝野大哗。群臣纷纷上奏，要求严缉凶手。嬴政在群臣面前大发雷霆，严令中尉近日内缉获凶手。

中尉如何查得出来？只得抓了几个贱民应付，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随即，嬴政宣布赵高为中常侍，兼祈年宫总管。群臣都不知赵高为何许人，但见他获嬴政如此青睐，都羡慕不已。

昌平君等人兴奋异常，嬴政此举无疑是向他们表明，他将与吕不韦公开对抗。

对田有的死吕不韦心中清清楚楚，嬴政这是在向他示威。他明白嬴政与田有的关系，对他的心狠手辣也感到吃惊。对于赵高，他也是刮目相看。此人能不动声色地瓦解他在祈年宫的势力，一定不简单。看来嬴政是羽翼渐丰，只等振翅高飞了。

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成蛟领兵伐赵，至屯留时突然宣布起兵讨贼，兵锋直指咸阳。消息传来，举国惊愕，听到这消息最为欣喜

的就是吕不韦和子傒。

不久，咸阳城中就出现了长安君的讨贼檄文。嬴政乍听这一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一切得到证实，他不禁气得发抖。他觉得自己受了愚弄，不知道哪做得不对，他俩在太后面前依依话别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难道那一切都是假的？他想到自己委曲求全，无非是为了换取成蛟的忠心，可到头来却落得如此结果？

如果此事发生在两年前，他可能束手无策，一切都要仰仗吕不韦了。但经过这几年的磨炼，他学会了坚忍，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他抑制住怒气，让赵高传令众臣于咸阳宫大殿议事。他要亲自处理此事，让吕不韦和众臣瞧瞧他的手段。

在咸阳宫大殿，他面对群臣威严道："长安君谋反之事，想必众卿已经知道。此举让寡人深感痛心，他乃寡人一母同胞，实在有负太后和寡人的恩宠，对此行径寡人决不轻饶！不知众卿有何良策？"

虽然嬴政心中早有主意，但他还是想听一听群臣的意见。这样既可以使心中的计划更臻完善，也可以看看群臣的倾向。

吕不韦率领一班心腹大臣极力主战，对叛军应以犁庭扫穴之势，迅速予以铲除。也有一些人担心六国诸侯，认为讨伐将大伤秦国元气，主张议和，看看叛军提出的条件再行商榷。吕不韦在朝中根基甚深，人多势众，不久就占据上风。嬴政对形势了然于胸，该是他出面定夺的时候了。

吕不韦见议和之声越来越弱，觉得是敦促嬴政实施己策的时候了，他禀道："大王，长安君叛逆已朝野共愤，不严惩恐不能平民愤。臣请亲率大军，前往平叛！"

嬴政笑道："仲父乃朝廷柱石，怎可冒矢石之险？再说这朝中诸事，寡人都要仰仗仲父。此等小事，寡人已有对策，仲父请放心。"随即他沉声喝道，"蒙武何在？"

"臣在！"蒙武高声应道。

"寡人命你率十万大军，立赴屯留平叛。为不伤秦国元气，蒙将军切记困而不战。对胁从叛乱之将士，如弃械投降可既往不咎！"

“臣谨遵王命！”蒙武领命退下。

“王翦！”

“臣在！”

“寡人命你率十万精兵，屯于韩、魏边境，待机行事。”

“臣遵命！”王翦领命而退。

“桓　！寡人命你率十万精兵截断叛军补给。若赵国出兵援助叛军，你要全力抵挡，不可使赵军与叛军会合！”

“臣遵命！”

“杨端和！”

“臣在！”

“寡人命你领十万精兵于咸阳待命，随时援助各方！”

“臣遵命！”

“以后凡事关叛军，都直接上奏寡人，寡人要亲自处理此事，众将可明白？国尉就协助寡人为平叛出谋献策，众卿就按寡人的决定分头行事吧！”嬴政不动声色就将军权尽集己手，把掌管武事、亲近吕不韦的国尉搁在了一边。

布置完毕，嬴政不再给吕不韦进言的机会，便起身离去，给尚在惊愕之中的他和大臣们留下一个坚毅的背影。

嬴政此举，使大臣们一下明白，大王和吕不韦的权力之争已公开了。众大臣喜者有之，忧者有之。但更多的大臣在考虑，他们是继续跟随吕不韦，还是向大王靠拢？

嬴政回到祈年宫，不禁喜形于色。他真害怕当时一紧张说错了话，毕竟吕不韦在他心中形成的压力不是一时可以消除的。

赵高恭贺道：“大王今日在朝上干脆利落处理叛军之事，令吕不韦

猝不及防，奴才佩服万分。”

“如果不是你与众将商议拿出平叛之策，寡人又怎能在朝廷上威风八面呢？寡人应该好好赏你，可现在情势尚不容乐观，此事容以后再说。”

“谢大王！不过长安君此次起兵叛乱，恐别有内情。”

“什么内情？”嬴政一听便急切地问道，他也一直想不通成蛟为何会突然起兵叛乱。

“奴才以前一直怀疑是子傒在暗中挑唆、要挟长安君。现已查明，就是他向长安君进言，说大王乃相邦之子。在长安君出兵前，他又绑走了姜……姜玉姑娘。”赵高见嬴政正在兴头上，便趁机将这一直不敢说出的消息讲了出来。

嬴政一听，心中巨震，他被这意外的消息惊呆了，片刻后才醒过神来，勃然怒道：“你为何不早向寡人禀告？”

赵高慌忙跪下回道：“此事关系重大，奴才若不查实怎敢妄言？”

嬴政又是一呆，他知道此时责怪赵高已没用处，便尽量用平静的口气道：“起来吧，你可探知姜玉被关在何处？”

“奴才已经查明，姜姑娘被子傒藏在城外的田庄之中。”赵高垂手而立，心有余悸。

“你立刻传令，让李信率五百虎贲军随寡人前去救人！”嬴政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他要亲自去救姜玉。

“大王，若是直奔田庄恐怕子傒会闻风而逃，以后再抓他就不容易了。”赵高小心提醒道。

“先包围子傒府邸，不准漏掉一人，寡人要亲自捉拿这个老贼！告诉李信，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此行目的，否则就灭其九族！”嬴政缓缓道。

赵高觉得一股肃杀之气从嬴政身上漫出，不觉浑身一颤跪下道：“奴才遵命！”

“备马！”嬴政大声吩咐一旁的侍者。寡人要把你这个老贼碎尸万段！他在心中暗骂。

滚滚的车队风驰电掣般在咸阳城中驰过，令百姓和官员惊诧不已。虎贲军是秦王的护驾之士，是秦军的精英，平日只作仪仗之用，很少如此在咸阳城中驰马狂奔。更让人惊异的是，还有人在其中认出了大王。

马队奔到子傒府，门口的家奴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向子傒禀告。子傒听了大惊失色，他不知嬴政为何而来。咸阳城中流传的檄文是他暗中散布的，但此事极端隐秘，他不信嬴政会这么快知道。他吩咐卓道：“估计有人已告密了，你立刻从密道出去，携姜玉去投成蛟吧。到了军中你就去找嬴璧，他会安排的！”

“父亲，你和我一起走吧？”卓知道父亲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

前院已听见杂乱的脚步声和凶狠的吆喝声，子傒一把推开卓道：“你快走吧！不然就走不了了。记住，父亲的希望都在你身上！”

他把卓推进密道，然后镇定了一下情绪，便看见了匆匆而来的嬴政及十几个随从。他立即行礼道：“臣不知大王驾到，有失远迎，请大王恕罪。”

嬴政恶狠狠地盯着他道：“你的罪寡人可饶不了！不要再装了，你做的那些事寡人已查得一清二楚，快把姜玉交出来！”

“不知大王此言何意？姜玉是什么人？臣不知啊！”子傒不慌不忙答道。

嬴政一马鞭抽到子傒头上，怒喝道：“你这老贼还不吐实言！来人，把他捆起来。这府中之人不许放走一个，统统给寡人拿下！赵高，你去把严丁找来！”

赵高领着几个人直奔后院，顿时府中一片混乱。哭声、叫声、骂声响成一片。几个家奴想要反抗，被虎贲军当场杀死。不久，所有人都被赶到院中跪在地上。有军士报告说没有抓到子傒的儿子，嬴政怒问道：“老贼，你儿子呢？”

子傒抬起头，盯着嬴政凄然长笑数声，然后道：“我悔不该当初没

听杜仓之言除掉吕不韦，使你这吕不韦的……”

嬴政已知道他要说什么，便拔出佩剑刺向他。子傒颤抖地指着嬴政，仍然说出两个字——孽……子……随即倒地死去。

赵高找到了严丁，嬴政审问道：“你知道姜玉被关在何处吗？”

严丁何曾见过这等场面，战战兢兢道：“知……知道……”

“好，你立刻带寡人去！”嬴政吩咐一旁的军士，然后向外走去。

这时，李信过来请示道：“大王，这些人怎么办？”他指着子傒的家人及奴仆。

“他们密谋叛乱，全部杀掉！”嬴政头也不回。

李信听了心中一寒。按照秦律，这种处置并不为过，参与谋反叛乱应罪及九族。子傒是嬴氏族人，罪及九族虽不可能，但其家人的性命却难保了。

“全部杀掉！”他吩咐道，尚未走出大门，他便听见身后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传来。

第六章　庄园血战公孙卓　太后负气擢佞臣

姜玉正专心致志地绣着一幅织锦，转眼她已被关在这里半年了。从最初的烦躁不安，日夜思谋着逃走，到已变得慢慢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只要她需要的东西，卓都会派人送来，或者让翠奴去取。她不明白这些人杀死了她爹，把她抓来这里，却为何又对她如此客气。

她与翠奴的感情日深一日，可惜翠奴是一个奴仆，并不知道多少内情，解答不了她心中的疑问。翠奴还告诉她，如果她逃走了，她的家人都要被子傒处死，这也让姜玉不能下决心逃走。她只好耐心等候，等着成蛟救她出去。

此刻，翠奴望着她似有话说："姐姐……"

"什么事？"姜玉望着欲言又止的翠奴道。

"姐姐，你……你想长安君吗？"翠奴小心翼翼地问道。

姜玉脸色一红，嗔道："死丫头，你问这干吗？"在这半年里，她与翠奴无话不谈。她把自己的事都告诉给了翠奴，以为她又要拿自己开心。

"姐姐，我知道长安君的一件事，不知该怎么对你说。"

"什么事啊？是不是他出征回来了？"姜玉听到成蛟的消息，颇为兴奋。

"我听说长安君在屯留谋反了。"翠奴把这个隐藏在心中几天的消息说了出来。

姜玉不禁一哆嗦，一针刺到了自己手上。她有些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是的，现在咸阳城中都在说这事。长安君还发了檄文讨伐相邦吕不韦，说他专权误国，说大王是吕不韦之子，不能继承秦国王位。大王

很震怒，已调集大军前去镇压。”

“不，不会的。长安君为何这么做？”

“听说长安君后面有六国支持，他才敢这么做的。”

不，这不是真的！姜玉脸色苍白，她不相信成蛟会这么做，她知道成蛟虽然有些恼恨嬴政，但还不至于做出如此谋逆之事。这里面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姜玉想逃出去阻止成蛟，不让他与嬴政兄弟相残。

她放下手中的针线，急切地对翠奴道：“妹妹，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姐姐，就帮我逃出去！我要阻止成蛟，他不能这么做！这会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啊！”

翠奴十分为难，她早就想帮姜玉逃出这个地方，可一想到后果她就不寒而栗。她从小就侍候人，没有人看得起她。而姜玉却待她如同姐妹，和她说心里话，教她做各种事，不必像在子傒府中那样谨小慎微、战战兢兢。

见姜玉如此求自己，翠奴不禁急得脸发白，紧咬双唇不知如何是好：“姐姐，就算翠奴答应你逃走，可外面守卫那么严，我们怎么逃得出去？”

就在犹疑不决之时，卓带了几个家奴匆匆进来了。他一进门就对翠奴道：“你赶快收拾东西，姜姑娘，你不是想见成蛟吗？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

姜玉不明白卓为什么突然要带她去见成蛟，心中很奇怪，于是问道：“我为何要与你去见长安君？他现在已经起兵谋反，我去见他不是勾结叛逆吗？”

卓听了一愣，狠狠地瞪了一眼身旁的翠奴，对姜玉道：“长安君不是谋反，而是起义兵讨伐逆臣贼子。等见了长安君，他会向你说明的。”他不想与姜玉纠缠，因为他担心嬴政很快就会找到这里来。

果然过了没多久，一个家奴就进来禀告道：“主人，大王离这里只有十里了。”

“他们来了多少人？”

“只有二三百虎贲军。”

“嬴政！你也太猖狂了，竟敢只带二三百人前来！好，我就让你尝尝厉害！”卓咬牙切齿道，“熊奴，你带领二十死士和三百庄丁，在庄外五十丈处结阵布防，正面阻击嬴政。豹奴，你带领一百死士和一百庄丁从后门出去，绕至嬴政背后，等他与熊奴交战之时再从后袭杀。虎奴，你带三百庄丁守在庄门附近，随时接应熊奴。其他人跟着我随时待命！”

跟随卓进来的四个家奴有三个领命出去了。姜玉已明白卓原来与成蛟一样，谋反被嬴政发现，正被追剿。既然他们与成蛟是一起的，为什么会杀了爹，把我囚禁在这里？现在又要带我去见成蛟？难道这些事成蛟都参与了？难道他一直在瞒着我？姜玉想到这些，不禁心乱如麻。

卓见姜玉磨磨蹭蹭，便不耐烦地对另一个家奴道：“你看好她们，收拾完了就带她们来见我。”说完便转身走了出去。

嬴政带领三百虎贲军一路疾行，向城外子傒的田庄奔去。他们以为此行就像在子傒府中那样，不用费什么气力就可以救出姜玉。可他们都没有想到这田庄中有一千多人的卫队，因为平日里，子傒把这一切都掩饰得很好。

这些庄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接受战阵搏杀的训练，以为是为保护自己的田庄，却从没想到主人会用他们去谋反。

春秋战国时代，奴隶主经常为土地而相互争斗，这就是“邑斗”。商鞅变法后，严厉禁止“邑斗”，对违犯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目的是为了消除奴隶主的私人势力。

至嬴政继位时，已没有什么“邑斗”，但一些庄园主仍保存了不少卫队，其规模虽然没有早期那么庞大，但也不可小视。而子傒则是别有用心，在庄园中私养了众多死士和庄丁。

庄前一条小河蜿蜒流过，左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右方是一片山坡，被开成一块块田地。嬴政率领虎贲军奔到近前，便看见一群庄丁结阵而待。看他们所结阵式，似乎受过训练，嬴政心中颇为吃惊。

那些庄丁分成五个方阵，每阵后面有四个黑衣大汉，面目阴冷。他们骑着战马，手中提着长刀。庄丁们或蹲或立，前面的拿着强弓劲弩，后面的执矛秉钺，严阵以待。

李信和赵高见卓早有准备，不禁暗自心惊。他俩分侍在嬴政两侧，戒备地警视前方。

李信道："大王，看来他们早有准备，从结阵的方式看，他们好像受过战阵训练。不过，臣有信心击破他们。"

嬴政笑道："虎贲军乃是寡人护驾之士，如果连此等草莽农夫都对付不了，寡人岂不是白养你们吗？寡人担心的是，他们是否还有埋伏。看这田庄如此广阔，绝不止面前这些庄丁。严丁，你可知道这庄中有多少人？"

严丁结巴道："小人……小人也不……不清楚，不过绝不止这么些人。"

嬴政想了想后问李信道："你破眼前之敌需多少人？"

李信看了看对面之敌，自信地答道："七十骑足矣。"

"那好，寡人在此结阵守护，你率骑前去破它。"

"臣还是留在这里陪侍大王，让都尉秦敢去即可。"

"也好，传秦敢来见！"

一个手持长钺、全身铠甲的威武大汉骑马过来向嬴政行礼道："臣秦敢叩见大王。"

"寡人命你率七十骑去破眼前之敌！"

"是！请大王静候佳音。"秦敢朗声答道。

他一点齐人马，便向那些庄丁飞驰而去。

嬴政一看秦敢的队形，就知道他颇懂用兵。七十骑分成三列，形似一把长剑，而他排在最前，就如同剑尖。如此队形减小了施射面积，而

他们犹如一把楔子，直插敌阵。

虎贲军是秦军中的精英，他们有最快的马，最利的剑，最好的盔甲，却是秦军中征战最少的。今日有此机会，当然要好好在大王面前表现一下。

对方的箭矢如雨一般射来，虎贲军早有准备，他们把长钺挂在马鞍上，一手持盾，一手持剑，抵挡着如雨般的箭矢，一边急速向前冲击，速度越来越快。

那些庄丁开始见只有如此少的人前来冲杀，不禁暗自好笑。可现在见他们来势如此凶猛，且射去的箭矢没有损伤他们一马一卒，才知道眼前之敌非同一般。

眨眼间，秦敢等人已飞驰到庄丁们的面前。那些庄丁虽受过训练，但从未经过真正的战阵，一下子被虎贲军的气势震慑住了，阵脚开始松动。特别是与虎贲军正面相对的庄丁，更是惊恐不安。

虎贲军卒们迅速将手中的方盾换成长钺，只见秦敢手起钺落，已刺翻正面一个庄丁，同时左手长剑在空中划了一道弧光，劈死了另一个庄丁。他跨下坐骑毫不停顿，依然向前疾驰，后面的军卒随此缺口迅速楔入。

秦敢如虎入羊群，很快冲至对方阵尾。对面迎来一骑，正是压阵的黑衣壮汉熊奴。他手持长刀，恶狠狠地扑来。秦敢扬起长钺，迎面就刺。熊奴格开刺来的长钺，长刀又顺势向秦敢面门砍去。

秦敢心中大惊，没想到对方阵中竟然有如此人物。长钺收回已是不及，他忙举起左手长剑，架住对方的长刀。只听“锵”的一声脆响，秦敢被震得左手发麻。熊奴也颇为心惊，竟没有砍落对方的长剑。

双方错马而过，熊奴却舍秦敢而去，杀向迎面而来的虎贲军卒，一连劈死两人。秦敢勒马回头，不由心中大怒。他正要再战，却有四名黑衣壮汉向他奔来，围住他厮杀。

熊奴虽然勇武过人，但也很快被五名虎贲军卒围住死战。他左格右挡，有些手忙脚乱。其他黑衣骑士欲来相救，都被虎贲军截住。

剩下的虎贲军在两名校尉的带领下在庄丁之中往来冲杀，一时间喊杀声、惨叫声不绝于耳。

嬴政把交战的情况看得十分清楚，虎贲军虽然人数较少，但占尽了优势。除了那些骑马的黑衣死士能抵挡外，其余庄丁已四散逃开。但人怎及马快？虎贲军剑劈钺挑，把三百庄丁杀得七零八落，一些人见势不妙便向庄内跑去。

嬴政正注意着战况，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喊杀之声。他回头一看，又有数百人冲杀过来。冲在前面的是一百多黑衣死士，他们个个手持长戈，骑着战马，他们后面跟着奔跑的庄丁。嬴政暗暗心惊，他没想到卓如此胆大，在咸阳城附近，他竟然不赶快逃跑却来伏击自己。

“大王，臣率一百骑去击退他们。伍峻，你在这里守护大王，小心戒备！”李信见此情形，对嬴政道。之后他便长钺一摆，领着一百骑向身后的敌人冲去。

这一百虎贲军呈扇形展开，向黑衣死士飞驰而去。两军刚一交战，马嘶声、惨叫声连连响起。李信勇不可当，凡与之接战者无不落马。他在敌阵中往来冲杀，那些黑衣死士被他的煞气惊骇，不敢正面抵挡。

虎贲军知道此战关系重大，如果不杀退眼前之敌，那大王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他们钺利甲厚，占了不少便宜，很快就遏制住黑衣死士的气势，占据了主动。

李信盯住一个黑衣人很久了，那人似乎是众人之首，已杀死了三个虎贲军卒。此人正是豹奴，他觉察到了李信的目光，摆脱了与他纠缠的虎贲军卒。二人像争食的虎豹，一个持戈，一个持钺，遥指对方直冲过去。

两人越来越近，各举手中兵器向对方刺去。在兵器正要相接之时，李信突然一矮身，伏身马侧，让过豹奴的长戈。

豹奴见长戈刺空，立觉不妙，可已经来不及了。两马错镫之时，李信挺身而起，左手长剑向后猛挥，正砍中豹奴的脖子，一颗头颅随之飞了起来。虎贲军见此情景，士气更旺。黑衣死士心中惊惧，无心恋战，纷纷勒马回逃。庄丁们更是害怕，一个个都僵在了原地。李信让部下继续追击，自己则回到嬴政身边。

嬴政见李信如此神勇，脱口赞道："真乃虎将也！"

李信这边战事顺利，秦敢那边却陷入险境。被虎贲军杀散的庄丁，后又被虎奴驱赶回来，他还率援军向秦敢扑来。

本来秦敢已占尽了优势，正待围剿残敌，却被虎奴接住厮杀。他们合兵一处，气势汹汹，一时间双方胶着在一起。但庄丁人多势众，虎贲军锐气已过，死伤越来越多，秦敢只得且战且退。

嬴政没想到对方还有强劲的后援，见秦敢处于劣势，便对李信道："你带一百骑去接应秦敢。"

李信道："可大王您身边就没有多少护卫了。"

"不要紧，寡人估计杀退他们就可以进庄了，你快去救秦敢吧！"那里人数越来越少，嬴政心中大急。李信见秦敢情势危急，也不再拖延，便带领一百骑前去营救。

秦敢见李信杀到，信心大增。李信所率一百骑已经等待多时，他们见弟兄们往来冲杀，早已心痒难耐，又见自己弟兄死伤不少，更是怒火冲天。

李信一冲进敌阵，便直奔熊奴而去。见李信冲来，熊奴不禁有些心慌，他虽然没有看见豹奴被斩杀的情形，但对方的强大气势使他感觉到不妙。

李信的长钺快速向熊奴刺去，熊奴摆脱纠缠之人，挥刀向长钺格去，两人斗在一处。李信突然一晃，熊奴砍了个空，李信顺势一摆钺尾向熊奴扫去，熊奴从未见过如此怪异的攻击之法，慌忙又举刀格开，可他与豹奴一样忽视了李信的长剑。

李信手起剑落，砍在熊奴的手臂之上，他一声惨叫，长刀落地。紧跟来的一名虎贲军士一钺刺去，将他刺了个穿心透。

这边激战正酣，嬴政那边又出现了变化。在右侧的树林中突然传出喊杀之声，只见不少庄丁手持锃亮的刀剑，随着一辆战车奔出，立在车上的正是公孙卓。在战车后面跟着两个女人，其中一人正是姜玉。

卓在树林中埋伏多时，他一直等嬴政身边没有多少士卒，而李信又

在那边难以分身之时才杀出来。

他把姜玉押来，就是要让她亲眼看到嬴政是怎么死的。他对身后的黑衣死士叫道："中间那个头戴通天冠、骑着黑马的就是嬴政。谁若捉住他，我就把这座庄园赏给他。谁若杀了他，赏万金！"身后的黑衣死士一阵欢呼，一个个争先恐后向嬴政冲去。

嬴政见卓还有如此多的兵卒，不禁心慌，后来见他们向自己冲来，反而冷静下来。他知道现在只有争取时间，让李信和秦敢杀回来相救。他对身边的虎贲军卒道："你们留一半人在此阻击，另一半人跟寡人退向山顶。"

留下的虎贲军虽骁勇无比，但黑衣死士人多势众，虎贲军卒很快被围上来的黑衣死士杀死。随后，他们又向嬴政追去。那边的李信和秦敢大急，他们舍去纠缠之敌，向这边策马狂奔。

嬴政快至山头的时候，身后的虎贲军与黑衣死士已经接战。虎贲军个个拼命，与黑衣死士缠战不休。

就在这时，山那边陡然响起战鼓声，接着是漫山遍野的喊杀之声。嬴政勒住马头，心想这下可完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想不到自己竟会命丧于此。但他却看见一杆大旗竖起，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秦"字。嬴政这才醒悟，原来漫山遍野杀来的是秦军。

秦军迎向黑衣死士，把近在咫尺的追兵全部杀退。这时有一骑向他奔来，口中呼道："大王受惊了，恕臣救驾来迟！"

来人是吕不韦，嬴政平了平心绪对他道："原来是仲父！幸亏您赶来相救，要不然寡人就遭到不测了！"

"臣听中尉吕更说大王查抄了子傒府，又奔向子傒的田庄。臣怕大王有危险，所以请示了太后之后，就调了五千咸阳守军前来，想不到正好赶上。"

嬴政有些奇怪——为何援军不从身后而来，而是从左方的山包之后杀出。但吕不韦没说，他也就装糊涂。他猜吕不韦一定早已到此，直等他危急之时才出来营救。

虎贲军见援军来到，大王处境安全，便放心杀敌。而黑衣死士和庄丁见一下来了这么多秦军，一个个吓得抱头鼠窜。公孙卓见大事不妙，慌忙驱车向庄内奔去。

嬴政见状，对赵高道："把寡人的穿云金弩拿来！"他本想一箭射死公孙卓，但觉得这样太便宜了他，便射死了驾车之人。

公孙卓的马车奔出数丈远就翻了，他狼狈地爬起来，看见四面八方都是嬴政的人马，便知道无力回天了。庄丁们被斩杀的斩杀，活捉的活捉，所剩无几。只有一些黑衣死士向公子卓靠拢，仍然拼命抵挡。他们知道秦法严峻，就算现在缴械投降也难免一死。

秦军接到嬴政的命令，并不急于上前攻杀，他们把卓和黑衣死士牢牢围在中间，弓弩手在外结阵站好。圈里面的秦军纷纷退出，几个黑衣死士欲随退出的秦军杀出来，人还未到跟前，就被射得有如刺猬一般。其余的黑衣死士再也不敢妄动，他们自知必死，但不知秦军为何还不动手。

卓明白嬴政这是为什么，他从鹰奴身旁拉过面色苍白的姜玉，推到阵前喊道："嬴政，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姜玉！你要我的命，我就让这个美人陪葬！你不想让她死就让开，放我们走！"他现在只有用姜玉来威胁嬴政，作最后一搏。

嬴政见姜玉蓬头散发，神情木然，不由一阵心痛。他好久没有见到姜玉了，以为自己已将她淡忘。可当他一听到姜玉落入子傒手中时，就迫不及待前去相救。他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成蛟，为了江山社稷，但他依然锁不住自己对姜玉的一腔深情。

决不能放过卓。嬴政在心中狠狠地想着。

赵高似乎领会了嬴政的心意，回道："大王有令，只要你放了姜姑娘，就只降罪你一人，不诛九族！"

公孙卓狂笑道："诛我九族？嬴政，别忘了你我同为嬴氏子孙。别再废话，若不答应，我马上杀了她！"说罢，卓便抽出佩剑架在姜玉脖子上。

姜玉早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她的心绝望了，只怕自己再也难见到成

蛟了。她想不到自己竟是如此不祥之人，不仅连累了爹爹，而所爱之人也为了自己造反。她知道只要自己一死，眼前这些害了爹爹和成蛟的人一个也逃不掉。

爹爹，女儿来陪您了！成蛟，我们来世再见！她猛然抓住卓的佩剑用力一勒，一股鲜血随剑涌出，溅了卓一身。

全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着姜玉缓缓倒下。公孙卓提着带血的佩剑，愣在那里。

嬴政想大喊“姜玉”，却又硬生生地憋了回去。他紧咬双唇，拼命地抑制自己。旁边的吕不韦叹息一声：“好一个烈女子！”

在屯留的中军大帐中，成蛟正与众将商议军情。

副将嬴璧递上简册道：“将军，赵王派使者前来通报，他已说动各诸侯国出兵援助。赵王很欣赏将军的义举，决定把饶地（今河北饶阳）送给您，并派使者送来了饶地的户籍简册，请您过目。”

成蛟厌烦地把简册推到一边，生气道：“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尽拿这些虚名来糊弄我。说好出兵支援，到现在还没见一兵一卒，尽派使者来说些好话。以后有这等事就不要来禀告了，你自行处理。那赵国使者你去接待，省得我见了心烦。”

嬴璧四十出头，在秦军中已征战十几年，他是子傒极力推荐的将领。

成蛟与嬴璧相处的最初几月，见他精明干练，行军布阵极为熟练，对他印象不错。起事之后，他发现嬴璧经常背着他与将校私下聚集商议，不知在做些什么。成蛟心中大为不满，但又不好当面指责。他是初次带兵，在军中没有什么根基和声望，而嬴璧带兵多年，有许多事他必须依靠嬴璧去处理。

后来他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妙，所有的行军作战之事，只要嬴璧提出主张，其余将校则齐声附和，他这个主帅已变得有名无实。这时成蛟才明白子傒向他推荐这些人的用意，原来他们早就计划好了，起事之后就把他架空。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子傒设好的陷阱，一步步诱他、逼他。如果不是姜玉还在他们手中，他就是拼死也要把这一切告诉给嬴

政。他现在才发现当初听从子傒之言，起兵讨伐吕不韦是多么的草率。

赵、楚、韩、魏、燕五国说是派兵相助，但是兵至边界就停止不前，逡巡观望。本以为支持最得力的赵国也被桓　堵住，不仅不能出兵相助，还自顾不暇。现在他统率的军队，前有蒙武堵截，后有桓　夹击，已是极端危险。五国也不再提出兵援助之事，只是派使者前来慰劳，空许他一些好处。

成蛟心中矛盾万分，他既希望叛军不能成事，又希望自己所率之军不被剿灭。不过军中大小事情已不用他操心，他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和姜玉能见上一面。

成蛟见嬴璧领命出去，便招呼亲信们继续喝酒。这时，从帐外进来一个亲兵，呈上一封帛书道："这是蒙武派使者送给将军的，说是大王的亲笔书，要交给将军过目。"

"哦，你是怎么得到的？"成蛟有些奇怪。不管是什么书信简册，一般都是经嬴璧之手后才转交给他的。

"小人碰见了送书使者，所以直接取过来交与将军。送书之人乃小人旧识，知道小人是将军的亲随才将书信交与小人的。"成蛟的亲信们看不惯嬴璧等人，有此机会当然不会放过。

成蛟把帛书看完，脸色变得煞白，目光也变得呆滞空洞。他口中喃喃地念叨："姜玉，姜玉……"

周围的亲信们不明所以，上前唤道："将军，您怎么啦？"

成蛟有气无力地吩咐道："你们都出去吧，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亲信们有些担心，问道："将军，您……"

成蛟暴喝道："出去！都给我滚出去！"

亲信们吓了一跳，不敢再多言，一个个溜出帐外。

他们不敢远离，在帐门口守望。听见成蛟在里面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骂吕不韦和子傒，一会儿又大呼姜玉，还不时夹杂着

酒罐碎裂、案几翻倒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里面安静了下来，但成蛟没有传令他们进去。

亲信们觉得有些不对，其中一人悄悄掀开帐幕，只见成蛟已仰面躺在正席上，血水流了一地。

成蛟自杀了！他无法原谅自己，期望能在另一个世界与姜玉厮守在一起！

嬴政接到成蛟自杀的消息，备受打击。他原希望成蛟收到书信，能够认清形势，及早悔悟，可他的重压反而逼死了成蛟。

成蛟一死，叛军如无头之蛇，不知何去何从。众士卒人心惶惶，他们畏惧秦法，纷纷潜逃他国。嬴政怒火中烧，对叛军再不留情。他下令桓　和蒙武两面夹击，一场大战下来，叛军将领全被杀死，还被戮尸示众。嬴政还迁怒当地之民，把他们迁到秦国的边远蛮荒之地。

赵姬听说成蛟自杀身亡，悲痛不已。她后悔当初同意成蛟领兵出征，否则就不会发生这一切了。她无心再与嫪毐和两个幼子在后宫逗乐，她要去质问吕不韦。

秦国出现如此大事，吕不韦不可能不知情。当初是他极力怂恿自己让成蛟领军伐赵的，他一直对成蛟暗怀戒心，为什么还让成蛟领军？赵姬想到这些，仍不相信吕不韦会如此心狠手辣。

可成蛟落得如此下场，令她不得不怀疑是吕不韦，但她又拿不出证据，因为这一切好似都与他无关。成蛟反叛的事一直是嬴政亲自处理，吕不韦只是从旁协助。可直觉告诉她，吕不韦一定暗中做了什么，至少有一些事瞒着她。

凭吕不韦的势力，他不可能毫不知情，所以极有可能是他早已知道此事而任其发展，甚至可能暗中推波助澜，致成蛟于死地。

赵姬与嫪毐悄悄驾车去相邦府，并没有让嬴政知道。成蛟和姜玉的死让他悲痛不已，他已无心朝政，每日借酒浇愁，直至一醉方休。赵姬了解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对此甚感伤心。

吕不韦没想到赵姬会突然光临，他正与几个心腹之士在饮酒庆贺，

听到禀告后，忙亲自前去迎接。

赵姬与吕不韦幽会时，曾到吕不韦府中来过。在这里，她与吕不韦曾度过许多令她心醉神迷的夜晚。如今故地重游，她已没有往日那份心情。她让吕不韦遣走所有的侍从，自己也把嫪毐留在外面，她要单独面谈。

吕不韦见她怒气冲冲，就知道有话责问自己，而值得她如此做的也只有成蛟一事。

“吕不韦，当初你告诉哀家成蛟不会有任何事，现在你怎么说？”赵姬一直对吕不韦很客气，一直称他为“相邦”或“仲父”，即使在他们最亲密的时候，也从不直呼其名。

吕不韦已想好对策，他相信能把赵姬糊弄过去：“太后，如果长安君真能如臣所说讨伐赵国，现在可能已荣归秦国了。只怪他听信子傒之言，心怀不轨才落得如此下场，臣也无能为力。”

“吕不韦，你还不说实话。别人不了解你，哀家还不了解你？”赵姬见吕不韦敷衍自己，心中更愤怒，“你别忘了，当初如果没有哀家在先王面前说话，你能当上秦国的相邦？没有哀家支持你，你能在秦国风光这么多年？子傒一直在你的监视之下，他与成蛟来往你岂能不知？别以为你与成蛟不和哀家不知道，哀家只希望你能看在哀家的分上不要与他计较，可到头来……”赵姬说到这里，不禁哽咽。

吕不韦没想到赵姬竟然用陈年往事来指责自己，还以恩人自居，不禁有些厌烦。他冷冷地回敬道：“臣是凭本事在秦国站稳脚跟的。如果没有臣，先王能登上王位？你能当上太后？希望太后不要再提过去之事，以免大家都不愉快。子傒与成蛟之事臣早已知道……”

“知道为何不告诉哀家，不阻止他们？”赵姬气愤地打断他。

“这秦国上下臣只关心一人，臣的所作所为也只为了一人，臣决不许任何人对他有所损害，包括成蛟在内。”吕不韦见话已挑明，干脆就说得更明白一点。他不想与赵姬再多理论，许多事现在也说不清楚。他断定赵姬不能把他怎样，他与赵姬的那些事想掩盖都来不及，哪还敢抖出来。另外，他没有任何把柄落在赵姬手上，又怕什么呢？

赵姬心中气恼至极，却又无可奈何。吕不韦太精明了，她抓不到一点错。她知道这首先是自己的错。如果不是当初错走一步，现在也不至于步步受制。她软弱而伤感地说："你一切为了政儿，为了江山社稷，这哀家都知道，可成蛟也是哀家的儿子啊！你事先告诉哀家，哀家绝不会让他去，他也不会惨死。可你不但不告诉哀家，还怂恿哀家让他去，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推吗？你告诉哀家，哀家就可以好好管教成蛟，你再除掉子傒，成蛟就算有心也无力叛乱啊！"

吕不韦暗想：这真是妇人之见！他这次不行，难免不会有下次。我一劳永逸岂不更好！但他不想过分得罪赵姬，于是缓和语气道："臣也只知道他们有叛乱的迹象，并无真凭实据，总不能捕风捉影吧？长安君已死，你不是还有两个漂亮的小儿子吗？有他们陪你还有什么不快活的？臣让嫪毐在后宫好好陪你过几年安闲日子，这朝中之事你就不用再操心了。不过此事不要让大王知道了，他可没有这么大度。"

她又惊又气，她以为自己与嫪毐生下二子之事做得很隐秘，没想到吕不韦还是知道了。听他的口气，还要用此事威胁自己。她知道再说下去也没有什么用，只是找气受罢了。她欲起身离去，吕不韦又道："太后所提嫪毐封侯之事，臣实在不便向大王进言。如果太后能说动大王，臣一定支持。"

吕不韦这是推脱之言，他以为赵姬不会亲口向嬴政提出此事，不想赵姬却冷言相讥道："此事就不劳相邦费心了。"

嫪毐见赵姬铁青着脸从相邦府出来，便不敢多问。上了太后的车辇，行出好远他才小心地问道："太后，您这是怎么了？"

赵姬没有回答便径自道："你不是一直怪哀家没有给你封侯吗？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哀家就封你为长信侯。你可要为哀家争口气，拿出点本事来，不要让人小瞧了。"

嫪毐欣喜若狂，若不是顾忌有人，他就要抱住赵姬亲热一番："谢太后，小人一定不负所望。"

赵姬冷眼看着一切，想到自己所接触的男人都对名利趋之若鹜，就不禁伤心。嫪毐那点本事，无论如何都不够资格封侯。可她现在需要一个人去对付吕不韦，遏制他的势力，而她的身边只有嫪毐可用。

看吕不韦对成蛟如此心狠，赵姬很担心嬴政。幸亏那只是她一人藏在心底的秘密，如果她不说，吕不韦就不会知道。但现在她不能不提防吕不韦了，嬴政与吕不韦的矛盾已越来越明显。吕不韦虽暂时忍让，但嬴政如果把他逼急了，难保他不会做出狗急跳墙之事。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嫪毐来削弱吕不韦的势力，转移他与嬴政的矛盾。为了两个儿子，她也应该让嫪毐得到一些权力，她只是担心嫪毐的那点本事不是吕不韦的对手。

嬴政刚从成蛟、姜玉身亡的悲痛中缓解过来，又被另一个消息震惊了——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嫪毐是何许人也？有什么功绩？大多朝臣都不知晓，后来听说他是一个服侍太后的阉人，就更不明白了。

嬴政没想到母后竟然封嫪毐为侯，他原以为封嫪毐不更、大夫之类的爵位就已足够了，等赵姬向群臣宣布后，他想反对已来不及了。他怎能当着群臣的面反对母后，让她难堪呢？

群臣议论纷纷，吕不韦虽没有站出来反对，但他的僚属以及忠于他的朝臣都纷纷上书。嬴政虽心有不悦，但此时也只能帮母后驳斥群臣。

吕不韦知道这次赵姬是冲着他来的。嫪毐是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最清楚不过，赵姬这么做无非是想用嫪毐来对付他。但是这个不好的消息并没有激起他任何过分的反应，相反他觉得这是一个解脱他与嬴政矛盾的好机会。嫪毐的出现，加上赵姬对他的支持，必然会使他在朝中快速崛起，从而改变朝政局势，确切地说是削弱他在朝中的势力。

但他却可以借此机会韬光养晦，把嬴政的注意力引向嫪毐。嬴政一直顾忌他权柄太重，独断专行，他若暂时收敛，就可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且他清楚嫪毐的品性——得志就会忘乎所以，为所欲为。时间一长，必会引起嬴政的不满。嬴政与嫪毐发生冲突，赵姬不会袖手旁观。那时他就可以坐山观虎斗，直到他们两败俱伤再出来收拾残局，重建自己的势力。

吕不韦有此打算，遂不在朝政上再费心思。他知道嬴政有一帮文武重臣在辅助他，大小事务都能处理，就干脆闭门府中，专心编纂他的鸿篇巨制。

河西太原郡城的郊外，一队人马在猎场上飞奔着。远处的百姓一看

这种阵势，就知道是长信侯嫪毐在此狩猎。太原郡已是他的封地，这里的大小事情皆由他做主，一些看不起嫪毐的人就称这里为“毐国”。

嫪毐有了太后支持，在朝廷的声望和势力与日俱增，隐隐有凌驾吕不韦之势。令众多朝臣更奇怪的是，他的权势地位似乎得到各方面的默许。吕不韦不与他为难，闭门编书；嬴政也置之不理，让他放手施为。嫪毐一下成为朝中显贵，大小事情皆决于他。他也趁此机会，在朝中安插亲信。

嫪毐因出自吕不韦门下，开始并不敢过分妄为。但天长日久之后，他对权势的欲望越来越大。几次碰撞，他都屡屡得手，便明目张胆地驱除吕不韦在朝中的势力。不少人见他炙手可热，纷纷投其门下。很快他的势力发展至家僮三千，门下舍人千余的规模。

太原郡郊外的猎场，已成为嫪毐的私人苑囿，可与咸阳的上林苑相媲美，他常与一帮好友到这里来狩猎。

这一日，他邀集了卫尉竭、内史肆、中大夫令齐等人一起狩猎。这些人都是他少时好友，也是他安插在朝中的亲信。猎场中，十几头麋鹿被人从林中赶了出来，在原野上狂奔。嫪毐等人见状，立刻围追堵截，不一会儿就射杀干净。

众人歇息之时，卫士们就把猎物烧烤起来。其实，嫪毐每次打猎是假，实际上是为了找一个安全的谈话之地。他知道秦国遍布吕不韦和嬴政的耳目，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他每次有要事与众人商议时，都选在这猎场。这样既不担心有人偷听，也不怕有人怀疑。

嫪毐向齐问道：“你上次办的事进展如何了？”

“君侯放心，诸事俱已办妥。”齐回答道。他长得高瘦，两颊无肉，眼珠不停在转。

“有了武器就可以扩充卫队，到时就进可攻，退可守。”嫪毐自言自语道。

“这些我们都知道！只是兄弟们有些着急，不知君侯何时动手。”竭担心道。他因嫪毐之助，已升至卫尉，掌管宫廷卫队。

“这个你不用着急，我自有安排。”嫪毐自信道。他知道自己之所以有今日的地位，全因为抓住了一个机会。他现在就像一件武器，太后和嬴政用他来对付吕不韦，而吕不韦也用他来对付嬴政。为了把对方置于死地，太后、嬴政、吕不韦都希望这件武器锋利，所以他才能在朝中如此迅速地扩张势力。一旦他们有一方不支而败，那么下一个遭殃的就是他自己了。

为了自保，嫪毐让齐暗中从楚国买来武器，装备他在太原的私人卫队。按秦制这支卫队只能有几百人，可实际上嫪毐已将其扩张成近万人的队伍。他把竭提成了宫廷卫队的首领，逐渐控制这支队伍。朝中的一些重要官职，他也尽可能安插自己人。

内史是掌治京师的重要官员，嫪毐想方设法赶走了吕不韦的人，换上了肆。这个位置对吕不韦也很重要，如果失去了就不能在城中便宜行事，会带来诸多不便。但吕不韦并未做出强烈反应，嫪毐心中更是得意。他现在有太后做靠山，并不惧怕吕不韦了，只是对嬴政有些心惧。

嬴政那阴鸷目光和偶尔展现在嘴角嘲弄的神情，好像是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白费心机。一想到这，嫪毐就恨得咬牙切齿。

远处的麋鹿香味随风飘来，勾起人的食欲。一个卫士奔过来道：“大人，鹿肉已经烤好，请过去享用。”

众人来到火堆旁，那儿已搭起了大帐篷。帐篷里铺好地毯，一看就知是上好的雪狐毛制成。地毯正中放着一只硕大的银盘，整只鹿就放在盘中。安排好一切后，卫士们俱退到十几丈外警戒，帐中只剩嫪毐四人。

“娘的，吃什么饭、赴什么宴都没有在这里的香！还记得那时我们偷别人的羊，也是这般烤着吃，真是快活！”竭边啃着鹿肉边说着，他想起了少时与大家一起厮混的趣事。

“我记得你还差一点被人逮住，幸亏君侯急中生智，冒充官府之人把你救走。现在想来，我们那时真够胆大。秦律如此严酷，如果真被抓住，不被杀头也得充军戍边。”肆笑着接道。

“此等往事休要再提！别看我等现在风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像蚂蚁那样捏死。我现在是因为有太后支持，大王又不过问，一旦他

们醒悟过来，我等又怎能应付得了？别看我等掌握了朝中要职，但重臣一个也没有靠向我们，这不能说明我等的处境么？”嫪毐一饮而尽，把酒爵狠狠地摔在案几上。

齐、肆、竭都黯然，一个个默不作声。他们都清楚自己地位低下，尽管手握重权，但依然受人轻视。那些世族重臣表面客客气气，却没人愿意与他们交往，这令他们气恨之余又有些气馁。

嫪毐非常了解他们的心思，叹了口气道：“大家都是受我所累啊！你们依附于一个‘阉人’，他们谁愿与你们结交？”

“这怎么能怪君侯？何况您也不是真的阉人。”肆安慰道。

“我这假阉人的身份能公开吗？如果哪一天能够堂堂正正地娶妻生子，我也不枉来这世上一遭！”嫪毐依然愁结心头，幽幽自怨。

竭见他如此颓丧，不禁担心——如果嫪毐一倒，我就更没有出头之日了，便忙道：“君侯难道忘了栎阳别宫之言？我等本是市井小民，若能轰轰烈烈干一件大事，就算身首异处又有何惧？君侯如果不带领我们，我们还能指望谁呢？竭对天起誓，此生决不背叛君侯，誓死追随君侯！”

肆、齐也相继起誓，嫪毐才笑逐颜开道：“有你们鼎力相助，何愁大事不成？虽然太后说过，大王死后由我儿继位，但那要等到何时？他们都想拿我当枪使，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一一刺死！”

“君侯这番话让我等放心了！接下来我等该怎么办？”众人齐齐望着嫪毐。

“诸位回去之后仍要暗中扩充势力，但要小心，我等现在还不能与他们硬拼。竭，你多找一些游侠异士。肆，你负责探查各方动静，尽力把咸阳令拉过来。我们不能控制秦军，但要把咸阳的守卫士卒控制在手中。齐，你负责与各国联络，张大我们的声势。记住！我们现在仍只能暗中行事。”

众人点头称是，他们都知道现在无路可退，只有誓死一搏。

第七章　秦王雍城加冠冕　血战咸阳除孽子

嬴政面前放着一堆竹简，这些竹简制作精美考究，非一般公文记录，这是吕不韦向他进献的《吕氏春秋》。他早就听说过这部书，在继位之初，他就知道吕不韦在编纂一本奇书。在辅政之时，吕不韦也曾偶尔谈及此书，但每次所谈只是一鳞半爪。

嬴政翻开《序意篇》，浏览之后就觉很不舒服。这是黄帝教导颛顼的一段话，摆明了吕不韦是想凭仲父的身份来教导他如何行事。嬴政把竹简一扔，不想再看下去了，他觉得自己听从的摆布已经够多了。可又转念一想，能让吕不韦耗时八载编纂的书决不简单，若就此放过岂不可惜？

诸子百家靠著书立说阐明自己的主张，以影响天下。寡人从这部书中也可看出吕不韦的一些主张，这有利于寡人更清楚地了解他。嬴政想着想着，遂又拿起这部书仔细研读。

嬴政读完一些章节后不禁击案叫好，许多缠绕在心中的问题都得到了解答。在《不二篇》中，吕不韦明确提出了“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的主张，希望结束分裂，实现天下一统，这深得嬴政之心。

现在天下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正是消灭诸侯，重建以“天子”为代表的统一王朝之时。秦国是实力最强大的诸侯，这统一天下的重任理应由秦国来完成。嬴政仿佛听到了召唤，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遍布全身。

正待往下细看，赵高进来禀告道：“大王，昌平君及蒙武诸将正恭候大王召见。”

嬴政挥了挥手道：“你让他们到祈年宫去，寡人马上就到。”

祈年宫中，左相昌平君、尚书令冯去疾、谏议大夫王绾及蒙武、王翦、杨端和、李信都在座。

王翦和杨端和是多年的老友，两人共同征战四方，彼此甚为熟悉。此刻坐在一起，正低声议论着什么。昌平君与冯去疾、王绾共坐一席。作为召集之人，又是大王最先召见的心腹之臣，他有一种自傲之感。

李信由于上次搜捕子傒之功，爵位升至左庶长，成了统兵一方的青年将领，这让昌平君十分嫉妒。李信察觉到了他的态度，也不愿屈己待人，但一想到今后要共事一主，他也只得装出谦恭的样子。

众人之中，蒙武与他年岁相近，性情也较为相投。因为父亲蒙骜的关系，又在军中征战多年，蒙武的爵位已至中更，但没有人敢轻视他。

众人谈兴正浓，一声“大王驾到”，嬴政便身穿一袭黑袍，足踏蒲履，走入大殿中来了。

见众人上前行礼，嬴政便摆了摆手道：“众卿不必多礼。这次叫大家来，一是有事相商，二是众卿都功劳不小，寡人一直没机会犒赏你们，今日特备酒宴，与大家同饮。”

“为大王分忧，是臣等本分。大王如此看重臣等，臣等感激不尽！”大家上前一齐答道。

嬴政听了心中甚是满意，他环视了一眼然后说道：“今日请大家来，是想听听你们对朝政的看法，众卿尽管畅言！”

众人互相看了看，没人愿意先说。他们拿不准大王要听什么，怕万一说错话引起他的不快。

嬴政见众人默不作声，便继续道：“吕相邦向寡人进献的《吕氏春秋》，不知大家看过没有？”

“臣听说吕大人把《吕氏春秋》悬于咸阳城门，称有增损一字者赏千金，这无非是仿效商君‘立木悬金’之故事。臣认为吕大人编纂此书，实乃居心叵测，至少有犯上之嫌。”昌平君一听嬴政说到此事，便开口道。

“何以见得？”嬴政似是不明白地问道。他这样问的目的是向大家表示自己对吕不韦没有恶意，而吕不韦却心怀不轨。

“大王，他把此书命名为《吕氏春秋》，可此书并非全部写史。而

且他在《序意篇》中引用黄帝教训颛顼之言，更为不当……”

“他是仲父，有此举也不为过。单就此书而言，寡人以为也不失为一部奇书，希望大家也能看一看。”嬴政摆手制止了昌平君，然后又直奔他今日真正要说的内容，“近日朝局又有新的变化，吕不韦已不像先前那样大权独揽，为所欲为了。但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嫪毐，他仗着太后支持，大有超过吕不韦之势，不知众卿有何看法？”

众人对嫪毐早就不满了，心中都瞧不起他。嫪毐好像也存心与他们作对，凡是他们所行之事到了他那里，不是被推诿，就是被拖延，其中蒙武受的窝囊气最多。他心性耿直，又是世家子弟，对嫪毐甚为鄙视，那嫪毐自然也不会买他的账。他听到嬴政询问，便气愤道：“臣以为嫪毐实为一无行小人。他曾是咸阳一市井无赖，虽为君侯，却只知行猎作乐。臣还听说他好赌成性，经常邀集朝臣在府中聚赌。如让此人手握重权，实是误国误民！”

众人听蒙武此言，也都起身诉说嫪毐的不是。嬴政听众人说完后才道：“寡人也是迫不得已。寡人早知他的禀性，但他是太后所举之人。众卿也知道，还有几个月就是寡人行冠礼亲政之时。在行礼之前，太后之命寡人也不能不听。”说到此，他又露出得意的笑容，“不过寡人放纵嫪毐也不全是为此。吕不韦经营多年，如果由寡人亲自去对付他，难免会两败俱伤。寡人任由嫪毐恣意妄为，也是为了对付吕不韦。只是吕不韦太过狡猾，不与嫪毐正面冲突，一味在家编书，反而让嫪毐越来越猖狂。今日召众卿来，就是想商量一个对策。赵高，你来向众卿说说嫪毐的情况。”

赵高闻言站出来道：“大王、相邦、众位大人，小人早已派人盯住嫪毐。他封侯虽仅半年，但家僮门客已有数千。在封地太原郡，他还私扩卫队，具体数目尚未查清。在咸阳城中，他也遍地安插亲信，这些人大多是他的好友。至于蒙将军说他在家设赌，他此举正是为了笼络朝臣。”

众人听完赵高的话都颇为吃惊。他们都被嫪毐迷惑了，以为他只是一个无赖小人罢了，没想到他竟怀有不测之心。他们也暗暗吃惊赵高的能耐，仿佛这朝中上下没有事能瞒过他。众人都在心中嘀咕着。

嬴政又大声问道：“众卿有何良策？”

李信朗声回道："臣愿率五千精骑，直捣太原，活捉嫪毐！"

"将军勇气可嘉，可现在还不是时候。嫪毐只不过是一跳梁小丑，寡人还要用他来对付吕不韦。别看他现在屯兵聚众，显赫一时，寡人只需一句话就可让他烟消云散。"

"大王之意是臣等仍需把目标集中于吕不韦身上？"冯去疾半天没说一句话，但一开口就说中了嬴政的心思。

"正是！我们的真正对手还是吕不韦。寡人目前还不能动嫪毐，想留下他再逼逼吕不韦。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蒙将军就屯兵于通往太原郡要道上吧。希望众卿再忍耐一时，不要与嫪毐发生冲突，以免中了吕不韦的养晦之计，寡人倒要看他能忍耐到何时？"

昌平君担心道："大王有此准备，臣等就放心了。只是臣还有一事要禀告大王，卫尉竭乃宫中卫队首领，此人与嫪毐来往甚密。大王近身护卫之人若为嫪毐所用，一旦有什么不测，后果就严重了。臣请大王免去此人之职，另选他人为好。"

赵高闻此接言道："相邦但请放心，大王早知此情，其实这支卫队早被吕不韦和嫪毐之人渗透，已不堪再用，现在更换只会打草惊蛇。小人从军中选出的勇士已秘密安排进宫充任大王的贴身护卫，就算有意外也可以应付一时。"

"这些事赵高都安排得很好，众卿不必担心。寡人难得有机会与众卿共饮，今日不妨一醉。"

众人见嬴政兴致甚高，随即爵来盏去，相谈甚欢。正至兴浓时，嬴政忽然感叹道："寡人有时在想，我秦国如此内耗下去，实在不值。以大秦实力足以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唉，内有重臣掣肘，寡人如何能安心对外？"

王翦是军中老将，一直有扫平六国的雄心。见嬴政年纪轻轻，就能放眼天下，暗自庆幸没有跟错人。他站起来举爵道："大王有此雄心，实为我秦人之福。臣誓死追随大王，助大王完成此志！"

"好！王将军请！"嬴政举爵一饮而尽，"要成此大业，寡人只有依靠众卿了。前日太卜告诉寡人，说有彗星横天而过。前年彗星过，蒙骜

将军去世，朝廷损一柱石，随后长安君也叛乱身亡。今年彗星再现，恐怕又有事要发生了。四月是寡人亲政之时，也是该做个了断的时候了！”

众人一听此言，不由心中兴奋不已，大家齐声道：“臣等即便肝脑涂地，也要助大王完成大业！”

嬴政闻言十分高兴，又传来乐工舞姬助兴，一时间殿中鼓瑟齐鸣，玉袖飘香，豪迈中平添了几分香艳……

在相邦府，吕不韦正后悔不迭。他低估了嬴政的忍性、嫪毐的能力，更低估了赵姬盛怒之下报复的决心。

一帮亲信正在诉苦，他们都是被嫪毐排挤下来的。看到这种局面，吕不韦觉得自己的策略好像错了。他原想嬴政不会容忍嫪毐胡作非为，想不到他竟忍了下来。这些人虽然官职不高，但实权很大。因为他想灵活调配这些人，如果让他们官职过高，反而会增强其野心，指挥起来就不一定如意了。

现在嫪毐极欲掌权，短时间内不可能拉拢重臣，就只有尽快地占据一些关键官职，取得实权，所以他排挤的也大多是吕不韦的人。

不能让嫪毐再如此猖狂了！吕不韦暗下决心，他吩咐司空马道：“你尽快把嫪毐私扩卫队的消息传开，以引起大王的注意。另外，在咸阳城多造舆论，把嫪毐私开赌场、用人唯亲之事大肆传扬，激起百姓的怨恨。”

司空马道：“属下会尽快去办。没想到一个无赖竟使我们有些手足无措，相邦，如果再让他扩张势力，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啊！我们是不是该发动朝中之人弹劾他？”

“不，现在还为时过早。有太后支持，弹劾也没多大用处。我们只要让大王对他起猜忌之心，在大王亲政后对付他就容易了。”

“是。”司空马躬身行礼后退下。

吕不韦已感觉到风雨欲来之势，因为这段时日嬴政太平静了。他的不动声色，让自己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四月，嬴政率领宗亲重臣前往雍（今陕西凤翔）地。雍是秦国最早建都之地，也是秦国宗庙所在之地，一些重要的典礼都在此举行。

四月己酉日，在雍城的太庙中，嬴氏宗亲和朝廷重臣齐集此处，为嬴政举行冠礼大典。太庙之中响起庄重的庙堂之乐，洪钟大吕震撼着人心。嬴政神情肃穆，立于历代祖先的牌位之前。

在掌管宗庙礼仪的奉常主持下，嬴政行了叩拜大礼，祭祀祖宗。

奉常为嬴政加冕，吕不韦为嬴政佩剑，从此刻起，嬴政开始亲自主掌朝政。只见他头戴通天冠，身穿黑色龙袍，手按太阿之剑，显得威武庄严，霸气十足。

礼毕，众臣俱跪下高呼："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嬴政扫视脚下群臣，还有跪在身侧的吕不韦，兴奋得想要仰天长笑。但他最终抑制住自己，平和地说道："众卿平身！"

吕不韦窥探着嬴政，把他的神情都看在眼中，在心中暗叹：儿子！这眼前的风光可代替不了朝政的凶险，你可要好自为之。

他多年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现在可以说已成功大半。他相信这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的大业，使"吕氏"天下世代相传。可是嬴政偶尔显示出的残暴，又让他十分担心。嬴政在盛怒之下，往往会大肆杀戮。以此性格来平天下，尚有可为；若以此治天下，恐怕难行。虽然嬴政对他还是十分客气，开口"相邦"，闭口"仲父"，但他现在所说的话只怕嬴政一句也听不进了。

在咸阳嫪毐府中，此刻灯火通明，正在举行欢乐的晚宴。

嬴政率领宗亲重臣去了雍地，咸阳只剩下太后和嫪毐。令他畏惧担心的人都离开了，赵姬只知在后宫含饴弄子，嫪毐于是更加忘乎所以，为所欲为了。

他是个喜欢热闹快活的人，于是就把一些侍候太后和嬴政的亲贵请来饮酒博弈。一来想笼络人心，寻找更多的帮手；二来则是向他们炫耀财富和实力。

前来赴宴之人多为郎、尉。郎负责掌守宫廷门户，或为大王备马驾车；尉多是宫廷卫队长官，负责宫廷的巡逻、防卫。他们是秦王亲近之人，多为宗室子弟。

这些人都有一些世家子弟的傲气，对嫪毐的底细也知道一些，有人还隐隐猜出嫪毐和太后的关系。他们虽然瞧不起嫪毐，但他现在是朝中炙手可热之人，虽然不愿与他相交，但也不得不虚与委蛇。

进入嫪毐府中，其富丽堂皇不亚于咸阳宫。府中家僮女仆穿梭往来，其穿着打扮俱与宫中相同。

这嫪毐也够胆大，在大王脚下竟不知收敛，恐怕祸不远矣。有人心里暗自嘀咕。

嫪毐见所请之人都来了，心中甚是兴奋，他得意地向众人道："大家都能来是给我面子，当年我为高泉宫总管，也多承诸位照应。今日特备薄酒一席，与诸位叙叙旧情。"

嫪毐的话音刚落下，一群美女鱼贯而入。随着琴瑟响起，美女们在厅中翩翩起舞。这些郎尉何曾见过这等场面！他们虽然见过秦王大宴群臣，那都是远远地观看，从没有参加过。今日见如此排场，个个都有些如痴如醉。伴随着优美香艳的舞蹈，一名歌女缓缓唱道：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

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这首《鹿鸣》之曲属雅乐，为贵族宴飨宾客之乐。嫪毐并不喜欢雅乐，不过为了显示身份，他还是让歌姬们唱了这首雅乐。

歌姬婉转的歌声赞扬了酒菜的醇美和主人的热情好客，嫪毐饮到高兴之处，便抛掉了高雅之态，恢复了市井痞赖之气。他让那些美姬停止歌舞，给每人身旁安排一个陪酒。一时之间厅中莺歌燕舞，调情浪笑之声不绝于耳。

嫪毐看到此景，心中极为兴奋，他推起怀中的一位美姬道："去，你去代表我给每位大人敬酒一爵。每个人都要喝，不喝我可饶不了你。"

那美姬早就谙熟此道，娇笑着回道："君侯大人，您就放心吧！"

那美姬极有手段，一路娇娇而语，把众位郎尉说得晕晕乎乎，个个酒到爵干，嫪毐在上面看得哈哈大笑。

可酒敬到一位小侍郎面前却出了问题。这位侍郎只有十五六岁，一看就知是宗室子弟。从酒宴开始他就显得局促不安，后来有美女过来相陪，就更有些手忙脚乱了。

那美姬敬酒到他跟前时，他一味推辞，这引起了全场的瞩目。身边之人见气氛有些尴尬，便提醒道："嬴勇，这可是君侯敬酒，你不要发犟脾气了。"

旁边另一个侍郎也嘟囔道："真不该带你来，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可不要连累我们。"

小侍郎见众人注目这里，知道这爵酒不喝不行了。他想站起来，可旁边有一美姬腻在身侧，手忙脚乱中，他把身前的案几掀翻了。两位美姬惊得失声尖叫，众人也不禁哗然。

嫪毐一开始看到嬴勇推三阻四，心中就有些不高兴，心想你一个小小的侍郎，我差人给你敬酒是看得起你，你还在那装什么！现在看他竟然掀翻了案几，心中不禁火冒三丈，指着小侍郎破口大骂道："你这臭小子，我好好的一场酒宴让你给搅了！你胆子不小，竟然跟我过不去。来人，给我乱棒打出去！"

小侍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面色苍白地站在那里，却没有一点示弱的样子。他听父亲说过嫪毐的底细，根本就瞧不起他。

旁边有人赶紧过来打圆场道："君侯，他还是个小孩子，不懂规矩，您就饶了他这次吧？"

嫪毐知道他是个毛头小子，原也只想吓他一吓，听他说几句讨饶的话就算了。这样既可使众人见识了他的威风，也不至于得罪这些人。

可小侍郎性情刚直，见嫪毐当着众人斥骂他，就怒视着嫪毐，不言不语。

嫪毐见他不识时务，就再也顾不得什么了。如果连一个小小的侍郎都制服不了，他还是什么长信侯？

"来人，把这个不识时务的臭小子狠揍一顿，看他还敢不敢藐视我长信侯！"

一群如狼似虎的卫士冲进来把小侍郎打翻在地，拳来脚去一顿狠揍。有人想要上前劝解，但看见嫪毐怒气冲冲的样子，便不敢言语。

嫪毐眼见众人害怕的样子，耳听噼里啪啦的揍人声，那被美酒烧得半昏的脑袋便更加兴奋了。他指着被揍得死去活来的小侍郎道："你这臭小子，我乃大王的假父，你竟敢不喝我的敬酒，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众人听嫪毐口出此言，不禁小声议论起来。有人见嬴勇实在被打得不行了，便上前劝道："君侯，他已被打得半死，看在我等的面子上就饶了他吧？"

如今气也出了，威风也耍了，嫪毐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现在有人给台阶，他便顺水推舟道："好，看在众位的面子上，这次就饶了他！你

们把他带走吧！”

那几人架起嬴勇就退了出去，众人也纷纷起身告辞，一场欢宴就此草草散了。

第二天一大早，嫪毐还未起床就被仆人叫醒，说卫尉竭有要事找他。嫪毐连忙起身，心想他若不是有要事，也不会如此着急。事情果真如此，竭一见到他就道：“君侯，大事不好了！昨日那几个侍郎一大早就骑马直奔雍城去了，我想拦已是来不及了。”

“他们一定是向大王告密去了。都怪我昨天喝多了，胡言乱语，这可如何是好？”嫪毐面色大变，不知所措。他平日计划甚好，一副干大事的架势，但一遇急难，便显出他的无知。

“君侯，现在是您决断的时候了。大王如果知晓您的一切，绝不会饶过您的。君侯，您不是一直想领着弟兄们做一番大事吗？现在就正是时候！”竭大声道。

“我原本想再等两年，多积蓄一些实力，等两个孩儿长大了再行事。可现在如果草草起事，太后恐怕也不会支持我。”

“现在起事虽急，但是有出其不意之效。如今大王身边只有一部分虎贲军，这正是我等动手之良机，如果等大王回来了，那就更难动手了！如果君侯心有疑虑，不如我去把肆和齐找来商议一下？”

“好吧，你去把他们找来！”嫪毐一想到嬴政阴鸷的眼神，心中就不禁一颤。

嬴政听完几个侍郎的密告，面色铁青地跌坐在案几后。他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出去。昨天加冠亲政的喜悦还没来得及享受，就被这消息冲得一干二净。他怎么也没想到母后会做出如此下贱之事，这若是传将出去，他如何面对众位大臣和秦国子民呢？

“赵高！”他嘶哑地叫了一声。

“奴才在！”赵高闻声连忙跪下，他知道这是嬴政雷霆之怒的先兆。

“他们所说之事，你知不知道？”

赵高不知如何回答。说知道，嬴政一定责怪他事先为何不禀告；说不知道，就会显得他太无能。

嬴政一拍案几，怒声追问："你到底知不知道？"

"奴才……奴才知道。"赵高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应道。

"知道？知道为何不禀告寡人？"

"奴才不敢！事关大王家事，奴才又没有真凭实据，怎敢胡乱多嘴？而且大王尚未亲政，朝中大事由太后做主，嫪毐又是吕不韦引荐给太后的，这上有太后，下有吕不韦，奴才怎么敢乱说？大王与太后母子情深，若因奴才之言影响了大王的天伦之乐，奴才是罪不容赦！奴才不是成心隐瞒，实在是不得已啊！"赵高说到后来，已是泣不成声。

"你起来吧。"嬴政知道这的确不能怪罪赵高。那几个侍郎要不是因为嫪毐过于猖狂，无法忍下心中的怨气，也不会向他禀告。

太后私蓄爱宠乱了朝纲不说，还生下两个孽种！这让他怎么也无法忍受。一想到这，他就恨得咬牙切齿。嫪毐是吕不韦引荐给太后的，他一定也脱不了干系。怪不得他会对嫪毐如此忍让！说不定他们早达成了默契。

嬴政觉得此事不宜迟，应尽快处置嫪毐。他吩咐道："你去把昌平君和诸位大臣请来，注意不要惊动吕不韦。那几个侍郎你要尽快处决！如果还有谁提起此事，寡人就唯你是问！"

"是，大王！"赵高胆战心惊道。

众位心腹大臣来后，嬴政不容他们开口就命令道："寡人已接获密报，嫪毐在咸阳欲叛乱谋反。传旨给蒙武，让他去捣毁嫪毐的巢穴。为防此事泄漏，让李信把所有的宗亲重臣都看管起来。"

昌平君试探地问道："大王，那吕不韦怎么办？"

"既要动，就把他们一齐除掉！嫪毐之事吕不韦也脱不了干系。你告诉李信，没有寡人的命令，不许吕不韦与任何人接触！传令蒙武，平乱之后立即带兵回咸阳！"

“是！大王！”众位心腹大臣高声应道。他们等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嬴政这么快动手，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

嫪毐和竭率领一队士卒直奔高泉宫，特别是竭把其余几人找来商量后，大家都认为现在起事是个好机会。虽然很仓促，准备也不够充分，但嬴政却很难以料到。再说他的护卫现在比较少，充其量只有两千虎贲军而已。在他们起事之后，嬴政再调动大军就来不及了。秦军主力都屯兵四境，唯一离咸阳近一些的是蒙武所率大军。但等他们包围了雍城之后，蒙武再来相救也就晚了。

嫪毐主要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他能直接调动的士卒总数不过千人，再加上门客也不过三千人。可用这些人与虎贲军相拼，就像是送羊入虎口。只有把守卫咸阳的县卒、官骑全部集中起来，才能稳操胜券。但调动军队的兵符在赵姬的手上，一旦嬴政加冕回来，权力就要移交给他。

嫪毐知道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但赵姬又怎会轻易把兵符给他呢？和众人商议后，他打算以嬴政在雍城遇险，需要救兵为由，让太后发兵。

肆担心地问道：“如果太后不相信怎么办？”他的担心也是众人所忧虑的，如果调不动军队，他们就无法起事。

嫪毐想了想，狠狠地道：“这个你们不用担心，今天我非把兵符拿到不可。竭，你率一队士卒随我去高泉宫！”

高泉宫的宦官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士卒们控制了。嫪毐和竭直奔内宫，看见赵姬正在逗弄两个孩儿。

两个孩儿长得粉雕玉琢般，十分惹人怜爱。大概还没有人向太后禀告，她见嫪毐进来，便随口问道：“你今日怎么有空来看我们母子？是不是在外面快活够了？咦，你怎么把他也带进来了？”她见到嫪毐身后的竭，颇为不快。

“太后，臣有要事向您禀告。您让这些人都退下去，竭，你把两位小公子也领下去好好照看！”

“是，君侯。”竭过去就要抱走两个孩儿。

赵姬忙把他们护在身后，怒斥道："你要干什么？孩子有人照看，不用你们管！"

竭不敢用强，看了看嫪毐。嫪毐一咬牙，示意他只管动手。竭不再顾虑，便一把推开赵姬，两肋夹着两个孩儿向宫外走去。

他们吓得哇哇大哭，口中喊道："娘，娘……"

"你疯了？你这是干什么？快还我孩子！"赵姬望着嫪毐边说边追，想要抢回两个孩儿。

嫪毐挡住赵姬，双手把她捉住道："太后，您这是干什么？臣只是让他照看两位小公子，他们也是臣的儿子啊！臣是来找您商量急事的，大王在雍地被歹人围困，需要派兵前去支援。"

赵姬被一连串的事弄得有些糊涂，她疑惑地问道："大王被何人围困？需要你来搬救兵？"

"被……被吕不韦围困，大王派人求援，您快把兵符给臣前去调兵解救大王！"

赵姬推开嫪毐，瞪着他道："吕不韦造反？他若是要反叛，还会等到今天？嫪毐，你老实告诉我，你要干什么？"

嫪毐知道瞒不过赵姬，而他也没打算瞒过去，干脆说了实话："您说得对，不是吕不韦要造反，而是我要反！您知道吗？我不造反就得死！这里的一切大王都知道了，他还能饶过我吗？您是太后又怎样，大王一回来就要亲政，您能保得住我吗？我已经无路可走了！"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对赵姬狂号着，把心中的恐惧和不安都倾泻了出来。

赵姬被吓住了，她从未见嫪毐如此暴怒过。她不相信这一切，怔怔地道："这怎么可能呢？大王怎么会知道？"她也不知道这些事让嬴政知道了会怎么样？

嫪毐一下跪在赵姬的脚下，抱着她的双腿哭诉道："太后，您就救救嫪毐吧！难道您以前疼爱臣都是假的？您不是说过要立我们的儿子为王吗？您就是不可怜我，也得想想那两个可爱的孩儿啊！大王现在知道了，会杀了他们的！"

赵姬已完全没有了主意："那哀家该怎么办？你让哀家怎么办啊？"

嫪毐知道赵姬已经动摇，连忙劝道："您把兵符给我去调兵，事成之后就让大王退位，立我们的儿子为王。您放心，臣不会伤害大王，到时赐他一块封地。您依然是太后，什么事都由您做主！"

赵姬颓然坐在床榻上，左右为难。她明知嫪毐的话不可相信，却不知该如何驳斥。她又心疼两个孩儿，不知该怎么办："可是……可是哀家……"

兵符一旦交出，再发生什么事就由不得她控制了。嫪毐不容赵姬多想，发狠似的站起来道："好，您既然看着臣父子三人丧命也不管，臣干脆现在出去就把他们杀了，免得死在他人之手！然后臣自杀，您就安心做太后，让大王陪您过下半辈子吧！"

嫪毐作势欲出，赵姬连忙拉住他。其实她也担心嬴政知道这一切后，就算不会把她怎么样，也一定不会放过她的孩子。她软弱地说道："你别这样，兵符可以给你，但你别忘了刚才说的话！你把两个孩子还给哀家！"

说完这些话，赵姬觉得浑身像被抽干了似的绵软无力。

"竭，把他们带进来！"嫪毐见目的已经达到，兴奋地向外面喊道。

赵姬拿出兵符，嫪毐接过后确认无误高兴道："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赵姬见两个孩儿还在竭手中，就对嫪毐道："你把两个孩子放了，兵符你已经拿到了。"

"把他们放了？如果您后悔了，我嫪毐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您就安心在这里等着吧，事成之后我就把他们送来。你们几个留在这里，好好侍候太后！"嫪毐一把推开赵姬，带着竭和两个儿子扬长而去，毫不理会趴在地上失声恸哭的赵姬。

嫪毐率领军队还未出咸阳城，就迎头遇上了嬴政的虎贲军。双方在咸阳城中对垒，一场血战即将开始。

嫪毐招来这么多军队令嬴政大吃一惊，他以为就算抵抗，嫪毐也只

有门客和卫卒可用。现在看到这些军队，嬴政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心中暗恨母后为了私情竟不顾大义，让嫪毐调动了咸阳的守军。

嫪毐一见大军前来就感到害怕，他以为是嬴政率军前来讨伐的。后来见他只有一千多虎贲军，不由大喜道："真是天助我也，今日一定要活捉嬴政！"

可嫪毐所率的军队却迷糊了——

"怎么回事？不是去解救大王吗？"

"大王怎么率军队回来了？"

"是不是传错令啦？"

……

赵高听到嗡嗡的议论声，就隐约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立即高声道："你们听着，嫪毐是犯上作乱！大王有令，只要你们讨伐逆贼嫪毐，奖爵一级！"

士卒听到赵高此言，顿时乱成一团，议论纷纷——

"原来是领着我们造反啊！"

"造反可要被杀头的！"

"杀头事小，还要被诛族！"

"娘的，原来嫪毐骗我们，杀死他！"

"杀死嫪毐！"

……

明白真相的一部分人立即反戈，奔向了嬴政这边。另一部分人搞不清事的人，也放下武器逃走了。嫪毐大急，高声道："叛乱是死罪，秦法决不轻饶你等。你们只要捉住嬴政，我便重赏千金，封侯拜相！"

嫪毐这边的门客不少是亡命之徒，一听此语便高喊着向嬴政扑过去。在他们的带动下，士卒们也行动起来。

虎贲军虽然勇猛，但在城中却施展不开。他们善于马上野战，不善于巷战。只得下马与叛军短兵相接，贴身肉搏了。

城中的百姓一时不明所以，不知道军队为何打了起来。当他们得知是长信侯叛乱时，便劝阻自己的儿子或丈夫离开叛军，但嫪毐仍占优势。嬴政见此情形，对赵高道："该是勇士们露面的时候了！"

"是！大王！"赵高高声应道。

"吹号！"他吩咐身旁的一名卫士。

"呜——呜——"尖角牛号发出响彻云霄的声音，而嫪毐和竭、肆、齐都不知赵高此举是何意。

稍后，咸阳城中各处响起这种号角声，随即传来一片喊杀声。

"怎么回事？"嫪毐紧张地问身旁的竭。

"我也不知道，可咸阳城中再没有可调动的军队啊？"竭疑惑道。

随着喊杀声，城中涌出一批庶民百姓。他们服饰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律头缠黑带，手上提着锃亮的长刀。他们都是从秦军中选出来的精英，个个深谙搏击之术。早在一两年前就以各种身份隐居在咸阳城中，等待的就是这一天。

虎贲军见来了援军，士气顿时高涨。嫪毐那边不明底细，以为城中百姓反抗他们，个个惊慌失措。有人见势不妙，开始逃跑。

卫卒和门客拼命抵挡，可肆却过来禀告道："君侯，不好了！蒙武已占领太原郡，正率大军向这边赶来！"

嫪毐闻言顿时面如死灰，他知道这下已经输得干干净净了，现在唯一想到的就是如何尽快逃命。

咸阳城中现在是乱成一团，到处刀光剑影，喊杀声、惨叫声不绝于耳。形势已完全逆转，叛军已成了惊弓之鸟，很快被虎贲军扑灭。嫪毐

等人早已逃走，嬴政下令——活捉嫪毐者赏钱一百万！杀死嫪毐者赏钱五十万！抓住叛军头目者赏钱三十万！

命令一出，不几日嫪毐一党就相继落网。嬴政亲自审讯了嫪毐，获得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原来吕不韦与太后也有私情，而嫪毐只不过是吕不韦的替身而已。

母后啊母后，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让孩儿怎么办？嬴政的心如针扎一般疼痛，但他学会了克制，再也不暴跳如雷了，他要用这些人的血来洗刷自己的耻辱！

嫪毐在咸阳北市被车裂，并诛灭九族，尸体还被喂了野狗；同党竭、肆、齐等二十多人被枭首示众，并被灭族；他的舍人门客没有参加叛乱的，被罚为鬼薪（即徒役三年），其余有牵连的被免除了爵位，流放到边远的蜀地。

但嬴政还有两个心头之患没有除去，吕不韦已在他的掌握之中，他现在急于要除去的是两个孽种！嫪毐当时见势不妙，就把两个儿子送入了太后宫中，以为这样就能保住他们的性命。

嬴政当然不会直入高泉宫去捉拿那两个孽种，这样做只会激起母后以死相拼，使事情更为难办。他找来赵高交代了一番，随即赵高按计划行事。

嬴政坐在祈年宫中静等赵姬前来，他随手翻着案几上堆积如山的奏章，里面多是朝臣为吕不韦求情的。他已把吕不韦密押起来，还没宣告如何处置。一些大臣闻风而动，上书力陈吕不韦十年为相的功劳，希望能网开一面。

一个内侍进来禀告说太后来了，嬴政起身相迎。赵姬见了他，奇怪地问道："赵高说你病重，怎么还在批阅奏章？"

"寡人近日有些劳累，但并没有什么大碍，有劳母后询问。"

"你可要顾惜自己的身体，多找些大臣帮你，不要事事亲为。"

"他们不害寡人，寡人就心满意足了。"嬴政话中带刺道。

赵姬知道嬴政话中所指，只有默不作声。造成如今的局面，她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可她心中的苦楚又能向谁诉说呢？母子均默默无语，一种无形的隔膜阻隔了他们的亲情，一个不想说，一个不知该说什么，殿里的气氛沉闷异常。

嬴政把赵姬诓来，是为了方便赵高在高泉宫行事，并不想与她聊天。他干脆把赵姬晾在一旁看起奏章来，但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恨她！他希望赵高那边快点得手，好远离这里的压抑气氛。

赵姬枯坐了一阵，几次张口欲言，见嬴政低头看奏章，不理自己，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她像一个罪人坐在那里，而嬴政正用这种无言的行为在惩罚她。过了一会儿，她再也坐不下去了，便起身道："政儿，你不要太劳累了，还是早点歇息吧？"

嬴政见赵姬要走，便拖延道："母后，寡人还有一事与您商量。"

"什么事？"

"母后，您在高泉宫住了十几年吧，为何不换换环境？近日咸阳很乱，寡人已派人把雍城的贲阳宫收拾好了，您就搬到那里去住吧！"

赵姬听到此语，几欲伤心落泪，这分明是儿子要赶她走啊！她强忍住悲伤，淡淡地回答道："哀家知道了，哀家一定会去的。"

这时，赵高进来了，嬴政便对赵姬道："母后好走，寡人就不送了。"

赵姬刚一离开，嬴政就问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一切都按大王的吩咐办好了！那两个孽种已被装入袋中沉入渭水了。太后把他们藏得真隐秘，奴才费了半天心思才找到他们。大王，要是太后责问，您可要为奴才做主啊！"赵高求道。

"你何时变得如此胆小了？你放心，有寡人在，谁也动不了你！只是现在这个吕不韦真让寡人为难。赵高，你说寡人该怎么办？"

"奴才不敢妄言！不过吕不韦在朝中经营多年，根深蒂固，如果像对付嫪毐那样对付他，恐有不妥。各地郡守县令出自吕不韦门下的有不少，这些人不同嫪毐的门客，一旦处理不好，会激起更大的乱子。再说诸侯各国已闻知我朝变故，都蠢蠢欲动，朝中诸臣也因嫪毐之事人人自

危，所以奴才认为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想不到你还有这番见识，寡人倒是小看了你，寡人也正是为此而心中忧虑啊！现在只有便宜吕不韦了，放他回封地去养老吧。不过，你还要加强对他的监视！”

“是！大王！”

二人刚说到这里，只见赵姬疯了一样的冲进来，厉声喊道：“把孩子还给哀家！快把孩子还给哀家！”

嬴政示意赵高退下，然后迎向赵姬道：“母后，您怎么了？孩子，什么孩子？”

赵姬一把揪住嬴政哭喊道：“娘求求你了！快把那两个孩子还给哀家，他们可是你的弟弟啊！”

嬴政哼了一声，冷酷地说道：“弟弟？寡人的弟弟早就死了！您说的是嫪毐的那两个孽种吧？他们本不该来到这世上，寡人已把他们送走了！”

赵姬一听，一下子瘫倒在地上，伤心欲绝道：“你怎么这么狠心！他们只是小孩子啊！你竟连他们都不放过，毕竟他们是娘身上的肉啊！”

赵姬的话一下激起了嬴政心中郁闷已久的怒火，他像一头发狂的狮子怒吼道：“寡人狠心？寡人如果不狠心，前日在咸阳北市车裂的就不是嫪毐，而是寡人了！您为了私欲，把朝廷上下搅得一团糟，您做的那些事孩儿都说不出口！算了，寡人也不想与您吵，您就到雍城养老去吧！寡人再也不想见到您了！”

“你……你……”赵姬指着嬴政，说不出话来。她气怒交加，昏厥在地……

在城外的一条官道上，一辆马车孤零零地停在那里，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在不远处，眺望着落日下的咸阳城。

这已是深秋十月，飒飒秋风送来一阵阵凉意。

一个仆人对那男子说道："相邦，天不早了，该起程了。"

那男子回头苦笑道："老夫再也不是什么相邦了，这次能捡回一条性命，我已经知足了。你看，这落日下的咸阳城多美！只怕我再也看不到了。"

"您不是相邦，可还是文信侯。大王只是让您出居封地，说不定过几年还会请您回来的。"

吕不韦摇头道："不可能了。老夫能在洛阳安享晚年，就是齐天之福了，大王怎会再起用老夫这个罪臣呢？"

"相邦出居封地，昔日门客竟无一人前来相送，实在有负相邦过去对他们的恩情。"

"是老夫不让他们来的。老夫已被罢黜，如果再兴师动众，只会招人嫉恨，恐怕连洛阳都到不了！老夫在咸阳呼风唤雨十来年，也知足了。还是快些起程吧！"

马车迎着落日在官道缓缓行去，身后的咸阳被落日映照得金碧辉煌。祈年宫中，嬴政正凭栏而望，欣赏这落日的绚丽辉煌。

赵高来到他身后小心地说道："没有人送行，他一个人走了。"

嬴政点了点头，他望着逐渐西沉的落日，一阵空虚落寞袭上心头。

吕不韦走了，母后也走了，成蛟、姜玉也都离他而去了，还有谁能陪伴他呢？他没有了对手，也失去了亲人。

明日这太阳依旧会升起，依然灿烂，可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第八章　茅焦出使欲留秦　嬴政偷琴戏美人

咸阳城虽然恢复了往日的喧嚣，但由于受嫪毐反叛的影响，城中还弥漫着肃杀之气，不时有人被杀头示众。百姓更是人心惶惶，不知何时自己就会被牵连进去。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就实行“连坐”制度。五户人家为一伍，设伍长；十家为一什，设什长。这样不仅方便收取赋税、掌握全国的户籍数，而且便于互相监督。

按照规定，有犯法者而隐藏不告的，十家都要受连坐，报告的人可以同战场斩获敌人首级一样得到功爵，而隐藏罪犯者就按投敌论处。由于实行这样的“连坐”制度，人们有时不明原因就被杀头弃市。嫪毐虽被处死，但他还有数千家僮舍人，这些人又牵扯着千家万户，所以大家都不知何时灾难就会降临。

紧接着又是权倾一国的“仲父”吕不韦被罢免，这在秦国上下乃至诸侯各国之间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百姓还感觉不到什么，但在朝为官之人多与吕不韦有关系，都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寻找门路，探听大王口风。

嬴政最终没有杀掉吕不韦，这使不少人松了口气。但有不少朝臣还是看出，这件事不会如此简单就了结。大王这样做不是不忍对吕不韦下手，而是有太多顾忌，怕牵一发而动全身，给东方六国可乘之机。

而各诸侯国也不甘寂寞，纷纷遣使来探听内情。他们都被秦国逼得喘不过气来，希望秦国从内部瓦解，从而解除对他们的威胁。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吕不韦虽然被罢免了官职，但秦国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相反，不少使者拜见了秦王后，更感到一种可怕的威胁。

秦王虽然年轻，但接见众使者时所表现出来的气度，令各国使者不敢直视。更令他们心惊的是，秦王虽然刚刚亲政，却有不少良臣猛将对他心悦诚服。

吕不韦虽然精明能干，但一直大权独揽，所用之人多是门客，免不

了得罪宗室大臣。而秦王扶持宗室大臣，起用一批遭吕不韦排斥的旧臣，但对吕不韦的人仍加以任用，并不排斥。同吕不韦比起来，秦王更加知人善用。

转眼间到了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四月，嬴政已亲政一年了。嫪毐和吕不韦已成了过眼云烟，可朝中又出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权臣。文有昌平君及其弟昌文君、冯去疾和王绾。武有王翦、蒙武、桓等。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昌平君了，他接替吕不韦，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右相。

宗室大臣们在朝廷上扬眉吐气，认为大展威风的时候到了。可嬴政的态度却很暧昧，他虽然处置了吕不韦，却对其门客依然礼敬有加。这让宗室大臣们有些无所适从，不敢贸然行动。

昌平君的府门前车马往来频繁，一派热闹景象。这日，他奉嬴政之命率群臣宴请各国使臣。朝中的大臣差不多都来了，大家都想借此机会与他套套交情。而各国的使臣也想借此机会一探虚实，这也是他们与秦国大臣全面接触的好机会。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听到各种消息，说不定还可以联系到一些有意另谋高就的人士，为本国挖来一两个人才。

当然，嬴政此举也有他自己的用意——

一是为了向各国宣示秦国上下和睦，并不像外界传言那样。

二是为了缓和朝中的气氛，让那些惶惶不安的臣子能够安心。

昌平君为了向各国使臣及朝臣们显示自己的权势，也不遗余力地铺张操办。宴客大厅中已是宾朋满座，左右两旁各有四十多个案几，而案几各分成四排，身份显赫者坐在最前靠近主人的一方。后面距主人较远的，多是职小位卑之人。

酒过三巡，昌平君举爵道："今日酒宴乃是奉大王之命慰劳各位使臣，各位不远千里，来我大秦以示友好，鄙国大王深表谢意。"说到此，昌平君话锋一转，"至于各位上书欲劝谏大王母子和好，就不要再行此举了。鄙国国君行事自有主张，希望各位能谨慎从事。若惹大王雷霆之怒，即使诸位贵为使臣，恐怕也难幸免！"

使臣受辱是各国最忌之事，因为这最易引起两国战端。使臣进言劝

谏，是代表各自的国君说话，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不能随意处罚，最严重的也不过是驱逐回国，像昌平君这样暗含威胁的并不多见。众使臣也清楚秦国为何如此嚣张，秦国现在连各国合纵都不惧怕，怎会怕与一国开战？

其实，各国使臣劝谏秦王母子和好也并非出自好心，他们是想借机羞辱秦国，向天下人昭示秦王的不孝不义，打击他的声威，降低秦国的威信。嬴政正是看出他们的居心，才让昌平君阻止的。

蒙武接着道："诸位使臣恐怕还不清楚，朝中大臣为此事劝谏大王而遭杀身之祸者已有二十七人。"

"二十七人！"座中各使臣都惊呼道，他们听说有过大臣为此事丧命，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

"这是他们咎由自取！大王三令五申不许再议此事，他们却恃往日声望，妄议君王家事，意图博取谏臣之名。大王洞悉其心，明察秋毫，自然不会让其得逞，所以望诸位不要再行此举。"蒙武继续道。

各国使臣从蒙武的话中已隐约听出此事与朝中争斗有关——所谓恃往日声威者多是出自吕不韦门下的大臣，嬴政知道不可能连根拔除吕不韦的势力，只有借各种机会削弱他们。他们从中也看到了一个睥睨天下的年轻君王和他暴烈的主政手段，这让他们想起本国的君王，不禁感到丧气。各国君王在强秦的威逼下，只知苟安求和，而秦王如此年轻就知道励精图治，秦国的将来将不可限量。

宴会进行得非常热烈，充满了秦国的粗朴豪放之气。为了向各国使臣显示秦国的军力，昌平君特意从军中调来雄壮威武的军士作格斗表演。秦国重视军功，崇尚武技。在这种场合，免不了要炫耀一番。

羞辱秦国的目的没有达到，各国使臣既无心眼前的美食，也看不进刺激的搏杀表演。他们有的思谋着回去如何向国君交代；有的结合在秦国的所见所闻，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考虑。

宴会就在看似热闹但并不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了。

齐国使臣茅焦一出相府，就听见有人在叫他："茅焦兄，你是否还认得小弟？"

茅焦定睛一看，便认出了来人。他上前与其执手相握道："这不是李斯兄吗？原来你也来赴宴了，怎么刚才没看见你呢？"

李斯苦笑道："你是齐国的使臣、大秦的贵客，坐在宴席前排，又怎会注意到我们这些坐在后面的小人物呢？"

茅焦有些不好意思道："李斯兄说笑了！请原谅小弟一直没有去看你，这里实在是应酬太多了。怎么？听李斯兄此语，好像在秦国并不如意啊！"

李斯叹了口气道："只怪我当初不该投身吕不韦门下。如今吕不韦被罢黜，我等出自他门下的臣子，上见疑于君王，下陷于群臣倾轧，日子不好过啊！"

茅焦望着面前这个年约三旬、长眉细目、有儒雅之风的同窗师弟，想起他昔日意气风发，与今日的长吁短叹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曾为其地郡守下面的一个小吏。他每次经过府衙厕所之时，都会看见里面偷食秽物的老鼠惊恐地四处逃窜，而他走进郡中囤粮的仓库时，却见其中的老鼠又肥又大，却不担心人的到来。他不禁感叹道："一个人的贤或不肖，就像这些老鼠一样，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于是他辞去官职，跟一代大家荀卿学习帝王之术。学成之后，他并不想回楚国效命，而是投身吕不韦门下做了一个舍人。很快他就凭着自己的才学得到了赏识，被任命为郎，后来又被吕不韦推荐给嬴政，被任命为长史。

嬴政因他出自吕不韦门下，虽然赏识他的才学，但心存顾忌，并不重用他。吕不韦被罢黜后，他更难有施展才学的机会，所以见到昔日同窗难免有诸多感慨。

茅焦不解地问道："听说李斯兄在秦国为长史，这可是一个上通君王，下达群臣的好位置，当不至于如此不堪吧？"

李斯摇头道："茅焦兄不解内情。在下虽为长史，却毫无施展之地，每日只为大王整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书，这有什么意思？唉，想起来就令人心灰意冷啊！"

茅焦见四周无人，便对李斯神秘说道："李斯兄如果在秦国不如意，可有意到齐国谋求发展？"

李斯以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茅焦，然后不悦地说道："在下虽然在秦国不如意，但还没想过另投他国。在下对茅焦兄这么说，并不是想托你晋身齐国。当年你我同窗之时相处最是相欢，所以才对你一吐肺腑之言。如今大王虽见疑于在下，但在下敢断言，大王英明果敢，将是昭襄王再世！在下只希望假以时日，大王能明白在下对秦国的一片忠心。茅焦兄，在下倒有一言，不知你是否愿听？"

"李斯兄直言无妨。"茅焦想不到自己一番好意竟被李斯拒绝，颇为尴尬地说道。

"齐国因灭宋激起列国愤怒，致使各国尽出精锐共讨齐国。燕将乐毅攻下齐城七十余座，直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齐闵王也亡于楚将淖齿之手，齐国再也不复往日声威。幸好有齐君田后，贤明能干，事秦谨慎，待诸侯仁义，才使齐国四十年未受兵灾之祸。然田后死后，齐王建却是一昏庸之人，只知苟且偷安，难复齐国往日声威！在下倒为茅焦兄日后担心，像齐王建如此昏庸之主，岂是你大展宏图的所在？相信茅焦兄对天下形势已了然于胸，当明白在下之意。"李斯侃侃而谈道。

茅焦心中暗责李斯，此言简直没将齐国放在眼里。他当然明白秦国的威势如日中天，是东方六国所不能比拟的，而他们又出现了一个英明果敢、野心勃勃的年轻君王，那六国以后的日子将更难过了。唯一对抗秦国的办法就是六国合纵抗秦，但这实行起来却又困难重重。六国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秦国也屡屡从中破坏，使各国都争相事秦，以求苟安过活。而六国君王又是贪图安逸之辈，对秦国抱着避让态度，使其势越来越强大。

茅焦道："我何尝不明白李斯兄之意？如果秦国不发生内乱，一统天下将是迟早的事。实不相瞒，我原想借此出使之机一探秦国内情，看是否能求得一官半职，一展胸中所学。不过一见李斯兄之境况，让我担心在此谋得一席之地并不容易。"

"何以见得？茅焦兄难道已试过？"

"李斯兄不是一个明证吗？你来秦多年，以胸中所学当不致如此吧？往日吕不韦在时，还能广纳天下之士，如今昌平君、昌文君兄弟把

持朝政，多用宗室之臣，像我这样一个外来之人，又怎能得到重用？”茅焦叹了口气。

“依在下之见，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我王既有一统天下之雄心，当然也有广纳贤才之胸怀。只因吕不韦和嫪毐之变，我王才生出疑忌之心。假以时日，必有改变。茅焦兄如想在秦国一展抱负，当作常人不能及之事，以引大王的关注。”

“常人不能及之事？”茅焦思量道，“若说此事目前倒有一件，就是劝谏大王母子和好，只是此事颇为不易啊！”想到此事有性命之忧，他也不敢掉以轻心。

“如果茅焦兄去拜见一人，或许能帮你完成此常人不易之举。”

“此人是谁？”茅焦急切问道。

“中常侍赵高。”

赵高望着眼前默然无语的嬴政就有些心惧，他狭长的双目盯着前方，眼神深邃难测，两唇紧闭，棱角分明。他觉得越来越难了解这位年轻的君主了。

嬴政沉默了片刻才道：“你给寡人好好看住吕不韦！寡人让他退居封地已是格外开恩了，可他还不知收敛，竟与六国暗中来往。赵高，你要严加监视！”

赵高了解嬴政这么做是多么困难，虽然他恨不得亲手杀了吕不韦，但还是表现得极为克制，甚至违心饶了吕不韦一命。

“大王，吕不韦心计难测，奴才以为留下他恐怕夜长梦多啊！”

嬴政颇为无奈道：“寡人何尝不想一劳永逸把他连根拔除，可他在朝中的势力又岂是一朝一夕能够消除的？朝中诸事还要依靠旧臣，寡人总不能把他们全都杀掉或放逐吧？而且出自吕不韦门下的这些朝臣，其中也不乏才智杰出之士。只希望他们不要纠缠在吕不韦这一棵树上，毕竟这大秦还是我嬴氏的！”

“奴才可没想这么多，奴才只知道谁对大王不忠，就要铲除谁！”

其实赵高明白嬴政的苦衷，他知道嬴政并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主，之所以他要如此表现，是为了让嬴政以为他见识浅薄，却一心为主，避免引起他的疑忌。

嬴政笑着站起来，拍了拍比他矮一头的赵高道："其实论功劳，你比昌平君、蒙武他们要大得多，但寡人没有赏你高官，你不会怨怪寡人吧？"

赵高连忙跪下道："奴才不敢！即使大王真的封了奴才，奴才恐怕也难以胜任，奴才只愿意服侍大王！"

嬴政把赵高扶起来，用深邃的眼神盯着他，然后转过身去，好像要掩饰某种感情："说心里话，这朝中上下寡人唯一相信的人就只有你。寡人没有封你高官，倒不是顾忌什么，只是你一出去为官，就不能像这样与寡人朝夕相处，寡人只怕连一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了。"

赵高听了此语不由心头一热：大王虽贵为一国君王，也不能忍受内心的孤寂啊。大王不仅欣赏我的才干，还对我产生了感情上的依赖，赵高心中窃喜。

"大王，您把奴才从一个受人轻视的宫中厮役超擢为中常侍，对奴才信任有加，这就是对奴才最好的赏赐，奴才已别无所求！"

嬴政摆了摆手道："好了，这些话就不要说了。寡人心里明白，你虽然官职不大，但权力不小，昌平君、蒙武等人都不敢小瞧于你。寡人虽宠信你，但你也要拿出点本事给他们瞧瞧。如今朝中急需用人，你就为寡人多寻几个才智之士吧！"

为大王挑选人才，正是培植势力的大好机会。嬴政此语无疑是恩准他可以建立自己的势力。

嬴政忽然又问道："你还没有立夫人吧？前些日子，韩国使者进献了几个美姬，寡人看了觉得还不错，你就挑一个回去吧。寡人虽不能赏你高官，但这些钱财、美女还是可以赏你的。"

"谢大王恩赐！"赵高本想推辞，但一想到嬴政最厌恶臣下对他的命令推三阻四，便一口答应了。

“今日已没什么事了，你就早点回去享受寡人赐给你的美人吧！”嬴政打趣道。

赵高心中暗自苦笑，因为嬴政赐给他的美人并不好消受，至少他不能像对待其他女子那样对待她，而且说不定她是嬴政放在他身边的监视之人。

赵高离去了，空荡荡的大殿只有嬴政，他突然感到几许落寞袭上心头。面前堆积如山的奏章都等着他批阅，他打开一卷看了一会儿，却静不下心来。他心中有些躁动，想找个人说话以解心头的寂寞。

四月正是春意盎然的季节，也是春情萌动的时候，他向后宫走去，想在那里找到一些慰藉。他迎着暖暖春阳，漫步在咸阳宫的小径上，春暖花开的迷人景色使他心中萌发的欲望更加强烈。

他有多少姬妾并不清楚，除了少数几个夫人外，其余诸如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类的后宫姬妾他连面孔都记不住。他喜欢美色，却从不沉迷其中，因为他的心早随着姜玉的死而冰封。

王后之位至今仍然空着，并不是没有人适合这个位置，而是他从来没想过立哪位姬妾为后，因为还没有谁值得他这样做。

他有七个儿子，长子扶苏已经五岁。扶苏之母是齐国公主，因为她喜欢头饰紫巾，被称为紫巾公主。她生下扶苏后，嬴政立了她为夫人。

在众多的姬妾中，紫巾是少数几个能得他欢心的人。她出身高贵，又生下长子，被众大臣视为王后的最佳人选，但嬴政一直迟迟不下诏册封。这使众大臣纳闷于心，也使紫巾幽怨不已。

嬴政何尝不想早日立后？自从太后被迁雍地，后宫琐事都落在他的身上，后来他让紫巾主理后宫，自己才脱身出来。他心里有一种渴望——再遇上如姜玉般纯真美丽的女子，他要把后位留给她。对那些战战兢兢强颜笑脸承欢于膝下的美女，他感到厌恶。

忽然，一缕悠扬的琴声随着和煦的春风缓缓飘来，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忍不住驻足。那琴音似乎是在有意引他，他循着琴音找寻过去。

嬴政习过《诗》《书》《礼》《乐》《射》《御》六艺，听出那琴

声并不是秦国之调，而是卫国之音。那柔和、纤细的乐声，如美人的纱裙惹人遐思，他曾听过这种音乐，只是从来没有觉得这般美妙。

穿过几重回廊，嬴政跨进一道苑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精致的小花园。一位丽人正居群花之中，悠然自得地弹着琴。他怕惊扰这宁静的气氛，便在苑门处停下，远远地望着。那丽人没觉得有人前来，仍然全神贯注地弹琴。她的面容随着琴声时喜时忧，时笑时嗔，完全沉浸在其中。

嬴政不知不觉往前靠近，那丽人已完全进入视野。她一身白衣，云发高挽，全身没见一件饰物。

一曲弹完，随即长叹一声，丽人才抬首眺望。她见站在不远处的嬴政正直勾勾望着她。

平常所见的嬴政，总是华服高冠、一副不苟言笑的君王威仪，令人不敢直视。除了一些随侍左右的近侍和一些较为亲近的夫人外，一般人都难以见到身着便服的他。见一位陌生的男人痴盯着自己，丽人不禁有些惊慌，也有些恼怒，但她不知对方是谁，便沉下脸问道："你是何人？为何闯到这里来？"

"寡……我是大王的近侍，因闻姑娘琴音美妙，不觉驻足聆听，打扰了。"嬴政陡起游戏之心，便随口捏造起来。其实只要细想一下，便不难发现此话的破绽——哪一个近侍也不会那么大胆盯着后宫姬妾。

那丽人恍若未觉此话的破绽，嬴政一说她便相信了。不过她显然对内宫近侍没什么好感，出言讥讽道："你也懂乐？我以为你们只会呵斥人呢！"

嬴政走近那丽人，不禁心中赞叹——好一个美人儿！那丽人约十六七岁，一袭白衣衬托出她的丰姿。弯如月牙的细眉下有着一双明亮眼睛，似一汪碧潭，正好奇地注视着他。

"宫中的内侍真那么厉害？那我没吓到你吧？"

丽人露出不屑的神情道："他们只会对那些不受大王宠爱的姬妾耍威风，可对那些夫人，他们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不过看你的样子，好像与他们有些不一样。"

嬴政不禁为她娇俏的样子心醉，便逗道："看来你也不怎么受大王宠爱，要不然怎会在此孤单，而琴声中又充满哀怨呢？"

丽人见嬴政听出她琴音中的秘密，便嗔怒道："你这人说话怎么没大没小？告诉你，我可是美人，你再口出妄言，我就告诉紫巾夫人！"

美人在宫中地位仅次于夫人，一般出身较好、姿色不错的女子才可以得到此封号。

嬴政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妄言，姑娘千万不要告诉紫巾夫人。听姑娘琴音，好像对卫乐甚是熟悉，难道姑娘是卫人？"

那丽人也只想吓唬一下嬴政，见他问起自己身世，便幽幽道："我本是卫元君的女儿，来秦国已有半年了，除了得到美人封号外，还没有见过大王。我们这些已灭的小国宗室，又有谁会看在眼里？他们只会巴结齐、楚等国的公主！嗯，还是算了。我才不会去求他们，只希望能在这里清静地过下去。"

嬴政对后宫的情形知道一些——一般来说，大国的公主或出身世族的女子被封后的机会要大一些，她们也是内侍们巴结的对象。而那些出身不怎么样，又想得到大王眷顾的宫女就要巴结他们了。大王如果没有点明要哪位姬妾侍寝，那侍寝之人就由内侍来安排了，如果得罪了他们，可能老死宫中也见不到大王一面。

他虽然是大王，对这种事也不可能与内侍们计较，只要他们做得不过分，他也懒得去管。这后宫佳丽成群，他不可能个个都照顾到。眼前的丽人来秦半年还没见过他的面，一定是内侍们欺她国小势微，没有靠山，才把她放在一边不理。

嬴政这才发现她有些像姜玉，不禁心中一颤：难道这就是自己盼望已久的人？嬴政在心中把她与姜玉一比，果然有六七分相似，只是她那双眼睛比姜玉要大，看上去少了几分娇俏，而多了一些娴静。

丽人不等他回话，又接着问道："我与你说这么多干吗？你不是大王的近侍吗？能告诉我大王长什么样子吗？"

她一定是寂寞得太久了，便忍不住向人倾诉。嬴政在心里想。

“大王长得什么样？”嬴政重复了一下，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嗯，你看我长得如何？有人说我很像大王……”

“你竟敢这样说？幸亏这里没有别人，让人听见了告诉给大王，你就犯了妄言之罪，会被灭族的！”那丽人不等他说完就截住话头。

“那你知道了不报岂不是要连坐？”嬴政嬉笑道。他今日兴致特别好，与面前的丽人说话真是很快活，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丽人一下子急得脸通红，跺足责怪道：“我是为你好，你反而不识好歹！你快走，我不想和你说话了。”说完便抱起瑶琴，向屋内走去。

嬴政哪肯这般轻易放过她？他尾随着这个女子，推开了正要关闭的屋门。那丽人没料到一个内侍竟如此胆大闯了进来，不觉愣在那里不悦道：“你要干什么？还不出去？”

嬴政满不在乎地笑道：“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我怎么能走？”他有一种恶作剧的快意，想看看那丽人到底怎么办？

丽人有些怀疑，即使是内侍也不会如此大胆，出言如此轻佻。她警惕地后退了几步问道：“你到底是何人？再不走，我就喊人了。”

“你不说出名字我就不走。”嬴政大大咧咧地走到案几之后坐下，一副死皮赖脸的样子。他从小在赵国市井中长大，学起来也像模像样。

丽人何曾见过这种场面？不禁有些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嬴政还故意抓起案几上的瓷壶，为自己斟了一碗水，慢慢喝起来。他刚喝了一口，便挑剔道：“水都凉了，怎么喝呀？你能不能温一下？”

丽人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她不再多言，放下琴就出去了。

嬴政知道她一定是叫人去了，本想等着她回来，看看结果会怎样。但他转念一想，到时一定来人很多，在那种情况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他看了看案几上那张瑶琴，知道是琴中极品，便心生一计，拿起那张琴就离开了。

茅焦坐在车上，心中很不平静，对能否取得赵高的帮助他心中一点底都没有。他以纵横之术和机智雄辩的口才名闻诸侯，但以前游说的多

是各国大王或闻名遐迩的权臣。事前他都针对各人喜厌及弱点做好了准备，但这次李斯指点他去拜见的赵高，他多方面打听后，仍对其人知之甚少。

从零星的情况来看，赵高算是秦廷之中最神秘的人了。他官职不高，却时常出没嬴政左右；一些重要的政事他也从未参加讨论，但连昌平君对他都甚是礼敬。

他还了解到赵高出身低微，有些大臣谈起他来都有些不屑。但赵高为人到底如何，好像还没人说得清楚。茅焦曾派人送去一份厚礼，赵高收下了，这多少让他多少有点心安。

车行至赵高府前，那府第让茅焦感觉有些意外。赵高是嬴政的宠臣，府第却显得有些寒碜，与他的身份不相符合。这里既没有高高的门阶，也没有宽大的门庭，若不是有人指引，一般人都不会认为这是秦王宠臣所居之宅。

进入府内，他更觉得这里与众不同。府中男仆很多，并且个个高大健壮，行动迅捷。略一观察，茅焦就看出这些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战士。他们步伐稳健有力，做事干脆利落，感觉不到一般仆人的那股奴气。

进入内屋，只见一人在屋中正前依案而坐，案上堆满简册。那人见茅焦进来，连忙起身相迎道："贵使来访，在下未曾远迎，还请贵使恕罪。"

茅焦打量着赵高，觉得他比自己想象的要年轻得多。他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两颊瘦削，颧骨高耸，双眼转动间显出几分精干。

问候完毕，赵高并不问茅焦此行的目的，只是与他漫无边际地谈论诸国之事。虽然所谈散乱，但茅焦还是发现赵高观察敏锐，列国许多不为人知的小事，他都了如指掌。

两人闲聊一阵后，赵高笑道："先生来秦已有些时日了吧，按礼应当是在下先去拜会先生，只是一直有事缠身，希望先生能够谅解。返齐时请告知在下一声，在下一定为先生饯行。"

"大人太客气了！实不相瞒，外臣本来早该返齐了，但有一件心事

未了，故迟迟未能起程。”茅焦不再兜圈子。虽然赵高收了礼，但他看得出来，赵高并未把那份礼放在心上。

“先生有何心事？”赵高追问道，不过言语中毫无承诺相助之意。

茅焦暗觉他处事狡猾老练，但心中也早有准备：“鄙国大王派外臣前来，是为了劝谏贵国大王母子和好。齐秦两国交好多年，外臣身为齐使而不能为齐秦两国出力，实是有负鄙国大王之命。”

“原来是为此事啊！不过这事的确难办，大王善纳臣言，但在此事上却寸步不让。这事也不能全怪大王，因为这一切都伤得大王太深了。”赵高为难道。

“外臣倒不是怕死不敢进谏，只是怕连进言的机会都没有。外臣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已死了二十七人，就让外臣凑满这二十八之数。只希望大人能从中斡旋，让外臣能见到贵国大王，有进言的机会。”

“那在下岂不是害了先生？这事万万不可！”赵高拒绝道。

“外臣纵然身死，但比起秦国的安危来，又算得了什么！”茅焦慨然道。

“先生此话何意？”

“贵国大王车裂假父，迁母杀弟，残戮谏臣，实是行桀纣之道。特别是迁母之举，让人更不可谅解。若此事遍传天下，只怕天下再无人向秦，难道不危险吗？”

赵高思索了片刻，然后道：“先生所言也甚是有理，只是……这样吧，在下尽量为先生创造进言之机，不过能否说动大王还要靠先生了。在下相信先生还是有希望的，毕竟你与那二十七位大臣不同。”

“那就一切拜托大人了。”茅焦听出赵高的暗示。他与那二十七位大臣身份不同，嬴政处死他们是为扫除异己，而他则没有这种危险。

嬴政面前时常浮现出那张俏似姜玉的丽人面容。一想起她，嬴政就觉得有种不可言传的兴奋传遍全身。那丽人的一颦一笑已深留他的脑海，虽然那只是一段片刻的接触。

他可以像对待其他姬妾那样，吩咐内侍一声，让她前来侍寝，可他并不想那样做。他渴望一个能与他平心相处、真正爱他的女人，而不是一个把他当主人，刻意讨好他的女人。

他从未想过宠爱哪一个姬妾，因为从来没有哪一位女子能使他保持长久的兴趣。唯一能与他亲近接触的，只有紫巾夫人。不过，他对紫巾的感情是敬多于爱，她的端庄美丽、不苟言笑，以及与太后相似的气质，总让他不能全心去亲近。

紫巾为他生下了扶苏，又将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但这一切只让嬴政增添几分敬意，并没有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他也知道紫巾是王后的最佳人选，太后也曾经与他商量过几次，但总被他用种种借口回避了。

自从嫪毐之事后，太后的种种无德被他知晓，对太后的愤恨也影响了他对紫巾的感情。他有些害怕见到那张与太后相似的面孔，他担心自己会控制不住，在她面前泄露内心的狂躁和软弱，丧失君王的威仪。可他也需要向人倾诉内心的烦恼忧愁，但这个人又不是随便可以找得到的。

能听他诉说苦恼的成蛟背叛了他，能与他说心里话的母亲给他的伤害更深。每每想到所经历的这一切，嬴政就有发狂的冲动。他再也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了，他变得喜怒无常。但在那天下午，那个弹琴的丽人让他感到一种阔别很久的轻松和愉悦。

他有些担心，一旦那丽人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后，是否会与其他姬妾一样，只知道讨好他以求得封赏。但这不可能隐藏得太久，说不定下一次她就会知道他的身份。到时会怎么样呢？嬴政不愿去想。

这几日处理政事，他有些心不在焉。原来每次议事时，他总嫌臣子们知道得太少，报告得不够详尽。可现在他却希望臣子们能尽快结束那些禀告，让他有时间等待与那丽人相会。可他等了几天，也没人向他报告后宫出了什么事。不过，他还是瞧出一些不同寻常之处。

内府总管频繁找他的随身内侍问话，虽然想瞒他，但他是有心之人，自然瞒不住。

嬴政知道内宫出现了这种事，首先由内府总管处理，大一点的事就

上报给王后或太后，最后才会惊动他。不过这一次嬴政希望能亲自过问，他问内府总管道："这几天你总是找寡人的内侍问话，是不是内宫出了什么事？"

大王问起来，内府总管再不敢隐瞒，他禀告道："启禀大王，后宫之中出现了贼人。"

"贼人？"嬴政暗自好笑，不过还是装作不解地问道，"难道丢了什么东西吗？"

"前几天有人冒充大王近侍，偷走了公孙美人的琴。这张琴是公孙美人的心爱之物，她禀告了紫巾夫人。夫人命奴才尽快查出偷琴之人，但奴才问遍了宫中内侍，也没有发现可疑之人。"

公孙美人虽然向内府总管形容过偷琴人的容貌，但他怎敢怀疑"偷琴贼"就是嬴政呢？

"公孙美人？"嬴政念叨了一句，"你去把她找来，说不定寡人能为她找回那张琴。"

内府总管心中有些奇怪，不知大王为何会对这等事留心？不过见嬴政一副笃定的神态，他已隐隐猜出其中的内情。

公孙美人听内府总管传她去见大王，不由心中怦怦乱跳。半年来，想不到这次会因祸得福，她能够见到嬴政了。

她一想起这次来秦背负着整个家族的期望，就觉得负担不起。

卫国于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被秦国灭掉。为了笼络人心，显示秦国的仁厚，秦王没有灭掉卫国的宗祀，而只是将卫元君迁到了野王（今河南沁阳），让其继续保留爵位，祭奉宗祀。

卫元君为了讨秦王的欢心，就把女儿献了出来，他指望凭借女儿的美貌能使卫国能借助秦国的力量重新崛起，至少也能保持现状，不被贬为庶民。

公孙美人来秦半年，从各方面了解到秦王虽然年轻，但并不贪淫女色。虽后宫美女如云，但从没有听说他对哪个姬妾特别宠爱，就连立后呼声最高的紫巾夫人也难以得到他的专宠。

想到这些，公孙美人既有些失望，又有些高兴。如果不是父王逼迫，她才不愿意来侍奉秦王。秦国在诸侯中素有虎狼之国的称号，以残暴著称，攻城略地常作屠城之举。秦人性情也多粗野凶狠，所以公孙美人对秦王没有什么好感。何况来秦之前，她心中已有一人，虽然今生今世再难相见，但她愿意守着这个人的影子过下去。

家族的期望让她想起来就觉得好笑。若是卫国真能因为她而重新强盛，那秦国恐怕早已为诸侯所灭。可是她一个女儿身，能为家族做的也仅此而已。诸多感慨浮上心头，她觉得好不无奈。

内府总管乍一见公孙美人心中暗暗称奇。虽然她一袭白衣，一张素面，不见任何修饰，但是流露出一种别具魅力的雅韵。凭直觉，他知道这个美人一定会引起大王的注意，因此一点也不敢怠慢。

“请美人在外稍候，奴才这就进去禀告大王。”到了祈年宫，内府总管殷勤地说道。很快，他又急急地从殿中出来让公孙美人进去。

公孙美人很紧张，这是她第一次见这个强大国家的君王。听说秦王不苟言笑，甚至有些喜怒无常，如果一不小心触犯了他，那将如何是好？她站在门外左右为难，心中埋怨自己——早知如此，就不找那张琴了。可她现在也不可能后悔了，王命下达，已没有抗拒的余地。她咬了咬嘴唇，走了进去。

奇怪的是，她进入殿中后没有见到一个人。她往四周看了看，也依然如此。她不敢四处走动，又不能出语呼喊，便站在那里打量着这座宫殿。

宫殿高大敞亮，不尚巧饰，有秦国建筑粗朴豪放的风格。殿中的物品不多，但都有其用处。她心中暗叹一声，难怪秦国会越来越强盛！在这里她没有看见一件父王书房中常见的奇珍异宝，能见到的俱是高大的木架，上面搁满了竹简帛书。

殿中的正前方有一张大方案，上面放着的也是竹简帛书和笔墨。她原先就听宫女们说秦王很勤奋，经常批阅奏章至深夜，现在见此情形她已相信了几分。

正在这时，她听见身后传来细细的脚步声，转身一看，正是那偷琴

的年轻内侍。他依然是初见时的那副打扮，正笑眯眯地望着她。

公孙美人正待出言责骂，又觉得不妥。这是秦王的书房，内侍不经传唤怎敢擅自进来？她越来越怀疑此人的身份，于是话到嘴边又忍住了。

嬴政见她玉面通红、欲言又止的样子，不觉嬉笑道："你不是到处找我吗？我偷了你的琴，你是不是很想骂我？你不说我也能猜到，你一定在心里骂我。不过，被你这么漂亮的美人骂两句也没什么。"

公孙美人本想弄清他的身份后再说，但见他一出口就轻薄自己，不禁心中有气，便斥骂道："你这大胆的小贼，偷了我的琴还在这里疯言疯语，我要禀告大王治你的罪！"

公孙美人虽然嘴里说得很凶，但心里对眼前的这位内侍有一种异样的好感。他的那些疯话既让她生气，又让她有些高兴。她隐约觉得面前的人就是嬴政，但又希望他最好不是。

"你叫大王把我杀了，你就拿不到琴了。如果你能弹一曲给我听，说不定我会把琴还给你，怎么样？"嬴政觉得眼前这个丽人发怒的样子甚是惹人怜爱。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里可是大王的书房。"公孙美人见他如此有恃无恐，心中更是怀疑。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呢？"嬴政狡黠地问道，甚是开心。

公孙美人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道："你想听我弹琴，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嬴政很感兴趣。

"如果你是大王，就饶恕我刚才的冒犯之罪；如果不是，你就对我行跪拜之礼，不准再说轻薄之言，我也不禀告大王。"说罢，她一双美目紧盯着嬴政。

这个美人倒是很聪明，心地也善良。她一定是猜出自己是秦王，才会说出如此条件的。不过嬴政还是想急一急眼前的俏佳人，便寒下一张脸故作沉吟。

公孙美人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以为他不肯原谅自己，眼泪在美目中打转，就欲哭泣起来。

嬴政连忙开口道："你既然开了条件，我也有个条件。你说话的声音那么好听，你要边弹边唱才行。"

公孙美人见嬴政强忍住笑的样子，才明白他是在捉弄自己。她害羞地抹去眼中的泪水，玉面羞红。望着她娇艳欲滴的面容，嬴政不觉有些痴了。

感觉到嬴政炽烈的目光，公孙美人心如小鹿一般乱撞。她低语道："你还不把琴给我？"

"好，我这就拿琴给你。"

公孙美人抿嘴一笑，心中有一丝甜甜的滋味。眼前的嬴政好像往日那些在她身边大献殷勤的贵族少年，只是他转身而去的背影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君王气概，让她觉得眼前之人与那些贵族少年不同。

她有些迷惑了，凭直觉眼前这人已对她大有好感。难道他真是秦王？怎么和别人口中所说的秦王如此不同？公孙美人在心中烦乱地想着。

嬴政把琴拿来交给了她，可是在哪里弹呢？这里除了那张大案，再无放琴之处。公孙美人不知如何是好。

嬴政愣了一下就明白了，他三下两下就把书简整理好，然后对公孙美人道："你就在这里弹吧。"

"那是大王用的地方，我可不敢坐。"公孙美人有心刁难嬴政。

"他知道有你这个美人坐在那里，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怪罪呢？"嬴政仍是那副嬉笑的面孔。

公孙美人被嬴政的话羞红了脸，她觉得嬴政十分随和，甚至还有些少年顽皮的心性。她把琴放在案上坐了下来，嬴政也挨着她坐下，把她吓了一跳。她惊慌道："你坐这么近，我怎么弹琴？"

“以前我听娘弹琴的时候，总坐在她身边，可现在再也听不到了。”嬴政说这话的时候，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

秦王的母亲不就是赵姬吗？他有迁母的恶名，所以外界才传言他冷酷无情，可是看他现在的样子，仍然对母亲有深厚的感情。公孙美人虽有一些疑问，但不便开口相问，毕竟这是君王的家事。

可嬴政坐在身边让她很不自在，他那灼灼的眼神、近在可闻的男人气息搅得她心神不宁，这如何还能让她静下心来弹琴呢？

“看来我坐在这里，你真是弹不成了。”嬴政冲她笑道，然后站起来走到离她一丈来远的地方坐下。

公孙美人调好琴，平稳了呼吸，才开始弹起来，很快就沉浸到琴音之中。她想起了远在野王的家人，只有这琴音，才能略解她的乡愁。她轻启朱唇，缓缓唱道：

藿藿竹竿，以钓于淇。

岂不尔思，远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淇水悠悠，桧楫松舟。

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这首卫风《竹竿》描述了卫女远嫁异国，回想幼时淇水边嬉戏的情形。琴音和歌声相互映衬，再加上公孙美人对卫音淋漓尽致的表现，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顿时充溢着整个大殿。

嬴政听得如痴如醉，被这浓浓的乡愁所浸染，仿佛又回到了母子三人在邯郸相依为命的时候。他们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也是借母亲的那张琴

表达的，每次坐在母亲身旁听琴，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余音缭绕，琴声徐歇。嬴政恍若未觉，依然沉浸在回忆之中。

公孙美人见嬴政双眼微闭，怔怔地坐在那里。她仔细打量这位年轻的君王，见他两道浓眉斜飞入鬓，挺拔的鼻梁，高起而浑圆的颧骨，紧闭的双唇，透露出坚毅、固执的性格。

君王的威严及与权臣的争斗，使嬴政的心智远远高于同龄人，而此时他那挂于眼角的泪水却让公孙美人感觉到了这个年轻君王的内心。这琴声是他们彼此感应的桥梁，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公孙美人心中油然生起强烈的怜惜之情，为自己，也为面前的嬴政。她轻勾琴弦，打断了他的回忆。

嬴政惊醒过来，他看见一双大眼睛正盯着自己，眼神中透露出几分爱怜，几分娇羞，几分矜持。她递出一块洁白的丝巾，嬴政为她的善解人意而感动，轻轻接了过来。

他擦去脸上的泪水，把丝巾递给公孙美人。公孙美人伸手欲接丝巾，却被他捉住了小手。她情急之下，欲要挣脱，却被嬴政一下拉到了身边。

公孙美人已确定了他的身份，不便过分挣扎引起他的不快，何况她心中已有些喜欢他了。嬴政深情地看着身旁的公孙美人，望着她那如黑瀑般倾泻的长发、洁如凝脂般的面容、不胜娇羞的神情，抑制不住心中的爱怜。

“大王……”公孙美人嘤嘤地叫了一声，从嬴政手中抽出自己的手。

看着她娇羞的面容上欲睁欲闭的双目，嬴政托起公孙美人垂下的头，不禁心动神摇，他轻轻地说道：“你真美！寡人要赐你一名，就封你为清扬夫人吧！”

公孙美人因受父母宠爱，随兄弟习过六艺，她知道清扬是赞扬女子美目的。她虽然出身高贵，但也只有姓氏，嬴政赐名给她，是对她极大的恩宠。宫中蒙受此种礼遇的，除她之外就只有紫巾夫人了。

公孙美人羞怯道：“您是大王，为何这般戏弄妾？您不会责怪妾对

您无礼吧？”

“你早知寡人是大王对不对？知道寡人是大王，还敢说出那种话，寡人该怎样惩罚你呢？”

“谁知道您是大王？当初您偷了妾的琴不说，还疯言疯语的，就像是……”清扬说到此处住口不语，她想自己的比喻实在不雅，不禁捂嘴笑了起来。

“像什么？你快说！”嬴政被她毫无拘束的娇态所吸引，忍不住追问道。

“就像是个不怀好意的小无赖！”清扬脱口而出。

“好啊！你竟敢骂寡人是无赖，看寡人怎么惩罚你！”嬴政从未感觉像现在这般快活，他把清扬拽入怀中，手脚不老实起来。

清扬手足无措，不住挣扎，这反而激起嬴政的征服欲望。比起往日那些姬妾的一味顺从，这更让他感到新鲜有趣。

不消片刻清扬便驯服在嬴政的魅力下，她本是一个情窦已开的少女，对嬴政又有好感，因此两人由一个进攻，一个抵挡，变成了紧紧相拥，缠绵不已。

第九章　齐使诤谏母子和　群臣暗斗风云诡

嬴政和清扬正在忘情地享受着销魂的时刻，忽然一阵脚步声传来，清扬连忙推开嬴政，却怎么也推不动。嬴政可不管这些，他依然像只馋猫似的，紧紧地抱着她。

脚步声越来越近，清扬连连摇头，不断推着嬴政。嬴政被弄得兴致全无，他坐起来怒视来人。清扬也坐到了一旁，整理自己凌乱的头发和衣裙。

只见内府总管低着头慢慢地走了进来，他见嬴政目如寒星，一下便跪倒在地。

嬴政怒气冲冲地喝道："寡人不是说过没有吩咐不许进来吗？你胆子不小，竟敢违抗寡人的命令！"

内府总管身体抖如筛糠，不住磕头道："大王饶命！实在是紫巾夫人有要事求见，小人不得不进来禀告。"

清扬不想嬴政在盛怒之下杀了内府总管，若是如此，她以后在后宫就难以立足了。她轻声劝道："大王，您若为刚才之事怪罪总管，妾也难以心安。总管是个能干之人，他又不是有意违抗大王之命，您就不要怪他了。"

嬴政因他败了兴致，故怒火中烧，冷静下来之后，他也觉得不应过分责怪内府总管。他朝清扬挤了挤眼睛，羞得她赶紧低下了头。

他对跪在地上不敢抬头的总管道："这次有清扬夫人为你说情，寡人就饶了你。你去传令，册封公孙美人为清扬夫人。"

"是！谢大王、夫人不罪之恩。"他没想到公孙美人会如此快地获得大王的青睐，被册封为清扬夫人，这在后宫是难得的宠遇，他心中盘算着以后如何巴结于她。

清扬见嬴政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想起刚才的情景，嗔怪地看了他

一眼。嬴政被她娇俏含羞的样子逗得直笑，他好久没有感到这么快乐舒心过了。总管不明所以，只有嘿嘿地赔笑。

清扬站起来道："大王，紫巾夫人与您有要事相商，那妾就先回去了。"

"不准你走！"嬴政跳起来抓住清扬的手，他吩咐总管道，"你去告诉紫巾夫人，有事明日再议。"

清扬见嬴政此举，心头便是一甜。她是个聪明的女子，如果现在依了嬴政，那以后她与紫巾必然处于对立的位置，而紫巾又是她心中敬佩之人，在后宫也颇有势力，于是她道："大王，您对妾之心，妾感激不尽。紫巾夫人与大王有要事相商，若因妾而耽误，妾实在担当不起！大王若真爱妾，就让妾回去吧。"

"嗯……那好吧！难得你如此识礼，寡人就依你。"如果是别人不遵命令，他早就勃然大怒了，不知为何，他对清扬却如此顺从。内府总管见此情景，心中暗暗称奇。

随内府总管出来，清扬在门口碰到了盛装而来的紫巾夫人，她立即行礼道："清扬见过夫人。"

"清扬？"紫巾有些诧异。她对这个有些奇特的公孙美人，一开始就觉得有些威胁。

自从太后迁居雍地之后，紫巾就开始管理后宫。宫中诸多的美女她都见过，唯有公孙美人给她的印象特别深刻。不仅因为她生得极美，更多的是那种寻常美女身上难以见到的气质。她利用掌权之便，把公孙美人安置在一个较偏僻的地方，结果鬼使神差还是让大王见到了她。

她见清扬喜悦而羞怯的样子，心中有些发酸。她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清扬成了她最大威胁。她试图让所有人相信，她是嬴政最宠爱的姬妾，但她清楚，自己从来没有抓住过嬴政的心。嬴政对她就像那些良臣猛将一样，看重的是自己的才干。

内府总管明白紫巾的诧异，忙解释道："禀告夫人，大王已册封公孙美人为清扬夫人。"

紫巾一听忙扶起清扬道："大王既已封你为夫人，就不必再行此大礼，以后我们就姐妹相称吧。清扬，大王能赐你如此好听的名字，真是羡慕死姐姐了。"她几句话就把关系拉近了许多。

清扬微红着脸道："姐姐说笑了，其实清扬对姐姐才能佩服不已。这后宫除了姐姐这样既美又有才能的人，谁还能为大王分忧呢？清扬以后还不知有多少事要麻烦姐姐呢！"

"妹妹不必客气，姐姐还有事与大王相商，哪天有空了我们姐妹再好好说说话。"说完，紫巾夫人就进去了。

嬴政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中，他迫不及待地问紫巾道："你急着见寡人到底什么事？"

对紫巾，嬴政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感情。她的端庄美丽以及才识曾一度让他迷恋，但与她在一起时嬴政总感到有些压抑，得不到征服的快感。他对紫巾的敬重多于喜爱，对她才能的需要多于对感情的需要。

紫巾已察觉到嬴政的轻松和喜悦，这是与她在一起时难见到的。她有些苦涩，暗想自己多年的努力，竟不如他偶然一见的女子。她强忍住心酸道："大王，今日妾是为扶苏而来。他是大王的长子，已年满五岁，是不是该给他请一位老师了？"

嬴政吃惊道："扶苏已经五岁了？真的好快啊！寡人因政事太忙，难得见他一面。哪天有空，寡人带他出去骑马！"

"扶苏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要高兴成什么样。他平日总在念叨父王为什么不去看他，这下总算如愿了。"紫巾颇为感慨道。

嬴政心中有些愧疚，众多儿子女儿没有一个特别受他的宠爱。有些儿子、女儿生下来他就从没见过，可以说毫无感情。扶苏是他的长子，曾给他带来初为人父的喜悦，所以他得到的关爱要比其他子女多一些。即使如此，扶苏见他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他轻咳一声，掩饰着内心的尴尬道："扶苏五岁了，是该给他找位太傅了，不知夫人心中可有合适人选？"

紫巾想了想道："妾知道一人可为扶苏之师，只是他官小职微，若为太傅，妾怕一些大臣不满。"

“如果他确有其才，寡人可以擢拔。”

“他叫池子华，在少府冯去疾手下任职，为属官尚书令，负责掌管图书秘籍。妾听说他博学多才，也曾见过他为图书所做的笔录见解。只是他为人谨慎，寡言少语，声名在诸侯各国并不显著。”

嬴政知道紫巾最喜读书，腹中学问不浅，若是她看中之人，必非一般学者士子。他不再多虑，便对紫巾道：“夫人眼力果非寻常，目前朝中正缺人才，若他真如夫人所说，寡人就还有重用。明日早朝后，就让他来这里见寡人吧。”

扶苏之事商议完毕，嬴政又随口问了几句，二人再无话可谈。紫巾想问问清扬之事，但一想到嬴政猜疑之心颇重，怕他以为自己是与清扬争宠，便忍住不提。之后她又与嬴政闲谈了几句，便告辞回宫了。

紫巾刚走，赵高就来了。嬴政笑问道：“这几天寡人派人都找不见你，还以为你被美人迷昏了头呢！听说你出远门了，怎么不禀告一声？”

赵高讪笑道：“大王取笑了！奴才暗中去了一趟洛阳，查证了一些事情，准备弄清楚后再向大王禀告。”

嬴政眼睛一亮道：“此行可有什么收获？”

吕不韦虽已罢相，但其影响还是存在的，这一直是嬴政的心病。他让赵高监视吕不韦，赵高丝毫不敢松懈。

“奴才接到密报，说各国暗中派人去拜会吕不韦，奴才便亲自前去查探。发现他们是去游说吕不韦的，还竞相许以显爵。”

“那吕不韦态度如何？”

“吕不韦态度甚是暧昧，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去哪一国。依奴才估计，他可能在待价而沽。”

嬴政在殿中来回踱步，突然抬头道：“不，吕不韦此举决不简单。眼下秦国强盛，非六国可比，吕不韦心中甚是清楚。他与东方六国争斗多年，也了解六国的实力。况且他独断专行的作风已名闻诸侯，试问哪国君王还敢用他？诸侯游说他，无非是看重他在秦国的势力，想借此来

分化、削弱秦国。依寡人看，这可能是吕不韦故意放风试探寡人。否则以他谨慎的行事风格，又怎会轻易将此事泄漏，而让你查得清清楚楚呢？”

听嬴政这么一说，赵高心中有些明白了：“难道他是在效甘茂之故？昔日甘茂欲投奔齐国，又怕得不到齐王的尊重，于是就让苏代游说先王，说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离开秦国将对秦国不利，结果先王便给了他很高的俸禄。之后苏代又去游说齐王，说甘茂辅佐秦王对齐国是个很大的威胁，结果齐王又赐给甘茂上卿之位。奴才现在想来，吕不韦一定是效仿此法，想引起大王注意，以期东山再起。”

赵高的分析听得嬴政连连点头，他兴奋道：“以你的才能，做个中常侍真是委屈了。寡人不可能再用吕不韦，不过也不得不防他另投他国，否则将对秦国产生巨大的威胁。赵高，你要继续加强对吕不韦的监视！”

“是！大王！但为何不干脆一点把他……”赵高小心问道。

“寡人何尝不想除去这个心头之患？只是现在时机尚不成熟。朝中经过这么多变故，惶惶不安者大有人在。若不能使他们安心，这朝政只怕也难以维持下去了。对了，寡人让你搜罗一些人才，可有什么收获？”

“奴才搜寻了许久，想推荐一人，他是齐使茅焦，不过……”

“不过什么？有话你就直说，寡人不会怪罪的。”

“茅焦执意要上殿劝说大王母子和好，奴才……”

“寡人不是说任何人不许再提此事吗？他是齐使又怎样！你把他赶回去，寡人不想见这等恃才之人！”嬴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奴才也与他说过大王之意，但他执意要这么做。他说若大王不见他就会失去建立万世基业之机，他还说大王危机就在眼前而还不自知……”赵高小心翼翼道。

“他有什么本事，竟口出狂言！无非是激寡人召见他，好一逞口舌之利罢了。”嬴政怒极后，反倒冷静下来。

“此人的确狂傲，不过他在诸侯中倒有一些名望。大王若不见他，他定会在诸侯中非议大王，说大王嫉贤妒能，不纳贤才，那对大王的威仪将是一大损害！而且齐国清议之风天下有名，这些使者尤甚。大王何不在召见他后，视其所说后再作对策？”赵高趁机大胆言道。他跟随嬴政已有不少时日，早已明白何时该放胆直言，何时需缄口不语。

“寡人……寡人岂能忍受在众臣面前听他胡言乱语？”嬴政不禁有些犹豫，他不仅想以武功震慑天下，更想以贤德威服列国。

“大王，您已听过二十多次了，再多听一次又何妨？这样做才能显示您招纳贤才的决心。大王，请恕奴才冒死进言。太后毕竟是一国之母，您真舍得让她孤单一人老于雍地？大王何不借茅焦进言之机接回太后，以息天下人之口？还可赢得天下贤才之心。”

嬴政静静听完赵高的话，当初他把母后幽禁雍地，虽然消解了一些心头之恨，但被一些朝臣大加指责。有些朝臣进言说“禽兽知母而不知有父”，像他如此对待生母，则连禽兽都不如。为此，他连杀二十七位大臣。他恨这些朝臣出语刻薄，认为他们是有意丑化自己。不过听赵高这么一说，他就不得不考虑了，因为赵高是不会给他难堪的。

嬴政思前想后，然后道：“你去告诉茅焦，明日寡人就在咸阳宫召见他。”

赵高心中大喜，但仍装作诚惶诚恐道：“谢大王不罪之恩。”

“到时他说什么，寡人都会克制的。如果连一个小小的齐使都不能收服，寡人又何谈统一天下的大计？”嬴政的豪迈油然而生。

“大王圣明！大王能有此心，一统六国指日可待！”

“好了，奉承话就少说两句，办你的事去吧。”嬴政不耐烦了，毕竟他被迫接受了一件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心中甚是不痛快。

赵高知趣地离开了，空荡荡的内殿中又只剩下嬴政一人不停地来回走着，清扬、紫巾、太后、吕不韦的面容一一从他心头掠过。他越想越心烦，走到御案前翻开一卷竹简，略看几眼后又猛然摔开。他不知该如何使自己平静，平息心中的烦躁。突然清扬那玉面娇羞、巧笑嫣然之态又浮现在眼前，他大喊一声：“传清扬夫人！”

茅焦坐在奔往咸阳宫的马车上，不禁有些得意。他就要去做一件别人望而却步的事，并且要借此获取荣华富贵。

昨日赵高已告诉他秦王已改变心意，要召见他。交谈之中，赵高还向他透露此行不会有什么危险。茅焦遂放下心来，他为能结识秦王的心腹之臣而暗自高兴。

不过通过两次接触，他又觉得赵高此人心计深沉，贪欲极强。他几次送去的重礼，他都毫不推辞地收下，简直是有恃无恐。

一个君王是否英明，看其宠臣就可知道。茅焦游历各国，深知其中的关系。如果不是赵高显露出的精明能干，他会怀疑嬴政是否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英明、果敢。

不时有马车从他身旁驶过，都是赶去早朝的秦国官员。茅焦希望能碰到熟人，探听一下口风。果然，一辆马车在他车旁放慢了速度，车上传来熟悉的声音："车上可是茅焦兄？"

茅焦听出这是李斯，心中大喜道："原来是李斯兄，这是赶去早朝吧？"

"正是！茅焦兄要劝谏大王母子和好，此事已传遍咸阳。在下今日上朝，就是要一睹茅焦兄的风采！"

茅焦苦笑一声道："只要不人头落地，我就不虚此行了。"

"茅焦兄为何口出此言？难道你没去拜见赵高？"

"见是见了，他已答应全力相助，不过……"

"茅焦兄是不是对赵高不放心？"

"也没什么，只是我心中有些担心而已。"茅焦迟疑了一下道，他本欲向李斯吐露对赵高的看法，但一想自己不过是以己度人，而且他也不清楚李斯与赵高的关系，便住口不言。

"赵高既已答应，应该不会有问题。茅焦兄，在下先行一步，咱们朝堂上见！"

望着远去的李斯，茅焦收敛心神不再多想。现在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思维，才能在朝堂上不出差错。他端坐马车之上，向咸阳宫疾驰。车至咸阳宫门前停下，在宫中内侍的引导下，茅焦向宫内走去。

一进宫门，茅焦就感受到秦国威临天下的气概。从宫门至议事大殿，两旁站满执戈而立的卫士。这些卫士个个铠甲鲜明，身材高大，无形中给步行其间之人以压力。

内侍引导茅焦进入大殿之中，殿中两旁黑压压地站满了群臣。正前方一处高台，嬴政端坐其上。他身着黑袍，腰系玉带，肋下挂着一柄华丽的长剑。他头上戴着一顶通天冠，冠前的珍珠卷帘使他的面容若隐若现。

殿中一片肃静，茅焦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更令人不安的是所有人都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茅焦虽出游各国，见过无数的大场面，但从没有感觉像今天这般巨大的压力。

嬴政仔细打量着缓步走来的茅焦，只见他中等身材，圆胖的脸上一双细细的眼睛，鼻子大而突兀，加上他那身华丽的服饰，极像一个行走各国的商贾。不过他从容不迫的举止，让嬴政甚是欣赏，有不少使者在这种寂静的威压中，举止失措。

茅焦行至台前，跪下朗声道："外臣茅焦拜见大王！"

等待片刻，茅焦没有听见回音，殿中依然寂静一片。他有些愕然，抬头望去，只见嬴政正用冷冷的眼神看着他。他心神俱震，暗想自己有什么失当之处。

殿中气氛十分凝重，茅焦知道自己千万不能表现出任何惊慌的神情，否则不但会被嬴政轻视，更会引起诸臣的嘲笑，他的名声也将毁于一旦。

可如此对峙下去，最终对他还是不利。茅焦心思急转，随即一策了然于胸。他朗笑两声道："外臣素闻秦人不知礼仪，未脱蛮风，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他的话引起的震动不小，群臣发出一阵嗡嗡的议论声，但没人出言指责。嬴政冷哼一声道："这是我大秦的议事大殿，你竟敢出言相讥，

胆子不小！你说大秦不知礼节，寡人问你，我等有何处待你失礼？”

茅焦听到嬴政回话，心中安定不少。他抬头挺胸，朗声道：“秦齐向为友邦，齐国一直与诸侯绝交而与秦国交好。茅焦身为齐使来秦晋见，大王竟多日避而不见，此为失礼之一。秦为大国，应以礼待人而不是以威压人。茅焦来到秦国议事大殿，大王不以使节之礼相待，却以威势压服，此为失礼之二。外臣此来是为大王济危解困，大王既允召见，当以士礼相待，为何在外臣下拜行礼之后置之不理？此为失礼之三。如此众多失礼之处，又怎能称为礼仪之国？”

茅焦在殿中侃侃而谈，他的胆识和气度令不少人折服。嬴政一拍案几，站起来一手按剑，一手指着茅焦喝道：“在秦国大殿之中，你竟然如此放肆狂妄，难道就不怕寡人手中之剑吗？”

嬴政的反应让茅焦有些心虚，但他绝不能就此示弱，否则他胆怯怕死之名马上会传遍诸国，就算嬴政能饶他，恐怕以后也难有立足之地。他哈哈大笑两声，显露出狂放不羁之态：“大王的剑是用来斩无行犯上之人的，恐怕还不能斩杀外臣。大王知道活着的人是不避讳说死的，就像国君不避讳说国亡一样。因为避讳说死也不可能使人不死，避讳说国亡也不可能使国不亡。可大王有诸多狂悖之处，却不许臣子进言相劝，难道要等到国亡后才明白吗？”

嬴政怒声道：“寡人有何狂悖之处？”

“大王车裂假父，囊杀二弟，不慈之名已遍传天下，又把母后迁往雍城，背负不孝之名。大臣为此劝谏却遭杀戮，就是桀纣也不过如此。天下人闻之，不会再心向秦国。外臣以为大王若不改正，秦国社稷危矣！”茅焦把嬴政的秘密当众一一道来，嬴政的脸色一变再变，按剑的手不住颤抖。群臣也露出惊慌之态，个个低头不语，唯恐有灾祸降临。

茅焦心中也忐忑不安，他知道这番话嬴政若能接受，今后他的荣华富贵将不可限量。如果嬴政怒气难消，他就会立遭杀身之祸。他解开上衣，拍着自己的胸膛道：“外臣已言尽于此，大王若认为外臣有何不实之言，就请降罪，外臣愿一死以谏大王！”

“你真以为寡人如桀纣一般吗？”嬴政忽然大笑，他走下高台扶起茅焦，为他穿好衣服，“先生之言，使寡人幡然醒悟。寡人立刻去雍城迎回太后，就请先生在秦多留几日，以观寡人所为如何？”

茅焦心中狂喜，但还是强作镇静跪下道：“外臣谨遵大王之命！”

嬴政回到祈年宫，身上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一个郁积心中的结终于解开了。太后的荒唐举止让他痛恨，还险些让嫪毐颠覆了王位，但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始终是他割舍不了的。特别是母子三人在邯郸相依为命的情景，总是在他心底浮现，让他难以忘怀。

他知道母后一人深居宫中的寂寞，把她迁往雍地，这种惩罚已很残酷。母后已渐年老，除了自己再无亲人，纵然她有千般不是，自己也不该如此待她。嬴政每想到此，都深悔自己为何不早听臣谏。如今他可以把母后接到身边，不仅使自己良心好过，也可以重树仁孝之名，使天下人重新认识他。

他决定大肆铺张渲染，让天下人都知道此事。虽然这涉及君主隐私，但既然已有不少人知晓，再多一些人又有何妨？他越想越觉得这样做得对，心中甚是兴奋，又不由自主想起了清扬。

每当他兴奋或烦躁之时，就会想起清扬那张亦喜亦嗔的脸。她在干什么呢？嬴政按捺不住想见她的心情，便向后宫奔去。

来到清扬的住处，嬴政见紫巾的两个贴身侍女在园中。莫非紫巾也在这里？他心中暗自琢磨。

那两个侍女看见嬴政进来，连忙参拜。

“你们怎么在这里？”话音刚落，里面屋门打开，走出两个女子，正是紫巾和清扬。

嬴政有些奇怪，问道：“紫巾，你怎么在这？”

紫巾正欲回答，清扬抢先开口道：“紫巾姐姐是来看妾的。”

旁边的侍女都不安地望了清扬一眼，她们知道嬴政最讨厌在他问话时，有人插嘴搭话，不少后宫之人都为此受过惩罚。

嬴政恍若未觉，轻“哦”了一声，随即笑问道：“你刚才称紫巾为姐姐，你们……”

“大王，妾与清扬甚是投缘，所以结为姐妹。”紫巾接上话道。

“你俩有缘，寡人也就放心了。”嬴政一直盯着清扬在看，即使与紫巾说话时也是如此，紫巾不禁暗自伤心。

清扬今日是经过一番刻意打扮的，如果说嬴政初见的一袭白衣、不作装饰的清扬是一株空谷幽兰，而现在立于他面前的则是娇艳的牡丹。她穿着华丽的宫服，盘起的乌发插着玉饰，衬托出高贵、典雅的气质。

她被嬴政看得很不好意思，便拉着紫巾的衣袖道：“都是紫巾姐姐，让人家穿成这样。”

嬴政被她的娇态逗弄得心动不已：“清扬，你这样也很好看。”

紫巾趁机打趣道：“大王都夸你了，你还怪我？大王，你看清扬妹妹这样打扮，是不是更美丽了？”

嬴政连连点头道：“你这妹妹不仅美丽，而且还有些顽皮，以后可有你罪受了。”

紫巾从没见过嬴政如此温和的语气和动人的微笑，他严肃的面孔、生冷的语气早已深植她的心中。眼前的嬴政是如此的陌生，又是如此的令人心动，而这一切的变化却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清扬。

清扬没有注意紫巾的面色有异，仍自顾自说道：“还说，妾从没见过哪个大王当……偷别人的琴！”她想“贼”字对嬴政实在是不恭敬，所以没说出口。

紫巾不禁黯然神伤，再也不想待在这里。嬴政和清扬的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谁也没有注意到她。于是她抑制内心的伤感道：“大王，如果没有事，那妾就先告退了。”

嬴政知道紫巾是有意让他与清扬单独在一起，暗赞她善解人意。若是其他的姬妾，嬴政早把她赶走了，独独对紫巾，他总有些顾忌。

“你若有事，就先退下吧。对了，后天寡人接太后回宫，后宫之事你就安排一下。”

“是，妾告退了。”

清扬似乎要让紫巾留下，但嬴政的目光好像一根绳索捆住了她的手

脚。她站在那里，低着头，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嬴政见她这个样子，不禁又怜又爱。他再也不顾什么，就把清扬拥入怀中。颤抖的玉体和扑鼻的体香，让他的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

窗外有两只小鸟在追逐嬉闹，给无边的春色倍添了几分生机。

洛阳（今河南洛阳）原是周王室的都城，一直是天下人向往的繁华之地。周武王灭了商纣，定国都于丰镐（今陕西西安）。但丰镐偏处西方，不利于号令天下。武王便令其弟周公旦在洛阳营建王城，作为陪都，并将洛阳号为“成周”，丰镐号为“宗周”。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失信天下，被游牧之族犬戎攻破丰镐，宗周覆灭，洛阳成了周王室的唯一都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周室最后一个天子周郝王崩，洛阳只剩下东周公保有周室一支。

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吕不韦灭了东周公，庄襄王将洛阳十万户封给他。作为自己的封地，吕不韦对此处一直是悉心经营。他利用掌权之便，减免洛阳的赋税和徭役，使洛阳成为四周庶民百姓向往之地，其人口也越来越多。

吕不韦退居此地后，其族人及部分门客也相继迁入。在咸阳，他们过惯了奢侈的生活，现在依然如此。他们都心怀恐惧，不知这种生活还能维持多久，所以他们比在咸阳更奢侈，更疯狂，这使洛阳看起来比过去更为热闹兴盛。

吕不韦在此的府第比咸阳城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他就是主人，一切都得听他的。其府门前依然热闹非凡，以前的门客，各国的使者，慕名前来投靠之人，在此熙来攘往。民间见此情景，又纷纷传言他将复出任相。

在府中的后花园里，吕不韦正与心腹谋士司空马在对弈。他棋艺并不高明，比起司空马来相差甚远，下棋只是他们商谈的借口。

连日来，各国使者不断来访，使吕不韦疲于应付，今日是他难得的空闲之时。司空马投下一子后，对紧皱双眉的吕不韦道：“除了齐使之外，各国使者都来游说君侯去其国为相，条件优厚令人咋舌，不知君侯欲作何打算？”

吕不韦仿佛没听见司空马的话，他缓缓投下一粒棋子，然后如释重负般地吐了一口气。

“先生认为老夫该做何打算？”他不答反问道。

“外间传言君侯欲复出为相，但在下认为此种机会微乎其微。大王对君侯可说是恩断义绝，前些时借太后之事斩杀二十七位大臣，其中多为君侯门客。大王做出此举，又怎会重新起用君侯？”

“先生之意是认为该听这些使者游说，选一国作为安身立命之地？”

“大王对君侯忌心甚重，在下认为目前出走任何一国都要比留在秦国安全。”

“此言差矣！”吕不韦放下手中棋子，站起身来，满脸忧虑之色。他自从出居封地，心情就没好过。虽然现在一切都安然无事，但官场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平静之后的风暴更加可怕。嬴政表面上对他不闻不问，但实际上从未放松过对他的监视。赵高秘密潜来洛阳，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早被他的眼线发觉，这一切都使他心情沉重。

他背负双手，在亭中来回踱步。亭外鲜绿的新叶，怒放的鲜花，显现出一派生机，但这都引不起他的一点兴趣：“你以为各国使者就存着什么好心吗？他们虽声称仰慕老夫，无非是为了粉饰其险恶用心！大王虽对老夫猜忌万分，但秦国能有今天，也有老夫的一番心血。老夫若离秦，势必会影响一些大臣，大王在盛怒之下，必定祸及他们和老夫的族人，秦国的实力也必会大大削弱，老夫又怎能忍心将这一切都毁在手中？”

“可是大王对君侯咄咄相逼，君侯又何须顾忌呢？”

“别以为大王对我等不闻不问，就已经放过我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监视之下，稍有异动，大军立至。前些日子赵高还潜来查探过，可见大王丝毫没放松警惕。”吕不韦心想自己已至此境，嬴政仍没有放过他的意思，心中甚是气恼。当初嬴政突然把他拘捕，令他猝不及防，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却只有束手听命的份。嬴政的手段让他心有余悸，不知道下一步将如何对付他。

吕不韦回到案旁，叹了口气道：“其实老夫也无意他往，接见这些

人只是想试一下大王的反应。现在秦国势头正盛，若不出内乱，统一天下只是迟早之事。即使老夫奔往他国，也不可能阻止这种趋势。六国积弱已深，他们并不缺少人才，而是其君昏庸，不懂得使用人才，即使老夫真的去了，他们又岂能容老夫？就拿韩国来说，其君臣与各国交往，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不择手段以求苟存，而不知以增强国力为根本。你可记得老夫在相位之时，韩国曾入荐水工郑国之事？”

“记得，在下还曾劝君侯不要接受。韩国派郑国前来行间，以期用修渠之事疲秦，消耗秦国国力，使秦国不能攻打韩国。”

“可笑韩国君臣目光短浅，竟想以此法获得几年苟延残喘。却不知若此渠修成，关中之地再无旱荒凶年，反而受益无穷，大大增强了我秦国国力。”

“幸亏君侯从中调拨筹划，才使工程顺利进行。只是郑国似乎有意拖延工期，历经十年仍未竣工。”

“当年修渠之时，正逢秦国多事之秋，晋阳郡叛乱，蒙骜伐魏，若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去修渠，会使人心浮动，国政之上也会捉襟见肘。老夫只好划拨有限的人力物力给郑国，难免使此渠修建缓慢。不过此渠修成之后，无疑又是个巴蜀之地啊！”

“在下担心有人别有用心，以此作为攻击君侯的借口。”

“大王若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他又凭什么扫除六国，一统天下？”吕不韦颇为自信道。

司空马跟随多年，对吕不韦知人用人的眼光相当佩服。当年他利用嫪毐摆脱了太后的纠缠，从容把政十余年，使秦国方有今日之强。他又苦心教诲嬴政，使秦国有了一个不亚于昭襄王的霸君。不过人心难料，也使他一步失算，最终倾覆。

每每想起这些，司空马就心中暗自叹息。他知道吕不韦还有一个心结未解，使他至今还在等待。

“咸阳传来消息，大王后天就要迎回太后。大王既能宽容太后，君侯也复出有望了。”吕不韦明白司空马是指太后回宫后，一定会为他在大王面前进言，或许还有重登相位的希望。

“但愿如你所言，不过……”吕不韦似有话难言，便转换话题道，“有些事不是你我所能预料的。来，下棋！”

二人对弈几手，吕不韦突然问道：“若有一日老夫遭遇不测，你意欲何往？”

司空马惊愕道：“君侯何出此言？”

吕不韦笑道：“老夫不过是随便问问罢了。以你的才干，出将入相都不为过，现在跟着老夫实在是委屈了你。”

“若没有君侯，在下还不知会怎样呢？在下的一切都是君侯赐予的，即使肝脑涂地，在下也不会离开君侯。”

“你的心意老夫知道，但老夫真的希望你考虑一下将来。按说留在秦国是最好的，但朝中大臣谁不知你是老夫的心腹谋士，你若留在这里，恐怕那些憎恨老夫的朝臣都要与你算账了，何况大王也未必敢用你。”

“六国之中，恐怕只有赵国与秦尚有一战之力。”司空马揣摩许久方才道。

“你是指良将李牧、廉颇吧？但你别忘了赵王昏庸无能，任用佞臣郭开为相。那郭开与李牧、廉颇素来不睦，有他这种嫉贤妒能的小人把持朝政，纵有李牧、廉颇也未必保得住赵国。”

“君侯所言甚是，在下也是不得已才出此言。韩国积弱已深，已不堪再战。魏国自信陵君死后，栋梁已毁。齐国空有大国之称，国人只好空谈，稷下学士议政讲学恐怕天下无敌，但若论耕守之道，却不足言道。楚国地域广阔、物产丰盛，反而使民风渐趋奢靡，其几代君王昏庸无能，群臣相妒争功，谄谀用事，致使百姓离心，城池不修。燕国地处偏远，兵少将弱，也不堪与秦国争战。细想起来，实无一国可与秦国抗衡。”

“你的分析甚为正确。现在天下大势已洞若观火，你我心中虽明白，却不能按自身所想行事，想来实在是可气啊！唉！”他发现自己现在变得越来越爱叹气了，是不是自己真的老了？吕不韦不禁暗问自己。

嬴政领着虎贲军浩浩荡荡奔向雍城，为了显示诚意，他亲自驾车前去迎接太后。这事经过刻意宣扬，已使秦国百姓尽知。嬴政一路西行，不少百姓埋首路边，颂扬他的圣明。他就是要使天下人明白他勇于知错就改，使他好贤纳士的名声传得更广，同时他也是向太后表明，没有她和吕不韦，他同样能把秦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本来这次他想带清扬同去，向太后表明他已有了王后人选，但清扬并不愿意。那番对话是在他们缠绵之后，现在一字一句都还在他的耳边回响——

嬴政拥着清扬的娇躯，现实的快乐使他彻底放松了，他从没觉得像现在这样实实在在拥有一个女人。望着蜷伏在怀中的清扬，信心充溢在他心间，让他觉得天下已无事不可为了。

“清扬，寡人立你为王后，要你时刻陪在身边，好吗？”

清扬张开她那如星的双眸，慵懒陶醉的感觉让她有些不能自已，她只想静静地躺在嬴政怀中，听他那怦怦的心跳声。她抬起头望着嬴政，那张脸霎时清晰起来，两道浓眉如刀削一般整齐，狭长的眼睛露出温柔的目光。

“那些臣子是不是很怕你？”清扬不答反问，她想嬴政若不是这样温柔地看着她，他的相貌一定很威严。

“你怎么知道？”嬴政有些奇怪，平日就觉得当他盯着哪位朝臣不露声色时，对方一定会瑟瑟发抖，直至跪下，即使勇武如王翦、蒙武等人，也会不自在。

“是妾的感觉。”清扬知道嬴政宠她，就是因为自己不一般的气质，若像其他姬妾一样，早就被嬴政无情地抛弃了，“大王，妾不想成为王后，只要能时时见到大王，妾就心满意足了。”

“整个后宫只有你敢拒绝寡人，你不怕寡人惩罚你吗？”

“妾知道大王要听真话，若妾一味奉承取悦大王，大王会喜欢吗？大王封妾为王后，妾就不是现在的清扬了，那大王还会宠爱妾吗？”清扬幽幽道。

“你真不愿意做王后？”嬴政看不透清扬的心，这让他有种想探求的欲望。

“大王能够爱妾、宠妾不比做王后更好吗？再说妾也没能力管理后宫诸事，妾只希望大王有空来看看妾，听妾弹琴，陪妾说说话就心满意足了。”

“寡人本想让你一起去见母后，好册封你为王后，如今看来是多此一举了。”

“那您为什么不带紫巾姐姐去？以她的端庄贤能，母仪天下足够了。”

“没想到她这么快就收买了你，快告诉寡人，她给了你什么好处？”嬴政逗笑道。

“她给妾的好处能赶得上大王吗？妾是真心佩服紫巾姐姐，她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为大王分了忧，妾就办不到。”

“好吧，王后一事以后再说。寡人希望这王后之位能留给最深爱之人，你再考虑一下，寡人不想勉强你。如果你变得同其他姬妾一样，那寡人得不偿失了。来，让寡人亲一下！”

“唔……”清扬羞红了脸，推了一下嬴政，这更激起了他的欲望，两人很快又缠绵起来……

几度缠绵的快乐，依然回荡在嬴政的心间，这让他觉得一路上时间过得飞快。到了雍城，嬴政独自去见被幽禁在宫中的太后。

当初他疾言厉色把母后赶出了咸阳，并发誓一辈子不再见她，没想到今日会亲自来迎。他有点担心母后不肯谅解他，那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了。不过他已打定主意，一定要把母后接回去。凭他对母后的了解，他知道一定会成功的。

赵姬早已接到嬴政将要亲临雍城接她的消息。自从嫪毐谋反事败，嬴政处死两个孩子，把她幽禁于此，她就再也不想见这个儿子了。嬴政的冷酷无情，让她心寒。

可宫中的孤寂冷清更让她受不了，她是那种喜欢热闹，喜欢有人围着转的女人，可这里每天围绕身边的只有几个宫女。在这里的日子让她觉得比在邯郸还要难过，尽管那时受人欺凌，生活困苦，但有巨大的希

望支撑着她，嬴政和成蛟也能弥补她情感上的缺憾。可在这里，吃穿不愁，身边的人对她唯命是从，但她感觉像是在等死。没有爱人、没有亲人的日子，对她来说与死又有何异？

当听说嬴政要亲自接她回去的时候，她立刻就原谅了这个儿子。毕竟她有愧于嬴政，现在嬴政是她唯一的儿子，她以后的一切除了指望他还能指望谁呢？

嬴政见到赵姬，发现仅仅半年她就老了很多，发胖的身躯，额头的皱纹，鬓边的白发，无不显示她已不同往昔了。他不禁有些心酸，他知道母亲一向自负容颜美丽，现在变成了这样，可见那些事对她打击有多大。赵姬也发现儿子变了很多，唇上的短髭已使他完全摆脱了少年的稚气，显得沉稳庄重。

嬴政走到赵姬跟前跪了下来，声音哽咽道："娘，孩儿来接您了。"

赵姬已是泪如泉涌，她忙扶起嬴政，望着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儿子，心头所有的恩怨都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有母子深情。她擦了擦眼泪道："好！好！你终于肯来见娘了。"

"孩儿是来接您的，以前是……"

赵姬打断了嬴政的话："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你能来接娘，娘心里就很高兴。"

待母子情绪稳定后，又叙起了家常。嬴政在宫中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同赵姬一起回了咸阳。

为了庆贺太后回来，咸阳宫大摆宴席款待群臣，而宴席的主角正是茅焦。赵姬亲自向他敬酒道："爱卿功劳不小。你抗枉令直，使败事复成，哀家母子重归于好，今日哀家敬你一爵！"

"谢太后！其实太后、大王母子情深，若长久不和，也有违天伦，以大王仁孝之心早晚也会迎太后回宫。臣只是略作提示，以尽为臣之道而已。"茅焦连忙谢让。

嬴政也高兴道："爱卿过谦了！若非爱卿一言点醒，寡人尚在执迷之中，寡人也要好好地赏赐你。来人！封茅焦为博士，爵上卿，赏金千

镒！”

“谢大王恩典！”茅焦跪下谢恩。不过他心中还是有些遗憾，因为博士是个没有多少实权、只供咨询的闲官。

群臣见嬴政厚赏茅焦，都甚是羡慕，不少人向他敬酒借机套交情。茅焦也知道眼前的情势很容易引起一些朝臣的妒忌，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地搭话、回敬。

赵姬坐了一会儿就离去了，嬴政招来宫廷乐师舞姬与群臣同乐。李斯借敬酒之机对茅焦道：“茅焦兄，恭贺你建此大功。大王如此看重茅焦兄，日后前途一定不可限量。”

“一切多亏李斯兄指点。若李斯兄有空，酒宴散后我俩再畅叙一番如何？”茅焦借回敬之机，小声说道。

李斯脸上露出会心的一笑。

在场大臣中也有人对茅焦的迎合之态甚为不满，对群臣向茅焦敬酒的热闹甚为不屑的。

昌平君兄弟就一直坐在嬴政身侧，或与嬴政聊着，或与宗室大臣说笑，丝毫没有向茅焦敬酒的意思。他们兄弟是群臣中最有实力的，茅焦不敢怠慢，过来敬酒道：“在下昔日奔走六国，早就闻听相邦大名，对相邦之功德心仪不已。今日在下有幸与相邦同为一殿之臣，还望相邦以后多加指教。”

昌平君知道茅焦能建此功，赵高在后面出了不少力，这让他对茅焦更为不满。他虽知自己位高权重，但论与大王的关系却远远不及赵高。赵高虽然只是个中常侍，却是大王真正的亲信，更让他忌讳的是赵高还是大王的耳目，朝臣的一举一动都是通过他汇报给大王的。每当他想起赵高那张不喜不怒的长脸、阴冷的眼神、对自己不冷不热的态度，他就如骨鲠在喉。

他和赵高同是嬴政对付嫪毐和吕不韦的心腹，但论及功劳，他觉得自己要比赵高大得多。多少朝臣是他出面联络，多少大计是他协助筹划，而赵高只不过在其中跑跑腿传传话而已。现在一切都成功了，他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右相，反而觉得离大王远了。

每念及此，昌平君心中就更嫉恨难平。茅焦通过赵高而得到荣华富贵，这让他觉得茅焦根本就没把他这个秦国右相放在眼中，所以茅焦向他敬酒时，他不冷不热地说道："茅博士的敬酒本相可不敢当，你能抛弃齐国的荣华富贵而来我们这不知礼仪、未脱蛮风之国，实在委屈你了。"

这几句话便使茅焦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他是秦国右相，茅焦不能出言顶撞，且此话表面上也无懈可击，但用心却不言自明。若让大王以为他为了荣华富贵，就叛离齐国，对他的人品产生怀疑，那他以后在秦国就难有作为了。

嬴政注意到气氛有些僵持，便道："相邦所言甚是，茅爱卿本执意回齐，但为寡人和太后挽留，以茅爱卿之才，博士之位是委屈了他。但我大秦对有功之臣向来不吝厚赏，只要茅爱卿多建功勋，寡人就会倍加赏赐。相邦，茅爱卿请你多加指教，寡人望你不要偏心，对诸大臣都要指点督导，使我大秦上下齐心，国兴民旺。"

嬴政的一席话就把局面扭转了，不仅表达了他对茅焦的看重，也表达了对昌平君的倚重。

茅焦见嬴政为他开脱，心中甚是感激，也见识到了嬴政高超的驭臣之道。一些想看热闹的臣子见大王出面，就知道不会再有好戏了。于是大殿中气氛又活跃起来，君臣同乐一直到很晚才罢。

咸阳城的南端府第林立，这里是秦国大臣们的居处。能住进这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可惜对大多数秦人来说，这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其实住进这里的绝大多数并不是秦人，而多是投奔秦国的各国客卿。这种情形引起了宗室大臣和秦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就是这些客卿抢走了他们的权位。

蒙武的府第也在这里，他是这里较老的住户了。自从父亲蒙骜开始，他们家就住在这里，而且不少人相信他们家还将在这里住下去。因为他有两个儿子，虽然年轻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蒙武正在写奏章，他已绞尽脑汁，反复看了几遍，不断删改，希望大王能接受这份奏章。他觉得这份奏章太重要了，若得不到大王批准，不知有多少大臣要遭殃，秦国也可能陷入危险的局面。

昨日昌平君请他去府中议事，他本来不想去，但又驳不下面子。他知道大臣私下聚议，一向是君王所忌讳的，可昌平君自恃信赖，常召一些大臣议事，对此他心中甚是不满，也不愿参加。

自从登上右相之位后，昌平君就以首席功臣自居，渐露飞扬跋扈之态。不少人见他位高权重，纷纷投到他门下。一些原是吕不韦门下的朝臣，也想转投到他门下。但他深知嬴政对吕不韦的反感，对这些人不仅不结纳，反而排挤打击更甚。

这些人虽然失势，但吕不韦苦心经营十余年，势力已触及朝中各个阶层，他们认清形势后聚集起来的势力也颇大，一时朝中又渐成两派对立之势。蒙武对昌平君之举尤为反感，曾出言相劝，反而招致他的不满，二人的关系也渐渐淡了。

如今他突然相邀，蒙武心想如没有什么大事，昌平君是绝不会请他去的。果然一到相邦府，昌平君提出一切逐客之策，这让他大吃一惊。

所谓一切逐客，就是把各国投奔到秦国的客卿全部驱逐出去，只留下秦人出身的官吏。原来昌平君和一些宗室大臣对客卿占据要职，阻碍他们势力的扩张一事深为不满，特别是茅焦一事更激起他们的反感。于是他们便商议联合上奏秦王，提出一切逐客。为了加强奏书的分量，他们也请蒙武参加。

蒙武闻听之后坚决反对，结果不欢而散，昌平君和宗室大臣早已互通声息，蒙武势单力薄，无法阻止他们。他只好回府写奏章，阐述一切逐客之弊，希望能阻止大王采纳此策。

“老爷，你忙碌了半天，把这碗汤喝了再写吧？”蒙夫人不知何时来到身侧，小声说道。

“夫人，你有所不知，此事关系大秦国运，我不得不慎重对待。”蒙武放下手中的笔感慨道。

蒙夫人乃是秦国宗室之女，不仅容颜美丽，而且知书识礼，甚得蒙武敬爱。整个秦国重臣中家无歌姬美妾的，只有他蒙武一人。令蒙武欣慰的是，夫人还生下了两个让他骄傲的儿子。长子蒙恬，年近二十，熟读兵法，精善武技，颇有其祖蒙骜之风；次子蒙毅，性格沉静，博通儒法之道。

蒙武自知守成有余，而光大蒙家门楣必在二子身上。他也有意培养二子参政之能，经常将朝中之事说与他们听。

此时他想听听二子的意见，便问夫人道："怎么没见蒙恬他们？我有事想问问他们。"

"他俩一早就被昌平君的女儿请去了。"

蒙武听后不悦道："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让他们俩与那些人来往。那些人本事不大，就知道仗势耀武扬威。"

秦人尚武，宗室重臣子弟尤甚。有了好的武技才能取得军功，日后方能入朝为官。若才能出众得人推荐也可，但推荐之人却要担当风险，若所推之人犯法，就以其罪判罚推荐之人。

蒙家兄弟不论武技文采皆出类拔萃，常有人找他们比试，欲挫他俩的威风，但都铩羽而归。

"孩子都大了，这些事他们能把握。妾看那昌平君的女儿不错，不仅人长得美貌，还知书识礼，不少王公大臣上门提亲都被她拒绝了。恬儿也不小了，你也该关心关心他的婚事了。"

"菁露这孩子，我们看着她与恬儿、毅儿一起长大，能不了解？当年吕不韦把持朝政，两家还常有走动，现在就不同了，这些儿女之事就由他们自己去吧！"蒙武有些无奈道。

"说实话恬儿与菁露倒甚是相配，只是两家……唉！他们都过了从军的年龄，你也该替他们安排一下，让他们早获军功。"

"军中我最佩服的就是王翦将军，可他现在正驻守边关，等他回朝之后我就将恬儿托付给他。恬儿要想光大家门，必须得王翦这样的大将指点才行。至于毅儿，不适合在军中发展，我另想办法。"

这时，一个仆人进来禀告道："主人，池太傅前来拜见。"

"快请！"蒙武一听大喜，他正愁心中之事无人商议，想不到老友前来拜访。

"老爷，那妾先回避了。"蒙夫人说着就退了出去。

蒙夫人刚刚离去，池子华就随仆人进来了。蒙武早已起身候在门旁，两人相见，甚是高兴。

“蒙兄，在下前来打扰，你不会见怪吧？”池子华声音朗润，说着便呵呵笑了起来。他身材瘦长，方脸，凤眼长眉，貌相清俊，使人一见即生好感。

“哪里？哪里？池兄荣升太傅，我还未登门恭贺，今日来了一定要多饮几爵才行！”

“在下就是肚中馋虫作怪，心慕大嫂厨艺才来的。”池子华说罢，二人又相视大笑。

蒙武之父蒙骜与池子华之父池行燕都是齐人，一齐投奔秦国。蒙骜投身军中，屡立战功，很快升为将军。而池行燕在朝中受人排挤，一直不得志。

池子华幼承家教，又遍访名师，学得满腹经纶，博通儒法之道。但其为人耿介，在吕不韦当权时不愿屈就其门下，一直不得重用。后吕不韦罢相，他才得到重用，在少府属下任尚书令。两家虽地位悬殊，却常有往来，蒙武与池子华更是意气相投。

“蒙兄，你的两位虎子呢？”池子华左右望了望，奇怪地问道。往日只要他一进门，蒙恬和蒙毅就会前来问候。他很喜欢蒙家兄弟，老少三人常在一起谈论天下事，甚是融洽。

“一大早就被菁露请去了，现在还没回来。”蒙武没好气道。

“昌平君这人不怎么样，他的女儿倒甚是出色。说起来她与蒙恬很般配，只是……不过蒙兄，在下此来却是为蒙恬做媒的。”池子华略感为难道。

“有池兄从中作伐，真是犬子的幸运。”蒙武深信池子华的眼光，知道他也甚是喜欢蒙恬兄弟，他一定都考虑好了，才提出来的。

“蒙兄就如此信任在下？”池子华笑道。

“当然！若连池兄都不信，这朝中我还能信谁呢？”蒙武斩钉截铁道。

“就冲蒙兄这句话，在下一定玉成这桩美事。说来蒙兄一定意外，女方是少府冯去疾之女冯贞。”

“冯去疾？”蒙武不由想起他那瘦削的身材，冷漠的面孔，独来独往的作风。

“蒙兄是担心冯少府孤僻冷漠，以后不好相处吧？其实他面冷心热，其独来独往的作风也是聪明之处。像他这样在秦国无根无底之人，卷进任何势力都很危险。自从吕不韦被罢黜之后，朝中表面看来一团和气，其实暗流汹涌，想必蒙兄也知道吧？”

“池兄既然说起，我也正有一事与你商议。”于是，蒙武便把昌平君等人的逐客之策一一告知池子华。

池子华听完惊叹道：“这些人果真厉害！明白人一看就知是他们的排挤异己之举，而厉害在于他们进谏此策的方法。逐客之策对大秦来说是弊大于利，而经他们一说则全无害处。更厉害的是他们抓住了大王痛恨吕不韦之心，又把此策与吕不韦用郑国建渠之事相连，大王十有八九会接受。其实说起来，昌平君兄弟来自楚国，何尝不是客卿出身？你我之父来自齐国，也在驱逐之列，那时大秦恐怕就不会有几个大臣留下了。”

“池兄所言甚是！他们此举不过是心嫉客卿权位越来越重，阻碍他们扩张势力罢了。其实，宗室排外之举早已有之。当年范雎来秦之时，几次躲过魏冉的搜查，蔡泽入秦为相仅数月，就有人威胁要杀他。如此种种，不胜烦数，只是都比不上这逐客之策罢了。如果大王真接受此策，我大秦可能会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蒙武说起这些，忧心忡忡。

“以大王之英明，未必不会认识到此举的危害。大王有志一统天下，就不能失去天下士人之心。若在下猜测不错，大王就算接受此策，也一定有变通之法。”池子华自信道。

“变通之法？池兄此话何意？”蒙武不解地问道。

“大王若是接受，损失最大的恐怕是吕不韦了。大王若真的这么做，虽然对秦国危害不大，但也势必在诸侯中留下秦国不能容士的恶名。蒙兄若是上奏，当在此处多提醒大王，或许能与昌平君一争。”

“池兄高明，我闻此言真是茅塞顿开啊！”蒙武对池子华的推论深为佩服。

不一会儿，蒙夫人就摆好酒菜，两人坐下边喝边谈。不过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层隐忧：不知逐客之策会给秦国带来什么？

第十章　李斯上书谏逐客　太后泄愤图复仇

在祈年宫的内殿中，嬴政一直静静地听着蒙武与昌平君等人争论。这里是秦国真正的决策中心，凡有重大难决之事，嬴政就会召集心腹大臣在此商议。

昌平君和蒙武的奏章他都已经看过，心里早已做出决断。他让这些大臣放言争辩，好从中看出他们的心思。争辩往往使人不自觉露出本来面目，他也可以借此了解臣下的性格，然后从容地驾驭。

他看蒙武一人疲于招架，心中为他的忠勇耿直赞叹不已。在双方争论之时他也不时插上几句，询问一番。

一番争论之后，嬴政便阻止了他们："好了，你们不用再争了。相邦，你先理好逐客名单，尽快交与寡人过目。蒙武留下，其余人都退下吧！"

昌平君心中大喜，大王无疑是同意了逐客之事，不过他心中还是有点嘀咕——为何大王还要把蒙武留下来。但大王既已作了决定，他也就放了心，即使蒙武再说什么，恐怕也难改变这个决定。

众臣都退出去后，嬴政对垂首不语的蒙武道："蒙将军，难道你没话与寡人说吗？"

"大王既已决定逐客，臣无话可说。"蒙武黯然道，他为自己不能阻止大王下逐客令自责不已。

"蒙将军忠君为国，寡人心中有数。但你可知道寡人心有隐忧，吕不韦的势力一日不除，寡人一日就睡不安稳！此次寡人想借此逐客之名彻底拔除他的势力！"

"可大王此举却可能使秦国留下不能容人的恶名，将来各国之士还怎敢投秦？"

"寡人只是借逐客之名逐走吕不韦的门客，有心之人当能看出寡人

此举只是针对吕不韦，而非天下之士。再说秦国日渐强盛，这逐客之举也未必能吓得住往我大秦求取富贵之人。”

“但是有才气傲之人会因此而轻看秦国。”

“若真有这样的人才，寡人何妨亲自去请？难道寡人会比不上那逐客之令？”

“这……”蒙武虽觉得不妥，但也无话可说。

“寡人把你留下来，就是欣赏你忠君为国之心！寡人还有一事问你，听说你与池子华关系甚好是吗？”

“是的，臣自小就与他有来往。”蒙武不知嬴政问此话是何意。

“寡人想封他为左相，你认为如何？”嬴政凝视着蒙武。

“大王，您不担心臣徇私妄论吗？”

“寡人相信你，你也知道自己的责任。”

“那臣就告诉大王，此人之才足以胜任左相。”蒙武语意坚决。

“有你这句话，寡人就放心了。这件事你先不要向任何人泄露，回去之后，安心办你的事，其他的就不要多想了。”

蒙武离去后，嬴政想起刚才的情形，不禁暗自得意。他不仅安抚了蒙武这样正直的臣子，使其不生怨怪之心，也使那些暗藏私心的臣子成了他的挡箭牌而不自知。他既要达到驱逐吕不韦势力的目的，又要让天下士人把愤怒的矛头指向昌平君，而非他自己。

他心中暗恨昌平君和那些宗室大臣，他们明明是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客卿的阻碍，还要在他面前装作一心为秦的样子，还用吕不韦和嫪毐激起他的痛恨之心，实行逐客之策。他们当自己是什么？压服异己的工具？如果他们真心为秦，为何避而不谈此举的危害？嬴政坐在那里愤愤地想着。

他有些累了，也有些心烦。虽然他一言九鼎，但驾驭群臣并不是一件易事。他要分辨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谁是真的忠心，谁是

表面忠心。如果当一个昏庸的大王或许就不会这么累，但他立志要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如果连手下的大臣都不能驾驭使用，他又凭什么征服天下呢？

赵高不知何时进来了，他轻声道："大王，奴才已把郑国带来了。"

"让他进来吧，寡人要看看他是何许人。"自从接到昌平君的上奏，嬴政就想见见这个水工郑国。他不相信以吕不韦的精明，会看不出韩国的意图，而让郑国在秦做间十年！

郑国进来便跪拜道："臣郑国拜见大王。"

嬴政从一进门就仔细打量他，只见他的脸上布满皱纹，衣服上还沾着不少灰黄的泥点，看起来好像刚从工地上下来。

"你可知道寡人召你来是为何事？"

"臣不知。"郑国声音有些颤抖。

"因为寡人想看看在秦做间十年的郑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嬴政的话不怒自威，使郑国听了如五雷轰顶，差点瘫软在地。

"臣……臣……"郑国极想分辩，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嬴政的语气已不容他分辩。

嬴政轻蔑地笑道："寡人杀了你，你不会有什么怨言吧？"

郑国知道再不分辩，就不会有开口的机会了："大王，臣承认来秦是为韩国做间的。臣为韩人，韩王的命令能不听吗？况且臣的妻妾老小都在韩国，臣也是逼不得已！虽然当初是想借修渠之举疲惫秦国，使秦国不能伐韩，但水渠修成之后，可灌溉关中四万多顷土地，使秦国获益无穷。若现在半途而废，不但以前所做的全部浪费，而且还使秦国丧失了第二个巴蜀之地！"

"第二个巴蜀之地？"嬴政不禁眼睛一亮，似乎有些不相信。巴蜀地区因秦昭王派李冰父子前去修渠，灌田万顷，为秦国提供了丰厚的粮草，使秦国有了攻伐六国的本钱。

他想了片刻，便做出决定："若真如你所说，关中之地再无旱荒之

年，寡人不仅不追究你做间之罪，还会赏赐你。不过寡人再无多少时间给你，若发现你有意延误工期，寡人就治你死罪！”

郑国暗自出了一口气，庆幸这条命捡回来了。

咸阳城南端，朝廷官员的住处这几日特别热闹。自逐客令颁下之后，这里车来车往，忙忙碌碌。离开的人都唉声叹气，一脸愁容；留下的人则幸灾乐祸，暗自高兴。

李斯正在府中指挥着下人搬东西，他也在被逐之列。两日前，他还与茅焦相聚畅谈，欲携手共创一番大业。没想到逐客令下达，把他的所有美梦都打碎了。他想自己孜孜以求的一切刚有一些基础，却因为一个毫无关系的人在秦做间被发觉，使一切都在瞬间消失了，心中十分不甘。

“主人，一切都准备好了。”一个仆人小心翼翼地禀告道。

“走吧！走吧！”李斯满怀无奈道。他已经拖了几日行程，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他所期望的奇迹并没有出现，已到了不得不离去的时候了。

唉！真是时运不济呀！李斯暗自长叹。他想起自己来秦几年的经历，也曾有过风光的时候。他还记得曾向嬴政进言，深得其赏识，并因此荣升为长史。而那次进言，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不能成功立业的人是因为其不善抓住时机；能建立伟业的人，多是利用他人的失误抓住机会一举成功。昔日秦穆公威霸天下，却不能吞并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那时诸侯众多，周天子还有影响力，所以五霸迭兴，都尊奉周室。自从秦孝公以来，周室渐渐衰败，诸侯互相兼并，东方虽有六国，但秦居主导地位，历经六世而不衰。如今诸侯屈服于秦国，就像隶属于秦国的郡县，以秦国国势的强盛、大王的贤明，消灭诸侯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正是成就帝业、统一天下的良机。若不抓紧这个机会，等诸侯强大起来，相聚合纵，那时就是有三皇五帝的贤能，也不能兼并天下。

可惜吕不韦和嬴政矛盾渐深，他这番进言虽得赏识，却并没有带来多久的好运。

他一时无法选择到底靠向哪一边，嬴政虽是大王，但他对吕不韦的

势力很了解，担心嬴政扳不倒他。他观望等待着，结果两边的人都对他不放心。等他下定决心投向嬴政时，嬴政已用雷霆手段扫除了嫪毐，罢黜了吕不韦。

幸好嬴政比较赏识他的才干，使他得以保住了原职，但他却失去了一次绝好的靠近嬴政的机会。每每想到这，他就后悔不已。但他没有绝望，依旧努力表现着自己，希望能再引起嬴政的注意，可这次逐客令却粉碎了他所有的希望。

他不甘心过布衣生活，做那瑟缩于茅厕的老鼠。当知悉自己也在被逐之列时，他连夜执笔上书，用尽平生所学写下了《谏逐客书》。可奏书递上去后却如泥牛入海，没有一点消息，他不得不失望地踏上回楚的旅程。

嬴政接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就被其气势磅礴的论证、严密的陈述所打动。他反复地看了几遍，越来越觉得其所说有理。可他心里一直委决不下，毕竟逐客令刚刚颁发，如果马上撤销，那百姓和天下诸侯会怎样看他？如此朝令夕改，让手下大臣以后如何替他办事？犹豫再三，他始终拿不定主意。

他把几个心腹臣子招来，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在祈年宫中，依次坐着昌平君、昌文君、蒙武、桓　、冯去疾、王绾，只有赵高立于嬴政身侧。

嬴政开口直奔主题："众卿先看看这篇奏书再说。"

蒙武接过李斯的《谏逐客书》，只看了几句话，就被这篇谏言深深吸引住了。他觉得这些正是他心中想说的话，都被李斯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了——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

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奏书的第一句话就表明了李斯对逐客令的看法，接着他列举秦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四位君主穆公、孝公、惠文王、昭襄王重用客卿，使国富民强的事实。

接着，又用了一系列形象的比喻，说明美玉、明珠、宝剑、骏马、金石、彩饰和郑卫之音皆不产于秦，而秦王却喜欢这些，那人才为什么就不论曲直，只要不是秦人就非要驱逐呢？他还陈述了逐客将会给秦国带来的危害，指出欲成帝业者必须善纳人才，若不能容纳人才，反而送给敌人，就是帮助敌人强大，使自己衰弱。

蒙武为李斯的慷慨陈词所振奋，对他身处逆境，仍然毫不气馁的品

质深感佩服。看到此处，他已对李斯的才学心悦诚服，禁不住拍案叫好，完全没想到在嬴政面前失礼。

众人惊异地望着蒙武，嬴政则微笑道："蒙将军不必激动。"他可以想象蒙武的心情，因为他也曾上书劝阻逐客之举，却没有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说得这般有气势。

等众大臣都看完后，嬴政便问道："众卿对此谏有何看法？"

昌平君当然不愿嬴政因此谏书而改变主意，首先出言道："大王，李斯所言虽慷慨激昂，文采华丽，但失之偏颇。他在文中只论及客卿对大秦的好处，而对其所造成的危害却只字未提。商君虽使国富民强，诸侯亲服，但挟权自重，意图谋反；范雎虽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却大权独揽，用人唯私，阴陷白起，使大秦丧失栋梁；现在更有吕不韦之徒，私结党羽，独揽朝政，幸亏大王英明果断才不致酿成大祸。大王，客卿功虽高，但为祸也烈啊！"

区区数言，昌平君就点明客卿最不利的一面，并借吕不韦之事激起嬴政的反感。

昌文君也帮腔道："昔日我大秦国小地狭，人才难得，借助客卿之力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我大秦地广人众，若再用客卿，岂不显示我秦人的无能？而且这些客卿在秦国与其故国争战时，极易游移不定，使大秦利益受损。"

兄弟二人一呼一应，力图消除李斯奏书的影响。从内心讲，他们也佩服李斯的才华，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更要极力反对，因为他们不想自己以后的地位受到威胁。

蒙武再也忍不住出言力争道："李斯所言字字恳切，正是臣心中所想。至于相邦和昌文君所言，臣只想问一句，若大秦与楚国交战，相邦是否会偏袒楚国呢？"

昌平君兄弟原是楚国公子，来秦已有多年，已没有人将他们当楚人看，他俩也自视为秦人。他们闻听此言，脸色大变。他们知道嬴政表面豁达，实则疑心甚重，若是大王疑忌他们那该如何是好？

"蒙将军此言何意？我兄弟来秦已三十余年，早已自视为秦人，对

大秦忠贞不贰，蒙将军此言欲置我等于何地？”

见昌平君恼羞成怒，蒙武连忙道：“既然相邦出身客卿，能为我大秦尽忠，为何不给其他客卿机会呢？”

嬴政怕他们争执下去会影响和气，便向冯去疾、王绾、桓　三人望去：“好了，三位爱卿不必再争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冯去疾倾听着三人的争论，一直不动声色。见大王问起，便表态道：“臣认为蒙将军所言甚是。”之后便不再多言。

嬴政知道他的性格，也不再追问。蒙武感激地看了冯去疾一眼，而他却恍若未觉。

桓　则一直与昌平君兄弟来往密切，对朝中的情形也了解一些。于是他对嬴政道：“大王，逐客令已下，若因李斯谏言而更改，恐怕会引起天下人议论。再说被驱逐者多为吕不韦门客，再回来也不好办啊！”这无疑是支持昌平君兄弟。

“大王，李斯才华出众，若被逐出秦国实在可惜。”王绾也曲折表达了对蒙武的支持。

六人分成两派，恰好是三对三。嬴政望了望身侧的赵高道：“赵高，你有什么看法吗？”

赵高闻言受宠若惊，忙上前一步道：“奴才以为若不论是非曲直，一律加以驱逐，实是弊大于利。像李斯这样的人，大王若不用他，就不能让他出走别国。”

“好，寡人这就发布诏令撤销逐客令。为了一统天下的大业，寡人受点非议算不了什么？若已逐之臣回来了，就由王绾安排。”

“是！大王！”王绾忙起身应道。他是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由他安排被驱逐之臣，嬴政是别有用意。

“寡人这次撤销逐客令，主要是因为李斯，他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若不是因为他出自吕不韦门下，恐怕现在早已是重臣了，不过现在找他回来也不算晚。蒙武，你就代寡人前去迎他吧！”

蒙武欣喜地应道："是！大王！"

听到嬴政下令，昌平君兄弟极为沮丧。前天他们还在府中庆贺，逐客令下后，更多的权力就会集中到他们手中，可现在李斯的一席谏言就把一切给扭转了。他们心中暗悔为何没早借吕不韦之事把他除掉，以致搞成现在这种局面。

更令他们更担心的是，听大王的语气，李斯回来后一定会得到重用，而朝中的左相一职一直空缺。若李斯成了左相，对他们来说就太不利了。为长史时，他一直在他们的排挤下惶惶度日，掌权之后又怎能与他们合作？

昌平君知道大王之令已不可更改，但李斯还未回来，他还可以作一些补救："大王，李斯此人才能出众，若被逐出秦国臣也认为可惜。臣虽对撤销逐客之令存有疑虑，但对李斯甚为佩服，恳请大王准许臣与蒙将军一起去迎李斯。"

"好，你就与蒙武一起去吧！这样更能显示寡人爱才之心。今日议事至此，各位爱卿若无他事就回去吧！"

见众人都离去了，嬴政不由得笑着自语道："真是一只老狐狸！"

"相邦再狡猾，也逃不过大王的眼睛。"赵高在一旁接道。

嬴政哈哈大笑道："你胆子不小，竟敢说寡人的右相狡猾！"

"谁让他在大王面前不老实，明明不想让李斯回来，却又装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

"你说李斯回来，寡人该给他一个什么官职？"

"大王不是说李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吗？现在左相一职正空缺呢！"

"那是寡人说给他们听的！寡人在没有确定李斯是否忠心前还不能封赏他。他纵有绝世才华，若不忠于寡人，那寡人要之又有何用！"嬴政双眉上扬，长目圆睁，仿佛发现不忠之人，就要立斩于剑下似的。

赵高出入嬴政身边，虽然已见惯这种样子，但仍不免心惊。

群臣都离去了，嬴政难得有片刻的空闲，赵高却又提醒道："大王，太后已差人过来几次了，请您过去相聚。"

"你不说寡人还真忘记了！说来惭愧，母后回来已有半月，寡人还未陪她用过膳呢！"嬴政歉疚道。自从把母后从雍地接回来，嬴政再也没有往日的憎恨之心了。母后已经老了，看他的目光总有一丝怯弱和惶恐，这让他有些心痛。母子走到这一步，这能怪谁呢？母后再也不是那个容颜美丽，在后宫呼风唤雨的太后了，嬴政在心中叹息。

"这也不能怪大王，每天有这么多奏章要处理。这些堆积如山的简书奴才看着就头晕，更别说是细心审阅了。"赵高敬佩道。嬴政每日阅读文书不下一百二十斤，朝中事无巨细，差不多都要过问，但是从未表现出筋疲力尽之态。

赵姬被迎回来后，住进了南宫，高泉宫被紫巾住着。嬴政本想让她住在高泉宫，好让紫巾陪伴她，但赵姬执意不肯，说是一个人住着清静。她不想回高泉宫，因为那里有太多的东西会勾起她的回忆。而那些回忆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南宫位于咸阳宫以南五里地，当初建造此宫的是赵地的能工巧匠。这里规模不大，但楼台亭榭、回廊幽径，无不体现了赵地精巧、秀美的风格。人老了容易怀旧，赵姬总不由自主想起在赵国的那段时光。

此刻赵姬在南宫的后花园中已摆好宴席，只等嬴政前来。她已派人去请了几次，回报都说大王正在议事，事毕之后才能来。在她身旁还坐着紫巾和扶苏，她们娘俩正小声地说着话。

扶苏已经六岁了，他不像一般孩童那样顽皮、吵闹，也不依偎在紫巾身旁撒娇，俨然一副大人的模样端坐在案几之后。

赵姬对母子俩特别喜爱，她从紫巾身上能看见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而从扶苏身上，她仿佛又看见了儿时的嬴政。扶苏好像有什么问题没有答出，紫巾正低声训斥他。虽然语声温柔，扶苏却不敢顶撞，低着小脑袋默不作声。

赵姬看着有些心疼，对紫巾道："你别训斥他了，比起政儿小时候，他可乖多了。"

紫巾见太后插言，便停止了对扶苏的训斥。扶苏像得救似的，开口便问道："祖母，父王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呢？"他脸上露出希冀之情，他已有半年多没见到父王了。

"到祖母身边来，祖母跟你说。"赵姬对扶苏特别喜爱，虽然嬴政已陆续给她添了七八个王孙，但除了扶苏，她都没有付出过感情。

扶苏闻言欣喜地坐到赵姬身旁，赵姬则爱抚地摸了摸他的头说："那时候你父王和祖母住在邯郸，他经常偷跑出去和别人打架，每次回来都灰头土脸、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只有祖母弹琴给他听的时候，他才像你这么听话。"

扶苏好奇地问道："祖母，打架很好玩吗？怎么从来没人和我打架？"

赵姬和紫巾都有些愕然，像扶苏这种出身王宫的公子，虽然自小不愁吃穿，却失去了许多孩童的乐趣。见赵姬不便回答，紫巾便道："苏儿不要再缠着祖母了，快去看你父王来了没有？"扶苏闻言有些不情愿地站起来离去了。

赵姬见扶苏走远，便问紫巾道："政儿已很久没到你那里去了吗？"

紫巾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赵姬见此又继续说道："听说政儿又封了一位清扬夫人，而且还十分宠爱。他从小喜欢新奇，没有兴趣的东西从来不理。哀家希望你能成为后宫之主，但也只能为你在政儿面前说几句话。政儿曾告诉哀家，后宫由你管理的这段时日他甚为满意，哀家也不想再管这些事了，哀家已与政儿说过，一切还是由你管理。你有扶苏，又掌管后宫，还是很有希望的。"

"谢太后！只要扶苏能有出息，妾就心满意足了。"紫巾幽怨地答道，她想大王若真有心封她为后，王后之位也不会虚置这么久了。

这时，扶苏满脸兴奋地跑回来道："祖母，娘，孩儿看见父王和中常侍一起来了。"

"赵高？政儿怎么把他带来了？"赵姬厌恶地说道。她从心里憎恨赵

高，因为她的两个孩儿就死在他的手里。每当她看见赵高站在嬴政身后，一副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她就从心里生厌。

嬴政一路龙行虎步，很快来到赵姬面前。他把赵高留在了外面，这让赵姬心里好受了一些。他满怀歉意道："孩儿来晚了，累母后久等。紫巾也来了，这可是扶苏？"

赵姬嗔怪道："自己的儿子都不认得了，你是怎么当父王的？"

紫巾见嬴政进来，连忙起身行礼："妾拜见大王。"

赵姬道："一家人聚在一起，不必这么多礼。政儿，你也坐下吧！"

嬴政刚欲坐下，就听见扶苏稚嫩的童音传来："儿臣拜见父王。"

"都长这么高了，再过一两年就可陪父王行猎了。"嬴政笑道。

扶苏涨红了脸，轻声答道："太傅只教儿臣诗书，骑射要过两年才学。"

嬴政点了点头，正要再问扶苏，赵姬又道："你父子有什么话可以边吃边聊。娘看你整日这么辛劳，可要注意身体啊！"话音刚落，一群宫女鱼贯而入，迅速上好食物。接着乐师舞姬上来，依次放好琴瑟管箫等诸多乐器。

嬴政点头应道："母后所言甚是，不过朝中事务纷乱如麻，孩儿想轻松点都不可能。扶苏，到父王这边来。"

赵姬吩咐奏乐，顿时琴瑟齐鸣，钟磬齐响，但四人都意不在宴席歌舞上。

最兴奋的是扶苏，他一直用仰慕的眼光看着父王，因为父王从没有与他说过这么多话，这让他感到无比亲切。从有记忆以来，他就很少看见父王，只是常听母亲说起，在他刚出生的那段时日，父王特别喜欢他，经常抱着他逗弄。

可现在父王为什么不喜欢他了呢？他问母亲，母亲总告诉他父王太忙，没有空闲。每次父王来看他，总能让他兴奋一段时日，但留在记忆中多是父王来去匆匆的身影。

嬴政见扶苏年纪虽小，但对他所问应答有致，心中颇为高兴。显然是紫巾的知书识礼影响了扶苏，比起其他子女，扶苏要强许多，这让嬴政对紫巾又添了一份敬意。

紫巾见嬴政父子其乐融融，也有些欢喜，又有些感伤。她手中拿着玉箸，却食不知味。赵姬看着紫巾的样子，不禁暗自叹了口气。她今天叫嬴政来，也是为了帮紫巾一把。

紫巾的能干和温柔知礼，赵姬一直很欣赏，但是不知儿子为何一直不愿立她为后。她曾向儿子提过几次，都被他含糊支应过去。她不敢逼儿子太紧，否则会引起他的反感。她自知在儿子心目中的分量已大不如以前了，为紫巾能尽一点力就算不错了。

不知不觉一个时辰过去了，赵姬吩咐乐师舞姬退下，又对紫巾道："紫巾，你先带扶苏回去吧，哀家与政儿还有事相商。"

"是！妾告退了。"扶苏依依不舍地离开嬴政，走向紫巾。

嬴政对紫巾道："你管教扶苏有方，寡人很高兴。扶苏，回去后好好听你娘和太傅的话，父王到时考你若答不上来的话，就不带你去狩猎了。"

"儿臣记住了。"扶苏响亮地应道。

望着她们母子离去的身影，赵姬道："有些事说多了娘也知道你很厌烦。可是娘的年纪大了，已没有多少精力管这些事了，希望你能早立下王后，娘也好了却了这桩心事。"

嬴政最怕赵姬提这件事，如果紫巾不是那么出色，他早就一口回绝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烦恼了。现在紫巾又为他调教出一个出色的儿子，无疑又增加了分量，可他偏偏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如果换成清扬，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母后还没见过清扬，或许见过之后会改变主意。想到这里嬴政便道："母后，孩儿刚册封了一位清扬夫人，哪天让她来见见您？"

"娘只想提醒你，这后宫佳人不少，但像紫巾这么能干的不多。算了，娘以后就不管这事了，你自己拿主意吧！"

嬴政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正沉默间，只听赵姬幽幽道："娘今日叫你来，是有另一件事与你说。娘本打算今生不说出来，但这是娘的一个心结，也是你的一个心结，现在也到了该说的时候了。"

嬴政满脸疑惑，他见母后如此郑重，便道："母后，您有什么事就说吧。"

赵姬突然脸色一变，凌厉地问道："吕不韦被罢黜，你就安心让他在洛阳养老吗？"

嬴政无奈道："母后，他这个人您还不了解？他会安心养老吗？他与昔日的门客、六国诸侯来往频繁，洛阳倒因他繁华了不少！"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辈子不甘平凡寂寞。你放他回洛阳养老，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吧？"赵姬又淡淡一笑道。

"还是母后了解孩儿，孩儿当时也是迫不得已，他在朝中的势力根深蒂固，若是大动干戈会引起混乱的。不过，现在已清除得差不多了。"

"你的性情娘还不知道？你没有杀吕不韦，不仅是因为他的势力吧？看来有许多事是该向你说清楚了。"

"母后，事情过去就算了，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更好。"

"可是娘不说出来，就太便宜吕不韦了！"赵姬恶狠狠道。她落到现在这种境地，对吕不韦尤其痛恨，她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吕不韦造成的。其他人都遭了报应，唯独他还在洛阳过着富贵的生活。

嬴政突然觉得母后变得十分可怕，赵姬眼中那仇恨的怒火仿佛可以噬人，那种仇恨已在她心中煎熬了许久。虽然嬴政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但那是她先有愧在先。但对吕不韦，她觉得从邯郸认识他的那一刻起，他就在利用她，把她当作向上攀爬的阶梯，现在该是她讨还这一切的时候了。

"你不知道，娘原先是吕不韦的小妾，为了结交你父王，他才把娘送给了你父王。"赵姬永远忘不了那个令她刻骨铭心的夜晚。

"你父王是个善良懦弱的人，在吕不韦的帮助下，他由一个毫不知

名的秦国公子变成孝文王的嫡子，后来成为太子直至秦王。因此，吕不韦也成了权倾朝野的相邦。没有吕不韦，你父王不可能当上秦王，你也不可能坐在今天这个位置上。”赵姬仿佛沉浸在对往事无穷的回忆中，嬴政寒着一张脸，默默地听着。

“但你别以为他这么做是安着什么好心，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你。”赵姬望向嬴政，觉得他有时真像吕不韦。

“不可能！怎么会是为孩儿？”嬴政不相信地大叫道。

“是的，就是为你。因为他一直以为你是他的儿子！这是娘与他之间的秘密，要不然以他目空一切的个性，怎么会一直诚心诚意辅佐你？要知道此前早有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他大权在握，又有什么不敢为？当时你父王去世，你尚年幼，娘又是一个弱女子，没有势力可以依靠，嬴氏宗亲也在一旁虎视眈眈，一切只有靠他，而他倾覆我们母子简直易如反掌，但他为什么还要死心塌地辅佐你？因为他一直以为你是他的儿子！”

嬴政面色苍白，仿佛害怕赵姬所说的变成事实，苍白地辩解道：“不！这不是真的！”

“当然不是真的！没有谁比娘更清楚，你的确是嬴氏骨血！为了保住你的王位，他逼死了成蛟！可怜成蛟年轻识浅，以为与子傒联合就能扳倒他，却不知这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嫪毐也是一个可怜虫！当时你极欲掌权，威胁到他的权力时，他就利用嫪毐来牵制你。也怪娘糊涂，被他利用了还不知道。可是娘知道，不到你真正掌权的那天，娘也只有对他虚与委蛇，被他利用！若让他知道你不是他的儿子，这大秦的天下恐怕早就被他夺取了，你只怕比成蛟还惨！”

嬴政铁青着脸大叫道：“吕不韦，寡人绝不会放过你！”

咸阳东市，商肆林立，市中人群熙熙攘攘，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实行重农抑商之策。可由于秦国强大，内部和平稳定，各国商人还是纷纷至秦经商。

咸阳城是秦国王公贵族、大将重臣的聚居地，这些人为了享乐，少不了商人在其中互通有无，并且战火从未烧至咸阳，这里自然成了天下商人的向往之地。

“客官，小店里的布匹是咸阳市中品种最多、花色最全的。不瞒三位说，王宫的夫人们也常来小店购货。”一家布店老板正鼓起如簧之舌，向二男一女三个年轻人兜售着货物。三人看上去都只有十七八岁，从衣着打扮上看就知是贵族的公子小姐，难怪布店老板会如此热情。

两个少年身材高大，比常人高出一头，看上去都风度翩翩，一副儒生模样。少女身材高挑，看上去颇为婀娜。她指着一匹绣花绸布，对身材粗壮的少年道：“蒙恬，你看这匹怎么样？”

“你别问我，这几天我头晕眼花，看什么都不太清楚。”蒙恬笑了笑，趁那少女不注意，偷偷对旁边身材单薄的少年道，“小心应付，麻烦来了。”

这少年是蒙恬的弟弟蒙毅，他听到大哥这样说，就诡秘一笑道：“大哥，这又不是第一次了，看我的。”

蒙毅走到少女身旁道：“菁露，你真有眼光。不过，你那些仆人没跟来，我怕你手头不方便。”

菁露故作恍然大悟状：“哎呀，这可怎么办？都怪你们，不让我带仆人出来。不过这绸布我真的很喜欢，那怎么办？”

蒙毅知道他若是买下这匹布，明日全城的王孙公子都会知道他蒙家兄弟如何向菁露大献殷勤，而她又是如何不情愿地收下这匹布的。于是他道：“这样吧，你喜欢什么就尽管挑，最好帮我和大哥也挑一匹。店主那里我来应付，挑完之后就到前面的酒楼找我们吧。”

“那就多谢了。”菁露高兴地答应了，但她知道蒙毅诡计多端，不像蒙恬那么好对付，她一边挑布，一边不时偷看蒙毅。直到见他把店主叫到一旁拿出钱袋来，她才放心。

蒙家兄弟走后，店主分外热情地帮菁露挑选，还把自己库存的精品也搬了出来，忙得不亦乐乎。菁露挑定了两匹布就要离开，店主却拦住她道：“这两匹布还没付钱呢！”

菁露感觉不妙，问道：“刚才不是有人给钱你了吗，怎么没付钱？”

店主道：“那位公子给钱不是为了买这两匹布，只是让我好好招待

小姐。”

菁露知道中了蒙毅的计，便对店主道：“你把这两匹布送到右相府，自然会有人给钱你。”

店主只觉得此女容颜美丽，举止不凡，没想到竟是右相昌平君的女儿。素闻此女刁蛮任性，多少王孙公子都被她捉弄得晕头转向，店主再也不敢多言，连声应是。

菁露走出布店，心中暗自发狠——好你个蒙毅，竟如此对我，有你好看！

当她来到酒楼，就见蒙家兄弟正笑眯眯地看着她。她没好气地说道：“想不到你们兄弟竟是吝啬之徒！”

“吝啬总比自作多情好！”蒙毅反唇相讥，“上次有人骗我大哥买了一件玉饰，结果差不多整个咸阳城的公子都知道我大哥对右相家的小姐有意了。你知不知道，这差点把我大哥的婚事搅黄了。”

“婚事？什么婚事？”菁露顾不得与蒙毅争辩，忙问道。

“我爹给大哥订了一门亲事，是冯少府的女儿。上次为了你那事，我爹把大哥狠训了一顿。”蒙毅没好气道。

“你们俩别吵了！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相聚了。爹已经跟我说了，我成亲之后就到王翦将军麾下去从军，以后再也不能与你们在一起了。菁露，这次出来就是为了好好聚一聚，所以没让你带仆人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一直把你当作妹妹，以前那些事你也没什么恶意，我也没怪过你，只是以后有事大哥就不能为你撑腰了。”蒙恬有些神情黯然。

菁露闻言泪水直下，她最害怕这天的到来，她觉得自己就要失去最亲近的人了。她的生母是昌平君的正室，来秦之后不习惯此地的生活，因思念故国郁郁而终。昌平君继娶后，她与后母不和，父亲又忙于政务，很少管她，她反而与蒙家兄弟在一起的日子多些。她擦了擦眼泪，强作笑颜道：“大哥，虽然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叫你，但我心里一直当你是大哥。恭喜你了！我敬大哥一爵！”说完，她端起酒爵一饮而尽。

蒙毅没想到处处要强，连骑射都要超过男儿的菁露会有女儿态的时候。若是在以往他一定会取笑她的，但此刻的离愁别绪使他心中沉重，什么都不想说。

“你能叫我大哥，我太高兴了。其实我走了，还有二弟陪你。以你的骑射、二弟的聪明，足以扫平那些王孙公子了。”蒙恬故作轻松，他的话语伴随着夸张手势，却没有像往日那样使菁露绽开笑脸。她勉强笑了一下，随后面容变得更为凄楚。

蒙恬奇怪道：“菁露，你怎么了？我虽然要去军中，但以后还是能见面的，说不定几年后我就是将军了。”

菁露摇头道：“我们如果不是生在将相之家就好了。你们知道吗？我父亲已答应桓　将军的提亲，要将我嫁给他的儿子桓柱成。”

蒙毅道：“是不是那个憨柱子？”

“嗯，就是那个总败在我们手下的憨柱子。”

蒙家兄弟听后，默然无语。他们生在将相之家，嫁娶却成了父辈寻找靠山、结交权势的手段。

“他什么都不如你，怎配娶你？菁露，难道你就答应了？”蒙毅鄙夷道。

“我已推过多次，但又有什么用呢？父母之命是不能违背的。其实我也该嫁人了，有谁像我这样疯疯癫癫找人比武论剑的？生为女儿身，有一身本事又有何用？我若是男儿就可跟随大哥去军中建功了。”菁露无奈道。

大家一阵沉默后，蒙恬又举起酒爵道：“不要再说这些了，来！我们喝酒！”

他们正喝着，突然听到外面人声鼎沸——

“看，那个就是上谏大王撤销逐客令的李斯！”

“就是他呀！”

“在蒙将军车上的老头儿是谁？”

“不知道呀！”

……

第十一章　并天下尉缭献策　迎韩非秦王动兵

昌平君和蒙武不仅带回了李斯，还向嬴政推荐了一个兵法大家，这令他欣喜若狂。

可初见此人，嬴政就感到不快，他无法把眼前之人与蒙武所说的兵家联系起来，他更为此人的傲慢无礼感到气愤。

这是一个年过半百、满脸皱纹的老头，他矮瘦的身材，灰白的头发，一身农夫的打扮。唯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闪着精光的眼睛，仿佛能看透人的内心。

嬴政无法相信蒙武所呈的兵书是出自此人之手，秦国不乏能臣猛将，缺的就是兵家。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他们曾使这些国家强盛一时，秦国若有此兵家，再辅以王翦、蒙武、桓　、杨端和等大将，定可横扫天下，所以他对这种人一向是梦寐以求。

那老农似的兵家见到嬴政，不跪不拜，一个劲地打量着他，与李斯跪拜在地、感恩戴德的态度相比，有天壤之别。昌平君本来就对此人不满，见此情景便喝道："大胆匹夫！见了大王还不行礼？"

那老头冷冷地看了昌平君一眼，不紧不慢地说道："山野庶民，不懂礼数，大王若因此见怪，缭这就离去。"

"老先生慢走！且听晚辈把话说完。"自称缭的老头转身就要离去，蒙武连忙劝阻。等老先生站定之后，他又忙对嬴政道，"大王，臣昨日呈上的兵法确实是奇书，虽然只是其中一篇，想必大王已看出它的价值。老先生久居山野，不习朝廷礼仪，望大王能够谅解。"

嬴政心中虽有些不快，但不想就此失去一个人才，便笑道："寡人已看过先生所著之书，心中甚为佩服。只是寡人有一事不明白，先生为魏人，为何不在魏国一展所长，而远至秦国求取荣华富贵。"

缭大笑几声后道："大王误解了！我来见大王，并不是为了荣华富贵。"

昌平君和李斯闻听此言，均露出不屑之态。嬴政也感到惊奇，因为至今还没有哪个人拜见他不是为了荣华富贵。

缭不顾他们的表情，径自道："我自幼研习兵法，至而立之年自觉学有所成，便开始游历各国。可多年的经历告诉我，凭我所学不难使一国强盛，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天下依然会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不瞒大王说，我的儿子、兄弟均死于争战之中，我还要这荣华富贵何用？连年争战，使百姓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我日夜所思就是要结束这种状况，而结束这一切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天下一统！"

缭侃侃而谈，使嬴政颇受震动。他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从没有考虑过庶民百姓。不过这些他都放在了一边，继续追问道："先生还没有回答寡人，为何选择大秦呢？"

"我遍游六国，就是为了择一明君，以我所学助他一统天下。"说完后，缭双目炯炯地注视着嬴政，似乎在搜寻着什么。

"那先生是否选择了寡人？"嬴政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问道。一统天下是他心中最大的愿望，秦国历代先君，只要能取得霸主地位已是很大成就。他若能统一天下，那就强胜先祖，取得秦国先君梦寐以求的成就。

缭微微一笑后说道："大王比起六国君王是要英明很多，就凭大王知过能改，就非六国君王能及。但仅仅因为大王我就选择秦国，大王未免也自视过高。"

嬴政听到此言颇为尴尬，但又不便出言斥责，他在心底已被眼前这个貌不出众的老头所折服。

缭却不管此番话嬴政做何感想，仍自顾自道："我选秦国，大王只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秦国国力雄厚，有一统天下的基础。我曾三次入秦察看，秦法严谨，民风古朴，百姓畏法而顺；都邑官府，百吏莫不恭俭敦敬，忠信有加。观下而知其上，大王必日理万机，事必躬亲。"

嬴政暗想——此人果非一般，寡人当礼敬于他，于是起身拜

道："先生见微知著，寡人佩服不已。先生有何策能教寡人，使秦国一统天下？"

缭知道只有拿出令嬴政心服的计策，才能使他真正信服，于是对嬴政之拜也不谦让，不慌不忙答道："秦国之患在于诸侯合纵，合纵成则秦国后果难料。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大王应不惜以重金贿赂各国重臣，离间其君臣，破坏其合纵，我料最多花三十万镒金，就可达到目的。然后秦国再各个击破，一统天下将指日可待！"

嬴政闻言大喜道："寡人一直心忧诸侯合纵抗秦，今日听先生一言，茅塞顿开。传寡人之令，以后先生衣食皆与寡人同！"

缭得如此礼遇，令昌平君心中很不是滋味。他主动请求前去接李斯，就是为了拉近与他的关系，谁知却被一个糟老头子抢了风头。他见李斯一言不发，不由暗中埋怨——你上《谏逐客书》的机智哪去了？

缭毫不客气地接受了嬴政的礼敬，这让蒙武心中甚是不安。缭不知谦让，天长日久并非好事，但愿他日后能知道收敛才好。

李斯在一旁望着嬴政与缭倾谈的样子，心中甚是失望，最初被迎回的喜悦也消失殆尽。他一路上拟好的言辞，欲向嬴政表达的忠心，此时却无进言的机会。这让他对缭既怨恨又羡慕。

第二日早朝，嬴政连下三道诏令，令朝中诸臣颇为震动。太傅池子华被嬴政拜为左相已大出朝臣意料，接着嬴政又任命一个毫不知名的老头缭为国尉，掌管武事，更让朝臣不明所以。唯一让群臣有点明白，就是任命李斯为廷尉，掌管刑辟。虽然群臣有许多疑问，但见为首的几位大臣都没有动静，也就无人提出异议。

早朝之后，嬴政又单独召见李斯道："昨日寡人怠慢了你，你不会见怪吧？"

李斯连忙答道："臣不敢。大王对臣恩宠有加，臣当竭力以报大王知遇之恩。"

"你能这样想，寡人心中甚慰。不知你对寡人重用缭有何看法？"

李斯小心应道："国尉所说精辟有理，他的重金行间之策也甚合当

前形势。不过此人过于狂傲，不守礼节，日后恐难相处。”

“凡胸有奇才之人，难免有些狂傲。难得你才智不凡，却又谨慎守礼，寡人没有看错你。记得你第一次进献统一之策，那时寡人尚未亲政，但你之所言却一直回荡在寡人耳边。‘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寡人可曾记错？”

李斯激动道：“大王所言甚是！”

嬴政突然面色一寒道：“但你可知道寡人为何一直不用你，而现在却敢用你了？”

李斯不由心中一颤，低头道：“臣不知。”

“寡人不用你，是气你不识时务！你以为吕不韦根基深厚，寡人就扳不倒他吗？不过你还算聪明，没有陷入太深。你看看这些文书，就知寡人为何还会用你。”

李斯接过文书细一翻阅，不由冷汗直冒。这些都是咸阳吕不韦的门客与他来往的书信，幸亏当中没有他的名字。

“现在你知道寡人为何把你追回来，而把那些人都逐走了吧？以他们之罪，寡人就算杀了他们也不为过！”

“大王英明！”李斯声音有些颤抖。

“那寡人问你，你认为吕不韦该如何处置？”

李斯知道此刻若不能令嬴政满意，那他辛辛苦苦的谋划将付之东流，于是硬下心来道：“臣闻攘外必先安内，大王有志一统天下，则必使秦国君臣一心，上下齐力。吕不韦如秦之隐疾，暂时虽没什么危害，但一遇外情，其害必大。臣认为只有剔除隐疾，才能专心谋取天下！”

“说得好！那寡人就把这剔除隐疾之事交给你办。不过寡人不想他这么轻易地就死了，你出自吕不韦门下，可以更好地说服吕不韦的门客离弃他。寡人要他尝尽众叛亲离、孤独绝望的滋味！”

看着杀气腾腾的嬴政，李斯不禁心中有些害怕，他不知嬴政为何这

般仇恨吕不韦。

已是黄昏时刻，喧嚣了一天的咸阳渐渐安静下来。可城南蒙武府中却热闹非凡，因为今日是蒙恬的大喜之日。菁露在蒙府中兜了几个圈子，甩掉了那些围绕她的王孙公子，然后独自来到后花园中。

除了自己家，菁露对这里最熟悉了。这个后花园非常宽敞，她经常和蒙家兄弟在此习文练武，留下了很多欢乐。她漫无目的地逛着，园内树木葱郁，花香袭人。

她期望能遇见蒙恬，却又害怕遇见他。他现在是新郎，高兴都来不及，怎会一个人跑到这里闲逛呢？菁露怅然地想着。

不知不觉中她来到一个小亭，这里曾是她和蒙家兄弟比试箭术、谈论《诗》《书》、合奏乐曲的地方。忽然，她隐约听到一丝熟悉的乐声，她仔细聆听着，确定是蒙恬的筝声。她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冲动，循着乐声走去。

不一会儿，她就看见了蒙恬魁梧的背影。只见他在水边席地而坐，旁边燃着香炉，冒着一缕缕轻烟。她知道蒙恬每次奏乐必先净手、焚香，以一种虔诚之心进入音乐之中。

她站在蒙恬身后，眼中充满了爱慕之情。从小她就崇拜蒙恬，不管做什么，蒙恬总能做得那么出色。他魁伟的身材，沉静的面容，就连被她捉弄后的微微一笑，都能让她如痴如醉。她曾幻想着自己能做蒙恬的新娘，所以才让那些王孙公子都知道蒙恬对她好。可是世事偏不如她所愿，不管她怎么计划，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蒙恬已经娶妻，而她也即将嫁人。

一曲奏毕，蒙恬长叹了一口气，他似乎察觉到身后有人，便转过身来，看见了早已泪水涔涔的菁露。他惊讶道："菁露，怎么是你？"

菁露擦去泪水，故作开心道："新郎不入洞房，却独自在此鼓筝抒怀，有什么心事呢？"

蒙恬站起来望着菁露，心酸不已。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他能感觉到她的心痛。菁露啊菁露，你这又是何苦呢？

菁露读懂了蒙恬的眼神，刹那间她抛开所有的顾忌，扑进蒙恬的胸膛，放声大哭。蒙恬也紧紧抱住菁露，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在一处树丛后面，蒙毅正注视着亭中的两人。他悄悄退去，在花园中来回走动着，防止有人来打搅蒙恬和菁露。

片刻之后，菁露才止住了哭声，蒙恬道："大王已下攻赵的命令，一月之后我就要到王将军麾下效力了，恐怕以后再难见面了。"

菁露幽怨道："再见又有何益呢？大哥，这是我从小佩戴的玉坠，我把它给你，你看见它，就当看见了菁露。"

她把玉坠放入蒙恬手中，便飞快地离去了。蒙恬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一动也不动。

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赵国派大将庞眴攻燕。秦国趁赵国对外用兵之机，派王翦、桓　、杨端和各领大军十万，出兵伐赵。

嬴政一直恨赵国引诱成蛟反叛，现在又收留吕不韦转移至赵的产业。他图谋报复赵国已久，现在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这是他亲政以来首次对外用兵，所以他格外谨慎。不过他身边有缭出谋划策，因此此次攻赵还是显得从容有余。

不久捷报传来，王翦首先攻占了赵的阏与（今山西和顺）、橑阳（今山西左权）。接着，桓　、杨端和攻取了赵河间九城，又拔掉了邺（今河北磁县）和安阳（今河南安阳）两地。秦国从三面围住了赵国，形成吞噬之势。赵悼襄王和庞眴都因这次兵败于秦，心急而死。赵王迁继位，任用郭开为相。

对外作战的胜利，使嬴政喜不自胜，他没有忘记李斯之言，决心趁自己威名正盛之时，先剔除吕不韦这一隐疾。

李斯受他所命，分化召纳了不少吕不韦的门客，但仍有人对他忠心耿耿，不肯离去。嬴政闻之大怒，他决定把吕不韦和他那些不肯归顺的门客迁至蛮荒边远之地。他亲自修书一封，让李斯交给吕不韦。在信中，他严厉斥责了吕不韦——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

与家属徙处蜀！

吕不韦看到嬴政的书信，知道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赵姬不可能再为他说话了，他已感到了穷途末路的悲哀。

李斯望着昔日的主人，满怀感慨，仅仅两年时间，吕不韦已显出老态，再也不是往日神采奕奕的大秦相邦了。

吕不韦喃喃地问道："难道赵姬没跟他讲？不，不可能！"他怎么都不相信是赵姬骗了他，可嬴政的信中又明明点穿了此事。

李斯坐在一旁，他不解吕不韦的意思，见他情绪逐渐稳定，才问道："司空马呢？他不是一直跟着君侯吗？"

吕不韦惨然一笑道："还跟着老夫干什么？陪老夫老死于边荒野地吗？他已去了赵国，你也不必再动心思了。老夫为秦国竭尽所能，呕心沥血，却落得如此下场！李斯，你回去告诉嬴政，老夫年纪大了，不想再四处搬迁，恕老夫不能遵从王命了。"

李斯为难道："文信侯，违抗王命，要罪及全族啊！"

"他无非是逼老夫一死而已！老夫就如他所愿吧！"

"文信侯，你这是……"

吕不韦不理李斯，径直走入内室拿出一瓶毒酒，他仰天长叹道："赵姬！老夫欠你的就以此相偿吧！"说罢，他将毒酒一饮而尽。

吕不韦死后，家人和一部分门客将其安葬。但嬴政并没有因为吕不韦死了就放过这些人——

他下令将吕不韦的家人全都籍没为奴，对参加安葬吕不韦的门客，如果不是秦人，全部赶出秦国，如果是秦人，则免除其爵位，迁徙至房陵（今湖北房县）。

处理完这一切，嬴政亲至南宫向赵姬禀告。赵姬静静听完，并没有像嬴政想象的那么高兴。看着不言不语的母后，嬴政显得很无趣，坐了一会儿就离去了。

赵姬长叹一声，眼角流出两行热泪。吕不韦死了！这个既让她爱，又使她恨的男人最终还是因为她的一席话死了。如果她不讲那番话，或许嬴政也不会逼他那么狠。吕不韦让她成了秦国之母，却又使她失去了女人的一切。

所有的爱恨都在这一叹中烟消云散，她觉得极为空虚。现在除了这个日益让她感到陌生的儿子外，只剩下对往事的回忆了。

嬴政从母后那里出来，一直闷闷不乐。当初说起吕不韦的密谋时，他恨不得立刻传令杀了他。可现在吕不韦死了，而母后却并不是很高兴。

他也一直希望吕不韦死！特别是从母后口中惊悉吕不韦的阴谋后，他的这个愿望更加强烈。可现在吕不韦死了，他却有些茫然，就像一个射惯了的箭靶突然不见了。

吕不韦死了，嬴政觉得只剩下一件事值得去做了——那就是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寡人要建立先祖没有过的功业，让天下人都接受寡人的统治！一想到这里，他心中就有一股遏制不住的豪情。

赵高一直跟随在身旁，不时偷瞧他几眼，直到看见嬴政面露笑容后，他才小心地问道："大王，是先回宫还是……"

"不回宫到哪里去？还有不少军务等着寡人处理。"

"大王，现在我军直逼邯郸，那些军务也多是报功领赏罢了。大王，清扬夫人要生了，您是不是去看看？"

"你不说寡人倒真忘了这事！这些日子一直忙于与赵国作战，好些日子没去看她了，那就到宜春宫去吧！"

"那要不要奴才先去通禀一声？"

"算了，寡人只是去看看她而已。赵高，你先回去吧，寡人自己去就行了。"嬴政知道赵高有不少事要做，还要随侍自己，就打发他早点回去。

"那奴才就告退了。"

宜春宫距咸阳宫二十多里，那里环境幽雅，很适合清扬居住。嬴政还特意招来卫地的工匠，按照卫国宫室的模样把这里重新修葺。对他来说，召清扬不很方便，但每隔一段时日的见面却让他感到快活。

当他步入宜春宫时，宫女、寺人都有些手忙脚乱，他们没想到嬴政会突然前来，他们正在玩投壶的游戏。他知道清扬待下人甚宽，所以他们才敢在这里玩耍。嬴政于是便拿起一支竹箭“刷”的一下投进了壶中，引得宫女和寺人一阵喝彩。嬴政问道：“夫人在干什么？你们怎么没服侍她？”

一个宫女答道：“禀大王，夫人正在休息，奴婢这就去通报。”

“你们继续玩吧，寡人自己进去。”嬴政来到这里心情总是特别好。这里的宫女、寺人听说大王如何严厉而不苟言笑，总是有些不相信。

穿过几重院落，嬴政到了清扬住的内殿。还没进门，他就闻到花香。进入殿中，果然到处插满了鲜花，为大殿增色不少。

两个宫女见到悄然走进的嬴政，吓了一跳，正要行礼，却被他挥手制止了。他轻轻地走到卧榻之旁，打量着纱幔笼罩之下的丽人。只见她长裙罩身，显出玲珑有致的身材，乌发斜散，将一张俏脸半露半掩。长长的睫毛垂在眼睑之上，显得睡意正浓。

嬴政轻轻掀开纱帐，坐到榻旁。这轻微的振动惊醒了清扬，她睁开眼睛看清是嬴政时，顿时面颊绯红，惊喜道：“怎么是你？吓妾一跳！”

秦国上下，只有清扬对嬴政说话这般随便，也正是这种随便，使嬴政感到轻松快活。

嬴政微笑道：“好长时间没来看你了，你不会怪寡人吧？这段时日一直忙于与赵国作战，把寡人都给忙死了。”

清扬要坐起来，却被嬴政按住了：“你不要乱动，太医来看过了吗？”

清扬点头道：“来过了，太医说还有一月孩子就会出生了。”

“太好了！还有一月寡人就可以见到儿子了，寡人要立他为世子，将来继承王位。”

清扬道："要是女儿怎么办呢？大王是不是不要她了？"

"那怎么会？寡人的女儿多少王孙公子都求不到。不过寡人仍希望是个儿子。"

清扬听嬴政这么说，皱着双眉道："妾倒希望是个女儿。即使是儿子，也不希望大王立他为世子。"

"为什么？这可是许多姬妾想不到的好事！你不让寡人立你为后，寡人已经答应了，可这件事你得听寡人的。"嬴政坚决道。

"可大王并没有立紫巾姐姐为后啊！大王有志一统天下，只恨妾没有本事，不能帮助大王。紫巾姐姐为大王管理后宫，省去了大王不少心力，妾就做不到。大王立妾为后，是爱惜妾，可这样却会害了妾。"

"有寡人的宠爱，还有人敢害你不成？"嬴政不解清扬话中之意，不悦道。

"大王，妾若为王后，却不善管理后宫，日久必会生出事端，反而会使大王心烦。这样不仅对国事有损，也会使妾失去大王的宠爱。若是紫巾姐姐为后，大王不必心忧内宫，妾也可以专心服侍大王了。"

"寡人若依你之言立紫巾为后，那就立你子为嫡。"

"依礼嫡子应为王后所出，大王怎能因一己之爱而有违礼制，让天下人非议？况且妾也不知所生是男是女。"

"整个秦国只有你敢不听寡人之命！好了，这些事以后再说吧，先让寡人好好看看你。"嬴政俯下身来把耳朵贴在清扬隆起的腹部上，清扬摸着他的头幸福地笑了。嬴政已比她初见时要成熟很多，不仅唇上胡须浓密，下巴和两鬓也长了黑须，使他的面容更添冷峻。但他仍像初见时那样对她宠爱依恋，还有什么比拴住嬴政的心更让她幸福的呢？

两个人正说着，一个宫女进来禀告道："大王，中常侍有急事求见。"

"赵高？他可能有急事需处理，那寡人不能再陪你了。"嬴政知道赵高若不是碰到难以解决之事，绝不会在这个时候跑来打搅他。

“大王您去吧，别忘了来看妾。”清扬幽幽道。

嬴政走出宜春宫，看见赵高正在宫外踱来踱去。赵高看见他连忙上前道：“大王，奴才刚接到消息，缭和蒙武只身出城，没有带任何侍卫，而且缭已除去官服，一身庶民装束。”

“难道他又要逃走？”嬴政疑惑地问。

“依奴才看，好像是的。”赵高谨慎道。

嬴政大怒道：“寡人有什么对不住他？让他衣食与寡人相同，寡人对他执学生之礼，就算他在背后非议寡人，寡人都不与他计较，他竟然又不辞而别？！”

缭曾在背后议论嬴政，说他“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还曾多次逃走，但都被嬴政“请”了回来。

“奴才认为他若投奔别国，对大秦将危害不小，是不是马上派人把他抓回来？”

“这个倒不用担心，他若要投奔别国早就去了，也不会在秦国待两年。”

“那奴才多心了，现在该怎么办？”

嬴政思索片刻后道：“备马！寡人送他一程！”

“奴才已准备好了，大王可立刻就走。”赵高不失时机地显示出他的能干。

一队人在咸阳城中飞驰而过，惊吓了不少路人。有人开口欲骂，但一见是虎贲军，便又吓得憋了回去。慌忙趴伏在地，口中高呼：“大王万岁！”

嬴政追至城外十里，迎面遇见了孤身单骑的蒙武，便责问道：“缭已走了吗？你为何不禀告寡人？”

“国尉是突然要走的，臣竭力劝他留下，但也无济于事。请大王恕

罪！”蒙武跪下请罪。

“算了，他要走就走吧，是寡人福薄，留不住他。”嬴政摆了摆手，有些悻悻然。

“国尉留下一些帛书，要臣转交给大王。他说这是多年的心血，希望大王能善加利用。”蒙武说着，向嬴政呈上一卷帛书。

嬴政接过一看，见是缭所著兵法二十四篇——

（一）天官；（二）兵谈；（三）制谈；（四）战威；（五）攻权；（六）守权；（七）二十陵；（八）武议；（九）将理；（十）原官；（十一）治本；（十二）战权；（十三）重刑令；（十四）伍制令；（十五）分塞令；（十六）束伍令；（十七）经卒令；（十八）勤卒令；（十九）将令；（二十）踵军令；（二十一）兵教上；（二十二）兵教下；（二十三）兵令上；（二十四）兵令下。

嬴政第一次见到视富贵如浮云，抛弃一切飘然而去的人。他捧着这些帛书，不禁有些茫然。难道自己真如缭所说一旦得志，天下皆为虏吗？要不然，他为什么不留下呢？回想着缭曾说过的话，嬴政心中有些不安。

“他留下此物，也不枉寡人善待他一场。蒙武，希望你以后再遇此事要善加考虑，必须奏知寡人。赵高！回宫！”嬴政有些不满地斥责了蒙武几句后迅速离去，留下他一人待在原地。

蒙武知道嬴政为此事很生气，不管怎么说，他派人去禀告一声是来得及的，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想起缭临走时所说的话，不禁心中暗问自己：“大王真如他所说吗？”

在秦国，缭唯与他相交甚厚，两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缭丰富的兵法知识，精辟的见解，常令蒙武佩服不已。就在刚才告别时，缭还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治乱世需用重法，平乱世需用强兵。强兵重法却需一独断专行的君王掌握。秦乃万乘之国，若是大臣太重，就是人君之患，也非国民之福，只有多疑、善断的威霸之君，才能控制朝政，不使大权旁落。大王是我周游列国所遇的最合此道之人，但是多疑必寡情，善断必独专，一旦得志，自认最强，天下恐怕无人能够进言。大王平天下足矣，治天下必乱。我观将军乃忠厚纯良之臣，所以劝将军一

言，一旦大王平天下成功，将军最好效仿陶朱公，隐身山野做一富家翁。大王身边之人，李斯才能出众，但只知逢迎，承仰鼻息；昌平君心胸狭窄，不能容人；最可怕是赵高此人，阴鸷诡谲，却又精明能干，你要小心提防。也只有大王能用这些人，换一懦弱之君，恐怕早已大权旁落。”

蒙武深为这个历经沧桑、洞察世事的老者的一番话所折服，在他面前，蒙武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秦国挟连胜之威，继续攻伐赵国。秦将桓　勇不可当，一举攻下赵国平阳、武城两地，杀死赵将扈辄，斩首十万。

嬴政接到桓　斩杀赵国名将扈辄的消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夸赞道：“昔日先祖昭襄王有武安君白起，今日寡人有大将军桓　！”一时之间，桓　之名传遍天下，迅速盖过王翦、蒙武、杨端和诸将，成为秦国第一名将。

昌平君听到嬴政的赞扬，心中甚是得意。他庆幸自己没有选错人，与桓　结成儿女亲家。现在他与桓　一个是文官之首，一个是武将之冠，大王似乎还有意让桓　出任国尉，那么在相邦、国尉、御史大夫三公之中，他们就占了大半。不少人见昌平君权势日盛，纷纷投到其门下。昌平君声势也越来越大，与在外作战的桓　成了遥相呼应之势。

蒙武、池子华等人却为秦国的胜利担忧，因为他们知道赵国经此一败，国内再无大将可用，只有起用塞北名将李牧。李牧此人用兵如神，曾驻守赵国北地抵挡匈奴，使匈奴十多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他曾于赵悼襄王二年为赵相，因受谗毁而被罢相，一直未受重用。赵国若重新起用此人，必是秦国劲敌。

他俩在朝中一片贺喜之声中不禁相视苦笑，此时若向大王进言为时过早，只会败他的兴致，引起他的反感。

嬴政眼看七国之中兵威最盛的赵国就要被灭掉，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重赏了桓　，希望其早日灭赵。可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如他所愿，清扬最终为他添了一位公主，使他心中甚感遗憾。

在赵姬的一再催促和臣子的不断上书之下，他知道立后之事不能再

拖下去了，就顺从众人的意愿，立紫巾为王后。这是他亲政以来第一次违背心意决定的一件事，这虽然使所有的人都满意了，但唯独自己感到有些失望。

对于围绕在身边的臣子姬妾，他既要用他们，又要提防他们，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第二个吕不韦。他希望有人能告诉他，怎样辨别周围的这些人，怎样更好地控制他们。虽然他也学过帝王之术，但总觉得不够具体、明确。随着秦国疆域越来越大，官吏越来越多，他对驾驭群臣的权术需要更多地了解，但是总得不到满足。

这一日深夜，嬴政处理完奏章之后，开始翻阅从各国搜集来的典章史集。这么多年了，负责掌管宫廷书籍的尚书令已知道他读书的喜好。嬴政翻开第一卷书简，就被其中的内容吸引住了。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好，说得太对了！”嬴政不禁击案叫好。

他急不可待地将一卷卷竹简翻开，一口气读完。对平常所思之事，这些书简似乎使他有些明白，但细细思索之后又有些不甚明了。他欲找一个人谈谈，以解心中的疑惑。可赵高除了通狱法之外，对这方面并不擅长。他想起李斯曾师从荀况，一定对这方面有所了解，便吩咐近侍道：“立刻去把李斯找来。”

近侍心中奇怪为何深夜还要召李斯前来，但不敢相问，立刻出宫去了。嬴政趁此空闲，又翻开另一卷简册，结果拿起来之后，便不能放下了。当李斯急匆匆地赶来，他还聚精会神于书简之上，并没有注意到。

见此情景，近侍便上前轻轻唤道：“大王，廷尉来了。”

嬴政“嗯”了一声，没有任何反应。近侍又欲再唤，李斯轻声阻止道：“等大王看完了再说。”

过了一会儿，嬴政才将目光从书简上移开，掩卷自语道：“唉！寡人要是能见此人，就是死了也不后悔！”

闻听此语，李斯甚感奇怪，却又不便相问，正欲向嬴政行礼，嬴政却对他道：“看看这些书简，你一向见识广博，能不能告诉寡人这是何

人所作？”

李斯接过之后，细细看了几卷，然后肯定地说道：“如果臣没有记错，这是臣昔日同窗韩非所作的《孤愤》和《五蠹》两章。”

“韩非？他是何人？你快与寡人说说。”嬴政一听李斯所言，便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做出决定，只要此人活在世上，就一定要把他弄到身边来。

李斯没想到嬴政深夜叫他来只是为了打听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心中不禁很失望。自从缭出走之后，他伴驾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本以为大王深夜召他前来，是有什么要事相商，若是这样，他就更觉得自己在大王心中的分量了。

“韩非乃韩国公子，与臣一样师从于大儒荀子。韩非才华杰出，对帝王之术研究最深，连老师也对他推崇备至。不过他有口吃之疾，不善言辞，只会著书立说。”李斯略微整理一下思路就简明扼要地说完了，既介绍了韩非所长又点明了他最大的缺陷。他隐隐感觉到嬴政对韩非的赏识，知道韩非的长处也掩盖不了，便说出他最不利之处——口吃。

“他有口吃？”嬴政皱眉道。他知道口吃之人说话结结巴巴，让人听了厌烦。纵横之士能得各国君王重用，往往凭的就是一张利口。没有哪国君王会用一个口吃之人作为重臣，他心中有些犹豫。寡人要的是他的学问，先把他弄到秦国再说！嬴政思前想后才下定决心。

韩国在多年的蚕食下几成秦国附庸，他对李斯道：“你替寡人出使一趟韩国，务必请来韩非，寡人希望能够早日见到他。”

李斯心中虽不甚情愿，但嬴政心意已决，他也只得遵命执行。他到了韩国，向韩王表达了秦王对韩非的仰慕之情，这却引起韩王的猜疑，他一味与李斯周旋，不放韩非去秦。

早先，韩非心急韩国之弱，曾多次上书进献富国强兵之策，却得不到韩王的赏识，于是便闭门在家著书。这些文章经一些佞臣之口传入韩王的耳中，更加深了他对韩非的厌恶。秦王向他索要韩非，使他担心韩非得到秦王宠爱后向他报复，怎么也不肯放韩非离韩。

李斯无奈，只得回秦复命。嬴政听到回报后不禁大怒，他没想到一

向俯首听命的韩王这次竟敢不遵他的命令。

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嬴政一怒之下，在对赵用兵的同时派大军十万讨伐韩国。韩王闻听秦国大军压境，这才慌了。他找到韩非道："请看在同宗的分上，你一定要救韩国。往日寡人对你有不周之处，请不要记在心上。你到秦之后，一定要劝说秦王保存韩国，寡人的宗祀社稷就托付给你了。"

韩非不禁一阵心酸，自己的才学得不到本国君王赏识，反而别国君王为了自己不惜出兵逼索，这是何等的悲哀？而到了此种地步，韩王还不在富国强兵上下功夫，仍一味讨好秦国，自己就算能劝服秦王，韩国又能苟存多久呢？

"臣尽力而为吧！"韩非望着这个昏庸不堪、急切地等待着回答的韩王，无奈地说道。

嬴政对韩非的到来显示出极大的热情，他召集群臣在咸阳宫的大殿接见韩非，并且将他请到自己的左方坐下，这令秦国百官羡慕不已，但也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

刚走了一个待若上宾的缭，现在又来了一个韩非，昌平君看着这个半天不说一句话，说出一句话就结结巴巴的人竟如此得嬴政宠信，心中既妒忌又恼火。他趁酒席喧闹之机，对韩非道："听说使者大人著书甚丰，我们都甚是仰慕。不知使者大人能否为我等诵读一篇，也好长我等见识。"

众朝臣闻言暗自窃笑，心想韩非说话都结结巴巴，如何能当着众人诵读文章？这不是存心让他难堪吗？嬴政也知晓昌平君用意，但他并不出言阻止，想看看韩非如何应对。

韩非四十出头，面相清俊，由于长年闭门著书之故，面色有些苍白。他似乎极不善于应付此种场面，一听昌平君说完，顿时满脸通红。他知道昌平君是要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便慢慢说道："相邦谬赞了，外臣并没带书。"他知道自己话一多就要结巴，便以最简短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意思。

昌平君笑道："这不要紧，使者大人所著之文传遍天下，在座的各位大人中一定有人带着使者大人之书。"

话音刚落，就有一位朝臣应声道："在下这里有！"众人一看此人出自昌平君门下，便知道他们早有准备。

韩非接过帛书，不知该如何是好。嬴政皱了皱眉头，还是忍住不言。就在这时，李斯站出来道："大王，使者大人一路舟车劳顿，就由臣代他诵读吧！想当年臣与使者大人同窗之时，其所著之文多由臣代诵。今日能有此机会重现往日同窗之情，臣求之不得，望大王能够恩准。"

"准！"嬴政见李斯出面化解了这尴尬局面，心中暗赞他聪明识体。

韩非感激地看着昔日的同窗，虽然他们同窗之时并不像李斯所言那么投合，但今日的援助之举，顿时让他生出好感。

李斯拿过帛书，大声诵读。群臣却觉兴趣索然，昌平君更是用愤恨的眼光盯着他。赵高冷眼旁观这一切，把嬴政的神情尽收眼底。他见昌平君如此不识进退，心中明白他得宠的时日不会长久了，而李斯的乖巧识体，则令赵高刮目相看。

秦军不断向赵国挺进，桓　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不久，他又攻下赵国重镇宜安（今河北石家庄），深入赵国后方，形成了对邯郸的包围之势。

在嬴政看来，攻取赵国是指日可待之事，他不禁意气风发，下令在上林苑中举行狩猎大赛。他允许各大臣自组阵营，在上林苑一较长短。一时间咸阳城热闹非凡，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练骑射。即使自己不行，也纷纷聘请好手充实自己的阵营。

秋冬之交，上林苑中万马嘶鸣，狩猎大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其实大臣们都清楚，无论他们怎么准备，都比不过大王的亲军卫队——虎贲军。

嬴政看着热闹的景象，不禁神采飞扬。秦国强于诸国，正是自上而下重视武事，奖励军功所致。他今天特意把扶苏带在身边，就是想让他见识一下秦国的尚武之风。

扶苏虽只九岁，但已习练骑射一年多。他坐在马上，对眼前群马奔腾、万声呐喊的景象甚感振奋。这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宏大的场面，他牢

牢控制住胯下不安的战马，耐心等待着父王的命令。

当扶苏知道父王要带他去狩猎时，便早早地准备好了，希望能够在父王面前好好表现，赢得夸奖。他虽然是长子，生母又被立为王后，却不敢有任何狂妄不轨之举。在这方面他比一般孩童要早熟得多，他知道一切还掌握在父王手中，母亲又不得父王宠爱，他只有更努力，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嬴政望着端坐在马背上的扶苏，脸上露出赞赏之色。于是问道："扶苏，寡人让你勤练骑射，你练得怎么样了啊？"

"父王，儿臣每日都在练习，不敢忘父王教诲。"扶苏恭敬地答道。

"那寡人今日想看看你的骑射到底练得怎样！赵高，都准备好了吗？"嬴政向身后问道。

"大王放心，这五十骑都是虎贲军中的神射手，其中不少人曾是猎户，极善追踪野兽。"赵高立刻说明了情况。

受母后影响，扶苏对赵高一直没什么好感。他从母后那得知，赵高狡诈狠毒，除了父王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此时见他如此小心谨慎地侍奉父王，不禁多看了他两眼。

"寡人已好久没放马驰骋了！你们看那边昌平君的猎队收获不小啊！你们要争口气，不要被那些臣子比下去了！"嬴政对虎贲军喝道。

众骑士哄然回应，他们担心的不是狩猎是否赢过大臣，而是大王的安全。各位大臣带来的人虽都经过仔细检查，但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万一出了意外，那就是祸及九族的死罪。嬴政一拍胯下的坐骑，便带头冲了出去，扶苏紧跟在后。后面的虎贲军迅速散开，护住两侧和背后。

嬴政一路飞驰，不时想起和成蛟、姜玉在这狩猎的情景，这一切仿佛都成了一个遥远的梦，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模糊了。

他勒马立于山冈上，身边留下十几个人，其他人都四散开来捕杀猎物，扶苏也拿着特制的弓箭，四处张望，极欲一显身手。

一只灰兔在草丛中跳来跳去，被扶苏看到了，只见他弯弓搭箭，"嗖"地朝野兔射去。可惜他臂力不够，野兔在中箭之后仍然向远处

跑去。

嬴政笑道："扶苏，你臂力太小，看寡人射给你看！"他举起穿云金弩，只见那野兔凌空一翻，便倒地不动了。

扶苏叫道："父王射得真准！看，那边有只鹿跑出来了！"

嬴政连忙装好弩箭，瞄准鹿射了出去。弩箭正中鹿臀，那头鹿负伤之后跑得更快了。

嬴政和扶苏不甘心猎物就这样逃走，立即驱马狂追。鹿在树丛中东突西窜，很快就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们四处搜索，虎贲军隔着一段距离，警惕地注视着四周。

"父王，你看！"扶苏叫道。原来那头受伤的鹿正躺在地上，另一头鹿在为它舔伤口，旁边还有两头小鹿。

嬴政举起金弩，瞄准那头正在舔伤的鹿，他要把两只鹿都捕获。扶苏忽然劝道："父王，它们怪可怜的，别杀它们吧？"

嬴政凝视着扶苏，他猛然有些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一直不立扶苏为太子，他太善良了！

自从读了韩非所著之文，嬴政便明白了许多为君之道，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君王要心狠，要比臣下更狡猾，更残酷无情，否则就无法驾驭众臣。把秦国交给扶苏这样善良的人，他怎能放心呢？他冷酷地说道："寡人一直对你管教太少，今日就教你最重要的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心慈手软！这两头鹿是很可怜，但若不杀死它们，我们就可能因为少了这两头鹿而被其他的大臣比下去！寡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你要好好记住寡人的话。举起你的弓箭，和寡人一起射死它们！"

嬴政用严厉的眼神盯着扶苏，使他从心底感到害怕。他勉强举起弓箭瞄准，嬴政笑了笑，然后低喝一声："射！"

只见他的弩箭正中那头舔伤的鹿，那鹿立即委顿在地，不住挣扎。扶苏的箭没有射中任何目标，两头小鹿惊慌地逃向远方。

不知怎的，嬴政突然失去了打猎的兴致。他把穿云金弩交给赵高，

寒着脸坐在马背上。扶苏在一旁低垂着头，不敢看父王一眼。

“扶苏，寡人给你换一位太傅。你知道韩非先生吗？以后你就师从于他。”嬴政不容扶苏多言，又吩咐道，“你这么大了，要独立生活了。当年寡人在邯郸时，也只有你这么大。从今以后，你从母后那里搬出来一个人住，知道吗？”他以为扶苏如此，是因为久居宫中受紫巾影响所致。

“是，父王。那儿臣还可以求教于池太傅吗？”扶苏低声应道，他对温和博学的池子华有很深的感情。

嬴政皱眉道：“池太傅博学多才，你向他请教又有何妨？不过寡人希望你能从韩先生那里多学点东西，这对你将来大有好处。他虽拙于口舌，但腹中才学不逊于任何人，连寡人都要尊他为师。”

扶苏受到鼓励，精神一振，立即答道：“儿臣谨遵父王教诲。”

侍候在一旁的赵高见嬴政如此器重扶苏，心中开始盘算起来。不过，他隐隐觉得扶苏对他并不友好。他自问一向对扶苏客气尊重，甚至有点巴结，但不知为何扶苏对他总不理不睬，态度冷淡。

能影响扶苏的只有三个人，除了大王就是王后和太傅。难道是他们两个在背后教唆扶苏如此对我？赵高在心中忐忑不安地想着。

韩非住在御赐的别馆里，这里本是王室宫苑，环境幽雅，设施豪华。嬴政还怕韩非不惯这里的生活，将韩国进献的美女赐了两名给他，钱财物品更是不计其数。

尽管如此，韩非还是抑郁不乐。他一想到一身所学不被本国君王所接受，屡屡进谏被拒之门外；而敌国君王仅仅见了几篇文章就不惜动干戈得到自己，待若上宾，心中就愤愤不已。他渴望自己的才学能得到赏识，可若是用这些去奴役自己的族人，他又于心不忍！

“先生，您在想什么呢？天气冷了，把这件皮裘披上吧？”一位娇小玲珑、清丽可人的女婢正笑吟吟地站在身后，把一件皮裘递给他。

韩非回头望去，立刻被眼前的美色震惊了。清冷的月光洒在那女婢身上，平添了些许朦胧，显出她的清丽绝俗。韩非呆呆地看着，忘了接

她手中的皮裘。

那女婢走到他身旁，把皮裘披在他身上，那沁人的体香让韩非本来就紧张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他禁不住握住那女婢的手，动情道："香……质，你……你真好。"

香质已与他相处有段时日，了解他越紧张激动时，就口吃得越厉害。她知道大王很重视韩非，要不然就不会把她们赐给韩非，而且大王也一再叮嘱她们，要好好侍奉韩非，让他安心留在秦国。

香质没有抽回手，任由韩非握着。几月的相处，已使她钟情于这个呆气十足的学士。他虽已年过四旬，但其清俊的面容、举手投足间的潇洒气质和一些执着的稚气，都让她心醉不已。她轻轻地问道："先生，您还会回韩国吗？"

韩非的心已慢慢平静，他控制住自己缓缓地说道："我是韩国人，当然要回去。你不也是韩国人吗？到时我求秦王恩准，带你一同回去。"

香质暗想——他真是迂呆，现在这种情形大王怎么会放他回去？于是劝道："先生在韩国不受重视，可在这里，大王不仅尊重你，还赐予钱财、华屋，还有我们，您还有什么要求呢？"

韩非松开香质的手，仰天不语，他心知香质说得对。对嬴政，他有一种知己的感觉。嬴政不仅深悟他所著之文，而且能去实现他的主张，他的才学能在嬴政这得到充分发挥，这正是他一生所追求的。

可结果呢？秦国必然越来越强大，而自己的国家就可能被其灭掉。他的内心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纵然学识满腹，却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见到嬴政，再想想韩王，韩非的心都凉透了。他知道韩国灭亡是迟早的事，可自己能昧着良心帮助秦国，用族人的血泪来堆砌自己的荣华富贵吗？不，不能！

想到这里，他对香质道："韩国是不能给我什么，但是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里有我的兄弟姐妹。香质，你也是韩国人，你希望韩国被灭，自己的亲人被奴役吗？"

韩非说得很慢，仍不免结结巴巴，但其坚定的语气令香质动容，她能感觉到韩非心底奔涌的热流。

其实在香质的心中韩国早已死掉了，若不是韩王昏庸无能，她们这些柔弱的女子又怎会背井离乡，远到异国为奴呢？一个连自己的子民都保护不了的国家留着还有什么用呢？可韩非对韩国执着的爱意令她感动，她还能说什么呢？

韩非却不知道自己有些结巴的表述已深深打动了香质，仍然继续道："香质，其实我这次是奉了韩王密令，希望能保存韩国。现在唯一能保存韩国的办法，就是让各国合纵抗秦。我知道秦国一直派姚贾在各国行间，破坏诸侯合纵，只要我说动秦王疑心于他，诸侯就有合纵的希望，到时我再献计保存韩国，或许能够成功。"

姚贾是赵高推荐给大王的，韩非此举一定会得罪赵高，一定要阻止他这么做！她清楚赵高的势力，她来这里就是听赵高之命行事。赵高狡诈狠毒，她早就见识过。

"姚贾一直深得大王信任，这几年行间也大有收获。大王精明能干，未必会信您之言，您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吧！"香质无法告诉韩非真相，只有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韩非忧虑道："这种情况不无可能。前些时我向大王上书，意图把秦国兵锋引向赵、齐，使韩国得以暂存，可大王一直没有回应。唉！韩国积弱已深，恐怕难有回天之力，我也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了。"

香质听罢，心中甚是悲伤，为自己，为韩非，也为韩国。

第十二章　将相失职遭罢黜　三人设陷害韩非

在咸阳城中有一座名闻天下的酒楼，处在咸阳城南端与东市交接之处，里面装饰奢华，各地精美的食物都能在这里见到。更主要的是，秦国的大臣经常光顾这里，不仅为了这里的美食，也为了结交朋友，探听朝野动向。因此，这里成了诸侯了解秦国的最好去处。

李斯只要有空就要来这里消遣一番，以探听朝野众臣的动向。他知道自己在秦国根基不深，虽然手中掌着刑辟之权，但仍然处处小心谨慎。他是这里的常客，每次来都是店主亲自服侍。像往常一样，李斯一到，店主就上前问候，然后把他引到二楼的一间静室。

这次李斯一走进房中就愣住了，原来里面已有两人在座。而且这两人他都认识，一个是中常侍赵高，另一个是刚刚回到秦国的姚贾。

赵高一见李斯进来，忙起身相迎道："李大人来了，在下和姚大人可等你好久了。来，李大人请坐！"

不论官职或爵位，赵高都比李斯要低，但李斯知道他在大王心中的分量，他此举虽于礼不合，但李斯却不敢怠慢，连忙道："原来是两位大人，李斯冒昧，打扰了两位大人的雅兴。"一想到店主没有禀告就把他引至这里，显然是受了赵高的指派，或许这酒楼就在他的控制之中。

姚贾也站起来向李斯打招呼："小弟一直很仰慕李兄的才学，一封《谏逐客书》名扬天下，小弟真是佩服万分。今日在此贸然恭候，李兄不会怪罪吧？"他已被拜为上卿，赐千户。长得方面大耳，白净面皮，见人总是满脸堆笑，让人顿生亲切之感。

李斯明知他在作假，却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自然，心中着实佩服，连忙回应道："哪里，哪里，两位大人也和在下一样深爱这爵中之物啊！哈哈哈！"

赵高和姚贾只得陪着干笑，他俩知道李斯已看出这里面的安排还佯装不知，不由暗骂他老奸巨猾。

三人坐定后，店主手脚麻利地端上酒菜，关上门后就离去了。赵高和姚贾殷勤地向李斯劝酒，对此来的目的只字不提。李斯也只与他们爵来盏去，并不急于相问。三人都暗中较劲，直等着对方先开口。

但总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赵高在闲扯中毫不经意地说道："在下真是羡慕李大人，你们同窗先后得到大王赏识，特别是韩先生，将来说不定还有拜相的可能。以后还望李大人多多关照啊！"

觉察到赵高已进入正题，但还不清楚他的真实意图，李斯当然不会轻易表明看法，于是自嘲道："韩非的学识本来就是同窗中最好的，大王赏识他也理所应当。在下自认为除了这张嘴巴稍强外，恐怕再无一处及得上他。"

赵高知道不说出真实意图就想要摸清李斯的态度很难，于是他干笑两声后道："李大人太妄自菲薄了！我大秦谁不知大人的《谏逐客书》。姚大人，你出使各国可曾见过像李大人这样能使大王收回成命之人。"

"没见过。李兄的学识已名传天下，小弟是望尘莫及。只是小弟有一事不明白，还望李兄不吝赐教。"姚贾接道。

"大人有话尽管直言。"

"不知李兄对韩非先生的品行如何评价？"

李斯道："韩非性情耿直，不善权变，这是同窗公认的。他虽学识满腹，但因口吃，不喜与人交往，只是埋头著书。"

"按说像韩非这种人是不会随便诽谤人的，小弟以前从没与他交往，他为何在大王面前诋毁小弟呢？"姚贾不解道。

李斯奇怪道："哦，有这种事吗？"

这时赵高又插言道："那次韩非觐见大王，在下正好在大王身旁。他说姚大人原是大梁看门人之子，又说他是魏国的盗贼，赵国的逐臣，不配参议国家大计。还说姚大人借出使各国之机，用秦国的珍宝为自己结交诸侯，不顾秦国利益。而李大人想必知道，姚大人出使各国，使各国合纵之议破裂，对大秦来说，是立了大功的。"

“此事有些可疑，不知大王对此如何看？”

姚贾苦笑道：“大王现在对韩非恩宠有加，小弟如何能与他相比？大王已派赵兄来查我，幸亏是赵兄来，要不然小弟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

赵高道：“在下已禀明大王，大王准许姚大人上殿自辩。不过韩非接着又向大王献上一策，言称秦国应先灭赵、齐，韩如秦之郡县，应该保留。在下记得李大人曾向大王献上统一六国策，是先灭韩以恐诸侯，去秦心腹之疾再对付其余五国。韩非与李大人是同窗，所上之策却背道而驰，不知李大人做何感想？”

李斯闻言不禁暗怒韩非如此大事竟不与他商议，更让他气愤的是韩非所上之策竟与自己背道而驰。若大王按韩非之策，自己的地位将岌岌可危。李斯越想越气，心想自己真是白为他在大殿上解困了。

但他明白此刻赵高这么说，显然是在挑唆他们的关系，仍然沉住气道：“我想韩非上此策自有道理。目前大秦兵压赵国，已深入赵之腹地，灭赵指日可待。他上此策说明比我眼光高明。”

姚贾立即反驳道：“李兄此言差矣！赵国目前节节败退，是因为赵国缺乏统兵之将。一旦情势危急，赵国势必起用名将李牧。此人有廉颇、赵奢之能，若得到重用，桓将军要取胜恐怕不易。灭赵不行，就更不能灭齐。齐一向与大秦交好，国力强盛，灭齐只会给大秦树一强敌，韩非之策颇为荒谬。”

“由此可见韩非来秦实有不轨之心。在下和姚大人之意是李大人应为大秦利益上言驳斥韩非之策，揭露其不轨之心，这不仅是为了秦国，也是为了大人自己！大人同窗茅焦因才能不如大人，已受冷落，李大人不想步其后尘吧？”赵高此时才道出真实意图。

赵高此言看似冠冕堂皇，实际上是因为韩非谗毁姚贾，他心生怨恨。且韩非得宠于嬴政，也威胁到他的地位。

李斯对他们的用心甚是清楚，但也有赵高同样的忧虑和危机感。他想赵高正是了解这一点，才会找上他的。他也想结交赵高这个极具实权的人物，于是便举爵慷慨陈言道：“好，两位大人既然如此看得起我，我一定在大王面前揭露韩非！来，干！”三人一饮而尽，相视大笑。

此时三匹快马正好从楼下疾驰而过，赵高一看就知是前线战报。他看了李斯一眼，两人都露出忧虑之色。如此紧急恐怕不是什么好事，他们决定立刻进宫一探虚实。

当他们到了祈年殿时，一些大臣也陆续来了。嬴政坐在书案之后，脸色阴沉，让人看了不寒而栗。众大臣都低着头，一言不发。

沉默良久，嬴政突然一拍案几，用低哑的声音道："寡人二十万精兵，二十万精兵啊！就这样被击溃，不足十万人逃了回来，真是奇耻大辱！你们说，秦国何时遭过此等惨败？寡人有何脸面面对先祖，面对秦国子民！你们平常一个个不是自命不凡，自认才华绝世吗？怎么现在都不说话了！"

蒙武轻咳了一声道："大王，是臣等对李牧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向大王禀告。臣认为以桓将军之能，如果不轻敌冒进，就算难以取胜，也不至于如此惨败。所以臣认为这次兵败有两点原因：一是桓将军指挥失误，二是对李牧估计不足，没有做好准备。赵军若是没有李牧，便不足惧。臣认为要破赵军，必先除李牧！"

"寡人后悔当初没听将军之言，寡人也有过失。可是寡人把二十万精兵交与桓　，这兵败之辱他岂能逃脱责任！传寡人命令，把桓家全部抓起来，听候处置！"

昌平君一听此言就慌了，他与桓　是姻亲，不能眼看他获此大罪而不管。他连忙出列阻止道："大王，桓　是三朝老将，对秦有功，若因一次战败就祸及他全族，将使将士心寒啊！"

赵高一听此言，就知他今日要倒大霉。大王现在情绪极不稳定，一股怒气憋在心中还没有发出来。昌平君所言又暗含威胁，最为大王反感，只怕他救不了桓　，还会引火烧身。

嬴政本来对他私蓄门客就心中不满，但念他曾立过大功，一直只让赵高监视他，并没将他怎样。现在他的一席话把嬴政的怒火和不满全引了出来："心寒？谁心寒？败军之将若不严惩，以后还有谁会尽心为国作战？若不严惩，那死去的士卒亲属才会心寒！寡人看你是越来越糊涂了，从现在起，你就待在府中好好反省！没有寡人之命，不许出府半步！"

嬴政的话如晴天霹雳，将昌平君震慑于当场。他没想到自己的一番话不但没救下桓　，反而搭上了自己。他跪在嬴政面前，磕头不止，口中不住道："大王，臣知罪，求大王饶恕，求大王饶恕啊！"

"别做出这个样子让寡人看了恶心！来人，把他赶出去！"众臣都惊恐失色，没有人敢上前劝阻，他们没想到嬴政发怒会如此可怕。

嬴政坐在案几后喘着粗气，似乎很累了，大殿之中寂静无声。他忽然摆了摆手示意群臣："你们都退下吧，好好想想对付赵国之策。"

直到众臣都下去后，他才掩饰不住自己的沮丧，无力地歪倒在案几之上，他这时才体会到父王为什么会一败之后气绝而亡。战败的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君王。他的雄心计划全都受阻于一个赵将李牧，在他最得意之时，李牧给他迎头痛击，这不仅使秦国士气大大受挫，在诸侯之中也会形成对秦不利的局面。嬴政不禁忧心如焚。

他需要一个地方好好静静，不由得想起清扬的宜春宫，只有在那里，他才会平心静气地想一些事情。

清扬产下一女后，令嬴政颇为失望，他好长时间没去清扬那里，可宫中能听他诉说心声的只有清扬。而她一直也表现得克己而守礼，虽然受嬴政的宠爱，但也没引起多少姬妾的妒忌。现在紫巾被立为后，她又没为嬴政生下儿子，对众姬妾更没有什么威胁了。紫巾见她聪明，识进退，也格外地照顾她，使她在后宫赢得了超然的地位。只是嬴政对她的宠爱仿佛日薄一日，这让她心中很是难过，但也无可奈何。

清扬此刻正在逗弄女儿，听到宫女禀告说大王来了。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亲自跑出去迎接。她一见到嬴政浓眉深锁，双唇紧闭，没有往日那种神气，就知道他遇上了不顺心的事。

清扬迎上去正要行礼，嬴政制止道："怎么你见了寡人也这样？寡人的公主好吗？"

清扬答道："她现在正睡着，大王要不要看看她？"

"算了，寡人是来看你的。"

清扬知道嬴政正心烦，若小孩哭闹起来，定会引起他的不快。君王的子女有时还不如庶人的子女，若是母亲地位不高，子女根本得不到君王的爱抚，有父同无父差不多。嬴政的子女太多了，他政务又忙，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子女。清扬想起女儿，不禁有些悲伤。

嬴政坐定后，垂头丧气地对清扬道："寡人这次败了，败在李牧手里，二十万秦军回来的不足十万。你说寡人该怎么办？杀了桓　，寡人都不解恨！"

"李牧？妾在卫国时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他常居雁门关，曾经大破匈奴，使匈奴襜褴族灭亡，东胡族溃逃，林胡族投降，匈奴此后再也不敢接近赵国边境。由于长期与匈奴作战，李牧所率的骑卒是赵军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嬴政惊奇道："你怎么对李牧了解得如此清楚？早知这样，寡人就应该向你请教。"

清扬笑道："这是听人纵论天下名将时说的，妾不过学人口舌罢了，大王手下一定有人比妾更了解李牧。"

嬴政宠爱清扬，不仅因为她聪明美丽，而且还因为她总有一些令他感到新奇的东西。不管他与清扬谈论什么，都能从她那里找到共同点，他觉得清扬的博学并不亚于朝中大臣。

"你所言甚是！都怪寡人太急于求成了。蒙武和池子华都向寡人提起过李牧，可寡人并没有在意。寡人想桓　是驰骋疆场三十余年的老将，又领二十万精兵，怎么会敌不过只有十万人的李牧呢？现在想来一定是桓　在连胜之下有了轻敌之心才给李牧可乘之机。"

"大王败了一仗也不能说全无收获，至少告诫秦军将士再不可骄纵轻敌，也提醒大王以后行事要小心谨慎。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并非易事。大王还有王翦、蒙武等将，还有几十万大军，何必为一仗而气馁呢？"

清扬的话又点燃了嬴政心底的豪情，他感激道："若你为男子，寡人一定拜你为相。"

"妾若为男子，大王只怕听不进这些话了。妾只想做大王的夫人，

既可与大王说这些话，又不受大王的责骂。”清扬俏皮地说道。

嬴政不禁莞尔，想起刚才大殿中的情形，不正如清扬所说的吗？

“那寡人今日就留在这里，听听你怎么对寡人说。清扬，寡人好长时间没听你弹琴了，今日为寡人弹一曲如何？”

清扬心中有些激动，嬴政这样要求她已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在最初的甜蜜亲热时嬴政才会听她弹琴，以后大多数的日子只是她弹给自己听。她有些苦涩地笑道：“妾为了可星已好久没弹琴了，只怕现在手都生了。”

“可星？可星是谁？”嬴政有些奇怪，但一下又明白过来了，“是不是寡人的宝贝公主？”

清扬点了点头，不说话。

“都怪寡人太忙了，寡人就在这里多住几天，陪陪你们母女好吗？”嬴政颇为过意不去，以为清扬听到此语一定会高兴不已。

可清扬却说道：“大王能来，妾就知足了。现在正是大王实现雄心壮志的时刻，妾怎能为儿女私情而拖累大王。只要大王心情不顺的时候来看看妾，让妾能为大王分忧就心满意足了。”

清扬越是如此，嬴政就越觉得心中有愧，他坚决地说道：“寡人这次说多住几天就多住几天，如果你嫌寡人吵了你，那寡人就走！”

“妾怎敢这样想？妾也希望大王能多住几天。”清扬说到此，叹了口气，双眉低蹙，令人心生爱怜。自从生了女儿之后，清扬又增添了几分沉静之美，更见丰腴清丽。她的大方识体，以及恰到好处的依恋，令嬴政轻松舒心，这正是他在其他姬妾那里感受不到的。

清扬将琴调了一下，然后对嬴政道：“大王，妾曾听宫女们唱过一曲，觉得甚是好听，就重新编排了一下，现在请大王品评。”

“经过清扬之手，就成了天籁之音，只怕寡人品评不出啊！”

清扬听了嫣然一笑，令嬴政怦然心动。

之后，清扬敛容静坐片刻，才轻舒玉指弹奏起来。她边弹边唱道：

鴥彼晨风，郁彼北林。

未见君子，忧心钦钦。

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山有苞栎，隰有六驳。

未见君子，忧心靡乐。

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山有苞棣，隰有树檖。

未见君子，忧心如醉。

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这曲《晨风》是地道的秦风。嬴政听后，暗赞清扬的聪慧。她是卫人，来秦之后又深居宫中，无法接触真正的秦人，就是嬴政自己也因受幼时的影响话音中带有浓重的邯郸味，所以她要学地道的秦音并不容易。这《晨风》她用秦音唱得字正腔圆，可见她花了不少心思。

清扬似怨似诉的歌喉，把曲中想念情人而不得见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借此表达了她的幽怨心情。嬴政闭目养神，仔细聆听，仿佛又回到了刚刚认识清扬的那段时光。他被清扬的琴技和歌喉打动，却没有听出清扬是在诉说自己的幽思。他认为自己对清扬已经够好了，其他的姬妾，包括紫巾在内，有谁受过他这般宠爱？

一曲弹毕，嬴政击案叫好："没想到你的秦风唱得如此之好，比寡人强多了！"

清扬淡淡一笑道："谢大王夸奖。"她想要的并不是嬴政的赞扬，而是他最初听琴时的那般感动，那种发自肺腑、与她心神相连的感动。不过从今以后，她知道嬴政只怕再难被她的琴音感动了。

嬴政在宜春宫待了两天后才回到咸阳宫，两天的时日虽短，但清扬

所受的待遇，在许多人的眼中已非常难得了。

就在这两天里，嬴政不仅下令杀了桓　的全族，还罢黜了昌平君右相之职。桓　本要回咸阳请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连夜带着亲信将士逃走了。

秦国最有势力的两家，转眼间就瓦解了，这令朝臣人人自危，他们不知嬴政还要罪及多少人。尽管如此，大臣们仍然四处活动，探听谁是右相的继任人选。这一职位不论对各方势力还是对某个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不过，众臣从嬴政的言行中已看出一些端倪。韩非自从来秦之后，经常伴随嬴政左右，有时还被留宿宫中长谈，由此可见嬴政对他的宠爱非同一般，因此不少朝臣已将韩非视为右相的人选。

韩非越受重视，李斯、赵高和姚贾就越担心。他若是登上相位，势必推行自己的策略，这对他们三人来说危害将是巨大的。因为韩非的策略若是成功，那他们将变成无足轻重之人，再难得到嬴政的赏识，这是他们都难以忍受的。唯一能改变这一切的办法，就是趁嬴政还未宣布右相人选之机，扳倒韩非！

祈年殿的书房，是整个秦国的决策中心，是嬴政召集心腹臣子议事之地。能进入这里，在秦国大臣的心中是一种身份和特权。但出入这里最多的，除了嬴政就是赵高了。他已恭敬地在此等了半天，等待着嬴政把面前的书简看完。

“韩非此人，的确非同一般。赵高，你看看这是韩非进献的《奸劫弑臣》篇，对奸邪之臣，劫主之臣，弑君之臣的种种迎合君王之举论述得太精辟了。你看第一句‘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还有‘夫取舍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简直把寡人不解之虑解释得一清二楚啊！”嬴政看完后，合卷长叹。

“韩先生的学识确实令人佩服，奴才望尘莫及，只希望有他一半就心满意足了。”赵高也假装赞赏，其实他此刻心中正下决心一定要除去韩非。

嬴政笑道：“你若是只有韩非一半的学识，寡人也不会重用你，因为你已不是赵高了。好了，寡人让你查姚贾之事，你办得怎么样了？”

赵高谨慎地说道："奴才已查出姚贾在咸阳城外置有几十亩地，但说他以大王之金私交诸侯，证据不足，毕竟诸侯各国合纵之举在他的离间下没有达成。依奴才之见，他从中渔利之事有，但私交诸侯却不可能。现在各诸侯都知道他为秦国破坏合纵，对他恨之入骨，纷纷出重金悬赏捉拿。"

嬴政注视着赵高，一直听他说完才问道："姚贾是你所荐之人，你能不徇私包庇，寡人很高兴。那此人出身卑贱是否属实？"

赵高沉吟道："韩先生所言也是事实，但若以此衡量为臣之道，恐怕奴才也得离开大王了。"

"你所说也有道理。那你去把他找来吧，寡人要问问他。"

当姚贾来到祈年宫时，虽心里早有准备，但还是有些惴惴不安。他知道臣子进入这里要么飞黄腾达，要么跌入地狱。若是他的回答不能令嬴政释疑，那他的前程也会就此断送。他周游六国，离间合纵，除了金钱就靠一张嘴了，现在他只有借此说服嬴政。

"微臣姚贾拜见大王。"姚贾一进门就行礼道。

嬴政抬头看了他一眼，指了指旁边的座席道："你先坐下，寡人看完这些奏章再说。"

"是！"姚贾便走到一旁坐下，低首垂眉，显得不急不躁。赵高嘱咐过他，知道这是嬴政考验臣下的一种手段。

半个时辰过去后，嬴政才放下手中的笔，合上案卷。他一直在暗中观察姚贾，见他泰然自若坐在那里，心里已有几分满意。姚贾见嬴政批完奏章，忙抬起头，满含敬畏之色注视着他。

嬴政漫不经心地问道："有人告诉寡人你曾在魏国做过盗贼，又是赵国的逐臣，这是不是真的？"

"回大王，这些是真的。"姚贾坦然应道。

嬴政没想到他会如此坦然地承认，他以为姚贾会狡辩几句，于是故作冷淡地说道："寡人若是用你做秦国的大臣，岂不是让诸侯笑话？"

姚贾早已想好应对之词，就等嬴政问此一句，于是他慷慨陈词道："臣听说昔日太公望曾被妻逐出家门，做苦力也无人雇他，然周文王却用他称王天下。管仲曾做商贾，后又成为鲁国的囚犯，然而齐桓公却用他称霸诸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了百里奚，百里奚却帮穆公降伏西戎各国。这三人都与臣一样出身卑贱，但英明的君王却用他们建立了功业。所以贤明的君王并不看他们的出身，而是看他们是否能为君王效力。对社稷有用之人，即使有人诽谤也不应去听，对声名杰出之人，若他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也不应赏赐。这样，就没有人敢以虚名要挟君王。臣自知出身卑贱，但在奔走各国时竭力为秦建功。现在各诸侯合纵不成，却有人向大王进言臣的污点，还请大王明察。"

姚贾侃侃而谈，使嬴政颇为欣赏。除了茅焦之外，这是他所见到的辩才最为出色之人。他认为姚贾说得有道理，但韩非在他心中是个耿直之士，不会以己私谗毁别人，所以他心中甚是矛盾。

于是他突然问道："你可知是何人向寡人进言吗？是韩非！你应该知道他在秦国的分量！"

姚贾故作惊讶道："是他？臣一向佩服韩先生的学识和为人，他若向大王进献此言，一定有其道理，臣愿接受大王的惩罚！"

"你以为寡人一定要降罪于你吗？寡人自有分寸，你先退下吧！"

姚贾暗叹一口长气，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地。

第二天早朝，嬴政就接到了李斯的上书。他在书中全面驳斥了韩非的进言，否定了韩非先伐赵、齐之策："现在韩国才是秦的心腹之患。如果真如韩非所言，秦先攻赵，赵有齐为后援，那秦国将与两个大国为敌。韩国只是表面屈从于秦国而已，若秦伐赵不成，韩与楚相谋在秦的腹心发难，那秦国将会再次受挫于诸侯，退回函谷关内。所以臣认为韩非这次来秦，旨在窥探陛下，保存韩国。"

看了李斯的进言，联想到韩非诋毁姚贾之举，嬴政对韩非来秦的动机也产生了怀疑。但他不能仅凭李斯的进言就定韩非之罪，他需要证据证明韩非来秦是为了行间。

李斯看出嬴政犹豫不决便又献上一策："臣有一策可试探韩非之言是否属实。臣愿出使韩国，游说韩王来秦朝见陛下。大王就可以把韩王

扣留下来，用他换取韩国的土地借机灭掉韩国。若韩非之言不实，则韩王必不肯来秦，到时大王再作决定不迟。”

嬴政沉思良久后道：“爱卿言之有理，就照你所言去办吧！”

其实他心中一直委决不下，即使韩非真是来秦行间的，他也希望韩非能知难而退。这些时日的相处，已使他了解到韩非耿直的性格，要他背弃韩国为他尽忠，恐怕难以实现。他希望韩非能留在身边，但也必须给李斯、姚贾这些臣子一个交代。若他不问是非一心袒护韩非，怎能令这些臣子心服呢？况且李斯的提议对他颇具吸引力，若真能使韩王入秦，则不费什么气力就灭掉一个诸侯国，也断掉了韩非的退路。可嬴政却不知道这是李斯、姚贾和赵高针对韩非所设的一个陷阱。

韩非知道李斯出使韩国的目的后，不禁心急如焚。他知道韩王昏庸胆小，若被李斯说动，韩国必会灭亡。他秘密修书一封给韩王，陈明利害关系，劝阻韩王不要来秦。韩王接到韩非的书信后便拒不见李斯，李斯也乐得少费口舌，上书一封给韩王，陈明秦韩之间的利害关系，随即返回秦国，因为他此行的目的已达到了。

听完李斯的汇报，嬴政不禁暗叹：难道天意让寡人不能得此贤才？

李斯看出嬴政仍不忍对韩非定罪，也不敢过分诋毁韩非。若让嬴政看出他别有用心，那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说不定会引来杀身之祸。他小心翼翼地说道：“大王，臣与韩非同窗之时，就知道他多次苦谏韩王逐佞臣，纳贤才，但因进言直白而触怒韩王。他能得大王的赏识是他的幸运，也是大王的英明。他为人耿直，不善权变，一心希望韩国强盛，从这里也可看出他是忠贞之士，来秦行间实是情有可原。”

嬴政点头同意李斯所言，他颇有感触地说道：“像这种臣子已很难见到了。他这次来秦行间并没造成什么危害，所以寡人一直不忍降罪于他。韩王也真是昏庸，行间这种勾当岂是韩非能做的？寡人每次派出行间之人，谁不是心性灵活，能言善辩之士？”

李斯故作忧心之状道：“只是臣有些忧虑，不得不向大王禀告。如果不说出来，臣既没有尽为臣之道，也对大王不忠。”

“有什么话你就大胆说，寡人不会怪罪的。”

“韩非是韩国公子，心性忠贞耿直，若大王要灭韩国，韩非只会为韩而不会为秦。韩非留秦越久，对秦国内情就了解越多，而大王爱惜他的才学不忍降罪于他，最终会放他回去，那他对秦国的危害就大了。除非大王愿意为了韩非而放弃韩国，否则就难以收服韩非之心。一个人若不能真心服侍大王，即使他再有才学，对大王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臣以为应用秦法来惩治韩非，以儆效尤。”

“爱卿所言甚有道理，寡人会考虑的，你先退下吧！”嬴政在书房中来回走动，心中还是很矛盾。从感情上来说，他十分喜爱韩非，希望他能忠于自己，但从社稷大业来看，韩非又是他扫灭六国的绊脚石。

“去把赵高找来，寡人有话问他。”每次碰到难以解决之事，他都要听听赵高的意见，尽管他不一定会听取，但每次多少会给他一些启发。

赵高一进来就跪下请罪道：“请大王降罪，奴才没能把事情办好。”

嬴政有些奇怪道：“什么事把你给难住了？”

“是奴才没有留心，出了内奸！”

“哦，有这种事？你给寡人说说。”

“大王赐给韩非两名侍女，有一人听奴才之命负责监视韩非。她报告说韩非密信阻止韩王入秦，奴才按她所说抓住送信之人，希望拿到韩非行间的证据，但从送信人的身上并未发现书信，所以奴才认为她有嫌疑。”

嬴政皱眉道：“你说的是侍女香质吧？寡人见她服侍王后很是聪明伶俐，又是韩人，才让她去服侍韩非的，没想到她竟为韩非遮掩。其实有没有书信并不重要，寡人治他的罪还要什么证据？只是可惜他这个人才，不想轻易毁了。”

赵高见嬴政这等语气，认为这是除掉韩非的一个良机，于是立即道：“大王，请恕奴才直言，越有才学但又不忠于秦国之人，对秦的危害就越大。韩非的才学无人可以代替，但他对大王的作用却有人可以代替。”

“此言何意？”

“韩非虽满腹才学，但为人孤僻，不善言辞，不足以辅佐大王。李斯与韩非同窗，都向荀子学过帝王之术，虽然造诣不同，但毕竟出自一脉，有迹可循。韩非将其所学都已著书立说，大王何不以李斯之能，用韩非之学，岂不两全其美？”

“以李斯之能，用韩非之学？”嬴政喃喃地重复道，“这是个办法，寡人果然没有白叫你来。”

赵高见嬴政接受了他的建议，不禁暗自得意。他已成功使嬴政相信，韩非并非是无可替代的！

赵高趁机问道：“大王将如何处置韩非？”

嬴政想了想道：“先把他关起来，等寡人灭了韩国再说。”

赵高有些失望，嬴政没有下令处死他，他们就没有达到目的。

韩非却不知危险已渐渐向他逼近，他正为成功地给韩王送去书信而庆幸。他端起酒爵，颇为兴奋地对香质道：“香……香质，今日我……我太……太高兴了，我……我要敬……敬你一爵。”

“先生不必多言，您的心情奴婢能理解。与先生相处，奴婢懂得了许多，说起来奴婢应该敬先生一爵。”香质很平静地说道。

韩非缓了缓自己的情绪，慢慢说道：“若不是听你之言，以一人引开秦人眼线，让另一人装成女人送出书信，恐怕我现在已成阶下囚了。我很感谢你，韩人也会感谢你的。”

“香质也是韩人，这么做也是应该的。”此刻香质心中却感到绝望。许多事情她都不能告诉韩非，这次协助韩非送信，她知道赵高不久就会明白她背叛了，等待她的将是严峻的秦法。

韩非却不知她此时的心情，仍笑道：“当我听说李斯无功而返时，心里太高兴了。大王总算听进了我的劝谏，没有随李斯来秦。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只要大王能听进我的劝谏，韩国就一定能重新崛起，那时你与我就一起回韩国好不好？”

“好，只要先生愿意。”香质忍住心酸，强作笑颜道。看到韩非仍满怀憧憬，她不忍去破坏这一切。她已经没有了梦，又何必去破坏韩非的

美梦呢？何况这种美梦也做不了多久了。

当他喝至七八成醉时，突然冲进几个尉卒，不由分说架起他就走。香质正要上前质问，见赵高走了进来，她就一动也不敢动。

赵高阴阴地看着她，又看了看案几上的酒菜，然后道："看来你们很快活，我来得真不是时候，打搅了你们的雅兴。香质，你让我在大王面前丢了很大的脸面，你知道吗？贱人！"他一脚踢翻案几，一巴掌打在香质脸上，然后把她踹倒在地。

香质伏在地上，不言不动，像死了一般。赵高打骂累了，才停下来道："你就在这里待着，没我的吩咐不许出去！否则不会轻饶你。"说完，他转身而去。

香质颤抖着挣扎爬起来，身体的疼痛并没使她感到难过，反而有一些高兴。赵高的暴跳如雷说明他的确在嬴政面前丢了脸，这对她来说是最好的安慰。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韩非的安危，却又不知该如何帮他。

这时，她又听到外面传来急匆匆地脚步声，随后进来的是公子扶苏和他的两个侍从。扶苏惊愕地打量着屋内狼藉的景象，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韩太傅呢？"

香质在服侍紫巾时就经常逗弄扶苏，与他甚是熟悉。扶苏在多位太傅的教导下，举手投足都颇有规矩。她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急忙说道："韩太傅被赵高抓走了，殿下快想办法救他！"

扶苏打量了她一下道："赵高打你了？他真是胆大妄为，我去找他！"

香质忙拉住他道："殿下千万别这样做！没有大王的命令，他怎敢抓韩太傅？他深得大王恩宠，打一个侍女又算什么？一些重臣都要看他脸色，殿下又何必去惹大王心烦呢？"

扶苏想起父王冷峻的面孔，有些心虚，他有些不知所措："那现在该怎么办？"

"殿下进宫去找王后，让王后去求大王，说不定能救韩太傅。"香质急道。

“那你跟我一起去吧！”

“大王吩咐奴婢要听赵高的命令，赵高不让奴婢离开这屋子，奴婢怎敢违背？殿下还是让王后去找赵高要人，这样奴婢才能回去服侍王后。殿下您还是快走吧，想办法救韩太傅！”

扶苏毕竟年幼，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听香质之言，进宫去找母后紫巾。

韩非清醒之后，发现自己身处四壁之地，心中不禁有些疑惑。但没过不久他就明白自己已被关进大狱之中，每日狱监都要逼供问罪。他是韩国使臣，即使身犯大罪也不应下狱，最多把他赶出秦国。但嬴政欺韩国国小力弱，根本没将两国交往的礼节放在心上。

韩非不相信嬴政会如此对待自己，每次审讯都只说一句话：“外臣要见大王！”

狱监在李斯的授意下不遗余力地折磨韩非，但是一直无法取得口供。他们怕嬴政关押韩非一段时日后，会重新起用他，便密谋害死韩非，不让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他们急欲取得韩非口供，给他安上一个畏罪自杀之名，使嬴政不致怀疑。无奈韩非性情倔强，不论如何逼供都不屈服。他一心想见嬴政，面陈一切。李斯等人怎能让他见到嬴政？当他们知道韩非与香质已生情愫，便想出一个办法对付他。

虽然香质已被王后要走，但他们找了一个貌似香质的女子冒充，让韩非耳闻目睹她受刑的惨况。韩非没想到香质因自己所累受到如此折磨，几近疯狂地叫道：“你……你们……放了她！我……我什么……都说。”

李斯等人暗中目睹这一切，不禁甚是得意。他们取得口供后，又趁他极度绝望之际，派人送给他毒药，诱其自杀。韩非已万念俱灰，拿到毒药便一饮而尽，一代宗师就此含辱惨死于秦国大狱中！

而嬴政把韩非关押起来后，很快就忘了这件事。他以为短时间内韩非不会有什么危险，而且每天繁忙的政务也使他无暇顾及此事。右相昌平君被罢黜，左相池子华有病不能理事，朝中大小事务都要他亲自处

理，纵然如此，他仍应付自如。

但是，有人却没有忘记韩非。紫巾从赵高那里要回香质之后，她的哭诉引起紫巾的同情。对韩非的才学和为人，紫巾甚为敬佩。但让她为韩非去求情，她也有难处——她之所以坐上后位，全是她只管后宫，不干涉朝政换来的。大王对权力的独占欲很强，怎容她在一旁指手画脚？

正是清楚这一点，她一直避免干涉朝政。嬴政也正是看中她这一点，犹疑再三之后还是封她为后。她若贸然打破这一惯例，会不会引起嬴政的反感？为韩非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不过，扶苏和香质的苦苦哀求最终打动了她。扶苏是她唯一的儿子，是她以后的依靠，为了扶苏她也要去试一试。

她心中也有打算——若韩非出来知道是扶苏和她出手相救，能不心怀感激？以他的才学加上嬴政对他的欣赏，对扶苏以后会大有好处。而且她也打听到韩非只是被嬴政关起来，并无惩罚之意，她去劝说也就不会太违背嬴政的心意。只是她不知道，她的再三犹豫已经错过了营救的最佳时机。

“扶苏好些日子没有太傅授业了，妾听说大王已把韩非投入狱中，应该尽快为扶苏找位太傅，以免他荒废了学业。”紫巾旁敲侧击道。

嬴政猛然醒悟道：“不是王后这么说，寡人倒把这事忘了。这些日子忙着攻赵，其他事都顾不过来。等寡人灭了韩国，再把韩非放出来，扶苏暂时另找一位太傅吧！”

紫巾故作不解道：“妾有些奇怪，像韩非这种人如何能行间？大王如此善待他，他仍不忘韩国，真有些不识好歹啊！”

“其实寡人倒很佩服他。韩王对他不及寡人万分之一，他依然心向韩国，真是个心志坚决、忠心为主之人。寡人只是把他关押一段时日，也好给那些不满的大臣们一个交代，要不就显得寡人太不公平了。”

紫巾摸清了嬴政的真实想法，便大胆道：“韩先生虽有些口吃，但心志高傲。秦法严峻，只怕他受不住折磨。大王既无心加罪于他，何不把他禁于别馆之中，专心给扶苏授业？”

“夫人所言甚是，寡人此事处理有欠妥当。不过李斯是韩非同窗，

知道寡人甚是欣赏他，并无处决的意思，想必会给他一些照顾。”

“女无妍丑，入宫见妒。只怕大王欣赏韩非，反而害了他。”

嬴政心头剧震，不由大怒道：“他若敢妄为，寡人岂能饶他？”

紫巾叹了口气道：“他们俱是心智聪慧之人，怎会明目张胆违抗大王之命？本来这等国事妾不应参与其中，但妾担心大王日夜操劳，会为臣下所迷惑。”

嬴政警觉道：“他们？他们是谁？”

“香质告诉妾，缉拿韩先生的是赵高，就算他奉了大王之命，也应该通知廷尉，不该擅自拿人。妾担心他们越权行事会危及朝政。”

嬴政心中甚是疑惑，他从没想过李斯和赵高会联合对付韩非，但现在一想起他们进言韩非之事竟如此默契，不由得不心生怀疑：“你是说李斯和赵高有意对付韩非？”

紫巾点了点头。

嬴政仍不愿相信：“他们二人对寡人忠心耿耿，又怎会暗中违抗寡人命令？”

紫巾知道一下子很难说服嬴政，而且她也没有确切证据，便说道：“妾只是提醒大王小心，大王这样日夜操劳，要注意保重身体啊！”

嬴政被紫巾这番话搅得心头很乱，他对紫巾的个性也颇为了解，知道她从不对朝中之事多言，现在却一反常态，对韩非一事质疑，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他思虑再三，才对身旁的近侍道：“传寡人命令，将韩非囚于别馆之中。”

近侍还没回报，李斯就前来禀告韩非畏罪自杀了。嬴政乍听之下，不禁大怒道：“寡人让你把他关起来小心看管，你怎么让他自杀了？”他不由想起紫巾的话，心中更是气恼。

李斯见嬴政怒目圆睁，高声质问，不由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大王恕罪！臣这里有韩非口供，他自认愧对大王，故以死谢罪。臣也没想到韩非会突然自杀，疏于防范，有亏职守，请大王降罪。”

嬴政接过韩非的口供，看完之后过了很久才平静地问道："你起来吧！韩非既是畏罪自杀，寡人也不怪你了。只是寡人有些奇怪，韩非是赵高突然缉拿的，无从准备毒药，你说他服毒自杀，这毒药从何而来？"

嬴政果然精明，一点疑问都不放过，不过李斯早有准备，忙道："臣怀疑是狱卒给他送的，狱中凡是与韩非接触过的人，现在都被拘捕了。"

嬴政知道再难问出什么，便让李斯回去继续追查。不久他接到李斯上报，说韩非自杀与狱监有关，但此人已畏罪潜逃，下落不明。

虽然怀疑其中别有内情，但韩非已死，李斯和赵高他还得任用，嬴政已无心再追查下去，此案也就此了结。

对韩非的死，只有香质和扶苏特别悲痛。他们无力报复，只有把仇恨埋在心中。

第十三章　太子丹亡归燕国　秦王政灭韩破赵

韩非死了，韩国默然承受。使臣不明不白死于别国，实乃奇耻大辱。韩国不闻不问，显然是对秦国畏惧甚深。

韩王怕嬴政以韩非行间之事问罪于他，于是主动向秦献地，上书请为秦臣。他的懦弱无能大出嬴政意料，依照惯例，嬴政肯定要借韩非之事一举灭掉韩国，但韩国表现得如此驯服，他决定暂时留下韩国，一心征伐赵国。

秦王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嬴政再次出兵伐赵。王翦和杨端和各领十万秦军，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两军夹击攻取了赵国的狼孟（今山西阳曲），向番吾（今河北灵寿）推进。但这一次他们遇到李牧的阻击，两人尝到了他与众不同的用兵之法。

当时各国军队以兵车为主，战车在平原上往来奔驰，声势浩大，威力也大。但李牧吸取匈奴之长，以骑兵为主，来去如风，行动迅捷，充分利用灵活机动的优势，使秦军大吃苦头。因为有前车之鉴，王翦和杨端和虽受阻于李牧，但也未大败而归，两军呈对峙之势。

嬴政这才意识到李牧之强不是凭他一时意气就可战胜的，二十万大军也不能长期在外与敌对峙，无奈之下，他只得下令撤兵。

没想到李牧竟如此厉害，连王翦和杨端和也奈何不了他。难道扫灭诸侯，一统天下的霸业要受阻于一个李牧吗？嬴政不禁暗自气恼。

如今只有除掉李牧才能战胜赵国，但如何才能除掉他呢？派刺客行刺？恐怕不行。李牧身处军中，身边卫士无数，一两个刺客岂能成事？使用离间计？借赵王之手除掉他，可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呢？嬴政想来想去，决定召姚贾前来问一问。

姚贾听了嬴政的想法后道："臣出使赵国时，听说赵王和他的母亲一向与李牧不睦，这次是我军进逼太急，他们才不得已起用李牧。大王若停止讨伐赵国，相信他们与李牧的矛盾又会出现，之后再派人行间，

一定能够除掉李牧。”

“就因为爱卿结识不少赵国权贵，所以寡人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姚贾听后面带难色道：“臣行间各国，破坏合纵之举已遍传天下，恐怕到不了赵国就会被人杀死。臣身死事小，恐怕会误了大事啊！”

嬴政皱眉道：“你说得也是。李牧在赵国声誉日隆，若派名士前去，其目的不言自明，赵王就算再昏庸也不会上当。看来这行间之人，必须是个才智杰出，但又声名不著之士。”

“臣可以为大王推荐一人。”

“何人？”

“说起来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臣刚来秦时，被一名叫顿弱的人收留。他几代俱是秦人，其祖因军功爵至不更。他曾遍游各国拜师学艺，学成之后归秦，但因心气高傲，不得人引荐，又无军功，所以一直隐居咸阳城外。”

“大秦有这等人才却荒废于野，姚贾，你代寡人去请他。”

可姚贾见了顿弱之后却回来禀告道：“大王，顿弱说他除了跪拜天地父母外，再不跪拜任何人。若大王不让他行跪拜之礼，他就来见大王。臣想这君臣大礼岂能随意废弃？所以没有带他来。”

嬴政笑道：“真是个古怪之人！你告诉他，寡人准许他不行跪拜之礼。”

初见顿弱，嬴政觉得他像一个农夫。他肤色黝黑，有着秦人粗壮的身材，约四十岁，但脸上已满布皱纹，看上去饱经风霜。只是那深邃的双眼，才让人觉得他与众不同。他说的并不是秦腔，而是通行于各国的雅言。这让嬴政顿生好感。

顿弱回答了一些问题后便道：“天下有三种人：一种是有其实而无名者；一种是无其实而有名者；最后一种是无实又无名者。大王可曾知晓？”

嬴政觉得此问甚是新奇，不懂他到底是指什么，便答道：“寡人不

知，请先生指教。”

“所谓有其实而无名者，是指商贾。他们没有耕地播种之名，却有粮粟满仓之利。所谓无其实而有名者，是指农夫。他们土地解冻而耕，太阳曝背而锄，日夜劳作却家无积粟之实。至于无名又无实者，是指大王。大王是万乘之主，却没有得到各国敬服的威名，虽有千里的土地，却没有得到天下诸侯臣服的实利。”

嬴政听了心中甚是不快，他认为自继位以来，国势日盛一日，兼并诸侯不少土地，使东方六国说起他无不心怀恐惧。可经顿弱这么一说，他好像并没有为秦国做过什么。不过他听得出来，顿弱这么说是为了试探他是否真的礼贤下士，于是故作恭谦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如何才能得到诸侯臣服的实利呢？”

顿弱见嬴政不愠不怒，心中暗暗称赞，便从容道：“韩国是天下的咽喉，魏国是天下的腹心，大王不先去咽喉心腹之疾，却为了私怨伐赵，试问这如何能使诸侯臣服？大王若有志于天下，应先易后难，先取韩魏而后伐赵！”

顿弱之策与李斯如出一辙，嬴政听了暗自点头，心想自己伐赵之举实在是太轻率了，损兵折将不说，还没有多大成效。

“先生所言甚是，寡人谨受教矣！只不过赵国有李牧存在，始终对大秦不利，即使寡人现在不讨伐赵国，以后也难免不遇李牧！”

顿弱知道嬴政的目的，当即表示道：“只要大王给臣一万镒金，臣愿去赵行间，除掉李牧！”

嬴政大喜道：“先生能去最好不过！事成之后，寡人当拜先生为上卿。日后天下一统，也有先生一份功劳。”

不久之后，顿弱就带着一万镒金和二十个精于击技的勇士出了函谷关。他们先到了韩国，然后从韩国再到魏国、齐国。一路上顿弱买进卖出，俨然一个大商贾，其随从也从最初的二十多人发展到一百多人，成了往来于各国的大商队。见时机成熟，顿弱才从齐国至赵国，此时他已成为名闻诸侯的大商贾，赵国权贵争相与其结交，没人想到他竟是秦国间谍。

嬴政接到顿弱的密报，不禁得意地对赵高道："寡人没看错人，顿弱此人的确非同一般，不仅智谋出众还有经商的天赋，谁能想到这个名闻诸侯的大商贾，竟是寡人的间谍。"

"大王深谋远虑，非常人所能及。不过顿弱周游列国大半年，却未取得实质效果，奴才担心他拿大王的钱财只是为己谋利。"

嬴政摇头道："这你就不懂了，顿弱是秦人，其宗族在大秦已有几代。他背叛寡人，难道不怕灭族？再说他见识出众，当知我大秦足以覆灭任何一国，他到别国去谋求富贵，岂能长久？"

"可到现在也没收到他离间李牧与赵王的消息，钱财反用去了不少。"

嬴政古怪地看了他一眼道："你该不是嫉妒寡人给他的钱物太多了吧？"

"奴才不敢！"

嬴政想起韩非之死，以嘲弄的语气道："你不敢？你不会把他也像韩非那样请入狱中，然后再让他感到有负寡人之恩而自尽吧？"

此话犹如一盆冷水将赵高淋了个透，让他感到心中一阵阵发冷。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辩解道："大王恕罪！奴才是见韩非心中只有韩国，才想出此等愚策。都怪奴才愚鲁无知，请大王降罪！"

"好了，别说得那么可怜。你那一点心思寡人还不知道？寡人若要罚你，也不会等到今天。不过你要收敛一些，否则引起群臣愤怒，那就别怪寡人无情了。以后你不要与李斯来往，听见没有！"

"是！奴才遵命！"赵高这才发现自己小视了嬴政的能力，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嬴政唯一耳目，现在才知道自己手下也有嬴政安插的亲信。让他更为难的是，即使知道谁是嬴政派来的监视之人，也不能公然对付他们。

嬴政的震慑达到了目的，便不再提此事，他身边少不了赵高，虽然他背着自己有些胡作非为，特别是韩非的自尽让他认清了赵高的阳奉阴违。但是赵高的聪明、阴狠，让他用起来格外顺手，一些棘手难决之

事，他一句话赵高就能心领神会，迅速办好，这是任何臣子都不及的。可他也不想养虎为患，臣子坐大必然妨主，所以他不时提醒，约束一下赵高的权力。

见赵高低首垂眉，不时偷瞄自己，嬴政不由有些得意，他也不忘安抚赵高："你的提醒也不是没有道理，那二十个勇士不都是你安排的人吗？顿弱不直接从秦至赵，一路上大造声势，买进卖出，招募各国人手充斥商队，掩饰了二十个勇士的身份，可见其足智多谋。密报说他已与赵相郭开结交，此人一向与李牧有隙，只要他善加利用，相信不久就有好消息传来。不过你也不能松懈，有什么事即刻禀告。"

"奴才遵命，请大王放心！"

"寡人让你监视燕太子丹，现在可有什么情况？"

"自从大王传言——除非乌鸦白头，马生犄角才让他归燕，他好像已死了心，成天饮酒作乐，不再提归燕之事。"

"但愿他真死了心。当年寡人在邯郸时曾与他交往过，不过都是些孩提趣事了。比起他的父王，他要刚烈有识得多。寡人放他归燕，将来扫除燕国就要困难许多。他这个人不会轻言放弃，你要多派人手，防止他逃回去。"

"咸阳与蓟相距万里，他要逃回去恐怕也不容易。奴才已在馆舍四周遍布眼线，一有异动就可缉拿他。"

"那寡人就放心了。"

在太子丹的馆舍里正举行着盛大的宴会，一些在秦为质的公子和一些王公贵族都在邀请之列。一时间，馆舍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常。在馆舍附近，赵高的眼线却不敢松懈，万一让他混在宾客中逃了，那他们就犯了大罪。

可一连十几天太子丹都在府中设宴，没见什么异动，监视之人难免有些松懈。一个多时辰后陆续有宾客出来，太子丹摇晃着在仆人的扶持下与宾客们告别。眼线一看就知道他又喝多了，不由放心下来。

太子丹醉眼蒙眬地嬉笑道："明日……明日还来，诸位……不……

不要忘记。我可有几……几个美人等着……你们，不要让她们伤心……伤心哟！”

宾客们个个乐开了怀，他们都是咸阳城的闲人，虽然贵为公子，但手中无权，有的连生活都有困难。有人请客，既有吃喝又有热闹可看，自然乐意相从。

往日太子丹只知道讲《诗》《书》，练骑射，习兵法，是公认的无趣之人。因为他是燕太子，将来要回国继位，身份与众人不同。现在嬴政不许他归国，他学那些又有何用？众公子有些同情他，又暗自高兴。因为太子丹终于和他们一样了，再也不能自命不凡了。

太子丹在两个仆人的搀扶下回到里屋，一会儿就鼾声如雷了。可没过多久，太子丹就睁开眼睛悄悄爬了起来，还边走边发出鼾声。他来到一个木箱旁敲了敲，里面迅速钻出一个人来。他俩迅速换好衣服，太子丹悄声道：“一切就拜托了。”

“太子放心，只要您能回到燕国，小人身死又有何妨？”

两人便不再多言，那人迅速躺到太子丹睡的地方，继续鼾声如雷。

赵高一连两日接到报告，说太子丹饮酒过量，惊了风，一直在休养，除了几个亲近之人，再也不见任何人。他心中不禁疑惑，便立即禀报了，嬴政命李斯前去查看。

李斯和巡守都城的中尉领着尉卒迅速包围了太子丹的馆舍，他们在门口被太子丹的仆人所阻：“我家太子酒后惊风，不能见客，请诸位改日再来。”

李斯一看就知出了问题，太子丹就算真病了，也理应请他们进去相见，他对中尉道：“本官是奉大王之命前来，谁若阻拦，格杀勿论！”

中尉抽出佩剑，本想吓唬他们，谁知那仆人早有准备，从衣中抽出宝剑，与中尉打斗起来。这些人都是太子丹收养的死士，他们知道一旦被发觉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都藏着武器，随时准备以死相拼。

一时间馆舍中杀声四起，府中的死士个个舍命搏杀。中尉和尉卒们一时手忙脚乱，幸亏他们人多，才将死士们制住。等到了内屋，看见身

着太子丹服饰之人正与尉卒搏杀，李斯就知道他早已逃走了。

听了李斯的禀告，嬴政狠狠地瞪了赵高一眼。赵高顿时面如土色，慌忙跪下请罪。

嬴政根本不理睬他，便对李斯道："传寡人命令，凡能捉到燕丹者，重赏；若不能活捉就杀掉，绝不能让他归燕！"

"是！"李斯瞟了一眼跪在地上，颤抖不已的赵高，心中暗自高兴。

赵高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更不敢妄动，他知道嬴政没有一怒之下杀了他，估计就不会有性命之忧了。他了解嬴政的脾气，若怒火上冲，就会什么也不顾，必杀之以泄愤。若他一旦冷静下来，就会全面考虑，做出合理的选择。

李斯已经退下了，嬴政看完几卷简册后才说道："寡人对你越来越失望了！是不是醇酒美人糊住了你的心，往常的聪明劲都哪去了？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嬴政越说越气，将手中的竹简劈头盖脸地向赵高砸去，赵高一动不动地承受着。他发泄完一通后才道："你回去好好想想，寡人可不想要个废物！"

赵高这才放下心来，小心地应道："奴才告退了。"

回府之后，赵高把眼线都杀了，其余之人都痛打了一顿，才泄了一些心中的怨气和恐惧。他知道若不能得嬴政的欢心，就没有权势可言。他所掌握的势力都是隐秘的，是建立在嬴政的信任之上的，若得不到嬴政的信任，他权势的丧失只在旦夕之间。

他从一个隐官罪人，历尽凶险才走到今日这一步，怎能轻易失去眼前的地位？一想到受人鄙视、生不如死的日子，他就心寒。"不，我决不再回到从前！"赵高在心中呼喊。

"这几日你是怎么了，弄得府中不得安宁！"夫人韩姬见他无故责打仆人，责怪道。

韩姬是嬴政赐给赵高的，甚得敬重，被他立为夫人，掌管府中一切。

“夫人有所不知，这几日我心中十分烦闷。大王见怪于我，只怕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啊！”

韩姬不仅掌管府中一切，还是他很好的助手。她利用宫中的韩国美女，经常可探听到一些消息，帮助赵高了解宫中的内情。

“夫君，妾不是说过吗，有什么气不要出在那些仆人身上。你为大王做事，若府中不得安宁，如何能在外行事？上次你对香质太过分了，现在她见了妾都不理了，你难道要弄得府中仆人都背弃你？”

“夫人说得是，你就替我好好安抚他们一下。香质那贱人现在如何了？上次她让我在大王面前受责，我才越来越不得大王信任，这事还没与她计较呢！”赵高想起香质就余怒未息，正是从那次开始，他才渐失嬴政信任的。

“香质现在服侍公子扶苏，她是妾同村姐妹，看在妾的分上，你就不要为难她了。扶苏将来有望继承王位，以后还用得着她。听说清扬夫人又要生了，宫中太医说这次是一男胎。”

赵高很惊讶：“哦？清扬夫人又要生了？”

韩姬见他陷入沉思，便不再打搅，径自离去了。赵高是在想是否该找清扬夫人为靠山，紫巾和扶苏对他的敌意，为了以后的荣华富贵，他不能不早作打算。

清扬是嬴政宠爱的夫人，若能寻她做靠山，那以后就不惧紫巾了。他还听说大王曾许诺立清扬之子为嫡，若真是如此，那扶苏也不足惧了。只是清扬此人甚是清高，颇难接近，这使他有些为难。

赵国虽两败秦军，民心振奋，但其国力却已衰败到极致。许多人都担心，秦国再对赵用兵，只怕李牧也难以抵挡了。

赵王昏庸，致使以郭开为首的臣子争相敛财，朝政极其腐败，国中粮草也极为缺乏。而这两年恰逢旱灾和蝗虫之害，官府不但不知体恤民情，反而征税比往年更重，这使大批百姓纷纷出逃。由于收成不好，商贾无利可图，来赵国经商之人也越来越少，此刻顿弱的到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他们积聚的钱财甚多，正可以通过这个名震各国的大商贾

来换自己所需之物。没过多久，顿弱在邯郸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赵国权贵的眼中，顿弱不但豪爽可信，而且神通广大。他们所需的任何东西都可从他那里购得，而且价钱还分外便宜，若是手头不方便，暂不付账也可。如此，邯郸城中的大小官员、宗室贵族都争相与顿弱结交，郭开和韩仓更与他往来频繁。顿弱也利用这些人的特权，生意做得格外红火。

这一日，韩仓急匆匆赶到顿弱府中。顿弱一见到他便连声叫道："大事不好了，那批货被李牧扣留充作军用了。"

韩仓一听脸色大变，不由急道："怎么会这样？你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吗？要不然，我也不会与你合作。"

"以往是很安全。不知为何，近日李牧突然派人前来把货物扣留，说这些货物不能运往秦国。在下派人送去钱财，他也毫不通融，只有请你和郭相父出面，看能不能要回这批货？"顿弱看上去有些无奈。

韩仓不由叹气道："朝廷之中除了李牧，谁不买我韩仓的账？这人倚仗赢了秦国两仗，越来越趾高气扬，郭相父对他也甚是头疼。"

"说实话，这次是因为在下行事不慎，使韩大夫遭了损失，这些都由在下来赔。只是李牧从中作梗，在下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实在不行，在下只有离开赵国另求发展了。"

顿弱是他们的财神，韩仓怎能放他离开？他连忙阻止道："先生千万不要作此想，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说起李牧此人，实在令人讨厌。看他那副清高自许的样子，好像赵国就他一人清正廉明，他不发财不要紧，还断了你我的财路。只是目前大王还很倚重他，不那么容易扳倒。"

"连郭相父都拿他没办法，在下还是离开得好。"

"也不是说全无办法。大王是个孝子，很听太后的话，若有太后出面，就不难扳倒李牧。"

"太后？莫非李牧得罪过太后？"顿弱装作毫不知情。

"这话说来就长了。太后原是邯郸娼女，嫁入一宗族中，使其宗族

大乱。先王闻其美名，纳为妾，后又要立为王后。李牧上言劝阻，说她是邯郸娼女，不足以母仪天下。先王没有听，还是立了其为王后。太后一直对李牧耿耿于怀，因为外有强秦虎视，所以才没有对付他。现在秦国没有兴兵，只怕李牧的好日子也不会太长了。上次先生托我送给太后的一双白璧和三方翠玉，太后甚是喜欢。若我把先生的难处与太后说一说，太后不会坐视不理的。”韩仓侃侃而谈。

“太好了！那一切有劳韩大夫了！”顿弱大喜，他挥了挥手，两个仆人各托一个盘子就进来了，“这一百镒金是酬谢大人的辛劳之资，这些珠宝就请大人送与太后，替在下言明难处。郭相父那儿在下自有安排，一切就全靠大人了。”

韩仓笑眯眯道：“先生但请放心，你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先生就安心等候好消息吧！”他收好珠宝财物，就满怀欣喜地离去了。

韩仓走远后，顿弱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又可以向嬴政报功了。

由于伐赵受挫，使嬴政不得不重新调整方向，于是扫除六国的策略又回到先灭韩魏之上。

韩国的先祖本是侍奉晋国的臣子，后受封于韩原，称为“韩武子”。经三世有韩厥此人，其在晋景公时，因伐齐有功，被拜为六卿之一，称“献子”。韩献子的五世孙韩康子，于晋哀公四年（公元前453年）同魏桓子、赵襄子一起灭掉晋国的另一权臣智伯，瓜分其地。经两世至韩景侯，于晋烈公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被周威烈王赐为诸侯，始成战国七雄之一。至嬴政时，韩国成为七国中国力最弱的国家。韩王更是昏庸无能，屡屡向秦献地，不择手段以求苟存。

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嬴政又以出兵相威胁，威逼韩王献出南阳之地，并派内史腾为南阳郡守。此时，韩国只剩下都城阳翟（今河南新郑）及周围的辖地了。与此同时，嬴政又威胁魏王，迫使其献出雍地。

顿弱也不断从赵国传来消息，在郭开、韩仓还有赵太后的诋毁下，赵王日渐疑忌李牧，只是迫于秦国压力，才不敢罢黜李牧。

李斯趁机献计道：“只要大王派出使者与赵修好，赵王就会以为压

力解除，李牧手握重兵只会让他感到威胁。之后再由顿弱行间，除去李牧指日可待。”

嬴政闻言大喜道：“好计！此事就由你去办，寡人等你们的好消息！”

虽然扫灭六国之举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内政方面却有些不顺心。右相一直空缺，左相池子华身染重疾不见好转。嬴政把大小权力都收归一身，虽然他精力过人，但也有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得已，他把一些政务交给王绾处理，李斯协助他专门处理六国之事。所以王绾、李斯虽无相邦之名，却有相邦之实。

嬴政没有拜相之意，百官也不敢提及，只是他们担心，若嬴政做出一些不合礼法之事，岂不也无人能出面劝阻？不过嬴政虽大权独揽，但给臣子们的却是一副励精图治，一心图霸的明君形象。

池子华最终没能痊愈，临终之时，嬴政前去看他。

他是所有相邦中最让嬴政满意的一个，可惜偏偏不长命，他安抚道：“你安心养病吧，寡人还等你协助处理朝政呢！没有你，寡人还真有些忙不过来。”

池子华明白自己之所以得到嬴政的信任是因为他从不擅作决定，一切事情只作分析，然后交由嬴政处理，满足了他大权独揽的欲望。听嬴政这么说，他凄然一笑道：“臣的病只怕是好不了，臣真遗憾等不到大王扫除六国，一统天下的时候了。不过臣死之前，还要为大王做一件事。蒙毅，你过来！”

嬴政这才注意到默默站在一旁的蒙毅。

“他是蒙武将军的次子，一直从师于臣，可惜臣也没什么可教他的。若他不是蒙武的儿子、臣的学生，只怕早已名声大震了。希望大王能留他在身边，这也是臣能为大王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池子华说完之后有些气喘。

原来是蒙武之子，怪不得如此面熟，看来蒙家真是藏龙卧虎之地。他从王翦的军报中已知道蒙恬之名，现在又见蒙毅，不禁高兴道：“寡人早闻蒙家有两位虎子，蒙武却一直不肯让你们出来效力。寡人知道他

是为了避嫌，也就不责怪他了。你父出外戍守，有你在寡人身边，也可了却寡人心中一桩憾事。等池相邦病好了，你就来见寡人。”

嬴政看出池子华时日不多，想让他们师徒多聚几日。几日之后，池子华病逝，嬴政按礼厚葬。蒙毅被赐爵大夫，封为郎中令。

蒙毅一来，就为扫除六国献上一策——

大秦要扫除六国，一统天下，势必大兴兵戈，因此必须要有充足的兵源。大王可下令将全国男丁年满十五者编籍成册，以备随时抽丁补充兵卒。抽丁之举可根据地域贫富和人丁多寡来决定，地富、人少之处少抽，地贫人多之处多抽，这样既不影响交租纳赋，也可随时补充兵卒。

没想到蒙毅如此年轻，却有如此见地，嬴政夸奖道：“这是个良策。不过此中涉及事务颇多，你可去向冯少府请教。”

“是！不过少府大人心性严肃，臣早有耳闻，只怕……”

嬴政笑道：“这个你不用担心，冯去疾虽然心性严肃，不苟言笑，但他所管之事纷繁复杂，却应付自如。你理事经验不足，正可向他请教。”

“臣一定尽心向少府大人请教。”

“你办好此事后就回到寡人身边，寡人可不想你像你爹那样一去就不回了。”蒙武因看不惯李斯和赵高沆瀣一气，把持朝政，便要求出外戍边去了。

“臣听老师说过，家父诚信有余，机变不足，不适合在朝中为官，出外为将是最适合的。”

嬴政叹了口气道：“出去也好，有他在外统领大军，寡人也放心了。”

两人谈兴正浓，赵高却进来了，说有要事禀告。等蒙毅一走，赵高便道：“大王，燕丹已逃回燕国了。”

“他还真不简单，我大秦的重重关卡竟没留下他。”

“燕丹一路专寻偏僻难行之处，使追捕甚是困难，在雁门关外险些截下他，结果被叛将桓　所救。”

“桓　？寡人到处找他，他竟然跑到了蛮荒之地？”嬴政虽然灭了桓　一族，却一直没有抓到他。

“正是！六国惧怕大秦声威，无人敢收留他，他正想逃往匈奴藏身。但他救了燕丹后，就随之去了燕国。”

嬴政冷冷道：“燕丹胆子不小，竟敢收留叛将！寡人现在没工夫理他，等灭了赵国再与他算账！”

“其实燕丹回去也没有什么作用。燕国兵少将寡，空有千里疆域，但都是蛮荒之地，燕王喜又怯弱无能，他能有什么作为？”赵高对燕国十分不屑。

“燕王喜岂止是无能，简直是愚蠢！赵国是燕国最好的屏障，但每次寡人与赵作战，他都从背后偷袭赵国。燕丹与其父不同，性情刚烈，是个不轻易言败之人。寡人不是怕他回燕后有什么作为，而是担心日后伐燕会多费精力。”

“大王远虑非奴才能及，那现在是否趁其羽翼未丰，派人去燕剪除他？”赵高又问道。

“那也不必，燕丹还不值得寡人这么做！”

见自己的提议未被嬴政接受，赵高不禁有些失望，这让他失去了一次表现的机会。正在沉默时，嬴政忽然又道：“你准备一下，寡人要去趟宜春宫。清扬夫人添了一子，寡人一直没去看她，只怕她心中不乐，身子只怕会更弱了。”

赵高早已从韩姬那听到此事，一直在等机会向嬴政进言，闻言他赶紧道：“大王，奴才有些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你在寡人面前还吞吞吐吐的？”

“奴才的夫人有一段时间也与夫人一样，整日闷闷不乐，唉声叹气的，但现在已全好了。”

“你是用了什么良方？难道比寡人的太医还厉害？”嬴政颇感兴趣地问道。

“其实奴才也没有什么良方，”赵高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大王因政务繁忙，冷落了夫人，可除了大王外，夫人又没有可解心怀之人，难免会闷闷不乐。”

“嗯，你说得有理，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嬴政听了赵高的分析，点头道。

“大王可派人去请夫人的亲人前来相聚，即使大王不在夫人身边，夫人也不会心中不乐了。这样既可让夫人感受到大王的恩宠，还可以让天下人知道大王的仁义之心，对日后劝降各国君王也有利。”

赵高的一席话说得嬴政眼中精光闪动，他吩咐道：“那这事你就好好地安排一下吧。”

赵高闻言心中大喜，他可借此接近清扬夫人，博取她的欢心，为日后的前程打好基础。

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南阳郡守出兵攻韩，韩王已无力抵挡，没经过什么激战即被俘虏，韩国成为东方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消灭的国家。赵国也不断传来佳音，在顿弱和李斯的配合下，赵王越来越相信李牧手握重兵，只会危及社稷，对抗秦已没有什么作用。于是他把李牧调回邯郸，派亲信之臣赵葱取而代之。

郭开和韩仓担心李牧再被起用，便进言李牧有谋反之心。赵王听信谗言，命韩仓向李牧问罪。韩仓心恨李牧挡其财路，便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罪状：“上次你向大王祝寿时，手里却握着一把匕首，你可知道已犯下死罪？大王念你抗秦有功，未曾加罪于你，你又欲起兵造反。大王赐你自尽，不再罪及家族，你还不谢恩？”

李牧没想到这次回来赵王竟要杀他，他几起几落，未曾把这次回邯郸放在心上。他知道秦兵一旦入侵，赵王还得起用他，可这次赵王竟要杀他！他死不足惜，可赵国何人还能抗秦？老将军廉颇受郭开谗毁出奔魏国，最后流落于楚国而殁。而前去接替他的赵葱徒有虚名，怎能抵挡如狼似虎的秦兵？

想到此，他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只要暂时能得一条活路，日后赵王自会明白。他一向看不起韩仓，现在却不得不低声向他道："韩大人，下官是有隐情在身。下官为赵臣三十余年，岂不知见大王手握匕首是死罪？实在是下官为将多年，手臂受创伸不直，如此拜见大王必犯不敬之罪，所以让人做了一块木头接在手上。大人若是不信，就请看看。"说完，李牧褪下衣袖，只见他的手臂之上用白布缠着一截木头，形状很像门轴。

见韩仓认真观看，李牧以为他被说动，便道："望韩大人进宫向大王言明实情，下官万死也不敢犯此滔天大罪！一定是有人忌下官抗秦有功，而谗毁下官。"

韩仓听了他的话，更不给他活路了。他断然拒绝道："我受大王之命赐将军死罪，不能赦免。"

没想到自己费尽唇舌却换来如此无情的回答，李牧不禁心灰意冷，他向北而拜，取出宝剑准备自尽。忽然他想到臣子自尽于宫中，显得大王暴虐无道，于是对韩仓道："人臣不能自杀于宫中。"

韩仓暗笑他迂腐，赵王赐死，他还为赵王着想。出了宫门，李牧举起宝剑自刎，却因手臂不能伸直，够不着脖子，便口含宝剑对着柱子自刺而亡。

嬴政接到李牧自尽的消息，欣喜若狂道："好！好！寡人的一块心病总算除去了，该是灭赵的时候了。"于是王翦、杨端和各领十万大军，出兵讨伐赵国。

大兵压境，赵国却无可战之将，仅月余时间，王翦便攻下井陉（今河北井陉），杀了赵将赵葱，杨端和围住了邯郸城。秦王政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王翦攻占了除邯郸之外的所有赵地，使其成了一座孤城。但城中的官兵百姓在公子嘉的带领下，拼死抵挡秦兵，再加上邯郸城高壁厚，秦军一时攻克不下。

赵王没想到李牧一死，秦国就立即出兵伐赵，还没缓过神来，秦军就到了邯郸城外，他又急又悔，却想不出一点办法。

因为他杀了李牧，所以百姓都痛恨他和郭开、韩仓。他虽贵为赵王，却惶惶不可终日。郭开、韩仓更是害怕，躲在宫中不敢回府，担心

一回去就会被激愤的百姓和官兵杀死。三人在宫中唉声叹气，商量着该怎么办。

郭开首先泄气道："邯郸已是孤城一座，期待外援来救，无疑是异想天开。楚国内乱自顾不暇，魏国孱弱不堪，齐与秦一向交好，都不会救我，燕与我国一向不睦，这邯郸城守不了多久了，大王还是早作打算。"

赵王后悔道："若是李牧在，秦军就不会打过来了，寡人实在是错杀了他！"

韩仓听了不屑道："纵有李牧在，赵国也抵挡不了秦国多久。前年从乐徐（今河北易县）至平阴（今山西阳高）发生地动，房屋大半塌坏，去年天旱无雨，田地绝收，不少庶民已潜逃别国，而秦国国势强盛，李牧岂有回天之力？"

听到这些话后，赵王气急败坏道："这些事你怎么不早点禀告寡人？"

韩仓好像一点也不惧怕，调笑道："大王，您成天享受着醇酒美人，哪有心思管这些事？不少臣子向您禀告过，您却总让臣去挡驾。"

见韩仓对自己越来越不敬，赵王不禁怒道："你竟敢这样跟寡人说话，寡人现在就杀了你！"

郭开连忙劝解道："大王息怒！现在您就是杀了韩大人也于事无补，何况公子嘉正虎视我等，我们自相残杀岂不正中他的心意？大王，真正的危险还是他们啊！"

听郭开这么一说，赵王立刻就泄了气，忧虑道："相邦所虑甚是，寡人又何尝不忧啊！当年母后让先王废了公子嘉的太子之位，他就一直愤恨于心。现在因寡人错杀李牧，他便煽动城内官兵百姓，只怕秦兵没有进城，寡人就会遭到不测，二位爱卿还是快想个办法吧？"

郭开和韩仓相视一笑，他们知道赵王只会寻欢作乐，而且又胆小如鼠，于是韩仓便献计道："办法也不是没有。卫君降秦多年，一直受秦王礼敬，赐野王之地保有宗祀。大王若归顺秦国，应该比卫君强得多，秦王说不定会赐予一块更大的封地，远比在这里担惊受怕要好。"

“是啊，大王！若被秦军攻破城池，第一个不放过的就是您啊！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献城投降，这样不仅性命无虑，还可保有荣华富贵。”郭开也附和道。

“可这城中之兵都在公子嘉的控制下，寡人就算下令献城投降，他们也不会听的。”

郭开继续劝道：“那不要紧，您是赵王，代表着赵国，只要您归顺秦国，不就是赵国归顺了吗？”

赵王道：“但我们与外面秦军不熟，怎么与他们联系呢？”

韩仓见赵王已答应投降，心中甚是高兴，这是他俩与顿弱早商量好的，于是道：“这事大王不用担心，交由臣和相邦来办。”

日暮时分，秦军一天的攻势结束，邯郸城中的官兵百姓这才松了一口气，极度的紧张和疲乏使他们只想躺下来休息。忽然东门传来一阵骚动，接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遍全城，赵王带着郭开、韩仓及部分宫中侍卫打开城门，投降去了。

公子嘉得到消息后，派兵去追已来不及。他一怒之下杀了赵王的母亲，灭其全家。邯郸城中的官兵百姓没想到他们拼死力保之人竟舍他们而去，民心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秦军趁机又发起新一轮攻势，公子嘉再也守不住了，便带领宗族数百人及一些官兵突围而去，奔往代地自立为王。

邯郸城破，赵王投降的消息传回咸阳，城中一片欢腾。嬴政立刻将这消息发往各地，让秦人与他同乐。赵国与秦国对峙多年，彼此争战不知死了多少人。现在赵国战败，整个秦国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从李牧死至赵亡仅三月有余，可见李牧实乃赵国之柱石栋梁。对毁去这根栋梁的人，嬴政当然要予以重赏。顿弱居首功，不仅爵至上卿，还得到封地和重金。

赵王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嬴政从心底看不起他，把他发往房陵幽禁起来。对于出卖主子的郭开、韩仓二人，嬴政本欲杀掉，但想到二人对秦有功，若是杀掉会对以后策反敌国之臣不利，便想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

他把二人派到民风强悍、不易驯服的赵地为郡守。赵人对他俩早就深恶痛绝，二人不久就莫名其妙死在任上，于是嬴政又趁机派兵弹压，把这些赵人迁徙至秦地，然后调秦人去充实此地，加强统治。

处理完这些事，嬴政还想去邯郸走一走，让那些曾经欺侮过他的人都跪倒在脚下求饶乞命。他决定和母后一起去，让那些欺侮过他的人看一看，他们母子又回来了。可遗憾的是，赵姬不能陪他一起去了。

赵姬已身染重疾，嬴政见到她时，不禁暗自垂泪。赵姬从前为之骄傲的一头乌发早已不见，脸上皱纹密布，成了年迈的老妪。

嬴政说明来意后，赵姬在病榻上叹息道："你的好意娘能理解，但你有志于天下，要为天下人之君，又何必把这睚眦之仇放在心上？当年他们那样对我们母子自有原因，现在他们是你的子民，就不要与他们计较了。"

没想到母后的胸怀如此宽大，嬴政一想起昔日所受的屈辱，心中那团复仇的烈火就熊熊不息，禁不住怒声道："正因为他们是寡人的子民，寡人更不能放过他们，要不然尊严何在？这些人一个也不能留下，一定要铲除！"

赵姬知道已没有回旋的余地，也不想为了那些人使母子之间生出不快，便道："你既已决定，娘也没什么可说的。若是遇到娘的家人，你就照应一下，这些年他们受娘的拖累，日子一定不好过。"

"母后放心，寡人一定会照应他们的。您就好好养病，寡人回来后再向您禀告。"

赵姬点了点头，再也无话可说。虽然母子早已和好，但芥蒂恐怕永难消除。对嬴政，她已失去了教训的权力，更多的时候还要看他的喜怒哀乐而说话。她知道已没有什么能阻止嬴政的复仇火焰，邯郸不可避免有一场腥风血雨。

到了邯郸，嬴政去了过去所住之地，这里基本没有变动，只是住在这里的人有些不同了，大多数人让他感到陌生。他想到自己九岁离开这里，带着满腹的屈辱，二十三年后他又回来了，而且成了这里的主人。

他让人把这里的老住户都统计出来了，除非确认哪家都死绝了，否

则不管他们在何地都要拘捕起来。然后，他命令士卒把那些房屋全部烧掉，凡是能唤醒这段记忆的东西他要全部毁掉。

在邯郸城外，他命人挖了一个十丈见方的大坑，四周被秦军重重围起，戒备森严。看着垂头丧气、静默无声的人群，嬴政暗自想——你们想不到有这一天吧，寡人已等了很久了！

他从人群面前慢慢走过，依稀还认得一些面孔。他们中曾有人是权贵大臣，也有人是庶民百姓，不过，现在的结局都一样了。

嬴政巡视完人群，命令道："把这些人全都推下去杀掉！"

杨端和虽早已知道这些人的下场，但仍不免心寒。这里有三百多人，大多是妇孺，男丁不是战死，就是随公子嘉逃走了。

命令一下，人群立刻骚动起来，有人开始叫骂，有人开始奔逃。但嬴政在此，秦军哪敢松懈？他们早有准备，一部分秦军迅速布成人墙，挡在嬴政之前，另一些秦军则把人群分割成几块往坑中驱赶，有人拼死抵抗，则被当场诛杀。

坑深约有二丈，掉进去就爬不出来了。嬴政站在坑边，看着坑里的人哭喊、号叫，一种复仇的快感充斥心间，他不禁仰天大笑。

秦军开始填土，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坑中的哭喊声、号叫声越来越小，大地又逐渐恢复了原样。

第十四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　荆轲刺秦不复还

灭赵之后，王翦屯兵于燕国边界中山（今河北唐县）。嬴政心中犹豫不决，不知该先灭燕国还是先灭魏国。按照拟好的一统天下之策，灭韩之后就应伐魏，但李牧之死给了秦国灭赵之机，所以秦先灭了赵国。

赵国被灭，秦国从三面围住了魏国。此时灭魏，正是极好的机会，只是缺一个借口而已。对燕国，秦有讨伐的借口。燕丹收留了叛将桓　，还与公子嘉联合抗秦。嬴政对此恨之入骨，思虑再三决定伐燕。

正在此时，燕王喜派使者出使秦国，并携有燕督亢（今河北涿州市）地图和桓　的人头，希望能与秦结好。嬴政大喜，决定亲自接见燕国使者，让燕人见识一下秦国的威风。但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危险也正随着燕使的到来而逼近。

燕丹自逃回国后，日思夜想怎么样报复秦国，以雪被嬴政羞辱、追杀之辱。他提出以桓　为将，联合赵国共同伐秦，却不被燕王喜所接受。他认为这样做无疑是惹火上身，把秦国的大军引到燕国来，而燕赵始终是对头，没有必要为了赵而冒此风险。

燕丹恨他眼光短浅，但心中还是存有一线希望，希望能说服太傅鞠武，想借他说动父王。

燕丹见到鞠武后道："太傅可曾记得燕丹回国时的情景？"

"怎不记得？说起来令人心酸，殿下回来时，连大王都差点认不出来。你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怎会让人想到你就是燕国的太子！"

鞠武的话使他记起在崇山峻岭中被秦人追捕的日日夜夜。他吃不好，睡不好，时刻要提防秦人。随行的卫士为了掩护他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他孤身一人。最惊心动魄的是在雁门关外，他被追捕的秦兵咬住，自忖这次必死无疑，最后却被桓　所救。

桓　同他一样，也是被嬴政逼得无处藏身之人。他流亡六国一年有

余，却无人敢收留，正准备出奔匈奴。两人境遇相同，都对嬴政恨之入骨，言谈也十分投机。桓　的威名早已传遍天下，燕丹希望借他的统兵之才，率领燕国士卒同秦军作战。桓　曾去过燕国，燕王喜也不敢收留他，但燕丹的豪气和决心感动了他，他决定再次同燕丹去燕国。

一幕幕情景从脑中掠过，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燕丹悲愤地说道："当我踏上燕国的土地，就曾指天发誓，一定要向嬴政讨回所受的侮辱！我收留桓　，就是想用他出这口恶气！唉，无奈父王不听我言，还望太傅从中斡旋。"

见燕丹如此气愤，鞠武心中感触颇深。一国太子被人像野狗一样到处追逐，谁能忍下这口气！可是他长年在外，对燕国并不了解，不管从哪方面比较，燕与秦都相去甚远。想到这里，他就劝解道："太子所受之辱即是燕人所受之辱，但若要报复秦国，还得从长计议。秦国之强，已超过历代先君。北有甘泉、谷口之要塞，南有泾、渭之沃野，西有巴蜀富饶之地，东有崤山、函谷关之险。民众兵强，兵甲充裕。反观燕国，国小力弱，连赵国都难以战胜，又怎能与秦抗衡？殿下何必为了一时羞辱触怒秦国，而招致灭国之祸呢？"

"没想到太傅也这样想！我在秦多年，知道嬴政有扫除六国、一统天下的野心，就算燕国不去招惹他，他也不会放过燕国的。桓　在秦为将多年，对秦军行军作战之了解，恐怕无人能及，现在秦军领兵之将，多是其后辈，怎会是他敌手？若能一战而胜秦军，再借机号召各国诸侯联合抗秦，这才能真正拯救燕国。"燕丹仍不放弃。

"只怕秦王知道太子收留了桓　，会马上派大军伐燕。燕国即使举全国之兵，也不足二十万，如何能抵挡秦军？再说用兵之道，贵乎一心，不在其资历长短。留下桓　，只会给秦国借口，殿下还是把他送到匈奴去吧！"鞠武还是劝道。

燕丹觉得鞠武所说也有道理，但他却不甘心就此接受："桓将军对我有救命之恩，又与嬴政有不共戴天之仇，现在正是燕国用人之际，我怎忍心把他送到匈奴去？太傅既然不能接受我所说的，就请为我另想一个办法吧。"

"唯一的办法就是事秦以谨，然后再与三晋缔交、联合齐楚、北约匈奴共图秦！"

燕丹听后不由得苦笑，鞠武所说之策不过是被很多人提过、试过的合纵之策，可自从魏公子无忌实现过一次，各国就再也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合纵，可见此策实行之难。于是他推辞道："太傅之策旷日持久，我心急图秦，恐怕等不了那么久，太傅还是另想一策吧？"

鞠武见燕丹不接受己策，便道："臣之智也仅止于此。不过臣可为殿下推荐一人，或许他有计策可以驱秦。"

燕丹忙问道："此人是谁？"

"处士田光！他乃燕国有名的游侠，智谋深远，勇敢沉着，许多有识之士都依附于他。"

"那太傅赶快为我引荐。"以往这种游侠燕丹并不是很看重，不过现在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鞠武领来田光，燕丹亲至门口迎接，退行为其引路，并亲自为其拂拭座席。等田光坐定后，燕丹行礼道："太傅向我推荐先生，希望先生能指教于我，以解燕国之危。"

田光瘦小精干，已是满头白发，但其举止洒脱，仍可窥见其昔日风采。他闻听燕丹此言，连忙道："在下乃一市井之徒，怎能与殿下共谋国事？殿下有用得着之处，敬请直言。"

"秦国有一统天下的野心，燕国也在其征伐之列。太傅曾向我提合纵之策，但我认为实行起来旷日持久，恐怕此策未成，燕已被秦所灭。"

"合纵之举，历来是抗秦最佳之策，也是最难实行之策，殿下之虑也无可非议。鞠太傅之所以向殿下提及在下，乃是闻在下年轻时所为。骐骥盛壮，日行千里，至其衰时，不及驽马。在下已年老体衰，不能再做什么事了。但殿下既然找到了在下，在下怎能不为国尽心？在下有一友名叫荆轲，此人或可为殿下效力。"

"先生举荐，定非常人，我希望能与之结交。"

"那是当然。"

田光说完，便起身告辞，燕丹送其至门口时又叮嘱道："今日与先

生所谈，皆国之大事，望先生不要与人谈及。”

田光大笑道：“殿下是不明白在下的为人啊！”

燕丹尴尬道：“非是疑忌先生，实是秦强燕弱，若让秦国闻得风声，将会招致大祸。”

“那好吧！在下一定会给太子一个交代。”说完，田光径自离去。

蓟城是北方最繁华的城市，虽然对到过咸阳和邯郸的人来说，蓟城就显得太过狭小和寒碜了，但对一些游侠之士来说，这里却是天堂。燕国地近胡地，民风淳朴剽悍，往往一言不合即刀剑相向。这等私斗若不涉及官府朝政，就无人过问。所以，各国游侠及犯事之徒往往来这里寻求庇护，其民间势力之盛，远胜于其他六国。

处士田光，因其豪侠仗义，成为蓟城民间势力的首领。在这里若是受燕王缉捕，还可能寻到藏身之地；若得罪了田光，则绝无藏身之处。他的势力让一些权贵大臣都心惊，因为他们不知什么时候就有求于田光。

从燕丹那里出来，田光便直奔蓟城中最有名的一家酒楼。还没进去，他就听见里面传出雄浑的歌声，还伴随着筑的敲击声。

酒楼中已坐满了人，大都是市井游侠之辈，他们三五成群，各自行乐。在最旁边的一张方案旁坐着三个人：一个身材适中，容貌俊雅，正仰天而歌，显出几分落拓不羁；一个极为瘦小，正在专心致志地击筑；最后一个挺着胖大的身躯，一手拿盏，一手抓肉，正在豪饮狂吃。这三人正是荆轲、高渐离和狗屠。

荆轲依在案旁，已露出几分醉态，正放声高歌：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北风其喈，雨雪其霏。

惠而好我，携手同归。

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

惠而好我，携手同车。

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

唉，荆君又在伤怀啊！田光心中叹道。他走进楼内，向店主问道："他们来这里多久了？"

"没多久，荆轲这才唱第一曲。"

"那就好，等会儿你告诉荆轲，我在楼上静室等他。"

店主与田光甚是熟悉，也知道他们甚是友好，不过他却有些看不起荆轲，问道："等会儿他就醉了，怎能与先生谈话？"

田光笑道："你不了解荆君，他不过是借酒抒怀，绝不是一个酒鬼。"

"他不过比一般酒鬼多了一项能耐，酒后善歌而已！"

荆轲在酒肆高歌，有人看不惯，曾向他寻衅挑战，他都避而不战。燕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崇尚血性之人，荆轲的这种行为最受人轻视。若不是因田光关照，店主早把他赶走了。所以与荆轲坐在一起的，永远只有高渐离和狗屠二人。他俩一个倚身豪门靠击筑卖艺为生，一个在集市屠狗糊口，都被豪侠之辈轻视。

偏偏三人极为要好，隔几日必聚一次。相见之后也不多说，只是豪饮。饮至半醉，一个击筑，一个高唱，一个倾听，随之大哭或大笑一场，旁若无人。

田光见店主这么说，只是笑道："你就照我的吩咐去做吧。"

此时荆轲高歌已近尾声，正在低声吟唱。他所唱的是《北风》之曲，此曲喻国家危乱将至，其臣民不得已离开故国迁往他邦，但心中愁苦却无法排遣。他唱得如此动情，其实是因为唱的就是自己。

他原是卫国人，喜读书，善击剑，以其所学向卫君进言，却不得重用。后来卫国被秦所灭，他流浪各国，寻求复国之策。无奈他名声不著，人微言轻，秦国又势大，诸侯唯恐避之不及，谁又肯听他之言？如此辗转各国多年，依然毫无建树。

“好！为此歌当饮三爵！”狗屠连饮三爵后大哭不止，口中还反复吟道，“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高渐离放下手中之筑，举起酒狂饮不止，饮后也放声大哭。

荆轲望着痛哭失声的两人，仰天大笑道：“痛快！痛快！有此二友，我夫复何求！”

酒楼中人对三人早已习以为常，依旧各行其是。

荆轲正欲倒酒，店主过来道：“田先生在楼上等你。”

荆轲闻听一怔，问道：“是田光先生？”

店主点了点头，不再多言。若是他人，荆轲可以不理，但田光相召，他却不能不去。他向高渐离和狗屠招呼了一声，便起身向楼上走去。

一进静室，田光便向他躬身行礼道：“荆君，你我相交至深，燕国恐怕无人不知。现在太子丹闻听我盛年之举，与我商量国事，求拒秦之策，却不知我已年老体衰。所以我向太子推荐了荆君，希望你能去见他。”

荆轲忙扶起田光道：“先生何必如此！荆轲受你之助颇多，一直无以为报，自当遵命就是。只是先生难以委决之事，只怕荆轲也无能为力。”

“荆君一定能够胜任。我为燕人，却在太子用人之际不能为国效力。太子在我出门之时叮嘱国之大事，不要与人谈及。想不到我行侠仗义四十余年，却依然受人怀疑！”

荆轲见田光不甚悲愤，便安慰道："太子长年流落在外，不了解先生为人。先生之节操，蓟城之人无不知晓，先生何必耿耿于怀？"

田光摇头道："我曾向太子许诺，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所以我希望荆君向太子禀告一声，就说田光已死，死人是不会泄露太子所托之事的！"

荆轲大惊道："先生不可……"

"我意已决，荆君不必阻我！只望荆君不负我之所托。"田光说完，闭目垂首不再言语。

荆轲见田光自杀之意已决，心中既敬佩又难过。他躬身行礼后，就恭敬地离去了。

荆轲见了太子丹，把田光的话和死讯告诉了他。太子丹跪拜在地，痛哭流涕道："我之所以嘱咐先生，是为了使大事成功，先生又何必以死言志呢！"

痛悼田光之后，太子丹又向荆轲行礼道："田先生不嫌弃我，让荆卿前来，那我就大胆向你说出心中的谋划。"

荆轲一进太子府，太子丹就在暗中观察。他见荆轲不惊不诧，与管事搭话也不卑不亢，看起来一副气宇轩昂之态，这与他心中之人相去不远。

"燕国弱小，不能与秦抗衡。诸侯又惧怕秦，合纵之策难以实行。所以我私下认为，只有招募真正的勇士出使秦国，趁秦王召见之机劫持他，逼迫他归还各国被侵占的土地，就像当年曹沫劫持齐桓公那样。万一劫持不行，就刺死他。这样，秦国便又生大乱，必然无暇他顾，诸侯就可趁机联合破秦。不知荆卿以为如何？"

荆轲听后，沉默良久。他知道田光一定看出了太子丹的意图，只因自己年老力衰，怕不能胜任，所以才以死相激于他。他只要答应了太子丹，就是答应去死。

如果只太子丹求他，他可能会拒绝，但他身受田光之托，怎能无动于衷？不过就此答应太子丹，也显得自己太过草率，荆轲故意推辞

道："在下愚鲁，不解国家大事，殿下还是另寻其他勇士吧！"

太子丹怎肯轻易放弃？他一再行礼，再三请求，荆轲这才答应下来。自此以后，荆轲被尊为燕国上卿。太子丹每日前去问候，供给他珍宝美女，出入则车骑相随。蓟城之民甚是奇怪，他们不懂成天在市井中饮酒狂歌的荆轲为何会如此受太子丹器重？

荆轲在华屋大舍中每日美女相伴，美酒痛饮，可心中并不痛快，因为这一切他都不能与朋友分享。为了不泄露秘密，他必须做一个见利忘义之徒，不再与高渐离和狗屠来往。

太子丹给的一切他都领之无愧，因为这都是他以命换来的。只是太子丹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想起来就心惊肉跳。

太子丹有一匹心爱的千里马，荆轲试骑之后随口说了一句千里马之肝味美无比，第二日太子丹就把马杀了，把马肝送给了他。在酒宴上荆轲看见太子丹爱妾的一双美手，不禁称赞了一句，酒宴之后，太子丹就把爱妾的手斩下送给了他。

但荆轲并不喜欢太子丹这么做，因为这无疑是告诉他，他们这样侍奉自己，应该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了，是该为燕国效命了！

如此过了一年，秦灭了赵国，屯兵边界，燕国上下都十分恐慌。太子丹对荆轲道："秦军就要渡过易水进兵燕国了，只怕以后不能再这样侍奉荆卿了。"

荆轲明白这是太子丹在责怪他，每日享受着醇酒美人，却不提出使秦国之事，于是便回道："即使殿下不说，臣也准备去见您。臣此去秦国，若没有让秦王信任之物，心动之利，臣怎能接近于他？所以臣希望太子能把燕国最富饶的督亢之地进献给秦王，使他以为燕国惧怕秦国而献地屈服。然后再把秦王最痛恨的叛将桓　的人头一起带去，秦王一定大喜，必定会接见臣，臣就可伺机而动，报答殿下了。"

太子丹摇了摇头道："督亢之地没有问题，但桓将军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能忍心如此对他？荆卿还是另想办法吧！"

荆轲见太子丹不肯，便决定私下去见桓　。

桓　来燕后，每天以酒度日。只有这暂时麻醉，才能使他忘记仇恨煎熬的痛苦。他的族人被嬴政杀戮殆尽，自己也被逼得无处藏身，每想到此，他就恨得咬牙切齿。他本希望太子丹能让他领兵与秦军大战一场，让嬴政见识他的厉害，可太子丹却一直没有这个意思。这样一年多过去了，他也渐渐麻木了。

荆轲见到桓　，就开门见山道："秦国对待将军太残忍了，不但戮没了将军的族人，还以金千斤、邑万家求将军之头，如今秦军已屯兵易水，将军欲作何打算？"

桓　仰天叹息道："我每念及此，常痛入骨髓，却又无计可施啊！"

"在下有一策可解燕之祸患，也可报将军之仇。"

桓　闻听后大喜，忙叩头请教。

"愿得将军之头献与秦王，秦王高兴之下必然会召见在下，在下就趁机刺杀他，这样将军之仇可报，燕国之祸可解，不知将军以为如何？"

从荆轲的眼神中桓　看到了他坚定的决心。他知道荆轲入秦，不管刺杀是否成功，都难有生返之机，他又何必吝惜自己这条性命？况且他这一死，既可求得解脱，又有望报得深仇。于是脱下半边衣服扼腕道："这是我日夜切齿捶心想做的事，今日才得到荆君指教，一切都拜托了！"

荆轲望着他，坚定地点了点头。

桓　抽出佩剑，高呼道："嬴政，我等着你！"说罢，便自刎而死。

太子丹听到消息后赶来，见桓　已死，不禁抚尸大哭。事已至此，他只得按荆轲所说，把桓　的头用木匣封藏起来，以备出使之用。

为了让荆轲行刺万无一失，太子丹为他寻到天下最锋利的徐夫人匕首，并淬上见血即死的剧毒。他还为荆轲找了一个副使秦武阳，此人也是蓟城有名的勇士，十三岁杀人，路人见之侧目。

可一切准备就绪后，荆轲却迟迟不动身。太子丹疑心他事到临头要反悔，就催促道："秦军旦夕就可攻我燕国，荆卿还有什么没准备好

吗？要不就让秦武阳先去！”

荆轲心中不由生出怒气，他这是为燕国去送死，却还被人怀疑，看来太子丹之贤也不过如此。他没好气地答道：“有去无回不过是庸人竖子矣！臣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一个朋友，有他相伴，行刺之举就多一些把握。殿下既然怪臣去得迟了，那臣就此告别吧！”

太子丹知道错疑了荆轲，可他心中也有说不出的苦衷。若荆轲反悔，再要找到合适的人就难了，况且知道的人越多就越易泄密。他见荆轲已决定出行，虽受到责怪，也没放在心上。

晨曦刚至，易水之畔，几个身影正缓缓而行。此时北地已是深秋，寒风肆虐，仿佛要把这几个人吹入云端才肯休。他们默默地走着，一股悲壮、肃穆之气充溢其间，使人觉得压抑。

风，已在他们眼中凝固，它的肆虐显得那么无足轻重。

太子丹道：“荆卿，再往前去就是秦军驻守的中山之地，一路上你要多加小心，一切都拜托了！”

荆轲回施一礼，没有搭话。他走到两位好友的身旁，正要开口，狗屠却递上一只精美的陶罐道：“这里面装着你最喜欢的美酒，你就带着吧！以后我们就难有一起畅饮的机会了。”

高渐离白衣白冠来为荆轲送行，他已知荆轲此行目的，既为之自豪，又感到伤悲。荆轲此举是留名万世的行节，而他却要失去一个最好的朋友。听狗屠这般说，他立即接口道：“不，我们还要等着荆君回来一起畅饮！”

荆轲接过陶罐，拍开泥封，豪迈地笑道：“何须等到将来？来，我们就此痛饮！”

他举起陶罐，一通狂饮，然后高渐离和狗屠也痛饮了一番。最后荆轲喝完所有的酒，把陶罐摔在地上高声叫道：“渐离兄，请再奏一曲，荆轲再为诸君颂歌一曲，权当送别吧！”

高渐离席地而坐，敲起筑来，筑声和着呼啸的风声，伴着易水汹涌的涛声，渐至高亢，越来越响亮。太阳已经升起，仿佛被这筑声掩去了

光彩，灰蒙蒙的，更使人压抑。

筑声越来越激昂，荆轲引吭高歌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探虎穴兮入蛟宫，

仰天呼气兮成白虹。

……

天地仿佛被这豪壮之气所激荡，再听不到什么风声、涛声，甚至也听不见那美妙的筑声了。

荆轲边唱边行，最后登车而去，头也不回。众人痴痴地望着那逐渐远去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天边。

嬴政从邯郸回到咸阳，准备用最隆重的礼仪接待荆轲和秦武阳，但这并不表示他对燕国特别看重。诸侯之中只剩齐、魏、燕、楚四国，若燕国不战而降，自然对其他各国是个不小的打击。他有心把这次接见变成一个纳降仪式，使诸侯都见识一下秦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仪。

然天不遂人愿，嬴政刚回到咸阳，太后就病重不治，时日不多了。他来到赵姬的病榻之前，握住她的手道："母后，您知道吗？寡人为您报了仇！那些欺侮过我们的赵人都被杀了。"

赵姬已不省人事，但始终存着一口气，当嬴政握住她的手时，她才有反应，慢慢地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是政儿吗？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娘这一生做过不少糊涂事，但总算没有铸成大错，你能原谅娘吗？"

嬴政含着泪道："那些事都过去了，娘不必记挂在心上。"

"这几天，娘总看到你父王、成蛟，还有……"赵姬的目光逐渐黯淡下来，声音也越来越低。一抹微笑凝固在她脸上，嬴政感到自己的手被抓得生疼……

秦国为赵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荆轲和秦武阳恰逢此时来到咸阳，嬴政无心理会，把他们安排在馆舍之中一住就是三个月。之后，荆轲上书求见，却一直得不到回音。他有些担心嬴政这边拖住他们，那边派兵伐燕，于是就想出一个办法——他在咸阳广交秦臣，一边探听秦国动静，一边大造声势，使天下都知道燕使在秦求和，若秦国再出兵伐燕，就显得不顾道义。

随着名声越来越大，再加上钱财的作用，荆轲成了不少秦国大臣的座上宾。最使荆轲高兴的是，他结识了蒙毅，并且甚是投缘。

蒙毅是继李斯之后，又一个让秦国朝臣羡慕之人。他年纪轻轻即得嬴政重用，已位至上卿，随侍左右。他很欣赏荆轲身上的豪气，虽然他来是怀着屈辱向秦国求和的，但他与秦臣相交不卑不亢，让蒙毅甚是钦佩。

荆轲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过嬴政的耳目。在宜春宫中，关于荆轲的报告又呈在了嬴政面前，并且还附有一份他的全部记录。

嬴政看后，不觉对身旁的清扬笑道："没想到他曾是卫国之臣。清扬，荆轲这个人你知道吗？"

清扬正在逗弄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教他喊父王。小孩冲着嬴政咯咯直笑，一边牙牙学语："父——王——"

清扬高兴地叫道："你看，胡亥在叫你了，大王！"

嬴政放下手中的书简，望着她们母子笑道："胡亥真乖！清扬，寡人有事问你，你就让侍女陪他玩会儿吧！"

"不要紧！他难得见大王一面，就让他多待一会儿吧！大王是问荆轲吧？妾在卫国时从未听说过此人。"

嬴政奇怪道："不会吧？他在卫国时，卫人都称他为庆卿……"

"庆卿？原来是他！"清扬失声道。

"哦？你知道他？快给寡人说说！"嬴政见清扬如此反应，就更加感兴趣。

对于庆卿，清扬太熟悉了。她忘不了曾与他一起垂钓于淇水之畔，驾舟于泉源之上，甚至想过父王会把自己嫁给他。可卫国被灭之后，庆卿就消失了，她再也没有见过他，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她心中的一个梦。

清扬不禁有些慌乱，但她不能引起嬴政的疑心，便装作漫不经心道："他的先祖原是齐人，后迁居卫国，也算是世家子弟。他的才学和剑技在卫国是首屈一指的，他屡次向家父进言治国之道，都被拒绝。家父说他这个人恃才傲物，不懂为臣之道。"

你父亲是个老朽昏聩之人，如何能容纳此等人才？否则卫国也不会这么早被我大秦灭了。嬴政边想边问道："看来他还是个人才，寡人要把他留下来！"

"他是燕国使臣，如何能归顺大王？"

"燕国就要成为寡人的郡县了，他一个燕国使臣又算得了什么？就是不知荆轲此人品性如何？"嬴政大笑着问道。只要拿到督亢之地，再攻打燕国就易如反掌了。一想到扫除六国的愿望正逐步实现，他心中好不得意。

"除了有些狂傲，倒是个忠勇之人。大王若能收他为臣，将又添一栋梁。"清扬轻轻道。

"那就好！寡人一直希望身边有个忠勇之臣。昔日有蒙武，可惜他出外戍边。李斯、赵高都很能干，但行事让寡人不太放心。蒙毅有其父风，但因为年轻，做事不够周到。把荆轲收入麾下，正可补此不足，寡人明日就在咸阳宫见他！"

清扬闻此忽然心思一动道："妾有一事想请大王恩准。"

"什么事？"

"妾想看看九宾大典，妾原先还从未见过呢！"其实她是想看看荆轲，不知道他这些年成什么样子了。

嬴政有些为难，因为此举于礼不合。虽然他并不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君，但像这样的重大国事让一姬妾参加，实在说不过去。若清扬是王

后还好说，但她只是一个姬妾。这样做将置王后于何地？臣子们恐怕要猜测他此举是否暗示要废掉王后了。

清扬看出嬴政的为难之处，连忙道："大王不必为难，妾并不想参与国事，只是想看看大王接见燕使的威仪。大王可在一侧置一屏风，妾坐在后面，大臣们就看不见了。"

"这倒是个办法，那明日你就陪寡人上朝吧！"

胡亥见清扬与嬴政只顾说话，便不断拉扯她，希望引起母亲的注意，后见不起作用，就哭闹起来。嬴政见了笑道："你比父王还霸道！父王与你母亲说会话都不乐意了？来，让父王抱抱！"

清扬看着嬴政抱着孩子笨拙的样子，直想发笑。胡亥是他的第十八个孩子，为生此子，清扬差点丢掉性命，现在看他们父子相嬉甚乐，她觉得付出的一切都很值得。不过，她还是有些担心嬴政会把立嫡之事记在心上，这样难免会因嫡嗣之争引起兄弟相残。扶苏虽只有十四岁，但已有贤名，而胡亥只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两者相距实在是太远了……

在秦国招待使臣的别馆中，荆轲正独自一人自斟自饮。他斜倚在榻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远方，不时地喝上几口。他接到明日进宫朝见的通告，于是便谢绝了一切应酬，待在馆舍中，哪儿也不去。秦武阳一大早就被人邀去逛咸阳东市，还未回来，整个馆舍之中除了几个杂役，便空荡荡的，显得格外安静。入秦以来的紧张担心明日就该结束了，他不怕在秦廷上血溅当场，就怕连嬴政的面都没见上就事情败露了。现在他可以放心了，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只是耽误了一些时日。

怎么秦武阳还不回来？荆轲不禁心中烦躁，对太子丹用的这个人他心中并不乐意。虽然秦武阳十三岁就杀过人，但刺杀秦王这种事并不是单凭血气之勇就可以干成的。

几个月的相处，荆轲对秦武阳有些了解，知道他自杀人之后就名声显扬，一直是衣食无虑的权贵门客。这种人荆轲在各国游历时见过很多，多是为权贵们干些收租、讨账、对付异己的勾当，到时上了秦廷是否沉得住气还很难说。而且太子丹不等他好友前来就催促上路，他想起来就心中有气，若不是因为田光和桓　，他真要撒手不管了。

入秦之后的所见所闻，都使他对嬴政产生敬慕之心，也使他认识到秦国为何会有扫除六国的野心。特别是秦国的法治，给他尤其深刻的印象。

秦国一向以严刑峻法著称，自从嬴政掌握秦国权柄后，因为疆土越来越大，特别是灭了韩国和赵国之后，法度不一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嬴政敦促臣子尽快编纂一部完备的法典，以利国家的统治。

荆轲来秦后，恰逢这部法典编纂完成，公布于众。

为了惩罚盗贼，制定了《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和《具律》；为了管束官吏，制定了《为吏之道》《置吏律》《行书律》《内史杂》和《尉杂》；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对军队的管束，又制定了《除吏律》《军爵律》《中劳律》《屯表律》和《戊律》；另外还制定了《田律》《厩苑律》《他律》和《金布律》等。这部法典涉及了秦国的各个方面，这让荆轲大为感叹，仅凭此项，六国的君王就无法与嬴政相比，也难怪韩国和赵国会先后亡于他的手中。

荆轲开始怀疑在咸阳待得久了，会影响他刺杀嬴政的决心。现在他只希望能赶快见到嬴政，趁杀心仍重的时候一举刺杀他。他边喝酒边思考明日该如何行动，各种细节他都想过千百遍，但仍不敢掉以轻心。

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越来越大的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秦武阳怎么还不回来？莫不是出了什么事？荆轲让杂役拿来蓑衣，准备出去找他。刚至门口，就看见几个人扶着他回来了。他接过秦武阳，打发走那几个人，然后把他摔在榻上。

秦武阳有着燕地男儿的魁伟身材，满脸虬髯，看上去甚是威猛，荆轲踢了踢他道："不要再装了，这里没有外人。"

秦武阳伸了伸腰，"嘿嘿"笑了两声，便翻身坐了起来。荆轲早已和他商量好，凡有宴请，只喝至六成便装醉，以免误事。

荆轲又沉声道："明日我们就要进宫面见嬴政，你好好准备一下。"

秦武阳惊讶道："这么快？什么时候通知的？"

“今日午后。不然你还想等到什么时候？”

“这咸阳可比蓟城要繁华热闹多了，真想在这里再多住一两日。”

荆轲没想到他此时还有这种想法，不禁怒声道：“别忘了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秦国就要灭了你的祖宗社稷，你还贪慕它的繁华！若是如此，明日你就不必跟我去了！”

秦武阳没想到荆轲会发怒，连忙讪笑道：“属下只是说说而已，属下这就去准备。”

望着他的背影，一种不祥之感袭上荆轲心头。他希望能激起秦武阳的杀心斗志，但看他离去的神态，荆轲知道自己的目的并未达到。

第二日清晨，荆轲和秦武阳刚刚梳洗完毕，蒙毅就来接他们了。

从蒙毅那里荆轲已隐隐得知嬴政要把他留在秦国，果然蒙毅告诉他晋见之后，嬴政还要私下召见他。

他哪里还有机会见我？即使劫持成功，只怕他也不愿再见到我了。荆轲心中暗想。

马车向咸阳宫驰去，一路之上，二人相谈甚欢。荆轲一想到刺杀嬴政可能会连累蒙毅，心中就有些内疚。入秦以来，蒙毅对他甚是照顾。荆轲想对他表示感激之情，又怕言语有异，引起他的疑心。他知道蒙毅对嬴政忠心耿耿，若是知道他有行刺的意图，就算交情再深也不会饶恕他。

到了咸阳宫外，荆轲向蒙毅拱手一礼道：“蒙君珍重，在下进宫了。”

蒙毅不知荆轲此举何意，只得也拱手一礼。

荆轲和秦武阳，一人捧着装有桓　头颅的匣子，一人捧着燕国督亢之地的地图，在内侍的引导下向咸阳宫大殿走去。一路上，虎贲军分列两旁。他们个个戈戟锃亮，神情肃穆。

荆轲游历各国，这种阵势见得多了。他跟随侍者，目不斜视地昂然而行。可秦武阳却从未经过这种场面，他只觉得数千虎贲军的目光都集

中在他身上，仿佛要看穿他的意图。他只得低着头，紧跟在荆轲身后。

行至殿前，只见数十个侍郎手按刀剑，一动不动地直视着他们。一个侍郎检查了一下，才放他们进去。

进入殿中，只见身着官服的秦国官吏整齐地排列在殿中，黑压压一片，听不到一点声息。诸多人的目光注视在他俩身上，秦武阳只觉得嗓子发干。他使劲咽了几口唾沫，想平息一下紧张的心情，可是腿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越想控制自己，越是抖得厉害，连手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荆轲眼中的余光注意到了秦武阳的神态，暗呼不妙。匕首就藏在秦武阳手捧的地图之中，若是抖落在地，那一切都将败露。

大殿之中，除秦王外，任何人不得携兵器上殿，使者更是不行，否则就以谋逆之罪诛杀。秦武阳也知道自己神情有异，却偏偏控制不住，不由更加脸色惨白。

殿中群臣感到奇怪，一个大臣还上前问道："副使大人为何全身发抖，脸色发白？"

荆轲笑着回头看了看秦武阳，然后上前向嬴政谢罪道："燕国地处北藩蛮夷之地，外臣等都是荒鄙之人，所以对此等场面深感恐惧，还望大王宽恕。"

嬴政对这种肃穆庄严的气氛一直深感自豪，这曾震慑过各国不少使者。他对荆轲的从容不迫甚是欣赏，对秦武阳的恐惧甚是鄙夷，便道："既是如此，就让他在殿外等候，你去把地图拿给寡人过目。"

在嬴政的左侧竖着一面八尺屏风，隐隐约约可见一人端坐其后。透过屏风的白绢，清扬可以清楚地看到殿中的情形。

荆轲还是那个样子！在这高大雄伟、富丽堂皇的大殿之上，在上百朝臣的注视之下，他悠然来往，从容不迫。

在卫国时，荆轲就是如此晋见卫君的，这让情窦初开的她深深迷醉。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她再也不是那个娇俏迷人的卫国公主了，而荆轲却风采依旧。

清扬还沉浸在缠绵的往事中，荆轲已从秦武阳手中取得地图来到了

嬴政身边。他满怀喜悦地接过地图，心想有了督亢之地，就等于控制了燕国。

荆轲目不转睛地盯着嬴政，渐露紧张之态。嬴政则一心一意地展开地图，当地图展尽之时，突然露出一把匕首。

趁嬴政一愣之机，荆轲迅速抓起匕首，一手抓住他的衣袖，一手用匕首抵住他的胸口。嬴政本能地想躲开，但荆轲的匕首在前。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挺身而跪。

殿中群臣见此情景大哗，几个反应稍快的臣子欲上前营救，荆轲便怒喝道："谁敢动，我就刺死你们大王！"

群臣都呆立当场，不敢再动。

嬴政明白自己被荆轲劫持了，望着胸前锃亮的匕首，他大气都不敢出。他极力镇定自己的情绪，颤声问道："荆卿这……这是为何？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告诉寡人，寡人都可以答应！"

荆轲见自己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便数落嬴政道："足下因一己之私，灭韩毁赵，意欲吞并天下。不念与太子丹交好之情而千里追杀，现在又意欲灭燕。今日你从吾计则生，不从吾计则死！"

群臣不知该如何是好，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清扬也被突然发生的事情震慑当场，当她明白是荆轲劫持了嬴政，心中就只剩一个念头——一定要救下嬴政！

嬴政见群臣手足无措的样子，感到绝望。现在只要他一言不慎，就会血溅当场。他不愿意死，他还有雄图大业等着去完成。现在只有先稳住荆轲，让他不至于陡起杀心，不管他提什么条件，先答应再说。打定主意后，他便又问道："荆卿有何要求只管说，寡人一定答应！"

荆轲不会轻信嬴政之言，他要拿到嬴政归还侵占土地的契约，于是喝道："足下最好不要耍什么诡计！我手中的是闻名天下的徐夫人匕首，淬有剧毒，见血即死……"

话还未说完，只听见从屏风之后响起悠扬的琴声，群臣面面相觑，不知是何故。荆轲厉声喝道："什么人？快出来！否则我杀死你们的大

王。”

清扬想用琴声吸引荆轲的注意力，使嬴政有机会脱身。她见荆轲作势欲刺嬴政，就让内侍挪开了屏风。荆轲只觉得屏风后面的丽人有些面熟，但又记不起来。只听清扬唱道：

罗鄃单衣，可掣而绝；

八尺屏风，可超而越；

鹿卢之剑，可负而拔。

清扬唱的是秦音，荆轲听不太懂，但嬴政和殿中大臣都听得明白，这是提醒嬴政扯断衣袖，跨过屏风，再拔出宝剑与荆轲拼杀。紧接着，她用卫音唱起了一首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

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

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宽兮绰兮，猗重较兮，

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这是清扬第一次看见荆轲时所弹唱的一首卫风，她以此歌赞赏荆轲学问出众，风度潇洒，暗示自己的爱慕之心，她相信荆轲一定还记得。

荆轲没想到此时竟能听到如此地道的卫风，而且还是他如此熟悉的曲调。

是她！荆轲认出了清扬就是昔日令他倾心不已的卫国小公主。

“公主！……”他低声唤道，眼中露出迷茫之色。

嬴政一直紧张地窥探着荆轲的神情，见此机会，立刻用力扯断衣袖，往旁边一滚，爬起来就奔屏风而去。荆轲顿觉不妙，匕首前刺，却刺空了。

嬴政因过于紧张，跳越屏风时摔倒在地，清扬马上跑过去扶他。荆轲见此情景便明白了她与嬴政的关系，不禁心如刀绞。

绝不能放嬴政逃走！荆轲牙一咬，看准他的背影用力将匕首掷出。清扬奋不顾身扑倒在嬴政身上，口中呼道：“大王！小心！”

匕首插入清扬的后肩，她感到一阵锥心的疼痛。见一击不中，荆轲又气势汹汹地扑来。他想抢到匕首，再刺杀嬴政。

嬴政见清扬中了匕首，急得大叫道：“清扬！清扬！”

清扬鼓起余劲推了一下嬴政道：“大王，快……快拔剑！”说完，一缕黑血便从口中流出，头一歪便昏倒在地。

“清扬……”嬴政大声呼叫道，他见荆轲冲了过来，便一跃而起，准备拔出佩剑，杀死荆轲。可他的佩剑极长，高至腋下，寻常之法根本拔不出来，荆轲趁此机会又抢得匕首在手。

嬴政记起清扬之语，忙把佩剑推至身后，这才拔了出来。他看见清扬后肩上涌出的黑血，不禁双眼发红，高举佩剑狂呼道：“清扬，寡人要为你报仇！荆轲，寡人与你拼了！”

荆轲毫不退缩，迎剑而上，他现在只有刺死嬴政，才能报答太子丹。他虽然精通剑技，但匕首太短，只有贴近嬴政才有机会。

嬴政武器上占有优势，再加上他怒火中烧，更是不顾一切地狂劈猛砍，荆轲一时之间也占不到优势。殿中群臣见此情景便围攻上来，但由于手中没有武器，反而被荆轲刺倒几个。

侍医夏无且将随身所带的药囊向荆轲投去，荆轲用匕首一挡，里面的药物洒了他一脸，一下迷住了他的视线，嬴政趁机一剑刺中他的右臂。

荆轲右手受创，举止渐不灵活。嬴政仍然不住地狂刺猛砍，嘴里还不停地叫道："寡人要杀死你！寡人要杀死你！"

二人斗至殿中，荆轲又被嬴政刺中几处。他大腿受创，进退已很困难，只剩下招架之功，但他还要作最后一搏。他觑准机会，将手中的匕首再次掷出。嬴政眼疾手快，将匕首劈落在地。

荆轲知道已没有了机会，便靠在一根殿柱上哈哈大笑道："若不是我想生擒你，拿到归还土地的契约，今日死的就是你嬴政了！"

嬴政哪能容他继续狂言，他用尽平生力气，对准荆轲刺去。剑透体而过，把荆轲钉在殿柱上，但笑容却依然挂在他的脸上。殿外，众侍郎武士早已将秦武阳剁成肉酱。

嬴政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丢下长剑，瘫软在地。突然，他记起了清扬，连忙跑到她的身边急叫道："清扬，你醒醒！寡人已为你报了仇！夏无且，你快过来看看，夫人怎么了？"

夏无且过来道："大王，匕首淬有剧毒，中者无救了。"

"不会的！清扬不会死的！你快给看看呀！"嬴政不相信这是真的，向夏无且怒吼道。

夏无且只得为清扬诊断，其实他一眼就看出清扬已经死了。忙碌了一番后，他不得不向嬴政禀道："大王，请恕臣无能，夫人已经无救了。"

嬴政伤心欲绝，抚着清扬的身体恸哭失声。若不是清扬为他挡了那一匕首，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他了。

夏无且在一旁劝道："夫人已经去了，大王请节哀！"

殿中群臣也纷纷进言。

“你们都滚！滚出去！谁要再啰嗦，寡人就杀了他！”嬴政满脸杀气的样子，使群臣感到害怕。他们知道嬴政正处在极度的悲伤和狂怒中，谁惹他都是自找倒霉。

于是大家都悄然退去，荆轲的尸体也被人抬走，整个咸阳宫大殿只剩下哀哭的嬴政和气绝身亡的清扬夫人。

第十五章　灭诸侯一统天下　明法度自称始皇

厚葬清扬后，嬴政就急令王翦出兵伐燕。他发誓一定要杀死太子丹，灭掉燕国。

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燕国和代王嘉联合，屯兵易水之西，迎击秦军。王翦老谋深算，李信骁勇善战，燕代联军哪是对手？两军没有对峙多久，燕代联军即大败而逃。秦军趁势猛追，一路所向披靡。

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带领残余的燕军东渡辽水，逃往辽东。嬴政没得到太子丹的人头岂肯罢休？他命令李信率精锐骑兵衔尾猛追。代王嘉见秦军追势凶猛，怕连累自己，便写信给燕王喜道："秦所以尤追燕急者，因太子丹之故也。今大王诛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恨，社稷才能得以保存。"其实他心中也明白，嬴政是不会放过他的，他现在只希望能拖一日算一日，多享一天荣华富贵也好。

燕王喜本来就恼恨太子丹刺杀嬴政不成，反而招致灭国之祸，现在还连累他被秦军追得东逃西窜。他接到代王嘉的信后，就派使者到衍水（今辽宁辽阳）把太子丹杀了，将其首级献给了嬴政。

嬴政得到太子丹的首级，心中的恶气才出了一些。他命令秦军攻下蓟城之后，大肆搜捕荆轲生前好友及太子丹昔日门客。狗屠被杀，高渐离改名易姓后逃至宋子（今河北赵县），在酒肆里当起了伙计。

嬴政见燕赵之地大部分被秦国占领，虽然还有代王嘉和燕王喜余孽未灭，但已不足为虑。他派小部分兵力作围剿之态，将大部分秦军撤回，准备讨伐下一个诸侯——魏王假。

魏国的先祖是周文王之子毕公高的后人，其后世子孙中有个叫毕万的，因侍奉晋献公有功，被封于魏地。其子魏犨是著名的勇士，辅佐晋文公重耳，为晋之重臣。魏犨之孙魏绛，向晋悼公献和戎之策，得以重用。其后，魏氏成为晋国一大家族，势力日渐强大。至魏桓子时，成为

一方诸侯。

战国之初，魏国最早实行变法，成为最强的诸侯国。到魏惠王时，因未能重用商鞅，致使其至秦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秦国逐渐强盛起来。此后，魏国渐渐衰弱，逐年被秦蚕食。至魏安釐王时，因中秦反间计，猜忌信陵君无忌，自毁栋梁，使秦国侵魏再无所顾忌。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魏国唆使韩、赵遗民在新郑叛乱。嬴政借此令王翦之子王贲领兵二十万，大举伐魏。

魏王假见秦军来势凶猛，他本有心投降，但赵王的下场使他产生了警惕之心。遂放弃都城外围之地，把精兵强将全部集中于大梁城中，凭城固守。大梁是中原名城，墙高壁厚，城内屯有大量粮草。他想凭此坚城，守上一年半载。等秦军锐气过了，说不定能战而胜之，也有了与嬴政谈和的资本。

果然，王贲围攻大梁数月仍不能攻克，消息传回咸阳，嬴政甚是烦恼。在他的想象中，只要秦军兵临大梁，魏国就应该投降。现在秦军受阻，对他下一步讨齐伐楚也产生不利影响。他召集几个心腹臣子商议，希望能找到一个迅速灭魏之策。

李斯趁机进言道："臣昔日游历大梁，见其地势低洼，魏惠王时曾开凿一渠，引河水入圃田，又从大梁北郭引圃田之水灌溉、运输。赵惠文王伐魏时，曾决河水之堤，水淹大梁。臣以为不妨效此策，以水攻之。"

他如此积极进言，是想加深嬴政的好感。因为朝中相位长久空缺，他一直觊觎此位，趁此机会竭力表现自己。

蒙毅、冯去疾和王绾也知道此策，但他们更了解此策实行的后果。水淹之下，不知有多少地方要遭灾，多少百姓将流离失所。

嬴政恍然大悟道："寡人怎么没想到呢？此策甚妙，既可少伤士卒，又可拔掉大梁。赵高，你立刻将此策传给王贲，叫他速战速决！"

赵高嫉妒地看了得意扬扬的李斯一眼，领命而去。

王贲接到传书，不觉叹了口气。水攻的后果他比谁都清楚，实在有

伤天理。但王命已经下达，已不容他拖延。于是他命人阻断沟渠下游，决开河堤。

滔滔河水从东南滚滚而下，直扑大梁。大梁城被淹灌三月，粮草都被冲毁，城中断粮，墙体也被淹坏，魏王假不得已向秦军投降。

嬴政下令杀了魏王假，尽取魏地。至此三晋俱灭，中原之地尽入秦国。

此时，六国只剩下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至于先灭哪国，嬴政一度犹豫不决。他曾问爱将李信，李信回道："楚地广阔，齐地狭小；楚人勇悍，齐人怯懦。且齐国四十年未动兵革，战力极差，臣以为应从齐国下手。"

可嬴政却不以为然。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他曾派王贲试探性伐楚，结果大败楚军，攻占了十座城池。楚国只得将青阳（今湖南长沙）之地献给秦国求和，所以他并不以为楚国难以征伐。

另外，齐国与楚国比起来对秦国威胁更小。齐王建老迈昏庸，任用佞臣后胜为相，与秦交好而不救诸侯，如果秦国攻伐楚国，他就不用担心齐国出兵相救。因此，他决定还是先灭楚国。

嬴政召回王翦和李信商议伐楚之事，他问二人道："寡人要讨伐楚国，二位将军估计要多少秦军可以破楚？"

李信伐燕时，曾率千余骑卒追逼燕王，迫使其献出太子丹的人头，从此名声大振，但他从未当过一方主帅，单独统兵作战。见嬴政提问，他决心争取这个领兵作战的机会，于是说道："臣以为二十万人足矣。"

"二十万人怎够？臣以为非六十万人不可。"王翦听后摇了摇头。

王翦的回答让嬴政吃了一惊："王将军太高估楚国了吧！楚自从李园乱国后已是四分五裂，周边小国纷纷自立，楚人却无力平复，可见其国力已衰。寡人也认为伐楚二十万人足矣。"

王翦见嬴政如此低估楚国，不禁有些担心："楚虽然四分五裂，但在秦国的压力下必然会联合起来。楚将项燕也是能征善战之辈，用兵诡异，大王还是小心为上！"

嬴政望着两鬓斑白、满脸皱纹的王翦道："将军为何如此惧怕楚军？怕是老了吧？"

王翦一听此言，就知道大王并未听进自己的劝言，便拜谢道："臣征战多年，已至老朽，请大王准臣归乡养老。"

"将军既有此意，寡人就不强留了！"嬴政也不挽留。

秦军猛将如云，蒙武、杨端和正值壮年，后起之将王贲、李信、蒙恬也越来越老练，放走王翦，嬴政想来也无关紧要。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国灭魏后仅两月就命李信、蒙武各领军十万，进攻楚国。不久，嬴政就接到战报，李信攻取了楚国重镇平舆（今河南平舆），蒙武攻取了寝丘（今河南沈丘），这使他更坚信踏平楚国指日可待。

楚人强悍，怎肯轻易屈服于秦国？在项燕的谋划下，一张聚歼秦军的大网正悄悄展开，在他的率领下，楚军一直悄悄跟在秦军的身后。

李信攻占平舆后，继续引兵东进，蒙武则挥师向北。两军在楚国境内往来驰骋，会师于城父（今安徽亳县）。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李信、蒙武极是兴奋，准备稍作休整后，即合兵杀向楚都寿春。两军刚刚驻扎，还没来得及休息，杀声突然四起，漫山遍野的楚军向他们疯狂扑来。

李信、蒙武自进入楚境就没遇到过这么多楚军，见此情形，他们才知道中了楚人之计，于是指挥兵卒拼死抵抗。无奈秦军没有准备，又被楚军气势所慑，极为慌乱。

楚军怀报复仇之心，个个士气高昂，奋勇冲杀，很快就攻破了秦军的壁垒。李信、蒙武见大势已去，只得率领部分士卒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去。等他们摆脱楚军之后，二十万秦军只剩下五六万了。

李信没想到首次单独领军便受如此惨败，羞愤难当之下意欲自尽，蒙武拦住他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李将军尚还年轻，何必自寻短见！这次兵败，是我们对楚国估计不足，只要我们如实上报，相信大王也不会怪罪。看来还是王老将军说得对，非六十万人不足以平楚！"

在蒙武的劝说之下，李信打消了自杀之念，他们收拾残兵败卒，回咸阳请罪。嬴政接到李信兵败的战报，又惊又怒又悔。他这才知道自己低估了楚国，后悔没听王翦之言。对李信、蒙武兵败之责，他没有多加追究，只派人痛责了一番。

项燕战胜秦军，名声大噪，随即也野心大增。他趁机篡夺楚国大权，立逃回楚国的昌平君之弟昌文君为王，与楚王负刍对抗。

楚王负刍本是庶子，其位是谋杀楚哀王后自立的，没得到一些世族权臣的承认。昌文君随昌平君被贬居陈地（今河南淮阳）后，昌平君不久就死了。项燕打败李信后，收复了陈地，便将他立为楚王作为傀儡。

秦军这一败，形势比嬴政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楚军挟胜利之威，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反观秦军大败之后，士气低落，闻项燕之名而丧胆。被秦国征服的韩、赵、燕、魏之民，都蠢蠢欲动。嬴政一边派兵镇压，一边思虑对付项燕之策。

要对付项燕，看来只有请王翦出山。可当初是他亲口说王翦老了，让他回家养老，现在去请他，他会回来吗？可形势越来越严峻，嬴政顾不得面子，亲自去频阳（今陕西富平）请王翦出山。

他见到王翦，当面谢罪道："寡人当初没听将军之言，以致李信兵败，秦国蒙受耻辱。现在楚军北进，将军难道就忍心抛弃秦国不管吗？"

"大王言重了，老臣怎敢作此之想？实在是征战多年，伤病缠身，已不堪为将，大王还是另择贤才吧！"王翦觉得就此答应嬴政，难以显出自己的身价。

嬴政诚恳地请道："将军不必再说了，寡人这次来一定要请将军回去。"

王翦见嬴政这样说，就不好再推辞了："大王既然要用老臣，非六十万人不可。"

"就依将军。"嬴政点头答应，并拿出早已备好的上将军印。王翦见目的已经达到，忙下跪谢恩。

回到咸阳，嬴政内心总有些忐忑不安。六十万人马那可是他的全部“家底”，若所托非人，那后果不堪设想。他的长吁短叹，焦虑不安，引起赵高的注意。

自从清扬死后，赵高也颇为失意。他精心讨好清扬，把自己后半生的荣华富贵都押在她身上。清扬对他的好感也越来越深，曾向嬴政提议让他来做胡亥的太傅。可清扬一死，让他所有的努力都化成泡影。

“大王近日忧心忡忡是为何事？”

嬴政叹了口气道：“寡人是在担心啊！这六十万人可是大秦的全部兵力呀！”

“大王何不赐良宅美地，让王翦的族人都迁到咸阳？”

“寡人这样做岂不太露痕迹？”嬴政早想过这个办法，觉得不妥才不愿实行。

“那大王就把蒙武、杨端和调入其帐下，王翦若有异心，二将也有掣肘作用。”赵高又想出一个办法，这正是他竭力表现的时候。

“这个办法倒是可行。”嬴政点头同意，不过他又很快补充道，“不过你还有一个任务，寡人将华阳公主赐予王翦，你将作为赐婚特使前往。你在什么地方遇到王翦，就在什么地方行合卺之礼。礼毕之后，即让王翦领兵出征！”

赵高羡慕道：“大王如此恩宠，他若有异心，就当天诛地灭！”

王翦受到如此恩宠，大臣们都羡慕不已，他却甚为担心。他在秦国为将多年，岂不明白此举的用意？这明显是大王对他不放心！当他领着六十万大军正出发时，嬴政亲至灞上为其送行。

“将军此去，当为我秦人报仇雪恨，将项燕人头拿来见寡人。”

“大王放心，老臣此去一定将项燕人头拿下。只是老臣后人甚多，宅第太小，请大王赐臣一块良宅美地，好让他们安居，这样臣去也无后顾之忧。”

嬴政没想到王翦会有此要求，颇有些意外：“将军只管出兵，何必

担心这些呢？”

王翦趁机表明心意道：“做大王的将军，即使有功也不能封侯。只有趁着大王看重臣的时候，多求一些良田美宅，也好为子孙积一些薄产。”

嬴政大笑道：“将军何必为此忧虑！寡人心中有数。”

王翦为将多年，所受的赏赐几代子孙也吃用不完，儿子王贲已是独当一面的大将，他又有什么值得牵挂的？嬴政知道这是王翦向他表忠心。

大军行至函谷关前，王翦又连续派人请求田产。蒙武和杨端和都看不过去了，提醒道：“将军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王翦随即道出自己的苦心：“二位将军有所不知，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田产。大王心性粗暴，疑心又重，他把全部士卒都交给了我，我要是不以子孙之名多求一些田产，让大王知道我挂念子孙，那不是让他怀疑我别有用心吗？”

蒙武和杨端和听后，都感叹他用心良苦。

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王翦率大军进入楚地，先后攻占陈地至平舆的楚国土地。楚人大恐，各个势力纷纷聚于项燕麾下，希望他能再次战而胜之。王翦此时却停兵不前，在平舆筑壁坚守。

楚军到来后，王翦任其辱骂、挑逗，都拒不应战。面对一望无际的秦军大营，项燕屡次派兵强攻，却总被秦军逼回。他又派兵包抄，却因秦军众多，占地广大，反而使自己兵力分散，吃了几次小亏。无奈之下，楚军被迫与秦军对峙。

对峙的几个月里，楚军求战不得，四十万大军每日耗费粮草不计其数。其士卒来自各个势力集团，矛盾日益突出，粮草补给也越来越困难。秦军却无此虑，嬴政亲自在后方督促，粮草每日源源不断运至前线。

项燕见再对峙下去，不等秦军来攻，自己内部就会打起来，只得率军后撤。于是王翦命蒙武率二十万精兵穷追猛打，自己则绕道从后面掩

杀，楚军被秦军追至蕲南（今安徽宿县）包围起来。

蕲南城小，楚军又没补给，处境日益艰难。王翦、蒙武、杨端和日夜轮流进攻，让楚军疲于应付。

此时，楚军军心已经离散，不断有人私逃。项燕暗自灰心，对昌文君道："臣准备出城与秦军决一死战，恐怕以后再不能侍奉大王了。"

"蒙将军不弃，立寡人为王。将军若战死沙场，寡人也绝不苟活！"昌文君惨笑一声，说完便举剑自杀，项燕也不拦阻。他将死讯告知全军将士，言大王不欲为秦俘而自尽，以激起士卒死战之心。楚军果然个个悲愤不已，纷纷请求出城与秦军决一死战。

王翦似乎早料到项燕会死中求生，已暗中做好准备。楚军气势汹汹杀出城来，王翦令弓箭手和投石车队给予迎头痛击，楚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入城中。

第二次出城时，楚军的士气已不如第一次高昂。王翦命弓箭手和投石车队撤下，中军后退十里布阵以待。楚军以为秦军怯懦，拼命猛追，谁知却钻入了王翦的口袋阵。

王翦早已等待多时，他令旗一挥，秦军一千辆战车排着整齐的方阵，势若奔雷向楚军猛扑过去。楚军虽人人怀有必死之心，但从未见过如此气势磅礴的车阵，气势顿时被压制下去。

两军纠缠在一起，顿时天昏地暗。蒙武、杨端和早已埋伏多时，见楚军进入口袋中，各自率领五百战车，从左右后方冲杀过来，顿时楚军阵脚大乱，开始溃逃。项燕虽骁勇无比，却已无力扭转败势，被秦军当场斩杀，只有儿子项梁趁乱逃走。

王翦乘胜攻击，楚国再无可战之军，秦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寿春。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攻入寿春，俘虏楚王负刍，楚国就此灭亡。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嬴政下令扫灭燕赵楚三国残余。残余之敌闻风丧胆，秦军没费什么功夫，即平复三地。

眼看天下一统在即，嬴政心中兴奋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齐王建见各国一个个被秦所灭，心中惶恐不安。他几次派使者去秦探听动向，但嬴政态度暧昧，既不说攻打齐国，也不表示继续修好。而被秦所灭的三晋及楚国的部分臣民不愿臣服秦国，纷纷逃至齐国，聚集在西南之地，伺机而动。

齐王建老迈昏庸，只想安享几年荣华富贵，便听信后胜之言封锁了西南疆界，他害怕三晋和楚国之人到来会给秦国进攻的借口。而在秦间的收买之下，后胜还劝齐王建入秦称臣。

马车行至雍门，雍门司马前来谏道："齐人拥立大王，是为了国家社稷，还是为了立王而立王？"

"为了国家社稷。"

"既是为了国家，那大王为何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去秦国呢？"

齐王建无言以对，只得掉转车头回城。

嬴政却不因齐王建有投降之心，而放过齐国。他借口齐国屯兵西南，挑衅秦国，向齐进兵。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王贲、李信率大军攻齐。齐王民心已失，兵卒皆无士气，秦军没遇上什么抵抗，就兵临临淄城下。齐王建只得投降，嬴政心恶他的昏庸无能，将其迁往共地（今河南辉县），困居松柏林中活活饿死，后胜也被他毫不犹豫地杀了。

从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令全国男子书报年龄造册大举征兵开始，历时十年，嬴政终于扫灭六国，完成了一统天下的雄图伟业。

咸阳城张灯结彩，分外热闹。秦国一统天下，百姓和士大夫们都喜气洋洋。百姓高兴的缘由很简单——现在天下一统，他们不用再冒刀兵之险出外征战了；士大夫们高兴的是——秦国的疆域扩大了数倍，各地都要派驻官吏，如果外放做一个郡守或县令，就相当于过去的一方诸侯了；最高兴的莫过于王室公子和重臣，按照周室先例，一统天下后将分封诸子和有功重臣出外为王或为侯，为国家镇守四边。众人都翘首以待，希望那座金碧辉煌的咸阳宫能传出令他们兴奋的消息。

渭水南岸，宫室遍布。长乐宫、章台宫、上林宫等皆位于此，可作

为宫室中心的咸阳宫却位于渭水北岸。为了沟通咸阳宫和长乐宫，秦昭襄王时造了渭桥。此桥为王室专用，大臣和百姓皆不能通行。

离渭桥不远处，有一长杨宫，也是秦昭襄王时所造。宫中有垂杨数亩，幽雅清静，已被作为长公子扶苏的府第。在众公子和大臣看来，这是嬴政对扶苏的恩宠，但他却不这样认为。

从九岁时起，嬴政就令他离开紫巾在此独居，这在诸公子中是罕见的。他不知道这是父王有心造就，还是根本就不喜欢自己。若说父王有心造就，但是除了偶尔让他陪着打猎，问问他的六艺之学，就很少再管他；若说父王不喜欢，却时常给他调换太傅，督促他学习，并不时露出让他承继王位之意。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父王至今还没立他为太子，他是嫡长子，又有贤名，从各方面讲都应该被立为太子，只是父王不提，也就无人敢问。

昨日，他到高泉宫晋见了母后。看着母后郁郁寡欢的样子，他心中甚是难过。在他略懂宫中之事后，就知道有个清扬夫人一直与母后争宠，并且父王还一度打算立清扬夫人为后。从那时起，他就很恨这个女人，认为母亲的不快乐就是她造成的。后来清扬夫人死了，他以为再也没有人可以与母后相比了，父王应该宠爱母后了，可父王却变成了极为博爱之人。六国被征服后，嬴政在渭水北岸紧挨祈年宫之地，按照六国宫室原样仿造六座宫殿，把六国的姬妾美人都安置其中，他每日轮流在其中安歇，好不快活。

母后是一国之母，现在为天下之母，却受父王冷落，也难怪她心情会如此。再想起自己的心思，扶苏不由得感叹不已。但这一切他都无能为力，对母后的同情，对父王的不满，他只能深深藏于心中，不敢有丝毫表露。

父王是公认的旷世明主，若知道他有不满，就会生出厌恶之心，他就会受到国人的唾弃，那些对他恭恭敬敬、另眼相看的朝臣也会遗弃他，他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公子，你在想什么？是不是看上了哪家小姐，要不要奴婢给你传话？”香质端着食具悄悄出现在扶苏面前，笑着问道。

扶苏平日与她调笑惯了，仍不免俊脸一红道：“你不要取笑我，我是为母后身体担心。她整日郁郁寡欢，天长日久会生出病来的。”

香质把食具在案上排好，坐在一侧服侍扶苏。他们虽然名为主仆，但早已没主仆之分。她从韩国来秦时只有十五岁，而当时的扶苏只是八岁的孩童。她在服侍紫巾时，就与扶苏很投缘，扶苏也很依赖和信任她。后来她服侍韩非，受赵高迫害，幸亏扶苏救了她。自那以后，紫巾就把她赐予扶苏。

这么多年，她看着扶苏从一稚龄小童长成一翩翩少年，二人的感情也甚是微妙。扶苏小时，她像母亲一样细心照料她，现在他们既像姐弟又像朋友。

“你应该听母后之言，早日立一夫人。即使你不能时常进宫，也可让夫人替你进宫尽孝。过几年再让王后抱上孙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寂寞了。其他公子大多数都立了夫人，你是长公子，为何现在还不立夫人？若你立了夫人，奴婢也不会这么操心了。”

香质的话让扶苏有些难过，他至今迟迟不立夫人就是想让香质能常伴左右。可他却不能立香质为夫人，甚至连这个意思都不敢表露。二人身份悬殊，他娶香质为妾还有可能，立之为夫人就会遭到父王、母后乃至宗室的反对。

扶苏幽幽地看着香质，让她感到一种没来由的慌乱。她强笑一声问道：“怎么了？你生气啦？”

扶苏不知道香质是否懂他的心，黯然道：“没什么，我只是有些担心，若父王封我出守外地，也许你就不能再服侍我了。大臣们都在议论分封之事，听他们说可能把我封到齐地。那里是天下最富庶之地，可又最动荡不安。齐鲁之士议论时政成风，致使百姓也好评议朝政，其法制不如秦地严明，诸侯余孽也多集中在那里，并不好治理啊！”

香质在扶苏身边也听了诸多太傅的教诲，长了不少见识。她知道嬴政重视法家，轻视儒术，对扶苏也多以法家之术教导。可扶苏偏偏爱好儒术，于是劝道：“大王若封你到那，也是对你的考验。齐鲁之地儒学盛行，你去那里是他们的福气。”

扶苏偏爱儒学是因为受第一个太傅池子华的影响，那是他最初接受的教导，印象也最深刻。后来的太傅都是嬴政指定的，对他的教导也多偏于法术，但他心中却总认为法家过于严苛，对人全从恶的方面考虑，不如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人伦让他更易接受。

虽然偏爱儒术，扶苏却不敢在父王面前有丝毫表露，只有在香质面前才敢说出一些心里话："其实那些儒生也只是用嘴说说而已，如果善于引导，于国于民都有利。我也希望能为社稷做点事，困居都城，应付宴请实在让人生厌。"

"你是身在福中不以为福，百姓但求一日三餐能够吃饱就行了。当年就是因为太穷，奴婢才被卖入官家为奴，最后才来到了这里。"香质眼圈红红的，想起爹娘也不知现在如何，心中甚是悲伤。

扶苏听她说过韩国的生活，那种困苦是他无法体会的，只得同情地说道："听说赵高的夫人韩姬把爹娘接到了咸阳，你和她不是同一个地方的吗？也许她会知道一些消息。"

香质摇了摇头道："奴婢是不会登她的家门的。奴婢已托人打听，但一直没有消息。"

"你不用着急，说不定过不久就会有消息的。"扶苏安慰道。

这时，一个侍从进来禀告道："禀告公子，五大夫隗状求见。"

"快请！"扶苏忙道。

"隗大夫一定有要事与公子商议，看来公子的饭只怕又吃不成了。"香质收拾好餐具食物，退了出去。

扶苏整衣束冠，在屋门口躬身以待。

五大夫隗状是扶苏的太傅，他出生于戎狄之地。按礼戎狄之人一向被中原之国视为化外野人，不能入朝为官。秦国虽也曾被视为蛮夷之国，但对戎狄之人一样很轻视，很少有戎狄之人能在秦国取得官爵。隗状不仅取得了官爵，而且官至五大夫，乃大夫中的最高等级，并被嬴政封为扶苏的太傅，这是许多秦人都梦寐以求的荣耀。

嬴政给隗状如此高官厚禄，令许多朝臣不解，也令他们嫉妒，但是无人敢在嬴政面前非议隗状，因为非议隗状就是指责他用人不明，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

他扫平六国，自认为是旷世明主，其功绩可直追三皇五帝，他需要的是听命办事的臣子，而不是在他面前指手画脚。不过，他任用隗状并

不仅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而是有深刻的用意。他虽然统一了天下，但并不因此而满足，因为在蛮荒的北部还有一个敌人，那就是匈奴。

他不时接到北地郡守的报告，说匈奴骑兵经常深入内地，袭扰边地之民。他没想到自己的天威竟然震慑不住那些蛮荒野人，心中很是愤怒，但他清楚现在还不能对付匈奴。天下刚刚统一，万民都渴望休养生息，他是明主，自然不能不为民着想，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开始着手准备对付匈奴。他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理，要消灭匈奴，就必须了解这些化外野人。在这种情况下，嬴政开始重用戎狄出生的隗状。

隗状不仅了解戎族的习惯，也深通中原的礼仪，为此深得嬴政的赏识，赐他高官厚禄，还让扶苏拜其为师。他这样做的用意，是让扶苏也了解匈奴，即使自己不能征服匈奴，也要让扶苏完成此志。

扶苏很快就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一个身材魁梧、满脸虬髯的大汉快步走了进来。

隗状虽为文官，却有着武将的本色。他像许多戎人一样精于骑射，性情豪爽。他一进门就拉住扶苏坐下道：“你快坐下，我有事要对你说。”

扶苏性情柔和，与隗状甚是相投，二人常不拘礼仪，放声谈笑。

“今日早朝后大王单独召见了我，你可知道是为何事？”

扶苏迟疑了一下后问道：“近日分封之事传得沸沸扬扬，该不是此事吧？”

隗状诡秘一笑道：“这只是其中之一。最令人震惊的是大王要恢复左右相邦之职，不知公子能否猜出这左右相邦之职将由何人担任？”

“若论名望和权势，相邦之职非李斯和王绾二人莫属。”

“公子所言虽然考虑周全，可只猜对了一半。”

“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扶苏有些惊奇。

隗状叹了口气道：“大王行事往往出人意料，可这次却为难了我。

大王竟要拜我为右相，王绾为左相。这不是让我与李斯作对吗？我自问不是相才，也不想得到此位，但大王不准我辞让，真是让人为难啊！”

扶苏没想到隗状会带来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过他略一思索就知道了父王这么做的深意。他一直在读韩非的遗著，这也是父王所偏爱的，其中的御臣之术，父王每次见他都少不了要问。

李斯、王绾是朝中老臣，势力已是不小，现在天下一统，若是二人同时被拜为相，就会造成大权旁落，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发生，父王就起用了隗状。他是戎人，在朝中根基不深，用他为相虽然有人不服，但是可以牵制各方势力，最终一切权力还是在父王手中。

以隗状之能，他未必不能当上右相，可是他已看出朝中的形势，不愿卷入其中，所以才有此语。于是扶苏劝道：“太傅之才不下李斯、王绾，且有一项他们不及的长处，那就是对匈奴的了解。父王用太傅为相，太傅也不必推辞。只要父王相信太傅，太傅又何必担心其他朝臣呢？而且今后扶苏还要多多仰仗太傅呢！”扶苏地位未稳，需要朝中大臣支持，隗状为右相，对他来说再好不过了。

隗状今日来就是要找靠山的。他知道自己不及李斯、王绾的势力，但他是扶苏的太傅，扶苏又是朝臣公认的储君，只要有扶苏的支持，他还怕什么呢？

“公子言重了！有大王和公子的信任，我就放心了。”二人经此一谈，已取得默契。

“自从王绾向父王上了分封之议，分封之事闹得朝野皆知，不知父王作何打算？”扶苏又问道。

“这分封之举利弊皆有，就看大王如何决断。周室分封，造成诸侯林立，争战不息。若是王权衰弱，不能控制诸侯，就会反受其制，危及王室安危。但若事事依赖咸阳之令，一旦有突发之事，将不知如何应变。封建亲戚，各守其地，使其灵活应变，方能消除此虑。”

隗状这一番分析与扶苏不谋而合，他急忙问道：“那太傅是如何回答的？”

“我当然极力反对。”隗状说完，扶苏才出了口气。他们都知道嬴政

对权柄的重视，决不会走周室分封的路。虽然他们作此想，但分封之议在诸多大臣中都得到支持，他们也不知嬴政最终将作何决断。

齐国被灭已有一个多月，这短时间以来，嬴政忙得不可开交。除了赏赐功臣，庆祝天下统一之外，还有许多事都等着他处理，并且这些事对他和秦国来说都是第一次，处理起来也不如从前顺畅。群臣也依据自己的设想进献治国之道，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不过有些事他必须尽快做出决定，让群臣和天下庶民都知道，今后也好令行天下。

端坐在咸阳宫大殿之上，嬴政俯视着群臣。众臣也都屏息噤声，恭敬地肃立两侧，他们知道今日对秦国来说将是不平凡的一天。

嬴政轻咳一声，沉声道："如今天下一统，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还望众卿尽心尽力，恪尽职守，安抚天下万民。诸卿所献的治国之策，寡人也已阅毕，待日后慢慢商讨。今日，寡人要宣布一项重大决定，为了更好地处理政务，寡人决定恢复左右相职，并定名为丞相。丞者，上承寡人之命也。寡人决定封隗状为右丞相，王绾为左丞相。"

郡臣甚是惊愕，显然是对隗状出任右丞相一事大感意外，纷纷低声议论起来。嬴政举手示意安静，然后威严地问道："众卿觉得有何不妥，尽可上前言明。"

百官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见王绾、李斯、冯去疾等人均默不作声，便无人站出来反对。

"既然众卿没有异议，那就这样决定了！"

两人出列听封，王绾是御史大夫，站在百官前列，隗状官职较低，站在百官之中，走出来时，许多朝臣都用羡慕的眼光盯着他。

"御史大夫由冯劫继任。"嬴政又吩咐道。

冯劫原为廷尉属官，现在一下跃居三公，令朝臣们瞩目。

李斯闻此不由得感到丧气，自己不仅没当上丞相，而且原来的属下也跃居自己之上。冯劫是他的人，看起来是大王对他的补偿，实际上是分化他的势力。下属跃居自己之上，又怎会再任他摆布？看来大王对自己与赵高阴谄韩非之事仍耿耿于怀。

这时，嬴政突然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沉思起来，然后平静地说道："昔日韩王献地效玺，请为藩臣，后又背弃信约，与赵、魏合纵挑衅我大秦，故寡人兴兵诛之；谁知赵王又背弃盟约，反叛于太原，寡人不得已又兴兵征讨；魏王起初立约入服我大秦，后又与韩、赵之遗民勾结，反于新郑，寡人不得不发兵讨伐，破其大梁；楚王初献青阳之地，后又叛约击我南郡，寡人才发兵平其地得其王；燕王昏乱，太子丹暗遣荆轲刺杀寡人，所以兴兵灭其国；齐王用后胜之计，封锁西界断绝与秦交往，因此寡人出兵讨平齐地……"

这些回忆引起不少文臣武将的共鸣，因为这其中也凝聚了他们的心血，承载着他们的荣耀。不过，嬴政说这些可不是与他们共缅往昔的，他扫了群臣一眼继续说道："寡人以渺渺之身兴兵诛乱，赖宗庙神灵，使六国称臣认罪，天下始定。如今若不更改名号，就无以称颂这万世功勋，所以寡人决定重议王号！"

其实这项决定嬴政早已下发群臣商议，今日只是在朝堂之上作最后决议。

王绾闻言便立即出列奏道："昔日五帝地方不过千里，外夷和诸侯时有不服，天子也无法控制。如今大王兴义兵，诛暴贼，平定天下，法令一统，自上古以来就未曾有过。此等功业，即使五帝也不及。臣等与博士商议后认为古有天皇、地皇和泰皇。泰皇最尊贵，所以臣等认为大王应称泰皇！"

这个尊号他们早已私下进献过，今日只是在大殿上诏示群臣，以传天下。但嬴政对这个称号还有些不满意，泰皇虽然尊贵，但毕竟已有前例，而他开辟了万里疆域，自认为超过三皇五帝，其尊号也应与三皇五帝不同。他苦思几天，受曾祖秦昭襄王自称西帝的启示，想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称号。他对众臣道："去掉泰字，留用皇字，再用上古之帝号，称曰皇帝。寡人为始皇帝！"

这个称号让群臣大为佩服，也只有这个称号佩得上他的功绩。李斯这时也出列奏道："商周之王自称'余一人'，今日大王自称，臣等认为应用'朕'，以示区别。其余之人均不得用此字，否则以忤逆之罪论处。大王出命改作'制'，大王所下之令改作'诏'，臣在上奏之前要说'昧死'。"

"就依此言！从现在起就一切依照新制。朕听说太古之时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后以其行为谥。如此一来则子议父，臣议君，实不应

该，从今以后，废掉谥法！”嬴政突然道。

群臣听了大惊，因为这一项决议，嬴政并没有下发给他们商议。

谥法，是西周时所建的礼制，是根据人的一生行为，在其死后给以确定的评价。实行这一制度，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勉励人上进。君王死后，多是臣子根据其生前所为赠以谥号。如嬴政之父死后，吕不韦和大臣根据其生前行迹赠以“庄襄”二字为谥。

嬴政取消谥法，把君王仅受的一点约束力也给解除了，从此以后他就可以毫无顾忌、为所欲为，而不用担心后人评议了。

望着高高在上、志得意满的始皇帝，不少人心中嘀咕：陛下纵然英明神武，也难免偶有失误，陛下如此刚愎自用，以后谁还敢大胆进言，纠其偏执呢？

谥法废除，群臣只好按照事先拟定的程序进行下一项议程。王绾又道：“诸侯刚刚被灭，燕、齐、荆地处偏远，不在那里设置王侯，不足以镇抚当地。所以臣请陛下分封诸子，镇守四边！”几位大臣都出列上奏，所说与王绾大同小异。

“李斯，你没有上奏朕分封诸子，是否有什么不同之议？”

李斯就等着始皇发问，他对这个问题早已考虑许久了。从始皇的性情和秦国的制度来看，他知道始皇不会同意分封。虽有这么多臣子赞成分封，但这正是他显出与众不同之处，于是大胆上前奏道：“昔日周室分封子弟，后来关系就疏远了，结果造成诸侯互相攻伐，而周天子却无力禁止。如今赖陛下神明，使诸侯之地皆为郡县，臣认为对皇子和有功之臣给以重赏即可，这才是安定国家的方略，分封则大可不必。”

始皇连连点头，对李斯的提议甚表满意。殿中群臣交头接耳，低声议论，谁也没想到李斯会说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提议。不少臣子看出李斯此议正投始皇所好，便纷纷上前附和李斯所言。刚被封为右丞相的隗状也站出来支持李斯，朝臣顿时分成两派，以隗状、李斯、冯劫为首之臣反对分封，以王绾、冯去疾、王翦为首的臣子赞成分封。两方争论不休，都试图说服对方。

“好了，诸卿不必再争了。天下困苦，只因诸侯分立、争战不止。

赖宗庙之福，天下始才平定，若再分封诸侯，岂不是树兵立祸，天下何以宁息？朕已决定，不再分封，将天下分为若干郡县予以治理。”始皇迅速做出决定，令王绾等人失望之余更是担心，因为他们提出分封其实也是为了社稷着想。

燕、齐、荆等地离咸阳几千里之遥，若事事依赖咸阳之令，一旦有事就难以应付。再说边远之地的郡守、县令，若暗违朝廷之令，也无疑是一方诸侯，为祸作乱将更加无所顾忌。无奈他们所说不对始皇心思，其提议也就难以通过。

几项大事议毕，政令也相继而出，始皇下诏颁令天下施行——

一、改易历数，确立正朔。根据终始五德之言，按照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之理，秦代周当得水德，一年的起始之日定为农历十月初一。水在颜色上主黑，所以服色、旌旗、旄节皆以黑色为主。水在数字上主一、六，所以兵符、节符、法冠皆六寸，车舆长六丈，六尺为一步，六马为一乘。

二、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分别为上郡、巴郡、汉中郡、蜀郡、河东郡、上党郡、太原郡、雁门郡、代郡、陇西郡、北地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东郡、云中郡、颍川郡、邯郸郡、钜鹿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砀郡、泗水郡、桂林郡、象郡、齐郡、黔中郡、九江郡、辽东郡、会稽郡、长沙郡、广阳郡、陈郡和闽中郡，关中之地则为内史，不在三十六郡之内。每郡设有郡守，负责掌治全郡；设郡尉，负责掌佐武职兵卒；设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守及郡的治理情况。郡下设县，县有县令、县丞、县尉。县下设乡或亭，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司狱讼及征收赋税）、游徼（巡禁盗贼）。亭与乡相同。乡下设里，百户为一里，里有里宰管理。

三、将民间兵器收到咸阳，铸成钟锯，其余铸成十二个各重十二万斤的金人。

四、推行以秦国为准的度量衡制，统一钱币，统一文字，以《仓颉篇》作为推行天下的文字范本。

五、将散居天下的富豪十二万户迁至咸阳。

……

一系列巩固天下的政策诏告后，始皇才安下心来。他相信这些政策实行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撼动他的江山了。

第十六章　扶苏大婚娶闺秀　始皇率性封泰山

天下归秦，给商贾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来往于各地，再也不用担心因争战而阻隔交通，或被当作奸细而不明不白地被处死。

帝都咸阳，自从十二万富豪被迁至这里后，便成了天下商贾的向往之地。城外的灞上，历来是秦人送客的分别之地。从这里有一条大道直通函谷关，出了函谷关向东可至琅琊郡，向北可至辽西郡。而另一条道直通武关，向南可至闽中郡。

进出咸阳，都要经过灞上。为了方便，有人在此搭了一方大棚，棚下东一块西一块铺着硬席。友好相熟之人围席而坐，作最后的话别。在大棚的一角烧着茶水，还有一些食物水果，只要付上几个铜钱，就可以买上一些。一些商贾在此停歇之际，交流着各地行情，讲述着奇闻趣事。

一个从楚地来的商贾道："这次去南郡收贷，我听到一件奇事，与我交款之人雇了一人给他放羊，你们可知是何人？"

围坐在一起的商贾颇感兴趣地问道："替人放羊的能是什么人？"

"说出来你们都不信！那人曾是王族，楚顷襄王的儿子、考烈王的异母弟，也曾是一方君侯啊！"楚商略带感慨。

一个齐地口音的商贾叹道："这还算好的。我经过共地时，听说被安置在那里的齐王被困在松柏林中活活饿死了！他可曾是一国之君啊！昔日的齐人到处传唱一首歌谣叹息此事。"

"什么歌谣？"有人追问道。

那个齐商不做回答，用悲愤的齐音唱道："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这歌声引发一片叹息之声，虽然秦国统一了天下，对他们这些商贾大有好处，但他们的国家毕竟亡了，亲友也有的为国战死了，纵然他们

再重利忘义，也不能忘了自己的血脉之源。

离他们不远处，有五个人正在听着他们的谈话。从他们坐的姿态看，可知是三主二仆。三人之中有两个年纪相当，看上去都年近四十。另一个须发皆白，已有六旬上下。

“陛下对六国诸侯太过苛刻，使他们昔日的臣民都心有怨愤，若不善加疏导，必有后患啊！”那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叹道。

“父亲所虑甚是，可惜陛下听不到这等言论。”一个看上去精明练达的壮汉接道。

另一个看上去较为敦厚朴实之人道：“若陛下听到这些言论，恐怕又是一场腥风血雨。如今陛下身边多是阿谀奉承之人，听到的尽是万民咸服、天下安定的奉承。你没见赵高趾高气扬的样子，一个中车府令，连左右丞相竟也要看他的脸色，听说陛下最近又封他为幼公子胡亥的太傅。”

这说话的正是蒙家父子。等蒙恬说完后，蒙毅又担心道：“陛下因清扬夫人之故，一直对胡亥甚是宠爱。赵高心计深沉，为胡亥之师怕不是什么好事！”

蒙武叹了口气道：“我们进言，只会惹陛下不快。你们没见王老将军每日引着孙子垂钓于渭水，这才是明智之举啊！你母已逝，为父也想出去散散心，顺便寻访一位故人。十五年前，为父在此送走一个奇人，他那时就预见天下会有今日，也看穿了陛下的为人，毅然抛弃荣华富贵飘然而去。为父真希望能再寻到他，以解心中疑惑。”

“父亲说的可是国尉缭？孩儿从他的兵书中受益匪浅。”始皇曾赐蒙恬和王贲《尉缭子兵法》，以示对他们的宠爱。

“你要深研此书，以后一定还用得上。陛下用隗状为相，应该不仅是为了均衡朝中势力，一定还有更深的意思。”蒙武叮嘱道。

兄弟俩互相看了一眼，心中已经明白，不过蒙毅还是有些不放心：“孩儿心中明白。只是父亲年迈，出门在外孩儿和大哥都不放心。”

“有他们两个在，你们不用担心。各地守军也有为父的旧部，有什

么可虑的？”蒙武指着身后两个虎背熊腰的壮汉。

两个壮汉也同时向蒙恬和蒙毅保证道：“两位公子放心，有属下在，绝不会让老将军有丝毫损伤。”

蒙恬点头道：“涉、邯，你们跟着老将军要好好请教！”

“你倒会打算，让为父为你培养人才！”

“他们随孩儿征战多年，都是可造之才。此次随父亲出游，正可长长见识！”

蒙武颔首应道：“这你大可放心。蒙毅，为父只是有些担心你。你在陛下身边出入，可要小心赵高，别以为他只会阿谀奉承，他也有过人之处，你要小心与之相处。此次出游，为父已向陛下禀明，陛下叮嘱我要注意天下民情及诸侯余孽，所以此行并不轻松。好了，天色不早了，你们回去吧，为父也该起程了。”

那群商贾不知何时已经离去，大棚中只剩他们五人。两兄弟起身恭送，望着老父的背影，二人不胜感叹。他们看出父亲对陛下的感情甚深，虽然看不惯他亲近佞臣，但仍然为其奔走天下，为社稷操心。

蒙恬叮嘱道：“你在陛下身边，不比为兄在外为将，父亲的话你要牢记。”

“小弟明白。其实陛下也并非变得只图享乐，不理政事。朝中政令哪一条不是经他批阅之后才颁行天下的？只是现在这些事比起征伐六国的军报让陛下安心了很多。再说李斯、王绾、隗状都是能干之臣，也为陛下省去不少心力。”

“可是天下刚定，安抚百姓，休养生息，都是刻不容缓之事。现在虽然战事减少，百姓不用为兵役担心，但徭役却增多了。陛下出巡陇西、北地之后，就要开始建信宫、修驰道了。为兄担心如此下去，非社稷之福啊！”

蒙毅听后苦笑道：“兄长所虑又何尝不是小弟所担心的呢？但这些事陛下都认为有必要进行，也有能力完成，所以不容人进言啊！”

兄弟二人又议论一阵，便各自坐车回府。

果然不出蒙家兄弟所料，始皇出巡陇西、北地后，不仅开始建信宫、修驰道，而且还广征民力，开始扩修阿房宫。

信宫在渭水之南，宫成之后，始皇改名为极庙，以此相比天极。天极乃天帝所居之处，而他所居之极庙乃人间之中心，象征其受天帝之意主宰人间。此地既是敬天祭祖之地，也是处理军国政事的场所。原先祭祀、庆典都要到雍城去举行，因为那里是秦室宗庙所在之地，而处理军国政事往往在咸阳宫中，这样既不方便，也显示不出一统天下后的气派，所以始皇巡游归来，即开始建极庙。

极庙落成，他又修一条大道连接骊山，还在极庙之中建造了甘泉前殿，用一条甬道（两侧筑有围墙和屏障之道）与咸阳相连，使整个宫殿连为一体。

始皇出巡时，因为各地道路宽窄不同，路面状况也不相同，不仅饱受颠簸之苦，而且庞大的仪仗车队由于道路过窄，难以列队而行，以致队形散乱显示不出威仪，回来之后，他即下令兴修驰道。

以咸阳为中心，驰道通向天下各处。东穷燕齐，南达吴楚，把各郡都连接了起来。驰道面宽五十步，高起于四周平地，地面坚实，经得住车轮的碾压，路两旁每隔三丈植树一棵。有了这些大道，他调兵遣将更加迅捷，不管哪里出现动乱，都可迅速赶到。

做完这些，始皇想起先祖惠文王曾想建阿房宫，但没能实现就去世了，现在他富有四海，应该完成先祖的遗愿，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不过，建信宫、修驰道征用民力已多，始皇不得不缩小规模，只召集了不多的匠人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建。

这么多事却并没让他感到忙碌，因为许多事只要他说出想法，下达命令，王绾、隗状、李斯、赵高等人就会全力去办。他们个个精明能干，根本不用他操什么心。于是，他就把过人的精力转移到内宫之中。六国宫室是他流连忘返之地，诸多皇子、公主的事也开始过问。

当他得知扶苏还未立夫人，便为其定了一门亲事，让他娶王绾之女为夫人，并命太卜择吉日成亲。扶苏乍听此消息，呆立当场。

望着扶苏失魂落魄的样子，始皇问道：“怎么？你对朕定的这门亲

事不满意？朕派赵高为媒，见过王绾之女，才貌俱佳，你就放心吧！”

扶苏怯怯地回道：“儿臣……儿臣还不想立夫人。”

始皇奇怪地看着他道：“不想立夫人？你都二十一了，又是朕的长子，再不立夫人于礼不合。看看你的几个弟弟，都为朕添了皇孙。”

扶苏知道父皇一旦决定，想要更改起来就十分困难，趁父皇现在还不是很坚定，他便硬着头皮道：“儿臣已心中有人。”

始皇笑道：“怪不得。那你告诉朕是哪家的小姐？如果合适，父皇也不勉强你！”

扶苏低声道：“是儿臣的侍女香质。”

“香质？”始皇皱紧眉头，这个名字他似乎听说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一直躬身站在一旁的赵高走到始皇身旁，耳语了几句。始皇听后一拍案几，怒声道：“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朕的长子，怎可立一贱奴为夫人？让天下人知晓，岂不耻笑？你把她收为姬妾，朕不管你，但绝不能立为夫人！你回去好好准备，择吉日成亲！”

不容扶苏再分辩，始皇就把他斥退。赵高看着扶苏垂头丧气的样子，心中暗自高兴。他与香质已结下仇怨，怎能让她成为长公子夫人？这不是给自己树一大敌吗？见始皇暴怒的样子，他知道自己的话已起了作用，但与扶苏的仇怨也怕越来越深了。不过他也没指望在扶苏身上下功夫，他已掌握了胡亥，现在只有想办法打击扶苏，扶植胡亥。

见扶苏离去，赵高又道：“其实这也不能怪长公子，香质此女妖媚迷人，公子一定是受了迷惑。陛下，这等女子长久待在公子身边，只怕会对公子不利啊！”

“一个女子能成什么事？只要不立为夫人，就由他去吧。看扶苏这样子，只怕对此女用情已深，朕也不能逼迫他。唉，扶苏太怯弱了，朕百年之后，万里江山交与他真让朕难以放心。”

赵高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始皇说这些话，扶苏若为储君，只怕就没有他立足之地了。所以最好能打消始皇这个念头，要是换成胡亥就再好不

过了。

见始皇对扶苏不满，赵高就顺着他的语意道："陛下所虑甚是，这万里江山需要像陛下这样的雄霸之主才能统治。陛下正值龙虎之年，何必为这些事操心呢？也许陛下能永远统治这万里江山呢！"

"永远统治？这怎么可能！"始皇摇了摇头。

赵高忙进言道："陛下，奴才听说成仙得道之人，能炼成不死仙丹。陛下现在富有四海，若举全国之力寻访这种人，不就可以永远统治这万里江山吗？"

"这也只是传说而已，怎可信以为真？"

"民间传说，并非空穴来风。依奴才看，陛下一统天下，功盖三皇五帝，没有人比陛下更合适得到这不死丹药。"赵高又进一步吹捧。

始皇有些心动，若能永久统治这万里江山，他就不必为后继之人发愁了。可那神仙丹药之事，又太过虚无缥缈了。他强压住心中的向往道："此事留待日后再说吧！胡亥最近怎么样了？朕好些日子没有见到他了。"

赵高见始皇已经心动，目的已经达到，若过于强调此事，只怕会引起疑心和反感，于是他也赶紧转变话题道："陛下不问，奴才险些忘了。幼公子前几日猎得一珍贵白狐，皮毛似雪，细腻柔软。他说要献给陛下，却一直不得召见，所以让奴才代禀一声。"

"难得他年岁尚小，就懂得仁孝之道。朕把他交给你，你可要好生教导。"始皇听了赵高的禀告后，心中甚是高兴。

"奴才一定尽心竭力！但是奴才只懂刑狱之学，怕误了公子前程，陛下还是另择贤士做幼公子的太傅吧？"赵高见始皇夸奖胡亥，心中也甚是高兴，但仍装作小心谨慎的样子。

"朕以法治国，以吏为师，需要的就是你这等人。儒士博学善辩，但治事不行，胡亥不能再找那些儒士为师，不然将来又和扶苏一样。"始皇此语，让赵高看到一丝扳倒扶苏的希望。

扶苏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府中，父皇怒不可遏的样子让他感到害

怕，他担心若再坚持下去，父皇一怒之下定会下令杀了香质。更令他气愤的是赵高，不知他在父皇面前说了什么，竟让父皇如此生气，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

我一旦掌权，一定让你不得好死！扶苏在心中暗自咒骂。

香质见他脸色难看，关切地问道："公子怎么啦？是不是陛下又责怪你了？"

扶苏不知该如何开口，但一想到此事香质早晚会知道，便垂头丧气道："父皇要我迎娶左丞相王绾之女为夫人，择吉日就要成亲。"

香质闻言心神一震，但仍强装笑脸道："那公子还有什么不高兴的？此事陛下亲自过问，恐怕已不容你再推辞了，这个家正缺一个女主人呢！"

"可是我只想让你成为后堂女主人！"扶苏再也不顾一切，说出了内心的话。

香质没想到扶苏会这么直白地表露心迹，虽然她早已猜到扶苏之意，但一直不愿意相信。面对扶苏灼灼的目光，她不禁有些手足无措。若现在有丝毫不慎，只怕会影响他以后的前程。想到此，香质故作不经意道："公子不要取笑奴婢了，奴婢哪有这种福气！这是奴婢熬的八珍汤，公子还是趁热喝了吧？"

香质左一声"奴婢"，右一声"奴婢"，显然是在提醒扶苏他们身份不配。说完之后，她不理扶苏的呼唤，径自回到房中，忍不住珠泪涟涟。

她是一个贱奴，没资格要求什么。只要王绾之女进入府中，她就不可能再像这样与扶苏亲密无间了。可这么多年她与扶苏的感情早已超过主仆之情，平常不觉得什么，一旦改变就有痛彻心扉的感觉。扶苏是嫡长子，虽未被立为太子，但已被朝中上下视为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他应该有一位身份高贵的夫人，将来才能母仪天下。何况他对自己还有救命之恩，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连累他。香质打定主意，又回来对扶苏道："公子以后这里就有人照料了，就让奴婢进宫去服侍皇后吧？"

"我不让你走！如果你离开，我也走。"扶苏不容置辩的语气让香质觉得他绝不是信口开河。

“那好，奴婢就不进宫了。不过公子的心意奴婢已经明白，日后夫人进府决不可再说出这种话来，不然奴婢就无以立足了。公子的前程若是因奴婢受阻，奴婢更是罪不可恕！”香质只好退了一步。

扶苏流泪道：“你又何必如此？我宁愿与你遁隐深山，也……”

香质跪倒在扶苏面前：“公子再如此说，奴婢就自决于此！”

扶苏扶起香质，二人都泪流满面。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痛叙心怀的机会了，可二人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扶苏大婚，始皇又令天下臣民大庆。各地郡守上书，称百姓感谢陛下天恩。始皇高兴之余，总觉得缺点什么。

李斯不失时机地进言道：“陛下上承天意，下抚黎民，有平定天下之功。古时天子为显其功，封禅泰山。陛下开辟万里疆域，功追上古天子，理应行封禅之礼，使天下臣民明白陛下乃是受命于天，代天行事。”

始皇本有再度出巡之意，想看看畅通天下的驰道到底修得如何，但一直找不到名正言顺的理由。第一次巡游之后，他就喜欢上了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巡视四方，体察民情，还可以显示帝王威仪。

李斯的进言正合他的心意，可他对封禅泰山之礼所知有限，只知道这是天子才能行的大礼，至于来历以及如何举行都不清楚。

“这封禅之礼到底如何，朕不甚清楚，爱卿可否为朕解释一二？”

李斯博通天下之事，但始皇这一问却也使他十分为难。因为礼仪之学是儒家研究最为透彻的，他向始皇进献此言，是为其找一个出巡的理由，虽然事先有所准备，但所知也甚是有限，只好尽力回道：“封禅是上古传下来的大礼，至今只传了七十二代。周室规定只有天子才可以祭祀泰山，诸侯只能祭祀境内之山。至于封禅泰山之礼具体如何进行，臣也不甚清楚。不过儒生一向以知礼而自居，陛下可招来相问。”

始皇知道这是李斯之短，也就没再追问。他欲封禅也别有深意，泰山在齐地，他正可借机巡视。这里是秦国最后征服的地方，不少不愿受秦国统治的人都聚集在这里。齐鲁之地又是儒学繁荣之地，儒学家们主

张以礼治国，对秦国重法轻儒、严刑峻法的统治甚是不满。六国旧臣与儒学家们互相支持，使齐地经常传来治理不力的消息。始皇深知只有亲巡，才能慑服这些妄图谋反者。

可有些大臣对始皇封禅泰山并不理解，他们认为兴师动众只为了向臣民显示威风，甚是不值。王绾就婉言劝谏道："陛下封禅泰山，必然兴师动众。可如今天下刚定，诸侯余孽尚未肃清，特别是齐鲁之地，诸多不愿侍奉秦国之人聚集于此。臣担心他们反心不死，惊扰圣驾。"

隗状也进言："据臣所知，封禅之礼只有周成王及其以后几位君王行过，周室东迁后再没行过此大礼。昔日齐桓公雄霸诸侯，也想行此封禅大礼，但被管仲所阻。管仲言道：'天下没有出现符瑞祥兆而行封禅之礼，反会惹怒天帝，降灾祸于齐。'臣以为应慎行为好。"

李斯见左右丞相都反对自己，便暗中示意御史大夫冯劫上前进言。冯劫见李斯向他求助，自然不好拒绝。但他若出言反对王绾和隗状，必然把二人都得罪。二者相较，王绾势大，又与陛下有姻亲关系，而隗状虽然位列王绾之上，但在朝中势力单薄。于是他便出言反驳隗状道："齐桓公只是一方诸侯，怎能与陛下相比？陛下扫灭诸侯，一统天下，正是上承天意，其符瑞祥兆早在孝文公时就已出现。孝文公猎黑龙，得水德之瑞，方能灭周室，此时正应封禅泰山，回应天帝，以谢上天庇佑之恩。"

隗状没想到冯劫之言全冲着自己而来，正待出言辩驳，却被始皇制止："两位爱卿所言都有道理，不必再争了。"

几位大臣的微妙关系正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深谙其中厉害。若冯劫与隗状反目，势必完全依靠李斯，而隗状也会寻王绾为靠山。两派对立比众臣各自为政要难以控制，嬴政适时制止，不使二人关系过于紧张。他已决定东巡，但必须对王绾和隗状有所安抚，于是对二人道："两位爱卿都言之有理，都是为朕和社稷考虑，其实朕并非只为了封禅泰山，主要还是想巡视齐鲁，体察民情，扫清诸侯余孽。"

始皇此说，使众臣都感到满意。王绾、隗状觉得始皇接受李斯之议，只不过是顺便而行，并非全听李斯之言；李斯、冯劫也觉得始皇最终接受了提议，说明他们还是占了上风。

东巡之议既然已经决定，始皇便吩咐文武百官前去准备。这次他决

定把文武重臣都带上，只留下扶苏负责处理日常政事，并让蒙毅辅佐他。他还要大摆车驾，显示皇帝的威严，让天下万民都知道他是受命于天，不可抗拒。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嬴政于四月率领庞大的车队东巡。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仪，在群臣的策划下，车队兼具各诸侯出巡仪仗之气派。

车队最前是辟恶车，上有桃木弓、芦苇矢。可射死恶鬼，用来除不祥之兆。前面的随从属车罩以虎皮，最后两辆车则悬以豹尾。属车按五行配五色，分为五色安车和五色立车，又按五行方位簇拥着始皇的金根车。

金根车由六匹纯黑的河曲马拉着，每匹马都膘肥体壮，皮毛油光发亮，马头上套着金银络头。金根车的车盖似一张巨大的穹窿，四壁都绘有色彩艳丽的夔龙凤卷云纹，连车衡两端及驾马的轭钩都裹银镂花。御马车夫都头戴切云冠，腰佩玉饰，个个精神抖擞，威武雄壮。

金根车之后就是八十一辆大驾属车，里面坐着随行姬妾及文武重臣。

车队前后各有数千名精心挑选的虎贲军，他们骑在战马上，手中或持着长戈巨斧或撑着象征皇帝威仪的五彩旌旗。

一路行来，百姓争相观望。行至阿房宫工地，泗水亭长刘邦正带领民工在此服徭役，他看见始皇出巡的车队，仰天长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车队一路东行至邹峄山下，进入齐郡境内。邹峄山雄伟挺拔，又正值仲春时节，春光明媚，始皇决定带领众臣上山一游。游毕，始皇命李斯撰文，立碑刻辞：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

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

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溥惠，亲巡远方。

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

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施及五帝，莫能禁止。

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

车队离开邹峄山，直驰泰山。齐郡郡守领着地方官吏和七十个当地最有名的儒生，早已在那里恭候大驾。

这些儒生接到始皇旨意，要拟定封禅的具体礼仪，这让他们很为难。按说儒家以知礼守礼著称，泰山封禅乃天下大礼，应该难不住他们。可自周室东迁后，就再没行过此礼。孔子曾研讨上古遗留的文籍典册，欲恢复此古礼，但因文献不足，且天下诸侯混战愈演愈烈，也就没向弟子传授封禅泰山的具体礼仪，所以这些儒生也不甚清楚。但他们不愿失去这个与始皇接触的机会，秦国一向重法轻儒，若能以此事博得始皇欢心，也许以后儒生就能进入庙堂之中。

于是，七十个儒生遍研孔孟二子传下的典籍，参照各种封祭大礼，整理出一套庄严、肃穆的封禅仪式，进献给始皇。始皇看了他们的奏章，奇怪地问道："封禅之礼难道竟如此简单？"

原来众儒生本着大礼崇尚质朴的原则，让始皇以蒲草裹车轮登山，上到山顶，扫地而祭，上铺秸席而坐，祈祷天帝。

众儒生以为始皇真嫌此礼简单，连忙解释道："陛下，此礼看似俭朴，但实行起来并非易事。"

始皇一眼就看穿此封禅之礼有些不合实际，心中已大骂这些儒生迂腐。这么庞大的车队不伤及山上草木土石根本就不可能，再说短时间内也难以寻到那么多的蒲草包裹车轮，若让他率领文武重臣爬上这么高的泰山，又怎能体现他皇帝的威仪？

听了儒生解释之言，始皇不怒反笑道："此礼果不简单！不过按你等所说，朕只有一步步爬上这泰山之巅了。如若不然，你们就教朕一个带着车队上山，又不伤及草木土石的办法。"

群儒这才听出始皇的不满，他们意识到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忽视了始皇耀武扬威的心理。但此时他们也只有硬着头皮坚持下去，若为了迎合始皇的喜好而更改礼仪，那儒家知礼守礼之名将不攻自破。

始皇不想再听这些儒生啰嗦，便对齐郡郡守道："这些人你从哪里弄来的就送回哪里去！真扫朕的兴！"

齐郡郡守被吓得面如土色，他本以为能获得皇上的赏识，却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儒生们见辛苦一场，反而受到始皇的呵斥，心中都甚是气愤，但在刀剑之下只得缄默。齐郡郡守把他们每人训斥了一顿，并赶回原籍，下令永不得举荐这些儒生为官。

盼望的荣华富贵没有得到，反而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儒生们绝了取荣华富贵的想法。他们对始皇暗怀仇恨，到处宣扬他是一个不知礼仪的狂妄之君。

虽然始皇斥退众儒生，但封禅大典还是要进行。既然具体礼仪没有人清楚，始皇干脆凭自己喜好率性而为。

他调来士卒从泰山之南开山辟路，修了一条大道直通山顶。之后就领着车队直驱而上，然后由太祝主持，仿照雍地祭祀天帝的礼仪举行封禅仪式。始皇心中颇为得意，便令李斯作文，刻石颂功：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

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

亲巡远黎，登兹泰山，周览东极。

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

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

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

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

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

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

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

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封禅完毕，始皇率领着车队下山。行至半山腰时，突然狂风大作，漫天乌云滚滚而来。士卒越来越难以撑住大旗，不断有人被吹落马下，致使马匹受惊，在车队中乱窜，几个士卒竟被挤落悬崖。

看着头顶滚滚的乌云，始皇有些心悸，怕是自己没按儒生的礼仪祭祀而惹怒了天帝。

“陛下，就要下大雨了，是不是找个地方避一避？”赵高禀告道，他一直随侍在左右。

可在这半山腰中到哪里去寻避雨之处？始皇正在犹豫，赵高又禀道：“陛下，前面有棵松树遮天蔽日，可以避雨。”

这狂风令人心惊，等会儿若暴雨来了，他就和士卒一样狼狈了，岂不有损帝王威仪？

“好吧，就在那松树之下暂避一下。”天帝发了怒，他也只有躲避了。

始皇刚至大松树底下，暴雨随即而至。他打量着那棵松树，足有两

人环抱那么粗，枝叶伸展四方，浓密至极，看不到一点空隙。

暴雨一至，车队更是慌乱。始皇见树下尚有不小的空地，便吩咐近侍把几个重要的文武大臣叫来避雨。不一会儿，就见隗状、王绾、李斯和王翦父子湿淋淋地赶至树下。

看见他们狼狈的样子，始皇暗自庆幸自己早来了一步："诸位爱卿都淋坏了吧，快到这树下暂避一下。"

几位臣子都颇感尴尬。他们平时都仪表严谨，神情庄重，一场大雨却让他们变得狼狈不堪。树下不时也有雨滴渗下，但比外面要强了许多。近侍还在始皇头上撑了一个冠盖，使他没有受到一点风雨之苦。

众臣谢过始皇相召避雨之恩，但看见始皇身后的赵高没被淋湿多少，心中都不是滋味。他们默然站在树下，没有一人开口说话。

始皇却喜滋滋道："这棵树为朕挡雨，使朕免受风雨之苦。若它是人，朕就要好好地赏它！"

赵高立即上前谄媚道："陛下，您上承天意统治人间，就算是树也一样可以封赏！"

"你说得对！那朕封它什么好呢？嗯……就赐它五大夫爵吧！"始皇略一沉吟，自顾自道，"只要有功，不管是什么，朕都会封赏！"

几位大臣面面相觑，没想到一棵普通的大树一下成为大夫中最尊贵一级，他们都知道这话是说给他们听的，但大家都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没说一句话。

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天空又放晴了，始皇下令下山。车队已不见上山时的威风，士卒们个个如落汤之鸡，旌旗不展，犹如一支败军。

儒生们知道始皇狼狈下山的情形后，更是到处宣扬他不守古礼，惹怒天帝，降暴雨以示惩罚。

封完泰山，始皇继续东巡。他先至临淄，在原齐王的宫殿中住了几日，然后继续东行，经黄（今山东黄县）、腄（今山东福山）两地，上成山（今山东荣成境内）、登芝罘（今山东烟台北），立石颂秦德后离

去。

每经一地，始皇必召当地郡守或县令前来询问，主要是了解民情、政务，重点查访诸侯遗族是否有不轨之举，其次是了解各地郡守、县令对秦律的执行情况。

秦法严峻，六国百姓都不适应。天下统一后，秦律颁行天下，使天下之民尽知其法，但仍不时传来边地之民违法犯禁、聚众作乱的消息。始皇亲自考问各地官吏，查问其执法审案的情况，发现枉法徇私者，一律严加惩治，这使沿路的官吏都有些胆战心惊。

虽然一路上风风光光，可是始皇总觉得不是很满意，因为随行的姬妾已让他感到腻烦。当赵高小心翼翼询问让哪位姬妾侍寝时，他没好气地说道："还能是谁？不就是那几个人！算了，朕都烦了！"

赵高觉出始皇的不快，这段时日他就一直很小心地服侍着，此刻始皇的语气更确定了他的猜想是正确的，心中便有了打算："陛下，您也不用烦恼，奴才有一策可解陛下烦忧，只不过……"

"不过什么？难道你让人把咸阳的美人送来？"始皇有些不明白，但赵高的话已提起了他的兴趣。

"陛下，奴才的意思是不妨就地搜寻美女，这样既免了宫中姬妾奔波之苦，陛下也可见识天下的美女。"赵高低声建议道。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始皇听了很是心动，但又有些犹豫不决。他担心此事若传扬出去，说他出巡只是为了搜罗天下美女，岂不有损英明圣主的威名？

见始皇迟疑，赵高赶紧补充道："陛下若觉得不便惊动各地郡守，那奴才便先行一步，为陛下安排好一切！"

赵高的办事能力始皇是毫不怀疑的，但这又无疑给了他一项谋取好处的特权，所以他心中有些不放心。

只要自己小心一点，还怕他捣什么鬼！始皇思前想后，还是受不了这个诱惑，对赵高点头道："那好吧，你就去做这件事吧！不过朕若是听到什么不好的议论，那就别怪朕无情了！"

“奴才明白！陛下但请放心，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唯奴才是问。”赵高知道自己在理政方面不如李斯、王绾、隗状等人，只有在这些方面为始皇出力，让他感觉到自己的用处，才会对他产生依赖之心。

一路上，赵高成了秘密的选美钦使。他借机搜刮钱财，中饱私囊。各地官吏也知道他是始皇面前的红人，平时巴结还来不及，所以即使知道他敲诈勒索也不在意。

以后每晚，始皇都可见到不同风味的各地美女，让他感觉比在咸阳城中的六国宫室还要快活。始皇心情大悦，一路前行直抵琅琊郡。

琅琊郡位于黄海之畔，原是东夷、淮夷所居之地。从西周至春秋，这里一直是蛮荒野地，不为世人所知。至吴越争霸之时，越王勾践灭吴，北上称霸中原，把都城迁于此地，世人才知琅琊之名。勾践曾在琅琊造了一座观海台，并在此台上号令诸侯尊周攘夷。

始皇登上琅琊台，被这里的奇美海景所吸引，遥想当年勾践在此号令诸侯的情景，他不禁有些心驰神往。

但这座琅琊台历经了二百多年的风雨，已残破不堪，让他觉得有些遗憾。他决定恢复往日盛景，下令迁徙三万户庶民至此，并免除他们十二年的租税，以使他们能够在此安居下来。

为了显示自己是天下之君，他还造了一座比这还要高大的琅琊台，并一同造了一座行宫。他每日除了在行宫中寻欢作乐，就是在琅琊台上观赏海景。

琅琊台建在一座伸入海中的高山上，三面是陡峭的绝壁，四处海景，尽收眼底。这一日，始皇又带领众大臣登上琅琊台，观赏海景。忽然，他听见有人惊呼：“快看！那是什么？”

始皇循声望去，只见在海中出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楼阁。那座楼阁悬浮在空中，闪闪烁烁。

那里原本什么都没有的，这是怎么回事？始皇心中极度震惊。

这时，随行之人中有人跪下来磕头不止，边磕头还边道：“仙岛！那是仙岛啊！天帝显灵了！”

接着，呼啦啦跪下一大片人，个个磕头不止。

李斯上前向始皇跪奏道："陛下，这是天降祥瑞，佑我大秦啊！陛下定能永固江山，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大臣也随之跪下，山呼万岁。

朕见到了仙岛！朕见到了仙岛！看来这世上有仙人不假。朕得到天帝之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始皇更是激动不已，他也跪了下来，拜谢天帝的庇佑。

不一会儿，仙岛就消失了，恢复了往日晴日当空、碧浪翻涌的景象。

始皇在琅琊台上看见仙岛的消息迅速传开，琅琊术士借机上书，言称海中有三座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山上住有仙人，仙人有不死仙丹，要求始皇派他们去求取仙丹。

众术士的进言让始皇既心动，又疑惑。他想得到不死仙丹，那就可以永远统治这万里江山，但术士所说的毕竟是虚无缥缈之事。那日所见也只是迷迷糊糊的一瞬，事后想来，除了那高呼的"万岁"之声，其余都不甚清晰。他决定把术士之首徐福叫来问一问，然后再决定是否派他们去寻仙药。

徐福是琅琊有名的方士，早年曾从师儒生，后见儒生并不受重视，便改习练方术。在众多的方士中，他以星象占卜闻名，再加上所学庞杂，又能言善辩，精于察言观色，很快便成为齐地方士之首。

始皇见到徐福就直言问道："爱卿上书称海中有三座神山，其描述细致入微，朕看了甚是疑惑，不知爱卿是否到过那里？"

徐福年约三旬左右，三缕长髯垂于胸前，让人感到有几分神仙之气。他一听始皇此言，就知道他对三座神山之事半信半疑，因此毫不犹豫地答道："是的，臣曾到过方丈山。那里飞禽走兽皆为白色，遍地是奇花异草，宫阙皆为金银所造。山上长有长生之果，凡人食之则长生不死。但臣福薄，却不得食此长生之果？"

"那是为何？"始皇有些奇怪。

“仙人晓谕臣，若福薄之人食此长生之果，虽能长生不死，但会变成飞禽走兽。所以神山之上仙人少，而飞禽走兽众。仙人告诉臣若能使福厚之人得此长生之果，则受其福荫才能成为仙人。”

始皇不由得兴趣更浓，忙追问道：“那何谓福厚之人呢？”

“福厚之人就是上承天意、泽被万生之人！”徐福回答得斩钉截铁。

上承天意、泽被万生？那不就是指的朕吗？朕受命于天，统治人间万物，万民不就是受朕之恩泽才免于战乱之苦吗？始皇想到这里，不由焦急地问道：“那爱卿看朕是否为福厚之人？”

“陛下若不是福厚之人，则天下再难找出第二人！”

“爱卿所言属实吗？朕真能见到神山？”始皇不禁有些欣喜若狂。

“臣若所言不实，愿被磔刑处死！”

磔刑即车裂酷刑，徐福这样说遂使始皇深信不疑。

“那朕何时能见到神山？”

“陛下只要听臣的安排，就一定能再见到神山。具体时日臣也不清楚，要得仙人指点才能知道，但一定不会超出一月！”徐福信誓旦旦。

“好，那在这一月之中朕就听你安排。”

这一月之中，每至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之日，徐福就让始皇到琅琊台上祭祀天地。眼看一月之期将完，始皇仍然没见到神山，不禁有些焦躁不安。心想是不是自己有什么失检之处，惹恼了天帝，所以不再显示祥瑞？

就在这时，他又见到了海中浮起群山，山上满是葱郁的树林，林中鸟兽也隐约可见，群山之中还隐约可见一道飞泉。

“陛下，这一定是瀛洲。瀛洲之上有长生之水，那飞泉就是。”徐福不失时机地向始皇解释道。

始皇已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慑，对徐福的话深信不疑。

其实徐福并非有什么鬼神莫测之机，他们所见即是今人所谓的海市蜃楼。徐福曾在这海边待过几年，海市蜃楼之景见过许多。他暗中留意，此景多出在盛夏时节，并在琅琊台容易见到。只要天气晴朗，一月之中就可见几次。他精通星象之学，从星象可知气候，所以才敢在始皇面前作大胆之言。

始皇信了徐福之言，便派他带上黄金珍宝为礼物，去寻找长生之果、长生之水和长生之丹。按徐福所说，长生之果在方丈，长生之水在瀛洲，长生之丹在蓬莱，只要能到其中任何一座神山，即可取得长生之物。

过了十几日，徐福便回来了，却没有带回始皇想要的长生之物，他向始皇解释道："臣这次到了蓬莱神山，仙人问臣：'你是西皇派来的使者吗？'臣想自己从西而来，西皇一定指的是陛下，便答道：'是的。'仙人又问：'你这次来，有何要求？'臣道：'是为西皇求取长生之丹的。'仙人又道：'西皇的礼物太微薄了，只可看不可取。'臣忙问：'那应该送什么礼物？'仙人道：'要童男、童女各五百，还要百工、技师以及谷物种子，这样才能得长生之丹。'这样，臣只有返回向陛下禀告。"

始皇立即命令大臣按徐福所言去办，很快就凑齐了童男、童女、百工、技师以及谷物种子。为防意外，始皇还赐给徐福数百名弓箭手作护船之用。所有的东西装满了三艘大船，徐福才扬帆而去。

始皇满怀希望，想等到徐福求得长生之物回来。可三个月过去了，他却一点音信也没有。他不能在此久住，便令人在此守候，自己则领着众大臣继续巡视。

一路上始皇不再多作停留，经彭城（今江苏徐州），渡淮水，到衡山（今安徽霍山），经安陆（今湖北安陆），到南郡，最后由武关回到咸阳。

第十七章　博浪沙始皇遇刺　高渐离慷慨赴死

始皇回到咸阳，已是当年九月。按照秦历，这时已是岁末之月，百姓要举行腊祭庆典，感谢天帝的保佑和赐福。但腊祭庆典产生于尧舜之时，通常是在十二月进行。百姓历代相沿，并不因商、周和秦改变正朔就将腊祭提前。始皇知道，腊祭之礼与民间农田耕作有很大关系，九月是田间繁忙之际，也不适宜腊祭庆典，就没有强令更改。

至腊祭之时，已是秦历岁首三月。各地郡守县令纷纷向咸阳报喜，言称民富国强，天下安定，百姓无不感谢陛下亲巡抚慰之德。始皇高兴之余，还有些遗憾。徐福依然没有消息传来，使他心中颇为挂念。

万民的称颂使他确信自己是圣人，也是徐福所说的福厚之人，所以他想要得到长生之物的心情更加迫切。第二年一开春，他就迫不及待再次东巡。他要再去琅琊，等候徐福取回长生之物。庞大豪华的车队再次出函谷关，准备经颍川郡（今河南）上驰道，直奔临淄。

颍川郡阳武县（今河南原阳）是与齐郡交界之地，也是原魏国与齐国的交界之地。这天阳武县来了两个面生之人，看样子是一主一仆。主人矮小瘦弱，面容白皙。奴仆却甚是粗壮，比主人高出一个多头，却是个哑巴，只能用手比画。

主人自称是韩地商贾，去临淄采买货物，因身体不适，要在此多住几天。当地里宰仔细检查了他们的“路引”，没发现可疑之处，便让他们住下了，并嘱咐他们不要到处乱跑。因为皇帝要途经此地，所以检查甚严，凡遇可疑之人都要送入监中暂押，待皇帝经过之后再作定夺。

主仆二人待在城里，渐渐与附近之人相熟。令人奇怪的是，主人张良虽然有病在身，但经常外出寻医找药，而奴仆却在驿舍之中很少外出。他们心想——也许因为奴仆是个哑巴，出外办事不方便吧。

像往常一样，张良至黄昏才回到驿舍。他似乎很疲累，进屋后不住地喘息。那高大健壮的奴仆向外面看了看，见没有人，便关上屋门，用东夷之语轻声问道：“主人，可曾查探清楚？”

张良点了点头，也用东夷之语答道："查探清楚了，嬴政从博浪沙（今河南原阳）经濮阳直抵临淄，不走陈留驰道。"

"那我们在哪里动手？"奴仆急问。这些天来装哑巴把他憋坏了，他想早一点完成刺杀之事，就可回东夷与族人团聚，再也不用受这种苦了。

"就在博浪沙！那里地势险峻，驰道从两山之间经过，从上面掷下铁锥，就可砸中道中行车。你去准备一下，明日一早我们就离开。"张良吩咐道。

"是！"那奴仆答应一声，即欣喜离去。

张良看着他的背影，暗自摇了摇头。此人虽然力大无比，但头脑简单，丝毫没想到刺杀的艰险。幸亏他不懂中原之语，要不然问几句就会探知他的底细。

再过几天就可以完成多年的夙愿了，他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回想起这几年浪迹天涯的生活，他不禁感慨万分——

弟弟，希望你在天之灵不要怪罪大哥。大哥没有葬你，是为了积累家财，募得勇士，刺杀嬴政，以报韩国对我张氏之恩。

张良原是韩国人，祖父张开地，在韩昭侯、韩宣惠王、韩襄哀王时为韩相，其父张平也曾相韩釐王、韩惠王。其父死时，他尚年幼，没有出仕为官。后来秦国灭了韩国，他就沦为庶民。虽然家中仍很富有，但已没有往日那种气派。张良心感国仇家恨之痛，弟弟死了也不埋葬，就带着全部家财四处寻求勇士，打算刺杀始皇。

可自从始皇险遭荆轲刺杀后，对游侠之士打击甚严，他在中原各地搜寻多年，也没能找到一个勇士。无奈他只有远走海外，结识了东夷秽族君长仓海君，仓海君送给他一名族中大力士。

可这名大力士头脑简单，又不懂中原之语，如何能够接近始皇，行刺杀之举？张良正感到灰心之际，却听到始皇巡游天下的消息，不禁大喜。

出外巡游比深居宫中要容易接近，刺杀也较为容易。只要能寻到一

有利地形，那就是嬴政的葬身之地。他带着大力士四处奔走，追随始皇巡游的踪迹。但始皇第一次东巡戒备森严，始终没让他找到下手的机会。

这次东巡，张良打听出目的地是琅琊，而阳武县是必经之地。过了此地，则有两条路可至琅琊，一走陈留，一走濮阳。他早早来此等候，就是要查探始皇的去向。今日，他见大批士卒察看去陈留的驰道，便知道始皇是要从此道经过。虽然此道去临淄较近，但途中地势复杂，多从丘陵河谷经过，博浪沙即为此道中的一处险峻之地。

为了刺杀始皇，张良暗中打造了一把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锥。这铁锥外面全用木头包起，并雕以花纹，看起来像一把大木槌。秽族大力士拿在手中，若拈灯草，让人不会想到这是把铁锥。

第二日一早，张良和大力士潜入博浪沙的山上隐藏起来。他们躲过几拨秦军的搜查，终于等到了始皇的车队。张良紧张地注视着路面，寻找着金根车。

在大道两旁遍布着秦军士卒，每隔几丈远就有一哨，他们警惕地监视着路的两旁，但是没想到头顶的山上藏有两个刺客。

张良轻声吩咐身旁的大力士道："等会儿你投出铁锥，不管中不中，都立即逃走。这个包裹里有金子，你拿着直接回东海吧！"

大力士憨厚地点了点头，他跟随张良就是希望能多得些金银，好回到族中去。中原虽然繁华热闹，但他更想念亲人。

车队越行越近，辟恶车过去了，为前导的虎贲军也过去了，始皇的金根车渐渐出现在眼前。

"看，那辆车从下面经过时，你就用铁锥击它。"张良指着始皇的金根车对大力士道。

大力士瞪着铜铃般眼睛盯着金根车，他去掉铁锥外面的木头，在手中掂了掂，向张良点了点头。

当金根车从脚下经过时，大力士呼地站起来，抡圆胳膊，将铁锥扔了出去。铁锥带着呼呼之声向金根车飞去，顿时将车砸得粉碎，六匹御

马受惊，狂嘶起来。

士卒们都没想到天上会飞来一物，砸了陛下的座车，顿时都呆在当场。

“有刺客！快保护陛下！”一名虎贲军都尉反应较快，立即高声叫道。

虎贲军立刻围在金根车后的一辆辒辌车边，接着有人指挥士卒上山搜索。

嬴政不在金根车中！张良见此情景，心中立时便明白了。辛苦忙了这么多年，想不到却仍然是一场空。他感到沮丧至极，愣在了那里。

大力士见士卒向山上搜来，但张良却没有离开的意思，不禁大急道：“主人，快走吧！有人来了！”

张良仍喃喃自语道：“怎么会这样？……”

大力士再也不顾什么，背起张良就跑，很快消失在莽莽丛林之中。

车队停止了前进，乱成了一团。士卒们紧张地注视着天上，怕再有东西飞来。始皇看着被砸得稀烂的金根车，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因为刚到初春，天气仍然有些寒冷，始皇坐在金根车中感到不适，就换乘了辒辌车。辒辌车冬暖夏凉，虽然没有金根车豪华，但此时乘坐却极为舒适。

赵高脸色苍白，看着金根车的驭手被砸得血肉横飞，不禁心惊肉跳，也暗暗庆幸自己逃脱一劫。后面的大臣闻知，纷纷赶至御驾前。

始皇强按住内心的惊惧，淡淡地说道：“众位爱卿不必惊慌，朕没有事。几个毛贼刺客算得了什么，朕乃天子，他们能奈朕何？”

众位大臣连声称是，不过王翦还是立即上前禀道：“陛下，此地乃险绝之地，还是速离为好。”

始皇道：“爱卿所言甚是！赵高，你让士卒都散开，尽快通过此地。”

又是一阵忙乱，车队重新启动。赵高亲自为始皇驾车，驱马快行。出了博浪沙，便是平原之地，车队缓行下来。搜山的都尉前来报告，说刺客早已逃走。

始皇紧皱双眉，厉声对都尉道："你去通知颍川郡守和齐郡郡守以及附近各地县令，迅速派人前来搜山，朕就不信捉不住这些刺客！还有，对可疑之人立即拘捕，不得放过！"

都尉领命而去，始皇问车前的赵高道："朕有何事对不住天下？竟然有人要刺杀朕！赵高，是不是朕对他们太仁慈了？"

"陛下，齐鲁之地多诸侯余孽。而他们失去了往日的荣华富贵，难平心中气恨，故有此举就不足为奇。"百姓都感激陛下统一之功，再不用受战乱之苦，应该不会刺杀陛下。赵高想起平日总在始皇面前说百姓如何感激爱戴他，现在若让始皇以为是庶民所为，那不就说明他是在说谎？所以他尽量把一切罪责推到诸侯余孽身上。

"你所说甚有道理。原先有大臣上奏说对诸侯之余要宽容，看来朕对他们太宽容了，才有今日之祸！赵高，传朕命令，凡可疑之人中有诸侯余孽者，杀无赦！"始皇满脸杀气，似乎只有杀光那些心存怨恨之人，他才能平息心中的恼怒。

秦始皇在博浪沙遇刺的消息迅速传遍天下，百姓惊骇之余，纷纷猜测是何人所为。六国遗族想起始皇对他们的苛刻，暗自兴奋不已。他们联合儒生，传言秦得水德，主阴柔刻薄，故秦法严峻，不讲仁义，如今天帝恼怒其暴虐，故降大锥以示惩戒。

始皇却听不到这类传言，他下令大索十日，仍不得刺客，只得继续东巡。一月之后，便到了芝罘。

芝罘是一座伸入海中的半岛，东西北三面临海，高于海面一百多丈，沿岸是悬崖峭壁，在此可尽情领略海之壮观与瑰奇。

上一次东巡，始皇在此地游览过，这一次因博浪沙遇刺，他心中一直不乐，并且行至此地仍无徐福归来的消息，心中更是不快。他无心再游览，便令人在此刻石颂功：

维廿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

皇帝东游，巡登芝罘，临照于海。

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

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

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

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

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

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

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

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

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

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常式。

这次刻石，历数六国诸侯“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之罪孽，颂扬了他哀怜百姓，出师剿灭六国，“振救黔首”之功。刻辞诏告秦灭六国，乃是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之举，警告六国遗族不要犯上作难，否则是逆天行事，不得善果。

始皇觉得仅在芝罘刻辞还不够，又在芝罘东观刻辞，之后便直奔琅琊。

琅琊台下比往日热闹繁华了许多，迁来至此的三万户百姓安居乐业。因为始皇免除了此地十二年的租税，故来此耕作、经商之人越来越多。

琅琊台依旧，行宫依旧，但始皇已没有第一次东巡的心情。留守之人已向他禀告过，徐福仍然毫无音信，他不禁心中气馁。

难道徐福是在骗朕？不会的，神山分明是朕亲眼所见，怎会有假？是不是徐福取得长生之物不愿回来？但他自认是福薄之人，吃了会变成

禽兽，怎敢不回来？一定是他在海上遇到了险阻，还没有寻到神山。始皇一会儿怀疑徐福，一会儿又为其开脱，心中矛盾烦乱至极。

他每日登上琅琊台，翘首东望，希望在海天之间能出现徐福的船队，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十几日后，他便带领文武大臣取道临淄，经邯郸、上党，回到了咸阳。

不久，钜鹿郡守上报捕获荆轲好友、燕国余孽高渐离。始皇大喜，即令钜鹿郡守将他解送咸阳。

高渐离是被通缉之人，但总未抓住。本以为他已死于乱军之中或遁隐深山，没想到事隔近十年他又出现了。始皇以为自己早已忘却了那段伤心往事，但高渐离的出现又使他想起咸阳宫大殿上惊心动魄的一幕。

清扬，朕就要为你报仇了！朕要把荆轲的亲友杀绝，才能缓解失你之痛！你知道吗？宫中再没有人能与朕说心里话了，朕太寂寞了！始皇不由想起往日的时光，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一个巧笑嫣然的丽人。

“清扬，是你吗？”他冲口喊道。

丽人只是对着他笑，不言不语。

“你来看朕了，朕好想你！朕有许多话跟你说。”始皇站起来，向丽人走去。

丽人依然不言不语，笑吟吟地看着他，始终隔那么远。

“你怎么不理朕？你怎么不跟朕说话？”始皇向前扑去，想要捉住那丽人。谁知却扑了个空，踉踉跄跄倒在了地上。

“陛下，您这是怎么了？”这一幕恰好被进来的赵高看见，他连忙上前扶住始皇。

“没什么，朕只是感到有些头晕。”始皇在赵高的搀扶下回到座位。

唉，陛下老多了。赵高扶着始皇边走边想。

这几年纵情酒色的生活使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精瘦的身体已胖得近乎臃肿，两颊下垂，嘴角下陷。如果不是薄削的嘴唇、浓黑的双

眉和那双不时闪动精光、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睛，谁会想到他就是令六国畏服的嬴政，令天下驯服的秦始皇！

“赵高，朕是不是老了？为什么总想起从前之事。”

“陛下怎会老了？只要徐福找回了长生之物，陛下就可以长生不老！”

“提起徐福，朕就生气。他是不是在骗朕，为何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传来？”

“不会吧？那仙岛是陛下亲眼所见，不会有假。该不是他在海上遇到了什么麻烦，所以到现在还没有音信。其实天下奇人异士何止徐福一人，陛下何不让各地郡守把这种人送到咸阳，再令他们去寻仙访药，机会不是更大吗？”赵高不愿意始皇对求仙失去兴趣，因为这是他表现的机会。不管天下有没有仙人仙药，只要始皇相信，就不得不重用他，他的权势就不会失去。

有时他真希望徐福能寻回长生之物，使始皇长生不死，这样他就不用为以后的荣华富贵担心了。他自信始皇在世一天，就离不开他一天。可百年之后呢？扶苏虽没被立为太子，但他是嫡长子，是继承皇位的当然人选，可偏偏与自己合不来。他登上君位，恐怕会第一个拿自己开刀，赵高一想到这些不禁有些头疼。

始皇没想到赵高心中会有这么多盘算，他点头应道：“你说得是，朕应该早点想到这些的。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以后你多留些心。”

“是，陛下！还有一事，高渐离明日就要到咸阳了，陛下准备如何处置他？”

“朕准备把他枭首，然后诏告天下，绝不放过与朕作对之人！”始皇凶狠地说道。

“陛下，像这种人就应该碎尸万段，不过现在杀他奴才以为太便宜了！听说他的筑击得极好，曾有‘仙筑’之称。陛下何不把他留在身边，一边欣赏他的筑艺一边折磨他，让他生不如死？且陛下若不杀他，会让天下庶民感到您的仁慈，使六国余孽失去戒心，以后也好缉捕。”

赵高肯为高渐离说话，并非一时心慈，而是他受了钜鹿郡守的好处。

因为高渐离筑艺高超，而钜鹿郡守也是极喜击筑之人，对高渐离甚是敬佩。他知道高渐离此去咸阳定是凶多吉少，便暗中买通赵高，让他在始皇面前进言留高渐离一条性命。

“那你说该如何折磨他，又能让他安心为朕击筑？”毕竟荆轲刺杀他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他心中的仇恨已远不如当初那样强烈。

“可以弄瞎他的眼睛，这样他想逃走就不可能了，只有安心在宫中为陛下击筑。”

“此法甚好，你就去办吧！朕倒想听听‘仙筑’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始皇听了赵高之言甚是兴奋。荆轲害死了自己最宠爱的夫人，那就让他的好友赎罪，每天在朕的面前苟延残喘！

赵高见始皇接受了自己的进言，心中暗暗得意。其实他并不缺钜鹿郡守进献的财物，他之所以愿意说话，就是想让这些地方官员见识一下自己的能力。为了避免高渐离有不轨之举，他想了个弄瞎眼睛的办法。反正钜鹿郡守只让留他一条性命，别的事他就可以不管了……

嬴政！你这个暴君，为何要如此折磨我？你杀了我，我并无怨言，自从重新出现的那一日，我就准备一死去会荆君和狗屠兄弟。这个世上没有他们，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想起这十年忍辱偷生地活着，真不如当初和狗屠兄弟一起战死。

嬴政！你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你弄瞎了我的眼睛，还要我为你击筑，真是欺人太甚了！你既然不让我好活，又不让我痛快一死，那我就凭着这残废之躯，刺死你这个暴君！

高渐离悲愤地在心中狂喊，心中充满了复仇的怒火，他从此便不再自哀，整日在屋中击筑，不出门半步，其筑艺越来越出神入化。

这一日，始皇召高渐离击筑。在内侍的引导下，他虔诚地向始皇跪拜道：“罪臣高渐离拜见陛下，谢陛下不杀之恩！”

见高渐离身躯瘦弱、步履蹒跚的样子，始皇生出怜悯之心，便

道："朕就让你做宫中乐师，免除你的罪行。"

"谢陛下隆恩。"高渐离又跪下叩首。之后又在内侍的引导下坐在一张案几后，案几之上早已准备好了筑。高渐离双手摸在筑上，熟练地摸索敲打了几下，有如有眼之人。一旁的钟鼓琴瑟一齐奏响，高渐离和着乐队的演奏敲击起筑来。

筑声时重时轻，时急时缓，使乐队的演奏顿时灵动起来。众乐师不禁对高渐离心悦诚服，乐曲也随着筑声而走。

始皇也曾学过乐，虽不精通，但也不是外行，很快听出了其中的精妙。高渐离筑声虽小，却是整个乐队之魂，诸般乐器虽声音响亮，却是筑声之体。

果不愧为"仙筑"！始皇暗自点头，随即便专心聆听起来。

一群美女缓缓鱼贯上殿，和着乐声，边舞边唱：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

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

岂弟君子，民之攸归。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

岂弟君子，民之攸塈。

这首《泂酌》之曲赞扬了国君不忍弃人，善于用人，深得天下之心，所以民心归附。美女们歌喉婉转，歌声娓娓动听。

高渐离一心击筑，在他的引导之下，歌与乐相依相托，始皇听得如痴如醉。

一曲奏罢，始皇片刻之后才忍不住击案叫好道："好，真乃仙筑也！"

“谢陛下！”高渐离又叩首道。

“有你在身边，朕耳福不浅。听你击筑，朕可以忘记这凡间之忧啊！”始皇感叹道。

“陛下，其实罪臣的筑艺并未发挥至极致。”高渐离谦恭道。

“哦？”始皇心中甚是惊奇，筑艺还未发挥到极致就使人如痴如醉，若发挥到极致那会是什么样子呢？便颇为向往地追问道，“那如何才能发挥到极致？”

“罪臣不能发挥到极致，原因在这筑上。此筑虽是筑中佳品，但并非极品。因为其筑轻松，所以至高亢处不够清越，至低音处不够浑厚，若能寻到罪臣以前之筑就好了。可惜啊！那筑在逃亡之时已经遗失了。”高渐离看似十分留恋道。他此言是在糊弄始皇，他的筑艺是未全部发挥出来，但那是因为他在故意隐藏，并非筑的原因。

始皇显得极为可惜：“原来是这样，不知还有没有补救之法？”

“只需灌铅加重稳固筑身，罪臣再略为加工即可。”高渐离就等着始皇发问，让他不知不觉坠入自己的圈套。因为高渐离每次进宫都要被搜身，他苦思冥想，才对始皇编出上述之言。筑身太轻，并不影响音质，可是不能将人一击致命。筑身灌铅，不仅重量倍增，而且筑身坚硬，足以将人一击致死。

始皇完全没想到高渐离身处此境还要谋杀他。一个瞎子，他又怎会提防？

“那好，你有何需要可直接找乐府令，只要能造出与你以前一样的筑！”始皇立即道，他极想听高渐离发挥至极致的筑艺到底如何。

“罪臣一定尽力而为，以报陛下不杀之恩！”高渐离趁叩首之机，咬牙切齿道。

始皇正得意扬扬，完全没听出高渐离语音有异。

在高渐离的策划下，只费了三日之工，就造成了一件新筑。此筑有三十多斤，是普通筑重的四五倍。为了掩人耳目，高渐离故意把筑的无关紧要处做得与众不同，以显示此筑的不凡。他用此筑为始皇演奏了几

次，其效果远甚往日。始皇也以为是此筑之功，对高渐离之言便深信不疑，与之日益亲近起来。

高渐离耐心等待着，等着一个一击必中的机会。他的眼睛已被赵高熏坏，但仍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丝人影，他要借这一丝人影确认始皇的位置，所以每次都很认真地盯着始皇发声之处，这在外人看来他又显得极为虔诚。

始皇每日必听高渐离击筑，一日不听就觉得少了点什么。这一日在祈年宫中，王绾、隗状、李斯、赵高、蒙毅、扶苏和胡亥都被始皇招来，等待着欣赏高渐离的绝世筑艺。

高渐离怀抱驰名天下的重筑，跟随内侍缓缓而行。他知道今日有许多人要听筑，所以特别做了一番修饰。只见他一身绢制白袍，上面一尘不染，身躯虽然瘦小，却衬托得极为挺拔。

按说只有百姓才穿白袍，三品以上官员皆绿袍深衣。始皇曾问过高渐离，他自称喜穿白袍，且已习惯穿白袍击筑。始皇有些奇怪，但也不强令他改变服饰。他只需要能使他忘记烦忧的筑音，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各位爱卿，这位就是有‘仙筑’之称的高渐离，你们稍后就能听到非同凡响的筑音！”始皇得意地对众人宣称着，并让内侍把高渐离引到自己的右手案几上就座。

在始皇的左手旁依次坐着扶苏、胡亥、赵高，在高渐离之侧依次坐着隗状、王绾、李斯、蒙毅。

“陛下谬赞了！微臣小技不足道耳，全赖陛下赏识！”高渐离说完，又朝着始皇叩了一首。

始皇笑道：“朕今日请几位大人同赏你的筑艺，你可要为朕争光，不要让他们小瞧了！”

“微臣最近又新作了一《壮别》之曲，请陛下与诸位大人赏鉴。”高渐离道。

扶苏坐在高渐离对面，对他的风采甚是仰慕，也为他那双呆滞无光

的眼睛可惜。

胡亥已有十四岁，在赵高的教导下，他只喜欢狩猎和美女，对眼前这个瞎眼的乐师并不感兴趣。在他的脑中，乐曲伴随美女的舞姿才有味道。他虽坐在那里，眼珠却不住乱转，四处打量祈年宫，羡慕不已。

赵高心中却有些后悔，早知道高渐离如此受陛下宠爱，当初真不该救他！

李斯对高渐离眼瞎之事略有所闻，现在见他的神采因双眼无光而逊色不少，暗叹赵高心机狠毒。

隗状、王绾、蒙毅都对高渐离非常敬佩，因为他们已不是第一次被招来听筑了。

高渐离向四周颔首一礼，便开始敲击起筑来。随着筑声的抑扬起伏，他高声唱道：

君相识兮市井间，

常相聚兮共饮欢。

君为大义兮舍生死，

远离去兮魂相牵。

身躯残兮志不忘，

吾将随君兮再欢畅。

曾记得兮君高唱，

今生来世兮长回荡。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歌声凄凉，将分别的凄惨悲壮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和出神入化的筑艺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恨不得与他一起高歌，连不喜音乐的赵高和胡亥都听得入迷。

乐声缓缓而终，众人都略感心情沉重，显然是受了影响。

“果然是‘仙筑’，竟能挑起人的七情六欲。”王绾不由自主感叹道。他在朝中以冷静而闻名，想不到也被高渐离的筑艺和歌声所感动。

他们谁也体会不到高渐离此时的心情，更不会想到这是他在积聚复仇的力量，准备给始皇以致命的一击！

“爱卿的《壮别》之曲果然非同凡响，赐酒一爵！”每次始皇觉得高渐离演奏甚好之时，都要赐酒。

高渐离抱起筑来，缓缓向眼前一个模糊的身影走去。内侍见到，忙立身相拦。

始皇丝毫没意识到危险一步步逼近，他向着内侍一摆手道：“朕亲赐美酒，你等不要相阻，让他过来吧！”

内侍阻拦高渐离，是出于职责，并未意识到危险来临，见始皇发话，便退到了一旁。

高渐离走到始皇案几前停下，躬身行礼道：“谢陛下赏赐。”说完，他猛然抬头，浑浊的眼睛突然冒出森森杀气，然后双手举筑向始皇扑去。

始皇在高渐离抬起头时就立刻感觉不对，随即把案几向前一推，顺势往一侧滚去。高渐离被案几一绊，扑势更猛，连人带筑砸在座位上，在始皇的耳边带起一阵冷风。

众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随即明白高渐离是在行刺始皇。

扶苏离得最近，反应也最快。他一撑案几便站了起来，几大步跨到始皇身侧。

高渐离一击不中，已踉跄站起，准备再作一击。扶苏挡在始皇身前，一脚便把他踹倒。几个内侍这才反应过来，一齐将高渐离死死压倒在地。

扶苏赶紧扶起始皇，关切地问道："父皇没事吧？"

始皇摇了摇头，虚弱地答道："朕没事。"

几个内侍已缴了高渐离的筑，把他押到一旁。他仍自破口大骂道："嬴政！你这个暴君，今日是你命不该绝！我为友复仇，心志已尽，但求一死！"

始皇用怨毒的眼神盯着他道："朕如此待你，你竟不识好歹，拖下去斩了！"

几个内侍挟起高渐离向殿外行去，他仍然狂笑道："荆君、狗屠兄，我就要来会你们了！哈哈哈……"

始皇怔怔地望着前方，他心中有些不解——燕国已灭近十年，天下统一也有五年，为何这些诸侯余孽仍不肯归顺？难道自己的德行还不足以让他们心悦诚服吗？不！是朕对他们太仁慈了！朕要夺尽他们的财产，杀尽所有心有反意之人，看他们还能怎样！

赵高见扶苏在始皇最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表现得机敏而镇静，心中羡慕不已，而胡亥仍然痴呆地坐在一旁毫无反应，他心中十分生气。

若不是扶苏与他不和，他才懒得调教胡亥。胡亥虽然年纪不大，却仗着始皇对他的宠爱，声色犬马，无所不沾，独对六艺不感兴趣。请来的太傅，除了赵高，不是被他气走就是被他赶跑。不时有风声传进始皇耳中，始皇总是看在清扬分上训斥他几句就不再怪罪。

但胡亥却对赵高既害怕又佩服，因为他亲眼见过赵高处死背叛者的阴狠和无所不能的能力，并且赵高经常为他在始皇面前遮掩，教他如何讨好始皇，使他更觉得离不开赵高。

隗状、王绾、蒙毅都是支持扶苏之人，对他今日的表现赞赏不已。

李斯却暗中犯难，他已看出赵高与扶苏水火不容，却不知该投向哪一边。

扶苏刚毅仁勇，早有贤名，又是嫡长子，始皇百年之后君位理应由他继承，并且也有很多大臣支持他。但赵高向他透露始皇有意立胡亥为太子，因为胡亥是始皇最宠爱的幼子，并且始皇曾向舍身救他的清扬夫人许过诺言，要立胡亥为太子。李斯见赵高如此尽心竭力地帮助胡亥，不能不相信他所说的。再说他曾与赵高合谋陷害韩非，也担心扶苏会记在心上。

但他并不想与赵高合伙支持胡亥，首先是他并不值得支持，其次赵高的为人也让他害怕，但他又不敢回绝赵高，因为得罪他的后果同样让人害怕。所以在这件事上，他总是含含糊糊，不敢明确表明态度。

众人各自想着心事，仿佛还未从刺杀之事中醒过来。始皇也无心歌舞，留下扶苏相陪，便让众人回去了。从此以后，始皇再不接近原先诸侯之人。

扶苏临危不乱救了始皇，此事在朝中迅速传开，声望也日益上升。才过去一月，扶苏又与蒙毅、冯去疾联合上书，向始皇进献“自实田”之策。始皇看后连声称善，让扶苏负责督办，在全国推行。

这是蒙毅、冯去疾等支持扶苏的臣子为提高他的声望，张扬其贤名而策划的一策。所谓“自实田”，内容主要有两条——

一、令黔首向官府呈报自己土地的数量。

二、国家承认其所占有的土地，并给予法律保护，以后按所占土地的亩数缴纳租税。

自商鞅变法后，秦国一直实行的是授田制——就是国家根据户口、民数授田，一般以一夫百亩为宜，并制成辕田为其恒产常制，不再更换。

与授田并存的还有大量赐田——这是对有功之人的奖赏，并随其爵位的变动而增多或减少，死后赐田收归国有。但许多赐田在主人死后，又复赐其子孙，因而也成为恒产。

授田和赐田的增多，使国家的公田大为减少，国库的收入也随之减少。还因为战争使人口大规模流动，国家掌握不了每户的土地，赋税标

准也难以确定，于是就实行按户税人之策，即按人头收税。此策使穷人因交纳不起赋税而逃亡，富户也不用多交税，所以赋税也就越来越少。

扶苏等人就是针对这些弊端，提出“自实田”之策来提高国库的收入，自然大得始皇的欢心。

此法一实行，百姓便奔走相告，称赞陛下圣明，扶苏的贤名也不胫而走。

始皇见扶苏贤能，便将部分政务交给他处理，自己则把精力花在求仙和寻找美女上。徐福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消息，始皇不禁有些心灰意冷，但赵高很快又寻到令他感兴趣的事情。

在赵高的努力下，各地有名的方士纷纷来到咸阳，他们知道要想接近始皇，必须先讨好赵高，于是不少人干脆就投到赵高门下，充当门客。

赵高见扶苏的名望越来越大，如果再发展下去，被立为太子将成为必然。为了与支持扶苏的朝臣对抗，赵高与众方士合谋一策。不久，在咸阳城中的街头巷尾，到处传唱一首歌谣：

神仙得者茅初成，

驾龙上升入泰清，

时下玄洲戏赤城。

继世而往在我盈，

帝若学之腊嘉平。

赵高立即将此事报与始皇，始皇不明所以，就令赵高继续查探。

赵高寻来两个方士，一个名叫卢生，一个名叫侯生，自称是得道成仙之人茅初成的弟子。始皇果然大感兴趣，便问两个方士所传歌谣是为何意。

两人早已与赵高串通好，卢生不慌不忙地回答道：“这首歌谣乃是臣师傅得道成仙之时留下的谶语。师傅一直在华山修道，已于上月成仙

飞升而去。”

“世上真有成仙之事？”始皇圆睁双目追问道。若是能成仙，岂不比长生不老更要快活？他暗想。

“师傅成仙而去，乃是臣等亲眼所见。当时天上尽是五彩祥云，一条金龙从天而降，师傅便乘龙飞升而去，留下此段谶语。”卢生边说边比画当时情景，有如历历在目。

侯生又接着道：“师傅留臣二人在凡间，就是要完成谶文所说之事，只要陛下改腊祭为嘉平，就可以学神仙之术。”

“陛下，此二人俱是有名之士，有炼丹之能。奴才曾吃过他们所炼的丹药，顿感精神振奋，陛下何不留下一试？”这时赵高也在一旁劝道。

“就依你所言！传朕旨意，将今年腊祭改为嘉平，并每里赐米六石、羊二只以助兴！”始皇没想到这是赵高与方士所设之谋，让他陷入神仙之术，不能亲近扶苏等臣子。

赵高一边让方士用神仙之术吸引始皇，一边为其广搜美女，让他沉浸其中。

自从第一次东巡被暗中派去寻找美女，这种事就成了他的专差。开始之时还是暗地进行，以后就渐渐公开了。地方官员见了他就头疼，但又不得不笑脸相迎。百姓更是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暗中唤他为“赵阉”。

因为替皇帝选美多是由宫中寺人去做，这是为了防止有人见色起心。赵高不是寺人，为皇帝选美这么多年也没出现任何意外，令人佩服之余又有些怀疑。因此，痛恨他的人就说他是寺人，早被阉了。

赵高是始皇的耳目，这些传言多少会传入他的耳中，但他却毫不在意——只要能讨陛下的欢心，就算真把我阉了，我也不在乎。我要的是权力，只要大权在手，就算我是阉人，你们还不是对我服服帖帖。

趁始皇迷恋神仙之术之际，赵高又出巡各地，挑选了十几个美女。这些女子进宫不一定都能见到始皇，大多数被充作宫女。要见到始皇，首先得过赵高这一关。只有经过赵高的推荐，才可能被始皇召见。

那些想依靠女儿攀上皇亲国戚之人，无不尽力贿赂赵高，所以他每次出去收获都十分丰厚。有人以此事弹劾赵高，却被始皇挡了回去："赵高为朕劳碌奔波，得到这么点好处也算不了什么，朕不再赏赐就罢了。"

既然始皇说出此话，也就无人再以此事弹劾赵高。赵高也极为乖巧，表面上立刻收敛，不再收受贿赂，但是暗中聚敛更厉害。

看着这些女子有的胆战心惊，有的欢喜雀跃，赵高好不得意。因为不管她们生得如何国色天香，命运却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就喜欢这种感觉。

可这次所选的美女中有一个人却让他颇为恼火。这女子名叫丹脂，是原赵氏宗族之女。因赵国被灭，随其父母被充入隐官。因为其容貌美艳，被隐官之吏看中献给了赵高。谁知这女子极为胆大，半路竟孤身逃走，费了好些功夫才把她抓了回来。

这是挑选美女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他暴怒之下本欲将其处死，但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丹脂是这十几个美女中最出色的，不仅长得花容月貌，而且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凭经验，这种美女最易获得始皇的宠爱，所以他有些舍不得。而且丹脂也是从隐官中来，赵高每次看到她，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不忍过分折磨她。

他心中对丹脂极为佩服，没想到一个弱女子竟有这种勇气。他望着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丹脂道："你为什么要逃走？要知道进宫侍候陛下，可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

丹脂抬起头，那双明亮的眼睛狠狠地盯着赵高，一言不发。她知道被抓回来就难逃一死，所以不想多言，更不想作哀怜之态。

赵高又问了几遍，丹脂始终一言不发，他觉得甚是无趣。旁边的侍卫抽了她几鞭喝道："大人问话，你为何不回？"

丹脂用仇视的目光盯着那名侍卫，仿佛告诉他们若是有可能，她一定会报复。

赵高对眼前的情景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他也曾受人这样骂过，鞭打过，也曾像丹脂这样愤怒地盯着那些人，却又无能为力。他曾发誓一定要取得权势，再不受人欺侮。他突然有一种想诉说的冲动，他相信自己曾受过的屈辱和痛苦这个女子一定能理解。他挥手阻止侍卫的鞭打，把他们都支走，屋里只剩下他和丹脂。

丹脂不知他是何意，只是用警惕的目光看着他。

“你起来吧。”赵高柔声道，他示意丹脂在一旁坐下，“其实我也是赵氏族人，不过我是出生在隐官之中，在那里待了十几年，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丹脂没想到眼前这个众多侍卫前呼后拥的高官竟与她一样，也曾是隐官中人。她不明白他为何突然说起这些，但赵高的话也起了作用，她已不像刚才那样仇视赵高了，神情也渐渐缓和。

赵高见她平静地盯着自己，便不由自主地说起他在隐官时的生活。那是他所经历过的最暗淡的日子，一想起来他就揪心的痛，刻骨的恨。因此他对权势的热衷超过了一切，拼命地取悦始皇。只要能得到始皇的欢心，他就不惧任何人。

丹脂被赵高的话吸引，渐渐解除了戒备。他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于是，她开始回答赵高的问话，话到投机处，二人都不胜感叹。

丹脂说起隐官的情形，一切都和过去差不多，有些甚至变得比过去更为残酷暴虐。他们虽然不是囚徒，但已与囚徒相差无几。

赵高了解到丹脂之所以逃跑，是为了隐官中年迈无依的父母，因此他关切地问道：“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丹脂流着泪幽幽道：“两个兄长战死疆场，一个弟弟自从宗国被灭之后一直逃亡在外，杳无音信。如果我不回去，爹娘恐怕就……”

赵高了解隐官的残酷，他的父母就是不堪折磨而死的。想到这里，他不禁对丹脂生出一种爱怜之情，不想把她推荐给始皇。

自从清扬夫人死后，始皇对任何姬妾都失去了长久的兴趣，他需要的是刺激。丹脂进宫，了不起会得到始皇几夕欢娱，过后就会被弃之一

旁再也不理。他略微考虑了一下道："名册已经上报宫中，你不可能再回去了。这样吧，我派人把你的父母接出来。你在宫中做满三年宫女，就会被放回去与父母团聚，再也不用回隐官了。"

"大人如此相助，丹脂无以为报！"丹脂跪下谢道，她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赵高。

赵高躲避着这双眼睛，故作随意道："谁叫我与你一见如故呢？同是赵氏族人，理当相助。"

丹脂看出他有些言不由衷，但他如此相助，自己若再追问，就显得有些不知好歹了。何况她心中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了不起一死，也就不惧怕什么了。

第十八章　始皇求仙得谶语　蒙恬出征驱匈奴

在卢生、侯生所炼丹药的帮助下，始皇果然觉得精神好了许多。特别是在享受赵高送的美女时，吃上几颗丹药，就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了，所以他对卢生、侯生也日益宠爱。

卢生、侯生也听说过徐福寻仙之事，虽然百姓传说得神乎其神，但他们并不相信。可对徐福能够得到众多财物，以一个虚无缥缈的借口离去，他们却甚是羡慕，一心想效仿。

于是卢生进言道："陛下，臣的师傅在飞升之前，曾说燕地之海曾有仙踪。师傅传给臣的炼丹之方若能得仙人指点，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而且能使人长生不死。陛下若能派臣前去寻找，相信不久就能炼得长生之丹。"

始皇一听便担心他们也同徐福一样一去不回，于是道："爱卿如若离去，谁还能再替朕炼这丹药？朕在这咸阳也待腻了，二位爱卿就同朕一起到燕地去巡游吧！"

卢生、侯生也不敢过分坚持，怕引起始皇疑心，只好等到了燕地之后再见机行事。

始皇要巡游燕地，却不能让群臣知道他此行的目的。李斯窥知他的意图后，便上奏道："北地胡人猖獗，屡屡侵扰中原，陛下应以天子之威震慑，使之不敢轻举妄动。"

"可。"始皇立即在奏章上批道。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又带领着众多文武大臣作第三次巡游。可这一路行来远不如前两次东巡顺畅，庞大的车队时时为诸侯留下的城防所阻，这令他心中极为不快。

这次所经之地，多是魏、韩、赵、齐、燕等国的交界处及河水流经之地。各国为了防备攻伐，各自依托地势，修建城郭，阻塞交通。现在虽然各国已灭，但这些城防却依然存在。

这些城防不仅阻碍了始皇的道路，而且使他想到另一重危险——如果六国余孽复起，这些城防就又成了他们割据的屏障。不行，这些城防必须拆除，否则对社稷不利。

想到这里，他立刻吩咐赵高道："你向沿途官吏传令，各国旧有的城防全部拆除，不得留存，违令者斩！"

"是，陛下！奴才也觉得这些城防该拆除，不然陛下的车队早就到了。"始皇暗自笑了笑，因为赵高没想到他的用意。

各地郡守、县令闻风而动，遣境内百姓迅速施工。百姓却苦不堪言，此时正值春播之际，却被赶来拆除城防。耽误播种，秋收必受影响，赋税也难以交齐，一家的生活就不好过了。可陛下有令，谁敢不听？大家虽心有怨言，却无可奈何。

自从旨意下达后，始皇就觉得一路通畅了许多，也安心了许多。

"陛下，这沿途的郡守、县令行动倒是很迅速，奴才发现驾车也轻快多了。"赵高指着一路拆毁的城防道。

"不仅朕所行的这条路要拆，天下各地阻碍交通的城防都要拆除。朕从这里经过，他们当然要尽力了。以后这事你就不要管了，交给冯劫去办吧！"

听到这些，赵高心中不是滋味。像这类事始皇从不交给他办，仿佛他天生就只能做些见不得天日之事。

"朕有些担心卢生、侯生，若他们像徐福一样一去不返，朕该怎么办？"始皇有徐福这个前车之鉴，所以不放心他们离去。

赵高暗骂两人竟不与自己商量就向始皇进言。他明白他俩完全是一派胡言，是想骗得一些财物后溜掉。他们若是溜了，自己怎么向陛下交代？幸亏陛下说了这事，不然等他们逃走了，自己不但不能戳穿他们，反而还要为其掩盖。既然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也不义！

想到这，赵高说道："陛下，卢生、侯生都是燕地之人，若找到他们的家人亲友，令当地郡守严加看管，他们到时就不会不回来了。"

始皇点头道："就依你之言。不过不要让他们以为朕是拿其家人要

挟，否则他们不会安心为朕寻找仙人。”

只有这样做他们才会“安心”！赵高暗想。

赵高亲自赶往右北平郡，将他们的家人亲友全部迁到郡治无终（今天津蓟县）密押起来，然后回来狠狠训斥了他们一番。

卢生、侯生见家人亲友都落入赵高之手，只得乖乖听其摆布，再也不敢起异心。不过他们编造的寻仙之事必须继续下去，不然就无法向始皇交代。

于是赵高再次进言，派卢生、侯生出海寻仙，始皇欣然应允。

不过赵高仍然担心他俩逃走，便以保护的名义派护卫跟随他们出海。卢生、侯生在赵高的安排之下，只得出去游荡一圈再说。

始皇极为高兴，以为这次定能得到长生不老之药，一路耀武扬威，直抵碣石（今辽宁绥中）。

在碣石凭海之处，燕国原来建有宫殿，以作观海之用。始皇来后，嫌其宫殿狭小简陋，下令重新建造。

不知不觉两月已经过去，卢生、侯生仍没有消息传来。始皇每日临海而望，那碧海映天、雪浪翻涌的海景已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这天他皱着双眉忧愁地问着赵高：“他们一去两月仍毫无音信，该不会像徐福一样吧？”

赵高胸有成竹地答道：“不会的，陛下！奴才已一再嘱托，不管寻不寻得到仙人，两个月之后一定要回来复命。陛下，您看那海中的三块巨石，乃是渔人归航的识标，他们回来时一定会经过此地。”

在离海岸不远处，三块巨石耸然而立，其中一块巨石高出水面约十丈，犹如一张扬起的风帆，当地之人皆称之为天桥柱。

始皇阴沉着脸，略一点头后道：“他们若不回返，朕就以欺君之罪治其家人，给他人警戒！”

“陛下圣明，他们怎敢欺瞒陛下？奴才已派人监视，相信他们也不敢妄为。”

赵高心中有数，他们俩一定会回来的。只是回来之后，他们怎么向始皇回禀呢？仙药肯定寻不到，空手而归始皇一定不高兴，说不定还会迁怒于他。不知他们会如何蒙混过去。

“陛下，卢生、侯生之船已可看见！”一个在高处瞭望的侍卫前来禀告。

“快，快带朕去看！”始皇欢喜地大叫道。

这下好了，只要他们寻到了仙人，朕就可以长生不死了。始皇兴奋地想着，跟在侍卫后面向高处奔去。

果然在远处出现了三片白帆，隐约可见其形状，正是卢生、侯生的座船。始皇决定回宫中等待，他担心自己闻听好消息之后，会在臣子和侍卫面前失态。

卢生、侯生经过两个月的海上生活，都变得又黑又瘦。他们暗骂赵高心思恶毒，不仅扣押了他们的家人亲友，还逼迫他们在海上漂荡两个月，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两人一进宫，赵高立即笑脸相迎道：“二位辛苦了，陛下已等候多时。”

两人忙赔着笑脸向赵高行礼。

始皇一见到两人，忙起身相迎：“仙人可曾寻到？”

卢生、侯生行跪拜之礼后道：“陛下，我俩在海中见过仙人，但仙人只给了我俩谶文，并未指点炼取不死仙丹之法。”

“那谶文写的是什么？”始皇虽有点失望，但还是急切地追问道。

“臣等也不知。要等陛下行过祭拜之礼，再由臣等行三天法事，祈祷仙人显灵之后才能显现。”侯生不慌不忙道。

“可否让朕见见那谶文是何样子？”始皇有些失望地问道。

一名侍卫捧进一块一尺见方的木板，木板黝黑锃亮，已看不出原色，上面弯弯曲曲的，有不少乱纹。赵高将木板接过呈给始皇，心中甚

是疑惑。

始皇接过木板，感到颇有些沉，但看不出为何木所造。他仔细看了上面的乱纹，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只得颓丧地放下。

卢生忙上前奏道："陛下不必泄气，此乃仙人所授，自然难以轻易显现，只要陛下行过祭礼，臣等行过法事，一定会有所显现。"

"那好吧！赵高，你通知太祝准备一下。"始皇有些无奈地吩咐道。他又仔细地看了看那块木板，一面光滑如镜，一面刻着乱纹，再不见任何奇特之处。

次日，始皇依卢生、侯生之言，在碣石一座高山之巅行过祭礼，然后只留下侯生、卢生及一些侍卫。

始皇每日来看一次，第一天见他俩跪拜在木板之前，念念有词，却听不出所念为何。第二天他又见卢生、侯生在木板前手舞足蹈，状若疯癫。第三天，始皇见他俩闭目盘坐，不言不动，便在一旁耐心等候，一个时辰过去了仍不见动静。他忍不住走到二人身边，正待开口相问，卢生忽然睁开眼睛道："陛下，仙人已显踪迹，谶文已经出现。"

始皇向那块黝黑的木板看去，只见诸多蚂蚁在木板上排成五个大字——

亡秦者胡也

始皇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蚂蚁怎会写秦人的篆书？"亡秦者胡也"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就是仙人给的旨意？

卢生和侯生忙跪拜道："陛下，臣等该死！臣等没取得不死仙药，却得此不吉之语，请大王降罪！"

始皇怔怔地望着天际，不停地思索木板上的五个字。"胡"是谁？竟要灭我大秦！难道是北方的胡人？这些蛮荒野人怎能灭我大秦？他思索着这几个字，对卢生、侯生之言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卢生、侯生暗地相视一笑，只要始皇对这五个字感兴趣，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其实这五个字是他们一手造的。他们暗中携带蜂蜜引来蚂蚁，又用蜂蜜写成"亡秦者胡也"五个字，蚂蚁沿着蜂蜜就排成这五个字。这是他

俩经常用来哄骗的一招，看来用来对付始皇也同样有效。

当他俩再次请罪的时候，始皇才醒悟过来。他摆了摆手，示意他俩站起来，然后说道："这不怪你们。谶文虽不是炼长生不死药的，但对社稷关系重大，朕同样要重赏你们。不知二位可知这谶文是何意思？"

卢生、侯生出生在燕地，燕国被灭后，此地常受胡人骚扰。他们曾听赵高说不少边关也深受胡害，边关郡守常上奏请求始皇发兵讨伐，但不知为何却迟迟没有出兵。他们相信若借仙人之口向始皇暗示胡害之烈，他一定会感兴趣。

始皇果然被这谶文吸引，还向他俩求解其中之秘。他俩十分聪明，知道说得越清楚反而越容易引起疑心，于是便含糊地支吾道："此乃仙人授天机于陛下，臣等不敢妄解，还请陛下揣摩。"

始皇暗想，这是仙人给朕的启示，他们怎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朕受命于天，乃是上天之子，也只有朕能解其中之意了。于是他煞有介事地说道："既是仙人指引，朕已明白其中之意。赵高，传朕旨意，赏卢生、侯生各金百斤，赐大夫爵。"

赵高虽知道卢生、侯生暗中做了手脚，但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于是对他俩的手段甚是佩服。现在陛下对他二人言听计从，而他们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也等于间接控制了陛下。他想到这里，心中更是得意。

可一切并不像赵高所想的那样，始皇并没有听卢生、侯生的摆布。他一旦回到现实，又显出往日的精明。隗状成了他召见最为频繁之人，反而把卢生、侯生忘在了一旁。

这段时间，他详细地了解了胡人的来历、习性，并改变了原来的巡游计划，从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等几个与胡人交接的郡经过，一路视察边防情况。他已认定"亡秦者胡也"的"胡"是指塞外胡人，除了他们，没有人能撼动大秦江山。

胡也称匈奴，始祖是夏氏的后代，叫作淳维。他们居住在北边蛮荒之地，逐水草而居。周武王时因经营洛邑，就把戎夷放逐到泾水和洛水以北，命令他们按时向周朝进贡，命曰"荒服"。

经过二百年后，周穆王伐犬戎，得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而归。自此以

后，戎夷不再朝贡。

周幽王时，因宠幸爱姬褒姒，烽火戏诸侯。申侯一怒之下勾结犬戎，在骊山之下杀死周幽王。周平王不得已将都城至洛邑，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因此封其为诸侯，将岐山以西之地全部赐给秦国。

秦昭王时，义渠王与宣太后私通，宣太后用计杀了义渠王，攻破义渠戎，拥有了陇西、北地、上郡这些土地，并在此修筑长城抵挡胡人。与此同时，赵武灵王改变习俗，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二国，设置了云中郡、雁门郡、代郡。

后来燕国用秦开为将，大破东胡，使其退却一千多里。赵国又用李牧为将，屯守边防，使匈奴不敢再入赵境。

秦灭六国后，不再对外用兵。匈奴垂涎内地的财富，趁秦朝边防空虚之际，大肆入侵劫掠。各地边境郡守上书始皇，请求派大军驱除匈奴。始皇曾以此请教李斯，李斯却反对出兵，他进言道："匈奴乃蛮荒野人，没有城郭，没有仓储，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不定。其族中男丁皆弯弓执箭，披甲作战，喜欢攻战掠夺。若是攻打匈奴，轻兵深入，则粮饷难以为继，重兵进逼，辎重相随，则军行缓慢。而匈奴以骑卒为主，来去迅捷，有利则战，无利则退，不以逃遁为耻。我大秦即使战胜匈奴，得其土地不足为利，得其人口也不可为役，杀之又不仁。所以臣以为讨伐匈奴徒耗国力，并无实利可图。"

始皇听了也认为有理，所以一直下不了出兵的决心。可现在仙人留下谶文，这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那些塞外胡人对社稷的威胁。

其实刚刚统一六国之时，他就有意对付匈奴，便起用了隗状为相，但隗状并没有起到他预想的作用。后来他又耽于巡游、求仙，本身也没将匈奴侵扰之事放在心上，臣子们也就不把这当回事。

"灭秦者胡也"的谶文很快就在大臣中悄悄流传开来，他们见始皇频繁地召见隗状，对此更加确信无疑。

王绾、李斯等大臣都为方士围绕皇帝使他们不能接近而苦恼，他们都知道始皇在此事上陷入已深，听不进任何谏言。他们也亲眼见过海市蜃楼，对求仙之事半信半疑，所以无力劝服始皇。

现在始皇又回到争战之上，这无疑又是他们接近的好机会。对那些玄之又玄的神仙之术，他们自知不如方士，但对这实实在在的争战，他们自信满满。

对付匈奴无非是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讨伐，一种主张维持原状。李斯早已进献过不宜讨伐匈奴之言，所以拉拢支持他的朝臣四处游说，使始皇相信讨伐匈奴不利社稷。隗状却趁机拉拢王绾，积极进言讨伐匈奴，他已看出这是扩张势力的大好机会。朝中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匈奴之情，若是对匈奴用兵，就必然要重用他，那时他才能真正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右丞相了！

双方轮流向始皇进言，各抒己见，使始皇有些无所适从。他倾向于隗状的意见，但又担心李斯所说的后果，最后决定改变行程，先巡察边郡后再作决定。

赵高没有想到卢生、侯生所造的神仙谶文竟使始皇疏远了他们，气得把两人骂了个狗血淋头。

李斯和隗状的明争暗斗，又让赵高喜不自胜，他觉得让始皇暂时从求仙的愿望中脱离出来也未必是件坏事。如果他们长期围绕在始皇左右，必然会引起大臣的嫉妒，成了他们群起而攻的目标。而现在他可以站在一旁，看他们彼此削弱。不管他们哪一方失败，对他来说都是好事。因此，他也不急于使始皇再度热衷求仙，安心等待这些大臣斗出一个结果。

匈奴原本在阴山河套地区，与中原各国并不交界，中间隔有义渠、林胡、楼烦。后来秦国灭了义渠，赵国灭了林胡、楼烦，匈奴才与中原相接。

始皇一路经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等地，沿途所见多为荒野，难见人烟。偶尔可见一些村落，却是断壁残垣，空无一人。他很诧异，向隗状询问原因。隗状沉重地答道："陛下，这些都是遭匈奴劫掠过的村子。匈奴人不仅抢劫财物，而且掳掠人口作为奴隶。对于老弱病残则杀死，不能带走之物则毁掉，致使一些村落成为这样。"

没想到这边塞之地竟是如此荒凉，看来朕的确轻视了胡人的危害。秦人攻城拔寨之后，往往也是洗劫一空而去，没想到胡人现在也用此法对付他们，始皇听后心中甚不是滋味。

李斯颇为担心，他知道隗状此言是存心加强始皇出兵的决心，可是面对眼前的村庄，他也无从辩驳。

这时，一位虎贲军都尉禀告道："陛下，前面发现一队骑卒，看其装束似匈奴人！"

"来骑有多少？"始皇问道。

"约有一千余人。"都尉答道。

"陛下，这可能是小股匈奴骑卒劫掠之后准备回去，绝不能放过他们。"隗状听后放了心，随即谏道。他有心让始皇见识一下匈奴人的厉害和残暴，这样更能促使他下决心出兵。

始皇命令留下两千虎贲军护驾，其余三千则去迎敌。

匈奴骑卒没想到在此地会遇上秦军，但他们并没有感到害怕，以为这些秦军与边塞上的一样不堪一击，将这一仗看成是立功的机会。他们也不作阵势布置，在一名大当户（匈奴领军之官）指挥下，狂叫着向秦军迎来。

始皇命令秦军对这些匈奴人痛下杀手，救出所掳的百姓。

秦军队形整齐，而匈奴骑卒散乱，略懂兵法之人即可看出孰优孰劣。但两军交接之后却大异常情，秦军和匈奴都有人落马而死，其人数相差无几。匈奴整体攻势不如秦军，但个人作战能力却无比强悍，尽管他们面对的是秦军中的精锐。

匈奴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个个精善马技，其灵巧令人眼花缭乱，再加上剽悍狂野的性格，令虎贲军感到十分难缠。

严密的协作能力使虎贲军抵消了匈奴骑卒的个人作战能力，渐渐占据上风。匈奴人渐觉不妙，在大当户的一连串吆喝声中，竟各奔东西分散而逃。

虎贲军都尉却不知该如何追击。在中原作战时，没哪个国家的军队会像匈奴人这样溃败，如同一群争食的鸟兽，受到惊吓之后一哄而散。

始皇远远地看见这一幕，对匈奴人的凶悍甚是心惊，他对隗状

道："没想到这些蛮荒野人如此剽悍，其战法也不同于中原，难怪边塞郡守一再进言匈奴之骑难以对付，朕的虎贲军都难以占优势，可见他们所言不虚。隗爱卿，你知道匈奴的兵制是怎样的吗？"

"回禀陛下，匈奴之君主名为单于，下设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又将'贤'称为'屠耆'，并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从左右贤王以下到当户，官位大的拥有数万骑，小的也有千骑。其族中共有二十四位君长，立号为'万骑'，各自设有千长、百长、什长等官员。每年正月，君长们聚会于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集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隗状心中暗自高兴，连忙滔滔不绝地说道。有关匈奴之事，一直在他管辖之下，其余大臣想与他一争长短也没有这个能力。

李斯已觉得始皇明显倾向于隗状，若自己再坚持只怕会引起他的不快，于是开始寻思找机会向始皇表明自己已转变了看法。

虎贲军收兵后，向始皇禀报了战情。这一仗他们死伤二百多骑，匈奴人也丢下三百多具尸首，还有两百多百姓被匈奴人杀死后遗弃。

始皇脸色阴沉地听完禀报后痛惜道："朕亲眼看见子民遭蛮荒野人屠杀而不能尽力保护，实是痛心至极。诸位爱卿，你等身为社稷大臣，难道还要坐视吗？"

"陛下，臣没有想到匈奴人如此凶残，实当天诛地灭！臣愿收回先前所进之言，与右丞相共商讨伐匈奴大计！"李斯既已表态，追随之人也随即附和，一时间君臣显示出一致讨伐匈奴的决心。

隗状没想到李斯会来个彻底转变，令他猝不及防，不仅被抢去了风头，还破坏了他准备独揽匈奴事务的大计。

始皇点了点头道："廷尉不再坚持原意，朕心甚慰！诸位爱卿要多费心思，尽快拟出一个对付匈奴之策。"

"是！"众臣哄然相应，只是有人窃喜，有人心中不快。

出巡的车队经上郡一路直奔咸阳，沿途始皇又看见几次小股匈奴骑卒进入中原烧杀掳掠，更增强了他讨伐匈奴的决心。

看来仙人的谶文不错，朕若是再容忍下去，过不了多久只怕胡人就真会抢掠到咸阳去了。他一路上愤愤地想着。

讨伐匈奴的决定易下，可到底派谁为领军之将呢？一路上为此事，他颇费脑筋。

王翦、杨端和、蒙武都已年老体衰，不宜再领兵作战。正当壮年、在秦军中颇具威望者有三人——王贲、李信和蒙恬。此三人都是能征善战之将，领兵作战各有特色。

王贲受其父王翦影响，用兵老练，有伐燕灭魏平齐之功，年纪轻轻即被封为通武侯。又因与始皇是姻亲，声名极其显赫。

李信用兵擅长奔袭，本人也勇猛善战，但其败于项燕的阴影始终在始皇心中挥之不去，始皇虽喜欢他，但是不敢大胆用他。

相较此二人来说，蒙恬声名最不显赫。在征伐六国的战争中，其战功远不如王贲、李信，所以其爵位也远低于二人，到现在也只是左庶长。但蒙家与秦军关系甚深，蒙恬凭先祖的威望和踏实稳重的性格，在军中逐步取得声望，也是三人之中唯一还在军中领兵之人。

除此三人外，还有一人也适合领兵讨伐匈奴，那就是隗状。隗状是对匈奴了如指掌，而且也通兵法，但也有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从未带领大军作过战。

始皇想来想去，难以做出决断，只好等回了咸阳，听了群臣的意见后再作决定。

虽然始皇还没有到咸阳，但讨伐匈奴的消息已传遍朝野，因此领军之将也就成为众臣关注的焦点。众人纷纷猜测，最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在四个人身上。

在王翦的府邸中，祖孙三代正在商议此事。王翦已须发皆白，满脸皱纹，佝偻着身子坐在正中。右首是儿子王贲，左首是孙子王离。

王贲四十出头，沉静地坐在那里。

王离只二十左右，看上去如一翩翩公子。他幼承祖父教导，虽然年轻，但在军中已小有名气。

“大父（秦人称祖父为大父），陛下已下定决心讨伐匈奴，朝野纷纷传言隗大人、李将军、蒙将军和父亲最有可能成为领军之将，不知大父认为谁最合适？”

王翦虽已年迈，但精神仍然极好，双目闪着精光。他微微一笑后道：“其实这四人之中，陛下最后难以取舍的只有两人，离儿可知是哪两人？”

“大父不要考孙儿了。”王离笑道，“依孙儿之见，恐怕是父亲和蒙将军。”

“不错！那你能否将其中原因说与大父听？”

“大父曾说过，若论奔袭突击，秦军之中以李将军为最，但他是将才而非帅才，统军作战并非其所长，且他还有败绩，陛下一定不敢大胆用他。”王离侃侃而谈，王翦捻着白须一面听着一面点头。

见祖父同意自己的看法，王离得意地继续说道：“右丞相隗状，听说其精通兵法，但并无实际战功，相信陛下也不敢放心用他。”

王翦笑问道：“仅此而已？”

王离挠了挠头，实在想不出别的理由，只得点了点头。

一直静候在旁、听着祖孙二人议论的王贲道：“离儿到底年轻，还不懂得揣摩人君的心意啊！当年你大父若非深知陛下之心意，只怕难有今日之安乐富贵。隗状是一戎人，虽然已在此成家立业，但其宗室血亲仍在塞外，陛下怎肯放心将大军交与一异族之人？陛下要的是他对付匈奴的办法，决不会用他去统兵作战！”

王翦赞许地点了点头，然后又追问道：“那你与蒙恬，谁最有可能成为领军之将呢？”

王贲迟疑片刻后道：“孩儿与蒙恬各有一半机会，就看谁能取得更多朝臣的支持。”

王翦却摇头叹息道：“痴儿！你若作此想，只怕一成机会也没有了！这么多年了，你难道没看出陛下对蒙家的信任已远远超过我们王家

吗？看起来我们王家声名显赫，一门二侯，实际上你我父子都无领兵之权。而蒙氏兄弟却一个在军中领兵，一个出入陛下身旁，其名声虽不如我们王家，但实权却大大超过我们。若是你联络大臣支持，只怕得不到领军之任，还会惹来陛下的猜忌啊！”

王贲忙跪下道：“孩儿实不知此举会惹下大祸，请父亲指教。”

“我们王家战功显赫，秦军之中再无出其右者。但坏也坏在这战功显赫上，若论灭六国之功，尽说我王家父子，如何显出陛下的功劳？功高震主，乃人臣之大忌，我儿切记！现在只有韬光养晦，表现得对此事毫无兴趣，说不定还能与蒙恬一争。”

“父亲说得甚是，孩儿一定牢记在心！”王贲答道。

王离没想到其中会有这么多曲折，不由对祖父佩服得五体投地。

王翦想了一下，又轻轻说道：“其实上上之策，还是将领军之任拱手让与蒙恬。为父知道我儿雄心仍在，但为了王家后世安宁，还是不要争这领军之任。”

“为什么？”王离不解。

“为父观朝中诸臣，表面一团和气，但其中之诡诈艰险非同一般，也只有陛下能够驾驭。陛下为人果敢、独断，许多事全凭喜好，不依常理，这将为日后留下不小祸根啊！”

“父亲是指立太子之事？”王贲试探地问道。

“正是！按说立扶苏乃名正言顺之事，为何陛下却迟迟不下此诏？蒙氏兄弟及多数大臣都偏向扶苏，但为何赵高却一心服侍幼公子胡亥？他是最知陛下心意之人，这样做是否别有用意？这些都值得深思啊！一不小心，就会惹来杀身灭族之祸。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个是非漩涡，等待局势明朗之后再作打算。我儿若是领军出征，就会将所有人的注意引至我们王家，到时想脱身自保也难了。”

王贲、王离听后，深觉其意深刻，觉得自己料事之能远远不足，也明白了王翦为何被称为继白起之后的绝世名将，却又能不遭君王所忌，安然度过这么多年。

始皇一回到咸阳，就接到王贲的上书。他以为王贲听到风声，向他讨取领兵之任，谁知王贲在上书中称身体不适，想回老家休养，其言辞之恳切大有非回不可之意。

始皇心中正难以取舍，而王贲这回却让他轻易做出选择。王贲领兵作战比蒙恬更让他放心，但王家声名显赫，其荣耀已无人可比，若再给其实权，必有更多的人依附他们，这让他感到了威胁。

而蒙家声望一直为王家所掩盖。蒙武虽是名将，但战功不如王翦显赫，蒙恬更比不上王贲。但始皇心中有些愧疚，他清楚蒙武的忠心，却没有给他相应的地位和赏赐。不过蒙家也有王家不及之处，蒙毅随侍在他身旁，蒙恬现在军中领军，蒙家的实权是王家所不能比的。

现在王贲告归，始皇只有任用蒙恬了。但他没想到隗状求战之心如此强烈，一再上书请求领兵出战，始皇又感到左右为难。讨伐匈奴离不开隗状，若是断然拒绝他，又怕他会撒手不管。但让他领兵，始皇又放心不下。

“赵高，你说朕该用隗状还是蒙恬？”始皇每遇到难断之事，总要听听赵高的意见。

“陛下，奴才怎敢对国事妄下结论？一切还望陛下明断。只不过……”赵高迟疑着，没有说出下文。

“不过什么？”始皇不解道。

“奴才只是有些奇怪，隗状官居右丞相，为何还如此热衷领兵作战？”赵高说得有些隐晦。

“那你就不知道了，隗状的丞相并不好当，朕用他只是为了平衡朝中势力。他的根基不如王绾、李斯，若这次能领兵出征，就是扩张势力的好时机，所以才如此热衷。”始皇忍不住向赵高炫耀了一下自己用人的权术。

赵高装作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那陛下一定会用蒙恬为将了。”

“朕却担心如此一来，隗状就会撒手不管了。即使朕逼他献计献策，恐怕他也不会尽力。”始皇说出了自己担心。

“若隗状有心要挟，说明其人极为险恶。对付这种人，奴才却有一个办法。”

对蒙恬和隗状，不管谁领兵出战，赵高心中都不满意。因为他们都是扶苏之人，谁领兵都是增强扶苏的势力。能削弱扶苏势力的办法，就是让权势小者领兵，并借机瓦解另一人的势力。

隗状与蒙恬相比，与扶苏的关系更为密切。始皇既对隗状有些不满，这正是他对付隗状的好机会，所以他要使始皇对隗状产生疑忌之心，才好放手对付他。

“你有什么办法，说给朕听听。”始皇又问道。

“陛下不妨让隗状先献上对付匈奴之策，这样隗状就会以为陛下器重他，一定会尽全力献上胸中所藏。然后陛下将此策交给蒙将军，让其领兵讨伐匈奴，就不怕隗状撒手不管了。”赵高道出心中的计划，对于有用之人，他总是充分地利用后再一脚踢开。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朕只需给隗状造成错觉，相信他会尽献胸中所学。朕最讨厌被人要挟，他以为自己精通匈奴事务就无可替代，就想夺得领兵之权，朕偏不如他所愿！”

“陛下圣明！”赵高不失时机地赞道。

在始皇的精心谋划之下，隗状果然以为自己将接过讨伐匈奴之任，他欣喜若狂，以为这是他掌握大权的开始，于是在府中苦思数日，结合诸侯以前抗击匈奴的方法，向始皇进献了一道消灭匈奴之患的策略：

一、派大军扫灭德水之南的匈奴主力，收回河套等地区。

二、自临洮至辽东渤海边筑起一道长城，阻挡匈奴骑卒深入。

三、移民实边。将罪犯贬黜塞外或以优厚条件吸引内地庶民迁往边塞，增加人口，以利今后抗击匈奴。

隗状还详细论述了具体的实施办法，他相信这一定能促使始皇让他领兵出征。

始皇接到上书之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传来，他几次进宫求见，都被

内侍挡回。他预感事情不妙，果然几日之后始皇便下诏拜蒙恬为讨伐匈奴的大将军。隗状不仅没得到领兵之权，而且被始皇痛责一顿，说他居心险恶，以其才学要挟君王，故免除其右丞相之职，念及以前功劳，留其爵位，其职暂由王绾代理。

自己辛苦一番，竟落得如此下场，隗状气恨交加，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岁末，蒙恬率三十万大军讨伐匈奴。

匈奴单于头曼闻听秦军大举讨伐，不禁有些害怕。虽然匈奴人强悍无比，男丁皆能披甲作战，但人数远远少于秦军。若能一战而胜秦军，然后与之议和，或许能保住现有的疆域；若与秦军长期作战，中原地大物博，人多势众，拖延下去只会对他们不利。

对秦始皇的威名，头曼早已知晓，他没把握打败这个强硬的敌人。就算这次能击溃蒙恬，也难保秦始皇不重派大军来讨伐。可就此退出河套地区，不仅他不甘心，族人也会视他为懦夫，那他的单于之位就岌岌可危了。他只得召集各族君长，共商对付秦军之策。

各部君长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这享受着从中原掠夺来的财物，比起到处迁徙放牧的生活，这里简直就像天堂。对他们来说，抢劫那些秦人比在野外捕猎要简单得多，他们怎会舍得退出河套！他们决定不与秦军正面交战，利用来去迅速的骑卒来分散袭击秦军，截断秦军的粮草补给，逼迫其不战自退。

蒙恬率领大军来到匈奴出没之地，时常受到袭击，却找不到匈奴主力，于是就地屯兵，派小股秦军四处出击，侦察匈奴单于所在地。但派出的人总被匈奴人袭击，每次都被打得大败而归。匈奴人见秦军如此不堪，不禁产生轻视之心，出击也越来越频繁，人数也越聚越多，气势也越来越盛。

消息传回咸阳，始皇不禁有些着急。不少臣子已向他进言谴责蒙恬作战不力，请求更换主将，但这些进言都被他压下。他不相信自己会看错人，便招来蒙毅问道：“爱卿对令兄目前所为如何看待？要知道朕一直是很信任他，可现在的战况实在令朕失望。”

“陛下，臣仔细看过战报，发现这些战败都似家兄有意而为。家兄已连败十余阵，但都没有损及主力，只是粮草辎重损失多些。家兄只要尚有一战之力，就绝不会言败，相信不久就有好消息传来。”蒙毅对这些进言早已知道，所以并不显得惊讶。

始皇点头道：“听你这样一说，好像也是这么回事。朕已将隗状之策都交与蒙恬，蒙恬对匈奴战法应有所准备，如此连败是不合其领兵习惯的。蒙爱卿，朕想派你为特使，代替朕前去犒军，不知你意下如何？”

“这……陛下，请恕臣直言，陛下最好另派他人前往。”蒙毅皱眉道。

“这是为何？”始皇不解地问。

“陛下，家兄在前线领军，陛下派人前去慰劳查看理所应当。哪个大臣去都可以，唯独臣去不合适。”

“爱卿是担心有人进谗言吧？”始皇微笑道。

蒙毅点头应道：“臣应避此嫌疑。”

始皇哈哈大笑道：“若是朕连你们蒙氏兄弟都信不过，朕还能相信何人！你把这些进言都带给令兄，就说朕相信他一定能大胜而归，让他不要忧虑。”

蒙毅知道若再推辞只会引起始皇的不快，便称谢道：“陛下如此信任微臣兄弟，臣等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赵高一直暗中唆使李斯等人进言治蒙恬作战不力之罪，没想到始皇竟毫不理会，反而派蒙毅前去犒军，使他的阴谋毫无作用。

隗状气死，他心中大喜，若再能扳倒蒙恬，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看眼前的情形，始皇对蒙氏兄弟的信任好像还在他之上。赵高这才知道自己看错了形势，后悔当初不该支持蒙恬，赶走隗状。

现在蒙氏兄弟一个在外统领大军，一个在内为陛下出谋划策，朝中军中都有势力，比起隗状来要难对付得多。他们兄弟与扶苏关系密切，对自己却敬而远之，将来势必成为自己扶植胡亥的最大阻力。

要想与扶苏对抗，必须加强自己的实力。王绾一身兼二职，权势极重，但他是扶苏的岳丈，肯定不会和自己站在一边，只有李斯还可争取。但李斯精明狡猾，自从与他合伙陷害韩非之后，一直与自己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似乎是在观望等待。

赵高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心中窝火。有时怀疑始皇是在愚弄他，因为许多事看起来好像是始皇听了他的话去做的，而且始皇有时还有意让臣下知道他是这样做的，实际上赵高清楚他只是说出始皇心中想说而不便说出的话而已。

他觉得心绪不佳的时候，就想到丹脂那里去坐一坐。即使丹脂不与他说什么，他在那里坐一坐之后心情就格外舒畅。有时他明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但仍然遏制不住心里的冲动，这种刺激让他有种报复的快感，虽然这快乐过后总让他感到恐惧。

自从始皇开始插手后宫之事后，紫巾就知趣地回避了。她知道自己无法与那些年轻美貌的姬妾相比，于是就整日待在高泉宫中，对所有的事不闻不问。赵高就把丹脂安排在离高泉宫不远的地方，这里也是始皇来得最少的地方。在内宫之中，他只要避着始皇和紫巾，其他人他并不在乎，内宫总管也不得不看他眼色行事。

丹脂看得出来宫女寺人们都很巴结她，但对她又暗怀恐惧。赵高每隔几日必来看她，与她聊聊天就走，这让她有些不安。她原以为赵高没安什么好心，可他一直没有什么过分举动。她暗中向周围之人打听，大家对他无不称颂备至。难道是自己看错了？丹脂不停地问自己。

赵高果然遵守诺言，将她的父母从隐官之中赎了出来，并安排她与父母见了一面。

见父母安好，丹脂既感激又惭愧。以后赵高每次来，她都很殷勤，她知道自己没什么可报答的，除了献上自己的身体。可在名分上她依然是宫中的姬妾，除了始皇，她与任何一个男子苟且都是死罪。不过在这里她没有感到始皇的威仪，反而见识了赵高的威风。每个人都对他恭恭敬敬，丝毫不敢违抗他的命令。

赵高已在这里默默地坐了半个多时辰，丹脂也不多问，只在一旁默默地为其添酒夹菜。

这么一个绝色女子被自己藏置宫中，放眼朝中，谁能做到？谁又敢做？赵高不禁有些得意。

事实上他完全有办法将丹脂弄出去，置于自己的后堂中，但他偏偏不这么做。他需要这份刺激，一种在家中无法相比的感觉，只有这种感觉才能消减他对始皇的不满，为自己的卑躬屈膝找到一些慰藉。

其实他对权势的渴望远远超过了美色，以他现在的地位，得到美女易如反掌。但是家中除了韩姬和两个小妾，再无他人。这让一些妻妾如云的大臣有些不解，也使他有了不好色的名声。

他做了始皇几年的选美大使，经手的美女已有数百，却始终没授人攻击的把柄，除了行事谨慎之外，他在这方面的确有过人的自制力。

自小在隐官中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天下除了权势，再无任何事值得冒险。有了权势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势就失去一切。所以他谨小慎微地服侍始皇，从他那里取得权势。

但他的欲望和野心也随着权势的增加而变强大，他不仅需要权势，而且想得到尊贵的地位，让人都心悦诚服地尊重他。可是始皇偏偏在这方面抑制他，使他只能像一个影子一样随在左右。

丹脂的出现让他有种隐约的冲动，他以为就像见到所有的美女最初出现时一样，自己很快就会把这点冲动压制下去。可当他得知丹脂出自隐官，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使这点冲动怎么也遏止不住。他从中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虽然这种快乐让他有种如临深渊的恐惧。

“丹脂，他今天又骂了我一顿，他当着那么多侍从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赵高总算开口说话了。

丹脂早就看出他心中憋着一股气，果然一开口就是如此。在这里，赵高从不称始皇为陛下，而是称他，仿佛只有这样他心中才会痛快。对丹脂来说，始皇于她有灭国灭家之恨，所以赵高这般称呼，她不仅不认为是大逆不道，还在感情上给予认同。

丹脂看了他一眼，并不回话，为他斟满了酒。赵高又径自说道：“徐福骗了他的钱财跑了，他却拿我出气，骂我办事不力，他以为神仙是那么好求的吗？”

“或许他并不是因为这件事而生你的气，说不定这只是一个借口吧？”丹脂淡淡地回应道。她知道始皇有时骂赵高只是为了发泄，并不是因为某事。

“蒙恬征伐不力，他偏偏要装作极为信任的样子，我略说几句，他就以徐福之事责我。算了，不说这些了。丹脂，你进宫已有不少时间了，还习惯吧？”

丹脂深施一礼道：“全赖大人之福。其实丹脂过得怎么样倒不在乎，只要父母安好，丹脂纵然身死也无憾。”

“你不会怪我没让你见到他吧？”

丹脂淡然一笑道：“他美人如云，怎么会在乎我？丹脂只盼望能在宫中做满三年，好回去侍奉父母。”

“每年都会放一些宫女出去，也许用不了三年你就能出去。”赵高暗示道。

这几个月中，丹脂已见识了赵高的权势，也听得出他话中的暗示。她抬头见赵高目光灼灼，眼睛像两团跳动的火焰，直盯着她。

现在是回报的时候了，丹脂在心中暗想。她已无可退避，既然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就只有一切由他了。

第十九章　扫北平南定天下　李斯上奏欲焚书

头曼单于得意万分，他不仅打败了秦军，而且抢得了不少粮草、武器。他们最缺的就是武器，因为不会冶铜炼铁，这些东西都要用马匹与中原人交换。几仗下来所缴获的武器，比他们原先用马匹换来的要好得多。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就更有信心了。

不久前他又得到消息，始皇派特使前来犒军，随行的还有大批粮草武器，这不禁又引发了他的欲念。他招来各部君长商议，并说出了自己的计划："秦国有大批粮草武器运来，护送的人马只有五万，如果能得到这批粮草武器，秦军的士气必然低落。这次请各位君长前来，就是商议是否出兵夺取这些东西？"

他的话立即得到了众君长的赞同，众人摩拳擦掌表示："单于说得对！咱们应做它一次大的，也让秦军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

他们仿佛又看到堆积如山的战利品，特别是那些锃亮锋利的刀枪更让他们欢喜不已。见识了这些武器，他们才知道原先用马匹交换来的武器都是中原人不用的东西。

左贤王冒顿却担心道："中原人向来狡猾，这恐怕是一个圈套！"

他只有十七八岁，豹头环眼，虎背熊腰，相貌甚是粗犷，有着草原男儿的气概。但他却不为单于所喜，头曼总觉得这个儿子对他威胁很大。当他所宠爱的阏氏生了一个儿子后，他一直想废掉冒顿。但冒顿却甚得族人推崇，他一直找不到机会。直到后来他才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派冒顿去月氏当人质，然后极力攻打月氏，想借月氏人之手杀掉他。谁知冒顿却盗了一匹良马，逃回了匈奴。

头曼见他如此年幼，却这么勇敢，不禁对他另眼相看，给了他一万人让他统领。

"中原人虽然狡猾，但对我们的骑士没有办法，要不然也不会龟缩不出。冒顿，你不要什么都听中原人的，他毕竟不是匈奴人！"头曼闻听此言有些不悦道。

“是，孩儿记住了！”冒顿不再多言。

“各位都回去准备吧！三日后出发，不得有误！”头曼命令道。

“是！”众君长哄然响应。

回到领地，冒顿立刻去见他的中原人师傅。那是一个干瘦的老头，已须发皆白，手脚颤巍巍的，让人看了都为其担心。

匈奴人的风俗是看重体魄健壮之人，轻视年老力衰之人。年轻人通常吃肥美的食物，而年老之人只能吃剩下的东西。族人对冒顿此举都甚是不解，但他不以为然，始终对中原老者十分礼敬。

那老人听完冒顿所言，仰天长叹道：“这是秦军的陷阱，只怕这一战你们会全军覆没啊！”

“师傅，我已向单于说过，但他不听。现在命令已下，我也无力改变了。”冒顿无奈道。

“我司空马曾与蒙家同殿为臣，他家三代为将，岂是轻易可战胜之人？秦军虽小败十余阵，但无损其主力，想必是有意为之，以使你的族人心生傲慢。单于若是不察，必将中计！”

“师傅能不能去劝说单于，让他取消出兵？”冒顿对司空马极为信服，希望他能劝说单于收兵。

司空马苦笑道：“当年我出走赵国，曾向赵王进抗秦之策，可惜他不听我言。后来他又杀了李牧，半年后赵国即亡。我不愿为嬴政之臣，只得出奔匈奴，为你父头曼出谋划策，助其征服周围部族，使其成为万人尊崇的单于。可后来他见我年老力衰，便将我踢在一旁不理，若不是太子收留，我只怕早已是枯骨一堆了。太子既以礼待我，我将以礼还报太子！”

冒顿忙一揖道：“师傅言重了！只求师傅能救我族人！”

司空马笑道：“单于一直对太子有猜忌之心，这正是一个助太子巩固地位的机会，太子又何必着急！我恐怕不久于人世，在走之前，我将为太子留下一策，助你登上单于之位。”

“师傅何出此言？冒顿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一定会保护师傅。”冒顿急道。

“秦军这一胜，你们只怕就再难以在此立足。我这一把老骨头难道还要跟你们东奔西跑？不管怎么说，这里还是中原之地，我能死于此地也算不错了。太子，你去吧，明日午后再来见我。”司空马说完遂不再言，冒顿见此情形，只得恭敬地退了出去。

次日午后，冒顿来见司空马。只见他已自尽，留下一大张羊皮信给他。冒顿看完不禁露出笑容，向司空马的遗体深施一礼道：“我一定按师傅所言去做，不负您的期望。”

秦军大营中，蒙恬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这一次他要全歼匈奴主力。

之前，当他得知始皇要征伐匈奴，就仔细看了李牧抗击匈奴的战史。后来，始皇果然将讨伐匈奴的大任交给他，并附了一份隗状所献的讨伐匈奴之策。他从中了解了匈奴人的一些习性，知道了许多他们与中原人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在交战之时，如果顺利，就不断进攻；如果失利，就迅速退却，不以逃遁为耻。

若刚一接触，就让匈奴人知道他有备而来，以后再找他们决战就困难了。所以他不断派出小股军队出战，吩咐士卒佯装败阵并丢下一些粮草武器，以勾起匈奴人的贪心。

在蒙恬有条不紊地调配完兵马后，蒙毅问道：“匈奴人会不会上当？此计并非天衣无缝，只要他们先派小股军队试探，不难察出其中虚实。”

蒙恬自信地笑道：“若是六国之将，恐怕难中此计，但这些匈奴人一定会中的。我一连败了十余阵，在他们眼中就是个无能的将军。敌人骄气已生，我再用如此多的粮草武器做诱饵，不怕这些蛮荒野人不中计！”

“大哥有此信心，看来我可以向陛下报喜了。”蒙毅笑道。

“此事先不忙，我虽有把握打败他们，但并无把握全歼他们。这些匈奴人个个剽悍善战，这次我宣称用五万人押运粮草，必会引来匈奴单

于头曼，估计其前来劫掠的士卒最少有十万。只要能打败他们，将其赶至德水之北，就可实施下一步计划了。”蒙恬大略地说出自己的作战计划，好使蒙毅安心。

蒙毅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我也看了隗状所献的策略，细细琢磨，发现依德水修筑长城并不比驱逐匈奴人好办啊！”

蒙恬叹道：“谁说不是呢？如此浩大的工程，非百万人不足以完成，不知百姓是否能承受得起啊！”

“若无其他工程，修筑长城还勉强可为，就怕陛下率性而为。骊山陵和阿房宫都修了一半，此两处工程也颇为浩大，若是三处加在一起，百姓才真正难以承受。”蒙毅担心道。

“还是等打败了匈奴人再细细筹划吧！”蒙恬不想为此分心。

“好！记得小时候我们常作战争之戏，咸阳城中全无敌手。这么多年我还未曾见识过真正的杀伐，今日也可大开眼界了。”

蒙恬摇了摇头道：“还是不见为好，战争最是惨烈无情的。”

红彤彤的旭日挂在天边，在这个季节听不到一丝风声，原野空旷得令人不安。十三万匈奴士卒在各部君长的带领下，正整装待发。他们情绪激昂，像一群饥饿难耐的野狼。头曼单于一大早就走出大帐，跪拜这东升的太阳，保佑他们此行顺利。

在几声刺耳的胡笳声中，大军出发了。冒顿望着远去的队伍，口中喃喃道：“但愿师傅的预测是错的，可惜呀！”他心中矛盾万分，因为师傅的预测若是对的，那这些族人就回不来多少了，也许匈奴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他听从司马空之言留下来驻守营地，族人都不理解他为何要这么做。对匈奴人而言，作战是能获得食物、美人、奴隶、武器，这些都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他们不知道勇敢的太子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

头曼却一口应允下来，因为过去每经一战，族人对冒顿的信服就增加一分，他不愿去，头曼当然求之不得。他留下五万人给冒顿保护老弱妇孺，其余的人都带走了。

大军离开后，冒顿开始准备。司空马的遗言中说秦军不仅会打败头曼，还会袭击他们的营地，所以他要让老弱妇孺做好撤走的准备。他不想与秦军死战，他要听从师傅之言保存实力，为将来登上单于之位打下基础。他相信自己做单于要比父亲强得多，他要打败西边的月氏，消灭东胡，然后与中原一较高低。

头曼率领的大军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运送粮草的五万秦军，看着绵长的车队，匈奴人禁不住狂呼。秦军见匈奴人杀到，边战边退，还不断丢下粮草武器引诱匈奴人追击。

匈奴人见到这么多东西，本来就散乱的阵形更加没有章法，有的人甚至顾不上杀敌，一个劲地抢东西。头曼见此大怒，连杀了几个带头的士卒才稳住阵形，然后督促他们继续追赶秦军。他决心将这些人全部消灭，然后抢走所有的东西，将蒙恬的秦军困死。

匈奴人不得已又重整阵形，追击着撤退的秦军。

蒙氏兄弟看见远处的滚滚尘烟渐渐进入包围圈，不禁相视一笑。

“将军，匈奴人已经进入包围圈了！”一名都尉兴奋地前来禀报。

“听我将令，准备出击！”蒙恬高声吩咐道。

“大哥，你指挥战事，这擂鼓助威之事就交给我吧！”蒙毅笑道。

“好！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军的战车阵！”蒙恬有些得意。

眼看就要追到败逃的秦军，头曼忽然感到有些不妙，因为他听见了隐隐的雷声。

如此晴好的天气怎会打雷？但这声音却越来越清晰，接着是震天的鼓声和喊杀声。

“不好！有埋伏！”有人惊呼道。

只见四面八方拥出成千上万的战车，车轮滚滚之声有如惊雷。这战车是秦国工匠集六国战车之长制造出来的，方便、灵巧、坚固。在车轴两旁伸出三尺多长的长矛，在横冲直撞时能杀伤靠近战车的骑卒。这是中原对付匈奴的一件利器，蒙恬让人制造了许多，从而训练出这震慑人

心的战车阵。

头曼知道中了计，想要回撤，但后路已被秦军堵死了。

“这些狡猾的中原人！”头曼大声骂道。慌乱之中，他看见了蒙恬的中军大旗，便一挥手中的战刀狂叫，“杀！杀向那里！杀死秦军的主将！”

蒙恬见大批骑卒朝自己这边拥来，不禁冷笑道：“真是自不量力！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大秦的厉害！”

在以往的交战中，匈奴骑卒的冲击是所向披靡的，其万马奔腾的气势往往使秦军胆寒。但这一次他们却遭到迎头痛击，秦军大阵中忽然万弩齐发，匈奴骑卒立刻大片大片倒下。

战车这时已切入匈奴队伍之中，横冲直撞。战车上有士卒三人：一人持弩，一人持戈，一人驾车，他们远射近刺，勇悍无比。

匈奴人这才知道，秦军原来隐藏了实力，其勇猛善战并不逊色，他们的气势顿时被压制下去，双方于是混战在一起。只见到处车骑追逐，人仰马翻，厮杀声响遍原野。

秦军有备而来，其整体作战能力远强于匈奴人，不久就占据上风，匈奴人死伤越来越多。头曼见势不妙，便率先逃走，匈奴人便一哄而散。蒙恬对此早有准备，他指挥士卒猛追头曼，大有不捉住他不罢休之势。匈奴人见单于形势危急，便纷纷来救，这正好中了秦军之计，秦军趁机又杀死了不少匈奴人。

在族人的拼死掩护下，头曼总算冲出包围，但随他杀出的匈奴人只剩下二三万人了。他们向大营逃去，却迎头碰上了冒顿。一打听，原来是秦军袭击了营地，幸亏冒顿早有准备，损失并不太大。

头曼羞愤难当，欲一死以谢族人，却被属下死死劝住，冒顿也趁机劝道：“中原人狡猾多端，单于若是如此，岂不正中他们诡计？我们还是先退出此地再作打算吧？”

“左贤王说得对，单于千万不可如此！”众人也纷纷劝道。他们都有些惭愧当初没有听冒顿之言，招致如此惨败。现在见冒顿保住了族中的

老弱妇孺，都对他十分敬佩。

头曼却觉得冒顿的话分外刺耳，好像在讽刺他。可他现在是败军之君，说什么都是多余。被秦军打败没什么，被儿子瞧不起才让他觉得羞愤难当。这冒顿哪里是在劝他，分明是在逼他自尽。

你想让我死后好继承单于之位，我就偏不如你意！头曼狠狠瞪了冒顿一眼，故作消沉地叹道："头曼无能，累及族人受此大难。既然族人还信任我，那就听左贤王之言，先退到德水之北吧！"

冒顿闻言有些失望，不过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没有损失多少人马，退居德水之北后，族人之中就数他的势力最大。

蒙恬乘胜追击，尽收河套以南之地。然后以德水为界，自榆中以东，西至阴山设四十四个县，并徙罪民于此实边。但始皇并不就此罢休，他命令蒙恬继续北进，驱逐匈奴。秦军渡过德水，又相继夺取了高阙、阳山、北假等地，控制了河套地区及阴山以北的部分地区。匈奴人自此闻蒙恬之名，无不胆战心惊，远远走避。

始皇又令蒙恬就地屯守，并开始着手修筑防御匈奴的工事——万里长城。

北方战事顺利，捷报频传，始皇大为高兴。什么"灭秦者胡也"？那些蛮荒野人怎会是我大秦的对手！若不是路途险远，粮草辎重难以运送，朕就要灭掉他们！看来那神仙谶文不足为凭，对朕也不起作用！始皇越想越得意，本要下令大肆庆贺一番，却不想从南越之地传来败讯，使他大为扫兴。

当年灭掉楚国后，王翦继续向南准备平定百越之地。

百越是指分布在东南沿海之众多部族，主要有瓯越、闽越、南越、西瓯和于越五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于越这一支，他们分布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在春秋之时建立了越国，曾一度称霸中原，后为楚国所灭。

瓯越，又称东越，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今温州一带。

闽越，在今福建福州等地。

南越和西瓯，在今广东、广西一带。

王翦灭了东越、闽越，秦国将此地收归己有，设置了会稽郡和闽中郡。后始皇召回王翦，令都尉屠睢继续领兵五十万向南进军。

屠睢将五十万人分为五路，第一路驻守在镡城（今湖南靖县）之岭，向南可达西瓯族聚居之地；第二路驻守九嶷（今湖南宁远）之要塞，由此向西南也可与西瓯人相接；第三路驻守番禺（今广东广州），此地为西瓯重镇；第四路驻守南野（今江西南康），主要任务是支援第三路军；第五路集结在余干（今江西余干）之水，此水是南越进入内地的要道，控制此水道，就可牵制闽越、东越，孤立南越。

但秦军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西南之地多山，南北通行的只有一些小道，秦军的粮草运送极为困难，进军缓慢。

有鉴于此，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命监军御史禄开凿了灵渠。此渠沟通了湘水和漓水，粮草辎重即可从水路运送，少了难行之苦。秦军也由此水路深入漓水流域，向西瓯人发起攻击，杀死了西瓯君。但岭南各部族首领并不愿就此屈服于秦人，他们凭借地形、利用山高林密的自然条件不断袭击秦军，迫使秦军屯守空旷之地，不敢随意出击。

越人的不断袭击和骚扰，使秦军疲惫至极，越人趁机出击，大破秦军，杀死了统帅屠睢。

败讯传至咸阳，始皇十分震怒。他原以为五十万人征伐百越，应该不会有多大困难，想不到却遭到惨败，连统帅都被人杀死。他遂派任嚣、赵佗为将，征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增援南越。

任嚣、赵佗不负所望，总算占领了南越之地。始皇遂命令在此设置了桂林（今广西桂平）、象（今越南北部中部地区）、南海（今广东广州）三郡。但因此地距咸阳太远，往来极不方便，若事事等咸阳之令，将贻误时机，始皇只得在此设置南海尉，掌握此地兵权，这是他第一次不得已将手中权力放给臣下。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正月，始皇在咸阳宫大摆寿宴。群臣上下都明白，始皇之意并不在其寿诞，而是为匈奴、百越相继平定而庆贺。

驱逐匈奴，使边民少了劫掠之苦。征服南越，大大开拓了秦国的疆域，还得到了象牙、牛角、翡翠、珍珠等南越珍宝。诸多胜利，已使大秦的威名远播四方。

群臣都看出了始皇的心思，个个尽心准备。酒宴之上，颂扬之声此起彼伏，使始皇大为舒心。他的疆域之广阔，已超过三皇五帝，对群臣的赞颂，他自诩当之无愧。

轮到众博士敬酒时，博士仆射（即众博士之长官）周青臣站起来颂扬道："陛下平定天下，驱逐蛮夷，以千里之秦地扩展成万里疆域，日月所照无不臣服。如今诸侯之地皆被置为郡县，黔首都安居乐业，全赖陛下圣明。陛下之英名必将传于万世，虽上古帝王也不及陛下之德。臣代表诸博士敬陛下一爵，祝陛下万寿无疆！"

群臣纷纷起立附和，始皇满面笑容道："好！朕就喝了这爵酒！"

饮罢此酒，始皇遂赏了周青臣金百斤，这引得众博士纷纷注目。他们对周青臣以众人的名义抢去风头甚是不满，好话都让他一人说了，他们再凭什么去获得赏赐呢？论学问，他们没一个瞧得起周青臣，但秦国偏偏重武臣，周青臣以一手箭技，便成了博士仆射。

他的一番阿谀奉承使始皇很高兴，却激怒了博士淳于越。在七十多位博士之中，他以学贯古今、尽知礼仪而著称，但他性情耿直，一直受周青臣排挤。他见周青臣当面阿谀始皇，心中更是不满。

什么安定天下，使黔首安居乐业！为了方士一张谶文，便发大军讨胡；为了贪图南越之宝，就派五十万人前去讨伐。因一己之私而滥用民力，还说什么英明？不尊古之分封，将诸侯之地置为郡县，如此贪恋权势，又爱征伐，岂是社稷百姓之福？

淳于越越想越气愤难平，便顾不得进言是否扫兴，就上前说道："陛下，臣闻商周之所以统治天下达千年之久，皆是因为分封子弟镇守四疆，作枝叶之辅。而今陛下拥有万里疆域，子弟却无寸土之封，一旦出现齐国田常、晋国六卿那样的篡权之臣，外无子弟如何相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臣未闻也。周青臣当面阿谀陛下，加重陛下之过错，不是忠直之臣，请陛下明察！"

见淳于越当着众多朝臣的面斥责自己，周青臣不禁气得面红耳赤。

众博士见此情景，个个暗中幸灾乐祸。不管谁遭殃，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什么害处，反而少了竞争对手。

分封之事早有定论，想不到事隔多年又有人旧事重提。始皇见殿中一片窃窃之声，心中十分恼怒。他记得此议当初是王绾最先提出来的，不禁向右首望去，只见他怔怔出神，仿佛是在沉思。

该不是你在背后支持这些博士来搅朕的兴致吧？始皇暗想。

王绾一听淳于越重提分封之事，心中就暗呼不妙。郡县之制已实行多年，并无什么不适之处，如今再提分封，这不是自找难堪吗？他见众臣议论纷纷，便沉默不言，想先看看形势再说。

李斯却有些心急，当初他反对分封最出力，若是现在有变故，那不是说他当初之议是错的吗？他窥探着始皇，见他向王绾望了一眼，随即露出不悦的表情，心中便已有数。他不等周青臣出言反驳，即起身奏道："陛下，臣认为淳于越所言甚谬。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其具体实情而治天下。这并非前代圣人要故作不同，而是因时事变异，就要作不同的准备。如今陛下创下万古空前之伟业，建立万世之功绩，不是这些只知师古的腐儒所能了解的。淳于越妄言三代之事，何足效法？殷、周以分封之制，立国不足千年。陛下郡县之制，依据实情而制定，补古之缺漏，立国必会万世不变！"

始皇闻言连连点头，李斯见此不禁越说越得意："昔日诸侯纷争，各据一方，以优厚的俸禄广招游说之士，而今天下一统，法令出一，士应学习法令，不违禁令。诸儒生却不师今而学古，非难当今制度，惑乱黔首，应交御史治罪！"

博士们闻听李斯之言，皆义愤填膺。众人就要群起相争，却被始皇出言制止："廷尉言重了。淳于越也是为朕考虑才出此言，虽然言有不当之处，但不关众博士之事。今日是朕的寿诞之喜，众卿不要再议政事。至于分封之事，诸卿可尽抒己见，然后上奏与朕裁决！"

博士们虽心有不甘，但也不敢违抗始皇之命。咸阳宫里依然爵来盏去，不过气氛要比开始沉闷得多，一场欢宴总算维持住了。

第二日，始皇却下了一道令群臣震惊的诏令——封李斯为左丞相，王绾为右丞相，蒙毅接任李斯之职为廷尉。

这次封赏受益最大，最为高兴的就是李斯，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位置，成为秦国丞相，虽然形式上王绾还在他之上，但论实权他却无人能比。因为论与始皇的关系，他的儿子皆娶秦国公主为妻，女儿皆嫁给秦国公子，而王绾只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扶苏。而且他与赵高有着特殊的关系，而王绾却没有这种优势。

王绾虽然升任右丞相，但实权却被他分去一半。他知道这一切都源于淳于越又提分封，使陛下对他起了疑忌之心。

李斯一上任就提出一项令始皇赞赏不已的建议——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

看到这篇气势磅礴的奏章，始皇真想痛快地在上面批上“可”。儒生们食古不化，现在仍然对他所定的制度心怀不满，这让他觉得就应该烧掉那些教他们混乱思想的书籍。但这毕竟是关系着千万人的大事，他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于是下发给群臣商议，再作决定。

群臣得知李斯之议，顿时大哗。要知一书之成，甚为艰难。手写刀刻，凝聚几代人的辛劳智慧，若逢战乱，保存更为不易，就此轻易毁去，实在可惜。但他们都知道始皇的习惯，一般下发臣议的奏章，多是表明他偏向此举。

尽管如此，以王绾为首的诸臣及众博士还是坚决反对焚书。李斯也不甘示弱，纠集支持他的大臣坚持焚书。双方在咸阳宫大殿上摆开阵势，辩个不休。

“《诗》《书》所传，使人辨慧知礼。圣哲先贤，无不受益于此。臣受教于《诗》《书》，才知礼仪，守诚信，才登于庙堂之上辅佐陛

下。一书之传，殊为不易，凝结几代人的心血智慧，一朝毁去，实是可惜。今博士淳于越以古非今，理应受到国法惩戒。但若因此而祸及天下读书之人，实难令人信服，望陛下三思！”王绾首先上前奏道。

淳于越也挺身道：“臣非议上制，非因《诗》《书》之错，实是未尽知书中之意所致，请陛下治臣读书而不知书之罪！”

李斯一心要把事态扩大，故而危言耸听，他们就尽量把此事缩小，把所有罪责都归结于淳于越一人。淳于越也自愿牺牲，以挽回因他之言而造成的不利局面。

李斯看出王绾等人的策略，便胸有成竹地上前奏道：“陛下，先君孝公之时，商君曾言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辨慧者一人，则千人怠于农战，并把《诗》《书》列为六虱之一，谏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自此我大秦才逐渐强盛。只要《诗》《书》尚存，非议朝政者将不绝。如今天下一统，儒生应与黔首一样谨遵法令，约束己身。若以其所学惑乱百姓，扰乱上下之治，实是罪不可恕。究其根源，实是《诗》《书》之祸。昔日陛下销天下之兵以避战祸，今日应焚天下之书以绝惑民之源。请陛下恩准焚书之议，以保大秦之万世江山！”

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虽然他以谋反的罪名被车裂，但其功绩一直受后世景仰。李斯以商鞅焚书明法令之举来谏始皇，大出王绾等人意料。

既然早已有人为之，其效果也不坏，朕为何不能为？儒生以其所学散布不利言论，若不加以钳制，只怕会愈演愈烈。始皇想到此便道：“左丞相所言，朕深有同感。焚书虽有不利之处，但为万世江山计，此实属微不足道。朕准李斯所奏，焚书之令即日起开始执行！”

李斯高声颂道：“陛下圣明！”

王绾却急声阻止道：“陛下不可！”

始皇不悦地看着王绾道：“爱卿若再为此事进言就不必说了！”

王绾跪下道：“臣已老迈，才德不足以辅佐陛下，请陛下免去臣丞相之职！”

始皇暗自恼怒——哼！竟然以去职来要挟朕，难道朕少了你就不行吗？你辞职最好，免得留在此处掣肘。于是，他毫不留恋地说道："爱卿既有此意，朕也就不再勉强。朕在城东有一座苑囿，就赐予你养老吧！"

"谢陛下隆恩！"始皇如此寡情独断，让王绾灰心不已。他只想早点离开这个是非漩涡，再也不管任何事了。

博士们不禁目瞪口呆，他们不仅没有阻止始皇，反而搭上了一直与他们亲近的王绾。淳于越更是痛心疾首，想到所有的事皆由自己一言引起，其书生之气又发，站起来指着始皇道："昏君！昏君！焚书之令，千古之罪，必遭后世唾弃！我淳于越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啊！"

群臣呆愣在那里，始皇气得脸色铁青。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当面辱骂自己，不禁拍案大叫道："来人！把这个狂夫拉下去砍了！"

两个侍郎应声而入，淳于越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仍自骂道："昏君！你之所为，必遭后世唾弃！"他挣脱两个侍郎的挟持，一头撞在殿柱上，脑浆迸溅，当场身亡。

殿中一阵惊呼，随即鸦雀无声。始皇气得全身发抖，不住地喘气。他威严地扫视了殿中大臣一眼，然后高声叫道："还有谁以死相谏，朕在这里等着！还有谁，站出来！好，既然没有人站出来，就执行焚书之令。谁若再反对，朕就灭他九族！"

看着始皇凶狠的样子，群臣知道他已怒到了极点，谁若惹他，势必遭杀身灭族之祸。众人都战战兢兢，不敢作声。

几日之后，焚书之令在全国实行。各地郡守接到命令虽觉得不妥，但也不敢违抗。他们深知秦法严峻，没有人敢敷衍了事。尽管如此，始皇仍派御史到各地巡视，发现执行不力者立即查办。三十日内，国内到处火光冲天，先贤的智慧结晶都随之化为灰烬。

许多读书人心中悲愤，不顾秦法严峻，私自藏书——

济南人伏胜，在夹壁中将《书》藏起来，后因兵祸起，四处流亡。一直到汉定天下，才取其书，但已遗失数十篇，只得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

孔子八代孙孔鲋，将书藏于壁中。后隐居嵩阳，传授弟子数百人。

孔腾，将《尚书》《孝经》《论语》藏于夫子的旧堂壁中。

……

即使如此，藏书也极为有限。多数人因为不舍得烧书，被贬到边塞修筑长城。

这些时日，蒙恬也忧心如焚。自从开始修筑长城，他就没有舒心过。领军打仗，他自诩能够胜任，但修筑长城却有出乎意料的困难，诸多琐碎之事，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最困难的就是人手不够。修筑长城之人，有边地之民，有内地每年调来服役之人，还有贬谪的犯官罪民。但长城绵延万里，从临洮直至辽东，再多人也嫌不够，而且这么多人吃饭也是难事。内地粮食虽源源不断地运来，但仍有地方免不了断粮的危险。还有就是不少城墙修筑在地势险峻之处，在这里施工，每日伤亡不断。

民夫们对此境况十分愤懑。没完没了的劳作不说，还随时面临累死饿死的危险，并且还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到头。于是开始有一两人逃跑，后来便是成群的人逃跑。蒙恬只得加派兵卒，严加监督。

他们见逃跑无望，便开始怠工，性情暴烈之人还与监工对抗。蒙恬只得让士卒严厉镇压闹事之人，希望能早日将工程完成。

内地实行焚书之令，虽然他这里无书可烧，却也受到了不小影响。这里接收了大批被贬的儒生，虽然干活的人数增加了，但工程的进度却更慢了。在他们的影响下，民夫们怠工的花样越来越多，逃跑的办法也越来越巧。

蒙恬每日奔走于各个工地之间，加强巡视。北方马上就要进入雨季，若不赶在之前将工程完成，山洪暴发必将冲毁尚未完工的长城，工期又势必延长。

按照隗状的规划，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主要是利用原有的秦、赵、燕长城，将其加固连接而成。

上谷郡的修筑任务最重。这里是赵长城和燕长城的结合处，赵国和

燕国的长城都修筑至此而止。这里山高崖陡，是抵御胡人的天然屏障，修筑城墙的意义并不大，但为了使整个工程连接为一体，此地也必须修筑城墙。

蒙恬在都尉的陪同下巡视此处工地，只见民夫们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干起活来有气无力。都尉见他皱着眉头，忙解释道："将军，此处缺粮已有两日，若再不运粮进来，将会……"

蒙恬摆了摆手道："各地都有此情，我不怪你。明日就有粮运来，你要加强监督，不许监工克扣粮食！"

"是，将军！"

此时从远处传来低沉的歌声，接着整个工地像被感染似的，歌声越来越响亮。民夫们一边干活，一边用低哑的嗓音唱道：

生男慎无举，生女哺用餔。

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沉郁的歌声在表达民夫们心底的悲愤，监工们一边不住地暴喝："不要唱了！不要唱了！"一边挥舞鞭子朝民夫们抽去。

都尉气恼地对身后的侍卫道："立刻查出为首之人，就地严办！"

"还是算了！他们心有怨气，借此宣泄无可厚非，只要能使工程顺利完成就行了。"蒙恬又摆了摆手。

就在此时，不远处又传来喧闹之声，好像是监工与一个民夫发生争执，引来不少人过去相帮，现场一片混乱。都尉调动人手，维持秩序。过了片刻，几个民夫被带至蒙恬面前。

为首的有两个人，一老一少，都上了脚镣。老者身躯高大，须发散乱，约有五十多岁。少者与老者面貌有些相似，看情形好像是父子。蒙恬只觉老者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那老者似乎也不愿与蒙恬面对面，被押过来之后一直躲避着他的目光。

都尉似乎对此人极为熟悉，向蒙恬禀告道："此人名叫桓余，是齐地之人，后面的是他儿子。此二人性情强悍，多次怂恿民夫闹事，还多

次逃跑，故属下用脚镣将他们锁住。”

“桓余，齐地人？”蒙恬念叨了一下，又仔细打量了一下那老者，然后吩咐道，“等会将二人带至帐中，我要亲自审问。”

“是，将军！”都尉认为蒙恬要杀鸡儆猴，兴奋地答道。

不一会儿，桓余父子被带入大帐之中，他们不由一愣，里面除了蒙恬，再无一人。

蒙恬看了看他们，然后道：“桓余，你是齐地人吗？”

“是的。”桓余低声应道。

“我看你有些眼熟，似是一位故人。”

“将军怕是看错了吧，荒野之地怎会有将军故人？”桓余淡淡地答道。

蒙恬忽然哈哈大笑道：“好了，桓柱成！你以为我真认不出你了吗？”

老者苦笑一下道：“蒙恬，本以为天下之大，我是不会碰到你的，想不到还是在这里见到。既然被你认出，我父子也就认命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二十年前，陛下灭你九族，我以为你和菁露都死了，想不到还能见到你。你是怎么逃出去的？”

蒙恬曾听人说桓　之子桓柱成和其妻菁露都逃脱了，但此后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他以为这只是心有不平者的传言，想不到时隔二十年真又相见。他们都是将门之子，少时经常在一起玩耍。如今相见，身份却有天壤之别，令人感叹。

桓柱成似乎极不愿回忆过去的事，只是简略地答道：“那一天我和菁露在岳丈大人府中。岳丈大人一回府即通知我们逃走，所以才逃得一难。”

蒙恬不想细问，毕竟这是桓家的伤心往事。对始皇处理桓　之事，

他心中虽认为过分，但也无能为力，便叹了一口气问道："菁露怎么样？她还好吗？"

桓柱成知道蒙恬与菁露一起长大，亲如兄妹，若不是因父辈的矛盾，他们也许早成了夫妻。对蒙恬此问，他毫不奇怪。他知道蒙恬性情忠厚，不是背后害人之人，便忧虑地说道："我父子出来已有十几个月了，家中只有小儿与她做伴，也不知近况如何。桓坚！你不是一直十分敬佩蒙伯父吗？快过来拜见！"

"侄儿桓坚拜见伯父！"桓坚过来向蒙恬深施一礼。因受父母影响，桓坚从小就极为仇恨始皇，但对威震匈奴的蒙恬却甚是敬仰。

蒙恬为他们打开脚镣，然后细谈起来。当年，桓柱成和菁露逃出秦国，四处寻找父亲。他们先去了韩国，后又至齐国，在那里听说父亲被燕丹所杀，首级献给了秦王，便绝了寻父之念。秦军攻占齐地后，他早已改了名字，因受当地之民敬重，被推为里宰。

因为齐地多有诸侯余孽，清议之风盛行，始皇便先调齐地之民前去修长城。于是桓柱成带着同里之人前去服役，家中只剩菁露和一个尚未成年的儿子。

说完之后，桓柱成问起昔日友好，得知多数已是朝中重臣，军中栋梁，心中暗自感叹。若不是命运作弄，他也许同蒙恬一样也成了威震一方的大将军。现在，他已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了，只想与妻儿守在一起安心地过日子，但这个愿望也难以实现。

三个月的徭役服完之后，朝廷却迟迟不放他们回去，同里来的青壮男丁已死伤过半。桓柱成欲带领同里之人逃跑，却被人泄露行踪。监工将他们父子毒打一顿，还上了脚镣。

蒙恬听了他们父子的诉说，心里感到很是吃惊。在他的心中，修筑长城是保护边民、有利社稷的一件好事，百姓都应拥护响应。虽然有怠工、逃跑的，但他认为都是一些六国余孽和犯官罪民不甘心在此劳作。现在他才知道事情远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便长叹道："修筑长城乃陛下英明决策，是为了保护边民不受胡人侵扰之苦，想不到竟使百姓不堪忍受！"

桓柱成见他将过错推于百姓，便反驳道："如若只修筑长城，百姓

不会觉得其苦。但自从天下归一后，田租越收越高，已二十倍于昔，赋税已至头会箕敛（官吏按每户人头数征收谷物，用簸箕装取）。徭役更是繁重，大多数人已来此一年有余，仍不见更替之人。听刚来的民夫说，现在不仅修长城在征民，还有扩建阿房宫、建造骊山陵都在征集男丁。村里往往被征发一空，只剩老弱妇孺。如此重租苛赋，滥用民力，百姓如何能承受？将军向为重臣，若为社稷百姓着想，应该向上进言。”

蒙恬根本不知此中之情，仍不相信地问道：“既然百姓身受如此之若，为何不见各地官吏向陛下禀报？难道他们都不知情吗？”

桓柱成苦笑道：“官吏报忧者将以治理不力之罪被贬谪，或许就要来这里修长城了。陛下自认一统之功超过三皇五帝，百姓不受战乱之苦，安居乐业，怎会相信百姓疾苦之言？”

蒙恬还是半信半疑，他认为桓柱成是对始皇怨恨未消，才有此言。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种言论。

这时，一个侍卫进来禀告道：“将军，外面有一老妪求见。说是将军抓走了她的丈夫，请求将军让他们夫妇见面。”

一个老妪？前来寻夫？不会这么巧吧？蒙恬向桓柱成父子望去，见他们也露出惊疑之态，便对侍卫道：“去请她进来！”

“难道是母亲寻到这里来了？”桓坚首先按捺不住向帐外跑去，桓柱成也紧随其后。蒙恬出来时，已见到他们父子与一老妪相拥而泣。

这难道是菁露？蒙恬怎么也无法将眼前之人与心中的菁露联系起来。

这老妪一头灰白的头发，身躯佝偻，从侧面便可见其满脸的皱纹。她身上的衣衫也很破旧，上面沾有不少污泥，看上去是一个地道的村妇。

桓柱成在她耳边低语几句，她便过来向蒙恬行礼道：“民妇拜见将军。”

都老了，转眼已过二十多年！岁月已无情地将昔日的一切改变，菁

露不是从前的菁露，他也不是从前的蒙恬。

“你老了！我都不敢相认了！”

菁露涩声说道：“山野村妇，为生计奔波，怎能不老得快？将军一切都还好吧？”

“还好，快请到帐中去吧！”蒙恬淡淡地应答。

四人进入帐中，蒙恬却感到没有自己说话的分。菁露已泪如雨下，向他们诉说来这里的经过：“自从你父子走后，我和真儿在家中艰难度日。谁知第二年真儿刚满十五岁，就被征去修骊山陵。可怜他那么瘦弱，我怎舍得他离开？征丁的郡卒强行把他抓去，两个月后就有人传信来说真儿他……他劳累过度，死在工地上了。你父子原说半年之后即可回来，可一去就是一年多。我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就变卖了家产前来寻你们。刚到这里就听同里之人说你父子被抓走了，我又寻到这里来，总算见到你们父子。”

桓氏父子都泪流不止，桓柱成更是哽咽道：“真儿从小就体弱多病，一直担心他难以成人，想不到……”他再也说不下去，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蒙恬本想上前劝慰，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他只好悄悄退了出去，让他们一家人畅叙离愁别绪。眼前的情景以及菁露所言，已使他不得不相信桓柱成所言之事了。

过了一会儿，桓坚出来请蒙恬进去。蒙恬已想好安置之策，便对他们道：“这里有些钱物，你们拿去一路上用，早点回去吧！”

桓柱成却摇头道：“将军好意，我们心领了。当初我带同里之人离开，如今孤身一人回去，遇到孤儿寡妇该如何向他们交代？恕我冒昧问一句，不知此处何时能够完工？”

“再用半年足矣。”

“那我就等工期完后，与同里之人一起回去。”桓柱成道。

蒙恬见菁露和桓坚都不作声，知道他们已商量好了，只好说道：“那你们父子就留在工地吧，我会关照此地监工的。至于桓夫人不

方便留在这里，就在附近安顿下来吧！”

“那一切有劳将军了。”桓柱成三人一齐向他行礼致谢。

第二十章　秦皇父子政见歧　赵高为祸害扶苏

祈年宫中，始皇正摆夜宴，并让扶苏作陪。来的几位俱是朝中最有实权的大臣——李斯、冯去疾、冯劫、蒙毅和赵高。王绾辞去相位，始皇没有让李斯独揽大权，而是提升冯去疾为右丞相，使朝中又升起一位新贵。

始皇的统御之术多出自韩非的权术论，作为同窗，李斯深知这是陛下的制衡之术。冯去疾虽然新任右丞相，但其势力也不小，并且他是蒙恬的岳丈，在朝中他与蒙毅自然会相互支持。李斯与冯劫则是另外一党，他们还有赵高的暗中支持，双方势力基本保持均衡。

近些时日是李斯最为风光的时候，始皇批准了他的焚书之奏，并将此事交给他办，他接近始皇的机会多了，自然表现的机会也就多了。

各地的郡守上报执行情况，李斯总结一番，然后上报给始皇，获得了赞赏。所以今夜之宴，实际是庆功之宴。

蒙毅、冯去疾和扶苏都是不赞成焚书的，但他们都无力阻止始皇的决定。看见李斯春风满面、扬扬得意的样子，他们心中甚不是滋味，只盼此夜宴早点结束。可始皇和李斯、冯劫、赵高的兴致却很高，他们招来乐工舞姬助兴。

殿中顿时钟鼓齐鸣，琴瑟相和，倩影穿梭，颇为热闹，一位舞姬边舞边唱：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

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

乐只君子，邦家之光。

乐只君子，万寿无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乐只君子，民之父母。

乐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

乐只君子，遐不眉寿？

乐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

乐只君子，遐不黄耇？

乐只君子，保艾尔后。

这是一首小雅之曲《南山有台》，原是赞颂周王广得贤才，有安邦定国之能。舞姬此时唱出此曲当然是以始皇比周王，颂扬其功德，同时将李斯等人喻为贤臣，以示嘉奖之意。

李斯听了此曲心中更是高兴，陛下将在座之臣推为贤臣，而此宴实为焚书有功而设，那自己当然是贤臣之首了，即起身颂道："陛下广纳贤才，使天下一统，其功远胜殷周之王。臣等不才，赖陛下之恩才能成此功业，臣祝陛下'德音是茂，万寿无疆'！"

始皇几爵美酒下肚，已有些热血上冲，也不管是否失礼，指着李斯大笑道："好！爱卿说得好！只要朕取得长生之药，当与尔等同享这万里江山。来人！赐酒！朕要敬爱卿一爵！"

李斯笑容满面地推辞："臣不敢。还是臣敬陛下一爵！"

"李爱卿为朕劳累辛苦，应当饮此一爵。来！诸卿也不要闲着，陪饮此爵！"始皇端起酒爵示意众人。

众人怎敢不从命？蒙毅、冯去疾和扶苏勉强端起酒爵，对李斯送来

的笑脸视而不见。李斯颇为尴尬，随即装作毫不在意，举爵向冯劫、赵高微笑示意。

冯劫也端起酒爵，满脸堆笑道："丞相劳苦功高，理应饮此一爵。"

赵高也随声附和："是啊，丞相是朝廷栋梁，奴才羡慕不已，希望以后丞相多多指点！"

"不敢，不敢！中车府令言重了。"

三人一起举爵，同时饮尽。

扶苏心中极为气愤，他对李斯焚书的后果十分清楚。如此钳制言论，只会使读书人将愤恨积压于心，而这些人往往会影响周围之人，到时秦国就会尽失民心。父皇对此毫无察觉，还为李斯庆功，实在糊涂！

这些话扶苏也只敢在心中埋怨，并不敢对始皇讲，但作为长子，他对李斯等人的用心却不能不理。他若显得懦弱，会使支持他的人失去信心。于是便对始皇说道："父皇，焚书之举虽使百姓不再惑乱，但如此一来如何使百姓知廉耻、守礼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儿臣以为不应再以暴烈手段对待藏书之人。焚书已使他们知道天威尊严，不可非议。如若将其赦免，加以安抚，则可显示天恩浩荡，使其不生怨恨之心，这才真是社稷之福。"

始皇兴致正高，听了扶苏这番话，顿时脸色一沉问道："你难道不赞成朕的焚书之举？"

"儿臣不敢。儿臣以为不应如此强制执行，使百姓心生怨气。"

李斯不由心慌，长公子的矛头指向他，分明是对他不满。可他又不便出言反驳，因为扶苏毕竟可能是未来的皇帝，他不敢过分得罪。

始皇默默地看着扶苏，发现他忽然长大了。在他的印象中，扶苏一直是个懵懂少年，而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个身材修长、气度沉稳、英气勃发的男子。

扶苏有些忐忑不安，这种压抑的气氛往往是父皇雷霆之怒的前兆。众人都注视着他们父子，没人站出来说话，似乎都在等着什么。

看着风华正茂的儿子，始皇陡然觉得自己老了。他一直寄希望于能求到长生不老之药，使自己重新年轻强壮，可是药没求到，却感觉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他心中清楚扶苏所言有理，焚书的不利后果他也早已想过，但是与江山社稷相比，这些不利又微不足道。两害相权取其轻，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才同意焚书之议的。

听扶苏这么说，难道是自己判断错了？不，他还年轻，不明白其中的利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懂得越多，越不利于统治，唯一的办法就是断掉其祸乱的根源——焚书。

始皇压制住斥责扶苏的欲望，沉声问道："朕听说你喜欢儒学，经常在府中听儒生讲学，还着儒服是吗？"

扶苏一愣，低声答道："是。"他知道父皇不喜儒学，因此此事一直做得很隐蔽，没想到还是让父皇知道了。

"你记得'儒以文乱法'是谁说的吗？"始皇又追问道。

扶苏低头道："是太傅韩非。"

"难得你还记得！韩非虽已去世，但朕嘱咐你仔细研读其著作，你做到了吗？我大秦以法治国已五百余年，才有今日一统天下之局面。百姓让其知法守法即可，何需其知廉耻、守礼仪？商君曾言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孝悌；曰诚信贞廉；曰仁义；曰非兵羞战。此十二者成群，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始皇侃侃而谈，雄浑的声音回荡在殿中。

扶苏听得冷汗淋漓，他觉得自己在父皇面前就像一幼童，只能听命受教。

"扶苏，朕说的话你回去好好想想。你是朕的长子，要多学一些处理政事的方法，不可轻信人言。朕有些累了，你们都退下吧！"始皇虽然使扶苏屈服，却觉得兴趣索然，再也提不起寻欢作乐的兴致。

这次夜宴之争迅速在朝臣中传开，都说陛下对李斯的宠爱超过了公

子扶苏。李斯的声望顿时大增，但他却暗自叫苦。他知道这些传言一定是赵高散播的，这是在逼他联合。朝中的形势他很清楚，赵高是不可能与扶苏站在一起的，他在力保胡亥。

始皇没有明定谁是太子，胡亥也不是没有机会。他是始皇最宠爱的夫人所生，从小就受到宠爱，其娇纵顽劣在众公子中无人可比，但由于赵高的关照，始皇对他的宠爱并不稍减。在朝臣中，扶苏的威望却远远超过胡亥。其敦厚的品性、长于治事的才能，使大臣们都认为他将来一定是个不可多得的治世之君。

所以李斯一直很为难，不知该投靠哪一边。他想等待观望，等形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决定。可赵高却不给他时间，以种种手段迫使他与之站在一起。不论从官职或爵位来说，他都超过赵高，但他却从心底里惧怕赵高。自从他与赵高合谋陷害韩非后，这种感觉就一直盘旋在他心头。

扶苏却有些气馁，他闭门府中，谢绝一切应酬，仿佛在思索始皇对他说的话。对目前的身份他心中也很不满，不管从哪方面说，他早应被立为太子，可父皇却迟迟不下诏。难道父皇真以为可以长生不老，永远统治这万里江山？他当然不信这些鬼话，他一直认为那都是赵高等人糊弄父皇的勾当。

这些奸佞小人，引导父皇暴虐荒淫，我若掌权，一定要把他们赶尽杀绝！扶苏在心中恨恨地想着。

“公子，夫人说皇后病了，很想见你。”香质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身旁，小声地提醒道。王绾之女进府后，渐渐看出香质与扶苏的感情，心中很不是滋味。但她是个聪明的女子，知道自己若是苛刻，只会失去扶苏，所以她力劝扶苏收香质为妾。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香质对她造成威胁了。她的宽容也赢得了香质和扶苏的好感，三人和睦相处，将府中治得井井有条。

“怎么，母后病了？唉，我早知道母后这样抑郁不乐会生出病的。你去告诉夫人，我这就进宫。”扶苏听说母后病了，很是着急，他换好衣服，便直奔高泉宫。

快到高泉宫时，他突然看见了赵高。只见他急匆匆走进一座偏殿，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到来。

难道是父皇闻听母后病了也来了？扶苏心中暗想。他知道赵高一直贴身服侍父皇，通常父皇在哪里，他就在哪里。

进入高泉宫，他就知道父皇并没有来，因为这里没有父皇随身的侍卫。这个时候赵高不在父皇身边，到这里来干什么？扶苏不禁有些奇怪。

进入内殿，他听到了一阵阵轻咳之声。只见紫巾躺在床上，一个侍女正在喂药。

“母后，孩儿来看您了。”扶苏来到榻前，轻声说道。

“是扶苏吗？”紫巾微微睁开眼睛，“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进宫来看我？”

“儿臣近时有些忙乱，所以……”扶苏连忙道。由于他与儒生亲近，所以在焚书令下达之后，许多人都投到他的门下寻求庇护。可扶苏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只有求助于蒙毅等人。但他们也不敢违抗始皇之令，人可以保护，书却不能保存。

紫巾听完这些，连声叹道：“真是作孽！真是作孽啊！”她也是喜爱读书之人，对焚书之举极为痛心。

“李斯有才，但是个投机取巧之辈。为了讨你父皇欢心，竟想出此等主意，实在是作孽。我儿一定要小心，此人不可重用，愈重用为害愈烈。”紫巾缓缓道。

自从李斯与赵高合谋陷害韩非之后，她就对李斯没了好感。但始皇也渐渐疏远了她，因此她也就无法影响始皇了。

对于扶苏，紫巾心中清楚始皇不满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扶苏软弱，担心其难以守住如此广大的疆域。始皇以武力征服天下，果敢独断，霸气十足，而这正是扶苏所缺少的。

紫巾明白儿子并非真的软弱，他长期处在父皇的威压下，对其过于敬服，不敢表现自己。但她却帮不上儿子的忙，因为她本身难以见到始皇。

“皇儿，你不要心急，你父皇只是一时受奸人蒙蔽。只要他长生的

愿望破灭，就会知道该怎么做的。你要依靠蒙家兄弟，保持良好的声望，不要急于求成。”紫巾叮嘱着，她不能让扶苏鲁莽行事。

“儿臣知道了。”扶苏恭敬地答道。

紫巾说了这么多话，显得有些疲惫，扶苏忙吩咐侍女去请太医。紫巾摆了摆手道：“不用了。我的病自己心里清楚，休养一阵就没事了。”

扶苏心疼道：“母后，您也不要太苦了自己，还是让儿臣陪您到处去散散心吧？”

“兴师动众反而累人，你还是去做自己的事吧！”

“儿臣没别的事，就是来好好陪您的。对了母后，儿臣刚才进来时，在附近看见了赵高，是不是父皇来过这里了？”

“他怎会来这里？只怕早已忘了这里还有一个人。”即使在扶苏面前，紫巾也掩饰不住幽怨之心。

扶苏暗恨自己不该问这些话，戳到母亲的伤心之处。

“这附近也没有你父皇宠爱的姬妾，赵高来这里干什么呢？”紫巾心中生疑，又反问道。

是啊，如果是这样，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母子俩心中都很纳闷，却又不知道情况，只觉得这事太过蹊跷，决定要好好查一查。

蒙恬催运粮草的奏章一道道地摆在始皇面前，令他不胜其烦。

统一天下后，始皇曾下令兴修了两条贯通天下的驰道。一条向东直通齐燕之地，一条向南直达吴越之地。这两条大道有利于出游，但对现在运粮的任务却没有多大帮助。特别是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地处偏远，运一次粮极为困难，一石粮运去往往不足半石，路上就要消耗掉不少。如此下去不是办法，这不仅耗费钱粮，而且还影响修筑长城的工期。始皇在心中反复琢磨，总算想出一个办法。

他招来冯去疾、蒙毅、李斯三人问道：“蒙恬已上书数道催运粮草，可这长城多修在偏远之地，无路可通。朕决定从咸阳修一条直道直到九原郡，以解决粮草运送的困难。诸卿以为如何？”

冯去疾一听就直皱眉头，他掌管天下各地工程之事，一听始皇之言就知道这又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现在天下主要工程有三——阿房宫、骊山陵和长城。每处需要民夫不下五十万，并且此三处都已动工，如若再加上直道，庶民怎能承受？他立即上前奏道："陛下，修筑直道是解决运粮的最根本之策。但阿房宫、骊山陵和长城三处工程已征发庶民不下二百万，如果现在修筑直道，臣担心百姓承担不起啊！"

蒙毅也站出来道："陛下，咸阳至九原多是高山深谷，修筑道路实在不易。臣估计最少也需百万民夫方能完成。"

"两位爱卿不赞成修建直道？"始皇不悦地问道。

蒙毅忙答道："臣不敢！臣只是想能否先缓一缓，两三年后再修？"

"那蒙恬的催粮奏章朕怎么答复，让他等两三年吗？"听了蒙毅的回答，始皇更是不高兴，"李斯，你有什么意见？"

李斯看出始皇修建直道的决心，便上前奏道："陛下决策圣明，实乃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而且两位大人所言也有道理。"

始皇不耐烦道："有什么良策你就快说！"

李斯尴尬一笑后道："长城即将完工，可调部分庶民去修直道，再从阿房宫和骊山陵抽调部分人手，应该可以动工修直道了。"

始皇点头道："嗯，这个办法倒是可行。"

冯去疾急道："陛下，有些民夫早已过了徭役之期，应该放其返乡了。若再调去修直道，只怕他们心生怨气，聚众作乱啊！"

他的手上扣有不少这种报告，不敢上报给始皇。他担心始皇一怒之下，又掀起无边杀戮。

"几个刁民作乱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说朕修直道也是为他们好。传令蒙恬，让他调遣部分人修筑直道，并回朝之后朕要好好奖赏他。"始皇轻蔑地笑道。

蒙毅和冯去疾相视一眼，知道已无可挽回了，心中很是无奈。

上谷郡的长城修筑完毕，各地的民夫都欢天喜地，准备回家返乡了，而犯官罪民都羡慕地望着他们。

与征来的庶民不同，犯官罪民除非得到皇帝的赦免才能回返家乡，否则就要一直在边塞度过，从一个工地迁到另一个工地，没完没了地做着苦工。

桓柱成和菁露异常高兴，他们马上就可带着同里之人回家了。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完，监工又传下命令，让他们全部到上郡修筑直道。民夫们怨气冲天，纷纷叫道：

“怎么会这样？不是说好让我们回去的吗？”

“我已来了一年多了，早该回去了！”

“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

……

“吵什么吵？这是陛下的命令，谁若不遵守，就以谋反罪论处！”监工大喝道。随即他吩咐士卒，将民夫都集中看管起来，准备押往上郡。

菁露看着桓柱成道：“夫君，我们该怎么办？”

桓柱成咬咬牙道：“逃！只有逃走才有活路！”

菁露幽幽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不过夫君若已决定，我就随夫君同生共死！”

“其实我们不逃走也没什么，可看着乡人一个个死去，我心中难安啊！嬴政如此残暴，天下之民不知要被其奴役至何时！还不如逃入深山之中，做一个山野之民快活！”

“可是这样做会不会连累蒙恬？”菁露有些担心。这半年来，蒙恬对他们一家悉心照顾，让她很是感激。

“不会的。蒙恬独领一方，他不上报朝廷，只怕无人知晓。要不然

你我能安然待到此时？”

“我总觉得这样做对不起蒙恬。夫君还是不要将事情弄大，尽量只带同里之人逃走。”

“嗯，这个我知道。”

但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当民夫知道有人要逃走，心中的怨气迅速化成反抗的怒火，他们杀死监工和士卒，让桓柱成领着他们逃跑。桓柱成见事已至此，只得带领众人逃跑。

当蒙恬听说有人杀死监工士卒，带领民夫逃跑时，不由大怒道：“真是胆大妄为！领头之人是谁？”

“据逃脱的士卒禀报，是桓余父子。”一个都尉禀告道。

“是他们！他们为何要如此做？”蒙恬很是吃惊，他自问对桓柱成不薄，不仅为他们隐瞒身份，还资助他们回乡，却换来如此回报，他心中十分气恼。

在蒙恬的带领下，秦军追捕尤急。一万多民夫没逃多远，就被秦军追上。

桓柱成父子和菁露领着一百多同乡仍在拼命逃亡，被杀死的士卒的武器和马匹都集中在他们手上。他们击溃了第一批追捕的秦军就只剩下二三十人了，桓柱成和菁露也负了箭伤。

他叫来儿子：“坚儿，趁着天快黑，你带着他们赶快逃吧！我和你娘都受了伤，就留在这里阻截他们。”

“不，您和娘一定要同我们一起走！”桓坚话说得很焦急。

“坚儿，我们这样做对不起你的蒙伯父。他怎样待我们你也看到了，我和你娘要留下来给他一个交代，否则我桓家之人就太不讲信义了。”

“坚儿，你……你爹说得对，你领着他们快逃吧！”菁露受的伤较重，说话都显得困难。

“爹，娘，孩儿怎能看你们……”桓坚已泣不成声。

“你祖父为报家仇，割头赠荆轲，是何等的壮烈！爹怎能做个胆怯无义之人？你要记住，我桓家之人誓不为秦臣！”

“孩儿知道了！”

“把这两匹马带去，快走吧！快走吧！”

桓坚含泪叩了三个响头，就带着乡人离去了。夫妻二人便择一有利地形，等着下一拨秦军。果然没过多久，就传来隆隆的马蹄声。

“看样子是蒙恬追来了。”桓柱成望着满天的旌旗，对身旁的菁露说道。

菁露失血过多，脸色已很苍白，她只能点点头算是回答。

桓柱成看着夫人，第一次感觉到他们是如此的贴近。在菁露嫁给他时，他有些怕她，因为他有许多地方比不上她。后来两家同时落难，他俩不得不亡命天涯。漂泊不定、提心吊胆的生活将他们紧紧连在一起，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感觉到彼此的依赖，也真正明白了菁露为何不远万里到边关寻他。

他握握菁露的手轻轻道：“夫人，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了。让我们再为坚儿抵挡一阵吧。”

夫妻二人携手站在一处低矮山坡上，大队的秦军狂奔而至。夕阳将坠，将他们两人的身影映得格外真切。桓柱成弯弓搭箭，射杀了冲在最前的几骑，迫使秦军停下。

菁露笑道：“我若未受伤，一定比你射得准。”

桓柱成也笑道：“夫人的箭技，我一向自愧不如。”

蒙恬令大队停下，自己策马来到他们面前，气愤地问道：“你们是否还要拿箭射我？”

桓柱成道：“我们等候在此，就是希望能见你一面。”

菁露缓缓地说道："蒙大哥，我们……我们对不起你。"她说完之后，双眼一闭，倒在桓柱成怀中。

桓柱成惨笑道："菁露去了，这半年来多承你的照应，我桓柱成在此以命相谢！"说完，他将手中刀一横，刎颈而亡。

蒙恬见此，无心再追捕他人，吩咐士卒将他们就地安葬后，便满怀惆怅地离去了。

赵高这段时日颇为兴奋，常掩饰不住满面的春风，让那些见惯了他阴森面孔的随从很是奇怪。

他当然有高兴的理由——李斯在他的诱迫下，正一步步向他靠拢。只要拉拢了李斯，无疑会使他实力大增，将来要对付扶苏就更有把握。

更让他惊喜的是丹脂带来的喜讯。他妻妾几房，除了夫人韩姬生了个女儿，就再无所出。有时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阴损之事做多了，老天要绝他子嗣。但丹脂竟怀孕了，毫无疑问是他的骨肉。他暗中请方士卜过——是个儿子，他不禁欣喜若狂，对丹脂更是宠爱。

随着体形的变化，丹脂怀孕之事愈来愈难以掩饰。而且这里离皇后居处太近，若不小心让她撞见，只怕难逃大祸。赵高决定将丹脂带出宫去。

听了赵高的谋划，丹脂没有说什么。她已将一身系于他，只有听命了。

"这样做会不会引起宫中之人怀疑？丹脂担心会连累大人。"

"这点事若办不好，陛下只怕也不会恩宠我到现在了。你放心，一切我都安排好了。"

丹脂想着，不由得笑了起来。赵高第一次见她如此灿烂的笑容，不觉有些呆了，问道："什么事让你如此开心？"

"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心中不免高兴。"丹脂当然不会告诉他真正的原因。

对于始皇，她没有歉疚之情。虽然在名分上她是始皇的姬妾，但心

中却从没有承认过。这样做使她产生了报复的快感，始皇灭她宗国，杀她族人，将她从尊贵之人变成一个隐官之人，与贱奴相差无几。她有时甚至希望此事能泄漏出去，让天下人都知晓，他嬴政虽然能雄霸天下，却保不住自己的女人。

二人正说着，赵高的亲随从外面推进一个人来："大人，此人不知是何处内侍，竟想混进此地，被我们发现了。"

"哦？你是哪个宫的？为何到此地来？"赵高审问着那人。

那人跪下道："大人，奴才不小心走错了地方，请大人饶恕。"

赵高审视了他两眼，继续问道："走错地方？你是刚进宫的？在哪个宫服侍？"

"奴才刚进宫，现正在高泉宫中服侍皇后，皇后命奴才去找总管，小人不识路，就误入此地了。"

"原来是高泉宫的。既是如此，那你快回去吧，以后小心不要乱闯！"说完，赵高便让随从把那人送了出去。

那人走后，赵高暗骂了几句，对丹脂说道："看来皇后已有所察觉，你必须马上出宫！"

丹脂知道赵高一直与皇后和扶苏不和，若是让他们知道了此事，肯定不会放过他的："都是丹脂不好，连累了大人。丹脂请求一死，以报大人之恩！"

赵高冷笑一声道："他们想对付我也没那么容易！丹脂，你不要胡思乱想，只要他们找不到证据，就不能把我怎么样！"

看刚才那个内侍的神情，赵高知道是紫巾派人来查探的。紫巾知道了，难保她不会告诉扶苏。看来只有想办法除掉他们母子，自己才能安全。

"可是那人回去了，能不向皇后报告他所看到的一切？"丹脂知道赵高心狠手辣，却不知他刚才为何轻易放走那个内侍。

"皇后派人前来查探，可见他们已经知道此事，只是为了证实而

已。我若杀了那人，无疑是告诉她这里有问题。只要你出宫藏起来，就算他们告到陛下那里，我也可以推得干干净净。既然他们母子容不下我，我也不会让他们好过！”原先他们只是彼此不和，在暗中争斗，可从现在起他们就要直接交锋了，为了将来，他必须打败扶苏。

赵高随即招来服侍丹脂的心腹，告诉他们丹脂已死，若有人盘问，该如何应对。然后他又让人溺死一个宫女，换上丹脂的衣服，上报给宫中总管，说丹脂不慎落入花园池中身亡。

做完这一切，赵高便开始对付扶苏母子。他知道皇后卧病在床，不由大喜。各宫都有他安排的心腹之人，他派人偷偷在紫巾的药中做了手脚，使她的病情急剧恶化。

不久，宫中传出消息，皇后抑郁成疾，病情日甚一日，恐怕不久于人世。

始皇闻此便无心求神问仙，寻欢作乐了。毕竟紫巾是他曾经宠爱且敬佩的一位夫人，他此时必须予以关心。

当他见到瘦弱不堪、憔悴得近于苍老的紫巾时，不禁暗自心伤。这些年他很少召见紫巾，因为一见到她总不免想起清扬，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

紫巾见始皇前来，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一旁的侍女忙把她扶住。她用微弱的声音说道：“陛下，您终于来看妾了。”

听到这话，始皇极为愧疚。紫巾对他帮助极大，却很少得到他的欢心。特别是统一六国后，他不仅剥夺了紫巾的权力，而且紫巾每次来见他时，都被他三言两语打发回去。正是这样，紫巾才越来越灰心。清扬去了，她还是得不到始皇的心，她不愿意再自讨没趣，每日只在宫中自怨自艾。

“朕来看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他不知此时该对紫巾说些什么。

紫巾凝视着始皇缓缓道：“陛下，您也老多了，鬓角都有白发了。”

几年养尊处优、纵情酒色的生活，让始皇的面貌变化不小。眼角皱纹密布，脸色近于粉白。

“朕已招来太医，他们一定能将你治好的。”

其实太医已告诉他，皇后是心火郁结，不得宣泄，已侵入五脏六腑，用药没有多大用处了。不过他们心中有些怀疑，依照皇后的病情，用药应该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却不知为何会适得其反。当然这些事他们不敢向始皇禀告，怕会责怪他们诊治不力。

两日之后，紫巾去世，全国大丧三月。

扶苏完全没想到赵高会如此大胆，暗害皇后。三月之中，他忙于母丧，无暇顾及他事。

紫巾的去世让始皇一直心中不快，特别是她临死前所说的话，让他觉得岁月无情。他已不再年轻强壮，终有一日也会像这样死去。

他对方士们的讲经说法、炼丹进药也越来越没有兴趣，由于没有取得长生仙药，他对方士们也甚是不快。这一日卢生又向他进献丹药：“此丹药乃臣的师傅得道飞升之前所食，具有养颜生精延年益寿之效。只是所用药材极为罕见，炼药时也要小心谨慎，所以炼制颇为不易。臣费时一月，才得此一粒，特献给陛下。”他只想从始皇那里多骗一些钱财，却并没有注意到他已失去了兴趣。

始皇听后不屑道：“你说得好听！朕每次服药之后，精神只能亢奋一时，过后还是疲惫不堪。朕要的是不死仙药，你别用这些东西来骗朕！”

卢生一听，连忙跪下道：“臣不敢！臣一直竭力为陛下寻找仙药，但一直却不可得，所以臣认为一定有恶鬼阻挡仙人来见陛下，也使臣难以获得仙药。”

“有这等事？”始皇不禁动容，“何以见得是恶鬼阻挡真人来见朕？”

卢生怕始皇像刚才一样对此毫无兴趣，经这么一问，他就暗中松了口气。他站起身，不慌不忙地说道：“陛下，臣一直寻不到仙药和仙人，一定有恶鬼在作梗。恶鬼一般藏匿于凡人之中，陛下所接近的人之中就可能藏有恶鬼。若要见到仙人，陛下出入必须隐秘，以躲避恶鬼。如今陛下治理天下，不可能将行踪完全隐蔽起来，但希望陛下住在哪里，尽量不要让臣子知道，这样或许就能求到不死仙药。”

始皇皱眉道："朕不见臣子，如何处理政事？"

"臣之意并非是让陛下不见臣子，而是尽量让臣子不知道陛下的居处。依臣之见，陛下可将所有的宫殿用复道连接起来，陛下行于其中，也就无人能泄漏陛下的居处了。"

始皇点头道："这个办法可行。"

按照卢生进言，始皇下令将咸阳及其附近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殿全部用复道连接起来。各个宫殿都设有帷帐、钟鼓、美人，供他随时走到哪里都可享用。他还下令，有谁敢说出他行幸起居之处就处以死罪。大臣若有事要见他，只能在咸阳宫中等候。

方士所献之策使群臣大为恼火，本来他们见到始皇的次数就有限，现在更是难以见到了。几位大臣联合上奏，希望能使始皇改变主意。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使他们再也不敢进言了。

有一次，始皇带领这十几位侍从去梁山宫，在路上他们看见了李斯的车骑队伍。李斯的车队甚是庞大，走在路上威风八面。始皇看了心中很不是滋味，对身边的侍从说道："看他的威风比朕也小不了多少啊！"

不料下一次见到李斯的车骑队伍，始皇发现他减少了护从和仪仗，顿时明白有人将他的话泄露给了李斯，不由大怒。当即拷问去梁山宫的侍从，却无人承认，他一怒之下下令将所有人全部处死，并将李斯找来狠狠责骂了一通。自此以后，再也无人敢泄露始皇的行踪居处，群臣也不敢打听了。

扶苏也同大臣一样，也难以见到始皇。赵高见此心里甚是高兴，始皇这么做对他很有利。始皇可以不见其他的臣子，却不能不见他。因为只有他能投始皇所好，让始皇得到不断的新鲜刺激。而且这样他也有充裕的时间对付扶苏，而扶苏要依靠始皇对付他将更加困难。

香质没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弟弟仍都健在，但都落入了赵高手中，这让她又喜又忧。她心惊胆战地来到赵高府中，赵高对她直言道："你知道我的为人，若想把你的家人接回去，就按我的吩咐去做！"

香质硬着头皮问道："不知大人要我做什么？"

“这事对你来说再简单不过。我知道扶苏的起居饮食都由你照料，只要你将这包药分三次掺入扶苏的饮食即可。三日之内，如果我听到扶苏得病的消息，我就放你的弟弟回去，否则就寄上他的人头。五日之内，我要听到扶苏病重的消息，否则我就寄上你父亲之头。八日之内，扶苏必须死，否则我就寄上你母亲的人头。你放心，这种药是特制出来的，太医查不出来。”

“不！我不会这样做的！”香质大声叫道。她没想到赵高如此大胆，竟要她去毒死扶苏。

赵高阴阴地笑道：“是吗？你可要想清楚后果。这样吧，我先让你见一下他们再回答。”

他将香质带到后院，只见父母和弟弟都被绑在柱子之上，满脸都是惊诧之色，他们没想到一直友善的赵高会突然翻脸。

尽管隔了这么多年，他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爹！娘！弟弟！”香质哭倒在他们身前。

“女儿！”两个老人也泪流满面。

“姐姐！快救救我们！”少年却大声叫道。

“你不是不愿意吗？他们会让你答应的！”赵高一使眼色，三名侍卫各提一条皮鞭，向香质的父母及弟弟抽去，他们痛得惨叫连连。

香质跪下哭泣道：“求你放了他们吧！”

赵高不理，三名卫士抽得更起劲。

“我答应你就是！你放了他们吧！”香质伏地大哭道。

“停！将他们扶下去好生侍候。”赵高挥了挥手，“香质，这包药你拿好。即使扶苏出了什么事，也不会疑心到你。事成之后，我会安排你们离开这里。”

接着，赵高又向站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韩姬道：“你们是同村之人，你好好开导开导她！”说完，就径自离去了。

韩姬长叹了一口气，扶起香质道："妹妹，都怪我们命苦啊！也怪那个狐狸精，要不是她把大人迷住了，怎么会有这种事！"

香质慢慢止住了哭泣，静静地听韩姬述说，她想弄清楚赵高为何要急于害死扶苏。韩姬见香质愿意听，似乎要将她所受的委屈全部倾倒出来："我没有给他生儿子，他要多少妻妾我都不反对，为什么偏偏要冒着灭族的大罪去招惹那个女人！这么多年他一直对我和颜悦色，可自从那个女人来了之后，他就对我呼三喝四，像贱奴一样使唤。好歹我也是陛下赐给他的姬妾，不像那个女人是偷来的。妹妹，我真后悔告诉他见过你的父母，要不然你也不会受到连累。"

"想不到姐姐也有这么大的委屈。"香质想搞明白其中的原因，反而安慰起韩姬来。

韩姬又叹了口气道："他是怕别人泄露秘密。那个女人有孕在身，别人服侍他不放心，只有差遣我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姐姐的身家性命都托付你了，你就按他的吩咐去做吧。两位老人家有我照料，你就放心吧。"

韩姬的劝说香质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她与扶苏的感情绝不像一般的妻妾和主仆，赵高若是知道此种情况，就不会费尽心思威逼利诱她了。

对扶苏香质是绝不忍下手的，但自己的亲人却在赵高手中，这让她左右为难。

三天，只有三天的时间必须让扶苏病倒，不然弟弟就会死，可自己怎么忍心下手？香质真想一死了之，不再为此烦恼。回到府中，她的神情引起扶苏的注意。他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病了？我去找太医来。"

"我没有病，公子不必去。"

"那你怎么看起来气色如此不好？母后去了，我最亲近的人就是你了，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事。"扶苏有些奇怪道。

"公子多心了，我没什么事。"扶苏的关心更让她心如刀绞。

"没事就好。对了，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你可知道那个奸佞小人赵高？"

香质心头一震，以为扶苏听到什么风声，在那里默不作声。

可扶苏并没有发现她的怪异，继续说道："他私通宫女被我发现了，只要上报父皇，就会处以灭族之罪。可恨他太狡猾狠毒了，竟然害死了那宫女，让我抓不到证据。"

原来赵高有把柄落在公子手中！那个宫女没有死，要不要告诉公子呢？香质一时犹豫不决。只要公子知道了真相，一定会对付赵高，可是她的家人怎么办？

扶苏见香质怔怔发愣，以为她为此事感到失望，颇有些歉意道："我本想把这件事办成了再告诉你，看来只有再等机会了。"

以赵高的为人，即使自己真毒死了扶苏，事后家人也会被灭口。这种事，她在赵高身边时见得太多了。香质一咬牙，决定把一切都告诉扶苏，因为这也许是唯一能解救她和家人的机会。

她突然道："赵高私通的那个宫女还没有死，她还活着！"

"你怎么知道？"扶苏很吃惊。

香质把赵高如何威逼利诱她的过程一一向扶苏禀明，扶苏气得一拍案几大怒道："赵高，你竟如此狠毒，我绝不放过你！"

"那现在怎么办？"香质有些后怕。

扶苏冷静下来，想了一会儿后道："我虽是长公子，却没有多少权力，此事还得请蒙毅前来商议。朝中遍布赵高耳目，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让他有所察觉。你去找一个可靠之人暗中将蒙毅请来，不要惊动其他人。"

扶苏和蒙毅有同窗之谊，都曾求学于池子华门下，二人性情十分相投。蒙氏兄弟在朝中的势力也令人不敢小视，蒙毅主内，甚得始皇信任。蒙恬主外，率三十万大军北守边塞。而此时此刻，也只有蒙毅使扶苏放心，并且蒙毅官拜廷尉，许多事做起来比较方便。

蒙毅来后，听扶苏把事情一讲，也不禁为赵高的毒谋倒吸了一口冷气。不过他比扶苏想得更远，赵高迫不及待地这样做，说明扶苏的确让他觉得很危险。扶苏一死，将来最有可能继承君位的就是胡亥。而赵高

是胡亥的师傅，他就可借此机会独揽大权了。

不过，蒙毅并没有将此想法告诉扶苏。因为这是帝王家事，他如果说出来，会让扶苏觉得是在挑唆其兄弟情谊。

深思片刻后，蒙毅道："公子，此事还须从长计议，不能贸然行事。"

"赵高狡猾狠毒，正因如此，我才请你前来商议。"扶苏点了点头。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虽获悉他的毒谋，但并无确凿的证据。以赵高的为人和行事方法，他一定会防备香质的。到时告到陛下那里，他也会推得干干净净，还会趁机反咬一口，说我们诬陷他。"

"那如何才能使父皇相信呢？"

"那个宫女就是最好的证据。只要抓住了那个宫女，就不怕赵高抵赖了。"

"但我们不知道赵高把那个宫女藏在哪了？并且三天之内，香质如不给赵高回话，他的家人就有危险了。"

"那我们必须先查出那个宫女藏在何处！不过赵高的耳目遍布朝野，我们要查他并不容易。公子这里要善加掩饰，以免他起疑心，赵高那里由臣亲自去查。"蒙毅平静道。

"没有你，我真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扶苏感激道。

"公子太客气了！臣这么做也是为社稷着想。臣离去后，要等到有了结果才能再与公子联系，以免引起赵高的警觉。"

二人又商谈了一些细节，直至深夜蒙毅才悄悄返回府中。

事隔一日，赵高得到香质的回话——扶苏已经病了。他担心香质骗他，便买通太医前去查证，得知扶苏的症状果然与他给香质的药相符合，才放下心来。

他却不知扶苏反而利用太医来骗他。太医得知了赵高的阴谋，又权衡了二人的身份，自然再不敢心向赵高。

扶苏每日躺在床上装病，除了香质和太医，谁也不能接近。他心中焦急万分，因为已经是第四天了，蒙毅还没有消息传来。

到了第五天，太医向赵高报告说扶苏病重，吐血不止，恐怕不久于人世。消息传出，朝野震惊。始皇也大为吃惊，令赵高代他前去慰问、查看。

赵高到了扶苏府中，见他满面苍白，有如死人一般。房中弥漫着浓重的药味，床榻上到处可见乌黑的血渍，扶苏夫人和香质已哭得两眼红肿。赵高更是放心，以为阴谋已经得逞。

直到第六日晚，蒙毅才悄悄来见扶苏。

一见面扶苏便急切地问道："怎么样？查出来了吗？"

蒙毅点了点头道："赵高的确狡猾。他确认公子病重后，才放松了警惕，和夫人一起去见那个宫女。"

"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去抓那个宫女，再去觐见父皇。"

"公子，千万不可妄动！咸阳令阎乐是他的女婿，臣管辖的尉卒多是李斯旧部，他俩关系暧昧，只怕我们这里稍有调动，赵高就会得到风声。"

"那怎么办？"

"只有陛下才能对付赵高！公子和臣应立即进宫向陛下禀明情况，陛下即使不信也会查纠。我们也可以借助陛下捉住那个宫女，使赵高无所遁形。"

"好，就依大人之计行事。"

扶苏安排好一切，就和蒙毅轻车简从，直奔咸阳宫。

第二十一章　始皇受讥怒坑儒　祖龙归天大地分

始皇正在咸阳宫中批阅奏章，听内侍传报扶苏、蒙毅二人前来觐见，不禁大为奇怪——扶苏病重，怎么会这个时候前来求见？他正在纳闷，他俩已急匆匆走了进来。

他看见扶苏好好的，不禁问道："太医告诉朕你现在病重，这是怎么回事？"

扶苏答道："请父皇原谅，儿臣实是迫不得已才如此做的，让父皇担心了。"

于是他把赵高私通宫女，又设计害他的举动一一向始皇禀告，蒙毅在一旁不时补充两句。

始皇果然不信赵高会如此胆大妄为，皱着眉头问道："会不会是下人故意诋毁赵高？你说的那个叫香质的姬妾，朕记得曾是赵高进言不让你娶她，是不是她记恨在心，才有此举？"

扶苏急忙道："父皇，儿臣敢以性命担保香质所言俱为事实，且儿臣也亲眼看见赵高私入内宫。"

蒙毅也在一旁道："陛下，臣已查出赵高将那宫女藏于城中一隐蔽处。只要能找到那个宫女，一切就不言自明了。"

始皇心中十分矛盾，他见扶苏和蒙毅言之凿凿，就知道此事十有八九是真的，如此他就不得不处置赵高。可他也实难下手，在所有的臣子中，赵高是最听话的，也是最会为他着想的。没有赵高，他就会失去很多乐趣。

可如果不处置赵高，他又如何向扶苏和蒙毅交代？赵高如此胆大妄为，私偷宫女不说，还要谋害他的爱子，如此野心如果不加遏制，只怕以后会更加猖狂。而且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赵高在朝中的势力，只怕他这边诏令一下，赵高那边就会得到消息。

始皇叫来内侍，严厉道：“你去把赵高叫来！记住！这里的事不许向他透露一字。扶苏、蒙毅，你二人领家兵前去捉拿那宫女。朕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竟让赵阉都动了心！”

蒙毅和扶苏对始皇的布置大为佩服，他们带着家兵去捉人，就不会惊动太多的人。赵高被始皇困在此地，就算发现情况不对，他也无从布置反击。

内侍传见赵高，他丝毫没有怀疑这是始皇的圈套，像这种召见对他来说太平常了。始皇有时候叫他去，只是为了欣赏歌舞，听他说几句高兴的话。如果碰上始皇心情愉快，说不定能得到一些赏赐。

赵高到了咸阳宫，见始皇正低头批阅奏章，便上前参拜道：“奴才拜见陛下。”

始皇仿佛没有听见，继续低头批阅。赵高以为他没有听见，又说了声：“奴才赵高拜见陛下。”

始皇仍然没有动静，赵高觉得有些不对劲，这往往是他发怒的前兆。

赵高跪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始皇批完奏章方才抬起头，他直视赵高片刻后道：“赵高，你跟随朕有二十多年了吧？朕对你怎么样？”

赵高心中一颤，不知始皇问这话是何意。他根本没想到事情已经败露，恭敬地答道：“陛下恩宠之至，奴才时刻铭记在心！”

始皇双眼一瞪，喝问道：“那你为何私通宫女，暗害扶苏？”

这句话如五雷轰顶，当场将赵高震慑。他急切而慌乱地辩解道：“陛下……陛下，这是……是有人诬陷奴才，奴才怎敢做出此事？”

“你不用再狡辩了！蒙毅和扶苏已去捉拿你私通的宫女，等会儿就会带到这里来，到时看你还怎么说！”

赵高顿时面如死灰，这才知道自己中了扶苏的蒙蔽之计。为了不使更多的人知道丹脂，赵高在她的藏身之处没有用多少人警戒，蒙毅和扶

苏这一去肯定手到擒来。

他也明白了始皇的用意，他知道现在抵赖是行不通的，只有求得始皇的宽恕，他才有活命的机会。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一时鬼迷心窍啊！”

看到赵高惊骇的样子，始皇叹了口气道：“你喜欢哪个宫女，只要告诉朕，朕都可以赐给你，但你为什么要去害扶苏呢？那时候他就是告发了你，朕也不过责罚你一顿。后宫佳丽无数，也不在乎少她一人，可现在你叫朕怎么办？”

赵高一听，就知道始皇不一定非要他的命不可。看到活命的机会，赵高口不择言道：“都是奴才糊涂，受人蛊惑，才做出对不起陛下之事。”

“受人蛊惑？是不是那个宫女？你不是叫赵阉吗？想不到也会对女人动心！”不知为什么，始皇狠不下心来训斥赵高。平日若是在朝廷上受了气，他总会把赵高大骂一通，在他的身上出气。可赵高真正犯了事，他反而狠不下心来处置他。

始皇这一问让赵高甚是为难，若是把一切都推给丹脂，她肯定活不成。丹脂已怀上了他的骨血，而且他对丹脂已产生了依恋之情，他又怎忍心将一切推到她身上。他连忙摇头道：“不，不是她！”

“不是她，那还有谁？想不到此时你还护着她！朕倒要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子。”赵高趴在地上，灰心丧气至极。他知道越是为丹脂辩解，只怕丹脂死得越快。

始皇已渐渐平息了心中的怒火，他对赵高道：“你起来吧！你要知道纵是朕宠着你，也要给扶苏一个交代。别人若是犯了你这等大罪，就不会站在这里说话了，灭了九族也不为过！”

赵高又跪下哀求道：“陛下，她已有了奴才的骨血。您也知道这么多年，奴才只有一个女儿啊！求陛下饶恕她吧！”

“绝对不行！此事决不能泄露，所有知道此事的人都必须死！若朕听见外面有何传言，那就是你的死期。”始皇坚决地说道。

“陛下……”赵高仍不死心，继续哀求。

“你不要再求了！把你们都饶恕了，怎么对扶苏交代？别忘了他是朕的爱子，这也是给你一个教训，不要以为朕宠着你，你就可以任性胡为！”

赵高知道始皇已决定只饶恕他一人，再恳求也没有用了。他想不到自己与扶苏这一次交锋竟以惨败告终，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全军覆没，还保住了这条命。

扶苏、蒙毅，只要我赵高不死，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赵高在心中喊道。

始皇将此事交给蒙毅处置，他早就厌恶赵高，有此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他明知道始皇不想让赵高死，可仍按照秦律判赵高死罪，灭其全家。按照始皇的授意，他将所有可能知道此事的宫女、侍从全部秘密处死。只是处置赵高的奏章，始皇一直扣住不发，这令蒙毅忧心忡忡。

赵高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全家被下大狱，等候处斩。群臣都不知原因，向廷尉蒙毅打听，他也推说不知。

不久，始皇下诏含糊地说了赵高的罪行，说他目无君上，恃宠而骄，其具体罪行却没有公布。赵高被削去一切官爵，贬为庶民，但仍留在宫中服侍始皇。

对此处置，扶苏和蒙毅心中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不过赵高以前的秘密权力已由蒙毅接掌，这让他们放心不少。

赵高的失势引起诸多朝臣的不安，卢生、侯生更是心怀恐惧，害怕赵高连累自己。

这些年来，他们从始皇那里骗来的财物送了不少给赵高。求神成仙本是虚无缥缈之事，若要使始皇深信不疑，沉迷其中，必须买通他的宠臣。只有这样，他们才可随时掌握始皇的心理。

赵高获罪，让他们大为担心。若是赵高把他们招供出来，他们只怕也难逃死罪。

卢生感到咸阳不能久留，他找到侯生商议道：“始皇为人，天性刚

愎自用。灭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自以为从古至今无人可及。专门亲信狱吏，博士虽然有七十多人，只是用来装点，并不任用。丞相和大臣皆受命成事，一切倚靠上意处理。君上喜欢用刑法杀戮建立威严，使天下之人都畏罪持禄，不敢尽忠。君上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日益骄狂，臣下提心吊胆说谎欺骗，博取君上的欢心。天下大小之事皆取决于君上，贪恋权势到了极点。你我久居君上身边，哪天不合其意，只怕难逃大祸，还是赶快离去为妙。”

侯生被卢生说动，二人席卷财物，悄然溜掉。

不久，卢生、侯生逃走的消息传开，引起方士、儒生街谈巷议，纷纷传言始皇贪恋权势，乐以刑杀为威，不配得到不死仙药。

始皇没想到费去如此多的财物，仙药没求到，反而招致非议，不禁大为恼怒，他对冯劫道：“前些时收天下之书，不合时宜的全部烧掉，召集大量文学之士和方士前来，欲兴太平事业。方士们说能炼得仙丹求取仙药，可是徐福耗大量财物，却没有任何消息。卢生、侯生，朕尊崇他们，给他们赏赐极多，他们竟然不辞而别。那些咸阳城中的儒生方士，朕已派人暗中查过，许多人都以妖言惑乱黔首。你将他们一一究办，不得放过一人！”

冯劫心中暗暗叫苦，非议之人不是少数，难道要全部下狱法办？于是小心翼翼地劝道：“陛下，此事皆由卢生、侯生二人引起，他们是罪魁祸首。是不是将他们二人缉捕严惩？这样就可震慑众人，平息流言。”

始皇不满地责问道：“爱卿是不是觉得非议朕的方士儒生不该惩处？”

“臣不敢！臣是怕获罪之人太多，激起民变。”

“我大秦有百万雄兵，还怕几个庶民造反？他们欺瞒君上，妖言惑众，理应严惩！你要好好查办，不得放走一人！”始皇疾言厉色地命令道。

冯劫只得遵命而行，但他尽量控制人数，仅缉拿与卢生、侯生频繁来往之人。谁知这些人为推卸罪责，纷纷检举揭发其他人，最后被下狱的竟然有四百六十多人。

他将案情上报始皇，始皇下令将所有人都坑杀。为了使天下人以此为戒，始皇又下令各地郡守，将以下议上的方士、儒生贬去修直道。

方士、儒生都是影响一方之人，遭到始皇如此打击，更是心恨难平。他们联合六国旧人，四处蛊惑，百姓也随之人心浮动。

扶苏心中很是忧虑，劝谏道："父皇，儒士皆是诵法孔子之人，清议之风，早已有之。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并未咸服，若以重法惩治儒生、方士，儿臣怕人心难安，希望父皇能重新省察。"

"皇儿不知，这些人引导一方舆论，若不惩戒他们，天下之士将到处传扬朕的不是。"

"正是如此，儿臣认为应当抚慰他们，才可安万民之心！"

始皇见扶苏竟然与他针锋相对，反对他的决定，心中甚是生气："为父十四为王，二十二时铲除奸佞，而后费十七年之功扫除六国，一统天下，使黔首安居乐业，不再受刀兵之祸。朕之功德，上追三皇五帝，他们有什么不满的？这些儒生、方士敢以下论上，非议朝政，就是对他们太过尊宠之故！皇儿，你并不真正了解天下民情，应该出去看看。朕当年在邯郸的日子，对父皇一生都有裨益，你就到上郡去协助蒙恬吧！"

扶苏没想到自己竟被父皇贬出都城，赶到边塞去协助蒙恬，不禁伤心欲泣。他是长公子，明知道有些话说了会触怒父皇，但为了社稷着想，又不能不说。现在的情形，已显示父皇对自己没有什么好感，恳求父皇让自己留下来，也只是惹父皇厌烦。他于是跪拜道："儿臣谨遵父皇之命。儿臣再也不能在父皇身边尽孝了，请父皇多保重！"

"你到蒙恬那里，有事多与他商议，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臣子。"始皇如此安排扶苏，也是一片苦心，但是他现在不能对扶苏言明。

卢生、侯生的离去，已使他认识到求取仙药已属渺茫。蒙毅接掌了赵高的权力后，天下动荡的局面已经隐现。他不时接到密报，但各地的郡守仍都极力隐瞒，报喜不报忧。他预感到山雨欲来之势，但已力不从心。他在百姓心中树立了威霸刑杀的形象，再做什么只怕也难以挽回民心，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扶苏的身上。

咸阳是风暴的中心，只有把扶苏迁出去才能保证他的安全。扶苏为人忠厚，身份特殊，自己百年之后，他所受危险必将最大。即使他顺利登上皇位，其后局势也必定不稳。蒙恬手中有三十万大军，就算将来有人不服谋反，凭此实力也无所畏惧。

始皇继续说道："至于赵高，父皇知道他骄横妄为，但他毕竟是陪伴父皇多年的老臣。父皇把他留下来，你不会见怪吧？"

"只要能使父皇高兴，儿臣不与他计较。"

"你能这样想，父皇就很高兴了。就让他再陪父皇几年吧，以后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始皇说出此话，显得无奈至极。扶苏觉得父皇言语奇怪，但也不敢胡乱猜测。

蒙毅听说扶苏被贬至上郡，心中十分不安。扶苏是他心中的明君，始皇把他贬出咸阳，会给朝臣以扶苏失势的印象，支持扶苏的人必将减少，对他以后会更加不利。

他连忙进宫谏道："陛下，公子扶苏是嫡长子，按礼不应出外戍守。陛下把他贬出咸阳，只怕会引起朝中混乱。"

"爱卿之意，朕心中明白。蒙恬和三十万大军都在扶苏的手中，朕会不相信扶苏？朕是让他避开这里，借机看看谁是真正的忠良之臣，对他日后也有好处。"

"陛下深谋远虑，微臣不及。"蒙毅佩服道。

始皇又问蒙毅："朕把赵高放了，爱卿可有意见？"

"赵高心计深沉，非一般人所及，陛下如此一定有原因，非臣所能了解。"

其实蒙毅觉得最好把赵高杀掉，给他机会，只怕他会再度为祸。但是始皇宠爱赵高，他若是过分指责赵高，不就是指责始皇无用人之明吗？

始皇叹了口气，若有所思道："天下人皆知赵高奸佞，却不知他曾陪朕出生入死。而且有许多事，他也是秉承朕的心意去做的。他于社稷无功，却对朕有功。让扶苏以后用他去平息民怨，也许比现在杀他要有

用得多。”

蒙毅暗赞始皇果然厉害。始皇越是宠爱赵高，天下之人就越恨他，那么扶苏杀了他，就越容易收服人心。

始皇又嘱托蒙毅道：“你们蒙家三代，俱是忠良之臣。有你兄弟二人辅佐扶苏，朕很放心。今日之事，爱卿谨记心中，不要与任何人说起，包括扶苏在内。”

“臣遵命！”蒙毅一直担心始皇被奸佞小人蒙蔽，见他作此安排，方才放心。

天下形势果然如始皇预感的那样，不祥之兆纷纷出现。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初，宫中观星象者向始皇禀报天象异常，出现荧惑守心之象。

荧惑，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星中之火星。心，即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中的心宿，是天帝布政的明堂。荧惑守心即火星侵犯心宿，是君主极为忌讳之事，通常代表君王身上有不吉之事发生。

始皇听了禀告，几日闷闷不乐。难道自己的所为连天帝都厌恶吗？为何此时向朕示警？他无可奈何，只有命观星象者想办法解此异象。谁知异象尚未解开，东郡郡守上报说有星坠落东郡，星落地后成石，石上刻有“始皇死而地分”。

始皇闻言大怒，这分明是有人借天象来诅咒他，遂派赵高前去查访。

赵高已被官复原职，但实权已大不如前，只管理始皇的车用和符玺。自从上次死里逃生，他收敛了许多。除了尽心服侍始皇外，大多数时日都在胡亥身旁悉心教其问案断狱之学。这次始皇派他出外查案，似乎又恢复了对他的宠信。赵高决心尽力表现，让始皇再像以前一样宠爱他。

但此事查起来实在困难，赵高尽捕石旁居住之人，一个个详细查问。人人皆知秦法严峻，像这等诅咒君王之罪更是要诛灭九族，谁敢承认与此事有关？赵高查来查去，无人招认。为了掩饰自己办事不力，他

极尽诋毁之词，向始皇上奏说此地之民刁蛮不驯，应予严惩。

始皇一看赵高的上报，即知其心意。他二话没说便同意赵高之议，尽诛石旁居住之人。群臣因此暗恨赵高心肠狠毒，明明是自己办事不力，却又想讨好陛下，出此恶毒主意。

赵高奸佞之名越传越广，天下之人对他恨之入骨。始皇暗暗得意，日后扶苏除去赵高就更能收服民心。

是年秋天，始皇派出的使者在关东巡视完毕后回咸阳，夜晚经过华阴县平舒道时，有人拿着玉玺对他道："替我把这个献与滈池君（滈池水神），明年祖龙会死。"说完，此人放下玉玺就不见了。

使者拿着玉玺回到咸阳，将此事禀告始皇。

始皇听后，默然良久后道："此必山鬼所为。山鬼只能预测一年之事，明年的事他哪能知道？"

始皇知道"祖龙"是暗指他，但嘴上仍不肯承认，他退朝之后道："祖龙大概是指人之祖先吧。"

他又将玉玺交给御府令查看，御府令禀告说这是第一次出巡时沉入江水祭祀之物。

一连出现的不祥预兆使始皇心情恶劣，不觉生出病来，太医诊治也不见明显好转。因此始皇命太卜为此卜卦，以定吉凶。

太卜祷告神祇后，以龟甲卜之，所得卦辞极为深奥。太卜解得之后，不由大惊，不敢向始皇明言，只说游徙最吉。

君可游不可徙，民可徙不可游，只有君游民徙，才能避凶趋吉。于是始皇下令将三万户百姓迁徙至北河、榆中两地，并拜爵一级。随即又下令群臣妥善准备，他要再次出游天下。

秦始皇三十六年十月癸丑，始皇感到危机日甚，决定再次巡视天下，镇抚万民。他让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自己则带着李斯、蒙毅、冯劫和赵高一起出巡。

始皇身体不适，按说不应出巡天下，万一路上有什么好歹则不易应

付。但群臣都知道他的禀性，因此无人敢进此言。

赵高对此次出巡最为热心，不仅忙前忙后张罗，并且极力游说幼公子胡亥跟随出游。胡亥心中极不愿意——因为父皇一出游，咸阳城中再无人可管他，他可以纵情玩乐，何必跟在父皇身边受管束？

对胡亥的纨绔之性，赵高心中清楚。小小年纪，只有两项爱好：美人和狩猎。但赵高有自己的打算，他对胡亥道："公子，你若是不跟陛下去巡游，只怕以后再也难以如此逍遥了。"

"太傅此言何意？除了父皇，谁还能管我？"胡亥满不在乎道。

"长公子扶苏。"赵高阴阴道。

"他？"胡亥对这个兄长既嫉妒又害怕，"等他继承了皇位还差不多，现在还早了些！"

"公子，不早了。这次陛下出去，说不定回来后坐在咸阳大殿的就是扶苏。公子的美人就会被夺走，而且再也不能去狩猎了。"

"为什么？他凭什么如此对我？"胡亥大叫道。

"就凭你是陛下最宠爱的公子！你的母亲与皇后争宠，最后使皇后抑郁而终，这是朝中上下皆知之事，扶苏能不报复你？再说陛下宠爱你，使他耽误多年不能册封太子，他能不怀恨在心？"

"那怎么办？"胡亥没了主意，焦虑地问道。

"那公子想不想保住现在的地位？"看到胡亥害怕焦急的样子，赵高知道他已没了主意。

"当然想了！太傅有什么主意快说！"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跟在陛下左右，万一陛下驾崩，你就可以知道皇位将传于何人。别忘了扶苏现在还不是太子，你在陛下面前好好表现，说不定陛下会对你另眼相看，将皇位传于你，到时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玩乐，再也不用顾忌扶苏了。"

"太傅之言有理，我这就去向父皇进言。"

在赵高的授意下，胡亥一再请求始皇带他出游，以长见识。始皇心疼幼子，答应了他的请求。

浩浩荡荡的车队出武关，经丹水、汉水至云梦。在此地，始皇停驻一段时日，向九嶷山的虞舜行了望祀之祭。接着沿江水浮游而下，过丹阳（今江苏丹徒），至钱塘（今浙江杭州），登上会稽山。

会稽山曾是大禹召集天下万国计算贡赋之地，其后人少康为了使大禹的祭祀能奉守下去，将其少子封于此地。始皇在此礼祭了大禹，又望祭了南海，并立石刻辞，以示后人：

皇帝休烈，平壹宇内，德惠攸长。

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

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

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

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

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

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强。

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

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

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

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

运理群物，考险事实，各载其名。

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姨，男女絜诚。

夫为寄猳，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

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泰平。

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

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始皇东南之行，所见习俗极为落后，所以在刻辞中一再强调礼教，以改变当地习俗。

从会稽山下来，始皇的车队又回到了钱塘，一路上旌旗蔽日，引起百姓围观。人群中一威武雄壮的少年见此情景，脱口而道："彼可取而代也！"

旁边一年长之人忙掩其口，低声斥道："不得妄言，免生灭族之祸。"

年长之人为楚国大将项燕之子项梁，雄伟少年则是他的侄子项羽。

始皇从钱塘至吴地，从江乘（今江苏句容北）渡江水向北，往琅琊郡而去。到了琅琊郡后，其郡守派人禀告始皇，说前往海中寻仙求药的徐福回来了，但不死仙药并未求到。

始皇命琅琊郡守将徐福看押起来，他要亲自审讯。为什么这么多年耗费了那么多财物，却一无所获？若徐福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他就将其酷刑处死。

徐福仍然同九年前一样，看上去神采奕奕，颇有神仙之气。自从经过卢生、侯生之事，始皇对神仙之说已不那么相信。所以一见到徐福，就厉声问道："你寻的不死仙药呢？朕给了你那么多财物，你就这么空手回来见朕吗？"

徐福在海外已寻到一地，领着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能人在那里繁衍栖息，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但受到当地土人的侵扰。为了加强防卫，他这次回来是想带一些能征善战的青壮之人前去。没想到人未招到，却碰上始皇来此巡视。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他已想好了应付之策，不慌不忙地答道："陛下，臣本来可以到达蓬莱仙岛的，但是被海中的大鲛拦阻，一直不让臣的船靠近仙岛。所以这次回来是请求陛下让一些善射之人随臣同去射杀大鲛，将它们驱逐，就可以上神山取仙药了。"

始皇对徐福之言半信半疑，他希望徐福之言属实，那取得仙药还有一些指望，但他又担心徐福仍在骗他，只好先将他押了起来。

赵高担心徐福走投无路之下，将他收受贿赂之事招供出来，便对始皇道："陛下，奴才以为徐福之言颇有可信之处，否则他就不必回来了。陛下以前赐给他的财物和人力，他可以到任何一地安居，又何必冒险回来欺骗陛下呢？再说陛下已为此费去许多财物，就是将他处死了也追不回来，何不再赐他一些善射之人，让他继续寻药？杀了他，就绝了寻找不死仙药之路了。"

赵高之言让始皇有些心动，他已经为此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又何必在乎多给他几个武士？若是寻到仙药，自己就不必为病痛而苦了。既然已相信过他，就再相信一次吧！

始皇命琅琊郡守拨一千武士给徐福，让他继续寻找仙药。徐福大喜过望，领着一千武士扬帆出海，他发誓这次出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徐福走了，始皇率领众臣乘船渡海，寻找大鲛。船至芝罘，果然见到大鱼，始皇命令卫士射杀，捕得一条大鱼，因此对徐福之言深信不疑。只是他的精力一天不如一天，大多数时候只能待在金根车内，听臣子禀报沿途民情。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六月，始皇一行至平原津。因为

一路上受风吹日晒颠簸之苦，始皇再也支持不住，终于病倒。随行太医诊治，发现他时日已经不多了。

听到太医诊治结果，始皇不由大怒。他不相信自己就要死了，他还要等徐福送来不死仙药。他下令处死太医，群臣大惊，再不敢对其言死事。

赵高知道始皇时日不多，便开始谋划。始皇身边之臣他最忌讳蒙毅，他不但心性耿直，而且极得始皇宠信，权力极大，还是扶苏的支持者。只有将蒙毅调走，他才能大胆行事。于是他向始皇进言道："陛下之病，要向神明祈福才能好转。臣听说关中山川之神最为灵验，陛下可遣心腹重臣前去代为祈祷，或许病情就会好转。"

病痛已使始皇不堪忍受，他不辨赵高所言虚实，便派蒙毅去关中代为祈祷。

蒙毅心中不安，万一自己离开，始皇驾崩该如何是好？赵高虽然权势不如往夕，但他让胡亥跟随出游，可知其用心非同一般。他于是密见始皇，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始皇躺在金根车的床榻之上，用微弱的声音说道："爱卿放心，朕就算有不测，也只会将此位传给扶苏，你放心去吧。"

蒙毅这才放心离去，只要始皇不改变主意，将皇位传给扶苏，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不相信赵高会有本事，伙同所有随行大臣，篡改始皇之命。

始皇的病情越来越重，他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便决定遗诏给扶苏，命其继位。

赵高掌管符玺，始皇传他前来，准备写诏书盖上玉玺后，再命人交给扶苏。

赵高来到金根车内，只见里面只有始皇一人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悄悄走到床前跪下，轻声问道："陛下，奴才来了。"

始皇微微睁开双眼，看了看赵高，用手指了指案几上的白绢。

赵高立刻会意，将白绢在始皇面前铺好。

“你……你在上面……盖上玉玺。”始皇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赵高一愣，白绢上什么字都没写，盖上玉玺干什么？他以为始皇病得太重，神志有些不清了。

“陛下，上面什么都没写。”赵高小心提醒。

始皇不悦地盯了赵高一眼道：“朕让你盖你就盖，不要多言！”

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此时他已明白那些神仙之说，实是虚妄至极。

“是，陛下。”赵高拿出玉玺，恭敬地在上面盖上玺印。

“你在上面写上……写上‘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

始皇看赵高写好了之后，又吩咐道：“你去把李斯叫来。”

“陛下，您这诏书是何意？”赵高好像没有听到始皇的命令，看着诏书问道。

“你不必多问，照朕的吩咐去做！”始皇双眼一瞪，对赵高的不敬之举甚是生气，不过此时他也无心计较，已感觉生命正从体内一点点逝去。

赵高却不像往常那样害怕始皇生气，他将诏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然后轻佻道：“陛下不说，奴才也能猜到。陛下是想将诏书交给李斯，然后由他转交扶苏对吗？其实陛下何必麻烦他人，交给奴才不是一样吗？”

“你……你……想……干什么？”始皇气得浑身颤抖，一字一句地问着。

“干什么，奴才能干什么？陛下，您尝过心爱的女人被人当面杀死的滋味吗？对，您尝过。清扬夫人被荆轲刺死，您几天几夜都不快活，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奴才亲眼看见您的痛苦。可是您为什么要把这种痛苦强加在奴才身上？您知道吗？每天奴才睡着了，都看见丹脂绝望的眼神，她向奴才求救，可奴才却无能为力。奴才跪在您的面前哀求，磕

破了头仍无济于事，可怜她已有了六个月的身孕！”赵高将平日心中所积的仇恨一字一句在始皇耳边狠狠地说着，他要将每句话都化成利刃刺向始皇。

“您以为奴才不知道这条命是怎么捡回来的吗？您什么都为扶苏想好了，奴才没说错吧？坏事都让奴才干尽了，扶苏当了皇帝当然要拿奴才开刀。陛下，奴才为您尽心尽力，累死累活这么多年，难道换得的只是这个下场？”看着始皇脸色发青的样子，赵高愈发得意。如果不是担心外面有人听见，他真想放声大笑。

“陛下，您安心去吧，奴才会将此诏交给胡亥的，他也是您喜爱的儿子。”望着离死不远的始皇，赵高奸笑道。他的心中没有一丝害怕，只有报复的快感。

“佞臣……小人……朕悔不该……当初……没有……杀了你！”始皇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指着赵高骂道。他已没多余的力气传令外面的侍卫，在赵高的奸笑中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

此时，车队正行至沙丘平台（河北巨鹿县），正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丙寅日。叱咤风云的一代大帝，在奸佞小人的嘲讽中与世长辞。

赵高出了金根车，对侍卫道：“陛下正在安寝，没有吩咐，不得进去！”

侍卫都知道始皇宠信赵高，一点都没有怀疑。

赵高直奔胡亥的车中，命人退下后说道：“陛下已经驾崩了，没有遗命封诸子为王，只赐给扶苏遗诏。扶苏一到，就会被立为皇帝，公子你恐怕将无尺寸之地，你打算怎么办？”

胡亥听了极为沮丧。父皇到底还是将皇位传给了扶苏，这几个月算是白表现了。他丧气地说道：“我能怎么办？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皇当然知道哪个儿子可以继位，哪个儿子不应受封，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赵高见胡亥如此糊涂，机会到了身边仍不知抓住，只得提醒道：“我看不然！诏书在我手中，天下的大权就在我手中。要别人臣服

和臣服于别人，制人和受制于人，其中的滋味公子应该了解。现在陛下驾崩，除了你我还无人知晓。我们联合丞相李斯，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愿望行事了。”

胡亥一听，知道赵高这是在劝他篡位。他心中虽然很想，但又很害怕。篡位之谋若是泄露，那就犯了谋逆大罪，必将遭到天下人唾弃。他摇了摇头道：“废兄立弟，是不义；不奉父诏，是不孝；自己无才，依靠他人之功，是不能。这三件事都违背道德，只怕天下不服。我若如此做，不仅自己会遭不测，恐怕社稷都难以保存啊！”

没想到事到临头胡亥还推三阻四，赵高心中甚是气恼，但又不能逼他，只有循循诱导，驳倒他一切借口，让他不能退避：“我听说商汤、周武杀其主，天下称义，不说其不忠。卫出公杀其父，卫国人却推重他的德望，孔子不在《春秋》上记载，这不能算不孝顺。做大事不拘小节，盛德不计较琐屑的礼让。若只顾小节而忘大体，事后必生祸患，犹豫狐疑，事后必定后悔，希望公子能听臣的安排！”

胡亥见赵高胸有成竹，也深受感染。皇位对他的诱惑实在很大，但他还有一些担心：“现在父皇刚刚去世，还没发丧，怎么拿此事同丞相商议呢？”

赵高知道胡亥已经心动，心中只剩下这一点担心，便爽快地说道：“公子放心，这件事交给我去办，我一定能说服丞相。现在一刻都耽误不得，公子既已同意，我现在就去找李斯！”

从胡亥那里出来，赵高就往丞相座车那里去。见了李斯，赵高开门见山道：“陛下已经驾崩，赐扶苏遗诏，命他回咸阳奔丧，并继位为帝。诏书没送出去，陛下就驾崩了，除了我还没人知道。赐给扶苏的诏书和符玺都在胡亥那里，现在决定谁继承皇位，就看你我的一句话了。”

李斯大惊，他没想到始皇这么快就驾崩了，更没想到赵高会如此胆大，说出此谋逆之言。他责备道：“怎能说出此亡国之言！这不是人臣所应该议论的！”

赵高对李斯的为人很清楚，否则他也不敢如此大胆，他不慌不忙地问道：“丞相估量一下自己的才能可及得上蒙恬？对社稷的功劳可及得上蒙恬？深谋远虑又不失算可及得上蒙恬？使人心无怨可及得上蒙恬？

与扶苏的关系深厚可及得上蒙恬？”

一连串的发问使李斯不禁气短，他没好气地答道：“我自知此五者皆不及蒙恬，但你又凭什么如此苛责我呢？”

赵高笑了一下道：“我并非苛责丞相，而是为丞相着想。陛下二十多个儿子，他们的为人你都清楚。长子扶苏性情刚毅，为人仁孝，与蒙氏兄弟关系密切，他继位后必定重用蒙氏兄弟，到时只怕丞相难以怀通侯之印回乡了。胡亥随我学习多年，没见他有什么过失，而且他为人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诸多公子没有谁能及得上他，也可以让他继承皇位。”

对赵高的用心，李斯心中很清楚。扶苏一继位，第一个要除去的人就是他，而他李斯未必有此危险。赵高不过在危言耸听，逼我与他相谋，我怎能轻易上他的当？李斯心中暗想。

他随即变色斥责道：“你还是回去做你的事吧！我遵奉陛下遗诏，听从上天之命，还有什么可考虑的？”

赵高哈哈大笑道：“你以为自己很安全吗？别忘了你曾与我合谋害死扶苏的太傅韩非！立胡亥为帝，看起来很危险，实际上会安然无事。此种关头，你若不能掌握时机，怎能算是出类拔萃的聪明人呢？”

李斯颓然坐下，他知道陷害韩非的事若让扶苏知晓，只怕眼前的一切都难以保住。他叹了口气道：“我原来不过是上蔡布衣，陛下提拔我为丞相，封我为通侯，子孙皆被赐给尊位，我怎能有负陛下的遗诏重托呢？你不要再说了，否则就要陷我于死罪了。”

赵高看出李斯决心已经动摇，只是良心上还有些过不去，便继续劝道：“聪明人都能顺势而变，见末而知本，怎能墨守常法不变？现在天下的命运都系于胡亥之手，我知道胡亥心中的想法。扶苏在外，胡亥在内，始皇在上，扶苏在下，我等以始皇之命以上制下，以内制外，谁敢不听从？一旦错过机会，上下内外形势变化，再想反对扶苏，就变成乱臣贼子了。丞相不明白这道理吗？”

李斯仍下不了决心：“晋献公废申生立奚齐，结果三世不安；齐桓公与弟弟公子纠争位，公子纠身遭杀戮；商纣王杀亲戚，结果社稷危亡。这三者都有违天理，使宗庙不得祭祀。我同他们一样，违背天理也

会遇到灾祸，我怎敢与你谋划呢？”

赵高道：“如果你我同心协力，就可保住长久的富贵。里外呼应，做起事来就得心应手。事成之后可以传位于后世子孙，永享荣华，世人也会像对孔子、墨子两位圣贤那样传扬你的智慧。如果你不听从我计，只怕后世子孙也会遭殃，我实在是为丞相担心。”

李斯知道赵高必定已与胡亥串通好了，自己已知悉他的阴谋，如果不答应只怕会立遭横祸。他仰天长叹道：“唉！我生于乱世，既然不能以死报答陛下，又能到哪里安身立命呢！”

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之下，李斯屈服了。他们找来几个心腹侍卫，嘱咐他们一切像始皇活着那样去服侍，并且假传始皇的命令，立幼子胡亥为太子。

上郡，扶苏和蒙恬日夜奔波于各处工地，安抚积怨于心的民夫。他们登上一座高山之顶，俯望绵延于山岭深谷之间的直道，不禁感慨万分。

“幸亏有公子前来相助，要不然末将真是难以应付。”蒙恬感叹道。

这几个月，他看到扶苏四处奔波，调人筹粮，变得又黑又瘦，但精神却极好。

“如此工程，不知耗费多少钱财，死伤多少人命啊！将军修筑长城之景，能否与此相比？”扶苏也十分感慨。

“相去无多！在上谷郡修长城时，末将曾听民夫们唱过一曲，至今仍记忆犹新。”蒙恬忘不了那一幕。

“哦，是何曲？”扶苏颇感兴趣地问道。

“此曲末将不会唱，不过其词还记得。‘生男慎无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扶苏默然，他知道蒙恬是暗示他以后登上皇位，要宽以待民。

突然，一颗流星自天际划过，引起侍从一片惊呼。

流星坠地，乃不祥之兆。扶苏和蒙恬心中都一震，不安地互相望了一眼。这时一个士卒匆匆跑来禀告道："公子，将军，陛下改变路线，不经上郡，直接从九原郡回咸阳了。并派来使者，要公子和将军前去接旨。"

按照始皇先前派人传来的消息，车队要经上郡回咸阳的，如今突然改变路线，会不会出现什么不测之事。蒙恬察出扶苏的不安，安慰道："公子，不管怎样，只要有末将，有这三十万大军，就不惧怕任何人。公子只管放心。只要蒙毅传来消息，我们就可见机而动了。"

"那一切就仰仗两位了。"扶苏望着流星坠落的方向，心中不安地问道——父皇，您到底怎样了？

一见到使者，他便拿出李斯和赵高篡改的诏书念道——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念完诏书，使者将一把宝剑递给扶苏。

罢，罢，父皇终究不肯原谅我！他始终是宠爱胡亥的，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扶苏拿着宝剑，绝望地想着。

他哭泣着进入内室，就欲自尽，蒙恬连忙阻拦道："陛下巡游在外，未立太子。让臣率领三十万大军戍守边关，公子为监军，这是天下之重任。现在仅凭一使者之言就自杀，怎知其中不会有诈呢？请公子再向陛下请示，证实后再死也不迟啊！"

使者见势不妙，厉声对蒙恬道："难道将军怀疑这诏书有假吗？"

扶苏见诏书上朱红的玺印，不禁心灰意冷道："父赐子死，君要臣亡，还请示什么呢！"说完便拔剑自裁，鲜血溅满一地。蒙恬呆愣在地，后抚尸大哭。

蒙恬是统率三十万大军的将军，使者不敢贸然行事，逼他自裁，只

得将他押走，关在阳周（今陕西长安）狱中。

赵高、李斯又假传旨意，将蒙毅囚于代地，然后才宣布始皇驾崩，立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

胡亥为始皇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将其葬于骊山陵中，并令后宫无子女的姬妾全部殉葬。

至此，始皇创立的基业难随他的意愿留传万世，无可奈何地落入佞臣贼子之手，并很快败亡。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赵高毁谤蒙氏兄弟，二世遂命使者杀蒙毅于代郡，蒙恬服毒死于阳周。又听信赵高之言，杀大臣及诸公子公主。始皇子女除胡亥外，都被处死。

七月，陈胜、吴广于大泽乡起义。

九月，刘邦杀沛令，起兵于沛；项梁杀会稽令，起兵于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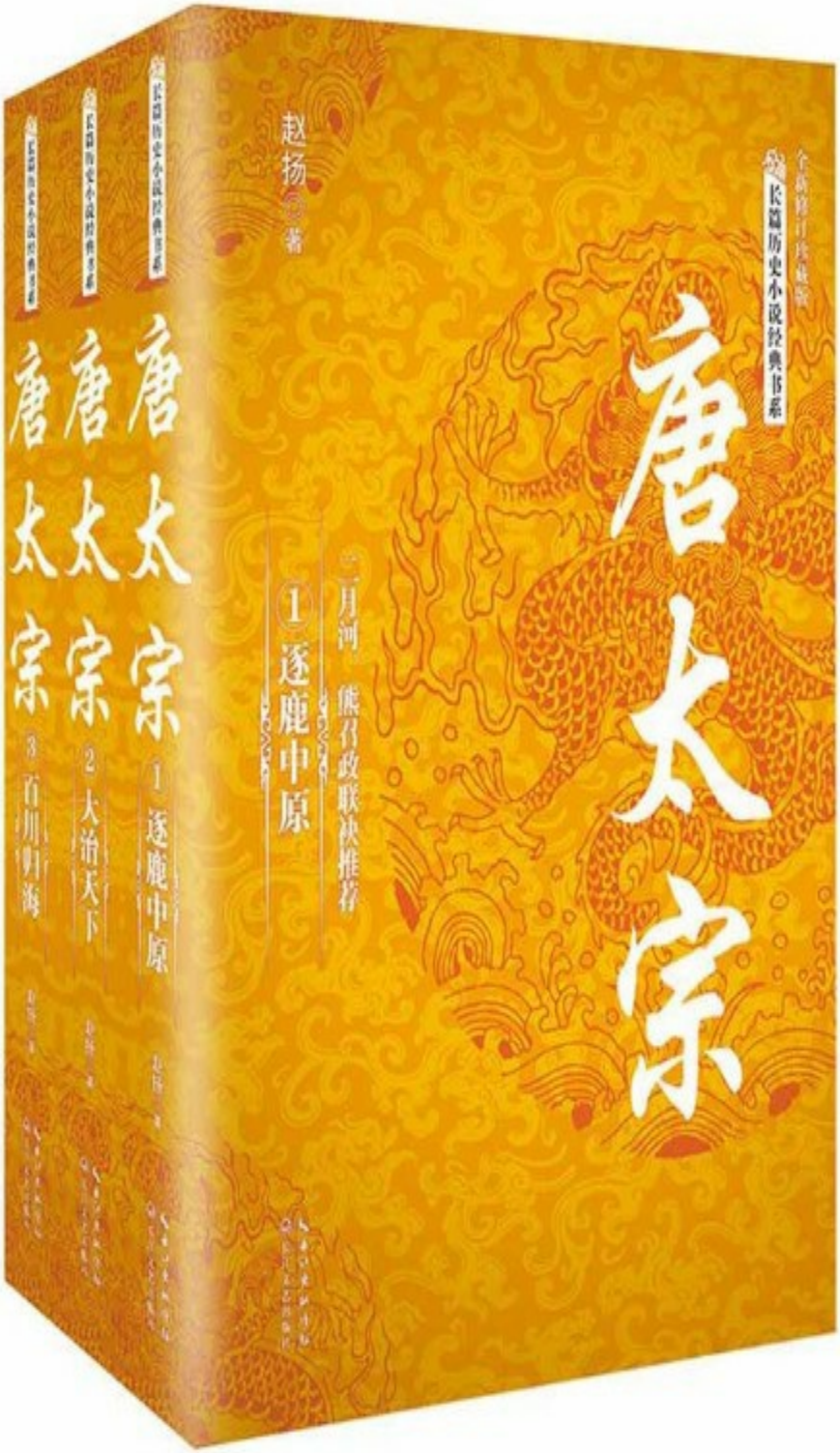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赵高阴陷李斯，使其被腰斩于咸阳。赵高为中丞相，尽掌朝中大权。

十二月，项羽于钜鹿城下大破秦军，俘秦将王离。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赵高杀秦二世，欲自立为皇帝，因无臣子响应，只得立始皇之孙子婴为帝。子婴不想受赵高控制，与宦者相谋，诱杀赵高，诛其三族。

十月，刘邦兵至灞上，子婴投降，秦国灭亡。

十二月，项羽入关，诛杀子婴及秦宗室，焚烧咸阳，分天下立诸侯，中原大地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


全新修订珍藏版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唐太宗
赵扬 著
二月河 熊召政联决推荐
1 逐鹿中原
唐太宗 1 逐鹿中原
唐太宗 2 大治天下
唐太宗 3 百川归海

版权信息

唐太宗（全三册）

作者：赵扬

目录

版权信息
唐太宗①：逐鹿中原
内容梗概
第一回 蒙山狩猎遇马贼 太原设计募义兵
第二回 隋将冷眼生疑窦 唐公处变施连环
第三回 李渊执旌将军府 霍邑大败宋老生
第四回 进军途中得玄龄 渭水河畔逢婉娘
第五回 李渊称帝长安城 元吉撒泼承乾殿
第六回 陇西血战薛家骑 豳州重整秦王兵
第七回 雪夜偷越飞云谷 唐秦决战浅水原
第八回 归长安秦王献捷 宴皇子李渊分兵
第九回 良臣遭诬命归西 北境易帜叹败绩
第十回 履冰渡河屯柏壁 持刃邀战斗稷水
第十一回 奇兵三千会敬德 神行八阵破金刚
第十二回 秦王夜听破阵乐 郑军兵围八陡山
第十三回 馈金银义释敬德 识缓急图谋中原
第十四回 陡遇强敌惊突围 夜渡涧水出奇兵
第十五回 二十万军罩洛阳 十三棍僧救秦王
第十六回 王道士短言天机 于志宁细说水战
第十七回 薛收微言献奇计 虎牢精骑觇敌阵
第十八回 关前布阵御强敌 河北牧马怠建德
第十九回 陈汜水唐夏决战 入牛口建德被擒
第二十回 克洛阳一统天下 居功勋受封上将
第二十一回 杜淹求官宴韦挺 秦王作画赞学士
第二十二回 建成生疑信传言 元吉任性结私党
第二十三回 河北聚众举反旗 金殿点将议出征
第二十四回 万宝衔命探洛阳 士信殉节失洺水
第二十五回 太子巧施离间计 世民水淹刘黑闼
第二十六回 唐皇苦心理家事 秦王悲情感落魄
第二十七回 婉娘临终劝世民 建成阵前联李艺
第二十八回 安居储位行新令 痛失股肱哭薛收
第二十九回 房杜凭计说秦王 倩紫依理劝三宝
第三十回 唐皇避暑造新宫文 干中计发义兵

第三十一回 李渊仓皇应突变 世民雷霆荡庆州
第三十二回 太子负荆诉冤屈 封公鼓舌释疑窦
第三十三回 元吉恶意赠烈马 世民怒言道曲直
第三十四回 零落势去天策府 疑阵退散突厥兵
第三十五回 酒肆结识不明客 狱中遭受皮肉苦
唐太宗②：大治天下
内容梗概
第一回 建成怀仁宴兄弟 世民忍痛散府属
第二回 敬德直言促大计 常何婉转表忠心
第三回 显德殿黄粱未醒 天策府秣马厉兵
第四回 玄武门同胞受刃 海池畔唐皇交柄
第五回 平内乱文武并举 登皇位朝野同贺
第六回 渭水便桥退突厥 弘文书馆辩治乱
第七回 魏徵强项驳重臣 唐皇思治求真言
第八回 贞观新元训朝臣 显德大殿勉外官
第九回 明君怀仁息微澜 贤后示德忙亲蚕
第十回 陈君宾躬身稼穑 李世民痛失海鹞
第十一回 擢房杜左右仆射 整吏治京官并省
第十二回 开科举学子竞才 抗天灾刺史立功
第十三回 邓州出粮济蒲虞 柴绍引军围朔方
第十四回 太极殿日勉群臣 风陵渡夜访旅客
第十五回 马周途穷入京师 圣上远虑图突厥
第十六回 唐皇慧眼识马周 李靖忠心领三军
第十七回 报皇恩如晦劳心 出奇兵李靖发威
第十八回 颉利兵败遁阴山 唐皇心动调萧后
第十九回 唐军挥戈定漠北 世民落泪悼如晦
第二十回 安北境群臣献策 设督府恩威并施
第二十一回 大理卿慎剖疑案 李世民悔伤人命
第二十二回 唐皇动怒斥佞臣 戴胄辞世留英名
第二十三回 尉迟恭喜见故人 何吉罗路遇美景
第二十四回 四方巡风察实情 八面来奏报喜讯
第二十五回 君臣感时论封禅 万民闹春庆丰年
第二十六回 四夷遥尊天可汗 八方搜求羲之墨
第二十七回 发重兵李靖挂帅 取名帖萧翼入越
第二十八回 老僧痛失《兰亭序》 伏允溃逃茫沙碛
第二十九回 太上皇归葬献陵 老狐狸魂归碛中
第三十回 薛万均贪功受辱 李药师闭门谢客

第三十一回 武媚娘承恩驯马 李世民夜读谏章
唐太宗③：百川归海
内容梗概
第一回 纳谏言停建新宫 退吐蕃急出劲兵
第二回 高昌国渐生离心 贤皇后病作《女则》
第三回 皇心亲疏思易储 夫妻情长珍别离
第四回 建昭陵贤后入葬 赚孝名魏王刻石
第五回 禄东赞入京请婚 尉迟恭夜宴迎宾
第六回 禄东赞巧遇马周 麴文泰启衅西域
第七回 李世民诘责文泰 侯君集出征高昌
第八回 敬德挟私荐淑女 禄相巧意遇锦燕
第九回 唐皇步辇会禄相 天兵涉难过沙碛
第十回 麴文泰闻惊身死 侯君集尽礼鼓行
第十一回 禄东赞却婚请亲 李道宗河源送女
第十二回 公主事夫散唐风 唐皇出师讨漠北
第十三回 张亮蒙冤赴刑场 太子顺势固储位
第十四回 置三州安定西域 定天下免谈封禅
第十五回 李世民三探魏徵 良谏臣长辞明君
第十六回 庶子宅太宗成赋 凌烟阁功臣图形
第十七回 两仪殿六骏成画 太极殿新贵安位
第十八回 齐王起兵叛齐州 唐皇发师讨李祐
第十九回 太子党连藤显形 李世民迁怒仆碑
第二十回 侯君集凄然就戮 君与臣再议新储
第二十一回 弱李治被定储君 倔唐皇欲征高丽
第二十二回 郭孝恪击破焉耆 李世民出征辽东
第二十三回 训太子语重心长 战辽东势如破竹
第二十四回 击安市围城打援 弃奇计相持攻坚
第二十五回 避寒冬唐军班师 因谗言刘洎自尽
第二十六回 思魏徵再复墓碑 扰高丽图谋远计
第二十七回 唐皇苦心教太子 马周意深论佛道
第二十八回 李世民敬迎玄奘 唐高僧清谈佛理
第二十九回 教太子示以《帝范》 敬玄奘终为经序
第三十回 平西域西征龟兹 助大唐南击天竺
第三十一回 大唐设安西四镇 明君爱方士之术
第三十二回 后宫多少喜悲事 老臣纷纷凋零逝
第三十三回 猛药吞腹入歧路 英主托辅奔黄泉

唐太宗①：逐鹿中原

内容梗概

隋朝末年，炀帝苛政，民不聊生，各路豪杰，群起反隋，共逐天下。山西唐公李渊趁势起兵，一路攻城略地，渐有王者之相。李渊二子世民年方十八，有雄伟之姿，韬略之谋，率兵之才，其在浅水原之战平定薛仁杲，柏壁、雀鼠谷之战荡平刘武周、大败宋金刚，洛阳之战逼降王世充，虎牢之战生擒窦建德……战功赫赫，为大唐王朝奠定了领土基础。

因累累战功，李世民被封秦王，官至天策上将，地位仅次于皇帝李渊和太子李建成，其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顶尖人才，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武有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传奇人物，荣耀至极，由此也引发了秦王与太子的储位之争。

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为争皇位，迭施阴谋、互相打压，两股政治势力此消彼涨，最终处于劣势的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登上皇位，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

该卷力求还原历史真貌，战争场面波澜壮阔、慷慨激扬，权谋斗争刀光血影、动人心魄，风土人情旖旎生动、贴近唐朝，饮食器物描写精致细腻，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回　蒙山狩猎遇马贼　太原设计募义兵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三月，春寒料峭。入夜一场北风刮来，到了早晨，整个太原郡的山山水水竟然落了一层雪粒。汾水横贯太原郡，它刚刚挣脱了冰层的羁绊变得喧响起来，正欲以奔腾之势向两岸播撒新绿，不料这场倒春寒使其放慢了脚步。从太原城溯汾水而上，行约四十里，就到了沟壑纵横、林木蔽天的蒙山。只见满山铺满了落叶，树干上残存的黄叶在风中挣扎、颤抖着。经历了一个严冬的枯草镶满了沟沟坎坎，放眼望去，远处和近旁都是苍黄一片。这里是隋炀帝御幸晋阳宫时的狩猎场所，寻常人不许进山，动物保持了安谧的居住环境。这不，几头梅花鹿慢悠悠地走到河边，俯下身来慢慢饮水。小鹿不愿饮水，就撒娇般地偎在妈妈的腹下，用小头抵触抚摩妈妈的奶头。突然，前方山林中的群鸟被惊起，林间隐隐传来了马蹄声。鹿儿们急忙一仰脖子，撒腿奔回了山中。马蹄声渐渐由远而近，很快，马群转过了山脚，可以看到共有十三匹马，它们奔跑的时候，马蹄带起的泥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到了鹿儿刚才饮水的地方，马群放慢了步伐，居中的白马骑手一扯缰绳，稍稍打量一下周围的山势，扭头对身旁的两人说："弘基兄，顺德，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如何？"说话者是位年龄约二十岁的青年，只见他头戴平巾，用簪有十二颗白玉珠的络带拢着。身穿一袭银狐领的鹿皮弁服，腰系白色革带，左右饰有白玉双佩，左边挂着一柄古色斑斓的宝剑，背上则有一张雕弓和一壶箭。脚着白袜，外罩乌皮靴。这样一身短打扮，配上座下那匹通体皆白的骏马，远远望去显得英俊潇洒，俊逸清秀。近观，只见他面如朗月，剑眉凤眼，眼里透出睿智而又内敛的神光，一派富贵之气。他就是现任隋朝河东讨捕使、太原留守、世袭唐公李渊的次子李世民。

旁边两人也驭住了马，左边的长孙顺德个子稍矮，可以说是五短身材，身上肌肉发达，脸上横肉毕现，他是李世民妻子长孙嘉敏的族叔，今年三十一岁。右边的刘弘基则身材颀长，面孔白皙，年龄比李世民长一岁。这两人乘隋炀帝征东时逃避兵役，投奔太原李渊。逃兵役者，按隋律当斩。李渊将两人藏匿在唐公府里，让他们辅佐李世民管理府兵。

刘弘基看了周围的地势，点点头说道："好，这里不错，谷底平阔，山势跌宕，很适合围猎。若打仗，这里也可以诱敌深入聚歼敌

酋。”

长孙顺德用嘴吹了一口气，说道：“弘基，你各方面都不错，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的酸气：我们现在来打猎，你扯到打仗干什么？真是大煞风景。二郎，就让府兵从两边驱赶，我们三人居中射杀如何？”

李世民摇头，说道：“不好，捡现成的就少了狩猎的乐趣。我们各自为战，自赶自射，大家比赛一下，两个时辰里看谁的猎物最多。”

十几个人拍马奔向山中，呈扇形向前推进。

李世民催动坐骑一马当先扑向左边山坡，只见一团白影瞬间就到了山脚下。这匹白色骏马是李世民的心爱宝贝，从马具到马饰的配置李世民都下了不少功夫。辔头的络头串饰有金、银泡饰，额带居中处饰有大型的叶状金当卢，铜衔银镳。镏金马镫在阳光下反射出熠熠光芒。这匹马的来历还有一个故事。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北巡雁门遭东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他急忙下诏募兵。李世民当时十六岁，与十四岁的长孙嘉敏新婚不到一年，就应募到屯卫将军云定兴手下，并向云定兴献疑兵之计，结果计出功成。战事过后，云定兴将李世民召来询问他的家世，方知是唐公李渊的二郎，不禁叹道：“不料陇中显族尚有如此英武睿智的后代！二郎，说吧，你想得到我什么样的奖赏？”

李世民转动他那漆黑的眼珠，说道：“我应募是悄悄来的，请求赏一匹马好向家父交代。”

云定兴说：“好，你自己去马场挑吧。”

李世民直接到马场里把这匹白马拉了出来。云定兴开始募兵的时候，让人到河西牧场挑选了一批战马，辗转送到雁门时，战事已经结束。李世民在一个黄昏看到了这匹马，其时塞北草长，夕阳如金，这匹马和群马逡巡在草场上，它高头雄姿在群马中显得卓尔不群。李世民说通监马官靠近它，那马将鬃毛一抖，双眼圆睁，探下头用鼻子轻蹭他的衣襟。李世民将鞍镫搭在马身上，然后翻身上马，马儿先是仰天长嘶一声，然后撒蹄向远方飞奔，势如闪电。当时，李世民就为它起好了名字——“银电骥”。如今，它成了李世民心爱的坐骑。

“银电骥”像是懂得主人的心意，它载着主人向一丛丛枯草窝奔去，它高大的身躯掠过静止的林木。很快，野兔和山鸡开始出现在李世民的

视野里，他一勒缰绳，取出雕弓搭上羽箭，瞄准刚落到树上受惊的山鸡一箭射去，山鸡应声而落。射野兔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羽箭常常落在奔跑的野兔身后。李世民只好专心射山鸡，他走走停停，一个多时辰，身后已经挂了六只山鸡，这时，马儿已经走到山顶之上。

李世民登高望远，只见山那边也有一片开阔地，他回首将刘弘基等人召过来，看了他们的收获，成绩还不如自己，哈哈一笑说道："我们今天说什么也要逮到一只大家伙，昨天我还向刘令夸口说，今晚要请他吃上烤野猪肉呢。"李世民所提到的刘令，即是前晋阳令刘文静。

长孙顺德说："二郎，我们还是集体从山上向下驱赶吧，肯定能弄出大家伙。"

李世民点点头，十三人一字排开，每人手里都掂着一根长木棒。只听长孙顺德一声吆喝，众人开始敲打树木，嘴里发出"喔喔"的声音。顿时，空旷的山林中响起了阵阵回声。走到半山腰，忽然看到一群黄色的影子向山下狂奔，他们急忙扔掉木棒催动马匹向这群黄色动物扑过去，很快就到了山脚下。走近后，他们看清这群东西原来是一群梅花鹿。长孙顺德嘴里哇哇道："好哇，逮不到野猪，有鹿肉吃也好啊。"他率先张开弓，"嗖"的一声射出箭去，其他人也不甘落后，只见箭羽连发，落后的几只鹿倒下身来。

李世民奔在最前面，看到长孙顺德等人"嗷嗷"向前，几只鹿倒下地来，心里忽然一动。他慢慢将弓插入弓盒内，扯动缰绳让"银电骥"的步伐慢下来，挥手向他们喊道："好了，不要射了。"很快，未中箭的梅花鹿飞快地跑了。

众人信马走到倒地的鹿前，只见鹿血顺着箭柄汩汩地流淌着，转眼间浸湿了身下的泥土。鹿儿已经死了，仍旧大睁着无神的双眼看着来人，眼神中透出温驯和无助。府兵们下马拔出箭羽，用绳子将鹿绑在马背上。

李世民挥手让府兵们离开，回顾刘弘基道："弘基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你知道为什么用鹿来形容江山吗？"

刘弘基很不好意思，扭捏道："二郎，我哪儿有你读的书多呀。我想，鹿是一种很温驯的动物，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得到它。江山也是只鹿，胜者王侯败者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世民颔首道："不错，说得挺好嘛。方今皇帝横征暴敛，连年征伐，惹得狼烟四起。现在南边有林士弘在太平建楚，自号皇帝；李密帮助翟让起兵于瓦岗，号为魏公；朔方的梁师都建立梁国；窦建德在乐寿自称为长乐王；薛举在金城自号为西秦霸王；还有江淮间的杜伏威、辅公柘，鲁郡的徐元朗，河南的卢明月都纷纷起兵。在我们太原的北面，刘武周除了自号为大兴皇帝外，还摇头摆尾让东突厥始毕可汗给封了一个什么定杨可汗。现在大家都张弓射箭，这只鹿将不久于当今皇帝的身边了，究竟鹿死谁手呢？"隋朝当今皇帝名为杨广，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此人暴敛征伐，名声不好，即为后世惯称的隋炀帝。

长孙顺德道："二郎，我看唐公有些优柔寡断，手下放着这么多兵，迟迟不动。当初我们来投奔唐公，不是简单来找碗饭吃，都想干点事情。像刚才说的那些草头王都是些什么东西，谁有唐公那样非凡的号召力？要让他们得了天下，那才是笑话呢。"

李世民说："记得好像是孔子说过：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看看今天的世道，我都替当今皇帝难过，当初文帝励精图治，轻徭薄赋，造就了一个繁华世界，没有想到，也就是十几年的工夫，他就把这个大好江山给糟蹋得不成样子。"

这时，只听到后面有人哈哈大笑："错了，是有马者居之。隋文帝夺了后周的江山不是靠德，还是靠实力。"

三人不禁惊愕，想不到这旷野里还有别人，他们回过头来看，只见从后面树丛里走出一人，手里牵着一匹马。

此人和长孙顺德的体型很像，都是五短身材，走路姿势也都是大摇大摆的。不同的是长孙顺德一脸凶相，而他却像弥勒佛一样，脸上似乎永远带着笑。来人走到三人面前，深深地一揖，满脸的笑容将他那双小眼挤成了一条线："各位有礼了，想听听我的马论吗？"

长孙顺德说："你这厮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想搞什么名堂？有话快说！"

来人笑容更加灿烂："我肯定不会背后放箭，因为我只会牵马，不用费心了。我们言归正传，知道为什么得马者得天下吗？"他边说话边从身后的马背上掏出一尊雕花银酒壶，仰起脖子喝了一口。看到长孙顺德脸现怒色正欲张嘴，他不及将酒全部咽下就赶忙说话："昔日赵武灵

王尚胡服骑射，赵国遂成为一时霸主；秦穆公拜马贩百里孟明、白乙丙为将，遂成就秦朝春秋霸业；汉武帝西征求马，由此拓展了万里疆土。这些明君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懂马和善于用马。有了马就可以驰骋千里，攻城略地，成就英雄功业，和有德者扯不上关系。孔夫子有德，然平素接触不到马，周游列国时不过坐了一辆驴车，只能坐在那里读书写字讲课和空发议论，所以他做官不会长久。”

李世民看到他在那里牵强附会，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这家伙敢贸然前来卖弄，肯定不是单纯来推销他的这番马论的。李世民一边若有所思，一边将眼光滑过来人射向其身后的马匹，仔细一看，心里不由得一震，眼里顿时放出了光：好一匹骏马！

这是一匹青白杂色马，其锋棱瘦骨，双耳似竹批一样峻直而上，四蹄弹劲有力。看得出，如跨上马背一抖缰绳，此马将如驭风一般凌空而去。

长孙顺德不耐烦起来，他大声说：“少在这里东拉西扯。你对马又知道多少？这样吧，你有本事就说说我们的这三匹马。”

来人向对面扫了一眼，说道：“你们的这两匹马我不敢恭维，至多比武骑队的战马稍好一些，就是样子好看一点。这位二郎公子的马，哦，勉强算是一匹中马，还行。”

李世民的眉毛挑了一下，来人知道自己的身份，那么今天肯定不是在旷野里偶然遭遇，他是有备而来的。想到这里，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中马？愿闻其详。”

长孙顺德在旁不屑地说：“你说二郎的马为中马，我看你的这匹马也好不到哪里去。知道吗？当初唐公征讨贼帅甄翟儿，在雀鼠谷大战，被数倍的贼兵围困，是二郎骑着这匹‘银电骥’深入敌围，救了唐公，敢情你没有听过这匹马的故事。”

李世民用眼光扫了长孙顺德一眼。来人徐徐说道：“二郎公子的这匹马，在中土算是一匹不错的马了，在战马群里还是出类拔萃的，这里面也有饲养得法的功劳。然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其体态结实，皮毛粗糙，头重额宽，四肢粗壮，蹄质结实，这是乌珠穆沁马的典型特征。特征已经模糊，说明它是乌珠穆沁马和中土马交配的后代。这样的马生命力较强，能够在恶劣条件下生存，然让它在战阵中腾跃驰骋，那就比较

勉强了，所以我才说它是中马。看我的这匹马，头中等大，模样清秀，耳朵短，颈细长，蓍甲高，胸消窄，后肢常显刀状，是纯种的西极马后代。知道什么叫西极马吗？当初汉武帝夺回的大宛良马，包括有天马和西极马两种。要在战场上深入敌阵斩将夺旗，非得此类神骏。这匹马是我在西突厥潜心搜索半年多才得到的，有好马还要有会相马的人，在这方面，能比上我的人还不多。”

刘弘基冷冷地说道：“你不要再卖嘴了，张万岁，你这位穿行于漠北的马贼，听说现在为刘武周效力，今天怎么得空来这里闲聊哇？”

一听张万岁的名字，李世民和长孙顺德顿时恍然大悟。张万岁是位大名鼎鼎的马贼，看到好马就要不择手段地弄到手。随着他对马匹痴迷程度的逐渐加深，加上他在这方面的天赋，他成了远近闻名的相马和养马专家。这人非常自负，自诩为马的皇帝，因而称作“万岁”。这些年，兵乱频繁，许多草头王都想网罗他，刘武周也是软硬兼施才把他收为监马官。

听到刘弘基报出自己的名字，张万岁急忙拉着缰绳向前急跨了几步，单腿跪在李世民面前，说道：“二郎公子，漠北草民张万岁特来投奔唐公府，望乞收录。刘武周外附突厥，内残百姓，属豺狼之人，我被逼为其监马官。然他怎敌我的马快，我一溜烟奔二郎公子而来。我现在无以为献，这匹马就作为见面礼。”

李世民急忙俯身扶起张万岁，说道：“张监，唐公府里现有数千匹马，我正发愁没有人来调教呢。你来了——哈哈，这是天意。弘基兄、顺德，我们要回府置酒庆贺一番啊。”

长孙顺德说：“要置酒，要置酒，我们要好好款待这位盗马头儿，没准我也能再学一番本事呢。张监，把你偷马的本领教教我如何？”

众人大笑，李世民说道：“张监，这匹马你先替我养着，我先送它一个名字，就叫‘玉极骝’吧。”

一行人翻身上马，向太原府疾驰而去。

李世民一行打马来到唐公府前，已近午时。进入大门后，他让长孙顺德与刘弘基领着张万岁去别院安置后再过来吃鹿肉，然后吩咐厨房将猎物带下去洗剥，好好地做出几道菜来。一直跟在身边的家人李安忙不

迭地招呼丫鬟菁儿，让她赶快准备水。早已侍立一旁的菁儿横了李安一眼，然后柔声对李世民说道："姑爷，水已经在厢房里准备好了，瞧你，脸上怎么沾了这么多灰？今天没有刮风啊。"菁儿是长孙嘉敏带来的陪嫁丫鬟，这次李世民随李渊来太原带兵，所有家人都留在河东。临行时，慧心兰质的长孙嘉敏坚决让李世民带着菁儿，说太原寒冷，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跟在他身边她不放心。

李世民吩咐李安："你到刘令府上，就说我请他过来吃鹿肉。"

李安转身欲去，菁儿伸手拦着他，说道："姑爷，不用去叫了，今儿你去打猎，刘大人连赶着来找你，看你还没回来，就心急火燎地打马奔蒙山去了，敢情你们没有撞上。"

李世民听说这个消息，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他想刘文静肯定有要紧事情。想到这里，急忙让李安带十个人分成两拨到山里去找他。

菁儿引着李世民走进厢房，这是他素常起居的地方。进房后菁儿服侍李世民除下弁服、净手洗面后，取出一件湖色绣花团袍和一条铺花底镶玉袍带给他换上，然后为他洗了脚，让他蹬上一双软底黑面步云鞋。在她伏在李世民胸前的时候，李世民用手抹了一把菁儿的脖颈，赞叹一声："菁儿，你今天穿上这件红绫袄，衬得这里的肉更白嫩了。"

菁儿急忙抬起头，一绺散发搭在她那清秀的瓜子脸上，遮不住泛开的羞红："姑爷，你取笑我呀。"

李世民笑了起来，他用手抚着菁儿发烫的脸："本来嘛，就是好看，不信你问问别人。"菁儿更加不好意思起来，将李世民的手轻轻拿下，然后一扭身到厢房外去端茶。

看到菁儿离开，李世民收敛神情，慢慢地走到窗前坐在椅子上，用手轻敲几面。他在想刘文静如此着急会有什么事儿，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与太原起兵有关。因为刘文静自从出狱后，满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件事情。

刘文静入狱，起因于他是李密的姻亲。

刘文静生在京兆邑武功县，长得风流倜傥，有潘安之貌，而且学富五车，善于谋断，平日里眼界很高有些恃才傲物。一段时间里，长安仕

女将他视为郎君的楷模，最后还是他的好友蒲山公李密捷足先登，设法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文静。刘文静在晋阳为令时，李密帮助翟让在瓦岗起兵，天下震动。李密被翟让封为魏公，隋炀帝下诏将与李密有关系的人全都下狱，刘文静也在劫难逃，被关在太原狱中。

隋王朝经历了杨玄感兵乱后，就像导火索点燃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全国一片大乱，义兵群起。刘文静在乱世中看到了机会，就是刚刚被任为太原留守的唐公李渊。李渊既应了“李氏当为天子”的图谶，又有关陇贵族的家世，兼有府兵数万，这是其他草头王所不具备的。刘文静数次用言语试探李渊，但李渊无所回应。由于他往唐公府跑动得多，一来二去，倒是与李世民谈得甚为投机。

得知刘文静下狱，李世民让刘弘基随同，携带一桌酒菜，天擦黑后托人送入狱中。刘弘基进门后乖觉地将狱卒们招到一边喝酒，并给每人塞了一些散碎银子，这是李世民的授意：为他留出空间和时间。

看到李世民，刘文静不由得喜上眉梢，他上前抓住李世民的双手，摇着说：“二郎，我算定你会第一个来看我，果然吧。”李世民惊奇地发现，刘文静的脸上竟没有一点悲戚之容。

李世民拉着刘文静席地而坐，将两只酒樽里斟满了酒，说道：“肇仁兄，来，先给你压压惊。不过看你的神情，与往日也没有什么不同呢。”

刘文静将酒一饮而尽，他向李世民眨眨眼：“二郎，当晋阳令又有多少趣味？来到这里挺安静，可以多想想事情，强似在外面吵吵嚷嚷。现在又多了你和酒菜，不是神仙过的日子吗？哈哈。”笑过，他话锋忽然一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唐公。”

李世民很惊奇：“你原来与家父朝夕见面，难道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想透吗？”

刘文静说：“我在琢磨唐公走的几步棋。唐公在京师遭皇帝猜忌，他谋策出外，积极避祸；任太原留守后，全力翦除盗贼，安民靖边，把太原营造成自己扎实的根据地。这和皇帝的初衷大相径庭，皇帝原想让太原成为突厥与长安之间的一道屏障，当时未必安了什么好心，没想到唐公反为其用。然后，唐公开始默默地充实府兵，这件事上你也有功。二郎，你上有兄下有弟，唐公独带你来太原，肯定看上了你胸有大志和

善于带兵。唐公素有宽仁待人和任性率真的美名，给别人的印象是他心机不深，然从这些事情看来，能说唐公没有谋略和异志吗？”

李世民默默不语，刘文静的分析应该是有道理的。当初隋炀帝敕命李渊为太原留守时，李渊曾经悄悄对李世民说：“太原是我李家的旧属地，现在由我留守，难道不是天意吗？”其喜悦之色跃然脸上。

刘文静又喝了一口酒继续说道：“二郎，根据我的观察，你的潜力还在唐公之上呢。别的不说，仅推心置腹让人愿效死力这一点常人就不能和你相比，更别说你有骁勇善战和临机善断的本事了。”

李世民脸色凝重，自顾自又喝了一杯酒。这酒是居住长安的西域人酿的，颜色呈琥珀色，口感醇香，味稍有一点苦。他心里想，这刘文静才华横溢谋略非凡，然恃才傲物，应该是美中不足。他打断刘文静的话：“肇仁兄，我今天来看你，不是故作儿女姿态来为你忧虑。你这事儿不足杀头，回头我让家父托人去长安打点一下，相信能放你出来。现在天下大乱，随波逐流不是你我的本意，今天我们就摊开来说：若图大计，你有什么好建议？”

刘文静沉默了一会儿，抬头说道：“很简单，把你正在做的事情干大就成！现在百姓为了躲避盗贼，纷纷流入太原城，我为令多年，深知其中藏龙卧虎。如果义旗一举，可得兵十万人，加上唐公府兵数万人，趁着皇帝南巡江都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虚入关直取长安，然后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帝业即成。”

李世民说道：“然以区区十几万人，怎敌皇帝的百万人马？”

刘文静道：“你们李家为关陇世家，难道不知道府兵制的要害吗？府兵制就像宝塔一样，宝塔尖即是兵制总纲，长安就是宝塔尖，掌握了长安就好比掌握了全国的兵符，就能一呼百应。想想当初隋文帝为什么能够兵不血刃取得后周的天下？就因为他掌握了宫廷进而掌握了京城。这是一样的道理。”

两人一直谈到了深夜，最后刘文静说：“二郎，我观察唐公虽然有四方之志，然他的节奏有些慢，这就需要我们在背后推一把。现在唐公和裴寂打得火热，我和裴寂的关系也不错，若能够把裴寂争取到我们的行列里来，相信效果会更好。可惜，我现在身陷囹圄不自由，无法说项。”

李世民道："肇仁兄，你放心，我一定想法让你早点出狱。我们就记着这个夜晚吧。三国时诸葛亮有隆中对，今天也听了你肇仁兄的狱中对，只可惜，我不是刘备。"

两个月后，刑部一纸公文驿传到太原留守府，着李渊从狱中将刘文静放出，并就地严加看管。

李世民正在那里沉思，菁儿掀帘进来，说道："姑爷，刘老爷到门口了。"

李世民急步走出门外，就见刘文静在前、李安居后急匆匆走来。刘文静边走边向李安说着什么，想是让李安回避，李安闻言停下脚步，转身离去。

刘文静看到李世民迎上前来，边走边说道："二郎，你好悠闲啊，神出鬼没连我都找不到你。"李世民上前拉住他的手，让他坐在椅子上，菁儿端过一碗茶放在前面。李世民挥挥手，让菁儿退开，菁儿乖觉地退出门外。李世民看着满头大汗的刘文静，微笑道："肇仁兄，先喝口茶，再说你的急事儿。"

刘文静抿了一口茶，稍作喘息："二郎，知道吗？刘武周已经攻陷汾阳宫，他还派人与驻守楼烦郡的阿史那大奈联络，让阿史那大奈叛隋重归突厥怀抱，然后联手向太原进攻。这是今天早上阿史那大奈派人告诉我的，他还具文向太原留守府禀报。"李世民知道，刘文静一直关心北方动静，专门从唐公府兵中挑选了一些会说突厥话的乖巧伶俐之人分散到北方打探消息。

李世民也感到事态严重，刘武周一介武夫不足挂齿，然让他从中一搅和，无疑会影响起兵大计。他沉吟道："这阿史那大奈对我们还挺忠心的，作为一个突厥人，真难得。肇仁兄，突厥那里，我们应该有个对付的办法，突厥问题解决了，刘武周也就不足为患。依你的意思，我们要加快起兵的步伐，是吗？"

刘文静着急地说："不错，是该动手的时候了。前时得裴寂的帮助，唐公已经坚定了起兵的决心。可他的行动太缓慢了，让人心焦。听温大雅说，唐公想在刘武周开始南侵时候再动手，唉，我们还能等到那个时候吗？若因为刘武周而耽误了南下长安的大计，太不值得了。至于东突厥，我们先稳着他，不妨向他称臣纳贡，先把中原安定下来再

说。”

李世民道：“肇仁兄，不要太着急了。我想家父如此沉稳应该有他的道理。这样吧，中午吃完鹿肉后，我们两人分头行动，你找裴监，我找家父探探口气，晚上我们再碰头，如何？”

刘文静道：“我现在没有心情吃鹿肉，为了你们李家的江山，我这个姓刘的比你们还着急呢。二郎，我们抓紧吧。”

吃完饭，刘文静打马奔向晋阳宫。进入宫门后让小厮向裴寂通报，小厮为难地说裴监正在午睡不让叫，心急火燎的刘文静只好耐下性子，在耳房里煎熬地等待。闲极无聊，他又想起裴寂劝说李渊的往事。

作为隋炀帝的别宫，晋阳宫属于京城外规模较大的一座宫殿。晋阳宫坐落在晋阳城的东北角，濒临汾水，按照长安大兴宫的图样建造而成。隋炀帝遴选三晋美女，又从长安宫中拨出部分嫔妃充入宫中，每到夏天他要移宫太原，到这里来避暑。不过来得多了，就有些厌倦，加上虞世基向他吹嘘江南风光既美，江南少女又漂亮多情，于是便摆驾江南了。但他还忘不了晋阳宫，临行时令李渊为晋阳宫正监，裴寂为副监。隋炀帝毕竟放心不下李渊，下谕由裴寂全权负责晋阳宫事务，仅让李渊挂个名。至于太原军事，他密令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严密监视李渊的动静，发现有异动，可以就地处置，无须请旨。

对于隋炀帝的旨意，王威、高君雅很是尽心，而裴寂自从和李渊交往几次后，两人有说不出的投缘。他们整天在一起喝酒、聊天、打猎，看到李渊孤寂难耐，裴寂从宫女中选出几个模样清秀的供李渊消火。

刘文静出狱后，私下里找裴寂谈了几次，让他说动李渊抓住时机起兵。裴寂很是盘算了几天，觉得这样得过且过和寻欢作乐的时光不能长久，如今天下大乱，谁知道将来这里会是哪个草头王的地盘呢？既然这样，还不如说动唐公起兵，闹好了还能混个开国功臣呢！一天晚上，他把李渊邀请到晋阳宫喝酒，叫出晋阳宫中艳名远扬、地位最高的张婕妤、尹德妃陪酒。两个尤物一出来，没喝酒李渊就醉了。两个女人在裴寂的授意下抖擞精神，与李渊推杯换盏。月圆时分，李渊半醉半醒、半推半就地睡了隋炀帝的女人。第二天，裴寂笑着对李渊说：“唐公，昨儿你已经当了一晚上皇帝，还想继续当下去吗？不过你既然睡了皇帝的妃子，现在想打退堂鼓，恐怕是没有机会了。”

李渊早就听说张婕妤和尹德妃的艳名，夜里也就罢了，清晨睁开眼，看到两个尤物玉体横陈，更兼她们莺声燕语，浑身骨头都酥了，不由得又张狂了一回，这会儿还在美美地咂摸着后味呢。看到裴寂一脸坏笑立在面前，他呷了一口参汤骂道："裴监，我们都是老友了，什么话不能明说，还对我来这一套？想你也没有这个本事，定是刘文静、二郎他们在背后撺掇你，你被逼急了才出此下策，对不对？你用美女加身，传出去后世就流为笑柄。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想吗？凡事要慢慢来，当初皇帝派了这么多耳目环伺在我左右，也有你的份儿，我若轻举妄动，恐怕就没有今天了。方今天下大乱，每人都要想想自己的前程，裴监，你既然想套在我的战车上，那么，我们就共同计谋吧。还是那句老话：凡事儿慢慢来。"

后来裴寂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向刘文静炫耀。刘文静忍俊不禁，心想：这老儿整日里溜须拍马、声色犬马，什么法儿都透出特别，可谓亘古未有。

刘文静回想起这些往事，不觉已过了半个多时辰。他起身作势要闯入房内，被门房阻住了。他骂了一声"混蛋"，伸手将那人推到一边，几步就跨到裴寂居住的房门前。门虚掩着，刘文静伸手推开，大声喊道："裴监，我有急事找你。"

东侧的榻上有了动静，就见裴寂睡眼惺忪地坐了起来，榻前的搭架上挂着一堆色彩斑斓的衣服，再看其身侧依稀躺着一人。大约裴寂向李渊进奉了尹、张二妃，觉得自己也不能太亏，就将宫内的美女拉来侍奉自己。刘文静见状不由得有些窝火，心中暗怒：眼前正谋大事，声色犬马只会误事。

裴寂看到刘文静闯入门内，心里当然不高兴，问道："肇仁，你急巴巴跑来，到底有什么烟熏火燎之事？"

刘文静道："若非急事就不来找你了，你且穿好衣服，我们外面谈。"

刘文静说完退出门外，过了一会儿，就见一女掩面疾步走入后宫，裴寂在内喊道："肇仁，进来说话。"

刘文静入内耐着性子将事情叙述了一遍，让裴寂向李渊陈说利害，希望早日动手。

裴寂张嘴打了一个哈欠，说道："肇仁，你的性子也忒急了一些。这种事儿，一定要谋虑清楚。"裴寂认为自己是皇帝的近臣，所以才有资格和李渊厮混在一起，若不顾及刘文静与李世民交好，他才不会把这个刚刚丢掉官帽儿的人放在眼中。

刘文静哼了一声，说道："不错，这是二郎我们刚刚商量过的，觉得事情紧急，请你转达。"

裴寂心中掂量这件事情的轻重，知道不可忽视。自己将皇帝的妃子进献给李渊，那么就意味着自己从此被绑定在了李渊的战车上，只能和此人一起走下去。他点点头答道："好吧，等唐公下衙归来，我找他说道说道。肇仁，你的脾性就是有点着急。唐公行事，沉静有度，谋虑而动，那才是王者的风范。你呀，不妨多向唐公学学。"

刘文静听到裴寂教训自己，心里有些不舒服，但也无话可说，遂拱手作别。

李世民骑马来到太原留守府前，门房看到是二郎前来急忙入内禀报。自从李渊"临幸"了张婕妤和尹德妃以后，晋阳宫就成了他的后宫，等闲难得回唐公府一趟，李世民要想见他需到晋阳宫去找。李世民进得门后，就见大堂内满满一屋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正在和李渊说着什么，鹰扬府司马刘政会、许世绪，记室参军温大雅也聚精会神地听着，李世民想大约和刘武周有关系。这种场合下他无法久留，只好拱手大声道："父亲大人，河东派人送来换季衣服，并有家书一封，请下衙后回府一阅。"

李渊仔细看了一眼李世民，知道他不会因为一封信前来禀报，肯定有别的事情，他向李世民挥挥手，说道："知道了，你退下吧。"

掌灯时分，李渊派人到唐公府叫李世民，让他带着刘文静一起到晋阳宫，说有要事相商。两人急忙赶去，进宫后就见李渊和裴寂正在低头密谈。看到两人进来，李渊让他们坐下，说道："我们动手吧！肇仁，你今晚拟一道檄令，内容是皇帝又准备征伐高丽，开始在各郡县征兵。你将檄令拟好后，找温大雅盖上留守府的大印，明早发往太原郡、离石郡、楼烦郡、雁门郡、西河郡，这样，檄到后百姓肯定恐慌，他们都害怕征东。明天，我以征伐刘武周的名义，说动王威、高君雅开始募兵。募兵令发出后，我们募兵的速度会加快，各路豪杰会一窝蜂前来应募。二郎，你和长孙顺德、刘弘基一起做好募兵的准备，多准备一些人手和

募兵点，抓紧组织，争取募到十万人，不要让王、高他们发现什么。若募兵达到我们的目的，届时就开始起事！”

裴寂听后若无其事，刘文静听后则喜形于色。李世民露出微笑，说道：“父亲，事不宜迟，我们要马上派人到河东带回家人。”

李渊说：“对，还要通知柴绍和婉娘儿，他们身在长安最为危险。二郎，这个事情由你安排，今天晚上就要出发。哦，听说张万岁也投奔过来了，这是一个好兆头啊，抽个时间我要见见他，将来想打胜仗，没有好马不行呀。”

李世民和刘文静一起告辞而去。李渊走入香卉园里，张婕妤和尹德妃已经准备好一盆香汤等着他，三人要共同沐浴一番。这是他们三人的香巢，现在李渊尝到了同时揽有两个香艳女人的美妙滋味，乐此不疲再也丢不开了。

第二回　隋将冷眼生疑窦　唐公处变施连环

李渊第二天入留守府后召集王威、高君雅等人议事。他拿着阿史那大柰的密书，说道："昨天，我们已经议过，现在刘武周据汾阳宫欲攻楼烦郡，圣上令我们负责这里的军事，若不能保土安民，就是杀头的罪。今天，我们一定要议出一个结果来。"

高君雅皱着眉头，忧虑道："这刘武周凶悍骁勇，更兼有东突厥这个硬后台，倾太原所有兵马，恐也不能敌。我们不如奏明朝廷，请皇上增兵御敌。"

王威道："不行，现在皇上南巡，等奏章送到江都，再返回来，至少月余，时间太长了。我们应该另想法子。"说完，他目视李渊，想探究李渊的意思。然李渊面无表情，低头翻着各郡的报章。

高君雅按捺不住，大声说道："唐公，你就拿个主意吧，总之要应付了今天的局面才好。"

李渊抬起头，长叹一声道："这实在让我为难啊，我们为将出师，要听从朝廷的调度不得擅专。目前太原城虽然墙厚易守，军械、粮秣充足，但放任刘武周攻城略地，万一他成了气候，后果不堪设想。为今之计，我们应该立刻募兵，形成规模后备御刘武周，但这还需要朝廷批准才行。正如刚才王威所言，江都太远，若公文一来一回肯定误事儿。怎么办呢？我也拿不定主意。"

王威、高君雅对视一眼，他们明白其中的利害，若丢土退却，依皇帝现在的暴虐脾气，肯定要丢脑袋！两人心意相通，齐声说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唐公，还是募兵要紧。"

李渊缓缓点点头，说道："好吧，既然这样，就由王威兼任太原郡丞，与裴监一起负责检校、发放军粮；高君雅负责巡行城池加强守备，监造军械。至于募兵，就由我牵个头儿，让二郎帮我打打下手，二郎办事还是比较干练的。既然大家的想法一致，从今儿个开始，我们就抓紧办吧。"

刘文静所拟的征兵檄令很快下发到各个郡县，各郡县不敢怠慢，当即张榜公布，令十八岁至二十六岁的丁男三日内到所在县衙登记。以为隋炀帝又要征兵攻打高丽，家有丁男的百姓人家为此忧虑万分。群言汹汹，整个太原城以及所属郡县都弥漫在无边的恐惧之中。

隋炀帝暴政多年，且他好大喜功，奢侈铺张，其无尽的贪婪换来了百姓日益加重的负担，导致民不聊生，大家苦不堪言。他劳师远征高丽更是倾全国之力，既征兵又征粮征物，使百姓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几次东征无果，反而令冰天雪地的高丽多了无数战死的冤魂，国人提起高丽就不寒而栗。

丁男们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等待中看到了太原留守府下发的募兵令，明确这次募兵是为了抵御刘武周拱守太原。看到募兵布告，许多人奔走相告，大喜过望，因为在家门口当兵保卫家乡，和东征高丽弃尸于冰天雪地，无疑有天渊之别。一时间，各个郡县募兵点人头攒动。募得的兵丁陆续开往太原兴国寺。李世民和刘弘基、长孙顺德已经在兴国寺安营扎寨，新兵造册登记后，每人依次领了饷粮和兵器，开始进行编练。

募兵第三天，兴国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午时过后，王威、高君雅两人大摇大摆迈进寺门。李世民其时正站在房檐下与刘弘基、长孙顺德说话，看见两人进门，急忙迎上前去，施礼道："两位世叔来此巡查，事先怎么不让人通报一声？瞧这里有多乱。"

王威、高君雅还了礼，王威说道："没什么，我们只是顺路来看看，你接着忙吧，不要管我们，我们随便走走。"高君雅用眼光斜睨着刘弘基两人道："二郎，这两位是？"

李世民眼光急速一掠，说道："他们是小侄妻家的亲戚，刚刚来，这几天募兵事情忙不开，家父也没有时间过问。没办法，只好把他们拉过来救救急。"

高君雅意味深长地打量了一阵，连说了几个好字，又道："你们忙着吧，唐公抽不开身，募兵如何，就全靠你们的眼光和辛劳了。"

两人在寺院里转了一圈，看到花名册上登记人数已有两万余人。不由得都张大了嘴：什么原因使这次募兵如此神速？他们默默地离开寺院返往住所，各怀了一腔心事，就心灵相通般走到了高君雅的住所内。两人落座，家童为他们奉上了香茶。两人看着茶碗里蒸腾起的热气在那里

想着心事。还是王威先打破平静："高兄，怎么这么怪呀？你我募兵多次，从没有遇到过如此火爆的场面：三天不到，竟然募到两万余人，看他们的样子，都兴冲冲地像来领干饷似的。"

高君雅道："没想到募到这么多人，你看李家二郎他们那意气风发的模样，好像是在为李家募兵。王兄，我们是不是落入李渊设的套子里了？你知道二郎身边两人姓甚名谁吗？他们一个叫长孙顺德，一个叫刘弘基，都是逃避辽东兵役躲到唐公府里来的。别看李渊老儿整日里随随便便的样子，他的心计深着呢。他已有府兵数万，又阴养死囚，急速募兵，你说，他想干什么？"

王威眼中露出一丝恐惧，失声道："高兄，以你的说法，李渊很快就要有所动作了？"

高君雅点点头："不错，现在的形势就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王兄，记得圣上给我们的密谕吗？我们要商量对策了。"

王威问："怎么行动？太原的兵马大权现在被李渊牢牢控制在手里，我们若轻举妄动，无疑是以卵击石！"

高君雅缓缓道："王兄，要施巧计，给他一个冷不防。如今太原许久无雨，春旱严重，按老规矩，应由最高长官主祭，率众官祈雨。我们让李渊去晋祠求雨，不怕他不答应。我们事先在晋祠设伏，届时就地擒拿李渊，将其解送长安，你意如何？"

王威沉吟道："李渊身旁护卫环伺，我们又难以调动大量人马，事先设伏恐是个难题。"

高君雅道："没问题，我们先拨出身边心腹护卫二十人，然后再找晋阳乡长刘世龙帮忙。我仔细观察过，李渊拼命拉拢周围仕宦，独刘世龙落落寡合。他当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让他选出一些乡勇完成擒拿李渊的大计。"

三天下来，募兵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二万六千人。各郡传来消息，应募人员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李世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但如何及时妥善安置应募兵员成为一个难题。裴寂与王威的后勤保障显然有些滞后。李世民正盘算去找李渊和裴寂说这件事情，就见李安急匆匆走来，说李渊让他立刻赶到晋阳宫去，有要事相商。

已是薄暮时分，李世民拨马行在街道上，一会儿工夫就到了晋阳宫，他在小厮的带领下来到承庆殿。殿内已经掌起了灯，李渊、裴寂、刘文静三人正围着圆桌说话。看到李世民进来，李渊向他打了一个手势让他坐下，继续说道："……募兵近日即可完成，我们如何动作要审慎。你们都想想，我们应该先办哪些事情？"

裴寂看到刘文静正在那里沉思，急忙说道："太原是唐公的旧属地，既然起事，干脆打出唐国的国号，唐公当然就号称皇帝了。我想，这样才能有号召力，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刘文静沉吟道："这样有些不妥，我想应该循序渐进，不能一步到位。太原虽然是唐公旧属地，却没有旧部可以招纳。应该把着眼点放在长安。现在长安基本上由关陇世家把持，唐公就是其中一分子，和其他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若唐公贸然号称皇帝，反对者一定很多。大家想想，当初隋文帝篡取了后周政权，也仅仅是废掉了一个皇帝，改了一个国号，新朝大臣基本上沿用原班人马。为什么呢？自从西魏宇文泰之后，关陇集团一直是政权的核心，比原来的山东士族还要强大，得不到关陇集团的支持要想取得政权，难度太大了。所以，唐公现在应遥尊隋当今皇帝为太上皇，立现居长安的代王杨侑为皇帝。唐公独霸实权，缓称皇帝，以免引起关陇集团的怨怼之情。"李世民觉得刘文静的见识确实不凡，他满心赞成，说道："他们不反对唐公，然后再慢慢来。当今皇帝已经民心失尽，我们另立他的孙子为皇帝也是众望所归。我们一旦占领长安，不说'挟天子以令诸侯'，至少许多人会感到我们是正统所在。"

李渊笑道："这样一来，我岂不是在搞'掩耳盗铃'的把戏吗？行啊，就按肇仁说的办，我现在至多当个大将军罢了。另外，南边的事情安定了，北方应该怎么办？肇仁，你曾经说过要'北和突厥'，有什么具体想法？"

刘文静道："我观察多时，北方游牧部落对中原土地没有太大奢望，至多想大捞一把，尚没有长远大志。我们起事之初，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攻略中原上，突厥的事情可以向后放一放，但必须给他们一些甜头。唐公，我们要忍辱负重，可以承诺向他们称臣并且纳贡，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出使突厥，相信能和他们达成协议。一介刘武周尚且被封了一个可汗，唐公肯定要比刘武周的分量重得多。只要安定了东突厥，刘武周就不足为患了。"

李渊的颜色有些不忍，裴寂接口道："肇仁，你怎么胡说呢？能让唐公向胡人称臣吗？若这样办了，传之后世，蒙羞无尽啊！"

李渊摆摆手，说道："大丈夫行事，当取首要。裴监，忍一时算什么？当初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我向突厥称臣又算什么？今天我向他称臣，明天他说不定还是我的臣子呢。肇仁，你准备好，等募兵结束就出使突厥吧。"

这时，李安在门外探头探脑并向李世民使眼色，李世民站起身来走出门外，见李安指着阶下说道："二郎爷，这人硬闯进来说有要事见你，拦都拦不住。"灯影下，只见来人一身猎户打扮，李世民待仔细观察，来人已经开了口："二郎，我刘世龙一身猎户打扮，就认不出来了？"

来人正是晋阳乡长刘世龙，王威、高君雅百密一疏，他们只知道刘世龙和李渊素不来往，没想到他和李世民却有深交。刘世龙是豪杰出身，生性豪爽，李世民每次狩猎，都要和他煮酒大嚼一番，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次高君雅找他帮忙在晋祠设伏擒拿李渊，他当时答应下来，事后却整整思索了一天。到了傍晚下定了决心，要找李世民将王、高的阴谋和盘托出，眼看着隋朝在风雨中飘摇，自己何苦不顺应大势而去当皇帝的殉葬品呢？

早晨，清风吹散薄雾，太阳显得又红又大。看到今天又是一个艳阳天，大家的心里都不是滋味：天旱得太久了。

李渊一早来到留守府升堂，一会儿，就见王威、高君雅等人鱼贯而入。王威坐下后，用手抹了一把脑门上沁出的细汗，骂道："这鬼天气，一大早就热得人心烦。"

他们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晋祠去祈雨，话题还是王威先提出来的，他目视李渊说道："唐公，你看这天热得邪乎，年后除了落下一些雪粒打湿地面外，再没有一点下雨的意思。我昨儿问了当地士绅，他们说官府应该祈雨了。据说，到晋祠求雨还是很灵验的。前两年风调雨顺，今年又是旱灾，又是兵灾，弄得人心惶惶的，现在去求雨，也可以借此安抚一下百姓。"

李渊点点头，扬起案上的一本书说："不错，我昨晚也夜不能寐，特地找来这本《晋阳志》翻看。三晋大地历来少雨，到晋祠祈雨是惯

例，而且每次都很灵验。两位副守，我们抓紧把这件事情办了。这样吧，筹备祈雨仪式就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了，届时由我主祭。有什么困难吗？”

两人对视一眼，顿时喜形于色。他们先是连声说没有问题，继而由高君雅提出，由于他们对祈雨仪式不甚了解，要请晋阳乡公所和当地士绅帮忙。李渊当即同意。

李渊又话锋一转，向裴寂道：“裴监，听二郎说现在所募兵员的住处和粮草接济不上。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真如二郎所说，你和王副守就有点拖后腿了。王副守，你说是吗？”

王威急忙接口：“唐公，现在募兵的速度也忒快了些，毕竟太原府的能力有限，若不加节制，恐怕要难以为继，应当早作筹划才好。”

李渊厉声说道：“大敌当前，最忌推脱掣肘。若有违令者，我要按军法办事。”他向下扫了一眼，说，“募兵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当时我也是应大家之请才定下的，既然定下了，大家都要坚决去办。诸位还有什么事情吗？若没有，今天我们就此散了罢。”

坐在下首的刘政会期期艾艾说道：“唐公，我有事情要报。这里有一份密报，上面说有人私通突厥欲里应外合谋夺太原。”

众人一惊，李渊正色道：“既有密报，就给大家念念吧。”

刘政会现出一丝恐惧之色，说道：“唐公，请屏退左右。密报所告，正是我们在座之人。”

高君雅道：“刘司马，你素常是一个干脆爽快之人，今儿为何吞吞吐吐如此难受。你快说，若我们座中有人竟敢通敌谋反，我手中的钢刀第一个饶不了他。”

刘政会神色古怪，他离开座位走到李渊面前：“唐公，这份密报是从突厥内线那里传来的，为此还赔上了一条性命。”他转过身目视高、王两人，“王副守、高副守，这密报上所说的谋反者就是你们两位，你们派人与始毕可汗联系，准备杀唐公再献太原城池呢！”

王威顿时大怒：“刘政会，你血口喷人，想诬陷本官，这把刀先杀

了你。”说罢，他“噌”地拔出刀来。一旁的高君雅上去将王威的刀按下去，他哈哈大笑：“王兄，不可造次。刘政会，我倒要问你，你敢拿着一张纸在公堂上颠倒黑白，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他向着李渊道，“唐公，我们要好好审一下刘政会，没准儿，他才是突厥的奸细呢。”

李渊不理他，一挥手大叫：“来人。”

房子周围顿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很快，三十多名甲胄武士在李世民、长孙顺德、刘弘基的带领下分站四角，对王威、高君雅更是特别照顾，十数把刀对准了两人。

王威、高君雅恍然大悟，王威“当啷”一声将刀扔在地上。看到李世民等三人同时出现，他们明白了今天的幕后主持者正是坐在堂上的李渊。然而他们想破了脑袋也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以致让李渊抢先动手。

李渊让刘政会将密报呈上去，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条案，骂道：“你们这两个狗贼，朝廷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了？竟然敢瞒着本官去通敌谋反，还想拿本官项上人头去邀功请赏。二郎，立刻将他们押进牢狱，严加看管。”

两人脸上没有任何惧色，高君雅叹道：“成者王侯败者寇，李渊，究竟谁是真正的谋反者，大家都心知肚明。人们都说当今皇帝暴虐，然我看他还不够心狠，假如当初不给你兵权，你能翻得了身吗？”

几个甲士上前快速将两人捆成了粽团。

这时，一声长长的“报”声在门外响起，一名探事别将入内仆地，气喘吁吁地报道：“留守大人，现在约有两万突厥兵马犯我边界，已经侵入边界十余里，看其势头，欲奔太原而来。”李渊听后眉头皱起，说道：“知道了。”挥挥手示意他退下。

堂中众人十分诧异，许世绪骂道：“你们这两个狗贼，果然把突厥兵给引来了。”王威、高君雅不以为然，认为仍然是李渊做戏。李渊看过裴寂和李世民，只见他们也都露出迷惘的神色，这才知道刚才所报是真实的，他又一拍条案：“高君雅，你还敢胡说八道，刚才你也听到了，想抵赖到底吗？”他转向李世民，命道，“二郎，你和长孙顺德、刘弘基一起带领两万府兵，到蒙山一带设伏，另派一些小股部队和突厥接

触进行骚扰。总之，要把他们抵抗在太原之外。我在这里密切观察动静，随时准备带领大军去接应你。”

李世民三人齐声答应，转身奔出府外。

王威嗤之以鼻，哂道：“李渊，你的戏还没有演完呀？”

李渊怒火万丈：“狗贼，还敢说风凉话。把他们押下去，待我出征时，就用这两颗狗头祭旗。”

李世民回府集合府兵，一路上都在琢磨如何打好这一仗。他让李安把刘文静叫过来，然后召集长孙顺德、刘弘基、张万岁过来议事。

李世民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次突厥来犯，对我们既有利也不利。有利的是天赐良机，把王威、高君雅通敌谋反的罪名坐实了；不利的是我们正准备办大事，没有时间和突厥纠缠。我想这次战斗以威慑为主，让突厥看到我们有准备，从而知难而退。肇仁兄，你看呢？”

刘文静点头道：“对，是这个道理。待这次突厥兵退后，我立刻着手修复联络通道。至于军事部署，二郎，你就大胆指挥吧。”

李世民说道：“好，我们这次全出精锐，以示威风。以原有府兵为主，新招募的兵士还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上不了战场。张监，我排出的战阵中缺少一个头儿，只好让你来勉为其难了。”

张万岁说道：“只管吩咐，万岁将鞠躬尽瘁。”

几个人都笑了，从马贼的嘴里蹦出文绉绉的词儿，是一件很可乐的事情。

李世民谈了他的打算，将一万四千八百人分为五军。中军四千人，由刘文静率领；左虞候军二千八百人，由李世民率领；右虞候军二千八百人，由长孙顺德率领；左厢军二千六百人，由刘弘基率领；右厢军二千六百人，由张万岁率领。

李世民分派完毕，大家各自领兵按照秩序出城。太原百姓得知唐公二郎领兵出城抗击突厥兵马，纷纷拥上街头送行，预祝他们凯旋。百姓中已经有许多人知道这次突厥犯边是由于王威、高君雅的缘故，送行的

同时都怒极痛骂。

一过蒙山，李世民骑着“玉极骝”带领左虞候军走在最前头，队伍保持阵形依次前进，阵中的一百名鼓手喊着号子擂响大鼓，队伍威风凛凛，过往之处尘土飞扬。右边的长孙顺德按照李世民的命令一直和左军保持固定的距离。蒙山一带，刘文静、刘弘基、张万岁已经安营扎寨，形成稳固后防线。营房里旌旗分明，帅旗猎猎，显得十分威武雄壮。这是李世民的授意：最大限度地壮其声势，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效果是明显的，到了第二天黄昏，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的前锋一直没有发现突厥兵马，在太原郡的边境地带也未见其踪影。想是突厥看到太原之师兵强马壮，不战自退了。李世民看到如此情形，便决定班师回府。

李渊亲临城门迎接班师的队伍，回府后，当即下令由裴寂、李世民监斩，将王威、高君雅拉到汾水口斩首示众。囚车沿街游行的时候，两边民众的唾沫几欲将两人淹没。两人被斩首之后，人们纷纷向尸首投掷石块、木棒，不一会儿，竟然堆起了两座小丘。

看到万众痛恨的情景，李世民默默不语。他在想，百姓被蒙在鼓里，而稍知道一点内情的人则会认为王威、高君雅太不开窍了，逆势而动，结果当了愚忠的牺牲品，白白赔上了性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你能说他们都是简单地重犯前人的错误吗？李世民觉得，王、高的行动实际上是很英勇的，假若有一天自己的手下人能够像他们一样对自己如此忠心，那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想到这里，李世民吩咐监斩官，让人把王威、高君雅的尸首装敛起来，交给他们的家人好好埋葬，并让转告地方官，不要难为两人的家人。

李世民长叹一声，心想官场也如战场啊，你若心慈手软晚一会儿动手，别人就会抢到先机。

李世民正在胡思乱想，李安挤过人群来到他的面前，大汗淋漓地说道：“家人都从河东赶过来了，老爷让你速速回府帮助安置。”

第三回　李渊执旌将军府　霍邑大败宋老生

李世民匆匆赶回唐公府。只见李渊居中坐在大堂内，其续弦万夫人坐在身边，两旁分别坐着长兄李建成、姐夫柴绍、四弟李元吉和三个小妹妹，长孙嘉敏身旁站着菁儿。看见李世民走进来，长孙嘉敏急忙站起身来，眼睛里现出喜悦的光芒。李世民用眼神向她打了招呼，步子没停，几步跨到李渊和万夫人面前请安。

李渊原配夫人窦氏已于大业九年在涿郡病逝。两人育有四子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早夭，四子李元吉。李渊续娶万氏，又生有一子三女。

李渊很高兴，说道："我们全家这次能够全身而聚，大郎和四郎居功至伟。美中不足的是把智云给落下了。大郎，你当初应该多派些人把他找回来才是。唔，还有婉娘。绍儿，婉娘不愿意随你来太原，她到底有什么打算呢？"李智云是万夫人生的儿子，年方十四岁，聪明伶俐，极受李渊的疼爱。李婉娘则是李渊的大女儿，五年前嫁给时任元德太子千牛备身的柴绍为妻。柴绍的家乡在鄠县，距离长安仅有八十里，其家是鄠县的大户，有一处很大的庄园。柴绍的父母已经双亡，家里由李婉娘主持，李婉娘在鄠县家中居住的时候最多。

李建成慌忙伏地，流泪道："未能找到智云弟，全是儿的不好。当初太原来人传信儿，我感到事情紧迫，就一面打点行装，一面召集家人，其时智云随老师和同学到南山春游去了，实在通知不到。无奈，我只好派一名家人去找他，让他得信后直接奔向太原。总之，是我没有把事情办好。"说完，痛哭出声。李世民听后揣摩，李建成当时肯定慌了手脚，若他当时能够镇静自若，找到智云再走，时间还是充裕的。现在可好，把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儿撇下，李家倾巢而出，地方官员不会没有警觉，智云肯定是凶多吉少。

李渊以手加额道："大郎，你起来吧，希望智云儿能够遇难呈祥才好。"

柴绍上前拉起李建成，对李渊说道："大人，婉娘的事情请放心。

当初我返鄠县让她一同来太原，婉娘说一起走目标太大，坚持要自己走。婉娘素来刚强，灵敏机智，且武艺出众，我想她自保有余。听她的口气，她还不限于自保呢。”柴绍奔赴太原的路上遇到了李建成带领的家人队伍，他们相遇的当儿，李建成正在犹豫。那些天他惶惶不可终日，总怕被官府逮去，想寻一条小路走，若遇到一处山大王就托庇留身。柴绍听后坚决反对，认为唐公现在尚未起事，所以应从大路走以加快速度。如果投奔山贼，一旦唐公起事，这些鼠目寸光的家伙肯定会把他们送到官府请功邀赏。最后李建成听从了柴绍的意见，加快了行进速度，安然抵达太原。事后，柴绍把这件事情与他丢弃智云的事儿连在一起想，认定李建成当时慌张夺门而出，并没有去找寻智云。但他只是心里想想，没有向别人露出口风。

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就散去了，李世民叫来李安等人，依次带领大家进入各自的房间，并帮助他们安顿好行李。

李世民安顿好众人，又陪万夫人说了一会儿话，再到厨房里吩咐安排晚饭，这才抽出身来回到自己的房间。

长孙嘉敏正和菁儿一起收拾携来的包袱，听到脚步声，长孙嘉敏回头看到李世民走进来，一团红晕涌上脸颊。她缓步迎上前来，仰起清澈的双眸，张开那张樱桃般的小嘴呢喃道：“二郎……”李世民张开双臂，将她揽在怀中，一时无语，只默默地感受她那颤抖的身体。菁儿见状，抿嘴一笑，乖觉地蹑手蹑脚走出门外。

好一阵子，长孙嘉敏才抬起脸，说道：“那天你派人给大哥送信儿，我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知道有什么大事发生了，我不敢问，又为你提心吊胆。直到今儿见了你，我才放下心来。”

李世民凝视长孙嘉敏那双细眉下深情的眼睛，眼里忽然有些发酸。那一霎时，他突然知道在这个茫茫世界里除了有疼爱自己的父母外，还有一颗细腻的心在时刻关爱着自己，不论离得有多远，哪怕远在天边。他用手捏了一下长孙嘉敏的玲珑秀鼻，说道：“傻妹妹，从我和无忌一起练兵习武开始，你整天都为我担心，那时你怕我被碰着了，现在你的心思更多。让我说，没有必要，我好得很，知道吗？我昨天还带领两万兵马去追击突厥大军呢。”长孙无忌是长孙嘉敏的哥哥，李世民幼时一直和他一起读书、习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李世民喜欢上了这个天真无邪、知书达理的小姑娘。到李渊给李世民张罗婚事的时候，长孙嘉敏的父亲长孙晟已经亡故，家道也开始逐渐衰落。李渊想另攀一门高亲。

李世民知晓后，在李渊和窦夫人的面前长跪不起，请求家人到长孙家提亲，李渊无奈之下只好同意了。长孙嘉敏嫁过来的时候还不到十六岁，李世民满心喜欢，对她呵护有加，两人相敬如宾。

长孙嘉敏挣脱了李世民的怀抱，嗔道："听菁儿说她被你欺负了，你给我仔细说说，到底是如何欺负她的。"

李世民一笑："我怎么欺负你，就怎么欺负她了。怎么？想打抱不平啊，来，干脆让我再欺负你一下。"说完，作势要拉她。

长孙嘉敏急忙拦着他："瞧你，说着说着就想来真的。你去——一家子都等着你给开饭呢。"说着，她的脸又红了起来，用手扯着李世民道，"等到晚上，你再来说这些疯话好不好？二郎，离别了这么长时间，我天天都在想你呢！"

六月初九，艳阳东起，光照三晋。辰时三刻，晋阳宫周围已经用清水洒遍，一身新衣的兵丁肃立在晨光里。晋阳宫的宫牌已被撤下，代之以金光闪闪的"大将军府"四个大字。景阳钟响起，李渊率领众人进入承庆殿内。殿里也是焕然一新，半黄半蓝的彩色黼扆烘托了殿内的肃穆气氛，地砖上又铺上一层茶色蹑席，雕花青铜熏炉冒出袅袅轻烟，楠木香案则平添了一派富贵之气。在礼乐官的指引下，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长孙顺德、刘弘基等武官立在左侧，右边则站着裴寂、刘文静、刘政会、温大雅、柴绍等人。

李渊缓缓登座，目视众人说道："我请人看过了，今天是良辰吉日。彦弘，你上前来，将檄书读给大家听。"

温大雅听召，急忙拿起檄书读道：

文皇传嗣后主，假权杨素，亡国丧家，其来渐矣。民怨神怒，降兹祸乱。致天之罚，理应其宜。世袭唐公，领河东讨捕使、太原留守李渊寝寐不安，欲匡复正义、扶助神器，因兴义兵行勤王故事，废旧帝立新帝。即日起建太原大将军府，置三军，所属郡县悉随襄助。

温大雅读完退下，李渊道："裴监、肇仁，你们坚决拥立我为大将军，我就勉为其难吧。既然号称大将军，对你们也要封赏一番。彦弘，还是你来给大家读一读。"

这是大将军的第一道命令，任命了众人的官职：

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帅左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军；李元吉为姑臧公，统帅中军。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刘政会、崔善为、张道源为户曹，姜暮为司功参军，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阿史那大柰、窦琮、王长谐、姜宝谊为统军，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张万岁为右领军府参军。其余文武，随才授任。

众人听罢大喜，一齐拱手向李渊呼道："谨遵大将军令谕。"

李渊摆手道："罢了，大家还是随便些吧。现在将军府也建了，官也封了，该说说正经事情了。我想目前有四件大事要办：一是传檄各郡县，要看看他们的反应，由彦弘负责吧；二是北和突厥，肇仁，该是你出使的时候了；三是整肃队伍，择日南征，大郎和二郎牵头吧；最后一件事，今天大将军府成立了，要与民同乐，裴监，立刻开仓放粮，我们要营造气氛，为誓师南征作准备。"

放粮之后，全城一片欢腾。那几天，来领粮食的百姓络绎不绝，裴寂感到难以应付，急忙将各郡的户曹召来，让他们统一将粮食搬回各郡就地放粮，如此才减缓了太原的压力。

刘文静带着李渊的亲笔书信，窦琮、姜宝谊率领三百兵士护送车仗出使突厥。车仗内装有马蹄金五千两、潞绸三千匹、上等茶一千斤、玲珑白玉带六围、夜明珠六十颗。队伍出太原向东北方向潜行，意欲绕过刘武周的地盘。那边，张万岁带领人马到河西郡扎营，大将军府决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养马基地。李渊命令张万岁，不管想什么办法都要保证前线用马，张万岁拍着胸脯信誓旦旦。

转眼间就到了七月，南方已是赤暑炎热，而太原依旧凉风习习，到了晚间还要盖着被子入睡。李渊已经作好出兵的准备，他令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大将军府负责所有文武大事的处理，所有家眷都被安排在晋阳宫内。七月初八，这天西风猎猎，彤云密布，李渊集合三万八千兵马于武德南军门，右边，新募来的四万人也整齐地排列着，为出征将士送行。李渊站在台上，左边，是随他出征的一应将领、文官，李建成居前；右边，是留守太原人员，李元吉居前。

李渊手持白旗，与台下身着白色战袍的将士汇成一体。李渊清了清

嗓子，用他那素来洪亮的大嗓门朗读出征檄文：

夫天地定位，否秦迭其盛衰。日月著明，亏昃贬其贞满。唯神莫测，尚乃盈虚，矧兹王道，能无悔吝。……于是我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尊，周亲入相。豹变陕左，龙飞汉东，诛尉迟于韩魏，则神钲遏响。剿王谦于巴蜀，则灵山斯镂。四罪咸服，……散牛马于山林，铸剑戟为农器。求瘼恤隐，讼息刑清。轻徭薄赋，家给人足。仓库流衍于里闾，职贡委输于帑藏。……然圣人千虑，失于知子。异哉今上行己也，独智自贤，安忍忌刻。拓狂悖为混沌，苟鸩毒为恣睢。饰非好佞，拒谏信谗。敌怨诚良，仇雠骨肉。巡幸无度，穷兵极武。喜怒不恒，亲离众叛。……明明皇祖，贻厥无人。赫赫宗隋，灭为亡国。某以庸愚，谬蒙嘉惠。承七叶之余庆，资五世之克昌。遂得地臣戚里，家称公室。典骁卫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义无坐视，缀旒之绝，不举勤王之师。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废昏立明，敢尊故实。今便兴甲晋阳，奉尊代邸。扫定咸洛，集宁郡县。放后主于江都，复先帝之鸿绩。固配天于园寝，存司牧于苍生。岂谓一朝，言及于此。事不获已，追增感欷。凡厥士民，义旅豪杰。敏究时难，晓达权谋。家怨国耻，雪乎今日。从我同盟，无为贰志。有渝此盟，神其殛之。

这篇妙文出自温大雅之手，文中赞誉隋文帝的功德，但他“失于知子”，隋炀帝继位后将其大好江山弄得一塌糊涂。所以李渊以天下为己任，举勤王之师，欲“复先帝之鸿绩”。李渊誓罢，几位早已经安排好的晋阳老耄捧起汾水老酒为李渊等人送行，祝他早日克复关中。李渊将一碗酒一饮而尽，挥鞭指向南方。于是，三军拔营而起，大军旌旗蔽天，迤逦南行，直奔关中而去。

李婉娘送走柴绍之后，悄悄寻人低价将家中细软兑换成金叶特制钱。到了晚上，她将众家丁和丫鬟召集在大厅中，明亮的灯火下，只见条案上堆满了一沓沓制钱。李婉娘一身戎装打扮，腰上挂着那柄众人熟悉的短剑。她指着那堆制钱说道：“现在朝廷无道，义兵群起，家翁唐公近日也将在太原起兵。本娘子心意已决，就地起兵响应家翁。目前，我已经联系好二百名乡勇随我起事，今天特与大家作别。大家知道我干脆利落的脾气，制钱都放在这里，愿意回家的，请拿了制钱就走；愿意跟着我干的，也拿一封制钱连夜回家安置，明晨前返回。现在，由你们自己决定。”

家丁和丫鬟们都知道，目前乱世纷纭，即使回家也难有安稳立锥之地。一些心思深沉的人甚至想到主母娘子素来刚强果敢，又有唐公大军

背景，若跟随主母行事，也许一刀一枪就能博个出身呢。李婉娘讲完片刻，一大半人愿意留下。婉娘身边的几个贴身丫鬟最为坚定，在她们的影响下，留下人中女人反而占了一半。

李婉娘动作奇快，到了第二天上午，竟然拉起了一支近三百人的队伍。队伍集合起来，李婉娘率领他们向西急行五十里，薄暮时分，来到一个名叫黄石寨的山下。

黄石寨远近闻名，山上悬崖峭壁，犬牙交错，只有一条小路和山下相通，端的是“一人当关，万夫难开”，由于易守难攻，遂成盗贼渊薮。现在盘踞在山上的头目名叫马三宝，拥兵五百余人。李婉娘排阵山下，让关上小校通报马三宝，就说鄠县李婉娘来访。说起来，李婉娘与马三宝还是有过交道的。当初马三宝刚刚出道，不知高低，带领几十人来到李婉娘庄前劫掠，哪知道遭到了迎头痛击，落了个一败涂地，他本人也被擒拿至李婉娘面前。李婉娘细细审问，得知马三宝曾是乡里生员，因逃避兵役铤而走险，落草为寇并被奉为首领。李婉娘不由得感叹他的际遇，不送官府，反而悄悄送他银两，让他设法到黄石寨安身，静观其变。马三宝招集旧部，来到黄石寨很是火拼了几场，最终成了山寨的主人，队伍也渐渐发展到五百余人。

马三宝听说李婉娘来到山下，急令大开山门，带领众喽啰徒步下山迎接。到了山下，只见李婉娘仍旧立马阵前，一脸冰霜说道：“马三宝，我今天不是来访故人，而是来占山头的。我当日曾向你说过，占山为寇并非长法，当有鸿鹄大志。现在家翁唐公已经在太原起事，不日就可攻克长安。你也读过书，应该明白其中的道理。我准备以此山为根本，逐渐形成气候以响应家翁。我希望你成为我的麾下，今后也许能够博取功名，建功立业。你若不同意，我们两个先大战三百回合，谁取胜谁就是这里的主人！”

马三宝伏地道：“恩人在上，三宝明白大义所在，响应唐公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你放心，从今天起，山寨上自我而下都效忠恩人，唯恩人的马首是瞻。山门已开，就请恩人率众上山。”

李婉娘不用一兵一卒在黄石寨安下了营寨。她和马三宝商量，近期一边募兵，一边招抚周围几股小山贼，待队伍壮大之后，再将拥兵两千余人的何潘仁拿下。

李渊堂弟李神通听说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消息，一边躲避长安捕快的

缉拿，一面联络号称京城大侠的史万宝等人，潜入鄠县南山。李神通很是埋怨李渊事先不给个消息，致使自己很被动，虽然这样，他还是忙不迭地招兵买马，招抚山贼以响应李渊。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余人，他的动作反而比李婉娘还要迅猛。

本月，隋鹰扬府司马李轨起兵于陇右武威，号称大凉王；后梁后裔萧铣在岳阳杀吏自立，号为梁王；李密攻破回洛仓尝到了甜头，又派徐世勣率军打下黎阳仓，他大肆开仓放粮，邀买民心，从军者甚众，对外号称五十万。这当儿，李密早已按捺不住，他杀掉翟让自称魏王，整顿兵马欲西征东都洛阳。

李婉娘在黄石寨安顿下来之后，选派一名伶俐的家丁潜往太原报讯。这名家丁行在路上，听行人传说李渊已经兵发太原，屯兵于灵石县贾胡堡，便急忙折头奔向贾胡堡，找到了柴绍，将李婉娘的书信交给他。其时隋炀帝命令武牙郎将宋老生屯兵霍邑，从正面阻挡李渊南下，又令骁卫大将军屈突通率重兵镇守河东郡，与宋老生形成掎角之势，两军遥相呼应钳制李渊大军。

贾胡堡距离霍邑仅三十里，两处相隔一座陌山。李渊率众离开太原的时候，天似乎就没有晴朗过，阴雨绵绵。扎营贾胡堡之后，那雨下得更紧了，密雨像扯不断的雨帘似的，没有一点停止的意思。山水也涨了起来，洪水裹挟着泥浆奔腾而下，泻满了低洼地。道路泥泞，太原接续的粮草久久不至。兵营里，兵士们身着潮湿的被服，已经大面积发生了褥疮。李渊得知这些坏消息，已经下令在此扎营五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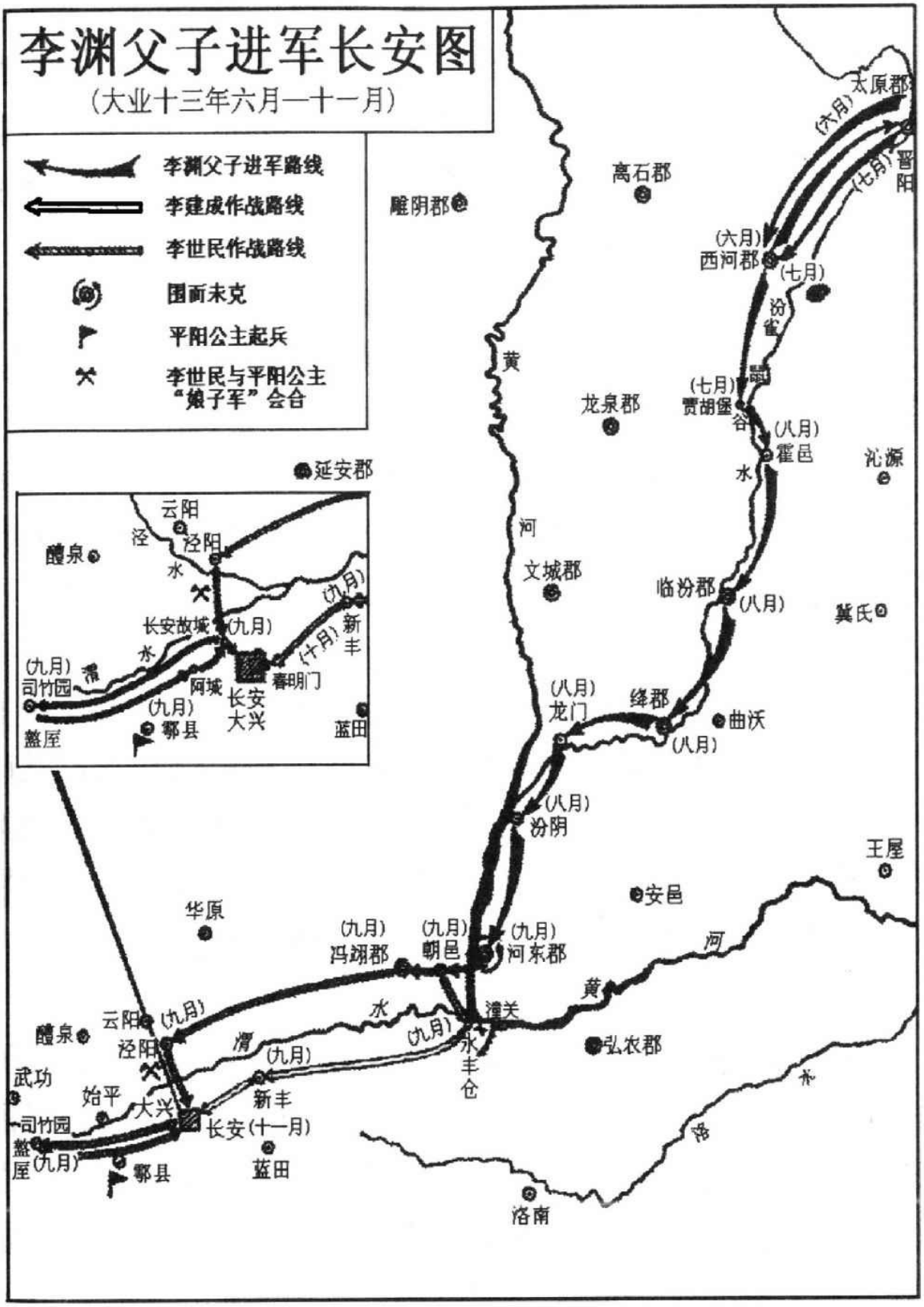
三军中，李世民带领右军居前，李渊领中军居后，稍左前方是李建成率领的左军。这天黄昏，长孙顺德因为驻军不前憋不住满腔的无名火，特别向李建成告假来到李世民的营帐里，意欲倾诉一番。其时李世民、柴绍、刘弘基、阿史那大奈、殷开山等人正坐在营帐里讨论进兵之事，李世民坐在最里边，他一边翻看《孙子兵法》，-边和他们搭话。长孙顺德一进帐门，就大着喉咙一迭声骂起鬼天气来。大家都是同样的心情，看到长孙顺德骂得登峰造极，刘弘基上前逗趣道："长孙统军，为将之道，须泰山崩于前而不皱眉，这么一点小雨，你这位将军就把它当成天大的事情了？"

长孙顺德瞪起眼睛，喝道："噢，你觉得眼前这雨是小事？还撇着嘴给我掉酸水？知道吗？昨天大将军召大郎过去，说两天内雨仍旧不停的话，就要引军北还了！"

众人听说，一齐把眼光射向李世民，但他埋头兵书，未作理会。

柴绍道："现在刘文静与突厥始毕可汗谈判未果，听说刘武周正在蠢蠢欲动，若造成腹背受敌的局面，挺被动的，大将军不可能不担心啊。"

李世民缓缓抬起头来，说道："欲行大事，须在错乱形势下准确判断大势，从而把握战机。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出师太原，已经准确衡量了敌我态势，现在箭已出弦，岂有再回头的道理？目前西边，有神通叔和家姐在鄠县起兵，关中民心倾向我们，宋老生和屈突通不能阻挡大军的脚步，这些小雨又算什么？至于北方之事，我有十成的把握，刘令肯定能够谈判成功，刘武周乃癣疥之疾不足为患。告诉你们，昨天大将军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和大哥的意见很一致，就是继续向南，裴监等人的想法有些多虑了。总之，大家耐心等待战机吧。没准儿，明天太阳就出来了。"众人听罢，不由得轻笑起来。


李渊父子进军长安图
（大业十三年六月—十一月）
李渊父子进军路线
李建成作战路线
李世民作战路线
围而未克
平阳公主起兵
李世民与平阳公主“娘子军”会合
太原郡
晋阳
(六月)
(七月)
高石郡
雕阴郡
(六月)
西河郡
(七月)
汾雀
黄
(七月)
贾胡堡
龙泉郡
谷
(八月)
霍邑
沁源
水
延安郡
河
文城郡
临汾郡
(八月)
冀氏
(八月)
龙门
绛郡
曲沃
(八月)
(八月)
汾阴
王屋
安邑
华原
(九月)
冯翊郡
(九月)
朝邑
(九月)
河东郡
河
黄
水
潼关
(九月)
永丰仓
弘农郡
渭
(九月)
新丰
长安(十一月)
蓝田
鄠县
(九月)
司竹园
盩厔
武功
始平
大兴
醴泉
云阳
泾阳
洛南
洛
水
云阳
泾
泾阳
醴泉
水
(九月)
新丰
(十月)
长安故城
(九月)
水
渭
(九月)
司竹园
阿城
春明门
长安
大兴
(九月)
鄠县
盩厔
蓝田

刘弘基点点头，叫道："二郎，"顿觉语失，轻拍了一下自己的嘴，"该死，总是改不了口。大都督，我赞成你的说法，现在大军已发，最忌左右摇摆。"

李世民道："罢了，你们以后还是继续叫我二郎吧，我听习惯了，若你们猛一改口，我还不知道你们叫的是哪个呢。弘基兄，同为武将，你还是善于谋断的。这就对了，今后我们跨马夺天下，一任武力是不行的。昨天我向大将军请求，在敦煌公府设立一个文学馆。今后在进军过程中要广罗一些文学才俊、饱学名儒，大将军已经答应我了。届时，希望你们帮我留留心。我们整日里掂枪舞刀，嗣昌兄，你整天和我们这帮武人扎堆儿，也要沾一些剽悍勇猛之气，争取将来能够带兵为帅，成为一名儒将。"嗣昌是柴绍的表字，李世民素常这样称呼他。

这时，快马奔来一名左军别将，他到了帐篷前滚鞍下马，入帐后伏地向长孙顺德禀道："长孙统军，奉左领军大都督陇西公命令，请你速回，两个时辰里整顿所部兵马，连夜拔营回师太原。"

众人大惊，想不到李渊又发出回师的命令，他们都无言地看着李世民，李世民惊愕得张大了嘴巴。

目送长孙顺德离去，李世民也穿衣整装，欲找李渊问个究竟。这时，从中军帐传来号令：全线退军，左军连夜拔营，中军明晨出发，右军殿后。李世民将号令交给刘弘基，让他先依令安排，自己则走出帐篷。

李世民策马冲进雨幕，向中军帐奔去，经过左军营帐的时候，只见在火把照耀下，兵士们依次拔营离开。一溜儿火把沿着山道蜿蜒蛇行，在夜幕中影影绰绰很是壮观。一会儿，李世民就跑到了李渊帐前，只见帐内漆黑一团，四名哨卫身着蓑衣在四周站岗，想是父亲已经就寝。李世民让哨卫通报，哨卫说大将军有交代，不许任何人打扰他。

李世民扯掉蓑衣，一任大雨浇湿全身。他仰望黑沉沉的天空，想到创业大计也许就此葬送，不禁悲上心来，仰天长啸："老天啊，你为什么不睁开眼，难道想断送我们李家的基业吗？"啸声透过雨帘散了开去，显得空旷而沉闷。李世民啸完伏地大哭，其声戚戚，听者无不动容。几名哨卫上前来拉李世民，被他一抡胳膊给甩了个趔趄。

李渊已入梦乡，几天来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一直陷入欲攻不能、欲罢不舍的矛盾境地之中。下午，裴寂急匆匆来告诉他，说太原来人报告，刘武周近日有异动，不断向边界屯兵。李渊听后大吃一惊，他始终担心，若让李元吉率领那批新募兵勇去抵挡刘武周，太勉强了。这促使他当即下了决心：撤兵！他签发了命令让裴寂出外布置，看到裴寂的身影在门外消失，他忽然感到轻松极了。由于没有了负担，困意一下子袭来，李渊决心睡一个痛痛快快的囫囵觉。

李渊被李世民的哭声惊醒，他凝神辨别，方听出是二郎的声音，急忙披衣下床打开帐门，只见在闪电中，二郎像一坨泥堆儿伏在水中。李渊吼道："二郎，你在这里嚎什么丧，我又没死。你们，把他给我拉进来。"

李世民自己走进来，伏地叩头道："父亲息怒，二郎在此痛哭，是悲我们就此退兵，李家的基业恐将成为泡影。"

李渊勃然大怒："胡说八道，太原才是我们李家的根本，现在我们驻兵不前，若被刘武周袭了太原，使我们首尾不顾，还谈什么基业？"

李世民再顿首道："父亲，裴寂等人的话纯粹是危言耸听。现在刘文静正在和始毕谈判，我有十成把握，谈判定能成功。现在国内大乱，始毕可汗也怕引火烧身，不会妄动。若谈判成功，始毕可汗支持我们，则刘武周不敢进犯太原。刘武周虽号称拥兵十万，但据确切情报，他的人马不足两万。现在元吉领兵四万，更兼太原城池坚固，粮秣充足，又有各郡县随时响应支援，短时间内太原将保无虞，刘武周动摇不了我们的根本。"

李渊颜色稍和，说道："二郎，你站起来吧，坐下慢慢说。"

李世民听后站起身来，抹了一把眼泪："父亲，我们来到贾胡堡已经五天了，宋老生在那里按兵不动，就是想以逸待劳与我们耗时间，现在退兵正中他的下怀。实际上，我们遭遇苦雨，他宋老生带领两万兵马挤在一座小城里，同样面临粮秣不继、兵困马乏的难题。我已经侦察好了一条小道，只要父亲下令，我亲提精兵沿小道到霍邑城下悄悄埋伏，待大军掩杀过来时，我率领奇兵打开缺口，可将宋老生一举擒获。"

李世民继续说道："现在全国义兵群起，他们或因距离远，或因没有觉出占领长安的重要性，短期内长安不为人图。我们当趁此机会快速

进军，若占领长安，就无疑多得了数十万雄兵！目前对我们最有威胁的就是李密，他已经看准了一点，就是利用隋朝大粮仓来邀买民心，使其兵力大增。他肯定会进攻东都洛阳，若能顺利拿下，下一步棋必然是西京长安。兵贵神速，战机瞬息即逝，我们若不赶在他的前头拿下长安，将后悔莫及。”

李渊沉吟道：“你说得有道理，今儿李密派人送来一封信，邀我与他一起合围长安。如此说，他已经有了这份心思。二郎，我们如何处理与李密的关系呢？”

“修书与他，称之盟主，以慢其心。我们这边加快步伐，赶在他的前头。”

说到这里，李世民眼圈又红了起来，抽泣道：“父亲，有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怕伤了你的心。两天前，宋老生在霍邑将智云弟斩首了，并派人送来智云弟的首级。”

李渊听后，顿时泪流满面，哽咽道：“苦命的智云儿啊，都是为父害了你。这个该死的宋老生，不将你挫骨扬灰，难解我心头恨。二郎，你带我的将令，马上去召回大郎，明天就按你的计策，兵发霍邑。”

第二天，李世民命刘弘基、阿史那大奈任左右统军，率领五千精兵，沿小路潜行至霍邑近旁，悄悄埋伏在宋老生的鼻子底下。李世民观察到，霍邑城门守备不严，可能宋老生军觉得大雨滂沱，可以高枕无忧。李世民安排一批兵士穿上老百姓的服装，装作是上山砍柴的城中居民混入城内，约定他们听到三声炮响后开始动手，争取打开城门接应大军攻入城内。

李渊让温大雅给李密修书一封，措辞谦卑尊李密为义军首领，示弱于他，以慢其心。同时，他紧锣密鼓组织大军向霍邑杀来。恰在此时，刘文静率领太原粮秣队伍进入营中，他向李渊奉上始毕可汗的书信，始毕可汗对李渊向之称臣大加勉励，表示全力支持。并赠送战马两千匹，派五百突厥兵前来助战。信中还说，将约束刘武周的行动，保证不再骚扰太原边境。李渊阅后喜上眉梢，夸赞刘文静不辱使命。

到了中午，急雨突然停下，天上露出了白云，全军一片欢腾。李渊令三军结束停当，轻装疾行，黄昏时分兵临霍邑城前。在地动山摇的喊杀声中，只听三声炮响，城门大开，李世民率领伏兵一跃而起，命令刘

弘基、阿史那大柰将伏兵分为两路杀向城门。只见一将头戴一顶乌金盔，身穿一副连环锁子甲，手持一把铁方槊，槊到人到神勇无比，率先杀上城楼。李世民看到不禁大喜，急忙问左右这是何人，旁边的殷开山告诉他，那是军头段志玄，李世民记在心里。随后，大军箭如飞蝗射向城墙，压住守军的抵抗，然后如潮水般涌入城内。

仅用了两个时辰，霍邑就被拿下了。灰头土脸的宋老生被五花大绑押往街心，李渊为报杀子之仇，不让他活到明天。刘弘基威风凛凛手持大刀，只见一道寒光落下，宋老生身首异处，一命呜呼。

李渊攻下霍邑后，又率得胜之师连续拿下临汾郡和绛郡，关中大震，冯翊郡望风而降。李渊率众驻扎长春宫，打开永丰仓放粮。前来投军者日众，旬日间就增兵三万。许多士绅都来投效，那些天，李渊口授笔批，见人就封官，最多的一天竟然封官一千余人，最后连他本人也闹不清到底封了多少官，成了一笔糊涂账。李世民在旁眼疾手快，看到一些合适的人就说动李渊派至自己麾下。

霍邑不保，隋炀帝构筑的防线就此洞开了一个大口子。李渊面临两个选择：是全力攻打据守河东郡虎视眈眈的屈突通，还是置屈突通于不顾，通过潼关杀向长安？军中为此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意见。裴寂认为应该先把河东郡的屈突通拿下，这样攻打长安就可不战而胜。如果置屈突通于不顾而直接奔袭长安，若一时攻打不下，就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他的观点也得到李建成等人的支持。

但李世民与刘文静坚决反对，中军帐里，李世民慷慨陈词："兵贵神速，我军挟累胜之威，率浩浩荡荡归附之众，一气呵成，长安势必举城震骇，望风而降。如果现在与屈突通在坚城之下相持，只能是耗费时日，反而给了长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从容准备。现在关中义兵群起，更兼东有李密，西有薛举、李轨在那里虎视眈眈，若让他们得到长安，那我们这些天的努力都白费了。屈突通已经是困守的俘虏，我们先不要管他，放手去进攻长安才是。"

两派的意见针锋相对，李渊不得不仔细思量，最后他综合了两派的意见，作出了自己的决定：由李世民任渭北道行军元帅，率领右军西略渭北和李神通、李婉娘会合，从西面包抄长安；由李建成、刘文静带领左军沿河水而下，占领潼关抵御屈突通；李渊率中军居中策应，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将营盘向长安方向移动，最终对之形成包围。

李世民的右军已经增加到三万余人，元帅帐内集合有柴绍、殷开山、段志玄、阿史那大奈等人，段志玄升为统军。霍邑战后李世民欣赏段志玄的骁勇，说通李渊简拔而上。其时，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已经拨到李建成营中，提拔了段志玄，李世民有了一个合适的先锋人选。他们抓紧备战，做好向渭北出击的准备。这天，李世民的元帅帐里一连来了三个人，使李世民喜出望外。

第一个来的人是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见到这位昔日好友进帐，李世民上前一把将他拥抱起来。得知李渊授予他渭北道行军典签，今后两人又可朝夕相处，李世民重重向长孙无忌的胸脯上擂了一拳，以示庆祝。

另外两人都是有名的文人，一个是曾任冠氏县令的于志宁，他学识渊博，尤善律令。李渊先是授给他银青光大夫的虚衔，同时又让他做了渭北道行军记室，让他参赞军谋。另一个叫颜师古，其祖父颜之推写了一部《颜氏家训》的书，是士子们争相传抄的治家范本。不过颜师古有名并非是沾了爷爷的光，而是在于他恪守家训，秉承家族学风，善写文章，尤精训诂之学，一手漂亮的草隶书让人叹为观止。李渊也封了他一个朝散大夫的虚衔，又给了他一个敦煌公府文学的实职。

李世民喜动颜色，晚间就在元帅帐里开了酒筵。李世民推于志宁和颜师古坐了上席，席间觥筹交错、酒令连连，一桶波斯葡萄酒很快就见了底。李世民知道两位先生有饮酒赋诗的习惯，就投其所好。果然，两人醺醺然之时皆赋诗一首。

于志宁诗曰：

陋巷朱轩拥衡门缇骑来

俱裁七布咏同倾三雅杯

色动迎春柳花发犯寒梅

宾筵未半醉骊歌不用催

颜师古诗曰：

金兰笃惠好尊酒畅生平

既欣投辖赏暂缓望乡情

爱景含箱晦落照带风轻

于兹欢宴洽宠辱不相惊

第四回　进军途中得玄龄　渭水河畔逢婉娘

两路大军在长春宫前向李渊辞行，这边，李建成、刘文静以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为左右统军，沿河水快速南下，准备迅速拿下潼关，从而迟滞屈突通大军向长安靠拢的脚步。另一边，李世民以段志玄为前锋，长孙无忌、阿史那大柰作为左右统军随后跟进。李世民命令，两天内要到达京兆郡的富平县。

李世民让段志玄赶制一百面大旗，每面旗皆书上“太原大将军唐公渊”的字样，然后让军士们以一字雁行阵排列，一百名军士手擎大旗为前导。大军一路西行，将士们一律身穿白袍头戴白盔，一溜白旗迎风猎猎，与青山绿水和黄土峭壁相映，煞是扎眼。

颜师古不解地问道：“兵者，诡道也。元帅如此招摇，难道不怕泄密吗？”

李世民笑道：“颜先生多虑了，这些天隋军望风而逃，响应投军者日众，说明我们是得人心的。现在，我令段志玄在前大造声势，就是想利用这种影响啊。”

果然，段志玄旗到之处势如破竹，沿途各县镇抵抗甚微，反而有许多人纷纷投军。长孙无忌和阿史那大柰带领的后续人马成了收容队。他们两个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适应人员的持续膨胀上。两天后，队伍到达富平县，兵员增加了一倍，达到七万多人。

李世民在富平县扎下元帅帐时，已近黄昏，晚饭后他约柴绍、于志宁和颜师古一起出外散步。

夜幕已经升起，他们信步登上城南的一个小山岗上。回眸身后，只见军营连绵数里，灯火通明。再往南方看，眼前一片漆黑。微风吹过，送来了一阵阵田野之气。山坳间，点点飘着无数的流萤，周围一片寂静。

西南五十里，就是李世民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三原县。

李世民沉吟半天，开言道："两位先生，嗣昌兄，看眼前寂然山景，再思身后连营灯火，我在这里赋诗一首，请教于方家，望勿见笑。"说完他吟道：

翠野驻戎轩卢龙转征旆

遥山丽如绮长流萦似带

海气百重楼严松千丈盖

兹焉可邀赏何必襄城外

李世民吟罢，柴绍拊掌道："好诗，既吟风景，又诵征伐。二郎，数年不见，我一直以为你专事习武，不料文笔也没有落下呢。"

颜师古道："元帅此诗，可谓得齐梁宫体之精髓，却毫无脂粉气，余韵悠长。"

于志宁半刻不言，良久上前抚住李世民的手，动情地说道："我未到长春宫拜见唐公前，已闻二郎公子名气。数日来又耳闻目睹，深慕你虚怀若谷、指挥若定的才能。这首诗虽然是信手拈来，却隐然有王者之气。这些天我一直在思索，元帅你行军打仗，找我们这帮书呆子有什么用？今天我有答案了。"

李世民微笑道："诸位过奖了。要说我为什么愿意和你们多亲近，我告诉你们：我自幼习武太多，文学就有些荒疏了。俗话说'近朱者赤'，与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一长，肯定会使我受益良多。这两天军务繁忙我没时间说，今天忙里偷闲，还想请你们帮我多推荐一些人呢。"

于志宁拈须大笑："既然让荐人，我先帮你荐一位帅兵之才。这人的原籍就在前面三原。"

柴绍插话道："三原李靖。"

于志宁说道："对，就是三原李靖。此人姿貌魁秀，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更兼通晓兵法，智计百出，可谓文武全才。前朝名将韩擒虎曾经感叹道：'当今能与我谈兵法者，唯李靖一人耳。'若能将他网罗麾下，近者可以攻城略地，远者也可辅弼天下。"

李世民道："我知道他，当初我随家父来太原的时候，他时任马邑郡丞。后来他自己把自己锁了起来奔长安而去，说是要告家父图谋不轨，找朝廷邀功领赏去了。"

柴绍说："李靖到了长安，还想往江都赶，无奈道路不通，只好在长安闲居下来。"

于志宁沉思道："李靖这样做，也许想博个机会带兵吧？"

李世民点头："李靖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他能看出家父即将起事，说明他还是有眼光的。"他转问颜师古，"颜先生，你交游广阔，知道的人肯定不少。"

颜师古道："乱世出英雄，然像我们这些手不能缚鸡的书生，多了就是累赘，元帅应该多网罗一些像李靖一样的战将才是。要说我知道的读书人还是有一些的，像陆德明、姚思廉、孔颖达、虞世南、苏世长、褚亮等人都逞一时之瑜亮，各有所长。不过他们都散在各处，短时难以觅到。眼前倒是有两人，都隐居在泾阳：一个叫薛收，一个叫房乔。这薛收的父亲薛道衡诗名满天下，因为两句诗遭皇帝嫉妒而被杀。"

于志宁轻吟道："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颜师古接着说："对，正是这两句诗要了薛道衡的命。薛道衡被杀时薛收刚刚十八岁，他立志不仕隋朝，悄往泾阳乡下过农家生活。此人十二岁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通晓古今，善谋能断。家逢大难后，又增加一股砥砺之志，为一可用之才。"

李世民道："好，我记下了，到了泾阳，还望颜先生引路，我登门拜访。"

颜师古点头说："还有一人叫房乔，字玄龄，十八岁被举进士，授羽骑尉，之后二十年仕途不得意，一直干着此类小官。去年携老母妻女到泾阳隐居，算来今年已有三十八岁了。"

柴绍道："听说此人处理政务井井有条，谋虑周到。原吏部侍郎高孝基评论他'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可惜他一直怀才不遇。"

夜色更浓了，看到于志宁和颜师古稍显疲惫的神色，李世民就招呼众人返回，边走边说道："这薛、房两人，到了泾阳我都要专程拜访。嗣昌兄，到了泾阳，你带人去迎接家姐，听说她现在已经和神通叔合兵一处，拥兵七万，好不兴旺啊。"

李婉娘扎营黄石寨，马三宝就充当了她的急先锋，甚是尽心尽力。她采取先抚后平的策略，设巧计荡平了周围的几处小山寨，队伍扩充到千余人。李婉娘在山下设了征兵点，打出李渊的旗号，不拘男女都罗致手下，旬日间又募兵八百余人。这支部队最为耀眼的当数女兵队伍，李婉娘将她们分为三队，分别由贴身丫鬟倩英、倩红、倩紫统领。她们在山下操练，服装分为三色，一队尚红、一队尚紫、一队尚绿，女兵皆手握银枪，腰佩短剑，她们忽而捉对厮杀，忽而排练阵法，成为黄石寨一道靓丽的风景。

正当李渊攻破霍邑挥师南下的时候，李婉娘受到了何潘仁的严重挑战。由于她在黄石寨招兵买马，名声日隆，盘踞在伏虎山上的何潘仁感到芒刺在背。这天，其手下抓到了一个据称是马三宝派来的探子，何潘仁闻讯后勃然大怒："一个小女人，竟敢到太岁头上动土。"他点齐一千人马，浩浩荡荡杀奔黄石寨，欲找李婉娘讨一个说法。

伏路小校将何潘仁的动向急报给李婉娘，只见她柳眉竖起，说声"来得好"，吩咐马三宝引大队人马率先埋伏，她自己带领三百女兵缓缓迎上前去。

何潘仁率兵走到打鼓场，只见前方红旗招展，三色女兵一字排开，簇拥出一位戎装丽人。双方看到彼此逐步抵近，都规则散开，排成阵势，何潘仁和李婉娘策马迈出阵列上前搭话。

何潘仁勒马问道："来者莫非柴家李氏娘子吗？"

李婉娘答道："正是，本娘子知道你是伏虎山大王何潘仁，请问你今天兴兵来此，是来交善，还是交恶？"

何潘仁道："两者皆不是，我只是想来讨一个说法。李娘子，你扩展地盘我不管，但若想打我的主意，那我手中的这把斧头是不会答应的。"说完，他掂了掂手中的宣花斧，上面的环儿顿时当啷直响。

李婉娘道："这我就不明白了，黄石寨和伏虎山素来井水不犯河

水，我什么时候打你的主意了？”

何潘仁道：“你竟然敢派密探，”他扭头向阵中喊道，“带上来。”只见两人推搡着一人走上前来。

何潘仁怒道：“这人你应该认识吧，他交代是马三宝的手下。告诉你，想打我的主意，你还嫩点，你招集的这一点乌合之众，顶个屁用。我现在斧头一摆，立马就能踏平你的山寨。”

李婉娘笑道：“你说得如此轻巧，有这么容易吗？且看你怎样摆平我们？”她也扭过头向阵中喊道，“现身！”

只见倩紫拿出号炮点燃，号炮冲上天空“嘭”的一声响，声音传了开去。一刹那，打鼓场四周的矮山上顿时喊杀声震天，一千二百号人齐刷刷地站满了山坡，强弓硬弩像树林般对准了山下，何潘仁的手下相顾失色。

李婉娘拔出短剑喝道：“何大王，恐怕你来不及踏平我的山寨，就先要变成刺猬，哈哈。”

何潘仁现出一丝狞笑：“好哇，你倒先埋伏上了。若我变成刺猬，依我的身手你也跑不掉。”他明白自己失算了，原想李婉娘的队伍不足千人，谁知道反被包围。现在对方人多势众，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若硬攻突围，他知道自己胜算不大。

李婉娘忽然笑靥如花，说道：“何大王，你现在不要如此悲观，除了一死，应该还有其他的路子。我现在为你筹划，比如我们合兵一处，共谋大事。”

“想吞并我，你就让我死吧。”

“怎么叫吞并你呢？你现在占山为王，说到底还是一个草寇。如今天下大乱你还有生存之道，若天下一统，如何是官府的对手呢？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若随本娘子一起响应家翁起事，待功成名就，难道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吗？”

“归附你难道就不是草寇了？”何潘仁说罢颜色稍和，手中的宣花斧也放了下来。

“现在家翁已经攻下霍邑，连下临汾、绛郡，三晋、河东、关中英雄群起响应，不日就可进入长安。在我们的南面，本家族叔神通已经拥兵两万。举目全国，兵势和影响力难有和家翁相伯仲的，相信家翁大事定能成功！本娘子想好了，我们若合兵一处，立即西向攻略武功、醴泉、盩厔诸县，扩大我们的势力范围，努力壮大队伍，若成功，届时本娘子向家翁请求为你论功行赏，强似你占山为王，你仔细考虑吧。”

何潘仁低头沉思半天，终于下定决心。他将宣花斧向地上一抛，下马仆地，嘴中说道：“谨遵李娘子教诲，潘仁愿随娘子号令。”

李婉娘收服何潘仁之后，令何潘仁、马三宝为左右先锋，率军攻略西部三县，降服者日众。待回师黄石寨时，兵员已经发展为三万。这中间，李婉娘派人和李神通取得联系，其时李神通已有兵员四万、战马数千匹。两人互通情报，协同作战，数次击退长安来剿兵马。这一天，李婉娘得知李世民引军西征渭北，兵进富平县，便派马三宝率人前去迎接。

李世民率领大军顺利拿下三原县，稍事休息，段志玄又带领先锋部队向泾阳进发。紧随其后，李世民和阿史那大奈分别领军拔营而起迤逦前进。泾阳守军毫无斗志，看到段志玄引军拥着百面大旗而来，他们大开城门，洒扫道路迎接入城，段志玄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黄昏时分，李世民也进入了泾阳。看到战事如此顺利，李世民大喜，决定犒劳三军，命全军进入休整。他让段志玄和阿史那大奈派出警戒部队加强城区守备，其余兵士都领上牛肉一斤、酒一瓶。入夜，泾阳城里一片欢腾。

元帅帐里，四角牛油灯火光通明，李世民脱掉甲胄换上一件紫褶绛纱单衣，喜气洋洋地设酒款待众人。他先把盏敬了一圈酒，说道：“我们单军西进，想不到进展如此迅速，沿途少有抵抗而归附者甚众，看样子是苍天灭杨隋啊！待我们与神通叔、家姐合兵之后，就可以与家父联系围攻长安了。”

柴绍道：“二郎，我明天就去鄠县与娘子联络。”

李世民仰头又干了一盏酒，笑道：“嗣昌兄，你若动身要多带些人，听说家姐现在兵强马壮，周围强盗听了她的名字都怕得浑身发抖。万一见了你一时不认识，也想杀戮一番，那可糟了。哈哈。”

柴绍不禁莞尔。

李世民又转向颜师古、于志宁说道："两位先生，今天信使报来东线的战况：屈突通对我们直接杀奔长安，置他于不顾大出意外呢。他急忙带领兵马增援长安，走到潼关被家兄挡在关外。在他的侧面，刘文静率领刘弘基和长孙顺德做出奔袭河东郡的样子，抽空子又兜屁股骚扰他一下子，弄得他首尾不能相顾。现在家父已经带领中军进入华阴，长安唾手可得。我们这里，好好休整五天，趁这个空儿，明天，我们一起去拜望那两位隐居高人。"

颜师古道："甚好，我已经找到他们隐居的具体地址，届时元帅躬身礼士，相信他们会欣然投军的。"

酒过三巡，众人微醺散去。李世民将他们送出帐外，此时他的酒意已有三分，一时不想回帐，看到天上月明星稀，就绕着大帐慢慢散步。周围灯火通明，巡夜梆子声隐隐飘来，他扪心自问：数月来的努力终于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

他正在沉思，忽然听到从辕门处传来一阵嘈杂声，抬头看到那里影影绰绰立着几个人，似乎在争论什么。他信步过去定睛一看，原来是几个卫兵正在驱赶一名农人。

这名农人身穿一件皂色麻纱短衣，脚蹬一双敞口草鞋。灯影下可见他生有一副国字脸，凤眼叶眉，留有三绺短须。手里拄一根柳木拐杖，脸上布满与他年龄不相称的风霜，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在卫兵的推搡下，他不急不躁，沉稳退了几步，怀抱拐杖拱手道："麻烦你们通报元帅一声，就说泾阳房乔来访。我拄杖深一脚浅一脚赶山路到此，总不能白来一趟。拜托了，请帮帮忙。"

一名卫兵大声道："元帅劳累多日，已经就寝，有事明天再说吧，走，走。"

听到房玄龄的名字，李世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房玄龄面前，他喝退卫兵，兴奋地说："房先生，不料你深夜来此，我这里有礼了，请。"

房玄龄看到面前是一位世家公子，虽然心里已经明白几分，但不动声色地问道："请问你是……"

刚才出声呵斥他的卫兵接口道："算你有福，这位就是你要见的元帅。"

房玄龄急忙作礼道："呀，原来是元帅，乡农房乔特来拜见。"

李世民拉住他的手，两人一起向里走去。李世民说道："我久闻先生大名，正准备明儿登门拜访呢。你今天来了，我们正好剪烛夜话，来人，重置酒席，高举明烛，为房先生洗尘。"

房玄龄不胜酒力，浅斟数杯已经红霞扑面，他止住李世民为他斟酒的手，说道："原来是于志宁和颜师古两位先生推荐我呀，愧不敢当。元帅，我今天找您，是因为有一肚子话想要说。从我十八岁举进士到授羽骑尉，二十年了，总算遇到了你。"

李世民不解地问："世民名浅，有何德何能入了先生法眼，愿闻其详。"

房玄龄道："今天的局面，我在二十年前就已经看到了。"他拿出一张发黄的笺递给李世民，说道，"这是二十年前我和家父的一张答问笺，请过目。"

李世民仔细一看，只见房玄龄笺上写道：

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渚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

其父房彦谦时任洛阳令，在上批曰：

吾儿敏识，使吾惊而异之。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夫乱方海靖，善谋而治，愿儿藏其意勿泄之，度识而待明主。

读罢这篇答问笺，李世民大惊："二十年前，那时世民还未出世，而房先生已看到今天之境况，可谓深谋远虑啊。"

房玄龄答道："当时家父让我隐世而待明主，就是我今天投奔元帅的原因。元帅，请受玄龄一拜，愿今后跟随鞍镫。"

李世民急忙起身，拉起房玄龄道："房先生请起，世民不敢受如此大礼。我久慕先生大名，你今天来，我是求之不得的。"

房玄龄用深邃的目光注视李世民："元帅，我隐居多时并非想走终南捷径，而是要把握机会率性而出。别看我整天隐居乡下，但天下大事尽入吾目。方今虽然英雄并起，除了唐公，谁都不能长久，因为他们都没有直奔长安。而唐公能够攻向长安，我打听到了，元帅的功劳最大。你在太原募兵，勇擒高、王，雨夜说服唐公回兵，力排众议挥师长安，这四件事太重要了。我翘足而待二十年，等的就是你啊。"

李世民大为感动，他握着房玄龄的手说："房先生，感谢你如此看重我。请你先以渭北道行军记室的身份参赞军谋。今夜东方即白，你先去休息，今后我还要好好向你请教天下大事和计谋呢。对了，我们还要一起去拜访薛收先生。"

柴绍带人向鄠县境内进发，路遇马三宝，他们简短地问讯了对方的情况，然后又分手。柴绍去黄石寨与李婉娘相见，马三宝到泾阳拜见李世民。

柴绍来到黄石寨，只见山上红旗招展，山下连营数里，将士甲鲜戈明。闻听柴绍在山下，李婉娘下令大开山门，放炮三声，亲迎柴绍。是夜两人在红纱帐里，道不尽别情离绪。李婉娘顿改白日里的英武模样，似蜜糖儿般瘫在柴绍怀中，说不尽的风情万种。

李世民率军移营长安故城，这里距长安仅有三十里，李神通、李婉娘捎来信儿，三军今日要在此会合。

长孙无忌、段志玄和阿史那大柰进长安故城后，井井有条地安置了军务，李世民对三人甚为满意，夸赞他们治军愈来愈娴熟。午后，李世民觉得离李神通和李婉娘到来还有一段时间，就带领一干人到长安故城阿房宫遗址凭吊。看到房玄龄不在跟前，又听左右人说他一到这里就不见了，李世民大为奇怪，派两人去军中寻找，并嘱找到后让他直接到遗址来。

一行人打马奔去，其时盛夏刚过，太阳照在大地上依然炎热，他们来到渭河边，只见一河黄水缓缓东流，与远处终南山的绿影相映，恰似一幅幽雅的水墨画。长安故城就在渭河边上，城内还大致留有汉长安的遗韵，其九市、十六桥、十二门虽然经过历朝的战火，却仍大致保持了

原样。他们越过故城，直奔阿房宫遗址而去。

阿房宫遗址近旁荒无人烟，断壁残垣掩映在绿草杂树间。李世民最先下马，其余人相继下来。李世民走进遗址，对于志宁说："阿房宫大名鼎鼎，我虽在长安生活多年，却一直没有凭吊过。不料今天戎马之际，倒有空儿来闲逛一回。"

于志宁说："遥想阿房宫当年，三百余里宫殿，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极尽富丽堂皇，不料被项羽一把大火，连烧三月不熄，成了眼前的模样。我以前曾经来过，每来一次都有新的感觉。今天随元帅兴兵来此，又多了一层感慨。"颜师古道："始皇一统天下，然二世不知珍惜，统一的秦国反而成了一个短命的王朝。"

李世民说："我忽然有一个感想，就是这秦朝和现在的隋朝非常相似，当然，两朝也有不同之处。看来一个新王朝的前六十年最为紧要，如汉朝挺了过来，于是祚运较长；秦隋撑不过去，于是短命。你们这些大才子，不妨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

这时，房玄龄悄悄走到李世民的面前，说道："秦人苛政，滥用民财民力，这阿房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而当今皇帝遥追秦人之短，遂致亡国。"

看到房玄龄出现，李世民笑问："玄龄，你跑哪儿去了？我还以为你不辞而别了呢。"

房玄龄道："禀元帅，玄龄每到一地，首要任务是为元帅物色有用人物，收集图籍。也请元帅下令，请军中今后多给一些方便。"

听完房玄龄的话，于志宁、颜师古相顾点头。想彼此同为文人，自己顶多能读书作诗写文章，人家房玄龄才是济世之才啊。

李世民大为感动，他目视长孙无忌、段志玄和阿史那大奈道："好，玄龄此举意义深远，传我的命令，今后每到一处，人员名单和图籍必须由玄龄最先过目。此为定例，今后我不再说了。"

李世民看着房玄龄，知道自己真正有了一个忠心之人，终己一生，房玄龄必将馨竭心力辅佐自己。他又想起薛收，那次他们一起登门拜访，不巧薛收外出访友去了，惜未相见，让李世民惆怅半天。临行时他

留书一封，也不知道薛收看到没有？

长孙无忌问房玄龄道："房记室，秦人马上得天下，隋文皇宫中得天下，看样子得天下不拘方式，而治天下又要采用什么方式呢？"

颜师古代答道："同样，治天下也没有什么单一方式可循。不过这些说起来都很容易，办起来就难了。"

李世民张嘴正要说话，这时，随行卫兵前来报告："报元帅，左前方尘土飞扬，看样子是一支队伍正向这里奔来。"

他们急忙来到马前，向尘土飞扬处观望。只听马蹄嘚嘚声响，尘雾间可见马上骑士身穿红、绿、紫三色衣裳，人数约有三百人。

阿史那大奈惊道："别是什么地方的山贼？我们只有二十余人，不好抵挡。"

段志玄道："元帅，你们先退，让我们断后掩护。"

李世民先是凝神观看，继而微笑，他摇手道："不用惊慌，你们看，这是一群女兵，方圆百里，什么地方才有女兵呢？定是家姐她们来了。大家想，这条路不是去我们军营的必由之路吗？没想到她们来得挺快。无忌兄，你先上前招呼一下。"

长孙无忌手执一杆长缨枪，飞快上马，迎上前去。

来者果然是李婉娘，只见她和柴绍并排在前，背后是倩红、倩英、倩紫三个丫鬟。长孙无忌迎上前说了几句话，他们顿时放慢了行进速度。李世民等人也随后上马迎上前去，在一片临河的碧绿草地上，两拨人马相会在一起。

李世民急步走到李婉娘面前，不及说话就一把抱住了她，脸儿相贴在一起，李世民感觉到她脸上沁出的细汗凉津津的。他说道："姐，二郎一直记挂着你呢，没想到，你现在成了我们李家的红妆英雄。"

李婉娘亲昵地按着李世民结实的臂膀，说道："二郎，为姐在黄石寨占山为王，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草寇。你在那边辅助父亲建功立业，那才叫不容易呢。这两天，嗣昌一直在夸你，我听了高兴得睡不着觉。二郎，我这些兄弟里，唯有你能征善战，计谋周全。"

李世民笑道："姐，你什么时候学会说恭维话了？我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他凑近李婉娘的耳边，悄悄说道，"要说你睡不好觉，我知道原因，敢情是你见了姐夫的缘故。"

李婉娘一把推开李世民，嗔骂道："瞧你，油嘴滑舌的本领也长进了，你小心啊，我身后有兵，只要我一声令下，不用刀枪，她们用粉拳就会把你揍个稀巴烂。"

李世民看了一眼那帮女兵，又凑到李婉娘耳边说道："姐，你身后的那三个女将模样不坏，介绍给我吧。"

李婉娘低声道："你少打她们的歪主意，怎么你和我们的老子一样的脾气，见了好看一点的女人就走不动？"

众人看到两人在那里亲密无间地轻声笑谈，而李世民一改平日端庄威武的神态，眉开眼笑的，还有一点撒娇的样子，大为奇怪。只有柴绍、长孙无忌看在眼里微笑不语，两人都很清楚，这姐弟俩从小就脾气投缘，有说不完的亲密。

两天后，李渊来令，让李世民、李神通、柴绍和李婉娘率领十六万人，兵分三路，向长安城的北面、西面、南面进发。他本人则带领八万人从东面向长安进攻。这样，李家大军形成了合围之势，将长安围得铁桶一般。

第五回　李渊称帝长安城　元吉撒泼承乾殿

李渊大军围困长安已经月余，时序进入十月，已是深秋，远山红叶尽挂，近处树草逐渐变成枯黄。其间，李渊多次派人进城，致书说明自己得长安后仍尊隋为大统，但朝廷不予理睬。二十七日，李渊下令攻城。此时的长安，守备空虚，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虽组织人马左抵右挡，但捉襟见肘，自感乏力。不到五个时辰，李渊大军在城墙多处打开缺口，兵士如潮水般涌入城内。统军孙华身先士卒率先登上城墙，不幸中箭身亡。

李渊入城后，尊杨广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年号为义宁元年。随后李渊让杨侑颁发诏书，以武德殿为大丞相府，诏李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唐王。凡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都归相府。只有郊祀天地时才奏闻杨侑。

李渊封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为秦公、京兆尹，李元吉为齐公，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他一边大举封官，一边对那些顽固对抗自己且没有使用价值的人力加清除，入城不久，便下令将阴世师、骨仪在街心斩首。曾刨了自己祖坟、毁了李氏家族宗庙的卫文升虽已病死，李渊也不肯放过他，下令将他从坟墓中扒出来，曝露三天，鞭尸三百以泄其愤。

这天，李渊在武德殿处理政务，忽然想起李靖来，问裴寂道："裴监，我记得李靖好像没有逃出长安，他现在什么地方？"

裴寂答道："禀大丞相，那李靖大胆得很呢，知道我们入了长安，他竟然敢在大街上摇来摆去，让我当即逮进牢里去了。"李世民进入长安后曾让房玄龄找过李靖，但晚了一步，已经先让裴寂抓进了牢里。

李渊愤愤说道："裴监，你干得好。这个不知道好歹的李靖，竟然想坏我的大事。来人，拿我的手令，将李靖带过来。"

李世民闻听不由一惊，心里盘算，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李靖保下

来。于志宁、颜师古也怀有同样的心思。他们刚被李渊任命为大丞相府记室。两人向李世民投来探究的目光，李世民向他们点了点头，彼此都了然于心。

李靖很快被带到殿上，只见他身高六尺，骨骼清奇，一副白净面皮，虽然身上戴着枷锁，衣衫褴褛在牢里延宕多日，但双目依然炯炯有神。李靖入殿后，押送他的狱卒令他伏地向李渊叩头。李靖将木枷向地上一顿，双腿跪下，说道："唐公在上，罪人李靖有礼了。"

李渊神色严峻，哼了一声，沉声说道："好一个李靖，本王到太原上任，你不思辅佐，反而弃郡逃跑，还向朝廷诬陷本王。"

李靖直起脖项，轻轻说道："禀唐公，当初我们一殿为臣，都忠于大隋，所谓忠君爱国是臣子的本分。我觉出你的图谋不小，找朝廷告发，也是臣子的职责。今天唐公已据长安，说明我当时的认识并不差。"

裴寂在旁说道："李靖，事到如今你还敢嘴硬。当初刘武周寇边，你不思整军抵御，反而弃郡逃跑，即使依隋律，你也当斩！"

李渊喝道："把李靖拉出去，午时问斩。"

李靖脸上未现惊慌之色，依旧以平常的语气说道："唐公兴义兵欲平定暴乱，安澜天下。李靖为政为军，薄有微名。方今用人之际，若杀了李靖，我不足惜，传出去说唐公因为私怨而杀一壮士，恐怕有碍大业吧？"

李世民急忙出班，执笏奏道："父王息怒，李靖当初虽然进谗，但姑念他一心事主，忠心可恕。且他能够带兵，是一可用之人。二郎愿意作保，愿父王暂饶他性命，容他戴罪立功。"

于志宁、颜师古也出班恳求李渊，愿意与李世民一起作保。

李渊对李靖只是逞一时气愤，见李世民他们作保，也冷静下来，内心有些活泛了。毕竟，李靖当初告发自己并非私仇，如此有见识和忠心之人若收为己用，也是合算的。他目视裴寂："裴监，二郎他们替李靖求情，你以为如何？"裴寂观察李渊的神色，知道他的心里已经活动了，又明白李世民的分量，便见风使舵道："丞相，如此就先饶了他，

但要有人节制他一段时间，详细观察。”

李渊道：“李靖，看在大家都为你求情的分儿上，我先饶了你这一遭。你去吧，先在二郎那里任幕府。你要记住，你项上的人头是暂时寄在那里，牢靠不牢靠，就看你自己了。”

李世民大喜，急忙出外叫来长孙无忌，让他领着李靖先回府上。

刚刚处理完李靖的事情，李建成、刘文静带领长孙顺德、刘弘基入殿，他们的身后还跟着屈突通。原来屈突通困守孤城，城外的李家军源源不断地增加，他力战不屈，拒不投降。孤悬无奈之际，他率领守军突围，但被层层包围在一片树林中。刘文静孤身入林，向屈突通晓以利害和大义。屈突通权衡左右，跪倒在地，遥望江都方向，长叹道：“主上，非臣不战，奈势穷力薄，臣就此投降了。”李渊闻听屈突通的忠义之举，大加勉励，当即封他为兵部尚书，兼秦公元帅府长史。

眼看长安已经安定，李渊派人到太原迎接家人。他同时下令，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命右卫将军宇文歆、车骑将军张达辅佐李元吉。对李婉娘，李渊也甚加怜爱，封其为平阳公主，让她和柴绍分置幕府，其手下亲兵号称“娘子军”。

李世民孤寂难耐，自从见了李婉娘的三个丫鬟后念念不忘。他仔细观察，觉得其中的倩紫最为出色。倩紫很早就随李婉娘练武，磨炼得骨骼匀称，英气四射，英武且不失女儿本色。她眉似绿柳，面如红杏，一口银牙，凤眼里有说不尽的风情，让李世民越看越爱。到了长安，李世民时常到柴绍府上逗留。柴府在含光门南首的太平坊里，占据好大一个院落。李婉娘住下后，命人将后院扩大，不种花草，却辟作一个小型练武场。三百女兵就住在后院，操练时候，一派肃穆之气，到了闲暇时间，满院莺声燕语。李世民一来，定会走到演武场，看女兵们操练，没事找事地和倩紫搭话。

一来二去，李婉娘看出了端倪，但她佯装不知，静等李世民对她开口。那天午后，李世民实在按捺不住，看到柴绍离身出外，急忙凑近李婉娘身边，说道：“姐，我想求你一件事儿——”李婉娘打断他的话：“不要对我开口，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告诉你：不行！”

李世民摸透了李婉娘的脾气，仍旧涎着脸说：“我还没说出来，你能未卜先知啊？”

李婉娘道："你狐狸尾巴下想拉什么屎，那还用说吗？二郎，你与嘉敏青梅竹马，她模样好看，性子又贤惠，为什么吃着碗里还看着锅里？"

李世民举起手，发誓道："姐，我知道嘉敏对我好，我发誓一辈子对她全心全意。不过我找妾侍，嘉敏也赞成，现在哪个男人没有三妻六妾。谁家像你，弄得柴嗣昌只有你一个娘子。"

李婉娘柳眉耸起，怒道："好你个二郎，理由还挺足嘛，还挑唆起嗣昌来。哎，嗣昌，"说话间，柴绍正好走进门，"二郎正在这里炫耀他的狗屁高论，还让我帮你娶个妾。你说，瞧上谁了？"

柴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道："这，这是什么话？"

李世民笑了："瞧你们两口儿做的好戏，嗣昌兄，我就不信你如此规矩，见了漂亮女人就不动心，除非你是木头。"

柴绍正色道："要说想法，我肯定有。但再娶别人，未免太对不起娘子了。二郎，人各有志，就不要勉强他人了。"

听了柴绍的真情流露，李婉娘芳心窃喜，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嗣昌，你不用表白，我从来没有拦过你。"

柴绍摊开手，急道："这——这——"

李世民看到话题转到柴绍身上，觉得很有趣，但自己的事儿被搁在了一边，不免着急。

李婉娘语重心长地告诫李世民道："二郎，你能否把好色的毛病改一改？俗话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小心伤了自己。几个兄弟中，大郎淳厚有余，才胆不足；三郎早夭；四郎粗放尚武，然浮动佻脱，田猎无度，难堪大任。只有你英才大略，文武双全，是父亲的好帮手，当好自为之才是。倩紫的事情，我不答应，你死了心吧。"

李世民怏怏而去。

柴绍将之送出大门，回头对李婉娘道："娘子，你今天回绝二郎有些太过了。我观察，他对倩紫还是很上心的。二郎现为秦公元帅，即使得不到倩紫，另外再找个女人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李婉娘抢白道："你让我做他的媒人？别是你也动了花心吧？你们男人一个女人不行，再来第二个、第三个，若让女人也这样找，你们男人干不干？"

柴绍摇手道："瞧你，就会把气往我的身上撒。娘子，我柴嗣昌向你保证，终己一生，只与你厮守在一起，绝不动任何心思，好吗？实际上，我看倩紫若跟了二郎，未必不是一个好归宿，她不可能一辈子都跟在你的身后当丫鬟，终究是要嫁人的。"

李婉娘道："依你说不妨？这样的话，我们把倩紫叫来，问问她的主意。来人，叫倩紫来。"

倩紫满面红彤彤地跑过来，立在李婉娘面前。李婉娘入神地看着她，指了指椅子："倩紫，你先坐下，我有话问你。"倩紫不敢坐，李婉娘素常治军甚严，女兵见了她都战战兢兢的。

李婉娘开口道："倩紫，我那二郎兄弟看上你了，想从我这里要了你去。你意如何？"

倩紫一时无语，李世民那倜傥的身姿和高贵的名气，是她们这些丫头所心仪的，有郎如此，夫复何求？然这是她们平日里不敢奢望的。

李婉娘看倩紫不吭声，立即说："我已经替你回绝他了，我想将来给你选一门亲事，一夫一妻，就如我这样。"

倩紫听完后先是迟钝一下，然后朗声答道："奴婢愿听公主吩咐，清清爽爽一夫一妻最好。"

李婉娘哈哈大笑："如此最好，这才是我的好倩紫呢。天下的便宜事情，总不能都让男人占了去。"

过了两天，柴绍告诉李婉娘，李世民要倩紫碰了钉子，又看上了隋炀帝的三公主，现已迎入府中。这三公主年方十六岁，一副娇滴滴的样子，心甘情愿地做了李世民的侍妾。李婉娘听后，骂声"花心鬼"，就此丢开。

李渊现在已坐拥京兆郡、冯翊郡、河东郡等二十余郡。北面，虽有东突厥和刘武周在那里虎视眈眈，不过有了与始毕可汗的一纸和约，加

上李元吉屯兵太原，倒也一时无虞。西面，薛举、薛仁杲父子盘踞金城，他们攻城略地，不断蚕食李轨的地盘，已将李轨压迫到一个很小的区域，俨然以西秦霸王自居。最近鹰视狼顾，用兵重心逐渐东移，其小股部队已经和李渊的队伍交恶数次。东面，李密杀掉翟让后大举进军东都洛阳，隋炀帝令王世充率领五万兵马占据洛口与之相抗，两军正处在相持阶段，李渊乐得作壁上观。南面，萧铣据岳阳大肆扩充兵马，沿着长江攻陷建康城，前锋直逼江都。

义宁二年三月，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宫杀掉隋炀帝，立其幼子杨浩为帝，自称大丞相。消息传到洛阳，王世充废掉越王杨侗，立国为郑，自称天子。他抓住李密因杀翟让而将士离心的机会，采取离间计，瓦解李密内部，将其手下骁将罗士信、裴仁基、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等人招到自己的阵营中。李密逐渐势单力薄。五月一场决战，李密大败，他带领王伯当等十余骑落荒而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奈间想起李渊还算亲善，于是就打马长安投奔了李渊。

已是太原起兵一周年之际，李渊眼看隋炀帝已死，各路诸侯纷纷自称天子，自己若再屈尊在隋帝之下，已没有什么必要。他决定拿掉这个幌子，但又不想硬夺，免得后世史官写这段历史时，对自己说三道四。李渊让温大雅起草禅让诏书，然后由隋恭帝加玺发布。诏书中极力称颂李渊的功德，最后说道："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趋上尊号，若失重负。"诏书明告天下后，杨侑遣人奉皇帝玺绶送与李渊，李渊再三辞让，紧接着裴寂率领百官劝进，他又再三推托。待他将戏演足演够后，方腼腆而受。

五月二十日，李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改国号为唐，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大赦天下，为官之人，赐爵一级。义师由太原至长安，所经之处，给复三年。罢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以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尚书令，李元吉为齐王，刘文静为纳言，原隋民部尚书萧瑀为内史令。其余官职如故。

太原郡更名为并州，由齐王李元吉执掌。他现在握数州政务、军务大权，真正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少年心性，渐生骄横，把一旁虎视眈眈的刘武周不放在眼里，整天弄犬田猎，不理政务。手下群僚中一开始还有数人相劝，惹得他一时性起杀了两人，吓得其他人噤若寒蝉。这些情况早已由暗探报于刘武周，刘武周听后大喜，感觉机会来了。这些年他一方面受始毕可汗的节制，另一方面见李渊整军有道，兵强马壮，不容小觑，一时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李渊远在长安鞭长莫及，

毛头小孩李元吉在这里又自毁长城，岂不是天助我也，遂整军四万，兵发并州。

李元吉得知刘武周入寇的消息，倒是毫无惧色，他领军出城，先派车骑将军张达率领一百余名步卒与刘武周接战。张达认为带领百人与刘武周大军相触，无疑是以羊驱虎，要求增兵，李元吉坚持不许，挺着长槊逼张达速进。张达无奈前去，很快成了刘武周的俘虏。想到李元吉对自己如此无情，且任性瞎指挥，张达一怒之下当了刘武周的前导，刘武周很快攻陷榆次。李元吉闻讯带兵回城，让司马刘德威带领老弱残兵守城，自己则佯称带领强兵出战，趁着夜色，领妻妾逃奔长安。刘武周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并州。

李元吉逃回长安，李渊正在武德殿理事，得知丢了并州，龙颜大怒。其时，右卫将军宇文歆收拢了李元吉丢弃的兵马，后退一百里，扎住阵脚。李渊觉得李元吉幼小，遂迁怒到宇文歆的身上，认为是他没有辅佐好李元吉，准备将其召回斩首。

李世民看到李元吉在一旁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不免有气。李元吉素来与李建成亲善，平日里不爱读书，凭着一身蛮力，耀武于人前。他性好田猎，曾多次说过“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起初，李世民还认认真真劝他，谁料李元吉白眼一翻，说道：“我就会这样，你能怎样！”几回遭元吉顶嘴，李世民也就懒得理他。久而久之，两人渐渐疏远，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

这会儿李世民看到李渊迁怒别人，恐这般处置，伤了群臣之心，实在忍耐不住，出班奏道：“父皇，儿臣以为，宇文歆非但无过，反而有功。并州之祸，皆是臣弟元吉酿成，他身负并州重任，却不务军事，肆行骄逸。百姓怨毒，各怀愤恨。以此守城，安能自得？而宇文歆多次规劝，已尽了臣子之道，兵败之后，又能收拢军队，稳住阵脚。儿臣建议，夺臣弟并州总管之职，宇文歆官升一级。为挽颜面，儿臣愿提精兵一万赴并州，招抚残部，将刘武周驱出境外。”

李建成现在身为太子，对李元吉在太原的作为也不以为然。毕竟，太原作为李家龙兴的基点，又是北方的门户，如此轻易丢掉，危及了长安的安全，委实为难堪之事。不过现在听了李世民这一番言语，觉得有些刺耳，认为少了一些作为兄长的敦厚之风。他心念及此，看到身侧的李元吉圆睁双眼，作势要与李世民理论，遂伸手拉着其袍带，沉声道：“不许吭声！”看到那边的裴寂眼光正瞧过来，李建成微微抬了一下

下颏，示意他出班发言。

裴寂会意，遂出班奏道："陛下，秦王所奏，有些道理。臣认为宇文歆应该官升一级。至于秦王苛责齐王言语，有些太过。如今天下大乱，一城一池得失非常频繁，不可太过认真，我们再把并州夺回即可。陛下，老臣居并州多年，熟悉地形，深谙风土人物，臣愿提兵征伐，生擒刘武周！"

刘文静听说裴寂要带兵北征，心道这老儿有甚带兵的能耐？一个李元吉已把北边的门户弄丢，再去一个裴寂乱七八糟搞一番，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如何收拾，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出班奏道："陛下，秦王能征善战，并州为我朝基业根本，臣以为派秦王为帅方为稳妥。"

当初李世民率领右军绕西包抄长安，李建成、刘文静率领左军过潼关向长安攻击前进，结果还是李建成的左军统军孙华最先登上长安城墙。由此看来，李建成的带兵能力也不差。李建成看到他们在那里请战，也奏道："父皇，儿臣愿提兵北征。"

李渊盘算了一下，觉得让裴寂去征讨刘武周还是挺合适的，遂道："如此，就偏劳裴监了。裴监，孤任你为晋州道行军总管，河东诸州由你便宜行事，你选个日子，挑选五万兵马就出发吧。等你班师回来，孤亲自到潼关欢迎。二郎，宇文歆之事就从你之议，你嘱吏部为他晋爵一级。"

杨侑退位搬出了宫城，李渊和家人就居住在太极宫内。李建成居住在东宫，西宫由李世民及其他几个皇子居住。李世民瞧中了西南角的承乾殿，这里约占整个西宫的四分之一，出承乾殿有一长廊，两边点缀亭台、水榭、花坛，然后有一阔大的议事大厅。李世民之所以看中这里就因为有这座大厅。太极宫城戒备森严，人员来往不便。但这里出了大厅即是西宫门，向西行约八百尺，就是宫墙的安福门，门外即是颁政、辅兴两坊。入城后，李世民将手下文臣武将都安排在这两坊内居住。若自己住了承乾殿，两下都可以方便。为此，李世民找到已被封为贵妃的万夫人允准，万夫人笑道："东宫之外，以你为大，我照准。"

但住在承庆殿里的李元吉却不愿意。他在朝上受了一肚子气，回到家见屋里家什尚未安排齐备，又听说李世民住进了承乾殿，不由得大怒。算着李世民散朝回家的时间，他双拳一攥，怒冲冲跑到承乾殿找茬儿来了。

李世民住进承乾殿后，将议事大厅更名为“仁文厅”。每天散朝之后，秦王府僚属齐聚仁文厅，或议事或论文，已成定例。虽然于志宁、颜师古已离开秦王府，但在房玄龄的经营下，一大批文武才俊一时间齐集秦王府，他们是：

文官：记室参军房玄龄，兵曹参军杜如晦，主簿薛收，文学姚思亮、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

武官：幕府李靖，左虞侯侯君集，车骑将军张亮，长史屈突通，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比部郎中长孙无忌，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骠骑将军段志玄。

这其中的屈突通、刘弘基、长孙顺德、段志玄并非秦王府属下，由于他们与李世民的渊源颇深，就混成一体了。

他们正在议论派裴寂去收复并州之事。刘弘基认为裴寂从未带过兵，并非合适人选。说话的当儿，李元吉闯了进来，他环顾四周，对刘弘基冷笑道：“你说裴寂不行，就你们这干子人有能耐啊？”

众人看到李元吉火气很大，都不再吭声，厅内一时寂静。看到没人理他，李元吉怒冲冲走到李世民面前，撸袖子道：“李世民，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就住了承乾殿？凭什么我就住了阴暗的后殿？”

李世民面无表情，说道：“四郎，你今天心情不好，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我们兄弟住什么地方，都是万贵妃分配的，再说，长幼有序，我为什么不能住在这里？”

李元吉气急败坏：“承乾，承乾，想承继乾纲啊，上有东宫，你这名字就透着邪门，我住承庆殿，还想让我为你庆祝呀。”

李世民道：“四郎，你不要再闹了，宫殿的名字都是前隋传下来的，父皇也认同，犯得着鸡蛋里面挑骨头吗？你回去休息吧，要不，你也可找万贵妃申诉。”

当着众人的面，李元吉的一阵闹腾，与李世民的冷静相对，使李元吉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他知道，单就他们哥俩较阵，无论刀枪剑戟，拳脚身手，或是文才嘴仗，他都讨不到好处。想到这里，他一甩胳膊，说道：“我找万贵妃论论这个理。不错，长幼有序，但你不能就此

承乾了去。嘿嘿，你这里文臣武将倒是不少，敢情又可开一个朝会了。”说完，扭身就走。

李世民听出他话中带刺，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一时间，厅里无人说话，显得十分寂静。

还是刘弘基先打破平静，他说道：“秦王，今天张万岁送来了一批战马，还专门为你奉上一匹骏马。我已让他们将马牵到你的马厩里，这会儿我们不如一起去瞧个新鲜。这里，还有张万岁带给你的书信。”

李世民一听骏马，脸上有了笑容，他接过书信，说道：“好哇，我们一起瞧瞧去。既然是张万岁送的马，那就错不了。瞧，张万岁还把他偷马的经历写在这里呢。”

众人起身向外走去。李世民的马厩设在辅兴坊的东北角，从这里步行过去，小半个时辰就能到达。

其时，李世民那匹“银电骥”早已赏给刘弘基，它跟随刘弘基征讨河东，在跨越土墙时，因劳累过度，脱力跨墙破腹而死。现在跟随李世民的就是那匹“玉极骝”了。

走进马厩，就见一匹通体乌毛的骏马正在和“玉极骝”比槽而食。远远望去，这匹马约比“玉极骝”高了半尺，近处看，马身乌毛细润，没有一根杂毛。看到众人近前，它仰起脖子长嘶一声，前蹄跃起，马头直插房顶。众人眼前一亮，虽然仅此一跃，但他们都感到这匹马如乌金闪电。

李世民近前仔细观看，又退后细细欣赏，脸上写着满意。在众人啧啧称赞声中，李世民笑道：“可惜张万岁不在跟前，你们呀，或打仗，或弄文，都是行家里手，然要说马，就只能看看热闹了。张万岁说，这匹马是他潜往极北的一个公国，从一个少汗的马厩里偷来的，这个少汗相当于我们的太子。这个张万岁，真胆大，竟然敢越过刘武周、始毕可汗的防地去偷马。他偷马送与我，我岂不成了贼头了吗？”

李靖说道：“是一匹好马呀，秦王，什么时候让张万岁也送我一匹。”

李世民道：“这样吧，我把‘玉极骝’送与你。据张万岁说，它是西极

马的后代。而这匹马则是天马的后代。它们不相伯仲啊。”

房玄龄看到李世民的兴致好了起来，急忙凑趣说：“秦王，你就给它取个名儿吧。”

李世民道：“好。我看这匹马到了阵上，将如倚天长剑，威风八面。既然它原是少汗之物，薛收，突厥语中‘少汗’用中土之语来讲，如何念？”

薛收答道：“白蹄。”

李世民道：“这匹马通体皆乌，就叫它‘白蹄乌’吧。”

李世民回府后，长孙嘉敏、菁儿、杨氏已经坐在几案前，上面摆好了晚饭，她们正等着李世民回来。

吃完饭，李世民随长孙嘉敏进入寝殿。也许刚才观马带来的欢喜尚未散去，李世民一团高兴，手忍不住在她的身上乱动弹。长孙嘉敏任他抚摩，伏在他的怀里静静感觉。好一会儿，她才抬脸说道：“二郎，想听喜讯吗？”

李世民道：“什么喜讯？既然是喜讯，当然要听了。”长孙嘉敏欲言又止，脸上渐渐红晕起来，最后轻声道：“我告诉你，快要有人叫你父王了。”

李世民愣了片刻，方才忽然明白，将手伸进她的衣内，触到腹部，惊喜道：“是吗？让我听听。”说完，伏在长孙嘉敏的怀里仔细倾听，那一时刻，屋内非常安静。

待李世民听完，长孙嘉敏又说：“知道吗？不是一个，是两个孩儿喊你父王呢。”

李世民不相信：“你又没有先见之明，敢说你的肚子里怀了两个？”

长孙嘉敏道：“瞎说，我哪儿有这样的本领？我是说，菁儿也怀上了。”

李世民拍了拍她的手，说道：“你们不愧曾为主仆哇，干什么都是步调一致。”他慢慢走到窗前，脸色凝重，说道，“我们现在住在承乾

殿，若你们两人怀的都是男孩儿，将来取名字，你肚里的叫承乾儿，菁儿肚里的叫宽儿，承乾恒宽嘛。当然，由父皇赐名最好。”

长孙嘉敏道：“你就爱操心，哎，我今晚儿不留你了，菁儿那里也不要去，我们容不得再折腾。前些天，杨氏妹子知道了消息，心里羡慕得不行。你快去，她正候着你呢。”

第六回　陇西血战薛家骑　豳州重整秦王兵

裴寂刚刚率兵耀武扬威地渡过河水去征讨刘武周，陇西又传来快报：薛举病卒之后，其子薛仁杲继位，整军六万大举向东进攻已经击破高柳城。消息传来，李渊召集众官商议兴兵征伐。

武德殿里，李渊环顾群臣，说道："薛仁杲已重兵犯我边境。现在，裴监领兵北征，请问众爱卿，谁愿意替孤征讨薛仁杲？"说完，目视李世民。

屈突通出班奏道："臣愿领兵出征。"

李世民也疾步出班："请父皇下旨由儿臣出征。"

李渊心里早已定下由李世民出征，随即道："如此就由二郎出征。孤封你为西讨元帅、雍州牧，率军五万。另派刘文静、史大柰、长孙顺德、刘弘基助你。屈爱卿，你为兵部尚书，就辅佐太子居中策应吧。现在，洛阳王世充的羽翼渐丰，也要早作准备才好。"史大柰即阿史那大柰，为了表彰他的忠勇，李世民特别奏请李渊，除升官封赏外，另赐姓史，名大柰。

李世民和屈突通一起跪拜道："臣遵命。"

李渊又道："二郎，听说你的秦王府里收拢了不少人物，你列个单子交给吏部，随才授任吧，不要埋没了人才。"

李世民答道："儿臣遵命，并代他们向父皇谢恩。"

李世民回府，首先召来房玄龄，嘱他将府属人员造册上交吏部，除李靖、房玄龄两人暂列秦王府外，其他人都可以外派。

房玄龄听言，急忙道："秦王，府属其余人不足惜，唯杜如晦不可以放。"

李世民淡淡地说："当初你把杜如晦介绍给我，经过这一段时间观

察，我看他人物猥琐，讷言少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杜如晦现任秦王府兵曹参军，系房玄龄力荐。杜如晦的祖上也挺显赫，其曾祖父官至后周开府仪同大将军，然而一代不如一代，杜如晦的父亲在隋朝仅当了昌州长史这样一个小官，到了杜如晦，曾经当了几天滏阳县的小尉，马上觉得没意思又跑回家赋闲。房玄龄不知道看中了他的什么特长，将他搜罗来呈给李世民。李世民这样说，明显有些责怪房玄龄不分良莠。

房玄龄争辩道：“殿下，玄龄非今日才识得如晦，我们交往已经多年，我深知他聪悟博识，能断大事，为王佐之才。外人看他身矮貌陋，话语很少，多瞧不起他，我却深知他韬光养晦，才不外露。”

李世民哂道：“他一直在京兆居住，年龄也和李药师差不多，我怎么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头呀？”杜如晦的年龄与李靖相当，名气却默默无闻。

房玄龄压低声音道：“殿下，齐王前来撒泼之事，知道如晦如何说吗？”

“四郎啊，不过匹夫之勇，不用大惊小怪。”

房玄龄摇摇头，说道：“我也是这样认为，然如晦说我错了。”

“如何说？”

“如晦说，齐王临走时甩出了一句话：‘你这里文臣武将不少，敢情又开了一个朝会了。’这句话大有深意。以齐王的所思所想难出其语，他肯定事先和别人说过此类话题。再说，殿下今日奉皇上旨意裁撤府属，难道是偶然的吗？”

李世民绝顶聪明，房玄龄轻轻一点，他的脑子里马上将来龙去脉想了一遍。

“如晦还说，下一步就要看裴寂和刘文静如何斗法了！”

李世民有点震惊，想不到平时默默无闻的杜如晦竟有如此的眼光！裴寂和刘文静皆是首义功臣，两人平时有些水火不容的味道，杜如晦将此两人和自己兄弟相连，确实勾勒出了一些端倪。

房玄龄又道："假若殿下满足做一位藩王，没有杜如晦亦可，若想经营四方，断不可少了此人！"

李世民点点头，决然道："留下他！"

大唐武德元年九月初三巳时，李世民的西征大军排列在金光门外的校场上，等待李渊率百官亲送出师。正是秋高气爽时节，晴空万里，阳光忘情地洒在地上，使满副甲胄的将士感觉身上汗津津的。

正对金光门，耸立着高大的帅字旗。旗下，李世民身跨"白蹄乌"昂然而立，身后，李靖、房玄龄、杜如晦整齐排列。李世民定睛看着金光门内，辘辘声中，李渊的车仗已近门前。李世民大喝一声："全体下马，起乐。"自己率先下马，趋前迎候李渊车仗。顿时，鼓乐齐鸣。

李渊乘革辂车驶出金光门。革辂车行驶到李世民跪伏处前十步，缓缓停下，李渊步出车外，身后跟随的文武百官也拥上前来。

李世民将手一挥，身后的鼓铙皆停，他朗声奏道："西讨元帅、领雍州牧、秦王世民整军完毕，请圣上示下，即时出征讨平薛仁杲。"

李渊挥手道："各位将士，平身。屈爱卿，赐出征酒。"

屈突通双手捧酒先呈李渊一碗，又走到李世民面前递给他一碗。下面的将士也都端起早已经准备好的酒。

李渊举碗道："众将士，刚才，孤已率百官告于太庙，相信你们能够百战百胜。来，干了这碗酒，孤与百官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众将士进酒之后，匍匐在地，山呼万岁。李世民一声令下，骑兵队居前，步卒在后，前呼后拥着中军向城外开去。

大军一路西行，由于惧怕薛仁杲，沿途州县的恐怖气氛很浓。看到李世民带兵征伐，官员与百姓都喜形于色。府官一路迎候，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大军。李世民意气风发，令刘文静统领骑兵队加快进军速度，争取早日与薛仁杲接战。刘文静得令，率队跨州越县，逐步与中军和步卒队伍拉开了距离。

李靖觉得如此布兵很危险，劝李世民道："孙子曰'知胜有五：知可

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知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不御者胜。’如今薛仁杲已知我军来袭，且其兵多于我，可谓以逸待劳。元帅再把步骑分开，则首尾不能相顾，力量大减，若被薛仁杲猛攻一点，就会出现很危险的局面。”

李世民不同意李靖的观点，他说：“药师兄此话有些过虑了，我们取长安立大唐，势头正旺，周围贼人望者披靡。我听说薛仁杲待人残忍，将士离心，相信一接战，其军肯定会一触即溃。”

房玄龄、杜如晦赞成李靖的意见，杜如晦说道：“元帅，药师的话很有道理，望你审慎。”

看到大家都反对骑兵队突前，李世民说道：“既然大家都认为不宜接战，这样吧，现在骑兵队前锋已抵豳州，我到了那里再议。”

薛举当初雄起陇西，并非偶然。他以凶悍善射、骁武绝伦闻名，因而被授金城尉。加上他家产巨丰，善结豪侠，不声不响地便在陇西形成气候。其建秦国自称皇帝后，扩张势力，整肃队伍，严明纪律。仅骑兵就发展到三万人，号称“薛家骑”。放眼中原，尚没有一支骑兵队伍可与之匹敌。薛举病死，薛仁杲继位。这薛仁杲同样勇猛，人称军中万人敌。但他残忍好杀，勇而无谋。不过“薛家骑”在郝瑗、宗罗睺的经营下，战斗力保持如故。郝、宗两人，一人善谋，一人尚勇，可谓是珠联璧合，如虎添翼。

薛仁杲带领六万兵马屯兵高柳城，欲继续东略唐地。这时，其黄门侍郎褚亮劝薛仁杲降唐，他说：“昔蜀主刘禅仕晋朝，近代萧宗降隋，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现在唐皇李渊已据长安，渐成大流，若主能率土归唐，也不失富贵。”郝瑗怒斥褚亮：“褚亮必怀二心，献亡国之计。现在我们兵强马壮，为何拱手让之与唐。殿下，请杀褚亮以安军心，我愿提兵为先锋，拿下长安。”薛仁杲听后觉得有理，但碍于褚亮的文名未杀他，将其赶走了。

薛仁杲赶走了褚亮，即挥兵进攻泾州，以六万大军将泾州城围得密密匝匝。泾州刺史刘感，一面派人向长安求救，一面整顿兵马固守城池。

两军对垒十多天，不分胜负。郝瑗向薛仁杲献上一计：伪装撤兵，作出长安援兵来到的样子，仅留下一些老弱兵士继续攻城。刘感果然上

当，他率领城内守军倾巢而出，奋力追击薛仁杲。出城十里，即遭伏击，刘感溃不成军，他本人也被擒至薛仁杲的面前。

薛仁杲手执长剑用剑尖指住刘感道："你不自量力，竟然敢与我对抗。告诉你，长安现在是自顾不暇，指望他们来救你，简直是痴心妄想。你现在落到我的手里，杀了你简直就如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我给你一个立功不死的机会，你到泾州城下喊话，就说秦王的援兵已经被我打败，让他们立刻投降。"

刘感佯装恐惧，答应到城下喊话。

薛仁杲将刘感放在一辆高架轩车上，他们一同来到泾州城门下。

刘感整了整衣衫，慢慢抬起头，凝视眼前的城门楼，张口喊道："大家都听清了，我是泾州刺史刘感，现被薛家骑俘虏，薛仁杲让我劝降你们。"他忽然提高声音，"不要投降！秦王的十万救兵正星夜赶来，薛贼的粮草不继，很快就要失败。希望你们不要忧虑，合力共拒薛贼……"

刘感尚未喊完，薛仁杲大怒，他疾步走到车前将刘感拉下来，令人将他的嘴堵起来。薛仁杲狞笑道："好你个刘感，敬酒不吃吃罚酒，还给老子玩弯弯绕。好吧，你对长安如此忠贞不贰，老子就赏你个全尸。"他让士兵在城门下挖了一个坑，将刘感推进去。土埋至刘感的大腿，薛仁杲令二百弓箭手向刘感一齐放箭。刘感身上顿时插满了箭羽，成了刺猬。

刘感已死，薛仁杲令全军倾力攻城。由于城中的主力已被歼灭，面对如潮水般汹涌而至的薛军，城内难以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到了晚上，泾州城陷落了。薛家骑入城之后，大肆抢掠、奸淫、杀戮。

占领泾州之后，薛仁杲随即又命郝瑗为将、宗罗睺为副将带领三万骑兵向东进发。

李世民率军西讨的消息络绎不绝地传来，郝瑗多派斥候密切观察李世民的动静。这天他听斥候来报，唐军的先锋已到豳州城，与后方步卒远远脱节。郝瑗大喜，派宗罗睺引军五千与唐军接触，命其只准败不许胜，意欲将唐军引到飞云谷。

李世民一边行军，一边募兵，大队人马集拢在豳州城外的时候，又增加了两万新兵。李世民将这些新兵分散编入了步卒队伍中。

李世民率军到了城边，先期到达的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史大柰与豳州刺史一起到城外迎接，刺史还在州衙里摆了一桌酒席为他接风洗尘。

李世民不同意赴宴，他对刺史说："这一带屡遭薛仁杲的抢掠，百姓日子都很苦，我若赴宴，就是不悯民情了。各位州官，多为征讨薛仁杲出力支援，就是你们最大的功劳。"

众人的午饭是每人一碗盖浇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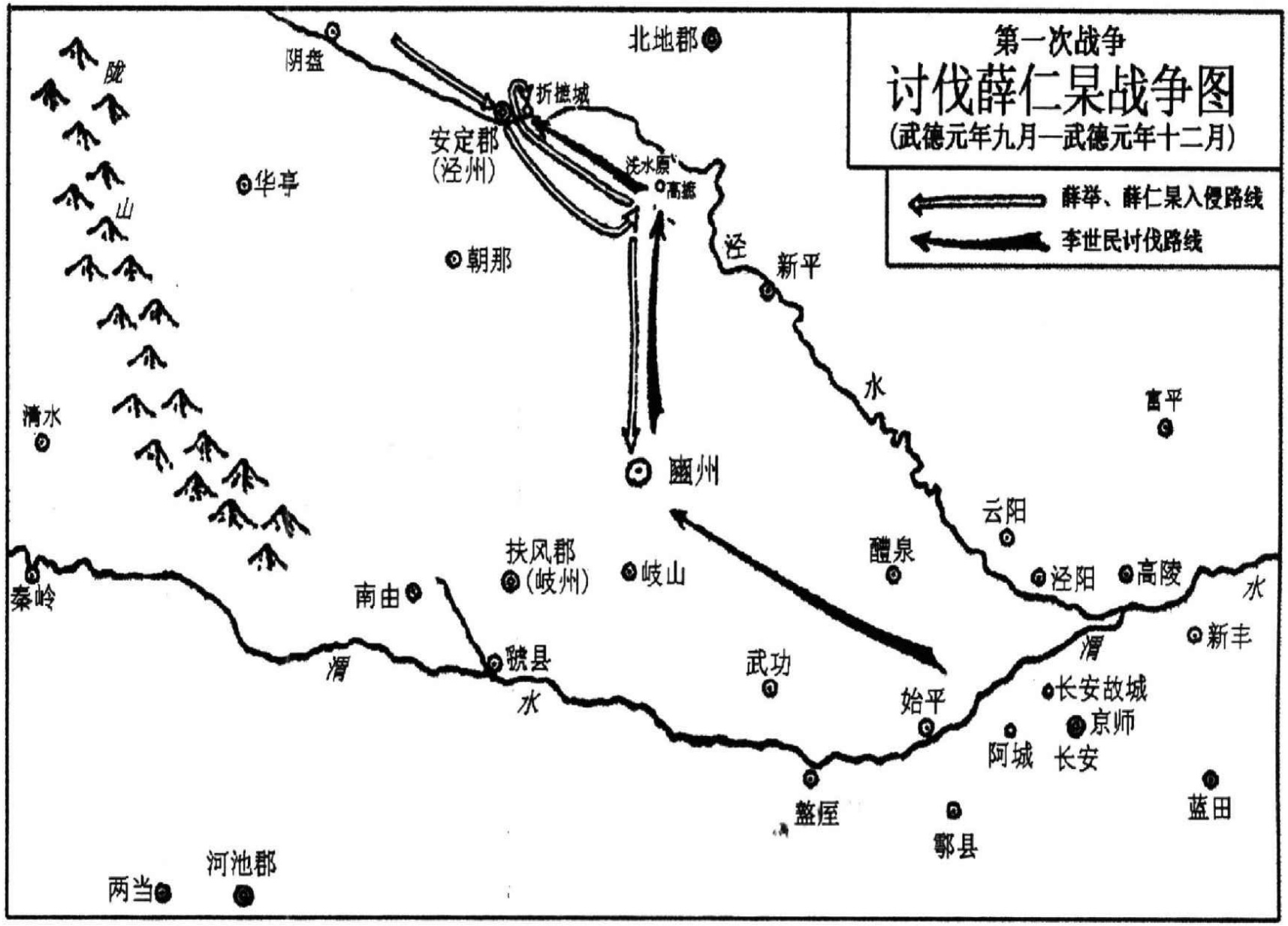
豳州刺史将州衙让了出来，用作西讨元帅府。饭后，大家齐聚元帅府召开阵前军机会议。会议一开始，议事者便分成了速战和缓攻两派。

刘文静对兵驻豳州大惑不解，他慷慨激昂道："我军行进如此顺利，为什么要放慢脚步呢？这些天来，我军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此乃民心所向啊。依我所见，我军应挟摧枯拉朽之势，放马到泾州城下，直捣薛仁杲的老巢。"

长孙顺德附和道："对呀，外面风传薛家骑如何如何厉害，我看都是吹牛。"

李靖冷冷说道："所谓骄兵必败！为将之道，在于去伪存真，不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如你们所言，沿途未见薛家骑，但不能说他们不存在，也许他们正藏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们呢。"

段志玄、侯君集和长孙无忌也是一腔热血："我们正想找他们呢，见面就打，不打如何见高低？"刘弘基和史大柰比较持重，他俩坐在一边静听大家争论。


第一次战争
讨伐薛仁杲战争图
(武德元年九月—武德元年十二月)
薛举、薛仁杲入侵路线
李世民讨伐路线
陇
山
阴盘
北地郡
折墌城
安定郡
(泾州)
浅水原
高墌
华亭
朝那
泾
新平
水
富平
清水
豳州
云阳
醴泉
扶风郡
(岐州)
岐山
泾阳
高陵
水
秦岭
南由
渭
虢县
水
武功
渭
新丰
始平
长安故城
京师
阿城
长安
盩厔
鄠县
蓝田
河池郡
两当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望一眼，杜如晦开言道："为将为帅者正如孙子所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朝开国以来，尚未西征，而薛家世居陇西且穿梭征战，对于地理他们比我们熟悉得多。又如我们前进速度很快，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自长安到此，粮道并不十分顺畅，若再继续拉长供应线，万一粮草接济不上，大军将陷入难堪境地。元帅，我军应该稳扎稳打，否则万一有失，则京师震动，危及安定，望你三思。"

李世民点点头，问李靖道："药师兄，听说薛仁杲有勇无谋，依你估计，他们现在的战斗力如何？"

李靖答道："薛举素来治军有方，其薛家骑驰骋陇西并非虚名。现在薛举虽然已死，但薛家骑一直由郝瑗、宗罗睺两将掌管，他们两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我估计其骑兵队要强于我们。"

刘文静执不同的看法："药师这是长别人威风，灭自己志气。自我皇太原起兵，起初能战兵士仅三万，却能克三晋、略渭北、破长安、收河东而据关中，兵士发展到三十万。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了这一点，即使我们兵少，也能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李靖道："肇仁此言有失偏颇，李靖自幼熟读兵书，揣摩至今，已成兵书三卷。观古兵家思想，一不能骄，骄则轻敌；二要知己知彼。此两点为兵法之基本。'得道多助'固然不错，但若一味拔高此点，忘却兵家思想，无疑是胶柱鼓瑟。"

刘文静一张脸被激怒得红了起来。他随李渊起兵太原，北和突厥，说降屈突通，自认为居功至伟，等闲人都不看在眼里。即使是裴寂，他也嗤之以鼻，认为裴寂无德无才，由于李渊的偏爱，才得以窃据高位。平日里，刘文静在言辞中对裴寂一点都不客气，动辄用刻薄的话挖苦他几句，甚至在朝堂上也不留情面，裴寂为此恨得牙根直痒痒。现在听到李靖说自己偏颇，刘文静立即反驳："京师传言你李药师通晓兵法，我怎么看不出来呢？请问，我们在太原起兵时，你在什么地方？你跑到长安告状去了！另外，你自诩熟谙兵法，可从未见你带过兵啊！古来倒是有一人和你差不多，就是纸上谈兵的赵括！"

刘文静的这番话可谓刻薄到底了，将李靖比作赵括。李靖听后，摇摇头，微笑一下并不做声。

众人一时无语，齐把目光射向李世民。

李世民眼望房顶，最后下定了决心，他扼腕道："大唐立国未稳，如今裴寂北拒刘武周战况未明，我们亟须打赢一仗安定民心。我心已定，明日我亲率马军和二团步卒攻击前进。豳州这里，就由侯君集和药师、房玄龄、杜如晦留守。大家都各自回帐，分头准备。"

众人走出府外，房玄龄拉着杜如晦走到李靖的面前，着急地说："药师，我们应该再找元帅劝谏才是。万一此战不利，定会挫伤士气，惹得京师震动。"

李靖摇摇头，说道："玄龄、如晦，你们都看到了，今天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边倒，大家都是一腔热血，年轻气盛啊。即使是元帅，他也被兴兵以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这会儿去劝，是没有什么结果的。既然这样，就让他们先和薛仁杲打上一仗，胜了固然好，败了，也是一次历练。两位放心，他们在前方败了，豳州还是会岿然不动，薛仁杲没办法迈过去一步的。"说完，向两人拱拱手，转身走了。

李世民拿出雕弓用手轻弹弓弦，空气中顿时传来了沉闷的颤动声。说起这张弓，还有一番来历。当初马三宝在终南山发现了一棵乌黑坚韧的上好桑柘木，又在深渊里打死一条大蟒蛇。他用这两件宝物为自己做了一张硬弓，见到它的人无不啧啧称羡。待马三宝到泾阳拜见了李世民，深慕他的名气和风采，见他酷爱弓马，遂找到一名高手匠人，还以这两件宝物为材料，替李世民度身量造了一把好弓。这张弓身长三尺八寸，弦长二尺七寸，比寻常人用的要大上一圈。弓的系弦之处露出闪光的褐色桑柘木，弓身用蟒蛇皮紧紧缠裹，触手处富有弹性。在握柄和系弦处镶有象牙饰品，弓弦用蟒蛇筋制成。李世民拿到弓后，觉得沉甸甸的，试着一拨空弦，就知道弓弦的力度。李世民的臂力非常，寻常硬弓都不称手，这张弓显然合了他的心意。李世民当时就携弓到野外试箭，只见弓如满月，箭如流星，箭镞直直地射中三百六十步外的木靶，入木三分。

这会儿，李世民骑着"白蹄乌"，正站在一座荒丘上。他将弓弦反手插入袋内。身后的千军万马肃穆站立，只听大旗在风中呼呼作响，马儿在兴奋中昂首长嘶。到了出发时刻，李世民将手一挥，身旁的五百骑随他向西北方向行去。紧随其后，是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和史大柰的四团马队。最后面，是段志玄和长孙无忌的两团步卒队伍。

李世民身为全军的主帅，这时却充当了全军的先锋。这是他素来的习惯，他认为主帅在阵前斩将夺旗，会大大鼓励将士的士气。李靖对他的这种作风不以为然，认为军中主帅不宜脱离主帐，更不宜充当先锋逞匹夫之勇。因为战阵上情况瞬息万变，幸运不会长久眷顾一人，若被飞来的一支流矢击倒，反而会乱了本军的阵脚。

大军一路前行，很快就走过了亭口。李世民命令加快速度，争取晚上赶到高坡扎营。

出亭口十里，就到了一片开阔地，这里长草遮路，苍茫一片。远远地，忽然发现一彪人马旌旗，在一片吆喝声中向他们逼近。

两旁哨探飞马过来，李世民勒着“白蹄乌”，哨探报道：“禀元帅，前方所来人马约五千，皆是马军，估计是薛家骑。”

李世民哼了一声道：“传令，三团马队立刻摆成扇形向前攻击，左右，随本帅前去与他们接触。”说罢，一踢“白蹄乌”，冲向前去，五百马军都扬起马鞭，大声吆喝向来军迎上去。

来人正是宗罗睺带领的五千薛家骑。这两天，宗罗睺散出探子密切注意着豳州城的动静，李世民的一举一动都及时报到他那里。当他得知李世民率军过了亭口，急忙整军迎上前来。这里，距离飞云谷还有四十里。

马蹄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两军在逐步接近，到了相距三百步的地方，两边同时将马勒住。宗罗睺向后面一摆手，自个儿独骑走上前来。李世民在阵里冷眼观察宗罗睺，只见他头戴闹龙铜盔，身披一件锁子天王甲，外罩暗龙白花朱雀袍，手持一把方天画戟。脸上生满了坑坑洼洼，显得样子很凶。宗罗睺见唐军毫无动静，大声道：“请唐军主帅出来搭话。”

李世民拍马而出，手持青偃回龙大砍刀，迎风喝道：“我乃秦王李世民，你们屡屡犯我边界，有什么话好说，看刀！”说罢，一踢“白蹄乌”冲向宗罗睺，身后的五百马军也一同冲了上来。

宗罗睺原想双方总要说上几句话才会开战，没想到李世民已疾如闪电般冲到面前，他急忙挥戟相迎，两般兵器刹那间就相撞在一起。周围两军很快缠斗成一团，唐军的五百人一下子淹没在薛家骑的战阵中，刀

枪撞击声、死伤者哀号声混杂在一起。

宗罗睺仅仅与李世民相持了三个回合，就知道这秦王果然名不虚传，他刀法娴熟下刀沉重，说明李世民的臂力不同一般。他明白自己不是秦王的对手，又见唐军的后续部队已如潮水般地从后面漫过来，便不恋战，急忙虚晃一招，斜刺里落荒而逃。但他的马怎有“白蹄乌”快，李世民一个起落又横在他的面前，大刀迎面砍下。

宗罗睺连忙用戟架住砍来的刀，身上冷汗涔涔。郝瑗派他来的本意是吸引唐军到飞云谷，谁想碰到了秦王这个煞星，未达目的反把小命丢在这里，太不值得了。想到此，宗罗睺声嘶力竭大声吼道：“众将官，快来救难。”

眼前形势是五千对五百，薛家骑大部分人还在闲着。听到宗罗睺叫喊，二十余骑疾冲到两人面前，二十余杆枪、戟一齐刺向李世民。李世民毫不畏惧，他提起压迫宗罗睺的砍刀，向来人横扫过去，这帮人毕竟是寻常军士，仅只一荡，他们手中的兵器便都七倒八歪。

宗罗睺得空钻了出去，命令道：“留下一千人断后，其余人撤退。吹号！”说罢，率先向后撤去，在“呜呜”牛角号声中，薛家骑掉转马头开始撤退。留下断后的一千人边打边撤。

李世民放下青偃回龙大砍刀，反手拔出硬弓，瞅准逃跑的薛家骑射出箭去，一会儿，一壶箭全被射空了，前方横七竖八躺下二十余具尸体。

刘文静、长孙顺德和刘弘基赶了过来，远处，宗罗睺的骑兵还没脱离视野。李世民对三人道：“兵贵神速，我们要追击到底。传我的命令，让后队史大柰、长孙无忌、段志玄他们加快速度，与我们保持距离。你们，随我一起去追击。”

长孙顺德很是遗憾：“元帅，这薛家骑怎么如此不经打，我们还没现身，他们就跑没影了。”

刘弘基道：“不可大意，我看他们倏忽而来，瞬息而散，并非无能之辈。”

李世民道：“不要再讨论了，等打完这一仗再说，我们走！”

三团马队很快变成一字队形，沿着薛家骑的马蹄追击而去。

飞云谷的地形并不十分险峻，中间一条宽阔的大道，两旁是长满矮草的慢坡。要去泾州，这里是一条近路。

李世民带领的三团马队共有一万五千骑，他们进入飞云谷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谷里空无一人，万籁俱寂。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走在前头。刘弘基从进入谷里的时候就起了疑心，他对李世民说："元帅，我看他们刚才撤退得挺干脆，别是故意把咱们引到这里吧？"

几人都停下马来，李世民观察四周，摇头道："不会，你看两旁皆是缓而长的慢坡，他们无险可守，难以形成口袋。且他们刚刚战败，怎么能如此迅速地再集结起队伍？放心走吧，出了谷，我们再扎营打尖。"

飞云谷的长度约有十余里，前头部队行到三里的地方，大半马队方才进入谷内。这时，只听一声号炮，两旁响起了牛角声，只见慢坡顶上，齐刷刷地站满了薛家骑的马匹。

听到炮响，李世民知道今日大意了，肯定中了埋伏。但他面无惧色，下令道："后队变为前队向后撤退，由长孙顺德的团队殿后。"

郝瑗立在坡顶，见李世民在那里变阵，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知道今天李世民败定了，临时变阵反而有利于自己的冲锋。郝瑗挥手下令，让左翼的一万五千铁骑率先冲锋。号令既出，只见马刀闪亮，喊杀阵阵，铁骑似猛龙向下飞奔，他们借下冲的惯性，冲入唐军阵内，唐军阵势顿时大乱。

左翼的铁骑发动第一波冲击之后，借着马势飞快地奔上了右面的坡顶。早已严阵以待的右翼一万五千铁骑接着进行第二波冲击，他们奔入谷底砍杀一阵又飞跃到右边的坡顶。很快，刚刚休息一阵的左翼铁骑又发起第三波冲击，如此周而往复，他们像拉锯一样逐渐蚕食唐军队伍。

长孙顺德杀得一身鲜血，他向刘弘基大声吼道："赶快护送二郎出谷，这里有我。"

李世民看到此种情景，流泪道："悔不该不听药师之劝，遂有此败。"他吩咐刘弘基道，"我与肇仁先退，你再带一些骁骑去接应顺德，

不要恋战，得空就设法突围。”

谷里鏖战正酣，这边李世民和刘文静已快速退出飞云谷。行约三里，遇到史大柰率领的一团马队和长孙无忌、段志玄带领的两团步卒。此时，随李世民出来的从骑不足三千人，李世民判断，再率领他们去增援飞云谷也无济于事，遂令步卒断后，急速向豳州方向退去。

然而郝瑗不容他们从容而退，太阳刚刚落山，薛家骑就漫山遍野追击而来。段志玄和长孙无忌指挥步卒用弓箭退敌。薛家骑见状，立刻四散开来，五骑为一队前来冲杀，二团步卒渐渐抵挡不住，阵脚大乱，向后溃败，一下子退到了亭口。

就在李世民等人六神无主、仓皇而退的时候，只见一彪军马当路而立，为首的正是李靖和侯君集。看到李世民率领败军而来，李靖驱前道：“元帅，你且领军从中路退入亭口，由我来对付薛家骑。”

侯君集手一挥，身后的军士让开一条大道，败军蜂拥而过。

步卒退后，就是史大柰带领的一团马军，他正要随队撤退，李靖喝道：“史将军，你且约束马队站立中军，听我调度。”

这时，暮色已经笼起，薛家骑随身都备有火把，他们点燃起来，半边天顿时被烧得红亮。

李靖挥手道：“掌灯。”命令被逐口传送下去。

李世民退入亭口站立城墙上，看到了一幅壮丽的情景。

只见方圆五里的地方，从左到右，依次掌起赤、碧、白、皂、黄五色灯笼，在灯笼掌起的时候，全军发出一声喊，那声音震彻天宇。听此声音，李世民知道李靖此来，是把所有的兵马都带来了。

薛家骑看到眼前掌起如此多盏灯，而且喊叫的声音，似有十万兵马，他们都吓了一跳。一些收脚不住的马匹冲得过近，立即被强弓硬弩射倒在地，其余被震骇得不敢上前。看到薛家骑在那里迟疑，李靖命令史大柰率领马队手执弓箭，驱前专往火把处射箭。

薛家骑不明虚实，只好后退十里下寨。

李靖登上城楼，见李世民谢罪道："元帅，李靖未奉将令，且救援来迟，特请罪。"

李世民流泪道："药师兄，你有何罪？世民才是罪人啊。悔不该不听你劝，致有此败，现在弘基和顺德也不知吉凶如何呢？"

李靖道："吉人自有天相，想他们应该能够全身而退。元帅，我看亭口非久留之地，现在薛家骑已被我军吓退，我们应该趁此间隙，连夜退回豳州。"

李世民道："药师兄，你全权安排吧。我现在灰心至极，方寸已乱。"

李靖令掌灯之军士一直站立到午夜，然后令他们将灯笼立在原处，大家按照秩序偃旗息鼓，马摘銮铃，悄悄退回了豳州。

飞云谷一战，唐军损失马军一万三千骑，伤残无数，刘弘基、长孙顺德下落不明。李世民退回豳州，当即具表向李渊报战情。送表之人赶到长安的时候，飞云谷战败的消息早已像一场飓风，从陇西传到了长安。那些天，京师百官纷纷谈论这件事情，忧虑之色形于脸上。

李渊在恬然殿召集李建成、屈突通、殷开山、温大雅、刘政会、于志宁、颜师古等人议事，众人都是一脸忧色。昨天，从并州也传来消息，裴寂率军反攻并州，被刘武周击溃，一路败退直到霍邑方才驻足，从此以北皆沦为刘武周的属地。裴寂才德平庸，李渊派他出征的时候，许多人并不看好，此次失败许多人感到是意料中的事。唯秦王败绩让人吃惊。长时间以来，秦王勇猛多智，被认为是常胜之王，他若失败，恍如心中的支柱轰然倒下。

看到众人不说话，李渊扬了扬手中的表章说道："二郎表中奏道，其府属房玄龄献计让孤降表与李轨结连，你们以为如何？"

于志宁说："此计大妙，若李轨与我朝联合，将会大大减轻薛家骑对西讨大军的压力，薛仁杲肯定要分出精力去防范李轨。请圣上降旨，言辞不妨婉和些，臣愿意亲往陇西为使。"

屈突通道："世上无常胜将军，秦王此败，亦属正常。望圣上降旨抚慰，相信秦王能够完成使命。"

李渊道："屈爱卿，现今我们两面受敌，应该向何处增兵呢？"

屈突通道："依臣主意，秦王此败并未伤及根本，请圣上给予其全权，让他便宜行事即可，无须增兵。臣忧心的是北方，若刘武周再胜就要越过河水，必会危及长安的安定，可使殷开山领兵增援裴总管即可。"

李渊点头道："增援裴监，就有劳殷爱卿了，孤再使柴绍、平阳公主助阵。你们带领两万兵马渡过河水屯于龙门。至于二郎那里，张万岁已经从河西赶回长安，他告诉孤，想把牧马场挪到陇西去，孤同意了，宣慰西讨大军的事儿就让他办吧。屈爱卿，洛阳王世充那里最近有什么动静？"

屈突通奏道："据臣派往洛阳的细作来报，王世充最近多派使臣赴黎阳，依臣估计，他想招降徐世勣。现在徐世勣成了一个香饽饽，占据山东的窦建德最近已经攻入河北，他也多次派人去找徐世勣。"这黎阳濒临河水，过了河就是河南，北面是河北，东面是山东。离城十里即是隋朝三大粮仓之一黎阳仓，当初李密攻破回洛仓之后，感觉到据有粮仓的甜头，遂派徐世勣带兵拿下黎阳，以图向东方和北方发展。谁知李密早早兵败，属下众叛亲离，他自己投唐，把徐世勣孤零零地撇在那里。王世充和窦建德都想扩大自己的地盘，谁先拥有黎阳，谁就占了先机。

一听此话，李渊着急地问温大雅道："彦弘，那徐世勣是李密的瓦岗旧部，前些天，孤嘱咐你以孤的名义与李密一同写信招他，这事儿办了没有？"

温大雅趋前道："禀圣上，臣已经派专人将圣上的旨意与李密的书信送到黎阳，然至今没有回音。请圣上放心，臣下去再找李密询问。"

李渊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李密的关系感召徐世勣来降，若能成功，则黎阳和潞州连成一线，与长安遥相呼应。徐世勣就可以像一把锋利的楔子插在王世充和窦建德之间，可以钳制两人的行动，为今后各个击破创造条件。

屈突通道："这件事情要抓紧，现在王世充和窦建德都在打黎阳的主意，窦建德还调派部队进行军事压制。不论他们谁得了黎阳，对我朝都是不利的。"

李世民兵败之后，百般沮丧，回到豳州一夜未睡。第二天午时得知薛家骑蜂拥而至，就率领众将登上城楼观望，只见下面立满了薛家骑兵。宗罗睺持戟在阵前来回走动，不时令手下人呼喊："缩头乌龟，有种下来。"一名手摇羽扇的白衣文士指挥军士将李靖在亭口留下的五色灯笼拉到城下，摆成了五个大字"秦王勤败也"。阳光下，五色灯笼色彩斑斓，煞是扎眼。薛家骑极尽侮辱之事，气得侯君集和长孙无忌跳脚大骂，他们对李世民说："元帅，打开城门与他们战，即使战死沙场，也强似受这口鸟气。"

这豳州城池扼西域至关中要道，两旁夹峰耸立，城楼倚绝壁而建。关险壁坚，只要城楼不失，薛家骑便不能往关中进犯。李靖看到李世民脸上有不豫之色，笑道："元帅，看到那个白衣文士吗？他就是郝瑗，这会儿他百般想乘胜与我们决战呢。不管他，我们回府歇息如何？"

说话间，忽见郝瑗将手中羽扇一挥，城下鼓噪顿息。郝瑗大声道："请秦王出来搭话。"

李世民不作理会，向侯君集作了一个手势。侯君集将身子立在城墙垛子间，回答道："元帅没耐烦与你说话，你有屁快放。"

郝瑗并不恼火，哈哈道："败军之将，我不与你们一般见识。你告诉秦王，你们入我陇西，光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我薛家骑马壮兵强，粮秣充足，有耐心和你们在这里耗下去。不过，我这里俘虏了两人，一个叫长孙顺德，一个叫刘弘基，现圈在泾州的羊圈里，他们能否熬过冬天，我就不敢保证了。"

听说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真的被俘虏了，众人大惊。李世民的脸色更为阴沉，他吩咐长孙无忌和侯君集共守城楼，下令道："不理他们，就依药师兄之计，谁妄言出战，斩！"

众人回到元帅府，房玄龄和杜如晦迎上前来。他们两人奉李世民之令连夜向李渊写了一份奏章，其中就有房玄龄所献联结李轨之计。看到众人已在房内落座，李世民忽然失声痛哭道："世民遭此大败，皆因未听药师兄和房、杜二先生的建议啊！我年轻气盛，不单害了自己，还连累弘基和顺德身陷贼营。还有那万余马军，他们喋血飞云谷，这会儿冤魂未散，还在怪我呢……"

唏嘘声中，刘文静也相对而泣，这次遭此败绩，自己也逃脱不掉责

任，他抽泣着说道："元帅，都怪我当初太固执，连累你如此伤心。请上表具言肇仁之罪，也好给长安百官一个交代。"

李靖站起身来，说道："所谓福祸轮转，元帅、肇仁，依我的看法，此次战败并未伤及我军根本，反把原来我们的骄气转到薛仁杲的身上。虽然刘弘基和长孙顺德被俘，料他薛仁杲一时也不会杀了他俩，现在两军相持，薛仁杲还想把他们当成一个要挟的砝码呢，请两位不要再自责了。"

李世民和刘文静抹去泪痕。

李靖款款而言："这薛仁杲自恃兵强马壮，横行陇西，把那李轨压迫到西北一隅。现在又新败我军，肯定愈发骄横了。观城楼下郝瑗、宗罗睺的表现，就可略知一斑。还是那句话，骄兵必败！我们正好以逸待劳，让他们在那里耀武扬威好了。只要我们保持粮道通畅，就有和他们耗下去的本钱。已经进入冬月，寒风将起，据我所知，薛家骑久处陇西，粮草向来需要关中接济，我们在这里卡死其进粮渠道，他们马上就会面临粮草不继的局面。我们再依玄龄之计与李轨联结，薛仁杲势必要分出精力北顾李轨。这边粮草不继加之寒冬来临，城下的巴掌之地不容他们长期安身，半月不到他们就会主动撤退另找安身之地。届时我们再如影子般缠住他们，他们退一步我们跟一步，稳扎营盘与之相持。元帅，最终的胜利还是我们的。"

杜如晦接言道："药师此言可谓鞭辟入里，我们还可以利用这段相持时间，补充马匹，训练新募之兵，提高我军的战斗力。"

李世民入神地听着，心里快速转着念头。其实他们说的话和战前所言大致相同，不同的是这会儿听着声声入耳，而战前则压根儿听不下去。他抬眼对李靖说道："药师兄，还有一件事儿你没有说到，趁这个空儿，我要拜你为师，你要将那三卷兵书逐章讲授于我，不知肯赐教吗？"

李靖大惭："元帅此言太过，李靖那三卷兵书，实际是总结前人兵法思想，纯粹纸上谈兵。若论实际征战，谁不知道元帅十六岁就开始从军，熟谙兵家谋略。此次虽然败了一仗，但胜败乃兵家常事，元帅切不可妄自菲薄。"

李世民道："药师兄此言差矣，兵法在于因人而用。古之赵括，囿

于书上兵法，临机不加变化。而药师兄遍研古代兵家思想，又出新意，且临阵善加变化，活学活用，对前人兵法岂不是一种发扬光大？我虽然从军较早，却只是暗自揣摩，不成系统，望药师兄不要再推托了。”

李靖急忙道：“如此，就与元帅一起探讨吧。”

李世民道：“如此甚好，今后我们每天要拿出两个时辰，齐聚一起，谈兵法、天文地理、诗书文艺，尽展诸长，以互有补益。”

侯君集插言道：“尽展诸长，像我这样无所长的人，只好耸起脖子躲在一旁听了。”

众人哈哈大笑，沉闷气氛顿时散去。

李世民又说道：“就从大家之议：北结李轨以牵制薛仁杲，静作壁上观以待贼变。段志玄、侯君集，你们两人全力负责押运粮草，保持粮道通畅。至于训练兵士，药师兄，就劳烦你了，我另让史大柰和无忌助你。”

众将依令而行。

张万岁迁移牧马场到陇西，又兼作李渊的钦差之臣，这日早晨就离开了长安。为加快行进速度，他令副手携带辎重、拢住母马和小马驹在后面慢慢行走；自己则带领从骑赶着三千匹良马奔向陇西。经过沿途州县时，也只略事休息，补充草料后，就又吆喝着数千马匹呼啸而奔。这样走到第四天的午时，他们已经望见豳州的城墙。

豳州守城兵士看到远方尘土飞扬，听见马蹄声若轰雷，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变故，急忙将城门紧闭。须臾，张万岁打头到了城下，看到自己吃了一个闭门羹，嘟囔道：“这秦王被薛仁杲吓破了胆，自己人来了还如临大敌。”他扬手向城墙上呼道，“喂，请速报秦王，就说张万岁来也，让他快开城门。”恰巧史大柰巡城到此，定睛一看，识得是张万岁，急令大开城门迎入。但史大柰看到众多马匹犯了难，说道：“万岁，现在城里一下子增加了数万兵马，本就拥挤不堪，你这数千匹战马再冲进去，不知又要乱成什么样子。这样，城南五里处现有一座空营，你先把这些宝贝带到那里吧。”

张万岁笑道：“史将军，这么多人待在一起不去打仗闷在城里，不

怕憋坏了？你素来骁勇，不如我们一起出城带兵冲杀一阵，也可以给我的这些马腾出些位置。”

史大柰正色道：“禁口，元帅有令，妄言出战者斩！我劝你到了元帅面前，最好莫提出战二字。”

张万岁一缩脖子：“好家伙，我刚刚入城，就先挨你一顿训。知道吗？我是圣上派来的钦差。史将军，你小心过头了。不过你既然有令，那些马就不要入城了，这儿有几匹马是献给秦王等人的，必须入城。”

两人将诸事安排停当，就一同奔往元帅府。进入府内，就见李世民等人正在那里高谈阔论。张万岁一步跨到李世民面前，伏地道：“马贼万岁叩见秦王。”

李世民见到张万岁来到面前，顿时一脸笑意，起身搀起他，说道：“起来吧，张万岁，你现在官至太仆少卿，仍自称马贼，难道我们大唐是贼窝子吗？”众人顿时一阵轻笑。

张万岁一脸惶恐，连声道：“不敢，从今儿起就谨遵秦王号令，不敢自称马贼了。不过我原名万岁，也实在拗口，就请秦王给赐个名吧。”

李世民道：“我朝宽仁，你的名字并不犯忌，咱们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吧。张万岁，你急巴巴地跑到这里来，有什么贵干呢？”

张万岁说：“马贼——噢，我，我在河西待不下去了，那里已经被刘武周占领，请得圣上同意，将牧马场移到陇西。哎，我该死——怎么把最重要的事儿忘记了，此次我来还担着钦差之任，宣读圣上的旨意。”

一听到这句话，大家都跳起身来，房玄龄和杜如晦急忙排开香案，李世民等全都面向香案跪伏，听张万岁宣读圣旨。

张万岁拿出圣旨，展开读道：

大唐皇帝诏曰：秦王所率将士，辛苦征讨，遭受初挫，朕念兵家胜败常事也，不予深责，望抚慰全军，厉兵再战，盼闻捷报。所需兵粮，已嘱兵部善为充实。唯阵亡将士，即具名报，朕当一一抚恤其家。所奏

北结李轨事，朕书随带，由秦王专权处置。钦此。

听毕，李世民顿首道："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起身接过圣旨，供奉在香案上。

张万岁又把李渊写给李轨的书信奉上，李世民打开一瞧，只见李渊称呼李轨为"从弟"，书中言辞谦然，情意恳切。

张万岁又拿出一封信，说道："秦王，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是李安托我转交给你的一封家书，据他说，长孙夫人和小夫人都为你生了一男，喜上加喜啊。"

众人听言，一齐拱手道："恭贺元帅，真是大喜呀。"

李世民听说长孙嘉敏和菁儿都为他生了儿子，喜极而狂："好你个张万岁呀，怎么不早说。"随后又喃喃自语道，"两个儿子，好哇，承乾恒宽，承乾恒宽啊。"

侯君集看到李世民在那里喃喃自语，大声道："元帅，恭贺你呀，我要喝酒，那定下的禁酒令也该破一破了。"

李世民眼中充满了笑意，向众人拱手道："世民初为人父有些失态了。这样吧，今晚我请客，让伙房做一些好菜，我从长安还带来一些玉勒浆，大家悄悄喝一些。不能传出去，既然有令就不能破。"

张万岁又趋前道："秦王，我自从得了这个信儿，比你还激动呢，就琢磨着给你送个什么礼物，想来想去，还是送上一匹马吧。这匹马可是我冒险偷来的。"

李世民眼中更泛出光辉，笑骂道："你这个马贼，还有什么好消息，一块儿说出来，别像抖包袱一样一点点地逗我们。"

张万岁说："禀秦王，除了城外带来的三千匹战马外，我实在没有什么了。"

李世民道："太好了，张万岁，这就叫雪中送炭，将来打败薛仁杲，有你一功！你那匹马在什么地方？走，领我们看看去。"

这匹马已经被牵到了府前，只见它毛色黄里泛白，慓悍雄壮，正在

那里昂头嘶鸣。

李世民回首道："张万岁，这匹马又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

张万岁道："这匹马是始毕可汗小儿子的坐骑，我早闻其名，前段时间我用半个月的时间潜往东突厥牙帐，费尽心机才盗了出来。秦王，这匹马既有天马、西极马的血缘，又有突厥马的特征，算是杂交马中的神骏，你不妨骑上试一试。"

李世民摇手道："算了，能入你张万岁的法眼，会是劣马吗？玄龄，你替这匹马起一个名字吧。"

房玄龄想了想问张万岁道："知道始毕可汗小儿子的官位称呼什么吗？"

张万岁答道："我打听过，听说可汗封他为'特勒'。"

房玄龄道："元帅，这匹马膘肥体壮，神骏非常，就依'白蹄乌'故事，称之为'特勒骠'吧。"

李世民点头，众人鼓掌称善。

第七回　雪夜偷越飞云谷　唐秦决战浅水原

李轨盘踞凉州武威城，定国号为大凉，自号大凉皇帝。因屡受薛仁杲的侵压，地盘日益缩小。若无祁连山和古长城的屏障，李轨恐早被薛仁杲逐入西北方的大漠里去了。

房玄龄带着李渊的玺书，在两名从骑的护卫下，轻车简从避开薛家骑占据的道路，先向东行，再绕道漉州向北，一直走到贺兰山上的古长城脚下。从这里到武威，还有不足三天的路程。

豳州这边依旧按兵不动，但城里人却没有闲着。李靖带着长孙无忌和史大柰，白天训练新兵、排练阵法，晚上陪着李世民一起阅读各种兵报。侯君集和段志玄亲自到岐州押运粮草，两人一前一后护住车队，百般警惕，不敢掉以轻心。

晚上，元帅府里最为热闹，众将研判军事，互通情况，尽言所长。李世民把李靖的三卷兵书要了过来，白日里自己逐章翻看、细致揣摩，到了晚上，把李靖拉到一旁的耳房里，由他逐一解说。

这日李世民读到第一百五十二条，题目叫“军将骄败”，李世民感叹道：“药师兄，前时飞云谷之败至今历历在目，令人痛心疾首。若早读此书，也不会招致错误了。”

李靖道：“为将为帅者，最难的事当属调整本人固有思想。调整之最有效途径，莫过于亲身历练，积累诸多方能有所顿悟。就我这几卷兵书来说，其中诸条古人皆有涉及。如元帅所提此条，当初吴子问孙武道：‘敌勇不惧，骄而无虑，兵众而强，图之奈何？’孙武回答说：‘诎而待之，以顺其意，无令省觉，以益其懈怠，因敌迁移，潜伏候待，前行不瞻，后往不顾，中而击之，虽众可取。攻骄之道，不可争锋。’孙武已经把军将骄败的原因说得很明白。前隋荥阳郡守张须陀可以说是一名善战之人，他连败翟让、李密数阵，吓得翟让不敢再与他交手，然而李密看到了张须陀的毛病，认为‘须陀骤胜骄很，可一战而擒’，李密鼓励翟让主动进攻，果然，此仗张须陀大败并被斩于阵前。”

李世民道："依药师兄之言，兵书兵法实为常式，关键要由人来活学活用。"他话锋一转，"据你观察，我们面前的对手——郝瑗的谋略如何？"

李靖回答道："这郝瑗算是一个有见识之人，当初他辅佐薛举经营陇西，居功至伟。就如眼前——他深知速战速决的重要性，变着法子激将我们。此人主事，我们要有十倍小心。不过为将者，总要有一个好主人才能发挥作用。薛仁杲比起他的老子薛举来，相差甚远。他残忍无谋、简单多疑，现在眼见郝瑗在这里停顿不前，时间一长必定催促，自会酿成主将不和，这就是我们等待的变数。"

李世民接口道："我们示以怯意，让郝瑗夹在薛仁杲和我们中间不好做人，这就是药师兄折磨郝瑗的手段？"

两人对视一笑，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两人互相佩服，心思近了许多。

房玄龄终于到了武威，他当庭向李轨宣读李渊的玺书。李轨听见李渊称呼自己为"从弟"，犹续李家族谱一般，不禁大喜。他厚待房玄龄，派其弟李懋为使，携带珍宝礼物，随同房玄龄一起，奔向关中到长安答谢。

房玄龄到达豳州的时候，已经是半月之后了。李世民得知李轨愿意和唐交好，非常高兴，当即令杜如晦选派人手，潜入陇西腹地散布此消息。不到三天，陇西各州县大大小小官员纷纷谈论唐和大凉交好的消息，大家心情不一，有的恐慌，有的反而盼望薛仁杲早点垮台。

郝瑗和宗罗睺每天派出数队马骑到豳州城下示威索战，一心想把唐军激出城决战。无奈豳州守军在李世民的严令下，坚守城池，按兵不动。

北方寒流悄然而至，大风接连肆虐了三天，气温陡降，冬雨也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这天早晨，天色灰暗，乌云密布，冬雨转成了雪粒，一会儿，竟然纷纷扬扬飘下鹅毛大雪。到了午时，积雪已有没脚脖子深。雪仍在不停地下，眼前苍茫一片，视野极窄。

驻守在亭口的三万薛家骑发生了粮草危机。本来薛仁杲转运来的粮草只能维持军士的温饱，这次陡降冬雨和大雪，使道路滑泞难行，粮草

难以为继。接连两天，他们都盼望着粮草队伍快快到来。若今天粮草不能及时运到，晚上就有部分军士和马匹要饿肚子。

亭口狭小，三万人马挤在这里无腾挪之地，到了晚上，一大半人没有栖身之处，许多天来，他们都是天作帐篷地当铺。这次寒流骤至，已有数百名军士和缺少草料的马匹冻毙在营地。

郝瑗带着宗罗睺在营中巡视，宗罗睺忧心地说："该死的唐军躲进豳州硬是不出来，他们在那里暖和，我们在这里受冻，存心要冻死我们。郝帅，我们要想个法子激他们出来才好。"

郝瑗身着一袭白衣，置身在密密的雪花之中显得清雅脱俗。他不发一言，任脚下的积雪在靴子的踩挤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远远地看见几个人围成一圈，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军士在刨一个土坑，准备掩埋昨晚冻毙的一名同伴。看到主将来到身前，他们急忙伏地叩拜。这几天粮草匮乏，天寒地冻，死去的马匹当即被切成块烧烤后被士兵果腹，人的尸体就地掩埋。

郝瑗上前扶起他们，触手处感觉他们的全身都透着冰凉，近观他们的脸上、耳朵都有不同程度的冻痕。郝瑗温言道："诸位受苦了，本帅心里也很难受。谁能够告诉我，你们这会儿最想得到什么？"

一名年轻的军士抽泣起来，他哽咽道："元帅，我好想家。"

宗罗睺吼道："胡说！出征在外不思建功，妄言想家，知道军律吗？"

郝瑗用手止住宗罗睺，上前抹去年轻军士的眼泪，说道："你说得对，我们是该回家了。告诉你的同伴，我们立刻回家。"说罢，他扭头大步向来路走去，宗罗睺见状，惊愕中疾步赶上，扯住郝瑗的衣襟问道："郝帅，你不是在说胡话吧？我们就此回兵，难道不怕皇帝降罪吗？"

郝瑗止步，死死盯住宗罗睺，一字一顿说道："宗将军，我们再待下去，粮草短少与寒冷会要了我们大家的命。唐军深知我军虚实，他们打定主意和我们耗上了，我们耗得起吗？耗的结果会是什么？"

宗罗睺道："即使撤军，也得等皇帝复旨呀。"

郝瑗道："来不及了，现在上表再等待复旨需要多长时间？每等一天都要倒下多少人！若大雪不止封了退路，再想撤退，一应辎重都要丢掉。我们不能再等了，皇帝那里由我去解释。传我的命令，全军即时拔营，连夜通过飞云谷。过谷后，留二千人马镇守高塘，其余人退回泾州。"

薛家骑拔寨西去，亭口顿时变成了一座空城。

雪越下越大，将眼前装点得银装素裹。李靖一早起来步出户外，深深吸了一口气。眼前天寒雪冻，他知道薛家骑这会儿的日子很不好过。昨天，听长孙无忌说道，薛家骑照例前来索战，然仅在城下待了两个时辰就早早收兵回营了。李靖听后顿起疑心：算起来薛家骑应该抗不过这两天了，莫非准备退兵了？他当即让长孙无忌多派探子，潜往亭口周围观察动静。晚间报来回音，说薛家骑已经拔营西归。李靖其时正和李世民一起议事，李世民面色凝重，令长孙无忌派人再探。探子走后一夜未归，让他们担足了心。

想到这里，李靖翻身上马，向城楼奔去。今天是史大柰当值，远远看到李靖独骑过来，他急忙下阶迎候。这些天他跟随李靖练兵，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深不可测"。以往他倚仗马快人勇，敢于冲锋陷阵，取得了李渊父子的信赖，内心里常自傲不已。但这些天来的经历让他知晓了打仗并非勇敢就成。他替李靖掸落身上的雪花，将他让进城楼内。平日从这里临轩而望，城下方圆数里尽收眼底。现在大雪漫漫，眼前氤氲一片，前方景物模模糊糊。

李靖问道："史将军，出去的人回来没有？"

史大柰道："我在这里也是望眼欲穿，想是道路难行耽搁了。"

李靖道："这郝瑗能退往何处呢？是出飞云谷扎营高塘城，还是西奔泾州？郝瑗还是有眼光的，他赶在雪封之前退兵，既解了自己困顿之厄，又能用大雪阻我们一段时间啊！"

这时，门外一人接口道："药师兄洞若观火，计将安出呢？"

两人一听声音知道李世民到了，急忙出门迎接。只见李世民头戴羊毛浑脱，身披一件银狐皮细毛大氅，精神抖擞地走了过来。

李靖拱手道："元帅已成竹在胸，正想在这城楼上乘雪点兵，李靖早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李世民哈哈一笑，执起两人手，共入城楼内。李世民眺望远方说道："药师兄，我到你住室访你不见，只好顺着马蹄印儿跟踪到此。我若有计，还巴巴儿找你呀？说吧，继续你的话题。"

李靖这些天与李世民讨论兵法，谈话中益发感到不可轻觑了面前这位年轻主人。他以往从别人言谈中感觉李世民英武有才，现在才知道他聪明过人，眼界既高又奇，绝非平庸之辈。李靖素来在兵法上傲视天下，然与李世民谈论，觉得他进步神速。隋唐两朝众多谋士武将，没有一人可以和李世民相比。久而久之，李靖收拾起教授之心，多了一份畏惧之感。他告诫自己今后与李世民谈话要把握火候，既能陈述己见，又不能锋棱尽出。

看到李世民诚挚询问，李靖接答道："如此，我就抛砖引玉了。现在郝瑗退兵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屯兵高墟城，威慑飞云谷；另一种是大队人马退回泾州，留部分人镇守高墟。依我估计，后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连日来，薛家骑粮草不继，人马冻毙，亟须休整。高墟挡关飞云谷，更兼连天飞雪，天寒地冻，郝瑗认定我们不会轻出，他很可能会选择此种方式。现在我们就等哨探来报，不管他们扎营何处，我意派兵向前，趁他们立脚未稳和麻痹大意之际，将我们的立脚点挪出飞云谷去。"

李世民边听边沉思，来回在房里踱步，脸上显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冷静。

史大柰一直临窗观察城下，这时轻声说道："来了。"李世民和李靖急忙过来观看，只见漫天的雪幕下，影影绰绰有三个小黑点在晃动。

三乘马很快到了城门下，一名别将下楼将他们放入并带到楼上。三人见到李世民站在面前，伏地叩道："禀元帅，我们报信来迟，请恕罪。"

李世民扶起三人，温言道："都起来吧，瞧你们满头大汗，这一趟差肯定吃了不少苦头。"

三人站起身来，为首一人言道："元帅、史将军，我们奉令连夜打

探敌情，至亭口时，亭口已是一座空城。到了飞云谷，里面冰冻路滑，马匹无法行走，我们只好下马，一人看着马匹，二人徒步向前，夜半时出了飞云谷。到了高塘城下，我们悄悄翻入城墙，仔细观察，见留守高塘之人，在二千至三千之间，其余人马不见踪影，想是向西退去了。”

李靖问道：“你们曾经翻过城墙，这城墙高度如何？还算坚固吗？”

对方答道：“城墙并不算高，皆用土坯垒成，看样子年久失修，有几处地方还留有大豁口。”

李世民听李靖问高塘城墙，心里一动，他明白李靖这会儿在想什么问题。他向三人挥挥手：“好，有劳你们了，下去歇着吧。史将军，他们冻了一夜，你就破破例，赏他们一碗酒喝，让他们暖和暖和身子，好好睡上一觉。”

史大柰将三人带出门外，屋内仅剩下李世民和李靖两人。李世民言道：“药师兄，果然被你言中。下步棋如何走？愿闻其详。”

李靖拱手道：“就请元帅下令，李靖愿为前驱拿下高塘。”

李世民一笑，说道：“如此，就偏劳药师兄，我让史大柰和长孙无忌助你，你们带领一万马军，一鼓作气连夜拿下高塘，如何？”

李靖答道：“李靖谨听帅令，事不宜迟，我们午后就出发。”

李世民道：“好，我再让豳州刺史抓紧赶制一万张白布单，让全军都披上，以混淆高塘守军的视线。待你拿下高塘，我即统军以为后援，届时我多带木板等物，好及时加固高塘城墙，不能让郝瑗从容反攻。”

午时过后，李靖、长孙无忌、史大柰率领一万马军出征。其时大雪并未减小，李世民将他们送出城外，执手相别，目送他们消失在茫茫雪幕中。

刘文静、侯君集、段志玄等人正在城里准备后续兵马，李世民一时不想回城，就带领房玄龄、杜如晦在雪中漫步。雪花飘到脸上化作清水，在冷风中显得冰凉，周围寂静非常，让人引出无数遐想。李世民对房玄龄道：“玄龄，可惜于、颜先生他们不在这里，否则大战在即，雪中漫步，赏雪吟诗，别有一番滋味啊。”

房玄龄道："元帅暂存此心意，待荡平天下，方圆莫非王土，再领他们饮马西北边陲，赋诗长城塞外，岂不快哉！"

李世民俯身折下一截带雪的枯枝，见上面包裹着一层亮晶晶的冻冰，感叹道："打仗何尝不是吟诗？两者都要讲究起、承、转、合，现在李药师领兵出谷，可谓我们此次西讨之役的'转'。对了，玄龄、如晦，你们认为此人到底如何？"

房玄龄道："朝野之人推崇李靖至极，李靖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实际战功。这些天他常与元帅一起切磋兵法，到底如何，想元帅心中已有定论。"

杜如晦缓缓言道："我观此人兵法谋略、临机善断皆属上乘，其志不小，须有人常制之。放眼天下，唯元帅有这个能力。"

李世民道："古往今来有成就之人，须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这李靖不失为英雄，你们也是英雄，时势造英雄啊。总之要想光大大唐基业，离开了你们不成，世民言意诚恳，希望不负了朝廷圣恩才好。"

两人点点头并不言语。

飞云谷里已经积雪没膝。黄昏时分，李靖带领一万马军到达谷前，命一律下马。放眼谷内，大雪连绵依旧，能见度极差。李靖下令就地埋锅做饭。大家饱餐一顿之后，飞快集合，十人一排，彼此手握住手，并排向谷内行进。

高墁城迎谷而建，城墙连接山势，人马若想向西行走，必须经过那扇阔大的城门进入城内，走出西门即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夏秋之际天降连绵阴雨，草地低洼处常常积上一片片的浅水，当地人称这片草地为浅水原。

郝瑗退兵之时，嘱高墁守将不可懈怠，密切注视唐军动静。守将诺诺答应，私下却怪他多虑，心想大雪封道，谷内难以行走，谅唐军也不会插上翅膀飞过来。他算定唐军不会行动，仅安排了值更人员，其他人等都缩入民房内取暖休息。也难怪，他们在亭口挨冻受饥多时，眼瞅着大队人马退回泾州，留下自己孤零零值守，心里总有那么一点怨气和懈怠。

值更人员并不十分上心，前夜还罢了，巡城者还能沿着城墙来回巡查。到了后半夜，周围万籁俱寂，寒冷透骨便自觉减少了巡查次数，更多时间缩在城楼内向火取暖。

午夜过后，唐军漫野而至。李靖带着史大柰、长孙无忌伏在雪中向着城楼凝神观察，只见雪光下城墙上杳无一人，城楼内倒是人影幢幢。李靖低声下令："史将军领五百人沿着城墙向左，无忌也领五百人向右，你们想法攀上城墙，合力打开城门，我在这里带领大队策应。"

事情出奇的顺利，城门在沉闷的"吱呀"声中洞开时，守军还没有任何反应。李靖一挥手，九千唐军鱼贯而入。李靖领军登上城楼，长孙无忌带领一队人马奔袭西门，其余人员按照李靖分派去占领四周城墙。

不到半个时辰，长孙无忌就占领了西门。他令人在西城楼上点起了熊熊大火，李靖见状，也令人在东门点起火来，这是两人约定好的信号。两堆火东西相映，夜空里顿时泛出光芒。火光里，可以看到雪下得依然很紧。很快，周围城墙上的兵士也点燃了手中的火把，整个高塘城被围在一个巨大的火圈之中。

高塘守将在睡梦中被叫醒，他忙不迭地集合队伍奔向东门。只见李靖在火光中仗剑而立，迎面喝道："来人莫非守将？我是大唐李靖，现率两万兵马将你围得如铁桶一般。望你赶快号令手下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否则待天一放亮，我即下令屠城。"

守将眼观李靖，知道他所言非虚，思索半天，长叹一声将手中的砍刀抛在雪地上。从人见状，也都忙不迭地扔掉手中的武器。

李世民赶到高塘城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见到李靖，他执手说道："药师兄，你用兵如神，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高塘纳入囊中。我在豳州，为你担足了心呢。"

李靖爽朗一笑，说道："李靖不敢贪为己功，一切都在元帅的帷幄之中，我李靖只是一名马前卒罢了。"

身后的房玄龄和杜如晦，看到他们两人在这里互相谦虚，对视一笑。

刘文静、侯君集、段志玄指挥兵士固垒城墙。辎重也源源不断运到

高塘。

李世民眼观浅水原，喃喃道："我们不能不深谋远虑啊，恶仗还在后头。药师兄，你说，薛仁杲若知道我们得了高塘，他会作何感想呢？"

高塘城的薛家骑没有一兵一卒逃出，加上大风大雪又肆虐了三天，道路难行讯息不通，待薛仁杲得知高塘陷落的消息，已经是第四天的午后了。

薛仁杲得知高塘失守，暴跳如雷，大骂郝瑗、宗罗睺："你们不向朕请旨，就擅自撤兵，谁给了你们权力？现在又把高塘天险丢掉，你们项上有几颗脑袋让朕来砍？姑念你们是先帝老臣，权寄下你们的人头，限十天之内给朕夺回高塘。"

郝瑗道："陛下，前次退兵的原因，关键在于粮草不继。此次进兵，还望陛下保证后续粮草才好。"

薛仁杲道："朕这里没有大粮仓，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陇西粮草需要关中的接济，现在唐军断我粮道，此正是我们迫切进兵的原因。你们要速战速决，以战养战。你们手中的刀枪不是吹火筒，粮草不够，难道不会向周围百姓征用吗？朕现在性子还好，别惹得朕急起来，那时就不需要你们，朕要亲征了，你们以为朕不会打仗吗？"

郝瑗不再说什么，遇到这样一个暴虐小子，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临行，他忍不住说道："陛下，还望宽限时日。方今道路被大雪覆盖，人马难行，且浅水原一带无险可据，高塘易守难攻，要把唐军引出城外决战才是上策。时间太短，恐难以引敌。"

薛仁杲道："你们一心想引他们出来，就不会去攻城吗？那李世民又不是三头六臂，他为什么能够拿下高塘？好吧，朕再多给五天时间，十五天，够了吧？"

郝瑗出门后仰天叹道："天不与大秦好运，奈何？罗睺，我们勉力攻伐，不成就此退回西去！"他内心对薛仁杲极度灰心，但想到随薛举创下的基业，就此拱手让与李渊，心里实在不甘。

大雪连续下了七日方停，陇西的山山水水都被厚雪覆盖。太阳出

来，积雪开始融化，然官道被行人及车轮碾压，路面上结成了一层难以融化的黑色坚雪。薛家骑沿着官道在浅水原西侧构筑营盘，派出五千人马通过浅水原抵高塘城下，故伎重演，仍旧辱骂不止想引唐军出城。谁知唐军高踞城墙上冷眼看着他们，仍旧不理不睬。

郝瑗一边让人到城下叫战，一边将大队人马隐藏在浅水原的一隅，盼望唐军出城追击时，突然击之。然而一连十二天过去了，大地上积雪已经融尽，唐军仍稳坐钓鱼台，毫无动静。

转眼十五天的时限已到，郝瑗不敢到泾州面见薛仁杲，具表派人送到泾州乞请薛仁杲宽限时日。不知是受高人指点，还是薛仁杲良心发现，他明白现在最需要倚重的就是郝瑗和宗罗睺两人，接表后并未厉言申斥，而是温言抚慰，同意延期。只是说粮草接济真的很困难，时间越长越不利，唯盼郝、宗二人奋勇杀敌，速战速决。

郝瑗在阵前也上了火，回思与李世民接手数阵，除了飞云谷一仗外，其他方面都落了下风。现在唐军固守高塘按兵不动，任自己百般凌辱也不出城，郝瑗再也无招可使。他也曾想绕道向北，从后面抄袭李世民，然粮草不继，绕道远征也势必疲惫不堪，到时候也许连接战的力气都没有。他真是百般无奈。

又过了五日，高塘城还是没有任何动静。郝瑗按捺不住，带领宗罗睺返回泾州，求见薛仁杲。

薛仁杲虽号称大秦皇帝，然而陇西地蔽，城池简陋，远没有长安繁华物茂。薛仁杲没有条件像李渊那样阔绰，原来的州府权充了他的行宫，也没有严格的上朝制度。他整天出外游猎，晚上回来就搂着掳来的女人寻欢作乐。大臣要见他需要临时奏闻，见与不见全凭他当时的心情。这日郝瑗来见，他正在堂上欣赏龟兹乐舞，他知道郝瑗没有什么要事不会轻易离开前线，遂老大不情愿地挥手让舞者退下。

郝瑗入门奏道："罪臣郝瑗连日进攻不利，特来领罪。臣另有一计欲奏闻殿下，事关我国存亡，不知当奏不当奏？"

薛仁杲道："罢了，郝卿，朕知道你的难处。李世民想与我们耗下去，陇西距离长安甚远，时间长了我看他也会失去耐心。你想奏什么？尽管说。"

郝瑗道："殿下，臣观唐军动作用心险恶，他们深知我军粮草短缺，以逸待劳。臣献上一计：我军主动后撤，一直退到金城，并迁尽附近百姓，将此百里以内变成无人区。现在长安周围北有刘武周，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南有朱粲、萧铣，都需李渊用兵。我军压力一小，李渊必会抽调李世民回师长安。我们趁此间隙，全力对付李轨，彻底扫平西域，安定陇西。那时再图东进，已无后顾之忧，胜算多矣。"

薛仁杲乜斜着双眼道："依郝卿之言，我们置李世民于不顾放弃泾州？"

郝瑗道："对，此为权宜之计，意在长远，待安定陇西之后，再与李唐一争高低。"

薛仁杲大为光火："郝卿，朕忍无可忍了！你现在连一个小小的高墟都拿不下来，还谈什么安定陇西？薛家骑威震陇西，若大步后退颜面何在？朕还有什么面目号令群臣？你不要再有什么托词了，再给你十天时间，若再拿不下高墟，朕就御驾亲征，你就回来休息吧。"说完，薛仁杲目露凶光。

宗罗睺见状，急忙用脚尖碰了碰郝瑗，制止他再说下去。两人怏怏返回阵前。

还在豳州的时候，李靖就开始思索如何对付薛家骑。若以马队对马队，无论是战阵的默契配合还是骑手的刀法娴熟上唐军都落在下风。李靖朝思暮想，那日突然从步卒对练枪戈缠绕时受到启发。他想在枪尖下面，依戈的形状连体铸成带刃的钩子，再将枪柄加长。这样，步卒手持此种兵器，既可迎刺马上骑手，又可下钩马蹄。李靖令匠人打造数把，自己潜心研究枪、戈的用法，费尽心力创出十式新兵器招数，并挑选十人亲自指导训练。那天，李靖请来李世民等人在校场上观摩，只见那新训十人身披重甲，特制的头盔将整个头部蒙得严严实实，仅露出一双眼睛。他们并排站立，手持这把似枪似戈的兵器目视前方。这时，十匹马在骑手的驾驭下飞驰奔来，随着一声低沉的号令，那十人同时伏低身子，只见枪戈闪处，奔来的马匹扑通倒地，上面的骑手也腾跃跌倒。李靖向大家讲解："我军步卒强，马军弱，以此种兵器装备步卒，对付薛家骑肯定能够收到奇效。"

李世民大喜，击掌赞赏："好哇，药师兄，你略加改造，就从这枪戈之中悟出了一件对付马军的厉害兵器。现在对付薛家骑有用，将来战

事中还能大展身手呢！这兵器系你所选，你就给它取个名吧！”

李靖道：“元帅，我观此物上有枪尖，下似镰刀，就称之为钩镰枪吧。”

李世民道：“好，就名之为钩镰枪。我马上具表给父皇，请长安多调精铁和匠人来此。对付薛家骑，至少要有万余钩镰兵。药师兄，从现在开始，既要造枪，又要教授兵士枪法，时间确实紧了些，能成吗？”

李靖微笑点头。不数日，豳州城内炉火熊熊，后来高墟城内也遍地支上炉火，锻打声铿锵驳杂，经夜不停。校场上，手持钩镰枪的兵士依口令直刺斜钩，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李世民虽然按兵不动，然探子却如流水般派了出去。这些探子多是世居陇西之人，他们熟谙地理，或近窥薛家骑兵营，或远适泾州查探薛仁杲的动静。李世民虽远在高墟小城，却对敌方情况了如指掌。

接连几天，李世民亲自到西门城楼上察看薛家骑的活动规律。近一个月来，前来索战的薛家骑知道挑逗全无用处，每天只应景般叫骂一阵就返回营盘。以往他们叫骂的时间要持续到午时之后，最近几日明显缩短，每次仅在城下待上一个多时辰，嗓门也没有以前那样高亢。综合所有情报，李世民和李靖断定薛家骑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边唐军不与他们接战，那边粮草短少只好减少供应量，人员和马匹每天只能混个半饥半饱，士气明显低落。不数日，薛家骑部将梁胡朗、翟长孙相继带领部分人投降唐军。李世民与他们倾心深谈，详细询问兵力配置和战将情况，更加明白了薛家骑的底细。

武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李世民召集阵前军机会议，下令全力向薛家骑进攻。

寅时，高墟西门大开，段志玄率领一万新练成的钩镰枪军向西开拔，李世民命令他们在薛家骑前来索战的路上埋伏，一等薛家骑进入伏击圈，就围而歼之。

卯时，段志玄带领的一万人进入指定位置，浅水原大多地势平阔，唯有此处岭多起伏。岭凹处，就是埋伏的理想地点。段志玄将兵士分成了三拨，他带领两千人埋伏在中间低凹处，左边四千尺，右边五千尺分别埋伏四千人。待他分派完毕，已是晨光初露时刻。

高原的早晨，寒气逼人，士兵们刚才行路时并不觉得冷，待他们蹲在地上，不大一会儿就都感到寒冷彻骨。半个时辰不到，许多人的手脚都冻僵了。段志玄遥望东方，只见太阳刚刚露出半拉脸，依薛家骑的活动规律，他们约在辰时经过这里。段志玄心里道，不能让兵士们蹲伏挨冻，否则待薛家骑出现，自己的战斗力就要减弱。想到这里，段志玄派人到高处瞭望，一等薛家骑出现在视线内及时通报。这一段时间里，允许军士就地活动取暖，嚼食干粮。

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一点点逝去，太阳已经升起三丈余高。高原的太阳是强烈的，尽管是冬日，它也很快驱散了凝重的寒冷，散开了笼罩在高原上的那层薄薄的轻雾。浅水原向无人烟，近年这里又征战不已，商旅阻绝，冬天里也没了鸟儿的鸣唱，眼前是死一般的寂静。

马蹄声打破了这片静谧。瞭望者急忙向段志玄禀报，队伍很快做好了战斗准备。众人藏在坡后，用心倾听那由远而近的马蹄声。如一阵风般，薛家骑转眼就到了眼前。段志玄此时在高处观察薛家骑行进的情形，待其首骑即将上坡的时候，他将手一挥，大声喊道："现身。"

两千步卒同时跃上坡顶，他们身披重甲，手执钩镰枪指向来人。薛家骑见状，领头的统军急忙勒马观察，他看到唐军终于出来了，且人数并不很多，不禁大喜，令人将消息速报给郝瑗。

薛家骑统军看到讯息已经传了出去，眼光狠狠地射向前方的唐军。这两月来一直是他负责带人前来索战，对方不理不睬，早让他憋了一肚子气。眼前的唐军人数不多，约有两千人。自己带领的五千铁骑满可以表演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场战斗必立首功。想到这里，他将马刀一挥，嘴里大声吆喝："冲啊！"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对面的持枪者并不迎刺，而是伏低身体，用重甲作掩护拿枪狠命向马蹄一钩，只听"扑通"一声，马失前蹄倒下身去，统军自己也颠到地上。慌乱中眼见那柄奇怪的枪又向自己刺来，统军还算机灵，就地一滚躲开这致命一击。待他滚到坡下，狼狈起身观看阵势，只见自己的第一波攻击已被打得七零八落。

他连滚带爬奔回自己的队伍，惊魂未定地上马观察交战情况，狠狠骂道："什么玩意儿？左右，传我号令，大家一齐冲锋，他们就这点儿人毛，我们一齐冲上去，看他们如何来得及钩我们的马蹄。"说完，马刀一挥，指挥手下向正面猛攻。唐军果然挡不住潮水般的进攻，很快，阵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段志玄见状，命令伏兵出击，两队伏军一齐在隐藏处现身，从左右杀过来。这位统军见状，大惊失色，急令所有兵马从撕开的口子中通过，到唐军的东面集结，等待援军。算着时间，宗罗睺应该现身了。

众人在杀伐中听不见马蹄声，等宗罗睺带领的三万薛家骑到了近处，只听到马蹄声如一阵风雷滚地而来。宗罗睺眼见索战部队已经退向东面，唐军夹在中间，令从骑散开，呈扇形包抄过去。东面的统军看到援军已经来到，精神大振，也约束余部向西压迫过去。

段志玄眼见众军士皆面露惊惧之色，大声喝道："大家莫慌，元帅令我等前来引敌，必有妙计收拾薛家骑。各位听令了，就地散开形成三道防御圈，外层用钩镰枪防御，专钩来犯马蹄，中层和内层用弓箭却敌。"各队统军听言，急忙收拢各自队伍，由于平时训练有素，三道防御圈迅速形成。

西来的薛家骑没有领教过钩镰枪的厉害，纵马一窝蜂地冲过来，前排的立刻人仰马翻。宗罗睺立在后面的坡顶上看到如此阵势，一时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他下令暂停进攻，重新布置了进攻方式，令骑手下马拿出弓箭向唐军防御圈射过去。霎时，箭矢如雨般泼了过去。那边唐军早有准备，他们拿出盾牌竖起来，阵前形成一道盾牌墙，试图将箭雨挡在墙外。然毕竟挡不干净，薛家骑居高临下，箭羽多从高处进入唐军阵中，不时有中箭之人发出哀号声。段志玄一边组织盾牌阻敌，一面令圈内弓箭手射箭，以牙还牙地用箭雨阻挡薛家骑，争取不让他们再靠近。

两军相持了大半个时辰，宗罗睺在那里暗自得意，心想唐军的箭总有用尽的时候，届时再以全军冲击挤压过去，必能将他们一鼓而擒。这时，郝瑗带了数十骑来到战场，郝瑗的身后，三万步卒正在快速赶来。宗罗睺简单向郝瑗报告了眼前战况，郝瑗皱起眉头思索半天，他既像询问宗罗睺又若自言自语道："他们在这里苦苦撑持，定有所恃。唔，他们显然在等待援军。"

郝瑗的手中一年四季都离不开那柄羽扇，只见他将羽扇一合，右手在空中划了一条弧线，下定了决心："罗睺，他们在等待援军！让射箭的骑手都退下，统统上马，由一万步卒接替进攻。你带领骑兵和二万步卒绕过去，在他们援军的来路上设伏，打他们个冷不防。"

宗罗睺明白了郝瑗的意思，急忙向前方正在进攻的马队下令退后，很快，秦军后续上来的一万步卒接手了进攻阵地。这些步卒一部分人继

续放箭，一部分人手持盾牌向段志玄的防御圈挤压过去。半个时辰不到，秦军的包围圈向内压缩了三百尺。

段志玄带领的队伍有两个作用，其一是作为诱兵之饵，其次用钩镰枪小试牛刀，争取歼灭薛家骑的有生力量，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打击对方的士气。现在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剩下的就是坚持下去等待援兵。没想到郝瑗阵前识破了唐军的计谋。段志玄带来的一万兵士已经损失掉三千人，箭羽也快用光，若被数倍于自己的秦军攻破防御圈贴身肉搏，自己必败无疑。他看到郝瑗换上步卒围困自己，而大队马队则有向东面开进的意图，心内如火焚烧，援军如果还不能赶到，自己这帮人就要变成郝瑗的刀下之鬼了。正当宗罗睺整军欲向东面开进的当儿，忽见东面尘土飞扬，马蹄声与马嘶声混杂在一起，旌旗闪处，依稀可以看到打头的红旗上书有“骠骑将军史”的字样，自是史大柰领兵到了。

史大柰突然出现，事先绝无端倪，想是他们早已潜行至近旁，算准时辰才猛然出击。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将过来，使从东面围攻段志玄的秦军乱了阵脚，秦军无招架之力，只好一哄而散，动作慢些的则被飞驰过来的骑手斩下了首级。

段志玄见状大喜，下令让防御圈缓缓向东移动，试图和史大柰会合。

宗罗睺不容段志玄的图谋得逞，他一声唿哨，一万薛家骑瞬间起动，马刀如林，径直向段志玄和史大柰两军的结合部冲杀过去。转眼间，史大柰的前锋马骑就被冲散，阻断了段志玄和史大柰会合的企图。

那边，郝瑗的羽扇又一次张开，指点五千步卒加入到进攻段志玄的队伍中。郝瑗感到自己的安排还是慢了一步，他只好重新调整部署，企图暂时挡住史大柰的攻势，加快进攻段志玄的速度，以快速聚歼西面的七千唐军步卒。然后再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史大柰。

史大柰带来马队二万，上面还搭载有长孙无忌率领的一万钩镰枪军。这些步卒在抵近战场八百尺处已经下马，他们略作整队后，就排成两个方阵向秦军逼过来。从双方的总兵力看，秦军拥有马军三万五千，步卒三万；唐军有马军二万，钩镰军不足二万。若是硬拼，于唐军显然不利。

两军又相持了一会儿，各自的胜机可以略微看出来。唐军竭力想将

东西两部分军马会合在一起，这样力量可以大大增强，若取守势与秦军相持等待援军，不失为稳妥之计。然从双方的对阵形势看，郝瑗的如意算盘正在实现，西边双方的步卒已经开始贴身肉搏，段志玄的兵员在逐步折损，如此发展下去，估计郝瑗的打算会率先实现。

史大柰眼见己方马骑不利，下令用弓箭射住阵脚。他和长孙无忌简单商量了几句，唐军阵势马上发生了变化。马骑为钩镰枪军让出道路，这些钩镰枪军南北散开成一纵队，身披重甲，手执盾牌和钩镰枪向横在他们与段志玄之间的薛家骑压过去。

这批薛家骑约一万人，已经吃过了钩镰枪的苦头，眼见这一长溜儿只露出眼睛的怪物追过来，慌了手脚，阵脚顿时大乱。未等宗罗睺下令，已一窝蜂退却而去，让出了段志玄和史大柰的结合部。

长孙无忌看到薛家骑退开，对史大柰道："李药师真是神人啊，一杆小小的钩镰枪，就让纵横陇西的薛家骑闻风丧胆。"

史大柰凝眉道："长孙郎中，恶仗还在后头呢。我看秦兵数量多于我们，我们还是赶快把段将军接应出来，想法构筑阵地与之相持，等待元帅到来吧。"

宗罗睺看到前方马骑退却，不禁大怒，拍马上去挥剑斩了两名跑在最前面的骑手，大喝道："谁敢再退，格杀勿论。"身后一队头缠红布的彪形大汉拦住后退的马骑，刀光闪处，数名骑手的头颅落地。

如此一阻，薛家骑后退的趋势被遏制住了。这时，一身白衣的郝瑗冲了过来，对宗罗睺道："罗睺，你让马骑以弓箭射住阵脚。我观察过了，李世民搞的这柄奇形枪不足畏，让我们的步卒对付他们。一俟他们的步卒阵列被撕破，你就带领马骑冲过去杀散他们，然后直取高塘。李世民这次精锐全出，高塘定是空虚得很了。"

宗罗睺大声答应："知道了，郝帅，交给我吧。"

秦军变换了阵势，三万步卒列成纵队一层层向唐军逼过去，喊杀声、枪戟碰撞声混杂一片。秦军占了人数众多的优势，渐渐地，长孙无忌带领的一万钩镰枪军抵挡不住，又和段志玄的兵圈拉开了距离。宗罗睺见状，马刀一挥，一旁严阵以待的薛家骑放开马蹄冲将过来，他们越过自己的步卒队伍，向已呈败状的钩镰枪军砍杀过去。长孙无忌竭力想

把阵势组织起来，无奈队伍已散无法传令。只见薛家骑马刀闪处，哀号阵阵。长孙无忌回首向史大柰喝道："史将军，混战局面已成，你们赶快冲杀过来啊。"

史大柰在那里紧张地判断大势，段志玄那里一直被秦军围困，长孙无忌的队伍已散，自己就是冲杀过去，面对骁勇的薛家骑，绝无制胜机会。眼前已成混战局面，若让段志玄、长孙无忌在那里苦苦支撑，断不能持久，唯有自己冲杀进去，也许能够延长一些时间。想到这里，他拍马冲上去，身旁的两万马骑也猛然发动。浅水原里，唐、秦两军一派混战。

李世民让刘文静、房玄龄、杜如晦带领一千兵士留守高塘，自己带领所有人马出城，他们先是向北，再向西行军，这会儿已经到达浅水原两军交战处的正北面。侯君集指挥四万步卒，纵向列成方队悄悄向交战处移动。

李世民和李靖两人纵马奔上一处高坡。"玉极骝"和"白蹄乌"一直比槽而食，它们一样神骏，两马的出蹄节奏非常一致，几乎同时到达坡顶。眼望两军交战处，李世民含笑说道："药师兄，此战我方稳操胜券，薛仁杲指日可擒。"李靖微笑点头。这些天他掌控情报，探子如流水般往来穿梭，可以时刻了解到敌我态势的细微之处。眼前的交战情况他也了如指掌。现在双方的混战局面已成，虽然己方略处下风，但等侯君集现身阵前给秦军雷霆一击，秦军必败无疑。

侯君集的四万人渐渐抵近交战处，他们擂响钲鼓，大张旗帜。正在战斗的秦军抬眼一看，只见北面又攻来黑压压的唐军，其势凶猛。

李世民看到侯君集的队伍已经加入战斗，他仰天长啸一声，对李靖道："药师兄，你且在这里守着，我先带领这帮马军前去冲杀一阵。"

后面的坡下，整齐立着张万岁带领的三千马军，这三千匹马正是他从河西带过来的，这一段时间他亲自调教，马阵进退自如，骑手刀法炉火纯青。此次出征，李世民嘱咐张万岁领此三千马军紧随自己身后，说要和薛家骑比试一番。上次马军在飞云谷不敌薛家骑，李世民一直耿耿于怀。

李世民将一面红旗交给张万岁，向坡下三千马军大声喝道："大家听令了，你们到了阵中要紧随这面红旗，旗到何处你们的马蹄就要跟到

何处，不管步卒，只砍马军。走，随本帅出发。”他别转马头，手持那把青偃大砍刀向交战处奔去，张万岁手擎红旗紧随身后，三千马军像一阵轻风，瞬息间就飘到了阵前。

战斗从平明开始，直杀到太阳偏西。夕阳残照下，枯草萋萋的浅水原上战斗仍酣，地上躺满了双方战死的将士和马匹。现在，秦军已经被唐军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李世民催动“白蹄乌”专捡秦军的马队冲杀。红旗到处，三千马军紧密成团，如旋风一般忽东，忽西；马刀闪处，鲜血迸溅如雨。李世民那件白色战袍在阵中格外抢眼，他一把大砍刀使得如泼风一般，胸前和衣襟上溅满了鲜血。

郝瑗远远立在战场的西首，当他看到侯君集的队伍出现时，明白今天败局已定。想要撤兵收拢队伍，然苦于双方混战一起无法传令。宗罗睺在阵中杀得眼都红了，他领着五千薛家骑专往唐军兵马最厚处冲杀，妄想杀开缺口。无奈唐军太多了，刚刚冲开一个口子，后续兵马就像水淹草地一般，一层层地漫过来，很快便弥合了缺口。郝瑗见状长叹一声，吩咐身旁护卫的兵士：“你们设法入阵告诉宗将军，让他不要恋战，设法突围，最好四散逸去，不让唐军发觉我们的意图，大家想法到泾州城内聚齐。”

这些兵士拼死进入阵中，宗罗睺接令后，将身边的薛家骑分成十骑为一小队，让他们到被围困的秦军中传令。

李世民在冲杀过程中眼观六路，看到秦军从各个小圈中冲杀出来，星散逃走，知道现在大局已定。他招呼李靖：“药师兄，天色将黑，急切中难将秦军彻底剿灭。现在他们已经开始逃散，不能让他们再聚合起来，我现在奔袭泾州切断他们的后路。你在这里，帮我掌握战场，待战事一结束，立刻带领大军向泾州压过去。”

李靖道：“好，元帅，一鼓作气，可获大胜。”

同样杀得一身血污的长孙无忌听说李世民要带不足三千骑奔袭泾州，忧心道：“元帅，秦军已败，不如我们明日休整后再攻泾州。你带这么一点儿人马，又是经历恶战人困马乏之师，还要夜行二百里路，能行吗？”

李世民道：“这些败军若退回泾州聚合起来，经郝瑗、宗罗睺的整顿，终是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一鼓作气切断他们退路，不给他们喘息之

机，他们又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岂不是速战速决的良机？”

李靖道：“元帅，你放心出发吧，我这里争取早点结束。你早一点到达泾州，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的安全就多了一分。”

李世民听罢，带领张万岁向西面奔去。二千余骑随红旗腾尘而去。

郝瑗和宗罗睺半夜之后方才收拢六千余骑，战斗了一天，他们水米未进，人困马乏。这一会儿，四周黑漆漆的，气温在夜色的包裹下逐渐下降，他们都渴望能有火取暖和吃上食物。

郝瑗一身白衣污秽不堪，手中的羽扇也没了影儿。宗罗睺六神无主，眼瞅着郝瑗拿主意。郝瑗道：“罗睺，现在四周敌情不明，天一亮，唐军肯定要向泾州进发。我们只有打起精神，速返泾州合兵一处，方能阻挡唐军的攻势。”宗罗睺听后，觉得目前别无良策。两人摸着黑带领残兵，跌跌撞撞向泾州奔去。

李靖眼见秦军基本丧失抵抗力，就令段志玄带领一万人马打扫战场，押解俘虏。其他人就地埋锅做饭，饱餐以后开始整军向泾州进发。李靖和史大柰带领马队在前，步卒在后。长孙无忌想到李世民深入敌后，心里实在焦急，就让侯君集带领步卒在后行走，自己骑马随马队行进。

李世民和张万岁率领二千余骑，一夜急速行军，平明时分赶到了泾州城下。他令二千骑在各个城门处集队把守，自己领着五百骑来到东门下，令守城者传话给薛仁杲，让他出来答话。

薛仁杲昨晚大醉一场，这会儿还在梦中。泾州守城都尉感到事态紧急，不顾宫人阻挡闯宫报告。薛仁杲一听秦王李世民已经兵临城下，大惊失色，一迭声地问道：“胡说，怎么可能？别是你们看花了眼，是郝卿他们吧？好，朕到城楼上看看，要是你们弄错了，朕砍你们的头！”说罢，他衣衫不整，匆匆跑往城头，定睛一看，城下站立的果然是唐军兵马。

李世民眼见一堆人登上城头向下张望，一人衣衫不整站在罗盖之下，知道薛仁杲到了。他仰头问道：“来者莫非薛仁杲吗？我是秦王李世民。”

薛仁杲语无伦次："李世民？朕……你，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想找死吗？"

李世民哈哈大笑："薛仁杲，现在太阳很大很圆，你还在这里说梦话不成？告诉你，郝瑗已经被我杀败，薛家骑这个名号从此在陇西算是没有了。我的十五万雄兵正源源不断压向泾州城，你现在剩下的仅有开城投降一条路。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让你考虑，到了傍晚若还执迷不悟，不出半个时辰，泾州就会被夷为平地！"

薛仁杲镇定下来，冷笑道："哼，李世民，凭你的这点人马，还大言不惭让我投降？做你的白日梦吧！别忘了，你的妻叔和好朋友还在我的手上呢！"

李世民道："废话少说。我知道你城里兵马不足一万，还都是些老弱病残。你的心思，不过想等郝瑗来救你。那你就慢慢等着吧。我已经在陇西等了两个多月，还在乎这么一天吗？你别想拿人质来要挟我，没有一点用处。我正告你，他们两人若少了一根毫毛，你会死得很惨。投降是你的唯一出路，你若投降，我保证你薛家延续香火。"李世民说完，不待薛仁杲回话，别转马头带领五百马军向来路走去。他与薛仁杲搭过话，还要设法堵绝薛家骑的败兵退路。

郝瑗远远望见泾州城，身后众人觉得马上有吃的东西，顿时雀跃起来，人人精神大振。这时，一彪马军斜刺里冲出来拦住他们的去路，领头一人素袍素甲，手执青偃大砍刀。郝瑗识得他是秦王李世民。郝瑗和宗罗睺做梦都没有想到李世民会在这里出现，眼见他所率的唐军虽也有疲惫之色，然人吃饱饭马进草料，精神旺盛。自己这帮人马已经一天一夜没能进食，都指望进了泾州饱餐一顿，哪儿知道唐军如神兵天降闸断了去路，他们实在没有气力再战。

李世民挥手让从骑原地不动，自己骑着"白蹄乌"缓缓向前靠近，与郝瑗相距仅一百步远。

郝瑗见李世民的从骑仅五百左右，又见李世民如此放心大胆，脸含微笑向自己逼近，料定他有恃无恐。李世民走近问郝瑗道："我认得你是郝瑗，人说你一年四季羽扇不离手，这会儿你的羽扇怎么不见了？"

郝瑗没想到李世民上来会问这个问题，正想作答，李世民又转问宗罗睺："宗将军果然带兵有方，一夜之间又收拢来这么多人，动作挺快

嘛！”

宗罗睺默然不语，他侧头眼盯着郝瑗听他说话。郝瑗这会儿紧张地思索，他想若只对付眼前的五百骑，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然而这位年轻的秦王还有什么厉害的后招呢？

这当儿，李世民收敛起笑容，厉声道：“你们两人并非蠢笨之人，现在泾州已被我围得如铁桶一般，活捉薛仁杲如探囊取物，你们还想入城与他合兵，那是妄想！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你们好好思量吧。若认为我所言非实，我这里只有五百兵马，你们尽可以放马过来将我擒拿。”说完，他一扯缰绳，“白蹄乌”灵巧地转过身去，驮着李世民向回走去。

郝瑗和宗罗睺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话来，在那里各想各的心事。

忽然，背后马蹄声响，后军疾驶过来一人向宗罗睺报道：“禀将军，后面尘土大起，不知有多少马骑赶来，观其旗帜，依稀是唐军模样。”

两人脸同死灰，郝瑗黯然道：“前有伏兵，后有追军，罗睺，我们没有力量再战，降了吧。唉，薛仁杲和这秦王年龄相仿，为何没有人家这般神威呢？现在大唐气势正旺，今日投降，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宗罗睺点点头，两人此时心意相通。他们同时下马，脱冠向西走去。到了李世民马前，两人跪伏马下齐声道：“败军之将特来投降，望秦王恕罪。”李世民见状，急忙滚鞍下马，一边扔掉大砍刀，一边紧行几步一手搀起郝瑗，一手拉起宗罗睺，说道：“两位不必多礼，我们为敌多日互相了解，世民久慕你们的才华，现在来投，是大唐之幸啊！”

东面奔来的果然是李靖、史大柰、长孙无忌所率马军，他们饱食后向西追击，骑手手擎火把照明，速度要比郝瑗他们快得多。

唐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而至，将泾州城围得密密匝匝。郝瑗和宗罗睺主动向李世民请战，说这薛仁杲残忍暴虐，内心里其实非常脆弱，经不起太多打击，若两人露面向他喊话，肯定能够收到奇效。李世民点头同意，两人到城下喊话劝薛仁杲投降。他果然承受不了这最后一击，他残存的一丝希望，就是郝瑗和宗罗睺引兵来援，即使丢了泾州，退回金城也可喘息一阵。现在这个希望彻底破灭了。不到傍晚时限，薛仁杲大

开城门向李世民投降了。

李世民入城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亲迎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其时两人刚刚从牢狱中放出，他们蓬头垢面、面容消瘦，李世民上前一把抱住两人，流泪道："让你们久在这里受苦了，前次兵败飞云谷累你们被擒，皆是世民之错，弘基兄、顺德，还望你们原谅我才好。"

刘弘基道："元帅切莫责己太甚，今天总算西征成功了。"

长孙顺德入狱多日，嗓门依旧洪亮，他大声道："二郎，我听无忌说了，你为救我们，亲带两千骑孤军来袭，一夜间跑了二百余里。我和弘基即使就此死了，在鬼门关里也感激你呀。"

一旁的李靖、史大柰、段志玄、长孙无忌、侯君集不禁唏嘘动容。

第八回　归长安秦王献捷　宴皇子李渊分兵

李世民为了安定陇西，又在泾州住了些日子，将这里的事情安排妥当后，他上表奏闻李渊，要求授郝瑗为泾州刺史，宗罗睺为骠骑将军。张万岁看中了浅水原的水草肥美，求将这里作为牧马场，李世民赞成他选的这个地点，并奏授张万岁为高墟刺史。李世民这样安排并非灵机一动，是他和房玄龄、杜如晦商量而来的。郝瑗、宗罗睺在陇西多年，深明这里的人情和地理，且他们两人在陇西人士那里名声也不坏。让他们主持这里的军政大权，既可以抚慰当地民心，又可以制约西面的李轨。退一步说，若两人心怀不轨有所图谋，李世民事先在高墟伏下了张万岁这颗棋子，可以确保长安西面的门户坚固无虞。

时间到了腊月中旬，李渊的圣旨到了陇西，对李世民所奏全部照准，令西征大军押送薛仁杲等人班师长安。

听说可以回家过年，全军一片雀跃。腊月十六，大军拔营泾州向东班师。郝瑗、宗罗睺带领一干官宦一直把李世民送出十里之外，两人俯首向李世民保证，定当忠心向唐，无论肝脑涂地。李世民挽着两人之手，极尽温言抚慰之事。大军经过浅水原，前时乱军搏杀的痕迹还在，原上堆起了一座座坟堆。只见长草低伏处，一座座新土堆成的坟丘散布在方圆五里范围内，显得满目萧瑟与悲凉。

褚亮带领家人也在大军行列中。李世民进了泾州，当晚就让房玄龄陪同找到褚亮。褚亮早闻秦王之名，看到他如此折节下士，心中感激涕零，当即答应随李世民举家迁往长安，李世民先给了他一个秦王府文学的职位。李世民这会儿眼望坟丘，回首对褚亮说："褚先生，我听说你当时因为劝薛仁杲罢战降唐，还差点掉了脑袋。他若听了你的意见，眼前也许就没有这些坟丘了。今日薛仁杲被逼降唐，却有这么多人抛尸荒野。唉，兵者，古往今来皆悲惨啊。"

褚亮道："所以说天下乱不得，谁都想当皇帝，只有互相打了。瞧薛仁杲那样儿断登不了大宝，如此不识时务者，得一场富贵也就足矣。说起来，我还是替他着想呢。"

李世民哈哈大笑："褚先生此言妙矣，到了长安，你不妨像孔夫子那样周游列国，让刘武周、王世充等人不要在那里瞎折腾了，让他们都投降大唐贵为王侯。你说如何？哈哈，你肯定会被人家大棒子给打出去，弄不好还会掉脑袋。可惜呀，世上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太多了。"

大军缓缓退到豳州，李渊派出的迎候使李密已到这里。

西征大捷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大为高兴。李世民飞云谷兵败后，裴寂北征刘武周连遭败绩，最后丢盔卸甲逃回了长安，多亏殷开山和柴绍夫妻坚守龙门才挡住了刘武周前进的势头。那些天，眼见战事不利，李渊连出外狩猎的心情都没有了。长安百官人心惶惶，深恐长安不保，纷纷上奏要求增兵，并严惩逃跑之帅裴寂。李渊一时无兵可派，又不愿意深责裴寂，只好整日里在宫里唉声叹气。现在李世民生擒薛仁杲，长安以西基本安定，可以全力对付刘武周了。李渊如久旱遇甘霖，专派李密到豳州迎候，自己在长安督促百官做好献捷太庙的准备。

这李密降唐后，李渊将他养在长安，封其为光禄卿、邢国公。他到了豳州，算着李世民到达的时辰，与豳州刺史等官出城门立于道边，身边排设香案，身后彩旗猎猎，鼓乐人员持器等候。

凯旋的西征大军抵近豳州，前导马骑过后，李世民骑着那匹高大的"白蹄乌"走在最前面。他行到城前，只听鼓乐声起，众官俯伏迎候。李世民下马，李密向李世民宣读了圣旨和迎候词，一应繁文缛节，不一一细表。

大军在豳州并没有停留。李密也随大军向长安进发。李世民早闻李密之名，这次还是第一次见面，想起他助杨玄感起兵、据瓦岗称魏公、杀翟让自称皇帝的往事，一直觉得他是一位奇人。这次遇到真人，只见李密矮胖身材，肤色较黑，偏又留了一溜儿黑须，样子实在无特别之处。

李密在长安见李渊，时常也有傲慢之心，见李世民天姿英武，将队伍治理得威武肃整，不由将这些轻慢之心都收拾起来，心里惊悚叹服。他对刘文静悄悄感叹道："这秦王真是英主啊，他若无雄才在胸，如何能够安定陇西呢？"

李世民和李密在归途中并辔而行，他们一边浏览周围的地势，一面有一搭儿没一搭儿地聊着。李世民问道："现在黎阳那面的形势如何？

这一段时间我在这边忙昏了头，外面的消息知道甚少。听说父皇曾让你去劝降，那徐世勣是你的旧部吧？”

李密答道：“好叫秦王欢喜，那徐世勣见到皇上和我的书信，已经答应投唐了。不过他太不明白道理，偏偏将降表和兵士名册都交给我，让我再向皇上奏报。秦王你说，那徐世勣非不明事理之人，怎么显得如此迂腐？”说完，他眼中闪出一丝得意之色，这神色让李世民瞧在了眼里。

李世民手一挥，说道：“好哇，不忘旧主，这徐世勣真乃忠义之臣！黎阳归唐，那边的形势变得犬牙交错起来，会搅得王世充、窦建德如骨鲠在喉，寝不能安哪！邢公，你应该高兴，大唐从此又多了一名忠将，说起来，这全是你的功劳。”

李密凄然道：“落魄之人，何谈高兴？当初我若多用些如徐世勣这样的人，能遭大败吗？总之我还要感激皇上，蒙他收留给我一片容身之地。”

李世民默默看着李密，这番话肯定是其肺腑之言，相信也一直是其心中之痛。他说道：“既然徐世勣降唐，父皇应加派人马去增援才是。黎阳的位置太重要了，若被王世充或窦建德先得了手，那就太可惜了。”

李密道：“我出来的时候，圣上已派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率兵两万前往黎阳。这会儿，想他已经和徐世勣合兵一处了。”

李世民拊掌大喜：“好，父皇此举可谓高瞻远瞩，若以黎阳为根本逐步向河北、山东发展，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李密听言，眼中忽然现出异样的光芒，那里面有一丝无奈，还有一丝不甘和嫉妒。

这种异样让李世民耿耿于怀。晚上宿营，李世民与房玄龄在一起，他忽然谈起李密：“玄龄，这李密并非一个安分之人啊。谈谈你对他的观感。”

房玄龄道：“李密素来眼界奇高，见识不凡。他相助杨玄感、翟让，又自号为帝，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人，让他从低处向高处

走，那是可以的；若从高处向低处跌落，总有失落感，加上自命不凡，也就有了不甘心。李密现居长安，封爵为邢国公，终非池中之物。元帅，我朝断不可轻易赋予其兵权。”

李世民缓缓道：“终非池中物！玄龄，你说得好，我们不能让他再添乱了。”半年后，李渊听说瓦岗降将多不服王世充指挥，就派李密带领王伯当前去招抚。李密走到中途，李渊忽然反悔，急召两人返回长安。李密认为李渊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就不从命，率人攻入桃林县举兵叛唐，然终归将寡兵少，形不成气候，不数日就被右翊卫将军史万宝伏兵扑杀。李渊将李密的死讯告诉了徐世勣，徐世勣泪流满面奏请李渊愿为李密归葬，李密的尸体被送到黎阳，徐世勣备君臣之礼，令三军缟素，隆重将之葬于黎阳山南五里处。其时李世民正在长春宫镇守，听到这个消息，对徐世勣又大加夸赞一番。此为后话。

武德元年六月六日，李渊在通义坊设立了太庙，庙内又设了四庙，分别供奉其先祖李熙、李天赐、李虎、李邴的长生牌位。李渊当了皇帝，连带着他的祖先也要过一把皇帝瘾，分别给这四代祖先封了宣皇帝、光皇帝、景皇帝、元皇帝的谥号。李渊的家族自称为西凉武昭王李暠的正支后裔，是关陇八大柱国之一。实际上，李渊的祖先最早居住在河北赵郡，本是大姓，后来逐渐破落。不知道是他的哪位祖先感到在这里混不下去了，适逢天下大乱，举家迁往陇西。此时，鲜卑人宇文泰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一举推翻了北魏政权建立了西魏。李渊的这位祖先想是投军到宇文泰手下，颇立战功有了勋位，其子孙逐渐昌盛。这宇文泰为胡人中的英雄，眼界开阔胸襟宽广，不设胡人和汉人之防，只要他们能为自己出力都能得到重用，终于创下赫赫功业。在此过程中，胡汉融合的速度很快，胡人汉化，汉人胡化。终西魏一世，这些立下军功的武将谋臣，渐渐形成关陇贵族集团。从西魏到隋唐，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是西魏以来的关陇集团人物，他们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没有文武之分。宇文泰融合了其治下胡人、汉人，彼此间通婚很正常。像李虎娶妻梁氏、李邴娶妻独孤氏、李渊娶妻窦氏，皆是汉化之胡人。李世民血管中流淌的血液，胡汉各半。长孙嘉敏的祖上也是胡人。

腊月十九为举行献捷太庙仪式的日子，从前一天开始，房玄龄已嘱全军开始斋戒。寅时，李世民带领从征将官和五百军士，押解薛仁杲等十数名俘虏开始入城。他们从金光门进入，沿街道向东行走。他们一路无言走到朱雀大街上，在朱雀门前稍作整队，礼部侍中带领他们折向南行，向通义坊走去。

太庙里里外外灯火通明，大队到了庙门前，礼部侍中让薛仁杲等人跪在大门南面，李世民等人则立在庙门的左边。右边，文武百官黑压压地站在一起，他们早到了。

平明时分，众人听见车轮辘辘，那是李渊銮驾出宫的车仗声音。李渊乘着革辂车，身着武弁服，前后备有六军，仪仗威武。文武百官山呼万岁。

李世民趋前几步跪伏李渊脚下，叩首道："儿臣世民托先祖洪福、父皇积威，已荡平陇西。今遵父皇之命，将俘虏薛仁杲等人带到太庙。"

李渊满心欢喜，朗声道："二郎，平身；各位爱卿，都平身吧。想朕李家先祖，皆在马上驰骋陇西，薛家癣疥之疾，何患不能平服呢？二郎、众卿家，且随朕入庙告于先祖！"

众人在礼部侍中的引导下，李渊居前，百官在后，依次到里面四庙内完成仪式。晨果之时，温大雅宣读了献捷祭告。之后，李渊銮驾还宫，百官列队上朝参加祝捷的宣露布礼。

薛仁杲跪立在太庙前时，心想自己终归是开城门投降的，一条小命应该保得下来。谁知温大雅宣读的献捷祭告里有"立斩贼酋薛仁杲以绝贼望"的句子，薛仁杲顿时如一堆软泥似的瘫在地上。看到李渊车仗过去，李世民在众官的簇拥下就要迈出庙门，他急忙连爬了几步，伏在李世民脚下顿首道："秦王救我，当初你曾说过可以保全我薛家一体香脉，怎么到了长安又变卦了呢？"

李世民停下脚步，说道："薛仁杲，我说过保全你薛家一体香脉，这话不错。你弟弟和你的儿女，他们都会活下去。然不能饶了你。当初你在陇西杀了那么多人，像刘感等人，他们死得多么惨啊！今天若不杀你，这些死去的亡灵都会怪我，陇西百姓也会说我朝是非不分。你放心走吧，我保证你的家人安全。"说完，不再理睬薛仁杲，大步走了。

这天午时，朱雀门前，刽子手大刀一挥，薛仁杲的脑袋被斩了下来。

为表彰李世民的功劳，李渊令温大雅备宣露布礼，使天下闻知此大捷。又授李世民为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令其镇守长春宫，关东兵

马皆受其节制。其余西征将士，依照功劳大小各有封赏。

百官听了刘感的事迹，非常感动，李渊竟然在朝堂上流下了眼泪。他令人找到刘感的尸体，祭于少牢，赠他为瀛州刺史，封为平原郡公，谥曰忠壮。

朝会上，裴寂眼看着刘文静在那里得意扬扬，心中实在不是滋味，然自己毕竟吃了败仗，人家又是得胜而归，只好无话可说。

刘文静却不放过他，两人相邻而立，刘文静侧脸轻声嬉问道："裴监，怎么回事儿？我们的许多兵马竟然如此不堪，连草寇都打不过？"

裴寂微笑着并不搭言。

刘文静还继续刺激裴寂，他奏道："陛下，现在西线已安，臣愿增援北线。"

是时，北线由殷开山和柴绍夫妇领兵抵挡，他们屯兵龙门背靠河水与刘武周相抗，两军现成相持之势。

李渊问道："刘爱卿有何方略？"

"臣以为，必须改变目前敌寇兵临城下的局面。可使柴驸马他们继续在龙门拒守，臣领军向北攻击，沿途收复失地；再者，臣毕竟与始毕可汗交往数次，臣愿意出使突厥，请始毕可汗约束刘武周。若采用这种又打又拉的办法，应该能改变目前的态势。"刘文静说完，不忘记又侧脸向裴寂笑了一下。

裴寂看出了他那奚落的神情。

李渊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当即同意，只不过没有马上派刘文静出征，改由刘弘基和长孙顺德领兵北伐，让刘文静准备礼品出使东突厥，答应他出使归来后再上前线。李渊还算知人，他明白刘文静的长处是搞外交和政务，打仗不是他的强项。

李世民本有心领兵北征，看到刘文静拔了头筹，也就不再说什么。当李渊征求他的意见时，李世民全力支持刘文静，认为这是上策。

朝会过后已近午时，李世民兴冲冲地奔回承乾殿，急于见到两个刚

刚出世的儿子。一入殿内，只见居中的大火盆儿堆满红彤彤的炭火，室内温暖如春，两只熏香炉里正冒着袅袅青烟，香气扑鼻。宫里早将李世民班师的消息告知了承乾殿，长孙嘉敏、菁儿、杨氏三人一大早就候在正殿里，等候李世民归来，两个奶妈在一旁伺候着两个孩儿。李世民不及脱下朝服，一迭声叫道："敏妹，菁儿，快让两个孩儿见我。"

长孙嘉敏上前替李世民除去袍服，笑道："二郎，早给你预备好了，到了家里，还用这样急吗？瞧，大冬天，你的头上还冒出汗来。"奶妈先把承乾递到李世民手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抱上自己的孩子，小心翼翼生怕摔了。只见孩儿胖乎乎的脸蛋上红润饱满，忍不住亲了一口，其时承乾正想入睡，让李世民如此一拨弄，"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长孙嘉敏急忙接过抱在怀里。

李世民道："好小子，见了为父不给笑脸，倒耍起脾气来了，是责怪我来晚了吗？菁儿，宽儿呢？抱来让我瞧瞧。"

两个孩儿生得非常相似，李世民看了一会儿，就让奶妈抱到后房休息。殿内，夫妻四人坐在一起，李世民很高兴，说道："辛苦你们两位了，我在陇西，听说那里产的枸杞挺好，可以滋阴温补，就带回来一些，你们产后最好补一补。"说完，他让从人将两大包枸杞呈上来。长孙嘉敏打开一看，只见枸杞颗颗饱满，殷红如血。她谢过夫君体贴，让人包好收起，说道："二郎，最好给万贵妃那里也送上一些，你不在家，她天天念叨你呢。"李世民道："难得你还想着别人，不用费心，万贵妃，还有太子、四郎那里我都准备好了，回头你给他们送去。"

四人在一起闲话，李世民想起一事，转向菁儿道："菁儿，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我这些天忽然又想起可怜的智云弟来，可惜他年纪幼小被害，无子无息。承乾是我们的长子也就罢了，我想把宽儿过继给智云弟，承继他的香火，你以为如何？"

菁儿抿嘴一笑："菁儿和宽儿都是王爷的，你想怎样，菁儿并无意见。"

杨氏在一旁并不多话，眉眼中透出一股淡淡的郁闷轻愁，李世民见状觉得奇怪，然没有多问。长孙嘉敏听完两人说话，满心喜欢。万贵妃现在是后宫之主，她素与万贵妃交好，将宽儿过继给智云，万贵妃肯定会很高兴。

三位夫人侍候着李世民用完午餐，李世民漱漱口打了一个哈欠，满足地说道："还是家里舒服啊，暖室生春，美人在侧，强似我在冰天雪地里苦熬征战。"

菁儿接口道："王爷在前方打胜仗，宫里人都在夸你呢，我们听了，心里都透着高兴。"

李世民困意上来了，他站起身来，说道："敏妹，我先去你房里歇会儿。为了今天的献捷仪式，昨儿一夜几乎没有合眼。菁儿，到了晚上，你再把听到的好话说给我听。"

长孙嘉敏领着李世民来到自己寝室休息，其时奶妈带着承乾已到别屋休息。进房后，长孙嘉敏抖开被子，替他除去夹衣，再将他扶上床。李世民看到床上绛红色的床幔，困意一下子没有了。他侧望长孙嘉敏没有上床的意思，奇怪道："敏妹，我大老远跑回来，最是想你，你不上床让我搂会儿，想故意为难我呀？"

长孙嘉敏红晕上脸，说道："二郎，你困乏得很，我若上床，又该睡不好了。"李世民不待她说完，一把将她拽了过来，三下五除二将她衣服扒下提入被中，嘴里说道："谁说我困，搂着你睡觉，才是最好的休息。"两人赤条条地搂抱在一起，李世民接触到她那发热的胴体，嘴伏在她的耳根说道："敏妹，我这两个月一直忙于战事，连女人味儿都没有闻到一点。咦，你生了孩儿，身子丰满了一圈，瞧你的这一对玉乳，圆鼓鼓的，不再似以往小姑娘的样儿了，让我也吃上一口？"长孙嘉敏羞涩无语，只是用双手紧紧扣住他的身子。两人干柴烈火，在这红纱帐里有道不完的甜蜜、说不完的亲热。

李世民这一觉直睡到日将落山，长孙嘉敏早已轻轻起床，看到时辰不早，她推醒李世民，说道："二郎，赶快起来吧。午时刚过，父皇就派人来传旨，晚上他要在恬然殿赐宴呢。"

李世民睡眼惺忪，边揉眼睛边问道："赐宴？还有别人吗？"

长孙嘉敏道："听说还有太子和四郎，父皇说，此为家宴，不叫外人。"

李世民于是穿衣洗漱，忽然想起杨氏，问道："敏妹，我今天回来看到杨琼落落寡合，似有愁闷之事，是菁儿和她拌嘴了？"

长孙嘉敏道："菁儿怎么会和她拌嘴，二郎，我们姐儿几个融洽得很呢。杨氏妹子愁闷还是因为四郎，前几天硬是把她那不满十二岁的小妹子给带到齐王府里了。"

杨琼的母亲是萧太后，这个被齐王元吉抢去的小妹子是萧太后的小女儿，杨琼和她感情甚好。长孙嘉敏接着说："前两天杨氏妹子一直暗暗垂泪，我去劝她，她说小妹子太苦了，还是一个孩子就让齐王给糟蹋了。二郎，晚上回来你去杨氏妹子的房里劝劝她。"

李世民点点头。

恬然殿内灯火通明，满室皆暖，幽香绕梁。李渊眼见李建成三人入殿后欲向自己行大礼，挥手道："罢了，今天我们设家宴，不要如此多礼了。来，就座吧。"中间条案上，已摆满各色菜肴果蔬，每人面前的酒樽里，盛满了琥珀色的三勒浆酒。

李渊举樽道："今天为父特别高兴。这段日子，大郎和四郎辅佐我处理朝政，二郎一举扫平陇西。今日特别置酒庆贺一番。自从我们入了长安，这样的场合并不算多。来，喝吧，二郎，也算为你洗尘庆功了。"

几人一饮而尽。今天虽是家宴，然李渊贵为皇帝，以前那种家庭气氛，再也回不到餐桌上来了。

李渊又道："你们随便喝随便吃，我专门让厨上多做了几种野味，味道不错。我们边吃边谈，还要筹划筹划以后的事情。大郎，你了解的事情较多，二郎在外不太清楚，就把眼前形势介绍一下，也说说你的看法。"

李建成身为太子，这些天一直在朝上忙于帮助李渊处理朝政。李元吉因为丢失太原的事儿，还在家里赋闲。李建成缓缓言道："二郎此次扫平陇西，为我朝去了一心腹之患。现在神通叔已经和徐世勣合兵一处，牵制了王世充和窦建德的精力，只要黎阳不失，他们一时不敢来犯长安。最具威胁的就是刘武周了，还有……"李建成说到这里，李渊插言道："我准备明天就让刘文静和长孙顺德、刘弘基一起带领三万兵马去增援殷开山他们，刘文静先和始毕可汗联系，争取对刘武周有所制约。二郎，你以为如何？"

李世民点头道："父亲派兵北上增援，很是必要。这刘武周豺狼之心，不能让他向前再行一步。刘文静他们三人随父太原起兵，经验和武功都算上乘，世民认为是合适人选。"

李建成接着道："还有南边的巴蜀、南阳、岳阳一带，我朝一直没有力量去剿抚，现在，那里的朱粲、萧铣、辅公柘闹腾得挺欢，前几天，父亲还说要派人去剿灭他们。"

李渊道："这是屈突通的主意。南方的几个贼人，各自为政，闹腾得虽凶，毕竟势力不大，一时成不了气候。若放任不管，时间长了肯定会增加变数。现在西征的兵力已经撤回，可以腾出手了，我正考虑让孝恭领兵南征。"

李渊的族侄中，李孝恭今年二十六岁，平时喜爱钻研兵法，性好练武，李渊比较看重他。听说要派李孝恭为帅南征，李世民沉吟道："孝恭兄倒是南征合适人选，不过他从未经历实战，如此重要的担子，恐他独肩难挑啊。"

李元吉插言道："父亲，就让我随孝恭兄出征吧，当能助他一臂之力。"

李世民见到李元吉又想掺和，本想不说，但还是忍不住道："四郎，你就不要再去添乱了，南征是大事，你好好在家读书多历练吧。"李元吉见李世民又找自己的茬儿，脸红脖子粗，嘴一动就想发作。李建成见状，向他使眼色让他不要妄动。

李渊问道："二郎，你接触的人多，就推荐一人来辅佐孝恭。"

李世民断然道："李靖最合适，此次西征成功，李靖居功至伟。由他辅佐孝恭兄南征，肯定能够建立奇功。"

李渊道："好，我相信二郎的眼光，大郎，明日上朝你就让温大雅拟旨吧，授孝恭为山南道招慰大使、行军总管，李靖为行军副总管。"

分兵援北和定南的大事就在这场家宴中定下来，李渊很高兴，几杯酒下肚，红光满面，他说道："上阵还是父子兵，这话一点都不错，我朝天下大计总还要我们父子四人共同筹划才好。四郎，明日午时过后，你陪我摆驾鄠县狩猎，可惜马三宝随婉娘在龙门，他对鄠县的地理了如

指掌。”家宴尽兴而散，李渊转入后宫。现在李渊已把尹德妃、张婕妤丢开了手，后宫佳丽众多，花彩纷呈让他目不暇接。这李渊年龄上了岁数，然龙马精神，入长安这两年时间里，又生出了两个龙子、三个龙女，连李世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弟弟、妹妹。

第二天圣旨下来，两路军马分头准备。李靖这次被封为行军副总管，深知这是李世民举荐的原因。回想当初沦为李渊阶下囚的日子，再看现为朝廷一方大员，真是恍若隔世。

散朝后，他随李世民一起回到承乾殿的仁文厅里，拱手向李世民作谢：“元帅，李靖此次随你西征，都是你拿的主意，怎么把功劳都扣到李靖的头上？让我心里实在不安。元帅，你年龄小我十岁胸襟如此宽阔，李靖自叹弗如。”

李世民笑道：“药师兄何必太谦？世民此次向你讨教兵法，收获颇大，真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金子必然会发光，皇上封你为行军副总管，正是想借重你的才略为大唐建功立业呢。”

李靖大为感动：“元帅，请放心，李靖此次随赵郡王南征，定当倾心倾力，赞襄大计。”

李世民微笑，他忽然问道：“药师兄，我曾听到有关你的一个传说，一直不曾问，今天这里就我们两人，就帮我解解疑吧。说的是你年轻时曾入龙宫，龙母唤出两个青衣女子，一个满脸笑容，一个微有怒色，任你挑选其一，两个都带走也行。想你当时胆不大，只要了那个微有怒色的女子。出了门，那女子告诉你：‘方才郎君若并取二女，则文武兼备，后当出将入相，今舍文而取武，异日但可为一名将耳！’说完她取出兵书相赠。我曾读了你的三卷兵书，这个故事是你兵书的来历吗？”

李靖哈哈大笑：“元帅如此聪明，还会相信这种骗人的故事吗？龙宫谁又见过？龙母何在？要真有这种事，我们都可以不用读书，不用练武了，反正注定你是一位大将军。”

两人相对莞尔。

李世民又道：“药师兄，我原来赠你的那匹‘玉极骝’，这次在陇西中了几箭，脚力大减。一会儿，我让李安领你去马厩把‘白蹄乌’牵走，就

算我赠你的送行礼物。”

李靖急忙推辞：“不敢，不敢，元帅你爱马如命，前次相赠‘玉极骝’已是感激万分了，哪儿能再次横刀夺爱？”

李世民不容李靖推辞，坚决让他收下。他调侃道：“我们若是文士，就到灞桥折柳一枝，极富诗情画意。谁让我们都是打仗的命呢，一匹马就权当成柳枝，唯盼你连传捷报，为定大唐天下建立殊功。”

这李靖辅佐李孝恭南征，他们先设计攻破南阳，贼首朱粲落荒而逃，再向西行招抚巴蜀，然后沿江东行屯兵信州。他们沿江首破萧铣，再降辅公柘，将江水沿岸及以南的国土归入大唐版图。李靖诚心向唐、精心设谋，战功赫赫，每场战事的紧要关头，只要李靖在，皆能化险为夷。说起来，这都是李世民的功劳，他救李靖、识李靖、用李靖，成就了一名伟大的军事谋略家，使其三卷兵书《卫公李靖兵法》流传后世，这些都是后话。

第九回　良臣遭诬命归西　北境易帜叹败绩

刘文静出使到东突厥时，始毕可汗身患重病已奄奄一息，刘文静在牙帐延宕多日，终不得相见。无奈，他将李渊所贡宝物交给叶护吐谷浑邪，这叶护吐谷浑邪是始毕可汗的第一要臣，官职为颉利发。他深知刘文静的来意，承诺说只要李渊继续称臣纳贡，东突厥无意侵夺唐境。有了这个承诺，刘文静满意而归，他不指望东突厥对刘武周施加什么影响。东突厥并不希望中土势力一方强盛，反而希望他们势均力敌，自己俨然就是他们的主子，可以居中获利。

刘文静回到长安向李渊禀报，李渊赞他不辱使命。最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率军到晋州，关内压力一下子减轻许多，刘武周的南侵势头受到遏制。李渊不让刘文静再回前线，授他为民部尚书。

武德二年四月，始毕可汗一命呜呼，其弟俟利弗继承汗位，是为处罗可汗。消息传到长安，李渊为始毕可汗废朝三日，遣使节持币前往东突厥牙帐吊问。

刘文静入主民部之后，痛感百姓流离失所。当时大唐所辖民户不足二百万，与前隋最盛时民户九百万相比，差距甚大。朝廷调兵调粮，往往捉襟见肘。这几年，刘文静在征战之隙，基本上行遍大唐所辖地域，眼见土地荒芜，流民无所定居，亟须休养生息。前隋文帝所制定的均田令和租庸调令经隋炀帝和隋末战乱的破坏，基本上丧失了功能。

刘文静上奏李渊要求重订均田令和租庸调令。李渊准奏，让民部到各地调查田亩情况，最后由裴寂、封德彝、萧瑀、于志宁和刘文静一起确定新令。

武德二年七月，均田令和租庸调令出台，李渊颁诏先在京兆范围内试行。

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将田亩分成永业田、口分田、勋田、职分田数种，规定百姓、官员的受田数量。隋末战乱，地主死亡逃散的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的转移百姓手中，有的成为朝廷控制的荒田。这

次初颁的田令既承认百姓占有这些田地的合法性，又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可以依令向朝廷请受荒田，进行耕种。这对于快速恢复和发展田亩经济，起到积极作用。

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朝廷缴纳粟二石，叫租；随乡公所每年缴纳绢二丈，锦三两，不产丝锦的地方，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叫庸；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调。这种赋役令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并可以庸代役，保证了农民的耕作时间。

制定律令的人中，裴寂官职最高，他对田亩与律令所知甚少，偏偏自以为是，爱发议论而又离题甚远。萧瑀和封德彝是前朝老臣，精明官事，萧瑀有时还指摘几句，封德彝则往往一笑了之。于志宁倒是个真正干活的人，整日里出出进进，搜阅典籍，无暇管这些闲事。独刘文静不理他的茬儿，甚至在李渊主持的廷议中，只要裴寂开口所言中毛病太多，刘文静马上沉着脸反驳过去，弄得裴寂好不尴尬。

裴寂散朝后回到府中，想起刘文静的得意嘴脸，心里的无明火顿时涌上来，就在院里来回转悠。这时下人来报，说齐王来访。

话音未落，李元吉已冲入院中，他边走边嚷道："裴公，散朝时我叫你，你头都不回，有什么急事儿？"

裴寂和李渊称兄道弟，李元吉到了裴寂面前自认晚辈。不过两人都有一件好处，就是不学无术，对玩乐颇有心得，关系非常亲密。

裴寂摇摇头，叹道："你喊我了？我怎么没听见？哦，都是刘文静这小子把我气糊涂了。"

李元吉哂道："刘文静？值得你动这么大的气吗？走，我领你到一个好地方，那里有一个新鲜的乐子，你肯定没见过。"

裴寂再摇头，说道："唉，我没有心情。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不出这口气，我寝食难安。"

"这事儿好办，我们找父皇吹吹风，让父皇申斥他一顿就成了。"

"有什么理由申斥？齐王啊，你想刘文静自认为是功臣，二郎又和

他交往甚密，若没有过硬的理由，如何说动圣上？”

“父皇最信裴公，刘文静又算什么？”

裴寂不语，心想齐王毕竟是公子哥一个，有些道理和他说不清楚。

李元吉忽然一拍脑袋，说道：“对了，裴公想找好理由，现在倒是有一条好路子。”

“什么路子？”

“刘文静有一个小妾名叫蛾儿，还有点姿色，听说她对刘文静颇为不满。”

裴寂眼前一亮，说道：“好哇，齐王，此事就有劳你了。你可派人与蛾儿私下联络，许以金帛，她不是还有些姿色吗？干脆，你再许诺她将来可以归入齐王府。只要蛾儿死心塌地，不愁找不到扳倒刘文静的好理由。”

两人一拍即合，如此就定下计来。

这天刘文静又与裴寂大吵了一架，心中怒火万丈。回家后，星星已经满天。最近他的家宅中常有怪事出现，文静疑家中有妖，让其弟弟通直散骑常侍刘文起召来巫师，在星下被发衔刀做法事。刘文静把刘文起叫过来喝酒，巫师在外面大显神通。想到裴寂的官位在自己之上，又一副可恶样子，刘文静气不打一处来，喝得酩酊大醉。酒酣之际，他拔出剑来向房柱击去，骂道：“当斩裴寂首级。”

刘文静的这些情状被蛾儿看得一清二楚。

蛾儿是刘文静入长安后新纳的小妾，此人歌伎出身，虽有妖娆姿色，毕竟有些促狭之气，渐渐为刘文静不喜，近一年来刘文静基本上不理她。蛾儿寂寞难耐，顿生怨怼之意，闲暇时常找以前的姐妹解闷，倾诉自己的苦恼，一来二去，这些话儿就传入李元吉的耳中。

李元吉派人找到蛾儿，许以锦绣前程。那蛾儿一听，觉得这是一桩好买卖，就一迭声地答应下来。来人还说道，若想彻底扳倒刘文静，不留后患，须搜集刘文静谋反的证据。

看到刘文静拔剑击柱，这个蠢女人眼光发亮，心中就有了计较。

第二日，蛾儿让其兄到大理寺出首告状，说刘文静心怀怨望，口出对朝廷和皇帝的不逊言语，然后将刘文静拔剑击柱和召巫联系在一起，指证刘文静意图谋反。

大理寺将此状子报给李渊，李渊认为刘文静是朝廷重臣，不让大理寺审理，遣裴寂、萧瑀将刘文静下在牢狱问状。

眼见这个对头落到自己的手里，裴寂心里暗自欢喜。他对萧瑀说道："宋国公，皇帝令我等二人去问刘文静，那刘文静对我怨恨甚深，我就不出面了，由你查明其反状再面君吧。"

萧瑀的高祖为梁武帝，其姐即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可谓家世显赫。萧瑀端正耿直，识见非凡，然因数次冲撞隋炀帝而被疏远。李渊入长安后，慕其才学，封他为宋国公，授内史令。萧瑀是李渊母亲独孤氏娘家的女婿，李渊张口闭口称其为"萧郎"，甚是亲近。这天他到狱中问讯刘文静，刘文静正冤屈不已，见到萧瑀，流泪道："宋国公救我，这次因醉怨言，实是看不惯裴寂老儿那不学无术的样子，文静助皇帝太原起兵，这些年东征西讨，那裴寂的官位反在我之上。宋公，望你将此实情向皇帝陈述，我心一直忠于大唐，怎么能说我要反呢？"

萧瑀为人正直，平时也讨厌裴寂的嘴脸。他非常肯定一点，就是刘文静对裴寂有怨气不假，但对李渊断无反意。萧瑀现在当着众人之面不好多说，只说道："你放心，我会据实上奏的。"

然这位不转弯之人却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此事与裴寂相关，皇帝缘何还派裴寂与自己一同审理呢？

萧瑀拉着裴寂向李渊覆奏，裴寂还是躲在一边不吭声。萧瑀将所审过程说了一遍，然后说出结论："陛下，刘文静向来口无遮拦，性格率直，他对朝中大臣有怨气不假，然对朝廷和陛下还是忠心耿耿的。臣以为可对其惩戒一番，以为警醒，不能以谋反定罪。"

李渊沉默了一下，然后目视裴寂道："裴监，萧郎这么说，你以为呢？"

"禀陛下，臣对萧公说过，刘文静平时对臣有怨气，因让萧公主

问，臣不敢说得太多，怕召来不公之议。”

李渊摇头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朕让你们共同会审，即示以公平。此事缘起于刘文静家人首告，不可等闲视之。这样吧，你们下去后继续审，不能冤枉了他，然也不能因此脱罪。”

李世民此时正在潼关以北的长春宫镇守，闻听刘文静被拘，快马奔回长安。

李渊看到李世民匆匆来见自己，明白他的来意，心想此子与刘文静的关系非同一般，肯定少不了一番陈词。

果然，李世民直接切入正题：“父皇，儿臣听说刘文静遭人诬告，被下狱中，所以不及向父皇禀报，擅自回京，望父皇恕罪。”

李渊笑道：“你与肇仁平素友善，出了这样的事情，你若不关注，倒不合情理了。我不怪你。”

“谢父皇。儿臣愿以性命担保刘文静不会谋反，若父皇不放心，可降其官职归于儿臣属下，由儿臣代为管束。”

李渊沉默片刻，颜色稍和，轻声说道：“二郎，起来吧。你放心，我对此事万分持重，嘱咐萧、裴二人慎审之，肯定会有一个妥善的结果。万一他真的有罪，我也会念着他以前的功劳，宽恕他的。你还是放心回长春宫吧，密切注视刘武周的动静。”

李世民心里吃了定心丸，遂入狱探望刘文静。他们在狱房里对饮，两人都坚信，此次场景又重复了以前太原狱中的故事，刘文静很快就会出狱的。

刘文静在酣饮的同时，不忘痛骂裴寂弄权误国。

李世民劝道：“肇仁兄，你经过这次磨炼，将来要把你火爆的脾性改一改。你若还坚持，总有一天还要吃亏的。”

不过刘文静终于没有改变脾性的机会，李世民第二日返回长春宫，到了第三日晚间，狱卒给刘文静送来了一根绳子和一杯药酒，让他在两者中选择。

李渊赏了刘文静一个全尸，也算部分实现了对李世民的承诺。

自从产生了要除掉刘文静的念头后裴寂就知道，这个世界上能够灭掉刘文静的人不是自己，唯有皇帝李渊。

此后的日子，裴寂针对刘文静的特点，偶尔在李渊面前挑拨数句。他掌握一个火候，就是不让李渊感到自己在刻意攻击，而是无意流露。渐渐地，这些话逐步在李渊的脑子里勾勒出这样一个形象：刘文静很有本事，然脑后有反骨。

刘文静下狱后，有一日李渊约裴寂到宫内海池泛舟，君臣二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李渊道："刘文静的案子，也就这样吧。你们快点结案，将其贬官即可。他原来在秦王府当过属官，就让他还回到二郎那里吧。"

裴寂道："陛下想养虎成患吗？"

"如何讲？"

"臣听说刘文静在狱中怨气冲天，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陛下再贬其官，那刘文静今生今世，还会念陛下的好吗？"

"你说应该怎么办？"

"杀掉！"裴寂狠狠地做了一个手势。

李渊摇头道："不好。刘文静毕竟为首义功臣；再者，他出使突厥不辱使命，平时还多立军功。若杀了他，天下人会怎么说？"

"对呀，刘文静正是因为自诩功劳大，所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他明知臣对陛下最忠心，然动辄在朝堂之上侮辱我，明显想扫陛下的面子——总有一天，他也会瞧不上陛下的；他出使突厥不错，然他在外面多次宣扬说陛下卑躬屈膝向突厥称臣，突厥现在之所以对我朝还算客气，完全是他机敏应对的结果。这样的人，实为狼子野心，陛下难道不察吗？"

个人能力强且有野心，还对外宣扬唐朝向突厥称臣，这都是李渊最忌讳的事情。

这次海池对话最终决定了刘文静的命运。刘文静死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蛾儿及其兄长也死于非命。

李世民在长春宫得知了刘文静的死讯，不由得悲从心中来，泪飞沾襟。其时，房玄龄和杜如晦正在身侧，两人急忙劝慰。

房玄龄劝道："秦王不可太伤悲。刘尚书毕竟过于刚强，由此堕入了奸人的诡计。听说刘尚书的小妾之所以反水，其中还有齐王的功劳。殿下，以裴寂一人之力难将刘尚书扳倒，其中必有许多幽微之处。为今之计，秦王不可大肆为刘尚书鸣冤，也不可伤心太过。"

杜如晦点头道："玄龄兄说得不错，此事颇多幽微之处，秦王应谨慎为之。裴寂和齐王知道刘尚书平素与秦王交好，他们最近皆兵败并州，那么他们合力对付刘尚书，肯定对秦王也有所猜忌。"

李世民冰雪聪明，马上明白了两人话中的意思。

年初，李世民镇守长春宫，秦王府属和妻儿，也随军到了这里。长春宫东临河水，南望潼关，是长安的门户。李渊让李世民在这里节制蒲州、河北诸府兵马，以防备王世充和刘武周。李世民在长春宫一时无事，整天和府属谈论天下大事和诗文。八月，杨琼又为他生下一子，李世民为此子取名李恪。

李世民镇守长春宫的消息传到洛阳，王世充手下大将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率众来降。

当初李密定都金墉城，封了五虎大将，他们是飞虎大将军秦叔宝、猛虎大将军徐世勣、螭虎大将军程咬金、烈虎大将军单雄信、雄虎大将军罗士信。李密兵败投唐，这五人除了徐世勣远在黎阳镇守外，其余四人都归了王世充。单雄信到了洛阳，被王世充的妹子看中，招了他为驸马。

这五虎大将，确有过人之处，他们人人弓马娴熟，有万夫不当之勇。瓦岗军闻名天下，与此五人不无关系。说起来，他们都有一番不凡的来历。秦叔宝名琼，与罗士信同是齐州历城人，程咬金名知节，是济州东阿人。隋末大乱义兵群起，卢明月在下邳纠集十余万人攻郡下县，下邳通守张须陀统领一万人马，奉令前去征讨。两军对阵，张须陀力战不敌，只好后退到离卢明月七里处下栅相持。这样相持十余日，张须陀

对众将说道："卢明月见我们退却，必然轻敌来追，他的后营势必空虚。我们若组织千人潜往偷袭，一定大胜。众将官，此计虽好也很危险，谁愿意替我走一遭？"众人面面相觑，吓得不敢吭声。这时，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三人排众而出，请缨杀敌。

秦叔宝面如淡金，五绺长髯飘扬脑后，腰大膀阔，惯使一杆虎头蘸金枪和一双金装锏。罗士信则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智勇双全，使一杆丈八滚云枪。程咬金生得虎体龙腰，面似青泥，发似朱砂，勇力过人，善用一杆马槊。他们三人分领千军伏于芦苇间，待卢明月带领的人马一过去，一跃而起杀向敌营。罗士信最为勇猛，他拔敌旗帜，杀得浑身血污，又纵火焚烧三十余栅，烟焰冲天。那卢明月看到火起，急忙引军还营，张须陀领兵追击，这边三人断其归路，可怜卢明月的十余万众就此作鸟兽散。经此一役，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三人声名鹊起。

罗士信的名气又比秦、程两人还要大。当时王薄起义，张须陀带兵讨之。罗士信刚刚十四岁前来投军，张须陀不同意接收，说他形貌还是小孩样子，如何能够打仗？当时两军已经对阵，罗士信听言大怒，身披两重甲上马，急速驰到王薄阵前，连杀数人，又拔剑斩掉一人的首级，将之抛往空中，手持丈八滚云枪迎空刺入，将首级挂在枪刃上，举枪绕阵一圈，两军看后无不骇然。

三人跟随王世充日久，逐渐灰心。程咬金不堪忍受，对两人说道："这王世充器度浅狭，又好妄语，动不动就发誓赌咒，好像一个巫师老太婆一样。你们说，这样的人能够成为拨乱反正的主人吗？"三人都很认同，他们决心离开王世充。看到李唐气势正旺，李世民善于招贤纳士，又听说李世民近在长春宫，遂决定去找李世民。那天王世充带领他们三人及单雄信一起出洛阳向西，沿途观察各县的城壕。到了慈涧，三人突然带领十数骑狂奔向西，王世充和单雄信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惊愕得张大嘴巴。三人驰出三百余步立马，回身拱手道："我们蒙郑王收录，感激不尽，一直想为你出把力。然你性好猜忌，身旁又多蛊惑之人，我们心有余悸。你这里终究不是托身之地，今天特向你告辞。"

王世充回过神来，听说他们要走，厉声道："你们说走就走，城中的家眷难道就不想要了吗？"

秦叔宝拱手道："郑公，大丈夫行事但取大义，不顾小节。我们既然要走，就顾不了这么多了。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我想郑公也不会因此难为了我们的家眷，雄信兄，还望你多多照应。"

说完，三人带领从骑疾驰而去。王世充和单雄信眼睁睁看着他们西行，知道拦不回来，只好黯然打马返回洛阳。

李世民见到三人来投，急忙倒屣相迎。长春宫里，李世民连日设宴款待三人，并将此喜讯报知李渊。三天后，李渊下旨，授罗士信为陕州道行军总管，让他择日上任。另授秦叔宝为秦王府马军总管，程咬金为秦王府左三统军。

淮安王李神通被授山东安抚大使，率军取道黎阳与徐世勣会合。随行的还有一人，即秘书丞魏徵。这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少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其属意纵横之说。他先随李密，然郁郁不得志，后随李密降唐，久在长安无人所知。这次随李神通到黎阳，还是自请而来的。

当时黎阳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李唐，徐世勣举兵归降，使潞州至黎阳连成一线。李神通此来只要以黎阳为根据地，逐州逐县稳扎稳打，当为李唐创下大片基业。一开始他的进展还算顺利，不数月就连下相州、邢州、冀州、魏州等地。其时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带领前隋宫室和骁卫沿着运河北上，到了海州用宫内珍宝诱惑王薄等人，使王薄率领手下跟随他守卫聊城，共合兵十余万人。李神通得知这个消息，挥师进攻聊城，将宇文化及连围了十余日，城中粮尽，宇文化及派人找到李神通要求投降，李神通拒不受降，说道："宇文化及已经支持不下去了，我们正当攻取，以示国威，其玉帛宝物也可散作军赏。若同意他们投降，我如何下手呢？"李神通只为贪图小便宜，拒绝宇文化及投降，使宇文化及完全绝望，只好婴城自守。哪儿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窦建德也闻到了聊城的香味，以尊隋的名义大举进兵，漫山遍野向聊城杀过来。宇文化及见状，举城投降了窦建德。这下子把李神通弄得鸡飞蛋打，唐军和窦建德的部队一触即溃，只好凄惶惶退过相州直奔黎阳，来到徐世勣那里托庇藏身。得了宇文化及兵马的窦建德，力量更加强大，所到之处，州县望风即降。他将黎阳团团围住，李神通、徐世勣拼命抵抗，但不敌窦建德的人多，结果城被攻陷，他们一个个都成了窦建德的俘虏。

窦建德每每战胜，其所得资财，皆分给将士，自己一无所取。他个人生活极为简朴，不吃肉，专吃蔬菜粟米。其妻曹氏不衣绫罗，整日里布衣荆钗。夫妻两人的口碑甚好，手下人愿效死力。窦建德很想落一个招贤纳士的好名声，这次宇文化及投降，他将前隋大臣都委以重任，裴矩为左仆射，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攻下黎阳，依旧示

以宽仁之意，任徐世勣为左骁卫将军，让他继续镇守黎阳，当然还耍了一个小心眼，让徐世勣的父亲徐盖经常随同自己身边以为人质。魏徵也被授为起居舍人。

徐世勣此时一颗心向着长安，屈身在窦建德麾下，只好伺机而行。其间李商胡据孟津聚众五千余人，徐世勣偶然之间与他相遇，两人结为兄弟。他们都有向唐之心，相约待窦建德出黎阳分兵时再起事。谁料李商胡性子太急，不与徐世勣商量就先下手了。事起仓促，徐世勣见窦建德已经有所防备，慌乱中来不及叫上李神通和魏徵，仅带数骑间道逃往长安。

徐世勣到了长安，李渊父子和朝廷百官皆赞颂其忠义之举。李渊封其为曹国公、右武侯大将军，赐姓为李，从此徐世勣更名为李世勣。

这边黎阳失守，北面的战事也很不妙。刘弘基和长孙顺德进兵到晋州无力前攻，和刘武周成了相持之势。六月，上谷人宋金刚被窦建德杀败，率领残部四千余人来投刘武周。刘武周封他为宋王，委以军事大权。宋金刚感激涕零，听说刘武周有一个妹子待字闺中，遂将自己的发妻赶走，请聘刘武周之妹，这样又成了刘武周的妹夫。

宋金刚报恩心切，他看到前锋和唐军在晋州相持，自告奋勇要亲临阵前厮杀，从而南向与李渊争夺天下。刘武周授之以西南道大行台，令其率领二万人马南攻。

武德二年十月，宋金刚令手下骁将尉迟敬德、寻相为左右先锋，各领兵一万猛然插到晋州城下，从东西两面全力进攻。刘弘基和长孙顺德本来在这里和敌方势均力敌，一下子又冒出如此多的敌军，再也招架不住。宋金刚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晋州攻下，刘弘基、长孙顺德逃走不及，成了宋金刚的俘虏。宋金刚将两人押解至并州，交给刘武周处置。

宋金刚在晋州略事休息，又令尉迟敬德居前，寻相在后向龙门出发。那尉迟敬德是朔州善阳人，身长腰阔，似烟熏太岁，火烧金刚，善使两条雌雄竹节鞭。其坐骑也甚有特点，身长九尺，浑身如黑漆，没有一点杂毛，肚皮底下，中间圆圆的斗大一圈白毛，好像月亮一般，此马名为“抱月乌骓马”。尉迟敬德得令，一马当先，连挑沿途数座唐军营寨，直逼龙门城下。好在龙门被殷开山、柴绍夫妇经营多时，这里深沟高垒，遍设鹿砦，尉迟敬德急切中一时难以攻下。

这些坏消息接连报到长安，李渊及百官闻讯震惊。他们议论纷纷，李渊手敕道："贼势如此，难以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

其时李世民正在长春宫镇守，看到李渊手敕，大惊失色，急忙上表星夜送至长安，其中言道："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

李世民让使者送走自己的上表，对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说道："我这个父皇啊，一遇到紧要关头就容易摇来摆去。记得起兵时到了霍邑，他在裴寂等人的鼓吹下想退回太原。总算还听得我劝，想起那次雨夜里帐前大哭，今天看还是值得的。"

房玄龄道："秦王，依我估计，皇帝见了你这道上表，肯定会同意发兵出征。如此，我们还要早做准备才好。"

李世民道："如晦，你说我们若此次与刘武周接战，与上次西征之役有何不同？"

杜如晦考虑了一下，说道："不同之处在于地理，并州多山，宜精兵骁骑。"

李世民接口道："对，就是如此。玄龄，我们这次多选精兵骁骑，你派人找张万岁，让他再送些马来，要向他强调，这些马最好要善于在山地间驰骋。人言那尉迟敬德如何骁勇，我秦王府里的人才次于他吗？"

李渊果然同意李世民的意见，诏李世民为益州道大行台尚书令，悉发关中之兵由其统领。武德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李渊驾临长春宫亲为李世民送行，收复河东、重夺并州之战就要开始了。

第十回　履冰渡河屯柏壁　持刃邀战斗稷水

河水到了壶口地段，水流湍急，瀑布如帘。向下二百里到了禹门口，河水被龙门山所夹，急流从只有三十丈宽的河槽中涌出，这就是有名的“龙门”。龙门这里虽然水速流急，然河道狭窄便于舟楫，历来是连结东西的渡口。河水出龙门而下，河道逐渐变宽，到了风陵渡，汾水、渭水相继加入，水量大增，中间无法再设渡口。

李世民率领三万兵马出长春宫向龙门驰去。其时已是寒冬，龙门那里的河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坚冰，大军到了西河畔上，李世民先派段志玄为前哨去联络殷开山和柴绍夫妇，他在后面指挥将士渡河。三十丈宽的冰面上，人人下马手拉缰绳小心行走，人仰马翻的场景比比皆是。待渡了河，大家眼瞅着那些跌得鼻青脸肿的人，不禁相对而嬉。

上岸后离河十里，即是殷开山他们据守的营寨，段志玄已先入营寨通知他们，只见殷开山、柴绍、李婉娘带领一队人马出寨迎接。

李世民不急于进寨，他先骑马绕寨一圈。见这营寨依山而建，当路而立，山上遍设檑木、弓弩。若丢了当路的营寨，他们退往后山用檑木、弓弩却敌，敌人万万前进不了一步，也别想从龙门过河。李世民观赏了一圈，下马道：“这营寨建得好啊，一年中刘武周、宋金刚无法跨过河水威逼长安，多亏了你们在这里据守。姐，这一定是你的主意，想你当过山大王，这营寨是不是比着黄石寨的样儿照葫芦画瓢？”

李婉娘一笑，说道：“二郎，你统兵数万，为何如此油嘴？你到了这里不先与殷公说话，自顾自先去兜风一圈，把我们晾在这里呀？”

众人一齐向营寨内走去，殷开山边走边对李世民说：“秦王，这里营寨结实，抵挡刘武周无法西渡，然那尉迟敬德和寻相连日南攻，现在已经拿下夏县。瞧他们的阵势，是想打通南下道路从风陵渡渡河，去威胁潼关呢。这几天，公主我们正在着急，若皇帝再不想办法，我们空守在这里，也没有一点用处。”

柴绍与段志玄一起将西来的将士安排妥善，忙完后，已是掌灯时分

了。众人草草一餐，聚在中军帐内商量战事。

柴绍立在帐中，眼瞅着李世民居前，后面人鱼贯而入。两人分别仅仅一年，不意李世民又搜罗来这么多的文臣武将。见他文有房玄龄、杜如晦、薛收、褚亮、姚思亮、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武有侯君集、段志玄、长孙无忌、秦叔宝、程咬金，柴绍不禁感叹：这二郎确是人中之杰，自个儿战功卓著，还不忘收拢人才。

他们在中军帐里也没有商量出什么结果，眼前宋金刚兵势正猛，殷开山他们力求自保，整日里想着固守龙门，没有心思也没有力量去进攻，对敌方近期活动知之甚少。李世民决定，明日大军先驻扎在龙门，自己亲自带领众将出外侦察。

众人散去，李世民随柴绍、李婉娘到其居处闲话。李世民一入房内，见陈设甚为简单，感叹道："姐，这一年里，你和嗣昌兄在这里太苦了。瞧你这房间里，像是个公主的闺房吗？"

李婉娘道："是啊，前一段你镇守长春宫，就没有想到把里面的家什送我一些？好了，父皇、大郎和四郎他们好吗？"

李世民道："都好，特别是我们那父皇，最会保养自己。太子嘛，干事勤勤恳恳，朝政之事多亏他代父皇料理，让父皇省了不少心。至于四郎，姐，咱们家什么时候养出这么一个公子哥儿？整日里弄犬狩猎，国事家事都不上心，年初时还把杨琼的小妹给夺了去，她还未及成人呢！说实在话，我现在见了他就感到不顺眼，此次出征，父皇原说让他随我来历练一番，让我给辞了。他为并州总管，搞得落花流水，将我们的基业都丢了，再让他来，你说败兴不败兴？"李世民说完拍了下案子，激动起来，"那日他随父皇来长春宫为大军送行，见了我，还阴阳怪气地说：'秦王，多谢你替我向父皇辞了去，若随你去不就耽误我狩猎的事儿吗？'姐，你说他可气不可气！"

李婉娘先是抿着嘴笑听他说话，到了最后她慢慢收起了笑脸。她知道，这两个弟弟从小就不和，李世民瞧不上李元吉不学无术的样儿，李元吉也瞧李世民不顺眼。她心想，如此长久下去那怎么得了。想到这里，她说道："二郎，你和四郎现在都称王赐爵，不似儿时可以赌气。你又为兄长，手下文臣武将一大帮，你们两个闹别扭，别人就会看笑话，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定还要搞什么名堂呢。从今以后，你要从内心里对四郎好，四郎那里，我和嗣昌也去说说他。你说四郎抢了杨琼的小

妹，你呢？那杨琼不是你抢走的吗？”

李世民笑了起来，他说道：“姐，你教训我总得有点真章。那杨琼是我抢去的吗？她诚心诚意跟了我，还为你生了一个侄儿。四郎能和我相比吗？当初我找你要倩紫，你把住不给，我敢打保票，你若对倩紫说了，她肯定也会同意。”

李婉娘一撇嘴道：“你恬不知耻，你以为你是谁呀？”脸上薄有怒色。

柴绍一直在旁拿一本书读，他们姐弟两人说话他一般不插嘴。这会儿看到李婉娘激动起来，急忙过来排解：“娘子，瞧你的样儿，想把二郎吃了呀？人各有志，你不能勉强于人。说起来，我们该向二郎祝贺才是，人家已是三个孩儿的父王了。”

李婉娘冷静下来，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她“扑哧”一声，笑容上脸：“对，对，我倒是忘记了，二郎现在做了父王。说起来，我这个当姑姑的还没有送礼物呢。”

李世民道：“礼物就罢了，待孩儿们长大，知道他们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姑姑，够他们骄傲了。对了，姐，若他们长大了，就让随你的娘子军学点本事，如何？”

气氛一下子又缓和起来，三人又说了一会儿话，夫妇两人将李世民送出门外。出门时，李婉娘对李世民说：“二郎，你不要再打倩紫的主意，我已将她许给了马三宝，待这次战事结束，就让他们成亲了。”

柴绍回到房内直摇头，埋怨李婉娘道：“娘子，说句不中听的话，你对二郎有些太过了。二郎已非昔日之二郎，你看了他的那些府属吗？文能安邦定国，武能驰骋征伐，都是一等一的人才。我观察了，二郎整日里惜口如金，没有考虑好的话断不说出口，即使到了皇帝和贵妃那里，也是庄肃而不乱言的。只有到了你这里，才露出童稚未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还有那么一点撒娇的味道。你动辄教训他，不出三回，我看他也不会再对你多说什么！”

李婉娘摇头道：“你危言耸听，有那么严重吗？”

柴绍叹道：“大家若是寻常百姓家，可以口无遮拦，谁叫我们身在

皇家呢？”

三晋的早晨，要比长安略显寒冷。早晨卯时三刻，李世民起床走出户外，在一片空地上舞起了宝剑。自大业十三年离开太原，算来也有两年多了。两年多来，李世民晨练不辍，已成习惯。几路剑法练下来，周身热腾腾地冒出了汗。他练的这套剑法，是少林达摩剑法，只见剑势越来越快，猛听他大喝一声，身子跃起，宝剑中宫直向凌空刺去，身姿犹如蛟龙腾空。

最后他收剑立身，神定气闲，用力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

这时，有人叫道：“好。”李世民扭头一看，原来是侯君集、段志玄、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马三宝六人站在身后。他们都是一身短打扮，武将本色，想来他们也刚刚结束晨练。

马三宝道：“秦王，我们都看迷了，一招一式皆循古意，又增加了许多变化。”

李世民一笑，说道：“马三宝，你少拍我的马屁，我这三脚猫的本事，还值你来夸。你是秀才半路出家，别让叔宝兄和咬金兄看笑话。”

众人哈哈大笑，一齐返回营中，准备出寨侦察。

李世民与众人走出寨门，他让殷开山带领侯君集、长孙无忌、段志玄向北侦察，自己和程咬金、秦叔宝、马三宝一起向东。李世民不让带从骑，说亲自侦察，远比多派斥候去更准确，更能发现情况，且大家武艺高强，坐骑优良，途中遇险能打则打，能跑则跑，没有累赘。到了三岔路口，两拨人分道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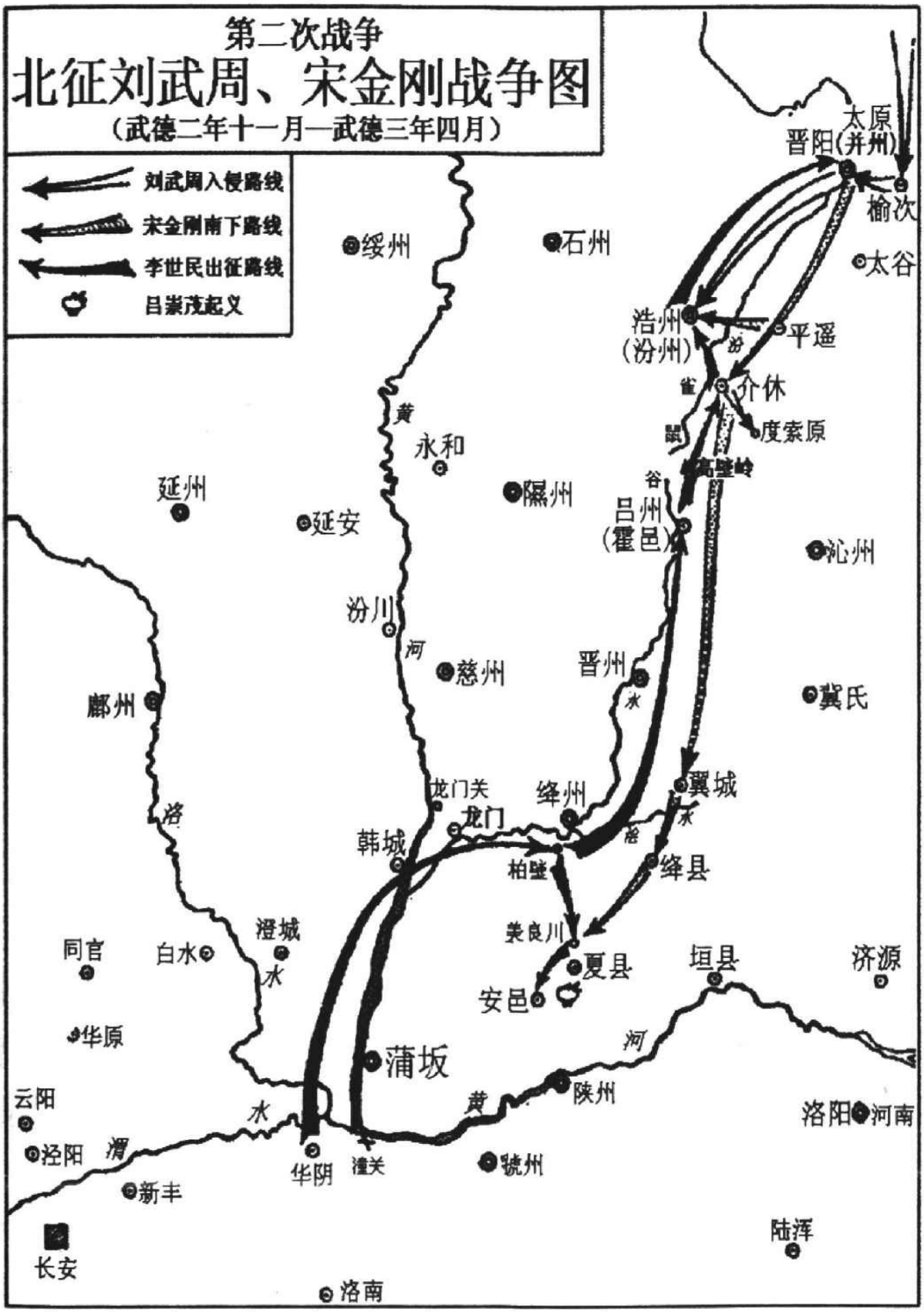
李世民将“白蹄乌”送给了李靖，此次出征骑着“特勒骠”。这匹马仅跟了李世民半个月，似乎就能体察主人的心意，不管是腾越沟坎，或是撒蹄狂奔，都能将主人的坐姿调整得很妥帖，达到“马人一体”的境界。

宋金刚进攻龙门受阻后，尉迟敬德、寻相向他建议，河东向为长安粮草主要供应基地，若向南攻略，既可造成长安恐慌，又可逼向风陵渡向潼关施压。宋金刚听从二人之言转向南攻，为了防备龙门唐军出击，从晋州到龙门或依地势或依老城设了数个营寨，驻兵不等以呼应防御。

李世民四人向东南驰约十里，便离开官道，上了山。山上树木并不茂密，多是些低矮的杂树，在寒冬里颤抖着。一场雪后，山坡上、枝条上还留有积雪，马骑行走非常困难。遇到坡陡处，四人下马步行。

李世民看到秦叔宝、程咬金两人一路无话，想他们两人刚刚来投奔自己，第一趟差事就是随自己出来当探子，很是过意不去，说道："叔宝兄、咬金兄，你们原是大将，跟我第一遭充了探事之役，不怪我吧？"

两人正在前面行走，靴上和战袍上都沾了许多泥巴，听到李世民发问，两人答道："那有什么，秦王此举正使我们耳目一新呢。你尚能探事，何况我们。"


第二次战争
北征刘武周、宋金刚战争图
（武德二年十一月—武德三年四月）
刘武周入侵路线
宋金刚南下路线
李世民出征路线
吕崇茂起义
太原
晋阳(并州)
榆次
太谷
石州
绥州
浩州
(汾州)
平遥
介休
度索原
高壁岭
永和
延州
隰州
吕州
(霍邑)
延安
沁州
汾川
慈州
晋州
冀氏
鄜州
龙门关
龙门
绛州
翼城
韩城
柏壁
绛县
澄城
同官
白水
美良川
夏县
垣县
济源
安邑
华原
蒲坂
陕州
云阳
洛阳
河南
泾阳
华阴
潼关
虢州
新丰
陆浑
长安
洛南
黄
河
汾
雀
鼠
谷
洛
水
渭

李世民道："可我要比你们年轻啊。"

程咬金道："叔宝兄和我上山能擒猛虎，下山能夺勇将，身体棒着呢。走这么一点儿路，又算什么？"

马三宝久慕两人名声，接口道："秦总管，程将军，我老早就闻你们大名，不意今日我们能并排行走，深感荣宠。有点事我不明白，那李密、王世充皆是一时之瑜亮，你们何以就走了呢？"

程咬金道："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人也如此。我听说你当初为山贼，怎么见了公主就心悦诚服呢？"

马三宝不好意思起来，说道："我和你们不同，当初被公主所擒，蒙她不杀放归山里，说起来，她是我的恩人。"

秦叔宝长叹一声道："乱世出猛将，假若天下太平，我们多在桑田劳作，耕织维生，哪儿用打仗啊？秦王，我和咬金兄来投唐，是看到唐俨然有王者之气，皇帝和你善待手下，胸襟开阔，我们就有了一个稳定的托庇之所。内心里最大的愿望，是想赶快安定天下，不要再过颠沛流离的日子。"

李世民颔首道："叔宝兄此言大有深意，为将为帅者，打仗其实为最终不打仗，方为仁义之师。"

闲聊中众人登上了稷山报晓顶，从这里向四周眺望，远近景物尽收眼底。马三宝指点道："宋金刚退兵向南，为了防备我龙门之兵，听说他在柏壁设营屯兵，你们看那座垒有土墙的城池，就是柏壁了。他们为了遥相呼应，又在柏壁的西面因山而建，设了一左一右两座山寨，那里旗幡招展处就是。"

李世民道："知道那里驻扎有多少兵马吗？"

马三宝摇摇头。

秦叔宝向东仔细观察了半天，开言道："秦王，我看这柏壁的位置还相当重要呢。从那里向东一点儿，就是自并州通往风陵渡的官道，刘武周、宋金刚向前线转运粮草和联系沟通，皆赖此道。我们若取柏壁而据之，居高临下威胁他们的通路，会使他们进退维谷。"

李世民已经想到这一点，说道："我们现在只是观察一个大概，还要近一点去看。不过这样粗粗一看，可以知道周围除了这三个点以外，再无其他敌方军马。我们出师关中，若龟缩龙门一动不动，太令人失望。任由宋金刚从容渡河威胁关中，他们也忒舒服了些。叔宝兄、咬金兄，为了摸清他们的兵力，须抵近侦察。你们两人负责那两处山寨，我与三宝一起前去柏壁。我们就此分手吧。"

四匹马左右分开。李世民带领马三宝向柏壁赶去，上山容易下山难，马三宝一个不小心，在一个陡坡上连人带马滑了下去，所幸身上除被石块擦出几道血痕外，其他无甚大碍。

两人下山后向前驰去，行约五里有一小山，马骑一溜烟儿登将上去，从高处看，柏壁城中动静一目了然。只见柏壁城池并不算大，城墙皆用土坯垒成，东西长约二里，南北阔约三里。两人舍马再上前观看，两端守城门兵的面目清晰可辨，城内民房内驻有兵士。他们看了半天，并不见一名百姓在内，想是隋末战乱，百姓流离失所，柏壁已成为一座空城。

太阳正挂在当空，直射的阳光将大地晒得暖洋洋的。城内的兵士这会儿都出外晒暖，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显得懒散。李世民让马三宝数城东的人数，自己数城西的兵士。两人将人数加在一起，大约有两千人。

李世民指点城下，问道："三宝，我若给你五千人，让你拿下此城，有把握吗？"

马三宝道："五千人有些少，若能给我一万人，就先将此城团团围住，再用攻城之具配合，攀墙而入。秦王，你看这城墙并不高，又用土坯垒成，极易攀登。"

李世民点点头，又问："我再给你一万人，由你固守此城，有把握吗？"

马三宝拊掌道："哈哈，这正是我的专长。我若守此城，第一步就是加固城墙，城内多囤粮草，看谁能与我耗下去。"

李世民又问："假若来攻之敌先围城池，再断粮道，你又如何应

付？”

马三宝道：“这就需要龙门和那两处山寨的配合了。我们若拿下柏壁，捎带着将那两处山寨也拿下，形成掎角之势。这样柏壁以东皆是我们的地盘，敌军若从东来攻，我们不理他，若越过柏壁东西夹攻，我们就令两处山寨前来袭扰，城内守军相机出击，谅他们终无立锥之地。”

李世民大喜，他拍着马三宝的肩膀说：“好一个三宝，你刚才所说的正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想不到你这个秀才山贼，还很有谋略呀。嘿！家姐手下无弱兵啊。”马三宝笑了。

李世民和马三宝走向马匹，李世民说道：“现在已是中午，我们且到山顶上吃些干粮。”

山顶上有一片平地，恰好还有一泓流淌的清水，两人就着清水嚼食干粮。这里阳光充足，空中无风。吃完干粮，李世民看到旁边有一岩石，说道：“三宝，我们来此任务已完成，又吃得饱饱的，我的困意上来了，且依岩石睡一会儿如何？”

马三宝道：“我也正有此意。”两人将马拴在一旁，然后倚着岩石，晒着太阳，相对而坐。李世民闭着眼睛道：“三宝，听家姐说，她将倩紫许给你为妻，是吗？”

马三宝与倩紫接触多日，心仪已久，碍着李婉娘的威风，心里有这个念头但一直不敢说出口。这次李婉娘主动向他提起，不由得大喜过望。这会儿听李世民提起这事儿，心里甜蜜蜜的，还不知道李世民曾经动过倩紫的心思，他说道：“是啊，公主是我的恩人，连我的家事还要操心，三宝唯有感激涕零。”

李世民微微一笑：“我观倩紫姑娘，大有家姐之风，你们若成了家，保管你服服帖帖地听她指挥。”

马三宝道：“那有什么？公主的恩情我一辈子难报，倩紫将来不管对我如何，想着都是公主的情分，我就听她的罢了。”

李世民听完，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说道：“真是一副奴才相，尚未成婚，就举手缴械投降了。唉，三宝，这一辈子你再想拈花惹草，恐怕是没有机会喽。等这次战事结束，你们回长安成婚之日，我一定具礼

到场祝贺。”

马三宝听言，急忙一跃而起，拱手道：“三宝谨谢秦王美意，礼物就罢了，若秦王亲自到场，那是我和倩紫两人莫大的荣幸。”

李世民微笑不语，招手让马三宝坐下。两人不再说话，一会儿，都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睡梦中的马三宝感觉脸上有东西，他睁眼一看，就见一条蛇尾刚从脸上游过上了岩石。他大惊，站起身来，只见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蛇正在追逐一只老鼠。眼看它们到了李世民的身前，马三宝急忙跨几步，一把将李世民拉了起来，李世民还算警觉，一下子醒了过来。

马三宝还在盯着那条蛇，纳闷本来正冬眠的蛇为何惊动起来？李世民睁眼一看，就见山顶周围上来一圈人。遂猛推一把马三宝，大喝道：“三宝，上马，抄家伙。”

山顶上来的人正是柏壁城中守军，他们在城中发现有两人在小山上向内窥探，疑是唐军的探子，派出三十余人前来搜索。他们到了山顶，看到两人正在那里倚岩而睡，不由得大喜，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擒住两名梦中之人。哪儿知道竟然让一只老鼠、一条蛇打搅了他们的好事。

李世民两人飞快上马，一扯缰绳向西奔去，行百余步，两人一柄刀一杆枪砍杀了数人。这时，其他人都围了上来，为首的手执一把大砍刀，边跑边吆喝着指挥众人。李世民和马三宝两人回转身子，将枪刀挂在马匹上，各自抽出那张桑柘蛇筋大硬弓，取出大羽箭向他们射去。李世民的第一箭射中那名骁将的喉咙，两人箭不虚发，一会儿的工夫就有八人倒在地上，众人看情势不妙，发一声喊，连滚带爬逃回柏壁。

眼见众人逃走，马三宝笑颜上脸，说道：“秦王好气力好箭法啊。”

李世民道：“我们也太大意了些，不是蛇鼠相逐，我们就当了人家的俘虏。”

马三宝道：“吉人自有天相，我今天也是托了秦王的洪福。”

李世民瞪眼道：“滚一边去，什么时候了还不忘拍马屁。你以为这

样的好事会常有吗？再大意一回，当了人家的俘虏，那滋味恐怕不太好受吧？”

晚间两路侦察队伍聚齐，各自说了侦察情况，秦叔宝、程咬金所探的山寨里各有五百名兵丁据守。

李世民目视大家，说道：“现在，宋金刚专力南攻，我们趁此机会快速拿下柏壁。我想好了，龙门这里，还由嗣昌兄和公主镇守，殷公多准备木板等物，在龙门听候召唤。”看到马三宝在那里跃跃欲试，李世民说道：“三宝，前线你就不要去了，还是在龙门辅佐公主。你们以为如何？”

柴绍、李婉娘、马三宝点头赞许，殷开山不解地问道：“秦王，请问让我准备木板等物有何用处？”

李世民道：“柏壁那里皆是土城墙，又不很高，极易攀登。此次拿下柏壁后，就要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多备木板，就是要加固城墙，说起来，这还是三宝的主意。”

殷开山恍然大悟，说道：“周围百姓逃散许多，急切中恐难以大量收购木板。秦王，我有一个主意，军中多会垒墙之人，不如把他们召集起来，再备些垒墙木槽、石锤，让他们到了柏壁就地取土升高城墙，如何？”

李世民道：“可以，不过方今隆冬之时，黏土能否垒墙？能否坚固？这些都要事先筹划清楚。”

殷开山点头答应。

李世民又对众人说道：“众位将官，现在宋金刚的生力军在尉迟敬德、寻相的带领下攻打南面，我们前去拿下柏壁，切断他们的粮道，他们必会收缩进攻来打柏壁。叔宝兄，咬金兄，你们各带两千人去拿下那两个小山寨。柏壁那里，由我带领无忌、侯君集、段志玄等人前去攻打。我给大家一个白天的时间做好准备，明日子时三刻，各路军马连夜出发，到了后日的平明，这三处地方都要给我拿下。”

次日晚上酉时，各路军马按时到了指定位置。柏壁和两处山寨守军大多还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就当了俘虏。这天早晨，一抹阳光洒到大地

上时，柏壁的东门上飘着一面彩色大旗，上书“大唐太尉秦王李”，柏壁从此换了李唐的旗帜。

宋金刚进攻龙门受阻，折转身子又去攻打绛州。这绛州城坚固难攻，更有东面的浩州、潞州前来接应，急切中一时难下。恰在此时，夏县人吕崇茂聚众自称魏王，响应刘武周；王行本据蒲坂，派人到晋州和宋金刚联系。宋金刚得到这两路援军，急令尉迟敬德、寻相丢开绛州，从中间间道南下，与吕崇茂会攻浍州。浍州失陷后，尉迟敬德到了夏县，他一边准备粮草，一边与王行本联络，准备合兵一起。

柏壁逃出来的败兵将唐军来攻的消息告诉宋金刚和尉迟敬德，两人一听大惊失色。宋金刚在晋州整顿兵马，尉迟敬德留下寻相守夏县，自己带领一彪兵马，两边同时向柏壁杀去。

他们到了城下，惊愕地发现城墙已被加高了一丈。原来李世民得城之后，殷开山组织的筑墙队伍及时而至，一日一夜之间，他们城墙建成。待城墙建成，殷开山组织的运粮队伍连夜赶来，运来的粮草足够城内二万守军支用一月。

眼见城墙上军士铠甲鲜明，枪戟如林，一派威武之气。宋金刚一下子沮丧起来，他与尉迟敬德商量：“敬德，不意这李世民如此厉害，我们缺少攻城武器，不如引军向西，切断他们和龙门的联系。”

尉迟敬德道：“宋王，李世民来者不善，他既然能一夜将城墙加固，肯定会防我们截断他们与龙门的联系。现在东面还有绛州与他们呼应，我们不明虚实，还是要谨慎一些才好。”

宋金刚点点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且让军士辱骂索战，看能否将他们引下城来。”

李世民此时正带领众将立在城墙之上，秦叔宝和程咬金领人拿下两处山寨后，交与偏将镇守，两人已赶来柏壁。他们在城墙上听到宋金刚的军士在城下辱骂，纷纷摩拳擦掌请战。秦叔宝道：“秦王，那个骑一匹乌马、脸似黑金刚之人定是尉迟敬德了。我与咬金新来不久，都说这尉迟敬德如何了得，请你下令，我们两人先下去与他大战三百回合，正好会会他的本事。”

程咬金也极力请战。

李世民只是微笑，俯身又观察了一会儿，说道："我谅宋金刚也不敢引军西去，他们在这里辱骂，任他们扯破喉咙好了。叔宝兄、咬金兄，想立功也不忙在此一时。如今敌方连破城池，锐气正旺，我们给他们一个坚守不出，挫挫其锐气。我们就在这里等下去，一月不行，再来两月，等得他们泄了气，没有粮草可用，自己就会乖乖撤回去。玄龄，还是你心细，这外派斥候、收集情报的事情，就由你和如晦负责了。"

房玄龄和杜如晦点头答应。

李世民又说："我们在此坚守，也不能让他们在外面自由自在。叔宝兄、咬金兄，就由你们各选一些精干的骁骑，连夜潜出城外，到晋州、汾州这些地方冷不防给他们一下子。无忌和侯君集准备些人，替换出击。其余众将，就随我守好此城。走吧，听他们在这里骂大街毫无意思，大家忙累数日，该休息一阵了。"

从第二天开始，一到傍晚，秦叔宝和程咬金一组，长孙无忌和侯君集一组，他们替换领人出城，到宋金刚盘踞之地骚扰一番。他们趁着夜色突然驰进敌营，大呼小叫逢人砍杀穿营而过，待营中人反应过来，他们已经驰出数里之外。

到了后来，他们的胆儿越来越大，即使在白天也敢直闯敌营，旋风般杀进杀出。他们连连得手的原因是宋金刚的兵力毕竟有限，所有精锐之师都由尉迟敬德率领南攻，后方留下的差不多都是些老弱将士。这种骚扰弄得宋金刚疲于奔命，他一开始还带人到柏壁城下来索战，到了后来，后方自顾不暇，前方那里又不宜频繁调兵。于是，就在后方收缩营地，将军马都集中在几个中心城池里。尉迟敬德那里，让他专事经营河东，如此一来，柏壁这边显得非常安静。

房玄龄、杜如晦两人每天清晨派出斥候，让他们化装成百姓到晋州和浍州、夏县侦察。房玄龄最是细心，他详细询问，将一张山川图上密密麻麻注上了各种符号，周围的山川、河水都了然于心。到了晚间，两人将收集的情况汇总后报给李世民。

眼下柏壁和龙门浑然一体，与东面的绛州遥相呼应，宋金刚难以撼动。河东各州县闻讯精神大振，他们一向安定，这次遭宋金刚侵扰，无不切齿痛恨。杜如晦从斥候的片言只语中敏锐发现这种动向，急忙向李世民献上一计。李世民依计安排人手出城安抚，数日后，各州县纷纷派人来到柏壁面见李世民，表示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其时长安存粮无

多，李世民令侯君集、段志玄和长孙无忌负责接粮，粮草在柏壁集中装车后，经过龙门送往长安。

李世民在柏壁坚守不动，又联络河东诸州县壮大声势，使宋金刚显得势单力薄。最难受的当数尉迟敬德、寻相两人，寻相据守浍州、尉迟敬德据夏县力图和蒲坂的王行本联络，然而进展甚缓。依尉迟敬德的本意，干脆弃守夏县、浍州，收缩兵力回防晋州。无奈宋金刚立功心切，认为现在后退则前功尽弃，严令尉迟敬德打通南行道路。

转眼间就到了年关，一场大雪骤然而至，河东大地上覆盖上一层厚厚白雪。尽管是战乱之时，过年的气氛还是洋溢在百姓的脸上，撩动起众军士的思乡之情。尉迟敬德看到军心浮动，决定让吕崇茂在夏县镇守，自己带领大部分军士返回浍州，先与寻相合兵一处。待过了年，再行动作。

这个消息被房玄龄、杜如晦得知，晚间两人向李世民禀报，李世民听完皱起眉头问道："他们要在浍州合兵，玄龄，从夏县到浍州之间，地形如何？"

房玄龄拿出随身带的山川图，打开指点道："出夏县向北，先是一片山川，行三十里就到了一个叫美良川的地方，四周为低矮丘陵，中间平阔多泽，稷河横贯其中，再向北行二十里过一山峰就到了浍州。"

"美良川适合设伏吗？"

"太适合了，四周丘陵可以事先伏兵，稷河现在冰水各半，待其半渡之时伏兵一拥而出，定打他们措手不及。"

李世民一敲条案，说道："好，我们安静多日，该出去活动一下了。如晦，玄龄此谋，你以为如何？"

杜如晦微笑道："尉迟敬德认为年关将至，我们肯定会坚守不出，这样一个冷不防够他受的，打一胜仗十拿九稳。"

李世民目视众人，问道："众将官，谁愿意随本王去美良川？"

秦叔宝离座起身道："秦王，如此小仗就不劳你亲征了，我和咬金一起，再带五千人马，定杀他个片甲不回。"程咬金也起身请战。

李世民看到他们求战心切，心里十分高兴，颔首向殷开山道："殷公，你意如何？"

殷开山站起身，拱手道："秦王千金之体，最好不要轻出。我意由秦将军和程将军出战，我为他们掠阵。你们就在城里等待好消息吧。"

李世民想了想，遂下定决心："如此，就有劳你们三位了。玄龄这里得到确切消息，尉迟敬德明天巳时拔营北归，此前你们要间道在美良川设伏。明晚，我和众人先摆好庆功宴，专候佳音。"

尉迟敬德手执马槊、腰悬双鞭，骑着乌骓马向浍州行去。身后，一千辆独轮车载满了粮草，再向后，一千马军、二千步卒护卫车仗有序进发。雨后路滑，行军速度极为缓慢。尉迟敬德见状下令，让二千步卒上前，一左一右帮助推动独轮车，进军速度顿时快了起来。

天上彤云密布，看样子近日还要降雪。尉迟敬德眼望四周，心中异常烦闷。当初尉迟敬德投军，深慕宋金刚骁勇善战，豪爽义气，又蒙他赏识重用，自己是倾心倾力。哪儿知道宋金刚当了刘武周的妹夫，一下子变了心性，不思自己实力一味想南攻。尉迟敬德为一勇力之人，平时什么事情都不太上心，这件事却让他大为别扭。现在宋金刚不许他退兵晋州，又一时无力南行，柏壁那里李世民又安如泰山纹丝不动，让他心里七上八下。

他在马上低头沉思，不知不觉已入美良川。稷河水不算太深，乌骓马两个起落就跃到对岸。他策马回首观望，只见军士正纷纷停车脱掉靴子，准备涉水过河，一时间挤成一团，后面的马军等不及，勒转马头从两边超出，纷纷过河。

就在第一拨车辆刚刚涉水上岸，第二拨刚刚入水的时候，只听一声唿哨响，丘陵上喊杀声起，唐军漫山遍野向他们冲过来。

看到唐军冲杀过来，尉迟敬德异常镇定，他令马军沿河岸排成纵队保护渡河之军，自己一挺马槊，拍马向前冲去。

这边的秦叔宝和程咬金居前向河岸杀来，看到一名黑将军如闪电般冲出阵来，认得这是尉迟敬德。程咬金将长槊向前一挺，大声喝道："叔宝兄，你且少歇，看我先与这黑子大战三百回合。"说话间，两匹马已经冲到对面，只听"铛"的一声，两杆槊在空中撞在一起，相撞处

冒出了一蓬火星。尉迟敬德和程咬金在此一撞中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力量，心中不约而同叫了一声“好家伙”，知道遇到了对手。刹那间，两人青面黑面相映，马槊缠斗在一起，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两人大战了五十回合，秦叔宝在一旁观战，见这尉迟敬德槊招沉重、挑刺自如，程咬金一开始还能应付，到了后来终归力怯，眼见他的槊法渐散，秦叔宝一摆虎头蘸金枪，大喝道：“咬金，你且退后，让我来斗斗这黑贼。”边说边冲到两人面前，挺枪向尉迟敬德刺去。

尉迟敬德自随宋金刚南侵以来，沿途所遇到的唐将接不了他的三招两式就败下阵来。和程咬金对招，感到这青面将还算对手，正杀得性起渐入佳境，忽见这名黄面将杀入阵来，那杆枪比青面将的马槊还显沉重。他用马槊将叔宝的枪挡了过去，勒马退后五步，一撒手扔掉马槊，拔出双鞭道：“本将不斩无名之将，报上名来，再来受死。”

程咬金退后喘息已定，骂道：“你这黑贼，说了我们的名字会吓死你，你眼前的是秦王府马军总管秦叔宝，本爷爷名叫程咬金，想你久闻大名了。”

尉迟敬德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冷笑道：“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两个背主之人。你们先随李密，再叛王世充，反复无常，还在这里大言不惭！”

秦叔宝喝道：“你随刘武周这个儿皇帝也光彩不到哪里去，废话少说，来，抄家伙吧。”秦叔宝也将长枪挂在马上，拔出那双金装锏迎上前去。

两根锏两条鞭顿时缠斗在一起，两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杀得酣畅淋漓。程咬金在旁边看得呆了，他随秦叔宝多日，从未见他将锏法使得如此漂亮，想是今天遇到强敌将其潜能都发挥了出来。

那边殷开山看到秦叔宝绊住了尉迟敬德，急忙指挥众马军向河岸边猛冲。尉迟敬德的马军很快被唐军杀乱了阵形，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水。一个时辰不到，稷河两岸留下了二千余具尸体。

尉迟敬德与秦叔宝大战正酣，交战间隙中看到自己的队伍被唐军杀散，心中不由大惧。他将双鞭举过头顶猛力向秦叔宝的双锏砸去，震得秦叔宝退后几步，之后又虚晃一鞭，引得秦叔宝举锏招架。趁此间隙，

尉迟敬德一拨乌骓马，向浍州方向逃去。

秦叔宝与程咬金向前追了一阵，无奈两人坐骑的脚力不行，渐渐与尉迟敬德拉开距离。他们勒住马，秦叔宝道："这黑厮的坐骑不错，估计只有秦王的'特勒骠'才能跑过它。咬金，我们回去吧。"程咬金骂道："他娘的，这黑贼满嘴豪言壮语，还没交手几回，就仗着自己的马快，逃命去了。"

秦叔宝用手抚去马颈上沁出的汗，整匹马浑身如同水浇过一遍，叹道："这黑厮不好对付哇，我们今天杀了他个措手不及，若换个时间，一对一交手，谁胜谁负，还难预料啊。"程咬金暗暗点头，他虽然嘴硬，然内心里却暗自佩服尉迟敬德。

河边冒起了狼烟，原来是殷开山看到粮草无法搬运回柏壁，遂令军士将车辆集拢在一起，一把大火点烧了事。

李世民在柏壁静候佳音，一直等到半夜，方才看到一溜火把由远及近。此前，他已经得知了美良川大捷的消息，这些火把当属班师队伍所打，急忙招呼房玄龄等人大开城门迎接得胜之军。

庆功宴早已经摆好，李世民左手拉着秦叔宝，右手拉着程咬金入席，推殷开山坐了上席。酒酣宴热之际，三人谈起这次战斗的细节。殷开山成为主谈者，他将秦、程二人与尉迟敬德大战的情况说得绘声绘色，席上人都听得入了神。李世民神驰飞往，喃喃道："这个黑子！我有机会一定要亲自会会他。"

第十一回　奇兵三千会敬德　神行八阵破金刚

转眼间就到了除夕，接连两天，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柏壁这里，城里粮草充盈，柴炭足备，李世民下令依然坚壁不出，城里人乐得过上一个安安静静的年。

李世民照例出来晨练，雪地上他挥剑起舞，练得浑身热腾腾的。这时，房玄龄和杜如晦并步走来，两人指指点点，一色的紫褶夹袍在雪中更显儒雅。李世民向他们打招呼，说道："两位先生好兴致，莫非想踏雪寻梅不成？"

杜如晦笑道："秦王取笑我们，这个时刻谁会有此闲情逸致？玄龄兄和我刚安排好出外的斥候，今天既要过年，也不可掉以轻心。"

房玄龄道："是啊，雪中寻诗确实风雅，然没有时间揽这份好心情。"

李世民笑道："我们今天既要准备打仗，还要过年。想长安那里，父皇和群臣正在举行吉礼。记得从周、秦开始即有'大傩'的礼仪，是吗？玄龄。"

"'大傩'仪式主要是击鼓驱除疫厉之鬼。"房玄龄点头称是。

"今天午时过后，我们将全军的鼓钲都集合起来，敲上一个时辰。刘武周、宋金刚与我们相持已经数月，依我的估计，他们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此次击鼓，就为驱走这些疫厉之鬼。"

午时过后，柏壁城除留下四周城墙上的守卫之兵外，其他所有人齐集城中空地上。侯君集手执红旗指挥，只见他向中间一挥，万余军士齐声大喊："来年誓杀刘武周。"声音洪亮而亢奋，远山处传来阵阵回声。紧接着，侯君集的红旗又向左右一点，顿时鼓钲齐鸣。

李世民带领众人站立在中间高台上，耳听喊杀声和鼓钲声，热血沸腾，似乎亲临战场感受金戈铁马一般。

仪式一直持续了一个时辰，侯君集将红旗一挥，台下鸦雀无声。李世民走上前来，说道："佳节即来，倍思家亲。今天我们举行此仪式，是想让大家鼓一把劲，打败刘武周、宋金刚，早日与家人团聚。今天是除夕，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种很特别的酒，希望大家就着佳肴好好守岁，攒足劲儿来年誓杀刘武周。"

台下军士都欢呼起来。

李世民带领众将向中军帐走去，程咬金凑上前来，说道："秦王，你还挺有鼓动劲儿，连我听了也恨不得打马出城，现在就找宋金刚交手。"

李世民眼中泛出兴奋的目光，他将后面的秦叔宝招呼过来，说道："叔宝兄、咬金兄，记得你们在美良川追赶尉迟敬德不及，那是因为坐骑脚力不行，这件事我一直记挂在心。昨天，张万岁又送来一批战马，还特别送我两匹好马，你们有兴趣前去看看吗？若能看中，这两匹马就送给你们。"

秦叔宝和程咬金一听大喜，他们早就听说张万岁的本事，他送秦王的马匹，断不会差。两人拱手道："蒙秦王错爱，我们恭敬不如从命。"

李世民笑了，说道："你们倒不客气，推辞的话儿一点都不敢说，生怕我反悔了不成？无忌，现在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你派人将那两匹马牵过来，大家观赏一遍。"

片刻间，两匹马被牵到众人面前。只见一匹马身长九尺，横文五色，鬃尾若龙，嘶鸣如虚笛之音。另一匹马额高九尺，毛拳如鳞，头颈鬃鬣，身披九花。

李世民言道："据张万岁所言，这两匹马各有灵异：五色马每一嘶，群马不敢近前，嗜好喝酒，名之为忽雷狡；那匹九花马驰若飞龙，性好吃熟肉，名之为九花虬。两位王兄，这两匹马就赠给你们，到了阵上不至于输给尉迟敬德的乌骓马。"

程咬金上前一把拽住九花虬，说道："谢秦王赏，老程也爱吃肉，这匹九花虬合了我的脾气。叔宝兄好饮酒，和忽雷狡正好一对儿，我们各取所爱吧。"

众人看到程咬金那急巴巴的劲儿，生怕马飞了似的，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这日黄昏，李世民就在中军帐里摆宴款待群将，中间的条案上，摆满了整羊全猪以及大块牛肉，五色果蔬点缀其中。李世民手擎一盏颜色黄澄的酒，说道："这些酒是皇帝令人从长安兼程运来，以此款待前方征战将士。这会儿，孝恭兄和药师兄在信州也正举樽劝酒。这酒配以屠苏、大黄、白术、桔梗等物酿成，名为屠苏酒。按例先由最少者先饮，以示尊长之意。今天此座中，以我年龄最小，就由我先饮了，殷公最后。"

"我先饮此酒，还有一层意思。想我李家起兵太原，渐成气候，皆赖各文臣武将披肝沥胆赞襄而成。皇帝运来此酒的含义正有此意，我在这里代皇帝向大家致谢。"说罢，他满饮此杯，放下杯子，拱手向大家称谢。

殷开山这会儿正坐在首席，他随李渊从太原起兵至今，一直未与李世民一起共过事，却久闻李世民折节下士，英武睿智，从人皆愿效死力。此次接触数月，深知传言非虚。牛油灯烛里，他看到众人肃穆而又热血沸腾，那一时刻，他也感到自己全身都是热乎乎的。

过年之后转眼就到了二月，其间李渊接到李世民奏报，说王行本据守蒲坂，虽然人数不多，然威胁关中实为心病，要求派人从潼关而出，两下夹攻。李渊从其意，派李世勣出征。李世勣率领一万人出潼关渡过风陵渡，不日间就到了蒲坂。

王行本手下仅有五千人，遭李世勣进攻，自觉招架不住，急忙派人向尉迟敬德求救。尉迟敬德和寻相接报，两人商量后带领一万人前去救援，这样，浍州城只剩下五千人马镇守，夏县在吕崇茂带领下只有二千人守城。

李世民对战场态势了如指掌，他与李世勣的信使来往不断，派往浍州、夏县的探子如流水般将敌方情况报过来，双方未经交战，李世民的情报就占了先机。

武德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午时，李世民端坐中军帐内，帐下站满了人，他下令道："李世勣兵围蒲坂，其有兵马一万，沿途又招募新兵五千，来信言道拿下蒲坂易如反掌。现在尉迟敬德带人去救援，李世勣准

备分兵抵挡，并建议我们这里出兵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随后他再带人掩杀过来，可一举大破之。李世勣此谋可谓意味深长，河东大事从此定矣！我与长孙无忌、侯君集带领三千马军今夜出发，间道夜趋安邑，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这边，就由叔宝兄和咬金兄带领一万人去攻浍州，殷公和段志玄带领五千人去攻夏县。你们要多带攻城之具，也是今夜出发，明晨开始攻打，争取晚间前拿下。柏壁这里，就由玄龄和如晦居中策应，我已经派人到龙门通知家姐，让她派马三宝带领援军来此加强守卫力量，玄龄你们要好好接应。各位将官，我们在此养精蓄锐数月，此次发动，先定河东，再攻并州，彻底扫平刘武周。大家现在下去，分头准备吧。”

众人遵命，唯殷开山言道：“秦王如此布置皆有胜算，唯你率领三千人深入敌阵甚为凶险。依我之见，你为主将不可轻动，坐镇柏壁比较稳妥。”

李世民意气风发：“兵不在多在乎善用，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重在出奇兵，三千人足矣。殷公，都言那尉迟敬德如何了得，且让我会会他。谢谢你的好意。”

夜色渐浓，李世民等三千人马饱食一顿，只见城门大开，他们急速向西南驰去。到了夜半，另外两路兵马相继出城，他们一向浍州，一走夏县。到了明日，三处战事将同时打响。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侯君集行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轻控马缰，马儿在火把照耀下，沿着山道敏捷疾行。晨光熹微时，安邑小镇的模样进入眼底。李世民下令甩开安邑折向西行，离安邑二十里处有一山谷，预定的埋伏地点就设在这里。

这处山谷名为离石谷，李世民一马当先来到谷前，仔细观察谷内的地势，不由得惊叹房玄龄的用心细致。来时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人拿着山川图向李世民介绍安邑的地形，特别介绍了离石谷的情况，两人从未来实地观测，然其所言和眼前的景物惊奇地一致。只见离石谷呈喇叭状，西面口阔低洼，东来渐渐狭窄，地势也逐渐抬高。两旁山岭嵯峨，山间涧水潺潺。李世民打定主意，将带来的三千兵马安置在东口，既可固守，又可俯冲攻击。

这时，侯君集向李世民低声请示了几句，李世民点头，侯君集转身下令众兵士按队列到山泉处饮马喂草，各人嚼食自带的干粮。李世民令

两千人据守谷口，一千人机动冲锋。安排完，他又派出斥候间道西行与李世勣联络。

依李世民和李世勣事先的约定，昨天李世勣已经与尉迟敬德交过手。李世勣不愧为善战之将，他以逸待劳依托有利地形用弓箭挡住尉迟敬德进攻的势头。到了今天早上，他以弓箭为掩护，出动马军将尉迟敬德的队伍逐渐向东挤压。他向李世民保证，今天午时左右，将尉迟敬德率领的军马压到离石谷附近。

晨雾散去，东边升起好大一团红日。又困又冷的众人看到红日感觉到了一丝暖意。这三千人是侯君集和长孙无忌从军中百里挑一挑出的顶尖人物，善于打硬仗，能够吃苦。虽然经历了一夜驰骋，精神依然健旺。

李世民拉着“特勒骠”到山泉处饮水，马儿跑了一夜依然精神抖擞，它饮饱了水，打着响鼻用额头轻蹭李世民的双手，李世民取下它身上的草料，放在一片山石上让它嚼食。这时，侯君集和长孙无忌走过来，说已经让随身兵士在谷后起火熬了一锅粟米粥，用热水馏透了带来的夹馅胡饼，邀他过去一起进食。李世民摇摇头，说道：“不可，同来三千人皆就着泉水嚼食干粮，我们怎能单独吃热食呢？无忌，你去，将那些热食赏给身体弱的兵士，换他们的干粮来我们同食。军中无小事，切不可因为此事挫了大家的志气。”

长孙无忌依令去办，侯君集道：“主将出征在外吃些热食并不为过，若因此弄坏了身体，损失更大。”

李世民正色道：“君集，你随我多时，还不明白我如何待人吗？万众同心，其利断金。若主将矫饰，将士就会离心。我观察你多时，总体上还为一勇将，然有两点要想法克服，一曰好矜夸，二曰不习智谋。这两点你要拜两人为师：要学房玄龄的谦虚之风，再学李靖的韬略风范，如此才能成大器。”

侯君集不由得大惭：“恭听秦王教诲，君集谨记在心。”

长孙无忌拿着干粮走过来，分给三人同食，说道：“刚才我把热粥热饼分给五名兵士，听说是秦王所赐，且秦王换食他们的干粮，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二郎，现在军中奉你为天人，敢是你如此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

李世民微笑不语。

午时不到，斥候来报说尉迟敬德、寻相所带兵马已经退至谷前。李世勣所派信使恰在此时向李世民奉上信札，李世民展开一看，原来李世勣已经攻破蒲坂，王行本被擒当场斩首。尉迟敬德得信后觉得无救援必要，遂留下殿后之军，大队人马加快速度向夏县退却。如此，尉迟敬德到来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要早。

李世民站在离石谷谷口上，看到前方敌军蜂拥而至。他下令全体上马，留下一千人马据守谷口，自己和侯君集、长孙无忌一起带领二千马军缓缓上前，在离谷口一千步处扎下阵脚，三人当路而立，静候敌军。

尉迟敬德的前哨人马发现谷口已有唐军，顿时惊呼起来，尉迟敬德和寻相排众而出观察究竟。

侯君集看到对方停顿收拢在一起，又见两将出来，他和李世民对了一个眼色，遂大喝道："尉迟黑厮，秦王亲自率领大军来此，识相的快快过来投降。"

尉迟敬德今日头戴一顶飞虎闹珠金盔，身穿一领鱼鳞黄金细甲，脚蹬一双麂皮靴。他连日征战，尘土汗污将身上弄得一团灰暗，配上那张黑脸和乌骓马，还有那杆乌沉沉的马槊，从人到马的色彩很是协调，透出一副狼狈相。听到侯君集喊叫，他和寻相一前一后走上前来，张开喉咙吼道："哪个是李世民？你不是一直龟缩在柏壁吗？来这里想找死吗？"

李世民三人看到尉迟敬德的样儿，不禁都笑出声来，李世民轻笑指点道："你就是尉迟黑子吗？果然名不虚传，像一只地老鼠一般，哈哈，难得你还能说出大话来。"长孙无忌和侯君集仰天大笑，身后的兵士听到笑声，好像受到了传染，也一同大笑起来，笑声此起彼伏，本来肃杀的阵前有了一种轻松的气氛。

李世民接着道："尉迟黑子，本王从不轻出，既然出来，就要有所收获。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你身后有李世勣的二万兵马追杀，我这里有一万兵马严阵以待，和你交过手的秦叔宝、程咬金正在攻打浍州、夏县。你已经被我们围了，河东这里将无你立锥之地。听说你的武功不错，本王素来爱才，你若明智，就此降了我才算上策。"

尉迟敬德一惊，知道李世民并非虚言恫吓，他扭头和寻相对了一下眼色，看到的也是一张惊恐的脸。尉迟敬德强作镇静，向李世民沉声道："你大话炎炎，有种的放马过来，我与你先战三百回合再说。"

李世民扬起青偃回龙大砍刀，对侯君集和长孙无忌低声说道："如此，你们先给我掠阵，让我先会会这黑子。待李世勣的大队追兵赶到，就号令全军掩杀过去。"说罢，他催动"特勒骠"冲了过去，那边的尉迟敬德也拨马迎上，两人霎时就战在一起。李世民头戴闹龙亮银盔，身穿白绫跨马衣，一柄青偃回龙大砍刀在阳光下银光四射。两边的兵士看到这两员主将一白一黑，槊刀缠斗在一起，初时还能看清他们攻防的招数，待他们加快了砍刺的速度，远远望去，只见那里只有一团白和一团黑滚斗成了一个圆圈。兵士们看得呆了，大家都鸦雀无声观战，四周都沉静下来，唯听见两人那密如鼓点的槊刀磕击声音。

尉迟敬德早闻李世民之名，人言他知人善任、指挥若定，从他西略渭北、横扫陇西的战例可略知一二。然对他敢于冲锋陷阵、武艺绝伦的传闻却似信非信。他总想李世民为一世家公子，能有多少真功夫呢？今天数招刚过，方把那颗轻觑之心尽数收起，惊讶中暗赞这秦王确实了得。李世民的那柄刀有相当的重量，每当他挥刀砍来，尉迟敬德迎槊接招就觉得自己的双臂受到巨震。初时他采取守势，以图观察李世民的刀法，哪儿知道他的砍刀甫一砍来与自己的马槊相触，不得落实，那刀已借反弹之力改砍为刺，直若一条灵活矫健的银龙，顿时闹了个自己手忙脚乱。尉迟敬德看到一味防守只有被动挨打，遂大喝一声，拨马避开刀刃，头未扭，长槊似一条乌龙向李世民的身侧刺过去。

两人直在那里杀了小半个时辰，难分胜负，周围人都看得呆了，竟忘了自己身处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之中。

侯君集和长孙无忌的注意力不在这里，两人一直站在高处向西边眺望。终于，他们看到了西边又拥来许多人马，是一些落荒而逃的敌军，他们知道李世勣率领追兵到了，想他已将尉迟敬德的殿后之军击溃。侯君集手握一面小红旗，先与长孙无忌商量了几句，然后挥动红旗，唐军除留下一千人守谷口，其他二千人列成纵队，在两人率领下向对方扑去，唐军形成东西两方向中间挤压的态势。

缺粮少衣的刘武周军队数日里疲于奔命，昨夜又一宿未睡，本想撤军回到夏县或浍州去休整，谁知又中了唐军埋伏，一下子变得慌乱起来。寻相见状，遂声嘶力竭指挥手下向中间靠拢，避免被唐军冲散，以

作困兽之斗。

寻相的努力收到效果，东面的唐军毕竟人数少，西面的唐军尚未集齐，一时形不成攻击力，双方成了相持的局面。侯君集见不好冲锋，挥动红旗令兵士放箭，这时，李世勣也赶到了阵前，看到此种局面，也急令手下放箭。一时，箭羽如飞蝗般飞入敌阵，敌阵中的哀号声响成一片。

过了一会儿，李世勣看到火候差不多，遂下令冲锋，侯君集在东面看见，也挥动红旗号令冲锋，两军开始混战一起。现在，唐军的人数居于绝对优势，他们一拨又一拨冲向敌军，挥动砍刀如砍西瓜一样随心所欲。不管寻相如何吆喝，手下人一下子炸了营，撒开脚丫子四散逃走。

李世民和尉迟敬德还在那里缠斗，两人都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蓦地，尉迟敬德听到寻相喊叫："敬德，不要恋战，我们走吧。"尉迟敬德用眼睛余光溜了一眼，只见手下人已经大败，心中明白，今天注定如美良川之战一样的结局。想到这里，他用力逼退李世民砍来的刀，勒马返身向谷口冲去，一旁的寻相也急忙跟随过去。

尉迟敬德挥槊扑向谷口，只见槊到人倒，唐军队列片刻间就被他撕开一个口子，寻相随他跳出圈子。这边，李世民紧随追赶，侯君集和长孙无忌也拨马随同。五匹马撒开蹄子如狂风般向东北方奔去，这样跑出三里，五骑之间渐渐拉开了距离。尉迟敬德的乌骓马和李世民的"特勒骠"比肩齐驱，其余三人拉在后面。尉迟敬德边跑边侧开身子拿马槊后刺李世民，李世民挥刀相迎，两般兵器在空中瞬间一碰立刻分开，两马又复奔驰。如此递了数招，马儿又向前跑了二里，李世民一勒马缰，"特勒骠"前蹄弹起，然后落地站立。李世民一停，尉迟敬德就蹿了老远，李世民大声道："尉迟将军请少歇，容本王说上几句再走。"尉迟敬德稍一思索，勒马停下，两人相距约有二百步。

李世民喊道："尉迟将军，我们各向前五十步如何？"尉迟敬德听后，两腿一夹马腹，乌骓马缓缓前行，两人相距百步之遥又复站立，尉迟敬德道："李世民，有话快说，别指望让我降你。"

这当儿，后面的三匹马也冲了上来，李世民一打手势，让侯君集和长孙无忌先放寻相过去，两人勒马随在他的马后。李世民将砍刀平放在马身上，说道："尉迟将军、寻相将军，你们两人并非懵懂之人，难道连今日大势都分辨不出来吗？本王今定河东，不日将挥师东进，逐刘武

周、宋金刚于塞外。本王今日不擒你们，我们终有一天还要相见，何去何从，望你们三思。”

尉迟敬德道：“废话少说，现在你以三对二，尽可放马过来，我们了不起拼个鱼死网破。我尉迟恭自投军的那一天起就发了誓：或战死沙场，或累立军功，从来没有想到过兵败乞降的招数。”

李世民喜欢上了这个五大三粗的黑子，招降他的愿望愈来愈强烈。然观他宁折不弯的劲头，强压之下未必有好的效果，想到这里，他决定今天放他们走。李世民微微一笑，柔和地说：“尉迟敬德，那日秦叔宝与程咬金和你交手后，回去向本王大加夸赞你的本领。今日一见，果如其然。本王今日先放个话给你，不管何时，只要你想到本王，我的营寨始终为你敞开。这样吧，你们不能再去浍州和夏县，最好绕道直奔晋州。寻相将军，我们再见了。”说完，李世民向他们拱了拱手，招呼身旁两人，缓缓策着缰绳向来路走去。

尉迟敬德在那里待了半天。

三人来到谷前，谷内的战事已经结束，唐军正在打扫战场。此役共扑杀敌军一千余人，其他的都星散逃走，李世勣觉得已达目的，下令不再追击。他来见李世民，听说李世民三骑去追尉迟敬德，遂带领数十骑前去迎接。

看到李世民三人缓缓近来，李世勣拱手道：“末将李世勣拜见秦王。”

李世民闻言急忙下马，将手中大刀和马缰绳交给长孙无忌，大踏步走向李世勣，执起李世勣的双手，说道：“世勣兄，世民早闻你忠义之名，缘悭未见，不意我们在战场上相逢呢。”

两人对面，李世民仔细观看，只见李世勣白面剑眉，髭须三绺，身披素锦袍，腰系蓝田碧玉带，显出一派文士儒雅又透出英武神气，遂心中暗暗赞叹。李世勣听后惭言道：“忠义为人臣基本品德，劳秦王夸赞，世勣不胜惭愧。我丢了黎阳，圣上不但不问罪，反委以重任，让我十分汗颜。此次来晋，但请秦王调度，世勣定当忠君体国，鞠躬尽瘁。”

李世民道：“世勣兄的武功韬略，那是世民羡慕已久的，我们有缘

在一起，望不烦讨教。无忌、君集，你们来见过世勣兄。”

众人见面客套搭话，李世民见天色已近当午，下令大军就地埋锅造饭，不得袭扰百姓。大家饱餐一顿，徐徐退回柏壁。本日，浍州、夏县皆被攻下，吕崇茂见城破自杀。自柏壁、绛州以南的河东之地，皆被唐军所收，李世民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据守晋州的宋金刚了。

李渊闻听收复河东，龙颜大喜，摆驾来到长春宫，诏李世民等人前去觐见。李世民、殷开山、柴绍、李婉娘等人离开柏壁、龙门前往长春宫，这个消息被宋金刚的细作得知。宋金刚听说李世民离开柏壁，立刻倾晋州之兵前来围困柏壁。尉迟敬德此时在介州镇守，寻相镇守吕州，前次安邑兵败，使得宋金刚大为光火，斥两人退后，要亲自与李世民交手。

眼见宋金刚在城下耀武扬威，城内一干人只有在那里干着急，不敢下城。李世民临行时有严令，谁妄自出战斩无赦。

李世民等人到了长春宫，得到李渊的大力赞扬。李世民与李渊独处时，李渊执起李世民的双手，温言道：“现在王世充逐步西移，待你打败刘武周，就要接着对付他了。二郎，我李家天下多亏你呢。依本事，大郎、四郎皆不及你，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百年之后，这天下交付与你最为放心。”

李世民急忙跪下：“为父皇奔忙，是儿子的本分。儿臣一心安定天下，断无一点非分之想。”说完，李世民竟然大汗淋淋。

李渊扶起李世民，说道：“你的心思我明白，总算祖上有德，降生你二郎来辅佐我，我心甚慰。”

得到李渊的鼓励，李世民决定尽快打败刘武周。他赶回柏壁时，恰巧宋金刚刚刚退回晋州。这些天，从征将士将李世民奉为天人，纷纷传言宋金刚撤走是得闻李世民返回而被吓走的。

正当李世民部署北攻的时候，宋金刚因为缺少粮草，决定放弃晋州，全线退回介州。这个消息传到柏壁，李世民决定立刻出发，由他和秦叔宝、程咬金率领一万兵马为前锋，后面李世勣与长孙无忌、侯君集、段志玄一起带领二万兵马接应。柏壁这里，由殷开山和马三宝留守，房玄龄和杜如晦辅佐，负责向前线供应粮草和安抚河东。

李世民率领的这一万人，以上次赴安邑时三千人为底子，由侯君集和长孙无忌在军中多方挑选，皆配以最壮的军马，人人弓马娴熟，唐军内部称之为“旋风军”。

这日午时，“旋风军”誓师北征，李世民和秦叔宝、程咬金三骑还是走在最前。时已三月，天气一下子暖和起来。沿途的柳树冒出了绿芽儿。太阳已经西斜，李世民脸含春意，挥鞭驱马驰骋。今日重返故地，又想刘武周已经日暮途穷，他的一颗心随着马儿的起伏，有说不出的惬意。他回首对秦叔宝说道：“叔宝兄，我们要加快速度，晚间务必赶到晋州。”

日落时分，他们赶到晋州。城内已空，宋金刚在此盘踞多时劫掠百姓，百姓一哄而散，寻常看不到人。这时，前面斥候来报，宋金刚已退过吕州，留下寻相殿后，明日，寻相也将拔营北归。李世民听罢，凝神思索片刻，说道：“叔宝兄、咬金兄，我们不能让寻相他们从容北归，更不能让他们合兵一处。传我的命令，全军就地埋锅造饭，两个时辰后结束停当向吕州进发。我听说吕州城小易攻，我们连夜奔去，杀寻相一个冷不防，你们以为如何？”

秦叔宝和程咬金齐声道：“谨听秦王将令。”

第二天天未放亮，李世民的“旋风军”已抵达吕州城下。三人立在一处高坡上，指挥兵马将吕州合围。眼前，万籁俱寂，面对即将打响的战斗，三人都很兴奋。李世民眼望吕州，那里还是一片漆黑，说道：“这宋金刚还是不善率兵啊，放着尉迟敬德不用，却让寻相来担当大任，真乃失策！进攻时的先锋，撤退时的后军，为战役之关键。想起三国时的诸葛武侯，深谙此道，其进退皆有度，宋金刚为什么不从其中悟出一些东西呢？”

程咬金道：“这个尉迟黑子跟着宋金刚，确实太可惜了，明知秦王有延揽之意，不知好歹。”

秦叔宝道：“咬金，我观尉迟敬德没有别的路可走，终归还会来到秦王的麾下。怎么样，我们赌一把如何？”

程咬金连连摇手，说道：“罢了，和你老秦赌，我从来没有赢过，这一次我不会上当了。尉迟敬德降与不降，再有数日即见分晓。我倒敢打上一赌，若那黑子降了秦王，秦王肯定有酒待你，有肉管我个饱。”

三人一起大笑，李世民说道："咬金兄此言最合我意，只要有将来归，我们乐得有酒有肉，连日盛宴。"

说话间，总揽兵马调度的都尉来到面前，拱手说道："禀秦王，我方人马已将吕州围得结结实实，按照殿下的吩咐，四门前各已埋伏好一百名壮士，手持大木准备撞门，四周伏有弓弩手掩护他们。"据斥候得到的情报，吕州城墙不高，且四门破败不堪重击，李世民遂定下撞门进入之策。现在听到皆已准备好，李世民点头道："那好，开始吧。"

都尉恭敬向后退了几步，转身取出火褶，避风一晃点燃了身旁的火把。这是进攻的号令，他们约定举火为号，同时进攻。这里火把一亮，吕州城墙四周的火把都亮了起来，万人同时发一声喊，那阵势惊天动地。喊声一落，就听见四门处巨木的撞击声。

守城兵士急忙将异常情况报给寻相。寻相睡眼惺忪来到南城门，恰巧遇到唐军燃起火把开始撞门，他急令手下到城墙上去射箭，另派人加固城门。其时城内仅有守军五千，寻相观城外唐军至少万余，他心知肚明靠此孤军守城断不能挡，遂下定突围的决心。寻相绕城观察，发觉东门唐军稍嫌薄弱，遂暗暗传令：除了四墙守卫之兵继续严阵以待外，其余兵马到东门集合。

东方已现鱼肚色，唐军冒着箭雨攻城甚急。只听一声巨响，西门被巨木撞开，唐军蜂拥而入。此时李世民三人已抵达南门亲自督战，听说西门已破，李世民大喜，下令其余各门加紧撞击，争取一鼓作气杀入城内。这里命令刚刚下罢，又有人来报，说城内守军大开东门，二千余人一拥而出杀开一条血路，向北逃窜而去。

李世民明白，寻相趁自己立脚未稳之际，想混乱中突围而出。他当机立断，命秦叔宝、程咬金收拢五千兵马随自己前去追击。其余五千人留下继续攻打吕州，待李世勣率领的后续队伍上来后，会合一起再向北行。

不用半个时辰，五千人马集合完毕。天已经大亮，那边的攻城之役激战犹酣。他们都站在东门外的一片开阔地上，李世民策马上了一处高地，俯视下面众人，大声喝道："你们被称为'旋风军'，就是因为你们横扫敌军如落叶，不给他们任何机会。现在，敌人已经向北逃窜，我们立刻追击，沿途会有许多恶仗在等着我们。大家一夜未合眼，很困；大家连续作战，很累；大家不及用饭，很饥。然敌人同我们的状态差不多，

甚至不如我们，打败他们就需要我们的毅力。大家说，有没有信心？”

所有人热血沸腾，他们举起枪戟回答道：“有！”喊声过后，大军沿着寻相逃跑的踪迹向北追去。

这一天他们米未沾牙，脚不停步。宋金刚沿途伏下多股伏兵抵抗唐军，怎奈唐军斗志昂扬，势不可挡。李世民、秦叔宝、程咬金三人身先士卒，杀得血染战袍，从平明开始到黄昏，他们杀败十二拨宋金刚的伏兵，放马来到雀鼠谷前。

雀鼠谷在介州西南四十里处，汾水出太原向南八十里，水面宽阔渐成一湖泊，名为蒿泽，汾水出蒿泽向下，水面变窄，流速顿急。沿岸一百八十里依山势形成一条走廊，是通往介州乃至并州的捷径，名为雀鼠谷。谷内树木丛生，遍布沼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初李渊初到太原，领军征讨贼帅甄翟儿，两军在雀鼠谷相遇，李渊被围，还是李世民率领精兵来增援，最后打败了甄翟儿。李世民深明这里的地理，知道谷内适合设伏，若贸然进入必定吃亏。想到众人一日一夜未曾休息，粟米未曾沾牙，遂下令布置警戒人员，大军就地休息。

“特勒骠”乖乖地跟在身后，李世民怜惜地抚着马头，发现它的神情有些萎靡。他想遇到艰苦环境，人也许能够忍受，马儿再神骏终究还是牲口，就令贴身卫士将“特勒骠”牵到山泉处饮水，并想法喂它一些草料。

这时，程咬金走过来告诉李世民，说粮草辎重并未随军，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随行五千人未进粒米。秦叔宝忧心忡忡走过来说道：“秦王，众将士又困又饥。我们不如驻军在此，等候援军和粮草。我们若孤军深入雀鼠谷，不知要碰上多少凶险。万一中了宋金刚的埋伏损兵折将，就会大挫我们的锐气。”李世民眼望营中篝火，说道：“咬金兄，我们一日夜未食，当能忍受，唯马匹要善加珍爱。你去，嘱他们到四野收些枯草，让马儿进上一些草料。”程咬金听罢，转身去传令。

李世民又对秦叔宝说道：“叔宝兄，宋金刚计穷而走，将士灰心，我们应乘胜追击。若滞留在此，就会失去机会！想我们在柏壁坚壁不出，等待的就是现在的一刻。”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现在我们军中无粮，只有快速通过雀鼠谷，打败宋金刚进入介州方可有粮。我们背水一战，相信能够激起兵士们的斗志。”

秦叔宝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说道："秦王如此深谋远虑，我将精忠报国，奋不顾身。你放心，等到明天，就由我老秦打头阵。"

天未放亮，秦叔宝一马当先带领先头部队进入雀鼠谷，才入谷内三里，就遇到宋金刚的伏兵，两军顿时斗在一起。李世民闻讯，令程咬金领军在后掠阵，自己带领十余骑冲上前去。这一天是李世民此役中最为艰难的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先后遇到了宋金刚的八拨伏兵，他领众人连杀八阵，直杀得天昏地暗。到了太阳落山，他们进兵到雀鼠谷的东首，李世民清点手下，此番战斗已折兵千余。

暮色渐浓，谷内升起了浓雾，依李世民的原意，是想加一把劲冲出谷去。然雾重难辨东西，人困马乏，无力前行。李世民遂令大家就地警戒扎营，扎营后，众人有秩序地或寻找泉水，或寻来枯柴燃起篝火，军中一时安静下来。

李世民斜倚在一处缓坡上，眼望上方，周围被浓雾笼罩，一会儿的工夫，雾丝浸湿了脸庞，打湿了衣甲。算来大家已是三天未解甲衣了。两日来李世民只是饮了一些清水，未有食物下肚，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心里如火烧一般。他实在困得要命，眼皮儿直打架，闭上眼似乎已经睡去，但肚里的饥饿又将他折腾醒了。蒙眬间，他闻到了一股喷香的烤肉味，还疑是梦中梦见了精美的食物。睁眼一看，原来是秦叔宝和程咬金站在面前，程咬金满面笑容道："秦王，好叫你喜欢，刚才一只羊不知怎么跑到我们面前，先拿来一只羊腿让你垫垫饥。"

李世民接过羊腿，问道："就一只羊吗？真是奇怪，这不是雪中送炭吗？二位王兄，你们吃了没有？"

程咬金道："我们也留了一只羊腿，剩下的叔宝兄已让分给那些体弱之人了。"

李世民提脚就走，说道："那好，你们就过去将就食用一些吧，说来你们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头。"他边说话边向近前的一处篝火走去。

这堆篝火前围拢有十余人，众人一见秦王来到，急忙站起，李世民问道："你们之中，谁的年龄最大？谁最年少？"

众人将两人推到李世民面前，一人满面虬髯，一人脸似少年，年长者道："禀秦王，我今年三十二岁，居长。他叫常何，今年刚刚十七

岁。”

李世民仔细看了看两人，手抚着常何的肩头说道：“常何，你年纪轻轻怎么就来投军了，你是何方人氏呀？”

常何朗声答道：“禀秦王，小人为京兆人氏，从小就渴望建功立业。街谈巷议皆言秦王年少英雄，特来投身麾下得睹尊颜，小人深感幸甚。”

李世民点点头：“好，有志气。这里有一只羊腿，众人无法均食。常何，你就和这位长兄代表大家把它吃了，增添些力气，明日打败宋金刚。”

常何一时手足无措，他眼望年长虬髯者不知如何是好。年长虬髯者眼望羊腿，刚才营中雀跃捉羊，他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急忙叩首道：“秦王，这万万不敢当，小人虽年长，常何年少，然力气棒着呢。我们断不可吃了殿下的食物，跟着殿下打仗，就是我们的福分，望殿下照顾好自个的身体，好领我们打胜仗啊。”

常何也明白了，顿时哽咽起来。

李世民将羊腿放在常何手里，厉声道：“本王的命令，你们难道不听从吗？”说完转身离去。

这只羊腿终究无人食用，就被放在篝火前，众人眼睛直直地看着。秦王让食羊腿的消息很快传遍全营，众人得知李世民如此爱兵恤士，心中万分感动，一下子忘记了饥饿。大家热血沸腾，唯望天快明亮起来，以早早打败宋金刚。

秦叔宝和程咬金一直尾随在李世民身后，看到此情此景，秦叔宝叹道：“咬金，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位贤主。有这样的主人，什么事情办不下来呢？”

早晨浓雾散去，现出一个朗朗晴天。

宋金刚领军从晋州撤退到介州驻防，隔了一日，寻相就带领败军奔来。宋金刚没有想到李世民的动作如此迅捷，就将一腔火泼在寻相头上，骂他是个十足的笨蛋。其时为了防备唐军北犯，他已经利用雀鼠谷

的地形设伏兵来迟滞唐军的脚步，哪知到了这天晚上，又一拨败军回来禀报：李世民亲自带军杀败所有伏兵，已经打通雀鼠谷，直奔介州而来。

宋金刚闻报既怒且惧，说道："这李世民又不是三头六臂，待本王去会会他。"介州城内共有兵士三万，他令尉迟敬德、寻相率领八千人守城，自己带领二万二千兵马出城迎战。第二天早晨，他出介州城向雀鼠谷行去，刚刚离开城池十里，就与李世民率领的唐兵遭遇。宋金刚立在一处高坡上观察，看见对方人马不足四千，大喜，令手下分成左、中、右三队，呈扇形向李世民包抄过去。他趾高气扬地对左右说道："都说李世民善于用兵，我看不然，其乘胜孤军深入，就犯了军将骄败的大忌。今天，我们要力擒李世民，这样，河东等地不费吹灰之力又可夺回。"说罢，他挥动令旗招呼兵马加快速度。

看到宋金刚的队伍包围过来，程咬金对正在思考的李世民说道："秦王，我看宋金刚的来头不小。我们不如找一合适地形布阵，暂避其锋。"

李世民摇头道："不可，宋金刚的手下现在如惊弓之鸟，我们若后退，势必激发其锐气。咬金兄，先令兵士放箭，和他们保持接触。"他又问秦叔宝道，"叔宝兄，依你的估计，李世勣什么时候才能赶到？"

秦叔宝抬头看了看太阳，说道："李世勣步骑各半，行动不如我们迅速，依我的估计，他最快也要到日落时赶到。"

李世民咬牙道："如此，我们就不要指望李世勣到来了。待会儿，我先以言语威慑宋金刚，我们三人再各率一队马军冲入敌阵，能将他们吓退最好。"

李世民令众将士紧密成团，然后独自一人驱动"特勒骠"冲出队列，扬刀喝道："我是秦王李世民，宋金刚，你出来，我有话要说。"

宋金刚不理会李世民的茬儿，挥旗指挥手下向前猛攻。秦叔宝见状，飞马奔到李世民马前，着急地说道："秦王，看宋金刚的架势，想来包围我们！我意不再分兵，全体人紧密成团，直捣宋金刚中军。"李世民眼望敌阵，说道："我们只好如此了，叔宝兄，你和咬金兄一起随我身后，我们三人直杀往宋金刚帅旗处。若能建功最好，然我军毕竟不足四千，以此来对付他们的数万兵马，胜算不大，若我军损失太大，就

想法突围吧。”

秦叔宝将手向后一挥，程咬金招呼兵马围上前来。两人同声道：“谨随秦王马后。”

两军霎时间冲杀到一起，李世民三人带领二百骑直奔宋金刚的帅旗处。李世民打头，一柄青偃回龙大砍刀向前猛劈；左侧的秦叔宝挥舞一对金装锏，一上一下直击敌手；右边的程咬金手持马槊横挑直刺；身后的二百骑个个骁勇，他们紧跟主帅，寸步不离。他们如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在波涛中翻翻滚滚，如旋风般忽东忽西。过了半个时辰，三人身上战袍又染上了一层血污，身后的兵士也伤亡百余。宋金刚在帅字旗下显然发现了李世民的意图，招呼手下密密地围了上来。李世民边打边冲，越来越感到前方的压力太大，他来不及细想，向秦叔宝、程咬金喊道：“两位王兄，我们先退回去吧。”两人答应了一声，急忙抽身出来。他们瞅准左边的敌军较稀，一勒马头冲杀过去，以图返回己阵。

李世民带领来的这数千骑手确实是人中之杰，他们看到主帅居前冲锋，就自动保持队形不乱，渐渐形成了一个既能攻又能守的圆圈。他们身上都带有三样兵器：一把马刀，一杆钩镰枪，一副弓箭。一开初他们队列迎向宋金刚攻来之军的时候，圆圈还缓缓前移，到了敌军逐渐增多，前进压力加大的时候，他们马上变换队形，外层兵士下马手执钩镰枪，专钩奔来马蹄；另有人手持马刀，将跌下马来的骑手一刀结果。居中的都尉手执红旗，指挥内层兵士放箭，专拣敌军稠密处放箭。宋金刚的兵士毕竟是乌合之众，从未见过如此阵势，他们顿如潮水般向后退去。

李世民等人趁着这阵混乱冲出敌阵，一个个满脸浑身污血，浑如鬼魅。李世民回到阵中，边喘息边对秦叔宝、程咬金道：“不行，敌人太多，我们难以抵挡。传令，全体退回雀鼠谷，依托地势抵挡敌军，固守待援。”

他们安排好殿后之军，准备退却。那边的宋金刚已经重新组织了攻势，令手下稳扎稳打逐步蚕食唐军的阵地，一场恶战马上就要开始。其时，李世民带来的兵士已经伤折千余，若不撤退，很难逃过此劫。

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后面的谷里喊杀声起，一彪人马漫山遍野冒了出来，大呼小叫向这边杀过来。这让李世民和宋金刚都惊呆了，不知道来者何人，更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变故。

转眼间，来军前锋已奔到面前，后面，还有人在源源不断地奔过来。来军前锋到了阵前直冲入宋金刚的阵中砍杀起来。程咬金惊喜地喊道："好哇，是李世勣他们，秦王，我们的援军到了。"这时他们都已看清楚，来军打有唐军旗帜，领头的两名将军正是段志玄和侯君集。

李世民想不通李世勣用了什么法子如此迅速赶来，直若天降神兵！他急忙止住退兵，大声道："我们的援军到了，众将士，大家抖擞精神，随本王专攻敌营中军。"说罢，他一抖缰绳，"特勒骠"长嘶一声，蹄声嘚嘚飞奔向前。

李世勣此举彻底改变了战场态势。刚才宋金刚仰仗人多，还想打一胜仗。哪儿知道李世勣的援军直若无穷无尽，宋金刚的人数又居于劣势。较之唐军，就是一对一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何况人家的人多。宋金刚声嘶力竭号令抵抗，这群乌合之众勉强抵挡了小半个时辰，眼见前方同伴一个个中刀倒地，再也承受不下去了，纷纷弃刀逃命。

宋金刚看到大势已去，长叹一声，真正体会到了兵败如山倒的滋味。他率领一百余骑退出战阵，马鞭一扬，直向正北逃去，他和刘武周一样，始终把东突厥当成自己的庇护之地。

很快，宋金刚的二万余军死的死，散的散，唐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其时夕阳如金，李世民勒马立在高坡上眼望战场，秦叔宝和程咬金站在他的身后，李世勣带领侯君集、长孙无忌、段志玄来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向迎面而来的李世勣拱手道："世勣兄，不意你们来得如此迅速，敢有神助吗？"

李世勣道："那天我们到了吕州，闻听秦王率兵兼程追击，我怕殿下孤军深入难以持久，就令两人同乘一匹马，抄直路马不停蹄追赶。总算没有耽误时间，要说神助，还是天佑大唐啊。"

李世民道："好，刘武周之事今日可定矣。众将军，现在宋金刚已经逃窜，介州那里由尉迟敬德和寻相带领八千人马驻守。事不宜迟，我们留下一些人打扫战场，其他人立刻兵发介州。"

黄昏时分，介州城完全被唐军包围。

第十二回　秦王夜听破阵乐　郑军兵围八陡山

黄昏时分，介州被蜂拥而来的唐军围得如铁桶一般。尉迟敬德和寻相立在城垛间，眼望下面无穷无尽的唐军，心中的凄楚一时难言。

前方的零散败兵逃回介州，尽管他们语焉不详，但有一点非常肯定，就是宋金刚已经逃走，且向北逃窜，肯定将介州放弃了。那一刻，尉迟敬德和寻相顿时有被他抛弃的感觉。想想也是，战场仅离介州十里之遥，宋金刚应该退回介州收拾兵马与唐军再战。毕竟，唐军数百里奔袭，已是强弩之末，宋金刚为何如此不智成了惊弓之鸟呢？

尉迟敬德盯住寻相的眼睛说道："寻相兄，现在我们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突围退回太原；二是固守介州；三是投降唐军。你以为哪条路适合我们？"

寻相蹙眉道："这三条路都不可取，以我们这八千人马恐难固守，太原那里兵马不多，依旧是溃败的结局。我们若降了唐军，终归是降将，那滋味不太好受啊。"

两人一时无言。

这时，李世民带领众将立在下面，程咬金扯开喉咙叫道："尉迟黑子，宋金刚已经大败而逃了，秦王有好生之德，奉劝你不要再抵抗了。依我说，良禽择木而栖，你就下城降了吧，今后与我老程同为一殿之臣。"

尉迟敬德没有吭声，寻相忽然道："敬德，我们不如让这青面贼上来谈谈条件，也可试试李世民的招降诚意。"

尉迟敬德点点头，说道："好吧，就让那程咬金上来。寻相兄，那日我们与李世民在离石谷相斗，事后我一直在想，这人还是挺仁义的，像秦叔宝、程咬金不都是降将吗？瞧他们那卖力的劲头，主贤臣忠啊！我们投奔宋金刚，到了紧要关头他连个招呼都不打，独个儿跑掉了，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投错了地方呢。"

寻相头伸在城垛外面呼喊，让程咬金入城。

程咬金进了城门，拾阶而上，见到两人就大大咧咧说道："黑子，我说你还等什么？宋金刚跑了，太原的刘武周估计也待不长，你们也想随他们逃往北方去瞧突厥人的脸色吗？嗟来之食不是好吃的！如今大唐气势正旺，秦王招贤纳士，像我老程不用去招就自个儿跑过来了。我对你们说实话，秦王很看重你们，趁这个机会赶快跑过去，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们还等什么？"

听完程咬金的这番别致的劝说，尉迟敬德的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寻相却无动于衷，沉声说道："程咬金，我们可以投降，然有两个条件。一是我们降了唐朝，现在城里的八千人马仍旧归我和敬德指挥；二是若今后你们慢待我们，我们拔腿就走。你去吧，若李世民答应这两个条件，我们就大开城门投降。"

看到程咬金离去，尉迟敬德对寻相说道："寻相兄，你多此一举，既然要降，还留这些尾巴干什么？弄不好李世民和我们又生分了。"

李世民听到程咬金说了寻相的两个条件，又细致问了两人当场表现，扬刀向城上喊道："尉迟将军、寻相将军，你们提的条件我都答应了，现在当着众将士的面，我李世民郑重立誓：谁若背盟，有若此树！"说罢，他挥刀向面前的一棵齐腕粗的树砍去，只听咔嚓一声树木拦腰被斩断。

尉迟敬德一见，急忙下令大开城门，他和寻相一起徒步走出城门，俯伏地上向李世民请降。李世民下马，小跑奔到他们身前一迭声说道："尉迟将军、寻相将军，你们来归，世民日思梦想啊！"

尉迟敬德一时感慨万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时，程咬金走上前来，说道："黑子，赶快搞些吃的，为了今天，秦王我们已是三日三夜衣不解甲、粒米未进。"

尉迟敬德急忙道："秦王快请入城，我让他们立刻整治宴席，为殿下接风。"

李世民道："敬德，你嘱咐手下多造一些粟米饭，有些酒最好，我要与众将士同食。他们跟了我，这一趟遭了不少罪。"尉迟敬德和寻相答应后入城安排。

李世民又转向后面，说道："咬金兄，你传令让大家不可暴食，大家饿了数日，一下子吃多了还会闹出毛病。"

尉迟敬德的这八千人一下子变成了煮食之军，锅里透出的粟米香味引得众人垂涎欲滴。介州城里今晚其乐融融，饿着肚子的唐军吃起粟米饭，如同食了山珍海味。

李世民食量较大，连吃了三碗还不觉得饱，然他终究克制自己放下了饭碗。丢碗后看到程咬金、秦叔宝还在那边狼吞虎咽，上前笑道："两位王兄，都悠着点吧，我们的事儿还没完呢。"

李世勣和尉迟敬德等人过来围在李世民身边，李世民抹了一把嘴，说道："敬德，多谢你管饱了我们的肚子，下面，你还要给我们找一个歇息的地方，该合合眼了。"尉迟敬德连声道："我已经安排好了，城内住处足够，保管大家一觉睡到天亮。"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睡到天亮现在还不是时候，世勣兄，还由你来安排，今晚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兵发并州，去找我们的正主儿刘武周。敬德，介州这里就由你和寻相将军继续镇守。"

刘武周在太原得知宋金刚大败的消息，又听说尉迟敬德、寻相投唐，脚底板似抹了油，天未放亮就匆匆忙忙带领家人等百余骑亡奔东突厥。刘武周、宋金刚到了东突厥牙帐，主政的处罗可汗并不看重他们，两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宋金刚难耐寂寞悄悄招引旧部欲南下，引起了处罗可汗的疑心，派人追杀了他，捎带着也将刘武周斩首示众。此是后话。

李世民率领大军到了太原城下，城中百姓已经将长孙顺德、刘弘基和同时被囚的并州招抚大使唐俭、并州道行军总管李仲文从牢中放出，唐俭、李仲文出来后立刻主持政事，派人洒扫街亭迎接李世民。李世民原在太原的口碑甚好，百姓看到昔日的二郎返回，他们夹道欢迎，拥街塞巷。

李世民轻控"特勒骠"进入城内，看到百姓如此热烈，急忙下马向人示意。此役收复汾、晋，彻底打掉了刘武周这块萦绕多日的心病，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也随众人出来迎接，李世民看到两人，笑道："顺德、弘基兄，凡事可以一、可以二，不可再三，我已经两次将你们从牢狱中解救，若今后再有第三次，连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

结果。”

刘弘基羞惭不语，长孙顺德道：“二郎，我和弘基已经说了，今后寸步不离你的身后，再被擒的机会估计就没有了。”

李世民笑着摇摇头，回首对李世勣言道：“世勣兄，他们两人随父皇在此起兵，功劳很大，然一味勇猛，失于计较，闲下来时不妨将你的谋略给他们讲讲。”

李世勣拱手道：“秦王言重了，世勣早闻两位将军大名，胜败乃兵家常事，总算他们毫发无损，实在是可贺的事情。”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世勣兄，你这是责怪我呀。”上去执起两人之手，恳切地说，“顺德、弘基兄，走，领我们到歇处去，弄些酒给你们压压惊。唐大使、李总管，我们到了太原，如何行止，就由你们这些父母官调遣了。”

数日后，北面的朔州、代州、云州等地率土复归，大唐经此一役，重收汾、晋之地，兵马愈发强盛，东突厥等不敢再来招惹。其间，李世民制表快马递往长安，李渊阅后大喜，诏唐俭仍为并州道安抚大使，李仲文仍为并州道行军总管，令李世民休整后班师返回长安。

唐军在太原歇了数日，唐俭、李仲文勤勉供应，精心备至。李世民安歇在原唐公府内，一众武将也随他在府内休息。两日后，房玄龄、杜如晦带领众秦王府文臣赶到太原，他们来不及休息，在房玄龄率领下接收城内图籍，抚慰将士，忙得不亦乐乎。

李世民在府内令众人各自安歇，不得互相打扰，美美地睡了两天，方觉得缓过劲儿来。这日他晨练结束，用过早膳，独自一人出府到营中巡视。只见营中遍地摆满了铠甲，兵士洗净的内衣也挂在外面晾晒。他们连续征战，内衣已被汗水和雨露浸透数遍，兵士瘙痒难支，脸现苦楚。长孙无忌提议，让唐俭、李仲文想法为众将士再备一套衣衫。所幸刘武周仓促逃走，原府库内素有积蓄，加之刘武周入太原后又将马邑府库之物移来，每人一套尚有多余。众将士领来衣衫喜形于色，尽管河水尚寒，体壮的仍跑到汾水边洗涤身上污垢，换上新衣衫，似乎过年一般。

李世民贵为秦王身先士卒，其与众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的事迹深入

人心。他刚刚迈步进入营中，就被数人认出，他们先是跪伏致礼，再口呼“秦王”，一下子将许多人都惊动了。很快，四面过来的人团团将李世民围在当中。早有人递给李世民一张几凳，让他坐在上面，李世民也向众人招手，说道：“大家都坐下来，今天本王闲暇，就与大家好好闲聊一回。”

众人不敢与李世民平坐，稍稍退后一点席地而坐。常何坐在最前面，在雀鼠谷里，李世民曾经赠给他羊腿。他们一时无话，都呆呆地看着李世民。

还是李世民打破沉静：“大家为什么不吭声？本王名为世民，其实就是一名百姓，不要拘束，随便说来吧。”他认出常何那张娃娃脸，招手道，“你叫驩常——，軏对，常何，那晚上所食的羊腿滋味如何？”常何一阵激动，想不到秦王那日匆匆一面就记住了自己的名字，朗声道：“禀秦王，那只羊腿没人愿食，大家都说：秦王尚且不食，何况我们？凭空里又憋出一股劲儿，到了第二天狠狠把劲儿使到敌军身上。”

李世民轻叹道：“可惜了那只羊腿，那天到介州食了粟米饭，本王感到是天下最佳的美味，若换了羊腿，不啻是天上龙肉！”众人听言顿时发出一阵轻笑来。

李世民又问道：“这次我们从柏壁兼程攻到太原，路途遥远，无食无援，然刘武周、宋金刚望风而逃，谁能告诉我：我们靠了什么？”众人一时不好作答。

李世民自答道：“就是靠了这股劲儿！上下同心，其利断金。隋炀帝不恤百姓，薛仁杲、刘武周、宋金刚待人残暴，都不能持久。我们以仁义之师荡平天下，让百姓都过上富庶的日子，也是大家的愿望吧？”

众人齐声回答：“是。”常何忽然道：“禀秦王，这几日军中流传一首军歌，我们唱来如何？”李世民颔首鼓励。

常何起了个头，座中十有六七会唱这首歌。他们嗓音不同，齐声唱来显得粗豪旷达，只听他们依旋律开篇唱道：“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李世民听了几句，明白这是以旧曲《破阵乐》为底子，细微之处又增加了新旋律，填了新词。待他听到“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主圣开昌历，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后，便是太平秋”的歌词后，心中重重一

震，明白这首歌是颂扬自己的赞歌，细听词义，当是大军进入太原后才创作出来的。

众人歌声已毕，李世民陷入沉思当中，心中鼓荡交集，震撼中觉得，此歌是自己有生以来所获最有意义、分量最重的一份礼物。

李世民激动得站起，拱手向众人道："世民蒙大家错爱，不胜惶恐。常何，我听此歌词慷慨华美，能将作词之人引见给我吗？"

常何一跃而起，说道："请秦王稍候片刻，此人就在附近，我去将他叫来。"

来人名叫吕才，博州清平人，年方二十岁。听说秦王召见，小跑过来俯伏在李世民面前，口称："小人吕才觐见秦王，听说因歌词见召，小人才疏智浅，所撰歌词不要冲撞了秦王才好。"说完，汗流浃背。

李世民上去搀起他，笑道："看你的年龄与常何差不多，想不到你还有音律才能，且混迹于军中。房玄龄、杜如晦替本王求贤问俊，不料还是把你给遗漏了。哈哈，军中真是藏龙卧虎啊。"

吕才看见李世民喜欢，大胆说道："禀秦王，吕才随军多听兵士称颂殿下英武才略，他们知我粗通音律，就嘱我将此旧曲演绎，音律略加变化，填了新词，遂成《秦王破阵乐》。"李世民一听此曲词还以自己封号冠以名称，心中又复大喜，一迭声道："好，好，此曲若用乐器演奏，再配以舞蹈，相信效果更佳。"

吕才道："军中惜无八具之音，若有器乐再配以八八六十四人演练战阵，那场面好看得很哪。"

李世民眼睛一亮，说道："好，吕才，这事儿还由你去办。晋阳宫内八音之具齐备，亦有乐工，你再挑选六十四人演练，我让唐大使、李总管全力支持你。给你两天时间将此曲演练娴熟，届时我再带人去观赏。"

两天时间毕竟太短，吕才又多用了一天，果然不负李世民的期望，将《秦王破阵乐》演练成功。

李世民这日晚上用过晚膳之后，带领一班文臣武将步入晋阳宫。居

中的承庆殿前有一广场，吕才将广场作为演出地点，面前的承庆殿台阶上摆满了几案阔椅，李世民一行人鱼贯而入在导引下就座。

广场的正中间空出来作为舞者场地，右手已经站立着二十名歌者，他们皆身着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

广场左手为演奏地点，乐器分为两大部按序排列。北首为汉清商乐器，计有编钟一架、编磬一架、竖琴、三弦琴、击琴、瑟、秦琵琶、卧箜篌、恐、筝、节鼓各一，笙、笛、箫、篪、叶各二，乐工身着紫罗帽，饰以鸟羽，黄大袖，紫罗带，大口裤，赤布靴，五色绦绳。南首为龟兹乐器，计有竖琵琶、五弦琵琶、笙、横笛、箫、筚篥、毛员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各一，乐工身着皂丝布头巾，白练襦，紫绫裤，绯帔。

得知随秦王来欣赏乐舞，众人都很高兴，在连续杀伐、金戈铁马的当儿来观军中自编自演的乐舞，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很新奇的感觉。长孙顺德、程咬金正好坐在一起，两人第一次看到此种场景，两只眼睛似乎看不过来，样样东西都透出新奇，程咬金道："这真让我老程开了眼，然我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音律，他们岂不是对牛弹琴？恐怕要辜负秦王的一片好意了。"长孙顺德也深有同感。

其时月上梢头，初春的夜晚，晚风习习，竟还有些凉意。一圈气死风灯将四周照得通亮，只听两名持笛乐工率先起奏，笛声由远而近，呜呜咽咽飘了过来，似一行吟诗人在空阔的江天之间极尽回肠荡气之能事。很快，笙、箫乐音夹注其中，将人带入一个空明朗朗的世界里。编钟、编磬适时奏鸣，现出钟鸣鼎食的繁华场景，紧接着，琴、瑟、琵琶、箜篌相继加入，八名身着红抹额、绯袄、白裤帑、乌皮鞋的舞者进场，描绘出一个歌舞升平的场面。

这时，忽听筚篥发出异音，羯鼓响起，竖琵琶，五弦琵琶铮铮铮拨响，合音顿时发出金戈铁马的肃杀之气，随着琵琶声、鼓声渐急，乐音犹如巫峡猿啼、子夜鬼哭，象征着叛军入侵，破坏了原来一片繁华、平和、安然的场景。

蓦地，节鼓震天响起，琵琶模拟号角、马蹄声，表现出战场的紧张气氛和壮阔场面。只听后面齐声发一声喊，六十四名男女披甲持刀、戟武士齐刷刷地冲了进来。音乐节奏马上随之变化，琵琶声变调若唢呐吹奏，使人联想起大将出征的情景……

李世民凝神观看、倾听，思绪飞回这些年来的征伐场面，不由得百感交集。身旁众人也看得呆了，脸上表情都很复杂，肯定勾起了许多思绪，连程咬金、长孙顺德这些不懂音律之人，也都看得很专注，喜怒哀乐跃然脸上。

舞共有三变，每变四阵，用时一个多时辰。到了最后，舞者退场，象征秦王破阵成功，乐曲又复开场时的音调，二十名歌者随着乐曲声高唱歌词，随着一阵钟磬齐鸣，声音由高渐低，周围复于寂静。李世民尚未说话，那边的程咬金和长孙顺德已经按捺不住，齐声叫道："好哇！"惹得众人将目光一齐射向他们，坐在两人身旁的褚亮笑吟吟道："两位将军未开场时还说是对牛弹琴，看现在，想是看懂了。"

程咬金道："怎么会看不懂？这曲舞里说的是打仗之事，曲名为《秦王破阵乐》，我们跟随秦王多日，且整日里在战阵里厮杀，我们就是再笨，也能略知一二。"

众人不禁轻笑起来。

薛收离开座位来到李世民面前，拱手道："秦王武功韬略，天下尽知，不意军中能够自发敷演此曲，此曲舞既慷慨英武又不失雅致，实在可喜可贺！"

李世民立起身对众人道："本王听演此曲，心亦甚喜。"他招手将吕才叫过来，勉励道，"吕才，今后你就入我秦王府内，这首曲子还要好好琢磨。像舞者仅有六十四人，气魄不够宏大，可再增加六十四人；另外音律和歌词还要推敲，我听其中有些地方流于粗糙。你去吧，今日演此曲人员，本王都有赏赐。还有，唐大使、李总管，这块地方就借给吕才用些日子，让他们接着演奏。不管是城内百姓还是营中将士，只要他们喜欢，都可以来观看。这首曲子既然是军中自创，就让它与民同乐吧。"

李世民忽然语音一变，声调高亢起来："众将官，想我大唐立国，虽在金戈铁马中打拼，然一直不忘一个'仁'字。假若我们不恤百姓，像隋炀帝那样只知道穷兵黩武，焉能有此歌？本王今日接报，洛阳的王世充现在蠢蠢欲动，已经开始攻打新安了。我们今后的战事不会少了，唯望大家不要忘了这一点：兴仁义之师，方能攻必克，战必胜。"

众人听罢，齐声答应。此时月已中天，他们仿佛已经看到明晨的曙

光。

众人渐渐散去，李世民忽然想起了常何，遂嘱咐房玄龄提升他为军头。虽然仅仅谋面两次，李世民对他印象不坏。

刘武周战败退回东突厥被杀，处罗可汗在中原从此失去了一位最为忠实的仆从。眼见李渊的地位日渐稳固，心中的滋味实在难言。

处罗可汗的祖先阿史那氏很早生活在阿辅水、剑水（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两支流）流域，最早以锻铁著名。5世纪中叶被世居于弱洛水（蒙古土拉河）的柔然部征服，从此沦为柔然的锻奴。到了西魏年间，阿史那氏通过与西魏互市，力量逐渐强大起来，不久建立了突厥汗国，称伊利可汗，反把柔然征服。到了隋代，突厥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的界线上，经常对隋进行骚扰。隋文帝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集合重兵打败了突厥，并促使其分裂成东西两部分。西突厥以达头、阿波为首，占据了东起阿尔泰山至咸海的广大区域；东突厥以沙钵略、突利为首，控制了南到长城，北至贝加尔湖，东达完水，西接剑水的区域。

为了统治辽阔的国土，突厥在各个地区分立许多可汗，下面又设置叶护、特勒等大小官二十八等。由于可汗众多，突厥内部经常发生争权夺利的冲突。隋文帝在东、西突厥分裂后，又针对各可汗的特点或安抚或用兵。开皇十九年，倾向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汗被东突厥的都蓝可汗和西突厥的达头可汗联合打败，启民可汗带领部下南下降隋。隋文帝把夏、胜两州之间水草丰美的地带（河套地区）划为启民可汗牧区，并将宗女义安公主下嫁给他。到了其子始毕可汗即位时，隋朝的国势逐渐发生变化，隋炀帝一开始还可利用国威镇抚，国势衰落时，始毕可汗终于不客气，先在雁门围攻炀帝，后来经常派骑兵到内地大捞一把。看到隋末战乱，他抓住起兵者寻求靠山的心理，满口答应众人的请求换取好处，一时，薛举、李轨、刘武周、梁师都等人皆向他北面称臣，受其可汗封号。李渊也未能免俗，派刘文静出使纳表称臣。不过李渊多了一个心眼，知道突厥对中原的诉求不在土地，唯重财物，他投降并不彻底。在纳贡财物时毫不吝啬，始毕可汗有意给他一个可汗的封号，他断不接受，以有别于刘武周等人。

比起始毕可汗来，处罗可汗要比其兄温和得多，只要李渊按时纳贡，从不派兵侵扰。现在刘武周被灭，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叶护吐谷浑邪却觉得事态严重，向他进言道：“大汗，观以往汗国与南朝的故事，历来是此起彼伏。当南朝强盛时，汗国地位岌岌可危，当初汗

国一分为二就是实例。这些年南朝内乱不已，各路诸侯皆向我们称臣，东至契丹，西至吐谷浑、高昌诸国皆来降。我们控弦百万，势极强盛。现在长安李渊，先灭薛仁杲、再收李轨定陇西，又逐刘武周出汾晋，其南征之师已经攻破岳阳，如此下去，李渊势必统一南朝。若让他得了手一枝独秀，势力渐大，对我们极为不利。”

处罗可汗觉得叶护吐谷浑邪所思不无道理，迷惘地问道：“依卿之言，李渊其志不小。不过他现在向汗国称臣，即使他一统天下，又有何妨呢？”

“老臣观那李渊为非常之人，与其他人相较，他向我们称臣为一时权宜之计。当初他仅许纳贡称臣，封给他一个可汗的名号，却坚决推辞——其骨子里面压根儿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许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呢！”

“既然如此，我们要提防李渊！”

“老臣这里筹划有上下两策，请大汗定夺。上策，由大汗带领铁骑挥师南下，横扫汾晋，拿下河东，这样东可以和王世充、窦建德联络，西可以制约李渊，让他们各依地势割据，形不成大气候；下策，现在可贺敦已将隋朝萧太后和其孙杨政道迎到牙帐，我们就立杨政道为隋王，以此来吸引招抚南朝向隋之人。另派人与王世充、窦建德联络，许为后盾，让他们竭力抵御李渊，争取形成鼎足之势。现在刘武周、萧铣已败，中原能够有资格和李渊交手的，也就剩下他们两人了。”

突厥习俗，可汗的妻子称为可贺敦，且子可妻母，弟可妻嫂。当初隋文帝将宗女义安公主嫁给启民可汗，后来义安公主病殁，隋帝又将宗女义成公主嫁给他为继室。启民可汗死后，义成公主成了其子始毕可汗的可贺敦。始毕可汗死去，义成公主又嫁给了处罗可汗。这义成公主是萧太后的远房侄女，宇文化及从江都将萧后掳到聊城，城破后被窦建德得之。窦建德对隋室还甚为礼敬，义成公主闻讯，派人到河北找窦建德索要，结果萧后和其孙杨政道被迎接到突厥牙帐。

处罗可汗对叶护吐谷浑邪提出的上下两策稍微考虑了一下，很快决定道：“你所提上策不可取，汗国土地已经太多管不过来，再收些土地更难伺候，只要他们多纳财物就行。你之所虑甚有道理，须提防李渊一统南朝，就依所提下策去办吧。”

数日后，杨政道果然被处罗可汗立为隋王，叶护吐谷浑邪又派出信使，携带马匹为礼物出使洛阳和洺州，联络王世充和窦建德完成其连横之计。

处罗可汗的使者到了洛阳，王世充看到突厥主动联络自己，大喜过望。一面修书备礼回复处罗可汗，一面命太子王玄应加紧攻打新安城。

王世充是西域胡人，其祖父支颓耨迁居新丰后病死，其祖母带其父亲另嫁王氏，故改姓王。王世充以军功被授江都郡丞，隋炀帝多次南巡，他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雕饰池台，搜求远方珍物取媚隋炀帝，深得信任并被派往洛阳解瓦岗军之围。他虽然自号为郑帝，割据中原，却无大志，不像李渊那样整日里琢磨经营四方，只想永久占据洛阳足矣。皇帝样儿摆得很足，对属下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猜忌心很强，致使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等一大批将领离他而去。

李世民带领大军屯兵柏壁的时候，李渊拿出大多精力对付刘武周，对王世充采取了守势。这当儿，李渊还听从屈突通的建议，派人联络窦建德，以此来牵制王世充。然唐军东部兵力毕竟有限，王世充看到唐军薄弱，派兵侵夺已经降唐的州县，不数月，河南诸州皆陷落。王世充尝到了甜头，又看到窦建德一时无心南下，胆子渐渐大了起来，派太子王玄应领兵出慈涧攻打新安，这是唐军面向洛阳的第一道屏障。

得到处罗可汗的鼓励，王世充的胆子更壮了，他增兵一万，要求快速拿下新安，再西向潼关。其时李世民尚未结束汾晋战役。郑军进攻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大惊，急忙与屈突通等人商议。萧瑀、封德彝皆言新安一失，潼关危矣，断不可退。建议调拨兵马，选一上将东拒王世充，时任陕州道行军总管罗士信骁勇善战，可充此任。李渊接受了建议，调派五万兵马，委罗士信为主将，史大柰为副将，火速进兵出潼关增援新安。

罗士信是一个注定要经常打仗的人，若无战事就感到浑身没劲。眼瞅着同来的秦叔宝和程咬金随秦王北伐，在那里战得如火如荼。为了保证北方战事用兵，李渊命罗士信不得擅自向王世充挑衅，他在陕州日日大事就是保境安民。两相比较，心中的那个急劲儿难以形容。这日史大柰带着五万将士和李渊的圣旨来见，他顿时一展数月的愁眉，急忙披挂上马，传令所有将士不事休息，兼程出陕州向东。

史大柰这次未随秦王出征，心里也憋了一团火。他们出了陕州，夕

阳已没山中，罗士信令二万骑兵脱离步卒队伍，急行五十里再埋锅造饭，史大柰不解，问道："罗总管，我们再行五十里，约需两个多时辰，今夜不再扎营吗？"

罗士信道："我素闻秦王善于迅骑劲击，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罗士信也是位急性人呢。史将军，我们夜半造饭，明天一早冲到新安城下，打郑军一个措手不及，效果肯定不错。"

史大柰心中暗笑，人言罗士信骁勇善战，敢是一位急性人的脾气！听他的口气，还想和李世民比个高低呢。

现在正是武德三年四月十六日的夜晚，树木已吐出嫩芽儿，野草露出了头儿。微风拂来，送来田野上阵阵的清香味儿。月明星稀。二万人马沿着官道行走，不用火把照路就可看见路况。

罗士信打马行在队前，数月来的煎熬一扫而空，心中异常兴奋。别看李渊平时性慢宽简，然深谙驭人之道。当初李渊授罗士信为陕州道行军总管，就是想以罗士信的勇名震慑王世充，让他心有顾忌。为了不影响大局，交给罗士信可调派的兵马仅够防御之用，罗士信数次向他请兵，李渊都以北方战事正急抽不开手挡了回来。罗士信今日放开了手脚，就看罗士信的本事了。

新安位于八陡山上，城墙北面下临水流湍急的涧水，南面是一片莽荡巨泽，无路可通，东城门面向洛阳。这八陡山山势并不太高，然坡陡壁滑，易守难攻。自长安至洛阳的官道沿新安南城墙而走，谁占领了新安，退可守、进可攻，且可封锁官道。城内驻有唐军五千，连日来，王玄应领兵一万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城池，从洛阳运来攻城用的抛石车向城内猛攻，多亏新安城坚壁厚，且城内粮草、弓弩储藏甚多，兵士竭力防守方保城池无虞。不过接战时间太长，城内多有伤亡，这日洛阳又来援兵一万，攻势愈加凌厉，眼看着难以长久支持，守城都尉连派快骑杀出重围向陕州求援。

罗士信、史大柰率领二万马骑到达新安的时候，天刚微明。两人立马在与八陡山相对的小山上观察敌阵，只见郑军旗幡将新安三面围得结结实实。敌营中除了巡查的兵士外，其余人皆在帐中休息，想他们昨日攻打一天后，夜来休息想天亮后抖擞精神再战。

罗士信回头看了看自己的人马，只见二万马骑正逐渐在斜坡上集

拢。夜里打尖休息时，罗士信令所有骑手在抵近新安时，要将准备好的布帛裹在马蹄上，不让蹄声惊动了敌人。然两万人马齐驱共走声响太大，虽竭力遮掩还是现出一片嘈杂声。再看前方敌人阵营，这会儿他们正大呼小叫，慌乱一团，想是已经发现了动静。

罗士信举起丈八滚云枪，说道："传令，众将士随我和史将军冲锋，后续人马，随来随入，见敌就砍，不要再拘什么阵势。"说罢，他一抖马缰，驱马冲下坡去，史大柰等人见状，急忙跟上。

唐军居高临下杀入敌营，其时王玄应刚刚得知唐军西援来临的消息，惊恐之余来不及组织抵抗，遂带领中军人马退离新安，勒兵扎住阵脚。那边，罗士信、史大柰冲入阵中见人就砍，逢马便刺。罗士信一杆丈八滚云枪使得出神入化，郑军兵士见枪人仰马翻。杀了一阵，他觉得不过瘾，遂一手执枪，另一手拔出随身宝剑，或砍或刺，势不可挡。

过了一会，后续唐军皆漫过小山加入战团，新安守军眼见援兵来到，他们留军一半，其他人大开西门向城西残余郑军夹击。这场砍杀直持续了两个时辰，当场斩首郑军三千余人，其余郑军眼看情况不妙，一哄而散，大多数人沿着官道向东退却。这时，守城唐军看见众多郑军拥塞在南墙下官道上，他们调来了弓弩手，弩箭如林射向敌阵，郑军又伤折大半。

罗士信看到郑军败退又见官道狭窄不宜大军行动，遂令史大柰领军三千沿官道掩杀，自己就在城下空地上排定军阵，列队进入新安城内。

当初，罗士信还在洛阳的时候，多次出洛阳向西巡视，深明此处地理。这里涧水东流，官道沿河而建，出新安向东行二十里，就到了一处名为慈涧的关隘，目前由郑军据守。慈涧再向东二十里，就是东都洛阳，这里地势西面高而多山，东面低而多洼，若郑军丢了慈涧，向东相对平阔无险可守，王世充只好依靠城墙来拱守洛阳。罗士信领军进入新安时，已经打定了下步战斗的主意。

罗士信上了南面的城墙，观看史大柰的推进情况。郑军在城上弓弩和地下追兵的双重攻击下，一片狼藉，丢下无数尸体向东快速溃逃。离城三里处，王玄应集合残兵准备再与唐军决战。他现在不明敌情，压根儿就不知道唐军来了多少人。

罗士信把握火候，看到史大柰的前锋已经冲过关口，就下令大开东

门、南门，早已经列队整齐的兵士鱼贯而出，到了城门外稍作整队后，罗士信一马当先带领他们向王玄应冲去。

眼看无数的唐兵从官道和城门里向这边压过来，王玄应大惊失色，毕竟经历战阵甚少，眼见领头的是如狼似虎的宿将罗士信，顿时乱了手脚，连声道："退军，退军。"手下人也不列队形、一哄而退。

此后的时间里，罗士信约束先头队伍不可冲锋太过，对郑军既要有压力，又不可冲入敌阵，若即若离地保持接触。

史大柰闹不清罗士信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一双大眼疑窦重重，他大声道："罗总管，我们这样不冲不杀，若让他们入了慈涧，可就放虎归山了。"

罗士信一双眼睛里充满信心，说道："就是这样，我正想让他们入慈涧呢。史将军，你且莫慌，等着看好戏吧。"

眼前的场景颇为奇特，郑军慌不择路落荒而逃，唐军不急不慢跟在后头，似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罗士信看到史大柰一言不发跟在后面，忽然说："史将军，你刚才说什么放虎归山？哈哈，他们是虎吗？你太高看他们了，要我说，他们现在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呢。知道吗？我们正是一群饿狼，早饭还没吃呢，慈涧那里已为我们准备好了。"

史大柰稍微明白了罗士信如此用兵的意图，张嘴道："我明白了，罗总管想趁势拿下慈涧。"然如何拿下慈涧，他还不甚明白。

到了离慈涧一里多处，守军看到太子王玄应领兵回来，急忙开门迎接。当城门刚一打开的时候，罗士信一挥枪，喝道："听我的号令，大家随我身后，不管两边，中路杀入，专夺城门。"说罢，一夹马腹加快速度，身后的五千骁骑像一阵疾风迅速杀入敌阵。

其时慈涧城门刚刚打开，王玄应离城门尚有一段距离。城上守军看到西面唐军突然加快速度，似一匹脱缰野马杀向城门，顿时大呼小叫起来。守将想关门，然把王玄应关在城外任唐军踹杀，那也是杀头的罪名，他站在城门想疏通人群让王玄应快点入城，然人乱如麻，别说指挥，连立脚之处都没有，几次被入城兵士冲击得站脚不稳。无奈，他只

好退到城楼上，下面人挤如山，现在想关门，别说王玄应不答应，入城之人如过江之鲫，若发现有人想关门，恐当场就会把他们撕碎。

王玄应的旗幡渐渐抵达城门处，其时罗士信已杀到近前，距离王玄应仅有两百步。若不是人群稠密难以逾越，罗士信几个箭步就会纵跃过来。

王玄应好不容易退入城内，看到罗士信已杀到门前，知道这城门断不能保。惊魂之余，对身边人和慈涧守将说道："情况危急，只好弃守慈涧，赶快向洛阳退却。单雄信带领援军已经赶来，我们路上会合吧。"他这边说完，手下人一窝蜂向东退去。慈涧以东多是平地，没有关隘山川限制，远远望去，慈涧像炸了营似的，郑军如水银泻地般没命逃窜。

罗士信顺利占领了慈涧，看到王玄应带领败军一窝蜂逃窜，还想乘胜追击下去。史大柰提醒他道："罗总管，我们自新安出来沿线追击，两万马骑已经直线拉开，且人困马乏，伤折已多，再往前追击，恐是强弩之末。我意先在慈涧歇马，待马骑过来集拢一起，三万步卒上来，再行动不迟。"

罗士信看了看周围，随行人员脸上、身上皆沾满了鲜血，一些郑军还在那边作困兽之斗。他同意史大柰的建议，说道："好，史将军，就依你，从慈涧到洛阳，地势平阔，王世充已经无险可守了。我们今天占了慈涧，会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左右，赶快把那些拒不投降的家伙收拾掉。"

离慈涧十里的地方，单雄信带领的援军碰上王玄应的败兵。单雄信命手下在左手处留出一大片空地，令败军不许再东退，集合在空地里整队。这边，他令人打探王玄应所处位置，得讯后迎上前来。

单雄信当了王世充的妹夫，就成了王玄应的亲姑父。然太子亦为君，他必须礼数周到。瓦岗军的五虎上将已去唐营四虎，留下他这一虎因为亲戚的分上，肯定要跟随王世充到底了。

单雄信生得面如蓝靛，发赛朱砂，性如烈火，声若巨雷，使一根金钉枣阳槊，有万夫不当之勇。他到了王玄应马前，看到王玄应丢盔卸甲，一张小脸满含惊恐之状，心里想，让这种公子哥去与罗士信交手，毕竟还是王世充失于计较，欠身拱手道："太子受惊了，殿下且先退回

洛阳。这罗士信一副火爆的脾气，肯定要追，且让雄信在此等他。”

单雄信没想到这次失了算，一直等到太阳西斜，西边的来路上未见唐军身影。这时，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斥候来报，说唐军在慈涧遍树旗帜，整顿队列，看样子驻守慈涧不动了。单雄信听信，命留下殿后之军，大队人马缓缓退回洛阳，心里嘀咕道：“这个罗子，怎么一入了唐营，性子也变了呢？”

罗士信并非不想来追，还是史大柰挡了他的道儿。

日当中午时，两万马骑皆集于慈涧，听说单雄信兵驻前方，罗士信按捺不住求战的心情，就与史大柰商量让众人饱食一顿后杀向洛阳，自信地说道：“那单雄信我了解，论谋略、论武艺都不是我的对手，史将军，你等着看好戏吧。”

史大柰心里觉得此事万万不可，现在夺得慈涧已是莫大的胜利，再向东追敌就有些冒失。无奈罗士信为主，自己为副，心里转了一个弯劝说道：“罗总管，我们还是等三万步卒到来后再追吧，那单雄信引军六万，再合王玄应的残兵，人数更多了。我们若去进攻胜算不大，不若先据守慈涧，看看事态发展再说。”

罗士信想想也是，同意等步卒队伍上来再说。及至步卒队伍到了慈涧，外面郑军每日派人来索战，罗士信欲出击，还是遭到史大柰的拦阻，这下子让罗士信动了肝火，斥道：“为将者不去冲锋，却在这里畏手畏脚。史将军，你屡次拦阻是何用意？”

史大柰并不恼火，说道：“罗总管，你勇猛绝伦，大柰心仪已久。然我们兵员不足五万，洛阳近在咫尺，那里兵多将广，现在出击无疑是以卵击石。”

“依你说，我们就在这里当缩头乌龟不成？”

“大柰亦为武人，知道冲杀击敌为本分。然兵势须全盘衡量，昔日我随秦王征陇西时，常常坚壁不出以骄敌志。听说秦王这次守柏壁，也是用了这条计策。”

罗士信更加恼火：“秦王，秦王，又是秦王，难道朝中仅有秦王一人能打仗吗？想我罗士信上阵杀敌时，那秦王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史将

军，这样吧，你不愿意出击可以留守，由我带军出外厮杀。”

史大柰现在才真正发现了罗士信的执拗性格，他咽了口唾沫，心想该是拿出撒手锏的时候了，说道：“罗总管，非是我拦阻你去厮杀，实在是皇上的意思。我临行时皇上说北方战事未完，只要把郑军赶出新安，就达到此行目的。你若不信，我这里有皇上的手诏，且听我宣读如何？”

得知是李渊的意思，罗士信只好作罢，然意犹未尽，嘱人制表送往长安。要求李渊再派十万兵马，以谋洛阳。史大柰也悄悄写上一封密奏，派人送交李渊。

一时间，慈涧这里唐、郑两军相安无事。

第十三回　馈金银义释敬德　识缓急图谋中原

李渊这日在武德殿里接连收到罗士信和史大柰的上表，览罢大惊。问群臣道："罗士信上表请战，勇则勇矣，然失于计较。请众爱卿议一议，现在去攻王世充是时机吗？"

萧瑀出班奏道："陛下，臣意不可。秦王北征未归，京城兵马捉襟见肘，连续征战实在困难。臣观王世充之野心并不算大，且有潼关天险可以阻挡。不若休兵一段时间，待恢复了元气再说。"

萧瑀说完，裴寂也奏同议。封德彝同样作为两朝大臣，不似萧瑀耿直瑜亮，他脑灵眼活，善于猜度皇帝心理。那边萧瑀滔滔不绝，他在这里低头沉思，想李渊既然认为罗士信失于计较，还当朝询问群臣，说明心里很活泛。此次秦王定北，对长安有威胁的敌手仅剩下王世充和窦建德两人，且离长安不远，当是李渊的一块心病，其内心里肯定想早日解决。看到萧瑀奏完退下，他执笏跨前一步道："陛下，萧令所言也是臣的心意，然臣还想，眼下天下大部已定，仅剩下王、窦二人，若一鼓作气予以扫平，国家能够休养生息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弓弦也不可绷得太紧，一张一弛嘛。"此番话要旨是主战，让人听来觉得八面玲珑，未伤萧瑀面子，又拿出自己的主意并可试探李渊的真实思想。

屈突通奏道："臣意主战！臣忝为兵部尚书知道家底，若集京兆之军能收十万，陛下再命秦王南下直插新安，可合有浩浩荡荡三十万军。大军重压洛阳之下，当能破之。"

李渊端坐御座之上，听到群臣意见相左，他并不发言，反而微眯双眼，看着左边的立柱沉思。太子李建成立在右首，听到屈突通说完，转身面向李渊奏道："父皇，儿臣亦觉得应攻洛阳。这些天，儿臣多阅新安来的奏章，罗士信虽急了一些，然可见其拳拳报国心情。如今二弟北征辛劳，且让他歇一些日子，儿臣愿提兵攻破洛阳。"

李渊睁开了眼睛，问李元吉道："四郎，这是太子的意思，你意下如何呢？"

李元吉急忙出班说道："父皇，儿臣愿随太子东征。"

李世民这次大破刘武周，让身居长安的李元吉颇不是滋味。这些年来，李渊在军事上倚重李世民是很明显的事情，平日里李渊的言谈举止深为有这个能干的儿子自豪。特别近一段时间，李渊在朝堂之上多次对李世民褒扬，群臣亦深然之，街谈巷议也多颂扬秦王英武。李建成身为太子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李元吉却深为厌恶，直接原因是并州是自己丢的，却让这个并不友好的二哥夺了回来，对比太鲜明了。那日他游说李建成："大哥，二郎现在不可一世呀，连胜了两回，别人把他捧上天了。等这次回来，他更加趾高气扬了。大哥，你瞧见没有？就是他那秦王府属也自觉高人一等呢。若再发展下去，恐怕他连你也不放在眼里。"李建成很是坦然："那有什么，我们在京辅佐朝政，二郎出外定边，皆为父皇出力。四弟，你对二郎有些偏见，不要整日里把人想歪了才是。"李元吉道："我想歪了？你等着瞧吧，等你知道他的意图时，恐怕为时已晚。知道吗？其手下的房、杜二人每到一地不要金箔，专收人才图籍，手下的猛将就不用说了，朝中一大半的大臣都与他交好。你说，作为一个藩王，弄这些名堂，他图什么？大哥，再有出外征战的事情，不能让他再揽了去。他又没有三头六臂，难道我们就不会打仗吗？"李建成心里一震，然没有往深里想，哈哈一笑说道："四弟，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吧，再有打仗的事情，我恳请父皇让我哥俩去走一遭。"这番话于是就引来今天朝堂上李建成的主动请缨。

李渊又沉思片刻，决定道："彦弘，你来拟旨——下两道旨，授二郎为东征元帅，让他不回长安直奔新安，四郎、屈爱卿，你们再带十万兵马去与他和罗士信会合，萧郎、封爱卿，你们也随军参赞军机。洛阳一战，决定我国国势，大家务须尽心。还有，授殷开山为吏部尚书，让他与平阳公主一同回长安吧。彦弘，朕说得有些乱，就按这个意思去拟旨。太子，你还帮朕在京理事，这儿的担子也不轻啊。"

李渊没有答应李建成的请求，让李建成颇感失落。

窦建德占了黎阳，李商胡起兵来攻，很快被他平复。李世勣慌不择路逃往长安，手下人多劝杀掉其父徐盖，窦建德还算仁义，说道："世勣原为唐臣，被我所掳不忘本朝，确实为一忠臣！其父何罪之有？"遂将徐盖和李神通、魏徵囚禁在一起。

窦建德在其治下口碑甚好，近来相继攻破聊城、黎阳，可谓一帆风顺。当时河南诸州县分属唐、郑所管，地方偏远的还处于三不管的局

面。窦建德听从手下谋士凌敬建议，欲渡河向南扩大地盘。然而此时从都城洺州传来消息：幽州李艺率领铁骑南下，已经攻破衡水。

李艺原名罗艺，隋炀帝时为虎贲郎将。战乱之时，他起兵于涿郡号称拥兵十万，自称幽州总管。宇文化及和窦建德曾经先后招降他，罗艺不齿为伍，骂道："宇文化及为杀帝之贼，窦建德为一农夫，让我降他们，做梦吧。"涿郡向为隋朝征东的粮草基地，城池坚固，难以攻破，宇文化及和窦建德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恰在此时，李渊听说了这个消息，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幽州。书中措辞谦诚，若罗艺愿意归了大唐，许他为燕王，且其军队不受中央调度。罗艺接书后思前顾后，觉得李渊势力日大，且据长安渐有正统雏形，近期所战皆捷，王业可期，遂举地降唐。李渊得信后大喜，重赏来使，封罗艺为燕郡公，赐李姓，罗艺因名为李艺。当时窦建德正在进攻黎阳，李渊诏李艺兴兵骚扰其后方以为李世勣之援，李艺整兵五万挥师南下，不数日就攻下了衡水。窦建德急忙领军北上，带领十万兵马直抵衡水与李艺接战。两人在那里开始拉锯战，互相攻伐各有胜负，呈胶着状态。窦建德被困在这里，一时没有心思渡河南征。

这日李渊给窦建德送来书信，言称愿罢战和兵，且可让李艺归还原占土地。窦建德看罢，拿起李渊书信示意众人，说道："李渊来信愿意罢战言和，且可归还李艺所夺土地。朕意答应他，你们以为如何？"

大将王伏宝不赞成，说道："李艺素来强悍，且傲视我朝。现在两军相持，幽州地狭，终究没有我朝幅员广大，再过一段时间他肯定支持不下去。若其退地罢战，李艺又可喘息，终为心腹之患。臣意一鼓作气将之剿灭，然后可以全力向南。"

凌敬道："李渊现在来求和，有其韬光养晦之策。他现在对刘武周、萧铣用兵，和洛阳王世充又经常摩擦——他想先稳住我们。陛下，李渊求和条件优厚，臣意先答应他，看天下大势如何走向。李艺骁勇，更兼粮多城坚，我们急切不能下，并州那里，听说刘武周连吃败仗，潞州、浩州一直由唐将据守。若我们坚持与李渊为敌，他们再兵出汾晋前来夹攻，将陷我们于很不利的境地。还请陛下三思。"

凌敬的话说到了窦建德的心坎里，他果然答应了李渊言和的建议，复书送与长安。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窦建德将李神通、魏徵和李世勣之父徐盖放出，派专人礼送到长安。窦建德这一下子中了李渊之计，当初对付薛仁杲的时候，唐主动与李轨修好，以分秦势，解决了薛仁杲之

后，李渊又采用分化策略将李轨势力散之于无形。现在李渊为了专心对付王世充，必须先把窦建德稳住再说。

李世民接旨后离开太原，带领众将和大队人马向南进发。这日到了介州，李世民令尉迟敬德和寻相率领旧部八千人马随同南征。大军迤逦南行不多时就进入雀鼠谷，只见谷内树木丛茂，鸟鸣虫啾，天上没有一丝风。李世民带领众人在谷内行走，想起来时的紧张困顿情景，恍若隔世。他们指指点点，皆现一片欢愉之情。尉迟敬德的八千人行在队列中，听到唐军大声笑谈来时战事，而自己恰是当时的反面主角，心中的滋味一时难辨。

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其时并辔行走在一起，秦叔宝回想当时一日八阵艰难出谷的情景，百感交集，说道："敬德，当时秦王我们又困又饥，你若在谷内布置一万弓弩手，我们万难出谷。为什么宋金刚你们只派些小股部队不痛不痒来装点门面呢？"

尉迟敬德道："我与寻相兄在离石谷败给秦王后，宋金刚火冒三丈，不再看重我们，他要亲自与秦王交手。秦王将兵也太迅速，别说宋金刚，就连我也压根儿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攻了过来。按照常理估计，你们到来当在两日之后。"

程咬金从后面超过来，说道："黑子，当初你在离石谷不听秦王之言，不还有今天吗？你呀，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尉迟敬德听后倒觉得坦然，反唇相讥道："青面贼，你也是降了又降，说这般话还轮不上你来多嘴。"程咬金道："毕竟还是我老程先入为主，黑子，你还是多听我的话为好。否则，我老大耳刮子就扇了去。"尉迟敬德哈哈道："你还想欺负我？且问我手中的双鞭是否答应！"

李世民在前听到三人在那里笑谈，忍不住插言道："几位王兄，这倒是一个话题，等有闲暇时候你们不妨比试一番，分出高低来，强似在这里说嘴。"

尉迟敬德说道："若比试，叔宝兄敦厚谦虚有长兄之风，那是不用打的，我尉迟恭甘拜下风。这个青面贼就没有好运气了，先要把他的嘴打肿，省得整日里胡说八道。"程咬金马上说："黑子，你别是欺软怕硬吧。叔宝兄，也许他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不屑与你交手，连我老程还不如呢。"秦叔宝笑了，说道："咬金，你挑唆的水平太次了，让人一听就明白你的心意。"众人笑了起来。

比起尉迟敬德这么快就融入这个人群里，寻相就显得落落寡合。李世民对尉迟敬德青眼有加，当即授他为右一府统军，并未明确寻相的职务，仅淡淡地让他协助尉迟敬德管理那八千人马。这使寻相很失落，渐生怨怼之情。

两天后，大军徐徐经过晋州到达柏壁。

李渊的圣旨此前也到了柏壁，殷开山、李婉娘、柴绍等人已经在此驻扎。早前几日，殷开山就令人准备粮草、收拾房屋，做好迎接李世民的准备。这天大军入城，诸事完备，殷开山让马三宝负责安排人马入驻。

李婉娘和柴绍迎出城外，将李世民接入房内叙话。走回的路上，李婉娘笑着道："二郎，此役你火速逐北，竟然给自己创下了好大的名头。你人未到，《秦王破阵乐》已经传唱到这儿了。"

李世民语调平淡，然神情中掩不去得意："那是军中闲人无聊之作，姐，这能当真吗？"

柴绍插话道："怎么不能当真？放眼历来将帅，又有几人能获此殊荣呢？刘邦之《大风歌》、项羽《垓下歌》，一首矫情一曲没落；汉武扬鞭绝域，时人叹之穷兵黩武未赞其武功。二郎，我听此曲连听了三遍。"

他们入了房内，李婉娘除去外罩的团花皂绢铠甲，换上一件小袖短襦，下着紧身长裙。她的身体已显笨重，李世民惊异地发现她的腹部已经隆起，才知她怀孕了。李婉娘初嫁柴绍时曾经诞下一女，到了战乱时，她将此女托人寄养，一直到进入长安时才将此女找回，其间未再生育。

李世民憨笑着扭头对柴绍说："嗣昌兄，恭喜你了。不意在此戎马倥偬之际，家姐还会忙里偷闲呢。"

李婉娘"扑哧"一笑，说道："二郎，我撕烂你的油嘴！"转而轻叹道，"唉，谁料想就有了身子呢？当初还是殷开山多嘴告诉了父皇，这次圣旨里专门嘱我回转长安静养。方今靖乱之时，让我回京歇息，还不急坏我吗？"殷开山给李渊的奏章里，曾提及李婉娘有了身子，惹得李婉娘直骂他多嘴。

李世民道："那有什么不好？你有了身子，就该静养才是。今非昔比，现在天下大部已定，就剩下王世充、窦建德，有二郎代劳就行了。男女有分工，外面有事，就让嗣昌兄去办亦可。"

"二郎，你不出三句话就露出狐狸尾巴，什么叫男女有分工？你以为天下的女人都如你的长孙嘉敏一样吗？"

李世民急忙讨饶，连声说："不敢，不敢，我想说，嗣昌兄日思梦想得一个儿子，你天天打仗，又拦着霸着不让嗣昌兄纳妾，这不耽误了他吗？"

李婉娘举手欲打，说道："二郎，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忙着要替姐夫纳妾，瞧我不老大耳刮子打你。"虽说要打，然眼中满含笑意。

不说他们姐弟在这里嬉闹，却说马三宝负责军马安顿，他指挥各队按照指定位置驻扎。刚刚忙碌完一转脸，就见寻相气哼哼地走过来，喊道："你就叫马三宝吗？我问你，都有驻地儿，为何我带来的这八千兵马连屁大一块的地儿都没有？"柏壁本就狭小，偏偏打从大军出太原时，传给柏壁的人数未将介州加入的八千人马计算其中。寻相领兵入城，看到众人都已经安顿下来，等了许久没人理自己，在那里干站了许久，他一时大怒，找到马三宝嚷了起来。

待马三宝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检点城内住房皆已有人，想起城外西首有一小村庄，庄内百姓已散，遂让寻相领人前去驻扎。寻相到了地方，举目一看只见庄内房屋坍塌许多，房内蛛网密结，浮尘没脚，潮湿不堪，其怒火更甚。他领上十骑折转头返回柏壁又找到马三宝，劈头就说："我们降了秦王即是大唐的人，总不成是后娘养的。你们在城里住得舒舒服服，撇下我们在野外晾着啊！"

当寻相领人前往村庄驻扎的时候，马三宝找到殷开山将此事禀告给他。殷开山知道寻相的来历，点点头说道："就这样安排吧，他们既然降了我们，还留八千人为亲兵，想留后手吗？我们总不成把他们当成祖宗敬着。"马三宝得了殷开山的话，心里有了底儿。看到寻相又来寻事，他手一挥指向城里，无奈说道："寻相将军，你看这柏壁如此狭小，现在里面一条炕上要躺上十余人，确实没有再转圜的余地。这样吧，你们先在那里委屈一晚上，到了明日，我再想法挤对挤对，争取给你们腾出些地儿。你看，十几万人到了这里，从早上到现在我的双脚都没停，容我先歇一会儿吧。"不软不硬把寻相顶了回去。

寻相不再说什么，无语狠看了马三宝几眼，扭头去找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住在一起，看见寻相招呼道："寻相兄，人都安顿下来了？你过来一起住吧，这边已经给你留好了位置。"寻相将尉迟敬德拉到一边，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临了说："敬德，人家压根儿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不如我们一起去找秦王说道说道，任由他们欺负我们，不行！"

尉迟敬德息事宁人："为这点小事去找秦王，值得吗？寻相兄，我们先让大家打扫干净住下再说，以往我们行军之时多是露宿，没有必要斤斤计较。"

"敬德。非是我等挑剔，你没到那里去瞧，真不是人住的地方，人家把我们当成了后娘养的。从介州出来，他们一路上冷言冷语，你和秦叔宝他们谈得热烈，没有体会。要我说，我们不如拉出去，谁也不靠，强似在这里受人家冷眼。"

尉迟敬德并没有在意寻相这句话，说道："既然降了唐，就不要再有别的想法。我观秦王待我们并无二心，现在天色已晚，赶快让大家住下来才是正事。走，你领我一起看看去。"

寻相止住尉迟敬德，淡淡说道："那边不劳你再去了，敬德，我过去安排，这边我就不过来了。"寻相说完，慢慢向马匹走去，骑上马又向尉迟敬德看了一眼，那是一种复杂的眼神，然后一挥马鞭，一群人向西驰去。

这天晚上，殷开山将早已准备好的酒肉分给众人，满城兵士喜笑颜开。晚饭过后，大家忙累一天，这会儿又酒足饭饱，很多人身子一接触炕沿就进入梦乡。尚未入更，满城除了巡行的兵士外，难看到人影，城内非常寂静。

寻相离开尉迟敬德的那一刻，已经打定主意，今晚要率领众人脱离唐营自立门户。眼望尉迟敬德的时候他的心情很复杂，两人毕竟在一起多时，战阵中两人互相救援，那是在血与火中形成的友谊。然揣摩尉迟敬德此时的心性，他断不会脱离唐营，寻相只好独自干了。回营后，寻相让亲信分发酒肉的当儿，暗暗将叛逃唐营事体安排下去。营中尚有三千人向由尉迟敬德统领，若无尉迟敬德亲临，遇到此等大事他们断不会听令于寻相。寻相明白其中关键，遂令将此三千人安插在村庄最南端驻扎，与自己的队伍隔开距离。子夜过后，寻相带领五千人马悄悄拔营，

向北急行渡过汾水，直插慈州。

毕竟同在一庄居住，寻相离开的声响还是惊动了那三千人。他们发现寻相不告而辞，先是一阵惊慌，继而觉得还是要禀告给尉迟敬德。他们派出数人入城去寻尉迟敬德。

巡夜小校截住他们。看到他们神色慌张，心里起疑，围住他们盘问。这天夜里值更的将领还是马三宝，待他见到这几个来寻尉迟敬德的兵士，几句话一问，就明白寻相叛营离去了。马三宝大惊，急忙叫起殷开山。殷开山睡眼惺忪听说寻相叛去，一迭声骂道："反了，反了，三宝，你点上八千军马先把那剩下的人围上，我带人去擒尉迟敬德。这帮降人，真是一帮喂不熟之狗。"

马三宝到城西点齐八千军马，打起火把将村庄围得水泄不通。这边，殷开山领人闯入尉迟敬德的居室，尉迟敬德还在睡梦中就被捆得结结实实。这些事情完备后，殷开山来到李世民住处叫醒他，让李世民来发落。

还在太原的时候，李仲文看到李世民身边无人照顾，遂进一乐籍女子伺候汤水。此女名为阴梦婕，年方二八，生得粉莹莹一张鹅蛋脸，杏眼如波，一张樱桃小口两侧常常笑靥生晕。李世民一见就喜欢上了，到了其入府的第二个晚上，李世民在堂上设酒，令梦婕演奏琵琶。其时月上梢头，房内红烛劲烧，两人你歌我弹，共饮美酒。数曲演毕，梦婕那张小脸在烛光下映得通红，杏眼水汪汪深情无限。她现在虽是处女之身，然久在乐户中多闻风月之事，眼前的秦王名声显赫，又英武俊俏、识趣多情，一颗心早放在了李世民的身上。月圆时分，她半推半就，将女儿身交给了世民。从那时一直到柏壁，李世民放出百般手段，让梦婕方识情爱滋味，恨不得变成一坨泥化在他身上。殷开山在外面打门，两人还是赤条条搂在一起，做那美妙的春梦。还是李世民多年在军中形成的习惯，惊醒后听出是殷开山在打门，睁眼看窗外依旧黑沉沉的，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低头看梦婕兀自未醒，脸蛋上还挂着笑容，遂爱恋地移开她的粉臂，穿衣下床。

李世民一边结着衣衫一边走出门外，只见火把照耀下，殷开山那张脸显得惊惧和愤怒，劈头说道："秦王，我们养虎遗患，那寻相连夜叛逃了。"

李世民一惊："白日都还好好的，怎么到了晚上就发生了变故？敬

德呢？”

“那尉迟敬德住在城里，未来得及逃走，这会儿让我捆得结结实实。”

听说尉迟敬德尚在，李世民静下心，稍微思索一下说道：“来，殷公，我们坐下来慢慢说。不要着急，天不会塌下来。”

殷开山坐下来详细将过程给李世民叙述了一遍，最后说：“这尉迟敬德和寻相一个鼻孔出气，他今天没跑，保不住明天。这次又被我们绑了，心里肯定不是味道。要我说，斩了干净。”

李世民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殷公，你虽语焉不详，然我看这件事错在我们。十几万人皆有住处，为何独把这八千人漏掉了？马三宝处理事情很不稳妥，草草地像打发要饭的一样。殷公，我们打天下，怎么能够小肚鸡肠呢？这八千兵士说到底还是我们的人，因此小事，一下子跑了五千。不好，不好，还是你们没有把事情处理好。”

城中兵马乱哄哄地出城门，将众将都惊醒了过来。他们一时闹不清出了什么事情，秦叔宝、程咬金又见尉迟敬德被绑，急问端底然无人说得清，程咬金在那里急得大喊大叫。没奈何，他们一窝蜂跑到李世民这里来问究竟。

看见众将进门，李世民说道：“玄龄、无忌，你们两人持我令牌出城，先把马三宝唤回来。玄龄向来持重，记住，切不可与他们发生任何冲突！”

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问了详情，答应后离去。

李世民让众人坐下，仍然对殷开山说话：“军中发生哗变的原因，说起来也不仅仅是你们的责任。当初寻相过来，提出这八千人仍归他和敬德指挥，我心里就不是滋味——降就降了，还囿在那个小圈子干吗？对他就不太热络。现在想来，还是我的心胸忒窄了些。”

殷开山拱手道：“秦王切莫自责，这件事情还是我和马三宝没有办好，请秦王责罚我们。不过跑了寻相，那尉迟敬德还被我扣着。这些降人心存二心，不可放纵。我意将他就地斩首，杀一儆百！”

李世民摇摇头，手扬了一下，说道："殷公，这是你的想法，我们也听听大伙的意见。如晦，还有你们几位先生都谈一谈。"

杜如晦点点头，说道："当初圣上起兵太原，人数不足十万。发展至今，所以渐成王业，其中就是用好了一个'降'字，既要降人更要降心。这一点，褚亮兄体会良深。"褚亮立起身道："杀尉迟敬德很简单很容易，然会寒了众人之心。我朝立国以来，招贤纳士、从善如流为定王业之关键。若囿于门户之见，就落了下乘。大至关陇贵族、山东氏族、江南望族，小至一州一县，若一味妄杀，人皆远之——薛仁杲就是现成的例子。"

李世民插言道："对呀，我朝致力于将士归心，还算满意，然非尽善尽美。譬如李密，当时都说他野心不死以至反叛，我一开始也这样认为，事后我了解，长安里有不少人——他们官秩不一，然都是要紧的人物。他们认为李密家里有金山银山，变着法儿去索要。李密被封为邢国公，在他们的眼里不过是一个没落的降人。李密素来心气高傲，能长时间忍这口气吗？如此激将了他，就想离开长安，强似过狗一样的日子。现在我朝新立，前隋那些不好的官风阴魂不散，若不改变，如何显示宽阔胸怀来取信天下人呢？"说到这里，他显然下定了决心，对杜如晦说道，"如晦，你和薛收、褚亮几位先生议一议，把我和褚亮说的意思理出几条，晓谕军中。另写一本奏章请圣上御览，不能寒了降人之心。大家既降了我朝，就是大唐臣民，不能再分彼此。"

程咬金听罢大喜："秦王这话说到我的心坎上了，秦王，我和叔宝兄保那黑子没事，他若叛去，你就斩了这两颗头。"

李世民笑道："万一敬德真跑了，斩了你头你心不怨，然连带把叔宝兄的头也割了去，叔宝兄，你肯定会大呼冤枉吧？"

秦叔宝连声道："我愿保敬德，咬金虽然莽撞，但他的话也是我的心意。"

他们这番对话让众人轻笑起来，现场气氛顿时活泛。殷开山悟出了其中道理，急忙要去为尉迟敬德松绑。李世民止住他，说道："殷公，这件事情还要有个交代。马三宝处事不力应当惩戒，就责他二十军棍，革其统军之职。我们现在一起去见敬德，如晦，前次在太原所得马蹄金，你且去取一箧来。"

李世民领着众人来到囚禁尉迟敬德的地方，进房后，看到尉迟敬德还被绳索牢牢捆绑，李世民泪流满面，亲解其缚，说道："世民来迟，让敬德兄在这里受苦了。都是马三宝太莽撞，我已经责罚他，你这番委屈——"边说边把他扶起来。

尉迟敬德还在睡梦中被殷开山领人捆绑，先是弄不清怎么回事儿，后来问起守卫兵士方知寻相叛逃，遂在房中大骂："你们这群家伙不分好歹，连问也不问个明白，寻相走了，我又不走。怎能如此武断把我绑了起来，我要见秦王，我要见秦王。"

这会儿见到李世民来到面前，委屈的泪水流满了那张黑脸，他泣不成声说道："秦王知我，秦王知我，黑子自从降了你，一片死心塌地啊。"

李世民替他擦去眼泪，说道："敬德，别人对我说，你骁勇绝伦，这次绑了你肯定会生怨望，留下恐为后患，最好将你斩杀。我一直在想，敬德是一个讲义气之人，走要走得明白，留要留得明白，断不会不辞而别。如晦，把东西提过来。"杜如晦将那一箧子马蹄金提过来放在尉迟敬德的面前，李世民指住道："大丈夫以义气相通，不以小嫌介意。敬德，我不听他人言斩你。这里有一箧马蹄金，你若愿意留下，这金子你去抚慰那三千名属下；你若愿走，我以此金相赠供作路资。毕竟我们在一起共事一段时间了呢。"

尉迟敬德一听，"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首道："秦王如此不如杀了敬德，我被绑多时，心里明镜似的，知道秦王不会如此待我。打从在介州降了秦王，敬德已经打定主意，这辈子我生是秦王之人，死是秦王之鬼，再无其他心意。"说罢，连连顿首。李世民急忙上前去搀，身后的秦叔宝、程咬金也跑来相帮。

一件大事就此作风云散，尉迟敬德揩去泪水要去抚慰村庄被围兵士，他不拿马蹄金，说道："他们降了大唐，已得了秦王恩典。从明日起，这三千军散入大营之中。这些金子，秦王先留下，待谁立了功，再赏赐他们。"说罢跨马离去。

马三宝挨了二十军棍，伤势不轻，躺在床上"哎哟"不停。天亮之后，李婉娘闻讯，带同倩紫前来探望。看了马三宝伤势，李婉娘埋怨道："这二郎好重的手，为什么单责三宝呢？"倩紫在一旁暗暗垂泪。

语声未落，李世民带领长孙无忌也来探望。李婉娘看见，当头就怪李世民手太辣："二郎，你如何不分青红皂白？柏壁主事者是殷开山，三宝不过是个跑腿之人，你怎么打得如此狠？"

李世民径直走到马三宝的床前，看了他的伤势，轻言道："三宝这次受苦了，非是我心狠，势不得已啊。若草率处理此事甚至杀了尉迟敬德，营中降将降卒众多，会寒了他们的心；殷公年岁已大，又是父皇的大臣，没奈何，只好让三宝受苦了。三宝，你怨恨我吗？"

马三宝疼得龇牙咧嘴，见到李世民前来还想欠身为礼，被李世民按了下去，他动情地说道："三宝非是浑人，明白秦王的心意。当初诸葛孔明挥泪斩马谡，我仅受些皮肉之苦又算什么？秦王，你这一顿打又让我明白了，谋大事不能因小嫌失之。"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你明白就好，不过终归打了你，还是家姐的爱将，瞧她还委屈得不行。无忌，把那箧金银提过来。这些送给你好好养伤，待你伤好，就来新安，我再复你统军之职。"马三宝连连点头，感激涕零。

李婉娘在旁笑骂道："二郎，真有的你——里外都是你做好人。"李世民起身道："人不管好坏都抬不过一个理字，三宝毕竟读过书，明白事理。"李婉娘抢白道："让你这么说就我不明白事理？"李世民连连摆手，急忙转移话题，看到躲在一旁的倩紫，笑道："倩紫，瞧你泪痕满面，心疼郎君呢？三宝，你回长安完婚，我恐怕到不了场，届时就让嘉敏她们参加。"

马三宝惶恐万分："我们为李府下人，怎么敢劳王妃大驾呢？"

李婉娘抢过说："你们结婚，就由我主持，还谈什么下人不下人。"

离开时，李世民求李婉娘将阴梦婕带回长安交给长孙嘉敏。李婉娘答应了，一边又乜斜着李世民道："我帮你带去一个，等你打下了洛阳，那里的美貌女子多得是，恐怕你又要收回几双吧。"

两天后，李世民自统大军经河东直奔新安。这边，殷开山、李婉娘等人从龙门渡河，缓缓返回长安。

罗士信占了慈涧，静待李渊圣旨。罗士信在这里求战心切，王世充

在洛阳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组织兵马主动找上门来。

慈涧一丢，洛阳西面顿失屏障，地势呈一马平川。若唐军来攻，王世充只好依托城墙抵抗，这让他万分难受，发誓非把慈涧拿下来不可。他令单雄信带兵十五万到离慈涧五里处扎营，调集洛阳城内所有的攻城器具送到阵前，要求及早拿下。

这日单雄信率兵来攻，先将抛石车、硬弩座架在城下，对准城墙一阵猛射，打得上面的唐军不见人影。连续发射了一个时辰，单雄信令旗一挥，后面早已严阵以待的兵士携带云梯等物，潮水般向城墙冲去。他们到了城墙近前，抛石车停止发射，城下云梯耸起，手持刀枪的兵士开始沿着云梯向上攀登。眼见他们攀到云梯半腰，唐兵突然从城墙上冒出来，他们皆身披重甲，铁盔护住脑袋仅露出一双眼睛，挡去城下射来的弩箭。只听他们齐发一声喊，城墙上顿时滚下无数的檑木、灰瓶，刚才发射过来的圆石也被他们拾起抛向敌人。一些唐军兵士手执长木杆伸出墙外，杆头叉住云梯顶端，一使力将梯子推翻。霎时间，跌出去的和身受重物而伤的郑兵跌落墙根下，密密麻麻人人相叠，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身子能动的人拼命向回跑。

罗士信和史大柰出现在城墙之上，眼望下面密密麻麻的郑军，史大柰忧心地说道："罗总管，这次王世充下了大本钱，看样子，他志在必得啊！"

罗士信凝神观察，好一阵子才说道："雄信如此攻打，毕竟落了俗套。史将军，我们凭城坚守，他再勇猛也无济于事。我看了，今天我们就这样耗下去，只要将其攀城之兵打掉，躲避其发射过来的石、弩，数日内当保无虞。到了夜里，我再带上五千人马冲入其营中骚扰一番，王世充派来的兵马再多，终无腾挪之地，时间长了，他们还会乖乖地退回洛阳。"

史大柰不再接言，看眼前阵势，正如罗士信所言，完全可以坚守数日。

整个白天，双方你来我往争夺不休。单雄信满怀信心想凭借自己的人多，一味猛攻，手法毕竟单一，终无建树。日落西山，双方罢战，慈涧城内和郑军大营燃起灯火，遥相辉映，平静中透着杀机。到了午夜子时过后，罗士信果然带领五千兵马悄悄接近敌营，顷刻之间，唐军大呼小叫，左冲右突，在郑军营中如旋风般兜了个来回。待单雄信稳下神

来，组织人马聚拢包围的时候，唐军齐刷刷折头而返，片刻间已经入了慈涧。

两军就这样相持了数日，眼见无法攻破慈涧，单雄信心头煎熬，整日里绞尽脑汁寻思破敌之法。这天他改变攻击办法，不再派兵登城，而是派弓弩手护住攻城器具，整日里向城内发射。黄昏时分，从洛阳过来的一溜儿油壁车送来了一件厉害兵器。

单雄信那日苦恼之极，站在营房里向外张望。这时，一阵疾风旋起了涧水对岸几间房屋的茅草，这让他受到启发。当初郑军驻扎在慈涧的时候，多从远近山上割来茅草搭建房屋，慈涧狭小，城内多是茅屋。他想在城内燃起一把火，肯定会连绵烧起，届时唐军无处安身，只有乖乖地退走。其时的洛阳，西域诸国商贾往来频繁，异域珍玩器物及中土罕见物品在洛阳都能见到。西域龟兹山间盛产石油，石中日夜不停有油喷出，遇火即燃。洛阳达官贵人宴乐之际，常燃石油以烧鼎煮肉。单雄信这会儿忽发奇想，定下用石油攻击之计。他急令在洛阳城内遍征石油，一车车送到阵前。

兵士们将早已经准备好的布团浸入油中，其内为圆石，外裹麻布，经油一浸，顿时变成黑乎乎的一团。兵士小心翼翼将油布团放在抛石机上，机旁皆站立一名手持火把之人，地上蹲着之人负责发射。

单雄信亲临前线指挥，看到天色已黑，诸事完备，他示意发射开始。手持火把的兵士上前点燃了布团，慈涧城下顿时现出一长溜火龙。只听毕毕剥剥一阵声响，抛石机机栝被打开，燃烧的油布团腾空而起，像一颗颗流星呈抛物线扑向城内。

火团在空中许多被风刮灭，终有一大半还在燃烧的火团落入了城内，瞬间点燃了大片茅草房，先是一点点燃起，继而燃烧成片。城外，燃烧的布团层出不穷地接连射进来，火势越烧越猛，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单雄信一面发射火团，一面组织冲锋队伍准备连夜攻城。

罗士信和史大柰其时正在一起商量防御之法，看到城内火起，又见空中疾如流星的火团若天女散花般撒入城内，罗士信疾步冲出室外，说道："不好，单雄信还是想出招儿来了，史将军，我们走。"说罢，他提步向城墙奔去。

城内的大火和单雄信阵前的火光相映生辉，将四周照得通亮。火光

中，可以看到城内的唐军惊慌失措，狼狈逃窜。罗士信、史大柰无心顾及，想先把单雄信下一步的行动看清再说。

漆黑的夜色背景下，郑军的一举一动在火光辉映下看得非常清楚。看样子，单雄信已经下令攻城队伍开始行动，只见人影幢幢，正列队向这边行来。

火光中，罗士信的一双浓眉紧紧皱起，史大柰说道："罗总管，单雄信利用火攻已挫我军锐气，其攻城之军已经发动。而我们在城内因熊熊大火已无立锥之地，看样子，不得不放弃慈涧了。"

罗士信明白现在到了紧要关头，断然道："我们撤！史将军，你马上下城墙去收拢队伍向新安撤退，我这里先抵御单雄信一阵，你在新安接应我。"

史大柰不同意自己先撤，执意要留下断后。惹得罗士信大吼起来："史大柰，你敢违抗我的军令吗？让你先撤就赶快走，再啰啰唆唆，我一剑斩了你。"

史大柰急忙跑步下城，边跑边向罗士信喊道："我在西门外留下三千马匹，在八陡山脚排阵等你。"

罗士信向他挥了挥手，埋头组织人马抵抗。城下，郑军前锋已将云梯架起，罗士信拔出佩剑，迎空一挥喝道："听我的号令，打！"话声一落地，城墙上滚下无数檑木，抛出无数灰瓶。本来唐军看到城内火起，正在那里六神无主，见到罗士信总管不避矢石，威风凛凛仗剑而立，精神顿时一振，纷纷上前竭力抵御郑军的攻击。

这场战斗直杀到子夜时分，唐军内受火烤，外受矢石，损折严重，伤亡五千余人。罗士信站在城墙上指挥，被飞来的流矢击中右臂，血流不止。这时罗士信得知史大柰已率众退到八陡山并在那里列阵，遂下令众兵士集合所有的抛打之物向郑军发动一波猛烈攻击，趁郑军略作退却的间隙，率领残兵火速退下火线到西门乘马，慈涧复入王世充之手。

单雄信攻入慈涧，只见满城火光依旧，房屋皆成灰烬。他有心领军西追，又恐怕唐军在黑夜之中设下埋伏，遂按兵不动，唐军得以从容退回新安。

算下来，罗士信夺得慈涧后仅守了二十三日。

罗士信退回新安的第二天，李元吉、屈突通带领十万人马赶到这里。到了第四天，李世民十二万大军也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向新安赶来。一时间，新安方圆连营十里，周围遍树唐军旗幡。罗士信兵败慈涧，为防郑军西突，就在新安东门外八陡山下遍设壕沟、鹿砦。孰料数日不见郑军动静，想单雄信得了慈涧，深为满足，竟然不思向西挪动一步。

闻听李世民即到新安，李元吉、屈突通、萧瑀、封德彝、罗士信、史大柰等人出城迎候。看见众人来迎接，李世民滚鞍下马，说道："劳烦各位出城，其实不用如此多礼，世民不胜惶恐。"

李元吉满面笑容，说道："二哥是北征英雄，又是东征元帅，我若不迎，到了中军还不先拿小弟来开刀吗？"

李世民哈哈一笑，并不直接作答，上前执起萧瑀之手，说道："萧公、封公、屈公，听说你们在长安向父皇多提妙计，此次东征，你们又力主成行。世民深为父皇有了你们这些忠臣良弼感到欣喜呢！"

萧瑀说道："二郎抬举我了，此次东征，老臣本意反对，圣上坚意要战，还派我等来军中效力。圣上坚毅敏捷，既有此旨意，那是不会错的。"一旁的封德彝轻笑道："萧令转变得好快啊。"

待李世民到了罗士信面前，罗士信器宇轩昂而立，泠然说道："士信无能，丢了慈涧，设若秦王早来数日，不致有今日之局面。"李世民察觉其话语里有不谐和之音，没往深处想，只是对他问候一声，又招呼大家道："大家先入城吧，炎日当头，我们更是衣不卸甲，身上汗水早出了数遍。士信兄，你是地主，不知预备有酸梅汤没有？"

这天午时过后，众人齐集城内杨氏庄园。这座庄园为隋朝宗室杨绛所建，杨绛家人平日多在洛阳居住，只盛夏时来此避暑。庄园建在城内居中小山的山腰间，周旁流水潺潺，上下杂树森森，盛夏时节迈入园门，一身的热汗顿感冰释。园中房屋众多，入城之人官职大者皆在园中居住。居中建有一座阔约三十丈的大堂，就充作了议事大厅。

众人相继落座，李世民居中，其他人在两排几座间相对而坐，秦王府属坐在后排，现在的秦王府属日渐增多，在那里坐了密密的一大片。

李世民品咂着碗里的酸梅汤，笑对罗士信道："士信兄，住入这座神仙府邸，再喝酸梅汤，就有些多余了。"李世民很关心此次慈涧之战，入城后不久就将史大柰叫来询问。史大柰原原本本将其间情况详述了一遍，最后提醒李世民道："这罗士信确实为一猛将，然受其声名之累，等闲人他都不看在眼里。更有甚者，其言谈举止里流露出的意思，连殿下你他也有些不恭呢！"

史大柰这些年随李世民东征西讨，早将李世民敬如神人一般。突厥人与他人交往时，最重意气，若他真正折服一个人的时候就极端忠诚，甚至虔诚，不容别人当面说坏话。李世民听到罗士信对自己不恭，心里还是一动。这些年他诸事顺利，见者莫不恭维赞颂，猛一听有人对自己不恭敬，心里确实不是味道。他思索片刻，还是说道："史将军，今日所谈之事到此为止，本王甚谢你的诚心。至于罗总管，只要他诚心向唐，对我有什么看法，那也不算什么。"

这会儿李世民主动向罗士信搭话儿，没想到罗士信缺少幽默，接口道："秦王，我们言归正传，今天要谈的是如何夺回慈涧，什么汤不汤的，士信没有这般心情谈论。"

看到罗士信如此不识趣，众人一时尴尬，堂内静了下来，他们把眼睛齐刷刷地盯向李世民。冷不防程咬金在角落里传过话来："这个罗子，好没趣味，你若整日就知道打呀杀的，为何到了陕州又娶了一房媳妇儿？"

众人顿时哄堂大笑，罗士信脸上也挂不住，终于憋出了笑容。他深知程咬金的脾气，这会儿程咬金当众抢白，他也无可奈何。

李世民将手挥了一下，止住众人笑声，说道："士信兄说得有理！世民此次忝为东征元帅，今日堂议，打败王世充是我们的主题。慈涧为攻取洛阳的咽喉之地，必须攻下，此事不用再议！"说到这里，他的目光漫过萧瑀、封德彝、屈突通三人，笑道，"父皇重视这次战事，特派'三公'前来督战。还请你们三人先发表高见。"

李元吉忍耐不住，抢先说道："我们最好先听罗总管的意见，他在这里经营多时，甚为了解王世充的情况。"李元吉现为齐王，除了李世民，位在其他人之上，李世民隔开他去问别人，其心里先有一丝不舒服。看到罗士信桀骜不驯，马上感到遇到了知音，这会儿抢先把话引开，既想引人注意，又想招揽罗士信。

李世民头也不回，用眼光鼓励那三人发言，萧瑀咳了一下嗓子，说道："要说打仗，我和德彝皆是外行。圣上此次让我们从军，想是借我们修通与朝中管道，说明圣上对此役深为重视，决断杀伐，临机决之。秦王，放眼朝中能征之帅舍你其谁？老臣来此，也像对圣上那样尽力辅佐，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就请吩咐好了。"封德彝也持同议，两位朝中重臣上来就亮明了态度。

屈突通缓言道："圣上意思，是想一举解决洛阳王世充。我朝至今，已非昔日，粮秣军需、能战将士，皆优于王世充。秦王所言必攻慈涧，我很赞同。至于下一步如何，待拿下慈涧后，徐图发展吧。"

李世民遍视众人，鼓励他们说话，说道："士信兄，四郎刚才所说极是，要攻打洛阳你最有发言权，谈谈你的想法。还有世勣兄、叔宝兄、咬金兄，你们的意思呢？"

罗士信昂然道："士信这次丢了慈涧，若再兴兵，愿为前锋，若不能拿下提头来见。"

李世勣缓缓道："我军重兵之下，拿下慈涧易如反掌。之后的事情，还要徐徐图之。我知洛阳城坚壁厚，若硬攻死拼，伤亡必大。"

秦叔宝、程咬金点头称是。

褚亮离席说道："夫战，收心也。方今天下百姓厌战，人心安定，当初收河东百般顺利就是顺了民心。我朝如今渐统国土，士子仰望正统所归。此次出征，既要攻坚，又要派人广出洛阳周围宣知我朝正义，借以收心。我闻王世充貌似宽仁，骨子里处政苛暴，若能抚慰众心当能收到奇效。"

杜如晦深以为然，补充道："王世充为一机巧胡人，外托勇猛，实无大志，成就今日气候，机遇和其居东都使然！褚亮兄所言极是，攻心为上。"

一时间，堂内众人纷纷议论，李世民倾心听讲，不时插言。那边，李元吉显然无法融入这场议论之中，偶尔插言几句又离题太远，弄得自己冷场半天，到了最后，他自己也觉得实在无趣，干脆闭起了嘴巴不再说话。

堂议到日头偏西，李世民看到已经议论得差不多了，遂说道：“今天就到这里吧，人言本王打仗喜欢坚壁不出，并非常势，此次去攻慈涧我就要变一变法子。明天请士信兄、敬德随我到慈涧阵前走一趟。我的习惯大家都知道，就是要眼见为实。至于拿下慈涧以后的事情，大家还要多想想，屈公，我让玄龄、如晦帮你，你们多琢磨一些办法，随后再议。听说这里的涧水夕照算是一景，左右无事，我们一同去观赏一番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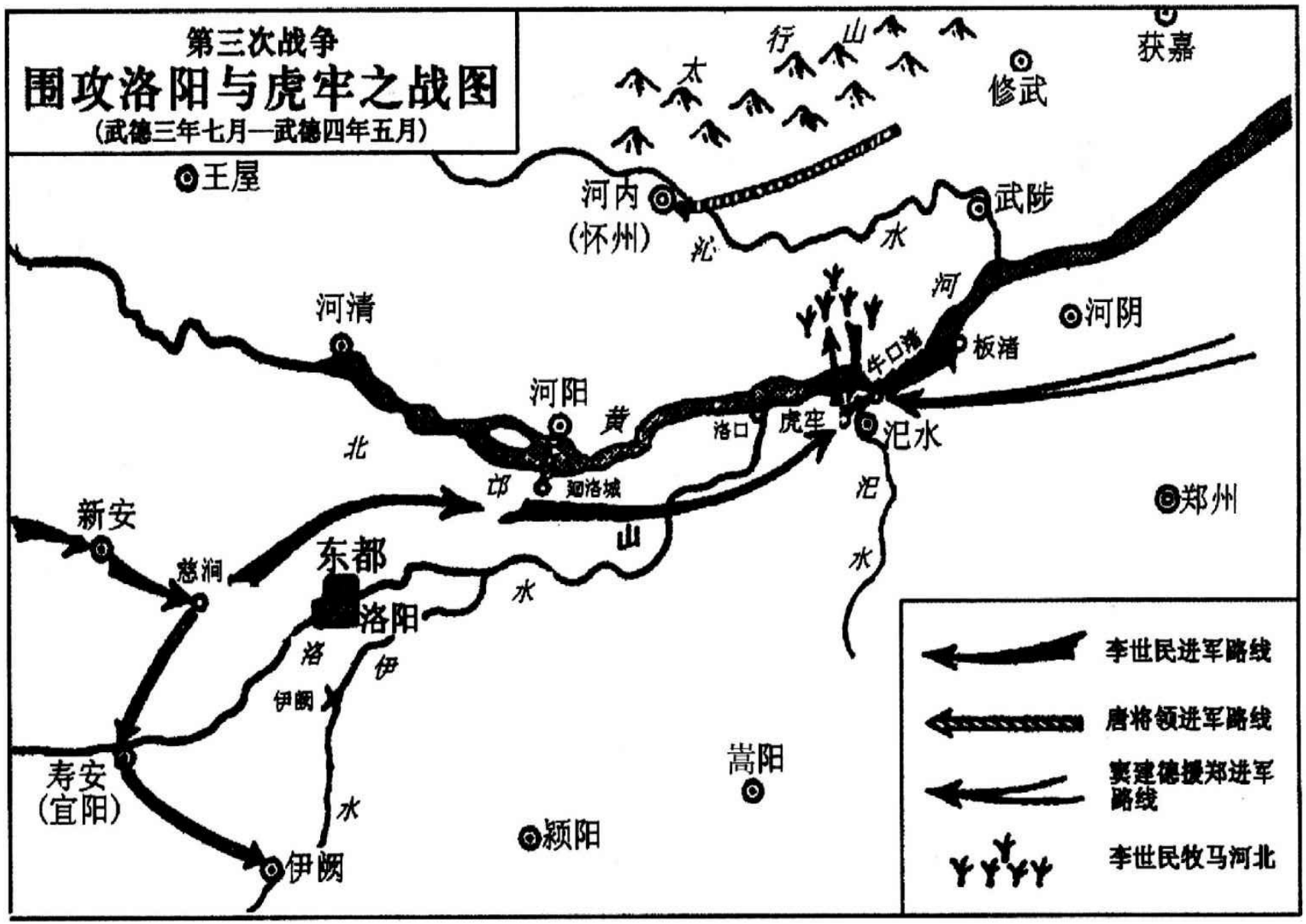
众人兴致皆高步出园外，唯李元吉心里不是滋味。他从李世民的眼色中可以看出，这个二哥压根儿就没有把他这个弟弟放在眼里，好像自己不在这里，还在长安似的。

第十四回　陡遇强敌惊突围　夜渡涧水出奇兵

新安距离慈涧二十六里，连日来，唐、郑两军各安城寨，仅在白日派出小股部队出城打探。他们也有遭遇的时候，一般匆匆接触并不恋战，各自收兵回营。到了后来，他们心有灵犀般，皆避开官道，在山莽草丛间辟路，形成各自的巡行路线。唐军沿着涧河行走，郑军则在官道以南。

早晨的露珠尚未消散，李世民骑着“特勒骠”，带领罗士信、尉迟敬德和随从二十人开始上路。沿着涧水边上，唐兵前些日子已经踏出一条清晰可辨的小路。其时太阳刚刚升起，通红的阳光洒过来，渐渐驱散涧水上方那一层薄雾。

尉迟敬德跟在李世民身后，罗士信则与他有十步距离。昨天李世民派了这趟差使，罗士信心里很不以为然，心想新安、慈涧方圆以内自己都烂熟于心，何必要再枉走一趟？然不能当场驳了李世民的面子，今天出来，他一路上并无话可说。


第三次战争
围攻洛阳与虎牢之战图
(武德三年七月—武德四年五月)
王屋
河内
(怀州)
太
行
山
修武
获嘉
武陟
沁
水
河
河清
河阳
黄
河
北
邙
迴洛城
山
洛口
虎牢
牛口渚
板渚
汜水
汜
水
河阴
郑州
新安
慈涧
东都
洛阳
水
洛
伊
伊阙
水
寿安
(宜阳)
伊阙
嵩阳
颍阳
李世民进军路线
唐将领进军路线
窦建德援郑进军路线
李世民牧马河北

他们一行人下了八陡山，向东约行五里就到了涧水拐弯处，水流开始向东南流去，山势也变得舒缓起来。小路上不时窜出一只只野兔，色彩斑斓的雉鸡听到人声振翅离去，美丽的身影在林间一晃而过。李世民在路上也不说话，想起近来戎马倥偬，竟然没有时间出外狩猎，这次若把洛阳拿下来，应该可以喘口气了。思想间，他们不觉已经走了近一个时辰，太阳高高地挂在东方，阳光透进林间，气温渐渐升高，蒸腾出的水汽弥散开来，大家都感到湿热无比。

他们不觉已经登上面向慈涧的小山，李世民率先下马，透过林子向对面观察。只见慈涧城墙上遍树郑军旗幡，一杆帅旗立在西门之上迎风猎猎，上面书有“右辅大将军单”的字样。据斥候来报，因城中狭小，单雄信在城内仅留军五万，其余人马放归洛阳。李世民在那里注视良久，将罗士信叫过来问道：“士信兄，当初单雄信攻城多日，终以火攻奏效，由此看来，城墙还算是坚固吧。我们若再来攻，用什么法儿避免伤亡呢？”

罗士信道：“近来反复攻伐，互相各知路数。攻慈涧别无他路，唯有攻坚。”

李世民叹道：“慈涧西门之前，并无太多腾挪之地，若要硬攻，恐伤亡太大。此山又离慈涧太远，在此发射弓弩纯粹是无效之功。”

他们一时无话，李世民眼光漫过城门，向城北方仔细观察。那里涧水又向东北拐弯，河面宽阔，水流较急，发出的声响远远地传了开去。七月盛夏，平日里河面上多有撒网挥鹰捉鱼之人，近年来战乱频繁，百姓逃亡，加之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河面上见不到一个人影。

李世民眼观河面，心里忽然一动，他问罗士信：“士信兄，你在慈涧城里多时，应该熟悉北城墙的情况。”

罗士信道：“慈涧北面临河，自水面而上为一陡壁，上面生满青苔，壁高约有三丈。壁之上建有一丈高的城墙，与全城相连。这里寻常人难以攀缘上来，我守备时并未派太多人防守。”

李世民若有所思点点头，招呼众人道：“走吧，我们顺着山坡向南行，到单雄信的正门看一看。敬德兄，我们来时从小路行走，回去时不妨大摇大摆顺官道返回，你以为有风险吗？”

尉迟敬德道："不妨，若有几个小贼拦路，也不是我们的对手。"话未说完，他忽然猛地向西跑去，站在那里探头张望。李世民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跟了过去，问询究竟。

尉迟敬德紧皱眉头，自言自语道："莫非我听错了吗？"他手指前方，令两人前去察看，"我刚才听到有树枝断裂声音，方圆并无猎户，听如此动静绝对是人所为。什么人躲在那里窥探呢？"

派出去的两人不久返回，言说搜索一圈并无人影。尉迟敬德摇摇头疑虑未去，说道："秦王，我们还是快点返回吧，万一中了埋伏，我们难以招架。"

李世民笑道："都说敬德天不怕，地不怕，一点声响吓得你毛骨悚然。哈哈，我们出来，又未通知单雄信，他能未卜先知？走吧，放下心，到那边再看一圈回去。"

一群人手牵马匹，沿着山坡在林中穿行。到了正对慈涧西门的地方，李世民忽发奇想，问道："士信兄，敬德，你们有胆量吗？随我到西门前巡行一圈如何？也可打消敬德的疑虑。"

尉迟敬德觉得大可不必，罗士信却说："去就去，那有什么！"内心却想，这秦王身为主帅，依旧天真心性，内心深处也觉得无此必要。

李世民遂让二十名随行人员从西坡下去，沿官道返回新安。他们三人牵着马匹沿东坡而下，出了林子，即到了山底的阔地上，三人翻身上马，慢慢向城门走去。到了可辨守城兵士面目的地方，李世民说道："好了，我们回去吧。"说完率先拨转马头，他们沿着官道驰过刚才下来的山坡，回首身后，见城中并未出兵追击，遂按辔徐行。

尉迟敬德道："秦王此举毫无必要，纯粹效匹夫之勇。若单雄信领兵出来，我们寡不敌众，如何是好？"李世民微笑道："本王经历许多战阵，多轻骑而去，有惊无险，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当初李药师怪我，没想到敬德也不以为然。今天带你们两人同行，本想一样的脾性，谁知还能分出高低来。士信兄，你以为如何？"

罗士信道："士信亦不以为然，勇猛迅疾须在战阵上展现，到了这里反为莽撞。"李世民脸色瞬间一寒，罗士信此话太直接了些。但这只是一忽儿的事，他很快归于平静，哈哈笑道："这是世民孟浪了。好，

今后不可再有此种行为。”

说话间，他们已在官道上驰行三里。转过一个大弯，忽见前面黑压压一片人，这些人不少于五百人。抵近一看，原来前行的二十人已经与他们接仗，重围之下，十余人沦为刀下之鬼，仅有数人还在那里勉力支持。三人勒马站立，尉迟敬德失声道：“好哇，单雄信真在这里埋伏上了。原来我并非疑神疑鬼。”

李世民当机立断：“看来单雄信是有备而来，硬拼是过不去的，我们只好落荒而逃。士信兄，你熟知这一带地理，你引路，我和敬德随后。”

罗士信稍微一凝神，说道：“我们的来路想也有人埋伏，我们向南走。”说罢，他拨马冲上路南的山坡。西面单雄信的人马显然已经发现了他们，发动马群冲杀过来。

三人慌不择路在林中穿行，其中树丛、荆棘茂密，不大一会儿将身上战袍撕成条缕，亏得他们的马骑神骏，腾跃间落点有度，渐渐把追兵抛在身后。这样跑过这片山坡，开始向对面山坡冲去。三骑瞬间到了坡底，瞪眼一看，他们都傻了眼。原来谷底为一片沼泽，死水里生满了一丛丛的茂草，水面上不时冒出一溜溜的水泡，若想冲过去，万一深陷泥潭怎么办？

尉迟敬德大喝道：“顾不得了，我先探路，你们随我前来。”说罢，他拨马闯入泽中，积水顿时漫过了马腹，乌骓马像是懂得主人此时的心意，不用鞭打，主动探路而行。

所幸沼泽并不算深，淤泥不多，三人在泽中挣扎半天，眼看就要到岸边。忽然，罗士信的马骑前蹄一失，马儿跪在水中，罗士信也一侧身摔入泽中。慌得李世民和尉迟敬德急忙下马，上前搀起罗士信和马儿。经过这番折腾，三人三马皆身裹一层污泥，狼狈不堪。

追兵到了谷底，不敢涉水过泽，眼瞅着三人三马转过山脚，在视线里消失。

李世民他们喘息刚定，只听一声喊，半山腰上又冲下来一百多名伏兵。李世民取出大砍刀，说道：“前方路狭，急切中难以逃脱，此番不能善罢，我们只有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不可恋战，要紧密成团，且杀

且走。”

三人杀入敌阵中，一柄刀，一杆枪，一杆马槊使得如泼风一般，横劈竖挑。单雄信派来的这些人确实不是庸手，个个身手矫健，一时难以杀散。李世民无奈，只好斜刺里向坡上冲去，待这些人移动阵脚，瞅准薄弱处杀将进去。待他们三人费力杀开一条血路，各人身上和坐骑身上中创多处，伤口流着血来不及包扎，急速向新安跑去。

他们跑到八陡山脚下，追兵方才停下脚步，取出箭来奋力射向李世民三人背后。这会儿，三人和其坐骑已经累脱了力，加上身上有伤，眼见射来的箭羽如蝗，尉迟敬德拔出双鞭击打羽箭，李世民和罗士信则将枪、刀舞成浑圆。然终有数箭漏了进来，其时李世民居后，身上中了两箭，由于有铠甲护持伤不太深。“特勒骠”的胯上和后腿连中两箭，它长嘶一声，猛地向前一跃，脱离了箭雨的范围，拼力向新安东城门奔去，离城门有五百步的时候，终于支持不住，“噗”地倒在地上。

李世民从地上跃起，看到“特勒骠”流血不止，眼中泛出一丝哀戚的神色，发力向城门奔去。其时城门紧闭，李世民仰头向城门呼喊：“快开门，我是秦王李世民。”

城门上的士兵目无神色，一名巡城都尉探头喝道：“何处贼人，赶快离开，小心我的箭就要射下去。秦王是你能冒充的吗？告诉你，我认识秦王。”

这时，罗士信、尉迟敬德也奔了过来，看到彼此的模样，方知城上人不认识自己的原因。他们先是在泥沼里滚了一身泥巴，又浴血奋战挂彩数处，增添许多血污，确实难以辨认。李世民明白了原因，急忙将头盔脱下，从身上掏出一方锦帕在脸上抹了几把，抬头道：“刘都尉，你仔细看我是不是秦王，快开门！”

城上都尉发现真的是秦王，满脸惶恐，几步下来打开了城门迎到面前。李世民指向倒在地上的“特勒骠”说道：“快找马医，赶快救治。”

“特勒骠”还是未能救活，它身受创伤失血太多，中箭后又发力猛奔，流血如泉，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李世民入城后晚间听说了这个消息，令人在八陡山向阳处掘下一坑，自己亲到现场掩埋。看到马儿至死眼睛都大睁着，想起这匹马随自己战柏壁，奔并州，多次忍饥挨饿，今天为救自己丢了性命，不由得眼睛潮湿起来。闻听李世民安葬爱马，

众人也都跟了来，罗士信本不想来，想起“特勒骠”为救主人奋力一奔，真乃忠义，也来告别。李世民令人将马放入坑中，双手抓起一把土投入坑内，很快，面前堆就了一处小丘。

李世民转身伤心地说：“今天去观慈涧，伤折二十人，我又失爱马。看样子，对王世充还不可轻视呢。士信兄，想起去慈涧城门之事，确实有些天真。这如何去攻取慈涧，还要好好筹划一番。依我本意，明日就想去攻打，经此变故，先放上两天，你与世勣兄一起商讨方案，我们再议。”

李世民回到住处，思前顾后越想越觉得今日事情透着蹊跷，急把杜如晦召来，将白日之事说了一遍，问道：“如晦，平素两军相安无事，为何我一出新安就遇到埋伏了呢？”

杜如晦仔细思索，说道：“听秦王之意，是单雄信先知了秦王出城的消息。如此，城内定有他安插的奸细。”

李世民点点头：“对，不然怎会如此凑巧？此事不可声张，我们这里洛阳降人不少，不能引起猜疑。你下去后暗暗盘查，另外，你找些当地百姓询问慈涧临河城墙的情况，还要派些人化装到实地踏勘，这些情况要悄悄报我。”

杜如晦领命后离去。

此后两日，李世勣、罗士信商讨攻城方案，营中兵士在各自驻地整队操练。这天，李世民与长孙无忌一起到马厩里挑选战马，“特勒骠”已死，恶仗在即，李世民迫切需要一匹好脚力。马厩里养有六匹骏马，其中有张万岁从陇右马场里送来的两匹，有李渊赏给李世民的三匹，还有在太原挑选的一匹。其中三匹最为出色，李世民已为它们取好了名字，那匹红马是刘武周在太原所养，听养马官介绍是突厥赠予，原为突厥一名“设法”所乘，李世民因之为它取名为“什伐赤”；张万岁送来的那匹紫色骏马，已有名为“飒露紫”，突厥语的含义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李世民认同这个名字；最后一匹是西域高昌所贡的一匹波斯马，毛色泛青，李世民为它取名为“青骓”。他与长孙无忌在马厩里走了一遍，对监马官说道：“下次上阵，先用‘飒露紫’。无忌，这几匹马立在一起，一样神骏分不出高低，我还是相信张万岁的眼睛。”

长孙无忌道：“二郎，你为主帅千万不可轻出，昨天的事儿透着玄

呢，这次死了一匹马，还算万幸。你之神勇，众人早已叹服。对这次轻出大家虽口中不言，心中却嘀咕。知道四郎怎么说你？‘数十万兵马不用，独个儿去冲杀，弄得伤兵亡马，这是凶兆啊。’”

李世民大怒：“这个四郎，自己没本事，还来说嘴。无忌，你别再劝我，当初李药师劝我尚且无用，我有我的章法。”

他们走出马厩向住处走去，沿途操练声声，到了居中的校场上，见秦叔宝等众武将聚在一起观阵，李元吉也戎装站在那里。其时他们正在观看眼前的钩镰枪阵演练，皆聚精会神，不觉李世民来到身前。

钩镰枪阵从陇西初创演练至今，阵法愈见纯熟。眼前阵中兵士齐进齐退，钩刺自如，很快将六十四招枪法演练结束，众人躬身向前方的主将行礼。李世民叹道：“睹物思人！药师兄发明此枪法，从陇西到太原皆立大功。与他相别许久，不知他在那边如何？”

众人见李世民来到面前，急忙行礼。史大柰说道：“好叫元帅欢喜，圣上也时刻记挂南方战事。大柰出长安之时，圣上已经派于志宁、颜师古二人前去夔州慰问，并观察那里的战况，这会儿想他们应该返回了。”

侯君集道：“钩镰枪对付马军实在大见神威，到了这平原地带多是步卒上阵，恐无用武之地，还是槊、箭的用处大一些。”

李世民道：“钩镰枪法为药师兄首创，其本意是临阵善加变化，不可拘泥常式。譬如用槊，大可从这钩镰枪法中悟出些变化，以有所变通。敬德，你最善用马槊，是不是这个道理？”尉迟敬德接口道：“当然要变，否则就要沦为他人刀下之鬼了。”

这时，李元吉走到尉迟敬德面前，说道：“尉迟统军，我在长安时已闻你最善马槊，偏我亦甚喜爱。趁着今日大家高兴，我们下场为大家演练一番如何？”

程咬金道：“齐王有所不知，这黑子最最善于躲避马槊，曾有一次，他单骑闯入敌阵，一圈马槊齐来刺他皆刺不中，反被他夺过来反刺过去。齐王，我知道你亦善于使槊，然不可与黑子斗，因为你刺他半天都是无用功，没劲，没劲。”程咬金在这里插科打诨，众人哄堂大笑起来。

李元吉薄有怒色。他一时兴起，下场登上马背，连声道："来、来、来。"

尉迟敬德十分为难，李元吉毕竟是金玉之身，万一有所伤损，伤了李元吉的面子倒也罢了，若李渊知道肯定会龙颜大怒。他向李世民看去，只见他眼光中露出鼓励的神色，意甚嘉许，如此心里才有一些底，硬着头皮下场来到李元吉马前，说道："齐王既然有令，敬德失礼了。"说罢跨上战马。

这时李世民喊道："你们比武不可有伤，皆将铁枪头拔掉再比。"

尉迟敬德一使力，伸手拔掉自己马槊的铁枪头，对李元吉说道："齐王不用去枪头，敬德竭力来避，万一躲不过，敬德并无怨言。"

李元吉想尉迟敬德如此托大，心中升起怒火，就听言不去枪头，心想刺死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才好。

四对马蹄就在校场上往来奔跑，四周演练兵士看到主将在这里比武，围成了一个大圈子观看。只见两人急速往来，李元吉招招凶狠，挺槊直刺，尉迟敬德或镫里藏身，或身体扭转，每次化险为夷，将李元吉的招数都躲避过去。李元吉平日间强身练功，喜爱狩猎，马上功夫也着实了得，一杆马槊使得并非虚活儿，将两人比武衬得实在精彩。尉迟敬德一味躲避，并不还手，他们在阵上杀了三十多个来回。这时，李世民大喝一声："两人少歇，敬德，你且过来。"

尉迟敬德脱离战阵驱马来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问道："敬德，我问你，你只躲不还手，有什么看头？这样吧，你说，躲槊和夺槊，哪种比较难？"

尉迟敬德脸上沁出了细汗，喘息声中不假思索地说道："那还用问，当然是夺槊难了。"

"那好，比武就是战场，别管对手是谁，今天你把四郎的马槊夺过来，才见你的真本事。"

尉迟敬德点点头，明白李世民的意思，遂转身返回到李元吉的马前，说道："齐王，你放手过来，黑子要夺你的马槊，得罪莫怪。"

李元吉冷笑一声，说道："片刻之间，你就得了二郎的锦囊妙计？好，你接住。"他一夹马腹，挺槊直刺敬德，敬德还是躲避，待李元吉刺到第三回，他瞅准位置，轻展猿臂，轻巧巧地将李元吉的马槊夺了过来，顿时，场外掌声雷动。

李元吉被夺了马槊，脸涨成了猪肝色。这时，尉迟敬德过来双手将马槊奉还，诚恳地说道："齐王，得罪了，黑子虽胜了，内心却实在佩服殿下槊法。"

李元吉嘿然道："说我不错，不还是你胜了我吗？"说完，驱马向李世民等人面前走去。行进之中，心想大庭广众下尉迟敬德胜了自己，再出恶言，终不占理，遂脸上堆出微笑，对众人道："尉迟统军，名不虚传，元吉甘拜下风，不愧为军中猛将。"

败于尉迟敬德，让李元吉耿耿于怀。想起众人皆现欢喜的神色，都透出尽忠李世民的神色，心中暗暗骂道："这群烦人的二郎狗。"

两日后，杜如晦单独求见李世民，言说经过两日盘查未发现什么踪迹，须暗中派人密切注视慈涧动静，并多派伏路小校藏在路间以发现传信之人。李世民沉思半天，说道："也只好如此了。如晦，内患不除，我们的行动还是隐蔽些才好。那件事查得如何？"

杜如晦取出一幅图摊在桌子上，李世民一看这是一幅丹青画，将慈涧北首临河处画得活灵活现，遂赞道："这个好。如晦，你去把无忌和段志玄叫来，对，还有弘基和顺德。"杜如晦急忙出外。

一会儿，五人一齐进房来。李世民让他们看那幅画，说道："这次攻慈涧，李世勣和罗士信已经拿出了正面进攻的初步方案，我在这里设一奇计，欲从水路进攻。就从这幅画上入手。"

五人还不甚明白。

李世民道："你们把这幅画拿走，好好揣摩吧。你们四人从军中挑出一万兵士，今天就拉到河对面。如晦，你派人到方圆各处多征舟船，就在那里演练登舟爬壁，将来就从这画中所示的地方登入慈涧，明白吗？"

五人一齐点头，喜形于色。

李世民道："这件事要隐秘，我怀疑军中有单雄信的探子。若让慈涧得知做了防备，我们什么都干不成了。"五人领命退下。

又过了三日，李世民决定开始向慈涧进攻，集合马步十万向慈涧开去。

子时三刻，大军饱餐一顿列队出了新安城，五支马军领头，步卒中或手持旗幡，或敲动鼓钲，或手打火把，一溜儿人马沿着官道徐徐前进。只听鼓钲喧天，但见旗幡猎猎，白日里的炎热刚刚被夜色掩了下去，如此众多的火把又将炎热搅闹开来。

李世民带领众将领走在马队之后，后面五万步卒紧随前行。众将看到这种阵势，心里皆犯嘀咕：选了子夜开拔本来就甚奇怪，最怪的是敲鼓举火，唯恐单雄信不知道似的。

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三人行在一起，程咬金看到李世民在前，不敢大声，悄悄说道："秦王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呀？古来至今，如此打仗的恐怕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呢。"

秦叔宝也摸不着头脑，答道："天机不可泄露，士信，你说呢？"

罗士信瓮声瓮气地说道："你们随秦王多时最为了解，我正要请教呢。人言秦王善于坚壁怠敌，如此阵势似乎犯了大忌。到了慈涧，人家居高临下，我们张着火把照亮自己，不成了箭靶子吗？"

程咬金道："是不是单雄信弃暗投明呢？我们到了城下，他会大开城门迎接我们。"

罗士信瞪眼道："雄信是这样的人吗？咬金兄，你看眼前黑夜，别是一直在做着白日梦吧。"

众将的谈论也飘入到李世民耳中，他微微一笑，并不反驳。

李世民他们到了慈涧，时辰已到寅时。站在对面的小山上，只见唐军马队已经散开，最北端立满持旗兵士，南端人下马在地上继续敲响鼓钲，中间人数最多，皆手持火把。远远望去，慈涧西门外成为一片火的海洋。

李世民带领众人走到阵前，一圈马军手持盾牌把众将领围了起来，

防备城上射来的冷箭。唐军前锋来到城下已有一个多时辰，李世民估摸着单雄信早已惊醒，没准正站在城楼下向这边望着呢。

李世民命人传令停止击鼓，不许喧哗，一时间，唐军阵营顿时鸦雀无声，周围静了下来，甚至可以听到田野里的蛙鸣声。

李世民手握成喇叭形，大声喊道："单雄信在吗？我是秦王李世民。"

那边沉默了片刻，终于，一个声音传了过来："李世民，你不好好打仗，半夜里敲锣打鼓过来，出丧呀。"

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一听就知道这是单雄信的声音。

李世民大声喊道："现在天气炎热，下半夜气温宜人正是打仗的好时间。单雄信，有胆量下来吗？"

单雄信哈哈大笑："你想我会上你的当吗？你大张旗鼓诱我下城，是否有伏兵在两旁？素闻李世民善于坚壁不出，我单雄信今天也要学一学。你们就在下面好好凉快吧，我回去先睡上一觉，等日上三竿我们再谈。"单雄信说完，再也不搭理李世民。

李世民把罗士信和史大柰叫了过来，说道："上次你们在这里遭到单雄信的火攻，今天也要让他尝尝火的滋味。我也随军带来多车石油，你们两个指挥，也用抛石车发射，另外，在箭镞上裹上布团浸透油点燃，一样能射入城内去。赶快发射起来，我们在旁边观看。"

罗士信觉得李世民像搞儿戏，然这是元帅之令不能违抗，遂与史大柰一起前去布置。

一会儿，抛石车发出的火团射入城内，燃烧的箭镞在空中划过，如满天的繁星，星星点点。

唐军的火攻引起了城内混乱，一阵慌乱之后，看到唐军抛石车不多，郑军密密麻麻立在城墙之上，向城下射箭，力图使射箭的唐军退后，使其火箭落点不好。郑军这种布置收到了效果，唐军的箭羽顿时稀少起来。

前次慈涧遭火攻，城内茅房被火烧毁，单雄信入城，令人在废墟上

重建房屋。唐军这次如法炮制又来火攻，虽然不如上次猛烈，毕竟又将茅房燃着，城内兵士一部分上墙射箭，另一部分竭力扑火，一时无力顾及其他。这时，一群身着黑衣、头缠黑巾之人从城北杀了过来，火光中，只见打头的正是长孙顺德、刘弘基、段志玄、长孙无忌。

那天杜如晦等五人带领一万人马到涧水之北扎营，杜如晦一面令人四处收集舟船，一面商讨实施李世民的奇计。

李世民大张旗鼓在慈涧西门处与单雄信对话的时候，慈涧北墙涧水对岸，唐军趁着黑暗已将数十架云梯运到那里。二百名会水的兵士泅水横渡过涧水，站立到绝壁之下沙石滩上，然后扯动绳索，绳索那端连着云梯，很快，云梯越河过来，他们一一将云梯耸立起来，顶端正好靠在城墙垛沿下。

一叶扁舟顺河而下，上面站立段志玄、长孙无忌、长孙顺德、刘弘基四人，在他们的后面，每隔十丈皆有一艘舟船。到了绝壁下，那里站立的兵士伸出挠钩搭着船舷，上面的人一跃而下。人下船后，船向下游漂去。

段志玄手一挥，事先选好的六十人爬上云梯，他们身手矫健，武艺高强，其任务是上了城墙，将那里本来就不多的守卫兵士就地杀掉，然后接应大队人马潜入城内。只见他们身轻如燕，悄没声地上了城墙，其时西门大乱，城内火起，北城墙守卫之人被调去扑火，这里只剩下十数人守卫，他们聚在一起，探头探脑观看城内扑火情况。他们感到一阵疾风扑来，正想转头看个究竟，只觉脖子一凉，已经身首两处。

段志玄四人上了城墙，看到这里的守卫如此薄弱，心中暗赞道："秦王之计真乃妙计！"

杜如晦站在河对岸指挥兵士登城，其实不用他指挥，上流下来的舟子不绝地将兵士送过来，然后搭舟、下人，上梯，一个时辰后，入城兵士已有六千余人。

北城墙根空地不大，六千余人集合在这里，黑压压的一大片，在城内火光照耀下，更加惹眼。一开始有数名郑兵好奇地过来观看究竟，到了近前很快被勒了脖子。随着人数逐渐增多，郑兵愈发觉得不对劲，扑火之人也停手围拢过来，最前列之人已经和唐兵交上了手。

四人原想等一万人皆入城后再行动，看如此情况肯定等不及。四人聚头一商量，牢记李世民全力攻破西门接应大军入城的吩咐，决定立刻行动，全力攻向西门。

单雄信正站在西门城楼下指挥，确认了城内出现唐军的消息，顿时大惊，匆匆下城。只见北面一群黑衣人沿着西城墙根向西门攻击，距离城门尚有十寻之遥。他马上明白了唐军的企图，就是想里应外合先攻破西门，然他想破了脑袋也闹不清这帮人是如何出现在城内的，他们从何而来？直若天兵天将。

单雄信虽然心里震惊，但没有把这群人放在眼里。他扭头对身边的偏将说道："去，令城内之人停止扑火，先把这群人杀个干干净净。"单雄信不相信李世民会大规模派兵进来，认为他们是小股部队。城中郑军渐渐向西门处汇集而来，墙上向外射箭之人分兵一半，扭头向城内墙下黑衣之入射箭。顿时，城内唐军的攻势缓了下来。

李世民密切观察慈涧内的动静，听见城内喊杀声起，又见郑军飞来的羽箭明显减少，明白段志玄等人已在里面得了手，遂大声喊道："侯君集，你带人速去攻城！"

唐营中的抛石车发出的火团和众人射出的带火箭镞不绝地飞入城内，侯君集带人在火光中向前冲去，数十队身披重甲、手抬云梯的登城队伍飞也似的奔向城墙。

这会儿的城内，段志玄他们正处于危急关头，郑军从四面八方围过来，唐军进攻势头减缓，墙上的郑军居高临下射下箭羽，许多人倒下身来。

长孙顺德一面挥刀拨开飞来的箭羽，一面喊道："弘基，现在进攻受阻，向前硬冲损伤更多，我们先退回北城墙吧。"

不待刘弘基回答，段志玄喝道："不能退！秦王谆谆告诫我们，胜负之机在于西门，只有拼下西门，才是我们取胜之道！"

刘弘基道："对，我们杀向前去，不顾两边。现在后续之人绵绵不绝，一时伤折不算什么，拿下了西门，就是胜利。"

四人很快统一了思想，四柄砍刀奋力砍杀，属下兵士看见主将骁

勇，顿时振奋精神，加速向前。

单雄信立在西门下，看见这群黑衣人像疯了一般向这里冲来，顿时骇然。这会儿他意识到自己当初的判断有误：他们不是偶然进入城来，当是有备而来的大队人马。他们的意图也暴露无遗，就是夺取西门接应城外唐军。单雄信明白，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挡住这帮人的前进脚步。其时城内燃烧的房屋塌下许多带火的房梁，加上人群混乱无法乘马。单雄信大喝一声，手挥金顶枣阳槊，带领身边从人徒步杀向前去。

城墙上的射箭兵士看见自己主帅亲自接仗，深恐误伤遂停止射箭，这样一来唐军的冲锋更甚。单雄信挺起金顶枣阳槊刺倒两人，两旁随从挥刀乱舞掩护主帅，单雄信中宫直进，欲乘胜搏杀。

这时，四柄长刀拨众而出，四人跳到前列，他们正是长孙顺德、刘弘基、段志玄、长孙无忌。四人并不认识单雄信，然观其服饰和众人敬畏的神情，明白此人在城中的重要地位，遂挥刀猛战，志在必得。四柄刀如灵蛇一般，或腾跃劈杀，或横刺猛砍。单雄信抖擞精神，使出全力，随从数人也加入混战。但他一人之力毕竟抵不了这四个铁心绝地求生的猛将。单雄信的数名随从在刀光槊影里被抛出圈外，眼见是活不成了。四人的力量皆压在单雄信身上，单雄信很快就被杀得气喘吁吁。他感觉势头不妙，难再支持下去，遂将枣阳槊凌空一晃，拖槊败下阵来。

兵败如山倒。单雄信败阵后向城东行去，郑兵看到主帅落败，皆无心恋战，纷纷向东退去，就在西墙根下为唐军让出了一条道路。

段志玄等四人看到胜机已现，皆收兵器向前猛冲，后续兵士随之如潮水般前行，很快就到了西门下。

慈涧西门下有数十名守军，然他们不是如狼似虎的唐军敌手，被蜂拥而来的兵士结果了性命。这时，长孙无忌大喝一声："留下二十人打开城门，其余人随我们上城墙。"

城墙上正乱作一团，及至段志玄等人杀上墙来，这里转眼成了唐军的天下。

李世民发现射来的箭羽越来越少了，喝道："侯君集，停止发射火器，传令，大队人马向城门逼近，估计西门马上就要开了。"

其时东方已现晨曦，李世勣等四人将信将疑，程咬金说道："秦王，攀梯上城之人并不算多，应加派人手增援，我们现在贸然过去，别伤了我们才好。"

李世民道："哈哈，咬金兄，外人皆言你杀人不眨眼，这会儿怎么犯了踌躇？走吧，听我的没错，西门那里，段志玄他们正在候着呢。"

四人顿时恍然大悟，原来秦王另设计谋，突降奇兵于城内。经此一役，罗士信方知传言秦王善于将兵非虚，其在陇西、柏壁用坚壁之计，到了这里却多进攻。他忍不住问道："秦王，段志玄等人是从北城墙处进入慈涧的？"

这时慈涧西门已开，侯君集、尉迟敬德率领大队人马进入城内，李世民看见此景知道今日已经大功告成，遂含笑道："对呀，那日敬德我们一同来观，我见城北临河，郑军肯定懈怠，就让段志玄他们领兵一万驻扎在涧水以北。我们在这里大张旗鼓吸引单雄信注意，他们在那里悄悄登城，然后强攻西门与我们里应外合，给了单雄信一个冷不防！"

程咬金道："原来如此，那日我问段志玄他们到什么地方？没人能说清楚。秦王，你设奇兵袭了单雄信，连我们也蒙在鼓里。"李世民微微一笑，并不作答。

单雄信退到城东，眼见守城无望，遂收拾残兵退回洛阳。

太阳已从东方升起，城内余火未熄，袅烟阵阵。李世民入城后，一面命追击残敌，一面令人扑灭余火、清理杂物。他对众人说："慈涧又回到我们手中，看样子要在这里长驻。玄龄，城内事务由你负责，慈涧连受两次火攻，房屋皆毁，我们要有栖身地方。这茅草房遇火即燃，最好少搭一些。我看沿途有不少窑洞，你组织人在城内掏上一些，听人说窑洞冬暖夏凉，现在还是夏天，此战若拖到冬天，我们可少受些苦。就是再有火攻，我们也不惧怕。"

程咬金插言道："想不到雄信还会想出火攻的招儿，叔宝兄，士信，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勇猛，没想到他还粗中有细。"

李世民道："是啊，当初瓦岗五虎上将在洛阳城里仅存其一，又是王世充的妹夫，重压之下独木强撑，他只好殚精竭虑了。世勣兄，听说

你当初与单雄信友情最重，我们能否将他招降过来？这样，你们五虎又可不分开了。”

李世勣斟词酌句，说道：“这事儿不太好办，容我下去和叔宝他们议一议。”

李世民哈哈一笑：“人各有志，那是强求不来的！单雄信降了最好，否则洛阳一下，玉石俱焚。走吧，我们且上东门城楼上眺望洛阳如何？”

一行人走上东门楼，他们向东一望，只见太阳高悬，满目绿树葱葱，左水右山，中间一条官道直通洛阳。李世民立在城楼上，说道：“我们此次占了慈涧，说什么也不能再失去。世勣兄、士信兄，我们要接受前次失去慈涧的教训，不能独守慈涧。你们看，那右边的小山之上可以屯兵，你们和叔宝兄、咬金兄带上二万人马在那里扎营，与慈涧遥相呼应，互相支援。单雄信若敢带兵来犯，就不会在山前从容向慈涧放石射箭了。你们说，单雄信这只独虎若见了你们四虎，是不是只有缴械投降的份儿？”

四人并无笑意，神情肃穆。毕竟，他们与单雄信也是在战阵中拼出来的交情，虽两军对阵各为其主，内心里并不觉得单雄信为十恶不赦的敌人。他们躬身听令。

从此之后，王世充终无力再迈出慈涧以西一步。唐军占了慈涧，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把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第十五回　二十万军罩洛阳　十三棍僧救秦王

此后十余日里，两军相安无事。洛阳城内王世充在那里整军备战，慈涧这里，李世民从容调度兵马。慈涧东南小山上，李世勣四人领兵两万在那里扎下了营寨，旗幡猎猎，军营严整。

李渊任李世民为东征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县皆受其节制。李世民攻下慈涧，眼望洛阳，令帐下诸人献下一步行止之计。褚亮在房中沉思多日，这日走出门外，邀房玄龄、杜如晦一起出东门漫步，他们不走大道，沿着陌田草埂向李世勣营中行去。褚亮切入正题："房、杜二先生随秦王多日，对他如何处置下步军务，心里应该有底吧？"

房玄龄道："我们的这位少主人几日来眉头紧皱，我观他心里其实一时难断。攻洛阳不比以前数仗，王世充在洛阳经营多时，河北的窦建德心思难料，听说他数日前致书圣上，对我们攻打洛阳很不以为然呢！"

杜如晦道："确实如此，洛阳并非打一仗就能有结果的，背景着实复杂。"

褚亮见前方有一丛野菊花开得正旺，上前折下数枝，探头闻其馥郁的香气，微笑道："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盛夏已过，马上就到金秋了。房、杜二先生，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我们三人皆读书之人，乱世时不去隐逸，却来随秦王东征西讨，这是一种进步吗？"

杜如晦道："圣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乱世中性命难保，遑论读书了，我们弃笔从戎，较之陶潜公隐逸南山，我想还是多了一层进取意义。"

褚亮哈哈一笑，说道："好，这几日我沉思默想，为秦王筹下一策，现在请教你们这两位方家。我观洛阳王世充在那里经营多时，城坚壁厚，急切中难下，且有诸州县与之呼应，他和窦建德还暗中来往。我们急攻不可，徐图又太慢，可用之'外急内缓'之计。"房玄龄、杜如晦齐

声问道："'外急内缓'之计？"

褚亮点点头："所谓'外急'，就是使各地行军总管廓清与洛阳联系的通道；所谓'内缓'，就是对洛阳围而不打，断其粮道，使其内乱，我们以逸待劳。"

房、杜二人沉默片刻，这件事情两人心中也曾考虑过，无奈头绪太多，一时理不出总纲。褚亮现在的寥寥数语，如同黑夜中的闪电，虽然光芒极短，却一下子将面前照得澄亮。两人喜形于色，齐声道："好哇，想不到你这位闻名遐迩的老夫子，还能想出如此好的主意！走，我们找秦王说去。"

说话间，他们不觉走到了李世勣等人的营寨。李世勣、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四人正在营寨中巡视，见到三人前来，程咬金道："三位先生的兴致好得很哪，战阵之余还在这里吟诗作赋。褚先生，你手执菊花，莫非是以花为题吗？来，让我咬金也凑趣哼上几句。"

众人大笑，房玄龄说了褚亮筹划的计策，这边四人沉思一会儿，都觉得是一个好主意。

罗士信也很赞赏，说道："褚先生此计，正打在王世充的七寸上，先外后里，不愁他不就范。"

程咬金嚷道："走哇，我们七人一同去找秦王说道说道。"

其实李世民也想到此节，只不过有些模糊。这会儿听了褚亮等七人说了所筹划的计策，心中一下子明亮起来，遂派人叫来萧瑀、封德彝、屈突通等人议事，众人心意共通，三言两语就将此计定了下来。

数日后，各处行军总管接到李世民的书信，这日齐集慈涧。他们是：寿安行军总管史万宝、太行将军刘德威、上谷公王君廓、怀州总管黄君汉。李世民令史万宝将兵出寿安南据东都伊阙之龙门；令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令王君廓自洛口切断东都粮道；令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按照他的部署，若诸将皆能完成使命，则洛阳就成了孤城，四周被唐军合围。诸人领命分别离去。

不久，各处总管的动静报到慈涧，李世民接报后大喜，见各处进军顺利，大致实现了自己的意图。李世民一面写好奏章，派人送往长安；

一面在慈涧留下守军一万，由李元吉留下统领，其余二十余万大军拔寨而起向东前进，欲进据北邙山进一步压制洛阳。

李元吉不愿镇守慈涧，说有一偏将镇守即足矣，李世民坚持，他只好悻悻作罢。

李世民在这边调兵遣将，王世充在洛阳也忙个不停。王世充自从丢了慈涧，寝食难安，欲亲征重新夺回慈涧。细作报说李世民有兵近三十万，他紧急从辖下州县调兵，想从人数上压倒李世民。不数日，辖下各州县雪片也似送来急报，他览罢大惊又甚为不解。眼瞅着李世民在慈涧按兵不动，为何又凭空冒出如此多的唐军兵马四处攻打？很快，伊阙被唐军攻陷，过了两日，河北的怀州也落入唐军之手。眼见四处起火，他只好将集中来的兵马又分出部分抵挡唐军的攻势。刚刚完成这些事情，细作来报，说李世民率领大军出慈涧向北邙山进发。闻听后，王世充带众将及大臣来到洛阳城西北的青羊宫居住，就近指挥兵马与李世民相持。他在青羊宫刚住下，李世民已在涧水北岸扎营。王世充派人到唐营中下战书，约好明日辰时隔涧水而战，李世民就在营帐里批了战书，同意交战。第二日清晨光照涧水，两军饱餐后隔水而列。涧水对面，李世民带领众将立在河岸上，背后，二十余万马队、步卒整齐排列，旗幡严整，鼓钲轰鸣。河对岸，黄罗伞下，王世充身着衮冕龙袍，乘革辂车当中而立，左右两边，排立当朝文武。两军对阵，前排人可以互相看清彼此眉眼。

李世民眼望王世充的黄罗伞，低头对屈突通说："屈公，我与王世充先谈几句，就与敬德一起带领五百人杀向敌阵。你看我将敌阵搅动，立刻和众将率大军掩杀过去。"

屈突通一愣："放着如此多的兵马不用，秦王何故孤身行险？若为前军先锋，这里将领云集，随便挑选两人即可。"

李世民很坚决："屈公，毋庸多言。我入敌阵，这里由你全权主持！"

王世充还在那里摆他的排场，只见在从人的搀扶下，他跨上战马，与单雄信和太子王玄应向河沿走来。李世民见状，招呼尉迟敬德一齐向前。

涧水东流，此处水流甚缓，听不见水的响声。单雄信和尉迟敬德分

别将手一挥，各自阵中的鼓钲响声皆停，顿时，两边数十万大军静寂无声。

王世充到了河边，李世民见他生得一头黄发，鹰钩鼻子，双目深陷，传言他为胡人果然不虚。看到李世民年轻威武，英姿飒爽，想起这样一个年轻人帮李渊东征西讨，打下大片的疆土，王世充心里一时晃过无数念头，不禁长叹一声。他开言道："来者莫非李世民吗？朕问你，隋室倾覆，唐帝关中，朕帝河南，朕未尝西侵关中，你却兴兵来犯，是何道理？"

李世民听了王世充言语，心中不由得暗笑，人言王世充胸无大志，听其言语颇以割据自足，果如其然，遂答道："四海皆仰皇风，我皇定都长安，四海皆服，为皇室正统。你在这里擅立帝号，对我皇大不敬，东都士民也向我皇请师，世民奉旨特来讨你！你若愿降，可保富贵，你若抗命，今日也不用多言。"

王世充听李世民言辞决绝，又见唐军威武，昔日手下将领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站在身后甲胄鲜明、威风凛凛。那一会儿，他猛一激灵，已自心怯了，遂温言道："秦王世民，兵戈之下，焉有完卵？我们不如息兵讲和，各归其所，今后大家相安无事，这样的结局岂不更好？"

李世民冷笑道："本王奉诏取洛阳，父皇不令与你讲和！王世充，你若愿降，此事还可商量，讲和，那根本不可能。你可后退三思，否则我兵马一出，玉石皆焚！"

王世充一时踌躇不能答，一旁的单雄信忍不住喝道："要战就战，李世民，谁人怕了你不成？"

李世民并不答言，同尉迟敬德返回阵中。那边王世充也向本阵中走去。这时，尉迟敬德唿哨一声，阵前的五百马骑齐刷刷地奔出阵来，瞬间就奔到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尉迟敬德猛地一勒缰绳，马头又转向河对面，四对马蹄在草地上踏然向前。到了河边，李世民一提马缰，"飒露紫"率先越过堤岸跃入河中。这里河水并不算深，仅及马腹。马儿似乎明白主人的心意，到了水中并不慢慢行走，而是屈腿一使力，身子带起一溜儿水珠，四蹄竟然飞在水面之上，宛如凌空而飞。"飒露紫"十几个起落之后，后腿又一曲，身子飞起，前蹄已然着地。尉迟敬德的乌骓马也一点不含糊，和"飒露紫"一前一后到了对岸。其时，王世

充和单雄信策马返阵仅行其半，闻听自己军阵中惊呼，愕然而顾，见李世民、尉迟敬德二人策动水淋淋的坐骑正向自己冲来。

随后的五百人马刚刚渡过涧水大半，单雄信见状，向王世充喊道："主公先走。"又大声向身后喝道，"前锋过来，随我击杀李世民。"他那里金顶枣阳槊一挥，向迎面而来的李世民扑去。两般兵器在空中相撞，倏地又分开，两人坐骑转了个半圆又复缠斗在一起。尉迟敬德在后招呼五百人呈扇面为李世民掠阵，看见郑军五千余人跑步围了过来，又见李世民和单雄信鏖战正酣，遂大喝道："秦王少歇，且请退后。"一挺马槊刺向单雄信。他眼神奇准，马槊刺去的地方正是单雄信的空门，单雄信正全力迎战李世民，毕竟躲闪不及，被刺来的马槊挑中腰胯，一翻身坠下马鞍。尉迟敬德见得了手马上收回马槊，觑准单雄信的脖颈直刺过去，想就此结果了他的性命。

这时，郑军团团围了上来，王玄应见事态紧急，雄信性命有忧，遂伸手招架尉迟敬德的马槊，这样一挡，手下人飞奔过去将单雄信救了出来。

李世民见郑军已乱了阵脚，正中自己下怀，大喝道："敬德，招呼众人随本帅向其中军冲击！"五百人马紧密成团，在密集的郑军营盘里奋力冲杀。

李世民独力拼杀，渐渐与随从拉开了距离，尉迟敬德也落在后面，身边仅跟随车骑将军丘行恭一人一骑。他们两人冲在最前列，郑兵见他们来得凶猛，一齐张弓射出强箭。李世民身上，好似有神明护卫，箭不能入，"飒露紫"迎着箭雨摇着头颅躲避。然马儿终归是马儿，还是躲避不过，一支利箭"嗖"的一声透入"飒露紫"颈项中，马儿负痛，前腿一曲，顿时将李世民颠翻在地。丘行恭紧急跳下马来，一手扶起李世民，一手将自己坐骑的缰绳交给他。李世民翻身上马，这样一缓，后面的尉迟敬德等人已经冲了上来，挺身护住李世民。李世民拔出雕弓，连珠射出大羽箭，前方郑兵接连倒地。那边的"飒露紫"又挣扎着跳起身来，丘行恭上去，只见马项上箭杆直射入骨，鲜血迸溅，那支箭杆兀自在微微颤动。马儿一身紫毛直竖，眼中透出极端痛苦。丘行恭牙一咬，伸手握着箭羽狠力一拔，将箭杆从马肉中拉出，鲜血顿时喷涌如泉。"飒露紫"先是顽强站立了一会儿，支持不久便颓然倒下身去，鼻中和着血沫喷出粗气，身子颤抖不已。这支箭想是伤了它的主动脉，以致血流不止，竟至身亡。丘行恭呆了一呆，见李世民他们杀向前去，遂持刀步战。郑军蜂拥围来，丘行恭在混战中斩杀数人，突围而出。

河那边的屈突通看见李世民陷入重围，郑军的注意力皆集中在阵中五百唐军身上，遂大喝道："传令，吹号角，全线冲锋！"左右众将见李世民那边事态严重，早就等着这声命令，屈突通的话音刚一落下，秦叔宝、史大柰、长孙顺德、刘弘基、罗士信、程咬金、段志玄、侯君集、张亮等将领已经冲到了河边。

诸将打马冲过涧水，十万大军紧随渡河，再其后，即是十五万步卒队伍。两军就在涧水南岸交战。论兵力，两军旗鼓相当，然他们甫一交战，就分出了强弱。唐军这些年连续征战，队伍经历风雨战法熟练，兵士个个骁勇善战。反观郑军多日无战事，将士久居那繁华奢侈的洛阳东都里，渐染颓靡之气，近来王世充又从各州县调兵来此，未经磨炼，形如一盘散沙。这场战斗从辰时开始起，过了午时，郑军节节败退，营盘逐渐东移，眼见就要退到洛阳城墙之下。

李世民其时已出战阵，站立在魏宣武陵前的高台上观察战事。郑军在前方一边抵抗，一边节节后退，这时洛阳西门大开，从城内又涌出许多郑军兵士加入战斗，唐军的推进速度一下变得缓慢起来。屈突通见状，想下台调兵遣将，李世民止住了他。

"屈公，褚亮先生提出的'外急内缓'确实有理，设若我们现在去攻打洛阳，要想攻破恐要旷日持久。此役已经达到目的，可以鸣金收兵了。今后我们就在这北邙山上连营十里，量他王世充再也没有胆子来犯。"

屈突通急忙传令，片刻之间，后军鸣金，唐军闻令，有秩序地留下殿后之军，整队退到涧水南岸。

罗士信和史大柰一起在战阵里奋勇厮杀，直逼王世充的中军而去，王世充的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急忙上前抵挡。陈智略本来认识罗士信，远处望去辨不清楚，及至到了跟前，方才发现对手是罗士信，心下早已怯了。罗士信大喝一声，丈八滚云枪一晃架开陈智略所使混金镗，上前提起其袍带，一把掼到地上。罗士信杀得性起，欲同史大柰再向郑军重兵处杀人。这时，只听后方鸣金，知道这是秦王号令退军，遂缚起陈智略，且战且退。

两人退到魏宣武陵前，见李世民立在高台之上眼望兵马，罗士信心中忽然有了一种异常感觉，对史大柰说道："人言我罗士信最善拼搏，没想到秦王更甚于我。我随他轻骑赴慈涧觑敌，其陷入重围颜色依然不惧；今日上阵，又与敬德率五百儿郎深入千军万马中。史将军，你说，

我们两人性格可有相似之处？”

史大柰微笑道：“要说上阵拼命，秦王与你确有相似之处，不过你为将，他为帅。军中许多人对秦王此举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效搏浪一击，并不可取。”

罗士信摇头道：“不对，为将为帅者一味在阵外指挥，失却身先士卒锐气，并非良将良帅。这一点，我与秦王心意相通。”

史大柰知道罗士信起初心内并不服李世民，哪知仅仅两仗，罗士信的心意就转了性。他并不说破，说道：“罗总管，你看，秦王在招呼我们呢，走，我们把陈智略带过去请功。”

罗士信并未前去与李世民相见，他独自打马向西驰去。史大柰看其身影渐远，知道此人心高气傲，即使心中认可，绝不会口头服输，遂暗笑不已。一边把陈智略带到李世民面前，向他细说交战究竟。

李世民在战场上找到“飒露紫”的尸体，将此马葬在北邙山上，回想此仗凶险之处，又想此马对己忠义，流泪不已。

涧水之战，王世充和手下将士领教了唐军的厉害，经此一役，郑军再也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与唐军交手，日日龟缩在洛阳城内。城内有两人各怀一件心思，王世充觉得唐军势大，凭己之力断不能挡，遂派能言之人及朝中重臣携带珍玩器物去向窦建德求救。单雄信那日被尉迟敬德刺下马去，养伤之际，对李世民和尉迟敬德痛恨之极，朝思暮想报仇。心想若在两军对垒之际，刺杀了李世民，唐军失去主帅肯定会引起混乱，遂在李世民身上打起了主意。

北邙山坐落在洛阳以北，处在涧水和河水之间，东西走向，连绵数十里。李世民一开始扎营在北邙山的西端，到了这年十月，怀州总管黄君汉出怀州击破河阳，夜渡河水与李世民联络，前后夹击拿下回洛城，李世民的兵营又过了北邙山的中段。到了十一月，上谷公王君廓拿下洛口断了洛阳粮道，这样自慈涧到洛口都被唐军占领。回洛城和洛口原是隋朝粮仓，王世充打败李密将其一一接收过来，还是用作囤积粮食。这两个粮仓一失，洛阳的粮食供应顿时紧张。王世充只好向东和向南收集粮食。

史万宝拿下伊阙，又进据颍阳。李世民迫切需要他加强攻势，向北

发展，争取与洛口连成一线，彻底形成对洛阳的包围。李世民接连给史万宝增兵加马，谁知他的动作迟缓，眼见已到年底，史万宝始终未将东、西的缺口补上。

洛阳这里，郑军紧守城墙，唐军连营北邙。入冬后已经下了两场雪，两军各自搬出取暖器具，好似要在这里长期扎根过日子一般。

李世民终对史万宝放心不下，闻听史万宝出颍阳向北进击，这日他让尉迟敬德随同，身后仅带二十骑，出北邙山奔向伊阙，然后赶往颍阳。路上，尉迟敬德问起史万宝的来历。

李世民道："当初淮安王神通在鄠县起兵，史万宝出了大力。史万宝在长安号称'京都大侠'，一把朴刀使得出神入化，其身轻如燕，人言他能飞檐走壁。前年李密据桃林反叛，还是他带兵去剿灭的。"

尉迟敬德听说史万宝武艺高强，一阵心喜，说道："等黑子见了史万宝，我们先比试一番。"

李世民沉吟道："世上皆传有飞檐走壁、凌空飞刀之人，可我至今未见。这史万宝究竟如何？到了战阵上能否与你等一样骁勇？我心里实在没有底。大约江湖术士的武艺与战将的武功是两码事儿，此次史万宝南略大计，若换了李世勣，甚至是罗士信，恐早已完成。耳听为虚，我们且去实地看看再说。"

李世民又笑道："敬德，那日与王世充大战，你刺翻单雄信救了本王，回去后我赏给你的那一箧金银，现在何处？等这场仗打完，我要给你张罗一房夫人，否则你有了钱也没有地方花。"

尉迟敬德道："想是秦王不知，当初黑子投军之前，已在朔州娶了夫人，且生有一子。后来戎马不息，有心接他们娘俩过来，又想他们还不如在家乡安定。等这次仗打完了，我拿秦王赏我的金银在长安置一处宅子，将我的爹娘和他们娘俩接来。"

"你那夫人容貌生得如何？"

"她长相一般，生得胖胖大大。她待我的心肠甚好，想起投军之前，家无余粮，我的食量又大，娘子将家中食物先奉爹娘，再给我和孩儿，她自己常常用些野菜果腹。"说到这里，尉迟敬德的眼圈竟然有些

红。

李世民听后也觉得感动，他岔开话题，叹道："这真是糟糠之妻啊！敬德，说起你的娘子如此贤惠，又让我想起玄龄之妻。知道吗？玄龄之妻年轻时生得美貌，那日房玄龄忽然生了一场重病，眼见就要呜呼哀哉了。这时，玄龄将她召到床前，嘱咐她择人再嫁。她听后一言不发，转身步入后堂，拿起尖刀狠狠向自己左眼一戳，这只眼瞎了。她满面流血如同厉鬼来到玄龄面前，说道：'今后你若再提改嫁之语，我就死在你的面前。这次你若病愈，我们终当一生相伴；你若离去，我当养育孩儿，终不言再嫁。'玄龄那次终究未死，此后见了娘子敬若天神。"

尉迟敬德一伸舌头，骇然道："好家伙，房先生的娘子如此节烈，把黑子的娘子又比了下去。看房先生整日里文雅默言，想不到家里还有如此热烈故事。"

李世民眼望前方的嵩山，叹道："发妻、发妻，确实不同于别的女人。就如我的嘉敏，她对我的情义，我这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尉迟敬德暗地里伸了一下舌头，听到李世民谈起长孙嘉敏，他这个粗人心里不由得纳闷。素日里他在军中，与程咬金最为投机，两人说话最多。程咬金多次对他说，这秦王千般好万般好，唯有一件好色的毛病什么时候也丢不开。见到一些年轻美貌的女人，他的眼神都要多转几圈，戎马之际尚无心顾及，一有闲暇时间就开始打女人的主意。那时在太原，李仲文献来一个尤物阴梦婕，让李世民白日黑夜一时不辨东西。这会儿听到李世民谈起发妻长孙嘉敏，自己心头不觉感到滑稽。

李世民看到尉迟敬德脸上透着古怪，微一凝神就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遂骂道："你这个该死的黑子，以为本王言不由衷吗？男人三妻六妾都属正常，喜欢别的女人又不妨碍对发妻的情义，这才叫本事。你若不信，今后的日子长着呢，咱们走着瞧！对了，等闲暇下来，本王想法赏你和玄龄几房妾侍，既侍候了你们，又可帮助娘子嘛。"

尉迟敬德默然不语，心里想到：秦王若赏给自己妾侍，说通娘子当能接受。然那房玄龄的娘子如此节烈，她若不愿意，不把家里掀个底朝天才怪呢！

说话间，他们已入了颍阳，随从入城询问，方知史万宝因李世民连日催促，已经将中军帐移到嵩阳，靠前指挥战事。李世民听言后，嘱咐

从人入城打尖。午时过后，这二十二骑又向嵩阳进发。

其时落雪不久，远望嵩山顶上，积满了皑皑白雪。从颍阳到嵩阳，原本就有一条蜿蜒的小路，最近兵马频繁来往，小路又拓宽了许多。

李世民在林间打头行走，对尉迟敬德说道："我们从此路去嵩阳，沿途必经过一座大寺院，你知道它的名字吗？"

尉迟敬德摇摇头，他多在汾、晋之间活动，中原之事所知甚少。李世民见他茫然不知，遂言道："我们所行此山，名叫嵩山，为五岳之中岳。其主峰名为太室山，也称嵩山东峰；中峰叫峻极山；西峰称为少室山。在那西峰少室山北麓五乳峰下，北魏孝文帝在此建了一座寺院，就是名闻天下的少林寺。传说菩提达摩一苇渡江后先去洛阳，又来到五乳峰上面壁九年，今日尚存他面壁之地，名为达摩洞。达摩面壁九年，开创了释家禅宗一脉。说起来，我与这少林寺还有一段渊源呢。"

"秦王与少林寺有何渊源？莫非也曾剃度不成？"

"那倒不是。这少林寺僧人诵经之余，常常习武，打熬内功，创出了一套独步武林的少林功夫。当初父皇为前隋郑州刺史时，我尚年幼，体弱多病，父皇遍引名医竟不能治。一日，一名云游僧人见了父皇，言说可治我病，他先让父皇到近处大海寺祈福，然后要将我带走。也是病急乱投医，父皇将信将疑，同意僧人将我带走。我就随他到了少林寺，在这里日食斋饭，随同练武。过了半年，我的病无影无踪，身体从此健壮起来，还在少林寺学了一套罗汉拳法和达摩剑法。"

"原来秦王现在所习达摩剑法是在少林寺里学来的，如此说，这名云游僧人对殿下还是有恩呢。"

"是啊，那日他将我带到少林寺，就又云游而去不知所踪。那些年，父皇和我多方打听寻找，竟然毫无音讯。"李世民说完，悠然神往。

经历了前几次战阵，李世民看到尉迟敬德勇猛绝伦、武艺精强，他对自己的一颗忠心昭如日月。自己每次出外，常愿带其随行。路途上两人闲话连连，语渐及私。

他们在山路上奔行，不觉已入少室山中。只见山势渐陡，对面山上

数道瀑布飞珠溅玉，奔泻而下，与山间大片白色积雪相映照，端的是一片银白世界，静中有动，雄浑开阔。再俯视群山，已如蚁蛭。这时，忽听一阵脚步声从后面传来，他们扭头一看，那里有十数名灰衣僧人身挑薪柴，在山道上健步如飞。李世民看见山道狭窄，急忙跳下“青骓”马，其他人也急忙下马，人马靠在一边为这些僧人让路。前来的僧人见这群武人如此礼貌，为首一人放缓脚步，作揖言道：“阿弥陀佛，谢施主让路。”

李世民身体略微一曲还礼，见此人生得鼻阔脸方，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又见他们担着如此重的薪柴还能在山道上如飞行走，武功肯定不低。李世民问道：“敢问师父，你们可是少林寺僧人吗？”

为首之人答道：“贫僧是少林寺僧人觉远，奉方丈法旨带领众师弟拾柴。”

“原来是觉远师父，请问现在方丈是谁？本人年幼时曾经入寺半年，说来和贵寺也有渊源。”

“回施主话，本寺方丈现为惠觉大师。”

“惠觉大师？想起来了，二十年前本人在寺内时，大师为达摩堂首座。觉远师父，回寺后请代我向他问好，不过我那时为一名小小孩童，时间过了这么久，想大师肯定记不起来了。”

“请问施主名号？”

尉迟敬德张嘴欲言，李世民知道他不愿意暴露自己，遂止住他说道：“我姓李，名世民，好了，我们后会有期。”

觉远脸上顿时掠过一丝震惊，李世民观其颜色，知道自己的名字天下尽知，他此时肯定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果然觉远施礼道：“阿弥陀佛，原来是大唐秦王，敝寺离此不远，秦王若能入寺歇马，阖寺生辉。”

两人又寒暄几句，十三名僧人挑起柴薪担儿向山上走去。

看到僧人们远去，他们牵马而行，尉迟敬德笑道：“想不到秦王大名名动天下，这深山里的僧人应该不问俗务，没想到他们也是如雷贯耳

咧。”

李世民叹道：“僧人何尝不是人呢？人只要活在世上，什么声音不能入耳呢？”

他们在山道上迤逦而行，两旁山势嵯峨，山风刮来，松涛阵阵，将松针上面的积雪又吹落下来，扬起一股股雪雾，纷纷扬扬愈见轻柔。到了一个拐弯处，忽听一声吆喝：“呔，来者何人？识相的留下买路钱来！”岩石间“噌噌”跳出三十余名歹徒来。尉迟敬德一笑，对李世民说道：“想不到这里还有剪径的小贼，让我打发他们。”他抽出双鞭，靠前道，“黑爷爷就是贼头儿，你们找爷爷要钱，想找死吗？”

那边人不理睬尉迟敬德的恫吓，只见刀光闪闪，三把朴刀着地卷来。李世民带来的二十人皆军中壮硕兵士，他们紧紧跟随尉迟敬德上前迎战。尉迟敬德挥动双鞭刚一接仗，就觉得不对劲儿。对方为首三人身手矫健，身体跳跃如同飞燕，其手中朴刀刀法奇怪，弄得尉迟敬德手脚忙乱。只听数声哀号声起，随行兵士已有三人被砍翻在地。尉迟敬德侧脸一觑，见李世民上了“青骓”马，手提砍刀欲过来加入，大为着急，喊道：“点子太硬，有点不妙，你先走，我们到嵩阳会合。”

李世民也觉情况异常，想这群人绝非寻常山贼。他有心加入搏杀，又见山道狭窄，数人一挤腾挪不开，听尉迟敬德一喊，有心引走数人减轻尉迟敬德的压力。遂一扣马腹，“青骓”马嘶鸣一声，身体直立起来然后腾跃出去，两个起落就越过人丛，直向山顶奔去。

为首的三名贼人见李世民逸去，他们互递了一下眼色，打头的唿哨一声，三人折头向李世民追去。山道弯曲陡峭，马行走不快，那三人在后追赶，竟然与“青骓”形成了一前一后的局面。

“青骓”奋力爬上山顶，李世民打量地势，只见上面有一片空地，眼光又往前一看，心中顿时一阵欢喜，那刚才碰面的十三位僧人正坐在片石上歇息。这时，三名贼人腾跃上来，他们围成半圆一步步向李世民逼过来。到了跟前，三把刀同时挥出，刀上带风，直向李世民人马身上招呼。好在李世民反应甚快，双脚一蹬，脚掌已离鞍镫。他用刀尖拄地，身子飞起脱离马身，在空中转了一圈借助刀势落在地上，如此摆脱了三把刀的致命一击。

李世民这会儿已经断定，这三人学的不是普通刀法，而是武林中贴

身腾挪的小巧功夫。遂抛掉大砍刀，拔出随身的白虹剑，使开达摩剑法与之贴身猱斗。

李世民现在所使的这套达摩剑法为少林功夫的入门剑法，与高手相持，若想发挥威力需借巨大内力才见效果。素日里他练此剑法虽然纯熟，然主旨为强身健体，双臂虽然有力，然一味刚劲缺乏柔韧之力。在战阵中冲杀可以游刃有余，一遇身怀高强功夫的武林之人，顿时相形见绌。他初时还能招架，数招一过已是招缓身重，眼见就要陷入绝境。

这时，只觉四周人影幢幢，疾如闪电般的棍影向贼人身上袭来，很快，就听见“咔嚓”数声响起，三名贼人尖刀落地，身体被制。李世民其时立在中心，虽未看得十分明白，然周围并无他人，自是那十三名僧人上来解救。

觉远喝道：“觉民，你这个少林寺的叛徒。你好好地在洛阳当王世充的鹰犬，何故又来当剪径的山贼？竟然敢到少林寺前撒野？”

名叫觉民的贼人狞笑道：“觉远，我在这里正干正事，谁让你来横加插手？我回去将此事告诉郑帝，不把你们少林寺烧为白地才怪！”

李世民惊魂未定，向觉远拱手道：“多谢师父援手搭救，原来这帮贼人是王世充派来的。”觉远遂将李世民拉过一旁细说究竟，原来隋末战乱，少林寺方丈下了一道严厉法旨：凡门下弟子须潜心向佛，不得弃佛杀生。这觉民见洛阳王世充势大，一日夜里悄悄逃走投奔了王世充，遂被少林寺逐出门墙。

李世民沉吟道：“觉民既被逐出少林门墙，就是方外之人，这件事儿还是由世民来处理为妥。觉远师父，你们先制住他们的穴道，剩下的由我来做。我若杀了觉民，方丈不会责怪我吧？”

“少林寺弃徒一出山门，即与本寺无关。杀与不杀，请施主尊便。”

“这三人不可留下，若他们逃回洛阳惹动王世充前来报复，恐与贵寺不利。”

觉远闭起双目，口念佛号，然后招呼其他师弟退出平地。

李世民走到三人面前，心中怀了好大一个疑窦：此次自己南行行动

隐秘，知道的人并不算多，何故在这偏远的山坳里，出现武艺如此高强之人来截杀，显然是有备而来。想到这里，他挥剑指住觉民胸膛，盘问道："说，谁让你们来的？是专来对付本王的吗？"

觉民内功深湛，刚才李世民与觉远的谈话他在这边听得一清二楚，知道今日不能善罢。遂对李世民的问话不理不睬，最后干脆将双目闭起。

一时间，双方在这里无声地僵持，唯听山间松涛阵阵。过了一会儿，李世民见这三人心硬如铁，知道今天难以问出结果，又怕时间久了再有人上来。他钢牙一咬，手臂一挥给了他们一人一剑，三人顿时了账。为了不留痕迹，李世民轻舒猿臂，将三人直掼入下面的万丈深渊里去。

李世民关心尉迟敬德等人，他走下山顶向下瞭望，并无动静，只好怅然回到山顶。觉远等人邀请他先到少林寺歇息一夜，其时天色已晚，李世民点头答应。一行人下了山，暮色更浓，豁然见森森的柏树间，黄墙碧瓦连绵一片好大一座寺院，赫然就是少林寺。少林寺建在深山之中，远离战火，僧众们日日听那晨钟暮鼓，诵经打坐修习。在那一时刻，李世民忽然觉得，远离尘嚣超凡脱俗，确实为一难得的幸福，无怪乎山林隐士如过江之鲫。

少林寺方丈惠觉今年已七十有二，银髯飘飘，音容庄严肃穆，为一得道的高僧。觉远带领李世民入了寺院，知道事体重大，他先将李世民让到左边偏房客厅里让小沙弥奉茶，自己一溜烟去见达摩堂首座惠明，将所发生事情说了一遍，然后两人才一同来见惠觉。惠觉手捻佛珠，低眉听完，方才说道："阿弥陀佛，李施主替我少林清除门户，又不留痕迹，不枉了当年的香火之情。觉远，快请，老衲当亲迎之。"

李世民随觉远出了左偏房，只听"吱呀"一声，中门隆隆而开。惠觉、惠明和戒律院首座等人一起出来迎接。惠觉居前到了李世民面前，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李施主光降敝寺，老衲深感荣幸。"

李世民也急忙还礼，说道："世民少小即受贵寺恩泽，今日觉远师父等人又援手救难，世民来此，专向方丈致谢。"

惠觉将身子一侧，单手作揖道："且请入堂奉茶。"

一行人到了方丈佛堂，双方又是客套一番，惠觉说道："老衲敝处深山，然李施主的大名也经常传入耳中。隋末大乱，老衲在本寺中下了一道法旨，命门下弟子不可卷入江湖中的是非之中。说起来，这也是老衲的明哲保身之道。李施主廓清广宇，拯乱世于水火之中。观今日大势，大唐日渐统一。我们为僧之人朝夕念佛，唯望天下太平，也是我佛的慈悲心肠。"

李世民道："隋炀帝暴虐，遂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我皇兴兵太原，目的就是廓清明宇，使天下太平。想少林寺靠近东都，王世充多来骚扰，世民来此正为征讨他，将洛阳纳入大唐的版图。方丈，世民素知少林寺尚武，寺内藏龙卧虎，若方丈能够惠赐一二，当是我皇天大的福分。"

惠觉和惠明没有想到李世民上来就提出这个问题，两人对了一下眼色。惠觉沉吟道："这个、这个……且徐图商议。李施主，天色已晚，香积厨已备下素斋。益州来的李淳风施主、袁天纲施主与你同桌共宴，老衲尚有晚课恕不相陪了，且请自用。"

少林寺的素斋甚是简单，桌上摆有几碟寺中自制的腌菜和一盆水煮萝卜，一筐杂面蒸饼，每人一碗水煮面片。觉远将李世民领到香积厨厅间，他们入了门，就见两人已经坐在那里并不动箸。李世民心里明白他们在等自己，遂向两人递去感激的笑容，自己也坐在桌前，说道："累两位久等了，请，我们开饭。"

那两人微笑一下，伸手拾箸夹菜。李世民早就饿了，很快将一大碗面片和五个蒸饼填入肚中，也没顾上吃菜。忽然抬眼见他们两人吃法文雅，自己在这里狼吞虎咽，一时不好意思起来。

那两人皆头戴方士巾，身穿皂色长袍。一人脸膛红润饱满，一人脸庞清癯消瘦。看到李世民在那里停箸不食脸色古怪，脸庞清癯者说道："秦王今日受惊劳顿，千万别碍了我们，尽管食用。"见他提起自己的名号，李世民心想定是少林寺和尚告诉了他们自己的来历，并不觉为异，遂就着萝卜又下了一个蒸饼。

三人吃完了饭，脸色红润者说道："秦王，我名李淳风，他叫袁天纲。今晚室外月白风清，我们且在寺内外漫步一回如何？"

李世民也很有兴致，三人步出户外，踏着寺内甬道向下慢慢行走，

两旁的古柏在月下斑驳摇曳。

李世民刚才听他们报了自己的名字，一开始并未留心，这会儿看到地上的暗影浮动，惕然警觉，问道："袁先生莫非是益州成都人吗？"

袁天纲答道："正是，秦王曾听过我之微名吗？"

李世民想起其舅窦轨所说的一段往事。大业年末，窦轨少年出游到了益州德阳，听说此地有一名为袁天纲之人尤善相术，他具礼前去拜访。袁天纲说道："你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以后必在益州大树功业。"弄得窦轨一头雾水，想自己普通之人，缘何能创功业？及至李渊起兵太原定都长安，授窦轨为益州行台仆射，窦轨方悟袁天纲前言非虚。他急备重礼又去拜见，袁天纲其时出外云游不知所踪。窦轨回到长安，对李渊说起这段往事，言语中对袁天纲这位异人极为佩服。李世民其时正在旁边侍座，所以知道了袁天纲其人。这会儿想起这段往事，遂答道："家舅窦轨当年曾蒙先生吉言，果有成就。先生既有此能，今日能为世民卜之吗？"

袁天纲道："秦王神色爽澈，龙睛虎颈，贵人之极也。且今日势同日月，风水堪旺，不必为卜。"他转而言他，"目前洛阳城内，有三人我曾为之卜：杜淹、王珪、韦挺。我语杜淹为'兰台成就，学堂宽博，必得亲纠察之官，以文藻见知'；语王珪曰'三亭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以外，必得五品要职'；谓韦挺曰'面似大兽之面，交友极诚，必得士友携接，初为武职'。洛阳现在被秦王围困，终为唐土，这三人终为大唐之臣，其宦途曲折，都要应在秦王身上，我们且拭目观之。"

袁天纲的这番话也将李世民弄得一头雾水，有心再问，又恐唐突。这时，袁天纲拱手道："秦王心里定有许多话要问，一句话，就如今日蒙难，虽然凶险，皆能逢凶化吉。我之相术，终是雕虫小技。要论天地星野，淳风兄最能从大处着手，拨云去雾。淳风兄，你独自向天，莫非有什么发现吗？"

这李淳风也为隋唐时的一位异人，其生于岐州，少时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这会儿听到袁天纲发问，又见李世民注视自己，遂言道："秦王名为世民，听说是唐皇遵一名书生之'济世安民'一语取名，愿秦王今后依此二字善待天下苍生。"

李世民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县，传说其降生之时有

二龙戏于馆门之外。其四岁时，有一书生自言善相求见李渊，言说李世民“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

李淳风接着道：“日月晦明，皆应分野。近来祥风庆云之端，煌煌帝星日见光明，皆应在长安。秦王，我们今日有缘在此相见，有几句话赠予你如何？”

李世民愈加困惑，想两人素昧平生，不明底细怎好贸然交心。然见两人并无恶意，就点点头。

李淳风道：“‘兄弟阋墙，特立独行；济世安民，天下归心；宽仁博大，皇皇盛世。’这几句话也是我和天纲多日谈论的结果，望秦王善加珍视。”

李世民听来愈发莫名其妙，说道：“两位先生言辞深奥，世民才疏智浅，望能浅释之。”

这时，少林寺晚课已毕，浑厚的钟声悠悠扬扬，僧人们鱼贯进入寝室休息，守把山门沙弥招呼他们回寺。袁天纲见状，拱手道：“来日方长，秦王，我们先回寺休息，明日再谈如何？”

李世民怅然回到为他准备好的客房里休息，躺在床板上，想起这两位异人的言语，只觉得莫测高深，甚为不解。不过细细想来，两人对自己甚为推崇，李淳风的几句话，隐隐约约说到自己今后要继承大统，且有兄弟之间争斗之事，这让他大为震惊。这些年来自己东征西讨，一颗心整日所思所想的都是如何打败敌人。至于父皇百年之后，谁继承大统，自己想都没想。眼前太子位置已定，也不容别人再有非分之想。父皇虽然也曾流露出让自己继统的意思，但都是一忽儿的事，作不了真。没想到这两个外人身处局外洞若观火，已经想到此节，那么父皇、太子和朝中大臣又是如何想的？

朦胧间，李世民决定明早起来后再找这两人详谈一阵。

及至天亮，李世民起床后脸未洗就直奔李淳风他们的客房，拍了半天门并无动静。问正在院中洒扫的小沙弥，才得知这两人天未放亮就飘然走了。李世民在那里愣了半天，怅然若失。

李世民向惠觉方丈告别，惠觉邀他再住两日，李世民忙于军事，心

急如火，坚辞惠觉的好意。

好在少林寺离嵩阳已经不远，顺着山势下行，仅有十余里路。见李世民执意要走，惠觉不放心，嘱咐觉远等十三僧沿途护送。

及至李世民他们走到中途，忽见一群官兵迎面走来。李世民已经看清是唐军的旗帜，让觉远他们定下心来。到了跟前，只见打头的正是尉迟敬德。原来他昨天脱险后，兼程赶到嵩阳，一大早就找史万宝要兵沿途找寻李世民。现在看到李世民安然无恙，喜极而泣，一颗吊起的心方才放入肚中。

李世民遂与觉远等僧作别。

觉远并无动作，反而一笑说道："小僧我们行前已得惠明首座言语，让一直跟着秦王到洛阳护持。待秦王打败王世充，我们再回寺里。"

李世民听后大喜。

这十三名棍僧此后一直随李世民行军，颇立军功。洛阳城破之后，李世民想带他们回长安授以官职，只有昙宗一僧受封为大将军，其余十二僧不愿为官，李世民各赏赐他们紫罗袈裟一袭。李世民后来即皇帝位，敕封少林寺为护国禅寺，赐寺田三千亩。

第十六回　王道士短言天机　于志宁细说水战

李世民到了嵩阳，询问史万宝战事进展，对史万宝迟迟不能打通与洛口王君廓的联络甚为不满，厉言其五日内必须完成。之后，他带领尉迟敬德和十三棍僧离开嵩阳。李世民并不从原路返回洛阳，而是间道向北，绕过虎牢关，经过洛口直达北邙山。

三日后，李世民回到北邙大营，众将闻讯，纷纷前来相问。其时，他在少室山遇险之事尚未传到这里，李世民自己也不提起。人散后，李世民留下房玄龄、杜如晦密谈。

杜如晦道："好叫秦王欢喜，我这一段时间明察暗访，终于知道是谁向单雄信偷送军情。昨天，我和玄龄兄悄悄将此人密捕，现囚在后帐。"

房玄龄道："说起来秦王也许不相信，这人在战阵上厮杀骁勇善战，刚刚被提拔为军头。"

"是谁？"李世民关切地问道。

"其名翟树仁，现在咬金帐下。当初叔宝、士信他们到长春宫来投秦王，随带十余骑，这翟树仁就是其中之一。我和玄龄兄将之密捕后并未声张，平日里翟树仁和咬金言笑无忌，我们怕因此牵累了咬金。"

李世民抬头道："怪不得，怪不得，我每次出营，单雄信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知道吗？我这次在少室山遇袭，单雄信志在必得啊。"李世民遂将此次遇险简述了一遍。

杜如晦惊道："该死！说起来，这次发现翟树仁也是必然，前几次秦王遇险透着蹊跷，此次秦王前脚刚走，翟树仁就鬼鬼祟祟外出，我派人暗中跟着他，果见他与王世充的人在接头，他返回后即将他密捕，只不过他的信儿还是传了出去。"

那日翟树仁出营，杜如晦即派人跟随。翟树仁绕城向南兜了好大一个圈子，方在洛水岸边停下。过了一会儿，几名农夫打扮的人过来与他

接头。监视他的人见对方人多，不敢声张，待翟树仁返营后方把他逮捕。

李世民并不接言，在那里独自盘算，良久方与房玄龄言道："玄龄，洛阳那里现在什么最为重要？"

"那还用说，当然是粮草。我们这次占了回洛城和洛口，掐断了东都的粮草供应，城里人都饿得发昏。不过东都内线来说，王世充在虎牢那里还有一个大粮仓，若将粮食运回，城里人可支用一月。碍着我军沿途屯兵防备，他怕粮食又落入我手，一时不敢启运。这王世充满腹诡计，将此粮仓遮掩得不见一点痕迹，我曾派人秘密到虎牢一带访查，一点也查不出来。"

李世民笑道："我接连受惊几回，也要捞回些本钱，这事儿就要落在翟树仁身上。玄龄、如晦，我若放过翟树仁一命，他肯再送一份情报给单雄信吗？我想他肯定会！这件事情与咬金毫无瓜葛，不过咬金口无遮拦，也该敲打敲打他。如晦，你去，把翟树仁带来，也把咬金喊过来。"

过了一会儿，翟树仁被五花大绑带入帐内，程咬金略后几步进来，一见翟树仁，程咬金骂道："你这狗头，这些天来跑哪里去了？连个招呼也不打。你现在被绑，莫非得罪秦王了吗？"

李世民脸色严肃，说道："咬金兄，你知道这翟树仁背着你干了多少勾当？本王数次遇袭，都是这狗头传出的信儿。"

程咬金一听，又恼又惧，伸手拔出剑来去刺翟树仁，被杜如晦把住后腰，劝他道："程将军，不可造次，此人还有用呢。"程咬金"扑通"跪到地上，对李世民道："秦王，咬金失察。这狗头整日里变着法儿与我亲热，秦王的行踪倒有一大半都从咬金嘴里透了出去。咬金有罪，甘受责罚。"

李世民上前扶起程咬金，说道："不知者无罪，我若对你有了嫌隙，今儿还会叫你来吗？不过，咬金兄，你胸怀坦荡生性滑稽，这是你人之本色，有些不当讲的话，还是要三思才好。"

程咬金愈见愧色，血涌上脸来，一张青脸瞬间成了酱紫色。

李世民拍了拍程咬金的肩膀，示意他坐下，然后对翟树仁说道："翟树仁，你数次为祸本王，当死几次，你知罪吗？"

翟树仁吓得早成了一摊泥伏在地上。

李世民接着道："念你还有一点儿用处，本王可以饶你一条性命。你给单雄信写信，就说我欲收缩兵力，已令王君廓、黄君汉退出回洛城、洛口，信写好后照原道送出去。"

翟树仁原想必死无疑，这会儿听到尚有一线生机，眼神中也有了光芒，鸡啄米似的一味磕头，说道："小人愿听秦王吩咐，小人愿意写信。"李世民一挥手，杜如晦将他带出帐外。

帐内剩下房玄龄、程咬金三人，李世民言道："玄龄，翟树仁所写密信送出后，你给王君廓、黄君汉写一公文，令他们两日内诈作退军，晚间再悄悄潜入洛阳到虎牢之间的官道两边山间埋伏。咬金兄，你和敬德再带一万兵马去支援他们。那王世充听说我们退军，必定派人到虎牢去运粮，待他们入了你们的埋伏之地，你们就冲散他们。粮食能夺来更好，若不方便，就一把火烧了。"

程咬金急忙离座接令。

房玄龄微笑道："此举能成，当是对王世充致命一击。秦王，届时洛阳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看他们能支持几天！"

是日晚上，云垂风低，眼看又有一场落雪将至。李世民在帐内向着炭火读起兵书，然心中烦躁，复又丢下。到了几案前欲临帖，砚中墨水遇低温不甚流畅，遂又弃笔。他唤来房玄龄和杜如晦，三人一起走出帐外，到涧水边上漫步。

涧水两边河沿，遇水处已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凌。三人的靴子间或踏入冰中，只听冰凌作响。那日李世民在少林寺与李淳风、袁天纲的一席晤谈，直到今日也不能释怀，遂将心中郁闷说与两人。

房玄龄听后先是沉默半天，最后狠狠心道："秦王，这里左右无人，玄龄就将心窝里的话掏出来说。秦王，你至今仍是梦中之人啊！

"皇子之中，圣上最重者就是秦王。你从圣上在太原起兵，此后西

征北战，所战皆捷，大唐的一大半天下，都是你打下的。朝中大臣，军中武将，皆视秦王为天人。你又从善如流，将士归心，所出光芒照耀日月，别说太子、齐王，就是圣上的光芒也被你盖了下去：其实大家口中不言，心中都有一个大大的疑窦，就是你秦王的位置今后究竟定在何处？”

李世民不解，问道：“我佐父皇，不过为一藩王。现在大郎已为太子，我还能想到哪儿去？”

“对呀，圣上在世你可安定，然圣上终有龙驭归天的那一刻，其后太子即位，即为皇帝。到那时，论武功文治，论天下归心，他都被你这位皇弟给比了下去。昔日汉时霍光势大，汉宣帝见他每每感到若芒刺在背，此为霍光惹祸的根源。到那时，嘿嘿，秦王，皇帝只有一个位置，你虽不想，然别人要防你啊！”

李世民往深里一想，虽然周围冰天冻地，然身上冷汗涔涔而出，颤声道：“此仗胜后，待天下安定，世民即奏父皇归隐山林，做一富家翁足矣。”房玄龄见他言不由衷，不再接话，由他自己顺着思路想下去。过了好长好长时间，李世民返身望那满营灯火，轻轻叹了一声：“是啊，我心中所思别人又如何知道呢？”

房玄龄道：“如今对外用兵甚频，剿平天下为头等大事，设若天下太平，朝堂之上，宫廷之中，又见刀光剑影。史官尽管粉饰，然在书缝间终能窥见一二。说起来，淳风先生所言‘兄弟阋墙’为最大的争斗。事情很明显，太子有位无力，秦王功高绩著，若此次洛阳被下，我想不出圣上能再拿出一个什么职位来赏你！俗言‘功高震主’，这会儿太子那里肯定不安，太子与齐王交好，观齐王对你的态度可知一斑。圣上那里也在矛盾，上次在长春宫曾言要传位于你，后来又无话说。其实圣上处大事时常常摇摆，在谁继承大统这件事情上，一面是立嫡长之传统，一面对你甚爱又欣赏你的功劳，主意一时难定。这样摇摆，使你和太子之间嫌隙已成，终无转圜余地。”

“依你所言，我当何法处之？”

“玄龄以为，秦王你万众景仰，应继大统。说句自私的话，我们众人忠心随你，终不忍落个树倒猢狲散的局面。”

李世民听了房玄龄这番话，极度震惊。这些年他东奔西走，内心里

实想替父亲分忧，处断决伐，往往率性而为。他与建成，两人见面也是彬彬有礼，心里从没有夺嫡之念。至于元吉，确实心恶其能，言语行动中都透着厌烦。然房玄龄这些话，句句入理。皇家虽姓氏不一，然宫廷之中明争暗斗，却大同小异。想到这里，他嘱房玄龄道："玄龄，我知你对我忠心，你今日所言我当细细琢磨，万勿泄之。走吧，我们回营。"

杜如晦一直跟在他们身后，并不插言，到了现在方才说道："殿下，还记得我们三人当初在长春宫里说的一番话吗？"

李世民点头道："记得，那是肇仁兄逝去之后。"

"那日我们提到事件中有许多幽微之处，现在愈发明白。实际上，齐王与裴寂那时候已经视殿下为对手，他们的身后，会不会有太子的影子呢？请问，眼下秦王功震天下，若让太子选择，他愿意和秦王更亲密一些？还是与齐王他们友善？"

李世民沉吟道："若按玄龄刚才所言，太子不会偏向我。就感情而言，自小及大，还是大郎和四郎的情分更深一些。"

"对呀，眼前之势，其中又有更多大利所在，不管殿下愿意不愿意，从刘尚书之死开始，他们已然合在一起视秦王为对手，你必须度势选择。"

李世民听言后陷入了沉思。

玄龄忽然想起一事，说道："秦王，玄龄一番话你也许认为偏激，终不能释去李淳风之言所引起的疑惑。我想起来了，这北邙山阴有一名为麻屯的地方，那里结庐居住一位道士，据说他能算定阴阳，知晓身后之事，洛阳达官贵人常请他卜，名气很大。明日若无事，我们一同去访如何？"

李世民早让李淳风、袁天纲的一席话给撩起兴致，听说近旁又有一位奇人，满口答应："好，我们明日就去，如晦就不用去了，你我两人便服去访，且听他说些什么？"

居住在麻屯的道士确实为一异人，他名为王远知，琅琊人。初师陶弘景，又师宗道先生藏兢。学成出道，天下闻名。隋炀帝召见他，并在

长安起玉清玄坛安置。其后炀帝欲幸江都，王远知谏他不宜远离京城，炀帝不听。王远知于是就离开长安，到麻屯结庐而居。

这天一大早，王远知到山上习了一遍吐纳功夫，刚刚回来，就见一长一少两名文士飘然而至，年长者问讯道："请问王道长在吗？我们游学到此，特来拜见。"

王远知仔细打量两人，只见他们头上所戴的方巾，身上所穿的长袍甚是整洁，脚面和下面衣摆上虽然沾了些浮土，但并不太多。年长者一脸睿智，风霜爬满脸纹愈见老辣；年少者英姿飒爽，脸上虽有书卷气，然一双炯目神光内敛，气度非凡。他想此地战乱，早绝了游学之人，洛阳被困，断无人能出。猛地想起一个人，遂说道："老道正是王远知，来者中必有圣人，莫非秦王乎？"

来者正是李世民和房玄龄，听到王远知一口道出秦王二字，两人大吃一惊，知道遇到了神人。李世民跨前一步，拱手道："在下正是世民，久闻道长大名，今日特来请释悬疑。"

王远知袍袖一拂，说道："老道庵内肮脏，难留秦王驻足。请秦王回营，那里大事甚多，皆需秦王做主呢。我们来日方长，今后还有相会的时候。至于秦王身后，老道只送你一句话：秦王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说完，即将柴扉一闭，把两人关在门外。

李世民和房玄龄一时站在柴扉前诧异，直在那里呆了半天，见王远知再无动静，只好回营。到了路上，房玄龄说道："恭喜秦王，听那王道士所言，日后你能做太平天子呢。"

李世民并不言语，这几天，他先是和李淳风、袁天纲邂逅夜谈，昨夜听房玄龄直抒胸臆，今天奇异的王道士又说出那短短的一句话，他的心里不禁掀起了狂涛巨澜。在这一刻，他才把一颗雄心牢牢固固地坐实了。

过了数日，王世充果然遣太子王玄应率兵五千前往虎牢关，取出密仓中的粮食运往洛阳。由于前几次翟树仁传出的情报都很准确，王玄应放心大胆，让手下兵士皆驱车运粮，不设护卫之军。他们一路上还算顺利，这样粮队一直到了洛口。王玄应心想，按照如此速度行进，晚间即可到达洛阳。正得意间，只听一声梆子响，忽然杀出唐军。北面，王君廓、黄君汉引兵杀出；南面，尉迟敬德、程咬金率兵响应。他们兵临谷

下，如虎驱羊，很快将郑军驱散，然后分割包围各个击杀。王玄应见机不好，没命逃窜，所幸坐骑为一千里驹，名叫“玉花骢”，为隋炀帝的御用良马，较之尉迟敬德的乌骓马和程咬金的九花虬还要迅捷，众人追赶不及，最终被他逃逸了去。这边的唐军很快打垮了五千郑军，他们打扫战场，凭空又得到许多粮食。

王君廓、黄君汉又占了洛口、回洛城。这时，南面的史万宝终于有了进展，前军仅距虎牢关二十余里，基本上形成了对洛阳的合围。过了三天，王世充的郑州司兵沈悦看到前途无望，悄悄写了一封信送到驻扎在北邙山的李世勣手中，信中表示愿意作为唐军内应献出虎牢关。沈悦原来是李世勣旧部，李世勣当即将此信交给李世民，李世民阅罢大喜，命李世勣前往洛口，与王君廓一起率军向东攻击虎牢关。

李世勣到了洛口，与王君廓带军在黄昏时向虎牢关进发。他们走到关前的时候天还未亮，沈悦就在城内放起火来，并趁乱打开城门放进唐军。虎牢关轻轻松松落入唐军之手。

失去虎牢关，王世充通往河北的唯一通道被堵死了，洛阳真正成了一座孤城。这日李世民下令，大军拔营离开北邙山，开始围困洛阳宫城。为了就近指挥，李世民将中军帐移到青羊宫。青羊宫离洛阳宫城仅有二里，前些时候王世充曾经将这里当成他的行宫，没想到不出两月时间，王世充被步步紧逼龟缩入洛阳宫城内，这里反而成了李世民的前沿帅府。

武德四年二月初八，李世民下令攻打洛阳宫城。

洛阳在战国时代称为雒阳，秦时始在这里置县，西汉时为河南郡、河南府、河南路治所，其后，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皆在这里定都。现在的洛阳城，是隋炀帝于大业初年在汉城西十里处营建。城区周围约有七十里，跨洛渠南北、瀍水东西。当时隋炀帝“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依长安城的图样在洛阳造出一座都城。四周城墙皆用青砖垒就，砖缝之间用糯米汁浇灰粘连，城门用厚达二尺的坚木辅以铜钉造就。这样新造的一座城池，远较长安城池坚实。

李世民令李世勣、秦叔宝、罗士信带领四万人在东面上春门攻打；长孙无忌、段志玄、史大柰、程咬金领四万人在北面尤光门、德猷门、徽安门、喜宁门处攻击；宫城南墙面临洛渠，渠南城各坊早在李密攻打

洛阳时，被他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现在唐军兵临城下，王世充令拆除宫城与之相连的桥梁，无法相通。唐军见这里无法驻足不宜派人，仅派少许人警戒，不派重兵攻打。李世民自己和屈突通及一批文臣坐镇青羊宫，眼前的尉迟敬德、长孙顺德、刘弘基正带领五万人马日夜不停攻击西门。

城内的王世充命单雄信排兵四面防御，单雄信一面调度兵马，一面搬出两件城中巧匠制作的厉害兵器，将之架在四周围墙之上。一件名为飞石车，抛石重五十斤，可射出二百余步；另一件名为八弓弩箭，每排可发二十箭，箭镞如巨斧，能射出五百步以外。这两件兵器一投入使用，便打得城下唐军鬼哭狼嚎，损伤严重，唐军无法接近城墙。尉迟敬德将飞石和巨箭拿给李世民等人观看，屈突通叹道："没想到洛阳城内还有这样的能人，竟然能造出这般兵器。"

李世民意志坚定，严令各路将领努力攻打。他这日亲自到西门处观察城内发射石箭的情况，对尉迟敬德等人说道："你们不能一味上前死拼，可以频繁出击，引诱他们发射。洛阳现在已成了一座孤城，储备毕竟有限，又外无接济，石镞终有用尽的时候。"

此后唐、郑两军就在城墙下僵持，不觉已过去十余日。

这天刘弘基从阵前下来，求见李世民，说道："秦王，两军就这样僵持下去，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将士皆疲惫不堪。依我之见，我们不若暂且退兵，休整一段时间再来攻打。"

李世民听后觉得诧异，在他的印象中，刘弘基不应该这样："弘基兄，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大举而来，现在东方诸州县已经望风降服，眼前仅剩下一座洛阳孤城，其势断不能久，我们应该一鼓作气将其拿下。这样，长安以东基本上可以一劳永逸。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李世民的语气颇显得严厉，刘弘基听后仔细一想，觉得李世民所言甚有道理，不由得羞惭万分，说道："弘基也知此理，不过将士思归，不能因此动了军心，尚请秦王妥为安置。"看到李世民在那里思索，他行礼后转身又奔阵前。

李世民问众人道："刚才刘弘基所言，你们有何想法？"

萧瑀道："将士疲惫思归自有他们的道理，这场战事也确实长了一些。算来自去年七月出长安，至今已有九个月了。"

封德彝说道："秦王刚才对刘总管说的话甚是有理！现在箭在弦上，岂可引而不发？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现在和王世充既要比勇，更要比耐心。若此时退兵，王世充又可喘息一阵。"

大家又议论了一番，最后众人的观点达成一致，就是要继续攻打洛阳。李世民遂对屈突通说道："屈公，你马上拟一条军令：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

屈突通点头道："好，这样可以彻底打消军中一些人的幻想！秦王，我马上就办。"

屈突通第二天把军令通告全军。这天午后，于志宁携带两名从人风尘仆仆自长安来到洛阳青羊宫。于志宁向众人宣读了李渊的圣旨，其中多是抚慰之词。之后他将李世民拉到后堂，悄悄将李渊的密旨交给他。李世民展开一看，原来李渊在长安也得知了这里的战况，密敕李世民若一时难以攻下洛阳，可以退兵。

于志宁在旁边悄悄说道："秦王，这些日子前线的密奏如雪片般飞到长安，听说齐王是一天一奏。朝中大臣议论纷纷，都说重兵东征，如此旷日持久耗费钱粮，使都城难以支持，群言汹汹要求罢兵。不过我听圣上的口气，对秦王甚是信任，他让你在这里临机定夺。"

李世民道："于先生，不用你说我就想得出来，想那朝中裴寂老儿，恐怕嚷嚷得最凶。于先生，你在这里也不可多留，明日我让封德彝随你一同返朝，一起向父皇和大臣们陈说其中利害。父皇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不多，你们要多有准备，我知道，父皇每断大事还是慎重的。"

李世民晚间设宴款待于志宁，席间说起前时于志宁和颜师古出使南方，李世民说道："于先生，我在这里听说孝恭兄和药师兄大破萧铣的故事，惜未知详。你和颜先生恰逢其盛，今日我们把酒临风，谈兴甚浓，且让我们听一回故事如何？"

于志宁每一提起大破萧铣的故事，都大为兴奋。这会儿听李世民点题，他呷了一口酒，开言道："诸位若不嫌我啰唆，我就演说一回。话说那日李药师向赵郡王孝恭献了破敌十策，大军兵发夔州，水陆俱进，沿江而下……"

萧瑀看到于志宁在那里摇头晃脑，忍不住哈哈大笑："没想到短短

一别，志宁又成了一位说书先生了。”

筵席上哄堂大笑，李世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示意于志宁继续话题。

“其时萧铣都于江陵，江南之土悉归其属。萧铣一统江南过程中，手下将领还能听令征战，及至稍微安定下来，诸将恃功恣横，好专诛杀。这萧铣性褊狭，多猜忌，见诸将跋扈，深恐危及己位，遂宣言罢兵营农，夺诸将之兵权。手下诸将皆有怨望，大司马董景珍弟为将军，领兵作乱，被萧铣扑灭。因惧怕牵连，董景珍率兵来投赵郡王。本来，李药师已经为赵郡王筹划下破敌十策，没想到萧铣自己也来帮忙，乱了自己阵脚，坏了手下将士，反成了李药师所筹划计策之外的最大计策。”

房玄龄插言道：“设若内部精诚团结，外人来攻，终要费一番气力呢。”

于志宁继续道：“那日赵郡王孝恭统领十二总管出了夔州，另有三路兵马也奔向江陵。他们是：庐江王李瑗为荆襄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合计水陆兵马十八万，浩浩荡荡杀奔江陵。

“大队战舰到了三峡，正值秋汛，江水泛涨，水急难行，诸将中有人提出俟水落之后再行前进。这时李靖言道：‘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大军刚刚集结，萧铣尚不太明白我们的行动。我们若趁水涨之势，倏忽抵其城下，趁其不备，必获大捷。且萧铣也会认为三峡路险，我军必不可进，定然麻痹不为备。’赵郡王听了李靖的言语，率领两千余艘战舰东下，果然乘虚连夺了荆门和宜都两镇，此后大军战舰舳舻相接直抵夷陵，这下子萧铣慌了手脚，急令屯驻在靖江口的文士弘率精兵五万前来驰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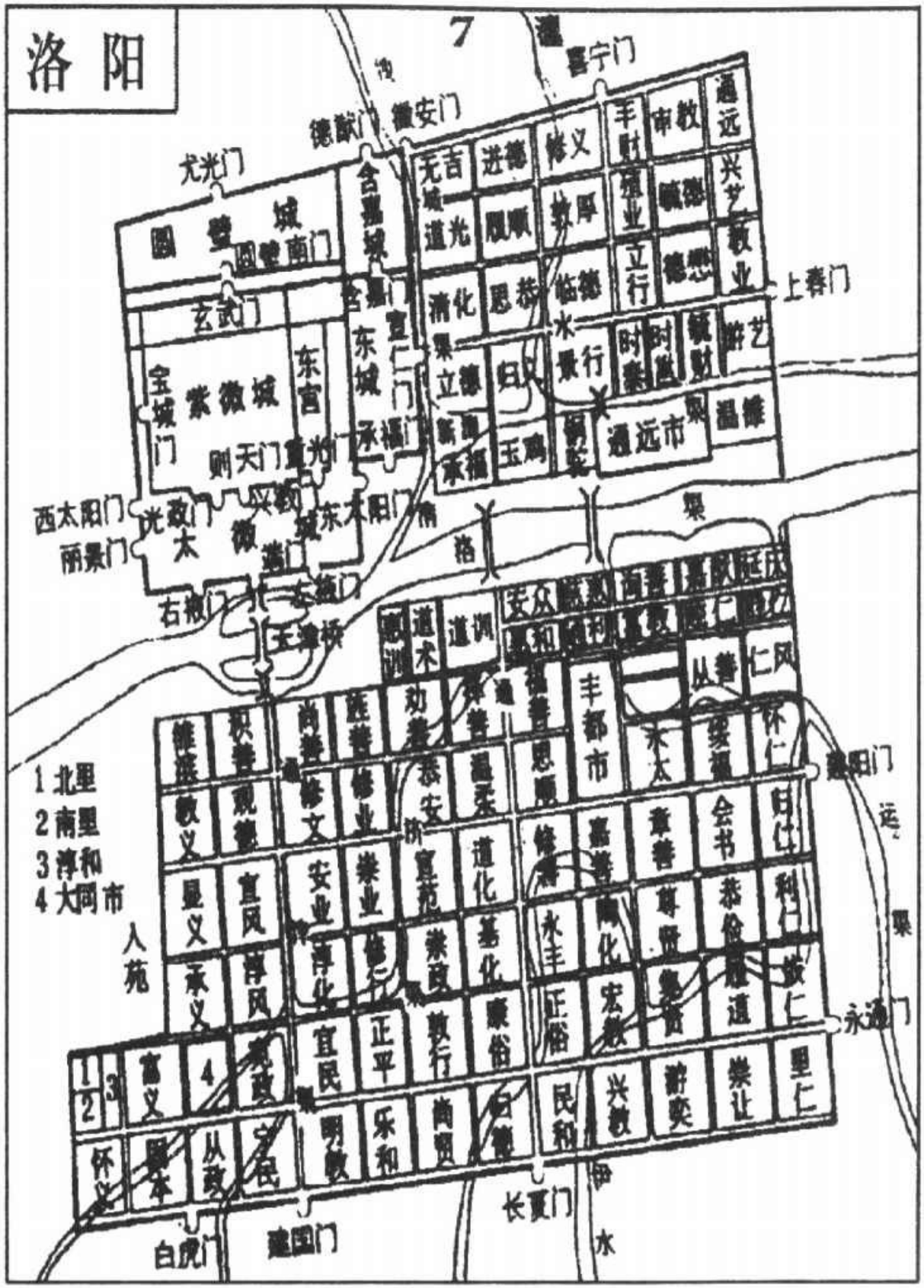
“看到文士弘领军来到，赵郡王孝恭失了计较。依李靖的意思，敌军兵锋正锐，不宜马上与其正面交锋，建议己方大军且泊南岸，待其气衰，然后相机图之。谁知赵郡王不听，留下李靖守营，自己率兵去击文士弘，果遭失利，所率大军被击散狼窜于大江南岸。”

李世民叹道：“孝恭兄还是着急了些，文士弘领军仅有五万，又是仓促来援，哪儿有即来即击的道理？想起我在陇西飞云谷一战，当时因不听药师兄等人的劝告，最后遭受败绩。哈哈，药师兄见了我李家兄

弟，肯定会大摇其头吧？于先生，你且再饮些酒，润润嗓子。”

于志宁道：“其时我和师古兄还在路途之上，未睹当日情景。”他饮了一口酒，见周围众人听得聚精会神，继续讲道：

“这一仗眼见是我军败了，不想那文士弘的手下见我军四处逃跑，地上遗留许多物品，纷纷弃舟抢夺战利品，军阵顿时大乱。其时，那李靖一直在对岸登高观察这边战况，看见这边情况，立刻带领所剩兵马杀奔南岸。这一下子反败为胜，大破文士弘军，其军被斩杀和溺死二万余人，残军向枝江方向逃窜，这时，赵郡王将败兵集拢，迎面又给予一击。此役，获得舟船四百余艘。


洛阳
7
1 北里
2 南里
3 淳和
4 大同市
人苑
圆壁城
圆壁南门
尤光门
德猷门
德安门
含嘉城
含嘉门
宣仁门
玄武门
宝城门
紫微城
东宫
东城
则天门
重光门
承福门
西太阳门
丽景门
光政门
太微城
兴教门
东太阳门
右掖门
左掖门
天津桥
洛
渠
言宁门
上春门
通远市
通远门
永通门
长夏门
建国门
白虎门
伊
水

“李靖当夜又率轻兵五千往袭江陵，赵郡王统帅大军在后跟进。那天晚上我和师古兄已到军中，随赵郡王孝恭在其座船上沿江而下。天上繁星点点，江水轻拍船舷，江面上两千余艘舟船不张旗鼓，月光下煞是壮观。其时我问赵郡王，此举能否拿下江陵？他豪情万丈，说只要今夜李靖能围住江陵，不令萧铣逃逸，就可稳操胜券。那一忽儿，我忽然又关心起李靖的行程，想江岸旁水塘密布，河汊众多，我军多北方之人，能否在这水乡中跨马驰骋？竟然担足了一夜心事。待我们平明到了江陵，就见李靖那五千军马遍守江陵要道，已经夺取了萧铣的水城。说起来，这还是萧铣帮了我们，他用罢兵营农的方法削弱诸将兵权，此时江陵城内仅留宿卫数千人。他见大军压境，又得知文士弘战败的消息，仓促之间调兵，然其众军皆在江陵以外，难能遽集，只好乖乖守在城里等待援军。”

听到这里，李世民一拍案几，说道：“好哇，药师兄临机变阵，轻骑围城，让那萧铣措手不及。如此先擒贼首，不愁江南不克。”

于志宁笑道：“回想李靖当日战法，与秦王极为相似。后来我回长安，听殷尚书谈起秦王你追宋金刚时，三日无食，衣不解甲，在雀鼠谷里日逐八阵，把刘武周和宋金刚都吓跑了。大凡能征之帅，英雄所见略同吧？”

席上之人将两般事略一比较，确实极为相似，遂啧啧连声。封德彝拱手道：“我皇雄才大略，更有秦王、赵郡王南北皆捷，秦王，你们两人皆年少英雄，为大唐建下不世奇功。”

李世民摇头道：“话不能这样说，孝恭兄那里，有药师兄辅佐；我这里，更有一大帮文臣武将。没有你们忠心辅佐，如何能够成就如此功业？想薛举父子、刘武周，甚至眼前的王世充，皆有勇力，不乏智谋，之所以不能持久，就因为众心离间。设若父皇我们单枪匹马，再勇再智，终归无用。于先生，瞧我们扯远了，你接着说。”

“那日就在江陵水城墙上，众人一同商讨下步战法。其时水城里泊有萧铣战舰上千，李靖手指其舰说道：‘擒拿萧铣，就着落在这些战舰身上！’他向赵郡王建议，将这些战舰放归江中，让其顺水向下游漂去。众人一时不解询问究竟。李靖解释道：‘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我们孤军深入，江陵城坚，若我们现在一时难能攻破，其援军赶来，我们就会陷入里外受敌、进退两难的境地。现在我们把这些战舰

沿江放掉，使其塞江而下，萧铣的援军看到这些漂船，他们一定以为江陵已经被我们攻破了，肯定不敢轻易前进。待到他们侦察清楚，至少也要耽搁十天半月，到那时我们早已经将江陵攻破。他们即使得到真正情报，为时已晚。’赵郡王接受了李靖的建议，将水城战舰悉数放入江中。

“果然不出李靖所料，萧铣向各地召来的援军看到顺流而下的船只，以为江陵已被攻破，顿时丧失斗志，踌躇不敢驰援。赵郡王这时指挥大军竭力攻城，萧铣见水城已破，援军又没有指望，无心再等，遂于十月二十二日率群臣开城出降。又过数日，已经在巴陵聚集的十余万援军，闻江陵已破，相继解甲投降，萧军主力遂告瓦解。南方州县闻之，均望风归附。”

萧瑀鼓手道：“好，我且为说书先生续上两句：放舟轻过万重山，送贼径走千湖水。于先生，我这狗尾续貂如何？”

众人哈哈大笑。

李世民举起酒樽：“来，诸位，于先生不辞劳苦，在这酒筵之中演练战阵，我们敬他一杯。”

众人纷纷立起，一起举樽，仰头将樽中之酒一饮而尽。

李世民将酒樽放下，拾箸向于志宁示意：“于先生，你光顾说话，菜竟然没有吃上几口。来，你且尝尝这北邙所产的羊羔肉，不膻不腻，爽口清香，想你在江陵，定吃不上这等美味。”

于志宁急忙夹过一块儿，放入嘴里慢慢咀嚼，说道：“味道果然不错，我在江陵，此次算是过足了鱼瘾。那江里的鱼，池塘里的鱼，五花八门，闹不清叫什么名字。就是到了今天，我还在犯糊涂，那些被我吃在肚里的鱼儿，这会儿也许还在大呼冤枉呢。”

众人又是一阵笑，封德彝道：“想不到素常文质彬彬的于老夫子，短短的江南一行，竟然学来这么多的幽默。”

李世民道：“听了于先生的介绍，想我那孝恭兄不负父皇期望，世民大受震动。孝恭兄长我两岁，然他能纳众言，终能成事。这让我想起四郎来，有人说我对他甚是苛求，其实他与孝恭兄相比，确实落了下

乘。若自己本身有缺陷，还跋扈拒谏，如何能够成事呢？听说他在慈涧放言，说我故意将他打入冷宫，落得自个儿整日打猎弄犬。我们来攻洛阳，为军国大事，岂可儿戏？”

秦王和齐王不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在这一点上，众人的心思大多都向着秦王。

看到时辰已经不早，李世民遂令众人散筵回房休息。

封德彝和于志宁一起返回长安，两人在路上快马扬鞭，日夜兼程。

封德彝此次果然不辱使命，见了李渊，他陈词道：“王世充得地虽多，然其间羁縻相属。现在秦王已经将洛阳四面围困，其所属州县举地来归者不少。王世充真正可以依靠的，唯洛阳一城而已，其已计尽力穷，苟延残喘。我们现在如果退兵，让其喘过气来，贼势必振，以后再来攻打要费更大力气。只有趁他现在处于衰弱之时，一举将之击破才可以图长远。”

李渊听了此话，说道：“朕知道洛阳势孤，实怕那窦建德来援救。当初为图王世充，朕尽撤已夺建德之地与之交好。现在洛阳危急，王世充接连派人前去求援。窦建德在这件事情上向着王世充，他给朕的书信也是劝朕撤兵。若不是窦建德正忙于攻打孟海公绊住了手脚，其结果实在难料。我怕他若来援，二郎受到夹攻，难以招架呢。”

封德彝恳切地说道：“陛下请宽心。秦王现在攻洛阳，仅仅拿出不到一半的兵力。若窦建德来援，他得不到什么好处。”

“好，朕愿听此话！封爱卿，你速返前线，告诉二郎：今取洛阳，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由他代朕收取，其余子女玉帛，可以分赐将士。”

封德彝得了李渊的这些言语，星夜赶回洛阳城外。李世民得知李渊同意暂不撤兵，大喜，赞封德彝立了大功，连连督促众将士加紧攻打洛阳。

李世勣、秦叔宝和罗士信等人见一味猛攻非但无效，反而伤亡重大。商议之后，令众军士在城东上春门前五百步外掘堑筑垒，以此和郑军相持，争取不放郑军一人出城。这样一来，郑军的飞石与弩箭打不到

唐军，唐军伤亡顿时为零。那日李世民轻控“青骓”巡视至此，见到如此堑、垒，大赞李世勣他们会想办法，遂令其他将士推广其法。一时间，洛阳宫城外堑壕纵横，原来四通八达的官道被掘得七零八落。

官道一断，郑军行动更为困难。城中存粮无多，其皇家贵戚及守城兵士尚有少量粮食可以维持，其余人可就遭罪了。为了获取粮食，一开始绢一匹值粟米三升，布十匹可换盐一升。到了后来，粮食罕见的时候，服饰珍玩皆贱如土芥。城内草根树叶先被众人剥光，他们又到水渠边上取水，在桶内澄清后倒去清水，剩下的浮泥加入一些米屑，然后做饼食之。不数日，食饼之人身肿脚弱，死者相枕于道。当初杨侗进入洛阳宫的时候，宫城内共有三万人家，到了现在已经锐减为不足三千家。一些人想逃出城外找粮，然王世充守御极严，见人逃跑，立即射杀。

王世充内无粮草，唐军又在城外闸断了自己和外方的联络通道。那些天，他常常遥望东方，心中唯一的指望，就是窦建德赶快出兵来援。

第十七回　薛收微言献奇计　虎牢精骑觇敌阵

当初窦建德得了黎阳，闻李艺南攻衡水，遂引兵北上与之相持。王世充早就对黎阳垂涎欲滴，此时见窦建德无心顾及南面，急忙派兵渡河前去攻打。孰料黎阳那里早有准备，难以攻克，且军中无粮，只好退回河南。这下子王世充彻底得罪了窦建德，自此两国交恶，信使不通。前面已经说过，正在这个时候，李渊掌握时机致书窦建德愿意交好，唐夏从此联手，把王世充抛在一边。李渊更是全出精锐攻打王世充，李世民带人围困洛阳至今。

李世民在这边攻打洛阳甚急，城内的王世充心急如焚，思来想去别无良策，方悔当初不该攻打黎阳与窦建德交恶。如今到了这个份上，他只好拉下脸皮向窦建德求救。其时窦建德正忙个不停，调兵遣将准备南下找曹州孟海公算账。孟海公于大业十三年起事后，不事张扬，稳扎稳打，势力渐大。他见窦建德忙于在北边和李艺相斗，王世充只顾洛阳，山东成了空虚地带，遂引军向东攻击，接连拿下兖州、郓州，更向济州进发。眼瞅着孟海公在那里趁火打劫，但窦建德陷入和李艺的争斗不好分身。待李渊退回原侵之地，两国交好之后，窦建德分出手来，集合重兵渡河南下，几路兵马齐头并进找孟海公决战。

见了王世充派来的使者，窦建德很为不屑，当堂问道："王世充怎么今日才想起朕？他当日侵朕黎阳，就没有想到有今天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来向窦建德求救的是王世充的侄子王琬和吏部侍郎长孙安世，王琬年幼嚅嗫不能言，长孙安世却能察言观色、敢辩能言，是王世充朝中一等的外交角色。他见窦建德如此冷淡，哈哈一笑道："夏帝此言差矣！想夏帝据有河北、山东土地，控弦百万，岂可因一小事耿耿于怀？如今唐家势大，夏郑两家相对势小。当初唐家与夏帝交好，其实包藏祸心，其意先分化我们，再各个击破！此语并非我危言耸听，远者不说，前者李渊一面让李世民在陇西与薛仁杲相持，一面与李轨交好，以分薛仁杲之势，用的就是此计。后来李世民灭了薛仁杲，李轨很快不保。夏帝，李渊最近北上打败刘武周，南下攻破萧铣，举目天下，能和他交手的仅剩下我们两家。今日之势，正如三国时魏蜀吴故事，曹魏势大，只有蜀

吴联手，才保天下鼎足之势。若今日夏帝不救洛阳，洛阳城破之后，唐家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夏帝你了。”

长孙安世的这番言语打动了窦建德及其臣下之心，凌敬最有同感。唐军攻下洛阳，则大唐疆土从南到北连成一片，那时的李渊肯定不会如今日这样仁慈有礼，再难容忍窦建德继续割据山东、河北之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到时候，窦建德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继续对抗，然胜算不多；一条是举土归降，然心有不甘。窦建德和其臣下思来想去，终于决定还是与王世充联手。不过眼下脱身不开。窦建德于是修书两封派人送出，一封送往长安，一封送到洛阳李世民手中，信中内容主要是劝李渊父子休兵罢战。毕竟现在与唐尚未翻脸，先礼后兵嘛。谁知李渊父子两人压根不理他，片字未复，让他火冒三丈。窦建德终于剿灭孟海公后，又修书一封，派人送到李世民帐前，依旧劝说他退兵。

这日李世民和萧瑀、封德彝、屈突通数人在青羊宫内研判军事，屈突通道：“我军将洛阳宫城围得如铁桶一般，城内存粮不多，我看他们难再支持五日。”

李世民微笑道：“那日萧公作书一封射入城中，劝王世充体恤城内民众，不要再作困兽之斗。不想杳无回音，萧公的这一番好意尽付洛水东流。萧公，总有一天王世充会举起双手出城投降，你且问他：何故当时理也不理？”

众人发出会心的微笑，眼见洛阳已成瓮中之鳖，此时大家心里都甚是轻松。萧瑀道：“我并非单纯为王世充着想，城内陆德明等人现在正苦得很呢，也许已经饿得半死。”

这时，一名巡官入报道：“禀元帅，夏主窦建德遣使致书，现在来使静候营外。”

李世民心里一沉，似自语般说道：“这个时候他又来书干什么？肯定又想做和事佬。”

封德彝接口道：“是祸躲不过，秦王，要来的终归要来。”

李世民点点头，对巡官说：“引来人进来。”复对众人说，“窦建德此次到底要玩什么花样，一会儿便知。”

来使名叫李大师，现任夏朝礼部侍郎。他进门后向李世民施礼，并呈上一书。李世民对他还算礼敬，请他落座。

李世民将窦建德来书拆开，快速浏览一遍，然后抬起头对李大师微笑道："李侍郎，夏王来书让我退军潼关、返郑侵地，你既为来使，当知道夏王的真实心意。对夏王所言我甚是不解，你能帮我释疑吗？"

李大师离座站立，拱手道："既蒙秦王垂问，大师冒昧奉言一二。揣度我皇心意，还是一片仁慈之心。隋末战乱，百姓流离，如今唐、郑、夏各安其地，不宜再相攻伐。郑帝曾经致书我皇，言说他无意西侵。如此不如罢军休息，各自安民休养，对百姓而言为一莫大的幸事。"

李世民笑容未退："夏王口口声声说要休养生息，然则他却在郓州那里大动兵戈，击杀孟海公，不是言不由衷吗？"

"孟海公与王世充不同，他数侵我地，正该讨伐！"

李世民冷笑道："想不到你还有一张利嘴，如此看来窦建德并非有眼无珠。"复厉声道，"然则我军到此历时一年，费去许多粮饷，丧亡许多兵士。今洛阳旦夕可下，你们反劝我退兵返地，你说，天下有没有这般便宜道理？"

李大师并不惧怕，继续说道："唐帝多次修书我皇，申言自己有志安民，不愿意穷兵黩武。今若罢战修和，一来可休息兵民，二来免伤和气，这也正是唐皇的心意。"

李世民听到"和气"二字，激动并带三分怒意，嗔怒道："郑本系敌国，有何和气？我灭郑国，与你们有何关系？唐夏本来交好，窦建德却没来由说这般话，其实伤了唐夏两家的和气！"

李大师听见李世民直斥窦建德名字，知道今日不能善罢，心里一横说道："我国为休兵息民起见，特遣大师前来致书，代郑请和。秦王若不肯应承，我皇手下强兵百万，就要以武力来迫和了。"

李世民这会儿反而归于平静，淡淡说道："强兵百万？我难道不知道窦建德的底细吗？他窦建德想来，谁也挡不住，就让他来好了。李大师，看你还是一条汉子，且寄下你这颗人头，就在本王营里观看今后的

好戏。窦建德那里，你也不用回去了。”

李大师遂被人牵至后帐，羁押军中。

窦建德久候李世民回信不至，又见李大师杳如黄鹤，明白这是李世民拒绝修和，且扣留了李大师。他一时大怒，决定兴兵救援王世充。武德四年三月十一日，窦建德使其手下将军范愿守曹州，自己带领大军十五万人，号称三十万，水陆俱进，沿着河水和永济渠西向救援洛阳。其兵势如同破竹，一举攻下唐属地滑州、酸枣，紧接着分兵攻向河南管州、荥阳、阳翟等地。窦建德大军一发，唐军探子将其进军消息流水似的报到李世民的案前。

得知窦建德西援大军已经发动，李世民觉得事情紧急，召集众人到青羊宫内议事。一时间，各处的众将离开岗位，连在慈涧镇守的李元吉也被召了过来。

众人相继落座，他们事前大部分人已经得知窦建德率军来攻，落座后一时无语，面面相觑。李元吉义愤填膺，张口骂道：“这个窦建德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说翻脸就翻脸！”

长孙顺德和程咬金等人也在一旁直骂娘。

封德彝淡淡说道：“兵者，诡道也。现在群雄相争，唯有实力说话，何谈信义？”

李世民笑对萧瑀说：“萧公，前时我将李大师扣下，本想给窦建德一个不理不睬，争取多延宕一些时日，等先把洛阳拿下再对付窦建德。现在看来，窦建德不给我们缓冲的时间。”

萧瑀忧虑道：“现在洛阳被围，正处于紧要关头。窦建德来军号称三十万，实际也不下于十五万，我们将处于两面受敌的局面。”李世民眉头皱起，对大家说道：“自古以来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如今郑夏联手，兵临城下，我们欲说退窦建德不能，只有放手一战。今天将大家召来，请各抒己见，筹划一策应付今日局面。萧公、封公、屈公，我们现在所筹划计策若再报往长安，恐怕时间上来不及，父皇那里，由世民具表补报，其余由你们三公临机剖断，你们以为如何？”

三人对望了一眼，均觉得眼前形势不可拘泥于常节，互相点了点

头。屈突通道："秦王，你只管定夺，圣上那里，我们几位老臣当具实禀报。"

李世民目视众人，说道："好，三公如此，大家也谈一谈吧。"想起此举势关大唐成败安危，众人皆很慎重，都在那里默默沉思，一时出现冷场。

屈突通与萧瑀、封德彝三人，常在一起讨论时事，此时心意共通。三人对视一眼，屈突通率先言道："如此，我先发一言。来时我曾与萧公、封公简单议了几句，以为我军攻打洛阳旷日持久，将士思归，心力疲乏，王世充在那里守御坚城，我们急切中一时难下。窦建德新破孟海公，乘胜而来，锋锐气盛，我军难当其锋。我们若困顿洛阳，窦建德袭来，必然会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我们三人想法，全军立刻退保新安，待到有机可乘时候，再行出兵。"

萧瑀和封德彝点头赞同，萧瑀言道："夏郑素有矛盾，我们若退守新安，他们也许会出现变数，这正是我们等待的机会。"

李元吉也认为此计甚好，叫道："三公此计有理，我先投上一票。王世充、窦建德皆虎狼之人，让他们在这里争斗，正有好戏看呢。"

李世勣摇头认为不可："退保新安最为稳妥，然我军现在主动进攻，向后一退就变为被动。若被动等待王世充和窦建德翻脸，岂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众武将意见出现分歧，刘弘基、长孙顺德、程咬金、侯君集等人赞同暂时退保新安，其余将领认为洛阳即将攻下，现在撤围而退实在可惜。

这时，杜如晦拿出一幅山川图，指点道："王世充穷蹙即将面缚，窦建德却远来助之，天意欲两亡也！请看这张山川图，窦建德若想来解洛阳之围，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出管城南下，绕道嵩阳，然那里重峦叠嶂，路险难行，且有史万宝据守；还有一条路就是出管城向虎牢，经洛口、北邙来此，窦建德肯定会行这条路，他想以重兵逐步打通关隘，且有水路可以支援。薛收现有一策，就是我军立即占据虎牢天险阻止窦建德前进，避免他与王世充合兵一处。"

薛收自从在泾阳投奔李世民，平时人们多尊其文名，其沉静有度，

不事张扬，将行军文牍整理得有条有理，素常他与杜如晦最谈得来。李世民一听薛收有计，眼睛顿时一亮，直起身来招呼道："薛先生，世民知你从不轻言，今日有计，定是深思熟虑过的，且说出来听听。来来，到前面来坐，在角落里说话我们都听不清楚。"

薛收现为秦王府记室，在一大帮文臣武将面前，的确人微言轻。见李世民招呼自己，慢慢起身走到前面，拿过杜如晦手中的山川图，侃侃言道："杜兄所言前据虎牢，就为我所献之计的根本！王世充保据东都洛阳，府库充实，手下将士皆江、淮精锐，他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粮食！因为这个缘故，他和我们相持，求战不得，固守又难以持久。窦建德亲率十余万大军远来救援，就如刚才屈公所言，乘胜尽出精锐，想一举致我军于死地！我们若退保新安，拱手让此两寇合军，窦建德肯定会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如此王世充恢复了生机，我们多日围困洛阳的劲儿就白费了。我军反而与夏、郑的战争刚刚开始，这一局面定会造成偃兵无日，统一无期。如今之计应该分兵继续围困洛阳，依靠已有的深沟高垒与之相持，即使王世充出战也轻易不与他相斗。另一边，派能将身率骁锐，先据虎牢，厉兵训士，以待夏军。我们以逸待劳，定能击破窦建德。若窦建德被击破，王世充见援军无望，城中乏粮，难以支持二旬。如此，我军可一举擒获夏郑两主，大唐从此定矣。"

薛收的这番话并不算长，然分析时势透彻，所提计策针对性强，正如拨云见日。李世民未及听完，已经站起身来，激动得一拍巴掌，喊道："薛先生，好哇！"欢喜之容，几近失态。

李元吉冷冷说道："好什么好？我军人疲马倦，虎牢之险能挡得住窦建德的千军万马吗？若窦建德一路西行救了洛阳，届时恐怕连新安也难保！"

其他人交头接耳，一大半人觉得薛收此计大气雍容，甚为可行。虽然看起来有些冒险，然唐军现围洛阳，仅拿出小半兵力，大部兵力还在闲置，有能力抵抗窦建德的进攻。

李世民神情一敛，朗声道："薛先生，谁又能想到你文雅之人，还能想出如此高明的韬晦之策呢？就如薛先生所言，王世充粮尽，城内上下离心，我们不用力攻，围之即可。窦建德虽新破孟海公，然其将骄卒惰。我军若据虎牢挡其进攻势头，可以扼其咽喉。他们若敢冒险和我们争锋，我取之甚易；若其狐疑不战，旬月之间，王世充因为无粮自溃，届时我军气势自然倍之，可以一举两得。我军若不速进，让窦建德得了

虎牢，周围诸州县望风而降，他进而与王世充合兵，则其势更强，我们再想图之就要费大力气了！诸位，本王心意已决：就依薛先生此计，分兵既围洛阳又据虎牢！”

众人见李世民意志坚定，便一一遵从。李元吉心中虽不服，然观众人脸色，也不好再说什么。

李世民又对萧瑀、封德彝、屈突通道：“我让玄龄具表禀与圣上，你们有什么意见也可以专奏，届时让快马送往长安。四郎，你今后就离开慈涧来青羊宫，洛阳现有的围城之军归你指挥，屈公在这里辅佐你。屈公，四郎毕竟经历战阵不多，洛阳大事你要多多尽心。敬德，你选上三千五百骑，我们今日就出发驰援虎牢。其他人分为三队，世勣兄，你和叔宝兄、咬金兄、士信兄为第一队，明日带领你们的麾下将士杀向虎牢；顺德、弘基兄、侯君集、史大柰作为第二队随后出发；第三队由无忌、段志玄带领，粮草辎重由你们负责押送。”

众将齐声答应。

屈突通忧心未去，说道：“秦王，我赞成分兵之策，然继续围洛阳用兵太多，不若先解其围，将队伍布于慈涧、北邙、伊阙等地，这样据险静观其变。”

李世民不许：“我们围洛之兵多于郑军，又有深沟高垒。屈公，你和四郎只要保持现有之态势，就是莫大的胜利。四郎，你过来，此次你和屈公镇守，责任重大，切不可出现纰漏。我送你们八个字望慎诫之：深沟高垒，慎勿出战！”

这天午时过后，李世民、尉迟敬德率领三千五百骑离营而出，他们沿北邙山脚下向东驰去，马蹄扬起的黄尘经久不息。其时，王世充、单雄信得知唐营有动静，急忙登上北城墙观看，看到数千骑沿着北邙山向东疾驰，一时猜不透李世民此举的目的。

隋朝社稷始建之时，隋文帝着手开凿运河，所开凿的广通渠自大兴城引渭水，东至潼关入黄河。隋炀帝接着大举开凿，建有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永济渠。通济渠由洛阳西苑引穀谷、洛水入河水，又由板渚分东南行，逶迤至泗州入淮水。邗沟北起山阳，南至扬子；江南河自京口绕太湖之东，直至余杭与钱塘江相合。

永济渠在河水之北，自洛阳起至于涿郡。

隋朝所开凿的五条渠，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连结了海河、河水、淮水、江水、浙江五大水系，成为世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长达一万里，为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

大运河的修建和繁荣，带动了一些沿河城镇的兴旺，虎牢关也因之而兴。

虎牢关位于通济渠和黄河的接合处。此处地势特殊，其向东皆为平地，向西多莽荡巨泽，一山如虎坐卧其间，隔断东西行旅，因之名为虎牢关。其时居民不多，及至通济渠一开，隋朝又在此建了虎牢仓，一时成了水陆码头，人员增多，小镇也繁华起来。

李世民午后出了洛阳，三千五百余骑扬鞭奋蹄，出北邙直奔洛口。见了王君廓，李世民令他留下少部分人镇守洛口，其余大部分人马明日整队奔赴虎牢。离了洛口，已近子夜，待他们到了虎牢，时辰已是丑时三刻。

李世民这晚休息不到两个时辰，天刚放亮，他即起身走到户外。太阳刚从东方露出半拉脸儿，晨霭尚未散去，和眼前通济渠水面的雾气合在一起，愈现初春清晨里那种清凉的感觉。

虎牢关依山而建，向东地势渐缓，二里外即是平地，再向东更是一马平川。通济渠就建在关前一里处的天然巨沟里，上面搭有一座拱形石桥，连接了东西官道。

窦建德这两日的进军速度甚快，其水军沿着永济渠一路西行，已经在金堤关集结；马步军出滑州快速南下，从原武渡过通济渠，前锋已袭破管州，这里距离虎牢关仅有三十余里。昨天晚上李世民到了虎牢后，连夜派出斥候出关打探，他们天明以后即返回向李世民禀报。

早餐后，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带领五百马军出关向东。这是李世民的习惯，每次大战前必须自己亲身出外侦察敌情，摸清周围地势。

他们出关后行约五里又折向东南而行，这里因为连年战乱，百姓离散，沿途难见人影。只见衰草满地，淹没路径，无叶的树木在阡陌之间连绵相挨，倒是河汊边生满的柳树梢上露出一点绿芽，昭示人们，春天

到了。

李世民左顾右盼，像是在寻找什么，他对尉迟敬德说道："当初父皇曾为隋郑州刺史，那时的这里，水陆交通便利，商旅众多，河渠里多舳舻舟楫，田间农夫忙于稼穑，谁会想到仅仅十数年的工夫，这里竟变得如此萧索啊！"他长叹一声，一脸忧郁之色。

隋朝最盛时候，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宽广的驿道向全国各地辐射。驿道上每隔三十里有一所驿站，"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至于水路交通，更为繁华，"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舻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看到李世民在那里长吁短叹，尉迟敬德毕竟肚里墨水太少，不能应答，只好一味点头。

这时，前方出现一处寺院，李世民脸现喜色，紧挥几鞭，驱动"青骓"加快步伐，一边说道："就是这里了。"尉迟敬德不明所以，一脸迷茫，紧跟前去。到了寺院前，只见寺院内外长草埋径，并无人踪。寺院门上匾额斑驳，依稀可辨出"大海寺"的字样。

尉迟敬德长出一口气，说道："我还以为是什么稀罕景呢，原来是一所破败的寺院。"李世民并不言语，下马进入寺门，尉迟敬德见状急忙令数名兵士抢上前去，挥刀砍倒枯草，清出一条道路。李世民站立在门内，令他们向西将寺院左首的杂草清除干净。那边长长的枯草蒿棵间，矗立有一片石碑。

李世民回思往事，悠然说道："曾经听先慈言道，这大海寺当初香火甚旺，其中立有双王像治病最为灵验。

"我年幼时身弱多病，父皇为我遍引名医延治并无起色，无奈之间，父皇和先慈一同来此寺中祈福，终于病愈。此后我又入少林寺习练武功，身体健硕至今。说起来，终归还是此寺灵验。大业二年正月初八，那时我还年幼，父皇特地来此寺立碑还愿。敬德，你让他们找到此碑。"

过了一会儿，两个兵士嚷了起来："找到了。"两人疾步上前，其时兵士已用布帛揩去碑上水渍浮土，字迹顿时彰显，只见上面用楷书写道：

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回患先于此寺，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显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其足，永无灾彰。弟子李渊一心奉养。

大业二年正月初八谨立

李世民下马抚碑逐字诵读，不及读完已是满目泪花。他退后两步，伏地为之三叩首。尉迟敬德等人也随同伏地，一同叩拜。起身后李世民挥手让从人退出寺外，院内仅剩下他和尉迟敬德两人。李世民此时心情鼓荡，举头仰天说道："父皇和先慈对我的恩德，唯天可鉴！敬德，我问你，在这个世界上，谁人对你全心全意且无私心加以呵护？"

尉迟敬德明白他所问的答案，然一时犯了难，嗫嚅不能答。

李世民道："只有你的父母！听先慈说过，那些日子我疾患难除，父皇甚至无心公务，一颗心都拴在我的身上。唉，家慈仙逝太早，我这辈子唯有尽心尽力，以报父皇恩德啊！"

尉迟敬德虽是粗人，也能感觉出李世民的这番话确是真情流露，不禁也激动起来，眼中落下泪来，说道："黑子是个粗人，大义还算明白。这个世界上谁对我好，谁对我坏，黑子心里如明镜似的。当初黑子父母遭劣绅欺压，我一怒之下杀了劣绅全家，连夜与父母逃到朔州，在那里隐姓埋名，后来才伺机投军。在父母那里，黑子当尽孝；对秦王，当是一腔忠心。说真的，秦王，你若要我的这颗心，黑子就拿刀剜出来！"

李世民方才沉浸在回忆之中，这会儿听到尉迟敬德这番话，微一沉吟，觉得自己刚才所思心胸太窄了些：父母对自己养育恩重，那么手下文臣武将对自己皆愿效死力，又该当如何？眼前的尉迟敬德就是例子，你若让他冲锋陷阵，他肯定想也不想不避矢石冲杀向前。想到这里，他上前执起尉迟敬德之手，说道："敬德，刚才世民所思，囿于家庭小处，心胸忒窄了些。我们名为将帅，实为战阵中厮杀出来的兄弟情分，一言以蔽之，为了一个'义'字！你的这颗心，不用说我也明白，其实我对你们也是如此。"

二人心意互通，并无太多言语。

一行人继续向东，途中遇到两名去打探消息的斥候。据他们禀报，窦建德将中军大营扎在管州，其前锋出管州向西十里在须水扎营，距离这里仅有五里。

这时，忽听从西面传来马蹄声，他们一时不辨敌友，尉迟敬德令五百马军散到两边埋伏，自己和李世民当路而立。

马蹄声渐近，可以看到来人约有二十余骑。李世民道："敬德，不用紧张，这里并无敌军，来人定是我们的人。"

瞬间，他们就驰到近前，见了李世民，他们滚鞍下马向他施礼。为首四人，正是李世勣、罗士信、秦叔宝、程咬金。

李世民向他们还礼，惊异道："你们应该今日从洛阳启程，缘何现在到了这里？"

李世勣拱手道："昨日秦王走后，我们四人觉得秦王带人太少，遂整顿兵马尾随而来，算来只比你们晚了一个时辰出发。途中又耽搁一些时间，所率马军今日才抵虎牢。我们入了虎牢，闻听秦王出来侦察，遂带数骑前来找寻。"

李世民见他们一脸疲惫之色，想是一夜驰骋，未能休息。遂关切地问道："各位王兄应在关中休息，早饭吃了没有？"

众人连连点头，程咬金答道："我们每人喝了一大碗热汤，吃了五个面饼，这会儿还撑得慌呢。"

李世民环顾四周，见一条宽阔的驿道通向须水、管州，驿道两旁多山丘河泽，丘上长草低伏，河泽边上多生芦苇。他心思一动，豪情顿生，说道："你们来得正好，我们先与窦建德打上一仗。"程咬金疑惑道："打一仗？就我们这五百人？"

"对，打一仗！现在窦建德立脚未稳，我们入虎牢的消息他也许尚未知晓。

"四位王兄，你们各带百余人在驿道两旁埋伏，我与敬德上前去引敌，争取将他们引入伏击圈，杀他们个冷不防！"

李世勣捻须微笑：这就是秦王的胆魄，似乎每次大战之前，他若不亲身犯险一下子，大战就开不了幕。经历了以前的许多战阵，众人对李世民已经十分信服，并无多言，各自领人前去设伏。

李世民和尉迟敬德遂带三人向前走去，行到离夏军须水营盘仅有两里处。远远望去夏军营盘隔须水而建，旗幡连绵一直向东延伸。尉迟敬德回首对三名随从说道："大家拿出箭，要百般小心。"话音刚落，就见从左手转出来十余人。

这十余人骑着马，正是夏军派出来的巡逻小队，他们看见李世民等人，还想是己方派出去的斥候。然细细一打量，发现服饰不同，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只听李世民大喝一声："来人听清了，我是秦王李世民。"说完，"嗖"地射出一箭，只见这箭直如闪电，射翻最前一人。其余人大惊，不及招架，一哄而散向须水奔去。他们刚刚转身，尉迟敬德等人射出的四箭又到身前，"扑通"两声，两人倒落马下。

这些逃兵进入营中直向主将营帐奔去。这次窦建德令王伏宝为前军先锋，率马军五万驻守须水镇。闻听李世民来到营前，他一时大惊，细问后方知对方只有五人，遂言道："李世民现在洛阳，难道他会插翅膀飞来不成？"他并不十分重视，派手下偏将殷秋、石瓒带领五百人出营。

其时李世民五人一直站在原处，看见对方营门大开，从中拥出五百余人。李世民大喜，笑道："敬德你看，来的人不多不少，多了，恐怕难以吃下，少了，又没有什么趣味。"尉迟敬德深以为然。

殷秋、石瓒以前仅闻李世民之名，未见李世民之人，他们到了李世民面前三百步处，殷秋大喝道："何处蟊贼胆敢来此，想来找死吗？"

尉迟敬德这会儿也觉得稳操胜券，策马跨前一步道："瞎眼的东西，秦王在此，还不下马就缚，莫非要我尉迟恭亲自动手吗？"

殷秋见尉迟敬德脸似黑金刚，腰悬两鞭，座下一匹乌马；又见李世民目如朗星，气度非凡，一柄青偃回龙大砍刀在阳光下泛出青光，正是传言中的二人形象。他一时胆怯，张目远眺，见前方并无唐军兵马，心里又镇定下来。心想他们两人果真就是秦王和尉迟敬德，眼前仅有五人，自己这方五百人，不管怎么说也能将他们生擒，到了夏王那里肯定

是大功一件。想到这里，他和石瓒招呼众人冲杀过去。

李世民见敌方队伍开始发动，三名从人脸现惊惶，就对他们说道："你们三人先向后退，本王与敬德断后。"说罢，自己和尉迟敬德按辔徐行。看到敌骑中最前者渐近，他和尉迟敬德扭头张弓射出箭羽，弓弦响处，那边两人应声倒地。殷秋连连催促众人努力向前，李世民二人连珠箭发，夏军骑手接连倒地，追兵大惧，发一声喊，顿时止住脚步。

殷秋、石瓒见状，令人取出弓箭，向前射出一蓬蓬箭雨。李世民两人一拨缰绳，"青骓"和抱月乌骓马向前一跃，撒蹄脱离了箭雨的范围。李世民复又扭身张开那张大弓，大羽箭势如流星般闯入敌阵，不断地射倒敌人。

如此走走停停，五人渐渐将夏军引入伏击圈。李世民看到他们已经全部进入，示意随从点燃号炮。那前行的三人取出号炮依次点燃，只听"啪、啪、啪"三声巨响，埋伏在四周的唐军在草丛间现身。李世勣、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催动坐骑，数马当先冲入敌阵。李世民和尉迟敬德见状，返身杀了回去。

不到小半个时辰，夏军损伤严重，伤亡者已有大半。这时，秦叔宝翻身冲上一处高丘，用他那洪亮如铜钟的声音喊道："识相的，快快下马投降，免遭屠戮！"他接连喊了三遍。

殷秋、石瓒见兵陷重围，唐军尽管人数不多，然个个骁勇，己军断不是对手，心中萌生了投降之意。听见秦叔宝喊叫，两人对望一眼，齐声喊道："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很快，双方结束了厮杀。夏军个个丢弃兵器，下马投降，在包围圈中慢慢排列成队。尉迟敬德将殷秋、石瓒引到李世民面前，两人在那里战栗不已，李世民微笑道："这会儿你们该相信我是秦王了吧？"

两人急忙伏地叩首，说道："小人有眼无珠，冒犯了秦王虎威，望乞饶命。"

李世民道："非是你们有眼无珠，这会儿恐怕窦建德也不会相信本王已出洛阳来到这里！本王放你俩回去，告诉窦建德，就说我秦王李世民在虎牢关等着他呢。"

两人连声说："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李世民厉声道："就这样说！敬德，给他们两匹快马，让他们回去。"

两人将信将疑，待走出有一里的地方，方才打马加速，仓皇而去。

王伏宝得知李世民确实到了虎牢关，一时大惊，他做梦都想不到李世民动作会如此之快！接报后，他急忙打马驰往管州，求见窦建德禀报。

听说李世民据守虎牢关，窦建德一时无语，凌敬在旁说道："这李世民确实有智有勇！当初主上决定西援洛阳，臣下估计李世民不敢分兵，有可能退守新安，这样我们与郑王合军，可保鼎足之势，不意他用兵神速已据虎牢关。主上，臣下知虎牢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们若去强攻，李世民有备而来，恐怕会耽延时日，若时间一长，洛阳那里恐难以支持下去。"

窦建德现在兵锋正锐，听凌敬此言，满心不喜，斥道："你这是书生之言！两军尚未交战，你能卜未来吗？伏宝，你先回须水，明日拔营向虎牢关进发，朕亲率大军随后。"

第二天窦建德尚未动身，李世民派人送来一封书信。窦建德展开一看，只见其中写道：

赵魏之地，久为我有，为足下所侵夺。但以淮安见礼，公主得归，故相与袒怀释怨。世充顷与足下修好，已尝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饰辞相诱。足下乃以三军之众，仰哺他人，千金之资，坐供外费，良非上策。进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劳未通，能无怀愧！故抑止锋锐，冀闻择善，若不获命，恐虽悔难追！

窦建德读罢，顿时大怒，他扯破来书，大骂道："黄口孩童，还想来教训老子。"急令催动三军，进逼虎牢关。

两日内，后续唐军陆续进驻虎牢关。李世民令王君廓、段志玄带领二万兵马扎营河水岸边，从那里到虎牢关沿途放上警戒哨。又令侯君集领军二万向南十里扎营，与虎牢关遥相呼应。事实上，虎牢关以北以南地方，遍布沼泽沟壑，人烟阻绝，商旅不通，夏军并无进军之路。

这日王伏宝带领五万前锋兵马渡过汜水，越过通济渠，到虎牢关前集结。后面，窦建德催动十余万大军，旌旗蔽日，鼓钲齐鸣，沿驿道连绵而来。

窦建德到了关前，仰望关上，见那里毫无动静，就令王伏宝推动抛石车等器具准备攻关。王伏宝接令，招呼众兵士将攻城之具推上前来。此去关前皆为缓坡，推车之人因为使力速度甚缓，等他们到了离关三百步的地方，还未将器具放好，就听关上传来梆子响，顿时，关上唐军打出旗幡，无数军士冒出头来。

夏军正惊疑间，关上又一声梆子响起，唐军齐齐从关上推下一排排的石磙。石磙溜墙而下，触地后沿着缓坡向下滚动，渐渐速度加快，到了夏军面前，这些石磙先是碾坏了攻城器具，再下来撞倒夏军军士。后面的石磙不绝地翻滚过来，碾得夏军鬼哭狼嚎。后排之人见这些石磙来势凶猛，急忙掉头逃跑。石磙下了缓坡到了平地处，无力再向前滚，终于缓缓地停止滚动。

关上唐军看到夏军退过缓坡，距离关前已有一里之遥，遂一齐停手。

王伏宝见唐军并不出关交锋，欲借关前缓坡地势推出石磙来阻挡自己。他一时无计，急忙到窦建德面前讨教下步行止。

窦建德道："早闻李世民善于坚壁不出，他这次轻骑占据虎牢关，看样子就是这般打算。我们欲援洛阳，必须打通虎牢，或者溯河而上，从水路进攻。"

王伏宝道："水路大军现在已沿永济渠集结至金堤关，他们本想溯河而上，或入汜水攻虎牢，或入洛水攻洛口向东都前进。谁知河水上游连下暴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舟，一时无法。如今只有打通虎牢关，沿陆路增援洛阳。"

窦建德沉吟道："如此，伏宝，你挑选一些善射之人，想法射出箭弩压制关上唐军。李世民既要围困洛阳，又要分兵堵截我们，其力量毕竟有限，我们先与他硬拼一阵。"

王伏宝回头去布置，一会儿，手持弓弩的夏军腾跃向前缓缓推进，手中不绝地射出弓弩。然关前空地毕竟狭小，唐军早有准备，他们一面

向关下人群稠密处推去石磙，一面立起盾牌掩护，一些神射手藏在盾牌之间，向夏军猛射。夏军支持不下去，纷纷败下阵来。

李世民带领众将立在城墙内，眼见夏军两次冲锋皆被打了下去，李世民露出微笑，问道："无忌，关中石磙、硬弩等物备得充足吗？"

长孙无忌道："我们这次有备而来，弩箭已装满三窖，像眼前这种用法，可支用一月有余。石磙，虎牢关原本就有储备，我又在北邙条石场设立工场，用一千石匠日夜打造，并当即运来。这两日，我怕石磙不够用，又派军士四处征用。"

程咬金接口道："你这样一征用，方圆百姓算是遭了殃。过了几个月秋熟之后，满亩的粟子无石磙可碾。"

李世民点头道："对，咬金兄说得有理，我们在这里打仗，以不扰民不殃民为根本。无忌，战阵过后，所征用石磙要一一归还。"

罗士信问道："秦王，眼前窦建德大举来攻，我们仅用石磙、箭弩之物来对付他吗？"

李世民答道："对，人言我好用坚壁怠敌之策，这次还要老调重弹一番。洛阳王世充那里身处水火，城中粮草短少，我们只要把窦建德阻在这里，不出二旬，王世充自乱。士信兄，我看窦建德攻关不下，此处又难以扎营，他肯定会退后找寻营地。届时也不能让他太舒服，我们组织精干小股人马前去骚扰他。你最善于轻骑踹营，扰敌之策由你完成如何？"

罗士信点头答应，尉迟敬德和程咬金一听有仗可打，一同向李世民请战。李世民一听笑了，说道："你们跟着本王，这逞匹夫之勇劲猛杀敌的水平见长啊。"

众人都发出会心的微笑。

窦建德在关前使尽了法子，无奈唐军攻防有度，石磙、箭弩等物无穷无尽，只要夏军前攻，这些东西层出不穷地抛射过来。两天时间，虎牢关前躺满了夏军的尸体，石磙更是横七竖八在坡下堆积如山。窦建德见进攻毫无效果，只好下令退军。他们沿河后退十里，来到一个名为板渚的小镇。这里北依河水，南控通济渠，沿河东北行二十里即是金堤

关，大军粮草可以从此接济。窦建德就将中军帐设在板渚镇，其余人马沿河水扎营，连绵十余里。

王世充那日得知窦建德来援，一颗沉重多日的心顿时松弛下来，满心想唐军听此消息，肯定会收兵退回西面，这样自己就可以和窦建德在洛阳相会了。

谁知他等了几日，城外围城的唐军没有任何动静，依旧凭借深沟高垒和自己相持。要说也有变化，就是唐军不再轻易出击，只是坚守。那日他在城墙上看到李世民率领三千余骑向东开拔，后来又有数队人马拔营向东。现在他才回过味来：李世民一面继续围困洛阳，一面亲带人马去阻挡窦建德来援。这一时刻，他忽然感到李世民这个年轻人太可怕了，他不畏强敌，依旧想分兵给予夏、郑雷霆一击。

其时洛阳宫城内缺粮更甚，人人面黄肌瘦，四肢无力。王世充在宫内长吁短叹，这日招单雄信等人筹划解救之法。单雄信这数日甚是忙乱，他趁夜色派人或坠下城墙，或顺洛水出城，竭力打探唐军消息。现在见了王世充，禀报道："好叫主上欢喜，臣下数日来得到确切情报。那李世民为堵截夏王所率军马，全出精锐前往虎牢关。这里仅留下李元吉和屈突通为首围困洛阳，其生力军已去大半。"

王世充长叹道："尽管其生力军已去大半，然观朕手下之兵，昔日号称江、淮精锐，如今都饿得半死，哪还有劲儿与唐军厮杀？且唐军现在来围城之军还有十余万人，与我军兵力相当，他们又建深沟高垒，要想反攻过去，谈何容易？"

单雄信道："臣下已经侦察清楚，此去北邙五里有一唐军的粮仓，我们想法将此粮夺回，就可支城中两月之用。李世民所以敢分兵围堵，就是欺我们城中无粮，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挡住夏王不能西来，我们支持不下去就会走出城外向他投降。眼下城外元帅为李元吉，由屈突通佐之。李元吉勇而无谋，且不纳人言。臣下已筹下一策，请主上定夺。"

王世充听了单雄信的计策，觉得可行，此计若成功，即可解洛阳之困，遂令单雄信全权指挥。

李元吉这些日子一直住在青羊宫，攻城军事日常调度皆由屈突通负责，他反而显得无事。李世民东去三日过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带人往慈涧以西山上狩猎一回。屈突通知道他的习性，只要不干涉军务，乐得

他自由。

李元吉自从来到洛阳，自觉一直罩于李世民影子之下，军中之人对他甚是恭敬，然自己所言所语他们并不重视，多是左耳听右耳出，全没把他放在心上。这次他名为围城元帅，然一切章程皆依李世民“深沟高垒、慎勿出战”的大框子而定，他曾提出搞几次出击，都被屈突通用以上八个字给挡了回去。这日天还未亮，他尚未起床，一名巡官进入房来，禀报道：“齐王，现在宫城西太阳门大开，郑军从门中拥出，直奔青羊宫而来。屈尚书令来叫殿下，一起到前堂议事。”

李元吉到了前堂，就见屈突通率领数名行军总管正在等他，屈突通劈头说道：“齐王，王世充突然在西太阳门发动攻势，不知意欲何为？我们一同前去观看如何？”

李元吉点点头，一行人来到离西太阳门有半里的地方站定，观看那里的阵势。

那边战斗正杀得惨烈，郑军从城内不绝地拥出，个个头缠红布，手持大砍刀，不避矢石。唐军依托深沟高垒，不绝地射出弩箭，郑军一排排倒下身来，然后续队伍连绵不绝，瞧他们的劲头，必欲夺下唐军阵地。

屈突通问道：“郑军除了这里，其他地方有动静吗？”

行军总管卢君谔答道：“王世充甚是奇怪，仅在西太阳门出击，其他地方都平静得很。”

屈突通道：“这里面有鬼！传令，其他守军严阵以待，不可擅离阵地，违令者斩。”

李元吉大怒：“屈公，这还看不出来吗？王世充在城内饿得难受，闻听窦建德来援，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出东门与窦建德会合，二是出西门进攻长安以为声援。他现在猛攻西门，就是想我军主力已去虎牢，关中空虚，他想乘虚而入呀！”

屈突通摇头不信：“此去长安数百里，再借给王世充几个胆他也不敢。齐王所言王世充欲与窦建德会合，很是有理。卢总管，你领人前去东门加强戒备，防止王世充逃逸。西门这里，就由我和齐王镇守。”

李元吉不同意："屈公，我们现在应该防备西门、东门，北门那里，现屯下如此多的重兵有什么用处，可让他们分兵增援东、西两门。"

屈突通踌躇道："齐王，秦王临行时候所说的'深沟高垒，慎勿出战'，甚是有理。如今王世充那里，兵力与我们相当，然他们饿了两月，战斗力大大下降，谅他们插翅难逃。若现在分北门之军，就打乱了原来的防御格局，万一有变，恐难以应付。"

李元吉大怒，吼叫道："屈公，记着：我是这里的主帅，你为副！本王已经忍耐你多日了，别动不动就拿二郎来压我。传我的命令，立刻分北门之兵。谁若敢拦阻，军法从事！"

屈突通等人看到李元吉动了肝火，不敢再言。

单雄信以西太阳门为饵，寅时又在上春门发起攻击，吸引唐军撤下北面守军增援，使其北面防线顿时空虚。这时，单雄信一面派人继续在西、东门牵制唐军，一面亲率倾城之军从北面尤光门、德猷门、徽安门、喜宁门而出，快速撕破唐军防线，又在东西两端留下重兵筑垒防守，他则亲率三万马军，后面跟随无数车辆，直奔唐军北邙山粮仓而去。

及至唐军明白了单雄信的意图，为时已晚。单雄信将所有粮食都装运出来，指挥大军掩护粮车入城。唐军拼命冲杀，妄图将粮车抢过来。东面领头的行军总管卢君谔最为骁勇，亲带数骑闯入敌阵截住单雄信厮杀，无奈寡不敌众且武艺不行，很快被单雄信挥动金顶枣阳槊刺下马来。单雄信见大功告成，嘱咐手下不可恋战，用弓弩射住阵脚，然后依次退入城中。

王世充得了这些粮草。如同雪中送炭，精神为之一振。当日，全城人饱餐一顿。这天暮色中，王世充让从人远远离开，独自站立在北墙之上，遥望东方天空，心想粮食入城，可保一时无虞，然粮食终有用尽的那一天，内心盼望窦建德的援兵赶快来到。

第十八回　关前布阵御强敌　河北牧马怠建德

屈突通将此次洛阳战事具报给李世民，李世民细细阅了报章，不禁拍案大怒，当堂斥道："这四郎实在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两军兵力相当，郑军又挨饿多时，只要不是自己乱了阵脚，谅他们也难以冲出重围。这次让王世充得了粮草，如何是好？"

堂下众人一时面面相觑，本来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洛阳城内存粮无多，只要在虎牢关前挡住窦建德前进的脚步，使他无法救援王世充，则不出两月，王世充自会出城投降。洛阳大事一定，就可倾全力对付窦建德。如今王世充得了粮草，又可支持下去，这把如意算盘就此落空。

萧瑀忧虑地说道："王世充得了粮草，又可凭坚城与我们相持。眼前的窦建德凭借水陆运输，可将河北之粟源源不断运来供应军中之用。如此一来，我们的粮草供应反成了问题。"

封德彝道："是啊，我们自去岁出了长安，已延宕一年有余。圣上那里倾国力支持钱粮、调度兵马，已到了强弩之末。如今落了个不上不下的尴尬局面，秦王，我们不若引军退回新安，以求稳妥。"

李世民听到封德彝老调重弹，恼怒更甚，有心想当场驳斥过去，又想在此危急关头，若与他们当堂争吵，终为不妥，按了几按将自己的火气压了下去。看到李世勣在那边张嘴欲言，说道："这件事情还是我失了计较，当初若将镇守洛阳事体委与世勣兄，断不会出现今日局面。屈突通虽有眼光，然到了紧要关头还是把持不住，难以坚持己见。世勣兄，你有话要说吗？"

李世勣道："仗打到这份上，唯有撑下去。我们在这里难受，窦建德的日子更不好过，他那近二十万兵马龟缩在板渚小镇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就看谁最有耐心了。比较而言，王世充凭借坚城和我们相持，虽得了些粮草，终是瓮中之鳖。为今之计，我们先全力打败窦建德，则王世充就可不战而擒。"

一旁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听言后相对颔首，他们压根儿不赞成封

德彝的主张。本来此次出奇兵占据虎牢，意图就是隔断王世充与窦建德的联系，若退回新安，则前功尽弃，实为败招。

封德彝察言观色，见众人大部分赞同李世勣的意见，急忙打圆场："李总管所言也有道理，德彝只想此危急关头，秦王要当即定夺，应付了今日局面。"

萧瑀早对封德彝的人品大为不屑，当堂斥道："德彝，军中无戏言。我们身为圣上的臣子来到军前，圣上本意是想此战重要，让我们协助秦王打好此仗，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心向朝廷，不拘对错，尽可剖露心迹。你这番言语，转蓬也忒快了些。"

萧瑀在朝中素以耿直出名，他这番直言如同刀刺，羞得封德彝脸红脖子粗。若在平日里他当能忍受，如今当着众多下属揭了自己老底，心里一股火按捺不下去，当堂就想发作起来。李世民见状，急忙上前劝住二人，说道："封公，萧公，你们不可再争论。你们心诚向唐，世民唯有代父皇感激。此次世民忝为主帅，且听我分析如今的局面，二公再细辩如何？"

听了李世民的言语，萧瑀和封德彝回身坐下。封德彝见李世民前来圆场，满面满项的红色渐渐消退。

李世民言道："世勣兄所言甚是有理，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全力打败窦建德，方可逼王世充授首。虎牢关挡住窦建德不能向前，若让他舒舒服服地龟缩在板渚，也非我意。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断其粮道，使其自乱。王君廓、段志玄，这断其粮道的事儿就由你们二人筹划。"

那日王君廓、段志玄奉李世民之令率军进驻河水边，这里自虎牢关开始延续过来一溜儿小山，两人就在要紧处布置上人马，自己驻扎在临河的小丘上。丘上树木丛生，北面丘下即是滔滔的河水，其时河水暴涨，舟楫难行，两人原来加倍留意窦建德会溯水而上，现在涨水帮了大忙，一时不用担心窦建德会从这里偷袭。

今日李世民令他们筹划袭断窦建德粮道，两人策马回营，王君廓路上犯了踌躇，说道："现在窦建德在板渚集合近二十万兵马，我们只有区区二万人，不说路途艰辛，果然接近他们，那也是以卵击石啊。志玄，秦王说让房玄龄协助我们，他为一文士，手无缚鸡之力，有何大用呢？"

段志玄说："堂会散后我与房先生仅匆匆会了一面，他急着去调舟船，听他言语，此次我们不从陆路进发，乘舟沿河而下。我想秦王素来算无遗策，房先生此举定是大有道理。"

王君廓听说要沿河而下，心中还是不甚明白。

这条计策其实是李世勣所献，当初他镇守黎阳，对周围地理了如指掌。此次窦建德大举来攻，其军中所需粮秣皆装在船上，沿永济渠和河水溯水西来，沿水舟楫相连，辎重颇多。窦建德令手下将军张青特负责后方供应，张青特率领舟楫到了金堤关扎营，这里距离板渚仅有二十里。张青特一面调度粮草供应板渚，一面令载粮舟楫沿岸抛锚，粮草随用随取，卸下货物的空船摆往下游，重船向前移动一个泊位靠岸，取物显得非常方便。

李世勣悄悄向李世民建议，派员五千夜间乘船而下，攻其不备直捣张青特营盘，另派人多提引火之物燃其货船，火一燃起，风助火势，可一鼓将其所有货船连绵烧起。窦建德若失去这些粮草，一时难以筹措起大量船只，届时其军中马上就会面临粮草短缺的局面。李世民听后大喜，只问了一个小细节，就是前去进攻之五千人马完成任务后，若从陆路撤回非常困难，他们如何全身而退？李世勣说他们功成之后再乘船到河对岸，沿岸西行至怀州河内，届时洛口之军可以在那里接应。李世民见此计善全，遂令房玄龄立刻调度船只，并致书洛口之军做好接应准备。

过了三天，房玄龄从新安、回洛城等地共征集舟船三百艘。舟船沿河而下，其时河水汹涌，一些临时征来的操舟之人技术不甚熟练，沿途有十余艘小船倾覆入水。

王君廓、段志玄在河边迎接房玄龄带领的船队，房玄龄舍舟登岸，他们共入营房。这时，他们听到从虎牢方向传来人声马嘶，急忙出外观看究竟。只见一马当先，打头的正是秦叔宝。原来当初秦叔宝随翟让在瓦岗起兵时，他们西向进攻到了金堤关，当时由秦叔宝率兵八百抢关而过，那日李世民定下夺关之策，知道秦叔宝熟悉这一带地理，遂派他来助战。

王君廓到了此时方才明白李世民的计策，不由得喜形于色，招呼其他三人坐下商议。至于攻击时间，房玄龄说今日不可出战，原因是众兵士惯于陆战，水中的事儿一窍不通，仅登舟下船也须时间演练，众人深

然之。

此后几日，段志玄指挥兵士演练上下舟船，王君廓、秦叔宝、房玄龄每日到河边观察水势和天气情况。进入四月以来，河水渐渐止住涨势，逐渐向下回落。房玄龄令人在河边设一标尺，日日记录河水的水位。到了第五日，他们又来观看的时候，只见标尺的水位五天来已经下降了半尺。其时河面上无风，黄色的河水从眼前流过，平缓处若一幅平铺的黄绸，洄水处虽现小旋涡，亦不甚急。初夏的阳光照在河面上，愈觉得这会儿的河水比较温驯。房玄龄言道："王公，今日天气不错，入夜后定有月亮，我观兵士演练操舟愈见熟练，似可以出发了。"

王君廓道："房先生，洛口那里做好接应准备了吗？秦将军，若万事俱备，我们可以出发。"

两人一同点头，房玄龄道："洛口那里早已经做好准备，所准备的舟船已泊北岸，届时接应你们上船返回南岸。"

王君廓道："如此，我们就定在今夜出发。房先生，你可动身返回虎牢，向秦王陈说这里的情况。"

入夜，上弦月将银亮的光芒洒在大地上，月光下的河水浩浩荡荡，大气磅礴又不乏温柔。此时，房玄龄已经返回虎牢关，五千奇兵准备子时出发，秦叔宝站在河边进行最后一次战前检查，猛然想起一事，急忙返回营帐找到王君廓，说道："王公，今夜不可出发！"

王军廓疑惑道："今夜月光甚明，兵士毕竟操舟不熟，正可趁月光的便利下行，如何不好呢？"

"我们此去，目的为断其粮道。张青特将粮船沿河一溜儿相连，只要将这些船只焚毁，就可达到我们的目的。今夜月光虽好，然河面上无风，更别说西风了。若无西风助势，我们所带的二十火船就无用处。"

王君廓大惊："哎呀，我们怎么将此节忘了呢？连房先生这样思虑缜密之人也给疏忽了。秦将军，这可如何是好？"

"我曾经听杜如晦言道，当今能算定阴阳、深谙天文历算之人，首推李淳风。然此人四处云游，居无定所，现在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今之计，我们只好在军中选取一些灵动之人，让他们站在河边观察风向，届

时我们再出发。”

王君廓踌躇道：“这是笨法儿，万一风起不久就转了向，或者风干脆停了，我们行在半路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如何是好？何况如今初夏之时，南风颇多，要等西风，确实太稀少了。”

那天晚上他们果然没有出发，王君廓一面派人将此情况报给李世民，一面派人站立河边，十二个时辰里不停观察风起风向情况。

此后三日里，中间曾经有几次虚惊。眼瞅着西风起来，兵士相继登船，然船未开风就停了。还有一次船行到二里的地方风渐渐减弱，他们只好拢舟靠岸返回驻地，折腾得大家颇有怨言。

第三日傍晚，乌云笼罩夕阳，天空早早黑暗起来，西风顺着河面先是慢慢飘过来，渐渐加劲，到了后来竟然呼呼作响。段志玄正在岸边，见状大喜，几步奔入帐内嚷道：“王公，看样子这次是来真的，我们出发吧。”

王君廓也一直在注视天气情况，他走出帐外眼望天空，忧心地说：“风是有了，然暴雨也会随之而至。秦将军，若暴雨浇注，我们的焚船之计又要落空了。”

秦叔宝道：“不妨，只要西风疾劲，我们的火船到了近前，那些船表面惯用桐油覆抹防蚀，很好引燃。王公，我们走吧，想天佑大唐，这次也不例外。”

王君廓令兵士登船，霎时百舸竞发，借助风势，船儿在河面上较往时行驶更快。风卷浪急，不时有船只倾覆河中，落水的一大半兵士不熟水性，竟至溺死，会水的则拼力游向南岸，侥幸逃命。船行中途，大雨果然倾泻而下。

夜半时分，船队前锋抵达金堤关，秦叔宝、段志玄率先上岸。金堤关前有一片很大的开阔地，除用作水陆码头外，近来张青特更在这里屯了许多军需之物以图转运。今夜风大雨急，守卫兵士本就不多，这会儿都躲进帐中避雨。唐军上岸，倒是没有惊动任何人。

秦叔宝、段志玄整军三千到岸上列队，后面的王军廓一面指挥兵士将船只归拢系好，一面带领其余兵士向水城逼近。随带的船只内，有二

十艘船装有一应芦苇干柴等引火之物，约有三千余担，为了避免淋湿，上面盖有一层桐油布。另让船上兵士皆手持倒须钩。

暴雨一任倾泻，水密如帘，王君廓在那里忧心如焚。事情很明白，若暴雨一直不停，今日火攻之计就要泡汤。他眼前能做的只有等待，然时间一长，被张青特发现的危险就越大。

他们在这里又等了小半个时辰，雨才渐渐地缓了，然风的劲儿一直未歇，可听到风的哨声响彻两岸。想是劲风将落雨的乌云吹散了去，只见雨越来越小，渐渐成了细雨。

秦叔宝和段志玄在那边严阵以待，防备关上的张青特领兵杀出，这会儿看到雨已经小了起来，又观王君廓在那边毫无动静，秦叔宝忍耐不住，令段志玄继续在这边看守，独个儿跑到河边，见到王君廓劈头说道："王公，为何还不动手？现在是难逢的好时机啊！万一被夏军发现我们的意图，他们将粮船散开，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王君廓点点头，说道："秦将军，你过去挡住那头，这里有我。"说罢，他命令火船开始行动。

二十艘船悄然启碇，风帆水顺，瞬间船就撑到了水城。其时，夏军水城守卫之兵为了躲避风雨，且素日来这里相安无事，放心大胆竞相蒙头大睡。火船抵达粮船前，船上兵士用倒须钩搭着粮船，然后各自放起火来，放火之后他们跳入河水向岸边游去。这二十艘火船上皆有硫黄焰硝、芦苇干柴，很快，火见火烧将起来。火船引燃起粮船，风助火势，一下子就烧红了半边天。

睡梦中的张青特闻听火起，急忙上关观看，只听呼呼风哨声中，眼见河边的粮船火势蔓延，宛如一条张牙舞爪的火龙。他一时摸不着头脑，下关披挂上马，带人前去查看究竟。待他出关不远，火光中但见一彪人马拦路，当头两人，正是秦叔宝和段志玄。秦叔宝已经打定主意，现在去硬抢关毫无必要，只要挡住来援夏军，保证己方全身而退，即为万全之策。这会儿看到关门大开，从中拥出许多夏军人马，大声道："段将军，我们不问究竟，先把他们杀翻再说。"说罢，他催动忽雷狡，挺枪杀向前去。段志玄见状紧紧跟随冲杀。

张青特仓促来迎，不及三合，就被秦叔宝一枪挑中咽喉，一命呜呼。后面随行的唐军兵士如狼似虎，他们很快抢入敌阵横挑竖劈，周围

血肉横飞。未出关的夏军兵士见主将被杀，又见来人凶狠，吓得忙不迭地将关门紧闭，外面未来得及逃回的夏军兵士很快被唐军杀得干干净净。

秦叔宝折转头，喝令兵士在关前放起火来，烧了夏军囤在这里的军需辎重。火光中，唐军有秩序地快速退到河边。王君廓早已望眼欲穿，见他们安全返回，指挥众人登船，然后划船北渡。

一夜之间，窦建德的粮草辎重都化为灰烬，上千艘舟船也被焚毁。再想如往日那般与北岸从容联络运输，眼见是不可能了。

当初窦建德决定增援王世充，手下的将领大多不愿意。他们攻破孟海公后，个人收获颇丰，都收到大批金银珠宝，一些人还掳来标致女子充作妾侍，满心想回到都城家中好好享用一番。不料战马未歇又披战甲西向援助洛阳，所获得的宝贝只好携带军中，倍感累赘。进攻虎牢受阻退守板渚后，这里与河北一河之隔，眼望河北无法归家，心中的焦急劲儿一时难耐。这下子又被唐军袭了金堤关，粮草没了着落，与北岸联络不通，大家更加焦急起来，群言汹汹，要求罢战归家。

王伏宝率先找到窦建德，进言道："陛下，臣察众将士日夜思归，再如此耽搁下去，恐怕要闹出事儿来。李世民现在一心拿下洛阳，据守虎牢不出战，是想待洛阳粮尽后再一鼓擒之。我们在这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反而成了王世充的陪绑。皇上，我们的根据地在河北，若困守在此，引起军中哗变，那是很划不来的。"

窦建德这几日也万分烦闷，打了多年的仗，从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憋气的时候。近来气温渐高，他心底里的火也越烧越旺，嘴角上不觉起了几个红泡。这会儿见王伏宝要求退兵，不自禁火又上来，斥道："打仗如同儿戏吗？如今朕已经同李渊闹翻，唯有和王世充联手，方是保全之策。你去，传令军中，敢言退兵者斩无赦！"

窦建德起身于农家，平素质朴平和，与手下将领打成一片，深得众心，臣下也敢言能劝。王伏宝听了并不惧怕，他一咧嘴，说道："臣可以去传令，不过军中无粮，难支数日，到时候谁为陛下筹划呢？"

窦建德长叹一声，骂道："这个该死的李世民，有能耐出关来战，谁胜谁败，那是各自的本事。唉，伏宝，有什么法子与唐军决战一回吗？"

王伏宝顿时默不做声，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他也无计可施。

凌敬自从得悉金堤关的粮草被焚，心里也万分着急。这两日深思熟虑，想出一条计策来。他在一旁观察多时，见眼前一时沉寂，立起身来，说道："陛下，臣有一计可解洛阳之围，且不用在此困守。"

凌敬胸中素有智谋，窦建德和王伏宝等人素来敬服，这会儿听说有计，他们顿时来了精神，示意他快说。

"兵法有云，临战须善变。我们大举东来，到此虎牢受阻，已在板渚困守两月有余。李世民在那里以不变应万变，而我们却无变化，遂致今日困顿之厄。如今之计，须反客为主，抓住唐军的软肋猛击之，使其疲于应付，如此，才是我军取胜之道。

"那么唐军的软肋何在呢？其京师长安留有镇守之军，我们鞭长莫及；其以重兵围东都洛阳，又出重兵据虎牢，这样从长安到虎牢千里相连，其头尾结实难击，然其腰部那里可谓软肋。我们如今可以避实就虚，先撇开虎牢，全军渡过河水攻取怀州河内，以重兵戍守形成支撑点，以此联络河北山东之地；全军再西向越过太行山，攻取河东之地。此后兵分两路，一路进壶口以骇蒲津，一路出风陵渡威逼潼关。这样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可以扩土得众，使河东之地与河北之地相连结；二是我们直插长安至虎牢这条长蛇阵的腰部，李世民必回兵救援，洛阳之围自解；三是乘虚捣入唐境，可得大军安全，无须攻坚。"

窦建德听后大喜，觉得凌敬这条计策既大胆又安全，遂令王伏宝传令军中，三日后启程。

渡河罢攻的消息很快被王世充的使者王琬、长孙安世得知，两人大惊，急忙商量对策。午时过后，两人带着金银珠宝挨个拜访窦建德的重臣大将，王琬不说话只是流泪，长孙安世则鼓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陈说利害。他们久在军中，深明众将心理，知道众人皆爱贪利，且思归心切。长孙安世明白王伏宝的重要，采取了重点攻心的对策。他们第一个拜访了王伏宝，入帐后，王琬在一旁暗暗垂泪，长孙安世说道："王将军，听说夏帝欲领军渡河，这个消息确实吗？"

王伏宝点点头，说道："不错，有这回事儿。我们在这里困守，不若依凌敬之计北出太行，占领河东，这样也可解洛阳之围。"

长孙安世微微一笑，摇摇头说道："王将军，若依此计，难解洛阳之围不说，恐怕贵军要陷入不上不下的境地，太不智了。"

王伏宝询问究竟。

"如今怀州河内那里已被唐军占领，大军渡河之后首先要攻坚，唐军向河内增援是一忽儿的事，他们可以从回洛城、洛口、虎牢三地同时出兵。眼前放着现成的例子，围攻虎牢已近三月不成，再开辟新战场其变数更多。即使你们攻下了河内，近二十万大军要翻过太行山，我知道那里山高壁陡，山间小路皆埋在草木中，人在那里攀缘而行尚可，马匹却难以逾越，随军辎重要全部丢弃。若翻过太行山，河东向来是李渊的老根据地，早已严阵以待的唐军面对你们这群手无粮草、马匹、辎重的远来之师，他们即使不与你们交战，还如李世民在虎牢关这样坚壁不出，恐怕你们也无力再向西向南发展了。"

王伏宝一听果然有理，身上惊出了一身冷汗，失声道："对呀，凌敬为何没有想到此节？"

"凌敬为一书生，至多在山川图上指指点点，哪儿像你们亲身经历战阵，明白打仗的凶险？其实你们夏帝没有必要太悲观，金堤关粮草虽失，军中粮草最少可支五天，且可恢复粮道，以利长久。李世民那里比我们更为不堪，他围洛阳已一年有余，几十万大军所需粮草皆需关中接济，关中粮草毕竟有限，为此事其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要求李世民罢兵，他现在虎牢关也是硬撑着。前时我皇为配合夏帝进兵，设奇计夺了唐军北邙粮草，虎牢这里已无可转运之粮。这两日我派人化装深入虎牢以西打探，唐营内已无粮草，李世民也无计可施。王将军，其实两军都到了紧要关头，谁能咬牙挺过去，谁就是胜利者。若渡河西攻，前途未卜，且耽误时日，凌敬此计可是大错特错了。"

"依你所说，我们还在这里与李世民对峙？"

"不用对峙！三日之内，唐营因无粮草肯定要有动作。届时我们抓住时机，抢关夺隘，将李世民驱出新安以西，这样夏帝和我皇在洛阳会合，天下鼎足之势从此定矣。"

长孙安世的这番话说得王伏宝心动，长孙安世见火候差不多，就领着王琬到其他将领那里继续游说。较之王伏宝，其他将领更容易说服，一听满帐的金银因翻山越岭可能丢弃，且李世民数日内可能退兵，纷纷

大骂凌敬出的馊主意。到了晚间，一帮人一串通，一窝蜂跑到窦建德那里，坚决要求不渡河。

王伏宝说道："陛下，臣下去默想多时。若渡河西逾太行，变数太多。眼前我们拿虎牢关都没办法，再往河东，一路关隘甚多，且有太行高山。既来之，则安之，现在我们与李世民相持数月，听轻言就弃之，实在可惜。"

当时凌敬不在现场，几名颇有军功且脾气火暴的将领骂道："陛下，如此军国大事，切不可依书生之言毁了前程。凌敬身上没有硬骨头，一到紧要关头就想退缩，这种人吟诗作赋还行，到了军中纯粹是废物。"

"对呀，筹划决策应该慎重，哪儿能让一名书生将大军挥来喝去？"

窦建德坐在那里一时彷徨无计，眼前的这帮人是随自己起兵的功臣，看来今天是犯了众怒。经过一个下午的思索，窦建德对凌敬所献之计有了疑惑，心想大军若入太行后万一不利，到时候远离河北，再想转圜终无余地。这会儿见众将在眼前情绪激昂，一颗心已经倒向他们。想到这里，他挥手道："吵什么吵？渡河西出算是千条计百般策中的一条，朕未有定论，你们就认真了，在这里嚷破了天！伏宝，你所说的李世民营中已经缺粮，是否属实？果若如此，我们可以不战而胜了。"

王伏宝道："陛下，这条消息应该是千真万确的，明日臣再派人前去打探。"

窦建德点点头，挥手让众人退出，又令人召来凌敬。

凌敬其时已经得知窦建德罢了自己所献之计，心中焦急万分，入内伏地，流泪不已，说道："陛下，臣所献之计实为目前的良策，若依众将所言，恐无葬身之地。"

窦建德温言道："朕知你忠心，不过眼前唐营缺粮，势不能久，刚才众将心齐力足，可一鼓破敌。此天赞我也，师将大捷。若现在罢兵渡河，就会寒了将士之心，一发不可收拾，我只好从众议了。"

凌敬连连叩首，谏道："陛下，众将皆有私心！他们舍不得金银美女，一心归家，今日午时后王琬和长孙安世又挨个拜访他们，赠送珍

玩。谋天下当弃小我，方成大器，他们拿种种理由阻挠渡河，其实视陛下的天下为无物。譬如说唐营无粮一事，李世民敢和我们长期相持，肯定有其所恃，岂能突然间就无粮了？陛下，谋大事要当机立断，不可有妇人之仁。”

窦建德脸色一寒，斥道：“凌敬大胆，竟敢耻笑朕！不过念你一片忠心，今日不降罪于你。朕心已决，不用多说，你回帐去吧。”

凌敬出门后仰天叹道：“竖子不足为谋！奈何？”回帐后收拾包裹，悄悄溜出板渚向南行去，从此不知所踪。

窦建德的夫人曹氏还算是一位有见识的女人，她在窦建德就寝时劝说道：“凌祭酒所献计策甚好，陛下因何不用之？若依此计攻取河内后乘唐之虚，连营渐进逾太行取河东，再致书突厥让其发兵击关中，李世民肯定会还师自救，洛阳之围自解。我们现在一直困守在虎牢关前，不是自找苦吃吗？”

窦建德的一股无名之火又冒了出来，斥道：“你这是妇人之见！朕既然答应王世充来救援，如此悄没声走了，不是失信于天下人吗？”窦建德这些天的脾气很大，曹氏本想多说几句，然知道他的性子执拗难以说服，只好长叹一声宽衣睡觉。

按照李世民的安排，此次所有粮草供应由长孙无忌统一筹划。单雄信带人夺了北邙粮仓，无法再从那里转运粮食，长孙无忌正在一筹莫展的当儿，王君廓悄悄对李世民说他在洛口仓储有九窖粮食。当初隋朝在洛口建粮仓共有三十窖，每窖可储存三千石粮食。如今王君廓在那里存有九窖，合二万七千石粮食，可保数十万大军食用数月。李世民听后喜出望外，也不问王君廓是如何弄来的，缘何不及早报告，急派长孙无忌前去查实。

长孙无忌到了洛口，王君廓派人随他一同巡查粮窖。洛口北依河水，是洛水的入河口，故称洛口。这里水陆交通方便，转运粮食非常通达。方圆横亘许多道黄土岭，岭间生满了郁郁葱葱的杂树，其中酸枣树最多。隋朝沿岭开凿了许多粮窖。这里土质结实，土壤相对干爽，即使大雨倾盆，雨水快速流入岭下的沟中泻入河水，并无积水，所以这里的粮窖实乃天然良窖，窖内温度、湿度恒常，窖内若存上粮食，三年内不用翻晒，也无虫蛀。隋朝时这里粮食经常满仓，李密当时夺取后开仓放粮，随后弃之；王世充打败李密，又派人前来修整重新启用。这次王君

廓夺了洛口，王世充尚在这里存粮四窖，此后王君廓打败王玄应运粮之军，将所获粮食储入窖中，又成五窖，是为九窖。这些情况李世民一时不知，王君廓也一直未报。长孙无忌还算细心，查看粮窖时，也大致摸清了这些粮食的来历。

虎牢军中粮草尚可支用三日，长孙无忌看完了粮窖，一颗心方才放入肚中，他想回虎牢向李世民禀报之后，再行运粮。

长孙无忌带十骑返回虎牢。此时已是四月下旬，天气渐渐炎热。他们打马沿官道向东疾驰。洛口到虎牢，仅有六十里的路程，他们仅用了两个时辰，就到了虎牢关近前，远远可以看到营盘里的旗幡。此时夕阳西下，将它的余晖幻成了漫天的彩霞，大地暮色渐合，一个白天行将结束。这时，他们打马转过山角，在通过的一刹那，长孙无忌眼睛余光中忽然发现在山脚长草低伏处闪过一个灰影。

长孙无忌勒马站立，别转马头又转回了山脚，指着那处草丛对从人说道："去，看看那里有什么东西，你们张满弓，若是一只野鹿将之射杀。好长时间没有吃到野味了。"

十个人拨马围上前去，他们拿出弓搭上箭，准备一有动静就连环射出。他们一步步逼近，这时，就听见有人喊道："别射，别射。"

众人一时诧异，原来这里有人。只见一名灰衣之人举起双手，慢慢从长草中站起，满脸惊惶之色。

灰衣人转眼被带到长孙无忌面前，他"扑通"跪倒，说道："小人是此处农夫，不想惊动了大人。"

长孙无忌满腹狐疑，见那人眼珠闪烁不定，并无农夫的木讷质朴，遂骂道："你这厮鬼鬼祟祟，你为农夫跑到这里干什么？说，你是何处人士？"

那人抬眼道："小人家住广武，来此是想为牲口打些草。"

"胡扯，广武那里的百姓已经逃散，现空无一人。告诉你，我前日还在广武，你瞒得了别人，能蒙过本将吗？看你这样儿，口音也不对，莫非是窦建德的探子？"

那人连连叩首，拒不承认，长孙无忌遂令将他押往虎牢。入营后，长孙无忌不及吃饭，径直找李世民禀报，只见其帐中已掌起了灯，李世民和房玄龄、杜如晦正围在一张山川图前指指点点。

见到长孙无忌进来，李世民起身道："是无忌回来了，瞧你满身灰土，今天钻了不少粮窖吧？无忌，你为运粮官，全军都看着你呢。"

李世民让人给长孙无忌送上一杯水，长孙无忌接过一饮而尽，他用手抹了一把嘴，说道："二郎，九窖粮食已经落实，我逐窖查看，里面都装得满满的，我们明日就启运如何？"

李世民点点头，喃喃自语道："不意王君廓还有这般深沉，倒是救了急。"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一眼，说道："秦王，那日我和如晦谈起此事，既喜又虑。喜的是我们粮草有了着落，此仗可以稳操胜券；忧的是如此大的事儿，王君廓事先竟然不露一点口风，其心机也太深沉，不可不防啊。"

王君廓原为匪盗，被李密招降。降后见李密不重视自己，遂又引军降了李渊。李渊当时正是用人之际，封其为上谷公，其后，他多有战功，素以勇猛著名。

杜如晦也说："这王君廓外托勇猛，内怀深沉，这次虽将粮食献了出来，其内心到底如何想，我实在想不出来……"

李世民抬手舒掌，说道："罢了，此事不可再说，万一传入王君廓之耳，他反会说我疑心太重。毕竟，他还是将粮食献了出来，凭此一点，就是功臣。"

他们不再深入此话题，长孙无忌忽然想起逮住的那名灰衣人，笑道："我从洛口回来，还顺手牵羊抓到一名窦建德的探子呢。"他将抓捕过程细述了一遍。

房玄龄脸色凝重，说道："真怪了，这两日窦建德像疯了一样，四面派人来打探消息。今天北面的王君廓和南面的侯君集都抓到一名，细细审问，原来都是来打探我军粮草情况。莫非窦建德嗅到什么味儿，要有什么动作不成？"

杜如晦道："事情很明白，前次王世充夺了北邙粮食，如今我军中存粮仅够支用三日。窦建德被断了粮道，军中存粮也不多。其来探听情况，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等待我军粮尽自退，他可以西进洛阳与王世充会合；二是待我军粮尽疲敝，他来找我们决战。"李世民眼睛闪亮，笑对长孙无忌说："无忌，那日萧公曾说，我这秦王府里玄龄善谋，如晦善断。你听他们刚才的寥寥数语，就将窦建德的盘算剖析甚明。哈哈，史大柰、段志玄他们说我算无遗策，其实我是冒用了两位先生的功劳，你说，是不是这样？"

长孙无忌不知如何回应，房玄龄、杜如晦确实给二郎帮了大忙，然二郎本人也是人中之杰，他们其实是相辅相成。

李世民微一凝神，说道："无忌，你抓的这名探子现在何处？"

"现羁押军前，尚未审问。"

"好，放了他！无忌，你不再出面，就让手下兵士说误会了。可以少送他些粮食，就说军中存粮无多，无法多送。嘱他不要再到这里打草，方圆以内已无草可打，军中马匹还要渡河北上放牧呢。这件事你要办得不露痕迹，具体如何办，你可与房、杜先生商量。"

长孙无忌顿时明白，这是李世民的一条诱兵之计。

第二日一早，李世民让史大柰挑选三千马匹，向北而去。昨日长孙无忌放走了密探，房、杜言说须将渡河牧马的戏做足了，方能使窦建德上当，李世民当场表示，自己要亲带这些马匹渡河。

到了河边，王君廓和段志玄已在那里迎接，两人对李世民亲自带马渡河甚是不解，王君廓道："如今这里草料充足，缘何不嫌麻烦渡河牧马？"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静极思动，这些战马上阵腾跃须有野性，它们在这里圈养久了，早该出外走走。何况，窦建德在那边大眼瞪小眼，早盼着我们出外牧马了。"

数人顿时明白。

李世民问起渡河用舟船，段志玄报说这里备有三百艘，由于船不

大，每只船每次最多能渡五匹马。李世民说："不妨，够用了。史将军，你先到岸边指挥装船，每船最多装马两匹。窦建德既然想看，我们就摆开架势慢慢渡河。"

众人一算账，按如此渡法，三百舟船须往返五个来回，这样须到未时以后，方能把这些马匹全部运过去。

不说史大柰在河边指挥装船，这边李世民带领王君廓和段志玄慢慢沿河边向东行去，这里一溜儿丘陵，丘下河水滔滔。李世民边走边说："君廓，志玄，上次你们和叔宝兄一起袭了金堤关，斩了守将张青特，这次打击很有效果。只可惜那些粮草和战船没能带回来。"

段志玄摩拳擦掌："元帅，我们兵围洛阳已一年有余，又在这里和窦建德纠缠了三个月，这次烧了这老小子的粮草，这会儿恐怕他再也坐不下去，我们该是出去击杀的时候了。"

李世民停下脚步，对王君廓微笑道："君廓，你此次献粮帮了我们大忙，又有资本与窦建德周旋下去。你说，我们是继续与他相持，还是主动出击？"

王君廓目光闪烁不定，当初他在洛口存了粮食未及时禀报，担足了心事。此次言说后，总怕李世民出声斥责，谁知直到如今李世民并无一句硬话加身，这让他更如惊弓之鸟。闻听李世民欲听自己意见，他字斟句酌答道："回秦王话，窦建德失了粮草，恐怕不能持久，他会主动出来找我们决战。前时这里曾捕到他派来的探子，审问时探子言道，当初粮草被烧，其祭酒凌敬曾献渡河逾太行攻河东之计，惜被窦建德手下将领阻止。他们既不渡河北归，军中又无粮草，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找我们决战。"

李世民叹了一声："唉，这凌敬为一有见识之人啊，可惜其计不为窦建德采纳，天欲亡他啊。假若他们果真渡河西攻，则自此到长安，沿线震动，我们如今就不能好端端在这里沿河漫步了。不错，窦建德目前无路可走，不出三日，他定会主动找我们决战。哈哈，志玄，我看你这一段时间憋了许多劲儿，届时你可一并释放出来。"

这时，他们走到一处高丘之上，从这里俯视远处，方圆数里尽收眼底。不远处，自南流来的汜水在阳光下如同一条晶莹的玉带，水光潋滟。李世民手指远方，说道："出汜水向东五里，有一处名为牛口渚的

地方，你们两人知道吗？”

他们点点头，王君廓道：“知道，那里又称为喇叭口，是东西行旅必经之地。”

李世民道：“这些日子我和玄龄、如晦多次查看山川图，认为这个牛口渚是个形胜之地。大战在即，我们与窦建德的决战必在正面进行，这些日我暗暗调兵，别看窦建德号称三十万大军，其实难以当得我军雷霆一击，其兵溃之时必然向后逃窜。届时能否全胜，就看你两人之能了。”

两人顿时凛然，明白这是李世民向他们布置任务。

李世民接着道：“记得我攻慈涧之时，沿涧水出奇兵攻破慈涧北墙。这个法儿此仗还要再试一试，届时你们看到虎牢之兵全线攻击，杀出关外的当儿，立刻率领这两万人马登舟下行，到牛口渚弃舟登岸，就在那里摆阵断了窦建德的退路，待我引大军掩杀过来时一齐杀出。明白我的意思吗？”

两人齐声答应，没想到沿河漫步之余，李世民胸中又出一条妙计。

李世民抬头见日头已近当午，说道：“你们先回去，我该渡河了。君廓，还有一件事，你见窦建德领兵出来布阵的时候，给对岸的史大柰点上三堆狼烟，让他将战马渡回。这三千马军，还是冲锋陷阵的生力军呢。”王君廓连声答应，两人将李世民送到渡口，只见史大柰正忙于指挥，一大半的马匹已经渡过河去。

见李世民现在要渡河，史大柰招来一艘大船，让手下偏将在此指挥，自己随同李世民一同向河中驶去。

这里水势平缓，船上共有三名舟子，一人摇橹，两人扳桨，船老大将船头略微偏西，底舱压水前行，这样到北岸泊舟不至于偏离太多。李世民和史大柰站立船头，眼望北岸，头顶烈日炎炎，从河面飘过来的风全是热浪，虽在河面上沾了一些水气，却并不凉爽。

李世民感叹道：“史大柰，你随父皇太原起兵，又随我西讨东征，不说你武功卓著，就是你那中土之语也说得熟练了。”

史大柰道："大柰原在西突厥，久慕中土繁华，天降机缘，让我归了大唐。大柰常常夙夜自矜，以为此生实为幸甚。"

"你说此话并不完全，知道这河水发源何处吗？其实与西突厥之北河源于一山，即昆仑山。这些水日夜流淌，然沿岸朝代更替太过频繁，河水沿岸近百年间相继有梁、魏、陈、北齐、周、隋统治；北河流域更是犬牙交错，龟兹、疏勒、突厥、西突厥接连变换王旗。这样互相攻伐，无非一个'势'字。中土繁华，学术深沉，然奢靡日久，渐染颓丧；西域诸国，游牧草原，马快犀利，然不能持久。大柰，我说此话你可能不甚明白，简言之，中土和突厥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你现在中土，最好能取长补短，为我朝树一范例才好。"

史大柰一脸迷茫，不知所云。李世民观状哈哈一笑，拍了他一把，说道："这些话你慢慢体会吧，比如突厥人多骂南人机巧，这机巧并非短处，恰是突厥人要学习的。然机巧太过又流于烦琐，反不如跨马劈杀、攻城略地来得干脆，这又是中土之人要向突厥人学习的地方。常言道'刚柔相济'，就是这个意思。"

史大柰连连点头，说话间，不觉轻舟已泊北岸，他们下舟登岸，走上堤坝，只见先来的马匹正在坝内啃食青草。史大柰放眼一望，惊叫一声："好哇，真是个好牧场。"

只见眼前地势平阔，一望无际皆是绿色的草原，原上低洼处杂有水泊，周围水草最为茂盛。李世民侧头见史大柰那雀跃的神情，知道北人生长在草原上，像史大柰在中土日久，等闲难见到这般草地，宛如回到故乡一样。李世民此时来了兴致，嘱人牵来两匹马，招呼史大柰一同上马，两人扬鞭疾驰，马儿驮着他们在这片河边草场上尽情挥洒。

两人直在草场上驰有小半个时辰，胯下战马出了一身汗，如水洗一般，他们放慢马步，折转头来向河边返回。史大柰满足地说道："秦王，这一番驰骋算是尽了兴！不过这里毕竟不是草原，待战事结束，你若有兴致，我陪你到极北草原上也疾驰一番，那才真叫过瘾呢。"

李世民至今尚未踏上过草原，听到史大柰邀请他，不禁神往。

午时过后，群马方才一一渡过河来。眼见日已偏西，李世民准备动身返回南岸。临上船时他嘱咐史大柰道："你派专人在此守候，一见对岸有三道狼烟升起，立刻以最快速度将群马渡回。我在虎牢，还盼着这

支生力军投入战斗呢。”

李世民登舟渡往南岸，舟子渐向中流划去，远远看见史大柰还站在岸边向自己招手，心想史大柰为一粗豪汉子，然与尉迟敬德相比，两人习性共通，只细微处稍有差别，甚有意思。

第十九回　陈汜水唐夏决战　入牛口建德被擒

李世民大张旗鼓渡河牧马，早有细作报给窦建德。窦建德起初不信，心想李世民何其速也，难道军中粮草说没有就没有了？他带领从人沿河岸而上，到了最前端的高丘上向河面上瞭望。只见那里舟船穿梭，唐军真的在忙于摆渡运马。

窦建德大喜，对王伏宝等人说道："朕没有想到李世民如此困难，方今正是草茂之际，虎牢周围青草肯定已被马儿啃食殆尽，否则不会做此无奈之举。事不宜迟，伏宝，趁这些战马刚刚运过河不及返回的当儿，我们明日全军出击，一举攻下虎牢关。"

这日午时后夏营里暗暗调兵，准备明日大战。晚间窦建德到营中巡视一遍，见诸事已备，遂放心返回帐内安歇。窦建德每临大战前夜，总是独自焚香祷告一番，然后沐浴香汤就在营帐里安歇，并不要曹氏等妇人服侍。这晚他照例祷告了一遍，就在榻上闭目沉吟，慢慢沉睡过去。恍惚间自己在刚冒出绿芽儿的原野上漫步，到了一处土质松软地方，猛然见自己左手里有一粒豆，手一松豆落地上，霎时长成一株豆稞，开了花，结了豆。他正在那里看着欣喜，一头五花巨牛跑过来，将此豆稞连根带叶都吃下去，他急忙上去驱赶，孰料那牛用尖角一牴，又将窦建德掀翻在地。窦建德即时惊醒，身出涔涔冷汗，问近侍官现在什么时辰，近侍官答道已入四更了。回想此梦甚为不祥："我姓窦，怎么那豆子被牛吃了？"之后就在榻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眼睁睁等到天亮。见帐上窗棂已透晨曦，翻身而起，走出户外。

大地已经亮堂起来，东方河面上的天空，先是出现好些灰白色的云块，然后渐渐亮了起来，一轮红日猛然跳出地平线，阳光的大火瞬间在河面上、山冈上和这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

李世民昨日返回虎牢关的时候，天上繁星点点，月光泻地。他胡乱进些食物，就见封德彝、萧瑀、房玄龄、杜如晦众人入帐来见自己。原来几路兵马已到指定位置，数人来问下步行止。这些天，李世民暗暗发令调兵，先从洛阳那里调来马军四万，这些人现在已扎营在关后的空地上，李世民让从中分兵二万，连夜向南运动，归属侯君集指挥，其余二

万，就作为总预备队在那里做好准备，一见号令立刻杀出。

史万宝也呈来一封书信，报告自己所在的位置。数日前他接到李世民的帅令，撤掉在嵩阳的中军帐，带领五万人马向虎牢关靠拢，此刻已到一个名叫白寨的地方。这里是汜水的上游，距离虎牢仅有三十五里的路程。

布置完这些事情，李世民长舒了一口气，笑对众人说道："观窦建德的动静，他以为我们粮草不继，今日又牧马河北，此后两日内定找我们决战。谁料想，数日之间，我又增来生力军九万，人强马壮，数量压倒于他，管叫他有来无回。诸位，经此一战，我大唐即可总揽河南、河北及山东土地，不枉我们这一年多的辛苦。"

当初李世民带来的人马与窦建德的兵力旗鼓相当，现在又增加九万人，总兵力已达二十三万之众。为了此次决战，李世民定下了从中路硬攻、两翼策应之计，两军尚未交战，唐军可说已立于不败之地。

李世民转身从案几上抽出一封信交给房玄龄，说道："那李大师自洛阳来此，一路上照顾得好吗？"

房玄龄道："李大师在洛阳的时候，日日三餐甚是丰盛，自依秦王之计将他移往虎牢，日日餐食逐渐减少，今日晚餐只剩下半汤半水的粟米粥了。且其沿途所观和周围人所言，皆军中缺少粮草之相。"

"好，明日一早，你送给李大师一匹快马，让他将此信送给窦建德。大战前夕，再给窦建德一服迷魂药。对了，玄龄，窦建德军中有不少人物，你要多加留心。"

窦建德当时陆续搜罗了不少前隋旧臣，并委以官职，其中较著名的有孔颖达、虞世南、欧阳询、裴矩等人。

李大师骑上快马奔出了虎牢关，东方天刚破晓，田野间偶尔传来鸡鸣声音。昨天晚上他仅喝了一碗很稀的粟米粥，未及半夜，肚子里就"咕噜咕噜"直响，饿得心里发慌。天未放亮，就见房玄龄手持一封书信让他返回夏营。他一时反应不过来，懵懵懂懂不明白李世民何以在交战之际放了自己。然自己从此又可回营，毕竟是一件欢喜的事情，那时候他肚子里忽然没有了饿的感觉，只想尽快见到窦建德。

窦建德正在吃早餐的时候，听说李大师回营，急忙召来相见。李大师呈上李世民的书信，窦建德展开一看，只见其中写道：

唐夏本来交好，不料因谗误会，遂致有今，世民以为甚是不值。今两军相持关前日久，徒费钱粮，不若再修前好，各自引兵而还。自虎牢以东土地，皆由夏辖，世民不敢妄取一寸。伏望夏王悯民恤士，能遂此意。

窦建德读完书信，微微一笑："大师，你在唐营日久，想那李世民素来刚强好斗，今致书朕愿罢战修和，是何用意？"

李大师此时的肚子又叫了起来，眼望窦建德正吃的食物，舌头不自禁舔了一下嘴唇。他小心答道："当初臣下书于他，却被羁押军中，臣观他当时的心情并不畏惧。如今两军交战正处于不上不下的境地，他又来求和，与其往日的脾性不相吻合，臣揣摩应当是外势使然。"

"外势？如今多传言唐营内无粮，是不是这个原因？"

"臣被押一路东来，观虎牢周围几无放牧之地。他们给臣所食的餐饭日见差劲，昨晚仅给臣一碗半汤半水的粥食，不到半夜，肚腹已空。由此观之，唐营中粮草委实不富裕。"

窦建德急忙下座，招呼李大师坐下："大师，这一趟差使苦了你。来，先同朕吃上一些。"

李大师不敢落座，见窦建德来拉自己，急忙伏地叩首道："臣下不敢，此趟差使若能遂陛下心意，臣已是感激涕零。不过，臣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疑窦：李世民此番突然来书求和，若其故意示怯，从而激将陛下主动出战，焉知不是一场阴谋呢？"

窦建德冷笑一声，说道："李世民素来刚强坚忍，此番来书必是势不得已。你知道吗，王世充在洛阳夺了李世民的北邙山粮仓，唐营内存粮无多。昨日，他们又将军马渡到河北放牧。这些，正与你沿途所见所闻暗合。大师，你且下去好好休息，且看朕去生擒这个不知好歹的李世民。"

李大师嘴张了几张，抬眼见窦建德那坚毅的脸庞，心知再多说也无用处，遂退出营帐。

窦建德走出营帐，就见全体夏军已经饱食一顿，开始在王伏宝的指挥下整队，前锋已经出发向虎牢关前开进。为了壮大声势，王伏宝集合了全军的鼓钲排在最前列，只听鼓声如雷，大队轰鸣而进。窦建德此番倾巢而出，板渚营内仅仅剩下不到一万人留守，其余人马若一字长蛇，连绵二十余里蹚起了厚厚的浮尘。前锋到了汜水边不再前进，后续人马自北向南沿着汜水阵列。这是窦建德的主意：今日天热，须依可饮水之地方可避暑。

早有唐营哨探将夏军进发的消息报给李世民，其时他正带领众人站在关上城楼上向东方眺望。只见炎炎日头下面，夏军前锋已抵汜水边，征尘遮蔽天日，旗幡鲜明，并开始在那里排兵布阵。

李世民回首一笑，对众人道："窦建德终于按捺不住，还是来了。没想到这名农夫老儿不识气候，偏偏选了这样一个毒太阳的日子来挑战。哈哈，想他当初定是惯在炎日下耕锄，视暑气为无物呢。"

眼见大战在即，众人虽久经沙场，心里头还是有一丝紧张。李世民此番调侃的话儿一出，人群中发出轻松的笑声。

李世民转对长孙无忌道："无忌，你现在就去河边，让王君廓燃起三堆狼烟，招呼史大柰将那群马渡过河来。"长孙无忌领命而去。

汜水边上的夏兵陆续前来，沿汜水河向南排阵，十余万人马绵延铺排，自北向南列队二十余里，一直忙乱了一个多时辰。李世民带领众人一直在城楼上定睛观看，长孙顺德和程咬金等人劝李世民及早出击，趁夏军立脚未稳就冲杀过去。李世民仰望天上的毒日头，摇头不许，说道："古来多有'渡河未济、击其中流'的战例，今天我们却不适合。一者，河北之马尚未返回；二者，我们有险关可守；三者，天上的毒日头是我们的好伙伴。记得春秋时候齐鲁长勺之战，与今日很有相似之处。薛先生，此次兵出虎牢是你的主意，这里现在左右无事，你就将这段故事说说如何？"

薛收微笑道："秦王，这段故事人皆知之，并不用说。"

程咬金道："薛先生，你口才甚好，切莫推辞。什么长勺短勺之战，咬金一概不知。"

薛收见尉迟敬德等人也露出渴望的神情，知道他们并不甚明，遂言

道："春秋时代，诸国纷争。鲁庄公十年，与鲁国相邻的齐国君主齐桓公任用管仲等人，将齐国整顿得有条有理，好是兴旺。当初齐桓公即位后，鲁庄公还想支持公子纠为齐国的国君，惜未成功，惹得齐桓公大为恼火，这日整顿兵马来讨鲁国。当时齐强鲁弱甚是明朗，闻听齐国来犯，鲁国内一片大乱。鲁庄公六神无主，无奈间带兵迎战。这时，一名为曹刿之人求见鲁庄公。

"两军相见，齐人击鼓，鲁庄公也令击鼓相斗。曹刿以为不可，上前劝说缓击鼓，庄公从之。待齐军擂了三次鼓，曹刿方才令鲁军击鼓出战，果然打得齐军大败。

"事后鲁庄公询问曹刿何以先不击鼓，曹刿答道：'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李世民微笑道："咬金兄，今日之战也用曹刿之计。不过不用鼓声，却用毒日头。若夏军击鼓，我军也可回应鼓声，兵马并不出击。我们在关上饮水休息，就让他们在日头下暴晒，待其气衰之时，我们再一鼓作气。咬金兄，这操鼓回击一事就由你负责如何？诸位，窦建德现在渡险而喧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之心；我按甲不出，其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届时我们追而歼之。为将者不可拘泥古义，这是药师兄常常说的话，我们今日试将曹刿之计稍加变化，且看效果如何？"

程咬金欣然领命，众将领也深然之。

李世民见夏军还在那里排兵布阵，己方这边好整以暇，很是轻松，笑道："就让他们在那里晒过午后，我们好好观看他们的窘态。萧公，眼前夏营中的孔颖达与你甚是相熟，听说其年少之时学识超凡，竟然惹人嫉妒，遭人暗地里刺杀，真有此事吗？"

萧瑀陷入回忆之中，悠悠说道："确有此事。孔颖达生于冀州衡水，其年少时就熟谙儒典，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被授为河内郡博士。那年隋炀帝一时心血来潮，征召各地的儒官齐集东都洛阳，就在太微殿里设立辩堂，让群儒辩经书微言大义，识先贤弘词博论。其时国子监众名儒当堂讲论，各郡来的儒官洗耳恭听，并不敢轻易发言。其中的孔颖达最是年轻，他先是听言，觉得他们的谬误甚多，那日名儒们讲论《尚书》、《周易》，孔颖达实在忍耐不住排众而出，当场斥他们歪解，并且逐条批驳。他词锋犀利，将那干人说得目瞪口呆，无以为对。这群人

深以为耻，暗地里买通刺客欲刺杀孔颖达。这事儿被杨玄感得知，将孔颖达接入府内居住多日方才避过此难。”

李世民哈哈一笑：“我真想不出这帮孔夫子的门徒还会来这一手，枉读了圣人的诗书。”

萧瑀叹了一声，说道：“是啊，后来这刺杀之事还是传了出去，学子们顿时哗然。孔颖达经历了这番变故，将锋芒收敛了许多，就在书房里精研训诂之学。我朝的颜师古也是训诂名家，然其学问还在孔颖达之下。”

李世民又问：“除了孔颖达，还有一个虞世南，文名远播。萧公，我知道其兄虞世基的恶名，这虞世南和其兄的品行甚是不同吗？”虞世基在隋炀帝时任内史诗郎，深得隋炀帝宠信。随着权位日重，他对隋炀帝献媚阿谀，隔绝下言；当权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若市。隋炀帝的一大半恶行，他都参与其中且推波助澜。及至江都兵变隋炀帝被杀，虞世基因民愤甚大一同被斩。

萧瑀道：“这事儿也透着奇怪，他们两个一母同胞，同为一师所教，同为一殿之臣，又住在一起，两人的性子却截然不同。虞世南那时任秘书郎、起居舍人，平素安分守己，勤恳本分，其更有‘三绝’闻名天下，一曰博学，二曰文辞，三曰书翰。他沉静寡言，笃志勤学，精思不倦，在朝野里口碑甚好。当初助纣为虐的虞世基即将被杀时，虞世南抱着其兄放声大哭，请求宇文化及允许他替兄一死。那宇文化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杀虞世基而不株连虞世南，实是碍于虞世南的好名声。秦王，要说与虞家的熟悉程度，当时德彝和虞世基来往甚频，他所知要比我更多。”

一旁的封德彝顿时脸现惭色，当初他与虞世基交好，世人皆知。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虞世基专任佞谀，封德彝作为其仆从，也好不到哪里去。萧瑀现在话锋一转，其实是轻轻刺了他一下。

李世民明白萧瑀的意思，为了不使封德彝当场难堪，不作深问，转对房玄龄道：“玄龄，此次一定要将虞世南请来当你的助手。你掌理文牍，我又派你办些七杂八乱的差使，虽有如晦助你，你的担子也太重了。”

房玄龄喜道：“世南若入府中，不只是秦王之福，我和如晦也可旦

夕学习。”

众人见大战在即，对面的夏军阵列已经排定，李世民视若无睹，反而在这里谈论往事掌故和敌营人物，一时觉得很稀罕。

李世民忽然叹道：“我想不出窦建德将这些人物收罗军中有什么用处，莫非养在那里图取一个虚名吗？”

杜如晦微微一笑，说道：“这些人放在军中纯粹是摆设，并未起到作用。窦建德起身农家，手下将领与他称兄道弟，外人说窦建德最重义气，其实所视不高。窦建德和将领们平素压根儿就瞧不起读书之人，前次凌敬献了一条绝妙好计，惜未采用，从此事上就可见一斑。”

杜如晦话音刚落，猛听见对面夏营里传来一阵滚雷似的鼓声。声音从二十余里长蛇阵里不绝地发出，在炎热的天空下犹如一阵疾风着地卷来，平添了一层热意。和着鼓声，夏营里兵士齐声喊叫，人声竟然盖过了鼓声，这是夏军在邀战。

程咬金指挥众鼓手将鼓搬到城墙上，闻听对方鼓声少歇，程咬金手一挥，唐营鼓声顿时响起。虎牢关城墙并不算长，墙上地方有限，发出的鼓声较之夏营就差得多了，又没有人声配合，唐营声势顿时让对方给比了下去。很快，夏营兵士听到唐营鼓声太弱，不禁发出一阵哄笑。

唐营擂了一阵鼓停了下来，一霎时，阵前出现了一阵难得的寂静。夏军将士眼睁睁瞪着虎牢关大门，想象唐军应该走出关门排阵，谁知一直等了小半个时辰，唐军还没有任何动静。蓦地，如雷般的鼓声又从夏营里发出，这是他们的第二通鼓。关上唐军鼓手应景似的与之回应，随后又复归寂静。

夏军见唐营没有一点出关迎战的意思，实在按捺不住，居中的阵列中拥出一帮人马，人数约有五百名。他们涉过汜水河，直奔关下而来。领头的正是王伏宝，窦建德遣他到关前溺战，王伏宝觉得长孙安世能言会道，就让长孙安世和王琬随行。

五百人马到了离城八百步的地方站定，王伏宝清清喉咙，用他那大嗓门向关上喊道：“关上唐军将领，我皇有书致秦王，望速传递。”说完将一封信绑在箭杆上，驱马前行三百步，弓如满月，“嗖”的一声将信射到关上。

左右将信呈给李世民，他摆摆手看也不看，说道："不过是些陈词滥调，有什么看头？叔宝兄，你嗓门洪亮，就与关下那将对上几句如何？"

秦叔宝走到城垛间，探头向下喊道："夏军将领，秦王现正在河北牧马，没有时间看你这封鸟书信。我名秦叔宝，你姓甚名谁快快报上名来，若没有什么话说就回阵去吧。"

王伏宝报了自己姓名，大声喊道："秦叔宝，我知道你的名头。人言你勇猛刚强，为何今日大军当前，你却缩在关上当缩头乌龟？"

后面的王琬和长孙安世也走上前来，长孙安世道："秦将军，此前我们同为一殿之臣，如今夏郑联手，唐家势落，你不若反了唐家，我在圣上那里保举你。"

这边的秦叔宝尚未答话，一旁的程咬金忍耐不住，破口大骂道："简直是做你他妈的春秋大梦。"周围人都笑了起来，李世民也不禁露出微笑，他的目光游移关下，突然一双眼睛瞪得溜圆，说道："真是一匹好马也！"原来王琬衣甲鲜明，座下的马骑更是神骏。

罗士信识得此马，说道："这匹马名为'玉花骢'，原是隋炀帝的御用之马，被王世充得之，不料现在成了这位纨绔哥儿的坐骑。"

秦叔宝声如铜钟，大声斥道："长孙安世，王世充朝不保夕，你还在这里厚颜吹牛。我知道你不乏见识，如何似在梦中？王伏宝，秦王已经致书夏王，唐夏不再交战，你退河北，我据关中。事儿说得如此明明白白，你却在这里苦苦纠缠，是何道理？"

"秦叔宝，你是白日做梦！我皇此来，为解洛阳之围，你们若从此退回关中，返郑侵地，早就和了。"

王伏宝话声刚落，就见三骑从关内冲出来，为首一人脸似黑金刚，正是唐将尉迟敬德。王伏宝措手不及，一边抽出兵器，一边往后退。瞬间，尉迟敬德的乌骓马就冲到面前，王伏宝挥刀迎战，谁知尉迟敬德并不与他交手，让随行两人绊着他，自己挥槊直奔王琬。

其时王琬策马几个起落，即将退入五百军阵中，尉迟敬德大喝一声，如同晴空里打下的焦雷。他挥槊刺倒排头的几名兵士，一闪身就到

了王琬马前，只见他挺槊直击，一下子就刺中了王琬的腰胯，王琬翻身坠马。尉迟敬德眼疾手快，一把抢过“玉花骢”的缰绳，双腿一夹座下乌骓马马腹，乌骓马知趣地折转头，忽听两匹骏马同声嘶鸣一声，似乎两马取得了默契，它们一个起落已脱离夏军阵列。尉迟敬德转头之际觑见自己的两名从人与王伏宝力战，毕竟力怯，刀法已见散乱。他策马跃到他们面前，替下从人，与王伏宝缠斗在一起。一旁的长孙安世不会武功，他衡量眼前形势，欺尉迟敬德人少，挥手招呼五百人马上前，以图包围尉迟敬德三人。

这时，关上的李世民等人发现尉迟敬德周遭形势危急，秦叔宝大声喊道：“敬德，赶快退入关中。”李世民更是命令刘弘基带领五百人马出关接应。

尉迟敬德听见秦叔宝的喊声，眼睛余光中见夏兵四面围了上来，心中也很焦急，一面招架王伏宝的进攻，一面将“玉花骢”的缰绳抛给两名从人，喝令他们先退。这时，一阵呐喊从关门处传来，刘弘基带领众人已经冲出关外。

尉迟敬德奋起神威，大力挺槊横击，一下子磕飞了王伏宝手中的大刀，闹得他顿时手脚忙乱。尉迟敬德忽然放慢进攻节奏，沉声道：“王伏宝，我知道你薄有微名，识相的，赶快带领你的手下退回，否则关前就是你的坟墓。”王伏宝此刻已拔宝剑在手，听了尉迟敬德的言语，又见唐军兵士蜂拥而至，知道再打下去没有任何胜机。他勒马退后，招呼五百人马到东首扎住阵脚，拱手道：“尉迟将军，我早闻你名，今日又亲眼看见你阵中夺马，确实了得。如今我皇列兵汜水河边，请上复秦王，若有能耐就出兵决战一场，强似在这里不死不活僵持。届时我在战阵里等你，我们再好好交手一番。”

尉迟敬德哼了一声，并无言语作答。

原来刚才李世民在关上赞叹王琬马好，尉迟敬德在一旁见他脸露艳羡之色，知道李世民爱马成癖，对此马更是由衷喜爱。这“玉花骢”系大宛国所献千里马，初到长安时人莫能制。那日隋郎将裴仁基腾身跃上，一手揪耳，一手抠目方才将之制服。该马朝发长安，暮至洛阳，当时名气很大。现在“玉花骢”已有十余岁，齿龄虽长，然神骏并未落暮。尉迟敬德悄悄下关，招呼两名从人随同，启关后前去抢马，不料一举成功。

尉迟敬德在刘弘基的接应下返入关中，就见李世民正在关门下迎

接。尉迟敬德翻身下马，上前说道："禀秦王，敬德幸不辱命，已将此马夺回。"

李世民又是感动又是心酸，执起尉迟敬德双手，责怪道："敬德，一句戏言如何当得真？为了一匹牲口，几损我一员大将，今后切莫再为之。"

身后众人耸然动容，不料李世民一句轻轻言语，尉迟敬德就如此当真！小事如此，大事就更不用说了。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一眼，脸露微笑，都知尉迟敬德这一辈子注定成为秦王的铁杆大将，只要是秦王的一句轻轻言语，就是取其头颅，尉迟敬德眼皮眨都不眨一下也会割了下来。

"玉花骢"其后辗转交给了张万岁，这匹马毕竟已老，让它在战阵上厮杀终归力不从心。张万岁为它精选配种母马，先后诞下五匹千里驹来。

到了午时，李世民命令全军饱餐一顿，长孙无忌和史大柰匆匆赶来，河北的马匹已经悉数运回。

李世民翻身又上城墙，此时日正当午，火辣辣的日头下面，只见夏兵多向河中饮水，或散坐阵前，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李世民看了一会儿，对众将道："贼势已懈，急击勿迟！"说罢，令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宝、长孙顺德、刘弘基五将率领八万人马出关。

房玄龄接令，就令人在关内燃起三堆狼烟。只见在澄澈的晴空下面，三炷狼烟垂直升空，黑色的烟柱煞是醒目。很快，连续的狼烟升起，在空中绽开一朵朵黑云。狼烟一路向南，先是通知侯君集开始出兵，继而通知驻扎在白寨的史万宝开始行动。另一路狼烟往北，自是通知王君廓和段志玄登舟入河，前去占领牛口渚。

窦建德就在汜水边上直待了一个上午，满心希望李世民能够知难而退，或者出来交战，谁知等到日正当午，虎牢那里毫无动静，李世民依旧不理不睬。眼见手下将士尚未得食，正下令招集众将商量下步行止，人尚未聚齐，就见虎牢关内冒起了三道狼烟。

王伏宝大惊，嚷道："陛下，李世民要动手了，赶快整列准备迎战吧。"

窦建德看见虎牢关门大开，从中涌出无数的唐兵，遂遣散众将让他们各归其阵，嘱咐王伏宝道："伏宝，你先带马军冲杀，朕带步卒随后。"

虎牢关前，唐兵不绝地涌出，很快排成了五个方阵。窦建德这方，众将忙不迭地招呼饮水兵士上岸登马，两军阵前显得一片忙乱。

唐军五个方阵，每个方阵约有一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向前，顺利越过通济渠，过渠后即向左右散开。这里距离汜水边仅有二里。

李世民带领尉迟敬德来到阵前，他手控"青骓"，头戴一顶凤翅盔，穿一领青锦战袍，披一副金锁甲。居中的方阵由李世勣带领，李世民看到夏军队列已成，招呼道："世勣兄，夏兵这会儿又饥又困，我们气势正旺。你可挥动红旗，招呼左右冲杀过去，不要再来那一套交战前的繁文缛节。"

李世勣明白李世民的心意，他令旗牌官挥动红旗，点燃号炮，中间方阵开始移动，左右四个方阵接到号令，一齐起动，马蹄声音如一阵风响了起来，唐军像一股狂潮扑向汜水河。

王伏宝眼见唐军扑来，前锋已抵汜水河。他令旗一挥，早已张弓以待的夏兵射出弓弩，如雨般连发，将正在渡河的唐兵射倒一排。按照惯例，两军对阵时，须由弓弩手射住阵脚，再由马军排出对阵厮杀。李世民此阵省略这些步骤，他认为夏军已懈怠，己方可以勇猛进攻，所形成的声势与前锋损折相较，后者是微不足道的。还在关内准备出击的时候，李世民嘱咐领头的五将接到攻击命令，要加快冲锋步伐，快速通过汜水河，实现与敌阵的贴身接触。唐兵见前锋前排兵士中箭倒地，未作停留，反而快马加鞭，催动坐骑冲上东河岸，后随人马紧密相连，方阵并未散乱。

射箭的夏兵原想唐军挨箭后会缓下脚步，不料唐兵像不要命似的，手舞马刀，嘴里大声喝叫着，直冲过河堤。许多夏兵刚刚发射完第二支箭，手向箭壶拔箭尚未拔出来，唐兵前锋已经冲到面前。

李世民见两军已经接战，回顾身后，就见尉迟敬德手握马槊，双眼睁如铜铃凝神观战，再往后，却是牧马官携带群马在那里伺候。原来李世民觉得此阵惨烈，想起上次丘行恭阵中换马之事，特命牧马官带马临阵，一俟大将落马，立刻派人入阵送马。群马中，只见"什伐赤"在那里

竖起耳朵，聚精会神聆听前方厮杀声音，李世民心中赞了一声，心想此马也许专为上阵厮杀而生，看其模样透出上阵的兴奋。

李世民提起青偃回龙大砍刀，说道："敬德，我们上吧，敌阵中挥动红旗处，想是王伏宝在那里指挥，我们就去找他如何？"

尉迟敬德道："好，秦王，见了王伏宝，请你为我掠阵，看我将他拿下。"

一青一灰的两匹战马弹蹄而出，在两个方阵的接合部快速插上，身旁唐兵在眼花缭乱中，瞅见两匹马疾如闪电，超出众人跃入汜水河中。一名兵士眼尖，识得李世民，他心里一激动，大声嚷道："秦王上了！"

《秦王破阵乐》传唱军中，唐兵熟知李世民故事，一些善讲之人更是口沫横飞将秦王的神勇故事说得活灵神现。久而久之，唐兵把李世民敬若神人。这会儿听到秦王上阵，周围一些人热血沸腾，同声叫道："秦王上了！"这四个字一波波地弥散开去，喊声此起彼伏，弄得夏兵摸不着头脑，见唐兵顿时眼光发亮，还以为是唐兵念动的什么厉害咒语。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两骑透开敌阵，杀入重围，直扑居中的红旗挥处。李世勣见李世民不顾安危闯入敌阵，连连挥动红旗招呼众方阵加紧攻击，他这个居中的方阵一突前，两旁的四个方阵明白了意图，纷纷加快了进攻的节奏。

夏军居前的马军为八万人，与唐军攻来的八万马军旗鼓相当，唐军渡河时虽遭遇箭雨伤折五千，然攻势猛劲，两军正面相接，夏兵忙于招架，闹了个不上不下的局面。李世勣中军挺前，整个唐军形如箭头楔入敌阵，两军开始混杀。

李世民和尉迟敬德的一把刀和一杆槊神出鬼没，抢阵后接连刺杀十数人，再往前行，愈觉敌阵的压力沉重。只见夏兵围拥过来，枪戟如林向两人身上招呼。其时李世民居前，尉迟敬德居后，很快，"青骓"身上中创数处，它哀号一声四腿曲地卧倒。尉迟敬德见李世民情况危急，就冲过来在马上挥槊横击，接连磕飞了十数杆枪戟，掩护李世民从容站立。

李世民扭头见"青骓"头一触地，眼睛里透出痛苦的光芒，知道它的伤势严重难以再战，侧头向后阵喊道："马来！"然他站立地上，声音不能远去。尉迟敬德一面招架前方的敌兵，一面扭头大喊一声："马

来！”声音绽若春雷，虽在嘈杂的战阵之中也不掩其声。

须臾，一声“马来了”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只见牧马官伏低身体一手控坐骑缰绳，一手牵着“什伐赤”的马缰，飞快地在人群中穿行，很快奔到李世民的面前。他控引马缰站立，距离李世民一丈，只见他手一挥将“什伐赤”的缰绳一抛，嘴里喊道：“秦王，接住。”李世民腾身一跃，接绳在手，“什伐赤”乖觉地跨前几步，李世民一手拔起大砍刀，认镫上马，一驱马，又与尉迟敬德并肩战斗。

后来说书人讲到此战中李世民阵中换马，将“青骓”的英勇悲壮和“什伐赤”的乖觉救主演绎得神乎其神，将它们说成一对神马。尉迟敬德大吼一声“马来”，更在军中传颂，那名牧马官战后军中不再呼其真名，而是叫他为“马来”，牧马官觉得此名与秦王事迹连在一起，颇为自傲。

窦建德站在后方高丘上，观看两军相斗，他见唐军来兵人数与己方马军人数相当，两军缠斗在一起时，夏军锐气遇挫。他回视身旁人马，尚有六万步卒整装待发，心想今日全力一搏，人数上占了大便宜，胜机已现。想到这里，他下令步卒冲锋。

喊杀声顿起，夏军六万步卒分成三队，每队二万人形成方阵缓缓推进。其时日已西斜，日头依然猛烈，方圆以内万马奔腾，荡起万丈尘埃，竟然将日头遮得有些恍惚。窦建德立在高丘上凝神观看，盼望步卒加入战斗后，彻底改变战场态势。

恍惚间，窦建德猛然发现对面的左前方出现一片银亮在快速移动，他揉揉眼睛，以为自己看花了眼，骇然瞪视片刻，见这片银亮正是一拨跑动的马军，银亮是从枪戟尖和铠甲上发射出来的。

一名斥候快马过来滚鞍下马，伏地叩拜，只见他满面浮土被汗水冲刷，满脸的黑道，口称道：“陛下，王将军派小人来报，目前我军正面左方，唐军冲上来四万马军；我军南端，更有唐军沿着汜水河而来，前锋已抵阵前。”窦建德大惊：“南边？南边？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人吗？他们有多少人马？”

“小人尚未打探清楚，直觉他们漫山遍野而来，无穷无尽。”

“再探，速速报来。”

窦建德唤过一名身旁侍从，吩咐道："你去通知步卒队伍，让他们加快步伐，快快将眼前这群唐军包围；再入阵知会王将军，让他收拢马军与步卒会合，想法破了唐军阵列，速战速决。"

侍从急忙去传令，窦建德在这里焦急地等待。

过了一会儿，就见夏军步卒渐渐围了上去，形成一个半圆，开始与唐兵交战。阵中的王伏宝却动作不大，想是阵中唐夏之兵犬牙交错，无法脱身。

时间就此耽搁了下去，只见在前方的唐军马队已冲过汜水河，加入与夏兵马队的对决。一时间，阵中的态势慢慢发生了变化：夏军马队与步卒无法形成紧密联系，马队顿时形成了劣势，唐兵马军的攻势显得凌厉起来。这时，又见南端尘土飞扬，一彪马军腾跃奔来，尘埃里依稀可辨是唐军旗帜。这两路兵马乃是侯君集和史万宝所统领。

窦建德万分焦急，他跳脚吼道："快！快！鸣金收兵！鸣金收兵！"

夏兵阵后被唐兵紧紧黏着，无法脱身。夏兵本来就人困马乏，厮杀多时人马已现委顿，此刻听到己方鸣金，人人慌乱中想夺路而逃，阵形一时大乱。

王伏宝本在阵中苦苦撑持，闻听后方鸣金声音，知道今日断难胜利，遂带领身旁众人缓缓后退。这时，忽听一声大吼："王伏宝，想逃吗？来，我们大战一回，我尉迟恭寻你多时了。"

纷乱战阵中，一匹乌骓马腾跃而出，几乎在同时，又一匹红色战马身如影随，自是李世民到了。

王伏宝咬了咬牙，提刀迎上前来。其时乌骓马前蹄刚刚着地，尉迟敬德不待身稳，头未抬就挺槊刺来，两般兵器立刻碰在一起。

两人就在阵中捉对儿厮杀，尉迟敬德招招凶狠，王伏宝也想杀败他及早退回，两人一来一回杀了九个回合。这时，只见青影闪处，一道青光直挥向王伏宝，这道青光将王伏宝挥为两截。尉迟敬德愕然而顾，只见李世民收回刀势，说道："敬德，我们合力杀了此獠，追击要紧。"

这时，李世勣冲过来与李世民会合，李世勣汗流满面，战袍上血污

片片，可以看出他拼杀的惨烈。他嚷道："秦王，贼势已乱，该是全力进击的时候了。"李世民道："点狼烟，给史大柰信号。"

空中现出六朵黑烟团。李世民事先与众将领约定，狼烟是继续加紧进攻的命令，已经与敌方交手的队伍要加快推进速度。后面，史大柰和长孙无忌带领二万五千马军站立在关前，他们甩开脚步向阵中奔来。

唐军这二万五千兵马旋风般杀入阵来，夏兵见唐兵不绝地投入新兵力，极度沮丧，加快了败退的脚步，他们如退潮的海水一般向东退去，唐军保持队形，乘胜追击。

窦建德见败局已定，眼泪迸然而出，向西长叹道："王世充，你果然累朕成了你的陪绑。"

身旁侍从之人见形势危急，纷纷劝他先退。窦建德瞪起眼睛斥道："大军在前，朕与他们同进同退。"命挥动令旗，招呼残兵向此高丘处围拢。夏兵张皇之际，混乱中见帅字令旗挥动，就若看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不再星散奔逃，逐渐向高丘围拢过去。很快，高丘周围聚有三万余人。

窦建德令留下五千人断后，其余人马缓缓向东退去。窦建德心想，刚才自己若独自逃走，则唐军收拾好这里的战场后，乘胜追击直攻板渚，那么自己连渡河逃往河北的机会都会失去。

夏兵惶惶然在窦建德的率领下逃往板渚，行约五里，就到了牛口渚。窦建德以往从这里经过多次，那时他意气风发，并未留意这里山川形势。此时他见这里两峰夹峙，峡间谷底状如喇叭口，猛想起其名为牛口渚，顿时想起昨夜惊梦之事。其时他已入牛口渚中途，悚然而惊：豆入牛口，自己姓窦，莫非昨夜噩梦就应在这里吗？

窦建德正在那里满腹狐疑，忽听两端谷峰上发出震天一声喊，那里拥出无数唐兵，前方的谷口也冒出一彪人马，当先两名将领，一名身着白袍，一名身披黑甲，白袍之人大声喝道："窦建德，赶快下马受降，免你一死。"那名黑甲之人令旗一挥，四边峰顶的唐兵开始向下移动，这里谷峰并不算高，坡亦不陡，眼瞅着唐兵很快又与夏兵接仗。

这两人是王君廓和段志玄，他们乘舟沿河而下，来牛口渚埋伏，以断窦建德的退路。他们在这里阻住溃逃夏兵败退的脚步，很快，后面追

击的唐兵也出现在谷口。

夏兵见有伏兵在此，又见追兵现身，一时大乱，没人理会窦建德的命令，纷纷四散逃走。王君廓和段志玄见状，招呼身后将士杀入敌阵，两人当先冲向阵中旗幡最多处，想窦建德定在那里。

夏兵一乱，窦建德的身旁侍从都跑得无影无踪，窦建德见北首人少，遂拨马过去，想逃出峰顶。窦建德一身玄黄衣裳，上披金甲，座下马骑鞍镫鲜明，在乱军中很是耀眼。那段志玄眼尖，他远远瞧见这人金甲灿烂，料非常人，就驱马赶来。窦建德见前方有一丛芦苇，心想四周唐兵多如牛毛，不若在此芦苇丛中躲避喘息一阵，正待进入芦苇丛，段志玄快马已到身后，只见他挥槊一刺，正中窦建德马股，马负痛一蹶，立将窦建德掀翻地上，自己撒蹄奔逃。段志玄见窦建德狼狈倒地，遂挥槊再刺，意图结果了他的性命。窦建德连连摇手，连声道："壮士，休要杀我，我便是夏王，若能相救，富贵与共。"

段志玄并不认识窦建德，闻听他自行供认，喜得心花怒放，一跃下马，把窦建德捆住，口称道："哈哈，原来你就是窦建德，又送我大功一件。"

唐军在牛口渚里围歼夏兵，大获全胜。李世民从后面赶了过来，率得胜之师奔往板渚来端窦建德的老窝。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就见板渚方向有黑烟冒起，原来窦建德夫人曹氏闻听大败，率众退回河北，一把火将板渚营寨点燃。

此役，窦建德带来的十四万人被斩杀无数，仅被唐军生擒的就有八万多人。自牛口渚向西直到汜水河边，沿途躺满了两军阵亡兵士的尸体。其时夕阳如血，地上热浪翻涌，空气中弥散着浓烈的血腥味道。李世民领人退到牛口渚，眼望眼前惨烈景象，悲悯地说道："一将功成万骨枯，世勣兄，传令下去，令人连夜将这些尸体就地掩埋，不可让他们暴尸荒野。敬德，你去找找'青骓'的尸体何在，就将它埋在汜水边吧。"

段志玄将窦建德押到李世民面前，窦建德立而不跪，脸色虽然憔悴仍不掩其凛然之色。李世民冷笑道："你就是窦建德吗？我讨伐王世充，与你何干？你却越境前来，犯我兵锋，今日何如？"

窦建德一时对答不出，想起当初自己挥兵南下征讨孟海公，又挥师西来，何等威武雄壮，不料短短数月就沦为李世民的阶下囚，方悔当初

不用凌敬之计。他站在那里，心中闪过许多念头，最后迸出两句话来：“今不自来，恐烦远取。”

众人一愣方才回过味来，发出哄笑，连李世民也露出笑容，想不到窦建德还能幽上一默。他下令将窦建德置入囚车，押往虎牢关。

房玄龄和杜如晦在乱军中还是找到了孔颖达等人，李世民听闻，急忙前去相见，与他们握手共入虎牢不提。

第二十回　克洛阳一统天下　居功勋受封上将

虎牢大战结束，唐兵奉命挑灯夜埋尸体。过了半夜，天上乌云翻滚，雷雨交加，顷刻间大雨滂沱，雨水将地上的血污冲刷得甚为干净，驱散了空气里的血腥味。

雨停之后，太阳露出头来，天空瓦蓝瓦蓝的，似乎这场大雨将整个大地、天空清洗了一遍。早晨的空气格外清新，李世民昨夜异常兴奋，翻来覆去经久才睡，至多睡有一个多时辰。他每天早晨到了那个时刻，就会自动醒来，想睡懒觉也不成。他走出户外，照例提剑练了一路达摩剑法。

其时封德彝也在不远处漫步，看见李世民在这里练剑，就悄悄走来凝神观看，待李世民收招还剑，他赞了一声“好剑法”，边说边靠近李世民。

李世民脸上沁出了一层细汗，见封德彝来搭腔，就笑道：“封公，昨日窦建德落入我手，想起当初我们在洛阳青羊宫，你和萧公等人力主退保新安。若我们当时不依薛收之计来虎牢，能有今日大捷吗？”

封德彝脸现惭色，拱手道：“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如今大捷擒虏，德彝甘拜下风，只好收回前言。”

李世民细观封德彝神色一片真诚，并非作伪。前隋朝中大臣多不齿封德彝人品，像萧瑀就常在背后向李世民诉说封德彝狡诈，不可轻信。李世民一开始对封德彝颇有戒心，前次围攻洛阳时，众言要退，封德彝随于志宁返朝向李渊陈说利害，打消了李渊的疑虑。此举令李世民大有好感，认为封德彝并非一名仅仅会阿谀之人，还是有相当见识的。所以今日所问并非斥责，只是轻轻调笑。

说话间，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虞世南、欧阳询五人也漫步过来，众人指指点点，想是正谈昨日战事。他们见李世民在前，止住话语，拱手相见。

李世民也拱手道：“昨日忙乱，未多垂询几位先生行止。玄龄，食

宿安排得还算妥当吗？”

孔颖达道：“不劳秦王烦心，我们多日漂泊，昨日方才心灵安静。就是不食不睡，也强似在窦贼手下苟活。”孔颖达是当代大儒，屈身在起身于农家的窦建德手下，深以为耻。

李世民叹道：“是啊，诸多英才在手，窦建德惜不能用，实在可惜。”

孔颖达愤愤地道：“我在夏营，直似行尸走肉。秦王，今后若有史官写到此段，就说我避地虎牢，且莫说我在夏营。”

众人见孔颖达那愤愤的样儿，知道这位先生疾恶如仇，确实是书生意气，不禁莞尔。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好，当为先生讳之，玄龄、如晦，你们谨记此节，代我传言。”

房玄龄和杜如晦点头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心想史官素以直笔为要，岂可一言废之。

李世民又问道：“玄龄，所俘夏兵都遣散了吗？”

房玄龄答道：“已经安排下去了，昨日仓促，今日后他们就可陆续返乡。檄令所言，愿返乡者给粮五斤，不愿者可留下从军。”

李世民想了想道：“都遣散了吧，自洛阳到这里，山川皆莽荡巨泽，罕见人烟，想山东、河北那里，也不比这里好到哪里去。仗打到现在，我朝尽复原隋之地，再保有这么多的兵，与谁打仗？还不如让他们回家种地，也可早一点恢复生机。”

众人一齐点头，封德彝道：“虎牢一战，奠定胜局，洛阳王世充那里已成瓮中之鳖，自可举城出降。秦王，放着眼前如此多的才子书家，德彝以为可撰一文刻碑志之，以彰虎牢之功。”

李世民微笑道：“好哇，玄龄，你看这书碑之事，由谁领之呢？”

房玄龄道：“人称虞先生为‘三绝’，仅用其中二绝，即能完成。”

虞世南时年已五十七岁，其身材颀长，容貌儒雅，一身的素色长衫和一顶缁布冠使他显得飘飘欲仙。见房玄龄属意于他，并不推辞，说

道："世南遵命制文，然虎牢之战刚烈雄劲，世南笔法似显圆融柔逸，不足以表显此貌。欧阳兄之书险劲峭拔，更显风格。"

一旁的欧阳询生得体矮身瘦，直似老猿，其时年已五十九岁，滑稽多智。他精于各体书法，尤善楷书，其字迹清雅，风骨高尚，险劲尤甚王羲之。他见虞世南推荐自己，张嘴欲言。

李世民又一拱手，说道："欧阳先生，切莫推辞，你少时与父皇为友，父皇旦夕念着你呢。虞先生，你就制文，欧阳先生挥书，今日就要完成，石碑之事我让无忌精选良匠，有妙文美书，也不能让劣匠糟蹋了。我们今日休息一天，明日该回洛阳找王世充了。"

这块石碑到了晚间果然制成，立在汜水边上。虞世南一手骈体锦绣文章，盛赞虎牢之战武功；欧阳询书意彰显险劲之力，字形魁伟。碑成之后，世人多来临摹。欧阳询的书名远播夷狄，高丽国不久专门遣使来朝求书，并来此石碑前拓片带回。后来五代战乱，此碑被一商贾掘起，辗转运往高丽，竟不知所踪。

两日后，李世民率领大军抵达北邙，李元吉、屈突通闻讯，轻骑来迎。李元吉自从失了北邙粮草，一时气馁，不敢再出外狩猎，与屈突通言语也温和多了，把全部精力用在围城上面。得知虎牢大捷，方悟李世民之能，此番出迎，确实发自内心。他见了李世民，衷心祝贺道："二哥，这大唐天下即将统一，你这步险棋，真是走对了。"

李世民这会儿也忘记了李元吉丢失北邙粮草的事儿，满面春风说道："四郎，你和屈公围困洛阳的功劳也不小啊。只要我们兄弟同心，天下何愁有难事儿？你看，窦建德现在槛车内的滋味，与他当初挥师西来时的得意，大为不同吧。"

军中一溜儿槛车，分别押着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等人，两日来车声辘辘，每人面上都覆有一层厚厚的尘土，显得非常狼狈。窦建德见众人观看他，本来微眯的双眼紧紧闭起，不将目光与他们对视。

李世民对押解他们的长孙无忌说道："无忌，到了营地，你把他们牵到涧水里洗浴一番，再换上一套新衣裳。明日他们要到洛阳城下与王世充相见，让王世充知道我们宽仁待人，即使是俘虏也一样优待。"又转对屈突通说道，"屈公，你看这种槛车，囚犯仅仅露出一个头颅，若远观之，很难辨清面貌。我们回营后，你找工匠做成三辆平车，人站在

上面，只用铁链和脚项相连，身体其他部分都可活动。明日，就将这三人拴在平车上，绕城而行，让王世充看个仔细。”

屈突通连声答应，说道：“好哇，这些日子王世充将窦建德当成救命稻草，日日站在城墙上向东眺望，如今他看到窦建德已成囚徒，该是举城出降的时候了。”

“王世充若能识趣最好，免了我们的一番手脚。屈公，随后大军由你调度驻扎，众位将领和这些先生们就在青羊宫内居住吧。”

屈突通令人做成的平车一早就推到了青羊宫前，只见车上对角各有一道锁链，用以捆缚人脚，车木还露着白茬儿，匠人用桐油在车面抹了厚厚一层，一夜之间尚未干透，散发出浓烈的桐油味儿。李世民带领众人上前观看，一见车子上还抹上了桐油，李世民笑了：“哈哈，屈公，你将此车做得如此结实，又抹油防蛀，莫非想天长地久，日日在洛阳城下巡游吗？”

众人大笑，秦叔宝道：“可惜王世充不会有太大耐性，也可惜今后这种事儿太少了。”

长孙无忌押着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过来，三人果然给换上了一身新衣裳。李世民见他们的项下被钉着木枷，让长孙无忌派人去掉，然后向窦建德说道：“窦建德，当初你若与我朝继续友好，不鬼迷心窍来援王世充，断不会有今日局面。你既然想援救王世充，今天就给你一个机会，你到城下向王世充呼喊，让他开城投降，免遭生灵涂炭。我知你向来悯民恤士，即使今日不为王世充着想，也应该为城中百姓着想吧。”

窦建德依旧不发一言，眼瞅地上，没有任何表情。

李世民令将三人放在平车上，用锁链套着其脚项。平车前方皆套有一驴，一名兵士牵驴前行。其后，李世民带领众人上马，按辔徐行，直奔洛阳城下。

李世民离开洛阳数月，只见眼前堑壕依旧，城墙上依旧飘扬郑军旗帜。他们一路向北，绕过北墙，直抵上春门。屈突通说，王世充喜欢独上此楼观望救兵。

昨日唐军大队沿北邙从东向西绕城而过，与外难通讯息的王世充看罢大喜，以为是李世民难挡窦建德退兵回来，喜得他一夜未睡。这日早早起来，依旧入城楼观看，就见一彪人马来到城下。

李世民用鞭指住窦建德所乘的平车，仰呼城上道："王世充，你看囚车上面是什么人？便是来救你的窦建德。"王世充向下一瞧，果见一人闷立囚车，甚是委顿，便问道："囚车上是否夏王？"窦建德道："不必说了，我来救你，先做了囚奴，你真害得我好苦哇。"言毕泣下。王世充也不禁垂泪，正欲出言相答，又见后面二乘囚车上站立着王琬和长孙安世，一时愁上加愁，痛上加痛，大喝一声，昏厥过去。

李世民大声向城上喊道："王世充！如今夏军已败，你困守孤城没有任何指望，你若识相，早早开城投降，免我屠城。"他说完等了半晌，城上没有任何言语答复。

李世民就令长孙无忌选上三十名大嗓门的兵士，让他们轮班牵着窦建德三人，绕城呼喊："这是夏王窦建德，这是王世充侄子王琬和你们的吏部侍郎长孙安世，夏军已败，洛阳再无援兵，赶快开城投降，秦王重重有赏。"

窦建德三人被驴牵着绕城巡游了一天，时为五月中旬，日头正当强烈，他们晒了一天，脸都变得黑黝黝的。窦建德被日头暴晒尚在其次，其心智备受折磨。心想自己原为雄踞一方的夏王，落到今日的局面，还不如死了干净。这晚被牵回营后不吃茶饭，回囚室内狠命向墙角一撞，想就此寻死，惜墙体为土坯不算结实，土墙被他撞下一块，头上裂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并没因此致死。守卫兵士闻讯入内，手脚忙乱为他包扎伤口，为防他再次寻死，用绳索将他捆得结结实实。

李世民原想明日还让他们继续绕城巡游，听说窦建德寻死且伤重，让人将长孙安世带入帐中。

长孙安世的精神也不太好，他这会儿站在李世民面前，眼望这名令人闻风丧胆的秦王，心中一时惴惴不安。李世民开门见山，张口说道："长孙安世，我知你能言善辩，想你脑瓜儿不算呆板，明天，我派你入城劝说王世充投降，记你大功一件。"

长孙安世听说派此差事，满心喜欢，他一躬身答道："如今洛阳被困，夏王已败，洛阳只剩下举城投降一条路。秦王，安世尽力完成这项

差事，为百姓计，是免遭生灵涂炭，为我主上计，也是尽了臣子的本分。”

李世民微笑道：“好，明日一早你就入城，若能说动王世充投降，我保你在我朝里谋一官职。”

长孙安世一躬到地，感激涕零。

王世充昏厥倒地，经一番抢救，方才慢慢苏醒过来，他神色木然，一时不知道应该干什么。众人见他神志不清，纷纷散去。王世充又昏昏沉睡了一晚上，早晨醒来方才想起如何应付今日局面，遂传旨召众将入紫微殿议事。

当初李孝恭和李靖击破南阳，南阳王朱粲脱身独逃，被王世充收留。这朱粲生性残忍，一副焦黄牙齿，最爱烹食小儿肉，其在南阳恶名远扬。到了洛阳，城内小儿常常丢失，人人怀疑是朱粲偷食，然碍于王世充的淫威庇护不敢有言。这天朱粲首先发言，他说道：“圣上，如今洛阳被唐军重重围困，粮食终有尽的时候。臣原在南阳，知道襄阳那里一城当关，且唐家势力尚未进入。我们不如结束停当，向南突围，占据襄阳，再图今后。”

襄阳处在江淮之间，群山怀抱，汉水从中流过，易守难攻，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李孝恭、李靖其时正在江州，无暇顾及，这里成为一片相对真空地带。王世充若能拿下襄阳据之，依托山势险关，当可喘息一阵。

诸将议论纷纷，王世充显然赞同朱粲此议，说道：“若能突围最好，困守孤城终不是长法，驸马，你的意见呢？”

单雄信踌躇道：“此议甚好，不过若去襄阳，如何突破重围需要好好计较。城外的唐军现是我们的三倍。”

说话间，黄门侍郎入内仆地，说道：“圣上，长孙侍郎从唐营入城，求见陛下。”

王世充听说长孙安世入城，大为奇怪，说道：“长孙安世？李世民放他入城，莫非来当说客吗？宣他进来。”

长孙安世小跑进入殿内，跪在丹墀前向王世充叩头，口称："罪臣该死，现为唐营俘虏，请圣上降罪。"

王世充哼了一声，说道："平身吧，长孙侍郎，你能说动夏王来援，是你大功一件，夏王惜败，那也怨不得你。说吧，李世民今日放你入城，有什么话说？"

长孙安世并不起身，说道："李世民带话给圣上，让举城投降。罪臣原想被俘之身，无颜来见圣上。又想目前洛阳势孤，举城而降为唯一道路，为圣上着想，特来传话。"

后面的朱粲出班奏道："圣上，切莫听此贼言语，他来替李世民说项，定是已在唐廷讨得一官半职。如今若降，一败涂地。唯有向南突围占据襄阳才是正路。"

长孙安世慢慢起身，扭头道："朱粲，你口口声声说为圣上着想，实向圣上指出了一条绝路。当初夏王来援，李世民敢于分兵堵截，又围洛阳，当时之势两军相当。如今李世民已击破夏军，其兵力皆围洛阳，其势已大。我在城外，见唐兵将洛阳围得一层又一层，以城中孤军疲军突围，恐不出五里，就要全军覆灭。"他又转奏王世充，"臣来之时，秦王让告诉圣上，只要开城投降，可免一死，请圣上定夺。"

这句话让王世充颇为动心，座下众将也议论纷纷，都觉得困守洛阳难以持久，突围也难以成功，王玄应听了众人言语，奏道："父皇，儿臣觉得长孙侍郎所言有理。前者我们所恃者就是夏王来援，如今夏王已被俘，终无指望。即使我们突围出城，也很难成功。父皇，我们降了吧。"

王世充嘴唇动了几动，头仰上去，最后黯然说道："我们降了罢。长孙侍郎，你现在出城向秦王传达我意，请他切莫食言。"

武德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王世充举洛阳城投降李世民。

辰时三刻，洛阳四门大开，王世充身着缟衣素服，同太子、驸马、群臣二千余人，手持户口地理、文册，俯伏在西太阳门前请降。李世民头戴金盔，身穿银色铠甲，骑着"什伐赤"，身后一帮文臣武将也衣甲鲜明。他们缓步走到西太阳门前，到了王世充面前站立，王世充手捧户口地理文册，跪伏说道："罪人世充惶恐请降，望秦王受之。"

李世民跳下马，上前以礼接之，他见王世充俯伏流汗，确实心中恐慌万端，心中十分得意，笑道："起来吧，王世充，你素日里常常称我为黄口孩童，怎么你今日见了我这位黄口孩童，不事训诫，反而恭敬如此呢？"王世充刚刚站立，尚未直腰，闻听此言，急忙又顿首谢罪："那是罪人不知好歹，秦王，我今降唐，请秦王记住免死之语。"

李世民声若铿锵："本王言语，一言九鼎。"说罢，他让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将王世充及众官带入青羊宫圈禁。

李世民率众人缓缓从西太阳门进入了宫城，只见隋朝宫室建造雄伟，金碧辉煌，坊间人烟稀少，一片凋敝之相。两者相较，反差甚大。李世民叹道："逞侈心，穷人欲，焉得国不败亡！"遂令萧瑀、封德彝带人封府库，收金帛；令李世勣和秦叔宝带领部分兵士，分守街肆，禁止侵掠；又令尉迟敬德领兵二千，将宫殿团团围住，不许行人往来。

这日晚上李世民不敢在宫城内居住，还在入洛阳城前，房玄龄心细如发，悄悄对李世民说，若入了洛阳切不可住在宫城之内，恐怕入长安会惹祸端。李世民何等聪明，一点即透，就在东城的洛园里安歇。他到了洛园内分派众人任务，各得其所，到了日暮之时，诸人来报各事已经安定，城内秩序井然。

李世民长出了一口气，自去年来此，一年有余，今日方把心妥妥帖帖放入肚中。许多天以来，一颗心都放在战事之上，无心考虑女色，现在心一松，肚里似乎有一把无名火烧起，他眺望西首白色宫墙，若有所思，忽然跳起身来，独自向宫城走去。

尉迟敬德带人将宫城围得结结实实，片纸难以出入。他正站在重光门前指挥，忽然见李世民身着便服向这边走来，急忙迎上前去。

李世民向他打了一下手势，说道："敬德，你随我入宫，一同参观内里的建筑。"

他们从重光门进入，内里正是东宫，这里的人都被尉迟敬德赶到居中的紫微殿里，偌大的庭院里寂无人声。李世民走了半截，听说其中无人，遂停步不走，折向紫微殿走去。

紫微殿为紫微城的主殿，以前是王世充听政办公的地方，大殿的色彩以红、白二色为主，殿柱、额、门、窗都为红色，墙为白色加红线，

门钉和栏杆上装饰着镏金。

李世民边走边赞叹："敬德，见过这等美轮美奂的大殿吗？唉，多少王朝多少事，尽归往日云烟，只有宫城越造越漂亮呢。"

他们尚未到殿前，就闻殿内一片语声，显系女子声音。李世民知道，这殿内正圈禁着隋、郑两朝的众多嫔妃、女官和宫女。到了殿门前，尉迟敬德掏出钥匙打开大锁，奋力一推，只听"吱呀"一声殿门大开，殿内的声音也顿时停歇。

李世民入门定睛一看，只见满殿内黑压压地站、坐了众多女子，从服色上可以看出各自身份，她们依服色各自站立一片，阵线分明。

李世民不发一语，带同尉迟敬德径直向那群嫔妃走去。尉迟敬德从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绝色女子聚在一起，到了近前，惊得目瞪口呆。李世民用眼睛快速一瞥，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猎物。那是两名体态轻盈的年少嫔妃，一人脸长，一人脸圆，两人傍在一起颜色互衬，更显明艳。李世民拍了一把尉迟敬德，轻声说道："敬德，你将此两人悄悄送到洛园。"惊醒过来的尉迟敬德忙不迭地点头。

果然，李世民回洛园不久，这两名女子就被悄悄送到李世民的房间。

晚上李世民细问两名女子，得知两人一名阿显，一名阿梅，系江都人氏。她们初被炀帝召入宫，后来又服侍了王世充，在此战乱之际不明白自己身系何处。现在她们站在李世民面前，战战兢兢，不敢大声说话。夜深之后，二女陪李世民上床，李世民色饿已久，扯过阿显就大战起来，那阿显在身下并不敢动，亦不敢做声，李世民觉得甚没意思。到了后半夜，他又扯过阿梅大弄起来，阿梅也是一般小心翼翼。李世民难以尽兴，骂了一声："真是一对木头！"沉沉睡去。

李渊闻知了虎牢大捷的消息，又得知李世民挥师杀向东都，知道王世充被擒是旬日的事儿。他降旨抚慰，派温大雅为使前往洛阳，并令温大雅代收前隋图籍制诏和人物。想起洛阳宫内的众多美人，李渊诏尹德妃与温大雅同行，前往洛阳宫室里搜罗美女以充后宫。李渊、李世民不愧为父子，都不约而同想到此节。李渊想不到李世民近水楼台，已经捷足先登了。

李世民接住温大雅和尹德妃两人，遂令房玄龄和杜如晦协助温大雅前去办理；将紫微殿里的一众妇人皆交给尹德妃由她处理。此前，李世民眼疾手快，又让尉迟敬德选出三名容貌、体态姣好的嫔妃送入洛园，算是偷偷地占了李渊一个便宜。

李世民下令将所收金帛悉数赏给众将士，全军一片欢腾，众人有了钱，就想法花出去。洛阳四门大开，与外地交通全部恢复，数日之间，各色酒食商品纷纷输入洛阳。金谷园一带的行院早已寂寞许久，似乎一夜之间，行院门头挂满红灯，老鸨开始营业，不用招徕客人，久已色渴的唐营将领纷至沓来。

房玄龄和杜如晦排定了十四名郑军罪大的将领，其中以单雄信和朱粲为首，李世民批准将他们押到洛水边予以斩首。得知要斩单雄信，罗士信、程咬金、李世勣、秦叔宝纷纷找到李世民为单雄信求情，李世民此时铁石心肠，说道："本王饶了王世充，如今洛阳城内民怨沸腾，王世充以下，首推单雄信，若再饶他不死，何以服众？且我观单雄信豺狼心性，今日饶他，他日还会来反我。你们不用再劝，此事已定，我答应你们，我不为难单雄信的家属，你们既有友情，今后也可善待他的家属嘛。"

四人知道李世民脾性，遂黯然退下。

四人中的李世勣与单雄信最为友善，两人曾誓同生死。此前李世勣对李世民说单雄信骁健绝伦，愿意尽输己之官爵以赎之，李世民坚决不许，李世勣涕泣而退。其时单雄信已被绑至洛水边，即将被戮，见李世勣颓然而来，知道今日必死，遂叹道："我早就知道你难以成事。"此话激得李世勣满面羞惭，说道："我不惜余生，可以与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许国，事无两遂。且我死之后，谁能善视兄之妻子呢？"说罢拔出尖刀，撩起衣袍，众人惊呼声中，李世勣在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递给单雄信道："兄且啖此肉，使此肉随兄为土，也不枉我们当日誓言。"

单雄信接过股肉投入口中，吃得满嘴鲜血，很快将整块肉吞入肚中，说道："好，我相信你的话，好兄弟，我们不枉结义一番，到了来世，我还来找你为兄弟。"说罢，他昂然就戮。

李世民闻知此事，深叹两人友情深重。

朱粲被杀后，洛阳士民痛恨他残忍，竞投瓦砾击其尸，须臾如冢。

房玄龄、杜如晦与温大雅一起，将前隋旧官和王世充朝中百官登记造册。房玄龄细细考察各人的人品和才略，将能将张公谨、刘师立、李君羡、田留安引入秦王府中。至于文学人物，他更是留意，这日说动李世民拜访陆德明。

陆德明的名气很大，所学以儒为主，兼通释、道，善通玄理。陈后主叔宝为太子时，曾在承光殿召集国内才俊展开辩论，那年陆德明刚刚二十岁，挺身而出辩败国子祭酒徐克，从那时开始出名。后来历任陈国子助教、隋秘书学士。王世充称帝后，他困居洛阳，隐然有经学泰斗的身份。

当时李密进攻洛阳时，一把火烧了洛阳外都，洛水以南城池现已成为断壁残垣。陆德明一开始居住在南城宣苑坊里，大火过后他被迁到铜驼坊一处阴暗的房子里。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费了好大的劲，方才找到他的居处。

李世民见其门用一张破帘子遮着，一副破败苦寒之相，遂拱手道："后学晚进，秦王世民拜见陆大师。"

陆德明闻讯一掀帘子迎了出来。只见他满脸长须，形容枯槁。杜如晦和房玄龄也急忙向他施礼。两人心想前一段被困，这名老夫子也肯定饿得不轻，能够活下来就不容易。

陆德明将他们让入房内。

三人进房就见房内狭窄，一股酸闷的味儿扑鼻而来。李世民打量房内陈设，感叹道："所谓居陋室不堕其志，陆大师，世民尝闻大师曾拒王世充聘师之事，今日到此，深慕大师高风亮节。"

王世充称帝后，摆出一副尊儒好学的姿态，欲让自己儿子王玄恕拜陆德明为师，还要到陆德明家里行拜师礼。陆德明深以为耻，却不敢明着拒绝。他听说王玄恕要来，买了些巴豆散喝下，躺在床上。王玄恕入门刚跪到床下，陆德明就开始在床上拉肚子，臭气熏天，王玄恕夺门而逃，拜师之事从此不提。

陆德明老脸现出羞愧，说道："我当初被逼无奈，出此下策，招数颇为肮脏，说出来污了读书人的名头。"

房玄龄插话道："陆大师，天下书生闻先生此行止，都赞先生能持大节。"

李世民道："世民今日来此，本想先为大师送些粟米，没想到住处如此不堪。如晦，就在洛园里清出三间上房，请大师与家属先过去歇住。父皇有意，要请大师入长安，不知肯屈尊否？"

陆德明并不迟疑，答道："德明愿奉圣旨，如今天下已定，大唐为正朔所在，我们这些书生躬逢其盛。今日又蒙秦王屈尊来此，德明深感荣宠。"

陆德明与孔颖达等人皆干脆利落答应入唐，除了当时他们所奉的王世充、窦建德等人人品为他们不屑外，很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的身份不同。长时间以来，上层社会的儒生阶层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关陇贵族为正统所在，他们的血统高贵，事身其下是很正常的事情。窦建德初为农夫，王世充、刘武周、薛仁杲出身卑微，似暴发户，向为人们不屑。比较而言，李渊世袭唐公，身份相对高贵，如前李艺归唐之事，身份也为一关键要素。

杜如晦在甄别人员的时候遇到一件尴尬事儿。他有一名叔父名叫杜淹，时任王世充的吏部员外郎。杜如晦父亲早逝，其兄持家，与杜淹矛盾甚大。及至杜淹当权，就拨弄是非将如晦兄杀死，又将如晦弟弟楚客下在狱中，几将饿死。及至洛阳城破，杜淹一开始也与单雄信一起列在被斩名单中，这其中自然有杜如晦复仇的因素。杜楚客闻讯顿时泪流满面找杜如晦要求不杀杜淹，杜如晦不从，说道："你就没想到哥当时惨死的样儿，你又差点儿死在狱中，这老杀才是一片豺狼之心，不杀难泄心头之恨。且如今杀他也非私仇，那是秦王要杀他呀！"杜楚客向杜如晦叩头："哥，叔父与父亲为亲兄弟，就如我们一般，都是杜家之人。当初叔父杀了大哥，今天你又杀了叔父。且大哥人死不复生，若一门之内，自相残杀而尽，多么令人痛心啊！"说罢，就要撞墙自尽，杜如晦此时也泪流满面，扑前拉住楚客，那一时刻，他忽然意识到这位弟弟情深义重，远胜于自己，遂答应找李世民说情。

李世民听说是杜楚客所请，动容道："有弟如此，夫复何求！如晦，你今后要善待楚客，这是你的福气啊！"脑中一时晃过李元吉的形象，心想李元吉若有杜楚客的十分之一，那该多好。李世民看在杜如晦兄弟的面子上，答应饶杜淹不死。

提起了杜淹的名字，李世民想起那个少林寺之夜，袁天纲曾经提起过杜淹、韦挺、王珪的名字，并为他们卜了前程。想到这里，他不再言语，心想就从三人身上，看看袁天纲的预言是否灵验。

过了数日，窦建德夫人曹氏与其右仆射裴矩带领百官，携带传国八玺和破宇文化及时所得珍宝来洛阳投降。

前次窦建德兵败，曹氏回到河北，其手下之人欲立窦建德养子为主，征兵继续与唐为敌。曹氏思前想后，以为不可，她向众人说道："隋末丧乱，我们相聚草野，苟求生存。如今唐统一天下，以夏王的英武也一朝被擒，天命有所属，非人力能够与之争！我心已定，率众归唐，这样兵乱不再起，对百姓而言也是好事。"

李世民接了曹氏，盛赞她能识大体。他接过传国八玺细细观看，见其中最为著名的传国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篆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他大喜道："如今我朝已统天下，独缺此玺。果然是奇瑞异宝，难逢难遇！曹氏，你来献玺，为大功一件。"

又问房玄龄道："此传国玺是昔日卞和于荆山见凤凰栖于石上得之，秦李斯令良工琢为玺，篆此八字于其上。当初为一块整玉，缘何今日此玺上用金镶其一角？"

房玄龄道："汉朝王莽篡位，鸩杀了汉平帝，又寻孝元太后取玺。太后不忍给他，将玺撇在假山石上，击损了一角，王莽使金镶完，所以名为金镶玉玺。"

李世民将玺收入盒内，说道："此物祥瑞，应及早进呈给父皇。萧公、封公，你们二人就作为护玺使者，即日将此八玺护送至京。并代向父皇讨旨，问我们何日班师。"又转向曹氏道，"曹氏，你随二公同去长安，由父皇发落。我所上表之内，已经细细说了你的功劳，父皇英武睿智，你可放心而去。"

当日午后，萧瑀和封德彝护送一溜儿车杖，身旁有六千人马沿途保护，他们带同曹氏等降人，缓缓向长安行去。

此后日子里，李世民与众人一面整理洛阳政务，一面享受快乐。

李世民奏明李渊，要求封温大雅为河南道安抚大使、洛阳行军总

管，李渊准奏。那些日子，温大雅指挥众人清理洛水以南的城郭，转运木石恢复这里的房屋。

那日李世民观隋宫殿，觉得太过奢侈，就令温大雅派人拆掉端门楼、乾阳殿、则天门阙，所拆下的木石悉数运过洛水，用作重建南郭城。

此后河南道诸州县和徐宋十三州，相继举地来降。自此洛阳以东，直至东海，皆为唐土。

时间不觉就到了七月，这日李渊下旨，诏李世民班师回长安。

李世民接旨准备动身，他极为重视这次班师，早早就让房玄龄和杜如晦筹备。这日早晨，温大雅令人自宫城开始出西太阳门直到青羊宫，沿途清扫干净，又取来洛河之水，将路面喷洒一遍。随后，他带领洛阳众官集于西太阳门前。

辰时，太阳高挂空中，这时，只听城内鼓吹声起，李世民最先走出城外。只见他手控“什伐赤”，头戴银凤盔，身披黄金甲，脸含微笑，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他的身后是二十五名身披黄金甲的将领，李元吉走在最前，后面将领每四人一排，再其后，为一众文官及秦王府属，王世充和窦建德等俘虏的囚车一溜儿跟在身后。

前部鼓吹有三十六具大鼓、小鼓、鼙、长鸣和中鸣等，它们一路轰鸣而来。后面即是一万名铁骑，随其身后的为后部鼓吹，最后是三万名甲士队伍。大队人马连绵不绝，直排了十余里长蛇队伍。

沿途州县皆准备了盛大的迎送仪式，百姓摩肩接踵列道观看。武德四年七月九日，班师队伍入了长安。李渊率领百官在太庙迎接，举行了隆重的献捷太庙仪式，在朝上举办了宣露布礼。

此后李渊令斩王世充和窦建德，窦建德面不改色，昂然就戮；王世充却向李渊乞求，说道：“我的确罪可当诛，然当初秦王许我不死。”李渊只好将他贬作庶人谪往巴蜀。王世充带领家人行走途中，独孤修德领人将王世充全家几十口人杀得干干净净。原来独孤修德之父独孤机当初在洛阳被王世充斩杀，他来为父亲报仇。李渊闻讯，免了独孤修德的官职以示惩戒，不久又复起用。大约杀了王世充全家，挺遂李渊的意思。实际上，李渊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处理好。王世充在洛阳民心丧尽，死与

不死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而窦建德在其属地甚有威望，且其妻曹氏奉传国玉玺归降，窦建德被杀后河北倒有许多人不服，更有人跑到长安偷偷将窦建德尸身运回，又开始酝酿新的起义。

那些天，李渊满脸春风，瞧着李世民在旁，眼里满是笑意。回想自己从太原起兵至今，多由二郎出力，不由对这个儿子高看几眼。

对李世民，他内心里真心喜爱，曾许过愿，说自己百年之后可以传位于他。然又想起太子日常勤勉辅佐，精心谨慎，并无过错，且自古以来皆立长为储君，断无废黜之理，这实在让李渊犯了踌躇。

李渊接连想了许多天，终于有了一个好主意，这日他下特旨道：

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经邦盛则，哲王彝训。是以华衮龙章，允洽希世之勋；玉戚朱干，实表宗臣之贵。太尉尚书令雍州牧丰武侯大将军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世民，缔搏之始，元功夙著，职兼内外，文教聿宣。薛举盗寇秦陇，武周扰乱河汾，受朕专征，屡平妖丑。然而世充僭擅，伊洛未清，建德凭陵，赵魏犹梗。总戎致讨，问罪三川，驭以长算，凶党窘蹙。既而漳滨蚁聚，来渡河津，同恶相求，志图抗拒。三军爰整，一举克定，戎威远畅，九围静谧。鸿勋盛绩，朝野具瞻，申锡宠章，实允佥议。宜崇徽命，位高群品。文物所加，特超恒数；建官命职，因事纪功。肇锡嘉名，用标茂实。可授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一万户，通前三万户，馀官并如故，加赐金辂一，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鼓吹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

如此一来，李世民之上仅有李渊、李建成二人，其天策府俨然一个小朝廷，囊括了许多能人，文学馆内更是将国内最为著名的文学才俊延揽其中。李世民这样功大名重，不知不觉就非常招摇炫目，使李建成坐卧不安。

第二十一回　杜淹求官宴韦挺　秦王作画赞学士

武德四年八月，中秋节将近，秋高夜澄。李渊眼见全国渐趋一统，龙心大悦，下旨大赦天下，率百官于京城南郊大祀天地，并赐酺天下。大酺期间，百官、庶民共同宴饮欢聚，并开百场戏。那几日，长安城里百戏竞作，人潮如涌。

天阔云舒，树绿水碧，秋风抚慰下的曲江池显得更为妩媚。自晋昌坊开始，渠水汇集成股名为曲江，沿岸风景秀美为游乐胜地，朝中各衙署在这里修筑了许多亭馆台榭。

曲江沿岸的亭馆台榭中，以青云楼和芙蓉苑最为著名。不说周边绿树环水，烟水明媚，就是园内的珍木异石也布置得十分精巧，更别说这里闻名天下的珍馐美馔了。像青云楼，就是朝中大型宴会的指定地点。青云楼由于声名显赫，且有官供的支应，日常来这里的客人大多是朝中的达官贵人。这里的酒费昂贵，寻常百姓不敢轻易登门。却说这日午时，从城内奔来一匹白色高头大马，骑手头戴一顶皂绢幞头，身穿一袭绯色缺骻袍，脚蹬乌皮六合靴。他一路挺身疾奔，目不斜视，脸现倨傲之气。到了青云楼门首，只见他驭住马，一跨腿蹦到地上，将马缰绳扔给门房，疾步入了园门直奔楼上。后面的门房显然认识他，脸上早就堆出了谄笑，乖觉地将马绑在拴马桩上。

这人入了阁门，一名胡姬迎上前来，她轻启红唇，操着不太熟练的长安话说道："韦爷来了，这一阵子忙什么呀？我们都想着你呢。楼上那人已经等您半个多时辰了。"原来此人名叫韦挺，现在东宫任太子左卫率。其父曾仕隋为民部尚书，韦挺少时在长安与当今的太子李建成成为玩伴，交往甚密竟成莫逆。如今李建成贵为太子，早将韦挺引为心腹，是其第一红人。

韦挺脸上浮起笑容，看得出来，他与眼前的胡姬甚为熟悉。他用手摸了一下胡姬的脸蛋，柔声说道："小蛮，想我吗？"胡姬用粉拳打落他的手，复又将韦挺向楼上引，嗔道："韦爷，我想你有什么用？今天若不是楼上那人相邀，您会来这里吗？会想起我吗？"

胡姬将韦挺引到“翠涛阁”前，阁门正开着，想是听见了韦挺的声音，里面马上迎出一人，只见他拱手道：“韦兄弟，有劳大驾践约，为兄感激不尽。”韦挺也急忙拱手，说道：“既蒙杜兄召唤，小弟焉有不从之理？累杜兄在这里久候了。”在他举手之间，身旁的胡姬早已悄悄地闪身下楼。

先来此人名为杜淹，正是杜如晦的叔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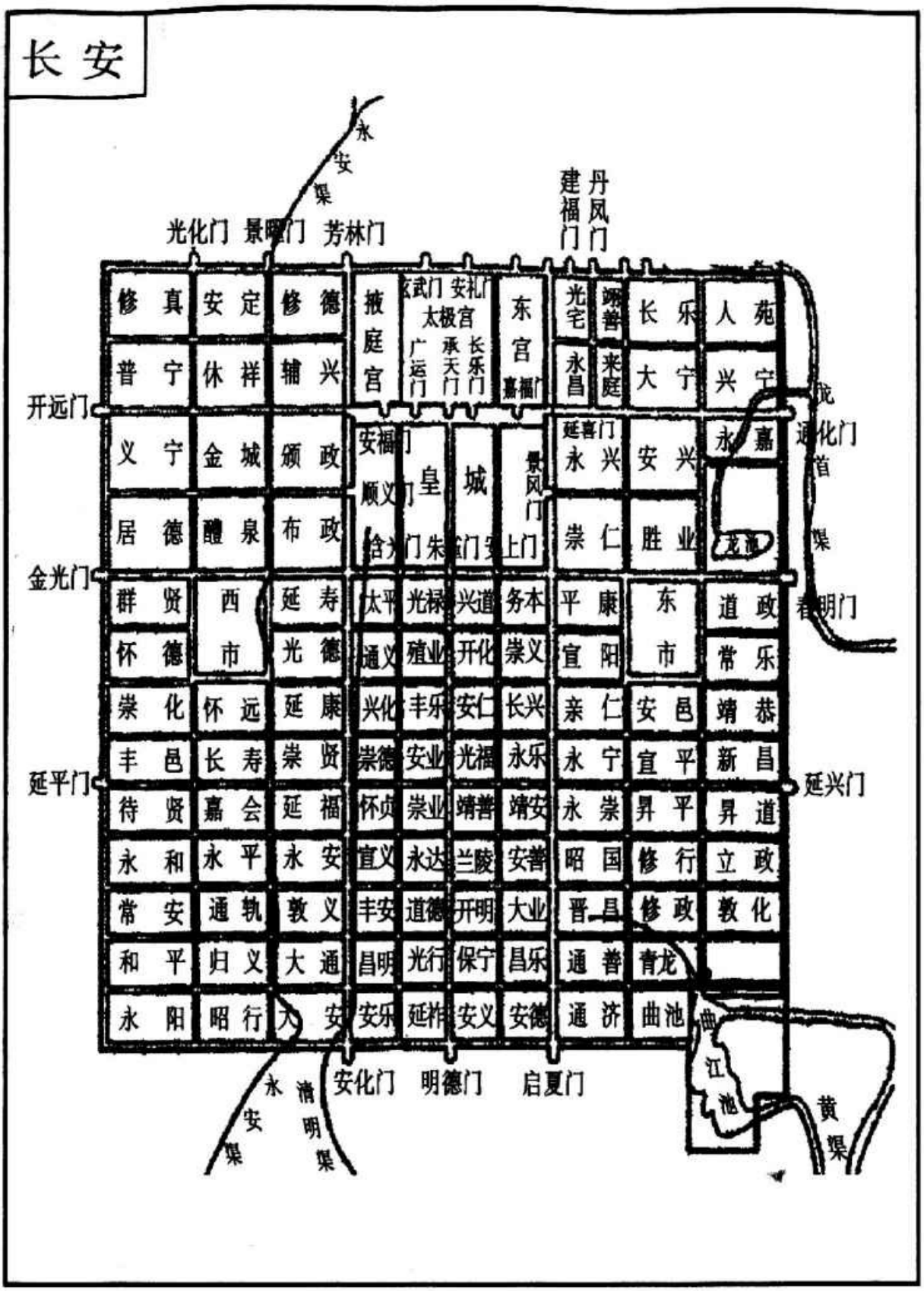
杜淹伸手请韦挺入席，韦挺迈入阁内定睛一看，只见案上已经摆满了各色果蔬，中间的一只双鱼纹四曲银碟上摆着六只缕金龙凤蟹。韦挺还是识货的，他知道这是由吴中转运而来的糖蟹，厨工用洁布擦净壳面后，再以金缕龙凤花云贴其上，在长安实属珍品。韦挺向藤椅子上坐定，眼光拂过窗外的曲江风景，笑道：“杜兄如此多礼，兄弟前些日子收下你那套团花纹金杯已是唐突，今日又蒙你赐宴，让我如何消受呀。”

杜淹连声道：“韦兄弟能给拙兄如此大面子，不胜感激。来，韦兄弟，这是酒楼新进的蒲桃酒，请满饮此杯。”

青云楼里的酒器甚是讲究，饮蒲桃酒用的是玛瑙兽首杯。韦挺端起杯子，一饮而尽，只觉得入口味辛，那凉意如一缕缕温火，片刻间四体融和，遂赞道：“好酒！”

韦挺知道杜淹如此殷勤的用意。杜淹自从入了长安，眼见昔日洛阳同僚纷纷入阁，自己久不得调，心中焦急万分。有心想走秦王府的路子，然李世民诸事忙乱，没有时间想起他。秦王府众人知道杜如晦的心情，都不愿意帮杜淹说话。东宫和齐王府里的人想他是杜如晦的亲叔叔，也没人搭理他。弄得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杜淹落得如此尴尬，还有一个因素。杜淹年轻时候博闻能辩，有心出仕想走终南捷径，就与好友韦福嗣共入太白山隐居。隋文帝洞察了两人的心机，将两人召来申斥一番，然后把他们谪戍到江表以示惩罚，这件事情在长安被传为笑柄。及至杜淹臣服王世充，得宠后威权自重，连自己的亲侄子都不放过，世人甚为不齿。韦挺素来傲慢不羁，对杜淹也很不屑。然他和杜淹素有旧交，又颇信袁天纲之语，当初袁天纲给自己和王珪、杜淹所留短语，隐隐然三人似乎为一殿之臣。今日杜淹盛情来邀，他虽不十分乐意，还是来了。

长安


永安渠
光化门
景曜门
芳林门
建福门
丹凤门
开远门
金光门
延平门
延兴门
通化门
春明门
安化门
明德门
启夏门
永安渠
清明渠
黄渠
曲江池
龙首渠
修真
安定
修德
掖庭宫
玄武门
安礼门
太极宫
广运门
承天门
长乐门
东宫
嘉福门
光宅
弼善
长乐
人苑
普宁
休祥
辅兴
永昌
来庭
大宁
兴宁
义宁
金城
颁政
安福门
皇城
景凤门
延喜门
永兴
安兴
永嘉
顺义门
居德
醴泉
布政
合光门
朱雀门
上门
崇仁
胜业
龙渠
群贤
西市
延寿
太平
光禄
兴道
务本
平康
东市
道政
怀德
光德
通义
殖业
开化
崇义
宣阳
常乐
崇化
怀远
延康
兴化
丰乐
安仁
长兴
亲仁
安邑
靖恭
丰邑
长寿
崇贤
崇德
安业
光福
永乐
永宁
宜平
新昌
待贤
嘉会
延福
怀贞
崇业
靖善
靖安
永崇
昇平
昇道
永和
永平
永安
宣义
永达
兰陵
安善
昭国
修行
立政
常安
通轨
敦义
丰安
道德
开明
大业
晋昌
修政
教化
和平
归义
大通
昌明
光行
保宁
昌乐
通善
青龙
永阳
昭行
大安
安乐
延祚
安义
安德
通济
曲池

韦挺夹过一只糖蟹，揭开盖子，见蟹壳内蟹黄灿然，遂叹道："秋来蟹肥，让我又想起吴中美景。"他话锋一转，"杜兄，你知道我是一个直性子人，有什么话，请说吧。"

杜淹脸上已有皱纹，黑黑的脸庞上一双眼睛精亮，他伸手招呼侍者，说道："上飞刀鲙鲤。韦兄弟，听说这鱼还是洛河里的鲤鱼呢。"所谓"飞刀鲙鲤"，就是将鲤鱼切成细丝然后生食之，青云楼里的庖厨能把鲤鱼肉切得如轻纱一样薄，如丝线一般细，时人誉之"縠薄如丝，轻可吹起"，真乃神乎其技。

韦挺神色漠然，他久在酒宴中穿行，眼前有再好的美馔也视若平常。

杜淹察言观色，知道韦挺性子甚急，也就不再弯弯绕，遂长叹一声："韦兄弟，为兄已入长安两月有余，同来的人都有了地方，独我一人没有着落孑孑然如孤魂野鬼。今天找你，还想请你在太子面前美言几句，早日为我谋一差使。"

韦挺并不直接回答，轻轻一笑："杜兄，你的亲侄子现在天策府颇受重用，你又是秦王带回来的，怎么反来求太子呢？"

"这其中的原因你应该知道，当初因受王世充之命杀了我的大侄子，如晦就把这笔账算到我的头上，若不是楚客替我求情，我已经死在洛阳了。现在如晦在秦王面前很得势，能容下我吗？我不想去碰那冷钉子。"

杜淹提到了李世民，韦挺突然来了气，愤愤道："杜兄，你若不投天策府，实在是不识时务！现在的秦王风光得很呢。知道吗？那日太子带领众皇子观看百司酺宴，秦王多么抢眼啊。"

杜淹点点头。这件事刚过不久，长安城里的好事之人谈起来口沫横飞。此次大酺首日，李渊带领身边重臣和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等人，乘步舆沿着朱雀大街直到曲江池，沿途观看酺宴盛会。第二日，李渊令李建成率领众皇子出行，让他们"体会民情，与民同乐"。李建成居前，其他人依次排开。过往之处，观望士民见了太子皆低头默然，及至李世民到了近前，顿时"秦王"喊声雷动，人人脸上皆现兴奋之色，纷纷要上前一睹李世民的风采。李建成和李世民虽是一母所生，但李建成个

子稍矮，这些年又静多动少，身子已经微微发福，而李世民长身玉立，脸现英气，加之他近时战功卓著，长安百姓早将他看成神人一般。李世民现在受众人欢呼，人群簇拥使他难以前行，前边的李建成扭头看了一阵，脸色渐渐阴沉下来，向李元吉等人一挥手，先行离开了。那几日，长安百姓纷纷以见到李世民为荣。李世民当街受拥的消息传入朝中，一大半人都以为这是李世民的功劳卓著使然，而裴寂、李建成等人暗地里却酸溜溜的。

韦挺得知了这个消息，愤愤地对李建成说道："百姓只知秦王，不知太子，圣上也太宠秦王了。"李建成脸色阴沉不吭一声。

此后数天，只要一听李世民的名字，韦挺心里就憋气。

杜淹观察韦挺的神色说道："这些年来，秦王东征西讨，所战皆捷。尤其是此次围洛阳，他敢于分兵堵截窦建德，这种胆魄非常人所有，难怪百姓拥戴他了。"

"秦王确实功劳不小，然那副得意嘴脸也让人生厌。此次圣上又封他为天策上将，杜兄，他连太子也视若无物了。还有他的那帮府属，也是不可一世跋扈得很呢。知道吗？昨天，房玄龄路过尹德妃父亲尹阿鼠门首的时候，尹阿鼠正站在门首送客，房玄龄连马也不下就想一驰而过，让尹阿鼠指挥门人把他拉下马来打断了手。"

杜淹淡淡一笑，说道："这还是在洛阳时惹的气，当时尹德妃奉圣旨去洛阳接收内宫，除了收到一些人之外，金珠宝贝一无所获，都让秦王分给有功将士了。听说尹德妃和张婕妤当时就气鼓鼓的，觉得秦王把好东西都独吞了。房玄龄太没眼色，放着那么多路不走，偏偏要从尹阿鼠的门首经过，不是自取其辱吗？"

这时，隔壁房间传来了声音："杜先生此言差矣，如今天策府目空一切，正该有人挫挫他们的骄气。"

韦挺一听此言甚合自己心意，大喜，转头向隔壁喊道："何处高人，能来一聚吗？"

对方回答说："谨遵台命。"只听脚步声响起，那人起身向这边走来。青云楼里的阁室皆以连地屏风相隔，装饰甚美，然并不隔音。

片刻之间，隔壁之人已走了过来，只见此人长身壮健，英气逼人，拱手施礼道："晚生杨文干，适才唐突，万望恕罪。"

韦挺已经认出了他，起身道："杜兄，你识得他吗？此君正是新科举子杨文干。杨文干，闻喜宴已散，你为何还滞留在长安？"

六月，全国士子齐聚长安，街上麻衣似雪，南腔北调充斥店肆。这些士子参加过礼部主持的贡举试后，礼部放榜，及第举子先去拜谢礼部知贡举的知遇之恩，随后在曲江边凑钱举办一宴会，邀请礼部知贡举参加，名为闻喜宴。韦挺和礼部知贡举刘立甚是友善，这日刘立拉着韦挺参加了闻喜宴，韦挺也就在宴会上认识了河间举子杨文干。

三人寒暄一阵入席坐下，杨文干开口道："两位大人在上，学生冒昧了。学生这些日子也多闻秦王名声，甚是佩服其功业胆识。不过听得多了，反生出一些疑问来。"

看到韦挺坐在对面向自己点头，杨文干好像受到了鼓励，接着说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王虽与圣上为父子，与太子为兄弟，然终为臣下。天下是圣上的天下，即使圣上万年之后，亦当由太子继承大统。如今秦王功高显赫，还慨然受之，若发展下去，当成大唐祸乱。文干多读史书，知宫中变故，皆缘于此也。"

韦挺甚是喜欢，说道："文干不愧为饱学举子，很有见地。"杜淹在一旁不做声，心想这杨文干乳臭未干，竟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妄议朝政，想不出他缘何对秦王如此反感。想到这里，杜淹忍不住插了一句："我听说当初圣上曾经许秦王为太子，因为秦王力辞，才有太子今日之位。"

韦挺的脸红了起来，脖子上的青筋暴露，一拍案子，大声道："一派胡言！我久在太子身边，也多听圣上言语，从没有听到这样的混账话，分明是秦王府里的那帮人造的谣。杜兄，我看你还有点相信呢。自古以来立嫡长为储君，此为通例，且当今太子的文才武功也不比李世民差到哪里去，只不过他要在朝中帮助圣上处理政事，无暇外出，诸种风头才让李世民抢了去。"

"是，是，为兄久在洛阳，不了解长安之事，所言皆是道听途说。"看到韦挺发火，杜淹忙不迭地解释。

“这就对了，要知太子为人淳厚，平素干得多，说得少，不愿意与别人争一日之短长；反观李世民和他手下那一帮人，边干边吆喝，实在是鹰视狼顾，咄咄逼人呀。杜兄，你若入了东宫，要能够忍辱负重才行。像我这样的脾气，又口无遮拦，天策府里的那一帮人早将我恨得牙根直痒痒。”

杜淹默然。

一旁的杨文干按捺不住，接过话茬儿说道：“韦大人此言差矣！与人相争相持不能靠口舌之力，关键还要靠实力。如今圣上将日常政务交给太子处置，六部政要皆过其目，官吏任用皆过其手，可谓总揽大局。仅此一点，秦王万不能比。至于外出征战，太子或亲自出征，或选出数名上将代征，只要兵强马壮，一样能打胜仗。韦大人，这就是学生说的实力。”

杜淹见杨文干在那里侃侃而谈，其中观点不乏偏激，然也有相当见地，不由哂道：“这位小兄弟，想不到你整日握笔磨墨，还有一番到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念头。如此看来，你是文武双全哟。”

杨文干并不推却，朗声道：“学生虽读诗书，然也粗知兵法，枪棒使得不十分娴熟，也能到战阵里厮杀一阵。”

杜淹轻笑道：“嗬，可惜现在不开武状元科，否则你就成了双料举子了。”

韦挺已经听出了杜淹言语中的揶揄之音，遂接口道：“好哇，不愧为新科举子，有见地也就罢了，难得还有一身好武艺，将来朝中还要倚靠你这样的人才呢。文干，你近日返家吗？”唐依隋制，及第举子要在来年二月通过吏部的关试，方能具备做官的资格，铨选授任。

杨文干点点头：“学生准备明日动身返乡，年后正月再到长安参加关试。”

韦挺好似发现了一块罕见的宝玉，说道：“你该回去了，‘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待你关试之后，若有兴趣就来找我，我替你向太子引见，如何？”

杨文干大喜，起身拱手道：“早晨房前喜鹊登枝，学生知道今日定

会遇到贵人。学生深感韦大人大恩大德，我这里有礼了。”

韦挺连连摇手，三人接着饮酒。韦挺和杨文干谈兴甚浓，好像久违的知音，反把杜淹晾在一边。午时过后，三人酒足饭饱走出青云楼。韦挺显然对杜淹的事儿不太上心，仅淡淡答应帮忙，除向太子举荐外，也找知事吏部的封德彝说项。杜淹心里透出些失望，但脸上还是堆满笑容连连称谢。他们出了门首，韦挺跨马而去，杨文干则背着手绕池而行。杜淹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转身唤来一赁驴小儿，点钱五十文付与他，然后骑上驴背，怅然而归。

安定坊位于宫城西首，北接城墙，居于北墙光化门和景曜门之间。坊内地势北高南低，矮丘洼地错落有致。当李世民收复并州之时，李渊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下旨在安定坊内营建弘义宫，准备赐给李世民为其居所。当李世民从洛阳凯旋的时候，弘义宫已经建成。

李渊对李世民甚是尽心，知道李世民酷爱山水，遂令工匠依安定坊内的地势，做成三座小山，并引水成渠，宫中正殿左右各成一池。宫成之日，长安百姓纷纷前来观看，盛赞长安又多一景。

李世民从承乾殿迁居到弘义宫，俨然是耸动长安的一件大事。早朝之时，李渊亲手将一金匾赏赐给李世民，上面有他亲笔书写的“天策府”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并下特旨，启大驾卤簿，着百官将此匾送往安定坊，言“如朕亲临”。李世民听后大惊，为送一块匾而动用皇帝的大驾卤簿，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而跪地力辞。看到李世民如此坚决，李渊同意降为简仗。

如此简仗也非同小可，需动用三千人。从朝廷重官到侍从护卫、鼓乐旗盖、车骑扇辇、清道杂役等等，前后排列计有一百二十多列，耸动了半城百姓。车驾到了弘义宫前，先由太子李建成主持，将金匾立在大门之上。之后，李世民满面春风，拱手将百官迎入府内，里面，早已经准备好了酒席。种种宴乐之欢，不一一细表。

此后数日，李世民将承乾殿里的家什搬入弘义宫内，居中的正殿仍然名为“仁文厅”，又将左池名为迎阳湖，右池名为翠光湖。殿后草木鸟兽，繁息茂盛；桃溪李径，翠荫交合；金猿青鹿，动辄成群。这日李世民带领房玄龄在宫内漫步，观此美景，深为满足，笑道：“玄龄，我有意揽众文学才俊在仁文厅里说诗谈文，这样的环境，不枉我这番心思吧。”

李世民奏请李渊，要求众文学才俊为天策府学士。李渊这些日子眼瞅着李世民的一举一动，心里由衷喜爱，当即准奏。不数日，群贤毕集仁文厅，他们是：府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文学褚亮，文学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太学博士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参军事颜相时，著作佐郎、摄天策记室许敬宗，著作佐郎、摄天策记室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咨典藏苏勖。

李世民在天策府延揽四方文学之士，也轰动了整个京师。士大夫趋之若鹜，若有人能预其选者，竟然被时人称为“登瀛洲”，可见其位望之殊。

这十八名学士定位之后，李世民将他们分为两班，在仁文厅里更日值宿，讨论经典，为他们供给珍膳，恩礼甚厚。李世民在朝谒公事之闲暇，常到仁文厅里，与他们讨论文籍，漫谈时事，经常说到半夜时分方才就寝。

这日秋日景明，阳光射入天策府内，将夜来的凉意压下去，庭院里依旧温暖融融。出仁文厅向东，沿着迎阳湖畔之曲廊向前，就到了一假山处，上面翘立一亭，亭名为“画境”。亭旁生长一棵百年银杏树，树枝亭亭如盖，树叶婆娑繁茂。从远处看，这里碧水、秋树、静亭，与天空上的瓦蓝相映照，端的是合了秋高气爽四字。

这会儿的画境亭里人声鼎沸，李世民等人正在观看一名画师为人画像。画像之人年约二十五六岁，生得白净面皮，双眉入鬓，凤眼朝天，一身白色襕衫，胸前已经溅满了点点颜色。此人名叫阎立本，乃当朝尚衣奉御阎立德之弟。两人还在隋朝时候就以丹青驰名天下。阎立德出名早，及至到了武德年间，朝中的衮冕大裘等六服和腰舆伞扇，图样皆出其手，他整日忙得不亦乐乎。此次天策府十八学士毕集，李世民一日忽然想起要为他们每人作画一幅，以彰显当代，传之后世。本想请阎立德来此，无奈他宫内事情太多，无法抽身。这时虞世南建议道：“秦王，我观立德之近画，碍于宫体御制，日显呆板，少了生动灵气。其弟立本之笔法，随类赋彩，气韵生动，骨法清奇，我意不如请他来作。”李世民从其意，派人将阎立本请入府内为十八学士作画。其画能够抓住各人的特点写意，被画之人颇觉满意，今日正轮到为苏世长作画。

对面的苏世长正襟危坐，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皱纹一览无余。这苏

世长乃雍州武功县人，隋文帝时任长安令，隋炀帝时为都水少监，与李渊甚是友善，两人正好同龄。此公天生聪明，生性大胆，有学问且能说会道。平素不端架子，还爱喝些酒。李渊当了皇帝，他在李渊面前一点都不拘束，常爱进谏，而且谏得滑稽巧妙。一次他跟随李渊去泾阳打猎，此行猎获甚多，李渊兴致颇高，回到长安问群臣："今日畋乐乎？"苏世长当头泼了一瓢凉水，说道："陛下游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未为大乐。"李渊一时气得变了脸色，接着又笑了，问苏世长："狂态发耶？"苏世长得理不让人："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李渊有一样好处，就是相当念旧、讲交情，并不怪罪他。几件事情下来，朝中之人多说苏世长有点像汉武帝时的东方朔。他所以被李世民列为十八学士之一，很大程度上是李世民看重他与李渊深厚的交情，且他不像裴寂那样令人讨厌。

苏世长在那里已经坐了半天，阳光射得他眯着眼，就伸手揉了一下眼睛，对阎立本说道："阎画师，人人说你画技如神，我看也不尽然。从早上到现在，你让我在这里一直端坐不动，怎么动作如此慢，莫非存心想折腾我这把老骨头吗？"

阎立本不理会他的茬儿，凝神观察苏世长的神态细微，依旧一笔一笔地认真作画。看到苏世长不耐烦的样子，李世民不禁好笑，说道："苏先生少安毋躁，你的面部已成，马上就好了。"

虞世南和苏世长最是熟悉，两人见面常常开些玩笑。看到苏世长那猴急的样儿，虞世南忍不住取笑道："老东西，你就如猴子一样沉不下心来，想当初你在陕州多忍耐一会儿，也就成为一位罕见的良吏了。"

众人一听，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这里有一个典故，也是朝中众人皆知的一个笑谈。去年李渊派苏世长任陕州长史，这位老先生说嘴天下无敌，真正去管地方政事的能力就差了一些。两个月下来，他难驭下属，又多判错案，民怨甚大。怎么办呢？苏世长想了一个收买人心的办法：自我责罚，让人在大街上用鞭子抽打自己。没有想到，这位执鞭的衙吏也恨苏世长仅有嘴上的功夫，平日里不干实事，竟然假戏真做，下手格外狠，鞭鞭见血。苏世长痛得受不了，大喊着逃之夭夭，围观的人们哄然大笑。李渊闻讯，将苏世长召回了长安，其时这个消息已经传入朝中，百官见了苏世长都忍不住要笑。

李世民先止住笑，责怪虞世南道："虞先生平日里不苟言笑，揭起疮疤来也刀刀见血，今后不可再为了。"

那边的苏世长并不恼怒，也随着众人大笑，这会儿开言道："世南，就你的这把瘦骨头，还不如我呢。一鞭子下来，恐怕早把你打昏了。我们不要说嘴，小许子，去拿皮鞭来，打他一鞭子试一试。"虞世南生就一副书生相，文质彬彬，清瘦柔弱，看似弱不禁风，其实内里禀性正直刚烈。

褚亮这时缓步走出人丛，说道："苏先生，这些日子我为你的赞语不少犯难，这会儿我倒是想起了。"

李世民当初让阎立本为每人作画，又嘱褚亮为每人写一条十六字的赞语，再让虞世南题在画上，即完成了《十八学士写真图》。褚亮这些天已经将前画之人的赞语写出，计有：

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房玄龄）

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杜如晦）

德行淳备文为辞宗夙夜尽心志在忠益（虞世南）

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飙起（孔颖达）

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姚思廉）

苏世长一听，急忙站起身来，他显然很在乎褚亮给他下的赞语，连声问道："为我作的是好话还是坏话？快快讲来。"

场中一时静寂无声，褚亮悠悠吟道："军咨谐噱，超然辩悟。"

苏世长点头道："是好话，我聪明能辩是大家都公认的，下两句呢？"

"正色于庭，非躬之故。"

苏世长一听，疾步上前执起褚亮双手，边摇边道："好哇，知我者，褚亮也！小许子，拿酒来，我为此语当饮尽一大盏。"

虞世南哈哈一笑："褚亮，你这句话说到这老家伙的心坎上了，我问你，他是不是向你行了贿？"

李世民微微一笑："褚先生此语甚是恰切，苏先生多次在朝堂向父皇谏诤，无非是一个'忠'字，忠于我朝。"

说话间，阎立本作画已成，众人细细观看，只见画中的苏世长长髯飘飘，显得庄重超然，眉宇之间露出一丝诙谐之气，皆赞甚是传神。

之后阎立本为许敬宗作画，众人三三两两或观看，或回厅内喝茶。李世民也不与他们谈天说地，任由他们自由行动。这会儿房玄龄向他使了个眼色，两人就沿着曲廊信步到了后园。

后园里的菊花开得正浓，将园内装点得甚是娇艳。李世民见房玄龄的左手臂还打着夹板，关切地问道："玄龄，手上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吗？"

房玄龄说道："快好了，医生说后日即可去除夹板。"

李世民脸现薄怒："尹阿鼠太不给我面子，仗着尹德妃之势，竟然敢打我的人！玄龄，你说，他到底受什么人的指使？"

房玄龄摇头道："都怪玄龄没有眼色，不该从他门首经过，又恰恰尹阿鼠站在那里。这件事情并不复杂，根子还是当初在洛阳时，尹德妃索要金珠宝贝未曾到手，所以怨恨至今。"

"尹德妃和张婕妤这下子把我给恨上了，她们太不识大体！父皇有旨，将这些金珠宝贝赏给有功的将士，后宫之人怎能妄取呢？"

"女人心最是狭隘，秦王你拿下了洛阳，她们就以为你掌握了金山银山，理应分她们一杯羹！不过这件事情倒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后宫不可忽视，她们日日身处圣上身侧，谗言多了必然成祸。"

李世民面色凝重，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房玄龄观察李世民的神色，说道："秦王，这些天我有一些忧心，如晦也有这样的心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李世民一愣，说道："玄龄，怎么变得吞吞吐吐起来？有话就讲。"

房玄龄缓缓言道："俗话说'日盈则昃，月满则亏'，我们自从洛阳归来，秦王的声望如日中天。这些天有些闲言碎语，我和如晦细细盘查，发现这些闲言都是从东宫和齐王府里传出来的。言语中说秦王趾高气扬，连太子都不放在眼中。还记得打洛阳时，我们两人在涧水边的那一番夜谈吗？所谓'功高震主'，这里的'主'并非指圣上，而是指太子。前次大酺之时你当街受拥，我在一旁，就见太子和齐王的脸难看得很呢。如今嫌隙已成，现在这里又为十八学士作画写赞，引起士林耸动，恐怕又要加深猜疑。我知道秦王你素来谨慎，如此大举炫耀，大违你往日做派，我和如晦甚是不解。"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这就对了，我就是想要这种效果。"

"玄龄，那日晚上我们涧水夜谈，事后我想了许久。正如你所言，如今的格局已成，不容我再打退堂鼓，我必须要争取太子这个位置！当初父皇曾经许我，我推却不受，现在想来，是过于仁弱了。一者，大唐初兴，要承父皇之英烈，光大大唐基业，我最合适；二者，如今嫌隙已成，我手下众多文士猛将因我而折翼，太可惜；三者，我素宽仁，能容兄弟，反观他们，因我盛名天下，他们断不能容我。基于此，定要争取太子这个位置。怎样争取呢？就是要以才能韬略服众，以奇功伟绩打动父皇之心。玄龄，普天之下，我这心里话仅向你一人说知。"

房玄龄凝视眼前这位年少主人，心中热乎乎的，他如此坦诚向自己交托心事，这番信任自不必说，感觉最为沉重的是自己肩上那份责任。

李世民又长叹一声，道："所谓箭在弦上，跃如也。玄龄，你说是吗？"

"秦王有这般心事，须深藏不露，何必如此张扬呢？"

"你还是不明白？我这样做，都是让父皇看的。若能兵不血刃达到目的，又维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分，当是上策。现在让大郎、四郎他们有些不安，实属正常。玄龄，这件事情你和如晦今后不可再谈，如何把握尺度，我自有分寸。"

房玄龄不再说这个话题，他从胸前掏出一张单子递给李世民，说道："秦王，洛阳所获物品都记在上头。"

李世民接过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玲珑白玉带三十围　光白玉带三十围　夜明珠三百颗　白玉玩件一百件　马蹄金十万两　赤金首饰二百六十件　银锞二万锭　金、银盏各二百副　潞绸一千匹　金簪、银簪、玉簪，金钏、玉钏、银钏、琥珀钏若干

李世民看完后问道："这些东西放在何处？"原来表上所列的东西是从窦建德营中和洛阳城中得来的，李渊曾让李世民将所得物品赏赐给有功将士，房玄龄和杜如晦看到如此多的战利品，心中若有所思，说服李世民从中挑选了一些保存起来。

"还记得如晦之弟杜楚客吗？他不愿意跟随如晦来长安，想找一个地方隐居。我为他想了一个地方，就是新安城里的那座避暑庄园。我一提起，杜楚客很有兴趣，就去那里当了庄主。这些东西现正藏在那座庄园的秘洞里。"

"好，让楚客看管这些东西，我最放心。不过这些潞绸、簪、钏之类的东西放在那里也无用，时间长了会腐烂、褪色，你派人将这些取回长安，交给嘉敏，让她再转送万贵妃。我想，后宫之人还是喜欢这些东西的。"

自从李世民将菁儿所生的李宽过继给死去的李智云，万贵妃满心喜欢，常常让长孙嘉敏和菁儿带李宽入宫，一待就是一天。万贵妃位居后宫之首，尹德妃和张婕妤虽然在李渊面前恃宠，但到了万贵妃面前还是要收敛一些。李渊此人好念旧情，对万贵妃，虽不常与她同寝亲热，但还是将后宫之事委托她管理，这样心里最觉放心。万贵妃闲下来的时候，一边像对待亲孙儿那样逗弄李宽，一面与长孙嘉敏、菁儿闲话，日子过得并不寂寞。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李宽长到两岁的时候，一场恶疾夺去了他幼小的生命。那些日子，三个女人相对垂泪，万贵妃反比菁儿还要伤心。待她们情绪平复下来，互相的感情又加深了一层，一有空闲时间，万贵妃就将长孙嘉敏召入后宫。

房玄龄明白李世民的意思，重重点了一下头。李世民又叮嘱道："运这些东西入城时要隐秘一些，最好选个夜深人静的时辰入府才好。我晚上还要告诉嘉敏，让她慢慢地分批送出。像这些事情，还是少张扬为好。玄龄，还有什么事情吗？"

"还是和如晦有关，他的叔父杜淹，秦王还有印象吗？"

李世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说道："唔，我还记得他。想起叔父对待亲侄子竟然会这般绝情，我心里都透出恶心。你知道我，与人交往，尤重其德。这杜淹在什么地方？"

"杜淹自从随秦王来到长安，一直赋闲，尚未理事。昨日封公见我，悄悄说道，杜淹这些天正在托人打通东宫的路子，想到东宫谋一差使呢。封公让我告诉秦王，说这杜淹还有些歪才，若他入了东宫，对天策府而言，是一个小小的损失。"

"杜淹能有什么歪才？他既然愿意去东宫，随他好了。"

"不然，当初杜淹欲走终南捷径，被隋文帝恶之谪戍江表，不久起复为雍州承奉郎，隋炀帝时官至御史中丞；及至他到了洛阳，那里百官云集，鬼蜮伎俩甚多，杜淹在那里如鱼得水，获得了王世充的信任，被任为吏部侍郎。由此观之，不说他钻营逢迎，若没有些真能耐断不能久。他久处倾轧争斗环境之中，须有相当手腕邀宠蒙下，方能生存。我看他为虎作伥的本领已炉火纯青。若在天策府里，这里正气凛然，人才毕集，他断难翻起风浪；若他入了东宫，在太子面前出一些坏主意，将增加不小的变数。我意请如晦出面，招杜淹入府，权当养他在这里。其实东宫和齐王府那里，碍于他是如晦的亲叔叔，也顾虑重重难下决心。此事请秦王三思。"

李世民心里一震，觉得房玄龄所说很有道理，点头道："好，就按你说的去办，如今府里的兵曹参军还空着一个位置，就委予他吧。"他站在那里又若有所思，"封德彝在这件事情上还想着我，玄龄，人言封德彝狡诈多变，此次洛阳一战，他在关键时刻回长安说转了父皇退兵的念头，说起来，他还是有功劳的。此次又主动提起杜淹之事，你说，他的心向着我吗？"

房玄龄想了一会儿说道："封德彝的态度到底如何，我实在有点拿不准。皇帝身边的几个老臣在对待你的态度上，萧瑀、陈叔达、颜师古他们自不用说，一直都支持你；裴寂与你性情不合，特别在处理刘文静事件上，你们其实已经互相厌恶对方，只不过还维持着面子上的和睦；至于封德彝，他的心里到底是如何想的，我吃不准，还是边走边看吧。"

李世民忽然转颜一笑，说道："玄龄，我这些日子忙着文学馆的事儿，又在这里作画为赞，好几天没有与那帮武将们在一起了，这些天他

们都在忙些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呀，都在那里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呢。昨儿我遇见了程咬金，秦王你猜，他说些什么？‘秦王现在不要我们了，只顾在那里吟诗作赋，别惹得我老程火起，趁黑夜将那群老夫子劫持到北境大漠，看秦王还到什么地方找他们。’”

“哈，这个口无遮拦的程咬金。不过我也真的有点想他们，明日，我就领他们到九宫山狩猎一回。歇了这么长的日子，久不骑马，身上的肉都有点痒痒。仗嘛，今后还是有得打的，这帮人别闲出事情来，要找个地方，让他们静心研究研究战法。打仗也不能仅靠力气啊，要让他们多点智慧。”

房玄龄点头称是。

这时，一阵脚步声从长廊中响起，就见几个丽人向这边走来，其中一人手里抱着小孩子。李世民定睛一看，认得是姐姐李婉娘和倩紫等三个丫头。又见倩紫的腰身笨重，显然是她与马三宝成婚之后有了身孕。那名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自是李婉娘刚生下的儿子。

李世民疾步上前，说道：“姐，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也好让小弟和嘉敏迎接你呀。”

李婉娘生产后腰身明显又胖了一圈，然脚步还算利索，她见李世民迎来，笑容早已上脸，说道：“你现在是位在王公之上的天策上将，怎么敢惊动你呢？我来这里，只想悄悄找嘉敏叙叙话儿，还想让我先拜见你不成？”

李世民也开起了玩笑：“别说好听话儿，我还不了解姐姐的山大王脾气吗？莫非想偷偷摸了我的寨子？”

李婉娘未及答话，就见一群女人如风般围上前来，自是长孙嘉敏带领众姬来迎。

第二十二回　建成生疑信传言　元吉任性结私党

自从李世民从洛阳回到长安，太子李建成的心情一天比一天阴沉。

秋夜寂静，凉意从窗棂里透入室内。李建成放下《汉书》，紧了紧脖子，招呼宫女拿来夹衣穿上。他所居地方名为显德殿，为东宫的主殿。除了上朝觐见李渊，其余大多时间他都在这里接见众臣，处理政务。眼前的灯烛甚是光亮，火焰顶上飘出一缕似隐似现的轻烟，发出的味道弥散整个大殿，李建成感到这味儿有一丝甜香，甚是受用。他披衣立起身来，慢慢踱到长窗前，伸手推开窗扇，就见眼前的庭院幽静无人，半牙月儿的倒影映在池水中，风忽然吹起，一截树枝飘过来落入池中，顿时打散了平静的水面。

李建成有感而发，心里默默吟道："尔乃龙吟方泽，呼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鲂鳙。"这是汉代张衡《归田赋》里的句子，本义写其田居吟啸弋钓之乐。李建成此刻吟来，因水而感，想那空中的飞鸟，水中的游鱼，本来自由自在，然而死亡的威胁在那边静悄悄等待。鱼鸟无思，而人呢？李建成不由心事重重起来。

一个宫女入殿奉茶，脚步较重，李建成厌恶地扭过头来，恶狠狠地喝道："谁让你进来了？"那宫女一惊，手中的茶盘跌落在地，顿时摔得粉碎。李建成大怒，大声叫道："拉出去，掌嘴四十！"

门外奔来两名太监，将宫女拖了下去。李建成看到地上的碎片，飞起几脚，将茶盘碎碗踢飞，心中的无名火一时难熄。

李建成彻底明白了自己不安的原因，二郎这些年攻城略地，手下将领文士如云，父皇对他青眼有加。后宫里也有传闻，说二郎出征太原前，父皇曾在长春宫里许立二郎为太子。反观自身，这些年忙于在京城处理政事，虽将政务理得井井有条，然这些功劳都是隐性的，外人皆认为皇帝有能，太子只是一个辅佐罢了。看二郎这些日子志得意满，见了自己也少了往日的那份亲善，多了一层倨傲。李建成深明这位弟弟的心性，知他向来敢作敢为，思虑周全，从不盲动，那么，二郎现在心里究

竟想些什么，李建成难以猜测。

一阵脚步声起，听那脚步声音和节奏，李建成猜出来人是韦挺。东宫向为禁苑，能够从容出入者，也仅有寥寥数人。李建成思想间，就见韦挺匆匆跨入了殿门。看见殿内狼藉，窗门大开，韦挺甚是惊讶，嚷道："怎么了？太子，看你神色游移不定，莫非有什么变故？"

李建成一挥手，道："有什么变故？不过是一个宫女失手打破了茶盏，你呀，就会小题大做。你深夜入宫，有什么紧要事情？"

韦挺道："太子，你知道我性子急，有事情难以过夜。今天晚饭时，一位异人来访，所说事情令我实在气愤。"

"什么异人？"

"号称'京都大侠'的史万宝。"

"史万宝？就是现任河南道行台民部尚书的那个人？"

"是他。这史万宝自恃武艺超群，又因当初拥淮安王在鄠县起兵响应圣上，平日里眼界奇高，难与等闲人攀谈。今日里他不知动了哪根神经，自顾自就闯来找我。我们聊了几句，听他的意思，对时下秦王的所作所为甚为不平呢。"

李建成一愣，难以理解："洛阳之战，史万宝从嵩阳攻向虎牢，很有功劳。二郎素来善于笼络人心，怎么就把史万宝给落下了？"

"是呀，我也实在想不明白。我们一起喝了几杯酒，脑子一热，就想拉他过来找太子谈谈。现在他正候在宫外，太子想见他吗？"

李建成坐下身来，说道："你向来冒冒失失，就不会稳妥一点？"他沉思片刻，点头道，"好吧，你让他进来。"

史万宝进殿后向李建成施礼道："太子在上，请受万宝一拜。"

李建成立起身来，说道："史尚书免礼。你号称'京都大侠'，我一直想见你一面。无奈你常常出征，我在京城里又有太多烦务，总也没有时间。今夜月高风清，正是我们说话的好时候。"李建成在百官中的口碑很不错，他待人谦和，平易近人，在处理具体事务时，耐心倾听臣下意

见，所断事情差错甚少。

李建成叫来太监为两人搬来椅子，令他们坐下和自己隔案而谈，宫女则蹑手蹑脚上前奉上茶盏，然后低头退下。偌大的显德殿里，在烛火的照耀下，只剩下他们三人。

李建成稍微一欠身，说道："史尚书深夜来此，不知有什么话说？"

史万宝道："万宝等闲难得见到太子，知道韦兄弟是太子的亲近之人，便请他相引冒昧来见，有些心里话臣想一吐为快。万宝是一个粗人，生就的直性子，若有不妥之处，还望太子宽恕。"

李建成微微颔首。

史万宝看了一眼韦挺，见他满是鼓励的眼光，心里一横说道："常言道'疏不间亲'，万宝对秦王有些疑问，本想按着不说，又想国体事大，万宝还要向太子禀报才是。"他见李建成脸上没有厌恶的神色，接着道，"此次洛阳与虎牢之战，万宝领兵自南端掩杀，王君廓顺着河水向下攻击，及至擒获窦建德、王世充，虽称不上首功，功劳也该很大。哪儿知道洛阳城破之后，秦王令我等二人勒兵驻于龙门，不许入城半寸。回到长安后，秦王所奉的功劳簿上竟然没有我们的功劳，君廓和我谈起，皆甚不平。"其实在虎牢之战中，史万宝领兵自白寨北上攻击，一开始进展还算顺利，及至夏兵一击，史万宝领兵退后五里，此时唐军大举进攻，夏兵忙于照顾后面，还算没有冲散史万宝的阵脚。战役过后，李世民听说此事大怒，联想起当初合围洛阳时，史万宝领兵合围太缓，自己亲自前去督促险遭王世充的暗算，恼怒更甚。至于王君廓，想起他私藏军粮之事，李世民心中更是犹豫，觉得此人深沉阴鸷，不可重用。到了洛阳，李世民就将他们两人远远放在一边。大军回到长安，李渊论功行赏，史万宝好歹混了个河南道行台民部尚书的闲差使，王君廓虽被封为彭公，然整日在家，无事可干。

李建成说道："如此说，二郎委屈你们两人了。那奉来的功劳簿，还是由我先过目再呈父皇御览。现在想来，那上边确实没多提二位的功劳。"

史万宝眼珠一转，端起茶盏抿了口水，清清喉咙，接着说："其实秦王少报了我们的功劳，倒是小事，他不该搞亲亲疏疏，培植自己的嫡系。还有，洛阳城破之后，他并没有奉皇帝旨意，完全将所获金银财宝

赏赐给有功将士，而是指令房、杜二人悄悄昧下一批。这两点，说明秦王图谋不小，以万宝所思所观，首先要不利于太子。”

韦挺在旁张口“啊”了一声，李建成也是一惊，张口道：“真有这回事儿？”

史万宝道：“当初秦王凯旋，皇帝封其为天策上将，更排仪仗送匾至弘义宫。那些日，百官所言、街谈巷议皆赞秦王英武。然也有一些有识之人心中暗想，秦王声望日隆，皇帝恩宠日加，把他宠到了天上去，将太子置于一个不尴不尬的地位。现在看来，一切都是秦王有意为之，如今的天策府里，秦王将东征西讨来的猛将笼络其中，最近又开文学馆，这几日又为其所谓的‘十八学士’写赞作画。说到底，这些文士武将皆是朝廷的人，是皇帝、太子的臣下，秦王此举，不是将他们据为己有吗？皇帝虽封秦王为位在王公之上的天策上将，但他毕竟还是一位藩王，如此拉拢人才，邀宠圣心，太子，明眼人一看，这其中大有文章。”

李建成心里一震，史万宝的话说到自己心坎里了，然他脸面上不动声色，摆摆手，说道：“史尚书，这是你多心了。二郎有今日荣耀，皆是父皇圣恩。这些年，二郎常胜，不断安定开拓疆土，也是大唐之福。对了，你所说珠宝之事，确切吗？”

史万宝微微一笑，知道李建成此语言不由衷，他并不点破，回答道：“此事千真万确。不瞒太子，万宝轻功甚佳，身轻如燕，房、杜二人搜罗珍宝囤积的时候，让万宝看了个清清楚楚。只不过后来随秦王返回长安，这批货现在究竟还在不在洛阳城内，抑或运出了城外，尚不清楚。不过做任何事情都要留下痕迹，假以时日，自当访查明白。太子，秦王自诩不重钱财，这批货的数目很大呀，他昧下财宝将作何用呢？”

李建成陷入了沉思，一旁的韦挺忍耐不住，嚷道：“秦王此举，实为欺君。太子，这件事一定要抓住不放，否则我们也是欺君了。”此刻的李建成，心里翻江倒海，二郎这些年长年在外，不断收罗人才，囤积珍宝，其图谋不小。自己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其内心里到底还有多少隐秘呢？

想到这里，李建成缓缓起身，手撑在几案上，眼睛直盯向两人，一字一顿说道：“史尚书，我明白你的一片忠君之心，今日所言，不可再向别人提起，包括王君廓！明日起你和韦挺二人前往洛阳秘密访查，至

于过所公文，我妥当为你们提供。好，时间不早了，我有些乏，你们退下吧。”说完，他向二人点了点头，转身就要离去，韦挺见状，急忙说：“太子，那日我提到的杜淹，这些天我又打听了一下，都认为此人还有些能耐。如今天策府极力收罗人物，东宫就显得单薄，我意不如让他过来。”

李建成停顿一下，心情依旧很坏，挥挥手道：“算了，杜如晦现在铁了心跟二郎。我们再把他的叔父弄来，不知将来又要发生什么变故，随他去吧。”

第二日五更二点，只听净鞭三响，李渊驾坐早朝。文武百官朝见已毕，分班站立。李渊近来又新宠上了一个小妃，是李艺从幽州选来的。这女子久处北国，生就一身凝脂似的皮肤，身材婀娜，性好舞枪弄剑，置身于后宫的脂粉堆里，一眼就看出特别。李渊一见就喜欢得不行，两日后就封她为才人。新宠在身边，惹得李渊一旬不再早朝。昨夜又与她闹得太晚，现在坐在御座上忍不住还直打哈欠。

通事舍人深谙李渊此时的心理，当堂喝道：“有事早奏，无事退朝。”

李建成昨晚也一夜未睡，脑子此时昏昏沉沉，原想有事要奏，一时又想不起来。这时，前排的屈突通跨前一步，执笏奏道：“臣屈突通有事要奏，山东、河北之地多有章奏来，近日那里治安不靖，多处发生骚乱，疑是窦建德余孽兴风作乱。”

一旁的裴寂咳了一声，慢慢说道：“窦建德的阴魂不散呀，老臣听说，埋葬窦建德尸身的地方失了窃，被刨了一个大坑，尸身不翼而飞。”裴寂自恃老资格，奏事的时候也随便插嘴，李渊也不以为异。

李渊仰头舒了口气，对李建成说：“太子，你来处理这件事，以朕的名义告诉李艺，让他派兵前去弹压。裴监，朕看这是件小事，不宜深虑。”

这时，李世民出班奏道：“父皇，儿臣当日擒获窦建德，并未深入其腹地。依儿臣意思，不如派一上将前往坐镇。”

李渊沉吟一下，说道：“二郎说得有理，李艺毕竟在幽州，鞭长莫及。这样吧，神通，你对山东地理较为熟悉，朕任你为山东安抚大使，

就替朕去走一遭吧。”

李神通出班道：“臣遵旨。”

听到李渊又派李神通前去安抚山东，百官中倒有一半人心中不以为然。李神通虽然勇猛有力，然谋略太少，当初李世勣举黎阳投唐，李神通作为安抚大使前去，反而弄得一塌糊涂，使大唐在那里几无立锥之地。多亏李世民围洛阳拒窦建德，方将那边的土地与长安连成一片。现在又派李神通去，别再发生什么变故才好。不过今非昔比，仅是一些小股骚扰，想李神通应该能对付下来。此后散朝，李渊乘辇返回后宫，心想还能再睡个回笼觉。

群臣鱼贯退出太极殿，李建成在人丛中看见李元吉低头而行，心里忽然一动，唤人将他叫了过来。

李元吉日间出外狩猎，每日晨起要练一路槊法，身体健壮有力。他闻听李建成召唤，虎虎几步就走到面前。看见李建成疲惫的样子，很是惊异，问道：“哥，数日不见，你怎么就像老了十岁，背也驼了，怎么回事？”

李建成微微一笑：“四郎，你倒是无忧无虑，精神依旧健旺。我这几天偶感风寒，吃了几服药也不见好转。走，随我回宫去，我让你嫂子熬你喜欢的红豆粥儿。”

李元吉一摆手，道：“别，现在不是我们在河东的时候了，嫂子已经贵为太子妃，岂能再为我做这等贱作之役，兄弟不敢有劳。”

李建成只好作罢，又道：“四郎，我这些天倦得很，想出外活动活动筋骨。这样吧，我今天将手头上的事儿处理一下，明儿你到东宫里聚齐，我们一同到南五台山狩一次猎如何？”

“太子有令，臣弟不敢不从。好，我回府后马上准备，不过南五台山那里大家伙不多，没有多大趣味。”一听要去狩猎，李元吉顿时来了兴趣。他现在的口味甚高，等闲小鸡小兔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猎瘾。

“就算你陪为兄出去玩一场，若去得太远，恐父皇不放，就这样定了。已经有好长时间了吧，我们兄弟没有好好唠过，此次是机会，我们边玩边唠。”

第二天一早，李建成和李元吉各带从人离开了宫城，他们沿着朱雀大街南行，出明德门斜向偏东，沿途一溜儿官道，路面甚是平坦。

一行人驰约二十里，地势开始升高，道边满是丛生的树木。时辰已经进入了初冬，树上的叶子早已落尽，满地铺了厚厚的一层。他们的马蹄踏地树叶弹起，纷纷向后面飞去。飞叶和满目光秃秃的树枝相映，凭空增添了一丝萧瑟之气。他们又向前行进二十里，即入南五台山中，再向南，就是以文士隐居闻名天下的终南山。

李元吉一马当先，他的这匹马也是张万岁选送给李世民的。洛阳之战后，李元吉看中了养在李世民马厩里的这匹黄马，就央求李世民将此马送与他。其时李世民的心情甚好，满口答应。李元吉试骑后觉得此马果然不凡，奔跑起来的时候能把其他的凡马落后好大一截子。今天出城时，李元吉和李建成还能一起并驾齐驱，过了一会儿，李建成就渐渐被落在后面，李元吉只好跑一段再按辔徐行，等待他们追上。

一行人一路疾行，午时就入了南五台山中段。举目四望，周围苍茫一片，沟沟坎坎上杂树丛生。李建成平素喜静不喜动，看到眼前的山坳间树多难行，踌躇道："四郎，这里的路好难走呀，我们不如沿着山脊慢慢行走，权当来此游览一圈。"

李元吉不同意："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想游览何必来这里？我如今见猎心喜，若就此罢手，还不急死我吗？"

李建成一笑，说道："四郎，你可能不知道，前时虞部郎中奏闻父皇，言说采捕畋猎，必以其时。京畿之地不得滥捕，朝中已下诏，在长安、洛阳附近三百里以内不得弋猎采捕。你今日执意要捕，就是违了父皇的禁令。"

李元吉挥起马鞭敲了敲眼前树丛，哈哈笑道："哥，这禁令是对百姓而言的，如今天下是我们李家的，莫非有人敢来拦我们？这样吧，你若不愿意动手，就作壁上观，且看我来大显身手。"说罢，令从人驱犬入林，身后一人立即将两只鹰奉给李元吉。

李建成提缰让马走了几步，探头观看这两只鹰，啧啧赞道："四郎，京城之人皆传你有狩猎'三宝'，这鹰是其中之一吧？"

"当然，"李元吉将两只鹰架在自己的左右肩头，伸手扯掉鹰爪上的

细银链，“这两只鹰一名为北山黄鹘，一名为高丽赤鹰，最善扑兔。哥，人言二郎爱马成癖，他哪里懂得鹰的极妙处？等一会儿，你看这鹰凌空扑击的姿势，疾如闪电，恍若流星，比奔马要美妙百倍。”长安人所言李元吉的狩猎“三宝”，一曰此双鹰；二曰四犬，此时已散入林中；三曰罝网。

李建成又问：“可惜今日只见你之‘二宝’，还是我性子急了些，你那三十车罝网没机会运来。”

李元吉得意道：“我既然出行，焉有不带之理？再过一个时辰，这三十车罝网就应该到了。哥，既来之，则安之，我都盘算好了。左近有一太乙宫，里面的道士甚是识趣，我们今晚就栖身在此。夜来将这些罝网张起，明晨来收获猎物。那滋味儿，管教你心花怒放。”

此后两人散开，李建成携弓在近旁射些孤鸟野鸡，李元吉则携从人，拨马冲入林间，一面放开双鹰让其扑兔，一面张开弓箭，搜寻射杀那些被猎犬惊出的动物。

这里动物真是不少，以野兔最多，在林间蹦来蹿往如蚂蚱跳跃，间或其中晃过黄色的影子，那是狸和野羊。从人手持棍棒，一路敲打，大声喝叫，尽力为李元吉提供射杀的便利。李元吉在那里左右开弓，斩获不少。忽然，林间响起一声低吼，只见一黑色之物疾奔如风，一路顶开灌木、枯草，响动甚大。李元吉在马上看到此物大喜，眼睛发亮，大喝道：“儿郎们，好东西来了，抄家伙。”众人一听，齐刷刷扔掉木棒，一抬手拔出长剑，疾步到李元吉马前护持，更有两人站立在马头左右，手持长槊，直指前方。

那物瞬间抵近，原来是一头大个儿的野猪，只见它露出獠牙，吼声连连。那李元吉“嘭嘭嘭”射出连珠箭，箭箭射在野猪的身上，很快，野猪头上插满了箭杆，像一只奇怪的大刺猬。它挨箭后先是跳了起来，嘴里发出“吱吱”的声音，然后复又向前，往人丛中冲来，到了十步开外，它终于支撑不住，“扑通”一声倒下身来。两名持槊之人急跨几步，两杆槊一齐刺入野猪身体内。

李元吉伸手抹了一把汗，骂道：“这畜生，冲劲还挺大，肉肯定精瘦好吃。左右，抬它下去，趁热洗剥干净，今晚上好好美餐一顿。”

看到李元吉在这里大有收获，李建成也来了兴趣，他一拍马闯入山

中，引鹰邀犬，忙得不亦乐乎。不觉日已偏西，李建成扭头看猎获甚丰，感叹道："四郎，我今日才知狩猎之乐了。"他们一行踏着暮色向太乙宫走去，李建成脸含笑容，口吟一诗，诗曰：

角鹰初下秋草稀铁骢抛鞍去如飞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令归

李元吉听言，不禁揶揄道："你怎么和二郎一样的脾气，刚刚高兴一会儿，就要吟两句酸诗来凑兴？"

李建成微微一笑，并不反驳，三兄弟中，独李元吉不爱读书，整日里弄枪习棒，若让他来读书吟诗，那是勉强不来的。

到了太乙宫，李建成方悟李元吉所言这里的道士如何识趣。原来太乙宫左边有一处精舍，这里修竹流水，甚是幽静。更有一件好处，道士们知道李元吉常来，虔心将精舍又收拾了一遍，还觅来一位良厨，专治狩来的野味，让李元吉白日过完猎瘾后再来这里大快朵颐一番。李建成不由得笑道："四郎，无怪你知狩猎之乐，这样的狩猎行宫你还有几处？"

李元吉道："所谓习性不同，因人而异。你在京城里好好当太子，二郎忙于打仗，罗致人才，我吗，就在这里自得其乐了。"

这句话触到李建成的痛处，想乐又乐不起来，只好干笑几声。

这头野猪确是极品，通体皆是精瘦肉，不见一点肥膘。他们甫一入门，厨子就上来接过野猪，先行清洗一遍，然后将猪肉放在笼屉上，以大火蒸之。顷刻间，院内香味弥漫。肉熟后，他将之切成薄薄细片放入盘中奉上。李建成一尝，只觉此肉入口筋酥，味道绝美。

李元吉令从人送上一壶酒。李元吉端起酒杯说道："哥，吃野猪肉要饮'郎官清'酒，来，请满饮此杯。"

"郎官清"酒产于虾蟆陵，该酒系家传秘方酿制，酒清味烈，入口醇香，自西魏时开始，因大名远扬且产量有限，历来列为宫廷贡品。

李建成依言饮酒，又复吃肉，嚼后滋味混入酒香，更觉余味绵长，遂赞道："你狩猎果然弄出了名堂，连带也成了一位美食家。我整日里

奔走在宫廷之间，这样的野趣已经很难有了。”

李元吉揶揄道：“你为储君，当理天下大事；我为村夫野人，只好自己找乐趣，我们如何能比呢？”

李建成默然，端起酒杯细细品味。那边的李元吉则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片刻间已经醺醺然。李建成挥手令从人退出，烛火下只剩兄弟两人对坐，他端起酒杯凝视，只见杯中酒在烛火的照耀下清澈透明，光芒直射杯底，他若有所思，缓缓言道：“兄弟，我这几日的心情闷得很，今天约你出来，想借此将郁闷排出，你想知道什么原因吗？”

李元吉此时的酒意已有七八分，全身冒着热汗，头脑反而比平时更为清醒。他听了李建成的问话，心中雪亮，却答非所问：“你当然要闷了，父皇委你治理天下，千头万绪，还不愁煞你吗？”

李元吉对李世民的恶感，早已根深蒂固，觉得这位兄长对自己全无关爱，动辄训斥。时间一长，李元吉觉得大哥对自己慈眉善目，关爱备至，且直言自己短处甚少，就愈来愈近。李世民素日里爱招朋呼友，居家时偏爱读书，也不与兄弟扎堆儿，时间长了，就生出一些隔膜来。李元吉平时在家里遇见二哥，也不搭理一声，全同陌生人一般。此次洛阳之战，李元吉一开始对李世民甚是不屑，及至李世民连打胜仗一举拿下王世充、窦建德两股强敌，这才从心里对这位二哥生出一份敬意和钦佩来。又见上自重臣下至兵士，皆虔心信服二哥之才，那些天，李元吉见了李世民脸上就挂满笑意，兄弟两人打从记事开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般和睦的时刻。那日他们返回长安，每每到了风景优美的地方，李元吉跨前几步主动和李世民搭讪，他们在那里指指点点，神态甚是亲热。身后的群臣很是纳闷：这兄弟两人素来隔膜，怎么洛阳一破，两人都转了性子呢？

然而好景不长，李元吉回到长安，心境很快又有了变化，嘴脸也跟着翻覆。那日李世民当街受拥，他和太子被晾在一边，他先是愕然，继而脸色阴沉下来。这个二郎，还是原来的二郎啊！他原来对李世民的佩服忽然化成了愤怒，还夹着一丝恐惧。

他想，若二郎真的当了太子，父皇百年之后将由他来继统，到那个时候，凭二郎骨子里对自己的不屑，能给自己好果子吃吗？肯定不会！这时，他瞥了一眼身边的大哥，见他的脸色非常难看，忽然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大哥这些年日日在京城里协助父皇办事，所有的风光事儿都

让二郎抢了去，百姓但知有秦王，不知有太子。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到这里，李元吉不待李建成回答，借着酒劲儿狠狠地吐出了这八个字。

“你说什么？”这句话弄得李建成一头雾水。

“我在说你呢，大哥，我再说一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你难受的事情才刚刚开了个头，今后还有得你烦恼呢。哥，你应该向我学习，整日里架鹰弄犬，徜徉山水，就这样当缩头乌龟，肯定不会招人烦。”

“我招惹谁了？四弟，你在危言耸听。”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谁也没有招惹，只不过天下之大，太子只能有一位。你如今当了太子，就有人在那里眼馋了。还记得我去洛阳前对你说的那番话吗？你当时说我是杞人忧天。哈哈，如今这个杞人怎么变成你了？”

李建成眼望李元吉那张因饮酒而红的眼睛，心中暗忖道：外人皆言四郎粗豪无心，依前言观之，他还是很有心计的。他端杯说道：“兄弟，我们难得自小投缘，今夜我们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以前都怪我眼光迟钝，对你的肺腑之言未加留意。如今二郎咄咄逼人，还望你帮我出出主意才好。来，我们再干一杯。”

李元吉又将酒饮下，眼珠子瞪得溜儿圆，吼道：“哥，自古以来立嫡长为储君，此是通例。你平日里虚怀若谷，就显得仁弱，前车之鉴，炀帝就是设法获得文帝的喜爱，致使太子杨勇失宠，你不妨从中汲取些教训。我观如今的二郎，比炀帝当日还过之，炀帝还知韬光养晦，他却在那里恃宠自傲，总怕张扬得不够。”

李建成挥手示意，让他说话轻一些，然后长叹一声，道：“二郎如今的所作所为，明眼人一看都知他想干什么。然我这些日子苦思冥想，实在想不出法儿来。有两个难题不好办：一者，父皇恩宠；二者，众人景仰。像今天我们两兄弟在这里说的话，若传扬出去，恐怕父皇和众人要说我心怀嫉妒。”

“什么叫嫉妒？二郎若本本分分做他的藩王，不怀野心，何至今

日？说到底，还是他先来招惹你。细究起来，还是父皇不好，既然立你为太子，就要想法树立你的威信，不能脚踩两只船，在那里摇摆不定。这次鼓捣出一个什么天策上将，下次他若再有功，只剩下一条路，就是你将太子之位让与他。再以后呢？父皇总不成将皇帝的位子让与他，哈哈。”

李建成有些恼怒，斥道：“四弟，你怎么敢口无遮拦说出这等话？父皇如何，是你能评价的吗？其实二郎有如今的地位，非唯天力，多由其能。”说到这里，李建成不由得想起李元吉丢失并州之事，同样一母同胞，四郎在那里丢盔卸甲，二郎却能收复失地且彻底打败敌人。他知道李元吉性如烈火，不愿提其当初走麦城的事儿。

然而李元吉并不领情，冷笑道：“你不是想说我并州之败吗？尽管说不妨，我不生气。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儿，你有兴趣听吗？”李建成默然点头。

“那日我遇到一个猎手，他谈起在荒原上遇险的事儿。他先是打死了一只意图伤他之狼，不想一群饿狼闻讯而至，发疯般地向他围攻，他退入一个山洞，用石块堵塞洞口。入夜，透过石缝可以看到外面的群狼那绿莹莹的眼睛，它们围在洞口不走与他耗上了。这人知道，指望群狼退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向洞内另觅出路，天不绝人，他终于从另一个洞口退出，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此事若让你评判，定会说群狼复仇自有它的道理。然此人与独狼对决，已有胜负，群狼应该讲理不该来复仇。哥，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李建成哈哈一笑，道：“四弟你扯远了，狼本异类，岂能与人相比。”

李元吉正色道：“不对，狼和人其实也是一回事儿。所谓同仇敌忾，就是这个道理。此时，你若还在那里夸赞对手正确，就该投械认输。现在，你一面心里难受，一面还盛赞二郎有能，不是迂腐又是什么？”

李建成心里暗自点头，心想李元吉平素不爱读书自有他的好处，遇事直截了当，不拖泥带水。他话锋一转，问道：“四弟所言极是，然我刚才所问的两个难题当如何处置呢？”

“好办得很，你是太子，今后再有露脸的事儿，当仁不让。我们兄

弟两人若能接连打几场胜仗，把二郎晾在一边，看父皇还如何宠他。”

“这些说着挺容易，办起来就难了。我为太子，父皇轻易不放我出去，难有机会啊。”

李元吉双手一摊，说道：“那就没办法了，你愿意当太平太子，就不该有坏心情。学学我，就当缩头乌龟吧。”

李元吉的话很冲，李建成并不理会，思绪反而飘了出去。心想若真有一场战事来临，父皇也果真同意自己出征，然自己久未上战场，四郎又是刚猛脾气缺少谋略，能打胜仗吗？这一时刻，他猛然想起天策府里的那帮猛将谋士，二郎招揽人才其谋甚远啊。自己虽为太子管理百官，然一遇到实际事儿，手头并没有趁手的人才可用。如今天策府里人才济济，那是二郎手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想到这里，李建成暗下决心，断然说道：“好，事情就这样定了。四弟，我问你，你到底是支持我还是站在二郎一边？”

“这还用问吗？”

“从今天起，我们哥俩同一条心，不能让二郎的图谋得逞。只要我的地位得保，你就是我最亲密的兄弟。将来有一碗羹，也要分给你半碗。就按你的意思办，再有出征的事情，我要向父皇力请。”

“这就对了，你放心，我今后一定追随你的脚步，不会出现任何偏差。”

两人就在这寒冷月高的夜里，彻底挑明了各自的意思。两人一直谈到深夜，然后各自归宿。李建成许多天来一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今夜耳听屋外松涛阵阵，不觉就进入香甜的梦乡。

未及天明，李元吉记挂着他布下的置网，蓦然惊觉翻身起床，连带着将李建成也拉了起来。他们步出室外，从人打着火把为他们照亮道路，一行人向所布置网处走去。李元吉边走边想象着网内已圈满了猎物，眉飞色舞。及至他们到了网前，只见网内空无一物，李元吉大为诧异，令从人举着火把绕网巡视。

“真是怪了，何至如此干净？”李元吉自言自语。

领头一人忽然叫了起来：“齐王，快来看，这里有一个大洞。”

众人赶到近前，只见那里的罝网被撞开了一个大洞，李元吉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大洞有一头大牯牛那样粗细，敢情是圈入的动物都从此洞逃掉了。李元吉还在那里茫然不解：“我这罝网系用铁架、鱼鳔线制成，猛虎也难冲出去。到底是什么怪物，坏了我的大事？”

第二十三回　河北聚众举反旗　金殿点将议出征

时间进入了深冬，一场场飞雪落过，气温骤降，长安城里家家户户燃起了南山木炭取暖。

以往的春节，按惯例百官有三天假期。今年特别，李渊下旨自除夕前三日开始，至正月初三皆放假，共有七日。春节期间，人们阖家团聚，设家宴庆祝。

元日晓漏之前，朝中举行早朝大典，以庆贺新年。李渊头戴通天冠，身穿大裘冕服，面南而坐，接受群臣朝贺。例由皇太子献寿，其次李世民、裴寂、封德彝、萧瑀、李元吉、陈叔达等人依次献寿。

其后，中书令封德彝奏诸州进表，黄门侍郎奏新年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番贡献，最后，封德彝又带领众供奉官献寿。

太极殿内的左右两角，乐工在那里演奏宫廷雅乐，群臣祝词连连。李渊脸露笑意，他的眼光漫向群臣，思绪飞出殿外：多么好的时辰，大唐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忙于翦除诸侯，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想到这里，他的眼光又盯向前排的李世民，只见他头戴进德冠，身穿团领窄袖襕袍，腰佩鱼袋，足蹬乌皮履，日常的英气内敛，增加了儒雅之气，心里又是一喜。

这时，群臣齐刷刷跪地，殿内响彻一片“万岁”之声。李渊从座中站起，挥手道：“爱卿们平身。元日气象，朕觉甚旺，望爱卿们亲之珍之。朝事已毕，大家散去吧，各自归家好好与家眷共度佳日。”

群臣依次退出殿外，李建成看到兵部尚书屈突通一脸忧色，虽处喜庆之境也难掩其容。心里一动，走过去悄悄说道：“屈公，且缓数日，这件事儿若今日奏报皇上，恐怕冲散了今日喜庆。还按我们前日所言办事，待下次早朝之时再奏报皇上吧。”

屈突通心里着急，看今天的情况也确实无法可想，点点头道：“太子所言极是，老臣明白，这几日臣再密切观察那边动静，有新的情况就

及时报知太子。”

李世民快步离开太极殿，眼睛余光中看见李建成和屈突通在那里说话，知道他们所谈的内容。多年的行伍生涯使他极度重视各地情报，每日，各地的动静源源不断被报到天策府内，统一汇集到杜如晦的手上，再摘要报与李世民。早些时李世民就知道，河北之地已经出了大乱子。

当初李渊杀窦建德，实在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盖李渊家系关陇贵族，骨子里对起身于草莽的首领相当蔑视，认为杀就杀了，不值得惋惜。相反对于曾为隋朝官吏的王世充相当宽仁，仅惩之于流放。其实初为农夫的窦建德发迹之后，待手下宽仁平和，对领地里的百姓不事搜刮，自己和妻子曹氏不衣绫罗，依旧咽粗粝之食，他的好名声在山东、河北等地如雷贯耳，百姓和其臣下甚是景仰。隋末大乱，能遇到这样一位体察民情的好主人，确实相当难得。其在长安被戮的消息传到河北，许多人非常伤心甚至流下眼泪。

李神通此时作为山东安抚大使来到辖地，这是李渊的第二个失策。李神通好勇简单，又自恃皇族，眼界甚高，不听人劝。其东出洛阳之后，沿途经相州、洺州、贝州，最后到了冀州，一路上相当忙乎，忙于向各地调派官吏。这些官吏中的一些人听说窦建德的部将和旧吏回归乡下之时，随身携带了相当多的金珠宝贝，顿时眼红。他们让人指引，专索这些人带入官衙，以法绳之，痛加捶挞，勒逼宝物。一时间，这些消息传遍了山东之地，那些窦建德的故将旧吏皆惊惧不安，乱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李神通又广发布告，言说奉李渊旨意，征窦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人赴长安，欲为他们加授官职。

这几个人闻讯，不约而同聚在一起商议。这一段时间，他们都领教了唐吏的厉害，对李神通的这份布告甚是怀疑。范愿道：“当初王世充举洛阳投降，其手下骁将单雄信、段达等人皆被夷灭，我们若到长安，必无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获李神通，全其性命，遣送还之。李渊俘了夏王，当即杀害，让我辈心寒。既然都是个死，我们不如反了吧，起兵为夏王报仇。”

范愿此语，说到众人的心坎上，大家齐声道：“就是这话，反了吧。”他们就地撮土为香，盟为兄弟。当即卜了一卦，显示为须有刘姓者为主方吉。众人一想，不约而同想起了刘黑闼。范愿道：“汉东公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今举大事，若想收夏王故旧，若非此人难有号召力。”其他人当即赞成。听说刘黑闼此时隐于漳

南县，他们遂起身找寻。

刘黑闼为贝州漳南人，少时为无赖，嗜酒好博弈，长大后不治产业，父兄见他时连连摇头，无可奈何。天下大乱，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先是跟随郝孝德当了占山为王的喽啰，打仗时泼皮玩命，又多狡计，渐渐就有了一些名气。此后又先后入李密的瓦岗军和王世充军中效力，闻听窦建德起兵势大，两人幼时即是好友，就脱身来到窦建德的营中。窦建德当即封他为汉东郡公，专管斥候军。刘黑闼率领斥候间入敌阵中探视虚实，他不仅仅侦察敌情，有时出其不意变侦察为乘机突击，起到了奇兵的效果，往往大胜，军中传他为骁勇之将。窦建德被俘，他落荒逃回漳南，闭门不出躲避搜索。

这日他正在园中锄菜，范愿等人拥入，向他说明来意。刘黑闼听后大喜，扔掉锄头，哈哈笑道："我正有此意。"牵来一头牛杀掉烹之，众人一边喝酒吃肉，一边议论大事。后数日，他们举兵得百余人，袭破漳南县城。同时派人到长安盗来窦建德的尸体，将之厚葬于漳水边，然后打起为窦建德报仇的旗帜，大肆招兵买马。周围百姓多不满唐吏的行为，纷纷起身响应，旬日间，刘黑闼就拉起了一支三千人的队伍。此后他自号为大将军，挥师向南进发，很轻松就将鄃县攻陷。窦建德的故将闻讯，皆带领人马向这里集中，归属刘黑闼指挥，人数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不久，兖、郓、陈、杞、伊、铭、曹、戴等八州或刺史自叛，或有人杀唐吏以据之，先后起兵响应刘黑闼。

消息传到长安，时间已入冬月，李渊并不认为事态严重，觉得稍加剿抚即可安定。遂诏在洺州置山东道行台，令李神通为行台右仆射领兵拒之；又诏幽州总管李艺领兵南下，让他们合兵共击刘黑闼。

李神通一开始满不在乎，数次引兵与刘黑闼战，皆遭败绩。这时他才觉得刘黑闼不好对付，一边退回冀州等待李艺，一边发书调邢、洺、相、魏、恒、赵等州兵计五万余人到冀州集合，准备与李艺合兵后将刘黑闼一举扑灭。

腊月二十三，两军相遇于饶阳城南，李神通自带五万人马在前布阵，队伍南北连绵十余里，李艺居后接应。刘黑闼所带人马仅有三万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刘黑闼见对方人多，心想若像李神通那样排阵对圆，自己就会被各个击破，讨不到任何好处。因令队伍排成长队，沿着漳河堤攻击前进。

李神通见刘黑闼采取如此阵势，自恃人多，命令变阵沿堤向东压过去。这天从一大早就开始落雪，到了这个时辰，忽然刮起了强劲的西风，风裹挟着雪花向刘黑闼的队伍迎面吹过去，人难以站稳，雪花打在脸上，隐隐生痛。李神通见状大喜，叫道："天佑我也！"催促部下加紧向前攻击。风助人势，唐军急速插入敌阵中，枪挑刀劈，一时间，刘黑闼的军队显得慌乱。

眼见刘黑闼就要大败，风忽然转了向，瞬间逆转成了强劲的东风，把迎面的唐军吹得东倒西歪。本来陷入绝境的刘黑闼跳下马来，手挥砍刀徒步到了最前列，他一路呼喊："为夏王报仇，随我冲呀。"范愿等人也纷纷下马跟随，众人见主将如此英勇无畏，都来了精神，借助风势奋勇向前。远远看去，漳河堤上的刘军像一条翻滚的乌龙，很快闯入敌阵将唐军冲得七零八落。

后面的李艺见前方势头不好，急忙引军来援。这时，从东北方杀来一彪人马拦住去路，原来是高雅贤带领的后续叛军来到。他们就地开始厮杀，李艺一时无法前去增援李神通。

这样一耽搁，李神通阵脚已乱，他虽在阵中竭力弹压指挥，但已无大用。所谓兵败如山倒，刘黑闼虽然人少，然冲杀势头不减，以一当十，如旋风般在阵中砍杀唐军。唐军四散逃走，被杀者和在泥水中溺死者不计其数。李神通无奈，匹马向贝州逃去，待他收拢残军，所带人马仅剩下一万余人。

刘黑闼杀败李神通之后，又挥兵与高雅贤合兵一处，共同向李艺冲去。李艺见独木难支，无心恋战，就边战边退，一直退到藁城方才安稳。

刘黑闼并不停顿，带领兵马不事休息又攻向贝州。李神通闻讯，早已成惊弓之鸟，遂弃城向南逃跑。后面的刘黑闼衣不卸甲，紧追不放。李神通刚入了洺州，刘黑闼后脚已到，他只好又奔向相州，孰料刘黑闼的脚步更快，他连入城的机会都没有，只好撒开蹄子向河水边狂奔。所幸刘黑闼得了相州已经满足，不再追击，李神通方能从容渡河赶到洛阳。

刘黑闼此次完胜，名声更是大振，原窦建德所辖之地纷纷举旗响应，窦建德故将卒争杀唐官吏。刘黑闼自起兵开始，仅半年之间，尽复窦建德旧境。

屈突通得知李神通大败的消息，时间已是年关，尚未及奏报李渊。他也不知道长安这里举行元日早朝大典的时候，刘黑闼正在忙他的登基大典。刘黑闼定都洺州，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封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至于窦建德时的文武官员，悉复本位。这个消息若传到长安，即使快马来报，也要数日时间。

正月初三，天策府大管家李安早早醒来，径自入府开始忙乎今日聚宴之事。李安本来一直跟着李渊，李渊当了皇帝后，李世民觉得李安还算妥当，年近四十甚是稳重，就向李渊要来当了自己的大管家。

李安指挥小厮在仁文厅里设了六张大台子，又在四角升起十数笼红彤彤的炭火，室内顿时温暖如春。秦汉以来，大户人家宴饮之时多采用分食制，南北朝之后，随着高脚椅子的出现，为了增强宴饮气氛，又兴起了众人围台而饮的方式。李世民准备今日请十八学士和天策府属聚饮，李安请示李世民采用何种方式，李世民答道："佳节之际最好热闹一些，且这些人随我征战日久，其中虽有文士，却已不习惯文绉绉的分食方式。李安，就去弄些大台子摆在大厅里，不用屏风相隔，这样最好。"

巳时三刻开始，天策府属和十八学士络绎不绝入府而来。看见众人已经到齐，李世民端起茶盏，满脸含笑说道："诸位，今日是七天假的最后一天，想大家这些天日日酒宴，多食油膻之物，该有一物清淡除之。此次彦弘先生从洛阳离职，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来，请大家先饮一口。"说完，他率先举盏饮下。众人依言端起盏饮下，只觉一股清香沁入心脾。

李世民所说的彦弘先生，就是任河南道安抚大使的温大雅，年前被李渊召回。

李世民轻轻舔了一下舌头，感觉余味悠长，依旧微笑道："据彦弘先生言道，该茶出于陕州之峻极峰，名为'碧涧'，每年产量甚少。这水就更可贵了，是彦弘先生派人深入桐柏山内，披荆斩棘，从那淮水源头汲来。诸位，日后谁若见了彦弘先生，须当面谢之。"

众人端盏品之，唯其中武将不解此味，程咬金品茶之后，并不觉特别，见众人纷纷落座，遂言道："秦王，这茶没有什么特别呢。老程素日里食量大，消化也好，没必要用这劳什子解食。待我见了彦弘先生，就说让他下次不要带茶，听说陕州的野猪甚多，让他扛回一只来，请大

家品品。”

此言一出，满堂皆笑。李世民不觉莞尔，指点程咬金道：“程王兄，我原想你这些年来与这些先生朝夕相处，不管怎样也能沾上一点书卷气。谁知我还是错了，听你此语，原来你全身上下浑没有一点雅骨。”

苏世长接口道：“怎么没有？那日我见程将军拼命啃一副牛牙，总有一丝半片牙骨落入肚中。”

众人复又大笑，程咬金也咧开了嘴，并不恼怒。

其后，众人依次入席。

宴饮之中其乐融融，文士武将浑然一体，种种妙语连珠、酒令乐趣，这里也不细表。只是到了最后，尉迟敬德已经红了眼睛，大声喝道：“秦王，这半年久处京师锦绣丛中，愁煞我等。听说刘黑闼现在兴兵作乱，不如向圣上请旨前去剿杀，这样才来得爽快。”尉迟敬德来到长安，亲自前往朔州接来双亲和妻儿，其子尉迟宝琳已经长到四岁，生得虎头虎脑，让尉迟敬德爱得不行，一家人总算共聚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然数月一过，那尉迟敬德生就的武人心性，多日不经厮杀，手心就痒了起来。

尉迟敬德此语一出，举座皆静，大家一同把目光投向李世民。李世民此时酒意也有七八分，只见他霍地立起身来，将手在空中一挥，慨然说道：“刘黑闼纠集一帮乌合之众，不足为患。敬德，你们既然起了出外征战的念头，明儿本王就向父皇禀报，我们就出去走一遭。”

李世民话音一落，在座的武将脸上皆现雀跃之情。坐在一旁的房玄龄默不做声，心想李世民此时盛名正隆，前去剿灭刘黑闼是十拿九稳的事情。若能再添一场胜利，肯定更能博取李渊的欢心，增加其在群臣中的威信，从而促使李渊早日下决心更换太子。

唐依隋制，皇帝每月于朔、望之日在太极殿视朝，其余日常听朝视事的地方则在两仪殿。正月初四，按惯例文官五品以上及武官三品以上者齐集待漏院，他们在这里等待入两仪殿朝见。

其时为五更二点，天色尚黑，这时通事舍人入内，喊声“上朝了”，

百官就跟随通事舍人入两仪殿中就位，向李渊行跪拜礼。

李渊的气色显然不错，挥手对群臣道："罢了，众爱卿平身。有事迅奏。"

李建成回首向班中溜了一眼，见屈突通从群臣中闪出，他执笏奏道："禀陛下，臣元日前接报，贼首刘黑闼于腊月二十三趁风雪之便，袭破了淮安王和李艺的联军，河北之地悉被所陷。臣奏事延迟，望陛下降罪。"

李渊甚是宽宏，淡淡说道："屈爱卿，朕知道你的心意，恐怕搅了节日的喜庆，因不来奏。这不怨你，朕不降罪。想那刘贼能成什么气候，谅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昨日臣又接报，刘贼定伪都于洺州，自号汉东王。"

"淮安王呢，他现在什么地方？"

"淮安王如今已退到洛阳，李艺也已退回幽州。"

"这个神通呀，怎么如此不济事。二郎刚刚收复了河北，仅仅数月间又让他给丢了。屈爱卿，看来刘贼的祸害不小，兵部有什么想法呢？"

"禀陛下，此事臣已与太子议过，想趁刘贼立足未稳之际，再令李艺统军南下，另派人统洛阳之军渡河前去夹击，争取一举剿灭。"

"就这么办吧，屈爱卿，你看谁去办这趟差事？"

一边的李建成听言急忙跨出几步，与屈突通站立一排，朗声道："父皇，儿臣愿领兵前去剿灭。"

这时，李世民也疾步出班奏道："父皇，太子理国劳烦，不易轻出。儿臣前次擒获窦建德已令贼人胆寒，此次能领旨出兵，当能一鼓擒之。"

李渊哈哈一笑，道："两名皇儿争相为帅，为朕分忧，朕甚欣慰。四郎，你在那边跃跃欲试，也有此念头吗？"

李元吉也出班来到面前，悠悠言道："儿臣不敢领兵，愿随兄长效力。"

"你愿跟随太子，还是二郎？"

"儿臣愿随太子出兵，二哥前次出征劳累，不宜再动，望父皇恤之。"

御座上的李渊一时无语，下面的群臣听见李元吉言语，都觉奇怪。他们知道李世民和李元吉平素不和，且李元吉为直筒脾气，向来说话不拐弯，怎么今天会破天荒替李世民着想？

李世民再拜道："儿臣击破洛阳，至今已半年有余，已经歇过了劲儿。且儿臣深明山东地理，又有一帮降将可以帮忙，望父皇降旨，准许儿臣领兵即时出征。"

李建成也不甘示弱："请父皇定夺，儿臣坚意出征。"

群臣听到两兄弟在这儿争夺典兵权，另外一个还在那里明里帮衬，许多人不明其中详细，还觉得这李家兄弟为国操心，可谓后继有人。几名略知内幕的老臣洞若观火，已经闻到了其中的异样味儿。

此时李渊已有决定，说道："二郎确实深明地理，又有擒拿窦建德的余威，太子，你不要争了，就让四郎随二郎出征去吧。"

皇帝的话金口玉言，即是铁定的圣旨，李建成本想再争一争，嘴唇动了一动，终于收了心，遂低头道："臣领旨。"当即退下。

此后又有数人上来奏事，待李渊一一下旨，东方已现白色。李渊打了一个哈欠，说道："如此，大家都散朝吧。裴监、萧郎、封爱卿、陈爱卿，你们随朕进早膳吧。"

李渊的早膳并不复杂，案前摆有九碟清淡小菜，少有肉食。主食为水晶饭、乳酪饼。水晶饭选用吴兴水晶米，用慢火熬煎成粥，汤汁稠黏，饭粒晶莹。乳酪饼是从胡地传来，其馅系用乳酪膏腴所制，外覆以一层擀面饼，在炉中烧烤而成。几名大臣随李渊入了东房，就见每人案前已经摆好了食物，看样子李渊早有安排。

看到众人坐定，李渊举起筷子说道："众爱卿，进膳吧。你们在家

都为长者，这几日定是忙得很。朕本想召你们来聚一聚，又想如今的皇室规矩太大，哪如小户人家那样来去自由。就想趁着今日早膳的机会，我们几个来叙一叙。”

李渊性格宽简，待人随和，尤其对其老臣，平日里呵责甚少，倍加爱抚。

几人急忙立起拜道：“谢圣上赐膳。”

李渊又一挥手，说道：“罢了，大家不要有太多规矩，坐下吧。”他的眼光看到陈叔达面前的乳酪饼，转身斥责侍立的太监道：“陈爱卿不爱食乳酪，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赶快换过！”

座中之人多居长安，已经习惯食乳酪，唯陈叔达为陈宣帝十六子，自幼生长在南方，对马奶、乳酪之类的东西甚不习惯。

片刻间，太监为陈叔达换了一盘蒸饼。所谓蒸饼，即是今日的馒头。

众人不再多话，看到李渊在那里低头进食，遂小心翼翼，伏案进餐。很快，早膳即罢，自有太监蹑手蹑脚将杯盘撤掉。

李渊进餐后，爱食水果。太监将杯盘撤掉后，就为每人跪献了一碟绿李。这绿李原种出于洛阳嘉庆坊，名为嘉庆李。在泾县那里引种后，个大味甜，成为内廷贡品。

李渊拈起一枚李子咬了一口，笑对裴寂说：“食此李子，又想起昔日在太原时的困顿。裴监，那时候托你之福，让朕食了几枚晋阳宫藏绿李。当时的滋味太好了，这些年再也吃不到那样的好李子。”

裴寂心想，你当初仅吃了数枚，所谓物以稀为贵，那滋味当然令人难忘。如今贵为天子，想吃多少就有多少，当然就没有特别的滋味了。他心里这样想，嘴里不这样说，言道：“圣上那时毕竟只管了一个太原郡，事务不多，有心消闲。如今贵为天子，统管天下，日夜辛劳，所以就食不知味了。”

萧瑀等人见怪不怪，知道裴寂此人除了溜须拍马，再没有别的本事。

李渊一听，说道："胡说，朕再忙，入口食物的滋味还是要品一品的，你说朕食不甘味，无非想讨朕的欢喜。"

裴寂脸也不红，对之也是一笑。

李渊又话锋一转，说起早朝的事儿："众爱卿，想起早朝时太子和二郎争相出兵，朕心甚慰。当初嬴政自号始皇，希望秦朝可以二世、三世一直传下去，孰料其一撒手，秦二世胡亥就将他的基业丢了，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可见成就大事，除顾及自身，还要虑及后代。太子这些年淳厚端庄，处事仁义；二郎英勇善战，从善如流；就是那四郎，自跟随二郎一段时间后，也将以往的性子收敛许多，历练得愈来愈成熟了。现在国家有事，他们作为皇子不惧艰险，竞相出征，确实为我朝之幸呢。"

封德彝接言道："皇上圣明，这些年太子在朝理政，秦王出征接连大捷，两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街谈巷议，皆赞圣上圣裁有方，想是天佑大唐，降生这几个皇子来辅佐圣上。"

封德彝的这番马屁拍得恰是火候，李渊听来很是舒服。其实封德彝心里明镜似的，早就瞧出了太子与秦王之间的争斗。今日早朝上的相争，他当时心里一惊，想起两人之前的矛盾甚是隐秘，明里面上没有任何痕迹，从今以后，两人算是揭开了帷幕，从桌底摆到了桌面上。封德彝曾眼见过隋炀帝巧夺杨勇太子之位的过程，明白朝堂之上，唯此事牵扯面最大也最凶险。他早就打好了主意，在两人争斗没有明朗化的时候，自己置身事外，紧随李渊脚步，不明显倒向任何一方。

那边的裴寂忍耐不住，长叹一声道："皇帝的圣旨已下，老臣不好再说什么。不过太子为储君，除了在朝中理政之外，似也有必要出外典兵历练一番。作为一名储君久不典兵，老臣觉得不甚妥当。"

萧瑀接口道："老臣以为裴监此语不通。陛下，兴兵为帅主旨要打胜仗，方今靖乱之时，谁也不敢保证每仗必胜，更不能大度说打仗为历练。圣上今朝委派秦王为帅最是圣明。一者秦王能征善战，所战皆捷；二者，秦王深明地理风情；三者，秦王新擒窦建德，广有积威。如今虽说完胜王世充和窦建德，也不可说天下太平，不能掉以轻心。"裴寂以往朝会时奏事往往出丑卖乖，那时有一个刘文静常揭其疮疤，他弄掉了刘文静，没想到又出来了一个萧瑀。裴寂心里恼怒万分，然对萧瑀一点办法都没有，萧瑀现为国戚，李渊甚是亲善，直呼其为"萧郎"。萧瑀又

是两朝重臣，识见诤论确是高明，他也无隙可乘。没办法，裴寂每遇萧瑀斥责自己的时候，只好嘿嘿一笑，此后默不做声。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萧瑀见他举手投降，也就收了痛打落水狗的劲头，不再深责。

然而今天裴寂的表现与往日不同，他嘿嘿一笑对萧瑀道：“萧公当然是护住秦王了，想你与秦王一起近一年的时间，这感情就不同一般了。”

萧瑀“呼”的一声站起，直视裴寂道：“这是什么话？且让圣上评评理儿。”

萧瑀身旁的陈叔达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襟，轻声道：“萧公，圣上在前，不可造次。”

李渊见自己心爱的两名老臣当堂顶撞起来，微有怒色。心想都怪自己平素对他们太宽简，弄得没有一点规矩。他哼了一声，见萧瑀已经坐下，因转向裴寂道：“裴监，你身为国家重臣，怎么能说出这般话来？封卿当时也随二郎一起，岂不连他也说进去了？萧郎，人言人愈老性子越慢，你怎么变得愈急起来了？好了，今后在朕面前不得有如此无理行为。”

李渊未置可否，将他们各打五十大板。

此后李渊也无心再谈，起身离去，四人也缓缓退出宫去。

到了晚间，裴寂唤来四人，抬着保暖肩舆，送他入了东宫。

闻听裴寂欲入宫，李建成急令放行，并疾步出了显德殿门，上前迎接。李建成日常也瞧不起裴寂，觉得他不过是父皇跟前的一个弄臣，两人来往甚少。然而到了去年七月之后，两人关系开始变得密切起来。这种密切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两人也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将两人的距离拉近了，现在看来，大概是李世民锋芒毕露让两人心有灵犀。李世民素来讨厌裴寂，尤其是刘文静被杀，更将裴寂痛恨到极点，认为他不学无术，为一弄臣，反坏了国家栋梁。裴寂见李世民名声日隆，又听了些风言风语，心想李世民若势头不减，万一哪天李渊真传了他太子之位，自己断落不了好处，不由得惕然心惊。想起李建成性格平和，待人宽仁，倍感亲切。而李建成遍视朝中老臣，大部分人与李世民交好，除了一个

封德彝难明其倾向外，只有一个裴寂与李世民交恶，顿感知音。此后两人相遇时，有事无事就多谈几句，有时李渊赏了裴寂一些罕见的物品，裴寂也会分出部分派人送至东宫。两人心里各明对方心意，只不过没有说透。

俄顷，就见裴寂那蹒跚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李建成迎上前去，执起裴寂右手引向殿内，温言道："裴监，有事就招呼一声，建成自会到府上相询。现今天寒路滑，何劳轻出呢？"

说话间，他们就入了显德殿。裴寂进去后就觉满殿生香，抽了几下鼻子，说道："殿下的日子过得挺惬意嘛，方今天寒地冻，香气难以弥散，殿下用什么法儿弄得满室生香？"

李建成微微一笑，说道："今日点起了几支年前交趾贡来的香烛，火只一燃，香气就扑鼻而出，甚是奇妙。等会儿裴监回去时，不妨带走几支试试。"

"老臣知道此物，炀帝时宫中也有此贡物。不过数量甚少，听说都让萧皇后收了去，老臣但闻其名未见其物。"

两人在那里东拉西扯，都不切入正题。最后还是裴寂忍不住，慢慢引入话题，他看着李建成的面庞道："想起殿下当初从河东奔往太原的时候，何等英俊，至今也就是短短五六年的时间，这些年殿下日夜操劳国事，额头上已见沧桑了。"

"裴监言重了，建成今年年龄不足三十，精力旺盛，何至就有沧桑感了呢？"

"大约是殿下久处京城，操劳国事思虑太多的缘故。想殿下当初统领左军，出太原后一路杀向潼关，其时跨马驰骋，何等英雄潇洒。自从殿下当了太子，等闲难再出长安一步。"

李建成一听笑了："裴监此语确为高论，依你所言，这当太子为一苦差事。哈哈，你且将此言渲染开去，只怕没有人愿意来做太子了。"

"殿下之言差矣，太子之位尊崇无比，此风放出，人人来抢，那还不打破了头。不过今日早朝之上，老臣见殿下出征意愿殷切，是不是想脱身出去清闲数日呢？"

“极是、极是，知我者，裴监也。”李建成见裴寂出言试探，也就玩笑般回复过去。

裴寂嘿嘿一笑，道：“恐怕殿下不是想去躲清闲，是看秦王这些年出征连捷，耐不住寂寞。老臣说得对吗？”

李建成一愣，没想到裴寂单刀直入。

裴寂接着道：“请殿下莫怪，恕老臣直言，如今朝廷内外皆颂秦王之能，不提太子之名。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没有了规矩。这些风言风语，想必也入了殿下之耳，你难道就无动于衷？老臣我却有点看不过眼。今日早朝之后，皇上赐膳，为此事我在皇上面前为你争了几句，还挨了萧瑀的一番抢白。老臣越想越不是味儿，今夜来宫，只想给殿下提个醒儿。”

李建成心里大为感动，心想李世民招摇才能，毕竟有人看出了他的门道。像眼前的这个庸臣，竟然为自己打抱不平，可见自己这些日子来的不安，并非无端敏感，当是李世民有意挑衅使之。看到裴寂如此坦诚，李建成也不想再掩饰下去，长叹一声道：“还是裴监知我呀。实不相瞒，二郎自从洛阳返回长安，似乎变了一个人。往常我们相处还算融洽，心思也差不多，遇到什么事儿，他有时还来我这里讨个主意。这一次回来，从不登东宫之门，见了我仅是淡淡地打一个招呼。他日日在天策府里搞什么十八学士，一群武将也簇拥其身侧，天策府似乎成了一个兵部，天下的消息他反而比我知道得还快。有人对我说二郎如今趾高气扬，似乎大唐天下拜其所赐，其实他在前方打仗，我们在京城里为他调派人马，增拨钱粮，这胜仗的功劳难道是他一人的吗？他不过为一前方元帅罢了。裴监，说实话，此次我想争夺出征机会，不过是瞧着二郎的样儿不顺眼，打仗的事儿我也曾经历过，有什么难处？”

“对呀，殿下今在朝堂之上应该力争，怎么说了一句话就不再言语了呢？这一点，秦王就比你强，他敢在圣上面前死争，想是殿下过于仁孝了。”

“能否出征，明争未必就能到手。如今父皇的心意我明白，都一股脑儿放在二郎身上，以为每每危急时刻他能定大局，这一点也确是事实。”

裴寂默然，当初李渊派自己为并州总管前去征讨宋金刚，结果自己

被打得大败逃回长安。还是李世民领兵渡河，一举打败刘武周、宋金刚，收复并州，解除了李渊的心腹之患。他忽然冷笑一声，说道："如此说，殿下心里不该难受，应该让秦王专力出征才是。殿下，老臣多观宫廷之事，以你这等仁慈之心，将来会吃大亏的！想那杨勇仁孝为本，平素小心谨慎，结果在杨广的算计下，硬是找出了他的毛病，被废掉太子之位。还请殿下恕老臣直言之罪，你现为太子，满心替秦王说好话，焉知秦王心里到底想些什么？不可不防啊，当然，除非殿下诚心献出太子之位。"

裴寂这番话说得已相当露骨。这老儿没有别的本领，在宫廷中溜须拍马、察言观色的本领炉火纯青，他又多睹宫内阴谋伎俩，现在坦言说出，可谓一针见血。

李建成思索半天，最后下定决心。他知道裴寂没有太多本领，平素人缘又差，然他素得李渊信任，为其第一近臣，若能笼络为己所用，当为一强援。想到这里，李建成起身拜道："建成幼稚，今后还望裴监多多教我。至于二郎，裴监的心意就是我的想法，还望今后每每关键时刻，能给建成援手。"

裴寂见状，也急忙站起还礼。

李建成紧锁眉头，忧心道："我也想改变目前的情形，然苦于父皇对二郎信任有加，让我束手无策。裴监若有什么好法子，望能指点一二。"

这句话让裴寂犯了难。他踌躇半天，脑海里终于浮现出了一个人影，顿时灵光一现，展颜道："殿下问计，你知道老臣的墨水太少，洵是难画。不过让我想起一人，你不妨一试。"

"谁？"

"封德彝，人言他狡诈多变，计谋百出。在这件事情上，我看他并未完全倒向秦王一边，你可以试探他的口气。"

李建成一拍大腿，心想自己怎么忘了这个人，遂赞道："裴监不必自谦，此计大妙。今日你若不提，我如何想得起来？"

裴寂顿时洋洋得意。

送走了裴寂，李建成独自在殿内想他的心事。心想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试探一下封德彝的口气。

窗外暗影浮动，一阵北风刮来，将庭院里的树枝吹得“呜呜”作响。天刚刚晴了几天，今日又复阴沉，也许一场大雪就要翩然而至。这又触动了李建成的心事：史万宝和韦挺两人从洛阳访查归来，言说那批珍宝的去处有了线索，这几日韦挺又悄悄去洛阳访查，不知道现在有进展没有？

第二十四回　万宝衔命探洛阳　士信殉节失洺水

三日之后，李世民点齐将官，与李元吉一起带领从骑三百人，打马奔赴洛阳。李世民认为对付刘黑闼不需要大动干戈，待到了洛阳拨出三万人马就足够了，因而不需大肆调动其他州府之兵。

此次出征，李世民又换了一匹战马，名为“拳毛锅”。那匹“什伐赤”被张万岁带回陇西配种去了。“拳毛锅”还是由代州都督许洛仁在虎牢关时进献的，此马为权于麾国的大良马，周身皆是黄色卷毛，唯嘴头为黑色，性子虽烈，却颇通人意。

一行人到了洛阳，暮色已浓。当初李世民返回长安时，奏请温大雅为河南道安抚大使，张亮为洛阳都督。其时温大雅已奉诏回京。张亮为昔日秦王府车骑将军，闻听主人前来，早早地带领一干洛阳官吏出城门五里外迎候。入城后，张亮已为众人准备了住处。他们吃过洗尘宴就散去，李世民依旧住在洛园，闻听张亮已将出征的三万人马准备好，甚为满意。

经历了两天的旅途劳累，李世民想早早地休息，然而房玄龄和杜如晦突然推门撞入，脸现惊慌之色。

这两人平日里谨慎端正，沉静大度，很少这般，李世民不解地问道：“什么事儿让你们如此慌张？”

杜如晦擦了把头上沁出的细汗，说道：“今日玄龄兄与我到了新安，想顺路看看楚客，于是就下了路。我们见了楚客，见他正紧锁眉头在那里发愁。细问究竟，原来近日新安来了一撮人，他们散在庄园周围暗中窥探，显然要不利于山庄。”

“知道这群人是什么来历吗？”李世民一听也紧张起来。

“楚客发现了这帮人，派庄丁前去打探搭话，对方躲躲闪闪，偶尔露出一句半句话，系京城口音。”

“我和如晦一听，觉得这帮人来者不善，就急忙打马赶来。路上我

们议论，这帮人肯定不是寻常盗贼，其后定有背景，他们显然是冲着那批宝货而来。秦王，事不宜迟，要将宝货尽快转移，以防夜长梦多。”房玄龄语声急促，焦急地插话道。

李世民低头陷入了沉思。

那日韦挺和史万宝脱下官服换上常服，又去市上买了两匹马，出长安慢慢向洛阳行去。到了洛阳，他们不去拜见温大雅等人，而是悄悄寻了一处僻静的客舍住下。到了晚间，史万宝换上一袭夜行衣，凭借轻功爬屋上瓦，四处打探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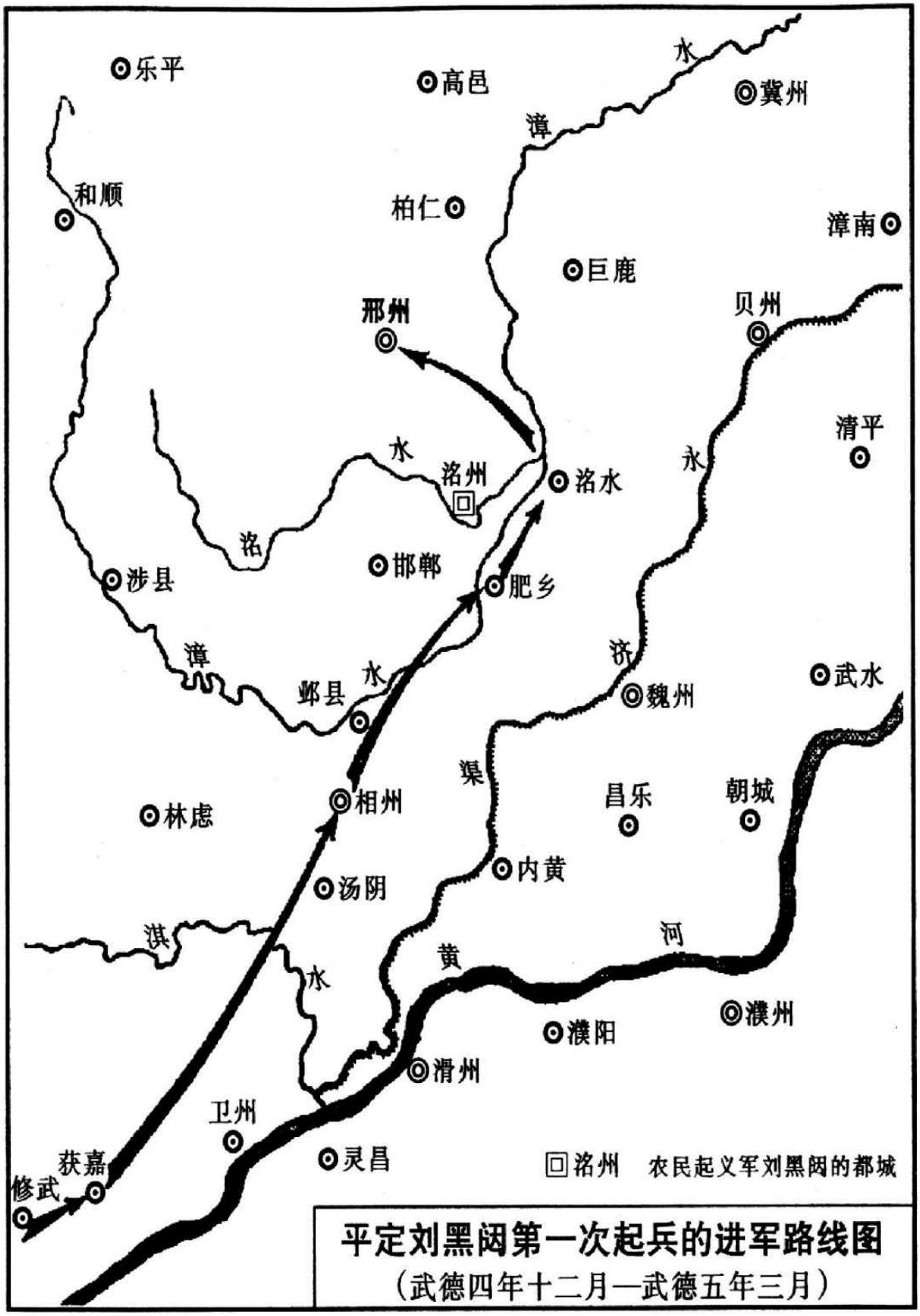
时间不觉匆匆过了两个月，眼见要到年关，两人依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消息。韦挺灰心至极，几次嚷嚷着要返回长安，被史万宝劝住。

当晚史万宝又整装出外。这些日，他已将侦察重点锁定在几名昔日郑朝的黄门官身上。自从唐军入了洛阳，这些人就丢了职业。待唐军大队离去，他们仗着有些积蓄，整日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史万宝访得他们今晚要在陈宝历家聚会，就攀到其客厅房顶上，揭下一片瓦，凝神听他们说话。

陈宝历原任王世充的黄门侍郎，现在俨然是数人的头领。酒过三巡，座中有人说陈宝历：“现在你也会对付了，这餐中的瑶柱就是陈年的宿货。”陈宝历哂道：“别挑三拣四了，再过几年，恐怕连这也难以吃上。”

座中有人笑道：“你当初为黄门侍郎，最知道宫中宝贝在什么地方。若你能随便拿出一件两件远走高飞，怎会有今日之困呢？”

陈宝历道：“说得轻巧。唐军入城后如狼似虎，有时为争一件宝物打得头破血流，何况宫中重宝呢？唉，眼见那成匣成匣的宝货被唐军搬出，要说不眼红，那是假话。”



平定刘黑闼第一次起兵的进军路线图

（武德四年十二月—武德五年三月）

席中你一言我一语，边饮边说，闹到半夜。待众人散去，陈宝历醉眼蒙眬转身欲就寝的时候，史万宝从天而降，一把尖刀抵住陈宝历的喉咙，逼问这批宝货的去向。

陈宝历吓得魂飞魄散，酒醒大半，颤声道："好汉饶命，当时这批宝货被唐军封存，我辈皆被驱出宫外，究竟落在何处，小人真的不知道。"

史万宝冷笑道："不知道？你在洛阳经营多年，我就不信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好好想想！"

"这……这……让我好好想想。对了，我听说这批货后来被运出洛阳，直奔长安去了。"

"到底运往何处？"

"好汉，小人委实不知道。噢，我想起来了，听说为了运送稳妥，唐军让经营油壁车的掌柜陈老倌儿帮忙，你不妨找他问问。"

史万宝问明了陈老倌的地址，尖刀一闪，登时结果了陈宝历的性命。

史万宝寻到陈老倌，威逼利诱，用尽了手段，终于问清那批宝货的去处。原来唐军付下定金，雇用陈老倌所有的油壁车，让他两日之后再到新安城取车。陈老倌也不知实情，迷迷糊糊说了这些，史万宝总算满意，并未杀他。

史万宝与韦挺得到这个线索，顿时欢喜雀跃。两人结束停当欲去新安探个究竟，然而此时李建成捎信来，让两人先返回长安。原来李神通其时在河北忙得不亦乐乎，要求派将增援，朝中改授史万宝为山东道行台郎中，令他速去就任，同去的还有王君廓等人。如此一来，探访宝货的事儿就落在韦挺身上。年关刚过，韦挺在东宫选上二十人，悄悄潜入新安秘密访查。一日韦挺得知避暑山庄里新来一位庄主，算算时间他正是去年七月间才来入住。韦挺疑云重重，一面想法打探此人来历，一面派人在庄园四角暗地里监视。

房玄龄、杜如晦所说的正是韦挺这帮人。

李世民抬头道："不管他们是何方人士，我们小心为妙。如晦，你去将无忌叫来，事不宜迟，今夜要将这批货转移走。"

杜如晦转身出外，李世民目视房玄龄道："这批货放在什么地方最为妥当？"

房玄龄默想片刻，断然道："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当初将此货放在新安，其实百密一疏，那里人少路静，稍有动静就有迹可寻。洛阳城大，人员来往多，我们可将货物运回，让张亮找一安稳地方收藏。"

这时，杜如晦和长孙无忌走入房来。

片刻间，李世民已经想好了对策，对三人道："你们挑选一些妥当之人，分成两队。一队由玄龄、如晦率领，寻来一批油壁车，将其装满陕州稻米，一路大张火把先奔新安庄园。稍作停留后，连夜再向长安行去，入长安后将米送入宫中，就说是我送给父皇之米。另一队由无忌带领，你们见车出了庄园，从后墙依次将宝货搬出送入涧水船上，然后放舟下行，我再让张亮到渡口接应。"

三人知道这是李世民使出的障眼法儿，急忙躬身出外各自安排。

第二日一大早，李神通满面惶然来见李世民。其时李世民刚刚用过早膳，见叔父前来，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想他毕竟为自己的叔父，嘴里说出的话儿很是得体，将李神通的一颗心熨得甚是妥帖。李神通誓言声声，坚持一同出征，定报一箭之仇。

巳时，北伐之军整顿停当，张亮将兵器、粮草之物也一一备好。李世民一声令下，三万大军沿北邙山奔向回洛城，由这里开始渡河，当日就齐集河阳。

闻听李世民率领大军前来，许多被刘黑闼打散的唐吏前来相聚，其中就有被杀败的王君廓、史万宝等人。数日间，北征大军从出洛阳时的三万人壮大到五万人。这日傍晚，大军进至获嘉县。李世民计划在这里短暂休整后，一鼓作气杀向刘黑闼据守的相州城。

许是李世民的名声太大，刘黑闼听说李世民已经进兵至获嘉，心中大惧。又见相州城小，且自己战线拉得太长，恐难挡李世民之一击。他与众将商量后，拔寨离开相州，直奔洺州据守。这样，李世民不费吹灰

之力就得了相州。

程咬金掩饰不住满心的狂喜，大声向众将炫耀："如今的秦王啊，本身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贼人一听就吓得浑身发抖。像刘黑闼前些日子多么猖狂啊，一听秦王来到，立即溜之大吉。"

众人皆然其言，唯其中的李元吉、王君廓、史万宝听着不是滋味。

次日，李世民整军北上，其时天寒地冻，道路一时难行。李世民下令，兵贵神速，全军顶风冒雪而行，行进甚疾。这日大军行到肥乡，刘黑闼布下的守城之军不堪一击，很快被迫出降。肥乡一失，周围的刘军闻讯大惧，纷纷来降。数日间，豫章守将张善安携虔、吉等五州来降，阳孝成、冯伯让等人也举城来归，这日，刘黑闼的洺水城守将李去惑派人来见李世民，言说欲献洺水城出降。

洺水城位于漳水和洺水的交汇处，距离刘黑闼的都城洺州仅有二十余里。该城地势紧要，是洺州联络山东之地的第一要道，历来和洺州依为唇齿。李世民闻言后大喜，知道若得了洺水城，近可以直接威胁洺州，远可以闸断刘黑闼与东方诸州县的联络。遂重赏来使，并派王君廓带领一千五百骑随来使进入洺水城据守。

李艺得了李渊的旨意，也整顿兵马三万出幽州向南攻击。其时刘黑闼尚在相州，主力大部随其南下，其北方防守甚是空虚。李艺挥师快速夺下定、栾、廉、赵四州，兵锋所指，直逼刘黑闼都城洺州北面的最后一道屏障——邢州。李艺的推进速度甚快，竟然比李世民所领大军的速度还要迅疾。刘黑闼感到了危机，就令范愿带领三万人镇守洺州，自己亲带主力前往邢州，准备先把李艺打败，再转过头来对付李世民。

刘黑闼没有想到尚未与李艺接战，李去惑就早早将洺水城献给了李世民。王君廓入了洺水，入夜派手下将领程名振携带六十具大鼓，趁黑来到洺州城西的二里堤上猛然敲响。鼓声甚急，鼓点声似将洺州城内的土地都敲得震动起来。范愿摸不着头脑，心想定是唐军开始攻城，一面调派人手加强防备，一面派人将此消息告知刘黑闼。刘黑闼一听老巢不稳，留下一万人入邢州抵挡李艺，自带其他人马星夜返回洺州。

及至天亮，刘黑闼才知道受了一场虚惊，恰在此时，有人来报洺水城池已经遍树唐军旗帜，想到如今北有李艺、南有李世民，若洺水城陷入敌手，自己这里只好被唐军包围，刘黑闼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遂令

高雅贤统兵一万人前去攻下洺水城。

高雅贤领兵刚刚过了漳水，忽见从河谷里奔出了数千铁骑，为首之人正是秦叔宝。高雅贤措手不及，当时被杀个大败，败兵复又退过漳水。秦叔宝因为己方人少，不敢深入追击，高雅贤才能从容回到洺州。刘黑闼大怒，集合重兵渡过漳水，将洺水城围得水泄不通。

李世民判断形势，觉得趁刘黑闼围困洺水城的当儿，快速分兵与李艺联手，先拿下邢州，再进逼洺州。这样逐渐合围，只要洺水城不失，像一颗钉子锲在那里，就可一鼓擒拿刘黑闼。

李世民主意一定，遂修书一封，派侯君集前去李艺大营联络。没想到，侯君集此去，惹出一桩事儿。

侯君集为豳州三水人，自幼好玩弓矢，以武勇闻名乡里。他入秦王府后，因骁勇善战，渐得李世民的赏识。还在陇西的时候，李世民让侯君集多随李靖一起学习兵法，对其期望甚高，现为天策府左虞侯。侯君集有一个毛病，就是好矫饰矜夸，如今秦王声望日隆，连带他也日益骄傲起来，常常目空一切。

这日，侯君集兼程到了李艺大营，他入了辕门竟然不肯下马，被李艺门将扯下马来。李艺当初降唐的时候，李渊正处困顿之境，对李艺自然是恩宠有加。李艺被赐李姓，李渊又亲许他的军队许宣不许调。李艺本来性格骄横，他在幽州掌握着生杀大权，认为普天之下也仅有一个李渊可以买买面子。这会儿他闻听侯君集入辕门竟然不肯下马，立即火冒三丈，令人将侯君集打得皮开肉绽。侯君集痛得呼天喊地，想起自己的使命，只好让人撑持着入帐来见李艺。

李艺见侯君集入帐，那副痛苦样儿惹得他更是生厌，沉声道："你是秦王的来使？想必你不知道老夫的规矩，今日若不看在秦王的面上，早将你就地斩首了。"

侯君集拿出李世民的书信，颤声道："小人冒犯了燕公虎威，实在该打。这是秦王的书信，请燕公阅览。"

李艺并不接信，神色漠然地问道："你为来使，当知道书信的内容，说给我听。"

“秦王如何写的，小人未看，不甚明白。大意是秦王如今占了洺水城，想约齐燕公一同攻下邢州、洺州。”

李艺拿起书信，缓缓将之撕成碎片儿，神色依旧冷漠，冷冷说道：“老夫原想你为下人不懂规矩，尚有可恕之道。现在看来都是李世民不懂规矩使然。普天之下，老夫仅奉皇帝之诏，李世民作为一名藩王，能来号令老夫吗？你保条小命儿回去告诉李世民，让他今后凡事想明白了再办，不要再像今日这样毛毛糙糙。”说完，李艺手一挥，令人将侯君集赶出帐外。

侯君集一路凄凄惶惶浑身负痛回到肥乡，见了李世民泪流满面，遂添油加醋将李艺的所作所为叙说一遍。李世民听完脸色铁青，怒道：“本王现为东征元帅，总理此战军务，你李艺不过为一燕公，有什么理由拒抗我令，且殴打本王府属？”转身让侯君集退下休息，并嘱随军医生善为诊治。

李神通见李世民愤愤不平，遂劝道：“罢了，二郎，不要再生气。那李艺的脾气我也曾领教过的，当初我致书与他，他亦是不理。说起来，我们当时如果合兵一处不各自为政，刘黑闼怎么能逞凶呢？”

李元吉见侯君集被殴，心中如怒放了一朵鲜花，那一时刻，早将李艺视为知己，心想总算有人敢和二郎硬碰硬了。他心里这样想，脸上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煽风点火，说道：“就是，神通叔所言甚是有理。二哥，那李艺如此跋扈，不若修道表章，奏与父皇知道，好让父皇申斥于他。”

李世民怒气冲冲，说道：“李艺不愿意配合，随他去吧。刘黑闼蕞尔小贼，何足道哉？神通叔，四郎，我们不用李艺，也一样能收拾了刘黑闼！”说罢，当即下令由段志玄、史大柰、张公谨带领一万人马，出肥乡经邯郸北上，直插邢州。临行前，李世民面色凝重对三人说道：“刘黑闼在邢州留有一万余人守城，你们领兵前去，人数上并不占优势，须用巧计巧力，及早拿下邢州。我这里兵马要守洺水，要攻洺州，再也拿不出人马支持你们。”

段志玄道：“请秦王放心，我们三人若拿不下邢州，愿提头来见。”

李世民手一挥，说道：“那就好，你们去吧。”

刘黑闼整军再攻洺水，他先派高雅贤领兵五千去顶住秦叔宝的骚扰，自己亲带重兵将洺水城围得结结实实，不分昼夜，连续攻打。

这洺水城四面环水，刘黑闼见强攻无效，计上心来，令人在城北、城东挖掘地道，试图穿城而入。王君廓见状，惊恐万分，连连派人向李世民求救。李世民领军前来，那刘黑闼早有提防，其军依托有利地势连连放箭，或从高处抛下檑木灰瓶，唐军无法前进救援。

李世民就在阵前召集众人商量此事，他说："洺水位置极其重要，刘贼势在必得，我们若就此放弃，实在太可惜了。"

李世勣忧心地说道："目前城内有王君廓的一千五百人，加上李去惑的守城之军，不足三千人。如今刘黑闼一面派兵拒我，一面挖地道破城，若这样僵持下去，不到十日，洺水城必失。"

史万宝插嘴道："是啊，若洺水一失，王君廓就要当俘虏了。"

李世民甚为不满："为将为帅者，须坚刚难夺其志。这王君廓守城，不思破解之法，反而一道书一道书言说退兵。世勣兄，你说能维持十日，还是太乐观了，我看他王君廓连五日也难以固守下去。"

李世勣道："如今情况危急，请秦王及早定夺。"

李世民道："如今段志玄三人领兵，想已到邢州外围，我意他们若得了手，可以挥师南攻洺州，则刘黑闼必然会回兵救援，我们就可集合洺水之军夹击过去。若我们现在放弃洺水，那就是另外一种打法。"

众将默然点头。

这时，罗士信站立起来说道："秦王主意堪称绝妙，那刘黑闼拥乌合之众，正应该如此雷霆一击，方能收到奇效。"

李元吉现在对罗士信甚是愤恨。当初在洛阳时，罗士信对李世民有些不服，李元吉心里还将他引为知己，哪儿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不知用什么法儿将罗士信收拾得服服帖帖。这令李元吉大为不解。其实罗士信此人好勇直爽，心里存不下话儿，起初闻言李世民有能，心里有了比比高低的念头。待他亲眼看见李世民擒拿王世充、窦建德，方知李世民既有勇力，更有谋略，其心思渐渐发生了变化，对李世民满腔佩

服，而且死心塌地。

李元吉笑吟吟问道："罗总管身经百战，如今洺水城危急将陷，你定有法儿渡过难关。"

罗士信虽是武人，也听出了李元吉的弦外之音，然并不理会，拱手向李世民道："秦王，士信不才，愿接替王君廓入城坚守。"

此言一出，众人大惊。王君廓在洺水城内自认朝不保夕，要求突围。谁会想到，罗士信在这当儿还敢请命入城，这份儿勇气，非常人所有。

李世民大为感动，起身来到罗士信面前，执手说道："士信兄，你这份胆气昭如日月，我深为叹服。不过行军打仗不可行险，我心已定，让王君廓突围返回，我们给刘黑闼来一个坚壁不出，两月内其定然授首。"

"秦王不可，我军如今挟累胜气势，正当一鼓破之。若现在撤出洺水，无疑是半途而废。士信薄有微名，若入城代王君廓守之，刘贼定有所忌。这样我在城中坚守十日，秦王这边加紧攻击，刘贼定当撤围，则大事成矣。"

李世民目视李世勣，问道："世勣兄，士信坚意如此，你认为怎样？"

李世勣沉吟道："如今天寒地冻，气候无常，十日内我军冲阻解围，我也没有十分把握。士信，如此确实有些行险。"

罗士信昂然道："大丈夫行事，当率性而为之。我此去守城，早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万一城破，相信我也能杀出一条血路来。秦王，事不宜迟，不可再犹豫，请下令吧。"

李世民见罗士信如此坚决，心中本有些不忍，想起罗士信素来勇猛无敌，万一洺水城不能守，他也能杀出一条血路全身而退，遂从罗士信主意，令人登高处挥动红旗，招呼王君廓从城中撤出。

王君廓见李世民招呼自己突围，喜出望外，就从军中挑选三百名壮健兵士随同身后，然后开了南门，冲围而出。刘黑闼见有人闯营，急忙

号令兵士堵截。那王君廓逃命心切，自己身为前锋死战，三百壮士一点点向东挪动。这时，站立高台之上的罗士信见敌阵乱了阵形，回视左右二百骑，大喝一声："走，随我冲。"他们如旋风般冲下高台，快速向敌阵冲去。刘黑闼一时闹不清唐军的目的，原想他们是弃城出逃，又观对方人数不多似乎不像，就在那里犯了踌躇。瞬间，王君廓在罗士信的接应下冲出重围，罗士信趁着敌人乱势抢入内去。其时刘黑闼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堵截唐军南逃上，没想到罗士信这二百人却反向里冲，沿途堵截甚少，这样，罗士信很快就入了洺水城。

刘黑闼眼见唐军处在重围之下，竟然敢轻松换将，将自己视若无物，顿时恼怒异常。他令范愿领兵阻击李世民北攻之势，自己亲到洺水城下，指挥兵士一面挖掘地道，一面不分昼夜向城池猛攻。

罗士信入城后的第二天，天又降大雪，雪不停地下，午时过后，近旁的漳水和洺水顿失滔滔。原来这些日子气温极低，河面结了一层冰凌，未下雪时仅有中流窄窄一溜儿还见水流动，及至大雪一起，雪落在流水中的冰块之上，遇拐弯时拥塞不动，竟将流水覆盖其下。洺水城四周的水面也是白白一层，远远望去，感觉是一溜儿平地。如此天气，加重了双方的进攻难度，刘黑闼见道路积滑，城墙无可攀缘处，且风雪强劲，不宜大队出击作战，遂令地面队伍停止攻城，连连催促加快挖掘地道速度。

这边刘黑闼下令停止攻城，那边的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等人眼看着天气也无可奈何。道路积滑难行不说，这几日的天气格外冷，兵士在外出击，所穿衣服似乎不能御寒，风将他们全身吹透，雪将每人装点成一个个的白人，军中多有冻伤之人。

两军在这里僵持了两日，范愿令人多备檑木之物，见唐军前来，将檑木推下，顿时碾得唐军人仰马翻，并不需用其他兵器。秦叔宝等人无计可施，一时间，唐军难以前行半步。

李世民闻听进攻受阻，就在中军帐里来回踱步，心里甚是烦躁。早晨接报，昨晚段志玄他们挥兵破城，总算有了进展，不想邢州守敌甚是顽强，与唐军展开了逐街的巷战。天明时分，段志玄他们仅得全城的一小半，若想肃清残敌，最少还需要一昼夜的时间。这样一来唐军无暇分身冲出邢州逼向洺州，难解洺水城之围。眼前的范愿凭借地势和风雪天气，以逸待劳地轻松挡住唐军的步伐。如此下去，洺水城里罗士信的处境就越来越危险了。想到这里，李世民出帐骑上"拳毛锅"，带领尉迟敬

德等人，顶风冒雪向前线驰去。

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见李世民到来，急忙迎了出来。李世民见他们神色疲惫，知道他们数日内也受了不少苦。心想自己经历了多少恶仗，眼前的一个小小范愿竟然将自己阻在这里，心里不由得生出了一阵烦躁。他不入帐门，下马说道："两位王兄，无忌，这几日累你们受苦了，走，你们领我到前线看看。"

他们舍马徒步前行，来到一个高丘之上瞭望，只见满目暴雪横飞，前方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秦叔宝比画道："秦王，你知道这里地势，刘贼人马伏在高处以檑木相攻，实在难以前行。"

李世民道："叔宝兄，我想士信在城中，处境比我们难多了。刘黑闼虽罢攻城之势，但其掏地道的活儿一刻都没停，若如此延迟下去，士信兄危矣。"

众人默然。

李世民眼望左边，那里是依地势流淌的漳水，无奈说道："两位王兄，无忌，你们还要想一些主意，想法打通道路，你们这里前进一分，士信兄那里就减轻一分压力。我听说那边漳水，此时已被冻，我再让敬德领兵沿漳水向前冲击，你们互通声息，协力作战，看能不能收到效果。"

尉迟敬德回营后集合二千步卒，出肥乡沿漳水向下游走去。不料到了中途，刘黑闼已料到此招，伏兵齐出，将唐军杀得大败，尉迟敬德收拢残兵返回。

李世民闻听此讯，顿时大怒，连连给秦叔宝增兵，令他们不计伤亡加紧攻击，以早日打通道路。

罗士信在城中的日子确实艰难，大雪连绵不止，屈指算来他入城已经六天。眼前的敌军虽停止攻城，然他们挖地道一刻也没停。为了防止对方挖通地道穿城进来，罗士信想了一计，令人找来多口大缸安在四面城墙根上，这样来监听对方的挖进速度。昨晚，敌军一条地道已挖至城墙下，隔着大缸甚至可以听到对方的说话声音。罗士信亲自踏勘方位，令人迎头掘下直井，待敌人刚一露头，大石、灰瓶迎面砸了去，顿时将此地道的去路堵住。

罗士信虽暂时挡住刘黑闼的地道攻势，然此时城中已经断了粮。他心里明白，尽管找到了对付敌方的挖地道法子，可以喘息一时，若己方援军不至，在刘黑闼凶猛的攻击之下，自己断难守到十日以上。那些天，他常常立在城墙之上眼望南方，无数次想象风雪中突然响起喊杀声音，迎面现出两张熟悉的面孔，自是刚猛沉稳的秦叔宝和嬉笑滑稽的程咬金。但雪中寂静无声，那不过是自己美好的幻想。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叔宝和程咬金在那边定会猛力攻击，想方设法打通道路来救援自己。无奈天不与人便，风雪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脚步。

罗士信在城中一直坚持到第八日，外面敌方攻击甚急，只听城墙四周都有他们掏洞的声音。他通夜不睡，来回在城中指挥，两眼熬得通红。到了早晨，只听一声震天价响，紧接着喊杀声群起。罗士信听出是城南动静，急忙驱马前去察看。他驰到近前，见南墙一溜儿倒塌，刘黑闼的人马正如潮水般漫过断墙向城内拥来。

原来刘黑闼见掏地道入城多次无功而返，遂又变计。他令人掏空南墙下之土，待墙下土一空，城墙自会倒塌。一时间，多条地道齐头并进，为设疑阵，他们在四周也挖土。这天南墙终于倒塌，刘黑闼见办法奏效，急令大军破城而入。

城中守军坚守多日，人困马乏，更兼肚里无食，突见城墙轰然倒下，人人都发呆了。罗士信在那里声嘶力竭号令抵御，众人才奋力向前，然怎敌刘黑闼人多，他们很快被逼至城内东墙角。罗士信断后且杀且退，一杆丈八滚云枪使得神出鬼没，到了东门下，罗士信下令开门突围。此时的唐军仅剩下七百余人，他们冲门而出，很快冲过护城河，然后向东驰去。

罗士信身旁所带人马，皆是王君廓携来之人，降将李去惑等人已死于乱军之中。罗士信领着这群人向东疾驰，其中没有一人了解周围地形。却说这洺水城东面，离漳水和洺水交汇处不远，每至夏秋水涨，皆成一片汪洋，到了冬春水势退去，这里成了一片淤泥深深的沼泽。接连数日的大雪，已将这片沼泽覆盖成一片平坦的雪地。罗士信他们不知深浅，狂奔而入，边缘处由于冰层较厚，不易陷进，及到了沼泽的中心，一人一马的重量顿时踏破雪原下面的冰层，数百人相继陷入淤泥中。他们在这里手忙脚乱，后面的追兵已到沼泽边，又见前方人影幢幢，显然也是敌军。罗士信见此阵势，知道不能善罢，仍旧竭力挣扎想逃出泥坑。

刘黑闼此时也来到沼泽边，他将手一挥，手下人皆张弓矢对准唐军。刘黑闼下马款款向前行进了几步，大声喊道："哎，罗士信，你还活着吗？本王想与你说话。"

罗士信应了一声："刘贼未死，我怎么能死呢？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刘黑闼哈哈大笑："人言罗士信勇猛无敌，果然不虚，你虽处如此困境还有如此豪情。本王久闻你之大名，倾慕甚深，我们能够交手也是有缘。如今你已重重被围，插翅难飞。劝你不若降了我吧，本王愿与你结为兄弟，如何？"

罗士信破口大骂："刘贼，做你的青天大梦！我罗士信是何等样人，岂能与你称兄道弟。不错，你如今围困重重，然你扪心自问，秦王大兵压境，你还能蹦跶几天呢？我罗士信生是大唐之人，死是大唐之鬼，今日之势，唯死而已！你的箭不是准备好了吗？你放箭吧，我若皱一下眉头，就不是好汉。"说完，罗士信遍视周围兵士，说道："众位儿郎，士信今日决心精忠报国，你们不可随我，现在去向刘黑闼投降，士信并不怪你们。"

周围兵士此时热血沸腾，齐声言道："愿随罗总管精忠报国。"

罗士信哈哈大笑："好，我们一同入了阴间，还是好兄弟，还一样整军来杀刘贼。刘贼，你听见了吗？"

刘黑闼脸色铁青，知道难以劝降罗士信，遂退后数步，手向下一斩。顿时，岸上万箭齐发，直直射向泥中的唐军。说也奇怪，岸上接连射了三番箭，泥中唐军默不做声，不闻一丝疼痛呼号声。刘黑闼派人入沼探查，见唐兵全部气绝。刘黑闼长叹一声，说道："真英雄也。"

又过了两日，史大柰、段志玄、张公谨袭破邢州残敌，拔营向洺州逼去。北边的李艺见李世民对他不理不睬，有心想退回幽州，又恐李渊怪罪，遂令部将薛万彻、薛万均兄弟两人领兵一万，自赵州也向洺州开去。这样，唐军从西面、北面对洺州形成了合围之势。刘黑闼闻讯，急忙引军回洺州救援。此时，天已放晴，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四将已闻罗士信战死的噩耗，他们满腔悲愤，加力攻打，范愿抵敌不住，只好也随刘黑闼退回洺州。这样，洺水城又入唐军之手。

李世民入了洺水城，不事歇息，带领众人东出城门来到那片沼泽前。此时，长孙无忌正派人将泽中死亡之人一一搬出，只见他们满身泥浆，每人身上都插着几十支箭羽。

罗士信的尸首刚刚被找到，身上箭羽如林，血浆早已凝固布满全身。其脸色安详，犹如生前一般。李世民见到大为悲恸，上前一一替他拔出箭羽，众人也围上前来，纷纷流泪。李世民一边拔箭一面说道："士信兄，是我害了你呀。不该让你来此犯险，这下子，我怎么向父皇交代？"言罢大哭，声震旷野。

李世勣劝住李世民，说道："秦王不可太过悲痛，想我们武人本分，或战死疆场，或凯旋，都是一样的荣耀。人生苦短，罗兄弟不愿苟全性命，至死不愿降贼，这份心情昭如日月，他虽死犹荣。"

身后的史万宝听言一颤，回头看看远处的王君廓。只见他低着头，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李世民止住悲痛，吩咐道："无忌，你去找一重棺将士信兄盛殓，然后你亲自扶棺送入长安。我再写一专表奏与父皇，要让我朝发扬光大士信兄这种忠义。还有，这些战死的将士也要一一装入棺材，送给他们的家人，另要给他们的家人以优厚的抚恤。"

长孙无忌专程将罗士信的尸体送入长安，李渊果然下诏，赠罗士信谥号为勇，令百官亲送厚葬之。当初罗士信居洛阳时，裴仁基待之甚礼，及王世充杀了裴仁基，罗士信出家财将之葬于北邙山，并说道："我死后，当葬其墓侧。"家人从其意，将之尸首运到洛阳北邙山，葬于裴仁基之墓左首。

李世民见刘黑闼缩入洺州，已被唐军合围，又伤罗士信死节之事，不愿强攻。他算计洺州存粮肯定无多，刘黑闼的数万兵马难支一月。遂令众将坚壁不出，设法断其粮道，使其自乱。

刘黑闼在城中忍了数日，终于按捺不住，引兵前来挑战。唐军任他在那里跳脚大骂，擂鼓挑衅，给他个不理不睬。不觉日子就过去十余日，刘黑闼闻报粮草紧张，急忙派人出外调粮。

此时，冀、贝、沧、瀛诸州依旧归刘黑闼节制，见刘黑闼前来调粮，急忙安排车子船儿，水陆俱进，向洺州送粮。哪儿知道，中途唐军

已在那里枕戈以待，陆路上，由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分遣队伍截住厮杀，待他们驱散了运粮之人，一把火将粮草点燃；水路上，程名振素习水战，先是以舟阻塞河道，然后派水鬼凿透对方粮船，将粮草沉入河中。

李世民坐镇洺水城，不理睬刘黑闼前来索战，专攻其运粮队。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这天，房玄龄和杜如晦从长安来到阵前，他们已将那批宝货安置妥当，此刻向李世民回复。

李世民问道："那批车儿送入宫中了吗？"杜如晦答道："那日我和玄龄护着车儿到了长安，此时天已黑透，我们正要入城，就见一彪人马举着火把拦住去路。"

"什么人？"

"灯火下，我们见为首之人正是东宫府属韦挺。他见了我们，脸色古怪，笑问车里装的是什么。我说是陕州粟米，是秦王贡给皇上的。"

"他信吗？"

"当然不信，他说奉太子之令，专程来接这批车。我和玄龄故作为难，显得十分不愿，没奈何才将车子交给了他，并让他打了一张收条。"杜如晦说完，就和房玄龄轻笑起来。

房玄龄道："想韦挺小心翼翼将这些车送入东宫，他和太子满心想有什么发现，不料，一车车翻开，除了米，什么也没有。哈哈。"

李世民没有笑，神色凝重："这么说，在新安窥探之人是韦挺安插的。如晦、玄龄，看样子有人早就打我们的主意了，不可太大意呀。"

两人点头称是。

第二十五回　太子巧施离间计　世民水淹刘黑闼

韦挺那日截住房玄龄带领的车队，依李建成的主意将车赶到城内交给殿中省侍中陈叔达，让他转交尚食局。李建成知道陈叔达与李世民交好，有了这个验货之人，若真的从车中抖出珍宝，由陈叔达奏与李渊更为可信。谁知韦挺睁着大眼察看，只见车内确实装满了一包包的陕州粟米，哪儿有什么金珠宝贝，他顿时傻了眼。

“怎么会是这样？肯定是二郎掉了包。”李建成得知了这个结果，满心的期望化成一片冰凉，在显德殿内焦虑地来回转悠。

韦挺道：“应该不会有错，我们派去的人一直盯着庄园之门，哪怕是有人从中提出一个包裹，也要想法盘查清楚。”

“万一东西没从庄园门出来，万一这溜车是二郎使的障眼法，转移了你的视线，另行将财宝转移呢？”

韦挺一想，这件事儿上确实存在漏洞。当时他们看见车子出门，认定其中夹有珍宝，就将庄园四周监视之人撤掉，沿途监视。现在看来，也许房玄龄真是虚晃一招呢。想到这里，韦挺心中不由得沮丧万分，叹道：“太子，还是我无能，未将事情办好，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下一步怎么办？”

李建成停止转悠，断然道：“这批货现在肯定已经不在庄园之内！你带人前去，看那位庄主到底是谁，悄悄将之绑回长安，好好问个清楚。”韦挺领命而去。

时间不觉到了三月，天气一天天变得暖和起来，渭水中冰凌早已融化，水流哗哗向下泻去。这一段时间，李建成一直想找机会与封德彝聊聊，谁知春节过后，封德彝被李渊派往东突厥为使，直到三月初方回。

大唐现在和东突厥的关系，很是微妙。封德彝此次出使东突厥，两邦正处在一个对抗的时刻。还在李世民围攻洛阳的时候，东突厥处罗可汗听从老叶护的主意，立了隋炀帝之孙杨政道为隋王，以分唐势。处罗可汗还派人密切与王世充、窦建德联络，想以此牵制李渊，争取让唐、

郑、夏形成鼎足之势，这样突厥就可从中得到些便宜。孰料王世充和窦建德很快垮了台，让老叶护在那里傻了眼。这时，朔方梁师都兴兵日盛，与大唐势同水火，主动来突厥这里巴结，以争取突厥的援手。老叶护一计不成又思二计，见梁师都主动前来投怀送抱，他顿时计上心来，又向处罗可汗献计。处罗可汗处事仁弱，心想李渊现在毕竟向自己纳贡称臣，一时不好拉下脸皮直接出兵去攻，内心里还以间接制约为上策。他听从老叶护的主意，封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向他赐钱赠马，让梁师都当了骚扰唐境的急先锋。

可贺敦（突厥可汗妻子的称谓）义成公主觉得处罗可汗优柔寡断，性格懦弱，她满心想帮助杨政道复隋，现在感觉若靠处罗可汗的力量，希望太渺茫，渐渐灰了心。这时她见处罗可汗的弟弟莫贺咄设已成了一位壮健的青年，更兼他性格坚强，骑术高超，武艺出众，就有心前去勾搭。其时义成公主年龄刚刚三十出头，她有着美丽的面庞和娇媚的身材。尽管已经养了两个孩子，然她天生丽质和多年在长安城里养成的大家气质，使她举止优雅，置身于北国众女丛里，依旧显得非常出众。莫贺咄设此时不满二十岁，哪儿挡得了义成公主的几度撩拨，很快就拜倒在其石榴裙下。不久，处罗可汗生病，义成公主服侍他吃药，处罗可汗不明何故很快发疽而死。莫贺咄设在义成公主的鼎力支持下很快继位，被称为颉利可汗，义成公主顺理成章地当了他的可贺敦。算起来，他是义成公主的第四任丈夫，其父亲启民可汗和两位兄长始毕可汗、处罗可汗为其前任。

颉利可汗上台后对唐态度大变，先是扣留了唐使者长孙顺德、郑元寿，又令梁师都出朔方攻唐，自统十五万大军分成三路，到唐边境骚扰掳掠。无奈大唐国势已非往日，边防早已相当稳固，见突厥来攻，各地官吏据城坚守，颉利可汗无法深入，只好在边境游荡数日后退回。

李渊此时不愿与颉利可汗翻脸，主要因为国内尚未完全安定，如今刘黑闼在河北作乱，又要防备各地发生的骚乱，一时难于全力调兵前去保卫边境。他见颉利可汗退兵，即派封德彝带大批珍宝前去求和。封德彝到了突厥牙帐，一面悄悄向突厥重臣逐个送礼，一面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向颉利可汗陈说李渊求和之意，并许和亲。几日后，颉利可汗左思右想，且架不住一些受贿重臣的劝说，遂许与唐言和，并放回长孙顺德和郑元寿。

北方边境得以平静。李渊见卑膝求和又送出大批珍宝，不免心疼，然毕竟为安定国内又争取了时间，遂当廷夸赞封德彝不辱使命，并让李

建成代为赐宴。

李建成大喜，心想正好就此与封德彝好好叙说一回。下朝后回宫，一面令尚食局送来精美酒食，一面令人去请封德彝。李建成将酒宴摆好，即让众人退下，封德彝此时也入宫就座，房中仅剩两人对饮。

共同浅斟数杯后，李建成说起这次出使之事，连连称赞封德彝不辱使命。

封德彝摇头，满脸愧色，说道："太子莫再夸老臣，其实直到现在，我的心里都不是滋味。想那游牧胡族，昔日隋文帝在其最困顿时伸以援手，哪儿知道他们趁国内大乱，即来趁火打劫。唉，国势不强，即招侮辱呀。"

李建成道："无妨，假以时日，待我朝整顿江山，不怕他不来朝。"

"是这个理儿，老臣日日盼着这一天呢。"

"依封公所见，我们向颉利称臣还需多长时间？"

"不会太长，此次颉利领兵南下，本想势如破竹，谁知他仅及边境就铩羽而归。我朝边疆稳固，颉利一开始也想不到我朝已非同往日。由此观之，双方势力此长彼消，已经发生了悄悄的变化。老臣有一个想法，当奏圣上定夺，就是我朝今后对颉利的态度，不能一味就软，他若来攻，我亦击之，胜后而和，则恩威兼著矣！"

"对，我赞成封公此议。突厥狼子野心，须让他们吃点苦头，方能明白些道理。来，封公，请满饮此杯。"

两人又聊了几句，李建成慢慢将话题转到李世民的身上：

"唉，我朝这些年给突厥送去多少珍宝啊，若不是二郎连连战捷多有所获，恐早早将国库掏空了。对了，封公，我听裴监说起，他抓住了一帮私藏珍宝者，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封德彝瞧了一眼李建成，心想你为太子什么事情不知道，还在这里明知故问。他心里明白，这是李建成在试探自己，遂说道："老臣刚刚出使回来，只是听说了几句，知之甚少。"

那日韦挺奉令去抓杜楚客，连带着将庄园中所有人都带了回来。韦挺设了刑堂，日夜拷打，杜楚客紧咬牙关，只字不说。最后实在熬不过，竟然在一个黑夜里咬舌自尽。韦挺弄清了杜楚客的身份，劲头更大，将庄丁逐个勒逼口供。无奈这些庄丁不甚知情，仅知后园秘洞里藏有东西，且有人把守。那日一帮人将货起出，逾后墙运走。韦挺闻言，如获至宝，令他们人人写出伏辩，并按上手印，然后报给李建成。

李建成苦苦思索，觉得虽知庄主为杜如晦之弟，又有庄丁证言，毕竟那批宝货不知去向，正所谓捉贼未曾拿赃。他想了一个主意，令韦挺将这些伏辩交给裴寂，让裴寂奏闻李渊，这样可以不露痕迹。

裴寂果然卖力，就在早朝之时当堂奏闻此事。李渊听后，并无特别表示，说了一声“知道了”，遂丢开不理。

封德彝知道裴寂的本事，又风闻此事是韦挺在后主持，明白幕后的真主儿是李建成。这会儿见李建成主动提起，不想深谈，便淡淡地搪塞几句。又想他所以问起必定有其深意，停顿一下，又说道：“若果如裴监所言，这帮人组织如此严密，杜如晦的弟弟又为庄主，可谓大有来历，秦王似乎脱不了干系。”

“是啊，常理确是如此。不过二郎素来光明磊落，我想他不会弄这些名堂，可能是裴监过于捕风捉影了。”

封德彝点头称是，心中暗道，太子近时脾气大改，像这种欲盖弥彰的伎俩，也想在我面前卖弄，太走了眼。他心里这样想，嘴里又说出另外一番话：“秦王这些年连战皆捷，甚为大气。这种私藏珍宝的事儿，依老臣看来似乎不像其所为，其实秦王这些年已积三宝，最为宝贵。”

“哪三宝？”

“一为自身胆略非常，能断大事，且沉静有度，虚怀若谷，此为首要。”

“不错，二郎这些年已经磨炼出来了，所谓锋自磨砺出啊。”

“二者，秦王身边有一群出谋之人，例如十八学士。秦王能够连征皆捷，这一群智囊功不可没。当初在洛阳，窦建德来援，我和萧公等人想退保新安，独薛收力排群言，要求分兵去堵。现在看来，我们的意见

还是保守了些，不如薛收站得高，看得远啊。”

这句话显然触动了李建成的心事，李世民将众多人才网罗府中，可谓深谋远虑，他长叹一声道：“封公所言极是，二郎这些年延揽人才，已将顶尖人才收入囊中。天下之大，这样的人确实寥若晨星。”

封德彝一笑，说道：“其实太子不可妄自菲薄，像殿下府中的王珪、魏徵、欧阳询等人皆是一顶一的人才，也差不到哪里去。太子今后，让他们人尽其才即可。”其时，王珪在东宫任太子中允，魏徵任太子洗马，欧阳询任率更令。

“还有一宝呢？”

“周公吐哺，猛将归心，此为其第三宝。譬如东都洛阳，秦王令一张亮镇之，则外人莫入。”

封德彝说到这里，已经非常露骨地为李建成出主意。他所说的后面二宝，就是委婉地告诉李建成，让他设法培植自己的势力，想法充实幕府，招揽猛将，并在京城之外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封德彝早就判断出李建成和李世民必然相争，比较起来，他觉得李建成性格宽简，若为其臣下相当舒服。反观李世民，他个人能力超群，手下文士猛将如云，自己若为其治下难有任何建树。且李世民性格好猜疑，自己在朝中的名声不太好，时间久了难为所容。封德彝本来打算不陷入两人争斗的旋涡之中，然内心深处却对李世民有所抵触，又见李建成如今身处太子之位，平素进退有据难有失措，遂将心内的天平倒向了李建成。

李建成此时细细品味封德彝言语，顿时明白了其深意。他眉头顿展，举盏道：“封公言语精辟，让建成领悟不少。来，建成再敬你一杯，望今后还来时时教我。你说得对，二郎如今已有‘三宝’，哪儿还在乎那么一点破金烂铜。看来这件事儿还是裴监多虑了。”李建成明白了封德彝的心意，也不想把话儿说得太白。只要封德彝今后心向着自己，从此朝中多了一位貌似中立的自己人，也许效果更好。

封德彝不敢多饮，遂拱手告辞。李建成满面春风，亲自将他送出宫门。

李世民带领众人在洺水城里坚壁不出，李艺领军屯于洺州城北。其时两人不通讯息，李艺连连致书李渊，说李世民按兵不动，不知何意？

李渊接报后连连询问究竟。李世民见前奏表章叙说即使再细，也不如有人当面向李渊禀报，遂派房玄龄入长安叙说原因。

李渊就在两仪殿东暖阁里接见房玄龄，其时阁内还有李建成、萧瑀、裴寂、封德彝、屈突通等人。房玄龄入阁后先向李渊叩拜，又逐个拜了众人，方才将李世民所奏表章交给屈突通，让他转送给李渊。

李渊令萧瑀当众朗读所奏表章，其中多是李世民叙说不能强攻的原因。李渊听后，就其中不解地方询问房玄龄。房玄龄言简意赅，声音顿挫明晰，将所询问题答得十分透彻。李渊听来甚觉满意，最后道："这件事情总算弄明白了，房记室，你速回山东，让秦王临机断之，朕不干预。你退下去吧。"

看见房玄龄退出了阁门，李渊叹道："此人深识机宜，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封德彝附和道："陛下所观极是，天策府属中，以此人为韬略之首。"

李渊的眉头忽然皱了一下，叹道："二郎这些年典兵在外，收罗的人物不少。这些日子朕静静想来，是不是良莠不齐呢？裴监，你前些日子所奏之事，朕在朝上并未明言。后来细想此事有点蹊跷，若有人打着二郎旗号为非作歹，也未可知呢！"

裴寂眼中一亮，起身道："陛下圣明。若果是秦王手下所为，当让秦王约束手下，不能乱了国法。"

萧瑀也起身道："陛下，捕风捉影之事不足采信。如今秦王典兵在外苦战，若让此事渲染开来，恐怕会寒了秦王及众将士之心。"

李渊不置可否，转而言道："李艺这些日子多来奏章，言说二郎手下无理闯营，二郎对李艺又不理不睬。这件事儿朕曾派人核实，确实如此。萧郎，你多次说二郎虚怀若谷，怎么这件事儿就透出乖张呢？李艺当初投唐，使朕轻易据有幽州之地，功劳很大。朕许他许宣不许调，二郎又不是不明白，为何弄得如此剑拔弩张呢？"

李建成听李渊的话音里已透出了对李世民的不满，心里一阵狂喜，他起身言道："父皇勿虑，想李艺这些年久镇幽州，不习惯中央调度，

二郎难以指挥，这件事情似不能怪二郎。”

李渊愠道：“太子不必为二郎遮掩，这里面也有二郎的错儿。所谓胜不骄，败不馁，朕这些年有些太宠二郎，让他骄傲起来，毕竟年轻啊。裴监、萧郎，你们为朝中老臣，不能一味惯着二郎，尽说好听话儿，这样对二郎并不好。”

群臣默然无语，心中怀着两般心思。萧瑀、陈叔达和屈突通难以理解李渊平素对李世民慈爱有加，为何今日言语之中透出不满。而李建成、裴寂内心窃喜，心想这一段的工夫终于没有白费，果然让李渊转变了态度。

李渊一直对李世民甚是喜爱，此次言语中透出他的不满，看似突然，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裴寂那日与李建成结为同盟，此后就开始不停地在李渊面前吹风。这裴寂有一件特别的本事，就是与李渊貌似言笑无忌，其实自己时刻把握着分寸，不说任何过头的话，让李渊觉得裴寂甚为交心又不至于讨厌。裴寂并不直接说李世民的坏话，他常常以赞颂的口气，言说李世民之能、天策府之隆、士民之景仰。这样时间一长，让李渊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丝忧心。李渊并不认为李世民如此光芒四射对李建成形成了威胁，而是怕如此发展下去会对自己不利。此年李渊为五十七岁，身体健康，精力旺盛。他想历史上因臣子及儿子权重，发生的逼宫事件比比皆是，甚为担心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不过李渊不爱喜怒形于色，裴寂并不能体味他心情的变化。裴寂见多日言说无功，又使出了他在太原时对付李渊的一招，就是寻求尹德妃和张婕妤之援。其时尹阿鼠痛殴房玄龄之事轰传长安士林，众人都知道了李世民与她们的矛盾。裴寂想让两女在李渊跟前吹吹枕头风，就与李建成商量，两人共同从家中挑选些珍宝，由裴寂出面送给两个女人。裴寂并不隐瞒来意，当场向她们托出了李建成的想法。两女闻言，一拍即合。

李渊虽多宠年轻嫔妃，然也难忘尹、张二人的风情，每月三人总要共宿数晚。这日见两人相邀，他满口答应，到了晚间，令人抬舆将自己送至尹德妃居住的明善殿内，其时张婕妤已经早早过来等候。

李渊入了殿门，两女跪地相迎。李渊一手拉起一个，三人向暖阁走去。这时，李渊见尹德妃梨花带雨，一张脂粉脸儿画出了几道泪痕，遂不解地问道：“有什么事儿不高兴？莫非讨厌朕吗？”

尹德妃一听，猛然伏地，痛哭出声，连连叩首道："请陛下为臣妾做主。"

李渊细问究竟，尹德妃泣不成声，张婕妤在一旁叙说了原委。

原来洛阳之北邙，风水堪旺，素来为历朝达官贵人的墓葬之地。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早闻其名，在尹德妃奉旨赴洛阳的时候，嘱她到洛阳后找一片田地，求作本家荫田，待自己身死之后即为墓地。尹德妃入了洛阳，见有几十顷良田背靠北邙，坡面向阳，正对龙门，又请来风水先生勘查，皆说此为风水宝地。其时尹德妃对李世民甚为不满，怕再碰钉子，并不向他索求。她回了长安，在枕边向李渊言说此事，李渊那时心情甚好，满口答应，就在榻上写了手诏，将此田赐给尹阿鼠。

尹阿鼠兴冲冲拿着李渊的手诏到了洛阳，大大咧咧地求见温大雅示之以求地。温大雅一见面露难色，说这块地已由秦王下令拨给了李神通，让尹阿鼠先找李神通商量。李神通正在冀州忙于对付刘黑闼，待李神通败回洛阳后，不识时务的尹阿鼠拿出李渊手诏让他看。李神通此时正在气头上，找不到发泄处，当场骂道："你算什么东西？敢来找老子的晦气。你不就是拿了圣上的一份手诏吗？我回长安一趟，能到圣上那里拿出十份让你看。你滚得远远的，别惹得老子火起，有你的好看。"这一顿骂让尹阿鼠灰溜溜地回到了长安。

后来李神通见了李世民，说起此事，李世民觉得李神通做得对，说道："当初父皇让将洛阳的金珠宝贝赏给有功将士，也是圣旨。神通叔在义兵起时即兴兵响应，此后多立军功，功劳甚大。他尹阿鼠有什么功劳，有什么理由来争这块地？"

此后，尹阿鼠又来洛阳，温大雅已被李渊召回长安，洛阳事务由张亮主持。张亮秉承李世民的意思，言语之间很不客气，又弄得尹阿鼠灰头土脸。

尹德妃听了尹阿鼠叙说，一张粉脸早气得歪了起来。她有心找李渊哭闹，又见如今李世民势大，加之李神通又是当今皇弟，不敢太过造次。此次见李建成和裴寂主动来联络自己，就与张婕妤商量，今晚演一场戏。

果然，李渊听完了张婕妤叙说原委，顿时大怒，拍案道："这二郎简直是无法无天！朕还没死，手诏就不管用了吗？尹妃，别再哭了，朕

答应的事儿一定要办成。”

尹德妃止住哭泣，小声言道：“陛下莫怒，别因为臣妾的这点儿小事伤了龙体。其实臣妾还有一肚子的话儿，一直不敢在陛下面前提起，陛下严令后宫不得干预朝政，怕因此坏了朝廷的规矩。”

李渊挥手道：“但说不妨，今晚不管你们说什么话，朕恕你们无罪。”

尹德妃和张婕妤对了一下眼神，尹德妃先说道：“其实陛下应该有所察觉，每年元日，陛下设宴宫中，本是喜庆事儿，大家都是一团高兴。座中唯有秦王，每次都是唏嘘流涕，思慕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陛下一统天下。”太穆皇后即是李渊发妻窦氏，为李世民的生母，已于隋大业九年病逝，现被李渊追赠为太穆皇后。

李渊点头道：“不错，太穆皇后确实没福。朕当时为唐公，她给予朕内助甚多，今日想来，朕也很怀念她。不过二郎在喜庆节宴上流泪，终为不祥，朕当场已经怪他。”

尹德妃突然抽泣出声，断断续续道：“陛……陛下，贱妾私下相议，秦王思……思慕太穆皇后，看似仁孝，实为憎嫉妾等。贱妾很……很是忧心，若陛下在，可以相娱乐，若陛下万……万岁后，贱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观陛下赐予臣妾家之田地，秦王竟……竟敢抗旨，可见他对待贱妾之态度。”

张婕妤愤愤道：“是啊，秦王为陛下的皇子，贱妾所生，也是陛下的骨肉啊。”

李渊听后不作言语，心中转过无数念头。他内心一直非常喜爱李世民，曾经产生过立他为储君的念头并当面许之。现在看来，他自恃功高，所作所为日见跋扈，若如此发展下去，终有一天，自己也许要被动地让出皇位。想到这儿，李渊心头忽然涌出一丝恐惧，从这一刻开始，李渊萌生了警惕之心。

尹德妃和张婕妤见李渊在那里独自沉思，知道今天的这场戏起到了效果，两人相视一笑，意甚满足。两人久处宫中，明白见好就收的道理，遂起身挽起李渊，一人一侧为之宽衣，将他扶入纱帐之中。两人打点精神，媚态百生，将李渊伺候得满满意意，三人叠股相拥，酣然而

眠。

李世民驻兵洺水城，与刘黑闼日日相持，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六十余日。只见眼前的漳水和洺水又复碧波，河岸上的柳树慢慢透出绿芽儿，春天已经到了。

刘黑闼见久被困在洺州城内，粮草不继，人心思动，就与范愿、高雅贤等人商议，想突围向贝州方向转移。李世民早已防备此节，派李世勣率领五千人到洺水下游一名为柳树屯的地方驻防。柳树屯位于漳水和洺水的交汇处，正西面五十里即是洺州，李世勣驻扎在这里，南与李世民相呼应，北与李艺大营和史大柰等人连接，可以防备刘黑闼东窜。

刘黑闼定下计策，准备今晚摸黑去偷袭李世勣兵营，从而打通东向道路，摆脱唐军的围困，甩身向东寻求可以腾挪的地域，以图发展。是夜，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和星斗，大地显得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刘黑闼先派范愿、高雅贤领兵一万前去柳树屯摸营，自己和董康买分兵两支，一路向北，一路投南，试图挡住唐军来援之兵。

范愿、高雅贤至二更时到达柳树屯，他们打起火把，向李世勣的寨门猛冲。李世勣闻听敌人来攻，披衣而起指挥若定。李世勣又令营中敲起梆子炮，只听两路梆声向北向南间隔响起，自是通知友军来援。李世民听说刘黑闼已经发动，带领一万人前往驰援。行到半路，只听周围发出一声喊，四周火把顿起，火光中只见一将招呼众人杀来，李世民识得此人，正是贼帅刘黑闼。

刘黑闼此次共带领将士近二万人在这里埋伏，人数比唐军多，一下子就将唐军重重包围起来。李世民见敌人来势凶猛，面色不惧，对身旁的程咬金和秦叔宝说道："两位王兄，我们不可杀散了，要避免被他们各个击破，我们只要紧密成团，撑上一个时辰，援军自会来到。"两人明白李世民的心意，遂将命令逐级传达。

过了大半个时辰，只见一溜火光从南边急速而至，显是洺水城唐军的援兵到了。只见他们迅猛撕开刘黑闼的包围圈，一将声若洪雷，手中的两条竹节鞭左右横打，触者纷纷落地。很快，这彪兵马打开了一个缺口，与阵中的李世民相会。众人早已看清，来人正是尉迟敬德。李世民在那里喝了一声彩，回顾程咬金和秦叔宝道："好一个了得的敬德！乱军之中，轻取人首；重围之下，敢破敌阵。敬德能让敌人闻风丧胆，想古来之樊哙、张翼德，也难挡其勇啊。"

刘黑闼手下兵士，皆是短期内招募来的乌合之众，哪里挡得了训练有素唐军的里应外合，很快向洺州败去。李世民收拢队伍，不向洺州方向追击，而是挥师东进，从后面包围进攻柳树屯之敌。那范愿、高雅贤久攻柳树屯不下，又听说刘黑闼败退，遂下令队伍向洺州狂奔。这时，李世勣下令大开寨门出击，李世民的援军此时已赶到，总算困住了敌军的一个尾巴，吃掉三千人。

第二天一早，曙光已现，混战了一晚上的唐军聚在一起。这时李世民下令，让各路将领入柳树屯议事。其时西面唐军由史大柰、段志玄领兵来援，李艺也派出薛万均、薛万彻兄弟领兵一万人出兵来迎。薛氏兄弟最先与董康买的人马遭遇，兄弟两人领兵厮杀，冲散了敌军阵列，其后段志玄和史大柰领兵来到，董康买只好知难而退。李世民见了薛氏兄弟二人，温言夸奖他们解了柳树屯之围。这一段时间，李世民和李艺两人心存芥蒂，薛氏兄弟也对李世民疙疙瘩瘩。今天初次见到李世民，见他甚为谦虚且温言有加，心里顿时舒服不少，觉得彼此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李世民遍视众人，说道："大家一夜劳顿，定是疲惫得很了。不过经此一役，让我们明白了刘贼的虚实。"

"我们与刘贼相持已经两个月有余，我们坚壁不出，并非示以怯意，其实为少伤人命。那刘贼久困洺州之内，我们断其粮道，其城中存粮已经无多，观夜来其拼命突围的劲头，他大概已经撑不下去了。诸位，破敌之机，就在今日。我们现在就找刘贼决战。"

众将听说要和刘黑闼决战，群情振奋，一迭声叫好。李世民低头对薛氏兄弟道："两位薛将军，请你们上复燕公，将世民这番心意讲明。若要一鼓作气击破洺州，断断少不了燕公的协助。"

薛氏兄弟点头称诺。

李世民又道："此次决战，本王不想全凭人力，一月以前已让史将军他们在洺水上游准备了一件厉害兵器。届时上阵，请各位将军约束手下，密切注意中军令旗和号令，按计行事。"

众将对李世民的指挥早已心悦诚服，知道若按中军之令行事，或进或退，并无太多差失。大家满心喜欢，眼瞅着此次战役即可一战结束。

李世民准备的这件厉害兵器，即是洺水那奔腾的碧波。

洺水河床并不太宽，仅有二十余丈。其缓缓东流，到了洺州沿西墙向南，绕过南墙复又向北，顺东墙而流，然后猛一转弯折向东北，直到与漳水交汇。这样，洺水从三面绕着洺州城墙而走，成了洺州天然的护城河。刘黑闼觉得可以倚势防守，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兵力，因而把主要防守重兵放在了北城墙。

李世民为了摸清敌情，曾多次轻骑来到洺州城外观察。随行众将见了洺州的地势，都说刘黑闼有眼，寻到了这个绝佳的易守难攻的城堡。李世民不这样认为，他对李世勣说道："世勣兄，如今洺水上游由段志玄他们把持，若在那里垒堰阻水，然后决堤放流，能否就此冲了洺州？"

李世勣眼睛一亮，觉得此计大妙，兴奋地说道："洺州城墙较高，水难入城。不过刘贼日日前来索战，可以将之引到一低洼地，再以水冲之，定能收到奇效。"

水淹敌军之计，就这样很快定了下来。段志玄、史大柰、张公谨三将接到李世民的将令，一面防备刘黑闼前来进攻，一面派人在洺水上游闸了一道高高的堤坝，用来蓄水。

三月二十六日，唐军列队向洺州进发。刘黑闼闻讯，觉得昨夜固然兵败，毕竟损失不多，如今唐军想乘胜来占些便宜，正可趁其疲乏之际将之打败以求突围。他对众将道："我们能否突围，就看现在能否打胜此仗。现在李世民驱疲惫之军，明显轻慢我等。我们可激励大家士气，拿出韩信过河焚舟的劲头，与唐军浴血决战。"说完，他带领步骑二万出北门，然后南渡洺水，向唐军迎去。

李世民早已摸清周围地势，令各营在指定位置排定，那里是扇形的高地，面前是一片开阔的低洼地。巳时三刻，刘黑闼的步骑缓缓东来，渐渐入了唐兵的视线。他们在低洼地里排成阵列，手持盾牌开始冲锋，一抵近前，唐兵的弩箭纷纷迎面射来，逼迫他们又退了下去。这样，唐军占领了三面高地，恰恰将敌军围在前方的低地里。

此时日近中天，温暖的阳光洒在大地上，双方可以看清彼此的脸孔。相较之下，坡上的唐军旗幡严整，衣甲鲜明；而坡下的敌军因饥饿已久，人人脸现菜色，透出狼狈之相。李世民骑着"拳毛騧"，迎风站立

在南面高坡之上，仔细观察刘黑闼军队的阵势，冷寂的脸上透出一丝轻松，觉得今日已稳操胜券。他回首对李世勣说道："世勣兄，我带人冲锋，中军由你把持。可让步卒坚守高地，不许他们妄动。你待洺水决堰之后，可使令旗，约束大军齐进齐退。"说完，他将大手一挥，一扯缰绳，"拳毛騧"撒开蹄子率先冲下高坡。身后的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见状，急忙控马跟随，八千马军随后冲杀。

这八千人霎时就冲到了敌军阵前，他们入阵后横挑竖劈，杀得血肉横飞。刘黑闼见状，急忙驱使手下马队前去接战。无奈唐军马队领了先杀敌步卒的方略，不主动与他们交战，往往一触即离。两方马骑就在刘军步卒方阵里来回奔驰，许多刘军步卒成了蹄下之鬼。

北边的薛氏兄弟见李世民已经发动，带领五千马骑飞快闯入敌阵。一时间，偌大洼地里人马往来，人们的喊杀声和伤马的哀鸣声混成一团。

刘黑闼见难以截住唐军马队的厮杀脚步，遂令手下放箭。很快，他们箭发如雨，纷纷射向阵中的唐兵，然箭羽入阵后不认敌我，连带着伤了自家不少人。

李世民的"拳毛騧"躲避不及中了几箭，它负痛嘶鸣一声，继而身子直竖起来，险些把李世民颠下马来。李世民紧贴马背稳住身体，大喝道："敬德，你带领三千人冲散刘贼马队，阻止他们放箭。"尉迟敬德领命而去。李世民俯身看"拳毛騧"的伤势，见几处伤并不致命。其中三处所伤甚浅，剩下一箭贯穿了马尾，他伸手为马拔出箭羽，叫道："好马儿，且再忍耐一会儿，看我为你报仇。"

尉迟敬德领人迎着箭雨冲锋，双方形成了混战局面。战斗进行到未时，李世民见己方显得力薄，遂命令秦叔宝道："放号挥旗。"

混战军阵里扬起红旗，李世勣看到后，知道这是李世民的命令，就将手中红旗招起，唐军步卒队伍立刻起动，从三面蜂拥入阵。这二万步卒加入战团，顿时改变了双方态势。唐军渐渐将敌阵压迫后退。

此时天已经黄昏，范愿见大势已去，无奈对刘黑闼说道："大王，唐军势大，西面的唐军还没有发动，不知又有什么名堂。我看今天凶多吉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要先找一条生路。现在向北突围已经无望，不如少带人马从唐军夹缝中逸出，向北投奔突厥，今后再徐

图发展。”

刘黑闼此时人困马乏，又见喊杀声中，唐军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遂叹道：“也罢。范将军，你派人去通知高雅贤他们，让他们也想法冲出去，我们先走，待潜出幽州后再会齐。”范愿一面派人通知高雅贤等人，一面和身边的二百余人掩护着刘黑闼，他们且战且退，悄悄脱离了战场。

这时，李世勣在中军又燃升起黄旗，声音在夜空中异常响亮。这是退兵信号，唐军遂止住脚步，手执军械护身向高地撤退。刘军本来就陷入绝阵，见对方主动收手，一时不明所以，他们此时已经散了队列，凄惶惶如一群乱羊，踉踉跄跄向洺州退去。

这边的唐军缓缓上了高坡。

天色已经黑透，高雅贤、董康买等人向洺州狂奔，已经遥遥望见了城内的灯火。原来范愿派出通知之人乱军中没有找到高、董二人，反而遭到杀戮。这样，高、董二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陷入绝境。他们先是听到一阵如惊雷的声音隆隆而来，继而听到前列之人呼喊惊号，很快，一片白漫漫的大水扑面而来，瞬间将他们冲得无影无踪。

李世民站在高坡上听见上面来的水声，知道大势已定。他令大军退回各自营地，好好睡上一觉，待明日天亮之后再来打扫战场，接收洺州。他习惯地拍了一下马颈，却触手空空。李世民忽然想起，那匹心爱的“拳毛騧”今日共中了九箭，力战而死。这会儿马尸被洪水裹挟，其身不知漂到何处去了，一刹那间，他心头泛出了无限伤感。

洺水一战，除了刘黑闼本人带领二百余骑投奔突厥之外，其余叛军悉被平定，大唐又重新控制了河北诸州。

由于刘黑闼的影响，任城的徐圆朗和渔阳的高开道起兵与之响应。李世民如今打败了刘黑闼，他与李艺商量，由李艺领兵北上剿灭高开道，自己则与李元吉一起向东南进发，准备擒拿徐圆朗，以彻底安定山东之地。

李元吉此次跟随李世民，一路上如同摆设，每及战事，皆让他守营，每议大事，压根儿就不与他商量。李元吉身在河北，有专使与长安相通，李建成写给他许多书信，将朝中之事通报于他。李元吉已经知道

了父皇现在对李世民的态度，这天他见了李世民准备去进攻徐圆朗，觉得机会来了，遂修书一封，派专人送往长安。李元吉认为，父皇仅让你李世民讨伐刘黑闼，如今事已平息，却又节外生枝，而且当奏不奏擅自行事，其祸必咎由自取矣！

第二十六回　唐皇苦心理家事　秦王悲情感落魄

却说李世民逐走刘黑闼，顺利得了洺州，正整军准备南下进攻徐圆朗的时候，忽然长安接连来了三拨快马，使者传达李渊的圣旨，让李世民速返京城。

李世民接了圣旨非常纳闷，眼下正是一举荡平山东的关键时刻，父皇缘何在此节骨眼上将自己召回？他心中不解，见房玄龄和杜如晦正在身侧，遂将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

房玄龄和杜如晦也不太明白李渊急召李世民的真正原因，两人对视良久，杜如晦方缓缓言道："圣上为何急召秦王，属下也一时不太明白。表面看来似是想垂问河北形势，不过这一段时间京城里很是热闹。圣上是不是听了什么言语，也未可知。"

"京城里有什么动静？"

房玄龄道："如晦得到一些京城里的消息，本想当即报给殿下。又见殿下这些天忙于攻克洺州之事，我们商量，不能让秦王为此分心，就缓了些日子。如晦，现在大事已了，你可以摘要说上一说。"

杜如晦道："属下先从新安的事儿说起，一日来了一帮人，将庄园内的人悉数押走。"

"啊，什么人干的？楚客现在何处？"

杜如晦听到"楚客"二字，低头不语，眼泪潸潸而下。

房玄龄插话道："这帮人将楚客带到京城，百般讯问，严刑拷打，楚客被逼不过，终于咬舌自尽。"

李世民大惊，上前拉着杜如晦之手，颤声道："如晦，这件事儿怪我思虑不周全，当时应将楚客转走为是，没想到一疏忽就连累了楚客。不想楚客竟如此屈死，我，我心痛如割……"话没说完，他的眼泪也流了出来。

杜如晦擦了一把眼泪，说道："秦王切莫为此伤心。如今楚客已死，徒思无益。不管怎样，楚客没有坏了秦王的事儿。"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心伤楚客，不仅仅因为他舍生取义。如晦，记得在洛阳时我说你有福气，能摊上这样一位好弟弟，难得啊。"

场中气氛顿时沉闷，还是杜如晦最先止住悲痛，转移话题，说道："秦王，这群人的来历甚是蹊跷，他们拷问庄丁，最后是裴寂拿着伏辩向圣上启奏。其实这帮人的正主儿却是东宫的韦挺，由此看来，东宫和裴寂已经联上手了。"

李世民冷冷一笑，说道："这有什么奇怪呢？当初诛杀刘文静的时候，他们就很默契。算起来，这至少是他们第二遭联手了。"

"还有，李安来信儿说，万贵妃告诉秦王妃，近时裴寂和尹德妃、张婕妤往来甚密。宫女们私下里说，尹张二人最近得了不少宝贝，明显是裴寂所赠。"

"嗬，还闹到宫里去了。"

"是啊，树欲静而风不止。京城那里不太平，李艺和我们大营里每天送往京城的密奏也不少。若圣上信了其中的什么谗言，那么此次所下旨意就大有深意了。"

房玄龄忧心地说："许是前一段秦王风光无限，如今又得大捷，一些人心存忌妒而上谗言，让圣上在那里举棋不定。秦王，也许玄龄下此结论太早，不过树大招风，还是要有几分警惕才好。"李世民点头称是，默默沉思。

李渊连下旨意急召李世民回京，果然是在两仪殿东暖阁读了李元吉的奏章，心中一时大怒，下手诏让快马送出。

李渊大怒的时候，只有裴寂一人在他身侧。裴寂见李渊脸上阴晴不定，一时不敢插言，待见他将手诏发出，方缓缓言道："秦王英武能战，若擅行其事，时间久了恐酿成祸端。"

李渊然其言，说道："不错，裴监，你所忧甚是有理。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儿。当初我在太原首义，及其后削平天下，二郎还是很有功劳的。为什么到了今年，二郎就有了变化呢？其原因不在自身，关键在于外力。此儿久典兵在外，为读书郎所教，非昔日之二郎也！”

裴寂心里窃喜，添油加醋道：“陛下圣明，其实二郎原来是一个挺好的人儿，只不过他现在变了。其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褚亮、薛收等人，原来都很落魄，他们臣事于大唐应该尽心辅佐才是，然心思难测，偏爱在历朝典章中搜寻字眼，以此来游说二郎，妄想有所图谋。说起来，他们皆是山东寒族，历来对关陇贵族看不顺眼儿，也许想借二郎之力翻身呢。”

这是一个敏感话题，李渊如今在朝中所倚，大多是关陇贵族的老班底。他们依靠父祖积荫抱成团儿，不容许另外的势力集团崛起插足。在朝中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已经形成了惯例。李渊听后警惕地问道：“裴监，这些话儿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裴寂笑道：“陛下知道老臣的本事，除了陪陛下喝酒、说话儿，不敢想其他事儿，也实在想不出什么点子。老臣刚才所言，是从朝中听来的。他们说，秦王如今多用东人。”

山东士族以诗书传家治业，历来为宦中主流，只不过北朝之后渐趋式微。关陇贵族起身草莽，以武立国，多年来始终对山东士族保持高度警惕，他们心里形成默契，庙堂高位不容许山东之人居之。李渊听后心里一震，心想二郎多任用东人，可谓大有深意。若山东之人果真借二郎之力入朝参政，弄不好朝中就会大乱。李渊在这一点上秉承了祖上的训诫，即是联络关陇贵族为其强援，形成朝中的政治基础，若谁想动此基石，李渊会不含糊坚决反对。李渊在那里沉默半天，目视裴寂道：“裴监，看来我刚才所发手诏并不为错。二郎久典兵在外，该让他回来歇歇了。如今天下大定，有人作乱也难起大浪，二郎在那里也是大材小用，正好让其他子侄们出外历练历练。”

裴寂不失时机说道：“陛下圣明，其实太子也该出外历练一番才是，他为储君，仅习朝政失于单一。”

李渊点点头，遂唤来颜师古拟旨：封李道玄为淮阳王，任为洺州行军总管；封李瑗为庐江王，为任冀州行军总管。

这两人皆为李渊的族侄，他们与皇子的关系也透着玄机：李道玄长

年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弓马娴熟，性格刚强，敢于冲锋陷阵，他此时尚在洺州。那李瑗性格温和，与李建成来往甚密。由此看来，李渊在人事任用上力求平衡，可谓煞费苦心。

不数日，李世民带领尉迟敬德数人，轻骑入了长安。他不回天策府直奔宫城，到了宫门前，听说朝会已散，就让通事舍人禀报李渊要求觐见。李渊当时正和几位近臣在东暖阁议事，闻听李世民到了宫门前，就向几位臣子挥挥手道："走，随朕前去接接二郎。"此后李渊乘腰舆出了东暖阁，几名大臣随其后。

众人到了长乐门，只见李世民已经跪伏在那里，口称万岁，又说道："儿臣奉旨回京，累父皇大驾来此，儿臣诚惶诚恐。"

李渊伸手拉起他，说道："我儿平身，这一次你又替为父辛劳。走，先入阁叙话儿。"

他们折头又回到东暖阁，裴寂见李渊如此做派，心里打起了小鼓。心想李渊当了皇帝果真不简单，不管心里如何想，面子上的事儿都做得不显山露水。像面前的这件小事儿，不用到明天，皇帝亲迎皇儿的话儿自然会传出去，外人都会想李世民依旧蒙圣眷宠爱，不会想到别处。

李世民入阁后，详细向李渊陈述了此次攻打刘黑闼的过程，最后说道："儿臣此次定了河北，又见东边还有徐圆朗、辅公柘为乱，就想乘胜一鼓灭之。当时想赶时间，就一面给父皇上表章请旨，一面准备兵马攻之，请父皇赦儿臣擅专之罪。"

李渊温和地说道："你替为父分忧，何罪之有？我此次召你回来，实是怕你太累，别因此伤了身体。说起来，这些年你一直在外，弓弦已经拉得太紧。现在那里仅剩下一些小贼，辅公柘处于江淮之间，可让孝恭、李靖他们顺手除去；至于徐圆朗，让四郎去对付他就足够了。你呀，就不要事必躬亲了。"

李世民听后，顿时焦急起来，说道："父皇，不可小瞧了那帮贼人，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刘黑闼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儿臣以为应乘胜剿之，方可一举安定天下。临阵换将为兵家大忌，这群人一直由儿臣统领，若再换帅又要让他们熟悉许多时日，恐会贻误战机。请父皇让儿臣在山东多待几天，待扫荡贼酋后再行班师。"

几名大臣不明白李渊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眼看李世民大胜，正好一举安定山东，缘何让他中途撤下来？其中只有裴寂心知肚明，然脸上未露出一丝得意的痕迹。

李渊的立场很坚定，慢慢说道："二郎，你的意思我明白，还是想替我分忧啊！要是别的皇子和皇侄都如你这样，那该多好哇。眼前的事儿，你可以先返回，在那里主持一段时间，过上月余时间，可将那里的事情逐步交给四郎。对了，我刚刚任道玄、瑗儿为行军总管，就让四郎带领他们在那里多历练历练，万一将来有事，你又有几个得力的帮手。"

李世民低头思索了一下，觉得月余时间可以将那边的事情办好，就说道："儿臣遵旨。"

"你先回去吧，过些日子，你让嘉敏将几个孙儿带入宫内，让我好好瞧瞧。"

李世民点点头，又和其他大臣寒暄了几句，然后准备退出。李渊这时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叫着他说道："对了，你回洺州后告诉神通，让他把洛阳那块地交给尹妃家人。"

"儿臣知道这件事儿，神通叔不愿意交地。"

"你找神通好好说说，就说朕已有诏，将这块地赐给尹妃家，让他别再争了。"

李世民为难地说道："父皇，当初在洛阳时神通叔找儿臣求要这块地，儿臣答应了他。后来尹妃家想要，毕竟在其后嘛。"

李渊的声音没有提高，然口气却严厉起来："不行，要按朕的诏令办！天下之大，还能有什么人的话大于朕的诏令吗？"

李世民见李渊上火，不敢再争，遂再拜退下。两日后，他带领尉迟敬德等人又返回洺州。李世民听出了李渊的意思，觉得不好再抗，就劝说李神通遵诏退地。李神通老大不愿意，嘴中诟骂尹阿鼠不停，最后无可奈何点头同意。

尹德妃终于胜了这一仗。

李建成那天听了封德彝的言语，顿时大悟。他遍视府内，检点朝中，开始暗中积蓄自己的力量。这日他奏报李渊，要求将裴矩、郑善果任为太子左右庶子，李渊照准。这两人皆是前隋老臣，李建成将他们迎入东宫内，主要想为自己装点门面。其时在东宫内，有太子少保李纲、太子詹事窦轨、太子洗马魏徵、太子中允王珪、太子舍人徐师漠、太子率更令欧阳询、直典书坊唐临、太子左卫率韦挺、记室参军事庾抱、长史唐宪。一段时间里，李建成把握时机，分别与他们一一进行了交谈，并以与李世民有关的言语相试探。最后，李建成得出结论：除了韦挺之外，还可以和王珪与魏徵推心置腹，商讨相争大计。

魏徵自从被窦建德放回长安，即被任为太子洗马。这个差使主要是掌管东宫之文翰图籍，说起来也是一个较清闲的职位。李建成起初并不看重他，魏徵就日日在房内整理图籍，等闲难见上李建成一面。

王珪今年四十二岁，其家族也为关陇贵胄。李渊刚刚入长安的时候，王珪正因为获罪躲避在南山中，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多年的时间。李纲当时跟随何潘仁占山为王，与王珪来往甚多，知道王珪的本事，因而向李渊举荐。李渊先任王珪为世子府咨议参军，后东宫建，又任为太子中舍人，寻转中允。

李建成一开始将李纲和王珪一样看待，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

李纲自幼慷慨有志节，每以忠义相许。其为隋太子洗马时，敢于当庭与隋文帝面争，后来又惹了一些朝中权贵，无法在朝中立足，只好隐居在鄠县，被何潘仁任为长史。及至何潘仁被李婉娘收服，李渊攻下了长安，李纲随之入了长安。李渊对他甚是礼敬，拜他为礼部尚书，后来又兼太子詹事。李纲虽然经历了许多变故，然性格一点儿都没变，只要见到不平之事，当即出言直抒胸臆。那时李元吉丢了并州逃回长安，李纲与李世民旗帜鲜明站在一起，要求处罚李元吉。李纲又见李建成好饮酒，多猜忌之心，遂上书相劝。李建成不理他的劝告，李纲因此郁郁不得志，向李渊上表要求告老还乡。李渊见表大怒，谩骂道："你既然能当何潘仁的长史，难道还羞于当朕的尚书吗？"李纲顿首答道："何潘仁想杀戮之时，每听臣谏，即停手不杀，所以臣为其长史并不为羞。陛下功成业泰，臣以凡劣，安敢久为尚书？且臣事太子，所怀鄙见，复不采纳，既无补益，所以请退。"李渊不是糊涂人，以李纲为隋代名臣且一片忠心，并不加罪，反而待之以优礼，另擢拜其为太子少保。李建成经过此事，心里非常厌恶，其后李纲患有脚疾，来往不便，李建成也乐得不去招惹他，落个耳目清净。李建成又见王珪性格沉静，平素默言少

语，不似李纲那样霹雳如火，渐渐就远了李纲而与王珪亲近。

武德五年四月一日，李渊见刘黑闼被平定，正好宫廷果园献来樱桃，遂大摆樱桃宴以示庆祝。宴后，李渊将新熟的樱桃赏赐给近臣，并说东宫人多，要加倍发给。李建成携带樱桃回到东宫，将樱桃分送给诸官。他又移步到弘文殿西的兰台阁，这是他日常喜爱独居的书房，令人召韦挺、王珪、魏徵入内共食樱桃。

三人很快依次入阁，韦挺入内见桌上摆着红艳艳的樱桃，赞道："这樱桃好新鲜，刚才见宫女为众官分发，还想殿下忘了我们呢。"他招呼宫女："去，取一些糖、酪来，这样食之更佳。"

李建成微微笑道："人言韦挺最会享受，果如其然。我风闻今年流行以糖、酪拌食樱桃，想是你已经尝过鲜了。"

王珪也微微一笑，并不做声。魏徵入阁后已经坐在案前，伸手拈起一枚樱桃放入口中，只觉得满口香甜，开口道："樱桃为果中珍品，本身已经极甜，又透出馥郁香气，若再以糖、酪拌之，反遮去原味儿。韦兄弟，你不妨品尝对比一下。现在长安人人以流行时尚为美，其实时尚仅是一种时髦，去浮华留质朴，才是至理。"

韦挺平时不甚谦虚，不过很服气魏徵，答道："魏洗马既这样说，那是不会错的，韦挺一向心悦诚服。想魏洗马在酿酒之时，早已经尝遍了天下的果味儿。"魏徵年轻时曾经出家为道士，他不炼丹药，专揣摩酿酒，已有很深的酿酒功夫。这些年京师传言，魏徵所酿佳酒味道极美，一些大臣纷纷找魏徵索酒，惜魏徵轻易不示人。见尝不到美酒，部分人退出索酒行列，并言说魏徵浪得虚名，酒未必就好。还有部分人深信不疑，艳羡更甚。

李建成招呼三人："来，大家请吃吧。"

众人拈食樱桃，不大一会儿，一盘红艳艳的樱桃被食尽。

魏徵先起身去净了手，问李建成道："殿下，听说秦王奉诏返京，今日又返回洺州。圣上因何召见他呢？"

李建成道："我听裴监说，父皇因二郎擅自向徐圆朗用兵，大为震怒，因而将他召回。不过我见父皇这几日待二郎的态度，并不严厉，温

和得很呢。这不，又将他打发回前线指挥去了。”

王珪道：“圣上素来宽简仁厚，又待秦王宠爱有加。如今虽将秦王放回，但其心中的震怒看似熄了火，其实并未善罢。说起来，这些年秦王风光无限，无非因圣上喜爱，现在圣上心中有了反复，依臣看大有文章可做。”

“有什么文章呢？”李建成问道。

“臣曾听殿下言道，李艺多来奏章说与秦王不睦。现在殿下与齐王交好，可派人通过齐王与李艺联络。举目天下，外藩中以李艺最强，圣上对他也最为看重。若殿下能与李艺联手，就有了一支强援。秦王打下了洛阳，奏请圣上让温大雅和张亮经营，洛阳形胜之地，已为秦王的后院。这一点，还望殿下三思。”

李建成心里一动，觉得王珪所言与封德彝当初的点拨不谋而合。现在自己着手积累东宫力量，然连结外藩和掌握典兵权收罗武将之举没有一点着落。若真能和李艺联手，这方面就有了突破。

韦挺说道：“王中允此计大妙，殿下，韦挺愿为使去河北。”

李建成思索了半天，摇摇头道：“我从未与李艺谋面，此人究竟怎样，我心里没有一点底儿。王中允说得对，在二郎的事儿上，东宫之人不能露出一点儿的作对痕迹，有什么话还是让别人来说。至于联络李艺，此事为时尚早，不可莽撞行事，等有机会再说吧。魏洗马，你认为如何呢？”

魏徵一直在一旁低头不语，听见李建成问询自己，抬头道：“殿下所言甚是稳妥，臣以为这样最好。臣刚才所思是另外一件事儿，将来也许还要为之大费踌躇呢。”

几人的目光一齐射向魏徵。

魏徵悠悠言道：“臣想，那刘黑闼此次逃往突厥，突厥的颉利可汗不是善罢之人，定会借兵给刘黑闼让他入中土为乱。谅刘黑闼为一匹夫不足为患，可他顺应了河北百姓的民心，这事儿就麻烦了。说起来，秦王此次虽定河北，但仅是暂时剿灭，他忘了还有一个‘抚’字。”

魏徵是魏州曲城人，深明河北的地理人情。他洞若观火，明白刘黑闼起乱的原因在于朝廷一味强压，不抚民心所致。这些日子，他密切注视那边的战事，一听刘黑闼逃走，就知道这事儿没完。他接着说道："想刘黑闼有多大本事，却能在半年之内啸聚徒众，尽复窦建德田地。无非因为朝廷官吏治御甚严，因而激起民变。秦王自恃英武能战，把剿灭刘黑闼看成是一场简单的战事。嘿，这一次秦王可是大大错了。臣一直想不明白，天策府里的那一群谋士为什么不给秦王提个醒儿？想是他们素服秦王之能，奉为神明。殊不知军国之事，靠一人之力毕竟还有缺陷。只要河北之地百姓心不向唐，别说是刘黑闼，就是一个什么张黑闼、李黑闼振臂一呼，那里的形势又会危急。"

三人觉得魏徵所说确有道理，然心中并不十分信服。韦挺呵呵笑道："想不到魏洗马还能未卜先知，可惜李淳风、袁天纲不知云游何处？他们若在长安，那么你们三人当能够形成默契。"

魏徵正色道："事情如何，请拭目以待。殿下，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若刘黑闼果真复叛，请殿下抓住这次机会，向圣上请旨，率兵击之以取功名，且可结纳山东豪杰。"

李建成不十分相信刘黑闼还会作乱，觉得魏徵将事态说得太严重，遂敷衍道："好，我相信洗马此言。若果真有机会，我自会向父皇请旨。"

李建成不想与魏徵讨论刘黑闼的话题，向韦挺道："那杨文干宿卫东宫之后，算来已经三个多月了。我细细观察，见他读书之余，常常与卫士练武习马，本领要高出卫士们一大截子。一个人能文会武，着实难得，看来他为一可用之人。韦挺，看来你的眼光不错。"

韦挺听后喜形于色，心想不枉了那次青云楼之遇。杨文干参加关试之后，按例要回家守选，三年后才有资格铨选授任。关试刚刚结束，他果然找到韦挺，韦挺将他引见给李建成。此后，杨文干成为东宫一名卫士，日日宿卫东宫之中。

王珪道："杨文干虽然能文会武，却毕竟为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要想有大用，仅将他放在宫中充卫士之役，似明珠暗投，还需让他多历练才是。"

李建成然其言，说道："是啊，若按铨选程序，杨文干需三年之后才能为官。王中允，你说得对，要早些日子将他派出宫去。"

王珪微微一笑道："这件事情放在太子这里，实在是小事一件。只要太子随便编个理由，把杨文干塞进非时选的名册中，就可将他堂而皇之派为外任了。"

李建成点头道："好，王中允，这件事情由你来办。你先以我的名义找封德彝谈一谈，赶快把事情办了，最好给他弄个武职。"

李世民指挥兵马向徐圆朗逼去，两军如拉锯般在那里相持月余时间。这个时候，李渊又下诏让李世民返回长安。六月二十三日，李世民将典兵大权交给李元吉，自己身带天策府属向长安奔去。

数日后，李世民一行人入了长安。他先入宫向李渊交旨。此前，在李世民的凌厉攻势下，徐圆朗节节败退，唐军声震淮、泗。坐镇历城的杜伏威、辅公柘闻讯，又见南面的李孝恭、李靖统领的大军向这边压迫过来，心中大惧，遂推举杜伏威入长安向李渊请求投降。李世民入宫的时候，李渊刚刚接受了杜伏威的降表，当即封杜伏威为吴王、拜太子少保；封辅公柘为越王，拜为淮南道行台仆射。李渊见李世民回来，想起这里面也有二郎的功劳，心情又好起来，遂大加勉励，赐班师人员金银、潞绸一批。

李世民入了天策府，长孙嘉敏已经闻讯，带领家人将他迎入府内。李世民与众夫人说了一会儿话，忽然想起儿子们，就叫长孙嘉敏道："敏妹，把承乾他们叫出来。我在洺州，梦里除了见你们，更想儿子们。"

众人抿嘴一笑，阴梦婕道："王爷在外征战不回，我们姐妹们曾经说起，许是王爷爱打仗，以家事为轻。"众夫人中，长孙嘉敏居长，她端庄贤淑，与李世民恩爱有加，甚是默契。至于菁儿、杨琼和翠微，平素见了李世民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唯有这个阴梦婕，性格爽朗，口无遮拦，在李世民面前比较随便。长孙嘉敏虽私下里教导她要音容端庄，无奈阴梦婕生就的性儿，刚好了几天又复原状。总算李世民对她甚是宽宥，想是李世民也喜欢她特别的性儿，长孙嘉敏也就随她去了。

李世民道："胡说，所谓举国、齐家，都是人伦的正理，岂可偏废？"

这时就听一片童音涌入室内，几名儿童被带到李世民面前。其中的老大为承乾，为长孙嘉敏所生，今年六岁，已被李渊封为恒山王；老三为李恪，杨琼所生，今年四岁，被李渊封为蜀王；老四为李泰，长孙嘉敏所生，今年三岁，被李渊封为卫王；老五名为李祐，阴梦婕所生，今年不足两岁，尚未受封。

菁儿看到他们，心里一阵难过，她想起早夭的宽儿，宽儿与承乾同岁，若活到今天，也该如承乾一样入学就读了。她悄悄背转了头，长孙嘉敏见状，知道她此时心里难过，遂轻抚其肩头以示安慰。

承乾领头，口称父王，绕在李世民身侧。李世民将他们拢在怀里，一一查看，并将李祐接过抱在手中，心中一时大乐。他抬头对长孙嘉敏道："敏妹，这些年我出征在外，戎马倥偬，家里的事儿累你照料。瞧，儿子们个个长得十分精神，我若再出外数年，回来后他们也许不认得我这个为父的了。"

长孙嘉敏微笑道："二郎，你为他们的父亲，不知是他们哪一辈子修来的福分。我和姐妹们多次说起，要好好教导他们，让他们长大了懂诗书，能上阵，不能堕了你的威风才是。"

李世民挥手将承乾召到身边，问道："承乾，你现在读什么书？"

李承乾朗声道："父王，儿现已入小学读经，已读过《论语》，现正在背诵《诗经》。"李渊于武德元年，在秘书外省别立小学，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入学就读。

李世民大喜道："哟，已经学了这么多。承乾，给父王背上一段如何？"李承乾点点头，张口诵道：

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直其然乎

李承乾磕磕巴巴背诵这首拗口的诗，李世民先是含着笑意，送去满是鼓励的眼光。听了几句，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这首诗赞颂兄弟之间的情义，其中饱蘸真挚的情感。他忽然想起自己与兄弟的微妙关系，不觉心中发冷。

李承乾总算将这首诗背完，李世民兀自陷入沉思之中，室内一时寂静起来，数人向李世民投去诧异的眼光。好一会儿，李世民才从沉思中醒了过来，看见李承乾正眼巴巴看着自己，遂笑道："好承乾，果然大有长进了，知道这首诗出自何处吗？"

"知道，出自小雅二，前日方才学会的。"

"知道其中说了什么道理吗？"

李承乾摇摇头。

李世民用手抚了一下承乾的小脑袋，柔声说道："父王告诉你，诗中讲了兄弟之间要友好相处，你为他们的大哥，要多让着他们一些。等你大了，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好了，父王给你们带回件好玩的东西。李安，你将他们领去观看傀儡戏。"

李世民此次到了相州，见有人在那里玩弄木偶，俗称傀儡戏，觉得很好玩。他让长孙无忌寻来一名玩弄木偶的匠人带回长安，想让孩子们看个新鲜。

一听有好戏看，孩子们顿时雀跃起来。阴梦婕等人也想看个稀罕，便蜂拥而去。长孙嘉敏见李世民还不能从刚才的情绪里走出来，遂转移话题，轻轻说道："二郎，你现在回来正好。不知道怎么回事，姐姐从今年春上开始染病，越来越重，前天我去看她，竟然开始咯血。她很念着你呢，得空儿赶紧去看看她。"

李世民惊道："真的这么严重？敏妹，你帮我准备一些礼物，今晚就去看她。"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八月。颉利可汗突然发兵，率十万骑入雁门，准备进攻并州。梁师都领兵五万出朔方，准备攻秦州。李渊闻讯，就在朝上询问群臣是战是和。裴寂答道："战则怨深，不如和利。"封德彝不同意裴寂的意见，奏道："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以为不如击之，小胜后再与其和，则恩威兼收矣！"

李渊当初在太原起兵时，主动向突厥纳贡称臣，一直到现在，纳贡不断且年年加码。突厥以为李渊统领土地日益增多，胃口也越来越大，索贡的单子越来越长。李渊稍微不愿意，立即出兵犯边给以颜色。然而突厥忘记了一点，如今大唐国势日益强大，非复弱小时候的毕恭毕敬。封德彝的这番奏论，正反映了唐对突厥不愿翻脸又不想痛快纳贡的矛盾心理。其时李世民出班奏道："父皇，儿臣以为封令所言有理，儿臣愿领兵出并州，御突厥于国门之外。"

李渊非常赞成封德彝的意见，说道："不错，我朝不可向突厥示之以弱。这样吧，由太子领兵出幽州道，二郎领兵出秦州道，兵分两路以御之。"

两日后，李建成和李世民各带领八万人出长安去抵御颉利可汗和梁师都。李渊现在已经改变了态度，不再让李世民单兵出击，而是让两名皇子分兵帅之，想以此在他们兄弟之间找回一点平衡。

颉利可汗和老叶护本想让梁师都充当攻唐的急先锋，谁知梁师都非常不争气。他在朔方忙了近一年时间，颉利可汗又给马又给人，然一直难以打开局面，始终偏安一隅，这让颉利可汗和老叶护非常失望。颉利可汗脾气暴躁，近来一见梁师都，心里就没好气，辱骂的言语一串串劈头盖脸撒向他。梁师都灰溜溜如同孙子一般，见了颉利可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刘黑闼和范愿带领二百骑来到突厥牙帐，老叶护见之顿时眼睛一亮，急忙将他们引见给颉利可汗。听说刘黑闼半年之内就能尽复窦建德之地，颉利可汗明白刘黑闼有非凡的号召力，可以善加利用。他答应借给刘黑闼兵骑五千，让刘黑闼引兵还击山东。自己领兵十万骑出雁门关直攻并州，又让梁师都发兵五万出朔方，以此来策应支援刘黑闼的行动。颉利可汗和老叶护的如意算盘是：若刘黑闼进入山东，利用他的号召力尽复山东之地，自己又大兵压境逼向并州，肯定会让李渊手脚忙

乱。这时再向李渊提出苛刻的条件，不愁李渊不就范。

李世民出了秦州，直向梁师都逼去。梁师都早闻李世民的英名，闻听秦王来到，吓得他不敢再前进，退后三十里倚一石寨固守。李世民见梁师都退回，觉得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遂按兵不动。那边的李建成到了定州，令人在大震关设伏，先吃掉了颉利可汗的三千前锋。颉利可汗大怒，挥兵冲过了大震关，十余万精骑溢满上百里的山谷。李建成一面亲自引兵去堵，一面令交州刺史权土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定州总管双土洛等引兵合围，在三观山、崇岗镇等地连破突厥兵数阵，大挫了颉利可汗的锐气。这时，远在长安的李渊掌握火候，派出曾经五次入突厥为使的郑元璹来到阵前。郑元璹入阵见了颉利可汗，先以言语责备颉利失约，领兵深入内地，使颉利感到理亏，然后和颜悦色道："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却不能居。可汗入内沿途，虽掳掠不少，然都入了将官个人腰包，于可汗何干呢？我劝可汗不如退兵，与唐复修和亲，这样可免跋涉之劳，坐收金币，财宝入可汗府库，岂不是美事？"说完，他向颉利可汗奉上准备好的纳贡单子。

颉利见单子上所列贡物甚丰，又见唐兵防备甚严，不能再有大作为，遂转颜一笑，就坡下驴，下令全军回师。他这里一退，西边的梁师都也知趣而返。

九月，李建成和李世民双双班师，李渊的亦战亦和策略收到了效果。

然而刘黑闼在河北却得了手，他先是引突厥兵越过李艺的幽州防区，直奔河北腹地。到了定州，其故将曹湛、董康买等人聚兵应之。旬日之间，其部下之众又有了三万余人。消息传到长安，李渊诏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让他掉头北上讨伐之。又诏李艺出幽州西下，以形成对刘黑闼的夹击之势。

李元吉漫不经心缓缓北上，他命时任河北道行军总管的李道玄和副将史万宝为先锋，先期迎战刘黑闼。

李道玄今年刚刚十九岁，他已跟随李世民行军打仗二年有余，亲眼看见了李世民战胜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的过程，早将李世民视为自己行事为人的楷模。现在李渊封他为淮阳王，累加重用，他自己想如李世民那样冲锋陷阵，屡建殊功。然而李元吉作为领军元帅，觉得李道玄素来与二哥友善，心中颇不是滋味。现在若助了李道玄成就功

名，无疑又为二哥增添了强援，所以他事事掣肘，此次专门派史万宝为李道玄的副将，秘密嘱咐史万宝直接听令于自己。

李道玄和史万宝领兵三万，到了下博与刘黑闼相遇。两军对阵，李道玄对史万宝道："史将军，我们今天要学习秦王打仗的法儿。我先带领五百骑闯入敌阵，搅动其乱，然后你率领大军开始攻击，这样杀他们个人仰马翻。"史万宝未置可否。

李道玄说完，点出五百骑大呼小叫冲入敌阵。

五百骑瞬间就冲了过去，只听一片刀枪撞击声。刘黑闼见唐兵来者人少，指挥两翼合围上去，很快将李道玄等五百骑没入阵中不见踪影。这边的史万宝拥兵不前，他目无神色无动于衷，还对左右的亲兵说道："淮阳小儿，只会行事莽撞，让他自己去闯吧。我奉有齐王手敕，此行军事皆委老夫。现在他轻脱妄进，若听他的话一同入阵，必同败没。为今之计，不如以他为饵，他那里一败，刘黑闼必然争进。我这里坚阵待之，必能破敌。"

史万宝在这里打着他的如意算盘，陷入敌阵的五百骑却在那里浴血奋战。敌人一重重围了上来，过了小半个时辰，他们竟全部被杀。李道玄凭着自己武艺高强坚持到最后，无奈寡不敌众，身伤多处，血流如泉，至死仍睁着不解的眼睛。

刘黑闼全数歼灭了这五百唐兵，精神为之一振，令人挑起李道玄的首级，挥手招呼全军攻击。那边的唐兵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主帅死在面前，顿时气馁。两军还未完全接触，唐军已乱了阵脚，一些人开始逃窜。史万宝竭力想止住败势，挥刀砍了两名逃兵的脑壳，然为时已晚。唐军兵无斗志，全线崩溃，刘军乘胜追杀。

李道玄、史万宝此败，引起山东震动，洺州行军总管庐江王李瑗闻讯大惊，当即弃城西走。李元吉此时正行到相州，闻刘黑闼势大，甚是恐惧，驻兵不前。旬日间，相州以北之河北州县悉数叛复于刘黑闼。如此一来，刘黑闼第二次占据窦建德旧地。

李元吉在相州连派快马将这些不好的消息报给李渊。李渊阅报后，心中暗暗恼怒。心想这四郎真是个常败将军，简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又想李道玄和李瑗相比，一个勇猛就义，一个畏惧丢城，不啻天渊之别。想到这里，他令人将史万宝锁拿京城问罪。

如何安定河北的危急形势？李渊心里不再有什么犹豫。他不再临朝询问群臣意见，就在东暖阁里令颜师古拟出《命太子建成讨刘黑闼诏》。

李建成得了旨意，满心欢喜，当即进宫来谢恩。李渊嘱咐他道："前次你领兵拒突厥，大获全胜，甚慰我意。此次去讨刘黑闼，我相信你的本事。不过打胜仗不为最终目的，关键要彻底解决那里的问题。不能像韭菜一样，刚割了一茬儿，又冒出新芽儿。这件事儿你要好好琢磨琢磨。"

李建成道："儿臣谨记圣意，定当妥善为之。父皇，儿臣还有一事相求。想那史万宝虽有败军之罪，念其以往忠勇报国，能否容他这一遭儿，先让他在军中戴罪立功如何？"

李渊点头答应。

李世民很快知道了李渊的旨意。这些日子他已经体察了父皇态度的变化，虽对这个结果早有思想准备，然事儿真正来的时候，心里还是很失落。

李世民得知这个旨意，还是颜师古通过颜相时给他透的信儿，颜相时通报的时候，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亮、薛收数人都在李世民的身侧，他们听言后一齐静静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失落的心情并未现在脸上，淡淡地说道："知道了。太子最近一直要求出外将兵，父皇总算遂了他的心意。"

褚亮道："太子既然出兵也就罢了，为何还要保史万宝？此次兵败及淮阳王身亡，史万宝难辞其咎。"

杜如晦哼了一声，说道："这不奇怪。我细细盘查楚客之死事件，始作俑者就是史万宝！他带同韦挺自洛阳查到新安，终于引出楚客之事儿。他如此卖力，说明早已成了太子党。"

李世民叹了一声，说道："听说道玄身亡，我这些日子一直很难受。说起来，还是我害了道玄。他从我身边观征伐之事，见我常常率轻骑深入敌阵，往往收到奇效，因而心慕效之，以致身亡。"说完，泪流不已。

众人见李世民在那里伤感，也陪着唏嘘半天，然后慢慢散去。

第二十七回　婉娘临终劝世民　建成阵前联李艺

一将打马来到天策府前，他见府前的拴马桩上皆系有马，遂嚷嚷道："喂，我的马拴在何处？"他的声音惊动了值守的门卫，一人走过来接过他手中的马缰绳，答道："马将军且请入内，马的事儿由下人来办，不劳费心。"这时，尉迟敬德"噔噔噔"走出门外，见到来人嚷道："噢，是三宝呀。听说你随柴驸马出陇右大胜吐谷浑，什么时候回来的？"

马三宝笑容满面，说道："尉迟统军如此急匆匆地闯出门外，有什么要紧事儿？三宝昨日才随驸马回到京城，今日一早就来拜见秦王，也很想见见你们。"

尉迟敬德上前拉着马三宝之手，摇了两摇，说道："你先进去吧，我们回头再说话儿。刚才我那宝琳儿来寻，说拙荆患了急症儿，我赶快去看看。"

马三宝一听，急忙松开手，说道："你快点走吧。唉，为什么女人多得疾病呢？眼瞅着公主的身子也一日不如一日啊。"

尉迟敬德不再接话，返身到了马前，门卫将他扶上马。马三宝目视他离去，然后直奔仁文厅去见李世民。

李世民正在厅内和陆德明、孔颖达等人一起谈论突厥之事。正说着，马三宝入门向李世民下拜。李世民急忙上前拉起马三宝，将他让在座中。李世民笑吟吟地说道："三宝，我们一别已经两年未见面了。前些日子我在朝上，听说嗣昌兄带领你们大败吐谷浑，心里的欢喜不用说了。来来，你且把战斗的盛况给我们叙说一遍。"

其时唐王朝忙于统一中土，对边疆诸部采取怀柔政策。李渊与东方的新罗、百济、高丽罢战言和，并互相遣送俘虏；与北方的东突厥（辖铁勒、薛延陀诸部）先战后和，纳贡称臣；与西方的西突厥（辖龟兹、于阗、焉耆、高昌诸部）和西南的吐蕃礼尚往来；唯居于唐陇右地区和吐蕃之间的吐谷浑觉得唐此时忙于东方战事，无暇顾及陇右，吐谷浑王

伏允领兵攻打洮州，妄想讨些便宜。谁知李渊不理他的茬儿，采取强硬姿态，派出柴绍领兵迎战。

马三宝很不好意思，说道："秦王这些年来北伐东征，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哪儿还看得上这场小战？不过这是驸马之功，三宝也不敢太谦虚了。"

李世民笑道："是啊，让你说你就说，你三宝什么时候学会了谦虚？"

马三宝顿了顿嗓子，朗声道："那日驸马遵旨出征，领兵到了洮州，见伏允攻打甚急，遂引兵掩杀。吐谷浑军一触即退，不想这是伏允设好的诡计。他将我们引入一个山谷中，忽然伏兵齐出将我们团团围住，他们更倚在高处张弓射箭，我军伤亡甚多。这样对峙到入夜，驸马见围不能解，忽然计上心来，令我寻来胡琵琶，让人奏起。又让善舞之人假扮女子，依乐声起舞。原来吐谷浑喜好龟兹之乐，其兵士见此场景又闻乐声，大感奇怪，遂停住弓矢相与聚观。这时，驸马察其无备，悄悄地遣出精骑抄后，兜屁股猛给他们一下子。伏允弹压不住，军中大乱，此时驸马整顿兵马，全力攻击。待至天明，竟获大捷。"

马三宝三言两语说完，李世民似乎不相信，问道："就如此简单吗？三宝，你别是在乐坊里听来的故事，到此演义吧？哈哈，陆先生，你饱读史书，可曾见过如此香艳的战例吗？"

陆德明微笑不语。

马三宝着急道："三宝所言句句属实，就是再借给我几个胆子，也不敢在秦王面前吹牛说谎。"

李世民点点头："别着急，我相信你的话。三宝，我原来算着嗣昌兄应该再晚几日才能到长安，缘何提前了？"

马三宝眼中顿时涌出泪花，哽咽道："还不是因为公主吗？陛下的圣旨里说公主身体欠安，让驸马早回。倩紫更派小厮与我叙说详细，这样紧赶慢赶，日夜兼程就早了几日。"

李世民颤声道："我前些日子去看家姐，其状况还算稳定。难道这几日又有反复吗？"

“是啊，从昨日开始，公主一直咯血不止。”

李世民霍地站起，拱手道：“陆先生、孔先生，世民先走一步。三宝，我们赶快去看看。”

李婉娘自从患病，身子日益沉重。宫中御医和长安城里的高明医生皆束手无策。

李世民和马三宝急匆匆入了平阳公主府。李世民入室探视，就见李婉娘昏沉沉地躺在榻上，面色蜡黄。柴绍候在榻侧，正指挥侍女揩净榻边血痕。

李世民慢慢走到榻前，向柴绍打了一个手势，然后站立一边，无语看着李婉娘。这时门外又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就见长孙嘉敏带同菁儿前来探询。她们入了房门，悄悄在李世民身后侍立。

只见李婉娘的头略动了动，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还是柴绍明白她的意思，抬头招呼侍女道：“水来。”长孙嘉敏止住要往盏中倒水的侍女，轻声道：“菁儿，你去，将带来的柑橘汁儿调些水，喂公主服下。”

菁儿亲手调好柑橘汁儿，一匙儿一匙儿喂入李婉娘口中。许是滋味独特，李婉娘慢慢睁开眼睛，将碗中汁水喝得干干净净，脸上渐渐有了一丝血色，柴绍示意众人将她扶坐起来。

她在那里喘息半天，缓缓道：“这汁儿真好喝，好菁儿，定是你和嘉敏一起琢磨出来的是吗？”气息尚促，然依旧透出爽朗劲儿。

长孙嘉敏轻声道：“姐若喜欢此汁，我让菁儿趁着新鲜日日送来。不过太医说柑橘性火，不知饮多了对姐的身子有没有妨碍。”

李婉娘道：“我去日无多，只要图了眼下舒坦，哪儿顾得了许多？菁儿，就按嘉敏说的去办。”

李婉娘一出此语，室中众人的眼里顿时噙着泪花。李世民哽咽道：“姐，你不该说此不祥之语。你的身子正慢慢好起来，切莫想岔了念头。”

李婉娘轻叹了一声，缓缓道：“我自个儿的身子，难道你们比我还清楚吗？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嗣昌，你领他们先出去一会儿。我要

与二郎说说话儿。”

众人轻轻走出室外，李世民劝慰道：“姐，我曾听太医说过，你这病只要到了来年春上，天气一暖就会慢慢好起。”

李婉娘道：“我能挺到那个时间吗？二郎，只怕不能啊。这些日子我躺在榻上，心中想过了无数的念头。想我们跟随父皇起兵，经历了诸多难事困境，眼瞅着好日子一天天多了起来，谁知道身体却不争气。说句实在话，我若现在就死，心中确实不甘呀。”言讫，泪水涌出眼眶。

李世民替她擦去泪水，李婉娘忽然有一丝不好意思，说道：“我素来天不怕地不怕，不想现在还是害了怕，让你见笑。”

李世民摇头道：“不然，对生之眷恋并非怕死，而是人之常情。”

李婉娘伸手将李世民的左手抓住，颤声道：“二郎，姐之将死，其言必善。如今父皇一统天下，你和大郎、四郎等人各安其所，嗣昌和孩儿们也安居家中，我若死了，应该无甚牵挂。不过有两件事儿还要求你，你知道，姐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兄弟就是你了。”

李世民颤声道：“姐，二郎知道。”

李婉娘又喘息一阵，李世民端起盏又喂她几口水，她眼神忽然黯淡下来，断断续续道：“第一件事儿，就是你与大郎争位。现在你们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儿，然已势同水火。姐虽卧榻已久，却也洞若观火。母亲早已仙逝，我若再走，这世上就剩下父皇和你们兄弟三人是最亲密的人儿了。你们兄弟若再相斗，我心里实在难安啊！”

“姐不要忧心，其实事情没有你想的如此严重。不过是四郎少不更事，在我和大郎之间来回拨弄是非，遂致误会。”

“二郎，你莫嘴硬，姐不是睁眼瞎。我知道，即使大郎和四郎联手，以你的本事，他们也断不是你的对手。我想求你，就是将来你们真有这么一天，你不可将事情做绝。看在我们一母同胞的份上，留他们一条性命好吗？”

“姐，你真是糊涂了？这样的念头，二郎连想都不敢想，怎么会有这般事呢？”

李婉娘手紧了一紧，摇了一下头，口气依然很坚决："二郎，你要答应我。"

李世民的眼泪又流了出来，说道："姐，你真要陷二郎于不义境地吗？怎么可能发生这等事儿？好，姐，二郎答应你：终二郎一生，定当珍视兄弟手足之亲，不忘姐姐今日之言。"

李婉娘长舒一口气，说道："姐知道你一言九鼎，我就是现在死了，也算去了我最大的心事。还有一件，嗣昌待我恩爱有加，还有那两个孩儿与我连着骨肉。我若死了，就将他们托付于你，替我多照看他们。"

李世民点头道："这一点姐不用多说，二郎谨记在心。"

李婉娘说了这些话，像是去掉了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顿时轻松起来。她松开李世民的手，说道："好了，二郎，我有些乏，想歇会儿，你回府去吧。你今日答应我的话，望你铭记在心，姐今后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的。"

李世民心痛如割，擦着眼泪走出公主府。

李婉娘的病依旧没有起色，她终究没有挨到春暖花开的时节。武德六年二月初九午时，李婉娘在病榻之上咽了最后一口气。

消息传入宫中，李渊十分悲痛，当即下诏为她举办隆重的葬礼。其葬礼规格为加前后部鼓吹，班剑四十人，武贲甲卒随后。按唐礼，这样的规格须王公以上者才能享用，寻常公主没有此种规格。礼部侍中戴胄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见到李渊的诏令，觉得不合礼制，遂在早朝时向李渊奏道："陛下，臣读罢诏令，遍索礼法，见其中没有妇人葬礼时使用鼓吹。"

李渊知道戴胄是一名极认真之人，并不当堂斥责，耐心说道："朕知道这个理儿。然当初公主亲执金鼓，兴义兵以辅成大业，难道她能和寻常女子相比吗？戴卿，毋庸多言，公主戎马一生，就让军乐送她安息吧。"

李婉娘大名鼎鼎，戴胄也素服其勇。他今日所以指摘李渊诏令不合礼制，只想尽了臣子本分。现在见李渊坚持原议，遂退下不再言语。

二月十五日，李婉娘的葬礼开始举行。其时，李婉娘和她的“娘子军”大大有名，闻听她现在逝去，许多人哀伤不已。河东之地的百姓为了怀念她，将一道雄关命名为“娘子关”，以彰其传奇的一生。

李婉娘死后数日，尉迟敬德妻子久病不治，也撒手西去，遗下独子尉迟宝琳。

李建成领军出了长安直奔相州，李元吉早已屯兵在此，率人将他迎入城内。

刘黑闼拥兵向南，自相州以北州县皆归附，唯魏州总管田留安勒兵拒之，刘黑闼久攻不下。多亏了田留安保卫下的魏州不失，成了相州北面门户的一道屏障，方保相州一时无虞。李建成听完李元吉的介绍，当即说：“田留安居功至伟，四郎，可曾添兵与他？”

李元吉道：“我曾派兵五千去增援，无奈刘贼势大，又给挡了回来。”

“那怎么行？赶快添兵三万前去增援，万一魏州有失，相州门户顿时大开，那怎么得了？”

李建成当即令刘弘基为正将，史万宝为副将，带领三万人星夜前去魏州驰援。

次日，李建成、李元吉统领大军出了相州，杀奔魏州。他们军至昌乐，刘黑闼不知李建成已来，还以为是李元吉为帅。他对李元吉的本事早就蔑视，遂引军来迎。谁知李建成调兵有方，一面令大军排阵，猛攻敌营，一面令刘弘基和史万宝引兵出魏州城前来夹击。刘黑闼手下毕竟是仓促之间聚拢来的人，顿时败退北逃。

李建成见敌方兵败，遂挥兵掩杀。这样一直追到邢州，刘黑闼入城后关紧四门，凭城坚守，方才歇住了脚。随后，唐兵蜂拥而至，将邢州紧紧围住。

一路上，唐军俘敌甚众。魏徵向李建成建议：“太子，要想彻底安定河北，须用好‘抚’字。”

刘黑闼果然复叛，李建成方悟魏徵前言甚确，多次赞其目光长远。

魏徵胸怀韬略，然有一样毛病，就是自恃清高，说话直来直去，让人听着不舒服。这也是魏徵久在东宫未曾被重用的原因。不过李建成现在用人之际，也知道魏徵的见识确实高人一筹，就耐着性子听其建议，并时时采纳。这会儿听魏徵说要用好“抚”字，遂笑道：“魏洗马，如今正是攻坚之时，这‘抚’字如何用之呀？”

魏徵没有听出李建成话中的揶揄之音，自顾自说道：“秦王前次破刘黑闼，一味勇猛示以强势，对俘来将帅皆悬名处死，收其妻子为奴。秦王这样的方略，若用在一战或者一时，当能威慑敌众气势；若想河北之地长治久安，就是下策了。我前次说过，只要刘黑闼不死，或者再出一个张黑闼、赵黑闼，他们振臂一呼，民众顿时响应，这就是大军一来即安定，大军一走又复叛的原因。须知强压之下难能安靖的道理。”

李元吉以前只是听说魏徵的名字，今日见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小洗马，竟敢在太子和自己面前摆出模样说嘴，心里很不舒服，遂抢白道：“魏洗马有所不知，我在河北，早已请父皇下诏书，赦免刘贼其党的罪过，然也没见有什么效果呢。”

魏徵冷笑道：“百姓毕竟智浅，不甚明白大道理，只想眼见为实。齐王在这里征战不已，未见有任何示以宽仁的措施，这正是他们不信任的原因。”

李建成听来觉得有道理，见李元吉张嘴又要说话，遂挥手止住他，问魏徵道：“依洗马之见，如何‘抚’呢？”

“太子，刘黑闼送给我们的俘虏，正是我们可以示之宽仁的好对象。今宜悉解其囚俘，然后将圣上之谕晓慰他们，我们就可坐视其自行离散矣。”

李建成接受了魏徵所提建议，令将俘虏悉数放还，并赠送他们钱粮，说明皇帝罢战休民的圣谕。

魏徵的这一招儿果然厉害，散归各处的刘黑闼将士纷纷将这个消息传了出去。其时河北百姓遭遇连年战乱，苦不堪言，早想过上太平日子。一时间，各州县倒有一半儿来降，更有甚者，一些州县之首不愿降唐，其手下民众一哄而起，绑其首脑来见李建成，请求举城而降。

李元吉见了如此效果，不得不佩服魏徵之能。

这时，李艺统兵收复定、廉两州，薛氏兄弟更引兵攻下赵州。李建成闻讯大喜，他听李元吉细说了侯君集去李艺大营下书被殴的过程，顿时计上心来，就令李元吉继续围困邢州，自己带同王珪、韦挺、魏徵，让史万宝带领五百人为卫，轻骑驰向赵州去见李艺。

将近李艺中军帐的时候，魏徵说道："太子，想那李艺为藩多年，已经养就了桀骜不驯的性子。如今太子亲自来访示以宽仁，也不可让李艺失了礼数。且请殿下按辔徐行，容属下先去通报。"

魏徵得到李建成的允许，扬鞭疾驰，很快就到了李艺中军辕门前。他先下马，然后让守门校尉入内禀报。这样他在校尉的引导下入了中军帐，见正中坐着一名长髯之人，知道他就是李艺，遂长揖道："燕公在上，下官魏徵奉太子敕令，先来拜见。随后太子将亲至，现距燕公中军帐仅有二里路。"

李艺闻听太子即将来到，颇出他的意外。他和李神通、李世民数度交往，觉得这些皇族之人浑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所以激起了自己的怒意，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如今听说太子亲临，心中突然涌起一股热流。心想太子为国之储君，如此折节下士，委实令人感动。要知外人皆观李艺桀骜不驯，其实他是一个直筒脾气之人，若与人不合就冲冠一怒；若与人合了脾气，彼此相处也相当痛快。想到这里，李艺定了心神，脸上依旧淡然，问魏徵道："你名魏徵，现居何官呀？"

"禀燕公，下官魏徵现官居太子洗马之职，日侍太子左右。太子昨日说，现在刘黑闼已成瓮中之鳖，燕公久在河北与之辛苦相抗，该来探望一回，魏徵也因之到来，并先睹燕公英容。"

"太子行事也太简单，既然要来，为何不先打个招呼？这下子弄得老夫手脚忙乱。魏徵，老夫明白你前来之意，我不会失了礼数。左右，速排仪仗，迎候太子。"说罢，起身离座，招呼众人随他出帐迎候。

魏徵在旁心中窃喜，本来还想费一番口舌，哪儿知道李艺如此明白礼数，两句话未说完，已经动作起来。看样子还要眼见为实，以往所听有关李艺的传言看来并不准确。

李建成被李艺隆重迎入帐中，李艺待之以储君之礼。李建成也甚谦虚，口称："燕公切莫太谦，建成忝为太子，国体事大，按理我们相会应合规则。然论族家辈分，建成似应忝列燕公侄辈之列。"

李建成的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当初李渊封李艺为燕公，并赐李姓，诏书中称之为“皇弟”。其实李艺本姓罗，与李渊家族没有任何血脉关系，李渊这样做无非是出于政治原因。

李艺听后果然诚惶诚恐，口称：“太子切莫折煞老夫了，老夫不敢妄自托大，毕竟要尽臣子的本分。”

李建成此次屈尊来访，本意就想结交李艺这位强劲的藩镇。李艺接连得罪李神通、李世民，外面看他似乎强硬，其实他内里也不免惴惴。李艺粗中有细，心想如今的李唐非复往日的李唐，所谓时过境迁，别看当日李渊迁就自己，若其翅膀一硬，肯定不会长久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自己又接连得罪皇族，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自己反其道而行之，焉能长久？如今太子主动来亲近自己，简直是天上凭空掉下一张大馅饼儿。两人的心思不一，然一拍即合，其乐融融。

是夜，李艺大摆宴席，为李建成接风洗尘。酒宴之上，李艺唤出舞姬，为李建成表演了一回古燕长袖舞。舞中颇现燕赵慷慨悲歌遗风，与长安浸润了胡风的歌舞迥异，让李建成等人观之耳目一新，皆击节赞赏。

此后在融洽的气氛中，李建成又在这里盘桓了两日。李建成和李艺两人如影随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李建成觉得毕竟与他是初次见面，未将与李世民相争的心事显露。李建成临走前，与李艺商定，即日起李艺大营拔寨而起，全员悉数逼向邢州，与南面唐军一前一后形成挤压之势。这样，李建成一手使用安抚政策以攻河北百姓之心，一手采取强劲攻势对刘黑闼进行军事压制，刘黑闼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起来。

刘黑闼困在邢州城内已经二十余日，北边有薛氏兄弟带领幽州之兵日日防备，南边的刘弘基和史万宝见李艺兵来，遂抽回原布在城北之兵，加强城南的防守。南北两路大军互通声气，将邢州城围得如铁桶一般。

城中粮草渐渐用尽，刘黑闼无法出外补充。城中之人坐井观天，肚中饥饿难忍。闻李建成优待俘虏，将所俘之人悉数放归乡里，一时人心思动。每到夜晚，许多人趁黑沿绳缒到城下，或悄悄亡奔，或入唐营投降。数日间，竟有万余人逃出城外，刘黑闼组织人员四处巡查，然无法一一弹压，眼看制止不住。

李建成见城中之人三成已去一成，觉得可以发起总攻了。他派人与李艺联络，约定了攻城时间，准备同时发动。

战斗从辰时开始，城上城下两军反复争夺城墙，厮杀激烈，墙根下铺满了两军的死尸和枪戟。到了午时，南门率先突破。一将带领四十余名头缠红布条，双臂赤膊的壮士，在云梯上腾跃如飞，齐刷刷地跨上城墙，刀影如电，很快解决了上面据守的刘军兵士。他们一边在那里厮杀，一边掩护后续唐兵登墙。过了小半个时辰，只听轰然一声，南门被他们打开，城外唐兵潮水般冲入城去。

李建成看见攻破南门，心中大喜，回顾李元吉道："四郎，此人英勇骁健，立下如此大功，应该提拔。你知道他是谁吗？"

李元吉对刘弘基道："刘将军，此人应该为你属下。"

刘弘基道："太子，齐王，此人姓常，名何，现充任左营步卒军头。此人英勇善战，曾参加过讨伐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之役。其官职虽小，然军中传言其是罗士信再世，颇有名气。"

李建成点点头，心中记下了常何这个名字。这时，北面李艺派人来报，言说薛氏二兄弟领兵打破北门，已攻入城内。李建成听后仰天一笑，大声道："哈哈，刘将军有常何，燕公有二薛，此三人可谓三剑客，不愁刘贼不束手就擒。刘将军，依我看，日暮时分，城内巷战就可结束。"

刘弘基道："太子之言极是。不错，刘贼困厄多日，难挡我军雷霆一击。天黑之后，即可见分晓。"

李建成吩咐韦挺道："韦挺，你速派人与燕公联络，让他防备刘贼突围，要增派人手在城外防护。刘将军，你也立刻依此布置。大军重压之下，千万不能让贼兵走了一人一骑。"

城内巷战一直持续到天黑，刘黑闼见大势已去，欲故伎重施。他唤来范愿等将，挑选二百余骑精兵，乘乱逸出东门。他们刚刚驰出两里，就被常何发现了踪迹，常何令人打起火把沿途追击。两支人马你追我赶一直到了下半夜，刘黑闼才过了馆陶。前面的永济渠上仅有一座简单搭就的木桥，刘黑闼见追兵甚急，又见永济渠水波涛汹涌，近旁并无舟楫，遂计上心来，令留下五十骑挡住追兵，自己带领众骑跨桥而过，然

后令人毁掉木桥。只听一声响，木桥塌入水中，木板随水漂向下游。这样，刘黑闼将自己的五十骑和唐军追兵撂在了对岸。唐兵杀散敌人追到渠边，见渠水水势甚大无法涉水而过，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刘黑闼从容逃向东去。李建成取得了河北大捷，一面申奏表章送往长安，一面将治所移到洺州。他发表抚民公告，逐个向各州县派驻官吏。这时，王珪向他言说京兆之地这些年自从试行新的租庸调法和均田法，出现了百姓乐居其业，荒芜土地被开垦种植的好气象，建议推广此法。李建成不同意，说目前的第一要务为安定，诸多方略须徐徐图之。

刘黑闼一路向东北逃窜，两日后到了饶州地界。这饶州为其属地，三个月前他派诸葛德威为饶州刺史。果然，诸葛德威迎出城外，刘黑闼毫无戒心随他入城。诸葛德威就在衙内摆设酒宴为他们接风，可怜这一百多人惶惶然如惊弓之鸟，数日来未食一顿囫囵饭，一见食物上来，顿时眼睛发亮狼吞虎咽起来。他们吃到中途，就见诸葛德威领兵将他们团团围住。刘黑闼并不惊愕，问道："德威，莫非你也叛我吗？"

诸葛德威点点头，说道："不错，你大势已去，且人心向唐，德威思前顾后，觉得投唐才是上策。对不起，只好把你当成见太子的见面礼。"

刘黑闼等人被诸葛德威押送到洺州，李建成见到这名为祸河北之人终于被擒，仰天长笑。他当场赏了诸葛德威，并令他仍为饶州刺史。随后，李建成令人将刘黑闼和范愿、高雅贤等八人押至洺水边，就地斩首。刘黑闼行将就戮的时候，心中忽然生出悔意，说道："范愿、高雅贤，都是你们害了我呀。那时我在家中种菜，你们若不来寻，何至有今日？"言讫头已落地。

李艺早前几日就被李建成约来洺州，在安定河北诸事上，李建成征询李艺的意见并纳之，有一半的官吏皆是李艺手下之人。李艺见刘黑闼授首，欣然对李建成说道："太子英才大略，老夫衷心佩服。我居幽州多年，从未想到过用'抚'字来安定河北，殿下行此攻心之举，远胜雄师百万啊。"

李建成拱手道："燕公不必太谦，我朝能有河北之地，全仗燕公当日义举。"

两人在这里互相吹捧，心思越走越近，话儿也就越说越多。这日天气晴好，李建成邀李艺出外游春并观邯郸故城。两人仅带数骑，出了洺

州向南行去。沿途青草绿叶，花香鸟鸣，正是初春三月的美丽景象。

邯郸故城经历了诸多朝代更替，已经衰败，只有几处断垣残壁，了无人烟，远不如洺州繁华。一行人马在那里转了一圈，观此衰败之相，意兴索然。

李建成携起李艺之手，说道："燕公，你看那边青草如茵，还有一片桃花，我们一起过去漫步一回如何？"

两人慢慢迈着步子向东首行去。不远处，有一片桃林，粉红色的桃花连成一片，将那里装点得花团锦簇。

李建成若有所思，边走边问道："燕公，刘黑闼已经授首，河北即将安定。我在这里至多再待上月余时间，就该返回长安了。不知道燕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那还用说，老夫当然收兵回幽州。"

"我这些天琢磨了一个想法，不知道燕公是否有兴趣？"

"太子心细，所思肯定不会错，请说来让老夫听听。"

"那好，我这里就冒昧了。想燕公自从归了大唐，至今已三年有余。幽州地偏且气候恶劣，哪儿比得上长安繁华？燕公不如向父皇请旨，要求入长安为臣，这样我们就可以朝夕在一起了。"

李艺一怔，当即停下脚步，问道："太子怎么起了这个念头？殊不知圣上当初许老夫永镇幽州，老夫从未有过离开幽州的念头。"

李建成凝视李艺，意味深长地说道："想是燕公不知，还在建成未出长安之时，朝中大臣的议论和下面报来的奏章，多说燕公专横，恐酿成如刘黑闼一样的祸端。当然，父皇明察秋毫，狠狠斥责了两名为首之人，才将这场风波压了下去。"

李艺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也难怪，老夫以前见到淮安王、秦王的时候，尚事事顶撞。朝中之人这样说我，不足为奇。"李艺这些天来回想前事，看到大唐如今的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四方割据诸侯纷纷被剿落马。所谓时过境迁，李渊肯定不会再像当初那样迁就自己。自己事事与皇族之人顶撞，甚至是炙手可热的秦王，简直有点不识时务，想起来

有些后悔。其实当初侯君集诣营被殴，李艺完全是想端一下架子，满以为李世民还会再派人来，哪儿知道他给了自己一个不理不睬，说明李世民压根儿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想到这里，李艺深以今天与李建成有了密切交往为喜，不禁说道："说来都是因为老夫与朝中之人交往甚少，遂致误会。这次蒙太子垂青，老夫实为幸甚。"

"燕公不用介意这些闲言碎语，当初你毅然易帜归唐，这场功劳太大，父皇永不会忘。不过防众之口，甚于防川，任谁也难以禁止那些人在背后乱说。"

李艺默然了一阵，然后拱手道："太子，老夫这些天来与你相交，觉得你很是爽快，老夫武人本色，向来直截了当，不会搞花花肠子。如今之势，若让圣上犯难，老夫情愿释去兵权，归田为民。"

李建成刚才说了半天，无非是想激李艺说出这句话来。李建成知道，李艺多年以来养成的自专不服管的性格，哪儿能一下子转弯？其内心里肯定不会真的这么想，此话当是言不由衷。李建成遂微微一笑，上前执起李艺之手，摇了几摇，说道："燕公怎么能说出这般话来？父皇若听了，肯定会怪建成言语不当。我朝宽仁，何况是立下奇功的重藩，岂能天下刚定就将良弓收藏？燕公归田不打紧，如此一来定会惹得天下之人众说纷纭，定将陷父皇于不义之地。我今天所以来问你，并非是禀父皇旨意，其实是想了一个主意，想与燕公共同商议。"

"太子请说，老夫信你的话。"

"如今河北已定，河北所属官吏多是燕公手下之人。自此以北，只要燕公振臂一呼，响应者甚众。"

"老夫不敢！他们做的是大唐之官吏，须效忠圣上。太子这样说，实在让我汗流浃背。"

"燕公本来镇守幽州，今又据河北。土地虽广，但毕竟偏远。燕公骁勇威风，闻名天下，长居此偏地似有小用之感。不若诣京师为一朝廷重臣，既可在朝中为父皇划策，又可达边关靖除边患。大丈夫既生一世，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如此轰轰烈烈，方是燕公的真正胸怀。燕公，你说是吗？"

这番话说得李艺血脉贲张，大声道："好，太子的这番话说到老夫

的心坎上了。”他说到这里，心里忽然一激灵，觉得李建成这样来劝自己，肯定大有深意。他虽为武人，然心里并不糊涂。他也曾风闻李建成和李世民相争之事，此次李建成虽绝口不提李世民，但他从李建成竭力笼络自己的劲头上，已隐隐约约感到其中大有文章。今日李建成对自己可谓全托心底，李艺想何不把一切事情都说透，因此试探问道：“老夫今日回去，立刻奏请圣上入朝办事。请太子放心，老夫今后唯太子马首是瞻，用得着老夫的地方，尽管吩咐。比如，我风闻太子与秦王不睦，在这一点上，老夫就坚决站在太子一边。”

李建成的脸色微微一变，想是让李艺窥到了自己的心事，因而有些不安。他沉思片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大可向李艺交托心事，今后就真正有了一个强援，遂言道：“不瞒燕公说，二郎这些年风光无限，他得意过了头就开始觊觎东宫之位。我有心相让，奈何父皇不许，只好勉强为之。比如此次典兵来河北，就是父皇想让我积些功劳，以堵不怀好意之人的嘴。其实太子之位已定，二郎的心思想是让别人煽动起来的，我并不忧心。只要我们今后各司其职，不负了父皇的期望，事情慢慢就会平息下来。”

李艺冷笑道：“太子仁孝，不能过于仁弱。依老夫所观，秦王竭力笼络文士武将，其志不小，恐非外人能劝。前次我和他相遇，其下属跋扈无礼，傲视我等，即可见一斑。太子不可大意啊！请太子放心，若圣上准奏，老夫入朝后当为你一个强援，就是这幽州、河北之地面，秦王的话来了也不好使。”

李建成听李艺的话感到非常顺耳，满心喜欢，拱手道：“建成谨谢燕公信任！不过燕公若入了朝，幽州之兵也不可散了，更不能让二郎之手伸向那里。燕公经营幽州多年，练成了雄壮之兵。想起那薛氏兄弟，他们英勇善战，实为罕见良将。”

“太子若喜欢他们，可将他们拨入东宫内使唤。至于幽州之兵如何安置，我入朝后难带一兵一卒，他们就全凭太子处置。”

李建成点点头，说道：“这件事情可慢慢商量，还由燕公拿主意。”

李艺回到洺州，当即写了一道奏章送往长安。其中言辞恳切，要求罢自己幽州总管之职，入朝奉事。

李建成也送出一道表章，要求授庐江王李瑗为幽州行军总管，王君

廓为幽州行军副总管，让他们接替李艺镇守幽州。

薛万彻、薛万均兄弟不久就归属了东宫，李建成授他们为东宫左卫率府左右郎将。同日，李建成又简拔常何为东宫翊卫府中郎将。此举令旁人大惊，因为将一名普通的军头直接提拔为东宫亲卫官，甚是罕见。

李艺的表章到了长安，李渊览罢大喜，当即准奏，授他为左翊卫大将军。又览李建成的奏章，也一一照准。

李渊在听朝之余，还爱两件休闲的事儿：一件是出外狩猎，另一件是在宫内海池上亲自荡桨泛舟。李渊私下里曾对裴寂说过，如今宫内美人众多，眼瞅着个个可爱，要想让她们皆沾皇帝雨露，定要调养好身子。

这日他在朝中批了李艺和李建成的奏章，下朝出殿，约裴寂一同入池泛舟。会水性的侍卫乘六艘小舟，不远不近在四周防护。

李渊双手扳桨，船儿慢慢向池心划去，舟尾的裴寂反而坐在那里无事可做。他见池中的鸭鹅不惧怕人，依然在舟旁来回游动，遂搭讪道："陛下，这宫内的海池也透出灵性，每年都有不少天鹅来此驻足觅食。所谓物华天宝，想我朝如今辉煌，鸟儿也纷纷前来喜报祥瑞。"

李渊笑骂道："裴监，你不长学问也就罢了，为何不愿意多动动脑子？天鹅为候鸟，每年迁徙上万里，路途上总要下来歇歇脚儿。这宫内池大，又无人打扰，它们当然要落下来寻点食儿。"

"陛下博识，老臣实在太笨。"

"别在那里说嘴了，来，你划一会儿。"李渊说完，将桨把儿交给裴寂。李渊看不远处临湖殿上的装饰，忽然若有所思，叹道："裴监，你怎么看李艺主动上表要求入朝这件事儿？他果真是自愿吗？"

裴寂不假思索，答道："当然，那李艺也许早就想入京城了。幽州天寒地冻，哪儿有这里繁华？"

"恐怕非其自愿吧！太子的奏章与他的奏章一前一后而来，说的都是一件事情。由此看来，事先太子肯定与李艺一同商量过。裴监，还是太子知道我的心啊。他能顺利说服李艺入朝，算是了却我的一件难事

儿。”

“是啊，陛下圣明。此次太子出征，打一胜仗并不为难，难的是战后能将河北安定。现在又说动李艺来朝，功劳甚大。陛下这次选太子出征，真是英明。”

“裴监，我听你的话中怎么透出古怪味儿。难道说让二郎去出征，就是我选错人了吗？”

“老臣不敢。”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其实太子与二郎，两人的本事都差不多，细较起来，二郎带兵的本事还要出众一些。他们都是我能干的儿子，岂可厚此薄彼？这次让太子出征，无非是想让他积些功劳，可平朝中之人的妄议。裴监，你明白我的心意吗？”

“老臣知道，前些日子秦王连征皆捷，那天策府里之人就有些得意忘形。陛下此举，正是想告诉他们：太子一样能打胜仗。”

“瞧你，又想差了念头不是？我为他们的父皇，岂能施以心机？他们作为我的儿臣，须各司其职，又不分彼此才好。”

这番话让裴寂如坠云雾中，不明所以，喃喃道：“老臣愚钝，难猜圣心，望陛下降罪。”

“我的心思还要你来费神猜吗？真是糊涂话！”李渊出语斥责，然脸上并无怒意。

裴寂心中翻江倒海，想起前一段时间李渊对李世民的震怒态度，想不透为何如今太子在河北取胜，李渊又对李世民转变了态度？心想圣心难测，还是少说为佳。

第二十八回　安居储位行新令　痛失股肱哭薛收

武德六年四月初八，李建成排开太子仪仗，出了洺州，一路上耀武扬威向长安行去，沿途州县依令迎接欢送，这番威风比起李世民当初自洛阳返京时的排场还要大。

及至他们到了长安，李渊率领百官亲自到春明门迎接。之后举行了献捷太庙的仪式，紧接着，李渊又在朝上举行了宣露布礼，并让颜师古拟旨，大赦天下。

李世民一直参与了这些仪式，他瞅准下朝的空儿，移步到李建成面前向他祝贺，满面笑容说道："大哥此去河北，一举荡平贼势，更用安抚手法彻底安定地面。臣弟细想，这法儿委实高明，臣弟自叹弗如啊。"

李建成未及回答，一旁的李元吉却来插话："二哥言之有理，小弟随同两位兄长经历这两番战阵，确实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大哥宽仁抚民，又布阵有方；二哥勇猛善战，攻城略地，都是小弟心仪的榜样。"

李世民心中稍稍一愣，想不到这位素来莽撞的四郎，还能说出这样一番识理的话儿，莫非是转了性子？他忽然看到李元吉眼中有一丝狡黠的余光，心里顿时释然，明白他是言不由衷。

李建成哈哈一笑，说道："二弟何必太谦，为兄此次取胜，多亏你上次打下的底子。"

兄弟三人在这里一团和气，彼此互相吹捧，心中各有自己的主意。他们说了几句，就无法深入下去，遂拱手作别。李世民出宫后向西行去，李建成和李元吉并肩向北行走。李建成居住在东宫，李元吉仍然居住在宫城之北的承庆殿。两人住所相距甚近，来往颇便。

李元吉注视着李世民的背影，说道："二郎真有好本事，哥，你打了胜仗，又蒙父皇如此恩宠，他依然笑容灿烂，他心里真的这样想吗？这事儿要放在我的身上，肯定做不出来这般模样，最少也要讥刺几句才算过瘾。"

李建成道："这就是二郎和我们的差别所在。他向来以光明磊落之容来蒙蔽群臣，蒙蔽父皇，就是我们，不也刚刚回过味儿来吗？四郎，别管他，我们回府去。"

李建成的这句话并非空言，而是大有深意。果然，到了五月一日的大朝会上，李建成潜心准备，侃侃而谈，建议促成几件大事。

这日朝会上，百官依秩启奏。李建成最后言道："父皇，儿臣以为，如今大唐初定，戎马征战势不可免，然最紧要的，莫过于立制抚民，休养生息。"

李渊满面笑容，说道："太子此次出征，收获良多，你有什么想法，一一奏来。"

李建成道："炀帝苛政，失于严酷。父皇即位以来，宽以待民，已播仁政。如今国土已安，然流民失所，盗贼扰民，更有一些官吏为非作歹，胡作非为。此次河北刘黑闼为乱，即是显例。儿臣以为，应着手修订律令，颁行天下，使官民皆有所依，以此作为大唐政务之基石。"

"不错，律令为国之大法，若荒弛无备，遂致生乱。此事可行，太子，你看此事由谁主之呢？"

"儿臣想领个头儿，由于志宁、颜师古、戴胄、孔颖达、陆德明辅佐，另由刑部抽调若干人员完成此事。"

"好，朕准奏。太子，还有什么要说吗？"

"有。父皇，武德二年在京兆范围推行新租庸调法和均田法，如今已见成效。儿臣以为，此两法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短期内即能达到休养生息的效果。此事重大，儿臣建议此事由裴公、封令和萧公主之。"

"准奏。"

李建成所奏两事，可谓把握有利时机，适时推出，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有力促进了初唐经济的发展。此后数月，李建成带领于志宁、颜师古、戴胄等人，在隋文帝所制的《开皇律》的基础上，结合初唐实际，充分汲取了历朝律令中有益部分，增加新格五十三条，以《武德律》行天下。有唐二百八十九载，《武德律》为匡行天下的法律基础。

李建成通过出征河北这件事儿，让朝中百官见识了他的征战本领。他又当朝奏请颁布推行新律令，更使人深切地感到了他治理国家的能力。一些阿谀之人开始在李渊和李建成面前赞颂太子之能，言说大唐后继有人。李渊听来也龙颜大悦，顺口夸赞李建成几句。圣意之下，百官立刻意会，一些原来与李世民交好的官吏也转而逢迎太子，天策府门前的马车顿时稀落起来。

不觉又到了秋季，天气一日日凉了起来。李世民这些日子久处京城，很少出外，日日待在府里，与众学士一起谈文说诗。十八学士中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许敬宗、薛元敬被李建成抽去完成新令，这五人一段时间内很难再入府值宿，李世民不免有些缺憾之感。因此罢更日值宿制度，改为不定时的会聚。这日散朝之后，李世民将他们召集到仁文厅，讨论齐梁宫体诗。这个话题非房玄龄、杜如晦所长，两人辞别出来，经迎阳湖曲廊来到画镜亭里站定。

杜如晦看着湖水中漂着的银杏叶儿，叹道："玄龄兄，所谓一叶知秋，昨日树上仅飘下数叶，不想到了今日，这水面上已经漂满了一层。"

房玄龄微笑道："如晦，你有此感悟，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

"玄龄兄最知我心。我看到眼前的叶儿，想起当初秦王在洺州奉诏回京的事儿，从那个时候开始，秦王也许就开始步入秋天了。按理说，秦王功盖天下，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现在看来其实不尽然。秦王从洛阳凯旋，到今日太子安定河北，不到三年的工夫，这事儿就翻了一个个儿。"

房玄龄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现在看来，秦王当初太乐观了一些。他当初想既蒙圣眷，又得众心，只要将功劳往大处炫耀开去，就可水到渠成，这想法也太天真。唉，说起来，我们都失了眼，其实我们两人，也大大低估了太子的能量。"

杜如晦眨动着他那双小眼儿，精光闪烁，说道："玄龄兄现在怎么想？不会是随遇而安吧？所谓事在人为，遇机而发。我问你，秦王如今足不出户，整日在那里谈诗弄文，难道他也灰心了吗？"

"哈哈，你还来问我吗？举目天下，能大致揣摩秦王心思者，莫过你我。秦王这一招儿其实你我都心知肚明，他不过在那里示之以静，慢

慢等待机会。当初秦王奉诏回京，圣上对他的态度可谓严厉，经过这一段时间，圣上的态度不是又有变化了吗？”

两人对视一笑。

两人沉默良久，杜如晦又缓缓道：“不管怎么说，秦王与太子对阵的这一遭儿，毕竟落了下风。看来，若想炫以功劳取悦圣上，促使圣上易储，这一招儿完全行不通了。要想取胜，须变换招法！”

“怎么变呢？”

杜如晦又眨动小眼，笑道：“世人皆言玄龄兄善谋，若玄龄兄想不出法儿，那就是天下的难事儿。我想，处大事不可拘泥小节，正道不行，也可以尝试一下旁门左道。”

“听你的口气，已经有了主意？”

“现在还比较模糊，那日家叔说起一人，我觉得有文章可做。”杜如晦所提到的家叔，即是杜淹。

房玄龄正欲张嘴问询详细，就听到府门处一片喧哗，李安急匆匆跑过来，说道：“两位先生，王妃之舅高治中来府，秦王让你们过去。”

来人名高俭，字士廉，现任雍州治中，为长孙嘉敏、长孙无忌的亲舅舅。李世民如此隆重迎接，实有很深的渊源。

当初长孙无忌的父亲长孙晟为隋朝重臣，隋朝与诸藩的交往皆赖他来回周旋，颇受隋文帝、隋炀帝的青睐。不料一日忽染重疾，竟一命呜呼。家中只剩下寡妻幼子，家道从此中落。无奈之间，其妻带领长孙嘉敏、长孙无忌投奔渤海的兄长高士廉。此时，李世民与长孙嘉敏已缔有婚约，无奈长孙嘉敏年龄幼小无法迎娶。这样过了三年，长孙嘉敏长到十六岁，李渊在李世民的央求下，派人远赴渤海找到高士廉致以迎娶之意。高士廉从未见过李世民，觉得这样一位世家哥儿，未必就好，虽未开口悔婚，也没有说句利索话儿，只是对来人说让李世民亲自来一趟。

李世民果然依约前往，在高士廉那里住了三日。高士廉试探几场，看到李世民有龙凤之姿和不凡的谈吐，十分心仪，遂爽快答应李世民年内来迎娶，并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妆。

此后，世道纷乱，日子一天天艰难起来，高士廉将祖传的大房卖掉，另购一小屋让其妹和长孙无忌居住，并分给他们一些银两度日。自己则带领家人南下，投奔交趾太守丘和。武德六年，丘和向李渊上表要求归国，李渊任高士廉为雍州治中。

高士廉今年四十八岁，身材壮健，脸膛红润。他见众人来迎，笑还其礼，口称："士廉来府，皆是家事，众官这样多礼，岂不折杀下官了。"唐制，高士廉此时的品秩为正七品，而天策府内的官属多在从六品以上。

褚亮拱手道："久闻高治中之高义，我辈心甚慕之。今日一见，也算了却心事。"高士廉刚在雍州居官，今天是第一次登天策府之门。

李世民唤来李安，让他在仁文厅里设宴侍候。高士廉止住他，说道："不用忙了，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我们且入后堂叙话，不可耽误了众官的清谈。"高士廉虽未入府，却早已闻十八学士的大名。

李世民从其意，和长孙无忌、长孙嘉敏一起拥着高士廉步入后堂。

长孙嘉敏入后堂后招呼侍女上茶，一张圆脸上满是笑意。郎君如今贵为天策上将，却能带领众人出门迎候自己的舅舅，给足自己面子，实在因为郎君对自己的满腔爱意。

菁儿牵着承乾和李泰来见高士廉，两个小家伙睁着大眼，齐声叫他"舅姥爷"，喊得高士廉心花怒放。一返身从随身包裹里掏出两把金质长命锁，亲手挂在两人项下，笑吟吟道："两个小家伙，比我想象中还要可爱。这两把锁是我早就打好的，喜欢吗？"

两人齐声答道："喜欢。"然后欢欢喜喜跑出门外。

李世民笑道："外人皆说舅舅善战能谋，不想这等小事儿上还能如此细心。"

高士廉道："自从奉旨返北赴任，一直忙乱，竟然没有机会入府见你们。"

李世民道："昨儿我还和敏妹、无忌说起，等舅舅把住处安定后，要去拜见你。谁想舅舅今日就亲自来了呢？"

“二郎，今后我们同住京城，来往还会少吗？”雍州即是隋时的京兆府，辖长安周围十二县，武德元年改为雍州，治所在长安之西首。

此后四人一起叙起别来经历，种种惊险之处，虽已成往事，毕竟惊心动魄。吃饭时，李世民心想高士廉历经坎坷，经验丰富，今后当有可用之处。还有一般好处，那是别人比不来的，就是两人至亲，心思绝对相近。饭后，高士廉食了一颗长孙嘉敏奉上的绿李，问道：“二郎，我在交趾以及归京路途中，多闻你英勇善战，从善如流。这两日到了长安，耳边多听对太子的颂扬之声，你反而没有了任何声息。如此反差之大，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此前也多次听说，太子与秦王相争，实为朝中的一个公开秘密。”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你现已入京，且让无忌慢慢与你叙说详细。”乍一见面，李世民不愿意尽表心机。

长孙无忌接过话头，说道：“舅舅，这里面曲折甚多，且待你安顿下来之后，容我慢慢说给你听。”

高士廉点点头。

长孙嘉敏坐在一旁，从头至尾并不插一言。

其实李世民在这些日子里，内心里翻江倒海，滋味并不算好。他体会出父皇对自己已经有了戒心，深悔当初未听房、杜二人之劝，招摇太过，以致引起兄弟妒忌和父皇猜疑。不过他尽管后悔，然多年磨炼出来的坚毅持重性格，使他没有任何外露之痕迹。近一段时间，李建成取胜河北，风光无限班师回京，李世民一面衷心地称赞，一面收敛自己的行为，上朝理政之余，足不出府，与一帮学士在那里静心讨论典籍。只不过他近两日有些暗暗恼火，缘由李建成奏请颁布新律令，推行两法，在朝中多抽人手，连自己的十八学士也去其五。李世民明白这是李建成得某位高人指点，行此“一石二鸟”之计：既可表现政绩，又可笼络人员，甚至想分化天策府的人员基础。

李世民十分了解自己的这位哥哥，知道他为人宽简仁厚，大有父风。李世民自小颇得李建成的关爱，两人年龄相差不多，一直很是亲密。较之李元吉，两人在各方面似乎有更多的默契。这就是李世民出师洛阳前，李元吉多次在李建成面前说二哥的坏话，李建成不以为然，反而相劝的原因。然而现在有了明显变化，这位大哥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心

思，开始组织反击。

李世民从内心里尊敬这位哥哥，然在才能和谋略上，李世民深以自傲。李世民始终以为，大哥淳厚宽仁，但主动性上就差了些。无论什么行动，他永远都要比自己慢半拍。然而这两年他的动作，大出李世民的意料，从行事上的周密长远和手法上的老辣练达上看，李世民不相信这是他的手笔。检点东宫和齐王府之人，也没有人能出房、杜二人之右，究竟是何人当了哥哥的幕僚呢？李世民一时弄不明白。东宫里的韦挺为一介武夫，王珪书生气十足，听说近来哥哥很是信任魏徵，李世民曾经见过魏徵几面，看他人物猥琐，不一定有什么真本领。然而哥哥的这几招确实做得漂亮，李世民感觉似有一张无形之手在那里潇洒指挥。这一刻，李世民明白自己以前所想太天真了。

李渊现在对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二人，力求一碗水端平。不过每遇国中起乱时，最先想到的还是李世民。却说杜伏威、辅公柘投降唐朝后，李渊拜杜伏威为太子太保，兼淮南道行台左仆射镇守历阳，实际上掌握着旧部兵权。李渊这样任命，内心想将杜伏威留在长安为质，达到牵制辅公柘并分而治之的目的。孰料杜伏威、辅公柘两人各怀其心，杜伏威为了继续遥控指挥，任其养子阚稜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谋求掌握兵权，架空辅公柘。杜伏威这样做引起辅公柘深深不满，渐渐产生了反叛之心。他先是入谷与一道人相伴，明为学道，实为隐晦。继而设诡计杀掉王雄诞，掌其兵权，然后发书江南，言称李渊扣留杜伏威，因起兵救之。号召既出，他在丹阳招募兵勇，大修铠仗。不久即在丹阳称帝，国号为宋，修整后陈宫室以居之。

李渊闻讯，大为震怒，一面命将杜伏威锁入狱中，一面诏发赵郡王李孝恭、岭南道大使李靖、怀州总管黄君汉、齐州总管李世勣将兵讨之。又闻贼势汹汹，进而诏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让他前去统一指挥，一举剿灭。

李渊的诏令让李世民大为兴奋，他顿时活跃起来。一面列出随员名单，一面叫来杜如晦，商讨行军大计。然而这时李渊忽然改了主意。原来那日下朝后，裴寂和封德彝随他入了东暖阁，因为封德彝的一句话，李渊打消了派李世民为帅的念头。

裴寂内心里实在不愿意李世民再领兵出征，他极度反感李世民。刚入阁坐定，裴寂就着急地说道："陛下，此次江南为乱，老臣觉得似应派太子前去剿灭为妥。河北一仗，贼人闻之丧胆，太子若去，将收到事

半功倍之效。”

李渊笑了笑，他早已经瞧出了裴寂亲太子远二郎的苗头，因而不太在意他此时的态度，淡淡说道：“裴监，你呀，就不要操这么多的心了。天下有事，究竟谁人能平，朕心里有数。”他将头微侧，问封德彝道：“封爱卿，你如何看这件事儿？”

封德彝愣怔了一下，稍作停顿，才缓缓言道：“回陛下话，臣以为辅公柘为乱江淮，不足为患。且陛下调派各路大军，从数量上优于辅贼。那里更有赵郡王和李靖主持大局，当能一举剿之。”封德彝所言客观地评价了江淮间的敌我态势，避开了是派太子还是秦王前去主持的敏感问题。

李渊仰头想了一会儿，点头道：“封爱卿所言很有道理，缘何上朝时不早说？现在看来，朕当时把事态看得太严重了些，有点小题大做。算了，我们不议这件事情。裴监，我们找个轻松的话题聊一聊。”

此后，君臣三人说了一阵闲话。

后两日，并州刺史唐俭、并州安抚大使李大亮联名送来急报，言说东突厥颉利可汗派苑君璋为将，领兵一万犯马邑，朔州总管高满政引兵相拒，击溃苑君璋之队伍。颉利闻讯大怒，遂率领大军进犯唐境。

东突厥是李渊的心腹之患，较之辅公柘的江淮之乱，这事儿要重要得多。他决定不让李世民前去江淮，改派其领兵前往并州，以御突厥之兵。又遣李建成兵屯延州、庆州一带，防备突厥和梁师都自北南下。

唐俭、李大亮将李世民迎入太原，他们稍事休息，即引兵北上。大军迤逦而行，渐渐入了山中，地势明显陡峭起来。一场秋雨刚刚下过，将山上的青岩、树丛洗得干干净净，只见周围的山峰如斧头的利刃一样，矗立天际。正北方的两山夹峙间，隐隐露出一片豁口，那里即是闻名天下的雁门关。

行进队伍中，房玄龄与李大亮一前一后骑马行走。李大亮遥指前方那块豁口，说道：“房先生，依我们的行进速度，天擦黑时应该能到关前。”李大亮为泾阳人，生得面白唇红，腰圆膀宽，以文武才略著名。李渊入关时，李大亮即来投奔，被授为土门令，他在那里劝人垦田，抚平盗贼，渐渐小有名气。其后他累迁金州总管府司马、安州刺史、越州

都督等职，多立战功，尤其他用计擒获辅公柘爱将张善安一事，名声更是响亮。此次北境有事，李渊任他为并州安抚大使，掌控并州军事。一路上，他听说房玄龄曾在泾阳居住多年，顿时亲热许多，言语中多了一分乡亲之情。

李世民停马问道："大亮，突厥此次为何专攻马邑，不攻雁门？"马邑即是朔州，武德初年改名易之。不过他们言语中，觉得说马邑还是顺口，并不提朔州。

"禀秦王，想是突厥觉得雁门关险峻，不如马邑好攻吧。"

李世民眼望前方连绵的山峰，叹道："雁门关，雁门关，大雁难越。这儿的地势太重要了，设若易手被突厥攻占，他们就可进能攻，退能守。大亮，那雁门关的城墙又加固了吗？"

"又加高了三尺，不管突厥如何来攻，当保雄关岿然不动。"

"好，只要此关不失，则是我大唐北境的第一道铜墙铁壁。"

李大亮又说道："险关固然难攻，然还有一件难事儿。殿下请看，这里山路崎岖，转运粮草委实不便。若被突厥截断了粮道，关上缺粮就难以坚守。"

"不错，你所虑甚是。"李世民以前遇敌，往往坚壁不出待敌粮尽，使其自乱，这法儿若被突厥使用，当能收到奇效。

"殿下，大亮默思数日，想起我当初为土门令时劝人耕田的事儿，更联系起诸葛武侯屯田养战的招法，觉得在并州也可让兵士屯田。"

李世民一听大喜，说道："这法儿大妙，若使兵士屯田，既能安定戍边形势，又可免除朝廷支应之困和转运之苦。大亮，此战后你回太原，可与唐俭一起奏明父皇，言说屯田之利，请父皇恩准。这件事情若办成了，就是你的大功一件。"

李大亮得了李世民的夸奖，顿时喜形于色。

晚间他们到了雁门关，大军依次安歇。李世民抽空对房玄龄道："李大亮果然文武全才，今日一席话，使我真正识得此人。玄龄，天下之大，还有多少英雄没于草莽之中呢？你和如晦还要多多留心，勿

使明珠暗投才是。”

房玄龄点头答应。

颉利可汗领兵猛攻马邑，高满政凭城坚守，眼看就要抵挡不住，李世民率领唐军援兵出现在马邑东面。李世民此次来援，采取了两条计策，一条是派出尉迟敬德、秦叔宝、段志玄、程咬金、侯君集、长孙无忌等骁将，率领精骑突前猛击，一下子就将接触之突厥兵打了个落花流水；另一条就是令后续兵士马后拖上树枝，沿途扬起无边的征尘，并广散流言，夸说唐军援兵有十二万人。颉利可汗所带人马不足五万，闻讯大惧，又亲身体会到唐军攻势犀利，他急忙撤掉马邑之围，勒兵退后十里扎住营盘。喘息一阵后，颉利派人入唐营，责怪李渊不守信用，纳贡不及时且悔婚。以此反客为主，说明自己出兵的理由。

李世民出征前，李渊向他面授机宜。言说现在还不是和突厥开战的时候，稍稍击其退后，可适时许以金币并答应和亲，即达到此行的目的。此时，李世民见突厥使入营，令唐俭出面接待，并复往突厥大营回复。如此一来二去，颉利见难再得到更多的油水，又听说李渊答应及时纳贡并许和亲，不禁大喜。第二日，他即拔营返回牙帐。

眼见大事已定，唐俭和李大亮向李世民辞行，两人带领所部人马返回太原。李世民未得李渊旨意，不敢班师，就住在马邑日日等待。

却说李大亮返回太原后，当即上表请求在太原置屯田以省转运。李大亮的表章入朝，李渊令宣示让群臣相议。群臣认为兵士须专心戍边，自有后方转运粮草，若使屯田，不胜烦扰，其中的裴寂、萧瑀、封德彝三人言辞最为激烈。李渊和李建成觉得李大亮的建议可行，因令李大亮入朝陈述。李大亮入朝后，就在李渊面前与裴寂等三人争论不已，详述屯田的好处，说得他们三人理屈不能再争，李渊遂从李大亮之议，并授任他为并州大总管。

李世民在马邑听说李建成早已班师返回了长安，想不通父皇缘何让自己一直待在这里，又不敢相问。这时闻听父皇准了李大亮的屯田之议，又看手下的兵士在这里左右无事，也置表报往长安，要求在并州之境增置屯田，李渊准奏。

李大亮的屯田之举可谓意义深远，来年岁熟，并州境内因屯田收谷上万斛。既满足了戍边兵士的口粮之需，又极大地繁荣了当地的经济，

兵士和百姓竞相垦田，使这里恢复了生机，促进了边疆稳固。此前，突厥每每攻唐，多选择从并州入境。此后突厥见这里难以撼动，只好罢手，将进攻线路选择到延州、坊州、豳州一带，多借梁师都之辅助，来出兵威胁长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时间不觉就进入了十一月。不多日，一场飞雪翩然而至，仅仅两个时辰，就将大地罩成一片雪白。

李世民在帐内眼望飞雪，脸上神色木然。他生在锦衣玉食之家，长在繁华的都市，虽也十分喜爱飞雪，然难耐这彻骨的寒冷。塞北之地，向来无木炭，这里人冬天取暖多用薪柴或者是干牛粪。向火之时虽温暖，然薪柴的烟雾和牛粪的异味儿，让李世民很是不习惯。

李世民一面令人唤来房、杜二人，一面穿上绯绣紫绦葵花战袄，套上高腰六合靴，戴上羊皮搭耳帽。他见两人入内，说道："两位先生，还记得那年我们在豳州时雪中漫步吗？走吧，我们三人再一同出去乘兴一回。你们穿得有点薄，来，把那两件战袄拿过来，你们穿上，我们走吧。"

房玄龄这些日子见李世民的心情越来越不好，就和杜如晦私下里说起，要想法缓释一下李世民郁闷的心情。两人齐声说了声："好哇。"欢欢喜喜穿上战袄，随同李世民步入外面的雪幕之中。十名贴身卫士，远远跟随保护。

四周寂静无声，只听到几个人的靴子踩在雪上的"咯吱咯吱"声，李世民行在最前，默默观看前方的雪幕。这时，忽听左近"扑通"一声，几人注目观看，原来是一棵老树经不起连绵雪层的压迫，竟然拦腰折断。

李世民慢慢走到树前，轻声叹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晋时王粲的一句话，李世民吟出此言，可见其心中的灰暗。

房、杜两人对视了一眼，觉得他说这话虽曲解了古意，有点不伦不类，然也真正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杜如晦言道："秦王此话有些偏差，人岂能和病树相比？雪落虽无声，那雪层下的土地却已经涌动春意。"

房玄龄微笑道："如晦此语颇有新意，不错，别看现在飞雪银妆，若太阳一出，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呢。"

李世民明白两人以眼前景物劝解自己，是想宽慰自己失落的心情，心中不禁涌出一阵热流，笑道："这个道理我很明白，毋庸多言。然有一件事儿我实在不明白，如今颉利早已退却，父皇缘何让我一直待在这里，却不下旨召回？"

房玄龄道："圣心难猜，既然圣上不下旨召回，秦王权在这里流连雪景吧。以往征战不息，虽有美景，然终无闲暇时间，现在正好将这段遗憾补足，强似在京城里延宕时日。"

"是啊，眼不见心不烦，还是玄龄知我呀。"李世民忽然想起李建成和李元吉如今得意的嘴脸，心中掠过一丝不快。

杜如晦道："秦王，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太子如今蒙圣上恩宠及臣下颂扬，无非得其前段时间暗暗筹划之利。如今我们闲在边塞，难道就不能筹划一二吗？"

李世民不作言语，忽然抬头向天，继而极目远眺，心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儿，方缓缓言道："玄龄、如晦，我现在忽然想起那帮老先生们。他们若在，我们就可围炉饮酒，好好欣赏雪景了。虞先生和苏先生若在这里，不知能添多少乐儿呢。"

杜如晦听到李世民提起府中学士，忽然想起一事儿，说道："那帮老先生的身板儿都不错，可惜薛收年纪轻轻，竟然染病不起。昨日里京城传来消息，薛收的病一日重似一日，看样子势头不妙。"

李世民早就知道了薛收染病的消息，听说其病加重，一丝忧色上脸，叹道："汉武屈贾谊于长沙，惜不知才。如今正是我们大展宏图之时，薛收深陷沉疴，只能说天不与便了。"他仰天长啸一声，复对二人说道："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我们横刀立马，岂能让这些烦恼事儿困扰我等？玄龄、如晦，我们今天就以《饮马长城窟行》为题，我先吟一首，你们两人可以和之，以酬此良辰美景。"李世民所吟两句，为汉时贾谊《鹏鸟赋》中的话。意思是说人与万物活在世上，如在一只大炉子里熬炼那样苦恼。

李世民沉默了一会儿，开始吟诗，诗曰：

塞外悲风切　交河冰已结　瀚海百重波　阴山千里雪

迥戍危烽火　层峦引高节　悠悠卷旆旌　饮马出长城

寒沙连骑迹　朔吹断边声　胡尘清玉塞　羌笛韵金钲

绝漠干戈戢　车徙振原隰　都尉反龙堆　将军旋马邑

扬麾氛雾静　纪石功名立　荒裔一戎衣　云台凯歌入

房、杜两人不善诗赋，听李世民吟毕，两人脸现难色，不愿作和。房玄龄道："殿下此诗慷慨雄奇，极尽豪迈之气。玄龄记得陈叔达侍中有近作一首，名为《赋饮马长城窟》，我凭记忆试加吟出，来与殿下凑兴。"说罢，他开口吟道：

朔风动秋草　清跸长安道　长城连不穷　所以隔华戎

规模唯圣作　负荷晓成功　鸟庭已向内　龙荒更凿空

玉关尘卷静　金微路已通　汤征随北怨　舜咏起南风

画地功初立　绥边事云集　朝服践狼居　凯歌旋马邑

山响传风吹　霜华藻琼钹　属国拥节归　单于款关入

日落寒风起　惊沙被原隰　零落叶已寒　河流清且急

四时徭役尽　千载干戈戢

李世民体察陈叔达诗中之意，诗中充满平靖边塞的渴望，不禁说道："陈侍中的想法挺好，这首诗的立意要比我的诗高得多。不错，历代多修长城，试图将夷狄挡在城外，又有李广、霍去病等人在边塞威震诸夷，看样子，用挡和杀这两种法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塞问题。我们今日来这里和颉利应付，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要想长治久安，还要另想别法儿呀。"

杜如晦道："建长城却敌，为被动防守；深入敌境，斩将夺关，则是用进攻的手段杀敌人，也是一种防守的延续手段。现在我国与东突厥，正处于一个既有对抗又要怀柔的时刻，我想，随着国内逐渐稳固富强，这对付的法儿也该变一变。"

李世民似乎无心再说，就招呼他们回到了马邑。

到了这年十二月，许是年关将近，李渊诏李世民班师还京。李世民接诏后，带领随从一路向南，只见满目的山水皆现寒意，山上的树枝枯草上挂着冰条，大小水流顿失滔滔。以往每次班师，众人脸上都挂满笑意，沿途州县组织百姓夹道欢迎。这一路上却多是静悄悄的，他们到了太原，唐俭、李大亮还迎来送往一番，及至到了其他州县，四周了无声息。一行人得了李世民的命令，往往绕城而过，不去惊动他们。这样数日后，他们就到了龙门。其时河水已封冻，他们履冰过河。经此旧地，想起当初带领大军履冰渡河来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情景，李世民觉得非常模糊，好像时间很久远似的。

隆冬之际，李渊依旧耐不住寂寞，想出外活动一下筋骨。几天前，他带领近臣摆驾到了华山之阴，一连在这里狩了好几日猎。这天听说李世民已从龙门渡过河水，抵近华阴，想起以前每每亲迎二郎的情景，决定还要做做姿态。遂收下弓矢，令銮驾移到忠武顿，专迎李世民到来。

李世民回京后，急忙去探视薛收的病况。

薛收躺在床上已两月有余，李世民去探视的时候，他正倚在床头咳嗽，咳得双颊泛出潮红，胸间一起一伏，呼吸很是急促。他见李世民来探，眼睛顿时发亮，继而挥手喘道："秦……王请出，这……这里太……太肮脏，别污了你……你的贵体。"

李世民一个箭步跨到薛收床前，握着他的手流泪道："薛先生久病榻上，世民无缘来见，我在塞北，一直记挂着你啊。你让我出去，莫非怪我吗？"

薛收急了起来，然喘得厉害，无法出语说话。

薛收的侄子薛元敬候在身侧，他端起茶盏，喂薛收喝上几口清水，然薛收又呛了气，咳得更厉害。薛元敬用手掌轻拍其背，以舒缓其气。慢慢地，薛收缓过劲来，平卧榻上，张口大喘粗气，脸上依旧红得厉害。

薛元敬趁这个空儿对李世民说道："禀秦王，叔父这些日子，天天挂念着殿下。他总怕今生今世难再见到你，每天他都让我到府上打探殿下的消息。"

李世民眼光中闪着泪花，握起薛收之手，颤声道："薛先生，我知道你有话对我说。你且歇缓过劲来，我在这里慢慢等你。"

薛收的手紧了紧，用力点了点头。

众人见薛收有话要说，遂识趣地慢慢退出房外。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薛收止住了喘，脸上的潮红也褪下许多，方缓缓言道："秦王……我看如今朝中形势……显然要不利于殿下。"

李世民点点头。

薛收继续言道："祸福相伏……事在人为……秦王切不可堕了志气。"

忽然，薛收的言语流畅起来："好多事情，看似复杂，其实简单。殿下，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此中之味唯殿下体会最深。"

李世民明白薛收隐晦所指，他其实是告诉自己，在争夺储位这件事情上，要主动。

李世民不接话，场面顿时静默了片刻，薛收费力地摇了摇手，长叹道："殿下，就是这话。可惜，我恐怕不能再为殿下尽力了。"

李世民又流出了泪水，说道："先生尽管养病，世民回去，当寻找天下良医，定为先生祛除疾患。"他见薛收神情委顿，不忍再扰，遂起身离去。

李世民出门后，问薛元敬道："薛先生所患何病？缘何没有起色？"

薛元敬压低嗓音道："听来的医生说，叔父这是患了痨病，所下药石毫无用处，眼见叔父的身子一日比一日虚了，近时还常常发烧。"

李世民心里一震，明白人若患了痨病，无药可治，他说道："既然患的是痨病，为何不早一点把他送往岭南，却在这里苦苦相捱？"其时人们对付痨病，多将病人送往阳光充足的地方静养，往往也能收到一些效果。

"瞧叔父的身子，经不起大动，若将他转运到岭南，恐怕路

上……”薛元敬忍不住也抽泣起来。

李世民回府后，伤心不已，对房玄龄道：“当初你和薛收在泾阳投我，已历七载有余。你的功劳，那就不用说了。薛收偏爱典籍，其诗赋文章，年轻一代中，他与褚亮最为拔尖。至于谋略胆识，当初在洛阳，窦建德来攻，独薛收敢于和朝中重臣相争，坚持分兵虎牢。仅此一件功劳，尽掩其书生本色，将彪炳史册。我看他的病，恐怕是好不起来了。”

房玄龄黯然道：“薛收今年刚刚三十三岁，正是为秦王出力的时候，现在若走，实在可惜。”

薛收又在榻上躺了一个月后，终于逝去。

李世民闻讯，亲往薛收府中恸哭。薛收出殡之日，李世民身带天策府属送葬，自己亲自扶棺，当街大哭。李世民作为一名皇子，封号为天策上将、秦王，竟为一名府属扶棺，明显不合礼制，礼官颇有微词。

李元吉听说了这件事儿，心里不甚明白，问李建成道：“不过是一名府属死了嘛，他二郎何至于呼天抢地，当街大哭？”

李建成冷笑道，“二郎这样做作，无非是给他的手下看，想让他们更加死心塌地。若失了这班府属，他还有什么呢？”

薛收死后，李世民十分挂念其家属，写信嘱托薛元敬多照顾其妻儿。

李世民对薛收的真情流露，深深感动了天策府内的众人。都想李世民能够这样善待手下，自己不枉了这番追随。

第二十九回　房杜凭计说秦王　倩紫依理劝三宝

转眼间已过了除夕，长安城里自正月初五开始，夜夜张灯结彩，诸州献来的花灯开始沿街展览。到了正月十三日，大型花灯统一到曲江两岸布置，其中蜀州等地所献花灯皆是由船载之，散布于曲江中。入夜，岸上、水中的花灯次第点燃，光芒遥相辉映，远远望去，曲江成了一条宽阔的光带。

正月十五天色刚一擦黑，满城人就走出户外观灯看火，人们摩肩接踵，拥街塞巷。房玄龄一家早早吃过晚饭，也准备出外，次子房遗爱心急如火，连连催促快走。这时，推门进来一人，原是他家的常客——杜如晦。

杜如晦见众人结束停当，知道他们要外出观灯，向房玄龄夫人卢氏拱手道："嫂夫人，如晦来得不巧，你们要出门吗？玄龄兄，我改日再来。"

卢氏听说杜如晦要走，微笑一下，接话道："人言克明算无遗策，你拣定这个时刻来家，不过想让玄龄留下。你既然来了，就老老实实入后堂与玄龄叙话喝茶。"

房玄龄道："夫人，如晦既来，我就不再陪你们看灯了。遗直，这一趟出去你要多操点心。"房遗直为房玄龄的长子，今年二十三岁，已娶妻生子。

说话间，他们已入后堂。卢氏持家有方，不雇婢仆，家务事皆由自己操劳。入堂后，房玄龄不用他人，自己很快就为杜如晦煮好茶。

杜如晦举盏饮茶间，房玄龄问道："如晦，你巴巴地跑来，有什么重要事体相商吗？"

杜如晦放下茶盏，说道："想起那日秦王当街恸哭薛收，我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从除夕之夜开始，我一直睡不好觉。若不将这件事商量定了，心头里的这块石头难以放下。"

房玄龄用指头轻敲了一下案几，沉吟道："是啊，那日秦王当街恸哭薛收，如此放浪形骸，让礼官颇有愤言。我们的这位年少主人啊，喜怒不形于色，就是对我们两人，有些话他也不轻易说出。现在看来，他悲薛收是真，多日的郁闷不经意间借此宣泄而出。如晦，你说是吗？"

"不错，他积累了太多的失落。"

"如晦，你说，秦王此时的心里到底想些什么？"房玄龄又问。

杜如晦微微一笑，说道："玄龄兄定有高见，何必问我？"

房玄龄道："我看，他现在一时想不出太好的法子。如晦，那日尊叔所提之事，现在又有什么新进展吗？"

杜如晦点点头。

原来杜淹入了天策府后，李世民并不看重他，出征在外不带他去，在家时仅把他当成一名泛泛的属下。杜淹见天策府里文士毕集，猛将众多，自己论文论武都不拔尖，虽不为李世民注意，心里倒也坦然。他除了在天策府里当值，剩余的时间爱到曲江一带酒肆混迹。青云楼里的胡姬小蛮，颇有异域风情，杜淹打从第一次见面就对她留意起来，往青云楼去的次数也多了起来，一心想把小蛮勾搭到手。

那小蛮阅人多矣，压根看不上杜淹那副猥猥琐琐的样子。虽心里百般不愿意，面子上还摆出春风和气的模样，巧妙与他周旋。杜淹见一时难以奏效，妄想用水磨功夫迫使小蛮就范。

韦挺暗地里和小蛮有一腿儿，这件事儿传到了他的耳中，他十分恼怒，骂道："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便想找机会教训杜淹几句。

说来也巧，这日午后，杜淹见天策府中无事，一溜烟儿又来到了青云楼。他唤来小蛮，令给自己摆上几碟精致小菜，要来一壶酒，凭窗自斟自饮。酒饮至半酣的时候，韦挺和王珪领着薛氏二兄弟也来到这里，韦挺眼尖，一下就看见杜淹独自坐在那里。

韦挺并不声张，待自己这桌酒席宴饮过半，方唤来小蛮道："去，把那老头儿叫来，就说我韦挺有请。"

小蛮将杜淹引入韦挺等人面前，韦挺起身道："呀，杜兄怎么来

了？请恕小弟失礼之罪。小蛮，去，为杜兄拿一套杯盏来。”

杜淹迷迷糊糊的，见到众人，也急忙施礼，口称道：“韦兄弟，王中允，原来是你们呀，这两位看着眼生，韦兄弟，能介绍一下吗？”

“他们呀，想是你没有见过，然燕公手下的二薛将军，你肯定有所耳闻。他们原来跟随燕公斩将夺旗，现在已入东宫，跟随太子立功。”韦挺转向薛万彻、薛万均道，“想是二薛将军不知，你们面前的可是一位大有来头之人。他名为杜淹，是我韦挺尊敬的兄长，现任天策府兵曹参军。杜兄曾是隋炀帝、王世充的重臣，现在归了大唐，异日定当重现光彩。”

韦挺又道：“杜兄，前次我们青云楼一会，我已向太子举荐你，不想你已经悄悄地入了天策府。这件事儿，弄得兄弟灰头土脸不好做人，太子每每说起，总责怪我太莽撞。”

杜淹期期艾艾：“这件事儿说来确实是为兄的不是，我见兄弟久不召见，正好秦王愿意收我，就入了天策府。这一段时间事情忙乱，为兄一直想找个机会向韦兄弟道歉，可惜没有机会。总而言之，我辜负了韦兄弟的一片心意，今天向你赔个不是。”

“罢了，秦王英名远播，天下归心，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杜兄跟了秦王，应该庆贺才是，何至如此谦逊呢？”

一旁的二薛见韦挺把杜淹奚落得很是狼狈，忍俊不禁，哈哈笑了起来。王珪比较持重，见韦挺锋芒甚利，杜淹无言以答，说道：“韦挺，你好意把杜参军唤来，怎么酒不喝，净在这里说话了？”

韦挺连声说道：“是、是，韦挺失礼了，来，杜兄，请满饮此盏，权当兄弟给你赔礼了。”

杜淹接盏在手，说道：“我已经喝得太过了，来，我们大家同饮一杯吧。请。”说罢，他先一饮而尽，然后一抹嘴巴，问韦挺道，“韦兄弟，记得我们上次一起时，同饮的是一位年少举子，好像他也会武。看来韦兄弟生性豪爽，连带着喜欢和武人在一起。对了，他好像叫杨什么来着，如今被授何职呢？”

“他呀，名叫杨文干，如今任庆州都督。文士为武职，说来也是自

西魏以来的传统。”韦挺得意扬扬道。

杜淹心里一动，觉得这杨文干被铨选为官的时间也太短了，有心想问，又恐再碰韦挺的钉子，遂缄口不言。

场内一时出现了冷场，这时王珪说道：“大家既入一席，莫谈杂事，好好喝酒才能尽兴。”

韦挺不听王珪之劝，有心将杜淹羞辱到底。他唤来小蛮，令她坐在自己大腿上，说道：“杜兄，有件事情今天一定要说清，如今在我们的圈子里，都知道小蛮是我的知己。听小蛮说，这些日子你常来缠她，唉，按说吧，小蛮若喜欢你，那就罢了。谁让小蛮对我有情分了？小蛮，你说是吗？”小蛮在他怀中抛给他一个媚眼。

杜淹实在忍不住，霍地起身，作势要急。不过他久经历练，忍了忍，酒意也醒了几分，咽了口唾沫，抱拳道：“诸位，杜某酒意已深，容我先告辞了。”说罢，推开椅子，快步离席而出，到了走廊上，他听到韦挺发出的爆笑声。

王珪觉得韦挺今日的行为有点过火，斥道：“韦挺，太子常说你太莽撞，怎么就没有一点改正？你今日羞辱杜淹，恐怕已经结仇。逢人且给三分面，你将杜淹弄得斯文扫地，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哼，这厮逢迎媚上，要将他羞辱得在长安无处藏身才好。”

薛氏兄弟连连点头。薛万彻道：“不错，正该如此。到了阵上一刀一枪，到了人前干脆利落，韦兄此举甚合我的脾气。”

王珪不满道：“你们只图痛快，不往深处想，这是大忌啊。看到了吗？那杜淹恼怒非常，然很快镇定下来，仅这镇静的功夫，你们能学来吗？人们说起杜淹，往往十分不屑，要我看，这人也是个厉害角色啊。”

韦挺和薛氏兄弟不以为然，他们回宫后，大肆渲染羞辱杜淹的场面。不久，杜淹青云楼受辱的故事“誉”满京城。明眼人细究其中滋味，知道在这一则普通的事件中，蕴涵了东宫与天策府之间微妙的关系。

此后数日，杜淹深居简出，觉得在天策府中也抬不起头来。他细细

回想，从薛氏二兄弟想到杨文干，感觉李建成正暗中积蓄力量。

印象中，杨文干乳臭未干，且浮动佻脱，好为狂言，不知他什么地方入了李建成的法眼，一下子就被授为庆州都督。按照铨选的正常程序，这么快就得了这样的实缺，且手绾兵权，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杜淹觉得此人大有文章可做，遂花费时日暗暗打听杨文干的所作所为。果然，杨文干到了庆州，大肆训练乡勇，由于兵甲枪戟缺少，就向李建成求援，李建成隔些日子就应所求派人送去。杜淹闻讯大喜，又联想李建成近来调派薛氏兄弟入东宫，又到幽州选来二千甲士充实东宫宿卫，因他们驻地在长林，外人称之为“长林军”。如此这般就可告太子意图不轨，意欲夺宫，这条计策若成，肯定能得李世民的信任。杜淹将他的想法悄悄地告诉了杜如晦，杜如晦今日来到房玄龄家中，正是想细谈这件事儿。

杜如晦说：“不错，听家叔说，那杨文干近来练兵更勤，还口出狂言，说誓死捍卫太子的威信，若有人对太子不敬，定当率兵勇为勤王之师。”

“狂妄！如今圣上安在，他兴的是哪一门子的勤王之师？太子并不昏庸，缘何对他如此看重？不过人都有糊涂之时，太子有此缺失，不就是秦王的机会吗？”房玄龄忽然笑了一声，说道，“如晦，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在想你的这位叔叔。他入天策府算是来对了，否则这些主意若翻了个个儿，为太子所用，秦王岂不是要多费些心思吗？”

杜如晦一时不好回答，只好干笑了几声。

“事不宜迟，如晦，我们现在就入天策府，找秦王说说这个主意如何？”

“不好，等明日找个时间谈吧。我们深夜匆匆而去，若为人知，徒惹猜疑。”

第二天，李世民听了房、杜两人的主意，眉头紧皱，说道：“这是你们两人的主意？”

两人说是杜淹最早提出来的。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我想你们不会出这样的主意，如晦，想是你叔父久处鬼蜮环境，方能出此下策。"

房、杜两人见李世民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一时不敢说话。

李世民道："你们想一想，我们这里手无凭据，仅凭一些道听途说，到父皇那里妄说太子图谋夺宫，父皇会相信吗？肯定不会，弄不好，父皇还会疑我陷害太子呢。"

杜如晦道："秦王，这个想法并不十分详细，仅是一个粗略的框框。如何来办，有许多路径可走，可以徐徐图之。"

李世民沉思半天，然后缓缓言道："如晦，你说的也有一些道理。太子为国之储君，应一心一意为父皇办事，不该有其他的念头。东宫宿卫一直很强，京城之中除了父皇所居太极宫，就属东宫了，似乎没有必要如此大张旗鼓。这件事儿容我细想一想，至少也该给父皇提个醒儿。"

说完，他的神色逐渐凝重起来。

房、杜两人见李世民没有下语，就起身告退。这时李世民对杜如晦道："如晦，你回去告诉你叔父，难得他能替父皇操心，这件事儿关乎重大，不可再对外人提及。"

这日晚间，李世民令人召来高士廉、长孙无忌入府。

李世民将杜淹的主意叙说了一遍，最后道："我刚听说了他的这个主意，觉得匪夷所思。试想，如今大郎正蒙父皇宠爱，这样的小事若告到父皇那里，肯定没有一点用处，大郎已为太子，没有必要提早发动。不过到了后来，我觉得杜淹的主意也有可取之处，譬如那杨文干一介儒生，却口出狂言，在那里大练兵马，当是别有用心。"

长孙无忌道："不错，我也曾听说过此厮之名。王珪为了将他早日授任，又是跑吏部，又是找封德彝套近乎，终于办成此事。京城内外，有多少散官尚未授实职，这样一个毛头小子却能青云直上，无非是仗了太子之势。"

李世民摇摇头道："这封德彝越来越让我看不懂了。前时杜淹到东宫求官，他悄悄说与玄龄让入我府，现在又为太子如此卖力，他究竟意欲何为？"

"人之性情一经形成，就难以改变。前隋之臣，皆知封德彝善于逢迎。我来京城时间不长，不知太多详细。但想在你与太子相争这件事情上，封德彝若不费些心思来左右逢源，那就不是他了。我曾与一些旧僚交谈，对圣上这样重用封德彝，感到大为不解。"高士廉提起封德彝之名，脸上顿现鄙夷之色。

"唔，封德彝还是有一些见识，毕竟在为父皇勤勉办事。比起裴寂来，他还是很不错的。无忌，你对我刚才说的事儿，有什么看法？"

长孙无忌断然道："找圣上告发他们！当初杜楚客被绑来京，乃至身死，不都是他们搞的鬼名堂？这一段时间以来，你埋头在府中做学问，任由太子、齐王他们在外面招摇得意，府属众人早就看不过眼了。如今杨文干反迹已著，应该告知圣上将之擒拿勘问。"

"舅舅，你认为呢？"

高士廉咳了一下，沉思片刻，方悠悠道："这件事情嘛，肯定要告诉圣上。然如何告诉，还要好好思量。正如二郎所说，若由天策府去告，恐怕会适得其反。比如，可以让一些谏官向圣上上奏章。"

李世民冷冷一笑，说道："哼，他们敢吗？朝中那些跟风的官员，近来见大郎势大，又居储位，拍马的话唯恐说不及，让他们来弹劾太子，岂不吓死他们？"说到这里，李世民稍作停顿，忽然爽朗一笑，接着道，"瞧我，这心态怎么也变得歹毒起来？父皇朝中，多任用前隋旧吏，他们久在炀帝淫威之下，若不阿谀奉承或者善变风向，恐不能持久。他们现在这样做，无非沿袭了往日旧习，也不能怪他们。舅舅，你宦途曲折，多识玄机，对这政治清明与主昏臣庸两节，有什么辨悟吗？"

高士廉道："主昏臣庸，反过来说就是圣贤臣能，事分两极，然其间的差别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应该看到，这些隋时旧吏如今为大唐新臣，虽为一人，然所言行事判若两人，何者？毕竟所奉君主不同。不错，像那封德彝，原来终日追随虞世基以图炀帝信任，如今确实尽心尽力为圣上办事，性子依旧，但毕竟收敛许多。"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然则依舅舅所见，这人之习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

"孟子曰'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恶之成分，盖环境使然。比如封德彝，他今日逐步向善，就是恢复了本性。"

"封德彝、封德彝，他怎么成了我们今日的话题？一时还挥之不去。"

三人不禁笑了起来，一旁的长孙嘉敏见郎君心情好，也抿着嘴儿浅浅一笑。她走过来为他们添水，对李世民道："二郎，时候不早了，外面的雪越下越大，不如让舅舅早点回府。"

李世民斜目打量了长孙嘉敏一眼，见她穿一件宽袖紫色毛裙，一张粉脸被炭火烘热，在烛光下红艳艳的，心里不由得一动，说道："时辰不早了，舅舅，你们该回去了。无忌，你这两日去找一下马三宝，让他多了解一些杨文干的消息。我看这事儿不能让谏官来说，最好由东宫里的人向父皇禀报，这样最好。"

长孙无忌疑惑地问道："娘子军归了东宫，马三宝靠得住吗？"

李世民神色变得凝重起来，脑海里浮现出马三宝的形象，他来来回回将马三宝琢磨了好几遍，坚决说道："没问题，你去找他，申明我意，他不会坏事儿。"

高士廉点头道："这样最好，无忌，这事儿要做得万分隐秘，事发之前，不可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李世民摇头道："岂止事发之前不露痕迹？就是事后，也不可将三宝张扬出去。今后用三宝的地方，还多着呢，我要将三宝作为大郎、四郎身边的一颗关键棋子。无忌，你要牢记此点。"

送走高士廉和长孙无忌，夫妻两人转身回房。灯火下，长孙嘉敏的脸色依旧红艳，李世民禁不住捏了一下，感觉她脸上很热，遂笑道："敏妹，你催促舅舅早走，是何用意？"

长孙嘉敏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笑着打落李世民之手，嗔道："你会错了念头不是？雪夜不宜留客太久，这是书上说的道理。二郎，你难

道不明白吗？”

李世民浅浅一笑，说道：“我看不是，许是你想雪夜留客吧？不过，我为你的夫君，也不是你的客人呀。”

长孙嘉敏羞红了脸，一抹红晕浮上眉梢。李世民熟悉她的这种神情，那是她为少女时的娇羞模样，心中不自禁涌出无限爱意，遂伸手将她揽入怀中，轻声道：“说，留不留我？”

此时长孙嘉敏已为李世民生了两儿一女，女儿尚在襁褓之中，长孙嘉敏一直忙于养育，久未与李世民亲热。今日雪夜之下，室外雪落无声，室内温暖如春，长孙嘉敏心中早已萌动了春意。是夜，两人相扶入榻，长孙嘉敏一腔柔意，都化在与郎君的耳鬓厮磨之中，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

一时事毕，长孙嘉敏静静地躺在李世民的臂弯之中，睁着一双大眼睛看他那张轮廓清楚的脸庞，闻到其鼻中呼出的气息。她知道郎君的兴奋期未过，遂轻轻摇动李世民的右臂，说道：“二郎，你既然睡不着，陪我说会儿话，好吗？”

李世民微微睁开眼道：“敏妹，你今夜如此兴奋，莫非想春风再度吗？”

“瞧你，就没点正经话。”

“什么叫正经话？你玉体横陈在我怀中，我说这样的话，岂不是最正经不过？”

长孙嘉敏啐道：“二郎你……不知跟谁学了这般油嘴？不跟你说了。”说罢，她搬开头下的手臂，将身子斜到一边。

李世民不依不饶，一把将她又拉了过来，说道：“嗬，你也学会给我耍小性儿来了。好，你想说什么？我老老实实听着，这样行吗？”

长孙嘉敏嫣然一笑，用手环着李世民的头颅，道：“这就对了。人家想给你说点正经话儿，你就会捣乱。二郎，我问你，像今晚说的这般紧要事儿，舅舅也就罢了，像无忌那样行事简单之人，他能给你多少帮助？还不如召来房、杜两人说呢。”

李世民爱抚地理了理她那散乱的黑亮头发，说道："敏妹，你其实并不太了解无忌，你们虽为兄妹，他的一些优点你并没有发现。像你那族叔顺德，与无忌相比，就显得粗犷有余，精细不足，难成大事。无忌嘛，就比顺德强多了。"

"至于房、杜两人，毕竟为我的属下。他们与无忌相比，有些话，就不能和他们直言。敏妹，我问你。如今我在世上，谁是我的最亲密之人？"

长孙嘉敏眨巴一下大眼睛，说道："这还用说，当然是父皇了，再下来，就是兄弟之谊了，还有婉娘姐姐，可惜她不幸早逝。"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说的是人伦至理，然我们为皇家，此中关系就错综复杂得很了。你在我身边明白目前局势，如今父皇身边多谗言，早对我产生了猜疑。至于大郎、四郎，他们更是联起手来，日日疏远我。唉，这父子情分，兄弟之谊，现在都难说了。"

长孙嘉敏闻言，黑暗中紧紧搂着他，两人一时无语。

过了一会儿，李世民方缓缓道："要说和我最亲之人，除了你，还有外人能比吗？"他又转作调笑，"比如说肌肤之亲，你恨不得将肉儿化在我的身上，瞧，你的身子又发烧了。"

长孙嘉敏轻轻推开他，说道："又来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又想不老实。"

李世民拿手轻抚其脸，轻声道："敏妹，你以为我在调笑你吗？我最亲者，莫过你了，要谋大事，我只能和舅舅与无忌商量，你难道不明白我的用心吗？"

长孙嘉敏大为感动，喃喃道："二郎，我知道你心。我们姐妹们当尽心尽力，将你侍候好。"

提起姐妹二字，李世民脑中灵光一现，似自言自语说道："哎，敏妹，那杨琼之妹现在出落得比杨琼还要标致，看来，四郎还是有眼光的。"前时李渊设元日家宴，各皇子依例带领家眷前去祝寿，正是在此次宴会上，李世民见到了杨琼之妹杨琚。其年龄不及二八，生得体态婀娜，仪态万方，让李世民看呆了。

长孙嘉敏已经沉沉睡去，朦胧间哼了几声，并未答话。

李婉娘死后，其幕府“娘子军”归属了东宫。起初有人说，“娘子军”似归柴绍统领最好，然若“娘子军”归入其属下，其规模增大了一倍，不符合规制。李建成和李世民同时要求指挥“娘子军”，此时正值李渊警惕李世民之际，李渊很快答应了李建成的要求。“娘子军”在李婉娘调理下，其中虽有女兵，然铠甲鲜明，人马精壮，是京城内颇具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李渊虽同意“娘子军”归属东宫序列中，然并不彻底，点名让马三宝任“娘子军”统制，这样“娘子军”名义上归属东宫，但李建成若下命令，还须通过马三宝这一关，其效力就大打折扣。

马三宝时任翊卫羽林郎将，颇得李渊宠信。李渊每每出外狩猎，皆让马三宝节制卫兵护驾左右。一次马三宝跟随李渊到鄠县狩猎，经过司竹黄石寨，李渊回头对马三宝说：“这是你建功立业之处，如今你已有卫青之功，应当怀念旧地。”此时李婉娘已死，马三宝闻言泣涕道：“臣当时落草为寇，多亏公主拨迷正道。臣今日经过旧地，不敢居功，唯思公主大恩。”李渊赞道：“好哇，三宝，不忘故主，真忠义也。”

李建成既知马三宝是父皇的爱将，不敢怠慢，日常里极力笼络。每每与马三宝说起“娘子军”的事务，多和颜悦色，尊重马三宝的意见。闻听马三宝府居简陋，特拨出钱物予以修缮。

长孙无忌得李世民之令，一日悄悄单骑来到马三宝府上，让马三宝屏退左右，申明了李世民之意，随后告辞。

马三宝送走长孙无忌，转身入室，倩紫迎上前来，见他一脸沉重，遂问道：“长孙无忌刚才与你说了什么难事儿？为何一脸愁云？”

倩紫这些年为马三宝生了一子一女，两人伉俪情深，感情弥笃，马三宝未娶妾侍。

马三宝挥挥手：“罢了，你别多问。你让她们把孩儿安顿好，等一会儿我慢慢说给你听。”

倩紫不再多问，令侍女端来热水，为马三宝洗面泡脚。

一日的劳顿，似乎因热水泡脚都消散了去。马三宝长长舒了一口气，令侍女端水出门。倩紫立在身后，为他除去衣衫，扶他躺在榻上。

马三宝眼望房顶，喃喃道："是祸躲不过，我以前总想跟在圣上身边，可以远离矛盾漩涡，不料想还是躲不过，且来得这么快。"

倩紫将鞋一脱，上榻与马三宝并排躺在一起，说道："到底有什么难事儿，一个多时辰了，瞧你魂不守舍，好似灵魂出了窍。"

"夫人不知，今日长孙无忌来府，并非谈一些寻常之事，他是替秦王传话来着。"

"秦王对我们一直很好哇，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

马三宝长叹一声："自从公主逝去，你日日在府内操持家务，养育孩儿，外面的讯息关心得就少了。知道吗？如今京城里看似平静如水，内里却暗流涌动，长孙无忌此来所言，眼见就要有大事发生了。"

"嗯，我知道，不过是太子与秦王相争之事嘛。前一段听人们吵得挺凶，听说秦王这一段时间日日在府内读书谈文，似乎已置身事外，只要秦王不争，难起大浪。"

"夫人天真得很呢，长孙无忌此来，句句所言，无非让我忠心秦王。你说秦王不争，他何必派长孙无忌来说项？"

倩紫直起身来，双目直直视向马三宝："你怎么回答？"

"我说事体重大，容我考虑几日再说。"

倩紫赞道："好，人言我的夫君忠诚爽直，遇到这等大事，确实要细细思量，看样子你并非一个莽撞匹夫。"

马三宝笑道："三宝日日听夫人教诲，焉能没有些许进步？"倩紫日常行事大有李婉娘风格，与马三宝成婚之后，一面对他体贴甚微，一面抓着几件事儿据理训导，将马三宝收服得服服帖帖。

倩紫也笑道："你将长孙无忌所说之话叙说清楚，我俩拼着一夜不睡，总能想个法儿。"

马三宝先将太子和秦王争储形势说了一遍，然后一字不差将方才与长孙无忌的对话复述清楚。

倩紫听后沉默半天，然后抬头笑道："没想到我的夫君现在成了香饽饽儿，你现在手绾宫中宿卫大权，又是圣上宠信的近臣，若太子和秦王不笼络你，他们确实走了眼。现在只要你对太子有所求，恐怕他会诸事答应吧？"

"是啊，所以我真正犯了难。太子现为国之储君，圣上行事宽简，军国大事，一大半儿皆是太子来主持。而秦王呢，自从我第一眼见到他，就大起亲近之意。唉，夫人你说，这让我如何割舍呢？"

倩紫笑道："依你看，太子与秦王所争，最后谁能胜出呢？"

马三宝摇头道："我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其实朝中许多人也看不明白，大部分人都目光短浅，跟着大溜儿走罢了。"

"你久在圣上身边，总能听到片言只语，知道圣上的态度吗？"

马三宝摇头，然后长叹道："夫人，对于他们兄弟相争，我早就抱定了置身事外，明哲保身之意。若遇到这等话题，我早早就躲到一边去了。"

倩紫也摇摇头，说道："有些事儿，是你想躲都躲不开的。你想模糊其言，两头都讨不了好处。与其这样，不如权衡利弊，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选准我们要行的路子。"

"依夫人所见，我们如何行之呢？"

倩紫正色道："我们横下一条心，这辈子跟定秦王！他若成功，你就是勋臣；他若事败，我们一同经历磨难。"

马三宝悠悠道："我早料定夫人会有此语，但不知你怎么能够判定秦王能胜呢？"

"说秦王能胜，这话不是我说的，公主在病中时，一日身旁无人，她悄悄对我说大郎性格简慢，他是争不过二郎的。"

马三宝第一次从倩紫口里听到已故去的李婉娘有这般见识，埋怨道："你也真能沉得住气，这么重要的事儿，平日里也没有给我露出半句。"

“你忘了，我是公主的心腹，她嘱咐我不可对外人说起，你虽是我的至亲，也不可违了公主的意愿。今天若不是你给我说了这么多，我也不会露出此语。”

此话说完，倩紫一笑，又嫣然道：“我随公主养成的性格，这些年也许让你吃了不少苦头。在这件事情上，我无非受公主的影响，才有此议。你在朝中身居高位，眼界甚宽，心中所思所断，那是不会错的，这件事还要由你来拿主意。”

马三宝将双手枕在头下，闭目想了半天，然后翻身起来，坚定地说：“我马三宝当初被公主所擒，蒙她不杀，已经捡回一条命来。此后又随公主征战为官，有了这等荣耀，还蒙她给了我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好夫人。这辈子，我已经知足了。好倩紫，我听你的话，此生定当跟随秦王。”

倩紫一开始意志很坚定，这会儿细想后果，觉得不管是跟随太子或秦王，都有无限凶险。她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猛然伏在马三宝的胸前，泣涕道：“我们并不足惜，只可惜了那一双孩儿，三宝，我实在舍不得他们啊。”

马三宝一口吹熄灯火，紧紧搂着倩紫，满腔豪情化作无限柔意。此时已到子时，只听值更的梆子声远远传来，夫妻相拥无语，不觉沉沉睡去。

第三十回　唐皇避暑造新宫文　干中计发义兵

马三宝听了倩紫之劝，决定追随李世民，他默默盘算了几日，就开始了动作。此后他往东宫去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除了向李建成请示军务事宜之外，更主动接近东宫官属。马三宝毕竟是读书人出身，其识见谈吐与寻常武人差别较大，且现在又蒙李渊宠信，东宫官属中倒有一大半人愿意与他交往。至于那帮宿卫统领，早就有心结交马三宝，马三宝本来就豪爽大方，此次长孙无忌奉李世民之令到洛阳调拨了一批钱物与他，其囊中较往日要丰富得多，马三宝花得更为畅快。钱如流水般花了出去，换来了一片叫好声。

李建成见马三宝日日与自己亲近，并和东宫官属厮混得熟，心想这是前一段时间自己倾心拉拢的结果，心里非常高兴。一日埋怨马三宝手脚太大，花费昂贵，让他今后稍稍收敛一些，不能惯坏了众人。李建成还当场赏了马三宝银锞二十锭，潞绸五十匹，以此作为补偿。李建成此举引来李元吉的不满，埋怨道："马三宝不过为婉娘姐的一个下人，还是贼寇出身，你这样偏爱他，又是修其府居，又是赠送钱物，不怕招致其他人的嫉妒吗？"李建成反驳道："他今日所处的位置，不亚于裴监，别人能比吗？你无须多言，我自有道理。"其时王珪、魏徵也在身侧，点头赞许李建成的主意。

日子一天天变得炎热起来。这两年虽兵革不息，但毕竟规模不大，所费银粮大多能就地解决。加上这两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库里的钱粮日渐充实。李渊本性惯会享受，现在府库渐丰，就想花费一番。他这些年久居京城，身子渐渐发胖，最难耐热。为了能在夏日避暑，他先是修了一座九成宫，住了一夏之后，觉得这里的风向、山水不算太好，遂弃置不用。想起在坊州狩猎的时候，其属地宜君县有一处山水甚佳，气候宜人，遂下诏在那里修筑离宫，命名为仁智宫。准备六月入暑时，带上一帮老臣去住上一段时间。

某日，朝堂上李渊对李建成道："届时朕去避暑，这监国之事儿就交与你。说到底，今后朕的天下都是儿孙的，要让你多多历练才是。"座下群臣听到此语，心中不免耸动，因为这是李渊第一次在大朝会说这般话。一些心思灵动的大臣更是心想，李渊是不是动了退位的心

思？然而看着又不像，眼瞅着李渊身体甚健，满面红光，现在不是退位的时候。不过有一点肯定无疑，就是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日渐巩固，不是吗？几个人偷眼打量站在前排的李世民，只见他目光炯炯，神色安然，看不出任何异样来。

依照唐制，每逢大朝会，文官五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依例觐见皇帝。马三宝现为翊卫羽林郎将，名列五品，此次朝会也在列。散朝后他闷闷不语，打马奔回府居，入室后闻到一股异香扑鼻，又见倩紫正对着铜镜梳妆，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味儿，如此奇怪？"

倩紫回眸一笑道："都是你拿回来的东西，还用问我吗？"

"我什么时候拿回来的？"

"真是贵人多忘事，来，"倩紫立起身来，执起马三宝之手，将他拉到榻前，掀起被褥，只见被里躺着一只银质球形熏炉，里面正冒出袅袅轻烟，房中的香气皆是从中散出，倩紫笑吟吟道，"这熏炉，这铜镜，不都是你拿回来的吗？"

马三宝想起来了，那日李建成拿出一件海兽葡萄镜和一只熏炉，让他拿回家转赠给夫人。马三宝当时仔细观看，见铜镜做工精巧，装饰精美，银熏炉遍体镂空，焚香其中，可熏被褥衣服，知道这是宫中珍品，遂谢赏领出。回府后交给倩紫，心想倩紫爱武并不喜妆饰，觉得无甚大用，不想她还是用上了。

看到李建成所赏器物，马三宝心中更是沉重，遂伸手从被中掂出熏炉，将之放在地上，自己一挺身躺在榻上。

倩紫慌不迭地拾起熏炉，责怪道："这个物件不能放在地上，是被服里用的东西。你怎么了？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

马三宝并不回答，将脸侧向里面，背向倩紫。

好半天，马三宝方才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夫人，我们那日所言，莫非错了吗？"倩紫又问究竟。

马三宝道："看皇帝今日朝会上的动静，他有心要让位给太子呢。"他将早朝时的情景说了一遍。

倩紫听后，也是半天无语。她想了许久，才迟迟疑疑道："圣上既然说这般话，显是中意于太子。三宝你说，我们究竟怎么办？"

"家里的主意多由夫人来拿，我们一同商量商量，争取有一个万全之策。"

"唉，遇到这等事儿，想有万全之策，那就太难了。"

两人相对沉默半天。

好一阵子，倩紫又问："圣上说让太子监国，可曾说将兵符交与太子？"

马三宝摇摇头道："圣上仅是泛泛说了一句，至于是否将兵符交给太子，他倒是没说。"

倩紫眼睛一亮，说道："只要圣上不将兵符交给太子，则太子虽监国，却无从调动天下兵马，说到底，他还是太子。知道吗？公主曾经说过，圣上依旧体设府兵制，他们唯听兵符调遣，所以最紧要处就是这个兵符。"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隋、唐袭之。李渊入长安后，将关中地区分为十二道，诸道皆置军府，计有十二军：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每军置将、副一人，以督耕战。这十二军皆由设在长安的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骠骑、车骑将军无权调兵，直接听令于皇帝的指令，且以兵符为凭。府兵们居无事时耕于田野，并轮番到京师宿卫。若四方有事时，则根据皇命出征，战事完结，即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历朝设置府兵的本意是兵士不失农业，将帅无握兵之重，以绝祸乱的萌芽。初唐之时，这十二军为唐军之基本精锐，大权独揽于李渊一手。

马三宝岂不明白这个道理？哂道："又是公主之语，你以为我不知道兵符的重要吗？"

"是呀，公主就是这样说的。别看天下之大，重要处皆集于这个小物件上，这就是皇权。三宝，我看你有点小题大做了，圣上仅仅这样说了一句，又未交托兵权，弄得你满脸愁云，这是男子大丈夫所为吗？"

倩紫见马三宝不语，又捅了他一下，说道："上次我们说事在人为，如今太子和秦王都来拉你，兵刃相见，那是要见真章本领的。太子既然来拉你，说明他心中并无十足的把握，还是那句话，论智谋论上阵，太子岂是秦王的对手？现在还在角力阶段，并未见分晓嘛。"

倩紫这话说得马三宝脸浮笑容，一翻身起来握着倩紫之手，说道："真有你的，不枉跟随公主多年，你这番见识让我等须眉男子也望尘莫及啊。"

"又来了不是？男子大丈夫行事不能犹豫，既然决定要做，就不能顾忌太多。上次我说过，若你不幸，我定当追随你去见公主，今天我还是这话。"

"好夫人，我就听你的。"马三宝立起身来，定下心来。

武德七年六月初一，李渊起驾前往仁智宫避暑。李建成果然依令在京城监国，李世民和李元吉随驾出城。李渊所带的官员，还是那一帮老臣，有裴寂、封德彝、萧瑀、陈叔达、屈突通等人，马三宝当了护驾的主官，一路用心指挥，甚是忙碌。

李元吉见李世民所带府属中，除了房玄龄、杜如晦为文官，其他的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皆是清一色的武将，心里觉得奇怪。他悄悄问裴寂道："二郎惯会附庸风雅，父皇此次避暑，毕竟在殿内的时间为多，他那一帮读书人正好有机会来卖弄本事。他如今带来了一帮武将，一个马三宝来护驾就足够了，敢是他们喜欢游山玩水吗？"

裴寂道："二郎此举，大有深意。敢是他知道圣上爱狩猎，带了这一帮人来显露本领，也未可知。"

"狩猎？他们谁又能比上我的本事？"

"是啊，所以圣上每次外出狩猎，总是喜欢带上四郎嘛。"

"可惜仁智宫新成，没有趁手的厨子。否则将所猎野味趁鲜烹之，一定会让裴监吃得心花怒放呢。"

两人说到兴奋处，不禁相对哈哈大笑起来。

这笑声传到后面，众天策府属觉得异常刺耳，不自觉都皱起眉头。程咬金悄悄对侯君集道："这老儿生得獐头鼠脑，听说他并没有什么真本事，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做到如此高官呢？"

侯君集伸鞭在程咬金的"九花虬"上拍了一鞭，也悄声道："什么本事？看到了吗？就是这个本领。"

两人一人一句说个不停，渐渐说到不堪处。他们声音虽小，身旁众人还能听到，不觉微笑上脸，其中的秦叔宝还算持重，斥道："你们不可再胡说了，小心让秦王听到。"

程咬金一伸舌头，看了一眼前面行走的李世民，见他正专注地和杜如晦说话。

李世民眼望前方，那里即见泾阳的城池。泾阳官员们闻听皇上大驾光临，早将路面上铺了一层黄土，路两旁每隔五步皆有一名乡勇守卫。李世民道："如晦，过了泾阳再有二百四十里，即是坊州吧？"

杜如晦这些年掌控情报，早将天下山川图尽收囊中，随李世民出行时，更将沿途山川形势再看一遍，默熟于心。这会儿见李世民问询，点头称是。

李世民问："那庆州在坊州之西，稍稍偏北一些，相距约有三百里吧？"

"不错，直线距离为三百里，然中间山川相隔，极不好走，须绕道而行，这样就不止三百里了。"

"是了，杨文干在那里山高皇帝远，可以为所欲为，勤练兵勇。如晦，这几日庆州那里有无新消息？"

"杨文干依旧练兵不止，听说他这几日将城墙又加高了一尺。"

"哼，果然异志不小啊。"这时銮驾前卫已抵泾阳城下，李世民复对房玄龄道，"玄龄，八年前你在这里投军，脚穿草鞋，拄着沾满泥浆的长杖，那模样儿好似一位刚刚从田里劳作回来的老农，谁会想到你有满腹的智计呢？"

房玄龄忆起旧事，感触甚深，拱手道："玄龄蒙秦王青眼有加，遂

有今日，这是秦王的恩遇。”

李世民忽然笑了，说道：“我有玄龄、如晦，犹如古有管仲、张良，不知太子今日恩宠杨文干，这又算是哪一招呢？”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了一眼，不敢接李世民的话茬儿。年关之时，两人找到李世民将杜淹所献之计说出，不想李世民不再提起，两人弄不清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大驾又行了两日，不觉就入了坊州境内。

仁智宫依山而建，坐北朝南。宫内有两座一大一小的自然山峰，主殿依大峰环建，与峰相连的回廊直通峰上，上面又依峰势建有亭台楼阁，掩映在奇花珍树间。偏殿建在小峰旁，与主殿的建筑格局大致相同，只是规模小了一些。

李渊入了仁智宫，沿途见房舍精美，又感气候宜人，果然比长安凉爽许多，心中大乐。这几日连续行走，李渊虽坐在辂车内不用骑马，还是觉得劳乏，遂令太监备下御汤洗浴。

李渊更衣后在宫女的扶持下进入了御池，心里又是一喜。只见御池周环数丈，全部用白玉石砌成，走近一点看，石上雕刻为鱼龙鸟雁等形状，李渊轻轻入池，只觉池水温暖，原来此宫中还有一般好处，就是山间原有一泉，汩汩流出的皆是温水，他们将温泉引入御池，就有了这等天然之水。李渊舒坦地在池中舒张四臂，觉得温水刺激着周身的毛孔，遍体通泰。

李渊出浴后，顿觉周身舒服，精神焕发。遂点了严妃侍寝。这严妃是蜀州刺史献来的蜀中女子，生得身材婀娜，仪态风流，年龄未及二八，是李渊新宠上的，时间还不到三个月。李渊现在逐渐丢开尹德妃、张婕妤等人，觉得她们床上功夫虽厉害，然是熟了的套路，她们又张狂过度，李渊渐渐觉得被动，感觉有点吃不消，就转而喜欢娇羞的小妃。不过后宫之中，除了万贵妃，李渊还倚重尹德妃和张婕妤两人，她们毕竟与自己是老交情了。

不大一会儿，身披粉红色轻纱的严妃飘飘而来，身上未穿内衣，玲珑毕现。她乖觉地走到龙榻前脱掉纱衣，如一条白鱼，娇羞地伏在李渊身边。已经六十岁的皇帝揽着这个娇小的躯体，触手处觉得其皮肤滑腻

如凝脂，心里不觉激动起来。一时事毕，他满足地环着严妃的身儿，心想当皇帝还是美妙，阅尽了天下的春色，思想间，便沉沉睡去，一直睡到日上三竿。

进入仁智宫后，李世民与李元吉及各位老臣一起居住在偏殿，其他天策府属驻扎在西门外的营盘里。这天早起，他用过早膳，见阳光透过窗棂射入室内，遂上前推开窗扇，让阳光和山间的清凉一同泻入。他忽然诗兴大发，倚窗吟咏一首，诗曰：

重峦俯溪水　碧嶂插遥天　山红扶岭日　入翠贮岩烟

叠松朝若夜　复岫阙疑全　对此恬千虑　无劳访九仙

吟罢，李世民觉得还不能完全尽兴，遂摊宣纸，将所吟诗句挥毫书成。

这时，只听门“吱呀”一声，三人走入房内，李世民抬头见是萧瑀、陈叔达、封德彝他们，慌忙将笔搁在砚上，快步迎上。

原来他们来此避暑，免去了早朝之苦，用过早膳后即到园内信步观赏，不觉就聚到一起。返回时，看到李世民的窗户大开，隐隐听到吟咏声音，遂相约来探。

萧瑀信步走到案前，低头细观，说道：“果然好诗，二郎，你真正得了怡情之妙。”

李世民谦虚道：“不敢，小子智疏才浅，不过觉得这里风景之妙，乘兴哼了几句，别污了你们的法眼。”

封德彝和陈叔达也走过来观看，皆点头称赞。

他们又在这里闲话了几句，这时一名太监进来，宣李渊之旨，让他们过去相见。

李渊身穿便装，惬意地坐在御座上，见众人进来，挥手道：“罢了，免礼。既然来到这里，名为避暑，就要名副其实，不要让那些俗礼拘束我等。你们，别傻站在那儿，两边不是已经给你们备好了座位吗？”

众人小心翼翼坐到座位上。

李渊忽然双拳伸开，举手过顶，夸张地伸了一下懒腰，说道："这个地方不错，甚合我意，舒服极了。哎，你们，别在那里正襟危坐可好？大家松弛一下，可以随便说些闲话儿。"

封德彝道："陛下，许是以前弓弦张得太紧，现在不用上朝，也不用考虑杂事，这弓弦一下子松了下来，臣委实感到不适应。"

萧瑀道："嘿，你又来了不是？圣上让我们随驾来此避暑，只要好好陪着皇上，玩痛快就行。"

李渊点头赞同，又道："不错，所谓有张有弛，张弛有度，应该如此。二郎、四郎，古人说要修身养性，你们两人都年轻，这一点上要多注意。你们两人尚武有余，须好好养性，这天下之事，太子将来还要赖你们辅佐。现在兵革渐息，治理国家不能一味用武。"

李世民道："儿臣谨记父皇教诲。"

李元吉侧头看了一眼李世民，转向李渊道："父皇，儿臣从今日开始也要读一些书。说到修身养性此节，我比起二哥就差远了。二哥的底子本来就好，这一段时间又置文学馆，日日在那里谈经弄典，吟诗作文，所以有了处变不惊，决胜帷幄的本领。"他又转向李世民，"二哥，能修到这等本领，有什么速成的法儿吗？"

李世民微笑不语，心想四郎以前心直口快，说话不会拐弯儿，现在却能藏起锋芒，尽说些捧人的言语，细细听来，可以听出其话语之中暗藏机锋。

裴寂笑道："四郎也好得很呀，你是我朝出名的猛将，现在又想读书。圣上，这是我大唐之幸啊。"

李世民见裴寂处处维护李元吉，心中不是滋味儿。心里忽然掠过一丝悔意，心想这裴寂虽不学无术，但与父皇亲密，自己满可以与他虚与委蛇，使他持中立地位。奈何自己不识其中滋味，示之以刚，生生地将他推入大郎和四郎的怀抱之中，使自己多了一名强敌。不过现在的局面已成，再悔从前，徒添烦恼。

李渊不明白两派的斗争目前已是水火之势，见李世民默默无语，日处府内与众学士谈经说文，还以为自己的一些平衡举措收到了好效果，因而不再往深里想。现在听李元吉要读书，心里大为高兴，赞许道："好呀，说起读书此节，四郎自小就深厌之，小时候没少挨我的训诫。四郎，你若想读书，太学里的陆德明、孔颖达是当代大儒，你可拜他们为师，肯定会有教益。"

李元吉道："谢父皇关爱，现在儿臣多从府中袁郎等人读书，陆、孔两人学问博达，儿臣须循序渐进，一时不敢惊动此两人。待儿臣有些进步后，再去请教他们不迟。"

李世民觉得李元吉在这里胡说鬼话，心想他若能潜心读书，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说道："父皇，四弟想潜心读书，是我家之福，也为其他弟妹们树立了榜样。儿臣蒙父皇恩准，在府内设了文学馆，四弟若想读书，不必另起炉灶，可入府一同研讨。这样，我们兄弟在一起，可以日日读书习文，增进兄弟之间的情谊。"

李渊一听大喜，说道："二郎此议甚好，四郎，你与二郎在一起最好，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你们两人若拧成一股绳儿共同辅佐太子，我与这帮老臣不用操心，大可出外游玩围猎，也许能多活些日子。二郎，你若看众弟中有才识卓异者，就多替我操一份心，早加培养，使他们长成后能堪大用，也算你尽了一份兄长的职责。"

这是皇帝的旨意，李世民起身恭恭敬敬道："儿臣谨遵圣意，上辅父皇与太子，下抚皇弟，助其才略，精心为父皇出力。"

李元吉听了李渊的话，心想让自己入天策府与这位讨厌的二哥日日在一起，还不如把自己杀了来得畅快。他打定主意，可以当面敷衍父皇，但让自己去登天策府门，他李世民用一顶八抬大轿来抬，也休想让自己挪动一步。

李渊丢开这个话题，转对众人说："这几日鞍马劳顿，想大家昨儿一晚都歇过劲儿来了。我昨日路过西山，见那里山势不算太险，又无人迹，很适合围猎。今日午时过后，我们就一同去那里猎上一回。陈卿，这事儿你先去安排一下。唔，二郎、四郎，今日围猎，你们所带府属都可参加，正好让我见识一下他们的本事。"

裴寂向李元吉看了一眼，意思是：瞧瞧，果然被我言中，二郎深谋

远虑，有心再显一番本事吧。

午时过后，李渊在仪仗的护卫下来到西山。

裴寂注意李世民所带从人，发现他除了长孙无忌跟随外，其他府属未见踪影。他一时大惑不解，悄悄对李元吉说："这二郎到底弄什么名堂？既然带了这帮猛将，又不来圣上面前显露本事，他意欲何为？"李元吉很讨厌这帮人，没好气地回答道："他们不来最好，他们若来了，围着二郎像一群苍蝇一样，不弄得我头昏脑闷才怪，还有什么好心情来围猎？裴监，你现在怎么变得好操心了，上赶着想见他们不成？"

裴寂被李元吉抢白一顿，不以为难堪，微微一笑，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李渊下车后，目光在群臣中搜索了一遍，问立在陈叔达身边的五坊使道："刘卿，我那只豹儿来了没有？"唐初即设五坊使，专门负责狩猎事宜。五坊即指雕坊、鹘坊、鹰坊、鹞坊和狗坊。

五坊使刘爱素答道："这只豹儿是陛下的爱物，臣不敢怠慢。"说完，他令人将李渊的马匹牵过来，此马系"玉花骢"的后代，由张万岁精心培育的，是去年李世民献给李渊的。

这匹马到了众人面前，只见它身材高大，依稀可见"玉花骢"当年的雄姿，身上披着耀眼的黄金鞍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最奇特的是其尻上的圆垫上，蹲踞着一头猎豹。猎豹两耳直竖，双目炯炯，前肢俯踞，后肢弓蹬，全身紧绷，力量集中在紧抓圆垫的前爪上，好像随时都会弹射而出。这只猎豹身上黄皮黑斑，脖颈上戴着一枚黑色的项圈，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送给李渊的礼物。

李渊笑容满面，对刘爱素道："朕狩猎多次，从未用过猎豹，今儿个要尝尝鲜了。刘卿，若猎豹堪用，你这五坊使的名称就要改一改，当称为六坊使吧。裴监，刘卿那里还有一只豹儿，你也试试如何？"

裴寂连连摇手，说道："老臣不敢，只要圣上能够尽兴，就是臣下的欢喜。"

李渊哈哈大笑，移步过去上马。

随后，李渊驱马前行，众官和护卫围绕左右，开始驱赶猎杀。李渊性好围猎，众人心意共通，皆想法将猎物驱赶到李渊面前，由他张弓射之。李元吉就没有这份心思，他见猎心喜，嘴里大声吆喝，手下一刻不停射出连珠箭，野兽纷纷倒地。

他们在这里围猎，直进行了两个时辰，人人弄得浑身大汗。那只猎豹果然厉害，专寻大兽下口，每每看见猎物，就弹射而出，腾空时发出吼声，野猪等物一听见这声音顿时都吓呆了，很快就被猎豹冲上去擒获。

这场猎事下来，李渊猎获最多。再下来，就要数李元吉了，其他人都是寥寥无几。

李渊很是兴奋，觉得这场射杀爽快极了，遂笑对群臣说："知道朕为何爱出行狩猎吗？当然狩猎本身是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儿，然我大唐以武立国，不能忘了尚武的本分，这其实是朕心里最记挂的。"

李渊在这里自鸣得意，裴寂、封德彝急忙来颂扬数句，萧瑀、陈叔达、屈突通也点头附和。

父皇到底怎么了？李世民听着群臣在那里恭维李渊，又见李渊面带微笑，心中着实受用，思绪因飞开了去。近年来，国势渐强之后，他开始少问政事，例行的早朝他动辄不来，整日里与年轻的妃子厮混在一起，或者出外狩猎，俨然一个太平皇帝的模样。自去年开始，仅避暑的宫殿就连修了三处。

诸代皇帝中爱享受者多，励精图治者少，莫非父皇现在开始松弛心志，只想一味贪图享受吗？

想起父皇在处理自己与大哥相争的事情时，李世民不由得顿生怨怼之情。既立大郎为太子，不该再怂恿自己的夺储之想；既想立自己为太子，就该废立分明，不该拖泥带水。如今已酿成了争位之势，父皇又不分青红皂白，试图用平衡的手法来换取眼前的清净。如此重要事体，父皇不认真从根源上来消弭，仅仅做一些表面文章，岂有用处？

说到底，这都是父皇的性格使然。犹豫不定，左右摇摆，当为国君之忌。想到这里，李世民忽然心间涌出了一丝忧虑：眼前正准备的这一件大事，父皇当何以处之呢？

李世民在这里独自发呆，目光直直如傻了一般。这时李渊车仗开始返回，群臣骑马随后，李元吉诧异地看到李世民那木呆的样子，喊了一声："二哥，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该走了。"

李世民方才惊醒过来，想起刚才自己失态的样子，自嘲地笑了一笑，打马随上前去。临近西门桥边，大队人员依例返回驻地，不能再往前行。这时李世民驭住了马，唤过长孙无忌，问道："张万岁那里有什么新消息吗？"

长孙无忌见身旁无人，靠前几步，轻声说道："自从我们离京时得了张万岁的飞鹘传书，此后再无消息。当时他已经动身，依时间估计，他现在应该得手了。"李世民在府里养了两只白鹘，可以用来传递书信。李世民为它们固定了两条路线，一路飞往洛阳，每天可以往返数次；一路飞往陇西张万岁的牧马场，每天可以往返一次。这样他在京师，每日可以与洛阳张亮、陇西张万岁频繁联络。如今来了坊州，白鹘不能随行，两地讯息就要滞后很多。

"京城里的人到了没有？"李世民临行前交代李安，让他每天将白鹘所传书信快马送到自己手中。

长孙无忌回答道："算着时间应该到了，二郎，你先入宫，我到大路上迎候，一有消息，我立刻入宫禀告你。"

李世民点点头，轻声道："事发之初，不可毫厘有错，这点你要切记。"说完，他拨马回宫。

李元吉要博李渊的欢喜，他从猎获的野味中挑出几种，亲自入后厨指点厨子洗剥、烹制，果然做出了几道独特的美味，李渊和群臣交相称赞。裴寂边吃边道："陛下，老臣以为，要说这烹制野味的道儿，举目天下，难有人与四郎比肩。"

李渊笑道："人言四郎善狩能食，果然不错。四郎，你今后若将这等聪明之处用在读书上，相信效果也会不错。"

李元吉很是得意："可惜这次来未将趁手的厨子带来，父皇的御厨呆板得很，一招一式皆循老法，不求新变化，滋味就差了一些。"

李世民心中有事，不知食之滋味。他见李元吉沾沾自喜，心想他不

务正业，偏爱在这些无聊的事儿上下功夫，若让他读书，无疑是痴人说梦。遂不发一言，伺候李渊吃完，然后离座返室。

李世民回房后先去洗浴一番，然后披上一件长衫端坐在孤灯前，拿出一本老子的《道德经》静读。不大一会儿，长孙无忌推门进来，取出一个管状的绢纸卷儿递过来，低声道："二郎，来了。"

李世民起身放下书卷，接过绢纸，小心在灯前除去上面密封的蜡泥，轻轻展开绢纸，只见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李世民凑近灯前凝神观看。

李世民细细看完，眉头顿时舒展，轻声微笑道："这事儿成了，张万岁的戏做得挺足。"说罢，他将绢纸放在烛火上点燃，那纸片儿化成青烟，很快燃烧殆尽。

长孙无忌也不禁狂喜，轻声道："数月里的努力终于有成，二郎，没想到这事儿如此容易。我们等着看看好戏逐步登台吧。"

李世民沉吟道："世事难料，不到最后，我们也不可将话说足了。无忌，你趁早回营吧，可以先将杨文干谋反的事儿，给玄龄、如晦等人透个信，让他们有个准备。"

"要不要将此消息透给三宝？"

"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找三宝说。嗯，我们要把握好节奏，不可乱了章法。你去吧。"

长孙无忌告辞退出。

第二天未时三刻，西门守卫急匆匆来见马三宝，说外面路上来了一溜装满甲戈的车。领头两人自称是东宫之人，口称有紧要事情求见马三宝，并要求觐见皇帝。

马三宝急忙赶往西门，过了桥就见那两人立在当路，他细细一看认得他们，原来是东宫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

平日里，马三宝与他们甚是相熟，经常开玩笑，今天在这个场合见面，马三宝不敢造次，冷面问道："两位不在长安，却随带甲戈来此，到底有什么紧要事儿？说吧。"

尔朱焕、桥公山脸色凝重，桥公山跨前几步凑到马三宝的耳边轻声说道："马将军，事关重大，请借一步说话。"

三人一起过桥到了西门守卫房内，马三宝关上房门，目视两人道："有什么事儿，现在可以说了。"

两人对视一眼，尔朱焕道："马将军，这事儿说来实在令人胆寒。外面的车装满甲戈，是太子送给庆州都督杨文干的。"

马三宝点头道："我知道，太子送给杨文干甲戈，也不是一回了。"

"是的，我们领太子之命送甲戈给杨文干，非复一次。然这一次事儿却很奇特，临行前，太子将我等两人叫入殿内，他屏退左右，秘密给我们说了一席话。我和公山领命出长安后，愈觉事关重大，到了豳州，说什么也不敢再前行了，听说皇帝在坊州仁智宫，就来这里先见马将军，并请转禀皇帝：太子要谋反了！"马三宝大惊："什么？太子要谋反？怎么可能？你可将太子给你们说的话细述出来。"

"太子对我们两人说，如今杨文干练兵已成，让我们将此批甲戈送过去之后，就跟随杨文干一起举兵直奔仁智宫，想法捉拿皇帝、秦王及众大臣。长安那边，太子也起兵响应，以此废了当今圣上，太子可登皇位。"

"啊，太子怎能这样？他可有书信交给杨文干？"

"没有。太子说，事关重大，让我们将话儿记熟，然后口传给杨文干。"

"好，你们所说的是实话吗？"

"我们两人愿以头作保。"

"你们若见了皇帝，敢将这般话儿原封不动说出吗？"

"怎么不敢？我们拼了身家性命，原是为了一片忠君之心。"

"好，事不宜迟。你们随我马上觐见皇帝。"

李渊冷眼看着尔朱焕、桥公山在那里跪诉，觉得事情不可思议。心想那杨文干居于弹丸之地，敢有什么胆子来举兵谋反，且太子一向忠厚淳朴，自己刚刚出京，他就想夺位，不似他一贯的作风。待两人将事情说完，李渊哼了一声，斥道："你们两人好大的胆子，受了何人指使，敢来诬告太子？"

两人闻言浑身发抖，颤言道："小人说的句句是实，不敢诬告太子半分，请圣上明察。"

这时马三宝跨前一步奏道："陛下，臣一开始也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事儿非同小可，总能核查清楚。臣想，再借给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到圣上面前胡说。"

李渊点头道："不错，这事儿一定要查个清楚。三宝，你先将这两人关押起来，慢慢再审。你出去后可将群臣叫进来，朕要见他们。"

封德彝却不请自来，他领着一人候在门外。马三宝领着尔朱焕、桥公山出门看见他，说道："封令，圣上正找你呢，赶快进去吧。"

封德彝所领之人大有来历，原来是宁州刺史杜凤举。只见他满面蒙尘，浑身衣衫褴褛，显是经历了一番艰苦跋涉。他们入宫后，封德彝先向李渊介绍了杜凤举的身份，杜凤举匍匐在地，颤声道："陛下，臣星夜来此，是想亲口向圣上禀报一件大事儿。那庆州都督杨文干，久怀不轨之心，一直勤练兵勇。前日他在庆州易帜举兵，宣称要拥立太子居皇位，并约臣一同反叛。臣不敢大意，一面约束手下拱卫城池，一面独身来此向圣上禀报。"

李渊大惊，诧异道："真有此事？那杨文干到底仗了谁的势力，竟然敢起兵反朕。"

封德彝简要向李渊说了杨文干的来历，最后说："杨文干起兵肯定事连太子，他虽居偏地，却事关全身，陛下，此事不可轻视。"

李渊听罢，急召群臣进殿。

第三十一回　李渊仓皇应突变　世民雷霆荡庆州

李渊起初听了尔朱焕、桥公山的诉状心里将信将疑，这下又得了杜凤举的佐证，才觉得果有此事。他的脑子如炸了一般，一段时间里成了空白。看到封德彝带同杜凤举要出门，急忙唤道："封卿，你把马三宝和屈突通叫来，朕在这里等你们三人，别的人一概不见。"

李渊就在这一闪念之间，已经拿定了主意。其实李渊不是一个糊涂之人，这些年大郎和二郎相争，他心里有数，像此次出行，他让李世民和李元吉随同，就是有意为之，不想让他们留在京城惹出事端。就是臣下偏向两人的态度，他也能分辨清楚。像现在随行众人中，裴寂和四郎无疑替大郎说话，而萧瑀和陈叔达，向来偏向二郎，如今杨文干举兵反叛事连太子，若让这帮人来面前争吵，是非愈说不清。李渊思来想去，觉得封德彝、屈突通和马三宝三人位居中立，多为自己着想，与他们三人商量眼前的大事，也许还能弄个明白。

不大一会儿，封德彝、屈突通和马三宝进了殿门，屈突通显是已经得到庆州反叛的消息，三人脸上都是很沉重的神色。

李渊招呼他们三人坐下，然后道："这庆州反叛的事儿，想是你们已经知道了，朕现在方寸已乱，你们说说怎么办？"

三人相对默然半天，都不敢说话，惹得李渊心烦，怒道："朕遭逢大事，不叫别人，你们不知朕的苦心吗？屈卿，你手掌天下兵马大权，明白攻退取舍；封卿，你善智谋识大体，能理错乱复杂形势；至于三宝，这守卫宫禁皆赖于你。如今遇到紧要时刻，你们默然无语，莫非想要朕的难堪吗？"

马三宝连忙站起，拱手道："陛下息怒，臣下不敢。"

屈突通道："陛下，杨文干谋反，事前无先兆且事起仓促，让臣等措手不及。臣下心想，庆州那里的局面若何，还要核实清楚。现在要等周围州县报来消息，我们这里，是否派人前往宣召？"

"宣召？杨文干反就反了，朕还能宣召他吗？屈卿，你在这里痴人

说梦！”

封德彝见李渊火气很大，沉思片刻，拱手言道：“陛下，屈尚书所言也有几分道理。如今事故猝发，变起仓促，事情到底如何？是该弄个清楚。然目前混乱之际，须有防范措施举之，以策万全。臣想，首要者要保陛下安全，然后就近调动兵马，以消弭叛乱。”

李渊难熄怒火，骂道：“大郎日常淳厚朴素，看样子都是假装出来的，竟背着朕搞这些鬼名堂。封卿，那杨文干没有授任资格，却能这么快当了庆州都督，你主管吏部，当初怎么就走了眼？”

杨文干事发之后，封德彝心里不免惴惴，因为当时王珪、韦挺找他，要求为杨文干授职，还说是太子的主意。现在李渊问询杨文干的来历，他是逃不脱干系的，遂斟字酌句答道：“陛下为兴国运，下诏征集天下人才，因有非时选一道。杨文干由东宫举荐，臣当时也曾细细核查，见他为及第举子，且礼部、吏部的考核也为卓异，因而放了他为外官。”

“杨文干既然是及第举子，例授文官，缘何给了他一个武职身份？不伦不类。”

“具体细节，臣委实不知，待返京后，臣一定查个明白，再行禀报圣上。”

“哼，大郎暗地里搞这些鬼名堂，仅他给杨文干运送甲戈这一件事儿，即是图谋不轨！朕一向宽仁待人，对儿子们也要求他们常怀此心，这些年来看他们勤勉办事，还想收到了效果，心里宽慰得很。没想到——唉，还是朕错了。儿子打老子的主意，他们之间又勾心斗角，皇门之内，难道逃不掉这个轮回吗？”李渊说到这里，脸色黯淡下来，意甚恻然，“还是封卿说得对，目前最紧要还是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啊。三宝，目前宫内外宿卫之兵共有多少人？”

马三宝答道：“陛下，守宫之人共有五千，另西门外营中还有一万人。”

“好，三宝，你立刻前去布置，我们连夜拔营向北移动，不可在此驻留。这仁智宫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然后面山势险峻。万一有人将来路堵断，我们插翅难飞。三宝，你赶快去吧，让他们前军先发，朕随后

就走。”

“要通知其他大臣和后宫之人吗？”

“不用，你们三人随我身侧，不要他人。”

马三宝领命而去。

李渊又问屈突通道：“屈卿，离这里最近的军府是哪几个？”

屈突通拿出地图，指点道：“若调兵马，十个时辰内能赶到这里的当数同州道的羽林军。”

李渊先取出一支兵符交给屈突通道：“你派人速去同州，让羽林军简装即来，不可延误。”他又取出三支兵符，说道，“除了羽林军，还要召宁州道的折威军、万年道的参旗军、长安道的鼓旗军过来，这些军马的来路远了一些，但一定要来。”

屈突通手拿兵符匆匆离去。

殿内就剩下李渊和封德彝两人，李渊叹道：“封卿，出京前朕本来想将兵符也交给大郎，既然让他监国，岂能名不符实？现在看来，这样一犹豫还是大有道理的。”

封德彝沉吟道：“陛下已将护卫之事安排妥帖，还要防备杨文干西窜。此事是否连着太子，现在不好下定论，然杨文干举兵反叛的事儿，肯定无疑。”

“对，你的提醒很有道理。封卿，你来拟旨，也要连夜发出去。可令左武威将军钱九陇和灵州都督杨师道分别领兵，夹击庆州。”

封德彝取来笔墨，飞快地将旨拟出，送李渊过目后加盖御印，然后派出两拨快骑送了出去。

马三宝、屈突通将事情安排停当，然后又入宫侍驾。此时已近子时，月色溶溶，禁卫之前队向北先发，李渊也升车出宫。大队人马一直向北行了三十里，寻到一处易守难攻的地方驻扎，当此时，东方已露出鱼肚色，一个早晨又来了。

李渊等人一夜未眠，各怀心思。李渊依然对李建成此举恼怒不已，决心待此事平复，废掉太子。屈突通忙于调派兵马，其心内着急，连连派人前去催促。那马三宝明白事情底细，心里很是从容，因肩负守卫之任，打起精神勤勉布置，显得很是忙碌。

唯有一个封德彝的心思与众不同，一路上脑海里思绪一刻不停。他越想越觉得这事儿透着蹊跷：杨文干举兵反叛是事实，太子给杨文干送甲戈也是事实，然太子已居储位，皇帝又很信任，他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来夺皇位，何况还想依靠一个小小的杨文干来奇袭仁智宫，简直是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太子不是糊涂之人，明知道调兵大权还在皇上之手，他这样做不是以卵击石吗？

皇帝的车驾和大队侍卫出宫远去，弄得后宫之人和未随行的臣子莫名其妙。有一点很明白，就是要有大事发生了。

裴寂、萧瑀、陈叔达三人住处相邻，他们听到外面动静，不约而同走出户外，想入主殿见李渊问个明白，然被侍卫挡了回去。这时，李世民和李元吉也欲过去看个究竟，却得到了同样的遭遇。他们在那里着急，裴寂更是破口大骂："你们竟然敢拦老夫，想找死吗？"李元吉拔剑欲砍面前的侍卫。

一名太监疾步过来，口传李渊之旨："圣上有旨，诸官谨守房舍，不得擅离，违旨者斩。"如此，裴寂和李元吉顿时泄了劲儿。

几人就在殿前的台阶上观看出宫的队伍，他们见李渊的革辂车缓缓出了宫门，后面仅跟随封德彝和屈突通两位大臣，马三宝骑着马来回忙碌。他们面面相觑，自从李渊即皇帝位之后，还从来没有这般慌乱而又神秘的阵势。裴寂、萧瑀、陈叔达三人心里不是滋味儿，心想皇帝平时与自己亲善，到底遇到什么急事，把自己撇在一边。其中的裴寂最为心酸，想不透李渊素来与自己敞开心扉，诸事儿不瞒，缘何突然之间变了性子？

他们三人向李世民、李元吉问询究竟，两名皇子也是一头雾水，皆茫然不知。李世民道："父皇如此匆匆离开，肯定有大事发生。我们只有耐心等待，总会水落石出。"李元吉哂道："这不是废话吗？若无大事，怎会这样？"他们一直看到人马皆出，西门关闭，又见议不出结果，方各自回房。

裴寂留了一个心眼，听说后宫之人并未随皇帝离开，令人去主殿寻来张婕妤身边的管事太监，查问究竟。这名太监一开始也愕然不知，复返身回宫找到主殿值日太监询问，方才知道了大概。这名太监告诉裴寂："听说是庆州那边出事了，好像是一名叫杨什么的起兵逼宫反叛。"

裴寂一听大惊，知道这事儿连着太子，急忙叫来李元吉商量。李元吉一听，愕然不解："怎么可能？杨文干为什么要起兵反叛？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裴寂道："杨文干既然出事，一定事连太子。皇帝出行不带我们，定然认为我们与太子亲善。我揣摩，皇帝这样做，肯定已经开始防备太子了。"裴寂不愧居官多年，虽平时无甚见识，然遇到这等宫中突然变故，毕竟经验老到，较常人要高上一筹。

"杨文干乳臭小儿在那里胡折腾，怎么和太子有关了？父皇不会想大哥要反叛他吧？"

"杨文干是东宫推举的非时选官，又曾在东宫宿卫，他若有事儿，岂能与太子无关？齐王，这宫中之事，哪怕一点儿小事，也能酿成大事啊。"

李元吉细细一想，也惊出了一身冷汗，颤声道："这怎么办？若父皇因此疑了大哥，他的太子之位岂不被废了？"

"被废？极有可能。四郎，太子这一段时间政声不坏，皇帝又眼瞅着心里喜欢，是谁为他出此下策？"

"没有哇，我出京以前，从未听大哥说过这般事儿。他若行这等大事，肯定要和我商量，难道就这几天时间又有什么变化不成？不会，裴监，我敢断定，杨文干起兵若真有其事，肯定不是大哥的指使。"

"这样就好。四郎，不管怎么说，要把这边的事儿赶快给太子透个信儿，让他早有准备。"

"还来得及吗？你看那一拨儿一拨儿的快马接连奔出，肯定是父皇的专使。"

"不妨，你赶快修书一封，派快骑送往京城，这样相差不到一个时

辰。何况，那些人未必就是往京城去的。皇帝匆匆出宫，显是觉得这里不安全，为保自己安全，他首先要办的事儿是什么？”

“调动兵马。”

“对呀，这里人马不足二万，显得单薄，须就近调动十二军来护驾。太子那里，皇帝也许还未来得及派人去呢。”

“裴监不愧为老谋深算，这等事儿，就是打破了我的脑壳，也想不出来。”李元吉的脸色到了现在，方显出一丝笑意。

“齐王切莫高兴太早，事情结果如何，现在实难辨清。总而言之，要帮太子度过这场劫难才是。”

李渊一夜未眠，情绪异常，在帐内走来走去，心绪难平。午时过后，屈突通进帐禀告，说羽林军星夜赶来，已到宜君，其他三路兵马，业已出发，正快速前来护驾。到了这个时候，李渊的一颗心方才落入肚中。

听说羽林军要过宜君前来护驾，李渊挥手道：“不用，就让他们在宜君面南面西防守，这个鬼地方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蚊子又多得厉害，怎么能住？你告诉三宝，午膳过后，拔营返回仁智宫。”

屈突通转身出外安排，这时封德彝在帐外求见。

君臣面对，两人眼中都布满了血丝，李渊叹道：“封卿，年龄不饶人啊。一夜休息不好，皆现疲惫之色。如今羽林军已到，自身安全一节可以高枕无忧，我们返回仁智宫，好好休息一下。你说，下一步该如何办？”

封德彝奏道：“臣昨晚想了一夜，一直想不出结果来。那杨文干起兵反叛，不足为患。只是事连太子，这事儿就颇费踌躇了。若处置不当，天下震动。如今国有外患，内乱未靖，臣想还要稳妥处之。”

李渊愤愤道：“怎么稳妥？大郎胡作非为，极伤朕心，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待朕回到仁智宫，即令人锁拿他来勘问。封卿，朕方寸已乱，如何查问处置，由你主之。”

“圣上不可，臣想此事曲折，内里定有蹊跷。若贸然锁拿太子，万

一此事与他无涉，岂不扫了太子的威望，他现为储君，将来如何君临天下？”

“以你的意思，难道让朕请他来吗？”

“臣思来一计，正好用来试探太子。请陛下发给太子手诏，让他前来仁智宫。”

“他会来吗？”

“太子若见诏不来，说明他心里有鬼，圣上兴兵锁拿师出有名。太子若奉诏前来，说明他心里坦荡，臣可以弄清其中原委，帮其洗雪冤屈。”

“他有什么冤屈？朕早说过，仅他怂恿杨文干练兵之事，就是大不敬。好吧，就依你所言，诏他速来见朕。”

过了午时，李渊的车仗在万余名侍卫护持下，缓缓退回宜君。这番阵势比起昨晚仓皇而逃，要从容许多。

李建成接到李元吉的来书，也是大吃一惊。他心里透亮，明白此事的严重性，因而傻傻地坐在显德殿里，直瞪着殿门发呆，吓得宫女一时不敢近前。

阳光透过窗户和殿门斜射殿内，将夏日的暑气带了进来。空气里的热气和心中的烦躁混在一起，弄得李建成头上冒出汗水。这时，黄门官来报，说户部侍郎来访，李建成不耐烦地挥手道：“不见。午时以前我不见任何人，都给我挡住了。”说完，他立起身来，烦躁地在殿内来回踱步。

他百思不得其解，杨文干到底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敢举兵反叛，这不是给自己添乱吗？

怎么办？怎么办？李建成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好的对策。无奈之间，他看到瑟瑟躲在墙角里的宫女，不禁大怒，吼道：“你们躲在墙角里装什么鬼？赶快去把王珪、韦挺、魏徵给我找来，迟一会儿，小心我扒了你们的皮。”

几个宫女疾步出殿，这唤人之事，并非她们的职责。现在见太子震

怒，不敢再出一声，惶惶然夺门而出，分头去叫这三个人。

他们三人每日都入东宫，办事之地离显德殿不远。闻听太子召唤，遂三步并成两步，疾步赶来。李建成见他们入殿，令闲人皆出，拿出李元吉来书，说道："你们看看，这杨文干到底是怎么了？竟然干出如此狂逆之事。"

三人看后，面面相觑，心中的震惊不亚于李建成，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韦挺说道："这杨文干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他怎么能这样做？这——这——这如何是好？"

王珪道："杨文干不是蠢笨之人，若行这等大事，事前绝无先兆，其中定有原因。太子，不如速派一人前去查问，到时候若圣上问起，心里也有个底儿。"

李建成斥道："都火烧眉毛了，长安去庆州，一来一回至少需要数日时间，能来得及吗？真是异想天开。"

魏徵缓缓言道："这件事儿究竟结果如何，就看圣上下步如何行止了。他若雷霆一怒，前来锁拿太子，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他若手诏太子，说明圣上并无太多的凭据，需进一步核查，太子就有周旋的余地。事儿明摆着，杨文干谋反是他自个儿的事情，与太子无涉，硬要攀在太子身上，岂不形成一桩冤案？唉，我以前就说过，杨文干浮动佻脱，难谋大事，太子不察，把他当成一件宝贝供着。瞧，事儿不是出来了吗？"

韦挺抢白道："魏洗马怎么能说这般话儿？当初文干入宫，我好像记得你也没反对。为何现在事儿出来了，你却在这里指手画脚？"

"不错，我对太子招纳贤才大为推崇，然也不能良莠不齐，不分好坏一股脑儿搜罗进来。"魏徵平素不喜韦挺那桀骜不驯的样儿，忍不住反驳过去。

李建成更为恼怒，吼道："好了，大事当前，不筹谋办法，却在这里顶嘴。韦挺，你不要再说了，杨文干今日出事，难道没有你的责任？天策府随便拿出一人，也不会闯下如此大祸。究根溯源，还是你失察所

致。”他缓了一口气，又道，“魏洗马所言甚有道理，事情明摆着，这事儿与我无关，父皇总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将我锁拿了事。”

李建成又想了一下，说道：“韦挺，你速派得力人前往庆州，找到杨文干问询究竟。王中允说得对，将来父皇问起，我总要有应对之词。现在时间虽然晚了一些，然毕竟还能补救。”

韦挺道：“太子不可一味服软，杨文干既然在那面起兵，我们不妨假戏真做。就让杨文干杀向坊州。我们这里集合东宫宿卫也杀奔过去，让圣上让位给太子，岂不一劳永逸？”

李建成斥道：“你越说越没谱儿了，难道你想把大家的脑袋都弄掉不成？这样才称了你的心意？”

王珪说道：“韦兄弟，你不知道其中的凶险啊！这会儿，想圣上已经调动十二军前去坊州护卫，我们集合手下之兵，再加上杨文干的那点人马，人数难有三万，岂是十二军的对手？”

几人商量之后，形成共识，目前之势，唯有等待李渊的来书，再定下步应对之策。韦挺派出一名与杨文干相熟的心腹，让他携带太子的手令，利用沿途的驿马，不停换马疾驰，找到杨文干问清举兵原因后，立刻返回。

李渊的手诏过了午时被送往东宫，上面未提及杨文干举兵之事，仅说让太子赶赴仁智宫有事相商。

四人看罢顿时释然，王珪道：“魏洗马，圣上的心思果然被你算准了。太子，圣上既然相召，说明他对你犹豫不定，如何摆脱这场厄难，就看殿下如何向圣上陈说了。”

李建成忧心忡忡，叹道：“这一行凶吉如何，我实在没有底儿。韦挺，若去庆州之人带回消息，你可速速派人送给我。”

魏徵冷笑道：“只怕太子一入仁智宫，就难与外人见面。太子，这宫外的布置，比如与裴寂和齐王的联络，你还要好好筹划一番。”

李建成道：“仁智宫现在防卫严密，外人休想入内，想与裴监和四郎联络，说着容易，做起来就太难了。算了，听天由命吧。”

魏徵道："事不宜迟，请太子立刻上路。此去仁智宫，不可带人太多，免遭猜疑。"

"我知道。"李建成说罢，即出宫离京。身旁共带三百名随从，出京城未至六十里，到了一个名叫毛鸿宾堡的地方，他觉得带的人还是太多，随身只带十人，让其余人返回京城。他们这样行到仁智宫，已是四更天了。

正当李建成在东宫惶恐不安的时候，李渊又回到了仁智宫。回到宫内的第一件事儿，先是睡了一觉，现在仁智宫周围重兵防守，当保无虞。一觉醒来，他默默盘算，目前自身安全已保，又诏太子来见，该腾出手儿去收拾杨文干了。想到这里，他令太监去唤来李世民。

李世民也是一夜未眠，两眼熬得通红，他入宫见了李渊，"扑通"一声跪地泣声道："父皇，到底出了什么急事儿？累父皇奔波惊惧，儿子这一夜担足了心事。"

李渊挥手让他起来，说道："起来吧，当时事起仓促，又是晚间，难辨真伪，我就出外暂避一阵。二郎，那日东宫里的尔朱焕、桥公山来告，言说大郎给庆州的杨文干运送兵戈，让他起兵来袭仁智宫，逼我退位。"

"这怎么可能？大哥日常端庄淳朴，以仁孝事父皇，不可能会有反叛之心。是不是有小人来诬告大哥呢？"

"起初我也不信，紧接着宁州刺史杜凤举又来，说杨文干果然起兵，不由得我不信。"

李世民怒道："文干竖子，敢为狂逆。父皇，杨文干不足为患，派一将讨之足矣。"

李渊道："不错，杨文干不足为患。然杨文干为东宫所荐，又曾宿卫东宫，其事连大郎。若处理不好，别人以为我要废太子，大郎这些年培植势力不小，我恐怕尾大不掉，应之者众啊。"

李世民揣摩李渊的心意，觉得他想让自己带兵去剿灭杨文干，而且要不事张扬，影响越小越好。遂问道："父皇是想让儿臣速去剿灭此贼吗？"

“对，你行军打仗，快刀斩乱麻，所战皆捷，甚合吾意。你今日不事张扬，带领天策府属悄悄到了宁州，我让折威军归属你指挥，前去捉拿杨文干。”说到这里，李渊语调一转，变得柔情起来，“二郎，当初我许你为太子，非是我对你偏爱，只是想我大唐天下，要有一个能干的儿子来传续。奈你推托不就，此事就作罢。如今大郎如此作为，太伤我心，我们不说别的，杨文干一个小小的都督，大郎如此关心，累送兵戈与他，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大郎已居储位，天下早晚是他的，犯得上如此着急，恨不得立刻就把我打入冷宫去吗？其心可诛啊！”

李世民又复顿首，涕泣曰：“父皇，儿臣想大哥不是这样的人，请父皇息怒，给大哥辩白的机会。”

“冤屈？他怂恿杨文干起兵，这是他的冤吗？二郎，我心已定，勿复多言。等你这次平定杨文干回来，我当立你为太子。”

李世民又伏地恳求：“父皇万万不可，自古以来皆立嫡长为储君，世民断断不敢窥视储位。”

李渊走过来扶起李世民，叹道：“唉，我们李家岂能步前朝杨家的后尘？你放心，我不会效法隋文帝自诛其子。我想好了，今后立你为太子，不杀大郎，就封他为蜀王。蜀地兵势脆弱，大郎在那里难成气候。他日大郎若能诚心事你为君，你可敬其为兄全其一生；若他不能事你，则自取其咎，由你处之。”

李世民见李渊说到这个份儿上，不敢再多为李建成求情，遂抹了一下眼泪，说道：“父皇既这样说，儿子定当忠君体国，以身报之。儿臣今日就出发前往宁州，一定斩杀杨文干此贼。”

“杨文干嘛，还是活捉最好。我要亲口问他，为何大逆不道，敢来叛朕？”

李世民拿着李渊的手诏出了殿门，见马三宝正在殿前张罗，就对他使了一下眼色。马三宝很识趣，很自然地走过来招呼道：“秦王好走啊。”

李世民握着马三宝之手大声道：“马将军，父皇身旁护卫之事，还要累你多操心了。”看到左近无人，侍卫不在身侧，他快速沉声说道：“三宝，我现在奉父皇旨意前去剿灭杨文干，我将房玄龄、杜如晦

留下，你有事可和他们商议。近两天，这边的事儿肯定不会少了，你要多加小心。”

马三宝手紧了紧，大声道：“秦王放心，望你凯旋。”

李世民很快结束停当，打马出了西门，来到天策府属的驻地，要带众将前往庆州捉拿杨文干。

房玄龄和杜如晦见众将出门，就将李世民邀到一旁，悄悄说了自己的忧虑。

房玄龄和杜如晦那日得到长孙无忌的通知，已经明白了杨文干举兵，定然有李世民的功劳。两人私下议论，觉得拿杨文干谋反之事来扳倒李建成，分量显得太轻。不过事情既然做出来了，肯定会对李建成不利。两人议到最后，对李世民做此事绕开他们，单独运作，大为不解。杜如晦微笑道：“玄龄兄，看样子秦王对我们两人并未全托心事呀，这件事儿的提议者是我们，自始至终，秦王却未与我们商量一句。”房玄龄的心情也很复杂，叹道：“我们毕竟是秦王的属下，不是至亲，所以这件事儿就分出远近来。如晦，我们既为秦王属下，此事全当不知，关键时候，还是要向秦王提出建议的。”杜如晦点头称是。

李世民这会儿正好有话给他们说，低声道：“我去庆州，这里的大局由你们两位主持，数日之间，宫中也许有大变。我已嘱咐马三宝，宫中若有事儿，他会来找你们两人商量。”房、杜两人点头答应，房玄龄说道：“秦王，杨文干的事儿不闹明白，恐怕圣上一时不好下定论，这里面有许多变数。”杜如晦也道：“属下和房兄这几日私下议论，觉得杨文干谋反事连太子，似过牵强，唯望秦王明察。秦王此次典兵去剿杨文干，应将杨贼造反的证据都拿到了，方能取信圣上。”

李世民明白他们两人言语中的深意，点头道：“我知道你们的意思。”

为了赶时间，李世民令众将不从官道上行走，而是翻山越岭直插宁州，这样天亮之前即能赶到。

杨文干果然不堪一击，其时他正率人准备进击宁州，半路上遇到了李世民的大军。可怜杨文干费尽心力训练的乡勇不堪一击，稍稍与折威军一接触，即作鸟兽散。杨文干见势头不好，急忙收拢少数败军退回庆

州，龟缩防守。

李世民并不忙着攻打，他令人从军中选出一些大嗓门的兵士，让他们对着庆州城喊话。先宣李渊圣旨，再说只擒元凶不问胁从之意。这一招儿果然管用，城中之人见大军压境，早已惶恐不安，这会儿听到不再追究众人的责任，只办杨文干一人，心里顿时活泛。原来杨文干刚一到职，即将他的骄横劲儿都拿了出来，对庆州一应官吏呼来喝去，对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弄得大家敢怒不敢言。现在李世民在城外一呼喊，他们稍稍一商量，就一拥而上把杨文干绑了起来，然后大开城门，将杨文干送到李世民的面前。

李世民看到杨文干被捆成一团，脸上、身上沾满了泥土，痛得龇牙咧嘴，模样很是狼狈。他早闻杨文干之名，今日第一次见面，心中好奇，就走近多看了几眼。

杨文干却认得李世民，嚷道："李世民，你别在这里得意。你以为打着皇帝的旗号来捉我，这事儿就完了吗？告诉你，太子已经洞察了你的阴谋，他会替我报仇的。"

李世民一皱眉头，对尉迟敬德道："敬德，去把他的狗嘴堵上，我不耐烦听这只疯狗乱咬。"

"殿下，瞧我先把这狗贼的舌头割下来。"

"敬德不可，父皇还要听他的口供呢。"

杨文干的嘴巴被一团破布堵上，仍旧在那里呜呜乱叫。

李世民一挥手道："敬德，先把这厮关押起来。诸位，天色已晚，我们且入庆州城内歇息一晚，明日返回坊州。"

众人簇拥着李世民向城内走去，李世民将长孙无忌唤到近前，悄声道："入城后，你设法把那封书信找到。"长孙无忌点点头，明白这封书信的紧要。

杨文干举兵反叛是李世民一手导演而成的。

李世民暗暗打听杨文干的性格，知道他为人浮动佻脱，好为虚言，到任后又染上了骄横的毛病，且性如烈火动辄激动，不顾其余。他针对

杨文干的性格，与高士廉、长孙无忌一起商谈了数日，决定先挑起杨文干起兵。这次李渊到仁智宫避暑，所带兵马甚少，李世民以为是最好的时机，因而走了三步棋。

第一步棋，是针对杨文干唯听李建成号令的特点，伪造一封李建成的亲笔书信送至庆州。这件事儿不难，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字迹非常相像，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长孙无忌又拿来李建成的图章图样，找高手刻了一枚，这章盖在书信上，绝无破绽。这封书信这样写道：

吾居太子之位，为秦王所觊觎。吾虽蒙皇上信任，然秦王势大，宫中宫外，为秦王说项者众，长此以往，恐父皇反复。今父皇至坊州仁智宫避暑，所带人少，秦王随行，此天赐良机也，卿练兵不懈，颇有成效，为一奇兵。唯六月初一，卿可领兵奔赴仁智宫，吾自长安出兵响应，则大事可成。事成之日，吾当授汝为兵部尚书。

其实书信中破绽甚多，惜杨文干早就抱定了为太子效忠的主意，将李世民视为最大敌人，接书信后见是李建成的亲笔，且押有图章，一点儿都没有怀疑。

第二步棋，是让张万岁挑选三十名心腹之人，然后李世民让长孙无忌送去一批财宝给张万岁。入夜，张万岁将这三十人召到一密室里，指着三十堆财宝说道："这里的财宝一人一份，你们的家人三辈子也花不完。我拿这些钱想买你们的一双耳朵，嗯，还有半条命，要去完成一项绝密的任务。具体来说，出发前我要刺聋你们的双耳，然后到一处城池前走一趟，待我与对方将话说完，你们即可四散逃回。我已挑选了几十匹最快的骏马作为你们的坐骑，逃命的机会还是有的。回来后，我再送你们一批财物，你们可以继续在营中待下去，也可回家与妻儿团聚。怎么样？愿意干的人就留下，不愿干的就给我滚蛋。"

众人看着眼前这金灿灿的财物，眼都发直了，这是他们一辈子都难见到的宝物呀。他们内心里还有更深的忧虑，眼前的张万岁是马贼出身，平素就是一副杆子脾气，如今既然把机密说出，不愿干者也许一出此房门，就会被干掉。他们又一想，虽然从此成为聋子，然眼不瞎，口能说，换来了这么多的钱物，还是很合算的买卖。何况上阵后不用厮杀，只是一哄而散，放眼天下，又有谁的马儿能比上张万岁的马儿脚力快？最后，这三十个人倒是没有一个人退出，齐刷刷地答应参加。

张万岁那日接到李世民的飞鹘传书，夜间即带领这三十名死士出

发，他们避开州县，直奔庆州。到了庆州城下，只见张万岁身穿官服，脸上涂作黑锅也似，对着城门大叫："喂，城上的人听着，杨文干反迹已著，秦王奉皇帝圣旨，令我等前来锁拿杨文干入京。"

其时杨文干刚刚接到那封伪造书信，正准备兵马掩袭仁智宫，听说城下有人来捉拿自己，心里透出奇怪，即上城门一看，见那里仅有稀稀拉拉的三十余人，心中不由得大怒，认为这又是秦王捣的鬼，遂点起五百甲士，杀下城来。

张万岁见一将杀下城来，知道他就是杨文干，遂大喝道："杨文干，你图谋造反，不来束手就擒，还想等我来拿你吗？"

杨文干冷笑道："何方蟊贼？竟然敢假冒官府来蒙骗我等。"

张万岁一扬手中的绢纸，喝道："这是秦王的教令，难道还有假吗？你速速下马，跪听宣教。"

"胡说，我为大唐之官，只听皇帝和太子的号令，秦王又是什么东西，敢来号令我？少废话，左右，给我拿下这帮贼人。"

五百人催动马匹，杀向张万岁等人。张万岁故作慌张，手一抖，将那张纸落在地上。然后一扬鞭，发出撤退的号令，只见他们这三十一骑撒开蹄子四散狂奔，一霎时就不见了踪影。

杨文干受到张万岁的这番袭扰，怒火更甚，更信太子书信之言，觉得秦王果然开始下手了。他与宁州刺史杜凤举平时颇有来往，遂修书一封，谋求联手。宁州为通往坊州的必经之路，若杜凤举明白事理借条道儿，也可省去许多麻烦。

第三步棋，即是让东宫之人到仁智宫去首告太子，不言而喻，尔朱焕、桥公山反戈一击，当是马三宝的功劳。至于杜凤举前来密告，则是意料之外的神来之笔了。

西面天际收回了最后一抹晚霞，将夜幕降临庆州。庆州为一边陲小城，方圆不过五里，城内草房土路，较之京畿周围的县城，要简陋许多。

李世民用过晚膳即独自回房，令人将灯火张起，拿出太史公所著的

《史记》读了起来。晨练晚读，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习惯。这套《史记》随他身侧已历多时，书卷角儿露出发白的痕迹，书页间也被磨得不相连接，书中布满他密密麻麻的圈点。房玄龄见此书破旧，建议他再换一套，李世民道："书为人用，岂可作为摆设？这套书已随我多日，两相熟稔，若寻要读之卷，眼不视即可用手翻到此页，我不能辜负了这个老友。"

李世民信手翻卷，正好翻到《殷本纪第三》，读到"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汉，然后肯碗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忽然触动心事，开始掩卷遐思起来。

成汤有了伊尹，两人可谓明主贤臣。及成汤死，伊尹立其孙太甲为帝，惜太甲不遵汤法，暴虐乱德，伊尹于是放太甲于桐宫三年，使其反思。三年后，太甲洗心革面变了一人，伊尹乃复太甲帝位。李世民心想，伊尹手握重权而不自私，太甲修德三年成就新人，古人之精神境界确实清明。这让他又想起了隋炀帝，假若也有一名隋时的伊尹，将隋炀帝流放三年，然后返回成为一代明君，这可能吗？李世民摇摇头，觉得不可想象，如此说，今人确实不如古人。

李世民正在这里胡思乱想，长孙无忌推门进来，他脸带欣喜，轻声道："那两封书信找回来了。嗨，费了我好大的劲儿。二郎，你猜猜，杨文干将这信件藏于何处？"

李世民摇摇头，长孙无忌将信递过来，一封即是伪造之书，另一张则是张万岁故意落在阵前的。

"这小子将之缝在贴身的亵衣上，我遍寻不着，就扒光了他的衣服，方才找到。"

李世民默默将两张纸烧掉。一路上，李世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纸片儿落到东宫的手里，现在付之一炬，从此再无心事。

李世民低头想了半天，说道："无忌，信是找到了，可还有一事儿，那杨文干之嘴不好堵啊。"

"一杀了之，看他还对谁说。"

“不行啊，临行前父皇让我生擒杨文干，还说要亲自问话儿呢。我们若把他杀了，父皇找我要人，我以何对之呢？”

长孙无忌也觉得不好办，喃喃道：“杀不能杀，活不能活，这怎么办？”忽然眼睛一亮，说道：“对了，我们不如把他的舌头割掉，这样他还是活人一个，可什么话也说不成了。”

李世民摇头。

过了一会儿，李世民想到了一个主意，说道：“杨文干是被城内百姓擒拿的，可见其不得人心，民愤极大。若他死于百姓之手，父皇向来爱民如子，恐他也说不出什么。”

长孙无忌大喜，说道：“这个主意好，我马上去办。”说完转身就走。

李世民唤他止步，叮嘱道：“现在尉迟敬德正在看押杨文干，无忌，你对敬德说若百姓来攻，让他退让就是。至于百姓起事，你也不可抛头露面。要知道，军中说不定就有东宫安插之人，何况，杨文干起事多日，长安那里该有人来联络了。这件事儿要做得没有一点痕迹，不能让别人抓住我的把柄。”

长孙无忌点头答应，然后出门安排。

那日李渊许李世民为太子，李世民面子上又是推辞，又是替李建成说话，心里其实是满腔的狂喜。

然如今父皇正当盛年，性格虽然简慢，却毕竟有相当的见识。他现在恼怒之时许自己为太子，待他性子平复下来，又听了别人言语，再转别议怎么办？李世民深明父皇那犹豫不决、多好反复的性格。

李世民心里烦躁起来，他丢掉书卷，慢慢踱出门外。

这时，只听到西城那里一片人声喧哗，动静很大。一名郎将急匆匆奔过来，报道：“禀秦王，城内百姓突然啸聚数百，一窝蜂拥向关押杨文干的地方，他们是不是要劫夺杨文干？”

李世民已经明白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脸色很沉静，说道：“杨文干在庆州民心失尽，百姓恨不得生食其肉，劫夺他干什么？是想把他拉

回家做成干肉吗？”

郎将听到李世民说出这等奇怪的话，不禁愣了。

李世民瞪了他一眼，喝道：“你愣在这里干什么？赶快传我之令，请秦、程、段、张四将军紧把四门，不可走了一个。”

过了小半个时辰，西边的喧哗渐渐平息下来，这时，长孙无忌悄悄走了进来，轻声道：“二郎，事儿成了，百姓恨死了杨文干，用砖头瓦块将之击死。”

李世民舒了一口气：“好，此事已成，明日我们就可班师了。无忌，那杨文干的尸体要以棺盛之，一者，他毕竟是朝廷的命官，再者，父皇也要死见其尸。”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杂沓声音，就见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张公谨拉着尉迟敬德走了进来。未到李世民的身边，程咬金的大嗓门已经传了过来：“秦王，你看尉迟黑子办的好事，他连一个小小的杨文干都看不住，竟然让人击死。”

尉迟敬德低眉顺眼，显得让众人奚落得够呛。程咬金得理不让人，继续道：“黑子，你若难守，该叫我们帮忙才是，你却一声不吭，反而令兵士给他们让开一条道儿。唉，你怎么也改了性子？开始变得懦弱起来。”

李世民截住程咬金的话儿，说道：“杨文干叛逆之人，什么时候都是一死。如今他死在百姓之手，说明他为民贼。父皇若知道，肯定也会欢喜的。敬德，我想你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是吗？”

尉迟敬德平时难受半点委屈，今日被程咬金等人奚落，一声不吭，已是大违常性。他嗫嚅道：“殿下知我……”

秦叔宝悄声道：“殿下，杨文干谋反，应该将他带回长安交有司审讯才是。他现在轻易死了，岂不便宜他了？”

“不妨，杨文干谋反是天下皆知的事儿，事情明摆着，他死与不死，无须辩驳。不过叔宝兄说得对，这厮现在死了，毕竟可免许多苦楚。”李世民脸现喜色，声音渐大。

尉迟敬德接过话儿："殿下，那杨文干临死时受的苦楚，也不算小。嘴里塞着布团，一开始发出呜呜的声音，如猪叫一般，到了最后，他竟然将布团吞入肚中，那番滋味，委实难受。"

长孙无忌道："程将军说得不错，敬德现在变得铁骨柔肠起来。"

程咬金道："当然，黑子现在又娶了林刺史的女儿。这名夫人生得既美，又有似水柔肠，黑子转了性子，与她有关哪！"

尉迟敬德的夫人苏氏病逝后，经长孙无忌说合，尉迟敬德娶了绵州刺史林同洲的女儿为继室。蜀中女儿身材窈窕面容姣好，更有一番水蜜似的风情。两人成婚后甚是恩爱，这林氏夫人还有一般好处，就是善待前房独子尉迟宝琳，使尉迟敬德更是敬重她。其成婚之日，尉迟敬德邀天策府众属吃酒。见到他那娇小的新夫人，众文官也还罢了，唯这帮武将见敬德那黑粗的身材配上这个娇娘儿，不免心热，取笑说尉迟敬德是老牛吃了嫩草。武将之间说话最为不堪，种种粗俗之处难于尽表。

众人见程咬金又想取笑尉迟敬德，那是听熟的老套子，遂一笑即散。

第三十二回　太子负荆诉冤屈　封公鼓舌释疑窦

那日凌晨，李建成带领十人走到离仁智宫还有十里的地方，就被守卫之兵拦下。羽林军副将亲自前来盘问，又入宫向马三宝请示，这样一来一回折腾到天色微明。李建成被准一人入宫，他在羽林军兵士的夹持下行到西门，又被告知在西门外等待。李建成贵为太子多年，何尝如此落魄，心里灰暗之极。

到了用早膳的时候，马三宝令人给李建成端来膳食。李建成满腹心事，无心进膳，他这几日一直难以入眠，又经此长途跋涉，神色显得很疲惫。马三宝见他这个样儿，两人毕竟共事多时，心中就升起了怜悯之意，低声道："太子，圣上现在未起，殿下知道，他这几日也倦得很。他若召见殿下，看来至少要过上一个多时辰。殿下先将就着吃些饭，我再让他们弄些温水过来，你再净净面。这样，待会儿去见皇帝，就有些精神气儿。"

李建成心急如焚，试着夹起饭菜送入口中又难以下咽。他还是听了马三宝的建议，用温水好好地洗了一把脸。这样稍微整理一下，样子就清爽了许多。李建成知道李渊素有洁癖，自己若以邋遢的样儿去见，定会招致更多的厌烦。

巳时三刻，一名太监匆匆过来传旨，宣李建成入殿觐见。

李建成一路行走，脑海里一片空白。待他即将跨入殿门的时候，脑子中忽然灵光一现，想起了临行时魏徵的那番话："太子，此行凶险。皇上面前，你须临机表现，剖说明白，方能救助自己，别人是帮不了你一丝一毫的。"他顿时恢复了常态，凝神打量殿内的情景。

只见李渊坐在居中的龙案之后，双手按在案上，脸现怒色。他急忙急行几步，"扑通"跪倒，口里说道："儿臣有罪，请父皇责罚。"

李渊沉声说道："孽畜，你知罪吗？"

李建成叩首答道："儿臣奉父皇之命居京城监国，牢记自己的责任，终日勤勉办事，不敢负了父皇的嘱托。要说日日处理政务，难免挂

一漏千，父皇但有训诫，儿臣定当改正。”

“哼，你还在这里嘴硬，知道我为何将你召来吗？”

“儿臣委实不知。”

“你自己做的好事儿，事到如今，还在这里佯装不知？我问你，你认得杨文干这人吗？你教唆他举兵反我，想谋夺我的皇位！”说到这里，李渊怒火更盛，立起身来，抓起案上的一个玉石镇纸，“呼”地掷向李建成，李建成本能地闪身躲避，镇纸“啪”地落在其侧，摔得粉碎，这更激发了李渊的怒火，吼道：“我已立你为太子，为何如此性急？你若想早日登皇位，可以明对我说，我自会让你，难道定要取我这项上人头才算达到你的目的？”

李建成一听，急忙磕头不已，须臾间，满额流血，他辩白道：“父皇，那杨文干确实由儿臣举荐，被授任庆州都督。儿臣见他能文能武，为一可造之才，对他也较为看重。杨文干说庆州居于边陲之地，想练兵以防突厥，儿臣应他之求助其一些戈甲，这些事都是有的。然说儿臣教唆他反叛，这是没有的事儿，望父皇明察。”

“你还在这里嘴硬！告你的人就是东宫之人，他们现在这里，我让他们过来，你与他们对质。”说罢，他转向一旁的马三宝说道，“去，把尔朱焕、桥公山给我带上来。”

马三宝转身出殿，很快将尔朱焕、桥公山两人带上殿来。

李渊手一伸，指向两人道：“孽畜，好好看清了，别对我说你不认识他们两人。”

李建成抬起头，只见他两人满面沾满血迹，模样着实可怖。他的目光来回在两人脸上绕了好几回，敢是心中有鬼，尔朱焕、桥公山两人不敢与他正视。李建成看了一会儿，又复低头对李渊道：“父皇，这两人确实是儿臣府中之人。前些日子，儿臣派他们前往庆州，给杨文干送去一些旧戈甲，至今未回。”

“好，你既然认账，那他们的话也是不会错的。尔朱焕、桥公山，朕为你们做主，当着太子的面，不要有什么顾虑，把太子曾给你们说过的话复述一遍。”

两人先是踌躇了一会儿，方由桥公山将太子令杨文干举兵的事儿说了一遍。

李建成听完，“腾”地起身，作势要抢侍卫之剑，被马三宝拦腰抱住。李建成气得脸色灰白，语不成句，骂道：“你们——你们两人害我！好哇，不料想，我养了你们这两只白眼狼。你们到底受了何人的指使？竟然敢来陷害我？”

“孽畜，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说的？”

李建成长号一声，其声凄厉惨痛，又向李渊磕头不止，泣声道：“父皇啊，这尔、桥两人明显受人指使，是想来陷害儿臣的。儿臣现在已居太子之位，位居尊位，夫复何想？再退一步说，儿臣果有异志，这尔、桥两人在东宫之内位居卑微，此等机密大事，儿臣岂能与他们商议？且他们说儿臣传话给杨文干，就是一个极大的破绽。若杨文干听命于儿臣，他若举兵，儿臣难道没有一信物为凭？他们传话给杨文干，杨文干会相信吗？”

这席话说得很有道理，李渊听来不觉心里一动。觉得这几日一味恼火大郎，并未将事件的诸种细节详加考虑。一旁的马三宝却心里打起鼓来，他瞟了一眼尔朱焕、桥公山，见他们两人脸色惊惧，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

李渊很快镇定下来，喝道：“巧舌如簧！我问你，你既为太子，该当勤勉办事，精心辅佐才是。你却从幽州调来甲士，号称什么‘长林兵’；又送兵甲给杨文干，暗中培植身边势力，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养兵蓄士，那是有司负责的事情，至于调兵出行，朝廷自有规制。你这样做，不是图谋不轨又是什么？”

李建成再顿首道：“所谓‘长林兵’，那是京中一些心怀叵测之人给喊出来的，请父皇查一查，朝廷按例为东宫配备的宿卫人数却是不敢超了一个。”

“你还敢嘴硬！自从你入殿以来，句句顶撞于我，难道是朕错了吗？”

“儿臣不敢。儿臣只是觉得此事太冤，唯想辩个明白，为父皇释疑。”

“你辩吧，终归什么时候气死了我，才称了你的心意。”

这一刻，李建成的心思变得清明起来，忽然变得刚硬，他立起身来，说道：“看来儿臣今天不管说什么，父皇终归不信。好吧，儿臣只有一死，方能释父皇之疑。”说完，他猛然用头向左边的圆柱撞去，只见他身影一闪，头已触柱，人马上昏了过去，身子也轰然倒地。

这一举动仓促，马三宝及旁边众人竟然来不及反应。待得他们抢上前去，只见李建成昏厥于地，头上裂开一个大口子，鲜血不绝涌出。马三宝撕下衣摆一角，胡乱在其头上缠了几下，然后一迭声召御医前来。

李渊见状惊愕万分，毕竟父子之情相牵，他情不自禁绕过龙案，上前查看究竟。这时御医匆匆赶来，为李建成仔细包扎。看样子伤势很重，流出的血很快又浸透了绷带。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李建成悠悠醒转过来，看见李渊正看着自己，眼神中透出关切的样子，他有心想说话，然嘴张了几张，终归无力，无法言说。

李渊挥挥手，说道：“抬下去，抬下去。”说完，他又回到龙案前，颓然坐在御座上。

马三宝走过来，问他如何发落李建成。李渊叹了一声，说道：“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怕他跑了不成。他在宫里是不能住的，你把他抬到西门外的营中好好看管，养伤为主吧。”

马三宝低头道：“三宝为太子的属下，若让臣去看管太子，别人会不会以为不妥？”

李渊不禁有些恼怒：“怕什么？就这几日的工夫，你怎么也变得疑神疑鬼了？你但去无妨，朕信你就成。”

马三宝安顿好李建成，想起李建成说的那番话，心里越想越怕。他趁着现在来西门营中的机会，悄悄来到房玄龄、杜如晦的帐前。

李建成被圈禁的消息，这会儿已像一阵风传遍了整个营中，房玄龄、杜如晦正站在帐外观看那边的动静。见到马三宝向这边走过来，两人忙将他迎入帐中，房玄龄最是心细，又出外绕帐看了一遍，见无闲人

在侧，遂唤来侯君集立在帐外把风。

帐中马三宝将殿内刚才发生的事儿简要地叙述一遍，最后说："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破绽，万一有人追着不放，那尔朱焕、桥公山两人难以自圆其说，何况——"他欲言又止，脸现忧色。

"何况这尔、桥两人的嘴到底紧不紧，你的心里也没有底儿，是吗？"杜如晦接过话来。

马三宝点点头。帐内三人一时沉默起来。

马三宝立起身来，说道："这里人多杂乱，我不能多待。请两位先生拿一个主意，晚间我可趁来看太子的空儿再来。如今秦王不在，事不宜迟，这事儿要早些定夺才是。"

说完，他匆匆掀开帐门，疾步而去。

房、杜两人在帐内坐定，沉默了许久。房玄龄叹了一口气，说道："如晦，你瞧这事儿，怎么越办越没底儿？"

杜如晦道："秦王的这步棋，现在看来过于轻率，只好慢慢补救了。为今之计，只好斩断一切凭据，让他们心中虽有疑问，然端不到台上，若能成，即是上策。"

杜如晦又道："杨文干迟早必死，他一死，此事就无对证。玄龄兄，现在最紧要处就是如何妥善处理这尔、桥两人。按说吧，有一法儿最是干脆。"他手一挥，做了一个砍杀的动作。

房玄龄摇头道："不好，这个法儿太伤阴骘，且秦王若知道肯定不愿意。如晦，跟随秦王者众多，若他们知道秦王如此行事，定会伤了他们的心。"

"若不能这样行事，就只有藏了。"

"是的，只好将他们两人藏起来。然现在方圆十里以内，防卫兵士众多，外人进不来，内里之人又出不去，能将他们藏在何处呢？如晦，我一直在为此事大费踌躇呢。"

杜如晦喃喃道："不错，目前之势，确实无法可想。"

两人复又沉默。

晚间，马三宝又悄悄来寻房、杜两人，房玄龄道："为绝后患，必须将尔朱焕、桥公山两人藏起来。现在一时无法可想，只好慢慢等待机会，再谋别法吧。"

李建成头伤虽重，但毕竟为外伤，养了两日之后，即无大碍。他的脑子刚一清醒，即索来笔墨，伏在榻上，写了一道洋洋万言的表奏与李渊。表中自太原首义说起，详述了这些年来他的作为，行文恳词切切，声言自己一心辅佐父皇理国，日夜辛劳勤勉办事之意。

李渊拿到这本表章，倒是很详细地看了一遍。经过那日殿上大郎撞柱一事，李渊的满腔怒火已平复许多。若换了数日前，李建成来进这本表章，李渊会看也不看就摔到一边的。

"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翻侧。儿臣三尺微命，残躯不惜，唯事孝父皇，此生足矣。"这是李建成表章里的一段话，李渊读来觉得余味悠长，不自觉复诵了几遍。

几日来，群臣一同议起杨文干举兵之事，多骂杨文干大逆不道，而说太子之事者少。裴寂、李元吉除了在殿上帮李建成说话，私下又求见李渊，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太子无罪，系被别人诬陷所致。到了晚间，张婕妤又主动要求侍寝，枕席之间也是为李建成说情。李渊知道他们和大郎是一路的，听了几句就觉得不耐烦，令他们不许再提。萧瑀、陈叔达的态度很是客观，认为李建成身为太子，不可能行此愚蠢之举。唯有一个封德彝，自始至终不发一言，在那里默默观察动静。

李渊内心一直以为，大郎淳朴忠厚，办事稳妥；二郎思虑深沉，英气夺人。在选择两人中谁当太子时，李渊心中多次摇摆不定。有时候他想，论治国兴邦的本领，当属二郎，然他锋芒外露，他若当了太子，难容兄弟，这一点上就违了李渊的本意。而大郎有长兄之风，又是嫡长，自古废嫡长立其他人居储位，多要经过一番刀光剑影，结果都不太好，前朝的隋文帝废掉杨勇立杨广，不是把整个儿江山都丢了吗？这正是李渊一直不愿轻易更换太子的原因。

李建成那日直斥尔朱焕、桥公山两人，确实对李渊震动很大。事后，李渊令马三宝严加看管尔、桥两人，说待此事平静下来，还要好好问个清楚。那一时刻，他的心里忽然晃过二郎的身影，心想此事若是二

郎插手其中，事儿就复杂了。想起那日许二郎为太子，又派他去剿灭杨文干，顿生悔意。

想到这里，李渊心上忽然浮出了柔情。他唤来马三宝，询问李建成的伤势，又令马三宝收拾出一间偏殿，挪李建成入宫来住。

这样又过了数日，从庆州传来消息，说叛乱已平，杨文干激起众怒被百姓活活打死。李渊不悦道："二郎如何办的事儿？身旁这么多人，连一个杨文干都保护不了？"

李渊见庆州反叛已平，李建成的伤势慢慢好起来，遂下令车驾还京。羽林军沿途护送，到了泾阳已离京畿不远，羽林军方才止步。是夜他们就驻扎在泾阳。第二天一大早，几个人匆匆来报马三宝，说尔朱焕、桥公山夜里被人劫走。

马三宝一听很是着急，嚷道："夜来城内戒备森严，这两人怎么会无影无踪，圣上还有话问他们呢，这让我如何向皇上交代？"

马三宝急忙赶到尔朱焕、桥公山住的房子前，只见后墙被掏了一个大洞，显是让人从这里接应走的。马三宝令留下一队人马，进行全城搜捕，说什么也要将这两个人找出来。

这两个人肯定是找不回来了，昨晚侯君集带领数人将尔朱焕、桥公山从房内救出，沿着马三宝指引的路线偷偷出了西门。这会儿他们正骑在马上往陇西张万岁那里赶呢。

李渊得知尔、桥两人被劫的消息时，已经过了午后。马三宝原想他会大发雷霆，没想到李渊稍稍一愣，继而很平和地道："被劫了！这样被劫走也很好嘛！这两个人已经毫无用处，他们走了岂不是干干净净？"

这句话说得马三宝摸不着头脑。

李渊回京后，仍旧让关押着李建成。此时仍是仲夏，天气依然炎热，宫城内虽绿树成荫，但热气随着蝉声无孔不入地钻入殿内。这几年每逢夏日，李渊偏好在太极殿内居住，缘于宫城内以此殿最高最大，暑气稍轻。太监们见皇上怕热，已于武德三年在宫城之北掘下了一个极深的大地窖，冬天从渭水里取来大冰块贮入其中，到夏日时逐块取出分成

小块，将之放到李渊的居室内，以此来降低暑气。

这日晚间，李渊在室内阅读各地来的奏章。李渊看到李世民的奏章，上面言说已将庆州安定，即日起即班师回京。算起来，李世民他们应该上路两天了。这时，一丝烦躁从李渊的心底涌出，他推案下地，绕室踱步。

他在室内绕了几圈，忽然停下脚步，对值日太监道："去，宣封德彝来见朕。"

封德彝的府居离太极殿不算太远。不大一会儿，封德彝就匆匆入殿。一进门，只觉一阵凉气扑面而来，他心中不由得叹道："普天之下，还是皇帝最享福啊。"

李渊令宫女端上一盘葡萄，说道："封卿，来尝尝鲜儿，这是朕让他们以冰镇之的，既凉又甜，比较特别。朕现在禁苑内植有东、西葡萄园，果实累累，你尽可放心吃。"

封德彝听后微微一笑，起身接过盘子道："谢陛下赏。"

封德彝吃了一口葡萄，只觉满口清凉，满口酸甜，因说道："这葡萄本生于西域之地，今移植长安，未失原味。想此物以炎热培之，陛下圣手又用寒冰裹之，真正成了天下的珍味。"他见李渊单独召见自己，定有要事相商，思来想去，不过还是刚刚发生的这档子事儿。就在心里一面盘算如何应对，一面口中说些恭维之词。

李渊果然说道："封卿，我们回长安已有两日了，太子尚在圈禁之中。太子到底有没有罪？裴监他们这些日子已在朕耳边说了不少言语。朕看你默默无言，今日就想听听你的见识。"

封德彝没想到李渊这么快就切入正题，遂起身道："陛下，这件事儿事关重大，其间扑朔迷离，臣一时难辨清楚。臣观陛下这些日子已展欢颜，想来乾纲圣断，陛下已有定论。"

"你不要再给朕兜圈子了，朕若有什么定论，还召见你干什么？封卿，朕知你有见识，你但有所想，尽说不妨。"

封德彝道："陛下，这件事儿也太蹊跷，很不合常理。太子既然要

谋反，他必定有谋反的原因，首先这原因就站不住脚。”

“嗯？你接着说。”

“太子为储君，陛下身后即为国君。他若想夺位，古来多两种事例。一者，其储位将不保；二者，皇帝昏庸，难制国权。如今太子之位稳固，新近有平河北之功，又有促新法施政之效，陛下恩宠日加，此为其一；陛下方当盛年，英武睿智，治驭有道，为开国兴邦之明君，此为其二。因而太子无谋反之理由，他正好好地做他的太子，为何要自寻烦恼，无端谋反呢？”

“未必，大郎也许久居太子之位，屈身于朕的统驭下，想早日挣脱羁绊，早日过上当皇帝的日子，也未可知呢。”

“好，太子既然要谋反，当明白事不成即为阶下囚的结果，因而要谋虑周全，力求一击即中。此次陛下出巡，虽令其监国，然节制十二军的兵符却未交与他。不错，太子有所谓的‘长林军’二千余人，杨文干在庆州招募有近二万人的乡勇，然以这些力量来谋反，本钱毕竟小了一些。太子不是蠢笨之人，普通人都能明白的道理，他不会不知道。明知道以卵击石，还要硬着头皮去碰，陛下，你最知太子的心性，他会这样做吗？”

“他不会。然他阴养甲士，又助杨文干练兵，这件事儿就透出乖张。封卿，听你的口气，朕觉得像极了裴监和四郎的口吻。”

封德彝又复站起，然后跪在地上叩首道：“臣不敢，陛下眼睛雪亮，臣实在不敢陷入朝中党争之旋涡。臣蒙陛下信任，这一颗心都交给了陛下，不敢再想其余。”

李渊笑了一下，宽慰道：“瞧你，朕轻轻说了一句，你就当真了。朕知道，这些年你忠心为朕，一心办事，朕不怪你。起来吧，接着好好说话。”

封德彝再顿首道：“陛下这样看臣下，臣心存感激，唯有鞠躬尽瘁，以报陛下之恩。”说完起身回座椅上，接着说道，“臣今日听裴监说，杨文干起兵之后，太子曾派人前去责问。这人还真的见到杨文干，杨文干拿出太子书信，说秦王要夺储位，又逼陛下，故起兵来袭。太子运送甲戈是实，却未曾修书给杨文干。”

“噢，还有这事儿？等二郎回来，就可水落石出了。”

封德彝轻笑一声，说道：“臣观庆州来的奏报，说杨文干已被百姓打死。人尚且见不到，何况书信呢？陛下，这场事儿到现在，若想查询清楚，需有两样见证。一者，是杨文干本人；二者，是尔朱焕、桥公山两人。如今他们或死或失，死无对证，这件事儿就成了无头案子了。其实那日在泾阳，尔朱焕、桥公山能从万军丛中从容逃出，这件事儿不用证据，即能说明太子无罪。”

“你是说尔朱焕、桥公山两人是受人指使？”

“不错，他们若心中无鬼，何至于片刻即到京城，又仓皇逃走呢？”

“这指使之人胆大包天，封卿，你以为这幕后主使之人到底是谁？”

“臣心里这样想，然手中无真凭实据，臣委实不敢说。”

“朕一开始就说了，赦你无罪，但说不妨。”

“陛下，若太子被废，谁能得益？这得益之人即为幕后主使！”

“你是说——二郎？”

“不错，就是秦王。”

李渊这些天也隐隐感觉事情背后有二郎的影子，现在经封德彝层层剖析，认定是二郎干的。他叹了一口气，沉声骂道：“这帮孽畜，就会学这些鬼蜮伎俩，唯恐朕死得晚啊。”言讫忽然流泪，说道，“封卿，朕多次说过隋文帝只知道得天下，不能察后代贤明，遂使国朝倾覆。朕即位不到七年时间，没想到报应就来得这么快。朕常常自诩大郎二郎他们能征善战，又能施政，为朕得意的儿郎。唉，朕还没死，他们已经真刀真枪在这里戳窟窿，家室不幸啊，还能望他们昌盛国运吗？”言罢大哭不止。

封德彝急忙起身劝慰道：“臣该死，如此胡说惹得陛下伤了龙体。陛下切莫伤心，其实太子和秦王都是一等一的治国人才，前朝的杨勇杨广兄弟与他们相比，差得太远了。错就错在太子和秦王都太能干，且秦王似乎又略胜一筹，这事儿就犯难了。”

李渊抬起泪眼道："若按封卿说的道理，无法再治太子之罪。二郎呢？难道让他逍遥法外不成？"

"现在无凭无据，岂可妄治秦王之罪？那日跑了尔朱焕和桥公山，陛下说得很好。他们这样一走，什么都干净了，事儿就像没有发生一样，大家依旧各治其事。陛下今后心明所以，可以缓缓图之。"

"缓缓图之？如此大事就此作烟云散，对臣下天下没个交代，岂不是荒唐透顶？"

"当然要有个交代。臣已经想好了，就说此事因受下人蒙蔽，太子和秦王产生不睦所致。前一段时间，京城纷纷传言，说东宫里的韦挺和天策府里的杜淹斗得很厉害，正好把事儿推在他们的身上。杨文干由东宫里的王珪举荐，也要薄加惩戒才是。太子和秦王都是聪明人，见陛下顾全了他们的面子，定会收敛许多。"

李渊脸上又有了笑意，满意地说道："封卿，你果然智计百出，如此大的事儿，就被你举重若轻给化解了。好，你如此费心费力，朕重重有赏。来人。"一名太监趋步来到，李渊道："传旨，封卿有大功于朕，增采邑五十顷，赏黄金一百斤。"封德彝急忙伏地谢赏。

李渊收起笑容，说道："今日所说的话儿，你不可传出一句。"

"陛下放心，臣明白事儿的轻重。"

"明白就好，封卿，你智计百出，这番功夫，今后不可用错了地方。"

房间里很是凉爽，封德彝身上早消去细汗，听了这句话，他伏在地上一下子又冒出冷汗。

封德彝施礼退出了太极殿，此时满天星斗，夜空里早洒出一些清凉来。他用衣袖又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心想自己此生什么时候敢有胆子如此和皇帝说话？算来这还是第一遭儿。不过毕竟说动了李渊之心，终是美事。假若李渊果然糊里糊涂地治了太子的罪，肯定要追究杨文干的事儿。当初举荐杨文干为官，自己还是出了大力的，李渊若是稍微一联系，自己是逃脱不掉的。

李世民班师回到长安，见宫内安安静静，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似的。他将平定杨文干之事奏与李渊，李渊仅淡淡地说了一声“知道了。”就此丢开。李世民又听说还在自己回京之前，李建成已复太子之位，照常在东宫里处理政务，心中一时很纳闷。

两日后，李渊下诏，责东宫里的王珪、韦挺和天策府里的杜淹不恪守职责，搬弄是非，蒙蔽主人，遂致太子与秦王兄弟不睦，因将他们三人同时流放至蜀南嶲州。朝中之人顿时愕然。没想到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竟然会以这个结果收场。

李世民看到太子已复其位，心里明白父皇已经改了主意，当日说要立自己为太子的话成为虚妄。当李渊下达流放杜淹诏令的时候，他的心很平静，只是觉得归罪于杜淹，有些太牵强。那杜淹经历了诸多大风大浪，这种宦途曲折早已习以为常。他明白皇帝下此流放诏令，明似惩罚自己，实是对太子和秦王的训诫。他想开了此节，心中顿时豁亮，神情变得自如起来，就开始与家人打点征途的行装。

许多天策府属平时都很讨厌杜淹，这一下子他似乎成了府中的英雄，人人皆有厚礼相赠。程咬金、尉迟敬德等武将更是排宴相送，每次皆推杜淹坐了首席，宴会一场接着一场。杜淹何曾受过如此殊遇，竟然想时间就此凝固，驻足不走，那该有多好。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杜淹想拖延一日是一日，然诏令上规定有他离开长安的日子。临行前几日，大理卿即派人日日来催。不过大理寺顾及天策府的面子，来人言语上很是温和。

到了杜淹上路的日子，一家人凄凄惨惨将行装搬到马匹之上。原来嶲州位于泸水上游之西，与吐蕃接壤，那里尚是蛮荒地带，人烟稀少，瘴疠流行，且崇山野林，气候苦寒。长孙无忌奉李世民之令，让张万岁送来了二十匹能耐长途跋涉的突厥马，充当杜淹搬运行李的脚力。杜淹令家人购足了随用的衣物等生活用品，辎装甚丰。一溜儿马匹现在载满了鼓囊囊的行装，这些随带的东西足够杜淹一家人用上三年。

车仗辘辘，马蹄声声，杜淹一家开始上路。他们出了安化门，斜向西南行去。长安去嶲州，直线距离有两千余里，中间多是山路，崎岖难行，没有一个月时间难以到达。他们一路行走，渐渐走了近十里，再往前面走一点，即有一亭，那是有人去巴蜀的时候，长安人多在这里送别的地方。昨天杜如晦对杜淹说，今天秦王要带领全体府属前来送别。杜

淹人近长亭，心中不免心热，他翘首仰望，果见那里站着一群人。

到了近前，杜淹才发觉这帮人实际分成两团，一帮人由秦王率领，显是来送别自己；另一帮人则由李建成、李元吉带领的东宫府属，他们自是来送别王珪、韦挺的。看样子王珪和韦挺比自己早到了一步，他们正在靠南一边举盏饮酒。

杜淹走到亭前急忙下马，向李世民拜道："杜淹已蒙秦王赠物许多，何至于亲身来此，杜淹心内实在不安。"他又拱手向李世民身后站立的黑压压的府属道："谢谢诸位了。"

李世民挥了一下手，后面即上来一人端两盏酒，一盏递给李世民，一盏递给杜淹。李世民执盏道："杜先生，你受世民之累陷入苦行，世民内心万分愧疚。来，今日长亭之侧，我们一同饮了这三盏送别酒。"

众人默默地将三盏酒饮尽。

李世民执起杜淹之手，哽咽道："杜先生，此去嶲州数千里，一路上要多加珍重。就是到了那里，也要珍爱自身和家人。否则先生万一有亏，即是世民的罪愆。"

杜淹很感动，这些日子他与众天策府属在一起，大家诚心相待，令他第一次感到了人与人之间那种淳厚的真挚情谊。他现在听了李世民的衷心话语，顿时泪眼婆娑："秦王也须珍重，杜淹此去嶲州，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我心中唯一的憾事，就是难以再为秦王办事。"他忽然伏近李世民的耳边，低声道，"今当远离，杜淹心里很是沉重。太子和齐王那边，秦王切不可掉以轻心。这斗阵的事儿，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李世民点头道："我知道。杜先生，总而言之，你要善待自身才是。"

杜淹走入后面人丛中，与诸人一一告别。他嘱托杜如晦道："我府居里的家什，就累你照看了。"杜如晦点头答应，经历这番事儿，叔侄两人的感情又好了起来。

杜淹走到程咬金、尉迟敬德面前，这两个粗人也动了感情。程咬金向那边望了一眼，说道："杜先生，皇命不可违，你尽可去吧。到了那

边，韦挺这混球老老实实也就罢了，他若敢欺负你，就给老程捎个信儿。老程拼上前程不要，也要拉着黑子一起前去，定将他拍成一个扁扁的肉饼。”

众人听了程咬金的话都微微一笑，冲淡了众人的离情别绪。

这时，大理寺派来押解他们的两名差官走过来，他们先拱手对李世民道：“殿下，时候不早，我们该上路了。”李世民点头，就对杜淹说道：“杜先生，千里相送，终须一别，你上马吧。”

那边的韦挺、王珪的车仗已动，差官带领杜淹一行人加快速度赶了上去，两拨人很快汇成一行。李世民他们眼望杜淹渐渐走远，直到车仗、马匹转过山脚，再也看不见。

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已上马，缓步走到李世民面前。李建成笑容满面，说道：“二弟，他们已经上了路，我们也该回去了。”李世民道：“太子先行，小弟随后就走。”

李建成看了一眼李元吉，见他目不斜视，脸无表情，又对李世民道：“二弟，上马吧，我们兄弟三人难得有一同出城的机会。我们边走边说些闲话儿，也不辜负了眼前的这番良辰美景。”

李世民爽朗一笑，回视众人道：“太子既然有令，诸位就一同上马吧。”说罢，他率先翻身上马。

兄弟三人领头行走，后面的东宫府属和天策府属先是混成一体，大家都觉得很别扭。众人走了不远，就渐渐形成了三拨。最前面，是他们兄弟三人并排行走，其后是东宫府属，最后是天策府属。

李建成和李世民先是聊起嶲州的地势，两人从未到过那里，所知多是听人所言。李建成忧心道：“韦挺和杜淹也就罢了，他们两人的身体毕竟健壮。唯有那王珪，他在京中即体弱多病，他这一去，唉，会不会就将身子骨埋在那里呢？”

李世民道：“吉人自有天相，我见王中允虽体弱多病，然性格爽朗，精神头儿不坏，所谓乐天豁达，其势必久。其实他们三人中，我最忧心韦挺，他性格刚直又复暴躁，到了那恶劣环境之中，若不能好好调适心理，太刚易折啊。”

李元吉本来默默无语，听到此话忍不住抢白道："二哥就好为人卜？"

李世民微笑一下，不接他的话茬儿。

李建成又叹道："二弟，父皇不知信了何人言语，竟然将这三人流放。唉，这不是极大的冤屈吗？我们经历此事，今后兄弟之间定要和睦亲善，不可再让外人钻了空子。"

李世民点头称是，李元吉心里却暗暗生气。心想大哥果然为一懦弱之人，都什么时候了，还幻想与二郎握手言欢，是不是又犯了老毛病？

兄弟三人就说些闲话儿，面子上都很平和，然内心深处都有各自的主意。他们不觉就行到了城门前。因李世民居于宫城之西，李建成和李元吉居于宫城之东，兄弟即分道扬镳，后面的人也随他们分成了两拨，很快东西而去。

却说杜淹、韦挺、王珪三人到了嶲州，三家比邻而居。一开始，韦挺、王珪两人不与杜淹来往。一次，韦挺在山脚遇见杜淹，两人似仇人相见，无语对峙片刻。还是韦挺先说话："杜淹，你果然好本事，躲在天策府里整日里搞些阴谋诡计，这下子你心满意足了？"杜淹微微一笑，说道："韦兄弟抬举我了，你在长安，日日耀武扬威，我杜淹有何德何能，岂能将你撼动？就是那小蛮，我自从听了韦兄弟威吓之语后，再也不敢妄动心思了。"

想起在京时的锦衣玉食，又见今日流放到如此陋地，韦挺心中又起怒火，骂道："来日方长，总有一天太子要登皇位，到那个时候，嘿嘿，你再来和我说嘴吧。"

杜淹并不害怕，轻轻道："韦兄弟，世事难料，历朝之皇位都有许多变故，嘿嘿，你也不可将话过早说死了。韦兄弟，我们三人同时被贬此蛮荒之地，远离了官场尘嚣，平日里应多来往才是，何苦继续为此无谓地争斗呢？"

韦挺回去后将这一番经历说给王珪听，王珪认可杜淹之语，劝道："韦兄弟，杜淹之话有些道理。我们同居京城的时候，各为其主，可以争斗。到了这里，我们要争斗的目标是共同的，即是这恶劣之境地。至于太子与秦王的事儿，这里讯息不通，与世隔绝，你就是有浑身

的劲儿，也难帮上太子一丝一毫。算了，你不可再与杜淹斗气，我们处境如此，你这样做，不是徒添烦恼吗？”

韦挺道：“圣上实在是糊涂得很，明明知道我们和杜淹属于两派，还偏偏将我们弄到一块儿。”

“这也不错嘛，多一个人儿，在这蛮荒的地界上不是又多了一番情趣吗？韦兄弟，你的性格急躁莽撞，到了这里正好养养性子。至于杜淹，我们也可以慢慢与他交谈，这样谈谈说说，日子就不觉打发掉了。”

此后三人果然忘掉了以前的党争之事，一同开荒种地，或结伴探取幽景，或唱和诗章，日子过得不错。他们虽是戴罪流放之身，然毕竟是京城官员，隔些日子，嶲州刺史会派人前来探望他们一回。他们因此还能听到京城里的一点消息，这些消息传到这里虽滞后很长时间，但仍有亲切之感。不过现在置身事外，只是听听罢了，少了以前的过分热衷。

李渊这日又下诏，罢李艺左诩卫大将军之职，另委之以天节大将军，令其往镇泾州，以备突厥。

李建成得知这个消息，心中忧喜参半。忧的是，李艺从此出京，身边又少了一名可信之人；喜的是，李艺出为外镇又揽兵权，可为自己的有力强援。现在幽州那里，有李瑗、王君廓典兵镇守，惜离京城太远。而李艺现在镇守泾州，离长安不远，有事即可迅速召之。

李艺即将前往泾州就任的时候，李建成少不得在东宫内置酒相送。酒宴过程中，李艺手拍胸脯，誓言今生今世定当维护太子的周全。李建成提醒他道：“张万岁的牧马场与泾州相邻，他这些年与二郎来往甚密。燕公此去泾州，须防张万岁。”

李艺不以为然：“一个马贼，能当何用？太子若看他不顺眼，老夫找个理由把他杀掉就是。”

李建成不同意再惹事端。

第二日送走了李艺，李建成和李元吉两兄弟回到显德殿，李元吉又提起了尔朱焕和桥公山失踪之事。

李元吉道："这尔朱焕和桥公山实在可恨，不知得了二郎的什么好处，竟然敢卖主！大哥，我近日曾派人在泾阳、京城里暗暗搜了一遍，难见他们的踪影。他们显是藏到别处去了。"

一提起这两人的名字，李建成恨得咬牙切齿，说道："不错，他们定是逃远了。不过他们若无二郎之助，也难藏太久。这两个杀才久在东宫，我待他们不薄，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四郎，我这些日子忙乱得紧，你就想些法儿把他们找到。找到他们后，先问谁是幕后主使，再斩其首以消我恨。"

"要想找到他们，肯定要费一番劲儿。若让我们手下这帮寻常人儿去寻，恐怕要耽误时日。大哥，听说史万宝还有些本事，他手下又训练了一帮徒弟，若让他出马，定能事半功倍。史万宝买你的面子，你去找他说说？"

李建成点点头。

李建成忽然又想起一事，问道："四郎，你说，这尔、桥两人日日在东宫，平日里也没见他们与二郎来往，他们怎么就叛了我呢？其中定有蹊跷。"

李元吉一开始没意识到尔、桥两人叛了李建成的细节，现在细细一想觉得大有文章，一拍大腿，嚷道："对呀，他们两人背后，定有人居中联络。大哥，说来你这东宫之内也不平安呢。"

"小声点，你怕别人听不见吗？不过到底是谁倒向了二郎呢？"

两人在那里思索许久，将东宫里的府属逐个想了一遍，也议不出结果。

这时，魏徵走入殿来。自从王珪、韦挺被逐，李建成眼前能用的也仅就一个魏徵了。本来欧阳询也有智计，惜被李渊抽去修史，等闲难见其面。这魏徵虽言语可憎，李建成、李元吉素来不喜，然其见识高人一筹，两人心里不情愿，也只好听下去。

魏徵手拿着一沓册子，那是诸州报来的秋熟数字。魏徵道："好叫太子喜欢，这均田两法果然有效果。太子请看，诸州秋熟之后，收成比去年增加了三成。"

李建成却没有心思谈论秋熟之事，淡淡地道："放下吧，我回头再看。"然后说，"魏洗马，我正与齐王谈论一件蹊跷事儿，你可谈谈你的见识。"他将刚才兄弟两人所言简单复述了一遍。

魏徵听后眉毛一挑，不以为然，说道："太子，臣下以为，这等事儿上不可用心太过。皇帝此次将韦挺等三人流放，可谓用心良苦，是想维护太子和秦王的面子。殿下如此穷追不舍，就是真的找到尔、桥两人，不过将他们杀头出一口气而已，若想到皇帝那里非要评个理儿，以说秦王之不是，我看恐怕会更惹皇帝怒火。"

李元吉冷冷说道："若按你的理儿，就让这两个狗头逃脱了不成？"

魏徵不理李元吉，依旧对李建成说道："殿下如今居于太子之位，皇帝又是信任，其实不用玩诸般伎俩，只要一心办事，辅佐皇帝把国家治理好，即为正道。就是有人想找些空子来钻，也难以撼动。"

两人听魏徵的话都觉得不顺耳，李建成敷衍道："魏洗马所言极是。"魏徵见李建成不感兴趣，心里叹了一口气，不想多说，当即施礼告辞。他走了几步，回头道："殿下若有心想查个究竟，臣下倒是想起个人儿。那个马三宝，平素与秦王比较亲密，前一段又往东宫跑动甚多，殿下不妨注意注意他。"魏徵话一说完，即轻步出宫。

"马三宝？"两人一时愣在那里，刚才他们遍索府属，独独把马三宝给漏掉了。他们想了一遍，觉得马三宝若真的倒向二郎，那么通过他来收买尔朱焕、桥公山，当是最佳人选。

李元吉道："大哥，若真是马三宝在这里捣蛋，当初还多亏你引狼入室呢。"

李建成不语。

李元吉急着说："马三宝若真是二郎之人，留下总是个祸胎。大哥，我找人悄悄杀了他，这样耳目清静。"

"不可，马三宝是父皇身边的人，万一将来事情泄露，对我们极为不利。四郎，我们今后防着他就行了。"

"杀了最干净，大哥，你这仁弱的毛病还是改不了啊。"

“四郎啊，你怎么张嘴闭嘴都是个杀呢？待我找个机会，想法让马三宝离开父皇身边，不是一样有效果吗？四郎，这一点上你要替我多操操心，就是严防二郎再收买我这府中之人，你那齐王府里，也要小心！”

“小弟省得。哼，我不仅要防他收买我们的人，还要想法去收买他的人呢。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哥，是这个道理吗？”

李建成摇摇头。这一段时间李元吉装模作样读了几本书，有空儿就想卖弄几句，然许多时候将典用错，惹得人窃笑不已。

第三十三回　元吉恶意赠烈马　世民怒言道曲直

李渊览罢诸州报来的秋熟表章，见收成较去年增加了三成，心中大乐。因思这是推行均田两法的功劳，遂对当初修订两法人员厚加赏赐。李世民见到此诏令，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刘文静的影子，若论修订均田两法的倡议者，首功应推刘文静。如今新法已见成效，惜刘文静已逝去数年，墓木早拱矣。

此时距离杨文干反叛已历三月，事情早已平息下来，东宫与天策府两帮人员固然各怀心事，暗中不免变着法较劲儿，然毕竟较以往收敛许多，朝中显得很平静。如今秋收又获大熟，李渊高兴，群臣的脸上也皆绽开喜庆之容，上上下下沉浸在一种久违的歌舞升平的气氛之中。

李渊怕官吏妄报收成，就想出外巡视一番。这日他令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兄弟三人随同，一帮身前近臣自然跟随，他们名义上去终南山狩猎，其实也想沿途查看百姓收成情况。

李渊此次不乘辂车，与众人一起乘马，他们沿着朱雀大街前呼后拥出了明德门。出城后，即见官道两旁阡陌纵横，一捆儿一捆儿黄色粟秆散布于田间。长安周围八百里间，土地肥沃，人们又引来渭水导渠灌溉，庄稼岁岁皆能大熟。

李渊看着田间繁忙的景象，对三个儿子说道："朕一茶一饭，每每思其来之不易。想我李家坐定天下，这不误农时，劝人稼穑，为治国之根本。大郎此次力主推行均田两法，收到如此好的效果，甚合吾意。"

李建成对道："儿臣经略河北时，见那里田园荒芜，百姓流离。这里是京畿之地，父皇恩情可以就近泽被。而国土之远，能否如眼前繁华？想来必有差距。"

李渊赞许道："大郎能虑远事，实属不易。二郎、四郎，你们两人要多随太子，多想些勤政爱民之事，我一日比一日老，将来这个天下毕竟要由你们三人来操心。"

李世民和李元吉齐声答道："儿臣谨记在心。"

他们这样边走边看，不觉就过了午时。尚食官几次催着李渊进膳，李渊兴致勃勃不愿就食。这时，他们已出了京畿平原，官道渐渐抬高，两旁已成山丘。李渊瞧见拐弯处有几座青色房舍，挥鞭指向那里，对马三宝说："三宝，我看那里有山有水，风景不错，午膳就在那里用吧。可让其余大队人马就地不动，不要惊吓了百姓。"

那里果然是几户山间人家，房舍无疑是新造的，房顶不用茅草，却用一色的青瓦铺就。李渊慢慢走过来见到屋上青瓦，奇道："没想到这山坳之中竟然用瓦造房，三宝，这房子里的人呢？把他们叫过来见朕。"

马三宝事先将这里的百姓都赶了出去，没想到李渊要见，遂慌不迭地叫回他们。

李渊令群臣一起在院内的青石板上共同进膳。

膳食甚是简单，主食为稻米饭、铧锣，配上几个精致的小菜，食来很是清爽。李渊性格简慢，对饮食要求不高，觉得吃饱就行，遂诏简易菜谱，这样简来简去，就成了寻常的家常饭。

李渊吃完，马三宝带领一群人走了过来，李渊见领头的是一位年约六十的老翁，遂招呼老翁过来并让尚食局人员赏给那些人果子吃。

这名老翁胡须银白，面色红润，他从未经历过这等场面，站立在那里哆哆嗦嗦，一时不知该讲些什么话。

李渊和颜悦色，指着面前的青石凳说道："嘿，你怎么傻傻地站在这里？到了你的家里，莫非要我给你让座吗？"

群臣听后轻笑不已，那老翁闻言慢慢坐在青石凳上。

李渊问明这位老翁姓张，今年六十二岁，就说道："我就称你为张翁吧，你比我大了两岁，我俩年龄差不多，你也称我为李翁吧。"

群臣平时见了李渊，那是皇帝威风，不敢妄说一语。没想到李渊今日见了这名老翁却如此随和，不免诧异万分。

老翁渐渐回过神儿来，瞅着李渊的面庞说道："李翁，你仅比我小两岁，我看着不像，总觉得你才五十出头呢。"

李渊笑容上脸，老翁说自己年轻肯定不是恭维之词，当是真情，心想自己这些年狩猎划舟，还是没错的。他又说道："你的精神头儿也不差呀，看你的身子骨还挺硬朗，还能到田里劳作吗？"

"能，你看我能吃能睡，再不干点活儿来，岂不成了废物吗？前些年家里有些薄田不算太忙，到了冬天我还要去烧炭。这几年朝廷又给分了不少地，忙着呢，你看，田里的麦子还没种完呢。"

"你家现有多少田地呀？"

老翁扳起指头算了一阵，点头道："有三百来亩吧，我有两个儿子皆已娶妻，算来也是一个大家。"

李渊目视李建成，李建成点点头。按照均田制，丁男、中男给一百亩，妇人四十亩，其中的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可由儿孙继承，其他的为口分田，若其身死则入官另行分配。

"收成还好吗？"

"好，好，这几年风调雨顺，粮食多得都吃不完。李翁，看你的装束，定是京城里的大官，肯定见过当今皇帝。当今皇帝好哇，我经历过前朝，那时候的收成还不够交租子呢，现在朝廷每年仅收我十几石的租子，剩余的都是我自己的。看，我这房子用上了新瓦。李翁，要说到了我这个年龄还能活几天？只要手头有东西，享受享受也不为过吧？"

李渊平日听臣子颂扬，心里虽很高兴，然听得多了，也就不以为然。如今听了面前这位老翁颂扬自己，那是真情流露，没有一点假的成分，遂大喜对马三宝道："好哇，赏他。"

马三宝见李渊仅说打赏，并未说赏赐数量，有心想问又不敢，就令人捧出二十匹潞绸，二十贯钱拿到张翁的面前。

李渊指着这些赏物道："张翁，你说得对，不能光过苦日子。你现在有粮吃，有瓦房住，回头再让你的巧手媳妇儿为你做上几套衣裳，拿这些银子到京城里的东西两市逛逛，那才叫不虚此生呢。"

张翁见这么多东西横在面前，一时惊呆了，他颤声道："这——这——这如何能够？李翁，你家在什么地方？回头我带些粟米和山珍去答

谢你。”

裴寂在旁插嘴道：“还不跪下谢赏，你面前的即是当今皇上。”

张翁一听，吓得“扑通”跪地，那边的家人也齐刷刷地跪下来，都战栗不已，再也不敢说话。

李渊不悦地瞪了裴寂一眼，斥道：“多嘴！这样还有什么趣味？”他复对张翁说，“你到了京城，看哪儿的房子最大，就可进去找我。”说完，招呼群臣离开。

李渊和张翁的这段对话，后来在京城内很长时间被传为佳话。张翁被李渊赏赐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地方官另眼相待。那块被李渊坐过的青石凳，后来被当地人称为“青龙石”，有好事者起一小庙将之供起，周围人来此顶礼膜拜，香火甚旺。

李渊一团高兴来到狩猎的地方，瞅着三个儿子，他忽然来了情绪。令人在四角设了箭垛，让三兄弟骑射比武，言称优胜者有赏。

封德彝明白李渊的苦心，知道他想竭力弥合儿子之间的裂痕。那一时刻，封德彝不免笑李渊的天真：都什么时候了，现在再来做这些表面文章，不是有点晚了吗？

群臣围在一旁，静静看着三兄弟在那里比武。只见他们披挂上马，然后催开了马蹄，弓如满月，箭如流星，一会儿工夫就分出了高下：李世民和李元吉战成平手，李建成的武艺毕竟差了些，有三箭竟然脱靶。

三兄弟齐齐来到李渊面前复命，李渊哈哈大笑，令马三宝捧出两套黄金甲赏给李世民和李元吉，然后对李建成道：“太子，知道朕为什么没有赏你吗？”

李建成低头道：“儿臣武艺低劣，因此不赏。”

李渊敛容道：“错了，你以为朕没有赏你吗？”

“儿臣愚钝，不知父皇所赏何物？”

“你有两个英武能战的弟弟，将来能保你江山稳固，有了他们，又有什么赏物能比呢？朕赏他们，其实就是赏你！”

李建成大为感动，涕泣道："父皇恩重如山，儿臣……恐有失父皇重托。"

李世民和李元吉也明白了李渊的意思，齐齐跪在李渊面前，顿首道："父皇谆谆教诲，儿臣谨记在心。此生为父皇和太子的臣子，定当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李渊又哈哈一笑："你们明白就好，起来吧。今日出来狩猎，朕心情甚好。朕就在这里观猎，你们兄弟一同，可以纵情，去吧。"

此后五坊使撒开鹰犬，漫山遍野间响起了人声。李建成兄弟准备上马驰骋围猎。

李元吉对李渊今日的举动很是不解，心想二郎的脾气谁人不知？只要是他认准的事儿，谁都难拉回头。杨文干谋反，明明就是二郎捣的鬼，可父皇不痛不痒地将韦挺三人流放蛮荒，每人各打五十大板，就此丢开。外人看起来，东宫里被逐两人，而天策府仅走一人。错儿还是大哥的为多，父皇明显处置不公。现在父皇又在这里做戏给众人看，不想法把各人的心结儿解了，净搞些表面文章，能成吗？

看到两位兄长在前面神态亲热地边说边走，李元吉心中涌上一层对李世民的厌恶之情。这时，他看到前面那群马匹，忽然计上心来，有心要给二哥一个难堪。他大声叫道："二哥。"

李世民扭过头来，问道："四弟有何话说？"

李元吉紧走几步，说道："二哥，外人皆说你最善驯马，敢是张万岁传你的把式？我这里有一匹新进的烈马，我和大哥两人折腾了好几天，谁都驯不了，怎么样，敢试试吗？"

李世民听出了李元吉话中有激将的意思，心想什么样的烈马自己没见过，嘴里还谦道："这么厉害的马呀，大哥和四弟尚且驯不了，我恐怕也难成。"

李建成不想多事儿，说道："两位兄弟，父皇让我们去狩猎，现在也不是驯马的时机。"

李元吉将头仰了仰，说道："二哥，你看，我已把这匹马带过来

了。”

李世民扭头一看，见一马被拴在树干上。只见这匹马通体红毛，身材高大且肥硕，四只蹄子比寻常马蹄要粗上一圈，耳朵挺直，显然不是中土之马。他不禁来了兴趣，问李元吉道：“四弟，此马从何得之？”

“说起这匹马呀，还真有一番来历。一名波斯商人来长安贩货折了本儿，无钱回家，只好将这匹马牵到东市上卖掉。然出的价钱太高无人愿买，好事之人就找到我了。我看此马挺特别，就没再还价把马牵回来。谁知道这畜生性子烈得很，不让我们上它的背，我花了大价钱却买回一个废物。”

“四弟，若我能将此马驯服，为兄就恕不还你了。”李世民见马心喜，不禁跃跃欲试。

“当然，当然，我情愿奉送。二哥，你且在这里慢慢驯马，我和大哥去那边狩猎去了。你爱马，我爱猎，我们就各取所好吧。”

李建成和李元吉上马，自向西首狩猎。两人走出不远，李建成即埋怨道：“四弟，你怎么如此多事？这匹马性子暴烈，二郎万一有失传入父皇之耳，父皇定然怪你不怀好意。”

“我就是不怀好意，真是摔他个头破血流，他就没有空儿再琢磨坏事了。”

“那怎么可以？父皇刚刚还说让我们兄弟同心，你又来生事，父皇肯定会怪你。”

“你别管，有我呢。父皇在那里异想天开，你也就当真了，莫非又犯了老毛病？大哥，不可仁慈啊，你现在想善待二郎，可他呢？他是这样的主吗？”

李世民目送他们两人离开，然后走近红马前仔细观看。那马儿见有人近前，突然振鬣长嘶，四蹄交替弹起，似想显露自己的威风。

李世民走近树干，一手搭上绳扣儿，眼中盯着红马的移动方向，待马儿离自己稍近，他忽地跃起，一手拉开绳扣儿，另一手飞快拽上马项上的缰绳，身子已落在马鞍之上，时刻方位把握得不差分毫。那马儿一

惊，发力狂奔，如箭般往前窜了出去，然后猛然急停，前蹄扒地，后蹄弹起，想将李世民蹶下地来。

李世民感觉此马力大，若硬生生地紧贴马背，弄不好人马会一同摔到地上。他松开缰绳，顺势从马头上飞去，在空中转了一个身位，然后轻巧巧地落在四步之外。其时，一些人见李世民驯马，都走过来观看，在外面远远地围了一圈。看到李世民轻身飞出化险为夷，忍不住喝了一声彩。

红马好像要跟李世民较劲似的，它并不跑开，鼻子里甩出重重的响鼻，前蹄猛踢，接着挑战。李世民镇定一下心神，先是稳步不动，继而慢慢行了两步，见红马转身就要移动的当儿，他猛然发动，斜刺里飞身又跨上了马背。那马儿故伎重演，还想把他蹶下地来，李世民又是一个空中轻轻的翻身，稳稳当当落在地上。

这马儿显然觉得遇到了对手，开始烦躁起来，它先是直身站立长嘶一声，然后迎着李世民冲了过去，想将他撞倒在地。李世民双目圆睁，觑准了它的来路，稍一侧身，人又飞上了马背。

红马两度蹶而无功，遂变换了招式。它狂奔乱跃，时而前足人立，时而后腿猛踢，有如发疯中魔一般，想把背上之人颠将下来。李世民紧抓马缰，双腿夹紧马腹，将自己牢牢贴在马背上。红马无法，只好兜着圈子狂奔，不觉就奔了小半个时辰。

李世民先是让红马随意奔跑，一手渐渐控紧马缰绳，一手抓紧鬣毛，强制导引其奔跑方向。红马一开始不乐意，毕竟忍受不了因违拗而招致的疼痛，无奈只好接受李世民的指挥。到了最后，李世民发现红马已遂自己的心意，可以调控自如，心道："成了。"他翻身下马，见自己和马的身上皆冒出一层汗水，如用水浇了一遍。那马儿知道遇到了真正的主人，模样显得温驯，还伸出舌头，来舔李世民的手背，神态十分亲热。

周围掌声雷动，几名天策府卫士走过来，接过马缰绳，递上汗巾让他擦汗。

到了这会儿，李世民才想起李元吉不安好心。这匹马如此暴烈，若换了别人来骑，轻则伤损皮肉，重则伤筋动骨。他一面挥手向喝彩的人们示谢，一面愤愤道："这个黑心的四郎，心地竟然如此坏！"

李世民抬头向天，悠悠言道："哼，你四郎不安好心，想以此来伤折我身。可惜呀，死生有命，我不是一点都没有受伤吗？"

及至李建成、李元吉他们围猎回来，见李世民果然驯服了此马，且毫发无损，不免惊讶。李元吉心里不是滋味，面子上还假惺惺上来夸赞几句。李渊在那边观猎，早就知道二郎在这面驯马，见面后也夸道："二郎，要说起爱马，普天之下，除了那个张万岁，恐怕就要数你了。"

李世民谦道："儿臣但知爱马，不知养马，这就比张万岁差得远了。想父皇太原首义之时，可用的战马仅有几千匹，如今出征，动辄可得战马数十万匹，其中的大半儿功劳，当归张万岁。"

"是呀，若论养马，张万岁居功至伟。对了，张万岁久在陇西，少来京城。算下来，朕至少有五年时间未见到他了。"

大队人马疾步向京城赶去。李渊在路上又起了一个念头，就是来年也要在这终南山上造一处离宫。有了离宫再来狩猎，时间上就从容多了。

李渊自从听了那名张氏老翁的夸赞，好几日心情极好，似觉身体也是轻飘飘的。

翌日，李渊召见尹、张两人侍寝。两人久未沾皇上雨露，今日见召，弥觉珍贵，放出了百般手段，将李渊侍候得妥妥帖帖。事毕之后，李渊又把张翁的言语问两位妇人，她们答得果然巧妙。尹德妃道："陛下仁政治国，天下率土来归，百姓安居乐业。常言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陛下又善修身养体，这年龄嘛，当然越活越年轻了。那名老翁说得不对，依臣妾看来，陛下才刚刚入壮年呢。"张婕妤的话中不免就夹有酸味儿："陛下这些年不爱理我们，偏爱和那些年轻的在一起，分明是返老还童了。"李渊听来，只觉句句入耳，就是张婕妤说出这等微含忌妒的话，也不为怪，三人你一言我一句，在那里说得甚是畅快。

他们又提到前日那场狩猎之事，两妃对李渊当时谆谆教导三名皇子的手段夸赞不已。这时尹德妃忽然提到："陛下，臣妾听来一段话，觉得大违陛下本意，不知当讲不当讲？"李渊答道："但讲不妨。"尹德妃道："事关秦王，臣妾委实不敢讲呢。"李渊用手分别拍了两人一把，佯怒道："我们夫妇一体，还有什么话可以遮遮掩掩？"

尹德妃方小心翼翼说道："陛下，那日齐王送了秦王一匹烈马，可有此事？"

"不错，二郎驯马有方，当场将之驯服，朕还夸他有张万岁之能呢。"

"可秦王以为，齐王送马与他，本意想害他。他下马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太为狂逆。"

"什么话？"

"秦王说：'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李渊听后大怒，骂道："这个不知好歹的孽畜，朕诚心让他们兄弟和睦，他怎能如此不知好歹？尹妃，这句话确实吗？别是你编来哄骗于朕？"

"臣妾不敢，秦王说这句话时，有数人听见。陛下若不信，自可找他们验证。"

李渊此夜，辗转反侧睡不好觉，心中恼极了李世民，决定明日把他召来好好问问。

第二日天刚蒙蒙亮，李渊忽然睁开眼，再也睡不着。他翻身起床。宫女忙穿梭服侍李渊洗面、漱口、梳头。李渊看着铜镜，只见自己双眼松弛，眼中布满了血丝，细究原因，还是缘于二郎所致。他心底里一股无名火又复涌起，就一面令尚食局摆早膳，一面令通事舍人："传太子、秦王、齐王速来见朕。"

就在李渊行将用完早膳的时候，门外通事舍人禀报："太子、齐王奉旨觐见。"李建成、李元吉离太极殿较近，他们过来要比李世民迅捷得多。

李渊没好气地说："没看见朕正在进膳吗？让他们门外等候。"他继续慢慢进膳，一时吃完，方才对尹、张两人道："你们去吧。"尹德妃、张婕妤低头退出门外，见李建成、李元吉正立在那里等候，两人一齐将目光射向李建成，微微地点点头。原来她们昨晚给李渊吹的枕头风儿，原是李建成的授意，经裴寂带话给这两名妇人依计行事的。

李渊倚在椅上闭目养神，他听见李建成和李元吉入室，眼睛微微张开，说道："你们先候着，等二郎来后再说话。"

很快，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音。李世民脸上热腾腾的，显是正在晨练的当儿被召，因而疾步赶来。李世民入室后伏地道："儿臣奉诏来到，祝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渊不耐烦地说道："起来吧。什么万岁不万岁的，我若能活这么久，岂不让你们兄弟急死？"

这句话明显有气，且不是专指李世民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言后，急忙同时跪地叩首道："请父皇息怒，不可伤了龙体。若儿臣有错，就请父皇重重责罚就是。"

李渊哼了一声，厉言道："你们嘴里说得好听，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吗？"

三人又复叩首，齐声道："儿臣不敢蒙蔽父皇。"

李渊立起身来，来回在三人面前踱步，骂道："你们三人到了我的面前，嘴都甜蜜得令人发腻，背后呢？你们互相拆台，培植各自势力，又拼命拉拢老臣，这样钩心斗角为何呢？不就是瞅着我这个位置吗？我现在还没死，你们这样做，太令我心寒。"他忽然停步，手指点道，"为了保全你们的脸面，那次杨文干谋反之事，我不追究你们，仅将韦挺三人流放了事。我这样隐忍不发，你们以为我已经老糊涂了，什么都不明白吗？"

三人吓得一声都不敢吭。

"大郎，你既身为太子，本该勤勉办事，心无旁骛，却与四郎一起，又是选幽州甲士，又是搞什么'长林军'，将京城里弄得乌烟瘴气。你们这样做，莫非想趁我不留神的时候将我打入冷宫吗？妄想！我告诉你们，从今日开始，每人府中只允许配属五百人。若多了一人，就是图谋不轨。听到了吗？"

三人齐齐叩首道："谨遵父皇圣谕。"

"大郎、四郎，平日里你们能说会道，今日怎么一声不吭了？"

“禀父皇，儿臣以为听父皇训诫，须默记在心，不用多言。”李元吉代李建成答道。

“哼，看你们两人这样儿。须发不整，睡眼惺忪，肯定刚从被窝里出来。自古以来能成大事者须闻鸡起舞，悬梁刺股，你们年纪轻轻，现在就学会享乐了？”李渊看见两人没有精神头儿，心里顿时又来了气。

“儿臣昨晚与四弟一起，逐章审阅各地秋熟数字，又一一汇总，忙到三更才睡，望父皇明察。”李建成辩白道。

“如此说，还是我错怪你们了？你们两人起来吧，站到一边去，我有话问二郎。”

两人又叩了一下头，口称：“谢父皇恩典。”

“二郎，我问你，那庆州杨文干谋反之事，你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李渊厉声问道。

李渊一开始训斥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时，他们心中不免惴惴。他们本来接到了尹、张二妃的暗号，知道告发了李世民所说的言语已惹父皇动怒，没想到今日一入门，父皇先给他们两人来了一个下马威，让他们一时摸不着头脑。现在父皇令他们兄弟两人站立一边，转而问二郎，这才是今日的主要话题，之前的那些问话不过是一些铺垫。两人心头掠过一阵惊喜，互相使了一下眼色，然后静等好戏登台。

李世民抬头道：“父皇，那日在仁智宫闻听杨文干起兵，父皇令儿臣领兵去剿，将其一举剿灭。儿臣返京后，已将这件事儿报与父皇。要说儿臣扮演的角色，皆是父皇交办的呀。”

李元吉在旁边插了一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李渊斥道：“我在这里问话，用得上你插嘴吗？再说话，就把你给叉出去。”他对李世民道：“你以为这场戏做得天衣无缝吗？二郎，我实在看不出来，你那真诚正直的外表之下，竟然隐藏着如此心机，差点儿将我骗了过去。”

李世民顿首道：“父皇说什么，儿臣委实不知。”

“不知？我问你，当初我让你将杨文干生擒至京，你为何违抗我的

命令仅带回杨文干的尸首给朕？”

“此事已禀父皇知悉，那杨文干惹动众怒，被百姓活活打死，儿臣实在弹压不住。”

“哼，弹压不住？你所带军马何止五万？庆州百姓不过三万，且手无寸铁，他们竟能撕破层层护卫击杀杨文干。听说你那时派尉迟敬德看守杨文干，这尉迟敬德勇冠三军，能单枪匹马入敌阵斩夺敌旗，为何连一个小小的杨文干都保护不了？杨文干之死，我看是别有隐情吧？”

“儿臣并无隐情。”

“你还嘴硬。大郎，你来说。听说事发之时你曾派人与杨文干联络，那杨文干是怎么说的？”

李建成跨前一步，朗声道：“父皇，为辩儿臣冤屈，儿臣曾派去一人与杨文干联络。据杨文干当时说，他接了儿臣一书令其造反。儿臣当时送他一些旧甲戈是实，然未有片言书信。”

“好，二郎，你可曾见到这封书信？”

“儿臣曾令人细细搜了杨文干的府中和身上，未见有任何书信，想是他怕留下证据，早已烧毁。”

“烧毁了，这岂不成了无头案子？”

李建成急急接话道：“父皇，儿臣的字迹和图章皆有特征，若果有书信，可细细对照，即可辨出真伪。”

“没你的事儿，你退回去。”李渊接着问道，“二郎，我再问你，这尔朱焕、桥公山两人，现在到了何处？”

李世民摇头道：“当时儿臣还在庆州，这边发生的事儿，儿臣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尔、桥两人被劫，其中大有奥妙，望父皇增派人手，早日将这两人搜出才好。”

李渊听到这里，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一跺脚厉声骂道：“好你个孽畜，还想在我面前做戏吗？那天你在仁智宫，苦苦在我面前替大郎恳求，摆出一副忠厚敬兄的样子，你内心里到底作何想呢？不是想早日把

大郎赶下太子的位置由你来坐吗？你口是心非，好好的一个人儿，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以为你的戏法高明，我一直会受你蒙蔽吗？妄想！”

李世民听后忽然流下泪来，抽泣道：“父皇这样说，实在让儿臣无地自容。父皇啊，儿臣自从太原首义开始，这些年来东征西战，不过想为父皇出一把力。其间言语坦直、性情率真，盖缘于既处大事不顾小节的心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由此招致一些人的猜忌和忌妒，那是避免不了的。外人所传，言说儿臣觊觎太子之位，其实父皇心里最明白。当初父皇亲口许我为太子，是儿臣力辞才免。儿臣若想当太子，当时为何不顺水推舟？请父皇明察。”

这番话说得李渊很是尴尬。李世民当着李建成的面提起这件事，李建成心里又作何想？李渊斜眼瞟了一眼李建成，见其脸上透出一分不自然。他不好抵赖，遂强辩道：“不错，当时未立太子时，我的确有这样的考虑。然如今已立大郎为太子，你就不该再痴心妄想。我问你，那日狩猎之时，我赐你黄金甲，婉转嘱你维护兄长之意。你为何一转脸，就在背后大发妄言？说什么：‘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李世民除掉冠带，伏地连连叩首，大哭道：“儿臣终日勤勉谨慎，岂能说出这等妄语？父皇，这等诬陷之言，你也信吗？”

“你若没有一连串的乖张行为，我焉能相信？二郎，你多读经史，应当知道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你求之何急耶！”

“父皇，这传言者定是心怀叵测之人。儿臣也望父皇查个明白，请即时将儿臣下狱，让有司具案查验，瞧瞧儿臣那日到底说了什么话。”他抬头向李元吉道：“四弟，你那日送我一匹烈马，到底安了什么心？终南山坡陡峭怪，那日若换了别人来驯这匹烈马，不给摔个皮烂骨损才怪。”

李元吉又插话道：“是你自恃骑术了得，如今怎么又怨了我？”

李世民复对李渊道：“父皇，那日儿臣驯罢烈马，因怨四弟心毒，就说了几句话，却不是传言之人杜撰来的不臣之言，唯望父皇查个明白。”说完，因他跪伏时间太长，双膝已是麻木，忽然一个趔趄，歪倒一旁。

李渊想不到此中还有这么多的曲折，心里又有反复，遂退往椅子上

坐定，长叹一声道："原来都是你们这帮孽畜弄的玄虚。二郎，你也起来吧。"

李世民右手撑地，缓缓地站起身来。李建成和李元吉看着他那困难的动作，身子一动不动，没有一点伸手相扶的意思。

李渊也流下泪来，哽咽道："你们小时在一起，何等亲密，就是入了长安之后，也遇事互相商量，依旧亲善。我看着你们，心里着实欢喜，常对臣下自诩，说我李家后继有人。何至于现在天下方定，你们就开始施展鬼蜮伎俩，全没了一点兄弟之间的情分呢？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还不如做一富家翁足矣，这样也不会有今日的烦恼。"

三人见李渊动了真情，都低下头，不敢再接话。

李渊止住泪水，断然道："我们父子四人今天说了这么多，有一件事儿必须说个明白。我心已定，只要我还活着，这太子之位由大郎承之，你们两个不得再有任何妄想。二郎，大郎是你的兄长，也是你的君主，今后若再发生如杨文干之类的事儿，我不必查验，即断你为图谋不轨，此罪如何处之，《武德律》里说得明明白白，你心自度之。四郎，你今后要善待兄长，大郎和二郎都是你的哥哥，你要一样对待，不可区分轩轾，不要再帮着大郎来算计二郎。"

李渊能说出这番话，还是父子的情分占了上风，是他作为一个父亲谆谆告诫儿子，而非皇帝威严断之。三人何等聪明，早听出了李渊已较刚才变了口气，遂又伏地叩首道："儿臣谨遵圣谕，今后定当兄弟和睦，忠心办事。"

李渊仰头道："你们今后真的能这样做，那就太好了。我只怕你们口是心非，现在答应得好，下去后依然各行其是。"

"儿臣不敢。"

李渊现在压根不信三人的承诺，他明白三人的性子，岂能一句轻轻的言语就能痛改前非？他又叹了一口气，挥手道："二郎、四郎，我有些乏了，你们先退下去吧。"

李世民和李元吉依言退下，房内仅剩下李渊和李建成两人。李渊柔声对李建成道："你过来一些，我有话说。"

李建成怯怯地行到案前。

李渊道："当初我曾想立二郎为太子，是瞧中他能临机决断，所战能捷。不过为太子者，须宽仁为本，能容兄弟，这一点上二郎比不上你，遂立你为太子。你明白我的心意？"

李建成低头流泪道："儿臣蒙父皇恩宠，常常惶恐不已，实怕自己能耐太小，辜负了父皇的重托。若论理事能力，儿臣比不上二郎，若父皇议立二郎为太子，儿臣并无怨言。"

"你——你怎么也学会了二郎那样说话？言不由衷，即是诛心之语。"

"儿臣不敢，儿臣明白治国之君唯贤是举。"

"好了，不管你说的是真心话或是虚言，我不再追究。唔，我单独把你留下来，就是想告诉你，你既为太子，就应该有个太子的样儿，不可效妇人之仁，这样会误国误民。"

"儿臣谨记父皇教诲。"

"打从今儿起，我逐步将朝中之事交你掌之。譬如人事安排及批阅奏章等，你可先拿一个主意，我皆照准。你理解我的意思吗？盖为君者，须经历诸多磨炼方能成器，你可慢慢为之。"

李渊上来先给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一顿训斥，让李建成摸不着头脑。没想到到了最后，形势却急转而下，父皇在这里主动向自己交权。这让李建成大喜过望，有心想再推让恭维两句，又觉得这样做显得矫情，遂拱手言道："谢父皇信任，儿臣定当鞠躬尽瘁，忠心为之。儿臣若理朝政，有一事儿相求。"

李渊微微颔首，鼓励他说下去。

李建成道："三省之中，以尚书省事务最细最烦，总理国务皆赖此省。儿臣不敢隐瞒，这些年二郎担任尚书令之职，他若出征在外则理事颇顺；他一回来，则掣肘甚多，政令难以上通下达。儿臣想求父皇，能否将二郎的位置调一调？"

"可以，你有什么具体方案？"李渊很干脆地答道。

“儿臣以为，封德彝谋虑周到，他现任中书令，虽位在中枢，惜未尽其才。能否将他和二郎的位置调一调？这样，儿臣今后办事就方便多了。”

李渊沉吟道：“封德彝能识机变，是一个治事儿的好人才。唔，这样很好，就任他为尚书左仆射，专管尚书省的事务。还让二郎挂一个尚书令的名儿不用管事，另补他为中书令，可以多管一管中书省的事儿。不过四郎的位置也要动一动，现在陈叔达忙于治史，门下省的事儿忙不过来，可将四郎进位为侍中，先主持一段门下省的事体。这件事儿嘛——你可让颜师古先拟诏，后日早朝时候再宣布。”

李建成谢恩后退下。

唐于武德七年重新修订了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次国子学，次天策上将府、次十四卫府。这些都是“京职事官”，为唐朝的中央机构。这其中，三公地位最高，多为亲王或文武大臣加官，是一种荣誉职务。六省中，秘书省负责图籍管理、殿中省为皇帝的衣食住行服务、内侍省管理宦官，与政权无大关系；另外三省负责全国的政务管理，像尚书省，主管一切庶务，其首脑为尚书令；门下省，掌出纳帝令、相礼仪，其首脑为侍中；中书省，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其首脑为中书令。这三省长官皆为宰相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起初，他们常常集于门下省之政事堂议事，及至后来李世民常常出外征战，李建成居京城监国，议事的地方就改为东宫的显德殿。

尚书省下设六部，即秦汉以来形成惯例而设的吏部、民部、礼部、户部、刑部、兵部，总理全国的具体政务。后世人常说的“三省六部”，即是指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之下设的六部。大唐建国以来，李世民一直任尚书令，其出征在外时，六部例由李建成统摄；其回京后，李建成感到诸事不顺，早想把李世民扳下此位。可惜李渊一直想维持几个儿子间的平衡，李建成数次言语试探都被挡了回去，他不敢再提。今日见李渊倾向自己，因轻轻提出，没想到李渊竟然爽快地答应了，总算去掉了李建成心头上的一块心事。这样将李世民改为中书令，仍为宰相之职，然仅掌诏旨制敕，玺书册命，每字每句须由李渊过目，那是没有多大实权的。

李建成回宫后高兴异常，即把李元吉召来告诉这个好消息。两人在那里密谋了半天，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彻底击败李世民。李建成又令人将史万宝找来，嘱他不用再寻尔朱焕、桥公山两人。他认为父皇有现在的态度，则是一次完胜。再去寻找尔、桥两人，无疑是画蛇添足。

李世民当时退出房门，神情恍惚，身后的李元吉气昂昂地走了，把他落在后面。他呆立门前，想不透父皇今日为何火气如此大，且一波三折，最终明确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自己的身边人出了奸细，因为那天自己说话时，身旁只有府内的三名近侍听到。他看着李元吉渐渐走远的背影，心想能拉拢自己身边人者，主谋的就是四郎，他到底用了什么法儿将自己人收买过去的呢？李世民实在想不通，平时他自诩能够善待下人，这一闷棍把他打蔫了，心里变得空空落落起来。

李世民出了太极殿折向北行，地上是一溜儿用鹅卵石铺就的甬道，甬道两旁植满了花草，正是菊花盛开的时候，可以闻到飘来的一阵阵花香。

李世民无心观看这些美景，他低着头迈着大步沿湖边甬道前行。从这里走到池北首，那里建有一殿，名为临湖殿，即是宫城最北的一座殿宇。临湖殿正对宫城玄武门，出了玄武门，即可跨马返回府中。李世民边走边想，回府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那三名近卫逐出。另嘱长孙无忌将府中之人细细考核一遍，不能再让四郎他们钻了空子。

然防四郎来拉拢府中人还算是容易的，眼前父皇对自己的态度却不敢深想。为夺太子之位，自己连使了两步招儿，然皆败下阵来。眼瞅着大郎的太子之位日渐稳固，父皇对自己日渐警惕，到底再使什么法儿来改变这种颓势呢？李世民思来想去，心里一片混乱。

他这样边想边走，不觉就来到了玄武门前。

宫城北墙有三个门，玄武门为通向宫禁中的唯一门户，居于宫城北墙之西；墙东首有一门名为玄德门，即是东宫的北门户，中间的安礼门则是李元吉居住的承庆殿之出口。臣子朝见李渊的时候，按例应从南边的承天门进入。而皇子们被临时召见的时候，李渊恩准他们可以从玄武门入内。像李建成和李元吉从玄德门和安礼门出来后，西行不远即是玄武门；李世民居于西墙根处的弘义宫，从玄武门进入宫禁之内，也很方便。

玄武门的城楼建得很是雄伟，厚厚的青砖砌就了门楼，留出了一个阔大的门洞，门洞里有三重门，皆用终南山上的千年椴木制成，并用阔如手掌的青铜钉镶嵌。

李世民无心看玄武门，目不斜视大跨步欲走出门外。守卫的宿卫见秦王走来，早已挺直了腰板齐刷刷地排成两行。这时，只听身后一人叫道："秦王请留步，容小人参见。"

李世民愕然回过头来，就见身后站立一人。只见他身穿裲裆甲，右佩胡禄，左佩弓袋，头戴兜鍪顿项，看到李世民转过身来，他急忙屈膝为礼。又见李世民愕然的神色，那人除掉兜鍪顿项，笑道："秦王，小人名叫常何，难道殿下不记得我了？"

李世民细观他的容貌，喃喃道："常何——常何——噢，我想起来了。当初征讨宋金刚时，我在雀鼠谷内送你羊腿。是你吗？"

常何笑容满面，说道："殿下真是好记性，算来已过去四年了，难得殿下还记得小人。"

李世民走前几步，拍了拍常何的肩膀，笑道："若我们行在路上，我断然不会认出你。你在雀鼠谷时，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如今你脸上胡须这么长，我实在不敢认啊。"

"殿下见过那么多的人，又隔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能记得小人的名字。人言秦王素有过目不忘之能，果然如此。"

"不要再张嘴闭口称呼自己为小人了，看你的装束，现在必有品秩。我这些年来久不典兵，一直不知你的音讯，你这些年来都干了些什么？"

"禀秦王，小人自从离开殿下指挥后，又随太子扫平刘黑闼，因积有微功，被太子简拔为校尉，后又入东宫宿卫。昨日，又被任为左羽林军兵曹，专掌玄武门守卫之事。"

"噢，想不到你还有如此的际遇。"李世民胡乱应了一声，思绪又飞开了去。心想大哥这些年果然忙碌，手伸得很长，竟然能把常何这样的人物都笼络怀中。

“唉，要说这些年蒙太子垂青，又蒙皇帝圣眷，小人忝列近卫之侧，心里应该满足才是。然小人是个急性子，总想随秦王上阵劈杀，以此博取功名，这样才来得畅快。日日守在这宫禁之中，把人都快憋死了。”

李世民仔细观看常何的神色，见他满脸真情，眼光中不似作伪，看样子他还真是好武厮杀，依稀像程咬金、尉迟敬德等人的脾气。这样一个人物被大哥网罗过去，实在可惜。他不禁有些后悔，嘴里说道：“你年纪轻轻就升为禁军兵曹，一般人难有如此际遇，那是你拼杀积功所得。这玄武门位置重要，事关父皇的安全，岂能委之常人？你守此重地，今后要小心谨慎，不能有微小差错。这件事若做好了，可比你上阵斩将夺旗的功劳要大得多。”

常何道：“小人谨记秦王训诫，今后不敢马虎。”他见李世民神色游移，不敢再多说，遂问道：“秦王的马在门外吗？容小人为殿下牵马。”

“不用，那里有人侍候。”李世民见常何的殷勤劲儿发自真心，其对自己的恭敬与雀鼠谷时无异，一直紧绷的精神稍有松弛，展颜笑道：“常何，我看你与我府内的程咬金、尉迟敬德的性格相仿，你有空闲时间可入天策府与他们会会，相信你们定会谈得投缘。”

常何点头道：“一定去，一定去，程将军和尉迟将军是我早就心仪的人物，只怕他们不肯与我结交呢。”

李世民嘴唇又动了动，有心想问你这样做太子会不会高兴？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就在常何陪同下出门，然后上马回府。

第三十四回　零落势去天策府　疑阵退散突厥兵

这个冬天不算太冷，仅是飘了两场不大的雪，即应景般地了事。

李世民的心境却未随这个暖冬而增添些暖意，反而渐渐沉重起来。天策府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其时，十八学士中的薛收已病逝，陆德明、孔颖达正与东宫的欧阳询等人一起修撰《艺文类聚》，姚思廉、盖文达、颜相时、许敬宗、李守素、李玄道、蔡允恭奉李渊的指令修撰前史，至于苏世长、于志宁两人，他们日日随侍在李渊身侧，无暇分身，原来的更日值宿制度已名存实亡。如今李世民的身边，仅有房玄龄、杜如晦、褚亮、薛元敬四人时常跟随。

李世民被任为中书省中书令之后，渐渐感到无事可做。中书省须按照李渊的意思负责进奏表章，起草诏敕策命，再由门下省进行审议，最后由尚书省执行。这样，他上有李渊口授批改，下有李元吉瞩目挑剔，那边还有一个李建成瞪目眈眈，其一章一句不可违了李渊的意思。李世民做了两个月中书令之后，感到没有什么趣味，渐渐将中书省的事务交由中书侍郎办理，自己落个清闲。其时位列宰相之职者为李世民、李元吉、封德彝、陈叔达、萧瑀五人，陈叔达和萧瑀近日奉李渊之诏前去主持修史，不来参加政事。每每到东宫议事，李建成和李元吉一个鼻孔出气，封德彝善于左右逢源，暗暗地倒是附和李建成的地方多。李世民冷眼相视，知道自己在这个场合居于绝对劣势，也就敷衍了事，闭嘴的时候要比张嘴的时候多。

李建成果然说动李渊，将马三宝封为云梦县男，授为同州刺史。李渊一开始不太乐意，架不住李建成多次游说，遂征求封德彝意见，封德彝说马三宝为近臣多年，须放到外任上磨炼一番，这样才能成为大唐的有用之材。李渊点头答应，李建成终于搬开秦王设在父皇身边的这枚钉子。

马三宝见自己被授为外任，心里倒是一下子轻松起来。前次杨文干兵变，他满想可以此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拿下来，没料想李渊却反其道而行之，又给了李建成更大的权力。眼瞅着李世民在那里形影相吊，日渐势穷，他不免心下恻然。又见李建成对自己失却了往日的热情，渐渐

冷漠，知道他们对自己若有所思，心里不免忐忑不安。这下子被授为外任，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从此可以脱身他们兄弟之间争斗的旋涡，离开这是非之地，真正是一种解脱。

到了马三宝带同倩紫前去赴任的日子，李世民并未到场相送。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代表自己给他送了一些礼物，其中一幅字是李世民亲笔书写，上面仅写了一句话“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这是江淹名篇《别赋》的开卷语。其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

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送别马三宝之后回府，见李世民仍在庭院里转悠，知道他此时心中郁闷。两人在那里商量半天，还是硬着头皮过来，说了一个坏消息。

原来两人回府的半路上，正好遇见封德彝奉李建成之召往东宫赶去。三人寒暄了一阵，然后封德彝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你们敢是去送马三宝赴任吧？将来这样的事儿还多着呢。看皇上和太子的意思，如今天下太平，将京官放为外任正是时机。秦王的天策府里人才济济，太子说这样闲置下去太可惜，过两天不知谁又要走了。”

房玄龄明白这是封德彝向秦王透信儿，说明李建成准备打天策府的主意。

李世民听完并未评论此事，只是说了一声：“又是这个封德彝，每每关键时刻，怎么都有他的影子？”

李世民平淡地打发着日子，平日里处事低调为之，在朝中渐渐无声无息。终于有一天，东突厥不甘寂寞杀向长安，又给李世民带来了际遇，他又有了露脸的机会。

自从李大亮在并州屯田，雁门关、马邑的防守日益巩固，颉利可汗领兵来此骚扰，碰了几回钉子见这里难以撼动，遂从此不从这里进兵，另选择西路进攻。武德八年七月，颉利可汗得梁师都之助，带领大军经过朔方向南直攻泾州，袭破阴盘城后，带兵又抵达陇州，这里向东距离长安仅有四百里的路程。李艺见突厥势大，不敢出泾州城与其交战。那几日，各地急报像雪片也似飞往长安，纷纷要求李渊增兵。

消息传到长安，百官震动。李渊气急败坏，骂道：“突厥贪得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他口中虽说要御驾亲征，

然心里没有一点底儿，不自觉将目光射向李世民。这时裴寂先与数名官员低声商量了几句，然后献上一个馊主意，奏道："陛下，突厥屡寇关中来威胁长安，只是认为我国府藏财帛皆在京师的缘故。如果现在将长安焚烧另行迁都，则胡寇无计可施自然退兵。"李渊道："裴监的这个主意挺有新意，依卿所言，国都迁往何处为宜呢？"裴寂道："若迁都山南，则突厥难以深入，最为安全。"这时，李建成、李元吉也附和同意，李渊即当堂指派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越过南山前往樊州、邓州一带，寻找迁都的地方。

宇文士及即是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的弟弟，现任中书侍郎，又兼任天策府司马。

萧瑀、陈叔达、殷开山、屈突通等人认为此议不妥，然这一段时间以来，朝中大事皆由李建成、李元吉、裴寂等人剖断，现在李渊又同意，他们有心谏止又实在不敢。封德彝内心认为迁都不是好法儿，也不出言谏诤。

李世民在堂上隐忍半天，没想到裴寂所提的荒唐法儿竟获父皇确认，他实在忍不住，出班谏道："父皇，儿臣以为现在迁都不妥。"

李渊虽心里厌恶李世民，然知二郎的见识和所断皆超常人，又见萧瑀等人脸上透出热切的神色，遂示意他说下去。

李世民道："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有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胡寇扰边，就轻易迁都远避？若迁都，恐为四海所羞，为百州之笑，望父皇慎思之。"李世民的这番话，先拍李渊的马屁，又说不可失了大唐的威仪。李渊刚刚说了今后与突厥之书皆用诏敕，那是待属国之礼，他听后也觉得顺耳。

李世民接着道："陛下太原首义之时，国势何等弱小，犹不卑不亢，巧与突厥周旋。如今国势已强，父皇唯不愿与突厥发生大规模冲突者，盖缘于国内亟须休养生息，并非向之示怯。今颉利可汗上门来欺，若不还以颜色，其豺狼心性，今后更狂。想古时的霍去病，不过为汉廷的一将帅，犹且志灭匈奴，穿行于漠北。儿臣忝备藩维，却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议欲迁都，这是儿臣的责任。父皇，儿臣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项，致之阙下。若儿臣无能使之，那时再提迁都也不为晚。"

这番话说得李渊心花怒放，拍案赞道："好哇。"

那边的李建成却有些着急，怕李世民从此又揽兵权，当着群臣的面又不好说破这个意思，遂冷言道："秦王之语未免托大，昔樊哙也有豪言壮语，欲以十万横行匈奴中，结果呢？不过虚妄罢了，我听秦王的言语怎么和樊哙有些相似呢？"

李世民不示弱，当堂反驳过去，说话简短铿锵有力："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哉！我不说诳语，敢定不出十年，必定漠北！"

群臣见兄弟两人当堂折辩，这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的场面，他们窃窃私语，其中倒有一大半人赞成李世民的意见，认为目前国势尽可放手与突厥一搏，不可示之以弱。

李建成复向李渊道："父皇，儿臣以为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则退。可遣一大臣前往相谋，不用大动兵戈。"

李渊此时已拿定主意，向李建成摆了一下手，说道："你们说得都有道理。不错，突厥得赂即退，然如今深入国境，若一味相让，其势必得寸进尺。二郎、四郎，朕与你们十万兵，兵出豳州以御突厥。你们可与李艺一道，陇右诸州军事皆由你们主之，得以便宜从事。众卿，明日你们同朕一起，设宴于兰池，为二郎、四郎送行。"

众臣纷纷答应，这样，久违了典兵权的李世民抖擞精神，重又披挂上阵。

颉利可汗此次势在必得，除率领手下铁骑六万以外，又说动突利可汗一同出兵。突利可汗本名为阿史那什钵苾，为始毕可汗的儿子，即是颉利可汗的侄儿。颉利可汗接替处罗可汗即位后，为笼络人心，封什钵苾为小可汗，管辖契丹、靺鞨一带地方。这突利可汗今年刚刚二十岁，其年龄虽轻，然性格温和，处事大度，没有父兄那样的骄横跋扈劲儿，赢得所辖部落的拥护，后势渐壮。此次突利可汗出兵三万，与颉利可汗合兵一处后，人马即有十万之众，对外号称二十万。他们一路南下，铁骑所到之处势不可挡，将诸州唐军吓得紧紧龟缩在城池之中。

颉利、突利两位可汗强攻陇州不下，这日听说李世民、李元吉带领十万大军到了豳州，两人遂弃下陇州不攻，挥师东进，欲与唐军决战。

李世民与李元吉带领大军出了长安，天空就开始下雨。一开始雨势不大，过了两天，大雨滂沱，山洪冲垮了官道路基，阻隔了后面尾随而来的运粮车队。这样就使唐军陷入缺粮的不堪境地，使李世民未与颉利交手，就要先考虑筹粮之策。他一面令军中集中粮草，统一供应；又令长孙无忌、史大柰、段志玄领人去两厢州县征集存粮。

军中烦心的事儿并非缺粮一桩，将士们遭遇苦雨，衣甲和军械皆被大雨淋湿，也是苦不堪言。许多人渐渐生出了瘙痒疙瘩，加上身上甲装被水泡透，凭空又多了不少重量。沿途路上都是一色的黄土，被水淋湿后，就成为很深的泥浆，后来人众经过，弄不好就陷了进去，折腾得如泥人般地翻滚爬出。那些日子，军中怨言顿起，皆以为忧，这些消息传入长安，李渊和群臣也感忧心。

这日大军好歹入了豳州，未及歇息，就听颉利、突利两位可汗率领一万余骑到了城西，布阵于五陇阪，并派人前来邀战。豳州刺史眼望源源而至的唐军，见他们周身泥巴，模样狼狈，人困马乏，心道他们这样如何能战？

众将一听突厥兵已列城西，其中的一大半人皆惊恐不已。倒是天策府的那帮将领求战心切，他们摩拳擦掌，坚决求战。尉迟敬德道："大雨奄至，突厥一样遭遇苦雨。这样我们就扯平了，谁能胜出，还要看各自的真本领。"秦叔宝也道："黑子说得不错，突厥深入我国腹地，这里不是北方的大漠，他们往往倚仗马快刀利，到了这儿，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李世民满意地看着自己的这帮府属，心想烈火见真金，关键时刻才能显出各人的本性。他眼望外面如注的大雨，豪情又起，对李元吉道："四弟，如今突厥陈兵于外向我求战，我们不可示之以怯意。他们领兵万余，我们也领兵一万与他们对阵如何？"

李元吉这些日子连连咒骂苦雨，刚入了豳州城，就想好好洗个澡儿，再睡上一大觉，以释去数日来的疲乏。现在听说要出城战斗，满心不愿，说道："突厥兵现在以逸待劳，知道我军疲乏，想一举击之。形势如此，我们不如先坚城固守歇息一阵，再定行止。万一现在轻出失利，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啊。"

"不然，突厥素来欺软怕硬，若不见于颜色，其更跋扈。刚才叔宝说得对，突厥兵往往倚仗马快刀利驰骋大漠，到了这里山丘之间就无用

武之地，反不如我军的战斗力。”

“你们天策府之人，素来傲视群雄。只不过，眼前的突厥兵不是山寨里寻常的草鸡队伍。二哥，我劝你要慎重啊。这里距离京师仅有三百里，若豳州一失，京师震动，悔之不及呀。要我说，还是稳妥一些为好，你以前好坚壁怠敌，怎么现在变了性儿呢？”

李世民见李元吉的坚守立场很坚决，神气中似有一丝儿怠懒之态，心里的火慢慢升起来。然他惯常喜怒不形于色，语调依旧平缓，商量道：“四弟所说有道理。这样吧，就由我领兵出外，你在此坚守，万一我失了手，你且接应如何？”

李元吉冷冷说道：“此次典兵，父皇授你为行军主帅。你既然坚持要出城，我不好拦阻，我自听吩咐罢了。”

李世民点起五千马军、五千步卒，大开西门，向十里外的五陇阪行去。

行军路上，李世民向杜如晦道：“自从那次和突利相遇，算来已有两年了吧？听说他现在将辖下整顿得有声有色，其威望隐隐然凌驾于颉利之上，是吗？”

杜如晦答道：“是啊，突利年龄虽轻，然宽厚随和，不欺凌辖下部落，能够一样看待，如契丹部等对他很是尊敬。从其父始毕开始，至于处罗、颉利，往往蛮横霸道，唯重突厥部落，对薛延陀、契丹等外族部落既索牛羊奴隶，又厉言有加，现在怨言日重。这突利与其父其叔不是一样的性情，确实透出特别。想起那日秦王与突利相遇，你们言语投机，又英武相当，如今相见堪称故人。只不过眼下为敌对阵，不免有些尴尬。”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那日我在朝上对父皇言道，十年之内，定能谋下突厥。我说此言，并非虚妄，也不是一味凭武力取之。我今日领兵前来与他们对阵，主要是不想示之以怯意，若想彻底打败颉利，现在还不是时机啊。”

杜如晦眼光一亮，喜道：“秦王想先稳住突厥，然后徐徐图之。”

“不错，以我国目前国势，若倾全力一举击溃突厥，虽有其能力，

然定会劳民伤财，大伤元气。我知道颉利那骄横的性格，若突利的声望凌于其上，他肯定会不舒服。且其待外族部落的态度，时间长了也难以持久，定招怨望。现在颉利那里，变数很多啊。”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一眼，觉得李世民的这步棋意义深远。房玄龄微微一笑，说道：“如此看来，秦王那次与突利相遇，不是巧合，莫非是上苍的刻意安排？”

李世民哈哈一笑：“玄龄，你莫非开始信天命了吗？”李世民和突利的相识，确实充满了离奇色彩。那年李世民被李渊放在马邑，久不召回，让李世民顿生愁烦之意。他为排除郁闷，就想出外狩猎一回。马邑周围因人声已多，大兽猛禽寻常难以见到，一日程咬金听乡农说，马邑东北的山林间，时有猛虎出没。他将这话儿传给李世民，李世民一听来了兴趣，即收拾行装，带同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四将，又挑了精壮兵士一百人，携带强弓硬弩，要去那里射虎。

他们一路向西北行去，渐渐就脱离了马邑、雁门所辖之境。迎面就见一山生满了松树、白桦，残雪散落在林间，山势连绵不绝，杳无人迹。程咬金此时嚷道：“好远的路程，该是这里了。”

杜如晦毕竟多识山川形势，他忧心地说道：“秦王，过了此山，即是契丹所辖地境。我们不可往行太远，恐有意外。”

李世民兴致勃勃，挥鞭打马道：“不妨，我观此山中定有猛虎，若就此止步，岂不可惜？走吧，且随我入此山中。”

马蹄踏过枯草、残雪，惊起了众多的小兽和栖鸟。他们今日的猎获目标只在猛虎，对其他动物视而不见。众人行到山顶，只听一声低吼，林中草丛间跳出一只吊睛猛虎，只见它慌不择路，一味夺路奔逃。李世民等人早已张弓以待，见到猛虎出现，就见箭雨连绵，一蓬蓬的长箭向它猛射过去。那猛虎中了几箭，大吼一声，身子凭空一跃，后腿弹动，竟然如一支利箭扑向李世民等人。无奈它在半空之中又遭遇了蓬蓬箭羽，身子尚未落地已经气绝。

李世民叹道：“这虎恐怕至死也不服气，我们人数众多，胜之不武啊。”众人听后不觉莞尔。

兵士正在翻检虎尸的时候，只听到山顶传来一声断喝：“何方来

人？怎么就昧了我们大王的猎物。”这人说的也是中土之语，然语调怪异拗口，显然非中土之人所说。众人抬头一看，只见说话之人的身后还有六七十个骑马之人，看他们的打扮，就知道是北境胡族之人。

程咬金见这群人逐渐走近，不甘示弱，笑道：“好可笑呀，我们刚刚将这只猛虎射杀，虎体尚温，怎么又成了你们的，莫非这只虎是你们家养的不成？”

那名说话之人毫无畏色，下马走近虎身前，在箭羽间翻检一阵，然后拔出一支到程咬金面前晃道：“我们大王射中此虎在前，这支箭是你们的吗？”

李世民见对方前首站立的两人器宇轩昂，身披胡服头戴双鹃尾，慷慨英武，知道这两人为他们的首领。遂拱手道：“我们同山狩猎，此虎引我们相见，且下马相识可好？”

那两人对望一眼，见李世民他们的人数比自己人多，其时中土和胡族对峙日久，动辄刀戈相见，觉得现在若动武，自己讨不到好处去。两人遂下马言道：“谨遵台命，且请到那边空阔之处坐地。”

自从启民可汗率众归了隋朝，突厥等部落渐习中土之语。他们与南朝之人相见，往往以中土之语交谈，虽语调不免怪异，然并不碍彼此交谈。

李世民和这两名首领一同到了左边的一处阔地，他们相让后就相对坐在山石上。尉迟敬德等四将站在李世民身后，紧紧保护。李世民见气氛不免沉闷，遂对程咬金道：“咬金兄，这只虎既是我们两家所射，就不要再分彼此了。虎皮到处是洞已不堪用，可将虎皮扒下，取肉烹之，再将我们带来的‘土窖春’酒温上，我们一同享用吧。”“土窖春”酒即荥阳所产烧酒，因酒味醇厚，博得李世民及天策府府属的喜爱，自从虎牢之战后常备至今。

那两名首领一高一矮，高者身上穿着突厥服，矮者则是一身契丹人的打扮。高者听到李世民称呼程咬金的姓名，眉毛一挑，说道：“咬金？我听说南朝秦王李世民，现驻军马邑，其手下猛将名为程咬金，莫非就是他吗？”李世民等人听到面前这人道出程咬金的来历，不禁愕然，李世民镇静道：“不错，他就是程咬金，没想到咬金的名字传闻这么远啊。”

高者又打量李世民身后数人，说道："传说秦王手下脸如锅底者名为尉迟敬德，脸如淡金者名为秦叔宝。若将军身后即是此二人，则将军即是秦王无疑。"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阁下真是好眼力，我正是李世民。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那人迟疑片刻，与矮者对望一眼，然后朗声道："素闻秦王英武能战，且宽以待人。我们今日在此相见，即是有缘。我不敢隐瞒，我名为什钵苾，身旁此人名为孙敖曹，为契丹之大酋。"

这边数人听后不禁动容，他们虽想这两人为胡族中的首领，没想到一人为突利可汗，另一人为契丹的大头领。李世民听后，不自禁站起身来。

突利和孙敖曹也起身，突利说道："秦王，如今我们为敌国，在此遭遇，若要兵刃相见，虽你人数多于我们，我方多为慓悍男儿，尽可放手一拼。"

李世民向后做了一下手势，独自一人走上前来，握着突利之手，说道："可汗怎么能说出这般话来，我们以虎相识，正如你刚才所说即是有缘，岂可兵刃相见？我们今日不想其他，只想是山中相识的同猎朋友，在这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若我们今后战场上见到，那时再拼个你死我活如何？"李世民之前也听过突利可汗的一些事迹，今日见面虽仅寥寥数语，觉得突利为人坦直爽朗，与颉利可汗的性情大异，心里不免喜欢。

突利扭头对孙敖曹道："早闻秦王英雄了得，你以为如何？我们今天就与秦王结纳一回，日后相遇或战或和，那是战场上的事儿。"孙敖曹点头赞许，眼中露出欢喜之意。

须臾间，那边虎肉已熟，程咬金唤人端肉奉酒，放在众人面前。李世民和突利可汗席地而坐，就在这山间松涛之中饮酒谈笑，所说虽多，并不语涉两国交恶。待肉尽酒干，两人醺醺然间拱手作别。归去的路上，李世民笑对房、杜两人道："今日来射虎，不料却与突利晤谈。这真是世事难料啊。"

如今颉利、突利领兵来袭，果然应了那日言语，李世民要和突利可

汗在战场上兵刃相见了。

说来也怪，李世民率领大军出城五里后，大雨忽然停了，全军一片欢腾。将近五陇阪，李世民令全军变阵。由秦叔宝、程咬金各带两千马军以为左右两翼；由史大柰为主，段志玄、张公谨为副带领五千步卒为中军；自己带领尉迟敬德率一千马军突前。地上仍然泥泞难行，唐军毕竟训练有素，在众将的招呼下很快到达各自的位置，队列逐渐整齐。

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两骑一前一后走在最前面，这样又行了三里，即到五陇阪。原来五陇阪为一长约五里的黄土高陵，只见上面站满了密密麻麻的突厥马骑。颉利选中这个地方当战场，是想居高临下可以快速冲锋，以此占上一点便宜。唐军到了离高陵有八百步的地方，李世民挥挥手，令停止前进，就地设阵。又对尉迟敬德道："你去传话，就说我要会会颉利、突利两人。"

尉迟敬德撒开乌骓马奔向敌阵，李世民一面指挥摆阵，一面观察对面的动静。他见尉迟敬德已从对面返回，遂向史大柰交代了几句，自己带领一百骑缓缓向对面行去。他这里一动，突厥队列里也有了动静，就见其中走出来两帮人马，一左一右向中间迎了过来。

两方渐渐走近，已经可以看清楚彼此的面貌。李世民识得右边的突利可汗，与左边的颉利可汗却是第一次见面。他令从骑驻足，独带着尉迟敬德迎向颉利可汗。只见颉利可汗头顶着长长的双鹘尾，脸现剽悍之气，一双鹰目炯炯有神。李世民在马上稍微一躬身，执手为礼道："来者莫非是颉利可汗吗？在下秦王李世民，现在甲胄在身不能全礼，请可汗谅解。"

颉利可汗早闻李世民之名，他见李世民上来就彬彬有礼问讯，遂拱手还礼道："罢了，你既是秦王，当知乃父答应过的话。"

若论两人年龄，以李世民为长。两人仅各说了一句话，就显出颉利可汗的稚嫩。李世民暗暗想到，人言颉利简单横蛮，果不其然。看他那毛躁的样子，有些地方似乎与李元吉相似。想到这里，李世民敛容道："是啊，我今日此来，正是想问问可汗这句话。父皇答应和亲，又年年送去金币。然你动辄出兵骚扰边境，今又深入我地，累累失约，你到底想干什么？"

颉利可汗一点都不脸红，答道："当初乃父欲攻长安，派人找吾兄

借兵，承诺向我称臣，所获城池归乃父，所获金帛归汗国。如今乃父国土一统，金帛日多，依旧想拿以前的那点儿数目来打发我，这是不成的。你既是秦王，那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都是你给灭的。他们都是我的属国，岁贡为乃父的数倍。你灭了他们，国土即归乃父，这数份儿的金帛理应由你贡来，若不找你们，我又找谁要去？”

李世民听颉利说出这番奇谈怪论，心中不由得大怒，斥道：“我朝江山，向为一统，岂有裂土纳贡之说？当初你父被逼无奈，入中土为隋文帝收留，文帝更划出河套肥沃土地由你等繁衍生息，没有我南朝的包容，哪儿有你们的今天？按理说你该向父皇纳贡才是，这样本末倒置不以为羞吗？”

颉利可汗也激起三分怒意，说道：“谁让你们自相攻伐，竞相衰落呢？我们草原上的男儿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谁的马快刀利，谁就是大汗。”

这句话更激起了李世民的豪气，他沉声道：“好，就依你的道理。今天我们是群斗或是单斗？”

“群斗如何说？单斗如何说？”

“我的身后，现有十万雄兵，我今天罢归不用。若论群斗，我仅带领身后的一百骑挡你的千军万马；若论单斗，你我且到那边的草地上，就我们两人，先马战，再步战，分出个高低来。”

颉利可汗没有想到李世民上来就如此强硬，他今天仅带领万余骑，满想示威一番以挫唐军锐气，不想唐军敢于冒雨前来硬碰硬。眼看唐军后续队伍源源不绝，心想李世民所言非虚，心里就存了怯意。他又见李世民身长体壮，一柄大砍刀黑沉沉的很是沉重，素闻李世民上阵后敢于轻骑驰入敌阵，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现在若与他单打独斗，其心中实在没底儿。他在这里踌躇不答，笑也不是，怒也不行，脸上的神色很尴尬。

那边的突利可汗见他们两人高声谈话，似乎已经谈僵了。他松开缰绳，驱马走了过来，拱手对李世民道：“秦王别来无恙？没想到我们今天却在这里相见了。”突利这样一说话，倒是打破了僵持场面。

李世民颜色不改，依旧冷面冷言，拱手还礼道：“是啊，没想到我

们今日在战场上成了敌手。突利可汗，我们上次盟于山间，言犹在耳。皆说有急难时互相救援，你来入侵，我又找谁救难呢？我们相盟犹在昨日，何故就没有一点香火之情呢？”

那次他们山中相遇，酒酣之际，两人顿起惺惺相惜之意。突利睁着醉眼说道：“素闻秦王能征善战，今后我若有难，还望伸与援手才是。”李世民爽快答道：“我们既为近邻，相互帮忙是分内之事。”两人那会儿似乎忘记了两国正在互相攻伐。

李世民如今提起旧话，让突利可汗感到很是羞愧，不觉低下头来。那边的颉利可汗听见此语，不禁顿生疑窦。突利与李世民相遇的事儿，他曾听突利说起过，然而两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惜未知详。

李世民神色冷峻，挺直腰板打量着他们两人。这样静默了片刻，李世民不再等他们答话，一拨马头向阵中归去，尉迟敬德和那百骑随后跟了过去，将颉利和突利晾在那里。李世民归阵后，让史大柰挥动令旗，招呼前队缓缓向高陵移动。在两军的中央，有一道浅浅的水沟，唐军渐渐行到水沟之前，眼看着就要涉水而过。

颉利向突利看了一眼，无语返身回了己阵。颉利平素横蛮霸道，还有一桩坏处，就是猜疑心很强。他刚才听李世民说出与突利香火之情的言语，怀疑两人盟誓确有其事。事实上，如今东突厥汗国内暗流涌动，不说其控制辖下异族部落日渐乏力，就是其上层贵族间也猜忌重重。像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日渐貌合神离，与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社尔和郁射设也矛盾重重，这次来攻唐境，突利可汗还顾及面子随同前来，郁射设和阿史那社尔借口兵马弱缺粮草，压根儿不听颉利的号令。为了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老叶护不忘始毕可汗之托，经常劝说颉利让他设法笼络人心。颉利没有看到这些危机，觉得自己毕竟势强，谅他们也难以翻起大浪，并不主动修复裂痕，如今大敌当前，颉利不思两军对阵之法，满脑子想的都是突利为何与李世民有了香火之情。

看到唐军前锋已抵水沟前，颉利慌了阵脚，他压根儿就没打算今天与唐军开战。他又斜眼看了那边突利率领的队伍，只见他们站得整整齐齐没有一点动静。颉利可汗此时觉得今日不能开战，原因有二：一是唐军号称十万之众难与争锋；二是突利姿态不明。遂派人入唐军阵对李世民言道：“秦王不须渡水，我今日来并无他意，只是想重新商定一下盟约罢了。且请两军各自退回，另定日子商议。”

李世民听后，嘴角边浮出一丝让人难以觉察的微笑。他答应了颉利派来的使者，声言双方同时徐徐退兵。

唐军退回了豳州城内，豳州刺史在房玄龄、杜如晦的协助下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歇息的房屋。兵士们入房后换上干爽的衣服，吃上热乎乎的饭菜，再酣然入睡，这份香甜要较往日来得爽快美妙。李元吉今日在城内，本想二哥要闹个灰头土脸回来，没想到反而折了颉利可汗的锐气，他不愿再见二哥之面，遂闷闷睡下。

大雨又下了一夜未停，到了第二天雨水依然不止，将豳州城罩在一片白茫茫之中。颉利可汗原说今日要派人来，约定商议盟约的时候地点，然一直过了未时，也未见有人来。李世民见此光景，就召集众将议事。众将到场后，李世民开宗明义，令准备好六万兵马，今夜冒雨潜出，前去袭击颉利大营。李世民这次不让李元吉与自己同去，只是让他带领剩余人马固守城池。李世民最后遗憾地说道："可惜李艺在泾州不能前来，他若不被颉利吓破了胆儿，我们两下一夹击，定能全胜。"

李元吉大惑不解，问道："如今颉利已同意盟约，我们再冒雨夜出，万一有失，岂不前功尽弃？"

李世民慨然道："突厥兵所恃者为弓矢，现在大雨滂沱已久，其筋胶俱解，弓不可用，正如飞鸟折断了翅膀；我们比屋而居，能用热食，刀槊犀利，正好以逸待劳。现在若不抓住这个时机，还等待何时呢？"

李世民此次带来将领以天策府府属为主，其余的也多是旧部，这些人早就养成了对李世民言听计从的习惯。只要李世民言语一出，他们不用考虑别的，只要将麾下兵士指挥好依计行事就行。在这种情势下，李元吉的言语不起任何作用，他只得讪讪而退。

夜幕降临，六万兵马结束停当，准备出发。李世民这时召来房玄龄、杜如晦两人，令他们少带从骑，快速奔往突利可汗大营，通报唐军出行的消息。李世民微微笑道："如何向突利陈说其中的利害，正是你们两人之长。"

房玄龄凝神思索片刻，说道："我思秦王之意，此行意在威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杜如晦也缓缓地点头。

李世民悠悠地道："是呀，我不愿现在就与突厥开战，毕竟现在不是时候。也许此战能胜，只是如此一来，突厥内部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与其他部落一致对我，这倒是一件难事儿。如今突厥内部已出现争斗的苗头，我们所做的应是添一把火泼一瓢油，让火更旺才是。若贸然开战，反把这火引向我们。"

房玄龄道："我明白秦王的意思了。"他遂与杜如晦一起，身边只带十骑，先行出城，悄悄潜往突利大营。

李世民为房、杜两人留足了两个时辰，让他们有与突利说项的时间。亥时，雨水渐小，六万兵马分为三路，李世民令他们大张火把，只听人声马嘶，三条火龙直取颉利大营。

唐军前来摸营的消息很快报到颉利那里，颉利暴跳如雷，心想李世民欺人太甚，要坚决还以颜色，遂令将突利等人召来议事。

突利此时已接待过房、杜两人，他们原来就已相识，此次相见，寒暄两句后即话奔主题。突利这些年越来越不满意颉利的行为，又见唐朝日渐势大，且与李世民甚为投缘，就有心与李世民交好，没有一点与唐军开战的意思。

颉利见他们入帐站定，满腔怒火说道："李世民太狂妄了，竟然想来摸营，还大打火把，分明不把我们瞧在眼里。我意已决，定要还以颜色，打他个有来无去。"想起昨日李世民要与自己单打独斗，颉利深感受到了羞辱。

突利劝道："大汗昨日已答应盟约，想是秦王未见我们人至，故而出兵。"

颉利道："这雨下得如此大，再等两天也不妨，何至如此性急？事不宜迟，我们分头布置，准备迎战。"

跟随其来的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叹道："大汗，如今大雨历久，我们的弓矢筋胶俱解，如何应之呀？我们深入腹地已久，又遇苦雨，人身马匹周身湿漉，困顿疲乏，军中已有怨言。依臣意，不如早日与唐盟约，引兵北还为上策。"

颉利可汗横了阿史那思摩一眼，鼻中哼了一声。

阿史那思摩为一老臣，处罗可汗时即官至夹毕特勒，因他生得不像突厥人，而貌似其他异族，处罗可汗认为他非阿史那族，疑心颇重，不加重用。到了颉利可汗时，按辈分他是颉利的从叔，然颉利依旧如是，不交给他一兵一卒的典兵权，官位依然为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渐渐明白了这个原因，觉得自己不被族人认同，心中不免愁闷。

颉利在帐中烦躁地转了半天，最后目视突利道："这么说，你不愿随我出兵了？"

突利点点头，说道："依特勒刚才所言，此战不利。若贸然出战，使儿郎们抛尸疆场，恐亦非族人所愿。你不妨问问大家的意思。"

颉利可汗巡视帐中之人，见他们的眼光中大多是赞许突利的意思，心里一惊。以往每次征战，尤其是与南朝之战，意见基本上统一。像现在这种阵势，却是头一遭啊。这颉利可汗性格虽然横蛮，但毕竟不是糊涂之人。他脑子中快速转了几圈，将事儿翻来覆去想了几遍，心中的怒火慢慢熄了下去，转头目视突利和阿史那思摩道："如此，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不过，要想盟约，需退眼前之兵，这件事儿就由你们两人去办。"

突利和阿史那思摩大喜，慨然应诺。

颉利复又阴沉着脸道："盟约的事儿也由你们去办。告诉那李世民，岁贡金帛要比往年增加一成，少了一两都不行！"颉利想从这上面捞回面子来。

此时，房玄龄、杜如晦还在突利的帐中。突利回帐，将颉利的意思告诉两人。他们随即迎上来袭营的唐军，找到居前的李世民。突利和阿史那思摩申明颉利之意，李世民在那里沉吟半天，方才令唐军调头。临行时，李世民让突利两人明日一早入豳州城来议事。

接下来的事儿就很容易了，李世民早就抱定了拿金帛换休战的念头，他临行前已向李渊请命并获得同意，现在只是一些谈判的细节。突利和阿史那思摩谦恭有礼，盟约极为顺利。李世民最后说，只要今日此约签成，明日突厥兵须当即返回北境，且不许骚扰沿途百姓。为求稳妥，李世民让程咬金和秦叔宝各带五千马军沿途护送，突利当场答应。这样，突厥兵在前，唐军在后，好像被押送出境，如此光景，算来也是第一遭儿。

谈判间隙，突利悄悄要求与李世民密谈。密室里，突利言辞恳切，要求从此将自己托付给李世民，并愿与李世民结为兄弟。李世民点头应允，令人拿来牺牲之物，两人就依中土规矩行了八拜之礼。李世民年长为兄，突利为弟。

阿史那思摩目睹了唐军的雄壮和中土的国势，顿生羡慕之心。李世民对他甚是礼敬让他又感到暖意，与族人对他的冷漠有了强烈的对比。他回到突厥牙帐后，整天若有所思，终于趁着一个月黑之夜，带领家人轻装逃出了突厥之境直奔长安。李渊见他来投，大为高兴，将他引坐在御榻之上，温言慰劳之。又令有司为他拨造房屋居住，赐爵为和顺王，食邑一千户。

李世民此次不费一刀一兵解除了危难，实为大功一件。他又感近时突厥入侵常常从此路进入，就带领众将沿途勘察地形，筹划应对之策。李元吉却不与他同往，而是向北狩猎一回，顺势到了李艺那里。

李艺自从颉利入侵之后，日日缩在泾州城内，无甚作为。李世民来书邀他一同出击，他借口兵少且雨水冲垮了道路无法前行，坚决不去。没想到不到三天的工夫，突厥兵竟然在唐军的押送下出境而去。他在感叹李世民有能之余，心中又不免存有惊悸。

他为李元吉摆宴洗尘，李元吉问他："燕公，你眼前的张万岁还算老实吗？"

李艺轻蔑地一笑，说道："这个马贼近来只会乖乖地养马，没有什么异动，不足为患，只是秦王现在的举动，却有些令人忧心呢。"

"何以见得？"李元吉抬眼问道。

李艺嘿嘿一笑，说道："秦王这一段儿已经变得无声无息了，天赐其缘突厥来袭，让他有了典兵的机会。如今突厥兵已走，他滞留在此，又是勘察地形，又是布置兵马，他到底想干什么？"

"干什么？！"

"他舍不得手中的典兵权呀，你要速告太子，让皇帝把他召回，若留得久了，恐会成患。"

李元吉一激灵，急忙站起，说道：“燕公不愧为官多时，真是老而弥辣。不错，不能给他一点机会。我说走就走，燕公，谢谢你的茶饭。”

回到豳州后，李元吉即修书一封，与李建成报信儿。

第三十五回　酒肆结识不明客　狱中遭受皮肉苦

“对呀，如今突厥已退，二郎应该及早返京才是。他滞留豳州不归，难道真有什么想法吗？”

“陛下圣明。秦王这些年来屡屡在外征战，经常掌握典兵权。他这一段时间为中书令，忙于文牍之事，臣听说他早已不耐烦了。这次突厥来攻让他有了典兵的机会，还不好好地过一把瘾？陛下，秦王和太子现在势如水火，秦王又不是甘居人下的主儿，他在陇西手握十万雄兵，万一……唉。”

“看你，就会危言耸听！什么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儿。二郎他有胆子领兵来攻京城吗？简直是白日说梦！”

“臣只是想给陛下提个醒儿，并无他意。不过，陛下啊，听说秦王此次出征，所带将领皆为天策府府属。这些将领们确实了不得，只要手下有兵，其布阵攻退，要比寻常将领有能耐得多。外面流传一句顺口溜儿，说什么‘天策猛将，不同凡响；望者披靡，杀敌精光’。”

“胡说。天策府里的人谁能比上李靖、李世勣？纯粹是在那里瞎嚼舌头。咳，你既然这样说，就让二郎速速回京不就成了吗？”

“陛下圣明。”

这段话自然是李渊和裴寂的对话，两人说话时正在海池里荡舟。李渊虽斥裴寂无端妄说，心中却若有所思。他想，看样子今后不可再轻易将典兵权交托给二郎了，他若觊觎太子之位，又拥兵自重，不定会出什么乱子。

李世民回京后依然轻松，他按时上朝，按时回府，中书省的事务自有两名侍郎打理，不用他多烦心。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如今国内基本安定，突厥也不来犯境，没有紧急军务，李渊也想不起用他。不觉夏去秋来，又复入冬，几场寒流掠过，飞雪翩然而至。

天策府里一群武将见无仗可打，又见李世民渐遭李渊冷遇，遂各安

其身，当值之外，不敢再到李世民眼前添扰。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好吃肉喝酒，当值之后三人扎堆儿寻到酒肆，在那里吆五喝六；秦叔宝起了读书的念头，请许敬宗为自己授课，史大柰、张公谨和侯君集闻讯，也前来加入读书的行列。这样，这帮武人各自找到了活儿。

尉迟敬德三人一直饮用荥阳的“土窖春”，时间一长就想变变口味。他们满长安转悠，终于寻到一处名为“寻醉轩”的酒肆。三人尝了这里的酒，觉得滋味特别，三天两头都要来此一聚。

这家酒肆的主人为一年近七十的老翁，姓杨名春，自称家在剑南。酒肆里所鬻之酒为其家传自酿，取名为“烧春”。该酒有一般好处，就是不管人喝得再多，酒劲却不上头，且满嘴噙香。杨春还会做一道拿手菜，名为“豉杂黄牛肉”，系选用优质黄牛肉经豉汁腌泡，再用文火慢煮而成。当时人们认为“牛为耕稼之本，马即致远供军”，故唐律规定故意屠宰官马、牛者徒一年半，马、牛的主人故意屠杀者，徒一年。所以杨春的“豉杂黄牛肉”轻易不示人，仅向熟客供应。程咬金三人一开始慕名“烧春”酒而来，并不知道还有如此美味，及至他们来了几回之后，杨春主动将“豉杂黄牛肉”献出，三人一尝，叹为美味。程咬金更是笑骂道：“你这老儿，想不到还有慢慢吊胃口的本领。还有什么压箱底的好货？都一总拿出来。”

唐人喝酒，多行酒令，且有音乐歌舞相伴。当时的酒令有二十余种，这种文绉绉的行令喝酒方式称为“雅饮”，多在达官贵人和文士喝酒时使用。如程咬金、尉迟敬德这等武人，最不耐烦行此“雅令”，他们到了杨春的酒肆里，不用别法，三人轮流把玩“酒胡子”相嬉劝酒。

“酒胡子”是唐人饮酒风俗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器具，即是雕刻为高鼻碧眼的胡人形象的偶人。喝酒时，将此偶人放在居中的盘中，由饮酒之人拨动，待偶人停下来指到谁，谁就须饮酒。

今天三人来此斗酒，“酒胡子”很是奇怪，不管怎样拨动，那偶人的手指十之七八指向程咬金，将程咬金灌得哇哇直叫。他说此“酒胡子”有毛病，唤来杨春，令他再换来一个，孰料依旧如是。

程咬金摇头道：“不行，不行，我们另换别的玩法喝酒。老杨春的酒虽不上头，可喝多了，肚里实在撑得难受。”

尉迟敬德不干：“不行，你这狗头想耍赖呀。以往我们皆用此法，

那次志玄也是喝得直瞪眼，也没听说要换法儿。”

“对呀，酒刚刚喝到中途，不能再变法儿。”段志玄也不同意换招法。

程咬金见他们两人坚执不从，只好无奈地继续拨动“酒胡子”。说来也怪，“酒胡子”的手指依旧不偏不斜地指定程咬金，这下子程咬金彻底不干了，连声嚷嚷道：“有鬼，有鬼。”最后一杯说什么也不喝了，让免掉一杯。

这时，从灯影里走过来一人，他向三人行礼道：“尉迟将军、段将军，这杯酒且让我代程将军饮下去行吗？”三人一听，觉得他说的长安话很不地道，透出一股怪异的味儿，就在影影绰绰的灯影里打量他。只见他个子甚高，脸上一副红色虬髯，外身罩了一袭缺胯袍，一看就知道此人定是西域人无疑。

程咬金斜眼一瞪，冷言道：“你是谁？我说过要让你代酒吗？”

那人团手一揖，躬身道：“小人名叫何吉罗，系波斯人氏。自前朝时即专事贩运香料，已居长安十余年了。小人虽是西域之人，这些年居长安日久，习练了一些拳脚功夫，故早闻三位将军大名。小人也是此店中的常客，一直想拜见你们，今日有缘，不免有些冒昧了。”

隋唐之时，其对外经济、文化交往异常繁荣，欧亚大陆各地的商人纷纷来此兴贩贸易。其中以长安、洛阳两京为政治中心所在，外来人及胡商杂凑云集。走在街上，每每见到高鼻深目的异域之人，长安人早习以为常。

何吉罗此时显然已入籍唐朝，除了其面貌有异之外，长安话说得还算顺口，身上的打扮与中土人无异。他见程咬金来抢白他，并不觉尴尬，而是眼珠一转，笑道：“想是程将军不知，这‘酒胡子’自西域传入中土，其中有一个消息儿许多人不知，请看。”何吉罗边说边拿起“酒胡子”，揭开底座，就见里面有一按钮，他扳了一下，合上底座然后放在案上，用手一转，这次“酒胡子”的手臂却指向尉迟敬德。

程咬金恍然大悟，起座喝道：“好哇，我就感觉其中有鬼。黑子，定是你与那杨春合伙来捉弄我的。”

何吉罗微微笑道："程将军，这事儿怨不了别人。如今长安城里，明白这个诀窍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且杨春哪儿有胆子敢来糊弄你呢？想是这东西因震动合了机关，又阴差阳错指向了你。"

尉迟敬德道："就是嘛。杀了我头尚且眼都不眨，还在乎这几盏酒吗？你这狗头，就会混赖。"

何吉罗道："小人想和诸位将军结识一回，故想了个主意。如今程将军已经喝了不少，小人就与程将军凑个对儿，算是一方；尉迟将军和段将军算是另一方。我们两方还用这'酒胡子'指引，接着斗酒。程将军，我方若输了，就由你随意饮，由小人兜底儿，如何？"

程咬金觉得今天喝了这么多酒，若现在罢手不喝，委实冤枉。何吉罗主动请战，看来也很识趣，不由得勾起了他的兴致，遂大喜道："好呀，就这样办。黑子，我吃了这么多亏就不说了，你敢不敢？"

"嘿，谁怕了你这狗头不成。志玄，要说拼酒，我们什么时候失了下风？"

段志玄微笑不语，他眼望着何吉罗，觉得这个波斯人已成了一个长安通，那眼神和动作都与一个真正的长安人无异。

于是，"酒胡子"开始频繁地转动，其手臂指向双方的次数却是平分秋色。程咬金这方输的酒基本上都灌入了何吉罗的肚中，孰料这位波斯人的酒量甚宏，只见他喝得肚腹渐渐隆起，脸上颜色未见任何异常。

尉迟敬德喝到最后，觉得已经过量，遂说道："好了，不喝了。这样太不公平，真正便宜了这个狗头。"

程咬金起身离座，哈哈笑道："好呀，这样才算扯平了。"他拍了何吉罗一掌，赞道："波斯人，真有你的。下次再来，我俩还是一伙。"

几个人尽欢而散。

此后他们每来"寻醉轩"，十之八九要遇见何吉罗，他们渐渐就熟悉开来，三人也喜欢上了何吉罗豪爽能饮的劲头，隐隐然觉得甚是投机。到了他们相聚的第三次，何吉罗带来了三个香囊，让他们转送给各自夫人。此时的长安，人们酷爱香料。像皇帝出行时，即先以龙脑、郁金等

香料铺地。朝中达官贵人日日生活在香云缭绕的环境之中，他们的身上散发着香味，浴缸中加了香料，而衣服上则挂着香囊。何吉罗所送的香囊中，盛的是蝉蚕形瑞龙脑香，打开后其香气可透十步开外，为罕见异物。三人的夫人一加试用，众官宦夫人皆现羡色，听了夫人的夸赞，三人心中不免得意，与何吉罗的关系不由得又近了一层。

长安每年消费香料的数量很大，许多香料和香材多是进口而来。像沉香出自天竺诸国，没香出自波斯回及拂林国，丁香出自东海及昆仑国，紫真檀出自昆仑盘盘国……何吉罗刚入长安时，以经营没香为主，后来渐渐做大，俨然成了香贩的首领。后来域外也需要中土之物，何吉罗就在中土收购瓷器、丝绸等物，输往外国。

何吉罗向三人家眷细说香料的种类和成色，让她们长了不少见识。她们从何吉罗手中购买的香料，质地就不用说了，价钱要比到市面上买便宜一半。妇人们不免在三人面前炫耀一番，他们愈发觉得这名波斯人很识趣。其中只有一个段志玄曾经晃出一些疑问来，觉得这样一个富商大贾在小酒肆里撞见，且日益投缘，似是刻意为之。随着他们日渐稔熟，段志玄的疑问也慢慢淡了。

三人观了何吉罗的武艺，见他皆是小巧擒拿功夫，并无特别之处。唯其轻身之功很不一般，只见他腾身一跃，偌大的身躯在空中腾挪自如，圆转如意，显是名师所授。三人问他投师何人？何吉罗微微一笑，岔开了话题，并不回答。

时间很快进入腊月。尉迟敬德用过晚饭后，坐在堂上挑灯看书。他识字不多，若不是李世民多次让他读书识字，他断断难以安静地坐下来。所幸小夫人家学渊源，知书达理，就依在他身边逐字念诵，让尉迟敬德省了不少事儿。他们书还没有读过一页，就听何吉罗叩门来访。

何吉罗并非单身到此，身后跟随一人赶着一辆黑沉沉的驴车儿。何吉罗见尉迟敬德来迎，一面令那人将车赶入府中，一面拱手道："尉迟将军，年关将至，小人特备下一点年货表达心意，望勿推却。"

尉迟敬德道："什么年货？还需要用车大张旗鼓运来？"

何吉罗脸上透出神秘，说道："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到左厢房内说话。"何吉罗来府中次数已多，知道左厢房那里比较僻静，且房门只有一道低矮的石门槛儿，可以将车子推入房内。

尉迟敬德满腹狐疑，边走边说道："老何，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先给你说好，若是寻常东西，我自有薄礼回赠；若东西贵重，我经受不起，你只好再赶回去了。"

车子入了左厢房，何吉罗挥手令从人牵驴退出去，房中仅剩下他和尉迟敬德两人。他将尉迟敬德拉到车前，说道："这些东西并非我送的，而是受人所托。尉迟将军，请看。"他边说边掀起车子上的黑帐幔。

尉迟敬德搭眼一瞧，脸上顿时变色。只见车内装满了金银器具，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他厉声道："老何，你受何人所托？为何送了如此重的礼？"

何吉罗脸上堆满了笑容，轻声道："尉迟将军切莫惊慌，我们结识多日，小人不敢有一丝儿歹意。且请坐下，容小人慢慢说与你听。"

尉迟敬德哼了一声，说道："你知道我的脾气，这等来历不明的金银，你若不说个明白，有你好瞧的。"他依言退后几步，坐在身后的椅子上。

何吉罗不敢坐，探身说道："那日你和程将军问小人的武艺为谁所授，我不敢回答，今日可以说明白了。早两年，小人闻听'京都大侠'史师父的名气，又听说他好收徒弟，就托人投至史师父的门下。"

"史师父？就是那个史万宝吧？"

"正是。小人为一异域之人，长居京城，一来想学些武艺护身，二来想借重史师父的名望，托庇于其门下。"

"这样说来，这车东西是史万宝送来的？我和他素无交往，且他官职又高于我，他送我金银，意欲何为？"

"东西并非史师父所送，其中又有隐情，容小人慢慢说来。尉迟将军，你知道我平日多贩香料，宫中和官宦之家用得最多，若让他们多采买须人头熟。那日小人将这番心意说给师父听，史师父满口答应，此后果然引来许多人与小人认识，其中还入东宫见到了太子。"

"太子？想不到你为胡人，还有如此神通？你这样说，总不成这车

东西是太子所送？想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正是，的确是太子所送。”

尉迟敬德大为震惊，一下子蹦了起来，扯着何吉罗的手道：“老何，你别骗我，如此大的事儿不可瞎编派。谅你为一游方胡人，岂能受太子所托？”

何吉罗伸手从怀中掏出一书，将之递给尉迟敬德，说道：“尉迟将军请看。此是太子亲笔所书。”

尉迟敬德接过书，眼睛盯着何吉罗，说道：“若真是太子之书，这事儿就不同一般。这么说，那日我们在酒肆里相见，并非无意之中撞见，却是太子你们有意安排了？”

何吉罗不敢接话，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然被满面胡子遮掩，并无异样。

尉迟敬德低头看信，见上面盖有李建成的图章。他从头看信，惜不认识其中的一些字，何吉罗的识字能力也有限。无奈，他只好将小夫人唤来，让她逐句解说。只听信中措辞谦诚，满是推许敬德之意。信中的最后两句是“愿迁长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经小夫人解之，尉迟敬德明白，这是李建成在招诱自己。他日常随侍李世民左右，早已知道太子与秦王争斗的形势。今日太子又送金银，又写信招诱，他知道这是太子想分离天策府人员，以去秦王之势。

尉迟敬德让小夫人退出，然后瞪着何吉罗道：“想不到太子竟然让一名波斯商贾来为说客，老何，你不怕我一刀斩了你吗？”

“早就听说尉迟敬德将军性如烈火，小人内心确实担忧。正因为这样，小人才想法在酒肆里接近你们，这样先有一些亲近之意。”

“你处心积虑，其心可诛。不过我看你平日里还算爽快，今日不为难你，何况，我还要留下你这颗脑壳儿给太子传话。”

何吉罗听了尉迟敬德这种语气，知道今日的使命就此完结，遂不发一言，静听后话。

“这辆车子你还给太子，就说我尉迟恭为一介武夫，不劳太子挂

念。我现为天策府左二副护军，为秦王的属下，此生此世，定为秦王的走卒。太子想用一车金银买走我的心意，他也太小瞧我了。”

说到这里，他挥手令何吉罗出门，“老何，你走吧。你既然是太子之人，当知水火不相容，从今之后，你不可再登我府中一步。”

何吉罗勾肩低背，带着车儿出了府门。尉迟敬德心如烈火，让小夫人为他准备衣衫，意欲找李世民说知此事。小夫人劝他不要去，说现在时辰已经不早了，秦王想已歇息。这样，尉迟敬德满怀心事熬了一夜。

第二日一早，尉迟敬德早早就赶到了天策府。进入仁文厅后，就见李世民正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一起说话，四人脸色都很凝重，显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尉迟敬德见状，作势要退出厅外。李世民向他招手，令他坐在近前。这时，长孙无忌悄悄告诉他：“昨儿晚上，大理寺派人去洛阳，将张亮捉拿，说他谋反。”

李世民的消息能够这么快，自是白鹘传书的功劳。

李世民沉吟道：“大理寺捉拿张亮，事发前绝无先兆。既然说他谋反，有何凭据呢？”

房玄龄道：“今年以来，张亮从府中要去王保不少，算来也有一千多人了。那次圣上不让皇子有太多王保，仅留五百，张亮将多余的人都带往洛阳，想来定是这件事儿太惹眼。”

“张亮带走这些人，也是合朝廷规制的。若从这件事儿上下功夫，也太牵强。”李世民愤愤地说道。

杜如晦悠悠言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件事儿的背后，定是东宫和齐王府在那里使劲。莫非他们也想如杨文干那样，从张亮身上打开缺口？”

李世民哼了一声，说道：“这一次怕是他们走了眼，明明什么都没有，硬想加罪，妄想。无忌，你今日找人打听一下，到底内幕是什么？还有，张亮若坐囚车来长安，需三日之后。你先去牢里打点一下，别让张亮来了受苦。”

长孙无忌领命而去。

李世民的目光移向尉迟敬德，问道："敬德，你一大早就急急跑来，有什么事儿？"

尉迟敬德听说张亮被囚，愈发感到事情紧迫，说道："太子和齐王也许有所行动。"他将昨晚的事儿说了一遍。

正当尉迟敬德说话的时候，程咬金和段志玄也匆匆赶到厅内，他们也听了一个大概。

程咬金张大了嘴巴，说道："啊，黑子这样说，那何吉罗敢是被黑子赶出门外，又赶着车儿来找志玄的。"

李世民眼中精光闪现，问段志玄道："这么说，何吉罗也去你府上当了回说客？"

段志玄道："是的，晚间咬金兄来访，我们正在堂上说话的时候，何吉罗神神秘秘地走了进来。他说受太子之托，来送我金银，被我拒绝了。"

程咬金也说道："何吉罗还说，太子另备有一车金银送我，被我当场骂了起来。我还说，算是我们瞎了眼，没看清你何吉罗原来是太子养的洋狗。"

若放在平日，程咬金说这些话，众人定是一阵轻笑，然现在都乐不起来。房玄龄幽幽地说道："太子与齐王莫非真要动手了？"杜如晦也皱着眉头，说道："太子与齐王若这样做，手段并不高明。试想想，秦王平日里善待众将，那是在战场中厮杀出来的情分，岂是用一车金银就能买走的吗？"

李世民默然片刻，缓缓起身，看着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道："你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其心不移。世民平日待你们，严峻而多苛刻之处，我实在愧对你们的这片心意。"

三人急忙站起，拱手道："秦王待我们恩重如山，我们的心若偏了一毫一厘，才是愧对秦王的恩情呢。"

李世民叹了一声，说道："如今我日渐失势，东宫和齐王府日日车水马龙，嘿，朝中的许多人惯会扯顺风旗。其实太子送你们金银，你们

也可将计就计先收下来。一者可以慢慢察知他们的下一步计谋，二者可保你们自身安全。”

三人相对看了一眼，皆摇了一下头。尉迟敬德道：“这等背主私收金银的事儿，打死我也做不来的。”程咬金道：“是啊，我们若收了金银，就不是我们了。”

李世民又复沉思，转向房玄龄道：“玄龄，太子既然来找敬德他们，也不会放过其他人。他现在一手使软的，拿金银来收买；另一手来硬的，此次囚困张亮定是想以严刑撬出话儿来。今后，想他们还有别的花样。你通知府内的其他人，让他们这些日子尽量不要出外，谨慎守门。若有事儿须出外时，最好结伴而行。”

房玄龄宽慰道：“秦王曾说过，国破者不在外侮，唯在内部。如今虽形势险恶，但只要上上下下一条心，任谁也没有法儿。但也不能坐以待毙，也应该有应对之策。”

杜如晦神色沉重地点点头，说道：“秦王，玄龄兄说得不错。目前之势，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若无应对之策，即是束手就擒。”

李世民对两人的话没有任何表示。

这时，长孙无忌匆匆回来，想是已将诸事办妥。李世民问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没有找到人？”

“找到了，我们约好今天晚上再细谈。”

“嗯，你一定要把此事办好，不能让张亮受苦。若迫不得已，我也可找封德彝谈谈。”李世民又对尉迟敬德说，“你和咬金兄、志玄去找一下叔宝兄等人，让他们诸事小心，千万不能出岔子。”

尉迟敬德等三人点头答应，起身就要离去。这时杜如晦叫住尉迟敬德，叮嘱道：“敬德，你一定要万分小心才是。太子和齐王认为你是秦王的贴身护卫，如今收买不成，一定还会打你的主意，且不会是善招儿。”

尉迟敬德哈哈笑道：“不管他们使什么招儿，我都能对付，放心吧。”说罢向门外走去。平日里当府属出门的时候，李世民并不起身相

送，今日却特别，直把他们送出大门外。

此时仁文厅内仅剩下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三人，房玄龄趁着这个空儿，对长孙无忌说道："无忌，你与秦王是至亲，今天定将这要紧的话儿说给他听。"

"什么话？"

"敬德和张亮同时出事，说明太子和齐王已经开始了动作。他们如今和秦王的嫌隙已成，若其把握了先机，一旦变起，则秦王命运叵测。"

杜如晦道："无忌，玄龄兄所忧，非是杞人忧天。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为秦王计则是顾及其自身安危；为社稷计，秦王功盖天下，有明君之相，若其君临天下，则是社稷之福，百姓之幸。"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然而皇上时下对二郎已失去信任，太子又把持朝政巨细，二郎实在没有办法翻身。两位先生，你们有什么高见呢？"

房玄龄和杜如晦又对视了一眼，房玄龄说道："要改变眼前这种颓势，必须使用雷霆手段。上次杨文干兵变，太子闻圣上召他，他乖乖地离开京城前去仁智宫请罪。为什么呢？缘于太子手中未掌握兵权。因而要施手段，既要诛杀太子和齐王，同时也要控制圣上，使他交出兵权，如此方能成大事。"

房玄龄此语一出，惊得长孙无忌目瞪口呆，张口结舌道："这……这不是谋反吗？房记室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出格了？杜先生，你以为呢？"

杜如晦缓缓地点点头，一字一句道："不错，要想改变颓势，别无他法，仅此一途。"

长孙无忌镇定下来，将此事前前后后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实在想不出别的好办法，也点点头道："是的，也只好如此了。不错，要行大事，奉行温良恭俭让，那是不成的，二郎定会明白这个道理。等一会儿二郎回来，我先找他单独说，你们到时候也要帮助说说。"

房、杜两人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李世民回到厅中。长孙无忌上前低声说了一句，然后两人到旁边的侧室里密谈。房、杜两人焦急地在厅内等待，大约过了一炷香的时辰，李世民方低着头，慢慢走了出来，身后的长孙无忌一脸不高兴。看得出来，两人谈得并不投机。

李世民走到两人身边问道："刚才无忌所言，想是你们也很赞同了。"

房、杜两人点点头，他们闹不清李世民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李世民正色道："杀兄弟而囚皇父，岂是为人臣做的事儿？你们三人书读得不算少，为何都忘得干干净净？"他语气忽然低沉，"我想不到事情果真到了今天的地步，想起家姐病危之际，唉，其情切切，其意真真，那是一番肺腑之言啊！你们知道她当时说了什么吗？"

三人都摇摇头，不敢接腔。

"她说，若兄弟相争，大郎和四郎不是我的对手，让我一定要留下他们的性命。你们说，我真有这样的狠心吗？"

长孙无忌讷讷地说道："公主的话并不为错，她既知兄弟相争，二郎不会束手就擒。"

李世民搓搓手，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知道，你们都是一片真心为我，我意存感激。不过我当初既然答应了婉娘姐，你们知道我的脾气，那是改变不了的。这件事儿到此为止，此后再也休提。

房、杜两人见李世民的语气如此决绝，只好闭口不言，闷闷散去。

房玄龄考虑事儿周密详细，他见尉迟敬德大咧咧地离去，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很不以为然，心里就存了忧虑。他专程找到尉迟敬德，嘱咐他一定要小心谨慎。尉迟敬德不以为然，说道："不妨，白日里他们能奈我何？就是到了晚间，我夜不闭户，难道还有谁敢来找麻烦不成？"

尉迟敬德多年行伍生涯练就了一种特别的本领，就是不管晚上睡得再沉，稍有响动即能惊醒。他艺高人胆大，到了夜里，令家人皆在后房居住，自己独卧迎门的正堂当中，然后大开堂门，酣然入睡。

就在何吉罗来招降后的第三个夜晚，子时过后，尉迟敬德早已安睡。只听他鼾声如雷，间或放上几个响屁，万籁俱寂之中显得异常响亮。时节正是腊月，夜空里此时虽无风雪，那夜来的寒冷透过门洞侵入进来，尉迟敬德虽盖着厚厚的被子，脸面却也觉冰凉。忽然，他在黑暗中睁开眼睛，耳中竭力捕捉门外的声响。原来他在屋顶那瑟草抖动的微细声音中，发觉了几声沉闷的声响，显是有人从房上跳到地面。

他悄悄握紧双鞭，严阵以待。然过有半炷香的时刻，外面仍寂静无声。尉迟敬德不耐烦起来，双手一撑坐了起来，对着正门大吼道："何方贼子？进不敢进，走又不走，想一直干耗下去吗？有种的进来说话！"

尉迟敬德给家人交代过话儿，不管这里有多大动静，不许他们来前。

这时，门外有脚步声响起，听来那脚步不疾不徐，显得很镇定。很快，一人到了门首，灯火照亮了他的脸庞，只见此人赫然正是何吉罗。

"何吉罗？"尉迟敬德不免惊诧万分。

何吉罗抛掉了手中所提的弯刀，抢前几步跪地道："尉迟将军，小人夜来耽误了你的清睡，望乞恕罪。"

尉迟敬德哼了一声，说道："老何，那日我说过不许你再来我府。你今日半夜摸来，又手提刀子，显然不怀好意。既然这样，我们就厮杀一回，莫辜负了派你来的人的心意。"

"不错，小人今日来不怀好意，要取你项上之头。尉迟将军，你且端灯随我出门看看。"

尉迟敬德放下一鞭，然后端起烛火随何吉罗出门，就见墙角下正委顿有两人，他们和何吉罗一样，皆身穿黑色夜行衣。

"唔，原来你还有帮手。"尉迟敬德点头咕哝了一句，然后问道，"他们现在委顿在地，想来是你动的手脚了？"

"不错，小人点了他们的穴道。"

“这两人是谁？”

“他们和小人同门学艺，都是史师父的徒弟。若论入门前后，我为师兄；若论武艺，他们两人还强于小人。”

“强于你？怎么又被你点了穴道？”

“小人趁他们专注于门内的时候，从后面双指齐出，将他们同时点倒在地。”

尉迟敬德颜色稍和，转身回房，边走边说道：“随我进房说话。看样子，你对偷袭之道挺有造诣，我现在你前面，也给我来一指头如何？”

“小人不敢。”

进房后，尉迟敬德说道：“你今晚到底怎么回事？好好说与我听。”

何吉罗道：“那日你拒绝了太子的好意。”史万宝派了我们三人来杀你，约定今晚动手。谁知我们入府后，我忽然后悔起来。”

“后悔什么？”

“当初小人跟随史师父学武，是想以此为机缘寻个靠山。谁知道史师父先指示小人与你交往，又派我来刺杀将军你，大违小人之初衷。小人毕竟为域外之人，陷身于此旋涡中，岂非极度凶险？”

何吉罗停顿一下又说：“何况自从与你们三人交往之后，小人深慕你们义气深重，气度凛然，不禁大为心折。我们波斯之人，最为崇敬的就是忠义勇士。且今晚来此，小人见你坦然开门，高卧堂上，这一份儿英雄气概，可把史师父给比了下去。因此小人下定决心，今夜远走高飞，再也不为史师父卖命。”

尉迟敬德听完，扔掉双鞭起身，说道：“老何，看来你是一条汉子，不枉我们结识一场。你若不愿刺杀我，这长安城里是待不下去了，今后不管你到什么地方，我交定了你这个朋友。老何，我们就结拜为兄弟可好？”

何吉罗大喜：“好哇，能与尉迟敬德将军结为兄弟，实乃三生有

幸。”

两人就对着灯火拜了八拜，结为异姓异域兄弟。算起来，何吉罗年长二岁为兄，尉迟敬德为弟。

此时时辰已交三更，尉迟敬德听到远处传来的刁斗声，关切地说道：“何兄，此地不可久留，你速速离去。现在城门已闭，你有办法出去吗？”

“有办法，我有鸿胪寺发给的公验路证，天明之后就可以混出城外。”

“比及天明，那史万宝见你不能杀我，又无影无踪，定会让太子颁下海捕文书。公验路证有你的名字，不管你走到何处，定会留下痕迹。”

“放心，公验路证的名字是别人的。我为贩多年，这样的公验路证身上常备数张，请你不用担心。”

尉迟敬德疾步出门，说道：“何兄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片刻间，他很快返回，只见他手拉乌骓马，站立门外，说道：“请何兄出来。”他将马缰绳递给何吉罗，殷切说道，“我们既为结拜兄弟，兄将临行，为弟将此马相赠。东宫及齐王府之人如狼似虎，见你失踪，定会遍索不止。此马跟随我多年，脚力上要比一般马好得多，你骑此马出行，就可减少几分危险。”

何吉罗知道尉迟敬德爱此马犹如生命，现在慷慨相赠，对自己的情分可谓大矣。他连连摇手推辞，坚决不受。

尉迟敬德火又冒了起来，沉声道：“你还要你的小命不要？现在耽误一点时光，你就多了一层危险。少啰唆，快快上马！那褡裢里有一些散碎银子，可在路上使用。”

何吉罗见他执意如此，又见时间紧迫，遂翻身上马，拱手道：“好，我们后会有期。他日相逢，为兄定当送来十匹良马，以报此恩。”

尉迟敬德向他挥了挥手，何吉罗勒转马头小跑出了府门。尉迟敬德

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长长舒了一口气。他转过头，看见依旧昏迷在墙角的两名刺客，厌恶地皱了皱眉头。心想他们若这样冻到天亮，肯定会冻死；若现在将他们送给史万宝，又怕时间过早暴露了何吉罗的行踪。于是，他一手抓起一个，将他们搬入房内，用绳子将之紧紧捆起来。

这两个刺客一直昏睡，过了两个多时辰方穴道自解慢慢苏醒过来。他们听见尉迟敬德卧在榻上鼾声如雷，一时不明所以。

第二日，尉迟敬德将这两名刺客放在马背之上，然后独自驱马来到史万宝的府前。他一伸手将两人摔在地上，对其门卫说道："告诉你们的史大人，他的这两名徒弟太脓包，刺我不成，现在原物奉还。"然后打马离去。

李世民听了尉迟敬德昨晚的遭遇，不禁怒火万丈，骂道："欺人太甚！那史万宝为朝廷官员，却阴养死士，意图不轨。这帮御史都是干什么吃的，为何不早早弹劾他？"他暴怒不已，在厅内来回转悠。过了片刻，方才平静下来，对尉迟敬德道："你今后更要加倍小心，不可着了他们的道儿。这样吧，我将前殿腾空，你通知叔宝、咬金等人，让他们这一段时间都来府中居住。唉，如今多事之际，若能退保求安，也是大家之福了。"不等尉迟敬德入天策府居住，这日正午，大理寺派来四名差役，手拿公文和索子，宣称敬德昨晚打死两人，大理寺要带去问话。尉迟敬德明白朝廷礼制，不敢反抗，乖乖地到了大理寺。

尉迟敬德入门后，见地上放有两袭草席，上面躺着两名遍体鳞伤之人，看他们的脸色灰白，眼睛大睁，显然已气绝多时。

堂上坐着大理少卿，他见尉迟敬德身穿官服，遂将惊堂木一拍，说道："尉迟恭，你为何杀了这两人？左右，先将他的官服扒了，上锁。"

尉迟敬德伸臂推开前来的四人，冷冷说道："不错，这两人我认识。他们昨晚上潜我府中欲行刺，被我擒拿后，今日早晨好好地将他们送入史大人的府中。他们现在死了，关我什么事？"

"大胆！我这里现有史大人的亲笔书信，说这两人被你殴打，伤重致死。你看，这里还有证人在此，你以为抵赖就能蒙混过关吗？"

一人在旁边怯怯地言道："大人，小人亲眼所见。这黑厮一早将这

两人驮至史大人门前，狠狠摔在地上，然后扬长而去。小人上前查看，就见他们口鼻流血，已气绝多时。”

尉迟敬德斜目一看，认得他是史万宝的守门之人。他一下子明白这是史万宝在给自己栽赃，史万宝也够狠的，为了罗织自己的罪名，竟然不惜杀掉他的两名手下。

尉迟敬德大怒，骂道：“无耻小人，你这栽赃的法儿太不高明。这两人从我府出来，一直活生生的，怎么到了史大人的府中，他们竟然死了。嘿嘿，我有许多证人可以证明，到底是谁杀了他们，不愁弄不明白。”

“你有证人？好呀，你说出来他们的名字，传来问问便知。”大理少卿问道。

这一下子弄得尉迟敬德张口结舌，他匹马驮着这两人出了府门，沿途并没人留意。若找证人，只能叫自己府中之人来佐证，别人会信吗？按说何吉罗可以证明，然他此时已经远走高飞，了无踪影。

大理少卿又一拍惊堂木，喝道：“好你个尉迟恭，现有人证物证在此，还能混赖不成？左右，给我拿下了。”

尉迟敬德被下狱后，狱卒们奉命逼问口供。他们先是将尉迟敬德衣衫剥下，然后绑在庭柱上，用皮鞭乱打一阵。此鞭有个名堂，名为“杀威鞭”。此后刑法五花八门，花样百出。无奈尉迟敬德心刚如铁，除了满口大骂，再无别的言语。这时他们动用一种酷刑，有个很形象的名字叫作“披麻拷”。即是先把鱼胶化烊，然后将之涂在人身上，再用麻皮和钩搭在上面，这样，麻皮和钩紧紧地粘在人肉上。若扯去一钩，就连皮带肉掉下一片，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这日狱卒如此这般将尉迟敬德浑身披满了麻皮和钩子，竟像野人一般。牢头狞笑道：“尉迟恭，天下皆知你是一个硬汉子。可你来错了地方，这个地方任你是铁人儿也难熬过去。我劝你呀，识时务者为俊杰，早早招供，这样大家都好做人。”

尉迟敬德骂道：“你这狗头，看你能奈我何！别看你现在闹腾得挺欢，以为冤屈了我就万事大吉吗？秦王能放过你们？皇帝也知我尉迟恭的名字，他能容你们将我冤死？哼哼，只要我尉迟敬德今后有一口气

在，定将你们杀个干干净净。”

牢头哈哈笑道：“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再问你一句，招是不招？”

尉迟敬德啐了一口，斥道：“来吧，我尉迟恭至死也不会做出乞降的事儿。”

牢头皱着眉头也犯了难，上面让他来拷问尉迟敬德的时候交代有话：“一是要狠，定要套出口供；二是不许将他弄死。”看尉迟敬德那副死硬劲儿，恐怕难以达到目的。牢头一咬牙，向狱卒们做了一个手势。

一名狱卒走到尉迟敬德的面前，伸手抓起一只钩子，狠命一扯，钩子末端的麻皮登时扯下一块好大的肉来。只听尉迟敬德大叫一声，皮落处鲜血涌出。

牢头道：“尉迟恭，这滋味好受吗？”

尉迟敬德疼得龇牙咧嘴，叫道：“啊唷！痛杀我也。你这狗头，是谁吩咐你用此厉害的酷刑招待我？”

“招是不招？”

“招个什么鸟？哎哟！真疼啊！”

牢头吩咐再扯，很快又连皮带肉扯下了一大块。可怜尉迟敬德什么时候受过如此酷刑，只见他疼得脸都变了形，如杀猪一般地号叫，直喊得周围的狱卒们心颤不已。

扯到最后，尉迟敬德浑身流淌着鲜血，如同血人一般，竟然昏死过去。

牢头见他昏死过去，不敢再扯。遂唤人将他拖入牢房，又觅人为他止血。

张亮从洛阳解到长安，因有长孙无忌事先打点，虽受了一些苦楚，毕竟不似尉迟敬德这样难受。及至李世民得知尉迟敬德入狱，急忙派人前来打点，尉迟敬德已经受了严刑，正昏沉沉地躺在牢房中。

如此，李世民的两名得力干将同时陷入牢狱之中。

唐太宗②：大治天下

内容梗概

本卷主要描写了贞观年间君臣励精图治，实现天下大治的场景。

李世民登基之时，东突厥入寇，他用疑兵之计，单骑在渭河便桥上与颉利达成盟约，换来了短暂但可贵的和平。

对于如何实现天下大治，元老派、少壮派、君主之间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国家走向大辩论，李世民慧眼独具，采用魏徵等人的建议，制定了“抚民以静，唯重教化”的国策。偃武修文，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接二连三地出台。

为导人诤谏，李世民重用魏徵，朝堂上出现了以魏徵为代表的谏臣群体，不时纠察君臣过失；为任用良吏，李世民组建了以房、杜二人为代表的中央精干团队，形成了清明的政治风气；为震慑番邦，李世民任用李靖、李世[redacted]为元帅，统辖全军，使大唐国威声名远播。

在君臣的努力下，唐朝社会人丁增加、粮食丰盈、牛马成群，逐渐形成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民风，“贞观之治”由此而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儒家的理想盛世。

本卷动静相交，战争场面与朝堂议论穿插进行，节奏明快，张弛有度。细节描写逼真动人，李世民对重臣杜如晦的关怀，对结发妻子长孙皇后的真爱，刻画细腻，表现了千古一帝温情脉脉的一面。

第一回　建成怀仁宴兄弟　世民忍痛散府属

尉迟敬德和张亮身陷牢中，李世民一时也无可奈何。他只有派长孙无忌等人设法打通若干关节，争取让两人少受些苦，但牢头等人都是李元吉早已经安排好的心腹，此举也收效甚微。让李世民感到欣慰的是，两人在牢中虽然受刑，然坚强不屈，不论别人如何威逼利诱，他们坚不开口。

转眼间就到了元日，长安城里和宫内自有一番庆贺。往年的这个时候，天策府前车水马龙，如今门可罗雀，喜爱热闹的李世民深切地感到了前后的巨大反差。

正月初五上朝后，李建成在殿前的台阶上等着李世民过来，主动说道："二弟，今晚我备下家宴，你和四郎过来，我们兄弟三人聚聚如何？"李世民听完此话，迟疑了片刻，说道："节后忙乱，大哥日理万机，小弟怎么敢打扰呢？"

李建成明白了他的心意，微笑道："二弟，这些年我们之间的误会不少，主要原因在于沟通不够，若能及时说开也许就没事了。我为长兄，应该给兄弟们找一个沟通的机会，今晚家宴正是为此。"

"大哥胸襟宽阔，是我们为弟者的福气。可是四郎呢？他现在抓住我的人投入到牢中，妄想屈打成招。唉，我为这件事情，这个年都没有过好。"

李世民上来就咄咄逼人，让李建成很不舒服，他还是柔和地说道："不妨，到时候有什么话都可以摊开来说。"

李世民见李神通从后面走过来，忽然计上心来，点头道："小弟先谢谢大哥的美意，晚间定遵嘱前去赴宴。不过，晚上我想让神通叔同往，有一个长辈在身旁，四郎也许不会太放肆。"

李建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说道："随你。二郎，看来你还是信不过我啊。"

“大哥言重了。小弟只想叔父和我们是至亲，万一遇到绕不过弯的地方，叔父还能把把舵。”

“那好，今晚酉时，我和四郎在东宫专候你们。”

两人拱了一下手作别。

到了晚间，李世民果然约上李神通一起到东宫赴宴。李世民一边走一边想，大哥摆此酒宴，是真心谈和？还是当场摊牌？依照大哥的性情，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身旁的李神通却不知道此行的真实含义，他头脑简单，平时好凭武力，思虑的功夫就差了一些。这些年，他知道太子和秦王相争甚急，自己为他们的叔父，也不好明着帮哪一派，他早就打定了主意，干脆糊里糊涂两不相帮。然他毕竟和李世民相处的时间要多一些，内里的感情还是偏向李世民。今日李世民约他去东宫赴宴，他想这三兄弟终于又能坐在一起，当是美事，就一团高兴，满口答应。

两人不带从人，双骑很快就到了东宫门首。就见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候在那里迎接他们。几人携手入宫，殿内早就备好了丰盛的晚宴。三人推李神通坐在上席，然后分头坐下。李建成端盏劝酒，晚宴的气氛渐渐活泛起来。座中之人以李神通饮酒最多，过了一会儿酒劲上来，脸庞变得通红。

“好哇。”李神通又饮下去一盏酒，不知道是赞扬酒好还是说别的事情，慢慢就有点语无伦次，“太子，皇兄每每说起你们兄弟三人，神色间颇为自豪。哈哈，我们李家，不仅能取得天下，还要传之万代呢。你们三兄弟今天就挺好，今后遇事有商量，遇难共同当，这才叫真兄弟呢。”

李建成拱手道：“叔父之言甚是，小侄今晚请你们来，正是要说明白了此事。”

李神通摆手道：“这样就挺好，只要你们兄弟今后能经常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则万事大吉。”

“不然，这一段发生的许多事情，应该说个明白。神通叔，你正好在这里作个见证。”李元吉冷冷地说道。

“什么见证？”

“大哥坚执将二哥请来说个明白，其实非我本意。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既然来了，不妨直截了当。二哥，大哥的太子之位，是由父皇钦定的。我劝你呀，今后不如收起锋芒，老老实实做你的藩王，不要再有非分之想。这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李元吉这样咄咄逼人，弄得李神通张口结舌：“哎……哎，怎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

“吵什么？都是四郎在那里自说自话，我什么时候加入了？”李世民也冷冷地说道。

“哼，你倒是成了高人了。现在神通叔在旁，我问你，你若胸怀坦荡，为何要昧下洛阳的金珠宝贝？为何要买通马三宝诬陷杨文干谋反？”

李世民愀然不乐，目视李建成道：“大哥，你今日想是兴师问罪吗？”

李建成叹了一口气，说道：“二郎，我们兄弟到了今日的处境，确实非我所愿。我不想兴师问罪，不过你扪心自问，我们所以走到今天，你难道就能脱掉干系吗？有句话说得好，叫作化干戈为玉帛。我们今后各安其位，兄弟的情分也要逐渐加深起来，这才是我今天找你来的初衷。”

李神通见场面气氛有些尴尬，就鼓掌道：“大郎的这句话说得好呀。难时依然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兄弟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和了就好，和了就好。”

李世民观察李建成的神色，见他不似作伪，遂言道：“大哥有如此心意，小弟唯存感激。今天既然想摊开来说，小弟就冒昧直言。自从那日得父皇训诫之后，我尽量内敛，日常谨慎办事。可是你们呢？先是派人携带金银来收买我府中之人，现在又无凭无据将尉迟敬德、张亮下在牢中，将诸般酷刑加之身上。四弟，你刚才所说，皆是猜测妄谈，无凭无据。我这里却有凭据在手，这又如何说？”

李建成脸现尴尬，而李元吉却若无其事。要说他们办的这几件事情，皆由李元吉主之，经过李建成点头赞同。其间，独魏徵全力反对。魏徵以为李世民性情刚烈，且谋虑深沉，若这样妄动其身边之人，定然

撩拨起李世民的性子，弄不好会出大乱子。魏徵说道："要想一劳永逸，须除秦王本身。只要他一倒，则树倒猢狲散，其身边之人自然离去。"李建成和李元吉不以为然，觉得李世民如今势单力孤，又在父皇那里失宠，只要将其府属弄散，则李世民不足为患，遂不听魏徵之言。此后魏徵又多次说起，两人充耳不闻，让魏徵伤心不已，私下里叹道："时至今日，尚不知秦王是何许人也，真是枉做了这么多年的兄弟。"

李元吉见李建成脸现愧疚颜色，遂强辩道："二哥的话，兄弟可有些听不懂了。尉迟敬德和张亮被捉，那是大理寺的事儿，和大哥我们又有什么干系？至于说有大哥的书信，二哥，当初既然有人能伪造大哥的手迹挑起杨文干兵变，这封信又焉能是真？"

李世民不理李元吉，目视李建成道："大哥，这话到底如何说？"

李建成长叹了一声，心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往所发生的许多事，岂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他不直接回答李世民的问话，而是回头唤宫女道："去，取来些柑橘汁儿为我们醒醒酒。"片刻间，宫女们为他们每人奉上一盏橙黄的柑橘汁儿。

李建成端起玉盏，目视李世民道："二弟，如今神通叔在侧可以作个见证，我今日请你来无非是为了兄弟的情分。神通叔，你定然赞成这个理儿。"

李神通点点头，说道："不错，不错，是这个理儿。"

李建成接着道："我们喝了不少酒，饮了这盏柑橘汁儿，当能清醒一些。来，请饮此盏。"说罢，他先仰头一饮而尽。

李世民目视盏中的汁儿，只见盏是青色，汁儿是黄色，青黄相衬在烛光下透出温润。他先品咂了一口，觉得和菁儿调的汁儿差不多，口感甜酸滋味不错，遂一饮而尽。李神通品了一口就丢开，说道："这汁儿有什么好喝的？酸不拉叽的，哪儿有美酒好喝？"就自顾自地斟了一盏酒，仰头喝下。

李建成又对李世民说道："二弟，我的这番心意不管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总算是尽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义。刚才你和四郎说的事情，毕竟过去了。我们自今日开始，兄弟亲近如初，这样可好？"

“我相信大哥之言，然则尉迟敬德和张亮两人呢？他们现在还在牢中。若我们不咎既往，我回府后是否能见到他们？”

“二哥，你不可逼人太甚。我刚才已经说过，那是大理寺的事情，怎么能硬往大哥我们身上攀呢？”

“大哥，你说，这件事儿如何处之？”

李建成此刻也不敢说句干脆话儿，嗫嚅道：“这……这……等明日，我叫来大理卿问一问，若真是虚妄之事，当然应将他们放掉。”说着，向李元吉扫了一眼。

李世民瞧清了他的动作，心里不由得叹他有些可怜。遇到这等大事，不能断然处之，却在这里犹犹豫豫、左右摇摆，莫非也学了父皇的性子？李世民知道今日的这场酒宴枉费了大哥的一片心意，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遂起身道：“如此，小弟就不劳烦大哥了。就让大理寺为他们定罪，然后处之吧。神通叔，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李神通站起身来，说道：“该走了，该走了。大郎，谢谢你的这顿酒饭。”他很识趣，见场中气氛越来越紧张，若他们冲突起来，自己万万弹压不住，还不如早点脱身为好。

兄弟三人再也无话好说，各自打着自己的主意。他们一路默默出了殿门，李神通和李世民先行，李建成和李元吉还要回去说上几句。

李神通和李世民出了安礼门，经北风一吹，身上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李神通轻声道：“好冷，按说我喝了这么多酒应该暖和才是，怎么不见效果？”

“神通叔，须知酒入口时为暖，久之即成寒的道理。我的身上，此时也满是寒意。”

两人并辔徐行，只听马蹄踏在青石路面上的踢踏声音。过了一会儿，李神通忧心地说道：“二郎呀，我没有想到你们兄弟之间的成见会如此深。皇兄那里，怎么也不管不问呢？若这样下去，那怎么得了？”

“神通叔大可放心，我今后只要消沉居家，不与他们争一日之短长，不会再有什么事儿。”

“大郎嘛，还行。只是那四郎性如烈火，需有人去劝诫一番才行。”

“嗯。”

他们又行了一阵，李世民忽然哼了几声，然后放慢马行速度，头耷拉下来，低声道：“唉，这肚儿怎么疼得如此厉害？”其声现苦楚，很快，头上冒出黄豆般的汗珠子。

李神通关切地上前观看，还没到马前，只听“扑通”一声，李世民那高大的身躯倒撞于马下。李神通大急，连声唤道：“二郎，怎么了？怎么了？”

李世民声音微弱，说道：“神通叔……这……这情势儿有些不对，我——我莫非中了什么毒。”说罢，他“哇”地一口吐出些什么东西来。

李神通只觉一股腥气扑面而来，凑前借着月光一看，只见地面上有一片血迹，遂颤声道：“不好，这是血呀。”

李世民微合着双眼，断断续续道：“那盏……那盏柑橘汁儿，许是有……有问题呢。神……通叔，你……你帮我回府，赶快找人来瞧。”

李神通不敢怠慢，遂躬身将李世民放在自己背上，加快步伐向弘义宫赶去。

说来也凑巧，近些日子长孙嘉敏觉得身子不适，长孙无忌为她请来一名医生正好在府中未走。李世民入府后，众人手脚忙乱将李世民放在榻上，只见他脸色灰白，已陷昏迷之中。医生上前翻起李世民的眼睑观察，又见他的嘴唇发乌，皱眉说道：“看此光景，似为中毒之相。不可再耽误下去了，马上要为他洗肠。”说罢，他从箱中取出白色粉末，令人用水调之，然后让人将李世民抬起身来，撬开其嘴灌入腹中。片刻之间，只听李世民腹中“咕噜咕噜”直响，然后开始上吐下泻，房内弥散出恶臭的味道。

医生说道：“刚才秦王所服为泻散灵，这里还有一帖药，请煎之令其服下，此药可调理脾胃。若秦王能够慢慢醒来，则无大碍，此后慢慢将养即可。”

长孙嘉敏等人六神无主，自然对医生的话唯命是听。李世民服下药

剂之后，脸色慢慢从灰白变得有了一些红润。

医生此时舒了一口气，说道："看样子是不碍事了，我这药内还有镇定安神的成分，秦王今晚不会醒来了。王妃，只要这里留下侍候之人，大家都可安歇去了。"

长孙嘉敏泪眼婆娑，抽泣道："好端端的一个人儿，怎么出去一趟就变成这样？大家都出去吧，今晚我和菁儿在这里照料，好歹要看着他醒来。"

长孙无忌道："妹妹，你的身体这么弱，别为此再劳累伤身。"

长孙嘉敏不听，众人只好作罢。

众人出了外房，高士廉问李神通道："淮安王，二郎到东宫内吃酒，到底吃了什么？"

李神通不解地说道："是呀，我也弄不明白。我们一同喝酒，一同夹菜，众人都没有事儿，二郎就何至于如此呢？对了，二郎刚刚肚痛的时候，说了一句好像是那盏柑橘汁儿有问题，可是我也喝了呀。"

长孙无忌愤愤地说道："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二郎要去赴宴的时候，我就劝他不要去，可他不听，这不真弄出事儿来了？淮安王，你们喝汁儿的时候肯定不是共盏饮用，他们若想弄鬼，机会就太多了。"

"嗯，要是这样，太子就是早有所图了。不过太子也不能如此大胆呀？他若敢公然下药，我一直在身边，就不怕圣上责罚吗？"

"他们怎么不敢？如今他们公然将尉迟敬德和张亮下在狱中，日夜拷打，这暗中下毒的事儿难道就不敢做吗？"

高士廉止住长孙无忌的话头，语重心长地对李神通道："二郎这些年功高名著，太子和齐王如坐针毡，想淮安王定有耳闻。其实二郎一心为国，一心为圣上办事，怎么又碍着太子了？想是他们胸襟不宽，就做下如此下作的事儿。其实二郎这些日子以来，深敛锋芒，不与太子争一日之短长，实际就是对太子示之以谦恭。唉，今日的事儿，你一直在身侧，眼见太子下毒为实。二郎今后的安危，那就难说了。"

李神通思索了片刻，慨然道："不妨，我当保二郎无虞。我与二郎相知甚深，他是我李家的优秀儿郎，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夭折了。要止他们兄弟相斗，唯有圣上。等明日上朝之后，我定要找皇兄说上一番，定谋保全二郎之道。"高士廉拱手道："淮安王如此高义，我这里代二郎向你表示感恩了。"

"那有什么，他们都是我的子侄，我岂有看不明白的？时间不早了，我们各自回府，你们明日等我的消息。"

李神通果然不负其言，第二日散朝过后，李渊轻车简从，由李神通陪同来天策府探望李世民。

李世民直到早晨方醒，听见外面传过太监那哑哑的嗓音："圣上驾到！"遂沉声说道："来，扶我下榻接驾。"

李渊见李世民挣扎着来拜，急忙道："吾儿免礼，你依旧躺在榻上吧。人都这样了，还摆这些虚礼干吗？"

李渊言语中透出对李世民的关心，李世民眼睛一热，哽咽道："孩儿该死，累父皇操心。"

"罢了，你先躺到榻上去，我们再说话儿。你的事情，神通已经对我讲得很明白了。"几个女子遵旨将李世民又架回到榻上去，然后轻轻地低头退出房内。那边，太监为李渊奉上锦凳，父子两人一人在榻上，一人坐在凳子上，相对默默。

李渊挥挥手，令太监们也退出门外，这样房中仅剩下他们三人。

李世民侧过脸来，眼中流泪，说道："父皇既然知道了昨晚的事儿，孩儿也不想多说什么。孩儿想向父皇请求，看在我曾积有薄功的份上，放我出京，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边鄙蛮荒，我带着嘉敏她们归隐那里，再不敢入京城一步。"

李渊长叹一声，然后道："唉，你们兄弟三人，真的就水火不相容吗？我听了神通的诉说，刚才已将大郎和四郎训斥了一番。我知道你不善于饮酒，已嘱他们今后不可再召你夜饮。二郎，我为你们的父皇，岂是糊涂之人，怎么能将你流放于鄙荒？我若这样做，天下人会怎么看？就是你那地下的母亲，她也会责怪我呀。你今后再不许起此念头。"李

渊的这番话，的确是真情流露，李世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过父亲如此温情了。

李神通插话道："可是皇兄啊，大郎和四郎如今已联起手来，二郎势单力薄，怎能自保呢？"

这句话将李渊问住了，他一愣神答不上来。过了好一阵子，方说出一番话来："说起来，二郎首建大谋，削平海内，应该立为太子。可二郎当初固辞，因立大郎为太子。现在大郎为嗣日久，我也不忍心换他。神通，你知道，大郎平时勤勉办事，很有能力，实在找不出废他的理由，你说该如何办呢？"

李神通道："这是皇兄的家事，臣弟不敢妄言。还是那句话，要保全二郎周全。"

"是呀，怎么保呢？"

"臣弟素来愚鲁，想不出好法子。皇兄英武睿智，定有可行之道。"

李世民知道废立太子一途已走入死胡同，无法可想，故说道："父皇，孩儿的妻舅原在交趾，那里离京甚远，不如请父皇降旨，我可去那里安家，以终其一生。"

李渊忽然动了感情："二郎，交趾那里地偏人稀，离京师何止千里？我现在一日比一日老，你若去了那里，我此生还能见到你几回？"

"孩儿不孝，不过这样在京常常生事，惹得父皇不得安静，也为不孝。我这样躲远一些，一者可避己祸，二者也可使父皇耳目清净。"

"不可，让我好好想想。唉，神通，知道什么事儿难处置吗？就是家事。他们兄弟同处京邑，互不相容，将来必有纷争。我看二郎说的离京的法儿，似也可行，但不能走得太远，你以为呢？"

李神通想也不想，当即答道："好哇，二郎若出京，则大郎他们不相见，就没有了生事的机会。"

"那就这样吧，二郎，我想起了汉梁孝王的故事，今遵行之。你现在不是还任为陕东道大行台吗？你可带领家人和府属前往洛阳居住，我许你建天子旌旗，这样自潼关以东皆由你主之。我死之后，这天下由大

郎和你分别统领，如何？”

李世民没想到李渊会出此语，心中大喜，心想若将自己放归洛阳，则今后要征要伐，那是自己的本领。心里这样想，脸上的泪水又涌了出来，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一边涕泣道：“父皇怎能这样想？一国难容二主，孩儿怎么敢建天子旌旗？要是这样，还不如将孩儿就此赐死。”

“胡说，你以为我不是真心吗？咳，我们李家的天下，终归还要你们兄弟掌之，以使之千秋万代。我这样做，看似权宜之计，其实大有深意。将来你和大郎居于东、西两都，只要都能勤政爱民，又互有比较，天下不是更加繁华吗？我心已定，你勿复再言。”

李神通长舒了一口气，心想此事若能这样解决，也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因喜道：“还是皇兄的主意好哇，这样一来，既不伤兄弟之情，又使他们各安其事。”其实李渊的这条法儿并不是高招，若李建成和李世民平分天下，则日后他们凭借各自的力量，定会攻伐不已，两人中定有一人胜出，然这番劳民伤财，兵戈相见，恐怕就不是李渊的初衷了。

这时李世民又提起尉迟敬德的事儿，说道：“父皇，尉迟敬德和张亮以往随儿臣多立战功，可现在有人以一些捕风捉影之事将他们关在牢中，日日拷打，妄图攀上儿臣的干系。请父皇下旨，他们若真有罪就按律惩之，若无罪也不能再让他们在牢中受苦。”

“还有这般事儿吗？敬德这样一员虎将，对我朝忠心耿耿，又有什么事儿了。神通，一会儿你去问问此事，传我的话，若没有什么真实凭据，就要当即放人。”

李神通点头答应，到了午后，尉迟敬德和张亮果然被从牢中放出。

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说了李世民要去洛阳的消息，大为惊惧，李建成忧心地说道：“二郎若至洛阳，那里有土地甲兵，他极易形成气候，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难以制服了。”

李元吉咬牙切齿道：“二郎，就会搞些鬼名堂，我们什么时间喂他毒药了？全是他自说自话，以此来蒙蔽父皇。父皇也是的，就这样轻易信他了，还分了半个天下给他，怎么会这样荒唐呢？不行，说什么也不能让二郎的阴谋得逞，必须将他留在长安。他在京内，势单力孤，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李建成然其言，两人就在那里商量了半天。他们

先是让数人到李渊面前游说，言道“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欢，观其志趣，恐不复来”之类，果然又引起了李渊的忧虑。此后，裴寂、封德彝与张、尹二妃又向李渊陈说其中利害，弄得李渊又改变了主意，再也不提让李世民往赴洛阳的话了。

张亮出狱后，因实在没有什么罪状，依旧回洛阳官复原职。而尉迟敬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遍体鳞伤不说，大理寺还放出话来，因其杀人一案还要继续审讯，让他在家不可出城，时时等候传讯。

李世民带领众府属前去看望尉迟敬德，见他全身伤痕，除了面部和手足之外，全身似乎没有一处好肉。众人不禁垂泪，李世民道：“敬德真是铁打之人，为了我，受了如此苦楚，依旧骂不绝口，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尉迟敬德痛得龇牙咧嘴，说道：“为报秦王厚恩，敬德就是粉身碎骨也不会皱一下眉头。要说这一次的事儿，还是我太大意了，若将两名刺客交给大理寺，也会弄得他们灰头土脸。谁知他们的心这么狠，反而不惜丢掉手下两条性命来陷害我。”

程咬金道：“黑子也许不知道吧，前些日子秦王去东宫赴宴，差点儿被毒翻。这般人行事，手段越来越毒辣了。”

尉迟敬德咬牙切齿道：“血债要用血来还，他们别撞在我尉迟恭的手里。”

尉迟敬德起了个头，群属愤恨痛骂，房内的声音很是嘈杂。这时李世民握着尉迟敬德的手道：“敬德，你好好在家将养，缺什么东西，派人告诉我一声。”然后转头对众人道，“大家都散去吧，别在这里扰了敬德。”

众人静了下来，缓缓地退出房外。李世民又嘱咐大家道：“现在是多事之秋，没来由的话不能再说，请大家切记此点。”

程咬金嘟囔了一句：“不让说没来由的话，人家现在已经欺负到脸上了，难道打了左脸再伸右脸不成？”

众人脸上皆现赞成之色，秦叔宝也说道：“秦王，他们现在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敬德就是现成的例子，利诱不成又来刺杀，刺杀不成又加

陷害，今天是敬德，明天不知又轮到谁呢。我们也有双手，岂能束手待毙？”

众人齐刷刷地说道：“请秦王明示。”

李世民长叹一声，挥挥手道：“你们不要这样逼我，都散去吧。”说罢，他转身先走了出去。

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紧跟着李世民入了天策府，李世民颓然地走入仁文厅坐下，眼神呆板，坐了好长时间不发一言。另外三人也不敢发言，或仰头看着房顶，或斜视其余，厅里一时很寂静。

房玄龄最先打破平静，小心翼翼道：“秦王，此次圣上先许你去洛阳，后来又悔之，此举更能长东宫的气焰。以属下观之，此时已到了紧要关头。”

李世民脸色阴沉，淡淡说道：“父皇这样反复变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唉，为君如此，臣何以堪啊！”

他语声到最后愈加低沉，其中蕴涵了无穷无尽的酸楚之意。

长孙无忌道：“刚才众人群情激奋，也是多日郁积而来。二郎，若府中之人自身难保，恐怕不是长法。为今之计，须采取断然措施，主动出击才是。”

李世民说道：“这件事儿我想了许多，谈何容易啊。我现在长安，势危力薄，又有何能力来办此大事呢？”

杜如晦道：“秦王不可妄自菲薄，勾践卧薪尝胆数载一击而中，成为一时霸主。此次太子和齐王不愿放你去洛阳，他们以为只要你身在长安就无腾挪的机会，这正是天赐良机。当其无备之时，我们暗暗准备然后猛然发动，则可成就伟业。”

“成就伟业？又怎样成就伟业呢？玄龄，你先说说看。”

房玄龄道：“我和如晦、无忌议了多次，以为如今之计，须使雷霆手段。”

“什么雷霆手段？不要语焉不详。”

“八个字：逼皇易储，斩草除根。”

李世民脸上变色，斥道：“胡说，如此逼父皇杀兄弟之行，岂是世民所为？即使将我贬于蛮荒之地流放，也强于此法百倍。”

杜如晦冷冷一笑，说道：“秦王，若太子掌权，你能独善其身吗？不唯你尸骨无存，就是这天策府之人也绝无好下场。以上皆是小事，男子大丈夫须以社稷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玄龄兄所言是我们多次商量过的，殿下若能登上储位即为大事，不可效妇人之仁。”

长孙无忌道：“二郎，房、杜二位先生所忧甚是。当此危急时刻，若不抢占先机，则今后就要步步被动。”

李世民断然道：“你们今日所说之话到此为止，今后想也不要想。让我逼父杀兄，打死我也不会做出来的。”

房玄龄、杜如晦平时和李世民在一起的时候，房玄龄最为谨慎，从来不敢违拗李世民半分。比较起来，杜如晦若以为自己意见正确，还敢犯颜诤言几句。现在李世民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吓得房玄龄不敢再说，杜如晦却马上接过话头，说道：“秦王仁慈不愿意行此果断之举，终有一日太子之刀会架在殿下的脖颈之上，到那个时候，殿下还能慨然受之吗？”

房玄龄听得出来，杜如晦的话里含有激将的意思。

李世民并不为所动，悠悠言道：“我实在难忘家姐的临终嘱托，他们真要杀我，我也无法可想。至于今后时势究竟如何发展，现在无法料定，徒思无益，只好听之任之。你们请回吧。”说罢，他先起身转入后堂。

后两日，吏部的一纸公文送到天策府，知告天策府的左一马军总管程咬金出为康州刺史，右二护军段志玄出为邓州都督，右三统军秦叔宝出为灵州刺史。公文上说，这三人战功卓著，特加官晋品云云。

所有入府公文例由记室房玄龄最先过目，看到这三项授任，他嘴里说道：“到底还是来了。”一边拿着公文前去见李世民。

李世民知道后也很坦然，他平静地看完所有文字，说道：“玄龄，

看样子他们以为这三人是我府中最紧要人物，所谓盛名之下啊！对了，还有一个敬德，他现在若不被事儿绊着，恐怕也要被授为外任。嗯，大哥他们也是煞费苦心啊。”

“不错，他们以为府中以此四人最为紧要。”

李世民轻轻一笑，转言道，“咳，其实他们还是走了眼。玄龄你说，我这府中最紧要的人物到底是谁？”

“当然是秦王了。”

“错了，是你和如晦二人。只要你们两人在我身边，不管众将星散何方，照旧呼之即来。哈哈，玄龄，你说是吗？”

房玄龄赔笑了一声，心想都到了这个时候了，秦王还有心情开玩笑，真不知道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两人说话间，就见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和杜如晦走了进来。就见程咬金扬起纸卷道：“秦王，看看他们又在搞什么鬼名堂，想把我们赶出天策府呢。我老程拼着前程不要，绝不离开天策府一步。”

李世民微笑道：“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儿，你却推托不要。咬金兄，若让外人说起，定会怪你不知好歹。”

众人却笑不起来。

秦叔宝正色道：“大家都看得很明白，若像我们这样，都渐渐出为外任，则秦王股肱羽翼尽矣，殿下自身又能维持多久呢？秦王，咬金刚才说得对，我们拼着前程不要，绝不离开殿下身边半步。也请秦王早早决断，以行大计。”

众人皆热切地望着李世民。

李世民缓缓起身，走到秦叔宝、程咬金和段志玄的身边，逐个与他们拉了一下手，然后说道：“你们的这番心意我心领了，然将你们放为外任，这是国家的制度，岂能因我而废？不管你们走向何方，只要我们心心相连，你们还如同在府中一样。你们不要将事情想偏差了，我有大功在身，又是二皇子，谁又能撼动半分？好了，你们速速回府打点行装，早早赴任去吧。等你们临行之前，我自有礼物分送你们。”

程咬金坚执不走，秦叔宝和段志玄也坚持不去。

李世民薄有怒意，说道："你们这样，定要陷我于不义之地吗？再说此语，即是不智，此后休登此门。"看到别人有些惴惴然，他的言语忽然变得柔和起来，接着说道："我明白你们的一片忠心，然你们细想一想，此番出为外任并不是坏事。你们在天策府里毕竟是单独个人，到任后，则是一方大员，手下人员众多，岂不壮哉？"

李世民好说歹说，方才把他们劝回心意。几名硬汉子平日里难得落泪，步出天策府的时候，他们禁不住热泪盈眶，心中柔肠百结。

房玄龄和杜如晦将他们三人送出门外，一返身又找到李世民，继续陈说其中利害。李世民意兴索然，不愿意多谈，仅说了句："京师禁卫甚严，以我府中区区不及千人，能当何用？"

房玄龄道："府兵之制，大权独揽于皇帝一人手中。当初隋文帝病中呼曰'独孤误我'，命柳述、元岩召废太子杨勇入宫，欲交托大事，不让杨广为嗣。然杨广矫诏先拿下柳述、元岩，又发东宫之兵围文帝于寝殿，继而文帝驾崩，杨广不动刀兵就谋了皇帝之位。其实欲行大事不一定就要大动干戈，只要掌握了皇帝，就把握了大局。因小搏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房玄龄说的这段往事，正是隋炀帝谋得皇位的关键之举。此前杨广为谋夺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一面内敛自己的行为，扮出一副忠孝、仁智的样子来取悦隋文帝和独孤皇后，一面交结权臣杨素为己股肱，终于被立为太子。然其荒淫的毛病收敛日久，实在难以掩盖下去。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生病居于仁寿宫，杨广、杨素等人入宫侍疾。杨素怕杨广忍不住露出马脚，就将注意事项写成一书，令宫人送给杨广。孰料这封书误送到文帝手中，让文帝觉察到杨广和权臣的勾结之事，才知杨勇被废其实并不简单。那边，杨广正色迷迷地注视着其父的两名妃子，一名为宣华夫人陈氏，一名为容华夫人蔡氏。那陈夫人为陈文帝之女，金枝玉叶，生长在锦绣丛中，更有说不尽的齐整。一日陈夫人欲入殿，杨广从旁过来动手动脚，陈夫人将此情形告知了文帝，文帝大怒连呼"独孤误我"，又要废储。孰料杨广的羽翼已成，其事不谐终于酿成大变。

李世民愠道："玄龄怎能说得如此离谱？我岂能如隋炀帝般行事，后人定会像骂炀帝一样来骂我。"

房玄龄背上冒出了冷汗，心想自己怎么顺口说了隋炀帝的例子？若拿隋文帝逼宫后周帝的例子来说，李世民也许更容易接受一些。

杜如晦圆场道："玄龄兄举的例子虽不妥当，然现在就是这样的形势。为今之计，唯有雷霆一击方能改变形势。"

李世民叹道："宫城守卫已逾万余，且城坚门固，要想掌握皇宫，谈何容易？那天我已经说过，此等不义之事我断不能为。逼父杀兄，劣行尤甚隋炀帝，此事今后不可再说。"

房玄龄和杜如晦见李世民立场坚定，遂告辞退出厅外。两人行在迎阳湖边的石头路面上，一时默默无言。好半天房玄龄方说道："如晦，秦王这一段时间怎么了？他原来不是一名固执之人啊！"

杜如晦答道："我们的心意已经向秦王剖说明白，最后的主意还要由他来拿。玄龄兄，秦王所说之话也许发自内心，不过在此等危急关头，他一味避缩退让，并非他一贯的作风。"

"是啊，我也很是纳闷。"

"玄龄兄，还记得杨文干的事儿吗？"

"嗯。"

"那次还是我们两人最先提议，然秦王却把我们抛在一边，独自操作。我想呀，眼前的形势比上次更为险恶，秦王素来是默然独断的性格，此时他的心中若无所思，反倒是奇怪的事情。"

房玄龄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想说秦王现在定有所思，然并没有完全思虑明白？"

"对呀。我们跟随他多日，难道还不明白他的脾气？事发之前绝无先兆，行动之时雷霆万钧，然后一击而中。"

"嗯，若是这样，我们今后不要再以此类言语挑之了。总有一天，他会来主动找我们。"

两人哈哈一笑，相携步出大门外。

三日后，房玄龄和杜如晦也被逐出天策府。一纸敕命授两人为国子学助教，这纸敕书想是经过李渊亲自过目，其中措辞严厉，有句云“尔今后不得复事秦王，若相私谒，必坐死”。原来一日李建成对李元吉说道：“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此二人现在秦府中，一以当十，必当逐之。”李元吉又将这番话说给裴寂听，裴寂大包大揽，说道：“这事儿好办，包在我身上。”裴寂记得李渊以前说过，大意是二郎本来是个很好的人，现在也学会了争权夺利，原是因为被读书郎所教。果然，李渊听了裴寂的话语，大为震怒，将一腔恼火都撒在房玄龄、杜如晦身上，说道：“速速拟旨，将此二人赶出天策府之外，且不许他们再见二郎之面。”

李建成的计策收到了效果。只见昔日车水马龙的天策府前，等闲难见到有人出入。如今的天策府里，仅仅剩下长孙无忌和侯君集这两名得力的人，尉迟敬德依旧是戴罪之身，进出天策府也不敢大摇大摆，生怕再惹出什么事情来。

尉迟敬德将养了一段时间，身体渐渐平复。他在养伤过程中，对史万宝的怒火是日甚一日。这天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即将到外地赴任，三人结成伴儿到尉迟敬德府中辞行。尉迟敬德眼望他们，恨恨地说道：“你们要走我不拦阻，这是没法的事儿。离开京城之前，你们要帮我办成一件小事。”

“什么小事？还用劳我们出手吗？”程咬金问道。

“帮我将史万宝杀了！这厮为太子、齐王的鹰犬，手段挺硬。你们若走了，留下秦王独自在京城，我怕这厮又会弄出什么花样来。”

几人相看了一眼，面露难色。段志玄道：“史万宝有官品在身，且武艺出众，又有一帮徒弟环在身侧，要想除掉他委实是一件难缠的事情。”

秦叔宝也说道：“黑子，小不忍则乱大谋。除掉史万宝事小，万一因此攀上了秦王，事情不就闹大了吗？”

尉迟敬德说道：“怎么了？素常你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主儿，就这般小事难住你们了？你们尽可放心，这事儿说什么也不会牵扯到秦王身上，黑子自有主意。”然后他说出一计。

原来史万宝也十分好色，看见有姿色的女子乃至自己稍微出众一点的女弟子，他都要想法弄到手。由于内宠甚多，他多置外宅。最近李元吉赏给他一名从扬州征来的乐籍女子，风流婀娜，让他迷恋不已，遂在延康坊为她置下一宅，近时日日流连其中。他自恃武艺高强，晚间来时并不用人随侍。尉迟敬德的主意是潜入其宅杀了史万宝，然后将那名女子移走，在现场制造此女子移情别恋，因而害命卷财潜逃的假象。

程咬金见猎心喜，说道："好哇，如此美事若不干上一把再走，岂不可惜了？你们要走就走，我反正要和黑子做完这把。"

尉迟敬德道："事毕后，这名女子就由咬金兄带至康州。今后是将她送人或者杀掉，抑或自己留下，就听凭咬金兄处置。唯有一点，不能让她漏出任何口风。"

四人说干就干，他们悄悄来到延康坊，找到史万宝的那处住宅。到了掌灯时分，觑准房中之人皆在厅中吃饭的当儿，他们一闪身入了卧房。只见房内居中的榻床甚是阔大和别致，原来史万宝为讨此女子的欢喜，不用长安官宦之家惯用的带帐幔屏床，选用了波斯人传来的四角帷帐大木床。这床要比中土之床高上一尺，床侧皆用帐幔罩起，四角伸出木杆以挂帷帐。他们见屋内并无其他藏身之处，仅床下还能容人，四人就掀开帐幔一一钻了进去。

秦叔宝低声道："大家噤声，这厮既然武艺高强，耳朵也定然灵敏得很。待他进入此房之后，我们千万不可再出粗气。"另外三人心领神会，就屏着呼吸伏在地上。可怜这四位驰骋疆场的威风将军，这会儿如梁上君子一样潜伏，那模样儿着实狼狈。此时天色尚早，要等到半夜后方能下手，时间实在难熬。

后来又有一件尴尬事儿，让他们更是难熬。那史万宝入房后就赤条条地上床，在那里与那女子巫山云雨。只见床体摇动，又听史万宝吼声如雷，女子呻吟不已。

好歹等到史万宝的鼾声响起，那女子也沉睡过去。秦叔宝和段志玄一起，尉迟敬德和程咬金一道，分别从床的两侧钻了出来。只听尉迟敬德低吼一声，一张黑黝黝的大网飞起罩在床上。四人一人执起一角的网绳，将之绑在床腿上。尉迟敬德腾出手来，挥动利刃狠命向史万宝的身子扎了过去。只听史万宝惨叫了一声，紧接着又是一声惨叫，自是程咬金的利刃也戳入其身内。

他们早闻史万宝身轻如燕，不敢大意，怕他惊起后逃逸，遂定下先用大网罩之之法。谁知史万宝的动作并非传说中的那么快，身子尚未大动利刃已经加身，顿时了账。

段志玄打火点亮灯烛，见史万宝已经大睁着双眼死去，那名女子也吓昏死了过去。这时，尉迟敬德推门而出到了侧房，将宅中的唯一侍女也一刀杀了。那边，程咬金先用布团塞着女子之嘴，然后用一根索子将其捆在锦被之中。秦叔宝和段志玄挨屋搜索，将房中细软尽数裹起。这样他们很快将现场布置好，制造了女子与人潜逃的假象。

四人悄悄地退出了宅子。那名女子由程咬金带入府中，然后往康州赴任时偷偷将她带走。

秦叔宝和段志玄的住处较近，他们一同行走，段志玄恨恨地说道："看尉迟敬德弄的是什么事儿？虽把史万宝杀了，然这过程也太晦气了。"

秦叔宝哭笑不得，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第二回　敬德直言促大计　常何婉转表忠心

“昨天晚上，我们四人将史万宝那厮做了。”尉迟敬德一大早就来到天策府，看到左右无人，轻声对李世民说了昨天晚上办的事儿。

李世民喟然叹道：“你怎么事先不对我言一声？敬德，要知京城里被杀了一名大员，不是小事。唉，你们这么做，真是太莽撞了。”

“不妨。我们离开前将房内布置了一番，仵作若去验尸，定会说是那女子恋奸情热，因而杀夫卷财而走。”

“哼，你不要自以为得意！这事若让我来看，就有两处极大的破绽。你想那史万宝号称‘京都大侠’，等闲人难近其身，一个无名的奸夫就能把他杀了？还有，既然说这女子恋奸情热，她定会和其身边的侍女做同一路，又何必将侍女杀掉？”

尉迟敬德张口结舌答不上来，良久方才咕哝道：“反正——反正——反正事儿已经做出来了。把史万宝拿掉，就是去掉一个极大的祸胎。”

李世民摆摆手道：“算了，今后不可再提此事。敬德，眼前的处境如此艰难，说句风声鹤唳也不为过，你不可再给我添麻烦了。”

尉迟敬德咂摸一下嘴巴，有心想再辩驳几句，终归不敢。他就顺着李世民的话头说道：“是啊，以前的天策府何等辉煌，不想现在就到了这等寥落的境地。秦王啊，如今府内景物依旧，然人影星散，仅仅剩下无忌我们几人。”

李世民眼睛看着门外，不言不语。

房玄龄和杜如晦被逐出府外之后，两人逐个找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和侯君集说了一番话。两人说，如今自己不能自由地随侍秦王左右，如何劝说秦王早定大计、提早动手的事儿皆赖他们三人来游说。两人说到动情处，不禁潸然泪下，另外三人也陪同落泪。尉迟敬德今日来，也正想劝说李世民一番。这时，只听门外有脚步声音，就见长孙无忌和侯君

集走了进来。侯君集进门就说道："秦王，想不到史万宝还能让人给杀了，如今外面正风传此事呢。"

李世民点点头，示意他们坐下。

长孙无忌坐下之后忧心地说："外面传说史万宝新纳的小妾水性杨花，因而杀人图财逃走。可人们都知道史万宝和太子、齐王的关系不同一般，如今正是多事之秋诸事敏感，别因此再牵扯上我们。"

李世民看了一眼尉迟敬德，眼光里有责怪的意思，然后轻叹一声道："多事之秋，没有什么不可联系的。嗨，随它去吧，再添上这一件也不为多。"

尉迟敬德说道："秦王不可如此颓然，我们跟随你多日，遇到过多少难事儿，从未见你皱过眉头。属下知道，你所以犹豫不决，其缘在顾及兄弟情谊。敬德是名粗人，不明圣贤道理，然在战阵之间，若一味顾及小节，就会失却大势。还请秦王早定大计。"

"早定大计？我知道，你们定是听了玄龄和如晦的言语，想来劝说我。可是，那边是我的亲兄弟，让我像对付敌人那样去算计他们，这事儿若放在你们的身上，能做得出来吗？"

座中三人中，长孙无忌为李世民的妻兄，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侯君集在府中毕竟名头不响，自认人微言轻，不敢正面作答；尉迟敬德向为李世民的忠心贴身之将，李世民的什么话到了他那里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从来不敢有半分违拗的地方。李世民此话一出，顿时出现了冷场。

今天的尉迟敬德却有点特别，只见他思索了片刻，昂然道："秦王，敬德向来不敢指摘你的不是，今日却要违背一回。不错，太子和齐王是你的亲兄弟，你有这样的好心，他们却未必。观他们对付我的手段，残酷至极。他们能这样来对付我，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用如此手段来对付秦王你呢？如今天策府已经名存实空，还不是他们捣的鬼吗？要我说，存仁爱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计，此等事情非秦王所为。"

长孙无忌、侯君集听了这番话暗中高兴，觉得尉迟敬德不枉了房玄龄和杜如晦的一番教授。尉迟敬德作为一名武人，平时哪里有这般深刻的见识？

李世民转颜一笑道："哈哈，想不到敬德还能说出这样一番文绉绉的话来。嗯，你从什么地方学来的？难得你背诵得一字不差。"

"圣贤道理存乎心中，岂能死记硬背？秦王啊，你如今处事犹豫，是为不智；临难不决，是为不勇。你这样做，对家国有什么好处？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这不是你一贯的秉性啊！秦王，你须及早定下诛灭太子、齐王之策。"

李世民这一次的态度有所改变，不是一味叱责，哂道："你说来说去，不还是这条路子吗？"

"只有这一条路子，并无他途可走！秦王若不这样做，黑子就要考虑考虑自己的这条小命了。"

"嗯，你怎么考虑？"

"我受了这一番苦楚，说什么也不敢再来第二次。如秦王不早定计，黑子即要奔逃亡命，不能坐以待毙。"尉迟敬德看了一眼长孙无忌，接着道，"黑子今若逃亡，无忌亦欲同去。"

李世民目视长孙无忌道："无忌，这是真话？"

长孙无忌缓缓地点点头。

"那么敏妹呢？你也带走不成？"

"不错，她跟着我也许还能捡回一条命来，总不能把命白白地丢在这里。"

李世民目视侯君集道："你呢？你怎么说？"

侯君集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后毅然说道："属下不敢相瞒，若敬德出走，我也想到康州投奔咬金。"

李世民立起身来，目光深沉地看了他们一圈，点点头道："好呀，你们都走吧，这样才最干净。"又对长孙无忌说道，"无忌，你尽管走，然我想敏妹是不会跟你走的。"他折转身，慢慢向后堂走去。

三人坐在那里发呆了片刻，忽见尉迟敬德一拍脑门，说道："嘿，

我今天胆子怎么如此大？竟然对秦王说了这么多话。”

侯君集道：“敬德兄一身都是胆，难道现在后怕了吗？”

“当然后怕，若换在平时，打死我也不敢用这样的口吻和秦王说话。若不是想行房、杜二先生之计，再给我几个胆子也不敢啊。”

长孙无忌微笑道：“好，应该这样，今后这样的戏还要多演几场。”

李孝恭、李靖、李世勣等人终于攻入了丹杨，灭掉了辅公柘。此后，他们又剿灭了江南的几股反叛势力，使江南和山东之地连成了一片，其所辖之境逐步安定。李渊见江南事平，又想起东突厥动辄犯境的头疼事，遂下诏令李靖、李世勣回京。

李渊现在不喜欢李世民，不想逢东突厥入侵时再派李世民为帅，就想在北境上派上几名能干的将帅镇之以早做防备。因为前面有先例，像马邑、雁门有了李大亮为统领，颉利可汗再也不能从此入侵。他召李靖、李世勣返京，就为布置此事。两人奉旨到太极殿觐见李渊，李渊当着群臣之面，大力夸赞二人，说道：“李靖此次随孝恭扫平江南，实为萧铣、辅公柘之膏肓也。想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也难有李靖之功劳。世勣与李靖的功劳相比肩，又奉上忠、事亲孝、性廉慎，堪为人臣的楷模。”遂授李靖为灵州大都督，李世勣为朔方道行军总管。让他们一人驻灵州、一人驻银州，近可形成对梁师都的夹击之势，远可防备东突厥前来犯境。

李靖在金殿之上得到了李渊的夸奖，心中百感交集。想起当初还是在这个殿上，自己被捆绑来见李渊的情景。那时的李渊和裴寂，满腔怒火要砍下这颗项上之头，多亏了李世民、于志宁和颜师古等人的劝谏，才有了今日的风光。这使他更加感激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下朝后他挑选了一些礼物，前往天策府拜见李世民。

李世民见李靖送来的礼物甚丰，执手责怪道：“药师兄，我们恬淡相交，你现在怎么也学会了这套俗礼？”

李靖笑道：“没什么，这些东西皆是江南的寻常物品，别看堆儿大，其实也不值几个钱。只是想博王妃她们瞧个新鲜，实在称不上什么贵重礼物。”

李世民让李靖坐下，又令人上来奉茶。两人自从武德二年分别，已经数年不见。他们在大江南北皆创下了巨大功业，谈话间各自心头不由得都浮起惺惺相惜之意。李世民赞道："父皇在今日之朝会上，赞扬药师兄超过古之韩、白、卫、霍之功，果然如此。想是我李家有福，上天降生药师兄来佑大唐。如今东突厥在北境为乱，是为父皇的最大心事，药师兄此去，定能马到成功。"

李靖拱手道："秦王说这等言语，让李靖不胜惶恐。若无秦王当日慧目识拙，李靖焉能有今日？恐怕早已成黄泉幽梦。其实若论功业，殿下才是天下第一人啊。李靖的这点小功与秦王相比，实乃萤烛之火与日月之光相对，不能比的。"

李世民摆摆手道："罢了，我们再这样说下去，就成了相互吹捧了。我既为朝廷之臣，又是父皇次子，办的这些事儿，皆是分内所当，何况还是家事。如今天下渐平，我多在京城办事，今后巩固边疆、降伏诸夷皆赖于你和世勣兄等人了。"说到这里，李世民的脸上现出寂寥之色，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李靖实为绝顶聪明之人，这些年他虽处江南，然对朝中的动态了如指掌。像他们兄弟之间相争的事儿，也能仔细察觉。他见李世民此刻的神色，知道其已触动了内心的难言之事，就宽慰道："天下虽然渐平，可是四方诸夷未靖，国内人口及财富尚未恢复到隋仁寿年间的水平。殿下，今后需要你施展雄才大略的地方，还多着呢。"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嗯，不错。父皇和太子操劳万机，我自当全尽心力。"他的眼神飘忽，接着说道，"药师兄，你眼光长远，谋虑周到。我现在有一件烦心的事儿，想向你讨教一番。"

李靖起身说道："秦王何出此语？李靖实在担当不起。"其心中灵光一现，隐隐约约感到李世民将要说出的话，定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儿。

果然，就见李世民缓缓地说道："药师兄不可太谦，请坐。其实这件事儿，你以前定有所闻。唉，我这些年多为父皇出力，立有薄功，谁又能想到，竟然惹起了太子和四郎的猜忌呢？你看，我这府中之人如今皆被他们遣散；我有心出京避让，奈何父皇又不许。药师兄，我处在这等尴尬境地，当如何处之呢？"

李靖心中一震，觉得一时不好回答，就面带微笑，在那里暗中斟字

酌句。

李靖自小就有了忠心辅国的念头，随着年龄渐长，这种念头愈加清晰。他为马邑郡丞的时候，觉察到李渊有异志，虽与李渊没有私怨，隋炀帝又是那样暴虐无良，但他还是毅然赴京首告。及至后来李渊成事将他捉拿，其神色安然，说道："岂以私怨杀壮士乎？"他后来征战时或从李世民，或从李孝恭，其殚精竭虑，唯以事成为念。

他其实是自负文武才略，以为只要忠心为国，不依附任何个人，即能克定大功，尽了臣子的本分。以隋炀帝之暴虐，李渊之猜疑，他不移其志，始终以忠国为上。

至于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相争的这件事情上，李靖认为那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若从感情上来说，李世民当初致力救下自己，继而又荐自己为行军副总管，可谓恩情甚大。且李世民能征善战，善纳人物，他衷心佩服。按说李世民今日既有此问，他应该毫不犹豫当即回答才是，以表达忠心，然他思索良久，缓缓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李靖素来以为，只要抱定了忠心为国的决心，则有才必为国所用，有能必为君王识。至于殿下与太子、齐王的纷争，一来可能是世人无端妄说，二来也许是太子胸襟不宽的缘故。殿下的心胸向来能海纳百川，相信时间一长定能感动他们。总而言之，这是殿下的家事，李靖为一外人，且刚刚回京不久，不甚了解其中详细，因不敢妄加评说。"

"药师兄能这样说，定是怜悯世民现在的处境了？"李世民又逼问了一句。

李靖挺直身体，正色道："请殿下理解李靖此时的心意，对这件事情我委实不敢多说。凡是家事，外人若掺和其中，则局面愈加混乱。请殿下放心，就是皇上问起，李靖还是这番话，不敢多置一言。"

李靖的话说到这种程度，不免让李世民有些失望。

李世民这些日子一直在默默地盘算，心想自己若一旦与大郎形成抗争的局面，朝中之人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坚决反对自己的，如裴寂和东宫、齐王府属；第二类是支持自己的，如萧瑀、陈叔达、屈突通、柴绍、温大雅、于志宁、颜师古等人，至于天策府属，绝对是冲锋陷阵的亲兵；第三类是两不相帮的，如封德彝、戴胄等人。若这样来衡量双方的人气，还是帮衬自己的人要多一些。

这次李靖、李世勣被委以重任，两人手握重兵，李世民心想他们若能明确支持自己，则可增加两名强援。李世民本想这两人与自己相处日久，感情颇深，他们倒向自己是十拿九稳的事儿。孰料还没有见到李世勣，李靖在这里坚辞不答，让自己先碰了软钉子。

李世民不露一丝恼火神色，哈哈笑道："药师兄果然高义，世民钦佩之至。对了，你此次去灵州驻防，须了解周围山川形势。杜如晦那里有现成的山川图，他现在国子学为助教，你可找他取来，对你当有小助。"

李靖拱手称谢，两人又谈了一阵梁师都和东突厥的事务。这时，午时已至，李世民留李靖在府内用了饭，李靖方辞谢而去。

第二日，李世勣也来拜访，李世民在谈话中间又以言语试探，没想到李世勣也和李靖一样，躲躲闪闪并不直接回答。李世民虽然失望，依旧高兴地与他叙话，让他到杜如晦那里去取山川图，然后留饭送走。

天策府如今门前车马稀少，若有人上门很是显眼。算起来，能经常上门的人寥寥无几，高士廉算是一个经常上门之人。缘于他是长孙嘉敏的亲舅舅，又兼他官职微小，因而可以从容出入天策府，并不显眼。李世民以前与房玄龄和杜如晦所谈最多，如今他们不敢登门，李世民再有什么心里话，只好对高士廉和长孙无忌细说。这日晚间，高士廉又登府门，李世民就将李靖和李世勣来访的事情说给他们听。

高士廉思忖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他们二人如今正蒙圣上宠信，且手握重兵，若能将他们召为麾下，当为大助。如此看来，他们的心意已定，就是再做努力也没有用处。可惜，可惜了。"

李世民道："我对他们有恩，本来是水到渠成之事，终成泡影。他们别是见大郎如今势大，因而心思活动，想作壁上观吧？"

"不会。二郎，你应该看出这两人的禀性：李靖自负文武才略，不事一人唯事国家；李世勣英勇善战，追求忠义之名唯事君王。他们有这样的禀性，断然不会陷入皇子纷争之中。他们这样做，是想置身事外而非壁上观。"

李世民点头道："是这个道理。我事后也在想，我有恩于他们，他们尚且不追随。若大郎去招揽他们，定然也会遭到拒绝。这番谈话其实

也有收获，就是明白了他们的真正态度。”

高士廉点头称是，忽然又想起一事，说道：“外镇之中，李瑗远在幽州，毕竟鞭长莫及。可是泾州的李艺在那里手握重兵，且离京城不远，二郎，你不可不防。”

李世民叹道：“是呀，我本想若能说通李靖和李世勣为援，即可让他们制约李艺。现在陇西虽有张万岁，可他除了马匹稍多以外，人力形不成气候，难当李艺一击。不错，所谓未雨绸缪，还是要另想防备之策。”

李世民此次以言语试探，明白了李靖和李世勣两不相帮的态度。虽释去其倒向太子一方的存疑，然他们受恩于己，如今关键时刻却置身事外，心中不免怅然。他口中不说，心中已有定论：今生今世，这两人可为己用，但永远不能成为自己的心腹之人。

时间很快进入了五月，天气一日日地暖和起来，暑气扑面而来。连日里，朝中为了争论一件事情，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缘起太史令傅奕接连上疏要求灭佛。

佛法传入中土至今，崇佛者甚众。像现在的殿中之人，倒有一大半儿信仰佛法。傅奕此疏一出，李渊当堂诏百官议之，殿内顿时乱了营。殿中之人除了太仆卿张道源赞同傅奕之言以外，其余人多是反对，其中以萧瑀最为激烈。萧瑀平时醉心于佛法，且精研有成，常常光顾国内的诸大名刹，有时候还开堂讲道。因其官大名扬，已经俨然为佛界中的领袖人物。傅奕宣读疏议的时候，他气得眼歪嘴斜，待李渊的话音一落地，即向李渊奏道：“佛，圣人也，而傅奕非之。陛下，非圣人者即为大逆不道，请治傅奕之罪。”

傅奕不甘示弱，当堂顶了回去：“人之大伦，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陛下，萧瑀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其罪大焉，请治其罪。”

两人争论的焦点，即是当时佛法和儒学尚未融合时的一个最突出的矛盾。儒家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积极的入世思想。而佛法则认为人生是痛苦，世上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以脱离实际，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当时的儒学处于正统地位，傅奕提出抑制佛法泛滥和尊崇儒学是为了加强皇权。然

佛法已得到广泛的普及，为许多人心中的信仰所在。

傅奕搬出了佛法不敬君父的大帽子，让萧瑀无法在皇帝面前对答。只见他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他微闭双目，双手合十，喃喃道："地狱之设，正为傅奕。"宛似念动咒语一般。

李渊很赞成傅奕的意见，其时天下正处于战后重建、亟待恢复生机的关头，对丁男的需求最为紧要，若放归僧尼还俗，即可匹配成十余万户。这样，他们既满足了本身对粮食、帛绢的需求，又为国家贡献了相应的租赋，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于是，李渊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对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入大寺观，给其衣食，无令阙乏。其余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李渊又规定了寺观的数目，京师之内仅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仅各留一所，其余的全部取消。

李渊此举有其积极的意义，然因佛法深入人心，其诏令一出，天下人言汹汹，以为朝廷又要灭佛。此后形势不稳，发生了不少僧徒及民众围攻当地官府的事件，这就不是李渊的初衷了。

下朝后，李世民心中有事，故意晚行了一会儿。待群臣散尽，他方迈着方步，慢慢沿着甬道走到海池边上。之后继续前行，绕过临湖殿，就到了高大的玄武门城楼前。

李世民并不急着出门，而是一拐弯到了登楼的台阶前，然后拾阶而上。守门的卫兵见秦王突然要登城楼，早有一人慌不迭地上来引路，另有一人飞奔去西侧的临凤阁，自是去通知在那里的常何。

玄武门在宫城之中规模上仅次于承天门，设有三个宽三丈的门道，门道之间的隔墙的宽度都达到一丈二尺。门上设有楼阁建筑，供皇帝临御。整个门楼高有二十余丈，显得高敞雄伟。墙体皆用大青砖砌成，中间的勾缝用糯米汁儿和着白灰黏结，实为坚固的门户。

李世民登到城楼上，只觉一阵轻风刮来，登时消去了刚才登级时沁出的细汗。玄武门的确是京城中的高建筑，向南望去，只见远处的终南山在晴日之下轮廓分明；近处的坊市街陌，俯视如在槛内。李世民极目远眺，更兼和风拂面，不由得心旷神怡。

这时听到一阵脚步声，就见常何疾步赶了上来，他脸色通红冒出细汗，显然对李世民突然来到有些意外，遂慌乱来见。李世民见常何赶

到，此时心情甚好，首先言道："常何，我擅闯你所辖禁地，该当何罪呀？"

常何拱手道："小人岂敢？秦王位列宰辅，又是天策上将，来此巡视为例内之事。秦王来到，是我等的无上荣宠。"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想不到你入宫禁不久，也学会说如此得体的话儿，哈哈。你不要如临大敌，我来此并无他意，只觉这里风景甚好，来此观赏一回。"说罢，他移步到了北面墙垛之间，指着远方道，"那条白亮亮的带子，自是渭水了。从渭水直到宫城，其间一马平川，并无阻隔。常何，玄武门的地势实在重要啊，你应该牢记肩上的责任。"

"谢秦王训诫，常何不敢有一丝儿的懈怠。"

"唔，这样就好。"说完这句话，李世民将目光移到常何脸上。只见常何模样恭顺，眼神满是敬仰。他忽然又柔声道："时间真快呀，想起那时你在雀鼠谷里的样子，当时你才十六岁吧？就这几年的时间，你已成为守卫宫禁的将领。"

"是的，别人都说小人的机缘好，小人也是这样以为。想当初一同投军时的伙伴，如今以小人的官职最高。追根溯源，无非是因蒙秦王和太子赏识，从万人丛中简拔而上。"

李世民目光闪烁，稍作沉吟，然后说道："你的话并不全对。你有今日的地位，主要还是你英勇善战。说我识你，也有些牵强，主要还是太子慧眼识俊才，才有你之今日。"

常何朗然道："殿下此言，实在让常何汗颜。常何所以投军，缘起那时闻秦王年少英雄，心慕随之。其后太子对我有恩，然探寻源头，还是秦王在雀鼠谷内励我心智，既而拔为军头所致。常何今生今世，实不敢忘了秦王的恩情。"

李世民听了他的这句话，心里顿时释然。看样子常何虽由太子提拔来守卫宫禁，但毕竟官职不大，太子并未将他列为心腹。其中最重要的，常何有着豪爽正直的脾气，其对自己的初衷不改，这里面就大有文章可做。

李世民话锋一转，温言道："嗯，你有此心，我也着实感动。上次我曾经说过，你和我府中的程咬金等人的脾气相仿。唉，可惜他们都出外为官，你们无甚机会见面。"

常何也很是遗憾，内疚地说道："总之还是常何没福。"

李世民抬步向楼梯口走过去，常何急忙跟随。李世民一边走，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看完了这里的风景，我该走了。嗯，常何，我们谈了几句，我觉得甚是投缘，你当值后若是无事，就到我府上去深谈一番，如何？"

常何并不迟疑，答道："好哇，小人定当前去拜见。只不过小人位微人卑，心里有些惴惴。"

李世民停步道："嗯？我不是老虎吧？好吧，就这样说。等你下值之后，我让无忌来接你。"

"小人知道府中道路，不敢劳动长孙郎中大驾。"

李世民微微笑道："无忌发现了一个吃酒的好去处，须他引路才行。就这样定了，你下值之后，无忌在嘉猷门那里等你。"

常何点头答应，在此一刻，他发现李世民的眼光中有一丝异样。

这日到了傍晚，常何果然依约走到嘉猷门。嘉猷门是太极宫的西门之一，位于西面宫墙偏北处，西与掖庭宫相通，是与玄武门距离较近的宫城门。现在守卫嘉猷门的将领为安元寿，常何走到门前的时候，就见他正与长孙无忌立在门侧谈话，显然是在等待自己。常何知道安元寿的来历，他自从武德五年归唐后，即被授为秦王府右府真，长孙无忌和他同为秦王的幕府，两人当然相熟。这时，两人见常何已经来到，安元寿先笑容满面向常何打了一声招呼，然后转入门内。长孙无忌出门上马，也招呼了一声，然后居前领路，引着常何向城南走去。

两人先是沿着朱雀大街缓缓南行，渐渐就出了明德门，长孙无忌并不停止，又向东首行去，此时天已经完全黑透。常何见越行越远，不免诧异问道："长孙郎中，这荒郊野外能有什么好去处？"

长孙无忌但笑不答，只是一味挥鞭疾驰。常何虽然满腹疑云，也只

好紧紧跟随。他们这样又行了一阵，就见前面有一处房舍，里面透出亮光，这时长孙无忌道："到了。"说罢到房前先跳下马来，门前上来一人接过了马缰绳，常何也遵嘱将马缰绳递了过去。借着微弱的光线，常何影影绰绰中觉得此人似是尉迟敬德，因见无人吭声，也不好问询。

如此阵势不免透出些神秘，常何心里惴惴起来，但想秦王和长孙无忌约自己来此，定然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歹意，就随着长孙无忌进入了院中。他们推门而入房内，灯影下站起一人，那人开口说道："好常何，你果然依约来了。"常何一听声音，知道说话者正是李世民。

常何急忙下拜道："秦王有令，小人焉敢不从？只是长孙郎中将我引到这等隐秘荒僻之地，让小人一时难解。"

李世民上前拉起常何，说道："城内嘈杂，是我让他们寻到了这个所在。我们既然要清谈，还是这里最好。来，你先坐下。"

李世民令长孙无忌打开放在墙角的两口箱子，指着箱子道："常何，听说你这些年来不事搜刮，名声很好，若靠你那点儿官俸定然积蓄不多。你现在尚未娶妻，到了这个年龄，该有个家了。你拿这些钱先去置一处宅子，再看城中官宦之家谁有出众的小姐，娶来就是。嗯，若其家不愿意，我可帮你前去说项，让你趁了心愿才是。"

常何顺着手指望去，就见箱子里面满满地装着金银玉器，在灯火的映照下，箱子里的黄白之物熠熠生辉。他心里不由得大为震惊，心想这些东西若靠自己的官俸，一辈子也难以积累起来。此时的常何，愈益明白李世民有事情求于自己，遂起身拜道："小人聘妇之时若有阻难，定然找殿下帮忙。可如此多的金银器物，小人实在担待不起，自古皆言无功不受禄，小人委实不能受。望殿下能够体察小人的心意。"

李世民微笑道："你将有大功于我，这点东西和你的功劳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常何，我今日找你，要谈一件大事。"

"小人恭听殿下吩咐。"

"我和大哥的事情，想你定有耳闻，可能所知不详。我今日就将其中详细之处给你说上一遍，待你评判其中是非曲直之后，还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常何到了现在，明白自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是跟随太子？还是投靠秦王？按照常理，自己蒙太子垂青，将自己简拔而上，又授为宫中禁卫之官，这是天大的恩情，应该跟随太子才是，至少也不能背叛他。可是追根溯源，还是秦王当初在万军之中瞧中了自己，因而才有了出头之日。这让常何一时踌躇难断，遂拱手道："小人官微言轻，只知忠心奉职。且太子和秦王，都有恩于小人，若让小人来评判其中是非曲直，一者为不忠，二者也委实不敢。"

李世民柔言道："瞧你，不要这样紧张嘛。我说过喜欢你的脾性，今天根本就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待。你且坐下听我说完，就是不置一词，我也不会怪你的。"随后，李世民将自己和李建成以往冲突的过程摘要说了一遍。长孙无忌在旁不免诧异万分，实在想不透二郎今日缘何这样？面对这样一位小官，如此详尽地叙说轻易不向外人道的秘密，真是破天荒的事儿。

常何静静倾听，心中也是震惊万分。想不到太子和秦王已经到了这等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言听之余，他对李世民对自己的毫无保留心怀感激。

最后李世民说道："我已经息心归隐，不与大哥争一日之短长。可大哥和四郎并不罢休，前几日东宫记室参军事庾抱和齐王府典签裴宣俨告诉我说，大哥和四郎要将我府中之人全部调出，然后再全力对付我。你看，程咬金等人已被远远调开，府内所剩无几，下一步，唉，我也许朝夕难保了。"

长孙无忌第一次从李世民的口中听说了庾抱和裴宣俨来传话的事儿，心中大惊。心想眼前的常何态度不明，万一他不愿意投奔二郎，岂不害了这二人之命？

常何低头听完了这段长长的叙述，默默沉思了半天，然后抬头道："小人性子直，素日里口无遮拦。若让我说，秦王替大唐打下大半国土，又深得人望，太子和齐王这样做，是他们心中嫉妒所至，实在不该。此事不用评判，确实是太子和齐王做得不对。"

李世民直视常何的双眼，见里面透出的神色坦荡透彻，不似作伪，遂问道："常何，我这里先打个比方。若我和太子对阵，你选择哪一方？记着，你不能置之度外。"

常何又想了一会儿，断然道："秦王，我心已定，此生定当追随秦王。殿下，今后只要有用得着常何的地方，哪怕是掉了脑袋，常何绝不皱一下眉头，请尽管吩咐。"继而又补充道，"但今后若有与太子面对的时候，我不敢动他一指头。"

看到常何如此干脆利落，长孙无忌不免惊异，心道如此天大的事儿，你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别是其中有诈？李世民却满脸坦然，之前他已将常何的脾性琢磨得十分透彻，翻来覆去何止几百遍？常何今日的表态，实在其意料之中。他遂起身走到常何面前，感激道："常何，你能说出这般话，就是不替我办一丁点事儿，我亦甚慰。要你办的事儿，以后慢慢再说。眼前最关紧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小人不知。"

李世民缓缓道："我今日将你请到此处，就是要避人耳目。你回去后，依旧和平时无什么两样，在太子和齐王面前，也不可露出我与你相交的痕迹。你明白此节吗？"

"明白。"

"好，此地不可久留，你可先行离开。今后我有什么话儿，自有安元寿传给你。这些东西你先带走。"

常何一听此语，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说道："殿下莫非信不过常何吗？要知我愿追随秦王，并非为了名利，无非信义罢了。殿下若坚持让我收下这点东西，即是不信我。"其颜色之间，颇有愤愤之意。

李世民劝慰道："我若不懂你的这番性情，定不会召你。这两箱东西并非赠你，可你手下之人良莠不齐，也许会有用处。你先拿去，若真的用不上，今后再还我也行呀。"

常何颜色稍和，说道："殿下既然这样说，小人就先将这些东西带回去。万一真的用不上，将来原物送还，请秦王莫怪。"

李世民点点头，让尉迟敬德牵来一匹马，将两口箱子架在马背上，然后交给常何。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站在门前，目送常何一人二马慢慢消逝在前方的

黑暗之中，两人方才折头回屋。李世民吩咐尉迟敬德道："时辰不早了，我们今晚不用回城，就在这里将就着过上一夜。你和他们在耳房内安歇，我和无忌住在一房。"尉迟敬德接令后即去安排。

长孙无忌目送尉迟敬德走出门外，轻声叹道："二郎，常何这人靠得住吗？他今天答应得如此轻易，今后别有什么曲折才好。"

李世民道："刚才常何说的两个字很好，就是信义。我这些日子一直在琢磨他，大郎对他有恩，我若上来就用名利说动他，以我现在的落魄处境，恐怕难以奏效。常何年轻气盛，对我万分崇敬，只有以信义打动他，方能收到一些效果。他说面对大郎时不会动大郎一指，即是他信义的体现。至于他是否有诈，且待我们观察一段时间后才能断定。无忌，我很有信心，这次应该不会走了眼。"

"万一走了眼，岂不连带着将庾抱和裴宣俨两人都卖了出去？"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我正要从这两人身上，瞧出常何是否可靠。裴宣俨现在已经和四郎闹翻，正准备脱离四郎来投奔我，他已经成为明棋；庾抱却与我没有一丝瓜葛，我这样说实在是冤枉了他。"

长孙无忌喜道："原来如此。这样一虚一实，若常何向大郎告密，则他自己也会露出馅儿，对我们却没有任何损失。"

李世民神色忽然一暗，叹道："唉，我这样做，也是为防万一。无忌，你别看常何官小人微，可他处于四两拨千斤的地位，不由得我不慎重。"

"常何有什么重要的地方？玄武门守卫之兵不足五百，又受北军节制，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

"玄武门是大郎、四郎的必经之路，又是宫城重门，岂不重要？我这些日子心里有番计较，等明日回城后，你将舅舅叫来，我们要好好议论一番。"

长孙无忌大喜，心想二郎终于开始有所动作了。他跟随李世民多年，知道他喜怒之时不形于颜色。现在他既然说有计策，定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成。此后两人见夜色已深，遂宽衣就寝。临睡之时，长孙无忌忽然又想起一事，起身问道："二郎，若行大计，东宫和齐府内须有我们

的眼线。如今裴宣俨的行迹已露，实在可惜。”

李世民已经展被躺下，口中答道：“不妨，那边还有人为我传话。我已给他捎信儿，让他这几日刻意留神大郎对庾抱的态度。若稍有异常，则常何就不可靠，此事就须终止。”

长孙无忌大为心折，说道：“二郎，想不到你在不动声色之间就布下了如此隐秘的棋子，我随侍你身边日久，怎么就没有发现一点痕迹呢？”

“咳，也难得你不知道啊。说起来，这还是马三宝之功。唉，想起杨文干的那档子事儿，让我白白地损失了马三宝这位紧要人物，今天看来，实在是得不偿失啊！”李世民直到近日，方悔上次未能全盘谋划形势，使杨文干兵变之事成了虎头蛇尾，白白浪费了心力不说，还遭到了父皇的疑心。

此后数日，李世民、高士廉、长孙无忌三人关在房内，秘密商谈了数回。此时，李渊的禁佛诏令已经发往各地，官吏们先是驱赶僧侣回乡，继而毁掉寺观。当时的僧侣有数十万，百姓信仰者也很多，闻听朝廷禁止，天下人心惶惶，一时怨声载道，更有激烈者与官府发生了冲突。朝廷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这方面来。李建成在那里忙个不已，无暇分心李世民的事儿。李世民以为时机来了，决心依大计行事。此前，他已经有一个大致方案，就向两人侃侃谈了出来。

“上次逼杨文干兵变的事情，虽未达到我们的目的，然也给我提了个醒。杜如晦说得对，不能专事于大郎和四郎本身，还要想法控制父皇手中的兵权。具体做法就是要以小搏大，因为我们的兵力有限。这样既要擒拿大郎和四郎，也要同时控制父皇，两者缺一不可。”

长孙无忌忧虑道：“宫城守卫这么多，东宫和齐府里的宿卫也不少，以我们府内的这点人马，实在难与他们相抗，又如何以小搏大呢？”

“所以就要打玄武门的主意。我这几天留意大郎的动静，见他对庾抱并没有什么异常之举。如此看来，常何还是靠得住的。”

高士廉已经知道了联络常何的事情，插言道：“大郎也许以为其已控制了朝中大局，像常何这样的小人物他压根儿就想不起来。嗯，选准

一处不起眼的地方猛然发动，肯定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就是二郎说的以小搏大！”

李世民道：“只要常何决意跟我，此事就成功了一半。玄武门是大郎和四郎上朝的必经之地，我们先埋伏在门内，就可一鼓擒拿，此后再挥兵深入宫内，以夺父皇之兵权，则大事成矣。”

高士廉沉吟道：“若事情顺利，则此法可行。不过事分两极，反过来说，若不能一击而中，此事也很凶险。我想，有几件事情要早做准备：一者，兵马相比悬殊太大，如今常何归附，另有一个嘉猷门由安元寿领之，宫城之中我们仅有二门，兵马太少；二者，东宫和齐府与玄武门相邻，后宫之中又有和他们通气之人，若东宫和齐府之卫闻讯来援，能否阻之？三者，圣上身边近卫环伺，如何出奇兵突降圣上身边？二郎，说到底，我们手中之兵毕竟有限，须巧做安排。届时若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一败涂地！”

“嗯，是这样。我许多日以来，一直都在盘算这个难题。事情是明摆着的，我们事先须隐秘为之，不能大肆从京城以外调来兵马。舅舅说得对，我们要用好这个‘巧’字。”

长孙无忌道：“二郎，你不是已经让敬德召来了一些壮士吗？若能招来五千人，就能多些胜算。”

李世民这些日子暗暗安排，让张亮将昔日秦王府中的王保放归京城，由尉迟敬德暗中统领，如今已集合了八百王保。

李世民摇头道：“五千人？太多了。须知人多嘴杂，若弄来五千人入京，定会传出风声。我已经向敬德说过，此次召人京城之人不能超过一千，这样才不至于招摇过分。我们现有人马确实不多，可也没有其他的法子。要知道，我们举事处于劣势，隐秘是最要紧的，若动静过大，就会打草惊蛇。嗯，舅舅说得对，此次举事必须环环相扣，不能出现任何差池。我这几日正为这件事情绞尽脑汁。对了，这房玄龄和杜如晦自从出府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莫非他们在外面躲清闲吗？”

长孙无忌轻声道：“二郎莫非忘记了？当初敕书上严令，不许他们再入府来见你，违之则问斩。”

“这两人智计百出，我这府中四门皆通，又不是大郎派人来守把，

难道真的进不来吗？无忌，你明日去把他们两人叫过来，还有敬德、侯君集和张公谨，明日都到这里来议事。”

长孙无忌点头答应，即让尉迟敬德去叫房玄龄和杜如晦。孰料房玄龄和杜如晦不敢前来，让尉迟敬德白跑了一趟。

第三回　显德殿黄粱未醒　天策府秣马厉兵

李世民听说房玄龄和杜如晦不愿意前来，怒道："当初我不愿举事时，你们围在身边劝来劝去，以他们两人最为热切。我现在用得上他们了，却又推托不来。敬德，你再去唤他们一回。"

尉迟敬德领命前去，回来时仍旧是一人，摊着手道："秦王，他们坚执不来，说皇帝有敕令，若来必坐死。"

李世民听后大怒，拔出佩剑交给尉迟敬德道："你持此剑前去，若他们仍旧说不来，可断其首再回。"

尉迟敬德为难道："黑子口笨，已经空跑了两趟。不如让无忌随我同去，这样一同说服他们，连带着持剑威吓，想他们也许能来。"

李世民挥挥手，尉迟敬德与长孙无忌一道出了府门。两人到了房玄龄的家中，四人相对而笑，杜如晦道："秦王用剑来逼我们，看样子这次是认真的。玄龄兄，你这条计策用得好呀。"

原来尉迟敬德第一次来叫他们的时候，房玄龄不同意马上就走，说秦王在这件事上始终遮遮掩掩，不愿意说囫囵话儿，不如在他最心急火燎的时候，再给他加上一把火。尉迟敬德依计而行，他又悄悄将此计策告诉了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道："我看火候差不多了，二位先生可以入府议事。为这件事情，二郎已经和我们议了好长时间，已有大概，就差些具体细节需要商定。"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了一眼，杜如晦道："我们这些天也在想，该是动手的时候了。如今朝廷正行傅奕之议，天下动荡，所有的注意力都专注于京城之外。行啊，我们这就走吧。"

房玄龄心思缜密，说道："我们等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再走。现在虽天下动荡，然太子和齐王安插在天策府周围的鹰犬依旧勤勉得很，若见我们入府，定惹祸端。"

“不错，越是到这个时候，越是要心细谨慎。敬德和无忌先走，先去给秦王报个讯儿，就说我们随后就到。你们出外，也要一前一后，最好分开，方不惹眼目。”杜如晦觉得有理，补充说道。

黄昏之后，房玄龄和杜如晦闪身出了门，两人头戴方巾，身穿月白道袍，一副游方道士的打扮。他们沿着街道阴影行走，并不惹人注目。到了天策府，见大门虚掩着，轻轻一推，两人即闪身入内。

李世民正在仁文厅里焦急地等待。厅中还坐着高士廉、长孙无忌、侯君集、尉迟敬德和张公谨五人，他们谁也不吭一声，厅中显得很静。

看见房玄龄和杜如晦走入厅门，李世民余怒未息，低声道：“你们的架子挺大嘛，让我连请了三次，莫非还要本王亲自去唤吗？哼，刚刚才出府了几天？”

房玄龄和杜如晦听后不敢怠慢，满面惶恐，伏地拜道：“属下该死，惹殿下生气。我们本意，是想坚定殿下之志，实不敢相欺。”

李世民神色严峻，冷言道：“我若是不想做的事儿，你们以为如此相激就能成吗？好了，你们起来吧。”

这时长孙嘉敏走过来，一手搀起一个人，说道：“两位先生乔装而来，也是不得已的事儿。来，坐到这边来，我已经为你们煮好了茶。”

李世民颜色稍和，说道：“玄龄、如晦，来我这里就座。今天晚上，你们是这里的主角，许多事情，还要由你们来筹划呢。”

长孙嘉敏将茶盏端到房玄龄和杜如晦面前的案几上，然后悄步返回东偏阁。

李世民见众人坐定齐齐望着自己，转向房玄龄道：“玄龄，我不想负了家姐的临终嘱托，然今日大郎、四郎相逼，难有后退余地，我心已定，须用雷霆手段回击，不敢再耽误下去。”

房玄龄点头称是，心里暗暗想，为了等待秦王的这句话，我们已经耗了多长时间呀。

李世民目视杜如晦道：“如晦，你说得对。要行大事，须顾及根本兼顾其余，方能一劳永逸。我们此次行动，不能仅仅对大郎动手，还要

设法控制父皇，使天下兵马不可妄动。这个举事的地点，我已经想好了，就是玄武门。”

杜如晦面带微笑，赞道：“这个地点好，属下和玄龄兄多次议过，此门既是太子和齐王上朝之地，又离圣上寝宫不远，若控制此门，则两下都可顾及。秦王请看，我已备下宫城全图。”说完，他伸手从道袍里取出一卷纸，然后徐徐展开，果然是一张详尽的宫城全图。

李世民随口赞了一声：“还是如晦心细啊。”然后指着图说，“来，大家都过来。玄武门位置得天独厚，守将常何又愿意追随我，我选此门为此次举事的起点，亦为全盘的关键。”

众人都耸起耳朵来，静听李世民谈其方案。

李世民说道：“其一，我亲带六百人入玄武门埋伏。其中一百人伏于门侧，待大郎、四郎入朝时将之就地擒拿；另五百人设法悄悄包围父皇寝宫。这里有一件难事儿，就是宫中宿卫逾万，我们仅能掌握玄武门、嘉猷门宿卫，力量太薄。其间万万不能与宫中宿卫酿成冲突，若混成一团则大事难成。

“其二，由常何领玄武门守卫，张公谨率领二百人拱守玄武门，防备东宫、齐府之兵来援，要将之挡于门外。另安元寿等人做好驰援的准备。”

这时高士廉插话道：“雍州狱事由我主管，其中囚犯约有三百人。届时我率狱卒再释囚犯，可合有五百人，也来增援。”

李世民点点头，接着说道：“其三，由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设法募集五千人集于潼关附近。若大事有望则来京驰援；若功败垂成则就地接应，然后东出潼关，与洛阳张亮合势，再徐图发展。”

众人听后，觉得李世民将手中的兵力分配得很适当，且环环相扣，脉络清楚，显是他多日深思熟虑而成。房玄龄点头道：“此计大妙，若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拿太子和齐王，又控制圣上，则可事半功倍，以小搏大。不过此间最紧要者为常何，首先他不能对秦王阳奉阴违，反和太子做了一路；其次他若真心跟随秦王，不能让太子有一丝一毫的疑心，否则就难以掌握。”

李世民沉吟道："嗯，常何是此次举事关键之关键。直到今日，东宫那边没有一丝异常，应该没有问题，我有这个把握。无忌，你昨天见常何，他对你说了什么？"

长孙无忌道："常何不知道我们要在玄武门举事，还以为要利用他的手下之兵。他说，已经与手下人说好，届时听从指挥。"

李世民抬头向天，然后断然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万一常何到时候口是心非，只有怨我的命不好。"

房玄龄和杜如晦一直在盘算举事的诸种细节，两人对李世民选定玄武门作为动手地点心折不已。若选定玄武门，则常何忠诚与否至关重要。常何受太子恩惠不浅，若能在太子不知不觉间将他招揽过来，太子肯定不为防备，就能收到出奇兵的效果。想到这里，房玄龄问李世民道："常何的态度举足轻重，殿下说东宫那边没有异常，这事儿又和常何什么关系？"

长孙无忌看了一眼李世民，见他眼光中有默许之意，遂将试探常何的招法说了一遍。房玄龄听后沉吟道："太子对庾抱无任何表示，说明常何并未漏出任何口风。可是，万一这是太子的欲擒故纵手段，不是更加凶险吗？"

李世民摇头道："不会。我知道大郎的性情，他的心机尚没有如此深沉。他若心中有事，肯定会在颜色之间表现出来，父皇不是多次赞他爱憎分明吗？何况，我是让大郎身边之人观察大郎的动静，那是不会错的。嗯，这个人就是东宫率更丞王晊，当初由三宝将他引见给我，对我还是忠心的。"

说到王晊的名字，房玄龄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儿。王晊已在东宫任职多年，平日里不声不响，不爱与人交往，想不到他竟然成了李世民设在太子身边的眼线。

杜如晦默然半天，这时插言道："太子未对庾抱采取行动，说明秦王的眼光不错，应该信任常何。不过为了万全，举事之前还要再试探常何一次，这样才能彻底心安。"

"怎样试探？"李世民目视杜如晦道。

“可以先与常何约定，令他某日某时到某地埋伏，以擒拿太子，然后再观察东宫那面的动静。若常何果然忠心，我们再告诉他详情开始举事。”

“好吧，就再试探常何一次。不过，这事儿要做得不露半点痕迹才好，所谓用人不疑，这样对待常何，已经大违了我往日的本性。”

杜如晦言道：“殿下刚才所谈计策，将人员分配得甚是恰当，且环环相扣，浑然一体。不过这里面有一件难处，就是我们兵力太少，难免捉襟见肘。我刚才默思两点，想作为此计的辅助之法。”

李世民微微点头，众人静静地看着杜如晦。

“如今宫城宿卫之兵逾万，若以天策府中之兵，再合以玄武门、嘉猷门之卒，无法与之相抗，所以须用巧法消散之。怎样消散？宫城之卫看似严密，然其中有一个极大的破绽，就是他们分散由各门统领，他们须严守本门，不得擅离各自岗位，若有违反即被斩首。他们由北军统领，若驰援他们需由北军大将持符调度。这样，宫城各门就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若无北军将领居中调度，其战斗力就大打折扣。可让屈突通将北军主事之人设法稳住，不让他们入宫城指挥，其他各门宿卫不敢妄动，则我们即可在宫内来去自如。这样，城内的万余宿卫就成了摆设。”

尉迟敬德大喜，说道：“杜先生果然目光深邃，一下子就瞧中了关键。我知道北军的那几个人，都是嗜酒如命，到时候若让屈尚书找一个美妙之处请他们饮酒，定会饮到天亮之后。此计大妙。”

李世民眼中露出笑意，说道：“玄龄，如晦，看来你们两人这一段日子也没有闲着。接着说。”

“若想就近控制圣上，须在举事之日将圣上调到离玄武门不远的地方。否则，若圣上在宫深之处，我们再穿行其中，虽各门守卫各管其段，不免啰嗦，其中万一变起不测，则功败垂成。可使宇文士及居中联络，再让萧瑀、陈叔达等人环伺圣上身边。”

李世民皱眉道：“让宇文士及居中联络，这没有问题。可萧瑀、陈叔达他们，平时虽在父皇那里偏向我一些，然将欲行之事全盘托出，他们到底是何态度？我实在吃不准。”

房玄龄道："殿下所忧甚是。像萧瑀虽有正直之心，可他平时泥古不化，中规中矩，若将事儿说给他听，这事儿毕竟牵扯圣上——他肯定要拦阻。"

李世民点头道："这事儿我记下了。对萧瑀、陈叔达等人，还要利用他们的长处。至于如何使用，由我来把握。如晦说得对，事发之后要逼退东宫、齐府之兵，再约束京师乃至天下兵马，非用父皇手诏不可。这一环节委实重要，不能耽误半分，敬德，这率兵深入宫内之事，由你主之。"

尉迟敬德面露难色，说道："殿下，刚才已让我埋伏玄武门侧，现在又让我领兵突内，恐怕有些措手不及吧。若让我说，可将咬金、叔宝、志玄他们秘密调入京城，再分兵统之，即能所向披靡。毕竟，他们待在潼关，远没有在这里的作用大。"

侯君集插言道："敬德兄错了，秦王这样安排其实是深谋远虑，叔宝兄他们在潼关，看似闲置，实则为一厉害的后招。若一掷不中，又无后续之力，即为败招。"

李世民向侯君集投去嘉许的目光，赞道："君集能说出这般话，不枉了这些年来的磨炼。看来让你随药师学些兵法，还是有效果的。敬德，君集说得对，此事不可更改，由你一力承之。再说句后话，将来你也不能仅凭一味勇力，也要多学些谋略才是。像你前些日子杀了史万宝，事先就想得太简单。"

尉迟敬德顿时低下头来。

李世民刚才提到了李靖的名字，心中又生感慨，叹道："可惜了，李靖和李世勣若能参与此事儿，我们又可多几分把握。"说完，脸上透出了一丝不悦，但很快又恢复了平和的颜色。

是夜星空澄澈，月色溶溶。仁文厅里灯火一夜未熄，众人在这里进行秘密长谈。直到天色微明坊门开放之时，房玄龄等人方一一辞去，悄悄从角门里走出。

待众人散尽，李世民作势又要提剑出外晨练，长孙嘉敏心疼地一把拉住他的衣襟，怪道："二郎，你又不是铁打的身子，今天就不要再晨练了。来，趁着现在天色还没有亮，赶快歇息一会儿。"

李世民停步转身，柔言道："我的身子没问题，征战时几日几夜不睡都没事。敏妹，你已生过了几个孩儿，眼瞅着身子大不如以前，最该将息才是。昨晚又耗了一晚，今后不能再这样。"

长孙嘉敏不依不饶，上前拿下李世民手中的长剑，扯着他走到榻前，并替他宽衣之后硬将他推坐到榻上。李世民无奈道："如此，我今日就睡一遭懒觉，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必须陪我。"

长孙嘉敏的眼角顿时湿润了，就依言和衣躺在李世民的身侧。

李世民抚着长孙嘉敏的秀发，轻声道："我这些日子脑子昏昏沉沉，倒是疏忽了一件大事儿。"

长孙嘉敏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他。

"前些日子张亮来信儿说，洛阳的牡丹园又增加了一倍，今年该开花了。这几日阳光明媚，牡丹花应该开了。我想，你和菁儿她们领着孩儿到洛阳住上一段日子，好好地观赏牡丹。洛阳那里好玩的物事很多，想孩儿们定会乐而忘返，你们就在那里多住些日子，最好等到秋天的时候，我再把你们接回来。"

长孙嘉敏马上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眼泪夺眶而出，抽泣道："二郎，你莫非不想要我们娘儿们了吗？"

李世民替她揩去眼泪，轻声斥道："胡说，何出此语？"

长孙嘉敏泪眼模糊道："二郎，我明白你的心意，然我却不能。这些日子，我定当随你左右，若大事能成，争取能助你一些绵薄之力；若大事不谐——"其声音哽咽，有点说不下去了。

李世民喃喃道："大事不谐？唉，若天不假便，奈何？"

长孙嘉敏用手抹去眼泪，说道："若大事不谐，二郎，我岂能离你而独生？"

李世民听完此语，眼角也湿润起来，就紧紧地将长孙嘉敏搂在怀里，目光炯炯，并无一点倦意。

李世民在这边磨刀霍霍，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没有放松警惕。

两人原想将天策府折腾得府属离散，李世民就会成为一条僵死之虫，不料想就发生了史万宝被杀的事儿。

“这事儿肯定是二郎干的。”李元吉愤愤地说道。

李建成神色游移，在殿内来回踱步，似自言自语道：“二郎干的？他杀史万宝到底意欲何为？是为泄私愤？还是想给我们一个警告？”

“当然是警告了。然他这样做，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

“黔驴技穷？”

“是啊，你想想，二郎善于不动声色，他如今竟然做出这等招摇的事儿，说明他已经耐不住性子了。要我说，一不做二不休，趁着现在天策府已无人的空儿，让薛万彻找几个人趁黑夜摸过去，将二郎宰了最干净。”

李建成瞪了李元吉一眼，说道：“你怎么能起这样的念头？如今二郎已经是人去府空，他再想生事惜无能力，这就够了。四郎，说到底，他毕竟是我们的手足兄弟，你怎么能想出这般残忍的主意？”

李元吉很不高兴，怫然曰：“唉，大哥性颇仁厚，总有一天，你要吃苦头的。”

李元吉看似简单，内心其实十分凶残。这些年随着其年岁渐长，又目睹并参与了大哥与二哥相争之事？内心渐渐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李世民敢觊觎太子之位，那么我李元吉亦为皇子，为什么就不能？有一次，善向李元吉溜须的护军薛实恭维他道：“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终主唐祀。”这句马屁话正好拍在李元吉的心坎上，他顿时喜笑颜开，得意忘形地答道：“不错，本王也是这么想。如今秦王已经失势，太子又太懦弱，这治理天下的事儿，终究还是要落在我的头上。”从那时候开始，李元吉就暗暗下决心，先与大哥联手除掉二哥，然后再想法谋夺大哥之位，谅大哥的本事，终归不是自己的对

手。

有了这种心思，李元吉想除掉李世民的念头比李建成迫切许多。他除了不停地在李建成耳边吹风之外，还到李渊面前搞小动作。李世民失宠时，李元吉看准父皇正在恼怒的当头，密见李渊道："父皇，二哥有不臣之心，须当抑之，若久不能制，终成祸害。"李元吉又举出杨广谋夺太子之位的例子。

李渊不以为然，说道："我已遂你和大郎之意，尽散二郎的府属，摘其羽翼。如此这般，你还不满足吗？"

李元吉道："二哥的羽翼已成，虽散其府属，其心不散。为防其酿成祸乱，又替国脉着想，恳望父皇下定决心，将其斩杀为上策。"

李渊面露不悦神色，斥曰："二郎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

李元吉坚请道："二哥当初平定东都之时，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屡违敕令，其心已存反意！父皇将他诛杀，何患无辞？"

李渊说道："让二郎散钱帛给有功将士，那还是我的主意。四郎，二郎毕竟是你的兄长，动辄要杀，怎么就没有一点兄弟情分？"

李元吉见李渊不理自己的茬儿，就想鼓动李建成完成这个心愿。孰料李建成心怀仁慈，不愿意行此不义之事，惹得李元吉心烦。他突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大哥，除掉二郎势在必行。你不听我的言语可以，然魏徵也是这样的主意，你素服其能，何不听听他的意见呢？"

李建成想起魏徵以前确实说过这样的话，然自己当时很不耐烦，惹得魏徵拂袖而去。自己这一阵子忙于遣散天策府府属，又要应付天下的动乱，与东宫官属相聚不多，算来已有十余日未见到魏徵了。想到这里，他令人去叫魏徵。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魏徵才迈着方步缓缓入殿，看到他那慢吞吞的样子，李建成有了一丝恼火，问道："魏洗马，你莫非患了什么症候，缘何步子迈得如此慢？"

魏徵拱手施礼道："属下这些日子有些胸闷，天又热了起来，愈发

感到身子不适，因而来迟，望太子恕罪。”其实魏徵说的不是实话，他并非患病，而是心闷所致。这些天他见李建成连连出拳，将天策府府属大部分逐出府外，还以为击中了李世民的要害，模样显得很得意。魏徵瞧在眼里，一颗心慢慢沉了下去，涌出了无尽的忧虑。

魏徵是一个明白大势的人儿，他私下里比较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人，觉得各方面李建成都落于下风。现在李建成依靠李渊之势，又据太子之位，看似暂时占了上风。可那李世民不是一个轻言失败的人儿，不会善罢甘休，其看似偃旗息鼓，可暗地里玩些什么花样，明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这正是凶险所在。魏徵早就向李建成建议除掉李世民，惜他不以为然当成了耳旁风，整日和眼前这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齐王混在一起，不看事情根本，却对一些细枝末节如临大敌。魏徵这些日子思来想去，对李建成渐渐失望。

李建成对魏徵的情绪变化毫不觉察，信以为真，温言道：“也许是天热的缘故，你可多喝些酸梅汤，消消暑气，就会慢慢好起来。”魏徵拱手称谢，心想太子果然厚道。

李建成挥手招来一宫女，令她沏一盏酸梅汤来。那边的李元吉已经开始不耐烦，心想大哥婆婆妈妈，如何能成大事。他走近魏徵身边，直截了当地说道：“魏洗马，我刚才向大哥说，若想稳固大哥的太子之位，须除二郎本身。我们知你满腹智计，请你在这件事情上发表一些高论。”

魏徵看了一眼李元吉那张生满疙瘩的脸，心中微微生厌，他实在想不透这位不学无术的哥儿为何起了这种念头？这时，宫女将酸梅汤端进殿内，魏徵说声：“谢太子赏。”恭恭敬敬接过酸梅汤，然后一饮而尽。

他在仰头喝汤的时候，心中忽然起了一种怜悯之意。一盏酸梅汤看似平常，里面却融进了李建成的厚道和关心，仅此一点，自己追随他就为不枉。李建成比起李世民稍微弱了一些，可他毕竟也是出众的。将来若进位为君，则其待属下待百姓肯定是宽仁为本，为天下之福啊。这时，魏徵原来的那些失望忽然飞得无影无踪，心中的豪气顿生，决意要为李建成尽力。

魏徵不再揣摩李元吉心里到底想些什么，而是依着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

“不错，属下赞同齐王的意思。要想国泰民安，眼前最要紧的事就是除掉秦王！眼下，秦王在那里韬光养晦，似无痕迹可寻，谁知道他又在那里酝酿着什么呢？”

魏徵的这句话不免让二人疑惑万分，李元吉想除李世民，是从私心出发，并未觉察到李世民有什么异常，因而不屑地问道：“魏洗马就爱危言耸听，二郎如今已成闲人，实在是废人一个，还能翻起什么大浪？”

李建成接口道：“是啊，天策府羽翼已尽，凭二郎一人之力，确实很难再有作为。”

魏徵冷冷一笑，严肃说道：“正因为殿下去除其府属，方埋下了巨变的祸根。据属下所知，秦王能谋善断，性格刚强，若稍加挫抑，则不胜忧愤，定有不测之疾。殿下今散其府属，其实已经触怒秦王。依属下估计，半年之内若还是这样形势，秦王定然忍耐不下去，他肯定会有动作。”

李建成还是不以为然，说道：“他会有什么动作？莫非他会带领其府中之兵来攻打我吗？哼，我让薛万彻一人独当宫门，则他那五百人难入东宫一步。”

李元吉虽然觉得魏徵的话说得太过，但毕竟和自己的意思相合，遂劝李建成道：“大哥，魏洗马说得有道理。大哥，你不能再犹豫了，迟则生乱。”

魏徵点头道：“不错，愿殿下早做决断。”

魏徵的这番话确实打动了李建成，说道：“既然如此，就寻他一个错处，让父皇将他贬到边远之地。”

魏徵急忙道：“万万不可！殿下若这样做，正好趁了秦王的心意。秦王在京城，毕竟势单力薄；若其出外，万一振臂一呼，则其旧吏故将啸聚在一起，不定又出什么乱子。”

李元吉不耐烦道：“大哥，你不能再迟疑了。事情明摆着，只有一刀将二郎杀了，方能摆脱无穷的祸患。你为人厚道，不想坏了名声，尽可退后，此事由我一人承担就是。”

李建成摇摇头，说道："罢了，你们先退下，让我好好想想。"此后数日，李建成常常独自闷坐，其心中到底想了些什么，外人一时难明。

当是时，东突厥郁射设率领数万骑屯于河套之南。郁射设是处罗可汗的儿子，近来与颉利可汗有了矛盾，故单独驻扎，隐然与颉利可汗相抗。李渊对颉利可汗防备甚严，而对郁射设就不太上心。然郁射设忽然瞧中了乌城这个地方，这日带领所部精锐围着乌城猛打，意欲拿下扩充自己属地。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就在朝上与群臣商议救援乌城的办法。

李渊愤愤地说道："朕原想郁射设与颉利不同，对他不做防备。没想到突厥人皆有豺狼之心性，想是郁射设看到国内动乱，以为朕无暇顾及边境，就来凑热闹了。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谅他也难讨到半分好处。"

李建成奏道："父皇，儿臣以为北境已有李靖、李世勣、李艺三员能将镇之，可令他们发兵，即可解乌城之围。不过他们分屯各处，朝中须派一人前往主持，以协调他们进兵。"

李渊点点头，说道："不错，朕派李靖三人分镇北境，正为防突厥南侵，不料想这么快就用上了。太子，你以为派何人为主帅呢？"

李建成望了李世民一眼，奏道："以往每临战事，多由秦王为主帅。不过秦王现在忙于主持中书省的事务，分身乏术，儿臣愿保齐王为此次主帅。"

李渊为防李世民再持兵权，特地将李靖和李世勣从江南调往北境。此时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不能再让李世民出征，李建成的奏语，正好说到自己心坎上，遂满面堆笑道："好呀，四郎往日多随二郎出征，该是单独出外历练的时候了。四郎，你以为如何？"

李元吉出班朗声道："儿臣愿领命出征，那边有李靖等人为得力臂助，儿臣定然不负了父皇的期望。"

看到李元吉现在也学会了谦逊，李渊心中更喜，不由得赞扬道："你能不掩李靖等人的功劳，朕就更放心了。拟旨吧，授四郎为征北元帅，克日起程。太子、二郎，待四郎起程之日，你们二人代朕于昆明池设宴，为他饯行。"

李建成、李世民齐声答应。

这时李元吉又说道："父皇，为保此仗大捷，儿臣还有一个请求。"

"你但有所求，朕当照准。"

"儿臣以为，秦王这些年与突厥接仗最多，其帐下将领猛士能战又有经验。儿臣想请父皇恩准，拨秦王帐下以资北征之军，当能多几分取胜把握。"

"好哇，你既有此想法，朕就更放心了。二郎，你说呢？"

李世民跨前一步道："对国家有益，儿臣定当全力照办。只不过如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等人，现散归各地，若猝然召之，恐怕时间来不及。"

李渊道："不妨，可让他们从任所直奔灵州，再与四郎会合。待此战结束后，他们依旧各复本职。可速速拟旨，快马送出。"

李元吉又道："尉迟敬德现为戴罪之身闲在京师，然他为一猛将有可用之处。父皇，儿臣想将尉迟敬德带走，容他到战阵上戴罪立功。"

"这等小事，不用问朕，你看着办就行。"

李世民早已明白了李元吉的用意，现在见他连尉迟敬德也不放过，心中不免大震。他明白，是该断然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李世民令长孙无忌召来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六人，待他们围成一圈坐定，李世民神色严峻，缓缓说道："四郎要将兵去解乌城之围，想你们都知道了。"

众人点头。

"四郎此次既领敬德等人，又拨我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其军，其理由看似冠冕堂皇，其实隐藏着一个好大的奸谋。王晊告诉我说，那日大郎和四郎散朝后回府，两人又叫来魏徵在那里秘密商议了半天。据说四郎和魏徵坚持要杀我，大郎一开始犹豫，最后也从了那两人之意。"

房玄龄道："他们定要不利于敬德等人。"

李世民冷笑道："哼，我实在想不通大郎也有此蛇蝎之心。他对四郎说道：'现在你得了二郎的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届时我与二郎到昆明池为你饯行，可使壮士将他杀于幕下。然后奏闻父皇，就说他暴死，父皇定然相信。尉迟敬德等人既入你手，要杀要剐不拘形式。'"

房玄龄道："是了，然后他们带领大军返回城内，再逼圣上授予太子国事，则大事成矣。"

李世民道："不错，大郎就是这样说的。"

杜如晦道："如此说，我们须赶在他们前头动手。"

李世民叹道："骨肉相残，为古今大恶。他们既有此想，不如俟其先发，然后以义讨之。这样我就会出师有名，天下定说他们的不是。"

尉迟敬德一听此语，马上着急起来，说道："如今祸机垂发，而殿下犹晏然不以为忧，殿下纵然自轻其身，然将社稷宗庙置于何处？殿下若不先动手，则为交手受戮，敬德将窜身草泽，不敢留居大王左右。"

长孙无忌也劝道："不错，若不用敬德此语，事情必败无疑。"

房玄龄和杜如晦今日被召，又听了刚才那番话，知道李世民要有动作。两人见李世民又在那里推托，心想这不是他的本意，他们又不敢说破，遂将目光视向高士廉，眼神中的意思是让他先说话。

高士廉动了一下身子，劝说道："二郎，敬德和无忌的话不错，事情现在很紧急了，容不得一丝的犹豫。当然，若行事也不能操之过急，须谨慎为之。好在我们以前所议论之事已有眉目，今天只要将一些细节敲定，再选定日子，即可动手。"

李世民不再坚持，然还是留下一个尾巴，说道："大家既然这样说，我们就将诸事再议一遍。不过希望你们理解我的难处，我刚才所说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最好有一个万全之策。"李世民此时想的是长远之事，骨肉相残不为美事，若能形成被动为之的局面，则后世青史传之，自己不担待责任。可是，世上哪儿有那么多的鱼与熊掌兼得的美事呢？李世民心里明白得很，现在无非是做做样子。

这时，杜如晦说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请殿下定下举事日

子，即可速速办好。”

尉迟敬德道：“齐王已经选定了出征日子，要六月初六出发，若举事，须赶在此日之前。”

众人屈指一算日子，今天是五月三十日，离出征之日也没有几天了。

李世民凝神片刻，然后说道：“嗯，时间太早有些仓促，太迟又怕再生变故。六月初四不为上朝时辰，就初定此日吧。”他缓缓地看了众人一圈，接着道，“你们今天开始，按原定计策分头准备，晚上还来这里，届时再各自叙说一遍，不能有一点漏洞。如晦，想叔宝他们已经得了朝廷的敕命，正率领人马向灵州赶去，你可派出快马，通知他们改道，到潼关之前集结。四郎这样做也有好处，不用他们再分头募兵了，倒省了我们一番工夫。”

众人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房玄龄道：“殿下，事发之前的那几件事儿，还要你谨慎操作。”

李世民点头道：“我知道。”

此后，众人分头散去。

第二日，李世民找到屈突通，邀他一同出城骑射。然屈突通作为兵部尚书，这些天为了压制各地的暴乱，加上郁射设兵围乌城需要增兵，正在那里忙得团团转，自然没有时间陪同李世民出城。李世民见他那忙乱的劲儿，也不忍心再邀，就向他招招手，说道：“屈公，你找个僻静的房间，我与你说上几句话儿就走。”

屈突通现在虽为兵部尚书，不归李世民节制，然其毕竟曾经被授为秦王府长史，两人的感情就不同一般。他依言将李世民领到一间耳房内，吩咐手下不许来打扰。

李世民开门见山，说道：“屈公，你与那几名北军将领定是相熟。”

屈突通点点头。

“后天晚上，我想办些事儿，不喜欢看见他们在那里啰嗦。你既与

他们相熟，就找个理由邀其聚在一起，最好到第二日午时，再放他们回归。”

屈突通不细问李世民到底要办什么事儿，爽快地答应道：“为防郁射设来攻，圣上让加强京城戒备。等到后日，我可召集这些禁卫将领出城巡视，这样大约需要两日时间，可使他们不在京城。”

李世民摇头道：“不好，他们若从容离去，则诸事皆有安顿，须另寻别的法儿。”

屈突通此时隐约猜到了李世民的意图，就在那里苦苦筹思良策。这时，李世民提醒他道：“听说那几人善饮，屈公何不从这方面打些主意？”

“若请他们饮酒，这事儿好办。只是朝中之人皆知我不善饮，突然间请了这几个低品官儿，未免惊世骇俗。对，有了，刘政会新近又筑了一处宅子，他好饮酒，我就拉着这几人前去祝贺，然后让他们陪政会饮酒，这样事儿就做得自然了。”刘政会即是李渊起兵时告王威、高君雅者，此时任刑部尚书，与屈突通也是多年老友。

李世民微笑上脸，说道：“这样最好，你再对刘公说，让他找几个善饮之人与这几人好好对饮一场，直饮个天昏地暗最好。他们若烂醉如泥，一觉定能睡到第二日午时。”屈突通连声答应，说定将此事办妥，然后恭恭敬敬将李世民送出门外。

天策府内上上下下开始忙乱起来，不觉就到了六月初三。这日傍晚，西面天上铺满红云，落日的余晖将长安城内的房舍罩成一片金黄。李世民单骑出了天策府门，很快就来到玄武门前，就见大门已经紧闭，仅留下一个角门供人出入。守门禁卫见秦王来到，神情顿时恭顺，一面让李世民少歇，一面去飞报常何。

常何很快来到，口称道：“圣上有旨，准秦王入宫。”原来宫城制度，入夜后即禁人入内，没有李渊口谕，禁卫不敢放任何人入城。此前，李世民让长孙无忌持自己亲笔书信传入宫中，言说自己有秘事相告请见李渊，已获准进宫。

常何陪同李世民走了一段，看到左右无人，常何悄悄说道：“奉殿下教令，小人已将诸事办妥，望秦王放心。”

李世民并不言语，仅拿眼睛定定注视常何，四目相对，两人都读懂了各人的意思。李世民伸手重重地捏了一下常何之臂膀，然后大步流星向宫内行去。李渊刚刚用过晚膳，正独自坐在烛火之下默默沉思。李世民被准进入殿内，即伏地叩首道："儿臣求见父皇，惊扰了父皇的安静，委实罪该万死。"

李渊说道："罢了，起来吧，有什么话坐下来说。"

李世民起身道："儿臣紧急来见父皇，实在因事关重大，不得不来。"

李渊哼了一声，说道："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是不是又与四郎闹别扭了？"

"父皇圣明。儿臣今日来，正是想告大哥和四弟淫乱后宫、图谋害我的事儿。"

李渊大为震惊："淫乱后宫？图谋害你？有这么严重吗？二郎，我知你一直对大郎和四郎耿耿于怀，你不可妄说啊！"

"儿臣现有真实凭据，不敢欺瞒父皇半分。"

"如此，你可慢慢讲来。"

"大哥和四弟淫乱后宫，已非复一日。这两名贱妇即是尹德妃和张婕妤，她们私下里抱怨父皇又有新宠，就与大哥和四弟做同了一路。尹、张两人每每出宫，即与大哥和四弟厮混在一起。他们买通了其身旁的宫女、太监，独独瞒了父皇一人。"

李渊勃然大怒："该死！"

"儿臣现有人证物证。父皇给诸妃的月例，皆有定数，请父皇到尹、张两人房中搜上一搜，其中的金银器物，何止万金，这皆是大哥和四弟所奉。至于她们为家人广置田宅，儿臣这里有一份单子，请父皇核查。"李世民从身上掏出一张单子，起身递给李渊。

李渊不接单子，脸上颜色铁青，显然恼怒万分，沉声道："人证呢？"

“万贵妃为后宫之主，多闻她们劣行，已训诫多次。为顾父皇脸面，万贵妃隐忍至今，父皇一问便知。”

李渊大声向殿外喊道：“召万贵妃。”

很快，万贵妃轻步疾来，她此时五十五岁，虽平时修身养性，举止优雅，毕竟已现出了老态。她走到李渊面前拜道：“陛下召妾前来，不知有何事吩咐？”

李渊伸手掸落面前的那张单子，严厉说道：“二郎告说大郎、四郎淫乱后宫，那尹、张两人果然如此淫荡吗？你为后宫之首，可据实道来。”

万贵妃看了一眼李世民，然后跪下奏道：“臣妾该死，实不该瞒了圣上。贱妾曾规诫过她们多次，然其自恃曾助陛下夺了江山，将贱妾也不放在眼里，依旧我行我素。”

李渊脸如死灰，挥手让万贵妃退下，万贵妃寥寥数语，足证二女行为不轨，他不想再听细说。李渊见万贵妃退出了殿门，眼眶中忽然涌出泪花，哽咽道：“李门不幸，竟然出了此等龌龊兽行。二郎，你说他们要图谋你，到底是什么事儿？”

“此次四弟将兵，将儿臣手下骁将精兵皆纳入其手下。大哥和四弟又悄悄商议，欲俟儿臣去昆明池为四弟饯行的时候，悄悄伏下猛士来刺杀儿臣，然后返兵入城，再逼父皇退位。”

李渊有点不相信，冷冷说道：“大郎为人忠厚宽仁，不是这样的性情。二郎，大郎和四郎悄悄说的话，又如何传入了你的耳中？”

“儿臣不敢说半句假话。东宫率更丞王晊秉性正直，不忍看儿臣因此丧命，故秘密将此话告我。父皇，大哥和四弟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有东宫洗马魏徵在场。父皇若不信，可将这两人召来询问，即知个中详细。”

李渊拍案立起，大怒道：“反了，反了。我生了你们这帮孽畜，若不把我气死，就难称了你们的心意。”这句话连带着将李世民也骂了进去。

李渊在殿内来回转悠，暴怒不已。李世民的眼珠子跟着他的脚步来回转动，不敢再发一声。过了一会儿，李渊走到李世民的身边停下，问道："他们何至于对你有如此刻骨仇恨呢？我现在已经明确大郎为储君，正在逐步交权给他，你这段时间还算乖觉，到底为了什么？"

李世民伏地涕泣道："父皇啊，儿臣自忖没有什么地方负于他们，然其坚执要杀儿臣，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儿这几日细细想来，他们似是想替王世充、窦建德报仇。儿今日若死，永违君亲，也就罢了。然魂归地下，实在耻见王、窦诸贼。"李世民的这番话实在有点牵强，李建成何至于要替王世充、窦建德报仇呢？不过李渊在盛怒之下，并未细究，倒是又想起了李世民的诸多功劳。

李渊沉思片刻，觉得李建成和李元吉实在可恨。又转念一想，他们兄弟之间前一段时间争斗不已，事情虚虚实实、难辨真假，还是要稳妥为上。想到这里，他召来通事舍人道："传太子、齐王、裴监、萧郎、陈侍中明晨到两仪殿来见朕。"然后转向李世民柔声道，"二郎，你先回去，明晨也同时来见我。大郎和四郎若真有此劣行，定当鞫问。你们的事儿这次要彻底解决，今后不能再有反复。"

李世民见李渊的态度很坚决，心中大喜，遂谢恩退出。他出了宫城之门，并不直接回府，而是打马直奔开化坊，萧瑀的府第即在该坊的东南角。

萧瑀刚刚送走了通事舍人，正在让家人为他准备明日上朝之服饰。他愣在那里纳闷，明晨不是早朝之例日，皇帝夜来传令去朝，定有非常事情。这时门房传言，说秦王来访，他急忙迎出门外。

两人到屋中坐定，李世民当头问道："想是萧公已知道明日朝见的事儿？"

"是呀，老臣正在这里纳闷，圣上到底有什么急事儿？"

李世民顿时垂下泪来，哽咽着将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

萧瑀大为震惊，颤声道："太子和齐王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二郎，你尽管放心，老臣我明日定当在圣上面前据理力争，好歹要让你有个安稳之地。我想圣上也不会太糊涂，怎能任由他们糟蹋我朝的有功之臣呢？"

“世民来此正为萧公之言。我们兄弟之间的嫌隙已成，势不能弥合。我旧话重提，望萧公向父皇进言，容放我出京，只要有一处能够安身的地方，即使为一农夫，我心亦足矣。”

“秦王不可。你有如此能耐，岂能去做一农夫？嗯，你放心，老臣定当努力争取。说句实在话，太子也就罢了，那齐王跋扈的样儿，老臣也实在看不惯，若他在朝中横行，会成什么样子？”

“世民谨拜萧公高义。”

李世民见已经把话说到了位，遂起身告辞，萧瑀也起身送客。这时，李世民忽然想起一事，叮嘱道：“萧公，我现在去陈侍中府上一趟，明日你们可约往一起，共同上朝。要知道裴监和大郎他们素来交好，不可让他赶在前头。事不宜迟，届时请你们先行一步。”

萧瑀点头答应。

李世民到了陈叔达的府中，又是声泪俱下一番，让陈叔达陪同落泪。陈叔达誓言声声，说拼着今晚一夜不睡，要起草一道奏章，其中历数太子和齐王的不是之处，明晨进呈皇上。李世民又将让他与萧瑀一同上朝的话嘱咐一遍，陈叔达答应明日定早早入宫侍候。

第四回　玄武门同胞受刃　海池畔唐皇交柄

六月初三晚上，满城的暑气尚未消散，天上已经布满了繁星，澄澈的夜空里没有一丝儿云彩，显得很透明，可以看到星儿在闪烁，似乎在不停地眨动着有神的眼睛。群星辉映下，那轮窄窄的月牙儿发出清辉，将其幽凉的光洒在城中以及城外的田野上，让人们感受到渐渐浮起的清凉。

这是一个很平静的夜晚，曲江两侧和城外田野里蛙声一片，和着树上那悠扬的蝉声，构成了一幅动感的夜景。随着夜色渐深，清露在不知不觉之间弥散开来，人们开始入房安歇，不耐热的半大不小的男孩儿嚷着在院中铺上木板，露宿屋外。

子时一刻，刘政会外宅。

刘政会因岁数最长，被推为主席。他和几名北军将领棋逢对手，哄笑声中，喝得甚为畅快。刘政会眉开眼笑，侧头说道："屈尚书，你今天带来的酒，滋味实在不错。难得的是，这几名小将也识趣得很，他们酒量既宏且不耍赖皮，甚合我的脾胃。哈哈，亏得我早有准备，若不是事先在府中选来这几位会酒之人，我恐怕早就被他们灌趴下了。"

屈突通道："我不善饮，故做此无奈之举，所幸你们甚是投缘，我为旁观者也瞧着欢喜。"

一名北军将领恭恭敬敬道："卑职早闻荥阳'土窖春'的名声，艳羡已久。今日蒙屈尚书和刘尚书恩情，得与二位大人亲近，又尝此酒，实在是感激涕零。"

屈突通哈哈大笑，说道："刘兄，你看他们的话儿说得多么得体，你就多饮几盏吧。小子们，老夫今天带来了数坛酒，你们尽管饮用。然有一件事儿要说明，若不能把刘尚书及他的陪酒之人给打发好，小心我回头踢你们的屁股。嗯，刘兄上了岁数，又是圣上起事时的功臣，你们不可太上脸，然他的手下之人，若不能放倒了，就是抹了我的面子。"

屈突通此话一出，满席哄然叫好。几个北军将领摩拳擦掌，信誓旦

旦道："屈尚书尽管放心，若不能遂了大人的心意，明日就是把我们投到昆明池里喂王八，我们也决无怨言。"

屈突通笑对刘政会说："刘兄，你要悠着点。兵部和刑部等闲难聚在一起，今天就让他们做个对手，在酒量上分出个高低来。"

刘政会也是哈哈一笑："屈尚书，要说行军打仗，兵部是正管。若说喝酒的事儿，恐怕你们就要甘拜下风了。"

屈突通微笑不语，他临来时，让送来五坛泥封的荥阳"土窖春"，眼下刚刚喝了一坛，若将其余酒全部喝掉，恐怕至少要折腾到明天的辰时。"土窖春"酒味儿醇厚，后劲儿甚大，这些酒若尽入他们腹中，定将他们灌得烂醉如泥。

刘政会看着眼前的热闹劲儿，忽然叹道："唉，可惜开山没福，他也是一名善饮之人，我们原来在太原时常常扎堆儿喝酒。现在他若在世，该有多好呀。"殷开山已于武德五年得暴病逝去，生前与刘政会最要好。

屈突通不接他的话茬儿，实不愿提起殷开山扫了今晚宴饮的兴头，他伸手拍了一下刘政会的肩头，说道："刘兄，瞧，那酒胡子的手怎么又指向你了？来，来，饮酒，饮酒。"说着替刘政会端起了酒盏。

刘政会瞪眼一看，酒胡子正稳稳地指向自己，不免诧异道："嗯，怎么会这么快？"就接过酒盏一饮而尽，不经意之间将殷开山的话题丢到一边。

子时一刻，天策府内。

李世民回府后无心茶饭，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沉思。这时长孙无忌走进来，轻声说道："二郎，事情都办妥了。"

李世民点点头，问道："咬金、叔宝他们有消息吗？"

长孙无忌答道："有。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各带二千人，已经集结在一起。秦叔宝来信儿说，为了便于接应，他们将队伍西移二十里。"

李世民沉思一会儿，然后说道："还是叔宝心思比较缜密，这样最

好。唉，可惜顺德、弘基和史大柰远离京城，他们若在这里，我的心里更有些底儿。”李世民在此大战前夕，心里忽然七上八下，有一股无名的烦躁涌上来，让他难以自已。

长孙无忌不明他的心事，依旧说道：“那八百王保此时散在坊陌之间，子时过后，他们按吩咐悄悄潜入玄武门。再过一会儿，玄龄他们也该到了。”

李世民不作言语，眼睛直直地盯着门外的黑暗，不知在想些什么。长孙嘉敏端着一碗汤饼走到他的面前，柔声说道：“二郎，你从午时到现在，水米未曾沾牙。来，先趁热把这碗汤饼吃下。等会儿有大事要办，空着肚子会没有力气的。”

李世民抬眼看了看长孙嘉敏那张恬静的脸庞，那上面透出的安然与镇静让他回复到往日的宁静。他感激地向她露出一丝笑容，伸手接过碗筷，然后大口咽下，虽食不甘味，毕竟熨帖许多。

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陆陆续续进入厅来，李世民草草一饱，心事还是难平。他见众人坐定，站起身道：“现在诸事基本安定，大家且在这里候上一候，容我先龟卜一回，可知此后吉凶。”说罢，转头对李安说道，“去，把那名卜师叫来。”

房玄龄和杜如晦听说李世民请了卜师来行龟卜之事，不免面面相觑。都到了这个时刻了，李世民还要用龟卜来安定心神，说明他心里并不是很踏实。

卜师很快随着李安走入厅内，其身后跟着两名童子，一人手捧香炉，一人怀抱木托，木托上缚着一只硕大的乌龟。卜师先是在香炉内插上香点燃，口内念念有词，然后示意众人随他一同叩拜。待香燃到一半的时候，卜师解开缚龟的细绳，拿红红的香火头儿去烧灼乌龟的肢体。

隋唐二朝皆重卜筮，在太常寺中设了太卜署专掌此职。

卜筮之法主要有四种：龟、兆、易、式，其中又以龟卜为最常用的卜法。龟卜之法很讲究，既要辨别龟的种类、颜色，又要根据季节不同施灼，像春天时灼后右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后左足。这样根据龟受灼的不同形状，由卜师判断所求的吉凶。

卜师烧灼乌龟之后，皱着眉头开始仔细观察，以定吉凶。这时，张公谨最后进入大厅内，他见李世民正在龟卜吉凶，心中激动，大步走到卜师面前，伸手抓起乌龟掷在地上，厅中之人一时愣了。李世民满脸怒容，斥道："本王正行大事，你莫非疯了不成？"

张公谨神色激动，昂然对曰："末将未疯，此举其实要阻止殿下行此糊涂之事。"

李世民沉声道："到底是你糊涂还是我糊涂？"

"殿下，人所以要龟卜，无非为了决断疑问。现在行事迫在眉睫，已经毫无疑问，也没有了犹豫的时间，何必还要再行龟卜之事呢？若现在龟卜不吉，难道大事就要中途而废吗？"

众人听后暗暗叫好，李世民也猛地一激灵，觉得脑子清醒许多。杜如晦满意地看着张公谨，想他日常在府中恭敬有礼，不事张扬，却在这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犯颜直谏，有相当的气魄，就对他有了新的认识。杜如晦站起身来，劝慰李世民道："殿下，公谨说得有理。此次筹划甚细，定能一击而中，望殿下勿疑。"

李世民此前因思虑过多，就有了患得患失之感。张公谨如此粗鲁作为，如同当头棒喝，一下子使他恢复了往日的自信。他换颜一笑，上前执起张公谨之手，说道："公谨，是我想得太多了。"转身吩咐李安道，"就用公谨之言，不再行龟卜之事，你引卜师下去，好好将他安顿。"

李安引着卜师走出厅外，为防事泄，这名卜师在事发之前不能出府。

李世民恢复了往日明快决断的风格，他逐个问了众人一遍，将其各司之职又落实了一番，最后将目光直直地盯向尉迟敬德，说道："敬德，此次举事以你所司之职最为要紧，那日我让你寻几名得力之人为你帮手，这事儿落实没有？"

"已经办好了，他们正候在厅外。"

"几个人？"

“他们是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方、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吴广，共七人。”尉迟敬德选的这七个人，皆是天策府内的勇悍之士。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刘师立多与公谨在一起，此次公谨据守玄武门，他身上的担子也不轻，可拨出刘师立随公谨。敬德，你去把他们都叫进来。”

尉迟敬德领着这七个人鱼贯而入，厅内众人也站起来，并排站在李世民面前。

厅内的烛火不算太亮，红暗的光芒映照在他们脸上，愈发现出众人凝重的神色。李世民目光炯炯，缓缓地从众人脸上滑过，然后沉声说道：“大事能否成功，在此一举。待会儿，府中由玄龄和如晦留守，其余人按计到达各自位置。我现在不想多说，仅叮嘱大家一句：各司其职，沉静为之。”

众人轻声答应。

长孙嘉敏领着菁儿走了过来，长孙嘉敏手执一把大酒壶，菁儿托着一只大托盘，上面放满了杯子。

长孙嘉敏走到李世民面前轻声道：“二郎，你们将行，容我为你们敬一杯壮行酒。”李世民微感惊异，他事先并不知道还有这道仪式。

长孙嘉敏扬起酒壶给盘中之杯斟满酒，菁儿走动着将酒敬给各人。

长孙嘉敏先是走到高士廉面前，招呼长孙无忌道：“哥，我们将这第一杯酒，先服侍舅舅喝下。舅舅，你为我们算是操尽了心。”

高士廉一饮而尽。

长孙嘉敏又端起一杯酒站立到李世民前面，面对众人说道：“这一杯酒，是小女子代夫君敬诸位的。小女子有一想法，自明日开始，想与诸位夫人结为姐妹，也请诸位回府后代我向各位夫人致意。来，请饮此杯。”

众人心想，若此事能成，则今日的王妃即是将来母仪天下的皇后，自己夫人若与皇后结为姊妹，真是莫大的荣宠。他们心怀激动，慌不迭

地饮酒称谢。

长孙嘉敏转身，双手为李世民奉上一杯酒，小声道："二郎，这些话我事先没对你说，怪我吗？来，我陪你喝了这杯酒，到了后半夜，外面毕竟清凉，你可先暖暖身子。"

李世民想不到长孙嘉敏还有这番举动，心里一阵激动，柔声道："敏妹，我怎么会怪你呢？我走后，可能要到明日午后方回，你在家里，千万不要操心太过。"

两人相互凝视将酒饮下，当此时，厅内寂静万分，似乎落下一根针都能听见声音。

李世民目送长孙嘉敏和菁儿走入后堂，然后转头道："时辰到了，大家分头走吧。"

次日丑时三刻，玄武门内。

常何在玄武门城楼之上巡视一遍，然后步下台阶，对戎装站立在面前的敬君弘、吕世衡说道："时辰快到了。"

敬君弘现任北军云麾将军，吕世衡现任北军中郎将，二人皆是常何的换帖子把兄弟。若按常例，今晚不需他们值守，由于知悉了秦王要夜入玄武门，遂与常何一起候在这里接应。

敬君弘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月牙儿，其正在头顶发出幽暗的光芒，他依此大致判断了现在的时辰，点点头道："不妨，角门都虚掩着，为防响动，我又让他们在门轴上注了油，他们尽可放心进入。"

说话间，门洞里走过来几个影影绰绰的黑影。常何迎上前去，就见领头的正是侯君集。原来李世民令侯君集先入门与常何接头，并指引众王保有秩序地埋伏到事先指定位置。

丑时四刻，雍州牢狱。

高士廉带领李世民拨给他的二十名健壮王保，押着数辆装满兵器和食物的车，径直到了雍州牢狱。牢头事先得了他的吩咐，一直不敢睡，眼睁睁地正等着他。

高士廉入门后问牢头道："牢卒们都在吗？"

"都在，他们一直在狱压前房里候着，静听高大人的吩咐。"牢头恭恭敬敬答道。

"好，你让他们先把车内的酒肉摆在大堂上，然后开锁，将里面的囚犯尽数领到大堂内，我有话说。"

牢头慌不迭地去安排布置。很快，就听开锁之后，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音。过了小半个时辰，牢头过来请高士廉到大堂去，说道："高大人，事情都办好了。"

高士廉入了大堂，就见堂内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囚犯居中，狱卒们站立四周维持秩序。囚犯们不知道黑更半夜把他们叫起要办什么事儿，迷迷瞪瞪的都是茫然的眼神。一些人显然注意到了案上的酒肉，闻到了飘来的酒肉香气，禁不住流出了口水。

牢头大喝了一声："不要吵了，高大人有话要说。"

高士廉站在一张高脚凳上，清了清喉咙，大声说道："你们都是戴罪的囚犯，按律当判严刑。现在有一件天大的好事等着你们，若能办成，明日即可赦去你们所犯之罪，可以归家。我问你们：是愿意戴罪立功？还是继续待在牢中？"

下面一阵嗡嗡声响。囚犯们在那里交头接耳。

牢头又大吼一声："吵什么吵？你们推选出几个头儿，好好回高大人的话。"

几个平时在狱中比较泼皮的人被推选出来，他们走到高士廉面前，小心翼翼地答道："回高大人话，小人们自然愿意回家。只不过要去办的事儿是否凶险？"

牢头斥道："不知死活的贱囚，与大人说话，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高士廉挥了一下手，然后说道："我给你们说明，今晚有人在京城内叛乱，现发给你们兵器去保卫皇城。这事儿要说也有凶险，然你们不立功，难道就轻易赦去你们所犯之罪吗？大家好好想想，愿干的随我

走，不愿干的继续在这里坐牢。”

囚犯们又是嗡嗡了一阵，到了最后，三百余囚犯都愿意出外立功，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

高士廉满意地说道：“既然这样，这里有酒有肉，你们可饱餐一顿，然后去领各自趁手的兵器，听我号令。”

囚犯们早已馋涎欲滴，高士廉话音刚落，他们一拥而上去抢酒肉。

丑时四刻，潼关以西。

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带领六千人沿着山间潜行，生怕惊动了沿途的官府，他们到了原定的宿营地，几个人又聚在一起商量了一番，觉得要离京城再近些最好，这样可以及时接应秦王。遂马不停蹄，继续西行。

寅时四刻，玄武门内。

天策府的八百王保陆续进入玄武门内，共耗时近两个时辰。为了避人耳目，他们不穿盔甲，皆身穿便衣、足蹬草鞋，或三人一起，或五人一堆悄悄地潜入。张公谨、刘师立率领三百人留在玄武门，准备与常何一起抗击来援之敌；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带领二百人埋伏在临湖殿前，其中有公孙武达、独孤彦方、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吴广六人环伺二人左右；侯君集带领剩下的三百人，封锁宫内与玄武门的各条要道。

李世民事先已经侦察好了临湖殿周围的地势，殿前为一片空阔之地，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多。李世民带领一百人悄悄打开临湖殿的后门，一拥而进伏于木门之后，可以透过木格观察外面的动静。尉迟敬德则带领其余人到对面的神龙阁内埋伏。

李世民入殿后，令众人沿后墙根一溜儿伏下，让他们静静地等待。

临湖殿还是隋炀帝时专为赏目玩景和宴饮而建的，四周围以雕花长窗，人坐在殿内，可将前方的水面及后面的亭苑美景尽收眼底。

李世民在玄武门这样布置，是专门来伏击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到了天亮之后，这两人入宫觐见李渊，必然经过这里。现在离天亮大约还有一个多时辰，李世民先是在门后站立了一会儿，然后就地坐下，透过门

上首的栅栏眺望外面的星空。

那轮月牙儿临近拂晓时，似乎显得更为明亮。柔和的光芒洒在宫内的楼台、水面和甬道上，像是罩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这层轻纱似将白日的喧闹都包裹了起来，显出一片诱人的寂静。此时的京城内，除了值更的更夫和宿卫的禁兵，其他人都沉浸在浓浓的梦乡之中。李世民看着月牙儿，各种思绪纷至沓来，竟然有些管不住自己，就像失眠时的那种状态。

卯时二刻，东宫显德殿。

李元吉夜里睡得不安稳，恍恍惚惚也不知道到底睡沉没有？

猛一激灵睁开双眼，再也不能入睡。身边的杨琚睡得正香。他觉得时辰差不多了，遂起床穿衣，稍为梳洗一番，便出门而去，待到了东宫，时辰刚交卯时二刻。

李建成正在显德殿里掌灯阅读奏章，近两年来，李建成已经养成早起阅读奏章的习惯，为此得到了李渊的多次夸奖。他见李元吉匆匆赶来，不解地问道："四弟，你好晏睡晚起，缘何今日起得这么早？父皇说今日召见我们，也是天亮以后的事儿。"

李元吉摇摇头道："怪了，晚上横竖睡不着，就想来你这里用些饭，再一同入宫去见父皇。"

李建成推开面前的奏章，皱眉说道："你来了正好，知道父皇为何召见我们吗？"

李元吉摇头。

"张婕妤派人传信儿说，晚上二郎去密见了父皇，还说二郎在那里很是哭诉了一阵子，父皇显得很震怒。由此看来，父皇让我们入宫定和此事有关，且今日也不是上朝的日子，别是二郎又玩什么花样吧？"

李元吉不屑地说："他能玩什么花样？再大的事儿到了父皇那里不都做烟云散吗？不妨，我们且忍耐这几日，后日依计行事即可。"

"还有一个消息，我们布在天策府周围的人来报说，昨晚房玄龄和杜如晦入了天策府。"

李元吉的眉头也皱了起来，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进入天策府不能释怀，郑重说道："大哥，父皇当时严禁房、杜二人再入天策府，他们敢冒险进入，其志不小啊，我们不可不防。若按我说，我们今日入宫的事儿先缓上一缓，等把二郎向父皇说了什么弄清楚之后，我们再定下步行止。"

李建成站起身来，在殿内慢慢踱步，这样走了数圈，眉头一展道："四弟，你现在有些草木皆兵了。二郎找父皇诉说，说明他别无他法，只有让父皇帮他一条道儿。我们现在若不进宫，父皇定然怪罪，岂不弄巧成拙？等一会儿我们先用些饭，待天色微明即可进宫，不能让二郎抢了先机。我们此去，沿途仅有玄德门至玄武门这截宫外道路，能有什么变故？玄武门是常何在那里把守，宫内若有异常，他定然会通知我们。"

李元吉点头道："也是这个理儿，二郎府中仅有五百人，我们府中人马近两千，他难以相抗。"

"对嘛，我们尽可放心入宫。为求万全，可让我们两府之兵都披挂起来，再让薛万彻随同到玄武门，令他和常何密切联络，若有异动，立即领兵来援。"

"行呀，就这样说。等我们见了父皇，不管二郎玩了什么花样，我们据理分辩。大哥，万一有什么难辩之处，也不能与父皇硬顶。且忍耐两日，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不争在这一时。"

李建成叫来薛万彻，令他依计安排。

卯时三刻，玄武门内。

李建成和李元吉到了玄武门，就见常何正在那里迎候。常何笑容满面、谦然有礼，李建成本想多问常何两句，见此光景觉得宫内定然没有异常之处，遂罢言不问。

两人骑马入了玄武门，蹄声嘚嘚向前行走。本来按宫中规矩，任何人不得骑马进入，然前不久李渊下特旨，为便于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在宫内行走，准许他们三人可坐步舆，亦可骑马。三人年轻，不耐乘坐缓慢的步舆，都选择了骑马。

此时天已微明，天上的繁星尚未隐去，月牙儿依然悬在头顶，只不过因为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色。李建成和李元吉按辔徐行，远远望去，两骑在周围的亭台楼阁映衬下，静中有动，朦朦胧胧，似梦中一幅美妙的图画。

他们渐渐就行到了临湖殿前，还是李元吉眼尖，猛然发现左手的神龙阁内有人影闪动。他立即拉紧马缰绳，坐骑的前蹄顿时悬空，不待马身站稳，急声说道："大哥，你看，那边有人。"

李建成定睛一看，见那里人影幢幢，人数显然不少。此时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常何叛了自己。这里是常何的辖地，拂晓之时按理不该有人，现在有人在这里埋伏，定然不怀好意，他们能够进来，若无常何允可断然难入。李建成脑子一闪念间，已使坐骑停了下来，然后一拨马头，向后折回，口中喊道："四弟，我们赶快冲出玄武门。"

李建成话音未落，就听后面一声巨响，原来是神龙阁和临湖殿的门窗皆倒，里面冲出了一拨人。右边的李世民冲在最前，只见他张开大弓，搭上大羽箭，觑准李建成的后身，"嗖"的一声放了第一箭。那箭羽势如流星，直奔李建成的后脑勺，恰好他又前行了一步，箭羽"噗"的一声穿透了李建成的喉咙，他未发一声，"扑通"一声倒撞马下。

李元吉拔出佩剑，拨开了飞来的箭羽，他看见李世民的身影，又见李建成中箭落马，明白这是李世民精心预谋的行动。他的脑子一动，觉得再往玄武门行走，那里有常何据守，常何已经不可靠，再去玄武门岂不自投罗网？他忽然想起，现在能救自己的仅有父皇一人。就拨转马头，抢入左首的一条林间甬道，想从此奔往两仪殿，去向父皇求救。

尉迟敬德看到李世民射杀了李建成，顿时惊愕地张大了口。来之前，他们所定计策中仅说要擒拿太子和齐王，并未提及当场斩杀，不料想，李世民上来就树立了榜样。他见李元吉逃往旁路，也一闪身跨过栏杆，斜刺里飞奔去截。

卯时四刻，玄武门前。

薛万彻带领着冯翊、冯立二兄弟，立在玄武门前。他们负责与常何联络，及时掌握宫中动静。

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宫门后不久，先是从门中走出二人，撤下了门

首上挂着的风灯，然后又回门内。这时，只听“吱呀”一声，厚重的两扇大红门轰然关上。

薛万彻瞪大了双眼，不明白常何为何有此举动。此时天色已明，按例除中门以外，其他侧门都要洞开，供洒扫之用。现在常何突然将门关上，他要闹什么玄虚？

薛万彻想起了太子临行前谆谆告诫自己的话，心中不由得大急。他跨前几步冲到门前，用刀柄猛击大门，磕得门上红漆脱落，口中喊道：“常何，常何。”

然门内悄无声息。

薛万彻扯起他那大嗓门，吼道：“常何，你捣什么鬼？赶快把门打开。”

常何依旧不理不睬。

薛万彻扭头对冯翊、冯立道：“不好，宫中有变。常何这狗头定然不可靠，你们在这里守着，我去召东宫和齐府之兵。太子和齐王在宫内，其形势难明，我们只好闯宫救助了。”

两人齐声答道：“就这样办，薛将军速去速回。”

此时东宫之兵由薛万均带领，齐府之兵由屈嘎、谢叔方带领，皆奉令在门前等候。薛万彻匹马飞一般赶来，吼道：“宫中有变，你们速去玄武门前集合。万均，将那几根檩木抬上。”

很快，杂沓的脚步声和马蹄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不多时，两千多人就围在玄武门前。薛万彻指挥众人抬起檩木向中门撞击。

城楼上的常何、张公谨、刘师立见薛万彻来势凶猛，指挥兵士点起火把抛下，试图用火阵阻住他们撞门的步伐。他们见火攻不奏效，又指挥兵士张弓射箭，抛下灰瓶。冯立见状，一声令下，下面顿时也射上密密麻麻的箭羽。这样，城楼上的人可以凭借城垛的掩护，而城下毕竟人多，双方似乎战成了平手，有点僵持不下。

卯时四刻，芳林门前。

高士廉带领五百狱卒和囚犯，已经渐渐接近了芳林门。此时，玄武门那边已经隐隐地传来了厮杀声音，高士廉扭头对牢头说："你约束这帮人先在芳林门前等候，待我与嘉猷门的安元寿取得联络后，再定下步行止。"

辰时一刻，宫内林苑。

李元吉拨马入了林间甬道，那里树枝低垂、花木茂盛，马儿行了一段，被花刺刺得鲜血直流，慢慢就缓了下来。李元吉见后面追兵迫近，心中大急，遂弃马落地，没命地奔跑起来。

辰时一刻，两仪殿前。

李渊昨晚大怒，就在两仪殿内歇息。萧瑀、陈叔达结伴入宫，来到两仪殿前，就见裴寂正在那里等候。

裴寂一头雾水，不知道李渊紧急召见的缘故，向两人道："圣上马上出来，已传旨让我们在这里等候。二位大人，圣上到底有什么要紧事儿？"

萧瑀、陈叔达连连摇头，说道："我们心里也有疑问，裴公与圣上相处时间最多，你若不知道，我们就更加不明所以了。"

这时，只听两仪殿中门"轧轧"作响，一名太监在内喊道："圣上起驾了。"很快，数名太监、宫女簇拥着一抬四人肩舆出了中门。舆上的李渊满脸疲倦，神色阴沉，对三人说道："我们先去海池泛舟一回，随朕走吧。"

一行人折向西行，又复向北，大家一路无话，慢慢向海池行去。

辰时二刻，宫内林苑。

李元吉没命地狂奔，忽见眼前站立一名黑铁塔似的人，定睛一看，识得正是尉迟敬德。李元吉将手中剑一横，说道："尉迟将军，我与你往日无仇近日无怨，缘何拦我？请放行，必有所报。"

此时天色已亮，东方的太阳露出头儿，将璀璨的朝霞洒在大地上，映得尉迟敬德浑身上下亮堂堂的，如沐了一身光芒。尉迟敬德手持双鞭，慢慢向李元吉靠近，边走边说道："今日若不杀你，就会给秦王留

下无穷祸患，此为公仇。若说私怨，前时我在狱中被‘披麻拷’折磨，也是拜你所赐。废话少说，来，抄家伙吧。”

李元吉看后面的追兵渐近，已无退路，知道面临着生死关头，遂一咬牙关，挺剑中宫直进，大声吼道：“尉迟黑贼，本王定与你拼个鱼死网破。”

两人一剑双鞭在那里厮杀不已，若论勇力，李元吉毕竟比尉迟敬德差了一筹，现在心惊胆战，刚才又狂奔不止，力气就怯了许多。数招过后，李元吉忽然脚一软，“噗”地歪倒在地。尉迟敬德见状，奋力举起双鞭，使出泰山压顶之势将双鞭直击下去。只听一声闷响，李元吉惨呼一声，身子斜躺到地上，肩上皮开肉绽，不绝地冒出鲜血。

尉迟敬德击飞李元吉手中的单剑，伸脚踏在他的胸膛上，照定其脖颈上又是一鞭，李元吉身子弹动数下，呼出的气多，呼入的气少，眼见是活不成了。

尉迟敬德听到玄武门那里人声鼎沸，又听见其中夹杂有撞门的声音，微一沉吟，拔出佩剑一下子斩落李元吉的头颅，提头在手，然后飞快向临湖殿那里奔去。

李世民站立在临湖殿门前，见到尉迟敬德飞奔过来，遂大声道：“敬德，玄武门那里危急，你可速去增援。”

尉迟敬德应了一声，见李建成的坐骑站立在侧，遂一把抓过来飞身上去。到了李建成卧尸的地方，他又飞身下马，一剑斩下李建成的首级，复又上马，这样，他一手紧控马缰绳，一手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飞快地向玄武门奔去。

辰时二刻，玄武门前。

玄武门在猛烈的撞击之下，第一道门终于“轰隆”一声倒了下来，薛万彻再接再厉，指挥众人去撞第二道门。

门楼上的张公谨见状，急忙对常何说道：“形势危急，须主动迎击。常何，你在这里观察调度，设法用弓弩阻断其后续之人，我带人下去冲杀一阵。”

张公谨带领刘师立、敬君弘、吕世衡冲下门楼，指挥兵士打开中门向外冲击。

张公谨勇力过人，双臂尤其有劲，他好使两根狼牙棒，乱军之中最逞其威。现在他冲在最前头，先是大吼一声，舌绽春雷，然后双棒挥杀过去，只听闷声连响，棒落处鲜血迸溅。撞门之人齐齐发出了一声喊，丢下撞门之木，连滚带爬退了回去。

薛万彻见状大怒，骂道："几个人毛，还敢逞凶？屈咥、叔方，随我冲杀过去。"

张公谨带领众人冲了出来，就在门前排开阵势，齐齐地张弓搭箭，以拒东宫之兵。薛万彻挥刀杀来，直取张公谨相斗。身后的冯翊、冯立、屈咥、谢叔方分别领着人马围拢过来，开始厮杀。

张公谨他们居于少数，虽竭力阻拦，毕竟不敌对方人多，只好慢慢后退。就在这片刻间，冯立一刀斩了敬君弘，冯翊一槊刺死了吕世衡。张公谨见势不好，一面竭力用双棒敌住薛万彻的进攻，一面大声喊道："大家退回门中，退回门中。"

张公谨、刘师立满身鲜血退回门后，想将二道门再关上，然薛万彻已经带领人尾随进入，无法关门。张公谨且战且退，渐渐就出了门洞。这时，只听身后有人叫道："张将军不可恋战，速速脱身退到这里来。"张公谨百忙中向后一看，就见常何带领数百名弓弩手站在那里。张公谨明白了常何的意思，遂加快速度向后猛撤。

常何见己方已经无人与敌方贴身缠绕，将手一挥，吼道："放箭。"顿时，箭林如雨，将其前排之人射倒。

薛万彻手挥大刀拨开箭杆，大声叫道："退出去，退出去。"

辰时二刻，嘉猷门前。

玄武门的厮杀声和撞门声惊动了其他门的守卫，他们纷纷派人前来打探究竟，渐渐就聚在嘉猷门前七嘴八舌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东宫和齐府之人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攻打玄武门！""是啊，薛万彻在那里拼命得狠哪。"

“我们怎么办？现在北军的几个头儿都不露面，我们应该如何应之呢？”

来此探听消息的人皆是各门的宿卫将领，其中一人问安元寿道：“元寿，你与玄武门离得最近，你想怎么办呢？”

安元寿神色自若，说道：“事发仓促，难辨其明。当此混沌之时，若没有上面的符令，还是把好自己的门为上策。这样最为稳妥，不管将来发生任何变故，都追究不了我们的责任。各位兄弟，你们以为呢？”

众人想了想，觉得安元寿说得很有道理，遂各归其门，加强戒备。

辰时三刻，玄武门前。

薛万彻见门洞狭小，内里之人用强弓硬弩封住了自己的前进道路，任你有通天的本领也难进一步。他将眉头一皱，对众人道：“玄武门坚固，硬攻难入，我们先退出去，再想别的法儿。我想，张公谨既然来到这里，则天策府内定然空虚。我们不如分兵一部去攻天策府，若能一股脑儿拿下秦王家人，秦王定会投鼠忌器，不会对太子和齐王太无礼。”

众人然诺，准备留下五百人继续在这里攻打，其余人马杀向天策府。其时天策府内人马尽出，仅留下众女眷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若薛万彻领兵来攻，定然能轻松擒拿他们。

说话间，就听玄武门城楼上有人在那里大叫：“喂，薛万彻，你仔细看看，我手中提的是谁的脑袋？”这声音粗壮洪亮，薛万彻听出这是尉迟敬德的声音。

薛万彻抬头一看，就见那里用绳索悬着两颗人头。众人上前细细观看，虽然人头已血肉模糊，还能认出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脑袋。薛万彻、冯立、冯翊等人看罢，顿时惊呆在地。

尉迟敬德探出身来，大声吼道：“薛万彻、冯立、冯翊，你们好好听清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谋反，秦王奉皇帝之命，已令我等立斩此二贼。你们速速放下兵器，返回驻地，可免一死；若执迷不悟，依旧在这里鼓噪不已，此二贼就是你们的榜样。”

下面的近二千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停顿有片刻时间，一些人抛下

手中兵器，慢慢走出门外。

薛万彻、冯立、冯翊心如死灰，他们相视良久，不发一言。过了好一阵子，薛万彻见众人已经散去大半，遂叹道："唉，事情若失了先机，即招致一败涂地。二位兄弟，我们走吧。"

三人简单地商量了几句，然后飞身上马，身边仅带数十骑，亡命终南山中。

辰时四刻，海池之畔。

李渊到了海池之畔下了肩舆，对裴寂等人说道："知道朕今日为何召见你们吗？"

"臣不知。"三人拱手齐声道。

"唉，这件事情真是难办。"李渊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朕一直想让他们三兄弟各安其位，不忍责之太深。可是他们愈闹愈烈，再听之任之就难以控制了。他们三兄弟等一会儿过来，定然各说各理，就请你们三位爱卿辨析明白，供朕裁之。总而言之，今后不能再拖泥带水，将他们或贬或扬，有一个彻底的处置之道，以去掉朕心头上的这块心事。"说完，他将昨天晚上李世民进宫告状的事情说了一遍。

裴寂马上着急起来，顿时涨红了脸辩道："陛下，这定是秦王的妄说之词。若说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纯粹是无事生非。尹、张二妃帮助陛下立国，这些年又深居宫中，等闲难见太子和齐王之面，何来淫乱？"

萧瑀不悦道："裴监，陛下让我们来，是想让我们以公正的立场来辨析这件事情。你出此语，已经摆明了是偏向太子一边，就失了公允。我问你，若尹、张二妃不交结宫外，何来那么多的钱财？"

裴寂马上反唇相讥："萧公常替秦王说话，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你为何不能多一些公允呢？"

李渊见他们又当面吵了起来，怒道："吵什么吵！他们兄弟还没有过来，你们先吵起来，又如何来判断他们兄弟的好坏呢？"说话间，李渊忽然耸起耳朵静静听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你们听听，玄武门那里

为何如此喧闹？”

裴寂三人仔细一听，果然听到玄武门那里传来喧闹声。

李渊喃喃道：“别是他们兄弟在那里碰面，就闹将起来。嗯，速速派人去看一看。”

过了一会儿，前去打探消息的太监返了回来，禀报道：“陛下，前面有兵封锁，不许任何人过去。”

李渊骂道：“笨蛋，连这种小事情都办不来，要你有何用处？太监不能在宫中行走，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谁人敢到宫中来伏兵？他定是不想活了。”

太监如鸡啄米一样叩头，连声道：“小人无能，小人无能。”

李渊实在是冤枉了这位太监，他正要再派人前去打探的时候，就见海池北首出现了一溜人，疾步向这边跑来。他们到了近前，为首之人挥槊一指，数百名甲士有秩序地散开，将李渊他们包围起来。

为首之人身披重甲，手持长槊，缓步走到李渊面前。他到了李渊面前略微一拜，然后挺直身子说道：“末将尉迟敬德奉秦王教令，特来拜见圣上，并行守卫之职。”

李渊大惊，问道：“刚才玄武门那里为何喧哗？莫非有人作乱吗？你来见朕意欲何为？”

裴寂斥道：“大胆！尉迟敬德，你见了圣上为何不跪，莫非想造反吗？”

“敬德不敢。秦王让末将禀报圣上，今日太子和齐王作乱，欲谋害圣上，秦王已经举兵平叛，并将此二人诛杀。因恐怕有人来惊动圣驾，特遣末将来此守卫。”

李渊听说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被诛杀，仿佛听到晴天霹雳，张大了嘴惊呆在那里。他又见周围那些甲士虎视眈眈，方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泪飞如雨，颓然坐地，用手捶地说道：“冤孽，冤孽，事情果然做出来了。二郎，你对自己的亲兄弟手段也这样狠吗？”

裴寂凑近李渊的耳边说道："陛下，今日之乱元凶为秦王。现今之计，须马上调动天下兵马，让他们火速入京勤王，方能消弭此祸。"

李渊明白眼前的处境，叹道："裴监，你真是糊涂之人。二郎兵围于此，你以为我们还能从容出入吗？"他想起以往许多宫中之变的结局，心里不免惴惴不安，目视尉迟敬德道："二郎现在什么地方？你让他来见朕。"

"陛下，秦王正在那边忙于劝说东宫和齐王府中之兵，无暇过来。秦王说道，请陛下速降手诏、兵符，使诸军皆受秦王处分，以应付眼前的危急局面。"

李渊哼了一声，怒道："朕若不降手诏，不交兵符，你难道敢来弑君吗？"

"末将不敢。秦王仅说让圣上降诏，实在没有说其他言语。"

听说李世民不让尉迟敬德来杀自己，李渊放下了心，转头问萧瑀和陈叔达道："朕现在方寸大乱，你们说，此事应该如何处置？"

这二人此时也是万分震惊，想不到李世民在不动声色之间，竟然做出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二人震惊之余，又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生出了一些怜悯之情。然李世民毕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任谁也阻挡不了的事情。想到这里，二人遂劝说李渊道："陛下，建成和元吉无功于天下，却又嫉妒秦王功高望重，迭施奸谋，正该讨之。现在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为陛下的元良之后，陛下委之以国务，则是大唐之福。"

裴寂冷冷地嘲讽道："你们二人攀龙附凤，现在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尉迟敬德听到裴寂还在那里冷言冷语，心中大怒，大吼道："裴寂老儿，你为二位奸王的帮凶，这账还没有算呢！别惹得黑子火起，也一把拧下你的脑袋来。"

裴寂顿时不敢再吭声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李世民既然敢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再杀他这个糟老头儿，自然也不在话下。

尉迟敬德又逼李渊道："事情紧急，请陛下速降手诏。宇文先生已经候在这里，可为陛下拟旨。"

宇文士及果然端着笔墨及御宝候在一侧，李渊心道：二郎果然处心积虑已久，连这等小事，事先都筹划得很清楚。

李渊在尉迟敬德的连连催促下，接连写了两道手诏。一道令宇文士及出上閤门宣敕，令诸军皆受秦王处分，并将所有兵符交给了李世民；另一道手诏由黄门侍郎裴矩入东宫和齐王府，由其晓谕诸将卒，令其罢散。

如此，李渊的权柄彻底地交给了李世民。

办完这些事情，李渊长出了一口气，对尉迟敬德说道："朕到现在还没有进早膳，你可去告诉二郎，朕要入殿歇息进膳，行吗？"

尉迟敬德到了此时方才抛去长槊，跪伏在李渊面前说道："陛下，末将立刻派人禀报秦王。然末将奉秦王教令，不敢擅离陛下左右，以尽守卫之责。"

李渊横了他一眼，说道："你对二郎，实在是忠心得很呀！"

第五回　平内乱文武并举　登皇位朝野同贺

李世民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太极殿。他入了殿门，就见李渊正默默坐在那里看着自己，遂叩首涕泣道："儿臣叩见父皇。"

李渊的心态此时依旧难平，失声道："二郎，你杀了大郎和四郎，他们可是你的亲兄弟啊！你若觉得杀得还不过瘾，不妨连我这把老骨头也杀了最好。"

李世民抢前几步，扑入李渊怀中，恸哭道："父皇这样说，儿臣真是百死难恕。其实大哥和四弟身死，儿臣并不知道。儿臣事先谆谆告诫手下，只许他们就地擒拿，不许伤及性命，然后再交给父皇发落。谁料想，局势一乱，儿臣也控制不住，竟然惹出了天大的祸事。说起来，这都是儿臣不好，请父皇重重责罚。"

李渊看了一眼身侧的尉迟敬德，他从海池到这里，一直带领甲士环卫自己身侧，明显是奉二郎之令来监视自己。李世民现在说不知道大郎和四郎身死，李渊压根儿就不相信。他本想推开李世民，将其重重责骂一番，然看到身边的阵势，知道自己也是不自由之身。自己虽然名为皇帝，真正实权却掌握在怀中恸哭的二郎之手，他只好将满腔怒火压了下去。

此时，尉迟敬德已经将裴寂圈入侧房，令人就地看管。殿中仅剩下萧瑀、陈叔达随侍李渊身边。萧瑀看到他们父子两人相拥一起垂泪不已，走过来劝慰道："陛下，太子和齐王在乱军中身亡，已经无可挽回。老臣刚才听说，他们两人欲后日在昆明池击杀秦王，则祸始者为他们，似不可怪罪秦王。"

李渊老泪纵横，心伤不已，怀中李世民的眼泪打湿了他胸前的衣襟，已经浸透及肉，可以感到泪水的凉意。他听了萧瑀此言，脑子忽然清醒了一些。到了此时，他方才将事情的前后连在一起想了一遍，隐约感到李世民昨天晚上来宫中哭诉，也许是他整个行动的组成部分。此子杀伐决断可谓凌厉，谋事筹划可谓周密。想到这里，李渊的背上不由得冒出了冷汗，心间涌出了许多恐惧：二郎眼前哀哀切切，似对自己万分

恭顺，然其内心里到底如何想呢？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既然已夺自己手中兵权，则早已经想好了处置自己的法儿。李渊脸上忽然浮起了慈和之色，他轻轻地推开李世民，用袖口揩去脸上之泪，说道："二郎，十指连心，他们也是我的儿郎，我心伤其亡亦为性情之中。萧郎说得对，他们心怀歹意，完全是自取其咎，我不怪你，起来吧。"

陈叔达拱手奏道："陛下，如今京师震动，则安定其乱为第一要务。建成已亡，应早立太子，以平复眼前之乱。"

李渊点头道："不错，陈卿所言极是。二郎，这太子之位本来就是你的，此次万万不能推辞了。士及，你过来，马上拟一道册书，立二郎世民为皇太子。"

次日，这道册书颁行天下。六月七日，李渊又复下诏，诏曰："自今后军机兵仗仓粮，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闻奏。"如此，李世民彻底掌握了军国大权，此年，李世民年仅二十九岁。

李世民既然当了太子，自然要入东宫居住。六月四日那天随着薛万彻为首的东宫宿卫一哄而散，东宫就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宫殿。侯君集带领一帮如狼似虎的手下，旋风般地杀入东宫，搜检出李建成之子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将他们拉出宫门斩之。随后，他们又入了齐王府，找出李元吉之子承业、承鸾、承奖、承裕、承度，也是一刀斩之。侯君集又指挥众人将两府中人尽数赶出，将他们圈入大理寺狱中。独杨琚一人被侯君集带入天策府，原来李世民有交代，说杨琼独怜其妹，可将她交给杨琼看管。这样，东宫就为李世民空了出来，待李渊的册书一下，李世民即刻搬入了东宫。

李世民奏闻李渊，说为保安定，朝中官职一概不动，唯东宫官属需要重新授任，李渊准奏。当日，李世民任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咬金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

李世民当了皇太子，其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东宫及齐王府旧属。

当时，侯君集正带领人员满城搜捕两府人员，已经逮捕了一百余人。按侯君集及一些将领的主意，这些人为李建成及李元吉鹰犬多年，

作恶甚多，应将他们尽数诛杀，然后籍没其家。众将中独尉迟敬德不以为然，他在显德殿里向李世民说道："如今二凶已伏诛，其子亦绝籍。至于其党，他们各为其主，也是朝廷任用的官吏。太子，敬德以为应赦其罪，这样对安定天下有好处。"

尉迟敬德在此次事件中功劳最大，李世民已将齐王府内的金帛器什尽数赏给他。李世民听了此话连连点头，赞道："敬德有智有勇也就罢了，难得还有这般宽阔的胸襟。玄龄，你以为呢？"

房玄龄说道："敬德所言其实为太子初政的第一要事。如今京城之内，因大肆搜捕建成和元吉余党，人心惶惶，亟须安定。玄龄以为，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对其余党，可以一概不问。可请皇帝下诏大赦天下，以安人心。"

杜如晦道："还有，天下因傅奕灭佛、道，至今民众言论汹汹。可请皇帝一并下诏，罢傅奕原意，使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各复依旧，则天下即安。"

李世民点头道："对，此二事当请父皇下诏。然李艺据泾州，李瑗、王君廓据幽州，他们手握重兵，且与大郎生前最为亲善。我可以不问他们，然他们万一起兵反叛，能同时赦免他们吗？"

房玄龄说道："李艺和李瑗又与东宫旧属不同，他们居兵在外，心思难测，应该早做防备。"

第二日，李渊果然下诏，主要内容是赦免东宫与齐王府之罪，另罢傅奕之议。后二日，屈突通领命出镇洛阳，长孙无忌为行军总管出镇京城之西。

冯立、冯翊、谢叔方等人见了朝廷的诏令，走出终南山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好言抚慰，另为他们授任官职。其中只有一个薛万彻自以为得罪李世民太过，加之其性格倔强，仍旧藏身于终南山中。李世民闻讯，唤来薛万均道："乃弟也是忠于所事，真义士也。你可前去诏谕他，申言我意赦免其罪，让他速速返京为朝廷出力。"薛万均那日未及逃亡，后被赦免，亲眼看见了李世民确实不再为难原太子之人。他欣然领命，入终南山找到薛万彻，如此往返三次，终于把薛万彻劝说回来。

李世民却对魏徵耿耿于怀，他派人将魏徵带到显德殿，劈面问

道："魏徵，你为原东宫洗马，好好掌握文章图籍也就罢了，缘何不务正业，专事挑拨离间我们兄弟之情？"

座下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甚惜魏徵其才，不忍见魏徵因此有罪。现在见李世民雷霆动怒，有心想替魏徵说话，终于碍于李世民的威严不敢吭声，内心里暗暗替魏徵担心。

孰料魏徵神色自若，脸上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坦言对曰："若先太子早从魏徵之言，必无今日之祸。"他又微笑着对房玄龄等人道，"若是这样，则魏徵今日之位就是你们站的地方。"

李世民看着魏徵此时的表情，忽然想起了李靖当初被缚来见李渊时的情景，遂改容悠悠问道："魏徵，我知道你有才能。可是你毕竟投错了门庭，心中难道没有遗憾吗？"

魏徵眉目间晃过一丝无奈之色，然后昂然道："不然，先太子虽没有殿下如此决断凌厉，然他宽仁为怀，属下归心。魏徵仅冲着这一点，就是死了也终究不后悔。"

李世民冷笑道："好一个魏徵，你竟然先用话儿扣着我。你定是想说我不如先太子，对你有些斤斤计较了吗？你既有如此机心，我问你，若复你官职，当前能为朝廷办些什么事情？"

"魏徵心想，殿下如今以安定天下为第一要务，这就有用得上魏徵的地方。殿下势力向东仅止洛阳，而山东、河北之地，先太子在那里树恩不少，若殿下放魏徵去宣慰，则魏徵就成了一个活靶子，那里的人定会体会到殿下的宽仁之意。"

房玄龄、杜如晦听魏徵说出这样一个主意，甚是钦佩他的心智敏锐，想李世民定然不会再为难他，刚才吊起的心又落了下来。

果然，李世民改容待之，哈哈一笑说道："魏徵，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大郎若对你言听计从，我焉有翻身的余地？你今日若对我摇尾乞怜，那就不是你了。玄龄、如晦，我意委魏徵东宫詹事主簿之职，你们以为如何？"

房玄龄道："魏徵今入东宫，我和如晦最为高兴，想他定能助殿下一臂之力。"

李世民正色道："魏徵，你从今日成为我的幕僚，唯勤谨办事方为正道，此点你要切记，以前的鬼蜮伎俩不可再使，且想也不要想！"顿了顿，他又说道，"至于我是否宽仁，你可留待时日观察，到时候再作结论。"

魏徵到了此时，方拜道："魏徵其实早知殿下之英名，惜缘分不好未早追随。今后我定当恪尽职守，忠心办事。只是我性格正直，言语之间不顾忌许多，若因此触怒殿下，唯望殿下能体会大节，不追究属下的一言之失。"

这次轮到高士廉笑了，说道："魏徵，你怎么会是这样的脾气，什么事情都要辩个清清楚楚吗？"

殿内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

后数日，朝中下诏授魏徵为谏议大夫，并遣其前去宣慰山东、河北之地。与魏徵同时被授为谏议大夫的还有三人，即是结束流放生活的王珪、韦挺、杜淹。

当朝廷的诏令辗转送到嶲州的时候，韦挺他们刚刚听到玄武门之变的消息。此时，韦挺的火暴脾气已经收敛许多，他听从王珪的意见，与杜淹释去前嫌，慢慢地相处融洽起来。听到李建成、李元吉被诛的消息，王珪和韦挺不免伤心垂泪，其中又以韦挺最为悲痛，他呼天抢地，几至涕泣绝声。

杜淹劝慰二人道："太子和秦王相争，必有一失。这是很明白的事儿，你们不可太伤心了。我们被流放于此，对各自的主人尽了自己的力量，再无什么牵挂。秦王现在主政朝中，我知他胸襟甚宽，定然不会为难你们。"

韦挺和李建成的感情以友情为主，王珪则是一名爱讲正义的主儿，听了杜淹此言，不禁恼怒道："我们拥太子，也是朝廷赋予的职责和义务，更是做人之本分。若依你所说，凡人但奉有奶便是娘的信条，岂不是与禽兽无异吗？"

王珪的这番义正词严之语，令杜淹为之气夺。

慢慢地，王珪和韦挺的情绪平复了下来。这日他们接到朝廷的诏

令，就开始打点行装，然后三人结伴起身上路，迤逦向京师赶去。

李艺听到李世民做了太子的消息，就在泾州城里如坐针毡。他思来想去，现在自己举兵在外，李世民一时没有办法来收拾自己，待他的位子逐步稳固，则是自己的凶险之始。恰巧此时，曹州巫师李五戒专程来探，李艺就向他问自己的前程。李五戒煞有其事地为他卜了一卦，惊呼道："燕公贵色已发，当据天下。"李艺以前也很迷信卜筮之事，每遇到大事皆卜之，遇吉则行，遇凶则避。现在听了李五戒之语，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杀一回。趁着李世民立足未稳，自己率先起兵，也许能得到天下的响应。若大事能成，可继续拥李渊为帝，自己就成了第一功臣。

李艺说干就干，对手下诈称奉李渊密旨，要领兵入京勤王。他整顿手下兵马出了泾州城，一路向东行进。李艺知道高墉刺史张万岁是李世民的死党，先下令全力击破高墉城擒拿张万岁。张万岁已经得知了李艺举兵的消息，自忖势单力薄难以相抗，就身带十余骑，飞快向东奔跑，向长孙无忌报讯。这样，李艺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高墉，他意气风发，下令加快行军速度，直奔豳州。

豳州治中赵慈皓闻听李艺统兵到了城下，他不明底细，急忙出城来迎。李艺装模作样，说明自己奉密旨兴勤王之师，赵慈皓自然相信，连忙将他迎入城内。

这时，长孙无忌已经见到了张万岁，遂提调大军向西开拔。为了防止李艺裹挟不明真相之人，长孙无忌派出密使送信给沿途州县的官吏，说明李艺反叛的真相，让他们认清大势，不可助逆为虐。

赵慈皓闻听长孙无忌统领大军来迎战李艺，又得到了长孙无忌的书信，决心与他联手，设法擒拿李艺。赵慈皓将豳州统军杨岌找来，向他说明了事情真相，然后两人细细商量了行动步骤，此时的李艺尚蒙在鼓里。这日，长孙无忌统领大军到了豳州城下，令人高声宣读了李艺反叛的罪状。李艺正在城墙之上与长孙无忌来回辩驳的时候，赵慈皓、杨岌领人大开城门，引长孙无忌大军入城。

看到赵慈皓里应外合叛了自己，又闻城里城外鼓声连天，喊杀阵阵，李艺明白大势已去。他仓皇溜下城墙，顾不上去唤家人，就匹马落荒而逃。李艺出城后一路向北，想跑到颉利可汗那里苟延残喘，以图东山再起。然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半路经过乌代国时被人认出。乌代王

此时奉行亲唐的国策，遂将李艺就地斩首，将其首级贮在一匣子内送往长安，作为向李世民的进见之礼。如此，李艺反叛之事彻底平复。

李瑗被授为幽州都督，因其性格懦弱无主见，大事皆听幽州副都督王君廓来决断。李世民兵变成功后，派通事舍人崔敦礼持诏令前往幽州召李瑗回京。李瑗因自己往日与李建成交好，见了诏令心中忐忑不安，就找王君廓商量。王君廓断然道："大王若就此入京，必无全身之道。大王现在拥兵数万，奈何受崔敦礼之召，而自投网罟呢？"其实此时的李世民为减少事变的影响，不愿意再追究李建成余党的责任，多宽大待之，像魏徵、韦挺就是例子。李瑗若能及时回京，至多会丢掉手中实权，并无性命之忧。

李瑗听了王君廓的判断，不禁垂下泪来，心中惊惶不安。王君廓假惺惺陪着掉了几滴眼泪，并催促李瑗先发制人。

李瑗终于在王君廓的鼓动下决心反叛，决然道："好吧，与其入京一死，不如放手一搏。王公，我今天将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你，望你能全力助我。"李瑗遂将崔敦礼囚下，令人日夜拷打，询问京师兵变的真相。崔敦礼坚强不屈，闭口不言。

李瑗一面开始征兵，准备入京勤王；一面招燕州刺史王诜来幽州，与之商量一同进兵的事情。这时，都督府兵曹参军王利涉觉得李瑗行事有些草率，委婉劝说李瑗道："大王，王君廓性好反复，不能将重任委之。大王若举大事，宜早去王君廓，以王诜代之。"此时的李瑗，早已将王君廓奉为主心骨，认为王利涉挑拨离间，将他斥责一顿然后逐出门外。

王利涉的这番话被王君廓辗转得知，遂加快了行动的步伐。他先带领数十人来到王诜的寓所，此时王诜刚刚沐浴之后，听说王君廓来访，急忙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相见。王君廓见面后拔出佩剑，一剑将他的头颅砍了下来，然后持其首级召见众下属，说道："李瑗与王诜囚执敕使，擅自征兵，图谋叛逆。我现在已将王诜斩首，剩下一个李瑗也难以翻起大浪。我问你们，是愿意随同李瑗反叛而致使灭族呢？还是愿从我去擒拿李瑗以图富贵呢？"

李瑗平时不问军事，军中大权集于王君廓一手，王君廓现在这样说，下面的人哄然叫响："愿意随王都督平定叛逆。"

王君廓带领一千余人去捉拿李瑗，李瑗惊恐万状，束手无策，只会瞪大着双眼听王君廓宣读自己的罪状。当二人前去绑缚李瑗的时候，只见他跳起身来，大声骂道："王君廓，你这个卑鄙的小人！你以为出卖了我，就能长保富贵吗？李世民不是一名糊涂之人，他岂能容你来蒙蔽他？你等着吧，我现在若死，在地府里很快就能见到你。"王君廓阴沉着脸，令人当即缢死李瑗。

王君廓入狱放出了崔敦礼，让他回长安将幽州的事情报告给李世民。李世民听说李瑗欲反叛被诛，倒是免了自己的一番手脚，很是高兴，遂授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令他继续镇守幽州。

后来李瑗诅咒王君廓的话果然应验。原来此次王君廓劝李瑗举兵，本来就居心不良。他知道李世民会将自己视为李建成之党，有心想用李瑗之头取信于李世民，换来自己的富贵。事情过了大半年之后，李世民授李玄道为幽州长史，让他来协助王君廓维持府事。王君廓心中有鬼，以为李玄道是来监视自己的。偏偏李玄道是一位清静无为的人，有那么一股学究气，对王君廓纵逸不法的事情常常阻止，经常拿王法来吓唬他。一次王君廓奉命进京朝见，李玄道托他捎一封信给房玄龄。王君廓怕李玄道告自己的状，就偷偷拆了信看。谁知这信是狂草而成，满纸烟云，没一个认识的字。王君廓此时走到渭南，更加心虚，就打定主意，要逃往东突厥。他知道，凭自己的本事，说什么也斗不过李世民的。但他没跑多远，半路上就被人莫名其妙地杀掉了。

李渊被困在宫城之中不能出外一步，除了在宫殿之间流连，唯一的适心活动就是在海池里泛舟。周围的禁卫皆换了一遍，他们听命于侯君集，将李渊等人看管甚严。李渊在宫中不能出城去狩猎，也见不到臣子们来奏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让他顿生烦躁。

李渊非常明白眼前的处境，自己虽名为皇帝，然没有任何皇权，唯一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李世民除了那日见过一面之后，再也没有入宫一步。李渊叹其不顾亲情之余，常想起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魂归地府，更有众多皇孙受了池鱼之殃，实为人生之大哀。

这日落晖无限，夕阳如金，李渊独自一人在两仪殿内闭目养神。这时，侯君集径直走了进来，施礼奏道："臣奉太子之命，将此书奉于圣上。"

李渊微眯双眼，说道："呈上来。"他展开一看，上面仅有寥寥数

语，大意是张婕妤、尹德妃淫乱后宫，德行有亏，不宜再随侍圣上身边，特请李渊将二妇人赐死。

侯君集见李渊已经读完书信，又奏道："圣上，臣带来白练一段和鸩酒一瓶，只要圣上下旨，剩下的即可由臣来办。"

李渊忽然大怒，立起身来将信一抛，骂道："混账，你是什么东西，敢和朕这样说话。你把二郎叫来，朕有话问他。"

侯君集急忙跪下道："陛下息怒。太子令臣来办这件事情，若办不好，太子就要臣的脑袋了。"

李渊见侯君集使出这般无赖的架势，心想他既然为二郎的心腹，又负责守卫宫城的职责，他若坚持，自己就是再吹胡子瞪眼，终归是虚张声势。想到这里，李渊颓然坐下，眼中流出眼泪，叹道："朕连自己的妃子都保不住，还称什么圣上？侯君集，你告诉二郎，他若瞧我不顺眼，趁早一刀把我也砍了，这样才最干净！"

侯君集连连叩头，说道："臣不会办事，惹动圣上生气，实在是罪该万死，望圣上重重责罚。只不过这尹、张两人，人言其德行有亏，陛下不可留之，圣上的后宫之中也不差了这两人。"

李渊有心再斥骂，又想侯君集是受二郎指使，二郎不露面，对侯君集只能是白说。事情明摆着，今天若不把尹、张二人交出，侯君集不会善罢甘休。李渊长叹了一口气，唤来太监道："召尹、张二妃过来。"又对侯君集道，"你先退出去，朕既然不差了这两个女人，你也不差这一时。"

侯君集急忙退出殿外。

过了一会儿，尹德妃、张婕妤款款而来，她们全然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见了李渊盈盈下拜，口称："这些日子宫中大变，陛下一直没有召见我们，贱妾正为陛下担忧呢。"

李渊的脑海里忽然晃过当时在晋阳宫的情景，这两个女人在那些日子为自己带来了许多欢乐，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想到这里，李渊心中涌出了无限柔情，眼圈又红了起来，叹道："你们——唉——你们若能安安稳稳做你们的妃子，不去与大郎他们扯出诸多恩怨，何至有今日

呢？”

张婕妤的心思比较灵动，她马上听出了李渊的话音中透出蹊跷，急忙问道：“陛下这样说，难道有什么变故不成？”

李渊抬手指向殿外，说道：“你们来时定然看到侯君集正候在殿外，他奉二郎之命，让我赐死你们两人。唉，此次玄武门之变，起因还是二郎说你们两人与大郎一起淫乱后宫啊！”

二女大惊，她们抢前几步伏在李渊脚下，失声痛哭，尹德妃抽泣道：“陛下，这明显是秦王诬陷贱妾，他嫉恨大郎，无孔不入，妄想从贱妾身上攀下大郎。陛下，你要为我们做主呀。”

张婕妤抱着李渊的右腿，说道：“我们与大郎交往多一些，这是事实。我们只是觉得秦王跋扈飞扬，心思就与大郎有点相近。其实我们这样做，都是为陛下着想，秦王既然想夺太子之位，下一步就是要夺陛下的皇帝之位。现在终于酿成玄武门之变，说明我们当时的眼光不差。陛下如今还是皇帝，当明白臣妾的心事，拼着不听秦王的摆布，看他有什么办法。”

李渊幽幽说道：“秦王？二郎如今已为太子，非复昔日的秦王了。他名为太子，实际上已夺朕之权柄，我现在日日被困宫中，难出外一步，你们连这一点都看不出吗？”

尹德妃伏在李渊的脚面上，说道：“贱妾今后日日随侍在陛下身边，不问外事。请陛下对秦王说，只要能留下贱妾的一条命，今后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他若不相信，就是割下我们的舌头也成。”

李渊泪飞如雨，大颗泪珠儿滴落在二女的头发之上，他伸手揽起她们，说道：“难道我不是这样想吗？其实这些日子以来，我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把握。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尹德妃泪眼模糊，乞求道：“陛下，或者将我们逐出宫外，削籍为民，这样不行吗？”

李渊摇摇头，说道：“你们在宫中多年，还不知道宫中的凶险吗？眼前的处境，我实在是做不了主的。你们若不信，我将侯君集叫来，你们听听他的言语。”说罢，李渊将侯君集唤入殿来，让他传话给李世

民，只要能保此二女之命，可以将她们逐出宫外。

侯君集为难道："陛下，太子令臣来办此事，还让臣两个时辰之内回东宫复命。臣现在空手回东宫，恐怕臣就要自斩己头了。"

李渊知道李世民心硬如铁，其志难改，又想尹、张二女与李世民积怨甚深，难有转圜的余地，遂叹道："朕为一国之君，尚乞求自己的儿子保全身边嫔妃之命，其实已非君主。你们两人，不要怪朕心肠刚硬，实在是势不得已。你们就随侯君集去吧，朕说过，要给你们一个全尸。"言罢，李渊将头埋在面前的案几上，失声大哭。

二女呼天抢地，瘫在地上不走。尹德妃更是说："我们姐妹自从跟了圣上，本想这辈子可以风光无限，厮守到老，不料想圣上中途把我们就撇开了。早知这样，还不如在晋阳宫时出宫为一农妇，也可全其一生。"

张婕妤嚷道："圣上，秦王会不会连贱妾的儿子也一同杀了，他们可是陛下的骨血啊。"

李渊脸色很难看，向侯君集挥了挥手。侯君集扭头使了一下眼色，身后的人一拥而上将尹德妃、张婕妤拖出殿外。

侯君集不忍再在殿内与李渊相对，遂施礼准备退出。这时，李渊叫住他，说道："你转告太子，让萧瑀、裴寂、陈叔达、宇文士及明日来这里，朕有话说。"

侯君集长揖道："臣今日扰了圣上，实在罪该万死。臣定当遵旨，将此旨意转告太子。"

尹、张二女的哭声还能传入殿内，李渊的神色游移，无力地坐了下去，眼光呆呆地盯着殿上的画梁，仿佛入定了一般。

李世民自从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之后，一到晚上，就梦见李建成和李元吉带领他们的儿子前来索命，其后还跟着王世充、薛仁杲、窦建德、刘武周、杨文干、史万宝、李艺、李瑗等人，将其连连惊起，无法入睡。

长孙无忌接连找了几个和尚和道士，在东宫设坛镇压，然收效甚

微，李世民依旧无法安睡，弄得神情恍惚，到了白日里竟然无法理事。房玄龄问清了原因，对李世民说道："不妨，今日晚上，定能让殿下安睡。"他下去后即去找尉迟敬德等人。

玄武门之变中，以尉迟敬德功劳最著。

房玄龄来此说了李世民惊梦难眠的事儿，最后说道："你们跟随秦王南征北战，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秦王没有因此皱一下眉头，他现在这样，无非因为原太子和齐王是他至亲。你们若能在他身侧，也许能渡过此关。"李世民现在已成太子，昔日天策府旧属因口顺，依旧呼之为秦王。

众人纷纷答应，这时尉迟敬德道："这种事儿其实不用劳烦多人，只要我与叔宝两人前去即可。房先生，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到了晚间，我让秦王歇息的殿门大开，我和叔宝兄全身披挂各把一门，任何妖魔鬼怪休想近得身来。"

当晚，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两人全身披挂，佩齐了长短兵器，直竖竖地站立在李世民的寝殿门前，这样一直站立了一夜。说也奇怪，李世民这晚一个噩梦也未做，甜甜地睡到了天明。

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又接连站立了两个夜晚，让李世民彻底地消了疲倦之态。这日李世民一早醒来，睁眼看到他们两人直挺挺立在门侧，就翻身起床，走到门前，心疼地说道："叔宝兄、敬德，你们这样为我值夜，让我如何心安？"

秦叔宝道："殿下为国为民日夜操劳，我们不过出了一把力气，实在不足挂齿。"

尉迟敬德道："我们晚上值夜，早晨回家休息，也累不到哪里去。"

李世民说道："不可，你们为国之栋梁，岂可常劳此役？这样吧，我现在已经能够安然入睡，从今日开始，你们不要再来值夜。"

"万一再有反复，岂不前功尽弃？"尉迟敬德着急地说道。

李世民道："我昨天想了一个主意，可让阎立本将你们两人的英武之像绘出，然后贴在两扇门上，也许一样有效。"

阎立本当日果然为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绘了像，画面栩栩如生，又涂以颜色，更显生动。李世民是夜令人将之挂在门扇之上，然后掩门而睡，果然一夜无梦，又一觉睡到了天明。这件事儿慢慢传到民间，到了这年春节，有人临摹阎立本的画儿将之贴在自己家门之上，称为“门神”。

这日萧瑀、裴寂、陈叔达和宇文士及出了太极殿直奔东宫，他们见了李世民，将李渊的一道诏书交给他。

原来李渊召见他们，仅说了一句话：“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士及，你来拟旨，朕即日禅位于太子。”

裴寂当时满目含泪，萧瑀和陈叔达也以为不妥。无奈李渊心硬如铁，坚持要禅位。

李世民看完诏书，似乎觉得很突然，说道：“父皇怎么能这样呢？我刚刚进位为太子，天下尚不安定，还有赖父皇来安定天下呢。裴司空，你与父皇交厚，可前去劝说，让父皇千万不能有此想法。”

裴寂拜道：“殿下，圣上这样做，实在是一片苦心啊。圣上这些年岁数渐高，精力有些不济；而殿下却精力过人，文武俱备，在此百业待兴之际，正该大展宏图。老臣以为，殿下可从圣上之意，早早接位，则对天下庶民百姓即是福音。”

众人听后都一愣，想不到裴寂还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其实裴寂说的这些话，实在是言不由衷。他的内心里还想让李渊挂名为皇帝，这样李世民就多了一层顾忌。还是李渊给他说了几句话，让他转变了心意。他们要出太极殿的时候，李渊见裴寂眼含热泪，就让其他三人先行一步，留下裴寂有话说。

殿中仅仅剩下他们两人，裴寂哽咽道：“陛下，你怎么能这样做呢？老臣——老臣我实在难以接受。”

李渊走过来，轻抚裴寂之背，语重心长说道：“裴监，我们是多年的老友了。都到了眼前的这般境地，你难道还看不出事情的大小吗？我了解二郎的脾性，他有能耐，今后由他来治理国家尽可放心。然二郎的猜疑心也重，我若继续留在皇帝位置上，时间一久，不知他又做何想。

既然这样，我干脆彻底退位，将天下全交给他好了。至于你自己，我劝你也要好自为之。你与大郎以前交往甚密，没少替大郎说话，即使二郎今后不为难你，可他那帮如狼似虎的属下不定会找你的什么麻烦。记住我的话，今后是二郎的天下，我们能保一个富足安定的晚年即足矣。”

裴寂现在能这样乖觉地回答李世民的问话，缘于李渊的这番教导。

无奈李世民坚决不同意继位。

李渊想起了当初自己逼隋恭帝禅位时的情景，不料想今日又复昨天故事。只不过故事的主角成了自己，那边虎视眈眈的却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就将裴寂等人又叫入宫内，令他们将传国八玺送往东宫。

朝中大臣见状，连连上书请李世民遵从李渊的圣意；诸州官员见了京城来的诏书，他们判断大势，揣摩李世民的真实思想，也连连上书请求李世民早日继位。那几日，通往京城的驿站异常繁忙，雪片似的上表堆在李世民的案上。

这日，众大臣齐集东宫显德殿里，公举萧瑀向李世民进言，让他早日即位。

后面的大臣群情激昂，齐声喊道：“请太子早日即位。”说完，他们齐刷刷地跪倒在地。

李世民急忙从案后站立起来，说道：“世民不能顺了你们的心意，请起，请起，此事还要从长计议。”

这时后面有人喊道：“殿下若不答应我们，臣下就在这里长跪不起了。”

殿内一时沉静了下来。

良久，李世民方长舒了一声，说道：“唉，这实在让世民为难。你们说的也有理，父皇执意要将这千钧重担交给我，我若不接，愧对你们和天下百姓。好吧，我答应你们，都起来吧。”

众人脸现喜色，慢慢站立起来。太史令傅奕跨前几步，奏道：“殿下，臣已经看好了日子，明日即是良辰吉日，事不宜迟，请殿下明日即位。”

李世民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世民不忍拂了父皇和众大臣的心意，就按太史令所选日子即位吧。不过，有两件事情要先说明，一者，如今国内民穷，不宜举办铺张的登基仪式，明日由我率领大家祭于南郊，告于太庙，再发一道诏令颁于天下，即为登基；二者，父皇要搬出太极宫，此事万万不可。我今后视事的地方即在此显德殿内，明日登基的地方也在这里。"

李世民既然这样说，群臣不再有异议，此后众人分头准备明日的登基事宜。

李世民晚间回到寝殿，长孙嘉敏已经为他备好了晚膳。

共进晚膳时，李世民瞧着长孙嘉敏那消瘦的脸庞，心疼地说道："敏妹，你这一段时间为我担足了心事。瞧，你比以前瘦多了。"

长孙嘉敏满脸喜色，说道："我担一点心又算什么，谁能比上你这样日夜操劳呢？总算大事有成，不枉了一番心血。"

李世民想起举事前夜她为众人添酒壮行的情景，心中对她又多了一层感激，柔声道："敏妹，你这些年操持家务，遵循礼法，堪称贤人。尤其难得的是，你能奉事父皇，承顺父皇之妃嫔，弥缝我与大郎之阙，更有添酒壮行的男儿气概，实为我的贤内助。明日，父皇传位给我，今后治理天下之时，你还要帮我出一些好主意。"

长孙嘉敏心里一沉，正色说道："古语有云'牝鸡司晨，唯家之索'，我前段时间所以做了一些事情，盖因你身边人手不够之故。如今你做了太子，明日又成了天子，则天下文臣武将皆为你所用。我为妇人，安能再谈政事？不过后宫之中，我将殚精竭虑，请你放心。"

李世民听后心里感动，对她又加深了一层敬重。此后两人说话，颇有默契，不再涉于政事。

长孙嘉敏忽然提起了杨琼之妹杨琚，说道："我这些日子细细观察，那杨琚确实生得国色天香，且举手投足之间中规中矩。可惜了，她若不随四郎，就是另外一番天地。"

杨琚和李元吉已经生有一子，此次乱军之中被人斩杀。杨琚自从被

带入天策府后，一直跟随杨琼居住。

李世民抬眼问道："我这些日子太忙乱，无暇顾及。她的情绪怎么样？"

"她初来之时，因心伤其子，整日呆呆地坐在那里不思茶饭。这些日子已经好了，慢慢也有了一些胃口，脸色红润起来。琼妹妹还说，杨琚能有今天，还多亏你看在她的面子上有些照顾。"

"唔，这样最好。她们姐妹相处在一起，谈谈说说，可以免除寂寞。敏妹，女人最好健忘，日子久了，杨琚也许会慢慢好起来，你说是吗？"

长孙嘉敏眼含笑意，默默地盯着李世民并不言语。

次日卯时，李世民依次去南郊、宗庙祭祀，然后回到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李世民就在这里颁布了他的第一道诏令，其内容为大赦天下，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除租调二年，其余地方给复一年。

李世民当了新皇帝，为免朝中动荡，如裴寂等大多数大臣不做调整，诸州县官吏亦各司其职。当然，为了行事方便，对一些重要职位做了一些调整，其即位之日，即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尚书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一开始，李世民坚决让萧瑀任尚书令，然此职最早由李世民领之，萧瑀也坚决不同意，群臣纷纷附和。这样，尚书令一职因没有人敢就任，就空了起来，主持尚书省的事务实际上由尚书左右仆射领之，即为宰相职。

李世民对此次事变有功的人员，除了厚加赏赐外，另外皆委以重要武职，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咬金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马三宝为右卫大将军，段志玄为骁卫将军，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张公谨为右武侯将军，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常何为中郎将。薛万彻投降之后，李世民很是欣赏他的忠心与勇猛，亦授他为右领军将军。如此，军中重要武职基本上由原天策府府属把持。

登基事毕，诏令发出。李世民身穿衮冕端坐御座之上，他目视座下整齐恭肃的群臣，第一次感受到了皇帝的威严。他对群臣说道："朕今

日登基，深感天下百废待兴，望众爱卿竭尽心力，为天下苍生计，多思、多述治国方略。朕想起昔日天策府的学士制度，当时使朕受益不浅。欧阳爱卿、魏爱卿，朕看弘文殿内藏书不少，共有多少卷？”

欧阳询出班答道：“回陛下，弘文殿中共有四部书籍计二十二万卷。”

李世民点点头道：“朕想在弘文殿侧再辟一文学馆，可称之为弘文馆，丰富其藏书，精选天下文学之士于其中，这样，朕在听朝之余，可以入弘文馆检言咨学，商榷政事。玄龄，此事由你来办。”

封德彝出班奏道：“陛下初登大宝，即虑国事，又采纳群言，则我朝幸甚。老臣还想，陛下居于东宫，似嫌狭小，能否再造新宫，以显我朝新气象。”

李世民答道：“不好。朕初登皇位，不顾天下之水火，为了一己安乐另造新宫，岂不寒了天下人之心？封卿，这样的话今后不可再说。”

魏徵前去山东宣慰，刚刚回到京城，待李世民的话音一落，即出班奏道：“陛下以天下苍生为念，委实圣明。臣以为，眼前的一件大事，要比置弘文馆更重要。”

“魏卿快说。”

“陛下宽赦原东宫、齐府属下之罪，并信用我们委以官职，更派臣往山东宣慰，免除关东赋税一年，这些都是英明之策。可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陛下恰恰忘了。”

群臣听后不禁皱起眉头，觉得魏徵的话委实刺耳。果然，李世民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问道：“朕有何不当之处，你不妨直说。”

“先太子和齐王至今身首异处，望陛下能将他们好好礼葬。臣与王大夫有表一道，请陛下御览。”

这句话戳到了李世民的痛处，然魏徵和王珪现为谏议大夫，说这些话也是分内所当。李世民让将其表呈上来，只见这篇上表写得感情真切，又极富策略。李世民读罢不禁悚然动容，立起身道：“王卿、魏卿，你们所言极是。朕这一段时间诸事忙乱，倒是忽略了此事。他们为

朕的亲兄弟，当礼葬至墓所。礼葬之前，可追封建成为息王，元吉为海陵王，还要定下他们的谥号。陆卿，你为渊博之大儒，可先提之。”

陆德明斟字酌句，默默思索片刻，然后小心翼翼地奏道：“《谥法》云‘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老臣以为，可将息王谥曰‘隐’，海陵王谥曰‘刺’。请陛下定夺。”

陆德明的提议让李世民和群臣都很满意，这样先追封李建成和李元吉为王，维持了他们和李世民的兄弟名分；又加以如此谥号，则申明了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很是恰当。

李世民感激地看了一眼陆德明，觉得他为自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脸上的神色依然沉重，说道：“就依陆卿之议，虞卿，拟旨吧。礼葬之日，朕当亲往致祭。王卿、魏卿，此事就由你们二人负责，知会原东宫、齐府僚属统统前往送葬。还有，可嗣赵王福为息王之后。”赵王福是李世民和杨琼生的儿子，年方三岁。

李世民话锋一转，说道：“王、魏二卿今日的行为，让朕又想起了李卿世勣，他当时礼葬李密，太上皇曾经多次赞其忠义。他们三人殊途同归，都是臣子的本分，朕心甚慰，唯望众卿亦怀忠义之心，是为人之大伦。”

魏徵和王珪伏地叩首道：“陛下心术豁达，昭如日月，臣等今后唯忠于陛下，不敢再有一丝儿疑阻。”

解决了这个难题，李世民满意地又复坐下。这时，只见杜如晦匆匆从殿外进来，走到前列奏道：“陛下，颉利可汗带领二十万兵马，突破泾州长驱直入，现在已经到了武功县西。”

李世民大惊，他知道泾州的城防因为李艺之乱尚未修复，以致让颉利可汗钻了空子。他一激灵站起身来，问道：“颉利何来之速也？他长驱直入如进无人之境，沿途州县为何没有一点动静？还有，李靖、李世勣手握重兵，为何就没有一点动作？”

颉利可汗听说长安内乱，遂引兵来袭，很顺利地就到了武功县西，这里距离长安仅有二百里。这样，李世民在他的登基之日，马上又要面临着突厥大军兵临城下的难题。

第六回　渭水便桥退突厥　弘文书馆辩治乱

李世民登基之日，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率领二十万兵马进犯至武功县。李世民闻讯大怒，斥道："乘人之危！突厥以为我国中有大变，朕又刚刚即位，所以倾国而来，妄图捞些便宜。哼，朕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他们必然放兵大掠。敬德来了没有？"

尉迟敬德出班奏道："臣在。"

"朕授你为泾州道行军总管，可带领十万兵马速速出城，前去迎击。"

"臣领旨。"

李世民又将目光转向杜如晦："如晦，你可拟旨让李靖、李世勣提兵前来。另飞鹘传书给张万岁，让他暗暗转告无忌领兵回京。有了这两路兵马，只要敬德能抵挡一阵，谅颉利也讨不到好处去。"

杜如晦和尉迟敬德转身出殿。

看着他们两人走出的背影，李世民叹了一口气，感叹道："自古以来华夷之防甚明，看来还是有一些道理的。颉利就不用说了，像突利刚刚与朕盟为兄弟，明知朕新近即位，理该庆贺才是，没想到他却选择这样一种庆贺方式。"

萧瑀拱手道："陛下，突厥向来人面兽心，善于趁火打劫。盟为兄弟？那是作不得真的。对他们，只能兵来将挡，以牙还牙，方能灭其威风。"

这时，魏徵出班奏道："陛下，臣不敢苟同萧公观点。如今陛下刚刚登基，天下不平，国内还未安定。突厥虽兵临城下，却不宜大动干戈。臣以为，兵不血刃。"

萧瑀瞪了魏徵一眼，斥道："你懂什么？还想在这里扰乱陛下的心智。"魏徵神色安然，淡淡说道："微臣现在忝为谏议大夫，提出自己的

意见是本官的职责。”不软不硬把萧瑀碰了回去。

李世民神色严峻，轻轻哼了一声制止了他们的争执，说道：“兵不血刃？如今突厥兵临城下，难为其能啊。下步行止，要看敬德这第一仗打得如何。”

尉迟敬德不负李世民的重望，他领兵悄悄到了泾阳，在突厥兵犯京城的必经之地设伏，一下子吃掉了其前锋一万兵马。消息传回京城，全城人皆为之振奋。

然而颉利受挫之后并不减弱进攻的势头，他重新调整了部署，兵分三路齐头并进。尉迟敬德毕竟没有为帅的经验，勇猛一击之后再无后续之力，难以招架突厥的三路大军，只好且战且退，一直退过了渭水。待突厥的进攻势头缓了下来，他才扎住阵脚。

颉利站在渭水边遥望长安，扭头唤道：“传执失思力。”执失思力和其父执失武曾经跟随过李世民，那是建唐之初攻取霍邑的时候，他们父子二人被始毕可汗派来帮助李渊。执失思力今年二十七岁，勇力过人，更兼思路敏捷，能言会道，是突厥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执失思力现正在军中效力，闻听召唤，急忙来见颉利。颉利说道：“你入长安城去见李世民，就说我和突利将兵百万，很想入城看看。他若识趣，早早将金帛贡来，免我动手。”

执失思力不带从人，单骑潜往长安。此时长安城内杂居各色人种，进出一位异域人氏并不惹眼，执失思力轻易就混入城内，很快来到朱雀门前。此时已近薄暮时分，执失思力对宫门守卫说：“我是突厥汗国的特使，容请向鸿胪寺通禀，就说我有急事相见。”

此时突厥兵临城下，正是非常时期。闻听突厥特使来京，鸿胪卿唐俭不敢怠慢，急忙将此消息通报给尚书左仆射萧瑀、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两人此时正在显德殿内与李世民一起议事。李世民听说后，抬眼道：“执失思力？想不到颉利派他为使。说起来，他还是朕的故人。嗯，传他进来。”

殿内，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也在场。

李世民道：“颉利兵临渭水边，想来觉得自己有些本钱了。你们猜

猜，执失思力的来意是什么？”

封德彝笑道：“颉利肯定还是老一套，无非威胁几句，索要些金帛。”

李世民道：“不错，他肯定会这样。唉，敬德这次虽得首捷，毕竟没有挡住颉利的进攻势头，让他有些得势了。如晦，看样子敬德只是一员虎将，让他全盘掌握军机，可能有些勉强。”

杜如晦答道：“事起仓促，敬德率领并非趁手的队伍，取得一次大捷已经不易。毕竟突厥军数倍于他啊。”

说话间，通事舍人入殿禀报，说执失思力已到殿外。李世民正襟危坐，脸现严肃之色，然后召执失思力入内。

执失思力入殿后并不行跪拜礼，拱手揖道：“唐皇在上，本人奉大汗之命，忝为特使，专向唐皇申达大汗之意。”

李世民神色严峻，森然道：“执失思力，你来得正好。朕与颉利、突利新盟不久，朕刚即位，他们就带领兵马犯我边境，入我国内欲纵兵大掠，是何道理？”

“陛下，大汗此来并无他意。不过想问问既有当初之盟，为何所贡金帛拖延至今未见？”执失思力所说中土之语甚是流利，朗朗上口并无阻碍。

一旁的封德彝斥道：“颉利太过贪婪！我朝岁岁按例输入金帛，以馈其乏，缘何动辄加码？我朝已非昔日困顿之时，你们那区区二十万兵马何足道哉！我皇素以英武著名，若驱动天兵，谅颉利万无藏身之地。我皇隐忍至今，不愿擅动刀兵因而扰民，你们难道不能体会我皇的这番慈悲胸怀吗？”

李世民挥了一下手，示意封德彝等臣子不可再插言，和颜悦色道：“执失思力，你与乃父当初随朕征战之时，并非不明事理之人。如今颉利大军压境，欺我新近登基立足未稳，此事若让你来评判，你认为合适吗？”

执失思力脸现羞愧之色，头略略低下。他默言良久，然后说

道："陛下，此事说来话长。请屏退左右，我有话说。"

待众人退出殿外，执失思力伏地叩道："陛下，刚才小人忝为特使，不能全礼，望乞恕罪。"

李世民走过龙案，上前将执失思力搀起，温言道："朕知你心，不枉我们当初征战时结下的友谊。起来吧，我们坐下慢慢说。"

执失思力不敢平身与李世民相对而坐，而是欠身半坐，一副很局促的样子。他以前与李世民相处的时候，李世民仅是军中主帅，待部下很亲切，执失思力和他年纪相仿，又是异域之人，李世民就又多了一番客气。眼前的李世民已为大国皇帝，一身赭黄色的龙袍罩在身上，脸上虽神色平和，然不怒自威，让执失思力从心底里泛出畏惧之意。

李世民让宫女为执失思力奉上一盏香茶，说道："想起我们初次相见的时候，都是毛头小伙子。时间过得真快，如今我已年逾三十，算来你也该是二十七岁了。现在有了几子几女？"

李世民这样问话，令执失思力一阵轻松，答道："禀陛下，小人现已有三女，无奈命运不好，尚未有一子。"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塞北苦寒之地，气候使然啊。"忽然又哑然失笑，"看我想到哪里去了，生育之事怎能与气候扯上关系？哈哈。"

执失思力也陪同笑了起来。

李世民慢慢敛起笑容，直视执失思力道："你让我屏退左右，到底有什么要紧的话说？"

执失思力站起拱手道："陛下，大汗让小人传话儿，刚才已经说过了。小人还有一番肺腑之言，想单独说给陛下听。"

李世民挥手道："不要多礼，坐下慢慢说。"

执失思力并不坐下，侃侃而谈："陛下，大汗此次领兵犯境，就是瞅准了陛下登基不久，立足未稳。大汗此次尽出精锐，若让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的两支兵马来相抗，恐力不从心。陛下若想大获全胜，非倾国中一半兵力不可。这样，就需要调兵的时间。"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不错，颉利就是瞅准了这个空当，想有所图。你对我说实话，颉利到底想图什么？"

"很简单，他就是想逼陛下贡献金帛，并无他意。他私下里曾经对属下说过，陛下此次若给予大汗岁贡之倍，定会退兵。"

"哼，乘人之危！你们应该知道我的脾性，朕遇强则强，若示以威风想捞些便宜，那是没有结果的。不错，无忌和敬德的两支兵马，合起来不足十五万，然我还有后续之兵，李靖和李世勣的大军已经开始南下。我再率京畿之兵亲征，则我军不下四十万，颉利能是对手吗？大唐今日已非往日困顿之时，国内诸贼皆平，国力倍增，颉利若想逞强，尽可放手过来。"

"然则如此一来，京师之地征战之后定会哀鸿遍野，大汗虽战败铩羽而归，然陛下国土破碎，亦恐非陛下之愿啊。其实此次大汗唯索金帛，而陛下想休民生息，这场战事说什么也打不起来。何况，陛下现在送给大汗的金帛到了塞北无可花费的地方，大汗将之贮于库房，终有一天，这些金帛还是陛下之物。"

李世民大惑不解，瞪大眼睛问道："你这句话让我犯糊涂了，又作何解？"

执失思力黯然一笑，凄然道："小人父子从征陛下多日，亲眼看见了大唐的兴起，衷心佩服太上皇和陛下的英武绝伦。反观我国，境遇每况愈下。如今各汗之间猜忌严重，颉利与突利、郁射设之间矛盾重重，各行其是。尤有甚者，颉利可汗轻族人重外人，与薛延陀等部落打得火热，那薛延陀狼子野心，颉利可汗这样做，无异是引狼入室。唉，外人看来汗国貌似强盛，然内部危机四伏。小人和父议过，不出数年，汗国就会分崩离析了。小人此次出使，其实也存有私心，万一将来真的这样，望陛下能伸出援手，使我们有一方托庇之地。"

执失思力的这番话让李世民极度震惊。以前他也曾听说过东突厥内部不和，不料已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他又想起了秦二世、隋炀帝等人，看来一个大帝国分崩离析的原因不在于外力，关键还在于内因！这使他忽然萌发了一个朦胧的想法，今后对付东突厥的手法要有所变化，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静待其乱，再定下步行止。

李世民心里这样想，脸上并未现出异样的颜色，好半天才慢悠悠

道："我知道你的心意。上次在豳州时，突利也曾与我盟为兄弟，他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好，我答应你。太上皇曾授尔父为右卫大将军，从今日起这个封号由你继承，朕另授尔父为大上将军，你以为如何？"

执失思力闻言后立刻下拜，叩首道："谢陛下，小人此生定当追随陛下左右，再无二心。"

李世民笑眯眯道："平身。今后你不可如此多礼，朕与太上皇一样，性子是比较随便的。尤其单独面对时，你如此多礼就显得有些生分了。"

执失思力又叩首道："小人虽生于荒蛮之地，也知道君臣的礼仪。今日既被陛下授以官职，即是大唐之臣，敬君礼上，那是一点也不能乱的。"

"好了，起来吧。朕向来没有华夷之防，只要是大唐之臣，朕都一样看待，你尽可放心。史大柰原是西突厥子弟，现在一样成了大唐的重臣。"

"臣明白。"执失思力又叩了一下头，然后慢慢立起身来。

李世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见外面夜色已浓，因说道："你风尘仆仆而来，肚内定是饥了，晚上就同朕一起进膳吧。来人，传膳侍候。"

烛光下的膳案边，李世民一面吃一面与执失思力说话，心中也形成了此次对付颉利的大计。执失思力诚惶诚恐进完晚膳，然后低头告退。

次日早朝时分，只听景阳钟声中，净鞭啪啪啪三响，百官鱼贯入朝。过了一会儿，李世民入殿就座，接受百官朝拜。

唐俭首先出奏道："陛下，颉利兵临渭水，现派来特使执失思力候在殿外。"

李世民道："宣他进来。"

执失思力在通事舍人的引导下进入显德殿，依突厥习俗向李世民施了礼，然后将颉利之语说了一遍，最后说道："颉利与突利二汗将兵百万，今已至渭水，专候陛下回话。"

李世民听罢大怒，拍案而起，斥道："朕与尔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犹昨日耳。如今尔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难道于我无愧吗！执失思力，你虽为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左右，先把他拉下去立刻斩首，让颉利明白朕的态度。"

执失思力听后大惧，伏地请求饶命，说道："陛下，自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望陛下念小人对唐积有薄功，乞饶一命。"

萧瑀、封德彝也急忙出班，请李世民息怒，言称为维持大国风度，不能斩了执失思力，应当以礼遣送。

李世民慢慢坐回御座，脸色依然严肃，愤愤说道："执失思力，看在你往日曾经从我征战的情分上，萧公、封公又替你求情，朕暂时饶你一命。然现在把你放回去，颉利必然认为朕怕他，愈益骄横。这样吧，高侍中，先将这人囚于门下省，由你严加看管，不许出外一步。"

高士廉领旨将执失思力引出殿外。

李世民又站起身来，说道："众卿要奏别的事情，暂时先放一放，先把这件事情办好再说。如晦，兵调得怎么样？"

杜如晦奏道："遵陛下旨意，臣已派人持符急调六军前来，计有参旗军、鼓旗军、元戈军、平道军、天纪军、天节军，现在城外候旨。"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好！如晦办事不错，他们来得还算迅速。秦叔宝、史大柰、段志玄。"

三人同时出班，齐声道："臣在。"

"你们三人带同参旗军、鼓旗军、元戈军沿渭水西行，即刻出发。"

"臣领旨。"三人到杜如晦那里取了兵符，立刻出殿。

李世民又唤道："侯君集、薛万彻、马三宝。"

"臣在。"

"你们三人带同平道军、天纪军、天节军自京城南向北包抄过去。"侯君集、薛万彻、马三宝三人领旨出殿。李世民这会儿站在显德

殿内，浑然忘了自己是一名新即位的皇帝，倒似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中主帅。

安排了这些事儿，李世民颜色稍和，对百官说道："大家都散去吧，请各归本职，照常署理公事。萧公、封公、高侍中，还有玄龄、如晦，你们随朕到阵前走一回。"

李世民不带仪仗，背后仅带领甲士五百骑。经过玄德门的时候，李世民看到常何带领部下向自己跪伏行礼。他抬头看了一眼城楼上的"玄武门"三个大字，回思不久以前在此门后发生的事情，心内不由得百感交集。他眼睛有些湿润，遂一挥马鞭猛叩马腹，队伍加速了前进的步伐，从城内一驰而过，急速冲出了开远门。

田野上正是秋熟的季节，黄色的粟米秆、红色的黍米秆横躺在田间，其枝秆上的穗已被农夫剪下，脱粒贮藏。田间有许多忙碌的人影，他们要将粟米秆和黍米秆收集到一起，以为冬用薪柴。一些人开始深耕晒垡，再耕耙收墒，以备播种冬麦。李世民指点着田间对萧瑀说："萧公你看，百姓刚刚收获，若任由颉利纵兵大掠，百姓就会缺粮无食。看来颉利此来也是处心积虑啊。"

萧瑀忧心地说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此战一开打，这里的百姓就要遭殃了。"

"不错，不误农时为百姓之根本。我刚刚即位，又岂能兴兵使生灵涂炭？"

"然则陛下调兵甚急，已经摆好了决战的架势，臣观此战不可免。陛下，你仅带这数百骑与颉利相对，是不是过于轻率了？陛下以万乘之躯涉此凶险之地，还是慎重一些好。"

"不妨，这里是京畿之地，不是他颉利的地盘，即使遭遇不测，放手一搏，我也有胜算。萧公，你已随我多日，我如今年龄渐长，岂是逞一时之勇的匹夫？"

身后的封德彝等人见李世民如胜券在握，虽知他是一位谋虑周全之人，然颉利大兵压境，以这区区数百人前去相抗，打破脑袋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何妙计，心中的疑惑一时难释。

群马一路向京城西北方向疾驰，转眼间他们已到了渭水南岸，这里的河面上原来搭有一座木桥，唐军撤退到这里的时候，被尉迟敬德下令一把火烧掉了，水中还残留着黑黑的桥桩。李世民停马向北岸望去，只见那里旗幡猎猎，突厥兵马已经凭地势扎下了许多帐篷。李世民稍一凝神，转头道："如晦，你派两个人涉水过去，通知颉利和突利过来，我们隔水对话。"

渭水并不算深，两名甲士涉水过去，最深处仅及脖项，只不过水流甚急。两人张开臂膀奋力划水，斜斜地到了下游一里处方才登岸。

封德彝在马上向左右观看了一阵，并不见唐军踪影，忧心道："陛下，颉利系豺狼之人，若无势相迫，愈益猖狂。我们仅有这数百人，万一他大驱兵马，我们岂不束手就擒？"

李世民道："他不敢！我扣下执失思力不令其归，就表明了我的态度。如今两国正面相对，我朝又非无实力，在此京畿之地，颉利知我不会摆空城计的。你们尽可放心，我自有主意，待会儿你们听了我和颉利之语就知端的。"

杜如晦道："敬德退过渭水之后，臣已令他收缩兵马隐于山中，现在也正带兵向这边运动。有了这三支兵马，谅颉利不敢妄动。"

说话间，只见对面营盘里驰出一群马匹，马蹄过处扬起了一片尘埃。瞬间，他们由小变大，已经到了对岸，为首两人正是颉利和突利。那颉利刚刚站定，立刻扯着嗓子喊道："好一个李世民，大军前来你不主动来拜见，反而扣下了孤的特使。"

李世民反唇相讥道："当初我们豳州之盟时，已经说好互不侵扰。大唐早已不向你称臣，实为睦邻友邦。朕刚刚即位，你应该具礼前来祝贺才是，缘何撕毁盟约，擅自兴兵，莫非欺我大唐无兵马？"

颉利道："孤已经见识过唐军了，那尉迟敬德号称中原的第一虎将，已经败下阵去。"

李世民不理颉利的茬儿，微微侧头对突利说道："突利兄弟，你知为兄登基，是想来亲自庆祝一番了。"

李世民的这句话语含讽刺，突利不好作答，一丝羞色染红了脸庞。

李世民又哈哈一笑，转向颉利，说道："不错，敬德是吃了败仗，不过他有一种宁折不弯的劲头儿。瞧，他又来了。"

众人凝神倾听，果然听到了隐隐的鼓钲声音。这声音一开始似远在天际，沉闷而又缥缈。过了一会儿，声音渐渐增强，其中又杂有如风的马蹄声响，似卷地而来的雷霆。很快便能看到，在李世民的身后，有三股唐军呈扇面向渭水边齐头并进。

李世民仔细观察对方的动静，就见颉利和突利张大着嘴巴，呆呆地看着由远而近的唐军队伍。他不再主动与他们说话，两岸出现了片刻的冷场。

颉利此来，本意想李世民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强迫李渊退位，刚刚当了皇帝，不能很快平复国内的各派势力。自己大兵压境，他定会措手不及的。谁想李世民一点都不示弱，先是派出尉迟敬德主动迎击，继而扣下执失思力，再亲自来到渭水边，仅带数百人，一副毫不畏惧的样子。颉利知道李世民的性格：虽然勇猛然不打无准备之仗，必然伏下厉害的后援。眼前漫山遍野而来的唐兵，即是很好的注脚。

颉利看到唐军身影的时候，已令手下摇动红旗，招呼大队突厥兵马来渭水边排阵。一时间，渭水两岸，两军人影幢幢，一派忙碌的景象。看到双方队伍稍稍排定，颉利大声道："李世民，我们就今日决战一回如何？"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兵者，凶器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岂能擅动刀兵？我们以前曾有豳州之盟，毕竟是友邦。颉利，你今日虽犯我国境，朕还要待你以礼。我们两人先单独谈谈如何？若谈不拢，再开打也不晚。"

颉利没有想到李世民来了后援之后，反而变了态度，他一时踌躇起来。李世民不待他回答，扭头大声道："侯君集，速速派人搭起一座便桥来。"

侯君集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然后一挥手，就见从其身后的队列中冲出一行肩扛木料之人。

高士廉轻声问萧瑀道："侯君集奉命来打仗，他带来这么多的工匠干什么？还随军携带了这么多的木料，不怕累赘吗？"

萧瑀也大惑不解，摇摇头。

一旁的封德彝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李世民，轻声道："圣上出征，不论巨细每每谋虑周到，谅侯君集也想不出这个主意来。"

沿岸两军看到如此短的时间内，一座新桥就此搭成，不免叹为观止。李世民见工匠已退回阵内，桥面上空无一人，就伸手示意道："颉利，请吧。"说罢，他跳下马背，缓步向便桥行去。

颉利迟疑了一下，也跳下马背，示意突利同往。突利不愿意再近距离面对李世民，就坚决地摇摇头。这样，颉利晚了几步，还是李世民最先走到桥中央。

颉利默默地走近，到了离李世民有三步距离的地方停下，两人默然片刻。还是李世民先说话道："颉利，我们曾有盟约，有什么话派人来传即可。如今你劳师远征，何苦呢？若妄动刀兵，对你对我都不是好事。"说完，他脸上露出了微笑。

颉利一时语塞。

李世民接着道："你想说的话，执失思力全都告诉我了。唉，其实还是你的性子忒急了些。我刚刚即位，本想这几日派人北使，将一些金帛送去。我知道，塞北渐至冬天，用得上这些东西。"

颉利道："今年我那里遭遇大旱，所养牲畜比往年减了三成。我知道你刚刚即位，有些难处，然岁贡之物要加倍，否则我难以渡过难关。"

李世民沉吟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说道："不行，你一下子增加许多，我难以筹措。这样吧，自今年开始，往输之物可以增加三成，以补其歉。"

颉利摇头道："不行，至少也要增加五成。我辖下部落甚多，东西太少则难以兼顾。"

李世民目光炯炯，缓缓地摇摇头，颉利也不作声，顿时出现了冷场。

颉利凝视着李世民的脸庞，只见坚毅之中现出沉静若定的神色。颉

利比他小了几岁，这一刻忽然觉得自己的气势被比了下去。颉利的目光又漫过李世民的身后，那里是排列整齐威武站立的唐兵。他的心思不由快速转动，心想若就此翻脸，两军对阵未必能讨到便宜，况且这里紧临长安，唐军后续之兵绵绵不绝。想到这里，他顿时为之气馁。

颉利轻叹了一声，说道："好吧，我想你刚刚即位，也有许多难处，就先按你说的办。我立刻退兵，你要按承诺年年贡来。还有，执失思力要立即放回。"

李世民神色严峻，说道："我知道草原男儿最重诺言，我们既有此盟，断不可再有反复。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我的兵马脚步也不会出境向北一步。你呢？会不会动辄来犯我疆土？"

颉利拔出一支箭羽，"啪"的一声将其折断："鹰坠箭折，为我汗国誓言中之最重。我若违盟，犹若此箭！"

"好的，我们就当着两军之面，刑白马而盟。你以为如何？"

两人寥寥数语，将一场战事消弭于无形。李世民答应送出金帛，用钱物维持了国内的安定；颉利此来本意就是索求金帛，看到威武的唐军，他也无胜算，实在不愿意开战。两人各有所获，就在这便桥上达成了盟约。

一匹白马被拉到桥边，侯君集手持利刃欲斩其头，以取血盟约。李世民挥手止住他，说道："我们既免战事，不用杀马以为牺牲。可刺其股取血一盏，即可盟约。"

须臾，侯君集遵旨刺马取血。两名兵士手捧玉盏，里面装着七成满的"土窖春"酒。侯君集将马血混入，清澈的美酒顿时变成红色。

李世民手端玉盏，面向颉利大声说道："终我们两人一世，两国再勿相侵扰。"

颉利也大声道："就是这话。"

两人仰头将血酒一饮而尽。

他们饮酒的时候，两军寂静无声，唯听到渭水的哗哗声音。两人饮完酒，随手一掷，将玉盏投入桥下水流中。这时，两军同时发出了如雷

的欢呼声。

李世民目视颉利感叹道："你听，他们其实也不愿意打仗。顺乎民意为君主的第一要旨，不可逆势而行。望我们各自珍重吧！"

颉利闻听如雷的欢呼声音，先是诧异，继而茫然，不解其中之味。他迟疑了一阵，拱手道："如此，我就北归了。望你记着今日之盟，早日将金帛之物送来。"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金帛之物由执失思力带回，你尽可放心。你现在北归，恕我不远送了。"

两人拱手作别，回到各自军中。随后，两军后队变前队，缓缓班师。

李世民回到军中，众大臣拥上来询问究竟。萧瑀关切地问道："陛下刚才与颉利会晤的时候，老臣以为，突厥豺狼之心，不讲信义。陛下挺身而出，有轻敌之嫌，我们实在担忧。孰料陛下胸有成竹，三言两语就说服颉利退兵，不知陛下用了什么妙计？"

李世民说道："颉利所以敢倾巢而来，直抵京城郊外，实因我国内刚靖其乱，朕又新即位，以为我们不能敌。朕轻骑独出，示以轻蔑之意，又振我军威，表示必战之信心。这就出乎颉利意料之外，使之犹豫不决。颉利入我地既深，四周皆我士民，其必有惧心。朕敢于轻骑独出，不为行险，是已经料定了颉利的心机。"

萧瑀又问道："然事先诸将争战，陛下不许，臣等实在疑惑得很哪。既而颉利自退，其策安在？"

"朕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齐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刚才若跨水进击，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豳州以待之，突厥若奔归，伏兵迎击，大军蹑其后，取得胜利如反掌之间。所以不战的原因，朕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应当以静抚之。若开战，所损甚多，又与颉利结怨更深，突厥必然惧而修备，防范更严，且动辄犯境。我们利用这个空当，努力养威伺畔，一举可灭之。古人云，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这个道理。"

封德彝拱手赞道："陛下神机纵横，臣等实在不及。陛下能体恤百

姓，以智驱敌于无形，为我大唐天下之福。”

李世民眼望对面缓缓退走的突厥兵，似自言自语道：“天下之福？这句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他微一侧头，目视臣下道：“朕自幼爱枪习箭，生性善战，这几年又出征较多，看来跨马征战似为朕所长。如今太上皇将天下交给了朕，要治理好天下，仅靠打打杀杀是不成的。这些日子以来，朕辗转反侧，忧虑良多。众卿家，如今突厥的威胁暂时消除，大家都要倾全力来治理国事。至于如何治理法，朕还没有清晰的想法，还要听听众人的主意。”

李世民又沉思了一会儿，目视房玄龄道：“玄龄，明日早朝之后，诏京中三品以上文官及众学士，入弘文馆议事。”

次日早朝之后，群臣散去。三品以上文官在宫内用过早膳，就遵旨到了弘文馆。群臣入馆片刻，就听馆外一声大喝：“圣上驾到。”群臣急忙列队迎候，就见李世民不乘步舆，健步迈入馆来。他一进门，先挥手道：“众卿不用多礼。今后入馆来议事，不用像上朝时那么严肃，散漫一些最好，此为今后的成例。”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刚刚被立为太子时，每每接见群臣皆威容严肃，臣子奏事时不免心中恐惧，深恐一言不当招致雷霆震怒，因此言语行动之间常常不知所措，顾虑重重。李世民起初看到臣下战战兢兢向自己奏事，有点好笑，又有些得意，觉得树立威严应该从点点滴滴做起。这种状态持续数日后，王珪上疏一道请其改正。其中谏道：“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这使李世民惕然警觉，当即赏赐给王珪帛一百匹。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每见臣下奏事，不再以严肃之色相对，变得和颜悦色起来。

李世民用目光在馆中扫了一圈，朗声说道：“朕刚即位，突厥即兴兵来乱，遂有渭水之盟，如此算是暂时将边疆之事稳定下来。太上皇在位之时，朕与众卿家南讨北征，终于一统天下。以上这两件事儿已定，从今日开始，大家要将全部精力用在治国之上。”

杜如晦奏道：“陛下心怀仁慈，不愿兴兵扰民，可那朔方的梁师都这几日蠢蠢欲动。无忌来报，说那梁师都整军已毕，准备兵犯我境。”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昨天归京的路上，朕已与大家说过，所以

不愿与颉利开战而和者，唯想以静抚民也。梁师都蕞尔小丑，值得我兴兵吗？如晦，可由兵部传令各州，让他们务必坚守，不让梁师都犯境即可。以后这几年，朕不想再妄动刀兵了。

“朕今日让众卿家来此议事，这就是原因之一。炀帝暴政，使天下大乱，群雄纷起。在座之人，多历两朝，对炀帝之失感触良深。萧公，褚亮，等一会儿你们可就此话题多说两句。唉，这些年群雄混战，虽被太上皇一一扑灭，然山河破碎，百姓凋敝，可谓民不聊生。目前除京畿之外，其他各地百姓逃散，田园荒芜。经户部统计，现在的民户数目，不及前隋最盛时的五分之一。昨日我与颉利盟约的时候，颉利说归去后要献马三千匹，羊万只，被我拒绝了。我让颉利归还所掠中国户口，并让他放回温彦博。马、羊皆由人所养，若人口不旺，何谈其他呢？”

温彦博是李渊派往突厥的使者，他出使的时候适逢玄武门之变，颉利起心侵扰中原，遂将温彦博扣下。

李世民接着道：“原因之二，是我朝的吏治不好。太上皇这些年将精力放在征伐上，他性格简慢，将国事多委以臣下。臣子中不乏忠谨之人，也难免良莠不齐，有些人背着太上皇自行其是。”说到这里，李世民向坐在前排的裴寂扫了一眼，裴寂看到李世民那锐利的目光，不由得低下头来。这时，李世民的声调变得高亢起来：“隐太子帮助父皇辅国，然不将心思用在正道上，肆意放纵臣下，使政刑纰缪，官方弛紊。唉，这吏治之道，为何就不能清明简约呢？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武德之初，李密降唐。京城之官欺他是一名降人，又以为他家中有金山银山，大小官吏都变着法儿前去勒索，这分明是前隋遗风嘛！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虞世基毫无二致！对了，如今天下民户不及前隋五分之一，然我看各级官吏却不比前隋少。玄龄，你将这件事儿好好查一查，养着这么多的官吏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不说，还不知要多生多少事，该裁撤的就要坚决裁撤！”

李世民的音调一高，吓得群臣不敢多发一声，待他话音一停，满馆寂静。这使李世民又觉察到自己的严厉，遂展颜一笑，说道：“瞧我，一激动就跑了题儿。我刚才说的两个原因：一是外部的，一是内部的，因之形成了今日纷乱的情形。这正是我们今日要议论的话题：如何治理当今的天下。嗯，萧公，你先说说。”

萧瑀缓缓说道：“治理国家之事不可操之过急，须缓缓为之。譬如租庸调令和均田令订于武德七年并推向全国。现在看来，此两法在京畿

收到了效果，而在京畿之外效果甚微，盖缘于时日太短。一项田亩制度尚且如此，要彻底改观天下之容，那是需要许多时日的。陛下让臣谈谈前隋之事，虽是过眼烟云，然恍在昨日。文帝将江山交给炀帝的时候，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计口四千六百零一万；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永丰仓、太原仓及天下义仓充满，京都及诸州库，布帛各数千万；且四夷宾服，输贡者众。自秦汉以来，未见有如此富庶之朝代者。”

李世民插话道：“你提到秦汉，令我想起了这秦朝和隋朝，确实有相似之处。其祚运者短，又遇上暴君。不同的是，秦始皇首先是削平六国的雄主，其次才是秦亡的暴君。隋炀帝和他相比，就显得一无是处了。”

萧瑀点点头：“陛下所言不错，秦隋祚运太短，和暴政有直接干系。臣曾经计算过，炀帝恃天下富饶，因而劳役不息。如建东都，开运河，修长城，进攻高丽，到各处巡幸等，十余年间，共征用人力……”说到这里，萧瑀记不准数字，一时语塞。

褚亮接口道：“合计用人口约三千零一十二万人。”

褚亮此语一出，举座惊叹。以前他们皆知隋炀帝滥用人力，但不知确切数字。隋最盛时人口为四千余万人，隋炀帝这样使用人力，基本上将国中丁男用过三遍。加上其后诸强争斗，伤亡又多，人口当然要锐减了。

李世民道：“然大乱之后能否实现大治？萧公刚才言道有待时日，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还有，若实现天下大治，要采用什么办法呢？”

房玄龄说道：“百姓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人心思静。陛下实行抚民以静之国策，臣想不出三年，即可实现天下大治。至于如何治理，陛下如今偃武修文，以教化百姓，当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萧瑀冷冷说道：“三年？房中书以为这是一场战事吗？何期其速耶？须知治国与征战是两码事儿。你以前多随圣上出征，未曾理政，这怪不了你。然不可妄发空言，若因言误国，那就是大罪了。”

这句话让房玄龄面红耳赤。一段时间以来，萧瑀、陈叔达、封德彝等人自恃为老臣，将房玄龄等人不放在眼里，议事的时候往往当庭驳

斥。李世民理政要倚重他们，且想房玄龄等人也的确需要历练一番，就并不在意。但萧瑀刚才的这番话让他第一次有了一丝不舒服，本来今天来议事就是自由讨论，不拘对错皆可说出。然萧瑀自恃老臣，以训斥的口气动辄给房玄龄扣帽子，言语中也透出刻薄，就不合平等议事的初衷了。

这边的陈叔达点点头道："对，若说三年实现大治，时日太短，臣看至少要有十年。须知打破一件东西容易，然建成一件东西就难了。"

群臣纷纷交头接耳，观众人神色，赞成萧瑀、陈叔达观点的倒有一大半人。

房玄龄不同意萧瑀、陈叔达的观点，说道："不错，两法令于武德二年初定，然武德七年以前，征战频繁，无暇顾及。七年以后，圣上刚刚说过，隐太子不专其事，放纵大臣，未将全力用在以静抚民上。若拿过去的老眼光来看现在，什么都一成不变，不是积极的态度。"

李世民微微颔首。

这时候封德彝插进话来。房玄龄抬出了李世民刚刚说的话，他不好在此问题上继续纠缠，遂变换角度说道："不错，房中书说得有理。如今陛下专事以静抚民，然不能像房中书认为的那样，搞什么教化百姓。要知道，秦始皇灭六国，隋文帝取代前朝，他们若采用教化的方略，断不能成。陛下，臣以为，天下大乱之后，若想取得大治，必须采用严厉决然的手段来训导百姓，而不是采用渐进之教化手段。如此，臣以为三年之内可以实现大治。"

封德彝的这番话引起了萧瑀、陈叔达的不满，以为这是他惯用的左右逢源手段，两人都重重地哼了一声。

群臣复又低头议论，只听馆内充满了嗡嗡的人声。这时，从馆内最后面冒出了响亮的声音："若依封公此言来治理天下，则陛下与秦始皇、隋炀帝有何不同？莫非想陷圣上于不义之境地吗？"

众人扭头一看，只见后排缓缓站起一人，却正是谏议大夫魏徵。

第七回　魏徵强项驳重臣　唐皇思治求真言

封德彝听到有人反驳自己，且言语犀利，不禁愕然而顾，看到说话者是魏徵，心里顿时涌出怒火。但他城府极深，尤其在李世民面前不愿如萧瑀那样横眉冷目对人，因淡淡说道："魏大夫言重了。天下皆知我皇英武绝伦，岂能与秦二世、隋炀帝相比？当着圣上和群臣的面，你要分剖清楚，切莫将此罪坐在德彝身上。"

李世民眉头微耸，唤道："魏卿，你到前面来，不可胡乱指责别人嘛。"

魏徵慢慢走到前面，面向李世民站立，张嘴欲言，李世民忽然失笑道："众卿皆坐，唯魏大夫独立，莫非众人皆醉你独醒吗？"他瞪了一眼侍立在一旁的太监道："糊涂东西，还立在那里干什么？还不赶快为魏大夫看座？"

魏徵坐了下来，恰巧与裴寂相邻，与萧瑀、封德彝侧面相对。李世民鼓励他道："魏卿，那日突厥来袭，你在朝堂之上与萧公、封公等人观点不同，事后想起来，颇与朕意暗合。你为谏官，应该如此，当怀国家大事，谏群臣之失，亦包括朕之失处。封公，自古以来言官只要忠君体国，即使其言语中有失当之处，亦属平常。是不是这样？"

封德彝点头赞同。

魏徵开言说道："封公刚才所言，是让圣上威权独运，乾纲独断。察秦始皇、隋炀帝为政时，他们并不希望国家败亡，如嬴政号称始皇，是希望子孙为二世、三世，将祚运一直延续下去。惜其以一人之能，妄想慑服臣下，奴役百姓，难免失于暴政，终于亡国。前鉴不远，若陛下遵其故事以行之，不是又走到老路上了吗？"

李世民点头道："不错，历代君主视百姓为愚民，且妄行其是，败亡者居多。其实百姓为水，当权者为舟。若能顺应水势，则舟行自顺；若逆水势而行，则舟覆亦不为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魏徵听后立起，拱手向李世民一揖道："陛下既有此思，实为天下之幸。为君者爱民如子，从善如流，何愁天下不能大治？如今大乱之后，百姓畏厌强权，正是施行教化的时候。若上下同心，不出三年，则天下即可大治。"

封德彝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霍地站起，引经据典道："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代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不想教化。陛下，魏徵为一浅薄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乱国家。"

魏徵不待李世民接言，当场反驳过去："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至于封公所说大乱之后不宜教化，相反的例子，历史上也多得很。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复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亡，在汤之日，则得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

魏徵这番话援古引今，考之史籍，令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听后连连点头，封德彝闻言也一时语塞。魏徵再接再厉，反问道："若如封公所言人渐浇薄，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封德彝顿时变得哑口无言。

萧瑀咳了一声，说道："魏大夫的这番话，想来是有些道理。然上古之时毕竟遥远，以之证于今日，咳咳，恐怕就有些虚妄了。要知治国之道，最为实在，容不得一点儿虚无。"

封德彝感激地向萧瑀投去目光，两人以前在朝堂之上互相不屑，不料今天却走到一起来了。

魏徵言语刻薄地揶揄道："不错，萧公与封公皆是二朝重臣，理国能力罕有其匹。不过，有一点我倒要请教：炀帝之时，刑罚甚严，然终至亡国。太上皇举事之后，广博仁慈，应之者众。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不知二公是否明白其中的缘由？"

萧瑀嘴巴张了一下，忽然嗅出了魏徵言语中的蔑视之意，不由得大为震怒，沉声说道："魏徵，老夫已经隐忍你多次了。圣上面前，能容你蔑视上官吗？"

李世民挥手让三人都坐下，制止了他们的争吵，缓缓说道："今天让众卿家来这里，朕本意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只要心向国家，说些过头之语，朕不追究。萧公，魏卿，辩论道理尽可放言，然不能人身攻击，你们要注意了。"李世民此刻隐隐地对萧瑀有些不满。"至于大乱之后为求大治，当以何处之？朕以为魏卿说的有些道理。如今天下疲乏，百姓亟盼天下大治，是人心所向。若施以教化，必能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专用刑律及杂用霸道，百姓皆谓我朝乃循炀帝之恶例也，势必心里抵触，战战兢兢不知所为。治理天下，倚朕一人之力断不能成，倚众卿之力亦不能成。须使百姓民心所向，上下同心，且教化渐深，则达大治。萧公，你以为朕对弓矢了解若何？"

萧瑀想不到李世民突然问此问题，有点摸不着头脑，愕然答道："陛下爱弓马，天下皆知。"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朕少好弓矢，也一直以为自己深明弓矢之道。然近得良弓十数张，鉴赏之后以为不错，将其交给弓工鉴定，他们说'皆非良弓'。朕问其故，弓工说：'木心不正，则脉理皆斜，弓虽刚劲而出箭不直，则不能称为良弓。'这件事对朕刺激很大，知道朕悟出来些什么道理吗？"

萧瑀道："唯学问一途无穷无尽，不能浅尝辄止。"

"萧公说得对。朕以弓矢定四方，用弓可谓多矣，然还是不能全知其理。朕据有天下日浅，对治理天下的所知肯定不如弓矢。然弓犹失之，何况天下乎？魏卿，朕举这个事例，你知道朕想说明什么吗？"魏徵对曰："微臣体察陛下之意，一者，天下之大，穷一人乃至数人之力不能察，因此要虚怀若谷，察纳众言；二者，天下不比弓矢，弓矢不好可以弃之，然治理天下不知百姓利害和政教得失，则遗祸无穷。"

李世民向魏徵投去赞赏的目光，说道："不错，就是这个道理。虞监，你立刻拟旨。"虞世南时任著作郎，掌宫中文翰之事。闻听李世民召唤，他急忙起身，走到李世民身后的文案前。

李世民接着道："自即日起，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以待朕随时召见，询访外事。另诏京内京外七品以上官员，每有治国良策，可以直接上疏于朕。"

李世民的话音一落，那边虞世南援笔立就，随即拿过来让李世民过

目。李世民看了一遍，嘱咐道："用宝后立刻明发。"

李世民又目视群臣道："乱后易治，唯用教化，且抚民以静。这是既定国策，朕心已定，勿复再论。刚才封公、萧公和魏卿三人争论甚烈，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不妨说得深入一些。"

封德彝拱手道："陛下决心要抚民以静，其实与太上皇一脉相承。皇祖老子的教义中，以清静无为为主旨，陛下遥追先祖，古为今用，定然会大放异彩。"封德彝的这番话说得李世民拈须微笑，意甚嘉许。

众人听后，都知道封德彝又在这里大拍马屁，然碍着李世民的威严，不敢再吭声。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不错，先祖教义博大精深，我为后人，当遥追其英烈，渴望有成。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农时为本。怎样做到不失农时呢？就在于人君做到简静。如果兵戈屡动，土木不息，即使不想夺农时，那也枉然。"

魏徵以手加额道："陛下所言极是。若想安人宁国，唯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封德彝反驳道："魏大夫此言有些不通，若把天下兴亡的责任都推在君主一人身上，是不是有些偏颇呢？我们作为臣子，应该尽什么本分呢？"

魏徵道："主明臣忠，终归要由君主来做表率。"

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王珪站起身来，面向李世民道："抚民以静，唯在教化，这是陛下定下的国策，那是不错的。说到这施行者之责任，正如魏大夫所言，君主之责任最为重大。想秦始皇与汉武帝，对外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这样将人力用尽，祸难就随之而至。他们难道不想安人宁国吗？非也，只是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做。刚才也说到隋炀帝，其殷鉴不远，在座多数人都亲历其境。臣不想再说其弊，只想说一点，伏愿陛下慎终如始，方尽其美。"

"说下去。"李世民点头道。

"做事之初则易，终之实难。若想取得国家大治，须抑情损欲，克

己自励，方能善始善终。”王珪一字一顿，缓缓说出。

李世民想了一下，笑道：“王卿，你的话朕记下了。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朕知道这个道理。不过现在刚刚开始，说这话过早。反正今后我们相伴的时候长着呢，朕若不能坚持，你们作为谏官，要当即指出，朕一定虚心接受。好了，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不可离题太远。如晦，你虽主持兵部，然也不能不问外事。听了众卿之言，也要说说你的想法。”

杜如晦起身道：“譬如行军打仗，由陛下定下方针大略，剩下的就由臣子来执行了。说到这治国之事，臣见识浅薄，不敢妄言。然臣想，这抚民以静并施以教化，毕竟题目太大，需要有诸多细致措施辅之才行。其实陛下刚才已经做了两件具体事儿，一是裁撤冗员，二是求谏与纳谏。这几日，臣和玄龄兄曾议了几回，有这么几条。”

李世民大为兴奋，说道：“人言‘玄龄善谋，如晦善断’，你们两人若结合在一起，所谋定是很完善的。哈哈，这么多年你们两人一直在一起，朕现在把你们分开，这是朕的错处了。”房玄龄现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两人所辖事体确实截然不同。

杜如晦目视房玄龄道：“玄龄兄，你的口才比我好，还是由你来说吧。”

房玄龄摇摇头，又向他重重地摆摆手。

杜如晦转头道：“要想取得天下大治，抚民以静施以教化为根本。还有四条措施，那是一条也不能少的。

“一者，前隋奢费，耗尽国力，使百姓心冷。所以从现在开始，宫内及百官要去奢省费，以俭朴为务，不可再造宫室，追求奢侈，此为第一要务。

“二者，均田法及租庸调法由隋文帝兴之，其主要意义在于规定百姓应该承担的徭役，惜被炀帝破坏，其滥征民力，劳役无时，终致败亡。要使百姓安静，必须轻徭薄赋。如今国家初创，仓库犹虚，没有丰裕的钱帛予以给复和免赋。这就需要严格按‘两法’的规定办，多一粟多一绢，也不可妄动百姓。

“三者，要选用廉吏，做到人尽其用。陛下求贤若渴，此条不用多说。唯有一点，刚才魏大夫说到主明臣忠，这一点很重要。若如是，则政治清明，廉吏竭尽其才，佞臣也要收拾起劣处以取信陛下，与群臣相处。

“四者，要使民衣食有余。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搜刮百姓以奉君，就如割肉以充腹，当其腹满之时其身自毙。有句俗话说‘小河无水大河干’，反之，若小河水盈，则大河充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世民凝视了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下，心中忽然晃过一个念头，然没有往深处想。他站起身来，赞道：“如晦说得好，这里面也有玄龄的功劳。魏卿，众卿家，你们一心向朕，何愁天下不能治呢？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这四点，朕已经记下了，当刻骨铭心。”

不知不觉已过午时，李世民的肚子已饿得叫了起来，因笑道：“忙而忘食，这是朕的不是了。传尚食局，为我们每人准备一份便饭。如晦说要去奢省费，就从今天做起吧。”

李世民在人群中看见韦挺，就将他唤了过来，问道：“记得袁天纲说过，他曾经为你和王珪、杜淹三人卜过，现在你们果然一殿为臣。看来他卜得还是准的。”

韦挺答道：“袁天纲、李淳风两人确实为异人。事实如此，不由得人不信啊。”

李世民悠悠说道：“是啊，这两人飘荡无所，不知又云游到何处？如今天下已定，该是他们还朝的时候了。韦挺，如何探访到他们的踪迹，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韦挺的住宅在通义坊内，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长安达官贵人的私宅大多这样建设。其呈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分为前后两院。从南到北分别排列着大门、亭、中堂、后院、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五处廊房；后院中还有假山、草亭。

前些日子，韦挺夫人诞下一女，今日适值满月。韦挺自从回京之后，将其跋扈的性子收敛了不少，不愿意为办小女满月之事招摇太过。因嘱家人在女儿满月之日，仅请双方家人赴宴，至于同僚，韦挺只请了

王珪、杜淹、魏徵三人。请柬发出后，三人欣然应邀。

天刚擦黑，韦挺家人将大门、中堂、后院张起灯来，只见满院雪亮，洋溢着一派喜气。韦挺站立在大门之下，迎接来贺的宾客，知事者将来宾引入各自的座位。

魏徵、王珪、杜淹三人一同来到。原来他们三人先在杜淹家碰头，因为杜淹家离通义坊最近，步行来即可。三人先是令家客带着祝贺的礼物前行，然后弃马步行，一转弯就到了韦挺的门首。

韦挺迎上前去，拱手道："风急夜寒，累三位兄长步行前来，韦挺心里甚是不安。"

杜淹失笑道："韦兄弟向来快言快语，什么时候也学会虚套了，委实令人奇怪。"

王珪也笑道："是呀，听说此女生得极有凤仪，相者言其日后必有大贵。韦兄弟不请别人，独想起我们这几个曾经患难之人，风急夜寒又算什么？"

韦挺不再客套，自己走在最前面，将他们引入中堂。原来唐人规矩，主引客者须走在最前，方为礼数。

中堂内已备陈饮馔，三人入席后先奉上贺满月礼。杜淹的礼物是一只金花大银盆、一只镀金银盖碗；王珪的礼物是内漆半花镜、玳瑁刮舌篦；魏徵的礼物最特别，是一端普通的砚和一管普通的笔，以及他亲自手抄的《诗经》。杜淹看后觉得奇怪，问道："魏大夫，韦兄弟并非生男，你送些笔、砚、书，莫非想让她将来做女状元吗？然我朝并未开此科呀。"

魏徵正色道："不然。女子幼时须多读书，方知礼节。世人皆说女子无才即是德，我却以为不然。韦兄弟，你以为如何？"

韦挺哈哈笑道："魏大夫今日在廷上能够折辩朝中重臣，你说过的话，那是不会错的，小弟谨受此言。来人，将这些礼物都收起了。另让夫人抱小女出来，让三位大人一观。"

很快，韦挺夫人抱着女儿来到中堂。三人围前一观，王珪啧啧赞

道："果然生得好，有富贵之相。"

韦挺道："小女今日得了三位大人的称赞，肯定受益不浅。夫人，魏大人今日嘱我，让多教授小女一些书墨之事，这件事要牢记在心。"

韦挺夫人盈盈拜道："贱妾谨遵魏大人教诲，定当多教小女文墨。"

稍后，四人入席举盏，饮的是京城之中流行的"土窖春"酒。韦挺爱享受，口味颇高，令人从曲江酒肆中用食盒送来精致的菜肴，如飞刀鲙鲤、罂鹅笼驴、炙烤羊肉、缕金龙凤蟹、鹿脯等。

魏徵看到如此丰盛的宴席，碍于面子先是吃了几口，见美酒佳肴还在一道道地上来，身边的女仆忙碌地为客人布菜换盏，心中实在不忍，遂停箸道："韦兄弟，按说得到你如此丰盛的款待，我应该承情才是。然你知我为直率之人，我心里实在不安呀。"

王珪也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我也有同感。"

韦挺愕然道："我知道，这些菜用食盒装来，滋味就差了些。然小弟想，如今不可招摇太过，只好如此，有些慢待你们了。"

魏徵摇头道："非也，恰恰相反，是你的盛情太过。今日午时在弘义馆，圣上听了杜尚书的话，其中一条叫作'去奢省费'，所赐午膳仅饽饽一只，清汤一盏。你现在这样，与圣上的意思大相径庭，我实在难以下咽啊。"

王珪道："魏大夫说得不错。我们三人皆为谏议大夫，韦兄弟，你为尚书右丞，都是圣上的近臣。我们三人又为言官，主纠察别人之失。如此奢费，如何去说别人呢？"

韦挺顿现尴尬之色，仔细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喉间嗫嚅几声话终究没说出来。

杜淹打圆场道："韦兄弟如此盛情，足证待我们不薄。不过事情已做下来了，将这些精美之食扔掉也是一种浪费。韦兄弟，我看这样吧，将未上之菜尽数退回，今后不可再如此奢费。我们今日仅食案上之菜，再让后厨煮些汤面。"

韦挺目视魏徵、王珪，见他们并不反对，遂唤来下人令他们善后处理。

为了活跃场面上的气氛，杜淹转移话题，说道："魏大夫，你今日在弘义馆与封公、萧公争辩，我在下面，委实替你捏了一把汗。要知这几位老臣自恃资格老，且以往也支持当今圣上，他们在圣上面前有恃无恐啊。像房中书和我那侄儿，一直随侍在圣上左右，他们有些条陈，还当场让这几位老臣给驳了下去，弄得他们也很难堪的。"

魏徵眉头皱了一下，端起酒盏轻呷一口，转对韦挺说："韦兄弟，京城之中流行'土窖春'，我怎么就喝不出好处来？比起我那'醁翠涛'来，滋味毕竟差了一筹。"

王珪笑道："人言魏大夫悭吝，我看并非虚传。你那酒藏在深闺，又有几人能常常饮到呢？我的印象中，我至多饮过三回。"

韦挺接口道："我的面子嘛，又要小一些了。我好像只喝过一回，还是沾了隐太子的光。"

提到李建成，触动了在座之人的心事，大家一下子又变得无话可说。还是魏徵打破冷场，笑道："好了，明儿我让家人给你们每人送一坛子，也好给我老魏正正名声。"他侧头面向杜淹，说道："杜兄，你刚才所忧，果然大有道理。不过大家都知道我的为人，就是理之所在，即言无不忌。到了当今皇帝面前，尤其应该如此，知道为什么吗？当今皇帝忧国忧民，一心要将国家治理好，他靠什么？唯靠臣下。若臣下忠君体国，不为一己之私，即使说些犀利的言语，皇帝不以为忤，反以为喜。说到底，皇帝为一英武之人，他会明辨是非的。王大夫，杜大夫，我们皆为谏议大夫，皇帝将我们放在这个位置，正是要纠君之失、臣之失，若讲颜面，则诸事不成。今日喝了韦兄弟的酒，我以酒蒙面，就说些自私的话。皇帝面前，现在最缺什么样的臣子？他不缺征战杀伐的武将，不缺深明吏道的老臣，不缺谋略筹划之相臣，更不缺精通文史的大儒学士。他唯一缺的，就是直言谏诤的言官！"

听了魏徵说的肺腑之言，三人不禁连连点头称是。

魏徵接着说道："知道皇帝为什么这样做吗？他目睹了隋炀帝亡国的情景，不愿意因君而亡国。这是他的最大私处，有了这个私处，他会遏制其他的欲望。"

王珪感叹道："魏大夫一言中的，可谓看到了皇帝的最紧要处。嗯，今后我定当追随你的言行，随时举谏。杜兄弟，你以为如何？"

杜淹道："感激韦兄弟的这顿酒饭，让我顿开茅塞……"

杜淹的语音未落，门外传来喊声："圣旨到！魏徵接旨。"

四人急忙离座，走出门外，就见一名太监立在台阶上，四人绕过去面北跪下。太监拉长声音说道："圣上有旨，宣魏徵即刻入宫。"

魏徵叩头道："臣魏徵接旨。"

四人面面相觑，想不通深夜之时李世民如此着急召魏徵入宫，到底有什么急事儿。

群臣退出弘文馆之后，李世民到显德殿小憩了一会儿。他这一段时间诸事忙乱，基本上都在显德殿内处理政务，夜来也在这里安歇。小憩之后他步出殿外，就见宫中宿卫正在殿前习射。

众宿卫见李世民缓步过来，顿时鸦雀无声，早有人奉上李世民用的宝雕弓、大羽箭。李世民轻舒猿臂，只见箭发如雨，一壶箭很快射完。再看箭垛上，一蓬箭深深插在箭垛的中心。众宿卫见状，齐齐地喝了一声彩。

李世民今日无心在这里多待，他缓步回到显德殿，翻看各地报来的奏章。这样不觉日已偏西，冬日的白昼本来就短，天色很快陷入昏暗之中。早有司灯宫人将灯掌起，殿内显得明亮亮的。

李世民虽不断翻看奏章，偶尔也有批语，然心里一直想着今日弘文馆里的事情。当时两派辩论的场景犹历历在目，尤其是魏徵的犀利言语言犹在耳。李世民知道，自己刚刚即位，如何确定今后的理政方针，是关乎大唐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

尚食官带领四名掌膳宫女奉来今日的晚膳。由于李世民午膳吃得较晚，肚内并不十分饥饿，他将手向红豆粥点了一下。尚食官拿起汤匙先尝了一口，然后将汤盏奉到李世民的面前。

李世民用完晚膳，若有所思地提起笔来，饱蘸墨汁在纸上写了"抚民以静，唯重教化"八个大字，其笔力遒劲，似直透纸背，挂丝处行云

流水，意犹未尽。李世民脸庞微侧，又在下面用楷书写了数行小字，即是杜如晦所说的四条措施：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写完后，他端详了片刻，便唤来太监令其将此纸粘于寝殿墙壁上。

寝殿的墙壁上，贴满了奏章。那是他看罢大臣和外官的上疏后，择其重要者将其粘之屋壁，以备出入时观之。他这样做，是怕将重要的事情遗漏掉。太监将他刚才的手书贴在西墙壁上，这幅字与众多奏章贴在一起，因其字较大，显得很是醒目。李世民令一太监掌灯随其后，从自己的这幅字开始看起，逐步北移，目光漫过眼前的所有奏章。奏章上所列之事已经办过的，他会用朱笔在上面添上一勾，自有太监将之取下，再将新的奏章贴在空当之上。

李世民这样看了一会儿，忽然发现其中竟然有四道奏章皆是魏徵所写，因其奏事不囿于一事一物，多是宏论，故久久未将其取下。李世民停下脚步，将头仰起来，脑海中浮现出魏徵的模样：矮矮的个子偏又微胖，一张脸上挤满了皱纹如核桃皮一般，让人实在想象不出他今年刚刚四十七岁。他一愣神，即唤来一名太监道："去，传魏徵来此见朕。"

魏徵步入寝殿的时候，李世民依旧在看墙壁上的奏章。他趋前几步下拜道："臣魏徵奉诏见驾。"

李世民扭头微笑道："起来吧。听说韦挺今晚设宴，他为何单请你们啊？"

魏徵道："韦挺生女满月，特请我们几人。韦挺并未铺张，想他念着旧僚之情，因请我们。"

"旧僚？为人者不能没有几个朋友，然不可太念旧僚之情。魏徵，你饱读史书，当知党锢之祸。"

魏徵神情一紧，答道："臣谨记陛下之训。"

李世民微微一笑，伸手指向右面的两张锦凳，说道："魏卿，朕深夜召你，是看到你连上奏章，和你今日与封公等人的辩论，因想与你闲谈一回。走，我们过去坐下，今宵我们君臣并坐说话。"

魏徵看到眼前的光景，知道李世民想和自己深谈。他并不推辞，也

不做谦逊之言，大咧咧地走过去坐在锦凳上，与李世民面对。

李世民开门见山："今日在弘文馆，是你和如晦等人一起，顶住了那班老臣的迂腐之言，甚合朕意。嗯，朕即位以来，想办的事情太多，然总觉得抓不住总纲。今天算是将这件事儿定了下来。魏卿，朕知道你知古明史，能识大义且处事练达，今日我们不定题目，从容对答，将你心中所思所想告诉朕，如何？"

魏徵点点头，稍加思索一下说道："陛下宵衣旰食，为国劬劳，臣子唯加倍努力，鞠躬尽瘁，方能报君恩之万一。臣今晚饮了几杯酒，现在借酒蒙脸，说几句狂话。陛下虚怀若谷，一心理国，臣子们定当随皇上左右，并以为楷模。君臣一心，大唐勃兴指日可待！然在其过程中，不敢稍有差池。"

"以你所观，我们君臣应该最为注重什么？"

"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故为君者，须得民心；为臣者，须有忠心。"

"这个道理大家明白，然如何为之呢？"

"关键就在于陛下的行为了。君王之欲，虽在自身，然亦为天下大事。想秦始皇造阿房宫，隋炀帝广造离宫，即为一己之欲，其流毒弥散而下，臣子们在其所辖内亦营其私，以致山河破碎，民劳疲乏，既失民心，臣子亦不能尽其忠。望陛下在位之日，能克制本身之欲，君王如此，臣子也不敢胡作非为。"

李世民微微颔首，说道："不错，炀帝奢费侈靡，遂使吏治败坏，贪墨成风。如虞世基之类的贪官污吏莫不大置产业，祸乱百姓，唉，天下兴亡系于君王一身，委实太重了。魏卿，今日如晦说过，要想抚民以静，其首要者即去奢省费，要想做好这一条，朕是关键：朕定当克制己欲，务行俭约。你为谏议大夫，每日侍朕身边，看到朕有失制之处，还要及时规谏才是。"

魏徵听了此话，急忙站起，拱手道："陛下有令，臣下敢不遵从？臣定当牢记在心，时时规谏。其中若有偏激之处，望陛下念着臣一心为国的缘故，能够宽恕才是。"

李世民哈哈大笑，挥手让他坐下，说道："你虽从朕日短，也应该听到一些风声。朕不是小肚鸡肠之人，只要大节把持得住，朕不会因你一言之失降罪的。谏议大夫之中，以你有才且有胆略，望你能为他们树立楷模，让其他臣子也有善谏之风才好。这样，朕无时无刻不接受臣子监察的眼光，让朕有畏惧之感，以克己欲。话又说回来，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正是朕畏惧的因头。"

"陛下富有四海，却常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取得天下大治之决定因素。放眼古来君主，有畏惧之心者，可能开国之君相对多一些，其他的就如凤毛麟角了。"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开国之君知道创业艰难因而珍惜，然如秦始皇等人并不懂得如何治国。他一边用苛刻的刑罚来管理百姓，一边却大造宫室逞其私欲，这样虽能安一时，却不能管长久。魏卿，你说得对，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伤君王其身者不在外部，皆由嗜欲以成其祸。君王若耽于滋味，玩悦声色，其己欲越多，则所损愈大。朕不想如炀帝那样，既亡国又留骂名，当一个无道的昏君。朕当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争取做一位明君。你说，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又是什么？"

魏徵哈哈一笑，说道："陛下，臣说了这么多，口有些渴了，能否讨一盏水喝？"

李世民也笑了起来："哈哈，朕求贤若渴，竟然忘记贤才也会口渴的。来人，赶快为魏卿上茶。"他又转头看看外面黑沉沉的天，觉得时辰应该不早了，急忙召来掌时宫女询问，原来已是子时了。

魏徵仰头将一盏香茶饮下，吧咂一下嘴道："好茶。"

说完，魏徵又转回了刚才的话题："陛下要做明君，不做昏君，这件事应该是十拿九稳的。臣听说陛下以前征战之时，大战之前必须做两件事：一是陛下坚持亲身到前线侦察敌情，以了解对方虚实，做到眼见为实，心中有数；第二是善于接纳属下意见，战前必开军事会议，以听取有益意见，最后由陛下形成破敌大计。其实治国理政与行军打仗一样。何谓明君？多听别人的意见不独断专行即为明。何谓昏君？偏听偏信一意孤行即为昏。所以古语有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李世民意味深长地咀嚼着这八个字。

“对呀！这个道理也许大家都明白，然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那就太难了。这其实是辨别明君昏君的一个界线。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尧舜理政之时，开四方之门，以来天下贤俊；广四方之视听，以绝天下之雍蔽。所以虽有共工、鲧之类的敝臣，也能够及时察觉其行为，及时做出了流放共工于幽州、罚杀鲧于羽山的决定。秦二世身居深宫，不问政事，将天下之务交由赵高并偏信之，及天下溃叛，秦二世尚蒙在鼓里。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举兵来攻之时，梁武帝也是茫然不知。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诸雄纷起攻城略地之时，他也没有及时了解这些情况。陛下，若君王兼听纳下，则下情能够及时上达。这一点，臣相信陛下能做到。只不过有一点，就怕皇陛下在位日久，四海安宁，渐生懈怠之心，只有这个时候才是最危险的。”

“朕记下了。”李世民重重地点了一下头。“魏卿，朕知你心，要想长治久安，不可稍有懈怠。朕也知道，君王一言九鼎，天下一日万机而独断一人之手，不说懈怠，其中差错也是很多的。”

李世民忽然微微一笑，道：“魏卿，我们今晚说的一席话，你处处规谏于朕。莫非天下之大，朕只要做好了，则万事大吉？那么，你们为臣子，就没有一份责任吗？”

魏徵正色道：“君臣之道，各有所职。臣所以规谏陛下心存百姓，克制己欲，且善纳群言，无非想让陛下为臣下树立一楷模，则臣下言行皆效之。陛下坦明心迹，让臣下不用揣测圣意，不用张皇失措畏惧雷霆震怒，他们只要依法忠谨办事，有错则受罚，有功则有赏。如此，就体现了清明政治。昏君之下，臣下为求自身安全或逐自己私利，要多动复杂的心思，所谓万马齐喑是也；明君之下，则臣下依国家法制办事，唯动简约之心思以奉君爱民，由此观之，还是君主最为关键。”

“不错，人之性情中有善恶二途，扬此抑彼。炀帝朝中，以虞世基为主恶性弥散，则正气难张。我朝中若弘扬正气，则宵小之辈不敢再兴风作浪。”

“陛下弘扬正气的能力已有端倪，如杜淹。他以前名声并不太好，自从入了秦王府之后，顿改以前的鬼蜮心肠，将一颗心都用在辅佐陛下的事儿上。太上皇将其流放之后，又磨炼了他的心志，现在竟然成了一名脱胎换骨之人。”

魏徵提起杜淹，又让李世民想起以前的事儿。他侧头问道：“朕为

太子之时，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好像是‘若先太子早用臣言，非复今日。’魏卿，你原在隐太子处，也常常用这般言语来规谏他吗？”

魏徵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陛下，臣若说些实话，能不怪罪吗？”

李世民点点头。

“其实先太子也是一位英明之主，臣的话，他也能听进去，奈何齐王常常在其身边打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先太子实在不该与陛下为兄弟。论智谋，论行动，他终究要被陛下比下去。最要命的是，他也明白了事情的曲直所在，也知道应该如何来办。只可惜，行动的时候总是迟缓，这样就落了下乘。唉，一个人若常常犹豫，往往在最紧要关头会一败涂地的。”

李世民转移话题说：“你看别人看得挺准，如何看你自己呢？”

“臣有自知之明。臣比不上房杜，因为不能筹谋善断；臣比不上李靖、李世勣，因为没有他们的帅才；兼之手无缚鸡之力，也不能和尉迟敬德、秦叔宝相比；臣比不上陆德明、孔颖达等人，因为臣所知驳杂，不能专一；加上臣相貌猥琐，难当重臣。臣尚有一点自慰的地方，就是所学甚杂，粗通文史，能够古为今用，且臣不畏，敢直言相争。当然，臣只是因为有幸遇上了陛下，才会有今天。若遇到如隋炀帝那样的昏君，则臣一无是处。”

李世民听后哈哈大笑。

“臣实话实说，不敢妄言。”魏徵道。

李世民凝视着魏徵，脑海中忽然现出了初次逢房玄龄的情景。那是西略渭北进至泾阳的时候，房玄龄拄着一竹杖，脚穿草鞋，踏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来见自己，形貌也很狼狈，和眼前的魏徵差不了多少。他深叹自己没有早一些将魏徵招至自己的麾下。李世民点点头，说道：“魏卿，群臣中各有所长。至于你，朕知道你有经国之才，且性格耿直，无所屈挠。你这样的性格若在隋炀帝之时，确实无用。然你刚才让朕做一位明君，为臣下树一楷模，以成就清明政治，朕今后将努力为之。政治清明，最需正直之臣，望你也为群臣树立一楷模才好。这样，我们君臣相得益彰，若果见成效，后世也多了一段佳话。”

魏徵起身拜道："臣喜逢知己之主，定当竭尽全力。诸葛孔明《前出师表》有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臣也是这样。"

李世民也立起身来，上前执着魏徵之手，说道："与君一席话，若拨云见雾，乍见光明。魏卿，朕即位以来，唯盼盛世。然如今的景况，确实不如人意。天下遭隋末离乱，人口锐减，国力极衰，国库之中空空如也，朕难道不想与颉利打上一仗吗？奈何国库之中捉襟见肘，几无隔宿之粮，且民心思静，朕不敢再开仗啊！我们现在谈隋炀帝的朝纲败坏，然我朝武德年间又好到哪里去呢？太上皇性格简慢，朝中之事多要看裴寂等人的眼光。哼，一个后妃竟然也敢来坏朝廷制度。"李世民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尹德妃强索分给李神通的田亩一事。

魏徵知道李世民说的是肺腑之言，这样的话，他在朝堂之上断然不会说出。魏徵接口道："是啊，陛下面临的正是百废待兴的局面。国家一统，其实仅仅走了第一步，外人难以明白其中的艰难。陛下，时辰不早了，明日你还要临朝理政，容臣告退。"

李世民扭头问掌时宫人现在的时辰，原来不觉已交三更了，遂点点头，说道："魏卿，朕今日意犹未尽，今后朕还要时时传唤你。嗯，外面寒露已下，冷气逼人，你可乘舆回家。"

魏徵拜道："陛下之物，臣下不敢僭用。宫门外，臣家人在那里备马等候。如此，不劳陛下操心了。"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魏卿，你刚才让朕行事去繁杂，务简约，看样子你是言不由衷。朕既然有旨，你何必还行这些虚礼干什么？"

魏徵也一笑，答道："如此，臣就遵旨了。"

第二日，李世民下旨立中山王承乾为太子，另封长孙无忌为齐国公，房玄龄为邢国公，尉迟敬德为吴国公，杜如晦为蔡国公，侯君集为潞国公。并定功臣的实封，以裴寂居首，实封一千五百户；其次为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实封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李孝恭一千二百户；张公谨、刘师立一千户；李世勣、刘弘基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咬金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六百户；钱九陇、长孙武达、李孟常、段志玄、张亮、杜淹、马三宝四百户。明眼人都看得出

来，李世民让裴寂仍为司空，实封最多，那是顾着李渊的面子，让天下人来看的。至于后面的人，多是在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的人。

陈叔达立在殿下，将以上的封事逐个唱名示之。宣示完毕，李世民说道："朕封卿等勋赏若有不当，可以当面向朕提出来，朕立即改正。"

群臣面面相觑，大多数都不敢提。唯独李神通见未增加自己的实封，心中愤愤不已，走出班外奏道："陛下，太上皇太原起事之时，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居功大焉。现在房玄龄、杜如晦皆为刀笔吏，而功居臣之上，臣私下里很是不服。"

李世民正色道："不错，当初太上皇义旗初起，叔父立即响应，确实有功，然叔父也有自营脱祸的想法。及至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其后刘黑闼又起祸乱，叔父望风而北，这些也不可不提。至于玄龄、如晦，他们虽为朕之幕府，然实为国家股肱。他们运筹帷幄，坐安社稷，岂是简单的刀笔吏？朕虽定天下，其实只是挂了一个名儿，内里的功劳皆是他们所建，论功劳，他们确实在叔父之上。不错，你是朕之叔父，为国之至亲，然毕竟为私，朕不能因为私恩而与勋臣同赏。"

李世民当场提起李神通的尴尬之事，他顿时变得面红耳赤。他张了几下嘴，想想自己确实过大于功，不免气馁下来，低头退回班中。

群臣中也有不满意的人，他们见皇帝对自己的叔父尚且不讲情面，遂不敢再提。

李世民又说道："刚才所封之人，朕的旧属确实多一些。然他们也是积功而来，朕不会滥赏的。譬如秦王府旧人，有些人至今没有官职，就生了一些怨嗟之言。玄龄，是不是这样？"

房玄龄出班奏道："不错，秦府旧人找到臣说：'我们侍奉皇帝已经好多年了，皆忠心为皇帝办事。然皇帝即位之后却把我们忘记了，那些前东宫、齐王府之人反而都有了要职。'"

李世民厉声道："他们与朕有私，然于国家无功，这正是他们与玄龄等人的差别。君王应该至公无私，所以才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等日常的衣食，皆取之于民，因此设官分职，就要为百姓着想，应当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朕的新旧人为先后次序啊！玄龄，你告诉他们，若他们有能必得擢用，无才者不得再有怨言。"

房玄龄答应后退回班中。

魏徵站在班中，看李世民以理服人，很快就平息了这场小风波，心想昨晚的谈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时孔颖达出班奏道："陛下，臣等奉旨议论年号，已经议出了一个。请陛下定夺。"

"好，呈上来。"

李世民观看孔颖达呈上的奏章，见上面拟出的年号为"贞观"，下面还注明了这个称号的含义。贞观一词源自《易大传》中的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他看罢后不由得喜上眉梢，说道："贞观？好呀，就这样定了，来年就用这个年号。嗯，现在离年关已经不远了，这件事要抓紧办。虞卿，还是由你来拟诏，今天就要发出去。"

第八回　贞观新元训朝臣　显德大殿勉外官

每年的元日，朝廷照例都要在太极殿举行元日大典。李渊现在仍旧住在太极宫内，大典只好在东宫显德殿内举行。这里比起太极殿来，略显窄狭。元日卯时，夜色依旧笼罩大地，群臣依次入殿拜见皇帝。他们迈入殿门，首先就感到了一点不同，所奏的不是耳熟能详的雅乐，而是铿锵劲猛的《秦王破阵乐》。在喜气融融的大典之上演奏如此快节奏的乐声，一些人感到有一丝不和谐。

李世民接受百官朝贺，九岁的皇太子李承乾在太子少师李纲、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李百药的相拥下，用稚嫩的童音念了拜辞。诸般朝贺之礼过后，按照以往的惯例，李世民应该最先退出，百官再依次出殿。然而李世民今天并不这样做，他有话要说。

“众爱卿，今天为贞观元年之元日。贺礼已毕，该是说说今后事情的时候了。新年要有新气象，眼下百废待举，亟须朕与众卿夜以继日，勤政为民。朕想好了，今日大家可以在家团聚一天，从明日开始，就要署理公事。嗯，待天下大事安定一些，再恢复这些假日。”

李世民的这番话，让一些人措手不及，原来安排的一些宴请要取消了，往年要到正月初五才开始升衙办事。

李世民接着道：“一国之中君为上，这并不是仅指其有尊崇的地位，还有一层含义即是要做百官及百姓贤明之楷模。自朕以下，你们为朝中股肱之臣，为朝中栋梁，外官接触你们最多，你们要做外官的楷模。如此推而广之，只要官正其身，勤勉理政，则百姓能知朝廷清明，与炀帝之吏治形成反差，即为朕之初衷。缩短假日事小，然细微之处能窥大节，望众卿今后修身明理，以兴我朝为己任。众卿可能注意到了，今日殿上所奏乐声为《秦王破阵乐》。这是朕的主意，朕以前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此曲虽无文德之雍容大度，然朕之功业由此而成。朕奏此曲，一者不敢忘本，还有一层意思，即是大家要以天下大治为根本，舍绮糜繁复之吏治遗风，化繁为简，以此曲声韵慷慨为节奏，发扬蹈厉，艰苦创业。

“至于如何实现大治，年前我们已经多次议过，主旨为八个字，即‘抚民以静，唯重教化’，不以苛猛刑律滥施于民。望众卿各司本职，依此主旨制定细务并妥善行之。眼下有几件事，有司要在近几日办一办。

“既想去奢省费，就要从宫里做起。这第一件事儿，就是裁减宫人，此次至少要裁掉三千人。隋代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即使非御幸之所，也多聚宫人。他们这样做法，朕所不取。将她们放出宫外一者可以省费，二者让她们归其戚属，得以配人，生儿育女，有利于人口的增加。

“第二件，要想轻徭薄赋，必须按制度办事。戴卿，自今日起，大理寺不可仅仅沉溺于刑狱之事。由你主持，要对各级官吏违背《均田法》及《租庸调法》者重重责罚，不可让他们在两法之外滥征百姓民力财力！当然，要使百姓有喘息之机，国家也要节衣缩食，免其赋役。朕新即位，又是贞观新元，已诏免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这样做仅是权宜之计，根本的还要严格按两法办事不额外滥征，方是百姓之福音。”

戴胄也没有想到李世民在元日大典上，依旧如朝会时那样鸿篇大论，有那么一丝儿的不自然。现在李世民点到自己的名字，他急忙出班答道：“臣遵旨。”

李世民看见戴胄又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说道：“孙伏伽现任大理丞，是吗？”

“正是。”

“一名叫元律师的人被判死罪，朕已勾决了，这还是他去年犯的事儿。孙伏伽上疏说，此人罪过虽大，然依《武德律》尚不至死。朕翻看《武德律》加以对照，果然如此。戴卿，大理寺有人如此，朕何忧也。要大加赏赐孙伏伽，可擢其为大理少卿，另赐给兰陵公主园以为居住。”

李世民此言一出，群臣顿时惊呆了。孙伏伽因为谏对了一件事，又被升职，又得赏赐。要知道，兰陵公主园是京城中很著名的园林宅第，价值超过百万钱。萧瑀实在忍不住，出班谏道：“陛下，孙伏伽直谏有功，擢其官职已经足矣，再赏赐如此豪宅，委实太过。其所谏亦为平常

事，实在不相称，请陛下明察。”

班中的魏徵嘴角边浮起微笑，他知道李世民这样做，是想鼓励臣下纷竞直谏。

果然，李世民挥手让萧瑀退回，语重心长道：“朕所以对孙伏伽厚加赏赐，无非为了两点：一者，元律师之死罪已由朕勾决，孙伏伽坚持律制，不畏强颜，敢于直谏，功莫大焉。戴卿，朕今日赏了孙伏伽，就是想让你们知道，国之大莫过于法。就是朕的话，也不可与法相触。二者，朕想让孙伏伽开一个好头，望众卿慕之效之，多谏政之失，朕之失，开极言规谏之风气。”

群臣纷纷点头，但像尉迟敬德这样的人还是觉得这样太便宜：不用一枪一刀，仅写了几行字就得了一处大园子，天下真有这样的美事啊。

李世民挥手让戴胄退回班中，接着说道：“既然引出了这个话题，朕就多说几句。前些日子，魏卿曾经劝过朕，让朕克制己欲，接受群臣之规谏。朕想想实在有理，为君者一言兴邦或丧邦，威权太重。朕与众卿一样亦为人，非神也。若无国法规之，若无臣子谏之，则所失甚多。隋炀帝去今不远，朕观其诗文，非不明事理之人，然他以为贵为天子，君临天下，人莫能撼。先失国法，再拒人谏，成为后世不齿之暴君。朕今日所以重赏孙伏伽，盖为此也。

“任用廉吏，当访良吏，这是朕要说的第三件事。武德之后，设州太多，如今官吏比起前隋来，一点都不少，甚至超之，其中良莠不齐，须加抑简。这件事由玄龄酌之，不管是京官和外官，都要设法裁撤，将那些能干的吏员放在关键位置上。另外，可诏天下诸州推荐良才。这些年战乱频繁，一些良才不免散落乡间，要将他们简拔上来。封公，你知事吏部，可与无忌一起从速办这件事。

“其四，朕致力于使民衣食有余，则诸州刺史最为关键。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各地能否治乱，唯系那些都督、刺史之身。无忌，今年考绩不能走过场，要多派人微服出行，实地看看他们到底做得如何。玄龄，你可与无忌一起办好这件事。要将那些平庸者，特别要将一些举地降唐因荫其地者考核清楚，大唐的官位不是用来赏赐的，是要造福庶民的。待你们考功事毕，二月望日将留任者召来京城，朕要见他们。”

封德彝、房玄龄、长孙无忌出班接旨。

李世民谈兴甚浓，自御座上立起，又向前跨了几步，目视群臣道："朕刚才说的四件事，与天下之纷纭事务相较，实在是挂一漏万。朕知道，要使国家大治，靠朕一人是不行的，须靠众卿家以及刺史、县令来共同努力，只有群策群力，方能实现。那日魏卿曾经说过，要想实现天下大治，须有清明政治以为基石，朕深为赞同。朕刚才已经说过，朕定当克制己欲，劬劳理政，唯以国家法度为绳。至于众卿家，今后不可再说什么揣测圣意之类的话，朕之心意放于明处，再无幽暗之心机。朕力求做到不以个人好恶判事，不偏不倚求得公正。朕今天说了，众卿今后各司本职勤勉为之，不思偏邪，即为好官。若再进一步，大家在理好本职的同时，再为国进一言，献一计，如孙伏伽这样，则为良吏，朕定依功赏赐。朕不学秦始皇、隋炀帝，对于臣子的进言，只要是心为国是，哪怕是偏激乃至过头的话，朕不会怪罪。还有，朕不管你们以前有过何种过失，曾有过何种卑下的伎俩，从现在开始，只要行正大光明之举，将不忠不正之言行弃之如敝屣，则是我朝正直之臣。若再有人行一些鬼蜮伎俩，朕定严罚不贷！

"好了，朕今日就说这些，大家散去吧。敬德、志玄、无忌，还有侯君集，你们先在宫外候着，随朕一同看看叔宝兄。"

百官依次退出殿外，众人皆默默不语，仔细咀嚼着李世民说的这番话。

李世民退出显德殿略显疲惫。他令宫女重新为自己净了面，并嘱咐要用凉水，这样就觉得精神许多，然后进膳连喝了两碗小米粥。饭罢坐在胡床上闭目小憩片刻，便即刻恢复了精神。

李世民迈出殿门，就见内仆局已经备好了革辂车供他出行，尉迟敬德等四人也候在那里。他们将跟随革辂车出宫门之后，再上马随驾。李世民皱了一下眉头，挥手道："不用车驾，牵马来，朕有敬德四人随侍即可。"

秦叔宝居住在朱雀大街西侧的安业坊里。他们五骑出宫门后过禁苑再入芳林门，向南绕上朱雀大街，很是驰骋了一阵。李世民自从夺宫成功之后，除了上次到渭水边与颉利相见以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与武将一起扬鞭疾驰。城里虽没有田野那样空阔，然行在街上，看到两旁家居皆悬幡张灯，路上行人以串门者多，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别是一种

风情。

李世民侧头问侯君集道："叔宝兄原来身体一直康健，怎么说病倒就病倒了呢？"

侯君集道："其实秦将军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不好。想是他为陛下之事一直强撑着，现在大事已定，他再无牵挂，就此躺倒不起。唉，听说他到了年关之时，症候似乎又加重了。"

"什么症候？"

"浑身疼痛无力，经常咯血不止，脸色蜡黄且白，如纸一般。"

"请太医看过没有？"

"看过了，太医说他积劳成疾，内伤复发，需慢慢调养。"

李世民想起了去年秦叔宝与尉迟敬德为自己值守一事，因叹道："他的身体这样，还接连为我值守数日。唉，说不定他的病因还是那时候落下的呢。"

说话间，他们已到了秦叔宝的住宅门首。侯君集让门人入内通报，被李世民挥手止住，说道："不用麻烦了，若叔宝兄知道我来，定要强撑着起来行礼，如此就不是我来瞧他的初衷了。"

那名门人在前引路，领着几个人穿门过院，直奔秦叔宝居住的后堂里。房内略显阴暗，居中有一盆彤红的炭火，将屋内烧得暖融融的。左边的桌榻面前，点着一盏红灯笼。秦叔宝闭目躺在榻上，柔和的光芒射在其脸上，略微增加了一些红润。

榻前坐着一名妇人，想是秦叔宝的夫人，身边站立一名侍女手端瓷盏，不知要为叔宝喂药还是喂饭。那名门人进房后轻声禀报了一声，叔宝夫人原来没有见过李世民，现在闻听皇帝驾到，顿时慌忙起来。她匆忙起身要向李世民下拜，不小心撞翻了侍女手中的瓷盏。只听"咣啷"一声，那瓷盏在地上跌得粉碎。

这声响惊醒了秦叔宝，他睁开眼，见李世民等人已走到榻前，急忙挣扎着要起来，嘴里说道："臣未及时迎接圣上，罪该万死。"

李世民伸手将他按回去，轻声说道："叔宝兄，我悄悄来这里，是我不让他们事先通报。你身子沉重不可妄动，千万不能再加重症候。"

尉迟敬德在旁说道："叔宝兄，你就好好躺着吧，别因此再有什么闪失。"

秦叔宝点点头，慢慢又躺回，他的眼中忽然涌出了热泪，哽咽道："圣上刚刚即位，正是需要臣等出力的时候。唉，臣之身体实在不争气，不能为圣上效力不说，还累圣上挂念，臣心中……心中……实在不安。"

秦夫人取来高凳，李世民点点头坐了下来。其他人不敢坐，依旧侍立在李世民身后。

李世民用手抚在秦叔宝手背上，安慰道："叔宝兄，以往征战中，敌阵中骁将锐卒张扬炫耀时，我多命你杀入敌阵以夺其势。你每次不辱使命，跃马负枪而进，冲杀于万众之中。那日我们说起，你已经历二百余阵，屡受重伤，前后出血计有数斛，焉得不病乎？你为国如此，功已甚大，何得不安？若说不安，还是我心里最为不安。眼下天下渐平，该是你们这些功臣休憩的时候了，你却得了如此重疾，唉！眼下只有多为你访名医，用药石，争取早日调养好，我心才安啊。"

"陛下这样说，臣唯有感激涕零。臣看眼下之势，不能起身为陛下效力了，可还空挂着朝廷的官职，陛下又赐下了丰厚的实封。陛下，臣有一事相求。"

"叔宝兄尽管说。"

"臣不能为陛下效力，然也不能占着朝廷的位置。请陛下答应赐臣致仕归家养病，也算是报君恩之万一。"

李世民扭头看着身后四人，感叹说道："人称叔宝兄仁义勇猛，这仁义一节并非皆轰轰烈烈之事，唯从细微处才见精神。叔宝兄为朝廷考虑如此周到，疾病之中不愿荒弛朝廷制度，委实可叹啊。"

他又转过头来面向叔宝，摇头道："不可。你现在好好安心养病，不许再虑其他。现在朝中文武官员确实需要裁减，然你万不能告退。你病情沉重时，不许他们前来叨扰你。待你病有一些起色，可据你的精力

让他们入府来向你禀事。叔宝兄，今天为贞观元年的元日，天下的大事还要我们君臣一起来办，这日子还长着呢。”秦叔宝更是热泪盈眶。

李世民举目四壁，见房中家具简陋，又兼光线不好，因嘱咐长孙无忌道：“无忌，传我的话。让殿中省为叔宝兄另觅住所，并添置家具，费用由殿中省支付。”若让殿中省支付费用，则是由皇帝自掏腰包，这下子等于又赐给了秦叔宝一处宅子。

秦夫人一直退在一侧，心里不免惴惴然。现在听了李世民的话，总算明白要赏给自己一处宅子。她见叔宝只顾哽咽难说成话，急忙跪下拜道：“贱妾代拙夫谢圣上赏赐。”

李世民说道：“起来吧，你要好好照顾好叔宝兄。只要他的身体好起来，即是你的最大功劳，朕会单独赏你的。”

李世民又与秦叔宝说了几句话，然后起身出门。他走到院子里过了中堂，忽然停步，转对长孙无忌道：“叔宝兄如此仁义英烈，可以下一道明诏彰其事迹，使天下武官心慕效之。”

长孙无忌道：“秦将军仁义英烈，性情敦厚，且时时为朝廷着想，有可彰之道。臣定传旨秘书省，让他们及早拟诏。”

“你还是告诉如晦吧，他知道我的心意，可让他先拟诏交由秘书省。”

“臣遵旨。”

这时尉迟敬德插话道：“陛下刚刚说过要抚民以静，现在天下战事不起，再彰叔宝之功，似乎有点不妥吧？”长孙无忌听完不安地瞪了尉迟敬德一眼。自从玄武门事变后，尉迟敬德以为自己功劳最大，似乎变了一种性子。他对同级僚属往往如斥下属，就是到了房玄龄、杜如晦面前，也常常根据自己好恶直言相抗。眼下李世民刚刚说过要下明诏彰叔宝之功，他马上就提出反对意见。

李世民听后倒是没有什么反感，思索了一下说道：“不对。抚民以静不意味着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眼下北面有颉利和梁师都，四夷也未完全安定。敬德，眼下不可有任何懈怠，习兵练武，那是一刻也不能停的。”

尉迟敬德又道："然没有战事，诸多将士对着空靶子练武，实在练不到好处去。"

这句话引起了李世民的警惕，他看了尉迟敬德一眼，语调依然平和，说道："自古以来骄兵必败，你和志玄、君集现仍为武职，不能染上什么骄气。我说过现在要偃武修文，那是对治理天下而言，然武备不能有一丝儿松弛。以往君主在太平之时，多修长城以阻外狄侵扰，长城修好，就以为万事大吉。殊不知长城为死物，抵抗外狄毕竟要靠人。这样反而受了长城之累，终致败亡。敬德，要知武备一道，须常抓不懈。何况天下尚未太平，万万不可产生骄逸之心理。"

尉迟敬德、段志玄和侯君集急忙答应，尉迟敬德虽目空一切，然到了李世民面前，依旧心怀畏惧。

"还有一点，"李世民的眼光扫过四人，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你们皆为我的旧属，又立有大功，与其他人相比和我多了一层情分。这一点，我心知，你们也心知，那是什么时候也改变不了的。然到了群臣面前，你们不能有任何的特别，大家都是平等的，与我没有远近之分。我已非往日的藩王，现为一国之君，应舍一己之私，求天下大同。敬德，我听说你近来盛气较旺，动辄欺凌同僚，甚至和玄龄、如晦争吵。你若始终有理，我欣赏你的正直之气，然若是因为骄横所致，什么时候都以为自己功大，那是不许的。魏徵劝我要克制己欲，那是为国着想。你们作为臣子克制己欲，力求中规中矩，与同僚和睦相处，一心为国办事，那也是为国着想。你们明白我的心意吗？"

四人齐声答应，在这寒冷的院子里，尉迟敬德的黑脸上竟然流出了涔涔冷汗。

几人出门上马，绝尘而去。

二月望日，天下诸州刺史齐集东宫显德殿，准备觐见李世民。显德殿里，京城文武官员分班站立两侧，诸州刺史站立在中间。本来就有点窄狭的大殿，今天更显得拥挤。

李世民升上御座，受群臣的朝拜。只见眼前人人相挨，几无腾挪之地。这时执事太监宣道："圣上有旨，因殿内人多，可免跪拜礼，人人执笏躬拜即可。"群臣面向李世民身体前躬，三呼万岁，其声洪大，颇为壮观。

拜礼已毕，殿内回复宁静，群臣静待李世民发话。李世民开言道："众卿平身。今日朝会，因诸州刺史来参，与前制略有不同。这里有两道诏令已经明发了，想京中诸官已经看到，发往外地的也许还在路上。玄龄，你可将析天下为十道的诏令给众卿讲一讲。封公，玄龄讲完后，你将那道告天下百官诏也讲一下。"

原来，唐治国家以来，改郡为州，随着其辖下疆域的逐步扩大，州府也越来越多。州府刺史为其最高长官，此时已有数百刺史。诸州事务直接与尚书六部发生关系，六部不胜其烦，难免漏失很多。为了相对集中诸州事务，理顺奏事程序，且能更直接地察考冗员，做出相应的裁撤，房玄龄提出在州府与尚书六部之间设置道。这个建议经李世民首肯，又由相关大臣讨论，终于明确下来，最后以诏命的形式发往各地。各道由朝廷派遣重臣为巡察大使，以巡察四方，黜陟官吏。这样，由于设置了各道，且在各道委以重臣为大使，他们可以便宜行事，更直接地处置诸州事务，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有利于在各地及时实现朝廷的意志。

房玄龄宣读完此道诏命后，诸州刺史的心态各异。这样将自己置于各道的管理之下，是祸是福，一时难明。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后朝廷加强了对各州的巡察，一些地远之州再想妄行其是，以为远离朝廷，可以自成一统，是不可能的了。

其实唐置十道，并非首创，是受西汉的启发。唐时全国共有州府二百九十五个，县一千三百二十一个。而西汉时的郡与唐的州相同，西汉的郡国以上设州，州设刺史，则唐现在不能再在道中设刺史，因设大使。但是，西汉的州与唐的道也有差异，唐的十道以山河形势而设，这样更具有经济和军事的意义。如关内道南倚终南山，东濒河水，既有了军事上的凭借，还可为此特设关隘。其西倚陇坻，陇坻已经险要，并可以控制住六盘山下的清水河谷。其北虽是沙漠，然守着沙漠边缘，加上那里还有一道阴山，则北方游牧部落不敢轻易南下牧马。从经济上来说，如河南道和河北道是主要产粮区，又是盛产丝织品的地区，这样从区域上划成一道，则有利于管理。

封德彝宣读的诏令，是虞世南根据李世民的指令，将前时经辩论、讨论所形成的治国方略逐条列出，并加以阐述，该诏竟然有洋洋万言。李世民命将该诏明发天下，并命各州将诏文抄录，分送各县，以使各级官吏知闻。

房玄龄和封德彝宣读完诏令之后，先后退回班中。这时，殿中变得鸦雀无声，群臣的目光齐齐地盯向李世民，静等他开口说话。

李世民立起身来，走到御台上，在前沿上站定，缓缓将目光在殿内扫了一圈，然后将目光定在中间的外官群中。他的目光柔和又显得十分威严，下面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他的目光正盯向自己。

李世民说道："朕即位以来，今天是第一次与诸州府刺史见面。吏部考功已毕，你们现在能站在这里，说明你们的官声不错，为国为民都尽了力。朕始终认为，若想实现天下大治，全仗你们为官一任，恩泽一方。嗯，这里所说的恩，并非你们的私恩，即是刚才封公所宣的朝廷大政方针，为公恩。如此，朕的思虑才算有了切实的保障。大唐统辖的州府现在共有二百九十五个，位居刺史的，朕不认识的居多，然朕之心始终记挂着你们。殿后的照壁上列着各位的名字，每有奏章来言说各位的功过，朕逐条将之列于各位的名下，这样，朕虽不识各人之面，然诸位在任上干了些什么，朕还是心中有数的。咬金来了没有？"

程咬金急忙出班，执笏奏道："臣在。"原来，程咬金被李建成派往康州为刺史，那是李建成为了剪除李世民的羽翼。谁知程咬金到地方上几天，反而干出了瘾。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先授他为太子右卫率，既而迁右武卫大将军，程咬金不愿在京城为官，闹着要放外任。李世民只好让他仍兼任右武卫大将军，另授他为泸州都督兼泸州刺史。这次李世民召见各州刺史，程咬金也兼程赶来。

李世民道："咬金昔日随朕征战，立下的战功天下知闻。可他不通文墨，且性善滑稽失了厚重，将他授为刺史，朕心里一开始并不踏实。因此思来想去，将他放在泸州，泸州那里地广人稀，又兼山水纵横，距离南獠较近。朕将他放在那里，其实重点是让他在那里照顾军事，以监督南獠，嘱他将泸州政事多委与别驾及长史等人。然令朕想不到的是，咬金在严厉军事的同时，对州府政事也事必躬亲。殿后照壁上记录有咬金的二三事，一曰其处事公正，绝不徇私。每每断案必详细询问，并多听下属意见，然后秉公而断。二曰亲民，泸州那里部族复杂，多有冲突，咬金不愿以军事弹压，往往苦口婆心多方劝说，以息事宁人，保证百姓安宁，使他们各安其所。三曰劝民稼穑，疏治水患。无忌，吏部对咬金的考课，最后如何定的？"

长孙无忌奏道："吏部对咬金的考课为上中，言其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

李世民点头道："嗯，吏部既有此考课，那是不会有偏私的。咬金，朕今日当众赞你，并非你原是朕的秦府旧属，实在因为你的官声不错，那是你远距京城千里之外自己的作为。"

程咬金顿首道："臣虽远离圣上，但总想到臣原来是圣上的身边之人，自知每做一事及每发一言，皆事关陛下的名誉。臣因此打起精神，以陛下的作为为楷模，力争效之仿之。陛下今日当众说臣好，臣一面感激涕零，另一面，这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在肚中了。"人群中发出了一阵轻微的笑声。李世民也露出微笑，说道："咬金，你只要一天在任上，这颗心就不能放在肚中。朕今日赞了你，今后要做得更好才是。你不通文墨，应该想法弥补才好。"

"臣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短处，也想读点书。可臣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且一摸书就犯困，实在是勉强不来的。这读书事儿做不好，臣心里实在有愧，有时候也骂自己为何不早点读书。然事已至此，再骂也是无用，只好在任上加倍努力，勤勉为圣上办事儿。"

"这样就好。众卿家，为官者须公心为上，不拘读书多少，这一点都应该做到。朕今日在这里赞扬程咬金，其实就是赞他公心为上。有了这一点，众卿为官时就不至于有了偏差。

"咬金，你不通文墨，毕竟为一憾事。朕帮你想一个法子，你不妨去求求褚先生。"褚亮现为散骑常侍，也站在班中。

程咬金还以为李世民让他请褚亮为师，连连摇手："陛下，臣不敢劳烦褚先生大驾。"

"错了，你没听过褚先生之子遂良之文名吗？朕听说他既博涉文史，又工于隶楷。你可求褚先生将遂良放给你，一者让遂良随你身侧，可以帮你；二者可以使遂良历练一番。褚先生，你以为如何呀？"

褚亮出班奏道："犬子蒙圣上青眼有加，敢不从命？臣奉旨。"

李世民接着说道："咬金，为政之道，看似繁复，其实简单。只要心存百姓，忠心为朝廷办事，即为正途。朕今日所以赞你，不为你是朕的旧属，不为你在任上做了一些有益之事，也不为你超越武将本色修文理政。是想通过你告诉天下官吏，为官一任，须依本分，不拘官职大小，能力多寡，只要如你这般保质朴之色，行朝廷制度，再主动有些作

为，即为良吏。若天下良吏渐多，取得天下大治则不远矣。”

程咬金心情激荡，哽咽道：“圣上……圣上待臣如此，臣……臣唯有尽忠以报皇上。”

李世民微笑道：“你退回去吧。咬金，你赴任之前，可去看望一下叔宝。朕上次去看他，他病中还念叨着你呢。”李世民的这几句话声音柔和，让群臣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柔情。看到程咬金退回班中，李世民又唤道：“新任邓州刺史陈君宾，可上前来。”

从人群中迈出了一位年逾五十之人，他身材高大，留着一髯花白胡子，头戴进贤冠，身着一袭绿色弁服。这身官服已经洗得有些发白，臂肘等易磨损的地方，竟然镶有几处不起眼的补丁。加之他形干体瘦，给人的第一感觉即是“落拓”二字。他到了李世民面前站定，执笏奏道：“微臣陈君宾叩见陛下。”

李世民的眉头轻微地皱了一下，平素爱美的他显然有点不习惯陈君宾如此模样。他很快调整了神态，目视陈君宾，问道：“你就是陈君宾了，知道朕为何唤你吗？”

“臣不知。”

“朕看过吏部的考课，对你之评语为上上，在咬金之上啊。”

“臣为一方刺史，但知秉承朝廷的制度，不敢胡作非为，致力于勤政爱民，不过尽了做臣子的本分。至于吏部的考课，想是对臣过于溢美。臣这几日，心中不免惴惴。”

“吏部今年的考课，是从朕的意旨认真地核查了数遍，没有虚妄的偏倚，对你之评语可谓中肯。盛名之下，你不骄不躁，有谦虚之风。嗯，不错。你原任邢州刺史，现去邓州，已经到任了？”

“禀陛下，臣刚刚被授任为邓州刺史，尚未赴任，便又接到朝廷的明诏，因兼程赴京。臣想待京城事毕，就直奔邓州赴任。”

“嗯，这样也好。陈君宾，此次吏部考课，得上上评语者并非你一人，知道朕为何将你独自唤出吗？”

“臣不知。”

“你为南陈沈阳王陈伯山之子，仕隋为襄国通守。太上皇起兵兴唐，你认清大势，不劳我朝一刀一兵，毅然携郡归唐，因受封为东阳郡公。如今天下初定，举地归唐之官吏甚多，虽多因势而然，毕竟免了周折，也使百姓免遭纷扰。这份功劳，朕会永远记下的。然则朕今日并非要单赞你的这份功劳，朕看重的是，你举地降唐不居功，而是生活俭朴，千方百计恢复辖地生机。邢州那里，既遭受过突厥的入侵，又有刘黑闼之流数度为乱。朕深感那里的百姓流离，土地荒芜。然经过你数年的治理，百姓逐步稳定，人口逐步增加，去年你还按例交了相当数目的租赋。河北之境，以邢州成绩斐然，皆为你功。”

陈君宾顿首道：“臣多聆听朝廷教诲，又多读圣贤之书，明白民为邦本的道理。臣忝为一方刺史，心想只要把所辖地方的事儿办好了，即是不辜负陛下的圣恩。”

“好一个‘民为邦本’，这正是朕要对诸位刺史说的话。天下大乱之后，百姓离散，土地凋敝，如何改变这种状态，休养生息为第一要务。朕即位以来，先是退走突厥并在渭水盟约，两邦勿相侵扰。这几年，朕不想再南征北战，于是定下了‘抚民以静’之国策。你们作为朝廷主持各州政务之大员，首要者心存‘民为邦本’之心，再其次，还要明白‘静为农本’的道理。陈君宾，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陈君宾答道：“臣明白。臣在邢州时，致力于百姓休养生息，现在想起来，和陛下所言的‘静为农本’暗合。还有一点，为官者要想百姓之所想，如征役，就不可违了农时。”

“好呀，就是这样。这不违农时，说来容易，然做起来就难了。一些官吏只想自身，威福自重，征役时完全不考虑百姓的利益，实为扰民。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征役无时则禾黍不登。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时令特点。你们作为刺史，更须明白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令之内涵，要细致弄清百姓在这些日子都干些什么。朕今天第一次见你们，先不查问你们明白几何。待来年毕集，朕自会挑选数人，查问你们在这些节令时都干了些什么。无忌，来年的考课，须增添这些内容。朕今日说了，凡是在节令之时举行占影、占气等仪式时，统统由州、县、乡各级官府主持。好了，陈君宾，你先退回去吧。朕听说邓州那里，遭受朱粲盘剥日久，民户逃亡很严重，土地大片荒芜，你此行的担子实在不轻啊。”

陈君宾答道："臣牢记陛下圣谕，不敢有违。"

李世民若有所思，唤出陆德明问道："陆卿，记得以前有籍田之法，现在缘何废之？"

陆德明答道："天子亲耕籍田早已有之。籍田之日，由天子亲祭先农，再躬御耒耜，籍于千亩之甸，以示天子重农事之意。自东晋之后，由于中原分裂，战争纷纭，且主政异族风俗不同，此法已被废弃数百年之久。"

李世民略略思索了一会儿，毅然说道："朕现在既重农事，为了劝课农桑，须恢复此仪式。陆卿，你可先拟就《籍田诏》颁布天下，再由太常寺预作准备。定于明年正月，朕亲祭先农，亲耕籍田。"陆德明答应一声退回班中。

李世民依旧站立着侃侃而谈："朕刚才单独唤出咬金和陈君宾，非是对他们有偏爱。朕其实是想拿这两人的例子说明：不管你学富五车或者不通文墨，只要不存私心，忠心为朝廷办事，都能做出成绩来，此为一；其二，为官者心存百姓，以农为本，致力于奖励垦荒，增殖人口，劝课农桑，即能出好政绩。你们今日散朝后即分归各地，如何办好这件事儿？朕想你们要做好两件事儿：第一件，即是要让百姓有田可种。隋末丧乱，州县萧索，人口萧条，除了关中等地户殷地狭之外，其他地方闲置有大量空荒地。看来让百姓有田可种似乎不成问题，然有两件事儿你们须依《均田法》加以解决。顺德来了没有？"

"臣在。"长孙顺德出班答道，其时他被授为泽州刺史。

"你到任后，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侵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果断追夺并分给贫户。这件事做得很好，听说张长贵、赵士达不服，你后来是如何说服他们的？"

"他们其实不敢正面与臣相争，他们为一方官吏，反而带头破坏朝廷制度。这事儿若闹将起来，他们就是到了陛下面前，想也讨不到好处去。"

"说得好。其实朕已知此事，并着吏部及大理寺进一步追究。好，你退回去吧。"

“顺德所行此事，其实在狭乡之中经常遇到。前些年，朝廷虽有法度，然督察不严，一些有权有势者在下面胡作非为，看到好田就夺于名下。你们回去后，要将此事清查一遍。凡朝廷官吏皆有实封及俸禄，须有田者皆由实有人给之，不可巧取豪夺。你们清查后，要据实造一名册呈往户部。裴卿，你到时可据名册派员核查，对多占田亩者和弄虚作假者要严加管理，按律处理。”这里所说狭乡与宽乡，主要指该区域人与田亩之比。人口多地少者称为狭乡，人口少地多者称为宽乡。

户部尚书裴矩出班答道：“臣遵旨。”

“狭乡如此，宽乡就地广人稀了。可诏关中等户殷之地，鼓励其民迁往宽乡。宽乡官府要制定诸项措施，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以奖励垦荒。”

这时王珪出班奏道：“陛下，臣以为此议不妥。”

李世民诧异道：“怎么不妥？”

王珪道：“关中虽地狭户殷，然丁男全充府兵。若任令迁移，他们都到了关外，则关中空虚，难以为备，请陛下三思。”

王珪考虑的是若任其迁移会动撼府兵制基础。李世民稍一凝神，觉得其所说实有道理，遂说道：“王卿所谏也有道理，诏令中可以特别注明，关中充府兵者不得迁移。至于其他普通民户，还是要鼓励他们迁往宽乡。

“至于第二件事情，即是按照国家《租庸调法》按例征取，不得在此法以外滥征民力。关于这一点，朕的诏令中及刚才的谈话中已有涉及，朕不再多说。为了休养生息，朕已免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朕这样做，并非朝廷仓储溢满。恰恰相反，这些年，为了削平天下，所费无度，仓廪中其实很空虚。为此，朕在这一年中不再兴起战事，并勉宫中及百官节衣缩食。你们要好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与民同甘苦共患难，多垦荒多种禾谷，争取秋熟之时多收几成。记住，明年征租赋之时严格按法规定，不得妄取。这样，可以激发百姓精耕细作的热情，他们会算着租赋的数量多产禾谷，并多垦荒田。”

李世民的这番话让群臣很吃惊。多少年以来，主政者皆视百姓为愚

民，只是奴役和索取的对象，从没有认识到百姓为兴农的主体。他们虽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然只是认清了奴役百姓要有度，不可太过。

这时，魏徵从班中闪了出来，执笏奏道：“禀陛下，臣有事要奏。”

李世民归入御座，点头道：“魏卿，有事可即奏来。”

魏徵道：“孔子言‘君子讷于言，敏于行’。臣以为陛下这些日子以来，对臣下说的话及所颁诏令，可谓多矣，然行动甚少。臣以为陛下与圣人之言不合，似是敏于言而讷于行呢。”

魏徵此言一出，举殿哗然。若按魏徵的认识，则今日李世民召集文武百官及天下刺史，其所言即是虚话，有故作声势哗众取宠之嫌。一些人心里想到，魏徵不识时务当众直扫李世民的颜面，李世民肯定会龙颜大怒，至少要给魏徵一个“大不敬”的罪名。

李世民听后果然恼怒，只见其脖子中的青筋暴起，本来就红润的脸庞变得通红。他的手紧握御座把手，作势又要立起身来。然一转念间，自己前些时还当堂赞孙伏伽敢于直谏，现在若当堂动怒，则自己以前的作为和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且魏徵身为谏议大夫，又是出名的耿直之人，其当殿谏诤也为本分，自己说什么也不能斥责他。想到这里，他松开双手放松了身体，斜倚在御座内，脸上挤出笑容问道：“魏卿所言，若有所凭，朕愿闻其详。”

“陛下多次说过，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誓不学也。臣刚才也听到陛下告诫百官，言要去奢省费，崇尚俭朴。然臣今日见西门外有人运送重木，说是要在武功县重造宫殿。武功那里，太上皇已建有庆善宫，陛下现在又要建设，肯定是重置浪费。如此看来，陛下口头上说的是一套，行动上并非如此，那是当不得真的。”

李世民脸上的血又涌了上来，魏徵所奏其事是真实的。李世民春节入宫向李渊献寿时，李渊偶然提起，说其故宅庆善宫的主殿需要翻修，最好将主梁换下。李世民当时就答应下来，承诺年后寻来良木立刻修缮。这本是小事一桩，没想到还是让魏徵给撞上了。让李世民最恼火的是，你魏徵有的是时间，何必非要在如此多人的场面上给自己难堪。

裴寂走出班来，说道："魏大夫，想是你不了解内情，老臣倒是知晓。还在去年，太上皇曾经说过，老宅的主殿因年久失修，屋顶漏雨淋坏了主梁。想陛下定是遵太上皇之命，将老宅略作修缮，其实所费并不多。陛下，是这样吗？"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不错，正如裴公所言，朕遵太上皇之命将老宅略作修缮。"

魏徵不依不饶，强项说道："陛下既然不愿崇饰宫宇，游赏池台，且如今国家并不富裕，就没有必要再造宫室。现在虽动一砖一瓦，若传之天下，定有人说陛下言不由衷。如今皇室皆在京城，庆善宫那里日常仅仅派人居守，一年内太上皇和皇上也难得回去一趟。如此看来，还是不动土木为好。陛下既要去奢省费，躬行节俭，不能给天下人说嘴的因头。臣以为，请陛下立刻下旨停建，方堵众人之嘴。"

裴寂斥道："魏大夫越说越没谱了。圣上以仁孝治国，太上皇的话，他能不听吗？若停建庆善宫，岂不让圣上背上不孝的名声？"

魏徵道："裴司空有点危言耸听。太上皇起兵于乱世之中，深谙百姓之苦，皇上欲行新政，太上皇定是赞成。只要圣上将此番话告诉太上皇，想他定会释然。"

"如魏大夫这样说，太上皇及圣上修缮了庆善宫，就是不体恤百姓了？"裴寂这一段时间在朝堂之上不多话，今天与魏徵当庭相争，似乎找到了一点以前的好感觉。

李世民在那边沉思半天，心中反复了数回，终于权衡利弊有了主意。他挥手道："裴公，你退回去吧。魏卿，朕想好了，就依你意罢修缮庆善宫之务。太上皇那里，朕自去说服。敏于行而讷于言，朕接受你的诤言，今后尽力行之。好了，朕今日有些乏了，大家散了吧。"

第九回　明君怀仁息微澜　贤后示德忙亲蚕

李世民那日退朝后，心情很不愉快。魏徵不顾自己颜面，当着那么多的人顶撞自己，着实让他难堪。不过，自己既然想要大治天下，就得崇尚俭朴，去奢省费，魏徵所谏并不为错，想想也就释然了。

然而魏徵并不罢手，变得愈发凌厉起来。两日后，魏徵又当堂使李世民难堪了一回。

这些年因战事不断，每年都要募兵以补军力。按唐制，男二十岁以上者方可检点入军。然募征不断，兵源难免捉襟见肘。此年，封德彝以尚书右仆射充任检点使，他向李世民建议，放宽募兵年龄限制，把十八岁至二十岁的中男都检点入军。李世民同意，诏封德彝依此抓紧办理。

敕命一出，有司开始忙碌起来。魏徵闻讯，与王珪联名上表，以与制度不合为由，坚决反对。

封德彝见状，急忙出班奏道："陛下，魏大夫、王大夫所言，臣也有所考虑。臣在检点过程中，多次到就近的募兵点核查，见入军籍者皆模样粗大，即使年龄不到十八岁者，其模样也与成人无异。臣看后方才心安，以为他们可堪为任。"

李世民心中怒火上升，觉得魏徵和王珪泥古不化，死搬教条，遂说道："对呀，封公的眼光是不错的。如今正是非常时期，朕不想征战，然边防不可不备。若边防不备夷狄入侵，又起狼烟，就会影响国内的安宁。魏卿、王卿，你们依国家制度为据并不为错。可国家制度并非常式，也要经常变通才行。这件事情你们就不要再争了，朕心已定，凡中男以上，或者年龄未及十八岁但身材粗壮者，皆取入军。"唐制规定，男子十八岁以下者，称为次男，十八岁至二十岁者，称为中男，二十岁至六十岁者，称为丁男。

魏徵看出李世民有些不高兴，却仍坚持己见，说道："陛下曾说过，国之大莫过于法，难道要动辄违之吗？"

李世民的声音略高了一些："魏卿，朕所以取中男入军，刚才已经

说得很明白。朕这样做并非逞一己之私，也是为国家大计着想。你冥顽不化，难道想存心抗旨吗？”

魏徵没有一点畏惧之色，大声说道：“臣不敢抗旨，然国家有制度，妄取中男入军有违制度，臣也不敢署敕。”

李世民的嘴张了几张，一时说不出话来。原来他即位后，为了改变以前谏官空为摆设的状况，特别下诏明示，凡谏官所谏事体，若无该谏官最后署敕同意，则不得施行。眼下的魏徵不肯署敕，自己若绕过谏官这一道关而强令施行，也有违自己的前言。

封德彝练达于事故，他见李世民与魏徵僵在这里，下面群臣众目睽睽，若再起冲突，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遂说道：“陛下，此事关系太大，以从长计议为好。”

李世民面露恼怒之色，斥道：“什么从长计议？现在就说。你们都退下去吧，由朕与魏卿、王卿单独说。”

群臣见李世民动了怒火，都低着头退出了殿外，殿内仅剩下李世民和魏徵、王珪三人。

李世民待众人退出，脸色更加阴沉，劈头问道：“中男若实在瘦小，自然不点他们入军；若身高体壮，是可以检点取入军中的。你们如此固执，到底妨碍了你们什么地方，偏偏与朕作对？朕不明白其中原因，现在大臣们都退出了，你们可以好好说说个中究竟。”

魏徵和王珪早已料定李世民会有一番疾语厉声，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听到李世民的问话，两人对视一眼，王珪示意魏徵作答。

魏徵慢慢前行了几步，行到御台前沿下，正色道：“臣闻竭泽取鱼，当时非不得鱼，然明年将无鱼；焚林而畋，当时非不获兽，然明年无兽。若陛下将次男以上尽点入军，则当时有兵，明年就无兵了。国家制度所以定下丁男可以检点入军，那是从长计议，非重一时之功啊。”

李世民哼了一声，说道：“朕非三岁孩童，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朕已经说过，此为非常时期，变通一下还是可以的。”

魏徵穷追不舍：“然则将次男以上尽点入军，各乡男丁罄尽，田亩

无人劳作，那么国家的租赋杂徭，又由谁来负担呢？”

王珪接话道：“陛下，其实检点兵丁不在数量多，若精简壮健，人倍其勇，所谓精兵是也。如现在这样多点取入，他们入军后不明军事，仓猝之间难以上阵，只好将他们充作杂役，看来其数虽众，然终归无用。”

魏徵又换了种语气劝道：“如今边境相对稳固，唯有东突厥为心腹大敌，陛下已与其盟约，且派李靖等人重兵防守。自武德七年之后，天下再无大的战争，将士养精蓄锐至今，其实不用大加添兵。何况，陛下决心抚民以静，若不顾国家制度妄将次男以上者充军，则天下百姓以为陛下依旧尚武。”

这几句话显然打动了李世民，他默默沉思，不再作声。

魏徵语气一转，语气加重起来：“比较起来，征兵毕竟事小，还有最关键之处，不知陛下想到没有？”

李世民不耐烦道：“还有什么关键之处？魏卿，朕隐忍你已经多时了，别动辄危言耸听！”

“陛下多次说过：‘朕之为君，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因必须以诚信待人。’陛下既这样说了，行动上须严格遵之。此次若将次男检点入军，即非诚信，就要失信于天下之人了。”

李世民心里一震，将事情的前后想了一遍，觉得若将次男以上强行入军，则各级官吏和百姓都能知闻此事。往年例征二十岁以上的丁男，乍然一改，他们肯定会以为自己言行不一。李世民遂点点头，说道：“是了，多亏两位爱卿提醒。此事若贸然行之，确实不妥。唉，封公也是一位谋虑周详之人，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就失了计较呢？”李世民轻轻把这件事情的责任推给了封德彝，算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孰料魏徵一点都不买账，他继续揭李世民的老底：“封公当然有责任，然最为关键的还是陛下呀。算起来，陛下即位以来，小处不说，大事上失信于天下者，此为第三件。”

李世民脸上有点挂不住，无奈问道：“三件？朕就如此不堪吗？你且对朕一一道来。”

“第一件，陛下初即位时，诏书曰‘逋私宿债，欠负官物，并悉原免’。然有司所列事条中，独独将秦王府中的器物剔出去，言称非是官家的器物。请问，陛下自秦王为天子，若秦王府中的器物非官家的，那么天下的其余器物还能是官家的吗？”

李世民仔细一想，确有其事。原来他即位之后，令户部及内府局清点官员欠债及国家器物。当时从弘义宫搬来的器件入于东宫之中，内府局以为再重新清点太麻烦，因将原东宫中器物报出，独独漏掉了从弘义宫搬来的器物清单。按理说，自己为国之君，则宫中器物皆为自己私有的，清点与不清点，其实并无太大区别。谁知这个刁钻的魏徵不知道如何探知了此事，李世民遂哼了一声，并没言声。

魏徵不看李世民的脸色，依旧继续说道：“第二件，陛下免关中两年租赋，关外给复一年。百姓闻讯，无不感恩欢悦。然臣前日见陛下又下敕旨，其中云‘今年白丁多已役讫，若从此放免，并是虚荷国恩，若已折已输，令总纳取了，所免者皆以来年为始。’由此看来，陛下前有散还之诏，现在又无端征取，则天下百姓必然以为陛下朝三暮四，如何取信于天下之人呢？”

李世民刚刚平复下来的心又鼓荡起来，这个该死的魏徵竟然用朝三暮四的词儿来形容自己，明显是大不敬！他有心想发作起来，但斜眼一看，见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史官正在一旁奋笔疾书，不由得将火气按捺了下去。谏官向皇帝进言是其本职，自己若雷霆一怒，斥责谏官，不管事情的对错，终归是一件不美的事。若传之后世，定有人说自己遵秦始皇、隋炀帝之行。想到这里，李世民强压火气，肃然说道：“你们下去吧，容朕好好想一想。”说完，他起身向后面走去。

李世民的一团火气闷在胸间，一时难以宣泄。他的步子迈得很大，随行太监须加快步伐才能跟上。

李世民漫无边际地在宫中转悠了一会儿，脚步不知不觉向仁寿殿方向挪动。

仁寿殿的宫女见李世民走了过来，早已一迭声通报了长孙嘉敏。李世民走近殿门的时候，就见长孙嘉敏带领着菁儿出门迎候。

她们将李世民接入殿内，服侍着他坐在椅子上。李世民脸色铁青，愤愤不已，好半天才憋出了一句：“这个乡巴佬，该杀！”

长孙嘉敏赔着小心，柔声问道："是谁惹动陛下生这么大的气？陛下，生气伤身，万万不可呀。"

李世民大声道："敏妹，我对你说过，在宫内你还称我为二郎，这样听来觉得习惯。什么陛下陛下的，我在朝堂之上听群臣这样呼我，耳中早生出了茧子，你别再烦我好不好？"看得出来，他的火气很大。

长孙嘉敏正色道："陛下为一国之主，妾为后宫之主，即使是小事，也须按制度办事。如今家事即是国事，妾若胡喊乱叫就失了庄重，如何母仪天下呢？"

"哼，你完全和魏徵一样的口吻。"

长孙嘉敏现在才知道，李世民斥为乡巴佬的人原来是魏徵。她大惑不解："魏徵？陛下近来在多种场合皆赞魏徵，说他是一位罕见的良吏。妾一直不敢询问国是，然陛下待魏徵的态度反差如此之大，莫非他行了不法之事吗？"

"哼，这个乡巴佬多次在堂上辱我，使我当场难堪。"说完，他简略地把魏徵的作为叙述了一遍。

长孙嘉敏听后，心中若有所思。她让菁儿为李世民上茶，递湿巾，说道："陛下，妾有事儿去后堂片刻，请稍等。"说罢，她匆匆转入后堂。

很快，长孙嘉敏从后堂走了出来，李世民侧头一看，顿时惊呆了："敏妹，你……你……这是为何呀？"

长孙嘉敏原来一身素裳，转眼间她换了一袭祎衣出来。这身衣服为皇后制服，系其受册、助祭、朝会时使用。长孙嘉敏走到李世民面前，盈盈下拜，口称："陛下，请受贱妾一拜。"说完，就伏倒在李世民的脚下。

李世民不明就里，说道："敏妹，你到底为何？这里又不是朝堂之上，缘何行此大礼？"边说边起身把长孙嘉敏拉了起来。

长孙嘉敏脸含微笑，说道："贱妾所以行此大礼，实因陛下得遇旷世良臣魏徵，因而为贺。"

“噢，原来如此。别提魏徵了，想起他我就生气。”

“陛下多读史书，又明事理，贱妾的见识实在不如陛下之万一。大致的道理，贱妾也听过一些，比如陛下最近曾多次提过‘君明臣直’四个字。”

“怎么讲？”

“魏徵现在坦言，盖因陛下圣明之缘故也。若陛下昏暗，则魏徵噤若寒蝉，定会保命要紧，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哼，魏徵知道我想做明君，所以才敢忘乎所以，没上没下。”

“陛下最近也多次说过，民为重，君为轻。所以重民者，其实为重天下也。若无天下，焉能有君？魏徵敢于犯颜直谏，缘于他知道陛下会以国是为重，不以小节毁之。何况，陛下若杀了魏徵，其实就是否定了自己。陛下难道想做一位昏君吗？”

长孙嘉敏的最后一句话，连身边的菁儿听到后也觉心动。果然，李世民听后变得眉开眼笑起来：“哈哈，敏妹，莫非你是魏徵的同党，互通声息啊。”

长孙嘉敏正色道：“不错，我们是同党。陛下忠直之臣越多越好。”李世民彻底地释出了郁闷，心里已经定下了主意，不想再说这个话题。忽然见案上摆满了册子，因问道：“敏妹，你和菁儿在这里忙什么？”

长孙嘉敏抿嘴笑道：“我们还能忙什么？当然都是为陛下忙呀。陛下操劳国是，后宫之事当然要由贱妾来操劳了。我忙不过来，就把菁儿拉来一起看看。”

李世民凑近细看，原来册子上写满了人名。再仔细一观，原来这些人名皆为官宦之女，年龄在十六岁至十八岁之间，下面还有各人的生辰八字及身材、面貌、才艺等介绍。李世民明白，这是长孙嘉敏在为自己挑选嫔妃。李世民这些年虽搜罗了不少女人为妾，然现在当了皇帝，毕竟与规制相比差了许多，这就有劳长孙皇后为其遴选了。

李世民低头看了一阵，然看不出所以然来，因问道：“你们两人选

了半天，有中意的吗？”

菁儿插嘴道：“有呀，我们仔细挑选，发现其中以郑仁基之女最为出众。其年龄已二八，容色绝姝，颇知礼仪。”

李世民微笑道：“嗯，你们主仆两人的眼光是不会差的。敏妹，若果然不错，可下诏书聘之。她们新入宫，聘为充容即可。”

长孙嘉敏答道：“好的，待妾再核实一遍，即请陛下下诏书。对了，杨昭媛有喜了，想陛下还不知道吧？”

李世民大喜，说道：“真的？她有喜了？我去看看她。”

菁儿抿嘴笑道：“陛下还是最心疼杨琚妹妹啊。”杨琚即是杨琼的同胞妹子，系隋炀帝与萧皇后所生。杨琚一开始嫁给了李元吉，后李元吉被杀，杨琚就随其姐居住在一起。杨琚生得国色天香，李世民早就垂涎不已。他多次向杨琼暗示，让她劝说杨琚归了自己。杨琚一开始心伤其子，慢慢地就淡了下来，这时杨琼开始劝说她。杨琚细想想自己孑然一身，托庇姐姐门下终不是办法。她目睹李世民的丰采较李元吉更为神武，遂半推半就地答应下来。李世民当晚就临幸了她，一个是久慕芝颜，一个是久未沾雨露，两人就在红纱帐里颠狂不已。那些日子，李世民很少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似乎专宠于杨琚，并册其为昭媛。

李世民要去见杨琚，长孙嘉敏和菁儿自然要陪同。长孙嘉敏瞧着李世民那兴冲冲的样儿，知道到了此时，他对魏徵的恼怒已化作烟云散去。

随后的朝会上，李世民下诏停止将中男检点入军。他的心情甚好，将魏徵及王珪唤出道：“二位爱卿恪守本职，不畏龙颜一怒，堪称谏官之楷模。魏卿，你所奏朕之失当之处，朕已嘱萧公据实改正。不错，朕以诚信待天下，也想让天下官吏及百姓亦以诚信待朕。朕稍有失当，则乖谬流毒天下，后果不堪设想，再想补救就难矣。众位爱卿，朕日理万机，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事务，难免有疏忽之处。你们要以魏卿、王卿为榜样，发现朕有疏失之时候，要随察随谏。”

魏徵顿首道：“陛下以国为重，勇于检点自己的过失，自秦以来，无如陛下之君主也。如此，则为天下之福、百姓之福。”

李世民微笑道："能从魏卿嘴里听到赞扬朕的话，委实不容易。魏卿，朕听着你的话不觉轻松，反而愈加沉重。哈哈，希望我们今后君臣一体，把事情办得更妥帖一些。来人，赏魏卿金瓮一口，赐王卿丝绢五十匹。"

李世民看似已经完全对魏徵释怀，其实内心里还有一丝儿酸酸的感觉。李世民心想，这个乡巴佬总想让自己成为完人，那么他本身呢？难道什么事情都做得没有一点漏洞？

下朝后，李世民令将谏议大夫温彦博召来。温彦博今年四十岁，是温大雅的胞弟，多次被李渊派往外藩为使。前次他出使东突厥，被颉利扣留。李世民与颉利在渭水便桥盟约后，李世民提出要将温彦博释放回来，颉利践约将之放还，即被授为谏议大夫。比起魏徵、王珪、韦挺等人，温彦博相对比较温和，多采用书面形式上疏，不像魏徵那样动辄当庭责问，李世民感觉很舒服。

温彦博拜礼已毕，李世民挥手让他坐下，微笑道："温卿，朕今日当众赏了魏徵、王珪，你亦为谏议大夫，心中做何想呢？"

温彦博答道："陛下给予谏官之盛誉，历朝从未有之。臣等深感荣于华衮，幸何如之！臣唯有恪守本职，尽力为陛下办事。"

"嗯，很好。朕对你们寄予厚望，你们须加倍努力，及时检察朕之缺失，并及时谏之。朕今日叫你来，并非谈什么中规中矩之事，只是随便聊聊。作为谏官，你认为立身行事什么最重要呢？"

温彦博稍微思索了一下，答道："谏官之职责主要察别人之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谏官立身行事不可有缺失之处。若己不正，就难以说别人。"

"现有谏宫中，以你和魏徵、王珪、韦挺、杜淹居首。你在这里不用评价自己，对他们四人，你可一一评价，他们符合此标准吗？"

温彦博点点头，说道："臣深服陛下认人识人之本领，授他们为谏官，确实是尽其所长。以前，曾有人说过杜淹心术不正，又不齿韦挺狂傲不驯之性格。然陛下理政以来，这两人将其短处尽数隐去，凸现正直待事待人之性格，兢兢业业为朝廷办事。至于魏、王两人，其学术深沉，又兼耿直为怀，每每言事谏诤，皆高屋建瓴唯有公心。朝中对他两

人已有公论，陛下今日又赏赐他们，臣其实不用多说。”

李世民点点头，问道：“魏徵呢？要知魏徵自仕隋以来，一直官微言轻，郁郁不得志。朕释旧怨，简拔其为重臣。他为山东士族，关系盘根错节。如今他得意了，会不会假公济私，帮助亲戚或故旧谋一些私利呢？朕听说，年关前后其宅内车水马龙，很是热闹呢。”

温彦博摇摇头道：“臣未听说其有不法之事。陛下，年关之时亲戚走动，为人之常情，其实不足为怪。”

李世民哼了一声，然后语重心长道：“温卿，古语有言曰防微杜渐，那是很有道理的。魏徵现在既然有形迹可寻，我们很有必要将之弄个明白。若魏徵果真没有什么，也可还他一个清白。这样不是更好吗？”

温彦博踌躇道：“这……这登门拜访之事，如过眼烟云，委实不好查呀。”

李世民扭头从案上抽出一张纸来，将之递给温彦博，说道：“朕并非无凭无据，你看看上面写有什么？”

温彦博定睛一看，原来这是一封密折，上面写着魏徵权势愈重，开始结交亲戚，并为其谋私。密折上话语不多，说的都是比较宽泛的话语，并未见有什么具体事例。

李世民道：“朕看后宁信其无，不过有人来告，不可能凭空捏造。你这些日子将手头之事都放一放，专心查清这件事。记住，此事由你单独秘密查询，不可动静太大。唉，希望魏徵不要有事啊，若果真如此，朕的心实在难以割舍呀。”

不说温彦博下去秘密查访，这边的魏徵依旧瞪大着眼睛找寻毛病。这天，李世民的选秀诏书颁下，魏徵发现上面有郑仁基之女的名字，并已被聘为充容。魏徵以前在隋朝时和郑仁基一殿为官，两家的关系一直也不错。他读罢诏令，一时大惊，急忙去找李世民，劈头说道：“陛下，郑氏之女已许嫁陆氏，若再强征入宫，恐于德行有亏。”

李世民大为不解：“不对吧？这件事由皇后一手办成，朕选取嫔御，前提就是未嫁之女。皇后是很谨慎之人，她不会如此莽撞的。”

“然事实如此，臣与郑仁基原来就相熟。两年前，郑仁基曾亲口对臣说道，其女已许嫁陆氏。”

“两年？也许他们后来又退婚了，你近日又核实了没有？”

“臣奏事不敢虚妄，若无根据，臣不敢乱说。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所以君王处台榭之间，则想百姓皆有所居；进膳之时，则思百姓无饥寒之患；临幸嫔御，则知百姓皆有家室之欢。如今的郑氏之女，很早就已经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忌，若传之四海，岂合陛下为民父母的道理吗？”

魏徵的这番话又勾起李世民的怒火，他脸红一阵白一阵，隐忍片刻终于发作起来：“好一个魏徵，朕不明其情，总要给朕一个核实的时间嘛！你动辄拿大道理来训斥朕，难道天下就你一人明白事理吗？难道朕就是一个无端的昏君吗？好了，你退下去吧。朕核实之后，若此女果真许人，朕自会将其归还旧夫；若其已经退婚，嘿嘿，魏徵，你动辄辱我，你也要给朕说出一个道理来！”

魏徵叩头道：“臣所以敢犯颜直谏，唯思陛下不可陷入不义之境地。请陛下仔细核实，当知臣所奏并无不实。”说罢，他退出殿外。

李世民明白，若强征一名许嫁之女入宫，此信儿传出外面，别人当面不言，心里肯定会不以为然。他见魏徵退出，急忙起身走入后宫，找到长孙嘉敏责怪道：“敏妹，你怎么办了如此糊涂之事。那郑氏之女已经许嫁他人，岂可征入宫中？”长孙嘉敏大惊：“不会吧，妾曾经派人到郑仁基家询问，回答说并未许人呀。如今诏命已发，天下皆知，如何是好？”

李世民道：“郑仁基为前隋旧官，现闲居在家。其女若能入宫享受恩泽，和嫁与陆氏相较岂非天渊之别？那个乡巴佬又缠上来了，瞧他那不依不饶的劲儿，我看着心里有气，然又心怀恐惧。别为了这件小事儿惹天下耻笑。算了，可诏停发策使，让她仍嫁陆氏吧。”

长孙嘉敏抿嘴笑道：“陛下艳羡已久，这样轻易舍弃岂不可惜？”

李世民叹了一声：“唉，我做了皇帝，反而缩手缩脚起来。敏妹，看来这皇帝的滋味并不好受啊。”

“陛下以前为藩王时，毕竟为臣子。如今做了皇帝，又不想做昏君、庸君，还要受天下之人的注目，当然要事事谨慎。妾选人失察，请受陛下责备。”

“这非你之失，你不用内疚。嗯，魏徵这个乡巴佬倒是挺称职的，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敏妹你说，什么东西的眼光既利，鼻子又好？”

“陛下这是在骂魏徵为鹰犬了。陛下，天下之大，若到处都有这样的鹰犬把守，则是陛下之福啊。”

“哈哈，敏妹，我在朝中有众多的谏诤之臣，回到后宫，又有你这样能识大节的贤妻。不错，这是我的福气，只不过，未免有点碍手碍脚。你想，若长期如此，我就要将你敬为天人，还敢妄动与你亲热的心思吗？”

长孙嘉敏的脸红起来，张嘴欲说什么，脸色愈现娇羞，就什么也没有说。

李世民没有想到停发策使的举动在朝中引起了一场争论。这日房玄龄、王珪、韦挺联合上表云：“郑氏之女许嫁陆氏，无显然之状，大礼即行，不可终止。”李世民阅毕嘴角边漾起笑意，心想同为谏议大夫，在同一件事上竟然闹出分歧，看你魏徵还能说出什么道理。

恰巧此时，温彦博入宫求见，他显是要奏核实魏徵和其亲戚的事儿。

李世民饶有兴趣，关心地问道：“怎么样？魏徵果然有劣行吗？”

温彦博答道：“臣这些日子以来专注其事，或暗中查访，或到有司询问，然遍寻无果。魏徵接待亲戚虽非常亲热，然仅止于此，其亲戚或升迁，或办事，他皆远远避之，概不插手。”

李世民露出了复杂的神色，他一方面对魏徵能持操守、不徇私情比较满意，另一方面也微微失望。原想借其短处对其重重斥责一番的想法，看样子要完全落空了。

温彦博察言观色，魏徵在朝堂之上每每直揭皇上之短的情景，他历

历在目。这次李世民命他察检魏徵之私，他心里如同明镜似的，知道皇帝想找魏徵的茬儿。他平时也不喜欢魏徵，觉得魏徵人物猥琐又自恃才高，傲视同僚，也想认认真真查出他的一件半件毛病，借皇帝之手好好奚落他一番。温彦博在查访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只要发现一点蛛丝马迹，都要穷追不舍考究清楚。然因为魏徵行事实在太正，没有一点儿把柄可捞。

李世民沉吟片刻，说道："既然如此，看样子是别人妄告魏徵了。温卿，你的这番劳作其实不枉，总算帮朕彻底地弄明白了魏徵的为人。"

温彦博眼珠一转，奏道："陛下，魏徵虽远其亲戚，也有可责之处。"

"他远避亲戚，有什么可责之处？"

"陛下您想，魏徵远避亲戚，即是想不存形迹，以远避嫌疑。为君子者须坦坦荡荡做人，不可虚伪矫饰。由是观之，魏徵将所有形迹掩去，心虽无私，然其有意为之，则有可责之处。"

李世民听后，凝视了温彦博片刻，忽然失声笑了起来："哈哈，温卿，真有你的，硬是找出了魏徵的毛病。不过，这样来说魏徵，朕恐他不服气，万一说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怎么办？"

"魏徵最善于鸡蛋里面挑骨头，一点小事儿都被他说得巨大无比。陛下，臣所以这样想，也是受到了魏徵的启发，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李世民又沉思下来，经过最近这几回交道，他对魏徵心里生出了一层恐惧，总怕他又要揭自己的短处。现在温彦博找出魏徵的毛病，李世民认为实在有些勉强，弄不好又要惹得魏徵慷慨激昂一番，再次让自己当场难堪。想到这里，李世民交代温彦博道："不错，魏徵向来追求完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其本身应先求完备。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魏徵此举的确有毛病。不过，魏徵此举不触刑律，朕不好当面责他。你可找他申明我意，让他今后不得刻意掩藏，行事须存形迹。"

温彦博答道："臣奉旨。"然后躬身退去。

李世民目视温彦博退出殿外，心中七上八下，以魏徵的禀性，他若听了温彦博的传话，定然不会善罢甘休。李世民心存侥幸，暗想魏徵闻言后不会再有动作，从此收敛一些气焰为好。

然而事与愿违，魏徵听了温彦博传旨后，并未对温彦博有什么理论，而是闷声入宫，求见李世民。

李世民知道魏徵的来意，并不点破，笑问："魏卿此来，莫非又想说郑氏之女的事儿吗？想你已有所闻，朕从你所谏当时就停发策使。不想又引起玄龄、王珪等人的责问，认为此女许嫁他人并不显著，大礼既行，不可中止。唉，这事儿越弄越复杂了。"

李世民转换话题，本意是想活跃一下气氛，因为他看到魏徵的脸色实在严肃，没有一点儿笑意。谁知魏徵不理他的茬儿，而是直奔正题，禀道："陛下，臣今日不想谈郑氏之女的话题。刚才，温彦博向臣传达了陛下的旨意，臣因有所感特来诉说。"

李世民脸现古怪神色，嗫嚅道："这个……这个……魏卿，其实温彦博一走，朕已生悔意。当时也是听温彦博所奏，朕未加详虑就答应下来。"

"陛下，常言道'君无戏言'，君王的一言一行不能虚妄。臣现在沐浴皇恩，遵守国家制度，每行一事不敢偏私。臣亲戚故旧甚多，他们知道臣近皇帝恩泽，多来亲近，其中不乏钻门子妄图有所收获之人。臣为谏官，所职谏诤之事，若谏他人，须正自身，臣明白这个道理。故对那些有所求之亲戚故旧，一律热情款待。至于对其所托之事，违于国家制度者，臣皆当面予以严词拒绝，更不敢私下里向有司说辞。陛下，温彦博传旨让臣今后须存形迹，臣百思不得其解，特来向陛下请教。是不是臣今后要将平日里所言所行，一一录之供有司核查，方为存形迹？"

这句话难住了李世民，他答道："朕想……朕想温彦博当时这样说，无非是想让你行事坦荡，不得掩饰。毕竟，那么多人找你求托，外人看不出一点痕迹，实驩在……实軏在让人费解。"

"这有什么费解？本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何必要强人所难再造出些事儿来呢？按陛下的意思，是让臣今后行事心存小心，不管事儿大小都要张扬使人知闻。臣自认为心中无鬼，胸中坦荡荡，不须再说明什么。陛下多次说过要造清明政治，化繁复为简单。如此一来，岂不是将

简单化为繁复吗？臣以为，这样与陛下之初衷不合，因不敢奉诏。”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好的，朕刚才已经说过，朕已生悔意，朕现在就收回说过的话。”

魏徵闻言，伏地下跪，叩道：“陛下能有此言，臣心怀感激。”

李世民下去搀起魏徵，说道：“朕所以闻错即改，其功盖缘于你。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赖你们数相匡救，以直言鲠义切谏，补朕之失。起来吧，与朕坐在一起。”

魏徵起身坐下，说道：“陛下说得好，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要相与尽诚。臣所以敢犯颜进谏，陛下知道为什么吗？”

“朕知道，无非大治天下须尽忠嘛。”

“那是治国的大道理，说起来很简单。若陛下如隋炀帝那样不受臣言，臣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国家事体为大，然臣的小命也重要，好死不如赖活着。若明知死路一条，臣是不敢犯命去尝试的。”

李世民笑了起来：“哈哈，魏卿，你说的是实话。朕的心事被你窥破，你知道必然不死，因而张狂，是吗？”

“臣不敢张狂。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为良臣，勿为忠臣。”

“良臣？忠臣？这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像契、皋陶，既事明主，又复尽力，因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此为良臣。”

契为传说中商的始祖，曾因助大禹治水之功，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皋陶为舜的掌管刑法的官吏。他们辅佐舜，开创了一代盛业，为后世人津津乐道。各代士大夫历来将尧、舜视为其理想中的开明君主，则契、皋陶佐舜成就伟业，士大夫也将他们奉为臣子的楷模。

“那么忠臣呢？”

“梅伯、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是为忠臣。”

梅伯和比干皆为商代贵族，为殷纣王的大臣，比干还是纣王的叔父。相传他们屡次劝谏纣王，惹得纣王大为光火。最后梅伯被乱箭射死，比干被剖心而死。他们身死之后，不久商朝灭亡。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你的这个说法很贴切。魏卿，假若朕昏聩无比，难道你就不能做一回忠臣吗？要知道，你虽身死，却也博得青史留名啊。"

"今日君臣推诚相待，臣唯说实话。若陛下为昏君，臣人物猥琐，混迹于人群之中毫不起眼。在乱世中随波逐流，虽不乏颠沛流离，然亦能安然度此一生。脑袋掉了毕竟很疼，臣还是保一条小命为好，因此不敢当忠臣。"

"哈哈，看样子你只能做良臣了。说来说去，你所以能当良臣还是因为朕。唉，朕还是当一位明君为好，不然不知有多少人的脑袋就要落地。"李世民到了现在，已经完全轻松起来，言语中不乏调侃的意味。

李世民语气一转，叹道："看来臣下揣测圣心，确实要惹出不少事儿。温彦博得朕言语去访查你，结果最后出了这样一个馊主意。说起来，还是当初朕的言语中露出了端倪，认为你必有其私，温彦博想取悦于朕，即顺着朕的思路去寻。归根结底，还是朕的原因。"

"陛下不可错怪温彦博，其实论才智能力，其堪为良臣。这件事儿说到底，臣也有过失，毕竟君臣须推诚相见，同僚之间亦须坦诚。臣往日落落寡合，与同僚交流不多，也算短处。"

"哈哈，魏卿日常慷慨激昂，现在也学会谦虚了。嗯，夫为人臣，当尽思尽忠，退思补过，方为完美。魏卿，朕听到你这句话，心里其实很欣喜呀。"

魏徵再拜曰："臣今后定将一心致公，与同僚共相切磋。"

"好的，魏卿，朕今日很高兴。来人，赏魏大夫丝绢五百匹。"

"谢陛下。"

李世民又失笑道："魏卿，你这一段时间得朕赏赐不少啊。若不靠俸禄，也完全可以发家致富嘛。"

“臣发财事小，陛下若能纳谏以兴邦，比起来，还是陛下的收获为多。”魏徵说完起身告退，李世民笑容满面，破天荒地起身将魏徵送出殿外。经过这一番的交锋，李世民彻底地明白了魏徵的心思，此后每每谏诤，他皆言听计从。

第二日的朝会上，房玄龄、王珪、韦挺又提起郑氏之女事儿，三人言之凿凿，认为诏令已发，且郑氏之女并未许嫁，不可轻易收回成命。

温彦博上前奏道：“陛下，臣这里有陆爽上表一道，请予御览。”陆爽即是郑氏之女适嫁的对象，现在吏部任一小吏。

“呈上来。”

陆爽表中说道：“某父康在日，与郑家往还，时相赠遗资财，为两家同好之意，并无婚姻交涉亲戚。外人不知，妄有此说。”其极力表白自己与郑氏之女没有缔结婚约。

李世民看罢，又令人将之送给魏徵观看，说道：“魏卿，若如玄龄等大臣来劝朕，你或许会说是他们想顺从朕之旨意。然现在陆爽也极力分辩没有此事，看来也许是外人传说，亦未可知。”

魏徵匆匆地将陆爽之表浏览了一遍，坚定地说道：“臣与郑仁基交好，其不止对臣说过一遍，且臣也亲眼看到其文定之物。陛下，此事千真万确，臣不敢虚言。”

房玄龄插话道：“魏大夫，也许郑、陆两家起初有缔婚之意，然主人已逝，此事很可能就此搁置下来。我现为中书令，朝廷制诏皆由此出，一书一诏皆为严肃之事，若轻易废之，就会有失朝廷尊严。”

王珪、韦挺连连点头，显然赞同此议。

萧瑀、陈叔达、封德彝最近也很不满意魏徵，以为他风头太劲，动辄将小事说得比天还大。像眼前之事，无非是皇帝纳一个嫔妃，值得他如此大动干戈吗？萧瑀出班奏道：“陛下，眼前国事纷纭，这郑氏之女既然未许嫁他人，就依前诏将其选入宫中即可。没必要在这里翻来覆去，虚耗光阴。另外，魏大夫司谏议之事，应从国体大事上着眼，不可在此等琐屑之事上纠缠不清，臣请陛下责之。”

魏徵侧头直视萧瑀，大声说道：“萧公，若皇帝不明底细将已嫁之女纳入宫中，此事定会传闻天下，说嘴者很多，难道这是小事吗？”

封德彝冷冷说道：“魏大夫，这里为朝会，不可动辄咆哮于廷，有失体统。”

魏徵不理封德彝，扭过头来面向李世民道：“陛下，陆爽所以上表，臣想他的意思很明白，他怕陛下与太上皇一样。”

“太上皇怎么了？”

“太上皇初平京城，看到了辛处俭的夫人生得美艳，即夺而纳之。辛处俭时为太子舍人，太上皇遇之不悦，遂令他出东宫到万年县任长史，不许他再回京城。辛处俭到了万年县，心中依然惊惧不安，常常怕难以全命。”当年京城中人大多知晓这件事情，很不以为然。

魏徵此言一出，满殿皆惊，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要知道李渊毕竟为李世民的老子，为尊者讳，魏徵如此直揭疮疤，难道他不会动怒吗？

魏徵不理这些，依旧镇静地侃侃而谈：“臣想陆爽所以上表，竭力表白自己，无非畏惧皇权，怕陛下今日虽然容忍他，以后也会阴加谴谪。由此来看，其反复陈说，意在于此，不足为怪。”

李世民脸色平和，静静地听完魏徵的诉说。他沉思片刻，说道：“魏卿所言有理，朕多次说过要从谏如流，看来真正做起来就太难了。玄龄、如晦，你们以为呢？”

房玄龄未及言声，杜如晦抢先奏道：“臣以为魏大夫所言有理，陛下多次说过要克制己欲，做国人之楷模，则一言一行不可有失。臣同意罢纳郑氏之女。”

“封公、萧公，你们以为呢？”

萧瑀答道：“道理嘛，确实是这样。只不过魏徵言辞激烈，有失为官敦厚之风，若众官皆效之，朝堂上岂非乱了套？伏望陛下责之，以正官风。”

封德彝点头赞同。其实他们明里责怪魏徵，内里却有失落之意。李世民即位以后，一开始颇重他们，对如何理政多听他们的意见。然今年

以来，形势似乎发生了改变，每每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争辩，到了最后，李世民以听这些人的意见为多，这几名老臣的心里难免不是滋味。

李世民挥挥手道："大家既然赞同魏卿的主张，朕以为并无什么不可。看似他当场驳了朕的面子，然这里毕竟为朝堂，比起天下之人来，人数毕竟为少。朕若为顾自己脸面拒不听谏，则谬误流亡天下，这个就失得太大了。昨日魏卿对朕讲了做良臣与忠臣的区别，其间只是一念之差。"说罢，他将魏徵对良臣和忠臣的剖析略述了一遍。

众人听后纷纷点头。

李世民接着道："历史上的殷纣王、周厉王、秦始皇、隋炀帝并非生来就是暴君，其中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他们太看重自身的威权，以为臣子皆是自己的奴隶，不容他们开口说话。其实君臣合契，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若君王听不到一点反对意见，又谈什么君臣合契呢？萧公，君明臣直，方有鱼水之欢。你们今后只要提出正确的意见，朕定虚心接受。明白此节，就不会再为一点颜面之事耿耿于怀了。当然，妄自尊大与讪谤亦不可取，那是有区别的。"

李世民又对魏徵笑道："魏卿，朕听从你的意见，让郑氏之女仍归陆爽。你为其父故人，其成婚之日你须当场证婚，也算彻底了却此事。至于陆爽，外人定会让他小心翼翼，怕朕报复。朕这里言之凿凿，然终归不信，这如何是好呢？"

魏徵道："陛下胸怀阔大，包容万物，不会行小肚鸡肠之事，这一点臣深信不疑。"

"外人信不信，只好让他们看今后的事实了。嗯，魏卿，朕现在立刻亲手出敕，传令有司后，你可将此敕交由郑氏之女收存。"李世民唤人取来笔墨，然后援笔立就，其敕云："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容者宜停。"

李世民知错能改，这件事情很快传扬出去，在坊里道间为人们津津乐道，一时传为美谈。

郑氏之女复归陆氏，然宫内纳采并未停止。长孙皇后先是确定了六

尚女官的人选，然后将选入宫内的秀女进呈李世民御览。李世民匆匆看了一遍，重点将授有品级者查看了一番，点头道："皇后的眼光是不错的，就按你所拟议的为她们册封吧。"

长孙皇后将宫内的事体逐步安定，又开始准备另一件大事，即由后宫主持的皇后亲蚕仪式。古来所传男耕女织，妇人注重桑蚕之事，亦为兴农之重要组成部分。大唐建立后，由于李渊夫人窦氏早逝，宫内未设皇后，若由贵妃主持行此仪式，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因从未行过此仪式。如今李世民初登皇位，多次宣称"农为邦本"，长孙皇后适时决定举行皇后亲蚕的仪式，无疑是对李世民的响应。消息传出，京城士民纷纷议论，并打听皇后亲蚕的日子，想早日一睹为快。

正是孟春三月的时节，晨阳微微露出了红红的头儿，朝露在柔和的光线之下愈发晶莹。经历了一晚睡眠的小鸟开始在树丛之间蹦跳着，叽叽喳喳地鸣叫着，显出清晨的寂静和闲适。车仗辘辘而来，将道边的小鸟惊起，小鸟抖动着沾满朝露的翅膀，忽高忽低不知飞往何处。

看到这些，长孙嘉敏不由得心旷神怡。到了采桑的地点，她对众妃嫔说道："我们日日处在深宫之中，很少有机会感受到田野的美妙啊。"

阴梦婕依旧是洒脱的性儿，抢先答道："皇后说得有理。那日贱妾对圣上说起，能否带我们出外骑马一回，谁知遭到了圣上的一番训斥，说如今正是忙乱之际，哪儿有如此心情。"

长孙嘉敏点点头，说道："是啊，圣上理国劬劳，我们不可给他再添乱了。嗯，等将来年成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结伴出来游春。"

即使到了郊外采桑，诸般仪式也不可偏废。那边，主事者已在配座上摆好了笾、豆各十，篮、簋各二，甑、铏、俎各三，里面依例摆放了各种祭品，以行祭礼。祭礼已毕，即开始采桑。这采桑之事并非大家持筐随便采取，也有严格的规定。像采桑人数，即有严格的限制，除了皇后之外，还有内外命妇一品各两人，二品、三品各一人。

司宾官引八名采桑的内外命妇到了采桑的桑树前，让她们执钩筐各就其位。这时，长孙皇后执钩而至，身后跟随一名持筐女官。长孙皇后到桑树前采桑三条即止，然后退回。之后，那八名采桑内外命妇依次到树前，一品者采五条，二品者采九条，三品者采十二条。采桑事毕，车驾返回到禁苑祭坛前，再进行一番祭祀仪式。最后，她们携带桑叶来到

蚕室前，将之交给在这里养蚕的外命妇。外命妇将桑叶切碎，然后由内命妇婕妤以上者将桑叶撒入箩中，以喂食蚕宝宝。如此，冗长的皇后亲蚕仪式方告结束。

长孙嘉敏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心情一直不错。只不过在禁苑中发现新来的几名年轻的采女在草丛中抓捕着什么，认为举行大礼之际如此作为非常不庄重，遂派人过去制止。几名采女被带到长孙嘉敏身边接受斥责。长孙嘉敏看到一女手中紧紧握着似是有物，遂令她松开，就见一绿色大蚂蚱弹腿蹦开。长孙嘉敏心里一沉，心道："怎么这禁苑之中也有蝗虫生成？似非吉兆啊。"因见人多，她仅仅轻声斥责了几句，然后丢开，却怀上了心事。

第十回　陈君宾躬身稼穑　李世民痛失海鹞

这日晚间，李世民阅罢几道奏章，不由得心生烦闷。他起身离座，慢慢踱出殿外，抬头望去，就见繁星满天，月牙儿斜斜地挂在天中。李世民心中暗暗骂了一句："这个鬼老天，明明悬着雨水在天上，为何就是不落下来？"

屈指算来，自年关过后，至今没有一场好雨下来。其间虽有几次乌云翻滚，落下了几滴雨，然而狂风大作，吹散了满天乌云，天空又晴朗如故。各地来的奏章显示，关中、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旱情严重。临近河渠的地方可以引水灌溉，离水稍远一些的地方只能望水兴叹。如今春种已过，苦于无水滋润，种子难以成活。

那日长孙嘉敏率内外命妇到东郊采桑，归来后对李世民说起，竟然在禁苑内发现了蝗虫的踪迹。这消息更使李世民心里沉重，久旱无雨之后，若蝗虫成灾，今年的收成就难保。想到这里，李世民心情郁闷，扭头唤道："备马，去禁苑。"

太监们面面相觑，皇帝夜里骑马入禁苑，那是从来没有的事儿，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自己也逃脱不了天大的责任。他们心里虽暗自嘀咕，然碍于皇帝的威严，急忙去准备。李世民唤来一名太监，命他先到玄武门找到常何宣旨：由常何带人随行，主管掌灯及护卫事宜。

到了玄武门，就见常何带领一百名手持火把的甲士正在那里等候。李世民此时已生悔意，自己夜来兴起竟然打火把游禁苑，此事万一传入魏徵等人的耳中，定又要对自己劝谏一番。他因斥责常何道："朕让你带数人随行即可，又不是出去打仗，如此大肆招摇，惊动太大。你留下十人随行，其他人散去。"

常何惊愕地张大着嘴。皇帝出行动辄仪卫数千人，自己仅召来一百人，竟然遭到斥责。他的脑子反应挺快，急忙喝道："留下十人为前导，其余人立即熄灭火把，返回营地。"

这帮人毕竟训练有素，闻言后立刻齐刷刷地下马，将火把插入随带

的木质套子里，火把由于没有空气接触顿时熄灭，然后他们就地索马低头恭送李世民。到了这个时候，李世民方才露出了一点笑意，赞道："嗯，常何，兵带得不错。兵士上阵后能否管用，关键要看平日的训练如何。朕的眼力是比较准的，只要看了他们的一招一式，就知道他们平日训练的程度。好了，走吧。"

玄武门向北不远，即是禁苑。这里是皇家的园林，寻常人从来没有进入的机会。进入禁苑南门，先是一片阔大的池沼，池边修有长廊、凉亭，周边植满了奇花异草，水边柳树成行，由于柳树生得茂盛，许多柳枝斜斜地垂入水中。

李世民骑在马上，令前导减慢速度。只见在火把的照耀下，周围被绿色和夜色掩映，只有近旁可以看到被夜露润湿的花叶。镶满鹅卵石的花径在月光下如同一条白带，隐隐地延伸到远方。一阵晚风吹来，花气袭人，禁苑内到处暗香浮动。想是因为环境使然，到了这一刻，李世民的心境方慢慢轻松起来。他扭头对常何道："想不到月夜之时来游园，别有一番滋味呢。"

常何文墨不深，且多年来一直都在军中历练，心中没有一点儿诗意浪漫。他正瞪大着双眼留神左右的动静，时刻想着侍卫之职，乍听李世民说话，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一迭声地答道："是，是，陛下所言极是。"

这时，他们不觉已过了两园，再往前，因尚未开垦，野草淹没了路径。常何见状，急忙禀道："陛下，前面野草丛生，怕有虫兽出没，似可返回了。"

李世民点点头，却不返身，唤道："常何，你派两人到草丛中扑打，看禁苑里有无蝗虫。"

两名甲士依令下马，到草丛中挥动马鞭扑打，另有四名持火把甲士在其周围照明。很快，只听一名甲士叫了起来："常将军，这里真有蝗虫啊。"

李世民厉声叫道："呈上来。"

那两名甲士丢掉马鞭，然后一手抓着两只蝗虫走了过来。他们到李世民面前，双腿跪下来，将双手举起来。常何骂了一声："蠢东西，你

们跪得如此低，让圣上如何接到？”他急忙下马，走过去接过蝗虫将之呈给李世民。

李世民接过蝗虫，就见其身体呈绿色，一双大大的复眼为黑色，一双后腿弹劲有力，正竭力挣扎想逃出人手。弄不好，其尖利的后腿会在手上划出一道血痕。李世民对蝗虫并不陌生，儿时的他到田野中玩，专逮身体壮硕的蝗虫，然后撮火将之烧烤，那滋味焦香无比。然而他现在为国君，正为兴农之事操劳，这小小的玩意儿让他皱紧了眉头。它们若聚敛成堆，往往铺天盖地，落到地面上会将庄稼啃食殆尽。

火光中，李世民默然良久，两眼忽然流下清泪来。他举起蝗虫，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自今以后，请汝勿食谷苗，可食我肺肠。”说罢，他作势要将两只蝗虫塞入嘴中。

常何大惊，“扑通”一声跪在李世民马前，流泪道：“陛下千万不可，蝗虫系恶物，若食之恐生疾病。若陛下坚意如此，就由臣代陛下食之。”

李世民叹道：“朕为一国之君，当为民受灾，岂能别人代之？老天，望你体会朕之心意，朕身有疾不算什么，切不可让蝗虫成灾伤民啊。”说完，他将两只蝗虫一把填入嘴中，咽入腹内。

随行太监及甲士随着常何跪倒，泣不成声。常何道：“圣上……圣上怎可如此？臣……臣不知如何是好。”

李世民颜色不改，唤道：“都上马吧，随朕还宫。常何，朕向来认为，凡事须靠人力。天下之大，以朕一人之力是感化不来的。要想战胜灾异，老天一点不帮忙那也没办法，若有转圜的余地，就要看各地刺史的本领了。起来吧，我们走。”

陈君宾那日离开京城后，出潼关，经函谷关直奔陕州，其家眷一直候在这里。一家人不作停留，沿官道斜向东南行走，不日就到了邓州境内。

邓州处于南阳盆地的中南部，秦汉时即置南阳郡，如今改为邓州。境内以平地为主，一条白河自西北斜向东南流去，最后归于汉水。这里是荆襄诸州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商贾就很发达。

陈君宾一路行走，密切注视官道两旁的景物，只见村落凋敝，人员稀少，大片田园荒芜。他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临行之前有人提起，南阳盆地经过朱粲的残忍盘剥，生机尚未恢复，看来其言非虚。

一家人风尘仆仆赶到州衙时，已过午时，邓州别驾、长史等人迎出门来。别驾说道："早就听说陈刺史要来上任，我已令人腾出房舍，以为居住。走吧，请全家人先入住宅歇一歇，晚上再赴宴洗尘。"

陈君宾摆摆手，逐个问了大家的姓名，然后说道："陈别驾，洗尘就不必了。你可派人将我的家眷引到住宅。至于我们，马上升堂议事。我刚从京师出来，圣上为了天下之事已罢休息之日，想你们也应该听说了。我们作为臣子，更应该勤勉才是。"

陈君宾连脸也未洗一把，就直接入衙升堂。

他先说道："我此次在京城蒙圣上召见，皇上谆谆告诫诸州刺史，要以兴农为第一要务，即民为邦本。本官一路行来，沿途田亩荒芜甚多。陈别驾，你熟悉本州事务，可将此事详细对我叙说一遍。至于讼刑一节，可由诸官分曹执掌，我不想多问。"

陈别驾事先未做准备，然他毕竟宦途多年，并非蠢材，稍为沉思后言道："刺史大人申明圣上兴农之意，我们实在振奋。本州战乱之后，百姓流离，至今未有恢复，是该兴农的时候了。"

陈君宾问道："本州的人口如何？"

"前隋最盛时计户六万八千余，计口二十五万六千余人。然现在不足其三分之一，户不足二万，人口为七万五千二百五十七。"

陈君宾点点头。这名别驾能随口报出准确的人口数字，可见其平日比较留心。他接着问道："依你看，本州要在短时间内恢复农桑生机，能行吗？"

"陈大人，依下官看难度不小。一者，人口太少，难以大量垦荒；二者，这些年百姓积蓄不多，口粮不足。现在春耕之时，有些人竟然无种可下；三者，本州一些人向来重商贾，他们不愿意在家乡种地，而愿意出外走动贩运。"

陈君宾目光转向其他人："陈别驾这样说，你们以为呢？"

众人纷纷点头，皆赞同陈别驾的话。

陈君宾目光炯炯对众人说道："陈别驾说的这三点，我也赞同。只不过他还漏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吏治败坏。这一点，不是我妄自评议，而是吏部考功侍郎亲口对我说的。原刺史为何致仕，盖缘于此也。"

众人面露惶恐之色。若说吏治败坏，原刺史应居"首功"的话，那么，堂内的众位也人人有份。他们没有想到，新任刺史下车伊始，就先来了个下马威。

陈君宾接着道："圣上谆谆告诫我们，要以前隋之吏治败坏为殷鉴，藉以革新我朝吏治，以取得民心。诸位，本官今日到任，不是来追究大家的。只要大家今后记住圣上的话，勤勉理政，一心向农，则小过失可以既往不咎。当然，对于那些贪墨成风，民愤极大者也不能轻易放过。望大家好自为之。文学功曹，你可替本官拟一道文书。"众人洗耳恭听，心想新任刺史上任后的第一道文书是革新吏治的内容。

孰料陈君宾口授道："可着各县令明日巳时来这里见我。"

文学功曹不由得面露难色，这样将文书送出，各县令得讯后再赶来，时间太紧了。

陈君宾明白文学功曹的心事，说道："你是觉得时间太紧了？不妨，又不是让他们坐轿子来，他们就不会骑马吗？对了，你再加上一句：本人为官一任，当以清廉律己。若有敢进献者，当即免官，让他们不要把心思用在这上面。"

文学功曹依令当场拟出文书，送给陈君宾过目。陈君宾略改了几字，嘱人分头誊清，并派快马送出。

各县令接到文书后，虽埋怨时间太急了一些，然也不敢怠慢，立刻跨马上路，皆在陈君宾规定的时间内赶到了邓州府衙。

陈君宾自卯时二刻即升堂，与州吏们商议兴农之事。陈别驾昨晚上想了一夜，今晨首先向陈君宾献了一件大礼物："刺史大人，本州近日

得了一宗大宝物。想是刺史大人驾到，以显祥瑞呢。”

“什么大宝物？”

“南阳县令前日禀道，几名猎人在其县西境之山中，偶然发现了一处粮仓。周围百姓闻言后前去哄抢，该县令听说后及时带人前去制止，保住了大部分的谷物。他们细细一查，竟有五窖之多呢。因是国家之物，他们不敢妄动，特请州衙示知如何处理。”

陈君宾闻言大喜：“这里竟然有这么大的粮仓？嗯，大约是前朝留下的。算来至少有十年了，那些谷物没有霉烂吗？”

“没有。这些粮仓依山而建，仓内温湿适宜，又与外界隔绝，因而保存良好。下官这里有呈来的样品，请陈大人一观。”说完，他将一只小布袋递给了陈君宾。

陈君宾解开袋口，将里面的谷物慢慢摊在案面上，然后拈起数粒投入口中，闭起眼慢慢咀嚼，细细体会其中滋味。很快，他睁开眼睛说道：“不错，虽是陈粮，依旧能食。好哇，陈别驾，这是一件好礼物。”他略作思索，接着道：“按道理，发现了这个谷仓需呈报朝廷知道。不过，这些谷物毕竟是前朝留下的，我们只要将之用在本州百姓身上，报与不报也没什么要紧。我的意思，这个谷仓就不要呈报朝廷了，待我们将来有了收获，多向朝廷贡献一些就成了。你们以为如何？”

将这些谷物留在本州毕竟是一件好事情，众人纷纷同意。

陈君宾眉头顿展，高兴地说道：“好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这些谷物，算是替本官解了大急。今后如何振兴本州，就看我们的本事了。”

六县令陆陆续续到齐，陈君宾上前一一与他们认识，然后退回升座。他满意地说道：“本官到任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召见你们。时间虽匆促了一些，然大家都能按时来到，很好，令行禁止，为吏治之基本要素。望大家今后能仿此例，并要求下属也同样做到。”

陈君宾眼光一转，面向南阳县令刘铁立道：“刘县令，你很好呀。本官刚刚上任，你就送来一件大礼物。我今天听说之后，高兴劲儿还没有下去呢。”

其他五名县令面面相觑，以为刘铁立捷足先登抢先送了礼物。陈君宾接着道："刘县令的这件礼物，实在是造福本州六县百姓。你们不要在那里胡猜疑了，这件礼物其实是前隋留下的一个粮仓。刘县令，说起南阳，除了光武皇帝及其手下二十八宿以外，本官又想起其他三人：诸葛武侯、张仲景、张衡。诸葛武侯结草庐于卧龙岗，后佐刘备治理蜀国，为一代名相，其功劳伟业就不用说了；张仲景号称'药王'，善治伤寒；而张衡造地动仪、浑天仪。由这些人看来，可以说南阳是人杰地灵啊。刘县令，这些人的遗迹尚在吗？"

陈君宾不入正题，反似一个饱学的儒士在这里引经据典，弄得大家一头雾水。刘铁立答道："禀大人，张仲景、张衡其墓尚在，武德年间又重立了墓碑。至于诸葛武侯，前隋时已在卧龙岗修建了武侯祠，下官任上又加以修缮。由于百姓信其灵验，香火一直很旺。"

陈君宾点点头："诸葛武侯在卧龙岗结庐而居，那是他瞧中了这里的山水秀美。诸位，我提起这些前代有名人物，并不是考究学问的，而是想说，我们邓州是个好地方。对了，褚县令，你那个地方不是还出了一位范蠡吗？这里山美水美田更美，因有优秀人物辈出。眼下虽田亩荒芜，无非因战乱影响，加上前任刺史未好好治理所致。嗯，只要我辈从今日开始上下努力，相信能够恢复生机的。"褚县令为临湍县令，相传范蠡就出生于临湍。

下面的人脸色未免古怪，新刺史直说原任刺史治理不力，那么属下也应该人人有份。他们哑口无言，如木偶一般静静听陈君宾训话。

"本官已经说过，对于你们以前的过失，只要不是十恶不赦且民愤极大的，本官概不追究，但必须干好今后之事。今天大家来了，回去后要办好这几件事。第一件，抓住春耕的时机，尽力恢复荒芜的田亩并抓紧补种。我听说，一些人家里，因缺少种子无法耕种。这些种子，要由官府出面购来分发到农户手中。"

下面的人听说让官府组织种子，都皱起眉头。刘铁立期期艾艾地说道："大人，由官府出面买种子，实在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儿。下官连每月给属下的官俸都不能按时发给，府中实在没有隔夜之钱，又哪儿有钱去购买种子呢？"

陈君宾说道："我想好了，可由官府作保出外筹措种子。至于所需之钱，一方面让农户节衣缩食挤出一部分来，要对他们反复说明，只有

挨过这一段艰难日子，将田地种上，秋收之时方有收获；另一方面，由官府扣下所有官员的部分官俸，要扣下三成，以为种子钱。当然，这部分钱是由农户借的，秋收之时他们可以用谷物折价还上。嗯，还要加上利钱。

“第二件事，就是要招募流亡百姓来本州垦荒种地。刘县令，你发现的粮仓就派上用场了。凡来本州耕种的百姓，可由官府先发给三个月的口粮，并配发种子，当然，这些口粮和种子不是白发的，他们秋后都要计算利钱偿还的。黄长史，这分发口粮的事儿由你主持，可克日到南阳县，让刘县令佐你，造册发放。”

黄长史答应了一声，继而疑惑地问道：“流民居无定所，万一他们领了口粮，又逃出本州，岂不是鸡飞蛋打？”

陈君宾满怀信心：“不妨，他们只要有粮吃，有地种，谅他们不会轻易逃走。俗话说故土难离，他们的故土若真的能够生存，他们能轻易舍弃吗？就是真的有人跑了，毕竟是少数，也无碍大局。不过，一些防范措施也要跟上，比如，他们领了口粮、种子，可依地理以十户为连保，以互相监督，不得擅离。这些其实也是末节，他们现在有饭吃，又眼望着可以收成的庄稼，肯定不会跑的。刘县令，若你流离失所忽然遇到这等好事，你将如何处之？”

刘铁立咧嘴笑道：“这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欢喜还来不及呢。”

堂上顿时发出了一阵轻笑声音。

陈君宾挥手止住了众人的笑声，正色道：“还有一点，那就是每个官员理政之余，要带领家人垦荒种地。秋收之后，各位的官俸照例计算，但不发到各人手中。各家吃粮食菜，皆自食其力。现在为非常时期，不能依靠官俸坐吃家中，而一味对百姓指手画脚。须人人奉事稼穑，与民同甘共苦。”

众人听了这段话，犹如石破天惊。而陈君宾不依不饶，说道：“本官行事最是认真，既然让各级官吏耕种自足，就不允许有人敷衍了事。我为刺史，每月要查州衙诸官的耕种进度。同样，你们也可来检查我的田亩。州衙这样做，各县衙也要这样做。各位县令，我每月要派一名巡风大使入各县检查，他们或明察，或暗访，既查百姓耕种情况，还查诸位的家田。我若有空闲时候，自会到你们那里走上一遭。我丑话说在前

面，若有人督耕不力，嘿嘿，到时候别说我不留情面，我们要老账新账一起算。”

陈君宾语气一转，接着说道：“这次在京城之时，圣上要求各州刺史要懂农桑时令。自我以下，从现在开始都要虚心请教农桑之事。所谓不耻下问，并不辱官家颜面，反而使百姓油然而生尊崇之心。比如本州水利不兴，须就近在便于汲水的地方垦荒，以备天旱之虞。还有，我看本州水肥草旺，可鼓励百姓耕田之余，多养黄牛。牛不与人争食，又是耕作的主要畜力，若牛养多了，再卖与外地，又可多一项收入，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嘛。

“总而言之，圣上说‘农为邦本’，‘抚民以静’，是符合民心的旨意。圣上的明诏已抄往各县，请你们回去后再读一读，细加体味。本官现在到任，来年考课诸位，这兴农一节最重要。只要所辖民户农桑兴旺，人们安居乐业，即为大功一件。至于有其他不严谨的地方，本官可以忽略不计。反过来说，若有人在这一年中千般好万般好，唯将农事给弄得一塌糊涂，则不是好官，本官先免其职，再究其失。”

众人瞪大着眼静听陈君宾训话，心想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儿敢是有种田的瘾。他甫一到任，既让官员们督促百姓大力垦田，又让官员本人身体力行亲自耕种。官民同耕，哪里还有官民之分啊？

陈君宾的措施确实见效，流民听说邓州这里既放粮又发种子，扶老携幼直奔邓州而来。各县在陈君宾的严令下，皆设了接待流民的粥棚。流民到来后先饱餐一回，然后到指定的村落搭棚居住。县衙按人头给他们送来了口粮和种子。他们稍事休息，即开始到划定的田亩里垦荒。那些日子，邓州各地浓烟四起，流民先是一把火点燃了田亩里易燃的枯草，用草木灰施了一遍底肥，然后荷锄下地，将新长出来的青草除去。随后深耕作垄，小心翼翼地撒上种子。

陈君宾一面操劳着州衙之事，一面令家人到湍河边寻来一片荒地进行开垦。陈君宾生有三男二女，大儿子留在邢州为小吏，大女儿也在邢州嫁了人，剩下的两个儿子就成了垦荒的主力。陈君宾用宦中所积购来了两头黄牛，令女儿负责喂养。

湍河水斜向东南流去，水面平阔如镜，水清透澈见底。陈君宾带领夫人和儿子在这边耕种，小女儿蹚着稍有凉意的河水捞蟹摸鱼，有一天竟然摸上来两条半尺长的白条鱼。这让陈君宾大为高兴，随即让夫人生

火熬成了一锅浓浓的鱼汤。一家人席地而坐，一面嚼着带来的面饼，一面喝着有点腥味的鱼汤，那场景，宛似真正的农家生活。

小儿子揶揄道："想不到父亲的官越做越大，我们反而成了百姓人家。"唐将诸州分为上、中、下三等，邢州为中州，而邓州为上州。陈君宾从邢州刺史迁为邓州刺史，品秩从原来的正四品升为从三品，无疑是升了官。

陈君宾喝着鱼汤，满意地说道："我们为百姓之家，有什么不好？你们大哥经历过战乱的流离，知道日子的甘苦，他现在入了官籍，自会谨慎办事。而你们那时幼小，这些年凭我的官俸，读了书，日子过得挺不错，然不知道一饭一食其实来之不易。眼下圣上励精图治，先求农桑兴旺，国富民安之后，还需大批的年轻才俊为国办事。你们随为父在这里耕田，好好补上这一课，将来再考取功名博得出身。到了做官的那一天，定会感激有这段经历的。"

二儿子点头赞同，小儿子还是不以为然，说道："我们也就罢了，只是母亲随你这么多年，苦头吃了不少，到头来还是如农妇一般在田里劳作，儿子心里感到实在不安。"

陈君宾夫人也是一名识大体的妇人。她截住小儿子的话头，说道："你们要理解你们父亲的这番苦心。他为一州刺史，自己若不身体力行，如何说动别人？何况，人生来不是享福的，要靠个人的劳作才能有收获。我这些日子来这里，虽有些累，但不碍事，心里还是很舒服的。"

陈君宾点点头，说道："就是这样。儿子们，现在虽累一些，然等播种的庄稼露出了头儿，你们再来看，心境定然不错。等秋来收获，会更加欣喜了。"

一家人脸上都是汗水，纷纷绽开了笑容。

李世民眼见天下大旱，蝗灾渐起，心中烦闷。他一面下诏令各地官吏勤于本务，组织抗旱灭蝗事宜，并着手兴修水利；一面令宫中及京城百官节衣缩食，嘱户部访天下灾异，对受灾严重者予以赈济。忙完这些事儿，他对封德彝说道："朕忧劳天下，至多如此。若使天下灾异渐息，须靠百姓及州县官吏尽力。还有，就是老天感于朕的诚心，早早降下几场好雨来。"

封德彝答道："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陛下登基以来，遭遇旱灾和蝗灾，不足为怪。相信陛下洪福齐天，定能战胜灾异。"

李世民微微一笑，觉得封德彝的话虽有拍马屁之嫌，然听来还是比较舒服的。他忽然想起一事，问道："朕让各州举荐人才的事儿，现在如何？"

"臣听无忌说过，各州已经向吏部报来了名单。无忌已令各州派人带领他们克日上路，赴京城接受吏部测试。"

李世民点点头道："好，等他们来了之后，朕要一一见过他们。对了，封公，致安之本，唯在得人。朕早就让你举贤，然时至今日，未见你向朕推荐一人。你也看到了，如今天下事情繁乱，你应该分朕忧劳。你不发一言，让朕如何是好呢？"

封德彝答道："陛下说过的话，臣岂敢不尽力？只不过臣细心观察，至今未见有奇才异能之人，因无法举荐。"

李世民摇摇头，责怪道："封公的这句话就不对了。前代明君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可能借人才于别的朝代。像周文王和齐桓公，难道要他们先找到姜子牙和管仲之后，再行为政吗？姜子牙垂钓渭水，管仲居于颍水之滨，他们皆隐于当世，若不是周文王和齐桓公慧眼识人，他们无异于明珠暗投。还有，诸葛亮隐于南阳草庐之中，刘备三顾茅庐请其出山，佐其成就帝业。由此来看，不管任何朝代皆有能才，只是患于不能知之啊。封公，你知事吏部，至今未向朕举荐一人，说起来，朕应该最先责怪你。"李世民的这番话说得封德彝面红耳赤，只好一迭声地答道："臣失职，臣失职，臣定遵圣上训导，早访异才。"然后惭赧而退。

封德彝终究没有为李世民举荐一人，两日后，封德彝在尚书省办公时突然倒下。李世民闻讯，亲自来到尚书省探视，只见封德彝嘴歪眼斜，躺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显系中风之状。李世民一面令太医为他诊治，一面令尚辇局抬舆过来，送封德彝归入府居。是夜，封德彝再也没有醒过来，享年六十岁。

李世民闻讯，为之滴下了几滴眼泪，叹道："莫非上天要惩罚朕吗？天降大旱又生蝗灾，又损我股肱之臣。今年先是马三宝暴死，其后

杜淹又死于家中，屈突通镇守洛阳也死于任上，今日又加上封德彝，算来已是第四人了。人言封德彝外谨顺而善矫饰，然他与朕共事以来，数进忠策，还算尽力，如今又暴死在任上，可加以褒扬。”当日，诏赠封德彝为司空，谥曰明。

却说诸州举荐的十一人到了京城，长孙无忌将此事奏报给李世民，言说要在吏部面试。李世民欣喜异常，说道：“这十一人经过层层筛选，定非常人。无忌，这样吧，你将他们引入内殿，由朕与他们亲自交谈。”

长孙无忌带领这十一人入了显德殿，他们随长孙无忌向李世民跪拜，三呼万岁，然后战战兢兢起身，其中有人甚至瑟瑟发抖。李世民和颜悦色道：“朕求贤若渴，令诸州举荐良才，你们经层层筛选选拔到此，胸中定有韬略异能。长孙尚书本想在吏部依例测试，朕现在用人之际，就想将这些虚套路免了，若你们其中有人能将政道说出一二，朕可以当即予以授任。怎么样？你们谁先说呀？嗯，你们谈话也不能漫无边际，朕即位之初曾有明诏一道，主旨是‘民为邦本’，‘抚民以静’。无忌，你将那道明诏取来当场宣读，然后让他们谈谈看法。”

长孙无忌事先已得李世民的吩咐，早令人将那份万言明诏抄录了十一份，现在一一将之发到各人手中。这十一人明诏到手，皆低头观看，殿内一时显得很寂静。

李世民立起身来走下御座，背着手慢慢踱到众人面前。就见那十一人手执诏书埋头观看，许多人因心中恐惧，那诏书竟然在手中抖抖索索。李世民嘴角掠过一丝微笑，心想这帮人久处乡间，没有见过世面，猛一下子到了皇帝面前，心中紧张也属正常。

时间慢慢地过去，不觉已过了大半个时辰。李世民退回御座，问道：“大家已经看完了诏书，对其中有何缺失之处，可以尽情指摘，言无不尽，朕不会怪罪你们的。”然那十一人依旧低着头，没有一人先发言。

长孙无忌不耐烦起来，略微大声道：“你们没听到圣上的问话吗？都来了一个时辰了，你们不发一言，莫非都是哑巴不成？”他的话刚一说完，人群中竟然有三人将手中的诏书抖落在地，显是紧张之极。

李世民制止了长孙无忌的训斥，愈发和颜悦色道：“你们不用紧

张，到了这里，应该与平日里无异。嗯，你们不敢先发言，朕就点名了。并州举荐来的颜仲良，十一人中以你年龄最长，这里的举荐语说你饱读诗书，有纵横之心机。颜仲良，你先发言如何？”

颜仲良年约五十岁，身材干瘦，留着一撮山羊胡子。他听李世民点到自己的名字，慌不迭地答道：“陛……陛下，草民读罢这道诏令，只觉……只觉字字珠玑。草民以为，圣上之话，那是……那是一点都不错的。”说完，他脸上的汗涔涔而出，竟然打湿了他的山羊胡子。事实上，颜仲良读诏书的时候，脑海中一片空白，诏书上到底写了些什么，他一点都没看进去。

到了这个时候，李世民微觉失望，又对其他人说：“颜仲良这样说，你们以为呢？”那帮人面面相觑，莫能对语，只在那里相顾失舌。

李世民复对长孙无忌说：“无忌，想他们初入宫阙，未睹皇家盛大气象，心怀惊惧，有碍辞令畅达。这样吧，你将他们移入尚书省内，改为笔试，也许他们能够正常发挥。”

孰料这帮人实在平庸，他们到了尚书省内，面对策题，构思弥日，终不达要旨，理既乖违，词亦庸陋。李世民一一阅毕了他们的答卷，未免大失所望，叹道：“看样子欲速则不达呀。朕心急求才，偏偏事与愿违。”

长孙无忌也很恼火，要求重罚这帮徒有虚名之人。

李世民道：“算了，可将他们放还，不要怪罪他们。追根溯源，还是举荐他们的人办事马虎，不能识人。可加重惩处他们，以举其非人，罪加一等。唉，我前些日子曾经责过逝去的封公，怪他不能识人。看来这识人之道确非易事啊。”

长孙无忌点头赞同。

李世民又道：“这次让各州举人，时间毕竟有些仓促，还是要走科举铨选的路子循序渐进。然现在亟须用人之际，依旧例选人，时间又太久了些。”唐依隋例选人，每年十一月士子集于京城，至春而罢。

长孙无忌道：“是的，依旧例科举铨选，确实存在弊端。对了，前些日子刘林甫建议道，可以四时听选，随阙注拟，这样也许更快捷一

些。”刘林甫现任吏部侍郎，是长孙无忌的左膀右臂。

李世民略微思索了一下，大喜道：“这样很好。无忌，可让刘林甫呈来奏折，朕批阅后即可施行。士大夫经历战乱之后，不乐仕进，所以能干的官吏不多。有了这个办法，相信眼前的局面很快就有所改观。”

说到这里，李世民一转话题，又道：“无忌，眼下封德彝逝世，腾出了尚书右仆射这个位置，我想由你来代之。另外，萧公等老臣脑筋太死，动辄压制玄龄、如晦等人的言论，我已经隐忍多日了。尚书左仆射的位置由房玄龄担当，尚书省的事务由你和玄龄主之。”

长孙无忌摇头道：“更换宰臣现在很有必要，然这里有两点不妥：一者，臣为外戚，这样日日权重，恐于朝纲不利，最易引起别人的话柄；其二，萧瑀、陈叔达等人皆是忠于陛下的老臣，如此轻易将他们换下，恐会引来诸多说辞。”

“这两点皆不妨。你虽为外戚，然随我征战多日，为朝廷立有大功，我用你非因亲戚，实用你才，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是也。至于萧、陈他们，我知道他们对我忠心耿耿，然其眼光见识才具已影响了理政大局，非更换不可，这是大节。我这样做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我还会经常询之以政道，尊之为前辈，你放心，像裴寂以前那样待我，如今尚且有名有封，何况萧公他们呢？”

长孙无忌见李世民说到这个份上，只好点头答应。

长孙无忌离开后，李世民步出殿外。眼见庭院中绿树葱茏，枝叶繁茂，忽然生出到终南山狩猎游春一回的愿望来。想到这里，他竟不能自已，令太监将那只高丽国献来的海鹞取来，意欲玩赏一回。

这只海鹞名为渔阳白，周身羽毛为白色，神俊异常，模样很惹人喜爱。李世民亲自驯它，如今已经能在李世民的口令下或扑击，或收势，可谓善解人意。李世民这会儿接鹞在手，那边的太监提着鸟笼准备放鸟。李世民打了一下手势，太监急忙打开鸟笼，两只黄鸟扑棱棱地飞上蓝天。李世民解开缚在海鹞脚上的细链，挥手向黄鸟一指。只见海鹞一飞冲天，如箭一般扑向那两只已飞得只剩下两个小点的黄鸟。人还没有看到海鹞如何动作，只见那两只黄鸟直线掉到地面上，海鹞一转身飞回到了李世民的臂膀之上。

李世民哈哈大笑，用手轻抚海鹞的羽毛，赞道："好鸟。"

李世民未尽兴，忽然收敛起笑容，忙不迭地把海鹞塞入衣怀中，然后正色站立。

只见拐角处走过来一人，矮矮胖胖，步履蹒跚，那模样是李世民熟悉之极的。不言而喻，来人正是魏徵。

魏徵来到李世民面前一揖道："臣有事要奏，得知陛下在后殿庭院，因径直来了，请恕臣唐突失礼。"

"罢了，朕早就说过，但凡有事要奏，你可以不拣时辰，不拣场合，今日来又有何失礼之处呢？只是这帮该死的太监，都死到哪儿去了。魏大夫来，缘何不早点通报？魏卿，你要奏何事？"

"记得年关之后，陛下说厘改吏治，且令房中书并省官员。然直到今日，臣未见有任何动作，心中实在不解，因来问问陛下。"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件事儿有些复杂了。玄龄当时拿出一个法儿，孰料遭到封公的极力反对，萧公和陈公也来附和，以为旧官体非常合理，不用更改，并直斥玄龄不懂吏治之道肆意妄为。朕看他们分歧太大，就把事儿先压了下来，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陛下向来以果断闻名，缘何在这件事儿上优柔寡断？官家冗员太多，亟须并省，这是不争的事实，岂能因为几名老臣的坚持阻碍了大局？且如今封公已逝，陛下说服萧公他们，早日施行并省之法，臣看现在正是时机。"

李世民感到胸前的海鹞在那里蠕动挣扎，遂用手按住海鹞，令它不可妄动，心不在焉道："是……是……朕想朝中之事儿，还是力求万全最好。"

魏徵看到李世民的胸前有物蠕动，脸现诧异，不解地问道："陛下胸前似乎有物，莫非有什么痛楚吗？"

李世民脸现尴尬之色，搪塞道："没什么，朕今日感到有些胸闷，因寻些凉物熨抚。嗯，你说得对，这事儿到了定盘的时候了。"

魏徵再奏道："若行并省之法，则知人最为重要。今欲求人，必须

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若误用恶人，即使其才具出众，然为害极多。”

李世民觉得胸前的海鹞安静了下来，心境也随之平和下来。

他仔细琢磨魏徵的话，点头说道：“魏卿所言极是，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如用人一节，最为重要。朕若用得正人，则天下皆善；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朕因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如此看来，卿所奏须重德行一节，应作为择官的首要。朕即嘱无忌要将之作为考人的第一课。”

李世民的语气一转，说道：“魏卿，你如何评价自己呢？”

魏徵不假思索，脱口答道：“臣往日曾对陛下说过，臣定当鞠躬尽瘁，效先朝前贤良臣之英烈，忠心为圣上办事。”

“哈哈，你这话说得滴水不漏，还是不着痕迹嘛。魏卿，朕这是和你开玩笑来着。朕这些天一直在想，若让你在谏议大夫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未免有些屈才了，朕想给你换一个位置。”

李世民说出这样的话，其意思已经很明显，即是要给魏徵升官加品。魏徵岂有不明白的道理，顿首道：“臣生性禀直，又遇上旷世明君，臣以为继续在谏官的位置做下去最为合适，请陛下不要为臣操心了。”

李世民又哈哈一笑，说道：“魏卿，朕知道你又在动小心眼了。你以为朕不愿意你经常进诤谏之言吗？非也。你即使到了别的位置上，依旧可以保持谏官之本色，朕一点儿都不烦，相反欢喜得紧呢。算了，我们不再说这个话题，你还有什么事儿要奏？”

魏徵从袖中取出疏议一道，双手递给李世民，说道：“臣听说有人劝陛下出城狩猎，臣以为目下非常之际，不宜狩猎。因上疏一道，请陛下审示。陛下若以为臣所奏有些道理，可斥那些劝说之人，以理夺之。”

李世民接过疏议，展开一看，只见其中写道：

臣闻秋狝冬狩，盖唯恒典，射隼从禽，备乎前诰。伏唯陛下因听览之余辰，顺天道以杀伐，将欲摧班碎掌，亲御皮轩，穷猛兽之窟穴，尽逸材于林薮。夷凶剪暴，以卫黎元，收革擢羽，用充军器，举旗效获，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舆之贵，八方之所仰德，万国之所系心，清道而行，状戒衔橛。斯盖重慎防微，为社稷也。是以马卿直谏于前，张昭变色于后，臣诚细微，敢忘斯义？且天弧星罕，所殪已多，颁禽赐获，皇恩亦溥。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不拒刍荛之请，降纳涓浍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代。

李世民读完此书，心中暗道："这个乡巴佬莫非有先见之明？我这里刚刚动了要去终南山狩猎一回的心思，他那边的疏议已经写好了。"遂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前，多亏自己眼疾手快将海鹞藏起，不然让魏徵看到，免不了又是一番劝谏。想到这里，李世民正色道："魏卿思虑良深，朕甚嘉许。朕一会儿令人将你的这道上疏贴于殿内的照壁上，使朕能随时浏览，以为鉴戒。"

魏徵见李世民接受了今日的谏议，遂躬身告退。

李世民看着魏徵慢慢走远，既而拐入墙角后隐然不见，急忙低头拨开胸前衣襟取出海鹞，却见这只鸟儿已经周身挺直，显是气绝。原来魏徵奏事太久，海鹞在李世民怀中呼吸不畅，竟然活活闷死。

第二日的朝会上，萧瑀和陈叔达同奏一事，然各执一端。两人一开始还能据理申辩，到了后来，竟然脸红脖子粗当堂争吵起来。李世民先是呵斥了几句，然压不下去，最后勃然大怒，令人将他们拉回家中，闭门思过。紧接着一道诏令，以他们两人不敬，予以免职。

到了午后，李世民派人将萧瑀、陈叔达召入宫中，竟欲对他们抚慰一回。

陈叔达、萧瑀的气息未平，两人见面后依然愤愤不已，互不理会。他们又见到诏令，知道被免去官职，觉得李世民小题大做，心中更是烦闷。

李世民脸色严肃，说道："萧公，陈公，你们作为德高望重的名臣，在朝堂之上竟然失仪争吵，朕的话你们也不听。百官众目睽睽之下，让朕的颜面放在何处？朕今日免了你们的官，你们心中存有怨愤吗？"

萧瑀道："陛下平日里导人诤谏，臣想只要心为国是，虽方式有些激烈，亦不为过，因在堂上与叔达争论。陛下今免臣职，不敢心存怨愤。其实河水后浪推前浪，臣已老朽，该是致仕的时候了。"

李世民听得出来，萧瑀的言语中明显有怨气。他不接话，转向陈叔达道："陈公，你以为呢？"

陈叔达比萧瑀明白一些事理，低头说道："臣回家后，觉得我们今日朝堂之上的行为确实有些过激。臣与萧公皆是老臣，又得陛下倾心信任，理应为百官示范。我们在堂上一吵，百官定会笑陛下放纵臣下，无规无矩。陛下今日免了我们的官，其实也是咎由自取。"

萧瑀哼了一声，说道："陛下，臣以为若心为朝廷，可以不拘形式。哼，臣长这么大，还不知道见风使舵的滋味，且这一辈子也不想学。"

陈叔达的脸红起来，也忿愤说道："陛下，天下的事儿抬不过一个'理'字。明明无理硬要强项说嘴，还以为自己一向正确，臣看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世民知道萧瑀是宁折不弯的性格。他侍奉隋炀帝和李渊两朝为臣，其性格一直不改，那是众人皆知的。眼见两人又要在自己的面前吵架，他立起身来走到萧瑀面前，恳切地说道："萧公，朕知道你的性格和心事。当初朕受隐太子倾轧，你和陈公不随波逐流，与陈公一起在太上皇面前保举我，朕至今难忘。朕现在为君，一心想整顿朝纲，厘改吏治。若任由百官不明规矩，朕有何面目面对天下呢？我中华为泱泱大国，四夷若知道这样，他们又如何来礼我敬我呢？萧公，朕知道你一直心爱于我，那是你知道朕非胡作妄为之人。你说，你如此待我，莫非想舍我而去吗？"李世民提起了过去的事，萧瑀和陈叔达顿时心生柔情。心想那时候不遗余力支持李世民，是瞧中了他的才具和胆略，相信他若为君，定能光大国家。然李世民即位之后，自己在朝堂之上动辄欺凌新臣，坚持己议，若李世民不用自己的意见，则顿时有失落之感。如此看来，自己是有点倚老卖老之嫌呢。想到这里，萧瑀嗫嚅道："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陛下一直不能释怀，是有些太看重老臣了。"

李世民接着道："朕多次说过，朕不想学汉高祖之举诛杀功臣。今日免了你们的官职，只是做个样子给别人看。过一段时间，朕还会恢复你们的官职的。其实你们赋闲时，朕也不会让你们闲着，这军国大事，

朕还要日日向你们咨询的。萧公，你以为如何？”

萧瑀的性子执拗，向来吃软不吃硬，经李世民这一番软语劝说，也就软了下来，因表示道：“陛下，老臣非不明事理之人。陛下既然说到这个份上，老臣定当遵从。我们名为君臣，其实若论辈分，太上皇以前日日称我为萧郎，则陛下为老臣的后辈。话已至此，臣岂敢自恃老脸而执意指斥陛下呢？”萧瑀是李渊母亲独孤氏娘家的女婿，与李渊平辈。李渊在位时不呼其官衔，而是称其为“萧郎”，很是亲近。

眼见一场风波烟消云散，李世民笑容上脸，遂对萧瑀道：“如此，萧公也不可再对陈公疾言厉色了。嗯，我们一同进晚膳吧。你们要当着朕的面对饮几杯，一笑泯恩仇嘛。”

陈叔达笑道：“陛下也太小瞧我们了。想臣与萧公共事多年，岂效小儿女促狭之状？萧公，你说是不是？”

萧瑀以微笑作答。

晚膳之时，李世民心中盘算要马上调整相位。即由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长孙无忌任尚书右仆射。如今北方无战事，防备东突厥之事由李世勣、李大亮在那里把守即可，可将李靖抽回来充任中书令一职。

李世民当晚即将房玄龄、高士廉、虞世南、杜如晦和长孙无忌召入宫中，确定了此次授任之事，并让虞世南拟出诏令，规定明日即颁行天下。

眼见一切正按部就班地进行，不想长孙嘉敏半路杀了出来，顿时打乱了李世民的章法。

第十一回　擢房杜左右仆射　整吏治京官并省

李世民顺利地更换了朝中重臣，心里觉得很是轻松。这日日落之后，他乘舆前往仁寿殿，欲与长孙皇后共进晚膳。

夜色慢慢透入了殿内，司灯宫女在不知不觉间点亮四周的灯烛，殿内显得亮堂堂的。长孙嘉敏新诞下一女，尚在哺乳期内，所以周身显得丰满，行动之时也透出一丝慵懒。她见李世民心情很好，遂说道："陛下日常操劳国事，难得有舒心的时候。趁此良宵佳时，妾这里著文一章，请陛下品评一番如何？"

李世民道："嗯，我听说你这些日子以来不顾身子弱，又是翻看典籍，又是奋笔疾书，定有绝妙好词。好呀，将你的那篇妙文拿来。"

长孙嘉敏嫣然一笑，转身到殿右侧的书案上取来一卷文册。

李世民展开一看，见上面布满了娟秀的小楷，识得是长孙嘉敏的字体，遂赞扬道："好呀，我不看内容，仅看这些字迹，心已经醉了。嗬，敏妹，我看你的字体怎么越来越像王羲之了？"

"陛下又在取笑臣妾。妾就是再练上一百年，也难赶上王羲之之万一呀。"

李世民不再接腔，专注观看长孙嘉敏所写的文章。文章题目叫《马皇后论》，说的是东汉明帝的皇后马氏的事儿。

马皇后的德行、人品，均称东汉一代后妃中的佼佼者。她知书、达理、孝亲、事君、节俭，史称她为贤后。长孙嘉敏文中除了赞扬马皇后的这些优点之外，对她不能抑退外戚专权的苗头进行了非议。汉章帝即位后尊马皇后为皇太后，并晋封马皇后的三个兄长为列侯。马皇后虽对其兄长家中"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的权势排场均加以训诫，然而最终仍同意其家兄接受封爵、参与政事，实为东汉外戚专权的渊薮。李世民边看边点头，最后不自禁诵出声来："外戚贵盛实乃乱政之祸源，如马皇后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仅戒其龙马水车，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耳。实应以之自勉，亦以之勉人。"

李世民读完大喜，赞道："好哇！"眼珠一转，笑道："敏妹，你今日让我看这篇文章，不单单是让我欣赏你的文采吧？"

"陛下圣明，妾是有话说。妾前些日子听家兄偶然提起，说陛下要擢其为尚书右仆射。如此，我朝宰辅之职让外戚居之，妾以为不妥。因写下这篇文章来劝谏陛下，并请收回成命。"

李世民不同意，说道："记得你曾经说过我为明君，那么明君行事岂能糊里糊涂？我令无忌居于宰辅之列，不因他是你的兄长，实因他有辅国之才。敏妹，古语有言'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像魏徵原为我的仇家，我能用之；像无忌虽为姻戚，亦要用之。盖因他们忠心对我，且有才具。"

"陛下的心思妾明白，然妾托身紫宫名为皇后，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女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恳请陛下勿以妾兄为宰辅。"长孙嘉敏所举的例子，是指汉惠帝时诸吕专权及汉昭帝时霍光专权，他们虽盛于当时，终究被灭。

长孙嘉敏先是著文说明马皇后之非，继而拿出诸吕和霍氏专权的例子，让李世民难以驳斥。李世民一时语塞，不禁有些气恼，问道："我以前多次与你论及赏罚之事，你以后宫女流之辈不宜参政为由而不语。我今日调换无忌的职位亦是政事，你缘何要横加阻挠？"

"无忌为妾的家兄，为防姻戚专权，这样的话儿只有妾来说最好。"长孙嘉敏素常与李世民说话，皆是轻声细雨如风拂杨柳，从来没有今天如此执拗的时候。

李世民本想今晚与长孙嘉敏温存一番，可长孙嘉敏现在先是以大道理训诫，继而与他顶嘴，弄得他没有了任何情绪，遂打定主意要到阴梦婕那里。他起身道："罢了，我今晚不想再说。总而言之，无忌与我为布衣之交，又是佐命元勋，其才具位列宰辅一点儿都不过分。你不同意这事也罢，就这样定了。"说完，他大步迈出殿门。

长孙嘉敏并不惊慌，送走李世民之后，转身到书案前匆匆写了几行字，令人连夜送给长孙无忌。

此后两日，长孙无忌数次找到李世民，苦苦哀求逊职。不言而喻，这里面定有长孙嘉敏的功劳。李世民最后被闹得没有办法，只好答应长

孙无忌道："好了，我让杜如晦来替你任尚书右仆射，这样你和嘉敏都该满意了吧？你们兄妹两人到底吃错了什么药？外人看来，定会说你们不知道好歹！只是吏部尚书一职已有人选，你反而成了散官，难道这样才最趁你们的心意？"

李世民虽这样说，终究难舍长孙无忌之才。后一日，朝廷诏书颁下，授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温彦博为中书令，李靖为兵部尚书，褚亮为吏部尚书，另授魏徵以谏议大夫之职参与朝政。至于长孙无忌，李世民授其为开府仪同三司（名为一等文散官），令其参与朝政。

回到后宫，李世民得意地对长孙嘉敏说道："敏妹，我到底拗不过无忌你们啊，只好给无忌授了一个闲职。我以前多次笑别人惧内，看来你的二郎也一样啊！"

长孙嘉敏见李世民听从了自己的意见，不由得喜色上脸，遂凑近李世民身旁抚其手曰："小敏什么时候都是顺着二郎的。郎君为国君，不令外戚专权，说到底，这样还是对国家有好处的。"

李世民见长孙嘉敏的红晕上脸，那是他非常熟悉的样儿，遂一伸手将她揽入怀中。

一场小风波归于平静。

长孙无忌现为开府仪同三司，其位置一点都不比尚书右仆射低，依旧掌握实权。只不过像长孙嘉敏这些人第一次听说这个新词儿，还以为是一种虚名，就被蒙蔽了过去。

房玄龄和杜如晦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并省尚书省及六部官员。唐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和内侍省，后三省主要管理宫中事务，维系政府运转则主要由前三省来完成，即三省六部制。其中，中书省为决策机构，主要掌管军国之政令；门下省为审议机构，对中书省所拟政令坐而论之，举而行之，并掌臣下上达之文书；尚书省为执行机构，掌上下传达之事。中书省和门下省因事务相对简单，人员也相当稳定且人数较少，而尚书省的事务繁杂，人数较多且经常变动。房玄龄和杜如晦上任之后，发现尚书省人员过于庞大，在册人员有八百余人之多。

房玄龄和杜如晦这对老搭档，行起事情来雷厉风行。他们每天工作八个时辰以上，将各个职位都琢磨了一遍，将之或并或省，仅留下二百九十三人。两人对于裁下来的人如何安置不敢做主，专此找到李世民请旨。

李世民简略听完两人的陈述，微笑道："看来人皆有私，你们身列宰辅也难免啊。"

房杜两人茫然不解。

李世民接着道："朕年关之时，就让玄龄和无忌为主，设法立即并省官员，然你们迟迟不办。玄龄，你刚刚来到尚书省，即夜以继日将此事完成，不是偏私又是什么？"

房玄龄诚惶诚恐，奏道："臣未早日完成并省之事，委实是臣之罪。臣所以今日先在尚书省内推行，也想有所补救。"

杜如晦打圆场道："陛下，玄龄当时在中书省，虽奉圣上之旨欲并省官员，然各省各部皆说人员不多，有的还要再添人，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说实话，这确实有点难为玄龄兄了。"

李世民显然不赞成杜如晦的话，斥道："胡说，玄龄当时与现在皆为一省长官，又奉朕的旨意，缘何就不能为呢？"李世民现在这样说，显然忘记了萧瑀等一班老臣的阻力。他话锋一转，接着道："然则你们今日毕竟做了，很好。朕想此事还做得有点不够，像其他五省，以及御史、司天二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四监，还有军中十六卫，皆要效尚书省进行并省官员。玄龄、如晦，这件事儿还要由你们来办。"

两人面面相觑，他们刚刚入主尚书省，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若接手这件事情，累白了头发不说，关键是要耗费许多时日。然皇帝的旨意不可违抗，两人急忙答道："臣领旨。"

李世民目视前方，沉吟道："至于你们所问裁下来的人怎么办？这确实是个难题，容朕好好想一想。这帮人既然被裁下来，考课评语定然不佳，若贸然将他们再安排外任或其他实缺，每年经过会试铨选的年轻才俊，就被这帮人挡了路。若令他们空吃俸禄，亦非朕的本意。玄龄、如晦，此事到底如何办，你们心中应该有个主意。"

杜如晦用目光征求了房玄龄的意见，小心答道："陛下，臣与玄龄兄曾经议论过一个主意，只不过略显霸道，恐怕与陛下所行仁政有些不合，因不敢妄说。"

"说出来，朕不怪你们。"

"这些人被裁下来之后，朝廷可以保留他们的品秩、官俸一年。他们要在这一年期限内，或凭自己能耐再求实缺，或求其他生路。一年之后，朝廷撤其品秩、官俸，由其自生自灭。"

李世民的眉头微皱了一下，叹道："这帮人品秩不一，他们能谋到如今的位置，委实不容易。自生自灭？的确有些霸道了。"他沉吟半天，然后说道："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若他们不能再谋官职，可令他们回归乡里，依品秩给予其致仕俸禄的一半，这样他们才能生活下去。"

房玄龄道："陛下这样做，足见宽仁之心。臣等依旨并省，再无后顾之忧。"

李世民笑道："无后顾之忧？玄龄，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你和如晦干这差使，便是要做一回出头的椽子。这帮人以前既风光又养尊处优，一下子将其罢归乡里，他们定将你们骂得狗血喷头。哈哈，这一番委屈够你们受的。你们要对他们说明，干这件事儿的后台就是朕，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官在得人，不在人多，这件事情终究要做的。"

此后数日，房杜两人带领一帮人并省京城的文武官员。其时，京城文武官员共有二千五百六十三人。这些人惶惶不可终日，唯恐自己给并省下来，纷纷托门路来打探消息。无奈房杜两人有言在先，若有人走漏消息，定当严惩不贷。诸位主事之人只好铁面无私，将所有人都挡了回去。

十日后，并省方案以诏制方式颁下，并明示了各职位留任人员。原二千五百六十三人经过并省后，仅留任六百四十三员，共裁掉一千九百二十人。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留任者不免沾沾自喜，被裁撤者不免神情黯然，有的人甚至痛哭流涕。其中有一位勃然大怒，迈开虎步到尚书省找房玄龄、杜如晦算账。他抬脚进了尚书省正堂，伸手推开前来拦阻的衙役，扯喉大叫："房玄龄、杜如晦，看你们有何面目来见我尉迟恭。"

房杜两人早已经料定会有今日，听见尉迟敬德的声音，赶紧迎接出来，一人架住他的一只胳膊，说道："原来是敬德大驾光临，走，走，我们到内堂说话。"

孰料尉迟敬德一点都不买账，他双手一甩，将两人扯了一个趔趄，怒吼道："到什么后堂？就在这里说！哼，你们这两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账房先生，竟然算计到我尉迟恭的头上了。我问你们，我尉迟恭哪点对不住你们了，竟然把我裁掉？"

尚书省的属官和衙役们闻听有人在这里大吼，纷纷前来探询究竟。杜如晦见状，也大吼一声："看什么看？都滚回你们自己的位置。尉迟敬德，我告诉你，有话我们到内堂好好说，你若一味在这里咆哮公堂，朝廷是有制度的。你虽力气大，然难敌六手，若把你揪到戴胄那里，想你的面上更不好看。"

尉迟敬德见素常儒雅的杜如晦今天动了怒火，又知道杜如晦禀性刚毅定然说到做到，不免为之夺气。他抬腿向内堂走，边走边说道："去就去，我尉迟恭还怕了你们不成？哼，若你们说不出理儿，小心我发作起来，定把你这堂上打个片儿飞。就是拼着见了圣上，我也一点都不怯！戴胄又算什么东西，他能吓住我吗？"尉迟敬德到了内堂，居中一站，气哼哼不再言语。

房玄龄和颜悦色，语重心长地说道："敬德，我和如晦其实也不愿意看到眼前的局面。然并省官员的事情由圣上钦定，至于留任何人更要经过一应程序。你的功劳大家有目共睹，我们又多年随当今圣上一起建功，岂能没有情分？奈何你这一段时间有点居功自傲，平素欺凌同僚不说，就是在上官面前，你也是呼来叱去——无非想圣上宠着你。唉，京城之官现在见了你唯恐躲避不及，你这样做，其实有些太过了。"

杜如晦说道："是呀，敬德。为了你的事儿，我和玄龄兄多次商议，要想法保全你的职位，然其势不能。不瞒你说，我们最后还找圣上示下，权衡再三，觉得还要以大局为重，把你从留任名单上拉了下来。"

"我到底碍住你们什么地方了？我对圣上忠心耿耿，为圣上扫平天下、登上皇位立有不世奇功。我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圣上也不会舍弃我的。说到底，还是你们两人搞的鬼。我以前对你们很敬重，没想到文官与武官还是有区别的，像我们尚武之人终究要被你们算计。算

了，我找圣上说去。”

房玄龄接着劝道：“敬德，你随圣上多日，难道不了解圣上的心性吗？圣上现在刚刚即位，他面对的是天下大众，不再是当初那秦王府的一班人。圣上考虑问题，现在多从天下大局着眼。还记得吗？当初秦王府有人埋怨圣上不念旧情，反而多任用了昔日的仇家如魏徵等人，圣上当时说了什么话来着？敬德，你居功跋扈是明眼的事儿，为同僚、上官所不容，且考功评语亦差，圣上若坚持用你，定会寒了众人之心。你表白说对圣上忠心耿耿，难道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替圣上着想吗？”

尉迟敬德越听越不耐烦，转身作势要走，说道：“好了，我不想再听大道理了，瞧你们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惹得我心烦。我和你们说不出个什么结果来，我找圣上讨句话来。”

房玄龄见状，顿时收起笑容，正色道：“尉迟敬德，接旨。”

尉迟敬德一愣，转脸见房玄龄和杜如晦的神情严肃，不似作伪，遂急忙面向房玄龄跪下，口称：“臣尉迟恭接旨。”

房玄龄说道：“这是圣上的口谕，专门说给你尉迟敬德一人听的：敬德随朕多年，忠心可嘉。然近来居功自傲，有可责之处，朕前次已在叔宝宅中斥责于他。敬德此次被黜，盖缘于此。可嘱敬德居家思过，不得咆哮张扬，朕也不见他。至于其授职之事，两月后由房杜二卿妥善安置。”

尉迟敬德听完，顿时泄了劲儿，说道：“圣上……圣上不愿意见我，这……这如何是好？”

杜如晦将尉迟敬德从地上拉了起来，说道：“来，敬德，先坐下说话。你听了圣上的旨意，可见圣上对你还是一片关爱之心呢。我们作为圣上的旧属，知道了圣上的这番心意，应当处处为圣上着想，且要行事谨慎，不能让外人抓住把柄说三道四。敬德，你读书不多，不知道前朝往事，像汉高祖定邦后诛杀韩信、黥布等功臣，难道单单说是君主的原因吗？这些功臣立国后居功自傲，不遵守国家法度，也是其惹下杀身之祸的原因。当今圣上宽仁，颇念旧情，然你也不可无法无天，弄得不好收拾。”

尉迟敬德如今所惧者，普天之下唯李世民一人而已。他平日里跋扈

张扬，无非是仗了李世民之势。李世民现在不愿意见他，这是破天荒头一遭的事儿，他只好收起了刚才的嚣张气焰。他在那里默不作声，其实并未将房杜的劝诫听进去，心想：若两月之后再为自己授职，这面子就丢大了。想到这里，他脱口而出："我尉迟恭这次算是摔了个大跟头，今后没面目再在京城里混了。算了，京城里有什么好？老子瞧着这帮人就生厌烦，走他娘的，这样最干净。房杜仆射，我想如咬金那样放为外任，你们瞧瞧什么地方适合我？"

房玄龄和杜如晦听见尉迟敬德改了称呼，知道他已经转了心思，遂交换了一下眼色。杜如晦反问道："敬德，你喜欢什么地方？"

尉迟敬德思索了一会儿，说道："嗯，我听咬金说过，南方山川秀美，气候宜人，且我的继室亦为南人。你们就在南边给我寻个地方吧。"

房玄龄点点头说道："好呀，最近襄州刺史出缺，待我奏明圣上，就授你为襄州刺史吧。敬德呀，你若出为外任，即为当地的最高主官，当地军政庶务皆系于你一身。你到任后，千万不可再依现在心性为所欲为，须谨慎为之啊。"

尉迟敬德不耐烦再听，遂起身告辞。

房玄龄和杜如晦顺利地打发走尉迟敬德这个刺头儿，其他望风的人闻讯后不免气馁，再也不敢轻易来此寻衅。这样，并省官员之大事就顺利平稳地完成了。两人办完这件事情，即开始着手整理尚书省内部庶务。

他俩召来六部尚书、侍郎，询问他们如何整顿厘改庶务。大部分人面露难色，不肯言语。户部尚书裴矩说道："此次并省之后，户部留任人员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下官这几日一直夜不能寐，整天盘算着如何调理人手。唉，原来的事情一点都没少，可人员一下子少了那么多，不由得手忙脚乱。现在若再让厘改庶务，时间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能否过上一段时间再说？"大部分的尚书和侍郎显然赞同裴矩的话，缓缓点头。

杜如晦听后立刻给挡了回去："今天召集你们来，不是议论做与不做，而是如何来做！以前人多之时，是因人设事；此次并省之后，就要因事设人。以前多次说过让你们行并省之事，皆被你们以各种理由推搪

下来；现在并省已毕，若按以前的老套路运作，那前面的劳作岂非都白费了？”杜如晦任兵部尚书时，行事雷厉风行，干练有度，同僚之中皆以强硬誉之。

房玄龄说道：“圣上亲口对本官说过，官在得人，不在人多。尚书省执掌总领百官、仪刑端揆，上下传达之通畅为首要。此次并省之后，留任者相对都是一些干练之人，可使他们一专多能，使类似的活儿兼并在一起，即可提高处理庶务的效能。至于如何运作，我和杜仆射商量过了，十日内由各部拿出预案。经过核查后，即予施行。”房玄龄平素儒雅谦和，像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语并不多。

李靖新任兵部尚书，对房杜两人大刀阔斧厘改吏治的做法由衷地赞成。有唐以来，似李靖这样军机冠盖天下者，实为第一人，其洞察时事与前瞻将来之能亦为超绝。他伸手从袍袖中抽出一卷文册，将之递给杜如晦，说道：“所幸杜仆射为下官的前任，兵部厘改已久，李靖此来倒是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杜仆射，这是下官令人拟出的一份草稿，就兵部人员设置及职能，还有庶务办理之程序，大致做了些说明。不知道能否以为预案之用？”

杜如晦展开一看，只见其中所列甚详。全卷共分为四章：一曰人员构成，包括尚书、侍郎在内，兵部仅设属官二十三人；二曰职掌范围；三曰办事程序，其中如移文一节，皆规定了详细的时间；四曰应急预案。杜如晦看完后将之交给房玄龄，说道：“人言李药师能卜先机，我今日算是开了一次眼。不错，我所说的预案就是这样。总而言之，京城百官经过并省之后，设法提高办事能力，使政令畅达，人倍其能，即是此次厘改的主要目的。人言上行下效，我们这样做，相信下面的州县也不能无动于衷。”

褚亮点点头，说道：“杜仆射，等一会儿请将兵部的预案让下官一观。此次房杜仆射行并省之事，再厘改吏治，说来其中多是吏部的事务。唉，吏部今后定当知耻而后勇，说什么也不能落在后头。”

杜如晦微微笑道：“褚先生以前多掌文学之职，此次入主吏部，圣上其实最重你的‘廉直’一节。我们现在行并省，搞厘改，仅仅是表面的事情。我们要赶快将这两件事情做完，然后将之更好地服务于圣上的旨意。像户部，须以兴农为第一要务，今年天旱少雨，又生蝗灾，如何保证秋收，减少损失，就看户部如何协调地方了。另外，圣上说过要选用良吏，无非有两条途径：一在现任吏员中发现，二通过科举铨选以随才

授任。褚先生，今后的吏治如何，关键就要看吏部如何识人。”

褚亮连连摇手，说道：“慧眼识人不是下官的长处，房杜二仆射多年来随圣上阅人无数，我只可为辅助。”

房玄龄眼光离开文册，对大家说道：“就这样吧，大家可依兵部此例交来预案。我原来想限为十日以内，现在看来时间太长，那就五日吧。”

房玄龄、杜如晦入主尚书省之后，这里顿时面貌一新。两人勤劳理政，处事公正且铁面无私。他们一心扑在尚书省的事务上，往往通宵达旦，等闲难得回家一回。有时候忙起来，他们甚至将到政事堂参加宰相议事例会的事儿都忘得无影无踪。

政事堂设在门下省，是宰相办事的处所，例由中书令负责召集宰臣议事。李世民在听朝之余，常常爱去两个地方：一个是东宫的弘文殿，他到这里多与饱学学士商榷史事，以为今用；还有一个地方即是政事堂，他到这里多与宰相们商议国家大事。

按唐制度，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皆为宰相；三省长官共议国政，亦为宰相职。然三师、三公现多阙员，眼下仅有裴寂为司空，而李世民只让裴寂有一个司空的名分，却不许他参与朝政来政事堂议事。经常来此议事者，计有门下省侍中高士廉，中书省中书令温彦博，尚书左右仆射房玄龄、杜如晦，最近又新加上长孙无忌和魏徵，共有六人。

这日散朝之后，温彦博、高士廉、长孙无忌、魏徵依例入了政事堂，然左等右等不见房玄龄和杜如晦前来。原来他们两人下朝后直接奔向尚书省，显然忘了这码子事。发生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负责召集宰臣议事的温彦博，知道他们未来的原因，一面打发人去尚书省催请，一面不满地嘟囔道：“既然位居宰辅，当思天下之事。他们这样整日想着本省的事务，干脆别当这个宰臣了。”

这日的议题是绵州等地报来开挖河渠的奏疏，李世民鉴于隋炀帝开挖运河的遗祸，对此事极为慎重，嘱咐政事堂议论后再决。房玄龄和杜如晦是此事的正主儿，他们不来，此事无法开议。几个人只好相对而坐，随便说些闲话。

魏徵最先开言："这两位仆射到任后，终日忙忙碌碌，说来还是有些效果的。我这些日子明察暗访，觉得吏治之风确实有所变化。他们两人在那里铁面无私，且处事公平，不喜下面贪墨阿私，溜须拍马，下面的人眼见这样，只好收起短处，勤勉办事。以前诸省中以尚书省最有油水可捞，其风气未免不正。现在他们致力于吏治，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长孙无忌笑道："人言魏大夫眼光准鼻子灵，果如其然。要说这监察百官的事儿，是御史台的职责。你这样忙碌，就不怕别人说你的手伸得过长吗？"

这时听见外面有人接话："谁的手伸得太长呀？"话音未落，就见李世民已经跨入堂内。

几个人急忙立起身来迎候。原来李世民有话，他若到了政事堂，诸人不用再行跪拜之礼。

大家坐定后，长孙无忌将刚才与魏徵的对话说给李世民听。

李世民听到长孙无忌说魏徵的鼻子灵，忽然想起自己面对长孙嘉敏时骂魏徵的话，不禁"扑哧"一笑，马上又转入正色道："魏卿如此，好呀。朕昨日看到裴矩上了一份奏折，是谏朕之失的。这份奏折说来也和魏卿、玄龄、如晦都有些干系。"

原来李世民患于官吏贪墨成风，即让常何派宿卫扮成各色人到各司办事，并试着贿赂那些经办人员。户部的一名门令答应通融，悄悄受绢一匹。李世民闻知此事，即令将此人处死。裴矩作为户部尚书，很快知道了此事的始末，遂上疏道："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李世民阅罢觉得有理，遂令人将此名门令放还本职，责令裴矩重重诫勉其一番，不再治其罪。

李世民将过程大致说了一遍，然后说道："这件事儿和魏卿的干系，就在于魏卿开了谏诤的先声，裴矩虽不在谏官之列，闻朕之过即来谏之。朕记得魏卿以前也曾经谏朕要以诚信待人，朕派人密赂官吏，即为诈也，步了曹孟德后尘。由此观之，魏卿与裴矩皆守了一个'理'字。至于和玄龄、如晦的干系，正如魏卿所言，他们整饬了尚书省的吏风，使人尽以公心办事而已。像裴矩这样的人，他在前隋时候惯会见风使

舵，到了我朝竟然变得忠直，委实不容易呀。裴矩能有今日，确实受了众卿的影响。”

众人听后觉得很有道理，高士廉说道：“陛下其实自谦了，百官如此，盖因君主首善。岂不闻‘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这句话吗？裴矩所以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子有什么变化，只是因为君主不同罢了。”

李世民不免有些得意，目视魏徵道：“魏卿，你以为呢？”

魏徵点点头，说道：“高侍中所言，臣也是这样以为的。只不过为政之道，不可浅尝辄止，更不能见到一点效果就沾沾自喜。圣人所以说居安思危，正为此也。陛下，眼下的治化刚刚开始，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李世民的一团高兴被魏徵的这番话打消下去，神情不免难堪。不过他最近多经历这样的场面，尤其在魏徵面前已经习以为常，就很快地调整了神态。恰在此时，房玄龄和杜如晦迈入堂来，他们见李世民坐在堂上，急忙躬身施礼。

李世民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一面招呼两人坐下，一面说道：“玄龄、如晦，你们两人平时是最有章法之人，缘何就忘了来这里议事？听温卿讲，你们这也不是第一回了。你们既然位列宰辅，须以天下事为己任，不能天天陷身于尚书省的事务堆里，这样不好。”

房玄龄小心答道：“圣上所责甚是，只不过臣与如晦刚刚入主尚书省，诸事忙乱，一时理不清头绪。”“不错，朕看你们确实忙昏了头。你们既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这也是你们做宰相的主要职责。朕听说你们每每听受词讼，竟然日不暇给乐此不疲，还有时间替朕求贤吗？从今日开始，有关尚书省的细务可交尚书左右丞处理，唯大事及其他当奏者，方容你们过问。”

房玄龄和杜如晦急忙站起，齐声答道：“臣遵旨。”

李世民挥挥手，说道：“言归正传，赶快议事。”

各地此次报来的兴修水利项目，计有虢州欲修弘农渠，福州欲修材塘，绵州欲修折脚塘和云门堰，并州欲修栅城渠。这些工程量其实都不

大，只不过今年以来李世民多次诏令不许滥征民力，各州刺史极为慎重，不敢擅专，因报来请朝廷示下。

温彦博简略地将以上工程叙述了一遍，然后抬头征询大家的意见。

房玄龄说道："今年天遭大旱，田亩无水，禾苗饥渴。我看了各州报来的情况，北方的冀、魏、齐、郑、汴、陈、亳诸州以及关中地区的旱情稍轻一些。究其原因，前隋所修下的运河等渠，使沿途百姓汲水方便，能够灌溉，才得以缓解灾情。兴修水利有利于农桑，只是眼下百姓凋敝，似以不征役为佳。"

长孙无忌笑道："看来隋炀帝并非一无是处，他开挖了诸多河渠，虽使当世百姓蒙害，然对我朝有利。"

魏徵不赞成长孙无忌的观点，驳道："隋炀帝穷尽民力，其留下的运河正好作为一面镜子，以为鉴戒。岂能因获小利而沾沾自喜？无忌，我们位列宰辅，这样的念头一点都不能有。"

长孙无忌对曰："魏大夫所说的都是圣哲大道，然眼下沿渠百姓皆蒙其利，这是事实啊！你总不能为了痛说隋炀帝之非，而将他留下的东西统统弃之不用，或者干脆将其开挖的沟渠再填起来。我欲兴农桑，除了以农为本以外，还要充分利用好前朝留下的东西，方为正理。像原来蜀郡太守李冰造的都江堰，至今还在使用，即为例证。"

魏徵又好气又好笑："我……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将沟渠填塞了？"

温彦博摇手道："别扯远了，圣上在侧，还是要议正题。你们这样斗嘴，是宰臣之间说的话吗？"

李世民看到魏徵那气急败坏的样子，不禁好笑。心想素来伶牙俐齿的魏征，遇到长孙无忌歪说其理，给闹了一个手足无措，实在有趣。

此后高士廉、杜如晦陆续发言，魏徵和长孙无忌也说了自己的意见。这件事情并不复杂，三言两语就说出了大概。兴修水利可以排涝抗旱，又有舟楫之利，是百益无一害的事儿。只是眼前不能滥征民力，这就显得很矛盾。诸人议论罢，齐齐眼望李世民，由其一锤定音。

李世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徐徐说道："朕以前多次说过，致政须顾民心。兴修水利是为百姓谋利，不滥征民力也是体恤百姓，这两件事情都应该做。其实百姓农忙之时也是有时辰的，若其农闲之时也不能将时间荒废。此次兴修渠塘要改变以往的征役方式，可由当地官府召集所修渠塘能受益的百姓，先问明他们是否自愿出工修筑，若无阻碍，即可利用农闲时候开工。各州只要依此方法办理，不是强索民力，今后不用再报，即可便宜行事。你们若以为无不妥，就拟诏发下去吧。如晦，渠塘修筑时候，你要让户部派员下去明察暗访，防止州县官吏为出政绩，变着法儿滥征民力。唉，天下之大，不可放任不管呀。往往一道诏令下去，总有人变着法儿想对策。现在的吏治之风虽逐渐好起来，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李世民在堂上行了几步，转头又道："大力兴修水利是不错的。天下山川纵横，雨水不均。今年天旱已久，有些地方颗粒无收；然将来也有暴雨成灾、大水泛滥的年份。现在国力有限，难以筹措大量人力、物力兴修水利。待将来有了积累，这件事情还是要做的。玄龄、如晦，户部的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主持此事，要让他们立刻重新绘制天下的渠梁、堤堰、沟洫、运漕总图，将来在其紧要处逐年修建、疏通。隋炀帝修筑渠沟使我朝借利，然他当时好大喜功，幻想自己驾龙舟纵横天下，滥使了当时的民力、财力。这一点，朕任何时候均不会取之。兴修水利且修筑有度，此为朕之本意。"

议完了这些事情，李世民又将话题转到选才任能上。他说道："玄龄、如晦，你们随朕多年，知道朕对举贤才的态度。当初朕令封德彝举才，然他许久未荐一人，并说天下无才可荐。朕当时就呵斥了他，须知天下并非无良才，惜未被发现或者人未尽其才。你们两人现在主事尚书省，朕刚才说了，要将一应庶务付与左右丞办理，把你们的精力放在选贤任能上。还有，原来吏部侍郎刘林甫曾奏选人要四时听选，随阙注拟，朕也准了。眼下虽逢灾年，然这件事情不可耽搁，现在进行得怎么样？"

房玄龄答道："按旧例选人须在十一月毕集京城，自从陛下准了刘林甫所奏，吏部已经知会各州，算来到八月初，第一批来会试的举子就该到京城了。"

李世民屈指一算，现在离八月仅有二十余日，遂说道："哦，没想到眨眼就到了。此次会试要提高主事者的规格，玄龄、如晦，就由你们来主持吧，具体事务由吏部考功员外郎辅佐你们。"

“还有，闻喜宴之时朕要亲临，宴饮所费由内府支出。嘿，这一下子吏部考功员外郎当不成座主了，举子们成了朕的门生。”

举子会试之后，放榜得中者由状元领头，前去拜谢吏部考功员外郎知遇之恩，敬称其为“座主”，并自称门生。然后，及第举子凑钱在曲江设宴，邀请其“座主”居于主席，即为闻喜宴。李世民今日金口一出，此次闻喜宴不用得中举子自掏腰包，皇帝又亲临，岂不成了惊动天下的大事。

魏徵谏道：“陛下为天子，则天下举子皆为天子门生。眼下用人之际，陛下提高规格以示重视，实在有必要。只是数年之后，须依国家制度进行会试铨选，臣以为恢复常制即可。”

李世民点点头。

魏徵又说道：“陛下求贤若渴，臣想举荐两人。然臣为谏官之身，不知当讲不当讲？”

李世民笑道：“举荐真才固然需要有司层层选拔，然你们作为朕的股肱重臣，居于中枢之地，眼光要比常人高上一筹，你们阅人又多，当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此，臣就冒昧举荐了。臣以为侯君集和杜正伦两人，皆有为相之才，可堪重用。请陛下细加审视，果如臣言，不妨简拔授用。”

侯君集多年跟随李世民征战，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被授为车骑将军，封为全椒县子。不言而喻，他是李世民的心腹大将。至于杜正伦，就要籍籍无名许多。他为相州人，曾经被举为隋朝秀才，在当地有些虚名。李世民经略河北的时候，房玄龄闻其名将之收入秦王府文学馆，现在一直在弘文馆内托名学士。

李世民听说魏徵举荐这两人，不免诧异，说道：“魏卿能举朕旧府之人，实出意料。我的宗亲旧属，若其无能无才，终究不授任他一官半职。像侯君集，朕一直以为他可为良帅，因命李靖教他兵法，使其有所受益将来能有大用。你说他有相才，朕确实没有看出来。至于杜正伦，他一直在府里籍籍无名，整日里沉默寡言。魏卿，你因何判断他们有大用呢？”

“臣曾经在多种场合里接触他们，并用心体察。侯君集虽为武将，然胸襟开阔，谋事甚详，又善于孜孜求教，则有无尽潜力。其矫饰之举经过圣上谆谆训导，近年来也尽行隐去。又如杜正伦，其忠直无出臣之右，且文章天成，有汪洋恣肆之气，从中可见其韬略风范。鉴于此，臣以为他们可堪为用。”

李世民微微颔首，沉吟不语。这时，杜如晦也奏道：“陛下，臣这些日子细细观察，觉得岑文本颇具才能。其为邓州人，性格沉静敏达，又善文辞。曾任萧铣之中书侍郎，赵郡王孝恭袭破荆州时，文本归降。那时赵郡王部下欲行掠夺之事，文本挺身而出，说赵郡王道：‘隋无道天下大乱，我等所以归降大唐，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若纵兵掠夺，则江、岭以南人心离散。不如勒兵规范，并厚抚荆江，示唐皇之恩惠。如此，则归附者众。’赵郡王听其言而行之，果然效果明显。陛下，仅从此事上看，岑文本之见识要高人一筹，且怀仁抚之心。臣特向陛下举荐岑文本。”

房玄龄说道：“陛下，如晦说得不错，臣愿意一同举荐。”

李世民转向高士廉、长孙无忌、温彦博道：“你们对这三人有何评语呢？”

高士廉三人很为难，觉得不好说话，高士廉嗫嚅道：“房杜二仆射多替陛下取人，眼光是不会差的。魏大夫心存百姓，唯以才具取人，他既这么说，也是不会错的。臣等与这三人接触不多，又未多加留心，不敢妄置闲言。陛下如今求贤若渴，他们既然可堪为用，可以试用无妨。”

长孙无忌和温彦博缓缓点头。

李世民说道：“你们既然这样以为，也就是赞成了。嗯，侯君集既任车骑将军，又有爵位，实封也丰厚，其职位亦算高了，此次不用变动，朕再留心察看一番吧。杜正伦与岑文本既善文辞，可安排他们到中枢机要之地历练一番。擢杜正伦为给事中，专掌朕之起居注。他居于朕的身边，也让我可以就近观察他的才华。岑文本嘛，可授他为秘书郎，兼值中书省，与颜师古一同掌诏诰策令等初拟。”

李世民今天来到政事堂，本想顺便转一圈，没料到却遇到这么多事情。今天既当场定下了兴修水利之事和会试选人的体例，又意外得了几

名被举荐之人，心中甚是畅快。他立起身来，说道：“就这样吧，大家都散去吧。”说罢，起身离去。

第十二回　开科举学子竞才　抗天灾刺史立功

眼见会试日期一日日临近，房玄龄和杜如晦开始忙碌起来，褚亮现为吏部尚书，自然也不能清闲。

唐代学校以官学为主，私学为辅。官学中又分为两类，即中央官学和地方州、县官学。中央各类官学皆隶属于国子监，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其生徒名额及入学身份资格皆有严格的规定。如国子学，生徒名额为三百人，入学者为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或从二品以上曾孙，以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其余州、县官学生徒名额也有限制。每年的会试，各类官学中参加考试的生徒居于多数。其他举选因不从学校中选拔，而是先在州县举行预考以选人，称为乡贡。这两类人就构成了参加每年会试的举人。

举子们聚集京师，皆身着白色的麻衣，成为京城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时人曾誉之为“麻衣似雪”。他们要分别参加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明史等科目的考试。这其中，因明法、明字、明算、明史等科做不了高官，历来不为士子所重。唯有进士、明经二科为人才选拔的主要途径，为士子所趋，来参加此二科目会试者占总数的十之八九。考试的科目大体分为四类，即帖经、经义、策论、诗赋。

房玄龄、杜如晦和褚亮既然主持此次会试，李世民又表示亲自参加闻喜宴，对此次会试极为重视，三人自然不敢怠慢。参加会试的生徒，因其入学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其背后大多有显赫的家世。至于经乡贡入围的人，因有上州为三人、中州为两人、下州为一人的限制，乡贡考生也与州府长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德年间以来，这些考生到京城之后，须打通考场内外的各种关节。他们除了向所司投递牒文、状书进行登记等例行公事之外，还有行卷、温卷等名堂。所谓行卷，即是考生将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之高下写成文卷达于主司，其中最关键的是将自己的背景告诉主考官。过了数日后，他们将该文复制一份再送一回，名为温卷。在这个过程中，有重权的家庭要向主考官打招呼，大多数人要想法拜见主考官，并奉上金帛。房玄龄三人先是下令废止行卷、温卷等旧例，又由褚亮提议此次考试采用“糊名”制度。

以往举行帖经、经义、策论、诗赋等考试时，考生将名字填在卷子上，考官阅卷时，可以看到该卷的主人。若考生与主考官串通，极易在试卷上做手脚。褚亮建议，考生将名字写上卷子之后，由贡院派专人在其名字之上糊纸加封，并盖上贡院的印鉴。考生交卷后，将所有卷子次序打乱再编上号码，阅卷及排定成绩时皆以号码为标志。放榜之前一个时辰，再由主考官及御史台、大理寺派员当场监督开卷，然后放榜。

李世民很赞成这样做，这日他来到弘文馆，赞扬褚亮道："褚卿多读书而不僵化，此次发明'糊名'之制可谓大功一件。看似小事，其实可以彰显我朝诚信、公正之精神。"

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人都很兴奋，以前他们见到科举腐败，虽怒其弊然也无招，此次能够凭能取士，也是他们多日的理想。陆德明说道："新朝气象须在科举中体现，选士如何盖发于此。老臣这些日子也接触了几名来会试的举子，听他们的言谈，对此次会试充满了信心。以前会试之后，每每有落第举子当街痛哭，痛骂考试不公。这几名举子说，即使此次不中，心情也会释然，毕竟考试对每人都是公正的。"

李世民向房玄龄、杜如晦、褚亮点点头，意甚嘉许，说道："采用'糊名'方式，只是考试的第一道环节。现在诸贤毕集，朕今天来，是应玄龄、如晦之请，要与你们商量下一步的事儿。往年考生抱怨最多者，是答案不统一。陆卿，你以为呢？"

陆德明稍作思索，答道："陛下，以往答案非一，主要有两种原因：一者是人为的。若主考官受人请托，定会牵强古意以为答案；二者，秦始皇焚书坑儒，前人经典残缺不全、亡佚散尽。虽经汉代诸人修补，然百孔千疮。其后战乱不断，经籍文字讹谬越积越多。以《五经》为例，现在天下流传的版本何止数十？陛下正行清明政治，此次会试又由房、杜仆射主之，则人为原因可以免之。唯经籍文字讹谬，若匡救之，非数日之功啊。"

孔颖达、颜师古显然深受其弊，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李世民也叹了一口气，说道："所谓百业待兴，是说积弊太深啊。若历朝皆为太平盛世，则经籍典章顺利传承，不用再从头收拾了。嗯，这件事儿不可小视，须细细考究。南北朝之后，因南北对峙，各有师承，因袭旧说，在流传过程中不免以讹传讹。到了隋世，刘焯、刘炫开创统一经学的先河，惜隋世国祚短促，未能完成。此后隋末战乱，先代

之旧章，往世之遗训，扫地尽矣。现在天下渐平，该是统一经学的时候了。颜先生，你少传家业，博览群书，精研训诂，这考订《五经》一事自然由你担当了。”

所谓《五经》，即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部古代经籍。正如李世民所言，《五经》因流传日久，文字多讹谬。加上南北分裂、版本不同且各自倚为正宗。如今天下一统，《五经》必然成为生徒学习的课本及考生们的考试所本，因未有统一的版本，使生徒和考生们莫衷一是。所以，现在考订《五经》，改变学生求经无所适从的苦恼，是迫在眉睫的大事。颜师古从家学中继承了研究经学的基本功，早就感受了《五经》版本不一的切肤之痛，闻听李世民钦定自己主持考订《五经》，心想这是流芳后世的美事，不由得大喜，从座上立起躬身道：“陛下如此重视臣下，师古唯有感激涕零。”

李世民道：“秘书省、弘文馆内的所有图书任你览取，朕另要下诏，令百姓士子争相献书，以备考订之需。颜先生，你既然领下这件事儿，中书省的事儿就不要多管了。温卿，颜先生的官职还挂在中书省，具体细务可交给别人办理。”

“臣遵旨。”温彦博、颜师古齐声答应。颜师古现任中书侍郎，为正三品，是中书省内中书令之下的最大官员，承担着大量的日常事务，繁忙自不必说。

陆德明说道：“陛下考订《五经》，徇是耸动学林的一件美事。老臣浸润经籍日久，欣喜自不必多说。老臣想，待师古考订《五经》之后，还有一件更繁重的事儿要做，即是要对经书进行统一的注疏。如今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科举之时往往缺乏统一答案，即缘出于此。”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朕想过这件事儿，只不过《五经》尚未考订，不好为之注疏。好吧，既然陆先生这样说，现在也要着手来做。孔先生，你深明《五经》，隋末时曾与名重海内的经师刘焯辩难经义，可见你对南北经学深有造诣，对《五经》进行注疏一事就由你主之了。你可精选天下名儒以为助手，先做一些前期工作。待颜先生事毕，也让他来助你。名目嘛，现在也可定下，颜先生考订的《五经》可名为《五经正本》，你依此注疏可名为《五经义疏》。”

孔颖达也欣喜过望，躬身领旨。

李世民定下了这些事儿，忽然想到远水解不了近渴，遂说道："至于眼下的会试，只好多依人力了。像命题、判卷、审核，就由玄龄、如晦、褚、陆、孔、颜、虞等先生辛劳一番了。取贤选士为国之大业，不可有任何懈怠，想你们不会枉费朕的这番心思。"

陆德明拱手道："陛下即位以来，虽时日短促，然励精图治，诸事渐有端倪。命题、判卷及审核事关取士大业，臣等不敢怠慢。老臣以往常常爱钻牛角尖儿，遇到这等大事不敢含糊，一章一句定与他人剖说明白，不敢擅专。"

陆德明年纪既长，名气又大，在儒林中有着泰斗的地位，遇到学术纷争时，他常常一锤定音。他的结论未必使每人都服气，然碍着他的名气大家不敢吭一声。今天他当堂表示与别人积极沟通，实在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儿。周围人听到后，不免心生感激，李世民也赞同，笑对他点了点头。

会试有条不紊地举行。考试之日，举子们自备蜡烛、饮食，以及各种考试所用之物，通过层层关口，鱼贯进入贡院。这些举子自晨开始入院考试，至暮方退。唐制规定，举子们到了晚间还没有交卷，许烧烛三条。若三条烛用完，则必须交卷。

李世民这日早朝之后，轻车简从来到贡院对面的城楼上观看。就见一千余名举人手携脂烛餐器，肩扛单席，听到吏员呼其姓氏则入于内。其时天色尚暗，如长龙一般的队伍缓缓移入贡院。李世民看了一会儿，忽然纵声大笑："天下英雄，尽入我囊矣。"

放榜之日，榜前万头攒动。就见进士科黄榜上，褚遂良以头名得中，成为新科状元。人群中有人知道褚遂良的来历，不免嘀嘀咕咕："知道这褚遂良是谁吗？他是现任吏部尚书的公子啊。都说此次会试公正无偏私，看来也未必呀。"

其实褚遂良得中状元，尚费一番波折。

考生们经过帖经、经义、策论、诗赋考试之后，陆德明等一班人认真地阅卷、复核，其中进士科一百一十七号考生综合分数列为第一，成为进士科的状元。放榜前一个时辰，房玄龄、杜如晦、褚亮以及御史台、大理寺人员来到贡院，监督揭名的过程。进士科作为最显赫的科目，其状元姓甚名谁自然引起众人的注目。两名吏员小心翼翼揭下一百

一十七号试卷的糊纸，他们认真地核对了一遍，然后喝道："进士科一百一十七号考生，名为褚遂良。"

房玄龄等人听到褚遂良得中进士科头名状元，纷纷拱手向褚亮道贺。杜如晦说道："褚先生，所谓书香门第、将门虎子，令郎今日是也。令公子曾蒙圣上夸奖，今日又得中状元，果然名副其实。"

大理少卿孙伏伽今天代表大理寺到场监督，拱手祝贺道："褚尚书，令郎脱颖而出，足见你教子有方。杜仆射所言不错，当今圣上即位后的第一任会试，让令郎折桂，更显得不一般了。"褚亮看到儿子得中状元，自然欢喜异常。听到众人的道贺之词，渐渐冷静下来，说道："这件事儿不妥。我现为吏部尚书，却让儿子得中，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

房玄龄摇摇头，说道："褚先生如此高风亮节，令人赞叹，然这样想就有些太过了。圣上多次说过，用人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令郎此次折桂，是靠他自己的实力考出来的，且此次采用'糊名'之制，最是公平，我想是不好做手脚的。"

杜如晦也说道："对呀。褚先生这样想，岂不把我们陷入不义之境地吗？"

褚亮大惑不解，问道："不义境地？你不要危言耸听。"

"此次会试，圣上要亲自参加闻喜宴，又让我们三人为主考官。另陆、虞、颜等先生谨慎命题，认真阅卷。若到头来，因为令郎得中状元而说此次会试不公，我们今后还有何面目办事？"

褚亮坚持己见："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然犬子为进士科状元，影响太大。要不然这样，让他降为十名之后，影响就会小一些。"

房玄龄、杜如晦摇摇头，坚决道："不可。"

孙伏伽催促道："褚尚书，房杜仆射既然这样说，你就不要再固执了。如今贡院外学子翘首以盼，不可耽误了放榜的时辰。"

褚亮想了一下，然后起身向外走去。边走边说道："此事万万不可，我要找圣上辩说明白。"

李世民此时正在政事堂里，在场的人有高士廉、温彦博、长孙无忌、魏徵，大理卿戴胄也刚刚赶到这里。

戴胄来见李世民，显然有急事要奏。他向李世民行礼后，急促说道："陛下，那两名冒牒参加会试者，其实罪不当死。"

此次会试，考生云集京城，前面已经说过，能够成为举子来参加会试者，皆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和预选程序。武德年间因管理不严，请托之门大开，时人谓之曰"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各种舞弊现象随之而来，他们或伪造身份取得会试资格，或考试时夹带图籍乃至请冒名假手代考，种种花样，不一而论。所司虽屡加纠绳，然不能止绝。李世民深知这些流弊，事先发出了数道诏令，要求令行禁止。像诡资荫冒牒取得会试资格，诏许自首后可以退回原籍；若不自首，一经发现，其罪当死。

新皇帝诏令一出，自然令许多人悚然而退。然有两名胆大的依然大摇大摆来参加会试，妄想侥幸得中。大理寺负责审查考生资格，戴胄是名极认真的主儿，他从吏部请来数人帮助审查，一下子将此两人从中筛出，顿时将他们下狱。李世民听说了这件事儿，嘱咐戴胄道："放榜之日，可将此两人押之朱雀门前当衙枭首。这样得中举子欣喜，作伪者伤悲。"

戴胄当时点头答应，毕竟是皇帝的金口圣谕，那是一点都不能含糊的。然他回衙后翻看《武德律》，发现律中规定对作伪者的最高处罚为流放，罪不至死，于是急急忙忙来找李世民请旨。

李世民正一脸高兴与高士廉等四人谈论此次会试，被戴胄撞入打断，未免有点大煞风景。他瞪着戴胄道："朕以前的诏令中让他们自首，若不自首则当死。朕曾亲口对你交代过，你也点头答应，怎么又变卦了呢？且朕诏不自首者死，而今又要流放他们，是示天下不以诚信，莫非你想卖狱吗？"

"陛下若立刻杀之，臣不敢说什么。只是陛下将罪人交给臣处理，依法办理为臣的本分，臣不敢有亏于法。"

李世民望了一眼魏徵，心想这戴胄也成了魏徵第二，遂说道："魏卿，你多次谏朕要以诚信待人，如今戴胄要守法，却使朕失信于人，你看这件事儿如何处理？"

魏徵沉吟片刻，答道："圣上以诚待天下，那是不会错的。臣想戴卿这样，自然有他的道理，且这件事儿上，守法与失信并非矛盾。"

"嗯，戴卿，你接着说。"

"陛下，法者，布大信于人，言乃一时喜怒所发。陛下以一时愤怒欲杀之，既而知不可，使其从法流亡，此乃忍小愤，存大信也。如此，更使天下之人知道陛下心存诚信。若陛下杀之，即是存小愤而违大信，臣实在为陛下可惜。"

魏徵击掌道："好呀，戴兄此言实为至理。陛下，国之大莫大于法，且维持法制精神即为维持陛下自身，臣以为陛下应当从戴胄之言，将罪人改斩为流。"

李世民聪明绝顶，岂能不明白其中的事理？他一转念之间已经有了主意，说道："也罢，既然有《武德律》在前，就按律量刑。只是《武德律》颁布已久，其中条格繁复，当初太上皇鉴于隋世苛政，因以宽仁待人。今天看来，是否有些过于仁爱了？似有增删的必要。"

高士廉道："太上皇当初制定《武德律》，其意在宽简，取便于时。如今天下一统，应以宽仁之心待人，更应以威刑严法约束于人。如此一宽一严，方为治国之本。"

魏徵不以为然，说道："法为国家之本，若施以威刑严法，再口头上空喊宽仁，这样岂不矛盾？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若想以宽仁治天下，务必慎于刑法。太上皇起兵太原，广布流恩，终于使天下归心，克成一代大业。陛下，还记得年初时臣与封德彝等人争论的情景吗？若想抚民以静，须以教化手段施政。再以威刑严法加于百姓，即与宗旨不符。"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魏卿说得有理，太上皇与朕一脉相承，使用威刑严法非我本意。只是武德年间政法荒弛，使《武德律》流于形式，执法者欲罪则罗织罪名，欲放则避重就轻，可见执法的重要。戴卿，我用你为大理卿，是看重你有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律令执行得如何，大理寺当为天下先。"

"臣不通经史又无学术，对如何制订律法，不敢妄加指摘。臣的本分是依法办案，做到敢于犯颜执法，案无滞留。陛下刚才怀疑臣行卖狱

之事，臣断不敢为。”

“哈哈，你怎么学得和魏卿一样，有一股不依不饶的劲头？你以为你做得没有一点缺失吗？我问你，你为大理寺的主官，应当对律令倒背如流。缘何朕要杀此两人的时候，你连连点头，不提反对意见，还要回府后扒开书本再找根据呢？”

李世民想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且所言也甚有理，弄得戴胄一时语塞。

温彦博打圆场道：“陛下，《武德律》洋洋数十万言，若让戴胄倒背如流，这个……这个……”李世民一挥手道：“罢了，你不用替他说情，我这样说，其实想看看他为难的样子。戴卿，你一笑释然吧。你能拯朕之量刑过失，相信即使法有所失，你一样也能正之，朕心甚慰。只是律令还要修订，无忌，玄龄这几日忙于会试之事，待闻喜宴过后，你可与他召集一批学士法官，以意在宽仁的精神厘改法律。戴卿，新律未成之时，你还依《武德律》执法吧，至于律中缺失之处，须以宽仁的原则正之，不可泥古不化。”

戴胄、长孙无忌躬身领旨。

李世民又道：“戴卿，你是相州安阳人吧。算来你为官时间也不短了，现在的官位也不低，缘何京城人往往说你家境最穷呢？”

“陛下，臣家中老小皆赖臣之官俸，且每年还要资助安阳家中亲友，因此有些入不敷出。不过粗茶淡饭亦能生活，臣并不感到困窘。”

魏徵插话：“戴兄自前隋时开始做官，始终奉公执法，不肯徇私，又因为家中拖累，又爱周济他人，所以贫困至今。”

李世民感叹道：“戴卿官居高位，困窘如此，难能可贵啊。朕刚才说你卖狱，是朕一时性急口不择言。做官清正若此，实为天下官吏的楷模。温卿，可拟一诏使天下官吏知之并效之。不过你家贫如洗，你的官声不错，朕的脸面却无光。魏卿，你说这件事如何处之？”

魏徵微笑道：“君子取财有道，则一招一式皆循王法。陛下心起爱意，臣其实不用多说。”

“哈哈，知道朕要破财，你倒推得干净。戴卿，朕今日赐你十万钱，你可拿这些钱修缮一下住宅，还还旧欠，让家人衣服光鲜起来。你们为朕的臣子，若大家皆衣衫褴褛，亦非朕之本意。”

戴胄躬身谢恩。

魏徵道：“戴兄，圣上赐钱予你，是让你家境好起来，切莫一心济贫。家境未有任何改变，就负了圣上的一片心意。”

“对呀，朕的家底也有限，你别指望朕再因此赏你了。”

几人听后不禁轻笑，戴胄躬身就要告退，褚亮这时正好走进来。

李世民听完褚亮的诉说，反问道：“玄龄、如晦他们如何说？”

褚亮将房玄龄、杜如晦以及孙伏伽的话复述一遍。

李世民笑道：“褚先生，你与玄龄等人一样是读书人，缘何一遇到自己的事儿就犯糊涂？你为吏部尚书，是朝廷的命官，令郎今日得中状元，亦是按朝廷的规制公平公正选拔而来。他脱颖而出，那是他个人的本事，你何必要硬行攀扯呢？我看玄龄他们说得不错，他们的话也正是朕想说的话，就按例发榜吧。想来现在应该放榜了，这会儿左右无事，大家随我出去观察一回。”

果然时辰一到，房玄龄、杜如晦令即刻放榜，褚遂良名列进士科第一。贡院那边一拨拨报喜的人出门而去，只听锣鼓喧天，观者甚众。李世民行在半路的时候忽然想起此事，扭头让褚亮回府等候：“家中出了一名状元，是很难得的事儿。褚先生，你赶快回去吧，报喜之人还等着你赏喜钱呢，这样的时辰不可错过。”

得中的举子本来就已经欢喜异常，又听说当今皇帝要亲自主持闻喜宴，不禁喜极而狂。那些日子，京城中每每有衣服光鲜之人傲首游历，周围人油然而行侧目。能得到这种殊遇者，不用问，自然是新中的举子。

转眼冬去春来，已是贞观二年的春天了。老天爷似乎要接着和李世民过不去，春节过后，久旱无雨，田亩中因干旱裂着大大的口子，无水滋润的禾苗渐渐干枯，乃至枯死。

贞观元年时因天旱加上蝗灾，秋收仅有往年的六成。百姓虽不用缴租赋，然家中存粮难以支持到来年，所以大地渐暖之后，北方受灾严重的诸州百姓已经断粮，又见天旱春播无望，遂背井离乡，结伴向南方乞讨活命。

李世民闻讯忧心如焚，他一面诏令南方诸州不许拒绝灾民流入，一面诏北方诸州刺史设法安抚本州百姓，立刻设立赈灾粥棚，并想法补种以实行自救。闲暇时候，他常常绕庭院漫步，遥望晴朗的天空祈祷早日下雨。一日，他忽然想要举行祈雨仪式，遂派人召李淳风、袁天纲前来。

原来李淳风、袁天纲这些年一直在外游历名山大川，李世民登基即位后，着力将两人寻回，授李淳风为太史丞，袁天纲为太常寺少卿。太史局掌察天文，稽历数；太常寺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李淳风通群书，明步天历算；袁天纲通《周易》，善阴阳之术。李世民让他们两人在这里任职，可谓知人善任。

片刻间，两人入宫觐见。李世民劈面说道："天遭大旱，苦无雨水，朕欲行祈雨之事。二公精于历法天文，通晓阴阳五行，你们以为用何法最为灵验？"

李淳风任职以来，见每至春天即遭大旱，正在琢磨这件事儿。为了排定天文历法及弄清星际规律，他这些日子一直忙于制造浑天仪。李淳风搜索古来资料，凭借自身智力，终于完成了浑天仪的模型。他见李世民眉头紧皱，显然忧思良深，抢先答道："天旱亦即天时，非凭人力也。陛下，臣近日做成一件小玩具，以此来说明天象宇宙，很是简略，请圣上能够御览一番。"

李世民知道李淳风虽口头上说得轻松，却定是一件非同小可的物件，遂唤人去取。其实李淳风来的时候已经将浑天仪带至宫外，出门取物的太监片刻即回。他们小心翼翼将浑天仪放在殿中间，然后揭开蒙在上面的丝绢，一架用黄铜制成的精致仪器顿时映入众人的眼帘。

李淳风躬身道："陛下请移步到近前一观，容臣细说究竟。"

李世民起身过来，边走边说道："看此模样，似与书中描绘的浑天仪差不多。该物湮灭已久，难得李卿将它又造了出来。"李世民近来读书不辍，对张衡的事迹也有涉猎。

袁天纲赞道："陛下好眼光，这的确是浑天仪。淳风兄大体上依张衡浑天仪模样而造，又穷尽心力，将天体演变做得更为细致，较以往更进了一大步。"

李世民走到浑天仪面前仔细观赏，只见居中的黄铜球体两端用轴固定着，上面显示黄道、赤道、北极、南极等位置；球体周围，横亘着数条轨道，上面嵌着固定的青铜小球，代表月亮、北斗星等星体。下面的球座亦用黄铜造就，不是整体一块，而是采用水车的原理，做成了相连的齿轮系统。浑天仪的旁边，另立着一座巨大的漏壶。

李淳风说道："陛下，且看臣开始演示。"说罢，他唤人取水注入漏壶中。

漏壶中的水滴入斜槽中，水带动其中的叶片开始转动。这时，只听浑天仪轻微作响，就见上面的大球和小球开始缓缓转动。

李世民看到现在，已经非常明白了浑天仪的原理，不由得赞道："妙。"

李淳风微微一笑，说道："陛下刚才问臣的话，这个物件其实已经帮臣说得很分明。"

李世民不解："浑天仪和天旱又有什么关系？"

"天地一静一动，皆有常式；地上风云变幻，并非无常性。譬如雨水，一年中可见其多寡，然将之放入宇宙之中观察，则相对稳定。简言之，去年与今年少雨，明后年必定雨多。天造万物，须使诸物大致平衡。"

"依卿所言，这雨水早晚就会下来，其实不用祈雨，是吗？"

"雨还是要祈的。方今天下大旱，圣上亲自祈雨，能定民心。听说数日之后，圣上还要亲耕籍田。祈雨与籍田仪式，其义共通，皆有示范天下之意。臣这样说，无非请圣上宽慰圣心，不可因少雨而忧劳。"

李世民若有所思，缓缓点点头，既而问道："袁卿，这祈雨仪式就由你主之，你以为何时为吉呢？"

袁天纲道："陛下，往年春分之时祭祀于东郊，其中有祈雨的成

分，然而仪式短促显得一般。今年欲定民心，祈雨仪式须盛大一些。臣想好了，可在京城朝日坊之东置九宫贵神坛，以祭祀太一、天一、招摇、轩辕、咸池、青龙、太阴、天符、摄提九神，祈其降伏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以期嘉谷岁登，灾害不作。至于吉时，臣以为后日寅时为宜。”

祈雨的日子一定下，太常寺上下就开始忙碌起来。袁天纲被钦命为仪式的主事者，自然最为忙碌。这日到了祈雨的时辰，自宫城至春明门的街道两边，宫中宿卫手持火把以为警戒。李世民身着大裘冕，率领文武百官缓缓东行。这里对诸种繁复的祭祀仪式不一一细表，李世民在袁天纲的导引下完成了仪式，此时东方的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李淳风的一番言语，使李世民明白了天象的平衡。然到了正式祭祀的时候，李世民亲临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心里油然生出圣洁及虔诚的祈祷，把李淳风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默默地祷祝九神，乞求他们伸出神灵之手，早日降下甘霖来。到了最后，李世民的眼眶中竟然含满热泪。

数日后，袁天纲又主持了籍田仪式。还是在京城东郊，李世民亲祭先农，此后立于千亩之甸。就见耕根车载耒耜到了身侧，司农卿取之跪送至面前。李世民取耒耜就耕位南向而立，既而耕三推。此时，京中百官及京城百姓皆围观，将耕籍之地围得密不透风，他们看到李世民开始耕作，顿时跳跃欢呼起来。李世民耕作之后，三公、诸王、尚书、卿等依顺序入田耕作。

不日之间，李世民亲自主祭祈雨仪式和亲耕籍田仪式的消息传遍天下，当此受灾之际，他的行动给百官和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人们纷纷行动起来忙于农事，力图自救以求有所补益。

北方诸州毕竟歉收太多，地方官吏虽努力赈灾抚慰，然百姓家中无隔夜之粮，倒有一大半人出外逃亡乞讨。像受灾最重的蒲、虞两州，因接连几年少雨，去年粮食颗粒无收。这里的官府虽设了不少粥棚，无奈人多粥少，百姓依然饥饿，最后还是选择出外乞讨活命。年关之后，这两州的百姓基本上出外殆尽。只见千村万户萧瑟寂静，等闲难闻鸡犬之声。

这两州的刺史眼见辖下百姓越来越少，再也坐不住了。要知道李世民的诏令甚为严厉，地方官吏须照顾好辖下的民户，不得令其星散，并以此作为年底考功的一项重要指标。眼下百姓纷纷逃散，田地无人耕种，到了年底考功之时无法向吏部交代。其间若被人奏上一本，也许不

到年底，自身的官职就保不住。这两名刺史虽远隔数百里，然心有灵犀，不约而同收拾行装，沿着流民逃散的路线去寻找他们的踪迹。

两人所行道路不一，然沿途所见情景大致相同。只见道路两旁刚刚冒出青芽儿的漫坡上，每每有着一堆堆的新土，不用问，那里面自然埋葬着因饥饿而倒毙的流民。愈往南下，坟堆愈多，两人的心境也日日沉重起来。他们眼望前方的萋萋蔓草，心想这些流民最终要逃归何处呢？

数日后，他们几乎同时到了邓州的地界。流民到了这里似乎一下子失去了踪迹，道路两旁再也见不到新修的坟堆。他们急忙寻来当地人询问，来人答道："本州陈刺史仁慈为怀，已令官府和民户腾出住所，收纳流民，并给予饮食，他们不用到别处流浪了。"

蒲州在邓州的偏西北方向，虞州在邓州的偏东北方向，两州距离邓州皆有八百余里。两位刺史不禁纳闷，邓州也同样遭遇灾年，何以就五谷丰登能接纳流民呢？他们两人不约而同换上官服，前去拜见邓州刺史陈君宾。

原来陈君宾去年所施行的数条措施果然收到奇效。邓州去年虽遭遇天旱，陈君宾下令百姓依水边耕种，以便于汲水。为了对付连日的干旱，陈君宾又令各县征集能工巧匠，统一到各县衙前集合，然后就地取材，让他们日夜赶造水车。水车甫一造成，立即被分往各乡安装，既而开始车水。这种水车可并排站立十人，他们蹬动脚下的叶片，大轴开始转动，带动了伸入水中斜槽里的桨叶向上扯动，即将下面的水不绝地车入渠中以灌溉土地。那些日子，邓州境内热火朝天，田亩中每隔不远即有一架水车在那里不停地工作，场面煞是壮观。男人们换班休息，不让水车闲着，女人们做好饭菜，将之送到田亩旁男人的手中。陈君宾在最酷热的日子到各县巡视，看到嫩绿的禾苗在茁壮地成长，心里很是舒坦。到了南阳县，他又把县令刘铁立夸赞了一回："本州人丁兴旺，皆赖你当时发现的大粮仓。如今本州人丁短短半年之间，已经增加了两倍，若没有那些粮食吸引，是难见成效的。有了这些人，荒芜的田亩可以开垦，抗旱之时，车水也无缺人之虞。嗯，你的这件功劳，本官会牢记在心的。"

刘铁立一直怀着心事，怯怯说道："陈大人，粮仓的事儿按例应该向朝廷禀报，我们私自瞒了下来，万一上面怪罪下来，下官怕吃不消啊！"

“不妨。只要今年秋收大熟，我们将等量的谷物再贡献给朝廷就是，上面不应该再怪罪我们。毕竟，仓中的粮食未入你我的私囊，而是入了百姓的口中，就是当今圣上知道，想他也不会说什么。”

此后北方诸州有蝗灾起来，陈君宾闻讯加倍小心。他令各县组织男丁到河汊沼泽等地，尽去其中丛生的芦苇和杂木，尤其对北境一带最为小心。男丁们手持柴刀，在其间拉网剥离，使蝗虫没有栖息之地，这样修成了一道阔大的隔离带，以与蝗灾之地相绝。是岁，邓州境内因防范缜密，果然蝗灾不起。

秋收之后，邓州全境大熟。百姓收获之后感谢官府之恩，加倍将原赊欠之口粮和种子归还官府。一时间，各县的义仓及南阳县的官仓皆储满了粮食。尽管这样，百姓家中的粮食仍然充足，因无法妥善收藏，甚至发生多起储藏不善使谷物霉变之事。此年，方圆诸州以邓州的谷物最便宜，外州的商贩纷纷来这里收购粮食。陈君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不允许将谷物卖给他州流散天下。因李世民下诏给复天下一年，陈君宾不敢采取租赋形式征收谷物，思索了数日，终于想出了一条好计。他将州、县中的衙役们尽数遣出，令他们全力搜索商贾，每抓住一名，即令其退出钱粮之后方能离开。他又派人在交通要道上设立卡子，严厉查处私自贩运粮食之人。邓州这样一闹，一下子遏制住了粮食外流的势头，这样又带来了一个后果，即是粮食价格更贱。

如此过了数日，邓州全境内贴出了陈君宾刺史的告示。其中言称官府为了解决百姓储藏粮食难的问题，特议价敞开收购百姓手中的余粮。其所定收购价格为当时邓州境内的市价，比国内的市价要低上一半。百姓看到有处卖粮，且是自己感恩戴德的官府出面收购，他们留足口粮和种子之后，纷纷踊跃卖粮。

陈君宾获得粮食之后，先是设法储藏了一大半，再将剩余的粮食悄悄运往外地贩卖，这样赚回来的钱正好弥补了因购粮而垫支的官银。陈君宾在那些日子高兴异常，眼瞅着自己手中如今有钱又有粮，他连睡觉都觉得分外踏实。

年关之后，春旱依旧。陈君宾一面下令各县继续抗旱搞好春播，一面不停地到各地巡视。他现在比起去年来显得踏实多了，然而不久，各地灾民纷纷前来乞讨。面对此情况，陈君宾对其属下说道：“邓州能有今天，虽是官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追根溯源，南阳县的粮仓使邓州受益匪浅。如今天下灾民流离，我们能看着不管吗？可令州、县、乡衙逐

级设立粥棚，所需粮食由官仓拨给。另说服百姓依据自身能力，分出房屋并给食四方流民。我们这样做，也算是为国家尽一份心力吧。”

流民们听说到了邓州有房住、有饭吃，顿时一传十、十传百，纷纷扶老携幼前来，其中以蒲、虞两州灾民最多。

蒲、虞两州刺史一前一后来到邓州府衙前，投递名刺求见陈君宾，却见州衙里冷冷清清，仅有三人在那里支应。一名主事来回他们：“事情真是不巧，陈大人这会儿正在田亩里劳作，至晚间方回。这样吧，请两位大人先到驿中歇马，等陈大人回来之后，小人立即通报。”

蒲州刺史姓张，虞州刺史姓皇甫。两人听说陈君宾在田亩中劳作，不禁面面相觑，脸现古怪之色。他们刚才在堂上等候的时候，彼此已经互相道过台甫，得知对方来邓州也为寻找辖下流散的民户，不禁哑然失笑，又不免脸现尴尬之色。他们显然急着要见陈君宾，皇甫刺史问主事道：“不知陈大人耕作的地方，离这里远不远？”

“不远，就在州衙北面的湍河边上，离此仅有六里。”

“如此就相烦引路，我们有急事请见陈大人。”

陈君宾去年所种的庄稼也喜获丰收，所获谷物足够全家二年之用。小女儿养的牛又诞下了两头小牛犊子，加上养的大群鸡鸭，陈君宾的家里可以说是“五谷丰登，鸡鸭成群”。小儿子参加了去年的会试，喜中明经科第二十七名。陈君宾现在将本州事务理得井井有条，又加上家务亦顺，可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这会儿身着短裤夹褂，正挥锄清理垄间杂草。小儿子参加关试之后，正在家中等待吏部铨选，这一年间的田间生活，将他原本稚嫩的身子锻炼得很壮健，他也并排和陈君宾一起劳作。他们在那里耕作很专心，并未发现一群人向自己走来。那群人到了田垄旁，主事紧跨几步向陈君宾禀报，陈君宾方才停锄抬起头来。听说是蒲、虞两州刺史来访，他扔掉锄头，一边用衣襟擦汗一边迎上前去。

张刺史、皇甫刺史听说这位农夫即是大名鼎鼎的陈君宾，急忙拱手道：“下官越境来访，请恕失礼唐突。”

陈君宾哈哈大笑：“两位大人太谦虚。若说失礼之处，本官身着葛衣短裤与你们相见，实在有失官体了。”

皇甫刺史真诚地说道："陈大人躬身稼穑，仅此一节就知道邓州所以兴旺的原因。本官与张大人前来，就是想来向陈大人请教如何行兴农大计。望不吝赐教。"

陈君宾谦让道："好说，好说。两位大人，这里无可坐之处，请回州衙深谈如何？且时辰已近午时，你们远来疲惫，我也要聊备几杯水酒以为洗尘才是。请，请。"

张刺史眺望湍河两岸风光，见两岸支有无数的水车，因说道："陈大人，吃饭的事儿不急。我与皇甫大人一直在纳闷，眼下诸州皆受天旱之忧，邓州为何独独能抗水旱于无形？"

"邓州山川湿润，加上河汊较多，地貌有明显的优势。说到底，本官还是占了地利的便宜。当然，巧法儿也想了一些。像眼前的水车，就是对付天旱的一件利器。张大人，蒲州那里两面皆临河水，你若依此水车的式样加以建造，汲取河水以灌溉农田，也许能起到一些作用。"

张刺史摇摇头："蒲州虽临河水，然境内山冈起伏，不似邓州以平原为多，仅引水一项就要大费周折。若使全境皆受河水之益，其实不易啊。"

皇甫刺史说道："张大人，邓州的做法须活学活用，不可生搬硬套。若让我说呀，还是让陈大人不厌其烦地将他的做法告诉我们，我们再细细推敲，总能学到有用的地方。"

陈君宾为两位刺史洗尘的酒宴很是简单，仅有数道山野果蔬，以及陈君宾从自己家中提来的鸡、鸭各一只，所喝的酒为南阳产的大坛"卧龙春"。陈君宾举盏祝道："两位大人，今天的菜也就罢了，所饮之酒还是有一些来历的。知道吗？相传'卧龙春'是诸葛武侯躬耕南阳时所酿，其酿造之法传于今天。来，请饮一盏。"

可惜两位刺史食不甘味，他们本来就满怀心事，现在又见了邓州这里兴旺的景象，心事又加重了一层。他们见陈君宾诚心相劝，遂捧盏心不在焉饮下。

皇甫刺史叹了一口气，说道："提起诸葛武侯，他也是我心仪已久的人物。这次难得来南阳，本来应该到卧龙岗瞻仰一回才是。可惜呀，眼见灾民到陈大人这里托庇，我心中有愧，实在无颜面去游山玩水。"

张刺史说道："邓州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诸葛武侯遂隐居于此。陈大人，你此次调职算是来对了。我听说邢州那里，今年沙河断流无水，旱情不轻啊。你若依旧在邢州任刺史，恐怕要比现在费心费力多了。"

陈君宾见这两位刺史心情不好，知道他们既怕上面怪罪丢官，又有些怨天尤人，心想就由着他们说。过了一会儿，他抬箸示意道："来，尝尝小女养的鸡。此物辅以山间的野菇来煨，滋味最佳，最好趁热来吃。"陈、皇甫两人听言，只好停下话头，伸箸夹起野菇慢慢咀嚼。陈君宾抬起头来，悠然说道："本官自去年号召所有官吏自耕自足，一开始许多人不解，说是官吏靠官俸养家为古制，实际上他们是难受其苦。现在谁若再问他们，嘿嘿，他们谁也不愿意丢掉家中的耕地了。他们说，吃自家种的粮，食亲手种的菜，是最快活的事儿。"

皇甫刺史赞扬道："陈大人的这个法儿委实不错。各级官吏居家自耕，一是为百姓树立了榜样，使人人以兴农为第一要务。最近朝廷颁布了《籍田诏》，圣上还在京城东郊亲耕籍田，亦是示范天下之意。二是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官吏能够自足，不用向百姓征收，则增加了粮食的数量。好，好，本官回去之后也要在本州推行此法。"

陈君宾感叹道："人活在世上，皆靠大地来养。我耕种一年有余，方悟大地对人最不吝啬。一分耕种，一分收获，田亩一点都不会亏待你。国内诸州山川不一，形势不同，只要你耐心来侍弄这块地儿，总会有办法的，也定有收获。两位大人，这不是我陈君宾在这里卖嘴，只要你们将全部心思用在兴旺农事上，定有效果。从岁数来说，我比两位要年长许多。想起在隋朝为官的时候，还要用心去对付他人，以防止官场倾轧。当今皇帝诏令以农为本，提出抚民以静，我们为地方大员，则可心无旁骛，一心扑在农事上，这样做即是遵从了皇帝的圣意。君宾说的这些，两位大人不妨一试。"

张刺史答道："陈大人所说的皆是至理，奈何蒲、虞两州已成空壳，举目境内，村落萧疏。我也想使农事兴旺，然无人无粮，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皇甫刺史又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想我就任之初，也想干出一番成绩来。奈何天不与便，到头来竟然成了空壳之州。有时候我忽生奇想，觉得不如将自己锁往京城，让朝廷依律问罪，这样最干净，强似在这里苦受折磨。"

陈君宾摇手道："皇甫大人，不可。须知事在人为，你若一味消极，那是没有出头之日的。眼下遭旱灾的非你蒲、虞两州，相信其他州的刺史同样焦头烂额，你岂能轻言放弃呢？邓州能有今日，一者占了山川的便宜，二者去年以来，各级官吏和百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办成了一些事情。你们只要从现在开始踏实地办事，相信也会有结果的。眼下诸州的情况都不好，圣上也一时瞧不出什么差异来，你若自己送上门去，就让逮个正着。"

张刺史苦笑道："我们已经一筹莫展，望陈大人能够指点迷津。"

陈君宾沉吟片刻，然后说道："两位大人既然来了，就先在这里小住几日。一来蒲、虞两州灾民散居乡里，我派人前去统计，需要一些时间。两位大人正好借此空儿，各找到辖下民户访贫问苦。二来你们可以抽空到各县走一走，实地看看各县的做法。当然，你们沿途若遇到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也不妨游览一番嘛，譬如武侯祠。"

皇甫刺史道："我在这里小住几日也可以，反正现在回去无事可做，正好在这里看看陈大人的政绩。至于游览山水就免了。张大人，你有心情游览吗？"

张刺史沉默不语。

陈君宾见这两人心情难释，知道不是能用言语相劝的，也就不再说话。他伸箸夹过鸡头和鸡项，然后有滋有味地将其啃食。很快，其项下的案上出现了一堆碎小的鸡骨头，上面已经没有一丝皮肉。张刺史见此光景，凑话道："想不到陈大人爱吃鸡头和鸡项，按说这里无肉可寻，其中有什么妙处吗？"

"咳，我觉得鸡身上以这里最有滋味。你想呀，汤里的鲜味浸润于此，在啃食时候可以余味无穷。且这里的肉最为鲜嫩，因其肉少，尤为可贵。哈哈，可惜它们都让我享用，你们今日不能再享其口福了。"

张、皇甫两人对鸡头和鸡项素来不爱，心想不吃也罢，有什么好可惜的，然脸上都露出无端的讪笑。

陈君宾饭后起身送客，到了门外，他对两人说道："两位大人这几日尽管住下来好了，不要再愁闷不已。难道大事临头，一味愁闷就可以解之吗？本官现在有一个初步想法，待你们游历各县之后我们再谈。我

敢说，届时定让你们一展愁眉。还是那句话，事在人为。只要我们认真去做，什么事情都不在话下。”

两人连连点头，满嘴说着客套话告辞而去。他们回到住所，都暗自猜测陈君宾有什么高招可以让自己一展愁眉。

第十三回　邓州出粮济蒲虞　柴绍引军围朔方

张、皇甫二刺史第二日离开州衙，分头到邓州所辖县境内走动。就见沿途青山绿水之间，到处都立有水车，百姓们轮班立于其上踏动，口里吆喝着宛中小调，细辨其音曰：

脚踏风轮转吆，嗨嗨

风拂田埂香嗨，吆吆

水来，水来，嗨嗨

水就来了吆……

两位刺史观察沿途，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这里的人精神面貌很好。他们不禁感叹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粮壮人胆啊。

待他们见到各自的子民，则别有一番滋味。灾民在异地见到自己的官府老爷，皆嗫嗫嚅嚅不敢吭声，让两位刺史最脸红的是，其中一些人竟然表示要定居在邓州。两位刺史听了这样的话，心里不免有气。然细想想，若让他们返归乡里，那里无食无火，与这里实有天渊之别，他们也不好意思出声斥责。

三日后，两位刺史返回邓州府衙。陈君宾这次身着官服在堂上接待他们，笑问道："两位大人几日来定是劳乏得很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兴趣听听我的想法？"

两人这些日子一直在想陈君宾的答案，早已经迫不及待，他们连声道："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陈君宾示意陈别驾说话。

陈别驾道："陈大人这些日子日日对我们下属说，蒲、虞两州遭灾，灾民流到邓州，则邓州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换句话说，眼看着灾

民忍饥挨饿，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所以灾民到来后，本州先给他们腾出住所，再给以吃食，此为本州赈灾的第一步。”

张、皇甫两人拱手向陈君宾致谢道：“陈大人仁义为怀，我们代灾民感谢邓州的大恩大德。”

陈君宾挥挥手，示意陈别驾接着说：

“至于第二步，即是专为蒲、虞两州筹划的。陈大人的意思，是想让两州的灾民近日各自返回家园。两位大人到下面巡查的日子里，本州各县已经报来灾民的数字，并造有名册。计有蒲州人口六千七百八十一名，虞州五千三百六十名。另听说邓州周围州县里，也散落有两州人口，就请两位大人详查了。

“这些灾民返乡，必然面临无口粮及种子之虞。陈大人已经想好了，这些口粮及种子由本州提供，可按每州一万人口计算供给。另为解眼前燃眉之急，本州分别赠送给你们两州五千石粮食，克日即可解送至境。至于如何战胜天旱，如何使本州官民行兴农大事，两位大人胸怀韬略，其实不用下官多说。

“最后一步，若贵州秋后果然大熟，请逐年将本州所供之粮返回，此次赠送之粮食不在此列。陈大人说了，若秋后天不与便，收成不好，这些粮食就统统不用还了。”

两位刺史张大着嘴巴，觉得就像是凭空里掉下一张大馅饼来，不禁喜极而狂。他们连声说：“要还，要还。只要渡过了眼前的难关，秋后定加倍偿还。”

陈君宾拱手道：“两位大人，本州所供给粮食，只能解眼前之困。如何振兴本州农桑之事，皆赖两位大人之力，君宾在这里心有余而力不足。唯祈祷贵州群策群力，加上老天爷开恩，以彻底摆脱困厄之局面。”

皇甫刺史道：“本官以前仅闻陈大人之大名，今日方知道陈大人的胸怀。我和张刺史此行非虚，既学知了邓州的兴农举措，又凭空得了厚赐。陈大人，本州百姓定会记下你的恩德，当立功德碑以记之。”

陈君宾道：“皇甫大人错了。我陈君宾做的是大唐之官，对天下百

姓应有责任之心。此次蒲、虞两州受灾最重，两位大人又亲自来访，没有二话，邓州必然要提携邻州。不过邓州毕竟能力有限，若再来两家，那也是支应不起的。说起来，我们还是有缘分的。你们早不来晚不来，偏偏现在来了。若让百姓感激恩德，其实最应该感激的是你们两位。你们能够循着流民的脚步寻其行止，这番爱民之心不是每一个官员能做到的。你们是好官呀。”

张刺史说道：“我此次来到邓州收获不浅，回去后定以陈大人为榜样，亲自带领家人躬耕垄亩。我既然这样做，州县官吏人人也不能闲住。陈大人，本官回去后另要上表一章，将你的这番功劳报与朝廷。”

皇甫刺史连连点头：“对，对。虞州也要上表，定将陈大人的功劳说足。”

陈君宾淡淡说道：“嗯，本州此次向蒲、虞两州供粮，我也要呈表报与朝廷。毕竟这么多的粮食出去了，须使朝廷知道去向。两位大人，你们上表中可以略提一提，以资验证。至于种种溢美之词，可以免了。要知邓州此行非为树私恩，毕竟是圣上的恩荫所至。这一点，请两位大人切记。”

两人连连点头，他们知道当今皇帝虽开明，然为臣子者若跋扈傲扬，那也是遭忌的，他们保证说上表时自会注意分寸。

此后数日，邓州衙役们组织蒲、虞两州灾民回归家园。灾民们听说回家后有粮吃，有田耕，毕竟热土难离，遂雀跃欢呼，欣喜而行。

针对各地发生的粮荒，李世民决定再从国库中拨出粮食赈济灾民。这时，司农卿面露难色，禀道：“陛下，去岁以来，仓廪只出不入，已近极限。朝廷有制，仓廪储粮需保有常数，以备急需。若倾库放出，万一朝廷有事无粮供给，则是臣之罪。”

此时，已迁为黄门侍郎的王珪在侧，他插话道：“是啊，现在北有颉利、梁师都在那里虎视眈眈，西有吐谷浑及西突厥觊觎中原，司农卿说得对，国家应该保有存粮以备万一。”

李世民沉吟片刻，然后说道：“王卿，你以为隋文帝若何？”

王珪答道：“隋文帝勤劳思政，亦是励精图治之主。”

“不错，隋文帝的确是位贤主。然你仅知其一，不知其二。他欺负孤儿寡母以得天下，深恐群臣内怀不服，因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要自己决断，他自己劳神苦形，结果未必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更加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知道承顺而已。朕以前说过，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若无臣下匡谏其失，则乖谬即多。其后隋炀帝独断专行以至亡国，应该说也有文帝的责任。我们今日不多说这个话题，还要说储粮一事。”

“文帝时候天下富饶，其储粮最多。”

“朕前日读了一段书，不知道你留意没有？隋开皇十四年大旱，当时各地百姓极度缺粮。是时国家仓库里粮食盈溢，文帝竟然不许赈济，而让百姓自己想办法。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到了他执政末年，其仓库存粮可供应天下人食用六十年。结果呢，隋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终于灭亡。由此来看，隋文帝非贤主也。”

隋文帝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为一代贤主。王珪和司农卿今日第一次从李世民的口中听到如此言论，可谓独到。

李世民接着道：“朕说了这么多话，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凡理国者，务必积德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眼下正是凶年，此时不用存粮，何时再用？至于颉利等人，不足为虑。传朕旨意，可拨仓库存粮一半以赈济灾民。”

司农卿受命而去。

李世民又仰头思索了一阵，对王珪道：“百姓受灾，须使百官知之，以节衣缩食赈济百姓。要使百官有所动作，朕须示范之。如何示范，就需要压缩宫中开支。去岁虽出宫女五千，然太上皇宫及掖庭宫宫人还嫌太多，可择而出之，令其回乡任求伉俪。王卿，你可向杜正伦和岑文本传达朕之旨意，让他们两人主持此事。”

此后数日，岑文本和杜正伦立于掖庭宫西门，手持宫女名册，择多余者出之，并随发路费令其归家。宫女们长期幽闭深宫，闻听要放自己出去并且可以自主嫁人，其欢喜之色跃于脸上，一个个接过钱物雇驴回家，前后共出宫三千余人。

百官见皇帝尚且如此，一个个不敢怠慢，纷纷向户部捐出钱物赈济灾民。捐钱物最多者当推裴寂，他宦中所积甚多，许是想在李世民面前表现一番。果然，李世民闻讯后，意甚嘉许。

不料裴寂还是犯下事情来。原来去冬以来，京城里来了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他一直在五台山设坛讲经，有相当的名气。此次来京后居于通化坊净影寺内，日日开坛讲经，将一部《金刚经》讲得天花乱坠，惹得京城内的善男信女簇拥于此。法雅此次入京讲经很快出了名，京城中的达官贵人自然竞相邀请其人宅讲经。裴寂现在虽名为司空，然终日无事情可做，他将法雅邀入宅中，竟然盘桓五天之久。

法雅若一心讲经，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偏偏他口无遮拦，讲话漫无边际，竟然与时事相连。他一日当众讲道："时下灾异连年，为佛嗔其弊。欲使天下平安，须多立寺院讲经以修其罪愆。"

这话传入了李世民的耳中，让他登时大怒。他立刻召来戴胄，命将法雅投入狱中，大骂道："这个该死的妖和尚，竟然敢在朕眼皮底下妖言惑众，其罪当诛。戴卿，你好好查一查，这个妖僧的背后还有什么人？他从五台山来此，凭空里怎么能说出这样无端的话？"

戴胄下去一查，立即查出法雅在裴寂家中待的时间最长。李世民铁定以为裴寂心怀怨望，才借妖僧之口散布流言，不由得雷霆震怒，立刻下诏免去裴寂的一切官职和一半实封，令其返乡。裴寂接诏后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已经年老难受下乡之罪，遂厚着脸皮求见李世民，请求道："罪臣年老，望圣上念着老臣有佐治之功，乞留京城养老。"

李世民看着裴寂那可怜兮兮的面孔，心中更是生厌，忍了多年的火气一下子迸发出来："朕原来念着你佐太上皇取得天下的功劳，不问你逊职平庸，仍然与你的恩泽为群臣第一！你位居司空，实封最多，何以还有怨望之心？其实你的罪愆也很大，像武德年间，朝廷贿赂公行，纪纲紊乱，皆是你蒙蔽太上皇而致。朕以你有旧勋不忍责你，今日让你返归乡里得以养老，已经宽宥之极，你还有脸面再来提要求吗？"

裴寂看着李世民那坚毅的脸庞，想起自己当初与李建成、李元吉抱成一团的往事，心想今日的结果正是自己那时种下的，怨不了别人，遂叹了一口气，黯然退下。当日，他就带领家人回到了故乡蒲州。

李世民将裴寂逐出京外，又想起了萧瑀及陈叔达等老臣的好处，遂

下诏授两人为特进，令其参与朝政。同时，他还调整了其他一些职位：迁魏徵为秘书监，授为特进，令其参与朝政；迁王珪为门下省侍中；授孙伏伽为谏议大夫。高士廉任职以来，因办事少有成色，被人密奏其“寝而不言”，此次被罢侍中，出为安州大都督。经过几番调整，李世民基本上将重臣都换了一遍，根据各人的才具和特点委以重任，可谓恰到好处。

此次授任诏书一下，萧瑀等人自然当堂谢恩。李世民微笑说道：“自古以来朝中重位如宰相者，人们皆纷竞谋求。其实为君为臣者，若尸位素餐，仅仅谋其位以享其荣华，当然做得越大，实惠越多。其实官大一分，则责任又多一层。譬如朕即位以来，遭遇灾年，与卿等劳心费力，共理国是，并未感到为君者的快活，还不如为藩王时自由自在。朕今日授任萧公等人的职位，其实是想让你们愈加尽力为朝廷办事。”

萧瑀等人又复谢恩。

李世民又道：“萧公，朕如今君临天下，以天下为至公，不敢偏私。武德七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朕实有功高不赏之惧，且为兄弟不容，朝臣中以随隐太子者为多。独你和陈公两人，不惧威权，每每与太上皇面争，真社稷臣也。你与陈公的这般好处，朕时刻牢记。然你守道耿介，善恶太明，常有失处，这正是上次罢你与陈公官职的原因。你们今日复职又擢以高位，请谨记此点。”

陈叔达答道：“陛下即位以来的作为，老臣一直瞧在眼里，喜在心中。臣等职位或降或升，皆以大计为本，其中道理臣等心知肚明。”

“你们知道就好，朕也就不多说了。朕即位以来，不管老臣新臣，或者原来与朕私交远近，皆平等视之。人人只要心想国是，朕都有相应的封赏。裴寂此次被贬归乡里，那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事儿。望卿等以裴寂为鉴戒，不可效之，否则事情做出来以后，我们君臣心里都不是滋味。”

这时，给事中杜正伦出班奏道：“陛下，臣有事要奏。”

李世民示意他讲话。

杜正伦奏道：“臣闲暇时候整理武德年间的起居注，发现已故之封

德彝实在阴险，且善伪饰，蒙蔽圣上至今。”起居注是史官随侍皇帝身边所记录下来的皇帝言行，当时在位皇帝按例不许翻看。

李世民有些不满意杜正伦的行为，说道：“杜卿这样做，不好。要知朝中之臣多在武德年间任职，你如今泄露太上皇起居注的内容，极不妥当。这样吧，你今日只将封公的言行择要说出，其他的一概不许涉及。”

杜正伦面对李世民的斥责，不免冒出冷汗，遂颤声答道：“封公在武德七年之后，对陛下面上一套，背后一套，其密言太上皇曰：‘秦王恃功，颉颃太子，若不早立，则亟图之。’对隐太子曰：‘为四海不顾其亲，乞羹者谓何？’太上皇欲立陛下时，是他极力谏止。臣以为其两面三刀，与其赠号不配，请陛下还赠改谥，以彰其恶。”

李世民极度震惊，想起自己当初与李建成相争之时，封德彝多次在自己面前言说李建成之短，并数进忠策。这样一个两面三刀之人，看其表面时显得非常恭顺，居处衣服等也很朴素，而险佞如此，人莫能探其膺肺。想起他居然能在自己的手下得以善终，李世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有心想出言詈骂一番，然朝堂之上终为不妥，遂立起身来，呼道：“取笔墨来。”

台下群臣寂静无声，不知道李世民要行什么动作。那边的太监快步送来笔墨，将绢纸铺在龙案之上。

李世民手执毛笔，微一凝神，飞笔在纸上写了一首五绝。他侧头观察了一番，觉得还算满意，遂抬头道：“萧公，朕今日赐诗一首，你可向群臣宣读。”

萧瑀接过绢纸，见上面写道：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萧瑀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心里激动万分，大声将该诗念了一遍。

李世民道：“萧公，想后面的人并未听清楚，你可再大声念上两遍。”

待萧瑀声歇，李世民说道："萧公，这首诗名为赐你，其实也是赐给众卿的。你与封德彝相比，一个昭如日月，一个幽暗如鬼。朕说过要行清明政治，君臣之间，臣臣之间，官民之间，皆须行阳谋，不得行阴谋。望众卿谨记。"

下面群臣应道："臣等遵旨。"

李世民接着道："至于杜卿所言，似有必要。可诏夺其司空之赠，另改谥号为缪。封德彝在世之日，毕竟也为朝廷做了一些有益之事，实封就照旧吧。"李世民说到这里，想起了当初围攻洛阳之时，是封德彝回京找李渊陈说，终于挽回了李渊的回兵之意，才有了此后的洛阳、虎牢大捷，此功很大。

朝会散过后，李世民召来魏徵责怪道："魏卿，朕看你对杜正伦的评语有些太过。封德彝既有恶行，其后终将彰显。他不该当堂将起居注的内容泄露出来，你以为呢？"

魏徵点点头："不错，他今日的行为有些孟浪了。臣回头找他，要深深规诫一番。"

这年四月之后，北方诸州普降甘霖。饥渴的大地有了雨水的滋润，绿草复起，半枯的树木又绽出了新芽儿。百姓眼望喜雨，松了一口气。田亩中所种下的麦、桑、豌豆、葵等物，已经枯死大半，剩下的也奄奄一息。有了雨水，这些作物就可以活下来，再适当补种，秋收之时虽要歉收，然不至于绝粒无存，这样来年就有了指望。

蒲、虞两州得了邓州的资助，两位刺史又照搬陈君宾的做法在境内施行，竟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设法引水补种，多造水车及时灌溉，种苗成活率很高。到了天降喜雨的时候，这两州和周围之州相比，境况要好上一大截子。两位刺史眼见秋收有望，不禁喜极而泣。要知道蒲、虞两州原来受灾最重，这下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非为易事。他们追根溯源，更加感激陈君宾及邓州的恩德。这两位刺史又不约而同上表，其中先说本州所发生的变化，最后又推许陈君宾和邓州的功劳。

李世民阅罢两州上表，召来房玄龄、杜如晦道："你们看看蒲、虞两州的上表，若其言甚确，这陈君宾其功大焉。"

房、杜两人分别阅表，房玄龄最先看完，奏道："邓州去年收成不错，吏部的考功员外郎曾经亲往实地考察，此事吏部留有存照。另邓州赈济各地灾民，山南道大使也查证确实，陈君宾并不吝啬。至于其资助蒲、虞两州之事，臣尚未听说过。"

杜如晦微笑道："陈君宾能有今日的功业，与其到任时得到的一笔横财大有干系。去岁末有人密报，言说陈君宾在南阳发现隋时粮仓未报朝廷。臣接报后让刑部派员暗暗查访，果有其事。只是陈君宾未将陈粮中饱私囊，而将之以为本州及流民的口粮，以此度过荒年。"

李世民一开始眉头紧皱，渐渐又舒展开来，说道："陈君宾如此大胆，竟然敢隐瞒不报。不过他最终将之用于百姓，也有可恕之处。"

房玄龄道："陛下所言极是，臣观这蒲、虞两州上表，其中言说兴农措施，颇为独到。像官吏自耕自足，与圣上亲耕籍田精神符合。官吏如此，则百姓更有耕作的热情。还有，其变赈为赊，百姓不是一味等待，而是努力耕作，以倍其获，很有新意。"

杜如晦道："陛下号召农为邦本，并说各地刺史以农事为要。以臣所观，这陈君宾虽有所失，然瑕不掩瑜，实为一出类拔萃之刺史。其治农事，颇有政绩，且致富之后不忘天下，慷慨以赈济灾民，帮助他州度过艰难，真良吏也。"

李世民听得出来，杜如晦的意思是想让自己大力表彰陈君宾一番。他用眼光征求房玄龄的意见，只见房玄龄热切地连连点头。他拿起蒲、虞两州的上表看了一眼，说道："陈君宾固然可以大加表彰，这蒲、虞两州的好处也要说上一说。玄龄、如晦，看到这三位刺史的作为，朕感触良深，觉得去岁以来所行政务已初步见了效果。他们心想百姓，勤于农事，恪守官道，不容易啊。玄龄，此诏由你亲手拟出，然后明发天下，令天下刺史效法。至于陈君宾瞒报之事，今后不可再提。"

当日，这道诏令明发天下，其中赞扬陈君宾曰：

去岁天下诸多州谷不登，糇粮少，令析民房逐食。闻刺史与百姓识朕此怀，务相安养，还有盈粮，出布帛赠遗行者。此知水旱常数，更相拯赡，礼让兴行，海内之人皆为兄弟，变浇薄之风，朕顾何忧？已命有司录刺史以下功最；百姓养户，免今年调物。

此诏经驿传至各州刺史手中，与邓州邻近的诸州刺史纷纷来邓州现场观看。邓州府衙一时忙碌起来，门前车水马龙，陈君宾每日接来送往，不胜厌烦，然也只能赔着笑脸殷勤接待。前来观摩的刺史回去后依样画葫芦，将陈君宾的做法在当地施行。大江南北，到处都哄传着陈君宾的大名。

襄州刺史尉迟敬德看到陈君宾资助虞、蒲两州，不禁大怒，接连两次到邓州找到陈君宾大骂，认为其沽名钓誉。因为襄州与邓州州境相连，襄州也遭灾不轻，陈君宾坐视不管，反而资助离京城不远的蒲州，明显是想向朝廷邀功，且没把尉迟敬德放在眼里。陈君宾看到尉迟敬德那蛮横的样子，感到无法说理，哭笑不得。

颉利自从在渭水便桥上与李世民盟约之后，回到突厥牙帐还算老实，从未再兵犯唐境。他这样做，并非为了遵守盟约，实际上因为自己后院起火，无暇南顾。

东突厥当初强盛时候，其统领朔漠诸部落，威震塞外。所统部落较大者共有十五个：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骨，拔野古，思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霄，颉利。诸部落中，以薛延陀和回纥的势力最强。这些部落臣服于东突厥，完全是慑于东突厥的军事威胁。东突厥靠武力征服了这些部落，但这些部落之间并没有共同的民族语言和经济利益。若突厥势力稍弱，这些部落马上就会起来反抗。

最先举起叛旗的是回纥六部，其酋长菩萨率其部落七万余人，宣称从此不受颉利的约束。颉利闻讯，不能容忍反叛势头兴起，遂派其兄子欲谷设带领突厥铁骑来讨伐回纥。面对大军压境，回纥部落在菩萨的带领下，万众一心，集合了五千骑在马鬣山设伏迎击之。他们以少胜多，大败士气低落的突厥兵。欲谷设兵败之后向西逃窜，菩萨领军穷追不舍，一路上俘虏了不少突厥兵。这样一直追到天山，终于将欲谷设率领之军彻底打散，至此，其带来的十万突厥铁骑损失殆尽。

受到回纥的影响，薛延陀酋长夷男也跃跃欲试。他与菩萨不同的地方，在于要先找一个可以托庇的靠山。其时周边以三方势力最大：东突厥、西突厥和大唐。西突厥距离太远鞭长莫及，他只有选择大唐一途。夷男遣其弟统特勒入长安见李世民，表达了要投靠大唐的意思。李世民此时未有任何迟疑，当即答应，并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李世民另特别赐给夷男宝刀和宝鞭，面谕统特勒道："归语尔兄！

所部中或有大罪，用此刀处斩，小罪用此鞭作笞，幸勿宽纵为要！”夷男得讯大喜，遂在郁督军山下建牙设帐，号令近部，明确表示与颉利决绝。

颉利恼怒非常，既恨李世民挑拨之举，更恼夷男背叛自己。他权衡利弊，觉得还是先将薛延陀收服最好，大唐那里权且放一放，遂派突利可汗统兵击之。

突利领兵进军郁督军山，那边的薛延陀早已经严阵以待。夷男一面发铁骑设伏，又派人与回纥、拔野古等部落联络，陈说其中利害，要求他们派兵增援。菩萨等人深知颉利是诸部落共同的敌人，只有将来犯突厥兵打败，方保境内安定，遂各自派兵增援薛延陀。诸部落如此众志成城，可怜那突利一路兴兵，其军中士气不高又无地利优势，所战皆北，只好节节败退。此仗不仅没有达到预先的目的，反而将东突厥所辖之地丢失了不少。眼见抵挡不住，突利放弃进攻转为防御，自己带领从人轻骑返回东突厥牙帐。

颉利闻讯，急召突利入帐。两人刚见面，颉利便开口责骂，并令从人将其鞭挞一番。如此还不解气，又将突利幽禁十日，方才放出。由是，两汗之间结怨更深。

颉利想起了李世民册封夷男的事儿，又复暴跳如雷。他当即派人入长安，请李世民到朔州边境会猎。其名为会猎，实际上是行恫吓之事。

却说兵部尚书李靖，知道李世民目前最重要的事儿是兴农致治，不愿意轻易动武。他明白此节，所以不轻言武事，唯令边防加强整固，并时刻掌握四方动静。眼前对边境最有威胁者，以东突厥最为紧要。李靖到任后，令镇守朔州、夏州的李世勣、李大亮等人，想法刺探东突厥及梁师都的各种情报，并让其日日报入京师来。这次颉利派人来京的消息，李靖已经早数日闻知。他又将各方消息看了一遍，心中默默地想好了对策，以应对李世民的询问。果然，李世民这日在政事堂阅罢了鸿胪寺的奏章，即差人去叫李靖。

现在来政事堂议事的人员略有变化，走了一个高士廉，其余共八人。他们是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王珪、魏徵、长孙无忌、萧瑀、陈叔达。李靖入门后向李世民施礼，李世民示意让他坐下，说道：“药师兄，颉利约朕到朔州会猎，如何应付？其他人刚才说了不少，你为兵部尚书，谈谈你的看法。”

李靖答道："臣以为颉利只是虚声恫吓，不足为虑。他现在焦头烂额，怎么会有精力南顾？"李靖说完，将东突厥的最新情报说了一遍。

李世民目视萧瑀道："萧公，听了药师兄所谈的突厥现状，你还劝朕去修古长城以备突厥吗？"

萧瑀道："陛下现在以兴农为要，唯求安静。古长城横亘于北境，其大势连接，唯有部分残缺。若修之以备突厥，所费不多，实有益于国内安静。长城复起以为屏障，则突厥不敢轻易犯边，臣以为有必要。"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药师兄深谋远虑，深知突厥之弊。朕今日让他来言，其实想为我之佐证。大家都听到了，突厥现在灾异相连，颉利不惧而修德，反而暴虐益甚，骨肉相攻，其亡在朝夕。朕正准备扫清沙漠荡平东突厥，再劳民远修古长城，岂不成了自己的羁绊？"

萧瑀依然不服气，言道："陛下与颉利在渭水便桥盟约后，曾经说过要偃武修文，如今元气未复，又要劳师远征，岂不矛盾？"

李世民一笑释然，又对温彦博道："温卿，你在突厥日久，如何看待如今形势呢？"

温彦博答道："突厥兴衰，从其羊马身上即可看出端倪。东突厥现在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陛下，东突厥现在内外交困，若使李尚书统领奇兵击之，再与薛延陀等部落联合，相信定能拿下。"李世民摇头不许："现在去攻东突厥，不是最佳时机。朕即位以来，天下一直大旱，百姓的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国库存粮又不多，现在动兵征讨，无疑是雪上加霜。嗯，朕看东突厥内部纷争，现在只是开了个头，我们静观其变即可。萧公，须知征伐一事亦分两极，如隋炀帝征伐高丽，实为好大喜功之举，我所不取；如颉利之流，屡屡侵凌我国，危及国之兴安，那是必须征讨的，只是要选择好时机而已。"

杜如晦奏道："陛下，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人来，言称欲献万钉宝钿金带及马万匹，以迎唐公主成婚。其使者已在驿中多日等候，如何答复，请陛下示意。"

李世民不直接回答，而是说道："眼前有兵法大家在此，药师兄，你如何看待西突厥求婚这件事情？"

李靖每每到了李世民面前，皆沉静有度，不敢擅越。他稍微考虑，缓缓答道："孙子曰'远交近攻'，若陛下欲图东突厥，似答应西突厥的求婚为好。"

"药师兄既这样说，那就与西突厥和亲吧。如晦，你告诉来使，让他们克日来京迎娶即可。至于眼前的事情，温卿，你熟悉东突厥习俗，可携带礼物出使一趟。你见了颉利，就说朕正忙于国内救灾，无暇分身，过两年再会猎吧。朕想颉利这样做，无非是虚声恫吓，他见了大批宝物，以为朕又服软，定会偃旗息鼓。

"药师兄，你可嘱李世勣、李大亮、张公谨他们加强戒备，勤于练兵。颉利眼下自顾不暇，又见我国边防整备，他不敢轻易犯边。还有，那梁师都素来仰仗颉利之势，此次颉利要与朕会猎，听说他又在朔方那里鼓噪不已。哼，朕不想兴兵扰民，因任这跳梁小丑逍遥了几年。如今东突厥势衰，该是收拾他的时候了。这里有一道夏州都督刘闵的上表，言说梁师都与其属下互相猜忌，正是进击的时机。"

李靖答道："梁师都为颉利之鹰犬，朔方百姓早已将其看透。就外势而言，我军为防备梁师都侵扰内地，日日修筑城池以为屏障，已经将梁师都压迫得无腾挪之地。圣上说得好，梁师都内外势衰，其靠山也无暇顾他。若我朝令一将出征，即可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之。陛下既然下定决心，李靖愿意领兵出征，定生擒梁师都至陛下面前。"

李世民复向众人说道："朕欲兴兵讨伐梁师都，众卿以为如何？"

众人纷纷点头，魏徵说道："如今国内已平，仅有梁师都在那里招摇，且讨伐他不用大动干戈，又可灭掉颉利在国内的一颗棋子，臣以为可行。"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我们君臣形成共识，先拔掉梁师都这颗棋子。药师兄，如何筹划军事，由你主之。杀鸡焉用宰牛刀，你不用亲自上阵，选一上将领五万兵马前去讨伐即可。"李世民思索一下，接着道，"这样吧，朕帮你点将。可由柴绍为行军总管，薛万彻为行军副总管，克日讨之。"

对付颉利的方略就如此定了下来，李靖回衙后立刻行文调兵，并召来柴绍、薛万彻面授机宜。

柴绍现任右卫大将军，李婉娘死后的第二年，李世民即让长孙嘉敏为他访得了一门亲事。该女系隋郎将裴仁基的幼女，她生得美貌，性格又温婉。柴绍与其成婚之后，感受到了其温柔似水，那是在李婉娘身上难以得到的滋味，他们家居日子过得很和顺。

薛万彻原来跟随李建成，玄武门之变后亡奔终南山中，李世民派其兄薛万均数次入山方将其召回，授为右领军将军。李世民最早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河北，薛万彻当时作为李艺的将领一起来攻刘黑闼，其勇猛力战给李世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亡奔终南山中，表现了对李建成的忠诚之心，李世民更为欣赏。这时，万贵妃所生幼女丹杨公主到了适嫁的年龄，万贵妃让长孙嘉敏帮助挑选夫婿，长孙嘉敏又将这番话说给李世民，李世民脱口而出："我看薛万彻就不错。"此后，万贵妃和长孙嘉敏又亲眼看了薛万彻本人，觉得还算满意。这样一来二去，薛万彻就当了驸马，成了李世民的妹夫。

李世民此次令柴绍、薛万彻为正副行军总管出征朔方，两人领兵五万出京城，过庆州，不日就到了夏州境内。闻听大兵来到，夏州都督刘闵、司马刘兰成出城迎接。他们将柴绍等人迎入城内，听罢柴绍宣读了李世民征讨梁师都的旨意，然后将与梁师都的对阵形势说了一遍。

原来刘闵和刘兰成皆是有心之人，他们整固城池以防备梁师都，渐渐稳住阵脚。刘闵此时又多次派轻骑深入梁师都所辖境内，专事践踏其庄稼，使其粮食不足。其间，刘闵派人潜入朔方城内，想法疏离梁师都的君臣关系，成功实行了反间之计。一名叫李正宝的将领被反间成功，他表示要拿下梁师都归唐。孰料有人告密，李正宝仓促之间只身逃出投奔刘闵。经过此事后，梁师都的内部猜忌更重。刘闵感到该是进击梁师都的时候了，遂修表一道，请求李世民发兵来攻朔方。

柴绍听完了刘闵的述说，赞扬道："刘都督，你的这番功劳圣上已经记下了。我临行之时，圣上谆谆告诫，此战许胜不许败，且不可动静太大以扰百姓。梁师都困守朔方，已为瓮中之鳖，拿下他是迟早的事儿。我现在最担忧的是，万一我们攻打梁师都，他定会向颉利求援，如不能速战速决，倒是一件为难的事儿。"

刘闵沉吟道："不错，梁师都一遇进攻，定会向颉利求援。突厥兵若来援，有两条道儿可行：一条是沿着朔州、银州边境东面来袭；第二条即是经过河套地区，沿着河水南下再入朔方。"

薛万彻道："东面的路线不妨，李大亮、张公谨他们已在那里布下铜墙铁壁，谅他们难撼动一分。"

刘闵眼望柴绍，说道："如此，我们专力对付其北路即可。"

柴绍沉吟了片刻，决然道："如此，我们先对梁师都围而不打，静观其变。万彻，你领三万兵马到怀远一带设伏，只要有突厥兵出现，立刻痛击将之打败，此举定会让梁师都胆寒。我想，颉利如今内外交困，难以拿出大批兵力来援救梁师都。且我们领兵来此，一路上偃旗息鼓，动静不大，颉利定然以为对付梁师都的兵力仅是夏州的守军而已。估计他不会重视，所派人马不会超过二万。"

薛万彻依计带领三万兵马悄悄潜往怀远。柴绍又令领兵据守夏州，自己和刘闵分带两支人马，一东一西去袭扰朔方。梁师都见来袭兵马不多，遂大开城门带领人马冲杀出来。柴绍和刘闵的兵马与之一触即散，既而不知所踪。梁师都见对方力怯，心想此次要好好挫挫夏州的威风，遂放马到夏州城下，竭力攻打。城中的刘兰成偃旗息鼓，对之不理不睬。夏州城坚壁厚，梁师都一时无计可施，只好在那里跳脚大骂。这样挨到天黑，梁师都见今日难有结果，遂鸣金班师返回朔方。

刘兰成见梁师都已退过城门二里开外，随即一声断喝，只见城门大开，手执火把的兵士不绝地拥出城来。他们大声吆喝，奋力向前方追击。这时，埋伏在两侧的柴绍和刘闵，也令兵士大张火把现身出来。梁师都三面被围，只好没命地向朔方方向狂奔，其军大败，被唐军俘虏者甚多。

次日，唐军旗幡将朔方城围得密密匝匝。梁师都新败之后不敢再战，遥望北方想起自己的突厥主子，遂派人混出城外，星夜找颉利求救。

第十四回　太极殿日勉群臣　风陵渡夜访旅客

李渊受尊为太上皇，日日居于太极宫内。宫内山水依旧，嫔妃簇拥如云，然李渊行止仅限于宫墙以内。这样日复一日，李渊心情愁闷，不免溢于言表。

李渊以往到海池里荡舟的嗜好，近来已荡然无存，转而爱上蹴鞠的游戏。

李渊令嫔妃及宫女组成蹴鞠队伍，然后在太极殿前的一块草场上设立了逑场。每至申时，李渊一身短装，率领一帮明艳妇人下场厮杀。李渊年龄已六十有余，然他毕竟为男人，较之女人要迅捷许多。其得逑后左盘右带，然后凌空一脚，气逑直飞网窝。他置身于女人丛中，鼻闻香汗阵阵，耳听娇喘声声，再享受胜利的快乐，其中的美妙难用言语表达。

李渊这日玩过蹴鞠，回殿沐浴一番，用手抚摸自己的皮肤，感觉很有弹性。经过温水的浸润之后，肤色变得红润。那一时刻，李渊忽然感到一阵极度的失落：自己的精力和健康保持得不错，然已被早早地结束皇帝的命运。现在虽名为太上皇，然如同软禁一般。说白了，今后要数着指头在这庭院之中打发自己的余生，无异于苟延残喘。

李渊的心情顿时变得很坏，脸色也随之阴沉下来。

侍候他的嫔妃和宫女见惯了李渊的这种表情，依旧在他的面前走来走去，只要不极度招惹他就行。李渊以前待人本来就很随便，现在失了皇权，周围人自然又少了一层敬畏，彼此之间少了不少礼套，大家都随便起来。李渊独自斜倚在胡床上，一缕夕阳透过窗缝正好照在他脸的下方，因其神情阴沉，更显其脸色枯槁。

李世民这时候进入殿来，因其脚步既大又快，太监甚至来不及通报李渊。李世民见李渊一人斜倚在胡床上，周围的宫女和太监各忙各的事儿，无人在其身边侍候，不由得心生怒火。他强压火气走到李渊面前，禀道："父皇，二郎特来觐见。"

李渊缓缓地睁开眼睛，说道："二郎来了，你坐下吧。"

李世民一扭脸，对跟随而来的侯君集说道："你去，带人将这帮无规无矩的奴才们拿下。再好好问问他们，缘何在太上皇面前不知一点规矩？"

李渊听说要办身边的太监和宫女之罪，急忙摇手道："二郎不可这样做，他们这样皆是听我的吩咐。你若办了他们，还不如把我办了呢。"

李世民听出了李渊话中的怨怼之意，遂又对侯君集道："太上皇既这样说，就先饶了这帮奴才，让内侍省来此训诫一番即可。"

李世民见李渊闷闷不乐，遂换颜转话题道："父皇，二郎今日来是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那朔方的梁师都为颉利的走狗日久，终于让柴嗣昌领兵将之消灭。"

李渊显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他欠起身子问道："梁师都果然被灭了？此人一倒，颉利在南边再无响应之人。还有，从此国内再无割据诸侯。二郎，梁师都实为为父多年的一块心病啊。嗣昌此次领兵剿他，最后是将他生擒还是诛杀？"

"这厮最后让自己人给杀死了。那日柴嗣昌领兵围了朔方，又悄悄派薛万彻领兵三万在突厥援兵的来路上设伏。薛万彻果然大破突厥援军，这个消息传入朔方城内，梁师都及其手下不免沮丧。这样又过了数日，朔方城中眼见粮尽，其内部原来就互相猜忌，现在又忧自身之安危，愈发纷乱。梁师都内忧外困，难以弹压众人，梁师都的从父弟梁洛仁率人杀入师都住宅，将其一门杀尽，然后开城门向柴嗣昌投降。如此，朔方城从此归了我朝。"

"梁师都被灭，颉利有什么反应？"

"他如今自顾不暇，哪儿有心思再管梁师都的事儿。"李世民接着又将东突厥的现状简略叙述了一遍。

李渊听完，从躺椅上立起身来，在殿内踱步，边走边说道："好呀，颉利也有今天。二郎，知道我这些年的最大心病是什么吗？"

“儿臣不知。”

“就是东突厥仗势欺凌我国！当初我在太原起兵，迫于形势向东突厥称臣，且年年向其纳贡。我每每想起这件事来，就感到无比耻辱。唉，那时启民可汗势衰来投，隋文帝将夏、胜两州的水草肥美之地拨给其用，孰料中国内乱势衰，这突厥难掩其狼子野心，竟然不念原来的好处，顿时翻脸。我这些年，日日想着国势强大之后，再找东突厥算账。二郎，如今我已退位，为父的这块心病要由你来医了。”

李世民也立起身来，坚定说道：“看东突厥现在的光景，难以支撑到三年以后。父皇，儿臣定辅佐您，数年内摘除心病，大家都扬眉吐气起来。”

李渊又复坐下，悠悠说道：“二郎，为父今后想的是如何休闲享福，至于军国大事，那是一点都操不上心了。你主政以来，迭遭荒年，为近年来的最差年景。然你能抚民以静，使百姓休养生息，这一点比为父做得好。我听说你厘改吏治，裁撤冗员，选贤任能，从谏如流，甚感欣慰。二郎，为父不想说过头之话，假以时日，你定能成为一代贤君。”

李渊性格简慢，晚年之后耽于声乐，执政荒弛。然他作为开国之君，毕竟很有见识，此番评价李世民的话可谓恰如其分，又很中肯。李世民听后大为感动，颤声道：“父皇如此夸奖，二郎实在有愧。儿臣主政以来，唯思先祖之英烈，不敢稍有懈怠。”

李渊挥挥手，说道：“罢了，二郎。你的能耐我知道，今后如何理国，其实不用我多说。嗯，眼下倒有一件事儿，我已想过多次，该是办一办的时候了。”

“父皇交办的事儿，儿臣定当遵循。”

“你一心奉孝，一直不同意到太极殿理政，为父很感激你的这番孝心。可那东宫毕竟窄狭，须知大国之朝要显威仪，你该是搬过来的时候了。”

李世民即位之后，李渊多次要求搬出太极宫让李世民移入。李世民思来想去，觉得将李渊撵出去，天下之人定会说自己太性急，便执意不肯。事情就这样耽搁了下来，一晃已经两年有余。李渊今日旧话重提，

李世民当然不会答应。他恳切说道："父皇，为太上皇理应居于此殿。东宫虽小亦有腾挪之地，儿臣觉得很好。且父皇居此，儿臣可就近时时来问询，很是方便，以不动为好。"

李渊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知道你的心思，然我在这里又住了两年有余，已经顾了各方的颜面，你不用再争了。我名为太上皇，其实为一乡间老翁而已，日日居于此深宫之中，感觉很郁闷。我想好了一个地方，就是家乡武功县的庆善宫。我想到那里居住，可以自由自在，又有乡间野趣，强似这里百倍。对了，我上次嘱咐你修缮一番，现在已经完工了吗？"

"儿臣已经遵嘱备好木料，正在修缮的时候，被魏徵发现。他谏现在不宜大动土木，事情就停了下来。"

"这个该死的魏徵，我的家事还要他来伸手管吗？"

就是庆善宫已修缮完好，李世民也不会让李渊去住的。事情很明白，自己当了皇帝，却让老子离开京城到乡间居住，传至天下不知人们又会说什么。他还有更深的一层考虑，就是自己取得皇位并非靠正道，万一有人到庆善宫控制李渊来反对自己，则天下人不明所以，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想到这里，李世民安慰道："魏徵所谏亦有道理，眼下之势，确实不宜大动土木。父皇多次说过，要安定天下，务以隋炀帝之行为鉴戒。这样吧，待过些日子，等到年成好的时候，儿臣在宫城以北专为父皇起造新宫殿，可名为永安宫，届时请父皇动迁入住。"

李渊认为时间太长，坚决不同意，他思索一下说道："二郎，你搬入了东宫，弘义宫就空了下来。那处宅子新修不久，还是你攻下洛阳后我专为你起造的。嗯，就这样吧，我搬入弘义宫居住，你不可再拦阻。"

李世民见李渊意志坚定，只好答应。

李世民临行之时，李渊唤住了他，说道："二郎，我听说裴寂因犯事儿出京。按说此事我不宜再问，然我好念旧情，你是知道的。我们李家取得天下，裴寂功不可没。若其罪恶不大，给他留条活路最好。"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父皇的心意，儿子明白。那裴寂近来在京闲极生事，让他出京只是稍作惩戒。待过上一段时间，儿子自会召他回

京的。”

李世民回东宫后即召殿中监，让他立即安排修缮弘义宫。他以前碍于名声，不肯马上将李渊迁出太极宫，怕有人说自己的闲话。其实心中也想早日到太极殿理政，因为东宫毕竟显得窄狭。他对殿中监说道：“弘义宫修缮之后，可更名为大安宫，以示奉养太上皇之意。朕以前在那里居住过，知道其宫室规模与太上皇的规制不合。此为权宜之计，长远来说，须另择地为太上皇营造新宫。朕想好了，可在宫城之东北建设永安宫，那里地势较高，气候适宜，最适合太上皇居住。只是现在国库空虚，一时无力建造，可数年后再动工，但你们现在就要着手绘制宫殿图样。”

殿中监唯唯答应。

李世民接着说道：“太上皇迁出宫城之后，原太极宫内不得增加一砖一瓦，将之清扫一番即可。如今国家正是困顿之时，为太上皇修缮宫室，别人会说这是朕的孝心。若再对太极宫修缮一番，即是奢费了。”

过了一个月，李渊搬出宫城迁入大安宫。李世民令袁天纲择良辰吉时，以选定迁入太极宫的时辰。袁天纲欲按礼仪准备一次隆重的庆典，李世民不许，说道：“仅仅换一个宫殿行朝会之事，要那么多的虚礼干吗？只要选好时辰，其他的就不要备了。”

是日朝会之前，文武官员静静地等候。既而良辰已到，他们按班谒见。太极殿较之东宫毕竟阔大许多，就见文武官员五品以上，分文、武两方站列，其中又按班序排列为一品班、二品班、三品班、四品班、五品班。即使如此站列，殿内也并不显得拥挤，场面疏密有度。这时，李世民入殿升入御座，百官依序开始奏事。

待奏事完毕，场内一时出现了静寂。李世民眼望群臣，缓缓说道：“朕今日与众卿一起到此殿议事，按说也很寻常。然朕到了一个新场所，就想有所变革。算来朕即位，已两年有余，每每朝会之时，皆按规定班序及仪制理政。朕一开始还觉得新鲜，现在却感到有些乏味了。”

群臣面面相觑，不知道皇帝今日为何说出这般话。要知道朝会是最严肃的场面，难道他要日日变换花样不成？

李世民的御座左前案上，一般会放着两摞纸套：一摞是朝廷欲颁布的诏制，一摞是臣下的奏章。李世民立起身来走到案前，顺手翻了一下，然后问道："玄龄，记得旧制中有'五花判事'一说，是不是？"

房玄龄出班答道："是。"遂将"五花判事"的内容说了一遍。

原来前朝中为防止诏令中的漏洞，诏敕由中书省拟好之后，由六名中书舍人先行阅读，他们各执其见，将其意见杂署于其上，即名之为"五花判事"。其后，再由中书令和中书侍郎会审，交由门下省审查。诏敕到了门下省，由其给事中和黄门侍郎驳正之，再返回中书省修改。如此，可以保证诏敕比较缜密。

李世民点点头，唤出温彦博和王珪道："中书省和门下省最近行文，是否按'五花判事'之原则来匡行？"

温彦博答道："陛下，中书省每起草一道诏敕，门下省皆认真驳正，臣等不敢有任何偏差。"

李世民冷笑道："什么行驳正之事？朕为何就没有任何听闻呢？中书省和门下省皆是机要之司，若诏敕有不便者，须据理论执。然两年之间，你们中书省起草诏敕后，门下省仅是依例看一遍即退回，顶多改上几字，这是行驳正之事吗？哼，若让你们仅仅起草一道文书，朕随便从太学中挑选数人即成，何必还要苦苦择贤任才呢？"

李世民这番疾言厉色，吓得群臣不敢吭声。温彦博和王珪低着头，心里想不通李世民缘何今日没来由地发火。

魏徵现为秘书监，隐隐地明白李世民发火的原因。原来有一日李世民对他感叹道："众人做事，往往时间一长，就会依照定势行事，不想再增添新意。若使新政能见成绩，须日日出新，方有结果啊。"魏徵答道："陛下所虑极是。众人勤勉办事，是为政基础，若使他们常常推陈出新，还要陛下在其身后猛击一掌。"李世民说道："惰性使然，像朕也想日日找些乐子，这样最是轻松，可是天下并未摆脱困苦的局面，确不可掉以轻心。"魏徵猜测，李世民今日的此番作为，无非想借机会勉励众人一番。

果然，李世民将矛头直接指向温彦博："中书省为机要之司，每出一诏敕皆事关天下。温卿，中书省设立那么多人不是用来摆设的。像六

名中书舍人，皆是千中选一的能才，让他们对一事发出一种声音，非朕本意。朕多次说过，以一人之能决天下之务，错谬居多。你要让中书舍人不受旁人干扰，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才是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五花判事’虽是古制，然毕竟是前人的经验，不能轻易弃之。从今日开始，要恢复‘五花判事’之制。”

温彦博今日进入太极殿，本来一团高兴，不曾想当了一回靶子，有点惊慌失措，他镇静了一下说道：“臣遵旨。中书省今后每拟诏敕，定当按‘五花判事’原则办理，努力使诏敕完备无漏洞。”

“这样就好。诏敕拟发之前，中书省及门下省可以充分修改，将诸事想细做细，不得有任何疏漏。今后再授任中书舍人等职时，人员来源不能拘于文笔好的书生，最好是有着中央与地方理政经验之人。这样，他们对所拟诏敕的施行会有实际经验，不至于望文生义与实际脱节，便于尚书省进行操作。玄龄、如晦，诏敕既成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须不折不扣地施行，你们要谨记此节。”

房玄龄和杜如晦躬身领旨。

李世民让温彦博、王珪、房玄龄、杜如晦退回班中，转对众官说：“朕即位之初，诏百官可以上疏言事，当时众卿纷竞上疏，蔚为大观。朕每书必读，并将重要者粘于殿内照壁上，以备不忘。朕之心力有限，若想大治天下，须靠众卿一起努力。上疏中所言之事，皆是衷心所言且切中利弊，朕依此改正，果然收到效果。然今年以来，众卿上疏渐少，查殿内照壁上所粘之书，所剩无几。众卿，想是你们居官之累，近来没有闲暇时间再上疏了吧？”

群臣皆听出了李世民话中的揶揄之意，殿内一时静寂，无人敢接腔。

李世民立起身来，在御台上来回踱步，然后说道：“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明白此节，才虚心纳谏，极力鼓励众卿尽情极谏。朕有此胸怀，则你们能否举谏言，就看你们是否勤奋。朕以为，近来上疏不多，缘于众卿以为现在诸事渐顺，因而懈怠。魏卿，是不是这样？”

魏徵出班奏道：“陛下今入太极殿对臣下的训诫，臣以为很有必要。陛下多次说过要居安思危，则臣下在办好自己事儿的同时，更要查

时政之缺失，随时举谏。如此，才能提高办事之效率，并能实现清明之政治。至于陛下说臣下懈怠，臣不敢苟同。仅上疏而言，陛下即位之初百事待兴，为臣者能提出许多建议，经陛下批阅得以化解。现在随奏随办，事儿渐少，亦属正常。陛下，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而不敢言。只要皇上能虚怀若谷，导人诤言，相信人臣定能上疏。”

“这一点朕能做到，然你们也要有所表示。褚卿，年底对百官考课之时，要将其上疏与否作为一项考课内容。众卿，你们须常常上疏言为政得失，不拘你分内分外的事儿。对你们的奏章，朕必逐句批阅。当然，朕不求数量，你们不可敷衍塞责，应付了事，须有真知灼见最好。”

李世民的这番言语，宛如一阵风，刮得百官心里皆怀心事。魏徵等人满腹才具，能够随时举谏，那一帮武人则愁眉苦脸，他们不通文墨，上阵厮杀还行，让他们写文章提意见，确实难为了他们。

常何那日下朝后回府，闷闷地坐在堂上不发一言。他现任亲勋翊卫中郎将，为四品武官，亦在上疏言事者之列。惜其幼时读书不多，十六岁即从军，此后南征北战多历厮杀，难以和书本儿结缘。李世民即位之后，常何未有片纸上奏，今日他听了李世民训诫，觉得再不上疏，委实不像话。然自己墨水太浅，又能写出什么呢？

常何在那里直坐了大半个时辰，搜肠刮肚实在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来。他烦躁地立起，到庭院中来回转悠，突然，一只鸡项上流着血跑了过来，厨工跟在其后紧紧追赶。这使常何气不打一处来，他一脚将鸡踢飞，骂厨工道：“蠢猪，连一只鸡都杀不死，你还干什么活儿？”

厨工抓过鸡来，在其项上又来了一刀，然后躬身向常何行礼，不敢吭声退了回去。

看着厨工离去的背影，常何脑子里灵光一闪，忽然想起了一则故事。那是他从河北返回京城，到了函谷关的时候，因时间尚早，就在那里游览了一回。见该关深险如函，东至崤山，西至潼津，仅有关下一条道路相通，实为天险，常何叹道：“一夫当关，万夫难开，此关是也。”从人有识历史者，接腔道：“是呀，战国时秦置此关，得保立国。其间人们来往，须持关防牒文方能通过，只有一次是例外。当初孟尝君在秦被留，无法出关。赖其手下门客有擅狗盗者，夜入秦宫盗出狐裘，

献给幸姬，始获释放。他们半夜到了此关前，因关门须天亮才放行，孟尝君怕秦国派人来追，在那里惶惶不已。其中有一门客会装鸡鸣，因而赚开关门才得脱险。”常何听后笑道：“这孟尝君的本事也就罢了，然其手下能人不少。嗯，管他什么鸡鸣狗盗之徒呢，能打开关门就成。”

常何见鸡想起了孟尝君，更想起了孟尝君手下的那帮门客，顿时眉头一展，喃喃道：“我不通文墨，难道不会招通文墨的门客吗？”

常何说干就干，找到数位知己让他们帮助寻访能写文章的门客。此事须秘密进行，常何嘱咐他们不可喧嚷。

一日，李世民忽然想起要出门走走。他召来众大臣说道：“朕即位以来，连遭两年旱灾和蝗灾，看今春的光景似乎不错，雨水落下不少，春播有望。朕想出外巡视一番，你们以为如何？”

魏徵极为赞成，奏道：“陛下忧劳国事，须巡视天下，眼见为实。只是陛下出行之时，不宜动静太大。”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魏卿的心意我明白，想隋炀帝广宫室、好行幸，侵扰百姓致使天下败亡，朕岂能效之？朕想好了，此次出行，不用御驾，不用龙舟，随带数十人骑马微服出行。朕此行目的，一是亲眼观察天下之实；二是想到邓州实地看一看，要看那陈君宾到底有什么真本领。”

温彦博道：“陛下何日出行？臣即拟诏颁布沿途州县知闻。”

“不用。朕说过此次为微服出行。如晦，你和魏卿、温卿以及裴矩随朕出行，护卫之事由常何安排。玄龄，你在京中辅佐太子监国。”

群臣躬身领旨。

贞观三年四月，李世民不事张扬，带领魏徵、温彦博、杜如晦、裴矩四名大臣出巡，常何率领六十骑以为护卫。他们出了春明门沿着官道向东行去，天黑之时就到了潼关。他们出城之时，常何向李世民请旨要求派人打前站，以安排住所。李世民不同意，说道：“我们此行以不扰人为要，潼关离风陵渡不远，那里为渡口，历来旅舍众多。我们慢慢行到那里，想法包下一家旅舍居住即可。常何，记住，要付钱。”

裴矩道："陛下，风陵渡那里旅舍简单，不免肮脏。圣上此次出行带人不多，还是让当地官府安排最好，这样也比较安全。"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不可。想起以往征战之时，常常数日衣不卸带，就地而眠。现在有旅舍可住，强似那时百倍，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要说也是，你与温卿为多年的京官，没有尝过此苦，你们能行吗？"

裴矩不敢对答，温彦博回答道："陛下能住的地方，臣不敢挑剔。裴尚书说的意思，是指陛下以万乘之躯涉此荒凉之地，万一有什么闪失，即是震动天下的大事。毕竟，圣上今日非复往日征战之时。"

李世民哈哈一笑："有什么不同？别说天下已经治安不错，就是真有人来犯，朕一样能够冲杀。只可惜了你们，满腹韬略，然没有上阵的本领，还要常何他们来保护你们。"

杜如晦等人想想确实是这样，不禁相对而哂。说话间，他们不觉就过了潼关。守兵验了他们的过所公文，那是兵部签署的调防文书，并无特别之处，遂轻松过关。他们转向北行，就听河水的哗哗声音传了过来，夜色朦胧间可见一条巨索横跨河水上方，风陵渡已赫然在眼前。

河水本来自北向南流淌，到了潼关遭遇一溜儿石头山的阻挡，只好折向东行。折弯处两山夹峙，将河水挤得甚是狭窄，水流湍急，哗哗的水声日夜不绝。不知道从什么年代开始，有人从两岸的半山腰处打下巨桩，从河水之上扯起了一道横索。这样，渡船以绳索和此横索相连，上面又有一木质滑轮穿行，船夫只要鼓桨前行，即可借助横索之力径直到达彼岸。风陵渡之北为河东道的蒲州，其东为京畿道的陕州，其西为京畿道的华州。这里的人若想南来北往，必须借此渡口，于是乎，风陵渡异常繁忙又大名远扬。

李世民一行在临河的一处旅舍安顿下来，草草地吃了饭，就见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李世民眼望窗外，不觉来了兴致，让杜如晦等人随他一同到河堤上漫步一回。常何急忙要去张罗，被李世民制止，仅让他带两人随行。

四月的天气已经渐渐温暖，走出户外，可以闻到浓郁的花草之香。到了夜里，清风轻荡，愈觉花气袭人。李世民行在河堤之上，静听河水拍岸，不由得心旷神怡，转向魏徵道："魏卿，朕畏你言，已是两年有

余未曾出外狩猎。我们现在沿河游览，该不是闲游忘政吧？”

魏徵听到这句话，感觉很不舒服，若不是夜色遮其脸，定能看到他的不悦之色。他思索了一下，答道：“陛下，其实臣每次谏诤，并非想扫圣上的兴致以求自己满足。臣这样做，实在因为圣上身系天下，不敢有亏。譬如狩猎，按理是人之兴趣不可抑止，然方今天下并不富饶，百姓还在为吃饱肚子而发愁，陛下狩猎传之天下，定然有损圣上声誉。”

“哈哈，朕的一句玩笑话你就当真了？魏卿，朕若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你的脑袋恐怕要被割上几百遍了。”

“对呀。其实嗜好欲望喜怒哀乐的情趣，贤人与愚人没有多少区别。贤人能够节制自己，不使其过度；愚人放纵自己，多失去控制。陛下高尚的品德玄妙深远，但愿陛下常能克制自己，居安思危，以保胜利成功之美。”

“如晦，你瞧，朕不敢稍有话题，让魏卿一缠上即是没完没了。哈哈，魏卿，朕让你们来河边观赏风景，不是上课来着。”

杜如晦趋前几步，拱手道：“陛下，天降魏徵，委实是陛下之福。查古来之谏臣，无出其右。望陛下能亲之用之，则能大治天下。”

李世民停下脚步对众人说道：“朕知道这个理儿。其实朕这样做，并非想当世之事，唯望朕的子孙能够延续国祚，使卿等子孙能长保富贵。好了，我们不再说这等严肃话题，眼前风景甚好，我们也该欣赏一回。对了，如晦，还记得我们在豳州之时吗？那日玄龄说道，待荡平天下，让我带领一帮文士饮马西北边陲，赋诗长城塞外。眼下国家一统，朕却无能完成此举，只能领着你们乘隙到河水边行月夜之游。”

杜如晦道：“风花雪月之事较之理国大局，毕竟为末节。陛下正行新政，若大治天下，则是一首大诗，文士之吟咏岂能与之相比？”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呀，动辄将话题引到国事上，把朕的好心绪都破坏了。我们已到了风陵渡口，刚才观了风景，又说了大事，该是回旅舍休息的时候了。”

众人听了李世民无奈的言语，不禁轻笑。心想他既然想欣赏风景，就应该带一帮学士来吟诗才对。

一行人离开渡口，沿着石板路返回旅舍，就见路左侧有一处阔大的房子，里面透出光亮，且人声鼎沸。李世民忽然来了兴趣，指点常何道："你去，瞧瞧里面都是些什么人。"

常何快步入房询问，既而折返禀报道："陛下，这是行人渡河时的歇脚之所。"

原来风陵渡有渡船两艘，船工为保万全，每至夜里渡船不开。晚来的行人到此，有钱的则入旅舍居住，无钱的如贩夫走卒，只能待在这座渡口给提供的大房子里歇脚，以待天明。

李世民作势要入房观看，常何拦阻道："陛下，房内肮脏且人满为患，不宜入内。"李世民甩手道："你和这两人在外面守着，不得入内。若房内的百姓看见带刀的官兵，定然骚动。"说罢，他带领杜如晦等四人轻移脚步，缓缓入内。

房内乌烟瘴气，气味难闻。四角灯烛如豆，光线昏暗。李世民微微皱了一下眉头，然后向左角走去，后面四人见状，急忙跟随。

一名小厮看见这五名衣服光鲜之人走了进来，疾步走了过来，轻声问道："客官要歇脚吗？要不要苇席？"

这帮人平素养尊处优，一时不明所以，还是魏徵反应较快，答道："好呀，来五张。"

小厮伸出手来，说道："一张席收钱一文，共五文。"

魏徵从怀里掏出一把开元通宝制钱，数了五枚递给小厮。那名小厮接过钱来，飞快地拖来五张苇席，说道："此为租席，明晨须还。"

李世民等人觉得奇怪，想不到魏徵身上还带有开元通宝钱。原来唐立国之初，沿用隋朝五铢钱，至武德四年，始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其制为：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

他们见四周众目睽睽，不好再问魏徵究竟。遂一人接过一张苇席，各自坐了下来。

他们从进入屋内的那一时刻起，满屋之人皆静静地注视着他们。李

世民一落座，身边一名操太原口音的老者期期艾艾地问道："客官，瞧你们的打扮，身上定然有钱，缘何不住旅舍？如你们这样的人物到此房内歇脚，老夫来往风陵渡数十年，今日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李世民一听见太原口音，顿时起了亲切之意，答道："我们本是贩货之人，这一次折足了本钱，只好仓皇回家。"李世民在太原居住多年，也学会了几句太原话，他现在故意露出了太原话的尾音。

老者叹息道："听你的话，敢情也是太原人吧？唉，你怎么落到了这般境地？不过看你的打扮，也不像商贾之人啊。"

"不错，我现在居住在太原。此次去南方贩运一批潞绸，不料被强盗夺了去。"

老者的头摇得如拨浪鼓一样："强盗？不对吧。客官，要说头几年路上遇到强盗，老夫敢情相信。这几年，当今皇帝让百姓返乡种地，各地官府管束极严，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听见强盗的事儿了。你的遭遇确实令人奇怪。"

老者身旁一位红脸膛的汉子瓮声瓮气说道："以前去当强盗，很多人都是被逼的。若有田种有饭吃，谁愿意去干那些在刀尖子上舔血的活计。"

魏徵道："这位客官，听你的话音像是蒲州人氏，你们那里有田可种吗？"

红脸膛汉子咳了一声，回答道："当然有田可种。说起来，这也是托了邓州陈刺史之福。我那时逃难到邓州，陈刺史又将我们送回来，又是给口粮又是给种子，还送了许多大水车，去年总算有了收成。看今年的光景，也许会风调雨顺，比去年还要好啊。"

老者点点头："我也曾听说过陈刺史的名头，确实是一位好官。其实新皇帝就位以来，派了许多好官到各地为百姓办事。说也奇怪，以前官员出行要鸣锣开道，百姓唯恐避之不及。现在呢，这些官员常常身着便装，主动找百姓说话。就拿眼前这蒲州来说，那里的大小官员皆带领家人与百姓一样种田。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红脸膛汉子道："说到底，还是当今皇帝厉害呀。听说这位新皇帝

年仅三十，有本事得很，且爱民如子。皇帝这样，手下的官员当然不敢刮地皮了。”

老者抬起头，悠然道：“老夫有缘，曾经见过当今皇帝一面。那是老皇帝在太原起兵的时候，突然突厥大兵来犯。嗯，太原人当时称呼新皇帝为二郎公子。是这二郎公子领兵前去抗击突厥兵，说也奇怪，突厥兵一听二郎公子的名头，顿时吓得自动退兵了。那日二郎公子领兵返回太原城的时候，我在人缝中瞧见了他的模样。啧啧，你瞧他脸如满月，目如朗星，身高八尺。那时我心里就想，这二郎公子不同凡响。你们看，他现在果真坐上龙廷了。”

李世民微笑道：“老爹真有福气，我到过京城多次，还从未见过皇帝之面呢。不过新皇帝远在京城，他再有本事，天下之大能管得过来吗？”

老者摇头道：“看客官的岁数，不过三十出头吧？知道我多大了吗？我今年六十三，算来也经过好几代皇帝了。根据我的经验，皇帝是什么性子，那么下面的臣子也相同。记得有句话叫‘上行下效’，灵验得很哪。比如隋文帝时，天下富饶，我的家境就比较宽松，到了炀帝末年，家里就有点揭不开锅，没奈何，我一面做点农活，一面想法贩点丝绢，以贴补家用。到了本朝老皇帝时，日子虽好过一点，然战争不断，也是艰难。打从前年开始，新皇帝不再打仗，一心兴旺农桑，对，听说皇帝本人还下田耕种呢。从那时开始，下面的官吏张口闭口都说要干好农活。这几年尽管年成不好，总觉得有望了呢。客官，你跑动那么多的地方，难道就没有感觉吗？”

李世民用欣喜的眼光看了杜如晦一眼，心里很觉得意。

杜如晦看这位老者很健谈，因问道：“你既然贩丝绢，当知现在粮价若何？”

“去年春上的时候，粮价最贵，一匹绢仅能换一斗粮。现在嘛，一匹绢可换一斗半粮。看光景，只要风调雨顺，粮价还会落下去。”

此后，李世民又与周围的人聊了起来。屋内人本来要在这里坐待天明，看到这帮衣服光鲜之人入内，觉得很稀奇，慢慢都围了过来。大家东拉西扯，不觉时辰已过了半夜。

常何肩负守卫之责，几次探头探脑观看究竟，因李世民有令不敢入内打扰，只好自己干着急。

李世民看到时辰不早了，遂起身对杜如晦等人道："嗯，我坐得腰都酸了。走吧，我们再到河边走动一回。"他边起身边向老者等人告别。

李世民等五人出了门外，常何等三人紧紧跟随。屋内跟出来的人看到这里竟然有带刀之人守卫，方悟出李世民所说的落拓商贾皆是虚言，定是非常之人。

回旅舍的路上，裴矩恭维李世民道："陛下，听了这群人说话，让臣等实在兴奋。百姓安居乐业，实为大治天下的先声。"

李世民的情绪甚好，说道："是啊，我们若不出来微服私行，难以听到如此真切的语言。嗯，朕今日最高兴的是两点：一者，'抚民以静'的举措已经收到成效，听那位老者的话，他们显然渴望安定的日子；二者，百姓能知闻朝廷的诏令，且敢评头论足。魏卿，记得周厉王采取严厉措施制止百姓说话，其臣下谏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惜其不听，终致败亡。让百姓敢于开口说话，也是行仁政的措施呢。"

魏徵答道："不错，用高压的手段禁止百姓说话，然不能禁止其心中所想。如此日积月累，终有爆发的时候。陛下，其实百姓欲望不高，他们只要有田种，有饭吃，再加上官府处事公平，即已足矣。"

"魏卿说得有理。对了，刚才入房之时，你的身上竟然带有铜钱，显然是有备而来呀。"

温彦博也说道："对呀，魏监，你莫非每日身上都装有制钱吗？"

魏徵笑了，说道："敢情你们平日里都不和钱打交道。要知此次随圣上微服出行，身上若不带制钱，遇到事儿岂不是麻烦了？"

李世民笑了，其他人也笑了。是夜，众人枕着河水涛声酣然入睡。李世民自登基之后，感觉今晚睡得最为香甜。

第二日一早，李世民等人就在旅舍里吃了一顿蔬饭。该饭系用菜蔬和谷米掺在一起烧煮而成，为当地百姓惯食的饭食。李世民伸箸夹起其

中的菜叶，对裴矩说道："裴卿，看来昨晚的老者所言非虚。你看，这碗中的菜、谷，基本上对半，可见百姓的生活确实有改善。朕前两年多阅各地来的奏章，其中说百姓所食以菜为主，其中仅有数粒米。嗯，我们来此并未向当地官府打招呼，这里的饭食不是刻意安排，应该是真实的情况。"

裴矩答道："陛下圣明。只是臣见陛下咽此粗饭，心中不是滋味。"

"这算什么。记得朕当初追击刘武周，数日不食，当时若有此蔬饭，无异于山珍海味。常何，还记得我们在雀鼠谷里的情景吗？"

"臣牢记不忘。每每想起陛下让食羊腿的事儿，臣……臣心里就不是滋味。"常何说到这里，眼眶中顿时红了起来。

李世民摆摆手，让大家抓紧吃饭，赶快上路。

出了潼关再向东行，即是陕州的地界。李世民对这块土地并不陌生，李渊当初封他为陕州道大行台尚书令，就是想让他以陕州为据点，东图王世充。其后，李世民果然攻下了洛阳，还连带着拿下了河北的窦建德，为大唐立下了赫赫功业。一行人乘马经过永丰仓、函谷关，李世民在马上指指点点，显得意气风发。

过了函谷关，李世民把常何叫到身边，边走边问道："常何，你现在官至中郎将，不是在雀鼠谷时的光景了。朕让百官上疏言事，为何没见过你的片纸上来？"

常何顿时羞色上脸，嗫嚅道："陛下，臣亦想上疏言事，奈何腹中墨水有限，难成章句。臣这些日子，居家唯有读书，以早日能成书函。"

李世民摇摇头："上疏言事，非是让你写成美妙的诗赋。譬如一人一字不识，然他能懂事理，能察缺失，可口述请人代笔即可。"

"臣明白陛下的心意，近日欲学孟尝君故事，要请一些门客来帮助臣。"

"请门客可以，然不能让门客帮你写文章。你现在职位已高，年岁又不大，读书习字还是能为的。"

“臣遵旨。”

说话间，他们远远地看到了陕州的城墙。李世民计划，今日不在陕州停留，直奔洛阳。他们挥鞭疾驰，很快就到了城墙之下。这时，他们看见了一件奇事。

陕州东城门下，一百余名老者皆身着黄纱单衣，排列整齐站立路左，他们神情恭谨，显是要迎接什么要人。城门两侧，各扎有一座彩楼，与城墙上悬挂的彩条相映，显得富贵喜气。李世民驭住了马，问杜如晦道：“陕州刺史姓甚名谁，他在这里要搞什么名堂？”

杜如晦答道：“陕州刺史名为赵元楷，其仕隋时先任历阳郡丞，后因献异味迁为江都郡丞。”

“献异味迁为江都郡丞？那他定是讨隋炀帝喜欢了。常何，你去问问怎么回事儿？”

常何领命前去，既而跑了回来，只见他脸色古怪禀告道：“陛下，真是奇怪了。他们说在这里要迎候当今圣上。”

众人一惊，心想此次皇帝是微服出行，这赵元楷是如何得知的？李世民听言后大怒，他从马背上跳了下来，挥鞭指道：“常何，你去，把那个马屁刺史给我叫来！”他转向杜如晦道：“如晦，吏部的考课怎么如此不认真，这样一个人至今还窃据如此要位？对了，朕出行的消息又是如何传入这厮耳中？”

猛听城门处锣鼓喧天，又见那群老者席地而跪。李世民知道，这自然是那名刺史闹的玄虚。果然，常何身后跟着一人，显是刺史赵元楷。他小跑到了李世民面前，不顾气喘吁吁，席地跪下喊道：“圣上，臣陕州刺史赵元楷奉旨见驾。”

李世民脸色阴沉，背着手绕着赵元楷转了几圈，冷冷说道：“赵元楷，你知罪吗？”

赵元楷抬起头来，感觉气氛不对，遂颤颤然说道：“臣听说圣上欲幸本州，这几日天天在城门迎候，许是礼仪简慢，望圣上治罪。”

李世民举起马鞭欲抽他一下，转念一想他现在毕竟是朝廷的命官，

这样当面殴之，毕竟不妥，遂将马鞭放下，以手数之曰："赵元楷，听说你因献异味而迁江都郡丞，今日你欲拿献媚隋炀帝的法儿来取悦于朕，此罪一也；如今天下困顿，你既出官物雕饰，又扰老者于此，亦是隋炀帝之风，此罪二也；朕此次出行并未知事诸州，你擅自出迎，即为抗旨，此罪三也。"

赵元楷直到此时，方知自己的此番作为实在不智，本想拍马屁，却拍在马脚上。他忙不迭地叩头，说道："臣知罪，臣知罪。臣听京中来人说起，圣上近日欲东巡。心想陕州是圣上必经之地，就备下了这些虚礼，还派人通知了洛阳都督张亮。"

这句话更使李世民恼怒："该死，谁让你通知张亮？"如此一来，则此行想微服出巡，显见是不可能了。李世民接着斥道："赵元楷，你速速将城门前的东西收起，然后回府候旨。"

赵元楷又叩头不已，然后连滚带爬跑回城门。很快，那里的锣鼓声停息，席地而跪的老者也起身返回城内。

李世民余怒未息，骂道："简直是一场闹剧。温卿，你即刻拟旨，将赵元楷之罪布告天下并黜免其官职。让天下刺史以赵元楷为戒，不得虚弄花头之事。"

温彦博答应后立刻拟旨，然后送李世民过目。那边，送达快马早已待命，可立即奔赴长安。

李世民又思索了一下，嘱咐杜如晦道："如晦，我们此次出行，仅有限人知道我们的行程，赵元楷为何这么快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你回京后，让御史台好好查查此事，看到底是谁走漏了消息。禁中之语需对外明发的，可以用诏敕形式使天下知闻，不能用快嘴传出，这样很不利。"

魏徵奏道："陛下，赵元楷此举委实龌龊，然治其罪时须按律来办，不能过度。又如漏泄禁中之语之人，只要其是无心之罪，也望陛下宽宥才是。若因为陛下雷霆一怒，竟招致株连众人，亦为不智。"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朕自然有分寸，你尽可放心。"

皇帝来到陕州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就见城墙上和门外的空地上渐

渐聚满了人，他们探头探脑远远围观，意欲一睹皇上的威仪。李世民叹了一口气，骂道：“都是这个马屁刺史坏了朕的好事。走吧，想张亮定在陕州之东迎候我们。本想清清爽爽，到头来还是要前呼后拥。”

李世民从昨天晚上开始，因在风陵渡听了老者之言，心情一直不错。不料到了这里，诸般好心情被一举破坏。他一转念就想返回京城，又想此行的目的地邓州还没有去，不能因此半途而废。遂上马一挥马鞭，带领众人冲过陕州城向东疾驰而去。

第十五回　马周途穷入京师　圣上远虑图突厥

却说长安有一名窦姓之人，他在武德年间看见京城东市里有一处低洼隙地。该地杂生野草，更有脏水充溢，行人经过此地往往捂住鼻子快步走过。这人颇善经营，看到东市里商贾渐渐兴旺，感到这里有利可图，遂以低价将洼地买来。他先是运来黄土将低洼处填平，然后在上面起造旅舍。长安作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里面各种旅舍鳞次栉比，客源竞争日烈。这窦姓之人打定主意想招徕两类人物居住，他先是在临街处依照波斯式样起造一处旅舍，起名为“波斯居”，专门让胡商居住，对其中一些长期住户，更以低价相诱。渐渐地这里成了长安的胡商聚集之地。他又在僻静的背街处，与前面相连起造了一简陋的旅舍，起名为“素居斋”，以招徕钱少的贩夫、游子居住。这两处旅舍开张后，因其服务周到且价钱公道，吸引许多旅客来此，渐渐日日爆满。这使窦姓之人每日获利一缗，过了数年，竟然因此成为巨富。周围对其刮目相看，尊称为“窦公”。

窦公虽然腰缠万贯，却依然保持当初未发达时的朴素之色；闲来时候，经常到两处旅舍转悠，他一团和气，见了旅客嘘寒问暖，努力营造宾至如归的气氛。这日他来到素居斋，见前台伙计正与一人争执。

那人约三十岁年龄，身穿一短绯白衫，脚穿六缝靴。其衫、靴已显破旧，可知此人正遭困窘之时。然其一张国字脸上有着严肃之相，双目澹然有神，并不显得十分落拓。只见那人向伙计质问道：“我今日的店钱付了没有？”

“付了。”

“我今日能住此店吗？”

“能住。”

“这不成了吗？你还苦苦缠住我干什么？”

“本店规矩，若客官明日继续住店，须预付两日店钱。”

“我知道。你明日再要不行吗？”

“不行。本店生意太好，你若不预付，明日就无房可住。”

那人顿时恼怒起来，问道：“这么说，我若不付店钱，你今日就要赶我出门吗？”

窦公听明白了他们之间的争执，急忙走过去说道：“这位客官不必动怒，你尽管住下不妨。”

那名伙计见窦公前来，仿佛见了救星，急忙道：“这是本店的主人窦公，规矩都是他定下的。”

窦公眼睛一瞪，斥道：“干你的活去，这里不用你说话。”又转对那人道，“因本店价廉客官太多，老夫才定下这些陋规。今日经你提醒，打从今日起，就废了此规矩。”

那人见窦公面相甚善，心中大起好感，遂拱手道：“鄙人马周，祖居博州。近日游历京城，身上带钱不多，因惹下这些无谓的口舌。”

窦公拱手道：“不妨，我看客官的面相亦善，你身上就是没钱，也可继续住本店，只要不嫌简陋就好。钱为身外之物，人岂能受钱之累？老夫以前也有困窘之时，今日也算小富。不妨，不妨，你尽管住下。至于店钱，待你将来有了钱还上就是，若没有也无关系，权当老夫有了你这个忘年交。”

马周大为感动，又拱手道：“鄙人感激窦公的盛意，只是若不能付店钱，也不会厚着面皮在这里住下的。唉……”他最后的这声长叹，道出了其心中无尽的苦闷，兼有一分不甘心。

窦公问道：“客官，老夫见你仪表非凡，又是正当年龄。当今朝廷招贤纳士，定有用你之处。”

马周恨恨说道：“人不识才，奈何？”

原来马周生在博州茌平，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剩下孤儿寡母，穷得家徒四壁。然马周生性旷达，幼小时候即不为环境所困，嗜好读书，四岁时能熟背《诗经》、《春秋》，一时被乡里传为奇谈。他长大后，因家境贫寒无法入官学或者通过乡贡、会试入仕，然其声名远播，方圆皆

称其能。这时，博州官学闻其名将其补为助教。一日。博州刺史达奚恕来此视学，见到马周轻蔑道："你有如此大名，缘何不考取功名？且你一日未入官学，仅靠读了几卷书就为人师表，是不是有点名不副实？"达奚恕武人出身，秉性简单，言语又粗，激得马周大怒，当时扭头就走。马周回家后收拾行装，带领老母到了汴州。这里有他一个远亲名为赵仁本，介绍他到浚仪县谋一差使，不巧浚仪县令崔贤是达奚恕行伍时的属下，已经听说了马周的故事。当时，赵仁本设宴请崔贤，并让马周列席，他在席间求崔贤为马周谋一差使。崔贤听说了马周的名字，乜斜着眼睛说道："马周？本官听说过你的大名。我的老上官那天曾经提起过你的名字，还说你是一位沽名钓誉之人呢。"

马周听后怒不可遏，他并不回答，而是掂过酒壶，独斟独饮，直饮了一斗八升，让在场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他悠然饮尽壶中的最后一滴酒，然后起身向赵仁本道："赵兄，小弟谢你盛情。我现在欲往京城，老母就拜托兄长照看了。不出两年，小弟自来迎接老母。"他又转向崔贤道："崔县令，为人须谦虚，不可太骄横了。我马周今日这里先存下一句话：总有一日，你想求见我而不能。"

崔贤在那里冷笑不已。

此后马周独自披星戴月奔往长安，胸中满怀志气，欲在长安找寻机会。然他到了长安，举目无亲，日子就一日日地过去了，依旧闲居在素居斋。他来的时候，赵仁本曾资助他一些制钱，经这些日子的花费，囊中已所剩无几。

窦公阅人甚多，他一见马周的神情，就知道这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主儿，遂温言道："客官不可心头太急，须知凡事要慢慢来，也许忽然之间就大显光明呢。你现在来到长安，首要者是先立住脚，再图其他。我看客官谈吐不俗，异日定能发达。眼下之计，还是要谋一差使最好。"

"谢谢窦公的关心，只是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仅仅粗通文墨而已。长安之大，似无立锥之地。"

"老夫想起来了，眼前倒是有一个差使，不知道客官是否愿意屈就？"

"什么差使？"

“中郎将常何府内的管家与老夫相熟，前些日子他让我留意来京的能人。说中郎将前些日子吩咐下来，让府内招些通文墨的门客。”

“门客？就是食客了。我眼下一贫如洗，若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也不错。”马周哈哈一笑，自嘲道。

“客官有所不知。这中郎将眼下可是当今皇帝的红人啊！其府内择人甚严，若你能侥幸得中，亦为幸事。”

这句话让马周心里一动，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遂拱手道：“如此，就相烦窦公引见了。”

“今日已经天晚，你好好休息一夜，明天再带你前去。”

窦公果然是一个热心肠之人，第二日巳时，他让人套了一辆车，载着马周向常何府赶去。管家热情地将他们迎入偏堂，先招呼窦公坐下，然后问马周道：“窦公的眼光一向是我很佩服的，只是我府中择人甚严，请来的门客不是吃白饭的。你先说说，你有什么能耐和才干？”

马周昂然道：“鄙人虽为一白丁，倒有几宗好处：一者，能通诗书，兼知文史；二者，能查时事之细微，还算有些见地；三者，能撰文章，有援笔立就之能。只是苦无际遇，所以困窘至今。”马周听了窦公对常何的简略介绍，隐隐觉得此人武人出身，又是当今皇帝的红人，定是想找通文墨的门客以为智囊。所以其答话时候，竭力表白自己，并不谦虚。

管家仔细打量马周，半晌不吭声。过了片刻，他起身道：“来这里谋事之人，皆自视才高。这样吧，主人临走时留下一题，你若能答出，回头我自向主人禀报。你若答非所问，我们不用多说。”说完，他到左方文案上取来一卷。他扬起文卷得意地对窦公说道：“窦公，此题来历大非寻常。主人欲挑门客，惜无应试标准。他平素和虞世南大人交好，就找虞大人问询。知道虞大人吗？他号称当朝‘三绝’，一曰博学，二曰文辞，三曰书翰。皇帝的许多文书皆出自他手，名气很大呀。那天主人找到他询问如何选人，虞大人微微一笑，提笔写了数行字递给主人，说道：‘只要有人能将此题对出，即可照收不误。’不瞒你说，这道题至今已经吓退了不少人。”

马周暗暗点头，他早闻虞世南的大名。就见文卷上写有数行大字，

其形姿荣秀出，内含刚柔，果然自成一体，遂惊叹道：“好字。”

管家将文卷摊在马周面前，说道：“今日不让你品评字体，你可细看题意。”

马周定睛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一“乃”一“㐅”莫能详也欲索其典唯君之才

马周观看了半天，脑海里晃过无数经籍，一时想不起来其出处。管家仔细观察他的神色，上前收起文卷道：“哈哈，看来你也不行，请另寻高就吧。”

马周眼光晃过上面的后两句话，脑中忽然灵光一现，他展颜一笑，说道：“这有何难。”他一眼看见文案上放有笔砚，遂过去提笔写道：

向者二字，群书未之见也，未审虞大人于何文而得。《周穆王传》有“𢍰”“𠈌”二字，经百儒宗，但言古马名，不敢分于飞兔、騕褭，于今靡有详之者也。

窦公和管家观看马周写字，见其字体流畅遒劲，运笔若行云流水，心中先有了好印象。管家待马周写完，点点头道：“字写得不错，至于你所对题意，我也难解。这样吧，主人现在正随皇帝巡行天下，待他回来，再去询问虞大人。窦公，若主人能选中此人，我定会及时通知你。”

窦公和马周打拱退出了常何府。马周听说常何不在家，心里顿时犯愁：眼下身无分文，如何生计呢？窦公看出了他的心思，宽慰道：“你这些日子先在旅舍等候，就在柜上帮帮忙，干些抄写的活儿。店内的粗茶淡饭，只要你不嫌弃就行。”

马周想不到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好人，不禁心存感激，拱手道：“窦公，大恩不言谢。马周他日得意之时，定不敢忘记。”

常何这会儿跟随李世民到了邓州的地界，陈君宾带领属下已经早早地迎候于道旁。李世民那日出了陕州不远，就见张亮率领一千洛阳官吏迎接过来。自此之后，李世民变微服出行为明里巡视，但不允许各地官吏铺排迎送。陈君宾明白李世民的意图，此次出迎仅带领十数人。他们

见了李世民，皆跪伏道旁，山呼万岁。

李世民勒马停驻，说道："陈君宾，你不事招摇，很好。起来吧，替朕前面引路，我们边走边谈。"

陈君宾立起身来，让从人行在最后，然后认镫上马，为李世民引路。他不敢在路中行走，小心翼翼勒着马缰绳溜着路边儿，还让李世民超了自己一个马头。

李世民侧头道："陈君宾，朕算来有近两年时间没见到你了。想不到你来到邓州，将这里治得花团锦簇。朕前几天夜访风陵渡，在那里听到蒲州百姓颂扬你的功德。朕这次来就想眼见为实，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真本领。"

陈君宾答道："陛下那日在朝堂之上当众夸了微臣，让臣感激之余更心怀恐惧，总怕办砸了差使。若办坏了事儿，臣个人之罪其实为小，最怕圣上因此蒙羞。所以臣到任后，秉承圣上的治国方略，结合本州情况加以施行，不敢稍有懈怠，方有了一些效果。"

杜如晦等人见陈君宾在这里侃侃而谈且滴水不漏，认为他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李世民说道："好哇，朕说要眼见为实，此次定逐个查看你的粮仓，以及田亩情况。若有半分虚假，朕不会饶你。陈君宾，你其实已经瞒过朕一次，那个隋朝粮仓竟然瞒匿不报，看来你的胆子挺大嘛。不过你最终将之用于百姓，又帮助蒲、虞两州脱厄，也算是将功补过，朕就不追究了。"

陈君宾见李世民果然提起了粮仓之事，起初如五雷轰顶，心想要糟，脑门子上顿时冒出了一层细汗。既而又听见饶了自己，心中的石头方才落了地，颤声道："陛下，臣那时昧下粮仓，心里装的只是邓州之事。圣上现在饶了臣下，臣心里依旧自责，毕竟那时的心胸忒窄了一些，应该多想天下大事。臣后来所以帮助蒲、虞两州，就是想以此恕去臣的一些罪衍。"

李世民挥挥手，说道："罢了，此事不用再提。你们不管官职大小，只要心存百姓，不谋一己之私，即是有功。这几年风雨不调，让朕担足了心，难得你一心为百姓，做出了政绩，可谓刺史中的佼佼者。陈

君宾，朕看刚才道路两旁的庄稼长势不错，与朕一路行来的情景差不多。依你眼光，今年的收成要好于往年吗？”

“陛下，今春有雨能够播种，看眼前的庄稼长势确实不错，秋收之时应该有一个好年成。只是久旱之后，须防涝灾，时下不可大意。”

李世民大喜，回顾群臣道：“你们都听见了？陈君宾心系农事，虽得意之时，仍旧心怀警惕，他说要谨防涝灾呢。裴卿，朕那日曾听李淳风说过，天象之理大致平衡，久旱之后须防洪涝。你回京后，可嘱户部体察水势，及早防范，要未雨绸缪啊。”

裴矩答道：“臣奉旨。臣今日即送讯儿给水部郎中，让他即时派人巡查天下水势。”

李世民抬头向天，道：“陈卿，时辰不早了。我们今日要赶往你的邓州府衙吗？”

陈君宾遥指前方，只见暮色苍茫之中，可见那里有几处屋宇椽子角，说道：“陛下，前方即是南阳县，这里作为古来南阳郡的治所，屋宇较邓州要好，就请圣上今晚权在这里歇驾。”

李世民点点头，喃喃道：“南阳郡？即是诸葛孔明的躬耕之地了？”

“陛下，南阳县城西北有一处名为卧龙岗，相传是诸葛孔明的躬耕之地。”

李世民停马道：“今日见诸葛孔明故地，使朕又多了一层感慨。如晦、魏卿、温卿，你们现在皆居相位，应该知道诸葛孔明为古之贤相。你们知道他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地方吗？”

杜如晦道：“陛下，诸葛孔明能识天下大事，有理政及军事之才，且忠心为主，其优点颇多，实为臣等学习之楷模。”

“不错，诸葛孔明堪为全才。然其为相时最为公平正直，前后人至今不及，其实自汉魏以来，相者仅此一人呀。其在蜀中为丞相，将廖立、李严免官并流于南中。及孔明死，廖立悲泣不已，李严更是悲痛发病而死。陈寿撰《三国志》评论道：‘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廖立、李严以被贬之

身对诸葛孔明如此忠心，盖缘于此也。卿等为相，应以诸葛孔明为榜样，待人待事以公平正直为要，如此，则荣登高位，可以长守。”

杜如晦等人答道：“陛下的训诫，臣等定牢记在心。”

李世民又叹了一口气，说道：“许多大道理说着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像公平正直，前贤多有论述。《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孔子说过：‘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惜多少年代，以平直理政之相者寥寥无几。如晦、魏卿、温卿，你们个人性格不同，然办事有公平正直之风。朕用你们为相，其实也是看重此点，希望你们做得更好。”

李世民此言非虚，现在能到政事堂议事之人中，房玄龄、杜如晦多年随同李世民办事，能从大局着眼，行事以公平为要；魏徵、王珪、温彦博谏官出身，谋事行事也以公平为尺；至于长孙无忌、萧瑀、陈叔达虽然谋事的眼光有限，毕竟和李家渊源颇深，能够把握大节。

李世民拍了一下马，众人又开始缓缓前行。他沉吟片刻，对众人道：“朝中大臣中，还有一个戴胄最是公平正直，让他主持大理寺，朕很放心。惜其学术甚浅，不通经史，若让他再处大任就有些勉强了。”

魏徵自从到李世民身边办事以来，越来越感觉这位年轻的皇帝有许多过人之处。如其用人，经过几番调整，恰到好处发挥了个人的长处，可谓知人善任。李世民有句名言，叫作“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谓人才，自然会有自己的短处，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眼光来看他，势必没有一个人才。李世民刚才提到了戴胄，在其身上即是舍其短用其长。同样，李世民责怪房玄龄和杜如晦不可陷身于尚书省的事务堆里，也是看到这两人不善于理狱和处置杂务琐事，而让他们超脱出来，将精力放在选拔人才和处置军国大事上。

李世民又侧头对陈君宾道：“陈卿，你也不错。邓州虽小，然在你的治理之下欣欣向荣。朕此次核查据实，定向诸州推荐你的做法。”

陈君宾听了他们君臣之间的谈论，感到他们时刻以天下事为重，虽闲言碎语，皆是忧劳国事，语关弘旨，不禁心怀鼓荡。突然听到李世民赞扬自己，竟然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魏徵这时说道：“陛下，诸葛孔明佐刘备获天下三分之一，后又辅

佐幼主理政，其功大焉。然其聪明绝顶，忠心为要，还是疏忽了一件事儿。”

李世民知道魏徵善于思虑，其观点往往独树一帜，颇感兴趣地停马道：“魏卿请讲，朕洗耳恭听。”

“记得当时蜀中有言，叫作‘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司马懿在箕谷阵前听说诸葛孔明谋虑太细，日食渐减，叹其‘思虑如此，焉得不亡！’诸葛孔明傲视当世，事必躬亲，以一人之能决天下之务，遂使人才压抑，无后续之才。相比而言，曹操善拢人物，所谓曹魏势大，即因其人物众多的缘故也。”

众人一听，觉得魏徵的观点很新颖。要知道陈寿的《三国志》中，对诸葛孔明的溢美之词多，而讽言少，就是在坊间传说中，其也是一个完人。曹操的形象就不太妙，给人一种“奸雄”的印象。李世民品咂半天，点点头道：“魏卿说得有理。天下之大，岂因一人而兴废？看来这治国之事，君臣都重要。若使朝政万代平安更替，须保持制度如一，且人才辈出。魏卿，是不是这个理儿？”

“陛下举一反三，臣莫能及。”

“哈哈，你又谦虚了不是？陈卿，魏卿刚才说的话对你也有用处。邓州以往凋敝，你来主政后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思其功主要缘于你个人的能力。然你的数招使完，再无新招，若再骄傲自满，不纳群言，则邓州至多维持目前状态，弄不好还要落后。或者，你在任上压抑人才，下属只会唯唯诺诺，不会寻思新意，朕若将你调往别处，这里岂不糟糕了？”

陈君宾拱手道：“臣不敢。臣今日听了圣上的旨意，茅塞顿开，此后定默识体察，以有进步。”

一群人走走停停，眼前的暮色更浓，不觉已到南阳城边。刘铁立率人手擎火把，跪在道旁迎候，将李世民等人送入早已经洒扫干净的馆驿。李世民此次出行，一路上皆骑马行走，且带从人甚少。他每到一处，皆在官家所备的馆驿里居住。这与隋炀帝昔日行幸天下时的排场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隋炀帝出行之前，有司要为之细细筹划，居处停驻在事先修好的离宫别殿内，其规制和器物皆依京城中宫殿体例，更有妃嫔随侍。

李世民此次到邓州，陈君宾大略计算了其到来的时辰，让刘铁立洒扫南阳馆驿以为居住。刘铁立大为不解，问道："圣上能在这等地方居住吗？"陈君宾瞪了他一眼："我听京中之人说，圣上近来出行皆在馆驿居住。且邓州方圆数百里以内，没有一处离宫，难道让圣上露宿野外？"

第二日，陈君宾领着李世民一干人到各县巡视，李世民见田间遍立水车，遂问究竟，陈君宾据实以告。李世民感叹道："记得以前有人说过人定胜天，按说这自然之势非人力可改，说什么也难以胜天的。不过利用自然之势，因势利导，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的。陈卿为抗旱多造水车，即为一例。"

李世民到了各处义仓，亲入仓房，细细查看其中的存粮。就见仓中储满粮食，谷粟粒粒饱满，成色甚新，显是新粮。他们骑马行走的时候，李世民看见房舍即拨马过去，然后下马询问。见百姓家中粮食堆满谷仓，百姓眉眼之间洋溢着笑意，开口即颂扬官府的恩德。如此数番下来，李世民方信其真，遂对众人说道："眼见为实，看来以前对邓州的赞扬是对的。陈卿，朕亲眼看过之后，心里才真正有了底儿。"他又对魏徵说道："魏卿，贞观前夕你与封德彝等人辩论，说若对民施行教化，三年即可实现大治。现在已近三年，看来离大治之日还有些距离。不过今日看了邓州的境况，若今后各州都像这样，离大治之日并不远啊！"

魏徵答道："陛下，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天下大乱之后若图大治，正如病去一样须徐徐为之。臣当日与封德彝辩论，为图说服力，将有些话儿说得满了——这是臣之罪。"

"卿有何罪？封德彝等人当时要以强权治理国家，你坚持用教化手段，甚合吾意。那时定下的'抚民以静，唯重教化'治国方略，实为大功一件。至于实现天下大治需几年，并不重要。朕今日带你们看了邓州，即见天下大治的端倪。"

群臣纷纷恭维。

李世民转对陈君宾笑道："陈卿，你治理好了邓州，不仅邓州百姓说你好，朕也夸你——你实为天下诸州树立了典范。你这些日子，定是欢喜得很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做梦也没有烦心事儿。朕说对了吧？"

陈君宾禀道："烦心事有。陛下，臣于邓州之事，已经驾轻就熟，并不烦心。然年初之后，襄州尉迟刺史来邓州府衙两次，辱骂臣沽名钓誉，说臣一心周济蒲、虞两州，却对襄州百姓不管不顾，让臣实在委屈。"

他详细将与尉迟敬德吵闹的事儿说了一遍，李世民听后并无明确表示，淡淡说道："陈卿，此为小事一件，朕让尉迟敬德今后不来烦你。你如此行事很好，朕支持你。"他转对房玄龄道："敬德现在应该已到邓州，今晚要责其一番。"

按照行程安排，李世民一行今晚要在邓州治所居住。此时日已西斜，眼见就到了地方。果然，就见尉迟敬德恭恭敬敬候在路旁，见李世民到来，他"扑通"一声跪地，哽咽道："陛下，臣尉迟恭见驾。听说圣上巡幸至此，臣已激动多日。陛下让臣想得好苦。"

李世民看着地上尉迟敬德那颤动的头顶，心中想起了以前征战时的情景，不禁柔情顿生，唤道："敬德，起来吧，随朕入城。朕也时时记挂着你呀。"

是夜陈君宾采来山野果蔬，捉来白条鱼儿，宰杀家养鸡鸭，为众人奉上数桌筵席。众人食之觉得滋味地道，皆交口称赞，李世民也很高兴，笑道："陈卿，你做了农夫不打紧。若天下刺史皆学你样，人人忙于耕田养鸡，传之后世，定会笑朕。朝廷官吏各有职责，朕却让你们成了农夫，是朕不明，不会识人用人啊。"

陈君宾道："臣当初脑子一热，因出此下策，没想到还是让圣上蒙羞了。待过了这一段非常时期，臣定当恢复常制，专心升衙办事。"

李世民摇手道："为人为事不可泥古不化，只要能取得好效果，何必要中规中矩？如晦、敬德随朕征战多年，知道我作为主帅，往往轻骑向重兵处杀入。李药师多次劝朕不可如此，然朕每战皆胜，此法虽然不合兵法，亦非下策。敬德，你来了襄州怎么变了性子，缘何不吃酒又食菜不多？好像满怀心事。"

尉迟敬德答道："陛下说起征战之事，让臣热血沸腾。圣上啊，最好还是替臣找一个打仗的活儿。臣只有到了战场之上，方能精神焕发，浑身是劲。若让继续当这劳什子州官，臣实在提不起精神。"

“胡说。若天下整天打仗，岂是你我之愿？敬德，打仗是不得已的法子，朕现在经常说要抚民以静，无非因为以前打仗太多。缔造太平之世，方是我们君臣之愿，百姓之福。”

杜如晦看到尉迟敬德那难堪的样子，心想此人不识大势，满脑子尽是征战之事，遂说道：“敬德，皇上这些日子鞍马劳顿，有话明日再说，大家及早散了吧，好让圣上早点休息。”

李世民起身道：“时辰不早了，朕确实有些劳乏了。敬德，朕此次不去襄州，你明日一早候着，朕找你有话说。”

尉迟敬德一夜没睡好，天未放亮，他就早早地来到李世民的舍前等候。尉迟敬德知道李世民有晨练的习惯，想在其身边护卫一番。

过了片刻，就见屋内有灯张起，随后两扇门“吱呀”一声洞开，李世民手握长剑健步走了出来。尉迟敬德趋前几步，说道：“陛下，臣尉迟恭特来护驾。”

李世民见尉迟敬德这么早就赶了过来，不免惊讶道：“你这黑子，现在已为一方大员，朕还能用你护驾吗？你且在一旁候着，朕练毕后再找你说话。”

依旧是矫健的身姿，依旧是虎虎生威的达摩剑法，尉迟敬德看着那熟悉的身影在微光中起舞，不由得心里赞叹：李世民虽然当了皇帝，功夫却丝毫不减当年。

看到李世民持剑收势，尉迟敬德轻移了几步，恭维道：“臣观圣上的功夫愈益炉火纯青，圣上此次出巡虽用护卫不多，蟊贼却也难以近身啊。”

李世民抹了一把头上的细汗，将长剑归入剑鞘，说道：“嗯，看来你嘴皮子上的功夫，这些年还是有所长进的。”

“臣笨嘴拙舌，何劳圣上夸奖。”

“非也。朕听说你到邓州府衙，将陈君宾骂得张口结舌。要知道陈君宾为多年的吏员，他嘴皮子上的功夫应该不差，然被你骂倒，难道你没有长进吗？”

尉迟敬德听出了李世民话里含有讽刺之意，不禁一丝羞色上脸，辩解道："陛下，这陈君宾老儿实在可气。他明明知道襄州遭灾，这么近的地儿他不帮助，反而伸手救援蒲州、虞州。他这样做，明摆着是想向陛下邀功，其心可诛啊。"

"哼，朕仅仅知道襄州和邓州水土相似，又是邻居。缘何邓州百姓安居乐业，且有余粮援助他州，而你襄州百姓却吃不饱肚子，还要你厚着脸皮来乞讨？"

"臣非来乞讨，只是想说一个理儿。"

"不是乞讨又是什么？人家不给，你就跳脚大骂。敬德，你以前的功劳，朕会牢记在心。然今后的日子长着呢，你不能躺在以前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刺史是干什么活儿的？他的职责是要让百姓吃饱肚子，有田种。若论打仗，陈君宾不是你对手，然论理政兴农，你绝对不及陈君宾，此事今后不许再提。你即日回到襄州，好好学着陈君宾的法儿，将诸事做细。打从今日起，你若诚心找陈君宾请教，朕准你再来邓州；若是想滋事，此生不许踏上邓州的地界。"

尉迟敬德见李世民愈发变得声色俱厉起来，遂一迭声道："臣遵旨。臣遵旨。"

李世民转而柔声道："能遵旨就好。敬德，朕记得你的功劳，然看你这些年的作为，心里实在酸楚。你回襄州后，要好好闭门思过。"

尉迟敬德低头领旨。

早膳后，李世民一行人欲返京，陈君宾和尉迟敬德将之送出北门，然后恭送他们上马，目送其驰远。看到李世民已经离开，尉迟敬德扭头就走，将陈君宾的招呼远远地抛在身后。

李世民为节省路途时间，不愿意从原路返回，而是沿着丹水西北而行，再向前越过终南山直接奔往长安。此行道路狭窄，途中急流、危崖遍布。常何见道路凶险，疑其中有山贼出没，苦苦劝说李世民从原路返回。李世民不听，慷慨说道："当初平定杨文干之乱，我日夜兼程奔赴庆州，路途凶险倍于今日，那时尚且不惧，眼前之路又算什么？"

他们改行此路，少了官府支应，境况很是艰难。杜如晦、魏徵以往

多从军征，行来不觉困苦，只是苦了温彦博、裴矩两人。他们两人一直在京城中居住做官，出行皆有沿途官府照应，何尝有如此困苦的时候。然皇帝能走，他们只好咬紧牙关，硬撑下去。

行进途中，李世民对杜如晦谈起尉迟敬德之事："如晦，敬德到了襄州，其骄横的脾性改变不多。你看，为了一点粮食就找到陈君宾大吵大闹，换了别人他敢吗？"

杜如晦叹了一口气，说道："敬德原来挺好，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简直看不出他以前的一点影子。陛下，敬德普天之下仅惧怕一人。"

李世民点点头，沉吟道："不错，他就怕朕一人。看他现在的作为，委实令人恼火。可是，那日他伏在面前落泪，朕的心一下子又软了。朕知道，敬德当时的神情不是假装出来的，那是真情。唉，想起往事，朕实在不愿意责怪他。"

"陛下，敬德如今远离京城，少了圣上的约束，他在地方定是一言九鼎。如此一来，其治下好就极好，差就极差。想起那襄州的数万百姓，如今正是困苦时候，亟需一位如陈君宾这样的好刺史啊。"

"是啊。朕以前觉得京官居于中枢之地，最为重要，务必要选好人。现在看来，外官也不能轻易委之。若州县有一个如陈君宾这样的好官，则百姓蒙其利；若碰上一个昏聩之人，则百姓定受其荼毒。敬德虽忠君直率，然他没有治事能力，看他在襄州的境况，定然算不上一个好官。如晦，你回京后帮助敬德选一个位置，让他回京，另派襄州刺史。"

"臣遵旨。"

李世民仰头观看两侧山水，喃喃道："公平正直？"然后复对杜如晦道："如晦，看样子人皆有私啊。像朕对敬德，为何就是硬不起心肠？"

"敬德有大功于国，圣上这样对他，足见拳拳关爱之心。臣定将圣上这份心思告知敬德，让他幡然悔悟，今后不可再做乖张之事。臣等随侍陛下日久，既知圣上有如此关爱心怀，便应当谦虚谨慎，努力办事才是。若再起狂妄之心，则无颜面对圣上。"

“就是这个意思，你对敬德说吧。”

常何回京后，管家将马周的那份答卷交给他。常何略看了一眼，不明其意，不耐烦地说道：“我有些乏了，待过些日子，抽空再找虞先生品评。”如此，马周的事儿又被搁了下来。马周多亏遇到窦公，才有了一方容身之地。他在店里整日望眼欲穿，渴望常府早日来人。然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那边杳无音信。

李世民回到京城，二路番使正在那里等候。一路是突利可汗的使者，另一路是西突厥的使者。鸿胪卿唐俭在李世民回京的第二日奏明此事，李世民让突利可汗的使者先来。

那名使者见了李世民，先行跪拜礼，然后起身说道：“陛下，大汗差小人来向陛下请旨。如今颉利攻打甚紧，请陛下发兵救援。”

李世民心里一震：突利和颉利果然真刀实枪干起来了。

原来突利那日遭到颉利的殴打和禁闭后，突利认为受到了奇耻大辱，又想东突厥现在众叛亲离，哀鸿遍野，就起了脱离颉利的念头。颉利为了扑灭各地的反叛部落，又屡屡向突利征兵。突利一开始采取了软抗的法子，不与颉利照面，以各种借口不听他的号令。如此三番五次，颉利明白了突利的想法，遂罢攻其他部落，集合重兵扑向突利。

李世民听完来使的诉说，沉吟不言，挥手让唐俭将其带回驿所内等候。随后，召来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人议论这件事情。

待众人来到，李世民将突利来使之意向大家说了一遍，然后道：“朕与突利为兄弟，其现在有难，不可不救。然朕与颉利亦有渭水便桥之盟，这如何是好？”

杜如晦的态度很明确：“陛下，戎狄无信，所盟所约是当不得真的。现在突利来求救，则其今后势必臣服我朝。臣以为可以发兵救援突利，联手将颉利灭亡。如今时机光顾我朝，稍纵即逝，若不加利用，今后将后悔莫及。”

李世民不置可否，说道：“如晦善断，须玄龄之谋。如晦，且先听听玄龄的主意，你再判断。”

房玄龄想了一下，觉得此事头绪太多，一时不好下评语，遂斟章酌句道："陛下以前说过，这东突厥多年欺凌我国，如今势衰，确实有可取之道。且颉利和突利相攻，也有可乘之机。要说将他们两人相比，臣的心思要偏向突利一些。然突利实力比不上颉利，若其相攻日久，突利如落败，则颉利依旧控制漠北，非臣所愿。只是眼下农事未复，再起兵事，怕又扰劳天下，与陛下以静抚民之愿不符。"

李靖揣摩李世民的真实意思，觉得眼前刚刚度过灾年，正是恢复生机的关键时刻，他不会因为与突利盟为兄弟而妄动刀兵。颉利与突利相攻，结果肯定是突利落败，但同时也能消耗颉利的力量，战事之后也会进一步激发各种矛盾，这正是李世民愿意看到的结果。李世民作为一个在逆境中夺取皇位的新皇帝，若不明白大势及掌握各种时机，则难登皇帝位。李靖正在这里默默思索，就见李世民投来探询的目光，他不等李世民开口，急忙奏道："陛下，臣以为现在不宜援助突利。一者，陛下与颉利、突利皆有盟约，援其任何一方，即为背盟，有损名声；二者，颉利和突利兄弟相攻，为其内乱，陛下若贸然插手，会招致突厥民众的怨言。臣以为，我朝对其两不相帮才好。"

李靖果然猜中了李世民的心事。李世民认为东突厥内乱刚刚开了个头，远非到了彻底混乱的地步，眼下颉利和突利的势力最强，他们刀兵相见，定能大伤东突厥的元气。李靖所奏与自己想法相合，定是也看到了这一点。李世民眼光晃过李靖、房玄龄、杜如晦三人，觉得这三人才具超卓，然在兵法玄机方面，李靖又优于他们。房玄龄、杜如晦才具出众，此生也定会忠心辅佐自己，他们能力越强，李世民心中越喜。至于对李靖，李世民的心中透着矛盾。当初自己与李建成相争时，明对其问计，其实是想将他拉拢到自己的阵营里。孰料李靖推辞，来了个两不相帮，这使李世民一直耿耿于怀，见面时虽亲热呼其为"药师兄"，然内心里实在难有与房玄龄等人的情分。李世民潜意识中认为，臣子能力越强，若不对自己忠心，则越危险。

李靖并不知道李世民此时心中在想些什么，继续奏道："陛下，臣想突利既来求援，可告之实情，若其势衰而来投奔，陛下答应收留即可。这样，也不失一番兄弟之情。"

李世民收回心思，点头道："药师兄所言甚是有理，玄龄、如晦，你们以为如何？"房玄龄和杜如晦听了李靖所言，已经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两不相帮，皆不背盟，让东突厥内部继续纷争，以耗其势，然后坐收渔利。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李世民感叹道："唉，想当初突厥强盛之时，其控弦百万，欺凌华夏，无人敢挡。其骄恣无道，自失民心，才会势衰如此。突利现在来求援，朕的心里又喜又惧。喜的是突厥自此衰微，无暇来入侵我国，边境从此得安。然朕若他日无道，也会落个如颉利这样的下场，岂不可惧？你们随朕身边，要随时举谏以匡缺失，不能让朕重蹈颉利的覆辙啊。"

李靖奏道："陛下即位以来，臣下如魏徵、王珪、戴胄等人犯颜直谏，开贞观新政之风，群臣慕之效之，皆在各自职位上兢兢业业，查漏补缺。今日陛下召臣等来议事，其实是想善纳人言，兼听则明，将大计行得更完善。如此，陛下定能克成一代大业。"

李世民微微一笑："药师兄，你说出这样的话，让朕听得很舒服。然朕听这样的话多了，也会骄傲起来。到那个时候，也有可惧之处呢。"

李靖见李世民说出这样的话，知道他的脑子十分清醒，遂拱手道："臣谨记圣上训诫。"

"罢了，我们不提这个话题。药师兄，颉利那边的事儿你要盯紧，且看他与突利相斗的结果。朕既然答应突利可以入国庇身，你可嘱李大亮等人注意其战事进程，万一突利抵挡不住，要派人去接应。"

突利的来使怏怏而归，突利闻讯心如死灰。面对颉利的攻势，他别无选择，只好竭力抵挡。这样支撑了半个月，眼见抵挡不住，突利便在一个黑夜里率领家人和亲随狂奔至马邑。李大亮已在这里等候多时，将他接入城来并送往长安。

西突厥的来使却是两拨，一路为莫贺咄侯突利俟毗可汗所派，另一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所使。他们来京的目的很明确，即是向唐朝请婚。

西突厥当时控制着东起金山，西至咸海，北起夷播海，南达葱岭的广大区域，其中辖有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千泉、安国、康国、吐火罗等数十个附属国。西突厥王庭设在伊列河的上游，一直由统叶护可汗坐镇。某一日，统叶护可汗的伯父起兵，混乱中杀了统叶护可汗然后自立，是为莫贺咄侯突利俟毗可汗。统叶护可汗的儿子被人拥戴，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这样，西突厥由此分成两派，他们征战不息，一

时分不出高低来。为了增强势力，两派不约而同想与唐朝联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西突厥此次派来两路人马求婚，李世民断然不与。他召来两路来使说道："如今你们互相攻伐，则君臣未定，朕无法许配两家。"他转而当起了和事佬："你们归去后，可致言可汗，就说朕的意思，让他们各守自己的地盘，勿复相攻。"

两路来使无功而返，他们将李世民的话分别转述给两可汗，然没有起到一点作用。两派相攻更急，无止无休。看见头领自顾不暇，西突厥的属国渐渐不向他们称臣纳贡，各自紧守属地，自成一统。

常何那日见到虞世南，忽然想起马周答题之事，急忙从身上掏出答题递了过去，说道："虞先生，你的这道题难倒了许多人，现在总算有人敢答了，请你品评。"

虞世南接过答题，先说道："嗯，此人的字写得不错，极有风骨。"待他细看了马周的答题，颜色顿改，抬头沉吟。常何见状，问道："怎么？难道他答非所问吗？"

虞世南摇摇头："非也。我想不透草莽之中竟然有如此机敏之人。常将军，我这题用两个僻字为引，其实没有什么一定的答案。此人以《周穆王传》为对，飘逸之中又见扎实，实敏达博学之极也。"

虞世南在那里咬文嚼字，常何听不懂也弄不明白，遂着急地问道："听虞先生的意思，这人还算有才？"

"你不过觅一门客而已，岂止有才？常将军，你访得此人之后，可将他引来与我见一面，届时我再试其真伪。"

管家奉常何之令找到窦公，让其找到马周。马周正伏在柜上忙忙碌碌抄写，竟然没有看见窦公和管家来到面前。

窦公轻声唤道："马先生，常将军已回府，让管家来请你相见呢。"

马周这些日子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灰暗，心想京城之大，竟无自己立锥之地，自己满腹经纶，却无机缘显露。为谋一门客就如此艰难，何谈其他呢？这几日，马周懒得连胡须都不想刮，蓬头须面的，更显落拓。

管家显然也注意到此点，说道："你若以这般面貌去见主人，不妥。这样吧，我且在这里稍待片刻，你快去刮刮胡须，再换一套干净的衣衫出来。"

马周感激遇到眼前这两位好人，遂遵嘱入内换洗一番。

马周跟着管家入了常何府，管家入内禀报，片刻出来说道："主人正在堂上与韦大人说话，你先在这里候着。"管家所说的韦大人，即是当朝的谏议大夫韦挺。韦挺与常何以前皆在东宫，两人相处得很是融洽，两人其间虽经过不少波折，现在终于又一殿为臣，这份友谊一直保持了下来。

马周一直在堂前等了小半个时辰，才见两人一前一后走了出来。观其神色，前面那人自是来访的韦大人，后面那人剑眉大眼，一身英气，定是本宅的主人常何。

常何走到马周的身边停了下来，问管家道："这位即是马周了？"

管家点头称是。

已走过去的韦挺扭过头来，仔细打量了马周一眼，笑道："常兄弟，你怎么也附庸风雅起来？要找什么门客？哈哈，你要找门客也要找一些有真本领的才是。像眼前这位，定是从街上随便寻来的吧？"

"不，韦兄。这人还是有才华的，已经得到虞先生的首肯。"

韦挺又是哈哈一笑，提脚就走，边走边说道："你在街上能寻来什么宝贝？要我说，你还不如让国子监帮你随便寻一个，这样才最令人放心。哈哈，你别是想图便宜吧！"常何将韦挺送出门外，那边的马周听了韦挺之语，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双眼里充满了怒火，双拳不由得捏了起来。管家也觉得韦挺的话太刺耳，宽慰道："马先生别多心，韦大人一直是快人快语的脾气，并没什么恶意。"

马周已经得知了韦挺的来历，冷冷说道："如此之人，还能居于谏议大夫之列？"

说话间，常何已经转身回来，他对马周点点头，说道："你既然得到虞先生的首肯，那是不会错的，就留下来吧。管家，你先帮马先生安

顿一下，然后再领来见我。”

这样，马周就当了常何的门客。此后数日，马周每每想起韦挺那蔑视的神色，心中愤愤不已。

第十六回　唐皇慧眼识马周　李靖忠心领三军

这年夏季时中原果然多水，因户部早已符传各州，让其注意水势，水部郎中更是逐个视察了容易发生水患的地方，督促防汛，虽雨水连连，却并未酿成大灾。转眼间到了秋收季节，田野间见出大熟。

李世民阅罢各地来的奏章，心中的欢喜不言而喻。他想起陈君宾之功，特下旨擢其为太府卿。李世民认为陈君宾有理财的能力，而太府寺掌管邦国财货之政令，下设两京诸市署、左藏署、右藏署、常平署，让陈君宾主持这里的政务，相信更能发挥其能力。

李世民一团高兴，有心想出外狩猎一番，又想起魏徵等人的脸色，不敢轻举妄动。这日秘书省魏徵、虞世南前来奏事，李世民当场答复，然后说道："虞先生，朕今日作诗一首，请你品评一番如何？"

虞世南接过绢纸，只见上面写了一首艳诗，其诗曰：

蝉鬓慵梳倚帐门蛾眉不扫惯承恩

旁人未必知心事一面残妆空泪痕

李世民以宫人的口气，写出了其不能得到皇帝恩宠的幽怨。虞世南看后连连点头，觉得该诗写得好，然转念一想，李世民以皇帝之身，却写出这等宫中艳诗，毕竟有些不妥，遂谏道："陛下圣作虽工，然体制非雅。若天下之人知道圣上爱好此类诗，必然效之，此文一行，恐风靡天下。恕不奉诏。"原来当时风行奉旨和诗，皇帝每写一诗示于臣下，群臣必须写诗和之。虞世南既出此言，显然不赞成李世民写这类艳诗，故不奉诏和诗。

李世民看到天下大熟，心内高兴，其大多时间在宫内行走，因想起了写艳诗的游戏，若群臣和之，势必有着许多乐趣。不料一贯沉默寡言的虞世南给了当头一棒，李世民的心情顿时沉了下去。

魏徵侧头看诗，明白李世民缘何如此，遂拱手道："陛下，虞先生所言亦为臣之心意，当初梁简文帝好作艳诗，境内皆效之竟成风俗，谓

之宫体诗。这样的诗虽对仗甚工，词语又艳，然终不是盛世之风，望陛下戒之。”

李世民已经听明白了两人的意思，示意虞世南将绢纸放于案头，然后说道：“朕知道了，皇帝的一言一行事关天下大体，虞先生。朕今后再不为此类诗句。”

魏徵微笑道：“其实陛下作此诗，是为宣泄胸中的兴奋呢。今年天下大熟，举国高兴，然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陛下要保持清醒头脑才好。”

李世民怫然不悦，说道：“人言做天子自得尊崇，无所畏惧，朕却以为要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朕每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魏卿，你的意思是说朕有些头脑发昏了？”

“非也，臣见皇上这些日子眉飞色舞，今日又作此艳诗，因想提个醒。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

李世民点头答应，心里暗暗想当个皇帝真难，还不如做一个平常人那样自由自在。然自己身上担负社稷之重，要想做得尽善尽美，唯有克制己欲，方能不蹈隋炀帝的覆辙。

魏徵、虞世南告辞后，李世民起身到左边的案子旁站定，那上面堆有群臣所上之策略。他随手拿了几本，然后斜倚在胡床上观看。

第一本为王珪所上，其中说道：“比见吏部择人，唯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王珪的这段话，是说吏部选人时仅论其会试成绩，而未从本人的德行等方面细加考查，万一此人德行有亏，在任上荼毒百姓，则其恶劣影响无可挽回，百姓已受其害。

李世民抬头看了看窗外，遂令人去传王珪，让他过来共进午膳。

王珪急匆匆过来的时候，尚食局已将午膳摆好，李世民坐在上首，令王珪与自己对脸坐下，然后边吃边说道：“王卿，朕已看了你的上疏。然书中仅提其弊，未提如何改之，今天你可以提一提。”

王珪道："陛下，现在每年选数千人，吏部不能知悉每人的德行，仅凭会试成绩配其阶品而已。臣以为两汉取人的法儿可以借鉴。"

"两汉？你可慢慢道来。来呀，为王卿添酒。"

一名美人袅袅婷婷执壶为王珪添酒，王珪侧目一看，发现该女美艳脱俗，委实令人艳羡。

王珪定了定心神，然后答道："谢陛下。两汉取人，皆于乡闾之间访其才德，州郡择其出众者贡之，然后朝廷入用，当时号为多士。"

"眼下参加会试的举子中，不也有乡贡出身吗？"

"不错，确实有乡贡身份，然其毕竟为少数。依臣意见，中央及州县官学中，生徒入学资格限制太死，如此就绝了许多能才的入仕之路，须放开限制。"

李世民不赞成王珪这个意见，摇摇头道："不可。魏晋之后，官有世胄，谱有世官，到了我朝虽有变化，然不能混淆士、庶之分。"魏晋以来，门第观念很重，李世民在征战和理政过程中，为了笼络人才，逐步打破关陇贵族的范围，起用魏徵等山东寒族之人，已是很大的进步。但士族及庶族还是有区分的，让李世民打破士族及庶族的界限去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尚没有这个心思。不过他还是赞成汉时法令，在士族中经过乡、县、州逐级选拔，全面考核其才具、德行。

李世民目视王珪道："不管怎么说，你主持门下省，仍然关注吏治之弊，朕心甚慰。王卿，你知道朕最看重你的什么优点吗？"

王珪稍微思索了一下，然后说道："臣有自知之明。若论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如晦。每以谏诤之心，将陛下与尧、舜相比指君之短，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温彦博。断狱理案，举重若轻，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与他们相比，亦有一寸之长。"

李世民大喜道："不错，激浊扬清，疾恶好善，确实为朕看重你的优点。王卿，你对其他人的评价，可谓恰到好处。来与朕同饮一盏。"

他们饮的是葡萄酒，只见酒为琥珀色，入口甚甜。两人饮尽之后，

那名美人又轻轻为他们斟上。

李世民满意地说道："朕听了你的这番话委实开心。人非完人，皆有所长。看来朕用你们，确实各得其所。王卿，你这番话其实也是赞扬了我呀。"

"臣实事求是，不敢夸张。人皆有所长，然对其短处也不能不管。扬长避短，方为正途。"

李世民今天与王珪共进午膳，心情很好，不觉多喝了几盏。他素来不善饮酒，顶多喝几口比较平和的葡萄酒即可。今日醺醺然之间，他抬眼看那添酒的美人，感叹道："王卿，你说得不错。人有其短须补之，然有一些人本色挺好，惜其无人制约为所欲为，又生出了许多短处。你知道眼前的这位美人是谁吗？"

"臣不知。"

"她是庐江王李瑗之姬也。李瑗生性懦弱，性格本来很平和。然他到了幽州，性子却变得很骄横。一日他见此姬甚美，即杀其夫而夺之。看来人之性子易变，若有好环境则往好处发展，可以制约其短处；若到一骄逸之环境，人性之恶处彰显无隐，李瑗即是此例。"

李世民从人之性格长短处，引出了李瑗杀夫夺妇的丑事。他却没有想到，李瑗已死，自己理该将此美人还归其家，不该千里迢迢将她召入宫中侍候自己。

王珪不假思索，离席躬身道："陛下认为庐江王纳此妇是错是对？"

"杀其夫夺其妻，兽行也。这还用问对错吗？"

"庐江王所为不对，然将美人藏于宫中似也不妥，臣以为陛下为绝天下之议，放其归家最好。"

李世民一愣，自己刚才痛说李瑗之非，自己却不忍舍此妇人，岂不是继续李瑗之行？他不禁尴尬起来，先是默然片刻，然后哑然失笑，挥手示意王珪坐下，说道："王卿之激浊扬清，疾恶好善，何其速也，你刚才还说谏诤不如魏徵，朕看你一点都不逊色。好吧，朕从你意，今日就将此女归还其亲族，许其配人。"

那美人一听，忽然泪如雨下，伏在李世民面前道："陛下，妾愿继续在宫中服侍，不愿归乡。"

李世民柔声道："罢了，你听了王卿的言语，知道我们君臣皆以天下为重。你留在宫中事小，然有违大义。这样吧，朕多送你金帛，以为安家之资。来人，扶她梳洗一番，今日即送其出宫。"

美人满心不愿意，在宫女的搀扶下转入后宫。看得出，其情意发乎真诚。那一时刻，王珪观之心中不免恻然。

李世民摇摇头。今天本来心情欢娱，不料想被虞世南、魏徵、王珪三名大臣逐个劝谏一番，情绪不免低落。

看到李世民有点意兴索然，王珪起身告退。王珪走后，李世民觉得有些困意，遂在西暖阁小憩了一会儿。李世民睁开眼时，就见秋日的光芒斜斜地射入阁内，可以感受到秋日的丝丝温暖。他翻身起来，一旁的宫女为之洗面净口。

尚仪官见李世民眉间有郁郁之色，轻移莲步过来奏道："陛下，新罗国新贡舞女两人，现候在殿侧。"

李世民微微颔首，那是同意的意思。尚仪官抬手一挥，只见两女袅袅而来。她们身着耕罗之衣，头戴轻金之冠。这时，只听帐后的乐工开始起奏，那两女扭动腰肢，手指轻舒，和着乐声缓缓起舞，两女舞态艳逸，轻金冠与之相谐相映，则人冠一体。其歌声一发，如鸾凤之音。

李世民看了一阵，挥手令舞女退出，然后吩咐尚仪官道："此为不祥之音，可将其退回新罗。今后再有此类贡物，宫中不许纳之。"说完，起身向太极殿走去。

李世民行在路上，忽然想起了吕才。吕才当初在太原时，依古曲敷演成《秦王破阵乐》，很受李世民赞赏，如今在太常寺内任太常丞。李世民欣赏了刚才的歌舞，觉得朝廷现在祭祀时沿用隋时的燕乐，很不像话，有必要让吕才重定大唐雅乐和大唐宴乐。

进入太极殿，李世民首先看到案上放着午前取过的奏本，他走过去看了一眼，见封皮上写着常何的名字，又见该折较厚，显然内容较多，心道："好一个常何，多时不奏，一下子奏上来这么多。"

李世民翻开奏疏，见其第一条写道："京城中一直由人昼夜传呼，以戒行者，此乃旧制。其声凄厉，不如隔街置鼓，公私便焉。"李世民点点头，觉得置鼓传呼，既省人力，又统一了标准，此计可行。

又看第二条："前者瀛州刺史卢祖尚不愿为交州都督，陛下愤而斩之。臣以为卢祖尚失人臣之义，然不至于死，请陛下复其官荫。"李世民阅罢大惊，心中顿时忐忑不安起来。

原来交州都督因罪得免，李世民见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遂征其入朝谕之曰："交趾久不得入，须卿镇抚，朕欲授你为交州都督，克日赴任。"卢祖尚当时满口答应，然出门后又后悔，上表以旧病为托不愿意赴任。李世民闻讯当堂大怒，骂道："匹夫既已然诺，奈何悔之。"他召卢祖尚来太极殿，孰料那卢祖尚顽固得很，坚决不同意任交州都督。李世民又复大怒，斥道："我使人不得，何以为政！"喝令将之斩讫报来。可怜那卢祖尚忠心为官多年，却落个如此下场。

李世民又向后看了一眼，只见折内共有二十余条。这使他大起其疑：常何武人出身，平素上疏极少，缘何今日条目极多，又语句流畅，见识精辟呢？想到这里，他令人去传常何。

常何此时正在府中，来传他的太监说明了旨意之后，他愣了半天，想不透皇帝在这不早不晚之时有什么重要事情。他与传事太监比较相熟，遂问了几句，待他听说皇帝正看自己的奏疏的时候，一拍大腿说道："坏了，果然惹事了。"他转对太监道："陈公公，容等我片刻。"然后对外大声喊道："马周呢？快让马周来见我。"

马周慌不迭地跑进门来，常何劈面骂道："你这个该死的马周，我当时让你选择数条奏上即可，你一下子给弄了二十余条。瞧瞧，圣上如今怪罪下来，这如何是好？"

马周当了常何的门客，得知李世民命文武百官陈时政之利害。遂留心时事，并让常何多谈近期朝中之事。半月下来，马周列了四十余条让常何上奏。常何见条目这么多，虽惊叹马周之能，却不想一下子说这么多，遂让马周择其中数条上奏。马周下去后挑选了其中的二十余条，劝说道："常将军，所谓时政之利害，皆有时效限制，这里所拟条目，对朝廷皆有帮助，若删之太可惜。"常何勉强将奏疏递了上去。

马周冷静地问清了究竟，宽慰常何道："常将军不可忧心，我听说

朝中大臣如魏徵、戴胄之流，谏诤言语锋芒犀利，圣上犹乐于接受，可见当今圣上实为开明君主，他召将军前去，许是想问清个中究竟，你但去不妨。”

常何道：“奏疏都是你代写的，圣上几句话问下来，我岂非就要当场露馅？”

“不妨，条目中以军事内容为多，皆是将军熟悉的事情，相信将军定能对答。”

常何心里揣着数只小兔子，七上八下入了太极殿。李世民此时已看完所有的条目，正是龙心大悦的时候，看见常何进来，先说了一句：“好一个常何，数日不见，朕要对你刮目相看呢。”

常何听到这句话，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因为李世民的语气中没有责怪的意思。他趋前行礼道：“臣常何奉旨觐见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罢了，你坐下吧。说说你缘何进步神速？”

“臣听了圣上之训诫，近日多随虞先生等人读书，虽不免生吞活剥，这个……这个……毕竟还是长了些见识。”

“哈哈，虞先生肯教你读书，确实是你的福分。只不过虞先生学富五车，他能耐烦你吗？”

“耐烦，耐烦，虞先生为人好哇。陛下，虞先生学识既好，人又谦虚，臣又不耻下问，嗯，陛下没听过虞先生夸臣吗？”

李世民忍俊不禁，笑道：“不耻下问？我看你是恬不知耻。你到了虞先生面前，能用不耻下问这个词儿吗？”

常何张大着嘴巴，方悟自己用错了典。

李世民拿起常何的奏疏，说道：“朕看完了你的条目，其中大部分与军事有联系，想你日常留心，善于细究，委实可嘉。只是其他与军事无关的条目，你是如何得之的呢？像朕杀了卢祖尚，你认为他罪不至死。若此事让你来处理，你该如何做呢？”

常何那日听完马周读罢条目，当时就一知半解，过了这许多日子，基本上将其中内容忘得一干二净。李世民现在提起卢祖尚，他已经忘记自己条陈中是如何写的，急忙说道："卢祖尚罪不至死，其实应该将他流放。圣上的话是金口玉言，他怎么能够说不听就不听呢？将之流放边荒，也算对其他臣子有一个警诫。"

李世民一开始就疑心此奏疏非常何所写，听了常何这段前言不搭后语的答话，彻底明白了怎么回事。他"啪"地将奏疏摔在案上，厉声道："常何，你知罪吗？"

常何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答错了，见李世民颜色严厉，心中害怕，"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颤声道："臣知罪，臣知罪，臣之见识忤逆了圣上，请圣上治罪。"

"哼，你自称跟着虞先生读书，瞧你说话的口吻，与没读书时又有什么两样？这奏疏语句凝练，词法清晰，见识精辟，谅你再读三年书也写不出来。你到底请何人所写，老实说出来，否则就治你欺君之罪。"

常何心里骂道：该死的马周，到底还是给惹出事儿来了。他叩头道："陛下让文武百官直言时政得失，臣不通文墨，又不想违抗圣上之旨，就找了一些通文墨的门客帮臣。陛下，臣老实交代，此奏疏其实是臣的门客马周代写。"

李世民见常何吓得不轻，想起玄武门之变时，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惜其不通文墨，让其写奏疏确实勉为其难。其请人代笔，能触理政之得失，委实也是忠君之心。何况他歪打正着，竟然能访到马周这样的人物。想到这里，李世民放低了声音，温言道："常卿，起来吧。朕念你奉旨办事，恕你无罪。"

常何小心地爬起来，颤声道："陛下，臣真的无罪了吗？"

"嗯，你说说这马周的来历。"

李世民细想这奏疏的内容及文笔，愈觉这马周为一非凡之人。其偏居于一隅，能够很快体察朝廷的大政方针，并能依具体事例精辟阐述，且有魏徵等人的谏诤精神。他听了常何的简略介绍，又觉得此人出身草莽，屡处逆境，定有一股砥砺之气。他不待常何说完，即打断他的话头，说道："常卿，你速去将此人带来见朕。"

常何走后，李世民在殿内走来走去，心急如焚欲见马周。他扭头对一名太监道："马周布衣之身，其入宫时定会遭到阻挠。你去，持朕的金箭前去宣他。"

这名太监刚走不久，李世民又唤来一名太监道："马周布衣之身，定无马乘。你去，牵御马一匹赐予他。"

常何出宫后快马奔回府中，进了门就大喊道："马周快来见我。"一转眼见管家及马周一帮人正在左侧。

马周快步过来，问道："常将军叫我，有何事吩咐？"

"去，老何，赶快牵一匹马出来让马周乘上，随我去见圣上。"话音刚落，就见一名太监手持金箭，拉长声音叫道："圣上有旨，宣马周觐见。"

马周见此阵势，一时愣在原地。管家已令人牵来一匹马，伸手推了他一下，说道："还不上马？圣上宣你是天大的喜事，赶快进宫谢恩吧。"

马周如梦方醒，急忙翻身上马，随常何出了常府。行到半路，就见送马的和另一路太监相继来催，让常何大为感叹，他回首对马周道："我随圣上多年，从未见圣上有如此着急的时候。要知圣上素来沉稳练达，你到底有什么地方出众，惹得圣上非见你不可？"

马周一颗心"怦怦"乱跳，他努力摄拢心神，然心思依旧惴惴。有一点他很明白，就是圣上看了自己所代写的奏疏，一定很满意。否则他也不会如此大动干戈，三番派人来催。若是以文章获罪，定是派人持索来拿，会是另外一番嘴脸了。

李世民等候了这么长时间，其心思已经慢慢平静下来。他又拿起那份奏疏细看了一遍，愈发感到这位马周确实为一能才。想不到常何如此粗鲁之人，竟然能访来能干的门客。可见天下之大，许多能才隐于草莽之中，惜无人发现。

李世民听说常何带领马周已到殿门前等候，遂转到案后坐下，然后让宣他们进来。

看到马周匍匐在地，口称草民，李世民笑道："平身吧。天下的草民若都像你这般，朕也不用费心挑选良才了。"

马周不敢起来，斜眼看常何的表示，常何道："圣上已经有旨，还不赶快起来说话。"如此，马周方缓缓起身，静听李世民问询。

李世民扬起那份奏疏，问道："马周，这份奏疏是你代写的？"

马周又看了一眼常何，见其无表示，急忙答道："禀陛下，此奏疏确实是草民代主人撰写。"

"朕问你，那卢祖尚抗旨不遵，已被斩杀，你竟然敢说其罪不至死，难道不怕朕治你罪吗？"

马周此时心里一点都不慌乱，知道皇帝要考究自己，遂朗声答道："草民以为这卢祖尚以往官声不错，其不愿赴任自有他的道理。圣上应直斥其失，以理服人，奈何圣上以颜面为重，愤而杀之，其实违背法之精神。卢祖尚死后，朝野颇有微言，足证草民之识。为挽失处，请圣上复其官荫，以补其子孙。"

常何听言后大惊，这个不知死活的马周竟然敢在皇帝面前口出狂言，他为何有如此大的胆子？李世民却不这样以为，他见马周口齿伶俐，语音抑扬顿挫，心里很是舒畅，暗暗赞道：真是魏徵第二。

马周接着言道："草民所以敢犯颜言政，在于曾闻古者圣主业有诤臣七人，若言而不用，诤臣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忠言，遂使魏徵等大人与圣上犹同鱼水。陛下，不知草民这样以为是对是错？"

李世民一愣，心想，此人话锋甚健，竟然反问了起来，遂说道："朕如何处置卢祖尚后事，你一问常何自知。"

常何道："圣上心怀仁慈，已经让人拟旨复其官荫。"

李世民又翻了一下奏疏，问道："马周，朕见条目中对授任外官颇有微言，你为何如此以为？"

"草民在主人处检索圣上即位以来的诏书，见贞观元年时圣上整饬吏部从严考课外官，其中旨意为'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草民以为，圣上这些

年励精图治，查身边侍臣之长处委以重任，可谓各得其所。然对外官授任，毕竟鞭长莫及，虽有其心，不能一一考课。譬如以军功授人为刺史等，即为一大诟病。有军功之人，其文墨相对较浅，则其虽处官位，不能借鉴圣贤之意理政，难免疏失很多。草民以为，自今而始，须择文官且有经验者为一方刺史，有军功者可付以爵位享其禄，不得为理政之官。”

李世民微微笑道：“你的话也有些太偏执，像程咬金为康州刺史数年，官声不错，这又如何解释？”

“程将军之举为特例。须知术业有专攻，对大多数人而言，让其超越固有知识从事新的职位，委实不容易。像尉迟将军也曾为襄州刺史，结果未必如人意。”

李世民转向常何道：“马周来京不久，能知朝中许多事情，定是你的功劳了？”

常何答道：“马周言说欲知理政之得失，须知朝廷这些年所发诏令之内容，更让臣多说朝中之事。臣为使上疏言事准确，只好不厌其烦，一一为他说知。”

“欲寻其理，须知之详。马周能从你那里得知一些讯息，既而举一反三，书成这二十余条目，也算不容易了。马周，你说得对。像委派刺史之事，朕确实想到此节，然不能一一甄别，难免良莠不齐。陈君宾为邓州刺史，除了整治好本州事务，又惠及他州，这样的良吏毕竟太少。得一人使一州兴旺，失一人使辖下百姓遭殃，朕今后将努力使此事儿落实。”

常何察言观色，见李世民眉飞色舞，目视马周时的眼光中满是笑意。那马周此时已改初入宫时的惶惶之状，与李世民对答时语句流畅，并且滔滔不绝，其中的有些意思，让常何听得一知半解。李世民与马周一开始就二十余条目逐一问答，渐渐说开了话题，最后又谈到选才任贤的事儿。

李世民叹道：“选才任能，此话说着容易，其实是最难办的事儿。朕即位以来，除了想抚民以静，劝课农桑以外，使各职位得人耗费了朕的许多精力。朕没有三头六臂，唯想多得人力予以襄助。”

“陛下求贤若渴，像草民这样身处草莽之人，也能入金殿面圣，则天下贤才毕集，唯时而已。天下之士不患贫富一时，最重朝廷以才取士，唯才是举。昔周公吐哺，今陛下大有古风。草民以为，天下归心之期已在今日。”

李世民心情更喜，目视马周道：“你很好嘛！今后你在朕面前，不要张口闭口称为草民。”

马周听了这话没有反应，常何却听出了李世民的弦外之音，遂轻声对马周道：“别发愣，还不赶快向圣上谢恩！”李世民不让马周再自称“草民”，自是要为他授任朝中官职。

马周绝对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获得了李世民的信任，而且要对自己授以官职，遂跪伏道：“草民马周敬谢皇上大恩。”

李世民道：“你文翰不错，可先为门下省主事。常何，你下去后先领他到吏部补叙出身，再领官诰即到门下省办事。”

门下省主事为从八品下，唐制职官品秩共分为三十等，从八品下列二十六等。马周因为代常何撰写一奏疏，又与李世民面谈一番，竟然引起李世民龙心大悦，并且立刻超秩授任，实为罕见。

马周顿首道：“圣上惠泽如此大恩，臣定当肝脑涂地，竭尽所能。”

李世民让他起来，然后说道：“你因朕之一言而为官，在我朝尚无先例。朕身边有魏徵、王珪、戴胄等人，他们每日虎视眈眈，时刻准备纠朕之错。朕此次授任于你与规制不合，他们定来谏诤。朕想好了，朕定当耐心说服他们。然此事到底是对是错，关键还在于你。你若果然如朕所望，成为一名良吏，就为朕挣了脸面。”

马周见李世民如今贵为皇帝，其每行一事说一言皆要瞻前顾后，以公理、律令为法度要求自身，又躬身道：“臣原为一介草民，不料能够一举成为官身。盛世之时唯才是举，足见清明政治之风，臣生此世，实为幸甚。”

李世民转向常何道：“你不通文墨，却能访得如马周此类人物足见你还是很有眼光的，你说，想让朕赏你什么？”

常何没有想到竟然是这种结果，正在一边发愣，听李世民说要赏自己，急忙答道："臣以军中小卒之身，被圣上擢拔至今重位，心中常常惴惴不安，如何敢再要赏赐？马周得圣上赏识，那是皇恩浩荡，有才者定能脱颖而出所致。臣不敢要赏。"

李世民立起身来，为自己发现马周之才欢喜不已，他见常何不愿要赏，更加高兴，说道："会武之人性格大多跋扈，常何，你能始终谦虚，深合吾意。像尉迟敬德随朕征战之时，其披坚执锐能征善战，真是一员虎将。不料他如今到了太平之世，整日念着往日的功劳，不思进取，竟然像整个换了一个人儿。常何，你不可学他。你不要赏，那是你时刻记住自己的职责。然你访得此人，朕又不能不赏你。这样吧，朕赐锦帛三百缎与你。"

常何见李世民坚意要赏，只好谢恩。

数日后，马周被授为门下省主事的消息传了出去，百官闻之，神情各异。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代表的大多数官员，以为皇帝不拘一格选擢人才，实为美谈。虞世南得知马周就是那位答题之人，向李世民贺道："臣初见此人答题，即以为非常之人，其被陛下慧眼识中，可见美玉散在草丛中虽掩一时，然终究要发光的。"魏徵、王珪、戴胄等人比较持重，以各种理由找马周谋面一回，细谈之下觉得此人并非虚名，遂赞成此举，未向李世民提异议。百宫中也有反对之人，像萧瑀就以为马周无凭无据，以门客之身一下子跃登龙门，实为天方夜谭。他试着找李世民说起此事，被李世民回道："马周到底如何，且留待时日观察。若其庸庸无为，再罢其职亦不为迟。"他只好闭口不提。韦挺听说常何的门客竟然做了门下省的官员，心中登时大怒，遂上疏反对。李世民在其疏上批之道："朕求才若渴，仅试此一人就不成吗？"韦挺也不敢再做声，事情就这样被压了下去。

突利被颉利打败之后，惶惶然带领家人逃到长安，李世民封其为北平郡王，授为右卫大将军，另拨安邑坊之西南角以为居住。李世民为了其不寂寞，常常派史大柰等人与其喝酒聊天。

到了八月十五这日，突利一早就接旨，让他晚间到曲江池之芙蓉园陪李世民赏月。突利接旨后大为感动，要知突厥习俗中没有八月十五赏月一说，李世民今晚邀请自己陪其赏月，可见其恩遇殊重。

天刚擦黑，史大柰来约突利一同前往芙蓉园。路上，突利问起了八

月十五赏月的来历，史大柰向他细细解释："秋天在酷暑与寒冬之中，八月在秋季之中，而十五又在八月之中，正是寒暑最为适中的日子，秋高夜澄，是赏月的最好时光。中土这里四季分明，不像塞北之地早入寒冬，因有中秋赏月之说。此夜又是月儿最圆的时候，中土之人往往由月圆引申出团聚之意，家人一般都在此时聚在一起。"

"我们今夜与圣上一起赏月，他将我们视为家人了？"

"圣上也许正有此意。想你刚来京城不久，圣上怕你寂寞，就在一起聚聚。"

"唉，想我当初与圣上盟为兄弟，到了最后果真还要来投奔。我以败军之身，来到长安不仅未受歧视，反而被奉为上宾。史将军，我这些日子心里实在感激，今晚定当面向圣上致谢。"

"突利将军，看来你对圣上了解不深。陛下他实为少有的心襟开阔之人，大柰跟随他多年，深知在其内心深处没有华夷之界限，视四方之士如同中土之人。这一点，你可以慢慢体会。"

两人跨马慢慢行走，不觉就到了芙蓉园。该园位于曲江池之南侧，近水处植满了荷花，经历了秋风的洗礼，荷花已经凋残，唯荷叶依旧葱绿一片。园内遍植菊花，就见那各色菊花开得正浓，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到飘来的阵阵花香。有人戏称，每到秋末，这里应该改名为"菊花园"，方才名副其实。

一名太监引着他们向内行去，在花径中拐了几个弯就到园中的一个八角亭里。就见几个人立起迎候他们，借着亭角所挂的气死风灯光芒，他们认清这几人是房玄龄、杜如晦和李靖。

突利虽来京城不久，也学会了中土的客套之语，拱手道："突利姗姗来迟，望各位大人恕罪。"

房玄龄道："你有何罪？我们对道儿较熟，才早来几步。"突利问道："圣上还没来吗？"

众人齐齐将眼光射向东西的夹道出口，房玄龄道："算着时辰，圣上也快到了。"

原来此园有夹道和北面的宫城相通，皇帝及宫中之人来曲江游玩，不用穿长安城而过，从此夹道过来即可。

过了片刻，就见夹道出口处现出了几只红灯笼，既而就见李世民乘坐肩舆出现。亭内数人急忙出亭跪伏于道旁，迎候李世民。

李世民到了园中，即让抬舆之人停止，示意自己要下地行走。他分花拂枝向亭子走来，看到众人跪伏道旁迎候，急声说道："快起来，快起来，我们来此赏月，还闹这些虚礼干吗？突利兄弟，你第一次来芙蓉园，这里的风景不错吧？"

芙蓉园为皇家园林，没有皇帝的特旨，寻常人是不许入内的。

突利说道："今晚月圆之时，陛下本应在皇宫欢庆，却与臣等同乐。臣心存感激。"

李世民招呼众人入亭坐下。亭中的案上摆有葡萄、柑橘、绿李、荔枝等水果，其中的柑橘及荔枝需从南方辗转运来，除了宫廷拥有，外面极为罕见。李世民让突利先食荔枝，说道："突利兄弟，你以前绝难食到此等果品，与虎肉相较，当是另外一番滋味了。"

李世民提起虎肉，突利和房玄龄、杜如晦皆想起第一次相见的情景。那次他们因争虎相识，此后恩恩怨怨，波折甚多，不想今日却在长安相对赏月。突利想起远在北方的故旧属下，心里又生出一分黯然。他听李世民仍呼自己为兄弟，分辩道："陛下，臣以前糊里糊涂不知高低与圣上盟为兄弟，如今已做了大唐之臣，'兄弟'二字，那是不可再提了。"

李世民正色道："我们以前习惯的称呼，岂能因为我做了皇帝而变？突利兄弟，像眼前数人，你知道我至今怎么称呼他们吗？"

突利在数人那里得到求证之后，不禁大为感动，叹道："多少君主唯以权威压人，总怕臣子对自己失了恭敬。像陛下这样待臣下诚恳，甚至称呼也不改当初，太少了。"

"父皇与我得了大唐天下，若凭己力，断不能为。像他们四人随我多年，我视之非为臣下，乃为兄弟。突利兄弟，若为君者在称呼上就斤斤计较，说明其心中定是战战兢兢，总怕别人蔑视自己——这样的人连

自信之心都没有，遑论治理天下。”

突利心里赞同，遥望北方，感叹道：“是啊，想起先祖成就突厥汗国，那时何等强盛。到了颉利手里，其任性简单，猜疑重重，将汗国折腾得分崩离析。陛下，看来国家兴旺唯靠人力，且以君主最为重要。”

“不错，国家兴旺唯靠人力，然需要君臣同心。想你对汗国，向来倾心倾力，那颉利却不知好歹，使你流离至此，委实可叹。”

突利眼望李世民，殷切说道：“陛下，臣见今年大熟，国内兵强马壮，何不发兵去讨颉利？臣这样想，并非想报与颉利之间的私仇。要知汗国子民现在内受颉利压榨，外受异族欺凌，日日处于苦难之中。若陛下能擒颉利，使汗国境安，实为万幸之事。陛下若果真起兵征讨，臣乞为先锋。说起对当地的地理风土的熟悉程度，臣还有一己之长。”

李世民沉吟道：“此事要从长计议。突利兄弟，那时我与颉利在渭水便桥盟约，你也在侧，我岂能毁约而战？”

“陛下，那盟约岂能当真？颉利多少次毁约来攻，他什么时候又想起信守盟约了？”

李靖向来沉默寡言，话语不多，往往关键之时才说话，他见突利言辞甚疾，遂插话道：“突利将军，今夜我们以赏月为主，至于军事，我们明日再谈如何？”

李世民道：“对呀，我们今晚来此赏月，不要再说别的话题。可惜，今晚未将那些学士召来，像玄龄、如晦也不善此道，否则赏月联诗，就别有一番滋味。”

众人抬头向天，就见朗朗圆月，其清冷的月辉，洒向世间的各个角落。

房玄龄说道：“陛下，臣不善作诗，然近日读到一首赏月诗，堪称佳作。臣想吟诵一回，以为鉴赏如何？”

李世民颔首同意。

房玄龄吟道：“夜月家家望，亭亭爱此楼。纤方溪上断，疏柳影中秋。渐映千峰出，遥分万派流。关山谁复见，应独起边愁。”

李世民听完赞道："不错。'夜月家家望'，可见赏月风气之盛：只是句尾又起愁意，不免太滥。"

突利和史大柰不懂诗词，只好听他们在那里谈论。

月上中天时，一名太监捧上一盒"中秋玩月羹"供大家进食。大家眼望明月，食此美羹，尽欢方罢。

第二日，李世民来到政事堂，看到众人正在那里议事，他对杜如晦道："如晦，速派人传李靖过来，朕有事与你们相商。"

须臾，李靖匆匆赶来。

李世民眼望众人，说道："朕昨晚与突利共同赏月，因触动颉利之事。朕后来又想了许久，觉得该是图谋颉利的时候了。唯有一点，天下刚刚大熟，朕即兴兵，会不会惹来天下议论？"

李世民动了进攻东突厥的心思，今天叫来群臣议论一番，事先想到其中定有人反对。像萧瑀定会持有盟约在先不可撕破的陈腐理由，而魏徵、王珪则以不能扰民的理由反对。没料想，他此言一出，群臣先是静默片刻，继而皆点头赞同，意见空前一致。

房玄龄说道："东突厥历来侵扰我境，其先后联络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刘黑闼、梁师都与我为敌，更领重兵深入内地，实为国之最大祸源所在。其一日不除，即为心腹之患。陛下现在欲出征讨伐，臣以为正是时机。凡出师分为义师与不义之师两种，像隋炀帝数征高丽，劳而无功，即为不义之师；东突厥侵我在先，此去讨伐，顺乎民意，即为义师。"

李世民转问萧瑀道："萧公，你以为呢？"

萧瑀慨然说道："东突厥欺凌我朝多年，已经拿走了许多金珠宝贝，为太上皇之最大心病。陛下欲行征讨之事，肯定符合太上皇心意，老臣由衷赞成。"

魏徵接话道："陛下想抚民以静，然面临东突厥威胁，始终不能尽全力。若拔掉这颗钉子，从此北境无事，即可奠定国泰民安之基石。"

李世民见群臣对征讨东突厥如此一致赞成，心想这就是所谓的众望所归了。见李靖在一旁默不作声，即问道："药师兄，你默默不言，有什么想法吗？"

李靖道："臣在想此次战事须速战速决方才有效。不错，现在国力增强，人健马壮，然战事延长太久，终归要耗费太多钱粮。如此，非天下之福。"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药师兄已经开始具体筹划战事的细节了。其实东突厥貌似强大，其腹中已空，与我国势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些日子，张公谨曾上一书言称东突厥可取之状，甚是有理。朕因见不是时机，嘱如晦暂压了下来。如晦，你将公谨之言择要给大家讲一讲。"

杜如晦取出张公谨的上表，说道："公谨以为现在取东突厥有六条理由：第一条，颉利现在纵欲逞暴，诛杀忠良之臣，昵近奸佞小人，已经失尽民心，指挥不灵；第二条，薛延陀、回纥等部落纷纷叛其自立；第三条，突利、郁射设、欲谷设等重要势力皆与颉利反目成仇，其势力大减；第四条，塞北近年迭遇旱灾，粮草本来就少，今年霜早，其糇粮基本全绝；第五条，颉利与本族相疏离，族人怨其亲异族，胡人性格善于反复，若大军一临，其必生内变；第六条，中土之人散居突厥各处，他们往往啸聚一处，占据山险，若听说我军出塞，他们定然起而响应。"

杜如晦讲完，李世民赞道："想不到公谨武人出身，却能默察时势，汇成条理。可见人若留心，则事事皆成文章。"张公谨原随王世充，洛阳城破后随李世民入了长安，为天策府的幕僚，后来在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李世民夺得权位，将其派为外任。

李靖说道："公谨所提六条，确实切中要害。看来昨晚突利所言委实不错，若不是颉利在那里自作孽，毁其基业，想拿下他还要大费周折呢。陛下，臣以为现在去讨颉利正是时机，臣愿提兵前去，一举荡平。"

看到李靖主动请战，李世民大为高兴。其内心中，曾经晃过自己亲征的念头，然想自己即位不久，若离京出塞，终为不妥。讨伐东突厥的战事极为重要，放眼天下，提兵督师者除了自己之外，他最属意李靖。

李世民问道："药师兄，朕若派你为帅，你将以何策攻之？"

李靖胸有成竹，朗声答道："颉利虽自毁长城，然毕竟东突厥兴势已久，不可轻视。臣若为帅去攻，须备好粮草，并在北境沿线驻扎重兵，防止颉利乘乱逃入我境。第一步，稳固边防，保证国内不受其害为要。"

陈叔达赞道："李尚书此举大有深意，要知突厥骑兵马快犀利，若其撕开边防冲入内地，百姓定要深受其害。"

李靖点点头，继续说道："臣的第二步，就是以我朝之马对突厥之马。陛下，臣六月间曾到陇右马场看了一回，人言突厥骑兵厉害，殊不知我朝的马儿经张万岁经营，已经不输于突厥之马。臣想这次要硬碰硬，定扬我军之马威。"

"好，药师兄，你不用再说了。此次北征，由你主之。朕授你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克日讨之。"

君臣又在那里细细讨论了半天，为保万全，李世民又诏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李大亮为副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他们合众十五万，皆受李靖节制，分道出击东突厥。

时辰近午时，众人散出门外。李世民又想起一事，交代李靖道："药师兄，那突利要求为出征先锋，让其去攻同族之人终为不妥。然他深明突厥之地理人情，你将他带在身边，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臣明白。"

第十七回　报皇恩如晦劳心　出奇兵李靖发威

李世民定下进攻东突厥的方略，杜如晦和李靖即进入角色。午时过后，两人约好共同商议此次战事细节。李靖来到尚书省左偏堂，就见杜如晦已经伏在案上观看漠北山川图。

李靖过去一看，只见此图之纸已经发黄，上面标满东突厥山川形势及各部落驻地。其字迹颜色深浅不一，显非数日而就。李靖纳闷道："杜仆射，兵部亦绘有漠北山川图，然没有这张详细，请问从何而来？"

杜如晦抬头道："我以前从圣上征战，负责搜集整理山川图。自武德七年开始，我感觉与东突厥一战势不能免，因制下此图。其间部落驻地变动颇大，就在图上添添减减，成了这副模样。"

李靖点点头，并未出言称赞。心想房、杜两人成为李世民的股肱之臣并非偶然，两人忠心耿耿且事事留心，有些事儿甚至想在李世民之前。他们三人自拧成一团之后，经历了无数征战以及玄武门之变，十余年来，已成为谋略及决策的中心。

杜如晦示意李靖坐下，自己依旧站在图前，侧头说道："李尚书，我刚才仔细琢磨了。此次战役，事关重大，种种环节都要妥善为之。今日晚间以前，圣上授任各总管的密诏皆要发出去，十日内，他们将提督各自将士到达指定位置。你也要在十日内到达前线，节制他们。我这里将源源不断为你转运粮草，并准备后续之兵供你调度。总而言之，此是圣上即位之后的第一场大仗，你要取得完胜，以振国威。"

李靖与杜如晦并排站在图前，指点道："圣上此次虽不亲征，实际已经为我们排好了阵势。杜仆射，你看，圣上让薛万彻以灵州为基地，让柴绍以金河为基地，其一左一右既拱守后方，又增援前方，可谓用心良苦。我与张公谨从马邑出击，李世勣与李大亮从云中出击，也形成一左一右两股劲兵，互相呼应杀入突厥内地。我有信心，定然不负圣上期望，争取早日拿下颉利。"

“李尚书既领悟了圣上的心思，前方之事，我们不用多说。我将后方之事妥善安排，不让你在前方为难。你马上要走，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

李靖摇摇头，说道：“有杜仆射在京城调度，我大可放心在前方专心打仗。我临去前线之前，要到陇右马场走一趟。听说张万岁在那里养了不少好马，然他仅将二三流马放入军中，要将好马留下配种，很是吝啬。此次与颉利对阵，马之优势攸关战局，我要让张万岁拿出家底来。”

“好，我要专写一函给张万岁，让他以大局为重，听你吩咐。”

“那马贼大字不识一个，能看懂什么？不妨，只要我亲自前去，谅他不会为难于我。”

杜如晦拱手道：“如此，马匹之事由你与张万岁交涉，相信他能以大局为重。李尚书，你前去主持这场大仗，我有一字相送。”

“什么字？”

“快。”

李靖明白了杜如晦的意思，其中有两层含义：一层是颉利正在困窘之时，采取快速的战法，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层是国内生机刚刚恢复，若被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拖入泥潭，显非李世民之愿。李靖重重地点点头，说道：“新朝气象也是我最珍惜的，请杜仆射放心，我努力打好此仗。我此次去找张万岁求马，也正有此意。”

杜如晦将李靖送出门外，又拱手道：“祝李尚书马到成功，擒虏而归，如晦在京，日日翘盼佳音。”

李靖拱手相谢。

杜如晦折回堂中，派人招户部尚书及兵部侍郎来此议事。他对李靖到阵前主持军事一点都不操心，唯一放心不下的，即是为前方筹措粮草。要知一场战事能持续多久，非人力所能左右，为前方提供足够的粮草，实为胜利的基础。然贞观元年之后，迭遭荒年，李世民一再下令开仓赈济灾民，像京师之太仓以及洛、相、幽、徐、齐、并等州的常平仓

内，存粮已经不多，以此来支应前方粮草，实有捉襟见肘之感。另转运粮草至前方亦为一难事，李世民不准滥征民力，战事所需劳役不能摊派到百姓头上。

刘政会现在任户部尚书，侯君集以左右将军兼任兵部侍郎，两人一前一后来见杜如晦。

刘政会作为李渊太原起兵的勋臣，平时勤勉办事，谨守本分，没有裴寂那样跋扈。他听说要为前方筹措粮草，眉头顿时皱了起来，说道："杜仆射，你最知道现在的家底。各个仓库空空如也，让我如何筹措呢？"

杜如晦道："我知道。若仓内粮草充足，我也不会专程请你来商议。这几年为赈济灾民，粮食出仓不少。不过今年的收成不错，各州按例收取的租赋都解运来没有？"

刘政会叹了一口气，摇头道："杜仆射有所不知，自从圣上下令让各州县设置义仓，那些地方官吏如获至宝，铆足了劲儿填满各地义仓，对朝廷征收的租赋并不上心，反而放在第二位。"原来李世民到邓州视察以后，看到陈君宾设置义仓的法儿不错，即诏令在全国推行。

杜如晦明白其中的弊端，说道："刘公，我们今日就是要好好商量这件事儿。圣上让各州县设置义仓，是想让各州县开辟自救的路子，不能一味指望朝廷赈济。然他们先收义仓之粮，再征收租庸调，其先后秩序不对，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圣上即位后不想滥征民力，则朝廷开支、出征打仗等唯靠租庸调一途。他们这样做，长此以往，朝廷即会成为空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说服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说服？谈何容易啊。这些家伙明着不敢硬顶，往往会搞些阳奉阴违之事。若他们软抗不办，误了军机，不还是我的责任吗？"

"不妨，我们正要借此次军机大事，让他们在期限以内解送粮草到指定位置。刘公，我即刻找圣上请旨，让朝廷颁布诏令督促各州完成今年征收任务。你再以户部名义，召关中诸州、并州及河北诸州刺史来京议事，让他们克日解送军粮。若一时收不上，可用义仓之粮。你先与他们谈吧，若仍然有人顶着不办，你告诉我，我亲自去解决。"

刘政会为难地说："若让他们来京中议事，关中的也还罢了，像并

州和河北诸州，路途太远，会不会误事儿？”

“不妨，这场战事不是很快就结束的，依我估计，至少要用半年时间。像我的仓中之粮，应该能支用两月有余，他们能接续起来就成。”

侯君集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看到粮草的事儿已经定了下来，遂问道：“杜仆射，你唤我来，莫非让我带领兵士前往各州催粮吗？”

杜如晦摇头道：“圣上如今力求实现清明政治，若持刀威逼，那成何体统？朝廷与地方因利益不同，其看法也不同，这就需要说服他们，而不能靠武力。君集，我让你来，是想和你谈谈转运粮草之事。”

“以往战事，转运粮草例由户部组织民力，非是兵部之职掌。李尚书已往前线，兵部的人员就那么几个，确实无能为力。”

“圣上多次说过不许滥征民力，刚才我已与刘公说过，此次要全额征收租庸调，则不能将此次征役摊到百姓头上。如何转运粮草，此次要在府兵身上打主意。李尚书此次所将兵士，基本上以边防戍卒为主，并未从国内征调府兵。我想，一场战事到底能打多久，那是没有常数的，因此要为李尚书准备后续之兵。这后续之兵从何而来，那十二道府兵即为现成的力量。这些府兵战时为兵，无战为农，该是让他们动作的时候了。可拿出四道府兵，将他们动员起来，先作为转运粮草之用，若前方吃紧，再把他们投入战斗，你以为如何？”

侯君集也很干脆，爽快答道：“杜仆射的这个主意好，让他们转运粮草，一来不用民力，二来若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就近投入战斗。刘公，粮草的事儿由你来办，转运的事儿不劳你操心了。”

杜如晦点点头，说：“就是这话。我刚才向李尚书保证后方充足供应粮草，刘公，君集，如何具体实施，就有劳两位了。”

李靖回府后略作收拾，即带领亲随三人向陇西奔去。他挥动马鞭催马快行，心里头盘算最多的还是这场战事。

东突厥原来强盛之时，其势力横跨漠北、漠南，然自从薛延陀、回纥反叛独立后，其势力逐渐南移，地盘日益缩小，目前仅龟缩在漠南一隅。颉利与突利一战，更使东突厥雪上加霜，丢掉了对东方的契丹等部落的控制权。满打满算，颉利如今能够统辖的民众不超过五十万，其中

能跨马打仗的兵士不超过十五万。李世民此次下定决心讨伐颉利，非常清楚颉利的处境，所以并未大范围地从全国调兵，仅使用北境所屯兵力十五万人。待唐军兵临东突厥境内的时候，定有摧枯拉朽的效果。李靖多年关注东突厥的形势，非常明白双方的态势，他所考虑的是如何实现杜如晦所说的“快”字。

到了第二日午时前，李靖到达飞云谷，谷内衰草低伏，寂静无声，他们很快就到了高塘城下，就见城墙、城楼焕然一新，显是张万岁刻意修缮了一回。城门紧紧关闭，守门兵士需验了行人的过所公文后方才放行。那名兵士看了李靖的过所公文，见上面写着“兵部尚书李靖”的字样，顿时大惊，一面开门放李靖进入，一面让人去急速通报张万岁。待李靖入城后行到半途，张万岁领着数人迎了过来。那张万岁依旧是爽朗的脾气，人未近前，响亮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果然是李尚书驾到。我还想是那些狗才假传信息呢。李尚书，你来了也不早点通报一声，弄得我有点措手不及。”

李靖下马拱手道：“张少卿，我所以离开京城，来找你自然是求马了。”李靖内心里也很佩服这位奇人，他与李世民渊源颇深，然他一心养马，少有其他心思，在马场一呆就是十余年，将唐朝的马政整治得规模越来越大。

张万岁对李靖也很尊敬，也急忙拱手还礼，答道：“李尚书以军机纵横天下，我这个老马贼能为李尚书效力，感觉脸上有光。李尚书，你想要什么马尽管拉走就是，我肯定不会吝啬。”

“好哇，我就是想听见你这句话。走吧，领我到你的马场转一转。”

“李尚书昨日出京，一路鞍马劳顿，今天不如先歇息一下，明日再看如何？”

“不行。圣上有诏，让我到北境主持军事，不可耽搁太久，我明日就走。”

“好吧。左右，牵我的马来，陪李尚书去马场观看一回。”

出了高塘城西门，即是一望无际的浅水原。只见那金黄的草原上，无数的战马在那里或奔跑，或静卧，或饮水，或吃草，冬日的阳光尽管不能驱散寒冷，毕竟也算灿烂，把马场照得如同画儿一般。

李靖目视张万岁道："张少卿，我此来专寻能耐寒冷又迅捷优于突厥马的马儿，你不可藏着掖着，让我失望啊。"

张万岁微微一笑，说道："李尚书，我知道有人在京城里说我的坏话。什么将一流之马不示于人呀，什么尽给军中一些劣马呀。哼，他们也忘了我张万岁是干什么的。圣上让我在这里养马，是为了打仗作准备，若战事来临，我还在这里推三阻四，那我还是人吗？李尚书，你说，想要多少匹好马？"

李靖伸出三个指头，说道："三千匹。"张万岁慨然答应："三千匹太少，我给你五千匹。我知道，与突厥一战势不能免，这些年我刻意用乌珠穆沁马和西极马交配，已经养下了近万匹好马。走，我领你去看看。"

张万岁一扬马鞭，催动坐骑向浅水原北首赶去。大约行有五里，就见一群大部分为枣红色的马儿在那里散养。李靖抵近一看，见这些马的身上依稀有"玉极骝"的特征，方悟张万岁所言非虚。

李靖点头赞道："看模样不错，张少卿，你先让他们牵来一匹，容我先试一回。"

李靖骑上一匹枣红马，独自向北疾驰，绕了一个大圈，用时大半个时辰方回。他虽不养马，然也知马之优劣，试骑之后，感到此马可堪为用。他知道颉利所用马匹多为乌珠穆沁马，与这种杂交而成的马儿相比，其速度和敏捷程度都落在下乘。李靖回到张万岁面前一跃而下，开口说道："张少卿，就要这群马了。念你养马不易，我此次仅要三千五百匹，省下一千五百匹予你。"

张万岁哈哈一笑："李尚书如此替我着想，马贼在这里先谢过了。"

张万岁说话的时候，脸面正迎着阳光，其一笑脸上皱纹顿现，如核桃皮一般。李靖注意到他比以前苍老多了，想是他多年居于这苦寒之地，又多时在野外巡视马匹所致。李靖心里一颤，有心想让他回京城居住，又想此人天生爱马，若让他离开马群，也许苍老得更快。想到这里，李靖柔声说道："张少卿，唐初马匹仅有数万，这些年经你调养，能上阵战马已有数十万，功劳可谓大焉。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你养马之时，也不能忘了育人啊。"

“怎么讲？”

“你总有走不动的那一天，若是不将满肚子的马经传授与人，而将之带入坟墓里去，连圣上也不答应你。”

“哈哈，李尚书，你要了我的马，还不忘我这个人，你放心，圣上早就想到了。你看，我身后这名年轻人叫韦盘提，原在幽州养马很是有名，被皇上调来辅佐我养马。”

李靖点点头：“这么说，你是后继有人了。”

“正是。”

李靖心想李世民不愧为一世英主，连这等小事都能考虑到，何谈其他呢？他不想接着说这个话题，说道：“张少卿，我在此地不能多留，明日一早就要奔赴北境。这些马儿，就烦你派人随我一同赶到雁门。”

张万岁回视韦盘提道：“李尚书亲来挑马，可见非同寻常。你就挑选数十名得力之人，将这些马儿赶到阵前。若军中兵士不习惯此种马性，你可帮他们调教一番。”

韦盘提躬身答道：“下官省得。”

杜如晦在京中接连数日忙乱，晚上忙得太晚，就宿在尚书省。刘政会这日晚间来寻杜如晦，言说蒲州张刺史来京哀求，其称蒲州连年遭灾，没有积蓄，所以无法上缴今年租赋。

杜如晦问道：“刘公，你没有告诉他要以大局为重吗？”

“说了，但他还是哀求不止。”

杜如晦沉吟了一下，说道：“那好，你把他带来。”

刘政会看着杜如晦那憔悴的面孔，心疼地说道：“如晦，我的年龄比你大，然看你的颜色枯槁，神情疲惫，精神还不如我呢。办事固然要尽心，也不能太拼命，你这样下去，那怎么得了。”

杜如晦无奈地摇摇头，感谢道：“谢谢刘公关心。我遇事若不将之办妥当，就难以成眠。唉，多年形成的毛病，一时也改不了，只好听其

自然吧。”

刘政会也摇摇头，心想李世民到底用了什么法儿，让杜如晦、房玄龄等一班人如此卖力，竟然连自己的身体都可以不顾。

窗外夜色更浓，寒气渐渐透了进来，将砚上墨冻得凝固起来。杜如晦唤来差役，令其用热水重新磨墨。衙役端来热水，将之滴于砚中，一边磨墨一边问道：“杜大人晚上办事这么久，小人去生些火来如何？”

杜如晦立在案前翻看今日的文书，感觉到越来越重的寒气，跺了几下脚，说道：“不用，我再待一会儿即回府，不用生火。现在刚刚入冬，若衙内现在就开始升火，那要多少薪炭才能过冬？”

“现在已经过了饭时，杜大人还饿着肚子，不如让小人先去寻来点热汤，一来可以取暖，二来可以垫垫饥。”

杜如晦摇手不许：“我马上就回，也不差这一时。”

说话间，刘政会带领张刺史走了进来。那张刺史见了杜如晦躬身行礼道：“杜大人在上，下官特来拜见。”

杜如晦眼光看也不看他，依旧注视着案上的文卷，沉默了片刻方才问道：“张刺史，据我所知，蒲州今年的收成不错。国家并未额外征收租赋，你为何拖欠至今呢？”

“禀杜大人，蒲州今年确实丰收，然以前欠账太多，实在无力上缴。望杜大人为蒲州百姓着想，宽限些时日，来年再补上。”

“你急巴巴地从蒲州跑到京城，就是想来讨这句话吗？”

“下官不敢，只是想将实情报知。”

杜如晦抽出一卷文册，将之丢在张刺史的面前：“张刺史，这篇妙文你应该见过吧。”

张刺史定睛一看，认得是本州的上表，急忙说道：“这是本州去年的上表。”

“嗯，看来你的记性不错。表中说道，蒲州得邓州之助，开始恢复

农事，已初见效果，来年若风调雨顺，定使百姓家中有盈粮。今年秋收大熟，你那里应该不错。是不是？”

“下官刚才说过，主要是以往欠账太多。”

“我年初时陪圣上出巡，夜访风陵渡时见到不少蒲州百姓，他们当时说了你许多好话，足证此表所言非虚。你有多少旧账？贞观元年，贞观二年，圣上免了你们蒲州两年的租赋，朝廷还为你们送去许多赈灾之粮。要说旧账，仅有一笔，即是邓州所赊钱粮。然陈君宾亲口对我说过，这些钱粮可以逐年偿还。张刺史，如今国家有事，你一味拨拉自己的小体己，置国家的租赋于不顾，还说了这么多虚妄的托词，这样应该吗？”

张刺史想不到杜如晦这么快就说清了自己的家底，不禁目瞪口呆。他这次见了吏部的征粮令，心想蒲州刚刚渡过了难关，正是缓口气的时候，实在不愿意上缴国家的租赋。因此来找吏部说项，以蒲州往年受灾太重为托词，想一时搪塞过去。不料刘政会如此认真，还将他拉到杜如晦面前受训。他支支吾吾半天，方才答道：“杜大人，天下诸州甚多，也不差了蒲州的这一点钱粮。容缓一些日子，下官定然全数缴清。”

杜如晦抬起头来，心中生出一分怒意，斥道：“张刺史，你为国家的吏员，缘何连这点事理都不明白？当初蒲州遭灾，陈君宾节衣缩食周济你们，他为何这样做？无非是胸中有国家大局。你现在将眼光仅仅盯在本州事务，这一分眼光，要比陈君宾差远了。”

刘政令插言道：“对呀，现在国家有事，杜仆射日理万机。你在这里喋喋不休，该是不该？”

突然，杜如晦脸现痛楚之色，用拳头顶住了腰部，很快，脸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刘政会见此情景，关切地问道：“如晦，你怎么了？”他跨前几步扶住杜如晦，又向张刺史吼道：“赶快搬过来一张凳子。”

杜如晦痛苦地斜倚在椅子里，眼光无神，哼哼了几声，然后有气无力地说道：“刘公，不知为何胸下疼得厉害。”

刘政会叹了一声气，说道：“你恐怕还没有吃晚饭吧？唉，你这样

没明没夜地辛劳，就是一个铁人，也承受不起啊。如晦，这里的事情由我来办，你赶快回府吧。”

杜如晦抬起头来，目视张刺史，一字一顿道：“张刺史，蒲州所欠钱粮务必于十日内缴清。你若再延迟不办，到了十日，我将奏明圣上罢你官职。”

张刺史眼见杜如晦如此竭尽心力为朝廷办事，自己因一己之私，来此喋喋不休，心里早已有愧了。他拱手答道：“下官今日得杜仆射和刘尚书一番教训，茅塞顿开。我今夜立刻返回，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将国家的租赋缴清。”

杜如晦点点头，不再说话。一名衙役上前搀起他，慢慢地步出户外。

李世民那日在太极殿内的一番疾言厉色，果然有了效果，群臣的上疏又多了起来。他召见群臣之余，多在东暖阁内批阅群臣的奏章。这日午时过后，他先是小憩了一阵，起床后步入东暖阁内，就见杜正伦正候在那里整理起居注。

杜正伦那日在朝堂之上举报封德彝，事后魏徵找他说了一番道理。大意为处机要之职，须缄口为要。杜正伦明白其中含义，此后果然收敛行为，轻易不再张口。

李世民见他在旁边忙碌，向前行了几步，又复停下。他内心里也想知道起居注的内容，尤其对玄武门之变更想知道史官如何描写自己。可是前代规定，当朝皇帝不得翻看起居注，他只好咽了口唾沫，慢慢地走到自己的案前。

杜正伦正低头整理文卷，事先未觉察李世民入内，待他发现的时候，李世民已经走了过去。他见状急忙离案施礼，李世民令其平身。

李世民坐了下来，仰头说道：“杜卿，你这一段时间撰写起居注，有什么感悟呀？”

“臣掌笔撰写起居注，常常战战兢兢，生怕一字一词有失，就误了圣上的本意。因此深感责任重大，不敢稍有懈怠。”

“哈哈，你在那里到底写了些什么，朕一点都不知道，有什么可怕呢？要说可怕，莫过于朕。朝堂之上，魏徵等人固然言辞激烈，毕竟说过就散，不存痕迹。朕所惮者，唯卿手中的那支笔。”

“臣但知秉笔直书，不敢有差。”

“对呀，就是这直笔才令朕害怕。朕每坐朝，不敢多言，怕言语有失被卿记录。必待有利于民的时候，朕才将话说出口。”

杜正伦明白李世民这样做，是想为后世留一个好名声。然皇帝如此慎于言，约束自己的行为，当能有利天下，遂感动道：“陛下这样做，堪称一代英主。陛下若有一言之失，并非仅对当世百姓不利，若载书中传之后世，则千载亏德。”

杜正伦能说出这般话，足见其有相当见识，李世民满意地说道：“嗯，不错，就是这话。朕今日高兴，为你这句话，赏你彩缎二百匹。你随侍朕身边，今后不仅要据实直书，也要说些中肯之言。”

“谢陛下。”

“你忙你的活儿，朕也要看些奏章。”李世民伸手拿起一道奏章，信手翻开观阅。心里想杜如晦推荐的岑文本，以及魏徵推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这一段时间在各自岗位上干得都有成色，该是为他们升职的时候了。

这道奏章由马周所奏，李世民眼光漫过马周的名字的时候，心里不由得一喜。奏章写得甚是工整，只见其中写道：

臣每读前史，见贤者忠孝事，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可为者，唯忠义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归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窃自唯念无以论报，辄竭区区，唯陛下所择。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左，墙宇门阙方紫极为卑小。东宫，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虽志清俭，爱惜人力，陛下不敢违，而番夷朝见，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雉堞门观，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矣。

臣伏读明昭，以七月幸九成宫。窃唯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视

膳。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而远，非能旦发暮至矣。万一太上皇有思感，欲即见陛下，何以逮之？今兹本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热处，而陛下走凉处，温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诏书既下，业不中止，愿示还期，以开众惑。

臣伏见诏宗功臣悉就藩国，遂贻子孙，世守其政。窃唯陛下之意，诚爱之重之，欲其裔绪承守，与国无疆也。臣谓必如诏书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尧、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袭封嗣职，兆庶被殃，国家蒙患。正欲绝之，则子文之治犹在也；正欲存之，则栾黶之恶已暴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以户邑，必有材行，随器而授。虽干翮非强，亦可以免累。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臣闻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本，故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亦言“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圣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践祚，宗庙之享，未尝亲事。窃唯圣情，以乘舆一出，所费无莪，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书皇帝入庙，将何以贻厥孙谋，示来叶邪？臣知大孝诚不在俎豆之间，然圣人训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

马周在奏章中说了三件事，一是让李世民向李渊尽孝，建议加高大安宫门墙示尊敬之意，劝李世民不可远游避暑；二是对李世民封建宗室提出微言，认为可以让其享福禄而不能永授其官；三是对李世民数年不拜宗庙提出劝谏。

李世民读完，心里暗暗赞道：“简直又是一个魏徵！其词义恳切，又不畏龙颜，可堪重任。”他一面令人去叫房玄龄、杜如晦、魏徵、长孙无忌、温彦博、王珪来此议事，一面又将马周上表看了一遍。

既而众人相继入殿，李世民抬眼扫了一圈，见其中独缺长孙无忌，问道：“无忌呢？”

这时，一名太监匆匆而至，禀报道：“圣上，齐国公误带刀进了东上阁门，至殿前被监门校尉发现，校尉追上前来，认为齐国公带刀入宫犯了死罪，要将之监禁起来。他们正在那里争执不已。”唐制规定，任何人入宫不得携带兵器，违者将被处死。

李世民说道："传朕旨意，先让无忌进来，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长孙无忌很快走了进来，受刚才事件的影响，他脸色阴沉，情绪还没稳定下来，向李世民行过礼后，说道："这个该死的校尉，还想把我监禁起来，莫非我还能对圣上图谋不轨吗？"

李世民笑道："你这也是无心之失，事情已经过去，不要再耿耿于怀了。"

魏徵显然不赞同李世民的话，奏道："陛下，入宫之人不得携带兵器，此为国家制度。监门校尉按律执行，并不为错。"

温彦博替长孙无忌辩护道："这些守门宿卫的眼睛当时看往何处？见到有人身带兵器为何不当场收缴？这个监门校尉其实也应当依律斩之。"

李世民摇摇手，说道："一件小事何必喋喋不休？我们最后再议！魏卿，你看看这个。"他将马周的上疏递给魏徵。

魏徵展开阅读，李世民对其他人说道："这是马周的上疏，魏卿看完后，你们也逐个读一遍。朕召你们来，是想议一件事情：像马周这样的年轻才俊，如何为他们提供历练的机会，使之从政经验渐积渐富，最终能担大任。"

魏徵飞快地读完全章，将之递给身边的房玄龄，赞道："马周得圣上慧眼识之，其眼光见识及才具果然不同一般。一个出身于门客之人能在短时间内提出如此多的诤议，臣以为其可堪为任。"

李世民道："若书上未署马周之名，朕定认为此是魏徵所作。魏卿，观其见识及胆魄，其实与你一脉相承。"

众人传阅观看，皆点头赞叹，房玄龄说道："人之秉性，虽是天成，然终归要经过诸多磨练方能分途，其入了正道，若无人识出，亦要明珠暗投自生自灭。马周有幸，得陛下简拔而出。然而其他人呢？陛下日理万机，不可能一一识出。"

王珪说道："房仆射所言还是如何识人，圣上的意思是如何为他们提供磨练的机会。陛下，臣以为要将马周等人放在更重要的职位上，给

其一定时间察其优劣。”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是这个意思。朕想好了，此次先将马周授为侍御史，将岑文本授为中书舍人，你们以为如何？”

侍御史为御史台的属官，品秩为从六品下。马周入官籍不久，一下子升到如此高位，委实罕见。中书舍人为中书省的属官，品秩为正五品以上。李世民前一段时间令中书省恢复“五花判事”之制，则对中书舍人的挑选甚严。岑文本能得此职位，实属不易。

众人自然没有异议。

李世民接着道：“按说授任此两人的官职，朕仅吩咐玄龄、如晦去办就成。所以大张旗鼓将你们召来，无非想让你们查访俊才，随时举荐。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人的寿命毕竟有限，要永固江山，能臣必须后继有人。我们今日这样做，一是为江山着想，二是为子孙后代办一些有益之事。”

李世民今年刚刚三十二岁，如此年轻就想着身后之事，让众人想法颇多。

李世民见杜如晦言语不多，又观其脸上颜色呈青灰色，不禁关切地问道：“如晦，朕听刘公说，前些日子你在衙中犯病，看你颜色如此难看，找太医瞧过没有？”

杜如晦这几日更加消瘦，颧骨已显棱角，听到李世民垂询自己，急忙答道：“谢陛下关心。臣这些日子睡眠不好，吃饭也失了胃口，可能是作息不规律的缘故。不妨，臣想慢慢恢复一段，就会好起来。”

李世民转头对一名太监道：“你去太医署，让那名王医监过来候着，待会儿随如晦回府里诊治。”

杜如晦坚辞，李世民的态度也很坚决：“朕还不知道你的脾性？你最近定是为了北境战事，忙得有点不知东西了。朕上次就说过，让你以玄龄为榜样，既要理政，更要强身健体，你缘何就是不听？待王医监为你诊过，若果然有病，这一段时间不许上朝，好好在家调理。”

杜如晦答应。

李世民见时辰不早，对众人说道："此事议罢，大家可以散了。临走之前，就无忌的这档子事，大家说怎么办？"

温彦博说道："陛下紧急召见臣等，皆匆匆而来，齐国公忘记解下佩刀，为无心之失。说到底，那监门校尉其实该死，他的职责就是守门，检查来往行人，那佩刀挂在衣襟之外，他为何就没有一点察觉呢？臣以为，应将此校尉处斩，以警他人。"温彦博这样说，很显然是为长孙无忌开脱。

温彦博的话惹恼了魏徵，他冷笑道："温令这样说，能够服众吗？"

"当然，齐国公毕竟将佩刀带入了宫内，也有失处。为示惩罚，臣以为应治齐国公徒罪二年，并罚铜二十斤。"温彦博补充说道。

王珪也不满意这样处理，斥道："温令这样说，显失公平。齐国公误带刀入宫，那校尉也是误察，都是一样的罪过，一轻一重的处罚难道公正吗？"

李世民忍不住说道："按你们的意思，要将无忌杀头吗？若是这样，朕会特赦无忌。"

魏徵道："陛下欲行特赦之事，不能仅赦齐国公一人，应将那名校尉也一同赦免。"

众人分成了两派意见。李世民内心里还是倾向于温彦博之议，然魏徵、王珪之议合乎国家制度，他无法当面驳斥。见长孙无忌在一旁垂头丧气，他想起后宫的长孙皇后，心中顿生柔情，于是说道："此事今日不用再议。温卿，你出宫后找到戴胄，让他来处理此事。魏卿，王卿，刑狱之事由大理寺主之，如何来断，他们自有分寸，我们也不用在这里徒费口舌了。"

李世民提起了戴胄的名字，殿中众人不再有言语。想想也是，戴胄办案秉公善断，他们没必要在这里争论不休。只不过此案的主角是长孙无忌，不知戴胄能有什么高招令各方都满意。

李靖到了雁门关，即差人去叫李世勣、李大亮、柴绍、薛万彻来这里议事。

雁门关向西北行约四百里，即是汉时所筑长城。过了长城六十里，那里有一座城池名为定襄。颉利近来受薛延陀、回纥、契丹的挤压，已经丢失了漠北地盘，昔日的突厥牙帐也成了薛延陀发号施令的营盘。颉利渐渐退到漠南。因冬季来临，为觅草料，颉利带领手下的三十余万众迁到阴山一带。见定襄城还算周正，即带领其嫡系数万人入城居住。进入十一月后，大雪一场接着一场地下，将周围山川河流都裹上银装，他们日日躲在城中的房内或帐内烤火。薛延陀等部落的攻势已告一段落，心想大可喘息一阵。颉利近来虽也风闻李世民在边境上调兵加马，但想南人不耐冷，定然不会选择这种恶劣的天气来攻，因此并无多少忧虑。

李靖对颉利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站立在关上的最高处，透过雪幕向西北遥望。在这一时刻，他忽然想起李渊、李世民父子十余年来对待东突厥的策略，其中多少含有一点屈辱。完成对东突厥的最后一击如今由自己来实现，向来沉静的李靖心底里不觉有了一丝激动。

他恰要移步，就听见后面有人说道："李尚书，大仗在即，想不到你还有心情在此领略罡风暴雪。"

李靖一听声音，知道是李世勣来到了，急忙转过身来拱手道："李总管这么快就来到了，辛苦、辛苦。"

李世勣走上前，向李靖拱手还礼。

"他们还没有到吗？"

"我到中军帐寻你，见其中仅有张公谨一人。想来路途上风雪阻隔，把他们拖住了。"

"你为何如此神速？"

"我这些日子已令李大亮带领前军向云中方向挺进，营盘北移了不少，距离雁门关较近。"

"嗯，是这样。"李靖沉吟道。李靖见李世勣已有动作，知道他已经体会了李世民的心意，即以李世勣所部为西路军，以李靖所部为东路军，两军齐头并进，形成夹角之势，或突或围，一举解决颉利。

李靖关切地问道："李大亮带领前军向云中挺进，一路上行进还算

顺利吗？那颉利觉察没有？”

李世勣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数场大雪下得积雪甚厚，听李大亮说，一路上人仰马翻行走太难，行军速度很慢，唯有一宗好处，就是人马伤折不多。听斥候之报，那颉利所部日日龟缩在定襄城内，并不外出，对我们的动作似没有任何觉察。”

“颉利定是以为大雪是最好的防护，可以高枕无忧不作防备。李总管，眼下天寒地冻，军中的衣装粮秣还算充足吗？”

“兵士的衣装足够其自身之用，可以防寒，其身带粮草亦能支持五日。只是大雪连绵，道路难行，后方接续粮草能否及时，我们心里实在没有底。李尚书，此次战事，依你估计，要打多久？”

李靖思索了一下，断然道：“快则三月，慢则半年。李总管，你我多年征战，都知道这仗打的是双方的耐心以及后续的粮草。这粮草之事，我们还要筹划一番。以往我们在中土打仗，可以在当地筹粮，眼前的东突厥连年遭灾，且大漠中人烟稀少，没有可以筹粮的地方。”

“此次战事由你主之，我们唯听帅令就是。”

李靖笑了一下，并不言语。李靖与李世勣虽交往不多，然也知道他的本事。放眼国内，武将可谓多矣，这些人冲锋陷阵，皆各有所长。能为大仗的主帅者，则寥寥无几。李靖认为能当其任的，除了自己还有一人，即是眼前的李世勣了。

李世勣又问道：“李尚书，我未奉帅令，擅自将队伍前移，你不怪我吗？”

李靖摇摇头，说道：“李总管，此仗完胜是必然的。然如何缩短战事进程，就要看你我两人如何配合了。事情很明显，圣上布下这个阵势，即是让你我领兵一左一右配合，深入腹地以斩贼首。至于柴绍、薛万彻，圣上让他们作为我们的后续之兵，并稳固后方防止颉利侵入我境。如此，你那东路军名义上归我节制，其实需要你临机而发。”

李世勣明白李靖表达的意思，缓缓地点点头，又问道：“一场战事不管大小，须全盘衡量，集中制之，李尚书，你不用谦虚，我们唯听号令。不知李尚书现在定下了什么擒敌妙计？”

“擒贼先擒王。”李靖一字一顿缓缓说出。

“愿闻其详。”

李靖手指西北方，说道：“我先以奇兵进袭定襄城，搅动敌阵混乱，将颉利逼得向北逃窜。你再兵出云中，截其退路卷地掩杀。届时，我们兵合一处，再定下步行止。”

李世勣见李靖寥寥数句，已勾画出此次进兵方略，知道这是他深思熟虑而成。他思索了片刻，觉得与自己的所思大致相合，遂点点头，说道：“我知道了。我届时密切关注李尚书的动静，你到达定襄城之时，我一举拿下云中，及时跟进。”

过了午时，柴绍和薛万彻方才一前一后到了雁门关。他们入关之时全身皆白，衣甲上还溅有点点泥巴，一路上显然吃了不少苦头。

李靖让他们稍事休息，然后将他们召入中军帐。

众人坐定后，李靖说道：“圣上此次定下进攻颉利的方略，令我与李总管带领东西路军前去擒拿。前方之事，由我和李总管主之，诸般方略，业已有了大概。”他将围攻颉利的方略又简略地说了一遍。

薛万彻为一名勇夫，闻言心喜，不禁跃跃欲试，说道：“李尚书，有如此好仗，不能将我和嗣昌兄丢在一边。”

李靖说道：“你们肩头所担，比前方征战更为繁重。柴驸马，薛驸马，你们除了稳固后方，防止颉利侵入我境之外，还要在接续前方的事儿上用心用力。像前方将士，不可一日无粮草，漠南苦寒之地，无粮可筹，一谷一草皆须你们转运。你们来此路上，皆大雪铺路，积滑难行，愈往北，环境愈恶劣，你们要细细筹划才是。”

李世勣插言道：“李尚书所言，也是我最忧心的。我们深入颉利腹地，毕竟地理不熟，若再断了粮草接续，这一仗也凶险得很呀。”

柴绍多历战阵，性格持重，他明白粮草接续的重要性，缓缓说道：“不错，如此大仗靠的就是粮草。我细细揣摩过了，以往在中土打仗，粮草依靠车儿转运，然北境形势，既有山川，更有沼泽，用车子转运是行不通的，只有靠马匹来驮。眼下军中马匹可支一月之用，若时间

一长，马就不够用了。李尚书，要让京中再调度来一些马最好。”

李靖点点头，说道：“柴驸马所言甚是。京中事务由杜仆射居中调度，由侯君集具体执行。我临行前，曾对杜仆射说了马匹之事，杜仆射答应分批补给。此事不妨，那日我到了陇右马场，见那里存栏甚多，张万岁也拍胸脯保证，言说前方需用马匹多少，他均会及时供给。柴驸马，薛驸马，你们若急用马匹，持此令旗调马即可。”说着，李靖将两面带“帅”字的令旗交给柴绍、薛万彻。

李靖计划今日将后方接续之事排定，然后再全力安排进攻之事。眼下将粮草、马匹之事安排停当，心中踏实了不少。

三日后，李靖披挂停当，步出中军帐。外面，张公谨与一群武将正候在那里。其身后，三千余将士拢着李靖专门从马场挑选来的马，静默地站立。天上这会儿停止了落雪，颜色如铅灰，显得极为低沉。

李靖走到张公谨面前，执其手说道：“公谨，明日辰时，你带领大军准时出发，我在定襄等着你。”

张公谨抬头向天，忧心地说道：“李尚书，看天上如此阴沉，估计不久又要落雪。此去定襄，沿途艰难，若遇大风暴雪，能行吗？不如待天气晴好，再行出征。”

李靖跨上战马，朗声说道：“天气不好，不单单为我军而设，颉利那边也一样遭遇风雪。你记住，我们西路军一动，李世勣的东路军也随之动作，你要约束大军按时行止，不可误了时辰。我此去袭颉利，仅有这三千人马，若被他识破，你们后续兵马又不至，则全盘被动。”

张公谨拱手道：“我随后定会依令提兵前去。若误了时辰，待李尚书回来，我自会让人将这颗脑袋砍下来，不用你来动手。”

李靖向张公谨等人拱手告别，右脚轻轻一叩马腹，坐骑乖觉地向城门行去。后面三千余人马每四骑一排，随着李靖走出雁门关，沿着山间小道向西行去。

临行时，李靖令众人带够五日用的粮草，为防路滑，又令每人携带一盘绳索，以利营救。

一行人到了马邑，打尖之后，就见天上纷纷扬扬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大雪之中，阴风怒号，将雪幕吹得翻翻滚滚。三千余人见此天气，大多数人面露难色，偷眼看李靖，只见李靖神色平静，略略停了一下抬头向天，然后喊道："风大雪急，无法骑马。大家牵马步行，将各自的绳索拿出来，前后相连，不能失了一人。"说罢，率先牵马出发。

风雪之中，这三千余人一手牵马，一手牵绳索，踉跄而行，渐渐在雪幕中失去了踪影。

第十八回　颉利兵败遁阴山　唐皇心动调萧后

贞观四年正月初一子时三刻，李靖率领三千人马到达恶阳岭。该岭坡势不陡，海拔不高，然积雪甚厚，将岭上的道路及枯草尽皆掩没。要想越过此岭，还是要费上一番工夫的。

李靖令众人下马就地休息，并让人拨开雪层取出其中的枯枝枯草，然后架锅添雪，煮成开水，让众人就着开水咽食干粮。众将士一路上遭遇风寒雪急，早已疲惫不堪且周身寒冷，有了这开水入肚，精神不由得一振。

李靖将众人召到身前，用手指向岭端，说道："众将士，我们越过此岭，即与定襄城不远。我们此来虽三千人，然兵贵神速，定能让颉利措手不及，定襄城必破矣。眼下越过此岭还有一番难度，望大家再加一把劲儿，翻过此岭，则是一马平川。"李靖的话音不高，然火把照耀下，可以看到他那张坚毅的脸庞。

果毅都尉苏定方典将此三千人马，他大声说道："李尚书用兵如神，我们紧随号令就是。"

李靖不愿意再多说废话，遂挥手道："苏都尉，你可使人在前面探路，后面之人依旧用绳索相连，争取不使一人掉队。出发吧。"

此时大雪已停，天光亦不暗淡，为了不使突厥人发现这边的动静，众人熄灭火把，依靠雪地的反光前进。

颉利居于定襄城北首的一座大帐之中，是夜亦随中土之俗吃酒守岁。义成公主作为其可贺敦坐在身侧，举酒祝之曰："大汗，来年愿你振奋精神，俟草青马肥之际重入大漠，扫荡薛延陀等部落。"

义成公主今年已四十有余，昔日的花颜亦渐渐凋残，仅是名义上的可贺敦，颉利并不宠爱。颉利听言后不屑地说道："重入大漠？眼前仅有十余万人马，能做什么事儿？"

义成公主知道颉利的心情很坏，然她并不退缩，坚定说道："汗国

之根本在漠北，只要能重回牙帐，对诸部落或打或拉，定能恢复汗国之雄风。大汗，漠北部落中以薛延陀和回纥势力最强，我们与其任何一方联合，势力就可倍增。”

颉利不耐烦听这些，挥手斥道：“闭上你的嘴！我为汗国之主，知道如何来做，你这些妇人之见，今后休要张口，眼下风雪劲急，大家设法度过严冬，最为紧要。你东拉西扯说这些不相干之事，有什么用？”

义成公主瞧着颉利那恼怒的脸庞，深悔当初将他扶持上汗位。颉利有勇猛彪悍的一面，然他思虑简单，任性而为，终将一个强盛的汗国折腾得七零八落。看来要恢复汗国昔日的荣光，靠这个暴虐的小子是难以成事的，需要另谋他法。想到这里，她不愿意在席上多待，遂起身离去。

颉利毕竟靠义成公主之力谋得汗位，对她有些惧意，见其起身出帐，虽心里恼怒，然不敢出言拦阻。待义成公主出了帐门，他才对其他人吼道：“你们还呆坐在这里干什么？都给我滚出去！”

颉利将众人撵了出去，自己一圈圈地在帐内来回转悠。四周寂静万分，唯有牛油灯烛燃烧时发出的“吱吱”声响。就是这一点声响，也惹得颉利心烦，他挥掌向一盏灯扇去，那火苗扑闪了几下，终于又挺直腰杆，依旧燃烧不已。

颉利过惯了在突厥牙帐呼风唤雨的生活，眼下被薛延陀等部落挤压，偏居于漠南一隅，实在憋气。他有心按义成公主的意思，设法联络诸部以图东山再起，又想起夷男、菩萨等人的嘴脸，依其固有的脾性，断难谦恭屈身与他们沟通。作为游牧民族的一员，颉利没有一点迁居南方的念头，现在居于定襄，也只是权宜之计。其内心深处，还想到漠北荒原上驰骋，那里方是他的理想之地。想到这里，颉利心头灵光一现：且在定襄度过冬天，待漠北草青马肥之际，设法越过薛延陀、回纥等部落的领地，到极北之处徐图发展，未尝不是一条好计。

有了来年方针大计，颉利不觉心头一轻，满腹的愁闷顿时释去许多。他有心想轻松一下，遂到帐门前呼道：“来人，把那夷男之女给我带来。”

原来夷男、菩萨等人反叛之前，颉利也有察觉，就令他们各送来一子一女到牙帐居住，想以其为质牵制他们。诸部落叛离之后，这些子女

就成了颉利的奴隶。

夷男之女年方十六岁，入帐后怯生生地站在那里，宛似一只柔弱的羊羔。颉利见她身穿一袭破旧的羊袍，然不能掩去其稚嫩的颜色，心中的欲火顿时涌了上来，说道："把你那肮脏的袍子除下，到我身边来。你今日只要能侍候我舒服，明儿我赏给你一领新袍子。"

夷男之女被裹胁至此，已经被颉利等人蹂躏数回，其神色麻木，依言脱下羊袍，露出了粉红色的皮肤。颉利见状大喜，上前一把拖过来，就在地毡上先畅快了一回。之后，又搂住夷男之女那滑嫩的胴体，百般把玩，一直折腾了半夜，方才倦极睡去。

夜半之时，突然，数名甲士闯入帐中，大声喊道："大汗，出事了。"

颉利一激灵睁开眼睛，裸露着上身喝道："什么事？如此大惊小怪。"

一名甲士禀道："大汗，唐军来偷城了。"

颉利翻身起来，一面穿衣一面问道："唐军？他们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多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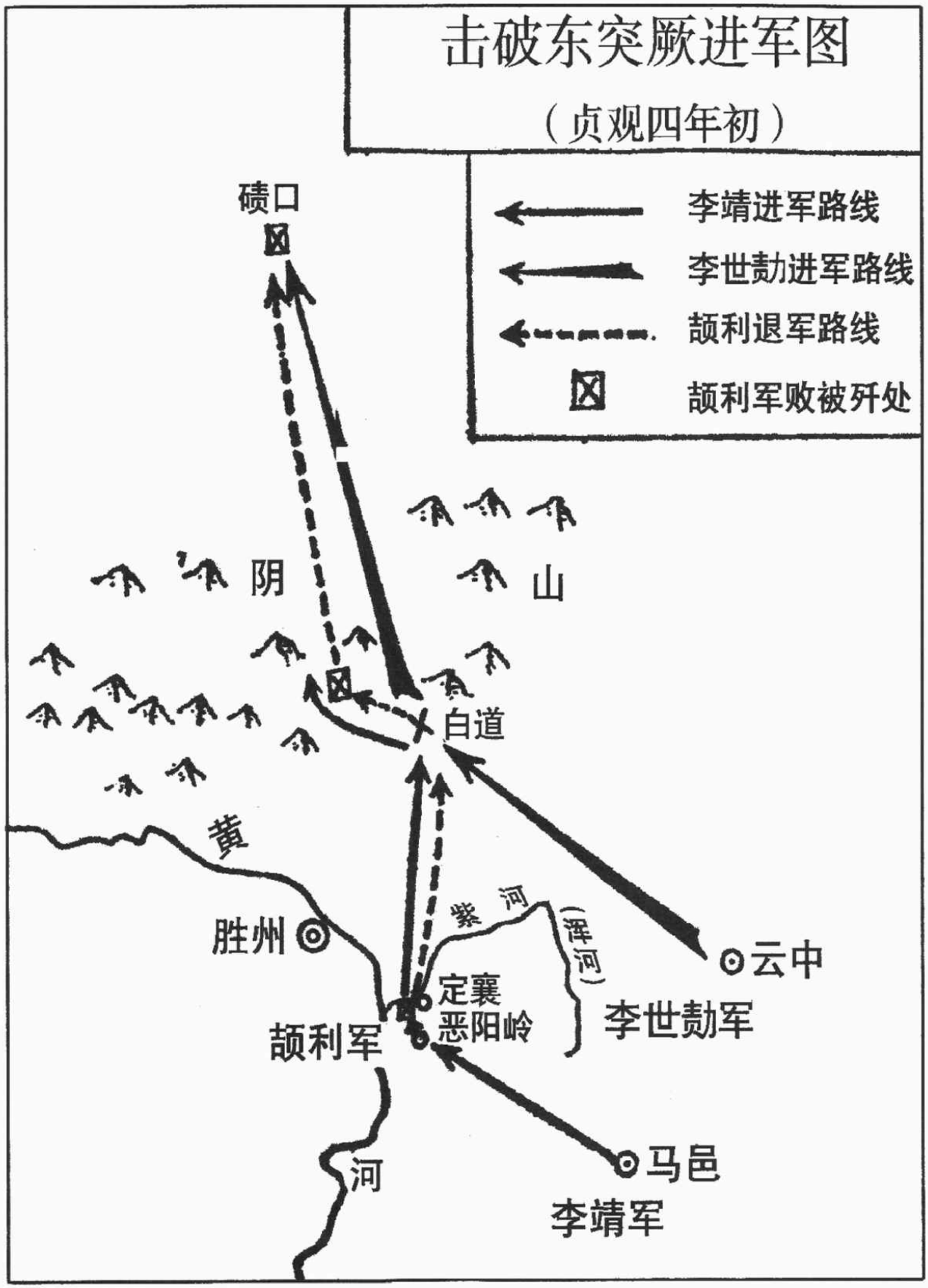
"黑夜中也看不出，他们皆骑马持枪，在城中来回穿梭，见帐就挑，逢人就刺，听他们的喊叫，依稀是兵部尚书李靖领兵来此。"

"李靖？李靖果然来了！"颉利一听李靖的名字，也不由得大惊。他熟知中土人物，尤其知道李世民和李靖为帅兵奇才，所战皆捷。李世民现在当了皇帝不轻易出征，他派李靖为帅来进攻自己，当是倾力而来。

颉利伸手掀开帐门，见外面一片黑暗，马蹄声忽远忽近，显然是唐军在城中来回奔驰。突厥兵摸不清来头，乱作一团，只听惊叫声和哀号声此起彼伏。他在门前略微观察了一阵，顿时慌了神，心中忖道："李世民若不是倾全国兵力而来，李靖也不敢孤军深入。"李靖作为大唐的兵部尚书，负责统揽天下兵马，打破颉利的脑袋他也想不到李靖竟然仅带来了三千兵马。

颉利返回帐内开始披挂，因为太慌张，竟然穿反了马靴。他出帐后

翻身上马，然后吩咐身边之人：“传令，全体人马撤出定襄城，向东北方向突围。”说完，挥鞭打马，率先抢出了城北门。


击破东突厥进军图
（贞观四年初）
李靖进军路线
李世勣进军路线
颉利退军路线
颉利军败被歼处
碛口
阴
山
白道
黄
河
紫
河
（浑河）
胜州
云中
定襄
恶阳岭
颉利军
李世勣军
马邑
李靖军

突厥人开始一传十，十传百，陆续向北门拥去。北门狭小，渐渐被蜂拥而来的人们堵得水泄不通。因没人在这里指挥约束，一些老人和孩子被挤倒，又被后来之人践踏，许多人被生生地踩死。他们一直折腾到天亮，方才大部挪出城外，仓皇地跟随颉利向东北方向逃去。

李靖见颉利果然逃走，心中大喜，吩咐苏定方以百人为单位，分拨出城袭扰，他说道："颉利如今若惊弓之鸟，你们要与其若即若离，找机会猛打一番再立刻撤离，不让他们安生就成。"

苏定方受计而去，唐军的这种战法果然收到奇效，弄得突厥人一日数惊，加快了逃跑的脚步。到了晚间，颉利带人来到一处名叫紫河屯的地方，见没有了唐军的踪影，遂下令停驻休息。

李靖此时已在定襄城驻扎下来，他要在这里等候张公谨带领的大军。闻听颉利在紫河屯停了下来，李靖大喜道："好呀，颉利果然按我的预想亦步亦趋。紫河屯的北面，是连绵的阴山，他受我军挤压，只有继续向东北行走越过白道逃入大漠。只不过，待他到了白道的时候，李世勣早已在那里张网等待。"

这时，颉利的亲随康苏密被人带到李靖的面前，他结结巴巴说道："大帅，小人早就想入大唐了，今日有一宝物欲献上。"

李靖不置可否，心想康苏密作为颉利的亲随，若不是见突厥势衰，断不会离开颉利，他淡淡问道："什么宝物？"

"隋朝萧后及其孙杨政道乱军之中欲随大汗突围，被小人设法将其锁入一屋中，至今并未离开定襄城。"

萧后和杨政道毕竟还有些名气，李靖沉吟片刻，觉得自己不能决定这两人的命运，遂说道："你引来萧后和杨政道，为大功一件。我让人带你和他们入京，前去面圣，如何发落他们，圣上自有主意。至于你，我会作书一封细说你的功劳，圣上也会妥善安排你的。"

康苏密感激得叩头不已。

第二日晚间，张公谨率领大军入了定襄，见了李靖，张公谨恭维道："李尚书神机妙算，果然以区区的三千兵马冲散了颉利的十余万大

军。什么叫以少胜多？这一次让我开了眼。”

李靖道：“出其不意，趁乱抢营，此是必胜之战，换了你也一样成功。公谨，我算着时辰，李世勣现在应该到白道了。城中有颉利留下的家什，让大家先在城中休整两日，也可为李世勣布好阵留点时间。后日过后，我们全体出动，奔向紫河屯将颉利向白道方向驱赶，让他钻入李世勣布好的口袋阵内。”

张公谨这些日子紧随李靖的脚步，带领大军兼程而至，早已疲惫不堪。闻听可以休整两日，不禁大喜，高兴道：“这样有张有弛，可以使我军攒下劲儿，一举拿下颉利。”

李靖点点头，缓缓说道：“你还要催催柴绍和薛万彻，让他们及时转运粮草。眼下天寒地冻，又处此不毛之地，若没有粮草及时接续，这场战事就要中途而废。”

张公谨躬身道：“末将省得。”

李世勣那日回到云中，即与李大亮一起整顿兵马，出云中向东北方向出发。按照李靖的筹划，他们西路军要绕过定襄城，到东北方的白道设口袋阵，以俟颉利败兵前来。路上，李大亮疑惑地问道：“世勣兄，李尚书果然神算无比吗？他怎么知道颉利败退后定奔白道而来？”

李世勣道：“所谓神算，不是如占卜那样茫无边际，须周密审视周围的地势以及对方的心思。定襄以北，有一望无际的阴山，方今大雪严寒之际，颉利定不肯携带族人从那里逾山而过，他只有白道这处便利之地可选。”李世勣看见李大亮的马尻上立着一只鹞鹰，问道：“大亮兄弟，你还想到白道狩猎吗？”

李大亮笑道：“此去白道，沿途地广人稀，能吃的东西太少。若让我日日啃干粮，难熬得紧。带上这鹞鹰，沿途为我们抓些野兔之类的小兽，将之或烤或烹，口中就有滋有味。”

“难得你有这份闲心。”

那鹞鹰好像有感应似的，将翅膀舒展了一下，喉间发出了短促的低鸣。李世勣心里忽然一动，问道：“大亮，记得上次圣上来使，让你将此鹰献给圣上，难道圣上不受吗？”

朝廷上次发密诏授任各行军总管时，来使见李大亮的鹞鹰很神俊，劝李大亮将它献给李世民，并说回京之时可以捎带回去。李大亮当时沉吟不言，李世勣后来诸事忙乱，将献鹰之事渐渐忘记，今日见鹰，方才忆起。

李大亮微微一笑，说道："这家伙想拍马屁，没想到拍错了地方。"然后将事件过程简略地复述了一遍。李大亮那日并未将此鹰交给来使，而是作书一封快马密送给李世民。其中说道："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则与一向的行为不符，若是使者擅自行事，便是使非其人。"李世民见这位使者擅自索物，顿时大怒，令罢其官职重重处罚，又对李大亮能够忠谏，欣慰不已，亲自作书嘉勉李大亮，赞其"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另将自用之物金壶瓶、金碗各一赏给李大亮，又诫其"公事之闲，宜观典籍"，赐荀悦所撰《汉记》一部供其阅读。

李世勣听言后颜色凝重，叹道："圣上确实为一明白之人！小事如此，遑论大事？多少朝代的臣子见了皇帝，一是畏惧龙颜，二是想法逢迎，才凭空生出了许多不依常理之事。到了我朝，如大亮这样，遇事可以直抒胸臆，委实不容易啊，可见我朝上下为一派清明。那名来使妄想以一些鬼蜮心肠取悦圣上，孰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此以来，臣子不用考虑其他，只要忠心办事就成。"

李大亮笑道："世勣兄以忠义著名，你为当今圣上办事，犹鱼得水，此役若能大胜，后世又多了一段佳话。"

"嗯，眼下颉利内外交困，圣上审时度势，派李尚书主持此次军事，胜利是必然的。"李世勣嘴里这样说，心里又浮现出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向自己问计的情景。李世民后来果然事变成功当了皇帝。那次问询，即是李世民想将自己拉入他的阵营，自己当时若应承下来，定能成为李世民的勋臣。惜李世勣的内心中素以忠君为主，李渊当时为皇帝，他若起心叛之，与其一向的作为不符。像李密那时叛了大唐被杀，李世勣顾念旧主情分隆重将之归葬，可以见其真正心性。李世民即位后，李世勣见他励精图治，用人时以贤为举，不分亲疏，心里慢慢坦然。只不过毕竟有那么一段故事，李世勣并不能全知李世民的真实心意，每每夜深人静之时，李世勣思前顾后，知道自己这一生在李世民的治下，唯有勤勉办事，不敢稍有逾越，自己毕竟不像尉迟敬德等人那样与皇帝有着一层私情亲密。此生此世，自己与皇帝只有公事公办，建立亲密情感的机会不可能再有了。

李世勣和李大亮率领大军悄悄绕过定襄不久，就听说李靖带领奇兵袭破定襄城，颉利败退至紫河屯。李世勣感叹地对李大亮说道："三千兵马就能击走颉利的十余万大军，李尚书真是有胆啊。大亮，下一仗就看我们了。我们要加快行军步伐，及早到白道设伏。"

李大亮道："李尚书神机纵横，他会算着我们到达白道的时辰再开始下一步行动的。"说完，他下令后军轻装前进，兼程赶往白道布阵。

李世勣一马当先来到白道口，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势后，与李大亮商量道："颉利身带数十万人众，不可能一口吃下。我们堵其去路，再设法吃掉其中一部分，即达到此行目的。大亮，我们可到谷内五里处布阵，你带领人在山腰处设伏，我带人在谷底垒起石阵，迎面却之。待颉利入谷后，我先迎头痛击，你听号令及时扎起布袋。怎么样？"

李大亮依言前去布置，不到一个时辰，随行唐军尽数入谷，口外没有丝毫唐军踪迹。

定襄的李靖到时果然发动，他与张公谨一起大驱兵马，滚滚而来杀向紫河屯。那颉利等人已成惊弓之鸟，居于紫河屯多次闻言唐军杀来，一日数惊，这日见李靖已逼近此地，颉利命令留下后队设法阻止唐军的进攻，自己带领大队人马继续向北逃窜。想起阴山以北有一处名为碛口的地方尚在自己掌握之中，意欲到碛口固守一阵。他令前导队伍加快步伐，快速通过白道越过阴山，向碛口挺进。

颉利先锋到了白道口，见这里寂静无人，遂放马入谷。他们行到五里处，就见谷底迎面垒有一堆石块挡住去路。这堆石块有数人之高，遮挡了北面的视线。这帮人先在石堆旁愕然了一阵子，为首之人见后面来人越来越多，遂大喝一声："都愣在这里干吗？大家全体下马，搬开石块，腾出道路。"

突厥兵如梦方醒，乱糟糟地下马前去搬运石块。这堆石块看似不少，然经过他们搬运，半个时辰不到就全部被清理完毕。突厥队伍经此一阻，后面人拥入谷来，使谷内显得拥挤不堪。这时，颉利也到了谷口，见前方拥挤不能前进，就在那里暴跳如雷，喝令身边亲随一人前去问询究竟。

颉利前锋开始上马行进，在谷内又行有半里地，就听一阵梆子响，唐军如天兵天将一般站立在前方的道路上。为首一人，正是他们熟识的

李世勣，在其身后，一排排的硬弓张箭以待，一列列的枪槊排列如林。那李世勣将手势猛然向下一砍，就见箭弩如雨般射了过来，站在高坡处的唐军也向这边投掷短枪。一时间，突厥兵阵内哀号声起，一片混乱。后面的突厥兵见势头不好，纷纷喊道："有伏兵！有伏兵！"拥挤之中其坐骑无法调头，他们只好跳下马来，跌跌撞撞折头向谷外奔去。

乱军之中，又听一阵梆子响，随后爆出震天呼喊，谷两端的山腰处又现出大队唐兵。他们或张弓射箭，或投掷石块，使谷底的突厥兵受创更重，谷底一片鬼哭狼嚎的声音。这些突厥兵见前有阻挡，两侧有埋伏，更加拼命向谷口逃窜。无奈人多拥挤，愈来愈挤成一团，退却速度更慢。

谷口之处较之谷内更为狭窄，突厥兵到了这里更加腾挪不动，一些人被推身倒，竟被踩死。蓦地，谷口山顶滚下了无数石块、圆木，砸得谷口处的突厥兵血肉横飞，石块、圆木横七竖八地堆积在突厥兵血肉之躯上，渐渐垒成小山，闸断了谷内外的联系。一将站立在左侧山腰处，其指挥若定，右肩上还伏着一只鹞鹰，自然是李大亮了。

李大亮见谷内残存有两万余突厥兵，其不忍见他们悉被杀死，因唤来数十名会突厥语的兵士，令他们用突厥话齐声向谷内喊叫："你们若想活命，须弃械蹲下。"

听见喊话的突厥兵果然抛掉兵器，就地蹲下，双手抱头乞降。唐兵见状，顿时停弓不射。很快，五里余的谷底里，突厥兵皆蹲伏不动，唯有那些无人驾驭的马匹在谷内乱窜。

谷外的颉利见中了唐军的埋伏，立即号令全军沿阴山山脚向西逃窜，然后拣阴山低伏处，相机逾过阴山奔向碛口。这时，李靖的大军也掩杀过来，颉利只好又分出两万突厥兵前去抵挡，自己带领突厥人众没命逃跑。翻越阴山时，其随带粮草丢失殆尽，一些老人妇女也掉了队，元气大伤。

颉利好歹逃到了碛口，见自己身边原来的三十余万众仅剩下十余万，兵力也损失大半，不免黯然叹息。北方有薛延陀、回纥、契丹等部落在那里虎视眈眈，若后面的李靖带领唐军穷追不舍，自己就会陷入两面受敌的局面。思来想去，觉得只有向李世民屈下身体，行缓兵之计观后面动静，再定下步行止。他召来执思失力，遣其入长安向李世民谢罪，愿意举国归附。

李靖和李世勣在白道合兵一处，此役，生擒突厥人五万余，并获得大量金珠宝贝。

温彦博那日因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宫之事，找到戴胄传达了李世民的旨意，并将自己的处理意见也说了一遍。戴胄听完，目视温彦博道："温令，你位列宰臣，如此处分此事，你以为合适吗？"

"校尉检查入宫之人，为其例行职责，长孙无忌因皇帝急召，误带刀入宫，是无心之失。若校尉认真检查，断不会发生此事，所以校尉该死。"

戴胄心里有气，觉得温彦博处此高位，实在不该说出这等话。长孙无忌是无心之失，那名校尉就是有心之失吗？莫非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可以与平常人不同吗？他斜眼问道："温令，你所说之话是圣上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温彦博一时语塞，觉得不好回答。若说是圣上之意，可李世民并未有明确旨意，但有一点很明确，他断不会因为此事而斩了长孙无忌之头。若说是自己的意见吧，李世民说过此事让戴胄剖断，亦不合适。他"嘿嘿"干笑了一声，说道："皇上的意思由你来处理。事关刑罚，如何办理此事，毕竟要由大理寺拿主意。"

戴胄点点头，说道："如此就好，我即刻入宫面见圣上。"

李世民知道戴胄的来意，其时他正与房玄龄、杜如晦一起议论北境战事，因示意戴胄先候在一旁。

杜如晦简要地将李靖袭破定襄城的事儿说了一遍，李世民闻听欣喜若狂，赞扬李靖道："李药师以骑三千，夜取定襄，如此之帅才及战例，古未有之，足以洗雪渭水便桥之耻。玄龄，可下诏大赦天下，大酺五日。"

房玄龄道："臣遵旨去办。此次北境之战，可谓水到渠成，破突厥必矣。李药师以少胜多，这份功劳尤为可贵。陛下，臣以为也可下诏嘉奖前方将士。"

"好，你一同来办。"

李世民侧头看到杜如晦那蜡黄的脸色，心疼地说道："如晦，你这一段时间累得不轻，前方粮草转运之事进行得如何？"

杜如晦咳了一声，有气无力说道："粮草已经备齐，由侯君集专力转运，此事无大碍，望皇上放心。李靖取得定襄大捷，以后的战事只要有粮草作保障，应该很顺利。"

李世民点点头，柔声道："是了，打败颉利仅是时间问题，这一点确切无疑。如晦，你的弓弦连日撑得太满，眼下大事已谐，你可回府休息休息，将身体调养一下。"

"谢圣上关心。臣这些日子感到气息短促，做事有点力不从心，如此，臣就告假数日。"

房玄龄和杜如晦躬身告退。

戴胄走上前来，向李世民祝贺道："李靖取得定襄大捷，亦是圣上之福。臣乍一听此消息，心里很是欢喜。自今以后，我国北境无人骚扰，则是百姓之福音。"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定襄大捷仅是一小胜，要想彻底解决颉利，还要看下步行止。历代以来，北境为祸乱之渊薮，前代多次修筑长城，盖为此也。眼下东突厥势衰被灭，今后难兴风浪，然北面的薛延陀、回纥等部落，其势力强盛之后，难保他们能安安静静，与我国和睦相处。此战之后，如何定下靖北方略，还要细细思量一番。"

谈到这个问题，戴胄只有听讲的份儿，毕竟不为他所长。

李世民见戴胄没有答话，方悟他不是谈此话题的对象，不禁哑然失笑，问道："戴卿，你有何事要奏？"

"温令向臣传达了陛下的旨意，因见事关重大，特来找圣上讨一个主意。"

"你的主意向来坚定，还要找朕来讨吗？"

"温令提出一个意见，臣觉得如此处分不合适。"戴胄接着将温彦博的话复述了一遍。

李世民并不迟疑，回答道："这很好嘛，无忌尽管是无心之失，也给予他相应的惩罚，很是公平。"

戴胄当场反驳过去："臣的看法恰恰相反，以为这样最不公平。"

李世民坐了下来，对戴胄的态度并不动怒，缓缓说道："最不公平？好嘛，只要你说得有理，可以从你的意见。"

"陛下，齐国公因奉旨觐见，误带刀入宫，此是无心之失；那监门校尉没有察觉，既而发现，追而夺之，亦是无心之失。由此来看，两人所犯过失是相同的。"

李世民点点头。

"温令所提意见，以监门校尉守把宫门有失其职，罪当处死，却对齐国公罚铜了事。《武德律》中言道：'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齐国公与监门校尉相较，其位极尊，理当严于守法。如此一死一罚，显失公平。"

李世民肃然道："无忌奉朕旨意，误带刀入宫，难道因为此事，就砍了无忌之头不成？不说无忌是皇后之兄，自太上皇起兵以来，无忌之功大焉。若因此小事砍其头，天下之人定会说朕赏罚不明。"

戴胄强项道："陛下若论齐国公之功，非大理寺能决，须由圣上颁下旨意；若是依律处之，将监门校尉杀之，而仅对齐国公罚铜，实在站不住脚。"

李世民略一思索，叹道："戴卿所说有理。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岂能因为无忌是国之亲戚，便欲枉法啊？只是因此杀了无忌之头，朕说什么也不答应。戴卿，你要好好替朕想一个法子。"

"陛下这样说，是让臣枉法啊。"

"这怎么能称为枉法？法之精神为公平，只要不失了这条原则，就是没有偏离法之轨道。"

"如此，臣说出一番道理，望陛下详查。若齐国公因罪罚铜，则那名校尉也罪不当死，让人训诫一番即可。如此，就相对公平。"戴胄说出这个主意，有替长孙无忌开罪的意思，已经违了他素日里依法秉公处

事的风格。不过再退一步想，若死搬教条因此斩了长孙无忌之头，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世民笑容上脸，说道："这样很好嘛，只是如此一来，太便宜了那名校尉。"他略一思索，又说道："朕前次让玄龄、无忌为主以宽平的原则厘改《武德律》，看来这'宽平'二字很重要。像人误带刀入宫，不问原因就砍其头，还是苛刻了一些。戴卿，你出宫后立刻找到玄龄、无忌，向他们转述朕的言语，此条也要厘改。依次类推，诸如此类严刑苛律，能删则删，能减则减。"

戴胄躬身领旨，然后退出宫外。他不虚此行，总算挽回了校尉的一条性命，心中甚慰。至于今后断案时，他会奉行李世民的宽平慎刑之旨意。此后数年，戴胄主持大理寺轻易不判死刑，也算是从今日埋下了伏笔。

那康苏密与萧后、杨政道一同来京觐见皇帝，李世民在两仪殿的西偏殿接见他们，他阅罢李靖的来书，目视康苏密道："你引萧后归了大唐，功劳很大，朕赏你为御侮副尉。"说完，令人带领康苏密去见史大柰。

李世民眼光又射向萧太后及杨政道两人，那杨政道年尚幼稚，其拜伏殿前，身子颤抖不已，一句话也说不囫囵。萧后却是个见多识广之人，她毫不惊慌，从容走到李世民案前，屈膝下拜道："妾萧氏见驾，愿陛下万岁！"其话语一出口，几似莺声，婉转可爱。

李世民不禁一愣，心想你不称罪人，反称妾，有点特别，遂垂目细细打量她。只见萧后髻鸦高拥，鬟凤低垂，领如蝤蛴，腰似杨柳，还有一双莲钩儿，从裙下微微露出，差不多只二三寸，观其年龄，约三十出头，他暗暗奇怪，心道："萧后虽有美名，但至今也有四十余岁了，为何尚这般年轻袅娜，莫非假冒不成？"遂开口问道："你果是隋后萧氏吗？"

萧后称是。

李世民又道："既是隋朝萧后，请即起来！"这一刻，李世民忽然急切地想看看萧后到底是什么模样。

萧后谢恩一声，然后袅袅婷婷站立起来，立在一侧。李世民仔细端

详，只见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眉不画而翠，面不粉而白，唇不涂而朱，眼似积水，鼻似琼瑶，差不多是褒姒重生，夏姬再世。李世民心中不由荡漾一下，自忖道："这真是天生丽姝，无怪乎那杨琚生得如此齐整，她们若并肩走在一起，定是一对姊妹花呢。"

李世民心中思绪万端，脸上却没有露出任何异样，他沉声问道："隋炀帝荒淫误国，实为咎由自取。你为女流之辈，不该助纣为虐。你到了东突厥，反与那义成公主做成一路，立一个毛孩子为什么隋王。东突厥这些年欺凌中土的时候还少吗？"

萧后顿时梨花带雨，哽咽道："妾作为一名亡国之妇，到什么地方都是被欺负摆弄的份儿。颉利要这样做，妾哪儿敢说一个不字。"其声音越说越细，令人听来愈发觉得楚楚可怜。

李世民心生柔情，心想此名妇人亡国之后，先后经过宇文化及、窦建德、颉利之手，昔日贵为皇后，却迭遭流离，际遇定然十分不堪，心下顿时变软了，柔声问道："你如今终归中土，对今后的时日如何打算？"

萧后泣请道："妾迭遭惨变，奔走流离，此后余生，全仗恩赐，唯盼死后能葬江都，得与故主同穴，妾感恩不尽。"

李世民张嘴欲说话，一名太监上前禀道："鸿胪卿唐俭求见圣上，现候在宫外。"李世民点点头，同意唐俭入殿。他对萧后道："朕会记住你的话，你先在京中住下，得空儿可以入宫看看你的女儿。"遂唤左右将萧后、杨政道引入殿中省，为其安排住宅。那萧后何等伶俐，见李世民宽宥了自己，急忙扯过杨政道一起下拜谢恩，然后徐徐退出。

李世民看着萧后婀娜的背影，心中有了一丝不舍，不禁心猿意马起来。看到唐俭入殿，方才收回心神。

唐俭躬身拜道："陛下，颉利败于白道之后，越过阴山窜入碛口，派来执思失力为使求和，要求举国归附，身自入京。"其时李靖、李世勣白道大捷的消息已传入京中数日。

"好呀，颉利终于被打疼了。执思失力现在何处？"

"他正候在宫外。"

“传进来。”

执思失力入殿，见了李世民，急忙跪伏下拜，口称道：“臣执思失力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世民笑道：“平身吧。执思失力，你现在成了颉利手中的一柄利器，或来下通牒，或来乞降，且每次都能不辱使命。”

执思失力再顿首道：“臣毕竟还是颉利的臣子，其派臣为使，总是要送达才好。”

“起来吧，朕知道你的心意。听说尔父已逝，你此次来京，就不用再北归了。”

执思失力起身道：“臣还是要向颉利复命，才算是善始善终，臣若来服侍陛下，也要对可汗明言一声。”

李世民不禁感叹道：“草原男儿最重然诺，一点不假。执思失力，朕准你北归。至于颉利前来求和，朕意许之。唐卿，你可与执思失力一同，前往碛口抚慰颉利。事不宜迟，你们明日就要上路。”

唐俭不料李世民寥寥数语，就定下了北和东突厥的大计。唐俭洞察东突厥的变化，觉得如今正是其势微之时，应该一举剿之。现在若与其亲和，那突厥之人多豺狼之心，终为一个祸胎。他想到这里，忍不住奏道：“陛下，执思失力不是外人，臣想说一句肺腑之言。依臣与颉利多年交往经验，此人性好反复，现在其托言请罪，焉知不是缓兵之计？依臣看来，可令李靖等人乘胜追击，擒拿颉利，永绝其患，方为上策。”

李世民忧心地说道：“我军与颉利在大漠决战，毕竟没有经验。颉利能战则战，不胜则逃，朕今日若绝其和意，其定会向西向北逃窜，再也找寻不到。唐卿，颉利手下将士已经不多，今后难再翻起大浪。朕派你去，就是要设法稳住他。”

唐俭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又问道：“陛下，臣明日即去抚慰颉利，能否让他一同来京呢？”

李世民起身，问执思失力道：“执思失力，你对颉利所知最多。你说，他此次会不会随你们一同来京？”

执思失力思忖了一会儿，摇头道："颉利向来心高气傲，心中不能容下一物，是宁折不弯的脾气。依臣估计，他定会推三阻四，拖延来京。"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好吧，你退下去吧。"他离开案前，行了几步走到唐俭面前，执其手曰："唐卿，那颉利性好反复，你此行要小心在意，遇事要随机应变，不可让朕太担心了。"

唐俭大为感动："陛下，臣定当努力完成此次差使。"

到了这日晚间，李世民令长孙无忌侍宴。长孙无忌此时已听说唐俭为使北和突厥的事儿，不解地问道："陛下，记得那时为追穷寇，你衣不卸带历数日穷追不舍，缘何现在对颉利如此宽宏？"

李世民默然片刻，方缓缓说道："无忌，你仅听说我派唐俭为使去抚慰颉利，可是我并未下令让李靖班师呀。"

长孙无忌顿时明白了李世民的真正心意，他喃喃道："如此一来，唐俭此行可是十分凶险。"

"不妨。我派唐俭为使也是考虑再三，唐俭处事沉静，又懂机变，这样的场面他会应付的。"

李世民此后数日，心中时刻晃着萧后的影子。这日午后，他在太极殿东暖阁批罢奏章，若有所思，即派人去传萧后入宫。

过了半个时辰，萧后即来到宫外。待她入了东暖阁，李世民抬眼一看，眼光不由得一亮。只见萧后今日显是刻意修饰一番，其眉含秋水，脸若朝霞，宝髻高盘，光可鉴影，皓齿微露，笑可倾城，身材愈显袅娜，模样儿更加轻柔。萧后见了李世民，先是盈盈一拜，继而口称"陛下万岁、万万岁"。就像是催魂的妖魅，险些儿把李世民的魂灵给勾引了去。

李世民眨巴了一下眼睛，稳定了一下心神，唤其平身，并让太监为萧后送来矮凳。萧后谢了恩，然后轻轻坐下。

一名宫女手端托盘，上面堆满了绿李和蜜橘，将之放在萧后的身边。萧后见李世民如此细心对待自己，心里不由得一荡。

李世民柔声道："你在北国日久，定是难以吃上这等罕见之物。"

"谢陛下。"萧后从李世民之意，拈起一枚蜜橘，用尖尖笋指剥开橘红色之皮，摘下两片橘瓣送入口中，只觉得一股清甜的水散入喉中。数年来，她居住在北国，多食奶品及羊马肉，不说如此罕见的水果，就是寻常的果蔬也难食到。多少次，她每每回忆起跟随隋炀帝处锦绣之丛，享奇珍之肴的情景，心中感叹万千，多生酸楚之情。大凡一个人身处荣华富贵之中时，会感到满足和幸福，若其从一个高度向下跌落的时候，仅那一分失落的煎熬，即满含痛苦。萧后这些日子来到长安之后，眼前的情景与北方大漠的场景迥异，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只是皇宫近在咫尺，里面的主人却不是自己，行在宫城内，里面宫殿、景物依旧，却已经不属于自己，她内心的滋味，复杂难辨不好明言。

当初宇文化及杀掉隋炀帝，身入六宫居住，对艳名远播的萧后自然不能放过。萧后那时唯恐也被杀掉，保命要紧，自然强颜作笑承欢宇文化及。她此后又被转入窦建德之手，窦建德对她很是礼敬，其手下之人却对她馋涎欲滴，可怜萧后身无一物，为了改变自己的恶劣环境，她唯有以色来换。到了东突厥，颉利又是色目睁睁，她只好投怀送抱。经历了这些事儿，萧后悟出了一个道理，当自己所依靠的男人倒下之后，只有以自己的名声和艳容，再投靠到另一个有权势男人的怀中，方能保自己生活无忧。想想也是，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与其让一个卑小的男人糟践自己，何不追求更大的利益呢？

萧后这些年阅人多矣，她往往从男人的一个眼神中就能洞察其内心世界。像李世民，与她仅仅接触两回，她已经看出李世民对自己有好感。何况这些天她与杨琚、杨琼接触之后，已经知道了李世民有爱美色及兼收并蓄的性格。眼见李世民正当盛年，生得仪表绝伦，又多才识趣，将隋炀帝、宇文化及、颉利等人都比了下去，她心中已经生出亲近之意。

萧后慢慢将一个蜜橘食尽，眼中忽然涌出泪水，抽泣道："陛下待妾这样，让妾觉得离开江都至今，其间的日子如噩梦一般。妾若早日归了陛下，也不用受这么多苦。"

李世民见萧后眼泪不绝地涌出，顿时在脸上形成了几条泪流，这才发现，萧后竟然不施粉黛，清泪流过，其脸色更显晶莹。他伸手从怀中抽出一方丝帕，起身来到萧后面前递给她。萧后似乎无意间先抚其手，那李世民顺势将丝帕扣入其手，两手算是结结实实地接触了一回。

李世民劝慰道："你虽是亡国之后，我朝也不会亏待你。何况，你还是杨琼、杨琚的生身之母呢。你到了京城，若缺什么器物，可对朕说。"

萧后换颜一笑，将那方沾满泪痕的丝帕塞入怀中，然后娇声说道："妾请求陛下将此方丝帕赐下。"

李世民注视萧后的眼睛，笑道："你已塞入怀中，摆明了不还朕，还用赏赐吗？"那萧后缓缓站起，一点都不躲闪李世民的眼神，两人相对站立，李世民猛然闻到其身上发出的体香，不禁心摇神迷。他的手稍微动了一下，有心想把萧后拥入怀里，并想品咂她那美妙的香唇。他又转念一想，殿中有许多太监及宫女，并有记录起居注之人呆在殿侧。萧后是亡国之后，又是杨妃之母，自己若与她当堂亲热，传扬出去，终为不美。想到这里，他伸手在萧后的肩头虚按了一下，隔着衣服，可以感受到她那柔软滑腻的皮肤，心里又是一紧，说道："你再食些水果，然后到后宫与杨妃闲话。"两人经此一触，已经各自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那萧后依言坐下，李世民仰头思索一下，低头问道："你入京之后，还有什么心愿？"

萧后眼波流转，一丝红晕浅浅上脸，轻声说道："妾自从离京之后，别处不想，最忆那华清宫之温汤。若陛下怜妾，就恩赐妾去洗浴一回。"

李世民眼睛一亮，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好去处，大喜道："好呀，你怎么和朕想到一起了？朕原定今日午后摆驾华清宫，你若想去，就随同而行。"

人若起了淫意，会不顾一切达到目的。李世民其实没有驾往华清官的打算，经萧后提起，他顿时有了今日定将萧后拥入怀中的念头。那萧后岂有不明白的道理？她乐得攀龙附凤，再享几年安乐。听到李世民今日要去华清宫，其眼神马上变得更加柔媚婉转，摄人魂灵。其时，两人虽未挑明此事，然何须言语，都知道今晚到华清宫之后要发生的事儿。

李世民即刻传旨殿中省，让其准备轻捷的銮驾，不带嫔妃，不带仪卫，午时即出发前往华清宫。

萧后到了华清宫，在宫女的侍候下进了晚膳。这时夜幕低垂，外面

寒风怒号，宫内却温暖如春。萧后食罢，嫩白的额上沁出一层细汗。她有心除去一层衣衫，又想未见李世民之面，万一突然被召，衣衫不整就显得唐突。渐渐地，身子也开始发热，隐隐有汗冒出。

这时，尚衣女官走了进来，说道："圣上有旨，恩准萧后入九龙汤沐浴。"

萧后心里一震，因为她知道九龙汤是皇上洗浴的地方，寻常人不得入内。李世民这样传旨，想是他在那里等待自己，思想之间，她的脚步不觉随着尚衣女官移到了九龙汤的门前。

进入门后到了汤池边，她才发现李世民其时并不在内。室内早已摆好香盒瓶花，焚龙涎，爇莲炬，香烟氤氲，烛光灿烂，眼见得秋生银汉，艳映玉阶。尚衣女官令宫女替萧后除下衣衫，露出了她一身雪白的肌肤，可羡她虽四十有余，然天生丽质，皮肤并未松弛，身子紧要处该圆则圆，该鼓则鼓。那名尚衣女官知道萧后的来历，心中不禁暗暗赞道："真乃尤物，依旧保持少妇般身材。"

萧后迈入池中，就觉得水温适宜，那是久违的感觉。水面浮着一层红色、紫色香草花瓣，水面荡漾之际可以闻到飘来的花香。她在水中浸泡片刻，以手搅动温泉之水，既而用手指轻轻滑过自己的皮肤，觉得这温泉之水实在美妙，皮肤与其接触之后，愈显滑腻，她慢慢闭起眼，独自享受这美妙的时刻。

萧后睁眼看到水面上的白香木船，忽然童心大起，起身登上船，摇动那柄小巧之橹在水面上游弋。她尽情在水中嬉戏，心中大乐，不觉又出了细汗。

这时，一名宫女走过来，示意萧后下船，令其躺在半入水的斜槽柚木板上。宫女小心地替她除去发髻，然后注水梳洗，再用手轻抚其面，为其按摩，最后将其发轻轻挽起，用郁金油为之掠鬓，用龙消粉为之敷面。该名宫女诸事完毕，又有一名宫女上来为之揩净身体，用沉香水将全身轻抹了一遍。

尚衣女官此时出现在萧后面前，她脸含笑意，嘱宫女为之披上轻纱，然后说道："萧后，请跟我走。"

萧后赤脚随尚衣女官沿池埂向左行走，拐了两个弯，就见一扇雕花

木门现在面前。尚衣女官抬手指引道："萧后请入。"

到了这个时刻，萧后的心忽如小兔儿般不安分地乱跳起来，其中有新奇，更有期待，尽管她早就知道了结果。

萧后轻轻推开雕花木门，然后侧头将门轻轻关上，这时感觉一人已经站在身后，那人伸手扪住萧后左乳，赞道："圆润如处子啊。"

萧后回眸一笑，就见李世民正热切地看着自己，她不经意地一扯，轻纱无声滑落在地。其身子又顺势一倒，那李世民顿时温玉在怀。两人情意相同，自然如漆投胶，融作一片，是夜他们鱼水同欢，说不尽有多少美妙。

长孙嘉敏很快得知了李世民和萧后贪欢的事儿，她思前顾后，觉得还是要劝谏一番。其劝谏的法儿倒是挺特别，一日她笑对李世民道："那萧后果然国色天香，所以生出了杨氏姐妹这一对妙人儿。陛下，不如让萧后搬入宫中，她们母女相处一起，可免许多寂寞。"

李世民瞥见长孙嘉敏眼中的笑意，顿时明白有风声传入她的耳中。心想自己先是娶了杨琼，又纳弟妇杨琚，现在若再将其母兼收并蓄，实在不成体统。又想那萧后毕竟徐娘半老，尝过一次滋味之后，也没有更多的趣味，遂说道："我已经赐她宅第，她住在那里最好，杨妃若想见她，出宫见一面就是。"

宫中有美女数千，李世民尚未阅尽，此后他对萧后再也没有动过心，渐渐也就淡忘了。

第十九回　唐军挥戈定漠北　世民落泪悼如晦

杜如晦那日回府养病，不料从此一病不起，日日伏在榻上，身子一天天沉重起来。

房玄龄奉李世民之命前去探病，这日进宫向李世民细说究竟："如晦身子越来越瘦，每日仅能进些稀粥。其腹下日渐疼痛，太医说其疼痛位置正在肝部。"

"肝部？他得了这样的症候，最是劳累不得。他这一段时间夜以继日忙碌前方战事，想是更加重了。"

"不错，如晦以往就有失眠的毛病，这一段时间，又穷其心力，则劳累交攻，竟致一病不起。"

李世民的眼圈红了起来，叹道："如晦今年刚刚四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为国劳累竟至染病，怪朕关心不够。玄龄，你去告诉太医署，让他们广求天下良医，遍索奇珍药材，一定要把如晦的病治好。否则，朕要重治其罪。"

房玄龄走后，李世民又令人去唤太子李承乾。须臾，李承乾入宫觐见，身后跟随着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李百药。是时，李承乾年仅十二岁，于志宁和李百药要对其行教授之职。

李承乾近来见了李世民已失童稚之趣，战战兢兢不敢多言，低着头唯听候吩咐。他又患足疾，行动之时不免难看，李世民瞧着他那畏畏缩缩的样子，心中有些不高兴。李世民今日叫他过来，是让他代替自己前往杜如晦宅中探询，并想借此机会说说杜如晦的功劳，让李承乾自小就心存爱惜大臣之意。他因心伤杜如晦，这会儿又不愿意多说，遂对于志宁、李百药说道："如晦随我多年，不料身染重病。你们今日带太子前去慰问，也有朕亲临之意。"

于志宁明白李世民的心意，答道："太子仁孝，臣等定将圣上这片心意剖说明白。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臣等会让太子从点点滴滴做起。"

李世民点点头，目视李承乾道："承乾，你身为太子，待会儿见到如晦，要把这番话说明白。你们去吧。"

李靖和李世勣在白道合兵一处，将颉利逐向北窜，两人一面令大军在白道就地驻扎下来，一面收拢被俘的突厥人，将他们送往定襄城安顿。

北风一阵阵越过阴山刮过来，使众人愈加体会到塞外的寒冷。经历了这一番厮杀，兵士们身上所带粮草已经不多，衣装多有破损。数日间，李靖检点军中，发现有许多人被冻伤。他让张公谨、李大亮负责，将冻伤兵士造册登记，然后让人护送他们回马邑养伤。李靖又修书两封，派人分头送给柴绍和薛万彻，让他们抓紧转运粮草和衣装，再补充一万兵员上来。

柴绍和薛万彻恪尽职守，李靖的书信刚刚送出，两路转运队伍已经抵达白道。柴绍用心最细，知道李靖、李世勣此次出奇兵进击，随带辎重定然不多，他转运来的东西除了粮草以外，还有大量的棉衣和帐篷。张公谨和李大亮见了大喜，李大亮赞道："柴驸马此举，真是雪中送炭啊。"

李靖和李世勣趁着大军在此休整的时机，连连派出斥候，分头去打探颉利的行动。三日后，斥候纷纷回归，言说颉利率人到了碛口即停顿下来。

李靖翻开山川图，指点道："李尚书，你看。这碛口的北面为薛延陀、回纥的地盘，东北是契丹的地盘，我们率领大军再向前挤压，颉利将逃往何方呢？"

李世勣对着山川图观察半天，然后抬头说道："我军若继续进击，颉利有两条路可逃：一条是向西逃窜，以求得西突厥的庇护，只是东西突厥这些年来结怨甚深，颉利到了那里，只有仰人鼻息的份儿，以颉利的性格，若非走投无路，他不会行此途。还有一条，就是颉利从回纥及契丹的接合处北窜，想法到达极北之处再徐图发展。"

李靖摇头道："如今天寒地冻，颉利经此战损折不少，若想逃逸至极北之地，那里气候更冷，若无随带粮秣，万难生存，所以现在非其北逃时机。由此来看，颉利若被逼急，唯有向西逃窜一途。可是，颉利现在到碛口停顿下来，他这会儿在想些什么呢？"其时，颉利已派执失思

力入长安向李世民乞和，惜当时通讯不便，李靖他们无从得知。

李世勣忧心道："颉利现在停驻在碛口，定是想观察下步动静。为今之计，最好南北合围，将之围歼最好。我军愈向北，离后方愈远，最好与薛延陀、回纥等部落联络，使其出兵为援，方能一举克之。可是，那夷男、菩萨愿意听我们号令吗？"

"北境部落之人，性格反复。他们以前与颉利有怨，若见我军前来，心中不知要盘算什么，与其联络没有必要。为今之计，唯靠己力。李总管，我现在最犯难的是，若颉利闻听我军袭向碛口，其手下兵士定然四散逃窜，我军难以取得完胜。"

李世勣似是自言自语："我们若在碛口西面，再有一支人马就好了。"

碛口的西面，到了冬天就成了一派茫茫荒漠，那里杳无人迹，队伍难以长期驻扎。

李靖默然片刻，心中寻思派一支兵马沿阴山西去，以切断颉利的逃路。但那里的地势险恶，难以接应，若兵马深入其中容易陷入绝境，此为险棋。李靖想到这里，心中有了计策，说道："李总管，我们后日要度过阴山。你领东路军就地驻扎，我领西路军沿阴山脚潜往西去。我们先不惊动颉利，让他定下心神不思移动。我们届时再选定时机，以奇兵突袭，目标为生擒颉利。"

李世勣思来想去，觉得目前也无好计可施。这样将营盘北移，与颉利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也许能捕捉到更好的机会。

两日后，大军拆掉帐篷，列队通过白道山谷，然后一左一右，分头驻扎。兵士们到了这里，更加体会到北国的寒冷。所幸唐军衣装甚厚，倒无受寒之虞。

唐俭和执失思力那日离开长安，快马加鞭奔向碛口。执失思力对阴山一带地理非常熟悉，他引着唐俭在阴山中左拐右折，道路虽难行，然不用转大弯，径直向碛口奔去。这样，他们就没有与李靖等人碰面的机会。

颉利在碛口帐中日日盼望唐使到来，好几日梦中，他见到了李世民

那张严峻的脸庞，只听李世民言词犀利，历数自己之罪，断然拒绝自己的请和。梦醒之后，全身冷汗津津，想起这些年自己数侵唐境，又贪婪索取大量的金帛，李世民这样对待自己，并不过分。

颉利的脑海中有时也晃过这样的念头：自己与李世民年龄相若，缘何两人照面之后，李世民不久即取得皇位，将大唐国整治得蒸蒸日上，而自己从那时就似乎走了下坡路，国境日益狭小，手下众叛亲离？这种对比实在明显，莫非是天佑大唐吗？这样的念头仅在颉利脑海中一晃而过。

颉利此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先缓退唐军的进逼，然后与李世民磨过这个冬天，到天暖的时候逃入极北之地，在那里设法增殖人口，养育骏马，待成规模之时，再带领族人如旋风般向南杀来，什么夷男、菩萨之流，包括李世民，届时面临锋利的刀刃，不怕他们不就范。

颉利就这样独自在帐中胡思乱想，脾气越来越暴虐，族人轻易不敢到其身边，连义成公主也数日不与他照面。

这日日落之时，地上的潮气与日光的温暖相接触生成了弥漫的大雾，暮色愈重，雾气愈浓，渐渐伸手难见五指。唐俭和执失思力冲破重雾，来到颉利帐前下马。

颉利闻听唐使来到帐前，心想李世民定然准了自己求和，顿时大喜，慌不迭地迎出帐外。看到是唐俭亲至，心里又是一阵狂喜，李世民既然派鸿胪卿为使，显然对此事是认真的。他百般殷勤，满面笑容将唐俭迎入帐内。在入帐的当儿，他扭头用突厥语对执失思力说道："你很好，没有辜负了我的期望。"

唐俭入帐后躬身向颉利施礼，说道："吾皇心怀仁慈，不愿意再相开战屠杀生灵，恩准了大汗入京。"

颉利喜出望外，一迭声喊道："快摆宴，快摆宴，先为唐使洗尘。唐大使，现在天色已晚，正经话儿明日再说。我这里还藏有中土之烧酒，你先喝上几盏暖暖身子。"

执失思力看着颉利那殷勤的样儿，心想族人好长时间仅能看到他那暴怒的脸庞，如此有笑容的时候太少见了，心里顿时感到很不自然。

是夜帐中牛油烛劲燃，颉利端盏向唐俭劝酒。那颉利平日的酒量甚大，量小的唐俭如何是对手？几盏酒入肚，唐俭就败下阵来。那边，颉利早让人寻来几名貌美的突厥少女候在帐外，颉利一拍手，这几名少女鱼贯进入帐来，轻拽软抗，将唐俭送入别帐休息不提。

唐俭第二日醒来，见几名少女玉体横陈卧在自己身侧，不禁羞色上脸，喝令她们赶快穿衣离去。他昨夜饮酒太多，直到现在头脑依旧沉重，但明白自己此行的使命，遂起身来到颉利帐前，要求面见颉利。守门之人连连摇手，说大汗一觉要睡到午后方起，不许任何人入帐，若有人擅入其内，定然斩杀，唐俭只好慢慢踱回。一直到了日暮时分，颉利方派人来请唐俭。

唐俭步入帐内，就见居中的地毡上摆有烤全羊和大块牛肉，旁边还放着酒壶和酒盏。颉利伸手请唐俭坐在正席，唐俭见又要饮酒，连连摇手道："我不胜酒力，昨日已经饮多了，请大汗自用。"

颉利哈哈大笑："唐大使，你身为鸿胪卿，若不善饮酒，如何招待四方来使？哈哈，我但凡有客，须与客人一起饮得畅快，再谈正事。你若不饮酒，我们下一步如何谈呢？"

唐俭感到颉利的话语中有无赖的成分，遂微笑道："若大军兵临城下，大汗还能这样神色自若地饮酒吗？"

颉利心里一沉，听出了唐俭话中的嘲讽之意。他默不作声，端起酒盏仰头喝了下去，试图压下心里涌出的怒火。以往若有人这样讥刺自己，他早就当场暴怒起来。

唐俭不理会颉利情绪上的波动，继续说道："圣上派我为使来见大汗，主要有两层意思：一者，圣上准了大汗求和之意，可以即时两相罢兵，大汗举国归附；二者，大汗主动要求身入长安，我皇想塞外苦寒，让我来迎大汗动身。圣上在长安日日盼望大汗早日入京，请大汗体察我皇这般心情，早早成行才是。"

颉利不置可否，又慢慢饮了一盏酒，说道："唐大使，你不想饮酒，这些牛羊肉可以吃上一些。我入京心意已决，这点不用多说。只是族人遭唐军打散，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会慢慢前来聚拢。我若现在离开，这里群龙无首，不定又要出什么乱子。我想呀，唐大使若有耐心，就先在这里候着，待我将这件事儿办妥，我们再成行。若唐大使京中事

务很多，也可先行回京，不出三个月，我定然到京面见圣上。”

“三个月？时间太长了。大汗，你能否一月之内即成行？”

颉利摇头：“不行，一个月时间太短。族人们聚拢过来，我还要将他们妥善安置好。唐大使，还有一件事儿你要帮忙。我们目前缺衣少粮，难以挨过这个冬天。我们既为大唐属国，就请你向圣上禀报，要想法周济一些衣粮最好。”

唐俭心里暗自冷笑，心想外人评说颉利暴虐简单，其实仅为其性格的一面，其还有狡诈的一面。唐俭不想当场否定，遂答应道：“周济一些衣粮，其实应该。我明日即修书一封送往长安，请圣上下旨安排。属国有难，大唐岂能坐视不管？大汗，我想与你一起同往京城最好，你当下果然抽身不开，我可以先等一些时日。”

过了两日，唐俭见颉利整日待在帐中，在那里吃肉喝酒，并不关心族人的死活，顿时明白颉利不愿去京城的理由仅是托词。有心想去当面质问颉利，又想时日太促，就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李靖得知李世民准许颉利请和，并派唐俭为使前往碛口抚慰，心中大喜，立刻派人去召李世勣、李大亮前来议事。东、西路军此时营帐仅相距四十里，很快，李世勣和李大亮带领数骑来到李靖的帐中。

“我们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李靖用深沉的目光扫着李世勣、李大亮、张公谨三人，一字一顿说道。

三人并不言语，静听李靖下文。

“颉利虽连败两阵，然其众犹盛，若令其逃逸，终为后患。如今圣上派唐俭为使，前往抚慰，颉利在惶惶然之际，见我军不再进攻，其心必宽。我意选精骑一万，由我率领，潜行突袭，你们带领大军随其后，设法从东、西面包围，则此一战即可彻底袭破东突厥。”

李世勣和李大亮觉得这是一条好计，大军苦苦在这里等待多日，就是想等待这个机会。座中以张公谨的心思较慢，他不解地问道：“李尚书，圣上派唐俭为使去见颉利，自是同意两国罢战为和。我们若以兵袭之，是否违了圣上的旨意。”

李大亮哈哈笑道："张都督，你有些迂腐了。我们领了圣上的旨意来讨颉利，圣上至今未让我们停止进攻，更未让我们罢战班师。李尚书这样做，正是秉承了圣上的旨意。"

"然则唐俭正在颉利营中，我们大军一动，岂非坏了唐俭的性命？"

李靖肃然道："毙敌一万，自伤八千。若以唐俭区区一命，换来我军完胜，这笔账还是很划算的。何况，唐俭多次出使，颇知机变，能筹划自保之道。且我军兵锋直指，攻其不备，颉利自保尚且无暇，他哪儿有时间再想害唐俭性命之事？"

李世勣点头赞许，说道："张都督，岂不闻'兵者，诡道也'这句话？昔韩信所以大破齐国，正是用了这样的手段。"他转向李靖道，"李尚书，此战固然能胜，然亦为险着。大漠之中环境、气候恶劣，大军行进中人员最易掉队，且远离后方，粮草转运就成了难事儿。"

"李总管所忧极是。我想好了，可让每人带足二十日的粮草，只要一战能胜，后续粮草应该能够接应上。其实大漠中汲水最是艰难，只是现在天降大雪，积雪甚厚，届时让兵士们就地煮雪化水即可。"

李靖决定当日晚间即带领一万精骑出发，另让李世勣、李大亮率领东路军，让张公谨率领西路军，于明日辰时出发接应。李靖此次进击碛口的法子，与上次袭破定襄城的战例极为相似。他看准颉利不加防备的特点，从而以奇兵迅猛一击，使敌方自乱，再进一步扩大战果。

是夜，一万人马结束停当，整装待发。李靖全身披挂，骑马来到队列前，喝道："苏定方。"

"属下在。"苏定方飞快地跑到李靖面前。

"你为此次战事的前锋，可挑选一千人随你，即刻出发。"

"李尚书，属下不想要这么多人，二百人足矣。"

"你知道肩负的责任吗？"

"知道。既为前锋，应先犯敌阵，又不能与后军失去联络。"

火光下，就见李靖微微点头，并示意苏定方带人出发。

马蹄的杂沓声顿时响起，一万人马很快奔入大漠，渐无声息。

唐俭百无聊赖等候颉利，这日实在忍不住，径往颉利大帐要求见面。

这些日子每至晚间，碛口方圆百里以内皆大雾弥漫。突厥人眼见唐使来此，知道大唐天子准许罢战求和，原来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又见大雾数日不散，更加增添了安全感，乐得在帐内寻欢作乐，过上了久违的安谧时光。颉利也同样放松心情，心想混一天是一天，早些将冬天熬过去，渐渐把唐俭候在这里要带他入京的事儿抛在了脑后。

唐俭在帐外求见，颉利才想起这档子事儿，虽然无奈，也只好答应其入帐。唐俭入帐后劈面问道："大汗，我听说你的属下归来的也差不多了，我们似乎可以动身入京了，不能让圣上等候太久。"

颉利支支吾吾，脸色很尴尬，说道："唐大使刚来数日，难道就等不及了？要知收拢族人，非数日能毕，你还要耐心再等些日子。或者，你若等不及，先行回京亦可。"

唐俭明白他在敷衍自己，忽然想起临行时，李世民执手说的那句话，果然大有深意。唐俭跟随李世民多年，深谙李世民凡事不拖泥带水的性格。像此次同意颉利的乞和，与其往日的作为相悖，因为颉利已经日薄西山，他不应该再给颉利喘息的机会。唐俭脑中忽然灵光一现，想起临行之前并未听说让李靖罢兵的片言只语。圣上让自己为使前来抚慰，焉知不是一条缓兵之计呢？

看颉利的光景，若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定然不会轻易身入长安。自己若在这里苦苦哀求，很难达到目的，且隐藏有无数的凶险。唐俭想到这里，决计要离开此地，遂换颜道："大汗若真的脱不开身，缓些日子入京亦可。只是我不能在这里长期待下去，要知圣上此时在京中，正焦急地等我回京复命，我明日即回。"

颉利见唐俭表示要走，心想李世民只要承诺唐军不再开战，则万事大吉，他留在这里，反让自己生厌，遂答道："好哇，你早些回京，也可让圣上早日心安。你明日就走，是不是太仓促一些？这里虽比不上长安繁华，然保唐大使一人享受诸般欢乐，还是有条件的。"

唐俭暗暗骂颉利无耻。

颉利见天色已暗，唤人在帐中摆设酒宴，对唐俭说："唐大使坚意要走，我无法拦阻，只好备此酒宴为你送行。望你入京见了圣上，好好将这里的情况剖说明白。"

颉利为博唐俭心欢，传令舞者入帐，以助酒兴，只见入场年轻男子身穿桐油布轻衫，头戴珠帽，披葡萄纹长带；青年女子头戴绣花卷边虚帽，身缀薄透紫罗衫，脚穿锦靴。他们踩着鼓声的节奏，婉转绰约，轻盈飘逸，金铃丁丁，锦靴沙沙。间隔处，男子饮马酪取醉，女子就地踏步，然后歌呼相对。

唐俭想不到颉利遭此大乱之后，还能保存下如此完整的舞队。观其舞姿，与京中之舞大相迥异，显示了大漠部落中人们所具有的粗犷神韵。唐俭渐渐专注起来，沉浸在乐舞的气氛之中，不觉时辰已交子时。

这时，一人急匆匆来到颉利身边，伏身向颉利说了几句话。颉利闻言大惊，挥手让停乐，并让舞者退出帐外，然后直视唐俭道："唐大使，你知道吗？那李靖之军离此不过十里了！"

唐俭一惊，心道李靖果然来了，但脸上却显出迷茫之色，说道："大雾之中，如何能判断是唐军袭来？圣上已准罢战相和，哪儿有再派兵进击的道理？"

"对呀，圣上既然许我归附，又复出兵到此袭击，难道也这般无信吗？"

唐俭脸上现出恍然大悟的神色，一拍大腿，大声道："若真是李靖来此，则此事不妨。大汗，我与执失思力径直从长安来此，未曾与李靖等人照过面。想是讯息不便，李靖不知圣上罢战的旨意，因此来攻。大汗，此事你可向执失思力求证。"

颉利向执失思力投去探问的眼光，执失思力点头答应："唐大使之言果然不错，我们当时急着面见大汗，竟然没有与李靖照面的机会。"

唐俭起身拱手道："大汗，此事确切无疑。想是李靖不明圣上旨意，因率兵来此。此事不妨，我身上带有圣上的金箭，待我迎上前去，持此箭晓以明白，定可令他回军。愿大汗勿急。"说完，他从怀中取出一把亮灿灿的金箭。

颉利此时方寸大乱，看见此金箭，就像一名落水之人见到一根救命的稻草，迭声说道："好，好，此事就有劳唐大使了。执失思力，你保护唐大使迎上前去，让他们早早退军。"他此时对唐俭倍加相信，没有想起扣留唐俭为质。

唐俭和执失思力率先抢出帐外，然后翻身上马，急匆匆向外驰去。就见营内突厥人已经乱作一团，他们大呼小叫，人员、马匹乱奔。唐俭见状，停马对执失思力说道："你的心意，圣上曾经对我说过。李靖此来定是有备而战，汗国覆亡就在今夜。乱军之中，保护自己及家人最为要紧。你不用跟我前去，速去保护你的家人。这根金箭由你收执，万一有唐兵来逼，你取出此物，他们自然恭敬万分。"

执失思力闻言接过金箭，拱手道："如此，我就离去了。唐大使，乱军之中，你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唐俭向南驰出五里，就见大雾中杀来一彪人马。唐俭手持火把，停马不动，大声呼道："来者是李尚书吗？我是唐俭。"

为首之人正是唐将苏定方，他带领二百骑为大军先锋，已逼近碛口。他见一人在那里大呼小叫，遂来到唐俭面前细辨其貌，识得是鸿胪卿唐俭，大喜道："原来唐大人已经自行脱险，李尚书谆谆告诫我们，让设法找到唐大人，这下子好了。唐大人，李尚书一会儿就到，恕末将不奉陪了。"说完，他狠抽几鞭，马儿凌空一跃，顿时隐入大雾之中。

李靖带领的一万人马片刻即至，他们如旋风般杀向碛口，让突厥人无招架之力，纷纷四散逃命。那颉利倚着帐门，满心盼望唐俭说退唐军，未做任何防备。他骑上千里马出城遥望，就见前去打探消息之人络绎驰至，有说唐军只相距七里，有说唐军只相距五里，颉利心里并不慌张，在那里眼巴巴等待唐军自退。这样过了片刻，忽然听见前方大雾之中马蹄声震响，就见唐军浩浩荡荡，疾驰而来，颉利顿时傻了眼。到了这个时刻，颉利方悟唐军来攻是真，自己刚才当了一次傻瓜，让唐俭脱身离去。他自知来不及整兵抵挡，此战定然一败涂地，觉得还是逃命要紧，遂拨转马头，带领身边数十名亲随向西逃去。

唐军杀入突厥大营，如入无人之境，突厥人四散逃窜。唐俭此时已与李靖会面，他见此形势忧心地说道："李尚书，凭我们这一万人，难以杀尽突厥人，若任他们逃窜，数日后他们又聚成一堆，不是又成后患吗？"

火光中，见李靖紧闭嘴唇，默然片刻后说道："不妨。我们这一拨人马今夜的任务就是搅乱其阵，将他们搅得越散越好。突厥人逃散之后，不敢向北向南逃窜，只好向东向西逃去。现在，张公谨已带领西路军，李世勣与李大亮带领东路军在那里张网以待。我们今晚以后，可以静静候在这里，准备接收清点俘虏即可。"

唐俭拱手贺道："李尚书算无遗策，人不能及，唐俭衷心佩服。经此一役，天下再也没有了东突厥的名号，为我国去掉一大祸害。"

李靖微笑道："说我算无遗策，其实难啊。我这些日子总怕你被颉利扣为人质，乃至丢了性命，不想你机智如此，全身而退。你的这份经历，我实在难以算出。"

唐俭想起今晚惊心动魄的经历，到了此时方有一些后怕。

天渐渐放亮，大雾依旧笼罩。碛口营中现在渐渐安静下来，就见营中狼藉一片，唐军开始打扫战场，他们将未及奔逃的番男番女，用绳索捆缚，一串一串地扯牵到营中的空阔之处。那执失思力手擎金箭，后面跟随黑压压一片人众。想是他除了保护自己家人以外，还连带把自己的相近之人也一同网罗其中。

唐兵惊喜地发现，营中散失有大量的金珠宝贝，眼疾手快者将之揣入怀中，更有一些人开始哄抢。李靖见状，令苏定方带人前去弹压，渐渐平息了骚动。苏定方将大宗财宝收罗到一起，派人严加看管，又来到李靖面前请示道："李尚书，尚有大量财宝散入个人之手，属下想带人逐个收缴。"

李靖舒了一口气，想起大家这些日子艰苦卓绝的历程，心中不忍，说道："眼下加强警戒为第一要务，若逐个收缴，又起骚动，此事缓些日子再说。"

苏定方又道："刚才抓到一名盛装妇人及一名少年男子，属下见其特别，就寻人查清了他们的底细。原来那名妇人是颉利的可贺敦，即为隋朝的义成公主，那名少年男子却是颉利与义成公主所生儿子叠罗支。"

李靖显然最关心颉利的下落，问道："营中未见颉利的踪影吗？"

“听目击者言，我军入城之后，颉利已身带数十人向西逃去。”

李靖自言自语：“嗯，颉利最好能被公谨俘虏，他若逃走，则此战并不完满。至于义成公主，此女四次嫁人，数与我国为敌，无耻太过，可将其就地斩首。叠罗支嘛，可将其囚入槛车，解送京师。”李靖这样处理义成公主，是听说此女颜色美艳，当今皇帝李世民又有兼收的毛病，若将她解送京师，不定又会发生什么故事。

两日后，东、西路军雄赳赳气昂昂会集碛口。此役，李靖及西路军共斩首万余突厥人，俘虏人口二十万，另获各种牲口数十万；李世勣与李大亮的东路军也有收获，俘虏突厥人十万余口，自阴山北至大漠皆为唐境。

李靖大军碛口大捷的消息传入京城，李世民闻讯喜动颜色，对众大臣说道：“颉利势衰被灭，那是迟早的事儿。李药师此战，仅用一万骑直捣巢穴，可谓以少胜多，足见其军机功夫。国内各地正忙于农事，若倾国力与敌打仗，将使我们君臣的数年努力毁于一旦。李药师深谙此理，未损国力而获完胜，为将为帅者能有这份胸怀，委实不容易。”此后，李世民下诏因克定东突厥之事，大赦天下，举国为之欢庆，自不必说。

消息传入大安宫，那李渊日常在宫中百无聊赖，闻此捷报不禁雀跃。宫人见他年已老迈，却显童稚之趣，不免诧异万分。李渊遥望北方，张开双臂舒展身体，赞扬李世民道：“昔汉高祖困于白登，终身不能报仇。我受辱多年，屈身东突厥之下为臣，二郎今日将其灭之。二郎是我托付的人，有子如此，复何忧哉。”言讫，他令人入太极宫，让李世民在凌烟阁置酒，召来十余名老臣共同宴饮庆贺。

李世民依令照办，让人按李渊提出的名单去通知他们按时到场，其中有萧瑀、陈叔达、于志宁、颜师古、苏世长、温大雅、刘政会等人。

凌烟阁始建于北周，其建筑初衷为喜庆节日之时，皇帝召大臣宴饮之地。因该阁并未建于皇城之内，皇帝及百官来此宴饮，推窗即见街景，有“与民同乐”之意。

今晚的阁内香烟缭绕，明烛劲烧，一帮乐工隐于帷后，奏起了轻快的音乐。按照礼仪规制，萧瑀等人最先来到，迎接李世民入阁，过了片刻，李渊乘坐一抬暖舆，入了阁门方才下地，李世民带领众人向他行

礼。

今日的李渊看来确实高兴，他兴冲冲在主席上坐下，然后挥手道："二郎，众爱卿，可入座。孤今日高兴，不要有那么多的虚礼，大家坐下后马上开席。对了，今晚不要饮葡萄酒，要饮军中爱喝的'土窖春'，大家可以开怀畅饮，尽欢达旦。"

李世民道："父皇已上春秋，须饮酒有度，不能坏了身子。"

李渊笑道："二郎，你不要扫我的兴。孔子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你灭了东突厥，搬掉为父心中多年的一块石头，多饮些酒又算什么？来，上酒，上酒。"

萧瑀凑趣道："陛下，难得太上皇如此高兴，臣等愿随太上皇孟浪一回。"

李世民微笑点头，说道："父皇，将作监近日呈来一件妙物，很是别致，今日就依此行令饮酒如何？"

"什么妙物？赶快拿上来让大家开开眼。"

一名宫女用托盘送上来一物，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件酒令用具。该物底座为一鎏金龟，上负一银筹筒，筒上写有"论语玉烛"。李世民伸手打开银筹筒，从中取出数枚酒令银筹，说道："此物今日第一次使用，其座为鎏金龟，其意祝太上皇万岁长寿之意。这些酒筹很有意思，筒上有名为'论语玉烛'，筒内共有筹五十枚，每枚筹正面上刻有字，上为《论语》中的词句，下为饮酒之例。"

李渊大喜，伸手取过酒令旗，将此放在自己面前，说道："如此，孤先当令主，马上开令了。"说完，他从筒内取出一枚银筹，身后的宫女将此筹接过来，然后轻启玉唇念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饮十分。"原来唐人行酒方式有饮、劝、处、放四种，"饮"为自斟，"劝"为敬酒，"处"为罚酒，"放"为重新下筹。李渊抽得此筹，要将面前之满盏酒饮尽。

苏世长在一旁赞道："太上皇取得此筹，果然大有深意。颉利为非作歹多年，今日被灭，终是老天有眼。"

李渊端盏一饮而尽，说道："非也。要想成一事，非唯天时，亦须人谋。颉利被灭，终究是二郎及群臣的功劳。嗯，闲话少说，孤要行令了。"

此筹名为："与尔邻里乡党乎。上下各七分。"李渊的左手为李世民，右手为萧瑀，两人依言端盏饮至七分。

此后酒令花样百出，"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任劝十分。""乘肥马，衣轻裘。衣服鲜好处七分。""择不处人，焉得智。上下各五分。""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末座两人十分。"酒令层出不穷被抽出来，饮酒方式虽文雅，然酒却入肚不少。

众人渐渐都饮得醺醺然起来，李渊这时面赤耳热，大声说道："今日仅仅依令行酒，场面终久太闷。众爱卿，且让孤与二郎为你们助兴一回。"他目视李世民道："二郎，为父这些日子将琵琶练得纯熟，我轻抚一曲，你仗剑为舞如何？"

李世民已喝了不少酒，渐渐被热闹的场面给感染起来，慨然道："父皇有令，儿子定当遵从。取琵琶和剑来。"

李渊老来学艺，让乐工教其演奏琵琶技艺，今日也是第一次当众显露新学来的本事。在座众人闻听太上皇要亲自操琵琶，皇帝仗剑起舞，这是多么新鲜的事儿，各自虽酒醉八分，兀自张大着嘴巴发呆，也不敢张狂乱讲。

李渊起身离座，伸手接过琵琶，到前方空阔处的一张椅子上坐定，只见他五指轻捻，一曲《剑器》从其手中发出。该曲刚健雄强，节奏明快，似回雪飘摇，如箭射长空，动如雷霆，静如凝光。众人一品，觉得李渊的演奏技艺有相当火候，不由得齐喝了一声彩。

那边的李世民持剑下场，其依琵琶乐声节奏起舞。只见那柄利剑似龙游翔，时而划剑成圆，时而剑势如虹。他在场中左右游走，左旋右抽，忽然掷剑向上，那剑到达阁顶后向下垂落，如电光下射，李世民执剑鞘承之，利剑毫厘不爽直入鞘中。众人叹为观止，掌声雷动。

是夜众人尽欢而罢，到了第二日，李渊弹琵琶、李世民舞剑的消息传了出去，人们惊叹之余又有一丝儿艳羡，觉得未亲眼看见如此场面，为极大的憾事。

李世民因平定东突厥，心中欢喜数日难抑。然天公与人欢喜，往往极短，转眼间就会乐极生悲。房玄龄这日匆匆求见李世民，奏道："陛下，臣看如晦的光景越来越差，其最后的日子也许就在这两日。"

李世民大惊，问道："这群该死的太医，竟然如此不中用，那么多人，连一个如晦都医不好？"

李世民让太医署倾尽全力医治杜如晦，太医署不敢怠慢，太医令、太医丞带人一拨一拨入杜如晦宅中问诊，又召各地的名医入京，调八方奇珍药材。那些日子，往杜如晦宅中去的医者相望于道，源源不断。

房玄龄道："太医署此次对如晦的病可谓尽心尽力，然无可奈何，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儿，请陛下勿责。"

李世民见房玄龄一脸悲凄之容，知道他和杜如晦心意互通，如同一人，起身道："玄龄，你同我一起去看看如晦。"说完让太监立刻备马。

李世民到了杜如晦的宅中，见躺在榻上的杜如晦形容枯槁，仅剩下个皮包骨头，与未休病之前宛如两人。杜如晦的神志很清醒，眼光很明亮，见到李世民作势要起，被李世民伸手止住。

杜如晦的眼中滚出两行清泪，许是他太瘦弱，只觉他那泪珠儿也似乎瘦了一圈。他微欠了一下身，气喘吁吁说道："陛下，臣一病不起，不能再为圣上办事。唉，这身子真是不争气。"

李世民顿时哽咽道："如晦，你为我尽力如此，有病了就该好好养着，不要再起别的念头。"

杜如晦伸出枯瘦的手，将眼上的泪珠揩净。他忽然绽颜一笑，说道："臣这些日子躺在病榻之上，每日的疼痛将臣折磨得难以入睡。这样整日整夜瞪着房顶苦思冥想，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儿。"

李世民看到他露出了笑容，心里多少有些好受。以前杜如晦每次定计之后，方露出一笑，现在的笑容中依稀有原来的影子，让他感觉很熟悉。

杜如晦接着说道："臣自从跟随圣上，蒙陛下不弃，视臣以亲近，才有了这样一番轰轰烈烈的经历。人生来到世上，多少人都是庸庸碌碌

一生，又有谁有臣与玄龄这样的际遇？有了这样的经历，别说已经跟随陛下十余年时间，就是仅有一年，此生亦已足矣。当然，人的欲望无穷无尽，臣自知将死，犹奢望继续为陛下办事，不免为臣的憾事。”

房玄龄在一旁也流下了眼泪，他不忍让杜如晦看到，遂转头轻轻抹去。

李世民见杜如晦说话之时，其神色很是轻松，知道他已经看破了生死，虽对生有着无尽的留恋，然对死并不畏惧。想起杜如晦将不久于人世，又让他忆起以往的岁月。每临大事乃至危急关头，是眼前的这两人与自己一起倾力排解。杜如晦若撒手西归，无疑失去一臂，李世民心中实在无法接受。他伸手去握杜如晦那双消瘦的手掌，触手处只觉其皮肤已失去弹性，骨节尽显，流泪道：“如晦怎能说这般话？眼下天下刚刚有一些起色，李靖又新将东突厥灭掉，正是你和玄龄一起大展宏图的时候，你难道真想舍我而去吗？”

“陛下不用安慰，臣心明如镜，知道去日不远，这是没法子的事儿。陛下手下能臣云集，就是离了如晦，也一样能取得天下大治。臣今后在九泉之下，也日日盼望这个日子。”

李世民心头更悲，扭头唤道：“玄龄，你看如晦心硬如铁，真要舍我而去啊。”

房玄龄见李世民发乎真情，眼泪不绝地涌出，打湿了胸前衣襟，竟然有些神志不清，上前轻轻移开李世民之手，将他扶了起来，说道：“陛下，如晦现在休养要紧，我们似可离去了。吉人自有天相，如晦也许静养数日，身子会慢慢好起来，亦未可知。”

李世民最终在房玄龄的劝说之下返回宫中。到了第二日午时，杜如晦油尽灯枯，阖目长逝。

噩耗传入宫中，李世民闻讯大哭，对房玄龄说道：“你与如晦随我多年，立下了多少功劳，然你们并不言功。这几年，朝中的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是你们所定，可谓重权在握。然你们能从善如流，不见权威痕迹。魏徵、王珪善谏诤，而你们能让其贤，李靖、李世勣善将兵，你们能发挥其所长。今如晦逝去，我失一臂矣。”

李世民因为杜如晦逝去，决定废朝五日。赠杜如晦为开府仪同三

司，加封为司空，谥曰成。他又召虞世南前来，令其挥毫撰文，言君臣痛悼之意，然后刻成石碑立于杜如晦墓前。

杜如晦归葬之日，李世民率领百官前去送行。起灵的时候，李世民忽然痛哭失声，司仪署一名主事匆匆走到李世民身侧，轻声谏道："陛下，《阴阳书》中有规制，发殡之日不宜哭泣。"李世民抬手抹了一把眼泪，大声说道："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衷，安能因避忌而不哭泣？"按当时的风俗，发殡之日若从人哭泣，则为不吉。李世民此语一出，算是从此打破了此项陋规。

是夜，李世民恍恍惚惚睡去。就见杜如晦如往日面貌，身披素衣，飘飘而来。他到了李世民十步开外的地方站定，然后敛衣下拜，说道："陛下不可为臣太过悲痛，若陛下不能自已，臣去实在难以心安。"

李世民大喜，起身欲到杜如晦身边，说道："如晦，我知道你不会舍我而去。"

杜如晦连连后退，躲闪道："陛下身上阳气太重，臣为阴间之人不敢太近。陛下，臣魂归地府，阎君说陛下思虑太重，怕因此伤神，特遣臣来与陛下再见一面。"

李世民停下脚步，将信将疑，问道："如晦，你颜色如故，怎么成了阴间之人呢？如晦，你不可骗我。"

杜如晦又是躬身一拜，说道："陛下，臣的确已为阴间之人，臣此次来是想告诉陛下，臣今生追随圣上，快乐之时为多，身病难治，陛下尽心尽力，又给予臣许多身后哀荣。如晦如今再无任何遗憾，心中十分快乐，唯望陛下恢复平常心情。"

李世民此时隐隐约约觉得杜如晦果然逝去，就立在那里发呆。

杜如晦又说道："臣有一事忘记奏明圣上，如今东突厥已灭，其徒四窜，则颉利、突利原辖之地已成空虚。历代以来，长城以外往往是异族盘踞的地方，他们稍成气候，即向南侵。请陛下抓住这个机会，将此地盘为我所用，以永绝边患。"

李世民听罢此言，猛然醒悟此次战后，如何妥善安置突厥之众为当务之急，遂张口欲问究竟。忽见杜如晦又是伏地叩首，然后身子无声后

退，隐入殿外的白雾中再也不见。

李世民大急，紧跨几步追赶过去，唯见白雾一片。他大声喊道："如晦，如晦，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这一阵大急，将自己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瞪眼看着上方的黑暗，心中回味着刚才的梦中之事。只觉其间过程十分清晰，犹如与杜如晦生前面对面说话一样。

宫女们见李世民惊醒，急忙掌灯。李世民扭头问道："什么时辰了？"

"已交五更。"

李世民脑子十分清醒，再也不能入睡，索性披衣起来，在殿中慢慢踱步。他忽然唤来一名太监，说道："你去，传房玄龄即刻见朕。"

房玄龄入殿的时候，天光已有些蒙蒙亮。李世民让他坐下，说道："玄龄，我刚才见到了如晦。常言道人鬼殊途，再难相见，看来也不当真。"

他接着将刚才所梦说了一遍。

房玄龄大为感动，颤声道："陛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是陛下思虑如晦太多，因成其梦。"

"你说得不对。像如晦所说的安顿突厥之事，我尚未想过，如何能入梦中？"

房玄龄也不好解释，抽泣道："圣上这些日子因伤如晦离去，悲痛太过，切莫因此伤了身子。如晦这辈子跟随圣上，让圣上视若至亲。臣与如晦心意互通，知道他就是魂归地府，心亦十分满足。"

李世民的眼圈忽然红了起来，说道："我心伤如晦，不为他办事练达，不为他对我忠心，实因我从此与他再难相见。"

"臣知道。"

"你和如晦在我身边多年，日常之中并无感觉。我知道，人难免一死，可是他这一离去呀，让我撕心裂肺，实在不忍。我昔日有事可以直呼你和如晦前来，从今之后，仅有你一人形单影只，更会令我触景伤

情。”

房玄龄不忍继续这个话题，说道：“如晦所言安置突厥人之事，委实迫在眉睫。陛下，臣想下去后思量一番，也请圣上将此意晓谕百官，力求集思广益，以策万全。”

“嗯，我会让他们去办。”李世民的语锋一转，又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今失如晦，万万不能再失去你。玄龄，打从今日开始，你仅对朝中大事上心，对一应庶务万万不可接手。平日里，你还要加强锻炼身体。眼前天下初创，还不能离开我们君臣两人。”

“臣遵旨。也请陛下以天下为重，保重龙体为要。”

李世民扭头唤太监取来两条黄金带，说道：“这两条黄金带，是高昌国进贡之物。我今日将此条赐予你，可悬于宅中正堂之上，使你日日能见到此带，不忘记今日之景。至于这一条……”他说到这里，又哽咽起来，“这一条，你可代我将它送入如晦宅中，再带去一些御馔，到如晦灵前再祭一回。世传鬼神畏惧黄金，若如晦在阴间拥有此物，不至于受到欺负。”

房玄龄接过黄金带，躬身谢赏。心想，李世民对待臣下如此有恩，也不枉大家追随一场。至于其赐黄金带给地下的杜如晦，此做法虽匪夷所思，然其发乎真情，房玄龄禁不住又热泪盈眶。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李世民对杜如晦的追忆难以泯灭。每每瞧见与杜如晦有关的物事，不免睹物思人，唏嘘一番。

李世民对杜如晦的后代也大加照顾。擢其长子杜构为尚舍奉御，次子杜荷为尚乘奉御，皆为其身边之人。未几，他又招杜荷为城阳公主的驸马，封爵为襄阳郡公，朝野之人，皆知当今皇帝待杜家恩遇殊重。

第二十回　安北境群臣献策　设督府恩威并施

萧瑀被李世民授为御史大夫，职掌御史台。御史台主要负责纠察百官之失，巡按州县之风，为朝廷的监察机构。萧瑀此前为特进，列文散官正二品，且参预朝政，有宰相职之实。李世民这样做，是看中了萧瑀的秉性忠直、端正耿介，让其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作用。

李靖将碛口的事情安顿好之后，留下苏定方负责镇守定襄城，带领从人回京城复命。此时李世勣、李大亮、张公谨、柴绍、薛万彻已带领本部兵马返回原来驻地。当李靖到达渭水南岸的时候，侯君集奉李世民之令在此迎候，乐工们吹吹打打将李靖等人送入京城。

萧瑀此时求见李世民，奏道："陛下，李靖平复东突厥，其功大焉。然其御军无法，亦有大罪。"

"御军无法？李靖号称兵法大家，萧公这样说，能令人信服吗？"

"李靖领兵袭破颉利牙帐，却放纵兵士，任其放手抢掠，将突厥珍物掳掠俱尽。李靖此次回京，听说仅带五车珍宝以归国库。陛下若不信，待李靖面君之时，自可查问清楚。"

李世民抬头思索片刻，缓缓说道："是啊，打从隋炀帝开始，突厥获得了多少珍宝。五车？五百车也不止呀。"

李世民心里一动，想起自己以往征战之时，所获得的珍宝何止千万。这些珍宝除了可以赏赐给有功将士之外，自己还可以私下昧下一部分，至于上缴国库，当然寥寥无几了。当初攻破洛阳时，自己奉李渊之命将所获珍宝赏给有功将士，不料还是被李元吉、尹德妃等人到李渊那里累进谗言。李靖今日这样做，若他果真是御军无法也就罢了，可李靖素来治军甚严，他没有道理任手下将士肆意抢掠呀。想到这里，李世民的心头上忽然现出四字——"收买人心"。

李靖若果真起了收买人心的心思，事情就麻烦了。要知道李靖以军机纵横天下，他现任兵部尚书，手绾兵权，若任其发展，渐渐成了气候，的确是一件麻烦事儿。李世民这些年始终对李靖保持警惕之心，其

原因有两个：一是李靖能力太强，二是他在玄武门之变前夕不肯向自己效忠。李靖此次用兵一万，就将为祸中土多年的东突厥给灭掉了。消息传回来，许多人都赞道："李靖用兵真如神啊。"那份景仰之情，与自己当初为秦王时的风光无二。李世民此时又忽然想起三国时的司马懿，那司马懿起初对曹魏没有异心，立功颇多，然最终还是将曹家的江山给夺了去。

李世民的这番心思波动未在脸面上显现出来，他静静地对萧瑀说道："李靖毕竟破了颉利，有此功劳，其他的都是末节。朕知道这件事情了，自会妥善处理。萧公，御史台不可因此事弹劾李靖。"

萧瑀很不服气，说道："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李靖破敌有功，然亦有失，应该责之。陛下一向赏罚分明，缘何在这件事情上摇摆不定？"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治理好一个国家，若一味用刚直的法子，有时候效果并不好。萧公，你不可再争，这件事儿就这样定了。若御史台再有人弹劾此事，朕唯你是问。"

萧瑀只好悻悻而退。

第二日，李靖入朝献捷。当着群臣之面，李世民面露微笑，将李靖大为赞扬了一番。加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增食邑一百户。散朝之后，李世民让李靖入东暖阁，单独召见他。

李靖满心想李世民精于战事，现在单独见自己定是询问战事的细节。孰料他一入阁就感觉气氛不对，只见李世民脸色严肃立在案前。

李靖拜毕，李世民沉声问道："药师兄，你知罪吗？"

李靖一时懵了，只好躬身答道："臣不知。"

"你袭破颉利有功，朕刚才已经赏了你。然你御军无法，将突厥珍宝掳掠俱尽，这是不是罪过？"

李靖自从与李世民接触以来，李世民每每皆是和颜悦色，从没有如此疾言厉色的时候。他抬头观察李世民的神色，只见他脸色铁青，十分动怒，遂跪下奏道："此次会战皆在夜色中进行，将士们趁乱收起一些

珍宝，那也是有的。陛下，臣后来在军中严令，让将士们主动上缴，并造册登记，算是弥补了一些过失。”

“中土这些年输往突厥珍宝无数，缘何仅有区区五车运回？”

“颉利这些年为收买其他部落，已出珍宝无数，所剩亦寥寥无几了。”

“你还敢强辩？”李世民一拍案子，恼怒更甚，“这件事儿若是长孙顺德、尉迟敬德等人为帅放纵而成，尚情有可原，然发生在你李药师的治下，太不应该。你身为兵部尚书，又是此战的主帅，天下皆知你治军最严，然偏偏发生了这件事儿。朕少一些珍宝并不可惜，最为痛心的是因此坏了我军的规矩。朕读过你那三卷兵书，其中开篇说道‘驭军之法，以严格为要’，你的这番言语，难道仅仅让别人看的，而自己却另做一套？”

李靖见李世民动了真怒，叩首道：“臣知错了，请陛下降罪处罚。”

李世民依然慷慨激昂：“朕不罚你！你今日回府，将你那三卷兵书好好温读数遍，静思其过。”说完，他拂袖而去，将李靖晾在当地。

颉利那晚乘千里马带领数人逃出碛口，向西面逃去。他思来想去，感到四面楚歌，无处落脚。北面是薛延陀、回纥等部落，正西面是西突厥，东面、南面已成唐土。他想越过陇西，去投奔与大唐为敌的吐谷浑。行到半路，忽然一拍脑袋，骂自己：简直弄昏了头，怎么把阿史那社尔给忘记了？

阿史那社尔是处罗可汗的次子，是颉利的侄子。当初处罗可汗主政时，将其派往灵州之西北建牙，其部落有五万余家。颉利继承处罗的汗位，阿史那社尔与其来往不多，独力发展，倒是相对安定。

颉利在此惶惶然之际，决定先到阿史那社尔那里安身，然后相机说动阿史那社尔去投奔吐谷浑，也算有了一些与吐谷浑结盟的资本，再徐图发展。

不想阿史那社尔另有打算。他近两年来日益感到唐朝的强大，驻守在灵州的任城王李道宗和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日益向北挤压，使他感到处境越来越窘迫。眼下颉利独身逃此，则昔日强盛的汗国不复存在。阿史

那社尔深知自己今后有被灭和投降两途，比较起来，及早出降还能全其部落。若降于薛延陀、回纥、吐谷浑等部落，只会落下被奴役的命运。而大唐素来心胸宽阔，对待异族并不歧视，使他坚定了降唐的信念。一日深夜，他令人绑起颉利，然后亲自押送，前往长安去见李世民。

李世民见阿史那社尔来降，顿时大喜，授其为左骁卫大将军，让其部落仍然居住在灵州之西北。对于颉利，李世民却是另外一番手段。

李世民这日登上顺天楼，楼内摆满了各种珍奇文物，奢华至极，其身边随侍有房玄龄、长孙无忌、萧瑀、陈叔达、王珪、温彦博、魏徵等人。李世民入楼后坐定，让唐俭去唤颉利。

颉利无精打采上了楼，只见他神情委顿，失去了以往的跋扈飞扬之色，见了李世民赶忙屈身行礼。

李世民说道："免礼。颉利，我们自便桥盟约之后，算来近四年时间。遥想当初你号称百万精兵，缘何败亡如此之速也？"

颉利低头不答。

李世民手指楼内珍宝，说道："颉利，朕今日见你败亡并非满心喜欢，心中其实很替你悲哀。这些年，你从中土索走多少珍宝？然珍宝没有穷尽的时候，你看，这里还有满楼的珍宝，可惜你再也拿不走了。你眼中只有珍宝没有其余，这正是你将偌大一个汗国折腾得覆亡的原因。"

颉利嘟囔了一句："你们中土有句话，叫作'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到了现下这个地步，我无话可说。"

李世民立起身来，义正辞严斥责道："你无话可说？朕却有话说。你即位时间不长，却犯下了五项大罪：一者，你藉父兄之业，不思创业，不思守成，反而纵逸淫虐，此为你亡国的根本原因；二者，你数与我国相盟，动辄违背；三者，你恃强好战，暴骨如莽；四者，你纵骑毁我庄稼，掠我子女；五者，前时我宽宥你罪，意图存你社稷，然你拖延不来。此五罪仅犯其一，即可将你斩杀。"

颉利被解入京城之后，自知罪过太大难逃一死，早已麻木不仁。他听了李世民的话，心里并不害怕，淡淡说道："我有罪当斩，并不乞求

活命。唯我那些流离失所的族人，请求陛下妥为安顿。”

李世民心中暗暗赞道：颉利说出这番话，还算有点硬汉本色。他又复坐下，缓缓说道：“你知罪就好，然朕并不斩你。知道为何吗？你自从渭水便桥盟约之后，并未大举入侵，使我边境保持相对安定。仅从这一点，朕就免了你的死罪。”李世民口里这样说，心里却不这样想。他所以免了颉利的死罪，有更深的用意。颉利虽暴虐失尽民心，然他为东突厥大汗多年，许多突厥人依旧视其为首领。若将其斩首，势必引起突厥人的心绪波动，弄不好还要出乱子。

颉利原来抱定了必死之心，闻听李世民免了自己的死罪，毕竟有求生的愿望，禁不住流出了眼泪。

第二日，李世民授颉利为右卫大将军，并拨给住宅，留住京城。

李世民将李靖晾了数日，方才单独召见。李世民此时颜色稍和，言辞也很亲切，他说道：“上次那件事儿，朕让你思过，可有什么结果？”

李靖顿首道：“陛下那日责臣，很是应该。臣御军无法，使圣上蒙羞，唯望圣上降罪。其实圣上的心意，处罚并非首要，是想让臣从心底里觉悟，以从严治军，使大唐之军成为纪律严明之威武雄师。”

李世民微笑道：“药师兄这样说，朕心甚慰。你御军无法，确实有罪。然朕这些日子细细想来，隋朝时史万岁大破达头可汗，而隋文帝却有功不赏，反而因其他小罪将其斩首。朕却不然，今天要录你之功，赦你之罪。”

李靖顿首道：“谢陛下宽宏之恩。”李世民又道：“还有一件事儿。如晦逝去，尚书右仆射的位置就空了下来。朕这些日子思来想去，觉得你是最佳人选。你文武全才，还需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为朕办事。”

李靖连连推辞：“臣现为兵部尚书，已感觉吃力。尚书右仆射总理军国大事，职责甚重，臣没有经验，恐怕难以负担，请陛下另择他人最好。”

“药师兄，记得你以前说过，人非生来就会打仗。同样，人非生来就能理政。我心已决，你勿再推辞。至于兵部尚书一职，我想让侯君集继任。魏徵曾说过侯君集有相者之才，也该让他历练一番了。”

李靖听到要授侯君集为兵部尚书，他张嘴想说些什么。然想了想，话终究没有出口。

李世民察言观色，问道："药师兄莫非有什么话要说吗？侯君集能否胜任兵部之事？"

李靖斟章酌句："侯君集跟随陛下多年，还是有相当才具的，应该能胜任兵部尚书一职。只是……"

"药师兄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对了，我让你经常教授侯君集用兵之法，可侯君集前些时向我埋怨你并不全授。由此来看，你们两人之间并不是十分和谐，你教授时未尽全力，则责任多在你了。"

李靖听说侯君集背着自己告御状，颜色未改，淡淡说道："侯君集所言为实，兵法中一些隐微之处，臣确实未加教授。现在中原无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他想求尽臣术，是否心中有隐微之处呢？"

李靖的话说得委婉，然李世民能听出来这样的含义：侯君集心存异志。

但李世民压根儿就不往这方面想，哈哈一笑道："人若溺于一事，往往求深穷究。侯君集这样说，也在情理之中，还是药师兄多心了。若依此推理，药师兄识军机之隐微，莫非也心存异志吗？哈哈，我却从来没这样想过。"

李靖躬身道："陛下明察秋毫，臣万万不能及。"

"嗯，此事就这样定了。如晦临终之前，还念着安顿突厥之事。药师兄，你及早到任，我们还要好好把这件事儿议一议。"

数日后，果然一纸诏书授李靖为尚书右仆射，侯君集为兵部尚书。这日，李世民来到政事堂，与众宰臣们商量安顿突厥之事。他们刚刚谈了几句，李世民觉得人数太少，不能听到广泛的意见，遂让人去唤身兼学士之人。

人们得知今日的议题，觉得事关重大，先是沉默片刻。

李世民让温彦博搬来一沓疏奏，随手翻检了一下，说道："如何安顿突厥，已迫在眉睫，一些臣子已想到此节，纷纷上疏陈述个人意见。

这里面，李大亮、窦静、李百药等人说得比较全面。温卿，你择要给大家读上一读。”

颜师古现以中书侍郎兼职学士，他仔细听了疏奏中的意见，首先说道：“陛下，臣以为李大亮、窦静等人说得有理。想那突厥之人豺狼心性，饱则飞去，饥则附人，恍惚来去无常也。臣以为可使他们仍居漠南，但要分散其部落，以弱其势。对其中族群较大之酋长，可以妻以宗女，以固其心。”

房玄龄当即不赞成：“颜先生此话，又走到老路上了。当初隋文帝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呢？成就了一个强盛的东突厥汗国，为祸中土数十年之久。今天若继续这样做，焉知数十年之后会不会又出现一个汗国，这就为后世埋下了隐患。”

群臣连连点头，觉得颜师古所言不为高招。萧瑀说道：“戎狄之性，犹如禽兽。其穷困之时，神情哀怜，像隋文帝不能察其本性，拨出富庶之地让其居住，以致酿成大祸。玄龄说得对，这样的事儿今后不可再为之了。”

颜师古仍旧不服气，他起身走到放有奏疏的案前，从其中取出几本，略略翻了一下，说道：“这些奏疏经过中书省的时候，我逐本翻阅，见其中大部分人的意见，要将这些突厥人尽数迁入中原，分其部落，使他们散居各个州县，然后教之以耕织，化胡虏为农民，将塞北之地空虚。这样的做法，实际是采取了强制同化的措施，不顾突厥人的生活习俗，容易酿成大变。且塞北空虚，即使突厥人不在这里居住，亦挡不住其他部落来此游牧。依我看，这种做法并不比我的意见高明。”

话说到这里，已经现出了辩论焦点所在：一是如何妥善安置突厥人；二是塞北历来为北方游牧部落袭扰中土的根据地，须防患于未然。

房玄龄叹了一口气，说道：“塞北之地不可轻视啊，若处置不好，又成祸乱渊薮，就枉费了这番征战工夫。想秦始皇一统六国，终对塞北之地无计可施，只好筑起了一道长城，试图将夷狄挡在长城以外，是为无策；至于汉武帝，虽派卫青、霍去病征讨匈奴，且连连取得大捷，然毕竟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亦为下策。圣上今日让我们在这里议论，就是想找到好法儿，对以往的做法不可简单仿效。”

李世民坐在一边，认真倾听群臣的议论，并不插言。

魏徵立起身来，说道："突厥世为我国寇盗，为百姓之大仇。若将他们散入中原，极易引起冲突。房仆射，我们固然不可简单效仿前朝政事，然隋文帝当初安置启民可汗的法儿，有其合理的地方，只要将其散入漠南，稍加管理，以我国强大的国势，谅其难成气候。"看得出来，魏徵极力赞成颜师古的意见，坚决不同意将突厥人散入中原。

王珪这时插话道："将突厥人散入中原会引起各方冲突，若将他们归入漠南，毕竟鞭长莫及，极易有变数。唉，这两种法子各有所长，然也有极大的缺陷。"

温彦博以前作为唐朝的专使，多次前往东突厥，熟知突厥人的习俗，这几年又为朝中重臣，视野上相当开阔。他自从入堂一直认真倾听别人的意见，默默地在那里思索，未发一言。看到大家在那里争执，分成主内迁和主外流两派，他的思路渐渐明晰起来，于是站起身道："诸位已经说过了不少，彦博想说说自己的想法。"

李世民这时插进话来："要说众卿对突厥的熟悉程度，首推温卿，再一个就是唐俭了。温卿，你大胆说吧。"

温彦博受到了李世民的鼓励，朗声说道："陛下，臣之主意是汲取各方面所长，力求稳妥。"他将脸转向众人，接着说道，"突厥人习惯在草原上游牧，若将其迁入内地，强制为农民，就乖违物性，非存养之道也；另若将其流入漠南，放任不管，就失于简单。所以彦博以为，可以依汉时将匈奴置于五原塞下的故事，保全突厥部落，存其土俗，将其置于定襄周围。这样有两个好处：一者是充实了塞北空虚之地，可以成为漠北至中原的一个缓冲区；二者，亦示我朝对其无猜忌之心。我这样说，并不是简单模仿隋文帝的做法，须有诸项措施辅之。第一，要将其部落依地域分离开，依我国州县制度设立机构，由其首领领之。在其上，设立都督府，由朝中派人任都督，就近管理。第二，选各部落首领入京为官，以其为质，约束其部落不可轻举妄动。"

温彦博的主张与别人不同之处有三：一是保留突厥习俗，使其相对集中居住在朔方至定襄一带的区域内，由各部落首领任州县长官，实行区域自治；二是不将其流入大漠，朝廷就近加强管理，设置都护府统领各自治州县，以加强与中央的联系；另择其首要者入京为官，以羁縻其部众；三是对突厥人采取教化的手段，采取渐进的方式使之与内地人逐渐融合，避免民族间容易发生的矛盾。

众人听温彦博说出这样一番主张，大多数人认为该法比较稳妥，暗暗点头。李世民问李靖道："药师兄，你刚刚与突厥人交过手，温卿所言还算妥当吗？"

李靖每到大庭广众的地方，往往沉默寡言，话语不多，与其在战阵上叱咤风云的架势反差极大。他今日听了众人的议论，也觉得温彦博的主张最全面且稳妥，要知打一仗毕竟是一时的事情，打仗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要想让地面上长治久安，须有稳妥的办法安抚之。他见李世民来问，急忙奏道："陛下，臣以为温令所言是最好的主张。"

那边的魏徵忍不住站了起来，拱手向李世民谏道："陛下，臣不敢苟同李仆射的观点，其实温令刚才所言，经不起推敲，且祸患极大。"

魏徵转头质问温彦博："温令，你多次出使突厥，难道不知道突厥人的习性吗？自古以来，夷狄人面兽心，弱则服从，强则叛乱，为其常性。突厥人现有十万余口，你让他们居住在朔方之地，离京畿不远。数年之后，其生息倍多，必为心腹之患。你口口声声说不简单模仿隋文帝故事，我却看不出你这样做与其有何二致？"魏徵心中坚定了突厥人人面兽心的信念，想将他们流入大漠任其自生自灭，从此不用再为之烦心。

温彦博微微一笑道："魏监，你说出这样一番话，倒让我想起贞观之初的一段故事。那时你与封德彝辩论，强调要用教化为主对待民众，不能用严刑霸道的手法。时间过去不到四年，你缘何就改变了想法？"

魏徵一愣，继而强辩道："对呀，对中土之民施以教化手段，我朝现在不是一直这样做吗？温令，突厥人居于蛮荒之地，无教化的基础，怎么能适用于教化手段呢？"

"嘿嘿，依魏监所言，突厥人非为人类，压根儿就不能教化吗？"

"同样是人，毕竟有区别。"

"我记得孔子有言：有教无类，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魏监，现在突厥破灭，归附我朝，你不加怜慰，反将之推入大漠之中，非圣贤之道。若这样做，就违了我朝'唯重教化'的本意，且会寒了四夷之心。"

温彦博搬出孔子的圣贤之言，又以魏徵当初的主张为武器反击，弄得魏徵一时语塞。魏徵懊恼地想，教化施之的对象为人，突厥人既然是人类，若说不能教化他们，道理上确实站不住脚。他心有不甘，只好转移谈话角度，说道："温令既然搬出了圣贤之语，倒让我想起了晋代的一段史实。晋初之时，诸方胡人与中土之民杂居于中国，有郭钦、汇统等人多次劝说晋武帝将这些胡人驱出塞外，而晋武帝不听。过了二十余年，终于酿成永嘉之乱，使伊、洛之间，皆成胡人之域。前事不远，难道不能成为明鉴吗？"

"我朝岂能与晋朝相比？若国祚长久且强盛，四夷皆望风归附，如果再以德怀之，使其归心，终无叛逆。若国祚短促，国之不存，何谈制夷之策？"

两人辩论到现在，可以看出他们各人的际遇不同。温彦博多次出使突厥，熟知突厥习俗，因结合实际提出既抚又管的主张。魏徵毕竟接触外事太少，对夷狄的认识多是从书籍上而来，其主张不免偏执陈腐。

房玄龄见两人在那里争执不下，遂插话道："温令所言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国家只有强盛之时，对四夷方有或征或抚的资本。李药师对突厥一战，已取得完胜，剩下的就是如何抚之。所谓张弛有度，温令的主张不缓不紧，可以行之，亦可显现我朝博大的胸怀。"

魏徵坚持己见，不依不饶，转向李世民道："陛下，既有前车之鉴，切不可用彦博之言。若将突厥散养于朔方之地，所谓养兽自遗患是也。"

李世民对魏徵的诤谏，往往言听计从。他今日却有些反常，觉得魏徵所言有些陈词滥调，不合心意，反觉温彦博的话声声入耳，倍觉新鲜。

温彦博今日的情绪显得十分激昂，他也转向李世民大声说道："陛下，魏监所说有些危言耸听。我国现在救突厥人于灭亡，再授以生业，教之以礼仪，数年之后，他们皆成我国亲民。且选其酋首，授予京中宿卫之职，其部落必然畏威怀德，不敢妄动，何后患之有！"

李世民并不直接回答两人，将目光视向长孙无忌，说道："无忌，你一直在那里默默无语，谈谈你的看法。"

长孙无忌立起身来，躬身答应，然后环视众人道："如何安置突厥之众，各位大臣已经说了不少，我不想再重复。刚才魏监谈到晋武帝，我想就这个话题说几句。晋武帝对待入中土胡人，态度极为严厉，将之作为压迫及奴役的对象，最终加剧了族群之间的矛盾，酿成巨变。无忌的先祖，大约是其后进入中原，定居到洛阳。中土之人与四夷之人相比，仅仅风俗、语言不同，至于人性本身，还是共通的。像魏监说突厥人人面兽心，我不敢苟同。若如此定论，无忌之先祖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原，无忌也无法与大家一殿为臣。孔子说得好：有教无类。陛下，从这一点而言，臣还是赞成温令的主张。"

李世民点名让长孙无忌说话，座中有人已经猜出李世民的倾向：让长孙无忌现身说法，以说明华夷之防是人为的东西，并非人之本性所然。

果然，李世民待长孙无忌话音刚落，就接过话题说道："无忌说得好。华夷之防是人为的东西，秦汉以来，在众人的心中根深蒂固。魏晋以来，四方诸胡渐渐融入中国，国内人员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若还抱着经籍中的说法不变，一味以固定的眼光对待突厥人，就会有偏差。"说到这里，他有意无意向魏徵看了一眼，魏徵此时正闭目琢磨李世民的话，并未接触到他射来的眼光。

李世民接着说道："朕刚才听大家议论，内心里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以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之能，及其国家之盛，犹不能平服戎、狄，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兵强马壮，所战皆捷，其武力可谓强矣。魏卿，你能告诉我吗？"

魏徵直到现在还没有转过弯儿，他起身拱手道："陛下，臣一时想不出个中原因。"

李世民示意魏徵坐下，然后说道："他们一味用武力征剿，忘记了恩威并施这句话。自古以来，历代君主皆贵中华之人，而轻贱夷、狄之人，由此产生的裂痕，无法弥合，越裂越大，所以处理四方夷、狄之人就成了一个无法开解的顽症。自从今日开始，朕想将中华、夷、狄之人视之如一，且爱之如一，不加区别。"

魏徵又起身道："陛下以如此宽阔胸怀对待他们，委实是他们的福音。然夷狄之人能否体会圣上的这番苦心？他们若反其道而行之，行中山狼故事，臣实在担忧。"

李世民悠悠言道："华夷之间的恩恩怨怨，上下数千年，若想短期内正之，那是不可能的。如今我国国势渐强，自朕以下，视夷、狄之人为一家，时间久了，他们能够慢慢体会出来的。国势强而不仗势欺凌他人，仅此一点，他们就会心存感激。东突厥新亡不久，四方诸夷正在观望我国如何处置他们，若处置得当，即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他的语音忽然停顿了一下，继而稍稍提高了声调："众卿所言，皆有其理。朕以为温卿所言全面稳妥，可以试行之。"

李世民最终采用了温彦博的计策，众人不免震动一下，当然以魏徵最为震惊。李世民不待魏徵说话，几步跨到他的身边，伸手抚其背曰："魏卿，你的法子太简单，朕无法采用。像温卿所言，显是深思熟虑而成，其中有许多前朝未尝试的办法，颇有新意。"

魏徵立起身道："臣刚才所言，亦是殚精竭虑而来，唯请圣上明察。圣上今日最终采纳了温令之主张，想温令以往兼知内外之事，有其所长，暗合了圣上的心意。圣上今日既然定下了国策，臣虽心思愚钝，自会下去后慢慢去想，总能想明白。"

李世民微微一笑，赞道："好哇，魏卿能这样想，甚合朕意。朕以前对你所谏皆言听计从，今日却没有听从你的主张，你不怪朕吗？"

"臣不敢。"

李世民哈哈一笑，转归其座，说道："温卿，就按你的主张，立刻拟诏吧。诏令之首要，须申明我国视华夷为一体，不得再有人为区别。这件事尽管做起来难度很大，却必须要做。我们君臣今日在这里达成了共识，今后须让中土官民逐步认识这个道理，更要让四夷去除畏惧之心。现今安置好突厥人众，即是让天下之人明白这个理儿。

"其实天下之人有了华夷为一家的共识，就不会横生许多灾祸。无忌的先祖为胡人，他如今却成了皇亲，成了朝中重臣，这不是很好的例证吗？我中华为泱泱大国，若没有容忍、包容的博大胸怀，就落了下乘。朕想好了，这次安顿突厥人，既要顾及其原有的土俗，亦要将其视为我中华的一分子，须有朝廷制度管理，不能放任不管。像颉利原辖之地，可析为六州，选其首领为刺史，刺史之职可由朝廷策命，经朝廷同意可以世袭，六州之上，置定襄都督府，由朝廷派都督管理；可将突利原辖之地析为四州，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

“刚才说过，要使华夷真正成为一体，须耗费时日，在这个过程中，采取羁縻的手法以进行牵制，是必要的。玄龄，药师兄，这些突厥首领谁在京中为官，谁回部落统其众，你们两人要好好筹划一番，力求完备。”

房玄龄、李靖躬身领旨。

却说数日后诏令下达，将颉利原有之地析为阿德州、执史州、苏农州、拔延州、阿史那州、舍利州；将突利原有之地析为顺州、酸州、化州、长州，分别由各部落首领担任刺史。

突利被授为顺州刺史，为了笼络其心，授其弟结社率为右骁卫将军，留居京中。其他出京为刺史的部落首领，也各有至亲被拜为将军、中郎将，他们布列朝廷，五品以上官员有一百余人，与原来朝中的将官基本上对半。不过他们虽有官职，却并不掌握军中实权。

至于颉利，仍为右卫大将军留驻京中。李世民认为颉利的性格桀骜不驯，又是突厥族的大头领，若将其放出京外，弄不好又要出大乱子。

突利连日来整装欲行。这日，李世民召突利入宫赐宴，座中还有史大柰、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结社率、阿史那思摩等人。

李世民手端酒盏，目视突利道：“突利兄弟，知道你近日欲行，朕今日备下酒宴与你欢宴一场，权当送行了。今后你带领族人居住在塞外，想见你一面要费上许多周折。来，大家先饮一盏。”

众人依言端盏饮尽，突利知道李世民不善饮酒，今日所饮为塞北烈酒，他都是一饮而尽，感动道：“陛下，臣等蒙赐宴已是心怀感激，此酒太烈，圣上不可饮得太多。”

“朕今日能与你同醉一场，亦算尽兴。唉，下次再见你的时候，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突利哽咽道：“臣其实愿意在京中侍候圣上一辈子，不愿远离。奈皇命难违，只好与圣上作别。”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你们遭此大变，元气大伤。你在族人中名声不错，正是需要你带领他们重整家业，恢复生机的时候。像颉利，在

族人中名声太坏，若放他回去，弄不好又要祸害族人，就让他在京中静思其过，若果有洗心革面的一天，朕自然会让他回去的。突利兄弟，你能理解朕的这番苦心吗？”

突利流泪道：“陛下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事事为我族人着想，实与日月同辉。唉，想起往事，实在不敢与陛下正视。至于颉利，就让他在圣上身边，日日被感化，这样大有好处。”

“嗯，是这样。突利兄弟，你临行之前，朕有几句话送给你，望你细加体味，并知闻其他族人。”

“臣洗耳恭听。”

“当初，你的祖父启民挺身投隋，文帝立其为大可汗，渐渐据有了塞北之地。到了你父始毕可汗，他欺中国内乱势弱，与隋朝反目成仇。后来，处罗、颉利继承他的做法，欺凌华夏，掠我子女，索我珍宝，虽取得一时之利，奈天道不容，遂致今日败亡。朕对朝中大臣说过，要使天下安定，须华夷一体，互容共存。对突厥族而言，与华夏和睦，则诸事兴旺，若反目成仇贪图小利，则为败亡之道。”

“臣明白，定当牢记在心。”

“朕所以不立你为可汗，即是以乃祖乃父为鉴。朕现在授你为刺史，希望你及族人谨守国法，勿相侵扰。朕这样做，非是单单求我朝久安，也是想让你的宗族永得安宁啊。突利兄弟，你明白朕的这番苦心吗？”

“臣明白，臣明白。陛下的这番警言，臣不仅牢记在心，还要让族人及子子孙孙明白。谨遵皇帝陛下的法度。”

列席的执失思力等人，闻言也大为感动。

李世民话锋一转，叹道：“这些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像各族人之间的猜忌之心，岂是数道诏令就能完全解决了的？突利兄弟，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可以一点一滴来做，逐步取得大家的信任。像定襄都督府让大柰为都督，云中都督府让执失思力为都督，朝中就有许多人反对，坚持让汉官为任，朕不依其言。大柰，执失思力，朕任你们为都督，代表朝廷去管理你们的族人，朕视你们与汉官无异啊。”

座中之人皆为突厥之血性男儿，闻听李世民这番发自肺腑的动情之言，无不血脉贲张，内心折服。

此后不久，突利等人逐个到任，开始安营扎寨，招抚族人。薛延陀酋长夷男，闻听李世民如此处置突厥之众，不禁感叹道："突厥欺凌唐室日久，如今被破，若换了我，定将其众悉数为奴，以报前仇。唐皇这样做，委实是以德报怨，如此胸襟令人感叹啊。"遂挑选贡物，派使送往长安，向李世民祝贺收复东突厥。

唐朝以突厥人为吏实行自治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突厥人闻讯纷纷从四方前来投奔。这日，突利之弟欲谷设带领族人入长安投降。东突厥被打散后，欲谷设率领族人向西遁去，欲投奔高昌，闻听唐朝礼待突利，遂折向东降了唐朝。李世民亲自出面接待欲谷设，以好言抚慰，尊重其意见让其随突利居住。

一日，从岭南传来消息，蛮族酋长冯智戴及冯盎举兵反叛。侯君集此时为兵部尚书，心想南蛮势力较小，若派兵去讨定可一举灭之，也可扬大唐军威。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急忙令人写好表章到朝中申奏。

这份表章到了政事堂，群臣意见顿时分为或剿或抚两派。萧瑀及王珪赞成兵部的意见，萧瑀说道："蕞尔南蛮居地偏之所，动辄作乱，须让他们知道天兵的厉害。此次东突厥被妥善安置，也是李药师领兵征讨在前。先剿再抚，比较稳妥。"

房玄龄与李靖比较持重，房玄龄说道："南蛮势力不大，出兵征讨定然完胜。可是圣上刚刚定下以德感之的策略，若大军一出，四夷定会惊惧不已，影响太大。"

李靖沉吟道："南方已安定多日，冯智戴他们按理不应该举兵反叛。京城去岭南路程太远，若属讹传消息，那也是可能的。"

王珪不赞成，反驳道："圣上确实定下以德感之的策略，然也说过恩威并重之语。现在蛮夷反叛，若缩手缩脚迟迟疑疑，其势必会波及四邻，酿下更大的祸端。"

他们在这里争执不休，最后只好由李世民定夺。

李世民并不急着回答，而是目视魏徵说："贞观之初，有许多人上

疏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应当震耀威武，征讨四夷。’独魏卿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魏卿之言，果然收到效果。今颉利被擒，其酋长或在京带刀宿卫，或依制度管理部落。魏卿，朕这些日子常想，能有今日的成果，皆是你的功劳，只是可惜封德彝未见今日局面。”

魏徵谢道：“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并无功劳。”

李世民摇头道：“朕任用卿等为重臣，卿等能堪其任，成就今日功业，岂能是朕一人的功劳？魏卿，请勿推却。”李世民这几天，一直思索魏徵那日与温彦博的一番争论。他想不通素来见识非凡的魏徵，何以在这个问题上固执其陈腐之见。贞观之初，魏徵力主对百姓施以教化手段，同样是人，他对突厥人却有了分别。看来人之思虑皆有自身之局限，以魏徵之能，尚不能免俗，何谈他人？

李世民又问道：“魏卿，刚才温卿简略说了两派的主张，想你应该归入安抚一派？”

“臣主张安抚，不可妄动刀兵。”

“你既这样说，朕就加入安抚一派吧。温卿，你知事政事堂，今后再有这等小事，只要不失了朝廷本意，你们须当堂定之，不可再来扰朕。”

温彦博躬身领旨。

后日，鸿胪寺派使一名，持节前往岭南宣谕。那冯智戴及冯盎本心并不想反叛，只是因为与邻近官府不睦，遂生龃龉，这些天又听说朝中欲派大军来镇压，正在那里惊惧不已。猛见天使来到，又听其宣讲了皇帝之谕，其词恳切，意甚抚慰，不由得将担足了的心事放了下去。那名来使顿时成了座上宾，冯智戴、冯盎使出浑身解数，百般侍候。他们感恩皇帝大德，要求随来使一同返京面圣。

两人在两仪殿见到李世民，在那里叩头不已，口称：“臣等万万不敢有反心，奈何与相近州府不睦，其动辄欺凌我等，更放流言说臣等要反。所幸皇帝圣明，降恩抚慰，臣等感激涕零。”

李世民见一场刀兵之事消弭为无形，龙心大慰，回顾群臣道：“边

境动辄来讯说有人要反，也不究其原因。人若不陷入绝境，怎么会轻易要反呢？”他轻声唤两人：“起来吧，站起来说话。”

李世民发现冯智戴所说中土之语很是流利，大为诧异，问道：“冯智戴，你为南蛮酋长，缘何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土之语？”

冯智戴躬身禀道：“臣父向来羡慕中土文字，臣幼小之时，臣父就礼聘一名教师，专门教授臣习诵《五经》，若不是遭逢乱世，臣还幻想入京赶考呢。”

“这么说，你定是会吟诗作赋了？”

“臣水平不高，约略能凑上几句。”

李世民转向萧瑀道：“萧公，你出一题，让其吟之。”

萧瑀躬身道：“他们入京面圣，极想得到圣上的恩泽，还请陛下命题最好。”

李世民不再推辞：“嗯，好吧，可是来一个什么题儿呢？”这时，庭院内几只栖在树上的乌鸦被惊起，“呱呱”地绕着屋檐飞行，李世民笑道：“冯智戴，你看，外面有乌鸦飞起，此为题面，你试咏之。”

冯智戴扭头向窗外看去，心中酝酿着诗句，想起自己千里迢迢来京，无非是为了族人能安居乐业，遂吟道：

上林多许树不惜一枝栖

遂使绕房庭恓惶乱奔离

此诗句一吟出口，群臣击节叫好。李世民满面笑容，说道：“你既吟乌鸦，更引申他意。不想边鄙酋长，竟然有如此才高之人。冯智戴，你不用忧心。朕将全树皆赏给你，岂唯一枝可依？”

冯智戴与冯盎又复下拜，齐声道：“谢陛下。”

萧瑀赞道：“冯智戴之诗，堪与三国时曹子建之七步诗媲美。只不过曹子建当时面临杀头之厄，而冯智戴今日蒙陛下赐题，顿成章句，流传后世，即是一段佳话了。”

李世民又命二冯平身，轻声道：“朕今后对四夷之人，多加恩信，不动辄胁之以兵威。东突厥破灭之后，朕收拢其众，妥善安置，使其安居乐业，想你们应该听说过。自今以后，你们可安心带领族人，与中土之人和睦相处。冯智戴，你每年至少要入京一回，朕还想欣赏你的诗才。”

冯智戴躬身答应。

此后，朝廷将冯智戴所辖之地更名为归思州，以冯智戴为刺史；将冯盎所辖之地更名为述昆州，以冯盎为刺史。这两州皆属羁縻府州性质，隶属桂州都督府管理。

第二十一回　大理卿慎剖疑案　李世民悔伤人命

李世民这日召来陈君宾，让他到塞上走一圈，向其嘱咐道："塞北之地不宜种植，然那河套地区土壤肥沃，又有灌溉之利，极宜种植。突厥人向来以游牧为主，你要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手把手教会他们农桑之事。朕既然定下教化突厥人之策，须使他们逐步改变游牧的习惯，若他们能在河套上种植成功，尝到甜头，就会影响其他突厥人。陈卿，朕知道你理农桑之事是一把好手，此次前去帮助突厥族人，并非单是劝课农桑，而是大有深意。"

陈君宾一开始听说让自己去塞上种植，有点摸不着头脑，待李世民细说究竟，他方才回过味儿来，躬身答道："臣明白。"

李世民又问道："陈卿，朕改授你为太府卿，这一段感觉如何？"

"臣以往为外官日久，凡具体事可手到擒来。乍一主持太府寺，其府藏管理也还罢了，唯掌财货之政令，感觉有些生疏。许是眼光短浅，不能把握全局所致。"

"嗯，熟悉一段时日，就会慢慢适应了。你有州府理财经验，触类旁通，在这个职位上应该能发挥作用。对了，朕这一段时间一直忙于关注东突厥之事，对天下农事顾及不多。依你眼光，今年农桑收成究竟怎样？"

"当李尚书率军北征的时候，臣心里一开始实在担忧，总怕战事旷日持久，耗费钱粮太多，不料此战短促，耗费不多，且一点都没有影响国内农桑之事，臣心里也就踏实了。看今年的光景，秋收大熟是十拿九稳的。至于今年以后，只要风调雨顺，不出大的灾难，粮食收成绝对没有问题。陛下，今年的租赋收上来之后，府库定然更加充盈。"

"是啊，希望老天能够顺承民意，不降灾害为好。"

"这一点不用陛下操心，即使稍有一些不顺，亦可保相当的收成。"

"怎么讲？"

“臣这些日子仔细想来，觉得眼前的情势能够抵御轻微的灾害。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陛下登基以来，以‘农为邦本’宣谕官员、百姓致力于农事，以‘抚民以静’制定诸多兴农措施。天下之人以兴农为第一要务，皆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懈怠，此为取得好收成的最大保证。此外，户部督促各地依势利用渠沟之利，并适当修缮，另经常检查各地水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以前的‘小水则大涝，无水则大旱’的状况。”

陈君宾的这番话说得李世民眉开眼笑，心花怒放，说道：“你有如此的眼光，还自谦目光短浅？好了，你去吧，此行若能教会突厥人耕种，又是大功一件，朕会重重赏你。”

陈君宾退出后，李世民起身走出殿外，令人抬他到大理寺。

杜如晦病重之时，李世民前去探病，杜如晦知道自己日子无多，推荐戴胄为尚书右仆射。李世民原来以为戴胄文墨不精，不宜身居相位，现在应杜如晦之情，不免爱屋及乌，遂决定要授戴胄为尚书右仆射。

谁知戴胄却坚辞不就此职，他恳切说道：“陛下，忠直执法是臣之长处。方今天下靖乱之后，正是将陛下宽仁精神布与百姓之时，臣现在渐入佳境，还是不离开最好。”

李世民见戴胄意志坚决，遂改授李靖为尚书右仆射。今日兴之所至，他想到大理寺看看戴胄究竟在忙些什么。

进入大理寺正堂，就见戴胄居中坐在正案前，大理丞孙伏伽、张蕴古一左一右侍座两旁。堂下立着跪着一干人，正是审案的时候。戴胄见皇帝驾到，急忙带领孙伏伽、张蕴古等人前来迎接。李世民挥手止住他们道：“你们继续审案，朕在一旁听着即可。”戴胄令人搬来一张高凳将其放在堂中的左上首，李世民缓缓坐下，示意戴胄继续审案。

戴胄审的案子是近日轰动京师的一桩大案。东市板桥店主张迪，经营有方，将小店整治得很是兴旺，去年又娶妻刘氏，其妻貌美如花，风流婀娜，引得周围人更是羡慕。这日刘氏回娘家，张迪独自在店中操持，未至中午，店内已客满。其中卫州杨贞等三人宿店后，次日五更时分即离店归家。天明时，有人发现张迪被人用刀刺死，血污满地。京师捕快前来验案，将店中之人尽数扣押，一一问询，这时有人指点说杨贞等三人已于五更时离去。捕快即快马去追，果然追上杨贞三人，捕快将其身上佩刀要过来验看，将杨贞之刀从刀鞘里拔出的时候，只见上面沾

满了血迹。这下子，捕快认定杨贞是凶手，将其带回京中，然后囚禁拷讯。那杨贞一开始坚决不承认，后来熬不过受刑之苦楚，只好承认自己是凶手。

按照唐制，各地凡有流放、死刑以上之犯人，需统一送往大理寺复验，经核实无误，再将案卷移交给刑部供皇帝勾决。杨贞现在供认不讳，又有凶器为证，京兆府将其定为死罪，然后将人犯及案卷送交大理寺复验。

由于此案发生在京城之中，传言甚多，戴胄亲自带领孙伏伽、张蕴古复验此案。那杨贞一入大理寺，即叫屈不已。戴胄仔细查问，觉得疑点不少。首先，杨贞与张迪无冤无仇，没有杀害张迪的动机；其二，那把沾满张迪血迹的凶刀是个最大的破绽，若杨贞果然为凶手，其行凶之后定然会将刀上血迹擦干，不会大模大样地留下杀人的证据。

戴胄和孙伏伽、张蕴古商议多次，觉得此事过去已久，当初作案时的痕迹肯定荡然无存，不好复验。他们昼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好计。

孙伏伽来到板桥店，将当日住店之人及平时与店主有来往者，只要年满十五岁，统统将之带入大理寺询问。到了午时，将众人释放，独留一八十余岁的老婆婆，至晚方才放回。第二日，孙伏伽将昨日的故事又重演了一遍。

张蕴古带领两人悄悄来到板桥店周围，他们身着便装，找人搭讪。其中一人，落暮时潜伏在老婆婆的居处，观察入室之人。两日间，就见一名叫夏梦轩的人接连入室找老婆婆问话。

戴胄汇集了各方讯息，觉得有了谱儿，遂让人将杨贞、夏梦轩、刘氏及有关的街坊邻居带入堂上讯问。李世民入堂的时候，他正在讯问刘氏。

刘氏一身素衣，脸带悲戚，眼角落下几滴珠泪，愈发显得楚楚可怜。戴胄问道："刘氏，张迪被杀之日，你缘何突然离去？"

"贱妾那日得到讯儿，说家母身子突然不适，因急急回了娘家。"

"胡说，本官派人核实过，你父你母最近身子好得很，从未有一点

小病。本官这里有你家邻居证言，你想看一看吗？”

刘氏眼珠一转，说道：“小女子思念父母，回娘家时莫非一定要有理由吗？”

戴胄见到刘氏眼波流转，应答机智，没有惶然之态，是一个有主见之人，话锋一转，又问道：“立在那面的有一人名为夏梦轩，你认识吗？”

刘氏眼光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慌，既而坦言道：“认识。他是拙夫生前的好友，在店之左旁开有一家书画店，平时与拙夫来往较多。”

戴胄哼了一声，让刘氏起身退往一边。他忽然提起惊堂木，“啪”地一拍，喝道：“夏梦轩，跪下！你知罪吗？”

那夏梦轩一身文士打扮，生得体态风流，貌似潘安。他今日被带来大理寺，心想可能要作为证人被讯问，神色相当坦然，现在闻听戴胄呼喊，犹如五雷轰顶，双腿不自觉地跪了下来。好一会儿，他才缓过神来，颤声道：“小人不知大人何意？小人向来守法经营，与邻里相处和睦，不知有罪。”

“你自恃貌美，手里又有几个臭钱，这些年，你勾搭糟蹋了多少女子？”

“小人至今尚未婚配，来提亲的人相当多，至于说小人勾搭女子，却是无从说起。”

“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某年某月，你骗奸王家之女，结果造成一尸两命，可是有的？”

这件事儿邻里尽知，那王家之女酷爱书画，常来夏梦轩店里购买。这样一来二去，架不住夏梦轩的甜言蜜语，竟然献身，不久怀孕。王家为遮丑，遣人来提亲，谁知夏梦轩尝了新鲜，不肯答应。那王家之女觉得无颜见人，遂上吊自杀，造成一尸两命。

夏梦轩振振有词：“她自寻短见，与小人何干？”

戴胄继续说道：“至于你勾搭有夫之妇，何止数人？知道街坊邻居

怎样评价你吗？说你是一条为祸邻里的淫贼！”

那边的刘氏闻言，将一双怨怼之眼，轻轻瞥了夏梦轩一下。

戴胄又一拍惊堂木，喝道：“本官再问你，你是何时将刘氏勾搭上手的？”

这句话宛如晴天霹雳，震得夏梦轩和刘氏都傻了眼。好在夏梦轩多经历尴尬之事，很快恢复了常态，辩解道：“小人与刘氏之夫生前友善，过往甚密。至于说小人勾搭刘氏，那定是不怀好意之人诬陷小人。”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刘氏每到你的店里，你即将店门关起，你们一男一女在内都做些什么勾当？你自以为你们做得天衣无缝，然街坊邻居不是瞎子，他们皆知你们的好事，只可惜独独瞒了张迪一人。诸位证人，你们可据实将夏梦轩之劣行一一说出，不能饶了坏人。”

张蕴古果然叫来了数名证人，他们一五一十将夏梦轩与刘氏勾搭成奸的过程说了一遍。其中细节堪为详细，竟然有人隔着板壁偷听了两人第一次成奸的过程，将两人肉麻的言语当堂复述了一遍。从其对话中可以感觉出，两人成奸非是一人之愿，而是双方有意，水到渠成。

李世民在一旁听知此言，觉得很是有趣。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想那当初听壁之人亦为好事之人，不承想今日到了堂上反成了证据。

戴胄又喝道：“刘氏，你和奸夫跪在一起，速将谋害亲夫一事从实招来。”

那刘氏脸色变得煞白，遵戴胄之命上前跪下，她稳了一下神，镇静说道：“不错，贱妾不该做下对不起先夫之事。然大人说贱妾谋害亲夫，委实是极大的冤枉。就是再借给贱妾几副胆子也不敢办这等伤天害理之事。何况，贱妾与夏梦轩皆是无力之人，先夫体格强壮，我们又如何是对手？”

戴胄心里暗赞这妇人不是一个瓤茬儿，因转向夏梦轩，冷冷说道：“你们果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要让本官将诸般证据一件件搬到你们面前，方才信服？传薛老太太。”

那名八十余岁的老婆婆在人搀扶下，颤巍巍来到堂上，早有人搬来座儿，让她坐下。戴胄大声问道："薛老太太，这两日晚上，是否有人到你宅中？他到你宅中又干了些什么？"

老婆婆眼光在堂内转了一圈，然后将目光射向夏梦轩，朗朗说道："回大人话，老婆子在这里受到大人的热情款待，回宅后，他……"她用手指向夏梦轩，"他就入宅询问。老婆子平时孤独一人，难得有人上门，这夏梦轩进宅之后，又是送礼物，又是好言询问，句句追问大人对老婆子说些什么。"老婆婆年已八十余岁，可眼不花，耳不聋，说话也很流利。

戴胄厉声问道："夏梦轩，你平日难得到薛老太太宅中一顾，这次缘何如此殷勤？这能说明什么？无非是你杀了张迪，心里发虚，想来打探本官的态度。"

夏梦轩有些慌张起来，然口气依然强硬："小人与张迪交厚，极想知道到底是谁杀了好友。我找薛老太太问询，亦在情理之中。"

"好，本官不怕你嘴硬。"戴胄又大声道，"传一干人证上来。"

只听门外一阵脚步响，有十数人走到堂上。戴胄不想再给夏梦轩喘息的机会，连续向其发问。

"你们说不是张迪的对手，可是若在酒中下了麻药，那张迪岂不是软瘫如泥，任你宰割？夏梦轩，你那日到三松堂买了一包麻药，现有店主在侧见证。本官问你，这包麻药买用来何用？

"你们奸夫淫妇混在一起，又想图谋张迪的财产，就密谋了一番好计。刘氏为了避人嫌疑，匆匆回娘家以达到不在场的目的。可你忘了，那张迪和夏梦轩晚上所吃的酒饭，还是你到青云楼订来的。这里有青云楼与你接手的伙计，谅你抵赖不掉。

"是夜，夏梦轩与张迪一起吃酒，其间，隔壁的邻居李某因明日有亲戚来京，找张迪订房，看到你们两人在那里相对饮酒。张迪还拉李某过来饮了数杯。李某，当时的情景是不是这样？

"时辰刚交子时，夏梦轩入板桥店找当值伙计，要求借取棉被。伙计觉得你与店主相熟，且以前也来借过，遂将一串钥匙交给你，任你自

取。过了半个时辰，你又匆匆赶回，说用不上棉被因而送还，伙计又将钥匙交给你，任你入房放还。夏梦轩，你来取送棉被是虚，偷拿了杨贞的佩刀，前去杀了昏迷中的张迪，然后将带血的刀子插入刀鞘放回原处以此陷害杨贞，却是实实在在。

“杨捕快，那日主动向你提起杨贞五更出发的人儿，是不是眼前这厮。”

杨捕快拱手答道：“不错，正是夏梦轩提醒小人，让我们立刻去追杨贞三人。”

戴胄冷笑道：“夏梦轩，刘氏，任你们智计周全，终究还要露出狐狸尾巴。”他又猛一拍惊堂木，喝道：“本官这里人证物证俱全，你们纵是千般抵赖，也一样难逃一死。”

夏梦轩在戴胄的连续追问中，早已经败下阵来，他瘫倒在地，有气无力地说道：“我筹措此事可谓隐秘，你缘何如同亲眼见到？”

刘氏见夏梦轩果然招了，心中如同死灰，为乞活命，她泪飞如雨：“大人呀，贱妾与这恶人通奸是实，可他谋害先夫，贱妾却是一点都不知内情。贱妾回娘家，又代订饭菜，皆是他吩咐贱妾去做的，贱妾压根都不知道他想杀了先夫啊。”

夏梦轩见到刘氏反咬一口，狠狠说道：“你这个恶妇，事儿不都是你做出来的？我爱色偷乐是实，从未想过杀人图财，若不是你多次让我杀了张迪图下这么一大笔财货，好过神仙般日子，我焉有今日？哼，你休要梦想，黄泉路上，我们还是做伴吧。”

刘氏如疯了一般扑过去，伸手欲抓夏梦轩，骂道：“好奸贼，你血口喷人。”未及夏梦轩身侧，早有衙役将其按了下来。

一桩冤案真相大白，原来是一对奸夫淫妇行图财害命之事。与张迪相熟之人知道张迪极是本分，且神情木讷，唯知干活，不讨刘氏喜欢。那夏梦轩虽名声不好，然貌美嘴甜，又有侍候女人的本事，惹得刘氏将一颗心都抛在他的身上。既而又想做长久夫妻，才定下除掉张迪之策。这日刘氏见杨贞等人带刀入店，又知他们五更要出发，遂决定当日动手，就有了以后曲曲折折的案情。

杨贞当堂向戴胄叩头不已，涕泣道："小人此次已知必死无疑，不料竟然有青天大老爷替小人洗雪了冤屈。小人回家后，自会造出大人的长生牌位，日日祷祝大人身体安康。"

戴胄喝令衙役将夏梦轩和刘氏押入死牢，然后微笑着对杨贞说道："今日案情大白，你可即时回家，至于长生牌位之事，就不必做了。本官为大唐之官，秉承的是皇帝的旨意。杨贞，你今日既洗雪了冤屈，更有大幸，皇帝一直在旁边听着呢，你还不赶快上前叩拜？"

李世民今日来大理寺一身便装，其入堂时并未表露身份，别人仅知道其地位尊贵，却不知道他是皇帝本人。

杨贞听说皇帝一直坐在面前，顿时惊呆了，他跪着爬到李世民面前，叩头不已，语无伦次："草民沉冤得雪，真是皇恩浩荡，草民……"

李世民立起身来，说道："罢了，平身吧。戴卿理案最是公正，有冤必申，有罪必罚，你刚才说要为戴卿立长生牌位，回家后就日日祷祝吧。此案所以能攀上你，你本身也有缺失。想那佩刀是用来护身的，可你懵懵懂懂，被人偷走又复送来，没有一点觉察，因有此厄，也怨不了别人。"

杨贞闻言无话可说，只好叩头不止。

戴胄让衙役将杨贞等人带出，堂上仅剩下他们君臣数人。

李世民微笑道："朕今日来大理寺也是兴之所至，不承想看了一场好戏。众卿家，有你们在大理寺替朕守把，天下即会绝了冤屈，亦是百姓之福。"

戴胄道："此案影响太大，天子脚下，竟然有人持刀行凶，引起京师震动。臣等想要将之办成铁案，就明察暗访下了一番功夫。今日的情景，圣上都看到了。夏梦轩难抗铁证，率先吐口，那刘氏却是个厉害角色，若夏梦轩也如刘氏那样，决不承认，此事就要大费周折。臣想下一步，只好对他们动严刑。只是这样一来，案子就做得不太漂亮，会大打折扣。"

"以理服人，以证据使其无法抵赖，此为戴卿办案的高明之处。好哇，你们这样做，就避免了屈打成招的弊端。京兆府当初审理此案时，

若不是简单地认定杨贞是凶手，继而严刑侍候，刘氏的阴谋也不会得逞，就不会有后来的曲折了。戴卿，你可让人将此案过程详记一遍，朕再以明诏形式转发各地，让各州县以此案例为榜样，明辨是非，避免冤狱，使坏人依法受罚。”

“臣遵旨。”

“朕刚才看了你们的审案过程，既然来了，就干脆看个清楚。戴卿，可领朕入死囚牢里看一看。”

“陛下，牢内光线很暗，味道又不好，最好别去了。”

李世民坚持要去，戴胄等三人只好引导他到死囚牢里探视。

死囚牢设在皇城之外，这里是一个死角，周围没有居民居住，仅有孤零零的一座囚牢。

牢子们事先已接通知，大理卿要陪皇帝来此巡视，他们皆手执火把站立在各个牢门旁边。李世民一入牢门，见牢子们排列整齐，目不斜视，又见地面甚是洁净，遂赞道：“嗯，他们将牢狱管理得不错。朕以前也入牢探视过人，满眼所见污水横流，那股气味难闻得紧。戴卿，你们做得对，人犯有罪自有法律惩之，不能将其视为猪狗而虐待之。”

他们在走廊里行了几步，李世民看到一间牢房里有五六个人在那里探头探脑，遂指引道：“打开此房，朕要进去。”

门前的牢子打开巨大的锁头，将门推开，大声道：“皇帝驾到，赶快跪迎。”

里面的六名囚犯听说是皇帝到此，一时不知所措，慌不迭地跪下，然不知说什么才好。

李世民入内，回顾戴胄道：“戴卿，这些人都犯了死罪？”

“是，他们的案卷已移往刑部，只等陛下勾决了。”

李世民将六名囚犯看了一遍，说道：“都抬起头来。你们既然犯了死罪，自然有必死之道理。不过案情曲折，其中若有冤屈者，你们也可说出来。”

六人本来抬起了头，听了这话，又复低下。

“你们不要心有顾虑，莫非见大理寺有人在侧，不敢说话吗？你们但说不妨，朕替你们做主。”

戴胄说道：“圣上最注重宽仁慎刑，你们若有冤屈可说出来，当着圣上之面，本官立刻改正。”

这时，其中一名老者缓缓抬起头来，说道：“戴大人断案，最讲究证据，不妄加猜测硬行攀扯。罪人所犯之罪，并未夸大，所以就绝了申诉之意。我们六人，皆是一样心思，唯盼圣上勾决晚些日子，就可以多活数日，万一赶上大赦，还有活命的机会。”

剩下五人连忙点头。

李世民感叹说道：“以律执法，讲究证据，为狱应当若此！戴卿，从你判罪的人犯口中说出这等话，朕心甚慰，你们也可以满足了。”

李世民话音未落，忽听外面有人大声喊道：“冤枉啊，冤枉啊。”

李世民笑道：“戴卿，朕刚才赞了你，那边就有人大呼冤枉，看来这牢中之人并非都认其罪。走，我们看看去。”

与此牢房隔了一个门，就见一人伸出双手于栅栏之外，口中大呼冤枉。

李世民走到门前，问此人道：“你有何冤枉？可一一说来。”

那人涕泗横流，喊道：“青天大老爷，小人好端端地在家，被他们凭空抓到这里，你要替小人申冤啊。”

戴胄喝道：“李好德，你胡说什么？眼前的是皇帝陛下，你还不下拜？”

李好德听说眼前之人是皇帝，“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叩头道：“圣上啊，小人无罪，是有人诬陷小人，请圣上明鉴，放了小人吧。”

李世民回首问戴胄道：“这人犯了什么罪？”

“李好德系相州人氏，经常骂天骂地，今年以来，竟然开口骂圣上，还说自己奉上天之命，要起兵推翻我朝。”

李世民又仔细观察了李好德一番，见他周身肮脏，形容委琐，不像是有大志之人，遂疑惑问道：“他？他有这个能耐？”

“臣也不信，只不过案子移来的时候，证人证言甚是齐整，他确实说了许多妖妄之语。”

李世民不再继续这个话题，扭身向牢外走去。到了院子里，张蕴古躬身向李世民禀道：“陛下，那李好德确实言涉妖妄，然另有隐情。”

“有什么隐情？”

“臣与李好德为同乡，知道此人患有癫疯病，其发作之时就会胡言乱语，自所难免。其清醒之后，将发病之时所说之话尽数忘掉，所以他今日才大呼冤枉。”

“戴卿，是这样吗？”

戴胄答道：“蕴古曾向臣提及此事，臣想到其家中核实一遍，再请太医署为其鉴定。只是李好德新入狱不久，臣近日又忙于张迪的案子，事情就耽搁了下来。”

“依《武德律》，若有人患癫疯病而胡言乱语，是否该惩办？”

“律中果有此条，若其有病，不该惩办。”

“那好，你们赶快将李好德有病与否核实清楚。若他真的有病，可立刻放他出狱。”

“臣遵旨。”

张蕴古喜形于色，躬身道：“圣上明察，臣代李好德感恩不尽。”

陈君宾奉旨来到塞上，随带数百名有经验的农夫及大量种子。突利将他迎入帐中，陈君宾宣示了李世民的旨意。

突利听说李世民让自己的族人学会种地，不免诧异道：“圣上此举

有点强人所难了。要知我们族人，生来就知养马牧羊，逐水草而居，若让他们年年月月居于一地，还不闷坏了他们？”

陈君宾说道：“突利刺史此话差矣，你们以前游牧草原，居无定所，完全靠天公赐给你们衣食。这几年塞北大旱，草枯缺水，使你们受损不少。若从此定居一地，开荒种植，即可免了此虞。圣上的这番心意，实实在在是为你们着想。”

突利想想也有道理，然面有难色，叹道：“要想说服族人舍牧就田，难啊。”

“不妨，我沿途见夏、胜两州之地，水草肥美，可让他们一面放牧，一面种植。突利刺史，我此来带有帮种之人，圣上还专门赏赐了种子。明日，你带我到河套地区查看一番，先决定下种的地方。”

河套地区位于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之南，河水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其水清澈舒缓，在其主河道之北，又平行着马加河与河水相通，其间生成方圆数百里的套状地区，该区域内水网纵横，土地肥沃，极宜种植。

陈君宾和突利骑马绕河套转了一大圈，陈君宾兴奋地挥鞭指道：“真是好土地啊！突利刺史，你看此地四季不缺水，土壤肥沃，可以种植各种庄稼。嗯，若把日期计算好，将江南的稻米引种至此，亦未尝不可呢。”

突利笑道：“陈大人见了此地兴致盎然，我当奏明圣上，就让你长期在此安营扎寨，专心经营此地。”

“好呀，我求之不得。临行之前，圣上问我到了京中是否习惯，我回答说很闷。若圣上答应，我就将家人带来，长期在此开荒种地。”

两人知道这是戏言，当不得真，因为李世民压根儿就不会答应。

陈君宾一心在这块土地上，说道：“突利刺史，明日我们就开始动手吧。你挑选一些人，让我的人手把手教他们，争取一年有成。”

突利点头答应。

回帐的路上，两人在马上扯些闲话，突利问道：“陈大人，你刚从

京城中来，可知道颉利的近况？”

“他呀，听说待在京城里很不习惯。除了上朝以外，就日日待在家中足不出户，和外人没有来往。听说他郁郁不得意，数与家人相对悲泣，容貌枯惫。”

“颉利的性格不是这样，他以前好动，怎么忽然变了性子？”

“是呀，圣上也是这样想。圣上心想颉利定是心情郁闷，就想给他换一个环境。知道虢州吗？虢州那个地方多麋鹿，可以游猎。圣上想授颉利为虢州刺史，让他到那里换换心境。孰料颉利不知如何想，向圣上辞谢不愿前往，依旧留住京中。”

突利长长叹了一口气，感叹道：“为人太过刚强则易折，颉利若一直转不过弯儿，必摧其自身心力。昔日汗国强盛之时，他不加珍惜，终于使其败落。到了眼前的境况，他仍思昔日的荣光，唉，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大唐强盛，不以威权欺凌四夷，真正是四方归心。每月，我这里都有数拨人经过，前往京师朝贡。这些人，皆是汗国以前所辖部落之人，瞧他们那兴冲冲的样子，以朝贡为荣。大唐以德服天下，这番心情我也是刚刚体会出来，想颉利肯定还不能想到此点。”

陈君宾微笑道：“突利刺史能体味圣上的这番心意，其实不易。你下次入京时，不妨找颉利谈论一番，使他能有觉悟，心情也会好起来。”

突利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李世民导人谏诤，臣下踊跃上疏，蔚然成风。御史台中有两人，名为权万纪和李仁发。他们累累上疏，言及百科之事，提出了一些相对不错的建议，获得李世民的信任，被授为侍御史。该职位负责纠察百官之失，可以随时弹劾，提出惩办意见。这两人商议要将百官的一举一动都掌握下来，遂暗暗在各衙署内布置眼线。一段时间内，他们能将百官之失及时举报到李世民那里，因此，愈发得到李世民的信任。然他们的手段太阴，百官有一点错处往往夸大数倍，渐渐引起了百官的反感。只是碍于皇帝宠信他们，一时敢怒不敢言。是时，马周也入御史台为侍御史，稍稍明白了他们的手段，以为其手段不光明正大。权万纪碍于马周是皇帝钦点官员，不敢过分得罪，但仍然忍不住讥刺道：“侍御史的职责就是弹劾百官，若仅以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例说一些大道理，不都

是废话吗？要想称职，总要弄出一些皇帝不知道的事情，方见手段。”

权万纪和李仁发这日从大理寺内线处得到情报，两人如获至宝，急忙写出奏章送往宫中。

李世民午休之后，看到了权万纪和李仁发的奏章，他阅罢大怒，立刻写了一份手诏让送往刑部。

刑部见手诏上仅写一行字：“速将大理丞张蕴古拉往东市，斩讫报来，钦此。”他们不敢怠慢，急忙带人到大理寺去捉张蕴古。

李世民在殿内来回转悠，心中暴怒不已，恨恨骂道：“这个该死的张蕴古，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竟然敢愚弄朕，该杀，该杀。”

他焦急地在殿内等待刑部复奏，因等待不及，又派一名太监去催。

这时，一名太监来报：“皇上，大理卿戴胄在殿外求见。”

李世民知道戴胄此来是替张蕴古说情，恼怒更甚，说道：“不见，让他在殿外候着。”

过了一会儿，那名太监又来报说：“圣上，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门下省侍中王珪、秘书监魏徵前来求见。”

“哼，又是来替张蕴古说情的。让他们也在殿外候着，待张蕴古人头落地，再放他们进来。”

这样约过了一个时辰，刑部尚书方入宫复奏：“奉圣上旨意，已斩了张蕴古之头。”

李世民斥道：“你们办点小事就这么拖拖拉拉，竟然用了一个多时辰，砍个头就这么艰难吗？”

刑部尚书想不通李世民今日缘何这么大的火气，申辩道：“陛下在贞观之初曾经说过：死者不可再生。从此每处决死囚，须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今日杀了张蕴古，因是圣上特诏，就省了这些程序，臣以为办事的速度不慢呀。”

李世民不耐烦地挥手道：“好了，你退下去吧。”

刑部尚书言犹未尽："陛下，张蕴古到底因何罪致死？按照朝廷的制度，每杀一人，须将其死罪原因张榜公布，以警示后人。"

"朕回头另有诏令，届时你自会知道原因。"

刑部尚书张了张嘴，有心再说话，终归不敢，遂躬身退下。

李世民退回案前坐下，然后挥手道："让他们都进来。"

戴胄等四人一溜儿进入殿内，戴胄走在最前面，李世民见他眼角挂有泪痕，知道他已得知了张蕴古的死讯。

四人向李世民行礼，李世民问道："你们挑这个时辰入宫，有什么事儿要奏？"

戴胄说道："臣急急入宫，是见刑部拿着圣上手诏，入大理寺将张蕴古抓走，并送往东市斩首，就想找圣上讨一个情儿。现在张蕴古的头已落地，救之已晚，臣想问个明白：张蕴古到底犯了什么死罪？"

魏徵、房玄龄、王珪也奏道："臣等前来，正为此意。"

李世民冷笑道："张蕴古平日一派儒雅之气，现在看来，他其实是道貌岸然，心怀鬼胎。你们想不到吧，他竟然敢来愚弄朕！"

张蕴古原来是庐江王李瑗的幕僚，李瑗谋反被杀，李世民下令不追究牵连者，这样，张蕴古辗转入了京城。张蕴古入京城后向李世民献上了自撰的《大宝箴》，其中论及时政，观点精辟，且文辞凝练，博得了李世民的嘉奖，被授为大理丞。任职之后，他勤恳务政，公正处事，口碑相当不错。

戴胄追问道："臣愿闻其详。"

"好吧，朕若不将其中详细一一说出来，谅你们也不会甘心。戴卿，记得那日朕去狱中巡察吗？其中有一名叫李好德之人大呼冤枉。张蕴古当时对朕说，这李好德犯了妖妄之罪，是因为他患有癫疯病，犯病时说话胡言乱语，自所难免。朕当时也信了这厮的言语，嘱你访查清楚，若李好德果然有病，可以立即放出。"

戴胄点头道："不错，确有此事。臣得了圣上的旨意，立刻派人出

外访查，并让狱医为其会诊，事有凑巧，那李好德昨日在狱中又犯病。臣正准备将此事向圣上奏闻。”

“哼，你想不到吧。那李好德之兄为相州刺史，是张蕴古的好友。张蕴古那日得了朕的言语，晚间即带酒食入狱室与李好德同饮，他们在那里吆五喝六，好不热闹。就是在这个晚上，张蕴古将朕的言语告诉李好德。到了第二日，那李好德在狱中得意忘形，逢人就说：皇帝已饶我罪。你们看，张蕴古以大理寺之官，却与囚犯混迹一起，既馈酒肉，又入狱共饮，无非因为那李好德是其好友之弟，就存心包庇。他处心积虑套了朕的话，使其谋得逞，存心想愚弄朕，你们说，他该不该杀？”

戴胄顿首道：“陛下，张蕴古与囚犯同席，露泄陛下之语，与囚犯又有亲密关系，确实有罪，然其罪不至死。陛下，臣派人访查清楚，那李好德确实患有癫疯病，他前日在狱中又发作一次，狱医入室确诊。张蕴古所奏并非虚妄，确有其事。”

“哼，焉知不是张蕴古通风报信之后，那李好德在狱中诈疯呢？”

“臣之证据确凿，不敢欺瞒圣上。”

房玄龄、魏徵、王珪在旁边听着他们君臣两人辩论，心里头升起一阵寒意。他们想不到李世民居于大内之中，却对外面的动静知道得一清二楚。像这狱中之事，从人之背景到诸般细节，举报得事无巨细，犹似亲眼看见。

魏徵谏道：“陛下，臣想戴大人之言，亦有道理。那张蕴古确实不该泄露圣上之语，且有瓜田李下之嫌。若李好德果然有病，则张蕴古所奏并不虚妄，其有罪当罚，然罪不至死。陛下不信戴大人之言，然臣想那向圣上奏事之人，是否也有偏颇之处，乃至断章取义，夸大其词呢？”

王珪也奏道：“圣上原来规定有制度，凡死刑之人须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处决之前还要由刑部履行查核之责。圣上今杀张蕴古，就免了这些程序，臣以为有些不妥。”

李世民见这三位大臣都替张蕴古说话，又见房玄龄在一旁默默，因问道：“玄龄，你以为呢？”

房玄龄缓缓说道："陛下曾经说过：死者不可复生。张蕴古今日被杀，其即使有罪，也须慢慢审理，核查清楚，以不负天下之望。事已至此，还望陛下将各方之言验证一遍，方为不枉。"

房玄龄的言语虽然比较缓和，但李世民听得出来，他明显和其他三人一个鼻孔出气，也就不想听下去，遂挥手道："朕今日心情有点乱，此事明日早朝时再说，朕今晚会好好想想此事。你们退下去吧。"

李世民是夜沐浴一番，不令人侍寝，独自一人倚长灯之下读汉人之赋。汉赋之中，他偏爱枚乘的《七发》，不仅因为该赋有华丽的辞藻，更喜其中那汪洋恣肆的结构及此起彼伏的警句。因读的次数不少，他对其中的一些段落能够背诵。此时他触目所及，只觉语句熟悉且字字珠玑，遂诵出声来，一气读完，待他诵到"于是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的结尾句子时，心情也因此舒畅起来，就披衣而起，绕室漫步。

想起了白日之事，他现在彻底回过了味儿。自己当时暴怒之下，认为张蕴古耍了小花招行包庇之事，难以听进戴胄等人之劝，才误伤了人命，现在追悔莫及。看来人之性格确实有缺陷，若兴之所至不加抑止，就会做出乖张之行。自己多次说过要以秦始皇、隋炀帝为鉴，日常平静之时还做得不错，一遇情绪波动时就将之抛到九霄云外。像自己多次说过"死者不可复生"，"国之大莫大于法"之语，缘何一到此关头就忘得一干二净呢？这次杀了张蕴古，上次杀了卢祖尚，两个官声不错的吏员死于自己之手，自己的这种行为又与隋炀帝之行有何不同？

李世民懊恼地走到窗前，用力一把推开窗子，一阵风恰好透窗而入，吹得他脑子更加清醒起来。

明日如何处理这尴尬的后事呢？

李世民躺在榻上，在上面翻来覆去思索此问题，迷迷糊糊中，也不知到什么时辰方才入睡。

第二日一大早，只听净鞭三响，百官鱼贯进入两仪殿参加朝会。李世民待群臣奏事完毕，方才说道："朕昨日错杀了张蕴古，现在追悔莫及。可是张蕴古的脑袋已经落地，朕再后悔，他也不能复生了。朕想了一夜，此事错在朕身，因要惩罚自己。虞卿，你过来。"

虞世南出班站立在李世民的面前。

“你立刻代朕拟出《罪己诏》，将朕错杀张蕴古的过程详细写出，表达朕之追悔不及心情。诏成之后，今日要明发天下，使天下之人知道朕之失。”

李世民因为错杀一人而发《罪己诏》，实在大出群臣意外。自古以来，人们奉行“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信条，多少皇帝滥杀无辜，臣下以为这是皇帝的权力，不敢有言。像张蕴古之罪虽不至死，毕竟也有错的地方。因此颁发《罪己诏》，群臣中有部分人认为是小题大做，没有必要，因为这样容易降低皇帝的威信。

果然，有数名大臣出班向李世民哀求，请其收回成命。

李世民坚决不同意，说道：“皇帝的威严不是靠严厉来维护，须使臣民知道，皇帝不是神灵，也有犯错的时候。如此，上下同心且互相监督，方是治国之大道。为人者皆爱顾及颜面，然因顾颜面忘了处事的规范，所失会更多。朕为皇帝，一言一行皆对天下影响甚大，若为维护暂时颜面好看，置国家法律于不顾，长此以往就会失了天下。虞卿，你速速拟诏，晚间前要明发出去。”

虞世南躬身答应后退回班中。

魏徵及戴胄等一班人见李世民如此悔悟，心里顿时释然。房玄龄出班奏道：“圣上如此高风亮节，臣等心里实在明朗。臣等掌刑部，未遵守决死刑犯须三复奏的条文，也有失处，请圣上一并降罪。”

李世民挥手道：“刑部当时坚持要三复奏，朕暴怒之下不许，则此事错在朕一人，与你们无涉。玄龄，张蕴古人死不能复生，你可嘱吏部前去抚慰其家人，可以复其官荫以为补偿。”

“臣遵旨。”房玄龄答应后退下。

李世民将戴胄叫出来，说道：“张蕴古此次被错杀，主要因为朕雷霆一怒，将朝廷制度都抛在一边。假若依三复奏的程序去办，将时间缓了下来，朕也许会在镇静之后，不坚持杀之。由此来看，这处决死刑的程序非坚持不可。”

戴胄奏道：“处决死囚须三复奏的条文，自《北魏律》至《隋律》皆有之。隋末大乱，炀帝敕天下窃盗以上，罪无轻重，不需奏闻，皆

斩。由此将杀人权下放至州县，无异鼓励臣下滥杀，使不少无辜者冤死在刀斧之下。我朝颁布《武德律》之后，将决死权集中于中央，不至于滥杀无辜，可前有卢祖尚，现有张蕴古，皆因陛下严词之下，有司不能坚持制度。由此来看，能否坚持制度，关键在于陛下。”

李世民觉得戴胄的话很刺耳，然细想想也是这个理儿，遂转身取过两支金箭，令身边太监送下台去，说道：“此箭自今日起，一支置于大理寺，一支放于刑部，你们见此箭如见朕亲临。今后理案判断时，你们须以国家制度及程序行之，若朕再有临时之语与法相违，你们可持此箭找朕说理。你们行事但凡依国家制度，则此箭之威力大于朕本身。”

房玄龄和戴胄接箭在手，感到手中之箭沉甸甸的。此箭今后对别人不具效力，唯对皇帝本人进行制约，自古至今，这样的事儿委实不多见。

李世民又想了一下，说道：“为了避免再犯误伤人命的错误，律令的条文须修改一下。自今以后，诸州决死囚时须严格执行三复奏的程序，至于京城以内，两日内须复奏五次，这样相对慎重一些，可以避免冤错案的发生。”

李世民又想起修改《武德律》的事儿，便将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叫出来询问。房玄龄现任尚书左仆射，总理全国之务，要忙碌一些。而长孙无忌以开府仪同三司参与朝政，时间上相对闲暇，其精力多放在主持修改法律之事上。

长孙无忌奏道：“臣与房仆射主持修改法律，共召集学士凡二十三人，现在已将前朝律典悉数收罗，以《武德律》为蓝本，对其中的律、令、格、式逐条对照，先汇成集注，再依现实逐条删减。争取再过五年，使新法出台。”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法为国之权衡，时之准绳也，须谨慎为之，不能有漏洞。无忌，玄龄，你们制定新律时，要以错杀张蕴古为鉴，以宽仁慎刑之精神厘改之。且要法令统一，不能律文互出，造成漏洞，为人所趁。”

房玄龄、长孙无忌躬身领旨。

魏徵奏道：“律令形成之后，不可数变。立法时须审慎而行，不可

轻立；既立之后，必须审定，以为永式。愿新法成就之后，百年之内无须变更。”

李世民笑道：“魏卿所言保持律令之稳定，这一点很重要，为立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是新法成就之后，百年不变，朕看这一点断难做到。”

戴胄又奏道：“臣判案之时，觉得以往法令太过繁琐。甚至一罪之中，竟然有数条说法。律令不简约，让我们这些执法之人不能尽记，易生繁文，导致严刑。臣以为所定新法，务使简约，便于操作。”

长孙无忌不同意戴胄的说法，驳斥道：“天下万端，若归于一条刑之，必使执法者望文生义，凭空中猜测良多，使法令失了本意。”

李世民同意戴胄的建议，说道：“朕观隋律，见其中有斩刑二百余种，流刑有一百余种，可见其律繁而苛。无忌，戴卿让新法简约，仅是说了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以宽平的原则厘改之。比如将斩刑改为流刑，将流刑改为徒刑。法律的作用不在罚治本人，关键在于警示他人不可再犯，就是将人都杀了，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用处？朕今日在这里说一条原则，新法成后，其斩刑及流刑条目各自不得超过一百条。”

李世民又唤出戴胄和刑部尚书，谆谆告诫道：“至于新法未成之前，你们还要以《武德律》为基准判案。判案之时，要以宽平的原则慎用死刑、流刑。如此一来，你们的肩头责任很重，若执法之人心术不正，极易发生卖狱之事，这样，御史台定然会参这些不法之人，则咎由自取。”

戴胄和刑部尚书顿首道：“臣等当先正自身，再诫约属下，不敢胡作非为。”

第二十二回　唐皇动怒斥佞臣　戴胄辞世留英名

经历了误杀张蕴古事件之后，李世民沉闷了数日。他深刻自责，以为造成误杀事件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那日魏徵询问道，到底是何人奏闻此事？李世民默然不对，未说出权万纪和李仁发的名字。他以为他们作为侍御史，及时向皇帝奏闻百官之失，为其应尽的职责，至于错杀张蕴古，罪不在奏闻之人，关键还在皇帝自身。

从内心里说，李世民还是欣赏权万纪和李仁发的。这两人竭尽全力，时刻观察百官的动静，将其言行及时上奏给李世民，使他及时察觉到百官的动态，无疑是自己灵敏的耳目。

权万纪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甚至将一帮宰臣都不放在眼里。还在张蕴古事件之前，两人就上疏指责房玄龄、王珪，说他们掌内外官考，考课百官时由其好恶而妄下评语，致使考课很不公平。

这让李世民犯了难，房玄龄和王珪是自己亲信的大臣，两人素来谨慎且忠心为上，按理不该发生这样的事儿，然权万纪和李仁发言之凿凿，应该不是无端之语。李世民有心想叫来房玄龄和王珪责怪一番，又怕不妥当，遂使人叫来魏徵问询。

魏徵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当即说道："玄龄与王珪皆是朝廷旧臣，素以忠直闻名，为陛下信任。他们考课众官，京官与外官相加，总数有千名以上，其间若有一二人之考课与事实不符，亦属正常。"

"若按魏卿的意思，朕没必要去查问他们？"

"是呀。臣以为玄龄与王珪非为阿私，若果是事实，陛下也不便直言相斥于朝廷，可委婉转告令其驳正；若所谏者其言虚妄，须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句话，即会挫伤玄龄和王珪心智，更为不美。陛下，臣这样说，非是偏爱他们，是从该事的大处着眼。"

"嗯，如此，朕就按下不问。魏卿，朕一直以为你遇事直抒胸臆，没有任何顾忌，然从这件事上来看，你并非一竿子直到底呢。"

魏徵不直接回答李世民的话，反问道："臣想向陛下举奏之人，定是那权万纪了，是吗？"

李世民点头。

魏徵接着说道："陛下，臣每每举谏，皆从事件大处着眼，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这就是臣与权万纪的差别所在。恕臣直言，权万纪的话有时候言过其实，请陛下闻奏时三思。"

"权万纪近年来恪守本职，随时察群臣之失，其所上奏章，数量列群臣之首。魏卿，别是因为他抢了你的风头，因而嫉妒吧？"

魏徵拱手道："陛下此话言重了。臣以谏诤闻名，本意是开群臣谏诤之风气，至于有人才具超臣之能，他们一样为国效力，臣见之唯有欣喜，哪有一点嫉妒的念头。权万纪与李仁发固然勤勉，然有两处地方与臣等不同，臣心里委实担忧。"

"有什么地方不同？"

"第一点，他们的心机有了偏差。他们主纠察百官之失，却忘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主旨，一味去查访百官的错处，不问产生的原因。这样一来，他们挟陛下之威，视百官如草芥，势必造成百官战战兢兢，惊惧不安，使他们缩手缩脚，做事只求平安，不敢有错。陛下，什么人才没有错呢？不干事的人永远都没有错，干事的人必然有错，且干事越多，错处难免越多。难道，他们想使百官成为不干事之人吗？如此，天下大事与庶务，谁来替陛下办理？由此来看，权万纪他们以卑小之心态，唯查错处，不思大道，就失了为人臣的道理。"

李世民微笑道："你说得有道理，然群臣之失总要有人去查，至于如何处理，还要由朕来断之。此点不用多说，你接着说第二点。"

"第二点，权万纪和李仁发这样做的目的，想以此来向陛下邀功，以图仕进。以此例为证，玄龄与王珪考官之时，他们作为侍御史同堂考课。既然以为不妥，缘何不当堂向玄龄提出？反而当面不说，回去后具状向陛下邀功。从此点上就可看出他们心术不正，请陛下明察。"

李世民一时默默不语，觉得此两人的心地确实有些阴暗，然两人毕竟是自己欣赏的耳目，他现在还转不过弯儿来。

魏徵见李世民不以为然，不想再多说，遂躬身退下。

魏徵走后，李世民仔细品咂他刚才说过的话，这次错杀张蕴古之后，他大为震动，心里对权万纪和李仁发就有了些许疑问。

事情也很凑巧，房玄龄不知怎么惹起了权万纪和李仁发的怒火，两人先是搜集了房玄龄的一些小错处，具成一疏，又联手写了一篇《拔士论》，其中的主要意思是人之思虑有限，一个人不可以总管数职，以此来说明房玄龄居要职而不能称其职，隐含有换掉房玄龄的意思。

李世民看罢他们的奏章，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然后让人唤来魏徵和马周。

两人入殿施礼之后，李世民令将权、李两人的奏章交给他们看。魏徵、马周低头细阅奏章，李世民举步向窗边踱去，就见秋日的光芒呈金黄色，将殿外涂满了一层。今年由于风调雨顺，加上百姓精心呵护，金秋季节果然又取得了大熟。各地来的奏章显示，他们按期收缴了租赋，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市面上的粮价应声而落，每斗谷仅值十钱，是近二十年来粮价最低的一年。

按照往年的惯例，若有如此好的年成，李世民早在芙蓉园里召集群臣设宴赏菊了。然因为有错杀张蕴古的事儿，他一直提不起兴致来。

李世民转身又踱了回来，走到两人的面前，见他们还在那里全神贯注地阅读，遂不耐烦道："你们皆有一目十行之能，左右就那么一点破事儿，还值得你们如此认真？"

魏徵抬头道："这权、李两人不知为何对玄龄如此上心，观其情状，非要将玄龄扳倒不可！陛下，臣所以细细读来，就是要窥破他们为何有这般良苦用心。"

李世民目视马周道："马周，你与他们皆为侍御史，此事若由你来说，当怎样处置？"

马周躬身道："陛下，臣闻自古帝王欲致天下太平，须赖股肱之臣之力，房仆射随陛下日久，大至军国之谋，小至台阁规模，其赞襄多矣。权、李两人多择房仆射细小之处，似有以偏概全之嫌，臣为侍御史，断不会从此处入手。"

魏徵思索了一下，说道："陛下，权万纪上次奏闻玄龄与王珪考官不平，臣后来细细想来，觉得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趁陛下广开言路之机，企图浑水摸鱼，以达到诬陷好人的目的。其不是谏诤，而似讪谤！"

李世民问道："讪谤？魏卿，你是如何来区别谏诤与讪谤的？贞观之初，朕为开言路，曾赐给孙伏伽兰陵公主园，此后，以你为首，群臣渐开纷竞直谏之风气，权万纪与李仁发上疏言事，亦似谏诤啊。"

"陛下，所谓谏诤，是以无私之心，以激切之语，言及政体及君主之失，其主旨以国事为要，不以私情而毁一人。像臣以往谏诤，多指陛下之失处。臣这样做，非是单纯想找陛下的错处，须知君国一体，陛下之身与国脉相连，陛下闻谏修身，则是天下之福。所谓讪谤，即是无识之人胸怀私情，以细枝末节，据此恶语中伤，徐图扩大，达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依魏卿这样说，权万纪与李仁发即是讪谤了？"

"对呀。无识之人，好行谗毁，交乱君臣，与国无益。陛下任用玄龄等股肱之臣，非是因他们昔日功高，实际因他们皆有德才的缘故。权万纪他们这样做，达到的效果即是离间君臣之情，为小人之行也。且君臣交恶，君主雷霆一怒，臣下定然遭殃，若长此以往，臣下缩手缩脚，非是陛下之福。"

"这样的话，你上次已经说过了，朕还没有忘记。"

"陛下，隋炀帝暴政之时，如虞世基等小人，采用阿谀奉承的手段，取媚皇帝，对下则威福自重，损坏朝纲。到了我朝，皇帝推行清明政治，一些小人就改换了方式，像权万纪、李仁发等小人，他们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受其蒙蔽，以为其忠直，借以警策群臣。权万纪等人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其所奏之事，往往夸大其词。陛下这样做，其实是昵奸臣而损自身，张蕴古被错杀，即是最好的例证。"魏徵的这番话，说得李世民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弄得他情绪不定。

马周观察李世民的神色，知道他听了魏徵这番犀利的话，有点承受不起，遂改换话题禀道："陛下，权万纪在各衙司里安插耳目之事，果然是奉旨而行吗？"李世民不明所以，迷茫地问道："安插耳目？这又是

什么意思？”

马周叹了一口气，说道：“果然是他们擅自行事！臣沐皇恩入了御史台，那日权万纪和李仁发找到臣，说圣上有旨，须在各衙司里安插耳目，以便就近观察百官动静。臣初来乍到，不明所以，就未作答复。权万纪见臣不配合，当时就冷笑道：‘你沐浴皇恩，从一布衣擢为职官，如今有圣上旨意，你却不奉旨，是何道理？’臣答道：‘圣上的旨意定当遵从，然我初来御史台，须先熟悉台内事务，待过了这一段时间，定然随你们出外访查。’他们见臣意志坚决，遂悻悻而去。”

“后来怎样？”

“后来，这两人很是忙碌，在各衙司物色人选，然后秘密晓以圣上之旨，说服其留意衙中主官动静，然后急传给他们。张蕴古那日入狱进酒，即是他们设在大理寺的眼线及时报出的。”

李世民一听，顿时大怒，一掌拍在案上，骂道：“反了，反了，这两人伪称朕旨，找死！”他向一名太监吼道：“去，传戴胄速来见朕！”

魏徵闻言将眉头皱起，叹道：“权万纪他们这样做，陷圣上于不义境地。外人若闻知此事，定然说圣上是他们的主使。”

李世民大怒，在殿内转来转去，吼道：“这两贼实在该死！朕多次说过君臣如同鱼水，他们在各衙司里安插耳目，群臣定然以为是朕让他们这样做的，如此，群臣会认为朕所言皆是虚话，以为朕骨子里并不相信他们，才有此防范措施。哼，朕定斩两贼之头，以洗雪朕之蒙冤。”

魏徵拱手道：“陛下以前多次说过，曹孟德多行诡诈，深鄙其为人。陛下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使诈道以御臣下。权万纪、李仁发不识陛下之心，妄想以一些卑劣之行取信于皇上，其势断不能久，终究要败露，陛下决意处置他们，则群臣定会拍手称快，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李世民停步道：“魏卿，看来人之欲其实难抑啊。流水清浊，在其源也。权万纪以讦为直，以谗为忠，其实还是投朕所好，因而大行其道。唉，朕力图以明君来匡正自己，自诩做得不错，谁知还是盲人摸象，不知全貌。这两人行此事日久，众卿定是大受其害，是吗？”

马周答道：“臣多次明访各衙司，他们见了御史台来人，有噤若寒

蝉之状。”

魏徵说道：“他们见了御史台之人，其畏惧之状仅是表象，暗地里他们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如此一来，群臣对权万纪他们又恨又怕，对朕呢，定是一片怨望之心了。”

魏徵答道：“陛下所言极是，臣听闻后向陛下犯颜直谏，奈何陛下听不进去，权万纪他们不免更加得意。”

李世民悠悠言道：“魏卿，朕知错了。想是朕即位以来，所行措施皆收到成效，这几年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前些时又拿下东突厥，心中不免得意，就疏忽了克制己欲。”

马周听李世民提起东突厥，急忙插话道：“对了，权万纪那日对臣下提起，说东突厥告破，皇帝在京中赐予突厥人官职上百名，这些人在京中居住，保不定他们再行阴谋之事，也想在突厥人中安插耳目呢。”

“该死！”李世民又是一拍条案，脸色变得铁青，“朕视华夷为一家，权万纪这样胡闹，定然会寒了这些突厥人之心，不是将朕的这番苦心尽付诸东流了吗？”

李世民又喃喃道：“萧公作为御史大夫，知事御史台，难道就没有发现权万纪他们的劣行？竟然不管不问吗？”马周辩解道：“萧公忙于参知政事，对御史台的细务留心不多。他在衙内多次说过，当初圣上曾经责怪过房、杜仆射陷身于事务堆里，因让我们这些下属各司本职，不需要事事皆报。”

李世民斥道：“朕当初确实责怪过玄龄与如晦，然并没有说过让他们放手不管。管理好本衙的事务，是主官之职责。萧公这样讲，失于偏激了。”

这时，戴胄进入殿来。待其施礼毕，李世民吩咐道：“戴卿，你速派人将权万纪及李仁发押入大理寺中。”

“陛下，此两人犯了什么罪？”戴胄抬头问道。

李世民将那份上疏抛给戴胄，说道：“这两人妄事毁谤，欲离间我

们君臣之情，此罪一也；他们假传朕意，擅自在各衙署内布置耳目，以监督百官，此罪二也；他们以讦为直，以谗为忠，妄想以此邀宠，此罪三也。”

戴胄以前也风闻这两人的劣行，只是辨不清谏诤与谗毁的区别，才不敢下手，现在皇帝下旨捉拿此两人，心中大喜，答道：“臣遵旨，这两人妄行其是，惹动群臣之怒，是朝中的祸胎，圣上此举定然大快人心。陛下，只是律中没有这方面的表述，如何定罪？”

李世民断然道：“从严从重！他们假传旨意安插耳目一事最为恶劣，且流毒弥散，太伤人心。仅此一条，就是死罪。”

魏徵谏道：“陛下盛怒之时，定然嫉恶如仇。依臣意见，此两人之罪由大理寺依律定之，然后布告天下，使人人知闻。”

李世民同意魏徵的意见，嘱戴胄速去办理。

戴胄走后，李世民喟然叹息道：“朕自即位以来，谋求和谐之君臣关系，如魏卿你们纷竞直谏，就是和谐之表现，朕心甚慰。不料变起叵测，险些被此二人坏了大事。须知良臣之重要甚于君，昔蜀后主刘禅昏弱，因有良臣诸葛亮辅国，才维持了三国鼎立之局面。朕若听了权万纪之语，将玄龄等人换下，后世定然会说，朕连蜀后主都不如。”

魏徵拱手道：“圣上毕竟识破了两贼的奸心，是大唐之福。依臣看来，他们若将玄龄参下，毕竟事小，若是其布置的耳目网成了气候，那才是极大的祸端呢。”

李世民点头道：“不错，若其成了气候，定然造成君臣相猜、群臣人人自危的局面，届时，你们定然唯唯诺诺，不敢言语。马周，你们作为侍御史，今后监察百官，须使正道，不可再用歪门邪道损朕名声。”

马周躬身道：“臣谨遵圣旨。”

“魏卿，你要拟一道诏，其中要申明：自今以后，有上述讦人小恶而失大节者，当以谗人之罪惩之。”

魏徵躬身答应。

李世民又叮嘱道：“此诏中要说明谏诤与讪谤之区别。朕自贞观之

初开始导人谏诤，数年来蔚然成风，若今后有人惧怕讪谤而不敢开言，亦非吾意。有句话叫作矫枉过正，我们不可蹈此覆辙。”

魏徵顿首道：“陛下这样说，臣深为折服。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魏卿的话，有时率性而发，也有现在温和的时候。嗯，不错，为君者若不能知人，知人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确实为一糊涂君主。马周，朕简拔你于布衣之丛，可谓知你任你，然后面的两句话做不到，就不是尽善尽美。朕今后力图擦亮眼睛，明辨忠臣与奸臣的差别，让你们这些忠臣放心：朕不是喜怒无常之人，不会凭空冤枉一个忠臣。”

魏徵拱手道：“陛下，臣以前说过，此生追随陛下，愿做良臣，不愿做忠臣。”

李世民恍然大悟，连声道：“对，对，你们追随朕，不可做忠臣，希望你们都是良臣。马周，看你迷茫的样子，恐怕不明白个中原因吧？魏卿，你将其中道理再说一遍，也让朕重温一回。”

魏徵侧过头将比干等人的事迹说了一遍，马周顿时明白了魏徵的苦心，拱手道：“臣明白了。臣今后既做良臣，也做忠臣，作为臣子，要以国家为重，个人的事儿不用考虑那么多。”

“哈哈，魏卿，瞧马周的境界又比你高上一层。不过，朕知道你想用如此比喻致劝诫之意，也就不怪罪你了。”

魏徵明白李世民这是在说笑，遂转向马周道：“哼，想不到朝中还有一个愚忠之人。马周，你愿意做忠臣，就由得你，我却不奉陪了。”

三人皆相对莞尔。

到了傍晚之时，萧瑀闻听大理寺将权万纪、李仁发下在狱中，不明白所以。他找到戴胄问讯，戴胄说是奉旨而行。萧瑀扭头就走，闯宫求见李世民。

李世民此时正召来房玄龄、长孙无忌、王珪、温彦博说话，那萧瑀入殿向李世民施礼后，直截了当问道："陛下，权万纪和李仁发两人一直忠心办事，向为陛下欣赏，缘何不明不白就将他们投入狱中？"

房玄龄代答道："想是萧公不知，此两人背着你在各衙署中广布耳目，行讦谗之劣端……"

萧瑀不客气地打断房玄龄的话，说道："什么讦谗之劣端？他们不过发现了你和王珪的一些短处，房仆射，这些事儿不是你和王珪做出来的吗？你们对朝廷尽管有大功，但不能尽掩一切，你说，权万纪和李仁发是凭空捏造事实，妄图来诬陷你们吗？"

房玄龄和王珪顿时变得哑口无言。

温彦博劝道："萧公，你不能一味上火。权、李两人以谏诤之貌，行卑劣之实，圣上已经洞察了两人的奸谋。你想想，他们布置耳目四处打探百官的隐私，若此风一开，定然形成君臣相猜，臣下畏惧的局面，就违了圣上要造清明政治的号召，以及君臣如同鱼水的初衷。"

萧瑀听不进去温彦博之劝，大声道："不错，要行清明政治，须让臣下的一切言行皆排于案面，没必要躲躲闪闪。权万纪他们这样做，正是遵从了圣上的旨意。温中书，你这样说，是不是也有把柄落在了他们手里？"

温彦博顿时气急败坏，张口结舌道："我……我……我有什么把柄？萧公这样说，未免强词夺理！"

萧瑀一席话，将眼前的几名大臣驳得哑口无言。还在上一次李世民免其官的时候，李世民曾谆谆告诫他要能容别人之言，不可一味恃强。他此次复职之后，一开始还能收敛一些行为，奈何人的性格为天成，靠别人劝说及自己抑制，效果终归不大，时间一长，其秉性又会彰显无遗。近来，房玄龄、温彦博等重臣到了他面前，经常会发生争执，这些人顾念他老臣之颜，不愿与其辩出个高低。这样信马由缰，萧瑀渐渐又恢复了往日的凌厉风采。

萧瑀转向李世民道："陛下一直导人谏诤，如此将权万纪和李仁发下在狱中，定然阻塞言路，其祸害不小。臣以为应当即将他们从狱中放出，言其无罪，方能挽回一些影响。"

李世民见萧瑀当面斥责几位大臣，宛如训斥孩童一样，心里渐渐有气，他问道："萧公，你为朝中老臣。朕问你，这些年处理政务，你一贯正确吗？"

"老臣不敢将话说得太满，其间肯定有错处。只是太上皇和陛下顾念老臣之面，恕了老臣的错处。"

"对呀，朕若抓住你的这些短处，不顾其余，一棍子将你打到底，你心中的滋味如何？"

"老臣不敢有怨言。"

"不错，若是这样，你定然口中无怨言。可是，你心中就那么坦然吗？朕看未必！朕说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就是群臣尽忠尽心办事，难免有错处，朕不以偏概全，不动辄惩罚，只要他们能够觉悟到不足，今后有心改之，就是好官，朕依然重用。"

"臣明白。"

李世民的话音忽然变得凌厉起来，大声说道："权万纪、李仁发两贼未体会朕的这番心意，他们居心叵测，眼目中群臣皆是坏人，以为参倒的人越多，他们的功劳就越大。萧公，他们的行动，与魏徵等卿的谏诤有着本质的区别。简言之，魏徵等人谏诤，语言激切，然心地光明，而权万纪他们貌似谏诤，其实心地幽暗，实为小人。

"还有，权万纪假传圣旨，在各衙署中安插耳目，他们这样做，一是想向朕邀功，二是想抓住群臣的把柄。若长此以往，他们定然将朝中搅得乌烟瘴气，使群臣人人自危。萧公，到了现在，你还看不出他们的极大危害吗？朕所以错杀了张蕴古，皆是此两贼之功。"

李世民这一番疾言厉色，说得萧瑀低下了头，不敢再接腔。

李世民立起身来，在殿内踱了几步，扭身说道："朕授你为御史大夫，是让你管好御史台的事务。由此看来，你这些年放任自流，让权万纪、李仁发妄行其是，险些酿成一个大祸端。萧公，这是你的责任。"

萧瑀心里不服，喃喃道："侍御史监察百官为其职责，若日日端坐衙中，能瞧出什么事儿？"

这句话更加惹动了李世民的怒火，他嘴一张就想大声呵斥，又想萧瑀毕竟是老臣，若当众失其颜面，终究不美，遂缓缓说道："萧公，打从今日起，御史台的事务你不用管了，你今日回府，要在宅中静静想想这些事儿。十日后，你若想得通，依旧到政事堂议事；若想不通，你来找朕接着辩论。许多事，当时也许看不清，待缓一缓，也许能看出究竟来。"

李世民的话很明白，就是当场罢了萧踽的御史大夫一职，让其回家思过。看到萧瑀一时愣在当地，李世民不待他回答，唤人过来吩咐道："即刻送萧公回宅。"

萧瑀走后，李世民说道："看来人的能力确实有差别，像萧公就不宜处理具体事务。朕原想萧公性格耿直，嫉恶如仇，才让他知事御史台。出了这档子事儿，还是朕任人不明啊。"

房玄龄问道："陛下，萧公去职，今后谁来主持御史台呢？"

"马周。朕以前说过，要不拘一格选人才。这一次，我们就从马周试起。不讲资历，给其历练的天地，试一试他的本领。玄龄，可让吏部暂册马周为御史台主事。"

王珪谏道："马周原是布衣，其沐浴皇恩，扶摇直上，会不会引起人们的非议？"

"朕唯才是举，马周到底行不行，过三月后，大家再来评议不迟。"

群臣躬身退去，李世民唤过长孙无忌，说道："萧公性格刚强，宁折不弯，老而弥辣。他经历了今日的事儿，心中定然抱屈。你明日去他府中，代我致言，让他好好思索，不要想差了念头。"

长孙无忌道："不妨，萧公毕竟是个明事理的人，他今日议事冲动，过了明日，自然会平静下来。"

"然他毕竟为老臣，经历这两番罢官，颜面上肯定挂不住。你对他说，十日之后，请他到政事堂议事，不用再找我来辩论了。"

"万一他坚持辩论呢？"

"那也由着他。"

过了十日后，萧瑀径直到政事堂议事。他思来想去，觉得李世民一直礼敬自己，且仍许他参与朝政，也就没有脾气找李世民辩论。

戴胄秉承李世民“宽法慎刑”的旨意，对解来人犯逐个审讯，妥善断案。到了这年年底，全国被断死刑者仅仅二十九人。

消息传出，朝中一部分人顿时哗然。他们认为如此宽大，一些刁民劣徒难得教训，会愈加狂妄，进而荒弛法制。这些人知道戴胄是秉承了李世民的旨意，不敢在朝堂上当场提出，然心有不甘。这日朝散之后，他们在朱雀门前唤住戴胄，向他兴师问罪。这其中，以鸿胪寺少卿苏世长居首。

苏世长原是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李世民登上皇帝之位后，根据其善辩能言的特点，让他与唐俭、温彦博一起对付东突厥。苏世长善于外交辞令，胆子又大，让他出使番国确实用其所长。贞观初年，东突厥国势强盛，苏世长到了突厥牙帐，一点都不示弱，常常敢于和颉利争辩，其辞色不屈，可谓不辱使命。这样一来，弄得颉利没办法，就想拿钱财珠宝来贿赂他，孰料苏世长软硬不吃，当场拒绝。回到长安，李世民得知了这个消息，赞扬道：“苏卿犹如古之唐雎，在国势悬殊的境况下，能够不辱使命，委实难得。”

苏世长这会儿将其言语如刀似箭地掼在戴胄的身上。

“戴胄，你站住。老夫问你，天下有那么多犯重罪之人，你为何将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古往今来，老夫也曾听说过有卖狱之事，然都没有你卖得如此干净，且如此大胆。”按照官品，苏世长犹在戴胄之下，然他与李渊交好，又放浪大胆，任何人都不怕，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外人都让他三分。他可以直呼朝中任何大臣的名字，毫不顾忌。

戴胄脸上很平静，没有一点被激怒的样子，沉静地说道：“我是否卖狱，苏公你说了不算，我不承认你们又不信。怎么办呢？最好由谏议大夫上表参我，再请御史台派人来大理寺核查清楚。若最后查实我确实有卖狱之事，我愿自己把自己锁起，自行入狱。”

苏世长一瞪眼睛，大声道：“好哇，想不到我朝的大理卿竟然是一个无赖之人。你这样死猪不怕开水烫，摆明了以为我们没办法治你。好，我们算是一帮愚民，可当今圣上呢？难道你能逃过他那锐利的眼

睛？”苏世长在这里说话，那些附和之人难以插进话来，只好随着苏世长的话尾，齐声道：“对呀，对呀。”

苏世长又愤愤说道：“哼，你行卖狱之事，难道是光明正大之举吗？这些事儿，你定然做得十分隐秘，让御史台来人核查，他们既无物证又无人证，你有恃无恐想让他们当众丢丑？”

这句话弄得戴胄哭笑不得，他苦笑道：“苏公，让御史台来核查的是你，现在不让来查又是你。你说，你们到底使用何种法儿来查我？你们一口咬定我行卖狱之举，可是呀，凡事要有些证据。”

“哼，若有证据，还能容你大摇大摆来上朝吗？戴胄，其实你卖狱事小，还有更不能容忍的地方。”苏世长口口声声将戴胄卖狱的事坐实了，戴胄知道他口上的本领，也懒得与他争辩，仅淡淡地说了句：“苏公，要知诬陷也是一桩罪过呀。”

苏世长却没有听清这句话，依旧慷慨激昂地说道：“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长此以往，国中卑劣之人见此情景，定然不畏惧国法，致使犯罪者日众，使朝纲废弛。戴胄，你莫非没有看到这种后果吗？”周围人跟着起哄，齐声道：“对呀，对呀，若形成这种局面怎么办？”

戴胄沉静地说道：“大理寺仅是决断案件的一个环节，上有皇帝、刑部，下有州县府衙。每决断一案，并非由大理寺独断专行。”

苏世长说道：“不错，是这个理儿。然大理寺负责具体审理州县报来的案子，再将结果报给刑部，其审理的过程对案件举足轻重。戴胄，你以为老夫是糊涂之人，不明白其中有猫腻儿吗？”

戴胄依然神色平淡，他将声调提高了一些，大声说道：“诸位，我在这里就是再百般辩解，你们总归不信，怎么办呢？建议你们找御史台来查验大理寺，或者从其他途径探访大理寺卖狱的证据。我今日在这里放下一句话，若你们查实我戴胄受了人犯的一金一银，此事不用多说，我自然主动到圣上那里请罪。若是我的属下受了贿赂，除了要办其罪之外，我戴胄也与其同罪。”

人丛中又有一人嚷道：“你还是老调重弹。”

戴胄不理他，自顾自说道：“至于你们的担忧，说现在采取了宽仁

的原则，会引起朝纲废弛，秩序混乱，其实很有道理。法制的精神主要有两层含义：一者，使天下之人知道何为守法，何为犯法，进而循规蹈矩，秩序井然；二者，欲令天下之人产生畏惧之心，如各种刑法，其作用非为惩罚犯事者本人，更大的作用是用来警诫天下之人。由此来看，我大理寺不单单是一个判断案件的衙门，若能在判断案件过程中达到教化天下的目的，则宽法慎刑，对犯事者本人也起到了教化的作用，其功大焉。”

苏世长嚷道：“教化天下非是大理寺根本职责，你东拉西扯，无非想掩盖你放纵人犯的劣行！”

戴胄并不恼怒，耐心说道：“苏公，我尊敬你的直率和真诚，然在这件事儿上，你有些过于固执了。想秦王朝用苛律严刑，陈胜等人因大雨阻路不能按时到达戍边位置，按律当斩，终于激起他们揭竿而起。你以为，用严刑苛律就能阻住罪恶的根源吗？非也。恰恰相反，人之性格中有善恶二途，扬善抑恶，才是根本所在。圣上旨意让我们宽法慎刑，即是想让人们自觉为善，正本清源。”

戴胄不待苏世长回答，即拱手道：“苏公，我有公事在身，恕不奉陪了。我今日将其中大致道理讲了，至于你们认同不认同，可多方求证。你们欲寻我罪，那也由得你们。”说完，他推开围观的人们，大步出了朱雀门。

戴胄的这番话激起这帮人的更大愤怒，他们慷慨激昂，商定要联名上疏，一定要参倒戴胄。这其中自然以苏世长为首。

李世民一开始看到这道上疏，并不在意，觉得这是苏世长他们小题大做，就将之放在一边。两日后，他又想起这个题目，觉得其中大有深意，不能置之不理，遂在朝堂上叫苏世长，问道：“苏卿，朕看了你们的联名上疏，你们欲追究戴卿吗？”

苏世长躬身答道：“不错，臣等以为大理寺放纵人犯，一来有卖狱之嫌，二来实乃祸害国家之举。那日臣等当面质问戴胄，他抬出陛下的牌子，还将臣等教训一番。”

李世民笑道：“你们以国事为重，敢于直抒胸臆，率情而作，朕很欣赏。自贞观初年开始，朕导人谏诤，终于形成今日广开言路之局面，朕心甚慰。苏卿，朕希望你保持如此精神，见到不合理的事情，可以直

接说出来。”

苏世长答道：“请陛下放心，臣这等脾气，至死难改，只要不招烦就好。”

李世民点点头，将戴胄唤了出来，说道：“戴卿，苏卿他们参你，非是对你个人有意见，实因他们不忘国之大体，你明白此节吗？”

“臣明白。”戴胄躬身答道。

“知道就好。苏卿，戴卿在这件事儿上没有做错，他确实秉承了朕的旨意。现在使用的还是《武德律》，其中条目不免苛刻，朕嘱玄龄、无忌他们要以‘宽法慎刑’的原则成就新律。现在新律未成，戴卿的所作所为与《武德律》相较，肯定要宽宏许多，这怪不了大理寺。”

苏世长道：“既然是陛下的意思，臣等无话可说。”

“你们无话可说，朕今日却有话可说。你们所争执的看似一件小事，其实其中蕴藏有很深的意思。大家回忆一下，贞观初年我们曾定下‘抚民以静，唯重教化’之国策，这些年我们做得怎样？魏卿，你是当初的首倡者，可由你来回答。”

魏徵出班道：“陛下当时定下‘抚民以静’之国策，并辅以已故杜仆射所提四条措施：曰去奢省费，曰轻徭薄赋，曰选用廉吏，曰使民衣食有余。该国策即是以农为本，兴农为要。经历了这数年时间，已经收到很好的成效，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至于‘唯重教化’，陛下接受秦朝及前隋使用苛政严律之教训，不以霸道治人，而教化施于民心，使民风淳朴、政治清明，像以‘宽法慎刑’来处置犯人，即是施以教化的一条途径。不过，教化的过程非一朝一夕之功，短时间内是看不出端倪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陛下，臣这样说，不知对不对？”

“很好。”李世民眼中含有笑意，欣慰地说，“魏卿向来以挑剔闻名，朕的这项国策施行至今，得到魏卿的肯定，其实不易。不错，戴卿秉承‘宽法慎刑’的旨意，的确是教化于民的一条措施。苏卿，这件事儿今后不用再提，戴卿做得不错。”

李世民的话语不多，然一锤定音，苏世长不敢再多说，只好躬身退回班中。

李世民环视群臣，一字一顿说道："本来苏卿所奏是一件小事，然朕细细想来，觉得其中大有深意。'唯重教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我们君臣以及百姓共同努力，方能见到成效。朕初登太子之位，即罢傅奕灭佛之奏。按说傅奕灭佛之初衷并不为错，当时天下人丁不旺，亟须兴旺农事，将僧尼放归本土务农，对农事定有小补，这是不言而喻的。然果真这样做了，其实是得小利而失大节。儒、佛、道之经义，深入人们心中日久，若简单禁止，必生祸乱。朕这些日子大致想了想这些经义的要理所在，愈觉其经义博大精深。像儒家尊崇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道家追求一种'清静无为'之境界，释家弘扬与人为善之思想，这些经义皆是施以教化之有力手段。朕即位以来，对这些经义不加抑止，让其散入人心即可，盖为此也。朕施政以来，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即靠朕一人之力难以成事，是众卿倾力辅佐，上下同心，方有了今日的局面。国家若仅以严刑苛法来规范百姓，即是让百姓被动地接受国法，不是让他们从心底里领会，难免挂一漏万。我们施以教化，就是要用来解决这个难题儿。"

李世民的这番长篇宏论，内容尽管驳杂，但其主旨还是明确的，即是想借用儒、道、佛之经义，来潜移默化教化大众，使人们从被动达到自觉的境界。群臣中绝大部分人能听明白，少部分人并不明白，在那里迷迷茫茫，愕然而听。

萧瑀此时已结束居家思过的日子，开始正常上下朝，他出班奏道："陛下弘扬佛法，实为天下僧尼之福。"

李世民微微一笑道："朕弘扬佛法，确实如此，然朕刚才说过，像儒、道二家，也不可偏废。萧公，你为佛家之俗家领袖人物，向僧尼传达朕之旨意时，不可断章取义。"

"臣明白。"

李世民又转向群臣道："朕崇尚儒、佛、道之经义，非是朕一意孤行，因为这些经义历经多年实践，其对治理国家有补益所致。至于一些妖人胡撰经义，乃至迷惑民众想达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那是严加禁止的。戴卿，今后遇到这等人物，你不可手软。"

苏世长领人围攻戴胄之事，经过李世民这番在朝堂上排解，使众人明白了奉行"宽法慎刑"的真正含义。此后，再也无人对大理寺的作为说三道四。

到了这年秋末，各州按例判断入案，将决死刑者报往大理寺复验。往年，这些待决人犯须由狱卒押解，将他们送往大理寺交割。今年，各州不约而同不再派狱卒押解，而是给付犯人路费，让他们独自上路到京城中集合。

十天之内，这些人犯陆续到了京中，然后入大理寺验明正身。戴胄、孙伏伽拿着各州经驿传而来的人犯名单，逐个对照，二十七名人犯，果然丝毫不差。

孙伏伽大为感动，叹道："作为死囚犯，明知入京领死，依旧按时来到，无一逃亡，此例自古至今，从未有之啊。"

戴胄点头道："不错，这些死囚犯按时入京，非是畏惧法律，其实是圣上多年教化的结果啊。伏伽，我们要把这件事儿立刻奏闻圣上。"

李世民得知这二十七名死囚犯无人押解，路上无一逃亡，按时入京，心中欢喜，在殿内绕室踱步，既而唤人去传房玄龄、长孙无忌、温彦博、魏徵、王珪、萧瑀、陈叔达、戴胄入宫。

众人到来后，李世民开口道："朕刚才读了大理寺的上疏，其中说各州报来的二十七名死囚犯无人押解，自行来京，无一逃亡。朕心内喜欢，想将这二十七名人犯尽数赦免其罪。你们以为如何？"

群臣相对而视，觉得此举匪夷所思。

戴胄赞成赦免，奏道："臣以为此举可行。教化与法律相较，教化为本，法律为末，教化深入人心，人们不妄生恶心，遂致恶行绝迹，这才是我们盼望的结果。"

魏徵奏道："赦免罪人为陛下之特权，可以偶尔为之，以达到教化的目的。教化固然重要，但不能包医百病。法律不可荒弛，毕竟，人之犯罪永远不会绝迹。"

李世民见其他人没有说话，遂断然道："此事就这样定下了。戴卿，你可组织这二十七名人犯手执朕之赦罪旨意，让他们逐州巡行，晓谕大众。"

因为有了这道赦免诏令，是岁，全国无一人断死。

到了这年底，苏世长和戴胄先后身亡。

苏世长被授为巴州刺史，他将家小留在京城，只身去巴州赴任。这位老先生入了巴州，见这里山水秀美，不愿骑马，就觅了一小舟溯水而行。行至半途，忽然一阵狂风袭来，将小舟掀翻，苏世长不会水，竟然溺水身亡。一位聪明有趣的人物就此撒手西归，可见天有不测风云，人不能知道自己死于何处。消息传入京城，君臣为之皆悲。

戴胄身亡却与杜如晦有些相似。戴胄家贫，多年来身体受亏不少。还在李渊为皇帝之时，他理政不知疲倦，往往通宵达旦。到了李世民即位，他深感遇到旷世明君，署理公事更是勤勉。这样日积一日，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日食渐少，夜不能寐，身子一日弱过一日。到了这年冬天，一日偶受风寒，即咳嗽不已，浑身疼痛，渐渐全身发热。身体这样虚弱，他依旧不上心，仍然强撑着身子到衙中理事。这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宅中，说了一声不想吃饭，就自顾自躺在榻上睡了过去。第二日一早，家人见他沉睡不醒就去叫他，触手处觉得他身体冰凉，原来其夜间不知何时已死。霎时，其宅中哀声大作。

是日朝会上，李世民见班中未见戴胄的身影，问值日侍中戴胄是否告假了？值日侍中回答并未告假。李世民心中还疑惑道，戴胄素来恪守制度，他今日不告假又不上朝定是有非常事。果然，朝散之后，戴胄的死讯就传入宫中。

李世民闻讯，先是愣怔了半天，继而无言流泪，好半天方才哽咽道："戴卿的身子固然弱，然其身亡何其速也，竟然没有一点先兆。"

待房玄龄将戴胄的死因详细奏闻给李世民之后，李世民更是流泪不已，痛心说道："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他忠直厉行，情深体国，犹胜至亲。如晦逝去不远，戴胄今又离去，玄龄，看来他们都是累死的。唉，臣子如此，我不能体贴关心，是朕之罪啊。"

李世民给予了戴胄极大的哀荣。他决定废朝三日，赠戴胄为尚书右仆射，追封为道国公，谥曰忠，另让虞世南为其撰写碑文，其出殡之日，他要亲自入其宅主祭。

三日后，李世民来到戴胄的宅中，以前他仅知道戴胄家贫，曾赏给他十万钱以补家用，今日入其宅中，见其宅中狭小，连一个致祭的地方都没有，环视宅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方才知道什么叫一贫如洗。

李世民眼中又涌出泪花，对房玄龄道："玄龄，你说，这像是朝中三品大员的家吗？"

房玄龄道："戴胄生前家庭负担颇重，又爱周济穷人，他那点儿官俸，仅够勉强度日。"

"朕曾赏他不少钱，让他改善家居，这些钱又到了何处？"

"臣听说这些钱又都助了别人，戴胄一钱未留。"

说到这里，李世民流下泪来，停了一会儿，道："戴胄作为一个三品大员，清贫如此，以致积劳成疾，不能好好调养竟然逝去，此是朕之失。朕任用你们，一来想让你们为朝廷出力，以造福天下；二来是想让你们逐步富裕，并荫及子孙后辈，不是让你们做苦行僧。嗯，今后戴胄这样的例子再也不许有了。马周。"

"臣在。"

"御史台监察百官，今后须加上这样的内容，即是要了解百官的疾苦，并及时奏闻于朕。朕这样说，不是惺惺作态，实乃发乎真情。群臣为朕尽心尽力，既而积劳成疾，相继撒手西归，而朕不能体恤，若传于后世，朕就成了刻薄之君。马周，你要切记此点。"

"臣遵旨。"

李世民环视群臣，重重说道："朕危难之时，须卿等共患难；朕享乐之时，也须卿等同欢乐。君臣一体，同舟共济，就是这话。"

李世民在戴胄灵前发表此番感言，让群臣心里很感激。

之后，李世民眼泪纵横，亲自扶灵，带领群臣哀哀切切将戴胄之灵送出了坊间。是时，戴胄的清名早已传遍了京城，许多人一大早就自发地来为戴胄送行。李世民泪眼模糊中，看见沿街两旁立满了人，心中暗暗想，清官还是最得人心的。

长安百姓见当今皇帝亲自扶灵，心中更是激动。许多人当时只是无声痛哭，忽然，几名老者尖声哭了起来，很快感染了身旁之人，就听沿途街道上皆是哭声一片。

李世民行至半途被群臣劝了回去，回宫的路上他忽然想到，眼前情景不又是一种教化的途径吗？

第二十三回　尉迟恭喜见故人　何吉罗路遇美景

戴胄逝去，李世民升任孙伏伽为大理卿。李世民伤心之余，一日将孙伏伽召来，不厌其烦地详述戴胄的生平事迹，嘱其像戴胄那样勤政为官，秉公断案，并特别嘱咐道："戴胄遵从朕之'宽法慎刑'旨意，一些人认为与法制精神相违，其实不然，以德化之手段使天下之人自觉遵之，犹胜其犯法之后之严刑。德化在前，刑法在后，这是其根本区别。"

孙伏伽自然连连答应。

转眼间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大地渐渐绿意浓染。这一日，李世民邀房玄龄、李靖、褚亮一同到春苑泛舟。春苑内，早开的花儿缀满庭间，冒出绿芽儿的柳枝斜斜地拂向水面，春风一起，将池水吹成涟漪，更将柳枝儿吹得飘忽乱摆，人面感觉此风的温柔，心中更喜。

君臣四人同坐一舟，舟尾上，一名体壮之太监在那里轻轻摇橹，舟儿无声地在水面上缓缓滑行。李世民触景生情，叹道："如此良辰美景，只可惜如晦和戴胄不能再来观赏。"

房玄龄宽慰道："戴胄逝去之后，陛下心伤不已，更勾起怀念如晦的心情。陛下，长久地沉溺于悲伤之事，最容易伤龙体。死者已矣，生者常怀追忆之心是人之常情，像陛下如此伤怀且不能释去，其实太过。"

褚亮也说道："房仆射所说极是有理，陛下要改换心情。"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朕心伤他们，非指他们两人，是由于想了许多。朕即位以来，杜淹、封德彝、马三宝、屈突通、温大雅、长孙顺德、淮安王、李纲、杜如晦、张公谨、戴胄、苏世长等人相继亡去，除了李纲以外，其死因不同，然有一点相同，即皆非寿终正寝。他们这样，还是因为替国家操心太多，以致忘了顾及自己的身体。朕夜不能寐，心想为图国家大治，就牺牲了这些臣子，若今后还是紧绷着弦儿，不知哪位大臣又会架不住。唉，朕想自己年轻体壮，就忘记了群臣的身体各异，然大家都是一样使劲儿，这样不是害了他们吗？"

房玄龄道："陛下这样想，有些责己太过。如晦他们逝去，固然与其各自身体有关，亦因天数使然，靠人力是挽救不来的。换句话说，若大臣们损伤些身体，终于使天下大治，这笔账还是划算的。"

李世民不同意房玄龄的话，认为自己作为皇帝，连自己身边的大臣都照顾不好，何谈造福天下百姓呢？李世民嘱咐褚亮，让吏部牵头，从今年开始，每年组织京中百官到太医署诊脉一番。并知闻诸州，让他们仿照此例，注意辖下官吏的身体。他对三人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如杜如晦、戴胄这样的人才，历经磨难，精于政事，然英年早逝，对国家是莫大的损失，更使自己用人时有捉襟见肘之感。

褚亮宽慰道："臣观前朝故事，若有英主出现，则从善如流，人才辈出。陛下自太原首义开始，善待属下，倾心接纳，使天下归心，人才汇集。所谓人才，要靠英主识之用之才行。像陛下从布衣丛中发现马周，且重用之，即是此例。由此来看，人才之途无穷无尽，其实不用忧心。"

房玄龄补充道："陛下于贞观之初罢每年定时选官之法，而四时听选，随阙注拟，天下才俊能够及时被选拔上来。老臣固然经验丰富，然受眼光所限，锐气不够，有了这些年轻才俊上来，就可保证顺利更替。"

李世民点头道："不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官员要被淘汰下来，像敬德就是此例，他总想着以前的功劳，不思进取，就落了下乘。不过，事儿也不像玄龄说得那么简单，朕每遇大事不敢轻托新人。像前次和颉利的战事，若轻率派一人前往，万一他是赵括或者马谡怎么办？每遇到这样重要的战事，还是让药师兄和李世勣为帅，朕最放心。"

李靖一直默默无语，并不插话，闻听此言，他拱手谦道："陛下如此抬举臣下，臣不敢当。"

李世民站起身来，哈哈一笑道："药师兄不必太谦，放眼古来将帅，能比药师兄者不出五人。朕江山稳固，这边防及四夷之事，唯靠你来运筹。"

忽听空中"嘎"的一声，一双五彩斑斓的大鸟俯冲而下，到了水面上，其双足一撑，身子就漂浮在水面上，紧随小舟，依着波浪鼓舞前进。李世民经群臣相劝，心情渐渐好了起来，看到此异鸟追随，心情大

悦，脱口赞道："好鸟。"低头对褚亮说："褚卿，座中之人以你吟诗见长，可以此鸟为题，试吟一首如何？"

"臣奉诏。"褚亮立起身来，扭头向后面观察良久，然后低头慢慢吟道：

飞来双彩鹤奋翼远凌烟

俱栖集紫盖一举背青田

扬影过伊洛流声入管弦

鸣群倒景外刷羽阆风前

映海疑浮雪拂涧泻飞泉

燕雀宁知去蜉蝣不识还

何言别俦侣从此间山川

顾步已相失衰回各自怜

危心犹警露哀声讵闻天

无因振六羽轻举复随仙

褚亮吟罢，其他人轻声赞好，因怕惊动异鸟不敢鼓掌。李世民此时意犹未尽，嘱岸上太监速去传阎立本来此写真作画。

阎立本此时官至主爵郎中，所职掌非是图画之事。只是因为其声名远播，李世民素服其能，每遇有图画之事，李世民首先会想起他。阎立本此时正在衙中理事，就见传事太监接连前来传呼，他闻讯不敢怠慢，急忙抓起画板及丹青诸物，小跑至春苑。

那双异鸟倒有好耐性，依旧随着小舟在那里随波荡漾。阎立本奔到池畔，此时已浑身大汗，他顾不了这些，即伏在池侧支起画板，凝神一笔一画勾勒，然后手挥丹粉，浓彩染出。很快，画面上显出了李世民君臣荡舟水上的轻逸之趣，以及那双五彩斑斓异鸟的美丽之姿，俨然一幅美丽的春日景象。当阎立本画成之时，其满身汗水尚未消去。

李世民令人拢舟登岸，这时，那双异鸟见水面上失去了波浪，顿感无趣，遂一振翅膀，直飞冲天。李世民走到阎立本身边，仔细欣赏那幅新成之画，只见画面上的双鸟栩栩如生，色彩斑斓，遂赞道："多亏了立本的如神画笔，将此鸟神态留驻。如今鸟儿一飞冲天，然我却能长久地体察其神韵。"

房玄龄等人见李世民神态轻松，心想，这双鸟儿来得很及时，缓解了他那郁闷之情。

李世民招呼褚亮道："褚卿，你刚才所吟之诗与立本之画相得益彰。你来，将那首诗题于此画的右下角，可谓相映成趣。"

褚亮依令题诗，众人又观赏一回，然后尽欢而散。

却说尉迟敬德还京后，仍被拜为右武侯大将军，他在京中居住数月，渐渐忘了李世民教训他的言语，又开始跋扈起来。此时，陈君宾刚被授为太府卿，尉迟敬德想起他当时不帮助自己的事儿，心中不免有气，就想处处找其茬儿。

尉迟敬德先找房玄龄和褚亮，言说陈君宾之短，让他们在年度考功之时，想办法将陈君宾的考功评为下下。房玄龄和褚亮是何等人儿，他们明白尉迟敬德的心事，不肯附和他，并当面拒绝。房玄龄耐心说服他："敬德，你随圣上建立大功，可那陈君宾也不差啊。你想，圣上刚刚即位，天下正是困顿之时，那陈君宾为一方刺史，不等不靠凭借己力，将邓州农事整治得花团锦簇，成为天下刺史之楷模，天下农桑之事因此兴旺，这是何等功劳？圣上授任陈君宾为太府卿，那是他积功而来，理所应当。"

尉迟敬德碰了个冷钉子，只好悻悻而退。回到家中，他心有不甘，又找来段志玄、史大柰等人，商量要收拾一下陈君宾。段志玄、史大柰听说了详细，怕事儿做下来惹来李世民责怪，不肯跟着他胡闹。尉迟敬德大怒，将两人赶了出去，吼道："就这么点儿小事，你们还推三阻四，枉称我们是多年的好友。哼，若是咬金在京，他定会讲义气助我的。"

尉迟敬德万般无奈，又心有不甘，只好寻来几名亲随，让他们瞅准机会，在陈君宾回府的路上，蒙头将其捶打了一顿。两日后，陈君宾鼻青脸肿上朝来，被李世民发现，追问其原因，陈君宾支支吾吾说是自己

摔成这样。李世民不相信，让孙伏伽派人去查清此事。

孙伏伽以前就听说尉迟敬德与陈君宾不对劲，他心想此事十之八九是尉迟敬德所做，奈何此事苦无证据，又无人为证，事情就被慢慢地搁了下来。

过了数日，为了庆祝一年中袭破东突厥，兼秋收大熟，李世民令在丹霄殿设宴，诏京中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来此同饮。是日晚上，尉迟敬德因为座位摆设不合，又当堂大打出手。

尉迟敬德来得较晚，来后太监将其领到座位前，他瞪目一看，见座中仅空了他一个座位，其他人已经就座，首席上坐着任城王李道宗。

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堂弟，曾从李世民南征北战，先后经历过攻打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诸役，多立军功，被李渊授为灵州总管、任城王。李世民即位后，被拜为灵州都督，颉利就是被他押送至京的。他既是皇族，又被封王，且有军功，坐在此案的首席，亦不为过。

孰料尉迟敬德看到李道宗坐在首席，登时激发了怒火，大声吼道："你有何功，敢坐我上？"

李道宗正与同案之人叙说颉利被擒情景，正说得高兴，闻听尉迟敬德向自己挑衅，也不示弱，肃然道："我为任城王，你为鄂国公，按照朝廷制度，你本在我下，又有什么话说？"

尉迟敬德压根儿就瞧不起李道宗，认为他占了皇族的便宜，未立多少功就混了个王位，哪儿像自己为当今圣上的大将，多少次冲锋陷阵，立有足以傲视天下的大功。他见李道宗今日竟然敢与自己顶嘴，又见众目睽睽，愈发觉得失了面子，遂抢前一步掂起右拳向李道宗击去，嘴中骂道："狗东西，你还敢和老子争功？"

尉迟敬德的力大，拳头又重，那李道宗想不到他说动手就动手，未作任何防备，拳头就落在左目上。只听一声闷响，李道宗的左目挨了结结实实一拳，登时迸出鲜血来，他又身体失重，只见身子一仰，"扑通"一声倒在地上。顿时，这边喧哗声起，混乱一片。

李世民此时正与房玄龄等宰臣坐在一案，闻听那面喧哗一片，急忙派人去问究竟，待他得知了原委，脸色顿时变得铁青，让人把尉迟敬德

叫过来。

尉迟敬德被人带过来，李世民劈面喝道："道宗为朝廷大员，亦是皇族，谁给了你的胆子，竟然敢在此欢宴之时，拳殴道宗，几至将其左目捶瞎？"

尉迟敬德毕竟惧怕李世民，低着头，不敢吭一声。

李世民立起身，大声道："朕阅览汉史，见汉高祖的功臣保全者很少，心中常想这是汉高祖做得不对。所以朕即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你们子孙无绝。今日观你行为，实乃居功自傲，目空一切，方知韩信、彭越被戮，非是汉高祖一人之错。敬德，你今后若是不改，恐会蹈韩信、彭越之覆辙，尽管我不愿意看到此结局。"

尉迟敬德将头低得更低。

李世民拂袖说道："好好的一场宴会，让你搅得没有了一点趣味，还有什么吃头？散了吧！左右，将敬德押回府中，三月之内，不许他出府一步，待他想明白了，再让他来见朕。"说完，转身离去，一场欢宴被搅得不欢而散。

从此，尉迟敬德就闷在府内闭门思过，常何奉李世民之令，日夜在其府门安排两名宿卫值守，不许尉迟敬德出门一步。尉迟敬德向来是喜欢热闹的性子，如此将其日日圈在宅中，尽管衣食不缺，那份寂寞令其十分难熬。这样日复一日，不觉过去了两月有余。

值守宿卫对其宅中其他人一概放行，外来人也可以入内。这日，一名高鼻深目之人来到门前，求见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一开始想不起来自己有这样一个异域故人，待来人说自己名字为何吉罗，方才恍然大悟，急令放行，并迎出中堂。

何吉罗入宅后躬身向尉迟敬德施礼，口称："小人何吉罗拜见尉迟大人。"

尉迟敬德乍见何吉罗，心中欢喜万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大声道："何兄，果然是你吗？原来你没死呀。"

眼前的何吉罗，即是玄武门之变前夕，李建成、李元吉及史万宝派

来行刺尉迟敬德的那名波斯人。何吉罗行刺之时为尉迟敬德的正气所慑，最终没有下手，而是详细向尉迟敬德叙说了其中的原因，然后逃亡出京。尉迟敬德感其义气，将自己的心爱坐骑乌骓马赠送给他。算来经此一别，至今已有近六年时间未见了。

尉迟敬德在宅中闷居两月有余，如今见到故人，心中的欢喜可想而知。他忙不迭将何吉罗迎入中堂，询问其这些日子是如何度过的。

何吉罗那日逃出京城，快马加鞭向西逃去。他有心逃回波斯，但想西去路上，唐朝边关一个接一个，危险极大。就是逃出了唐境，西域现归西突厥统辖，是时，西突厥王庭与唐朝维持表面的和睦，内里互相提防，自己拿唐庭过所公文，到了西域诸国定会一步一盘查，弄不好又会出现纰漏。这时，他想起吐谷浑有一位和自己相熟的香料商人，听说此人在吐谷浑混得上下皆熟，遂一拨马头，奔向吐谷浑。

这位香料商人得知何吉罗得罪了当今大唐太子，感到事态严重，说道："你有此遭遇，在此也不能久留。吐谷浑王伏允被柴绍领兵打败之后，一直派人入长安，请求和亲。万一伏允得知你在这里，定然捉你解往京城，以作为见面之礼。"

何吉罗发愁道："我难去西域，吐谷浑又不能呆，莫非只有一死吗？"

那名商人苦思良久，忽然眉头一展，说道："我想到一个好去处，只是那里地势既高，气候又寒，你在长安养尊处优日久，不知愿意去吗？"

"唉，以我眼前处境，还有挑挑拣拣的余地吗？"

"好，你不妨去那里隐居一段时间。此地名为秃发，其都城名为逻些，距此约有五千里。"这名商人所说的秃发，中土称之为吐蕃，其都城逻些，即是今日之拉萨。

何吉罗一脸迷茫，显然未听说过秃发。

这名商人解释道："要说这秃发，尚未与中土有来往。其国人据说是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汉时为西羌之地。其头领号称赞普，这几年，赞普由弃宗弄赞嗣位，此人年方弱冠，却性骁武，多计略，周围邻国及

诸羌皆被他收服。此人年龄不大，却渴望与外界接触，他闻听我在这里贩卖香料，前些天派人送来一车金银，让送些香料过去。你若有意，就代我将这批香料送过去，正好在那里躲避一时。”

何吉罗万般无奈，觉得这是唯一的道路，遂点头答应。数日后，他带领马队，迤逦向逻些城赶去。

他们一行在路上走了两月有余，路上布满冰川、雪山，艰难困苦可想而知。马儿行到中途，难耐高山气候，不堪负重，体弱之马匹竟然倒毙。听说高原之上，人们用牦牛驮物，他们就近买了几十匹牦牛后，方才缓缓行走。

这样好歹到了逻些城，就见此城甚小，所建房屋皆为平头，不似中土的尖顶房。吐蕃贵人却不居于平头屋内，而是居住在大毡帐内，他们称之为拂庐。

何吉罗就以香料商人的名义在逻些住了下来，他来这里后语言不通，多是用手势和当地人交流。开始的日子很是艰难，好在他身边有花不完的金帛，出手豪爽，与当地人很对脾气，渐渐就熟识起来。

何吉罗在这里住了下来，一晃就过去了三年时间。此时，他学会一些当地语言，能与当地人简单对话。其间，那名吐谷浑商人输来香料，让何吉罗帮助打理。时间长了，人们知道这位高鼻深目的异域之人是一个香料商人，闲暇时候也愿意找他攀谈。

一日，一名自称叫禄东赞的吐蕃人来拜访何吉罗。此人身份大约比较尊贵，他一来，与何吉罗攀谈之人顿时脸现畏惧之色，低头避开。

何吉罗按照吐蕃风俗将手贴在胸前，躬身施礼，那禄东赞一双小眼精光闪闪，他也躬身还礼，然后两人相对坐地。何吉罗奉上羹酪茶，禄东赞也不客气，一饮而尽。

禄东赞言辞谦恭，询问道：“听说你原是极远的波斯人，一直在中土京城居住，是这样吗？”

何吉罗点头称是，答道：“我以贩香料为生，这么多年一直在天下飘荡，因在中土长安折了本钱，只好来此地赚些小钱。”

禄东赞“嘿嘿”一笑，说道：“长安那里水陆交通发达，适宜商贾，你来此边鄙之地，又有什么生意好做？”

何吉罗仅与他交谈几句，就觉得此人思维敏捷，其貌似谦恭的言辞下面暗藏机锋，实为一个厉害角色。他因不知对方底细，愈发谨慎起来。

禄东赞见何吉罗不肯说明自己的来历，遂不继续深入这个话题，诚恳说道：“你走南闯北，定然熟谙天下风土人情。我今日找你，那是想让你讲讲波斯和长安的情景。你知道，我国因雪山横亘北境，与外国讯息不通，什么都不知道。”

何吉罗明白了禄东赞的来意，遂小心地把波斯和长安的风土人情说了一遍，其间，禄东赞接连插话，询问其不解的地方。两人在房内一递一句说话，不觉太阳已落，夜幕降临。

禄东赞见时辰已晚，遂起身道：“今日听了外面的风土人情，让我明白许多事儿。嗯，明日我派人来请你，到我帐内继续谈话。”说完，他躬身施礼而去。

何吉罗欲弄清此人的来历，遂到左右邻那里询问，邻居惊讶地告诉他：“他与你谈了许久，你竟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他是赞普手下的小论啊！”

何吉罗大吃一惊，原来赞普之下有相者两人，曰大论，曰小论，禄东赞官为小论，即是吐蕃的相国，其职位何等尊崇！

其后两人渐渐交往起来。禄东赞实为吐蕃人中之杰，他待人宽厚，又有谦虚之风，人与之交往感到非常随和。两人一开始谈论的话题很广泛，到了后来，禄东赞渐渐把话题集中到唐朝的事儿上。这时，禄东赞告诉何吉罗，唐朝的皇帝已于数年前换了人，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当了皇帝。

何吉罗乍闻此消息，不由得百感交集。李世民既然当了皇帝，则李建成、李元吉定然失势，那尉迟敬德作为李世民的心腹之人，定然得势。

禄东赞却不知道何吉罗尚有这么多的隐秘，感叹说道：“听说这位

新皇帝即位以来，专心于国内之事，将国内的农事整顿得很是兴旺。前些时，他又派兵灭了昔日强盛的东突厥汗国，将其疆域又扩大了不少。看来，此人是个厉害角色。”

何吉罗悠悠说道：“不错，此人年轻有为，善会打仗，大唐的一大半国土，都是靠他拿下的。他为人多谋善断，又善笼络人物，现在当了皇帝治理国家，想来也不会差的。”

何吉罗这些年居住在逻些，消息极为闭塞，他又一心避祸，也不主动打探消息，以致李世民夺得皇位的消息迟至今时得以闻知。何吉罗这日回到宅中，仰面躺在榻上，想起了那繁华的长安，以及熟识的人物，不免心热。此后，他又多方打探，证实了禄东赞所言，渐渐就起了返回长安的念头。

禄东赞听说何吉罗要返回长安，大为高兴，说道：“好呀，我这些日子正与赞普商量，正要派人到大唐朝贡呢。你在长安比较熟，待我们的人入了长安，还烦你引见相关人士呢。”

何吉罗满口答应：“但有所命，定不推辞。”

何吉罗求取过所关文一事却难倒了禄东赞，原来吐蕃此时尚未有文字，有大事时，往往刻木结绳为约。现在若要一关文，实在没有文字可写。

最后还是禄东赞机敏，说道：“这样吧，你用中土文字来写，写好后，我再以朱砂为记，此文就成了。”何吉罗就令人取来一张薄羊皮，用中土文字在上面写了数行字，禄东赞取来朱砂在上面画了一个鲜红的奇怪符号，关文即成。

过了数日，何吉罗身带这份公文以及禄东赞馈赠的一袋赤金，从逻些动身向东出发。

此时，大唐尚未彻底安定陇右，吐谷浑在这里势力颇大，何吉罗为免生麻烦，不愿意从这里通过，他欲经墨脱直奔嶲州，由此北上长安。

何吉罗原来在京城贩卖香料之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泸州、益州、绵州这里盛产蜀锦，是他贩往国外的一项主要商品，他多次来过这里。何吉罗在唐土上行了两日后，惊异地发现，那张自造的过所关文压

根就没有用处，他这位高鼻深目的异族之人走在路上，遇到的人仅是淡淡地看上他几眼，并不追问。

行了两天时间，何吉罗有一个深刻的感触，就是自己离开中土几年之后，中土的面貌已经大变，观沿途所见到的人们脸上那闲适、满足的神色，可见其生活定然不错。

这日晚间，何吉罗错过了客栈，他放慢马行速度，欲在道路两旁寻一农舍，暂时歇宿一夜。

此时，天上的月亮已经高高地挂起，那抹银辉将大地照得光亮亮的。何吉罗看见不远处有一农舍透着光亮，遂行到农舍前下马。这时，他看见门未关，就喊了一声："房中有人吗？"

一个精瘦的中年汉子到了门首，问道："客官有何话说？"

何吉罗躬身："我因急着赶路，错过了客栈，想在贵舍中借宿一晚，不知能否？"

中年汉子闻言，顿时笑容上脸，抬步走出门外，伸手接过马缰绳，将马拴在窗户下，说道："好哇，我这里正有闲着的床榻，只怕你住不惯。"说完，将何吉罗领入屋内，借着屋内的光亮，他发现何吉罗高鼻深目，显非中土之人，不禁诧异道："咦，原来你是一名异域之人，缘何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土之语？"

"我呀，算来已在中土居住近二十年了。"

中年汉子探头向里屋喊道："娘子，来客人了，赶快准备些酒饭。"

何吉罗担心自己的马，怕夜来被人牵走，遂对中年汉子说了自己的担忧。

中年汉子哈哈一笑，说道："不妨。别说你这是一匹马，就是马上驮有金银，也没有人来动。自前些年开始，路不拾遗已成风气，还会有主动来偷的？客官，你尽管放心，若明晨那马儿不见，我自会按价赔你。"

何吉罗见中年汉子说得很坚定，不好意思再提，但心里并不踏实。

少顷，里屋妇人将饭菜做好，招呼他们就餐。

屋内的小案子上，已经摆好了数碟小菜，何吉罗识得其中一盘菜，即是原来京中杨春所制的“豉杂黄牛肉”，不意在此山村野郊，竟然能食到此种美味，何吉罗顿生无限感叹。那中年汉子极为好客，又掂出自酿的烧酒请何吉罗品尝。

片刻间，何吉罗几杯酒已经下肚。他这些年在吐蕃，所饮之酒为青稞酒，比起中土之酒，那滋味要淡了许多。今日尝此滋味，使何吉罗又勾起了往日的酒兴，很快与中年汉子一起将一坛子酒喝了个底朝天。

何吉罗此时酒意已有七分，他伸手握着中年汉子之手，说道：“我为一异域面生之人，不料老兄如此好客，将家中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让我十分感激。”

那汉子爽朗一笑，说道：“客官不要太客气了，其实你不管到何家，都会如我这般招待客人。”他向其娘子一招手，说道：“娘子，再取一坛酒来。这位客官很豪爽又善饮，我难得遇到，今日定要喝个痛快。”

他们又开了一坛酒，接着对饮，渐渐将此坛酒又饮了一半，两人的酒都喝多了，遂各自就寝。

何吉罗见中堂之门未关，唤来中年汉子将门闭上。那中年汉子又哈哈一笑，说道：“夜来清凉，正好让凉风为我们醒酒，门就不用关了。”

是夜，何吉罗因酒喝得太多，身子一接触床榻即酣然入睡，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待他睁开眼睛起床，就见那对中年夫妇已备好了早饭。

何吉罗一摸身边的包裹，见其原封不动地躺在身侧，他又步出门外，只见自己的坐骑好端端地拴在那里，正悠闲地啃食脚下的一堆青草。到了这个时候，他的一颗心方才全部放入肚中，回屋吃了早饭。

吃罢早饭，何吉罗还要继续赶路，就与这对中年夫妇作别。何吉罗从包裹中取出一些制钱，将之递给中年汉子，以作借宿之资。

中年汉子见状，顿时沉下脸来，恼怒说道：“客官，你要么确实不懂规矩，要么就是瞧不起我们。”

何吉罗大惑不解："住店给钱是天经地义之事，你此话怎讲？"

"你远来借宿，为何借住我家？无非一个缘字。些许酒饭，又算什么，你若拿制钱给我，分明是打我的脸。"

汉子之妻也劝道："客官也许不知，以前也有人借宿，我家男人从未收过钱。"

中年汉子将手一挥，大声说道："你到方圆打听打听，凡借宿客人从未付过钱。我若收了你的制钱，不唯是你瞧不起我，就是周围的乡邻，也会将我看扁。你若钱多，尽可将其抛入江水之中，莫要我看见。"

何吉罗见他们夫妇态度真诚，显非作伪，遂拱手道："我因不知此地风俗，就有些唐突了。好了，我将这些制钱装起来，对你们的盛情招待，只好记在心里了。"

中年汉子又现笑脸，说道："这就对了，你自此向北，若再错过客栈借宿他家，切莫再掏制钱了。你今日碰上我脾气好，还算万幸，若遇到脾气坏的，定会劈头盖脸给你来上一顿。好吧，客官，时辰不早了，你赶快上路，今日不要再错过客栈了。"

何吉罗向这对热情的夫妇躬身相谢，然后认镫上马，绝尘而去。他行在路上一直在想，莫非昨晚上遇到了一对豪爽义气的夫妇？为了求证此事，他这天晚上故意错过客栈，随便到路边找了一家农户借宿。这晚上他遇到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一样热情招待他，一样不收制钱。到了现在，他方悟不是遇到特别之人，而是民风如此。

何吉罗见了尉迟敬德，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叙说了一遍。尉迟敬德正在寂寞之时，听到他如此的际遇，感到有滋有味。两人在中堂边喝茶边聊天，不觉天色已黑，何吉罗起身告辞，说要赶回"波斯居"歇息，明日再来。尉迟敬德一把拉住他，大声唤来小夫人整治酒菜，急切说道："我们多年不见，有许多话儿要说。那'波斯居'是个什么破烂去处？不要再去住了，你先在我宅中权住一段。一来我们可以聊天，二来我要为你物色一处宅子。你此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有我尉迟恭在，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京城里有什么事儿，我都能替你搞定。"

何吉罗见盛情难却，只好留了下来。他见尉迟敬德询问自己今后的

生计，遂答道："小人这次回来，不打算再出去了。小人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重操旧业最好。"

尉迟敬德爽朗说道："好呀，不是还做你的香料买卖吗？不妨，你若没有本钱，我先替你垫上；你若想找门路，不管是宫中或者宫外，我尉迟恭亲自领着你去叫卖，看他们谁敢不买我的面子！对了，你今后不许自称小人，也不许称我为大人。我们上次已经结拜为兄弟，今后我呼你为兄，你呼我为弟。你若再乱了称呼，我定然不愿意。"

何吉罗急忙改口："为兄的今后听从兄弟吩咐。"

"这就对了。娘子，赶快上酒，今晚我要与何兄大醉一场。宝琳儿呢？让他出来，陪我们喝酒。"

是夜，两人放开肚量，放盏痛饮，他们的酒量都很大，一直饮到夜半时分。

此后数日，两人互相叙说各自别来详细。何吉罗听说了惊心动魄的玄武门之变过程，倒很平静，待他听了李世民这些年的执政方略，不禁大为震动，叹道："以静制动，乃至天下大治。我在京城多年，经历过数任皇帝，能够短短数年之间，取得如此成绩，仅此一人而已。"

尉迟敬德的叙述中不免夹杂有自己的看法，待何吉罗得知了他被圈禁的原因，不禁感叹万千。他一开始惧怕尉迟敬德的火暴脾气，不敢劝说，待后来谈话越来越投机，胆子渐渐壮了起来，这日试探着劝说道："尉迟兄弟，圣上对你，真是仁至义尽啊。"

尉迟敬德这些年自恃大功，傲视同僚，数被李世民训斥，现在听何吉罗这样说，不自觉地瞪起眼睛，吼道："何兄，你也以为都是兄弟的不是？"

"尉迟兄弟，为兄一直是做生意的，唯图其利。若以买卖眼光去看待你与圣上之事，圣上实对你宽宏之极。你助圣上取得玄武门之变胜利，其中的许多隐秘你知晓最多。兄弟夺宫并非光彩之事，何况当今圣上并非长子，他有许多短处捏在你的手中。记得上古之时，有句话叫作'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圣上现已登位，有许多臣子可以依赖，像你这样桀骜不驯的功臣，他满可以找个借口将你杀掉。你要知道，这若是一笔生意，你已经没有可用之处，该是舍弃的时候了。"

“胡说，圣上岂是这等无义之人？”

“对呀，正是因为圣上有义，你才保全至今天。尉迟兄弟，为兄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看这件事，错在兄弟呀。你想想，一场盛宴被你搅散，一个皇族之王被你几乎打瞎，圣上对你没有其他责罚，仅让你在家思过三月，换了另外一个皇帝，能容你如此胡闹吗？”

何吉罗又点拨他道：“圣上让你在家思过三月，无非让你想通此事。你若真正想通了，且主动找圣上认错，我看自明日起就可解除圈禁。”

何吉罗见尉迟敬德不语，又接着劝道：“为兄听了你转述朝中的景况，觉得圣上还是偏爱旧臣的，像房玄龄、杜如晦为其左右臂，即使像魏徵、王珪等昔日的仇臣，他们能为今日的朝廷出力，圣上一样用他们。由此可以看出，圣上固然记着旧臣以前的功劳，更希望他们再立新功，继续为朝廷出力，方得欢喜。尉迟兄弟啊，为兄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你若是还以这种状态硬抗，总有一天，圣上会忘了你的。我问你，圣上就是不治你罪，而是不管不问将你晾在一边，你能受得了吗？”

这句话让尉迟敬德大受震动，拱手道：“何兄，我听你的话，明日就找圣上请罪，不知圣上能允我出府吗？”

“能成！你明日一早先写一道奏疏，派人送往宫中，若圣上果然召你，事儿不就成了吗？”

第二日，尉迟敬德写了奏疏，让人急急送往宫中。人走之后，尉迟敬德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家中焦急地等待。一直到了午后，方有一名太监来传旨：“圣上有旨，召尉迟敬德即刻入宫。”

尉迟敬德大喜，一拍大腿，向一直陪同自己的何吉罗道：“何兄，事情果然成了。”

何吉罗微笑道：“见了圣上，你只要能以诚恳打动他，则万事大吉。”

李世民正在太极殿东暖阁里批阅奏章，听说尉迟敬德候在宫外，他眼皮未抬仍旧直视奏章，说道：“宣他进来。”

尉迟敬德疾步进入殿来，趋至李世民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叩头说道：“陛下，罪臣尉迟敬德来谢罪。”

李世民依旧看着奏章，并不抬眼看他：“你来谢罪？你有何罪呀？”

“臣居功自傲，妄自尊大，将陛下宽宏及同僚相让视若不顾，连连惹下祸端，实在是抹黑了圣上的脸面。陛下多次训诫臣下，然臣愚顽不能体察圣上圣心，实在是猪狗不如，自今以后，臣定当痛改前非，谦虚为人。”说完，尉迟敬德哽咽起来，将头伏在地面上，肩头连连耸动。

“谦虚为人？你有此觉悟，很好。”李世民眼光离开奏章，边说边立起身来，然后慢慢向窗前踱去。

李世民凝望窗外的景色，叹了一口气，说道：“敬德，你以前随我身侧，何等勇猛，何等直率，怎么到了朕即位之后，你的性格就大变了呢？且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想起往事，我实在痛心。你这些日子在家思过，我这些日子每每想起你，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

尉迟敬德哽咽道：“臣……臣……实在该死，竟然让陛下分心。”

“你起来吧，站起来说话。”

尉迟敬德依言立起身来，就见其脸上的泪道沾上了地上的灰尘，成为一条黑道，模样实在滑稽。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这个样子怎么与我说话？你去净面后再来。”

尉迟敬德依言到一旁净面，返回后垂手站在李世民的面前。

李世民接着教训道：“敬德，记得我曾说过你几回，都是当时好一阵子，时间长了又故态复萌。你是小孩吗？缘何如此没有记性？你今日不要答应得爽快，过些天再反复。敬德，我告诉你，今后同类的话题，我不会再说你了。”

尉迟敬德心里一紧，觉得果然印证了何吉罗的预言。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头道：“臣不敢再反复，若再犯出事儿，就请圣上砍了臣的脑壳。”

“起来吧。朕不会砍你的头，你立有大功，朕不会诛杀功臣。”

尉迟敬德慢慢爬了起来。

李世民挥手指了一下殿侧的椅子，说道：“敬德，我们一同坐下。唉，想起以前征战之时，我们之间何等亲密，无话不说。我当了皇帝，竟然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今天我有空闲时间，我们就在这里闲话一回。”

尉迟敬德小心翼翼说道：“陛下如今日理万机，操心的都是大事，确实分身乏术。臣等看着圣上操劳的样子，心里其实也很不是滋味。”

“嗯，天下之事，以国事为大，关乎天下黎民啊。敬德，你以前有大功，然不能躺在以前的功劳堆上不动，须知你居此官位，就有一份责任。你食的是百姓之禄米，还要替天下之人尽心。”

“臣今后痛改前非，力求尽心尽职，不负了圣上的期望。”

李世民忽然微微一笑，问道：“敬德，我知道你的脾气，靠你自己居家苦思冥想，难以转过弯来。你今日主动找我忏悔前事，莫非这些日子以来，像玄龄、无忌和段志玄他们多次去劝过你吗？”

“他们一开始确实劝过，奈何臣的脾气不好，他们来了臣就与他们吵架，慢慢地也就不来了。”

“怎么到了最后反而省悟了？”

“臣所以省悟，实因近日来了一名故人，他诚恳劝说臣，终于使臣回了心意。”

“故人？此人是谁？”

“圣上定然还记得这位故人。还在武德九年的时候，史万宝派人来刺杀臣。惜其奸计未成，就是此人从中起了作用。”

李世民稍一思索，恍然大悟：“噢。我想起来了，此人好像是一名波斯人，你与他结拜为兄弟，并将乌骓马赠送给他。”

“陛下圣明。确然就是此人，他名为何吉罗。”

“他逃出长安之后，这些年隐居何处？”

“何吉罗为避灾祸，倒是想了一条好计。他先走向吐谷浑，然后奔往吐蕃，在那里隐姓埋名至今。”尉迟敬德简略地把何吉罗的遭遇说了一遍。

“吐蕃？我听唐俭说过，近年来，吐蕃在那雪域之地势力渐大，想不到兴旺如此。”李世民说完，暗自沉吟。

尉迟敬德说道：“这其中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儿，吐蕃至今尚未有文字，要靠刻木结绳来记事。何吉罗求取一封过所关文，竟然还要何吉罗自己用中土文字写成。陛下，你说好笑不好笑？”

李世民摇头，说道：“不然，古人与今人之智力，其实区别不大。孔夫子生于千年之前，然其一部《论语》，后人从未超越过。由此来看，只要吐蕃有能人，其没有文字不算什么，可以短期之内造出来的。唐俭仅对我说过吐蕃大概情况，其详情如何，毕竟没有何吉罗亲历所观准确。像这位弃宗弄赞，年仅弱冠，而其功业超过其先祖数倍，不可忽视呀。还有那位禄东赞，其居于边鄙之地，殷勤打探外境之事，其志不小。敬德，你回府后，明日带同这位何吉罗到鸿胪寺，让他将吐蕃的风土人情详细说上一遍。”

“臣遵旨。”

“何吉罗愿意为官吗？他若有意，就让他到鸿胪寺谋一差使。”

“此人性好商贾，依旧想做他的香料生意，做官非他所愿。”

“那好，朕不强人所难。”

“陛下，何吉罗自西南入国，北上入京，一路上混了许多白饭。他对臣感叹道：‘不料离开中土数年，国内竟然有如此大变。可谓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直在赞颂陛下的功业呢。”

李世民显然很感兴趣，急忙道：“他路上遇到了什么？你详细说说。”

尉迟敬德凭着回忆，将何吉罗路上的所观所遇说了一遍。

李世民听完，缓缓站起身来，自言自语道："何吉罗这样说，看来各州报来的奏章并非虚妄。"

他扭头对尉迟敬德道："若何吉罗所言不虚，则验证了各州的呈报。"

"陛下，何吉罗为一异域之人，他与臣相交甚厚。他所说的话，臣以脑袋作保，其中定然没有一点水分。"

李世民摇头道："我不是怀疑何吉罗之语，而是对各州刺史报来的奏章有怀疑。历来下面人上报奏章，喜欢报喜不报忧，其中多溢美之词。我若看到这类奏章，就将之丢到一边，看也不看。这些年，此类奏章太多了。你今天说了何吉罗的际遇，看来我以前有些偏激了。"

"还有一点让臣实在不解，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莫非他们都不爱财吗？"

"嗯，你问到点子上了。这就是教化的力量。贞观之初，封德彝他们让朕以严刑苛律管理百姓，独魏徵等人力主用教化的法子施教于民，朕采用了魏徵的建议，于是有了今日的结果。管理天下非是行军打仗，你不仅要管其行为，更要体察其心理，因势利导。否则，你滥施严刑苛法，则犯法者连绵不绝，防不胜防。有句话叫作'法不责众'，若犯法者多了，法律就失去了作用。"

尉迟敬德对此话听得不算明白，但连连点头。

第二十四回　四方巡风察实情　八面来奏报喜讯

李世民听了尉迟敬德转述何吉罗之语，就动了要到下面察访实情的心思。第二日，他令人召来房玄龄、李靖两人，与他们商量这件事儿。

“朕看到各州报来的表章，其中有许多描述天下大治的言语。朕想天下大治何其难也，岂能如此轻易就实现了？就将这些表章搁在一边不看。昨日听了敬德转述何吉罗的所观所遇，方悟这些年来，天下的事儿确实有大变化。我们也许信不过自己，然一个局外人这样看，那是不会错的。”说罢，他将何吉罗的际遇简略地说了一遍。

房玄龄拱手道：“贞观初年之后，陛下推行清明政治，诸州表章之风，渐渐朴实真切，官吏们不敢虚饰矫情，所奏实事求是。要说这天下变化，其实真的很大。贞观前二年，因天灾所致收成不好，贞观三年之后，年年风调雨顺，官府及百姓囊中渐渐充实。李仆射领兵去讨东突厥，采用奇兵袭击收到大效，一没有耗费国家钱粮，二来将北境安定，促使国内更加兴旺，人人不思别事，唯思安居乐业，就有了如今的大治局面。追根溯源，还是陛下当初定下的‘抚民以静，唯重教化’的国策顺乎民意，才有了这等好结果。陛下欲察访此事，臣以为很有必要，还可以借此检阅数年来的成绩。”

李世民摇手道：“此次察访，朕不再去微服私访了。朕昨晚想了一下，觉得可用明暗两条线去察访。明里由朕下诏，派出朝内大臣为各道的巡风大使，由他们将各州巡访一遍。我们今日要做的，是把出任大使的人员定下来。”

他们三人议论了一番，将人员大致定了下来，到了议论关内道大使的时候，三人发生了一点分歧。因为关内道含京师在内的官员，其关系错综复杂，需要一名有威望且有能力之人才能镇住。

李世民征求两人的意见，李靖坚定说道：“此名大使，非房仆射不能胜任。”

李世民道：“药师兄，你为何说得如此肯定？难道离了玄龄，别人

就办不成吗？”

“陛下，关内道位置特殊，所辖官员与朝中百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寻常人掌握不好。房仆射既有威望，又处事果断，大臣之中以他最合适。”

李世民摇头道：“药师兄不要太谦，我却以为非你莫属。以威望，以能力，你哪一点比玄龄差了？”

李靖若有所思，想了想又说道：“陛下，臣这几年身体状况不好，只怕精力不济，总怕办不好差使。”

李世民坚持让李靖任关内道巡风大使，其他人如萧瑀为河南道大使，陈叔达为江南道大使，共计二十二名朝中官员。

定下了这些事儿，李世民接着说道：“我想暗地里再派些人微服私访，这样访来的讯息会更真实、更全面一些。我想好了这些人选，就派马周、杜正伦、岑文本、侯君集这几人。对了，听说褚亮之子褚遂良近来的官声不错，也派他去历练一番。你们以为如何？朕若微服出行，动静太大，难以查到实情，就派这些人代朕出行。”

房玄龄认为可行，李靖也点头赞同。心里暗暗想，李世民这样做，固然是让这几个人暗访实情，更深的意思，是让他们历练一番，借以考察他们的才干，以备大用。

李世民让在诏令中注明，此次巡查时间，以三月为限。

两人躬身领旨，准备告退。

李世民又叫住他们，问道：“有句古话叫作‘谷贱伤农’，这几年，粮价一直持续低落，眼前每斗米仅值四钱。看今年的光景，定然丰收无疑。若如此下去，粮价越来越贱，则农夫再无兴趣种植粮食。你们说，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房玄龄和李靖从未想过这件事儿，一时答不上来。房玄龄迟疑一下，方才答道：“粮价下落，总是好事。这些年风调雨顺，今后若遇大灾之年，尽可抵挡过去。至于说‘谷贱伤农’现在刚是开头，尚未达到这个地步。”

李靖说道："粮食多了，官府可以加大收购量。昔日隋朝充盈之时，其库粮能使天下人食用数十年，我朝现在的收藏，与其相较还差得远呢。粮价贱，说明收成好，这样的好时辰，等闲难遇到，陛下这样想，其实有些多虑了。"

李世民摇头道："看来你们两人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件事。算了，朕找时间与陈君宾聊聊。你们退下去吧。"

趁着各路巡风大使出行的空隙，李世民欲回武功县老宅巡视一回，嘱殿中监派人将老宅庆善宫修缮一下。事先，他怕魏徵等人再来谏止，就将魏徵及数名谏议大夫叫过来，说道："凡人出外事业有成的时候，以荣归故里为幸事。朕做天子数年，也该回老宅看一回了，朕让人将老宅修缮一下，并非奢侈，你们就不要上疏谏朕了。"

魏徵等人想想：皇帝回老宅巡视，将老宅略作修缮，亦为人之常情。何况现在天下富庶，府库盈积，即躬身答应。

到了出行的日子，李世民带领长孙嘉敏及一应嫔妃，浩浩荡荡奔向武功县。

武功县令事先得知皇帝要回老宅巡幸，一月以前即开始忙碌起来。他令人扎搭彩棚、整修道路。找来李世民旧宅周围的邻居，让他们在武功县入口处迎候銮驾。

李世民的车驾沿着铺着细细黄土的道路，于九月二十九日到达武功县境。他见武功县令带领一班老耄在那里迎候，李世民明白这是武功县迎候贵人的最高礼仪，遂步下辂车来。一名年最长者捧着一碗水，跪送至李世民面前说道："陛下，此水是童子在塬上汲来的最净最甜之水，请饮尽此盏，算是家乡人为陛下洗尘了。"

李世民俯身拉起老者，一手接过水碗，说道："都起来吧。朕回宅观望，让众老者来此迎候，实在不该。"扭头唤道："赏。"

后面的太监托来整盘的马蹄金，将一封封的马蹄金挨个递给老者们。

李世民端起碗来，说道："还是家乡之水最甜啊。"说完，作势要喝。

凡皇帝进口之物，例由尚食局之人先用银针试过，再用口尝。一名司膳宫女手执银针，小心翼翼说道："陛下，容奴婢试过再喝。"

李世民不理她，仰头一饮而尽。

李世民的车驾起行，未在县衙停留，直奔庆善宫。

李世民入宫后让从人退下，仅带长孙嘉敏来到披香殿。他手拉着长孙嘉敏登上殿侧的高台上，指着披香殿问道："敏妹，此殿名为披香，你知道此名的来历吗？"

长孙嘉敏也是第一次来庆善宫，她抿嘴笑道："妾虽未来此地，然对陛下的故事却耳熟能详。此殿名为披香，是说太穆皇后生育陛下之时，宅内异香绕室，满堂生辉，即是此殿名的由来。"

听长孙嘉敏提起了自己的母亲，李世民的眼圈红了起来，感慨说道："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父皇拥有天下。我作为儿子，如今做了皇帝，不能尽孝于其膝下，确实遗憾。"

长孙嘉敏轻抚其手曰："陛下今日回旧宅，太穆皇后定然地下有知。其实陛下常怀追忆之心，太穆皇后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

李世民依旧追忆往事："太穆皇后聪颖能干，尤善书法。她模仿父皇之字，外人竟然不能辨别。想起来，我如此爱好书法，自小习书，大约还是受了她的影响。敏妹，一个人生在世上，一生中能爱他的人就那么几个。对我来说，女性中除了母亲，再一个就是你了。"

长孙嘉敏摇头道："陛下所说是指一般人而言。天下臣民对陛下的爱，尤胜家庭之爱。"

李世民眼光向远处看去，叹道："是啊，人当上皇帝，满脑子想的都是天下之事。若满足于当一个平庸的皇帝，也很容易做，不用太操心。我总想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天下庶民百姓，这样常怀战战兢兢之心，就有些难了。"

长孙嘉敏无语，将手一直放在李世民的大手之中，两人沉默了片刻，可以互相感受到彼此的心音。

李世民默然之中，心里涌出了行行诗句，遂一字一顿，将其诵出。

其诗曰：

寿丘唯旧迹酆邑乃前基

粤予承累圣悬弧亦在兹

弱龄逢远改提剑郁匡时

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

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

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钝

端扆朝四岳无为任百司

霜节明秋景轻冰结水湄

芸黄遍原隰禾颖积京畿

共乐还乡宴欢比大风诗

长孙嘉敏细辨诗意，感觉出诗中洋溢出一派的欢愉之情。李世民追忆了自己提剑平定天下的功业和无为而治的政绩，显示了四夷宾服、府库充实、人们安居乐业的情景，志满意得的心情跃然而出。其最后一句“欢比大风诗”，即是将自己与汉高祖衣锦还乡时的情景相比。比较而言，刘邦作《大风歌》显示了威武之气，然其仅是创业建国的功绩，而李世民既能安国定邦，又能实现天下大治。

李世民感觉此诗作得不错，遂唤来记录其言行的史官，让他将该诗记下。

李世民和长孙嘉敏走出披香殿，迎面过来一人，原来是起居郎吕才。他向李世民奏道：“听说皇上刚才作诗一首，臣排练的歌舞正缺一些歌词，请陛下将此诗赐下，以充歌词。”吕才即是李世民击破刘武周时，演成《秦王破阵乐》之人，其现任中书省起居郎。按说乐舞之事由太常寺掌之，与门下省无关。只是李世民器重吕才的音乐才能，让他与太常寺有关人员一起修订大唐雅乐。此次李世民回旧宅，想演出一台歌

舞供武功父老观赏，特旨让吕才全权办理。

李世民笑道："朕刚才作罢此诗，尚未推敲，你的消息这么快。"

"臣一直候在殿外，闻听陛下召史官记录诗句，因而得知。"

李世民让史官将那首诗誊抄一遍，再交给吕才，又说道："朕这首诗是临性而发，你欲配歌词，不知是否合适。若不好，可另选其他。"

吕才躬身答应。

是夜，吕才在庆善宫外搭一高台，用作歌舞之所。天刚擦黑，周围的乡邻得知这里演歌舞，扶老携幼滚滚而来。常何跟随过来负责守卫之职，见百姓越来越多，恐生意外，欲招呼甲士设法阻拦。常何的意图被李世民发现，急忙斥道："朕与民同乐，百姓不召自来，是抬朕的面子。你将他们拦阻回去，就是抹了朕的面子。"一句话，吓得常何不敢动弹，他只好打起精神，设法护卫好皇帝及妃嫔的安全。

台前放有数排凳子，上面铺有锦垫，李世民及妃嫔们围坐在这里。身后，黑压压地坐满了百姓。他们大气不敢出一声，显得很寂静。要知皇帝与百姓同场赏乐，自古以来，还是第一次。常何事先让甲士们换上便装，绕在皇帝身侧警戒，看到场内秩序井然，他的心就慢慢地放了下去。

台上的两侧，坐满了手执八音之具的乐工们，台中留下一片空阔场所，供舞者使用。高台的四周，挂满了一圈气死风灯，将台上照得如同白昼。

蓦地，台上乐声开始起奏，只听乐声雍容华贵，曲调悠扬，后台有合唱声起，唱的歌词是"寿丘唯旧迹……"李世民听罢心想，这吕才果然有才，短短时间内就将自己的这首新诗融入乐声中，且不露痕迹。

开篇过后，即是第二韵。原来，吕才看罢李世民的诗作之后，又临时调整曲目，依着该诗的意思，将歌舞分为十章。从第二韵开始，六十四名头戴进德冠、身穿紫绔褶的儿童入场起舞。他们长袖漆髻，打扮文雅，手中不执干戈。他们随着清脆而悠扬的曲调，徐徐起舞，表现了一派喜悦、大度之精神。

李世民边看边点头，心想吕才成就《秦王破阵乐》，是为武舞；今日又成就此乐，是为文舞。这样一文一武，可谓相得益彰。长孙嘉敏观之也有同感，低头对李世民说道："陛下，此曲听来清雅飘逸，又感觉华美庄严，感之至深。"李世民答道："看来乐声随时序而演，我当初征战之时，吕才敷成《秦王破阵乐》，激励了将士的斗志。他今日又演此曲，既描绘兴旺之景象，又有教化之作用，吕才可谓用心深矣。"

乐舞既罢，吕才下台来到李世民面前，跪奏道："请陛下为此曲舞赐名。"

李世民笑容满面，赞道："吕卿，你今演此曲，想是费了你的不少工夫，很好，平身吧。曲舞里用了朕的新诗，该诗为朕重游故里、触景生情而作。此宫名为庆善宫，朕又听曲中多胜利成功之豪情，可名之为《功成庆善乐》吧。"

此后不久，《功成庆善乐》渐渐传唱天下，成为新政的一个显著标志。

李世民又唤来常何，说道："故里乡亲与朕同乐，其实难得。朕已备下赏物，你即刻分发下去，不能漏掉一人。"

常何接旨急忙去布置发赏之事。是夜，来观舞的百姓皆领到了赏物，大家兴高采烈，如节日一样欢乐。

李世民回京不久，派出去巡查各道的官员渐渐回到京城。这些人回到京城后立刻找李世民复奏，所说的消息令李世民大为兴奋。

诸项兴农措施施行之后，激发了百姓的耕作积极性。他们一心务农，使农桑之事焕发出勃勃生机。

萧瑀此次为河南道大使，在巡视过程中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即是这里的农户皆使用上了曲辕犁。以往的犁直来直去，不便于转弯回头。这种新式的曲辕犁由于有灵活、便捷的特点，渐渐风行全国，提高了耕作的效率。萧瑀前几年到南方的时候，这种犁刚刚被发明使用，不料数年时间，此犁就流散天下被普遍使用。萧瑀曾就此事问过各地官府，得知官府并未推广此犁。此犁能快速推广，当是民众的自发行为。他感叹道："一些事经官府大力推广，犹不能圆满施行。此物虽小，却能深入各边鄙荒乡百姓之手，由此可见百姓之力。"

李世民赞道："萧公能于小处见精神，确实不易。曲辕犁由江南兴起，现在不唯河南使用，像山东、河北乃至关中之地也使用纯熟。朕由此件事联想起两层意思：一者，一件事若放手让百姓来做，其能力大得惊人，他们接触农桑之事，可以据实潜心琢磨，发明创造诸多做法及器物，以提高农桑之功效。二者，欲推行一事，须顺乎民意，能使百姓受益，这样才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朝廷今后再颁布有关农桑之诏令，不能逆势而下，若实在拿不准，宁肯不下。否则，极易挫伤百姓的热情。"

经过各位大使的详述，李世民发现农桑之事显示出两个新特点。

一个特点是各地耕作的密度大致平衡。秦汉以来，河水流域与江水流域的耕作密度悬殊较大，河水流域一直是主要粮食产地，而江水流域的田亩开垦速度缓慢，所产粮食甚少。到了现在，这种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大为缓和，江水流域的农桑收成与河水流域的收成大致平衡，且由于地域及气候等原因，江水流域的发展速度呈强劲之势。陈叔达的奏章里，用了这样的句子来形容江南之貌，"以往榛棘之所，遍为粳稻之乡。四海之内，高山绝壁，耒耜亦满。"李世民读罢，深以为然。心想，所以能形成这样的局面，与贞观之初厉行均田制及推行租庸调法大有干系，百姓有田可种且有垦荒的热情，加上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百姓有利可图，实现了垦殖田亩的成倍扩大。

第二个特点，即是粮食亩产数量大大提高。由于耕作技术和农具的进步，加上百姓日益普遍以种植小麦和水稻为主，粮食复种率空前提高，出现了两年三熟及一年两熟的现象。李世民让陈君宾算了一笔账，即通过亩制和度量衡的折算，对比一下汉朝与现在的粮食单产数量。不算不知道，陈君宾计算结果一出来，令众人大吃一惊。原来现在的粮食单产数量，足足比汉朝时猛增了一倍。这样给户部出了一道难题，按照租庸调法规定，每年租赋例收一次，当时是按粮食一年一熟来考虑的。现在情况一变，户部大喊吃亏，认为少收了租赋，他们放出风来，声言要改变征收租赋办法，即粮食每熟一次就征收一回。此法若改，对江南诸州的影响最大，那些刺史闻讯，认为户部此举违了轻徭薄赋的宗旨，是杀鸡取卵之法。数州刺史联合一起，声言户部只要敢改变征收方法，他们定一同到皇帝面前辩个明白。这些风渐渐刮到李世民的耳中，他微微一笑，不想理会。

农桑之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至于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节，各位大使的表章中亦有表述，其众口一词，盛赞太平盛世。

隔了一些日子，马周、杜正伦、侯君集、岑文本、褚遂良也回到京师。只见他们风尘仆仆，脸色被晒得黑红，显然对此次访查极为上心。

李世民在两仪殿内接见了他们，见他们脸上的颜色，关切说道："诸卿此次游历看来并不悠闲，你们身着便服，晓行夜宿，其间无官府支应，定是辛苦不已。"

侯君集答道："臣奉旨微服私行，所到之处，唯见世间朴素本色，与往日前呼后拥之出行大相迥异，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有什么滋味？"

"臣行旅之时，与人叙话随便，少了许多客套之语。其间若错过客栈，就近借住在农家，所食虽山野果蔬，然实在可口。此行固然奔波，可游历过程十分惬意，所闻所见皆是新鲜的东西，臣心意实在轻松。"

"哈哈，这么说，朕让你们微服访查，不经意成了惬意之旅。"

马周禀道："若山河破败，实在没有游历的趣味。唯此盛世之时，出外游历方显惬意。"

"盛世？近来群臣常使用这两个字，莫非真的实现天下大治了？诸卿，这里有各路巡风大使报来的奏章，你们按访查的区域对照，看你们的所闻所见是否与他们所奏一致！"

五人到案前取过那沓奏章，然后分类取之，凝神观看。

马周此次访查的地方为河南、河北、山东三境，与萧瑀巡风的地域相同。他阅读速度很快，几乎一目十行，将奏章中的内容一览无余。他读完后，向李世民禀道："陛下，萧公所查与臣所观大致相同。一句话，农桑事旺，百姓衣食有余，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年，圣上唯重教化，德化思想深入民心，既而民风淳朴，颇知礼节，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景象，那也是有的。臣自河南入山东，沿途确实不需要随带干粮。大多村落，见行客经过者，必厚加招待，客临行时还有所赠，此是臣亲身经历。"

"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话一点不错，若民户自顾不暇，焉能招待他人？若让人空着肚子来谈礼仪，那是不切实际。朕前些时与玄龄、李

药师探讨‘谷贱伤农’的话题，看来粮食即使再贱，还要大加鼓励各地努力种植。至于粮食产出后如何收藏，如何运用，即是下一步的事儿了。办好农桑之事，百姓就有粮有衣，即解决了天下的最大难题。”

“陛下所言极是。”

“朕让你们微服巡查，不是让你们一味寻求歌舞升平的注脚，还要看出来一些不足为好。”

“臣临行之前，见京中为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人人好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语。臣巡查之时，刻意观察了庶民的所作所为。像‘路不拾遗’有些夸大，行人拾到遗物，或等在当地以待失主，或将之交给当地官府，这种事儿很多。然人物品性良莠不齐，一些贪心之人拾到心爱之物，爱不释手据为己有，虽为少数人，然不能说没有。至于‘夜不闭户’，更有些离奇，人人之间非是大公，为私有天地，家中有房有门有锁，为何不闭？夏夜之时，有人想纳凉而不闭户睡在当堂，亦属平常之事。若由此推而广之，说家家夜不闭户，纯属粉饰之词，过于溢美，请陛下明辨。”

李世民笑道；“-些臣子为博朕欢喜，想以书中描绘的大同社会来比喻今天，其意虽好，然毕竟有些溢美，朕明白此点。”

“还有一点，我国经历隋末离乱之后，人口大减，虽经太上皇及圣上兴增殖人口之举，然毕竟时日太短，人口有增长，尚未达到隋开皇年间的人数。眼下国土渐渐扩大，人口往往在交通便利、土壤肥沃、便于耕作之处聚集，其他一些地方，人数相对很少。臣此次经过河水泛区之时，百姓因惧怕这里河水常常改道，或者河水破堤泛滥，那里方圆千里，无人居住。臣路过那里难见人烟，唯见千里莽荡巨泽，很是荒凉。由此来看，这些奏章中所言‘四海之内，高山绝壁，耒耜亦满’之盛况，有些夸大了。”

杜正伦、岑文本、褚遂良赞同马周的话，觉得其所言与自己所观暗合，独侯君集不以为然，反对道：“臣观所见皆为盛世之状，至于言语表述时有些溢美之词，亦属正常。”

李世民不赞成侯君集的话，轻轻斥道：“朕为君主，你们为大臣，若日日皆听溢美之语，自己又瞧不出差别来，可谓至昏至庸。君集，你须学谦逊之风。”

侯君集默然，躬身答应。

褚遂良奏道："臣访查之时，不唯观农桑一途，又见丝织、陶瓷、造纸等业欣欣向荣，有新朝气象。"

李世民很感兴趣，说道："遂良年龄最小，所视角度定然新颖，可详细道来。"

"瓷器烧造素有'南青北白'之说，即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主。隋末乱离，烧瓷渐渐式微，经过这些年的恢复，烧瓷业已恢复到隋开皇年间的盛况，且有许多新鲜之处。像北方之地，亦有青瓷出现，可见南北融合已成大势。臣此次经过洛阳，发现那里又出现一种新瓷，臣觉得新鲜，就带来一件请圣上观赏。"说完，他俯身打开随带的一只匣子，从中取出一具彩色瓷器。

这是一具马形瓷器，施以白、青、红之彩釉烧制而成。马儿膘肥体壮，神态生动，栩栩如生，烧制手法虽粗糙，瓷器显得不是很精致，然能现出一股雄伟之势。

李世民观罢赞赏道："此三彩马由我朝出现，可见这些工匠们能倾其心力，令人赞叹。观此瓷马浑圆饱满，色韵彩浓，有雄壮之气魄，甚合我朝之精神。遂良，你能访来此物，可见你能事事留心，甚合朕意。"

瓷器从白、青单色发展至三色混烧，确实为瓷器烧制的一项大革命，马周、侯君集等人也是心悦赞叹。

李世民示意褚遂良继续往下说。

褚遂良道："丝织品自汉代以来，向为输往国外的重要商品。近年来国内安定，四方商贾纷至沓来。臣询问了一些商贾，发现他们不仅贩运精美的唐绫、唐锦，还对织制、印花技术及器具相当感兴趣。"

"感兴趣？他们莫非也想把这些东西贩至他国吗？"

"不错。这里面有一个缘故，即是秦汉以来多是手工织制，到了我朝，这些织工又发明了脚踏织机、镂空版印花术以及染料红花素的制法，使丝锦制品更加精美，花色更加绚丽，引起外来商贾垂涎。他们除

了贩运成品之外，还挖空心思将这些器物及技术输往国外。又如优良蚕种，他们也想法购来运往异域。”

李世民很高兴，赞道：“这些异域商贾还是很有眼力的。他们从中土转运丝锦成品，又费时又费力，不如将作坊移往域外，以就地制造。如此，可为我大唐扬名。”李世民此时不重视商贾之事，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之各种先进物事传往外国，能替大唐扬名，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褚遂良接着说道：“汉代发明造纸术，起初如阳春白雪，多在宫廷中使用。自从陛下修订《五经正本》，开各种科目选士，学子竞相读书蔚为壮观。由此天下抄书成风，使纸的需求急剧增加，推动纸坊的大量建成。如今，纸坊遍布南北各地，纸张成为寻常物普及于民间，纸价不再昂贵日日走低。臣听说过一句话，叫作盛世修史，盛世读书。由此来看，纸业的兴旺，亦是盛世的一个例证。”

马周、侯君集、杜正伦、岑文本见褚遂良能从这三个角度来诠释盛世，心内叹服他目光独到且敏锐。

李世民果然大为赞赏，说道：“丝锦、瓷器、纸张，为我中华的独具创造。我朝能在此三业中有所进步，没有照搬照用先人的成果，委实不容易。遂良，你能从这三项中看出差异来，可见你用心良苦，善于思索。嗯，你们五人此次代朕访查，可谓尽心尽力，没有辜负朕的期望，让朕知道天下的真实情况，功劳很大，朕要赏你们。”李世民还有一句话未说出来，就是这五人中以马周和褚遂良的所奏最称他心意。

李世民最后问岑文本道：“岑卿，你善文辞，学识渊博，这‘盛世’一词如何解之？”岑文本此时为中书舍人，专典机要，因文辞出众，朝中的一些重要诏告皆出于其手。

岑文本拱手答道：“《说文》曰，‘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为盛。所谓盛世，即是府库盈满，百姓衣食有余且心情愉悦之兴旺时代。”

“眼下能称为盛世吗？”

“陛下抚民以静，使百业兴旺，又荡平东突厥，使边境安定太平，以臣所观所闻，眼下堪称太平盛世。只不过……”岑文本欲语又止。

“岑卿，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只不过时日太短。现在百业似乎刚刚走上大治的轨道，若人人大呼太平盛世，就有些过于乐观了。臣以为，天下大治之结果为太平盛世，现在还处于官民倾力打造的过程之中，而非沾沾自喜的时候，还是要慎提太平盛世为好。”

马周也奏道：“臣赞同文本此言。陛下，天下大治须使千秋万代受益，而非数年短暂兴旺之景象。”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你们谏朕要好谦虚之风，保持清醒头脑，朕都明白。不错，若盛之极矣，即是向下之时。譬如上下山，朕倒是喜欢上山的过程，上山之时固然劳累，然登到山顶俯视群山，那种美妙乐不可言。”

眼见天下富饶，百姓富足，京官以及外官纷纷以盛世来颂之，李世民眉眼之间洋溢着喜意。

这日朝会之时，太常少卿祖孝孙奏道：“臣奉圣旨，由吕才、张文收协助，已完成《大唐雅乐》，今日特呈上请陛下御览。”祖孝孙是闻名隋、唐两朝的音律大师，其习陈、梁、周、齐旧乐，吴楚之音以及胡戎之伎。李世民即位之后，令他与吕才、张文收一起作《大唐雅乐》。他们斟酌南北，考以古音，历经数年乃成。乐谱初成后，李世民又令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人做新乐乐章。

李世民翻看封面由虞世南题字的《大唐雅乐》，见其乐谱以隋朝九部乐为基础，即燕乐、清商、西凉乐、扶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九种。在此基础上，祖孝孙他们打破南北界限，融合南乐北曲，调和吴楚之音与胡戎之声，使新乐成为一部宏大、包容之音乐。该乐以八音之具演奏，较之前朝，乐具规模扩大一倍。

李世民观罢，很是欣喜，说道：“祖卿等人成就《大唐雅乐》，可谓适时。众卿，我们暂罢奏事，让祖卿领人先演上一曲。祖卿，就演《昭和》一章吧，此词由谁所填？”

祖孝孙道：“《昭和》之词，由褚尚书所填。”

须臾，祖孝孙指挥乐工演奏《昭和》一章，只听八音顿起，幕后的

歌者依韵唱词，词曰：

九玄春命三圣基隆

奉承先旨明台毕功

宗祀展敬冀表深衷

永昌帝业式播淳风

歌者将词唱吟三遍，乐声方才停止，余音犹绕梁不息。自古以来，宫廷雅乐负有礼乐教化使命。《大唐雅乐》今成，今后各个场合就有了统一的乐声，确实为一件大事。群臣听完后纷纷向李世民拱手道贺。李世民一团高兴，当即赏了成就新乐的有功之人。李世民又想起一事，唤出吕才道："自今以后，除了将宫廷之乐演练纯熟以外，你所创的二曲也要完善。《秦王破阵乐》可更名为《七德舞》，《功成庆善乐》可更名为《九功舞》。此一文一武之曲，你可依据曲名再加完善，朕最爱此二曲。"

吕才领旨退下。

这时，房玄龄出班奏道："陛下，臣等奉旨修改旧礼，今初稿已成，敬请御览。"

李世民听到又是一件喜事，大为高兴，说："所谓好事成双，果然如此。今新乐已成，新礼亦就。好呀，呈上来。"

李世民略略一翻，说道："朕不用细看了，此稿最后由孔先生审定，那是不会错的。可让礼部划定范围试行之，若有不完善之处，再逐步裁定。好呀，看来今日是个好日子。天下无事之时，方能建礼作乐，以教化天下偃武修文。有句话叫作'功成而作乐，治定而制礼'，看来礼乐是大治天下的必需。玄龄，你们今日拿出《贞观新礼》初稿，朕一样要赏你们。"

房玄龄辞谢道："臣当初主持修礼，时任礼部尚书，则修礼为臣之本分职责，不敢领赏。"

"不可，朕之赏莫非一定要有理由吗？何况，就是你不领赏，如孔先生等众学士为定新礼，费了多少神？劳了多少力？此赏理所当然。玄

龄，朕今日心情甚好，你不要拂了朕的好心情。”

房玄龄不敢再坚持，只好躬身道：“谢陛下。”

李世民立起身来，步至御台下，站在群臣的对面说：“朕十八岁随太上皇举义兵，此后东征西讨，至二十四岁建功立业，打下了大片疆土；至二十九岁即帝位，经过这数年努力，终于在朕三十五岁之时实现天下大治。朕这样说，非是炫耀自己，朕其实想说，取得这些功业若靠朕一人之力，那是不成的，唯靠诸卿的通力辅佐。朕深知人性之欲望自私贪婪，尤其是君主之欲望关系天下，因常常克制己欲以修身齐国。此事若让朕自觉来做，不免有缺失，这些年劳众卿极力谏诤，终于使朕少犯过失。嗯，朕在这里谢谢众卿了。”说完，他拱手一揖。李世民的这番话说得固然诚恳，然其自矜之意也彰显无遗。

果然，李世民的这番话刚一落地，立刻就有数名臣子出班，秘书省著作郎许敬宗行在最前。他执笏恭维道：“陛下以仁政治国，短短数年时间就取得天下大治，其文治武功堪与尧舜之治、周朝文武之治相媲美。自三代以来，如此功绩未有也。”许敬宗原来也是天策府十八学士之一，其既善文辞，又能辩敏捷，且生得倜傥风流。然李世民即位之后，不知何故不看重他，仅仅授他一个从五品官员，未加重用。后面又有数人前来大唱赞歌。

李世民却不愿意听这些恭维之言，挥手让这帮马屁精退回班中，斥道：“朕之功绩若何，自有后世公论，不用诸卿评价。自今以后，不许有人在朕面前恭维朕之功业，有再言者，朕当罪之。”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使得许敬宗等人顿时羞愧得低下头来。班中的魏徵、马周、王珪等人暗暗赞道：“看来皇帝并未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李世民接着刚才的话题问道：“诸卿，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哪个更难一些？”

房玄龄出班奏道：“当天下乱离之时，群雄竞起，破城乃得降地，胜敌才生势力。由此来看，草创最难。”

魏徵也出班奏道：“不然。要知帝王取得天下，正是衰微之时。此时百姓人心思定，会遵新帝号令，以成国势。由此看来，取得天下并不是难事儿。然帝王取得天下之后，以威福自重，渐渐骄逸，百姓欲静而

徭役不止，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势衰敝，由此而起。以是观之，守成最难。”

李世民点头赞许，他默然片刻，继而道：“你们说得都对。玄龄以前跟随朕定天下，备尝艰辛，出百死而遇一生，所以说草创最难。魏卿多从朕安定天下，懂得若君主生出骄逸之念头，必踏上危亡之境地，所以说守成最难。眼下草创天下之事，已成往日之旧，不用再虑，我们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守成这件事情上。像汉高祖原为泗上一亭长，他费了许多力气，终于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其成了皇帝，不到十年时间，就办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情。像其太子温恭仁孝，而汉高祖见惑于爱姬，欲行废立；萧何、韩信有大功于国，而萧何被囚禁数日，韩信被诛，致使其他功臣如黥布等人恐惧不安，终于反叛。汉高祖能得天下，其治理天下的本事就大打折扣。由此来看，治理天下更应该使人全心全力。朕所以不敢恃天下安定，时刻存危亡之念以警诫自己，无非是想常保天下。其实天下来之不易，守之也不易，不敢有一点疏忽。”

魏徵接话道：“自古以来，明主贤臣难以同时具备。或君主当时圣明，臣却不贤；或有贤臣，然无圣主。如今陛下圣明，从善如流，使臣等能竭尽全力。天下现在固然太平，臣等不敢张狂，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伏愿陛下居安思危，同样孜孜不怠。”

李世民微笑道：“魏卿任何时候不忘谏诤，确实是谏臣之领头人。朕有时候也想松弛一下，然诸卿日日瞪大眼睛，时时举谏对朕鞭策不已，朕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啊。”

此时已近散朝时分，群臣听了李世民这句话，不禁莞尔。

许是因为大唐国势渐强，是岁来京城朝贡之国数量最多。到了岁末之时，就见来京朝贡之人络绎不绝，使者相望于道。

康国这日来使，求见唐俭，转述了康国王的请求。唐俭觉得事体重大，遂入宫求见李世民。是时，李世民正在政事堂和一帮宰臣谈话。

康国即是汉朝康居国，其王姓温，先居于祁连山之北昭武城，后被西突厥所破，迁居于葱岭以北，与波斯国相接壤。康国人虽迁往绝域，依旧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之意。其男子长到二十，即远适他国，行商贾之事，当时有句话叫作“若利之所在，则康国人无所不到”。康国此次来使，中心意思是要回归中土，示归附之意。

李世民明白了康国的来意，问道："唐卿，康国要求归附，你以为如何处之呢？"

唐俭答道："我国实现大治，国势兴旺，百姓安居乐业。现在康国要求归顺，亦是天下大治的一种表现。当国势衰败之时，肯定没有他国要求归附。依臣意见，这康国在汉朝之时即是中土之人，似以答应他们为好。"

李世民不置可否，转问其他人道："你们以为呢？"

温彦博、萧瑀、陈叔达、王珪与唐俭意见相同，他们最近被天下大治所鼓舞，皆说既然有国来附，可以增强大唐的国势，没有理由不答应。

房玄龄、魏徵、李靖比较持重。房玄龄说道："康国要求归附，是一件好事。只是他们远在葱岭，中间又隔有诸国，使者往返一趟需数月之久，不像国内的州县可以就近管理。"

李世民思索了一会儿，开口答道："不错，玄龄说得对，康国离我们太远了。前代帝王，好招徕绝域之国以图服远之名。其实这样做，无益于自身而糜弊百姓。现在康国若归附，他们若有急难来此求救，唐卿，你会答应他们吗？"

唐俭答道："既是大唐属国，其若有难来求，按理应该相救。"

"对呀，其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只是师行万里，将士岂不疲劳？即使一战能胜，康国转危为安，可是大军不能在那里长驻，万一其再有难，大军付出最多的就是耗费在路上的工夫。所以劳百姓而图虚名的事儿，朕不为也。"

"陛下不准康国归附，如此，臣就下去回复来使了。"

李世民微笑道："人家万里迢迢来京请归，你上来就给人家一个冷面孔，岂不让人心寒？唐卿，你不能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啊。"

唐俭茫然道："莫非陛下又要答应他们吗？"

"康国来使未到过中土，你可派人领着他们到各处走一走，正好让他们看看天下的繁荣景象。朕不答应他们举国归附，然两国和睦，经常

互相走动，那也是好的。”

唐俭答应后离去。

温彦博感叹道：“国势既兴，则四方来朝。现在国内安定，四夷皆服，确实为盛世之状。”

李世民道：“那日魏卿让朕居安思危，不能有些许懈怠。你这样说，即是有懈怠之意。如今国势固然好了一些，然国内人口及镇抚外藩数目，尚未达到隋文帝开皇年间时的水平，我们的头脑还要时刻清醒才是。

“昔汉武求马，终于拓下西域大片疆土。如今呢，国土向西到了阳关即止，其间更有吐谷浑在那里骚扰，再南面的高山雪域上，近来又兴起一个吐蕃国在那里逞强。听唐俭说，向西贩运货物的商贾经常抱怨说通行不便。朕无意动辄兴兵四处征伐，使百姓受累，可那西域之国貌似恭顺，常来朝贡，其内心里总想来中土讨一些便宜。药师兄，如今北境已安，可这西域之事还要费上一番周折的。你知事兵部，须留心西域的动静。”

李靖点头答应，心里暗暗想，莫非皇帝动了西域的心思？

房玄龄说道：“圣上所虑极是。那吐谷浑王伏允一直对大唐持强硬态度，这几年见来硬的不行，遂主动要求和亲与互市，可内心里却不是那么回事。听唐俭说，吐谷浑来朝贡之时固然带来些贡物，可其索去的东西倍之。且来人态度蛮横，甚至对索去之物还挑挑拣拣，嘴里胡说八道。更有甚者，他们徒仗地利，往往中途截走从西域来的朝贡之物。”

李世民神色平静，并不恼怒，淡淡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朕对吐谷浑仁至义尽，其若狂妄，则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的。吐谷浑之流，若再向我国挑衅，我必征之。此为正义之战，想天下百姓定会拍手称快。”

魏徵说道：“陛下心存百姓，若征战时仍留意百姓的态度，即为仁主。今后若有这些为维持国内安静的征伐之事，臣不会一味反对。”

“对呀，魏卿。你莫非没有发现？朕这些年每定一事，都要事先想一想你们大臣的态度，拿不准的时候还要向你们问讯一遍。朕所以这样

做，是想朕所定之事，应该与你们的心意暗合。你若不反对，也就不足为怪了。”

群臣眼望李世民，觉得他所言确是实话。李世民多次说过要君臣一体，看来不是空泛之言，他也是踏踏实实这样做的。

第二十五回　君臣感时论封禅　万民闹春庆丰年

临近元旦，过年的喜气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此年，李世民宣布恢复原来的元旦假期。消息从京中传出，有官身之人顿时欢喜。庶民百姓家中有粮不愁吃穿，到了冬季为农闲之时，从腊月开始即忙碌年货，一些人聚在一起烤火斗牌，这股悠闲更衬托了节日的喜气。

人们若囊中鼓涨，心情也会愉悦。一般人心想可以过个肥年，趁着年关之时争取再添些器物。那些略识诗书的官员心里所想所思就复杂一些，他们瞧着丰厚的俸禄固然欣喜，但追怀国家这几年的作为，也颇有感悟。一些官员默默思索，觉得年后应该劝皇帝举行封禅仪式。

李世民安定江山，又大治天下，出现了太平盛世。一些官员心想，皇帝有此功绩，若不封禅报功，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上疏请求皇帝明年举行封禅大典。

李世民初看了这些上疏，不以为然，将之丢在一边。不料此话题一经提起，渐成燎原之势，连远在安州的高士廉也接连上疏，力劝举行封禅仪式。这日，李世民将高士廉的上疏交给长孙无忌，说道："汝舅不知何故接连上疏，坚持要搞封禅典礼。"

长孙无忌展开高士廉的上疏凝神观看，然后答道："眼下天下兴旺，百姓富庶，到处都是一片欢欣景象。舅舅因此上疏，算是随大势而动。且其为皇亲，又佐陛下登基，眼见天下繁荣，若陛下能行封禅之礼，势必响震宇宙。他因此想沾上一些荣耀，这种心情也是有的。"

"你以为呢？"是时，阁内仅有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两人。他们作为至亲，说话比正式场合随便一些。

"国内休养生息这么多年，终于取得了天下大治。这期间，君臣倾力抚民以静，像陛下克制己欲，如修缮宫室、举办大型典礼等基本绝迹。人非为享乐而来，然府库充盈时，依旧过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亦为太过。观目前胜景，适当地举办一些庆典，既顺乎了民意，又通过庆典激励天下人的精神，其实应该。"

“依你所说，封禅典礼可以举行？”

“不错。时下百姓富庶，人们安居乐业，且新破东突厥不久，四夷威服，正是举行封禅大礼的时候。”

李世民立起身来，在阁内慢慢踱步，既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些天，群臣纷纷颂扬天下大治，似乎外面是一派莺歌燕舞的局面，我听后心里着实高兴，因为事实确实是这样。可是，魏徵等人让我居安思危，想想也有些道理。这使我想起了取得洛阳大捷班师回京的情景。古语有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长孙无忌不赞成李世民的观点，说道：“世事变迁，今日之情景与洛阳班师时大为不同，岂可同日而语？”

“魏徵他们说得对，为君主者须常怀畏惧之心，不能见喜辄狂。无忌，看来这件事还要放一放最好。”

李世民私下里对长孙无忌如此说，但他到了朝堂之上，对群臣则是另外一番言语：“近来群臣上疏者不少，多让朕行封禅大典。朕想啊，封禅确实为帝王盛事。然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有余，就是不举行封禅大典，又有何关系呢？以前秦始皇曾经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会认为汉文帝之贤不及秦始皇吗？且祭祀天地，非要在泰山之巅上才能显示诚敬吗？”

李世民既然表示了不举行封禅大典的意思，群臣按理不应该再继续这个话题。可是，一些朝臣及外官好像受了什么人的指使，仍旧频频上疏要求举行封禅大典，其热情丝毫不减。

温彦博属于赞成封禅之人。这日，他趁着李世民召见他和萧瑀的间隙，说道：“圣上那日说不欲举行封禅大典，可这些日子，臣见许多大臣以及一些刺史接连上疏，请求圣上举行大典。臣以为这些人言词切切，并非因为他们好大喜功，实因国家富饶，人心思庆，代表了部分民意。”

“民意？须知举办封禅大典，要耗费多少钱粮！朕以前就说过，官家要去奢省费，岂可违之？”

“陛下，礼乐自古有之，其作用以教化为重。封禅为大礼，典礼过

程中固然需要花费，然与大礼相比，实为小费。通过行此大礼，使国家的强盛以及既定国策散入人心，能起到多大的教化作用啊！且举行大礼为民意所在，若顺势而成，其功大焉。”

李世民笑道：“温卿为劝朕行封禅大礼，竟然将理由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朕若违之，就是不顺民意了。”

萧瑀也赞成举行封禅大礼，他插话道：“陛下，人言有声，盖由心意。这一段时间朝堂内外要求行封禅大礼的呼声不绝，其实反映了部分人的真实想法。自隋炀帝大业末年开始，天下动荡，民不聊生，人们渴望安定。太上皇与圣上一起太原首义，成就大唐基业，又东扑西灭，终于一统天下。陛下这些年来抚民以静，实现了天下大治，国家富庶，百姓衣食有余。老臣经历了这些过程，看到眼前的景象，心里着实高兴得很！想国内之官民，有老臣这样好心情之人定然不少。愉而有悦，喜极而狂，人性也。当此之时，举行封禅大典以鼓舞士气，确实有必要，且顺合了众人的心愿。”

萧瑀的这番话把李世民说得有些活泛起来，其嘴内依然说道：“萧公也想来劝说朕了，看来朕若不行封禅大礼，就是违了众人之意。”然心里却在想，自己前些日子回武功县老宅走了一趟，颇有些衣锦还乡之感，为此兴奋了数日。若举行封禅大典，其实与还乡类同，应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儿。

大凡人之信念并非坚如磐石，尤其在合乎自己心意及对自己声名有好处的时候，极易改变初衷。李世民一开始不赞成行封禅大典，那是他以国家为重，且这些年魏徵等人屡屡谏净所致。及至群臣纷纷上疏，李世民心里渐渐起了变化，心想既然是群臣的意思，举行了封禅大典，可以教化天下，震耀寰宇，宣扬了自己的功德，何尝不是一件美事？

李世民此时对萧瑀和温彦博没表示什么，而是转向其他的话题。两人退出后，恰巧长孙无忌入宫求见，李世民就与他谈了这个话题。

“无忌，你以为举办封禅大典还算妥当吗？”

“当然妥当，凡人有喜乐之事，还要庆贺一番，何况国家呢！陛下，人生一辈子，又有多少可乐之时呢？我们自从攻下长安，此后东征西战，忙碌不已，眼下四夷宾服，国内安定，是难见的好日子啊！若不顺势庆贺一番，无异于锦衣夜行矣！”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我一开始不愿意行此大典，是想居安思危，使人们常怀畏惧之心。这些日子以来，群臣要求行礼之声不绝于耳，所谓群情激切是也。我就又想，若我一人坚持不行礼，就会拂了众人的美意，一场典礼能花多少钱，何不顺势而成呢？"

"是啊，必要的花费还是不能省的。像时下每斗米仅值四钱，各级粮仓盈满为患，若不花费一些，难道让这些粮食都喂了老鼠？陛下，不可再犹豫了。历来到泰山封禅都是春日而成，现在若不开始筹备，时间就有些太仓促了。"

李世民沉思了一会儿，最后下定决心，说道："好吧，就这么办了。无忌，你待会儿出宫后，可找到李淳风、袁天纲商量一下具体的日子。此次封禅大典，由你总领其务。"

很快，李世民同意举行封禅大典的消息传了出去。长孙无忌那日找到李淳风和袁天纲，初定封禅的日子放在明年二月二十日。长孙无忌既然总领此次封禅大典，自然要与礼部、太常寺等衙署商量具体细节。百官闻听果真要举行封禅大典，精神不由得一振，其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

到了这个时候，魏徵那不同一般的性格就要显现出来。他得知李世民欲举行封禅大典，想起李世民原来的态度，百思不得其解，想不通他的态度何以转变得如此快。这日，又当堂向李世民进谏。

"陛下，臣知陛下原来已罢封禅之议。然这些日子以来，臣见礼部、太常寺等衙署，说是奉了陛下的旨意，开始忙碌封禅之事，不知是否确实？"

"不错，确有此事。朕一开始确实不愿意行礼，奈何群臣请求不已，又想行此大典有教化作用，就准了群臣之请。"

"然臣始终未上疏请求啊。"

"魏卿，朝中之官这么多，岂能每项意见皆是一统？朕这次所以准了众人之意，是见其中大半皆持此见。温卿，是这样吗？"

温彦博出班答道："不错。此次上疏要求封禅者，京官共有三百五十三名，外官计有四百七十六名。魏监，圣上说得对，行封禅大典合乎

民意，你就不要拦阻了。你若不信，可问问现在列班朝臣的意见。”

魏徵摇摇头，说道：“公理岂能以人多势众而论？陛下，臣现在还记得前些日子陛下在这里所言，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难道必须用封禅之举来彰显吗？”

魏徵当堂用李世民的原话来反对封禅之举，使李世民脸上又有些挂不住，他心里对魏徵又生出些不满，心想许多水到渠成的事儿，都是魏徵出来横加挑剔。但他们这些年交锋了无数回，结果大多都是魏徵的意见对，将李世民的锐气挫去不少。他现在心里固然不满，脸色上却不敢有所表示，遂淡淡问道：“魏卿，朕决定此事，事先也翻来覆去想了多遍，总觉得行礼并无什么不妥。朕问你，你不让朕去行封禅大礼，是以为朕之功业不高吗？”

“陛下文治武功显著，既定天下，又促大治，其功高为天下人共睹。”

“难道朕之德化不厚吗？”

“陛下以教化治理天下，使臣子服陛下其德，百姓沐陛下之恩，实为恩德之君主。”

“难道是国家未安定吗？”

“陛下安定天下，抚民以静，眼前盛世之貌，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难道是四夷未服吗？”

“陛下视华夷为一家，不以强势凌人。前次袭破东突厥，实为自保之举，更能说明德化之力量。如此，使四夷归心纷纷来朝，陛下靖安四夷之举，古往今来，未之有也。”

“那么，就是年谷不丰了？”

“陛下以农为本，数年之间很快恢复了农桑生机，年年大熟，如今每斗米仅值四钱，官家府库充溢，可谓国力强盛。”

“那就是天地之象未显祥瑞了？”

魏徵回答到这里，稍微思索了一下，继而回答道："各地报来的表章中，累累有祥瑞之象。夫天地之间，祥瑞之事比比皆是，报者为显盛世之貌，往往夸大祥瑞之物，那也是有的。其实天下安定，百姓富庶，即为最大的祥瑞。陛下多年来唯重事实结果，不重祥瑞之貌，今日不知为何亦重此事？"

这句话噎得李世民语塞，他顿了顿说道："好吧，我们不谈祥瑞。像魏卿刚才回答之语，亦是句句可证能行封禅大典嘛！如此，你为何还要苦苦反对封禅呢？"

"陛下虽拥有上述六项之美，然我朝承隋末离乱之后，至今户口未恢复到隋文帝开皇年间的人数；府库固然充盈，却也没有达到隋炀帝大业初年的数量。由此来看，现在虽有盛世之貌，户口及粮食却未超隋世，则需要进一步努力，未到庆贺的时候。"

萧瑀出班接话道："魏监这样说，其实是自相矛盾。你刚才明明说，眼前之盛世，秦汉以来未有之也。缘何马上又说不及隋世？"

"萧公，这里稍有区别。贞观初年以来，取得如此成果，令人瞩目，按此势头发展下去，定能超越秦汉以来所有年代。只是刚刚六七年时间，时日太短，不可一蹴而就，像户口、储粮未达到隋世最高水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二者其实并不矛盾。"

李世民示意萧瑀退回去，说道："魏卿，将你的话说完。"

"若此次封禅之礼将行，则陛下要率领车驾东巡，其千骑万骑，沿途供给劳费，何其巨也。既要行大礼，势必追求气势恢宏，则一节一礼，不能废弛。臣昨晚翻看了汉光武帝封禅过程，有更深的感悟。

"汉光武帝为行封禅之事，早早派人在泰山修筑一应祭坛。想那泰山之巅何等高耸，为筑坛须先修坡道，再将砖灰之物一件件搬运上去，工程极其浩大。正月二十八日，汉光武帝从洛阳出发，其随行者有数万人，前面更有数千人修缮道路，一直到了二月十二日，方才到达泰山脚下。这一番花费，要用国库的多少钱粮啊。陛下，臣听有人说，行封禅典礼固然用些钱财，然与行礼教化相比，毕竟是小费。臣对这种观点，实在不敢苟同。臣以汉光武帝所用人数及器物为例，大致算了一笔账。如此往返一次，所耗钱粮需要岁贡之三成，这难道是一笔小费吗？陛下这些年去奢省费，不造宫室，种种俭省之举已深入民心，若行此大典，

势必给今后奢费开了个头儿。由此来看，这不是一笔小费！”

李世民没料到魏徵竟然将耗费钱粮数目都算了出来，且从深层次说了后续危害。事先，他知道行礼肯定要花钱，但没有想到需用这么多。

魏徵接着道：“陛下欲行封禅大典，定然会邀属国之王来此观礼。这些人入国之后，要殷勤接待他们，这又是一笔花费。花费事小，臣还有一层隐忧。想圣上邀请这些君王过来，实想让他们目睹我国强盛，以使其心慕敬服。可是臣听马周说过，出洛阳向东至于海边，沿途烟火尚稀，极是荒凉。如此将这些四夷君主引入腹中，让他们看到这种虚弱之象，就有违陛下的初衷了。”

李世民心里一震，他事先没有想到此点。

魏徵最后说道：“陛下这些年给复天下，百姓刚刚缓过劲儿来。若现在行封禅大典，即是图虚名而使百姓受其害，臣以为陛下定然不会这样做。”

李世民心道，魏徵这个死老头儿也学会用心机了。你在那里说了半天，最后又捧了朕一句，似乎自己只有接受他的意见，才是唯一途径。但细想想，魏徵说得实在有道理，明显比别人要高上一筹。

魏徵说完，场面一时现出了片刻沉静。在场的人们都在咀嚼魏徵的这一席话，其中有一部分原来赞成封禅的人，心里开始矛盾，最后还是认为魏徵说得有理，不自觉就变了态度。更多人将眼光视向李世民，看他到底如何定夺。

李世民凝神思索了片刻，然后说道：“魏卿的这番话显然是深思熟虑而成，你的意见在群臣中固然为极少数，但不能说没有道理。众卿，你们各说各的理儿，倒让朕有些难办了。这样吧，先让无忌继续准备，大家趁着过年的这个空儿，好好思索这个话题。等年后的朝会上，我们再定。好了，魏卿，你退下去吧。众卿，你们还有什么事儿要奏？”

如此，封禅的话题暂时搁置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魏徵的这番话给满腹热情的李世民泼了瓢凉水，兴致不由得大减。他数日后接到河南、河北等地遭遇雪灾的消息，即召来有关人布置赈灾之事。待众人走后，他独自对着窗外发呆了半天，又让人

唤来长孙无忌，说道："无忌，封禅之事停止吧。魏徵说得有道理，眼下还不是庆贺的时候。"

此后，人们对封禅一事渐渐淡忘了许多。随着节日临近，人们纷纷沉浸在春节的气氛中，就将封禅大典忘得一干二净。

中国人重视春节的习俗，至唐朝时已经完全形成。临近春节，家家都要根据自己的财力添置年货。

是年，天下大熟，民众富足。长安城里的东、西两市中，节前日日拥挤非凡，人们一筐一筐地将年货搬回去，乐坏了众多的商贾们。

除夕之夜，照例要举办驱除疫鬼的傩戏，这是最热闹的庆祝仪式，参加者最多。这几年，因年成皆好，官府里渐有所积，长安、洛阳东西两都率先由官府出资，组织傩戏供民众观看。此后，各州县知闻，纷纷效仿。

是时，各州县的驱傩者已于昨日就住在官衙门外，等夜幕降临后，他们才从四面城门鼓噪而出。

今夜，李世民要在丹霄殿内宴请三品以上官员。宴会过后，并允他们在皇宫内观看傩戏。

申牌三刻，来参加宴会的官员们入承天门，列队向丹霄殿行去。这其中，还有以颉利为首的十数名突厥人。归思州刺史冯智戴恰好也在京中，被李世民特邀入宴。

丹霄殿位于两仪殿的左侧，该殿背依海池，门前有一处极大的阔地，风景甚美。李世民近来宴请群臣，往往选择在该殿举行。是夜殿前，早早随着宫内挂起了一排排的红灯笼，夜色渐起，灯笼的光辉照亮了宫内的道路，显出一片喜庆之色。

丹霄殿内，四周立着一圈檀木人形雕像，其双手平伸以放蜡烛，其实充作烛台之用。这些蜡烛是由交趾所产的香蜡烛，其烟缭绕现异香之气，其光将殿内照得如同白昼。

殿之最北端，并排摆着两张案子，是李渊和李世民所坐的地方。其下，纵列着一排排的案子，自然是百官所坐。案子上，已经摆满了各种

珍奇美肴、新鲜果蔬，殿两旁站满了手执酒壶的宫女。在殿的右后侧的屏风后面，一群乐工手执乐器，时刻准备起奏。

群臣入殿后，在太监的导引下到各自的位置上坐下，静静等候李渊和李世民的到来。

酉牌时分，只听殿内一声高喊："太上皇、皇帝驾到，百官接驾。"既而乐声顿起，可以听出其所奏乐声为《庆善乐》。

群臣齐刷刷站起，跨前一步，然后跪下，同声呼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渊先坐在左边的案子前，他满面笑容，挥手道："众爱卿，平身吧。"李世民也随之坐下。

群臣又同声道："谢太上皇、谢皇帝。"然后各归其位。

李渊微笑道："众卿辅佐二郎……"说到这里，他忽然停顿了一下，也许由此想起了李建成、李元吉已不在人世，又见众目睽睽，遂恢复常态继续说道："……忙了一年，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孤在宫里，也日日欣喜呢。今夜为除夕，二郎让孤前来与众卿欢宴。好嘛，我们今日就好好庆贺一回。"

李渊的话音一停，群臣的眼光皆移向李世民。只见李世民端起酒盏，也满脸微笑道："太上皇既然让大家欢乐，来，我们先饮尽此盏。"

此后，大家觥筹交错，开始饮酒夹菜。因为上面坐着太上皇和皇帝，群臣不像普通宴会那样随便，不敢大呼小叫，场面依旧沉闷。

李渊显然感觉到了这点。他看了一眼李世民，低头说道："可惜苏世长不在了，他若在场，场面定会热闹一些。"

李世民听到这句话，接口道："父皇，苏世长去世，还有欧阳询在嘛。"

一句话提醒了李渊。他面对人丛唤道："欧阳卿何在？今夜为欢乐之时，你腹中笑料甚多，就来上几段，让大家同乐一场。"

欧阳询起身道："太上皇有命，臣就为大家凑个趣儿。话说北齐卢

思道聘于陈国，那日陈主设酒宴群臣，座中只有卢思道为北方之人。陈主令群臣联诗为乐，其中有一人先唱道：‘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原来北方之人常食榆叶，且吴地无驴，以此来讽刺卢思道来此就职。此句一出，众人纷纷把目光射向卢思道，看他如何应对。”

“后来怎样？”李渊问道。

“那卢思道不慌不忙，随口吟出两句：‘共甄分炊米，同铛各煮鱼’，正好与上两句相接。此句用来讥刺南人无情义，且小气，弄得座中之人尴尬万分。”

座中群臣以北方人居多，听罢此语觉得很过瘾，哄然大笑起来。

李渊点头道：“不错，可谓针锋相对，语藏机锋。欧阳卿还有吗？”

这时，长孙无忌立起身来，拱手说道：“太上皇，臣这里有一首诗，却是形容欧阳老先生的。”

李渊示意他快说。群臣都知欧阳询固然有一手好字，然他那副模样如同老猴，长孙无忌定然不是什么好话。

长孙无忌缓缓吟出：“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此诗嘲谑欧阳询生得如猕猴。长孙无忌话音刚落，全殿顿时哄堂大笑。待笑声少歇，李渊笑指长孙无忌道：“无忌，你的话说得太刻薄，不怕欧阳询回敬你吗？”

果然，欧阳询马上说道：“嗯，臣近日也听来一诗，却是形容赵国公的。”他接口念道，“缩头连背暖，侥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原来长孙无忌这些年体重增加了不少，且其肤色白皙，外人见到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肥胖”二字。欧阳询夸大其体态特征，嘲谑其为乌龟模样。殿内又是一番哄堂大笑。

李世民却在那里改换了颜色，待笑声止歇，沉声喝道：“欧阳询，你说此话，难道不怕皇后听到吗？”

长孙嘉敏为长孙无忌之妹，欧阳询骂长孙无忌为乌龟，连带着将长孙嘉敏也骂进去，再往后想，李世民又成了什么。

欧阳询嘲谑之时未想许多，他是受长孙无忌之激脱口而出，没想到

事连皇后。总算此人很是机智，急忙躬身辩解道："陛下错会了臣的意思。臣言此诗，是说赵国公生得仪态万方，有洪福之相。"

欧阳询此语尽管牵强，总算是当时圆了场。李世民怕扫众人之兴，不愿深究，遂一笑释然。

李渊此时又瞧见颉利和冯智戴，遂唤道："颉利将军，听说你的剑舞得非常好，请依此乐声试舞一回。"

颉利这些年住在京城，一直闷闷不乐。李世民得知了他的境况，以为他不习惯京城里的生活，想起虢州那里多麋鹿，可以游猎，欲改授他为虢州刺史，让他心境好起来。谁知颉利不知如何想，不愿去虢州就职，依旧住在京中。他的心情转不过弯儿来，在宅中与家人相对，往往无缘无故就悲泣起来，形貌日渐消瘦。他今日来到丹霄殿宴饮，不苟言笑，待见到欧阳询在那里插科打诨，心情渐渐好了一些，脸上有了一些笑意。

颉利听到李渊唤自己的名字，急忙起身躬立。待听到李渊让自己舞剑，大合心意，心想在这里舞剑一回，定很畅快，遂答道："臣遵旨。只是现演此乐不合剑意，乞另演他曲。"

李世民道："不妨，可改演《七德舞》。"

李渊又唤冯智戴道："冯刺史，若颉利将军演剑，你可在此当儿新赋一诗。舞止诗成，能成吗？"

冯智戴起立躬身："臣遵旨。请太上皇先赐下题目来。"

"既然演剑，就以剑为题吧。"李渊随口答道。

颉利手执长剑立在殿中左方的空地上，那边的乐工依令停奏《庆善乐》，转而奏起节拍铿锵的《七德舞》。

颉利的剑果然舞得不错，其剑尖随着乐声，大开大阖，极具雄浑之意。只见利剑如箭射空，似龙游翔，动如雷霆，静如凝光。其舞到精彩处，殿中欢声雷动。

李世民入神地观看颉利的剑舞，觉得其舞有草原粗犷之风，一伸一合之间，很是实用，不像中土之舞有那么多的花架子。他看了一会儿，

侧头对李渊道："父皇，这颉利入京城之后，恐怕今日最为欢乐。"

李渊正在全神贯注地观看，没有太留意李世民的话，间歇中，和着众人的呼声叫道："好哇，好哇。"

一曲《七德舞》演罢，颉利收势仗剑而立。只见他全身热腾腾地冒出汗来，可见他尽了全力。他拱手一揖，说道："献丑了，请勿见笑。"

李渊道："舞得太好了。二郎，赏他。"

颉利躬身道："臣与大家同乐，不敢领赏。臣已得太上皇的夸奖，则已足矣。"

李世民知道颉利心高气傲，他既然能演剑舞，实属不易，也就不再勉强，遂示意他退回座位。

李渊又嚷道："冯智戴，颉利将军已舞罢剑，新诗作出来没有？"

冯智戴起身道："臣凑兴作了一首，恐怕难入大家法眼。"

李世民道："冯卿，你就立在座位上，将该诗吟出。"

殿内的乐声顿时停歇，一时显得很寂静。那冯智戴顿了顿嗓子，大声将新写之诗吟出，诗曰：

今有将军阿史那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冯智戴将诗吟罢，殿中之人又是欢声雷动，叫好者甚众。大家都说，颉利的剑舞固然不错，而冯智戴此诗更为精妙。若不先睹颉利剑舞，仅从诗面来看，浑如一个高大的神人在那里舞剑，剑法灵动而有气势，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气概。

李渊眼见众人欢乐，不禁哈哈大笑，大声说道："自古以来像今天

这样华夷一家，共同宴乐之场面，未之有也。”

是时，宴会气氛之热烈达到最高潮。

宴会结束后，群臣随着李渊和李世民走出殿外，他们要观赏即将开始的傩戏。右边的台阶上，长孙嘉敏带领一应嫔妃、皇子、公主围在一起。李世民定睛一看，就见萧后也杂在其中。

当此欢乐之时，群臣或观舞，或有人下到场子里，戴上假面具，与大家同舞。萧瑀观此场景，心中忽有所感，遂走到李渊、李世民面前，拱手颂道：“臣当隋末离乱之时，心如死灰。不料仅仅十数年时间，国家就富庶祥和如此，臣实在没有料到。臣想所以有如此景象，无非因太上皇、皇帝善能理国所至。老臣今日，就代天下之人向陛下谢恩了。”

李渊笑道：“萧郎，我们自家人，还用说如此客套话吗？何况，天下能治理到这种地步，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

李世民道：“萧公，父皇说得对。所以能形成今日之局面，为我们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除夕将过，明日就是新年了，天下之事千头万绪，还有许多事需要我们努力去做，现在还不是懈怠的时候。”

“老臣知道。太上皇，老臣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能允吗？”

“萧郎尽管说好了。”

“老臣想请太上皇一起，下场去舞上一回，如何？”

李渊哈哈大笑，说道：“孤早有此意。萧郎，走，我们下去吧。”

人们见太上皇加入了傩舞的队列中，不禁欢呼起来……

除夕的傩戏结束之后，人们或在庭院里燃起燎火，或在居室内点上灯烛，他们唱歌跳舞，饮酒守岁。宫内也不例外。只见各殿皆明设灯烛，映得殿内诸房绮丽明艳，那些后妃嫔媛皆穿上盛装新衣，显得金翠灿烂。居中的庭院内，数堆燎火已经燃起，其明如昼。火堆边，一些乐士演奏音乐，更有一些舞者伴着乐声，在那里翩翩起舞。

李世民殷勤地陪着李渊一起观赏歌舞。李渊今日兴奋过度，刚才又随着舞队跳跃了一阵，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经不起这番折腾。现在一

静下来，就感觉眼皮奇重，昏昏欲睡。李世民已经在太极宫里为他准备了寝殿，见此光景就劝他早点安歇。

李渊走后，李世民与长孙嘉敏等人一起继续观看歌舞。就见燎火明亮，舞者姿势绰约，煞是美妙。李世民在人丛中看见萧后，就将她唤过来，问道："眼前之景，若与隋朝相比，哪个场面更奢华？"

萧后这些日子在京，知道当今皇帝崇尚俭朴，不求奢华，遂小心翼翼答道："隋朝短命，陛下之朝正是兴旺之时，岂可相比？"

李世民知道萧后心有所忌，就微笑鼓励道："若每一事皆与朝廷大事相连，就过于沉重了。萧后，朕仅问场面如何，不涉其他，你但说不妨。"

萧后低头道："若说奢华场面，贱妾以为今日之场面比不上隋世。"

"你说细一点。"

"炀帝在时，每到除夕之夜，即在殿前各个院子里，设火山数十个。其火大小与眼前相似，只是其燃火之木甚是特别。"

"怎么特别？"

"当时所燃木根，皆沉香木也。每一火山焚沉香数车。当火焰渐小时，将甲煎投其中以使火发，火焰顿时升起数丈。如此，沉香、甲煎之香，可以飘出数十里。是夜，京城之人皆可闻到此香。"

"除夕之夜需用若何呢？"

"一夜之中，需用沉香二百余车，甲煎二百石。"

李世民吃惊道："要用这么多啊！如此贵重之物，一夜焚之，确实奢华。"既而自嘲道："眼前所焚皆是柴木，唯觉烟气熏人，不闻一丝香气，无法与炀帝相比。"

萧后不敢再接腔，乖觉地低头退回。

长孙嘉敏道："燃火守岁，图的是明亮，何必要用如此贵重之木？"

李世民这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有物不用，亦是浪费，盖人性使然啊。炀帝好就好在他有一个能干的父亲，为他攒下了许多的钱财。他若不用，岂不是傻子？"

长孙嘉敏瞪大了眼睛，想不到从李世民的口中竟然说出这般话。

李世民换颜一笑，说道："你瞪着我干什么？我想说的是，人只有花费自己挣来的钱物，方才珍惜，不是吗？"

"陛下所说极是……"

李世民不待长孙嘉敏说完，就打断她的话："敏妹，你莫非想在除夕之夜，再来劝谏一番吗？"

夫妻两人四目相对，都笑了。

这时已是子夜时分，那边的太监开始燃放爆竹。霎时，就听宫城以外的爆竹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新年到了。

第二十六回　四夷遥尊天可汗　八方搜求羲之墨

大唐当初欲图东突厥的时候，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贞观三年，李世民遣使册封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即为一漂亮又厉害的招数。此后不久，东突厥灭亡，于是回纥、仆骨、同罗等漠北十三部落相继来归。每年新年元日前，这些大小君长竞相遣使入长安献礼，他们集于京师，有近千人之多。那些日子，京中以鸿胪寺最为忙碌，自唐俭以下，人人忙得疲惫不堪，要竭力招待好这些四方来客。

漠北之地无罕见之物，诸部落所献多是些马、羊、驼、貂皮等物。他们返回之时，大唐朝廷又赏给他们一些丝织品、瓷器、金银器、茶、铁等物。若从价值来衡量，大唐所赐之物要高于他们朝贡之物。不过四夷来朝贡，大唐图的是四夷宾服的名声，对于钱物的多寡并不看重。

贞观八年元日，因薛延陀酋长夷男、回纥酋长菩萨来京朝贺，此次会见仪式显得更加隆重。

是日辰时，通事舍人立于太极殿前台阶上喊道：“圣上有旨，宣真珠毗伽可汗等番国君长觐见。”其话音未落，早已等候在殿前的唐俭即带领夷男、菩萨等二十余人入殿。

众人入殿后向李世民朝拜，拜礼毕，李世民让众人平身，他亲手捧着一袭袭的绯黄瑞锦及褾领袍，赐给夷男等人。夷男等人双手接过，复又拜谢。李世民将物赐毕，复归于御座中，下面已相对排好了两列凳子，夷男等人依令落座。

夷男落座后复又起身，面向李世民拜道：“皇帝陛下，臣受众人之托，现将一篇颂词诵出。”夷男不会说中土之语，其身侧站立一名通译随时转译。

李世民微笑道：“既是颂词，就不要说了。你们千里迢迢来京见朕，这番情谊，比任何华美之词都好，更令朕心存感激。”

夷男不依，坚持要念颂词，李世民遂颔首同意。夷男的这篇颂词想是动身前已经准备好了的，不似中土文辞那般佶屈聱牙，其语句朴素，

更似口语。只是内容不免陈腐，无非是颂扬李世民恩德之类。

夷男读毕颂词，又躬身道："皇帝陛下，臣等议论过了。臣等以为称呼皇帝陛下，不足以表达臣等尊崇之情，且皇帝陛下之称号在中土尚可，若波及四方，少了一些威加海内之气势，因请皇帝尊号为天可汗。"

"天可汗？"李世民追问了一句。

回纥酋长菩萨立起身来，躬身道："皇帝陛下册封四方可汗，非天可汗难为。今后，请皇帝陛下从臣等之议，以天可汗威加海内，示上天之意。"

其他部落酋长及来使纷纷起身，皆请李世民从此使用天可汗的称谓。

李世民明白了众人的意思，示意他们归座，然后摇头说道："朕为大唐天子，足不出中土，岂能代行可汗之事？卿等美意，朕心领之，然不可越轨。"

夷男又立身道："陛下，臣等所拟尊号，非专为颂扬陛下。请陛下设身处地为臣等想一想，臣等辖下若知皇帝陛下接受天可汗之尊号，更添亲近之意。陛下多次说过华夷一体，缘何连一个简单的尊号都不愿意接受，若如此，要大伤臣等的心情。"

这时，一直侍立在一旁的唐俭上前禀道："陛下，臣以为真珠可汗所言甚有道理。如今唐土渐大，又有诸多的羁縻府州，更有许多属国。中土臣民熟知皇帝陛下的称号，而四方边远之地唯知可汗，不知皇帝。若陛下接受天可汗的尊号，四方臣民才知其可汗之上更有天可汗皇帝，一来知道京师为天地中央，陛下在此行天子之权；二来心悦诚服，从此华夷一家。"

李世民思索片刻，缓缓说道："也罢，朕就从卿等之议，今后对西北君长用玺，皆用天可汗皇帝字样。唐卿，你向将作监转述朕之语，让他们觅来良玉，即日刻制成玺。"

唐俭躬身领旨。那夷男、菩萨等人见李世民接受了天可汗的尊号，不禁大喜，纷纷起身复向李世民跪拜，三呼万岁。

从此，漠北诸部落皆称李世民为天可汗皇帝。到了后来，这个尊号渐渐传播开来，四方属国来京师朝拜，皆称李世民为天可汗。

菩萨趁热打铁，又起身向李世民奏道："陛下既为臣等的天可汗，今后臣等来京朝拜更为频繁。只是来京路上，道路险阻也就罢了，唯越他国国界时，麻烦不少，请天可汗戒约他国，让臣等顺利入京才好。"

座中之人除了夷男之外，纷纷赞同菩萨的提议。原来薛延陀之土与唐境接壤，诸部来京之时，若想走近路势必经过薛延陀所辖土地。这些年，薛延陀自恃强盛，当诸部使者经过其境时，往往受到多方刁难，有时其所带贡礼也被夺走。

诸部落来使曾纷纷向唐俭述说自己遭到薛延陀刁难的事，唐俭又把此事禀报给李世民，意欲让李世民告诫夷男，让他约束手下，收敛其行为。菩萨今日当堂提出此事后，众人的目光纷纷射向夷男。

李世民问道："真珠可汗，朕听说诸部落使者经过你境内时，闹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果有其事吗？"

夷男立起身来，答道："臣亦风闻有此事，那是一些胡作非为之人瞒着臣干的。陛下，臣之土地甚广，人又良莠不齐，之前发生一些非礼的事固然难免，终归是臣不能严厉约束所致。臣来京之前已下严令，今后再有人敢胡作非为，定遭五马分尸之严刑。"

李世民仰头思索片刻，既而说道："你如此严厉刑法，手下人定会收敛许多。只是漠北地旷人稀，行旅之时，往往难见人迹，若有一些贼人聚集成匪，在大漠之上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专事劫夺来使的礼物，太难擒拿。真珠可汗，为了保证使者行旅安全，还要有万全之策才好。"

菩萨这时插话道："陛下，臣入中土之后，见所行道路皆设有驿站，这样既给使者行旅方便，驿站之间首尾相连，又可以相互策应，保证安全。若是能在漠北设置驿道，即是万全之策。"

李世民暗自忖道，若在漠北设一驿道，所费不多，却能使各部落相连，加深他们与中土的联络，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他点头赞同，说道："这是一个好想法，朕同意设立。驿道设立之前，朕让户部派员沿线踏勘，以确定道路的取向及驿站的设立，至于驿道建成之后，可让户

部拨给钱粮，以资费用。只是驿道之养护及驿站之人，须由各部来管，真珠可汗，你熟悉漠北诸部的地理，且此驿道入你境内最长，朕意将这些庶务，都交由你办理了，你以为如何？”

“臣领旨。陛下，踏勘线路可由户部派员去办，至于驿站建成之后所费钱粮，就不要在户部领取了。臣以为，驿道在谁的境内，人员及所费皆由该部负责，这样就省去了许多麻烦。”

“好呀，你这是替朕着想，就这样办吧。”

菩萨又拱手道：“陛下，驿道设立之后，方便臣等来京觐见。臣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若此驿道修得又平又直，希望陛下万乘之躯入塞北巡视，使天下臣民能一睹天可汗之威仪。”

这句话使得李世民有了兴致，脸上顿时有了跃跃欲试的神色，他爽朗笑道：“好哇，朕早有此意。史大柰早就向朕描绘过草原的胜景，让朕心慕已久。只是国事太多，一直没有空儿遂此心愿。待此道建成，朕会不带銮驾，像你们一样骑马驰骋而去，完成心愿。”

夷男、菩萨等人又复跪拜，齐声道：“臣等在驿道建成之时，自会日日恭迎大驾。”

李世民在接见漠北诸部朝贺之时，近年来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即是要亲自排解诸部的纷争。刚刚商定了设立驿道的事，后面的同罗使者即起身向李世民告状。

“陛下，那仆骨部数次侵入鄙部牧场，陛下去年已经责他，然其稍稍收敛之后，又复旧态，请陛下为鄙部做主。”

这还是去年的旧案。同罗部位于土拉河之支源通勒河两岸，那里水草丰美，是天然的好牧场。仆骨部居于同罗部的正北处，为阿勒丹河沿岸，也有丰茂的牧草。只是因为气候的原因，每至秋末，仆骨部的草场渐枯，而同罗部的草场依旧葱绿。仆骨部倚仗人多，赶着牲口越界到通勒河沿岸放牧，这自然激起同罗部的不满，双方为争夺牧场发生了数场械斗。官司打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让仆骨部退出越界之地，若想要牧草，须拿羊马等物来换。仆骨部当时唯唯答应，然到了去岁秋末，敢是想着天高皇帝远，依旧赶着牲口越界来放牧。同罗部无奈，只好继续找李世民告状。

李世民听完同罗部使者的控诉，眉头皱了起来，唤出仆骨部使者问道："同罗部所言，果是你们所为吗？"

那仆骨部使者看似不慌不忙，像是事先已有准备，然眉宇之间掩不住一丝恐惧，狡辩道："鄙部越界放牧是实，然有前因。鄙部遵陛下旨意，欲拿羊马换其牧场，遭其拒绝。陛下，那羊马逐水草而居，其蹄之所至，自是要吃草活命，却也不是鄙部主动赶去。"

李世民听出仆骨使者的话里有无赖的意思，遂动了怒意，斥道："朕去岁让你部用羊马换其牧草，却不是去换牧场。你们不听朕之言语，莫非倚仗你部人多就想欺凌同罗部吗？"

那使者低下了头不敢再强辩，低声说道："想是鄙部错会了陛下的意思，那也是有的。小人此次动身入京之前，鄙主谆谆告诫，让遵从陛下的旨意。陛下但凡有旨，鄙部不敢不听。"

李世民改换了颜色，说道："这就对了。朕于漠北诸部，不取一物一赋，所以愿意接受你们的朝贺，唯思和睦相处而已。你们有事找朕裁决，朕无偏私之心，公平待之。朕这样做，其实也为你们好。若有部落倚仗人多，动辄寻衅，极易酿成祸端。须知'毙敌一万，自伤八千'的道理，战祸一开，于人于己都不是幸事。仆骨部使者，朕这次说清了，你们若想要同罗部的牧草，须用羊牛来换，你这次不会再听错了吧？"

"小人谨记在心，不敢有差。"

李世民又对夷男说道："真珠可汗，朕离他们太远不能亲至，你可代朕前去巡查。秋末之时，最为紧要，万万不许再起纷争。"

夷男听说李世民让自己代其巡查，无疑是看重自己，心里有了一分自豪，又有一分得意，遂躬身答道："臣遵旨。明岁此两部若再有此类纷争，就请陛下拿臣问罪。"

说完了这些事，天已近午时，李世民起身道："走吧，该是进膳的时候了。唐卿早已准备好了美食佳肴，你们陪朕前去吧。"

众人神情激昂，他们知道中土的美食花样繁多，何况是宫中的御菜，更是极致的美味，等闲难尝一回的。

漠北诸部臣服大唐，反映了少数民族与大唐势力的此消彼长。李世民在宫内欢宴诸部来使的时候，同居一城的颉利待在家里，与家人默默相对。颉利在京城中无疑受到优待，然其心灵的极大失落，不是用锦衣玉食能够弥补的。昔日为大汗之时，他威风八面，心性高昂；如今虽被授为大将军，说到底不过是大唐的俘虏，想出外游历也有诸多的限制，实为一特殊的人质。大凡一个人的性格过于执拗刚强，缺少柔韧，往往遇到重要变故之时，极难转过弯儿来随遇而安。颉利就是这样，他居于京城之中，对所观所见皆感到异样，格格不入，心情异常烦闷，身子也一日日消瘦起来。节前的宴会上，李渊令他持剑起舞，他当时饮酒之后情绪不错，依令起舞了一回，获得了满场喝彩。颉利是夜酣然入睡，第二日醒来睁开眼想起昨夜舞剑之事，不禁羞愧上脸，喃喃道："想不到汗国昔日的臣子，竟然叱令我来舞剑。我到底怎么了，那样欢快地舞剑来取媚他们，莫非为乞求残生吗？"他脑海中的这个念头挥之不去，心中愁闷异常，竟至卧榻不起。

颉利此后再未起床，进食日少，身子愈来愈弱，未出正月，竟然一命呜呼。

李世民准其家人依突厥风俗焚尸葬之，其归葬之日，长安城内的突厥人皆哀哀切切将颉利送往墓地，突利亦在队列中。只见火光燃起，昔日强盛的东突厥的最后一位大汗随火而逝，颉利的一丝魂灵飘飘荡荡，找寻其先祖而去。

大唐的北境已安，其巩固边疆的注意力就转移到西方。

大唐将其注意力专注于东突厥的时候，对西境的吐谷浑等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策略。像吐谷浑攻占了洮、叠两州，大唐军队仅是将其收复过来，并未深究，两国边境照常互市。待东突厥灭亡，兵部下令将北境之兵移向西面，吐谷浑顿时感觉到了很重的压力，这引起了吐谷浑主慕容伏允的不满。

慕容伏允已六十九岁，统治吐谷浑多年，多次与隋、唐军队交手，有丰富的交战经验。他知道自己的国势无法与大唐相比，若逆来顺受只能沦为大唐属国的地位，所以必须要主动抗争。当唐军陈兵东面的时候，伏允下令撤销互市，亲自领兵出国境向北，突然掳掠了唐朝的鄯、廓两州，将大唐通往西域的道路截断。是时，大唐鸿胪丞赵德楷出使西域正好行驻在廓州，被伏允顺手牵羊给拘留了下来。伏允这样做是想告诉李世民：别想打吐谷浑的主意，若唐朝不主动撤去重兵，吐谷浑就会

背靠西突厥，将西域之路完全阻断，不许唐朝一人一骑经过。

消息传到长安，李世民对伏允的挑衅嗤之以鼻：不自量力！京中武官纷纷请战，其中以尉迟敬德、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薛万彻最为热切。

李世民每遇重大战事，任人为帅时，最为看重李靖和李世勣两人。与东突厥之战后，李世勣屯兵定襄，后来又移防并州。那里的突厥人固然需要镇抚，北面的薛延陀也不可不防，以李世勣之威名，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因此不可轻动。且现在李世勣丁忧在家，正替其父守孝，李世民也不愿夺情令其赴任。至于李靖，去岁末数次上表，以年老多病为由，坚持要辞掉尚书右仆射的职位。李世民见李靖意志坚决，挽留了数回，最后只好准其所辞。另下诏任李靖为特进（文散官一品），其封爵、禄赐如故，特旨待其疾病有所起色的时候，每隔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所谓平章政事，即是以宰相职参与朝政，这又是李世民发明的一个新名堂。李世民这样做，无非是看重李靖，让他在朝政之中发挥作用。如此一来，再派李靖出征为帅显然是不可能了。

按说征讨吐谷浑的合适人选，柴绍也算一人。柴绍当初设奇计打败伏允，对吐谷浑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只是柴绍近来恰好染病在榻，不能出征。

李世民思来想去，最后选定段志玄为出征之帅。贞观八年五月，李世民下诏授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由其总领西境边疆之兵征讨吐谷浑，另诏契苾、党项部落之兵协助段志玄完成征讨之举。段志玄接旨后，即迅速准备停当，既而率众奔赴陇西。

此年又是风调雨顺，初春的时候，天下普降甘霖，春苗茁壮成长，昭示着又是一个丰年。到了夏季，雨水降落适宜，并未酿成洪灾，田里的庄稼开始抽穗、灌浆，农夫们喜上眉梢，知道今年丰收已经有望了。

陈君宾一直在河套地区帮助突利所辖之人耕种，首先将粟米种植成功，到了五月的时候，又从江南引种稻子。他先是手把手教会突厥人育秧，然后引来河水灌溉田亩成为稻田，他挽起裤管示范插秧。当一垄垄的田亩中遍植起秧苗之后，他又在此留驻半月，密切观察秧苗的成活情况。果然，那些秧苗在河水的滋润下，生长得茂盛嫩绿，甚是喜人。陈君宾见状大喜，遂辞别突利，回长安向李世民复命。

李世民得知塞上可以引种水稻，一开始不相信，待求证确实后方才赞道："塞上能种水稻，其难度不亚于攻坚之战。陈卿，朕本意让你教会突厥人耕种即可，不料你能举一反三，朕定赏你。天下安定，须使百姓衣食有余。像眼下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即是官家、百姓的福祉。突厥人过惯了游牧无定居的生活，若不改变，即是祸乱的渊薮。你领他们在塞上耕种成功，就为朕去掉了一块心病。"遂赏陈君宾赤金十斤，帛一千匹。

李世民见天下丰收在望，四夷安定，那吐谷浑虽然祸乱，毕竟动静不大，有段志玄引兵去讨，定然安定，就动了去九成宫避暑的心思。临行之前，想起了马周之谏，即动身到大安宫请见李渊，意欲让李渊一同到九成宫避暑。

不料李渊一听要到九成宫避暑，连连摇手，坚决不去。李世民再三相请，无奈李渊心硬如铁，以自己近来身体欠佳为由，坚辞不行，说道："人老了，不宜轻出，那隋文帝不是终于九成宫吗？"李世民听了这句话，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李渊因为隋文帝死于九成宫，心有忌讳，两人同为开国皇帝，同样过了知天命之年，去九成宫避暑，福兮祸兮难以预料。李世民明白了此节，也就不再向李渊请行，而是环顾殿内，说道："父皇居此，殿堂显得狭窄，且地势较低，又显潮湿，该是为父皇起造永安宫的时候了。父皇，数年前将作监已绘好永安宫的图样，现在只要选好日子起造即可。"

李渊叹了一口气，说道："二郎，我许是年老的缘故，近来感到心力大不如以前。唉，这日子，眼见是过一天少一天了。我感觉在此居住甚好，没必要另造新宫，何况，等新宫造成，焉知我能否有福入住呢？再说呢，你这些年来厉行去奢省费，若大举建造新宫，谏官又会上书，会有失民心吧。"

李世民眼圈一红，哽咽道："父皇切不可出此不祥之语，父皇龙体康健，好日子还长着呢。父皇，母后已离别儿子多年，你这样说，莫非想让儿子在世上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失爱之人吗？儿子欲造新宫，就是想尽孝于父皇，至于谏官来谏，儿子自会说服他们。"

李世民见李渊坚执不去九成宫避暑，遂作别退出。

李世民回到两仪殿，即令人召来魏徵、王珪、马周及一应谏官，同时也把将作监一应官员唤来。众人陆续前来肃立殿中，李世民开言说

道："朕刚才从大安宫出来，那里地势较低，宫内潮湿，一到盛夏又闷湿无比，让太上皇继续在那里居住，对其身体极为不利。朕意已决，立即动手营造新宫，以奉太上皇之用。"

魏徵说道："陛下欲奉养太上皇，臣等并无异议。只是臣曾经看过新宫的图样，其规模宏大，耗费太多，方今天下安定不久，边境还有征讨之事，臣以为不可铺张太过。"

李世民道："太上皇戎马取得天下，一生辛劳，为其建造新宫并不为过。魏卿，人以孝义为先，为太上皇建造新宫，就是朕向太上皇尽孝。朕即位以来，致力于去奢省费，不敢营造新宫，今日若不是为太上皇着想，依旧不敢动土。朕将你们叫来，就是想申明此意，不要再为此事举谏上书了。马卿，记得你曾上书言称大安宫卑小，其中有'臣愿营雉堞门观，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矣'之语，朕营新宫，正是纳你所谏。"

马周也曾见过新宫图样，知道此宫建造工程宏大，几可与太极宫相媲美。他当初上书时，觉得大安宫太卑小，若另选地势建同等规模的宫室即可。不料将作监所绘图样如此规模宏大，与自己的初衷相违。到了眼前地步，他也无话可说，只好答道："陛下奉孝义之心，从谏如流，臣感圣恩。只是此宫规模太大，能否缩小一些，以减少钱物投入？"

李世民摇摇头，感伤地说道："如此巨图绘制，岂是一日之功？朕刚才见过太上皇，见其龙体每况愈下，太上皇能早日移住一日，对其龙体有益，也就尽了朕的心意，此事就不要再费周折了。将作监从即日开始，立即营造新宫。嗯，原将新宫定名为永安宫，难显朕奉太上皇之意，需另定新名。王卿，此宫之名由你和魏卿商量来拟，要显示高显及明堂之意。"

王珪躬身答应。

魏徵等人见李世民打着为李渊尽孝的旗号来造新宫，其于情于理不好挑剔，虽心有不甘，然无法再出口反对。三日后，龙首原上人声鼎沸，数千名工匠开始挖掘地基。是时，王珪奉旨拟出新宫名号，称为大明宫，李世民闻奏照准。

十日后，李世民下诏让太子李承乾监国，由房玄龄、王珪、温彦博等人留京辅佐。自己带领一帮臣子，前往九成宫避暑。为示亲切之意，

李世民特旨让李靖随行，并准其弃马乘舆。

九成宫位于天台山中，这里每逢夏季，山间气候凉爽，宫室美景宜人，是皇室的避暑胜地。李世民即位之后，因不敢造新宫，又不喜坊州仁智宫，遂将九成宫作为自己的避暑首选。每年夏季，都要在九成宫住上一段时间。其避暑之余，或与群臣讨论政事，或出外狩猎，日子过得很惬意。

九成宫毕竟建造已久，多处宫室显得简陋，如今又遭数年风雨侵蚀，更为不堪。李世民初入九成宫的时候，对群臣说道："朕不耐热，因而来此避暑。这里宫室虽然破旧，一样能住，不求精妙。"此后，将作监觉得这里实在不成样子，年年奏请另起新殿。到了今年，李世民也许觉得财力许可，遂准其请。阎立德此时为将作大匠，当即绘出图样，并前赴天台山亲自督造，三月间即将阔大新殿造成，殿内光线明亮，宽敞洁净。李世民临行之时，令人将自己所收藏的墨宝悉数运来，意欲与群臣共同鉴赏。

李世民爱好书法，在搜求古人遗墨上，可谓不遗余力。还在他为秦王的时候，征战之时即让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代他搜寻古人遗墨帖，若得知了一点讯息，即穷追不舍，一定要找到持墨之人，采取各种办法将此墨收购到手。后来遭到李渊冷遇的时候，府中学士尽散，广求古代大家遗墨，似乎成了他唯一的乐趣。当然，他最大的心力还是谋求太子之位，不能像求墨那样可以无遮拦罢了。

前代书法之人，李世民最看重的是钟繇、王羲之，其所求得的墨迹之中，以此两人的最多。这其中，他高度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将其推举到书圣的地位，自称"心慕手追，此人而已"。这些年，经过他以重金大加搜购王羲之故帖，已得其真迹凡一百五十卷，基本上将王羲之所留故帖囊括宫中。

却说李世民入九成宫之后，即令人将携来之墨帖张于新殿之中，供其朝夕观摩。随来的臣子中，像虞世南、欧阳询已是名动天下的书法大家，褚遂良从虞世南学艺，近来其名气直追两人。他们得知皇帝携来了许多墨宝，艳羡之极，变着法儿想在殿中停留，以观摩字帖。李世民明白他们的心意，爽朗一笑对三人说："朕携来这些故帖，又刻意让你们跟从，正有一起探讨之意。你们今后入此殿，不用禀报，随来随观，好好饱饱眼福。"三人大喜，急忙谢恩。

这三人爱书法成癖。欧阳询年轻之时，初学王羲之楷书，曾见到王献之指归图一本，遂以三百缣购之而归，赏玩数月，竟然欣喜而夜不能寐。一次，他因公务出行，路遇晋人索靖所书之古碑立于道旁，遂下马观之，良久上马而去。待马行了数步，欧阳询又拉转马头到碑前，再下马观之。他或站立碑前静观，或近碑前细察，迷恋此碑竟至痴迷，困乏之时则将布毯铺于地上，坐而仰观。到了夜里，他竟然宿在碑旁，如此三日之后方才离去。其痴迷书法如此，时人称之为“书痴”。那虞世南自幼师从智永和尚，深得王羲之书法精髓，又汲取北碑之长，致力于融南北书风于一炉，其勤于苦练书法，不亚于欧阳询，其晚眠布被中，还常以手画肚，练字不止。褚遂良师从虞世南，也秉承其勤练不辍之良行。三人同样爱故帖如命。眼下李世民以皇帝之身，多年来以重金收购故帖真迹，可谓当今天下集大成者。现在受恩遇来此避暑，又有故帖满殿，三人自然恨不得日日流连殿中，以饱眼福。

这日，李世民邀群臣出外狩猎，这三人自然推辞，说自己喜静不喜动，就留在殿中与故帖相伴好了。李世民知道三人的心意已被这些故帖拴住，遂一笑释然，不作强求。午时以后，李世民狩猎归来，其收获颇丰，心意舒坦，回宫后先用清水洗浴一番，然后信步踱至新殿中，就见那三人各处一角观看故帖，殿内显得很寂静。

李世民的脚步声惊动了这三人，他们急忙敛衣向他下拜。李世民微笑道：“平身吧。欧阳卿、虞卿，你们两人埋头于故帖堆里，浸润学究之气，也就罢了。可遂良还很年轻，他若随你们日久，也变得老气横秋起来，朕就要怪你们了。”

三人皆知李世民是在开玩笑，那欧阳询是滑稽多智的性子，遂接口道：“陛下之臣子各有其长，臣之长处，也就是这学究气尚能夸口。臣想这长处不可失，身后须有人来继承，只好让遂良勉为其难了。”

李世民毕竟是皇帝，与臣子之间的诙谐之语一般是适可而止。他不再接欧阳询的话题，转问道：“三位这些日子闭门不出，日日在此观摩，有什么感悟吗？”

虞世南说道：“陛下所集故帖真迹，实在让臣等开了眼界。其中王逸少之真迹，其真行书七十卷，草书八十卷，可谓集天下大成，臣今生以来，第一次全面领略了王逸少的书艺。”王羲之字逸少，当时文士皆称其字，不呼其名。

李世民脸上顿时现出得意之色，他这些年将王羲之的故帖搜入宫中，费了不少工夫，所获甚丰，为其一件欢喜之事。他将目光投向褚遂良，说道："嗯，朕能将逸少这些故帖收入宫中，还多亏遂良有辨别真伪之才，使朕所得逸少之墨名副其实。欧阳卿，虞卿，你们书艺皆与逸少大有渊源，只是这辨别其真迹的功夫，遂良就把你们比了下去。"

欧阳询、虞世南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欧阳询初学王羲之楷书，此后力攻北碑，兼得秦篆、汉隶、魏碑、隋书之法，终于创造出了"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恫目，力士挥拳"以笔法险劲著称的欧体书艺。虞世南自幼师从僧人智永学书，这智永乃王羲之的七世孙，自然以家学相授，虞世南实在是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精妙之处。此后，虞世南又汲取了北碑之长，其下笔如神，不落疏慢，融南北书风于一炉，创下了外柔内刚的新书风。褚遂良师从虞世南，书法婉美华丽。他高中状元入仕之后，一段时间专注于四库经籍之参校，当时天下之人奉朝廷之命争相献古书，这其中，包括有大量的前人墨迹。褚遂良面对这样浩繁的古书，首要者要辨其真伪，因倾注大量心力深入其中，结果有了两项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是能够准确地辨别经籍的真伪，他对古人故帖有偏好，其中又接触了许多王羲之的真假故帖，故有了辨别真伪的经验；二是在接触王羲之的故帖过程中，能够潜心识其妙处，又有了新的感悟，使其书艺若"瑶台青琐、睿映春林、美人婵娟"，在秀媚中见劲练，有着美丽大方的神韵，有别于虞世南。由此可见，这三人书法各异，成为大家，追根溯源，皆与王羲之大有干系。

李世民钟爱王羲之故帖，他每获一帖，皆要由褚遂良来辨别真伪，因有今日此语。

褚遂良闻言说道："陛下以重金收购王逸少之帖，可谓倾尽全力。臣等书法源于王逸少，然心爱王逸少者，臣实在难及陛下。"

褚遂良所言不虚，这些年，李世民迷恋王羲之书艺的程度，可以说近乎癫狂。他一方面仔细揣摩王羲之书艺的精妙之处，另一方面，就是大加搜寻王羲之的故帖。其搜寻的方式，以重金收购为主，此外，他还叫来王羲之的后代，温言让其进献家中所存的王羲之的真迹。

李世民听了褚遂良的恭颂之词，脸色顿现萧索，叹道："唉，朕穷尽心力搜寻逸少之帖，可那《兰亭序》之真帖至今未见踪影。"

褚遂良思索片刻，说道："陛下，想尊师曾在智永僧那里见过此帖，当时去今不太远，此帖十之八九还存于世上。依臣猜度，此帖现在肯定由辩才和尚秘藏。"

智永为王羲之七世孙，虞世南师从其学之时，智永曾将《兰亭序》法帖展示供其观摩。李世民在购求王羲之故帖之时，曾询问王羲之的后人追寻此帖的踪影。其后人说，当智永临终之时，郑重将此帖交付其弟子辩才。李世民数次召见辩才，表示要以重金收购此帖。那辩才已经年老，说话唯唯诺诺，但在这一点上却不糊涂，矢口否认《兰亭序》法帖在他手中。他只说其师在世时他见过此物，其师去世后不知失落何处。李世民再问，他干脆双手合十，两眼微闭，不再言声。李世民尽管不相信辩才的话，看着他这副软抗死赖的样子不免有气，但终归无法，只好挥手让他退出。

褚遂良提到辩才的名字，李世民的脸上顿时现出怒色，恨恨说道："这老杀才死乞白赖，朕何尝不知？然朕为君王，为求一帖，总不能将他下在狱中拷问吧！"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听到李世民的口中说出"老杀才"之语，不禁暗暗好笑。心想皇帝若不是爱极了《兰亭序》法帖，断不会说出这等恼火之语。

褚遂良微笑道："陛下以万乘之躯，当然不能硬取一帖。只是此帖实在美妙，陛下若不能亲眼观之，实为极大的遗憾，臣以为辩才既然混赖，须用智取手段。臣有一计，不知陛下能采纳否？"

李世民大喜，连声道："你有什么好计？快快说出。"

"臣想派一人到辩才居处，想法与辩才接触，再与其热络起来，最终要看见《兰亭序》真帖，则大事成矣。只是所派人选太难寻找，此人要机智过人，又要懂琴棋书画，善诗赋。臣听说辩才和尚眼界奇高，又多才艺，寻常人难以接近。"

欧阳询接口道："遂良，你说得这么难，我看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最合适。"

褚遂良摇头道："那辩才和尚一直居于越州，说的一口吴越之语，我连话都和他讲不通，又如何智取宝贝呢？"

李世民绝顶聪明，已经明白了褚遂良所献之计，他盘算了一下，沉吟道："不错，遂良不懂吴越之语，让他充此任有些勉为其难。嗯，这倒让朕想起一人。朕曾听玄龄说过，新任监察御史萧翼为梁元帝之曾孙，其自幼生长在吴越之地，与辩才说话肯定无妨碍。此人又年轻机智，通诗书，善琴棋书画，定能与辩才相处得投机。好，遂良，就依你之计，派萧翼前去智取《兰亭序》法帖。你此次回京后，可传朕旨，让萧翼前去越州。"

李世民不直接召见萧翼，而让褚遂良间接传旨，自然是想避嫌疑。毕竟，此次名为智取，也是夺人所爱，与强索区别不大。褚遂良心里暗暗一笑，禀道："臣遵旨。只是萧翼若出行，手头上须有逸少之真帖数幅，如此才能取得辩才信任。如今世上，逸少之真帖多由陛下购入宫中，很难找寻。臣请从陛下这里先借出数幅，待功成之日再归还。"

李世民笑道："朕未见《兰亭序》法帖，反要先将这里的真帖借出数幅，萧翼若铩羽而归，朕岂不是要折本儿？好吧，朕借给你，遂良，你和萧翼若能将真帖取回，朕重重有赏；若取不回，朕会治你们的罪。"

"臣定会小心翼翼，不敢有损。"

欧阳询接口道："请陛下放心，若辩才果真存有《兰亭序》真帖，萧翼定会手到擒来，臣愿作保。只是真帖取来之后，陛下不能将之藏于深宫，也让臣等一饱眼福才好。"

"卿等大可放心。朕若得此帖必觅来高手拓成多幅，分赐群臣。"

欧阳询等三人躬身谢道："谢陛下。"爱书法之人，皆以得到此帖为最大乐事。《兰亭序》法帖只有真迹一幅，自然由皇帝收藏，他若据此觅高手成就拓本，自然最为逼真。

李世民见虞世南一直默默不语，问道："虞卿，想你在智永处见到《兰亭序》真帖，算来也有六十年了。此帖若重见天日，你应该最为欣喜才是。"

虞世南心中暗道，辩才和尚爱此帖如命，若被萧翼智取成功，还不要了他的老命？他见李世民来问，不好将心中这番话直接说出，遂含糊答道："臣追随陛下，又见如此多帖，实为幸甚。"

虞世南话音刚落，就听一阵脚步响，原来是李靖、魏徵等一帮臣子走了过来。一名太监伏地禀道："圣上，请移驾指示掘泉之地。"

李世民一拍脑门，对三人道："我们在这里谈逸少之墨，却把这件事忘记了。"他面向李靖等人道："药师兄，想你们在外面等得太久，就入殿来唤朕了。你们不要再入殿了，走，我们出外踏勘一回，李淳风和袁天纲此次未随行，我们只好勉为其难了。"

原来这里天干太久，汲水之溪流近日已干涸。宫人们为取水，需到五里以外的山下，极为不便。这种情景被李世民看在眼里，斥道："九成宫周围阴凉，林木茂盛，若无水滋润，这些树木如何成活？你们可选一地势，凿而成泉，即有水可用。"

宫人们面面相觑，良久方才唯唯诺诺说，因九成宫太大，不知何处能掘出泉水。李世民今日狩猎之时，向众人说知此事，约定回宫后一同踏勘开凿位置。

君臣边说边走，李世民对李靖说道："药师兄，你眼光奇准，这踏勘方位选定泉址由你来定夺如何？"

李靖连连摇手，说道："臣对此节，委实一窍不通。"

"记得诸葛孔明征讨孟获之时，其深入南方不毛之地，行军之时往往掘地见泉。由此来看，药师兄为兵法大家，岂能一窍不通？"

李靖见李世民心情甚好，知道他是出言调笑，遂答道："陛下龙目所观，定然一举识泉所在。臣等跟随陛下，其实不用多说。"

李世民与李靖内心各有想法。李世民以其文才武功傲视当世之人，他做了皇帝，敢于觊觎其位置的人似乎没有。然人居于高位，不免有患得患失之感，李世民绝顶聪明，早将其臣下的习性都揣摩得透彻。他隐隐觉得，当今天下人能对自己皇位构成威胁者，唯李靖、李世勣两人。说到底，还是此两人才具出众，且玄武门之变前夕不肯向李世民效忠，因而种下祸因。所以多年来，李世民常对此两人保持警惕之心。李靖也明白李世民的这番心意，知道唯有自己不事张扬方为保全之道。李靖居官之时，明白祸由口出，因沉默寡言轻易不表态。此次主动提出辞去右仆射之职，实想早日归隐还家，免了在朝中的那一分战战兢兢。李世民也明白李靖的心意，稍作挽留后，即爽快答应。他仍许李靖以特进之身

参与朝政，一来是不舍李靖之才，二来也想做出姿态让世人观看，以示自己不忘功臣之意。两人各自明白对方的心思，又互相客气退让，不捅破这张窗户纸。满朝文武见李世民称呼李靖为“药师兄”，皆知他们君臣亲密，不知他们心底里还有如此隐秘之处。

说话间，他们渐渐行到殿后的宫墙之处，这里的宫墙依山势而建，墙顶处即是生满青苔的峭壁。李世民此时手执一杖，拄地说道：“众爱卿，朕看这后山峭壁上生满绿苔，墙脚下土地润湿，想地下定然有水。朕意就从此地开凿，你们以为如何？”

群臣自然答应。

那边早已侍立着一帮开凿之人，他们待李世民及大臣们退出，即挥铲在李世民所示之处开凿。

李世民本意要返回殿内，他行了几步忽然改换了态度，对众人说道：“朕想此处见水定然不深，现在左右无事，我们就在这里等候片刻——等他们凿出水来。”

李世民带领群臣来此避暑，本来就有让大家休闲的意思。他们在这里感受山风阵阵，又闻树林之香，比日日待在屋里面对文牍，自然要有趣许多。

当此间隙，李世民与李靖讨论起西方军事，他高兴地说道：“药师兄，看来那慕容伏允确实经不起一击；朕观报来的战事进程，段志玄挥兵势如破竹，已将慕容伏允逐出其盘踞日久的牙帐。”

是时，李承乾居长安监国，每日将各种重要奏报快马送往九成宫，供李世民阅批。眼下段志玄领兵出征，李世民最为关心其军情，每日最先看的就是这方面的奏报，阅批之后即派人送给李靖，让他也闻知此事。

李靖的面色沉重，缓缓说道：“段志玄行兵顺利，固然可贺，然也正是臣最担心的地方。陛下，吐谷浑以游牧为主，其最值钱的就是其人及牲口，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臣留心看了，段志玄至今未与伏允有过大的交手。臣有一种不祥的感觉，那伏允现在也许不是兵败逃跑，而是避我军锋芒，力图周旋。”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不错，这伏允老奸巨猾，实乃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先与隋炀帝巧妙周旋，又与太上皇和朕虚与委蛇，不可小视。"

李世民思索片刻，嘱咐李靖道："药师兄，今夜有劳你修书一封，将我们的忧心及对付伏允的方略详述一遍送与段志玄，让他不可大意。"

"臣遵旨。陛下，臣以为吐谷浑必须收服才好，伏允所处地域，正是去西域的咽喉之处。段志玄领兵有方，只是其所将兵力不多，显得有些单薄，陛下不如再增些兵过去。"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段志玄所将之兵不少了，药师兄不是多次说过兵不在多在乎用吗？就让段志玄完成此役吧。若事不济，权当一次投石问路。"

这时，那边掘水之人欢呼起来，喊道："出水了，出水了。"

君臣急忙过去观看，只见他们当真挖到一个泉眼，一泓清泉汩汩流出，很快漫出了地面。

李世民观罢，面有得色。

欧阳询拱手颂道："陛下果然圣明，随便以杖指地，果然就是泉眼。"

"碰巧罢了。只是此泉随手掘出，不知能否饮用？"

一名掘泉之人俯身猛喝数口，起身喊道："圣上，各位大人，这里的水甜得很呢。"

李世民一团高兴，想是因为《兰亭序》法帖有望到手的缘故，他将目光投向虞世南，说道："虞卿，此泉顷刻掘成，水又甘甜，似为之命一名才好，你可拟出。"

虞世南微一思索脱口而出："水既甘甜，可名为醴泉即可。"

"好，就称其为醴泉。既有泉名，似有文配之更好。魏卿，这拟文之事，就由你领之。文成之后，可由欧阳卿精书一帖，制碑立于醴泉

边。”

魏徵、欧阳询躬身领旨。

数日后，石碑果然立起。魏徵所撰之文近千字，其中详述了此泉的来历。欧阳询抖擞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那非凡的书艺。后人评价此帖前半遒劲，后半宽和，若深山主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公屈膝。此《九成宫醴泉铭》渐渐名扬天下，许多人来此拓印不绝，将石碑之字弄得模糊不清，可见欧阳询之书要优于魏徵之文。

第二十七回　发重兵李靖挂帅　取名帖萧翼入越

李靖所忧心的正在步步成为事实。段志玄领兵到了吐谷浑，令党项部和契苾部为左右两翼，一同杀向伏允的主帐所在地，孰料扑了一个空，仅见有散落在地的衣物及偶尔跑散的羊马。段志玄令人四面打探消息，闻听伏允带领大队逃向西去，即拔营向西追赶。

慕容伏允的脚步似乎一刻都没有停止，段志玄沿着其脚印追赶，始终没有追上。这一日段志玄追到青海湖之畔，再向西去，即是茫茫戈壁以及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吐谷浑人似乎一下子消失了，不知道他们是躲入茫茫的沙碛之中，还是投奔了西突厥？

段志玄眼望远方，觉得此次征战实在窝囊，自己穷追八百里，却未与伏允交手。他有心再追击下去，又怕孤军深入，反受伏允的暗算。唐军来到这里，早已疲惫不堪，且随带粮草，基本上消耗殆尽。若再追击下去，粮草接续成为大问题。段志玄思来想去，遂萌生退意。于是，他将党项、契苾两部落首领召来，商量退兵之事。

契苾部首领契苾何力年仅二十七岁，其勇力过人，又善谋略，深得部族爱戴。他又一心向唐，很是尽心尽力。听说要退兵，他立刻着急起来，说道："段总管，我曾与伏允交手数次，知道其奸猾无比。我们穷追八百余里，而未与其交手，摆明是伏允设下的诡计。要想彻底击败吐谷浑，须有耐心。依我意见，可将大队人马化整为零，又彼此联络，一俟发现伏允的踪迹，即围歼之。我们若现在退兵，那伏允势必带领部众卷土重来，此战就前功尽弃。"

段志玄叹道："伏允的诡计，我岂能不知？只是这里去京师上千里，粮草不继，现在队伍又人困马乏，若贸然深入，实为败招。"

"或者段总管带领唐军驻扎于此，我契苾部与党项部追击搜索，若能发现伏允的踪迹，段总管再带领大军掩杀，这样如何？"

段志玄摇头不许，说道："契苾、党项两部此次虽名为大军两翼，实际上充当了大军的前驱，疲累尤甚。我再使你们深入追击，极易受到

重创，我不能下此令。这样吧，我们先退回鄯州，一面休整，观察伏允的动作，一面行文报朝廷，决定下步行止。”

第二日，大军拔营东归，缓缓退到鄯州。

慕容伏允果然处心积虑，想将唐军引入祁连山中，再依托熟悉的地势打败之。看到唐军主动撤回，伏允又露出头来，率领骁骑猛攻凉州。待段志玄引兵去援，伏允早带着战利品，沿途顺手放火烧了许多房屋，不知又奔往何处。

待这些坏消息传入长安，李世民已经结束避暑回京。他览罢这些战情表章，大怒道：“这个老不死的伏允，竟然跟朕捉起迷藏来了。哼，是朕战前过于轻视了，不该让段志玄单兵去讨，好吧，伏允，你等着瞧朕的手段。”

李世民在殿里自言自语，既而立起身绕殿漫步，他这会儿考虑的是要派谁为帅。伏允奸猾无比，其依仗熟悉地势，见到唐军不正面接触，脚底板抹油不知溜往何方，看到有可乘之机再出来猛然骚扰一下子，确实很难办。若派人为帅，此人不可一味勇猛，须全盘考虑，能堵伏允的退路，或者有追击的本领，从而一战能胜。李世民考虑了良久，觉得还是派李靖为帅最为适宜，然李靖刚刚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去了尚书右仆射的职位，再派他带领大军深入西域荒凉之地，李世民委实说不出口。

吐谷浑位于西去之路的咽喉之处，其南有吐蕃，西有高昌、焉耆、西突厥诸国。大唐现在与吐谷浑交战，这些国家肯定在瞪着眼睛静观结局。若大唐此战就此罢手，恐怕这些国家连名义的朝贡也不来了。由此来看，此战非同小可，必须取得全胜。段志玄前次出征吐谷浑，固然未受大挫，可那伏允从容驱羊马撤退，未伤皮毛，又趁机袭扰凉州，则此战怎么说都不是大唐完胜，西域之国正密切注意大唐的下步动作。

想到这里，李世民暗暗下决心：非用李靖为帅不可！

李世民召来侯君集，问道：“药师兄退隐之后，你还常常去其府中讨教兵法吗？”

侯君集现在志高意满，又任兵部尚书数年，自认兵法军机傲视天下，早就不找李靖讨教。李世民问此话，他很茫然，答道：“臣日日在衙中忙乱，近日又遇上征讨吐谷浑之事，有心想去找李药师讨教，总是

抽不出空儿。”

李世民不喜侯君集的回答，说道：“你日日忙碌，难道比朕还忙？学问一途无穷无尽，兵法军机亦如此，且稍有判误即是流血伤亡之惨事。药师兄为当今天下兵法军机集大成者，你须有谦虚之风才是。行军打仗最为凶险，不可有稍许懈怠。为将为帅者，面似沉静，须将全盘大处及细微皆考虑成熟，方能雷霆一击，取得完胜。这一点，李药师做得最为完善。唉，药师兄一走，每遇战事，朕就有些捉襟见肘之感。”

侯君集见李世民夸赞李靖，心里不以为然，他主动请战：“陛下，臣观朝廷的下步动作，似要继续向吐谷浑用兵。臣虽不才，愿乞提兵杀向吐谷浑，力擒慕容伏允。”

李世民对侯君集的豪言壮语无动于衷，淡淡说道：“征讨吐谷浑之事，朕自有主意。你主掌兵部，须为此战尽心尽力，将调兵调粮之事盘算好。”他又仰头思索片刻，说道，“朕叫你来，是想让你代朕到药师兄府中走一趟。朕已准备好若干赤金、潞绸，你随带赏给他。”

侯君集大惑不解，想不通皇帝为何无缘无故去赏李靖，又不敢多问，遂躬身领旨。

李世民又嘱咐道：“你到了药师兄府上，不可转身就走。趁此机会多向药师兄讨教一番，比如如何征讨吐谷浑，你不妨多问一问。你年龄还轻，今后出征的机会还多着呢，也不忙在此一时。”

侯君集躬身退出，立即带同赏物奔向李靖府中。路上，侯君集一直猜想李世民此举的用意，终归什么也想不出来，也就什么都不想了。

到了第二日的朝会上，侯君集方才明白了李世民的用意。

群臣奏事完毕，李世民立起身来，在御台之上行了几步，然后目视群臣道：“眼下天下富足，人们安居乐业，唯有那吐谷浑主慕容伏允不知好歹，将朕的宽宏视为软弱可欺。段志玄领兵去问罪，他应该默察大势，主动来京让朕赦免其罪才是。然他自恃熟悉陇西地理，又想背后有西突厥可依，竟然与朕捉起迷藏。前些天，他见段志玄领兵退回，又出来到凉州大掠一阵。他这样做，认为朕对他无计可施，分明对朕示威。哼，朕意已决，要加派重兵彻底扫荡吐谷浑，将伏允擒拿至京。魏卿，朕欲兴兵，你以为如何？”

魏徵出班奏道："吐谷浑反复无常，不思归化，且其居于我国通往西域之咽喉地带，若不剿灭，后患无穷。边疆稳固为国之大事，且关系国内百姓安居，陛下欲兴兵征讨，臣无异议。"

其他大臣也纷纷出班，众口一声，皆赞同对吐谷浑用兵。

李世民归回御座，说道："好呀，难得众卿一致赞同。事不宜迟，今日的朝会上要把出征的人员定下来，大家都议一议吧。"

侯君集出班奏道："陛下，段志玄此次领兵去击，惜未将吐谷浑合围，使其从容逃去。臣以为此次要出重兵，先派人领兵西去闸其逃路，再从南、从北、从东逐渐合围，再分割歼之。陛下，臣忝为兵部尚书，愿领兵去征吐谷浑。"

侯君集话音刚落，刑部尚书李道宗以及尉迟敬德、史大柰、薛万彻、薛万均、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人纷纷出班，极力请战。

李世民不置可否，问侯君集道："君集，你这样的话，为什么昨日不对朕讲？缘何一夜之间就有了如此谋略？"

侯君集道："陛下，臣不敢贪天之功。这番话，却是特进卫公所教。"

李世民目视李靖，说道："药师兄现在虽不问军事，犹洞若观火，早已筹划好了此次战事。药师兄，你还有什么大计教朕吗？"

李靖出班躬身道："吐谷浑一战事关重大，且待臣考虑成熟之后，再详细禀于陛下。陛下，臣见众将请战殷殷，若陛下不嫌臣年老，臣愿意主持西征之役。"

李世民大喜，一跃而起几步走到台下，执着李靖之手说道："药师兄，朕正为西征人选犯愁，你若能去主持，朕有何忧？只是药师兄身体欠佳，再领兵入不毛之地受苦，能行吗？"

昨日侯君集携赏物入李靖宅中，又向李靖请教西征之事，李靖是何等聪明的人儿，早已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试想，现在不年不节，又无特别的事，李世民赏下如此贵重之物，分明是借物说话，意思就是让李靖再出山主持此次军事。到了今日朝堂上，李世民对众将请战不置可

否，一双眼睛多次在人群中搜寻李靖的身影，多次与李靖的目光相对视。其目光中的殷切之意，被李靖瞧得一清二楚。

李靖慨然答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臣沐浴皇恩，如今国家危难之时，岂能因小恙而废？只要陛下信任，臣万死莫辞。"

李世民感动地说道："药师兄如此，让朕心里万分感激。若不是此战事关重大，朕实在不敢让你再出山。"他转对群臣道，"药师兄以国事为重，堪称我朝良臣之楷模。药师兄此举，实为朝廷尽心尽忠，古之忠良之臣毕竟久远，药师兄正站在大家面前。褚卿，吏部考绩之时，要大加弘扬药师兄此行此举。"

李靖躬身道："陛下如此推崇微臣，让臣感激涕零。臣心意已决，唯听陛下明示臣之职责及出征日期。"

李世民走回台上，说道："朕就依药师兄此计，发重兵围歼吐谷浑之兵。药师兄，朕授你为西海道行军大都督，总领此次战事，节度诸军，另授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刑部尚书李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岷山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利州都督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共领兵员二十万。另让突厥、党项、契苾部派兵，协同大军征讨。药师兄，以后的事，就劳你多费心了。"

李世民的这番话，其实已经布好了唐军征讨吐谷浑的临战态势。李靖为此役之主帅，居中指挥，总领各路兵马。各路兵马各有所职，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中管，须领兵西去，堵截吐谷浑西窜道路；李道宗屯兵鄯州、凉州一带，逐步向南施压；侯君集领兵沿积石山西去，与李道宗遥相呼应，向北挤压；李道彦和高甑生则重兵防守岷州、利州一带，防止吐谷浑向东袭扰及向南流窜，这是一个完善的口袋阵。

李靖听了李世民的安排，确实与自己预想的一致。然李世民能在顷刻之间，将所有人员及所处位置都排定，显是深思熟虑而成。由此来看，李世民早就有了主意，绝非仓促之间听了侯君集转述自己的寥寥数语而定。他所以一直不说，主要因为自己未表态愿意挂帅。想到这里，李靖不由得暗赞李世民。

李世民问李靖道："药师兄，朕这样排兵布阵合你意否？若不妥，朕从你的主意。至于京中武将，由你挑选随你出征，不需再奏闻朕。"

李靖答道："陛下方略尽善尽美，臣依此行之，克日出征。臣唯有一事请陛下示意，此次深入不毛，须纵深追击，其过程不免艰苦卓绝，且不能速战速胜。如此，粮草转运及补充马匹至为关键，须有得力人物维持才好。"

"朕已想到此节。无忌，这转运粮草和补充马匹之事由你主持，须源源不断输往前线。征战能否取胜，最后还是要看谁的粮草充足，段志玄上次所以退守凉州，无非还是粮草接续不上的缘故。"

魏徵出班奏道："陛下，臣想此次西征调派兵马及粮草，需耗费时日，待准备停当及兵马到达各自位置，时辰也该进入冬月了。届时陇西那里又是风寒雪急，我军不熟地理又遇此恶劣天气，会不会正中伏允的下怀？臣以为不如待来年天气转暖，再行进兵。"

李世民爽朗一笑，说道："不妨，药师兄曾率军深入漠北，一样天寒地冻，相比之下，陇西之寒冷还比不上塞北。药师兄，你以为呢？何时出征，由你决定。"

李靖道："我国这些年来连年丰收，粮草及兵器充盈仓库。相比之下，那伏允接连对外用兵，消耗很大，无太多储备。方今天寒之际，其牛马无放牧之草，数量顿减，正是其疲困之时。陛下说得对，我军士气高昂，有各种环境之下征战经验，天寒地冻难挡我军之脚步，臣意即时出征。"

大举征讨吐谷浑的方略就此定了下来。

李靖此后忙碌征战之事，不愿意在京中多待，三日后即带领侯君集、李道宗、薛万彻、薛万均、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等人奔赴鄯州，将此作为其中军所在地。其临行之时，又致书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让他们到鄯州会合，召开阵前军机会议。

李靖带人西行，这日经过豳州，又想起了昔日的浅水原之战，更想起了曾在那里牧马的张万岁。这名老马贼去年无疾而终，李世民闻其身死不免流下两行清泪，赠封张万岁甚厚。张万岁死后，陇西牧马场由韦盘提接手管理，此人原在幽州养马，也是天下闻名，他忠实地继承了张万岁的衣钵，使唐朝马政继续兴旺下去。

李靖正在路上感叹张万岁的当儿，这日京中来了一名身着异服之

人，前往鸿胪寺求见唐俭。这人说着很怪异的话，其身旁通译之人又语焉不详，弄得唐俭一时不明所以。最后，唐俭费了好大的劲儿，方才明白此人是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派来的使者。那名通译实在糟糕，虽为难得满头大汗，终究词不达意。唐俭脑中这时候灵光一现，忽然想起何吉罗来，即派人去唤。

这名使者见到何吉罗，脸上绽出笑容，急忙迎上前去，呜里哇啦与何吉罗对起话来，看来两人相当熟识。唐俭念着何吉罗是尉迟敬德的至交，且二人较熟识，也就没有多余的客套，他笑问道："吉罗，你认识这名吐蕃使者吗？看样子，你们原来定是熟识得很呀。"

何吉罗道："小人曾向唐大人禀告了吐蕃的情况，小人与其小论禄东赞甚是交好，这名使者正是其身边之人，甚是熟识。"

"刚才他见你喜出望外，都说了些什么？"

"使者刚才说，禄东赞让他入京后先找小人。然京城之中如此多人，他寻了二日，实在无头绪，无奈间就先来拜见大人。"

"那好，就有劳你转述他的话。刚才那名通译实在糟糕，所译之话让人如坠云雾中。"

何吉罗一笑，侧头与吐蕃使者交谈了片刻，然后对唐俭说道："唐大人，该使者转达吐蕃赞普的言语，主要有两层意思：一者，吐蕃居处偏僻，渴望与大唐交好，此来即是申明此意；二者，吐蕃赞普听说大唐对吐谷浑用兵，为示今后交好诚意，愿意出兵协助大唐。"

唐俭觉得事体重大，遂引吐蕃使者拜见李世民，何吉罗自然跟随充当通译之职。

李世民对吐蕃的认识还不十分清晰，只是觉得吐蕃近年来迅速崛起，与其赞普弃宗弄赞的能力大有干系，遂多问使者，让其多叙说弃宗弄赞的事。那使者见大唐皇帝如此关心自己的赞普，就眉飞色舞颂扬赞普如何英武，如何有谋略，甚至将弃宗弄赞的体貌特征都叙说了一遍。最后，向李世民请求道："赞普心慕中华，渴望与中华永结同好，特请小人致意大唐皇帝，请惠赐大唐公主与赞普结为婚姻。今后，赞普将以子婿之礼对待大唐。"

李世民不置可否，内心对吐蕃至今尚未有文字不以为然，就未答复该使者的请婚之言。

何吉罗察言观色，用吐蕃话对使者解释道："皇帝陛下以为中国与吐蕃以前从未往来，如今吐蕃派使来京，大唐亦会派使答礼。至于求婚之事，待今后徐图之。"这番话说得该使者连连点头，其内心也觉得赞普一上来就求婚，性情不免太着急了一些。

吐蕃主动派使来致修好之意，李世民心中大慰，觉得这弃宗弄赞还是有相当见识的，遂对使者说："朕向来视华夷为一家，你为使来致修好之意，朕心甚慰。你归国后，可向赞普转述朕之话，自今以后，两国勿相侵扰，要相处融洽。至于征讨吐谷浑之事，我军集合重兵，已将吐谷浑围得如铁桶似的，胜券在握，就不要吐蕃再发兵相助了。"

最后，李世民让唐俭从鸿胪寺派人，随该名使者入吐蕃慰抚答礼。数日后，鸿胪寺录事冯德暇作为大唐使者，动身奔往吐蕃，是为大唐出使吐蕃的第一位使者。

李靖入了鄯州，李大亮早前一日就从凉州到了这里，与段志玄一起迎候李靖等人入城。岷州都督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想是因为路途遥远，尚未到达。李靖见状，脸色顿时一暗，嘱人到驿站催传此两人。

段志玄此战未能取得完胜，李世民亦未下旨让他回京。他这些日子待在鄯州，心里不免失落。回思战役的经过，检讨自己战前未详细谋划，仅逞一时之勇仓促进击，未堵伏允退路，终使他从容逃走，心中愧疚万分，见到李靖等人来到，段志玄问道："你们此来，可带来圣上给我的旨意？"

李靖临行之时，李世民让他对段志玄便宜行事，李靖已经为他想了一个好差使，遂接口道："段将军追击伏允八百里，将其众逐入大漠之中，京中早传为佳话。圣上此次调集重兵，是一举解决伏允的时候了。李靖此来，圣上嘱咐我道，说段将军上次劳累太过，此次不宜再到军前冲锋陷阵，让你佐长孙无忌主持粮草接续之事。"

李世民未有片言相责，给了段志玄很大安慰，然他羞色上脸，不安道："李大都督此言，使志玄更加羞愧。此役未与伏允交手，他又领兵大掠凉州，使圣上寝寐不安，终又发重兵劳顿大家来此，皆是志玄之罪啊。圣上以宽仁之心，不肯责备志玄半句。然我的心中，这些日子没有

一刻安静，实乃负了圣恩，有失天下之望。至于什么佳话之类，让志玄听了更加难受。李大都督，我知道你在宽慰我，可那伏允从容逃去，看似逃跑，实乃奸诈，妄想引诱我军深入，说到底，还是那伏允胜了一筹。”

李大亮在旁接口道：“志玄兄，你这些日子在鄯州，日日追悔己过，难道就没完没了？圣上英明无比，你若有错处，他一样会责怪你。如今圣上准你立功，你应该打点精神，开始筹划粮草之事才是，何必要如此喋喋不休？”李大亮把守凉州，近来与段志玄来往颇多。他早就看明白了前次失利，主要因李世民过于轻视伏允的缘故。他既然不责段志玄，又派李靖带领重兵来征，摆明了不想归咎于臣下。

李靖不喜多言，点头说道：“就是这话。段将军，你毕竟深入过吐谷浑腹地，待战前会议上，你可就吐谷浑风俗地理，谈谈对此战的想法。”

李道彦第二日方赶到鄯州，那高甑生脚步缓慢，姗姗来迟，又过了两日方才来到。高甑生原来是秦王府旧属，在玄武门之变中随同侯君集一起在宫内埋伏，立有功劳。李世民即位后，觉得高甑生既有武功，文才尚可，遂授他为外官，数年之后，他终于升迁为刺史。

高甑生见了李靖，满不在乎，大咧咧地说道：“李都督，此次集会似应在京中为好。你偏偏将地点定在鄯州，害得我疲累不堪，虽快马加鞭，依旧未赶上趟儿。”

李靖一言未发，冷面相对。

到了军前会议上，李靖沉着脸说道：“此次对吐谷浑一战，事关重大，圣上为此调动许多兵马，以求一战而胜。本人忝为行军主帅，为不负圣上圣恩，定当尽心为之。我从军多年，诸位应该知道我的脾气，即是以严令治军。圣上这次共发五路兵马，又使突厥、党项、契苾三部协助，若无严令，势必一盘散沙，我在这里还要重申严令。李总管、高总管，你们为二路兵马主帅，须使你们明白对手的状况，这就是我召集你们来这里的缘故。我算着日程，你们不该延误时日到此。念你们是初犯，本帅此次不惩戒你们，今后若再发生这样的事，休怪李靖铁面无私！”

李道彦是淮安王李神通的长子，高甑生是秦王府旧属，他们又为一

州刺史、都督，皆是傲慢不羁的性儿。李靖上来就直言斥责，两人觉得很不舒服。李道彦性格懦弱，不好意思直言相抗。那高甑生却是直筒脾气，他又知道李靖未在玄武门之变前支持李世民，隐隐觉得李世民并不十分信任李靖，遂接腔道："李都督，下官确实耽误了两日，然这并非战事之时，不可苛责太过，至于说李都督以严令治军，下官也耳闻不少，今后定将严格依令而行。"

李靖听出了高甑生的弦外之音，那是讥刺自己袭破东突厥之时，手下兵士掳掠财宝的事。刹那间，李靖的心头掠过一丝酸楚："我这些年为唐王朝立下多少大功，可总有人在鸡蛋里挑骨头，硬想攀上我的毛病。我忠心耿耿为朝廷办事，未有任何异心，他们为何总对我放心不下呢？"不过李靖为人沉静有度，这样的念头在脑海中仅是一掠而过，他此时的思绪，全部集中在眼前的战事上，未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他不理会高甑生的讥诮之言，环视在座诸人说道："五路兵马合围吐谷浑，最紧要处在于须依本帅号令，在规定时辰内到达指定位置。若有一路兵马延误了日程，就会给伏允可乘之机，万一他又脱逃出去，我军即是全盘皆输。本帅出征之前，圣上亲手赐我金箭。嘱我在前线中对违抗军令者行杀罚之权，不用奏报。本帅这样说，非是吓唬诸位，只是因为此战重要，没有严令约束，必败无疑。诸位都明白这个道理吗？"

帐中众人齐声答应，李道彦、高甑生在此情势下，也出声附和。

侯君集对李靖的态度很是矛盾，一方面，李靖为大唐取得天下立有赫赫战功，实为当世兵法军机大家，他不得不服；另一方面，李靖年老多病，而李世民每遇重要战事仅垂青李靖和李世勣两人，却对自己熟视无睹，这让心性高傲的侯君集又有些不服。他此次意欲抖擞精神，干出一番功业来，让天下知闻自己的手段。他对李靖重申军令，满心赞成，说道："慕容伏允奸诈多智，善依托地势与我军周旋，如泥鳅一般。我军若一盘散沙，人数再多，终归无用。只有紧紧抓住其尾巴，大军合围给予其雷霆一击，方见成效。李都督今日上来就强调军令，君集认为实为关键。"

高甑生的资历要比侯君集浅许多，他到了侯君集面前，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侯君集既这样说，他不敢再吭一声。

接下去，李靖谈了对此战的打算，并指定各路兵马进击的路线和时间。

李靖将此战的方案说定，最后说道："此战秉承圣上的行军方略，本帅仅是排定日期而已。我还想再重申一点，即是各路兵马要严守进军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是为此战的成败关键。"

薛万彻这时说道："此战既然是圣上钦定方略，任何人不遵守即是违旨，抗旨不遵就是杀头的罪过。李都督，这一点其实不用多说。"

李靖点点头道："就是这样，诸位下去分头准备吧。李总管、高总管，你们毕竟不熟悉陇西风俗及地势，这正是我将你们千里迢迢召到这里的缘故。你们两人不妨在这里多待数日，我让段将军陪同你们，实地熟悉这里的风俗及地势，对下步战事很有好处。"

李靖让李道彦及高甑生熟悉陇西的风俗及地势，并非心血来潮。他还在京中时，就觉得唐军不明风俗及地势，实为一大短处。他到了鄯州和段志玄待在一起，多问询这方面的事。段志玄回首往事，觉得还是吃了不熟地势的亏，深悔未及早找寻向导之人。

李靖追问道："要说熟悉地势的，除了吐谷浑人以外，还有党项人了？"

"不错，党项人原来与吐谷浑人为一体，只是这些年以来，党项人不堪伏允的压榨，而反叛向唐。李大都督此来，还要好好利用党项人之长。"

段志玄又思索了一会儿，向李靖建议道："我与党项部及契苾部交往过程中，觉得两部之人差异很大。相比之下，契苾人豪爽直率，胸怀坦荡；而党项人囿于狭窄胸怀，对自己的地盘很看重，不容外人侵入，且好利重金。李大都督若想用党项人为向导，须谨慎为之。"

李靖点头认可，然后细细盘算。后一日，李靖召来党项部首领拓跋赤辞，以好言抚慰，许以重金，让其挑选精干之人为唐军向导，并誓言不取党项一寸地盘。

拓跋赤辞见能获如此多的金帛，喜出望外，连连答应。其回去后即挑选族人，将其源源不断输入唐军营中，以为各队的向导。

李靖在鄯州这里排兵布阵，忙个不停，因各路兵马未开始行动，外人看来并无动静。慕容伏允还以为大唐对他无计可施，经常派兵到大唐

边境上骚扰一番，然后得意扬扬而归。慕容伏允不知道，针对他的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李世民更是起用了闻名天下的李靖为帅，他的美妙日子已经不多了。

这是战前短暂的平静，平静之中正积聚着无限的杀机。

却说冯德暇随同吐蕃使者，一路上晓行夜宿，更经历了艰苦的高山气候，在路上行有月余方才到达逻些。

弃宗弄赞和禄东赞见大唐使者来到，不免喜出望外，他们以吐蕃的最高礼仪来接待冯德暇。弃宗弄赞见大唐皇帝并未答应自己的请婚之意，心中有些失落。禄东赞在一旁劝道："大唐与我国毕竟第一次通使，赞普通婚之意固然殷切，可也需要一来二去的工夫。此事需要慢工夫，想使者此去匆匆，未展开此话题。且留待时日，慢慢为之。"

弃宗弄赞怫然不悦，斥道："慢慢来？莫非让我等到胡子白了不成？"

"赞普尽管放心。大唐公主既然下嫁突厥人，能嫁伏允之子，缘何不能来我国？若事不谐，我可以亲自出马，到长安城里说通大唐天子，为赞普访来一个好公主。"

弃宗弄赞点头道："好吧，就慢慢为之。我相信你的手段，若大唐皇帝同意和亲，你须往长安为使。"

禄东赞躬身答应。

弃宗弄赞又转向吐谷浑的话题，叹道："这个老伏允有些不知好歹了，如今大唐强盛，四方皆心慕贡之，独他不以为然，还接连去撩大唐的虎须，简直是自讨没趣。我看呀，大唐定会遣重兵去征吐谷浑，老伏允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禄东赞接口道："不错，我也正替老伏允担心呢。"

弃宗弄赞担忧地说道："大唐若攻下吐谷浑，会不会再来图谋我国呢？"

"不会。一者，我国地处高山，中原地域广大，向来没有图我之意；二者，大唐这些年致力国内安定，若无他国主动去侵扰，其无意动

刀兵。老伏允就是现成的例子，他若老老实实与大唐睦邻友好，何至于与大唐刀兵相见？由此观之，赞普不用忧心。”

“嗯，但愿如你所言。和亲的事儿还要抓紧，若大唐皇帝允将公主嫁我，我即以子婿之礼待大唐。这样，即可高枕无忧了。”

越州今称为绍兴，位于会稽山下，自秦汉以来一直称为会稽郡。这里北靠浙江（今称钱塘江），境内河道纵横，绿水，晶莹，石桥参差，轻舟穿梭，青山如黛，一幅明丽的水乡景色，素有“鱼米之乡”之称。

越州城北三里处，有一处香火甚旺的寺院，名为永钦寺。该寺自北魏年间设立，到了隋唐二朝又增加规模，寺院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寺院坐西朝东，依山势而建。院内的正殿为大雄宝殿，其他的如天主殿、伽蓝殿、千佛阁、洗心殿等一应俱全。在正殿的左边，一溜儿排列了许多廊房，自前面开始，称为东静院、方丈院、上院、下院，是方丈及其他僧人的寝房。东静院内又辟作若干小院，让一些得道的高僧居住，寺院另拨小沙弥侍候。

李世民所恼火的辩才老僧就住在东静院偏西的一处小舍内。

辩才今年已八十九岁，发须皆白。其精通佛理，是隋朝得道的高僧智永的得意弟子，全寺上下，对他甚是礼敬。辩才又善琴棋书画，尤其是书艺闻名天下。李世民三次召辩才入京，外人不知道李世民的本意是查问《兰亭序》法帖真迹的踪迹，还以为当今皇帝闻其名而优待之。如此，辩才的名声更响。

这日日落时分，辩才按例步出寺外，沿着山脚漫步。微风吹过，将辩才的长长银须荡起，与其身着的黄衫相映，愈发显得仙骨庄严。

辩才欲折回寺院的时候，忽见前面匆匆过来一人。待此人走近，辩才方看清此人二十余岁，有着女性一般白皙的面皮，一双秀丽的大眼，再配上一双修长的剑眉，甚是不俗。但其所穿的飘飘黄衫上布满尘土，加之神色疲惫，显出一副潦倒之相。看其体貌以及打扮，似是山东之地的落拓书生。辩才判定了对方的身份，心里先生出了一些怜悯。

那人到辩才身边，停下脚步，躬身打个问讯，说道：“小人自山东来此贩货，昨日自杭州搭便船，不料舟行太慢，到了这里就错过了宿头。敢问老师父，此处可有歇脚的地方？”

此人说得一口流利的官话且带有南方韵味，令辩才十分惊讶，遂揖手道："阿弥陀佛。檀越既自称为北人，缘何会有本地语韵？"

"好教老师父知闻，本人为梁元帝之后，这些年虽长住北方，家传缘故说话里就保留了一些原来的韵味。"

"檀越来此有何贵干？"

那人叹了一口气，说道："还是为生计所迫啊！老师父见我体形如此，那是因为幼时一直读书，未在田间里劳作，显得有些纤弱。如今功名不成，无奈何间，只好购些蚕种来卖，以此聊作糊口。"

这句话引起辩才无限感叹："檀越原为帝胄之家，经乱世沦落至此，委实令人心伤。嗯，时辰不早了。檀越也应该看到了，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没有借宿的地儿。你若不嫌山寺简陋，就先到老衲舍内暂住一宿，明日再寻他处如何？"

那人喜出望外，躬身施礼道："弟子蒙老师父恩遇，只有感激涕零。"这人一高兴，顿时改变了自己的称呼。

"既是这样，我们走吧。檀越既是梁元帝之后，自然姓萧了。"

"不错，弟子确实姓萧。老师父今后称呼弟子，直呼萧生即可。"

这名萧姓青年，即是李世民所派来的监察御史萧翼。他今日好像偶然路遇辩才，殊不知，他已来越州数日，暗暗打探辩才的生活习性。他知道了辩才有晚间到寺外转悠一圈的习惯，遂定下计策，就有了今日巧遇辩才的场景。

辩才初一接触萧翼，既感于其是帝胄之后，又喜其文雅的谈吐，就有了好印象。辩才日常自视才高，又是高龄，周围并没有可以谈得投机之人。他日日伴着晨钟暮鼓，多是独处的时辰，心中不免有许多寂寞。回寺的路上，辩才又与萧翼攀谈了数番，萧翼答话得体。辩才试着一问，得知萧翼对琴棋书画并不生疏，立即有了知音之感。

辩才的房舍甚是精巧，共有三小间。其内间为辩才的卧室，外面两间，一间摆满书卷、案台、古琴等物，另一间为客房，侍候辩才的小沙弥住在这里。

辩才入室后，吩咐小沙弥道："萧檀越从北方而来，一路旅途劳顿，肚子还空着，你赶快准备一些缸面、药酒、鲜果、素面等物。"

小童答应后离去。

辩才拿出棋盘，示意道："萧檀越，趁此间隙，我们先摆上一盘如何？"

"弟子奉命。"萧翼边说边坐到辩才对面。

"檀越腹中空空，老衲如此性急，是否有些乘人之危？"

"不妨，弟子年轻体壮，少进一二餐饭，不足为虑。"

辩才的棋盘很别致，乃烧就的白瓷。只见棋盘底色白净玉润，上面刻有纹理清晰的棋路。当棋子落在盘上的时候，可听见有清脆的响声，甚是美妙。

辩才让萧翼执白先行，萧翼执棋说道："老师父，弟子惯好下快棋。今日时辰太短，我们就下一盘快棋如何？"辩才沉吟道："萧檀越这样说，想来棋艺大非寻常。好呀，老衲虽脑筋迟钝，也爱快棋，就这么办。"

萧翼提出要下快棋，并非盲目为之。他临出京之前，略略打听了辩才的脾性。得知辩才固然年老，然爱性急。其师智永多次说过，习书之人应该心如止水，不可急躁，方成大器。辩才遵从师训，努力将自己的火暴性子化入笔墨之中，以求淡泊。数十年下来，辩才果然磨炼得平和一些，然人之禀性为天成，一遇特殊时刻，他那急性子又会暴露出来，彰显无遗。萧翼现在投其所好，也想亲自试一试辩才的习性。萧翼执白先行，此后下子，嘴里不时叫着弈棋术语，拈指提子轻叩棋盘，姿势美妙，让辩才大为心折。他深居古寺，平时难有如此高明之人过招。所谓棋逢对手精神爽，辩才抖擞精神，全神贯注，与萧翼展开对攻。两人落子如飞，不觉已下了一百三十余手。

这时，萧翼投子入盒，叹道："不料老师父棋艺如此高深，弟子观棋面形势，已入收官阶段。若再想开辟新天地，弟子委实不能。"

辩才摇头道："萧檀越不可妄自菲薄，老衲观棋面形势，谁胜谁负

尚未可知呢。”说罢，他也弃子入盒，开始点棋子数。过了片刻，辩才舒了一口气，不好意思说道：“算来算去，老衲侥幸胜了萧檀越一路，可谓不分胜败。”

萧翼一直观察辩才的神色，发现此老僧如此好胜，不禁暗暗好笑。

小童将酒饭端了上来，原来江东所说的缸面，即是河北所称的甕头，实是初熟之酒。辩才让萧翼饮初熟酒，自己却陪饮药酒。原来寺院中禁止僧人饮酒，若僧人身体有病，饮些药酒倒无妨。辩才年已八十九岁，天天饮药酒亦属正常。

辩才执酒祝道：“老衲居处寂寞，不料今日能与萧檀越相识，可谓一见如故。你棋艺非凡，敢是故意相让，让老衲胜了一路。老衲深自感谢，来，请满饮此盏。”

萧翼感动道：“弟子这些年颠沛流离，极度落拓。今日来到老师父舍中，有一种久违了的宾至如归的感觉。”说完，他举盏向辩才示意，然后一饮而尽。

辩才浅饮一口，微笑道：“老衲深居此寺，与青灯古佛相伴，心如止水。难得你身怀才艺，与老衲极为投缘。老衲只有一点疑惑，想问檀越究竟？”

“老师父请问。”

“老衲曾入京三回，见过当今皇帝。老衲觉得，当今皇帝实为不世出的贤主。其有武功韬略，为大唐夺得天下立有奇功。其即位以来，抚民以静，不滥使民力，开一代盛世。老衲又听说他求贤若渴，开科举不依常式，四时听选，不拘一格选人才。马周昔为常何将军的门客，皇帝阅疏之时识其才，因简拔之授以重任。老衲以为，大丈夫处盛世之时，不可流于草莽陋巷之间。以你之才，似到朝中建功才好，你如此落拓，老衲实为不解。”

“老师父这样说，让弟子实在羞愧。弟子曾经自负才艺，亦到科场中试了几回，无奈运气太差，每次离中榜皆差了几名。如此让弟子实在灰心，因想天下之大，其间藏龙卧虎，许是没有弟子显露的机缘。没办法，只好南北穿梭，行商贾之事，聊以糊口罢了。”辩才点点头，说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许是你机缘未到，才有这些磨难。依老衲

之意，檀越这辈子欲显露头角，须从科举功名上入手。老衲的眼光不会错，你不可轻易放弃。”

“弟子谨记在心。”

辩才侧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夜色，说道：“眼前有酒无令，太过沉闷。萧檀越，我们不行酒令，饮酒赋诗如何？”

“弟子从命。”

辩才唤来小童，令他取来诗韵筒，先让萧翼取韵赋诗。萧翼推辞，说道弟子不能先于师父。辩才微微一笑，伸手从筒内取出一韵。两人伸头一看，原来是一张来字韵。

辩才起身离座，绕窗漫步，既而吟道：

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

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

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

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燃灰

萧翼也离座起身，走到室右的古琴旁，赞道：“好诗。老师父，弟子有一个不情之请：且让弟子抚曲一首，请老师父将此诗再吟咏一回，以彰其趣。”

辩才喜道：“诗乐一体，是为至趣。好呀，老衲今日得遇良才，实在是欢喜得很了。你先调琴韵，老衲即依曲咏出。”

那边萧翼惊叹道：“好琴。”只见这是一张焦尾桐琴，琴身陈旧，显是古物。琴尾刻着两个篆字“凤凰”，琴侧以金玉镶成为龙凤螭鸾。

“不错，此是先师之物。相传此物为汉时赵皇后所有，老衲又见上面刻有秦篆，猜想此物定是秦代所制。”

萧翼赞叹之余，伸手开始抚曲。辩才细辨其音，知道其所抚曲为《水仙操》。该曲相传由春秋时伯牙所作，伯牙学琴三年不成，一日来

到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群鸟悲号之声，心有所感，乃操琴而歌，遂有此曲。此曲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温柔雅致。在其演奏山顶一节，好似一人登临峰顶，俯视群山，只见春残花落，又听雨声潇潇，一片凄凉肃杀之象。又闻四周细雨绵绵，若有若无，极尽寂寥之状。辩才合着音韵，缓缓将所赋之诗诵出。诗韵相配，甚是和谐。

辩才诵罢所作之诗，见萧翼抚琴未歇，遂闭目倾听。到了最后，只听萧翼所抚琴曲若海水涨潮，海鸟拍击水势，展翅向海内飞去，其鸣叫之声，渐行渐远，既而万籁俱寂。

辩才闭目摇头不止，赞道："好哇。伯牙此曲在你手中被演绎得活灵活现，自先师仙逝以来，老衲从未再听闻如此美妙的琴曲。"

"老师父谬赞了，弟子如此技艺，岂敢班门弄斧？弟子只是想合着老师父的兴致，凑个趣罢了。"

两人旋归其座。

辩才拿起诗韵筒，伸向萧翼道："萧檀越既让老衲听闻了美妙的琴曲，想诗才也不差。来，速抓一韵，让老衲及早欣赏。"

萧翼也不推却，伸手抓出一韵，却是一张招字韵。

萧翼微一沉吟，随口咏出，诗曰：

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

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

酒蚁倾还泛心援躁似调

谁怜失群翼长若业风飘

萧翼此诗既合招字韵，又与辩才前诗唱和，引得辩才连连夸赞。

萧翼有所图而来，知道辩才为人孤傲，与其相处肯定不容易，今日只是想与其照一面而已。不料辩才为性情中人，见了萧翼的才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两人通过诗酒联话，又抚琴弈棋，拉近了距离，甚是融洽。萧翼暗暗心想，若依此气氛结交下去，只要《兰亭序》真迹确实在

辩才手中，不愁取不到手。只是自己处心积虑，投其所好欺骗面前这位善良的老僧，心中有些不忍。又想皇命不可违，你辩才老僧已是风烛残年，还苦苦地霸住《兰亭序》真迹不示人，枉费了当今皇上及天下爱书之人的心意，其实不该。想到这里，就对自己的欺骗之举顿时释然。

那辩才却不知道萧翼的这番心绪，依旧一团高兴，显得天真烂漫。他们又联了数首诗，既而又谈前代文史。萧翼抖擞精神，将胸中所学尽数抖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使得辩才更为折服。

两人舍中漫话，不觉东方已白。小沙弥惜辩才年老，多次催促其入睡，被辩才赶走。待他看到东方已现鱼肚色，方不好意思说道："这是老衲的不是了。想萧檀越一路长途跋涉，老衲私于自己兴致，竟然不觉时辰，让檀越陪同苦坐。唉，人老了就糊涂，想檀越定是责怪老衲了吧？"

"老师父高龄，弟子年轻力壮，要说责备之话，只能责弟子扰了老师父的清修。"

"如此，我们撤席各自安歇吧。萧檀越，老衲今日见你，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不知你天明之后，意欲何往？"

萧翼一闪念间，觉得不如就此趁火打铁，干脆就住在这里，想法看到《兰亭序》真帖最好。又一转念想，辩才看似天真烂漫，然他经历多个朝代，可谓阅历丰富，自己若太性急，万一露出马脚，则前功尽弃。想到这里，他缓缓答道："弟子来越州为贩蚕种。天明之后，弟子要到乡间走一走，须办妥此事为要。"

辩才露出失望的神色，意甚不舍，说道："萧檀越不会几日就回吧？"

"不会。弟子每年来越州，须在此待上月余时间，方能办妥此事。"

"那好，望你办事之余，经常来舍中见见老衲。"

"弟子若有闲暇，定置酒来此，以答谢老师父。圣人言：来而不往非礼也。"

辩才哈哈大笑，起身道："我们实为忘年之交，难道还要随这些俗

礼吗？”

第二十八回　老僧痛失《兰亭序》　伏允溃逃茫沙碛

过了一日，萧翼携酒回访辩才。其所携酒为乌城（今浙江湖州市）所产“若下”，该酒初闻时香气酷烈，封贮后再开封饮之味甘辛，系越州惯饮之酒。萧翼为示尊敬，所购来的“若下”酒以泥坛封制，此为酒中之上品，价格不菲。辩才见萧翼赠送如此贵重之酒，大为不悦，拉下脸斥道：“我们萍水相逢，一夕晤谈之后，似前世有缘，气味相投，所重者在于君子之交淡如水。你现在遭际困顿，正是落拓之时，缘何如此破费？你莫非以为老衲是重物之人吗？”

萧翼解释道：“弟子固然困厄，然为商贾之事，囊中所积还有几许，购几瓶酒还是举手之事。弟子想，与老师父吟诗操琴之时，若啜劣酒在口，未免大煞风景，有美酒入口，更添悠然心绪。弟子这样做，其实也有自私的成分，望老师父勿责。”

“你今后再来这里，勿带任何物品，否则，老衲就要闭门不纳了。”

“弟子谨记。”

辩才唤来小沙弥，令他将酒收起，并让他打开一坛用水温之，然后两人就在舍中对饮吟诗。

僧人自古以来有不茹荤酒的戒条，然到了隋唐，僧人中有许多吟诗作赋，少不了用酒来助兴，于是也悄悄饮起了酒。辩才初识萧翼之时，还饮药酒用来障目，此次萧翼来回访，他视萧翼为知己，大起亲近之感，遂不避嫌疑，开怀畅饮。两人吟诗操琴，意甚融洽。午时小憩之后，两人又对坐下棋，这次他们不下快棋，到了中盘，往往思考许久方才落子，一直到了点灯时分，他们方才进入收官阶段。这次结局与上次不同，萧翼反而赢了一路。

辩才在越州向来无敌手，因常有寂寞之意。今日棋逢对手落败，其神色未有什么懊丧之态，反而欣喜轻松，他投子说道：“萧生下棋的功夫，确实稳妥且犀利，老衲甘拜下风。”辩才现在不再称呼萧翼为“檀越”，直接称呼为“萧生”。

萧翼对他的称呼也有改变，其去掉“老”字，直接呼之为“师父”。他听辩才夸奖自己，遂拱手谦道：“师父毕竟高龄，弟子恃体力与师父熬时辰，说来还是弟子年轻占了便宜。若论快棋，那才能真正品评一个人的棋艺，弟子自愧不如。”他说话自然谦和，让辩才找回了一些安慰。

萧翼此宿未在舍中居住，他说要卖蚕种，须在旅舍中等候来人。辩才满心挽留，见萧翼确实有事，只好不舍地放归。

此后的十余日里，萧翼闲暇时候即来辩才舍中逗留。辩才作为智永的弟子，舍内摆满了各种故帖拓本及笔墨。萧翼不能视而不见，有时也淡淡地问上几句。辩才见萧翼对书艺之事不太上心，以为他不精于此道，不想强人所难，也就不深入此话题。哪知道萧翼处心积虑，想使两人关系亲近一层之后，再谈此话题，实乃“欲擒故纵”之计。

萧翼这日又复来访，其随带故帖一张，将之展开对辩才说道：“弟子见师父舍中书墨甚多，想师父书艺定然精湛。弟子有家传墨迹一幅，欲请师父品评一番。”

辩才定睛一看，见此帖为梁元帝自书职贡图，遂凑近又仔细鉴赏了一番。一时间，两人屏息静气，舍内非常寂静。良久，辩才方抬起头来，感叹道：“不错，这确是梁元帝的亲笔。萧生，你若非家传，此物焉能入你手？且此帖遭逢乱世，你能将帖保存完好，确实费了不少心机。”

“是呀，弟子遵从祖训，将此物视为至宝，不敢毁伤。弟子现在无家室之累，又身无长物，只好日日将此帖藏于身上，以示珍重之意。”萧翼这样说话，也想解释自己为何在卖蚕种之时，还将故帖带在身上的原因，以免引起辩才的怀疑。

辩才点点头说道：“不错，此帖遭逢乱世，能保存如此完好，实属不易。”他又凝神端详顷刻，评价道，“乃祖之书，凝重含蓄，似欹侧还端庄，似飘逸还浑凝，似精神还冲淡，宽博疏放，静穆平和，雍容大度，气宇非凡。只是，其书若与王逸少之书相比，就少了一丝风流丰腴。”

“师父所言甚为精辟，想先祖及王逸少虽然同生活在那杏花春雨、莺飞草长、淡烟疏柳、渔舟唱晚之环境中，书风皆有清朗俊逸之特点。然王逸少饱经忧患乃至放浪形骸，与先祖皇帝之身大为不同，于是其书

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式之中，最为风流，虽竭力奔放而不失清远之韵。学生习书之时，最重王逸少之帖，妄想能学其风韵。”

辩才摇摇头，感慨道：“各人际遇不同，须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独特之书风。若是亦步亦趋，终究难成上品。萧生，老衲这是转述先师之语，望你谨记。王逸少成为一代书艺大家，那是他集前人经验，加上他潜心体悟，方才得来的。”

“弟子谨记。敢问师父先师是……”

“萧生既然习书，定然知道智永之名，他就是老衲的先师。”

萧翼惊讶道：“啊，想不到师父是智永大师之传人。弟子为落拓之人，竟然能在此寺中得遇书艺高人，实在幸甚。弟子本想师父仅是一名爱书艺之人，就想展示先祖之帖，其中也有炫耀之意。如此来看，弟子实在是班门弄斧，不免羞愧万分。”

辩才微笑道：“我们数日来交往，老衲觉得你谈吐不俗，颇有见识，且对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与你相处很有趣味。这十余日来，你给老衲带来了许多快乐，老衲心怀感激。”

萧翼伸手取过一管笔，悬腕在木案的纸上写了一“永”字，感慨说道：“王逸少首创运笔之‘永字八法’，到了智永大师那里，又发其旨趣，阐发王逸少书艺之精微之处。弟子日常固然揣摩多时，然总不得法，今日正好向师父请教。”

智永僧本名为王法极，是王羲之的七世孙，经历了梁、陈、隋三朝代，活了将近一百岁。其家学渊源，精研书学，后为躲避动乱而入永欣寺为僧。智永一生苦练书法，他在永欣寺中临书，其所废笔头，日积月累，竟然积了五大竹篾，由此可见智永不懈练笔的功夫。智永一方面练笔不辍，成为一代书艺大家；另一方面，他继承了王羲之、王献之的书风，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究书艺的内在美，推动了书艺的提高和发展。智永又授徒讲学，教了不少徒弟，像虞世南、辩才、智果、释述、释特等均为其弟子。萧翼现在请教“永”字，实为智永一生书艺的精华所在，萧翼以此来投辩才所好。

果然，辩才仔细观看了萧翼所写的“永”字，凝神片刻，就开始以手指字，滔滔不绝地讲解下去。他先以王羲之的“永”字运笔之法，对照萧

翼所书，逐点谈了萧翼的运笔之优劣；进而引用智永对书艺的阐述，谈了对书艺的鉴赏法则。

这一老一少在舍中潜心书艺，辩才倾心相授，萧翼虚心求教，两人浑不知时辰在快速地飞逝。两人一直谈论到掌灯时分，方才发现暮色已至，辩才方才住嘴，唤小童备饭。

简单的晚餐之后，萧翼起身告辞，辩才道："外面夜色已浓，萧生不如今晚留住舍中，我们秉烛夜谈，岂不美妙？"

萧翼拱手道："弟子得识师父，实为三生有幸。弟子想这几日将手头上的俗务都理一理，然后烦师父接引，也入此寺为僧，从此与师父朝夕相伴。"

辩才摇头不许，说道："老衲行将就木，已是苟延残喘之人，岂能引你相伴？老衲所以为僧，一者为避乱世，二者得遇先师，你却不然。当今天下太平，老衲又亲眼见当今皇帝风采，又听说朝廷不掩贤才，你年龄尚轻，又博闻有才，还要图一出身方为正途。大丈夫立于世上，或沙场建功立业，或朝堂之间惠及黎民。出家为僧为消极之举，对你极不合适。"

辩才言辞恳切，说得萧翼心怀激荡。那一时刻，萧翼觉得自己来此欺骗老僧，实在不忍，心里顿生内疚之意。然皇命不可违，这场戏还要认真演下去。他躬身谢道："师父的这一席话，弟子定谨记在心。其实弟子欲返旅舍，是想将弟子所藏逸少之遗墨携来，供师父鉴赏一番。"

"好呀，原来你藏有逸少之遗墨。是真迹吗？共有几幅？"

"弟子多往乡间，偶见有人出示两幅故帖，弟子不辨真伪，看到价钱还合适，遂出资购下。想师父一生定然见过逸少遗墨无数，正好请师父一辨真伪。"

辩才神色跃然，然并不十分喜狂。辩才以智永为师，见过王羲之许多遗墨，所以并不十分新奇。只是其爱书成癖，听说有故帖，也想广睹真颜才好。他现在听说萧翼藏有王羲之遗墨，也就不再坚持留宿，遂将萧翼送出室外，说道："如此，老衲明日等候你携遗墨光临。"

萧翼拱手作别。

明日，萧翼一大早就来叩辩才舍门。小沙弥将门打开，萧翼入内见过辩才，然后从怀中取出一绢包，将之放在案几上慢慢打开，只见其中并排摆着二卷轴。他小心将卷轴一一展开，说道："师父请看，这就是逸少遗墨，请师父一辨真伪。"

辩才抵近观看，就见一帖为《姨母帖》，另一帖为《丧乱帖》，二帖皆为王羲之所书行草。《姨母帖》为王羲之早期所书，字迹横平竖直，横画长而势足，笔画之间很少勾连，气势雍容恢宏，受分书和章草的影响较大；《丧乱帖》则是其后期所书，此时他周游各地，见李斯、曹喜、蔡邕等人书，将之融会贯通，并变法创新，尽去分书和章草痕迹，其结体趋长，点画回环往复，牵丝映带，上下相连，气脉不断。比较而言，《丧乱帖》比《姨母帖》成熟许多，更显贵重。辩才先看帖上运笔之法，再查纸墨、印章，点头道："不假，是真迹。老衲曾在先师手中见过《丧乱帖》，此帖由王氏家人收藏，不料辗转流落民间，又到了你的手中。"

萧翼喜色上脸，欣然道："师父这样说，可见此物是真，不枉我一番收藏。"

"比较而言，《姨母帖》为逸少早年之作，且随手而写，书艺有些粗糙；而《丧乱帖》为其晚年精心之作，手法臻于完美，为不可多得之佳帖。"

"如此说，此为逸少登峰造极之作了？"

辩才脸上浮出一丝微笑，摇头道："非也。萧生习书多年，难道不知逸少之佳作为何名吗？"

"故老相传，逸少之最佳作为《兰亭序》。弟子曾在市面上见过数种拓本，然不知其真伪。许是世事动荡，此帖已被毁，弟子无缘观看。"

辩才慢慢踱到窗前，缓缓说道："《兰亭序》盛名之下，确实名副其实啊。老衲曾在先师处见过此帖，其种种美妙之处，让学书之人如醉如痴。不错，你说得对，逸少墨中，以此帖为首。"

萧翼面露艳羡之色，说道："说来还是师父有福，毕竟见过《兰亭序》真迹。可惜智永大师逝去之后，这《兰亭序》真迹顿时失了影踪。

一件至宝从此失落，让后代学书之人无缘再见，委实是极大的遗憾。唉，师父，早知有今日，师父当初还不如求恳智永大师，让他付与师父收执最好。”

萧翼说此话已有激将之意，辩才却浑然不觉，在那里沉吟不答。他在窗前沉思片刻，扭头决然说道：“萧生，难得我们如此投缘，老衲将这桩秘密对你说了：《兰亭序》帖其实未失，一直由老衲收执。”

萧翼心头狂喜，心想辩才果真吐口了。然他脸上神色很平静，淡淡说道：“师父的话，让弟子有些不信。想那《兰亭序》何等珍贵，多少人求之不得，其又数经乱离，真的《兰亭序》早不知去向，师父手中的必是仿制的伪品。”

萧翼又激将辩才一次。

果然，萧翼的这句话激得辩才老脸上泛出红潮，微带怒意说道：“老衲岁有八十九，向来不打诳语！先师在日，对《兰亭序》倍加珍惜。其临亡之前，将老衲唤至榻前，将此帖托付与我，谆谆告诫要善加珍视，不得轻示他人，并嘱老衲身后，要妥善物色爱书之人收藏，使其能传之万代。萧生，老衲今日说出此语，与你交往投缘固是其因，还有一层意思，老衲风烛残年，能有几许日子？此物今后若能由你收藏，可谓得人，也算了却了老衲最大的心事。”

辩才欲将《兰亭序》交由萧翼收藏，大出萧翼意外，其心中翻江倒海，激动万分。他连忙推却道：“师父若真有《兰亭序》在手，定是受智永大师重托，岂能轻付他人？弟子仅仅与师父谋面数日，蒙师父青眼有加，心中已是万分感激。至于让弟子收藏《兰亭序》，弟子实在不敢。”

辩才下定决心，毅然道：“先师将《兰亭序》交由老衲收执数十年，此帖从未示人。你不愿受此至宝，那是你宅心仁厚，说明你非是势利小人。这样吧，老衲生前不敢离开此帖，待老衲身后，你可将此帖取去，妥为收藏。”

萧翼见辩才在那里自说白话，心想自己此行若见不到《兰亭序》真面目，也是枉然。他心里渐渐焦急起来，又不敢直言相催，遂转换语气道：“师父，有句话叫作‘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想那《兰亭序》何等珍贵，天下有多少人想据为己有，弟子听说当今皇帝也渴望见到此帖。若

此帖真在师父之手，此消息不可泄露出去，否则，定有人前来巧取豪夺，师父的日子就不会安静了。”

“老衲知道，眼前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你我守口如瓶，消息焉能传扬出去？”

“弟子一定守口如瓶。”萧翼说完，慢慢踱到古琴旁，意图不再谈论《兰亭序》这个话题。

辩才却不能就此戛然而止，他唤过萧翼，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色，问道：“萧生，《兰亭序》就藏在此舍中，以你眼光，能知道藏在何处吗？”

萧翼面露凝重之色，眼光四处打量，继而答道：“师父舍中家具简陋，似无处可藏。弟子曾见师父榻侧有一板箱，莫非压在箱底吗？”

辩才哈哈大笑，说道：“外人猜测《兰亭序》定在老衲之手，故当今皇帝三次将老衲召入宫中问询。这消息传扬天下，来此光顾的官员以及梁上君子还少吗？那只板箱被人翻过数回，《兰亭序》若在其中，早就不翼而飞了。”

“弟子心思愚钝，实在猜不出来。”

辩才唤来小沙弥，吩咐道：“取梯子来。”

小童搬来一张直梯，辩才让他移入自己的卧室，将梯顶搁在房梁之上。辩才挥手让小沙弥退出去，然后自己将直梯扶正，让萧翼双手把着梯子，自己开始攀缘上去。

辩才固然年高，然身手还算敏捷，他步子稳健，渐渐登到房梁处，犹不喘不吁。他在那里摸索了一阵，萧翼依稀看见他从房梁中取出一物。萧翼猜想，辩才定是亲手掏空了一段房梁，然后藏物，看来确实费了不少心机和力气。

辩才落到地面，可以看到其手中所执的是一节发黄的毛竹。他先去净了手，再仔细将手指揩净，然后旋开毛竹顶端，先掏出若干用帛裹就的木炭包儿，这大约是防潮之用，最后方缓缓顺出一束用黄绫密封的卷轴。不用问，这定是辩才珍藏的《兰亭序》帖。

辩才打开黄绫绸，将卷轴摊在案上徐徐展开。就见此帖果然用的是蚕纸，历经如此岁月，纸色尤洁白如雪，上面的墨迹如新，可见执此帖者的保管之功。辩才将帖完全展开后，直起腰来，示意萧翼道："萧生，此物是真是伪，你一看便知。"

萧翼知道辩才珍爱此帖，就将双手后背，不敢将头太贴近帖纸，以防哈气损伤。他凝视良久，方感叹道："果然是逸少真迹！想不到我萧翼此生能亲眼看见此帖，恍如梦中啊。遥想逸少当年，其处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之侧，沐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持鼠须笔挥就此章，那是何等的任意潇洒！"

萧翼的话中引用了《兰亭序》中的句子，显示出他能熟背《兰亭序》，让辩才听来更加欣喜。辩才感叹道："逸少诸帖中，以此帖尽善尽美。《丧乱帖》显示其书艺臻于成熟，终究比不上此帖显示出的一派潇洒出尘的气息。天下学书之人心慕此帖，并不冤枉他们。"

"可惜身边无拓书之人，若能拓来一本，让弟子带在身上，可以日日临摹，那是何等幸事！"

"拓书之高手，当世仅有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四人，可惜，他们都被皇帝网罗宫中。其他拓书之人，万不可让他们来此尝试，老衲怕他们糟蹋了此帖。"

萧翼露出失望的神色，意兴索然。

辩才明白他的心事，微微一笑道："萧生不用太过惋惜。《兰亭序》帖久藏房梁上，老衲许多年来也仅仅是看过几回。老衲每日有临书数遍的习惯，此帖明明藏在舍中，又不敢拿出，这份煎熬难以言表。这样吧，老衲先不将此帖藏回原处，你的这数张帖也暂不取回，就摆在这里，让我们这几日好好地看个够。这样好吗？"

萧翼大喜，躬身谢道："师父如此安排，实为弟子着想。大恩不言谢，弟子唯望这几日不离《兰亭序》，并多向师父讨教，争取使自己书艺能上一层楼。"

"使书艺进步须有水磨工夫，你能在这几日中领会一些韵味，已经不错了。"辩才淡淡说道，显然答应萧翼住此观书。

此后几日，辩才将这几张帖置于案上，与萧翼一起或观摩评点，或挥笔临摹。窗外日起日落，两人沉浸在探讨书艺的快乐之中，浑不知时辰飞逝。

到了第二日午后，小沙弥轻声对辩才说："师父，方丈派人来催，问师父何时起身？"

辩才茫然不答，思索顷刻，方才恍然大悟，轻拍脑门道："瞧老衲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萧生，邑汜桥南有一严家，是爱来本寺的施主，每次布施甚巨，今日家中有事开斋七日，让寺中老僧前去，老衲已经答应了方丈。我这几日习书不停，却将此事忘到九霄云外。"

"师父最重言诺，似立刻成行才是，弟子暂且告辞。"

辩才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说道："今日若行，到严家时辰已晚，不如明晨赶早前去。老衲出行，你也不用告辞，就和小童一起留舍习书。老衲短则三日，长则六日即回。"

萧翼又在舍中逗留了一个多时辰，他想了想向辩才告辞："师父，你明日即行，弟子也想赶回旅舍，瞧瞧蚕种卖得如何。这几天忙于书艺，竟将蚕种之事忘得一干二净。万一折了本钱，弟子今年的生计就困窘了。"

"好吧，你就去将蚕种之事了结。这几张书帖就放在案上，留童子在此看守。你这几日若有闲暇，可随时来舍临摹。"

萧翼拱手辞去。

第二日清晨，萧翼踏着路上的朝露，迎着彤红的太阳向戒珠寺走去。他揣摩辩才已经上路。果然，他一拍舍门，小沙弥探出头来，见到是熟识的萧翼，说道："师父天不亮就走了。"

萧翼点点头，说道："师父昨日已对我讲了。我昨日将一本册子忘在舍中，现在急用，须入房去取。"

萧翼这些天已经和小沙弥混得稔熟，小沙弥闻言，急忙打开舍门，放萧翼入内，自己却在院内整理圃中的花丛。萧翼径直走到案几前，就见那几张帖果然放在案上。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将《兰亭序》帖卷起，继

而再将自己的那三张帖也一并收起，将之放入自己随身携带的布袋中，挎在身后，然后轻手轻脚走到门前。他悄悄一望，只见小沙弥正背对着门埋头整理花枝，遂轻步走出，躲过小童视线，转身走出戒珠寺。

小沙弥过了良久方才入室，四顾不见萧翼，也就不作理会，压根儿想不起他会盗走《兰亭序》帖。

萧翼回到旅舍，打开随带的包袱，取出其中的朝服，逐一穿戴起来。然后，他背起布袋，疾步向永安驿行去。他进入驿中，大咧咧地坐下，面对惊愕的驿长，说道："我是朝中监察御史萧翼，现奉旨来此公干。你可持此墨敕，报越州都督齐善行，让他来此见我。"说完，他从怀中取出一幅墨敕，上面由李世民亲自用毛笔书写，浓墨如新，写有"敕令监察御史萧翼前赴越州公干，文武官员受命调遣，钦此"的字样，下面盖有御印。

永安驿驿长就任以来，因越州地处海边，尚未有朝中大官到此驿中安歇。眼前这位萧翼御史身穿鲜亮的官服，又持有皇帝的墨敕，他何曾见过如此阵势？萧翼说完，他忙不迭地接过那道墨敕，躬身施礼，结结巴巴地道："小人就去，小人就去。"

越州都督齐善行闻听朝中监察御史在驿中，顿时一愣。按说朝中百官来此，须最先见到越州刺史及都督，这名萧御史不知要玩什么花样，却要在小小的永安驿中拿着皇帝的墨敕召见自己。想起萧翼为监察御史的身份，别是他拿住了自己或者刺史的什么把柄，要来兴师问罪吗？

齐善行心中七上八下，策马到了永安驿。他与萧翼见过了礼，萧翼劈面说道："齐都督，本官奉皇帝谕旨来越州公干，现事已办妥当，劳你唤永钦寺老僧辩才来此，本官有话要说。"

齐善行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他面色顿改，大声呼道："传辩才和尚拜见御史大人。"

"齐都督，那辩才和尚此时不在寺内，须邑汜桥南严家去唤。"萧翼说道。

过了两个时辰，辩才方才在州卒的带领下来到永安驿，今天空中有风，将其人面上蒙上了一层尘土，显得有些憔悴。辩才入驿后，齐善行喝道："老和尚，速速拜见朝中萧御史。"

辩才此时并未看清对面坐着的是何人，他双手合十，打个问讯道："老衲辩才，不知官人召见何故？"

萧翼语气平淡，缓缓说道："辩才师父，你抬起眼来，仔细看看本官是谁？"

辩才这些日子与萧翼一起，对其语气何等熟悉。他听出说话之人似是萧生，心里惊诧万分，遂抬起眼来仔细观看，只见一顶官帽下面，正是那熟悉的脸庞。他瞪大眼睛再看，那不是萧生又是谁？辩才心中觉得这是不可能之事，然周围一群人对萧生的神色中透出恭敬，素日威风凛凛的齐都督也仅是陪坐一侧，再看驿外的天光，那轮太阳正播洒着光芒。辩才摇摇头，颤声说道："你……你……你不是曾在老衲舍中的萧生吗？我们昨日刚刚分别，你……你缘何就换了装束？"

萧翼神色凛然，俯身从布袋里取出《兰亭序》帖，这是辩才要命的物件。辩才一见卷帖，就知道这是何物。他张开双臂，作势要抢，口中呼道："你……你为何又窃走老衲的物件？"

后面的州卒见状，急忙上来两人，他们一人架着辩才的一条手臂，使他不好动弹。萧翼扬起《兰亭序》帖，说道："本官不是卖蚕种的落拓之人，京城监察御史萧翼是也。皇帝得知《兰亭序》帖存于你手，三次邀你入京，令你举献。可你将之藏于房梁，秘不示人。本官奉皇上敕命，特来取帖。如今帖已到手，本官欲入京复命。将你召来，是想告诉你，皇帝不会白取此帖，事后定发重金以为补偿。"

辩才顿时老泪纵横，口中呼道："萧生，萧御史，你骗得老衲好苦哇……"一句话未说完，其身子委顿，昏厥于地。

萧翼急令人去掐辩才人中，又令取湿巾，极力抢救辩才。辩才毕竟年老，要救治他颇费工夫，众人手脚忙乱，一时唤不醒辩才。驿长见状，急忙上马去请郎中。

萧翼感觉愧对辩才，实在不敢再面对辩才。他不待辩才苏醒，即让齐善行派数人护送自己返回。临行之前，萧翼谆谆告诫齐善行，让他这些日子派人照顾辩才的起居，防止他想不开而寻短见。

齐善行连连答应。

李世民见萧翼果然将《兰亭序》帖取回，不禁狂喜。当即擢拔萧翼为员外郎，加五品，另赐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一处庄园。想起房玄龄、褚遂良举得其人，各赏其锦彩千段。又想房玄龄年龄渐高，出两名貌美宫人以为婢妾。

李世民一开始十分恼怒辩才，只是因为其年老，不忍加刑。萧翼又在其面前多次称赞辩才的德行，使李世民渐渐转回了心意。数日后，李世民赏绸三千段，谷三千石，敕越州支给辩才，以为补偿。

辩才此时已清醒过来，知道《兰亭序》帖不可能再回己手，遂在舍中日日长吁短叹，日渐消瘦。越州送来李世民的赏物，辩才不敢使用，就用其钱在永钦寺内造了三层宝塔，供人观瞻。塔成之日，辩才疾患愈重，不能正常吃饭，只能喝些稀粥，身子渐渐成了皮包骨。到了年底，辩才终究不能挨到来年，在一个风雪呼号的寒夜，气绝而终。

侯君集率领三万兵马，沿积石山向西推进。积石山的南面，即是河水的源头，到了积石山西端，其山麓与河水之源柏海相望，站在山顶上，即可看到柏海那两汪如镜面的水泊。李靖的意思，是让侯君集领兵沿积石山南麓潜行，尽量不让伏允察觉大军的动静，待他们出了积石山，开始向北运动，此时，唐军北路军也向南挤压过来，对伏允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党项人充当了南路军的向导，他们熟悉积石山的地势，可以沿着山势顺利地前行，中间并无阻隔。他们临行之时，携带有充足的粮草，免了缺粮之虞。他们路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却是那变化无常的天气。

此时正值四月，中土正是百花盛开、气候宜人的时节，这里却不然。大军行在路上，就见四周荒无人烟，除了午间阳光直射的时候，气候稍微平静以外，其他时候多是大风大雪肆虐。有时候，鸡蛋大的冰雹会突然从天而降。到了夜间，气温陡降，寒冷彻骨，凉意透入骨内，让人感觉好像没有穿衣服。

侯君集临行之时，已经找党项人仔细问了沿途的情况，对抵御恶劣气候预先作了准备。他先让每人皆带上厚厚的棉装，备好塞有绒毛的马靴；又让每三十人为一队，每队带上一顶帐篷，让他们宿营之时打开，三十人紧紧挤在一起休息，可以免去受冻之厄。

侯君集就这样带领人马与恶劣气候相抗，又要加倍小心积雪覆盖的

道路。他们小心翼翼前行，终于赶在与李靖约定的日子到达指定位置。从此越过积石山，即可向北攻击伏允现在驻扎的地方。

此时，李靖、李道宗的北路军已在凉州、甘州一带布好防，并逐步南移；李大亮所部兵马已行过阳关，在西面排好了抗击的阵势；唯有东面的李道彦和高甄生二路兵马进兵缓慢，迟迟不能到达指定位置。其所以难行，还是因为得罪了党项部，被绊着了手脚。

李靖此次为帅，知道唐军以前未彻底剿灭吐谷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明地理，遂定下让党项人为向导之策。唐军若要合围吐谷浑，势必经过党项部所辖之境，这使党项酋长拓拔赤辞很犹豫，他当着众将之面对李靖说道："大都督有令，又赐下如此多的金帛，鄙部定然遵从，当好向导。只是鄙部与中土交往多年，多次吃亏，心有余悸。像隋人无信，动辄欺凌鄙部，族人深以为忧。现在唐军过我境，若无异心，鄙部定当支持；若不然，我将据险阻塞唐军之道，使其难行。"

李靖决然道："本帅行军打仗，严令当头。此次征战，是剿灭我们的共同敌人吐谷浑，不会占你一寸土地。诸将若有违之，本帅定当严惩。"

拓拔赤辞坚求李靖与众将一起盟约。李靖依其风俗，歃血为盟，拓拔赤辞方放心而去。

李道彦和高甄生此次任务是领军集结于河州及茂州一带，防止伏允带人东窜。他们依次进兵，尚未到达指定位置，看到党项部对他们毫无戒心，两人不约而同想起了以前受的气，遂聚在一起商议，达成共识：趁着党项部毫不戒备，干脆顺手牵羊将其灭掉，正好一扫以前受的鸟气。

两人说干就干，不再按李靖的要求布防，而是带领兵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捣向党项部的纵深。此举一开始收到了效果，像李道彦领兵袭破了阔水，俘虏千余名党项人，获得羊马数千头。

这一下子惹怒了党项部，其部落内原来有数方势力，互不统属，遭此袭击，顿时团结一致，在拓拔赤辞的指挥下奋力抵御唐军。他们先是占据山险，玩些声东击西的把戏，将唐军调遣得疲于奔命。赤辞又暗设诡计，在野狐峡设下伏兵，将唐军大队人马引到这里，继而大举进攻，杀得唐军大败。此役，唐军伤亡者万余人。李道彦和高甄生眼见抵挡不

住，只好撤回兵马，退保松州。

李靖闻讯大为震怒，即派段志玄领人前往松州，拿下李道彦和高甄生解往长安。又向李世民上表一道，其中详述李、高两人的劣行，要求按律惩之。再求派史大柰前往松州，接手东路军布防之事，并修补与党项部的关系。

即将打响的战事受此一阻，日期只好向后推了数日。所幸吐谷浑已经与党项部翻脸，伏允无法带人越过党项部的地盘向东逃窜。如此却苦了侯君集的人马，只好在高寒的气候下又多熬了数日。

侯君集按照李靖的号令，将所部人马排成一字长蛇阵，开始向伏允的主帐扑去。伏允其时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北面，在南面压根儿就没有布防。如此一来，侯君集的南路军如入无人之境，其进军的速度非常快，三日内就将人马推进到离青海湖仅有五十里的地方。

伏允听说从南面突然冒出唐军队伍，顿时惊慌失措，他一时无力组织起有力的抵抗，只好将自己的主帐逐步北移，渐渐到了库山。

伏允此时已经感觉出大唐此次征战下了大力气，对自己采取了合围的态势。他已经得到准确消息，此战的主帅是李靖，此人能征善战，有奇谋，大唐收复江水以南版图以及扑灭东突厥，皆是此人之功。李靖将中军帐设在鄯州，与李道宗一起带领唐军北路军从北面向自己施压；东面为党项部的地盘，那里山高路险，听说唐军已移师驻扎；又听说李大亮率领兵马奔向且末，堵断了自己的西方逃路；眼下侯君集从南杀来。由此看来，唐军的合围之势已经形成。

伏允思索良久，觉得眼前的当务之急是撕破唐军的包围圈。他将眼光投向北方的库山，准备全力拿下此山，从而经此奔向高昌国，再图与西突厥联手，来共同对付大唐。他说干就干，开始集合重兵，准备给予库山雷霆一击。

唐军的斥候探知了伏允的动静，李道宗将此消息报给李靖。李靖沉思片刻，抬头说道："这就对了。侯君集快马杀向伏允的纵深，给了伏允一个冷不防，他惊慌之余，要作困兽之斗！库山为一天然屏障，伏允若能拿下此山，即可撕开我军防线，从此一直向西逃去了，伏允已经明白了我军合围的意图，不愧为一只大漠中的老狐狸！"

李道宗意气风发，大声道："请李大都督放心，那伏允休想越过库山一步。我即刻去库山亲自布置，若被伏允攻破，本人愿提头来见。"

"你在山上可多设檑木、灰瓶，让兵士尽量用弓弩与之交战。万万不可与其贴身肉搏，那非我们所长。你只要在库山坚守三日，伏允见无计可施，定然罢手不攻。我对库山之役并不操心，唯思伏允攻山受挫之后，他下一步将有何动作？我们现在固然将其合围，然吐谷浑境内多山多谷，气候又如此恶劣，要想彻底降服伏允，还是要费一番工夫的。"

"不妨。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谅伏允有多大能耐？大都督不用思虑太过。"李道宗说完，即转身前往库山布置军事。

伏允让手下弃马步战，他们一手持盾牌，一手持弯刀，妄图攀上峰顶后与唐兵近战。李道宗在山顶上准备了大量的檑木和灰瓶，当吐谷浑兵叫喊着逼近峰顶之时，李道宗见其前锋距自己仅有一百步，他大喝一声："上啊！"就见躲在壕沟里的唐军齐刷刷地冒出头来，他们或扯开拴系檑木的绳索，或扬手抛出灰瓶。檑木快速地滚下山去，将吐谷浑兵碾得鬼哭狼嚎，灰瓶落入敌阵后炸开，腾起白蒙蒙的烟雾，顿时模糊了他们的视线。唐兵办完这些事，各人手中又马上持起了弓弩，准备射杀来犯之敌。可惜那些吐谷浑兵遭遇了檑木、灰瓶的打击之后，像潮水一般向山下退却，不肯再尝弓弩的滋味。

伏允见状，急忙改换了策略。他先派出人正面进攻，以此来吸引唐兵的注意；另派两路人迂回到库山两侧，让他们攀悬崖登上山顶，以此来偷袭唐兵阵地。这些吐谷浑人仗着身手敏捷，很快实现了伏允的意图。他们从两侧登上山顶，抢入唐兵阵地，用弯刀与唐兵贴身相斗。唐军的山顶阵地顿时一派混乱。山下的伏允见自己得了手，急忙喝令正面进攻之人加快速度，前去接应山顶之人。

李道宗此时正在山顶，他挥剑砍倒来攻击自己的两名吐谷浑人，然后令身边之人挥动红旗，让埋伏在后面之人现身，让他们一部分人前来支援山顶，另派二路兵士前往两翼堵截正在攀缘的吐谷浑人。他冷静地判断形势，发现从两翼攀上来的吐谷浑人不多，己方在山顶上占据着优势；山下的吐谷浑人刚刚吃了檑木和灰瓶的苦头，不敢靠得太近，他们若想登上山顶，毕竟要比己方的援军晚上一步。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快速稳定好山顶的局面。

唐军的援兵已经冲上山顶，他们按照李道宗的意图，二队人分往两

翼，前去截杀攀岩上来的吐谷浑人；一队来山顶支援，李道宗见状，挥剑一指，自己先抢入阵地，向山顶上的吐谷浑人砍杀起来。如此一来，他们很快控制了山顶上的局面。待他们将山顶上的吐谷浑人完全制服，山下的吐谷浑人已经攻到距山顶不到二百步的地方。李道宗见没有时间再准备檑木和灰瓶，遂挺立身子亲自张弓，带领兵士齐齐向下射箭。

如此，伏允的这一波疯狂进攻宣告夭折。

到了第二日，伏允又指挥人向山上攻击，皆被唐军打退。过了午后，想是伏允觉得进攻无望，不再遣人来攻山，一时间山上山下显得很平静。

这样又过了一晚，第三日伏允不再来攻山。李道宗遥望山下，见那里未见旗幡飘动，心中生疑，遂派人下山去探。当探事之人气喘吁吁地登上山顶，李道宗观其神色，不用听其言语，心中已经十分明白：伏允跑了。

恰在此时，李靖从后方登临库山来观战事。李道宗将伏允逃跑的消息告诉他，李靖微笑说道："我算来时间也差不多了。伏允久攻库山不下，南面的侯君集领兵逼近，他若继续在这里死撑，定是一个全军覆没的结果。他若不跑，枉有大漠老狐狸的称号。李总管，你再派人去探，看看侯君集现在何处。这个库山也不用据守了，我们现在就下山，与侯君集合兵一处，想法打探到伏允逃往何处，再定下步行止。"

当李道宗的北路军走下库山，侯君集的南路军前锋恰好不期而至。如此，唐军南北两路大军会合一处，昭示唐军取得了此役第一阶段的胜利。

派出去的斥候纷纷回来，他们还捉来吐谷浑人问询伏允的逃向。所有的消息都表明，伏允带领轻兵向西逃去，其路线通向青海湖之西南名为沙碛的地方。沙碛那里四周为一派茫茫的沙漠，中间有若干个绿洲，其南为昆仑山，西为且末河。伏允逃到这里，是想自己熟悉这里的地势，且适应这里恶劣的气候，以此来和唐军周旋。他在逃跑之时，还使出最为歹毒的一招，即是令人将沿途野草全部放火烧掉。伏允的如意算盘是想沙碛路途遥远，唐军之马若无野草为食，定难前行，妄想唐军就此知难而返。

李靖得知了这些消息，就将众将召集到中军帐内，讨论对付伏允的

方略。

李靖居中坐在帅位上，下面的将领对面而坐。李靖缓缓说道："伏允又故伎重施，大家都议一议，大军如何定下下一步的行止。"

薛万均率先发言，说道："伏允用心险恶，以火烧去沿途的野草。我军若继续追击，马无野草可食，定疲瘦难行。大军入了大漠，若无马匹代步，靠人力行走，那是难以坚持数日的。"

侯君集问道："依薛将军之言，我们不入大漠，如何与伏允交手呢？"

薛万均答道："如今这里方圆荒无人烟，我军既不入大漠，也没必要在此坚守。库山一战，大折伏允锐气，谅他一时不敢再轻举妄动。我的意见，使我军退回境内修整，若伏允再卷土重来，我军正好以逸待劳，猛击其势。"

李道宗摇头道："库山一役，伏允固然被挫败，然未伤其主力。他现在轻装逃脱，有备而去，焉知他是否又行什么图谋呢？"

契苾何力接口道："不错，这正是伏允惯使的伎俩。我与他交往多年，知道伏允善避锋芒，不计一土一地的得失，常常仗着地势及气候与外来人巧相周旋。如今，他明明知道李总管率兵在且末布防，他还是奔向沙碛，是欺我们不明那里的地势，使我们不敢追击。若大军一退，伏允定会现身再来侵扰——这是他惯使的法子。"

李靖点头道："契苾何力说得有理，上次段志玄引兵还鄯州，那伏允即领人露出头来，奔往凉州大掠。他确实不计较一土一地的得失，只要其部众在，就是其为祸的本钱。"

此后，众将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表述自己的意思。话题谈论到最后，归结为对伏允是追还是不追的取舍上。座中大半人赞成薛万均的意见，认为现在去追，太过凶险。不如暂且回军休整，待到了七八月暖季的时候，那时候野草又会生出来，再行进兵。

侯君集的意思也相当明确，就是要深入沙碛彻底降伏吐谷浑。他见众将倾向于退守，就嘿嘿一笑说道："你们以为到了七八月天气就会晴好吗？错了，那时候照样有大风刮来，且白日阳光充足，到了夜间气温

陡降，还会下来冰雹。契苾何力，我这样说非是虚言吧？”

“侯尚书所言为实，大军若于此时进击，需携带棉衣和单衣，显得非常累赘。”契苾何力点头答道。

侯君集接着说道：“刚才薛将军说伏允大失锐气，其实未必。其攻库山受挫固然不假，然未伤其根本，其部众完备，还有与我军交手的本钱。我军现在若退回休整，伏允定引军出沙碛前来袭扰，则我军此来大举围攻，就和段志玄上次进兵有了一样的结果。我们此来大动干戈，未擒获伏允，就此退兵，别说皇帝不会答应，我也不会善罢甘休。”他将头转向李靖，大声说道：“李都督，伏允轻装入沙碛，是料定我军不敢去追赶。其入沙碛后，定然不作防备。我军若掩袭而至，定能杀他们个人仰马翻。君集不才，愿领本部兵马为先锋杀入进去，望大都督能调拨来充足的粮草，君集即刻开拔。”

李靖此时心中早有主意，就是伏允逃往天边，也要将其擒拿到手。他让众将发表意见，是想借此机会统一大家的思想。侯君集以主战的姿态站出来，并主动请战，这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侯君集这些年跟随自己学习兵法，看来的确长了不少见识。

李靖立起身来，目视众将说道：“圣上为使此战完胜，让房仆射、长孙无忌居京城为大军调运粮草，可谓使尽全力。侯尚书所言不错，我军若就此退却，让伏允喘过气来再到边境袭扰，就是大违了圣上的心意，也辜负了天下的臣民对此战的期望。伏允以为烧了沿途野草，就可阻退我军，他是痴心妄想。路上没有了，我们就不会随身携带吗？我们就不会快速发现伏允的踪迹，找他的部众去夺吗？”

李靖的这番话，已经很明确地定下了追击伏允的方略。

李靖又目视侯君集，说道：“侯尚书，本人忝为此行军元帅，岂能让你单兵深入不熟之地？我想好了，此次追击伏允，还采用南北二路军齐头向沙碛推进的方略，这样南北呼应，可添胜算。

“北路军由我率领，另通知李大亮引军东移，形成夹击之势。北路军经赤水、积石山西端及河水源头一线，西至且末，从西、从北向沙碛施压。由薛万均、薛万彻、契苾何力带兵完成。

“南路军由侯尚书、任城王道宗带领，辖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

拓跋赤辞所部，沿蜀浑山、居茹川、星宿川、柏海一线向沙碛包抄。”史大柰接手了东线的防务之后，主动与拓跋赤辞修补好了关系，拓跋赤辞欣然率领所部来李靖军前效力。

李靖又目视段志玄道：“段将军，大军进击之前，补充粮草最为紧要。另外，我听说沙碛之中难觅清水，你须让每名兵士身上带有水具。”

段志玄将李道彦、高甄生解往京城，又返回前线主持军需之事。他点头答应，补充道：“大都督，方今天寒地冻，天降落雪不止。万一大军缺水，可将冰雪就地烹之饮用。”

李靖摇头道：“天寒地冻，固然有冰雪，可那燃火之薪柴实在难觅。若让兵士吃冰雪解渴，还不闹坏了肚子？他们就无力再打仗。”

李靖又唤契苾何力和拓跋赤辞道：“伏允妄图凭借地势与我军周旋，如此，我军就要多倚仗党项部及契苾部人员先导，一来要识捷径，二来要寻伏允踪迹。想伏允多年来欺压你们，我们借此机会将其彻底降伏，就免了后患。我所以说这些，是想告诉你们，此战非是大唐独自得益，也事关你们两部，望各自尽力。”

契苾何力和拓跋赤辞躬身答应。

第二十九回　太上皇归葬献陵　老狐狸魂归碛中

慕容伏允逃入沙碛的消息传入京中，让李世民又喜又忧。他初闻消息之时，对面前的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马周说道："药师兄领兵合围伏允，将其逐入沙碛，算是取得了第一步胜利。可那伏允号称大漠老狐狸，断不会善罢甘休，他肯定会倚仗地势与药师兄周旋。万一让他又得了势，则前功尽弃。想起段志玄前次领兵到了青海湖畔，不正是这种情势吗？"

房玄龄道："李药师秉承圣上方略，用兵前先将伏允四面包围，伏允现在逃入了沙碛，然还在包围圈以内。臣想李药师不会轻易罢兵，不会使伏允的图谋得逞。"此时，李靖分兵二路进击伏允的消息尚未传入京城。

长孙无忌道："臣想李药师下一步定会继续用兵，他这些日子连连催运粮草，大约要深入大漠追击。"

李世民欣慰说道："天降药师兄于我朝，使朕每遇征役之事，委之即可，不用太操心。嗯，我们拭目以待，他此次定能一举克定吐谷浑。"

房玄龄这时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问道："陛下，高甑生现下在狱中，他写了一份密报，告李靖图谋反叛。"

李世民心里一动，问道："高甑生有什么凭据在手吗？"

"似乎没有硬实的凭据。他仅说李靖威权自重，独揽大权，清除异己，因有谋反之心。"

李世民平时对臣下坦明心迹，很少猜疑。但皇帝高高在上，最忌讳的就是臣下心怀异志。遍视朝中，李世民其实对李靖和李世勣最不放心，现在高甑生作为秦王府旧属，告李靖有谋反之心，他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稍稍思索一下，吩咐房玄龄道："高甑生既有此报，你可让孙伏伽派人前去查明。不过高甑生犯律被李靖治罪，他是不是挟私诬告呢？何况，李靖正在前方带兵打仗，查验之事若传扬出去很不美，要

让他们暗暗查明。”

魏徵与马周在侧，两人都是一样的心思。高甑生告李靖谋反，明显是挟私诬告，压根儿就不需要去查明。然皇帝金口已开，还让暗暗查明，他们也不好再出言反对。

李世民扭头唤太监取过一摞绢盒来，分赐四人，然后说道：“《兰亭序》帖终于落入我手，朕也不能独享。朕这些日子，让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四人潜心拓书，以分赠近臣及爱书之人。此盒中所装，即是《兰亭序》帖之拓书。”

四人大喜过望，躬身谢赏。

李世民忽然又想起一事，问房玄龄道：“玄龄，朕听皇后说，朕上次赐给你的两名宫人，又被你退回宫中了？”

房玄龄脸上顿时现出尴尬的神色，答道：“圣上的心意，臣心领了。所赐钱物，臣已收执，唯两名宫女，臣实在不敢受。”

长孙无忌在旁说道：“陛下，房仆射素来惧内。这两名宫女刚到房宅，就被房夫人赶了出来，非是房仆射不愿受。”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朕知道玄龄那独目夫人的故事，所以多年以来，玄龄不置妾侍，朕并不过问。只是玄龄这些年年龄渐长，朝中事务又多繁忙，身边还要有些侍奉汤水的人儿。玄龄，眼前的无忌、魏卿、马卿宅中，都有妾侍，此事最是寻常不过，你毕竟为一家之主，难道就如此畏惧夫人吗？”此时，朝中达官贵人家中多置妾侍，实为平常之事。除此以外，一些人还养歌伎，似为时尚。

长孙无忌、魏徵、马周眼望房玄龄，脸上浮出微笑。

房玄龄期期艾艾说道：“陛下，贱内多年来待玄龄忠贞，她既然不同意让臣置妾侍，自有她的道理。”

“废话！为人妻者，不得妒忌，方为至理。玄龄，朕问你，难道你心中不想吗？”

“圣上之命，臣不敢不从。只是……只是……”

“只是你惧内罢了。好吧，此事朕既然有旨，定要办成。玄龄，你现在就入府内，唤你那独眼夫人来见朕。”

看到房玄龄退出殿外，殿内的君臣四人爆出一阵大笑。三名臣子心中暗想，由皇帝亲自劝说大臣夫人，要为其夫纳妾，有点不伦不类。

当房玄龄领着夫人进入殿内的时候，长孙无忌等人已退出。两人向李世民行了礼，李世民一脸严肃，呼其平身。李世民目视玄龄夫人，见她脸上已生出皱纹，再配上那只独目，更显丑陋。心想她强霸着不许玄龄纳妾，玄龄每日对着她这张老脸，不厌烦才怪呢，心中就起了一丝愤怒。他沉声问道：“玄龄是朝中二品大员，按照朝廷的规制，允许他再置姬媵。朕见玄龄迟迟不纳，就选了两名宫女赐给他。这是朕的好意，房夫人，朕听说你不许她们进宅，你莫非想抗旨吗？”

房夫人落落大方，拜道：“陛下为家夫着想，贱妾心怀感激。只是妾与玄龄为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我们互相辅翼，遂有今日的荣耀。玄龄在家有妾一人侍奉，其实已足矣。若再置内媵，容易造成家庭失和，反为不美。妾所以不纳宫女，其实是为玄龄着想，非是自私忌妒的缘故。请陛下三思，收回成命为好。”

李世民提高了声调，怒道：“好一个利舌的妇人，你明明是忌妒，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朕金口玉言，岂有收回的道理？哼，你让朕收回成命，就是想成心抗旨，知道抗旨不遵有什么后果吗？”

房玄龄见李世民果然动了怒火，又知道自己夫人性子刚烈，害怕两人会闹僵，急忙禀道：“陛下，臣有夫人侍奉即足矣，不敢再置姬媵。此事却与贱内无关，请圣上治臣之罪。”

李世民立起身来，一拍条案，喝道：“玄龄，不用你插嘴，朕自有道理。”他将手一挥，喊道：“上鸩酒来。”

一名宫女手托玉盘，上面放有一金壶。不言而喻，壶内装有鸩酒。

李世民目视房夫人道：“此壶内装有鸩酒。你若允许玄龄纳妾，可以不饮；你若不许，须饮此酒，饮之立死。你选择吧。”

房玄龄见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乞求道：“陛下，万万不可呀……”

房玄龄的话音未落，就见夫人走到宫女面前，伸手抓过金壶，将壶嘴伸进口中，一仰脖子，将鸩酒“咕嘟咕嘟”全部灌入了肚中。她将酒喝完，对房玄龄道：“玄龄，我们来生再为夫妻吧。”说完，就地躺倒，静静等死。

房玄龄大惊，眼泪顿时流了出来，连滚带爬伏到夫人身上，泣道：“夫人，你怎能这样……”

房夫人的举动让李世民目瞪口呆，他先是惊愕，既而气急败坏喝道：“来人，速速将此名妒妇抬回家中。”

四名太监将房夫人抬出殿外，房玄龄悲痛欲绝，神情迷失，跌跌撞撞欲跟随夫人回府。李世民这时喝道：“玄龄，你过来。”

房玄龄慑于李世民的威严，不自禁地来到李世民的面前。他泪眼婆娑，颤声说道：“圣上何必这样？娘子已死，让臣如何独活？”

李世民哈哈大笑，说道：“玄龄，你那夫人死不了！实对你说，她饮的不是鸩酒，却是太原的陈醋。”

房玄龄大喜，一跃而起，上前执着李世民之手，连连摇动，大声道：“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其情绪大起大落之间，已经忘记了君臣之礼，竟然失态。

李世民感叹说道：“她死不了。唉，玄龄，其性子如此刚烈，连朕亦生畏惧之心，何况你呢？”

“谢圣上圣恩，饶贱内不死。”

“罢了，此事今后休要再提起。这只是亏了你，想你今后日日对着她那张老脸，终究无可奈何。”

房夫人宁肯饮鸩不肯纳宫女的事传扬了出去，外人盛赞房夫人节烈如此，更叹他们伉俪情深，忠贞无比。只是后来的传言渐渐变了味儿，说房夫人爱妒忌，其“吃醋”的故事更是成了天下妒忌女人的代名词。

李渊于去年夏秋之交时，突然中风，就此卧榻不起。李世民每隔几天，都要入大安宫探望。李渊今年以来，症候似乎加重了许多。李世民闻讯让太医署派人值更，并让尚食官每日晨夕之时送来珍馔，自己和长

孙皇后殷勤前来探望。

这日午后，李世民又入大安宫，直奔李渊居住的垂拱殿。将到殿门，就见李渊的第十八个儿子李元名小跑过来。李元名今年刚刚十岁，被封为舒王。小家伙到了李世民面前，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礼，说道："皇兄，小弟今日不愿向尚食官行礼，这样对吗？"

宫中女官在宫内养尊处优，有权有势，外廷官员更因其在皇帝身边，对她们畏惧三分。此次入大安宫送珍馔的尚食官，位列五品，在女宫中品秩最高。元名的师傅嘱咐他道："你在宫中若见到尚食官品秩高者，须主动拜之。"小家伙双眼一翻，斥道："那些尚食官是我二哥家的婢女，我何必拜之？"

李世民听李元名将过程简略地叙述了一遍，听罢大喜，伸出大拇指赞道："这才是我的好弟弟呢。你今后见了她们，须让她们行礼。"李世民口内这样说，心里却感受到了世态炎凉。可想而知，这些尚食官到了太上皇的宫里，竟然安然受别人行礼，她们无非仗了自己的势力。想到这里，他的心头就有了一些愤怒。

小家伙却不能体会这些，他见皇兄赞了自己，就乐颠颠跑了开去。

李世民入殿到了李渊的榻前，就见李渊刚刚醒来。李渊现在瘦了许多，面皮松弛，双眼无神，然神智十分清醒，他侧头见李世民前来，微微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个招呼。一个人日日躺在榻上，会无端生出许多烦躁。李渊就是这样，他近来常常斥骂近旁之人。若李世民或者长孙嘉敏前来，他方才恢复平静。

李世民关切地问道："父皇，儿子这几日送来的膳食，还算可口吗？"

李渊叹了一口气，喃喃说道："唉，人躺在榻上，纵有再好的膳食，也没了胃口。二郎，我知道你的孝心，然我这一辈子也算是享了口福，你就不要再大费周折了。"李渊所言不假，他这一辈子的确是富贵一生。其出身于贵族之家，在隋朝时仕途顺利，太原起义，似乎也是顺势而成，至于后来当了皇帝，乃至退位为太上皇，皆是锦衣玉食，口福无限，温柔之福更无限。

李世民稍显内疚，说道："儿子这几年忙于国事，对父皇嘘寒问暖

不多。父皇年前中风，还是儿子不留心的缘故。”

“这岂是你的缘故？你这些年忙于国事，比为父要勤勉许多，就不要再为我分心了。对了，李靖去征讨吐谷浑，现在进程若何？”

“李靖已将伏允围困，并将其逐入沙碛之中。这些日子，李靖又分兵二路，左右包抄，其上表誓言道，此役定将伏允擒拿。”

李渊将眼神移向殿顶，喃喃道：“这只老狐狸，此次恐怕难逃李靖之手。二郎，若吐谷浑从此降服，西域之路就此通畅，算是去掉了我朝的一块心病。”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吐谷浑距离京城最近，其归降后对西域通道大有裨益。然再往西去，即是高昌国，再向西，即是西突厥。他们这些年对我朝貌似恭顺，岁岁来朝贡，骨子里却对我朝强大恐惧不已。想汉武之时，西域之路何其通畅。现在这些小国横亘其间，无理阻隔使者之事，时有发生。若吐谷浑此次大败，定会引起他们的更多猜忌之心。父皇，儿子有时也想带领劲旅，沿着汉武求马的路子打向西去，以恢复汉时土地。只是国内务求安静，若轻易兴兵，怕惹上穷兵黩武的议论。”

李渊听完，闭目养了一会儿神，然后侧过身来，静静地看着李世民道：“二郎，这个天下由你来治理，为父最为放心。二郎，我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有句话叫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父不是糊涂之人，有几句掏心之语，今天一定要对你说出来。你英武能战，有见识，有谋略，又能安静治国。为父这些年虽深居宫内，然知道你已将国家治理得如花团锦簇一般。我心里呀，也是万分高兴。”李渊说到这里，感觉有些口干，就示意宫女端盏过来，浅浅地喝了一口水。

李世民劝道：“父皇不可太劳神，有话慢慢说。”

李渊摇摇头，继续说道：“为父见你诸事顺利，唯到了我面前，总有局促之意。我知道，你一直对玄武门的那档子事耿耿于怀，认为一来夺了我的皇位，二来伤了大郎、四郎的性命。你其实大可不必。要说吧，事之初，我对你的确是满腔愤怒。然经过近十年来的岁月，我将许多事反复想了多遍，现在已归于平淡。你当初这样做，也是迫于局势，事也不是你一味做成的。”

对于李渊和李世民来说，玄武门之变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多年以来，两人小心翼翼，力图避开谈论这件事，以求免了各人的尴尬之态。今日李渊主动提起，确实大出李世民意外。他事先未有任何准备，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李渊接着说道："自古高位，须德才者居之。我让大郎为太子，是遵立嫡长的古训。可是呢，这个天下大部分从你手中得来，可谓功高显著。让你屈身于大郎之下，你可能无怨言，可大郎的心思就难测了。我后来细想前事，大郎、四郎已有对你下手的征兆了。所以说你提前发动，也算是迫于局势。且我们为皇家，只有一个皇帝位，兄弟相残固然不美，然亦合理。"李渊说到这里，已隐隐为自己不能早日摆平他们兄弟争斗之事而不安，毕竟，为止兄弟相残，作为皇帝老子还是应有所为的。

李世民的眼泪流了下来，伏地叩道："父皇，当时局势太乱，以致被手下伤了大哥和四弟的性命，让儿子追悔莫及。父皇今日重提旧事，使儿臣心中更加不安。"直到这个时候，李渊还不知道是李世民率先射杀李建成。

李渊叹了一口气，轻声唤道："二郎，起来吧。他们已身死多年，徒说无用。要说手心手背皆是肉，他们身死我不心伤，那也是虚言。好了，你起来吧。"说着，他抬手费力一挥。

几名宫女过来搀起李世民，将他扶坐在侧凳上，一名宫女递来汗巾，让李世民揩去泪水。

李渊感叹道："毕竟是伤心事，还是不提起为好。二郎，这些年来，国势蒸蒸日上，四夷宾服，皆是你之功。你的这番能耐，比为父强多了。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我李家先祖自陇西发迹，传到我手始立国，又在你手中发扬光大，观眼前国势，自秦汉以来未有也。二郎，你的作为使为父脸上有光，也使先祖倍感荣耀。对国家而言，使国力强盛，百姓衣食有余，实为莫大功德。我刚才说过，高位须有德才者居之，方能泽被苍生。这一点，你就把大郎和四郎比了下去。"

李渊说到这个份儿上，显是衷心之言。他根据李世民的才能及胸怀，得出了为苍生计，李世民做皇帝最为合适的结论，实属不易。他跳出了李世民骨肉相残的圈子，超越自己的悲痛而欣喜李世民治理天下的功业，也彰显了他的胸怀和睿智。

李世民见李渊如此宽宥自己，是他实在想不到的喜讯儿。这些年来，他一直怀有心事，就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兄弟，迫父退位，心想当世人如何评价自己？后世之人又如何评说自己？父亲郁郁不乐，是否因此事始终不能释怀？毕竟，骨肉相残，为古今大恶。现在父亲亲口说自己做得对，显是宽宥了自己，他在欣喜之余，也深叹李渊那博大的胸怀。如此，他就彻底地去掉了一桩心事。那一时刻，他悲喜交加，哽咽道："父皇……儿臣有父若此，让儿臣……让儿臣……"最后竟然说不出话来，复又跪地，向李渊叩拜。

李世民拜别李渊辞出大安宫，一路上默默无语。回到太极殿，他的眼圈依然红彤彤的。这时，长孙无忌有事来奏，看到李世民这般模样，惊问何故。

李世民简略将刚才他们父子两人对话的过程叙述了一遍，长孙无忌听完，也是大为感动。

李世民最后感叹道："无忌，父皇这样说，又使我生出了许多感慨。我即位之后，经过我们君臣努力，终于实现天下大治。群臣议论起来，将这些功劳都堆在我们头上。其实追根溯源，像现在农桑事旺，若非父皇于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法》和《均田法》，我主政数年之间岂能就成功了？其他如各种律令及主要做法，皆是父皇奠定基础。我所做的，无非是将之更严格执行罢了。"

顿了一顿，李世民又道："这里面也有大郎的功劳。武德年间，我多在外从事征伐之事，大郎为太子居京城，许多事都是他亲手来做的。"

好半天，李世民的神色方才恢复正常。说道："无忌，我看父皇的日子已经不多，该是为他准备后事的时候了。"

长孙无忌点头道："是呀。古者皇帝即位之初就营造陵墓，短者十余岁乃成，长者需五十年才建成。太上皇即位之后，一心扑在天下之事上，无心顾及自己的陵墓。臣那日与嘉敏一起去探望太上皇，见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看来时日不多，现在即着手来做，亦已经显得仓促。"

"嗯，明日朝会上要与群臣商量此事。我想呀，要依汉长陵故事，建造时务从隆厚。"长陵为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其高九丈，规模宏大。

李世民第二日在朝会上说出自己的意思，不料立即遭到了虞世南的反对，其奏曰："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如此为何呢？他们深思远虑，以为厚葬其亲反而成为亲人之累，所以不为。陛下之圣德度越唐、虞，然厚葬太上皇却以秦汉为法，臣以为不值。陛下说在陵中不藏金玉，以防人来盗墓，然依汉长陵故事，其陵九丈，外人看见丘垄如此巨大，怎么会相信里面没有金玉呢？且太上皇往日曾对臣说过，其陵寝建造，务从俭约。陛下说要务从隆厚，就是违了太上皇的初衷。"

"虞卿以为应如何建造呢？"

"臣以为如《白虎通》所规制，造建三仞之坟，其器物制度可加删减，以刻石立于陵旁，另将太上皇之事迹制成一书，将之藏于宗庙，奉为子孙永久之法。"

"如此与常人之坟并无分别，父皇为开国之主，这样就太简陋了。"

"想汉时造长陵，历时数十年。陛下若造如此规模陵园，以数月之功，万万难成。臣见汉文帝之霸陵因山而成，这样可省人力，若陛下执意要建高陵，如此因山而建，足显宏伟。"

李世民不愿意采用虞世南的建议，他知道厚葬容易引起盗墓的道理，然他现在若省力为李渊建筑陵墓，容易引起后人评说自己不能善待父亲，他不愿意担此罪名。

房玄龄出班奏道："陛下，臣以为若依长陵制度修建陵墓，过于宏侈，且建造的时间也不够。臣在洛阳之时，曾去瞻仰汉光武帝刘秀之原陵，其陵高六丈，实为攸宜。光武帝为中兴明主，太上皇于乱世中一统天下，足以媲美。臣想太上皇之陵可依原陵制度建造。"

汉光武帝刘秀之原陵位于现孟津之铁谢，其南倚邙山，北临河水，该陵近山傍水，显然是形胜之地。房玄龄那日到原陵，还是围攻洛阳王世充之时，一日陪同李世民经过该陵，在此驻足观看。李世民此时一经提醒，脑海中顿时浮现出原陵的模样和周围的环境，他又顾及虞世南苦谏之意，不再坚持建九丈高陵墓，遂说道："好呀，玄龄之议甚为妥当。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就按玄龄之议，依原陵之制，为太上皇建造陵园。太上皇以前无暇顾及，朕今日仓促而成，可名之为'献陵'。袁卿，你善阴阳之术，这踏勘选陵址之事，你须在三日内完成。"

袁天纲出班道："陛下，臣见三原县之唐朱村，有一处形胜之地，其在汉太上皇陵西十五里处，可在那里堆土为陵，以为太上皇陵址。"

李渊的墓址就此确定了下来，有司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

贞观九年五月十一日，李渊在垂拱殿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七十岁。其临死之前，遗言李世民以天下事为重，不许其为自己守制三年。因为李世民若守制，就不能再临朝视事。太子李承乾毕竟年幼，让他来治理国家，肯定力不从心。然李世民为表孝心，不再临朝听政，诏太子李承乾在东宫平决庶政。一帮大臣请求李世民遵李渊遗言，李世民坚持不许。

十月七日，朝廷举办了规模浩大的李渊丧礼，按照发丧卤簿，以六绋牵引李渊柩车，每绋各长三十丈，围七寸，各有执绋挽士虎贲千余人；另有挽郎二百人，左右各配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其后，李世民和百官缓缓跟随柩车，其身旁左右仪卫以及代哭者，蔚为壮观。经过诸般繁缛细密的葬仪程序，将李渊葬入献陵，同时还将李世民的生母太穆皇后合葬。为了免李渊夫妻在阴间寂寞，李世民准许让李神通、李婉娘等人的遗骨移至献陵周围，以为陪葬。

李渊死后，群臣为其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后人多称其庙号，即唐高祖是也。

李靖的北路军以薛万均、薛万彻兄弟为前锋，越过青海湖向西推进。这日斥候来报，说在曼头山一带发现吐谷浑人的踪迹。兄弟两人商量后以为，吐谷浑人现在已成惊弓之鸟，他们若见唐军大队的影子，顿时星散而逃，如此不如将大队人马化整为零，分头行动。

这时，契苾何力带领所部聚拢过来，他反对薛氏兄弟的意见，说伏允逃入沙碛，其所倚者在于他熟悉这里的地势。唐军所以能将其逐入大漠，所倚仗的在于兵多将广。两位将军若将队伍化整为零，就失却了我们的优势。想那沙碛里的地势，我尚且不熟，何况你们？我们不如依李大都督的方略，步步为营，逐步挤压伏允，待与南路军呼应联络之后，再一举攻克之。"

薛氏兄弟摇头不许，他们两人带领三百骑向曼头山奔去，契苾何力无奈，只好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进，以为后应，防止他们兄弟有失。

孰料曼头山那里，并无伏允大军驻扎，此地向来为吐谷浑人的羊马囤集处，仅有千余人在那里防守。薛氏兄弟带领的三百骑为军中千里挑一的精锐，他们到了曼头山，在吐谷浑人群中来回砍杀，很快将吐谷浑人杀散。如此，他们未费太大的力气，就获得了吐谷浑人的二十余万头羊马牛。获得了这些杂畜，就为大军补充了军食。而对于伏允来说，他妄图以熟悉地势与唐军相抗，然十余万人总要有食物，他现在失去了这些杂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也就少了一些与唐军相抗的资本。

薛氏兄弟大喜，这时后续大军与契苾何力所部也赶到曼头山，薛氏兄弟一面分出千余人来就地照顾这些杂畜，一面得意洋洋地对契苾何力炫耀道："我们若不轻骑来袭，焉能获得如此多的战利品？"

契苾何力默然无语，人家取得收获为实，自己确实没有话说。

薛万均将此次完胜的过程写成一书，派人送给后面的李靖。书中说明了自己分兵的理由，并说兵贵神速，自己即日将再带领轻骑杀入纵深。李靖此时距离曼头山有一百余里，待他接到薛万均的来书，已是当日日暮之时，此刻薛氏兄弟已领兵出发。李靖阅书后大惊，说道："二薛首仗得胜，过于轻敌。现在侯君集、李道宗的南路军在何处位置，未有任何消息；伏允的主力何在，也难知其踪影。二薛不明地理，单兵突进，容易中伏允的埋伏。"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去召回二薛兄弟，遂令后续兵马逐步前移，并令契苾何力率部加快速度，以接应薛氏兄弟。

薛万均、薛万彻带领三百骑入了赤水原，见这里一半为沙碛，一半为水草。他们想不到还有如此美丽的地方，就下令大家下马，让劳累数日的马儿啃食野草并饮水。他们也坐在地上，食些干粮开始歇息，一些人躺倒在地上，眼睛一闭，竟然响起鼾声。这些日子以来，他们不停地寻找吐谷浑人的踪迹，没有睡上一个囫囵觉，极是疲倦。

此时正当午时，天空瓦蓝瓦蓝，阳光直射下来，其泛起的暖意笼罩赤水原，让人不由得生出一丝慵懒之意。他们厮杀多日，遇到这样一个有阳光、有水草的地方，且四周寂静万分，远处的雪山映入眼帘，很是美丽，让他们感觉到了难得的轻松。赤水原上，还有成群的野驴与羚羊在这里生活。这些动物一点都不怕人，它们甚至慢慢地走过来，瞪着好奇的大眼观察人们。

薛万彻看到这些动物，忽有所感，对薛万均道："哼，外人不深入这里，将这里说成为不毛之地，说什么无水无食，足以把人困死。看看

这里，有水有草，又有这些傻呆的驴羊，怎么会使我们无食可用呢？”

薛万均也有同感，说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看来外人所言，若不实地眼见，那是当不得真的。”

兄弟两人在那里意气风发，他们想不到一场危机马上就要来临了。

吐谷浑人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看到他们到了赤水原放马歇息，又瞧清了他们的人数，遂集合三千余人悄悄向这里包围过来。

只听一阵急促的羯鼓声响起，蓦地，四角也有羯鼓声回应，又听马蹄声自远而近。薛氏兄弟及随行兵士抬起头来，就见四周有数千吐谷浑人正疾冲过来。薛万均大惊，大喝道：“全体上马，赶快迎敌。”他和薛万彻率先跨上战马，手下人急忙寻找自己的马匹，呈现出一派混乱局面。这时，四面的吐谷浑人已经如旋风般杀入唐军队列之中，其时唐军兵士上马者不及一半。已上马者驱动马匹边躲避，边与敌人相斗，未上马者很多人成了吐谷浑人的刀下之鬼。吐谷浑人的一番冲杀过后，地上躺倒了唐军兵士的七十余具尸体。

薛氏兄弟已经无力再聚拢自己的队伍，因为吐谷浑人已经将他们重重包围起来，将唐军兵士分割得零零散散，以分头聚歼。

战斗未及一个时辰，吐谷浑人仗着己方人多，往往十余人围着唐兵一人砍杀，到了此时已杀死唐军兵士近二百人。薛氏兄弟身边原来有七十余人，现在仅剩下二十余人苦苦与敌人相斗。薛氏兄弟此时已感到今日难以善罢，弄不好这赤水原就成为自己的葬身之地。他们没有别的想法，唯想多杀死一名敌人，就可多赚回来点本儿。兄弟两人拼杀在前，已经杀红了眼睛。其坐骑身中数枪，犹驰骋效力，到了最后实在无力坚持，遂脱力仆倒。兄弟两人跳下马来，持刀步战。他们手无盾牌，与马上敌手相斗，就相对处于劣势。不大一会儿，两人身上相继中刀，顿时血流如注。

正当薛氏兄弟万念俱灰的时候，忽见吐谷浑兵士被一彪人马杀得东倒西歪，他们顿时感到周围的压力骤减。远远望去，这彪人马的打扮与吐谷浑人大致相同，他们口中大声吆喝着，将手中弯刀砍向吐谷浑人。为首一人最为神勇，突在最前，所向披靡，挡者皆倒。待他杀到近前，薛氏兄弟一眼认出，原来此人正是契苾何力。不言而喻，其身后之人自是契苾部骁骑。

契苾何力看到二薛兄弟，见他们正在那里浴血奋战，遂唤左右牵来两匹马，呼道："二薛将军，我奉李大都督之令前来接应你们。来，速速上马，让我们杀退敌人。"

原来契苾何力接到李靖的手令，深为他们的处境担忧，遂命所部加快速度，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这样紧赶慢赶，虽为薛氏兄弟解了围，终究晚了一步，薛氏兄弟带来的三百骑士，眼前仅剩下不足一百，显然受到了重创。

吐谷浑人看到唐军援兵来到，他们拼杀一阵感到力不能支，眼见再难占到便宜。这时，其领头之人唿哨一声，其声音在乱军的嘈杂声中，异常响亮。吐谷浑人听到此号令，突然罢手不攻，转身四散逃走。

薛氏兄弟的心目中，一直认为契苾何力是一位异族首领，在此战中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在面临灭顶之灾之际，得契苾何力奋力解救，方保性命，本该万分感谢才是，孰料他们两人并不领情，薛万均更是大咧咧地说道："契苾何力，你应该早到一时，如此就没有这么多的损伤了。"

契苾何力心中大怒，他不甘示弱，反斥道："李大都督让我们步步为营，你们却分兵冒进，终于酿成此祸。你们若早日依计行军，何来此祸？我是来晚了，看来真不如再晚来一会儿。"

薛万均大怒道："契苾何力，你莫非心存歹念，让我们身死才好吗？"

"行军打仗岂能不伤亡人命？只是有人想自撞刀口，那也怨不了别人。"

薛氏兄弟见契苾何力显是一个硬茬儿，想想终究是自己理亏，也就不再与契苾何力争辩，愤愤然带领残部离开。

契苾何力眼望两人的背影，心想你们以怨报德，其行为无异于禽兽。总有一天，我们要将今日之景剖说明白。

伏允失去了大批杂畜，又感受到了李靖北路军的压力，遂收缩阵线，将所部向南移动，以避开北路军的锋芒。

李靖的北路军与吐谷浑人不断接仗，侯君集、李道宗率领的南路军

却一路平静。

南路军所行之地，渺无人迹。他们昼行夜宿，沿居茹川、星宿川一带穿行，其行程二千余里。这日，他们进至逻真谷，其中山深径险，这里更有奇观，眼下正是盛夏之时，谷中竟然降下霜雪。将士愈向前进，感觉愈冷，到了谷中间，又生困难，原来其中无水可汲，无草可依，让众人傻了眼。他们行程二千余里，早将身带粮草食尽，其时他们行军速度很快，后方粮草无法接续。他们只有就地汲水，好在路上有无数的野牛野羊，可为将士口中的美食。眼下到了谷中，无水无食，眼见是陷入了绝境。

一些将士萌生退意，李道宗、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拓跋赤辞觉得事态严重，就找侯君集请示下步行止。

侯君集询问拓跋赤辞道："拓拔赤辞，这逻真谷到底有多长？出了谷外是什么光景？"

拓跋赤辞答道："逻真谷向来有飞鸟难进的古谚，这些年来，包括吐谷浑人、党项人和契苾人一般都绕开此谷，不轻易进入。只是这里是通往乌海的一条捷径，出了谷，不远就是乌海，那里水草肥美，大军若行到那里，即可脱去困厄。我们已行到谷中央，依我估计，再有三日，即可出谷。"

侯君集决然道："我们已行到中途，若折头返回，一样是无水无粮。拓拔赤辞说那乌海水草肥美，我们就加一把劲儿冲出此谷，赶到乌海，就免了此厄。我看了，谷中固然无水无草，然有冰有雪，我们渴了饿了，就吃冰为食，马儿无草，就让它们吃雪，好歹要熬过这几日。"

阿史那社尔踌躇道："我们出了此谷，已经人困马乏，万一遇上吐谷浑人，岂不束手就擒？"

侯君集答道："不妨，想伏允及吐谷浑人，压根儿就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出现。他们惊慌之余，焉能有时间想我们肚中有无食物？他们定然会一哄而逃。任城王，你看呢？"

李道宗沉吟道："我们入了此谷，唯有向前一途。只有这样，才能与北路军相呼应，以包抄吐谷浑。"

众人再无异议，大家鼓足劲儿前行。大家饿了渴了，就取过冰块啃食。人们肚中无食，冰凉的冰块下肚，那份苦楚非言语能表。当此时，将士们完全靠着一股心劲儿，方才越过此谷。许是人们有着求生的愿望，不自觉地加快步伐拉着马匹前行，待出了谷，大家才发现：原本需三日才能走完的路程，提前一日就走完了。

将士们出谷以后，眼睛顿时一亮。只见谷外与谷内风景迥异，这里生长有许多野草，更有许多野驴、野羊在这里悠闲地漫步。如此一来，将士们有了食物，马儿有了青草，人马都饱餐了一回，很快恢复了力气。侯君集眼望前方，思索着伏允现在何处，他派出斥候，出外四处打探。在斥候出外探事的当儿，他命令将士们就地休整，俟探明伏允的踪迹之后，即挥师出发，直捣伏允巢穴。

出去的斥候返回来，其中一路到乌海的斥候禀报，说他们在乌海畔发现了吐谷浑人的许多帐篷。侯君集闻言，说道："这就对了。外人皆说伏允逃入沙碛，想那沙碛里少水无草，如何能使其十余万人生存？他驻在乌海边，方是长久之道。由此来看，这里正是伏允的巢穴。"

这日平明时分，侯君集、李道宗带领南路军杀向乌海。

伏允前些时在曼头山失去了一半的羊马牛，正自肉痛。他不愿意与唐军正面接仗，妄图凭着熟悉地势巧与周旋，争取使唐军知难而退。他当时感觉到了唐军北路军的压力，为了避其锋锐，主动南退，将其营盘扎在乌海畔。他想在这里观察唐军下步动静。这日午后，侯君集率领南路军踹入伏允营中，他们见人就砍，弄得伏允手脚忙乱。伏允万万想不到唐军会从南边杀来，那里山川险峻，气候恶劣，向无人居住，他们莫非是从天而降？如此，伏允只有仓皇逃跑，其手下番众无心接仗，各自逃生。他们无心恋战，一片混乱，许多人成了唐兵刀下之鬼。

伏允的逃跑线路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东有史大柰会同党项部在那里据守；北有李靖北路军；南有侯君集的南路军；他只剩下向西窜逃的路子，在其西南方，那里是一派茫茫沙碛，其中只有几处绿洲才有汲水之处，让如此多的人畜在那里度日，断难持久，因而只有向正西行走，越过蜀浑山后，到于阗一带方可喘息一阵。

伏允定下方略，即收拢残部，一哄向蜀浑山奔去。

他不知道，李大亮率领所部已于十日前到达蜀浑山张网等待。原来

李靖默察伏允的逃路，知道他若受到侯君集和自己的南北夹击以后，定会从此路向西逃窜，因令李大亮将营盘东移，以重兵防守蜀浑山。

李大亮在蜀浑山上布下了许多檑木和灰瓶，并令兵士掘挖壕沟，待诸事完毕，李大亮观东面的来路上，没有任何人的踪影。他这样日日等待，渐渐等直了脖子，心里嘀咕道："李药师向来算无遗策，这一次莫非失了算？伏允能从此路来吗？"

到了这日午后，李大亮看见东面来路上荡起尘埃，长长的人马争先恐后向这边奔来。此时，伏路小校已经探知这些人马正是吐谷浑人，并及时向李大亮禀报。李大亮大喜，对左右道："看来伏允这只老狐狸毕竟难逃李药师的掌握，尽管迟了数日，他还是乖乖地来自投罗网了。"他又大声命令道："传令各队，让他们先把头低伏在壕沟里，不能让敌人发现这里有埋伏。待听到中军号令，再现身出来却敌。"

李大亮的策略收到了效果，伏允的疑心很重，他先是在山下观察片刻，又让人在前探路。看到前锋到了山腰处，山上皆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他方才放下心来，号令大队人马开始登山。伏允派出的前锋让李大亮犯了难，因为这些前锋到了山顶，势必发现唐军，如此一来，伏允的大队人马刚及山腰处，他们若发现这里有唐军埋伏，定会退回山脚处。依照李大亮的脾性，仅仅斩杀伏允的前锋，那是一点都不过瘾的。

这时候，李大亮的脑海中浮现出李靖那沉静的面庞，其谆谆说道："大亮，你所带人马不多，不可与伏允硬拼。你只要将伏允挡在蜀浑山前，使他不能西进一步，即是完胜。"想到这里，李大亮心中顿时释然，骂了声："如此，竟便宜了老狐狸，就拿他的这帮人先祭祭刀吧。"

当伏允的前锋到了离山顶二百步的地方，正在那里探头探脑的时候，李大亮手一挥，后面顿时红旗招展。唐兵看到令旗，立刻现出身来。他们先是解开绳索，就见那些檑木快速地滚下山去，其先是撞倒伏允的先锋，后续檑木又不绝地向下滚去，沿途又带动石块，渐渐汇成了巨大的声音。

伏允人马见状，皆大惊失色，慌不迭地扔下辎重，抛下马匹，撒腿没命地向山下逃窜。待伏允在山下好不容易收拢手下，检点人数，才知已在山上丢下了一千余具尸体。

伏允大是烦闷，心想山上的唐军未伤一人一卒，依靠地利让自己伤折千余人，实在是划不来的买卖。想到这里，伏允方才感到了李靖的可怕：自己的招数皆被李靖识破，到了现在，所有先机都被李靖抢占，自己仅剩下被动挨打的份儿。观李靖的动作，不将自己赶尽杀绝，断不会善罢甘休！

伏允无心恋战，喝令大队人马向南逃去。他现在仅剩下这一条路，妄想唐军不敢深入沙碛，能容自己喘息一阵。

由此向南一百余里，有一处名叫突伦川的地方，那里有水有草，是一个能容大军暂时歇脚的所在。

薛万均、薛万彻、契苾何力此时驻扎在柏海。薛氏兄弟惩其前败，不敢再轻易分兵冒进，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契苾何力时刻关注着战事的发展，其手下人熟悉这里的地势，契苾何力选其精干者出外打探消息。伏允在乌海被侯君集袭破，逃向蜀浑山又被堵回，只好南向逃奔突伦川，这些消息都被契苾何力在第一时间掌握。这日他得知伏允已到达突伦川，急忙来见薛氏兄弟，急急说道："二薛将军，伏允新败之后现逃奔突伦川。我意趁其立足未稳，我们悄悄掩杀袭之。"

薛万均问道："你说去攻突伦川，莫非得到李都督的将令了？"

"没有。然战机稍纵即逝，若再将此消息报给李大都督，这样一来一回，定会耽搁了时间。"

"哼，上次我要分兵进击，你坚决反对。你现在要去进击突伦川，又未得李都督将令，莫非想擅专吗？"

"我非敢擅专！想那伏允现在已无城郭可凭，随水草而迁徙，他现在带领人马聚于突伦川，新败之后心怀惊悸，正是进击的好时机。若其化整为零，人众星散，实难再寻其踪迹。二薛将军若不愿往，我自己带领部众前去进击了。"契苾何力说完，将手一拱团团一揖，然后决然地出帐而去。帐内的二薛兄弟大眼瞪小眼，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

好半天，薛万彻幽幽地说道："哥，契苾何力此去，定与伏允交战。我们若按兵不动，将来李靖追究起来，定是罪过。"

薛万均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何尝不知？我所以拒绝何力，是气他目中无人，傲视我们，因而故意不听其言。按说吧，这实在是一个战机，我们若按兵不动，也失去了一个机会。"

"嗯，我们生气归生气，仗还是要打的。你说呢？哥。"

薛万均沉吟道："好吧，我们待契苾何力出发以后，也悄悄拔营，紧随其后。这样有两个好处，一者，契苾部从属我们，他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成绩；二者，那契苾何力桀骜不驯，让其为前驱与伏允硬碰，正好煞一煞他的威风，我待其有危难之时，再挺身相救，正好再嘲笑他一番。"

薛万彻有点不以为然，心想大敌当前，如何还能玩心机？他是一名直性子人，虽与兄乃一母同胞，在这一点上却与薛万均很不相同。

契苾何力回帐后，在其部落中挑选出千余骁骑，由自己亲自带领为先导，直奔突伦川，并令其他人紧随其后，以为接应。从柏海到突伦川，其间距离有四百余里，其中的一百余里为茫茫沙碛，其间向无人烟，无水可汲。契苾何力临行前，让从人带足了水、粮，然一路奔驰，尤其入沙碛之后，人喝马饮，将所带水尽数饮完。前方还有近百里无水源可寻，队伍因人马渴甚，行进速度渐渐缓了下来。

沙面上的热浪一阵阵袭来，使缺水的人马感觉头晕，心中又生出无数烦躁。契苾何力眼望前方，眉头紧皱，决然道："全体下马。可将备用马匹斩杀，供人马止渴。"

轻骑突袭时，往往带有备用马匹，人们来回换乘，以使马儿能歇过劲儿，使行军速度不减。契苾何力为了快速通过这段绝地，号令斩杀备用马匹，让人马饮其血以止渴，不失为一条好计。然契苾人素来爱马如命，何况是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坐骑。契苾何力此令一下，部下许多人顿时眼含热泪，不愿下手。

契苾何力大怒，他下马拔出刀来，返身刺倒自己的备用马匹，大声喝道："我们铁血男儿，岂能效妇人之仁？来，先饮尽此马之血！"

他顿了一顿，又道："伏允那里，有无数的羊马，我们只要能到达突伦川，此战必胜，难道还会缺了马儿？"

众人心中尽管不忍，想想也是这个理儿，遂纷纷刺倒马儿，热饮马血。如此，他们方才艰难地越过绝地。后来的薛氏兄弟经过此地，见到这许多被刺倒的马儿，顿时明白契苾何力的用意，不禁也佩服他的决断之才。

这日薄暮时分，契苾何力的千余骁骑潜行至突伦川。他们到了吐谷浑的帐篷边，猛然发动，在其营盘中左冲右突。到了半夜，薛氏兄弟的后续兵马亦至，他们不事休息加入战团。共斩杀吐谷浑人数千名，俘虏无数。到了天明，就见营帐旁边，圈有二十余万头牲畜，这些也全部成了唐军的战利品。

吐谷浑人经过此役，大伤元气，今后再无本钱与大唐为敌。

伏允在黑夜中遭到唐军的袭击，一时惊慌失措，急忙带着自己的身边人向碛中逃去。因行色匆匆，他甚至不及叫起自己的妻子儿女。

顾名思义，碛中即是沙碛的中心地方，这里有一小片绿洲，可供数百人汲水。伏允带领二百余人逃到这里，已是第二日的午时。想到遭此大败，伏允心中万念俱灰，手下人为其送来肉食，他也无心食用，只是呆呆地望着头顶上的日头发呆。

到了日落之时，伏允叫来天柱王及十数名王。吐谷浑国官制：伏允之下为天柱王，再其下为三十余个名王，分统各个部落。经过这几场仗，伏允的二十余个名王或被唐军打死，或被俘虏，身边仅剩下这寥寥十数人。

伏允见众人到齐，说道："我自隋及唐武德年间，采取了与中土相攻的策略，我这样做的原因，是看到天下大乱，借强硬来逐步扩大我们的地盘。这几年，我又看到，那唐朝的新皇帝专心于国内之事，不愿意轻易开战，就想借此机会全力拿下陇西地盘。唉，我想不到李靖如此厉害，对我们如此穷追猛打，将我们赶到此绝地。看来这一次，是我完全错了。"

天柱王等心里也有同感，暗暗埋怨伏允一味强硬，方招致今日结果。

伏允又叹道："我今年已岁至七十，这些年数与隋、唐为敌，使其大为头痛。我能这样，心里也大为满足了。想外面的唐军，此时最想做

的事就是生擒我。嘿嘿，他们的这份图谋，定是难以实现了。

“天柱王，我国遭此大败，今后再无力与唐为敌。为今之计，须要设法保证部众完整。他们中土有句话叫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族人能够长久繁衍生息，则此战未败。为今之计，唐军若能得到我，就会宽宥我们的族人。天柱王，这件事，只好由你来做了。”

伏允说完立起身来，侧身抽出佩剑，然后快速在自己的脖项上一拉。众人惊呼声中，伏允的身子慢慢地倒在地上。

伏允的意思，是让天柱王带着自己的首级去向唐军乞和，以保全族人。其实伏允若自己向唐军投降，李世民也不会杀他，甚至会授给他一个官职。只是伏允觉得自己一生努力抗争，竟然得到这样一个全军覆灭的结果，不免万念俱灰，遂一死了之。他这样一死，倒是成了吐谷浑族的英雄。

第三十回　薛万均贪功受辱　李药师闭门谢客

李世民将李渊入葬献陵后，即对群臣说自己要入陵园守孝三年。群臣听后大惊，纷纷上书谏止。

按照古制，父母丧需守孝三年。为官者若遇丧期，需停官归家守孝。若公务确实离不开他，需由皇帝下诏让其停止守孝，谓之夺情。如今李世民要身入陵园守孝，当然不能自己夺自己的情，只好由百官上书来谏止。事实上，国家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大至国家大政、征伐外交需由李世民来定夺，小至日常事务也需他来裁定。李承乾名为太子，毕竟年龄幼小，名义上由其监国，小事由百官处之，大事还要来找李世民。若李世民真的入陵三年而不问国事，这个国家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房玄龄等大臣逐个上书，劝说李世民打消此念。李世民一概不看，斥道："朕当了皇帝，莫非就不能再为高祖尽孝了？现在国家已经安定，今年天下又大熟，没有什么为难的事，其实不用朕再多操心。你们辅佐好太子，让朕在陵园与高祖静静相伴三年。唉，朕自小开始，与高祖聚少离多，为寄哀思，也该是尽孝的时候了。"

房玄龄见李世民意志坚定，遂让萧瑀、陈叔达、颜师古、于志宁等老臣去面见李世民，说道："圣上心硬如铁，你们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务必劝说圣上回转了心意。"

是时，李世民早已不上朝视事，而是穿丧服居于偏殿里。萧瑀等人入殿叩拜毕，李世民问道："你们莫非又想来劝说朕吗？如此的话休要开口。"

萧瑀道："陛下不让臣等开口，老臣今日宁肯抗命，亦要开口。陛下说过君王之身关系天下，其一举一动须以天下事为念。今陛下欲入献陵守孝，臣私下以为，陛下如此做有碍天下大事。"

陈叔达接口道："是呀，我朝建立以来，先是扑灭四方诸侯，又灭东突厥安定北境，更抚民以静，休养生息，终于实现天下大治。眼下正

是巩固成效，将国家引向繁荣昌盛的关键时候，圣上却要入陵守孝，实在有碍大业。陛下，高祖临崩之前，有遗诰曰不可使丧葬奢费，并嘱圣上不许守陵。臣猜想，高祖所以立下如此遗诰，是让圣上以天下苍生为念，无须守孝，将全身心投入到治理国事上。高祖这样想，其实已经告诉圣上：不懈怠于治理国事，即为大孝！”

“朕以前也说过，这治理国家一事，须使君臣共同努力。贞观以来，天下所以有了一些起色，正是我们君臣齐心协力的结果。目前之势，若百官各司本职，朕在不在京城，其实并无大的分别。”

萧瑀道：“怎么会没有分别呢？陛下主政以来，使忠直之人更加勤勉，使奸佞之人敛其恶性，朝野内外，皆以致力兴国为要。所以能形成这种局面，盖因陛下开明理政，任贤选才，剖断如流的缘故，大唐今日，一刻都离不开陛下在位。若陛下去守陵三年，将宏图之志与萧索陵园为伴，实为不值。”

于志宁也接口道：“太子年幼，尚不足以托付大事。像眼前李靖正在征讨吐谷浑，西域之事错综复杂，皆需要陛下来审时度势，以作取舍。国内固然安定，然人心难测，难保没人趁陛下守陵之时兴风作浪，陛下若在京城，他们心服圣上之能，不敢轻举妄动。总而言之，陛下若守陵，是百害而一益，且此益者，仅使世人知闻圣上孝心，与天下之事相较，毕竟为轻。”

陈叔达、颜师古也苦口相劝，并举出古人的例子，力劝李世民不可去守陵。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人若为皇帝之身，看似君临天下，威风无限，其实不如一名凡人。朕去守孝，本为一简单之事，却让你们说出这样一番大道理来。这些天，群臣纷纷上书反对，看来若不加理会，其实难能啊！你们说的这些道理，朕都明白。朕所以想去守陵，是觉得天下之事已入正路，群臣只要顺势而行，即不用朕再费心，因想去过几日清静日子，以表孝心。然按你们的说法，朕若去守陵，即是以天下之事为轻，且违了高祖的遗诰。看来，朕只好继续呆在京城了。”

萧瑀等人急忙跪伏地上，齐声道：“陛下在京城，一样能对高祖尽孝，且顾及了天下大事，臣等实在感恩。”

李世民于是打消了去守陵的念头。

这日，李靖袭破吐谷浑，追迫慕容伏允自杀的消息传入京城。李世民闻讯，凭窗西望，喃喃道："李药师果然不负朕之重托，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完成此役。老狐狸现在自杀，算是去除了朕的一块心病。"由于西征将士大多还要在陇西戍边，李世民让长孙无忌携带赏钱，前往陇西犒赏将士，并诏契苾何力、拓跋赤辞等番将随长孙无忌入京，他要亲自接见他们，示以勉励之意。

侯君集、李道宗率领南路军经星宿川到了柏海，欲继续深入沙碛追击伏允。这时，李靖派人至此，让他们领兵北上，与北路会合。

原来伏允自杀后，天柱王与十余个名王一起，携带伏允的尸身到唐军营中乞降。薛万均不敢做主，即派人护送他们到李靖的中军帐所在地，由李靖定夺。

李靖看到伏允的尸身，心想此人若不是山穷水尽，断不会自杀。又想此人一生与中土为敌，至死方才明白不是中土的对手，以杀身来保族人周全，不失为一名好汉，心里就有了一些敬佩之意。他让天柱王依吐谷浑风俗先将伏允葬了，自己又修书一封，让人带着天柱王及伏允的儿子前往京城，请李世民定夺吐谷浑今后的命运。

这边，李靖分头派人，传令侯君集、李道宗、薛万均、李大亮领兵来中军帐会合，以商议班师的事情。后几日，诸将陆陆续续到齐，李靖排成一宴以犒劳大家。是时，契苾何力与拓跋赤辞带领所部，按照李靖的指令，设法收拢吐谷浑人，并加以安抚，所以需再晚几日才能到。

李靖举酒祝道："本帅奉圣上旨意来讨吐谷浑，得众将尽力，终于完成此役，实在可喜可贺。想起此役之困厄局面，超出我的预料。本帅仔细想来，我们凭着坚强的心力与伏允缠着不放，是为胜利的关键。若期间稍有懈怠，给了伏允喘息之机，就会功亏一篑。"

李靖稍作停顿，接着道："我们将吐谷浑合围之后，有三场战事最为精彩：一是侯尚书、任城王领南路军出逻真谷，将伏允逐出乌海；二是李总管占据蜀浑山，挡住了伏允的西逃通路；三是薛氏兄弟、契苾何力奇袭突伦川，使伏允落荒而逃，终于自杀。这里，我要多说说侯尚书的功劳。那时伏允逃入沙碛，是侯尚书力主坚持穷追不舍，此为关键的转折。"

侯君集将酒盏放下，拱手谦道："李大都督这样说，实在让君集汗

颜。不管我们众将有什么意见，终归要由大都督来定夺。世人皆言李大都督用兵如神，此次又被圣上请出山，足证此言。”

李大亮接口道：“大都督明察秋毫，将伏允的动作看得一清二楚，因布下铜墙铁壁使其无处可逃，又多出奇兵使其疲于奔命。侯尚书说得对，我们所以能取得一些小胜利，皆是大都督调度之功。要说此役功臣，自然首推大都督。”

李靖摇手道：“罢了。我现在年老多病，本该在家静静养病，为报皇帝圣恩，此次只有披挂上阵，以为圣上分忧。我风烛残年，名利之心早已淡泊。要知我朝对军功赏赐甚厚，你们毕竟年轻，有什么功劳还是要多记给你们才是。本帅此役多坐在中军帐内，在前方冲锋陷阵的都是你们，要说功劳，还是你们为大。”

侯君集、李大亮多年来行军打仗，耳闻目睹了李靖的本事，心中实在敬佩。像侯君集这些年官运亨通，自视军机兵法本领挺高，但在李靖面前不敢张狂。其赞扬李靖之言并非虚饰，实为由衷之言。座中的薛氏兄弟与李靖接触不多，他们先随李艺，后从李建成，到了李世民主政，两人颇受重用，薛万彻又被招为驸马，愈觉春风得意。薛万均由于突伦川一战，由此彻底打散吐谷浑，觉得自己是此役的首功。他始终把契苾何力看成是自己的部属，所以现在早将契苾何力力主进击突伦川，而自己犹豫不决的事儿忘得干干净净。他此时不像侯君集、李大亮那样谦逊，得意扬扬道：“李都督所言不错，像此次突伦川之战，若不是我与万彻一起快速进击，让伏允来不及带领部众逃跑，则此战的结束尚需时日。”

李靖点头道：“不错，我听说你们行军途中因缺水而饮马血，就像侯尚书领兵在逻真谷吃冰雪一样，由此战胜了艰难，赢得了与敌接战的时间。”李靖此时尚不知道契苾何力与薛氏兄弟的争执，还以为突袭突伦川是薛氏兄弟的主意。

薛万均面有得色，说道：“此战终于逼迫伏允在沙碛中自杀，圣上闻此消息，也定是欣喜得很了。”

薛万均将大功揽于一身，引起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心内不满。此战所以能够取得完胜，与之前合围伏允、各路兵马奋力围追堵截大有干系，岂能是一路兵马之功？他们又想这是薛万均的酒后之言，是当不得真的，也就不加理会。

数日后，契苾何力与拓跋赤辞赶来与李靖相会。此时，京城里来的专使传达了李世民的旨意，旨意中说长孙无忌已带领赏物、赏钱前来犒劳大军，让各部回原地驻守，并让契苾何力与拓跋赤辞等番将入京面圣。契苾何力与拓跋赤辞闻讯，即让部众自回原地，自己随李靖一起徐徐向京师赶去。

他们这日走到大斗拔谷，只见谷内旌旗招展，平地上更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绸和耀眼的金银器物。长孙无忌笑盈盈地立于谷口，对李靖等人说道："无忌奉旨来迎西征大军东归，昨晚到此，闻听大军离此不远，就候在这里专等你们。圣上赐有赏物、赏钱，无忌想早日分发给将士，这里条件简陋，也只好将就了。"

李靖等人下马，跪听长孙无忌宣读李世民的旨意。宣旨完毕，长孙无忌将赏物分发给大家，赏物中包括给兵士每人酒一瓶、牛肉一斤，此时已近中午，兵士们席地而坐，开始喝酒吃肉，一些相熟之人更是围坐在一起，他们行令猜拳，好不热闹。

长孙无忌令人在谷中的阔地上摆好了数案简单的宴席，无非是些随身携来的熟肉、饼等物，当然还有成坛的美酒。长孙无忌与李靖、李道宗、李大亮、侯君集、段志玄、薛万彻、薛万均坐在一席，众人推李靖坐在上首；相挨的一席上，史大柰坐在上首，同席的还有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拓跋赤辞等人。

长孙无忌立起身，举酒祝道："卫公率领众将来讨吐谷浑，圣上在京日日牵挂，闻听捷报，因派无忌来劳军。无忌想早日将圣上的旨意传达，就在此野外与大军相遇。惜菜肴太少，薄酒不多，请诸位明白圣上的此番心意，不要计较。来，请满饮此盏。"

众将纷纷起身，仰头饮酒。待酒饮尽，大家又复坐下。

李靖不善饮酒，仅浅斟一口即罢。他坐下后，举盏对长孙无忌道："圣上的圣恩，臣等唯存感激。其实此战能胜，还是圣上事先筹划好的方略，我们只是遵令行之而已。还有一点，此战前后历时半年有余，大军深入大漠日久，所有粮草唯靠后方源源不断接济。多亏齐公你与房仆射在京城居中调度，又有段将军竭尽心力按时转运，使大军行到哪儿，粮草也随之而至。"

段志玄接口道："李大都督过于谦逊了。想侯尚书与任城王经过逻

真谷时，以及薛将军直捣突伦川时，因为志玄无能，未及时将粮草转运上去，以致让将士饿了数日的肚子。则此战能胜，皆是前方将士有报国之心，不畏艰难险阻所致。”

长孙无忌说道：“卫公，志玄说得对。如今天下富足，粮草盈满仓库，为大军转运粮草是很容易的事。此战能胜，还是多亏了卫公运筹帷幄，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而成。”

其实每次行军打仗，粮草充实为必胜的基础。至于交战之时，将帅的谋略以及兵士的士气最为重要，这就需要把握好稍纵即逝的战机，给敌手以出人意料的猛烈打击，往往收到奇效。此战中，侯君集的南路军兵出逻真谷，将伏允逐向西去，而契苾何力不给伏允喘息之机，奇兵突袭突伦川，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大家酒酣之际，自然多说得意之事。薛万均这些日子得李靖及众将夸奖，早将奇袭突伦川之功归于己身。长孙无忌对突伦川之战最感兴趣，毕竟这是逼迫伏允自杀的关键之役，他就向薛万均追问交战详细。薛万均大为兴奋，绘声绘色说了为早日到达突伦川，将马匹斩杀热饮马血的事。长孙无忌听到此节，不由得啧啧连声，盛赞薛万均面临紧急关头能够当机立断。

这边正说得热闹，忽听隔席有人“哐啷”一声拔出剑来，其大声喝道：“薛万均，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你撒下如此弥天大谎，我拼着一死，须由你不得。”

众人愕然而顾，只见契苾何力手执明晃晃的长剑离座直奔薛万均。

与契苾何力同坐一起的阿史那社尔和执失思力急忙起身，欲扯住契苾何力。但契苾何力的动作太迅疾，两人要比他晚了数步。

契苾何力堪堪奔到薛万均的面前，众人眼瞅相救不及，这时只听“当”的一声响，一人飞身离座，同时跃起拔剑，其剑与契苾何力之剑相交，将契苾何力震退了一步。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薛万彻拔剑相救哥哥。

契苾何力奋力前冲，与薛万彻猛斗在一起，两人旗鼓相当，一时分不出高低。薛万均眼喷怒火，也立起身来，欲拔剑加入战团，相助薛万彻。

身边的李大亮见状，大声喝道："万均，不可如此。"他拔剑冲到正在苦苦相斗的两人前，觑准两人之剑就要相碰的一瞬间，伸出自己那柄黑沉沉的重剑猛压过去。只听一声震响，契苾何力与薛万彻只觉自己的虎口一震，只见自己伸出的长剑当腰断折。李大亮将己剑横伸在两人之间，屹立不动，口中大喝道："两位各退三步，我有话说。"

契苾何力与薛万彻受此巨震，皆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这时候，阿史那社尔和执失思力上来执住契苾何力的双臂，那边的段志玄和侯君集捉住薛万彻的双手。

李大亮收去剑势，说道："你们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仇，缘何要以性命相拼？今日当着钦使齐公和李大都督，须分说明白。"

契苾何力气喘吁吁，指住薛氏兄弟，骂道："你们真是一对狼狈为奸的好兄弟，要想贪冒大功，须将我杀死方能称你们心愿。"

薛万彻回骂道："你这条桀骜不驯的番狗，此战累累羞辱我们兄弟。你归了我朝，就不能依你往日的性子为非作歹，你以为还能依你为狗酋长时的光景吗？哼，不说我朝有制度，就说你这份嚣张的样子，我薛万彻就先容你不得。"

薛万彻骂契苾何力为番狗，阿史那社尔和执失思力顿时脸上变色，阿史那社尔喝道："薛将军怎能说出这等言语？我们以前固然是番邦，然现在归了我朝，即是大唐的臣民。你歧视我等，须到圣上面前剖说明白。"

李靖和长孙无忌一时不明白契苾何力拔剑欲刺薛万均的原因，然看到薛万彻开口羞辱来归附之人，若不及时制止，场面就会失控。李靖走到二席间，面向薛万彻斥道："薛驸马，此战完胜是诸君共同努力的结果，像契苾部与党项部一心向唐，为此战立下不世之功。你身为朝廷的将军，又是当今驸马，却说出这等不堪的言语，太不应该。不说执失思力他们心寒，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李大都督不可太偏心番将，我不过回骂于他，可他呢？却要提剑来杀吾兄。"薛万彻不服气地嚷道。

"此事因何而起？本帅自然要查问清楚，自会秉公办理。左右，先把此三人押走看管起来，不许他们再起争执。"

李靖与长孙无忌此后找人询问个中原因，李靖还把契苾何力叫到跟前详细询问。契苾何力把此次与薛氏兄弟的恩怨说了一遍，最后愤然说道："我们所以能奇袭突伦川一举成功，是全体将士戮力攻战的结果，更是北路军乃至西征大军的功劳，岂是一人之功？他薛万均若果真设谋攻击也就罢了，可他在阵前退缩，无奈之间才随我身后，怎么就敢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我久居边鄙，思虑简单，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若与此等人为伍，我不敢入京面圣，宁肯回到族人之间。"

李靖赞道："好呀，想不到你有如此胸怀！薛万均以前善战，想不到他现在把功劳看得如此之重。契苾何力，当今圣上推行清明政治，是容不得宵小之人兴风作浪的。像薛万均仅能瞒得一时，终归要败露的，如此，定为我朝所不容。嗯，本帅自会去诫约薛万均，让他今后如实叙说战情，不可再夸大其功。今天的事，你也有错。你若将其中详细说给本帅听，本帅非不明白之人，焉能容薛万均无端夸说？你却擅动刀剑，要取人性命，这就不对了，今后不可这样。"

李靖又叫来薛氏兄弟，疾言厉色将他们斥责一番，嘱他们今后要实事求是，不得妄说。薛万彻对其兄的作为也很不屑，只是见契苾何力要来杀薛万均，兄弟之情，不免同仇敌忾。事后，薛万彻想起此事缘起，骂薛万均道："哥，你今后不可再厚着脸皮胡说，明明是人家的功劳，你要硬揽入自己的怀里，让我都替你脸红。"

经李靖的排解，双方在返京路上各自偃旗息鼓，不再寻衅。

事后，李靖对长孙无忌说道："薛万均本来是一个好好的人儿，缘何受名利之累，竟然恬不知耻？"

长孙无忌道："是呀，我初闻此事，也大吃一惊。想是薛万均以为契苾何力为外番之人，将其忽视。不料想契苾何力为如此烈性之人，顿时闹得他灰头土脸。"

李靖不再接腔，心想自己已为致仕之身，此次被皇帝点将，终于完成此役，此时再无牵挂。至于薛万均与契苾何力争执一事，只要他们不再以性命相拼，自己也不想再替他们进一步排解。

大家一路无话，不一日到达京中。是时，李世民依旧在宫中守丧，不能出宫迎接，就让房玄龄主持，由李承乾出面，在太庙举行了献捷仪式。

李世民这日在两仪殿召见契苾何力和拓跋赤辞，对契苾部和党项部此次协助大军征讨伏允一事大加赞扬。皇帝金口须有赏赐相配，契苾何力和拓跋赤辞自然收到无数赏物。李世民最后话锋一转，说道："吐谷浑经此一役元气大伤，其新王已立，我让李大亮带领精兵就近驻扎，以为声援。契苾部和党项部与吐谷浑相邻，今后要和睦相处，不得倚势欺凌弱小。"

契苾何力和拓跋赤辞明白李世民的意思，急忙伏地叩道："臣等归附了天朝，从此就是大唐的臣民。吐谷浑以前与大唐为敌，是为鄙部的共同敌人。吐谷浑现在归了大唐，我们唯听皇帝号令，彼此和睦相处才是。"

李世民让两人平身，他又忽然想起一事，问契苾何力道："契苾何力，朕听说你在归京途中，拔剑欲刺薛万均。你既然归了大唐，就不可再依往日的性子，动辄发狂。须知薛万均亦为官身，你们若有争执，可请上官予以排解，不可妄动刀兵。"

契苾何力这些日子经过数人解劝，又见薛万均不敢再夸口，其满腔怒火已渐渐淡了许多。李世民现在又突然问起此事，他马上想到这是薛万均在恶人先告状，又勾起了他满腔的怒火，其伏地叩道："陛下，臣固然性如烈火，然亦明理。薛万均本无功劳，偏又想冒功，臣实在不愤，因激动要杀之。"

拓跋赤辞道："臣一直随侯尚书的南路军行走，一开始不知北路军的许多恩怨。归京途中，臣听了大家的谈论，觉得还是薛将军不好。赤水之战，薛氏兄弟贸然深入遭重兵围困，是契苾何力不避凶险，深入重围将其兄弟解救出来，并使此战转败为胜；突伦川之战，还是契苾何力不顾薛氏兄弟的拦阻，领兵直捣伏允牙帐，为取得最后平定吐谷浑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是战后呢？他们兄弟以怨报德，排挤何力，贪功为己有，并出口侮辱番夷之言，太让臣等寒心。"

李世民听人说契苾何力好凭勇力，并想刺杀薛万均，因想今日要训诫一番。不料听了这两人之言，才知其中尚有无数的曲曲折折，遂说道："哦，还有这么多的曲折啊。契苾何力，你可据实将此战过程详细对朕说一遍。"

契苾何力即详细将战事的过程说了一遍。

李世民越听脸色越凝重，他不待契苾何力说完，脸色铁青打断了契苾何力的话，说道："朕知道了。契苾何力，你的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朕也容不下薛万均如此行为。朕即位以来，魏徵等臣子多次谏朕要开'君明臣直'之风气，朕亦努力行之。若任由薛万均此等小人猖狂，是君不明，臣不直。此事不能善罢，朕定要重重惩处薛万均。还有，他们口口声声辱骂你们，也是违了朕的本意。这些年来，朕视华夷为一家，四方酋长尊朕为'天可汗'，则朕非单单为中土的皇上，亦是四方的天子。凡是朕的臣子，不许再有任何区别。薛氏兄弟出此恶语，是白白跟随了朕多年。"

拓跋赤辞接口道："陛下这样说，让臣等更加放心了。此战之初，李大都督郑重与鄙部盟约，鄙部族人更全力为大军先导。却不料李道彦、高甄生趁族人不备，不想法去攻吐谷浑，却在鄙部境内攻城略地。由此来看，他们和薛氏兄弟一样，是未能领会圣上旨意所致。"

"高、李两人，朕已将他们流放边鄙，以为惩戒。契苾何力，薛万均既想贪功，朕就遂他的心愿，干脆夺其官职再授予你，让他名副其实。你以为如何？"

契苾何力躬身答道："陛下的心意，臣心领了。只是夺薛万均官职再转授臣身，臣以为有些不妥。"

"有何不妥？"

"陛下若以臣的缘故而解薛万均之官，四夷若知，必认为陛下重胡轻汉。一些心怀叵测之人竞相效法，其转相诬告，让陛下难辨真伪，就乱了章程。还有，若万均此劣行传扬出去，四夷皆知朝中诸将与万均一样，由此就产生轻视汉人之心，进而削弱了大唐的威望。陛下说要视华夷为一体，既不可重汉轻夷，亦不能重胡轻华。"

李世民心里大为震惊，想不到从此胡人口中竟然能说出这般言语，这是何等的胸怀！他听了契苾何力的叙述，生出相惜之意，遂说道："好吧，你心地高尚，朕就依你所请，不取薛万均之官职，但要罚俸一年，以示警诫。契苾何力，你有如此功劳，让朕如何赏你呢？嗯，你但有所请，朕即照准。"

"臣来到京城，心慕中华繁荣，又见陛下多留番将在京。臣想追随陛下左右，若能为陛下守门，臣不胜荣幸。"

那些番将在京城中为官，其实是将他们留在京中，以羁縻其部众的意思，是为一种特殊的人质。李世民想不到契苾何力主动请求不回属地，来追随自己，不由得大为感动。他思索了一下，遂说道："你若留在京城，契苾部众是否会群龙无首？"

"不妨，臣临行之时，已对大家说了这般意思。他们一开始不愿意，经臣晓以道理，已认可臣留京举措。"

"既然如此，朕就授你检校屯营事，宿工北门。待你今后再有功劳，朕另行封赏。"

契苾何力急忙跪倒谢恩。拓跋赤辞却没有这般心意。数日后，他即辞别京城西归。

李世民后来召见薛氏兄弟，疾言厉色将他们重重责骂一番。薛万均被罚俸一年，并让他们兄弟居家思过一月。薛氏兄弟这下子被弄得灰头土脸，不敢再见人，让他们居家思过，倒是免了不少尴尬。

契苾何力从此就留在京城，李世民很欣赏他的德行和才能，授其为左领军将军。过了一些日子，李世民见契苾何力尚未婚配，从宗族中选出一名年龄与契苾何力相当的姑娘，封此女为临洮县主，诏此女妻之。

李靖这日欲往政事堂平章政事，行在半路上，见数人乘马迎面走来。是时，因李靖腿脚不便，李世民特诏李靖可以乘舆行走。那群人行到李靖面前，居前一人滚鞍下马，躬身拜道："卫公取得西征大捷，实在是可喜可贺。"

李靖定睛一看，原来此人是多日未见的李世勣。

李世勣随李靖袭破东突厥之后，一直驻在北境监视那里的动静。他此时来京，却是他的父亲徐盖三年前亡故，按照制度需解官回家守孝三年。如今丁忧期满，他回京面圣，李世民准其复归旧职，继续回并州防守，他带领从人出京准备奔向并州，谁知碰巧遇上了李靖。

李靖令抬舆之人落舆，自己下舆落地。李世勣急忙说道："卫公腿脚不便，何劳如此？"

李靖微笑道："我们多日不见，我若乘舆与你交谈，岂是待客之

道？”

两人原来交往不多，但互相佩服各自的本事，有惺惺相惜之感。两人都怀有一样的心病，就是玄武门之变前夕，他们不理李世民的招揽之意。他们这些年来忠心为朝廷办事，其实是常怀谨慎之心，不敢有稍许差池。两人有时也想倾心交谈一番，又怕遭李世民所忌，所以几乎就不来往。像李世勣此次来京，有心想到李靖府上拜访，然忽然听到一些传言，遂打消此念，再不敢想此念头。

李世勣拱手道：“卫公老当益壮，以有病之身挂帅西征，在大漠中穿行，终于荡平吐谷浑。那伏允号称老狐狸，不想还是折在卫公的手里。世勣近日所行之处，皆听到国人谈论此役，其言语之间，早将卫公敬如神人一般。”

“英公这样说，让李靖实在羞愧。其实圣上也想让英公挂帅，惜你丁忧在身，不好夺情。且现在国势已旺，人强马壮，圣上调派倍于吐谷浑的兵力去围堵，随便一人为帅，也能手到擒来。”

两人在这里客套了一番，李世勣听说李靖要去政事堂，知道去那里议事有时辰限制，急忙道：“如此，就请卫公上舆行走，我也该赶路了。”

李靖上前执着李世勣之手，摇了摇说道：“北境那里，还需要英公多操心了。终当今圣上一生，北境那里有英公镇守，边疆定会波澜不惊，勿复为忧。可是北境素来为中土祸乱之渊薮，圣上现在以羁縻之策镇抚，又有强盛国威为底，夷狄之人不敢作乱。然五十年后，又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李世勣哈哈一笑，也重重地摇了摇李靖之手，说道：“五十年后，你我肯定已经作古，却也不需要我们操心了。”李世勣忽然敛起笑容，脸色变得凝重，问道：“卫公，我听说前段时间高甄生告你要谋反，且有李道彦在旁为证，果有其事吗？”

“纯粹是诬告！这两人耽误军期，又背信弃义掳掠党项部落，险些误了大事，我将他们解往京城让圣上发落。他们心怀私怨，妄想来诬告我，那也由不得他们。他们最后，皆被圣上发配至边疆流放！”

“是啊，李道彦是准安王李神通的长子，为皇族之人；那高甄生为

秦王府旧人。圣上此举不徇私，不念旧情，委实是大义灭亲。”李世勣又话锋一转，说道，“我此次听说大理寺奉旨查验高、李两人诬告之事，颇费了一些工夫，大理寺曾派人到军前查验吗？”

李靖心里顿时一沉，答道：“其明明诬告，何须查验！将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哪儿顾得上这些闲事？”

李世勣拱手道：“好歹大理寺秉公办理，终于洗雪了诬告卫公的不实之词。卫公，我不敢再耽误你的时辰，我们就此告别吧。”

李靖也拱手道：“如此，就请英公先上马。并州离京城千里，路途遥远艰辛，也请英公事事小心。”

李世勣听出了李靖语含双关，遂说了一声：“世勣谨听卫公嘱咐。”他一边说一边飞身上马，向李靖又一招手，方才策马向城门走去。两人是何等的睿智之人，他们不用将言语挑明，已经互相明晓了各人深沉的含义。

李靖呆立在当地，怔怔地望着李世勣和他的从人在视线中消失。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心想李世民还是不放心自己。事情很明显，自己已请退归家，还是在李世民的盛邀之下方才出山为帅。为讨平吐谷浑，自己在前线竭尽心力，带领将士浴血奋战。为严军令，将李道彦和高甄生解往京城，这两人明显是挟私怨报复。以李世民之英明，他难道看不出这两人是发泄私愤而行诬告之事，有必要让大理寺再来查验吗？

这一时刻，李靖感到心底冷飕飕的，那股凉意直透脚底。

想到这里，李靖缓步上舆，挥手招呼抬舆之人：“折头回府。”李靖此后再不出府门一步，派人到政事堂告假，说自己身体不适难再议事。他又嘱家人紧闭府门，杜绝宾客来访，即使是亲戚，也不可频繁相见。好在李靖豁达大度，幽闭府内倒也会享受清闲。戎马一生，此时实为难得的安闲。闲时逗弄孙辈，颇享天伦之乐。他又将所著三卷兵法取出，增补这些年来的心得，使其更加完善。

这日午后，李世民见室外阳光甚暖，遂唤人牵来马匹，要到西内苑驰骋一回。他策马出了玄武门，进入西内苑，就见沿途花草枯败，水面萧索无物。因想现在正是隆冬之时，万物正在冬眠，所以难以感受春天的赏心悦目。他游了一会儿，感觉没有什么趣味，就想折返宫中。

李世民其时居于西内苑之东首，向东一墙之隔，即是热火朝天的大明宫建筑工地。李世民听到外面夯土的号子声，忽然若有所思，让人去唤来将作大匠阎立德。

阎立德此时日夜在工地上监工，闻听李世民召唤，即在太监的带领下从东墙角门进入，见了李世民，他先跪拜行礼。

李世民问道："阎卿，大明宫的建造进度若何？"

阎立德答道："禀圣上，建造宫室最难处莫过于缺少钱物与人力。此宫是陛下为高祖避暑而建造，内府拨给的钱物皆能到位。其后公卿百官闻听圣上为高祖尽孝，纷纷捐助财物，让臣多取人力，以加快建造速度。陛下在这里应该能听到工地上人声鼎沸，这些工役之人，其实未用内府之财，皆是百官捐助之财雇来之人。更有甚者，京城之内，往往有多人来此出义工，分文不取。如此，宫室建造速度很快。臣预计，此宫原定需三年乃成，然有这些人加入，两年之内即可完工。"

李世民感伤道："群臣及百姓如此爱戴高祖，让朕心内万分感动。只是高祖无福呀，宫室未成，却驾崩而去。空留此宫，又有何用？"

阎立德低头不语。

李世民又想起一事，说道："高祖一生为国辛劳，其驾崩之时连陵墓都未选定。看来人生苦短，且有不测风云。阎卿，朕之陵园由你现在着手选定。"

"选定陵园，其事关重大，以臣绵薄之力，恐难以完成。"

"朕不会像始皇那样穷天下之力建造，简简单单即成。记得上次虞卿说过，汉文帝之霸陵因山而建，既现高显，又不费器物。朕之陵园，可选一山凿出一洞，能容一棺即可。阎卿，你可找袁天纲、李淳风两人，让他们助你踏勘风水、方位，就不要再大动干戈了。"

"臣遵旨。"

李世民又笑道："阎卿，你雅擅丹青，然做了朕的将作大匠，整日忙于宫室及器物的图样，丹青之功就被落下了。现在有人说，尔弟立本的丹青功力已隐隐在你之上。说起来，这是你受宫中之事所累，以致疏

于练习。其实你在劳作之余，还是要勤于练习才好。像朕爱好书艺，虽忙于国事，每日也要临摹数篇方罢。”

“臣今后定遵圣上训诫。不过画艺之道，亦讲究灵性。臣心思愚钝，对画艺之道不能穷究，与臣弟立本相比，就少了一分生动。这一点，臣自愧不如，因想在六服及腰舆伞扇方面多下一些力气，为宫室添一些色彩。”

“看来这是勉强不来的。你对腰舆伞扇及宫室图样，穷究颇深，立本不及你。然在绘制人物一节，立本可谓得其精髓。像其近作《外国图》，将四夷之人物面貌及服饰色彩，皆绘制得惟妙惟肖，煞是好看。”

“圣上能尽各人之才，臣下得圣上重视，无不竭尽心力，争取将事做得更好一些。”

李世民又与阎立德闲聊了几句，看到太阳已经西斜，遂上马要回宫中。他又看了一眼东墙外的大明宫工地，嘱咐道：“事不可半途而废，阎卿，你这些日子还要驻守在此，争取将大明宫早日建成。”

“臣明白。”

“对了，为建造此宫，内府拨来不少钱物，现在公卿百官又捐助不少，若此宫建成，这些钱物肯定使用不完，是吗？”

“不错，就是将多余钱物再造一处宫室，亦绰绰有余。”

“既有如此多的钱物，若不用之亦是暴殄天物。朕去年到洛阳，见那里的宫室破旧不堪，该是修缮的时候了。阎卿，你可到洛阳实地查看，如何修缮由你定之。朕想洛阳宫室由炀帝所建，历经王世充及战火破坏，修缮时不能按原样修复。新朝要有新气象嘛，可依你聪明才智将之略加改造，要有新意才好。”李世民还在武德四年的时候，见洛阳宫修建得奢侈堂皇，遂令人拆掉则天门等处，发感叹道：“逞侈心，穷人欲，焉得国不败亡！”从此之后，洛阳宫从未修缮过。

阎立德躬身答应。

李世民想了想又道：“此次平定吐谷浑，本来应该宴请诸将庆贺一

番才是，然国丧之日不能呈欢。朕想呀，今后如此庆贺胜利的场面定然不少，然京城之中没有一处可以宴欢的好场合。朕上次去洛阳飞山，见那里环境适宜，若建一宫殿以为宴饮之所，确实别有风味，阎卿，你得空的时候，就去踏勘一番，并绘制出图样来。”

阎立德又复躬身答应。

一会儿的工夫，李世民先让阎立德为自己选定陵园，再让他修缮洛阳宫，最后又要新造飞山宫，这些活儿足够阎立德忙上一阵了。

第三十一回　武媚娘承恩驯马　李世民夜读谏章

当李渊驾崩未及周年的时候，李世民终于架不住群臣的劝说，开始穿常服临正殿听政。想想也是，李承乾以太子名义监国，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空担了监国的虚名，大臣们有事还是要找李世民禀报，显得十分麻烦。

是年国内粮食又取得大丰收，谷价又向下落了一钱。经过这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加上原来逃亡外出的百姓纷纷回归，人口较贞观初年，增加有二成以上。边境方面，由于新取得平复吐谷浑大捷，四夷尤其是西域诸国感受到了大唐强盛，来长安朝贡及通使者又骤然多了起来。

那名吐蕃使者又入长安，他先找到何吉罗，然后入鸿胪寺通禀。其临行之时，弃宗弄赞谆谆交代，让他入京后一定要面见大唐皇帝，明确申明通婚之意。弃宗弄赞说道："吐谷浑还强盛之时，慕容顺能尚大唐公主，现在诺曷钵也能娶大唐公主。我吐蕃国雄霸高原，我累累向大唐皇帝致以殷切之意，他应该不会无动于衷。你此次出使，请婚为首要之事。若不能办成，你就不要回来了。"弃宗弄赞如此性急与大唐通婚，其首要原因是看到大唐强盛，吐蕃若能与其通婚，两国就可相对亲密，互不侵扰；其次，吐蕃此时尚未有文字，弃宗弄赞感到其国中之女大多粗鄙，比较而言，若能娶来一名大唐公主，其颜色定然珠圆玉润，又知书达理，无疑似天人一般。

使者向唐俭转达了弃宗弄赞的意思，唐俭不敢做主，恰巧吐谷浑王诺曷钵此次也来京朝拜，唐俭就让他们一起去拜见李世民。

李世民听说弃宗弄赞要求通婚，无动于衷，淡淡说道："大唐与吐蕃通使不久，时日太短，此事要从长计议才是。"他又问了吐蕃的现状，然后就不再理会这名使者，转而与吐谷浑王诺曷钵说话。诺曷钵此时尚年幼，李世民谈话之间多教导他一些治国的道理。

吐蕃使者无限惆怅地迈出皇宫，愁思百结地问何吉罗道："大唐皇帝不答应请婚，如何是好？"

何吉罗道："皇帝的意思，因两国通使不久，此事不可性急。你回去后，向赞普说明皇帝的意思，想他会理解的。"

"不可能。我临行之时，赞普说，若此事办不成，不许我回去。我此行空手而归，弄不好就被赞普砍掉了脑袋。"

"不妨，你可先找禄东赞讨一个主意，他定然有计，自然会在赞普面前过关。"

吐蕃使者一路上魂飞魄散，凄惶惶在山川之间穿行。他这日经过吐谷浑的地界，忽然灵机一动，倒是想出一个活命主意来。

他回到逻些，不按何吉罗所说的找禄东赞讨主意，而是直奔弃宗弄赞的大帐，见到弃宗弄赞施礼之后，气愤愤地说道："赞普，小人见了大唐皇帝致以请婚之意，皇帝盛赞你年轻英武，观其神色似要答应了。"

"好呀，结果如何？"

"可恨那吐谷浑王诺曷钵在侧，他见大唐欲与我国联姻，心里不知起了什么坏主意，就在皇帝耳边说我国如何粗鄙，赞普如何不堪，若将大唐公主嫁与赞普，实在不值。经他一搅，让小人功败垂成，遂被大唐皇帝绝了请婚之意，说要从长计议。"

弃宗弄赞闻此言语，顿时怒由心底起，其咬牙切齿道："好一个无耻的小人，我不寻你的事，你反来坏我的好事！哼，乳臭小儿，若不让你尝些厉害，也难知我的手段。"

弃宗弄赞说干就干，旬日间召集铁骑数万，亲自带领，杀奔吐谷浑不提。

李世民在致力于国家大治的时候，其后宫之福亦可谓如花似锦。是年，李世民将近四十，已生子十一人，生女十八人。这其中，太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及长乐公主、新城公主、东阳公主由长孙皇后所生，其余的由其他后妃及宫人所生。

李世民现在志得意满，这日对长孙皇后说起，数年来陆续裁撤宫人，宫人已经无多，如今满目所见皆是熟面孔，该是选拔新人的时候

了。长孙皇后自然言听计从，即下懿旨让官宦之家举荐秀女。经过一应选拔程序，共有一百一十名新人选入宫来。这其中，有两名美人儿最为出众，一个是容貌最美，另一个以才艺闻名。

这名容貌最美的女子，年方二七，是现任荆州都督武士彠的次女。李渊还在任太原留守的时候，武士彠在留守府内任行军司铠。李渊杀了王威、高君雅，自任为大将军开始起兵，武士彠又被授为大将军府铠曹，可见他与李渊是一伙的，算来也是一名开国功臣。此后，武士彠先后被封为光禄大夫，兼义原郡公，被授为利州刺史，荆州都督，官运也算很平衡。其原配为相里氏，生有二子，又继娶杨氏，生下三女。其次女乳名为媚娘（武媚娘原名已不可考，此名系其入宫后由李世民所取，此处暂先使用），降生之时，武士彠还在利州刺史的任上。相传袁天纲此时正准备入京求见李世民，这日行到荆州地面，因与武士彠为旧识，遂入府拜见。是时，李淳风与袁天纲以晓阴阳、明天文、兼知相术闻名天下，武士彠先是设宴招待，继而叫出家人一一请袁天纲为之相面。当杨氏被袁天纲相面时，袁天纲端详良久，转对武士彠说道："观夫人骨法，必生骨子。"武士彠心想杨氏皆生为女，哪有儿子，遂唤出相里氏所生的二子来，袁天纲摇头道："此二子难以大贵，长大后至多官为刺史。请唤出杨氏夫人所生。"

杨氏长女此时年仅三岁，而次女媚娘尚在襁褓之中。袁天纲看罢了杨氏长女，点头道："此女主大贵，然终将不利。"此女后来先嫁给贺兰氏，青年守寡，后来被唐高宗李治宠爱，被封为韩国夫人。武媚娘此时为高宗皇后，传说其恐怕姐姐夺宫，设计谋杀了韩国夫人。

襁褓中的武媚娘衣着男装，由乳母抱出。想是杨氏夫人渴望生男，就将媚娘当成男儿来养。袁天纲一见媚娘模样，大惊道："此郎君神采奥澈，不易可知。"武士彠心想他将媚娘错认为男子，有些好笑，就让他仔细再看。袁天纲又细细观之，说道："此子龙睛凤颈，将来贵之极也。可惜呀，他不是女身。"武士彠急问若是女身怎样？袁天纲郑重答道："此子若为女身，其今后必成为天子。"这种传说是否真实，今日已不可考。想是此女以后当了则天皇帝，手下一班攀龙附凤之人，假托袁天纲的名义来求证武则天能当皇帝，是为天命所定，也是有的。武媚娘后来在宅中静静长大，渐渐生成了花一般的容貌，玉一样的肌肤，腰肢袅娜，更有一双俏眼似能说出话来。如此一来，武媚娘的艳名在官宦之家中传播，渐渐也传入宫中去。那日武家骤然接敕，得知媚娘被征入宫，不由得举家大恸。要知宫中美女数千，又有几人能沾皇帝的雨露？

绝大多数后宫之人只有常年独守空房，终日以泪洗面，以伤春悲秋，是为“宫怨”，有诗为证：

雨滴长门秋夜长愁心和雨到昭阳

泪痕不共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

宫殿沈沈月欲分昭阳更漏不堪闻

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

杨氏夫人自从得知媚娘被征入宫，终日以泪洗面，当媚娘临行之时，其握媚娘手诀别道：“女儿此入深宫，为娘再难见到。天公为何如此不长眼，偏要将女儿送入深宫呢？”

武媚娘此时没有任何悲戚之容，满脸是渴望的喜气，劝母道：“女儿此入宫室，能够得睹天子之颜，怎么会是祸事呢？母亲勿忧，焉知不是好事呢？”言罢，决然与家人告别。武媚娘自小被家人当成男孩来养，其母无子，在家中地位甚低，多受前房之子相欺。武媚娘渐渐养成了心高气傲的性子，当同父异母之兄欺凌其母时，她往往挺身而出甚至拳脚相加。如此一来，其性格中又增添了坚韧之力，与一般的少女很不相同，透出特别。

武媚娘入宫后数日，即被李世民召来侍寝。她见了李世民，一点儿都不慌张，盈盈下拜，口称：“妾武氏觐见圣上。”然后三呼万岁，各项礼仪完成得无不合体，与其他新人的张皇失措很不相同。李世民见此女不拖泥带水，心中喜欢，即唤她平身，再观其貌，果然生得芙蓉颜面，正值豆蔻年华。他伸手一召，媚娘即纵体入怀，李世民手拥这个娇小娃儿，在其耳边轻轻说道：“想不到乃父有如此好本领，数年不见，竟然生出你这样一个千娇百媚的尤物来。”那媚娘成年之后第一次被男人揽在怀中。她闻着李世民身上发出的男人气息，不由得心动神摇，身子变得毫无力气，任李世民随便摆布自己。

到了第二天扶桑日上，李世民要去早朝。媚娘乖觉地早起，与宫女一起服侍李世民穿好衣衫。李世民观其惺忪蜡黄的小脸儿，心中升起了怜惜之意，遂问道：“你原在家中，有什么爱好？”

“妾遵母命，随师识书描红，然妾自小被当成男子来养，最爱的还

是随父兄出外骑射。”

“哦，原来你爱骑射？好哇，西域诸国最近贡来良马数匹，朕午后要带人骑射一回。你若有兴趣，身子又不碍的话，可陪朕一起，让朕见识见识你的骑射功夫。”

“陛下若不嫌妾累赘，妾奉旨。”

武媚娘见李世民愿带自己去骑射，心中大喜，觉得皇帝定是喜欢上了自己。她自早膳过后，即慵懒地伏在窗前，观望着日光的穿行，巴巴地盼着太阳早点西斜，以陪驾苑中。

到了午后，李世民果然差人来唤武媚娘。武媚娘此时已换上一袭男装，头戴幞头巾，身着团领袍，脚蹬乌皮靴。李世民乍一见她的装束，不由得赞道：“好一个飒爽英姿的男儿。”确实，如今宫内三千粉黛，从无人有如此装束，让李世民感到很新鲜。

武媚娘陪着李世民在苑中骑射了几回，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想是她昨晚初尝李世民的雨露，身体毕竟幼嫩，以致现在还疼痛。李世民见状知道原因，遂让她到一边休息。

李世民试乘了那几匹西域良马，先乘三匹都很顺手，唯有最后一匹性子暴烈，人一到近前，即张蹄乱踢，已经蹬倒数人。李世民自诩为驯马高手，一生制服了无数烈马，眼前这匹马的模样并无特别，何足道哉？他挥手让从人散开，说了声：“大家且退，让朕来对付它。”

只见他慢慢走到马近前，慢慢挽过马缰绳，然后飞身认镫，意欲快速攀上马背。谁知此马颇有灵性，当李世民飞身之时，其后蹄一弹，身子迅疾转了半圈，让李世民扑了一个空，它又趁着李世民身子失重的当儿，长嘶一声，身子向前一冲，忍着鼻子上的疼痛，将缰绳从李世民手中挣脱，继而扬蹄疾奔，向苑北冲去。李世民先是失重悬空，又遭缰绳一扯，身子自然凌空向前冲去，只听“扑通”一声，他重重地摔在地上。

众人惊呼声中，常何率先抢到李世民身边，小心地扶起李世民，口中说道：“圣上不碍事吧？臣护卫不周，死罪死罪。”

李世民的身上和脸上沾满了尘土，左脸上还蹭破一层皮，微见鲜血慢慢地渗出来。其脸上神色既有懊丧又有恼怒，他抹了一把脸，骂

道："该死的马儿，朕不信制不服你。常何，你速将此马给我圈回来。"

常何劝道："陛下，此马野性未泯，须在栏中圈养一段时间，待将其性子消磨一些，再来制服它不迟。"

"胡说，如此还有什么趣味？"这时，随侍太监递来湿巾，让李世民擦脸，更有两名太监轻轻拂去其身上的浮尘。这使李世民很不耐烦，挥手推开两人。

马儿很快被人用套索圈了回来，李世民走了几步，注视着马儿，思索着用何种方法制服它。这时，身后传来武媚娘的声音："陛下，要想制服此马，妾有办法。"

李世民想不到如此弱女子，竟然有制服烈马的办法，不由得惊愕地转过头来，问道："你有何法？"

"请陛下赐给妾三样物件，妾即能制服。"

"哪三样？"

"铁鞭，铁锤，匕首。"

"你如何用之？"

"妾先用铁鞭抽它；其不服，妾再用铁锤砸其头；再不服，妾用匕首刺其喉。"

李世民一惊，想不到从她的口中竟然能说出这般决绝的主意来。然细想想，对付烈马用此法，也算是一条招数，只是一味勇猛，过于蛮横。他哈哈一笑道："媚娘，你若为男儿身，定能成为一名杀伐决断的猛将。可惜呀，须知马儿也有灵性，不能一味以刚对刚，如此就失却了柔韧。"

"马儿有千匹万匹，为了一匹顽劣之马，哪儿值得用许多耐心？陛下以万乘之躯君临天下，岂能因小事耽搁时辰？"

李世民瞧着武媚娘那激昂的脸庞，觉得此女小小年龄，却有这般犀利心肠，心中颇不是滋味，遂斥道："你小小年龄，又懂得什么？朕为君主，一举一动势关天下，若一味用刚猛法子断天下之事，就是暴政，

朕也就成了隋炀帝。后宫之人不可妄谈国事，你今后在宫中须谨记此点。你今日出此言语，其实不该，朕念你年龄小，不谙事理，此次就不罚你了，今后不许这样。”

李世民的这番疾言厉色，吓得武媚娘顿时跪在地上，叩头不已，再也不敢说话。

是日晚上，李世民又令武媚娘侍寝。武媚娘毕竟年幼，身躯娇嫩，其在承恩之际，固然能婉转娇滴，惹得李世民轻怜热爱。然身子难受李世民的数番大弄，加上白日受的这番惊吓，到了第二日，竟然周身无力酿成一场大病，在榻上接连躺了二十余日。

李世民看到武媚娘这番光景，嘱太医好生诊治，并好言抚慰，然没有心情再让她来侍寝。武媚娘一人倒下，与她同时进宫的新人还有一百余名，皆是鲜花一般的容颜和稚嫩的年龄，让李世民能日日尝新且滋味不同。数日后，李世民开始宠上一性格温婉的女子，名为徐才人。

徐才人名叫徐惠，传说其生下之后五日，即能开口说话，四岁时能背诵《论语》、《诗经》，八岁时能写文章。其爱读经史，终日手不释卷。当其生到十四岁，才名远播天下，号为“才女”。此次她能入宫，亦是受其才名所累。李世民在其第一次侍寝之时，观其镂雪为胸，揉酥作骨，丰艳中带着数分秀雅，禁不住心怡神迷。两人春风一度，那徐才人脸带羞涩，一双温婉的眼中弥漫出无尽的爱意，让李世民观来如痴如醉。

白日里，李世民与徐惠独处在一起，也觉得非常惬意。徐惠通晓琴棋书画，其或抚琴，或挥墨，让李世民瞧着都样样欣喜。两人说到书艺得意处，惹得李世民将所有故帖都搬来，那幅《兰亭序》帖自然也在其中。论书艺的精湛程度，徐惠万万不及李世民，李世民指指点点，颇过足了教师的瘾。

长孙嘉敏为后宫之主，李世民这些日子忙于尝鲜，她自然百般清楚。作为皇后，不能妒忌，然也不能容许李世民在那里日日鏖战。如此定然毁伤龙体，须加劝谏，让他有张有弛才好。

这日黄昏之时，长孙皇后派人去请李世民，说自己亲手熬了一碗粟米粥，让李世民来喝。他们夫妻情深，互知心意，李世民自然明白长孙皇后的真实意思。何况，长孙皇后所熬的粟米粥堪称一绝。按说粟米实

在普通，然皇后的粟米粥配料比较讲究，先取简胜所产粟米一石，再加五斗招摇桂一起舂之，这样，使招摇桂的馨香浸润入粟米之中。以此粟米熬粥，粥成之时弥漫着满室桂香，入口之后更加美妙，是李世民百食不厌的美食。

李世民此时已用过晚膳，他不愿乘舆，信步向长孙皇后居住的立政殿行去。刚入殿门，就闻到了满室桂香，这时长孙皇后迎上前来与他见礼，并说道："妾知道陛下刚刚用过晚膳，现在定无食欲，嘱她们将粟米粥以文火慢熬，以为陛下夜宵之用。"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还是敏妹心细，我就先闻其香，待会儿再用吧。"说完，情不自禁张嘴打了一个哈欠。

长孙皇后抿嘴一笑，伸手牵住李世民之手，将他带到一个软凳上坐定，关切地说道："陛下这几日定是很劳乏了，妾算着明日不用早朝，今夜就在这里好好歇息一晚，把精神儿缓过来。"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也好。敏妹，只要你在身边，我就感到全身放松，歇息时加倍惬意。敏妹，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这些日子多阅新人，想是你看不过眼，要来劝谏一番。"

"陛下圣明。妾心想，这些新人入宫，终归都要侍候陛下的，日子长着呢，也不忙在此一时。陛下心爱她们，那是她们的福分，只是圣上龙体要紧，须张弛有度才是。"

长孙皇后的话儿说得很得体，让李世民听着很顺耳。他知道，后宫粉黛三千，只有眼前的这个人才最关心自己。李世民想到这里，调笑道："莫非敏妹这几日觉得寂寞，就念起我了？"

长孙皇后听后羞色上脸，这是李世民熟悉的神情。她用手轻拍了一下李世民的手掌，说道："罢了，我这几日身子刚巧来了，实在不能侍候你。瞧你，我们在一起，难道只会做这些事吗？二郎，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一番，有许多事等着你呢。"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难道你怕了不成？"长孙皇后不再说这个话题，期期艾艾说道："陛下，妾听泰儿说，你许他在府中设文学馆，这样好吗？"

李世民对长孙皇后所生的儿女，最为重视。长子李承乾被立为太子，次子李泰被封为魏王，三子李治年幼，亦被立为晋王。当其长女长乐公主出嫁时，李世民因其是长孙皇后所生，敕有司陪送嫁妆时要倍于其他公主。此事尽管被魏徵发现，上书谏止，其嫁妆依旧按常例陪送，然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李世民对待儿女的不同。

李承乾现为太子，因患足疾，行动上不免猥猥琐琐，让李世民瞧着不喜。然最令李世民可恼的是，承乾生于深宫之中，染上了竞事奢侈、喜爱漫游且嬉戏废学的毛病。一开始，李世民对其寄予重望，先后派李纲、于志宁、李百药等人为其良师，以期匡正其过失，成为一名合格的储君。李承乾遇到此严父良师，不敢怠慢，在他们面前恭顺非常，做出虚心求学的样子。待这些人一不在面前，他立刻恢复了本性，带领下人在东宫内嬉戏玩乐。近来又有一人成为承乾的莫逆，即是李渊的七子李元昌，被封为汉王，前段时间任梁州都督，其在任上放荡不羁，动辄违制，被言官参了多本。李世民手诏责他，解其职令其归京思过。李元昌回京后，想是因为与李承乾习性相近，两人一来二去成为至交，近来又喜欢上了突厥武戏。他们在宫内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每人皆穿上突厥服装。然后两人各领一队，在东宫内大声呼叫，互相刺击为乐。种种荒唐之事，李承乾尽管百般隐瞒，终久还有一些风声传入了李世民的耳中。贞观初年，李世民常常亲自驾临东宫，了解李承乾学业进展，到了贞观十年之后，李世民竟然绝足不入东宫，由此可看出其好恶的变化。

至于魏王李泰，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了。此子固然与李承乾一母同胞，然其幼时就聪敏绝伦，少年时就善作诗文，长大后爱好经籍、舆地之学，和李承乾的性儿截然相反。李世民在对李承乾失望之余，在李泰身上发现了一些自己昔日的影子，深为欢心。这日李泰奏请撰著《括地志》，李世民大喜，当即同意李泰可以在其府内设置文学馆，令其引召学士，以早日将书修成。

长孙皇后现在所问，包含有二层忧心：一者，是否李世民已生废立之意；二者，当初李建成为太子，李渊让李世民在府内设文学馆，终于酿成玄武门之变。长孙皇后当时是事件的参与者，她全力支持李世民。可现在事过境迁，李承乾和李泰皆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她实在不愿意看到他们兄弟相残的局面。

李世民对李泰设文学馆的事不愿意过多解释，仅淡淡说道："泰儿要撰著《括地志》，这是一件好事嘛。如此浩大之著作，若靠泰儿一人

之力如何能成？设立文学馆，泰儿就可广招宾客，收集图籍，使事早成。”

“可有一些不明真相之人，将此举与当初天策府文学馆相比。”

“唉，敏妹，天下众口难调，你能堵住他们的嘴吗？就由得他们随便说吧。敏妹，赶快把粟米粥端上来，我的眼皮要打架了。”

长孙皇后抿嘴一笑，急令人去端粥。

李世民很快将一碗粥喝光，身边的宫女早已备好净水供其漱口。李世民漱口毕，起身道：“敏妹，我有些乏了，我们去歇息吧。”

长孙皇后急忙道：“陛下刚刚食罢即上榻休息，这样不好。不如让妾相陪，我们到殿前绕上一周，借以消食，这样最好。”

“罢了，改日吧。想不到你颇知养生之道啊。”李世民说完，即自顾自走到榻前，长孙皇后急忙上前，服侍他除下衣衫，将其扶入被中。看来李世民实在疲乏，其头刚刚接触到枕头，就听鼾声响起，他已经睡熟了。

人的年龄一过四十，睡眠的时辰就逐步缩短。李世民沉沉睡去，想是他今晚睡得较早，至三更时就醒了，睡意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不能入睡。他稍稍一动，身侧的长孙皇后也惊醒过来，她欠身问掌时宫女现在的时辰，劝道：“陛下，现在时辰刚交三更，外面黑沉沉的，我们还接着睡吧。”

李世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入睡，遂起身道：“算了，你接着睡吧。我现在要到两仪殿去，这些日子压了不少奏章，该是阅批的时候了。”

长孙皇后见状，急忙唤来宫女上来替他们更衣，并传旨让尚食局为李世民准备一些早膳。

到了两仪殿内，他凭案而坐，开始阅读那摞尺余厚的奏章。

奏章中多是一些六部的具体事务，李世民随阅随批，倒是不费太大的工夫。到了后来，有四封上疏引起李世民的极大震撼。

第一封是马周所奏，其疏中列举百姓现在颇有怨言，究其原

因，“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值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此年丰稔，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也。”读到这里，李世民喃喃道：“多营不急之务？什么是不急之务？我操心国事，哪一件事不是急务？”

他又接着看下去，只见下面又写道：“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马周写到这里，已经很明确指出，随着财富的逐渐积累，李世民已不如贞观之初那样俭省，开始奢费起来。

李世民这些年来的手脚确实开始大起来，像修建宫室，动辄宴欢，又穷究书艺，以追求一些悠然逸趣，与其贞观初年时的作为大不相同。外人能看出他的这些变化，然他自己却没有任何感受，觉得诸事皆顺势而成，没有特殊的地方。李世民阅罢马周的上疏，认为其中多是一些空泛的道理，遂不作理会，随手丢在一边。

第二封是黄门侍郎刘洎所奏。刘洎是荆州江陵人，其初为萧铣的黄门侍郎，归唐后，因其好恃才直言，在贞观初年谏诤成风的大环境中渐渐获得了李世民的重视，升迁很快。此次上疏，其意也是劝谏李世民要善始善终，其中说道：“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图治，此迹于尧、舜；及其安乐时，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其反复说明，君臣在生活环境变化时，往往不自觉地改变一些做法，刘洎的疏中其实直接指明，李世民现在的作为与贞观初年的做法已经有些变化。

李世民接连读了马周和刘洎的上疏，其疏中不约而同说了一样的意思，使他开始重视起来。他起座离案，在殿内踱步，喃喃道：“我真的这样吗？”他将近几年的所作所为又想了一遍，觉得不像两人说得这么严重，因为这些年的作为与贞观初年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在花费时肯定与以前不同，毕竟，贞观初年钱物困窘，要节省着花；现在财货堆积，手脚当然要大一些。有句话叫作“量入为出”，说的不是这个道理吗？

此后，李世民又读了后面的两封疏，皆是魏徵所上，其读罢就换了另一种念头。

魏徵的第一封上疏，其内容与马周、刘洎上疏大致相同，讲的多是一些大道理。其中一段最为精彩，让李世民击节赞赏，原话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李世民对魏徵所言极为重视，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定式。他看到此疏中所言的"十思"，认为堪为经典，遂唤太监磨墨，挥毫将其书成楷书。当其一丝不苟将"十思"书成后，晨曦已透入窗棂。李世民令人将字幅挂在屏风上，既默识魏徵的深意，又欣赏自己的书艺。

魏徵所言的"十思"，其实是用凝练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君主修身养性的法则，这也是李世民郑重将其高悬的原因，便于他时刻诵读。

李世民办完了这些事，暗自沉吟道："上天降生魏徵在侧，能够时刻警醒自己，实乃幸事。"

李世民怀着这样的心情读魏徵的第二封上疏，慢慢就失去了轻松。

魏徵开篇言道："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檐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唯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李世民读到这里，随手翻了后面的折子，发现此文写得挺长。心想这老儿不知又动了哪一根筋，接连上二疏不说，还一篇比一篇长。观其中"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的意思，其大约要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以劝谏自己在国家富康之时不可懈怠。

果然，魏徵下面的话先是猛捧李世民，其赞扬道："伏唯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寰宇，肇开帝业。"这是说李世民年轻英武，纵横天下，取得辉煌功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怀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这是赞颂李世民在贞观初年采取各种措施，以文治武功，终于取得天下大治。说其功劳连商汤、周武王都不足以相比，其道德则与尧、舜相差不远。

李世民读到这里不免有些得意，能从魏徵的口中说自己与古代贤君尧、舜、商汤、周武王相比肩，委实不容易，不由得面露欣喜。然他知道，魏徵在开篇先赞自己，以使有一个可比照之物，后面的话好不到哪里去。果真，就见魏徵语气一转："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淳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如左。"这是说李世民近年违背了原来的一些志向，将那些淳真朴素的道理，渐渐不能坚持。

李世民瞪大双眼仔细向左看去。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净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魏徵在这里说李世民贞观初年无为无欲，近年来却有变化，像去西域诸国求马，到国外购买珍奇之物，这些都是事实，因而说李世民连中等君主都不如。

魏徵的话让李世民难以接受，李世民认为他只顾一点，不顾其余，自己求马买珍奇是实，然各项有益措施未失，国运蒸蒸日上，岂能因一点小事就将举国抹黑？但魏徵举出了汉文帝拒收千里马，晋武帝焚烧雉头裘的例子，这些都是事实，此两人的功业只能算是中等君主，则所说并不为错。李世民无奈地摇摇头，继续向左看。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不畏？'故《书》曰：'民唯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初，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

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李世民某一日偶然对群臣感叹道：“看来百姓无事就骄奢安逸，让其劳役则容易驱使。”这句话是其随口说来，不料被魏徵记得如此牢固。他先用圣贤道理铺垫，说明百姓是唯一的国家根本，继而直斥自己的妄言，嘲笑道：“没听说过因为百姓逸乐而导致国家败亡的事。”这使李世民面红耳赤，觉得魏徵真是揭了自己的疮疤：自己贞观初年心想百姓，近来对百姓确实有奴役之意。

下面的这段话，即是直斥李世民追求享乐，往往编造理由营造宫殿（如大明宫、飞山宫、洛阳宫），以杜绝谏官之口：“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绝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李世民每次欲营造新宫的时候，因怕群臣谏止，先找来爱谏诤的臣子说明自己的理由，不料还是被魏徵瞧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思。读到这里，李世民又无奈地摇摇头。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李世民读到这里，见魏徵说自己亲小人远君子，不禁拍案怒道：“好一个利嘴的魏徵，竟然将我说得如此不堪！”想想这些年来，自己能纳谏言，朝中的忠直之臣蔚为壮观，他们在朝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怎么能说自己远君子呢？回忆这些年亲小人的事，无非是那次听信权万纪和李仁发之言，因而错杀张蕴古的那档子事。然自己明白真相之后，已经断然改错，除了这两人之外，还有谁是小人呢？如此，自己怎么算是亲近小人呢？李世民觉得魏徵夸大其词，断难接受此点。他哼了一声，又坐下继续看。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返璞归真。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淳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渐不克终，五也。”

李世民读到这里，不禁有些上火。魏徵在前面已经说过自己到外国求马取珍，到了这里又重复一次。这些年，外番知道李世民爱马，因常常进贡宝马。其朝贡之时，将其珍奇之物选来送入宫中，那也是有的。魏徵借此大做文章，说自己好尚奇珍，追求奢靡，何其危言耸听！

李世民喃喃自语：“这老儿，前面说我不及中等之君，到了这里，我恐怕要与隋炀帝等昏君为伍了。若按他所说，外番贡来之物只好锁入仓库，这样才是返璞归真吗？”

人之欲望是无穷尽的，对于钱物的追求也如是。美的东西赏心悦目，好吃的东西撩起食欲，以及大屋、美色，都是人孜孜追求的东西。试想想，当国家富足，钱物充实的时候，李世民作为皇帝，可以支配天下的钱物，阅尽人间美色。其置身于这样一个锦衣玉食的环境中，魏徵却让他像贞观初年那样克制己欲，来返璞归真，不由得李世民不恼火。

李世民愤愤道：“这老儿，终究要让我如苦行僧那样去生活，他才满意。难道说，百姓尚且能够从容生活，我就不能吗？我什么都没干，却把我说得如此不堪。”

他强压火气，埋头向左看。

“贞观之初，求贤若渴，善人所举，信而用之，取其所长，唯恐不及。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以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魏徵在这里说李世民现在用人之时，根据自己的好恶而随意舍弃，不像贞观初年那样，能够求贤若渴，用其所长。李世民读到这里，心中怒火腾腾而起，猛然立起，骂道：“我若是如此不堪，焉能容忍你这老

儿在我耳边喋喋不休至今？”

李世民求贤若渴，善用人之所长，为朝野所共赞，也是李世民得意之事。

如此的得意之事却被魏徵说得一团黑，怎么不让李世民分外恼火？李世民回味了前面列举的五件事，其手法大致相同。即是抓住一点小事，然后尽力往大道理上扯，无限上纲，夸大其词，竭力渲染紧张的气氛，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想到这里，李世民怒言出声：“好一个魏徵，你整日让我处事要不偏不倚，力求中正。可你呢？难道只会教训他人，自己行事之时就可以肆无忌惮，就可以刻薄谩骂吗？”

李世民心想，我为国家大计包容了你们多少的难听话儿，可你们也不能视皇帝威严于不见，来任意羞辱我呀！

这时，太阳已经升起，阳光透过窗棂射入殿内。一名太监看到李世民低着头在殿内转悠，不知道此时的皇帝正怒火万丈，遂在其后面轻声提醒道：“陛下，该是进早膳的时候了。”

李世民正在恼火之时，听到这名不识趣的太监在这里多嘴，遂唤人将其拖下掌嘴。他现在无心进膳，唤人道：“去，传魏徵即刻见朕。”

唐太宗③：百川归海

内容梗概

本卷主要描写贞观后期的文治武功。

为彻底打通“丝绸之路”，李世民发动了高昌之役和龟兹之战，撵走西突厥，设立安西都护府。中西方文化顺畅融合，长安成为外国人云集的国际化大都市。

其时，松赞干布雄起青藏高原，其仰慕唐朝文化，派人入唐求亲，于是有了文成公主入藏的佳话。

看到国势愈隆、疆域渐广，李世民不免有些懈怠。在接班人问题上，他虽然接纳了众大臣的意见，立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却又十分宠爱魏王李泰，导致两子为争储位，私下争斗不已，京城内外暗流涌动。最终，太子阴谋篡位被废，昔日功臣侯君集凄然就戮，弱李治继成太子。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不顾群臣反对，悍然发动辽东之战，结果无功而返。沉寂之后，李世民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带人前往魏征墓前复立其碑，表达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为了将教化内容更加深入，李世民倾听高僧玄奘等人意见，对宗教采取了更包容的政策，唐朝由此成为思想最自由的时代，李世民被外邦尊为共同君主“天可汗”。

从贞观十七年开始，魏徵、岑文本、马周、高士廉、房玄龄、李靖……李世民身边最重要的文臣武将相继而逝，李世民悲痛之余，越发感到人夭寿有期，生命短暂，本不信方术的他，竟然也开始服丹药以求长生，最终毒药入腹，壮年而逝。

小说结构开合自如张弛有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战争场面与国家治理穿插讲述，别有味道，人物性格丰满生动，呼之欲出。李世民对儿子之柔情、对臣子之有情、治国之老成，房玄龄之谨慎忠诚，禄东赞之机变多智……均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

第一回　纳谏言停建新宫　退吐蕃急出劲兵

待传唤魏徵的太监走出殿门，李世民怒火中烧，心想待魏徵入殿之后，定劈头盖脸将其斥责一番，以解心头之恨。至于如何定其罪，则是之后的事情。

李世民想到这里，心里忽然一激灵，心道："对呀，如何定其罪呢？是说他狂悖逆忤，还是说他侮慢君王？"

想起以前的无数次交手，李世民大多落在下风。魏徵觑准了李世民希望治理好国家，方肯折节纳谏这个软肋，每次出击多获全胜。想起此篇上疏条理清楚，语句凝练，且旁征博引，显然是魏徵多日琢磨而成。李世民知道，这老儿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所以敢这样大胆，必有所恃！

李世民又走到案前，快速翻到上疏的末篇，赫然看到魏徵在篇末这样写道："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看到此节，李世民暗暗恨道："哼，这老儿原来也知道所写是狂逆之言，已抱有必死之心。怎么了？你原来不是想当良臣吗？缘何这次要当忠臣？想以此让我当昏君吗？"

他又转念一想，恍然大悟："好一个处心积虑的老儿，你魏徵似抱有必死之心，知道我定然不会杀你，所以才如此大胆，将我羞辱到极致。"

李世民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十余年来，魏徵所上谏章无数，其中固然言辞激烈，直揭其短，让李世民多次下不了台，然其谏章高屋建瓴，多是真知灼见，纳其言确实对国家有利。李世民多年来感到，采纳了魏徵的意见，除了面子上有点委屈以外，其他的对己对国都非常有利。眼前的这篇奏章也是这样，因为魏徵到了现在的年龄和地位，他不会再以言语邀宠，也不会存心找皇帝的别扭，他所以写出如此激烈的话来，定是秉承其一贯的宗旨。

这样又促使李世民坐到案前，耐下心来，继续看魏徵的谏章。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唯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这几年，李世民见天下安定，出外围猎、游历的机会比较多起来。按照魏徵等人的意思，若百姓见皇上动辄带领从人出外围猎，会认为这是嬉于国事的行为，因此要尽量减少。李世民读到这里，点点头，心道：“这段话还算说得恰切，并未夸大，我出外的次数确实频繁一些。”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思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以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近年以来，因天下大治，李世民自视其能力超卓使然，不自觉地变换了态度，群臣奏事时，他或对不感兴趣的话题“颜色不接”，或打断奏事者的话而直斥其短，使群臣奏事时心有所忌，不敢随意说话。魏徵认为这样会堵塞言路，渐渐会使君臣产生隔膜。

李世民此时的心情渐渐平复起来，心道：“所谓旁观者清，许是我果真如此，然不自觉。”

“傲不可长，欲不可取，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戒。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义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扶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之，一人怨

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敝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所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积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魏徵说李世民不能有始有终的第九件事，是其自恃功业很大，蔑视前代帝王，自负聪明才智，内心轻视当代贤人，渐渐生出了骄傲之心。由此放纵自己的欲望，喜爱嬉戏游玩，消磨了远大的志向。

李世民读罢也承认这点，近年来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贞观之治不输于前代圣贤之功业。

至于第十件事，魏徵说李世民现在渐渐违背了贞观初年使百姓安静的初衷，表现为征役开始增多。像前一段时间，李世民当众说出若百姓太闲容易产生安逸之心，所以要让他们不停地劳役才可避免生乱，此谬论当场被魏徵等人驳斥，由此可看出李世民心性的转变。

李世民读到这里，感叹道：“防微杜渐，魏徵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看来人若能三省己身，犹不能全察自身之失呀。”

这时，那名去传唤魏徵的太监入殿禀道：“陛下，魏徵现候在殿外。”

李世民此时已经失去了向魏徵问罪的兴致，不愿意接见魏徵，说道：“朕今日不见他了，可传魏卿先回。”

李世民的语气明显温和起来。

李世民又继续埋头看谏章。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唯陛下统天御宇十有数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内，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戒，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

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李世民读完此章，不禁微笑上脸，心道：“我向来不信种种凶吉先兆，你魏徵比我更甚。你这里却以种种凶象警诫我，说什么该是惊惧之时，忧虑勤苦之日。莫非你黔驴技穷，实在搜不出我的短处，只好拿这些虚妄之象来滥竽充数吗？

“‘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这句话没错，可是魏徵，难道你认定我能成为一名完人，不能有一点越轨之处吗？若整日里循规蹈矩，做人还有什么趣味？

“甘从斧钺！甘从斧钺！你知道我的心思，明有必死之心，心中早已断定我不会杀你。你知道我爱护自己贤君的名誉，犹胜于生命。哼，你却是满腹心机呀。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我真的杀了你，又有何妨？哼，你此次实在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回呢。不过这样一来，我当我的贤君，你当你的忠臣，我们君臣两人各得其所，这是不是你的初衷？”

李世民的心思很活跃，又想刚才盛怒之时，不能仔细体会魏徵的意思，遂折返将其谏章再看一遍。

他此时的心绪已经彻底平复了下来，很细心地逐字阅读，并反复揣摩魏徵的意思。殿内的太监、宫女见他火气很大，皆悄悄地退往殿角，屏声连大气都不敢出，殿内显得异常安静。阳光渐渐上移，透入殿内的光柱收缩了一截，时辰在不知不觉地飞逝，待李世民读到结尾句“甘从斧钺”时，一个多时辰又过去了。

李世民抬起头来，此时的心境已完全换了一个样儿。

如果说，他初读魏徵谏章因触其颜面产生怒意，是人类弱点所致的话，那么，他现在以平静心情细辨其味，终于明白魏徵的拳拳报国之心，则是他历来形成的超越凡人的优点所致。

读完魏徵的谏章，李世民感触颇深的是“居安思危”四字，他明白魏徵所以用如此激昂的言语，所以选取自己的单个事例来危言耸听，无非让自己在天下实现大治之时，不能忘乎所以，应该常怀谨慎才是。

何况，魏徵此次上谏言并未在朝堂之上当众宣讲，而是采取了一对一上疏的方式，也算是顾及了自己的颜面。

想到这里，李世民忽然想起了铜镜：魏徵在侧，不是一面铜镜吗？他站在那里，可以时刻照出自己所失所短，帝王之身一举一动事关天下，若据此修补，这对国祚大运是何等的幸事啊！

是日，李世民一直待在两仪殿，反复诵读魏徵的这封谏章，细加揣摩，间或又拿出马周和刘洎的上疏对照阅读，感触良多。

第二日的朝会上，群臣奏事毕，李世民唤出魏徵，说道：“魏卿，朕昨日宣你入宫，既而又让你退回，知道是何缘故吗？”

魏徵对曰：“臣猜想，定是陛下御览了臣的上疏，因宣来问询。”魏徵自从上疏之后，也知道自己疏中言语太过激切，若招致皇帝的龙颜一怒，那也是一忽儿的事，心中不免有些忐忑。昨日被宣入宫，一路上心里也是敲上数面小鼓，莫知后果，然后来李世民让他退回，又弄得他一头雾水。魏徵在此反复之间，尚不知道李世民的心头正风云际会，一反一正对其命运影响颇大。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不错，朕正为此事。你的这两封上疏，朕昨日已经仔细研读，朕为之取了名字，第一封可称为‘十思疏’，第二封可称为‘十渐疏’。魏卿，所谓奇文共赏，你上来，当堂将此二疏向诸卿宣读。”

魏徵见李世民的颜色平静，然也难知祸福。就趋至御台前，接过自己的那两封上疏，转身向群臣诵读起来。

群臣听了“十思疏”，场面还算平静，待听完“十渐疏”，场面有些嘈杂起来。许多人心想，魏徵缘何如此大胆，竟然不顾君王颜面将李世民驳得体无完肤。孔子还推崇中庸之道，魏徵为士大夫多年，浸润儒家学说日久，为何不能以平和心态及中和的语句致疏皇帝？一些人甚至猜度李世民的意思，更有人埋怨李世民：如此激烈文字，自己看看也就罢了，何必还要在此当堂宣读？岂不是自扫颜面？

李世民说道："众卿家，你们听了魏卿的谏章，有何想法？魏卿，你不要动，就面对群臣听听他们如何说。"

萧瑀出班道："臣以为魏徵所言，实为忧国忧民之警句。臣有时也想上如此谏章，奈何智力所限，难有如此精辟之思虑写成章句。陛下，魏徵之言率真直切，其本意是让陛下居安思危，其中不免有犯颜的地方，念其忠心为上，望恕其罪。"

李世民暗道："萧瑀与魏徵都是耿直的性子，心思接近，其能不揣摩我的心意而当堂赞扬，这份胆量其实难得啊。"

房玄龄出班奏道："臣赞同萧公所言，如今天下大治，应该常怀警惕之心。魏特进的这番话固然是对皇上说的，其对群臣，也有警诫的作用。"

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中书舍人许敬宗出班奏道："魏特进心忧国家，此次直言上疏，委实可敬。只是其疏中言辞激烈，少了一分淳厚之意。以此言语来谏皇帝，似为不敬。臣以为，魏特进应将此疏收回，另变语句为妥。"

许敬宗此言一出，群臣中一大半人纷纷点头，显然赞同许敬宗的话。

李世民看到群臣开始争执，觉得还要先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样，一些臣子即不会再猜度自己的意思，免得以后多费口舌，遂说道："罢了，众卿不要再争执了，朕有话说。魏卿，你转过身来。

"魏卿，人臣侍奉君主，顺从旨意是非常容易的事，而违背上情犯颜直谏就非常难了。朕自从看了你的这篇上疏后，反复揣摩，深觉其中词强理直，已将其书为屏障，以朝夕瞻念。

"朕这一段时间，确实有些懈怠了。朕今日当着群臣之面，保证闻过即改，有生之年，定坚持贞观初年的那些做法。魏卿，朕今后若违背此言，实在没有面目再与你及群臣见面。"

魏徵躬身道："陛下接纳臣言，实为开明。臣的话激烈狂放，能为陛下所容，实为天下苍生的福祉。"

“不错，朕不想当昏君，你要做良臣，我们君臣彼此克制，相得益彰吧。魏卿，你写就此章，显然费了许多工夫，让朕如何赏你呢？”

“陛下能纳谏言，即是对臣的极大奖赏。”

“你劝朕要居安思危，这番功劳极大，朕一定要赏，还有马周、刘洎，朕也有赏赐。你的‘十思疏’和‘十渐疏’词直意切，字字珠玑，朕已让人誊来后交付史馆，要让千年以后的人也能知道我们君臣的情义。”李世民说罢，即宣人赐给魏徵黄金十斤，良马二匹，同时，马周、刘洎也得了相应的赏赐。

李世民让魏徵退回班中，然后立起身道：“魏卿的‘十思疏’和‘十渐疏’，堪与经典并列。朕已将之悬列左右，以朝夕观瞻。玄龄说得对，魏卿此疏不唯对朕有益，对众卿也有好处。朕已让人誊录，使众卿能够人手一份，日夕诵读以体会魏卿的深意。另外，可将此疏明发天下，要让天下的官吏知闻。”

李世民此言一出，令群臣大为震惊。看来皇上不仅在朝堂上自曝其短，还要天下大大小小的官吏也知道这件事，这是何等的胸怀！

李世民接着说道：“朕闻过即改，就要有所表示。朕现在说几件事，有司要立刻去办。

“一者，立即停建洛阳宫和飞山宫，已备好的木石，可就近赈给受灾的百姓，让其修缮房屋之用；

“二者，由户部和大理寺联手，清查一下各级官府征用劳役的情况。若有人敢违反《租庸调法》额外滥用民力，要重重责罚。今后，自朕以下，任何人不得妄取民力，若朕违背，亦要按法责罚；

“三者，鸿胪寺今后收到外番朝贡珍奇之物，不得送往宫中，可将之造册登记藏于府库，遇节日时，可选其中一些贡品列于凌烟阁内，供百姓赏玩。有良马贡来，可将之输往陇西牧马场内，不得送入宫中。魏卿，自今以后，朕不再围猎，朕若有违反，卿可随时谏止；

“四者，朕今后除授、贬黜官吏，皆经过政事堂议定后，再行册授。

“这四件事，有司马上要办。玄龄，此事由你主之。”

房玄龄出班领旨。

李世民又目视魏徵道：“魏卿，至于篇中所阐述的微言大义，朕自会慢慢咀嚼，将之化入朕之日常行动之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闻过即改，善莫大焉，这些话朕都明白。只是人之欲望为天成，若靠己身之力来克制之，实在不易且难以自觉。你这些日子可在朕身边，看到朕有失处，随时举谏。魏卿，朕昨日把你比成一面铜镜，可以随时照出朕本身的缺失来。”

魏徵听李世民将自己比做一面铜镜，心道：“以人为镜？倒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颇有新意。”

李世民与魏徵这一番交锋，以魏徵完胜而结束。李世民闻过即改，并举一反三，努力戒除骄逸之心，恢复贞观初年的心志和做法。皇帝如此，臣下自然不敢怠慢，皆各司本职，勤政为民，继续以“抚民以静，唯重教化”的宗旨治理国事。

弃宗弄赞那日带领数万兵马杀奔吐谷浑，这数万铁骑在吐谷浑境内如入无人之境，很快攻击到诺曷钵的牙帐前。吐谷浑新被大唐打败后，其军力已经式微，难以抵挡吐蕃兵如狼似虎的进攻。诺曷钵闻惊之初，根本就没有抵抗的念头，急忙召集族人向凉州、鄯州方向撤退，以寻求李大亮的保护。

弃宗弄赞扑了一个空，听说吐谷浑人入了凉州、鄯州，心中怒火更盛，骂道：“多嘴的毛孩子，你以为躲入大唐城池内，就可高枕无忧吗？我天不怕，地不怕，此次就与唐军碰硬一回，定将你从城中揪出来。”

吐蕃兵遂拥到凉州城下猛力攻城，兵士们呼唤着诺曷钵的名字，让其早早出城投降。凉州城居于通往西域的要道上，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唐军这些年来为防敌进攻，将城池修得非常坚固。城内粮草充足，没有缺食之虞。守城唐兵恃城坚有粮，一般对来攻之人不理不睬，现在他们也任吐蕃兵在下面跳脚大骂，只要他们不攻城，不撞门，压根儿就不管他们。如此，两军倒是相安无事。

黄昏之时，李大亮率领大军掩杀至凉州城。李大亮令唐兵自东首一

字排开，兵士手擎火把，场面煞是壮观。李大亮又令燃号炮，号令凉州城内守军大开城门出战。吐蕃兵从无夜战的经验，弃宗弄赞见此阵势不敢怠慢，急忙唤人吹起犀牛号，顿时，吐蕃兵如潮水一般向南退却。

第二日，弃宗弄赞衡量双方力量，觉得无法攻下凉、鄯两州，实在无计可施。然自己此次挥师北上，未施予诺曷钵任何颜色，闹了个铩羽而归，归去后岂不被国人耻笑？弃宗弄赞想到这里，不愿善罢。欲领兵向东进击，先打败附属大唐的党项部，再经此窜入唐境，好好出出这口恶气。

禄东赞显然不赞成继续进攻，劝道："赞普，我军此次出战的目的就是惩罚多嘴的诺曷钵。现在诺曷钵已经逃窜，则此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似可班师了。若再袭党项部，乃至侵入唐境，即是与大唐为敌。赞普，如今大唐强盛，四方弱小皆不是对手，我国若与大唐为敌，实为不智。"

"可那诺曷钵躲在凉州城内，毫毛未损，我焉能咽下这口气？"

"赞普的意思，是想与大唐联姻。我们班师之后，我携带珍宝，亲自入长安，定要说服大唐皇帝，为赞普访来一名好公主。若两国开战，事就会变得麻烦起来，弄不好要大费周折呢。"

"哼，我数次派使入长安请婚，可那大唐皇帝压根儿就没把我看在眼里，一味拒绝，甚至连诺曷钵都不如。此次更是百般保护诺曷钵，我若就此收手，他们难知我的手段。你不用再劝，我们且战且说。"

禄东赞忧心道："赞普，我只怕事情越弄越糟。"

弃宗弄赞不听禄东赞之劝，执意要引军东掠。于是，这数万吐蕃铁骑轰然发动，直接杀向党项部。拓跋赤辞闻听吐蕃来攻，打破脑袋也想不通吐蕃和自己交恶的原因。他只好一面依托地势抵挡吐蕃兵的进攻，一面派人入大唐求救。

吐蕃兵这些年纵横高原，有着犀利的战斗力。党项部竭力抵抗，终究不是对手，很快败下阵来，拓跋赤辞也在乱军中被杀。吐蕃兵横扫党项部的地盘后，不事停留，快马杀向松州。松州都督韩威见吐蕃来攻，组织人马迎战，但很快被杀败。韩威只好退回松州城内，派人入长安求救。

弃宗弄赞领兵在松州一带耀武扬威，邻近的一些羁縻州见吐蕃力强，纷纷叛大唐降吐蕃。数日间，阎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率族人降了吐蕃。

李世民那日得魏徵谏言后，日日三省自身，努力匡正所失，勤勉理政，似乎与前段相较换了一个人儿。

这日，李世民将虞世南、魏徵、房玄龄、马周、褚遂良、温彦博、王珪、刘洎等人召入两仪殿内，唤太监为他们搬来凳子，让他们围坐在自己面前。

李世民待大家坐定，缓缓说道："朕那日读了魏卿、马卿、刘卿的谏章，后来反复研读，愈觉其味无穷。昨日，朕随手翻到这本《群书理要》，细研其意，发现其中也有魏卿等人说的道理，只是慎始慎终的道理不免薄了一些。"李世民即皇帝位之后，为配合励精图治的需要，让魏徵、虞世南等人删编《百代帝王所以兴衰者》的节本，以历代帝王所为，彰善斥恶，以为自己的规诫，书成之后，定名为《群书理要》。

王珪说道："圣贤道理，古今大致相同。像慎始慎终的道理，人皆能知，然终其一生，能做到者其实寥寥无几。"

"不错，王卿说得对。像朕即位以来，为从史籍中寻找治理天下的借鉴，手不释卷，披览忘倦，每达宵分。如此能明其理，然不能善终，还要魏卿等人规谏才能警醒。看来人之一生，许多事说着容易，然要彻底战胜自己的心魔，实非易事啊。"

褚遂良说道："陛下能采谏言，这种胸怀古今帝王实在难及。"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遂良，若是乃父在侧，断不会说出这种话。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须常怀谨慎之心。朕为君王，不能有些许沾沾自喜之情，若渐升渐积，朕就会爱听恭维之言，实为祸端。"褚遂良之父褚亮此时已致仕归家，褚亮一生谨慎耿直，素为李世民所钦敬。所以其致仕后，李世民还常常派人入其宅中问讯。褚遂良上来就闹了个没趣，顿时满面羞惭，不敢再吭声。

李世民接着道："虞卿、魏卿，《群书理要》编得不错，只是'慎始慎终'一节还要增益，你们近日可增补之。书成之后，朕要分发给诸王以及重臣，让他们人手一本，使他们能经常诵读，以体会理国的大

义。”

这是一件严肃且有益的事，虞世南、魏徵皆敛容答应。

李世民目视房玄龄道：“朕听了魏卿的言语，不敢再大造宫室。又让户部和大理寺，去查验各级官府滥征民力的事。不增加百姓的额外负担，只要官府节约其行，当保无虞。然这些年来，粮食年年大熟，粮价直线下落，有句话叫‘谷贱伤农’，长此以往，恐怕也不是个好事，你认为呢？”

房玄龄对曰：“臣这些日子也在想，若府库充实，任其溢满，粮价更贱。长此以往，也不是个事。前世君王，当其国家府库充实之时，或大造陵墓，或奢修宫室，以此来消耗财富。陛下欲百姓安静，断然不为。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儿？这让臣想起贞观之初，陛下曾让百姓自发修筑水利的事。这些年风调雨顺，无旱涝之虞，然天时无常，趁着丰年修筑水利，臣想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温彦博接口道：“欲修水利，须由官府出面引领。一些大宗的水利，除了百姓及其他人捐助之外，官家也要出一部分钱物，方能建成。”

君臣接着谈论一些文史经籍，他们似乎又回到贞观初年一同以史为鉴、补益时政的谈话场景。

适时，一名太监伏地禀道：“圣上，兵部侯尚书送来加急文书，现候在殿外。”

李世民惊道：“吐蕃攻凉州不下，不是已经归国了吗？现在又来加急文书，又是何处起战事了？宣他进来。”

侯君集走入殿来，先向李世民行礼，然后禀道：“陛下，吐蕃兵犯凉州，被李大亮杀退。他们又折头东窜，先袭破党项部，拓跋赤辞力战而死。其后他们又兵犯我境，现在围困松州。这是松州都督韩威送来的告急文书，请陛下过目。”

李世民问道：“记得前一阵子吐蕃王接连派使来我国，致以通好之意，缘何现在兴兵来犯我境？”

侯君集一时不好回答李世民的问话。当吐蕃兵侵入吐谷浑境内，继而又犯凉州，李大亮曾派人送来军情文书，书中说定能击退吐蕃兵。侯君集心想若吐蕃兵攻凉州不下，捞不到便宜，定会引兵回国，也就没多理会，更没有向李世民禀报。他没有想到此事越闹越大，此次入宫时还生怕李世民责难。到了眼前的地步，他只好实话实说："陛下，据李大亮所言，那吐蕃赞普来我朝求婚不成，认为是吐谷浑从中挑拨，由此迁怒吐谷浑，因有此役。"

李世民笑了，说道："哈哈，朕听说这位弃宗弄赞年轻英武，不料却因一名女子就妄动刀兵，其胸怀也忒窄了一些。"

"吐蕃至今尚未有文字，上上下下皆凭勇力，其行事难以常理度之。"

"嗯，他们崇尚武力，若以此对付一些小部落尚可，以其区区数万兵马来我国耀武扬威，那是不成的。魏卿，你以为我们应该如何对付来犯之敌？"

魏徵答道："不管吐蕃的出兵意图如何，他们现在来犯我国边境，骚扰百姓，只有以牙还牙，给以颜色。只不过战事过后，求得边境安静为上策，不可一味用武。吐蕃国近年崛起于高原，若与其连年相攻，也不是长法。唯想陛下审时度势，以威镇之，以恩抚之，以取得长治久安才好。"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如何安抚吐蕃，须长久为计。眼前的事，唯有出兵将其击退。君集，松州那里，我军形势如何？"

"目前松州城内，有韩威在那里坚守。松州城池坚固，城内有充足的粮草维持，只要韩威轻易不出城，可保坚守两月。在松州的左右两翼，左武卫将军牛进达拥兵驻扎于阔水，左领军将军刘简率兵居于洮河，他们连成一线防止吐蕃兵再深入内地，这也正是吐蕃兵不敢轻易再前进的原因。"

李世民让侯君集呈上当地山川图，凝神观看了一阵子，很快有了决断，毅然说道："君集，此次军事由你主持。朕授你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克日奔赴前线。朕再授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他们皆归你节制。你此次进兵，可依李药师上次击破吐谷浑的行军方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将吐蕃

兵逐出国境。嗯，你可持此兵符，调动五万兵马完成此役。”

侯君集见李世民让自己主持此次军事，不由得大喜过望。心想自己熬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当主帅的机会。然听到只许自己带领五万兵马，感到兵力太少，很不满足，遂说道：“臣领兵进攻，定杀得吐蕃兵有去无回，力争生擒弃宗弄赞献给陛下。只是五万兵力稍嫌单薄了一些，乞陛下多给些兵马，以保完胜。”

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此番迎战吐蕃，与前次进剿吐谷浑略有不同。吐蕃国居于高原之上，其只要与我国通好，不扰我境，这样最好，朕没有心思再派重兵。费尽许多力气破袭其国，这样对我国没有任何好处。你此次进兵，一者，先解松州之围，将吐蕃兵逐出国境；二者，设法联络党项部，联手恢复党项部土地，立其头领；三者，与李大亮联络，共同进兵将吐蕃兵逐出吐谷浑地盘，以恢复吐谷浑旧地。想那弃宗弄赞仅带来数万兵马，你统辖五万兵马，再得党项部、李大亮之助，定能将吐蕃兵逐回其国。”

李世民又道：“你恢复党项部旧地，立其首领之后，要好好代朕祭奠一下拓跋赤辞。唉，此人数月前来京面见朕，不料今日已经战死，让朕万分伤感。”

侯君集接过兵符，急忙出殿开始布置此次军事。

魏徵、房玄龄等人见李世民如此心情平和地布置此次军事，又适可而止决定此战的目的，不由得大为感动。魏徵说道：“陛下在遭他国侵扰之时，犹能心念百姓，适可而止，不穷兵黩武，此是我国之福，也是他国之福。”

李世民看到日已正午，遂留下众人赐宴，唤太监取出魏徵所献之酒让众人饮用。他又在案上取过一纸，说道：“魏卿，朕饮你所献之‘醽醁翠涛’，觉得余味悠长，实为美味。朕这里写成一诗，现赐予你。”

魏徵双手接过此纸，仔细观看，只见上面写道：

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

十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

诗中所称的“兰生”，相传是汉武帝时的百味旨酒，而“玉薤”则是隋炀帝享用的酒。李世民用此二物相喻，可见他对魏徵所献之酒的推崇。

席间，大家品尝魏徵自酿的“醽醁翠涛”，纷纷赞叹不已。李世民含笑问道：“魏卿，这些酒都是你亲手酿成的吗？”

魏徵答道：“此酒名为‘醽醁翠涛’，须精选纯色葡萄，且个头也要相等，如此酿出酒之颜色方显翠绿。还有一点，酒成之后芳香酷烈，味兼醍醐，十年内其味不散，须以十蒸十酿之法为之。臣苦研酿酒之法数十年，对每道工序须亲手操之。若失之毫厘，则差之千里，不敢让他人代酿。”

萧瑀接口道：“依你所言，此酒须由你亲手操作乃成，万一你百年之后，此酒酿法岂非要失传，世上也从此见不到如此美味！”

“是呀，凡手工活皆须个人悟性，靠言传身教，他人仅能知些皮毛，其中细微之处还要靠各人悟性领会。”

李世民举盏饮了一口酒，笑道：“魏卿，想不到你以重臣之身，却沉迷于如此的劳役之中。朕问你，你痴迷于酿酒，对你行朝中之事有碍吗？”

魏徵听出了李世民话中的意思，这是微讽他仅知举谏皇帝要克制己欲，不得做游戏之事，而自己却躲在宅中，黑天昏地猛酿美酒，显然也是不务正业。他一时语塞，只好端盏浅浅地抿了一口。

温彦博取笑道：“魏特进的‘醽醁翠涛’大名鼎鼎，我若致仕归家，要到东市里寻一店铺，再求魏特进书一牌匾，名为‘翠涛酒轩’。定能大发其财。”

这句话逗得李世民也笑起来，说道：“哈哈，届时二卿一人酿酒，一人卖酒，定是耸动天下之事。不过如此一来，天下人定会指摘朕的不是。天下富足多年，二卿又为朝中贤相，你们现在当街卖酒，人们定说是朕短了你们的薪俸，以致你们潦倒如此。”

席上之人闻言皆轻笑起来，在此轻松之际，魏徵也就免了回话。

侯君集和执失思力带领从人向松州奔去。

侯君集出京之前，派人分二路向牛进达、刘简传达命令，让他们接讯后立刻带领所部向松州移动，以解松州之围。侯君集还行在路上的时候，牛进达与刘简已经到达松州前线，战斗已经打响了。

是时，吐蕃兵已经猛攻松州城二十余日，吐蕃兵惯在高原之上跨马搏杀，没有攻坚的经验，其在松州城下吼声连连，然面对高耸的城池和固守不出的唐兵，无计可施，只好在城池四周扎寨，妄图困死城内唐兵。

牛进达率领两万兵马出阔水潜行奔往松州，北面的刘简也带领一万兵马出洮河快速南下。两人运动之时，密切联络，商定进攻的时间和步骤，他们约定先由牛进达发起攻击，刘简再及时现身予以支援。待共同吃掉吐蕃兵一股之后，即安营扎寨，与吐蕃大队人马相持，以等候侯君集、执失思力前来，进行下一步的大行动。

牛进达和刘简的这二路兵马行进之时，吐蕃兵毫无觉察。这日薄暮时分，牛进达所部突然出现在松州城东面，那里有两千吐蕃兵驻扎，暮色渐合，唐军分成无数小队围着这二千吐蕃兵，猛然攻打。很快，有一千余名吐蕃兵被斩下头来，仅有二百余人逃出重围，仓皇奔向弃宗弄赞的主帐所在地。

弃宗弄赞得知唐军来攻，看着外面漆黑的夜幕，镇定说道："传令，各队人马不得妄离营盘，须坚守不动，有事明日再说。"吐蕃兵不善夜战，若在此黑夜调兵往攻，弄不好会先乱了自己的阵脚。弃宗弄赞此举，可谓决断得宜。

到了第二日，天刚麻麻亮，弃宗弄赞带领禄东赞等人来到松州城前的一面高坡上，抵近观察唐军形势。

这时，禄东赞已派人侦知面前的这二路兵马由牛进达、刘简所率，又听说大唐皇帝遣兵部尚书侯君集带领大队人马，星夜从长安向松州赶来。弃宗弄赞闻讯，不禁忧色上脸，对禄东赞道："大唐皇帝调兵何其迅速？唐境国土巨大，我本想攻其一点，其难以为备。不料其旬日之间，重兵接踵而至，看来我还是失算了。"

弃宗弄赞嘴里这样说，心里还有一丝不服气，怒道："唐军此次与我交手，或凭城池坚固，或欺我不善夜战，他们若有种，何不与我这高原铁骑对阵一番？如此才能见我的手段。"

禄东赞对此次攻战不以为然，这些日子一直侧面劝说弃宗弄赞退兵："赞普，臣以前听何吉罗说过，大唐皇帝爱马成癖，大唐马政在其手中兴旺发达，中土之马已不输于四夷之马。昔日东突厥号称控弦百万，何其强盛，结果到了大唐面前，还是不堪一击。由是观之，我们不可轻视唐军。再说中土多有兵法大家，像古代有孙子，当代有李靖，其兵家谋略即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完胜，以其所长制敌所短，他们凭借坚固城池，多发动夜战，即是此例。"

这句话令弃宗弄赞为之气沮，其叹道："中土越国千年，可谓博大精深，我国草创未久，与其相比委实粗陋。我苦求与大唐通婚，即是想若两国从此通好，我国也可见识上邦礼仪多加交往。可惜呀，大唐不知我的这番心意，屡次拒绝通婚，将我看得连那小小的诺曷钵都不如，你说可气不可气？"

禄东赞摇头道："不然，我们仅与大唐通使数回，想那大唐皇帝至今难知我国全貌。换句话说，我国与今日吐谷浑相比，实有天渊之别，小小的诺曷钵尚能请婚大唐公主，赞普为何不能呢？其实唯时日长短而已！赞普，臣听何吉罗说过，这名大唐皇帝年轻英武，与赞普有相似之处。其征战之时，遇强则强，杀伐决断游刃有余，终于一统中土江山。他还有另一般好处，就是胸怀宽阔，没有华夷之分，四夷之人皆愿效力。像前次袭破吐谷浑，固然由李靖为帅，然契苾部、党项部、突厥部充当了急先锋，对此役贡献可谓居功至伟，由此可见一斑。"

弃宗弄赞听出了禄东赞的话里含有深意，问道："你在这里大赞大唐皇帝，到底有何话说？"

"臣想问赞普，我国若与大唐为敌，如此可行吗？"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西突厥现在面似与大唐和睦，其实互相猜忌。大唐皇帝封了泥孰可汗，使得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大为生气。我国若与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联手，定会使大唐手脚忙乱。"

前几年，李世民看到这两派在那里征战不已，将西域搅得乌烟瘴气，影响了大唐的商贾通路，遂决定支持东方的莫贺咄侯突利俟毗可汗，册其为泥孰可汗。泥孰可汗在大唐的支持下，渐渐由弱变强，很快打败了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将其逐向更西方。由此，泥孰可汗在西突厥内部斗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弃宗弄赞说要与西突厥联手，自然不会找与大唐友善的泥孰可汗。

禄东赞显然不赞同弃宗弄赞的话，知道这是他气急败坏之时说的偏激之言，遂劝道："与西突厥联手？如此，我们须隔过泥孰可汗，若大唐来攻，我国势必独当其锋，那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居于西鄙之地救援不及，何谈联手？臣请问，赞普此次出兵，到底意欲何为？莫非要坚持与大唐为敌吗？"

弃宗弄赞想想自己此次为争一口气大举出兵，不免有些效小儿女之态，遂微笑上脸。弃宗弄赞这些年雄起于高原，并非一任武力，亦是辅以相当的谋略而成。他默识大势，知道与大唐和睦相处才符合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他一直坚持与大唐通婚的原因。想到这里，他又反问禄东赞道："我们已出兵与大唐交恶，现在又处于如此不尴不尬的境地，你有何妙法？"

禄东赞年龄与弃宗弄赞相当，这些年相伴弃宗弄赞左右，两人名为君臣，然心意融洽，实为莫逆。大至宗国大计，小至排解纠纷，弃宗弄赞每遇事皆要找禄东赞相商，且多言听计从。禄东赞现在观察弃宗弄赞的神色，知道他的心意已经有了转变，遂决然道："主动罢兵！"

"主动罢兵？"

"对。赞普，以眼前的这数万兵马，与唐军决战，有必胜把握吗？"

"我们若决心与唐军一战，即可回国调兵，再调二十万人马来，足可一战。"禄东赞的话激起弃宗弄赞的满腔豪气，慨然喝道。

"然我们所立的地方为大唐的地盘，是为其西境边缘，其后方广大，后续兵马可源源不断开来，且粮草充足。我们与其相比，就失了地利。何况，若此战一开，我军千里出战，须倾举国之力来支援。不出半年，定损折我国无数钱粮，更有许多人战死域外，我国定然疲敝不堪。到了那时候，国内若有部落发难，则赞普首尾难顾，悔之不及矣。"

弃宗弄赞微笑点头。

禄东赞接着说道："赞普此次出兵，本意是与大唐通婚。若此战一开，请婚之事肯定成为泡影。臣以为，赞普此次出兵，已达到耀武扬威的目的，大唐皇帝定能掂出赞普的分量。以大唐皇帝的英武才智，他岂能惜一女子而使两国交恶？这样对两国皆不利，大唐皇帝肯定不会采用如此下策。"

弃宗弄赞此时已经完全拿定了主意，待他听完了禄东赞下面的话，不禁哈哈笑起来，说道："好吧，我们立刻退兵！我回国后即着手建造宫殿，殿成之日，即是我迎娶大唐公主之时。我就先信了你这一回。"

禄东赞说道："我们先退兵回国，使大唐明白赞普的诚意。待缓一些时日，臣亲身往长安面见大唐皇帝，年底之前定为赞普访来一名好公主。"

弃宗弄赞弯刀一挥，吐蕃兵徐徐退回吐蕃国内。

待侯君集到了松州城，见不到吐蕃人的踪迹，不禁大为奇怪。又想此次兵不血刃，吐蕃自退，实乃幸事，遂举章向李世民禀报。他又知会党项部、吐谷浑，让他们复归旧地，他又到拓跋赤辞的灵前祭奠一番，方才班师回京。

第二回　高昌国渐生离心　贤皇后病作《女则》

李世民得知吐蕃兵已经全身而退，不禁大为奇怪，对前来奏事的唐俭说道："这个弃宗弄赞，到底搞什么玄虚？为了一名女子，竟然大动干戈，横扫吐谷浑、党项之境，又侵入我国。侯君集领兵去讨，他尚未谋面，就勒兵而退，如此倒免了侯君集一番手脚。"

唐俭道："弃宗弄赞数次派来使者，殷殷致以修好之意。臣听何吉罗说过，弃宗弄赞请尚公主之心，最为迫切。此次他听说是诺曷钵从中作梗，遂迁怒袭之。侯君集领兵去讨，他主动撤军，以臣猜度，许是请婚之心不死，不愿与我国撕破脸皮，因有此举动。"

李世民叹道："看来，此人毕竟年轻啊，为一己私愤，竟然大举出兵。不过他最后终于主动罢兵，看样子还是镇静了下来。"

"陛下所言极是。臣这一段时间定百般注意吐蕃的动静，其若有异动，臣立刻奏报。"

李世民点点头，就抛开了这个话题。

唐俭所奏之事，却是高昌国近来开始劫夺西域之国朝贡之物，西域通道渐渐阻绝。各国使者来京，怨声载道，纷纷要求惩罚高昌国。

是时，大唐与四夷通商甚频，这些国家往往以朝贡的名义与大唐建立友好的关系，然后开展广泛的贸易。像西域诸国，往往输来香料、羊马、毛皮等物，再从大唐购走丝织品、瓷器、铜铁器等，通商贸易异常繁忙。这样，经阳关至高昌再通往西域的通道就成了一条黄金捷径。高昌国若从此设阻，或者劫夺通商之物，确实伤害了大唐的利益。

李世民皱着眉头问道："高昌国一向与我国友好，缘何现在转变了态度？贞观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朕封其妻宇文氏为常乐公主，赐予李姓，是何等的恩遇？"

唐俭答道："麴文泰渐渐变了心性，却是从我朝同意伊吾内附时开始。陛下去年决定将西伊州易名为伊州，使麴文泰更加猜忌，臣听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麴文泰主动与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通使。”

李世民闻言，关切地问道：“肆叶护可汗现在有什么动静吗？”

“目前泥孰可汗势强，又有焉耆、龟兹诸国相助，肆叶护可汗一时无法，只好偏居西隅。不过高昌现在主动来投怀送抱，无疑得一强助。臣听说肆叶护可汗蠢蠢欲动，欲使其势力东侵。”

李世民叹道：“西域形势看来似犬牙交错，其实内里皆是西突厥在那里左右其势力。西突厥若国势不乱，内部精诚团结，则西域形势就是铁板一块，西域诸国也会望风而降。现在其两派争斗，任何一方势力稍占上风，那里形势就会有变。”

其实高昌国对大唐渐生离心，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唐对西突厥派系的取向上。

当西突厥内部两部相争，大唐起初采取了中立态度，对其两部不偏不向。此时，昔日臣属于西突厥的西域诸国，纷纷脱离西突厥的控制而保持相对独立。像高昌国与大唐接壤，其采取了亲唐的态度，渐渐在西域独树一帜，其投靠大唐有了靠山，又与大唐通商获得许多经济利益，使得其他小国纷纷效尤。这样，高昌国在西域成为一个相对的经济中心，对提升其国家地位及经济实力，极有好处。

然而打从大唐决定支持泥孰可汗开始，西域的形势就为之一变。泥孰可汗得大唐支持，势力渐强，与其相邻的龟兹、焉耆等国纷纷来归。因为泥孰可汗背后有大唐支持，诸国与泥孰可汗亲近，既免了遭西突厥侵扰，又可与大唐亲善，实在是笔划得来的买卖。高昌国近年来受西域诸国礼敬，他们现在去投奔泥孰可汗，又曲线与大唐友好，麴文泰顿时感到失落，其心中的滋味一时难辨。恰在此时，焉耆国又向李世民请准开辟新路，使麴文泰更加恼火。

隋末之乱以前，焉耆等国入长安，除了经过高昌这条大道可以入京外，另向南通过大漠直奔沙州，亦可通行。隋末大乱，这条道路无人养护，又有贼匪穿行，竟至闭塞。焉耆王突骑支此次遣使入贡，要求得大唐之助开通这条道路。李世民认为西域通道仅有一条，容易受高昌的制约，就同意突骑支之请，遂调拨钱粮，让李大亮督促予以修通。路成之后，商贾之人通过西域时就有了选择道路的余地，如此高昌国的独霸地位大受削弱，引起了麴文泰的极为不满。

麴文泰此时还不敢与大唐和西域诸国公开翻脸，他暗使小动作，派出骁骑扮成贼匪之人，到此通路上杀人劫货，以出出这口恶气。

待李世民将西伊州改为伊州，正式成为大唐的州县，麴文泰更加恐惧。现在，其东有大唐戍边之兵士，西有泥孰可汗及龟兹诸国，让其感到有东西压迫之感。他万般无奈，又不肯受气，遂主动联络肆叶护可汗。

唐俭见李世民在那里感叹，建议道："陛下，如今我国势强，高昌向来为中土属地。麴文泰包藏祸心，在那里暗中捣乱，若放任自流，久必成祸。臣以为，不如派一上将征之，由此疏通西域道路，是为上策。"

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魏徵的'十渐疏'，想你也应该研读了。如今国家刚刚安定，若动辄对外用兵，就违了'抚民以静'的初衷。且高昌国从高祖时开始，即与我国通使友好，若率然征之，天下人定会说朕穷兵黩武。嗯，此事放放再说。万一将来有变，征之亦未迟。"

"然麴文泰勾结肆叶护可汗，不久肯定与泥孰可汗为敌。肆叶护可汗现在势弱无力东侵，其得了高昌之助，万一势力渐强，势必使西域征战不已。如此，西域那里就会商旅阻绝，弄不好，其战乱会波及我国。肆叶护可汗成了气候再向东来，极易和吐蕃联手，这样就太麻烦了。"

李世民赞道："唐卿，你为鸿胪卿，却能深谋远虑，堪为称职。至于你所言的后果，依朕看来其实未必。贞观之初，有人劝朕要'耀兵振武，慑服四夷'，独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听了魏徵的言语，这些年对四夷轻易不用兵，而是绥之以德。你为鸿胪卿，这些年四方来朝，络绎不绝，使你很忙碌，这就是德化的力量。想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结果使国力疲敝，而所获无几，哪儿有德化的力量大？唐卿，鸿胪寺接待四方来使，须使德化深入人心。像前些日子，你派那高表仁出使倭国，高表仁不能完成使命，就该重重治罪。"

却说在新罗东南的大海中，有一国家依山岛而居，其居为城郭，以木为栅，以草为屋，名为倭国。其王姓阿每氏，辖周围小岛五十余国。其与新罗素有通使，因此其衣服之制，颇似新罗。这日，其王阿每氏听说中土大唐繁华，就派来使者贡来方物，要求大唐与其通使。李世民念其路远，嘱其今后不用岁贡，并遣高表仁持节入倭国答礼。孰料这高表

仁自恃上国特使，到了倭国，当堂与其王争执礼节不休，既而扭身就走，不宣李世民之意就回国。从此，倭国一直不再来通使，二十年后，才随新罗奉表再通讯息。

唐俭答道："臣奉圣上之旨，已知会高表仁去职归宅，并罚二年俸以示惩罚。"

"是了。你要以高表仁之例，为鸿胪寺人员鉴诫。这些人最先接近外番使臣，其一言一行事关国家威仪，不得疏忽。那高表仁实在荒唐得很，既为上国特使，其身后本来就有我朝无尽的威严，外番何人敢小觑于你？难道到了他国，将双眼上翻，让外人来礼拜即是威风吗？须知势强者愈虚怀若谷，礼数备至，愈使外人敬重。高表仁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焉能为使？"

"臣谨记陛下圣训，回去后定诫约手下。"

"好了。高昌国的事，你可密切注视动静，朕也会留心。你退下吧。"

唐俭走后，李世民伏在案前，亲手写了一道诏令，其名为"答房玄龄请解尚书左仆射诏"。

原来前些日子，李世民加房玄龄为太子少师，本意让其多关心太子的成长，实为寻常事。孰料房玄龄因此事而忧虑重重，他私下里暗想，自己居相位已十余年，次子房遗爱娶了高阳公主，女儿又成了韩王李元嘉的妃子，普天之下，自己威权之重，皇恩殊遇，任何臣子都不能相比。古语有"满盈易招损"之训，房玄龄深以为然，遂上表要求逊职。

房玄龄此时六十余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患得患失的心虑愈发变重。他整日伴随李世民的左右，这些年也发现了李世民的性格较贞观之初有不小的变化。像李世民口口声声说要推行清明政治，君臣互不猜忌，然他在对待李靖的事上，可见其疑心颇深。自古帝王君临天下，最大忌者就是恐怕他人夺其天下，因防备甚严。李世民恃其文治武功，等闲人不敢打他的主意。但李世民作为帝王，对此事心里也很防范，疑心渐重亦属正常。房玄龄的这种担忧，其实有些过虑了。但房玄龄向来行事谨小慎微，年龄愈大，其明哲保身的念头愈重，深恐一言不合，自己的富贵全部化为乌有。他现在见了李世民，只知道忠心办事，不敢提反对意见，若李世民颜色稍严，他一味唯唯诺诺，磕头谢罪。像在察知李

世民疑心加重的这件事上，他和魏徵就透出了分别。他怕李世民疑心自己，就想功成身退，明哲保身；而魏徵则不然，上疏直斥李世民道："好善而不甚择人，疾恶而未能远佞。又出言无隐，疾恶太深，闻人之善或未全信，闻人之恶以为必然。"即可看出两人的根本区别来。

李世民却不知道房玄龄是如此心思，阅罢房玄龄上表，坚决不同意辞其职，其写道："夫选贤之义，无私为本；奉上之道，当仁是贵。列代所以宏风，通贤所以协德。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则黄阁，庶政唯和，辅翼春宫，实望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

李世民的诏文中肯定了房玄龄辅佐自己取得帝位、框定天下的功劳，同时指出他请求解去尚书左仆射的职务，是十分不恰当的。李世民写完此诏，即让人立即送给房玄龄。

若按房玄龄往日的态度，他接到此诏，见李世民真心挽留自己，应该丢掉此念，继续履行尚书左仆射的职责。然房玄龄此时执意要退，又上表一封，其中洋洋数千字，词恳意切，让李世民念其年老，以使自己早日致仕为念。

李世民读罢此表，心想房玄龄这是怎么了？缘何会如此固执不依不饶？心里就有些不耐烦，耐着性子又写一手诏，其中说道："玄龄德为时秀，位隆朝右。业履恭俭，志怀冲退。频表陈诚，固辞执法。朕昃食思治，虚己钦贤，方资启沃，共康兆庶。岂得申其雅尚，用亏彝典。便可断表，即令摄职。"此诏的言语明显比上一篇严厉起来，让房玄龄丢掉杂念，立即就职。

孰料房玄龄接诏后，仍然上表请退。如此激起了李世民的怒火，让人将房玄龄宣入殿来。

待房玄龄叩礼毕，李世民强压火气，温言说道："玄龄，你如此数番上表，要求去职，莫非朕亏待过你吗？"

"臣得逢英主，以一布衣之身直至相位，可谓沐皇恩浩荡，臣窃以为，天下之人能有此际遇者，唯臣一人。"

"嗯，莫非你以为现在天下大治，是我们君臣该松一口气的时候

了？”

“陛下上次转发魏徵之上疏，其中固然是劝谏陛下，其实也是规诫臣等。治理天下如履薄冰，不敢稍存懈怠。”

“嗬，看来你什么都明白嘛。玄龄，你现在固然已六十有余，然身体康健，思虑清楚，还能为朝廷效力嘛，自如晦逝去，朕在朝中最重者，唯你一人，你莫非不知朕的心思吗？想起如晦那些年为国劬劳，终于劳累成疾乃至身死。你现在若是如晦那样，朕自然会主动劝你回家休息。”李世民说到这里，想是又提起了杜如晦的话头，眼圈禁不住红了起来，说话也有些哽咽。

房玄龄知道李世民对杜如晦与自己的情感，心底也颤然对应，在那里一时默然。

李世民又接着问一句：“玄龄，想起如晦当日，你这样做该是不该？”

房玄龄默然片刻，突然跪在地上，叩道：“陛下，臣所以接连上表要求去职，其实也是思虑了良久。臣居端揆十余年，其间殚精竭虑，犹出错连连，皆赖陛下信任有加，未加治罪，臣心怀感激，然心深为愧疚。近年来，想是臣年老精力不济，这种愧疚之心愈益强烈。又见朝中人才辈出，就想江水后浪推前浪，臣固然得陛下信任，然为朝廷大计，应该主动提出去职才好。陛下，臣与如晦相比实在不如，念陛下能识臣想推陈出新的苦心，就准了臣的请求吧。”说完，他泣涕出声，叩头不已。

李世民见状大怒，在其面前来回转悠，心中怒道：“一向言听计从的玄龄，今日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你冥顽不化，真是榆木脑袋。”他强压火气，又低声问道：“玄龄，你真的执迷不悟吗？”

房玄龄不敢抬头，将头伏在地上，可以听见其轻轻的泣涕声。

如此更加撩起了李世民的怒火，他停下步来，大声喝道：“房玄龄，你要舍我而去图清闲。好呀，朕要让你清闲个够。来人。”

两位太监来到李世民面前，跪下听命。

李世民指住房玄龄，大声道："你们把他叉出去，告诉常何，让他派人将这名不知好歹之人圈入府里，不许他出府一步。房玄龄，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来见朕。"

两名太监急忙将房玄龄拖出殿。

恰巧此时，长孙无忌求见李世民。他入殿后看到房玄龄被拖出，又见李世民面带怒色，一时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开口问李世民。

其实不待长孙无忌开口询问，暴怒的李世民已经气咻咻地指向殿外，说道："无忌，你说一向明理的玄龄，缘何变成了这种人儿？"他边说边把房玄龄的三道上表推向长孙无忌，骂道："你看，这老儿连上数表，不识我的好言。唉，无忌，是不是人老了，就会变了心性呢？"

长孙无忌听了心中暗笑，心想向来配合默契的这对君臣，还会演出这场戏来。他们一人霸王硬上弓，另一人执拗硬抗，实在好笑。他沉默片刻，觉得不能随着李世民的意思说，其心中还想为房玄龄说情，斟词酌句道："臣以为玄龄说得也有些道理，像现在朝中重臣，多是高祖时的老臣以及跟随陛下多年的秦王府属，算来为我朝尽力二十余年了。有句话叫'吐故纳新'，为保证朝中时刻有新气象，选出一些年轻才俊逐步擢其职位，其实应该。陛下，若朝中皆是老面孔，其理政之时就会墨守成规，这样对天下大计并无好处。"

李世民缓缓点头，赞同道："吐故纳新确实有必要，近年来，我逐步擢拔马周、褚遂良、岑文本、杜正伦、侯君集、刘洎等人职位，像此次退吐蕃，我让侯君集独立为帅，正为是思。可是呀，天下大计不能有些许差池，须让那些有经验的臣子们各司其职，方得无失败。更迭朝臣，这事一点都急不得。像玄龄居相位十余年，其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他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以我眼光，尚书左仆射一职尚无人能代替。他守此职位能尽其长，我也最放心，这正是我坚持不让他去职的原因。唉，人人皆想高位，可这高位之人若无才具，焉能坐之？玄龄这老儿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外人皆说唯有他能察知我心意，这一次实在是错了。"

长孙无忌微笑道："臣待会儿出宫即到玄龄府上，将圣上的心意说给他听，也许他能幡然醒悟呢。"

"不用！就让他在家里好好静思一段时间，要让他自己能觉悟过

来，这样才对他有好处。”

长孙无忌微笑不语，心想李世民直到现在还难灭心头之火。

李世民又问道：“你来见我，有何事要说？”

长孙无忌的脸色顿时黯淡下来，叹道：“唉，臣前来还是想说说嘉敏的事呀。”

李世民闻言，心情也沉了下去，也叹道：“是呀，敏妹此病，还是由我而起。其得病后，太医署百般诊治，缘何未见起色，反而愈加沉重呢？”

长孙皇后生完了小女儿，其坐月子期间不知怎么染上气疾，整日咳嗽不止。经太医署诊治，稍有起色。李世民见其身子很弱，嘱其注意调理，并关心其饮食起居。去年盛夏之初，李世民见后宫酷热，就带着长孙皇后入九成宫避暑，希望这里凉爽的气候对其身体有好处。谁知李世民入了九成宫，一日夜里身子突然发起热来，直烧得昏迷过去。长孙皇后不顾自己身子弱，抱病在其榻前接连伺候了两日两夜。待李世民病愈，长孙皇后却又倒在榻上。其后，她的病情因之而加重了。到了今年，她只能整日待在宫内，不敢出门一步，身子愈发虚弱，咳嗽之时难以遏止，竟然将脸膛憋得通红，几乎要透不过气来。

长孙无忌说道：“是呀，太医署使尽了法儿，嘉敏也尝尽百药，终无效果。太子仁孝，想请陛下赦免罪人，同时让僧人开道场来度之，不料嘉敏坚决不许。太子无法，又不敢直接找陛下奏闻，只好向臣说知代为转奏。”当时民间崇佛，一遇疑难事，往往祈求佛祖保佑。太子李承乾见母后药物用尽，而病体不见好转，因出此策。

李世民问道：“太子这样说，敏妹当时如何答的？”

“嘉敏当时回答道：‘若修福可延病体，我向来不做恶事，以行善为本，看来祈福终归无用。且赦免天下罪人为国之大事，岂能以一妇人而乱天下大法？”

李世民感叹道：“是呀，敏妹与我一样，向来重视自己修身慎行，不愿意在虚妄境界里耗费光阴。太子这样做，也是一片孝心，因有此请。无忌，你以为此事可行吗？”

长孙无忌想了想，回答道："太子固然是一片孝心，然臣见嘉敏这样，同样内心如焚，民间有俗，若遇疑难之事，以喜事冲之，往往也能收到效果。臣想呀，嘉敏之病难以好转，若以此事冲之，也许能见效果，不妨一试。"

李世民闭目不语，显然一时难下决心。他知道，以长孙嘉敏眼前的病情，自己就是同意赦放天下囚犯，恐怕对其病也无补。然自己与她夫妻情深，现在儿子来求情为她祈福，自己若不许，也实在不忍。他又想了一会儿，最后决然道："好吧，我就允了太子之请。无忌，你可传旨刑部，让他们准备释放天下囚犯。至于祈福一事，可宣少林寺僧人来办。"

长孙无忌躬身答应，然后急急离去。

这日，太子李承乾的乳母刘柳氏入宫来见长孙皇后。刘柳氏自小哺育李承乾，现在也一直在其宫侍候李承乾的生活起居，长孙皇后是一个宽厚的人儿，多年来一直很看重刘柳氏，任其随便进出后宫。

刘柳氏进入立政殿，就见长孙皇后正病歪歪地倚在榻上，榻前跪着一名宫女聆听皇后的教训。

长孙皇后说道："我在宫内，视众人无主仆之分。然我也多次说过，圣上日理万机，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若入后宫，我们都要谨慎伺候才是。可你呢，无眼无色，终于惹出如此祸端。"

前日李世民来立政殿看望皇后，他正在低声问询病情的时候，这名宫女端药进来，显然没有看到皇帝在侧，脚步显得有些急促，被李世民瞧见，顿时大怒，轻声喝道："真是无规无矩，皇后患有气疾，最忌讳脚步带风，你竟然敢快步闯入。来人，将这名不知好歹的小蹄子拉出去，乱棒打死。"

那宫女闻言，顿时吓呆了，手中的杯盏"当啷"一声掉在地面，碎片及汁水溅得四处都是。

这时皇后伸过手来，轻轻扯着李世民的衣襟，说道："陛下不可动怒，陛下多次说过妾为后宫之主，此女不知好歹，就让妾治其罪吧。"

李世民此时不愿意逆皇后之意，他因心里烦躁易生火气，看到皇后

那双乞求的眼睛，满腔的火气顿时化为柔情，遂对来拖宫女的两名太监说道："按皇后说的办，先把她拉下，随后听皇后发落。"

长孙皇后见李世民正在气头上，不好相劝，又不想草菅人命，就想了一个缓兵之计。她决定先顺着李世民的性子，将此宫女圈禁起来，然不滥动刑罚。此后待李世民心情平复之后，再慢慢为其央求，以求得宽免。

那名宫女伏在地上，不敢说话。李世民要将她乱棒打死，当时她魂飞魄散，如雷轰顶，后来她得皇后央求，保下小命，由此在生死关里转悠了一回，此时对皇后唯有满心的感谢。

长孙皇后继续道："你先下去吧，且在禁房内静思十天半月，届时再给你派活儿。"

宫女连连叩头，随后起身低头退出。就见其一张蜡黄的小脸儿之上，满满皆是泪痕。

刘柳氏见宫女退出，也跪下叩拜，口称："奴婢叩见皇后。""起来吧，不要多礼。"

刘柳氏站起身来，恭维道："皇后宅心仁厚，我们作为下人，不知前世修来的什么福，能遇见皇后这样一位好主人。"

"罢了，你今日来有何话说？"

"奴婢前来，一者是想瞧瞧皇后的身子是否见好一些，二者是遵太子之命，想促请皇后准了太子赦囚修福的请求。"

皇后摇摇手道："此事今后不许再提。死生有命，岂能因修福而延年？你日侍太子左右，不许教授他深信这些虚妄之言。"

这是皇后的懿旨，刘柳氏急忙敛身领旨。

皇后又说道："你回去告诉太子，让他多操心一些国事，我的身子就这样，太子你们不要牵挂许多，今后也不许频繁来瞧。你若无他事，就回东宫去吧，我的身子也有些乏了。"

刘柳氏急忙敛身下拜，意欲告退，又期期艾艾说道："皇后，奴婢

还有一事相求。太子如今贵为储君，然宫中器物常嫌不足，乞皇后能够给予调度。”

长孙皇后森然道：“嫌东宫器物不足？这是太子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刘柳氏支支吾吾不敢接腔。

长孙皇后借势坐起身来，抬手指点道：“承乾现为太子，其所患在于德行不立，名声不扬，何患器物不足呢？此话若是太子所说，你可将我的原话告诉他，东宫器物多寡，皆依朝廷制度配备，让他不许专注于此。此话若是你所说，刘柳氏，你哺育太子，可谓有功，我又见你待太子甚亲，未将你看作外人。然说此话，其实不该，太子非昔日幼童，岂能以锦衣玉食溺爱之，你固然为一妇人，然须明白太子如今志向在于天下，而非宫室之间。”

刘柳氏不料得到皇后的这番训斥，只好唯唯诺诺，心悚而退。

刘柳氏走后，长孙皇后想是因为刚才一阵激动，又禁不住咳了起来。宫女们又是替她捶背，又是喂饮汁水，方慢慢安静下来。她平卧榻上，闭目静静养神，殿内一时显得很寂静。

过了一会儿，长孙皇后令宫女将她又扶起来，唤道：“蕊儿，替我磨墨。”

长孙皇后自从得病之后，太医逐个为其诊治，又用药石无数，然这些药石犹如石沉大海，身子未见任何起色。这时，她的心里渐渐有了一些灰心，心想是自己的大限将到。她这时并不为自己的身子无治而悲伤，反而遍视后宫，觉得若自己撒手西归，留下二郎一人治理纷乱的国事，而后宫无主而治，未免劳其神，就想自己临死之前再为二郎办一件事。春天过后，她让菁儿随侍身边，替她翻检书籍，然后自己亲自动笔，开始著述一书，书名题为《女则》。

长孙皇后写此书的本意，是想自己身死之后，让后宫之人依此书的法则行事。所以她检索古书，将历史上妇人的得失事整理过来，并加以系列编纂，其中将后宫效法古贤以砥砺自己的事，编为十篇；察古代妇人之失以为借鉴的，编为二十篇。全书计划编为三十篇，长孙皇后写到现在，正好写到第二十五篇。

此篇所写是东汉马皇后之事。贞观之初，李世民欲授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长孙皇后闻讯，一面让长孙无忌找李世民苦求逊职，一面动手写了一篇《马皇后论》呈与李世民观看。她认为马皇后史称贤后，然她不能抑退外戚，遂开了后代外戚专权的先例。在长孙皇后的坚求下，李世民只好收回成命，转授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既从长孙皇后所请，又成就了房玄龄、杜如晦的“房、杜贤相”之美名。长孙皇后写就第二十五篇，即是以《马皇后论》为底子，细致地赞扬马皇后之贤德，又剖析马皇后之失，嘱后宫之人要修妇德，不能凭裙带风加重本族父兄的权势。

长孙皇后写完此篇，神情倦怠，菁儿在侧关切说道：“皇后不可如此劳苦，后面数篇，奴婢以为可在宫内寻找识文墨之人，由皇后口述，让其撰写，这样可以少费心智。听说新来的徐才人文笔不错，不如让她来助皇后。”

长孙嘉敏摇摇头，说道：“我著述此书，心中已有了大概，别人是替代不来的。像徐才人固然文笔灿烂，然她毕竟年幼，哪儿有我们随圣上多年，遍视天下危亡之事的际遇？此事就不用烦劳别人了。何况，此书已完成大半，仅余五篇未成，我们再加一把力就成了。”

“唉，也只好这样了。皇后，你著述此书，是光明正大的事，奴婢闹不明白，你为何要瞒着圣上？”

“唉，菁儿呀，你枉跟了我这么多年。我现在病成这样，若被圣上得知我抱病写书，他定会心疼我的身子，深恐加重病情，断不肯我再写书。如此一来，此事就要半途而废，你想让我抱憾而死吗？菁儿，这件事还是瞒着圣上为好。”

菁儿禁不住落下泪来，说道：“皇后，圣上终有一日要知道此事，到时候岂不让他更为伤心吗？”

“能瞒一时就瞒一时吧……”其语声未歇，忽听殿外有太监喊道：“圣上驾到。”

长孙皇后急忙吩咐菁儿：“快，快，赶快把这些收起来。”她边说边起身迎接李世民。

李世民进入殿来，见长孙皇后神情疲惫，就责怪道：“敏妹，你身

子不好，还来这些虚礼干吗？来，赶快躺到榻上去。”他一边说一边过来搀扶长孙皇后，皇后也就乖觉地随他移到榻前，然后仰面躺着。

菁儿过来向李世民见了礼，李世民说道：“菁儿，皇后这些日身子不适，你毕竟服侍她多年，最知她的心意，比这些粗手粗脚的宫女要强得多。你今后就随侍左右，不得擅离。”

菁儿敛衽答应。

李世民目光游移，忽然看到案上放着笔墨。眼见墨砚新磨，知道长孙皇后又动笔墨，遂责怪道：“敏妹，你现在最好要静养，想练书艺，今后日子长着呢，待身子见好之后再练也不迟。”

长孙嘉敏微微一笑，说道：“陛下，妾这些日子整天闷在殿内，心里有些烦躁，就想练练字儿排遣一下郁闷。瞧你，总不至于让我整日躺在榻上，诸事不干吧？”

李世民脸上漾出些笑意，说道：“那倒不必。然你现在脸色疲惫，再强撑着去干事，终归不好。”

长孙嘉敏不再言声。

李世民握住长孙嘉敏之手，轻声说道：“敏妹，难得承乾如此孝心，他请我为你赦囚修福，我已经答应了。此次事毕，你的身子定会慢慢好起来，也不枉了承乾的这份心意。”

长孙嘉敏手上一使劲儿，挺直坐起身来，着急道：“承乾这话，果真还是对陛下说了？当初承乾这样来劝妾，妾向来不信虚妄之事，何况还事关国家大计，就让他绝了此荒唐念头。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别急。敏妹，你还是躺下来，我们慢慢说。什么国家大计？只要能对你的身子有半点好处，天大的事我都会答应。何况，我让刑部、大理寺宽法慎刑，不让他们轻易判死刑。若此次大赦，又使那些死刑之人保下命来，无疑是好事。敏妹，我心已定，你就不要再阻拦了。”

长孙嘉敏哽咽道：“陛下，妾不敢插言国事，然此次事关妾身，只好说了。宽法慎刑其实应该，可是一些十恶不赦之人因为妾身逃了性命，天下人定会说陛下良莠不分，易生失望之心。陛下，此事万万不

可，若陛下执意行之，妾宁肯现在就去死了。”

一向温顺的长孙嘉敏竟然说出这等决然之语，使李世民心里大为震惊，震惊之余，又深为钦佩她的这种胸怀，大为感动。看着她那殷切的眼睛，李世民实在不忍让她失望，遂捏紧她的小手，重重说道：“好吧，敏妹，我听你的话，就罢了赦囚之意。”

长孙嘉敏一阵轻松，李世民感到其手也顿时柔软了许多。李世民见她因为激动气粗了许多，遂示意她不许再说话，让她闭目养神。

长孙嘉敏缓了一阵子，方才出气顺畅。她睁开眼，轻轻说道：“难为承乾有如此孝心，也难为陛下对妾如此关心。不管怎样，妾就是现在死了，心里也实在满足。”

李世民轻声怪她不该出此不祥之语。

长孙嘉敏注视着李世民的眼睛，柔声说道：“陛下，妾听说玄龄又被授为太子少师，承乾原来有于志宁、李百药、杜正伦诸人教导，现在又增此良臣辅弼，他日定能成为一名明君。”

李世民刚把房玄龄撵回家，长孙嘉敏尚未知闻。

李世民哼了一声，不想说房玄龄已被自己圈禁在家，他不想增添她的心理负担。

长孙嘉敏察言观色，关切问道：“莫非承乾又惹陛下生气了？他此次请求赦囚修福，固然有些荒唐，然念其一片孝心，不可再责怪他。”

李世民摇摇头，心头晃过李承乾这些年办的事，感到有些厌恶。

李承乾八岁时被立为太子，他自小就感受到了父皇的雄才大略，身边的于志宁、李百药整日里向他灌输一些圣贤大道，让他从小以储君的要求来规范自己。随着年岁渐大，加上李世民出京时常常令他监国，他明白了为君者须勤政以及纳谏的道理。其在监国之时，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处理庶务时，颇识大体。遇到于志宁、李百药举谏时，他危坐敛容，引咎自责，甚至会痛哭流涕。是时，李世民及群臣认为他举止有度，且性聪敏，觉得此子为可造之才。

然李承乾本性贪玩，没有治国大志，他的这些作为都是让李世民及

群臣看的。其退朝之后，或者于志宁等人不在身边之时，就立刻恢复了本性。他亲近宫嫔、宠信宦官，在东宫内嬉戏无度。当于志宁等人一开始举谏的时候，他还能咬紧牙关装模作样听，到了后来，他不耐烦于志宁在眼前晃来晃去，竟然派人去暗杀于志宁。只是这两名刺客潜入于志宁家，见他正住在苦庐中为母守孝，不忍心杀了这名孝子，于志宁方才免了杀身之祸。

李百药一日见李承乾在宫内嬉戏，遂叩门请见，极力劝谏，惹得承乾大怒。他气哼哼地举起正敲着的鼓，摔在李百药的面前。他还不解气，第二日派人伏在李百药必经的路边，看李百药骑马经过，上前挥大棒猛击，将李百药击在马下，差一点要了李百药的性命。

李承乾的这些劣行慢慢传入了李世民的耳中，当然，像李承乾派人打杀于志宁、李百药的事并未传出来。李世民心头不免失望，望着李承乾那一瘸一拐的样子，心里更是生厌。但他对李承乾并未丧失信心，过了一段时间，又让孔颖达任东宫官属，想让孔颖达就近匡其失处。

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日魏王李泰悄悄向李世民禀报，说李承乾近来宠上了一名男童，名叫称心。李世民闻言大怒，心想李承乾今年刚刚二十余岁，你日常爱与嫔妃游乐，也就罢了，现在却宠上一名男童，让他实在难忍。想想也是，李承乾现为储君，即是今后的国君。像宠爱男童的事，也只有隋炀帝这样的昏君才能为。高祖和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方才创立了唐朝，若三世未出，将大唐交给这样一个嬉戏无度的人儿来打理，定会误国。

李世民说干就干，带领常何闯入东宫之中。事情也凑巧，李承乾此时正在显德殿里搂着称心，正一口一口地喂酒呢。李世民大步迈入显德殿，恰巧看到这种场面，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李承乾看到父亲闯入殿来，脸色也顿时吓得煞白。

李世民大喝道："常何，速将这名小贼拿下，当殿乱棒打死。"

常何带领数名如狼似虎的宿卫，上前从李承乾怀里扯过称心，将他按在显德殿地面上，几条大棒迅疾向其身上招呼。称心一开始还扯着尖厉嗓子大叫，挨了数棒之后，声音一下子戛然中止，就见棒落处其身上血肉横飞，眼见是活不成了。

李承乾魂飞魄散，连滚带爬伏在李世民的脚下，一味叩头，间或以

留恋的眼光扫向称心那凄惨的身影。

李世民伸手掂起李承乾，让他立在自己面前，然后左右开弓在他那失神的面庞上各给了一记，厉声道："孽子，你知道这是何处吗？"

李承乾的脸庞上顿时现出两个大手印，战战兢兢不知如何回答。

"这是显德殿！"李世民代其回答，接着说道，"这是太子理政的地方，可你呢？却将它变成了淫乐之所。这是太子的作为吗？"

李世民骂声不绝，既而把东宫属官都叫了进来，先责他们管束太子不严，再让他们借此机会训诫太子。

发生了这档子事，李世民才产生了授房玄龄为太子少师的念头，显然，他并未完全对李承乾失望，还想让明师将太子训练出来。孰料房玄龄不体会他的这份心情，反而执意要求逊职。

两件窝心的事连在一起，实在让李世民心烦。现在入宫又见皇后如此病恹恹的样儿，其心情愈发低落。

李世民与长孙嘉敏毕竟夫妻情深，他现在心里有难受事，也不愿向她说知，深恐由此加重了她的病情。想到这里，李世民微笑上脸，低声道："我怎么会怪承乾呢？他一腔孝心，为图你病好转，可谓殚精竭虑，想了无数的法儿。有儿如此，夫复何求？敏妹，你只需静养，万事不可上心。"

长孙嘉敏见郎君出言诚恳，深信其言，就闭目微微点头。

眼见到了进晚膳的时候，李世民唤过菁儿，问道："晚膳备好了吗？"

菁儿答道："备好了。今晚还有陛下爱喝的粟米粥，却是皇后手把手教会妾做的。要不要上来？"

"嗯，上来吧，先端来一盏。"

菁儿端来一盏热腾腾的粟米粥，轻轻地递到李世民手中。

李世民又唤道："菁儿，把皇后扶坐起来，拿一高枕垫在其腰

后。”他又微笑着对长孙嘉敏说：“敏妹，不知道菁儿的手艺如何？这一碗粥儿，就让我先喂你尝尝。若菁儿的手艺果然不差，你一定要赏她啊！”

李世民要亲手喂妻子喝粥，这是从未有的事。长孙嘉敏闻言，眼中顿时噙满泪花。她乖觉地在菁儿的搀扶下坐起身来，然后无语任李世民一匙儿一匙儿喂粥。

是时，殿内异常寂静，宫女们远远站定，默默地注视皇上为皇后喂粥。榻前的三人，温情无限，李世民和长孙嘉敏时相凝视，他们不用说话，皆知对方的深情蜜意。长孙嘉敏身后，菁儿一面扶着皇后的肩头，一面悄悄地低头，伸手揩去忍不住流出的眼泪。

第三回　皇心亲疏思易储　夫妻情长珍别离

李世民自从在东宫显德殿棒杀称心之后，对太子李承乾的厌恶之感愈益加重起来。那些日子，他见了太子就没有好脸色，太子见了他，也是畏畏缩缩不敢言声。待太子拜辞退去，李世民瞧着他那一瘸一拐的样子，心中多次想过："这样的人，能成为泱泱大国的威严君主吗？"

李世民倚仗自己的文才武功傲视许多君主，那么自己身后，若由承乾这样一个庸陋之人来继统，他的心里实在不甘。魏王李泰与太子相比，长相威武，爱读书，多艺能，且折节下士，颇有李世民之风，渐渐获得了李世民的宠爱。李世民上次允许李泰在府中设立文学馆，其实已经动了易储的心思。

这日午休过后，李世民翻身起床。他稍稍愣怔一会儿，即起步向两仪殿走去，意欲到那里阅批奏章。行到半途，他又改变了主意，唤人抬舆过来，然后乘舆出了宫门。

李世民此次出宫为临时决定，随行之人仅是抬舆的太监以及十余名护卫，可谓轻车简从。他们出了承天门向西，又出了安福门再折向南，沿途动静不大，丝毫都不招摇。是时，李世民常常允许一些年老重臣可以乘舆行走，舆具并非皇帝专用，所以他们行在大街上，来往行人至多注视一眼，根本想不到这名乘舆之人即是当今皇帝。

一行人沿着街道南行，渐渐走过了皇城东墙，又越过延寿坊、光德坊，到了延康坊，又折向西去，转弯处就是一片宏伟的宅第，高大的门楼上面，居中镶嵌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魏王府"。原来，李世民灵机一动，是想来瞧瞧李泰。李泰这些日子一直待在府中，专心领人修撰《括地志》。

李泰得知父皇来府，其时他正在王府西首新辟的文学馆内，急忙带领一帮修撰《括地志》有品秩的人迎了出来。他们行出馆门不远，就见李世民的舆驾已经迎面走来。李泰立刻伏地跪迎，身后的人也伏在路左迎候。

李世民到了近前，令他们平身，看到李泰身后肃立二十余人，笑道："泰儿，想不到你时间不长，竟然网罗来如此多的人物。嗯，有萧卿、顾卿等人来助你，此事也许能成。"

为了修撰《括地志》，李泰奏请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等人入府主持，李世民自然一一照准。是时，李泰在文学馆中已延揽了不少饱学名士，像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司马苏勖等人皆是当时名士，再加上一些颇有知名度的年轻才俊，魏王府文学馆内一时间人物辐辏，门庭若市。

众人中以萧德言品秩最高，年龄最长，李世民刚刚即位时，他即是弘文馆学士，曾与魏徵、虞世南等人一起修撰《群书理要》，深得李世民赏识，此番以著作郎之身入魏王府文学馆，亦是李世民钦点。李世民话音刚落，他就开口奏道："陛下，魏王此次主持修撰《括地志》，可谓使尽全力。京城文学之士及贵游子弟知闻魏王倾力修撰，纷纷来归，前些时府内来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此书工程浩大，凭臣等数人之力难以完成，多亏魏王多引人物，才使臣等心内有了底儿。"

李世民见萧德言赞扬李泰，心中欣喜，笑道："他小小年龄，至多在庶务上有些能耐，至于修撰《括地志》，没有你们这些饱学名儒来主持，他是摸不出门道的。好了，我们到馆内去谈吧。"

众人随着舆驾进入文学馆。

李世民居中坐下，招呼众人道："都坐下吧。朕今日来，没有什么要事，主要是想起昔日秦王府文学馆的场景，因来这里感受一番。"

李世民看到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坐在后排，点头对李泰说道："泰儿，你此次修撰《括地志》，招揽天下才俊是人人都能想到的。难得的是，你能将这些功臣子弟延揽其中。朕多次说过，功臣子弟往往依靠父荫，容易滋生骄逸之心，须使他们习文练武，不坠青云之志，方为正途。你这样做，朕心甚慰。"

李泰答道："儿臣无福见到父皇跨马征战的场景，然多听母后说过。至于父皇偃武修文，以文治天下，终于取得天下大治，儿臣倒是亲眼看见的。儿臣有福，赶上了这个昌盛清静的年代，就想多学些诗书，将来能助父皇一把力。儿臣与令武、遗爱都是一样的心思，父辈的功业是他们靠才智取得的，后辈若无德无才，靠积荫吃饭难以长久。"

李泰的这番话也是老生常谈，然李世民现在心爱李泰，不管他说什么话都感觉非常顺耳，遂问柴令武、房遗爱道："令武、遗爱，你们果真是这样想的吗？"

两人急忙立起，躬身道："臣等跟随魏王殿下，日常都是这样想的。"

李世民看到柴令武，又想起李婉娘来，心中泛起了一阵柔情，轻声道："令武，乃母临终之时，让朕照顾你们。你能这样，毕竟没有辜负了她的嘱托。朕想她在阴世间，知道你这样，亦可告慰了。"柴令武是柴绍与李婉娘所生的次子，李婉娘死后，李世民对其所生子女爱护有加。像其长子柴哲威长成，即授其为右屯卫将军；柴令武也刚刚被授为太仆少卿。李世民又见柴令武生得英气逼人，就将自己的第七个女儿巴陵公主嫁给他。这样，柴令武既是自己的外甥，又成了自己的女婿，可谓亲上加亲。

柴令武听李世民提起了自己的母亲，不禁眼眶红了起来，显得他很爱亡母，李世民见状，心中更加感动，说道："令武，乃母在世时，以英武著名，朕现在每经其故地，动辄想起她手创娘子军助高祖克定天下的功绩。现在，哲威身为右屯卫将军，要沿着乃父乃母的路子走下去，以建功立业。你呢，如今随泰儿一起修撰《括地志》，要勤学苦读，虚心向萧卿等人求教学问，沿着学问一途走下去。这样，你们哥俩一文一武，不坠乃母当日的威风。"

柴令武躬身答应。

李世民说到李婉娘，在座之人皆知道皇上与其亡姐非凡的亲情，皆神情肃穆，不敢轻易插话。

李世民转向李泰道："泰儿，修撰《括地志》，实为一项浩大之工程。你毕竟浸润学问日浅，年纪又轻，须向萧卿等人多多求教才是。譬如修撰之前，要列出总目，然后按图索骥，这样就有些条理。若胡子眉毛一把抓，既耗费了时日，又难出效果。"

"儿臣明白。这些日子经萧公等人一番劳作，已大致列出了分卷名目。"

萧德言起身取过一卷册子，进呈李世民面前，说道："陛下，别看

魏王殿下年轻，然他深识修撰程序。修撰之初，魏王即召集臣等讨论总目。现总目已成，凡五百五十卷，请圣上过目。”

李世民接过册子，从头到尾一页页翻看，看得非常仔细。

萧德言接着奏道：“总目即成，魏王觉得若按常例来修撰，需穷十年之工夫，遂遣人分赴各道、州，缙辑疏录，以加快进度。”

李世民看着册子，随口问道：“遣人到各道、州辑录？泰儿，你府内有这么多人吗？且辑录之事一般人难为。”

李泰尚未回答，魏王府司马苏勖奏道：“陛下，京中贵胄子弟及爱文学之人，闻听魏王府主修《括地志》，纷纷来府要求加入，并说分文不取。前些日子，这里门庭若市，实在热闹。臣等检索其中善文之人，让他们分道辑录。后来，各州得知魏王修志的消息，纷纷将各州地理图籍、山川沿革辑录成册，如此就省了许多工夫。”

李世民放下册子，注视李泰道：“泰儿，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号召力嘛。”

李泰的回答也很得体：“儿臣能做一些事，无非是靠父皇的威望，顺势而成。想是这些人得知父皇准许儿臣修志，他们方才踊跃而来。”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做有益的事情，众人方才拥护。泰儿，高祖与朕立国至今，所以能天下大治，四夷宾服，无非是顺乎民意而已。俗话说，盛世修史，你主动要求修撰《括地志》，亦是顺应了大家的心意。”

“儿臣明白。”

李世民看到苏勖，微笑道：“苏勖，朕听泰儿说，此次修撰《括地志》是你力主劝他来请。好呀，你为魏王府属，就应该多劝主人行正道，办正事，是为属下的职责。”

苏勖躬身道：“臣多听房、杜仆射昔日在秦王府的故事，心慕效之。只是臣才力浅薄，唯恐辅佐魏王不周。”

李世民听了这句话，心里不觉一沉。苏勖说要效房、杜故事，那么李泰呢？岂不是要效自己的故事？他又转念一想，李泰府内设文学馆，

是遵从自己的意思，自己另有深意，却与自己昔日为秦王时大为不同。他想到这里，又复微笑道："你能想出这等主意，足证你的才力可堪为用。为人臣者，须忠心为上，你今后只要倾心辅佐泰儿，就是尽了臣子的本分。"李世民知道，大凡一个人若想成就一番事业，手下须有一班能干的人马。苏勖能为李泰尽心，房遗爱、柴令武以功臣子弟之身不尚纨绔，围绕李泰左右办正事，看来李泰似乎能识人。这时，他想起太子与李元昌一起整日在东宫嬉戏的事情，又想起太子宠爱男童，想起来真令人恶心，心中对承乾的厌烦之情顿时升起。

李世民的这些想法仅是转瞬之间，颜色上未见任何异常，他将话题又拉回到修撰之事上。他目视李泰道："泰儿，你想得对，若修此书用十年之工夫，时间上太久了一些。各州能主动帮助你辑录，这样很好。朕回宫后再让中书省批旨一道，让其明发天下。须使各州举献典籍，并指定专人负责各州辑录之务，以助你早日完成。以前兵荒马乱，想修书而不能。如今天下安静，正是将各种史籍整理一下的时候。泰儿，这《括地志》固然由你主修，然也是国家的大事，户部按例拨来钱物吗？"

"自从父皇准了儿臣之请，户部按时将修书所费拨给。"

"嗯，若要加快修撰进度，这些钱物还很不够。泰儿，你向户部传达朕的旨意，凡是修撰所费，凭魏王府的单子，要照章拨给。还有，若人手不够，可让国子监的学生来此帮忙。他们通过检索典籍以修习学业，较之死记硬背更有裨益。"

李泰见李世民如此支持自己修撰之事，喜出望外，急忙谢恩。

李世民又与萧德言等人谈了些修撰体例，不觉一个多时辰过去了。李世民看到时辰不早，起身欲返宫中。

当李世民刚刚起身的时候，苏勖又趋前请奏道："陛下，《括地志》章目已成，魏王欲请陛下题写《括地志》卷名。臣已备好笔墨。请陛下移步去题写。"

李世民哈哈笑道："泰儿，《括地志》需数年后方成，现在就让朕题写卷名，是不是有些太性急了？"

李泰道："萧公等人的意思，想让父皇先题写卷名，制成金匾悬于

文学馆正堂，以时时鼓励儿臣等人不忘陛下重托，早日修撰成功。待书成之日，再将卷名刻版印制，却是两全其美之事。”

李世民点点头，就走到案前。他提起笔来，先用“飞白”笔法书成“括地志”三字，既而摇摇头，对众人说：“不好，飞白笔法固然飘逸，然少了端庄凝重，以此来配书卷，不够整肃。萧卿，你以为如何？”萧德言道：“陛下所言极是，此书卷定能流传后世，卷名似与内容一致才好。臣听说陛下近来推崇王逸少之书艺，臣想用王氏楷体即成。”

“好哇，就用楷体。”

李世民说完，又凝神书写了一回，却是饱含王羲之意韵的楷体。是时，朝中文官习书成风，萧德言、顾胤等人为饱学名士，在书学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李世民写完，他们在背后观看，不由得啧啧赞叹。李世民这一段时间痴迷王羲之的书艺，每日临摹数遍，愈加体会到了王羲之的书意，使其笔法隐约能见王羲之的韵味。萧德言等人赞颂，其实并非谬赞，委实名副其实。

李世民这会儿的兴致颇高，他并不搁笔，说道：“泰儿，难得朕今日心情不错，朕就多写几遍。其后，你可从中选出一幅最佳者，以为卷名。”说完，他认真地又写了五六遍。

李世民题完书卷名，就移步出馆升舆回宫，李泰一帮人肃然将其送出府门。

李世民此行入魏王府，其实非为灵机一动。皇帝驾临何处，非是随意而至，那是有一定目的的。李承乾被立为太子，李世民起初不时入东宫问询，其中包含他对太子的期望。贞观十年之后，李世民绝足不再入东宫，可见他对李承乾的极端失望。他现在动辄入魏王府来见李泰，两相比较，外人显然感到李泰的行情看涨。到了李世民允许李泰设立文学馆，许多人想起了昔日秦王府的情景，他们纷纷猜测：莫非皇帝动了易储的心思？

李渊当初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允许其在府内设立文学馆，其心中固然想表彰李世民的功业，然更多的是顺势而为。结果，李渊受其禀性所限，在易储的事上左右摇摆，终于酿成了玄武门之变，自己也被逼下皇位。许多人事后暗暗想到，你李渊既立李建成为太子，就不该允许李

世民设立文学馆来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李世民的聪明才智和他善于以史为鉴，断然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再为储位争得头破血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承乾既为太子，李世民又允李泰设立文学馆，此举动只能有一个解释：李世民暗示要易储。

李世民即位后手不释卷，最爱读史书。他深知，储位的变动最易引起朝中动乱，乃至波及天下，所以要极端谨慎。李承乾为太子已十数年，天下知闻，他虽有爱嬉戏、宠男童的毛病，然终无大恶。若贸然将其废去，朝中大臣定会反对，天下及四夷之人又会无端猜疑。于是，他选取了一条渐进易储的道路。

这个夏天非常炎热，人们待在家里和在日头下面一样，皆汗流涔涔。有时候，天忽然下起了暴雨，那如帘的雨水浇不去弥漫的暑气。雨急停后，通红的太阳又很快露出面来，将刚刚湿润的空气变成热浪。李世民每到夏天，往往要带领臣子到九成宫等地方避暑，今年由于长孙皇后病重，他不忍离开，一直待在京城里。

长孙皇后的病愈来愈重了，外面天气炎热，李世民让人搬来冰块放入立政殿内，以为散热。然皇后接触到冰块上散出的凉气，愈益咳嗽不止。太监见状，急忙将冰块移出殿外，外面的暑气马上弥漫全殿，又惹得她在榻上大口喘气，连日连夜难眠。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她进食日少，身体渐瘦，虚弱不堪。

李世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些日子，他来立政殿的次数很频繁。这日他在立政殿里待了一会儿，看着皇后那难受的样子心伤不已，他又亲手喂她喝粟米粥，无奈皇后实在咽不下，勉强喝了几口，身子一震颤，又将喝进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李世民要来湿巾，轻轻揩去她口边的污物，皇后无神的眼光中向他投来深沉的谢意。李世民心有所触，眼角不自禁滚出两行清泪。

李世民怕自己的悲伤又引起她的不适，遂轻轻走出立政殿。他迈出殿门，斜眼见太医令正带领一帮人候在廊上，其心头顿时涌出一股无名火。他伸手向太医令一招，说道："你们，随朕到前殿说话。"

那群人看见皇帝眼角兀自挂着泪痕，又见他神色凝重，他们这些日子以来，一直连班当值，穷尽心力医治皇后，奈何不见效果，现在跟着李世民行走，心中不免敲上数面小鼓，惴惴不安，生怕李世民责怪他们。

果然，李世民到了前殿颓然坐下，那班人跪在前面行礼，李世民闭目坐在那里浑然不觉，似乎忘记让他们平身，一任他们跪在面前。

好半天，李世民方才睁开眼睛，斥道："你们平日里号称名医圣手，朕又授给你们官品，可谓有名有职，实在是风光得很呀。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皇后患疾之后，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你们缘何医治皇后显得一筹莫展不说，还越医越糟？"

这群人知道李世民心爱皇后，所以医治之时也尽了心力，然皇后之病没有起色，反而更加严重起来，他们心中早就怕皇帝呵斥，不料果真有今天。太医令小心翼翼道："臣等医术浅陋，实在有罪。臣前些日子已派人出京，让他们到各州遍访名医，好歹要将皇后医好。"

"哼，皇后在榻上苦挨时日，你们这样慢慢悠悠，何时能访来名医？朕看呀，你们不唯是庸医，还是庸官、庸人！"

这句话吓得下面人的头低得更低，也算他们不走运，李世民心伤皇后之病，正好看见他们，就将一腔火撒在他们的头上。

李世民接见群臣，以和颜悦色的时候为多，太医令何尝见过他如此震怒的样儿？早吓得将头贴近地面，好半天，方才慢慢抬起头，说道："臣等委实无用，请陛下重重责罚。"

这时，太医令身后有一名医博士小心翼翼道："陛下，要治皇后之病，寻常药石难以见效，须觅奇草异药来一试。"

"朕早就说过，为医皇后之病，普天之下不管是何人何物，只要你们说有用，朕定当访来。过了这么多时间，你不早说，现在不是废话吗？"

医博士吓得不敢再接腔。

李世民见他低头不语，怒道："说呀，你低头不语，莫非让朕去求恳你吗？"

"臣……臣听说，西域的天山顶上，生有一种异草，名曰雪莲，新鲜的雪莲花颇有疗沉疴之功效。若能取来让皇后服下，也许能使皇后病体有起色。"

李世民目视太医令，问道："这天山雪莲果然能医皇后之病吗？"

太医令吓怕了，不敢说行，也不敢说不行，斟酌半天，方才答道："臣确实听说过天山雪莲可以入药，想那雪莲生长在极高极寒的山上，与寻常花草肯定不同。只是西域通行不便，太医署不能常备此药。至于说将新鲜雪莲花入药，想天山来京，路途何等遥远，其实难能啊。"

"不怕。只要你们说出名目，能治皇后之病，就是天上的龙肝凤胆，朕也要取来。来人，传常何前来。"

须臾，常何进入前殿叩见李世民。

李世民此时已让太医令等人平身，让他们立在一侧。李世民让常何起身，手指太医令等人说道："常何，刚才他们提出疗治皇后之法，其中一味药需大费周折，你即时带人到天山走一趟。"

"臣领旨。"

"他们说须用天山上的新鲜雪莲花来医皇后之病，你带人到天山上带土刨其雪莲，一路用水润之，好歹要将其活着带到京城。"

常何的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心想这帮太医狗急跳墙，竟然想出这样一个馊主意来。他躬身道："陛下，臣去取雪莲，看似不难，其实有三件难事不好办。"

"哪三件？"

"第一件，此去天山，不远万里，臣一来一回，非数月不可。若因此耽搁了皇后的病情，臣吃罪不起。"

"不妨。你去取雪莲，也不能让这帮人闲着，难道能让他们空等雪莲而眼睁睁看着皇后病情加重吗？不能！你们，"李世民抬手点着太医令等人，"即日起，要将所有人分成两拨儿，一拨儿人在此值更，密切观察皇后病情，随时诊治；另一拨儿，要遍索古书，搜集百姓手中的偏方儿，还要努力想出好法子。"

"臣遵旨。"太医令等人又惶恐地跪下。

李世民抬起头，眼中又涌出泪花，悠悠说道："常何，你放心去吧，总之要加快步伐才是。万一……唉，死生由命，若皇后其间有什么好歹来，朕不怪你。"

常何又说第二件事："此去西域，须途经高昌。臣听说高昌王现在对我朝有失礼貌，万一他不放行，如何是好？"

"嗯，你可多携带金珠送给麴文泰，就说朕为救治皇后需借道，让他速速放行。朕想那麴文泰毕竟是汉人，颇知一些礼仪，此行为救皇后性命，想他不至于阻难。"

"第三件，想那雪莲生在极高极寒的地域，臣固然将其连根刨起，然到了山下，其能否成活？回京路上，还要经过号称火焰山的地方，臣怕难将鲜活的雪莲带回来。"

这的确是一个难题，李世民的眉头也不由得皱了起来。他凝思半天，又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尽力而为吧。你出京时要多带些人，随带许多棉被，取雪莲之时，就势将山上的寒冰也多取一些，将之放入棉被之中贮存。这样，你沿途逐步将冰块取出一些，使雪莲能持续浸润一些寒气。"李世民口中这样说，心里其实也没有一些底。想想也是，归途非止一日，那些冰块照样会化。

李世民又补充道："你即刻传旨给韦盘提，让他将陇右马场里的千里马都牵出来，从西州开始至京，每隔百里，都要放上数匹。待你取回雪莲，就让这些千里马接力传递，早日将雪莲传入京城。"

常何领旨后立即退出。

李世民看到太医令等人还在那里呆立不动，心中的火气又冒了起来，吼道："你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去干你们的活儿？"

众人走后，前殿里空无一人，寂静无声。李世民独自待在那里，心中想起皇后的病情，不自禁又垂下泪来。

长孙皇后最终未能等到雪莲花。

这日黄昏，李世民又来立政殿陪伴皇后。未入殿的时候，太医令紧行几步立在甬道边，躬身对李世民说道："陛下，臣有事要奏。"

李世民停下步子，示意太医令说话。

太医令小心翼翼地道："臣刚才探了皇后的脉息，觉得脉象不稳。只怕……只怕……"他结结巴巴，愣是说不出最后一句话。

李世民此时看到太医令，不像那日暴怒时的状态。他柔声道："朕知道，你和太医们为诊治皇后已然尽了力。朕那日责怪你们，实因盛怒之下而失态。皇后到底如何？你可如实奏来。"

太医令听了这番话，方才放下心来，他说道："臣探皇后的脉息，觉得脉象已乱。臣拿不准，又让数名稳妥的太医复诊，他们与臣的诊断一样。这样的脉象，是人之将终的征兆。许是臣等诊断不对，然常人的脉象显示这样，即为临终之前夕。臣不敢说皇后临终不远，然也不敢不奏。但愿皇后吉人天相，能度过这阵厄难才好。"

李世民听他的话虽遮遮掩掩，然断定皇后不久于人世也很决然。李世民脑子里突然一阵眩晕，随后眼角不绝地滚出清泪。他怔怔地站在那里良久，皇后久病不愈，他许多次也往最坏处想过，但总觉得那个时辰很遥远，也就慢慢释然。现在乍一听噩耗，脑子顿时空落落的，心中轻轻唤道："敏妹，你莫非真要离我而去吗？"

当夜色渐浓的时候，李世民抬眼见太医令还恭恭敬敬地站在一侧，遂唤道："你去吧，把最后的事办好即可。朕知道，你们这一段日子侍候皇后，也费了不少心力。"

太医令躬身退往一旁，头上犹汗涔涔的。

李世民伸手将眼睛揉了几下，试图抹去泪痕，以免皇后瞧见。

殿内已掌起了灯烛，为了怕光线刺眼，灯烛上皆蒙上绛红色的纱罩。李世民轻步走到榻前，就见皇后正昏沉沉地闭着双眼在那里轻睡，枯瘦的脸庞上，几绺散发垂在那里，衬托其肤色更加苍白。

李世民挥手让菁儿及宫女等人轻步移开，独自一人坐在榻前。专注地凝视着长孙嘉敏的脸庞。心中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李世民端坐在长孙嘉敏榻前，不知过了多长时辰，他想起了此生与她一起的许许多多场景，心想这样一个相亲相近的人儿，转眼间要与自

己永诀，不禁悲从心来，眼泪又不绝地涌出眼眶。

泪眼模糊间，忽听一声柔柔的声音传入耳鼓："陛下，你又为臣妾伤心了。"

原来长孙嘉敏醒了过来。

长孙嘉敏枯瘦的左手费劲地抬起来，欲来握李世民之手，无奈其力气实在不济，手掌伸到半途，又颓然跌在榻上。

李世民先用手抹去泪痕，再将双手捉着长孙嘉敏的左手，露出笑颜道："敏妹，我一人枯坐这里，慢慢就想偏了心思，却与你无关。我看你这一觉睡得甚是香甜，身子定显得轻松了。对了，常何带人离京已十多日了，按其行程估计，他该是返程的时候了。待你服了新鲜的雪莲，身子肯定大好。"

长孙嘉敏叹了一口气，费劲说道："妾知道自己的身子，陛下就不要再为妾费神了。常何为取一株花草，带领人马远赴西域，此行要费多少钱粮？太不值了。"

李世民摇了摇她的左手，说道："敏妹，莫提不值的话。为了治好你的病，就是要用东海的龙鳞，或者瑶池的异草，我也要造大船造天梯前去弄来，天山雪莲实在不算什么。敏妹，你现在要安心静养，勿为外事操心。"

长孙嘉敏摇摇头，闭目养神。她说了这一阵子话，显然劳神不少。

良久，长孙嘉敏费劲地睁开眼睛，说道："二郎，我这几日睡过去以后，心中恍恍惚惚，总觉得到了幽冥境。由此来看，我去日不远。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今日一定要对你说清了。"说完，她右手抬起，递给李世民一只布囊。

"这是什么？"李世民疑惑地问道。

"毒药。当你那日在九成宫患病的时候，我就备下此物常带身侧。万一你龙驭宾天，我誓不独生，当吞药随你一起。"

"这是何苦呢？"

长孙嘉敏的脸上露出一丝悦色，接着说道："然天有不测风云，谁料想，我却要先你而去，这包药也就没有了用处。二郎，我走后，你要择一贤良之人继为皇后，这后宫里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呀。"

"敏妹……你怎能出此语？你生是我的皇后，就是到了地下，你还是我的皇后，此话休要再提。"

长孙嘉敏不愿意再说这个话题，柔声道："二郎，我想再见见孩子们。"

是时，李承乾、李泰、李治及小女儿新城公主一直候在殿外。李世民见长孙嘉敏要见他们，遂扭头唤道："宣太子他们入殿。"

新城公主最先跑进殿来，一径到了榻前，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长孙嘉敏。长孙嘉敏伸手拉着她，眼眶中忽然滚出了泪水。

李承乾等三人随后进殿，先在榻前跪伏问安。

长孙嘉敏将李承乾唤到眼前，轻声道："太子，你年龄渐长，知道肩头上的责任吗？"

"儿子知道。儿子定当上孝父皇、母后，下抚弟、妹。"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恰恰忘了。你现为太子，即是日后的国君，要胸怀天下，增长才智，将来要像你父皇这样，最最紧要。"

"儿子谨记。"

长孙嘉敏又叫过李泰和李治，吩咐道："太子既是储君，又是你们的兄长，你们要相亲相爱，要尽力辅佐他。"

李治年龄尚小，不明所以，李泰现在已经隐隐明白了父皇的心思，遂答道："母后尽管安心养病，儿子定当尊重太子，对他言听计从。"

李世民坐在那里不吭一声，知道这是皇后在向儿女们交代后事。他看到长孙嘉敏说了这番话，在那里气喘吁吁，脸色潮红，露出咳嗽之状，急忙说道："你们退出去吧，让你们的母后歇息一阵。"

李承乾等三人急忙跪伏退出，只有那新城公主不依，她不愿意离

去。这时李治走过来，伏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想是两人年龄相若，不知李治对她说了什么，她听完后很乖觉地离去。

李世民唤菁儿过来，让她喂长孙嘉敏喝几口水。如此平抚了一番，长孙嘉敏方才缓过劲儿来。

看着菁儿离去的背影，长孙嘉敏说道："二郎，我走之后，菁儿就累你多看顾了。这丫头性格温顺，宽儿又早夭折，切莫让别人欺负她。"

李世民点点头。

长孙嘉敏缓了一下，又说道："二郎，我知道你的心思。承乾不太争气，贪玩不上正路，你很生气。不过他还是一个孝顺的孩儿，心地很好，这一点我不会看走眼。"

李世民从未将易储的想法告诉长孙嘉敏，不过听她现在话里的意思，分明已看出了自己的企图。李世民嘴巴动了动，又想把此事说透了费许多时辰不说，弄不好要大伤其心，遂住口不说。

长孙嘉敏又叹了一口气，说道："二郎，我求你一件事，好吗？"

"敏妹请说。"

"想起你当初与太子、齐王争斗的情景，直到今日我心有余悸，他们固然不肖，然你们毕竟是亲兄弟啊！二郎，我走之后，承乾他们就累你多照顾了。不管他们今后谁任皇帝，千万不能让他们为争皇位，再弄得头破血流，甚至伤了性命。这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

"敏妹，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任何一人伤了性命，他们也是我的儿子呀。"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夫妻默默相望，彼此明白了各自的心意。

长孙嘉敏意犹未尽，又说道："二郎，我再求你一件事。"

"说吧。"

"我听说房玄龄近来戴罪在家。我想呀，玄龄事你已久，他终身小

心谨慎，为朝廷设下了许多奇谋秘计，而未曾泄密一点。若他此次真的没有什么大罪，愿你还要继续使用他。此生此世，希你善待玄龄。”

长孙嘉敏向来不参与政事，李世民刚刚夺得大权时，向她问询政事，她以“牝鸡司晨，唯家之索”之词来推托。不料其临终之时，竟然来替房玄龄说情。李世民在那一瞬间，忽然知道了她时时刻刻在关注着朝中之事，一直碍于“后宫不干政”的古训而从未说出片言只语，心里又复感动，重重回答道：“敏妹，我答应你。明日，我亲往玄龄宅中请他上朝，今后，不管玄龄如何，我不会一句恶语相加，终我一生，定当善待玄龄。”

长孙嘉敏脸上泛出一丝喜色，说道：“我所以这样说，其实也是为了你呀。像逝去的如晦，还有玄龄，你有了这样的臣子，实在是天降斯人佐你。”

“我知道。敏妹，你尽管放宽心，我今后会善待大臣的。”

长孙嘉敏轻轻点点头，不再言声。她又闭目养神一阵，徐徐说道：“二郎，我还有一件事请托。当初我力劝无忌哥不能占据朝中重位，并非矫情，实有自私之心。”

“敏妹，我多次说过，无忌为官，非为你的缘故。”

“我知道。无忌哥随你多年，立有功劳，然他毕竟为外戚之身啊。汉朝时吕、霍专权，对朝廷不利，也使这些外戚家族覆灭。二郎，我死后，你能使我族家有些微薄禄俸即足矣，万万不可让他们身居朝中高位，这样方保我族家子孙安全。二郎，我求求你了。”

“好，敏妹，我答应你。”

说完了这些事，长孙嘉敏像摘除了多日的心病，对尘世再无牵挂，身子也随之一松，软软地放松身体，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李世民见她交托遗言，句句都是为别人着想的，不禁哽咽道：“敏妹，你这一辈子，莫非都是为别人而活的吗？你该打起精神，好好调养身子，你今年才三十六岁，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不是多次说过，要伴我白头到老吗？”

长孙嘉敏摇摇头，说道："二郎，我这一辈子跟了你，真是上天有眼，我心足矣。我自得病以来，你倾尽心力，整日操心。闻听雪莲能有功效，即遣常何带人去取，你的这番心情，我唯有万分感激。可是呀，我这些日子感到身子越来越沉重，太医们所下药石如泥牛入海，就是服了天山雪莲，也难有起色。我知道，天意注定的事，是勉强不来的。我想伴你左右，可是，老天能答应吗？"

李世民无语，默默地落泪。

长孙嘉敏忽然一笑，精神头儿似乎好了一些，说道："二郎，我刚才梦中，又见到我们儿时的时光。你那时，整日里和无忌哥一起跨马射箭，不肯与我多说话，让我好委屈。"

李世民心里一动：敢是自己刚才陷入回忆的时辰，她也正梦到儿时的事，看来是心有灵犀啊。想到这里，他也展颜一笑，说道："是了，你那时就不爱动，一张小脸如桃花似的，实在美得很呀。"

李世民口中附和着长孙嘉敏，看到她精神头颇好，心里又是一动：怎么精神头儿健旺起来了？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吗？

长孙嘉敏又幽幽地道："二郎，夫妻若黄泉相见，还是夫妻吗？"

李世民随口答道："怎么不是？夫妻死后同穴，正为此意。"

李世民提起坟墓，倒是又勾起了长孙嘉敏的一件心事，她说道："对了，二郎，我差点忘了一件事，还是要有求于你。"

"什么事？"

"我此生无益于人，死后也不能劳累他人。我死后，请你寻一石山，开凿洞穴，以山为坟。洞穴开凿时不能太大，能容下棺木即可。棺木中也不要放有金玉之物，至多放上一两件瓦器即可。"

"你见过高祖的葬仪，已经很节省了。我们身死之后，可仿其制，这样称不上奢费。"

长孙嘉敏连连摇手："我怎能与高祖相比？其实呀，我说要薄葬，也是爱护己身骸骨。像盗贼之心，止求珍货，坟中无珍宝，他们无所求也不会来打扰。"

李世民想了想，答道："好吧，敏妹，我答应你。"

长孙嘉敏又想了想，欲言又止。

李世民见状，关切地问道："敏妹，你还有什么事？我一总答应你。"

长孙嘉敏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还说些魏徵爱说的话，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你但说不妨。"

"我那日见到魏徵的谏章，觉得上天降生此人，实是我朝之福。我读前史，像这样有见识有勇气者，唯此一人而已，愿你珍视。二郎，你跨马征服天下，又施仁德取得天下大治，此份功业已傲视前世。可是呀，要将许多事一直做下去，就太难了。"

"我知道。魏徵的'十渐疏'说得很明白，我已将它抄于屏风，旦夕观之，以时刻警醒。"

"无非就是那几句话，愿你今后能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臣，省劳役，止游畋，则是天下之福。我就是在地下，再无任何憾恨了。"

李世民点头答应。他扭头问掌时宫女什么时辰了，宫女答应初交二更，就劝长孙嘉敏早点歇息。

长孙嘉敏微微点头，又不舍得，问道："二郎，你今夜就在这里陪我吗？"

李世民见长孙嘉敏的神情健旺，愈发想到她正处在"回光返照"的关头。若现在别去，今夜也许就要永诀了，他实在难以割舍，又不愿当地说破。遂答道："敏妹，难得你今日神情好了许多，我今夜就陪你在一起。"

长孙嘉敏脸上忽然又露出一丝娇羞之色，说道："二郎，你坐在那里好长时辰了，难道不累吗？不如就躺在榻上休息一阵。"

李世民依言脱衣上床，与长孙嘉敏并排躺在一起。

长孙嘉敏侧过脸来，眼泪又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她抽抽噎噎道："二郎，我实在不愿意离开你呀！我若到了阴间，孤零零一个，万一我害怕了，如何找你们呢？"

李世民也流下泪来，伸手揩去长孙嘉敏的泪珠，说道："别瞎想。"

长孙嘉敏又求道："二郎，你抱紧我。我就是死了，也要死在你的怀里。这样，我到了阴间，肯定没人欺负我。"

李世民一手环着长孙嘉敏那枯瘦如柴的身子，一手去堵她的嘴巴，轻声斥道："敏妹，不许再说这些无来由的话。你还是睡吧。"

长孙嘉敏依言闭起了双眼。

李世民说完这句话，又很后悔。他生怕长孙嘉敏因此睡过去，再也不醒。

李世民此时忽然感觉臂弯中的她身体一沉，又见她的头颅无力地歪向一边，顿时感觉不好，一边急晃，一边大吼："敏妹，敏妹，你醒醒，你醒……"

长孙嘉敏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死后的容颜很安然，现出一派恬静。想是她知道自己死在李世民怀里，于是放心地离去。

第四回　建昭陵贤后入葬　赚孝名魏王刻石

待常何风尘仆仆从西域赶回，带回了数丛已经枯萎的雪莲，皇后已经逝去十多日。

那日长孙嘉敏死在李世民的怀中，李世民悲痛欲绝，连续数日不上朝理事。当其独自在立政殿悲伤垂泪之时，菁儿为了释其愁闷，将长孙嘉敏所著的三十卷《女则》呈上，李世民读罢，更加悲恸。这日他召来长孙无忌、温彦博、王珪、阎立德、袁天纲、李淳风等人，商议皇后入葬的事。

阎立德奏道："臣奉圣上旨意，与李淳风、袁天纲一起选取陵园位置。我们三人那日到了醴泉县境内，见到一山高有三百六十丈，名为九嵕山，觉得依此山为陵最好。"袁天纲插话道："臣等一起测算陵园方位，觉得京城西北方最佳。臣等还有一层考虑，高祖归葬在献陵，则陛下之陵园不能离得太远。我们依此踏勘，见九嵕山南为峭壁，北为陡岩，形如一卧龙昂首向天。此山天造地设，正是为陛下及皇后所备。"

李世民问道："阎卿，你准备如何建造此陵。"

阎立德答道："臣想既然因山为陵，须使陵墓固同山岳，浑然一体。臣想在山南搭建栈道，至山腰处建立宫门，然后开始建墓道，深入七十五丈建造玄宫。待玄宫造成奉安之后，以铁浆灌注石条之间，封闭墓道，再拆除栈道等物，这样，玄宫门下面悬绝百仞，上面飞鸟难落，真正与山成为一体。"历代君王陵墓建造时的一个难题，就是怕贼人来盗。阎立德这样来设计，其实让山体包下了地宫，让贼人无从下手。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不可。若依你的设计建造，恐怕至少数年才成。皇后临终，提请朕为其薄葬。说要因山而葬，无须起坟，不用棺椁，所需器物皆用木瓦。好吧，朕同意因九嵕山为陵，然不用这么大规模，凿一穴能容一棺即可，穴内不藏人马、金玉、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阎卿，若这样来做，需要多长时间能成？"

阎立本默默地算了一下，答道："陛下，若按此等规模建造，可使

数百名工匠前往，不出一月即成。”

“好吧，就依此议，由阎卿领人前去，即时开工。此陵建造简陋，须使天下之人皆知皇后虽死犹不忘俭朴，可名为昭陵，以示彰显之意。”

李世民又对温彦博道：“温卿，你可拟旨一道。今后有谋臣武将、明德异材及密戚懿臣等建功立业者，其身薨之日，所司要立即奏闻，朕即在昭陵周围赐以墓地，准其陪葬。”

温彦博躬身领旨，又奏道：“陛下，臣想已故勋臣，在世时追随圣上左右。若圣上准许，是否容他们迁坟过来？”

“照准。”

是时，像杜如晦、秦叔宝、长孙顺德等人已逝，李世民准其陪葬昭陵，对其后人实为无上之荣耀。

李世民定下建造昭陵的事，转身取过皇后所著的《女则》，将其传示众人，感叹道：“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心伤其亡，非仅为亲情，今后朕入宫后不复闻规谏之言，实失一良佐，所以不能忘怀啊。”

长孙嘉敏贤惠之名，也素为群臣所钦敬。群臣传看《女则》的时候，心中想起长孙皇后的种种好处，将其视为历代后妃的楷模，皆惜其享年不永，心中不免遗憾。

李世民又唤过阎立德，说道：“阎卿，你稍等一会儿，待朕写成一文，你再寻来良石，将其刻上立于皇后墓前。皇后崇尚俭朴，这般美名须传扬后世。”说完，他走到案前提起笔来，微一凝神，即以楷书书成一文：

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李世民书罢，将其递给阎立德。想是与皇后的节俭相得益彰，李世

民此文也写得极为质朴，堪为相配。

待昭陵营造好以后，袁天纲择定发丧之时辰。李世民亲自扶灵，将皇后之薄棺葬在昭陵。其起灵之时，长安百姓纷纷拥上街头，与这位贤惠的皇后告别。

皇后下葬的时候，菁儿哭得昏厥过去。是时，菁儿向李世民请求，要在昭陵结庐相伴长孙嘉敏，以尽昔日的主仆情分。李世民不同意，说自己已答应过皇后，此生定当善待她，岂能让她在此荒凉之地了其一生？他当即册封菁儿为淑妃，按照嫔妃制度，皇后之下为贵妃，贵妃下面为淑妃，李世民从此不设皇后，贵妃之位也空缺，则淑妃即为后宫之尊，可见李世民对菁儿的恩遇。但在菁儿的极力哀求下，李世民答应她可以在昭陵陪伴皇后一段时间，届时再派人来接她回宫。

李世民从昭陵回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轻车简从来到房玄龄府内。

房玄龄自从被责回家，不敢出门一步。一直到皇后病逝，他方才出府随群臣一起到皇后灵前致祭，再往昭陵送葬，其间他低着头躲在群臣丛中，不敢与李世民照面。他从昭陵回京后，又将自己圈在府中，不敢出门一步。

他这日正在堂上呆坐，闻听皇上来府，慌得带领家人出门来，其时李世民已至二门，他们就在甬路两旁跪接。

李世民走到房玄龄面前，说道："玄龄，起来吧。朕这一段时间忙于皇后之事，一直不能来看你。"

房玄龄不敢起身，奏道："罪臣戴罪在家，不敢劳烦陛下垂问。陛下，罪臣这些日子居家思过，越想越羞愧，深思罪臣的所作所为，实在辜负了圣恩。"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伸手搀起房玄龄，说道："唉，玄龄，你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我们君臣之间已经有些生分。想起那年你在泾阳来投军，我们秉烛夜话，是何等的融洽！此后二十余年，你伴朕左右，替朕办了多少事。玄龄，朕见你现在的样子，实在有些心酸啊。"

房玄龄道："陛下，外面风寒，请到房中说话可好？"

“嗯。玄龄，让你夫人她们都起来吧。”

房玄龄陪着李世民进入中堂，按照制度，玄龄夫人和其子房遗直、房遗爱有品秩在身，亦可入堂，其他人则候在堂外。

随行太监将李世民引到堂中的右手高凳中坐定，并奉上香茶。李世民看到房玄龄等人垂手站在面前，说道：“玄龄，这里不是朝堂，不必如此拘束，都坐下吧。”他示意太监道：“你们，替玄龄他们搬过凳子来。”

太监搬来四把凳子，将其东西相对摆好，房玄龄一家人谢恩坐下。

房玄龄说道：“圣上日理万机，加上皇后宾天不久，该是多歇息的时候。罪臣惹圣上生气，又劳圣上入府垂问，臣心中不胜惶恐。”

李世民摇头道：“朕固然日理万机，然若没有臣子分掌其事，这日理万机就无从说起。玄龄，朕上次生你的气，非为他故，实因你不愿为朕办事，让朕伤心。人都有老的时候，你现在六十有余，精力尚可，还能替朕分忧。若你真是到了不能动弹的时候，朕自会让你颐养天年，得以善终。如晦逝后，朕一日难以离弃你，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罪臣知道。”

“玄龄，不许自称罪臣！你若有罪，朕还能入你府中吗？”

“是。陛下，臣这一段时间居家思过，确实悟出些道理。刚才陛下提起臣投军的事，臣那时方当中年，有建功立业的愿望，此后随陛下二十余年来，竭尽心力为陛下办事，心中想法，无非是得遇明主，尽自己绵薄之力精心辅佐为是。不料近年以来，竟然萌生了功成身退的想法。唉，陛下如此善待微臣，而臣却有这等卑下心情，实在不该。”

“玄龄，你萌生功成身退的心意，或者想提拔后进，皆为人之常情。朕刚才说过，遍视朝中，唯有你一人，朕最难舍。这种情分，非是你善谋，非是你忠心，盖因多年以来，我们心思互通，不管大事细微，皆能融会贯通，以致成事，早已超越了君臣的职分。玄龄，你明白朕的心思吗？”

房玄龄心中大为感动，知道李世民对待自己确实大为不同。就拿李

靖相比而言，李靖提出辞去尚书右仆射之职，李世民仅仅虚让了数回，即同意李靖逊职。别人告发李靖，哪怕是明显的诬陷，李世民也要让人去认真地查处一回。自己居相位多年，得罪的人还能少了，其间也有许多人到李世民面前告御状，然李世民听罢不作理会，甚至连风也不透给自己一丝。自己此次苦求逊职，李世民真心挽留，挽留不成，以致动怒。由此来看，有句话叫作“皇恩浩荡”，用在自己身上最为恰切不过。房玄龄想到这里，起身跪伏道：“陛下待臣如此，臣虽肝脑涂地，犹未为报。”

“起来吧。玄龄，朕起初对你确实着恼，皇后临终时说了一番话，方才让朕心情平复下来。”李世民说到这里，眼圈忽然红了起来，其声音变得低沉：“皇后说，‘玄龄事陛下已久，小心缜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玄龄，这是皇后的原话，她向来不愿意干预朝政，这次却为了你而破了例，你能明白皇后的这番苦心吗？”

房夫人、房遗直、房遗爱闻言，立即起身与房玄龄跪伏在一起，皇帝口中转述皇后之语，可以看出皇帝又动了感情，他们心想皇家对本家如此看顾，心中哀皇后之伤、悦恩遇之隆诸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不禁都流下泪来。房玄龄涕泣说道：“圣上、皇后待臣如此，让臣……让臣……”他的话难以说下去，竟然泣不成声。

李世民眼中的热泪也随之夺眶而出，他叹口气说道：“皇后不幸早逝，让朕这些日子以来，如失魂一般。算了，天命如此，那是人力勉强不来。遗直、遗爱，你们扶他们起来说话。玄龄，皇后视你为皇家知己，你今后若能记住皇后的诸种美德，时时缅怀之，也就够了。”

房玄龄回坐到凳子上，用衣襟擦去满面的泪痕，说道：“陛下，臣想得到允许，臣明日就想入朝理事。臣这一辈子，身子能动之时定为朝廷忙碌奔走；若身子不能动还有一口气，时刻想着朝廷之事，以呈心力。”

李世民换颜微笑，说道：“对呀，这正是朕今日来的目的。你以前总揆百事，事情梳理得井井有条。你这次赋闲在家，对你而言毕竟休息了一阵子，然朝廷却因此压下许多事来。玄龄，你放心，如晦当初积劳成疾，朕未留心，使其劳累而死，朕岂能让你再蹈覆辙？”

“陛下提起如晦，更令臣羞愧万分。唉，想起如晦，还有戴胄，臣来日到了阴间见到他们，他们定耻笑臣有患得患失之心。”

“好了，玄龄，此事已过，今后不用再提。朕多次说过，朕待臣下一视同仁，不搞亲亲疏疏，然对待你呀，朕确实难抑己情，将你视为兄长一样。”事实上，李世民与房玄龄在一起二十余年，他们共同征战，策划及实施玄武门之变，君臣协力治理国家，基本上聚多离少，他们亲密无间，李世民早将宽厚的房玄龄视为嫡亲的兄长一般。如此，李世民也算是弥补了亲兄逝去的遗憾。

李世民将目光转向房夫人，问道：“房夫人，朕那日赐你的鸩酒滋味如何？”

房夫人脸上顿时现出尴尬之色，那日她见了鸩酒，心中想皇帝实在荒唐，竟然逼着臣子去纳妾。皇命不可违，自己还不如死了干净，从此也可以眼不见为净，她于是决然吞下毒酒。孰料那毒酒酸得很，喝了之后也无异状。待房玄龄说知此毒酒为陈醋时，她方知是虚惊一场。经历了这一番由生到死，再由死到生的经历，她的心性也有了转变，过后她对房玄龄说：“我不愿你纳妾，是想我们夫妻一体何等单纯，岂能让别人来染指？我以死明志，现在想有些后悔了，我死不足惜，却让你独自寂寞一生，又对我死生出无限愧疚来，这岂是我的初衷？还是我的心胸太窄狭了。玄龄，你今后若愿意纳妾，只要是你看上眼的人儿，我一概不拦阻。”

房玄龄当时正色道：“夫人在玄龄重病之时，剜目明志，这次为拒皇帝，又以死明志。玄龄若再生出异心，岂不是和禽兽无异？”

房夫人却不能把他们夫妻的话说给李世民听，而是微笑说道：“贱妾蒙圣上赐酒后，至今再不敢吃醋。”

李世民听出了她的双关语，感叹道：“玄龄，有句古话叫‘女子无才就是德。’看来需要改一改。妇人哺育后代，儿女长成赖其教养，人之禀性自动长成，可见妇人对儿女至关重要。妇人相夫教子，长居幕后，实为家兴之关键。玄龄，你有此贤妇，朕有贤后，我们应该感激上天的眷顾。”

“陛下所言甚是。臣许多年来在外，家中皆赖夫人主持。只是她以简陋之身，万不能与皇后相提并论。臣听说皇后临终之时，抱病著成《女则》三十篇，以垂范后宫。皇后的所作所为，历代之后妃难以相比。”

“是的，朕看了皇后的《女则》，对群臣说过，此书足以垂范后世。朕欲让人刻制一批，使后宫之人时刻诵读，再分赐朝臣，相信也会有所助益。玄龄，你这夫人也挺好嘛，她教养子女皆能成才。像遗直宽厚谦逊，大有父风；遗爱不尚贵族子女浮玩之风，其在尽职之余，还与泰儿一起编撰《括地志》；你的女儿嫁给韩王，听说她也很贤惠。母亲如何，一看其子女作为便知。”

李世民提到了魏王李泰，房玄龄欲言又止。李世民这些年渐渐宠爱魏王李泰，朝中重臣明白他已经动了易储之心，深恐由此酿出祸端，心中忧虑日甚。房玄龄从房遗爱口中多知李泰之事，有心想向李世民劝谏一番。又想自己在家中被圈禁多日，刚刚被皇帝允可返朝理事，现在若直言劝谏毕竟不合时宜，遂住口不说。

房玄龄回到朝中开始理事，尚书左仆射的职位让其耗去大多精力，按说太子少师主要职责是教谕太子道德，似为闲职，然李承乾的太子之位正是岌岌可危的关头，太子少师的职位极重，不轻易授人，李世民此时授房玄龄此职，可见他对房玄龄教谕太子有着很深的希冀。房玄龄不敢怠慢，理政之余就赶往东宫，显得很忙碌。

李世民一俟房玄龄入朝理政，就觉得轻松起来。他现在心伤皇后离去，除了朔望日大朝之外，很少再上朝理政。皇后昔日的寝殿立政殿成了他日夕起居的地方，一些大臣要奏重要事情时，需来立政殿觐见。

这日魏徵入立政殿觐见，其所谏事体与魏王李泰有关。

李世民现在宠爱魏王李泰，爱得有点过分。前几天，李泰对他说道，朝中三品以上官员见了他不下马礼拜，往往像看不见似的，打马一驰而过。李泰这样说，其实有恃宠逞尊的心理，李世民本该驳斥他才是。然李世民此时有意心许，不免大为偏袒，他闻言大怒，放言道：“当隋文帝时，一品以下官员见了诸王都要下马礼拜，这些诸王难道不是天子的儿子吗？朕即位以来，屡屡教导诸子尊敬大臣。可这些大臣们呢？三品以上官员若见了诸王不礼拜也就罢了，可他们见了魏王，依旧桀骜不驯，朕实在难忍。”他意欲召集京中三品以上官员，让他们今后在路上遇到诸王，皆要下马礼拜。

李世民的这些话辗转传到魏徵耳中，他今日来觐见，就是要劝谏这件事。

魏徵今日来进谏言不像往日那样直来直去，他知道李世民现在思念皇后，就先从皇后所著《女则》说起。

“陛下，臣得了皇后所撰的《女则》，将之交给贱内及二女观看。贱内读罢，说此书足见后宫清新之风，对天下妇人皆有鉴戒之劝。臣这些年规谏陛下最多，其中言语颇为直率，所谏事体涉猎甚多。然细想想，其中没有一件事与皇后有关。皇后一生事迹实在淳正清明，臣唯有赞其贤惠，赞其英达。陛下取得天下大治，皇后治理后宫呈现清新之气，可谓相得益彰。惜皇后早逝，使陛下失一良佐，臣深为遗憾。”

李世民点头道：“魏卿，若是你能赞许的事，那是不会错的。皇后一生，循礼而行，举止有度，实为历代后妃之良模。妇人往往居于幕后，其对家庭作用实属大焉，朕那日在玄龄府上就说过类似的话。可惜呀，人若过于完美，寿祚往往不长，正所谓此消彼长，无可奈何。”

“皇后逝去是无可奈何之事，陛下万万不可消磨志气，将英雄之气陷入颓丧之中。陛下多次说过，君王之身势关天下，不可稍有闪失。”

“魏卿，朕明白这个道理。朕心伤皇后，总有一日会平复过来。”

两人说了一会儿话，由于魏徵一直赞颂皇后，颇合李世民心意，李世民的情绪变得很轻松，他们谈话的气氛很融洽。

魏徵看到火候差不多，抓住机会道：“陛下，臣听说三品以上官员路遇诸王不下马，惹得圣上很生气，果有此事吗？”

“不错，果有此事。”

“圣上刚才说皇后平素循礼而行，举止有度。其实三品以上官员见到诸王不下马，亦是循礼而行，陛下没必要生气。魏王虽蒙圣上重视，亦是诸王之一，有什么特别呢？”

“不然。朕问你，若臣子见了太子，他们都要下马礼拜吗？”“当然，太子为储君，臣子见时，须行君臣之礼。”

“太子为嫡长，魏王次之。人生寿夭难测，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储君呢？朕以为，要废除臣子见诸王不下马礼拜的制度。”

魏徵听言一惊，觉得李世民的这句话，已经很露骨地显示了他要易

储的心思。魏徵在易储的事上，不赞成废除现太子而另立魏王，认为李承乾固然有些毛病，然终无大恶，若轻易废之，首先是不合乎礼法，再就是极易引起皇位争夺的局面，对天下不利。魏徵心中是这种想法，因见李世民未有易储的实际行动，不好直言相谏，而从侧面力劝。

魏徵思索了一阵，斟词酌句道："陛下这样说，臣以为有些牵强。太子年轻力壮，只要不失德，怎么会有不幸呢？自周代建礼之后，延续至今，现行礼仪由臣与玄龄、王珪等人主持修订，由陛下钦定施行，每篇每节皆采三代之英华，择善而修复。像三品以上官员见诸王不下马一节，即采于古礼。《礼》曰：'臣、子一也。'《春秋》曰：'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为陛下所尊礼，岂能以魏王一人而使纪纲大坏呢？"

"魏卿修礼之时，博采群书，朕说不过你。"

"陛下心爱魏王，此为人之常情。陛下欲使公卿下马礼拜魏王，无非让群臣不能轻视魏王。其实臣下皆明白陛下的心思，他们路遇魏王不下马，是遵守礼法，他们的心中谁敢轻视魏王？陛下提起隋文帝时情景，隋文帝骄其诸子，使礼纲大坏，终于养成了隋炀帝骄逸不法的性格，想陛下定然不会效法隋文帝。"

李世民今日的心情不错，就觉得魏徵所言颇为顺耳，遂微笑道："魏卿，你不要说了，朕明白。朕今后不变此条礼法，三品以上官员见到诸王依旧不下马，这样成吗？"

魏徵躬身道："臣代群臣谢陛下英明。"

李世民微笑道："朕依了你的意见，即为英明，若不依意，就是昏庸了？"

"臣不敢。"

李世民起身道："今日天气不错，魏卿，你有兴致随朕到苑内行走一回吗？"

"臣奉旨。"

今年进入冬季后，天气似乎冷得不快。往往一阵寒流过来，阴冷数

日后，复又艳阳高照。

魏徵随着李世民打马入了西内苑，李世民入苑后并不歇息，打马直奔苑北首，到了那座楼观前方才停马落地。魏徵知道这座楼观的用处，但佯作不知，而是赞了一句："这座楼观建得好哇，登高四望，远处景色可以尽收眼底。"

李世民瞪了魏徵一眼，显然不满他竟然不知此楼观的用处，说了句："你懂什么？朕建此楼观若仅仅为了观望景色，难道会如此无聊吗？"他说罢，开始拾阶登高。魏徵不敢再吭声，默默随其身后攀登。

到了观顶，李世民手倚护栏，眼望昭陵方向，轻轻说了句："敏妹，我又来看你了。"

魏徵并不理会李世民在那里长吁短叹，独自背着手，向楼观西首踱去，摆出一副欣赏景色的样子。

李世民还在那里喃喃自语："敏妹，你独自在那里，定是寂寞得很。好歹这些日子有菁儿在陵前陪你，倒是免了一些孤单。"说到这里，李世民脑海中浮现出长孙嘉敏闭目躺在墓中，四周皆是冰凉的石壁，心中一阵抽紧，眼泪不禁又流了出来。

过了良久，李世民的心情方才平复下来，他呆呆地望着远方，似乎难以摆脱长孙嘉敏已逝去的现实。

待李世民平复下情绪，他才想起魏徵随自己登上台来，遂唤道："魏卿，你过来。"

魏徵依言缓缓走过来。

李世民问道："魏卿，朕在这边垂泪伤心，你缘何无动于衷？"

"陛下，臣上台来觉得四周风景实在美妙，就在这里默默观赏。陛下为何伤心垂泪？咳，想是台上风大，加之臣年老之后，耳朵有点背，就此忽略了。"

"哼，你耳朵可能有点背，可眼睛却不瞎呀。"李世民显然不相信魏徵的话。

“臣不敢欺君。”

“好，朕姑且信你。魏卿，知道朕为何建此楼观吗？”

“臣不知。想是苑中花木池水秀丽，再造此观登高而望，将远处景色也尽收眼底，如此可以阅尽周围美色吧？”

“看来你真是昏聩了。朕建此观，可以登高望见昭陵，以此可以凭吊逝去的皇后。魏卿，你向那里看。”李世民手指昭陵方向，“可以看到九嵕山的模样，朕居宫中，到此就可以与皇后相会。魏卿，你看到了吗？”

魏徵此时心中也深为李世民对长孙嘉敏的情感所感动。李世民如此难忘皇后，长孙嘉敏虽在幽冥界，也应该心满意足了。然魏徵此时想的是另一件事，他不动声色，摇头探脑向西北遥望，眼睛眯缝着，好半天才答道：“臣老眼昏花，实在看不见什么。”

“怎么会看不见呢？现在阳光明媚，九嵕山高耸在那里，皇后现在正躺在山中的昭陵之中。”

“昭陵？”

“想是魏卿已经看见了。”

“唉，原来陛下看的是昭陵，臣还以为陛下说望见献陵如昭陵一般。若说是昭陵，臣倒是能看见。”

李世民听罢此言，心中一寒，马上知道魏徵是在讽刺自己：对自己的皇后如此上心，却忘了昭陵之西埋葬着高祖的献陵！

李世民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魏徵又问道：“陛下，夫妻之情难道胜于父子之情吗？”

唐王朝建立之后，李渊开始提倡周、孔之道，武德二年，他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武德七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并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及至李世民即位，他于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而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大力尊儒崇经。李世民这样做，是他和群臣在弘文馆里多次讨论出来的结果，即治理天下要靠儒家的“王

道”，即以尊儒崇经来教化天下，达到“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的效果。

儒家学说中，有一套严格的纲常伦理道德，简言之，就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其他关系不能撼动此柱石。李世民现在一味怀念皇后，却将埋得离皇后不远的高祖忘得一干二净，显然与这套伦理有悖。其为君王这样做，若传扬天下，人们私下会说：当今皇帝口口声声让大家尊儒崇经，可他自己却不是那么回事，圣上尚且如此，又如何教化天下呢？

李世民听言品出味儿来，又潸然流下眼泪，说道：“魏卿，你不要说了。朕思昭陵而忘献陵，是朕不对。”

魏徵见李世民已经认错，也就不再穷追猛打。

眼见天色将晚，君臣两人缓缓步下楼观。

李世民走到地面，扭头对侍立一旁的太监说道：“传朕的话，明日让将作监来此拆掉楼观。”

魏徵忽然跪下，叩首道：“陛下，臣一再冒犯龙颜，望皇上恕罪。”

李世民搀起魏徵，说道：“魏卿，你怎么了？大丈夫行事敢作敢当，你既然敢累上诤言，难道说过之后又后悔了？”

“臣不后悔。臣其实也心伤皇后，如此贤德之皇后，却寿夭早终，使陛下失一良佐，臣亦恨苍天无眼。”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朕拆掉楼观，是慑于你所言之人伦大义。朕为君王，一举一动事关天下，不得不谨慎。为了教化天下，朕尊儒崇经，将其视为治国纲脉，不能因小事毁之。”

君臣两人未上马，并排沿着池畔慢慢行走。

他们行了一段，李世民忽然侧头问道：“魏卿，你刚才心伤皇后，是发乎真情吗？”

“臣确实发乎真情。为妇人者受其眼光所限，往往富贵之时会变了性子，古来为皇后者弄权者有之，营私者有之，施暴者有之，而长孙皇

后深敛私情，大公无私，实为罕见。这让臣又想起贞观六年时，当时长乐公主出降，陛下认为她是长孙皇后所生，欲厚送其妆，被臣谏止。谁想皇后却因此赏钱四百缗，赐绢四百匹，并说：‘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臣以直谏闻名，若无陛下、皇后呵护有加，臣难有今天。”

“魏卿说起这件事，又让朕想起皇后对朕说的话。她说：‘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徵，不知何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也。’朕此生有幸，得遇皇后，她深敛其行为，不敢参与朝政。然朕今天想来，朕理政之时，受其良行益言颇深，让朕避免了许多错处。”

君臣两人在这里缅怀长孙皇后，皆发乎真情。

李世民又问道：“魏卿，我们现在抛开礼义大道，平心而论，你说，到底父子之情与夫妇之情，哪个更亲近一些？”

魏徵脱开答道：“若夫妇两情相悦，且肌肤之亲日久，较之父子之情，毕竟要更近一些。”

“嗯，你接着说。”

“然则夫妇两情不悦，甚至同床异梦，就无亲近可言。相比之下，父子之情由血脉相连，亲情恒久，又远胜于此时的夫妇之情了。”

“难得你能说真话。”

“臣一直说真话，臣若说一句假话，恐怕陛下早将臣拿下问罪，现在也不能与陛下说话了。”

李世民此时的情绪好了起来，又问道：“朕与皇后两情相悦吗？”

“陛下与皇后相互敬重，犹胜凡人的恩爱夫妇。”

“那么，朕建此楼观来缅怀皇后，这有错吗？”

“没错。陛下重情明义，饱有爱心。若推而广之，陛下善待臣下，爱护百姓，恒由此起。然陛下为国君，与皇后之情为小爱，与天下之情

为大爱，当大爱与小爱冲突之时，只好弃小爱而顾大义了。”

“哈哈，魏卿，朕实在服了你了。来，我们上马回宫，今晚你同朕一起进膳。”

长孙皇后逝去，其三名儿子李承乾、李泰、李治一样悲戚。然李泰缅怀母后的法子很特别，事成之后赚取美名一片，李承乾闻知李泰之举，心中泛出了淡淡酸味。

当长孙皇后逝去不久，魏王李泰即带领府属，身穿素服来到洛阳。是时，洛阳都督仍是张亮，闻听魏王到此，急忙出衙来迎。

李泰拱手道：“张都督，我来洛阳为的是私事，本来不想叨扰，又想毕竟是洛阳地面，还是要来打个招呼才好，不能失了礼数。”张亮是李世民的心腹之人，李世民未取得皇位之时，洛阳由张亮镇守，为其坚固的后方根据地。其即位之后，觉得东都洛阳位置重要，还让张亮在此镇守，由此可见张亮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李泰明白张亮的分量，其言语之间透出谦逊，以前辈之礼待之。

张亮道：“殿下何出此言？皇子来到洛阳，对张亮来说皆是公事。万一有什么闪失，让我如何向圣上交代，事情闹大了，这颗脑袋也许就交代了。”

李泰笑道：“谁不知道张都督是父皇的股肱之臣？你治理洛阳多年，将这里整治得花团锦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能有什么闪失？”张亮躬身请李泰入衙。

李泰摇手道：“不用了。我来拜见你之后，就要直奔龙门。办完了这些事，我还要回京为母后守丧。唉，我来这里，事先连父皇都没有禀报。”

“啊，殿下何至如此匆忙？”

李泰低头不语，其身后的苏勖代答道：“张都督，殿下此来，要亲往龙门选一地址。他要用自己的年俸，为皇后做功德造石像。皇后居丧之日，皇子不能轻易外出，殿下为表孝心，也只好破例了。”

这使张亮肃然起敬，说道：“原来殿下要行此大孝啊，这是善事，

就是皇上知道了殿下来办此事，肯定不会怪罪。好吧，事不宜迟，殿下欲往龙门，我来带路。”

李泰不许，奈何张亮坚持要去，他只好作罢。

张亮就引着一行人到了龙门，张亮平素信佛，多次来到龙门，对各个石窟及石像甚是熟悉。他向李泰建议道：“山上石室多是人们崇佛而建，只有宾阳洞有些特别。”

“有何特别？”李泰问道。

“北魏宣武帝元格即位后，为彰其父孝文帝及其母文昭皇太后之德，下令开凿宾阳洞。据传用工八十万零二千三百六十六个，开凿二十四年乃成。殿下欲彰皇后之德，可在宾阳洞旁边开凿，这样能使众人更加明白殿下之孝。”

李泰来了兴趣：“是吗？这样最好。张都督，你速速领我前去观瞻。”

宾阳洞位于龙门山北首，李泰现在所处的位置离洞不远，很快，一行人就到了洞前。张亮以手指道：“殿下请看，这里即是宾阳洞。”

李泰进入洞内抬目观看，只见此洞高有三丈，进深和宽各有三丈六尺，迎面雕有以释迦牟尼像为中心的五尊雕像。

李泰又向前行了几步，发现在诸像的后壁上，雕饰有众菩萨，弟子闻法浮雕像。再仰观窟顶，见其为穹隆形，中央雕刻重瓣大莲花，构成莲花宝善，莲花周转是八个会乐天和两个供养天人。正是《法华经·譬喻品》中所描绘的“诸大会乐，百千万神，于虚空中一时俱作，雨众天华”的场景。

李泰感叹道：“张都督，北魏宣武帝以皇帝之身，可以取天下财力，累年建造。我呢，只能靠本身的俸禄来造，像这样的规模，我是万万造不起的。”

“不妨。若殿下钱财不够，我多年的宦中所积，可以捐出一些来。”

“不行。我为母后发愿造像，是为表自己的心意，岂能敛外人之钱？”

张亮点头道："不错。殿下为表心意，不在于铺张宏侈。"

苏勖这时插言道："殿下，下官观此洞，最难处在于开凿石洞，再其次就是雕刻石像。若能去其一，就可省下一半钱，且能缩短建造时间。殿下说得对，殿下来此发愿造像，主旨在于表达孝心。皇后在日，以俭朴为务，若殿下宏侈建造，亦非皇后本意。"苏勖是李泰的心腹，此人智计百出，像此次来洛阳造像，就是他极力让李泰这样做的。

张亮说道："如此，就请殿下移步出洞。我记得此山上有许多开凿一半的石洞，若借此修像，就可省下一半力气。"

一行人走出洞外，开始找寻已成洞窟。事情也巧，他们出洞向南行了几步，又见一石洞。走入洞内，只见石壁开凿粗糙，高约三丈，宽约二丈六尺，进深亦为三丈，四周石壁上有一些小佛龛。李泰看罢很满意，说道："就是这里了。此洞想是有人依宾阳洞那样的规模建造，惜中途而废，后来又有些人依势造一些小佛龛。"

"殿下推测甚是。"苏勖接口道。

张亮绕室转悠了一圈，点头道："许是菩萨显灵，让殿下得遂心愿。若依势开凿，不费太多力气就能建造得如宾阳洞一样。"

李泰摇头道："不用再扩大，如此规模建造下来，亦足以表达我的心愿了。"

张亮殷勤说道："殿下不愿意接受外人的捐助，然殿下居京城，毕竟离龙门太远。这精选良匠及工役之事，我可以代劳，也算是为皇后尽一分心意。"

"如此，就有劳张都督了。"

张亮从此帮助李泰建造佛像，他比照宾阳洞的格式，穷三年之力，将此洞建造得非常精美。此洞建成，外人称之为宾阳南洞。人若居于室中，眼望洞顶，就见天衣当空，可以感受到"宝良降祥，敞五云之色，天乐振响，夺万籁之音"的典雅飘逸的意境。

宾阳南洞建成之后，来此观摩礼拜者络绎不绝。他们在惊叹佛像精美绝伦的同时，又得知此洞的建造来历，不由得遥追长孙皇后之贤德，

盛赞李泰奉母的孝心。

李泰回到长安，此时他到龙门造像的消息已经传扬开来，这其中，魏王府属卖力宣传功不可没。人们纷纷赞扬李泰，说他爱文修德，现在又爱母呈孝，有李世民遗风。李世民闻听李泰此举，也赞道："此儿敬母奉孝，深合吾意。"李世民与长孙嘉敏平时并不十分崇佛，按说李泰以此种方式怀念母亲不一定十分合李世民的心意，只不过他此时有意心许李泰，则李泰不管做什么事，他唯有大加赞扬了。

李承乾闻讯后，心里颇不是滋味。李泰能想出这样的好主意来邀宠父皇，博得一片美名，他自叹弗如。李泰这样做，明显是觊觎自己的太子之位，李承乾不由得心生警惕。然父皇明显偏袒李泰，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李承乾想到此节，又生出无奈之心。

李承乾此后怕丢太子之位，开始暗暗积蓄力量，在他周围，有汉王李元昌，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古郎将纥干承基等人成为其心腹。

魏王府中，房遗爱、柴令武、苏勖等人早就跟随李泰左右，他们不断培植其势力，采取各种手法拉拢朝臣。李泰被允设立文学馆，他又可借此渠道招贤纳士。比较而言，李泰此时的势力要比东宫强大。

当然，这其中最紧要的地方，就是李世民对其二子的态度。李泰知道父皇宠爱自己，方才对李承乾采取攻势。李世民不像李渊那样优柔寡断，他既然属意李泰，则废立太子是迟早的事。许多人都这样想，对待李泰就大不一般。像张亮为秦王府旧属，现在又被李世民委以重任，他所以对李泰殷勤伺候，无非是也听了这些风声，就想早点向李泰表达一些忠心。

这并不奇怪。

第五回　禄东赞入京请婚　尉迟恭夜宴迎宾

弃宗弄赞召来禄东赞说道："我刚才得到的消息，说长孙皇后因病而逝。你可携带礼物前往长安，一来为长孙皇后吊丧，二来要向大唐皇帝请婚。"

禄东赞答道："尊主所言极是，臣正想这几日即要动身。"

"嗯，你别忘了对我夸下的海口。你若请不来公主，就不要从长安回来了。还有，你不能让大唐皇帝随便打发来一个，弄个丑八怪来敷衍塞责。"

禄东赞见弃宗弄赞的口味这样高，心中有些为难。但又一想，自己曾夸口说过要请来一名才貌双全的大唐公主，则无法拒绝，遂答道："臣拼着粉身碎骨，必定实现尊主之宏愿。"

弃宗弄赞笑道："你去大唐请婚，为一美事，何来粉身碎骨之语？好了，你放心去长安，我相信你的能耐。为了迎候公主来逻些，我让人在布达拉山上依山势修造宫殿，现在大模样已成，待公主来时，宫殿即可完全建成。"

弃宗弄赞为大唐公主预造的宫殿，历时二年乃成，因其建于布达拉山上，就称其为布达拉宫。该宫起初建造的规模不大，后世屡有建筑，逐步建成内有宫殿、正厅、灵庙、佛殿、经堂、平台和庭院为一体的气势雄伟的建筑。远远望去，布达拉宫依山垒筑，高达六十丈，东西长一百余丈，上下分为十三层，唯见群楼高耸，崇阁巍峨。布达拉宫能成就今日之规模，弃宗弄赞实有开创之功。

第二日，禄东赞携带赤金五千两，珍玩数百具，由百余人护卫，浩浩荡荡奔往长安。

唐俭见吐蕃派来相国级的人物，自然殷勤接待。禄东赞开门见山谈了自己的来意，让唐俭转呈李世民，并请定下拜见李世民的日期。

唐俭不敢怠慢，急忙入宫求见李世民。

李世民是时正与常何等宿卫一起，在两仪殿前的阔地上拉弓射箭。常何这些年习武不辍，其射箭功夫最强，十支箭齐齐地插在靶心，是为今日冠军。李世民拿起今天的赏物——彩绢一匹，微笑道："常何，你今年年近四十，臂力犹不减当年，这才是为将者的样儿。这匹绢赏给你，勿嫌太薄啊。"

常何恭恭敬敬接过匹绢，说道："陛下的赏物哪怕是片纸，臣也奉为至宝。臣得圣上夸赞，心里其实很不安，臣的臂力如何及得上圣上？"他扭头唤道，"来人，把箭垛再前移五十步，侍候圣上射箭。"

李世民身边的太监递过他专用的弓箭来。只见此弓比寻常弓要大上一倍，箭也粗长许多。

李世民接了过来，轻轻弹了一下弓弦，相近之人可以听到弓弦发出了细微的"嗡"的声音。李世民手抚弓的握柄，触手处可以感觉到象牙的温润，他感叹说道："算来这张弓随朕二十余年了。唉，弓弦犹在，而人已逝。"马三宝于贞观初年得暴病身死，算来已逝去多年了。

常何生怕李世民心伤，急忙抢言道："陛下刚才夸臣的臂力尚可，然臣射中的箭垛为五十步，陛下的箭垛在一百步开外。仅此一点，臣等实在不及。"

李世民年轻时善射，其弓箭倍于常制，威力极大，他又能左右开弓，等闲人难近其身。当其危难之时，往往倚仗弓箭却敌，常常收到奇效。传说处罗可汗曾经辗转得到李世民射出的一支大羽箭，他观罢将其传给手下人观看，突厥人大为惊叹。李世民即位后，太常寺请其大弓一、长矢五，将之藏于武库，每遇到郊丘大礼时，再请出陈于仪物之中，以显示武功。

李世民起身下场，边走边说道："自从皇后逝去，算来有八个月未曾习弓箭，现在定是生疏得很了。"说罢，他拉开架势张弓射箭。第一箭未中靶心，仅射中边缘，李世民甩甩手道："毕竟有些生疏了。"

孰料他后来射出的箭更不如意，有两支竟然偏离箭垛，最后一支因气力不济，箭羽未达箭垛就软软地落在地上。

常何及众宿卫见状不敢吭声，皆傻傻地立在当地。李世民也愕然半天，颓然说道："朕还怪手有些生疏，怎么力气也如此不济？"

常何上前接过大弓，宽慰道："还是生疏的缘故。陛下这几日再射几次，定能展现陛下的百步穿杨之神技。"

李世民摇摇头，不相信常何的话。他刚才射箭之时，已然竭尽全力，感觉体力不支，这是从来没有的事。现在回首前事，李世民心中晃过一丝忧虑：难道我真的老了吗？当此时，李世民年仅四十，正是壮年时候，实在称不上老。

李世民意兴索然，默默地坐在一边。

常何欲转移李世民的注意力，他慢慢凑近李世民身前，轻声说道："陛下，臣自从西域回京，心中一直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臣见侯尚书、执失思力、契苾何力他们得陛下重视，往往受命领兵出征，心甚慕之。因想陛下什么时候也给臣一个机会，让臣领兵出外，以建功立业。"

李世民惊奇地望着常何，问道："你这是何种想法？难道说朕仅仅重视出征在外的将帅，对你这近卫之臣就不重视吗？须知朕之近臣，多少外人都很羡慕啊！"

"臣知道。然臣总心想武将本色，须在沙场上才能显现。"

"你为何有此种想法？"

"臣上次奉旨前往西域求雪莲，当经过高昌国之时，心中不是滋味，因有此心思。"

"朕让你携带国书，又随带珍宝，那麴文泰难道还故意阻拦吗？"

"不错。臣见陛下这些日子以来心伤皇后，不敢再向陛下添言。臣经过高昌国之时，其接待臣的高昌属官甚是无理。"

"怎么无理？"

"他看都不看国书，只是对珍宝还有点兴趣。其抬眼望天，说道：'念你还有点眼色，若不是冲着这堆珍宝，你只有原路返回。'臣当

时怒火满腔，心想这岂是下国待上国之礼？臣有心想当场发作起来，又念着早日取回雪莲，方忍声吞气，不与他争论。”

李世民沉思片刻，说道：“看来高昌国越来越离心了。一个属官尚且如此，何况麴文泰呢？”

常何跃跃欲试：“臣见高昌居于西域的紧要之处，其对我朝无理，正该讨之。若陛下兴兵，臣愿意出征。”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兴兵之事，岂能动辄为之？朕刚刚兴兵征讨吐谷浑与吐蕃，若再兴兵，天下人会说朕不思安静——年成刚刚好了一些，就接连对外兴兵。高昌国现在对我朝确实有离心，然未彻底撕破脸皮，朕不能因此小事而妄动刀兵。常何，朕让你护卫宫室，将宫室之安托付给你，你应当知道肩头所担之重。”

两人在这里随意聊天，就见唐俭在通事舍人的带领下趋步而来。

唐俭躬身说道：“陛下，吐蕃小论禄东赞来京，要求面见圣上。”

李世民在尉迟敬德转述何吉罗的际遇时，已经注意到禄东赞这个人，遂说道：“小论？即是我朝的相国了。他来意如何？”

“臣听他转述其赞普之言，此来一是吊皇后之丧，二是通修好之意，请求陛下与其和亲。”

“嗯，吐蕃赞普派其相国来京向皇后志哀，看来还是懂得礼仪的。”李世民心爱长孙皇后，时至今日仍然追怀不已，外番能专门来吊丧，大合其心意。

“臣请陛下示意，何时接见禄东赞？”

李世民沉吟道：“这弃宗弄赞为了与我国通婚，第一次通使就提出此事，此后不久莫名其妙发兵来攻，既而又主动撤兵。他这次派禄东赞为使，看来志在必得。嗯，朕不忙着见他。唐卿，你回去告诉他，此事要从长计议。哼，你想要公主，耍些小孩子的把戏，朕难道就怕了不成？”看得出来，以李世民的刚强性格，以攻势来逼迫，那是万难有结果的。

李世民想了想又道：“不过，禄东赞来吊唁皇后，颇知礼仪，朕的

礼数也不能缺少。唐卿，你要把禄东赞及其随从安置在官驿里，这些日子要好好招待他们。”

“臣遵旨。只不过禄东赞未见臣之时，何吉罗已经将他们迎入‘波斯居’歇住。”

“何吉罗见到老友，倒是殷勤备至。好吧，随他们住在何处吧。唐卿，鸿胪寺要出面多宴请他们几回。”

“臣明白。”

“还有，你可传旨太子，让他代朕接见禄东赞。这样，我们的礼数并不缺少。”

唐俭连声答应，然后躬身退走。

常何盯着唐俭的背影，笑对李世民道：“陛下，这名吐蕃的头儿挺有意思，为了与我朝通婚，他不屈不挠，死缠烂打，看样子志在必得啊。”

李世民沉吟道：“朕听敬德转述何吉罗之语，这名吐蕃王确实有特别之处。其先祖二十六代皆籍籍无名，到了他的手里，以弱冠之龄嗣位，先是一统部落，既而征服邻国羊同及诸羌，成为高原霸主，这份才能凡人难及。他还不是一名蛮干之人，善会谋略，像求婚之事，他的国中还少了好看的女人吗？非也。他殷勤请婚，无非想与我朝结成盟邦，这样无疑提升了吐蕃的地位。”

“圣上这样认为，想这位吐蕃王确实英武，干脆答应他算了。”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常何，与诸蕃交往非你所长，你就不要再插言了。好了，你带着他们继续习箭，朕要入殿了。”

常何躬身相送，看着李世民慢慢走入两仪殿内，方才长舒一口气，暗道：“瞧我的这张破嘴，都胡说些什么？”

禄东赞听罢唐俭宣讲了李世民的旨意，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向大唐皇帝请婚，现在却连皇帝之面都见不到，这又从何说起呢？待他听到皇太子能接见自己，心里又找回了一些安慰。由此看来，大唐皇帝让皇太子出面，显示了其对吐蕃国的重视。

李承乾在东宫显德殿接见禄东赞，他事先压根儿就不知道吐蕃在何方，对此次会见也不十分上心，想敷衍几句就此了结。

禄东赞却对面见皇太子十分重视，他令随从携带一百斤赤金，以及从天竺等国购来的珍玩捧入殿内。李承乾见到赤金并不十分上眼，待看到那堆奇异的珍玩，顿时眼睛一亮，身子也随之离座。

何吉罗作为通译紧随禄东赞身后，禄东赞将右手抚在左胸，躬身说了一番，何吉罗译道："吐蕃特使禄东赞蒙大唐皇太子召见，不胜荣幸，特赠送贱物少许，以为进见之礼。"

李承乾答道："免礼。喂，你带来的是些什么宝贝？花花绿绿的甚是好看。"他说完移步转过案角，一瘸一拐地到了宝物面前。

禄东赞带来的宝物中，有象牙、犀角、琥珀、珍珠、石绿等物，远远望去，其中红绿相映，熠熠生辉。诸宝中，以两棵高三尺余的玛瑙灯树最为抢眼。李承乾一径走到此树前，凝神观看，只见该树枝干为绿色，果实为红色，是用一整块玛瑙雕饰而成。此物的最妙处在于其颜色的搭配上，该红则红，该绿则绿，未见一丝杂色，高手匠人将其雕饰得浑然天成。李承乾还是识货的，知道此物最名贵，遂问道："真是一件好宝贝，吐蕃能出此物吗？"

何吉罗代答道："赞普极为重视此次出使大唐，所以在出使之前，特遣人至泥婆罗、天竺、吐火罗、大食等国购买宝物。这两尊玛瑙树，即是从吐火罗国购来。"

禄东赞接口道："赞普知道中华为泱泱大国，万物不缺，遂送来一些小巧之物，让大唐皇帝及皇太子瞧个新鲜。"

李承乾点头道："稀罕，实在为稀罕之物。嗯，来人，把这些宝物都收下。"他又转向禄东赞道："只不过尊使献来的这两棵玛瑙树，太珍贵一些，我不敢享用，须奏明父皇。"

禄东赞急忙道："鄙人携来之物是专门献给殿下的，皇帝那里，鄙人还有备用。像玛瑙树，鄙人在驿中还有数棵。"

李承乾摇摇头，对唐俭道："我这样说非是矫情，缘于魏徵的'十渐

疏’中，谏父皇不可‘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我现在若贸然收下，定为父皇不喜。唐卿，你知道这个缘由，可向他们解释一番。”李世民将魏徵的“十思疏”和“十渐疏”明发天下，晓谕天下人知闻，并命李承乾将此二疏作为圣哲之训来读，要求其倒背如流。不想今日还真用上了，不枉了李世民的一片苦心。

唐俭通过何吉罗，将这番意思告诉禄东赞。

禄东赞凝神听完，喟然叹道：“外人皆言大唐强盛，靠的是兵精马壮，其实未必。处繁华之间不事奢靡，居盛世而不骄傲自大，此为核心。”

李承乾对禄东赞的感叹没有兴趣，问道：“我见尊使所献宝物中有犀牛角，难道吐蕃国遍地都是犀牛吗？”

“非也，我国不产犀牛，此物是从林邑国购来。殿下，鄙国百姓所乘，多是个头较小的牦牛。”

“牦牛？它也生有犀牛一样的长角吗？”

“没有，牦牛生有两只角，比犀牛角要小。此物全身生有长毛，四肢较短，其在高原上驮物或者载人，最有耐力。”

“如此说，用牦牛作为坐骑，征战之时可以长途奔袭？”

“殿下，我国征战之时，往往用牦牛运送粮草，如用它来行军打仗，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哦，此物还有些意思，可惜不能眼见。”

“殿下，鄙人明日即派人回高原，让他们带些牦牛回京，让殿下瞧个新鲜。”禄东赞入殿后与李承乾交谈一番，发现此人为大唐皇太子，对国事并不上心，却对牲畜这些不相干的东西倍感兴趣，心中就隐隐起了一些不屑之意。

是时，汉王李元昌立在一侧。李承乾听禄东赞要运来牦牛，心中大喜，对李元昌道：“好吧，若有牦牛在宅，我们在宫内骑着牦牛刺击为乐，更添许多趣味。”李元昌点头称是。

禄东赞和李承乾话不投机，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他们又说了一阵，禄东赞即辞别出殿。临别之前，禄东赞恳切说道："鄙人奉赞普之命来京，最想目睹皇帝威仪。按说今日见了殿下，我心已足，然见不到皇帝，心中不免有些遗憾。"

李承乾兴高采烈："看来你是一个有趣的人物，甚合吾意。待我见了父皇，一定将你的种种有趣之举说给他听。"

禄东赞走出殿外，长叹一声对何吉罗说道："唉，你以前多向我谈及大唐皇帝英武之举，可今日见了皇太子，我的心里却生出疑惑。大唐今后若奉此人为君主，天下焉能兴旺？其有子如此，足见其不能识人用人，仅此一点，何谈其他呢？"

何吉罗笑道："你因被皇帝拒绝接见，心里起了一些愤懑之意，亦属正常。可你因此怀疑皇帝的能力，有点以偏概全。大唐如今国运蒸蒸日上，民众富足，四夷宾服，皆赖此人之力。你从吐蕃来京的路上，应该能看到各地的兴旺景象，那是没有一点虚假的。"

"嗯，你所言甚是。对了，刚才皇太子说要向皇帝转奏，以我所思，太子的言语恐怕难起作用。我临行之时，赞普说请婚之事不成，就不允许我回国。现在皇帝不愿见我，我们还要好好筹划这件事。"

何吉罗沉吟道："按说皇帝让太子见你，已经完成了礼数。下一步如何做，就有点犯难了，我一时无妙法。这样吧，我找尉迟将军说说，约他见你一面，如何？"

禄东赞到了这般境地，一时无良策，只好叹了一声，说道："也只好如此了。"

李世民于贞观十一年封拜功臣为代袭刺史，尉迟敬德被册拜为宣州刺史，改封鄂国公；程咬金被册拜为普州刺史，改封卢国公；段志玄被授金州刺史，改封褒国公。秦叔宝自贞观初年即躺在病榻上一直未起，熬到是年病逝，昔日的亲密战友先走了一个。

功臣的世袭称号毕竟是一个虚职，和实际上的任职是两码事。当何吉罗与禄东赞商量要来拜见尉迟敬德的时候，尉迟敬德的宅中热闹非凡。原来尉迟敬德此时任夏州都督，这日带着小夫人回京，即在宅中设宴叫程咬金和段志玄过来。程咬金早已从泸州任上返京，此时任左屯卫

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全面负责宫城守卫。段志玄随李靖回京后，李世民对他温言有加，改授其为镇军大将军，使其品秩由正三品升为从二品。

这三人此时皆为中年人，按理他们到了这个年龄，性格都要比年轻时内敛一些，然他们的性格并没有多大改变：程咬金风趣滑稽，尉迟敬德性急暴烈，段志玄沉稳内敛。

程咬金最先进入府来，未到中堂，即大声吼道："黑子，你这次回京带回来些什么稀罕之物，如此性急，巴巴地把我老程叫来？"

尉迟敬德迎出门外，答道："我没有什么稀罕之物，倒是许多日子未见你这名老怪物，心里有点着急了。"

"哈哈，你上次说夏州的小羊羔不错，这次带回来没有？你若忘了，老程会把你这张黑皮烤一烤，权充羊羔肉了。"

尉迟敬德的儿子尉迟宝琳向程咬金躬身道："程老伯，父亲一回来就念叨着要见你，看你，门未入就先与父亲斗起嘴来。请、请，请入堂坐定，再斗嘴不迟。"

尉迟宝琳此时已经长大成人，并入兵部任职，靠父荫被李世民授为武骑尉，已是一位从七品的武官了。

程咬金哈哈一笑道："大侄子的话，我还爱听。宝琳，知道为什么吗？咳，你总算未继承你老子的那身黑皮，让我瞧着顺眼。"

尉迟宝琳一边笑，一边上前扯过程咬金的手臂，将他牵入中堂内。他知道，若论斗嘴，父亲无论如何不是程咬金的对手，父亲面对程咬金时多是无计可施，有时候只有张嘴结舌的份儿。尉迟敬德威名之下，加上他一言不合竟然拳击李道宗，可谓名扬朝野。朝野之人见了他问讯一声即落荒而逃，不敢与他说许多话，深恐一言不合再遭拳殴，只有见了程咬金，他方才无脾气。

程咬金入堂落座后，盯着尉迟宝琳问道："宝琳，黑子常年在外任，将你撇在京中不管了。我记得你已择定王家之女为妇，缘何还不迎娶？"

“劳老伯挂念侄儿婚事。好叫老伯得知，父亲去年已向女家致以通婚书，女家亦复以答婚书，约定今年初冬即择定吉日成礼。”当时的婚姻程序，按上古所规定的“六礼”演绎而成。“六礼”规定，婚姻过程须有六个步骤，即纳采（采纳择之礼人）、问名（问女之名而卜）、纳吉（卜而得吉，复告女家）、纳征（纳聘币）、请期（择定成婚吉日，告于女家）、亲迎（婿往女家迎新妇）。尉迟宝琳的婚事，此时已进行到第五个步骤，即男方向女方致以通婚书以后，女方复以答婚书，此二书在当时即具有法律作用，此后，尉迟敬德派人送去聘书，双方又约定成婚日期。剩下的就是到了吉日之时，尉迟宝琳亲往女家迎出新妇，即完成婚礼。

尉迟敬德插话道：“你这家伙不安好心，我难道连宝琳儿的婚姻都不管了吗？”

“哼，我老程有些忧心，弟妹逝去后，宝琳就成了无娘的孩儿，我若不关心，还有宝琳的好呀。”程咬金这样说话，明显想逗尉迟敬德。当时人们皆知敬德所续娶的林氏，贤德无比，视宝琳为己出，由此博得了一片美名。

尉迟敬德见程咬金来逗自己，并不上当，微微一笑不吭一声。

程咬金见尉迟敬德不接腔，自我解嘲道：“大侄子呀，黑子一生没干多少好事，唯有为你聘来王家之女还算有些眼光。京师官宦之家盛传，这王家之女与任城王之女齐名，模样长得好，性子又贤惠，且知书达理。黑子，敢是你得罪了任城王，不好找他开口求女，就使出百般手段，将王家之女聘来？”程咬金的话实有水分，当时盛传，任城王李道宗的二女儿李锦燕待字闺中，是为女中之首。若讲她的颜色，比芙蓉还艳，讲她的肌肤，比霜雪还白，行动婉转，腰肢袅娜，实有倾国之容，她还有一般好处，即是爱读诗书，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其性子又融温婉和明达于一体。许多门当户对的官家欲为儿子求聘李锦燕，然不知是李道宗的门槛太高，还是李锦燕眼光太奇，至今尚未有一人能得其首肯。

尉迟宝琳所聘的王家之女，在京师官宦之家也很有名。但连尉迟父子内心也知道，此女与李锦燕相比，终究有距离。程咬金如此说话，明显是往好处来说。

尉迟敬德上次拳殴李道宗后，遭到李世民的好一顿训斥，他当时只

有低头服软认罪。事情过后，他想自己多年随皇帝征战四方，立有大功，又有玄武门之变之首功，你李道宗无非占了皇族的便宜，虽有一些军功，如何能与自己相比？他的心绪难以转过弯儿来，继续暗恨李道宗不已。程咬金现在提起李道宗，让他又回忆起往事，愤愤说道："哼，这个无能耐的李道宗，偏有会生好女儿的本事。唉，我事先也想为宝琳礼聘此女，奈何见了李道宗定然会碰硬钉子，只好便宜他人了。"

"哈哈，黑子，你能赞李道宗之女，看来还不算太偏激。唉，可惜呀，若不是皇帝亲口将清河公主下嫁我那儿子，我定找李道宗求恳一番。"程咬金洋洋得意，说起自己的得意之事。李世民将其女清河公主嫁给程咬金的儿子程处亮，并授程处亮为驸马都尉、左卫中郎将，程咬金觉得非常荣耀。

尉迟敬德骂道："你这个老匹夫，最爱夸口。这样一件破事，听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子。"

程咬金正待接口，忽见段志玄走了进来，遂停口不说。段志玄的左手上提有一只坛子，程咬金一看形状，就知道这正是他们爱喝的"土窖春"酒，嚷道："好志玄，知道我们最爱这一口，雪中送炭来了。"

尉迟敬德责怪道："志玄，你到了我的府上，难道还怕没有'土窖春'？我既然邀你们，自然将我们所爱之物统统备齐。"

段志玄摇头道："我这坛酒有些特别，还是虎牢之战后从荥阳带回来的，已在地下埋藏二十年，一直保存至今。敬德兄，你府中有此酒吗？"

尉迟敬德愕然道："好家伙，想不到你还有如此耐性。我府中若藏有此酒，早喝干他娘的。"说罢，他对尉迟宝琳道："既有此好酒，让他们早点开席。"

三位老友围坐一案，尉迟宝琳坐在下首，为三人斟酒。三盏酒后，尉迟敬德让尉迟宝琳去取出"酒胡子"，他作为主家伸手一拨，只见旋转不停，其手最后慢慢地指向程咬金。

尉迟敬德哈哈大笑道："哈哈，老天爷有眼，毕竟饶不过这惫懒的青面贼。"

程咬金道："感谢老天，但愿让我饮尽此坛美酒。"说罢，他端起酒盏一饮而尽。之后，程咬金手将伸到"酒胡子"的时候，心中又回忆起往事，将手又缩回来，感伤道："唉，看见'酒胡子'，让我又想起当初在'寻醉轩'喝烧春酒的情景。"

段志玄接口道："对呀，我们那时一起喝酒，恰巧遇到何吉罗。"

程咬金摇头道："我现在想的却不是何吉罗，而是叔宝兄！我们那时一起喝酒吃肉，叔宝兄随许敬宗读书习文。我们今日又喝酒吃肉，可叔宝兄呢？他已离我们而去，我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座中之人顿时默然。

尉迟敬德摇头道："人不能同生，看来也不能同死。叔宝兄早逝，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我们今后只要心中能时刻不忘记他，不枉我们结识一场。"

段志玄道："秦将军宽厚待人，有长者之风，我心中早已经将他视为主心骨。他刚刚病逝的那一段日子里，我整日感到心中空落落的，非常不是滋味。"

"嗯，我离京以前，要到叔宝兄墓前祭奠一番。你们明日有事情吗？若无事，就随我到昭陵走一遭。"秦叔宝死后，李世民准其陪葬昭陵。这样，秦叔宝生前追随李世民，死后早早地护卫着长孙皇后，待李世民百年之后，依旧做他的阴间之臣。

程咬金和段志玄点头答应。

决定了这件事，场面上的气氛稍微活泛一些。程咬金端起酒盏，脸色依然严肃，说道："我们在这里喝酒，却不告诉叔宝兄，他定然生气。这样吧，此盏就让我代叔宝兄喝下去，向他赔罪。"

段志玄和尉迟宝琳笑了起来，尉迟敬德骂道："你这狗头，连死人的便宜都要占。叔宝兄地下有知，还不扇歪了你的嘴巴？"

他们又拨动"酒胡子"，依令喝酒，不大一会儿，就将段志玄携来的一坛酒喝了个底朝天。

尉迟敬德唤人再添酒。

程咬金摇头道："罢了，我知道你府中没有二十年的藏酒。不管你拿出什么酒，只会丢人现眼，喝到口中淡然无味，就不要再现世了吧。"

爱喝酒之人都知道，若好酒入口，再喝其他劣酒，口中滋味实在难受。尉迟敬德明白这个道理，遂摆手作罢。他又埋怨段志玄道："志玄，你知道我们的酒量，然仅仅携来一坛，让大家喝了个半饱半饥，岂不愁煞我等？"

段志玄摊开双手，道："我仅存有一坛，又有何法？"

恰在此时，管家轻步走到尉迟敬德面前，轻声禀报道："何吉罗带领一名吐蕃人，说此人是吐蕃相国，现候在堂外，请求入见。"

尉迟敬德连忙道："快请，快请。我们刚才说到何吉罗，他马上就来了。嗯，怎么又带来一个什么吐蕃相国？对了，定是何吉罗多次说过的禄东赞吧？"

他一边说，一边起身相迎。程咬金、段志玄、尉迟宝琳也紧随其后。

尉迟敬德凝神观看，只见灯影下，何吉罗与那名吐蕃人并排站立。此人身穿一袭绯色缺骻袍，其式样与中土略有不同。中土的缺骻袍衩口直达胯部，而此人的缺骻袍开衩较低，仅及大腿部，是吐谷浑、高昌等地的式样。这人穿此长袍有些滑稽，缘于他的身材太瘦，直立在那里如竹竿似的。尉迟敬德再向上看，又见其人脖颈上套着一只金灿灿的项圈，发型呈虬结状，显得有些怪异。其脸庞清瘦，三绺胡须与其浓重的八字眉相映，配上其黝黑的脸膛，显得更加精瘦。他的脸上最有特征之处，就是那一双小眼精光闪闪，犀利非常。

那人团袖一揖，嘴里咕噜咕噜说了数句难懂之话，何吉罗待其话毕，说道："敬德兄弟，此人是吐蕃小论禄东赞，其职位与中土的相国一样。他刚才说道，早闻尉迟将军的勇名，今日特来拜见。"

尉迟敬德不敢怠慢，也拱手道："禄相为吐蕃国特使，光临鄙宅，本人深感荣幸。我现在早已经不是什么将军了，再谈勇名，实在有愧。禄相，我听吉罗多次说过，他在吐蕃之时蒙你多方照顾，我代他多谢

了。请！”尉迟敬德说完，侧身将手一引，示意禄东赞入堂。

何吉罗将尉迟敬德的话译给禄东赞听，禄东赞边听边连连点头，也是躬身一谢，然后随其入堂。

何吉罗边走边想，尉迟敬德不明白吐蕃的姓氏风俗，还以为其名为“禄东赞”即是姓“禄”，觉得很有趣。

众人入堂后分宾主坐下。尉迟敬德此时显得非常心细，先唤人为客人奉上香茶，再让人捧出葡萄、绿李待客，然后说道：“我从吉罗口中，得知禄相为高原上英雄，心中常常仰慕，就想有个机遇能与禄相会上一面，不想今日得偿心愿。禄相，你是吉罗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来到京城，能入我宅中相会，就是看得起我。你今后在中土有什么事，让吉罗告诉我一声，敬德自然会替你办妥。”此时，尉迟敬德露出了其性格中豪爽的一面。

禄东赞拱手道：“鄙人再谢尉迟将军的好客之道。吉罗，看来这几名大人与你都很熟悉，能替我介绍一番吗？”

何吉罗依次向他介绍了程咬金和段志玄。

禄东赞听言，觉得此行收获不小，又拱手道：“鄙人在高原之上，也多次闻言尉迟将军、程将军和段将军的大名。鄙人来京路上，见家家户户门上贴有门神画儿，其中一幅即是尉迟将军的威武形象。人们口口相传，将你们描绘成神人一般。鄙人有福，终于能结识诸位将军。”

禄东赞的这一番话，将几名武人捧得飘飘欲仙，他们心里非常舒坦。

程咬金道：“我原在泸州的时候，就听说西北高原之上近来兴起一个吐蕃国，当时以为那里还处于蛮荒时代，就没有太上心。今日见了禄相，发现你聪明有趣，看来那里的人都不错。”

段志玄道：“对呀，我听说当今的吐蕃国王，年龄甚轻，以英武睿智和谋略一统高原。禄相，你刚才夸赞我们，你也不差呀。看来吐蕃之所以能兴旺，有你很大的功劳。你们君臣一体，可谓相得益彰了。”

何吉罗见他们双方在这里互相吹捧，心里有些好笑，趁着众人谈话

的间隙，对尉迟敬德等人说道："诸位将军，如今东突厥已灭，西突厥四分五裂，天下国势最强者，唯大唐而已。吐蕃这些年雄起高原，势头堪旺，其渴慕唐风，殷勤来致通好之意。上次因生误会，遂有交兵之事。"

尉迟敬德接口道："不妨。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禄相此次来京，说明两国已经冰释前嫌，大家还是好朋友。"

何吉罗接着道："尉迟兄弟说得好。事情很明显，大唐若与吐蕃结怨，对双方都不利。禄东赞小论此来，即是消弭前嫌，使两国结成友好邻邦。"

"这是好事嘛，何劳你忧心忡忡？"程咬金见何吉罗神色凝重，甚为不解。

"不错。然两国通好不能仅凭嘴说，须有真实内容。譬如说吧，吐蕃赞普一直要求与大唐通婚，然皇帝至今不答应。大唐这些年来，先后与东突厥、吐谷浑等国通婚，缘何单单将吐蕃国抛在一旁？小人作为外人，观此情状，心内十分不解。"何吉罗一下子直接切入正题，让尉迟敬德等人张口结舌，不好回答。要知道与异国通婚之事，非同小可。他们作为臣子，实在不敢妄言。

过了顷刻，程咬金期期艾艾说道："我们作为武官，朝廷有制度，不得对此类事情乱言。不过，我曾经听到过风声，朝廷并未拒绝与吐蕃通婚，说要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事情拖了这么久，只能使吐蕃赞普以为这是推托之词。"何吉罗显然失去了耐心。

尉迟敬德看着何吉罗那焦急的神情，不禁笑了起来："吉罗，吐蕃赞普来我朝请婚，你似乎比他还要性急。"

禄东赞接过话头，说道："诸位将军，我朝赞普心慕中华，渴望与大唐永结同好。若两国结为一体，足以傲视天下。别说一个西突厥在那里为祸，就是再出来一个北突厥、南突厥，亦难撼动两国基石。若两国从此落落寡合，互相猜忌，容易生出许多变数。何吉罗作为一个外人，他能看出其中的关键之处，且他与大唐、吐蕃都有良好的交情，因此焦虑一些，亦在情理之中。"

尉迟敬德道："禄相，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让我们哥儿几个找皇帝举荐一番？你放心，冲着你是吉罗兄的朋友，我尉迟恭一定帮忙。"

禄东赞摇头道："不用。两国交往，是正大光明之举，没必要虚绕圈子。鄙人今日来，主要是想拜见诸位将军。吉罗原来多次说过，几位将军英武能战，肝胆相照，极有义气。鄙人耳听为虚，一直想亲眼看看诸位将军的风采，今日得偿心愿，我心足矣。"

众人见禄东赞胸怀坦荡，并非来恳求办事，心里又多了一层好感。

禄东赞唤过从人，从其手中托盘上取过一把弯刀，双手递给尉迟敬德，说道："尉迟将军，鄙人听说中土有一句话，叫'宝刀赠英雄'，此刀采用高原玄铁而制，难说其贵重，只是刀刃比寻常刀剑要锋利一些。鄙人动身之前，知道定能见到尉迟将军，就觅来良匠，穷数月之功，制成此刀，望尉迟将军笑纳。"他又转向程咬金和段志玄道："鄙人也为二位将军备好了同样的弯刀，系同时所制。今日因想不到能在这里巧遇二位将军，未将弯刀带来。明日，鄙人专程到府上拜见，再奉此物。"

尉迟敬德接过弯刀，见刀鞘用牛皮制成，刀柄镶有三颗绿松石，其模样并无特别之处。他伸手拔出刀来，只见刀身黑沉沉的，无寻常刀剑的银色光亮。尉迟敬德浸淫兵器多年，还是识货的。此刀由吐蕃相国赠送，别看模样寻常，定有非常之处。他微微一凝神，伸手从后脑拔下几根头发，将其平放在刀刃上，然后鼓气一吹，就见那几根头发从刀刃处拦腰斩断，四散飘向地面。尉迟敬德见状，赞道："好刀。"

禄东赞不免得意道："此刀系用高原玄铁所制，锋利非常，若与寻常刀剑相交，触之即断。"

尉迟敬德听罢大喜，问道："真的吗？"边说边扭头唤人取来一刀一剑。

程咬金和段志玄上前，一人执剑，一人持刀，他们换位与尉迟敬德手中的弯刀互斫。就见这刀剑一遇弯刀，顿时拦腰折断。

几人惊讶得伸出舌头，程咬金道："世上果真有如此神奇之物？禄相，你若用此兵器装备吐蕃兵，定会打遍天下无敌手。"

禄东赞道："要做此种兵器，有两件事不好办：一是玄铁难寻，二是良匠难觅。比较起来，玄铁为稀罕之物，等闲难遇，最为紧要。玄铁若成了寻常之物，鄙人焉敢献给诸君？"

武人向来爱利器如命，何况是罕见的兵器？不说尉迟敬德大喜，程咬金和段志玄此时宝刀虽未到手，也是心花怒放，他们接连向禄东赞道谢。

禄东赞道："微物一件，何足挂齿？此物能博诸位将军一笑，即是鄙人的荣幸。"

尉迟敬德道："禄相送给我们如此贵重之物，让我们如何回礼呢？"

禄东赞正色道："鄙人听说中土之人最重义气，尉迟将军，你与吉罗结为兄弟，我们方能结识。你刚才说，你与吉罗为兄弟，鄙人也就成了诸位将军的兄弟。你若要回礼，即是未将鄙人看成你的兄弟。"

这句话说得尉迟敬德不好意思起来，连连点头道："对，对，禄相说得对，我们实为兄弟。"

禄东赞见时辰已经不早，起身告辞，尉迟敬德等人一直将他们送出门外。临别时候，尉迟敬德郑重与禄东赞相约，明日邀请他到青云楼里吃酒。

禄东赞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他们将禄东赞与何吉罗送上马，然后返回堂中，三人一起欣赏那把奇妙的弯刀。

尉迟敬德凝视弯刀自言自语："刀不错，人也不错。"

程咬金问道："你说的是禄相吗？"

"是呀，此人贵为吐蕃相国，实在聪明得紧。"

段志玄笑道："敬德兄，人家不过赠你一把弯刀，何至于就佩服得五体投地？"

尉迟敬德摇头道："非也。我每每接触生人，最初的感觉极为重

要。若彼此都瞧着顺眼，这个朋友就可以长久地交往下去；若是连话都说不下去，此人不交也罢。”

程咬金点头道：“黑子今日总算说句正经话。嗯，这个禄相实在有趣得紧，我们不妨长久交往。”

段志玄说道：“这事就有些犯难了。圣上不答应其通婚之请，那吐蕃赞普上次还为此事大肆兴兵，若通婚不成，两国势必隔膜，我们就难有机会再见禄相了。”

尉迟敬德决然道：“你们两个今晚吃了我的酒，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你们这几日若见到圣上，就替禄相说道说道，争取促成此事。”

程咬金哈哈一笑道：“黑子，拿了人家的东西，嘴就软了吧？”

段志玄也笑道：“敬德兄，明明是我带来的酒，如何又成了你的呢？”

三人顿时哈哈笑了起来。

第六回　禄东赞巧遇马周　麴文泰启衅西域

禄东赞与何吉罗并排乘马返回“波斯居”，此前唐俭听说禄东赞自行住在“波斯居”，坚执要让他换到官驿中居住。禄东赞在“波斯居”居住数日，觉得这里的居住环境及饮食口味都很适宜自己，就推却了唐俭的好意。

何吉罗看到尉迟敬德等人的神情，大为兴奋，说道：“禄相，你觉得这三人如何？”何吉罗还在吐蕃时，称呼禄东赞时用其下属的口吻，刚才听到尉迟敬德等人称其为“禄相”，觉得很贴切，遂跟着改了称呼。

禄东赞点头道：“这三人肝胆相照，豪爽义气，要交朋友，其为首选。”

“对呀。我估计，他们这几日见了皇帝，定会说你的事。”

禄东赞未有兴奋之色，摇头道：“他们三人见了皇帝，定会直言坦陈此事。可是呀，皇帝有着何等的坚毅心智，此等军国大事，他岂能听了数名武将之劝就改换了心意？”

“这三人为皇帝亲近之人，难道会没有一点用处吗？”

“也许会有一点用处，然作用不大。我未见皇帝之面，听你的介绍，加上汇集各方信息，能大致了解皇帝的行事方略。譬如用人一节，即有其独到的地方。像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三人，其从皇帝多年征战，又助其登上皇位，这是何等的功勋！然皇帝即位以来，仅使尉迟敬德、段志玄出征一次，此后再无大用。他遇重大战事，皆属意李靖等人挂帅出征。由此来看，皇帝用人多用其才，非以亲疏选人。这一点即与汉朝颇有不同，像李广利、霍去病等人皆为皇戚。”

何吉罗脸上露出敬佩的神色：“想不到禄相竟然能从人们的片言只语之间，窥到如此多的事情，见识入木三分。禄相，长安人说我是中土通，你若在长安住上一段时间，我就要被你比下去。”

两人说话间就回到了“波斯居”。他们到了门前下马，牵马入院，就

见灯影下走过来一个老者。何吉罗主动打招呼道："窦公，这么晚了还不歇息呀？"

老者正是"波斯居"的主人窦公，他的眼睛有些昏花，听见有人打招呼，即先应了一声，又走到何吉罗面前仔细辨认，然后说道："哦，原来是吉罗呀。这么晚了，你又给老夫送来什么客人？"

"嗬，原来窦公不认识这名客人吗？他已在'波斯居'中居住好一段时间了，此人为吐蕃相国禄东赞。"

窦公仔细打量禄东赞，点头道："老夫曾听伙计提起过，然一直未照面。禄相，你在此居住，使小店蓬荜生辉呀。"

何吉罗将窦公的话译给禄东赞听。

禄东赞深深一揖道："鄙人来到京城，想不到还有如此所在，使异域之人有故国的感觉。窦公，还是你经营有方啊！"

窦公摇手道："客官来到鄙店，即是老夫的衣食父母，老夫百般感谢。禄相，此话若是你由衷所言，老夫感到荣于华衮。"说罢，他又拱手道："时辰不早了，老夫不再叨扰二位，请入房安歇。"

是夜，何吉罗未回己宅，陪着禄东赞一起安歇。

两人回到客房，何吉罗赞扬窦公道："禄相，你别看这名老儿貌不惊人，然在京城之中却很是有名。"

"嗯，看得出来，此人待客以诚，颇有经商之能。"

"是呀，该地面初为水洼之处，窦公眼光独到，以低价购得此地，从此发迹。不过他在京城有名，非专指其经营有方，很大程度上指其以仁义之心待人。京中传闻，当初马周困窘之时，窦公主动周济，并将他引到常何门下。如此，马周终得皇帝赏识，才有了今日显赫之地位。京城人都说，马周所以能有今日，追根溯源，还是窦公仁义之心所致。"

"哦？想不到马周发迹之前，还有这段曲折故事？"禄东赞来了兴致，让何吉罗将马周故事详细讲来。

事情也很凑巧，禄东赞与何吉罗说到马周，他第二日午时以后就来

到“波斯居”。

马周得李世民之恩官阶迭升，其善谏诤，理事机敏，裁处周密，朝中之人皆赞誉之。有一段日子，李世民似乎必须日日要见到马周，否则就若有所失，李世民一日对房玄龄感叹道：“我若一日不见马周，就感觉少了些什么。”马周刚刚发迹为御史时，派人在京城内寻找合适的住宅，其口气很大，寻常住宅不放在眼中。朝中之人认为马周向无积蓄，刚刚为官不久就想买如此豪宅，皆暗笑不已。过了几日，安业坊内有一豪宅出售，价值两百万钱，马周闻讯前去观看一番，当场表示购下。第二日，李世民下诏让有司从官库中出钱购买此宅赠给马周，并同时赏赐一应奴婢及居室什物。到了这个时候，百官方才恍然大悟：敢情马周有皇帝在后撑腰，方才气壮如牛！

马周由于得李世民赏识，升迁很快，初为监察御史，不久又擢拜为给事中，转中书舍人，又迁治书侍御史兼谏议大夫，还检校晋王府长史，可谓春风得意。马周从一布衣之身成为朝廷重臣，对其困厄之时的遭际记忆犹新。像赵仁本、窦公、常何等人，他视为恩人，岁岁殷勤探望，赠予钱物。对于曾经羞辱他的人，则白眼相加。浚仪县令崔贤听说马周发迹，入京后竟然厚着脸皮到马周府前要求拜见，马周听说是这位势利小人来府，让门人传话道：“尊县令莫非忘了昔日所言吗？”马周当时出走博州到了汴州，其远亲赵仁本想介绍他到浚仪县谋一差事，崔贤在席上当面羞辱马周，惹得马周抛下一句话：“总有一日，你想求见我而不能。”崔贤当时以为马周大话炎炎，不料今日果然成为现实。崔贤闻言，立在当地呆了半天，方羞惭而去。过了一年，马周参与官员考功事宜，随便寻了个由头，废去了崔贤的县令职位。马周对韦挺也很恼火，缘于其初为常何门客之时，韦挺对常何说笑道：“你在街上能寻来什么宝贝？要我说，你还不如让国子监帮你随便寻一个，这样才最令人放心。哈哈，你别是想图便宜吧。”马周此时站在一边，闻听此言，心中如针扎一般，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此后二人一殿为臣，马周对韦挺一直没有好脸色。

马周这次入“波斯居”，为的是拜望赵仁本。此时将近会试日期，赵仁本携其幼子入京参加会试，马周自然要去拜望恩人一番。

赵仁本因是马周的故人，窦公嘱咐伙计将他安排到“波斯居”上房内居住，恰巧与禄东赞相邻。马周入了“波斯居”，窦公等人自然殷勤接待，让伙计引路，并亲自相陪来到赵仁本的舍前，动静颇大。

禄东赞此时正在西首的花圃间缓缓踱步，看到窦公神色恭谨将马周送入舍中，不免多看了几眼。恰在此时，何吉罗也迈入上院中，看见禄东赞在那里踱步，遂紧走几步来到禄东赞的面前。

禄东赞手指赵仁本的房舍，问道："来的是什么人物？我看出来了，窦公轻易不接待人事，今日为何如此恭谨，此人定是非同寻常。"

何吉罗笑道："此人确实很有名，禄相昨日已经提过他的名字。"

禄东赞茫然不解。

"你忘了？我们昨日遇到窦公，提起过什么人？"

"此人是马周吗？"

"不错，正是此人。此舍中居住之人，听说是他的一名远亲，名叫赵仁本，当时曾经周济过他。"

禄东赞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抬头说道："吉罗，我想见见马周，待会儿你替我引见如何？"

何吉罗踌躇道："我们贸然相见，这样好吗？"

"不妨。你不是和窦公相熟吗？你现在就去找他，窦公是热心肠之人，他定会帮你忙的。我欲见马周，不想谈什么军国大事，只是相识而已。"

何吉罗迟迟疑疑去寻窦公。

禄东赞现在起意要见马周，实因他知道马周在李世民面前极受信任。就大唐与吐蕃联姻之事，明理之人皆知合则两利，分必两损，马周若知道自己在京城中的困境，他必然借机在李世民面前说项。

何吉罗过了片刻即返回来，对禄东赞道："窦公果然是热心肠之人，他听我说了来意，满口答应。不过，马周心意如何，他是否愿意见你，我心中实在没底。"

禄东赞点点头，说道："只要窦公能将此话传给马周，他会考虑的。"

“朝中有制，吏员非朝廷同意，不得私自交结外国。马周向来行事谨慎端正，他是否有顾虑呢？”

“哈哈，我们只不过是路遇相识，何谈刻意交结外国？若马周是如此胆小如鼠之人，他焉能成为皇帝的能臣？吉罗，你有些过虑了。”

两人说话间，就见赵仁本舍中走出人来，打头之人正是窦公。窦公向二人招招手，二人见状，心想事已成矣，遂紧挪几步，迎向前去。

两拨人到了近前迎面站定，窦公手指禄东赞对马周道：“马大夫，这位就是居住在小店内的吐蕃相国，名为禄东赞。”

马周跨了一步拱手道：“鄙人早闻禄相大名，不料今日能邂逅，实乃三生有幸。”

何吉罗将马周所言译给禄东赞。

禄东赞闻言，也急忙拱手道：“鄙人亦早闻马大夫贤名，心甚慕之，因唐突求见。”

两人你来我往，彼此客套了一番。

马周见日头已西斜，就对禄东赞道：“鄙人今日来此，为了拜望故亲，并让恩公备下一席薄宴款待故亲。禄相，我们在此相见，即是有缘，你若不嫌薄宴粗陋，也一同入席如何？鄙人早听说禄相辅佐吐蕃赞普，这些年来在高原之上很是兴旺，正想讨教一番。”

禄东赞喜出望外，自然连连说好，他们在窦公的导引下，边说话，边走到临街的酒肆中。席间，马周询问禄东赞道：“禄相，吐蕃国饮葡萄酒吗？”“波斯居”以接待外国客人出名，其窖藏葡萄酒数量很多。今日席上所饮，即是从伊州辗转运来的葡萄酒。

禄东赞答道：“我国世居高原，为御严寒，善饮马奶酒。鄙人入京城之后，饮葡萄酒数回，觉得滋味不错，已让吉罗代为收购一批，待归国时顺便带回。”

“哦，看来禄相也喜爱新鲜之物嘛。能入法眼的还有他物吗？”

“鄙人来到中土，能入眼之物甚多。说起来，马大夫也许不相信，

鄙人有时候竟然萌生出留在中土的想法。”

“是吗？禄相若果真有此想法，鄙人定当禀报圣上，请求授以禄相大唐官职。如此，我朝又多了一名栋梁之臣。”

“鄙人感谢马大夫的知遇之恩。不过鄙人萌生出留在中土的想法，愈发感到鄙人尊主的独到眼光。鄙人实在想不通，尊主从未离开过高原，缘何知道中土繁华，以至于生出无尽的羡慕之心呢？”禄东赞的话题轻轻一转，就转到了正题上。

马周感叹道：“既为人杰，自有过人之处。中土之名气，盛名已久，禄相及赞普虽千里之外，想也有耳闻，并不稀奇。只是赞普为与大唐交好，甚至不惜开战，如此不屈不挠之斗志，委实可叹。”

马周说到这里，座中之人不禁同时发出轻笑。

禄东赞自我解嘲道：“中土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没有这一战，鄙人焉能来京呢？”

马周问道：“对呀，鄙人那日遇到唐俭，他顺口说禄相刚刚来京，从那时算起到如今，也很有一段日子了。你何故淹留至今，莫非真想留在京城吗？”

禄东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鄙人离国之前，尊主交代有话。唉，鄙人实在是有国难回啊！”

何吉罗遂将过程简要地向马周叙述了一遍。

马周沉吟道：“哦，原来如此。”朝廷有制，与外国交往之事由鸿胪寺负责，其余官吏不得插手，马周此时确实不知禄东赞此行的目的。

禄东赞又使出欲擒故纵之计，举盏道：“马大夫，鄙人再敬一盏。其实吉罗所言，有些夸大了，我们毕竟是老友，他替鄙人着急，也在常理。马大夫，只要皇帝和您能知道赞普心慕中华的心情，鄙人能否完成使命，其实为次。”

马周手擎酒盏向禄东赞示意道：“禄相，你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足证你的心胸阔大。吐蕃有相如此，则赞普如何，可想而知。”马周说到这里，已对弃宗弄赞产生了许多好感。

“是啊，吉罗原在吐蕃时，曾经目睹了赞普的威仪。经过这些年的磨炼，听禄相说，赞普愈加练达。”何吉罗插话道。

马周显然对何吉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笑道：“哈哈，吉罗，看来你现在成了吐蕃的忠实说客。我曾听闻你的一些际遇，你初为波斯香料商人，不料陷身于朝中之事以至于窜于域外，不想入了吐蕃又结识了禄相，现在又开始斡旋外国事务，你这名商人，看来有些不务正业呀。”

禄东赞、窦公、赵仁本微笑着看着何吉罗，心想马周所言不差，果然此人有些意思。

何吉罗摇摇头，说道：“小人也是身不由己呀。为贩香料，总想多结识一些人，孰料陷身其中欲罢不能。眼前的大唐与吐蕃交往一事，小人又陷身其中。早知道如此，小人还不如当初弃商入仕，这样才名正言顺呢。”

马周赞道：“你这样就挺好，交往人多而不谋私利，乐于助人唯义气为重。来，我敬你一盏。”

禄东赞看到马周不想谈论和亲的话题，不好意思再提。酒宴过后，他们走出酒肆，就见外面早已夜色阑珊，遂拱手作别。

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果然信守承诺，他们在不同场合觐见李世民的时候，挖空心思转弯抹角要提到禄东赞。李世民听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提起禄东赞的时候，仅淡淡地问了一句：“哦，想是何吉罗领他拜望了你们？”言罢就转到了其他话题之上。尉迟敬德与段志玄现在见了李世民，不像昔日为秦王府属时，可以彼此相对随便对答，而是心中生出了无限畏惧，生怕说出什么错话，不敢穷追不舍。这样，他们本想帮禄东赞的忙，终归一点都帮不上。过了几日，程咬金入宫觐见李世民，说完了正题，程咬金有意无意地提起禄东赞的名字：“陛下，臣前些日子遇到一位有趣的人物。”

李世民喜欢程咬金那诙谐的性格，打趣道：“嗯，有趣人物？朕看你就挺有趣嘛。”

“这名有趣的人物却是一个外国人，说是高原吐蕃国的相国，名叫禄东赞。”

“禄东赞？哦，朕想起来了，前几天敬德和志玄也提起过。咬金，朝廷有制，为官之人不许私自交结外国。你们这样做，不怕朕责罚你们吗？”李世民说到这里，神色间增加了一丝严峻。

程咬金顿首道：“臣不敢。臣那日与志玄一起在敬德宅中饮酒，恰巧何吉罗引着禄东赞到来，因凑巧相见。臣那日见禄东赞一副竹篙子一样的身材，偏又穿着一件宽大的袍子，模样显得滑稽。说起话来一双眼睛精光闪闪，让臣想起了欧阳老先生的模样。”

“是吗？原来禄东赞生得如欧阳询那样？这倒有趣。”

“比起欧阳老先生来，禄东赞毕竟耐看一些。不过，欧阳老先生说起话来，动辄掉书袋，臣唯恐避之不及。这禄东赞倒是另外一番光景，该人谈话时分寸拿捏得奇准，其为吐蕃相国，与臣等粗人谈话也非常和谐，让臣等愿意和他在一起。”

“好吧，你既然如此喜爱禄东赞，朕下次派人出使吐蕃时，就让你去走一趟。”

“陛下，君无戏言，咬金愿意为使。”

“哈哈，你如此上心，朕又有点犹豫了。咬金，邦交之事以细心为要，你的性子向为滑稽诙谐，酒宴之上使人快活，然邦交之时难免语多有失。罢了，朕收回前言，你还是老老实实干你的本职吧。你若喜欢高原风光，与敬德等人结伴一起，到那里观瞻一回，还是可以的。”

“好哇，若禄东赞此次归国，臣就随他一起到高原上游玩一回。”

“随便你吧。”

“谢圣上。只是……只是……只是禄东赞来求和亲未成，臣不知何时才能成行。”

“朕刚才说过，邦交之事非你所职，今后不许再提。和亲如何，朕自有主意。”

李世民的话音中透出严厉，吓得程咬金不敢再说，惶惶然躬身告退。

此后马周来见李世民，提起吐蕃的事，无所顾忌，侃侃而谈。

马周奏道："陛下，臣前些日子到一驿中探望故人，恰巧碰上吐蕃相国禄东赞。"

"哦，这禄东赞在京中还挺有人缘嘛，动辄遇到朝中大官。前些日子，敬德、志玄、咬金相继在朕面前提到禄东赞的名字，看来他还是挺活跃的。"

"陛下，禄东赞其实是有国难回啊！"

"什么缘故？"

"禄东赞临行之时，弃宗弄赞言道，若访不来大唐公主，不许回国。"

"莫非马卿因此有同情之心了？"

"臣不敢有同情之心，然我国与吐蕃邦交之事，臣有话说。"

"嗯，你不妨说说。"

"禄东赞衔命来求和亲，其淹留长安，是为小事。臣所思虑的，却是我国与吐蕃的长久关系。臣忝为谏议大夫，不管国内外之事，凡有所感，不吐不快。"

"朕也心仪弃宗弄赞这个人物，其年龄轻轻，顷年以来凭借自身之力，使吐蕃国雄起高原。此人不像颉利那样骄横简单，譬如其专力谋求与我国和亲一事，即可看出其思虑深沉，眼光长远。"

"对呀，臣所思虑的也正是此点。臣听说弃宗弄赞与我国通好以来，即力求和亲，遂有其引兵犯我边境一事。我国强盛，不怕四夷来挑衅，然其倾心与我交好，陛下无动于衷，时间长了，臣怕寒了弃宗弄赞之心。像禄东赞淹留于京，看似小事，亦是大事。臣与禄东赞仅仅晤谈片刻，即发现此人练达深沉思虑良深，实为弃宗弄赞股肱之臣。若陛下坚持不见，恐生意外。记得陛下曾说过，为求一方安定，岂能惜一女子出外？臣以为，此事需陛下三思。"

李世民起身绕案踱步，仰天叹道："朕本想此事从长计议，看来其

实难能啊。”他扭头问马周道：“马卿，朕这些日子一直在想四夷之事，知道朕想些什么吗？”

“臣不知。”

“当国力强盛之时，历代君臣往往想到拓展边疆，像汉武帝即是此例。我朝现在正是强盛之时，依靠国力收复旧地，乃至震慑异族心神，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朕定行之。只是如何行之，须要妥善思量。”

“陛下贞观以来抚民以静，对外轻易不动刀兵，像与东突厥、吐谷浑之战，其挑衅在先，非以武力迫人。如今北狄已安，尊陛下为天可汗；东夷与南蛮与我国交好，波澜不惊；唯西戎那里，似要下些功夫。吐蕃国与西戎相邻，其一举一动事关全局，须谨慎为之。臣以为，陛下这些年排解邦交之事，不以武力迫人，唯以德化感之，如今已渐生效果。”

“嗯，你能说出‘德化’二字，可见你能识朕的心思。朕这些日子所思，即是吐蕃国势今后到底若何？若其势渐强，须有策制之，这正是朕迟迟不愿答应禄东赞求亲的原因。”

马周顿时明白了李世民的真实想法。李世民这些年来，接受魏徵的主张，即“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致力于发展壮大国势，是为对外邦交的根本。他在对待具体事务时，并非无为而治，而是奉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之策略。像征服东突厥一役，即是最明显的例子。为了对付东突厥，李世民设法交好西突厥，即为“远交”；他又支持薛延陀、回纥等部落，以分东突厥之势。当东突厥势衰之后，李靖的区区数万兵马就可以将之攻破。马周知道李世民正拿东突厥与吐蕃相比。论距离，吐蕃较东突厥要远，然其又与大唐接壤，当其势强之后，极易与大唐启衅；论远交，吐蕃的最南面是一派绵绵高山，大唐谋求与泥婆罗等国联手，对制衡吐蕃来说丝毫无助，这正是犯难的地方。马周想到这里，也觉得束手无策，只好附和道：“陛下所虑甚是。吐蕃现在崛起不久，渴望与我国交往。然其占了地利的便宜，万一将来势强，焉知他们是否会图谋中原？”

李世民叹道：“是啊，人的欲望是无尽贪婪的，国家也如此，尤其是一些新兴国家，往往倚仗武力多占土地，以夸示天下。可是呀，你若占了土地未得人心，所占土地终归还要失去。朕明白这个道理，然四夷蛮荒之人又有几人能明白呢？这个弃宗弄赞看来还是明白事理的，然其

后人呢？朕若不能采取制衡手段，使吐蕃势起遗祸后人，朕心中实在不愿。”

马周心中暗赞李世民深谋远虑。

两人相对沉默了片刻，李世民忽然笑道：“要说贪婪，以熊瞎子最为有趣。朕听说熊瞎子入玉米地掰玉米棒之时，左掌掰下一枚棒子塞到腋下夹住，再用右掌掰下一枚棒子夹到腋下，到了最后，它仅取两枚黍棒，身后却落下了一地。以人之智力，不该像熊瞎子这样，然一些人号称英武，其攻城略地难挡其锋，其实最后做的还是熊瞎子一般的事。”

马周点点头，叹道：“此为两败俱伤！其攻打之后难得其地，又使当时百姓遭殃，实乃祸害。”他又语气一转，接着说吐蕃话题：“吐蕃国居于高原之上，那里气候高寒，地广人稀，若行征伐之事，其实太难。臣又仔细观察过，吐蕃人似乎依恋故土，其对外征战之时，往往大掠一把即回故土，不图谋他国土地。这一点，弃宗弄赞倒与颉利有些相似。若从此点来看，我朝似与吐蕃交好，两国勿相侵扰，是为两利。”

“不错，朕明白这个理儿。以我国之强盛，终朕一生，吐蕃不敢来犯我国，然以后呢？万一有不肖子孙自毁国家，国势渐弱，吐蕃定会来犯边。”

马周心里暗暗叹口气，心想要使千秋万代保持盛世就太难了。现在怎么敢断定身后之事呢？想到这里，马周宽慰道：“陛下定下抚民以静，视华夷为一家之国策，如此传承万代，即可保证祚运长久。臣以为，陛下要防不肖后辈难，然现在着手制定各项国策，成为定式，使后辈遵之行之，还是可为的。”

李世民沉吟半天，点点头道：“马卿所言，甚是有理。将各项国策形成定式，使后辈遵之，朕将努力为之。好了，马卿，我们不可扯远了，还是谈谈眼前这个话题。”

马周明白李世民目前所思的非是与吐蕃和亲与否，而是从此点引起的全盘大计。他就顺着李世民的思路回答道：“陛下是否答应与吐蕃和亲，其实为一种手段。若不同意和亲，还有其他保持和睦的途径。总而言之，国家四周能否安定，关键还在于自身是否强盛。弃宗弄赞以武力称雄高原，现在正是志得意满之时，其有了与我国和亲的心思，就有了以德化之的基础。只是他现在一门心思与我国和亲，若另寻他途可能要

大费周折。”

“是的，此人专注于此，朕岂能不知？将来就是将宗女嫁往吐蕃，也不能走义成公主的老路，一定要寻一个温婉识大体的女儿。唉，马卿，要说这治国一事，唯邦交事务最为劳神，一着不慎，即容易招致两国交恶。唐俭这些年来劳心于此，委实不容易。”

“唐俭能操持邦交之事自如，还是陛下宽仁待人的结果。臣这些日子细究我国的邦交之道，陛下对待异族可谓仁义有加。异族来归，陛下不强迫其同化，而是顺其自然，此为一；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此为二；不使杂处通婚，此为三；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主信奉，此为四。如此，中土之文化固然铺开比较迟缓，然终不至于因暴躁冒进而换取异族之深恨。弃宗弄赞渴慕中土文化，相信德化更能深入其心。”

李世民喜色上脸，赞道：“马卿最知我心！如你刚才所言，朕对待异族任其自由，中土文化被其接受的过程很缓慢，然朕以为，他们终究要接受中土文化！朕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土文化历时数千年，其内涵博大精深，任何族人短期难为，这正是朕自信所在。有了这种自信，我们何必再计较异族的眼前之事呢？”

马周心悦诚服，躬身道：“陛下深谋远虑，人莫能及。”

李世民哈哈一笑：“深谋远虑？非也。朕在朝中推行清明政治，对外宣示德化之道，皆使人不行阴谋诡计，而以推诚相待。说起来，朕若有一日之长者，唯此种不设防的胸怀而已。马卿，朕不敢与上古圣贤相比，自秦汉以来，似朕一样胸怀之君主，恐怕难出朕之右吧。”

“不错，秦始皇暴虐专横，汉武帝一任武力，隋文帝心思狭窄，他们难与陛下相比。”

“要说北魏孝文帝之胸怀还算博大，其致力鲜卑人汉化，这份胸怀非常人能及。”

北魏统治了北方以后，各种矛盾尤其是族群矛盾渐渐激化。孝文帝即位以后，迫于时势，力图摆脱鲜卑贵族的保守思想，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他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以汉服代替鲜卑旧服，朝廷上禁用鲜卑语通用汉语，规定迁洛的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

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沟通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婚姻关系，改鲜卑旧姓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姓，规定鲜卑人和汉人贵族姓氏的等第并使鲜卑贵族门阀化。孝文帝的这些措施，说明征服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鲜卑拓跋部，自己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在这个征服过程中，鲜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特别是鲜卑族畜牧生产的经验和技能，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播，由此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涵。孝文帝的这些举动，推动了本部族的进步，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作为一个异族君王，确有着不凡的胆略。

马周答道："孝文帝推行汉化措施，盖因形势使然，不像陛下这样有意为之。如此差别，更能彰显陛下之胸怀。"

"哈哈，马卿，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说好听话来着？"

"臣不敢奉承陛下，只知实话实说。"

"嗯，朕其实也喜欢听好听话儿，只是魏徵你们，平素说的好听话儿太少了。"

马周躬身谢道："谢陛下称赞。臣与魏徵等人都是一样的心思，即是辅佐陛下得成大道，竭尽心力用尽才智。若说好听话儿，比逆耳之言更好说出，且惠而不费。臣所以不说好听话儿，盖因陛下励精图治，难忍奸佞之言所致。臣私下里想，若当场取悦陛下，陛下可能心喜，然过一段时间，陛下定然醒悟，心中会恼怒臣献媚惑主。如此，臣还是说些忠心之言最好。"

"哈哈，有句话叫'明哲保身'，你所谓的忠心之言，大约是你的保身之道吧？"

"臣不敢。臣只知遇上旷世开明君主，又欣逢清明盛世，所作所为因势而已。"

"瞧你，简直和魏徵一样的脾气。马卿，朕近几年觉得事愈办愈顺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朕现在想明白了，皆因朕手下有一帮能干的文臣武将。朕想不到的地方，你们随时建言；朕未做对的事，你们及时举谏。有了你们这帮臣子，朕倒是省心省力。"

君臣二人本来谈论邦交之事，谁知谈着谈着就岔开了话题。李世民

盛赞臣下能干，马周衷心恭颂皇帝英明。

最后还是李世民率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如卿所言，朕若不答应和亲，这个禄东赞有国难回，就要长期在京城里待下去了？"

"臣观禄东赞架势，确实如此。"

马周听言辨音，觉得李世民此时有了接见禄东赞的意思，遂赶快接言道："臣以为，我国现在与吐蕃交好，为两利之事。再观弃宗弄赞和禄东赞，非庸陋之人。若顺势答应与其和亲，是为大势所在。否则，因小事而使两国交恶，使我国陡增一强敌，实为不值。"

"朕早就说过，为使边境平安，何惜一女子？马卿，你替朕向唐俭传达谕旨：三日内，朕接见禄东赞。"

"臣奉旨。"

然而三日之内，李世民还是未能接见禄东赞，缘于西域又起祸端。

泥孰可汗得大唐支持，龟兹、焉耆等国纷纷来归，其势力渐强，将肆叶护可汗逐向西去。焉耆国不久向大唐请求开辟新路，李世民照准，引起了昔日独霸道路的高昌王麴文泰深深不满。以麴文泰的势力，他断断不敢单独向大唐叫板，但他又不甘心失去昔日的尊崇地位，遂决心与大唐反目，暗暗派人去联络肆叶护可汗。

西域诸国中，除去西突厥汗国以外，就数高昌国的势力最强。肆叶护可汗此时的心情也很矛盾，一方面，面对得大唐支持的泥孰可汗无计可施；另一方面，对失去东方的地盘又极不甘心。麴文泰现在主动来投怀送抱，让肆叶护可汗大喜过望，决定与高昌国联手，逐步使其势力东移。

泥孰可汗这些年得大唐支持，下面又有若干属国，不免志得意满，犯了颉利一样的毛病，对其部落疏于笼络，往往简单地发号施令，时间长了，族人渐生怨心。

肆叶护可汗知道，要想扩张势力，须以本族人为本，靠统领外族人来侵占地盘，那是很不牢靠的。他现在起了东扩的念头，就派人到泥孰可汗辖下的突厥部族中去了解情况，得知这些部落对泥孰可汗有怨愤之

心后，遂开始了动作。

肆叶护可汗封阿史那步真为叶护，令其带人开始东进。

阿史那步真为一骁勇之人，他带领三千马骑出发，越过天山，前方即是突厥族处月、处密等部落，这些部落现在受泥孰可汗节制。

阿史那步真单骑来到处月部落帐前，求见部落首领。他鼓舌说了自己的来意，一席话说得部落首领率部归附肆叶护可汗。在此示范下，处密等部落相继来归。如此，肆叶护可汗不费一刀一兵就轻松控制了天山东路。阿史那步真带领手下一路东行，直抵可汗浮屠城设立牙帐。

可汗浮屠城在高昌城的正北方，两城相间三百余里。

麴文泰得知阿史那步真在可汗浮屠城建牙帐，顿时喜动颜色。他令人准备好一应珍宝礼物，亲自去可汗浮屠城面见阿史那步真。

阿史那步真倒是一名颇识礼节之人，闻听麴文泰到此，急忙出帐迎接，口称："鄙人正准备这几日前往贵国拜见国王，不料国王今日大驾来此，使鄙人有些手足无措。"

麴文泰说道："鄙国与贵可汗通使多次，举国臣民得知贵可汗欲图东进，早已望眼欲穿。叶护如今在可汗浮屠城建牙设帐，坐拥雄兵数万，即让鄙国有了依靠。"

阿史那步真躬身道："不敢。鄙人来到可汗浮屠城，人地两疏，今后仰仗国王的地方还多着呢。请，请，请入帐内叙谈。"

麴文泰入帐后，即让手下人将带来的珍宝诸物献给阿史那步真。众突厥人看到眼花缭乱的珍宝，心花怒放，觉得肆叶护可汗决意东进实在英明，西域之地多产毛皮等物，哪儿有这般精美的器物？

阿史那步真推辞道："国王陛下，鄙人今后仰仗高昌国的地方甚多，岂能反客为主，反受礼物？鄙人万万不敢受，或者陛下将此珍宝散给高昌国百姓，那也是好的。"

麴文泰哼了一声，说道："宝物赠贵人，岂是猪狗似的百姓能享受的？叶护，请勿推却，高昌国现在正有借重汗国的地方！"

“陛下欲求何事？”

“叶护携铁骑东来，一举降服处月、处密诸部落，势力大增。举目西域，能与叶护可匹敌者，唯泥孰可汗而已。依孤估计，若叶护携累胜之机，再与我国联手，泥孰可汗未必能敌。孤以为，叶护再向东进，即到了大唐边境，现在西域未稳，不宜与大唐发生冲突，唯今之计，叶护似可南下，削弱泥孰可汗势力。”

“好呀，鄙人正有此意。陛下今出此语，更添胜算。然泥孰司汗建牙西南，道路太远，我们欲削其势力，不知先从何处下手？”

“先攻焉耆！”麴文泰恨恨地说道。

“为何要先攻焉耆？”

“焉耆与我国相邻，届时叶护从西包抄，孤领兵自东向西攻击，即可一举攻下。拿下焉耆之后，其西面的龟兹诸国即会望风而降，如此就切断了泥孰可汗的爪牙。我们稍作整顿，可以无羁绊全力对付泥孰可汗。如此，西域大局可定矣。”麴文泰口中这样说，心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是焉耆国倚仗泥孰可汗与大唐的关系，向大唐请开西域通路，如此就打破了高昌国垄断西域通路的专权，使高昌国在大唐君臣心目中的地位大为降低。追根溯源，麴文泰认为，焉耆国是自己与大唐交恶的始作俑者，他因而要先收拾突骑支。麴文泰恼怒突骑支日久，只是以前自己势单力薄，不敢与大唐贸然翻脸。现在来了强助，正是扬眉吐气的时候。碍于要顺利说通阿史那步真，麴文泰不敢将自己的私心全盘托出。

阿史那步真现在正是志得意满之时，此次东进，肆叶护可汗要求他全力削弱泥孰可汗的势力，而非对付大唐。其时，大唐国力强盛，四方诸国不敢轻易向大唐启衅。麴文泰提出先攻焉耆，很符合阿史那步真的心思。

两人一拍即合。

十日后，阿史那步真从处月、处密诸部落中挑选了一万精骑，斜向西南杀向焉耆。这边，麴文泰集合国内重兵，悄悄沿着与焉耆国相邻的边境上一字排开。得知突厥铁骑已经攻入焉耆国境内的消息后，麴文泰即号令全线猛力发动。

焉耆国东接高昌，西邻龟兹，亦为汉时故地。境内土地肥沃，盛产葡萄和鱼、盐，人们又善营商贾之利，国家相对比较富庶。只是其国境比较狭小，仅有焉耆城为中心的五座城池，人口不过两万，仅有兵力两千余人。如此小国，处在西域犬牙交错的形势之中，多亏其王突骑支左右逢源，善于把握大势，及时附属西突厥等大国势力之下求得庇护，方保不为强国吞并。

泥孰可汗得大唐册封支持，焉耆国附属其下，又向大唐请求开辟新路，其转运之利滚滚而来，正是突骑支得意之时。他没有料到麴文泰和阿史那步真联手攻来，因事先毫无防范，未及招架即全线崩溃，其五座城池很快全部被攻破。

突骑支知道麴文泰对自己恨之入骨，他收拾起自己变色龙的角色，带领家人和万余人弃城逃跑。他们先是西行至龟兹观察风头，以定下步行止。

麴文泰听说突骑支率众逃跑，留下了五座空城，心有不甘，又找到阿史那步真商议，意欲乘胜追击，顺手将龟兹国灭掉。

阿史那步真是一名稳妥之人，他不同意再攻龟兹，说道："我听说中土有句话，叫'穷寇勿追'，我们长途奔袭数百里，已将焉耆攻破，达到此行目的，何必再节外生枝？"

麴文泰恭维阿史那步真道："突厥铁骑向来势如旋风，现在攻破焉耆，正是势盛之时。若就此罢手，即会消磨志气。叶护此战胜后，威风横行大漠，眼前的龟兹何足道哉？"

阿史那步真的心中又是另外一番心思。处月、处密等部落才降服不久，自己又刚刚在可汗浮屠城设立牙帐，若从此向西攻去，处月、处密等部落势必因劳乏而顿生怨心，弄不好易生变乱，自己也就失去了可汗浮屠城这个根本。阿史那步真权衡利弊，决定先退回可汗浮屠城，安定一段时间后，再徐图进展。

麴文泰见阿史那步真意志坚定，遂叹口气，不好再强求。

突厥兵和高昌兵分两路退出焉耆，他们掠走了焉耆五城内未及逃走的一千五百余人，准备带回去作为奴隶。出城之时，又在每个城中放了一把火，将其城中房屋全部烧尽。

过了一个多月，麴文泰又携带礼物到可汗浮屠城面见阿史那步真，两人见面寒暄数句，麴文泰直接说道："叶护，现在焉耆已灭，西境渐安，唯东方大唐之伊州近来增添兵力，似乎对我们不利。"

"大唐莫非要来打抱不平吗？"

"正有这个意思，叶护，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趁其未完全布置好之时，联手给予其雷霆一击，让大唐见识一下我们的手段！"

第七回　李世民诘责文泰　侯君集出征高昌

阿史那步真对大唐心怀恐惧，不敢擅专，沉吟道："陛下提出攻伐焉耆，与大汗之意图相符，鄙人还敢做主。若攻打大唐伊州，此事重大，须请大汗示下才是。"

麴文泰着急道："伊州去大唐京师近万里，其驻扎兵力有限，难挡我们联手一击。若叶护再找大汗请示，难免走漏消息，如此伊州就有了防备，对我们行动不利。"

阿史那步真摇头不许。

大唐灭掉东突厥，又降服吐谷浑，使西域诸国极受震动。西突厥这些年来内部纷争不已，各方势力竞相派人入长安寻求大唐支持。李世民最后决定支持泥孰可汗，使其势力大增，将肆叶护可汗逐向西去。肆叶护可汗此次派阿史那步真东进，本意是削弱泥孰可汗的势力，以站稳脚跟，逐步扩大地盘，根本不想与大唐为敌，更谈不上双方开战。阿史那步真明白肆叶护可汗的心意，其口中说要向大汗请示，心中压根儿就没有攻打伊州的想法。

麴文泰只好悻悻而去。

西域遍布大唐的耳目，麴文泰的一举一动很快被人侦破，并将此消息传往长安。

李世民阅此奏报，恼怒更甚。他刚刚接见了薛延陀真珠可汗夷男的来使，来使所言，其事关麴文泰。

原来麴文泰遣使至薛延陀，使者向夷男转述麴文泰的原话："君既为可汗，则与大唐天子匹敌，缘何见了大唐来使，却降尊拜之呢？"

薛延陀等部落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大唐使者到了这些部落，夷男等首领必焚香拜见使者，跪听使者宣读皇帝谕旨。

麴文泰这样说，明显是挑拨大唐与薛延陀的关系，想以此激将薛延

陀叛唐与自己联手。

夷男不为所动，其来使转述他的原话："奴受恩思报，请发所部为军导以击高昌。"表明了自己愿为唐军前驱，前去教训高昌。

李世民感于夷男对大唐的忠心，对其来使好言抚慰，让唐俭带领来使先退下。两人下去后，李世民想到麴文泰背着自己行挑拨离间之事，心中升起怒意。他好不容易将心情平复下来，又看到了麴文泰与阿史那步真联手攻破焉耆国，进而想再攻伊州的奏报，心中的怒火又升了起来。他起身绕殿踱步，喃喃说道："文泰累受国恩，缘何撕破面皮，欲与朕为敌？文泰，你莫非想自绝于朕吗？"

到了第二日的朝会上，唐俭又向李世民递上焉耆王突骑支在龟兹国写就的诉状，其中言说麴文泰与阿史那步真联手攻破己国的详细过程，要求大唐为自己做主。

李世民心中已有了对付麴文泰的主意，他不忙表明自己的态度，却让群臣先议一议。

侯君集率先出班奏道："是可忍，孰不可忍！麴文泰累受国恩，却私下与肆叶护可汗交好，其先攻焉耆，再议攻伊州，摆明了要与我朝为敌。陛下，臣愿领兵出征，将麴文泰擒拿至京，由圣上问罪。"

薛万彻也出班奏道："陛下，臣愿随侯尚书一起带兵出征。"

李世民答道："国家有事，你们不惧风险毅然请战，是为武将本色。武官这样说，诸位文官有何建言呀？"

房玄龄出班奏道："臣以为，侯尚书、薛将军带兵出征，可谓师出有名。天兵一到，定会荡平此小国。如此，西域态势可趋于平稳，臣意主战。"

魏徵出班道："陛下，臣与房仆射心思大致相同。麴文泰累受国恩，不思图报，反而狂悖犯上，实乃自取灭亡。如此小国，若遭我国大兵压境，其覆亡是一忽儿的事。只是陛下以前多次说过，邦交之事不能仅凭武力，须以德化感之。麴文泰不仁，然我国也不能率然刀兵相见，须怀仁抚之。若其置若罔闻，陛下再派天兵亦不迟。"

李世民点头赞道："还是魏卿最知朕心。麴文泰对我朝无礼，非一日之功。唐卿知道，高昌近年来朝贡渐绝，无藩臣之礼。那麴文泰还对我国使者言：'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如此言语，似乎怪朕压制于他。由此来看，其反心早彰，近来所以变本加厉者，无非想身后有肆叶护可汗这棵大树。哼，麴文泰欲攻伊州，而肆叶护可汗不许，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肆叶护也知撼大唐难！你麴文泰不自量力，自己想做跳梁小丑以自取灭亡，那也怨不了谁！魏卿说得对，我朝须有大国风范，对此无义之人，还要怀仁抚之。侯卿、薛卿，对高昌必有一战，却不忙在此一时。朕想好了，可让鸿胪寺派人前往高昌，向麴文泰宣读朕之旨意，让其痛改前非，入京请罪。麴文泰若非糊涂之人来京见朕，朕会赦免其罪，不咎既往，两国照常交好。"

房玄龄奏道："陛下，只怕麴文泰未必肯来。"

"他不肯来，亦可以上表谢罪嘛。朕知道，以麴文泰之胸怀，定怕入京为质，他若上表请罪，朕不严求。"

座下群臣皆知麴文泰必不肯来，其上表请罪恐怕也未必，事情如此发展下去，两国必有一战。

李世民又赞扬夷男道："薛延陀这些年势力渐强，夷男不像颉利那样骄横自恃，对朕相当忠心。麴文泰此次前去说项遭到拒绝，夷男又愿为讨伐高昌之前驱，实在难得。唐卿，你可与执失思力一起，携带金帛前去抚慰夷男，亦可顺便协商一下进取高昌之策。"

唐俭、执失思力出班躬身领旨。

这时，李靖出班奏道："陛下，夷男拒却麴文泰之意，非其忠心我朝，实乃大势所迫。"

李靖现在整日闭门不出，除了大朝会之时，他轻易不与人交往。

李世民见李靖今日主动出班说话，大为欣喜，道："药师兄有言，那是不会错的，朕与众卿洗耳恭听。"

"陛下于贞观四年平定东突厥之后，对北境采取了羁縻方略，以图恩威并施，安靖北境。此策运用至今，的确大见成效。只是薛延陀等部

落远离我国边境，慑于我国强势，尊陛下为‘天可汗’，然其心中游移其实未定。像此次拒却麴文泰，其定是考虑到，若与高昌联手，势必与我国为敌，如此，我国定会先全力拿掉薛延陀之后，再徐图西域之事。如此，夷男认为与高昌联手，与其利益不合，转而取得陛下信任，表态愿为进攻高昌之前驱。”

“依药师兄所言，夷男不与麴文泰联手，非其忠心所致，而是不符合其利益所在吗？”

“臣是这样以为的。北境那里，实为中国生乱之渊薮。若无大势所迫，则动辄生乱。”

“朕明白药师兄的意思，你是说欲求四方安靖，须有国力镇之。这个道理，魏卿以前曾经说过。不过，朕以为，国势强盛为邦交之基础，要图四方兵和，终究要以德化感之，如此，方是长治久安之根本。”

“陛下所言甚是，然边鄙蛮族，其心中坐定了以势消长之心思，中土之文化散入其心，其过程太缓太慢，难转其尚武之念头。依臣估计，北境那里，五十年后，或突厥人，或薛延陀人，终究要起祸乱。”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药师兄深谋远虑，委实可叹可敬。只是五十年后，在场之人大半会作古，难见北境之事。好了，药师兄，朕会慢慢咀嚼你的这番话。只是眼前紧要之事，还是要设法对付麴文泰的挑战。”

李靖明白李世民对自己的这番话不感兴趣。

李世民又温言对李靖道：“药师兄，朕前日见吏部奏章，说你那位张氏夫人不幸病逝。你这几日，本该在家中居丧才是，难得你为了国事劳心费力。”

李世民提到的李靖夫人张出尘即是红拂女。

李靖得李世民问讯，心中感动，哽咽道：“拙荆劳圣上垂问，其地下有知，定是感激涕零。”

“药师兄与夫人伉俪情深，在京城很是闻名。朕所以问讯她，是赞其佐药师兄成就一代功业。药师兄，朕准你在昭陵范围选择墓地，此事

办妥没有？”

“臣沐浴皇恩，得陛下之旨在昭陵前任选墓地，此事已经办妥。”

“嗯，墓地已经选妥，可让将作监加紧修造。药师兄，修墓之费不用你出一文，可全从内府具领。”

李靖急忙叩头谢恩。

“阎卿，”李世民唤出将作大匠阎立德，嘱咐道，“在药师兄夫人下葬之前，你要亲手绘制出阴山、积石山之简图，再让石匠依图造成二山之形立于墓前，坟茔制度依汉时卫青、霍去病故事，以彰药师兄克定东突厥、吐谷浑之功。”

阎立德躬身领旨，李靖再次谢恩。

李世民又目视群臣道：“今后文臣武将中，只要有人如药师兄这样为朝廷立有大功，一样可以陪葬昭陵，一样可以刻石彰功。朕今日所以对药师兄说了这么多话，盖为此也。”

李世民今日当堂彰扬李靖之功，固然是其感于李靖功显绩彰，也确实想借此激励群臣忠心为朝廷办事。特别在靖安边境的当儿，让众武将以李靖为榜样，有勇有谋，一举克定对手。

即日午后，鸿胪寺派出特使前往高昌。特使手中持有李世民亲手写就的诏书，其中诘责麴文泰，历数其与大唐离心的种种劣行，令其来京谢罪，只要其痛改前非，可以不加追究。

大唐特使到了高昌，麴文泰此时不愿意与大唐登时撕破面皮，亲自出面接待特使。

特使宣读了李世民的诏书，然后对麴文泰道：“圣上的意思，想尊王都听明白了。只要尊王能使西域道路通畅，复归焉耆旧地，还其人口，尊王再到长安谢罪，圣上即可既往不咎。”

麴文泰道：“文泰一时糊涂，做下了令圣上生气的事。请尊使放心，从即日起，西域通道恢复如初。至于焉耆之事，却与文泰无关，实乃西突厥叶护阿史那步真所为，其攻掠焉耆之后，现屯兵可汗浮屠城。”

特使想不到麴文泰竟然将进攻焉耆国的事推得如此干净，追问道："焉耆国王突骑支向圣上进表一道，其中言说尊王与阿史那步真联手攻陷其国。"

"嘿，突骑支遭到阿史那步真进攻之时，曾遣人来此求救。我知道唇齿相依的道理，遂发兵去救，不料西突厥势力太大，我救援不及，只好收拢其被打散的人众妥为安置。那突骑支颠倒黑白，到圣上面前胡乱告状，实在可气。望尊使这几日到各处走一走，弄清事情的真相，到圣上面前替我辩明冤枉。"麴文泰说到这里，神情变得很激昂，似乎真的遇到了天大的冤枉。

特使听出了麴文泰没有动身赴京的意思，急忙问道："尊王放心，鄙人见了圣上，定当如实禀报所闻所见。若是焉耆王胡乱攀诬尊王，只要尊王前往长安面见皇上将实情奏闻圣上，则真相即可大白。"

麴文泰不接话茬儿，转对其子麴智盛说："尊使一路劳顿来此，定是异常困乏。你今日替为父招待尊使，先设一盛宴为其洗尘，再挑数位美貌的胡女侍候其安歇。"

高昌国为西域的通衢，这里汇集了许多西域各国的美女，她们多是高鼻深目，肤色白皙，与中土之女形貌迥异。当高昌国与大唐交好之时，麴文泰常常选取最为美貌的胡女进呈宫中，大唐来使到来时，他也要选取胡女侍候，让来使乐不思蜀。

特使现在闻听有胡女侍候，心里顿时乐开了花，遂辞别麴文泰取乐而去。

麴文泰安顿好特使，自己带领数名随从快马奔向可汗浮屠城。他径直到阿史那步真的帐前下马，要求面见阿史那步真。

麴文泰见到阿史那步真的第一句话便是："叶护，大唐特使来到鄙国，申斥我与叶护联手的事，这如何是好？"

前面已经说过，西突厥肆叶护可汗畏惧大唐势力，不敢与大唐正面冲突。阿史那步真亦有同样心情，闻听此言，面上出现慌张之色，急忙道："果然惹出事来了！想是你欲进攻伊州的消息传到长安，所以派人前来问罪？"

麴文泰看到阿史那步真惊慌失措的样儿，心里不以为然。高昌国早先臣属西突厥，后来又臣服渐渐势强的大唐，麴文泰在其间目睹了突厥汗国由极盛到衰落的过程。他多次想过，突厥人若不是内部相攻，外人难以撼动汗国的基石。就拿西域来说，大唐势力逐步西进，西突厥不思整固地盘，泥孰可汗与肆叶护可汗还在这里攻伐不已。麴文泰想到这里，心头升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句话，有点瞧不起眼前的阿史那步真。

然为了对付大唐，麴文泰知道与眼前此人联合方是唯一途径。他拢了一下心神，说道：“叶护，你想想，大唐若知道我们联手欲攻伊州，其本该兴兵来讨伐才是。来使绝口不提攻伊州之事，这又是为何？”

“为何？”

“大唐京师至此近万里，其间道路难行。大唐皇帝所以派使来抚慰，缘于他深知发兵来攻西域非易事，只好求其次，让我臣服为上策。”

“这么说，大唐其实有求于陛下？”

“不错，正是如此。大唐皇帝李世民以骁勇善战著名，灭掉东突厥，攻破吐谷浑即可见其手段。我这些年来得罪大唐的事不少，李世民为何忍气吞声，情愿交好呢？他其实非不想兴兵，盖因无胜算把握。”

“陛下所言有理。”

“叶护，如今西域势力最强者，唯肆叶护可汗。我们从此联手，先攻破伊州，威慑大唐不敢西顾；再攻破龟兹诸国，最后拿下泥孰可汗。如此，肆叶护可汗就可独霸西域，与大唐分庭抗礼。”

“好呀，陛下雄心委实令人可叹可敬。”阿史那步真一直认为汉人好诡计，眼前的麴文泰侃侃而谈，让他顿生警惕之心。

麴文泰留心观察阿史那步真的神色，知道他口中虽称赞，然心中肯定不以为然，遂追问道：“叶护认为此议可行吗？”

阿史那步真沉吟片刻，缓缓说道：“大汗说过，若联手攻伐龟兹诸国，还是可行的。只是现在去攻伊州，时机未到，还是谨慎一点最

好。”

麴文泰心中暗骂阿史那步真胆小如鼠，不过他表示可以联手攻伐龟兹，也算是有一点收获，可谓不虚此行。

麴文泰念着大唐特使还在国中，遂匆忙作别而去。

特使这数日偎红倚翠，享受着无边的艳福，早忘了催麴文泰的事。这日，麴文泰告诉特使，说准备好新下的葡萄请他去品尝，特使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安乐窝。

麴文泰手指眼前一大盘一大盘如马奶似的葡萄，说道：“鄙国无物可献，唯有这新熟的葡萄还算甘甜，请尊使品尝。待尊使返京之时，也烦请将此物献与圣上。”

葡萄在长安未广泛种植，仅西内苑内有葡萄园，此物长途运输时难以保鲜，所以长安等闲人难以尝到。

特使这几日遍尝异域艳女的滋味，葡萄与其相比要平淡许多。他拈上数枚填入口中，还是赞道：“高昌葡萄驰誉天下，鄙人艳羡已久，不料今日得偿心愿。”

麴文泰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想不到我这小国之中，还有尊使艳羡的物事，这倒使我脸上有光了。”特使听麴文泰笑得古怪，认为他必是暗指自己这几日的淫乐之事，不免心虚。

麴文泰手指葡萄说道：“为了转运这些葡萄，使圣上能早日尝鲜，我派人至天山绝顶采来寒冰以图保鲜。算来明日这些寒冰就要运来，尊使，你能代我护送葡萄先行吗？”

特使诧异道：“圣上派鄙人前来，是想请尊王一同赴京。听尊王的话音，似乎尊王不同行吗？”

“圣上下诏让我归还焉耆人众，尽管此事我有冤枉，毕竟还要将这些人送回旧土才好。为了办好这件事，大约需要数月时日，尊使也看到了，智盛年轻才浅，我若离去其难以成事。如此，我需缓行数月。”

特使期期艾艾道：“这……这如何是好？若尊王不成行，鄙人见了圣上不好交差。”

麴文泰坚定说道："就这么办了！圣上英明无比，定能体恤下情。对了，尊使回京之时，若看那些异域女子顺眼，不妨携带回京。"

特使连连摇头，在这里享几天艳福还是可以的，若把那些女子带回长安，再借他几个胆子也不敢。

第二日，特使押运葡萄走上返京的路程。这日来到伊州地面，特使看到一名大将威风凛凛当路而立，定睛一看，识得此人正是李大亮。原来李世民为了防备伊州发生变故，遂让李大亮带领五千精兵前来加强防守。

李大亮一面加强防守，一面派人四处侦知高昌和西突厥的动静。像特使在高昌国的作为，他也略知一二。二人见礼之后，李大亮揶揄道："瞧特使的神色不错，想你这些日子在高昌国定是快活得很了。"

特使满面羞惭，嗫嚅道："下官……下官为了护送葡萄，不好在伊州停留，恕不奉陪了。"说完拱手离去。

李大亮后来将特使在高昌国的荒唐行为密报给李世民，此名特使的下场可想而知。

李世民那日处理完特使之事，接下来与身边的几名臣子进行了一番议论。

马周说道："这名特使胆大包天，明明知道高昌国与我国交恶，竟然不顾国体，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岑文本道："想起苏武出使匈奴之事，委实令人可敬可叹。苏武不理会匈奴的威胁诱降，宁肯到北海牧羊十九年，其节不改，实为使者之楷模。"

李世民叹道："是啊，人之心性难测，此名使者如何能与苏武相比？朕这些年来推行清明政治，无非想让各级官吏袒露心迹，除官俸之外，不妄取他财。大约人皆有贪欲吧，朕遇到这等事，不能像对待长孙顺德那样，赏物以使其自悟。"

长孙顺德此时已逝去多年，李世民提起的这档子事还是贞观初年时的事情。贞观元年，长孙顺德接受他人赠绢，被人告发到李世民那里。

李世民叹道："顺德数有功于国家，国家之府库其实为大家共有，他何必如此贪心呢？"李世民惜其有功，不愿意加罪，第二日，李世民在殿上反而当着大家赐给长孙顺德锦绢数十匹。长孙顺德接绢在手，明白其中的曲折，满面羞惭而退。看到李世民如此处理长孙顺德，当时的大理卿戴胄大惑不解，问李世民道："陛下，长孙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李世民回答道："顺德若有人性，其得绢之辱，甚于受刑；若其得绢后不知羞愧，即与禽兽无异，杀之何益！"

李世民现在又发问道："难道官俸太薄，不能满足人心吗？"

魏徵答道："陛下，人之贪欲之心与生俱来，那是没法子的事。君子之道，在于顺势而为，止其贪欲之心而为进取之心，人人如此，国家也如是。所以尧舜清明理政，又有孔孟之道，皆以道德及国家之力压抑人之恶性，而彰扬善良。此名使者处在京城，犹能修身养性，循规蹈矩，而到了域外受人尊敬，遂将禽兽之心彰显。如苏武持节不改者，毕竟太少。"

"如卿所言，世上的好人其实太少。"

"若天下人皆如苏武那样，何必再施教化之策？"

"粼文泰呢？此人能否教化？"

"利之所趋，教化即退居其次。高昌人同为汉人，妄想偏处一隅与我国分庭抗礼，是不识大势。"

李世民哈哈一笑，转对其他人说："朕所以心爱魏卿，一者爱他敢于犯颜直谏，且谏言皆是深思熟虑而成；二者爱他能识大势，不出迂腐之言。魏卿，以眼前之势，你以为对粼文泰唯有给予雷霆一击方有效果吗？"

"不错，臣之心机早已向陛下剖说明白。"

"好吧，朕派人向粼文泰宣示旨意，他已答应入京谢罪，我们就耐心等候吧。"

岑文本忧心地说："若粼文泰虚晃一枪，竟至不来呢？"

李世民森然道："粼文泰一意孤行，即是自取灭亡之道。其为汉

人，不思归属朝廷，反而挟外人自重，妄想与中土分裂，他实在是打错了主意。昔汉武之时，高昌、龟兹等地皆为汉土，朕岂能使之长期孤悬海外？朕这些年一心一意谋求国内农桑事旺，尚未派一兵一卒前去打通西域通道，唯思与他们和睦相处。不料这些人以为朕的举措是示弱以人，哼，朕难道会容忍你们各方势力长期在西域耀武扬威吗？终有一日，那里要变成我国州县。”

李世民无意之间暴露了自己图谋西域的志向，其时，正是在场之人同仇敌忾之时，魏徵等人未辨其话中深意，也就没有深入展开此话题。

麴文泰打定主意不来长安，让李世民空等了三个月。

这日，李大亮派人送来一道密奏，其中言说麴文泰和阿史那步真磨刀霍霍，已经做好进攻龟兹的准备。同时，泥孰可汗也派人来京，言说阿史那步真派人威胁利诱辖下部落，已经有三成人投奔了肆叶护可汗，其处境异常艰难，恳请李世民施予援手。

李世民阅罢这些奏报，接连几日召群臣商议，很快定下了征讨高昌的大计。褚遂良遵旨拟就了《讨高昌诏》，诏书中历数了麴文泰数年来的劣行，说他阻碍西域通道，攻灭焉耆，交接外族，欺凌国民施以暴政，并挑拨其他族人与大唐的关系。

李世民历数了麴文泰的罪恶之后，犹不忘显示自己有宽大之德，表示文泰若面缚军门，泥首请罪，将全其性命。

他派人将这道诏书送往高昌，又将之明发天下，准各州县在城门处张贴，以晓谕百姓。

长安各城门处皆张贴有此诏书，引来许多路人观看。这日金光门前聚拢了一堆人，一名文士模样的人悄然诵读，身后一群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一名粗豪之人嚷道：“高昌王麴文泰亦为汉人，他不思归属，反而交结突厥人，早该打了。”

身边一名身穿袈裟的僧人说道：“阿弥陀佛。圣上有好生之德，实有慈悲心肠。诏书中说，即使天兵到达高昌，只要麴文泰面缚军门请罪，大军就可停止不杀，免遭生灵涂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愿麴

文泰能如这样，赶快早早请罪吧。”

粗豪之人笑道：“这是师父的一厢情愿，若师父愿意出力，不如到西域面见麴文泰，如此这般劝说一番，就此化干戈为玉帛，圣上定然为你修缮寺庙。”其话语之间，明显笑此僧人说话迂腐。

那名文士转过头来，端然说道：“圣上的这道诏书，说得最是明白不过。麴文泰若明白事理，早就该来京城谢罪以止血光之灾。其冥顽不化，所以需天兵征讨。只是圣上心存宽大，不愿意劳民兴兵，使国内失却安静，方有这般宏论。”

粗豪之人接口道：“此战主帅是侯尚书，他压根不会行这些虚妄之事。届时大军雷霆一击，麴文泰举手投降，瞧他到时还能说出什么道理。”

李世民此次派侯君集为行军主帅，并没有因此掂量许久。他知道，此次出征高昌，可以说有十成的胜算。他和侯君集的分歧，仅在兵力的配置上略有不同。

侯君集较之李世民，对此战看法更为简单，认为带领五万兵力即可。

李世民比较持重，坚决让侯君集带领十万兵马出发。

李世民郑重说道：“若要攻破高昌国，有两万精兵亦可胜任。然麴文泰身后有肆叶护可汗，高昌离京城近万里，若兵力不济，再调动兵马会大费周折。一个高昌城何足道哉，然此战若失，则西域震动，会大失我朝的颜面，此战必须完胜。”

侯君集见李靖以奇兵袭破东突厥，早想寻个机会显示一番，以扬己威名。他原想带领五万兵马长途袭破高昌国，正为这般心思。只是他到了李世民面前，只有躬身听命的份儿，不敢坚持己见。

是年十一月，侯君集、薛万均、执失思力带领十万兵马，浩浩荡荡杀奔高昌国。

第八回　敬德挟私荐淑女　禄相巧意遇锦燕

李世民近期一直忙于应付高昌之事，无暇接见禄东赞。

禄东赞住在“波斯居”并未闲着。

窦公这日来向禄东赞报讯儿。何吉罗这些日子似乎成了禄东赞的随从，此时也在舍内。

禄东赞见窦公入内，急忙起身让座儿，窦公连声说：“不用，不用，老夫站着将几句话说完就走。”

何吉罗笑道：“瞧窦公的脸色，定有喜事，不知喜从何来呀？”

窦公说道：“老夫昨日入马大夫府上，为马大夫送去一些他爱吃的豆干儿。老夫辞别的时候，马大夫对我说了几句话，却与禄相有关。”马周当年困顿之时住在窦公这里，对其厨上常制的豆干非常喜爱。如今发达之后，依然觉得这里的豆干最有滋味，念念不忘。窦公知道后，每隔些日子亲自将豆干送入其府内。

禄东赞闻言眼睛一亮，问道：“与我有关？敢是皇帝答应见我了？”

“正是。马大夫说，皇帝准备近日召见禄相。你们说，这是不是喜讯？”

何吉罗大喜道：“真是天大的喜讯！禄相，苍天不负有心人，你至诚之心果然感动了皇帝。”

禄东赞走到窦公面前道：“窦公，大恩不言谢，请替我致意马大夫。”

“不用。马大夫还说，皇帝欲召见禄相，非是私情所致，实为两国的利害所系。他让我致意禄相，大唐与吐蕃今后交好，为两利之事，望各自善加珍惜。”

“我知道。赞普所以派我来长安求婚，非专图大唐公主，亦为两国长相友好之事。窦公，你与马大夫从中斡旋，固然是你们热心肠所致，归根到底，亦是从此大节着眼，可谓功德无量。”

窦公拱手告辞，说道：“禄相从此的心情会变得轻松起来，老夫也去除了一桩心事。老夫告辞了。”

禄东赞与何吉罗起身将窦公送出门外。

两人折身返舍，何吉罗感叹道：“真是无意插柳柳成荫，禄相巧遇马周，他到了皇帝面前，许是寥寥数语，竟然说服了皇帝。禄相，可喜可贺呀。”

禄东赞摇摇头，说道：“皇帝是一个心坚如铁的人儿，他不认可的事，岂能因马周的寥寥数语就改换了主意？吉罗，我若不知皇帝的心思，焉能在这里苦候至今？我早就知道，皇帝心中想的是天下大事，大唐与我国和亲，为两利之事，皇帝不会因惜一女子而置邦交于不顾。当然，皇帝素信谏官之言，魏徵、马周等人又不乏见识，他们顺势一说，可以让我在这里少等几日。”

“如此，我引着禄相到马周府上拜望一番？”

“不用。马周与我素昧平生，他到皇帝面前进言，非为私情。我们若去拜见感谢，反衬得此事失去大节，传扬出去，对马周也不利。”

“禄相这样想，可谓细微体贴。”

禄东赞沉吟了一会儿，问道：“吉罗，尉迟敬德还在京中吗？”

“还在。昨日他那小夫人让我送去一些香料，送货之人回来说在府中还见到他。”

“吉罗，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起身到其府中拜望。你手头若有贵重的香料，不妨带上一些替我赠其夫人。”

何吉罗大惑不解，问道：“皇帝已答应接见禄相，则万事大吉，难道你还有事去求恳敬德吗？”

“我们此行纯粹是礼节性拜望，难道必须有求恳之事方上门吗？如

此就太小气了。”

何吉罗依言派人准备礼物，过了一会儿，其手下人送来两只锦盒。来人尚未进门，禄东赞已闻到馥郁的香气，不由得问道：“何香如此炽烈？”

何吉罗打开一只锦盒，只见其中卧着三枚蚕茧形的粉红色香，他指点道：“禄相，此香名为瑞龙脑香，其香气可弥彻十步开外，很是名贵，等闲难得。”

“那里面又装有什么香？”禄东赞手指另一只盒子。

何吉罗伸手打开另一只锦盒，只见其中装有三枚似鹰嘴的香，黑黝黝地躺在那里一点都不起眼。禄东赞伏上前去以鼻嗅之，皱眉道：“这又是什么香？怎么未透出一丝香气？”

何吉罗笑道：“此香颇有来历，在中土鼎鼎有名。那一年，番禺的徐审来京，此人因经手来往的香料船舶与我相熟。临别时，我赠送给他三枚鹰嘴香，他回去不久，番禺忽然染起大疫，徐审全家因燃鹰嘴香而得免。此香因此疫而名声大噪，后来人们将我的名字与此香相连，称之为‘吉罗香’。”

禄东赞马上来了兴趣，说道：“想不到如此不起眼的香料，竟然有如此妙处。吉罗，待我回国之时，你替我准备一批，由我转送人。”

“一批？禄相，物以稀为贵，若此香遍地都是，还能称得上珍贵吗？我届时赠你六枚，其中三枚转赠赞普，余下的你留下自用。”

“六枚？这么少呀。吉罗，你还怕我无钱相奉吗？”

两人经过这些日子相处，彼此感情更加深了一层，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闲暇之时，两人常常以言语相戏，显得轻松无比。

尉迟敬德听说禄东赞和何吉罗到了府前，急忙出门相迎。尉迟敬德还不知道李世民已经答应接见禄东赞的消息，想起自己曾经拍胸脯保证到皇帝面前求恳，不料未有进展，现在见到禄东赞，他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尉迟敬德引着二人到正堂中坐下。还在门外时，尉迟敬德已经能够

看到何吉罗手中掂着的两只锦盒，并闻到从中发出的异香。三人刚刚坐定，尉迟敬德唤来一名侍女，让她接过何吉罗手中的锦盒，并埋怨道："吉罗，盒中所装定是名贵的瑞龙脑香吧？唉，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不断赠送给贱内，让你破费不少，让我心中难安。"

"微贱之物，何足挂齿。我们既为兄弟，你出此言就有些见外了。"

尉迟敬德直视禄东赞道："禄相，你那日来府过后，我与咬金、志玄先后到皇帝面前求恳，奈何皇帝心坚如铁，反斥我们妄言朝政。唉，本想帮你些忙，谁知弄了个灰头土脸，实在没有面目再见你。"

何吉罗未将此话译出，直接告诉尉迟敬德道："尉迟兄弟，好叫你得知，皇帝已答应接见禄相。禄相此来，专程感谢你们玉成此事。至于其中的种种曲折，你就不必向禄相明言了。"

"啊，皇帝已然答应了？皇帝数日之间，缘何反差如此之大？"

"此事由马周代为传言，想来是不会错的。尉迟兄弟，愚兄以为，皇帝当时不想见禄相，现在又答应接见，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作为下人，难以猜测圣心。如今两国和亲有望，实为可喜可贺之事，你今日对禄相多加祝贺即成。"

尉迟敬德微一凝神，觉得事情已成，实在没有必要再为其中过程大费心思，这样正合自己的心意，遂扭头呼道："来人呀，立即设宴侍候。"

何吉罗此时将尉迟敬德的祝贺之意说给禄东赞听，禄东赞闻言脸含微笑，说道："是了，我们该是畅饮美酒的时候了。"

待酒宴摆好，尉迟敬德唤人取出"土窖春"酒，斟入酒樽之中，顿时，满室盈满了浓浓的酒香味儿。

尉迟敬德举樽祝道："圣上答应接见你，即是了却了你多日的心事，实在可喜可贺。来，请满饮此盏。"

禄东赞答道："尉迟将军，鄙人上次就说过，此次结识你等，实在可喜。来，请共饮此盏。"禄东赞说完，大口将樽中之酒饮尽。

数人此后推杯换盏，意甚融洽。

尉迟敬德饮至酣畅处，哈哈一笑，说道："禄相，圣上已然答应下嫁公主，你此行使命大功告成，不日即可离京回国。嗯，待我寻些空闲日子，由吉罗兄引路，一定到高原上找你。"

禄东赞神色凝重，郑重说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鄙人归国之后，日日盼望尉迟将军大驾光临，请尉迟将军勿食言。"

"我尉迟恭最重言诺，岂可食言而肥？"

但是，尉迟敬德此生绝足未到高原之上，最终失信。想是他怕招来自己交通外国的名声，或者路途遥远，关山难越？其心思到底如何，难以准确考证。若干年后，禄东赞在吐蕃接见大唐使者，殷勤询问尉迟敬德的消息，还让使者带回送给尉迟敬德的礼物，可见禄东赞始终挂念尉迟敬德，二人此生再未相见，然心中时刻想着对方，茫茫人海中，他们有这般心思，弥足珍贵，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

禄东赞叹了一口气，说道："皇帝答应接见，同意和亲，大事似乎已成，然这些日子以来，鄙人的心情愈益沉重起来。"

"这是为何？"尉迟敬德大惑不解。

"鄙人早在赞普面前夸口，说定要替他访来一名好公主。现在亲事已成，然公主的模样与性子到底如何？鄙人心中实在没底。你们知道，皇帝金口玉言，那是不可更改的。万一他随便赐下一个，我又有何法？"

尉迟敬德与何吉罗面面相觑，觉得此事无法可想。

皇帝答应与外国和亲，往往舍不得自己的亲生女儿出外，常在宗族中选取一女封为公主出嫁。人们当时普遍以为，和亲是朝廷笼络外番之举，对女儿而言，被嫁到一个举目无亲、言语不通的所在，其位望固然尊崇，然其个人境遇实在糟糕，心中实在不愿意。所以当皇帝下旨之后，当事之人那些日子往往以泪洗面，相对而泣。

尉迟敬德说道："贵赞普无非想与大唐和亲，是为根本。至于公主长相及性格如何，其实无碍。禄相，你须将这般言语劝说赞普，不该火中加油，动辄夸口。你这样做，不是自寻烦恼吗？你非是无识之人，缘

何办出这等糟糕之事？”

禄东赞摇摇头：“唉，尉迟将军，你未见赞普，不了解他的为人。鄙人有时候也奇怪，赞普从未到过中土，缘何对中土如此渴慕？像他求得与大唐和亲，固然想与大唐友好相处，然他更希望有一名才貌双全的大唐公主相伴左右。尉迟将军，你想想，万一这名公主生得又丑，性子又不好，与赞普不能和睦，这样岂不影响了我国与大唐的关系了吗？”

何吉罗捻须微笑，觉得禄东赞此语有些牵强。

尉迟敬德却连连点头，说道：“不错，不错，禄相说得有理。如此一来，须得设法说动皇帝，方为正途。”

禄东赞摇了摇头，说道：“皇帝那里，自有他的主意，尉迟将军，我们不用再为此事烦心。中土有句话叫‘船到桥头自然直’，凡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以皇帝的英明睿智，鄙人想他不会随便处置。”

尉迟敬德举手祝道：“但愿能如禄相所言，则大事可偕。”

禄东赞微笑问道：“尉迟将军，你在京中日久，当知皇族之中正当妙龄的女儿谁最出众？”

尉迟敬德此时喝得醉眼蒙眬，闻听此言，他的脑海中忽然一激灵，酒意似乎一下子消去了许多，他凝神思索了一阵子，缓缓说道：“谁最出众？我当然知道，只怕皇上未必答应。”

“尉迟将军尽管说，事在人为嘛。”

“知道任城王李道宗吗？其身为皇族之人，又立有军功，在京城之中最为显赫。”

禄东赞点点头，答道：“我听说过任城王的名字。”其实，禄东赞并未关注过李道宗，他所以知道，还是因为何吉罗曾向他转述尉迟敬德拳殴李道宗的故事。

“老天如此眷顾李道宗，似乎意犹未尽，又赋予其会生好女儿的本事。其二女儿名曰李锦燕，年方二八，才貌双全，京城诸女中以李锦燕为首。吉罗兄久在京城，当知我所言不虚。”尉迟敬德说到这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此当儿，他好像觉得李锦燕已然嫁往吐蕃，心里十分

过瘾。

何吉罗目视禄东赞道："敬德所言非虚，京城诸女中以李锦燕居首。"

论才具论容貌，李锦燕确实十分出众。尉迟敬德如此不遗余力向禄东赞推荐李锦燕，其实是别有用心。他心想若果真能将李锦燕嫁往吐蕃，李道宗心中定然十分不愿，如此让李道宗心伤不已，就彻底地出了自己一口恶气。

禄东赞喃喃道："李锦燕，李锦燕，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尉迟敬德哈哈一笑，说道："禄相，你最好不要记住这个名字。你为赞普求取公主，若寻其他女子还算容易，若想打李锦燕的主意，比登天还难。万一被任城王得知了你的心意，他肯定会寻到你打破你的脑袋，最好不碰为妙。"

尉迟敬德说到这里，何吉罗已然听出了话里的滋味：看上去五大三粗的黑敬德，也学会使用激将法了。

何吉罗微微一笑，并不明言挑破。

是日夜里，禄东赞因饮多了"土窖春"酒，也是大醉而归。第二日日上三竿，他方才醒来。醒后的第一件事，即是让从人把何吉罗唤来。

禄东赞郑重地对何吉罗说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吉罗，李锦燕到底如何，就累你多操心了。"

何吉罗笑道："想不到你果然当真了。敬德向你推荐此女，还是缘于她的老子。敬德与李道宗有过节，他无非想借此出一口气罢了。"

"敬德的心思我岂能不知？我不管敬德怎样，只要能见到此人最好。"

"人家是闺中小姐，生人等闲难见到，何况外国之人，这件事的确难办。"

饶是禄东赞智计百出，也一时想不出什么好法儿。

李世民包围洛阳攻打王世充时，李道宗在其帐下效力，刚刚过罢十八岁的生日。待洛阳城破，唐军入城驻扎，李道宗随李世民住在洛园。众人随李世民从太原杀奔洛阳，又经过惨烈的虎牢之战，从体力到心理上都非常疲惫，如今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洛阳，皆轻松起来。李道宗未过几日，就瞧中了前隋旧官刘立可的小女儿，想将其纳为自己的夫人。刘立可得知李道宗为皇族之人，又生得威武壮硕，岂有不允的理儿？李道宗在李世民的眼皮底下，不敢大张旗鼓纳亲，就派人护送车儿将刘氏送回京城，待自己班师之后再享用。

这刘氏生得体态婀娜，眉目如画，又知书达理，颇得李道宗的宠爱。此后数年，刘氏为李道宗生下一子二女，李锦燕即是其小女儿。

李道宗此时任礼部尚书，其仕途此前颇有波折。还在贞观十二年时，李道宗随李靖击破吐谷浑，颇立军功，被授为礼部尚书，其志得意满之时，不免得意忘形，遂在延康坊起造一座规模宏大的王府，所费不少，就起了索贿的念头，向有关人士大加勒索。此事不久被人告发，李世民将其下在狱中，下诏免其官，削其封邑。过了一年，起用为晋州刺史，然后又迁为礼部尚书。

经历了这一番周折，李道宗奢侈的势头大减，不敢再违朝廷制度。但那座恢宏的王府还是他的居第，成为京城里一座显眼的建筑。

李道宗的宅第建得极为宏丽，其住宅占去全坊之地的四分之一，其室宇奢广，当时为冠。进入其宅第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中堂，系用红粉泥壁，文柏贴柱，琉璃、沉香为饰，磨文石为阶石砌及地，非常壮丽。至于其家人卧室，更是奢侈，时人呼之为“芸辉堂”。芸辉是出自于阗国的一种香草，不仅香气浓郁，而且洁白如玉，入土久不朽烂。李道宗让人将芸辉舂为碎屑，抹在墙壁上，室内日日透出香气。居室内，更构沉檀为栋梁，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显得非常华贵。

李锦燕在此优裕的环境中渐渐长大。

是日秋阳高挂，将其万道金辉播洒宇内，明媚的阳光透入居室内，饰物显得更加金碧辉煌。其时，年方十五岁的李锦燕正立在其居室内的案前，凝神观看《兰亭序》帖的拓本。

这份拓本是李世民赐给李道宗的，奈何李道宗不喜文墨，对之不感

兴趣。李锦燕那日在中堂瞧见此帖，因求恳得来并奉为至宝。

李锦燕喃喃自语："'固知有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看来人如其字，逸少若没有此种之胸怀，其字难成遒媚劲健。"

东晋之时，士大夫崇尚清谈，喜欢剽窃老庄唾余。譬如老庄的"一死生""齐彭殇"的观点，这些士大夫就奉为至宝。王羲之在《兰亭序》中认为生是生，死是死，二者不得等量齐观，这一点是胜于当时的那些清谈家的。李锦燕在这里细品文义和字迹，脑海中浮现出兰亭集会的盛况，想起那"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美景，愈发感到这帮古人的清新飘逸。

李锦燕将全帖欣赏了一遍，兴致忽来，走至窗前轻呼道："秀儿，磨墨。"

侍立在门外的婢女秀儿轻轻走来，到左案前悄立，动手磨墨。

李锦燕爱好书艺，缠着李道宗要求拜褚遂良为师。褚遂良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求师者甚众，李道宗初次求恳，他婉言谢绝。李道宗后来又数次求恳，并拿来李锦燕所书的习字帖让其观看，他方才勉强答应。所谓名师出高徒，经褚遂良的数次点拨，李锦燕书艺进步飞速，尤其是一手楷体渐有王羲之意韵。

李锦燕见秀儿研墨已成，遂提起狼毫笔，饱蘸墨水，用行书写成以下文字：

息心修心宗者，说众生虽本有佛性，而无始无明，覆之不见，故轮回生死；诸佛已断妄想，故见性了了，出离生死，神通自在。当知凡圣功用不同；外境内心，各有分限；故须依师言教；背境观心，息灭妄念；念尽即觉悟，无所不知；如镜昏尘，须勤勤拂拭；即无所不照。又须明解趣入禅境方便；远离愦闹，住闲静处；调身调息；跏趺晏默；舌柱上颚，心注一境。

这一段话，是阐述禅宗大意。初唐之时，佛教隆盛达于极点，与李世民尊崇佛教大有干系。李世民自太原杀入长安，此后西征、北战，往往亲临战阵，杀人众多，为了追悼死者冤灵，以资抚慰，遂在战阵各地，建造寿庙。如在破薛仁杲处建豳州昭仁寺，在破王世充处建洛州昭觉寺，在破刘黑闼处建洛州昭福寺，在破刘武周处建汾州弘济寺，在破

宋金刚处建晋州慈云寺，在破宋老生处建台州普济寺，在破窦建德处建郑州等慈寺。其即位以后，又罢傅奕灭佛之议，令天下诸州度僧尼，以示提倡。这样，佛事日盛，像官宦之家，每年都要在宅中举办数场法事。李锦燕身处此环境中，耳濡目染，对佛教渐渐尊敬并奉为信仰。佛教有许多宗派，到了此时，达摩所开创的禅宗一脉成为人们礼佛的时尚，李锦燕所书，即是高僧弘忍对禅之解释。

李道宗平日里见李锦燕虔心佛理，兼通数艺，对其夫人刘氏感叹道："可惜燕儿为女儿身，其若为男儿，凭其自身能耐即可进士及第。"

刘氏叹道："是啊，燕儿有才如此，焉知是祸是福？其名声远播，等闲人不敢前来提亲，别因此耽误了燕儿的终身才好。"

这句话引起了李道宗的忧虑，他为此在门当户对之家寻找优秀的男儿，以为李锦蒸婚配，但因此招来了李锦燕的极力反对："父王，女儿年龄尚小，你莫非急着想将女儿推出门外吗？"

李道宗急道："你转眼就到二八之龄，还算小吗？燕儿啊，外人现在皆说我家眼界奇高，时间久了，不正应了外人的说辞吗？"

"嫁不出去又成什么坏事？女儿愿意陪伴父王身边。"

这句话弄得李道宗哭笑不得，却又无可奈何。

当此之时，待嫁女儿不像后世的绣楼之女那样秘不示人，没有太多的禁忌。今日，李锦燕得知萧翼来访，她很想当面见见这位智骗《兰亭序》真帖的能人，就缠着李道宗一起会客，李道宗只好无奈地答应。

李锦燕挥毫书墨，轻轻将狼毫笔放在右侧的笔架上，然后稍退一步，凝神关注墨迹未干的字迹。前些天，褚遂良难得夸奖了她一句，说其字体渐渐有王体风骨，又有女子的一丝柔媚，两者融冶一体，开始有点趣味了。李锦燕细细品味，觉得自己这一段时间随褚遂良习书，果然大有长进。

李锦燕正在思索之间，秀儿轻步走过来，低声说道："小姐，王爷说客人已到，请你即刻去中堂。"

"知道了。"李锦燕一边答应，一边让秀儿将字移到后边的案子上。

平素爱洁净的她，习惯让自己的书案保持整齐的原样。

萧翼因骗得《兰亭序》真帖，被李世民授为吏部员外郎，又得了许多赏物，那些日子，他在京城之中名声大噪。以自身才艺取得自命清高的老和尚的信任，以致成为倾心的忘年交，其目的在骗物，古往今来，此种高雅的骗术似乎不多，以致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坊间相传，萧翼年轻貌美，才艺上佳，一时成了风流倜傥的化身。萧翼今来到李道宗府上拜访，非为公事，却是代其族家后辈来提亲的。

唐律中专门设置了“户婚律”，对婚姻有种种限制。其明确规定“当色为婚”，规定不同等级的人群只能在各自所属的阶层内寻找配偶。唐朝将一切人分为三个等次，即官人、良人与贱人。官人指一切有官职的人；良人指具有相对独立的编户之民，如地主和自耕农；贱人分为官贱和私贱两类，官贱主要指官奴婢、官户、工乐户等，私贱指属于私人所有的奴婢、部曲及部曲妻、客女等。唐律规定，禁止良贱通婚，有违者要给予处罚。当然，这只是一种广义上的限制，具体婚姻中，各阶层通婚又讲究“门当户对”，像萧翼族人为帝王之胄，才有资格来李道宗家来提亲，等闲人压根儿就不敢提。

萧翼开门见山，先向李道宗介绍了男儿的情况。李道宗听说此名男子官职尚未入品，首先就给否定了，然碍于萧翼的面子，并未将话说绝，沉吟道：“嗯，此郎还算不错，待我与内人商议后，再给回音。”

萧翼绝顶聪明，此次受族人求恳来此提亲，他知道李道宗的门槛甚高，心里有点不情愿，然不好推托，只好硬着头皮前来。他见了眼前光景，明白此次提亲希望渺茫，遂微笑道：“外人盛传令爱貌似西施，才若司马相如，等闲人难以高攀。下官冒昧求恳，实在有些勉强，望任城王不要见怪才好。”

李道宗唤人为萧翼换茶，哈哈一笑说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为人伦道理。女儿有人相求，并非坏事，我如何要怪你呢？”

“任城王爽快如此，让下官大为心折。下官有一事不明，今日想问个明白。令爱的容貌是天然生成，也就罢了，然她兼通数艺，莫非任城王自小就为她礼聘教师吗？”

李道宗摇摇头，说道：“所谓龙生九子，不能一概而论。小女爱书习艺，大约受其秉性所致，我从未为她聘请教师。像她最近拜遂良为师

学书，也是她向我主动求恳所致。萧翼，看来人求学问一途，亦为天成，那是勉强不来的。”

萧翼点点头，心想人生到世上，悟性最为紧要。

“对了，小女听说你来，说要见你一面。哈哈，你替圣上骗来《兰亭序》真帖，在京城里赚取了好大的名声。”说完，他让人去叫李锦燕。

萧翼听到李道宗提起《兰亭序》真帖，一丝羞愧之色浮在脸上，叹道：“唉，皇命不可违，下官替圣上取来《兰亭序》真帖，固然为美事。然因此使辩才僧郁郁而终，却让下官抱愧终生了。”

李道宗不知如何为对，他们一时冷场。

过了片刻，李锦燕款款而来。萧翼见她身着黄罗银泥裙，五晕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头顶梳一双鬟望仙髻，配上她那张鹅蛋形的面庞，浑如一个冰清玉洁的仙女。乌黑的发髻下面，在两道细眉和一个略略高的鼻子的中间，不高不低嵌着一双凤眼。这对眼睛非常明亮，其中洋溢着青春的活泼，智慧的深邃，萧翼与其目光相触，忽然感觉此时置身的中堂也明亮了许多。

李道宗唤道：“燕儿，过来见过萧员外郎。”

李锦燕走到萧翼面前，施礼道：“萧大人来府，小女子有礼了。”

萧翼见李锦燕言语落落大方，心里又是赞叹一声，急忙答礼。

李道宗道：“萧翼，若论辈分，你亦为小女的长辈，何必如此多礼，坐下吧。燕儿，你有话快说。”

李锦燕点点头，说道：“小女子听说萧大人与辩才僧弈棋之时，辩才僧曾以‘方圆动静’为题，萧大人对以‘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的诗句。小女子刚才也拟了一首，特请萧大人点评。”

“请讲。”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萧翼微一凝神，侧头对李道宗叹道："令爱的这首诗，比下官当初所对，要高明多了。下官所吟，仅限于围棋形势，不免直白。令爱的这首诗，充满人生玄理，更为深邃。"

李道宗对文章和棋艺所知不多，难辨其中滋味，但见女儿能与萧翼对答，心中不免得意。他心里这样想，口里还是斥责道："小孩子的话，又如何当得真？燕儿，萧员外郎以才名驰誉京城，你今日还要多多请教才是。"

李锦燕点点头，又问道："萧大人，小女子听说你与辩才僧谈棋论诗之时，他许诺其百年之后，将《兰亭序》真迹交你收执。如今《兰亭序》真迹已入圣上之手，辩才僧也逝去多年，则《兰亭序》真迹归属已有定数。小女子想问的是，若今日让萧大人选择，你是愿意与辩才僧保持友情，成为《兰亭序》真迹的传续者，还是遵从皇命，决绝与辩才僧的友情？"

萧翼羞涩上脸，踌躇难答，那边的李道宗又斥道："燕儿，怎么越说越没谱儿了？圣上之命，能够动辄违之吗？"

萧翼叹了口气，立起身道："任城王，令爱之话触到下官的心中之痛。唉，皇命不可违，然因此让辩才郁郁而终，非是下官的初衷。任城王，下官入府叨扰已久，容当告辞。"

李道宗起身送客。

萧翼复对李锦燕道："世上有许多无奈事，然偏偏要你去做，这就更加无奈了。小姐，你如今年龄尚轻，人生百味尚未体验，且慢慢品味吧。辩才僧逝去，实为我此生的最大憾事，但终归无可奈何。"

父女二人将萧翼送出堂外，萧翼告辞后，一路低着头慢慢出了李府。

父女目送萧翼离去，李道宗轻声斥责李锦燕道："燕儿，为人须留情面，那萧翼因为辩才之死郁郁不乐，你缘何直揭疮疤？"

李锦燕点头道："看来萧翼毕竟良心未泯。女儿原来想呀，此人凭着才艺，骗得老和尚信任，老和尚最终落了个帖去人亡的下场，反而成就了萧翼的大名。今日见了萧翼的神情，看来他真是无可奈何，否则，

女儿还想多损他几句呢。”

“你何至于如此刻薄？”

“女儿非是刻薄。女儿多读圣贤之书，又研修佛理，深知守大义者为人之首途。若妄行诡计，世上还有什么趣味？”

“唉，我原想你缠着要见萧翼，是想一睹其风仪，不料你早有了羞辱他的念头。知萧翼今来何意吗？他是来替人求亲的。”

李锦燕知道事关己身，并不言声。

李道宗接着道：“燕儿，你年近二八，总不能长久待字闺中吧！你对郎君有何要求，尽管说出来，为父就是踏破铁鞋，定为你觅来。”

“父王，瞧你还是如此性急，怕女儿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吗？”

李道宗穷追不舍：“燕儿，你爱读诗书，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又深研佛理，莫非想寻觅如萧翼这样的才俊？若是这样，我就让萧翼在吏部替你留心，若遇到如他这样的年轻才俊，由你过目定夺如何？”

李锦燕轻轻一笑，说道：“父王，你怎么也落于‘郎才女貌’的俗套里？像萧翼这样的人，固然有才识，然他们皆是文弱书生，此生至多在衙门里抄抄写写罢了，又能有多大出息？”

“哦，燕儿，你莫非心仪武将？”

“武将但知打打杀杀，又有什么趣味？”

李道宗脸色一拉道：“燕儿，你这是作难为父呀。你莫非真的不想嫁人了？”

“但有如当今圣上这样文武全才的人儿，父王可以留心。”

唐律规定，严禁同姓通婚，近亲之人更是严厉禁止，李锦燕提出要寻如李世民这样的人儿，李道宗明白她的心意，遂长叹一声道：“唉，像当今圣上这样的人儿，几百年难出一个，你这样说，摆明了是想难为我呀。你小小的人儿，怎么能有如此古怪的心思？外人说我们父女的眼界奇高，看来并非虚妄。”

李锦燕上前扯着李道宗的手臂，轻轻摇晃，央求道："父王，佛说凡事要随缘，女儿现在还小，想是缘分未到，多说无益，徒增烦恼。对了，女儿求恳父王一同入终南山观赏秋叶，今日阳光明媚，你就遂了女儿的心愿吧。"

李道宗伸手拉开女儿的一双小手，斥道："我不耐烦去观赏什么风景，衙中还有许多事等着我呢。你自己去吧。"

明媚的阳光下，只见官道上两骑并排驰来，马上两名少女骑手，正是李锦燕和其侍女秀儿。

隋唐之时，人们在长安等大都市里享受繁华富丽的生活，又想摆脱都市的喧嚣，于是，郊游繁宴就成为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每到春游之时，人们多结伴出游，贵富之家，往往以大车结彩帛为楼，其中载女乐数十人，出游郊野，尽欢而罢。

李锦燕要到终南山观赏秋叶，李道宗以为长安离终南山有很长距离，以纤纤少女之身去远游，非常不安全，因不同意去，仅允李锦燕可以出城在近郊兜上一圈子。李锦燕出得城来，见四周原野上的草木已经枯败，树木皆枯秃地站在那里，实在没有什么好风景可看，遂扬鞭向南疾驰。

秀儿知道李道宗不同意她们远去，遂央求李锦燕不可走远了。

李锦燕挥鞭一指前面的那座高冈，斥道："观赏秋叶又不需到近前一观，我们站此远眺即可将美景尽收眼底。你不用多嘴，不要败了兴致。"

秀儿吓得不敢再说。

这座高冈离终南山还有相当的距离，但今日阳光充足，可以看到很远的景物。李锦燕到了冈下翻身下马，让秀儿牵马等候，自己快步登攀，很快到了冈顶。攀登之时，全身沁出了一层细汗，现在登临之后，就觉一阵迎面的南风轻轻拂来，感到全身非常清爽，无比惬意。

只见远处的终南山在阳光的照耀下轮廓分明，灰褐色的山体之间，点缀着成片或者零星的红色，这就是李锦燕要来观赏的红叶，是为秋色根本所在。秋风过后，除了苍松等常绿树木以外，那些枯黄的树叶，纷

纷扬扬飘到地面。唯有这些枫树，在经历了秋风的洗礼之后，树叶不变黄反而变红，且苦苦地与秋风僵持，不肯与树木脱离。于是，在枯黄的秋天色调中，枫叶以它的坚韧，向人们展示它的顽强以及它那最美丽的时刻。

李锦燕面对美景，心中默默构筑诗句，渐渐诵出声来，诗曰：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今来观枫树孤客最先闻

李锦燕将此诗又吟了两遍，觉得并不十分工整，遂闭目斟酌。当其默默静想的时候，忽听背后有人鼓掌，一个粗豪的声音说道："好诗，好诗。"

李锦燕睁开双眼，愕然扭身观看究竟。只见不远处并排站着三人，说话之人立在中间，其脸似黑锅，身如金刚；一左一右所立之人，固然身穿唐服，但观其面貌，可知他们皆是异域之人。

那名如黑金刚之人又开口说道："我们三人来此狩猎，路过此地，恰巧碰到小姐在此吟诗，深恐打扰了小姐的诗兴，直待你出声吟罢，方才出声称赞。"

李锦燕见此三人彬彬有礼，心中有了好感，遂落落大方施礼道："难得三位大人如此爱护，小女子有礼了。"

那人又开口道："看小姐的打扮，定是京中官宦之女。我也来自京城，姓尉迟，名恭，字敬德。身旁二人，这位是吐蕃相国，名叫禄东赞；这位是经营香料的波斯商贾，名叫何吉罗。"

尉迟敬德在京城中鼎鼎大名，又曾拳伤过父亲，李锦燕岂能不知？何吉罗常在官宦之家中贩卖香料，她也有耳闻；至于这名吐蕃相国，今日还是第一次听说，李锦燕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她微一凝神，觉得在荒野之中不宜与生人攀谈许多，遂又一施礼道："小女子不敢耽搁三位大人的时辰，如此就告辞了。"说罢，她轻移莲步，缓缓下冈。

禄东赞一直盯着她的行动，待李锦燕和秀儿上马挥鞭北去，他方才愣过神儿。

尉迟敬德笑问：“禄相，你今日亲眼见到李道宗之女形貌，当知我所言非虚。”

禄东赞连连点头，重重说道：“就是她了！”

何吉罗久在官宦人家走动，这次辗转买通秀儿探知李锦燕的行踪，并不是难事。这次冈上相见，是他们早就预谋好的。

第九回　唐皇步辇会禄相　天兵涉难过沙碛

当禄东赞费尽心机一睹李锦燕容颜的时候，李世民此时正在九成宫狩猎。这日，他对随行的唐俭说道："那名吐蕃相国，此次在京中待了许久时间，该是见他的时候了。朕返京之后，你带他来。"

皇帝一言九鼎，唐俭此时虽在九成宫，却急忙派人回京向禄东赞传讯，让他做好面圣的准备。

就在李世民准备返京的前夜，九成宫里发生一起促使他改换心意的事件。

那日夜半之时，空中浓云密布，借着圆月的微光，可以看到一团团的乌云，像一群草原上奔驰的野马，趁着风势在混乱一团的空中骤驰。九成宫周围狂风大作，北面来的凉风越过山石以及宫室夹道时，留下一串串刺耳的尖叫声。因为风大，晋王李治原定四鼓时出宫带领宿卫为李世民准备御仗的事，只好推迟，俟风定之后再行出宫。常何就令人在前面的宣华殿里燃起烛火，陪着李治说话，又为了不耽搁时辰，唤人到厨上促其造饭，想边吃饭边等待风停。

四鼓刚过，一名臂带箭矢的宿卫跌跌撞撞冲入宣华殿，颤声说道："常大人，出事了，外面有人强攻宫门。"

常何霍地立起，看到此人臂上箭伤处犹流血不止，知道此人并非谎报，遂沉声道："莫慌！外面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共有多少人？"

"黑夜里什么都看不清，他们并不贴身交战，而是发矢猛攻，现在已攻破第二道防卫，逼近宫门。"那人说到这里，想是失血不少，又一路狂奔，竟至脱力，身子忽然一软，一跤跌在地上。

常何并不慌乱，边向外走边说道："留下十人，在此护卫晋王，并传令守卫圣上及大臣之人，让他们不得擅离岗位。其余之人，赶快抄家伙，随我迎上前去。"

常何得知这帮人用弓矢交战，不许随行人携带火把，而让他们摸着

黑沿着甬道奔行。外面漆黑一团，不时有人碰上阻碍摔倒在地。大多数人仗着对宫内地势比较熟悉，很快到了二道门前。常何借着微光举目一望，见身边聚拢有两百余人，心想这帮人皆是精选的骁勇之士，大可抵挡一阵。看到贼人尚未攻到二门，他大喝道："紧闭宫门。大家速速到二门周围选取有利地势，掩藏好身体，取出弓箭却敌。待会儿，只要有人向二门行来，立刻箭矢齐发，将其射杀。"

有人怯怯问道："万一所来之人是自己人呢？"

常何决然道："黑夜之中，难辨敌我，顾不得了！守卫宫门要紧。好了，大门那里变故仓促，恐难长久支持，大家各去布置。"

众人按令散去。

常何又吩咐身边二人道："你们设法潜出大门，不得与贼人交手，以探知贼人究竟为要。"二人答应后离去。

过了片刻，就听到大门那里轰然一响，接着一阵杂沓声逼近二门。大家知道，贼人已然攻破大门，遂瞪大眼睛，张弓以待。蓦地，可以看到一群影影绰绰的黑影急速抢来，就听常何一声低喝，大家纷纷将箭矢射出去。这边弓弦响罢，那边顿时哀声一片。

对面那群人遭此挫折，立即改变了策略。他们就地散开，各找隐身之所，拿出弓箭与宿卫们对射。常何及宿卫们毕竟早有准备，箭矢袭来也有伤折，但较之贼人损伤很小。

时辰就在对射中一刻刻逝去，不知什么时候，风力渐渐减弱。当风声呼号时，双方对攻的嘈杂声被风声掩盖，现在风声渐息，双方在那里埋头射箭，皆不发声音，仅听弓弦间或的响声，场面显得很寂静。

东方慢慢地露出了微光，不知不觉之间晨曦就要到来了。当此之时，常何忽然觉得对方没有了动静，很快，他又听见宫门之外有马蹄声响起，他明白贼人见光将起，若继续在这里僵持，肯定讨不到好处，遂仓皇逃遁，常何在此一闪念间，口中大喝道："张火把，开二门。"

几十支火把熊熊燃起，将宫门外照得如同白昼。火光之下，就见前面横七竖八躺着三十余人，有些重伤之人在那里哼哼唧唧。常何手擎火把在其中搜寻，看到一名非宿卫服色之人兀自未死，就踢了此人一脚，

骂道："贺逻鹘，原来是你。你领着这帮人来此犯上作乱，意欲何为？"

贺逻鹘是突利可汗的大儿子，一直留居京城，领云骑尉之职。他现在双腿被箭矢贯穿，血流不止，脸色在火光下如同白纸。他听到常何的问话，挣扎着力气惊慌地答道："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叔父领人来干的。"

常何一开始见到贺逻鹘，心里一沉，还以为是突利可汗为乱，如此事态就严重了。待听到是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来此作乱，心里顿时一轻。结社率与突利可汗如今已反目成仇，那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常何不再理贺逻鹘，看到那两名探事之人走了过来，遂急急问道："贼人逃向何处？"

其中一人答道："常大人，我们伏在宫门以外，刚才看到二十余人抢上马急速而去，看其模样，领头之人似是突厥人结社率。"

"这就对了，他们逃向何方？"

"沿着官道向北逃去，现在应在五里开外。"

常何扭头道："孙武开。"

折冲都尉孙武开闻声走上前来，答道："末将在。"

"你速速带领二百骁骑，沿着结社率溃逃的路线跟踪追击，务必将结社率等人之头取来。贼人仅有二十余人，你这二百人若不能完胜，就不用回来了。"

"末将领命。"

很快，孙武开带领二百骁骑旋风般向北追袭。

常何令人打扫战场，是役，宿卫死者三十余人，贼人也留下二十余具尸体。这些尸体很快被移往他处，宿卫们又搬来清水，仔细洗去地面上的血痕。

当风声呼号的时候，李世民还在甜甜的睡梦之中，及至后来，他听到了前面的异常响动，多年来养成的征战习惯使他顿去睡意。他很快披

衣而起，询问外面究竟，然身边之人不明所以，李世民有心提剑出门，但宿卫们奉严令不敢让他出外，李世民只好干着急。

常何办完了外面的事，疾步到李世民的寝殿而来，李世民疾声问道："常何，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禀陛下，夜来祸乱，却是结社率带领四十余名突厥子弟前来犯上。他们飞蛾扑火，当场被斩杀二十余名，结社率现在带领残余之人向北逃窜，臣已命孙武开率领二百骁骑紧紧追赶。"

"嗯，如此甚好。结社率到底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竟然敢以卵击石？对了，他敢是怨恨朕久不晋其官职吗？"

"陛下圣明。此人心胸狭窄，以致酿成此变。"

突利当初被授为顺州都督，李世民留其弟结社率、其子贺逻鹘居京为官。结社率被授为中郎将，他在京城待久了，其无赖心性渐渐彰显，动辄生事。突利得知结社率的这些行为，回京之时往往厉声斥责，甚至动手教训，惹得结社率避之唯恐不及，心生怨愤。这日他写成一书向李世民举报突利在顺州训练甲士，以图谋反。突利在顺州的作为，自然有人经常向李世民奏报，其在那里安抚部众，致力于牧养及垦殖之事，李世民还是相当满意的。所以李世民一见结社率的上书，就知道他在行诬告之事，遂让侯君集出面狠狠责罚了结社率一顿，并不再为其晋职升秩，使结社率对李世民又生怨愤之心，这是京中诸官皆知的事。

常何接着向李世民奏报道："陛下，臣询问未死之人，方知结社率这几年阴结其部落子弟，共联络四十余人，其志不小。夜来的事其实也很凶险，他们探知晋王四鼓之时要出宫为陛下准备御仗，就计议劫持晋王，然后闯入宫门直奔陛下寝殿，妄图对陛下不利。夜里大风，晋王四鼓时没有出宫，他们耐不住性儿，遂出手相攻，竟然撕破了宿卫们的四道防卫。此次变起仓促，有三十余名宿卫身死殉国。臣未能事先察验此事，使圣上受惊，请陛下治臣之罪。"

李世民摇摇手，说道："罢了，你不用自责。行阴谋之人躲在暗处，何人能洞察秋毫？哼，结社率妄想以数十人之力来撼动朕的基石，不自量力！常何，孙武开若能擒获反叛之人，也就罢了，若不能够，你可代朕晓谕边境各处及突厥部落，让他们留意过往之人，一发现结社率等人的踪迹，立刻就地擒拿。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臣领旨。”

听说宫内生变，随行来的褚遂良、马周、岑文本、杜正伦、唐俭等官员关心李世民的安危，皆到寝殿前侍候。李世民一面让人宣他们进殿，一面对常何说道：“你去吧，还让治儿出外安排御仗，今日照常起驾回京，回京之前，结社率的事要有个结果。”

常何躬身退下。

群臣现在已约略知道结社率举乱的事，杜正伦愤愤说道：“突厥人向无常性，动辄为乱，看来不可不防啊。圣上这么多年来，待之以诚，示之以爱，谁知其狼子野心一点儿未改。”

唐俭不认可杜正伦这样说话：“结社率为一无赖之人，他行此乖张之举，却不能说所有突厥人皆是如此。突利与其一母同胞，却深明大义，感恩戴德，恰恰表明了圣上绥之以德的好处。”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杜正伦坚持己见。

李世民留心听二人说话，此时对杜正伦所言感到顺耳，说道：“结社率为一无赖之人，也就罢了，然有四十余名突厥贵族子弟参与其中，难道说他们皆是糊涂之人？杜卿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有些偏激，然也有些道理。朕为天子，不能一副仁弱心肠待人。”

马周听到此话一愣，感觉李世民经此变故，心情有所变化。

李世民接着说道：“中国百姓，实为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而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

马周诧异地张大了嘴巴，心想向来视华夷为一家的皇帝，难道从此就要改变心性，将华夷分别开来吗？他急忙趋前一步，躬身说道：“陛下多年来教化天下，如今渐收效果，岂能因小事改弦易辙？中国之人及四夷之人，不能因此分别开来，若有分别，恐对陛下的威望有损。”

李世民不愿继续说这个话题，说道：“罢了，想外面的御仗已然准备好，我们该起驾回京了。”

唐俭见李世民的心情很坏，追问道：“陛下回京之后，还接见吐蕃使者吗？”

李世民怫然不悦，斥道："朕说过不见吗？突厥与吐蕃，一北一南，岂能类比？"

群臣见李世民的火气很大，不敢再接腔，以免讨没趣。

御仗行至中途，常何到李世民面前禀报道：结社率带人刚刚渡过渭水，被尾随而来的孙武开追及。经历一番激战，结社率等人虽作困兽之斗，但难敌众手，被一一斩杀。

李世民神色漠然，说道："知道了。"就不再言声。

禄东赞得知李世民回京即要接见自己，对何吉罗说："总算是能见到皇帝了，其间千万不要再发生什么变故才好。"

何吉罗摇摇头，说皇帝一言九鼎，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变故。

过了两日，李世民在九成宫遭到袭击的消息传入京中。禄东赞闻言，忧色上脸，叹道："许是好事多磨吧，但愿此次遇袭之事，不要影响了皇帝的心智才好。"

李世民此次接见禄东赞的地方不在两仪殿，而是定在芙蓉园。

这日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洒在大地上，使深秋的清凉收去许多，大地上浮出一派暖意。阳光照耀下的芙蓉园里，水面显得白亮亮的，数只翠鸟或在花丛中叽叽喳喳，或在水面上戏水，园内显得非常安详。

唐俭让大理丞在园外陪着禄东赞等候，何吉罗因为没有官秩，不能随同禄东赞充作通译。唐俭另从鸿胪寺中选取一名懂吐蕃语的属官跟随。

唐俭带着阿史那思摩在园中等候。

阿史那思摩为东突厥的老臣，按辈分为颉利可汗的从叔。因其生得不像突厥人，而貌似其他异族，处罗可汗及颉利可汗认为他非阿史那族，所以疑心颇重，不加重用。武德八年七月，颉利可汗得梁师都之助，带领大军经朔方长驱直入抵达陇州，李世民与李元吉领兵相抗，李世民采取以武逼迫兼以金帛相诱的策略，促使颉利退兵。阿史那思摩参

与此战，目睹了唐军的雄壮和大唐的国势，顿生羡慕之心。加上李世民对他甚是礼敬，与族人对他的冷漠有了强烈对比。他回到突厥牙帐后不久，终于趁着一个月黑之夜，带领家人轻装逃出突厥之境直奔长安。李渊见他来投大喜，赐爵为和顺王，封食邑一千户。

唐俭和阿史那思摩在园中等候了片刻，忽听夹道出口处有动静，既而见一顶红伞，两张团扇最先露出来，他们知道皇帝驾到，遂跪伏在地上迎候。

李世民很快到了二人面前，六名宫女或肩挎、或手扶步辇，李世民端坐其上，在其左右两侧，各有一名宫女手擎朱漆团扇，最后一名宫女手执红伞。

李世民看到二人跪伏在地上，说了声："平身吧。"二人谢恩后立起，才发现六名宫女之后，阎立本手捧画本紧紧跟随。李世民轻轻说了句话，六名宫女不再行走停在当地。李世民并不下辇，依旧端坐在辇上。他今日会见外使，未穿繁重礼服，仅仅头戴一顶黑色的幞头，身着一袭紫色圆领窄袖袍衫，显得比较随意。想是受到九成宫事件的影响，他端坐在那里显得神情肃穆，目光深邃，没有一丝笑容。

阿史那思摩观看李世民的神色，想起结社率办的事，心里不免惴惴。他想到这里，躬身说道："陛下，臣听说结社率率领一帮本族子弟，做出了大逆不道之事。圣上这么多年来，对本族恩重如山，他们这样做，实在是猪狗不如。本族的一些长者近日商议，要加强对子弟的训导，避免其再行出不轨之事。"

李世民神色漠然，说道："罢了，此事不用再提。龙生九子，良莠不齐，何必强求。思摩，你归顺我朝已久，从今日起，你的姓儿可以改上一改，朕赐你为李姓如何？"

阿史那思摩大喜，急忙跪下叩首道："谢圣上隆恩，本家从此为国姓，子子孙孙感恩不尽。"要知李世民即位以来，不像李渊那样轻易赐姓，则今日赐姓给阿史那思摩，实在罕见，难得阿史那思摩不激动。

李世民接着道："李卿，朕今日赐姓，非是寻常之举。朕有一件难事，却要你去办一办。"

"陛下请下旨，臣万死不辞。"

李世民抬起头，叹道："这件事说难亦难，说易也易。东突厥当初败亡之后，群臣有说让其还归故地，有说置于长城以内，朕取后者。现在看来，此事有些不妥。朕今日想复立你为可汗，统领部众还归旧地，建牙定襄，你以为如何？"

唐俭在侧，惊讶万分，他想不通皇帝变换心意如此之快。

李世民当初听从温彦博的意见，以羁縻之策设立督府安定突厥部众，又留突厥人万余家居住京城，并授有关人为将军中郎将。一时间，突厥人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的就有一百余人，与原来的五品以上官员对半。这时，以李大亮为代表的部分官员以为这样做于事无补，虚耗国财，纷纷上疏反对。像李大亮的上疏最为全面，其疏曰：

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为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累，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妨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明，故四十载而灭绝。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毁轮台，追之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李世民当时看到此封上疏，倒是很认真地看了数遍，然毕竟不接纳李大亮的意见。此次在九成宫遇袭后，李大亮的疏中言语一下子浮现在心头，并随口引用了李大亮的原话，可见其对待突厥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此次欲封李思摩为可汗，让其带领部众还其旧地，建牙定襄，即是此虑的延续。

其实李世民这样做，还有更深的考虑，即是让突厥人还其旧地，充当了北境与大唐的藩篱。薛延陀近些年在北境一枝独秀，隐然以北方各部的首领自居。为了削弱其势力，以免其势大之后对大唐造成威胁，李世民有意分封夷男的儿子及重臣为小可汗，以分其势。李思摩若带领族人在故地建牙，就可以对薛延陀有所牵制，万一薛延陀向大唐启衅，突厥地盘又可以充作藩屏，缓冲薛延陀的进攻速度。

李思摩现在听说让其回故地建牙，他也十分顾忌薛延陀的势力，为难说道："陛下，臣深感圣恩。然现在漠南之地，久为薛延陀地盘。若臣统部众以往，恐夷男不愿。"

"不妨。朕会派人赐给薛延陀玺书，让其退至漠北，不许他侵扰你们。"

李思摩见事已至此，急忙领旨谢恩，躬身退出芙蓉园。

李思摩走后，李世民对唐俭道："禄东赞现候在园外吗？"

"他候在园外，已来一个多时辰了。"

"其在京中日久，可有什么怨言吗？"

"臣未听说过。"

"依你所观，突厥人与吐蕃人有何不同吗？"

唐俭想了想，毅然答道："陛下，臣记得东突厥破灭之后，群臣就如何安置他们，曾有一番辩论。魏徵当时认为突厥人与中土人有分别，温彦博以圣贤之语'有教无类'驳之，得到陛下的首肯。陛下这些年来以德化抚四夷，臣忝为鸿胪卿，感觉如此国策委实英明，时间越久，效果越佳。陛下问吐蕃人与突厥人有何分别，依臣所观，他们并无分别。若对之施以教化，一样能收到好的效果。"

李世民明白唐俭在劝谏自己，反问道："然则结社率他们居京城日久，缘何冥顽不化，难以以德绥之呢？所以邦交之时，唯以势相逼，若一味用教化施之，别人会笑是妇人之仁了。"

唐俭摇头道："想不到如此偶然之事，竟然使陛下难以放下。记得陛下曾经说过：'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

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结社率为一小人耳，没必要因为他而扰乱了陛下的心智。”

“朕以德抚之，他们却以怨报德。唐卿，须知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唐俭见李世民心意如此，不敢多说，遂沉默不语。

“唐卿，你呆立在那里为何？速传禄东赞入园。”李世民也不想就这个话题说下去。

唐俭扭头令人宣召禄东赞入园觐见。

顷刻之间，身穿大红礼服的大理丞最先入园；其身后即是禄东赞，他头戴毡帽，身穿一袭绯色缺骻袍；再其后，即是那名身穿白袍的通译属官。

大理丞及通译属官按朝廷规制向李世民行礼，禄东赞也随之拱手为礼，口中说道：“吐蕃国使者禄东赞祝大唐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通译将此话译给李世民，李世民笑道：“使者入京倒是学了不少虚礼，罢了，都站好说话吧。”

禄东赞闻言即站直身体，然双手合在一起，继续拱手为礼。

李世民观看禄东赞的形貌，觉得并无特别之处，唯有那双精亮的双目让人过目不忘，遂问道：“禄东赞，你带来吐蕃赞普的致意，朕让太子代为答礼。此事已毕，你何故淹留至今？朕听说你为吐蕃国小论，国内有许多事需要你主持，莫非看京城繁华，就有些乐不思蜀之意吗？”

李世民单刀直入，让禄东赞一时难答，他拢了一下心神，然后缓缓答道：“鄙人出使大唐，见长安如此繁华，心中无比羡慕，那也是有的。鄙人所以淹留至今，无非想一睹圣上尊颜。陛下，鄙国赞普虽未到大唐，然心慕大唐及皇上，其心与鄙人无异。鄙人实话实说，若此次难见皇上，回国后定遭赞普惩罚，所以不可不为。”

“哦，原来你与弃宗弄赞一样的脾气，求亲不成，就以武相迫；求见不成，就在这里长久地耗上了。禄东赞，你很有能耐，竟然让许多重臣到朕面前说你的好话。”

禄东赞不卑不亢，昂然说道："陛下这样以为，鄙人以为有些欠妥。"

李世民眉毛不易觉察地轻挑了一下，追问道："有何不妥？你可详细讲来。"

"凡行事，有向善及为恶二途。鄙国赞普兵犯大唐确是事实，然后来主动撤军，其兴兵及后撤都是图与大唐友好，即为向善。"

"哼，没听说过兵犯他国是向善之举。禄东赞，看来你颇有辩论之才嘛。"

"鄙人不敢。鄙人所以说向善，请看赞普的作为便知。鄙主十三岁时就挑起吐蕃赞普的重任，经过三年征战，一统高原，成为一个受吐蕃臣民拥戴的君主。是年，赞普将国都迁到逻些，就开始筹划和睦邻邦之事。与大唐友好是赞普首先要思虑的大事，此后两国使者往返交往，致以通好之意。至于说犯边之事，吐蕃与吐谷浑，向有积怨，由此扰了大唐的边境，固然不该，然赞普想就近观察大唐百姓的形貌，亦是人之常理。陛下，吐蕃这些年偏安高原，从来未染指大唐边境，当大唐之军到松州的时候，赞普主动撤军，即是例证。"

"嗬，若如此说，朕派侯君集前去迎战，其实为多余了？"

"并非多余。两国老死不相往来，则恩怨无从说起，首要者，须先接触。如此看来，侯尚书前往并非多余，至少能让陛下关注鄙国。"

李世民见禄东赞在这里侃侃而谈，没有一丝畏惧之色，其言语中不乏诡辩，然语气婉转之间圆滑自如，无生硬痕迹，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听到这里，微微一笑，说道："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使者，禄东赞，朕问你，吐蕃既向大唐请婚，为何又新迎泥婆罗尺尊公主？"

弃宗弄赞建都逻些之后，深知新朝初建，需要稳定图强，和睦邻邦，他首先与西边邻国泥婆罗国通好，迎接泥婆罗国王输伐摩之女尺尊公主为妻。

禄东赞觉得此非难题，率然答道："陛下，国家之间为图睦邻友好，莫若结为亲戚。鄙国赞普为图西南边境安定，愿意成为泥婆罗国之婿，同样，为了效力大唐，多次求亲，亦是为了国家大势。赞普这样

做，非是为了谋求异国美色。若唐蕃和亲，则自长安至逻些，再向远至泥婆罗，万里安宁，为数国之福。赞普这样做，其实亦是渴慕唐风所致。远者不说，近年来阿史那社尔入朝，陛下妻以南阳公主；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入朝请婚，陛下妻以弘化公主。另执失思力尚九江公主，契苾何力娶临洮县主。这些皆让赞普心慕不已，所以遣鄙人累次请婚。一言以蔽之，国家为大，人为其次。陛下纵横天下，胸中韬略万种，鄙人见识浅陋，此言不知能否得陛下赞同？”

禄东赞说的这些道理，李世民岂能不知？他所以问询禄东赞，无非想看看他如何应对，进而验证弃宗弄赞的为人。大凡一国一朝，若君主英武出色，且善于知人，则其手下必有一帮能干的文臣武将。李世民经历了与禄东赞短暂的应答，心里已经有数了。

禄东赞再躬身道：“伏愿陛下体恤赞普的这片心肠，早日如其愿才好。为了迎候大唐公主，赞普已在布达拉山上依中土式样起造宫殿，鄙国臣民，也日日祷祝大唐公主早日降临。”

李世民不再与其对答，转对唐俭道：“唐卿，朕今日见了吐蕃使者，亦需赐宴否？”

按照礼仪规则，外邦君主或使者来朝，皇帝先派使者主持仪式迎接，称为迎劳；再由皇帝或皇太子接见，称为奉见；此后还有受表及宴会仪式。禄东赞此次来京，已由皇太子李承乾代行所有仪式，李世民现有此问，明显是要再亲自宴请禄东赞一次。

唐俭颇有机智，躬身答道：“臣已知事尚食局，让他们午间备好宴席。”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如此，禄东赞，你午间可随唐卿指引，入宫进膳。唐卿，若敬德、咬金、志玄在京，还有马周，让他们午间也来陪宴。”

唐俭躬身领旨。

李世民说完，让抬辇宫女返宫，唐俭及禄东赞等人躬身相送。

侍立一旁的阎立本此时画已做成，此画选用武陵水井之丹，磨嵯之沙，越隽之空青，蔚之曾青，武昌之扁青，蜀郡之铅华，始兴之解锡等

物为料，将刚才的场景描绘下来。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上的李世民，左侧三人为鸿胪丞、禄东赞、通译属官。李世民是全图的重心所在，阎立本用宫女们娇小、稚嫩的体态来映衬李世民的壮硕、深沉与凝定；以禄东赞的诚恳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李世民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李世民坐在那里，其目光深邃，神情庄重，顾盼之间显露出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阎立本一生作画无数，藏于御府流传后世者仅有四十二幅，《步辇图》即为其一。

再说征讨高昌，李世民授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薛万均为副总管，他们带领十万兵马，不日到达玉门关。

传说中，古时候西域的美玉从此处输往中土，故得名为玉门。汉武帝时，为了打击匈奴的侵扰，他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西征，从此设立了玉门关，同时还在玉门关南一百二十里处设立了阳关。玉门关和阳关成为西域通路上的重要关隘，出敦煌向西北经玉门关、鄯善北行，叫天山北路；一条出敦煌向西南经阳关、安南坝，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行，叫天山南路。

侯君集欲在玉门关短暂停留之后，再奔向伊州，最后杀向高昌。他现在站在关上向西晾望，远处是一派苍茫之色，一条清晰的大路蜿蜒伸向天际，路两边，沟壑纵横，沼泽遍布，数丛胡杨摇曳着残留的枯叶。路上，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绎。这些行旅之人压根儿不知道大唐与高昌的一场战事即将开始。

侯君集对身侧的薛万均说道："我们若步出此关，道路就难行了。"

薛万均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忧虑地说道："此去高昌多是沙碛之地，沿途无水无草。我朝自立国以来，除了上次对吐谷浑一战，其地势与此相类以外，尚无如此长途跋涉沙碛之经验，且是长途远袭。我听说那里的气候也很奇怪，或热或冷，昼夜之间相差极大。侯尚书，我们若兵到高昌，不能立即开战，需先休整一段时间再说。"

侯君集不以为然，慨然说道："薛将军，你这样说，是堕志气！我敢于领命出征，心中若无把握，焉能甘冒奇险？我们敢于长途奔袭两千里，视沙碛之地为坦途，你知道我凭借什么？"

"我不知。"

“我们凭借的是马力以及将士的志气。我朝马政，经张万岁、韦盘提戮力为之，可以傲视当世。李药师以三千马骑奇袭定襄，大出最善马术的突厥人的意外，立下不世奇功，其所凭的即是能在大漠驰骋的胡马以及有着坚健体魄的将士！我国骁骑若不能胜于四夷之骑，根本不敢长途出征。”

太原首义，李渊得张万岁养马。从那个时候开始，唐朝马政开始建立。张万岁精选良马，使之杂交，从起家时的数千匹马发展到七十余万匹马，可见其功勋卓著。李世民即位之后，为了对付突厥、吐谷浑等游牧部族，也为了在广阔无边沙漠中开展急速的突击，致力于培育良马以及训练善于骑射的将士。他从幽州征调韦盘提和斛斯正这两位养马技艺超群的能人，配为张万岁的副手，并给予特殊的待遇，竟然引起了马周的不满。马周不理解李世民垂青韦盘提、斛斯正的意图，认为他们无知无识，仅懂马术而位列朝班，因此耻于为伍。

李世民平时对马周的话是言听计从，但对此点却无动于衷，不置可否。想是马周未经历建国及征战之事，不明白良马在战争中的作用，而李世民本人，多年来东征西讨，取胜于敌，深明良马与武功的密切关系。

侯君集所言非虚，大唐经过多年来的持续努力，已经成就了一支数量庞大、马匹精良、骑手体魄雄健、骑射之术精进的骑兵队伍，论数量和质量，四周之国莫能与之相比。

薛万均还是不以为然，说道：“我们的骁骑固然雄壮，然沙碛里无水无草，焉能持久？”

侯君集手指关下，说道：“那些大个儿的家伙，可以征来使用。”

薛万均明白，侯君集所指的是背有两个驼峰的骆驼。

第二日，侯君集整兵五万向高昌进发，剩余五万人马留驻玉门关。他用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兵继其后，自统中军，让薛万均殿后。薛万均果然征来许多头骆驼，上面载满清水、粮草等物。

大队人马出了阳关，举目四望，四周皆是展平展平的戈壁沙原。荒原上早被数遍寒风掠过，看不到一丝嫩绿，满目皆是一派土黄色。远

处，可以依稀看到连绵的山影，在日光的反衬下，山顶上闪亮着寒冷的银光，那是洁白的积雪所致。

为了不走漏消息，侯君集向阳关守将下令，阻断所有由东向西的行旅。这样一来，沿途仅见有自西向东的商贾，路上安静许多。

侯君集骑在马上，眼睛微眯着，身子随着马的起伏有节奏地晃动。他知道，眼前最大的敌人不是麴文泰，而是这千余里的茫茫戈壁。商旅行走时可以多带骆驼，备足清水和粮草。眼前的五万兵马，每日要消耗大量的清水和粮草，靠身后数千只骆驼来转运，实在是杯水车薪。

出阳关不远，这里还有数口甜水井，再向西行，茫茫戈壁滩上寸草不生，难觅清水。侯君集眼望前方被风扬起的红旗，心里忽然一动，思忖道："大军若到了戈壁滩中，进不了，退不得，将如何是好？看来自己原来有些过于乐观了。"想到这里，他下令："传令辛獠儿，停止前进，大军就地扎营。再传薛将军前来议事。"

大军很快停止了脚步，薛万均也从后面骑着马，急促前来。他到侯君集面前滚鞍下马，气喘吁吁地问道："侯尚书，何故停止前进？"

侯君集手指队伍，说道："薛将军，我们临行之时，让将士们备足了十日用的清水和粮草。十日内，我们能到达高昌吗？"

"十日内能勉强到达伊州，若粮草不足，可以让伊州接济，或者靠随行的骆驼转运。"

"伊州弹丸之地，其所需粮草亦需后方转运，我们五万人马到了伊州，清水也就罢了，粮草万难供应。再说骆驼转运，薛将军你看，大军前锋已出玉门关二十余里，那些骆驼呢？至多出关五里吧。骆驼以如此走法，如何能够跟随大军？"

薛万均想起自己昨日与侯君集的一番对话，侯君集当时意气风发，视戈壁为坦途，如何刚刚起行，就畏惧不前呢？他想到这里，不禁心里责怪侯君集行事不周密，揶揄道："侯尚书昨日还说我军骁骑强盛，如此戈壁可以一驰而过，何至于裹足不前呢？"

侯君集听出薛万均的意思，心里恼怒，有心想发作，又想大战在即，将帅不和为大忌，就将怒火压了下来，但口气中添了一分严

厉："薛将军负责殿后之职，后方粮草转运之事亦在职责之列。我所以叫你，即是要商议粮草之事，不可脱节误了军机大事。"上次吐谷浑战事之后，薛万均因贪功受到李世民的斥责，众将因此事有些瞧不起薛万均。

侯君集为李世民的功勋爱将，又任兵部尚书，薛万均见之不免气馁。他听出了侯君集话中夹杂严厉，遂垂下双肩不再言声。

侯君集扫射一眼灰暗的天空以及停顿的队伍，断然说道："这里还有可汲水之处，大队人马就此驻扎，十天以后再出发。你可让所有骆驼继续前进，沿途不得停留和放缓脚步。"

"大队人马随骆驼缓缓行走，一样可以接续粮草嘛。"

"哼，大家若像骆驼这样行走，未到高昌，大家都会饿得骨瘦如柴，再经热风一烤，冷风一浸，顿时成了人干儿。好了，无须多言，你速去布置吧。"

侯君集这样做，是想让骆驼先进发，待大军行至中途的时候，以为补充清水和粮草，使人马有了接续之力。为了防止在大漠中出没的盗贼劫持，侯君集又让阿史那社尔带领部分精干突厥兵护持而行。

后来的经历证明侯君集此举是正确的。若白天无水，人畜难以在热浪中行走；若入夜后肚中无粮，人畜同样难以熬过寒冷的黑夜。

当太阳刺破夜幕，夜来的清冷随着阳光的增强而散去，代之以热浪。茫茫戈壁滩上，无遮无阴，阳光无遮挡地亮堂堂地洒向地面，透入戈壁滩上的石头缝隙间。这里，以晴空为多，天上往往没有一丝儿云，太阳像火一样悬挂在天空，熊熊地燎烧着大地。因为戈壁滩中没有遮阳歇息的地方，白日时，大军必须前进。热度随着太阳的逐步升高而加剧，大军行走时随着其脚步趟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灰尘，如黄雾般地翻腾着一条拉长的烟幕。头上热浪阵阵，地上也热得发烫，很快，汗从每一个人的头上流下来，"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又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毋庸置疑，白日消耗清水最多。为了使人畜不至于消耗体力过大，又要保证行进速度，侯君集让辛獠儿在前头掌握好行军速度，不许扬鞭狂奔，以匀速缓缓前进。另对人畜进水有严格的限制，规定出玉门关时每人携带的水量，必须够十日使用，若某人使用不当，则咎由自取。

薛万均想起吐谷浑之战中，契苾何力杀战马度过危难的做法，因向侯君集献言。侯君集厉言道："战马驯养不易，且此后征战中要倚靠其脚力，岂能杀之食肉饮血？传令军中，每人须爱护坐骑，马在人在，无须多言。"

人在戈壁滩中，若失去了坐骑而靠双脚行走，那是万难走出绝地的。将士们知道坐骑的重要，分配水量时往往先让马匹畅饮，自己则轻饮数口，能忍则忍。

太阳隐去之后，夜幕降临，寒冷似乎一下子笼罩过来。这里的气候特点，即是昼夜温差极大，人们在白日身穿纱衣，未感凉爽，到了夜里，要身穿夹袄，犹感寒冷。有时候，在戈壁尽头，又圆又红的月亮就地升起，升至冷清的天空，给大地洒去白晃晃的一片晶莹。当此时，将士们聚作一团相拥取暖，抬头望见明月，心中想起故乡的亲人，心中泛起一阵温馨；有时候，天忽然变得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乌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四面过来的寒风，掀起打人的沙砾，既而漫天的飞雪下来，使大队人马陷入难堪的境地。

唐军的西征人马在戈壁滩中艰难地挪动，过了二十余日，终于到达碛口，这里距离高昌边境已近在咫尺。

第十回　麴文泰闻惊身死　侯君集尽礼鼓行

李大亮闻知侯君集大军将至，即让人携带粮草，亲自到碛口来迎。待辛獠儿带领前锋队伍与之相遇，李大亮看到他们人马疲惫，神情委顿，回顾左右道："西征人马至此，未与敌人谋面，却已经先经历了一番劳苦。"

碛口左前方，有一口甜水井。李大亮事先已让人将井水贮入石槽，供西征人马饮用和洗面。将士们这些日子在戈壁滩中穿行，饱受饥渴之苦，此时闻听可以开怀畅饮清水，顿时欢声雷动。他们一窝蜂拥到石槽前，美美地饱饮一回，有的人除去头上的兜鍪，用之盛水向自身及坐骑淋去。前面的人待在石槽前不愿走，后面的人挤不到石槽前，眼见前方有水而不能用心急如焚，渐渐大声喝骂，纷纷向前猛挤，场面一片混乱。

侯君集在中军处行走，看到行进队伍忽然停顿下来，急问究竟。待听说前方因争水而混乱，不禁大怒，他取出令旗让人到前方传令："统统就地列队，不得取水，违令者斩。"

唐军队伍纪律严明，闻听此令，人人慌不迭地离开取水处，在指定地点列队，场面渐渐变得整齐起来。后续队伍又可缓缓前行，既而编队站立。

侯君集见李大亮在此相迎，急忙下马见礼。李大亮说道："侯尚书领兵一路劳苦，大亮简备一些粮草前来劳军。此去高昌不远，望大军焕发精神，一举克平高昌，不堕了我朝威风。"

侯君集谦虚道："伊州远在西境，粮草转运困难，李将军何必如此？我们一路行走仅数月而已，哪儿像李将军长久在此戍边，其种种艰难之处难以言表。"李大亮文武全才，频立军功，朝野之人甚是推崇，李世民也很倚重他，侯君集虽有高傲的性子，然见到李大亮，言语中非常客气。

这时，薛万均也行了过来，侯君集吩咐道："薛将军，你来得正

好。这帮人刚才为争水混乱不堪，你去，让他们列队取水，不得停顿。”

李大亮眼望取水的人马，感叹道：“此去京师太远，大军到此太难，加上皇帝不愿意轻易兴兵，所以麴文泰这种小人方敢无礼。侯尚书，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侯君集道：“降服这等小人，何足道哉！李将军，不瞒你说，皇帝对此次出征极为持重，非让我带足十万人马。我到了玉门关，将那五万兵马留在当地，仅带五万人马前来，咳，对付此等小国，其实有三万人马就够了。”

李大亮神色凝重道：“按说对付麴文泰，有三万兵马就足够了。然皇帝所以这样持重，自有他的道理。依下官看来，对高昌之战，势关西域大局，不可有一丝闪失，此其一；二者，麴文泰身后有西突厥支持，高昌与可汗浮屠城互为犄角，侯尚书此去攻打高昌，对西突厥不可不防。”

侯君集觉得自己与李大亮话不投机，不想说得太多，遂哈哈一笑道：“是了，我会谨记此点。李将军，五万人马拥入伊州城内，恐怕会将城池撑破吧，就让他们在城外宿营吧。大军随带的粮草还算充足，不足为虑，唯清水需李将军妥善供应。”

“下官得知大军到此，早已准备停当，请侯尚书勿虑。城中已为侯尚书、薛将军等人备下住处，现在就请入城如何？”

“好吧，我们走。李将军，不知这里是否备有葡萄？皇帝每年照例将葡萄赐给臣下品尝，毕竟太少。我出京之前，就想此次西域之行定能过足葡萄瘾。哈哈，该是如愿的时候了。”

“当然，除了绿色葡萄干儿，还有地窖中贮藏的鲜葡萄，侯尚书尽可放开来吃。”

西征大军在伊州稍作休整，即继续西行，前面不远有一小镇，名为柳谷，即是为高昌所控制的地盘。

麴文泰听说唐军来讨，心里不免惊惧，然其面子上依然强悍，这日对其朝臣说：“唐朝京城离我国七千里，其间的沙碛戈壁占有两千里。

戈壁之上，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怎么能行大军呢？我以前往长安之时，见其秦、陇以北，城邑萧条，较隋朝之时，破败许多。其若来伐我国，发兵多则粮草不继；若发兵在三万人以下，岂是我的对手？”他这样说，无非是为臣下打气。

为了防备来袭，麴文泰调集举国兵力在东面布防，不惜使西境空虚。他这日站立城墙之上，手指东面道：“唐军若来到城下，我们按兵不出，不到二十天，唐军必食尽而退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城门乘胜追击，必获全胜。瞧瞧你们那一张张的脸色，为何紧锁眉头？”

高昌的臣属听说唐朝大军来讨，皆满怀惊惧，将诸多忧色堆在脸上，不像麴文泰那样能够强作镇静。

过了数日，一首童谣传遍全国，其词曰：“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这首童谣渐渐传入宫内，渐渐传入麴文泰的耳中。

麴文泰闻此童谣大怒，他唤来近臣，怒声吼道：“查、查，查出此语是何人所造！诛灭九族。”

那几日，高昌国的所有衙署不再办理政事，如狼似虎的官吏们带领从人，在全国各地追查造童谣之人。数日之间，牢狱中人满为患，他们皆是拘来的嫌疑之人。

麴文泰此举，使其国内形势雪上加霜。

长安那里，李世民抚民以静，轻徭薄赋，推行清明政治；而高昌的麴文泰却不然，他虐用其众，几可是隋炀帝的继任者，与唐朝相比反差极大。国人积怨已久，现在听说唐朝起兵来攻，私下里皆欢欣鼓舞，这首童谣的出现，显示高昌人渴望早日被大唐一统，从此脱离麴氏王朝的统治。

却说高昌官吏穷索传言之人，牢狱已满，新获之人竟然无处看押。大臣麴雍感到无从收拾，就向麴文泰请示如何处理这班人。

麴文泰问道：“找到造谣的正主儿没有？”

麴雍答道：“臣等抓住传话之人以后，采取严刑逼供手段，迫其说

出上线之人。一些人招架不住，只好招供。我们顺藤摸瓜，本想能很快找出主使之人。可是呀，事越办越难，反让臣等招架不住。”他们人人皆似主使之人，又皆非主使之人，实在难查。现在牢狱之中人满为患，新捕之人又络绎不绝地送来，如何处之呢？”

“哼，大敌当前，我哪儿有心思纠缠这种事？罢了，从中择出一批人当街杀掉，看还有何人敢再胡说八道！”麴文泰说到这里，眼中不自禁地露出凶光。

“一批？到底要杀多少人？”

“将牢狱中的一半人杀掉！其余人也要杖责五十！”

第二日，高昌国二十二城的主街上，牢头押送此案犯人赴街口行刑，午时三刻，只见刽子手大刀一挥，全国共有三百余人被斩下头颅。

高昌国共有人口一万七千七百人，此三百余人被斩，几乎与各家各户都有关联。那几日，各家各户关门抱头痛哭，送葬之人哀号遍野，说不尽的凄惨人间悲景。

麴文泰用此高压手段，将国人整治得缄口不语。他看到国内已经安静，就动身前往可汗浮屠城，欲与阿史那步真共商大计。

麴文泰上来就老调重弹，说唐军不会大兵压境，欲宽慰阿史那步真之心，最后又轻轻说道：“文泰此来，是想与叶护商议。若唐军果然提兵来袭，其进入高昌境内已成疲兵。这时，叶护若与我国联手夹击，定然大胜，我们进而将其逐向东去，顺手攻下伊州，如此就夺取了唐朝在西域的立脚根本。从此以后，唐朝不敢轻易西犯。”

阿史那步真茫然不解：“陛下既然说唐朝不敢提兵来袭，缘何又要我联手夹击？这样岂非多事吗？”

“为图万无一失，须谋虑周全。唐军可能因顾虑路途艰辛不来袭，然其袭破东突厥、吐谷浑的时间不远，万一他们真的来袭，我们不可不防啊！”

阿史那步真面露惊惧之色，颤声道：“唐军真的来攻吗？若如此，我要向大汗禀报，以定下步行止。”

麴文泰看到阿史那步真如此神色，明白他此时的心境，遂急促说道："想是叶护不知，可汗当初曾郑重与我相约，若唐军来攻，他定施以援手。"

"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肆叶护可汗现在对大唐的态度可谓又敬又恨。敬的是大唐国运昌盛，所以始终将自己放在从属地位，坚持求得与大唐交好；恨的是大唐最终抛弃自己，转而支持泥孰可汗，使自己的势力大为削弱，只好向西退去，将天山以东的地盘让给泥孰可汗。他现在开始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展，招降了原臣属泥孰可汗的处月、处密部，让阿史那步真屯兵可汗浮屠城，与麴文泰联手攻破焉耆国，其目的是削弱泥孰可汗的势力，以引起大唐的注意，想让大唐舍弃泥孰可汗转而支持自己。由此来看，肆叶护可汗根本就没有想到与大唐公开叫板。肆叶护可汗当初许诺麴文泰遭到唐军进攻时施以援手，非当真之言，无非哄着麴文泰与自己合力削弱泥孰可汗势力，仅是权宜之计。

可惜麴文泰不能权衡形势，高昌国自从与大唐交好，利用自己的通商地域优势，在西域诸国中渐渐形成了尊崇的地位。时间一长，麴文泰心理渐生变化，认为自己的地位举足轻重，大唐和西突厥都会倾力拉拢自己。殊不知，高昌国在李世民的心中，仅处于一个从属地位，李世民最为关注的还是西突厥，而非高昌。所以李世民可以不考虑麴文泰的感受，决定支持泥孰可汗，并允许泥孰可汗的属国焉耆另开西域通道，打破了高昌的垄断地位。李世民这样做，其实是想用自己册封的泥孰可汗来控制西域形势，从而达到不用出兵来间接维持西域形势相对平静的目的。不料后来肆叶护可汗挥师东进，与高昌联手，将泥孰可汗势力大为削弱，逼迫李世民出兵来应对西域的势力变化。由此来看，李世民此次出兵固然是讨伐高昌，然其真正的矛头直指肆叶护可汗。当间接控制西域形势的打算落空之后，李世民出兵到西域，显然想来直接控制了。

麴文泰见阿史那步真神色恍惚，不禁焦急起来，又急促说道："叶护，汉人有句话，叫'唇亡齿寒'。"说到这里，他用手掀动嘴唇，露出里面的牙齿，"叶护请看，唇若被破，牙齿就会露出来。现在我与叶护，正如唇齿，若失其一，另者亦难存留。唐军若来袭，定然采取两种举措：一者，分兵齐头并进，同时袭击我与叶护；二者，专攻一家，待击破之后，再攻另者。叶护，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阿史那步真摇摇头，似乎茫然不解。

此后任麴文泰说破了喉咙，阿史那步真也没有回应一句囫囵话。麴文泰心中有气，愤愤想到："突厥汗国昔日何等强盛，最终分崩离析，难成大事者，还是缘于你们内部瞎折腾。像现在危急关头，推诿塞责，就不是干大事的材料。"看到阿史那步真那茫然的样子，麴文泰心中浮现出古人的一句话："竖子不足为谋！"遂平缓说道："如此，就请叶护上复可汗，为抗唐军要预作准备才好。毕竟，唐军来攻，我们休戚相关，还要精诚团结才是。"

阿史那步真方才爽快答道："请陛下放心，我今日即派人快马去见大汗。"

麴文泰遂黯然告辞而去。

他回到自己的都城，一面留心东面唐军的动静，一面派人探听肆叶护可汗对自己的态度。

这日晚间，麴文泰不召侍姬独自入睡。恍惚间，自己到了一个黑沉沉的所在，周围是繁茂的森林，森林后面是一圈黑沉沉的陡坡，再往上是孤零零的垂直的峭壁，夜在森林与峭壁间阴沉沉地爬着，似是阎王那张可怖的脸。麴文泰回首，发现身边没有一个随从之人，心里涌出了无尽的惊惧，他大喝一声："快来人呀。"声音在森林间空洞地穿行，无人应声。忽然，他听到四周有人走路的声响，急忙瞪目四望，就见从树干间影影绰绰走过来无数身影。想到这是随从们应声而来，麴文泰大喜，骂道："好奴才，为何不早应声？"四周来的人依旧默默，令他十分纳闷。很快，这帮人聚拢过来，将麴文泰围在当地。麴文泰借着一丝微光凝目观看，发现这帮人有男有女，身上未穿衣服，再往上看，原来他们皆是无头之人，令他大惊。突然，这帮人腹中能说话，声音缥缥缈缈，混成巨大的声音："麴文泰，你无端砍下我们的头颅，快纳命来。"

麴文泰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回思梦中，这帮索命之人似是前些日子被斩首的那三百余人。

麴文泰问宫女现在是多少时辰。

"陛下，时辰刚交三更。"宫女答道。

麴文泰瞪眼向窗外望去，只见外面一片黑漆。

“这帮该死的东西，死了还不让我睡安稳。”麴文泰见时辰尚早，让宫女移去灯烛，然后又复睡去。

孰料这次入睡后，马上又来到那片黑森林，那帮无头之人依然扯住他苦苦索命。这时，麴文泰见树丛间又慢慢拥来许多黑影，他心里明白，自己主政以来，杀了许多国人，前些时协同阿史那步真攻破焉耆国，又伤了不少人命。这些慢慢走来的黑影，显然正是这些冤魂。

忽然，身边无头之人齐齐伸出手来，强索麴文泰，其后边的黑影也急速向这边跑过来。

麴文泰又复惊醒。

此后，麴文泰一闭上眼，就见这帮冤魂来苦苦索命，令他无法入睡。

好歹挨到天亮，麴文泰起床洗漱，就觉得头痛欲裂，心中烦闷不已。他忽然又想起阿史那步真的那张嘴脸，不禁啐了一口：“晦气！”

麴文泰因夜来休息不好，本拟依旧在寝殿中休息，然刚用过早餐，就见麴雍在殿外等待传召，他匆匆吃完饭，唤人传麴雍入殿。

麴雍脸色阴沉，麴文泰瞥了一眼，心里不禁一沉，头痛似乎又加重了一些，他料到麴雍不会带来什么好消息。果然，麴雍带来一个天大的坏消息：“陛下，去西边的人昨夜回来了。他们说，肆叶护可汗的牙帐前些日子已经向西移去，不知道弄什么玄虚。”

“移向西边？具体是什么位置？”

“他们悄悄混入突厥人丛中打探，听许多人说，可汗要把牙帐移到西方千里以外。”

麴文泰霍地立起，手掌重重向椅背上一拍，大怒道：“哼，唐军尚未来到，这些胆小如鼠的突厥人脚底板抹油，跑了！奶奶的，你当初信誓旦旦，算个什么东西。”情急之下，麴文泰禁不住破口大骂肆叶护可汗。

“陛下息怒，可汗西走，未必是怕唐军，唐军毕竟未来嘛。何况，可汗总不至于将叶护丢在这里吧？”

“阿史那步真未有动作吗？”

“没有，他至今仍在可汗浮屠城。”

麴文泰凝神一想，顿时明白了肆叶护可汗的主意，不禁又破口大骂：“这个奸贼，又想故伎重演。阿史那步真带领的本部人不过千余，其他的皆是处月部、处密部人员。这个奸贼远远躲在西面，是想观看这面的动静。若唐军来到，高昌和可汗浮屠城被破，其损失不大；若唐军铩羽而归，他就再回来图个现成便宜。”他在暴怒之中，犹能缜密地盘算肆叶护可汗的思虑，委实不容易。

麴雍看到麴文泰面孔潮红，在那里暴跳如雷，遂怯生生地说道：“陛下，为策万全，我们不如也出城去避一避，待风头过了再回来。”

麴文泰目射凶光，恶狠狠地盯着麴雍，问道：“怎么？你也想去追随这个奸贼吗？”

“不敢，不敢。臣只是随口说说。”麴雍见势不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首向其讨饶。麴文泰横了他一眼，又狠狠地说道：“若是换了外人，瞧我不斩下他几颗头来！”麴文泰任人唯亲，朝中重臣皆是宗族之人，像麴雍即是其至亲。

麴文泰缓缓坐回椅子上，说道：“你起来吧，速速派人去监视阿史那步真的动静。哼，这帮突厥人模样都生得粗豪，可是其胆却生得如鸟雀那样大。此去长安近万里，李世民根本不会派兵来，瞧把他们吓得成何体统。”

麴雍起立躬身告退。

看着麴雍缓缓地迈出殿门，麴文泰双手撑着椅背，欲调整一下坐姿。忽然，他感到左手似乎不听使唤了，手撑在椅背上硬是没有一丝力气。

他扭脸唤身后的宫女：“赶快过来，扶我起来。”其说话之时，又感觉脑中似乎一热。

两名宫女过来扶起麴文泰，这时，就见麴雍领着一人飞步跑了进

来，麴雍气喘吁吁地说道："陛下，祸事了。唐军已经进发至碛口了。"

麴文泰挣扎着说道："胡……胡说，什……什么唐军？"

随行之人伏地禀道："陛下，唐军兵临碛口，李大亮领人去迎，小人亲眼所见，不敢虚报。"

这句话犹如晴天里的一声响雷，震得麴文泰再也说不出话来。他忽然眼神茫然，身子颓然滑下椅子。

两名宫女和麴雍见状大惊，急忙起身相扶。无奈麴文泰的身材胖大，又兼软瘫如泥，实在难扶。他们鼓捣了好大一阵，终于将其扶到座上斜斜躺下，其头颅低垂一边，麴雍伸手将其头扶正，就见其嘴角间已泛出一圈白沫。

麴雍还算有经验，他伸手探了探麴文泰的鼻息，然后说道："陛下宾天了。"

闻听唐军兵临碛口的消息，麴文泰竟然惊惧暴死。

那侯君集听说麴文泰已经死去，心中茫然若失，其叹道："麴文泰死了？唉，这家伙倒是知趣，不用我动手就先归天了。看来此战难以完满，我原来想攻破高昌之后，擒拿麴文泰至京，一路上让其在槛车里游巡，沿途人可以好好看看他的尊容，入京后再让圣上好好奚落他一番。如此一来，此志难成了。"

"侯尚书，高昌国准备为麴文泰发丧，对我军倒是一个机会。"前锋辛獠儿道。

"什么机会？"

"麴文泰发丧之日，其国内大臣定会集于都城。我军从现在起偃旗息鼓，间道进发，不使对方明白我们的行踪，悄悄隐于其都城之侧。待其发丧之时，我们猛然出击，打他们个冷不防，则大事成矣。"

众将听完，皆赞成辛獠儿的主意。薛万均道："这个主意不错。我们带着许多笨重的撞车，无非想快速拿下高昌。眼前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若能顺势利用，老天实在佑我。"

契苾何力和阿史那社尔显然也赞同，阿史那社尔说道："孙子曰：'兵者，诡道也。'只要能使此战完胜，不管使用何种手段，只要有效，即可坚定行之。"

众人说完，将目光射向侯君集，静等主帅定夺。

侯君集凝视前方，坚定说道："不可！你们难道忘记了圣上为何要征讨高昌吗？"

侯君集不待众人回答，接着说道："圣上待高昌，可谓仁至义尽。高昌待我国无礼，圣上数派使者前去劝谕，轻易不动刀兵。只是麴文泰这厮丧心病狂，不理会圣上的好意，圣上方才发兵来问罪。"

众将闻言连连点头。

侯君集又道："我率问罪之师来讨高昌，四夷皆认为此举正义。若现在趁麴文泰发丧之际，潜行袭之，外人会说我们亦是无礼之师，与麴文泰并无差异。即使此战完胜，亦要大打折扣，圣上那里，也讨不到好处。"

众人又复点头，契苾何力说道："侯尚书，你说得有理，就按你说的办。"

侯君集点点头，决然道："我忝为大军主帅，心中已有胜算，拿下高昌是十拿九稳的事。辛獠儿，你将全军的大鼓全部集合起来，派人击鼓以为前导。让鼓声告诉高昌人：天兵到此，为正大光明之举，让他们做好准备迎战。"侯君集说到这里，扬鞭西指，颇有意气风发之神态。

众将哄然响应，大军于是随着震天的鼓声开始前进。

侯君集口内说得冠冕堂皇，其内心隐秘处，还有另外一层考虑。以往出征主帅，李世民往往倚重李靖。好不容易李靖告病归宅，侯君集捞到了为帅的机会，他满心想充分显露一番。吐蕃犯边，侯君集领兵去讨，弃宗弄赞却主动退兵，让侯君集没有显露的机会。好歹又遇到这次高昌之战，让侯君集摩拳擦掌，打定主意要扬威天下，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李靖之后，我侯君集是大唐的第一兵法大家。

大军前进二十余里，到了田城，这是高昌国最东面的一座城池。城

内有居民七千余人，守军两千余人。由于这是进入高昌的第一道门户，城墙修得很结实，四面城门皆是用铜钉穿就的厚重木头建成。

辛獠儿到了城墙下，见木门紧闭，墙上的守军张弓以待，他急忙找侯君集请示是否攻城。

侯君集眼望渐渐隐去的夕阳，说道："大家今日行了不少路，先歇宿一晚，攒足劲儿明日再攻。辛獠儿，你可派四队人马携带大鼓，到四门前先擂上一阵，然后找一名嗓门洪亮之人宣读圣上的诏令。可以明确告诉他们，我军今日罢手不攻，让他们开城出降。他们若不降，从明晨开始，我们就要攻城。"

辛獠儿领命前去布置。

一会儿，田城四门响起鼓声，待鼓声停顿，各有一人开始宣诏。

城内人留神倾听，然无回音。

夜幕降临，寒气渐渐弥散大地。唐军在田城外扎营，他们知道城内仅有守军两千人，对自己的安全不构成任何威胁，遂放心大胆地睡去。一些人耐不住寒冷，就四处寻一些柴薪燃起篝火取暖，渐渐地，篝火越燃越多，其光亮照亮了城墙。听到城外唐军的喧哗，城里的人不敢安睡，心惊胆战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东方渐渐露出鱼肚色，很快，与大地相连处，一轮红日跳出地面，于是，朦胧的大地现出了原色，也开始逐渐增添暖意。

侯君集站在东门外的高坡上，令人唤来辛獠儿、薛万均、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问道："将士们已经饱餐一顿了吗？"

辛獠儿代答道："将士们昨夜休息得很好，今晨又饱餐一顿，正攒足劲儿等待侯尚书下令开战。"

"好吧，你们四个，每个各把一门，不许跑出一个。这些不识好歹的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莫非静等当俘虏吗？今日攻城，为减少伤亡，可让巢车打头，然后依序攻击。嘿，确行本造成此车，尚未使用，今日牛刀小试先用一回，待攻高昌城的时候，再让麴家好好见识。"

众人哄然答应。

十二辆巢车分为四拨，各个城门处立有三个。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高有十丈的巢车笨重地向城门处驶来。城内守军何曾见过这种玩意儿，他们目瞪口呆愣了半天，然后在头儿的严令下，张弓射箭。箭羽如雨飞向巢车，一触及车上那面巨大的挡板，纷纷跌落，根本挡不住巢车的行进。

未到午时，四门皆被突破，如狼似虎的唐军杀入城内，将守军全部擒获。

城内的七千余口男女居民倒不惊慌，一些人主动走出户外，为唐军送上清水和一种用面做成的食物，当地人称之为“馕”。想是他们遭麴氏压榨日久，现在感觉终于获得了解放，因而欢欣鼓舞。

侯君集依旧站在东门外的高坡上，目睹了整个攻城过程。他看巢车如此神奇，哈哈大笑，唤来确行本道：“你不愧为我朝的能工巧匠，我此次求圣上将你带来，果然收到奇效。此次讨伐高昌国，你为首功。”

确行本道：“将作监日常以建造宫室为主，此次随侯尚书出征，将平日手艺用在征战之中，本人深感荣尚。为国立功是每一个国人的心愿，我此次能一显身手，皆是侯尚书提携之功。侯尚书出征之前，将战事琐细一一筹划清楚，果然一击而中，足证侯尚书为兵法大家，本人实在佩服。”

确行本的这番话说到侯君集的心坎上，他不禁心花怒放，说道：“好哇，你的这番功劳，我今日就作书报与圣上，让天下之人皆知闻你的功劳。确少匠，今日是牛刀小试，你要把器械维护好，不能出毛病，到了高昌城，你还要大显身手一番。”

唐军此后势不可挡，一路上再无敌军袭扰，不日就抵达高昌都城之下。

麴智盛眼望唐军将城池围得如铁桶一般，无计可施，他只有坚闭城门，妄图以城坚壁厚与唐军周旋。侯君集一面布置攻城之事，一面写成一书射入城内，书中措辞严厉，声言麴智盛必须开城投降。

麴智盛也回书一封射于城下，其中言辞可怜，恳求道：“得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天罚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袭位未几，唯尚书怜

察！”其中还表示自今以后，甘愿为大唐属国，年年朝贡不绝，疏通商路，并请侯君集退兵回国。

侯君集读罢来书，嘿嘿一笑，说道：“天下哪儿有如此便宜之事？天兵历经千辛万苦到此，连城内都不能去坐一坐，就这样轻易返回了？麴文泰是死了，然他原来做的事就没有你们的份儿？我是三岁毛孩子，能这样容易受哄吗？来人，再写一书射入城内。告诉麴智盛，若想真心悔过，须自缚来军门前请罪。明天日出之前若不来，我就要攻城了。”

麴智盛本来幻想答应向大唐朝贡，唐军就可散去。看到侯君集的最后通牒，他方知没有那么简单。若让臣民看见自己自缚军门请罪，成何体统。这时，麴雍又重弹麴文泰的老调，说唐军远来疲惫，粮草不继，难在城下坚持日久，不如先相持一段时间再说。麴智盛此时陡遭大事，心里没有主张，就听了麴雍之言，不再理会侯君集。

次日又是一个晴天，日上三竿，寒露已消，抖擞精神的大队唐兵开始在四门动作。高昌城四周掘有护城河，一队队唐兵肩挑手抬石块和泥沙填塞河沟，用了两个多时辰，在河上填起了数道通路。麴智盛下令射箭，无奈距离太远，加上又有唐兵举盾护持，对填土之人没有任何伤损。

日头正午开始偏西，唐军开始大肆攻城。隆隆的响动声中，巨大的巢车逼近城墙。高昌守军看着这个高有十丈的玩意儿驶过来，皆目瞪口呆，弄不清唐军闹什么玄虚。不过，当巢车流星般的飞锤轰然砸向城墙，当纷飞的圆石如天女散花般落在他们的头顶时，他们惊慌躲避，顾不上再想此物为何了。

较之田城，高昌城毕竟要坚固许多。唐军大举进攻，高昌守军顽强防御，到了日落时分，唐军未进高昌城一步。看到夜色已浓，唐军只好罢手不攻。为怕敌人出来抢营，此夜，唐军有一半人不能入眠，要在巢车前加强护卫。

次日平明，唐军又开始进攻。自晨及昏，唐军一刻不歇，竟然将巢车用坏了四辆。看到城池如此坚固，又见巢车损坏，侯君集忧心如焚。他知道，若时间拖久了，对自己非常不利。眼前之势，唯有加强进攻，然损坏的巢车短期难以修复，再造新车又无物料，以何物来打破城墙呢？

暮色下的城墙在那里巍然矗立，其挺立在寒风中显得异常苍茫。侯君集目视城墙，一筹莫展。

想起罗士信据守洺水城时，刘黑闼掘地道使城墙倒塌，侯君集有心试用此法，然他很快摇了摇头。要知道，掘挖地道非一日之功，何况，这里的土质与中土大为迥异，这里以沙石为主，黏土甚少，若掘挖地道，极易坍塌。

侯君集在这里苦思冥想，忽见辛獠儿兴冲冲地跑过来，他大呼小叫："侯尚书，侯尚书，麴智盛开门出降了。"

侯君集抬眼向城门望去，果见城门已经打开，从中走出一丛人来。

麴智盛见唐军攻打猛烈，恰巧此时去可汗浮屠城向阿史那步真求救的人返回来，言说阿史那步真闭门不纳，则指望突厥人援救的幻想彻底破灭。麴智盛向身旁一群呆若木鸡的臣子问计，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麴智盛见状，遂说道："唐军攻势很猛，我们恐怕难于支撑到明日。与其城破人亡，不如现在就降了吧。"

群臣面面相觑，皆思为今之计，除了开城出降以外，也实在没有别的法子，遂哄然答应。

唐军于是入城受降。

是夜，侯君集宿于高昌宫之内。高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深受商贾之利，加上麴氏王朝加重赋税，其国库非常充裕。高昌宫结合东西方建筑特点，整个王室修筑得富丽堂皇，极富韵味。侯君集所居住的寝殿中，其侧室设有浴池，他经历数月的奔波，早想好好沐浴一番，所以入殿后就直奔浴室。他刚进门，两名身穿薄纱的宫女上前来替他更衣。然后将其扶入漂有香草花儿的温泉池中。闻着室内浓郁的花香，身边又有美丽的少女为其洗浴，在这一刻，侯君集觉得自己也成了皇帝。他是夜偎红倚翠，觉得数月来的疲劳消散一空。

第二日，李大亮从可汗浮屠城派人给侯君集送来一书，上面说，阿史那步真闻听唐军西征，又见有唐军在侧监视，也大开城门向李大亮投降。

侯君集将来书交给麴智盛观看，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那肆叶

护可汗闻听天兵到此，主动西撤千余里，阿史那步真不负隅顽抗，还是有见地的。这一点就比你强，你还让我多费了数日的口舌。”

麴智盛低头不语，在那一刻，他真切地体会到了亡国的滋味。

后数日，侯君集让麴智盛和其大臣领路，让薛万均带领唐兵压阵，逐个接收高昌国的城池和百姓，兵不血刃地取得了高昌国的二十二城。

麴智盛与侯君集单独一起的时候，麴智盛担心自己今后的地位，惴惴不安探听侯君集的口气。侯君集也很爽快，说道：“我来讨伐，专为战事，不管其他。待我班师之时，你与大臣须同我一起到京城里走一遭。你今后到底如何，须圣上金口来定。想来也不会差了吧，吐谷浑慕容伏允兵败身死，其子还被圣上立为吐谷浑王，依旧统辖旧地。”

麴智盛满怀感激，唤人从库房里取来数件宝贝赠给侯君集。孰料侯君集对拿来的宝物看都不看，冷冷地说道：“我听说你们祖孙数代搜刮了不少宝贝，如何仅有这几件？你的宝库在何处，领我去开开眼。”

麴智盛心想自己已成俘虏，还用吝惜什么宝贝？他诚惶诚恐领着侯君集到府库，打开库门让其观看。

侯君集入门之后，只见宽阔的库房里面，堆满了各色宝物。打开放在地上的箱子，只见里面盛满了马蹄金、夜明珠、祖母绿、翡翠、玉器、琥珀、金银器等；临墙的阁子里，放有各种名贵香料、珊瑚树、汉白玉带等；在一个角落里，象牙和犀牛角竟然有人一样高的两堆。侯君集逐个翻检，看得眼睛都直了。

麴智盛立在门前，瞪视着满屋的珍宝，心想这是祖辈的多年积累，也许从此再也不姓麴了。

侯君集在珍宝堆里直转悠了一个多时辰，方搓着手回到门前，他微笑着对麴智盛说道：“你们麴家挺有能耐，竟然搜罗来如此多的珍宝，京城大内恐怕也没有如此多的收集。”

麴智盛还想作最后的努力，说道：“库房中的许多东西，其实都是隋唐二朝的皇帝赐给麴家的。为感圣恩，我家专门辟房供奉。”

“哼，你说得好听。多少年来，你们在这里阻绝商旅，劫夺西域诸

国去长安的朝贡之物，分明是不义之财，怎么又扯上是皇帝的赏赐了？”

麴智盛吓得不敢再吭声。

侯君集让麴智盛将库房锁上，然后将钥匙要过来，说道：“城内人员混杂，这里须派人看守。从今日起，我代皇帝看守此库，不许你们麴家再入此门。”

侯君集在房内观看财宝的时候，心想如此多的东西若原封不动送给李世民，岂不太傻？他于是起了私取之心思。要想私取，须先管理此库，然后让心腹之人从中取出一部分，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运回京城家中，独自享用。至于剩下的珍宝，还是要上交国库的。因为高昌富庶是朝野皆知的事情，若全部私自昧下，动静颇大，且会弄巧成拙。

可惜在运宝的过程中，这个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将士知之，或明火执仗劫夺，或私自盗窃，弄得高昌百姓愤愤满腔。侯君集为了不使局面失控，出面禁止了几回，但不能服众，毫无用处。

薛万均也在职权范围内赚了一些便宜。他见侯君集宿在王宫内偎红倚翠，不免眼热，于是专注于搜寻高昌美貌少妇和少女，采用威逼利诱，成就好事。

第十一回　禄东赞却婚请亲　李道宗河源送女

翌日晚间，李世民在宫中赐宴，诏唐俭、马周、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陪同禄东赞一起入宫。

禄东赞初入太极宫，看到一重又一重巍峨的宫殿，心中生出无限羡慕，感叹不已，口中啧啧连声。他们入了两仪殿，太监将其一一引入各人座位。看到李世民未到，尉迟敬德问道："禄相入宫后一直啧啧连声，心中有何感叹？"

禄东赞道："鄙人来京求婚之前，赞普为迎公主，在布达拉山上起造宫殿，想来现在已经建成。然刚才见了这里的宫殿，方知宫殿非是简单地造几间房子就成，其中有着许多学问。鄙人想，若回国时，能从京城中求带数名工匠，依中土式样再建，定能让公主住得更舒服一些。"

唐俭笑道："圣上若答应和亲，你求带数名工匠，想来不是难事。"

说话间，就听门外有太监拖长着声音叫道："圣上驾到。"众人急忙起身迎候，就见李世民乘舆进入殿来。

李世民在正北的御座上落座，也招呼众人坐下。禄东赞在京中日久，也学会了一些中土之语，他躬身说道："谢皇帝陛下赐宴。"

李世民先是一愣，继而微笑道："想不到你竟然学会说长安话，好嘛。你在长安待了许多时日，看来也有益处。坐下吧。"

按照礼宾制度，外邦君主或使节来朝，皇帝赐宴时，来人须在开宴前将献物奉上。禄东赞此次携带大量礼物，因不能见到李世民，这些礼物一直贮于客舍。今日，唐俭事先向他说明了礼宾程序，禄东赞让从人捧着礼物候在殿外。众人就座，只听通事舍人一声轻唤，持礼之人皆低着头，轻步捧着礼物入殿。礼物中包括有赤金五千两，以及象牙、犀角、珍珠、石绿等宝物数百件，宝物中以六棵高三尺余的玛瑙灯树最为耀眼。

李世民看到这些礼物，神色间未见喜怒之色，当看到玛瑙灯树时，

倒是勾起了心事，转向唐俭道："魏徵的《十渐疏》中，说朕近年来不如贞观之初，'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这是其疏中原话。吐蕃贡来的玛瑙灯树，大约亦能列入奇异之品了。"

唐俭不知所对，尉迟敬德接口道："魏徵最好危言耸听，遵圣上之命，臣将《十渐疏》仔细读了几遍，总觉得魏徵善于吹毛求疵。像外邦贡来之物，非是我国指名索要，人家送来了，总不至于将其再退回去吧。"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敬德，你到今天尚不能理解魏徵之心啊。"

尉迟敬德一听李世民的话音，知道自己所言不对其口味，顿时吓得缄口不言。

李世民不愿意再对尉迟敬德徒费口舌，继续说道："唐卿，这些日子，疏勒、朱俱波、甘棠、日南诸国遣使贡献方物，朕一直在想啊，若中国不安，这些国家的贡使能来吗？"

"若中国不安，这些国家断不会遣使贡物。"唐俭答道。

"朕因思中国有史以来，能平定天下且安定边关者，唯秦始皇和汉武帝二人。秦始皇暴虐无道，至其子则国亡。汉武帝骄奢，国祚几乎断送。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国内安定，自认为不次于这二人。"

禄东赞低头听通译转述李世民之语，他听到这里，还以为李世民自鸣得意。

然李世民话锋一转，说道："然这二人的末途，皆不能自保，朕每思此节，常常恐惧危亡之事，不敢懈怠一分。像吐蕃贡来的玛瑙灯树，何等灿烂，人见之若不生出欣赏之心，非人之常情。人是爱享受的，这等唾手可得之物非是诱惑，它就结结实实摆在你的面前，你将如何取之呢？"说到这里，李世民斜视了尉迟敬德一眼，接着道，"朕今日睹物而发感言，还是希望众卿如魏徵那样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唯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指日可待。"

禄东赞边听边点头，他想不到李世民在赐宴之时还能如此从容谈论国事，更想不到大唐在如此繁荣之时，其君臣犹能如此心怀警惕之心。他起身拱手道："鄙人听陛下刚才一席话，忽然想起一个小故事，想说给陛下及众位大人听，不知能言否？"

李世民说道："好呀，你敢在朕面前讲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定然不同寻常。说吧。"

"我们高原之上，有一种岩鹰，以山中小兽为食，其惯在山岩中穿行，一日它见一兀鹰在高空中翱翔，岩鹰不解仰头问道：'你飞得如此高，何以为食？'兀鹰答道：'吾巡视天上，百里以内，尽收眼底，何患无物为食？'岩鹰哂道：'山中美食已多，何必要飞得如此高，空耗力气？'"

李世民等人听了这个故事，觉得没有新鲜之处。庄周之《逍遥游》中，鲲鹏徙南冥而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达九万里，而蜩与学鸠却在蓬间笑之。禄东赞所言，还没有庄周说得精彩。

禄东赞见他们听后没有什么动静，遂接着说道："吐火罗国曾派来一名使者，此人足迹甚广，竟然西行远达大秦国（古罗马帝国），此人也曾到过大唐京城。他对鄙人说，其未到大唐京城之前，一直以为大秦最为繁华和强大，谁知其与大唐相比，竟然差距甚大。举例来说，大秦元老院里的贵族们，其生活起居所享用的东西，连长安城里一个赶马车的都不如。鄙人当时很不相信，然这些日子亲眼所观，方信其言非虚。由此来看，鄙人不能像兀鹰那样飞得高，看得远，只能像岩鹰那样畏缩山中了。"

李世民方悟禄东赞拐着弯儿来夸大唐，遂笑道："朕刚才说不可隐恶扬美，你如此夸赞，让朕如何说好呢？"

禄东赞再拱手道："鄙人刚才听了陛下的一席话，深悟大唐所以兴盛，果然有因。陛下处庙堂之高，常怀谨慎之心，外邦贡来方物，实属平常，犹能举一反三，提示警惕。陛下，诸国不畏险远，万里来朝，其实皆为渴慕唐风而至。正像陛下所言，若一味以威武胁迫他国，所换来的仅是短暂的逢迎，而非心悦诚服。鄙国自赞普以下，众心渴慕唐风，盖为此也。"

李世民凝视禄东赞片刻，再次觉得吐蕃有如此之人为相，实属难

得，遂示意他坐下，说道："你说得不错，邦交之事非以胁迫他国为主要手段，须以德化为主。好了，让这些捧贡献之人都退下去，该开席了。"

因今日有尉迟敬德等人在场，宴席上摆的是"土窖春"酒，李世民举盏示意，让大家端盏饮酒。李世民不善饮，仅浅斟数小口。那禄东赞心怀感激，捧起盏来一饮而尽，他不胜酒力，脸很快变成通红，还猛咳了数声。

李世民问道："高原之上寒冷应饮烈酒，你难道不善饮吗？"

"鄙人量浅，不胜酒力。"

"如此，你就像朕一样，慢慢饮吧，且让敬德、志玄他们开怀畅饮。"李世民说话柔和，充满了关切之意，让禄东赞更为感动。

因为是皇帝赐宴，尉迟敬德和段志玄不能像在私宅中聚饮那样随便，他们在李世民面前显得小心翼翼。场面上，人们夹菜、饮酒，皆依序进行，按照规制，酒过三巡之后，李世民就要起身退席。

李世民的兴致颇高，主动与禄东赞说话："你们高原之上，可有如此宴饮？"

"高原之上气候高寒，果蔬难以生长，若论食物的丰富，万万不及中土。"

"吐蕃王在贞观三年即位之时，年仅十三岁，他有何能耐一统高原？又如将国都迁于逻些，须有非凡的胆略。吐蕃国有如此成就，大约与你等精心辅佐大有干系吧？"

"陛下，吐蕃能有今日成就，皆是赞普之功。"禄东赞边说边立起身来，又拱手对李世民道："陛下，鄙人以为，人年龄老幼与成就大小干系不大。庸人空费时日，到老也是默默无闻；而有大成就者，其年幼之时即显端倪。鄙国赞普即位之时，年仅十三岁，他却能集合万余人马，一统高原。鄙人心悦诚服，跟随赞普以尽绵薄之力——可见赞普之能，如此情形，在陛下身上亦有体现。鄙人听说，陛下十八岁时能解隋炀帝之围，救高祖于万军丛中，又助高祖取得天下，遂使天下英雄来归，像程将军、尉迟将军皆从敌营中来投陛下，可见英雄出少年。"禄东赞这

番话，既谦虚而推崇弃宗弄赞之能，又颂扬了李世民一番，使得李世民龙心大悦。

马周见禄东赞微有得意之色，忍不住揶揄了一句："吐蕃一统高原之后，禄相定是日理万机。我有一事不明，吐蕃至今未有文字，不知禄相传令之时，仅以口授即可吗？"

禄东赞明白马周的心意，知道他在讥笑吐蕃没有文字以为野蛮之人，遂从容答道："马大夫所言有理，吐蕃至今没有文字，确实带来诸多不便，赞普也多次说过要创制。不过天下之事，说简亦简，说繁亦繁，盖在人心也。大唐自陛下主政以来，推行清明政治，其实就是化繁为简。吐蕃没有文字，实因鄙人理政之时无须麻烦，口授即可，各人心中自有体会。"禄东赞本意想再捧李世民一句，但经此一对比，似乎吐蕃的政治比大唐还要清明，有些太过了。

李世民未往深里想，哈哈一笑道："禄东赞，真好口才，你们赞普未白派你来。"

李世民今日的心情甚好，还缘于禄东赞那日的一番话。

禄东赞提起弃宗弄赞通过与泥婆罗国和大唐联姻。如此自长安至泥婆罗成为通途，显然勾起了李世民的兴趣，他对唐俭与马周说道："唐卿，马卿，禄东赞刚才所言，其中大有深意。我国现在与西域诸国通使，仅有西去一途。若唐蕃和亲，则从长安至逻些六千余里皆成通途，进而越过山脊，到达泥婆罗，可与南边的天竺诸国及西面的大食、波斯相连。如此一来，我国北有'参天可汗道'，西有'丝绸之路'，东有舟楫之便，再加上南向的'唐蕃之道'，即可四面通畅，道路无阻。"

唐俭与马周未想到此节，经李世民一提醒，顿时明白。唐俭说道："陛下高屋建瓴，凡人难及。如此通路一开，又可增加一条朝贡的道路，若此路早开，麴文泰也不能奇货可居，动辄拿阻塞道路来威胁我国。"

禄东赞一心请婚，未想到唐蕃和亲之后尚有如此妙处。他不禁对李世民更加佩服，方悟大国君主眼光长远，自己的赞普在此点上就被比下去了。他诚心说道："陛下眼光深远，能知长久之事，此为大唐之福，亦为吐蕃百姓之幸。陛下，鄙人来京之时，赞普言若和亲事成，吐蕃世世代代以婿礼待大唐。若'唐蕃之道'开辟之后，鄙国定会在沿途设立驿

站，派人长年维护驿道。通路开辟非仅使大唐蒙利，鄙国亦能获益匪浅。鄙人前些日子见侯尚书出征高昌，内心非常赞成圣上此举。那麴文泰累受大唐之恩，借助西域通路获益无限，他不该自恃地域优势，借阻隔道路来威胁大唐。侯尚书带领天兵去出征，定然能一举荡平高昌，鄙人心里实在为麴文泰感到不值。”

李世民听明白了禄东赞的意思，心想此人能够敏捷应答也就罢了，难得的是其眼光长远，思虑缜密，吐蕃有此人为相国，实为幸甚。因思许多年来入京的各国使臣中，以此人才思为首，他不由得赞道：“禄东赞，你以外邦之身能识征讨高昌之举，委实不容易。但愿唐蕃和亲以后，果如你言。”

“鄙人回国之后，定将陛下这番博仁之心，说给赞普听。终鄙人一生，定当维护唐蕃友好周全。”禄东赞如此说，果然是真心诚意，终弃宗弄赞及禄东赞一生，皆努力保持唐蕃友好关系，始终以大唐属国自居。

李世民点点头，转向唐俭道：“唐卿，你向有司转达朕的旨意，授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册命成后，可在朝堂之上当庭加封。”

外邦使者入京城朝贺之时，唐朝往往给来使加封本朝官职。所加官职往往视该国大小及使者在本国的地位而定。像李世民今日授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其品秩为正三品，轻易不授给外邦之人，可见李世民对禄东赞的重视。

外邦使者以获得唐朝官职为荣，禄东赞闻听授给自己如此高的官职，自然喜出望外。他急忙起身，然后跪伏谢恩，口中也不再自称“鄙人”，而自呼为“臣”。

李世民唤其平身，微笑道：“自今以后，你奉事者不仅为吐蕃赞普，还有朕，你在吐蕃为相，能时时想着唐蕃友好大计，朕心甚慰。禄东赞，朕非单单喜爱你，这里还有一桩好事，你赶快谢恩。”

禄东赞依言跪伏谢恩，其抬头说道：“陛下待臣如此，即是天大的好事，臣不敢得陇望蜀。”

“哈哈，你还不知道朕要赏你什么，就这样拒绝了吗？禄东赞，你替赞普苦苦求亲，在京城一待许多日子，难道就不想自己的事吗？”

“臣替赞普办事，即是臣之本分。”

“罢了，你不用猜度许多。赞普求娶公主，朕今日就答应了。朕现在所言，却是要赐你一件美事。”

禄东赞听到李世民许了和亲，心内大喜，竟然未听到李世民的后半截话，他伏地叩首谢恩，想起自己历尽艰辛来京，经历了许多等待的日子，终于求恳成功。心内百感交集，不禁涕泗横流，喜极而泣。

李世民不知道禄东赞此时鼓荡的心情，还以为他听到有赏赐而大加激动，遂微笑道：“起来吧。唐卿，看来人逢喜事精神爽，禄东赞如此镇静的人儿，也难避免。琅琊公主前些日子入宫，其外孙女段氏随行。朕见此女模样周正，又知书达理，可堪为禄东赞良配，朕意将此女赐给禄东赞为妻。”

禄东赞此时还立在当席，兀自为皇帝允许和亲而激动，不知道圣上还为自己选取了妻子。唐俭见禄东赞在那里茫然不应，着急说道：“禄相，还不赶快谢恩！圣上将琅琊公主的外孙女许给你为妻子，真是天大的喜事。”

禄东赞方才知道李世民所说的美事为何，他到此时方才镇静下来，拱手说道：“陛下，臣深谢皇恩，然此事万万不可。”

在场之人皆惊愕万分，尉迟敬德嚷道：“你怎么……怎么如此不知好歹？圣上的美意，岂能拒却？”

禄东赞继续说道：“臣国中已有妻子，为父母所聘，臣不敢见了皇戚之女，就抛弃家妻，若这样做，即是不孝，再者，圣上已答应和亲，然赞普未睹公主之颜，陪臣如何能先娶？臣这样做了，即是不义。”

李世民道：“一夫多妻，亦为人伦，何况赞普既要泥婆罗公主，又来大唐请亲，你再娶唐女，谅他不会怪你。”

无奈禄东赞心坚如铁，到了最后，他又跪伏在地，苦苦恳求李世民收回成命。

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这些日子与禄东赞接触许多，觉得此人是一个豁达爽朗的主儿，不料想他今日在此事上何等顽固，竟然有些婆

婆妈妈。

李世民也没有想到禄东赞会如此坚决，就多劝了几句，最后问道："你拒却朕的好意，事后不会后悔吗？"

"臣不后悔，然会永沐圣恩。"

"嗯，看来你确实是一个忠义之人，好吧，朕成全你。"李世民又感叹道，"有能才在身，又有忠义之心者，禄东赞是为榜样。这让朕又想起逝去的士信兄，唉，他若能活到今天，不知又能成就多少惊天动地之事。这样吧，你还有什么心愿，一发说出来，朕若能办到，定不让你落空。"

禄东赞刚才仓促之间拒却李世民的提婚，心里还有些七上八下，生怕因此招致皇帝的震怒，以致坏了大事。听了李世民关于忠义的一番感叹，心方才落到肚子里，知道自己误打误撞竟然摸对了门槛。他见李世民又问自己，心里有了计较，将心一横激将了李世民一句："臣再谢皇恩。臣还有一个心愿，只是觉得过于唐突，深恐陛下为难。"

李世民微笑道："朕说出来的话，自然一言九鼎，不用你进一步激将，说出来吧。"

"臣的心愿就是为赞普访来一名美丽贤惠的公主。臣听说任城王道宗之女李锦燕知书达理、模样周正，且待字闺中，特请陛下将此女赐予赞普。"

"哦，朕还以为是天大的难事呢。朕答应唐蕃和亲，自然要选一好女配赞普，你既然点名，朕就答应你。朕也听说此女的才名，如此就赐其为文成公主，可让道宗持节护送此女入吐蕃。"

禄东赞日思夜想要为赞普访一名好公主，这件事如一块巨石，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弄得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不料今日第一次向李世民求恳，李世民竟然轻轻松松就答应了。他心中甚是愉悦和狂喜，一躬到地，说道："臣深深感激圣上隆恩。"

李锦燕此时尚不知自己已成为文成公主，其时她还在法寿寺内与数名尼姑讲经说法。她还沉浸在佛法中，秀儿突然匆匆走过来，伏在其耳边说道："王爷唤人来请小姐，让小姐回府听宣圣旨。"

李锦燕听到“圣旨”二字，莫名所以，但知道事体重大，遂起身向众尼一揖道：“家父来唤，小女子先行告辞。”

她匆匆赶回来，李道宗已在中堂里排好香案，二人跪伏听旨。圣旨不长，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封李锦燕为文成公主，配与吐蕃赞普弃宗弄赞；二是让李道宗为赐婚使，持节将文成公主送到吐蕃地面上，择定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九起程。

这个消息，顿时震惊了李道宗全府。李道宗镇静叩伏谢恩，再侧脸看李锦燕，只见两行清泪已在其白皙的面庞上流淌，再看身后，以刘氏为首，皆惊愕得呆立当地。

太监将圣旨递给李道宗，嘱咐道：“任城王，令爱被赐为文成公主，这是圣上的恩典。按照制度，文成公主与任城王须面见圣上谢恩。”

李道宗满口答应并将太监送出府门。等他转身回到中堂，就见堂内已然乱成一锅粥，刘氏昏厥在地，众人七手八脚救治，乱成一片。再看李锦燕，她依旧呆在当地，一言不吭。

李道宗让人先把刘氏抬入后堂，派人唤医生前来救治。他又走到李锦燕身边，唤道：“燕儿，你怎么了？”

李锦燕转身，方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然后投入李道宗怀中，浑身抽动，哭泣不已。李道宗怀抱娇小的女儿，想女儿今后要到万里之外，等闲难见，心中的柔情也涌动，眼中不自禁流出泪水。

过了良久，李道宗将李锦燕扶入座中，唤人取过湿巾让其揩泪。父女相对，竟无语凝噎，心中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开口。

这时，秀儿走过来怯生生地说道：“王爷，王妃醒过来了。”

李道宗点点头，注视李锦燕道：“燕儿，我们去看看你的母亲。”

李锦燕摇摇头，叹道：“女儿此时心乱如麻，若见母亲，又会大哭一场，徒增伤悲，不见也罢。秀儿，你去，代我在母亲榻前伺候。”

秀儿领命离去。

李锦燕又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父王，常言道'红颜福薄'，女儿在京城里空担了不少虚名，难道以此为报吗？"

李道宗也叹道："唉，圣上事先一丝儿风都不透，圣旨下得如此突兀，连转圜的余地都没有。燕儿，你不如带着秀儿出外躲避一阵，让圣上找不到。我再联络孝恭等人到圣上面前求恳，定将此事扳回来。"

李锦燕此时脑海中忽然晃过那日在高冈上的情景，那名吐蕃相国直勾勾精光四射的眼睛让她过目不忘。她此时想不到这是人家早就预谋好的事情，还以为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想到这里，她摇头道："父王，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皇帝的圣旨，岂能违抗？为了小女一人，弄得全族不安，乃至父王被皇帝加罪，牵扯全家，实为不智。"

"如此说，燕儿你想遵从圣旨了？"

"父王啊，让女儿嫁到偏远的吐蕃，此为皇帝的国策，然女儿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女儿千万个不愿意。可是呀，皇帝金口玉言，不可抗拒。"她说到这里，眼泪忽然又流了下来，抽泣道，"若皇帝答应收回成命，别说失去一个什么文成公主的称号，就是将女儿贬为庶民，只要能与父王母亲在一起，女儿也心甘情愿。然女儿这样想，皇帝能答应吗？他断然不会答应。何况，即使女儿不去，宗族中须有一女成行，若果真这样，父王今后能坦然面对族人吗？"

李道宗从女儿刚才说的一番话中，第一次发现她竟然有如此缜密的心智和率然的决断，其小小年龄尚且如此，假以时日，定为一非凡的女子。李道宗此时心中又冒出燕儿为何不为男儿身的感叹，若如是，家中可谓后继有人。他在这里胡思乱想，忽然又想起须到宫中向李世民谢恩，遂说道："燕儿，时辰不早了，我们须到宫中谢恩。我们父女见了皇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将此事扳过来。"

李锦燕左思右想，终然无法，遂起身入室补妆，准备进宫。

李世民在两仪殿接见李道宗父女二人。此时，他正在殿中凝神书写自己的得意之作。

李道宗父女二人入殿后向李世民行礼，李世民抬眼看到李锦燕生得如此美貌，心里无比震撼，心道那禄东赞果然有眼力，竟然将如此好女求走，心底里就泛起一丝异样。

李道宗此时口出谢恩之言。

李世民摇手道："罢了，谢什么恩？唐蕃和亲，图的是国家大计，而非个人之福。王昭君出塞，史家及文学之士叹为悲壮。燕儿，你能理解朕的这番苦心，委屈接旨，已经不容易了。"

李道宗道："圣上，燕儿毕竟太小，能否换成别人？"

李世民摇头道："国家大事，岂能朝令夕改？道宗，非是朕心硬如铁，奈何朕已答应那吐蕃的禄东赞，又下圣旨知闻天下，朕再换人，别人会说朕言而无信。"李世民语调柔和，不以皇权压人，显是由衷之言。

"圣上。"一直默不作声的李锦燕忽然开口说话。

听到这委婉柔和的声音，李世民脸上浮出微笑来："燕儿，朕封你为文成公主，从今以后，你即是朕的女儿，可称朕为父皇即可。"

"圣上，"李锦燕仍然不改口，问道，"昭君出塞，其时国家困顿。我朝强盛如斯，为何继续用和亲之策？小女遍阅前史，又参当朝故事，知道要想使四夷宾服，非自身强盛不可。用和亲之策示以亲切之意，仅限一时，若双方势力此起彼伏，往往将和亲抛在一边，苦了和亲去的女子。陛下，我朝中有许多谏臣，像魏徵、马周等人，他们难道不能向陛下举言吗？"

李道宗觉得女儿说的话过于直白，遂斥道："燕儿，圣上面前，不得妄说。"

李世民却没有一丝怒意，他走到李锦燕面前，亲切地说道："燕儿，让朕好好看看你。想不到你容貌既美，还有如此见识，不愧为我李家之人。你说得对，和亲之策起初是无奈之举，到了我朝，国势强大，似乎无须用和亲之策。可是呀，隋末乱离，国内分崩离析，四夷虎视眈眈。朕若以汉武帝之行，以武力迫四方亦能收到效果，然国内破败，此举大费钱粮，将使百姓更为疲惫；为了国内休养生息，朕用许多策略安顿四夷，包括和亲，其实为上策。燕儿，朕知道，你离乡背井到了异国，举目无亲，心里定然很苦。然以你一人之苦换来普天下之百姓的安定，朕想还是值得的。"李世民声音柔和，就像一位宽厚的父亲在耐心劝说自己心爱的女儿。

李锦燕此时回应了感激，说道："陛下，小女子读圣贤之书，明白这些道理。"

李世民接着说道："吐蕃这些年雄起高原，皆得益于这位年轻赞普英武绝伦。其若向我国挑衅，朕有何惧？侯君集上次领兵迎头痛击，即是此例。然这位赞普一心向大唐示好，渴慕与我国友好，可见其目光长远，真英主也。他能如此，朕又何必拒之千里，徒增一强敌？燕儿，你才貌双全，堪为良配，中土之女远嫁外国，其对今后和睦友好，还是有相当作用的。像前隋的义成公主，为了其杨家私忿，竟然先后煽动数任可汗与大唐为敌，忘了中土安定百姓受益的大义，也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的结局。我李家女儿，断不会步义成公主后尘，你到吐蕃，须努力促使唐蕃友好。燕儿，你能听朕此劝吗？"

李锦燕到此时，已知想让李世民收回成命，那是断不可能的事。她又望了一眼身边呆立的父亲，心中百感交集，眼中又流出清泪。她敛衽向李世民拜道："小女能以此身报李家之恩，为国家百姓造福，纵然粉身碎骨，终无悔也。"

李世民俯身将她扶起来，微笑道："朕刚才说了，这名赞普年仅二十五岁，以自身之力拓展大片疆土，实为不世出的人物。你以上国公主之身下嫁，他自会另眼相待，恩爱有加。你此去做新娘子，是人伦中美事，何来粉身碎骨之语呢？"

李锦燕又躬身拜道："陛下，小女离国之时，有一事相求，不知此行陪嫁之资如何？"

李世民笑对李道宗道："道宗，女生外向，瞧瞧燕儿，她现在急不可待要陪嫁之资了。"他又转向李锦燕道，"吐蕃举足轻重，不可让其小觑我国。朕已向有司下旨，你出嫁之时，妆资要倍于公主妆资常制。"

"小女子非是要妆资，吐蕃离京太远，能否多带一些故国之物及工匠之人？"

李世民自然满口答应。文成公主成行之时，李世民以金质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以为妆奁。又给予多种烹饪的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纹的锦缎，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械六种。文成公主又

携带五谷与芜菁种子，随行各色工匠及侍女，以车载释迦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用具而行。李世民知道，李锦燕这样做，无非想多睹故国器物及人物，不至于有形单影只之感。

李世民得知李锦燕爱好书艺，并拜褚遂良为师，大为高兴，当场将自己刚才书就的三篇书论赐给她。

李道宗父女谢恩已毕，遂辞别而去。李世民眼望李锦燕背影，心里茫然若失：如此才貌双全的李家之女，竟然远嫁吐蕃，让其赞普弃宗弄赞凭空得了一个大便宜。

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九，是文成公主从长安起身赴吐蕃的日子。李道宗作为赐婚使带领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出金光门向西进发。

唐俭、尉迟敬德、段志玄、何吉罗以及窦公在金光门前与禄东赞话别。禄东赞因完成了使命，满面春风，逐个作揖向他们表示感谢。

尉迟敬德笑道："禄相，圣上将文成公主赐婚给赞普，你实为首功。你此次回国之后，赞普定会为你升职赏金，你着实得意啊。"

禄东赞又团团一揖，说道："鄙人这次入大唐，终于为鄙主访来文成公主，可谓完成了使命。然最令鄙人得意的是结识了诸位。今日一别，从此远隔山水再见不易，然鄙人会时时想念诸位。尉迟将军，你曾说过要到高原一游，鄙人定在高原虚室以待，日日盼望你早日来到。"

禄东赞言语恳切，说得众人怦然心动。

何吉罗取出六枚鹰嘴香，将之赠给禄东赞。

禄东赞接过香来，凝视何吉罗道："吉罗，你那时落难到吐蕃，我们因而得识。不料从你身上，竟然引出了唐蕃友好的佳话。你现在为大唐籍，亦为吐蕃籍，两国皆是你的故乡。我在逻些，也日日盼望你的到来。"

众人互相拥抱一番，然后珍重道别。

赐婚队伍的行进路线，是出长安城后西出关中，经过大震关，渭洮河谷，然后到达青海湖，这里是吐谷浑的地盘，队伍在此稍做歇息之后，向南直奔河水源头。此时，弃宗弄赞已做好迎婚的准备，他届时在

河水之源迎候文成公主。

辘辘车仗声中，文成公主坐在毡车内摇摇晃晃，透过小窗，可以看到窗外的景物。她越过咸阳桥之后，便一直沿着渭水北岸先到马嵬驿、武功驿，再穿过宽广的周原沃土和春秋时秦国的古都凤翔。再往后，又进入陇山，跨出了大震关，如此，她凄然地离开了生养她的关中八百里帝王州。

西行路上，文成公主眼望窗外景物，离乡的伤感随着辘辘车声逐步加重。她想起这些日子因伤女儿远离几乎消瘦了一圈的母亲，想起了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想起了长安周围美丽的山水，这些，今后仅能成为美好的回忆，而难再见。

每每想到这里，她禁不住垂下泪来，身侧的秀儿起初还劝慰几句，然想到自己亦如小姐一般的境遇，不免陪着垂泪。

眼前渐渐是西北荒凉的景色，一眼望过去，少见绿色的植物，多见黄色的土丘。车轮每滚一圈，就距离吐蕃更近一步。文成公主在泪眼模糊中，心中多次思想两个问题：这名赞普的相貌和性子到底如何？吐蕃的山水又是何种景致？

赐婚队伍经过各个州县时，其刺史、县令皆以朝廷规制热情迎送。车队这日进入吐谷浑地面，各驿盛情款待，且每隔一天的路程，皆备有专为文成公主搭建的临时行馆，其接待规格之高，尤胜于此前各州县的排场。如此安排，自然是吐谷浑王诺曷钵以及其妻弘化公主的指令。

诺曷钵及弘化公主在其东都伏俟城专程迎候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欲去伏俟城，沿途须经过赤岭及倒淌河两处所在。

赤岭因其山石皆为赤色而得名，当夏日之时，这里的山北坡绿草青青，花儿金黄，而登上山顶，即会感受到夹有寒意的西北风，从南坡向南望去，那里是望不到边际的茫茫草山，白白的雪线横在空中。行人到了这里，须舍车乘马。文成公主那日登上山顶，立即感受到赤岭南北的不同风光，再向前看，吐蕃都城逻些不知又要越过多少山岭才能到达；再往后看，那里近处的景物也模模糊糊。再看前面草枯云惨，雪峰连绵，其思乡的愁绪与今后的不可知等思虑一起涌上心头，她禁不住又流下泪来。传说中，李世民赐给她一面日月宝镜时说，若她想念家乡和家

人时，可以从宝镜中看到。她这时拿出宝镜观看，然镜中难见故乡，唯有自己的泪眼和愁容。于是，她愤而将日月宝镜摔到南坡下，从此，赤岭因而改变了名称，名为“日月山”。

下了日月山再南行二十余里，就见一条小河横亘在面前。奇怪的是，这条小河不像其他河流随地势自西向东流淌，而是自东向西逆流。文成公主经过此地后，后来当地人说此水系文成公主下日月山后所流淌的眼泪所致，以示对大唐将自己远嫁异国的幽怨，名之为倒淌河。

日月山与倒淌河凝聚了文成公主心中的郁闷，她到了伏俟城见了弘化公主这位宗室姐姐，二人携手同游青海湖，她的心情方才有所转变。

伏俟城在青海湖西十里处。弘化公主见文成公主眉宇间的愁容，她是过来的人儿，明白妹妹此时心境，就禀明李道宗，让赐婚队伍在伏俟城多停一些日子，以宽慰妹妹的心境。李道宗一路上见女儿茶饭不思，正是无计可施的时候，自然连连答应。这日正是初春时节，刺骨的寒风已然缓和。她们同坐一辆车儿，缓缓出城到青海湖游玩。

青海湖古称西海，相传是周穆王和西王母相会的地方。这片蔚蓝色的湖泊，连绵数百里之遥。湖水的岸边，有丛生的灌木，以及连片的野草，这些野草一直延伸到远处的雪山去，使白色的雪山与青蓝色的湖水相连，煞是好看。当湖面无风之时，水平如镜。湖中盛产鲥鱼，其形如纺锤；其西北角的布哈河入湖处，有两座小岛东西对峙，统称鸟岛，每年春天时，十万余只斑头雁、鸬鹚、风头潜鸭、云雀、海鸥等鸟儿来此繁衍生息，至秋离去，当冬雪飘飘时，美丽的天鹅又来此越冬。

文成公主观此美景，叹道：“姐姐，这里的风景果然与中土迥异。似乎天更高蓝，水更清纯，只是人烟稀少，不似中土繁华。”

弘化公主笑道：“我知道妹妹潜心向佛，远离尘嚣，岂不是你之最愿吗？”

“唉，妹妹我虽粗研佛理，然悟性愚钝，难解佛陀之宏旨。像此次出京，越行越难，竟然难脱困厄。姐姐呀，你看雪山那面，到底有什么在等待妹妹呢？”

弘化公主一拍文成公主之肩，轻笑道：“他在那面等着你呢。小妹子，你一路慢慢行走心中不急，人家在那边却是度日如年。我听说他在

逻些已为你建好宫殿，且带领从人沿途为你修整道路，如今已在河源之处等候。这些日子，他日日遣人来问你的行程。得君如此，夫复何求？”

文成公主不禁羞涩起来，一丝红晕染红了脸庞。她嗔道：“姐姐，瞧你，就会说些疯话。妹妹为国和亲，身不由己，连对方的一点信息都不知，心里正不是滋味，你还在这里取笑我。”

“哈哈，妹妹，我知道你的心思。敢是怕嫁给一个丑八怪和粗陋的人吧？你放心，姐姐已为你探听清楚。此人的能耐想你已有耳闻了，其模样也生得相当英俊，他还有一般好处，就是心细如发，体贴入微。他闻听你入吐蕃，前些日子专程派来一些巧手妇人来见我，你猜他要干什么？原来他让我按照京城男子的服饰，为他制作数套——他要身着唐服来迎候你。”

文成公主此时，心中方对弃宗弄赞本人有了一些异样，她点头道：“若果真如此，可见其还有一些至诚之心。”

弘化公主又轻笑道：“妹妹，你此时的心境，姐姐也曾经历过。你看我现在，日子过得还算惬意吧？古来许多和亲之女，多是哀怨凄惨的口碑。其实呀，这都是那些文人骚客哼唧出来的愁怨，过于夸大了。依姐姐说，只要我们能举措得当，要比那些京城诸女出嫁有三件好处。”

“哪三件？”

“第一件，只要所嫁之人不甚粗陋，能相敬相爱，与嫁给国人并无区别。何况，其为一邦之主，则我们本身地位尊崇无比。”

“尊崇无比？若浪得虚名，顾影自怜，又有什么用处？”

“第二件，只要夫妻恩爱，两情欢洽，此后养儿育女，其乐融融。何况，这里远离京城，少去了许多夫君升迁的烦恼，以及族人之间的纠纷，可谓无羁无绊，多了一些空明之乐。”

“如此说，姐姐现在境遇正是这般？”

“当然，我若无此体会，焉能向你说嘴？”

“是了，我见姐夫待你甚是恩爱，且对你言听计从，可见此乐。”

“嗯。第三件，你为国之主母，又有故国之威，则想成就何事，即可一蹴而就，这番境遇，非一般女子能品味了。”

文成公主摇摇头，对此点不以为然。

此后，文成公主果然又在伏俟城居住了多日，姐妹二人日处一起谈论甚广，语渐及私。弘化公主的言语究竟能打动文成公主多少，不得而知，但文成公主的心境确实见好，可从其言语举止上看出来。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姐妹二人虽不忍分离，但不能让弃宗弄赞伸长着脖子在河源处等待。于是，赐婚队伍又复上路。临别时，姐妹二人郑重相约，隔上数年要互相探望一番。一旁的诺曷钵眼望姐妹亲密，心中甚喜。毕竟，吐蕃是吐谷浑的最大敌人，如今有了文成公主联姻，则自己与弃宗弄赞皆成了唐朝的女婿，可保边境平安无事。

是时，禄东赞已经先行离去，已与弃宗弄赞在河源相会。

赐婚队伍又行走了十余日，这日到达柏海。

柏海位于扎陵湖与鄂陵湖之间，从远山处的涓涓细流渐积渐行入此两湖中，是为河水之源。

弃宗弄赞带领属下在此迎候多日。

赐婚队伍行至柏海，只听河对岸鼓乐齐鸣，巨大的欢呼声浪显示那里有万人以上。可见河对面遍插旌旗，一条长长的彩桥横跨宽约四十丈的水面。

禄东赞候在桥北，他迎面向李道宗禀道：“任城王，过了此桥即是吐蕃的地面。鄙主弃宗弄赞已在此苦候多日，请任城王下马坐定。容赞普以吐蕃之俗致以婿礼。”

李道宗点点头，让随行之人皆下马。文成公主居于队列之中部，那里有一杆亭亭的锦花盖，以及十二柄朱画团扇，显示公主的所在。

远远地，文成公主看到一人从彩桥上走过来，他走到李道宗面前，依吐蕃之俗行女婿之礼。此礼比较繁复，一群人帮着此人在那里行礼约半个时辰。文成公主知道，此人正是自己今后的夫君。

临行之前，李道宗已然与禄东赞商议好，其将公主送到吐蕃地面，自己就不再送行开始返回。文成公主知道，马上就是自己与父亲告别的时候了，想到亲人再难相见，她的眼泪又不绝地流了下来。

文成公主泪眼蒙眬中，见到前面的仪式已经结束，那人身带二人向自己这里走来。那人渐行渐近，只见他果然身穿一袭唐朝纨绔，翩翩走来，宛似一世家公子。

到了有十步的距离，文成公主看清其形貌。只见此人果然如弘化公主所言，生得长身壮硕，面貌英俊。她毕竟是小女子心性，到了此时，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那人到了文成公主面前，躬身一揖，然后说出数句吐蕃语。公主身后，跟随有通译，他译出弃宗弄赞的话："松赞干布恭迎大唐公主。前方有桥，不宜乘马，请受搀扶以入国土。"

原来弃宗弄赞另有一个名字，类似于中土之人的字，名为松赞干布，用于亲近之人相称。

松赞干布说完伸出手来，公主见状，不自禁伸出手来与其相触，然后轻移莲步，缓缓向河岸走去。

公主行到李道宗面前，轻轻抽掉松赞干布之手，急抢几步，跪在李道宗面前，泪流满面道："父王，女儿这就走了。"

李道宗也泪流纵横，竟然说不出话来。好半天，他方才说道："燕儿，此去吐蕃，你要好自珍重。这松赞干布谦恭有礼，可以托付女儿今生，为父也就放心了。"

这时，松赞干布也并排与公主一起，再向李道宗行婿拜之礼。

李道宗搀起女儿，将其手交给松赞干布，哽咽道："燕儿，你跟此人走吧。记住，你转身走后，不许回头。"

公主闭目点头。

于是，松赞干布搀着公主向彩桥走去。桥那边，是欢呼的人众；桥这边，是凄别的父女之情。文成公主谨记父亲之言，不敢回头，从此踏上了吐蕃的国土。

第十二回　公主事夫散唐风　唐皇出师讨漠北

文成公主随着松赞干布踏上彩桥，迎面是吐蕃臣民欢呼的笑脸，再往后，即是万丈高的玛积雪山。文成公主手心感觉到了松赞干布的力量，其心中如小鹿乱撞，因为身边这位陌生的男人从此与自己要有着亲密关系。他们走上桥面，文成公主忽然感到桥面有些异样，走在上面固然平稳，然又觉柔韧，与一般的木板桥不同。她定睛一看，原来此桥面为木板，下面则是数行人肩扛木板以为支撑，浮冰撞击的桥桩，是他们的腿脚，他们臂挽臂的身板结成一个个桥墩，抵挡着雪水的冲刷；再看桥栏杆，那是一些小孩子手拉彩绸联结而成，他们皆面带微笑，向公主致意。

原来这是一座人桥。

公主微微侧目向松赞干布看了一眼，只见他也眼含笑意，似乎在说：此桥还算妥当吗？

原来柏海这里河面泥沙纵横，牛皮筏往往搁浅，人马易陷入泥潭，这样，坐船、骑马都不能让公主平安渡河，怎么办呢？

于是就有了这座人桥。

过桥后不远，即是松赞干布为成婚而造的“柏海行馆”。

行馆所在地为措日朵则草原，这里，天蓝得不能再蓝，云白得不能再白，草原绿得不能再绿，云、水、天、草的契合，铸成了一个水晶与翡翠的场景。今天是赞普的大婚之日，数万吐蕃臣民在这里观看赞普的婚礼。入夜，一轮又大又明的月亮升起来，晶莹的星星在不停地眨眼；地上，酥油灯灯火通明，歌声舞影彻夜不停，吐蕃臣民向他们的赞普和王妃送去满腔的祝福。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成婚第二日，即动身向逻些行去。他们越过玛积雪山，穿行于巴颜喀拉山岭之间，乘坐牛皮彩筏渡过通天河，进入到一条美丽的沟壑之中。此沟名为勒巴沟，只见山上冰峰晶莹剔透，山腰松杉森森，一派绿意，山麓间涧水潺潺，芳草萋萋，野花烂漫，自山顶

至山脚呈现出各季的景色。文成公主行此，第一次见到如此美的高原胜景，恋恋不能去。新婚的美妙以及身旁的美景，让她脸现笑容，恳求松赞干布在沟内休息一日，松赞干布自然满口答应。她在沟内欣赏美景，其随行工匠在两侧的峭壁上随手刻下了数幅佛像和经文。自此开始，勒巴沟成为吐蕃人的神圣之谷，他们一代又一代在沟内雕刻玛尼石、佛像、经文，使这里的石刻艺术蔚为壮观，成为吐蕃人引以为自豪的智慧之沟。

出勒巴沟南行四十余里，到达一个名为结古的小镇，这里四方环山，是河水、江水、澜沧江的发源地，扎曲河、巴曲河横穿小镇，然后注入通天河。如此的山水构造，使结古形成了冬暖夏凉的气候。松赞干布在勒巴沟见到公主爱好美景的愉悦神色，又想长途跋涉需要休息，事先令人在结古建成一座简单的行馆。公主见郎君如此体贴入微，又见这里风光宜人，气候适宜，心情更加甜蜜。于是，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过起二人的蜜月生活。

从河源到逻些，他们在路上竟然行了三个多月。二人新婚燕尔，种种甜蜜之处自不必说。公主毕竟聪明伶俐，这些日子过来，已经能很流利地用吐蕃语说话。

当文成公主进入逻些，吐蕃臣民以盛大的仪式迎接大唐公主到来。禄东赞在长安请得文成公主，并立刻派人骑快马向松赞干布报讯儿。松赞干布闻言喜极而狂，以手加额道："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吐蕃雄起高原，其请得泥婆罗尺尊公主，已属难得。现在又和大唐联姻，无疑使吐蕃的地位大为提高。其赞普如此，臣下及百姓也高兴非常，纷纷欲睹文成公主容颜。所以自柏海至逻些，凡有文成公主停驻的地方，当地百姓津津乐道，奉为神明。

松赞干布将文成公主奉入刚刚建成的布达拉宫内。那时，吐蕃人皆居于毡帐之中，身份高贵者住大帐，普通人住小帐，如今的布达拉山上起造了一座宫殿，与山下遍布的毡帐相较，显得非常壮丽。是日晚上，松赞干布陪文成公主一同用温泉水沐浴一番，然后着锦缎内衣进入寝殿，松赞干布着黄色，文成公主着绯红色，其起居风格宛似一对中土的君主皇后。到了帐幔床前，松赞干布携手与公主一同坐在床上，他轻轻问道："公主，这里与长安无异吗？"

历经了近四个月的夫妻生活，文成公主起初的羞涩已大为减少，她

侧眸一笑："难得赞普如此体贴入微，竟然为妾起造了如此宫室。长安虽好，毕竟是娘家，逻些虽简陋，然妾今日归了赞普，即是妾之家。"

松赞干布闻言，大为感动，他伸手将公主揽入怀中，轻声说道："你舍却长安绮丽繁华来归我，心中定有苦楚，我岂有不知？你放心，今后你的父母之爱、兄妹之情皆归于我一身，我倾尽心力来关爱你，不让你委屈一分。你信我言吗？"

想起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人，文成公主不由得一阵难受，然能够获得这个男人的关爱，则也相当踏实。想到这里，她伸出双手紧紧抱着松赞干布的腰，仰眸说道："妾在长安听说，后宫深似海，赞普有许多王妃，能保定不忘记妾吗？"她说完，嘴角浅浅一笑。

松赞干布看到她那明艳的面貌以及摄人的神态，心里更加翻起无尽的怜爱。他坚决地摇摇头，用嘴唇轻吻了一下她那仰起的额头，说道："我松赞干布一生最得意事，即是臣民皆认为我是一个最重言诺之人。我说过一定要娶到大唐公主，现在你已入我怀中；我现在说一生爱你怜你，此话也当真。"

是夜，殿外寂静无声，殿内红烛劲烧，偶尔燃爆的灯花儿又增添许多喜气。二人同拥锦衾之中，爱意无限。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二人新婚燕尔，其闺房之乐，自不必说。此外，公主为吐蕃带来了许多东西，松赞干布又能言听计从，其对吐蕃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想起何吉罗手拿吐蕃国书，竟然以中土之文写成，公主就劝告松赞干布要创制文字，松赞干布派人入天竺求学，不久，他们根据吐蕃语的特点，参考梵文和古于阗文，制成了吐蕃文字母，从此就有了文字。松赞干布从文成公主那里感到了中土的学识渊深，他翻检公主带来的诗书史籍，更生羡慕之心。遂遣大臣子弟入长安国子学修习《诗》、《书》，并向李世民请求，礼聘中土学识之人入逻些教习表章和疏奏格式。

公主到来，还促使了吐蕃历法的创立。吐蕃原无历法，没有季节和时令。公主带来了天文历法书籍，传入了汉人的干支计时法。于是，吐蕃人据此以五行分阴阳配天干，以十二生肖配地支，干支配合六十年为一轮，从此有了自己的历法。

公主入吐蕃不久，人们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公主的影子。吐蕃原来以放牧为主，公主到来，携来五谷与芜菁种子，其种植在高原上皆能成活，唯麦子与高原不适应，逐渐变种，后来成为高原独有的“青稞”，由此改变了高原人的生活单一方式。后来，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又向李世民请求赐给蚕种及造酒、石碾、桤、纸、墨之匠，输入中土成熟的冶金、纺织、建筑、制陶、碾米、酿酒、造纸、制墨等各种技艺，直接地改变了吐蕃相对落后的面貌。

那些日子，秀儿等侍女带领吐蕃妇人，教习她们纺丝织帛。

渐渐地，文成公主获得了吐蕃人的真诚敬爱，每说到她的名字，许多人顶礼膜拜，几可将她视为神人一般。

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世上的完美之事毕竟太少且不能持久。

文成公主到了二十五岁时，三十四岁的松赞干布竟然英年早逝，此时，这对神仙眷属刚刚成婚九年。按照大唐朝廷规制，文成公主可以返回长安归宁父母身边。然她寸步未离吐蕃，又在这里生活了三十余年，其逝去后，吐蕃人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将其送到琼结的一座小山上，与松赞干布合葬在一起。

文成公主辞别长安，从此未再入大唐的土地一步。其心思到底如何，是因路途遥远且艰辛，而畏难不愿远行，还是内心深处责怪李世民将她嫁到万里异域，始终难以释怀，因而铁定心思与松赞干布相伴呢？

后人不得而知。

侯君集攻破高昌城的消息，经各驿快速传递，很快传入京城。此加急文书由兵部送入宫中，正是早朝过后的时辰。其时，李世民在太极殿西暖阁与一帮近臣用过早膳，正与他们一起商议薛延陀的事。

李思摩率领突厥部众越过长城，到定襄建牙帐是数月前的事。李世民见李思摩非常惧怕薛延陀，即让执失思力携带玺书去见夷男让其退出漠南之地让给突厥，明确薛延陀与突厥以大漠为界，不得侵扰。若谁先启衅，大唐即出劲兵征讨之。夷男迫于李世民的威严，不敢不听，即将薛延陀部众移往漠北。李思摩临行之时，心中还是惧怕薛延陀，向李世民求恳道：“臣蒙受皇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徙家入长城。”

李世民让他放心前去。

夷男退回漠北，心里终归不是味儿。他这日听说李世民东巡，遂对其大儿子说道："李世民东巡，留下李承乾看家，这是一个无大才的主儿，应付突发的事，定然没有李世民迅速。你可带领兵马去击定襄，那李思摩若没有唐军撑腰，摧之势同拉朽。"其子大度设听命，带领部众及同罗、仆骨等部人马，号称二十万，浩浩荡荡杀奔定襄。果然，李思摩听说薛延陀来袭，没有一次像样儿的防御，带领部众快速越过长城，保据朔州，然后遣使向长安告急。

李世民此次东巡时间不长，不日就返回了长安。他于昨晚阅罢了李思摩的告急之书，决定今日议决此事。

魏徵此时已六十岁，想是其多年来思虑过度，皱纹已爬满额头，且满头白发，老态毕现。他想起贞观四年时在政事堂里的辩论，那时他与温彦博针锋相对，他当时认为夷狄人面兽心，弱则服从，强则叛乱，温彦博搬出孔子"有教无类"的话来反驳他，认为要恩威并施，李世民用其策，设立羁縻府州来安置突厥人。如今温彦博已逝去，薛延陀现在的做派不正应了自己的话吗？魏徵想到这里，叹了一口气道："夷狄豺狼之心，其本性难改。陛下，薛延陀既然不听号令，可出兵将其驱逐出去。"

李世民听其言观其神色，知道魏徵想起了往事。他遍视座下，当时的老臣像陈叔达、温彦博、褚亮、王珪因病逝去，然当时的争论场面犹历历在目。自己那时候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以恩威抚之设立羁縻府州，以图用教化的手段使异族与汉族和睦相处。不料十余年过去，自己待突厥人恩情重逾泰山，可那结社率恩将仇报，妄图加害自己，于是李思摩就回到漠南。他的心里忽然晃过一个念头：本以为魏徵不善于外邦之事，然现在薛延陀起乱，莫非真应了其前言吗？

房玄龄见李世民在那里踌躇难答，遂禀道："陛下，薛延陀举乱，缘于其地盘之争。自从陛下于贞观四年定下羁縻之策，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四邻安定，且使疆土逐步扩大，可见此法已有奇效。眼前薛延陀不听号令，可以出兵将之平复即可。"

李世民听了房玄龄之言，心里惕然警觉，因思突厥人岂能与结社率相类？像突利、李思摩、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史大柰等人对自己忠心耿耿，可见教化之策确实有效果。想到执失思力，他忧心说道："夷

男派兵来袭李思摩，他定将执失思力扣为人质，如此，执失思力的安危就让朕忧心了。”

李世民东巡之前，派执失思力为观察大使前往漠北，他至今未还京，定是被夷男扣留。

唐俭禀道：“陛下，臣听北境来人所言，说执失思力被夷男威逼利诱，已答应奉事夷男。夷男攻袭李思摩之时，北境的交通阻绝，臣无法辨别此传言是真是假。”

李世民摇头道：“执失思力随朕多年，你们还不知道他的心性吗？夷男扣押他是真，威逼利诱是真，然执失思力断然不会负我。”李世民的语气决绝，可见他非常自信。

唐俭见状说道：“如此，臣即派人潜入漠北，设法探知执失思力的消息，以知其安危。”

“执失思力之安危不用担心，他至多在薛延陀多待一些日子。若此战能快速完胜，夷男自会将执失思力拱手送回。”李世民说出此话，已很明确地表示要出兵救援李思摩。

李世民看到李靖默默地坐在一旁，只见他的面貌上亦现老态。到此时，他方才觉悟到，江山依旧，光阴易逝，看样子岁月的磨砺对人是一点都不吝啬的，曾经刀光剑影、叱咤风云的美好岁月一去不返，衰老将成为人的最大敌人。那一瞬间，李世民冒出了要加紧提拔后进的念头。他想到这里，觉得这样的念头非今日的议题，且留待以后再讲，因而向李靖道：“药师兄，你如何看待薛延陀这件事？”

李靖立起身答道：“漠北实为祸乱中原的渊薮，若放任不管，其势会愈加蔓延。臣赞成玄龄之语，我国日常可以用羁縻之策教化之，所谓恩威并重。若其无视陛下权威而一意孤行，须给予其雷霆一击让其收敛。”

“眼下侯君集征讨高昌未回，朕若在漠北开辟战场，可以兼顾吗？”

“不妨。我国经过这些年的休养生息，积累无数，兵强马壮，可以分头进击。且救援李思摩，其目的非为全数剿灭薛延陀，将其逐出漠南即可。我国马军如今傲视天下，可以以一当十，此次出兵，无须大动干

戈。”

“药师兄深识全局，愈加增强朕的信心。药师兄，如今侯君集远在高昌，此次将兵，派谁为帅最为适宜呢？”

“英公世勣威名雄震漠北，可堪为帅。”

李世民点点头，他事先心里也想的是李世勣这个人选。

于是，李世民即让岑文本拟诏，授李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薛万彻为行军副总管，领兵六万，马骑一千二百匹，屯兵羽方；授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领兵四万，马骑五千匹，屯兵灵武；授右屯卫将军张士贵为庆州道行军总管，领兵一万七千人，屯兵云中；授凉州都督为凉州道行军总管，领兵两万，屯兵凉州；又令营州都督张俭带领所部及奚、契丹等部兵马从东向西挤压。各路兵马皆归李世勣节制。

李世勣此时恰好在京，李世民事后召见他面授机宜：“薛延陀自负强盛，率然越过大漠南侵，其行程有数千里，其马必然疲劳不堪。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李思摩不备一击而中，却使李思摩从容退回长城，他们又待在原地，实为不智。朕事先知有今日，李思摩离京之时，朕嘱他退入长城之时，沿途将野草烧尽。这样，薛延陀粮草日少，又不能就地补充，断不能持久。卿合围之时，先不主动与其接战，可以大势逼其后退，待其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可以勇猛奋击，破之必矣。”李世勣为战多年，明白皇帝点明了此战的关键，心悦诚服领命而去。

李世民将出征漠北的诏令发出，又对群臣道：“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薛延陀这些年来雄霸大漠，与其屈身于东突厥的时节颇有天渊之别，然犹不满足。如此看来，他尊朕为‘天可汗’，不过畏惧大唐之势罢了。唉，人心不齐，朕若一味以德化之，其实未能啊。”

魏徵见李世民的心意大为改变，心里不免得意，禀道：“中土之学渊源深沉，如孔孟、庄老之道浸润国人日久，使中土之人有谦虚、中庸之风。而那些游牧部落，连本族文字都没有，他们没有一点克制自己欲望的想法，全凭着自己的心意以及武力来衡量是非。薛延陀不明事理，不理会陛下的好意，以致出兵抖搂威风。对这般人，唯有以暴易暴，方能灭其骄横之心。”

房玄龄似乎成了温彦博的继任者，对魏徵的话不以为然，他反驳道："一味靠武力，有时候适得其反。譬如二人打架，能用拳头逼得对方心悦诚服吗？"

李世民不想听他的争论，说道："罢了，此事不用再争论，朕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对外邦示以恩威，不能泥古不化而僵硬行之，须依据事态变化而采取对策。总而言之，出兵征讨毕竟是暂时的手段，长远来看，最好要以德绥之，方能长治久安，是为百年大计。"

群臣不再说此话题。

李世民看着这帮熟悉的大臣们，心中忽有所惑，问魏徵道："魏卿，朕观古史，见其中有的时候君乱于上，而良臣治于下；有的时候臣子乱于下，而明君治于上。若二者相比，哪一种情形更为不堪呢？"

"臣以为，明君有心治国，则可发现臣子的过失，此时若能杀一儆百，其他臣子定能打起精神来竭力办事。若昏君暴虐为上，不听良臣的忠谏之言，虽有百里奚、伍子胥重生，也难救其祸，国亡指日可待。"

"依卿所言，我们君臣今日如何？"

"如今天下大治，皆是君明臣忠所致。然天下之事，不可有些许骄傲之心，否则流毒天下，是为衰运之始。"

李世民与群臣探讨治国的话题，这些年可谓多矣。像魏徵说的这段话，李世民非常耳熟。他微笑道："贞观之初，君臣之间、臣臣之间往往为一话题辩论良久。顷年以来，我们辩论日少，像近来征高昌、伐薛延陀之事，基本上没有争论就将事定了下来。魏卿，看来我们君臣这些年来，心思走近了许多。出现如此的势头，非是朕强压群臣意见，使群臣盲从的结果。朕将你的《十渐疏》奉为至宝，经常诵读一遍，就为了不能自满渐生骄逸的性子。"

李世民所说的也是事实，贞观君臣这些年来理政能力纯熟，处理各种事情游刃有余，这是人所共识的事实。在座群臣闻言，皆点头称许。

魏徵躬身谢道："臣言语偏激，不顾陛下颜面累累直言，如今年龄六十，犹列班朝堂高位，观古来之臣，如臣幸运者未之有也。朝野盛誉，此皆是陛下圣明之功，臣感激涕零。"

李世民见魏徵说出如此由衷之言，心里自然高兴，摆摆手道："罢了，魏卿说出此等歌功颂德之言，难道想让朕飘飘欲仙吗？"

这是李世民的诙谐之言，座下群臣皆脸露微笑。

他们经历这段谈兴亡的插曲，话题又转到高昌大捷上。

李世民阅罢文书，将其示意臣下，感叹说道："高昌之役取得完胜，朕固然欣喜，然有两点事先确实难以预料：一者，那麴文泰对朕不敬，朕原想他肯定是心硬如铁，不料他闻我军到达，竟然惊悸而死。看来是外强中干；二者，侯君集向来行军迅猛，其为了取得征伐胜利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包括诡道之行。而他此次不图隐秘，反而大张旗鼓使高昌人知其动静。"

众人闻言皆向李世民称贺，马周道："侯尚书历尽千难万苦，横越千里沙碛，终于一举克平高昌，此战可谓干净利落。尤为可贵的是，高昌降服，则西域之路就此通畅，且将肆叶护可汗势力逐向西去，实为伟功一件。"

侯君集跟随李世民征战无数，然其大出风头也就是近几年的事。征讨吐谷浑之时，李靖作为主帅，他向李靖建言深入沙碛追击伏允，显示了作战凌厉的特点。此后他又率众击退吐蕃，此次克平高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率兵才华，由此获得了国人的赞誉一片。

李世民大为高兴，说道："马卿所言极是，克平高昌事小，安定西域事大，则高昌之役极为重要，且意义深远。药师兄，侯君集此次能尽礼鼓行，显示我军为仁义之师。他能够这样做，说明他对此战有完胜的信心。追根溯源，还是你倾力授以侯君集兵法军机的缘故，他的功劳之中包含你的心血。众位卿家，待侯君集领兵凯旋之时，我们要好好庆贺一番，全国大酺三日。"

自贞观三年之后，年年风调雨顺，马牛遍野，米谷丰稔，粮价一跌再跌，每年米价从价值一匹绢跌至二钱。天下能够如此富裕，归根到底，还是"抚民以静"的国策取得了效果。国力强大，四夷纷纷前来朝贡，如今侯君集又拔除了西域通道上的一颗钉子，无疑更加增添了贞观君臣的成就感。李世民决定全国大酺三日，群臣脸上洋溢着喜气，心中以为理所应当。

李世民眼睛余光中，忽然发现李靖坐在一旁默默无言，感到有些异样，遂笑问道："药师兄独作默默，莫非有话要说吗？"

李靖闻言立起身来，就见岁月的侵蚀在他身上也留下明显的痕迹，原来他那挺直的腰板如今有些微微佝偻，脸上的皱纹也明显多了起来。他躬身答道："陛下，高昌被克为我国的大事，实在可喜可贺，大酺三日其实应该。只是臣现在年老之后，思虑中难免驳杂，不该在此喜庆之时，想一些多虑的虚事。"

"药师兄所虑向来精确而老到，朕不听你谦虚之言，可详细道来。"

"陛下还记得臣那时候的多虑之语吗？"

李世民顿时明白。李靖一生不喜多言，更不会轻易评论他人。李靖唯一在李世民面前评论他人长短，仅仅是对侯君集的片言只语。李靖奉李世民之旨教授侯君集兵法，过了一段时间，侯君集在李世民面前埋怨李靖不肯全授。李世民以此责怪李靖，李靖答道："侯君集说这等话，证明其心有异志。现今国内安定，不需征伐。臣之所教，足以使他能制四夷。然他欲求尽臣之兵法，是将有他心焉。"李世民当时哈哈一笑，心里认定李靖想留下一手，对侯君集一点都不怀疑。

李靖现在旧话重提，李世民还是不以为然，认为他有些杞人忧天。当着群臣之面，李世民不愿将此事说破，遂哈哈一笑道："药师兄对此耿耿于怀，确实有些多虑了。好了，大家就此散了吧。"

侯君集凯旋，果然"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声"，李世民亲自在观德殿主持了献俘仪式，并从即日起诏告全国大酺三日。

麴智盛被侯君集带回京城，李世民授其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令有司拨给住宅居住，不许其返回高昌旧境。群臣一开始觉得奇怪，像吐谷浑被平复之后，李世民依旧让伏允之子为吐谷浑王，让其复归旧地继续统辖其民，而麴智盛连一个名义上的高昌王都捞不上？他们不知李世民为何要这样做，只不过当此喜庆之时，他们慢慢也就淡忘了。

侯君集将高昌的乐工献给李世民，这些人当堂为皇帝演奏一回，让李世民大为欣赏，当即让太常寺将高昌乐定为正式的宫廷燕乐。唐依隋制，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为九部乐，现在高昌乐加入，唐宫燕乐从此号为十部乐。长安人素来喜欢新

奇，闻听高昌乐入部，坊间遍索会奏高昌乐之人，以先睹为快。

唐代对军功赏赐优厚，侯君集取得高昌大捷，其品秩升一级，所得赏赐无数。

李世民在此欢乐之时，不忘北境之战，这日李世勣派薛万彻回京，言称已将薛延陀逐出漠南，并请李世民示意下步行止。

李世民在薛万彻回京前，已经得知北境之役取得大捷的消息。他当即准许薛万彻入宫觐见，首先就问交战的详细过程。

薛万彻知道皇帝最爱询问交战的详细过程，其回京路上，已经无数次地打好了禀报的腹稿。现在李世民既然垂问，他侃侃而谈，娓娓道来："那大度设占领定襄，又自带三万兵马追击李思摩。他追击到长城之下，见李思摩闭门不出，无计可施，只好令其手下在那里跳脚大骂。"

"嗯，大度设还算识好歹，不敢轻易踏入我国疆土，朕猜想这定是夷男所教，他驱逐李思摩，因为自私所致，朕恼怒尚可排解，若兵犯我国国境，即是挑衅，其后果自知。"李世民插话道。

"陛下圣明，薛延陀畏惧我国，果然不敢入我国国境一步。然其不听圣旨，妄想逞势强而横行漠北，也实在是打错了主意。李总管带领我们见过李思摩即摆好阵势向北压去。大度设见我军挺出，急忙拔腿往后撤。李总管选麾下及突厥六千骑，他亲自带领臣及这六千骑奋勇追击。两日内，铁骑越过白道川，在青山追上了大度设，其仓促之间难以接招，抵挡一阵就败下阵来，然后向诺真水败退。"

李世民问道："朕听说薛延陀近来创立步战法，每五人为伍，其中一人牵马，步战取得胜机后，即上马追击，其横行大漠，此法收到奇效。此次交战，他们没有用步战法排阵吗？缘何不堪一击？"

"大度设所以敢如此猖狂，在于听说陛下东巡而不能及时出兵。他敢于带领三万骑到长城下骂阵，盖由此也。待我军出现，他看到寡不敌众，遂仓皇逃走。他到了诺真水，集合后续队伍，排开阵势想大战一场。"

李世民不再言语，静听薛万彻讲话。

“大度设在诺真水排开阵势，东西横亘十里。李总管带人追击时，因突厥人熟悉这里的地势，由他们在前为先锋。突厥人累胜之后，认为薛延陀部队已溃不成军，遂放心大胆地追击。他们到了阵前，不先与李总管联络，而是放开马蹄勇猛冲阵。大度设令人先放箭，让突厥人伤折不少，待突厥人冲破箭阵，冲到薛延陀兵阵面前，势已极衰，其触到大度设摆好的步战兵士群，无疑是遇到了铜墙铁壁，其队伍十伤六七，很快败下阵来。”

“李总管到了阵前，目睹突厥人的败状，心伤不已，让其退后。他观察对阵形势，号令全体人马，手持盾牌躲避箭雨，这样推进到对方阵前，然后手持长槊直击之。这样凌厉攻杀一个多时辰，终于在其长蛇阵上撕开一个缺口，其阵混乱，开始向后撤退。

“交战前，李总管让臣带领一彪人马，设法从左侧迂回，到了其军阵后方。对方每人拢着五匹马在那里等候。臣见两军开始交战，遂带领所部如旋风般扑到这些人马之间，见人砍人，见马斩索。半个时辰不到，其执马之人被消灭殆尽，那些马儿因失却了缰绳也跑得无影无踪。这样，其前方败退的步战之兵到此，见无马可乘，顿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当薛延陀人在此惊慌的当儿，李总管的铁骑如旋风般地刮过来。他们骑在马上，手执长刀，见人就劈杀，很快就斩杀三千余首级，地上的鲜血流成了河。大度设见势不妙，撒开脚丫子带领残众逃回漠北。”

“如此说，未能生擒大度设吗？”

“未获大度设，为此战最大遗憾之事。李总管战后后悔道，若事先安排数人专盯大度设，则此战胜果更为巨大。战后，我们清点捕获人数，约一万余人，其人众虽多，终无法与擒获大度设相比。”

李世民点头赞许道：“此役取得完胜，已为不易，李世勣以六千骑而击溃薛延陀数万人众，可谓以少胜多。看来李世勣率兵之才，堪与药师兄相比。”

唐军此时马壮人强，实为天下的精兵。此役之前，李世民调动各路人马向漠南合围，实际交战中仅是取势而已，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六千精骑所向披靡。当此之时，唐军往往与数倍乃至十倍的敌人交手，皆能取得完胜，可见双方战力的优劣。

李世民又问薛万彻道："后来如何？"

"李总管带领我们入了定襄，我军后续队伍及李思摩部众陆续赶来，周围再难见薛延陀人的踪影。过了数日，夷男遣使来到定襄，他让李总管向圣上致意，愿罢战言好，不再侵凌突厥地盘。其还请求，既然大唐与吐蕃刚刚和亲，也请圣上赐予大唐公主，以永结同好。李总管不敢做主，让臣带领薛延陀使者入京面见圣上。"

"执失思力被夷男放回了吗？"

"使者言道，执失思力好好待在薛延陀，只要圣上答应和亲，立即将其礼送回国。"

李世民点头道："执失思力淹留薛延陀，许多人对朕说执失思力定是降了薛延陀。现在看来，执失思力对朕忠心无二，不会对夷男卑躬屈膝，其气节堪嘉，实为我朝的苏武。"他转问一侧的房玄龄道："玄龄，夷男妄图以执失思力为质，迫朕答应和亲。你以为如何？"

房玄龄禀道："夷男以此拙劣手法来求和亲，实为不智。不过眼前薛延陀以势逞强，须有策早制之。臣以为可以有二策：一者，陛下选精兵十万以为后发，让李世勣统之深入大漠，一举剪除薛延陀势力，这样，可以击而掳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二者，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北狄风俗，多由内政，其生子即是陛下外孙，其情难侵中国，这样，可保边境三十年无事。此二策，请陛下断之。"

李世民沉吟一会儿，说道："兵凶战危，圣人所慎。侯君集刚刚击破高昌，再使李世勣大举向薛延陀进兵，国人会说朕好战无厌。魏徵他们，定累向朕举谏不已。罢了，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万彻，你转告薛延陀来使，就说朕答应和亲，让他们赶快把执失思力放回来。"

薛万彻躬身道："臣遵旨。臣明日与使者一同返回北境，如此就向陛下辞行了。"

"你回来如此匆匆，就在家里多待些日子吧。薛延陀的事安定下来，你回不回定襄也无关紧要，可让使者自回。否则丹杨见到朕，她又该责怪我这皇兄不通人情了。"

李世民当年让众公主与驸马劝说不解风情的薛万彻和丹杨公主的事，慢慢传为坊间的笑谈，在座的臣下皆知这段故事，心中暗笑，连粗豪的薛万彻也相当不好意思，他立在当地，抓耳挠腮，不知道如何对答才好。

侯君集和薛万均在高昌的作为，渐渐被回京的同行之人传播开来，一群谏官闻言，少不得搜寻其劣迹的详细，然后书成表章报与李世民。

李世民阅罢，起身绕室踱步，既而召房玄龄、马周、褚遂良、魏徵、孙伏伽、岑文本等人来议事。

李世民手指谏章，让他们前去观看。过了片刻，他感叹道："前些日子，朕还与众卿一同赞扬侯君集能够尽礼鼓行，可谓仁义之师。谁知他得了高昌，竟然将自己视为太上皇，其淫乱宫室，私藏珍宝，以致众将士纷纷效法，使我大唐之师成为强盗之众。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此为颠扑不破之道理。朕恼怒侯君集和薛万均，非为他们有小恶，实因此坏了大唐的名声。"

群臣观罢谏章，皆认为侯君集和薛万均实在不该。

李世民接着感叹道："侯君集、薛万均官俸既丰，他们取得高昌大捷，我朝对军功赏赐优厚，何必妄取其他呢？看来人之私欲时刻充盈心间，一遇时机立刻喷发。想是他们以为高昌远离京城，以为取些珍宝，玩玩女人这些劣迹京中难知，以致肆意妄为。可是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能逃过众人的法眼吗？孙伏伽，此二人由你下狱勘问，速速定罪。"

"臣遵旨。只是侯尚书与薛将军皆为上品，圣上能否派一名重臣来主持呢？"孙伏伽请求道。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们犯事入狱，即是你的人犯，没有什么官品之说。孙伏伽，你要以戴胄公正理狱为榜样，秉公执法，何来怯懦之言？"李世民说到这里，脸上薄有怒色。

孙伏伽不敢再言声。

闻听要将侯君集、薛万均下狱，房玄龄等人以为应该，独岑文本与魏徵不然。

岑文本躬身道："陛下，臣以为将此二人下狱，有些不妥。"

"有何不妥？朕宽法慎刑，然不可使刑法流于空泛。朕若不治他们之罪，如何使天下人信服？"

"陛下，臣闻命将出师，主旨在于克敌制胜，若能全胜，主帅虽贪可赏；若其大败，虽廉亦可诛。汉之李广利，晋之王濬，隋之韩擒虎，其本身皆有过失，然其出师能捷，人主以为其有功，所以皆受封赏。陛下若将侯君集和薛万均交付大理寺收入狱中，海内之人定会说陛下唯录其过而忘其大功也。"

"依你所言，朕可以不问其罪吗？"

"陛下，历来将帅之臣，廉慎者少，而贪求者多，不可一味求全。臣以为，陛下可以录其微功，忘其大过，让他们重列廷臣。这样，他们虽非清贞之臣，陛下犹得贪愚之将，陛下固然使刑法委屈，然大德弥显，不治侯君集等人之罪，其过更彰显天下。"

李世民哼了一声，显然不认同岑文本的宏论。若让侯君集继续作为兵部尚书列于朝班之中，显是不可能的事情。

魏徵也开口谏道："陛下，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大理寺若将薛万均下在狱中，定赴高昌将与其有染的妇女执来询问。以我朝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床笫之私，所得者轻，所失者重，有碍大国风仪。昔秦穆公饮盗马之士，楚庄王赦绝缨之罪，此二人可谓明白大节。"

魏徵所引典故是古时两则很有名的故事。秦穆公曾走失了一匹良马，被住在岐下的三百多游民抓住杀掉吃了，官吏抓住他们想依法严办。秦穆公不同意，反而说道："君子不因为牲畜而伤害人。我听说吃了好马肉而不喝酒，会伤身子的。"于是赐给这帮人酒喝，并赦免了他们。后来秦穆公与晋惠公在韩原展开决战，秦穆公被伤正处于危难关头，这三百余人突然出现冒死冲入晋军重围，由此改变了战局，不但使秦穆公解围还活捉了晋惠公。另一则关于楚庄王的故事，则是说一次胜仗之后，楚庄王宴请众将，并让自己美丽的姬人为众将斟酒。这位姬人因为太过漂亮，看得众将目瞪口呆，恰巧一阵风吹过来吹灭了灯火，一人趁乱摸了姬人一把，灵巧的姬人顺手抓过其冠上之缨以为记认，并悄悄将此事告诉楚庄王。楚庄王闻言并不恼怒，心想喝多了酒的众将迷恋美色实属正常，他不许张灯，大喝道："寡人今日高兴，大家皆将冠缨

除下抛出户外，以作无缨之宴。”众人依言除缨，灯火方才点起，大家尽欢而散。后来的一次战斗中，楚庄王陷入重围身伤多处，这时一人拼死将楚庄王救出重围，其奄奄一息时对楚庄王道：“小人正是那日绝缨之人。”

不知是这二则故事打动了李世民，还是他素来对魏徵言听计从。李世民沉吟了片刻，明显改换了心意，问众人道：“魏卿、岑卿刚才所言，你们以为如何？”

众人纷纷点头，马周言道：“臣以为可以赦免侯君集、薛万均之罪。”

李世民又感叹道：“一样的事，因人而异。侯君集贪得宝物，阿史那社尔一样入高昌，秋毫不取。甚至对朝廷的赏物，因不见朕之敕旨，也坚决不取。其终于见到敕旨，所取唯老弱故敝而已。侯君集、薛万均受中土道德熏陶多年，竟然不如一名归顺来的突厥人。罢了，朕听从你们的意见，就赦免其罪，不用再捕之入狱了。然可以保留他们的品秩，不能让他们在朝办事。侯君集的兵部尚书一职，可觅他人来任。玄龄，你以为此职何人可堪为任呢？”

房玄龄见李世民退了一大步，但免去他们实职的心思难改，遂禀道：“李世勣智勇双全，谋虑宏远，新近又逐薛延陀于大漠。陛下，臣以为李世勣可充此职。”

李世民目视群臣，征求众人的意见，就见这些人皆赞同房玄龄的话，遂让岑文本拟旨，诏李世勣为兵部尚书，让其克日返京赴任。

侯君集一生桀骜不驯，目空一切，此次克平高昌，其正是志得意满之时，不料因私取珍宝一事竟然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其心中苦楚难伸，渐渐对李世民生出了无尽的怨怼之情。

其实李世民这样处理侯君集，非是一时愤怒，而是大有深意。李靖数次在李世民面前说侯君集有异志，看似李世民当时未上心，其实早已对侯君集有了警觉。侯君集在高昌的作为，完全是肆无忌惮，正好印证了李靖的前言，李世民因而痛下重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过了二日，褚遂良匆匆求见李世民，禀报道：“陛下，洛阳来人密报，说张亮阴养死士，以图造反，此为他们的证辩。”说完，他将一纸递给李世民。

第十三回　张亮蒙冤赴刑场　太子顺势固储位

李世民凝神阅读来书，眉宇间渐渐隆起一团疙瘩。他很快将来书读完，然后吩咐褚遂良道："你去大理寺向孙伏伽传达朕之旨意，让他带人连夜奔赴洛阳，把张亮擒拿回京勘问。"

褚遂良转身要走，李世民又叫住他，说道："孙伏伽文弱之吏，让他擒拿张亮，恐怕有些勉为其难。这样吧，你让孙伏伽在寺内等候，朕让常何带领三百宿卫与其会齐，然后赴洛阳公干。"

褚遂良说道："张亮为陛下多年的股肱之臣，如今去擒拿他，臣恐怕口说无凭，陛下最好赐一手诏让常何随身携带。"

李世民摆手道："罢了，朗朗乾坤，清明宇内，由朕身边之人前去传旨，谁敢不听？让他们速去速回，张亮来京后，可由孙伏伽亲自审问。"

数日后，张亮被孙伏伽、常何锁拿入京，并随带了一干人证。孙伏伽逐个审问，张亮的乖张之行渐渐显露出来。

李世民即位以后，张亮因保据洛阳且能联络山东豪杰，成为李世民争夺皇位的后方根据地而有大功，被授为郧国公，先后出任豳州、夏州都督，相州大都督长史，洛州都督等职。其任相州大都督长史时，相州大都督由魏王李泰遥领，其实相州还由张亮全权主政。

张亮一开始在各州主政的时候，密遣手下到辖区内伺察人之善恶，抑豪强而恤贫弱，在辖下民众中赢得了相当好的口碑。但他自从休掉结发妻子，更娶李氏为妻之后，性情大变，仿佛换了一个人儿。

李氏算来是李神通已出五服的本家女儿，如今李家坐了天下，她也算是沾了皇亲。此女生得美貌，做姑娘的时候就行为不检，与人私通多次，名声不佳。她一日在洛阳见到张亮，见他生得倜傥风流，又是当今皇帝的心腹之臣，就一心想嫁给他，央求家人向张亮提亲。张亮心有智谋，颇有逢迎之才，他见此女为皇亲，模样还生得相当美貌，与自己结发妻子相比，无疑天人一般。遂满口答应，转而与结发妻子商议离婚之

事。当时，男子休妻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七出”，即妻子触犯了“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项名目的任何一条，男子就可以强制性休妻；二是“义绝”，即“夫犯妻族”、“妻犯夫族”、“夫族妻族相犯”、“妻犯夫”时，由官府强制离异；三是“和离”，即夫妻双方协商同意，协议离婚。张亮结发妻子一直恪守妇道，且为张亮生了二子一女，张亮找不出理由强制休妻，只好厚着脸皮与其相商，其夫人见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好答应离婚，搬出张府另选宅居住，并誓言此生不再嫁。

张亮迎娶新夫人李氏入家，将其奉为天神，其宠爱之余，渐渐有些惧怕。久而久之，李氏恃宠而骄，除了在家内呼叱自如以外，还干预政事，张亮对其言听计从，其理政时乖谬甚多，辖下民众怨怼日甚。

李氏嫁了张亮，其好淫的毛病仅在新婚时收敛了一些，时间一长，又按捺不住。其在相州之时，见到一名卖笔之俊面小伙子，此人年方十八岁，又善歌舞，惹得她心动不已，遂主动撩拨，二人很快成就了好事。李氏为图长久快活，竟然说通张亮收此人为义子，对外人说此人系张亮的私生子，并为之取名为慎几。从此以后，慎几就在张府内居住，全府之人皆知慎几与主母私通，然畏惧主母的淫威不敢言声，单单把张亮一个人蒙在鼓里。

李氏还有一件爱好，即是爱与旁门左道之人交往，她入了张府，巫婆神汉从此盈门。

张亮在新夫人的影响下，从此有了收养义子的习惯，数年之间，竟然收义子五百余人。他也渐渐迷上神巫之道，神巫之人环绕左右，其中以程公颖和公孙常对其影响最巨。

向李世民告发张亮的名状中，有程公颖和公孙常的名字，孙伏伽和常何此去洛阳，自然按图索骥将此二人拘来。孙伏伽主审此案，自然知道此二人是此案的关键人物，对他们二人动了大刑。可怜这二人平日里摇舌鼓吹为拿手好戏，一遇到如狼似虎的大理寺之人，以及那难熬的刑具，自然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将其与张亮交往的过程都说了出来。

孙伏伽问程公颖道：“你与张亮何时相识？”

程公颖答道：“小人在相州以方术闻名，张大人夫人将小人引入其宅中，小人从此与张大人相识。”

“你向张亮说了什么不法之言？”

“大人呀，小人说出一些不法言语，非从真心，其实是张大人所引。小人与张大人相熟之后，一日张大人召见小人，他问道：‘相州形胜之地，人言不出数年有王者起，你以为如何？’小人一听此为大逆不道之言，心中惊异，然许多日子受张家金帛无数，若以言相抗定然绝了衣食之路。”

“哼，你还算老实，知道你自己靠招摇撞骗来混饭吃。”孙伏伽冷笑道。

“小人当时察言观色，心想还是顺着张大人的心思最好，遂答道：‘大人卧似龙形，必当大贵。相州数年内有王者兴，正是应在大人身上。’张大人一听，顿时喜形于色，当场又赏了小人一些钱物。”

“张亮为朝廷大员，岂能如此无聊？你别是熬刑不过，在这里胡乱攀人，妄图减轻罪过吧？”

“小人不敢。小人说此话时，张大人夫人也在当场，她当时对张大人道：‘程公在相州以相术驰名，且轻易不出言，他能说出此话，已经担待许多，不容人不信啊！’大人若不信，小人愿与他们当堂对质。”

“罢了，你刚才所言，这里记录在案，你敢画押吗？”

“敢，敢。只是小人十指受刑，难以自如写字。”

孙伏伽唤来牢子，让其伸直程公颖的手指在案卷上画押。

与程公颖相比，公孙常因颇有文辞，其说辞更为流利：“小人自小习得黄白之术，张大人闻名将小人请入府内。是时，张大人及其身边环绕江湖术士，小人稍稍一打听，得知他们最喜听吉利隐秘之言，遂逢迎说辞。”

孙伏伽问道：“‘有弓长之君当别都’这句话，定是出自你口了？”

公孙常连连摇手，说道：“非也，非也。这句话却是张大人亲口所说。”

“哼，你最好拆字，爱隐语喻人，张亮武人出身，焉能说出这等文

雅之大逆不道之语？不是你所教又是什么？”

“大人，请听小人细说个中详细。”

“张大人那日将小人叫到面前，其说道：‘吾尝闻图识有弓长之君当别都的话，如今天下由李姓皇帝坐定，再说张姓，恐怕有些虚妄了。’张大人说出这等大逆不道之言，小人本该厉言驳斥才是。千不该，万不该，小人当时被猪油蒙了心，恰巧手头正有一本图篆，就翻开与之讲解。大人，那张大人毕竟是武人出身，识字有限，经小人一番如坠云雾里的讲解，他竟然愈信不疑。大人，念小人当时贪些钱财，又畏惧张大人权势，不敢不说，就饶了小人吧。”

孙伏伽令公孙常当场画押，又骂道：“眼下盛世之时，人们或就学求仕途，或历练行经济之事，退一步讲，就是在田亩中耕种，亦能自足。你们这些妖人，贪图安逸，装神弄鬼，凭些口舌之利穿行于官宦之家，以此来讨些便宜。张亮本来一个好好的人儿，让你们这些妖人给教坏了。现在出了事，你们把所有的罪行都栽在张亮身上。张亮固然有罪，你们难道能逃罪责吗？”

孙伏伽秉承戴胄的公平理狱的作风，不以李世民的震怒之言为旨意来审理张亮的案件。他内心始终以为，张亮有功于皇帝，这些年来始终忠心为国家办事，他固然有些乖张之行，但不至于谋反。他起身向张亮的牢房走去，边走边心想：张亮若不停妻再娶，能有今天吗？

张亮入狱之后，其昔日的倜傥风采一扫而尽，仅剩下满面的憔悴焦虑神情。他见孙伏伽迈入牢门，二人毕竟是多年的熟人，急忙上前扯住其手，连声道：“孙老弟，孙老弟，愚兄被人陷害，你定要替我辨明是非啊。”

孙伏伽让牢子展开程公颖和公孙常的口供，叹口气道：“张兄，此前有人在圣上面前告你，现在这二人又说得如此明白，把你意图谋反的罪名坐实了。张兄，你在任上办错一些事，哪怕是贪污，以你功臣之身，圣上定然宽大，至多降职罢了。可眼下有证人之言，你又养了五百余义子，分明是谋反嘛。谋反是最大的罪名，别人又如何能救得了你？”

张亮低头看那二人的口供，越看越怒，吼声如雷，骂道：“这两个妖人，骗了我许多钱财，到了又反咬一口。我什么时候说出这等话来？

这些话正是他们整日装神弄鬼所言！”

孙伏伽叹道：“张兄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明知他们为妖人，又让他们围绕左右。说来说去，他们若不知道你有此种爱好，你的府门他们能很好登吗？”

张亮到此时方才想起，自己原来基本上不与这班人打交道，自从新夫人入门，这类人方才多了起来，遂咬牙道：“都是她弄出的好事。”

“想是张兄不知，向圣上告发之人还单独写了尊夫人一段。说她好淫乱，你所收义子慎几正是她的贴身相好；还干预政事，她枕头风一吹，你定会言听计从；最重要的就是结交妖人了，依兄所言，这些妖人都是她引来的吗？”

“正是，这贱人到底坏了我的好事。”张亮说到这里，忽然怔怔地发呆了半天，然后双眼流出了眼泪，向孙伏伽恳求道：“孙老弟，到底是什么人要置愚兄于死地呀？如此隐微之事他都能打探得如此详细？孙老弟，你这次好歹要救我一救，圣上面前，就靠你多多美言了。”

“张兄，圣上面前小弟定会公正奏报，可是圣上最终到底如何，小弟心里也没有底。”

“那二人明显是怕死而诬陷于我，他们的话岂能当真？何况，我多年来跟随圣上，积功无数，圣上定然知道我忠心耿耿。或者说，此次将功折罪，将我废为庶人，那也是好的。”

孙伏伽点头答应。

张亮又道：“孙老弟在觐见圣上之时，请你向圣上求恳，就说我自知罪孽深重，能否请圣上瞧着我有功劳的份儿上，让我再见圣上一面，以诉说冤屈？”

孙伏伽摇摇头，回绝道：“小弟去洛阳拿你之前，圣上金口说道：张亮居功自傲，所行乖张，此事由大理寺公平审理，朕不用见了。张兄，此事恕小弟难以完成。”

张亮心如死灰，黯然说道：“如此，就全凭老弟替愚兄辨明冤屈，愚兄下辈子做牛做马，一定报答老弟之恩。”

李世民答应与薛延陀和亲，夷男立即将执失思力放回。此时，李世、薛万彻还在定襄屯兵，帮助李思摩站稳脚跟。执失思力到了定襄，恰巧李世刚刚接到授任他为兵部尚书的诏书，二人就同行回到长安。

李世民在太极殿西暖阁召见他们。

执失思力被夷男扣押日久，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李世民，其叩拜之后，哽咽道："陛下，臣原想此次难再回京城，已抱必死之心。不料我军先胜后和，陛下又心挂微臣，厉言夷男释放臣归国，让臣又复重生。"

李世民也大为感动，他走下御座到了执失思力面前，以手抚其背曰："执失思力，你很好。你当初被夷男扣押，朝中许多人皆说你定降无疑，朕独以为不然。你持节出使薛延陀，恰逢祸乱之时，不为夷男利诱威迫，而其志不改，果然应了朕之言语，朕心甚慰。起来吧，你此番举动堪与汉朝苏武相媲美。你们又有所不同，苏武毕竟为汉人，你为突厥人如此做，更为不易。"

执失思力立起身来，说道："臣现在为大唐之官，食的是大唐禄米，即是大唐之人。臣陷身于薛延陀，困顿之时每每想起此节，坚志难改。"

李世民忽然发现执失思力的左耳处空空荡荡，惊问道："执失思力，你的左耳呢？"

执失思力低头不语，李世躬身禀道："执失思力失去左耳，乃其自割明志。我朝有烈士如此，其志节犹胜于苏武。"说完，他将执失思力自割左耳的事说了一遍。

那日执失思力被人带到夷男面前，夷男说道："执失思力，李世民灭你故国，此为不共戴天之仇。我如今势强如虹，准备南下。你可为我军先锋，得胜回来，我定将东突厥的地盘还给你，就立你为可汗。"

执失思力答道："天可汗已立李思摩为可汗，令其复归故国。你口口声声说遵从天可汗的旨意，为何又出兵去攻李思摩？"

"这么说，你定是不愿意降我了？"

“不错，我既为唐廷使者，自然完成我的使命。”

“哼，李世民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如此死心塌地？”“圣上待臣下以仁义，这就是天大的好处。我若朝三暮四，岂复为人？”执失思力说完，拔出佩刀大呼道：“岂有唐烈士而受屈虏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其刀光一闪，登时割下了自己的左耳，鲜血如注。

夷男恼羞成怒，意欲杀了执失思力。然他毕竟畏惧大唐，不敢将事做得太绝，就留下了执失思力的一条命。

李世说完，李世民大为感动，上前抚住执失思力的左耳处，说道：“执失思力，你何苦如此？朕知道你心如铁石，必不叛我国，何必自残身体呢？”

执失思力流泪道：“陛下，当时的情势，夷男及身旁之人皆认为臣为突厥人，他们忘了，臣此时已为大唐之人。若不割耳明志，他们难知臣之真心。”

李世民向李世勣感叹道：“世勣兄，想起你当初礼葬李密的事，其忠义之心，与执失思力相差无几。人立世上，若无忠无义，何谈为人？！嗯，执失思力此举，可让吏部拟一诏文，明发天下，以彰其德。”

李世勣躬身答道：“自古以来君主皆贵中华之人，而贱视夷狄之众，独陛下能爱之如一，所以天下之人视陛下为父母。执失思力以及突利、李思摩等人归了大唐，所以无华夷分别，对陛下忠心专一，皆是陛下爱之如一的缘故。臣此次在北境，观察各部状况，除了薛延陀势大对陛下有些离心离德以外，其他部落皆视陛下为心目中的‘天可汗’，其敬爱之心无以复加。”

李世民沉吟道：“是了，一枝独秀，必变生祸乱。世勣兄，朕此次答应与薛延陀和亲，当时主要虑及执失思力被其所拘。如今执失思力已回，此事是否从长计议？”

李世勣听其话音，觉得李世民有些赖婚的意思。心想，你以大国的万乘之尊，说过的话转眼又不算，岂是为人主的道理？但他不好明着反对，支支吾吾道：“此事的确要从长计议，若薛延陀与我国和亲，其在北境的地位要高于他部，有些不妥。不过圣上已答应和亲，现在似乎找

不出理由与其相绝。若再成嫌隙，又起边患，亦为不美。”

“你说得对，不能再让薛延陀在漠北一枝独秀，朕与其和亲，势必抬高其地位，反而又增加其势。嗯，此事放放再说，执失思力，你说呢？”

执失思力见皇帝为了自己的安危，竟然不惜答应和亲以换回自己，此番恩情，实在太大。那一时刻，他又哽噎，竟然说不出话来，只好伏地向李世民叩拜以表衷情。

李世民知道执失思力此时的满腔感激之情，遂微笑道：“罢了，你不用在这里叩头不已，早点回家吧。朕固然记挂着你的安危，又如何及得上你的家人？世勣兄，你也下去吧。眼下高昌已平，吐蕃与我国和亲，薛延陀又被你打回了老巢，可谓四海康宁，你现在替下侯君集为兵部尚书，边境事宜不多，可以放心来做。”

“臣深谢陛下洪恩。陛下，那侯君集固然有罪，然他素有大功，新近又有克吐蕃、高昌之绩，与其让他赋闲在家，不如还让他在兵部任一差使，与臣一同替圣上办事可好？”

“你好好地干你的兵部尚书，不要管侯君集之事！侯君集在高昌私取财宝事小，然他败坏了军律，坏了朕的名声，非降罪不可。你今后知事兵部，须谨记此点。”

这是皇帝的训诫，李世勣自然躬身答应。

李世民又悠悠说道：“世勣兄，你这一段时间见过药师兄吗？”

“臣一直在北境驻防，回京之时也是匆匆忙忙，算来有数年时间未见过李药师了。”李世勣见李世民似无意间问起这句话，顿时绷紧了心弦。事实上，李靖与李世勣二人心照不宣，知道皇帝对他们常怀警惕之心，不敢过往太密，深恐由此招致皇帝的更大嫌疑。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执失思力亦为严口之人，朕今日将这件秘密之事说与你们。药师兄数次对朕言道，说侯君集随其学兵法之时，往往穷究深索，恐有异志之心。朕当时一笑了之，然观侯君集此次在高昌国的作为，可谓肆无忌惮。朕还好好地活在京城，那高昌不过在京城数千里之外，侯君集竟然如此大胆，朕死之后，又有谁能制之？世勣兄，

朕现在所以罢其官，有长远的考虑。”

李世民对李世勣和执失思力明言革除侯君集的真相，让二人对君王胸怀的坦荡心怀感激。李世勣又听出了其中更深一层的意思，即是为人臣者，要以忠心为要，不可自恃本领图谋异志，如此就犯了皇帝的大忌。

两人躬身退出西暖阁，就见孙伏伽已候在殿外。他们互相笑面打了招呼，太监将孙伏伽领入殿内。

孙伏伽将所有案卷呈给李世民御览，然后静静地候在一边。

李世民阅罢案卷，似自言自语道：“嗯，看来别人所奏为实，张亮果然有罪。”既而抬眼问孙伏伽道：“孙卿，你主审此案，谈谈你的观感。”

孙伏伽叹道：“陛下，臣审过此案，觉得张亮错娶了一位夫人。”

“此又何解？”

孙伏伽将李氏的事细说一遍。

李世民摇头道：“历来好说红颜祸水，像周幽王为了取悦褒姒，就点燃烽火擂鼓为戏，后人皆说褒姒因此而一笑倾国，将国灭的缘故归于她身。可是呀，若周幽王不荒唐，褒姒能点燃烽火吗？同样的道理，若张亮能在衙中主事，在家中能持大节，焉能受妇人的左右？说到底，若李氏有错，皆归罪于张亮，此点不用再说。孙卿，你审理半天，最后就审出这样一个结论吗？”

孙伏伽有些紧张起来，不知以何言语为对，他停了半天，方才说道：“臣驩想……軏臣想张亮跟随圣上多年，又知圣上待功臣向来宽宏，不忍见张亮因此得罪。”

“朕赏给你兰陵公主园时，你那时有何等的锐气，现在这些锐气难道都消磨下去了？罢了，朕知道你念着同僚的交情，不忍见张亮得罪，此为人之常情，朕不怪你。这样吧，张亮毕竟是勋臣，朕不好独断。明日的朝会上，你将案情当堂向群臣宣示，让大家先议一议再定。”

第二日的朝会上，孙伏伽将张亮的案情向群臣宣示一遍，并将有关

人员的伏辩呈在堂上。其最后说道："圣上的旨意，张亮为勋臣，如何处理由群臣决断。"

李世民微微点头，示意群臣就此议题讲话。

张亮一直在京外任职，与朝中大臣交往不多，他又自恃是李世民的心腹之人，不免有些志高意傲。他现在忽然犯事，群臣多以为他辜负了皇恩，实在不该，更有一些平素就瞧不惯他的人，心内窃喜。

萧瑀、房玄龄、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等老臣比较持重，认为张亮固然有反状，然他毕竟为勋臣，请皇帝从轻发落。其他臣子见他们这样说纷纷附和。

李世民见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遂问道："如此说，张亮有罪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群臣皆然之。

这时，治书侍御史刘洎出班，持笏躬身奏道："陛下，群臣皆认为张亮有罪，臣以为不然。"

"嗯，刘卿为何独持异论？"

"臣以为，张亮多养义子，与妖人交往，固然不该，然说他要反，实在牵强。其收养义子号称五百余人，以此来作为起事的资本，能成何事？妖人举证张亮的言论，当时仅有他们二人对话，是真是假，仅是一面说辞，不足为证。陛下，张亮为勋臣，不该有此举动，稍加薄惩即可，不能加之以谋反的罪名。"

李世民脸色严肃，冷冷地说道："哼，张亮阴养义子五百，又自视为王者，此为明显的见证，怎么能说其反状未显呢？难道要等他领兵起事后方能称为有反状吗？刘卿，此事不用多说，就依群臣之议定张亮之罪，你退回去吧。"

刘洎本想还要讲话，但看到李世民的严峻神色，又见群臣看着自己那异样的神色，就咽了一口唾沫，将要说的话退了回去，然后退回班中。

第二日，张亮被押赴刑场斩决。李世民一开始想赐张亮自尽，赏他

一个全尸，但褚遂良等人劝说道：谋反为大罪，须使天下知闻。于是，李世民又改换了主意。

张亮临刑前，其面北跪在地上，大呼道："圣上啊，臣一生忠心耿耿，何尝有反的念头？君令臣死，臣不敢不死，臣虽死无憾。臣死后，下辈子托生为人，还要来做陛下的臣民，以奉事陛下。"

张亮被诛，其妻李氏，其义子慎几，以及公孙常和程公颖等人也当场问斩。

张亮临终的话，最后还是传入了李世民的耳中，想起张亮一生追随自己，其忠心的时候毕竟为多，心中就若有所失。这日黄昏，长孙无忌入宫，李世民留其一同进晚膳，今晚的主菜有一道"飞刀鲙鲤"，此鲤鱼系洛水中所生，他们就从此菜中引出了张亮的话题。

李世民伸箸夹了一口鲤肉，咀嚼数下，点头道："天下的鲤鱼毕竟以洛水所产为最，这些年，张亮挑选佳鱼贡入宫中，让朕可以常食此美味。"

长孙无忌提醒道："陛下，张亮已被诛，此鱼别人也一样贡来。"

李世民想起了张亮，顿时没了胃口，他抛箸叹道："无忌，想起张亮临终之言，其无怨无悔，忠义可昭。唉，朕莫非杀错了吗？"

长孙无忌道："陛下，臣这几日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张亮之死并非简单谋反之事，其背后似大有深意。"

"有何深意？"

"陛下还记得昔日张亮被隐太子、齐王拘来京城吗？隐太子当年拘来张亮，显然想除去陛下的亲信之人。外面风传，张亮现在与魏王泰交好，其被诛似有皇子相争的背景在里面。"

李世民闻言低头不语，其脑海中如电光石火转个不停。他一生经过无数次凶险之事，像此次张亮被杀，其背后若果真有诸子争势的背景在里面，他应当能想到。但此次事件太突兀，绝无先兆，他事先未向此方向想起，仅认为事关张亮，而不涉及他人。

李世民不动声色，转而问长孙无忌道："无忌，诸子现在果然相争

吗？朕看来平静如水，他们难道已成水火之势了吗？”

“表面来看确实平静如水，然陛下既立承乾为太子，这些年又待泰儿恩宠逾制，遂使泰儿有了想法。外面有皇子相争的说法，盖缘于此也。”

“无忌，你为承乾、泰儿、治儿的母舅，应当了解他们的禀性。承乾患有足疾，有失大国之仪，这些年又多行乖张之举。反观泰儿，有朕之家风，朕偏爱泰儿，实为其贤之故。无忌，别人不解，你难道也不能理解朕的这番心思吗？”

许是因为李承乾为长孙嘉敏的长子，长孙无忌与李承乾的感情相对好一些，而李泰由于自小比较骄奢，长孙无忌有些不喜，所以对李世民宠爱李泰不以为然。

李世民也明白长孙无忌的心思，他见长孙无忌默默不语，遂说道：“这样吧，承乾和泰儿的事，找个时辰大家再好好议一议。张亮此次被诛，其身后若果真有皇子相争在那里作怪，我们不可大意。”李世民此时想起了自己与李建成、李元吉相争的往事，又想起长孙嘉敏的临终嘱托，若自己的儿子再相互残杀，非其所愿。

长孙无忌闻言起身道：“陛下将大祸消弭于无形，为国人之福，亦是故去的皇后之愿。储位仅有一个，既立太子，不可再让他人觊觎，如此，则祸端难起。”李世民挥手让其坐下，叹道：“罢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你如此一说变得无滋无味。唉，张亮之死若果如你言，就死得有些委屈了。嗯，群臣一片诛杀声中，唯刘洎认为其反状未显，委实不容易。”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新婚半年之后，松赞干布令人制作一只金鹅，高达七尺，模样精巧，鹅肚内盛酒三斛。是时，吐蕃文字新创，松赞干布即让人书成一表，其中以婿相称恭颂李世民。然后，他派使持表及金鹅入长安，将之献给李世民。

李世民眼望金光灿烂的大鹅，又见吐蕃人创制了文字，深自感叹，对唐俭说道：“看来这名赞普还是一个挺精细的人儿，其礼甚多嘛。对了，文成公主入吐蕃之后，其日子过得如何？”

通译将李世民的话译给吐蕃使者听，那名使者侃侃而言道：“陛

下，公主如今甚得吐蕃臣民爱戴。”接下来，他详详细细将文成公主在逻些的作为说了一遍。

李世民边听边点头，似自言自语道：“是了，她在逻些如此忙碌，像创制吐蕃文字也是因其所请，看来她在吐蕃过得还算快乐。唐卿，如此美丽多才的女儿，远嫁万里，朕这些日子一直有怜惜之心。她能如此，则朕心亦可无憾了。”

唐俭禀道：“陛下慧眼识人，选出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其入吐蕃之后，口碑不错，可谓得人。与前隋义成公主相比，实有天渊之分。”

吐蕃使者躬身请道：“陛下，鄙人临行之前，公主除了让在长安购买丝绸以外，还让鄙人向陛下请求，请赐予蚕种，并遣懂养蚕及缫丝之工匠入吐蕃。”

“吐蕃高寒，那里能养蚕吗？”

“公主带去苞谷种子，皆种植成功。公主说，鄙国能否养蚕，先试一试再说。”李世民微笑向唐俭道：“公主一入吐蕃，仅记得自己是吐蕃王妃的身份，恨不得将我国万物皆移过去。也罢，唐卿，若公主有请，你倾力完成其心愿才是。”

吐蕃使者闻言，满意躬身而退。

唐俭又向李世民禀道：“陛下，自从执失思力归国之后，薛延陀夷男经常派使者请圣上赐给公主。文成公主入吐蕃，使我国与吐蕃和睦友好，看来和亲之事大有益处。陛下此前已答应了夷男，臣意可以赐予公主使其早日成婚。”

李世民沉吟不答，继而问道：“你说薛延陀使者日日在京中催促，有些夸大了吧？”

“陛下，薛延陀使者见久候无音讯，前些日子启程北归，此时无人在京。”

“对嘛，他们应该有半个多月未来人了。”

“陛下圣明，确实如此。”

“对呀，朕本来想让清河公主和亲薛延陀，然其使不在京，朕又找何人来说？”

“如此，臣即日就遣人去唤夷男，让他入京面圣谢恩。”

“罢了！我大唐女儿岂是嫁不出去的人儿？上赶着请人来娶吗？夷男请求和亲，可谓雷声大，雨点小，足见其心不诚。那吐蕃的禄东赞为请求朕恩准，竟然在京中待了半年有余，显其至诚之心。夷男与其相比，明显为虚情假意。唐卿，你觉得有必要再去唤人吗？”

唐俭听其话音，感到李世民准备赖婚，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唐卿，此事作罢。你按朕的意思拟一玺书，责夷男不按期来请，因而失约。”

“臣奉旨。”

李世民以牵强的理由赖婚，显示他压根儿就不想将公主嫁给夷男。他当时许是因为文成公主远嫁他国而凄然独对，心伤女儿情怀，不愿再将女儿远嫁，亦未可知。

李世民赖婚的玺书发至薛延陀，群臣闻讯，许多人不以为然。

由于李世勣领兵驱逐薛延陀，李世勣又回京任兵部尚书，李世民在两仪殿设宴款待群臣。

李世民面南坐定，群臣也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时，魏王李泰起身走到居中的地方，躬身道：“禀父皇，《括地志》经增删数遍，已然定稿，今日儿臣将样本携来，呈父皇御览。”

李世民闻讯大喜，笑道：“好嘛，李卿克定漠北，泰儿又完成《括地志》，可谓一喜加一喜。泰儿，让他们呈上来吧。”

李泰回首向殿门处一挥，一名太监打开第一函取出第一卷，小心将之呈给李世民。李世民细抚封面，见上面的“括地志”三字正是自己亲笔所书，心内又喜，遂说道：“泰儿，朕想不到你果然成就此事。古来地理文书，皆片言只语，难成系统，此书能成，可谓集大成者。各位爱卿，你们以为如何呀？”

皇子监修舆地之书，至今仅有李泰一人。且修撰时工程浩大，李泰能在数年之间完成，显示其有相当的统驭之力。群臣眼见样书摆在面前，自然连声赞颂。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泰儿，办事要以认真为要，群臣夸赞，你不可飘飘然，还要将书再核对一遍。书成之后，可从内府具领书费，刊印天下。你可把此次编书之人的功劳呈上来，朕会依其功劳大小予以奖赏。"

李泰急忙谢恩。当着满朝文武，办了这样一件露脸之事，李泰内心里非常得意。

李世民又微笑道："今日设宴，专为祝贺李卿克定漠北之事，泰儿又来添喜，请众卿开怀畅饮。来，奏乐，众卿共同举盏。"

帷后的乐工们立即奏响了《七德舞》，殿侧的舞者随着乐声依节奏起舞。群臣饮酒之时，闻听此节拍铿锵的《七德舞》，脑海里现出金戈铁马的场景，饮酒的节奏似乎加快了许多。

李世民侧脸一看，忽见魏徵正在那里双手掩着耳朵，低头不语，仿佛化外之人。李世民大为奇怪，挥手让乐声减弱一些，然后问道："魏卿，你何故不饮酒？"

魏徵没有听到李世民的问话，其身边的高士廉用手指捅了他一下，魏徵茫然不知，高士廉悄声说道："圣上正问你为何不饮酒？"

群臣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魏徵的身上。

魏徵迎着李世民问询的目光立起身来，答道："臣非是不饮酒，只是现在年龄渐老，闻听节奏如此快的乐声不习惯。陛下，此乐声何名，怎么如此嘈杂？"

"嘈杂？魏卿，你果然糊涂了吗？今日所奏之《七德舞》，即是当初之《秦王破阵乐》，你听过无数次，难道就不识了吗？"

群臣发出了一阵轻笑。

魏徵说道："臣确实有些糊涂，然又有些不解。"

“为何不解？”

“如此嘈杂的乐声须出征时使用方合适，这里是典雅的殿堂，似演奏《庆善乐》为宜。”

身边的高士廉插话道：“嘿，你记不得《七德舞》的名字，怎么一口说出了《庆善乐》的名字？”

《庆善乐》为文乐，其广袖曳屣，以像文德；而《七德舞》为武乐，其被甲持戟，以像战事。李世民到了此时，其心思如电，知道魏徵一点都不糊涂，他说不喜《七德舞》而爱《庆善乐》，其实是喻“偃武修文”的治国道理。想到这里，李世民又微笑问道：“魏卿，朕知道你有话要说。”

“臣有话要说。”

“哈哈，你要说的话肯定不是为朕歌功颂德。这样吧，我们不能打扰了群臣饮酒的兴致，宴尽之后，朕再召人一起商议，届时再听你好好说话。来呀，将《庆善乐》奏起，以提起魏卿饮酒的兴致。”

魏徵俯身取过盏来，敬祝李世民道：“臣敬陛下一盏，如今天下太平，百姓安静，皆是陛下之功，臣衷心赞颂。”

“魏卿，这是真心之语吗？”李世民说到这里，忽然开怀大笑，“不管是真心假意，此话能从魏卿口中说出，朕足感欣慰了。”

宴罢，李世民留下房玄龄、高士廉、魏徵、长孙无忌、褚遂良、马周、岑文本、唐俭、刘洎等人议事。

李世民唤魏徵坐在其身侧，然后说道：“魏卿，你有话要说，现在可以说了。”

魏徵答道：“谢陛下能听臣言语。臣记得薛延陀新败之后，陛下答应了其和亲的要求，然臣昨日又见了圣上的玺书，上面责怪夷男未遣来使，以致失约，圣上遂拒绝和亲。臣大惑不解，不知圣上为何绝了与薛延陀和亲之意？”

“夷男虚心假意，朕何必再将女儿嫁他？”

“臣以为有些不妥，记得陛下贞观初年时曾说过，要以仁义诚信与周边相处。陛下答应与薛延陀和亲在前，近来又毁约，如此办即是不诚信也。”

“哼，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朕对那薛延陀的夷男，可谓仁至义尽。然结果呢？他对朕阳奉阴违，口中答应得好好的，转脸就发兵相攻。朕待之以诚信，他却反复无常，朕已经没有耐心。”李世民的这些宏论，让群臣听来不以为然。贞观初年以来，李世民一直说要视华夷为一体，然自从结社率带人抢宫之后，其心思大变，将“戎狄人面兽心”的陈词滥调又捡起来，可见人心易变。

褚遂良插言道：“陛下，薛延陀若见我国绝和亲之议，其定有被欺之感。如此，则嫌隙既生，必构边患。”

房玄龄想起李世民说过的“兵凶战危，圣人所慎。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之语，心中感慨万千。他有心想直谏，又见群臣此时纷纷指斥李世民的赖婚之行，恐怕招致李世民的震怒，终归不敢，就变了一个角度说话，遂说道：“漠北诸部中，以薛延陀势力最强。陛下以前也说过，我国对漠北诸部的策略以安抚为主。如此，只要将薛延陀安抚好，则其他部落不足为虑。遂良说得对，不能因此再激起边患。臣以为，对薛延陀还是要示之以仁义为好。”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薛延陀势强？朕不这样看。像此次李世勣领兵去讨，仅数千人马就将薛延陀击溃，其狼狈如此，有何强势？朕此次所以绝婚，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外人皆说薛延陀强盛，朕若再许与其和亲，其他部落如何看？许以和亲即是助长了夷男的凶焰，朕不为也。”

看到李世民为其赖婚行为进行诡辩，群臣有心再谏，又想玺书已发，若此时再将玺书收回，亦为不美，遂不再劝谏。

李世民见众人不再言声，遂说道：“此事今后不用再提，薛延陀不会再有任何举动。众爱卿，你们心思，朕非常明白。朕难道会成为一名一意孤行之人吗？不会！大凡对边疆之策，不可拘泥常式。像和亲之策，朕将之用于东突厥、吐谷浑、吐蕃诸国，而对高昌及薛延陀断不能用此策。不管怎么说，边疆以安抚为主，然不可失之强势。”

众人都听明白了，李世民今后对待边疆的态度将采用强势与安抚相

结合的策略，而不是早期的一味安抚的手段。

刘洎躬身说道："陛下，对四夷可以或安或伐，然对于国内之事，还要以安静为主。"

李世民森然道："朕会掌握这个尺度！朕派侯君集出征高昌，派李世勣荡平漠北，至多数万人马，不至于扰了国内安静。"

群臣于是不再说这个话题。

魏徵这时又说道："陛下，臣今日见魏王献《括地志》，还有话想说。"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魏卿，顷年以来，你在朕面前从来都是言无不尽，不管什么话，但说不妨。"

"谢陛下上。臣近日听来一些风言风语，说张亮之死，其事关诸皇子。实际上，陛下这些年对魏王宠爱有加，朝臣及外人私下里猜测，皇上有易储之意。"

"此为你们的胡乱揣测，朕早立承乾为太子，其至今未废，朕怎么又要易储了呢？"

"不然。陛下这些年待魏王确实不同一般。譬如允其在府内设立文学馆，听自引招学士，可谓不同寻常。"

"朕允泰儿设立文学馆，是让其编撰《括地志》。今日，泰儿已将《括地志》样本献来，朕言非虚吧。"

"贞观十二年，王珪以为三品以上公卿路遇亲王下马拜见，不符礼法规定，要求取消。陛下说道：'人生寿天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贞观十四年，陛下驾临魏王宅第，赦免雍州长安县囚徒死刑以下罪犯，减免魏王府所在的延康坊当年的租赋，赐魏王府属及同坊老人各有等差，如此恩宠，似是汉高祖荣归故里免除沛、丰徭役之待遇，太子就没有此等幸运。陛下厚此薄彼，怎能让臣等没有想法呢？"

魏徵的话鞭辟入里，让李世民无法反驳，只好沉吟不言，场面显得有些难堪。

刘洎跨出一步，躬身言道："陛下，魏特进提起汉高祖，让臣想起汉高祖曾经想废嫡立庶的事。自周以来，立嫡为长，以此绝庶孽之窥视，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后来汉高祖听从了张良的意见不废太子，即是基于此点。"

李世民依旧不语，他斜眼看了刘洎一眼，心想此人累次率先启奏，有点不讲规矩。

马周也奏道："臣听说陛下欲让魏王搬入武德殿居住，此武德殿即是齐王元吉所住的承庆殿。陛下疼爱魏王，可以另拨宅居住，但不可让他住在此嫌疑之地。"

李世民不满地嘟囔了一声："你们皆爱道听途说，泰儿现在好好地住在其府内，什么时候住进武德殿了？"

褚遂良也奏道："陛下既立太子，又特爱魏王，使人莫名所以。次子虽是陛下所爱，然不可超越嫡长子。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趁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臣请陛下三思。"

李世民看到褚遂良在那里侃侃而谈，想起他持书来首告张亮的事，心中忽然一动：若张亮之死有诸子相争的背景，褚遂良定是归入仇视泰儿的一流。他又想起自己当初兄弟相争的情景，那时的朝中大臣也或明或暗分成了两派，若现在再重复当时的情势，于国于己皆不是好事。看到眼前的群臣一面倒反对自己宠爱李泰，他顿时明白了众人的公心，即是不愿意因皇子相争而祸乱朝廷，是为大节所在。

群臣依次启奏了一番，然后静静地看着李世民，听其示下。

李世民环视一圈，见高士廉和长孙无忌没有发言，遂说道："高卿，无忌，你们为承乾和泰儿的至亲，对此事有何想法？"

高士廉此时任尚书右仆射，其为长孙嘉敏的舅舅，又是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其身份相当尊崇。他闻听李世民召唤，轻咳一声立起身来，禀道："承乾和泰儿都是不错的孩子，陛下既立承乾为太子，其固然有荒唐之行，终无大恶。臣以为，朝中多忠直博学之臣，请陛下为太子多觅良师，以辅佐其行，是为正途。若陛下厚此薄彼，遂使下人妄自猜测，

如此即是祸乱渊薮，臣不愿看到此局面。”

长孙无忌的态度很坚决：“自古以来立嫡长为储君，泰儿与承乾相比，并无特异的贤良之处。臣以为，陛下若不更换太子，须树立承乾的威望，不让他人胡乱猜测。”

房玄龄见长孙无忌说得过于露白，打圆场道：“陛下，无忌的意思，是说诸皇子忠孝，才能相差不多，若如是，太子已立多年，不能轻废。陛下方当壮年，假以时日，若诸皇子有才智卓异堪当大任者，可以另议。臣听太子说过，若皇弟中有堪当大任者，他会主动让贤。”

魏徵等人一直坚持立嫡长者为储君，固然合乎礼法，然他们也应当知道李世民是以嫡次子的身份夺嗣继位的。李世民曾经说过：“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由于承乾的荒唐之行，他对之深深失望，于是想另立贤者。

李世民听了房玄龄的圆场之言，哼了一声，说道：“国之储君，岂是承乾想让就让的？玄龄，你为太子师，听了他这混账之语，为何不当场呵斥他几句？”其脸色现出厌恶的神色，可知他难释对李承乾的失望。

其实李世民欲易储，其根源还在于其内心的偏爱。李世民断定李承乾难成大国贤君，必然移爱到其他儿子身上。李治此时年幼，生性又有些懦弱，不合李世民的脾胃。这样，嫡子中只剩下一个李泰。此时，魏王府属苏勖等人察知了皇帝的心迹，遂劝说李泰在府中学诗弄文，与名士交往，并让李泰向李世民奏请撰著《括地志》，如此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对李泰宠爱有加。李泰因腰腹较大，趋拜时不太方便，李世民遂令他上朝时可以乘舆入宫，此等恩遇以往仅有李靖等重臣才能享受，李泰小小年龄有此待遇，更令他人侧目。由此可见李世民对李泰之爱。

群臣现在呈一面倒，激烈反对李世民欲立李泰的想法，坚持要立嫡长，其理由是以息皇位争夺的弊端。李世民有心想立李泰，其理由是立贤不立长。然李承乾为太子多年终无大恶，李泰不过领人撰著了一部《括地志》，其也有邀宠争位、恃宠骄奢等毛病，说其超越李承乾而称其贤，实在勉强，由此看来，李世民欲立李泰名为立贤，其实是立其所爱。

李世民静听群臣迭奏的时候，心里已经盘算明白。若身边重臣一致

反对立李泰，则李泰并没有过人的贤能。毕竟，这帮臣子对己忠心耿耿，又博闻能谋，李泰与其相比，分量要轻许多。

群臣此时皆静静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闭目养神，似入定了一般。他知道，定立太子事关祚运，非同儿戏。眼前之势，非给群臣一个交代不可。可李承乾难当大任，而李泰又难负众望。自己想立李泰，奈何群臣反对，这使他颇为作难。

过了一会儿，李世民微微张开眼睛，向魏徵点头道："魏卿，你说得对。周幽王与晋献公废嫡立庶，毕竟危乱国家；而汉高祖欲废太子，最后赖四皓之力使国运长久。朕若执意易储，是忘了众卿的一片忠心。"李世民所说的四皓，即是汉时隐居商山的四老人：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

李世民的话，摆明了要继续让李承乾当太子，群臣听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然朕一直立承乾为太子，从未说过废承乾而立泰儿的话，如此却引来群言汹汹，好像朕执意要易储似的。魏卿，朕今日说继续让承乾当太子，可如何让天下人相信呢？"李世民将了魏徵一军，由此轻轻摆脱了自己的责任。要说也是，这些年来，他从未说过要易储的话。

魏徵不与李世民转弯儿，直言说道："陛下只要言行一致，天下人不敢再妄加猜测。高仆射刚才说，朝中有许多正直博学之臣，可授其为太子良师，如此就堵了那些流言泛滥。"

"好，魏卿，你与朕想到一起了！方今群臣，忠直者没有超过你的，朕现在授你为太子太师，你可与玄龄一起辅佐承乾。如此，就绝了天下人之疑。"

魏徵张大了嘴巴，想不到李世民竟然让自己成为太子的师傅。他迟疑了一下，奏道："陛下信任有加，臣心怀感激。只是臣已年逾六十，近来感到气息短促，老病复发。如此身体，臣恐怕难以教授太子，更怕辜负了圣上的心意。"

李世民让魏徵为太子太师，确实是明确李承乾为太子的最好说辞。群臣听闻，皆以为然，长孙无忌着急地嚷道："魏特进，国家大治之

后，为保祚运长久，以择定储君为要。举目朝中，能为太子之师，以你与玄龄为首，你就不要推辞了。”

长孙无忌说完，其他大臣也纷纷劝魏徵不可推托皇命。

魏徵那一时刻，热血忽然涌上头顶，其起身向李世民一拜，又向群臣团团一揖，说道：“陛下，为辅太子，臣愿从命。”

李世民也起身走到魏徵面前，执其手曰：“每每关键之时，皆赖你来砥柱中流。魏卿，你不惧老病，愿为朕分心担忧，朕代天下苍生谢你。”李世民近视魏徵的脸庞，见上面皱纹横生，皮肤松弛，观其开口说话，可见其门牙也少了一颗，心里不由得暗自叹息道：“果然是老了。”

因为群臣的坚持，李世民决定继续明确李承乾为太子。如此，李承乾与李泰的明争暗斗，以魏徵出任太子太师为标志而告一段落。

李承乾因此而相对稳定了自己的太子之位。

群臣辞出后，李世民独自在殿内呆呆地坐了半天。他知道，人之禀性为天成，靠后天的努力，靠他人的辅佐，终无大用。承乾已经形成的性儿，靠魏徵的谏说能改变吗？李世民摇摇头，自己的儿子，还是他自己心里最有数。

总而言之，承乾为太子，殊非李世民之愿。然群臣坚持，李泰又无超人的才具，他也无法可想。

李世民怏怏地起身，提步迈向后宫，可想而知，他今日决定了一件违心之事。

第十四回　置三州安定西域　定天下免谈封禅

侯君集被削职后赋闲在家，心里怨气难消。他天天在想，自己此次率兵出征高昌，一举荡平该国，功劳是第一的。谁知因为自己取了些珍宝，竟然被皇帝问罪下狱，凭魏徵谏言才被释放，最终还丢了尚书之位。思来想去，他觉得李世民待自己实在不公，心头的怒火越来越大。

他想起了自己跟随李世民平定天下的情景。

他想起了自己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立下的大功。

他想起了自己深入沙碛追击伏允，想起挥师独挡吐蕃兵的场面，以及刚刚经历过的高昌之战。

放眼国内，能有几人如自己这般为李世民拼死效命？

侯君集生性高傲，他想起这些往事，更感到李世民赏罚不公，因此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便由怨怒而转为仇恨了。

那些天，侯君集躲在宅中不出门，在堂中摔盏掷物，恼怒非常，下人们稍有过错，他亲执皮鞭紧打，吓得他们等闲不敢挨近他身。

侯君集势落之后，昔日车水马龙的府前，如今顿时变得车马稀少起来，等闲难有人入府与其攀谈。侯君集在对李世民切齿痛恨之余，又骂世人太势利。这日，其府中来了一位稀客，即是昔日的疆场挚友史大柰。侯君集听说他来访，喜出望外，急忙迎出府来。

史大柰当初被授为定襄都督府之都督，在此任上一待就是多年。他本身为突厥人，与其治下的突厥部众相处得很融洽。他又秉承李世民的意旨，忠心守卫边疆，将其治下整治得井井有条，每年吏部考绩，对其评语皆为上上。他在任上一晃多年，勤勤恳恳分外忙碌，回京的次数很少。他这次回京，得知侯君集因私获罪，就动了恻隐之心，选带一些礼物登门探望。

侯君集看到史大柰还携带礼物，感叹道：“大柰，我势落之时，你

能来府探望，我已感盛情。你又带来这么多礼物，让我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史大柰携来的是塞上所产毛皮等物。史大柰答道：“塞上苦寒，仅有这些陋物，何须挂齿？我入京甚少，仅带了这些物件来登府门，心里感觉不成敬意，你何必如此认真呢？”

侯君集将史大柰迎入中堂坐定。

史大柰环视其堂中的摆设，见其家具、挂件、器皿等物都很精致，有心想赞叹一番，又想他此次因私取珍宝而获罪，此时夸赞，甚为不宜，遂住口不说。于是，他将话题引在塞上风物上，侯君集听来也觉得新鲜。

史大柰说起在塞上刚刚兴起的马舞之戏。

塞上之人以马为伴，一些人挑选一些精良之马进行训练，逐渐练成马舞。表演之时，舞马身披五色彩丝的衣装，金鞍上装有麟首凤翅。在其旁，有数名年轻貌美的乐工，他们身穿彩衣，手持乐器，开始演奏乐曲。乐曲响起，舞马就会昂首翘尾，随着节奏蹀足而舞。它们骧首奋鬣，举趾翘尾，变态动容之间，皆中音律。到了最后，这些马口中皆衔着酒杯，卧而复起，就像是向观者敬酒。

侯君集听后微微动容，笑道：“大柰，我们惯在马背上征战劈杀，谁曾想竟然有无聊之人将马儿驯成这般。马儿能向人们敬酒，我实在想不出这些畜生还有这般本领。”

史大柰点头道：“马儿有灵性，所以能从人意。君集，我后日即回塞上，你若有兴趣，就随同我去观赏一番。”这是史大柰的一番好意，他见侯君集赋闲在家，有心让他出外散散心。

这句话勾起了侯君集的无限心事，他轻叹一声，说道：“大柰，你回京前我刚刚从狱中放出来，圣上现在对我疑心很大，他能容我胡乱走动吗？”

“不妨，我明日正好觐见圣上，届时我当面向他恳求此事。”

“罢了，大柰，我感谢你的好意。如今为多事之秋，你就不要费心

了。”

两人相对默默。

侯君集闭目凝神了片刻，然后睁开眼定定地看着史大柰，试探地说道：“大柰，记得我们跟从圣上攻入长安的时候，圣上的手下，不过区区数万人。”

史大柰点点头。

“我们那时勇字当头，为圣上立下汗马功劳。事后我常常想，取得天下看似极难，然以我们的经历，天下之事亦易如反掌。”

史大柰不明白侯君集何以说出这等话，他平素为人很厚道，心思不似侯君集那样灵动，遂接言道：“圣上辅佐高祖取得天下，有其定数。”

侯君集哈哈一笑道：“大柰，你对圣上忠心为上。可他待我呢？我历尽千辛万苦平定高昌，到头来落了个削职赋闲的结果。”

史大柰不好接腔，心中觉得李世民如此对待侯君集，有点过头了。

侯君集直视史大柰，说道：“大柰，我听说你手下有精兵五万，能将此兵借我吗？或者，我们一同成就大业。”

史大柰明白了侯君集的意思，原来其心中已萌发反意！他大为惊恐，然面上又不敢露出异常之色，情急生智，便哈哈一笑道：“哈哈，君集，你素爱带兵，已领过多少精兵强将，还能将我那五万残兵看在眼里吗？眼下边疆无战事，无你用武之地。乱世出英雄，如今为太平盛世，你就省省吧。”

侯君集见史大柰不肯附和自己，也尴尬地挤出些笑容，说道：“瞧你如此吝啬，我一提借兵之事你就退至角落。大柰，我不过与你开玩笑罢了。以我如今的处境，今后再想带兵就难了，剩下的日子，我也想学李药师在家写写兵法，以此来附庸风雅吧。”

史大柰正色道：“好，写兵法最好。人一生忙忙碌碌不过数十年的光景，能以兵书流芳后世，当为不朽。可惜我没有你的谋略，也没有你的文才，只好在这里空自羡慕你了。”

侯君集干笑了几声。

两人至此，因各怀心事，已无话可说。史大柰又向侯君集询问了程咬金、段志玄等人的近况，侯君集久未与他们接触，也没有太多话说。史大柰见此光景，即拱手作别。

过了一日，史大柰入宫觐见李世民。

君臣二人因多日不相见，见面之后十分亲热，李世民更是拉着史大柰之手问寒问暖。史大柰详细禀告了治下的情况，李世民听得有滋有味，不觉已过了一个多时辰。

史大柰躬身作别，忽然想起与侯君集谈话的事，有心想向李世民禀报，又觉得无法启口，遂欲言又止。

李世民观其吞吞吐吐的样儿，诧异道："大柰，你向来是直性脾气，有什么话藏在心中难以说出？"

史大柰期期艾艾道："陛下，臣此次入京，想起与侯君集的交情，专程去其府中探望一番。其戴罪在家，臣去探望，只想一表昔日旧情。"

"这不是坏事嘛。你为人极有情义，不忘旧情，是为美德。"

"然臣与其谈话过程中，觉得他仅记己功，不想其过，对圣上有些怨怼之意。"

"这也很正常。君集立功无数，此次在高昌私取珍宝，扰乱军纪，朕因此罚他。他有些想不通，是为人之常情。朕让他在家中思过，并非从此让他一直在家里待下去，过一段时间，朕视其悔过情况，还是会让他出来办事的。"

史大柰见李世民待臣下如此宽宏，心里大为感动，遂决心将侯君集意图谋反的事禀告给李世民。

李世民闻听侯君集意图谋反之言，皱紧眉头，心里不是滋味，叹道："想不到侯君集竟然心胸如此狭窄！"

"是啊，君集不念圣上之恩，不悔其过，反而妄动逆念，太不应

该。臣今日将此事禀告皇上，只想给圣上提个醒。”

“嗯，朕的臣子，似君集这等人毕竟为少。大柰，还是如你这般忠心的臣子为多啊！罢了，大柰，此事不用再向他人提起。你与君集皆为功臣，你们二人说此话时又无他人在侧，朕若去问他，君集必不承认，朕明白你的忠心，然事到此为止。”

史大柰想不到如此天大的事，李世民竟然轻描淡写地将之放在一边，始知圣上心胸比常人为大。他躬身告退，此后有意无意地关注李世民对待侯君集的举动。在其后的时间里，李世民待侯君集没有任何异样，可谓风平浪静。

李世民确实未把侯君集心存异志的事放在心上，待史大柰走后，李世民让人去传魏徵、房玄龄、李靖、马周、褚遂良、李世勣等人前来议事。

李世民叫来他们，是想起了如何处置高昌国的事。

李世民待众人坐定，开口说道：“平定高昌已有数月时间，现在我朝大军还在那里镇守，该是让他们撤回来的时候了。朕今日召众卿前来议事，就是想听听大家如何处置高昌的意见。”

贞观年间以来，大唐先是荡平东突厥，采取了尊重其部落习俗，由其自治的方法，为了加强中央控制，在其辖地又设立了羁縻府州；此后抚平吐谷浑，李世民依旧让伏允的后代为吐谷浑王，其类似于大唐的属国。

魏徵赞成对高昌国采用吐谷浑的法子，他首先言道：“高昌离京太远，臣以为可以采用降服吐谷浑的方法，立麴文泰之子麴智盛为高昌王，由其继续统辖高昌，以为大唐的属国。”

群臣皆认为此法可行，纷纷点头。

李世民微笑道：“魏卿，若立麴智盛为高昌王，其初期之时定然归顺我国，然时间一长，他又如其父麴文泰那样遏绝交通，与我国交恶，如何是好？”

群臣辨其话音之味，感到大有深意。

李世民问李靖："药师兄，你以为应当如何处之呢？"

李靖明白李世民显然不愿意立麴智盛为高昌王，然高昌离京太远，朝廷派官吏前去管理那里的臣民，徒费钱粮。加之西域形势错综复杂，必须派军在那里驻防，如此，更要费去许多精力。想到这里，李靖答道："臣以为高昌国小，然为西域通路咽喉之处，我朝须妥善处置之。若再生祸乱，则此次出征就毫无意义。"

此话说得有些模棱两可。

马周起身言道："陛下，臣以为高昌早已经是汉土，再立麴智盛为此土之王，有些隔靴搔痒。"

"隔靴搔痒？马卿，你可细言之。"马周之话显然甚合李世民心意，引起了他的兴趣。

"高昌在汉朝时为车师前王之封地，后汉时为戊己校尉之故地。今其交河城，为车师前王之都；田地城，为戊己校尉之守城。由此来看，远在汉朝之时，汉武帝等人已发现欲经营西域，非有此立脚点不可。目前之势，我国与西突厥之势力在西域此消彼长，若我军退回内地，西突厥定然卷土重来。依臣之意，我朝须在高昌设官置军，从此可以永绝边患。"

这句话说到了李世民的心坎之上，他这些日子一直在思索高昌之事，曾经想过依吐谷浑之例立麴氏为王，但心忧今后，就动了在此设置州县的心思。马周说完，他赞赏道："好呀，马卿之论与朕之心思相合。高昌历来为我国之土，不容其长期割据，若从此设立州县，再派兵驻扎，即可免此困厄。"

群臣见李世民表明了态度，皆低下头来默默思索。场面稍稍寂静片刻，魏徵起身，出言反对："陛下，臣以为在高昌设立州县，甚为不宜。"

"有何不宜？"李世民想不到魏徵竟然继续反对。

"陛下初临天下，麴文泰即来朝谒。此后其遏绝交通，不礼我国诏使，遂有我国大军征伐之举。如今高昌已平，麴文泰已死，此次西征已完成使命矣。"

“依卿所言，我军当退，将高昌国还给麴氏子孙即可？然魏卿啊，侯君集涉难出征高昌，仅仅数万之众，却能旬日内摧枯拉朽，何故？乃麴氏王朝荼毒百姓，施以暴政的缘故。朕记得有首童谣，唐卿，你若能记得，可为众卿诵出。”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唐俭稍稍回忆之后，依令将此童谣一字一句诵出。

“魏卿，你听听这首童谣。我军未至，高昌百姓已出此言，可见麴氏暴政，民心丧尽。朕若再立麴氏为王，高昌百姓定会深深失望。朕不敢说我朝如何贤明，然对待百姓毕竟为宽，以众望所归来喻之，亦不为过。如此说，朕不想复立麴氏为高昌之王。”

魏徵摇摇头，拜道：“高昌百姓心向大唐，怨恨麴氏，此为定论，臣亦如此认为。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臣所以说不宜在高昌设置州县，是基于以下理由：若高昌从此为我国州县，常需有千余人镇守。这些人从内地派往高昌，数年一易，其路途险阻，不能全数归来。至于遣办衣资，离别亲戚，所伤所费甚多。长此以往，陛下不能从高昌获尺布以助中国，徒耗费而已。何况，高昌孤悬西域，万一陇右空虚，若有敌来攻救援不及，极易倾覆。在高昌设置州县，臣以为不利于中国，实为不值。”

李世民平时对魏徵言听计从，今日却实在听不下去。究其根源，实因李世民图谋西域的雄心所致。他摇头道：“魏卿此言，有点迂腐。朕若一味谦让，使中国土地片片割据，而其初衷为不愿耗钱粮，如此困守中原土地不思拓展，岂不成了土财主了吗？汉武帝穷兵黩武，使国力耗尽，我所不取；然国势强大之后，一味怀柔，甚至对高昌这等故土也不理不问，我亦不愿。”

“陛下一直致力于国内安静，难道自今日要改变初衷吗？”

“朕致力于国内安静，然并非单求被动安静！譬如西突厥势强于西域，我国若据有高昌，即可挡住西突厥东侵之势，确保国内安静。若复立麴氏为高昌王，其出于私欲或者被西突厥势迫，又如麴文泰那样与西突厥联手，国内就会乱无宁日。魏卿，想你也不愿意看到如此局面吧？”

君臣在这里互摆道理，都想说服对方。然他们在这件事上，皆坚持

自己的意见，不肯退让一步。

房玄龄见他们二人各执一词，起身劝道："魏太师，你不想耗费钱粮，此不为错。然如今国家府库充实，千余戍边军士所费钱粮，实在不足挂齿。圣上的意思，是想占据西域通道，我国从此在西域进可攻，退可守，此事与所费钱粮相比，毕竟为大。"

魏徵见房玄龄不附和自己，明显赞同李世民的主张，心里更急，说道："你们皆想多占土地，哼，总有一天，待高昌成为鸡肋，你们后悔已晚。"

李世民瞧见魏徵翘着花白胡子在那里激烈争辩，心想，他那倔强的脾气老而弥辣，看样子至死不改了。想到这里，他用眼光扫射群臣一圈，看来他们对自己和魏徵的意见赞成者各半，遂微笑道："魏卿，高昌能否成为鸡肋，取决于我国国势。若国势强，没人敢打高昌的主意，高昌就成为沟通西域的前哨之地；若国势弱，高昌也许连鸡肋也难成，多半被他国所占。你放心，朕不会对他人故土贪得无厌，然高昌本为我国故土，取之无碍，是为必须。此事不用再说。"

这是皇帝的决定，魏徵明白已经无可更改。

李世民接着道："这样吧，从今日开始，就没有了高昌的国号，可在其地上置西州，另在可汗浮屠城置庭州。西州、庭州以及此前的伊州互为犄角，各据要津，可以牢牢地控制西域。玄龄，各州就如此设，然此地重要，非有一人在这里把握局势不可，你向来识人，能替朕推荐一人吗？"

房玄龄答道："西州、庭州、伊州位置重要，我国据之，可以阻挡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向东扩张的态势，又为我国进一步经营西域建立一个前沿基地。如此来看，治理三州须以军事为主，兼及统御民众，搞好屯田之事。以此观之，臣以为李大亮比较合适。"

"李大亮近来驻防在灵州，其向北要防御薛延陀的南侵，向西还要联络西域之事，他无从抽身。"

"若李大亮不能抽身，其麾下有一偏将，名叫郭孝恪。此人大有李大亮之风，治军甚严，又能推诚抚御，可堪为用。"

李世民点点头，问李靖道："药师兄，你识此人吗？"

"陛下，此人一直跟随大亮，臣仅仅与他谋面数回，听大亮说，其手下之人有才略者以此人为首。"

李世民转向高士廉道："郭孝恪？嗯，高卿，你可让兵部将此人调回京中，朕要见他。此三州远离京城，其今后安危如何，与主官大有干系，朕不可不慎。玄龄，若此人可堪为任，可授其为西州刺史，并节制庭州。"

马周又禀道："陛下，设此三州，今后可以与全国混为一体，然三州皆在前沿，那里势力犬牙交错，一些羁縻之策还要在那里推行。譬如，阿史那步真入京为官，其部下不可能全数入中土，还要在那里生息。臣以为，西域那里须双管齐下，既设州县，也要设羁縻府州。"

李世民沉吟道："是呀，西域应该有羁縻之策，且要比他处更为扩大。唐卿，这些年设立了多少羁縻府州，朕一时说不出数目，你能记下吗？"

唐俭记性甚强，起身答道："陛下，臣大致记得。"

"嗯，你细说一遍。"

"北境有阿德州、执史州、苏农州、拔延州、阿史那州、舍利州、顺州、酝州、化州、长州、北宁州、北抚州、北安州等十五州，分隶云中都督府、定襄都督府、夏州都督府、营州都督府、幽州都督府管辖。"

"此是贞观四年时所设，朕还记得清，其他呢？"

"西南党项之地，设有懿、阔、麟、雅、丛、台、桥等十六州，均属松州都督府管辖。

"黔中道置有夷州、思州、南州、巫州等二十一州。

"剑南道及岭南道有羁縻州十五个。加上关内道的一些小州，共计七十二个羁縻府州。"

褚遂良恭贺道："陛下，西州、庭州、伊州此设，则我国疆域东至

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其间皆为州县，东西达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这些羁縻州县，时间一久，终为唐土，则我国疆域又可扩大一倍。自秦皇统一中国，疆域如以广大论，以今日为盛，实在可喜可贺。”

李世民也很得意，他捻须微笑，沉吟不语。

刘洎对褚遂良的话不以为然，起身说道：“陛下，褚大夫此言，臣以为有些好大喜功，不敢苟同。”

魏徵本来有话要说，见刘洎抢了先机，有些诧异，然眼中露出赞赏的光芒。

刘洎这一段时间锋芒渐露，李世民颇为欣赏，遂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刘洎道：“隋文帝统一寰宇，其后三十余年里甲兵强锐，风行万里，然一旦举而弃之，尽复乌有。究其缘故，皆因隋炀帝恃其富强，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好大喜功，专求服远之虚名，不图社稷之长久。陛下即位以来，专力于国内安静，对四夷采取德化之策略，十余年渐行渐积，方有今日之局面。四夷宾服非是我国以威势压之，实乃以国势畏之、以德化感之的结果。若如褚大夫刚才所言，陛下从此一味拓展边疆，以取得天下威服之名，臣以为不可取。”

褚遂良反驳道：“陛下，臣刚才说可喜可贺，亦是赞陛下德化之功。刘大夫所言，有些断章取义，望陛下明察。”

李世民挥手制止他们争辩，说道：“刘卿的这些话，朕多次听魏卿说过，朕时刻牢记，不会堕入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境地。好了，我们不说这些，还是议正题吧。自设立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之后，以此来节制羁縻府州，看来收效很大。好就好在这些都督府既可以体现朕之意旨，又能妥善使羁縻府州自治，二者归一。西域这个地方，远比其他地方复杂，再以都督的名义节制羁縻府州，有些勉强。朕想好了一个词儿，就是在这里设立都护府，比都督府的规制要大一倍，玄龄，你以为如何？”

房玄龄道：“若在西域设立都护府，既可以全盘考虑西域形势，又能临机决断，臣以为可行。”

“众卿以为呢？”李世民又问群臣道。

群臣皆以为然，魏徵见事已至此，也不再出声反对。

马周奏道：“陛下设立都护府，其意在于安定西域，臣以为此名可定为安西都护府。”

李世民准奏。

数日后，郭孝恪入京面圣。李世民与其交谈数次，觉得此人可堪为任。遂授郭孝恪为西州刺史，并节制庭州。又在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授郭孝恪为安西都护。

西州、庭州、伊州为大唐正州，不属于安西都护府管辖范围。郭孝恪以一人之身兼任西州刺史和安西都护，李世民的本意是将西州为据点，逐渐将大唐势力西移，以将西域纳入羁縻统治之下。

郭孝恪领会了皇帝的意思，遂整装西去。他到了西州，将大队唐军遣回国，仅留下一千二百名兵士戍卫。这一千二百名兵士，每隔两年即轮流换回。这期间，朝廷每年遣来流放囚犯作为戍卒。

朝廷设立西州、庭州、伊州和安西都护府的消息传了出去，朝野一片欢腾。人们皆认为，贞观以来十余年里，天下大治，四夷宾服，真正到了太平盛世，普通的庆贺难表情状，唯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方能彰显。于是，一些臣子联名上书，公推萧瑀为代表向皇帝请求年内举行封禅大典。

萧瑀向李世民禀道：“陛下功业之高，德化之厚，古今未有之也。贞观十余年来，国家安定，年谷丰稔，四夷宾服，近来各地又多显祥瑞之象，由此观之，该是举行封禅大典的时候了。”

李世民询问群臣意见，这几日，魏徵身体有病，李世民准其在家静养，所以，群臣皆认为国家富足如此，确实应该举行封禅大典，没有一人反对。

李世民志得意满，觉得现在举行封禅大典是水到渠成之事，遂决定于明年春上到泰山封禅，诏礼部、太常寺着手准备。

史大柰整装欲返回定襄的时候，李世民将其召入宫内，说道：“大

柰，朕已让鸿胪寺向薛延陀、仆骨、同罗、吐谷浑等君主发玺书，让他们赶往灵州，朕要在那里见他们。你动身回定襄，正好作为朕的先导，到了草原之上，我们君臣二人跨马驰骋一番，以了却昔日之愿。朕此次北巡非专为游历，魏徵及那帮谏臣也无话可说。”

史大柰大喜，躬身言道：“臣愿遵旨为陛下先导。”

灵州位于长安西北方向，这里是汉长城与河水的相交处，其东北与朔方接壤。由于这里是防备北方游牧部落南侵的要塞，朝廷便在这里驻扎有重兵。前时与薛延陀一战之后，李大亮起初在定襄防守，看到薛延陀不敢再有异动，他才带领大军回灵州驻防。李世民此次到灵州会见漠北诸部首领，其主要目的还是示抚慰之意。

李世民让太子李承乾留京监国，随行仅有马周、唐俭、常何、史大柰数名大臣。御仗自长安出发，沿途州县接来送往，不一日便到达灵州地界。李大亮早带领大队人马在此恭候数日，其见銮驾到来，即伏地叩迎，然后上马以为李世民护卫。李世民在辂车上看到道路两旁站满了雄赳赳的兵士，有心想责李大亮何至于如此隆重，又想夷男等人在灵州等待，须让他们看到如此排场方显大国威仪，也就作罢。

夷男、诺曷钵等人出灵州城三十里外相迎，李世民站在辂车上接受他们的叩拜，然后一同入灵州城。

李大亮早在灵州城内为李世民备下了行宫，主殿虽不似两京宫殿宏大，然在这边境之地有此齐整的房屋，已属难得。李世民入宫后稍事盥洗，即入主殿。李大亮已在主殿内摆好了数桌筵席，供李世民赐宴。

夷男等人入殿逐个向李世民致献词，夷男颂道：“天可汗威加海内，使万众敬仰。鄙部得知天可汗驾临灵州，臣临行之前，臣民纷纷让臣恭请天可汗到鄙部巡视，以一睹天可汗天颜。”夷男说此话时，其言辞恳切，似乎忘了不久前与大唐的交战。

李世民赞道：“真珠可汗能有此言，朕心甚慰。朕此次驾临灵州，见到你们，只是为去思念之意。然对你真珠可汗，朕还有几句话要说。”

“臣恭听圣训。”夷男越发显得毕恭毕敬。

“朕思华夷为一体，看待你们就如这些臣子一样。”李世民边说，边向唐俭等人手指一下，然后继续说道，“朕所以这样做，是考历代之边患，皆因势而起。友邦和睦相处，靠的是心灵互通，相谅相让，而非以强势压人。若大家皆想取强势迫他人，则会征战不止，永无宁日。真珠可汗，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臣明白，臣明白。陛下，上次使陛下震怒，皆因臣之逆子胆大妄为，背着臣私自发兵，遂致误会。”夷男见不提上次交战之事，眼见不可能，遂将罪责皆推在长子大度设身上。

“嗯，误会也就罢了，朕不想多责你。朕待四方诸国诸部落，不妄想其一寸土地，不谋取其一钱珍宝，唯思和睦相处而已。若论强势，举目天下，谁能与大唐相比？你那长子上次发数万兵去扰李思摩，李世勣仅带数千人马即将其驱出漠南。以朕之势，可以东征西讨，灭国无数。朕难道不想成为天下的霸主吗？非也！战则需耗费人力，非天下百姓之福，所以不为。真珠可汗，望你今后谨记此节。”

夷男听到这里，室内本来清凉，已吓得他汗流浃背，连声道：“臣遵旨，臣遵旨。”

李世民又责他道：“还有一点，就是为人者须当诚信。你求和亲，朕已许婚，奈何你使者不至，让朕空等，可见你求婚非真心真意。”本来是李世民自己悔婚，然他现在把和亲不成的责任推在夷男身上，马周等人知道内情，感觉有些滑稽，但不敢吭一声。

夷男张口结舌，有心想争辩，终归不敢。

回纥酋长菩萨坚执让李世民到漠北巡视一番。他说道：“自从‘参天可汗道’建成，鄙部百姓日日盼望天可汗驾临。陛下已到灵州，距鄙部不远，希望陛下此次千万要成行。”

李世民微笑道：“朕此次来灵州，能与你们晤谈一番，即满足了朕的思念之意。这些年来海内康宁，朕有心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届时定邀诸位到泰山观礼。因忙封禅的事，朕没有时间再向北去。今后的时间还长着呢，朕有空闲之时，定到漠北走一趟。”

夷男、菩萨及诺曷钵等人听说大唐欲举行封禅大典，皆躬身向李世民称贺。

诺曷钵此来，携带弘化公主同行。李世民见了他们夫妻二人，神情中透出分外的亲热。他让弘化公主坐在身侧，询问其在吐谷浑的生活细节，二人说了几句，话题自然扯到了文成公主。李世民问道："道宗回京，说赐婚队伍在吐谷浑住了一些日子，还说那段日子里，你与文成公主形影不离。"

弘化公主答道："锦燕妹妹出京之后，一直神情郁郁，想是她远离故国的缘故。女儿以前也有此心境，就现身说法，予以排解。"

李世民点点头道："很好。你与文成公主为了国家大节，远嫁他国，朕有时想起你们，心情也不免郁郁。嗯，你离京还不算太远，文成则是关山难越了。你们相邻较近，你们姊妹二人要多通讯息，不要过分孤单才是。"

"谨遵父皇圣谕。女儿临行之前，曾派人入吐蕃送给锦燕妹妹书信，提到此次来灵州面见父皇的事，她回书中言道，路途遥远，不能来见父皇，深以为憾。"

"是了，吐蕃至灵州，确实太远了。"李世民说到这里，忽然沉默不语，眼光迷离，不知在想些什么。

是日宴后，夷男、菩萨、诺曷钵等人相继辞去。

李世民美美地在行宫里歇息了一晚，早晨醒来，照例出外晨练。其时，晨曦刚刚抹亮了天空，大地显得寂静。微风轻拂远处山冈上的长草，将枯草的黄色尽情展示，显示出塞上不同一般的风光。

李世民挥剑起舞一回，其剑法愈显娴熟，然胳膊腿儿少了年轻时的柔软自如，显得有些僵硬。李世民自从过了四十岁，渐渐发现了自身的这些变化，感到昔日的威猛灵活再不可现，方悟人生短促，不可逆转。想通了这些，他对晨练也不似以前那样日日坚持，仅在闲暇时候或者睡眠充足的时候，方才起床晨练。

这些日子，每当李世民出室之时，史大柰、李大亮、常何皆随侍身边。他们看到李世民剑舞已毕，遂靠前恭维道："陛下龙马精神，功夫始终未落下。"

李世民扬手将剑归入鞘中，然后将其抛给常何，摇头道："朕自知

现在剑法生疏，身子僵硬，已非年轻之时。朕今日来晨练，不过想睹灵州周围早晨风光，应景罢了。你们为讨朕欢喜，说些恭维之言，朕岂能不知？”

三人默然无语。

李世民抬头向东，见那里一轮红日已冉冉升起，将灿烂明光洒在大地之上，遂向史大柰问道：“大柰，何处草场离灵州最近？”

李大亮抢先答道：“陛下，灵州之东，即有草场。”

史大柰说道：“灵州以东的确有草场，然略嫌狭小。陛下欲驰骋草原，须觅阔大之草场。自灵州向西北行，越过贺兰山，即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其西与大片沙漠接壤。臣以为，陛下难得北巡一回，不如登临贺兰山之后再入草场。”

李大亮反对史大柰的说法：“此去贺兰山，一来一回需数日之久。那里在我边兵扼守之外，非常不安全。”

这句话倒是惹起了李世民的豪情，说道：“朕为天可汗，难道足迹仅限于中土吗？朕意已决，我们今日出发越过贺兰山，去领略那里草原的风光。你们看，今日是一个朗朗晴日，天气不错，正是出行的日子。”

皇帝此意已决，别人不敢再多说话，大家分头去准备行装。此去翻山越岭，又要到草原上驰骋，李世民自然不再乘车，而改乘马。李世民每每出行之时，手下人知其爱马和好围猎，便选出数匹良马随行。近些日子，李世民偏爱那匹从高昌搜寻来的良马，此马全身洁白如玉，唯鬃尾赤如朱砂，是一匹罕见的千里马，李世民为它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称其为“飞白”，显然为其常习的书法名称。与其他皇帝相比，李世民随行队伍有一列专门的队伍，号为“百骑”。顾名思义，“百骑”即是由一百名才力骁健、善骑射者组成，他们皆服五色袍，乘骏马，以虎皮为鞯，在仪卫中显得非常特别。“百骑”的主要职责除了护卫皇帝外，就是在李世民围猎之时充为下手。

次日早膳之后，李世民跨上“飞白”马，李大亮、史大柰、常何乘马紧随其后，在“百骑”的簇拥下，百余人如旋风般向贺兰山刮去。

贺兰山主峰高耸云天，其余脉连绵数百里，如一道天然屏障横立在河水之北。多少年来，异族入侵中原，必须要越过此山再南下。所以，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每当中土强盛之时，朝廷要在这里驻扎重兵。现在也不例外，李大亮派兵三千扼守峰谷，成为大唐北境的第一道防线。

他们到达贺兰山北麓，李世民眼望北方那长草低伏的无边无际的草原，感叹道："多少年来北患动辄侵扰中原，以致贺兰山成为一个势力消长的标志。当中土势衰之时，北方铁骑越过贺兰山，中土之人足迹难现此处；当中土势强之时，贺兰山成为中土之人驻扎之所，往往勾起文人雅士的激越之情，开口闭口即吟'马踏贺兰山阙'。"

常何接口道："李将军如今驻扎贺兰山，足证我国正是势强之时。如此，陛下欲举办封禅大典，可谓名副其实。

李世民笑道："常何呀，看来你读书不多，毕竟受眼光所限。大亮驻扎在贺兰山，确实不错，然以此来说我国强盛，就失之简单。依你所言，朕之心力仅止于贺兰山吗？"

常何答道："陛下威加四海，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错了，常何，你还是错了。"李世民又转问史大柰道："大柰，你原为突厥人，能识朕之心机吗？"

史大柰答道："臣不通文墨，说不出什么道理。臣只知道，陛下待国人与外国之人无二致，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是陛下无边无际的洪恩。简言之，陛下待臣下好，臣下唯有尽忠尽职，以报陛下的洪恩。"

李世民点头道："大柰词不达意，然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常何，眼前的这片土地，多少朝代有多少人在此浴血争夺，他们争夺的是土地吗？朕看未必！土地在这里默默无闻，因人方有生机，由此来看，争夺人方是浴血奋战的主旨。可是呀，你将对方打败，你将对方俘虏，对方慑于威势低眉顺从，然其内心呢？其内心服吗？肯定不服！多少年来，许多号称圣人智士者，他难以察识此节。"

李大亮接口道："所以陛下以德化治人，不以强势压人，不谋求土地。"

“大亮所言甚是。朕不筑长城以备北患，仅派少许边兵象征性地驻扎，盖为此也。只是如夷男之流难识朕的这片心机，朕不得不出兵镇之，如此就大失朕之本意。”

李世民想到这里，又无奈地摇摇头。诸部落尊自己为天可汗，又修“参天可汗道”到长安朝贡不已。然其内心里，到底是心悦诚服？还是因强势所逼？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李世民不得而知。

李世民遥望山下，脸上忽然有些萧索之意。他微一凝神，这种萧索之态转瞬即逝，一紧马缰绳，招呼三人道：“走吧，我们下山去。”

“飞白”率先冲下山，山脚下，即是平阔无垠的草地。正是深秋时节，草儿皆已枯黄，经历了秋风的劲扫，马蹄过处可以听到枯草的断裂声音。

李世民勒缰停马，回首问史大柰道：“大柰，这就是草原了？”

“陛下，此为草原，若放马驰骋，可以无止无歇，直似汪洋中放舟的感觉。只是现在已入深秋，草儿枯黄，若是春天来此，满目皆绿，更为惬意。”

“哈哈，大柰，朕为了你当初的一句话，萦绕心间二十年。今日来此，也不过如此嘛。”

“若一味乘马在草原之上驰骋，时间长了不免单调。然臣自幼生长于草原之上，到了草原即是回到故乡，此番心境，陛下难以体会。”

“是了，朕今日就陪同你一起返乡了，大柰，我们走吧，今日就由着你快活。”

一群马在荒原上急速而驰，马蹄过处，间或惊起一些野兔、野羊群奔。李世民见状大喜，呼史大柰道：“大柰，这里有物可猎，如何单调呢？”

于是，“百骑”拉开阵势，皆取出雕弓，开始纵跃围猎。

李世民这日一会儿纵马驰骋，一会儿纵情狩猎，猎获之物，皆为午餐和晚餐烧烤食品。他当皇帝多年，似这等完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娱乐，还是头一遭儿。夕阳西下，常何遵旨在草原上张篷为舍，他们今晚

要在此露营。

李大亮担心李世民的安全，不同意在此过夜。其时，李世民独自漫步到西面的高冈上，背手站立，眺望西方。

李大亮慢慢走到其身侧，轻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李世民不以为然，说道："大亮，你不必担心。昔日征战之时，有多少危难关头，朕皆安之若素。朕问你，如今与那时相比，难道不安宁吗？"

"如今四海康宁，四夷宾服，没有人敢打陛下的主意。"

"是呀，如此就剩下野兽或者强盗的出没了。以我们的身手，等闲人及野兽能近身吗？"

"不能。"

"如此你就放下心来。朕今日到草原上尽兴一天，心境甚好。朕答应你，明日早晨，我们拔营返回灵州。"

李大亮听皇帝如此说，只好唯唯答应。

李世民眺望西方，问道："大亮，听说这草原西边与沙漠接壤？"

"是。"

"这里为何杳无人烟？"

"游牧部落依水草而居，这里水源甚少，所以入秋以后，他们往往聚居在水美之处。从此向西，即为沙漠，那里漫天风沙，人们无法居住。"

"由此来看，朕刚才所言，还是有些道理的。土地因人而兴，欲服人须服人心。否则空占土地，又有何用！"

其时夕阳如金，将草原上抹上了一层金黄，煞是好看。李大亮为一名有智有谋的武将，他能品味出李世民话中的深意。想起大唐如今盛势，又思身边这位睿智超卓的明君，他心中忽然一阵感动。他将崇敬的

目光移到李世民的侧影上，只见日光在李世民的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辉，愈显神威。那一刻，李大亮被心中的崇敬所激荡，竟然有些呆了。

数日后，李世民返回京城。

一日，高士廉带领民部的水部郎中来见李世民，向其禀报近日河南及山东遭遇水灾的消息。

李世民很惊异，问道："朕素知夏季多水，如今已是深秋之时，缘何河水又泛滥成灾呢？"

水部郎中答道："入秋之后，渭水、泾水流域秋雨连绵，水量大增，使河水陡增，冲毁许多堤坝。恰在此时，河南、山东又连降秋雨，使百姓陷入水泽之中。天降灾异，原有的水利设施也无济于事。"

李世民让高士廉带领户部、民部人员，携带粮食、棉衣前往河南、山东赈灾。此时，大唐国库充实，对付这些灾害不用费许多力气。

高士廉辞去后，李世民独自在殿中发呆，自言自语道："为何朕每次欲封禅之时，河南、山东之地就要闹水灾？"

贞观四年时，李世民听从群臣意见欲往泰山封禅，魏徵不赞成此举，与李世民争辩甚烈。恰在此时，山东、河南闹水灾，此事也就作罢。

"莫非天降灾异以警示朕吗？"李世民向来不信祥瑞、灾异之说，但事情如此凑巧，让其疑窦丛生。

李世民想起此次草原驰骋之事，草原无边无际展开了去，天空浑如穹庐，人置身其中，何等渺小。人若想取得众人的尊敬，靠数次大典就能长留人心之中吗？李世民想到这里，心中有了决定，遂让人召李淳风、袁天纲等人。

这些人以为皇帝欲问询筹备封禅的事，急忙将筹备的进度禀告给李世民。孰料李世民挥手打断他们的话，说道："自今日始，停止筹办封禅大典。"

李淳风不明白何故，问道："臣已算定了时辰，明年二月是封禅的好日子。此时筹备，还算从容，若再耽误一些时日，就有些仓促了。"

李世民摇摇头，悠悠说道：“朕治理天下，其功绩如何，不靠封禅来为身后留名，唯靠人心所向。众卿，朕意已决，朕今生今世，不再提封禅之事。”

第十五回　李世民三探魏徵　良谏臣长辞明君

贞观十七年春节，大雪落个不止。

瑞雪兆丰年。正月初五，早朝过后，李世民留下众位近臣以及皇子共进早膳，其望着窗外的飞雪，说道："这场大雪，想地上已积有尺余。嗯，早膳之后，我们不要躲在殿内议事，大家一同到西内苑赏雪如何？"众人自然连声响应。

西内苑里完全是一片银白世界，树枝几乎被雪包裹，仿佛粗了一倍，湖中不见水面，仅有数片枯败的荷叶伸出湖面，似数朵白色的蘑菇。甬道上更是被积雪所掩盖，十数个太监手执大扫帚，正在那里清扫甬道里的积雪。李世民远远看到他们在那里干活，急忙唤常何去制止他们，说道："朕来此赏雪，非是单单观望雪景，脚踩这无人打扰的甬道，也是一种兴致。他们将雪清去，又是往日之貌，即将朕赏雪的兴致减去不少。"

常何疾步过去制止他们。

李世民踏上雪层，因积雪太厚，显得拔脚困难，且雪粒漫入靴中，遇到脚面的热气而化，顿觉冰凉。他行了数步，扭头向众人说："人在远古时代，与大地融为一体，虽寒冬之时仍出外狩猎。如今广厦暖居，人们蜗居宅中不愿出外，看来是惰性使然啊！"

马周接口道："陛下所言甚是。记得陛下曾说过，'善始者繁，克终者寡'之言，人之惰性在修身、齐家、平天下之时，亦为此例。"

李世民道："罢了，你怎么说得如魏徵一样，每每朕心悦之时，动辄拿出治国大道理来规谏于朕？嗯？魏徵呢？"

褚遂良小声道："陛下忘了，魏徵早已因病告假。"

李世民点点头，对房玄龄道："是了，魏徵自去年入冬之后，身体一直不好。玄龄，魏徵这些年来，很少因私告假吧？"

“魏徵一直克己奉公，十余年来按时上朝。他现在因病告假，若非病情较重，断不为也。”

“嗯，朕明日去魏徵宅中探望一番。承乾，你明日陪朕前去。”

李承乾在后面答应了一声，他因腿脚不便，行走时落在后面，一名太监还要在其左侧搀着他。

众人又随着李世民前行，最后集于苑中的一处高台上，从这里可以俯瞰苑内全景。

李承乾落在最后面，李世民眼内余光瞧见他那蹒跚的身影，心里掠过一丝阴影。

大片的雪花仍然密密地下着，置身在此冰天雪地之中，人们眺望雪景，轻轻一呼，一口白气弥散开去，很快消失，让人觉得如此清凉世界，洗去了不少身中的秽气。

房玄龄赞道：“好哇，瑞雪兆丰年，今年定是一个好收成。”

李世民扭头道：“玄龄，记得朕多年前向你和陈君宾等人谈论过，粮价年年在跌，又遇到一个又一个的丰年，粮食早已贮满仓库，总有一天，粮价也许会更不值钱。俗话说‘谷贱伤农’，这如何是好？”

“陛下的忧心甚是有理，臣也一筹莫展。不过百姓明白‘民以食为天’的道理，粮价虽贱，犹勤耕不已，我们只好静而观之了。”

李世民笑道：“玄龄，朕无为而治，非不为也。国家之大，若诸事顺其自然，要我们君臣又有何用？”

“臣也多次想过，国家府库充实，可以拿出一些人力、财力，用于兴修水利或者修建驿道。然如此一来，又容易陷入劳役繁重的境地，炀帝之鉴不远，怕因此使百姓产生疑惑。”房玄龄答道。

李世民转向高士廉道：“去岁秋季大水，定毁了河南、山东许多水利设施，可嘱民部赶在夏季之前，将这些水利设施修缮恢复。集中一些钱财修缮水利设施，对今世有利，对后世亦有益。朕不愿虚耗国力，然这些必需之举，不可偏废。像眼前这场大雪，对农事固然有补，一些简陋道路及驿所则会损坏不少，有钱了可以将事办一办。”高士廉应声答

应。

李世民又对身侧的李承乾道："承乾，这些道理仅看书本不行，仅听臣下举言不行，须心内揣摩，以成定论。"

李承乾近来被确定太子的名分，一扫以往那种焦虑的神情。想想也是，上为父皇不喜，侧有弟弟窥视，其位岌岌可危，能有什么好心情？现在父皇一言九鼎，自己的太子之位稳固，阴霾一扫而空，在李世民面前自然变得更加恭顺，其连声答道："儿臣谨记，儿臣谨记。"

李世民昔日对李承乾的厌恶之感，至今未有一丝改变，此次从众大臣之请重申固其太子之位，实在大违自己的本意，然也无可奈何。他知道，李泰所以觊觎太子之位，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暗示所至。他向南望去，高大的玄武门在那里隐约可辨，让他又忆起十余年前惨烈的玄武门之变。他摇摇头，决心不让如此惨事发生在儿子之间，遂努力压下心中对承乾的厌恶，转对众大臣说："朕听说外间士民以太子有足疾，而魏王颖悟，多从朕游幸，所以遽生妄议。你们听到过这些议论吗？"

李世民重李泰而轻李承乾，此为众人皆知的事情。去年李世民用魏徵为太子太师，表明继续维持李承乾的太子之位，此事已有定论。群臣心存疑惑，想不通李世民今日为何又旧话重提。几名大臣随声附和，说曾经隐隐约约听到外面有此议论。

李世民眼光在李承乾身后的李泰身上停驻片刻，说道："你们要代朕广为传言，灭掉此等虚妄之议论。承乾虽有足疾，然不影响其行走，朕岂能因为承乾有足疾而废其太子之位？且《礼》中有言，嫡子死，可立嫡孙为储。承乾有男已五岁，可以袭承乾之位。朕这样说，是想告诉大家，也请大家代朕传言天下：朕终不会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

李世民在开年之初重申固李承乾太子之位，是想消弭祸乱之源，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随行重臣皆赞成此举，脸上现出兴奋之色。也有数人偷眼看魏王李泰的反应，只见他木然站立，想是其笑也不是，悲也不是，只好用木然神色掩饰心中的失落。

李承乾眼中闪烁着兴奋的泪花，哽咽道："儿臣谢父皇看顾。"

李世民正色道："朕这样做，非为你自身，实为天下社稷着想。承乾，你若不明白此节，就辜负了玄龄、魏徵等人的教诲。"

李承乾躬身受言，面色愈显恭顺。

君臣在这里观赏闲话一会儿，眼见落雪不止，身子站立在风雪之中太久，也早已有些寒意，遂踏着乱琼碎玉，步出苑去。

魏徵自去岁岁末开始，身体渐渐不适。一日，他一脚踏空，摔倒在地上，左大腿骨断裂，就此卧在榻上，不能行动。

李世民带领李承乾和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轻车简从来到魏徵府中。李安俨职掌东宫守卫，是李承乾的心腹。李承乾出外时，李安俨肯定护侍左右。

魏徵宅第在永和坊之右侧角，其在长安城西南角，距离宫城较远。是时，朝廷达官贵人以住在宫城周围为荣，所以宫城周围的坊间，皆是六品以上的官员在此居住。魏徵的宅第，还是他在武德年间任太子洗马时购置的，其位置较偏，宅第又小，与其上品官员的身份极不相称。

李世民迈入魏徵府中大门，就闻到一股酒香扑面而来，再看其西厢房，房檐下摆满了坛坛罐罐，从敞开的房门中可以看到其房内杂乱地堆满了物什。魏徵以酿酒驰名京城，其所酿的“醽醁翠涛”更是享誉天下。魏徵在公事之余，以酿酒为乐。李世民看到这些酿酒之物，口中又回味其“醽醁翠涛”味道之美，因思酿此酒之人却长卧榻上，再难品味如此美酒，心中就添了一些酸楚。

魏徵夫人裴氏带领家人跪迎在大门以内，李世民让他们平身，然后直奔魏徵的寝室。

李世民与魏徵这对君臣许多年来一直争辩不断，然其私下里接触并不多，魏徵隔些时日向李世民进献一些自己亲手酿成的酒，仅此而已。像魏徵的宅第，李世民就从未登过门。李世民今日进入魏徵府门，眼见如此重臣居住在如此简陋的宅第中，眉头不觉皱了起来。待进入魏徵的寝室，只觉一股因潮而霉的气味扑鼻而来；抬头向上看，就见屋顶甚矮，乌黑的房梁与黑黢黢的屋顶浑然一体，显示此房年数已久。李世民见此情状，扭头问裴夫人道：“魏卿许多年来一直居于此房吗？”

“回陛下话，自武德年间起，拙夫与贱妾一直居住于此。”裴氏怯生生答道。

“没有其他宅第吗？”

“没有。拙夫多次说过，有屋居住即可，何必多费钱财。他所得陛下赏赐以及自身俸禄，除留下一些够日常开销以外，皆周济了他人。”

李世民叹道：“魏卿身为上品官员，其俭朴如此，委实令人可叹。承乾，朕授魏卿为太子太师，固然想让他授你以微言大义，如此俭约之本性，你亦要感之习之。”

李承乾躬身答应。

李世民复对李承乾道：“朕见殿中省近日欲修缮两仪殿之偏殿，你代朕向其传旨，让他们罢修偏殿，将那里的土木砖石移入此宅中，为魏卿营造宅第。让他们日夜监工，五日内必须营造而成。”

裴氏见李世民下旨为己造房，急忙伏地辞谢道：“陛下洪恩浩荡，贱妾心怀感激。然拙夫一生俭素，请陛下了其心愿，收回成命才好。”

李世民示意魏徵之子魏叔玉搀起裴氏，感叹道：“魏卿为良臣，又有如此识大节的贤妻，可谓相得益彰。裴氏，朕知道你的心意，然魏卿现为郑国公，太子太师，官至极品，若继续居此陋室，朕之颜面何在？你毋庸多言，带朕去见魏卿吧。”

即日，殿中监接旨后，由将作大匠阎立德带领一应人员入魏徵宅中，现场画图，木石砖瓦诸物络绎不绝地运进来，五日后，果然改造成一座明亮宽阔的宅院。

一道低矮的屏风挡在魏徵的榻前，众人绕过屏风即看见昏暗光线下躺在榻上的魏徵。因居处狭窄：裴氏让魏叔玉撤去屏风，并亲手搬过来一把凳子让李世民坐下。

魏徵显然是听到了李世民与裴氏刚才的对话，他那张浮肿的脸上老泪纵横。其上身微动一下欲向李世民行礼，然因此牵动了大腿的伤处，脸上顿现苦楚之色，哽咽道：“陛……下，臣宅中肮脏，何劳陛下来探望？”

李世民伸手按住魏徵的手臂，说道：“魏卿，你有伤在身，不可大动。”

李世民又让裴氏取来一块方巾，亲手揩去魏徵脸上的泪水，故作轻松道："魏卿，你我君臣交往多年，你每每直言诤谏，不畏逆鳞，实为一铁骨铮铮的汉子。朕印象中从未见过你落泪的时候，难道现在久卧病榻之上，就生出了一些妇人之思吗？"

魏徵眼中又流出眼泪，言道："臣今日落泪，还是感于陛下圣恩。臣一生得陛下赏赐无数，所以未置新宅及添置家什，缘于臣觉得人有此种房屋居住，比起黎民百姓，已然幸甚。贱内刚才所言，亦为臣之心声，就请陛下收回成命，臣愿终老于斯。"

"罢了，朕一直对你言听计从，此次你就听朕一回！朕刚才说如此做是为顾朕之颜面，然你一生为国劬劳，难道就不该在好一点的宅子中居住吗？此为朕之旨意，亦为朕之赏赐，卿勿再推却。"

魏徵眼泡浮肿，用无神的眼光凝视着李世民那熟悉的面庞，心想如今天下兴旺，自己却躺在病榻之上不能再替朝廷出力。想到这里，他的眼眶里又涌出泪花，变得模糊起来。

李世民留心观察魏徵的神色，知道他心中难受，遂宽慰道："魏卿，算来你腿伤之后已有月余，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再过两个月，你的腿伤定会痊愈，不用太多忧心了。"

魏徵摇摇头，伸出手臂让李世民观看，说道："臣腿伤事小，最难者是全身浮肿。如手臂之上，轻轻一按，即可现出大坑。"李世民闻言用手指在其手臂上轻轻一按，只觉其皮肤顿失弹性，手指按处果现一坑，许久方复。

魏徵继续言道："陛下，臣略懂医道，知道人过六十之后，最忌浮肿。臣知道自身已来日不多了。"

李世民叹道："魏卿，你一生最难得的是明白事理，然也受累于太明白。你居此卧榻之上，难道也要穷究深索吗？朕劝你，人孰能无病，又焉知不能病愈？你此时最好相信良医之能以及药石之功，其他虚妄之想最好糊涂一些。"

魏徵知道皇帝在宽慰自己，遂微笑不语。

李世民又殷勤探问了一番，然后起身离去。李世民走出寝室之门，

回顾李承乾道："承乾，你代朕向太医署传旨，让他们选尽天下良医，用最好的药石来医治魏徵之病。"他又嘱咐李安俨道，"安俨，你这些日子将手头的事情放一放，然后守在这里，每日将魏徵的情况禀告于朕。"

两人躬身答应。

随后，太医署之人络绎不绝穿行于魏徵家门，朝中大臣闻知魏徵病重，也殷勤前来探望。五日后，阎立德将新宅院修缮一新，魏徵被移入正寝居住。这里明亮洁净，室内阔大，较之以前所居，不啻天上人间。

李安俨日日向李世民禀报魏徵的状况，李世民更是将太医召来询问医治的情况。

李世民训斥太医令道："朕听李安俨来报，说魏徵经过这些日子医治，并未见好，全身浮肿似乎又加重了。魏徵年岁才六十多，其身子一向没有多大毛病，如此小病你们都收拾不住，是不是太不尽心了？"

太医令答道："陛下，魏太师此病非同一般。民间有谚，人上了岁数最怕穿靴戴帽。魏太师全身浮肿，非是饥饿所致，实因其内部机理所累。臣等用药，不敢下得太重，仅使其内服外敷一些消肿散淤药物而已。"

"如此说，魏徵身子难以大好吗？"

"陛下，魏太师得此恶病，靠药石难以维持。臣算着日子，至多再维持月余而已。或许，魏太师吉人天相，依靠自身毅力使病魔离去，亦未可知。只是此种机会甚少，非有奇迹难现。"

李世民听明白了太医令的意思，叹道："依你所言，魏徵大限将至，靠人力是勉强不来的，是吗？"

太医令低下头，等于默认。

李世民想起薛收、杜如晦之逝，摇摇头，又叹道："难道好人不长寿吗？朕得心应手的人，怎么就相继撒手西去了呢？罢了，你去吧。好好派人守在魏徵身边，精心为之医治，不要让魏徵感到一丝异样。"

太医令答应后离去。

想起这样一个人不久于人世，李世民心内十分不舍，然又无可奈何。他沉思良久，让太监去唤太子前来，然后一同去魏徵府中探望。

李承乾近些日子的心情甚好，缘于父皇在太子之位上不再有别样心思，像父皇正月初五踏雪时的那一番话，以及此后多带领自己出外，表明了父皇永固自己太子之位的决心。又如魏徵病重，牵动了君臣及百姓之心，父皇让自己的心腹李安俨留在魏徵府中充为特使，更显得父皇对自己不同一般的眷顾。如此，就可以彻底地打击李泰等人夺储的心思。

李承乾走在路上，依旧是恭顺的模样，殷勤说道："父皇，儿臣每隔两日，必去魏太师府上探望一番。"李世民神色漠然，随口答道："很好。魏徵为你师傅，古语有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如此做，也不枉了朕多年对你的教诲。"

"儿臣眼望魏太师那难受劲儿，心里实在不是味儿，恨不得以身代之。"

李世民看了李承乾一眼，觉得他说此话有些矫情。也难怪，人若对他人有了成见，恶感挥之不去。

说话间，他们就到了魏徵府前。李世民抬眼一望，见其府中人流穿行不息，这其中有太医署的太医及取送药者，还有来府中探望的官员，他们见到皇帝的仪仗，急忙到路边跪下。

李世民进入府内，一眼就瞧见那座新起的寝堂，其心中叹道：魏徵来日无多，如此好房子，恐怕也难以住上几日了。想到这里，他深悔自己未及早来魏徵府上瞧上一瞧。

新寝堂较之原来的低矮寝室明亮许多，魏徵躺在榻上，其面貌自然更加清晰。魏徵此时正躺在榻上沉睡，听到动静缓缓地睁开眼睛，蒙眬间见皇帝又来探视自己，顿时一激灵完全清醒过来，知道自己无法起身行礼，口内说道："陛下，国事忙碌，何苦要来探视魏徵？"

李世民观察魏徵的形貌，魏徵本来面目就比较丑陋，现在脸上又浮肿一圈，其面貌变得更加不忍久看。李世民故作轻松道："朕临朝之时，难见卿面，就有若有所失之感。这会儿闲暇无事，就让太子相陪来瞧瞧你。唉，朕这么多年听惯了你的言语，乍一听不到，甚觉不习惯

呢。”

裴氏让李世民坐于榻前的凳子上。

魏徵听此言，咧嘴一笑，吃力地说道：“陛下，臣这些日子躺在榻上，将跟随陛下当臣子的日子想了一遍。臣无德无能，唯以直言触君，竟获陛下赏识重用，实在幸甚。臣自知此疴难愈，即使现在死了，能得陛下如此相待，也不枉今生。”

李世民摇摇头，眼角里涌出泪花，责怪道：“瞧你，一生以直言敢谏朕也就罢了，如何来诅咒自己的身子。你若轻轻松松走了，难道让朕在世上思念你，这样才为你的心愿吗？”

“臣不敢。”魏徵见李世民动了真情，不敢再说生死的话题，遂岔开话题说道，“陛下，臣多年来或面奏或上疏，其言激烈，其义太切，陛下曾经恼怒过臣吗？”

李世民思索了一下，反问道：“卿以往诤谏之时，为何不想想朕闻言会不会恼怒？”

“臣当时未想过，若再细想，恐怕谏言再难出口。”

李世民脑海中晃过无数个魏徵进谏的场面，其所谏事体多为直揭疮疤，且不分场合当着众人之面以激烈的言辞说出。多少次，李世民曾凝视着魏徵那让人生厌的丑脸，心想一刀将你杀了，岂不干净？然为了国家大计，只好忍气吞声，此后逆来顺受，竟成习惯。李世民想到这里，悠悠说道：“若说朕不恼怒，那是虚话。朕若想做一位享乐的皇帝，岂容你在身边生厌！可是呀，朕想的不是自身享乐，而是想祚运长久，如此逆耳忠言，也只好听之信之了。魏卿，国之兴衰在于君王一念之间，朕阅古来往事，想那些为了一己之欲的昏庸之君，不听逆耳之言竟致亡国，有此鉴戒，朕岂能再蹈覆辙？”

李世民又微笑说道：“魏卿，你以往诤谏之时，若用语柔和一些，朕更乐于接受。你想呀，朕若是糊涂之人，再柔和的谏言也不难听进。你每每弄得朕不好下台，为颜面计，这样做不是更好一些吗？”

魏徵叹道：“臣也想用和风细雨之言，只是怕陛下不能警醒啊。”

李世民现在说出这样的话，可以看出他对魏徵累累犯颜不能释怀。也难怪，人之本性乐于看到他人对己俯首帖耳，李世民亦为凡人，岂能免俗？

李世民斜眼见魏徵长子魏叔玉在一旁侍立，遂向魏徵道："魏卿，叔玉至今尚未订婚吗？"

"没有。犬子年岁尚小，臣想让他多历练一番，再谈婚姻不迟。"

"嗯，朕今日来，还想与你商量一件事。衡山公主到了适嫁的年龄，朕想让她嫁给叔玉，你以为如何？"

皇帝将公主许给大臣为媳，对臣子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李世民现在欲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叔玉，对魏家绝对是极大的恩典。他这样做，自然是想安慰病中的魏徵，也是对魏徵一生忠言相谏的一种恩赐。

魏徵自然明白这种含义，他有心接受，但还是推却道："公主金枝玉叶，若嫁入魏门实在委屈。臣感激陛下如此洪恩，还请陛下休了此念。"

裴氏也急忙带领诸子向李世民拜伏。

李世民不悦道："魏卿，你莫非怕公主入了你门恃宠而骄，不服管束吗？自王珪始，公主入了夫家即是夫家之人，朕一概不干涉。"

李世民提起王珪，还是缘于其子娶公主的故事。王珪之子王敬直，娶李世民之女南平公主为妻。其时，公主自恃身份，入了夫家不向公婆行礼。王珪以为不可，决定要改改规矩。那日南平公主入门，王珪与其妻就位而坐，让南平公主执巾行盥馈之礼。李世民闻王珪此举，不怒反赞。此后，凡有公主出嫁时，到了夫家皆要行此礼。

魏徵见李世民发乎真诚，遂不再推辞，言道："陛下圣恩浩荡，臣唯有感激涕零。叔玉，你代为父向陛下叩谢吧。"

魏叔玉模样生得不英俊，学识也算一般，不料因为父亲的缘故，竟然成为驸马，无疑是凭空里掉下一张大馅饼来。他喜出望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好连连向李世民叩拜不已。

李世民让魏叔玉平身，复微笑对魏徵道："如此，婚姻六礼还要完

成。你卧床不便，可让裴氏主持此事。”他又转对李承乾道，“太子，你衡山妹妹之事，就由你传旨太常寺与魏家通禀了。”

裴氏当即跪伏谢恩，李承乾也依言答应。

李世民父子辞别魏府，起驾回宫。李世民入宫后走下辂车，李承乾不解地问道：“父皇，衡山妹妹尚小，儿臣又看那魏叔玉非是俊朗博学之人，将衡山妹妹嫁给他，是否有些委屈？”

李世民不正面回答，悠悠言道：“魏徵为国呕心沥血，其功劳巨大。他现在病卧榻上，朕心伤其病，除了招其子为驸马，朕实在想不出能用别物来赏赐他。”

李世民说罢不再理会李承乾，慢慢地踱入殿中。

这样又过了月余，李世民始终记挂着魏徵的病情，日日让李安俨和太医令禀报魏徵的病情。这日晚间，太医令和李安俨匆匆来报，说自今晨起，魏徵开始气息短促，目光变得黯淡无神，其大限之日也许就在这几日。

李世民虽有心理准备，然事到临头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急切问太医令道：“朕让你们遍寻海内外良医，用尽天下最好的药石，竟然难让魏徵的性命多停留几日吗？”

太医令答道：“臣等竭尽全力，不敢有稍许懈怠。然魏太师久病之后，已呈衰竭之象，非人力能够挽救，臣等委实束手无策。”

李世民长叹一声：“安俨，人之生命走到尽头，须使其心境保持安静为要。如今药石对魏徵无功，可否请来佛家为其祈福，或者觅来道家仙丹缓其痛苦？”

“陛下，臣也想过此节，曾与魏太师家人议过此事。奈何魏太师向来不信鬼神，其家人深怕请来佛道之人会惹起魏太师震怒，此事只好作罢。”李安俨说道。

“不信鬼神？是了，魏徵确实这样。也罢，你们速返魏徵府中，时刻关注其动静，若有事及时向朕禀报。”

两人答应后离去。

李世民抬步向殿外走去，跨出殿门，只见黑色的夜空中，月亮、星星皆隐去，剩下的只是看不见的凛冽的寒气在空中肆虐。李世民抬眼向西南方望去，那里也是一片黑漆漆的颜色。可以想象到，浑身浮肿的魏徵正躺在其宅中榻上苟延残喘，李世民想到这里，脸上愈显阴沉。

李世民在殿外呆立良久，由于寒气侵袭，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身边太监劝说时辰已经不早了，让他入殿歇息。李世民长叹一声道："古人曾说过人定胜天，然天不与便，奈何？"

太监又问道："圣上今晚欲让哪位娘娘侍寝？"

李世民摇头，他今晚实在没有这个心思。他步入殿内，走到后面的照壁前，就见魏徵的《十渐疏》赫然列于左前，睹物思人，想起魏徵生病之后，再也没有片言奏来，心中不禁一阵落寞。他在照壁前观摩了一会儿，然后背着手在殿内踱步数圈，不觉夜阑更深。太监又小心翼翼让他安睡，他方才入寝殿沉沉睡去。

恍惚间，李世民感觉自己还是在朝堂之上，但奇怪的是座下没有群臣。李世民抬头向殿门外瞧去，只见外面颜色依旧黑沉，他恍然大悟，想来是自己来早了，群臣还在待漏院里等候。然按照规制，群臣应该先入殿堂之后，自己方才入座呀。他扭头欲寻通事舍人，想斥责他何以如此糊涂。可是遍视殿内，也是空无一人，他大喝一声："来人呀。"

就见殿门影影绰绰迈入一人，他身材矮胖，其行动步履是李世民非常熟悉的模样，却是爱在朝堂之上当面诤谏的魏徵。

李世民大喜，说道："好呀，还是魏卿最为勤谨。你瞧，这帮该死的东西，竟然孤零零地把朕丢在这里。"

魏徵躬身施礼道："陛下，此非别人之错。是臣魂归地府之时，特来向陛下作别。"

李世民观察魏徵的面貌，只见其脸上浮肿尽消，恢复为平时的形貌，不禁大喜，说道："魏卿，你现在浮肿全消，恢复旧日之貌，看来身体已然大好。朕早就对你说过，吉人自有天相嘛，你又说些没来由的话，干吗呢？"

魏徵伏地叩拜道："臣容貌丑陋，且言语可憎，然陛下能识臣一片忠直之心，待臣以殊恩。古来今往，有臣之殊遇者，唯臣一人而已。陛下，臣之将离，有几句要紧的话想向圣上再奏一遍。"

李世民观魏徵此时的言状，与以往在朝堂之上进谏之时没有什么二致，遂放松身体，说道："魏卿请说。"

"陛下即位之后，导人诤谏，克制己欲，从而一展新朝气象，取得天下大治。如此文治武功，臣以为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追根溯源，皆是因为陛下胸怀博大、从善如流之缘故。"

李世民微笑道："魏卿，朕听你说些逆耳之言，觉得非常自然。听了这些颂扬之词，且出自你口，朕总觉得浑身不舒服。"

"陛下，此为臣衷心之言。然人之欲望发乎天成。陛下盛名之下，今后乾纲独断，外人其实难挽其弊。臣前些日子基于此节，书成《十渐疏》上奏陛下，伏望陛下慎始慎终，如此则为天下之福。"

"魏卿如此说，实乃老生常谈。朕所以导人诤谏，无非想让他人匡正朕自身之失嘛。"

"如此道理，想秦始皇、隋炀帝心中也很明白，然口说容易，做起来就太难了。"

"朕知道。你日日在朕身边，恰似一面镜子，可以时刻照见朕之失处。朕对你言听计从，如此就可少一些错误。"

"臣还有一思，是想陛下为不世的英主，可保盛世的继续。然人之寿命毕竟有限，陛下百年之后，如何保证祚运长久，须早为筹措。"

李世民沉吟道："依卿所言，太子承乾难为大国之主吗？"

"陛下以前曾说过，将国家之安系于一身，实属危难。臣以为，君主贤明能使国安，而君主庸陋则国家覆亡，实为莫大之弊病。陛下欲使国运长久，须使国家制度能匡正君主之身，再使重臣能修正君主之行，方为正途。"

"完善制度，精选良辅，朕知道了。"

魏徵再拜道："陛下，臣说完这几句话，得偿心愿，即当永诀。"

李世民刚才与魏徵对话，宛似平时光景，压根没有什么异样。他听到"永诀"二字，顿时呆了，惊问道："魏卿，我们君臣相契多年，何来'永诀'之语？你这样说，定是朕有地方对不住你了？"

"臣大限将至，想起陛下圣恩，撑着最后一口气来见陛下一面。陛下待臣以赤诚，臣敬陛下以忠直，今生今世，臣感激不尽，来生来世，臣若有福分，定继续做陛下的臣子。陛下，五更将至，臣阳世时辰已到，恕臣拜别了。"魏徵说完，又深深向李世民一拜，然后转身化作烟云，倏忽不见。

李世民大惊，起身欲扯住魏徵。他到了魏徵刚才跪伏的地方，只听魏徵辞别的语言犹绕梁不尽，然人迹已空。他不禁大急，快步奔向殿门，大喝道："魏徵，不许走！你敢违抗朕之旨意吗？"

然门外犹黑漆漆一团，没有任何人影。他如此一着急，就此从梦中醒来。

李世民在榻上一响动，掌灯宫女急忙拨大了灯捻，室内亮堂起来。李世民用手在眼上抹拉了一把，方才明白自己在寝殿内休息，而非在朝堂之上，遂问道："什么时辰了？"

掌时宫女道："陛下，时辰刚交五更。"

李世民顿时忆起梦中魏徵之言，他一跃而起，说道："快、快，更衣，备车。"

很快，李世民穿衣起床，然后匆匆向殿门走去。那里，一辆辂车已停在门前，一列仪卫也肃立在其后。随后，只听车声辘辘，伴随着一重重门的开合声，皇帝銮驾五更起行，直奔魏徵宅第而去。

车到了魏府门前，李世民飞身下车，就见其府内灯火闪烁，人影幢幢显得很是忙碌，隐隐地就听其室内哀声一片。李世民边走边想："莫非魏徵真的辞世了？"

李安俨和太医令迎上前来，他们跪伏拜道："陛下，魏太师经急救无效，刚刚辞世。"

李世民惊呆当地，泪流满面，颤声道："魏卿，你果真离我而去了？"

已经哭成泪人似的裴氏和其儿女听说皇帝到此，挣扎着前来迎候。李世民不顾礼节，径自奔到魏徵的榻前，只见一张白布蒙在榻上。他伸手揭开白布，赫然露出魏徵那张如白纸似的脸，李世民轻声唤道："魏徵，你为何如此自私？你把要说的话向朕说了一遍，朕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你缘何听都不听就离朕而去呢？"言讫大哭，伤心不已。

皇帝亲自到臣子尸前告别，极为罕见；而在臣子逝去的第一时间来到榻前，恐怕也是古往今来的第一遭儿。裴氏及其儿女看见皇帝如此伤心，免不了又陪着落泪一回，其落泪之余，心想皇帝如此做，实为亡人的莫大荣耀。

李安俨及太医令跪伏奏道："陛下，夜来风寒，若再加痛哭，恐怕伤了龙体。"

李世民见满屋之人皆跪伏一片，遂说道："都平身吧。朕如此心伤魏卿，非为他一生为朝廷出力，非为他对朕忠直，实为他五更之时，犹梦中与朕相会，其恳切言语犹在耳边。朕醒来即速来这里，结果还是晚来了一步。"

李安俨禀道："陛下，魏太师临终之前，臣守在其身边寸步未离。其弥留之际，口中曾三次吐出'圣上'二字，观其情状，似以未见到圣上为憾。"李世民顿时泪流满面，说道："许是心诚所至，魏卿的魂灵飘飘荡荡，竟然与朕梦中相会。魏卿，你的这番心思，朕完全知道了。"他又转对裴氏道："魏卿已逝，徒悲无益。都起来吧，好好地为魏卿准备后事。"

李世民又沉吟片刻，对李安俨说道："魏卿逝去，我朝从此失去一栋梁矣。你代朕传旨，自即日起，废朝五日以为哀悼。可让太子代朕举哀于西华堂，魏卿出丧之日，由晋王代朕致祭，并诏百官皆参加丧仪。此丧仪规制按一品礼，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陪葬昭陵。"

李安俨躬身领旨，裴氏闻言，跪伏拜道："陛下给予家夫无尽哀荣，贱妾代其感激圣恩。只是家夫一生俭约，若陛下赐予其一品礼，仪物褒大，非家夫之心愿。伏望陛下能遂其愿，改为素车白帷归葬即可。"

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魏卿一生为国操劳，天下有多少黎民百姓得其余惠。朕所以厚葬魏卿，是想褒扬他的这些功劳，也是代表了黎民百姓的心愿。此事就这样定了，勿复再提。"

李世民又在魏宅中待了片刻，魏徵之子魏叔玉呈上一纸，奏道："陛下，家父临终之时，口呼圣上，手持此纸，观其意欲将此纸献于圣上。"

李世民接过此纸，借着室内灯烛的光线，只见其上写道："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只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猜，可以兴矣。"李世民观罢点点头，眼角里不觉又涌出泪花，叹道："魏卿是想告诉朕，用人时要用其长，不得以个人好恶来判断人之优劣。魏卿一生上谏章无数，其得病之后，犹不忘朝廷之事。若不是其手颤无力，他会写得更多。嗯，许是上苍眷顾，让他临终时托梦来见朕一面，将要言教我，总算免了些遗憾。"说完，珍重地将此纸塞入怀中。

这样一耽搁，不觉东方已白。李世民登车回宫，他回宫的第一件事，就是唤人将杜正伦召来。

李世民在两仪殿内缓缓踱步，看见杜正伦入殿后向自己行礼，说道："平身吧。杜卿，朕刚从魏府中回来，今晨五更，魏徵已然逝去，此消息你可能未知。"

杜正伦道："臣昨日刚去瞧过魏太师，当时瞧他的状况并不好，想来也就是这二日的事。唉，魏太师一生为国奔劳，竟然撒手西去，委实令人伤心。"杜正伦说完，眼泪流了出来。

"嗯，你能有今日，得益于魏徵的举荐，他对你有知遇之恩。"

杜正伦躬身答道："魏太师昔日在东宫，与臣交往不多，他向陛下举荐臣，委实出乎臣意料。后来，臣当面向他道谢，魏太师言道，他是为了国家之事举荐良才，举荐时没有私恩，事情过后也不可因此有私情。还说臣得益于陛下慧眼识人，今后唯有忠心办事方为正途。臣当时无话可说，只好将满腔感激之情藏于心中，勤谨为朝廷办事，以此来报答陛下和魏太师的知遇之恩。"

“这就对了。魏徵为人以忠直最为著名，此节立于世上，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你们作为臣子，若都能以魏徵为楷模，朕这皇帝之位也坐得牢稳。”

“臣谨听圣训。”

“嗯，朕今日叫你来，就是想做一件事。你待在朕身边撰著起居注，算来有数年时间，朕观你文笔不错，又识文章条理，这件事就由你来办。”

杜正伦凝神静听下言。

李世民接着道：“魏徵自朕即位以来，累上谏章，其中多真知灼见，又好上诤言，这些言语散落于起居注中。朕让你办的事，就是收集魏徵的谏章诤言，将其集而成册，以使朕及百官能随时翻阅诵读。”

杜正伦大喜，躬身拜道：“陛下此举，既弘扬忠直之事，又彰显诤谏之风，使魏太师成为群臣的楷模。臣得陛下重托办成此事，委实为臣莫大的荣耀。臣即日起将夜以继日，赶在魏太师下葬之前将事完成，也浅表臣对魏太师的敬仰之情。”

“好，你下去办吧。朕这样做，也是想一表对魏徵的怀念之情。”

杜正伦走后，李世民又在殿中踱步。他忽然兴起，让宫女铺纸磨墨，亲手为魏徵书成一道碑文，其碑文曰：

朕与卿义重君臣，道符冥契，鳞波顺乎风势，早启沃乎朕心，如何一朝，奄成异代，眷言畴昔，用切深衷。自幽明一谢，尚同城阙之间，想游魂其如近；今既丹施戒路，归骨穷泉，望隔邱野之中，思令德而方远。凝鸣笳于晨路，引嘶骖于夜台，嗟尔世之长辞，结余心之永恨。追怀前赏极宴终娱，岂谓乐情，迴成悲绪。酒有千日之号，人无再饮之，昔临膳以增欢，今抚怀而益恸，故遣陈兹飨礼，以寄曩怀，魂如有灵，歆我哀馔。

李世民书成之后，站在案前静观字迹，若有所思，总觉得自己的楷书略显呆滞，有些欠缺，遂令欧阳询重书碑文。

欧阳询时年已七十七岁，笔力不减当年，挥毫而就。

当日，将作监遵旨觅来美石，寻来良匠，将欧阳询所书御文刻在石碑之上，并将之送到魏徵府中。那些日，来此吊唁的人们看到此碑，皆伫立良久，一字一句地观赏。

七日后，魏徵被送到昭陵旁落葬。按照李世民原来的口谕，其归葬时须用一品礼，即给予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并诏京中百官送葬。然其起灵之时，魏徵之灵柩还是用素车运载。原来这几日里，魏徵之妻裴氏先后向李世民上了三道疏，以魏徵平生俭素为由，坚决要求罢一品礼。李世民难改其志，只好答应，诏曰：陪葬昭陵，因山为坟，以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申其宿志也。

灵车缓缓启动，魏徵家人哭哭啼啼随车而行。其身后，文武百官肃然排列，默默地为魏徵送行。街道两旁之人听说是为魏徵送葬，皆默立哀悼，更有一些加入送葬队列之中，于是队伍越行越长。

队伍经过一些士大夫的门首，这些人家皆设棚致祭，魏徵儿女当街叩头答礼。晋王李治遵李世民之命，代李世民在金光门致祭。祭文出自褚遂良之手，其辞华丽，其文严整，但与李世民亲手所撰碑文相比，毕竟少了一番亲切。眼见皇子代皇帝向逝去的臣子致祭，随行的臣子中不免有人眼热：为臣子者能得到这样的哀荣，可谓不枉一生。

然百官们不知道，此时的李世民正独自登上苑西楼，默默地看着魏徵的灵车，眼泪又不绝地流了下来。眼见送葬的队伍越行越远，李世民哽咽道："魏卿，你诀别时还能来见朕一面，为何不能等到朕再生见你一面？你就这样默默地走了，难道再也没有要紧话告诉朕吗？你难道不知道，朕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啊！"李世民言罢大哭，随行之人不知如何是好，一时手足无措。

魏徵灵柩落穴埋土，杜正伦在其墓地前焚烧了一册刚集成的《魏郑公谏录》，以告慰魏徵的在天之灵。坟墓即成，众人小心翼翼地在其墓前立起那方著名的碑石。

废朝五日后，李世民神色肃穆地端坐在御座之上，接受群臣的朝贺。他的眼神不自觉地瞥向右首的第三人处，那里是以往魏徵上朝时惯常站立的地方。然现在这里由高士廉站立补位，再也难寻魏徵的痕迹。

群臣知道李世民此时的心情，仅拣一些重要事体奏闻。李世民随口回答，很快事毕。

李世民立起身来，环视群臣道："魏徵七日前病逝，朕今日临朝，在这里感到若有所失。"

杜正伦出班奏道："臣遵圣旨，将魏太师诤谏之语收集成册，取名为《魏郑公谏录》。"

李世民点点头。

高士廉也出班奏道："臣遵圣意，着吏部拟旨，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照准。"

李世民让杜正伦呈上文册，将之示于群臣道："魏徵生前有许多诤谏之语，朕让杜卿集之成册，随后发给众卿人手一本。朕这几日一直在想，魏徵生前在朕身边，恰似一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这些年所以有别于前代君主，皆因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如今魏徵逝去，朕失一镜矣。"

李世民伸手扬起那册文卷，接着说道："朕以前说过，将天下之安危系于一人之身，实属危矣。朕以人为镜，不能因魏徵亡去而失。朕让杜卿集撰成册，即是想让大家以魏徵为楷模，人人成为一面镜子，以防朕之失处。魏徵之警语甚多，众卿可择其要书笏其上，知而必谏！"

群臣躬身齐声答应，魏徵平素的警语固然多，然皇帝今日的"铜镜、古镜、人镜"之言亦非常贴切，寓意深刻，一样让人过耳不忘。

第十六回　庶子宅太宗成赋　凌烟阁功臣图形

魏徵逝去之后，李世民很是难受了一阵子。随着天气一日日转暖，大地渐渐披上了绿装，李世民郁闷的心情随之慢慢释放，逐渐恢复了常态。自从魏徵逝去，他心中的一种思绪渐渐加重，即容易睹物怀旧。

房玄龄这日在其身边奏事，事毕后，李世民忽然说道："玄龄，朕前些日子经过大安宫，忽然想起昔日你们十八学士在府中谈论时的情形。如今房屋依旧，而人物却二样。"

李渊移出太极宫，搬入弘义宫居住，将弘义宫改名为大安宫。这弘义宫即是李世民为秦王时居住的天策上将府，李世民当时在府内设学士馆，延揽四方文学才俊，招名动天下的"十八学士"入府。

房玄龄也颇为感触，说道："是啊，算来也是二十余年前的事了。其中人物如今大半逝去，剩下之人也多老迈了。"

十八学士到了贞观十七年，已经逝去之人为：薛收，武德七年病逝；薛元敬，武德九年病逝；李守素，贞观二年病逝；杜如晦，贞观三年病逝；苏世长，贞观四年溺水而亡；陆德明，贞观五年老死；李玄道，贞观六年病逝；蔡允恭，贞观六年病逝；颜相时，贞观八年病逝；姚思廉，贞观十一年病逝。

在世者为：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师；于志宁，任太子左庶子；褚亮，致仕在家；孔颖达，致仕在家；许敬宗，任给事中，兼修国史；盖文达，任弘文馆学士；苏勖，任魏王府司马。

薛收逝去后，李世民为了凑够"十八学士"之数，将刘孝孙替补入列，刘孝孙此时任吴王李恪的咨议参军。

李世民道："对呀，朕眼前所见仅有你与许敬宗二人，其他人都难以见到。玄龄，朕记得于志宁宅中的小山还算别致，你再叫上褚亮和孔颖达，若明日为晴天，我们到于志宁宅中聚聚如何？"

"臣即去传旨。陛下，算来许敬宗还算年轻，明日是否也叫上他？"

“不用。朕想与几位老臣聚聚，就不用叫他了。”

于志宁在李世民即位之后，被授为中书省中书侍郎。贞观四年，李靖带兵击破东突厥，李世民在显德殿召集二品以上官员赴宴。席间，李世民忽然发现于志宁未来，就问房玄龄何故，房玄龄答道：“于志宁现为中书侍郎，列正三品。陛下今日召二品以上官员来宫，所以他没来。”李世民说道：“于卿随朕多年，今日盛宴，岂能缺他？”遂唤人去传。事后，李世民授于志宁为散骑常侍，官秩为从二品，另授其为太子左庶子，让其专心教导太子李承乾。从此开始，于志宁在太子左庶子的位置上一直干了下去，直到今日依然没变。说来人生有许多转折，于志宁因官品未到二品被李世民晋职，此转折因此定下了于志宁一生的官运，看似很稳固，然他再没有机会升迁，亦属无奈。

不过于志宁教导李承乾，可谓尽心尽职。当李承乾年幼之时，于志宁与孔颖达、张玄素一起，精心教导其典籍，并释其义。随着李承乾年龄渐长，于志宁看到李承乾开始喜欢声色犬马，游戏无节制，他或著文劝告，或当面劝谏，惹得李承乾非常不耐烦。久而久之，李承乾竟然产生了除去于志宁以使自己耳目清净的心思。于志宁母丧，其归家守孝。李承乾觉得此时除掉于志宁，可以免去自身的麻烦，遂派张师政和纥干承基前去刺杀。这二人经过一番寻找，发现于志宁深夜之中还在苫庐中苦苦为母守孝，遂使二人良心发现，不忍刺杀。他们回东宫后向李承乾谎称于志宁身边人很多，难以下手，于志宁因此躲过这一劫。

于志宁教导李承乾之余，爱读书，经常吟诗作赋。府中经常有文人来访，彼此唱和不断。其庭院约有十亩地，而园林占其大半。其水池四侧，植有竹子千棵，水池中间，建有一座有飞泉流水的小山。如此，园中岛、树、桥、道相间，实为一幅美丽的图画。春时众木花绽，方舟逶迤，幽绝更胜桃花源；夏时石寒水清，松密竹深，清凉胜于古吹台；秋时金飙扫林，月委皓素，幽淡可比西楼；冬时大雪盈尺，玉树罗生，畅旷过于山阴。由于于志宁宅第有如此多的妙处，这里就成了文人雅士聚集的所在。

第二日，春光明媚，花香袭人，李世民果然驾临于志宁宅中。其时，房玄龄、于志宁、褚亮、孔颖达早早候在门外拜迎。李世民望见四人候在门外，到门前即走下车来，一一搀起四人，说道：“朕今日来欲同众卿温习昔日秦王府故事，你们那时见到朕，哪儿有如此多的虚礼？走吧，我们一同入府。”

李世民让随行之人留在门外，仅带太子李承乾及阎立本随同入门。他们进入园中，李世民笑对于志宁道："于卿，瞧你这园中池亭台阁，幽竹菰蒲，可谓独得其妙。你在教授太子之余，有此风雅之趣，实属难得。"

于志宁惶恐答道："臣爱吟诗赏物，宦途所积皆用于此园，又招多人来此聚饮，总怕圣上怪罪，责臣不专心教授太子，偏好风花雪月之道。"

李世民摇头道："魏徵在日，常常谏朕要克制己欲，他深恐朕贪图安逸会荒废政事。察古来君主，贪逸误国者不可胜数，则魏徵所谏不为错。然国家富足之后，臣工俸禄要增加，朕不会让臣子们蓬头垢面，作苦行僧之状。天生万物，即是让人来享受的，你有此心绪，若依然居陋室简屋，这样的话，一者是暴殄天物，二者亦非朕所愿。臣民艰苦，岂是朕大治天下之初衷？"

群臣点头称是。

李世民又道："不过，人之欲望无穷无尽，须适可而止。太子，你生来即处富贵丛中，未尝艰苦创业之难，更须谨慎。"

李承乾躬身答应，说道："儿臣多听恩师教诲，知道创天下难，守天下更难，自知谨慎为之。"

"嗯，你能有此思，不枉于卿和玄龄等人的一番教诲。"李世民平时难得夸赞李承乾一句，想是今日，心情愉快，就顺便赞了一句。

于志宁将众人引入琴亭，这里面对水池，一桥连接池中小山，可以听到潺潺流水声。琴亭一侧有七弦琴之位，一女焚香而立，飘然操琴。琴声与水声相间，甚为和谐。

李世民细辨其音，说道："琴乐为《高山流水》，与此园景相谐。众卿，都坐吧。朕观景赏乐，心中恬静，这番心绪，实与昔日秦王府时不同。"

李世民唤阎立本取来《十八学士图赞》，让他将图赞摊在面前的青石案上。该册经历二十余年时间，封皮已然有些发黄，不过翻开册子，里面颜色依然鲜艳，人物栩栩如生。

褚亮感叹道："想起当初绘画之时，苏世长在翼然亭里谈笑风生。如今图画犹在，苏世长之音容笑貌宛在目前，可人呢，十余年前已然溺水而亡。"

众人闻言皆有感伤之意，想想昔日的十八学士，加上后来入列的刘孝孙，如今已亡去十一位，仅存八位。看来岁月是消磨人生的利石，人皆有逝去的一日。

李世民叹道："看来人的岁数愈大，愈容易怀旧。自魏徵逝后，朕的怀旧心思日日加剧。与宇宙星辰相比，人之寿命毕竟是短暂的。人若因此而感伤，势必加重活人的负担。朕今日邀众卿相聚，是想告诉大家，人之福在于大家互相结识一场，此为永福。若妄想永生不散，即为虚妄。"

众人明白李世民的意思。于志宁感叹道："陛下，臣当时到长春宫投奔太上皇，由此转入陛下的右军之中，得与陛下相识。从那时开始，至今已近三十年矣。今日还能与陛下在此赏景谈话，较之别人，又多了一番幸运了。"

李世民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寿命有限，终有逝去的一天。我们创业既成，又守业有果，若身后有儿孙将大业延续下去，即为不败。朕设有太子，众卿之子亦可承父业，像遗爱和杜荷皆为朕之驸马，都在为朝廷办事。褚卿，看来还是你教子有方，遂良现在已成朝中股肱之臣，你致仕在家亦足慰平生了。"

功臣之子中，目前有作为者以褚遂良为首。

褚亮听了李世民的夸赞，起身谢恩，其欣喜之色掩饰不住，跃然脸上。

众人就在亭间海阔天空谈话，不觉已近午时。于志宁请李世民入堂就膳，李世民说道："如此好天气，何必要在堂中就膳？传膳过来，大家就在亭间用吧。"

于志宁知道李世民不善饮酒，遂亲自到室内取出一坛，将其捧入亭间，奏道："陛下，魏太师在日，曾赠臣'醽醁翠涛'一坛，臣一直珍藏至今。"

李世民眼望酒坛，怔怔地忽然流出眼泪，叹道："美酒犹在，而人已逝！于卿，朕今日心绪刚好一些，你不该拿此物出来。你将之送回去吧，朕不想饮。"

全场人的神色都变得非常凝重，于志宁变得手足无措，房玄龄悄悄向他挥手，让他将酒坛送走。

于志宁急忙小心翼翼地将酒坛捧入室中，深恐再惹皇帝不高兴。

场面上一时变得很沉闷，李世民低头吃了几口菜，神情恢复了常态，环视一圈，说道："朕现在动辄睹物思人，神情变得恍惚起来。罢了，魏徵逝去，那是难以挽留的事，徒伤无益，大家就不要再想了。"

李世民席间还是喝了一点葡萄酒，微觉醺醺然，此时兴致忽然高起，笑对于志宁说道："于卿，我们今日是学士相聚，午前空谈，午后大家都要留下一些墨迹。我们今日以对面小山为题，大家或诗或赋，尽兴完成。"

房玄龄、于志宁、褚亮、孔颖达皆以《奉诏咏小山》为题，微一思索，每人一首七律皆一挥而就。大家写完，聚于李世民身后，观其作赋。此赋名为《小山赋》，赋曰：

何四序之交运，转三阳之暮时？风辞暄而入暑，树替锦而成帷。想蓬瀛兮靡觌，望昆阆兮难期。抗微山于绮砌，横促岭于丹墀。启一围而建址，崇数尺以成岯。既无秀峙之势，本乏方霞之资。承坠宇之残露，挂低空之断丝。尔乃参差绝谳，葳纡短径。风暂下而将飘，烟才高而不暝。寸中孤嶂连还断，尺里重峦鼓复正。岫带柳兮合双眉，石澄流兮分两镜。尔其移芳植秀，擢干抽茎，松新翠薄，桂小丹轻。细影杂兮俱乱，弱势交兮共萦。才有力以胜蝶，本无心而引莺。半叶舒而岩暗，一花散而峰明。何纤微之同景，亦卑细以相成。于是换浮欢于沉思，赏轻尘于胜地。俯蚁垤而有余，仰终南而多愧。非为固于九折，庶几亏于一篑。卿夕玩而朝临，足摅怀而荡志。

赋兴于汉朝，如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皆逞一时之瑜亮。到了后世，赋渐渐成了一种堆砌僻字，无限铺陈，令人难以卒读的文体。到了唐代，赋因其了无生气，已是强弩之末。李世民对赋本无好感，认为《汉书》中将赋收入，实在无聊。不过他认为在抒情吟物时，可以适当写一些小赋，还是能够恰当表达人之心情的。

李世民写罢，群臣细细观赏，免不了一番颂扬，李世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说道："罢了，此赋与众卿之诗一样，无非是些应景之作。此赋难道能高过枚乘的《七发》吗？大家因此能图一时愉悦即可。嗯，时辰不早了，今日在于卿宅中玩赏一日，实属不易，该是散去的时候了。"

阎立本在众人吟诗作赋之际，独自在一旁绘成一幅《赏园图》。画中李世民居中，其他四人分居两旁，众人凝神或奋笔，或思索，人物面貌甚是传神。李世民观其图画，心中忽然又来了思绪，说道："玄龄，我朝建立至今，其间功臣亦亡去不少。朕想依《十八学士图赞》故事，做《功臣画赞》悬于凌烟阁内，供众人瞻仰。你以为如何？"

房玄龄答道："陛下此意甚善，悬功臣像于凌烟阁供百姓瞻仰，亦为教化的一种手段。"

"如此，就由你传旨吏部办此事，由你主之。阎卿，这绘画之事，就由你领之。这赞语嘛，褚卿已致仕在家，不再劳烦你，可由遂良继之。"

众人躬身领旨。

房玄龄回衙后，立刻让吏部开具了二品以上官员的名单，第二日将之呈给李世民。李世民阅罢，不悦道："玄龄，朕让你开列功臣名单，你怎么随手拉来如流水账一般的名册？如其中许多人，固然到了一品，难道他们都是功臣吗？"

房玄龄惶恐不安，轻声道："臣不知如何取舍，只好请圣上御览。"

"所谓功臣，即是有大功于国者。像你列来的名单中，未有秦叔宝的名字。叔宝兄为国力战，竟然伤重不治，未能见到如今的繁华天下，他难道不是功臣吗？"李世民将名单递给房玄龄，接着道："你将此单拿回去重新拟来。凡对立国有功者，对治国有功者，不拘官秩大小，皆可上榜。"

房玄龄接过单子，小心翼翼道："臣记得贞观元年，陛下曾下旨定功臣的实封，臣就依上次的格局拟出名单若何？"

"糊涂！上次定功臣的实封，以裴寂居首。裴寂不过得随机缘佐高

祖在太原办了一些事，此后他恃宠而骄，几至误国，岂是功臣？还有，那次定实封，参与玄武门事者毕竟多了一些，若继续偏重他们，如今的满朝文武如何能服？”

房玄龄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他回衙后费了数日时间，将太原首义时、建国征战时以及贞观年间的重要人物筛选了数遍，最后从中挑选了三十六人，亲自誊写了一遍，然后进呈给李世民。

李世民这次还算满意，手握朱笔在上面勾勾点点，然后抬眼说道：“玄龄，你怎么不把自己写在上面？你若不是功臣，谁又是功臣？贞观元年时，淮安王认为你与如晦为刀笔吏居其上而不服，朕当众驳斥了他。朕这样做，非是因私爱，实因你与如晦对国家有大功。”说完，他郑重地将房玄龄的名字添在上面。

李世民观看着上面的名字，仔细推敲其中是否有疏漏，果然，他想起了什么，问道：“玄龄，张亮和侯君集的名字为何没有在上头？”

“臣亦想过此事，又想张亮因罪问斩，侯君集戴罪赋闲，若将他们加为功臣，恐于其他功臣的名声有碍。”

李世民摇摇头道：“张亮有罪问斩，那是他晚节不保，然他武德年间稳镇洛阳，实有大功，贞观年间主政各州，也办了不少好事，朕不能因恶隐善。同样的道理，侯君集昔年征战勇猛，近年来有平吐谷浑、吐蕃、高昌之功，此为大节所在，亦不能掩其功。”说罢，他将张亮和侯君集的名字也添在上头，这样，上榜功臣为二十四名。他们为：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咬金、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勣、秦叔宝。

二十四名功臣之中，如今已有十三位逝去。除了前述的杜如晦、虞世南、魏徵之外，殷开山逝于武德五年，刘政会逝于贞观元年，屈突通逝于贞观二年，张公谨逝于贞观四年，李孝恭逝于贞观七年，柴绍逝于贞观九年，秦叔宝逝于贞观十二年，段志玄逝于贞观十五年，张亮逝于贞观十六年。

房玄龄观罢李世民增删的名单，觉得意犹未尽，问道：“陛下，臣以为刘文静在太原时实有首功，似可列为功臣。”

李世民叹道："朕岂能不知啊！刘文静于立国有大功，然他毕竟由高祖定罪诛之。朕即位后予以平反，让其子孙荫其职俸，若再定其为功臣，高祖的面上便不好看。"

房玄龄不再言声。

李世民起身走到侧案前，那里有备好的笔墨纸砚，他边走边说道："玄龄，此事抓紧办。这样吧，朕亲拟此诏，今日就发出去吧。"他在案前微一凝神，挥笔疾书，很快书成《图功臣像于凌烟阁诏》。

诏中阐明了此二十四人为功臣的理由，一是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代表的在立国、治国过程中谋划大事的栋梁之臣；二是以虞世南、萧瑀为代表的学识渊博、忠直德昭的重臣；三是以刘政会、屈突通、秦叔宝、尉迟敬德为代表的响应太原首义，此后南北征战的武将群体；四是以魏徵、唐俭为代表的犯颜直谏、尽心理政的贞观能臣。二十四名功臣中，有武人背景的人占去大半，可见李世民对立国时浴血奋战的人还是很倚重的。

诏令下之后，阎、褚二人最是忙碌。阎立本绘画，褚遂良写赞。

半月后，图画及赞语皆成。阎立本画成了高一丈、阔八尺的巨幅画像，将其贴在用木框撑起的白细布上。图画下面，有一尺的留白。褚遂良饱蘸浓墨，凝神将钦定的赞语书写在各自画像之下的留白上。如此，图赞即成，然后被悬于明亮的凌烟阁内。

那些日子，来凌烟阁观看二十四功臣图赞的人们如同潮涌，此番情景，胜过正月十五灯节时的热闹。京兆尹得知了这里忙乱，急忙带人赶来，奈何其人手太少无济于事。京兆尹无奈之际忽然想起了常何，遂三脚并作两步前去求援。常何听说其来意，苦笑道："北军的职责是防卫宫城，现在你让去帮助维持街道秩序，若圣上知道，定会责我不知轻重。"京兆尹着急道："常将军，这怎么会是小事呢？如今满城百姓似乎皆集于凌烟阁旁，那里离宫城不远，若发生骚乱，定会殃及宫城。再说了，若如此局势下去，定会伤亡人命，圣上悬功臣像为的是教化百姓，百姓因此而伤，非是圣上之意。常将军，若非事态紧急，下官怎么敢来恳求。"常何听言后不再犹豫，当即亲自带着五百宿卫赶到现场。

这五百宿卫的服饰与众不同，加上他们皆手持枪刀，确实有震慑作用。常何指挥宿卫将人们疏散到道路两侧，中间空出通路，然后让人们

列队入阁观看。

常何如此指挥疏导人群，用时近二个时辰。京兆尹见事态平息下来，对满头大汗的常何拱手道："常将军今日真是救了下官的急，下官感激不尽。走吧，请常将军带领这五百宿卫兄弟到青云楼去，下官要款待你们。"

常何眼见衙役们已能指挥人们按序入阁观看，就招呼五百宿卫返回宫城，对京兆尹说道："罢了，你好好地在这里瞧着吧，千万别出乱子。朝廷有制度，不许宿卫们受人招待。何况五百人入青云楼宴饮，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你衙中没有这笔钱额，靠你的那点俸禄，让家人这月吊起脖子吗？省省吧。"

京兆尹作揖感激，躬送常何离去。

百姓入阁观看，感觉非常新奇，他们就在阁中议论万千。

"哦，这个是秦叔宝，这个是尉迟敬德呀。人言叔宝面黄，敬德面黑，此图画果然是这般颜色，看来传言非虚。嘿，门神画上确实就是他们二人呀。"

其同行之人哂道："当朝画师以阎立本手艺最甚，门神由其所画，出自一人之手，难道还画成二般模样吗？"

"我听说，武将最猛者，以罗成为甚，怎么这图画上没有他呀？"

"什么罗成？都是以讹传讹！讹传罗成者，其真名为罗士信，于武德五年战死。唉，若其不早逝，其后再建功立业，肯定能入此图画之列。"

"瞧你，好像万事通似的。知道燕公李艺吗？李艺本姓罗，被高祖赐姓为李，罗成即是燕公李艺的大公子。"

"你又错了。罗艺祖籍襄阳，自小在云阳长大，而罗士信为齐州历城人。你瞧，他们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又怎么被你扯成了父子？再说呢，罗艺谋反叛逆，而罗士信累受朝廷褒扬，若他们为父子，朝廷诏告中为何一字不提？"

那人顿时哑口无言。

数名文士模样之人观罢图画，大为感叹，一人叹道："都说当今圣上胸怀博大，宽仁待人，看来此言非虚。历来君主，最忌功臣自傲，不好驾驭，因而防范甚严。昔汉高祖取得天下，基本上将功臣诛尽。开国君主犹如此，何谈其他？由此看来，当今圣上远比前代君主宽宏。"

旁边一个点头道："是呀，我听说画中的尉迟敬德起初就居功自傲，甚至将礼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的一目几乎打瞎。当今圣上数次厉言劝说，而不降罪，终于使尉迟敬德言行收敛。若此事甚确，当今圣上可谓宽宏至极了。尉迟敬德现官为开府仪同三司，官至极品，看来圣上难忘其功啊！"

李世民听说凌烟阁那里的盛况，几次想亲自观览，又想自己一去，势必要将百姓驱走，如此就扰了百姓的兴致，遂强忍了数日。这日阴云低垂，天空淅淅沥沥下起雨，到了午后后半晌，李世民唤常何先去凌烟阁看看那里的人有多少，常何很快来报："几日春雨连绵，前来观看之人本来就不多，到了后晌更加稀少。臣知道圣上欲入阁观看，已让宿卫将剩下的游人劝走。"

李世民闻言后起身就走，说道："走吧，我们快去快回。常何，你即刻派人去传玄龄直接入阁，让他陪朕观看。"

李世民乘坐辂车缓缓驶向凌烟阁，这样可以免受淋雨之厄。马蹄踏着雨水，溅起的水珠飞扬起来，雨丝中多了一些声响。李世民透过小窗观看外面的雨水，心想春雨贵如油，有了这场好雨，对今年的收成大有裨益。他回忆自己即位之后的年成，除了贞观元年、二年多旱灾、水灾以外，贞观三年、四年关中大丰收，开始改变以前钱粮缺少的状况，此后，贞观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风调雨顺，连年丰稔，粮价已跌至斗米两钱！李世民想到此，遥望前方的凌烟阁，念及其中所图画的功臣，感叹道："风调雨顺使自己占尽了天时地利，然没有如此多的文臣武将平定天下，治理天下，纵有好年成，亦难以形成如今的太平盛世！"

辂车缓缓停下，李世民迈入凌烟阁内。就见功臣图画的排序依自己诏书顺序而悬立，第一幅是长孙无忌，第二幅是李孝恭。看到李孝恭的英武之像，李世民对身边的常何说道："孝恭兄一生英雄，立功无数。常何，你知道他最可贵处是什么吗？"

“赵郡王在李靖辅佐下，一举荡平江南，使大唐版图完整，臣以为此为赵郡王最大的功劳。”常何武人出身，对李孝恭也非常钦敬。

李世民摇头道：“非也。孝恭兄身为皇族之人，又立有不世奇功，然其从来不居功自傲，平素谦虚待人，淡泊处世。一个人的心性往往随环境而变，孝恭兄始终保持淡然心情，是为其最可贵之处。”

常何斜眼向后面的画像瞟了一眼，那里有尉迟敬德圆睁虎目的画像。尉迟敬德与李孝恭相比，其功业要逊于李孝恭。尉迟敬德恃功而骄，李孝恭却不事张扬，二人相比，确实能看出差别来。

说话间，房玄龄匆匆进入阁来，其面上兀自挂有雨水，可见其行色匆匆。他向李世民拜道：“臣闻听圣上召唤，即匆匆赶来，毕竟还是晚了一步，请陛下降罪。”

李世民说道：“朕不过让你来陪同观看，没有什么大事，迟了一步又如何？来吧，你看这如晦的画像，阎立本将其画得甚为传神。唉，算来如晦已逝去十余年了。”

房玄龄看到杜如晦的画像，亦很感伤。房玄龄亦感叹道：“如晦逝去十余年，陛下日常时时念及。若如晦地下有灵，他定会感激圣上的这番恩情，没有任何遗憾。”

李世民摇头道：“玄龄，你我君臣相契多年，不要再说什么恩情之语。我为君主，若臣下只知道君主之威而心怀畏惧，定然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又如何敢敞开心扉直言相谏？又如何敢率性尽其才力？如此来看，我与群臣亲如手足，你们才以真情实意待我，以全部心力助我治国，所谓恩情，应该说是彼此的。”

李世民缓缓移步，下面一幅画像是魏徵。只见魏徵的画像更为逼真，画中其黑须直立，一脸直率之色，顿时让李世民又忆起魏徵直谏之颜色。他回头对房玄龄说道：“玄龄，当如晦逝去之时，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难以缓过劲儿，梦中常常见到如晦。这一段时间，我又心伤魏徵。特别是其逝去之前，竟然在梦中来与我告别。唉，我不信什么虚妄之事，然梦中情景又如此真实，难道幽冥之界果然能与生之界相通吗？”

房玄龄劝慰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是陛下对他们思念得紧，于是常常与他们梦中相会。”

李世民叹道："天生万物，有缘者相聚。上天立我为君主，又降生这样一批贤才能臣来辅佐我。今一旦离别，我心中滋味实在难辨。"

李世民怔怔地立在魏徵画像之前，眼角里慢慢流出了眼泪。他默立良久，转对房玄龄说道："那日魏徵灵柩出城，我伫立高台上目送其去，当时想赋诗一首以悼其逝，奈何当时心中伤痛无法成句。今日清静，我思成一诗，就赠予魏徵吧。"

李世民缓缓将诗吟出，其痛悼魏徵之情，感动得房玄龄以及常何也禁不住流下泪来。

诗曰：

劲筱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云台即是凌烟阁的别称。李世民此诗质朴无华，尽显其对魏徵的思念之情。

第十七回　两仪殿六骏成画　太极殿新贵安位

李世民办完了凌烟阁功臣图形的事，感到意犹未尽。这日，他信步来到御马苑，让人将“飞白”马牵出来，然后翻身上马，驱马进入西内苑，就在苑中驰骋了一回。苑内林木纵横，马儿难以跑开来，让他感到遗憾。他一时兴尽，下马对一直随同的常何说道：“想起那次与史大柰一同在贺兰山北草场上驰骋的情景，恍如昨日。史大柰说得对，马儿之野性是在广阔草场上练就的，到了城中难显身手。”

李世民这一段时间心伤魏徵之逝，情绪比较低落，难得有今日的好兴致。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常何有心想让李世民到郊外游历一番，又想起魏徵的《十渐疏》，深恐自己如此做会怂恿皇帝好游历的性子，遂缄口不言。

李世民眼望苑中花木上含苞欲放的花蕾，其心情随着春暖花开的暖意渐渐舒展开来。他继续对常何说道：“想起我们铁马冰河打天下的年代，马儿每每与我们朝夕不离。朕那时每天想的是如何打胜仗，对马儿没有过多的想法，觉其不过为一脚力罢了。今天想起来，马儿还是颇有灵性的。像那次探慈涧陡遇强敌，‘特勒骠’为救朕，身上连中数箭，犹长嘶一声猛地向前一跃，由此脱离箭雨。朕摆脱了危险，‘特勒骠’却伤重不治而死。这番情义，让朕每每思来泪沾衣襟。”

常何接言道：“陛下所言甚是，牲口中以狗儿、马儿最有灵性。”

李世民又翻身上马，说道：“常何，走吧，随朕到郊外驰骋一回。”

常何见李世民兴致如此，不敢劝阻，遂招呼“百骑”随同身后以为护卫。

李世民在“百骑”护卫下，快速掠过郊外，游人不知这帮骑快马之人中有当今的皇帝，李世民也无心观赏游人以及风景，一心向泾水与渭水交汇处奔去。原来常何说过，那里有一片开阔之地可以信马驰骋。

到了泾水、渭水交汇处，只见清澈的泾水和黄浊的渭水汇集在一起，水流一半清一半浊，形成了奇特的水流。李世民沿着泾水岸边而

上，泾水清清，野花繁茂，加上岸边吐出嫩芽的垂柳，这些好风景双目所及，让他心情更好。他们沿岸驰骋了小半个时辰，到了一处高冈上方才驻足。李世民面临清澈见底的泾水，让马儿入泾水饮水，只觉夹杂有野花香气的微风迎面袭来，勾起他的诗兴，遂以马饮水为题，轻声吟道：

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

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

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

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

常何这一段时间召聚门客，很吃力地读了不少书，尽管难以登入大雅之堂，毕竟也装了少许墨水。他在旁边听罢李世民吟完诗，遂鼓掌赞道："好诗。陛下性爱弓马，现在既有马诗，何不再作一首弓诗？这样弓马相衬，方显陛下一生英雄。"

李世民白了常何一眼，说道："什么马诗弓诗？诗以物咏志，岂能将马、弓之物冠盖之。说来说去，还是你读书难识其味，以致胡言乱语。"

常何笑道："陛下责怪得甚是。臣本粗人，读了几本书就想附庸风雅，难免露出马脚。"

李世民叹道："人能有心求学问，不拘悟性深浅，能求学就成。你能静心读书，已经很难得了。嗯，你说弓马相衬，还是有些道理的。朕以弓马取天下，如今治理天下却不能再靠弓马了。然抚今思昔，怀念旧物亦为不妨。"他凝神思索了一阵子，然后以弓为题，缓缓吟出：

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

落雁带书惊啼猿映枝转

李世民吟罢，失声笑道："眼前野花盛开，春水横流，哪儿有落雁与啼猿了？朕吟此诗未免有些矫情了。"

常何不知所以，只有连声赞好。

李世民今日既吟弓又吟马，想起以往金戈铁马的时代，就在那里若有所思。第二日，他来到两仪殿，让人去传阎立本携带画具入殿。

阎立本进入两仪殿后发现李世民正独坐那里，默默沉思，急忙趋前叩拜。李世民立起身来，说道："平身吧，阎卿。你前一段日子为二十四功臣画像，耗费了许多精力。朕那时见你筋疲力尽，如今恢复否？"

"绘画之事，不过随形描摹，并不十分劳神，不用陛下过分劳心。"

"绘画是容易之事吗？阎卿，普天之下，又有何人能与你比肩？如你的兄长立德，亦以丹青驰名天下，朕比较你们兄弟的画技，立德之画技就少了一分生动，过于呆板了。朕若造宫室，非用立德不可，然若绘以人物及动物，又非你不可。"

"陛下慧目识人，臣等望尘莫及。"

"罢了，我们不用再相互恭维了。朕今日唤你来，是想让你当场为朕绘出几匹马来。"

"马？莫非陛下让臣绘出一幅群马图吗？"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非也。朕细细想来，有六匹马随朕建立大功，可一一绘来。"

李世民转身取过一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阎立本双手接过，凝神观看，只见上面写道：

拳毛騧，黄马黑喙，平刘黑闼时所乘。前中六箭。赞曰：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什伐赤，纯赤色，平世充、建德时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赞曰：湟涧未静，斧钺伸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时所乘。赞曰：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特勒骠，黄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刚时所乘。赞曰：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承危济难。

飒露紫，紫燕骝。平东都时所乘。前中一箭。赞曰：紫燕超跃，骨腾神骏，

气奢山川，威凌八阵。

青骓，苍白杂色，平窦建德时所乘。前中五箭。赞曰：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阎立本看罢，问道："陛下，仅绘这六匹马吗？臣听说陛下还有许多爱马，譬如'银电骥'、'玉极骝'、'玉花骢'、'飞白'等马，臣以为可以一同绘下。"

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马因战功而扬名，那些马儿固然亦随朕立功，然比起这六骏，毕竟要逊了一筹。阎卿，朕让你将画具带来，即是想让你当殿绘出，有难处吗？"

"臣对马儿之形已烂熟于心，这里又有陛下圣手指点，臣可一挥而就。"阎立本说罢，俯身将画具打开，然后开始绘图。他刚要落笔，又抬头请求道："车骑将军丘行恭当时换骑给陛下，又救治'飒露紫'之伤，臣以为丘行恭与此马一样英勇，似可一同绘在画上，陛下以为可行吗？"

李世民笑道："朕示下题目，至于如何绘画，即是阎卿画笔之下的自由了。一句话，这六骏如何画，由你主之，朕不干涉。"说罢，他让阎立本在殿之右侧凝神作画，自己转身来到书案前仔细琢磨自己为六骏所下的赞语。过了良久，他又让太监去传欧阳询。欧阳询颤巍巍进入两仪殿，欲向李世民行礼，李世民上前用手搀着他，又手指右边正凝神作画的阎立本，示意他轻声说话。他将欧阳询搀到案前，将六骏赞语摊在面前，轻声说道："欧阳卿，朕让你来，是想让你将这些赞语重新书写一遍，以配立本之画。"

欧阳询不再言声，乖觉地提起笔来，开始认真地书写。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还是欧阳询最先书写完。其间，他对自己所书不满意，数废其纸重新书写，直到自己满意时为止。欧阳询以往书写时往往一挥而就，区区数百字而用时一个多时辰，可见他对书写此赞语的认真程度。

是时，阎立本已画罢四马，第五匹“拳毛驎”也成其半。李世民和欧阳询静立阎立本身后，观其绘画。只见阎立本轻按画笔，在马项、马背上连画数枚箭矢。这些箭矢想是刚刚射中“拳毛驎”，阎立本用其手中神笔将马儿中箭时的痛苦以及犹奋蹄激战的神情凝为一体，其画尚未完工，然已颇为传神。

李世民观之唏嘘动容，眼中噙满泪水，情不自禁说出话来：“唉，‘拳毛驎’随朕征战一场，最后被洪水卷走，以致尸骨无存。朕每每想起，心中颇不是滋味。”

阎立本停笔不画，起身拜道：“臣读完陛下所撰赞语，心中默想当时激战场景，亦泪沾衣襟。一者，此六骏可谓有灵性之物，为了陛下身安，其居功至伟；二者，陛下当时为战场主帅，披坚执锐闯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浴血奋战，终于克定天下。观此六骏壮怀激烈之场面，可知道陛下取得功业非常人能及，且这番战斗场面，古来君主莫能有也。”

李世民以往征战之时，往往率领数百人闯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观其坐骑力战乃至战死沙场，可知当时战斗场面的惨烈之状。以战场主帅之身充当先锋之职，别说古代君主，就是战场主帅，似李世民这种做法之人亦不多见。李靖对李世民此举就颇不以为然，以为万一有失会撼动己方阵脚。奈何李世民不听，依旧我行我素，想是有神明庇护，他虽经历惊险无数，身下坐骑也战死数匹，而他自身却毫发未损。

欧阳询刚才细品六骏赞语，隐隐觉得李世民明里是赞扬六骏之功，内里其实还是欲彰自己的征战之功。他也躬身说道：“陛下为秦王时，披坚执锐，杀敌无数，大唐的天下是陛下夺来的。臣赖陛下之力，在虎牢关脱离窦建德，而归入唐营，此后每每想起，愈觉此生实为幸甚。”

人开始怀旧之时，往往想起昔日辉煌，绝不会忆及那些不堪回首之事。李世民现在开始怀旧，即是对昔日的光荣有了自矜之情，所以听到臣子颂扬并不反感，心中颇为自得。他听了阎立本与欧阳询之语，心里感觉非常舒服，慢慢地收起泪水，挥手擦去泪痕，说道：“立本，还是正事要紧。闲话少说，你接着画吧。”

阎立本遂转身坐下，凝神完成“拳毛驎”之画，须臾画成。他小心翼翼取下画纸，又夹上一张新纸，开始画“飒露紫”。

这幅画因有丘行恭的人像在其中，阎立本作画时较之前五幅要费神

许多。他先画“飒露紫”身中数箭，两眼下垂，臀部稍缩，显示出受伤后的痛苦神情；继而画丘行恭身穿战袍，腰悬佩刀箭囊，俯首为马拔取血箭。“飒露紫”紧紧偎依在丘行恭胸前，眼神中透出无尽的眷恋之意。阎立本抓取了人马相依为命的那一瞬间，将此动人的场景凝固下来，画面显得栩栩如生。

待黄昏时分，阎立本的六幅画方成。欧阳询细观画意，手指“飒露紫”对李世民说道：“陛下，臣以为此画最为传神，居六幅画之首。”

李世民点点头赞同：“大凡世界因为有了人方才生动，此画人马相偕，可谓动静相宜，自然居首。立本，你能在短时间内将六骏画完成，三匹为奔驰状，三匹为立状，其姿态英俊，神韵飒爽，造型生动，且绝不雷同，实属不易。以此配欧阳卿之书，可谓相得益彰，为书画中上品。嗯，朕要重重赏你们。”

欧阳询、阎立本躬身相谢，欧阳询说道：“臣等雕虫小技，如何能与陛下丰功伟绩相比，臣不敢领赏赐。要说此画有一日之长者，还是沾了陛下的光。”

李世民见欧阳询脸带微笑，知道此老儿的诙谐性至老不改，遂笑问道：“你们沾了朕的什么光？”

“陛下丰功伟绩昭如日月，任何事若能与陛下功业相连，定然传扬后世。如此，臣之书艺、立本之画，定为不朽之作。”

“哈哈，你这老儿，马屁功夫愈老弥辣嘛。朕未成名之时，你这老儿的书艺已然名扬天下，何必如此谦虚？书魏徵之碑，写功臣与六骏之赞，朕钟情于你，说起来，朕还有借你大名之嫌呢。罢了，我们君臣彼此彼此，自得其乐吧。走吧，朕今日先赐宴，再赏你们一些润笔之物，不让你们吃亏，如此就两抵了。”

欧阳询和阎立本见皇帝说出诙谐之言，知道其意甚洽，遂躬身相谢。

席间，李世民嘱咐阎立本道：“朕想好了，此画赞待朕百年之后，须长存在朕身边。立本，你将此画赞交给乃兄立德，让他精选石匠依图雕刻。”

欧阳询插话道："陛下正当盛年，须到臣现在年龄，再想身后事不迟。"

李世民道："古代君王，其在世之时就开始修建陵墓。朕崇尚薄葬，仅造少许石刻并不算奢华。朕意已决，立本，你速去办吧。"

阎立德领命后，即寻来高手匠人将阎立本所绘图画刻于六块精细的汉白玉大理石上，欧阳询所书四句赞语刻在石块的左上角。该石高八尺，阔一丈，立于昭陵北阙，即是后世有名的"昭陵六骏"石刻。后世有人赞道：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亦优。

李承乾近来得李世民多次明示，感觉自己的太子之位已经稳固，其性子渐渐又有了变化。近些日子，他对杜正伦非常恼火，就来找李世民告状。

杜正伦得李世民信任，被授为中书侍郎，此时李百药致仕回家，李世民就授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以补其位。李世民在杜正伦去东宫之际，谆谆告诫杜正伦："朕十八岁时，已在民间尝尽百苦；即位以后，理政时处置有失，臣下来谏多听从。太子自小生于深宫，长于繁华丛中，难识人间滋味，朕授你为太子右庶子，今后就常在太子身边，须让太子明白这些道理。以往太子曾经多与小人交往，你在他身边要明辨此事，要谏太子行正道，不得与小人交往。若太子不听，你要速速告朕。"杜正伦得此圣旨，见到李承乾稍有不轨之举，即厉言相谏，李承乾有时不听，杜正伦就以李世民之语相威胁，言称要告到皇帝那里去。数番下来，惹得李承乾怒火万丈，就与汉王李元昌相商，决意将杜正伦赶出东宫。

这日，李承乾和李元昌一起来到太极殿，找到李世民请示祭祀长孙嘉敏的事。李承乾言道，昨晚母后托梦，说其被子太薄，让李承乾送一条厚被子来。其实李承乾在胡说八道，长孙嘉敏逝去多年，他什么时候梦见过母亲？无奈李世民心爱长孙嘉敏，他听言不辨真伪立即信以为真，颤声道："唉，敏妹，你遗言薄葬，连棺椁都不许用，以致你冷冰冰地躺在山岩之间。你托梦给承乾，为何不对我说呢？"他沉思片刻，转对李承乾道："你母亲既有此话，诏将作监造好棺椁，将你母亲改葬入已造好的陵室之中。"

李元昌说道："皇兄，如此是否违了皇嫂的遗言？"

李世民挥手道："这回就违其遗言吧，皇后在日，太过俭薄，以致托梦索被。唉，我怎么没有早日想到此事呢？"

两人躬身答应。

李世民见他们还不走，问道："你们赶快去办，为何还呆立在这里？还有话要说吗？"

李承乾期期艾艾说道："父皇，儿臣确实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赶快说。"李世民明显不耐烦起来。

"杜正伦自从入东宫之后，不知何故，对儿臣责难太过。"

"他为右庶子，谏你之失为其责任所在，又有什么责难不责难了？"

"皇兄有所不知，多年来教导太子者可谓多矣，如魏徵、房玄龄、李纲、于志宁、李百药等人，他们以圣哲之道对太子循循善诱，不像杜正伦这样失之简单。"李元昌插话道。

"哼，循循善诱？那李百药、于志宁对太子循循善诱，缘何也没得太子的好脸色？"

李元昌和李承乾心怀鬼胎，还以为李世民知悉了他们袭击二人的劣行。李承乾吓得不敢再言，李元昌自恃为皇弟，还有几分胆气，硬着头皮继续说道："皇兄啊，那杜正伦对太子确实无礼得很呀，动辄呵斥太子，多次扬言要把太子的过失告诉皇兄，实乃欺人太甚。"

这句话打动了李世民，他愕然问道："杜正伦果然如此说吗？"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

"若果真如此，杜正伦实在不宜辅佐太子。嗯，我知道了。"

李元昌、李承乾见告状成功，禁不住面露喜色。

李世民脸色此时有些难看，他微眯缝双眼沉思片刻，又问李元昌道："元昌，你与太子年龄相若，与太子一起不可嬉戏太过。朕听说，侯君集这一段时间往东宫跑动得挺勤，你们莫非让侯君集教导游戏搏击

之法吗？”

李元昌答道：“臣弟与太子倾慕圣上的辉煌武功，也想学些战场本事。太子之师中多为文臣，无能教授行军之道，遂请侯君集入东宫教授一二。”

李世民哼了一声，斥道：“偃武修文方是治国的道理，太子尚未将治国的道理融会贯通，何谈其他？且国家久安之后，领兵征讨四方为将帅之事，你为储君，知道选贤任能即可，不用你自己披挂上阵！你们告诉侯君集，让他今后不许再往东宫跑了。”

李承乾每每见到严父之面，不敢多言一声，现在遭到父皇训斥，顿时变得诚惶诚恐，遂唯唯诺诺答应。

两人见已达到此行的目的，生怕节外生枝，就躬身告退。

李世民余怒未息，唤人去传杜正伦立刻进宫觐见。

杜正伦入殿之后向李世民行礼未毕，即遭到李世民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

“杜正伦，朕让你教导太子，是想让你以圣哲大道匡正储君，以期成就中庸之道。你倒好，仅会拿朕之言来压太子。朕问你，朕当初教你之言何故要泄露给太子？”

杜正伦不敢起身，抬头答道：“臣以圣哲道理教导太子，奈何太子不听。臣又不敢将太子此行向陛下诉说，只好拿陛下之言来警示太子，希冀太子由此收敛并改正。”

李世民大怒，斥道：“魏徵在日，荐你有相者之才，朕听其言拔擢你专典机密。你却失之中庸，在朝堂之上言说封德彝之劣行。此事为真，然你穷索以往，以刻薄之言咒已逝之人，是不是失之敦厚呢？你现在官至中书侍郎，为朝野钦敬的重臣，如今又泄露朕语，是不是已失了为人臣的庄重呢？”

杜正伦遭到李世民这番如连续的诘问，吓得将头低在地面上，不敢争辩一句。

李世民接着斥道：“魏徵说你有相才，哼，朕看未必，你连起码的

为臣之道都不具备，如何有相才呢？你这个中书侍郎，还有太子右庶子，朕看都不用做了。你退回去收拾行装，去交州都督任上吧。”

中书侍郎为正三品，而交州都督为从四品。杜正伦因一言之失，一下子被连贬三级，可谓天有不测风云。

李承乾、李元昌得知杜正伦被贬，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个讨厌的家伙，不免弹冠相庆，置酒祝贺。

李世民将杜正伦逐出京城，又想起凌烟阁所绘功臣大多已逝去，贞观初年形成的重臣把持要位的格局显得七零八落，就有心整治一番。这日，他让人把房玄龄、长孙无忌、高士廉、萧瑀四人唤入太极殿西暖阁内，一同商议此事。

长孙无忌此时任司徒，房玄龄任司空兼尚书左仆射，高士廉以开府仪同三司兼任尚书右仆射，萧瑀为特进，列文散官一品。

四人入阁后，李世民让他们围坐身边，说道：“朕今日叫你们来，是想议一议授任官员之事。”他环视四人，忽然失声笑道：“你们四人在朝中官至极品，为朕最信赖之人。可是呀，四人中有三人为朕至亲，一人为朕故旧，外人说起，定会责朕任人唯亲了。”

长孙无忌为李世民的妻兄，高士廉为李世民的妻舅，萧瑀为李渊母亲的娘家女婿，房玄龄为李世民的故旧之臣。

众人知道李世民在说笑，遂一笑了之。李世民取得天下大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任贤致治。世谓知人难，用人尤难，而李世民明白知人要兼明善恶，用人要舍短取长的道理，其知人善任的能力，超越了前代所有君主。贞观初年至今，李世民采取兼收并蓄、才德并重，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的原则，广纳五湖四海人物，所以贤才毕集。其大臣来源主要有四类：一是秦王府属，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褚亮等人；二是隐太子李建成手下的有识之士，如魏徵、王珪、韦挺等人；三是没有深厚根基的寒门吏士，如马周、刘洎、戴胄等人；四是高祖在位时遗留下来的股肱重臣，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等人。这四类人物中，代表了唐初各阶层的不同派别，如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庶族地主、士族地主等。比较而言，李世民对一、二、三类人物采取了倾心信用的方针，形成朝廷议政、施政的核心力量。贞观十余年来，朝野之人皆知当今皇帝对下属推诚相待，知人善任，所以李世民笑谈自己任人唯

亲，那是当不得真的。

李世民接着说道："自从魏徵逝后，朕心智大乱，没有心思再想朝中大事，只好忙一些凌烟阁功臣图形以及六骏图赞的事。昨日杜正伦因罪被贬，方使朕惕然警觉，觉得该理一理授任官员的事了。"

长孙无忌说道："朝中之事井井有条，臣未见任何乱象呀。"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朕昨晚又将魏徵的《十渐疏》翻出来看了一遍，深悟施政之事，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朕十八岁举兵之时，你们或正当壮年，或为少壮之时，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年龄渐长，总觉少了昔日的一些锐气。萧公，朕这样说话，你不会有其他思虑吧？"

萧瑀现在以特进之身，李世民准其参与朝政，然他近来对朝政之事过问得不多，有点颐养天年的味道。他见李世民问询自己，遂答道："人之寿命有限，年轻时锐气十足，老年时不免暮气沉沉，这是没有法子的事。陛下，江水后浪推前浪，以此喻官员授任之事亦很恰切，为了使朝政保持青春，须及时推出新人。"

"好呀，萧公能说出此语，足见你心中锐气不减当年。"李世民闻言大喜，急忙赞道。

四人见李世民说出此话，明白今日议举新人为正题。房玄龄说道："陛下聪明神武，拔人物不私于党，人尽其才，所以昔日仇敌亦愿意倾心尽忠，无名寒士而卒委均衡，有唐之盛，斯实赖焉。"

李世民不愿意听房玄龄如此文绉绉的颂扬之词，说道："玄龄，你一直跟随朕收罗人才，以你眼光，目前朝中有谁可为相才？"

房玄龄揣测李世民的意思，知道此次选拔新人非是简单拔擢一级，而是要将他们放在宰相职上任用，遂斟酌说道："臣以为马周、褚遂良二人磨炼日久，可堪为用。"

李世民点点头，又问其他三人道："你们看还有他人吗？"

高士廉说道："岑文本、刘洎多年来历经磨炼，现在崭露头角，臣以为可加重用。"

李世民点头道："岑文本沉静理政，竭尽全力，有如晦之风；刘洎

才思敏捷，忠直为政，颇有魏徵之风。这二人不错，你们的眼光与朕相同。”

萧瑀说道：“许敬宗昔为十八学士之一，贞观以来兢兢业业，办事颇为干练，臣以为也可以重用。”

长孙无忌附和道：“秦府十八学士如今已亡大半，许敬宗有才气会办事，该是用他的时候了。”

李世民摇头道：“朕观此人华而不实，难当大用。其确实有才，然他做的两件事，朕始终难以释怀。一是隋末之时宇文化及弑君，还杀掉虞世基和许善心，虞世南当时要慷慨代兄而死，而许敬宗却不顾杀父之仇，向宇文化及匍匐乞命；另一件，即是皇后丧礼之时，他却狂放大笑欧阳询穿丧服的样子。”

萧瑀接话道：“许善心被杀之时，许敬宗毕竟年轻，另其失礼狂笑，毕竟为小事。”

“怎么会是小事呢？人之志节发乎天成，许敬宗如此怕死，说明其少了一些傲骨。这样的人，一遇环境变化，亦会随之变化。朕未目睹其狂笑的样儿，然心中可以想象他的那副嘴脸，皇后之贤，天下之人共知，其所以狂笑，实在是彰显了其不以为然的心性。且从此可以看出，他之前悲痛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

李世民心爱长孙嘉敏，别人若对她不敬，李世民定会恼怒非常。

房玄龄平时也不喜许敬宗，总觉得此人心机颇深，心思灵动。大凡人与人交往，起初讲究一个“缘”字，若志气相投，方可交往下去。房玄龄起初曾与许敬宗深谈数次，然许敬宗言语中逢迎之词甚多，实实在在的话太少，为房玄龄所不喜，此后二人也不再多话。房玄龄深知，人之性中有恶性善性，恶性多善性少者为恶人，善性多恶性少者为善人。人生在世，张扬本性时须受他人及道德约束。以封德彝为例，其在隋炀帝时，交结虞世基办了不少坏事，然到了贞观年代，尽敛其恶性办了不少好事。在当今清明政治之世风下，许敬宗能深敛其性，紧紧地夹着尾巴做人，不敢露出一点原形，然李世民百年之后，焉知许敬宗会不会再有变化呢？房玄龄想到这里，说道：“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许敬宗固然心思灵动，然在我朝清明政治世风下，相信他还能做出一些有益之事。”

李世民不想再谈论许敬宗，遂摆手止住此话题。他闭目凝思了一会儿，然后睁目说道："这样吧，朕欲授马周为中书令，岑文本为秘书监，刘洎为侍中，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参与朝政，你们以为如何？"

四人皆称诺。

第二日的朝会上，李世民让人宣读了授任此四人的诏令。

马周、岑文本、褚遂良、刘洎出班谢恩。

李世民让其平身，说道："朕初即位之时，定下了'抚民以静'的国策，玄龄、如晦又向朕献了四条措施。遂良，你现在兼知起居注，应该知道这四条措施为何？"

褚遂良朗声答道："此四条措施，一曰去奢省费，二曰轻徭薄赋，三曰选用良吏，四曰使民衣食有余。"

"嗯，不错。你还知道此四条中何者为首吗？"

"臣以为四条不分轻重，缺一不可。"

"应该这样说，然朕以为，选用良吏为其首要。须知天下之事由人来施行的道理。朕之下为百官，百官之下为千千万万的官吏。官吏守土一方，上对朝廷尽心，下对庶民负责，兴国与丧邦之关键系于其手。当初陈君宾为邓州刺史，能使邓州兴旺，盖缘于此也。朕今日旧话重提，是想告诉你们居于庙堂之高，勿忘肩头所担职责。"

"臣等谨记陛下教训，当鞠躬尽瘁，不敢稍许懈怠。"

"马周，中书省掌军国之政令，佐朕执大政，你为中书令，当知肩头所重。"李世民又转对马周道。

马周躬身答道："臣以布衣之身，而今列身宰辅，唯得陛下信任方有今日。臣今为中书令，定当竭尽心力，裁处周密，不敢让陛下多劳心。"

"嗯，朕相信你的本事，好好做吧。你不让朕劳心，当知中书省处中枢之位，一政一令，不敢有差。近来官员参差，这政事堂议政的事，

该是理一理的时候了。”政事堂是宰相议事的地方，例设在中书省。当温彦博为中书令的时候，政事堂议事的时候还算频繁。温彦博之后，政事堂的作用稍有降低，不能按常例坚持议事。

“臣遵旨。”马周答应后不再说话，躬身退回班中。

李世民办完了这件事，问群臣道：“众卿还有事要奏吗？”

鸿胪卿唐俭出班奏道：“臣有事要奏。”

李世民看到唐俭，说道：“唐卿，你把所奏的事先放一放。朕问你，你为二十四功臣之一，多年来一直在鸿胪卿的位置上，至今未列身宰辅，心中可有委屈否？”

唐俭一愣，答道：“陛下何问此话？臣名列公卿之班，总觉得自己日常所办的事太少，犹得圣上如此眷顾，委屈又从何处说起？”

“朕知道你会如此回答，因有此问。朕想通过你告诉众卿：谨守本职，忠心办事，即为朕与庶民的福音。唐卿，朕这些年来所以让你固守本位，缘于你在这个位子做得很好。边疆四邻之事，须靠德化，有时亦须镇抚，更须平日里密切联络，周旋通好。目前除了你，朕还想不起有何人能代替你。”

“谢陛下称赞。”唐俭躬身拜道。

“朕还要赞你。朕即位之后，股肱之臣罄帷幄之谋，小吏竭熊罴之力，大家协德同心，以致天下大治。你居鸿胪卿一任十余年，不求闻达，不思勋功，勤谨办好本职之事。这份德行，堪为天下人之楷模。”

李世民如此盛赞唐俭，实缘于今日擢拜马周等人为相，而心有所感。

唐俭又拜道：“陛下如此说，令臣万分羞愧。已故去的杜如晦、戴胄为理政事，皆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得失。马周、褚遂良等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竭其力用。其他能臣无不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大家所以这样做，皆因陛下知人善任，事臣以礼的缘故。臣恭逢盛世，能为国家尽一分心力，已然幸甚，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李世民见唐俭神色诚恳，语意真诚，颜色中又透出一分焦急，知道

自己今日当堂夸赞他，已引起他的不安，遂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说道："也罢，朕的话发乎真诚，望你细加体会。你刚才说要奏事，说吧。"

"营州都督张俭派人来报，上月，高丽西部大人盖苏文设计杀掉百余名大臣，又驰入王宫，亲手杀死高丽王建武，自立为莫离支，从此号令远近，专制国事。"

"哦，这盖苏文平时为人如何？"

"盖苏文状貌雄伟，常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其性格凶暴，动辄欺凌他人，引起高丽王建武及大臣的不安，正计议诛之。奈何事行不密，被盖苏文得悉，所以先下手为强。"

"这样的人主政高丽，则辽东那里永无宁日了。"

辽东有三个鼎足而立的国家：高丽、新罗和百济。高丽与大唐接壤，其东南为百济，东北为新罗。武德初年，这三国均遣使朝贡于唐。然三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攻伐不断。武德九年，新罗、百济派遣使者入长安告称：高丽屡屡侵略，又闭其道路，阻碍入朝。贞观初年，高丽、百济同伐新罗，联兵数年不退，新罗女王贞德遣使告急。当时，李世民秉承"抚民以静"之方略，不愿出兵排解，只好派使者在三国之间进行调停使之和解。此后，李世民又忙于平定东突厥及西北军情事务，无暇顾及辽东之事。这三国中，以高丽国势力最强，且渐有抗击唐廷之心。高丽王惧怕大唐伐其国，举国修筑长城，其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修建了千余里长城以备唐。然高丽王建武毕竟畏惧大唐国势，不敢公然翻脸，每年皆来朝贡示好。

高丽王建武性格比较内敛，现在换了凶暴的盖苏文来主政，则辽东的变数又增加了不少。李世民先问盖苏文性格，可见他深谙这个道理。

"陛下，张俭请问下步行止。"

李世民沉吟道："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诚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然朕又不欲劳民伤财。"他将李世勣唤出班来，问道："李卿，若兵发高丽，一万兵难当其效吧？"

李世勣答道："高丽为苦寒之地，若我国派兵去讨，粮道太远不易

转运，万一攻伐不顺误了时日，到了严寒天气，我军攻伐困难。高丽国深沟高垒，不似漠北那样一马平川，极难攻取，一万兵断断不行。”

“若依卿所言，攻取高丽须用何策呢？”

“臣以为，若攻取高丽须胜兵五万自陆地进发，高丽国必倾全国之力来抗拒，造成其后方空虚；此时，陛下另遣舟师出东海，自海道趋平壤，这样水陆合势，前后夹击，取之不难。只是……”

“只是什么？”

“陛下多次说过，要抚民以静，不轻易对外用兵。高丽国畏惧我国，断然不敢侵扰边境，其仅取守势而已。陛下若发十万余大兵，势必枉费钱财，且粮道太远，长途转运粮草又需十余万民夫，于国十分不利。臣以为，可以派使前去安抚，使他们勿相侵扰即可。”

“嗯，李卿所言，甚合朕意。眼下四周安静，仅辽北这里有些骚动，然不足为虑，还是以不出兵为好。唐卿，你可转告张俭，让他密切注意盖苏文的举动，一有动静，立刻奏报。”

李世勣、唐俭躬身答应后退回班中。

第十八回　齐王起兵叛齐州　唐皇发师讨李祐

马周被授为中书令，其机辩明锐，裁处周密，时誉归之，人们皆认为皇帝以此人为中书令可谓得人。

马周在朝野中有很高的声誉，只有一件事外人褒贬不一，即是其困顿之时，他对受人恩情及遭遇白眼的经历没齿难忘。像常何、窦公、赵仁本对其有恩，马周视他们为恩人，恭敬之情没有一丝减弱；而对于那些侮辱过他的人，则睚眦必报，薄州刺史达奚恕已致仕归家，也就罢了，而浚仪令崔贤来见马周，马周不见，最终寻了个由头，废了崔贤县令之职。韦挺在常何宅中，曾笑常何在大街上寻门客实在不值，此话深深刺痛了马周。如今马周发迹，李世民对其言听计从，韦挺也因此触了霉头。当是时，韦挺任太常卿，因其性格简单脾气粗暴，难免有一些缺失，马周向李世民进言，说韦挺刚愎自用，才任粗使，难列公卿之班。恰巧此时，李世民要在京宫中挑选一些人充任分封诸王的属官，马周就建言韦挺为齐王李祐的长史，让其赴齐州辅佐李祐。当时，韦挺之女已被聘为齐王妃，李世民觉得韦挺去辅佐李祐很合适，因而准奏。如此，韦挺就离开了京城。

齐王李祐是李世民和阴梦婕所生的儿子，排列下来为李世民的第五子，目前被封为齐王，并领齐州都督任上。

自周代以降，历代君主皆封宗亲为藩王。李渊取得皇位之后，广树宗室，遍封宗子。不仅恩及弟侄，而且泽被疏远，将其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皆封为王。以其从弟李神通为例，李神通被封为淮安王，还封其十一子中的七子为王。李渊如此滥封王位，一是破坏了他太原首义时制定的论功行赏制度，而变成了论亲与血统行赏；二是封赏浩大，导致国用不足，仓库空虚。李世民即位之后，为了纠正李渊滥封宗室和滥赏功臣的弊病，确立了论功分封和行赏的方针，对宗室子弟采取了非功不封，非亲不授的原则，如将李神通的诸子由王爵降为郡、县公爵，这样使得亲王爵位大为减少。

李世民毕竟为封建君主，其厘改了李渊滥封亲王的弊端，然对分封制难以割舍，竟然渴望实行周代封建之法与世袭刺史制度。大臣中唯有

萧瑀支持此议，其他大臣皆反对。贞观二年，贞观五年，贞观十二年，朝中大臣甚至被世封的功臣为此事或上疏，或当堂辩论，激烈反对分封及世袭刺史制。李世民座下仅有萧瑀支持自己，在他一生处世行事中，从未遭到如此众多大臣的抵制，也从未见过他拒纳如此众多大臣的诤谏。他先以皇权决定实行分封制及世袭刺史制，到了贞观十三年，眼见群臣反对声浪潮涌，他只好诏停封建及世袭刺史制。不过李渊的儿子和李世民的儿子，还是可以被封为藩王的。

且说韦挺离京到齐州赴任，大约两个月后回到长安即向李世民禀报李祐的劣行。

李世民派出京官为诸王的长史、司马，其本意是怕这些年少亲王离开京城后无人管束，以致横行无法，这些京官多是刚正之人，可以就近监督。李世民亲口对这些京官交代过，让他们时刻劝谏诸王，若诸王有失要当即指出令其改正，再不改，可以直接向自己禀告。

韦挺在朝中资格较老，性格率直，又口无遮拦，其到任后，发现齐王李祐昵近群小，好畋猎，因而多次谏李祐改正。李祐时年二十三岁，其养在深宫，后又以亲王之身兼领都督，手下之人皆顺着他，何尝受过此等委屈？他根本就不听韦挺的劝谏，并对身边之人说道："韦挺被父皇赶出京城，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只好对我指手画脚。哼，别看他是王妃之父，若惹得我火起，一样会让他灰头土脸。"

李世民接见韦挺倒很亲热，说道："韦卿，朕让你去辅佐祐儿，缘于至亲缘故，你能知此深意否？祐儿从小被阴妃宠爱太过，养成了轻躁的性子，寻常人去说他，很难以听从。"

韦挺遂将李祐之行为说了一遍。

李世民听言后叹道："唉，祐儿之行，怎么与昔日齐王元吉之行相仿呢？莫非这齐王之号不能再授人吗？"既而正色道："韦卿，人若玩物丧志，畋猎无度，难成正果。祐儿为吾之子，为卿之婿，不可让他耽误下去。你在祐儿身边，须代朕行为父之责。"韦挺顿首道："臣明白本身职责，多次劝谏齐王，奈何齐王不听，只好找陛下求助。"

"嗯，朕即拟敕书一道，数祐儿之过，让其改正。韦卿，朕刚才说了，祐儿年幼不明事理，他若一味不听，你可采用断然措施镇之。譬如祐儿身边的那些小人，若祐儿不将其遣走，你可以将他们赶走，就说是

朕让你这样做的。”

“臣奉旨。”

李世民心中忽然掠过了一丝担心，说道：“祐儿性格轻躁且简单，你的性子亦是火暴脾气，你们性格相似互不退让，容易酿成更大冲突。韦卿，教人育人时不可一味刚强，你也要学会循循善诱，这样效果也许更好，明白这个道理吗？”

“臣定会努力去做。”

“你能这样说，朕就放心了。韦卿，若祐儿能依正道理政，为朕之幸，你之福，我们毕竟为亲家嘛，望你好自为之。”

数日后，韦挺辞别家人返回齐州。李世民没有想到，韦挺从此一走再未回京城，竟成永诀。

李祐读罢韦挺带来的敕书，当时并无言语，待韦挺走后，他起身骂道：“这名惫懒的老儿，还是王妃之父呢！你背着我找父皇告状，是何居心？”其回府后难压怒火，寻个茬儿将韦妃暴打一顿，以释心头之恨。

韦妃大略知道了事情的缘由，偷偷派人将韦挺唤来。韦挺见女儿满身伤痕，惊问其故，韦妃泣曰：“父亲呀，还不是你找来的事吗？”说罢，她扑入韦挺怀中抽抽噎噎哭个不停。

那一时刻，韦挺心中生出了一些愧疚，觉得因为自己之故使女儿遭到暴打，实在对不起女儿。

韦妃抬起泪眼道：“父亲，齐王的性格一直如此，岂能说改就改了？父亲，你还是回京城与母亲兄弟们在一起吧，有天大的委屈，由女儿一人承受。”

韦挺摇头道：“我以前仅听说齐王性格不好，不料其轻狂如斯。女儿，为父这样做，是为你们好呀。如今皇子众多，彼此虎视眈眈，若齐王不修德行，被人告至皇上里获罪，你一样受罪啊！”

“父亲啊，你仅看明面的事，哪里知道其中的曲折啊！”韦妃说完，又断断续续说出一件更让韦挺担心的事。

李祐被封齐王来到齐州任都督，一日其舅阴弘智来访，当着韦妃之面对李祐说道："齐州为形胜之地，殿下既为齐王，知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吗？"

李祐急忙询问详细。

"圣上共有十四皇子，楚王宽早夭，尚余十三子。太子之位例由嫡子继之，太子承乾和魏王泰在那里明争暗斗，则殿下难望太子之位。人无近忧，必有远虑，若圣上千秋万岁后，殿下要力求自保。"

"如何自保？"

"殿下宜暗暗积蓄力量，多募壮士，使其他亲王不敢轻易来图。"

李祐对阴弘智所言深以为然，此后果然大力招募强健之人为护卫之士。阴弘智妻兄燕弘信素爱武艺，阴弘智将其荐给李祐，作为卫士之长。

韦挺日常在齐王府内见到许多健硕之士，尚不知道其中还有这般曲折，遂大惊失色，说道："朝廷有制，亲王之卫不得超过二百人。齐王如此大肆募人，若传入圣上耳中，定有谋反之嫌。女儿啊，谋反之罪要诛灭亲族呀。张亮那时，不过私养了五百义子，最终落了个身首异处。"

"父亲不用惊慌，齐王绝对没有谋反的意思，不过想自保罢了。"

"自保？朝廷之事宫廷之间，有时候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自武德年间至今，看到过多少事。女儿，还记得我们全家被流放到西南边陲吗？杨文干兵变与我有什么关系？最终还是为父之罪。若不是当今皇帝胸怀博大，不计前嫌召回京中，我们全家就要在蛮荒之地长相厮守了。"韦妃也着急起来，急问道："父亲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韦挺沉吟了片刻，断然道："我们要一同说服齐王，让他停止招募之事！"

事也凑巧，这日燕弘信带领二人来见李祐，此二人名叫梁君暮、梁猛彪，为河北有名的壮士。他们听说齐王招募勇士，特来投奔。李祐大喜，当即收归帐下。

韦挺很快得知此事，急匆匆来见李祐，谏道："齐王殿下，此事万万不可。河北之人已然知道殿下招募勇士，此事很快会传扬天下，当今圣上亦会耳闻，如此会对殿下不利。"

李祐满不在乎，说道："父皇多次教导臣子要善于招贤纳士，我秉承父皇教导，为国家筛选人才，有何不可？"

"殿下，招贤纳士自有吏部负责，你为藩王，须依国家制度，不可逾制而为。老臣知道殿下已私养猛士数百，若圣上知悉此事，定会责你。去年张亮因私养五百义子而获罪，难道殿下不知吗？总而言之，殿下须速速将府中猛士删简，方是灭祸之道。"

"哼，你不要危言耸听，我府中多养数人，难道就成了大罪吗？"

韦挺见李祐如此固执，遂让他屏退左右，然后轻声说道："殿下，我们毕竟为至亲，我难道会害你吗？小女因你而贵，我亦存私心谏你走正道。汝舅阴弘智看似爱你，其实见识浅薄，定将你陷于不义境地。"

李祐转念一想，知道是韦妃向韦挺说走了嘴，遂大怒道："你们父女皆不是好人，为何不替我多想想身后之事？我兄弟甚多，舅舅让我谋自保之道，又有什么不对了？"

"当今圣上宽仁待人，对皇子苛责有加，其实是爱之深而责之切。你以亲王之身兼领齐州都督，只要能勤政为民，恪守职责，即是自保之道。汝舅教你阴募死士，实有不轨之心，若圣上知悉，他会怎么想？圣上即位以来，天下多少能臣猛将，皆兢兢业业，恪守职责，不敢有任何私念。为何这样呢？一者，圣上推行清明政治，鬼蜮之行难见天日；二者，以圣上英武睿智，又有何人敢打歪主意？殿下为我之婿，我诚心说你，千万不敢想岔了心思！"

"哼，我听说你当年追随隐太子，与父皇为敌，那时候为何没有这般心思？说起来，你也是势利得很呀，父皇不计前嫌重用你，你说父皇好；若隐太子即了位，你还会说父皇好吗？"李祐这一段时间非常恼火韦挺，认为他不识时务，以致在京城中立不下脚，只好跑到齐州来对自己耍威风。他现在一时兴起，忍不住揭了韦挺的昔日疮疤。

韦挺听言亦恼羞成怒，觉得此子偏激如此，非下重手不可，遂昂然道："殿下不听老臣之言，老臣只好办些无理之事了。"

李祐冷笑道："你办的无理之事还少吗？"

韦挺道："我受圣上重托来辅佐你，该说的话都说了，奈何你不听，我只好以强硬手段来谏你。我这样做，有三重原因：一者，我为圣上老臣，应该恪守职责，何况皇上曾嘱我要代行为父之职；二者，你为小女之夫，我亦有教导的责任；三者，谋逆事大，会株连我家，容不得我不行强硬措施。这第一件事，就是不许你收罗这梁姓二人。"

李祐冷笑道："你扛着父皇的牌子来此作威作福，竟然给我扣上一个谋逆的罪名。谋逆？我如何就谋逆了？不错，父皇也许对你交代了许多，然我为齐王，齐州都督，你仅为我府中的长史，难道任你来发号施令吗？梁姓兄弟我已经决定留下，你勿复多言。"李祐说完，起身拂袖离去。

李祐回府后，让下人将韦妃绑起，自己亲自前去掌嘴，骂道："多嘴的贱妇，今日先饶了你，再多说话，瞧我不将你的舌根子连根拔出来才怪！"然后令人将韦妃推入一间黑屋内，看管起来，不许她再见韦挺之面。

韦挺不知道齐王府内有这样变故，他昂然起身，出门召集下人办了两件事：一是派人将梁姓兄弟赶出齐州城外，不许他们再踏上齐州地面；二是亲自来到李祐鹰犬坊内，亲手解除鹰之缚、狗之绳，将鹰犬放归田野。

更有甚者，韦挺亲自把守城门，看到李祐出外游玩的车仗，立刻上前拦着去路，不许李祐出城。

李祐闻听韦挺将梁姓兄弟赶出齐州，当即派燕弘信出城追赶将其追回，然后让这二人大模大样地随在自己身侧，以示韦挺。待韦挺驱鹰犬、守城门之时，李祐怒火万丈，拔剑欲杀韦挺，然被身侧的燕弘信劝下。

燕弘信将李祐劝回府中，李祐怒道："杀了这名令人生厌的老儿，从此耳目清静，岂不干脆？"

燕弘信劝道："韦挺所以敢如此无礼，所恃者，当今圣上也。殿下若当街杀之，定会传扬天下，事情反而不美。"

如此劝谏齐王李祐，在齐州并非韦挺一人。齐王府典军韦文振，兵曹杜行敏等人也瞧不惯李祐阴养猛士的举动，他们多次向李祐进谏，李祐也非常讨厌这帮人。

双方在这里剑拔弩张，事态越来越紧急。一日夜里，韦挺居处院内落下一阵乱石，韦挺认为这是李祐来威胁自己，遂取了其中石头，又书一道疏奏，将之交给驿所，令其传往长安。李世民阅罢韦挺的上疏，对其中言语半信半疑，遂派刑部尚书刘德威前往齐州查验。

李祐见刘德威前来查验，心中大惧，以为韦挺将自己的隐秘之事和盘向父皇托出，急忙召来燕弘信等人前来商议此事。

李祐惶惶然道："韦挺老儿不知道向父皇告了什么状，父皇派刘德威前来查验，这如何是好？"

燕弘信分析道："圣上不降罪，仅派刘德威来查验可见，圣上未掌握什么真凭实据。然刘德威为刑部尚书，圣上派如此重臣前来，看来也非常重视。为今之计，不管韦挺向圣上告说了什么，殿下全部给他来个死不认账，想那刘德威定会无计可施。"

李祐忧心道："若是韦挺一人向父皇告状，还算好办，可是刘德威到来，定会找韦文振、杜行敏等人询问，若事露了馅，这如何是好？"

燕弘信断然道："若如此，我们可以在齐州起兵。"

"起兵？我们就这点儿兵马，如何能挡父皇的雄师？"

"以殿下之力，当然势单力薄。然殿下向来与太子交好，纥干承基上次来，其言语中隐约也有这个意思。玄武门之变，当今圣上所带人马不足千人，一举取得胜利。可见兵不在多，唯精而已。殿下若与太子联络，你们兄弟联手，一人在齐州，一人在京城内猛然发动，则大事可成。"

李祐平常除了游乐之外，没有太多主意。他现在对燕弘信之言奉为至理，急忙说道："好呀，你今日即可入京找我舅商议，通过纥干承基与东宫联络，以早日促成大事。刘德威嘛，由我来应付。"

刘德威来到齐州，除了面见李祐之外，也找韦挺、韦文振、杜行敏

等人核实情况。尽管李祐对所有问题来了个死不认账，刘德威还是侦知了一些蛛丝马迹，遂细细地写了一道表章，返回京城向李世民禀报。

李世民得知李祐在齐州阴养猛士，意图不轨，心里颇为愤怒，然还是以为李祐性格轻躁，所以行为不端。他深知李祐和韦挺的性格相似，二人各不相让，以致激变如此。李世民思索了半天，觉得还是将他们二人召回京城，当面数说一番，若二人不能调和，再为李祐另配长史，把韦挺调回京城。他想到这里，让马周拟诏，召李祐和韦挺回京。

是时，燕弘信早已从京城返回齐州，告诉李祐道："纥干承基已把殿下之意转告太子，太子让纥干承基居中联络，早日促成大事。殿下，若大事能成，太子当了皇帝，殿下之功居首，实在可喜可贺。"

李祐喜上眉梢，一展数日来的愁闷之颜。

这日召李祐和韦挺回京的诏令送到齐州，李祐阅罢，唤来韦挺道："看看吧，都是你做的好事。"说完将诏令掷向韦挺。

韦挺很快将诏令读完，躬身道："殿下，我向圣上禀告齐州的事，不是一味与你作对，实对你好。我们将行之际，望你明白我的一片心迹。"

李祐哼了一声，说道："你有什么好？你未来之前，齐州这里风平浪静，你来之后，竟然无端地生出许多事来。哼，我们到了父皇面前，要好好地将此事说道说道。"

韦挺问道："圣上诏令已下，敢问殿下启程的日子。"

"启程之日？你自己先去吧，我随后就来。韦挺，说实在话，我瞧着你就生厌，别再招惹我了。"

韦挺见事已至此，也不想再多说话，遂转身出门，回居处收拾行装。第二日一大早，他带领二名从人出了齐州城门向西奔去。

三人向西行了二十余里，来到一个浅草萋萋的低谷里，他们转过山脚，就见有二十余骑横在当路，领头之人正是燕弘信和梁氏兄弟。

燕弘信拱手道："韦大人，你匆匆就走了，也不和我们打个招呼。齐王还记挂着你呢，特令我们赶来送行。"

“送行？齐王说过让我先行，他随后就走，又有什么送行不送行了？”

说话间，有八骑慢慢行到韦挺三人的身后，明显堵住了韦挺的退路。韦挺感觉气氛不对，觉得他们不怀好意，惊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你自己做的好事，还用问别人吗？”燕弘信一面狞笑说话，一面将手一挥。其从人看到信号，齐刷刷取出硬弓张起，将箭头对准韦挺三人。韦挺方才明白这是齐王派他们来追杀自己，他打量一下地势，只见两面皆是陡坡，马儿无法越过，前后皆是箭矢挡路，没有逃跑之路。他知道今日不能善罢，遂横下一条心，厉声道：“我是朝廷的命官，齐王没有生杀大权，你们若听齐王之命来追杀我，不怕皇帝追究吗？”

燕弘信哈哈大笑道：“韦挺，你死到临头还嘴硬。你为齐王妃之父，不帮助齐王，反而到皇帝面前告状，如此六亲不认，真正该杀！什么朝廷命官？你为齐王辖下，就该听齐王号令，方是人臣之道。你记住，明年的今日是你忌日，你自己做出来的事，不要怨了别人。放箭！”

只听弓弦砰砰作响，长箭如蝗飞向这三人。须臾，三人气绝，可怜韦挺在此荒谷中丢下性命，连带那二名从人也糊里糊涂当了箭下之鬼。

燕弘信让从人将韦挺三人尸身草草埋葬，然后回城向李祐复命。

当燕弘信追杀韦挺之际，李祐在城里召集亲信开始策划谋反之事。李祐逼着韦文振、杜行敏等人参与，杜行敏装作无奈之状答应，而韦文振坚决不从，他趁李祐不注意，偷偷溜出门外，意欲出城赴长安。惜其行踪被燕弘信之兄燕弘亮发现，燕弘亮带领二十余人狂追不舍，在城外五里处追到韦文振，也是一顿乱箭将其射杀。

李祐就在齐州城宣布成立齐国，自立为帝，燕氏兄弟为左右上柱国，梁氏兄弟为托东王、托西王，其他亲近的府属，也分别授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等职。

为了抵御官兵来攻，李祐募城中十五岁以上男子为兵丁，驱人筑

楼，缮甲兵。

大唐立国二十余年来，人们皆渴望安定，不愿再遭兵变。贞观以来，人们丰衣足食，目睹国势强盛，心内颇为自豪，更不愿国内再生内乱。现在李祐募兵不足一千，如何能挡京城大军？城中人惊慌失措，许多小吏和百姓趁着黑夜，携妻带子沿着绳子坠下城墙逃往野外。

眼见李祐在这里不自量力胡闹，其司马罗石头不畏死指责李祐，历数其罪，被燕弘亮所杀。某一日，李祐带领从骑出城巡视，来到离城五里处的高村，村人高君状遥指李祐道："当今皇帝以三尺剑取天下，亿兆蒙德，仰之如天。你驱城中数百人来谋反，以犯君父，无异于一手摇泰山，太过不自量力了。"燕弘亮闻言，挺枪欲刺高君状，李祐那一忽儿不知道是良心发现，或是悯高君状年老，不忍杀之，说道："村人俚言，何必当真？把他们抓回去投入牢中即可。"

其后的日子里，李祐与燕氏兄弟等人宿于卧内，宴饮无度，派余党分统士众，巡城自守。他们谈笑之余，提起来征的官军，燕弘亮狂妄说道："官军何足道哉？陛下不用操一点心，若官军来到，我等右手持酒卮，左手为陛下挥刀杀之。"李祐事到如今，深知以己之力难挡父皇之力，遂日日盼望太子在京城早日起事，以呼应自己。

李祐杀掉韦挺、韦文振举兵叛乱的消息很快传入长安，李世民闻言，不忧反叛之事，先伤韦挺之死，叹道："朕早知道韦挺与祐儿性格相似，不该派他去齐州啊。"

房玄龄、长孙无忌、高士廉、马周同在李世民身侧，长孙无忌道："陛下，齐王叛乱，须早为之。万一蔓延开来，不好收拾。"

李世民不屑一顾，说道："哼，祐儿到底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敢举兵反叛？无忌，你不用担心，我们君臣治理天下多年，什么大风浪没有见过？这点小事，不用顾虑。无忌，朕想不通的是，他为何要反叛？莫非朕待其不公吗？"

房玄龄道："齐王以亲王之身，兼领齐州都督，陛下待其没有任何亏欠。臣以为其在齐州举兵，定然受了小人的蒙蔽。"

君臣在这里苦思多时，实在想不出李祐为何反叛。

李世民在那里怔了半天，忽然流出眼泪，说道："朕多年来推行清明政治，对臣下没有妄猜之心。可现在好端端的，竟然有人来反对朕，还是自己的儿子。你们说，是朕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高士廉劝道："陛下不要伤心太过，齐王那里绝了音讯，难知齐州动静和齐王心机。臣以为，可派一上将将齐王拘来京城询问，万一其中真有什么曲折，亦可问个清楚。"

李世民侧头唤太监道："速传兵部尚书李世勣前来，另将刑部尚书刘德威也传来。"

李世勣和刘德威匆匆赶来，李世民言简意赅说道："李卿，你速调兵攻破齐州，将那逆子解入京城；刘卿，你随同入城，将所有人犯带入京城，好好查问清楚。"

看得出来，李世民对解决齐州之事稳操胜券，觉得不用花费大力气。

李世勣领旨回衙，立刻发文书至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州，调此九州之兵讨伐齐州。贞观年间以来，国内从来没有谋逆之事发生。李世勣抱定了一鼓擒之的决心，虽知齐州兵力单薄，然不掉以轻心，不惜发重兵围困。李世勣将文书发出，立刻约同刘德威一起，带同从人出京城向齐州奔去。他沿途继续调派兵马，不敢有一丝疏忽。青、淄与齐州接壤，李世勣发书令此二地兵先发齐州，作为先头部队。

然而不待李世勣动手，齐州这里已发生变化。

杜行敏当初伪装答应李祐一同谋反，取得了李祐的信任，李祐授其为左武卫大将军，让其继续典兵。

当李祐带领燕氏兄弟、梁氏兄弟在府中弹冠相庆，置酒宴乐的时候，杜行敏召集其属下十余人秘密商议。这些人平时与杜行敏感情甚好，绝对听从杜行敏的号令。杜行敏将他们召集一室，然后亲手为每人斟了一盏酒，伸手取过一盏示与众人道："各位兄弟，我今日请来大家是想问一句话：我们从戎多年，到底图些什么？"

众人面面相觑，弄不清杜行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们想了半天方才有人答道："我们作为大哥的属下，有缘跟随大哥一场，自然对大

哥唯命是听。”

杜行敏摇摇头，说道：“我们从军多年，以军功博个封妻荫子，方为正途。然多年来国内平静，我们又为王府之内兵，无缘出征，虽想积军功然实在渺茫得很。眼前有场大富贵送到眼前，不知兄弟们愿意不愿意随愚兄去搏一场？”

众人瞪大双眼，静听杜行敏下文。

杜行敏接着道：“齐王举兵为乱，我听说朝廷已令兵部尚书英公发九州之兵来征讨。齐王现在所集兵丁不过一千，若朝廷大军一到定然难挡数个时辰。众兄弟，你们是甘愿做齐王的谋逆之卒，还是想建功一场被朝廷封赏？”

众人中有数人说道：“我们自然愿随大哥建功。”

杜行敏又道：“我们行伍多年，应该知道孰弱孰强的道理。我再问兄弟们一句：以眼前之势，齐王能胜吗？”

众人这些日子莫名其妙听齐王号令修城楼，巡城防，得知了齐王欲与朝廷为敌的消息，皆知齐王此举无疑为蚍蜉撼大树，心里不免惴惴。现在听到杜行敏问话，他们皆摇摇头，齐声说道：“赢不了！”

杜行敏举盏沉声道：“如此，众兄弟就随我联络明白事理之人，在朝廷大军到来之前，先行将齐王和那燕氏兄弟、梁氏兄弟抓起，向朝廷报功。各位兄弟，愿随愚兄干的，就干了这盏酒；不愿干的，就请退出此屋。”

十余人没有一人退出，慨然将酒饮下。此后数日，杜行敏等人分头联络那些不愿随同李祐谋反的吏民。旬日之间，很快有数百人愿意跟随杜行敏举事。

此时，青、淄官兵进入齐州境内，他们在那里整军修戈，以待后续队伍到来后将齐州合围。

官军入境的消息传入齐州境内，李祐闻之心内不免惊惧，唯盼望太子李承乾在京内举兵响应。燕弘信等人听说朝廷大军即将来到，将“右手持酒卮，左手挥刀杀之”的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只是督促人们加

强守卫而已。

杜行敏见官军入了齐州境内，喜动颜色，就召集手下暗暗布置道："朝廷大军将至，该是我们动手的时候了。齐王死党日常大多在齐王府内宴饮聚乐，我们就先从外围将其余党擒拿，然后合围齐王府来擒获他们。"

众人齐声响应。

杜行敏又布置道："大家分头下去，多置大鼓，今夜子时，大家从四面八方同时擂鼓发动，然后集于齐王府周围。"

是夜子时，城内人大多已经安寝，唯城墙上悬挂的气死风灯和巡夜人影与间或的刁斗响声混在一起，方显一些人声。蓦地，只听数声鼓响，既而四周同时鼓噪，渐渐连成一片。其声震如雷，响闻数十里。鼓声中，只见北首西城墙上，有一处人影幢幢，一干人在那里齐声呐喊："英公已统领飞骑登上城墙了。"被鼓声震醒的人们正在那里摸不着头脑，闻此喊声，方悟李世勣率领的官军已然破城了。

这些鼓声和喊声，自然是杜行敏闹的玄虚。

杜行敏的手下此时头缠白布条，皆手持亮闪闪的刀片儿有秩序地向齐王府聚拢。途中，他们遇到追随李祐的亲信，众皆奋刀将其杀之。这样，一个时辰过后，杜行敏带领的千余人将齐王府团团围困。

齐王府四周建有一圈坚固的围墙，为齐州城内最高的建筑。当李祐闻听李世勣率飞骑打破城池的呼喊之后，他在黑夜里难以辨明真伪，急忙令下人将大门紧闭，以缩入府内作最后的顽抗。杜行敏见此情状，令人抬来一棵大木头，然后让数十人抬起木头猛撞府门。奈何此门建得非常厚实，李祐又让人搬来重物抵住大门，一时撞不开。杜行敏又令人搬来梯子，令多名工匠手持斧头砍凿，将围墙凿开了一个大缺口。办完了这件事，大约用了两个时辰。

随后，杜行敏登高一呼，然后率先从缺口处跳入院内，其他人见状，亦争先恐后抢入缺口。燕氏兄弟和梁氏兄弟起初还带领人抵挡，无奈入院之人越来越多，更有人前去搬开重物，将大门打开，外面人蜂拥而入，齐府兵只好且战且退。随着一声声的惨嚎，齐府兵逐渐减少，梁氏兄弟在乱兵之中也先后丢了性命。到了最后，燕氏兄弟仅带领三十余

人护卫着李祐且战且退进入齐王府正殿。

杜行敏令人手持火把将正殿团团围起，然后大声喝道："叛贼们，天兵到此，何不速降？"

燕弘信骂道："杜行敏，你这背主的逆贼，到了齐王面前，你还妄称什么天兵？你背主起乱，还不快快向齐王请罪？"

杜行敏哈哈大笑："你们死到临头，还在这里自说大话！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齐王，你睁开眼看看，你身边仅有燕氏兄弟等人从你，外面这千余人深明大义，不愿随你胡闹，你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李祐喝道："哼，悔不当初一刀斩了你，也免了今日之事。"

杜行敏道："齐王，你就是杀了我，也一样有人来擒你。念在我们多日共事的情分，我衷心奉劝你：你昔为陛下之子，今日已成为国贼，人人可诛你。你若早一点停止抵抗出门投降，也许可以捡回一条命来。"

李祐兀自嘴硬，骂道："我不管怎么说也是皇子，我之命运由父皇掌握。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对我说嘴？"

杜行敏不再与李祐说话，转而令人取来柴薪，将之堆在主殿四侧。柴薪堆罢，杜行敏令人手持火把立在柴堆之侧，然后对殿内喝道："齐王，你到底出来不出来？若再不出来，我就要下令点火了！"

殿内人见外面堆起柴薪，知道他们欲火攻。此殿的四侧皆用木头、木片造起，若大火一起，不用太长时间，殿内之人势必会被烧成灰烬。李祐此时已然慌了阵脚，他知道自己出门投降，杜行敏不敢对自己无礼，但其心中对燕氏兄弟还有一些情分，遂大声哀求道："杜兵曹，不要点火，我们先商量商量。我可以开门出去，然开门之后，你可以保证燕氏兄弟的性命周全吗？"

杜行敏不假思索，当即答道："你们只要出门投降，我保证不让人伤了燕氏兄弟的性命。"

李祐与燕氏兄弟又在殿内悄声商议了片刻，觉得眼前除了开门投降

以外，别无他途，遂令人打开殿门，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燕氏兄弟以前自恃为李祐的心腹，在齐州城内横行不法，淫人妻女，民愤极大。他们现在随同李祐从殿内走了出来，昔日的仇人见到他们格外眼红，一帮人扑上前对其拼命痛打。杜行敏大声喊叫拼命制止，然此时无人听从。蓦地，只听一声惨叫凄厉至极，原来燕弘亮的双目被人生生地剜了下来，其面上顿时血流如注。随后，燕氏兄弟的凄叫声不绝，其手臂、腿先后被人折断，二人惨叫声渐渐减弱，到了最后渐无声息，竟至气绝。

李祐观此惨状，吓得脸色惨白，浑身瑟瑟发抖。他紧紧跟在杜行敏的身边，不停地说道："杜……杜兵曹，你说过要保我周全，望勿食言。"

杜行敏叫来数人护在李祐身边，令人将李祐押入东厢房内严加看管。宽慰道："齐王为皇子，能决定你命运的唯皇帝一人。你就待在厢房里好好琢磨词儿吧，为入京城后谋求性命做好准备。你放心，我会令人拿好酒好食好生照顾你，不让你受到一点委屈。"

全城人得知齐王被擒，鼓噪声渐渐止息。此时，天已大亮，一轮红日挂在东方天边。

杜行敏未休息片刻，他唤人修书二道。一道书派人快马送往长安，其中详述了擒拿齐王的经过；第二道书送给行在途中的李世勣，其中详述齐州叛乱已平，不用再大肆调派兵马，力促李世勣、刘德威早入齐州，主持善后事宜。

李世勣得此消息，大喜，笑对刘德威说："看样子齐王举兵叛乱，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杜行敏为一小小齐府兵曹，竟然能联络士众，一举平之。如此，倒是免了我们的一番力气。"

刘德威凝神思索道："齐王叛乱，难成气候，这是众人皆明的道理。韦挺上次致书朝廷，圣上派我来查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纳闷。齐王性爱嬉戏，此为长在富贵丛中之富家子弟通病。然他竟然举兵叛乱，难道不知道自己与朝廷的力量悬殊吗？我常常这样想，齐王敢这样做，其中定有隐秘曲折之事！"

李世勣沉吟道："圣上天纵英明，若单独平叛，有我一人即足矣，

他定是以为其中有蹊跷之事，所以派你与我同行。嗯，齐州大事已定，没有必要再派兵马，我即刻发书让九州之兵退回其境。我们抓紧赶路以早赴齐州，届时将其隐秘好好查验清楚。”

两人遂带同属下抓紧赶路，沿途看到许多兵马向西退却，这样行到齐州地面，已过了数日。他们这日到了齐州城外，那杜行敏这些日子等待他们可谓望眼欲穿，已然早早等在那里迎候二人。杜行敏迎着二人躬身道：“二位尚书大人，下官杜行敏在此等候多时了。”

两人同时下马，李世勣上前执着杜行敏之手，说道：“杜兵曹心向朝廷，毅然举兵平乱，这份儿功劳，实在太大。我接到你所送之书，已然解散各州之兵返归，并又修书一道奏与圣上，其中详述了你的功劳。”

杜行敏涕泣道：“长史韦挺、校尉韦文振等人为谏齐王，已然丢了性命。下官当时苟且偷生，与他们相比，已然落了下乘。下官感此二君之义，又想得朝廷之惠多年，因有此举，实在不足挂齿。二位尚书大人今日来到，齐州士民已盼望多日。请二位大人速速入城，主政齐州，以孚众望。”

刘德威关切地问道：“齐王处境现在如何？”

杜行敏答道：“齐王被擒后，下官将其锁在齐王府西厢房，并派人侍候其饮食起居。为了防止变生不测，下官又派人将齐王府团团护卫，等闲人不许出入。”

“齐王府内的文书档案没有散失吧？”

“没有。下官入得齐王府后，知道朝廷今后定要检索府中文书，遂派人将其封存，并嘱他们不得私自窥视。”

刘德威以手加额道：“好呀，杜兵曹有勇有谋，心思又缜密，实为我朝之幸。英公，我们先入城瞧瞧齐王如何？”

李世勣点头答应，一行人遂上马驰入城中。他们到了齐王府门前又复下马，然后步入府内，一径来到西厢房前。杜行敏令守卫打开房门之锁，请李世勣和刘德威步入房内，不许其他人入内。

李祐此时缩在墙角，他深知自己罪大，这几日茶饭不思，脸庞日益消瘦起来，加上他还穿着那身沾有血污的袍服，上面又裹有灰土，愈显其狼狈无比。他与李世勣和刘德威相熟，现在他缩在墙角里，不发一言，用呆滞的目光瞪视着他们。

刘德威转对杜行敏道："杜兵曹，齐王犯有大罪，然他毕竟为皇子，其爵位未失，怎能让他穿如此污秽的袍服？"

杜行敏为难地答道："下官曾让人取来干净衣袍让齐王更换，奈何齐王坚决不换，下官无法可想。"

这时，躲在墙角里的李祐发声道："刘德威，你不要假仁假义了。当时父皇派你来齐州查验，你信了韦挺的一面之词，到父皇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以致我到了今天的境地。哼，人之将死，再换上那些劳什子衣袍又有什么用处？"

"圣上当时召你和韦挺回京问话，至多训斥你一番，你不该杀了韦挺、韦文振，又举兵为乱，事都是你做出来的，怎么又攀到我的头上了？"

李祐不与刘德威争辩，扭过头望着墙角，不再搭理他们。

李世勣始终未发一言，看见李祐此种状态，叹了一口气，将手一挥，二人随他走出房外。李世勣嘱咐杜行敏道："好好看顾齐王，我想圣上定会让我们将他解赴京城，如此，这段日子须使齐王毫发无损。"

杜行敏躬身答应。

此后数日，李世勣在杜行敏陪同下巡视齐州城防，并贴出安民告示，以恢复齐州秩序。刘德威则带领一干人马入齐王府内，他们检索王府内文档，审问涉案人犯，力图查清此次谋逆的来龙去脉。

数日后，李世民的敕旨下，其中责李祐曰："汝素乖减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祸，以取覆灭。痛哉，何愚之甚也！为枭为獍，忘孝忘忠，扰乱齐郊，诛夷无罪。去维城之固，就积薪之危；坏盘石之基，为寻戈之衅。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无君，神人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另诏李世勣、刘德威将李祐及一干人犯押送京城。

杜行敏因此大功被授为齐州都督，封南阳郡公，其手下参与此事者皆有封赏。

李世民感于韦挺、韦文振忠烈，擢升韦挺为齐州都督，赐爵武都郡公，谥曰敬；赠韦文振为左武卫将军，赐爵襄阳县公。

杜行敏以兵曹之事被授为一州都督，官至四品，可谓此次事变的最大得益者。

李世勣、刘德威接到李世民的诏令，即整顿行装，带同李祐等人奔赴长安。他们出城之时，杜行敏殷勤相送，一直将他们送出十里以外。

车仗辘辘声中，李祐等人被囚于槛车中摇摇晃晃行到京城。李祐从此再难见父皇与母亲之面，其入京城之后即被囚于殿中省，数日后，被李世民赐死。其同党及阴弘智等四十四人，亦于同日被斩于刑场。阴梦婕受此案牵连，被废为庶人，幽闭于深宫。

李世民将李祐赐死，其心情并不轻松，那日高士廉及长孙无忌在侧，李世民痛心说道："祐儿身死，还是缘于其母啊！阴氏歌妓出身，没有什么见识，对祐儿所教就失于敦厚。还有那阴弘智，什么话不好说，却劝祐儿阴养死士，如此就埋下了祸根。"

李世民将李祐之死归咎于阴梦婕和阴弘智，实属偏见。皇子长成后，由宫中统一安排师傅及教授，与其生母接触不多。

长孙无忌道："齐王自小就有劣性，后来远离陛下身边，失于教诲，遂有今日，委实可叹。"

李世民叹道："我即位之后，除了起初的罗艺及王君廓谋反以外，十余年来天下安之若素，我颇为自喜。不料祐儿举兵为乱，最终扯反旗的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天下之人定会笑我不会教子了。"

高士廉劝道："龙生九种，那是勉强不来的，望陛下勿虑。"

这时，太监奏曰刑部尚书刘德威候在殿外，要求面见皇帝。

"宣他进来。"李世民说道。

刘德威入殿后礼毕，李世民问道："刘卿，齐州的这档子事累你多

劳了。如今一干人犯已然就戮，你也该歇息一阵了。瞧你神色严肃，莫非还有什么事未完吗？”

刘德威奏道：“陛下，臣将齐王府内的所有文档移来，逐件验查，发现其中隐秘曲折之事甚多，因事体重大，微臣不敢擅专，特请陛下示下。”

李世民仰头叹道：“祐儿已死，此案已结，若事不大，可以放开不问了。朕多次说过要宽法慎刑，只要牵扯之人未参与谋反之事，就让他们各安其所吧。”

刘德威躬身道：“陛下仁慈胸怀，臣心怀感激。然此事太过重大，不可不奏。臣检索齐王府中文档……”

“文档？你曾奏齐王府记室孙处约向祐儿上谏书无数，多匡正祐儿言行。朕欣赏孙处约有魏徵之风，已然下诏重用了。”

孙处约为李祐的记室，其对李祐好嬉游结交小人之事深为不满，多次谏其行为。由此惹得李祐大为光火，将其逐回家中，不许再入齐府。刘德威此次检索文书，将孙处约所上谏章集于一起供李世民御览。李世民览罢赞赏不已，诏授孙处约为齐州别驾，官至正五品。

“臣今日所奏非关孙处约，却是与东宫僚属纥干承基有关。”刘德威打量了高士廉和长孙无忌一眼，毅然说道。

“纥干承基又怎么了？”

“陛下，臣检索齐王府文书，发现东宫纥干承基与齐王府书信来往甚多，信中语言隐晦，莫辨其意，令人难解。臣回京后，即让人拘来纥干承基询问。”

“纥干承基莫非与谋反之事有关吗？”

“大有干系！那纥干承基一开始口风甚紧，动辄抬出太子之名来辩驳。后来打熬不过，终于将所有阴谋之事和盘托出。”

“嗯，想是你对他动了大刑，别是屈打成招吧？”

“臣不敢。纥干承基所招非是胡言乱语，臣细细访查对照，发现其

所言皆有凭据。”

“好吧，你可详细道来。”

刘德威又环视高士廉和长孙无忌一眼，看得出来，其心存顾虑。

李世民有点不耐烦，斥道：“他们二人为朝中重臣，又是朕的至亲，你有什么话不用避开他们，只要你所言为实，但说无妨。”

刘德威伏地叩头道：“陛下，纥干承基所招，事关太子。此次齐王叛乱之前，曾与东宫密切联系，意图联手为乱。只是因为齐王叛乱很快被扑灭，太子方没有从容出手。”

李世民、高士廉、长孙无忌闻言大惊，李世民立起身来吼道：“什么？太子也想谋反了？别是你屈打成招，那纥干承基胡乱攀诬太子吧？”

第十九回　太子党连藤显形　李世民迁怒仆碑

刘德威又躬身道："陛下，纥干承基现收在大理狱中，其中详细，大理卿孙伏伽最为知悉。"

李世民扭头喝道："速传孙伏伽来此见朕。"

不大一会儿，孙伏伽匆匆来到，李世民劈头问道："孙伏伽，那纥干承基所招为实吗？"

孙伏伽躬身道："陛下，纥干承基所招句句为实，为核实清楚，臣今日又将太子千牛贺兰楚石秘密拘来，贺兰楚石所招，可为纥干承基佐证。"

"贺兰楚石？他不是侯君集之婿吗？他怎么也牵入此案中？"

孙伏伽叹道："陛下，此事说来话长，容臣细细道来。"

当初，李世民宠爱李泰，明眼之人皆能瞧出其有易储的念头。李承乾平时固然喜爱嬉戏胡闹，但眼见太子之位难保，他也深知丢掉太子位对自己意味着什么。那些日子，他愁思百结，在庭院中徘徊流涕，深怕李泰夺了自己的太子之位。那汉王李元昌亦非识大道之人，他看到李承乾忧愁所在，就为李承乾出了一个馊主意，让李承乾托病不朝数月，然后加紧招募纥干承基等猛士数百人，意图谋杀魏王李泰。李承乾对其言听计从，依计而行。

这期间，李承乾对于志宁和张玄素动辄规谏自己相当不满，遂派出纥干承基率人刺杀此二人，可谓小试牛刀。

侯君集在高昌私取珍宝获罪，一直赋闲在家，其有怨怼之心，朝野之人尽知。李元昌得知此消息，向李承乾进言道："太子，古来君主治理天下，须有心腹大将代掌兵权，以安其位。你现在为储君，对于今后之事，亦要早早考虑。"

李承乾叹道："唉，父皇之心属意魏王，我朝不保夕，焉能再想今

后之事？”

李元昌摇头道：“欲行何事，须自身为之力争，若一味被动等待，实乃坐以待毙。我们已募来壮士百余人，以纥干承基等人的才能，仅凭一己之勇，难领众人谋取大事。我觉得，你须觅来一有勇有谋之帅才，让他佐你谋划军事，方能成气候。”

“谁为帅才呢？”

“侯君集。此人自李靖之后，已成为朝中最能将兵之人，他现在若继续在朝中居重位，定然效忠皇兄，我们没有一点机会。许是上苍有眼，他因一点小事被皇兄处罚，天降斯人来佐你。”

“他会来吗？”

“那侯君集心性素来桀骜不驯，他现在遭逢此难，今后在皇兄面前再无翻身的机会。你现为储君，即是今后的国君，他现在若来投你有功，对他而言，不是天大的机会吗？”

李承乾大喜，说道：“好哇，若把侯君集笼入麾下，我们又多了几成胜算。对了，贺兰楚石为侯君集之婿，可让他前去说项。”

李元昌说道：“此事不可让贺兰楚石代为传话，可让他把侯君集引入东宫，你亲自抚慰，徐徐说知详细，以示重视招揽之意。”

李元昌向来嬉戏无度，与李承乾沆瀣一气，李世民为此多次当面骂他。他现在感到若李承乾倒台，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遂与李承乾同仇敌忾，为争太子之位而尽心尽力。他刚才说的这番话，为其经过深思熟虑后说出的中肯之言，与其平素的荒诞闲语相比，要庄重多了。

贺兰楚石为东宫府属，自然对李承乾所言唯命是从，遂入侯君集之府，小心翼翼说明李承乾的邀请之意，请其入东宫会面。侯君集平时对李承乾没有什么好印象，认为李世民英明骁武一生，却生出这样一个无能的儿子任太子，实有天渊之别。他向来心高气傲，心里瞧不起李承乾，也就不愿意与其敷衍，二人见面之时，侯君集敬其为太子，只是行礼问询一声，并不多话。

现在李承乾让女婿来邀请自己入东宫，侯君集不明白李承乾为何对

自己来了兴趣。不过自己正在赋闲之时，有人来请可以免除寂寞，何况还是当今皇太子，侯君集心情不免愉悦起来，遂跟随贺兰楚石入了东宫。

李承乾和李元昌见侯君集果然应约前来，皆大喜过望，即在东宫置酒接待。李承乾初次约见侯君集，不敢将胸中心事和盘托出，多是赞扬侯君集军功之言，并说想从侯君集学习军机兵法。侯君集一生自恃军机兵法傲视天下，根本不愿意与这等浅薄小子说此话题。他随便敷衍了两句，不再深入下去。宴席既罢，起身辞去。

过了二日，李承乾又将侯君集请入东宫。他屏退他人与侯君集独处，以欲促膝密谈。

那日侯君集宴散离开东宫，贺兰楚石陪其归家。侯君集问道："我与太子向来没有什么交往，他请我入宫殷勤招待，委实透出特别。楚石，其中有什么奥妙吗？"

贺兰楚石答道："太子这一段心情甚糟，在东宫里动辄发火，我瞧其情状，似与圣上不喜有关。我揣测其心，他有招揽岳父之意。"

侯君集不再说话，那日晚上，他躺在榻上久未成眠，双眼瞪向黑暗，想了许久许久。

今日李承乾将其他人挡在室外，侯君集知道太子定是有秘密话对自己说了。

果然，李承乾坐定后，面向侯君集倾过身子说道："侯将军，我数次请你入宫，其实想将我的心事说给你听，怎奈难以出口。"李承乾听贺兰楚石介绍过，说侯君集一生做过许多官，最喜别人称呼他为"将军"。

侯君集故意装糊涂，问道："太子又有什么心事了？如今天下安澜，四夷宾服，殿下为储君，一心一意佐圣上治理天下即可，何必愁云满面呢？"

"我之处境外人皆知，侯将军这样说，定是不肯教我了？"李承乾城府不深，他见侯君集这样说话，脸上的不悦之色顿时露了出来。

侯君集做恍然大悟状，说道："噢，看来太子对外面的传言信以为真了，我也曾听说过，圣上现在宠爱魏王有意易储。可是呀，这样的传言亦风刮数年了，太子还是太子，魏王还是魏王，与殿下又有何碍了。"

李承乾急急说道："侯将军，此事千真万确！若不是你等重臣反对，父皇恐怕早就将我废了。"

侯君集摇摇头，沉吟道："我在圣上身边多年，从未听过圣上说出废立之言，看来你还是将此事看得过于沉重了。"侯君集继续佯装糊涂，意图逼李承乾再说出更有重量的话来。

贺兰楚石虽非李承乾的心腹，然他日日在东宫，耳闻目睹许多事，又见李承乾最近加力添募勇士，知道其有所图谋。他将李承乾的表现以及自己的疑心，悉数说给侯君集听。侯君集一生经过多少大风大浪，马上洞悉了李承乾的图谋。按说侯君集和李承乾此时正是势落之际，可谓同病相怜，应该及早走到一起才是。可是侯君集瞧不起李承乾的能耐，他当时就对贺兰楚石说道："我若是皇帝，早就将这个宝贝废掉了，岂容他在太子之位上待如此之久？"

不过侯君集判断眼前形势，自己以戴罪之身在李世民面前讨不到好处去，若再去烧魏王李泰的热灶，魏王府中如今车水马龙，人家会理会自己吗？李承乾固然无能，且为皇帝不喜，然他毕竟占着太子之位，前途若何，人莫能知，自己若趁着这个时候，去大烧李承乾的冷灶，李承乾肯定会倾心相依，只要今后运行得法，保住李承乾的太子之位，自己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侯君集此时另有一番心机，若李承乾得势，今后继承皇位，自己定能将他掌控于股掌之间，或者因势将他逐下皇位，换上自己去坐，则李家天下成了侯家天下，岂不快哉！

李承乾果然说道："侯将军，我今日屏去旁人与你密谈，是想请教高言。父皇数年来不喜欢我，魏王又招揽人才，寻着法儿讨父皇喜欢，父皇对他慈爱有加，此为路人皆知的事情。我有许多弟弟，父皇仅许魏王在府内置文学馆，以置馆默示宠爱，此为其一；前些年，礼部奏请取消三品以上公卿途遇亲王下马拜见的仪式，父皇不许，对众人言道：'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此为其二；父皇对魏王赏赐有加，那年父皇驾临魏王宅第，即赦免长安县囚及免除延康坊当年的租赋，此为仿照汉高祖荣归故里免除沛、丰徭役的做法，其恩宠逾越礼制，为其三。侯将军，父皇如此

做，你难道看不出我的太子之位已岌岌可危了吗？”

侯君集双眼直视李承乾，心想此子能口舌清楚说出这段话来，显然是平时将此问题思索了许多遍，尽现其焦虑之情。侯君集想到这里，点点头道：“是了，看来圣上之心未稳，太子有此焦虑之心，实属应该。唉，天下大事由圣上一人独断，我们作为臣下纵然有心，亦难以说出口。太子，眼前局势，你当以何应之呢？”

“我愁思百结，茶饭不思，惶惶不可终日，因向侯将军请教。”

侯君集仰起头来，闭目思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十余岁便被立为太子，然不珍视此位，整日里嬉戏无度，岂是为人主的道理？

李承乾又追问一句：“侯将军，我这几日想好了，若顺其自然，即是坐以待毙，与其如此，不如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不知太子想如何出击呢？”侯君集森然道。

“侯将军久经沙场，阅历丰富，这正是我想请教的地方。”李承乾此时语出真诚，却向侯君集卖了一个关子。

侯君集体察了李承乾的心意，仰头笑道：“哈哈，京城之中岂是沙场？莫非太子想让我带兵在京城中驰骋吗？可是呀，我现在闲人一个，无兵可带！”

“侯将军在军中颇有威望，若登高一呼，定然响应者众，又如何没有兵士可带呢？譬如我这东宫之中，亦可搜罗近千人响应将军，自我以下，唯将军马首是瞻。”

“哈哈，你这近千人又能成什么气候？何况，东宫宿卫归常何节制，他们能听你我之令吗？”

李承乾神色黯然，想到若与父皇硬拼力气，实在无计可施，遂叹道：“唉，这……这如何是好？”

侯君集见李承乾志气顿消，心想此子为小孩心性，终久难同谋大事，对他又多了一分瞧不起。他低下头来，心思百转，快速判断形势，觉得自己在皇帝面前失势，今后难得皇帝信任，唯有打出李承乾的旗号，与其联手，方是扭转自己衰势的唯一途径。想到这里，他伸出右

手，对李承乾说道："太子，我这只手曾指挥千军万马立功无数，现在闲着无事，实在可惜。若太子不弃，此手今生专由太子所用！"他说出此话，摆明了从此要正式投靠李承乾。

李承乾何尝不明白侯君集的意思，他喜形于色，立起身来双手握紧侯君集的右手，颤声说道："我一直盼望侯将军说出这句话来。侯将军，只要你眷顾于我，则任何大事相偕，天下再没有难事。"

侯君集不再故作矜持，他立起身来直视李承乾道："太子，我问你，欲图大事，你想采用何法？依你所言，皇帝已有易储之意，你若被动等待，胜算不多，我想你不会等到皇帝废你的那一天吧？"

李承乾也立刻站起身来，想是他太激动，竟然让残腿先着力，身子顿时一倾，眼见就要扑倒在地。那侯君集眼明手快，快步伸手过去将其扶起。李承乾受此一惊，脸膛上有些失色，犹急匆匆说道："当然不能一味等待，我若愿意等待废位，也就不找侯将军请教了。事到如今，我什么事都不向侯将军隐瞒了。前一段日子，我和汉王招募壮士，由纥干承基领头，如今已集有一百余人。我想瞅个时机，派人将魏王刺杀，如此就绝了父皇的念头。"

侯君集摇摇头，冷笑道："你要刺杀魏王？谁帮你出此下策？"

"这样有何不妥吗？"

"当然不妥。你想呀，若刺杀魏王得手，定是惊天动地的事。皇帝闻知，首要者就是要寻出凶手和幕后主使。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魏王与你争位，是天下知闻的事，魏王遇刺身死，大理寺和刑部首先要怀疑到殿下的头上。何况，这纥干承基及那帮人本事如何，我不得而知，我仅知魏王府中，不仅招纳文学之士，还招来不少武艺高强的猛士，他们对魏王护卫甚严，纥干承基等人若一击不中，太子，你不是亏大了吗？"

李承乾和李元昌当时感于一时意气，认为将魏王除掉即可去除后患，哪儿想得如此周全？李承乾听侯君集如此一说，顿时觉得果然不妥，脑门上不觉冒出了冷汗，说道："侯将军所言甚是，我事先未细想此节，果然有些大意了。然不除魏王，任其邀宠父皇，终于篡了太子之位，这如何是好？"

侯君集森然道："我问你，魏王纵有千般万般好，他能否当太子，最终谁说了算？"

"这还用问？自然是父皇说了算。"

"对呀，你为固太子之位，不寻根本，却去动除掉魏王的念头，是否打错了主意？要我说，你根本就不用管魏王，以全副身力去逼皇帝说出这句话即可。"

"逼父皇说话？父皇向来意志坚定，他想好的主意，外人若用强力来逼，那是绝对不行的。"

侯君集手指殿内，问道："高祖在位时，这东宫显德殿由谁居之？"

"那还用说，是隐太子建成居住。"

"高祖那时属意隐太子继位，为何这皇帝之位又变成了当今皇帝？"

李承乾愕然不答，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世人皆知的事，此事不用多说，各人都明白。

侯君集向窗前踱了几步，遥望太极宫方向，悠悠说道："我当时领兵埋伏在太极殿侧，其时高祖带人在海池泛舟。那尉迟敬德领人截杀了隐太子和齐王，又来到海池边，逼着高祖连写二道诏，并夺过印玺，如此，高祖从此失去了权柄。"他又扭头对李承乾道："高祖当日，难道心甘情愿授权于当今皇帝吗？非也，当时形势相逼，他不得不办。"

李承乾听侯君集说出了逼宫的主意，这是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未免大惊失色，心中如同重鼓敲响，一下子没了主意，腿一软，顺势又坐在椅中。

侯君集又复问道："太子，欲图大事，唯此一途，你不敢这样办？"

李承乾伸手拂去脑门上又冒出的冷汗，结结巴巴道："这……这……侯将军，如此重大事体，容我好好想一想。"

侯君集对李承乾的不屑情绪又一下子浮在心头，心想如此懦弱的主儿难图大事，就有些不耐烦，嗓音不自觉提高了一些，追问道："太子上赶着找我讨主意，我不惜杀头之罪，向你献言。大丈夫立身行事率性

而作，万一事情不济，至多头掉了落个碗大的疤，没有必要思前顾后。太子，你若想顺利继位，非出此手段不可。”

李承乾抬头一脸惶恐，示意他低声一些，说道：“侯将军，我现在心中乱得很，你再容我好好想一想。”

侯君集不再言声，他默默地转身移到窗前，观望外面的景物，任李承乾在身后苦思冥想。其间，他情不自禁扭回头看李承乾那副难受的样子，心中产生了一丝可怜之情，又有一分怒火。他转而想到，对此种懦弱之人若一味强逼，恐怕难收到好效果。于是，他又慢慢走到李承乾身边，轻声道：“太子，你不用心焦。你想啊，当今皇帝当初以少许兵力就控制了皇宫，进而逼高祖退位。你现居东宫，其西墙离大内仅二十步，若举事，比玄武门之变时更加容易。我现在固然赋闲在家，然从征多年，旧部属下甚多，若振臂一呼，轻轻松松就可集来数千人，何愁大事不克？”

李承乾闭目沉思了片刻，毅然道：“侯将军，就这么办吧。我年轻少能，如此大事全倚仗你来使出全力，望侯将军勿弃。此事非同小可，须谨慎行之，一举得中，方是万全之策。”

侯君集又问道：“东宫之中，有谁能与太子共谋大事？”

“汉王元昌、左屯中郎将李安俨以及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可共谋此事。”

“你们此前曾经商量过吗？”

“以前为谋魏王，我们曾秘密商议过几回。”

“好吧，自今日始，我要好好筹划此事。这几个人，看来嘴巴还算紧，你可与他们悄悄商量商量。记住，知道此事的范围不可再扩大了，多知道一人，风险就大了一层，你明白吗？”

“明白。我想尊婿贺兰楚石以及纥干承基，行事还算周密，是否亦让他们参与？”

侯君集摇头不许，说道：“小婿平时为人胆怯，行事缩手缩脚；还有那纥干承基，我听说他也毛糙得很，就不要让他们参与了。”

两人又密谈了一阵，然后侯君集起身告辞。

侯君集走后，李承乾唤人叫来李元昌。其时，李元昌一直待在侧殿，正焦急等待两人相商的结果。闻听李承乾来唤，遂三脚并成两步赶到显德殿。他见了李承乾，急急问道："侯君集答应帮你了？"

李承乾此时的神色依然凝重，然比刚才要轻松了许多。他点点头，说道："他答应了。小叔，侯君集的心胸奇大，他所谋比我们所想要大得多，他不赞成除掉魏王。"随后，李承乾简要把刚才的过程说了一遍。

李元昌听后赞不绝口，说道："好呀，皇兄当时能把父皇逼退位，你为何就不能？咳，我们整日里谈论除掉魏王，怎么就没有想到此节呢？要我说，侯君集所言最为彻底，可谓釜底抽薪之计！"李元昌是李渊与其后妃所生，年龄比李承乾还小了三岁，其长大后，得知父皇因为玄武门之变被二哥逼退了位，二哥还连带将大哥和四哥一同杀掉，心中就对李世民不以为然。此后，他又因与李承乾一同嬉戏无度，被李世民痛骂了许多回，其碍于李世民的皇帝威严不敢吭声，内心里却把李世民恨得牙根直痒痒。

李承乾说道："按说是这个理儿。可是呀，父皇英武睿智，我们岂是他的对手？侯君集的主意不错，然实行起来比登天还难，我刚才答应了他，可我直到现在还一直在犯嘀咕。"

"嗨，只要有侯君集加入，何愁不成？你想想，侯君集领兵连克吐谷浑、吐蕃、高昌，如此大事他尚且举重若轻，让他越过西墙擒获皇兄，不是小事一桩吗？你呀，就不要再愁眉苦脸了。"李元昌年龄虽比李承乾小几岁，然性子少了些柔弱，依稀有些昔日李元吉性格粗暴的样子。

李承乾今日遭逢大事，情绪实在低落，没有一点高兴的劲头。他期期艾艾问道："小叔，依你看，我们就按侯君集之计行之了？"

"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若大事能成，你就成了皇帝，天下就由我们几个说了算。"

"我们几个？"

李元昌一愣，方悟自己说错了话，遂圆场道："天下事当然是皇帝你说了算，我们几个也因此可以得皇帝重用嘛。不过事成以后，有一件事你要先答应我。"

"什么事？"

"我们那日去见皇兄，我见其侧有一美人正弹琵琶。该女生得既美，仪态万方，又将琵琶弹得非常动听。若大事成后，你一定将此女赏给我呀。"

"哈哈，大事成后，天下女子任你挑选，岂仅此一女？小叔，你的胃口也有点太小了吧？"

两人相对大笑。

两人复又商议聚会之事。其时，李安俨、杜荷常在京中，赵节为洋州刺史，需写书召他回京。杜荷是杜如晦之子，娶李世民之女城阳公主为妻；赵节之母为李渊之女长广公主。

李元昌坚持召集纥干承基和贺兰楚石入伙，其说道："我们这些人皆有官身，难以出外从容联络，有此二人入伙，可补此缺。"李承乾拗不过，只好答应。

数日后，赵节接信后匆匆从洋州赶回。是日晚，几个人集于东宫一密室内，由李元昌将当日聚会的目的说了一遍。

事先，他们为刺杀魏王李泰，曾多次议论过。如今丢开魏王不顾，专力于逼宫皇帝，他们感到事态重大。李元昌说完之后，场面上出现了一阵静默。

赵节最先打破静默，他沉声说道："这样最好！就是将魏王除掉还有其他人。万一皇帝又属意他人，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如此力逼皇帝退位，即可一劳永逸。"

杜荷也附和。

李安俨平时比较持重，李承乾目视他问道："安俨，你以为呢？"

李安俨沉吟道："办这种事，必须事发前绝无先兆，事发之时一击

而中。大内离东宫西墙仅有二十步，然这二十步却非同小可，须秘密筹之，方能攻破。”

李元昌道：“这就是太子寻求侯君集入伙的原因了。安俨，比起我们来，你知晓军事，可与侯君集一起细细筹划，事发之时绝对要一击而中。”

李安俨点头答应。

李元昌说道：“若你能将此事办成，即是太子的功臣。事成之后，闹个兵部尚书当当，还不是手到擒来之事？太子，你说呢？”他们事未成，已开始封官许愿了。

李承乾点头道：“若大事能成，安俨当个兵部尚书为小事一桩。安俨，到时候你别觉得委屈就行。”

说到官儿的话题，在场之人皆面露微笑，他们幻想着官至极品的荣光。想想也是，当初跟随李世民参加玄武门之变的人，其后皆有封赏。

到了最后，众人意见达成一致，皆表示要效忠太子。李元昌提议，在场之人要歃血为盟，誓同生死。于是，他们持刀刺破中指，取来一帛将众人之血拭下，然后燃火焚之，将帛灰混入酒中同饮。

太子党自今晚正式结盟。

他们为逼宫想了许多主意。侯君集和李安俨主张套用玄武门之变的法子，想法买通宫中宿卫头领，然后控制大内，逼李世民下诏书退位。杜荷认为这样做动静太大，让李承乾诈称暴病危笃，这样皇上必然入东宫来探望，这时潜伏甲士一举擒之。侯君集认为杜荷的想法太天真，诘问道：“皇帝出外向有数百人跟随，这些人皆是常何从万人丛中挑选而来，寻常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事发之时，这些人护卫皇帝，至少能抵挡半个时辰。到那个时候，大内援兵会源源不断而至，则功败垂成。欲擒皇帝，首要者要瓦解北军守势，方为根本。”

他们为采用何种方式而争执不已，终无妥善办法。李承乾没有主见，不像李世民那样谋而后行，只好空看着众人争论。侯君集吹牛说振臂一呼，即有旧部数千人响应，然其被释了兵权，难有号召力。且其为兵部尚书之时，对外用兵须有皇帝之令才能调动，京城守军中，北军负

责防卫皇宫，其实权掌握在常何手中，不受兵部尚书节制。他现在为闲人一个，再说可控制皇宫，无疑是痴人说梦。

他们在这里争论不休，李世民在房玄龄、魏徵、长孙无忌等重臣的坚持下，无奈地改变了自己厚此薄彼的做法，派魏徵为太子太师，以向世人昭示自己坚持立嫡长子为储君的决心。李承乾为此长出一口气，觉得自己的太子之位从此稳固，不用再考虑逼宫之法。侯君集对此不以为然，一日单独向李承乾进言道："自从皇帝让魏徵为太子太师，我看太子的颜色日渐活泛起来。太子，你以为从此就可高枕无忧了？"

李承乾正在兴头上，不理解侯君集话中的深意，随口答道："父皇一直对我不喜，他现在终于转变了态度，毕竟是一件好事嘛。"

"太子，我问你。皇帝固然转变了态度，更派魏徵为太子太师，然近年来，皇帝曾经进入过东宫吗？"

李承乾想了想道："贞观十年以前，父皇常常亲自驾临东宫，来此督导我学问并相互谈论。贞观十年以后，父皇基本上不再入东宫。"

"对呀，皇帝若喜欢哪个儿子，或驾临其府，或招入宫中谈论。我注意到了，皇帝近两月来，先后两次召魏王入宫，却从未召过太子。太子，你说，皇帝的如此举动说明了什么？"

李承乾默然无声。

侯君集接着道："这说明皇帝喜爱魏王，疏远殿下之心依然未改！他口中说要坚定殿下太子之位，那是迫于形势，非为其真心。"

"莫非父皇口中说立嫡长子为储君，仅是权宜之计吗？"

侯君集叹道："太子呀，你应该读过不少史书。你就是当了多年的太子，皇帝若不让你继位，那还不是他的一句话吗？不到最后一刻，难见分晓，千万不可大意。"

"依侯将军所言，我该如何处之呢？"

"我之意见，殿下须有两手准备：一者，你要按照皇帝的意思，多读书走正道，逐渐增长理政的能力，以求平稳继位；二者，我们曾经商议的事不可偏废，要暗暗积蓄力量，万一皇帝心中有变，立刻坚决出

击。如此，方是万全之策。”

李承乾期期艾艾，不置可否。他胸无大志，随遇而安，见到李世民这一段时间对待自己还算不错，也就不想再采取强硬手段了。

却说齐王李祐萌生反志，感到自己孤掌难鸣。阴弘志在京中了解李承乾和李泰相争的详细，遂劝说李祐与李承乾多联络，李祐从其意，派燕弘信负责此事。燕弘信昔日在京城之时，与纥干承基相熟。这样一来一去，燕弘信和纥干承基充当了东宫与齐王府的信使。

纥干承基将齐王的意思禀告给李承乾，可怜那李承乾毫无主意，急忙唤李元昌、侯君集、李安俨等人前来相商。这些人得知齐王主动派人来联络，皆认为京城以外须培植势力，以为声援，但要谨慎从事，不可太过招摇。他们商议后，决定仅派纥干承基一人出面与齐王府联络，其他人概不出面。

李祐决定举兵反叛时，派燕弘信入京城找到纥干承基，让他转告太子，若闻齐州兵起，立刻在京中举事，以遥相呼应。

纥干承基将此意思密报给李承乾，其时李承乾对领兵举事已不太热心，淡淡说道：“齐王怎能如此性急？现在好好的，他又发哪门子兵？”

纥干承基言道：“齐王来使说，若齐王兵起，朝廷定会派出大军前往齐州，如此京中定然空虚。那时，太子在京中起事，则朝廷首尾难顾，大事可成矣。”

李承乾对此还有相当清醒的头脑，哂道：“哼，齐王手下有几个兵？能有什么用？若其举事，朝廷根本就不需要调派京中兵马，仅发齐州周围数州兵马即可扫平齐州。承基，我们不用趟此浑水了，让齐王自己闹去吧。”

纥干承基为难地说：“齐王府与东宫联络日久，若太子殿下此次断然拒绝，恐怕齐王难以接受吧？”

李承乾瞪起眼睛，斥道：“什么难以接受？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他们了？怎么了？齐王要反，莫非也要逼着我反吗？”

李承乾想了想又道：“此事到此为止，不许你再告诉汉王和侯将军

他们。另外，你去见齐王来使，不说答应共同举事之话，也不明着拒绝他们，让齐王自个儿去闹吧。”

纥干承基答应后离去，李承乾瞧着其背影思忖道：就由着齐王去闹吧，若其闹出些什么名堂，或者其中出现什么机会，亦未可知。万一齐王事败，只要将纥干承基这条线斩断，这样死无对证，说什么也牵连不到自己头上。

谁知朝廷大军未到，杜行敏已然带人将李祐擒获。刘德威心思缜密，入齐州后搜寻齐王府的书证，发现有牵连之人，当即传令密捕。这样，李承乾尚未知道齐州兵变的详细，纥干承基已失了踪。过了一些日子，贺兰楚石也莫名其妙不见了踪影。其时，齐王兵败的消息已传入京城中，李承乾将诸事互相联系，又派人出外探知纥干承基和贺兰楚石的消息，隐隐约约得知此二人被大理寺捕去，顿时慌了手脚。他又把数人召入东宫，秘密商议对策。

侯君集到此时方知纥干承基参与此事如此之深，心中晃过了“竖子不足为谋”这样一句话，埋怨李承乾道：“我早说过，如此大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那纥干承基一介匹夫，怎能让他参与其中？哼，他若被捕入大理寺，定是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全数招来。”

李承乾、李元昌到此时全无主张，惶惶然不知所措。

李安俨思索了片刻，说道：“侯将军，事到如今，再互相埋怨毫无用处。我们现在只有做最坏的打算了。纥干承基、贺兰楚石相继入狱，说明大理寺已注意到我们。为今之计，若举兵起事，仓促之间难以成功，我们只好三缄其口，不管别人来问什么，一律不答。”

李安俨的意思是今日大家建立攻守同盟，万一将来朝廷追查，就来个死不认账。众人判断眼前局势，觉得无法可想，只有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

李安俨又道：“太子，我建议自今日开始，我们不可在东宫内频繁相聚。”

李承乾点头道：“不错，还是小心为好。”

众人此时皆怀揣心事，也就没有心情再谈论许多。他们又说了几

句，然后就散了。

侯君集走出显德殿，仰头心中叹道："竖子不足为谋！我英雄一生，到头来也许被此无能小子所误，实在不值！"

纥干承基被捕入狱中，孙伏伽手持从齐王府搜来的书证亲自审问。孙伏伽将两封书信扬了一扬，问纥干承基道："这两封信由你亲自所书，其中有许多犯禁的字眼。我问你，你信中所言'共谋事'到底为何？哼，齐王谋反，我仅凭这几个字就可断你死罪。速速从实招来！"

纥干承基一开始还想抵赖，辩道："小人与燕弘信相识多年，所谓大事，无非想共同为朝廷建功立业，如此而已。"

"燕弘信跟随齐王谋反，现在已全数被擒，不日就可押送京城。燕弘信所言大事就是谋反，你却在这里混赖为朝廷建功立业。有这样建功立业的吗？你不说也行，待齐王和燕弘信来京，你们当面对质吧。"孙伏伽此时怀疑纥干承基参与了齐王的谋反，压根儿想不到太子会谋反。此时燕弘信已死，他故意卖了个关子，意图诱其说出实情。

纥干承基一听要与燕弘信对质，顿时慌了神。他因有勇力被李承乾赏识收入东宫，这些年假借太子之名在京城中狐假虎威，何尝经过这种阵势？他在那里颓然想了许久，然后有气无力问孙伏伽道："孙大人，小人若将实情说出，你能免我一死吗？"

孙伏伽答道："你之罪当死无疑。你若能说出实情，检举他人，按律可以减罪。"

纥干承基叹了一口气，说道："如此，唯望孙大人对小人照顾一二。"他接着将所知道的太子党谋反之事尽数说了出来。

孙伏伽得知这件惊天大案，遂与刘德威商量，秘密捕了贺兰楚石严加审讯，于是获知了此案的详细。

孙伏伽用一个多时辰，详详细细将此案过程说了一遍。李世民一言不发，静静听孙伏伽说话，愈听下去，脸色愈加阴沉。

孙伏伽将案情说完，又向李世民禀道："陛下，若纥干承基、贺兰楚石所言为实，太子之罪其实不大。像齐王谋反主动找太子联络，而太

子坚决不参与，可见此事皆是下人拨弄的结果。”孙伏伽这样说，其实想替李承乾开脱罪责。

刘德威也禀道：“臣细究案情，觉得太子固然有反意，然终未成事，请圣上明察。”

李世民脸色铁青，立起身来，大声说道：“反形未具？你们未将事情查清，竟然先替太子辩解，有你们这样的主审官吗？”

李世民声色俱厉，吓得刘德威和孙伏伽低下头来，不敢再言声。

李世民转向房玄龄、长孙无忌、高士廉道：“你们瞧瞧，我的一个儿子在齐州反叛，另一个儿子躲在眼皮下密谋逼宫，还是当今太子！我怎么了，竟然惹得他们如此生厌，定要将我除去方才心甘吗？”

三人听到太子密谋逼宫的消息，也非常震惊，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李世民在室内踱步，显得心情非常烦躁。

房玄龄奏道：“陛下，那纥干承基被捕入狱，其罪当死，胡乱攀咬太子，那也未尝可知。太子以前确实有荒唐之事，然近一段时间得陛下训诫，深敛行为，其有逼宫之心，臣绝对不信。”

李世民扭头斥道：“你为太子太傅，难道仅会将圣哲大道空泛地教给太子吗？你何以对他的这些劣行没有一点察觉？你绝对不信，我却是非常相信。纥干承基揭露此事，当然是怕死以减轻罪责，然其中详细他能编得如此圆满吗？那侯君集因私获罪，不思其过，反而怨恨我对其不公。他的反叛之心非今日才有，那年史大柰入京，他竟然挑拨史大柰与他一同起事！哼，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所以一直隐忍不发，是虑其毕竟为功臣，希其能够一朝幡悟。他往东宫跑，我曾经责太子与汉王，谁知他们不收敛，反而密谋逼宫。这些故事，谅纥干承基难以编排出来。”

房玄龄见李世民火气很大，不敢再言声。

李世民冷笑道：“齐王反叛，那是天下知闻的事情，用不着再审讯。这件案子中，有当今太子，朕的弟弟，还有英名满天下的大功臣。

我若不问青红皂白将他们一股脑杀了，天下不明白其中曲折的人定会怪我为暴君。这样吧，你们五人，再加上萧瑀、褚遂良，即日起在大理寺共同审理此案，要使案件大白于天下。”

五人躬身领旨。

李世民让刘德威和孙伏伽即刻会同常何拘押太子党相关人犯。二人转身出宫，立即带领衙役将李元昌、侯君集、李安俨、杜荷等人拘捕，又会同常何，入东宫拿下李承乾，将其拘于殿中省内。街上行人看到如狼似虎的衙役将一拨拨人犯解往狱中，不知道京中发生了什么大事，皆交头接耳，欲询详细。

刘德威和孙伏伽走后，李世民颓然归入椅中，他自言自语道：“朕即位以后，致力于教化天下，想以仁政治理臣民。谁知到头来，还是自己的儿子行叛乱之事。”他抬头问三人道：“你们说，朕这样做，莫非是失于宽仁，以致他们无畏惧之心吗？”

房玄龄慑于李世民刚才的气势，不敢先说话，最后还是高士廉斟词酌句答道：“陛下致力于教化天下，以宽仁治国，那是不错的。陛下皇子十余人，不过此二人举乱，若以此说治国方略有错，有些不妥当。其实太子与齐王二人，其本质不差，惜其交结小人，以致贻误其身。说到底，还是他们不能品悟圣哲大道所致，恰恰说明教化未深入其心。”

长孙无忌也说道：“臣亦这样以为，像齐王久受其母其舅影响，以致失了计较。”

李世民叹道：“养不教，父之过。他们为我的儿子，如今办出错事，且矛头对我，又怎能归咎他人呢？”李世民一世英雄，唯玄武门之变时逼父退位，杀掉其兄其弟，每每思及此，未免郁郁引为憾事。现在太子和齐王反叛，若传扬天下，人们将两件事连在一起谈论，定会说他少了兄弟手足之情，失于教导后代。他初听齐王谋反，心中难受然并不十分以为然，待听到太子也欲举乱，震惊之余使得心智大乱。他继而喃喃道：“一个儿子！又是一个儿子！为什么都是我的儿子！”

他转向房玄龄、长孙无忌道：“我以前让你们修订《武德律》，让你们秉承‘宽法慎刑’之意旨厘改新法，看来是我的一厢情愿了。贞观之初，长孙顺德妄取钱财，我不罚他，反而当着众人之面赏他同样的钱财，希冀他心有愧疚以自悟。可是啊，人之心性遇强则平，遇弱则升。

我如此做，臣民是否以为我示以柔弱，以致敢胆大妄为呢？我们以前多次议论过秦始皇、隋炀帝‘苛政猛于虎’的教训，其教训为真，然失于片面。宽严相济，方是为君者理政的道理。如此看来，始皇与隋炀帝并非一无是处！”

房玄龄听到李世民说出这等偏颇之言，不禁大吃一惊。贞观以来，朝廷抚民以静，教化天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之形成盛世。不料皇帝遭遇二子之变，以致心智大乱，若从此改变方略施政，则今后不堪设想。房玄龄毕竟没有魏徵那种“不畏逆鳞”的劲头，不敢在李世民气头上犯颜直谏，唯有低着头暗动心思而已。

长孙无忌倒是说了一句：“陛下，臣以为贞观以来治国方略没有错，太子有错可以惩之，不能因此动了治国的根基。记得魏徵的《十渐疏》中写道……”

长孙无忌的话尚未说完，李世民听到魏徵之名，心中的无名火又勾了起来，大吼道：“什么魏徵？什么《十渐疏》？我听了这么多年的庸论，耳中早生了茧子了！”他说到这里，脑海中晃出了魏徵那副矮胖的身材和臃肿的老脸，进而想到十余年来魏徵在自己面前喋喋不休举谏的情景，心中怒火不由得更甚。他压着火气，问三人道：“贞观初年，你们皆在政事堂，还记得魏徵当时向我举荐谁吗？”

房玄龄答道：“臣记得当时场景，魏徵曾经向陛下举荐侯君集和杜正伦。”

“对呀，他当时说此二人有贤相之才。哼，此二人果然有相才吗？一个口无遮拦，动辄露泄禁中之语；一个有过不改，私下里密谋反叛。不知道魏徵什么眼光，竟然说此二人有相才！相才？我看连做个县令的资格都不够。”

三人看到李世民那气急败坏的神色，心中不知所措。多少年来，李世民在众人面前，多是神态平和，雍容大度，如此的疾厉神色几乎没有。

李世民又问道：“魏徵当初举荐此二人，莫非与他们有私吗？”

房玄龄禀道：“臣当时知事吏部，知道此二人一直在秦王府，侯君集更是跟随陛下征战四方，他们实与魏徵没有什么瓜葛。”

“什么没有瓜葛？齐王谋反，太子欲乱，难道没有先兆吗？他们即使没有瓜葛，那魏徵平时眼界奇高，朝中能才甚多，他为什么独独选错了人？魏徵如今已死，实在可惜了。他若在面前，我倒要问出个所以然来，看他如何回答。”

三人不敢再答对。

李世民又想起一事，说道：“魏徵整日里自诩公正，无偏私之心。我前些日子听遂良说道，褚遂良任史官时，魏徵曾经将自己的谏言录成书卷，将其示于遂良观看。魏徵这样做，说明他也有为名之心嘛。其对遂良不明言，无非想让遂良记史时多添数笔，以名扬后世。你们说，魏徵如此龌龊之举与其光明之言相称吗？”

长孙无忌道：“人有名利之心，魏徵难以例外。不过他多年来累谏无数，对国家而言还是有益的。”

“罢了，我最瞧不上那些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李世民如此说，显然将魏徵归入了伪君子一流。

三人知道李世民正在盛怒之时，再说魏徵好话难入其耳，遂缄口不言。

“朕受魏徵愚弄多年，一直难辨其真。他死后，朕还亲自书写一碑立于其墓前，魏徵在地下，恐怕还在笑朕如此愚蠢呢！无忌，你替朕传旨将作监，让他们速速派人将此碑拔除。”他顿了一顿，重申道，“此事要马上办，朕一刻都不能等待。”

他又转向高士廉：“魏徵之子魏叔玉与衡山公主事，诏命已发吗？”

“已发过了，只是因衡山公主年岁尚小，问名、纳吉等仪式尚未办。”

“那好，再下一诏，停止此婚事。”

“用什么理由却之呢？”

“朕之言，即是理由，还要什么理由不理由的！”李世民说到这里，态度几近蛮横。

三人不敢再说话，躬身退出。

李世民长舒了一口气。魏徵多少年来惹了自己那么多不高兴，现在终于把这口恶气出了。可惜的是，魏徵已逝，不能当面斥之使其难堪，只好仆其碑绝其婚，聊作补偿！

第二十回　侯君集凄然就戮　君与臣再议新储

齐王反叛引出了太子党意欲逼宫之事，仿佛晴空万里的头顶上，突然被沉沉乌云所笼罩。房玄龄、萧瑀、高士廉、长孙无忌、褚遂良、孙伏伽、刘德威、马周等人受命审理此案，可见李世民对此案重视的程度。这些人不敢怠慢，出宫后迅速赶往政事堂，开始商议如何办理此案。

萧瑀毕竟年龄最长，且与李家渊源颇深，房玄龄提议由其总理此务。

有纥干承基和贺兰楚石的供词在前，审讯一干人犯相对容易一些。李安俨、杜荷、赵节等人听说纥干承基已举报此案，又见皇帝差朝中如此多的重臣来审理此案，先是抵挡了一阵，到了最后终于低下头来，对其中事实供认不讳。

萧瑀、高士廉、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四人入殿中省，来到囚居李承乾之屋。

李承乾被软禁之后，隐约知道自己密谋之事被父皇知悉，就在屋中长吁短叹，以泪洗面，颜面憔悴，仿佛换了一个人儿。四人入屋内看到李承乾的这番模样，心中的滋味一时难辨。

李承乾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问高士廉道："舅姥爷，孙儿莫名其妙被圈禁至此，不知犯了什么事？你们前来，莫非是来解救我吗？"

高士廉长叹一声，说道："承乾呀，你好好做你的太子，何必妄生邪念，以致被圣上不容呢？唉，你自己做下的事，别人怕救你不得。"

李承乾听见此话，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转向长孙无忌道："舅舅，你素爱甥儿。承乾无知，难免做出一些错事。望你在父皇面前，多替承乾担待一些。"

长孙无忌摇摇头道："承乾，你平时爱胡闹，毕竟是小事。你这次闯的祸太大，舅舅就是再爱你也救你不得。唉，我想不出你如此柔弱的

性子，怎么也能做出犯上的事。”

李承乾见事已至此，知道参与密谋之人中，已有人将事抖了出来，自己就是再百般辩解，亦终归无用。他将心一横，走上前来扯住高士廉与长孙无忌之手，跪倒在地，泪水如瀑，泣道：“舅姥爷，舅舅，我做出这种事实在不该。可是呀，我身为太子，为何出此下策？若不是李泰邀宠父皇，欲经营太子之位，我能有此作为吗？”

四人默然无言，他们久在李世民身侧，知道此事的来历。究其渊源若不是李世民偏爱李泰，使李泰产生了夺嫡之心，李承乾好好地做他的太子，何至于生出逼宫之心？

萧瑀叹道：“太子，不管前因如何，这等事毕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居太子之位，须以仁孝之心为要，不可产生窥测之心。你到了这般境地，再言其他终归无用。我劝你到了圣上面前，唯有诚恳求情，方为免罪的法子。”

李承乾直视萧瑀道：“萧公，莫非父皇要废了我的太子之位吗？”

萧瑀摇摇头，说道：“按照律法，谋逆之罪当诛。你能保住性命，即是圣上的仁慈，难道你还奢望保住太子之位吗？”

房玄龄默默地注视着李承乾的举动，心中生出了一些感叹。自古有言“虎父无犬子”，然李世民的众多儿子中，没有一人有李世民这样的能耐。你没能耐也就罢了，好好地做你的太子和亲王，也可以富贵一生，然李承乾和李祐不能判断形势，竟然想起事为乱，实在不智。

四人见李承乾喋喋不休申诉自己受逼于魏王，然已经承认了与李元昌、侯君集密谋之事。他们觉得已经达到了前来问询的目的，皆不想再看李承乾的可怜相，遂在唏嘘声中步出门外。

那李承乾看到众人离去，忽然紧跨几步，扑通一声跪下，嚷道：“舅姥爷，舅舅，我向你们跪下了。望你们到父皇面前，诉说我的无奈之举，好歹要救我一命。”

长孙无忌是看着李承乾长大的，知道这名外甥固然爱好嬉戏，然心地不坏，亦无大恶，对其有着爱怜之情。他扭头看到李承乾泪流满面的样子，心中忽然生起柔情，遂折回头又跨入室内，一把将李承乾扶起

来，哽咽道："承乾啊，你犯了如此大罪，我和你舅姥爷也难以救你，再想保住太子之位，眼见是不能了。你这些天在这里，千万不能胡思乱想，圣上面前，我和你舅姥爷说什么也要替你保下命来。"

高士廉也走过来，说道："承乾，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待会儿再向萧公和玄龄他们说项，让他们一同联名保你性命。"

李承乾知道高士廉和长孙无忌在父皇面前的分量，到了此时，脸上方有一些血色。

侯君集却是另外一番态度，面对孙伏伽和刘德威等人的提审，他满脸不屑之色，压根儿就不承认自己参与了谋反之事。待孙伏伽和刘德威拿出纥干承基等人的伏辩，他将眼睛一翻，嚷道："我官居上品，怎么会与此等小人打交道？我一生征战无数，有讨伐吐蕃、吐谷浑、高昌国之功，我若想谋反，早就反了，岂能受这般小人的攀诬？"说到最后，他将眼皮一合，不再理他们。

萧瑀看到众人犯的供词，就对众人说道："太子密谋逼宫之事，虽未实施，然他们聚谋日久，各人有分工，行事有步骤，现在可以断定：其反形已具。侯君集至今未吐一字，然在其他人的证言面前，可以交叉互证，纵然他百般抵赖，亦无碍大局。我认为，此案已然审讯终结，可以向圣上禀报了。"

房玄龄心存怜悯，说道："若将此案定为反形已具，则太子以下皆为大罪。按照律法，须诛灭九族。如此，此案势必牵连人数众多，将成为我朝建立以来第一大案。"

众人默然，皆知此案牵连人数众多，若按律严惩，势必血流成河。

马周打破沉默，率先说道："圣上主政以来，多次说过要宽法慎刑。我们考究此案，感到其反形已具，然其做事隐秘，在朝野中未形成大的风波。我意可以惩其首恶，不问其妻子及亲戚。"

褚遂良微微摇头，说道："马周所言，实有道理。只是……只是圣上的心意，我们一时难辨呀。"

"怎么会一时难辨呢？"长孙无忌不解地问道。

“圣上经历了齐王反叛，其心绪已然大坏。现在又牵出了太子之案，我观其神色，盛怒无比。若在这个当儿再说宽法慎刑，只怕圣上不好答应。”

萧瑀言道：“阿弥陀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圣上英明睿智，他肯定明白这个道理。若圣上一时不明，我们要众志成城，努力来谏止圣上。遂良，我们就按马周所言而行，不能因圣上一时不解而担忧。”

萧瑀一锤定音，众人按此调子准备有关案卷，然后一同找李世民禀报。

李世民这一段时间心情大坏，他待在宫中不愿出外。可以想象，李承乾、李祐接连举乱，对他的震动非常之大。

他听罢萧瑀等人对此案的审理结果，一时无语，良久方问道：“那侯君集果然不愿招认吗？”

孙伏伽答道：“侯君集入狱之后，一直对问询之人不理不睬，且大呼冤枉。”

李世民沉吟道：“孙卿，侯君集毕竟是功臣。你要告诉狱卒，让他们不许亏待侯君集一分。”

“臣奉旨。”

李世民环视众人道：“这样吧，朕先见太子和侯君集一面，然后再议。唉，朕已经坏了一个儿子，现在又来一个，让朕如何面对天下啊。”

侯君集在孙伏伽的带领下来到太极殿西暖阁，侯君集进门叩伏道：“臣侯君集受人攀诬，陛下要替臣做主啊。”

李世民坐着不动，斥道：“你应该自称罪人，何来矫情之语？朕现在问你：你参与太子之案，是你主动联络？还是遂太子之请？”

侯君集抬眼道：“臣一生追随陛下，怎么敢起谋反之心呢？”

“哼，你莫非想欺朕为盲目之人吗？你克平高昌，为大功一件，然

私取珍宝，亦该受罪。你自称随朕多年，难道不知道朕赏罚分明吗？你不思其过，反而对朕产生怨怼之心。”

“臣不敢起怨怼之心。”

“朕问你，那次史大柰来京去府中看你，当时你对他挑拨些什么？朕一直隐忍不言，是想你能早改其过，谁知你变本加厉，竟然参与太子一党来与朕作对！”

侯君集又叩头道：“臣实在不敢有负圣上。”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起来吧，坐下说话。你我君臣多年，朕实在不愿意看到今日场面。你这些日子待在狱中，孙伏伽没有亏待你吧？朕念你为凌烟阁功臣，不忍让狱吏加刑于你。可你到了朕的面前，兀自嘴硬，你以为一味抵赖就可以蒙混过关吗？”

侯君集立起身来不敢坐下，在那里垂肩低头而立。

李世民看到侯君集坚持不肯承认参与谋反之事，又忆起李靖昔日之语。心想此人心志如铁，其久在身侧，心里有了反意，遇到一个机会就会跳出来，因思人之禀性发乎天成，靠一味怀仁和劝说，那是勉强不来的。他招手向孙伏伽示意，说道：“去把贺兰楚石带进来。”

孙伏伽知道侯君集到了皇帝面前，也不会轻易承认自己参与谋反之事，早作了准备，已将纥干承基和贺兰楚石从狱中提出带入宫中，另将从东宫搜来的有关侯君集的文书档案也带在身侧。

侯君集听到贺兰楚石的名字，脸上的肌肉稍显僵硬，他知道皇帝今日要与自己辩个明白了。

贺兰楚石惶惶然入殿匍匐在地，李世民喝道：“贺兰楚石，你知罪吗？”

贺兰楚石叩头不已，说道：“罪人知罪，罪人知罪。”

“那好，你将向大理寺供述之事再复述一遍。”

贺兰楚石抬眼向侯君集看了一眼，他平时非常畏惧这位严厉的岳丈，眼前到了这般境地，为图减轻自己的罪过，什么也顾不得了。他不

敢起身，低着头将自己所知密谋之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贺兰楚石说完，李世民斜眼向侯君集看了一眼，发现他站在那里双目斜向一边，脸上没有喜怒之色。李世民不想当着贺兰楚石之面询问侯君集，遂向孙伏伽挥挥手，孙伏伽乖觉地带领贺兰楚石退出殿外。

李世民手指那堆案卷，对侯君集道："贺兰楚石为你女婿，若是虚妄之事，他不会硬行攀扯你吧？你若再不承认，这里还有李安俨、纥干承基等人的伏辩，可自己看一遍。"

侯君集似乎回过神来，默默注视了李世民一阵子，方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陛下，事已如此，罪臣无话可说，就请陛下按律裁处吧。"他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承认了自己谋反的罪行。

李世民也瞪视侯君集良久，最后轻声问道："君集，你随朕多年，颇立军功，朕待你也不薄。你最近赋闲在家，终久还有再起用你的一天。为了这等小事，你竟然将朕恨之入骨，你想，这样该是不该？"

侯君集道："谋反之事，向为历朝君主所不容。罪臣密谋之事败露，按律当斩，罪臣无话可说。若论事件之起因，陛下，罪臣今日斗胆问一句：罪臣固然私取了一些珍宝，然与克定高昌国之功相较，孰重孰轻？"

李世民森然道："事到如今，看来你的怨怼之心依然未消。不错，你率兵击破高昌，功劳很大，然你自己私取珍宝，纵兵淫掠，就犯了我大唐的军纪！自高祖太原起兵以来，我军所到之处对百姓秋毫无犯。你随朕多年，经历过许多胜仗，你以为我们取胜的根本在于你我之能吗？非也！军纪严明，能遂民心，是为根本。你领兵去讨高昌，对军机兵法把握得恰到好处，然你违了大唐军纪，遂使高昌军民鄙视我朝。你说，这破坏军纪与击破一国相较，孰重孰轻？"

侯君集心里不服气，然不敢再与李世民争辩。他呆立那里，心里不知道又想些什么。许是想到此罪成立，自己难逃杀身之祸，心性忽然变软，遂乞求道："陛下，罪臣知道错了。念罪臣侍奉陛下多年，且此次密谋仅议论而已，未显于明处，陛下能否饶罪臣的一条命来？"

李世民叹道："朕主政以来，对功臣最为眷顾。朕这样做，非为单单顾及背上杀戮功臣的名声，实想我们一同取得天下，大事已成可以长

相厮守富贵，不枉功臣们所付出身心之力。你为功臣，有大功于国，朕自有分寸，只是如此大罪，国法难容，朕纵然想赦免你，可是天下之人能答应吗？君集，你不要逼朕。朕遇到这种事，心里能好受吗？”李世民说到这里，想起已被赐死的李祐，还有此案中的李元昌、李承乾，他们皆是自己的至亲，按律当斩，不禁心悲神伤，眼角里不觉潮红起来。

侯君集听到李世民说出这样的话，知道自己生死难卜，且被诛的可能性更大。他忽然又伏倒在地，乞求道：“陛下，罪臣死不足惜，毕竟是罪臣自己做出的事，也怨不得别人。若君集必死，罪臣有一事相求。”

“你说吧。”

“请陛下为君集留下一子，以奉祭祀。”

李世民沉吟不答，过了一会儿，他让人将侯君集带回狱中。

李承乾来见李世民，进入殿内即匍匐在地，一路爬到李世民的面前，叩首道：“父皇，儿子不孝，不该与人密谋，以致惹父皇生气。”

李承乾爬动时因腿脚不便，姿势非常难看，惹得李世民心中更加生厌，胸中怒火更盛，不禁骂道：“我一生英雄，怎么生出你这样一个儿子？你若有能耐，一夜之间逼宫成功，或者将我的头颅斩下，那也算是你的本事。可你呢？又想做太平太子，又在那里磨磨唧唧生事，你还能妄称为人吗？”

李承乾到了现在，已对保留太子之位不存幻想，一门心思想留下条命来。他不敢辩驳，只是一味地叩头。

李世民继续骂道：“我立你为太子即是想让你继承大统。可你呢？整日里与你那不成器的小叔交往，不思学习，不思修养，却在宫中效突厥之俗玩那些无聊的游戏。你要文无能，要武无力，却想凭空里夺得皇位。我问你，你靠此能耐能坐上皇位吗？我就是将皇位让给你，凭你这无德无才的道行，能服天下之人吗？”

素来逆来顺受的李承乾，闻听父皇疾风暴雨般的讥骂，心底里忽然冒出一丝刚强，昂头道：“父皇责骂，儿子无地自容。若父皇能设身处地替儿子想一想，假若父皇处于儿子这种境地，又该如何做？”

李世民一愣，他实在想不通李承乾在此当儿，竟然还敢发声顶撞自己。他微一凝神，又斥道："怎么做？我派诸多重臣去辅教你，他们对你如何说的？"

"众良师教儿子以圣哲大道，这些道理儿子懂。然儿子为太子，向为父皇不喜，父皇更是偏爱泰弟，并许魏王府中置文学馆。爷爷在位时，曾许父皇在秦王府中置文学馆，后来父皇果然当了皇帝。父皇这样做，泰弟会如何想呢？"

"胡说！我让泰儿在府中置文学馆，是看到泰儿不像你那样嬉戏无度，而像我一样喜爱文学。他招引学士，果然编出一部《括地志》来。你这样想，还是自己想错了念头。"李世民一生光明磊落，唯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为其最大的私处。李承乾现在公然提起，李世民虽然继续呵斥于他，然胸中不免气短。

李承乾再顿首曰："父皇啊，儿臣早被立为太子之位，夫复何求！若不是泰弟在那里明里暗里相逼，儿子岂能做出这等糊涂事？"

"泰儿怎么逼你了？"李世民明知故问，他自己经历过玄武门之变，为局中之人，岂不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李承乾忽然变换了语气，泣道："也许泰弟没有相逼，全是儿子想岔了念头。母后在日，常常教我要爱护弟弟，以全兄弟手足之情。我现在做出丧心病狂之举，愧对父皇和逝去的母后，就请父皇责罚儿子，以彰儿子之过。望父皇念儿子为失母之人，又身有残疾，给儿子留下一条活路，以残生侍奉父皇。"

向来唯唯诺诺的李承乾遇到决定自己命运的危急关头，竟然能口齿清楚地为自己申诉，以图打动父皇之心。考其一生，如此精彩的对答还是头一遭儿。

李世民听到李承乾提起其母后，心中晃过长孙嘉敏临终前的场面。那日，长孙嘉敏在榻前谆谆告诫李承乾、李泰、李治三兄弟要相亲相爱，嘱李承乾要修德养身好好做太子，并让李泰、李治好好辅佐兄长。待他们退出殿门，长孙嘉敏伸手拉着李世民之手，央求道："二郎，我求你一件事，好吗？"

"敏妹请说。"李世民当时答道。

"想起你当初与隐太子、齐王争斗的情景，我直到今日心有余悸。

他们固然不肖，然你们毕竟是亲兄弟啊！二郎，我走后，承乾他们就累你多照顾了。不管他们今后谁当皇帝，千万不能让他们为争皇位，再弄得头破血流，甚至伤了性命。这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

李世民想到这里，心中不由得叹道：敏妹，你当初这样说话，难道已看到今日之局面吗？

那李承乾依旧伏在地上啜泣，李世民此时没有心情再与他说话，遂挥挥手，让人把李承乾带了下去。

第二日，李世民召集萧瑀等人议决此案。

李世民环视众人，沉声说道：“朕让你们一同议决此事，其实心里不是滋味。他们或为皇弟、皇子，或为勋臣故旧，朕有时想以仁慈之心，宽恕他们罢了。然国家制度，不得废设，朕不能因一己之私，置国家大义于不顾。大家都谈一谈，我们该如何处置他们？”

萧瑀道：“陛下，臣等曾经私下里议论过几回。若按律处置，谋逆之罪须诛灭九族，势必血流成河。陛下多次说过要宽法慎刑，臣等以为此案可以只罚首恶，不问妻子亲戚。陛下前些日子处置齐王反叛一案，仅诛杀齐王一干直接案犯，对齐王妃及其子一概不问。臣以为处置太子一案，可以仿照此例。”

“只问首恶，不问其余？你们以为呢？”李世民目视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道。

长孙无忌道：“萧公所言，即是我们商量过的意见。大家皆以为，秦汉以来，君主动辄诛灭九族，太过残酷。我朝既然厉行宽法慎刑之教化精神，对谋反之事固然要制裁，然不能作为特例从严处置。”

房玄龄、高士廉、马周、褚遂良、孙伏伽等人纷纷点头，显然皆赞同此议。

说到“宽法慎刑”之语，李世民的心头又涌上烦闷心情，说道：“哼，朕说过要宽法慎刑，也是这样做的。然太子、齐王他们呢？视朕如此做为软弱之举，你们看，他们无德无才，竟然想举兵为乱，实为狂妄无知，追根溯源，还是欺朕过于宽仁了。”

李世民一出此语，众人不敢再吭声。他们久在李世民身侧，熟悉李世民的脾性。李世民如今正在气头上，谁贸然撞上去，弄不好就要落个没趣。

众人沉默了一会儿，马周率先奏道："陛下，太子和齐王他们谋反，实在狂妄。然因此说力行宽法慎刑之精神错了，臣以为有失偏颇。始皇立法苛刻，炀帝崇尚暴政，所以秦隋二朝，皆历二世而亡。由此来看，严法苛政，违天害民，杀戮贤俊，天下之人同心叛之。陛下抚民以静，唯重教化，遂使天下大治，观太子与齐王之乱，皆因他们身边有了小人教唆，其实还是失于教化。臣以为，宽法慎刑还应该坚持，不能轻易废之。陛下如此做，天下之人不会视之为软弱，反而能渐行渐积，以德化之，无坚不摧。"

"若论道理嘛，是这个道理。然世人心性参差不齐，靠德化之功来一味化之，时间太久。有时候，采用一些断然手段，那也是必需的。算了，我们今日来议决此案，不要再探讨这些无谓的话题。此案自然是以太子承乾为首，你们说，该如何来处置承乾？"

前有齐王李祐叛乱，被李世民赐死；现在又来了一个太子李承乾，按律亦应处死，然他为皇太子，事关重大，众人一时不好回答，还是马周言道："臣以为太子罪不至死。"

李承乾的一番哭诉，已让李世民为之动容，他又忆起长孙嘉敏临终之言，心肠早已软了下来。马周这样说显然很合他的心意，遂说道："好呀，你就说说他为何罪不至死。"

马周说道："臣细查案情的始终，觉得此案之首为太子，然他非主动为之，有些随波逐流。一者，当初陛下宠爱魏王，魏王府上下又有招摇之嫌，遂使太子心生压力；二者，汉王元昌与侯君集各怀自己的私心，欲借太子之名图谋大事，太子生性懦弱，不明就里遂听之信之。此事图谋日久，为何未见行动，盖因太子心怀犹豫，不敢断然行事。由此来看，太子固然有罪，然非穷凶极恶之徒，惩之即可，难判死罪。"

"若依你所言，承乾仅为傀儡吗？"马周在这里直言李承乾无能，李承乾毕竟是李世民的儿子，此话使李世民脸上有些挂不住，遂懊恼地问道。

"非也，太子非为傀儡。太子因受魏王之激，遂有保位之心。外人

观之，亦属自然。”

“你百般替承乾辩解，无非想替他保下一条命来。马周，是不是这样？”

“不错，臣的确想为太子请命。陛下，太子自武德九年十月被定为储君，时年仅八岁，至今已十八年矣，太子也已二十六岁。十余年来，太子辅佐陛下，其间固然有荒唐之举，然终无大恶。普天之下，人们皆知太子仁孝之名，不识其他。今一朝废之斩之，天下人莫名所以，更有一些不轨之徒妄生口舌。臣以为，可以废其太子之位，乃至将其贬为庶人，以惩其罪，都不过分。”

马周停顿一下又道：“若不赐死太子，则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善莫大焉。”

长孙无忌、高士廉、房玄龄等人皆怀有同样心情，纷纷赞同马周之言。

李世民见状顺水推舟，说道：“也罢，你们多说不赐死承乾的理由，朕只好遵从了。可将承乾废为庶人，暂时幽禁于右领军府内，严加看管。别的人呢？元昌为朕之弟，侯君集为国之勋臣，杜荷为朕之婿、如晦之子，赵节为朕之甥，如何处置他们呢？”

萧瑀道：“陛下，臣以为侯君集和汉王元昌为此案核心。前期以汉王元昌为主，他不思正事，太子的一些荒唐之行皆是他所教，他更是教唆太子引侯君集入伙。到了后期，侯君集加入，此案更深一步，密谋逼宫之事更显具体。所谓除恶务尽，非诛此二人不可。”

褚遂良也奏道：“若单究此案，陛下以宽仁之心赦他们不死，亦属应该。然谋逆事大，万一后人不从此案中获得警示，再酝酿谋逆之事，即不是陛下的初衷了。汉王元昌、侯君集该杀，赵节、杜荷、贺兰楚石、纥干承基也难逃死罪。陛下欲显宽仁之心，可以赦免其母、妻、子死罪，如此，即是莫大的福祉了。”

孙伏伽道：“纥干承基有首告之功，若不分青红皂白将之诛杀，即绝了后来人坦白之言路。”

君臣又商量了一阵，李世民最后决定赐李元昌在宅中自尽，侯君

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皆伏诛，赦免其家人之死罪，分别流放至边荒。纥干承基因首告之功，不仅保下一条命来，还被任为祐川府折冲都尉。

一场未遂之事就此收场。

长广公主由李渊和万贵妃所生，赵节为其儿子。她得知赵节参与太子谋逆之案，有可能被杀，遂入宫求见李世民，央求李世民赦免赵节死罪。李世民不许，说道："姐，你须知道谋逆之罪按律当灭族，我这次遂众大臣之请，仅问首犯，不问家属，你与赵节妻子依旧居住京中，已经十分宽宏。再赦免赵节死罪，天下人能答应吗？"

长广公主泣涕涟涟，再三哀求。

李世民决然道："赏不避仇，罚不避亲。此天下至公之道，我虽为皇帝，也不敢违之，只好有负姐姐了。"

长广公主见李世民心硬如此，知道再央求也无用，只好凄然离去。她行在路上，愤愤想到：什么罚不避亲？你自己儿子做出的事，不杀你的儿子，却专寻下人开刀，毕竟舍不得自己的亲骨肉嘛！

时节已经进入夏季四月，人们早已脱去冬装，换上单薄衣服。这日辰时过后，只见一溜儿槛车出了狱门向刑场赶去。长安人知道，轰动一时的太子党一案已然尘埃落定，今天该是处决人犯的时候了。人们或驻足观看，或随槛车拥往刑场，更有一些略知内幕的人们在那里指指点点，评头论足。

"打头之人就是杜荷了。其为已逝去的如晦公的公子，又是当今皇帝的驸马。唉，不料如此勋臣之后，到头来落个这样的下场。"

"那第二名的赵节，亦为非凡之人。其母长广公主，即是当今圣上的姐姐。他放着好好的洋州刺史不做，偏爱待在京城里弄些阴谋之事。听说长广公主曾到皇帝面前数次哀求，乞留赵节一命，最终还是被皇帝拒绝。"

"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要说最为不值之人，还数原兵部尚书侯君集。你看他，尽管现在

待在槛车里，依旧高昂头颅，神色倨傲。听说还是倨傲的性子害了他。”

今日的监刑将军由常何担任。常何手端一盏酒，说道：“诸位，常何今日任监刑将军，先备下酒肉等物送你们上路。来，请先饮一盏。”

侯君集、李安俨昂头饮尽，杜荷与赵节轻啜一口，难以下咽。想是临死关头，其内心恐惧，以致方寸大乱。

侯君集大口吃了一块肉，又饮了数盏酒，忽然悲至心头，眼中流下泪来，停箸不食，面向常何道：“常何，我侯君集一生英雄，到头来却落了个被斩的结果。我一直跟随陛下征战，又新有击取二国之功，难道皇帝就忘记我这些功劳了吗？”

常何道：“侯将军，常何从军多年，你一直是我心仪的榜样。若论军功，当朝能与你比肩之人寥寥无几。可是呀，你恰恰忘了一点，即是要忠心为上。你刚才说一直跟随陛下征战，怎么会萌生反意呢？尽管你谋逆罪大，皇帝念着你的功劳，犹赦免你家人，不问其罪。罢了，事已至此，徒说无益。来，常何单敬你一盏。”

侯君集听到常何提起自己的家人，不敢再放厥词，遂收起眼泪，起身与常何饮了一盏。侯君集饮酒过后，意犹未尽，央求常何道：“常何，你我毕竟在军中相处多年。我死之后，我的家人就由你多看顾了。”

常何道：“侯将军尽可放心，你了解我的为人，我答应过的话肯定算数。你死之后，你的家人即是我的亲戚，他们若有什么难处，我会及时看顾。”

这时，一人向常何禀报道：“常将军，午时已到。”

侯君集躬身向常何一揖道：“常何，我侯君集一生未向别人折过腰，你答应照顾我家人，我在九泉之下足感大恩大德。”说完，他挥手将酒掷向地面，昂然走出席棚，迈向刑台。

赵节与杜荷闻听行刑时辰已到，顿时瘫在地上，常何指示数人将他们搀往刑台。

侯君集跪在刑台上，仰头看正午时的太阳，阳光将他的眼睛射得眯了起来。他口中不再埋怨李世民，是怕自己再出怨言，恐会累及家人，然他心中的怨气岂能平复？这当儿，他忽然又想起了李承乾，怒言终于出口："竖子不足为谋！可怜我侯君集一生英雄，焉能与你这无能之辈联手？"他怨来怨去，总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而没有想到自己的任何过错。

午时三刻，刽子手将系着红绸的大刀片儿当头劈下，阳光下就见刀光一闪，侯君集等人的魂灵一同出窍，赶赴灵台报到。

李承乾被贬为庶人，幽禁于右领军府。天下对此事最高兴者，莫过于魏王李泰了。

李泰自从得知李承乾获罪，在府内喜形于色，觉得太子之位从此非自己莫属。魏王府属也不免弹冠相庆，司马苏勖更是单独劝道："圣上新有齐王、太子之乱，其心智大乱，殿下宜多入宫侍奉问候。"

李泰明白苏勖话中的意思，也知道目前为争立太子的关键时期，遂日日入宫。李世民正是失意之时，看到这名心爱的儿子在面前，空虚的心灵获得了安慰。

是年，李泰年龄为二十四岁，比晋王李治大九岁。十五岁的李治年龄尚小，又久未参与储位之争，自然想不起来邀父皇欢喜。

终于有一天，李泰陪着李世民说话高兴，李世民一时兴起，说道："泰儿，你的哥哥已贬为庶人，我也一日老于一日，这大唐的天下，将来多半要由你来操心了。"

李泰闻言大喜，然颜色之间不敢显喜极欲狂之状，其起身投于李世民膝下，说道："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国于弟弟。"

李世民此时非常喜欢李泰的乖觉之状，但对他的话不以为然，说道："你若想传国与治儿，也就罢了，何必要再杀我的孙子？"

李泰无言以答，但不管怎么说，父皇口头上答应立自己为太子，即是莫大的喜讯。他出宫后，暗暗将李世民许立太子的话传播开来。

随着太子党案件的终结，太子之位虚悬，再立太子就成为迫在眉睫之事。这日，李世民召集重臣集于政事堂，商议新立太子之事。

岑文本和刘洎显然听到了李世民欲立李泰为太子的风声，他们得知今日议事主题为选立太子，当即将自己的奏疏呈给李世民。

李世民翻看二人书奏，阅罢说道："嗯，你们二人请立泰儿为太子，疏中说泰儿'体业贞固，风鉴凝邈，学综策府，文冠词林，乐善表于夙夜，好士彰于吐握'，其词还算恰切。"

刘洎奏道："陛下，庶人承乾新败，晋王年龄尚小，唯魏王有陛下之风，又有储君之才，臣等愿请立之。"

岑文本与刘洎新任宰相职，平日里与李泰来往不多，李世民知道他们请立李泰为太子，非为私情，实出于公心，遂赞赏道："好嘛，二位所言甚合朕意。昨日泰儿投吾怀中，并言说其继位百年后，当杀其子，传国晋王。泰儿的话有些不合人伦，我当面斥责于他。然他欲传国治儿，有这片心，实属难得。"

李泰这些年延揽人物，像苏勖、肖德言等人皆为其幕僚，周围更是聚集了一批功臣子弟，如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为其亲信。朝中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眼瞅着李泰一班人在京城中气焰嚣张，此前坚持立李承乾为太子时，这些人态度坚决，不肯易储，这些风声早刮入李泰耳中。他们知道，若李泰被立为太子得势后，断不会给他们好颜色。岑文本和刘洎今日上来就提名李泰为太子，早惹得他们怒火填胸。现在又听李世民夸赞李泰，他们心中更不是滋味。长孙无忌向褚遂良使了一个眼色，褚遂良会意，遂起身说话。

褚遂良首先将矛头对准刘洎，说道："陛下，刚才刘大夫所言，臣不赞同。记得陛下说过'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之语。今太子失德被废，若由嫡次子继之，而不考究其功业与德业，显然有失公平，且与陛下立贤之原则相悖。"褚遂良现兼任谏议大夫，掌握着进谏的话语权，长孙无忌让他率先说话，显然再合适不过。

李世民听此话语感到有点不顺耳，反问道："不错，朕说过这样的话。然魏徵在时，你们与魏徵一起坚持立嫡长子为君，那个时候你们怎么就忘了这句话呢？"李世民早就想易储，然由于魏徵、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坚决反对，只好作罢。事后每每想起此事，犹耿耿于怀。

“此一时，彼一时也。若太子承乾未废，臣等依然坚持立嫡长子为君。如今时过境迁，须在诸皇子中挑选一名贤能之人立为储君，如此方是天下苍生之幸。”

“好嘛，你说说诸皇子中以谁为最贤者。”

“臣不好评判其他皇子，但知魏王泰非最贤者。”

“褚卿所言，有点危言耸听。泰儿虽不像岑卿、刘卿刚才所言那样尽善尽美，然他爱好文学，编撰《括地志》，且谦恭有加，折节下士，这是有目共睹的，怎能如此不堪？”

“譬如陛下刚才转述魏王之行，臣以为是陛下失言。陛下，人爱其子，为人伦大道。魏王所出此言，臣以为是虚伪之言。安有为天下主而杀其爱子，授国晋王乎？魏王不惜爱子而杀之，天下人中他还能爱谁？”

这句话驳得李世民哑口无言，顿时默然不应。

刘洎近一段时间往往在朝堂之上与褚遂良争辩，他看到李世民在那里默然无言，遂问褚遂良道：“若依褚大夫所言，定是要举荐晋王为储君了？晋王年仅十五岁，脾性过于柔弱，你刚才说要举贤者为君，晋王能成为泱泱大国之主吗？”

褚遂良早就不喜刘洎这种聪明外露，说话时充满棱角的劲头，张嘴反驳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立晋王为储君了？”

李世民历来强调君臣共治天下，非常尊重股肱大臣的意见。自魏徵逝去后，朝廷动议权隐然转到褚遂良手中，而长孙无忌，以国舅之身，又是勋臣，敢于直言，俨然成了重臣的领袖。按说房玄龄也有这样的地位，然其子房遗爱与李泰相交甚密，他怕招致嫌疑不敢多说话。长孙无忌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舅舅，向来不喜李泰那副装模作样，内里恃宠而骄的劲头，所以他坚决反对立李泰为太子。他见褚遂良按照自己的意图向皇帝进言，不识时务的刘洎犹在那里喋喋不休，心中的一股无名火就升腾起来，遂斥刘洎道：“刘大夫，你不可妄言误国。你说晋王柔弱，我却以为不然，其柔弱恰恰是晋王仁孝的表现。”

岑文本和刘洎提议李泰为太子显然是听到李泰散布出来的风声，然

后揣测李世民的心意，觉得立李泰为储君，还是比立李治为佳。现在看到长孙无忌激烈反对，又想到底立何人为储君，最终还要皇帝来定，臣子徒争无益，遂退坐一边，不再争执。

长孙无忌复向李世民道："陛下，臣反对立魏王为嗣，非出于私心，魏王与晋王皆是臣甥，臣又有什么分别呢？臣以为为国君者，须以仁孝为先，魏王在此点上，就比晋王逊色。刚才褚大夫所言，足证魏王为人矫饰，缺乏明君谦然之风。臣还有一件事，须向陛下禀报。"

李世民抬头问道："又有什么事了？"

"陛下这些日子定是见过晋王，是否发现其神色之间有些异常？"

李世民低头思忖道："是了，治儿这些日子颜色失常，忧形于色，朕询问其故，他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臣也莫名其妙，私下里盘问他多次。他被逼不过，方才吐露实情。"

"什么实情？"

"太子和汉王被拘后，魏王曾三次找到晋王，威胁道：'你平时与汉王来往甚密，如今汉王与太子一同谋反，难道就没有你的事吗？'魏王以此来惊吓晋王，可怜那晋王胆小，竟然惊惧如此。"

李治毕竟年龄尚小，少年皆有爱玩的心性。李元昌游玩时，也常常叫上李治，此为众人皆知的事。

李世民毕竟为聪明之人，马上明白了其中的来龙去脉，问道："无忌，依你所言，泰儿欲图太子之位，以此想吓阻治儿，是吗？"

"不错，当此关键之时，魏王此举，其意显然如此。"

李世民想起李承乾、李祐反叛自己，又得知李泰此举，眼泪止不住忽然涌出眼眶，骂道："唉，都是朕生的好儿子，你们若有德有能，尽可将这皇帝之位夺去，何必玩这些阴谋诡计？"看得出来，李世民对李泰此举深为伤心。他停顿一下又愤愤骂道："真是无知，这太子之位靠暗自经营能够谋得吗？"

褚遂良趁热打铁，又奏道："陛下若欲立魏王为储君，臣实在有隐忧。"

李世民抹去眼泪，询问详细。

褚遂良道："陛下昔以承乾为太子，又宠爱魏王，以致嫡庶不明，造成纷扰至今。今若立魏王为嗣，非别置晋王不可。"褚遂良说出这段话，实际上是警告李世民，他百年之后，弄不好会有一场亲子之间的浴血争斗，甚至会引发大臣之间的火并。

褚遂良又追问一句："陛下，立储事大，唯愿慎思，无令错误也。若皇子相争，定会惹动天下大乱，想陛下也不愿意看到如此局面吧？"

李世民判断形势，知道若立李泰为太子，其大权在握时，定会对李承乾、李治不利。李治性子柔弱，且年龄尚小，未参与兄长之间的夺嫡之争，其继位后定然会善待二位兄长。李世民想到这里，涕泗交加向褚遂良摇摇头，说道："我不能！"

马周这时起身奏道："陛下，臣以为选立太子，须德才兼备。选嗣固然重要，然太子良佐亦不可偏失。自古以来不管立嫡立庶，若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国家？"

李世民抹去眼泪，深为赞同马周之言。自己即位十七年来，各项国政方针皆已定位，自己百年之后，新君即位，只要其在重臣辅佐下，坚持自己的治国方针，国势也不至于发生偏差。李世民细究马周话中之意，认为他既然提出良佐之言，将之用在李治身上，还算合适。李治毕竟年方十五岁，还有可调教的余地。他想到这里，言道："马卿这样说，显然是不赞同立魏王了？"

马周躬身道："陛下多次说过要君臣共治天下，臣等所言，各有倚重，最终还须陛下酌定。臣不敢说立何人为太子，然刚才听褚大夫等人言说魏王之状，觉得魏王为争太子位，性子有些太急，且手段失于敦厚。陛下多次说过，不论官职大小，须选择贤良者居之。何为贤？臣以为德为先，才其次，若人心术不正，其才愈高，贻害愈大。魏王与晋王相较，晋王毕竟年轻，且心怀仁孝，有可教之余地。若让魏王居储位，天下人定会以为职位可以靠经营所得，而失却争贤比德之心，如此，则弊端无限。"

“嗯，你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支持晋王嘛。你们，”李世民手指众人，“都谈谈你们的想法。”

萧瑀道：“陛下多次说过要立贤为嗣，臣以为诸皇子可以不分嫡庶，只要贤德，皆有选嗣的资格。老臣听说吴王恪有文武之才，处事敏达，可堪为用。”

众人皆知道李世民对长孙嘉敏的情感，又明白长孙无忌的分量，轻易不敢提出立庶为储的言语。唯有自恃老资格的萧瑀，可以无遮拦想说就说。

李世民目视房玄龄道：“玄龄，你以为呢？”

房玄龄躬身道：“臣觉得承乾已被贬为庶人，现在不管是立魏王或晋王，皆可行。臣子遗爱与魏王来往颇多，臣不敢在此议题上多置言，毕竟处于嫌疑之地。”

李世民听言后非常不喜，斥道：“玄龄，你近来怎么了？整日里唯唯诺诺，模棱两可，昔日的干练劲儿都跑到什么地方了？什么处于嫌疑之地？你为朕的重臣，唯有替朕着想，不用理会遗爱与谁交往深。遗爱还是朕的驸马呢，朕若像你这样，什么事都不用议了！”

房玄龄遭此训斥，不敢吭声，将头垂得更低。

贞观以来，李世民每遇到大事，皆召群臣共议，此已成为定例。众人见李世民训斥房玄龄，皆发言阐述自己的主张。不过他们说来说去，多说大道理，不像褚遂良、长孙无忌那样旗帜鲜明欲立李治。

李世民坐在那里，耳中听着群臣说话，心中始终翻腾着一个问题：到底是立泰儿还是立治儿？凭李世民对长孙嘉敏的情感，他不可能在庶子中挑选太子，他认为自己这样做，实在对不起长眠地下的敏妹。若从李泰和李治二人中选择，从情感上，他还是属意李泰。李世民始终以为李泰之行颇似自己年轻之时，反观李治，其唯唯诺诺，遇事没有主张，实在过于柔弱了。他不喜李泰以矫饰之行来谋取储位，对此行为，其心内甚恶之。但他认为此举毕竟为小节，以此来剥夺李泰的太子之位，其心内十分可惜。

长孙无忌观其神色，知道他在那里举棋不定，遂凑近李世民身侧，

轻声说道：“陛下难道忘记了皇后临终语吗？”

李世民心内如电光火石一闪，惊愕半天，暗道：是了，不可让他们为争储位再酿流血之举！

第二十一回　弱李治被定储君　倔唐皇欲征高丽

李世民那日与宰臣议立太子于政事堂，李世民属意李泰，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坚持立李治，双方争执甚烈，终不能定。这日过后，李世民召来李治，询问李泰是否恐吓过他。李治起初不愿回答，最后还是和盘托出。李世民闻言默默，此后数日，他一直独自思索此事。

李世勣自政事堂议事后回府，是日晚上突发急病，浑身发烧，口出怪诞之语，不识家人。太医署派人来诊治，遍下药石，终归无用。过了一日，李世民见李世勣未上朝，惊问其故，太医令据实以告。李世民问道："此等怪病，莫非无药可治吗？"太医令踌躇难答，继而支支吾吾答道："李尚书此病，似乎受外物所激，须有圣物镇之。"李世民问其何为圣物，太医令道："譬如觅来龙须，以此和药，即可镇之。"

李世民向来不信神怪之事，当即斥太医令道："你主持太医署，怎么学会用方士之术来治病？什么龙须？你见过龙吗？"太医令惶恐答道："陛下为真命天子，陛下之须，即为龙须。"李世民起身道："也罢，为救李卿之命，朕勉强去一试。若能医成，算你功劳；若医不成，即算你罪过。走吧，我们一同去瞧瞧李卿。"

李世勣此时果然躺在榻上双目圆睁，在那里胡言乱语。李世民来到榻前看视，见到向来风采英气的李世勣竟然变成这等模样，心中大为感叹。遂唤人取来剪刀，自己一手持剪，一手捋须，将颔下长须齐齐地剪了下来。

说来也怪，李世勣服了李世民的须灰之后，当日晚间就慢慢清醒。他得知皇帝亲自入府来看视，并自剪长须为己入药，遂大为感动。第二日非是朝会时辰，辰时过后，李世勣即来到宫门外，请求觐见。

李世民看到李世勣恢复如初，风采依旧，心里大为畅快，说道："好呀，看来朕之须灰还算有用。所谓病急乱投医，朕当时抱定了试一试的心思，若试不成，定治太医之罪。"

李世勣长跪不起，叩头不已，泣道："陛下为臣之病，竟然损伤龙

体，实在让臣万死莫赎。”

李世民令其起身，然其叩头不已，额头上竟然叩出了血。李世民急忙起身，上前搀扶李世勣，责道：“世勣兄，我们以前多次经历战阵，是在共同厮杀中结下的情分。朕不过失了一些须毛，转眼间又可复出，你怎可如此？”

“陛下如今为天子，其龙体发须亦事关国运。陛下为臣如此，实在不值。”

李世民将李世勣扶坐在椅子上，说道：“朕这样做，实为社稷着想，非为卿也，何谢之有！凡大国者，须有帅才总领三军，此为国家基石所在，朕爱你，即是爱社稷，亦是为朕着想。”

君臣经历此事，意甚融洽。时近午时，李世民令其留下侍宴，并让取出“土窖春”供李世勣饮用。席间，李世民忽然提到汉高祖托孤的话题：“朕近些日子翻看《汉书》，发现周勃这个人物非常重要。汉高祖评价周勃‘厚重少文，可安天下’，后来果然如此。你比起周勃来，既厚重，又属文，比他又高出一筹。”

李世勣知道皇帝所说的话，非是无的放矢，急忙离席拜道：“臣原为草莽之人，赖高祖、陛下眷顾，方有今天，不敢与周勃相比。”

李世民伸手示意他坐下，笑道：“你很好嘛。当初你不负李密，将其礼葬于黎阳山，肯定也不会负朕。来，来，别光顾着说话，请满饮此盏。”

李世勣大为感动，不敢坐下，仰头将酒饮尽，又流出热泪道：“陛下待臣如此，臣唯有感激涕零，尽忠报国。”

李世民又让宫女为李世勣斟满酒，柔声令其坐下，然后叹了一口气，说道：“朕年近五十，总感到心力大不如以前。近来又有二子添乱，大伤心智。那日我们在政事堂议立太子，终无结果。万一将来真的立了一个幼子为嗣，世勣兄，这辅佐幼主一事，你还要出大力啊！”

李世民说出这样托孤的言语，明显对李世勣非常倚重。自古以来君主选良弼辅佐幼主，非选信任的股肱大臣不可。李世民现在说出这层意思，尽管离其托孤之日尚远，亦让李世勣感动得无以复加，他离座辞

谢，竟然啮指出血以明志。李世民不再深入此话题，此后仅是一味劝酒。

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李世勣不敢把李世民引为知己，然如此洪恩深深地感动了他，使得他一大盏酒一大盏酒接连饮尽，到了最后，竟然喝得烂醉，不知不觉间抵足而眠。李世民向来不善饮酒，仅是浅浅轻啜数口，所以清醒如故。看到李世勣因激动而饮醉，其心里也非常满意，遂取过身边的御服轻轻盖在他的身上，令人将其扶入舆中，抬回其府内休息。

待李世勣酒醒，看到身边的御服，心里又多了一层感动。

李世民这样做非是一时兴起，而是大有深意。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已经开始勾画身后之事。遍视诸子中，没有人能如自己这样文武全才，那么其身边必须要有一名忠心为上总领三军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不仅要有忠心，还要有帅才。那么李靖、侯君集之后，唯有李世勣堪当此任。李世民对李世勣关怀，其实是想收服其心。

从此事亦可看出，李世民对立储一事，由起初的欲立李泰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三日后，李世民在两仪殿接见群臣后，独独留下长孙无忌、李世勣、褚遂良和房玄龄议事。其间，晋王李治也一直候在李世民身侧。

他们进入侧殿，此为李世民休息之所。李世民先坐在榻上，又让其他人围榻而坐。众人坐定，李世民瞧了李治一眼，说道："无忌那日提起泰儿逼吓治儿之事，我当日就向治儿查问清楚。唉，泰儿整日里装模作样，背地里竟然做出如此龌龊之事，实在令我心寒。我今日召集你们前来，还是商议立储之事。"

众人听言后皆向李治看了一眼，事情很明白，若李世民不愿意立李治为储，说什么也不会当着李治之面谈立储话题。如此来看，李世民一直想立李泰为太子，那么到了今日，其心意也许转向了李治。不过李世民毕竟没有明言，现在所思仅是猜测而已。

李世民提到李泰，忽然悲上心头，眼泪不绝地涌出，抽泣道："我的一个儿子在齐州谋反，一个儿子为争太子之位在那里施出卑劣手段，他们如此行为，看来还是我不能教之缘故。"他说到这里，侧身趴在床

上，呜呜大哭起来。

长孙无忌向李治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他与自己一同前去劝慰。李治还算乖觉，转身去向宫女取来干巾，长孙无忌来到床前扶抱李世民，劝慰道："陛下，此事已经过去，何必如此伤心？"伸手从李治手上取过干巾递到李世民手中。

李世民将干巾扯过，一把掷到地面，伸手推开长孙无忌，大喊道："什么已经过去？我整日里自诩一生英雄，到头来自己的亲弟弟、亲儿子相继叛我，那么天下人呢？他们口里不敢说话，心中是否也存有反我之心？你们整日里在我的身边颂扬什么天下大治，什么四夷宾服，什么盛世，看来都是虚话。嗨，我当了这么多年皇帝，原来都是自欺欺人。你们说，这还有什么趣味？"

众人见李世民今日神情特异，有些歇斯底里，不禁面面相觑，莫敢相对。

李世民忽然跳起身来，伸手拔出佩刀，嚷道："我活着还有什么趣味？干脆一死了之，省得惹人生厌。"他说罢，将刀锋一转，眼见刀刃就要滑过颈项。此招变起仓促，大出在场之人意外，不过他们反应甚快。长孙无忌大喊一声："陛下，不可如此。"飞身上前抱住李世民持刀的右臂，李治也眼疾手快扯住他的左臂。褚遂良毕竟年轻，纵身一跳，双手紧握李世民右腕，硬生生掰开其手将刀柄取出，一场惊险之事就此化解。

李世民喝道："你们拦住我干什么？还是死了最干净。"

长孙无忌将李世民按坐在床上，然后与众人一起齐刷刷地跪在他的面前，皆大哭道："陛下，千万不能如此啊！"

李世民刚才兴之所至，有了寻死的念头，现在被众人拦下，心中的盛火略为降低，也就不想再夺刀自尽了。他用手抹了一把眼泪，叹道："我呕心沥血治国至今，却落个如此下场。你们说，事放在你们身上，将作何想？"

房玄龄老泪纵横，颤声道："陛下多次说过要从大处着眼，陛下统一宇内，大治天下，使四夷宾服，此非虚言。自秦汉以来，未有如陛下这样的贤能之君，陛下怎么能不信呢？将之与齐王、太子之乱相比，实

在是昭同日月。老臣跟随陛下至今，不敢以一字虚言蒙混。”

褚遂良看到手中之刀，急忙将之交给李治收起。按照唐律，严禁朝臣持刀入殿，以前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宫，险些被处斩。褚遂良将刀交罢，叩伏奏道：“齐王及太子之变，皆是他们昵近小人所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出现一些小乱子，实属正常。陛下身系国家，向来胸怀博大，能容万物，不能因此小事而乱了心智。”

李世勣也顿首曰：“陛下多年来为臣等心中寄托所在，若陛下不顾身体，即是不顾臣下，望陛下三思。”

李治早吓得脸色苍白，泣道：“父皇，母后已离儿臣而去，你若再走，儿臣在世上就成了孤苦之人。父皇，你要这样，还是先把儿子杀了吧。”

李治言出率真，使李世民闻言动容。一旁的长孙无忌满意地向李治投去赞赏的眼光，认为他说出这等话来非常得体。

李世民眼望众人，心态渐渐平复，唤众人都起来说话。看到李治依然在那里啜泣不已，心中晃过长孙嘉敏的身影，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底，说道：“治儿，别哭了。来，到我跟前坐下。你说得对，你母后走得早，你今年才十五岁，我不能让你成为孤独之人，不能负了你母后。”

众人见李世民这样说话，知道他已改换了心意，遂在心里长舒了一口气。

长孙无忌奏道：“陛下，如今太子之位虚悬，若日久必生变数，臣以为须早定之。”

李世民又看了一眼李治，缓缓说道：“我想好了，就立治儿为太子吧。”

在场之人基本上都偏向立李治为储君。房遗爱虽为魏王之党，那是他们私下交好，却与房玄龄无涉。李世民此言一出，他们皆喜形于色，长孙无忌当即说道：“臣等谨奉诏：若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其急色之状，溢于言表。

李治得知自己果然成了太子，也是喜出望外，当即跪倒，叩首道："儿臣年龄尚小，太子之位重于千钧，乞父皇慎思之。儿臣上面还有皇兄，父皇最好在其中择贤者居之。"

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显然非其所愿，主要还是应长孙无忌等重臣之请，以及权衡形势不得已而为之。他一生英雄，根本不喜李治那副懦弱的性格。他知道，人的性格为天成，李治如此性格，充其量为守成之君，难如自己这样取得如此功业。然他又想，李治性格懦弱，决定了他是一个守规矩之人，若立其为太子，再选重臣辅佐，他肯定能延续自己的治国方略，不至于出格。那时，依李世民对长孙嘉敏的感情，他不可能选后妃之子为储君。那么李承乾已废，李泰受重臣反对，选择李治为储君为唯一之路。他感触万千看着李治叩首的样儿，心想你还在这里谦让，若非阴差阳错，焉有你的位置？想到这里，李世民说了一句实话："治儿，你不用拜我。立你为太子，是你舅为你力争，还有这几位重臣亦持同议，你须拜谢他们。"

李治非常听话，急忙起身向长孙无忌他们逐个拜谢。

李世民还在那里犹豫，又问长孙无忌道："你们已同意我意，未知外议如何呢？"

长孙无忌现在成了拥立李治的急先锋，其躬身答道："陛下，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召问百官，有不同意者，为臣负陛下！"

李世民点头同意，决定后日大朝会时召六品以上文武官员问询。

此后二日，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非常忙碌，他们暗中联络相熟的文武百官，让他们支持立李治为太子。这日净鞭三响，六品以上文武官员鱼贯进入太极殿。少顷，李世民乘舆入殿升至御座。今天因是议立太子，李世民不让李泰及李治等亲王参加朝议。

群臣拜毕，李世民唤其平身，然后说道："今日朝议，主要是议立太子。诸爱卿，太子承乾失德被废，使太子之位虚悬，由此引起物议，今日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将所荐之人说出来供大家评议。"

李世民见群臣默然，遂又说道："承乾失德悖逆不可立，还有一人，即魏王李泰亦不可立。朕之家事即是国事，魏王泰为何不可立，朕不妨将其行为告诉大家。其行事阴险，近一段日子经营太子之位，下了

不少功夫，甚至不惜使出卑劣手段。朕即位以来，崇尚清明政治，希冀君臣之间、臣臣之间以及臣民之间，不得以阴险鬼蜮之行待人。若选魏王泰为储君，其身不正，又如何能推清明之风？仅此一点，朕坚决不立魏王泰为储。”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近日来尽力鼓吹李治，然有些人犹半信半疑。事情很明白，昔日李承乾为太子时，皇帝宠爱魏王，意欲易储，此为公开的秘密。现在李承乾被废除，李泰作为嫡次子理所当然进居太子之位。更有一些与李泰亲近之人，打算今日朝议中力荐李泰。李世民今日当众说李泰阴险，不宜立为太子，彻底地打消了这些人的幻想。

长孙无忌今日作为力荐李治的急先锋，并不忙着说话。只见左、右仆射房玄龄和高士廉率先出班，齐声奏道：“陛下，晋王仁孝，宜立为嗣。”

褚遂良作为谏议大夫，掌握着朝中的动议权，此时自然不甘寂寞，也急忙出班道：“陛下，臣遍视皇子之行，以为立晋王为太子最好。”

李世民对重臣们的心思还算有数，此前岑文本、刘洎提名李泰为太子，他们与李泰平时没有什么私情，至多是听到了自己欲许李泰为储的风声罢了。现在自己首先说李泰不宜为储，他们自然会转立李治。然其他官员呢？李世民的目光在殿内绕了数圈，说道：“嗯，这是你们的想法。你们呢？你们想立何人为太子？”

百官们的想法现在非常一致，因为嫡子三人中，已有二人出局，那么李治即为唯一的选择。这时，长孙无忌出班奏道：“陛下，臣愿立晋王。”长孙无忌此时在朝中，隐然是首辅的角色。百官见长孙无忌发话，心中再没有任何犹豫，躬身齐声呼道：“晋王仁孝，当立太子。”

李世民见百官无异议，心中甚喜，不禁悦色上脸。他待众人声歇，唤出马周道：“马卿，可从百官之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你今日就拟旨一道，明发天下。另大赦天下，赐酺三日。朕明日驾临承天门楼，与庶民同乐。”

马周躬身领旨。百官此时见大事已定，遂拜伏在地，向李世民拜贺，三呼万岁。

李泰此时尚不知朝中有这些变故，觉得父皇既然已经面许，那么太

子之位已是囊中之物。想是长孙无忌串联百官时，未曾惊动李泰。他今日欲出城游历，早膳之后，即与房遗爱、柴令武等人一起，在百余骑的前呼后拥下，奋蹄向城外奔去。

李泰行至永安门，就见大门紧闭。一人甲胄全身背门而立，其左右更有二百余骑环卫。观其服饰颜色，李泰识得这帮人正是宫中宿卫，那名领头之人，正是父皇的贴身将军常何。

李泰心中未想其他，驰到常何面前昂然问道："常将军，青天白日，为何将城门紧闭？快点打开，我要赶往城外。"

常何不回答，将手一挥，二十余人将李泰、柴令武、房遗爱围成一圈，剩余之人挥动枪槊对准这帮人，大声喝道："抛下武器，下马蹲在地上！"

这帮人不明所以，然看到这群如狼似虎的宿卫，不敢妄动，乖觉地解除武器，然后下马蹲在地上，并以手护头。

李泰见状大怒，喝道："常何，你莫非想谋反吗？你这样做，到底是仗了谁的势？"

常何依旧不理他，向其手下喝道："把他们带下去看管起来。"

这帮宿卫毕竟训练有素，他们让李泰从人紧抱起头，站立起来排成纵队，后面之人将马儿连起，将其驱往北军驻地。须臾，永安门前变得空荡荡。

李泰"当"一声拔出佩剑，向常何挥舞道："常何，你到底是何居心？若想谋反，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常何此时方来照顾李泰，他脸色泰然，说道："魏王殿下，我常何有何胆子在京城谋反？我今日所为，皆是奉旨行事。圣上有旨，命将殿下带入北苑问话。二位驸马，你们既然跟随殿下至此，不用再劳我到别处寻你们，一同走吧。"

李泰心思暗转，知道父皇待自己如此，定有非常变故，然他颜色不改，喝道："你说奉旨而行，可有父皇的圣旨在手？"

常何道："殿下难道不知道我久在圣上身侧，圣上有旨多是口谕

吗？走吧，你见了圣上，若我果是矫诏而行，这颗头颅就任殿下砍去。”

李泰心有不甘，然在宿卫相逼下无计可施，只好还剑入鞘，乖乖地跟随常何入肃章门进入北苑。

李泰从此再未见过李世民，当日午后，岑文本带人前来向李泰宣读了两道诏令。第一道诏令是立李治为皇太子诏。

李泰闻之，脸如死灰，知道自己多年的努力尽付东流。多年来，为了争得太子之位，李泰把注意力皆放在邀宠父皇和排挤李承乾之事上，压根儿就没有把李治放在眼里。谁知到头来，自己落了个鸡飞蛋打，李治却得来全不费工夫。他愤愤不平，起身骂道：“什么‘才唯明哲，至性仁孝，淑质惠和’？什么‘好礼无倦，强学不怠’？一个无知小儿，怎么就忽然土鸡变成了凤凰？我忙碌多时，不料竟便宜了这个小子！”

岑文本劝道：“殿下，你知书达理，应该知道圣上的诏令不可评论。你若如此，圣上知道了定会降罪！”

李泰知道岑文本曾与刘洎联名举荐过自己，对其还算礼貌，流泪道：“岑侍郎，事情本来好好的，怎么忽然变成这样了？你说，那李治哪一点能比上我？他怎么就能当了太子？”

岑文本道：“圣上高瞻远瞩，他这样定下晋王为太子，又得群臣拥戴，那是不会错的。殿下，这里还有一道诏令，是专下给你的，圣上在其中还是说了你的不少好话。”

“又有什么好话？父皇既立李治为太子，我因想过这个位置，即是大罪，不将我赶尽杀绝才怪，又有什么好话了？”

岑文本不再接腔，展开圣旨，大声念了一遍。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隆重，爵位穷于宠章。不思圣哲之戒，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立之望，靡遵义方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

沮，争结朝士，竟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可解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并削爵土，降为东莱郡王。

李泰听完，冷笑道："这就是父皇对我说的好话？岑侍郎，你听听，'日增猜沮，争结朝士，竟引凶人'。我已然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了！还好，父皇终究未将我斩尽杀绝，毕竟给了我一个东莱郡王的名分。"

岑文本道："陛下诏中赞你'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毕竟是好话嘛。"

"哼，什么好话？父皇宠我多年，我若一无是处，他的脸面又放在什么地方。他这样说，无非替自己遮羞罢了！岑侍郎，我能面见父皇一次吗？"

岑文本摇摇头，语重心长道："殿下，你毕竟是明事理之人。太子之位，今日已尘埃落定，徒说无益，殿下呀，我今日对你说出一句掏心底的话，望你珍之重之：从今以后，慎言慎行，方能长保富贵。"

李泰知道岑文本这样说，是衷心为自己着想，遂点点头，答应道："多谢岑侍郎关心，我明白今后如何来做。"

大酺期间，李世民在重臣陪同下登承天门与民同乐，李世民眼望城中欢乐的人群，感叹道："看来立治儿为太子，还是一件万众同乐的事。唉，多少宫中烦心事，百姓岂能得知？只要天下富足，人们有衣有食，不管天子由谁来做，他们一样欢喜。是了，朝中的波动不可蔓延到人群中去，还是要未雨绸缪啊！"

马周在旁接言道："陛下曾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治国之要，唯在于此。陛下设立太子，不以天下大器私所爱，及早杜绝祸乱之源，可谓远谋，实天下庶民之幸。"

李世民顾谓群臣曰："我若立泰儿为储君，则是太子之位可以经营而得，又有藩王在旁窥伺，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马周躬身领旨。

李世民又目视李治道："太子，我所以立你，也想到如此可以使你们兄弟周全。若立魏王泰，你与承乾难以善终；今立你为太子，则承乾与泰无恙。治儿，你明白为父的这番苦心吗？"

李治低头答道："儿臣明白。终儿臣一世，定维护二位兄长周全。"

李世民由此解决了一个难题，且顾及了长孙嘉敏的临终嘱托，心境一下子豁朗开来，再观城下的欢乐人群，心里也同样是一片欢乐了。

李治当太子，果然非常关心二位兄长的饮食起居。两月后，李治向李世民上表，其中言道："承乾、泰衣服不过随身，饮食不能适口，幽忧可愍，乞敕有司伏加供给。"李世民阅罢，赞李治能问兄长冷暖，敕有司依太子之言拨给使用。

李承乾被废为庶人，徙居黔州，两年后病死。李世民闻之，为之废朝三日，葬以国公礼。

李泰被降为东莱郡王，两年后又进封为濮王，李治即位后方才死去。其虽居于京城之外，李世民和李治在生活起居上没有亏待他，使其享尽了荣华富贵。其死后，李治赠其为太尉、雍州牧。

李治当了太子，李世民没有掉以轻心。他想起"良佐"之言，决定选用一批元老重臣为东宫属官。

李世民立李治为皇太子后的第六日，又颁发了数道诏令。授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瑀为太子太保，李世勣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庶子，苏勖为太子右庶子，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这其中，于志宁原来一直为李承乾的左庶子，苏勖为魏王府司马，李世民继续让他们辅佐李治，可见对昔日秦王府学士的信任。

李世民安排东宫属官，可谓煞费苦心，长孙无忌以太子太师位居三师之首，是辅臣中最权重人物；李世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此"同三品"即是谓此时的太子詹事为宰相职。李世勣从来没有参加过拥立李治的事务，李世民何以自剪胡须为其医病，又擢其为宰相职呢？大约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时，李世勣为并州大都府长史，有此旧僚属关系，李世民希冀他能尽心辅佐李治；还有一人即是太子宾客褚遂良，其以宰相兼太子宾客，可见李世民对褚遂良的厚望。这三人后来果然成了

李治的顾命大臣，可见李世民此时所授东官僚属非暂时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为了让李治从一开始就养成尊敬师傅的习惯，李世民鉴于李承乾嬉戏无度不听教诲之失，亲自下诏定下太子见三师礼。

这日阳光明媚，东宫从辰时起就一派忙碌，人们忙于准备太子见三师礼仪式。

李治立于东宫门侧，等候三师入东宫为自己第一次授课。就见太子太师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房玄龄、太子太保萧瑀并排行来，长孙无忌居中，萧瑀居左，房玄龄居右。他们到了近前，李治迎上去躬身施礼道："学生李治恭迎师傅入宫授课。"

三人按仪答拜。

此后每入一门，李治则躬身立在门侧，让三师先行。他们入了显德殿，就见殿中并排摆了三张高凳，李治躬身说道："请师傅上座。"

此为李世民亲自定下的礼仪，三人不再谦让，神色肃穆地依次坐下。

李治伸手取过《论语》，起身趋至三师面前，躬身道："学生李治，诚惶诚恐，请师傅授课。"

长孙无忌取过《论语》，说道："我等奉旨教授太子，此第一课由我们三人分别开讲。太子，你可退回去坐好。"

《论语》是李治早就熟读之书，三师今日开讲此课，其实是取孔子教导学生之意，仅重在形式，不在内容。

三师讲罢，李治再起身上前取回《论语》，又拜道："学生李治得师傅讲授，获益匪浅，实在诚惶诚恐。"于是，太子见三师仪毕。

礼仪中，李治数次口称"惶恐"之词，皆是李世民诏中所规定的，由此可见李世民心思之细。

刘洎此时早忘记了当初举荐李泰的事，他像魏徵那样爱对诸事上心，且言语率直。他看到太子自见三师礼仪后，教授之事形式大于内

容，遂向李世民进谏言道："陛下，太子宜静学问，亲师友。今入东宫之后，动辄旬余不见动静，太师太傅太保以下，与其接对甚为稀少。伏愿太子抑下流之爱，宏远大之旨，则海内幸甚！"李世民闻之，觉得有理，遂让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四人交替入东宫，与太子李治交替谈论，以提高其能。

贞观十七年注定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是年初，魏徵逝去，此后齐王、太子承乾相继为乱，待平复后马上又遇到选立太子的难题。办完了这些事，李世民感到有些心力交瘁，遂带人入九成宫避暑。

李世民甫一进入九成宫，不知道为何缘故，看到九成宫的一草一木都觉得非常别扭，遂立意另起避暑新宫。他叫来阎立德，说道："朕记得高祖曾在宜君建仁智宫，当时宫殿还是由你绘图建造的吧？"

阎立德答道："不错，此宫当时由臣主持建造。只是此宫近十余年来未曾使用，已损毁坍塌不少，若再想使用，非大修不可。"

李世民摇头道："不用大修，朕觉得宜君那里气候凉爽，最宜避暑。可在仁智宫之东北方向另起新宫，可名为玉华宫。你主持加紧建造，朕来年要用。"

阎立德躬身领旨。

魏徵逝去，敢向李世民直谏之人大为减少。前些日子，房玄龄与高士廉路遇将作监少卿窦德素，二人问窦德素急匆匆欲往何处，窦德素说近日忙于北门营造，房玄龄说了一句："好好的一座北门，又需什么营造了？"窦德素不知通过何渠道，将房玄龄的话告诉了李世民，惹得李世民大怒，召来房玄龄斥道："你好好办你的衙中之事，我在北门少有营造，与你何干？"吓得房玄龄匍匐请罪。是时，由于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参与李泰谋嫡之故，遭到了李世民的猜忌。那日二人对话，李世民问道："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对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李世民不满意房玄龄的回答，语含深意道："你将此过归于君主，我则将过归咎于臣。像隋炀帝不忘宇文述之功，擢宇文化及于高位，后来宇文化及不思报效，反行弑逆，难道不是臣下的过错吗？我说此言，是想让你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则是国家之幸。"现在李世民斥责房玄龄不该问北门之事，是否因房遗爱之故迁怒，不得而知。然此事后来传扬出去，李世民再有营缮之事乃至建造新宫，再没人敢直言相谏。房玄龄从

此变得更加谨小慎微。

李世民待在九成宫，专心在此避暑，日日晚间让年轻后妃来侍寝。李世民与其父李渊一样，皆爱色不倦，年纪渐长，愈爱与年轻女子厮混在一起，且乐此不疲。皇帝可以阅尽人间春色，常人与其相比，毕竟望尘莫及。李世民在此夜拥娇娃，日里消闲，其心情在此闲适的环境中渐渐平复。

许敬宗此时任给事中，自褚遂良任太子宾客之后，由他负责皇帝《起居注》的撰写。李世民这几日闲暇无事，忽然想起让许敬宗办的事，问道："许卿，国史实录编撰得如何？"

许敬宗恭恭敬敬答道："禀陛下，高祖《实录》已编撰完成，陛下《实录》仅剩下最后一卷尚未编完，三日内即可进呈圣上。"

李世民很满意，说道："嗯，抓紧编撰赶快进呈过来。朕这些日子，左右无事，正好可以看一遍《实录》。"

许敬宗躬身答道："房仆射这些日子与臣一起审定《实录》，已到了最后关头。臣马上向房仆射说知圣上此意，争取提前完成。"

自秦汉以来，皇帝身边跟随有史官，将皇帝的言行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即为《起居注》，此为史家的第一手资料。当代皇帝逝去后，史官将《起居注》经过增删处理，编撰成册，即为《实录》，类似于荀悦的《汉纪》，代代相传，当代皇帝不许观看本朝《实录》，所以史家往往在当代皇帝逝去后方才着手编撰《实录》。史家这样做，是想保护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生怕当代皇帝看到记载自己不好的事而龙颜大怒，以致影响了史实的真伪。

李世民非常重视修史，贞观一代修成八部正史。他还重视当代史的撰述，贞观初年即明令由房玄龄主持监修国史。后世皆由宰相监修，即由此而来。

但李世民对历来帝王不读当代国史的做法非常不满意，多次说过既然要以史为镜，为何就不能读国史？有一次，他愤愤地对房玄龄言道："不知自古当代国史，因何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老老实实答道："国史既善恶必书，若帝王观之，往往示意增删。史官不遵命而行，即是违旨；遵命而行，又容易失却本来意味。"李世民不以为然，

斥道："朕非昏君，想观国史，不过看看罢了。若有善事，固不需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戒，绝不修改一字。你毋庸多言，可撰录进来。"房玄龄此时虽唯唯诺诺，但心里实在不愿意。当时，魏徵还在世，闻听此事当即向李世民上疏谏道："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揽《实录》，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补观，盖为此也？"李世民见魏徵言辞激烈，遂暂时打消此念。

魏徵逝去，李世民一日又忆起此念，将房玄龄、许敬宗召来，让他们将《起居注》删为《实录》，速速进呈御前。房玄龄此时知道自己正在遭皇帝猜忌，不敢吭声，那许敬宗却是见风使舵的主儿，急忙率先应承下来，并挤对房玄龄道："房仆射，皇帝欲观《实录》，重在以为鉴戒，却与史家传统未有任何冲突。我们不如下去速速撰来，供皇帝御览。"

房玄龄见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躬身答应了李世民。

过了二日，《实录》果然提前完成。房玄龄和许敬宗领人费了不少工夫，撰成二十卷《高祖实录》和二十卷《贞观实录》。此《实录》为唐初第一部资料详备的《实录》，李世民见之大喜，当场赏赐了房玄龄、许敬宗二人。

李世民很仔细地阅罢了二部《实录》，对其大体上还算满意，对一些细微处颇有微词。他这日召来房玄龄、许敬宗，责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事，怎么能删写成这样？"

两人见李世民上来就问玄武门之变，知道此为李世民此生中的最大心事，心想要遭谴，遂不敢言声，静听训斥。

李世民果然训道："好好的一件事，经你们手头一删，竟然变成一件不敢见天光之事。你们总怕朕见了《实录》，会由心之好恶肆意增删。你们倒好，寥寥几句话就将此事一笔带过。朕问你们，六月四日之事对我朝而言，是一件美事，还是一件丑事？"

房玄龄和许敬宗囿于儒家传统，总觉得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兄灭弟，有悖人伦道理，毕竟不是一件美事。他们写到此节，曾经多次商

议，觉得此事不写不行，写多了也不行，遂定下了淡化处置的调子。他们本来对这样处理暗自得意，不料李世民还是不满意。

“你们随朕多年，连这样道理都弄不明白，实在糊涂。”

“陛下以为此节应该如何撰写？”许敬宗小心翼翼问道。

李世民慨言道：“昔周公诛管、蔡，使周代安靖，季友鸩叔牙使庆父图谋难成。朕在六月四日所为，与此类似，你们有何忌讳呢？可削去浮词，直言其事。”

周成王幼小时，周朝由周公摄政。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于国，说周公摄政将不利于成王，所以周公诛此二弟。春秋时，鲁庄公有疾，其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再次曰季友。看到鲁庄公病重，叔牙与庆父联手，欲立庆父为君，季友坚决立鲁庄公之子公子般为嗣。后来季友在鲁庄公的指引下，设计鸩杀了叔牙，剪除了庆父的羽翼。后来周公辅周成王果然成就大业，庆父在鲁庄公死后，祸害鲁国，成为人所共恨的恶人。李世民用此一正一反的例子，来说明自己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正义性。

李世民如此评价自己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可谓高瞻远瞩，认识恰切。其即位后开创贞观之治，成为一代盛世，以李建成、李元吉之能，实在难以达到此等高度。然李世民打破了当代帝王不观《实录》的成例，为后世开了一个坏头。像房玄龄、许敬宗在撰录《实录》的过程中，很自然要揣测李世民的心意。如在太原起兵及兄弟争位的过程中，他们极力夸大李世民的功劳和能力，将李渊变成一个从属的地位，将李建成、李元吉写成无能之辈，显然与史实不符。李世民观此并无异议，默认了二人的做法，遂使李世民的光芒盖过其父李渊，兄弟争位时李世民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地位。

李世民来到九成宫避暑，留下李治在长孙无忌等人的辅佐下在长安监国。李治遇到一些大事不敢定夺，遂让有关人到九成宫找李世民请旨。这日新罗国遣使来京，诉百济攻占新罗四十余城，并与高丽联兵，绝新罗入长安朝贡之路，乞唐朝发兵救援。李治让唐俭带领新罗使来九成宫面圣。

李世民接见了新罗来使，让其先到侧殿安歇，然后召所有入九成宫的大臣来此议事。

群臣坐定后，李世民让唐俭将新罗国求兵之事向大家说了一遍。

唐俭说完，李世民目视大家道："你们瞧瞧，新罗与百济久无战事，百济忽然之间如此凶狠，竟然连夺新罗四十余城。新罗弹丸之地，还有多少城能让百济夺？他们莫非欺新罗为一女王吗？"

新罗女王名为金贞德，金贞德于贞观九年即位，当时由李世民下玺书册封。

李世民继续道："百济如此胆大妄为，实为其身后有盖苏文支持的缘故。哼，百济王如此做还在那里自鸣得意，他难道看不出盖苏文的险恶用心吗？盖苏文先与百济联手灭了新罗，然后再将百济灭掉，以此达到他独霸辽东的企图。盖苏文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那百济王蒙在鼓里，犹为虎作伥，实在可悲。"

唐俭道："陛下所言甚是，辽东之乱，皆为盖苏文之缘故。"

李世民道："事情已经很明白，大家今日好好议一议：是发兵相助，还是坐视不管？"

新罗、百济、高丽向为中国属国，历来朝贡不已。现在三国在那里攻伐为乱，中国没有坐视不管的道理，关键在于是出兵平乱，还是遣使调停。

群臣显然不愿出兵平乱，贞观以来，兵革不兴，百姓富足，国内平静，贞观君臣多次说过要接受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教训，不为劳民伤财之举。如此惯性之下，群臣自然极力主张派员去调停。

李世民今日少了一些往日的平和之气，听到群臣如此说，愤愤说道："都是陈词滥调！你们都看到了，朕上次从你们之意，派员到此三国去调停。如今有什么结果呢？高丽和百济置若罔闻，对新罗越打越狠，朕再不管，新罗眼见就要亡国了。"

房玄龄细辨李世民话中之音，觉得他自今年以来，心智有些改变，火气很大，为人处事少了一些耐心。

李世勣明白李世民的心意，他现在为兵部尚书，时刻关注着新罗战事，认为若要解决辽东纷争，非用武力不可，所以他顺着李世民的意

思，当即响应道："陛下所言甚是，高丽和百济不听调停之言，显然是有恃无恐。想是他们以为中国这些年来务求国内安静，不愿轻易兴兵；二来以为那里离中土路远，不易征讨。陛下，臣意可以出兵征讨，臣愿乞一师出征，逼其勒兵停攻。"

李世民接口道："不错，对此顽劣之徒非用武力不可！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令，不可以不讨！"

房玄龄、褚遂良、刘洎、马周、岑文本等大臣听见李世民动征伐的念头，心中大惊，纷纷谏止。

房玄龄奏道："陛下，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不得已而用之。如今高丽、百济若违失臣之本分，陛下诛之即可；若其侵扰中国百姓，陛下灭之即可；若其长久为中国之患，陛下除之即可。他们若犯此一条，陛下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然他们未犯此三条，陛下欲兴兵，仅为高丽王雪怨，再为新罗报仇，对此我国派员前去调停即可，不用大动干戈。"

李世民斥道："还是陈词滥调！朕刚才说了，盖苏文先灭新罗，再克百济，即成辽东霸主，其久长必为中国之患，难道不能早早图之吗？"

褚遂良也奏道："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宾服，威望远播四海。现在若渡海远征小夷，如能一举定之，还算可以。万一蹉跌，定会伤威损望。昔隋炀帝数征高丽，所战不利，陛下须引为鉴戒。"

李世民森然道："朕就如此不堪吗？能与隋炀帝相比吗？"

褚遂良惊愕间，觉得自己说错了话，遂躬身拜道："臣一时糊涂急不择言，以致说错了话，请受陛下责罚。"

褚遂良毕竟为谏议大夫，当堂直谏为其职责本色。李世民想起昔日魏徵在时，其直谏言语要比褚遂良等人的言语犀利得多，则褚遂良的言语实在不算什么。李世民咽了一口唾沫，将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刘洎不看李世民的神色，依旧谏道："陛下，《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如高丽、百济等国，实乃边夷贱

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理。古来以鱼鳖畜之，宜宽纵之。再者，如今兵士之徒，皆无罪责，陛下若无故将其驱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其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东北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实天下最惨痛之事。房仆射刚才说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望陛下三思。”

李世民斥道：“胡说！此战尚未开启，你就在这里故作危言，实为不祥。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兵士不到战场上搏击，还是兵士吗？难道让他们整日里悠闲地吃着白食，才遂其父母妻子之愿吗？还有，高丽、百济、新罗早在汉时即为中国郡县，其一样说汉语，用汉字，岂是边夷贱类？刘卿，你想做诤臣，这第一件事，即是说话前要深思熟虑，把要说的话盘算清楚，否则即是妄语。”

李世民今日逐个驳斥群臣之谏，且越说越火，群臣都感到有些异样，遂不敢再谏。

李世民环视群臣，说道：“征伐高丽、百济之事，朕意已决，你们不用再说。朕征伐高丽、百济之前，还是要给盖苏文一个机会。唐卿，那司农丞相里玄奖原为高丽人，朕见他应对从容，可堪为使。可让相里玄奖持玺书出使，让他告诉此二国，若不罢兵休战，明年朕会亲率大军击之。”

唐俭躬身领旨。

李世民目视着房玄龄等人，说道：“今日除了李卿同意出征以外，你们皆出言反对，看来朕真成了孤家寡人！朕让相里玄奖出使，实际上还是采纳了你们的谏言，若高丽、百济识趣，赶快罢兵，就免了朕的一番手脚，即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若其不听，则是他们自绝于朕。阎卿呢？让他速来见朕。”李世民与重臣议事，阎立德当然不在场。

阎立德闻听传唤，小跑着进入殿内，就见李世民正在对众人说道：“一场战事拼的不是勇力，而是粮草和器械的接续。隋炀帝数次征高丽无功而返，皆因他不识高丽之地理气候。朕既然征伐高丽，非有一年的准备不可。”他抬眼见阎立德进殿，即转向阎立德道：“阎卿，朕前些日子吩咐你营造玉华宫之事，你可转交他人来办。朕现在另有一件大事，须你前去主持。”

阎立德躬身道：“臣奉旨。”

李世民接着道："朕欲伐高丽，须用船转运粮草。你即日动身，前往洪、饶、江三州，让他们一年内建造海船四百艘，攻坚船二百艘，于明年七月前集于莱州。"

阎立德领旨而行。

李世民又问唐俭道："唐卿，近来四夷之事还算安定否？"

唐俭答道："除了高丽、百济攻伐新罗以外，周边都很安静。"

"都很安静？西域那里呢？"

"焉耆王突骑支惯好阴持两端，其近来与西突厥肆叶护可汗联络甚多，臣已经向陛下禀报过。"

李世勣奏道："臣亦非常关注西域形势，焉耆王突骑支惯好左右逢源以谋其利。臣已向安西都护郭孝恪交代过，若突骑支有妄动之兆，可以当即解决之！"

"郭孝恪能左右那里的局势吗？"

"请陛下放心。郭孝恪领兵有方，且惯会屯田养战，可保西域无事。"

"嗯，你们还要多关注西域之事。若辽东战事一开，西域再有变故，朕就要陷入首尾皆战的境地。不过，以我国现有国势，同时在两地开战，亦有十足胜算，不足为虑。"李世民非常自信，似自言自语说道。

第二十二回　郭孝恪击破焉耆　李世民出征辽东

相里玄奖奉旨出使辽东，其出使的第一站为高丽。

高丽人为古时扶余后人，高丽国东与新罗接壤，南与百济相邻，西北隔辽水与大唐营州相接，北邻靺鞨。其都城平壤，为汉朝乐浪郡之治所。

相里玄奖辗转来到平壤，其时，盖苏文已亲自参战，拿下了新罗的两座城池。他闻听唐使到来，知道又是大唐皇帝劝谕自己勿相攻伐，心中着实不屑，然他还不敢与大唐公然撕破脸皮，遂以礼相待，与相里玄奖会面。

相里玄奖取出玺书，当堂念道："百济、高丽，恃其僻远，每动兵甲，侵逼新罗。新罗日蹙，百姓涂炭，遣使请援，道路相望。朕情深愍，爰命使者，诏彼两蕃，戢兵敦好……"其将玺书读完，再将玺书交给盖苏文，说道："皇帝的意思很明白，即让你们睦邻友好，勿相攻伐。"

高丽人此时说汉话，写汉字。盖苏文将玺书再观一遍，非常明白李世民的心意。他沉吟片刻，反问相里玄奖道："我知道贵使本为高丽人，当知高丽的历史。我刚刚夺回的两座新罗城池，本来就是高丽的土地。我听说，大唐新近灭掉高昌国，将其改为州县，难道皇帝可以自己随意攻伐，独不许我吗？"

相里玄奖知道，盖苏文现在攻破的这两座城池，原来确实由高丽国管辖。隋炀帝大举征战高丽时，高丽人全力应对隋朝军队，无力东顾，此二城遂被新罗乘机夺取。

盖苏文又说道："听说皇帝取高昌，其理由为高昌原为汉时故地，所以取之有理。我取此二城，亦为高丽故地，皇帝为何不替高丽着想，反替新罗撑腰呢？当时新罗取高丽土地并非仅此二城，约有五百里之广，我若不能尽复旧地，难以遵旨。"看得出来，盖苏文语气强硬，志在必得。

相里玄奖针锋相对道："不错，此二城确实为高丽故地。然时至今日，往事何足论？若依大王道理，高丽原为中国郡县，我皇亦可以发兵取之。"

盖苏文冷笑道："我知道你要这样说话。好嘛，就请皇帝随时来取吧，我在这里候着。"

相里玄奖道："皇帝如今仁爱治国，对四境绥之以德，不会动辄兴兵。皇帝尚且如此，你何必还要大动干戈呢？"

盖苏文摇头道："皇帝胸怀博大，且疆域广大，没有必要为此丁点土地上心。我却不同，若被四邻东取一点，西取一点，高丽还能立国吗？贵使本为高丽人，国内定然还有你的不少亲戚故旧，你难道不能替高丽人着想吗？"

相里玄奖道："大王，我这样做正是为高丽人着想！皇帝的玺书说得很明白，若谁不听旨妄自兴兵，皇帝定会遣天兵前来问罪。若天兵到此，高丽如何是对手？且开战后，定会血溅战场，耗费钱粮，非是高丽人之福。"

盖苏文压根儿听不进去，冷笑道："高丽为防中国相侵，已准备多日。西面有数百里长城相抗，国内城池坚固，大可与唐军一搏。你回去告诉皇帝，我盖苏文想干的事，任十头牛的气力也拉不转去。若唐军来此，我盖苏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怕任何人的虚言吓唬。哼，隋炀帝当时自恃中国强盛，倾全国之力来攻，最后不是也闹了个灰头土脸！"

两人说话如此不投机，相里玄奖遂起身告辞。他见盖苏文如此态度，知道再去百济也是枉然。果然，他到了百济国见到百济王义慈，是时，高丽使者早一日来此转述盖苏文之意，义慈自然听命于盖苏文，拒绝相里玄奖的劝和。

相里玄奖怏怏而归。

李治自贞观十七年四月被立为太子，在重臣辅佐下，他潜心于学问，专注于政事，李世民对其还算满意。为了加强两宫力量，李世民又诏李大亮为左卫将军、工部尚书，这样，加上此前授其为太子左卫率，李大亮身兼三职。李大亮宿卫两宫，非常尽心，其当值的时候，必坐寐

达旦，可谓恭俭忠谨。李世民让李大亮负责宿卫之事，不久即让李治负责左右屯营兵马事，其大将军以下并受处分，可见李世民对李治还算信任。

时间进入冬月，李世民敕选良家女以实东宫，李治以年龄尚小为由，遣于志宁向李世民推辞。李世民当时答应罢选，然心中疑惑，这日独对长孙无忌道："无忌呀，我当时从你的意见立治儿为太子。我这一段时间留心观察，觉得他还是过于懦弱。为君者若性格懦弱，恐怕难守社稷。"

长孙无忌当然不同意李世民的说法，辩解道："晋王自被立为太子，恭谨好学，陛下也曾多次夸赞过。其年龄尚小，相信其在众臣的辅助下，学识及理事能耐定能提高许多。"

"人之性格，发乎天成，难从根本上改变，我对治儿非常忧心。"

"陛下，我认为人若好学，即是成才之道。假以时日，随着太子年龄渐长，其定然能御政从容。"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我遍视诸子中，觉得恪儿英果类我，不如立恪儿为储，长远来讲定优于治儿。"

长孙无忌听见李世民这样说，知道他又动了易储的心思，心中大急，坚决反对道："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昔承乾与魏王泰争位，朝臣因之分成两派。如今新太子已立，使朝中势力渐趋一统。若陛下欲立吴王，定会引起大乱。"

李世民观其情状，知道其内心万分焦急，遂微笑说道："无忌，你反对立恪儿为储，莫非因为治儿是你的亲外甥，而恪儿不是吗？"

长孙无忌见李世民露出微笑，明白李世民如此说并非认真，遂认真禀道："陛下所言太子懦弱，其实为仁厚。陛下百年之后，太子继统，臣保证其至少为守成之主。臣刚才说了，储位废立关系国家大运，不可动辄废立，愿陛下三思。"

李世民今日单独与长孙无忌谈论此事，显然是想试探长孙无忌的口气。长孙无忌态度坚决，他也不好再往深里谈，遂说道："罢了，此事到此为止。无忌，你既然坚决拥立治儿，治儿今后就由你多上心了。他

若难成大器，其储位难保。”

长孙无忌躬身答道：“陛下，臣竭尽全力，不让治儿坠了陛下的志气。”

李恪为杨琼所生，排为李世民的第三子。论智识才干，确实在李治之上。李世民坚定不再易储，是不想其他儿子再生异心。后几日，他见到李恪，戒之曰：“我们父子虽为至亲，然你若有罪，我不能违天下大法徇私。昔汉时武帝已立昭帝，而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被霍光诛之。你为臣子，不可不戒。”

诸皇子皆知李世民重贤，现在懦弱的李治被立为太子，其兄弟有不服者，自然以吴王李恪为首。李世民现在说出此语，眼见再想图太子之位是不可能了，李恪因之心灰，躬身答应。然李恪毕竟贤名远播，深孚众望，长孙无忌心内始终放不下。后来李治继位，长孙无忌便说李恪参与房遗爱叛乱，使其蒙冤而死，此为后话。

是年春节，四方诸国竞相入长安朝贡。李世民在太极殿接见四方君长及使者，忽然发现，焉耆国未派人来。当是时，高丽、百济虽对大唐庇护新罗不满，然未缺了礼数，依旧派人送来朝贡之物。待朝见散后，李世民让李治代自己赐宴，唤来唐俭和李世勣询问其故。

李世民问道：“焉耆国不来朝贡，其中定有缘故吧？”

唐俭禀道：“去岁末，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突骑支的女儿。想是突骑支觉得有了新靠山，所以今年不再来朝。”

李世民沉吟道：“当初高昌与西突厥肆叶护可汗联手，攻破焉耆，突骑支被迫逃往龟兹。后来侯君集领兵克定高昌，将焉耆城池及百姓归还给突骑支。不料年余时间，突骑支竟然又投向西突厥。世勣兄，看来肆叶护可汗的势力定向东侵了，那泥孰可汗难挡其势吗？”

李世民当初为分化西突厥势力，册封泥孰可汗，承认其在西域的地位。肆叶护可汗为取得大唐的册封，累累派使入长安向大唐献好，并要求和亲。李世民拒绝肆叶护可汗的这些提议，仅诫其在西域要与诸国睦邻友好，勿相攻伐。

李世勣禀道：“焉耆原为泥孰可汗的属国，安西都护府设立之后，

突骑支感谢我朝归还其地及人口，大约安静了半年。不料，肆叶护可汗趁泥孰可汗势衰之际，新任阿史那贺鲁为叶护，让其率部东侵，逐步蚕食泥孰可汗的地盘。突骑支善会揣测风向，想是他觉得郭孝恪仅领兵数千人镇守庭州，终不是肆叶护可汗的对手，遂脚踏两只船。这次他将其女嫁给屈利啜之弟，显然以为找到了靠山，所以不来朝贡。”

李世民叹道：“看来西域形势，还是西突厥在那里左右啊！焉耆毕竟为一小国，突骑支倒向肆叶护可汗，显然为保己国安危，并不为错。”

唐俭道：“突骑支实为一势利小人，他现在一心向肆叶护可汗邀宠，却忘记我朝对他的恩情。陛下，臣以为此风不可开，若任突骑支这样肆意妄为，西域诸国会以为我朝软弱，定会向肆叶护可汗示好。如此，陛下为经营西域而设立的安西都护府就形同虚设。”

李世民想起高昌被攻破后，自己与群臣商议如何管理高昌土地的情景。那次魏徵坚决要求按处置吐谷浑的办法，立麴氏子孙为高昌王，使高昌为大唐属国，以为自治。自己当时有经营西域的雄图，觉得若复立高昌国，则西域那里西突厥势力定会大行其道，大唐在那里没有多少主动权。为图长远，遂置三州，设定安西都护府统辖之，以此作为大唐经营西域的前哨之地。他现在仔细品咂李世勣与唐俭之言，觉得若任肆叶护可汗在那里逐步发展势力，下一步定会危及安西都护府的安全。李世民显然不愿意看到此种局面。

李世民想到这里，又问道：“世勣兄，你说郭孝恪在庭州领兵有方，屯田见效，果如其然否？以其之力，不用从内地调兵，他能应付那里的局面吗？”

李世勣答道：“陛下任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府，可谓慧眼识人。其到任后，已将伊州、西州、庭州守备整治得非常坚固，令西突厥不敢轻易起攻伐之心。其守备之人，以内地调防的千余人为骨干，再整训三州的民兵，可得数万人。郭孝恪现在不用从内地调兵，凭其手头力量，除了可保三州防卫无虞外，另可组织人马突击，可谓攻守兼备。”

“譬如焉耆对我国不敬，郭孝恪可以伐之吗？”

“陛下，郭孝恪近日上疏一道，请求兵部转请圣上，准其讨伐焉耆。郭孝恪言道，其在防守三州同时，可以出劲兵奇袭焉耆，再出一支

兵马防备肆叶护可汗的援兵。臣细细观来，觉得郭孝恪所言可行。”李世勣说完，将郭孝恪之疏呈给李世民。

李世民阅罢，赞赏道：“郭孝恪所言非为空泛，看样子他颇下了一番功夫。嗯，让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府，可谓得人。世勣兄，你以为现在为攻焉耆的时机吗？”

“臣以为可行。郭孝恪若能一举拿下焉耆，即可扬我大唐军威。若焉耆被克，西域诸国定会对我朝畏威怀德，可以遏制肆叶护可汗东侵的脚步。且焉耆被平后，陛下可以册立新的焉耆王。泥孰可汗得我朝之助，西域诸国定会归附他，如此，其势力渐渐能与肆叶护可汗相抗。”

李世民复向唐俭笑道：“唐卿，你细听世勣兄一席话。其寥寥数语，既勾画了进击焉耆之图，又谋及西域今后形势。什么叫帅者之才，世勣兄是也！”他转向李世勣道：“可由兵部代转安西都护府文书，准郭孝恪之奏。你要告诉郭孝恪，西域那里由其全权主之，便宜行事。若其对焉耆开战，朝廷不会从内部派去一兵一马，让他凭手头之兵精心筹划，不可有稍许闪失。万一他战败，即会一退千里，我大唐在西域的立脚点从此失矣，让他戒之慎之。”

李世勣躬身领旨。

李世民又问唐俭道：“唐卿，相里玄奖出使辽东，至今未回吗？”

“未回。长安去辽东六千余里，其一来一回需数月时间。他此次需向高丽、百济传达陛下之旨，也许还要到新罗抚慰。”

李世民触动心事，问李世勣道：“世勣兄，你以为相里玄奖此次出使，能使他们罢战吗？”

李世勣摇摇头道：“以盖苏文的脾性，非几句话可劝回头的。”

“朕也不信！如此看，辽东一战势在难免了？”

李世勣点点头。

“唉，西面有焉耆，东面有高丽，若同时为战，朝野之人会责朕好战吗？”

唐俭道："焉耆之战由郭孝恪主持，不用调派内地兵马即可完成，用兵用钱甚微。唯辽东一战，路途太远，且高丽人素来强悍，非用重兵不可。"

"是啊，仅出使一趟，来回需数月时间，遑论大队兵马呢？且那里气候苦寒，冬月时难以交战，这样，一年中适宜交战的时间仅半年多一点。即使这样，辽东一战非打不可，我若再忍让，那盖苏文的尾巴还不翘到天上去？世勣兄，你要关注西北之事，也要筹划辽东之事。"

李世勣又复躬身答应。

过了一月，相里玄奖自辽东返回京师。李世民得知盖苏文不遵旨罢战，且出无礼之言，大怒道："好一个无知狂妄之人！好嘛，他盖苏文说要收回故土，我难道就不收归故土了？"

李世民坚定了征讨高丽的决心，他算着时间，认为今年去攻高丽有些仓促，遂定下明年春日时开始攻打之计。于是，他马上下了数道诏，一道诏督促阎立德加紧监造运粮船、战船，于今年七月集于莱州；第二道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率幽州、营州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兵，让其看准时机袭扰高丽，以牵制其进攻新罗的脚步，并观其势；另诏太常卿陈君宾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为副，河北、河南诸州皆受其节度，由其便宜行事，以保证粮草、军械及时运往辽东，为战事做好物资准备。

贞观十八年八月，长安这里正是深秋景色，西域那里已经开始下雪，郭孝恪指挥的一场战事拉开帷幕。

郭孝恪为许州阳翟人，其在军中多年，有智谋，好勇力，屡立军功。他还有一般好处，即是能与上司融洽相处，与下属推诚相待。李世勣当初向李世民推荐他为安西都护，许是看到他有这般好处。

安西都护府初建，这里的人员比较驳杂。其居民以高昌旧民为主，另有一些突厥族人。戍边之人以千余人唐朝兵士为主，他们每三年轮换，另有一些流徙罪人为戍卒。郭孝恪面对如此驳杂的人群，明白要想安定三州，必须先将众人心智抚为一体才好。李世民授予其为西州刺史、安西都护，实际上是将这里的军政大权皆集于其一人之手，这对于其抚慰众人有相当的好处。

麴氏王朝昔对高昌百姓盘剥日久，导致民怨沸腾，麴氏王朝也因此加速垮台。郭孝恪明白此节，为此采取二项重大措施：一是向李世民请旨，要求三年内免除三州租赋，李世民准奏；二是不用那些为非作歹的旧官，选出一些受百姓拥戴之人以为官吏。郭孝恪将李世民在贞观初年的做法在这里牛刀小试，果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辖下百姓见农桑之事不用纳租赋，顿时激发了其垦荒的积极性，三州大地上呈现出一派生机；又见官吏皆是符合百姓心思之人，非是往日那些面目可憎的虎狼之吏，心境也舒展开来。一段时间之后，郭孝恪顺势而为，让他们以户为单位，每十户为一组，以此编制民兵之列。这些民兵农忙时垦荒，农闲时练兵，渐成气候。

郭孝恪带兵，向来以推诚待人闻名。他现在面对这些流徙罪人，除了按朝廷律法对其严格看管以外，努力以真诚感之。他对这些犯人说："你们流徙至此，西面是西突厥诸国，你们到了那里举目无亲，言语不通；东面是两千里沙碛，若有人孤身行走，难有生机。我这样说，即是想告诉你们：唯有在此戴罪立功，方为生路，若妄动他念，即是死路一条。要知你们的父母妻儿日日盼望着你们归去，你们若妄自行事以至回乡无期，定会大伤其心。"

这些犯人因在内地犯了各种罪过被遣送至此，一路上餐风饮露，领略了沙碛的酷热与寒冷，以及那最难熬的饥渴。知道若独自一人逃回内地，确实死路一条。

郭孝恪又道："你们自今日开始，非是戴罪的犯人，而是我大唐戍守边疆的兵士。若能恭谨守土，或者能为朝廷立功，皆能减免刑期，甚至可得朝廷赏赐。"

一名犯人怯怯问道："郭都护，我们从此能吃饱饭吗？"

郭孝恪答道："想是你们来时路途艰辛，所以饥饱有差。你们到了此地，即与大家一样的待遇。你们可能不知道，本人向来不开小灶，而是与将士同食。从今日起，本人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不用多虑。当然，眼前此地百姓疲惫，我们不可扰民；靠中土运来粮草，路途太远，我们的粮草供应有些不足，需要我们同甘共苦。怎么办呢？我们要一边练兵不懈，一边屯田不息。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丰衣足食。"

郭孝恪果然依其言与众人同食，经常在营中巡视，关心兵士和犯人的饮食起居。史称郭孝恪能够"推诚抚御，尽得其欢心"，并非虚言。

李世民的准战诏书送至郭孝恪手中，授郭孝恪为西海道行军总管，让其便宜行事。郭孝恪读罢诏书，见朝廷未派来一兵一卒，深感自己肩头责任重大，不敢有任何闪失，遂潜心筹划，预作准备。

郭孝恪选一千名兵士，一千名犯人戍卒，一千名民兵，为其配上三千匹战马，让他们日夜操练。

为了防备肆叶护可汗领兵来援，郭孝恪决定设立二道防线。在原高昌国和焉耆国之间，有一座南北向的银山横亘在此，郭孝恪准备派三千人在此埋伏防守，是为第一道防线；万一不能防守，可以退回三州城池，然后凭坚城与之相抗，是为第二道防线。

郭孝恪欲自带三千人奇袭焉耆，得手后即可退回庭州。万一肆叶护可汗来援，可在银山一带设伏截击。

郭孝恪在这里练兵不辍，静候攻击焉耆的机会。许是其机遇甚好，这日从焉耆国过来二人，令他大喜望外。

此二人为突骑支的亲弟弟，长者名为颉鼻，次者名为栗婆准。

郭孝恪接见他们，一开始心存怀疑，以为两国交恶之际，他们来此投怀送抱，定有非常之事。郭孝恪稍加询问，二人即将详情叙出。栗婆准口齿伶俐，二人说话以他为主。

原来突骑支决定投靠肆叶护可汗，将其女嫁给屈利啜之弟，此事在其族人中颇有争议，反对者以颉鼻和栗婆准为首。他们不赞同与西突厥屈利啜联姻，栗婆准阐述了其反对的理由："今与屈利啜联姻，即是背弃泥孰可汗。如今泥孰可汗与肆叶护可汗相较，确实势力渐弱，然泥孰可汗得大唐册封，其背后有大唐支持，大唐不可能让肆叶护可汗在西域逞强。昔高昌与肆叶护可汗联手，共拒大唐，又攻我国，可谓势强一时。然不久唐兵出西域，肆叶护可汗闻之西退千里，麴氏亡国。现在，郭孝恪领兵镇守三州，与我国接壤，我们怎能不顾眼前再蹈高昌覆辙呢？"

突骑支坚持自己的主张，斥道："我国昔为泥孰可汗的属国，何曾得到大唐的庇护？你们难道忘记当初逃奔龟兹时的窘境吗？大唐如今专心于国内之事，无暇西顾。其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不过虚名而已。不错，郭孝恪确实近在咫尺，然其手下仅有千余人戍守，再加上一些戴

罪戍卒，能成何事？能挡肆叶护可汗的铁骑吗？如今，阿史那贺鲁敢在郭孝恪眼皮底下活动，郭孝恪动了他一根毫毛了吗？”

栗婆准针锋相对：“对呀，郭孝恪领兵不过数千，肆叶护可汗并非不知道，他的铁骑为何不敢侵入西州半寸？那庭州原名叫可汗浮屠城，原由阿史那步真镇守，现在肆叶护可汗势强，他为何不收取庭州以报旧仇？”

两派意见相差甚大，最终还是突骑支凭借国王之名，压下了另一派意见，送其女到西突厥王庭与屈利啜之弟完婚。于是，焉耆与肆叶护可汗往使不绝，开始蜜月交往。肆叶护可汗因焉耆主动来投怀送抱而欢喜不已，实因焉耆国东与大唐西州相接，西与龟兹相连，南为尉犁国，北为乌孙国，其现在归属自己，即在与大唐、泥孰可汗的势力角逐中略占上风。按说焉耆国地盘不大，其横约四百里，纵约六百里，国内仅有民户四千，兵卒两千，论力量实不值一哂，不过其地理位置重要罢了。

眼见突骑支我行我素，颉鼻和栗婆准无计可施。二人一者忧于大唐之盛，二者欲营己利，遂趁着一个月黑之夜逃出焉耆，来到西州投奔郭孝恪。

郭孝恪听知了其中的详细，觉得他们所言非虚。事先，他也曾派人入焉耆侦察动静，大略知道其族人纷争的事实，现在与栗婆准之言相印证，愈加确信。他暗自思忖道，攻破焉耆不难，难的是今后如何治理其国。现在此二人来投，若攻破焉耆之后立其中一人为王，其今后定然心向大唐，如此就解决了这个难题。郭孝恪想到这里，并不急着说破此点，唤人领兄弟二人下去安顿休息。此后数日，郭孝恪经常召来此二人，问询焉耆国内地理及都城防卫。

栗婆准明白郭孝恪将对焉耆有所动作，遂说道：“焉耆国内仅都城还算有备，其所备不在人力，仅在恃险而守。”

郭孝恪询问其故。

栗婆准说道：“该都城方圆三十里，四面皆为大山，城墙下有护城河，可谓易守难攻。国人恃其险阻，以为外人来攻甚为不易，久而久之，其防卫相当疏漏，无非派少许人隙望而已。我们此次逃出城外，途中未遇一人。”

郭孝恪到此时方悟突骑支何以如变色龙一样左右逢源，他自知己国力量薄弱，难与他国相抗，于是采取了趋附强盛来保取自身安全的做法，国内也不整兵防备。突骑支这样做，不失为夹缝里图生存的聪明之举。

栗婆准此时不待郭孝恪明言，率然说道："郭都护，若唐军欲攻焉耆，我愿意当向导引路。我国百姓，皆翘首以待郭都护驾临。"

郭孝恪心道，什么百姓翘首以待，皆是鬼话，焉耆国的去向，还不是你们兄弟数人在那里左右吗？想到这里，他微笑着对他们兄弟二人道："你们来投当日，我已具表报往朝廷，请皇帝恩准你们兄弟今后为焉耆之主。你们心想百姓，我料皇帝不会驳我所奏，定会恩准。"

兄弟二人喜形于色，颉鼻言道："若皇帝陛下恩准，此位可由我弟栗婆准来坐。"

栗婆准急忙谦让，郭孝恪心里暗笑道：你们兄弟如此谦让，实属难得。他凝神思索片刻，说道："此事以后再议。其实你们到来以前，我已经准备多时，意欲发兵攻取焉耆。你们此来，实乃天助我也。栗婆准，大军行动就由你来做向导，你要马上画出行军路线，克日进发。"

兄弟二人起立答应。

八月二十一日，夜幕渐渐笼罩银山，天上乌云低垂，遮掩了星光和月光，大地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银山脚下，三千马骑整装待发，另三千人马排列整齐，正在聆听郭孝恪的讲话："你们坚守在此，时刻监视周围动静。我此去焉耆，明日即可破城，晚间押送俘虏而还。焉耆国不足虑，唯其与突厥互通声气，须防突厥人来援。"

众人轰然答应。

随后，郭孝恪令三千人马开始行动，栗婆准领头而行，以为向导。他避开焉耆人居住的地方，选取相对僻静的地方行军，以免暴露大军行踪。

银山距离焉耆都城仅有一百余里，三千人马经过一夜疾驰，夜半丑

时即到达焉耆都城之下。郭孝恪令全体人员下马，然后令将战马圈入一块空地上，留下一千人看守马匹，并预作后援。

焉耆都城果然防守空虚，仅有少许人在城楼中值守，此时夜过大半，这些人皆在城楼中抵足而睡。栗婆准熟知这些人的习惯，早向郭孝恪说知此事，并将城楼位置一一绘出。郭孝恪带领两千人悄悄抵近城下，选出二百人让其设法泅过护城河，然后沿索登上城墙。他们的任务，即是解决这些值守之人。

事情非常顺利，这二百人身穿夜行衣，分成数拨泅过护城河。是时，冷风如刀，寒气袭人，待他们渡过护城河，浑身如冻僵也似。这帮人好歹皆是选出来的身强体壮之人，他们不事犹豫，悄悄将抓钩抛上城墙，然后沿索开始攀登。如此一使力，把浑身的寒气驱出去不少。他们爬上城墙，渐渐集于城楼周围，领头之人轻咳一声，其他人一拥而入，他们或挺刀直刺，或以刀柄击其头将其砸晕，很快将所有值守之人制服。

此时天色微明，这二百人将四周城门悄悄打开，放下护城河吊桥，使外面大军顺利进入。

入城唐兵有一大半人手中持有鼓角，他们一进入城门，立刻擂响手中之鼓，吹响口中号角。霎时间，就听焉耆都城四处响起鼓角声，人们大呼小叫，不知道有多少唐兵进入城来。

突骑支得知唐军入城，在宫中宿卫的护卫下，领人抵挡了一阵子。然此时的焉耆人心中已慌，又闻听鼓角之声相闻，觉得大势已去，难以组织起像样的抵抗。随郭孝恪前来的那些戴罪戍卒，觉得立功的时候到了，他们如狼似虎，逢人便砍，所经之处血流成河。待栗婆准引着郭孝恪逼近王宫，一举将突骑支等人擒拿，郭孝恪下令停止厮杀，此时的焉耆人已有一千余人掉了脑袋。

郭孝恪令人打扫战场，既而让栗婆准主持城中事务，让其贴出安民告示以安人心。郭孝恪带领栗婆准登上城楼，问道："若皇帝诏令下，果然册封你为焉耆之主，今后你会不会像突骑支这样，因外势所逼又叛大唐？"

栗婆准慨然答道："如今大唐之势，天下诸国莫能与之抗，何谈外势？郭都护请放心，若皇帝果然册封我，我即为大唐之臣，此生再无反

复！”

“好，我信你之言。焉耆国地当要冲，西域各方势力定会在此激烈争夺。只要你心向大唐，我定会努力维护你周全。我午后即返，这里由你全权主持，城备之事不可再形同虚设了。”

栗婆准忽然露出惊慌的神色，哀求道：“郭都护缘何如此性急离开？听人说，那屈利啜闻知唐军来攻，已带领突厥人马来此驰援。若唐军一走，这里几乎成为一座空城，我实在难以抵挡。”

“我知道屈利啜前来，算着路程，他后日方到。你放心，我明为离开，实为诱敌之计。我带领人马到银山前驻扎，以为你之声援。你城中空虚，我可留下兵士五百帮你守城。此城为天险，只要城中粮草充足，外人来攻，非一月难开。若屈利啜来到，你只管凭城坚守，他终将无计可施。屈利啜见攻城无功，我适时来此诱之，他以为我兵少定会追击，这样，一场好戏就要开始了。”

郭孝恪让人押送突骑支及其妻子前往长安，让李世民来决定突骑支今后的命运。他领兵到了银山前，即驻足不走，在此专候屈利啜的到来。

二日后，屈利啜果然领兵来到焉耆都城下。他听说突骑支被解往长安，城中由栗婆准主持，顿时大怒，下令攻城。原来虚设的城防现在有人主持，又有五百唐兵助战，可谓坚如磐石。屈利啜猛攻一个下午，城中之人无损，其手下却被箭伤无数。是夜，下人来报，说在银山一带发现唐军踪迹，且为数不多。

屈利啜了解焉耆都城的布置，知道若猛攻短期难以奏效，他这时迁怒郭孝恪，认为都是他惹出的事端。当是时，屈利啜不了解郭孝恪整兵有方，还以为其手下仅有千余人马，遂决定追击郭孝恪，并由此绝了栗婆准的后援。他想得很好，认为打败郭孝恪之后，栗婆准自会开城投降。他觉得与郭孝恪一战稳操胜券，因为突厥骑兵最善于野战，攻城非其长项。

屈利啜说干就干，第二日一早让人将伤折之人送回王庭，自己带领其余铁骑旋风般杀奔银山。

午时过后，突厥铁骑逼近银山，发现山脚下有数百唐兵正在那里牧

马。突厥人大呼小叫，手舞闪亮的弯刀杀奔过去。那些唐兵眼望飞奔而来的突厥铁骑，脸露惊惶之色，慌不迭地上马逃命。许多唐兵将马鞍卸在地上，此时不及安上，只好骑在马的光背上狼狈逃窜。

屈利啜大喝道："奋力冲上去，将他们全部就地斩杀！"突厥人闻听号令，挥鞭猛打马匹，与逃跑的唐兵越来越近。

逃跑的唐兵歪歪斜斜地骑在马背上，一些人竟然被马颠到地上。

拼命逃跑的唐军在前，突厥人在后，他们在银山中左拐右突，不觉已入一处狭窄的山谷之中。唐兵拐过一个山角隐然不见，过了山角的突厥人忽然大惊失色，他们皆勒紧马缰绳，使马儿直立起来，显然是看到了恐惧之物。

原来拐角之后迎面为一陡坡，坡下仅有一溜儿狭长之洞与外相通。陡坡上面站满了唐兵，他们皆张弓执弩，对准相继奔来的突厥兵。

屈利啜见前军不走，惊问道："怎么回事？为何不动了？"

话音未落，只听山涧里一声梆子响，前军顿时哀声一片，如飞蝗般的箭弩密集地射向谷底。

屈利啜到此时方才注意四周的山势，方悟唐军早就选好地势埋伏起来，张网以待。他观罢大惊，急忙大喝道："快退，快退。"

说时迟，那时快，眼前的局势已经不容屈利啜来左右。就见山谷两侧也有唐兵现身，他们或掷下石块、檑木，或觑准人群发出长箭。谷底的突厥人遭此大难，顿时乱成一团。

由于谷内狭窄，突厥人在谷底难有腾挪之地，人马互相践踏，又伤折不少。及至他们退出谷外，检点出谷人马，发现伤亡之人已过半。

屈利啜经此惨败，再无心与郭孝恪交手，遂带领残兵败将返回西突厥王庭。

李世民这日召来李世勣，欲向其布置攻伐高丽之事。

话间一名太监手捧驿盒，叩道："兵部送来加急文书，请圣上御览。"

李世民道："快呈上来。"

李世民展开文书，快速阅读一遍，然后将之交给李世勣，说道："好呀，郭孝恪果然有勇有谋。其以奇计击破焉耆，可谓兵不血刃，用此人来经营西域，可谓得人。"

李世勣笑道："总观此战，郭孝恪不用内地一兵一卒，靠一军之力，大破一国，又力拒突厥，其若无上乘的胆识和谋略，断难成功。"

"不错，郭孝恪有勇有谋，朕定当赏赐。世勣兄，朕此时心悦此战完胜。经此一战，焉耆成为大唐属国，那肆叶护可汗不敢轻易犯边。如此，西境可以保持一段时期内的安定，朕可以放手来对付东方了。"

李世勣马上明白李世民要开始征讨高丽了，遂言道："陛下，时辰已进入冬月。若想征讨高丽，明年开春为最佳时机。"

李世民叹道："朕欲征高丽，不料朝中有许多人反对，独你支持此举。你说得对，明年开春，非征讨高丽不可。朕今日叫你来，即是商议此事。"

"陛下前令阎立德造船，如今船皆集于莱州；又令陈君宾为馈运使，其已将大半粮草运至营州。船、粮、器械已备，只需陛下选定兵马，克日奔赴辽东。臣等厉兵秣马，唯等陛下号令。"

李世民沉思一会儿，说道："世勣兄，此次高丽之战，朕要亲征。"

李世民年轻之时，多次率兵出征，所战皆捷。然其当了皇帝，近二十年间每遇战事，多在京中部署，再未带过兵。他现在忽然提出要御驾亲征，确实为石破天惊的举动。李世勣原想征讨一小国，李世民至多派自己为帅，从未想过他要亲自出征，遂说道："高丽小国，臣率十万兵即可讨之，无须陛下亲征。"其心内想到，许是群臣多反对征高丽，惹得李世民动怒，且其多年未曾出外带兵，于是想过一把瘾，泄泄心中之忿。

李世民摇手道："朕谋定多日，你无须再劝。朕想好了，此次出战，可采用水陆合势之法来夹攻高丽。朕授你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及突厥、薛延陀、回纥之兵奔辽东，朕随你而行；再授李大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淮之兵四万，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渡海趋平

壤。其下将官，由你们各自挑选。这样两军合势并进，必克高丽矣。”

李世勣不再谏李世民亲征的事，问道：“臣奉旨。敢问陛下，臣等何日启程？”

“明年三月，为总攻高丽之时。你把握时间，便宜行事吧。朕近日要颁布讨高丽之诏，还要对国内之事预作安排，军事由你全盘谋定。咳，朕之诏命一发，朝中之人又要有人来劝谏了。”

后数日，李世民颁布《亲征高丽手诏》，此诏由李世民亲手所拟，诏文中责盖苏文弑其君、专国政、侵新罗，为此要兴兵问罪。诏文中最后说：“略言必胜之道，盖有五焉：一曰以我大而击其小；二曰以我顺而讨其逆；三曰以我安而乘其乱；四曰以我逸而敌其劳；五曰以我悦而当其怨。何忧不克，何虑不摧，可布告元元，勿为疑惧耳！”李世民必胜之心理，跃然纸上。

此事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于是，群臣或上疏，或当面向李世民进谏，竭力阻止李世民征伐高丽之举。

褚遂良上疏反对李世民亲征，其疏中言道：“天下犹如一身，两京为心腹，州县为四肢，四夷为身外之物。高丽罪大，确实应该征讨，陛下可令数猛将率数万众，仗陛下之威灵，取之如反掌。现在太子新立，年纪尚轻，监国尚需磨炼；陛下若涉辽海之险，轻行远举，愚臣甚为忧心。”李世民读了数句，即弃而不看。

房玄龄、长孙无忌、萧瑀、马周、刘洎等大臣皆认为征讨高丽实为民力轻用之举，他们拿出隋炀帝的例子，让李世民引为鉴戒；通过颂扬贞观盛世，说明“抚民以静”的好处。李世民对这些谏言统统不听，反而斥道：“夫天有其时，人有其功。盖苏文凌上虐下，百姓延颈待救，此正是高丽可亡之时也。你们纷纭来谏，为何看不到此节？”

贞观年间以来，李世民倡导的诤谏之风，虽魏徵逝去，此风依然未改，从此事上可见一斑。以李世民之智，他完全明白征讨高丽大违自己多年来的治国方针，奈何他心已至此，别人纵使再谏，也一意孤行。

李世民为了征辽成功，倒是下了不少功夫。已致仕在家的前宜州刺史郑元踌，曾经跟随隋炀帝征讨过高丽。李世民将其召入宫中，问询征讨高丽的方略。郑元踌详详细细将自己所知道的征高丽的情况说了一

遍，最后恳切说道："辽东道远，粮运艰难，冬日时严寒，且高丽多坚城，人们善守城，攻之难以迅速攻破。老臣以为对高丽应以安抚为主，不可轻易动兵。"

李世民这些日子早听烦了这些陈词滥调，斥道："今日非隋可比，朕也不是隋炀帝。你瞧着吧，朕攻之三月，定克高丽。"李世民此时觉得，自己能成贞观盛世，又能办成隋炀帝不能办成的事，声望之隆可达极致。在那一时刻，其心中以为高丽已是囊中之物，心底油然升起得意之情。

后数日，李世民又召见李靖。待李靖坐定，李世民问道："药师兄深居简出，可曾闻我欲伐高丽吗？"

李靖答道："老臣前些日子曾见过陛下诏告，知道陛下欲伐高丽。"

"药师兄深识军机，以为我伐高丽能全胜否？"

李靖沉吟道："高丽路远，冬日时寒冷异常，若攻之需有数年准备，方能一举克之。高丽毕竟为一小国，其难以与中国相抗。陛下若攻之，定能克平。"

"嗯，药师兄此话，我还爱听。药师兄，我自从说过要伐高丽，朝中之臣除李世勣赞成外，其他重臣皆出言反对。"

"陛下，臣以为群臣所忧，主要是鉴于隋炀帝之败，深恐由此劳乏国力，以致国内动荡。"

"是呀，他们动辄拿出隋炀帝的例子来警示，以图让我罢征高丽之意。药师兄，今日非复前隋旧时，我难道会成为昏君吗？我多年来教化天下，以德感之。那隋炀帝无道，失人已久，其辽东之役，人们为避征役皆断手足，由此激起杨玄感之乱。我今征高丽，并非强征硬索，所取兵士皆出于自愿，且募十得百，募百得千，有不能选入军中者，皆愤怒失落，怎能会由此招致民怨呢？"

"陛下所言甚是，不过大战之前，须精心准备，不敢有稍许懈怠，方能保此战成功。"

李世民叹道："是啊，为保此战成功，我欲亲征。药师兄，你随孝

恭平定南方，北破东突厥，西定吐谷浑，立有无数大功。现在仅有高丽未服，此役若能有你主持，我也无须亲征了。”

是时，李靖老迈，再让他带兵出征，实在是勉为其难。李世民现在这样说，李靖心中一惊。他知道，以李世民之聪明，断不会让自己挂帅出征。然李世民说出这等话，其中定是大有深意。思来想去，许是李世民深恐自己军机兵法冠盖天下，其亲征出外，京中定然空虚，怕京中发生什么变故。李靖想到这里，起身拜道：“臣以往凭借陛下天威，得成尺寸微功，累陛下记挂，臣心存感激。老臣今日虽老病交加，行动不便，若陛下不弃，臣愿随陛下到辽东建功。”

李世民心中确实想让李靖随同自己出征，一来想让李靖随军谋划军机；二来确实怕太子年幼，自己长期出外，京中容易发生什么变故。多年来，李世民既使用李靖，又时刻对他保持戒心。然他看到李靖现在毫不犹豫答应随军，又看到李靖确实老迈难行，遂叹道：“罢了，我心中确实想让药师兄随行，然你戎马一生，为我立功无数，现在正是颐养天年的时候，我岂能忍心让你再受劳顿之苦？外人若见你出征，定会责我不恤你了。”

李靖拜道：“臣戎马一生，若就此战死沙场，方为武人本色，乞陛下允臣随军。”

李世民摇头，坚决不许。

不过李世民在出征之前，为防国内发生变故，采取了不少应对措施。

由房玄龄留守长安，京中及国内事务由其全权主之。

由萧瑀留守洛阳。

太子李治至定州，由高士廉、刘洎、马周、褚遂良、张行成、高季辅等人辅佐，负责处理国内要务，居中与辽东战场联络。

这样，自长安始，其中经洛阳、定州，皆由李世民所信任的重臣镇之，连成一线，万一国内有变，可保无虞。

贞观十九年二月，李世民带领大臣和武将奔赴洛阳，他在这里集齐

诸军，由此开始了东征高丽之行。随行大臣有长孙无忌、岑文本等人，武将尉迟敬德、李道宗、李世勣、契苾何力、李思摩等人同行。是时，李大亮带领副将程名振等人已赶至莱州。

元日之时，盖苏文得知大唐欲发兵相攻，心内不免惊惧，遂遣使携带白金入长安朝贡。唐俭奏知此事，李世民问其何以处之，唐俭答道："盖苏文弑其君，人神共怒，陛下正欲伐之，臣以为不可接受白金。"李世民以为然，让唐俭将高丽使者引入殿内，斥道："你们以前皆为高丽王建武之下属，有官爵在身。那盖苏文弑逆，你们不能为高丽王复仇，反而来为乱臣游说想欺骗中国，罪莫大焉。"他说完唤来孙伏伽，让他将高丽使者投入狱中治罪。

于是，一场大战拉开了帷幕。

第二十三回　训太子语重心长　战辽东势如破竹

李世民还在洛阳的时候，郭孝恪派人解送焉耆王突骑支尾随而至。李世民不见突骑支，封其为左武卫将军，令其在洛阳居住。其时，太子李治在其身侧，李世民顾谓李治道："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所以系颈束手，自取灭亡，以致飘摇万里，从此在洛阳居住。你为太子，即是明日之君，当以此为鉴戒，常怀恐惧之心。"

李治这一段时间常候在李世民身侧，李世民若有机会，定会训诫一番。

李世民在洛阳时还会见了一位重要人物，即是西去天竺求佛经十九年的玄奘法师，这里且按下不表。

三月初，李世民带领人马浩浩荡荡驾临定州。是时，定州刺史已接朝廷谕旨，在这里修造了简易行宫，供李世民和李治居住。李世民要在这里小住数日，一者要进一步布置战事，二者要对李治监国做些交代。

高丽之战此时已打响。李世勣带兵六万到达营州，与营州都督张俭会合，加上张俭所部及契丹、奚、靺鞨之兵，共有十余万胜兵屯于高丽边境；李大亮自莱州率领四万兵士登船，渡海登陆，稍作整备，即遣程名振率领一万人马奇袭高丽的卑沙城。

李世民让李大亮率先攻击，其意在让盖苏文得知后，调集兵力来对付李大亮，造成西境防守空虚，这样，李世勣可以挥师东进，大举破之。

事情很清楚，李世民想让李大亮的舟师为佯攻，李世勣的十万大军才是真正的正面进攻主力。

程名振早在攻打刘黑闼之战中，曾携带数十面大鼓在洺水城外擂响来骚扰敌人，从此显露名声。此次带兵去袭卑沙城，事先派人前去侦察，得知此城四面悬绝，难以攀缘，唯西门可上，遂定下夜袭之计。

是夜云遮星月，大地漆黑一团，程名振派一千人为前驱，自统其余

九千人马随其后。这一千人到了西门，悄悄搭上云梯，开始攀梯登城。多年来，高丽人为防中国来攻，将其防御重点放在西面，并修建数百里长城。卑沙城面临大海，高丽人以为有天险可恃，所以不以为备。唐军登上城墙，高丽人方才发现，他们大呼小叫，乱成一团，但为时已晚。唐军兵士在城墙上奋勇前进，既而坠入内墙，开始围攻西门。该门平时仅有数十人防守，难以抵挡如狼似虎的唐兵进攻，很快被斩杀殆尽。

西门大开，程名振带领大队唐兵杀入城来，他们分成数队，沿街道攻击前进，卑沙城顿时陷入喊杀声中。平明时分，守城的近千名高丽兵士被杀数百名，剩余之人眼见大势已去，只好缴械投降。

后数日，盖苏文得知唐军攻陷卑沙城，大为震惊，急忙调派人马前来增援。程名振攻破卑沙城之后，又奉李大亮之令向纵深进军，不日抵达鸭绿水。此后，李大亮带领大军尾随而至。他们就在鸭绿水侧扎下营，在这里炫耀兵力，以吸引更多的高丽兵前来增援。那盖苏文不明底细，还以为唐军果然从南面大力进攻，遂从各处抽调兵力，其西面防守之力也为之减弱。

李世民到了定州，让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褚遂良、许敬宗、张行成、高季辅一起辅佐太子。他预备在这里停驻数日后，即起驾向辽东进发。

是时，李世勣率领先头部队进至辽东，后续队伍在定州稍作休整后，即源源不断向辽东进发。陈君宾在幽州坐镇，督促运粮队伍或经陆路、或经水路奔赴前线。李世民此次御驾亲征，将军中资粮、器械、簿书等事务皆委于岑文本署理。事实上，岑文本成了此次辽东之役的大总管。

岑文本此时在行宫之左的一处房舍内理事，李世民这日带领李治和长孙无忌走出行宫，就见岑文本那里人进人出，络绎不绝。李世民忽然来了兴致，对二人说："走，我们到文本那里看一看。"

他们进入房舍，就见岑文本正伏在案头，案前站立了一班人。岑文本低头批完文册，头也不抬，将之递出，说道："速速去办。"然后又埋头阅读另一卷。

房舍中人发现李世民等人进入，其中有人识得皇帝的服色，急忙俯伏在地，口称万岁。岑文本抬起头来，看到李世民驾临，急忙起座拜

伏，说道："臣不知陛下大驾光临，迎候简慢，死罪死罪。"

李世民唤众人平身，众人见皇帝到此，不敢久待，皆倒退着退出房外。李世民喝止他们，转对岑文本道："你事务繁忙，继续办事吧，不可耽误了军机。"

岑文本躬身答应。

李世民转身要走，忽然看见岑文本眼中布满了血丝，又见其脸色苍白，遂叮嘱道："文本，你神色疲惫，莫非身有不适吗？"

岑文本答道："臣署理此事以来，想是平生未遇到过如此大事，心里有些着急，最近几日难以成眠，身体倒未有不适。"

"嗯，你不可劳累过度，须知此役非一日之功，现在大仗在即，你将心力耗尽，焉能长久？你居中调度，当理大事，一应庶务可交给手下人来做。诸葛孔明一生谨慎，事无巨细皆亲自署理，以致英年早逝，你千万不可学他的样子。"

长孙无忌插话道："文本，你须谨记陛下之言。我见你出京以来，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笔不离手，这样焉能长久？"

岑文本再向李世民拜道："陛下，臣非勋非旧，被简拔至如此重位，实乃滥荷宠荣。臣细想自己并无长处，唯以勤补拙，方能报答陛下万一。陛下的话，臣记下了。"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事要办，然不能以残剥心力为代价。文本，你若嫌吃力，可选人来助你。许敬宗原定留在定州辅佐太子，其文笔尚可，你若有意，可自今日始帮你署理庶务。"

"许敬宗辅佐太子事大，这里的庶务，臣勉力为之，就不劳陛下费心了。"岑文本坚决地说道。

李世民摇摇头，然后带领长孙无忌和李治走出门外。

他们欲返回行宫，路上，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道："文本如此勤力，又执拗不让他人来助。其与我同行，若如此下去，恐怕难以与我同返。"

长孙无忌颇有同感，说道："文本曾对他人多次说过，其非陛下勋旧，却能官至中书令，所以要拼尽全部心力以报陛下。其心忠诚，委实可嘉。"

"文本之心，诚然可嘉，然他忘了，我们君臣共同治理天下，自己的身体其实已成为国政的一部分，焉能不加怜惜？像如晦、戴胄等人，他们当时的心思与文本相同，以致英年早逝。除了让我伤感以外，也为国家的莫大损失。无忌，晚间你再来看视文本一回，把我的这番话告诉他，并让他早点休息。"

长孙无忌答应了一声。

李世民转对李治说道："治儿，你知道岑文本为何如此尽力吗？"

李治答道："岑文本小吏出身，却被父皇擢拔至相位，所以心怀感激，以致夙夜勤力。"

"你的话，仅仅说对了一小半。不错，岑文本对我心怀感激，然天下官吏有许多，不可能人人皆有这等殊遇。我若仅靠私恩待人，又有多少私恩能满足天下之人呢？我所恃者，唯营造清明政治氛围而已。有此气氛，则能人尽其才，人人靠德才来晋仕途，不思其他旁门左道。"

李治知道父亲又借岑文本的事例来教谕自己，遂恭恭敬敬答道："儿臣记下了。"

李世民接着道："为人君者，须有知人善任的能耐，力求抑其所短，用其所长。如你舅舅无忌，其善避嫌短，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你舅姥爷士廉，其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做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所以多年来，我从未让你舅为帅出征，未让你舅姥爷充当谏臣，皆用其所长。"

李治点头领会，长孙无忌随同李世民多年来，从未听过李世民如此全面恰切地评价自己，心中默许了李世民的说法。

李世民接着评价他人："至于其他大臣，你日日接触他们，也应该了解他们的优劣，然后暗自揣摩，以形成自己的定论。像唐俭，其言辞辩捷，处事周详；他事我二十余年，没有一言语及献替，此为所短。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恃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

坚贞，好诤谏；然为人好然诺，私于朋友，有时失于原则。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我所交托他办的事，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然其亲附于我，若飞鸟依人，人自怜之。”李世民现在评论的人物，多是朝中正当壮年的重臣，对房玄龄、萧瑀等人未有提及，可见他虑及后事，将这些人的品行告知李治，以为其用。从他对群臣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最钟情马周，对褚遂良善于迎合自己也有察觉，然并不点破，依旧用其所长。

李治用心记下，躬身说道：“儿臣谨记。”

李世民叹口气，说道：“这识人一节，非是一蹴而就之事。人之性情虽大势不改，然其往往随情势变化而动。为人君者，须时刻洞察人之变化，因人而异予以规导。王莽篡政之前，何等谦恭下士，谁能想到他是大奸之臣？”

李世民看到李治无言以对，知道要把此儿辅成一位贤明君主，非是短日即成之事，遂心中又暗叹了一口气，嘱咐道：“治儿，我让你在定州居守，一者想让你居中联络前线与京城之事，多些历练；二者让你舅姥爷等人辅佐你，使你多识一些圣贤道理。我此去辽东，至多半年时间。待我们返回京城之后，我静下心来将多年的主政经验书成册，以为你用。”

李治唯有连声答应。

此后数日，李治因李世民即将出征，常常不自禁落下泪来。这日李世民亲佩弓矢，骑着“飞白”马，鞍后捆着雨衣等物，俨然一位出征之帅。其身后有岑文本、长孙无忌等人随行，李治率高士廉、刘洎、马周等人将御驾送出城外。当李世民挥鞭欲行的时候，李治禁不住又落下泪来，悲泣道：“父皇此次远征，使儿臣监国。儿臣自知责任重大，深恐失误。”

李世民停鞭厉声道：“今留你在国内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之人识你风采！夫为国之要，在于扬贤抑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你当努力行此，悲泣何为！”

李治向来怕这位严父，闻听此语，急忙将眼中的清泪收了回去，躬身答道：“儿臣谨记父皇圣训，就此恭送父皇出征。”

李世民点点头，然后扬鞭一挥，说道："走吧。""飞白"体会主人的心意，昂首长嘶，随即甩开蹄子迅跑起来，后面的大军也随之起动。

皇帝御驾一路上辰时启程，遇晚则休，所有人因奉李世民严令不许招摇，沿途显得比较安静。大军愈向北行，愈觉得清凉。他们在路上行了三日，这日到达幽州地界，幽州刺史早早在边界上迎候李世民。此时已午时过后，再行半日，即可入幽州扎营。这时，一名别将匆匆赶上前来，向长孙无忌禀报道："长孙大人，大事不好，岑中书令刚才忽然倒栽马下。"

长孙无忌停下马，惊问道："伤在何处？"

"外伤没有，只是已然气绝。"

长孙无忌似自言自语道："是了，他这几日精神耗竭，其言辞举措，颇异平日，以致衰竭而终。"他撇下别将，扬鞭疾驰，赶上行在前面的李世民，将岑文本已逝的噩耗告诉他。

李世民听完，怔怔地流出眼泪，叹道："大军尚未行至辽东，就损了我一员重臣。唉，文本啊，你为何如此拼命？"他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带同长孙无忌等人向后返回。

岑文本静静地躺在路边，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唯神情恬静，宛似劳累之后沉沉睡去。

李世民下马抢到岑文本之前，用手抚着岑文本之面，泣道："文本啊，你为何如此绝情，我们一同行军，连最后一句话都不想对我说吗？"

长孙无忌等人及路侧的兵士见李世民如此动情，禁不住也随之垂下泪来。长孙无忌见李世民在那里哀痛不已，遂上前劝道："陛下，现在正是行军之时，不可误了时辰。文本的事，就由臣在这里善后，陛下还是先入幽州吧。"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好吧，你派人将文本的尸身送回京城，再拟旨一道，赠文本为侍中、广州都督，谥曰宪，让其陪葬昭陵。"

长孙无忌躬身答应，李世民遂辞别岑文本尸身，带领大军向幽州城

内进发。由于此事耽误，大军行入幽州城的时候已是薄暮时分，幽州刺史将李世民领入行宫，即奉上晚膳。

李世民眼望案上的膳食，举箸欲夹，忽然又怔怔地流下泪来，对陪膳的长孙无忌和幽州刺史等人说道："想起文本离我而去，从此人鬼二途，我心中实在难受，也难以下咽。"

幽州刺史劝道："陛下御驾亲征，今后还有许多激战和大事需陛下调度，陛下不可因此损了心力。"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为何好人不长寿呢？无忌，我曾听遂良说过，文本被授为中书令，有人劝其要多置家业，文本叹道：'我原为汉南一布衣，徒步入关，所望者不过秘书郎、县令耳。今无汗马功劳，却以文墨之事至宰相，已宠荣无限，何必要再置产业？'你听，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文本的病根儿已然种下了。"

长孙无忌不想让李世民继续伤感，遂转换话题，问道："陛下，如今文本已逝，其经手之事太过重要，可让何人代之？"

李世民沉吟道："我原来就说过让许敬宗帮助文本，奈何文本不听，果然有今日之事。也罢，可让驿使传许敬宗速来，让他接手文本之事。"

此后，长孙无忌等人变着法儿让李世民进膳，李世民拗不过，只好勉强吃了几口。膳食过后，夜色已浓，众人让李世民早点安歇。

忽然，城中响起鼓声，那是值夜之人以鼓声报时辰兼以巡守。

李世民闻之，心中不忍，对长孙无忌道："文本殒没，我不忍再闻鼓声。无忌，你速令人去传，三日内不许再有鼓声。"

此后数夜，军中果然寂静无声，李世民以撤鼓声向岑文本志哀。

李世勣率领十万大军屯于营州，闻听李大亮的舟师已袭破卑沙城，并耀兵于鸭绿水，使得盖苏文抽调兵力驰援南线，其西部防线相对空虚，遂向李世民请旨，欲开始总攻。

其时，李世民正行至北平，当即准奏。

李世勣接旨后，即召集众将商议。他手指山川图道："此去平壤，须击破二城方为通途。在我们的前面，为辽东城，此为平壤的第一道屏障，再其后，即是安市城。我意待皇帝到来之前，发起总攻，先拿下辽东城，以为献礼。"

李道宗、张俭、契苾何力和李思摩等人在营州等待日久，心中早已焦急，早就想马上开战。契苾何力最为性急，说道："李尚书有些保守了，若向皇帝献礼，岂止一城？我们不如将安市城一同拿下，这样岂不爽快？"

李世勣摇头道："高丽国防备日久，像辽东城、安市城最为坚固，等闲难下。我说拿下辽东城向皇帝献礼，已过于乐观了。为将之道，在于知己知彼，不可一味乐观。"

张俭久在营州，深知高丽形势，其相当持重，说道："李尚书所言甚是。昔隋炀帝四攻高丽不下，高丽正是倚仗城池坚固。我们此次进攻，不能有轻视之心，须稳妥为要。"

李世勣又手指山川图道："你们看，辽东城的北面，有一建安城；其南面，有盖牟城。我意由张都督率兵二万，攻破建安城；由任城王率兵二万，攻破盖牟城，使其难以支援，又可阻挡高丽后续援兵。"

李道宗、张俭躬身接令。

李世勣接着道："此二处战斗打响之后，我以契苾何力、李思摩为先锋，率兵五万，直击辽东城！"

李世勣寥寥数语，已勾勒出此次大战之要点。李世勣平时话语不多，可谓沉默寡言，其说出之语，皆是深思熟虑而成。众人知道李世勣作风，接令后不再多话，各自回营准备。

第二日，张俭率领北路军出营州向建安城进发。北路军以原营州兵马为主，兼有部分契丹、靺鞨、奚族人马。他们熟悉地势，进军迅速，所经道路并无高丽兵马防守，这样很快行至建安城。

建安城内仅有数千高丽兵防守，其城池与辽东城相比，要简陋许多。张俭行在路上，其手下人皆建言强攻建安城，认为其不堪一击。张俭道："我们此去建安城，非专取该城，更要据守此城防守后续援兵。

现在李尚书尚未打响辽东城之战，我们这里若动静太大，对那面不利，还是以奇袭为好。程名振奇袭卑沙城的法子，我们可以借来用一用。”

众将依计而行，契丹兵和靺鞨兵善于夜行，就充当了此战的先锋。是夜，漆黑一团，数百名契丹、靺鞨兵身穿夜行衣，手持涂有黑泥的利刃借着夜色逼近城墙下。他们向城墙上抛去带有抓钩的绳索，然后沿着绳索攀上城墙，结果了守夜的高丽兵后，即大张火把，逢人便杀，基本上将城中守军斩杀殆尽。是夜，建安城完全落入了唐军的手中。

南线的战斗此时完全变成了强攻。李道宗率军出了营州直奔盖牟城，其间有一城池名叫新城，横在当路。李道宗挥兵强攻，很快将新城拿下，如此在新城耽搁了一日。盖牟城守军闻此消息，立刻整军为备，打点精神防守城池。李道宗这一日到达盖牟城下，眼见城上旌旗招展，高丽兵持械防守，再想奇袭，已经不能。

斥候报知盖牟城中有高丽百姓二万余口，有五千兵马防守。更有一个坏消息，即是城中存粮甚多，约有粮食二十余万石。

李道宗沉吟道：“城中果然有粮二十余万石吗？若果真如是，他们打定主意凭坚城与我相抗，如此持久下去，那如何得了？”他对身边的阿史那社尔说道：“事不宜迟，立即组织精兵硬攻，那些带来的抛石车也算是有了用场。”

侯君集在攻克高昌国的过程中，其使用的抛石车闻名天下。李世民让阎立德依样建造配发军中，高丽城池坚固，定有用上抛石车的地方，唐军此来，随军携带了许多抛石车。

契苾何力依令前去攻城，他先令大军将盖牟城团团围困，然后用硬弓强弩猛射一阵，然后下令发动抛石车。

这些威风凛凛的抛石车被推到阵前，高丽兵从未见过如此的庞然大物，皆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这些玩意儿有何用处。过了一会儿，他们领教了此物的厉害。只见如流星般的巨石锤急速撞过来，锤落之处，砖石乱飞，血肉成饼；又听那抛石车轧轧作响，圆石不绝地飞过，砸得人们鬼哭狼嚎。

李道宗用了一天多的时间，终于攻下盖牟城。是役，掳掠高丽百姓二万余口，检点城中粮草，足有二十余万石，如此为唐军增添了粮秣。

北路军、南路军攻破建安城、盖牟城的时候，李世勣悄然带领五万兵马进至辽东城下。一夜之间，唐军即在辽东城周围掘土为垒，将辽东城团团围困。

此时，李世民的车驾行至辽泽。这里泥淖有二百余里，人马难以通行。李世民站在泥淖之侧，皱眉问长孙无忌道："这里怎么就成了泥淖？李世勣前来之时，为何就能通行？"

长孙无忌答道："辽东苦寒，当李世勣前来之时，这里还是一片冻土。如今夏季已至，冻土被暖气融开，于是就成了泥淖。"

李世民扭头看身后长长的队伍，心想李世勣已开始进攻辽东城，自己若绕开泥淖另行觅路，又会耽搁数日时间。想到这里，他令人传阎立德前来。

将作大匠阎立德一直在督造战船，使命完结后，又随同李世民出征。大军行至泥淖裹步不前，他早已在泥淖边观察半天，闻听李世民来唤，急忙三脚并成两步赶至李世民面前。

李世民手指泥淖，问道："阎卿，眼前泥淖拦路，你有何妙计？"

阎立德答道："臣刚才观察多时，见此泥淖表层松软，半尺以下即为硬土，如此就有可为之道。"

"有何可为之道？"

"若有木锯之物，可令兵士就地伐树，锯而成板，一溜儿向前铺开，则可到达彼岸。然仓促之间难筹集木锯等物，只好退其次，使用一个笨法儿。"

"什么笨法儿？"

"可将运粮车上的粮草除下，选精壮之士就地取土，然后推入淖中铺成一条通路。"

"如此二百里泥淖需要多少时日方能铺到头？"

"臣事先向当地人打听过，此泥淖南北稍长，约有二百余里，然东西直线距离，不过六十里。如此，三日之内，此路可成。"

“三日？如今张俭与道宗为两翼，李世勣居中，已打响辽东城之战。朕观来书，辽东城内有守军五万，并有居民八万，且城坚难攻，假若高丽倾国来援，我军定会处于不利境地。我们若在这里裹足不前，万一他们支撑不下去，则此战危矣。”

长孙无忌宽慰道：“请陛下放心，李世勣、任城王多历险仗，张俭又有多年的对阵经验，料他们攻坚不成，定可自保。”

李世民转对阎立德道：“事不宜迟，你速速组织精壮之士布土成桥。若车儿不够，亦可用马驮土，这样日夜兼程，让大军早点过去。辽东城之战，为此役的首场大战，非打胜不可。朕所料不错，辽东城那里，如今激战正酣，我们若不能及时过去，那里定成胶着态势。”

李世民毕竟为战场中历练出的谋略大家，其置身于战场之外，便能够洞察战斗进程中的细微之处。辽东城为高丽的一座重镇，盖苏文在这里布置了五万兵马来防守。盖苏文曾对其守将说过：“若唐军来攻，你只要凭坚城固守十日，我可调遣重兵前来驰援，则其围自解。”

辽东城守将按照盖苏文的意思，闻听唐军来攻，即坚守城门固守城池。此城经高丽人多年修筑，城墙高耸，城楼巍峨，城墙外侧以坚石垒就，内侧用夯土堆成，其厚二丈余。

李世勣带领大军将辽东城团团围住，然后让人引抛石车向城墙进攻。是时，高丽人已经知道唐军的抛石车非常厉害，在城内准备了大量的石块和木头，预作恢复豁口的准备。唐军将抛石车发动，石锤砸破城墙外层的石块，然对内层的夯土无计可施。李世勣此行带来抛石车仅有二十余具，数量显得有些少，对辽东城威胁不大。如此，唐军无法很快突破城墙，战斗呈现胶着态势。

盖苏文得知唐军开始进攻辽东城，遂发步骑四万前来驰援。盖牟城为高丽援兵的必经之路，这样，首要压力皆集于李道宗身上。

李道宗是时领兵二万镇守盖牟城，闻听高丽的四万兵马长驱而来，即召集帐下众将商议对策。众将以为高丽兵多，难与之正面相抗，不如坚守盖牟城，以待援军到来后再行对阵。

李道宗问契苾何力道：“何力将军，你以为城能守吗？”契苾何力踌躇道：“若固守此城，再催圣上和李尚书来援，定能挡住敌军。只是辽

东城那里吃紧，圣上又久无消息，若被敌人团团围困，时间一长，恐生变故。”

李道宗沉吟道：“城中粮草充足，最近又加固了城墙，若固守此城，大可抵挡一阵。只是我们一路上势如破竹，闻听高丽援兵前来，即龟缩城内固守，未免堕了我方的锐气。”

这时，中郎将马文举大声说道：“末将尝闻圣上征战之时，常常凭深沟高垒与敌相持，俟敌方疲惫，方才奋勇出击。任城王守此城，慎重防守，恰恰是为了打击敌方的锐气。”

李道宗摇摇头道：“高丽人恃其人数众多，认为自己深明地势，所以有轻视我心，此非锐气，实为其骄气。他们远来疲顿，击之必败！众将军，如今辽东城那里激战正酣，圣上领兵兼程赶来，我们为前军，应当清理道路来迎接圣上，怎么能够等待圣上来交战呢？”

契苾何力响应李道宗，说道：“不错，我们为前驱，本来要替圣上遮风避雨，岂能让圣上来犯险？任城王，末将愿请为先锋。”

李道宗于是让马文举率兵六千镇守盖牟城，让契苾何力领兵四千以为先锋，自带一万人随其后。

四万高丽兵士浩浩荡荡杀奔过来，他们事先已侦知盖牟城仅有二万唐兵防守，料定唐军定会倚城防守，不敢出城迎战。他们一路上放心大胆策马狂奔，一直奔到盖牟城下。

契苾何力带领四千劲骑隐于山脚之后，他登高望去，看到高丽兵的队伍拉得非常长，感到正是出击的机会，遂上马大声喝道：“众将士，随我进攻！”他一扯缰绳，马儿长嘶一声，猛然向前疾奔。其余人跟随契苾何力，皆手持闪亮的马刀，口中大喊出声。

高丽兵一路行来，未见唐军踪影，心中非常轻松。现在忽听喊声如雷，又见前方马刀如林，一下子惊呆了。契苾何力的劲骑迅疾闯入敌阵，他们挥刀劈杀，一下子将高丽兵阵形杀乱。高丽兵停下前进的脚步，在那里乱成一团。

四千对四万，毕竟是一比十的比例，唐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高丽主将稳下神来，发现唐军无后续队伍，仅此数千人马，遂大声呼喝，组

织人马重重围了上来。是时，四千唐兵劲骑由于前进速度非常之快，已杀到敌阵纵深之处。高丽后续人马源源不断地前来，然后分成左右两队，将唐军一重又一重地围困。那四千唐兵在阵中斗志不减，怎奈敌军越来越多，渐渐在阵中腾挪不开。

契苾何力观此情势，知道若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则会平添敌方气势，己方将前功尽弃。为今之计，唯有与敌方纠缠下去，以待援军来到，方是取胜之机。想到这里，他抖起精神，带领身边劲骑向敌人纵深猛冲。契苾何力一马当先，挥舞马刀左右劈杀，直杀得血染战袍，马刀刃上现出豁口。这时，他看到敌方一将手中马刀异常明亮，心想此刀定为好刀，遂大喝一声，纵马迎上前去，迎面将刀一挥，引得那人挥刀来迎。契苾何力顺势改砍为削，将那人挥为两截，然后俯身取刀。

当契苾何力俯身取刀的当儿，旁边一根长槊疾伸过来，直直地刺入契苾何力腰间。契苾何力此时已取刀在手，遭此剧痛，忍不住大叫一声，然后倒栽马下。

契苾何力腰部受创，倒栽马下。他忍着剧痛，左手紧握敌方槊杆，右手挥刀猛砍，将此长槊挥为两截。他又奋起神力，用力将槊杆拔出，然后将染着自己鲜血的槊枪头向那人猛掷过去，那人哀号一声，倒栽马下。

唐兵毕竟训练有素，他们见主将倒地，急忙冲上前来，一些人挥刀猛砍防护，数人下地搀起契苾何力，用布条裹紧其受伤处。

契苾何力上马，仔细观察战场形势，感到压力越来越大，遂传令道："大家且战且退，不许再向前冲锋，以待援军来到。"

话音未落，就见来路上有大队唐兵现身，显是李道宗带领的一万兵来到。契苾何力见状大喜，大喝道："援军到了，不要后退，向前奋勇杀敌！"

高丽人本来围住契苾何力所部，以为可以慢慢将之聚歼，定成胜局。不料背后又出现大量唐兵，一下子惊慌失措，阵脚渐渐散乱。

蓦地，只见正北方又有一彪兵马杀到，观其旗帜，依稀是唐军模样，他们觑准高丽人队伍腹部猛砍。这下子，契苾何力领兵在敌军阵中左冲右突，李道宗带领一万人自西向东与敌交手，北面来的唐军强攻敌

军腹部，三股兵马相互呼应，顿时将敌军冲得七零八落。

李道宗见北方出现己军，知道其来龙去脉，感叹道："李尚书心有全局，其围攻辽东城费心费力，犹抽调兵马来援。"这彪兵马正是李世勣所遣，领头之人正是阿史那社尔。

当是时，唐朝兵马训练有素，雄视天下。高丽人固然骁勇，其凭借坚城尚可与唐军一搏，然到了阵上与唐军面对面厮杀，根本就不是对手。高丽主将眼见又来了大队唐兵，又见己方阵脚已乱，遂无心恋战，鸣锣收兵，在阵上丢下数千具尸体，仓皇逃走。

此后，盖苏文不再派兵来援，明显让辽东城自生自灭了。

后数日，李世民带领人马进至辽东城前，扎营于马首山。众将闻听李世民到此，纷纷前来面圣。那契苾何力创伤甚重，也让人用担架抬着来到营前。

李世民对李道宗不畏强敌、毅然进击的举动非常赞赏，夸赞道："为将之道，在于不墨守成规，善于把握战机。朕以往征战之时，多采用坚壁对垒的法子，以拖住敌军，磨耗其兵锋与粮秣，然后捕捉反攻制胜的战机。道宗此次若用此法，不失为稳妥的法子。可是呀，辽东温暖时辰相对短暂，不容许我们在这里持久作战。道宗能够体察大势，以少胜多，实有非常的胆魄。"

李道宗谦虚道："臣弟为前驱，即有开山辟路之职责，不敢将难事留给陛下面对。臣弟当时仅这样想，并未想许多。此战多亏李尚书派兵来援，否则亦凶险得很。"

李世勣接口道："臣主持此战，当时闻听敌军来援，觉得盖牟城那里我军毕竟单薄，所以分兵一万前去援救。臣知道，若盖牟城有失，定会助长敌军气焰，亦会对攻辽东城不利。这次将敌人击退，使我军绝了后顾之忧。"

李世民点点头，走到躺在担架上的契苾何力面前，然后蹲下问道："契苾何力，你伤重如此，何必再劳顿至此？"

契苾何力忍着疼痛说道："臣闻听圣上到此，身上的伤就好了一半，所以挣扎来此。"

李世民唤过随行的御医，让其取出宫中自制的金创药，嘱其替契苾何力换上。御医打开其伤口上的扎布，只见其创口一片血肉模糊，其内里有脓血溢出。李世民观此情状，责怪契苾何力道："你怎能如此不小心？你创口既深，又化有脓血，实属危矣，莫非想丢了性命吗？"

御医取来"土窖春"酒，用干净的揩布蘸上酒，细细将其创口上的污血揩净，然后取出金创药，欲为其敷上。

李世民伸手取过金创药，说了声："我来吧。"然后手捻金创药，将细药面儿均匀地撒在其创口上。众人见皇帝亲自为臣下敷药，皆大为感动，那契苾何力受此皇恩，早已忘记疼痛，眼中涌出激动的泪水。

御医将契苾何力包扎好，然后禀道："陛下，契苾何力将军伤势严重，每日需换药数次，不可让其再劳顿了。"

李世民道："你们将契苾何力抬往后营，轮班看顾，按时换药。万一契苾何力有什么闪失，朕拿你们问罪。"御医唤人将契苾何力抬往后营。

因为李道宗、契苾何力却敌有功，李世民当场下诏，大加赏赐二人。

李世民转问李世勣道："世勣兄，你围辽东城已然旬余，有可攻之道吗？"

李世勣将辽东城的防守情况说了一遍，最后说道："高丽经营此城日久，其城墙太厚，急切难攻。且臣携带的抛石车太少，对其城墙无可奈何。"

李世民道："利用云梯等物，可以强行攻城吗？"

李世勣摇头道："辽东城四周，皆建有护城壕沟，里面注有三丈余深水，我军难以接近其城墙之下，更难以架梯登攀。"

李世民点点头，深知李世勣晓畅兵法，办事持重，他既然说此城坚固，则不为虚，遂沉吟道："也罢，我明日先去观测一番再说。盖苏文所恃，不过想以坚城与我军相抗，辽东城为进军平壤的第一座要塞。我们攻下此城，定会让高丽举国震骇。"

李世民让李道宗和张俭继续去二城防守，以防备高丽兵来援。他自己带领随行兵马直扑辽东城下，将辽东城围得一层又一层。

李世民带领众将绕辽东城巡视了一圈，回到中军帐，对众人说道："朕观此城墙，委实坚固无比，将所有的抛石车用上，恐怕亦收效甚微。欲攻破此城，须另用别法。"

李世勣道："臣寻思日久，觉得要攻破此城，首要者须填平壕沟。如此，抛石车可抵近发射，亦可竖云梯登城。只是此壕沟已注满水，其深数丈，若想填平，恐怕会耽搁时日。"

李世民断然道："只要此笨法儿可以奏效，我们不妨用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要办。世勣兄，你可调派人马，选弓箭手用强弓硬弩压住对方，使他们不至于威胁我军填土之人。其余之人，全体动员，立刻运送土石。"

李世民说罢，即换下铠甲，换上轻便衣服，乘"飞白"马来到取土处，让人将盛土的布兜挂在马后，然后一手持缰一手提一布兜土飞奔至壕沟前，将土卸下。

众将士见皇帝如此，皆争先恐后取土填壕。那边，手持强弓硬弩的兵士觑准敌方城楼，看见有人冒头即将弩箭发射出去，以掩护填土之人。为了增加气势，阿史那社尔集合军中所有战鼓，将之擂响，昼夜不息。唐兵闻此鼓声，愈壮胆气，日夜填壕不已。

过了数日，四周的护城壕上直直地出现了许多土埂，这些土埂自然是唐军填埋而成。

是夜南风忽起，其风甚急，吹得飞沙走石。李世民见状，嘱李世勣于子夜时分开始发起总攻。

那日李世民和李世勣站立一起，远远观察城中动静。李世民忽然说道："世勣兄，想不到辽东城墙修得好，那四面的城楼也修得漂亮。你看，这些城楼高耸云天，又修饰得五颜六色，国内除了长安、洛阳以外，尚无如此美丽的城楼。"

李世勣不明李世民之意，随口说道："高丽经营此城多年，确实下了许多工夫。"

“世勣兄，这些城楼敢是木制的吧？”

李世勣点头认可，说道：“高丽多木，其城楼皆是用木所制。”

“若有风刮来，此楼被火燃起，又当如何？”

李世勣恍然大悟，明白李世民欲用火攻之策，遂大喜道：“陛下圣明。若城楼被燃，风助火势，满城皆燃。”

君臣二人定下火攻之策，遂静待风起。是夜南风刮起，该是他们用计的时候了。李世勣令弓弩手继续逼迫敌人不敢露头，再令抛石车到达攻击位置，其他人员携带云梯等物各就各位。

子夜时分，李世勣一声令下，只听大鼓擂响，震得地动山摇，唐兵齐刷刷地打出火把，将四周照得亮如白昼。

抛石车轧轧作响，大石锤猛然砸到城墙上，只听“哐哐”之声响个不绝；那些圆石不绝地抛到城墙上，石落之处，间或听到有人哀号。

如此阵势过了半个时辰，那些手持云梯之人开始发动。他们个个手持火把，爬到云梯顶并不登城，而是不绝地将火把抛到城楼上。是时南风甚烈，辽东城之西南楼最先起火，先是一点二点，继而燃烧成片，成为熊熊大火。风助火势，将火焰逼向城墙北面之下，很快，将城中民房点燃。高丽人建房，不似中土那样夯土为墙，而是伐木为柱，围以木板，其房舍十之八九皆用木头造成。可怜一把火，便将全城燃起，陷入火海之中。

李世民是时，立在西南城楼之下，眼望城中烟焰张天，火光将天空映得通红，遂对李世勣道：“世勣兄，可以下令登城了。城中守军此时被火所困，没有精力再来防备我们。”

辽东城因此被破。

是役，辽东城守军或被杀或被火烧死约有万余人。其余守军一万余人及百姓五万余口，皆成为唐军的俘虏。李世民当即下诏，改辽东城为辽州，让张俭兼任辽州都督。

李世民令大军在辽州休整数日后，即挥兵东进，很快拿下了白岩、麦谷、银山、后黄四城。前锋所指，直逼高丽的下一个重镇——安市

城。若安市城被克，下一个即是高丽的都城——平壤。

战事至此，时间不觉已经进入六月了。

第二十四回　击安市围城打援　弃奇计相持攻坚

六月二十日，李世民率领大军进至安市城。唐军在城西十里处扎下营寨，意欲休整数日后即开始进攻安市。

盖苏文闻知唐军攻破辽东城直逼安市城，安市城又为平壤的最后一道坚固屏障，他不敢忽视，遂调派举国兵马来此会战。他调北部耨萨高延寿、南部耨萨高惠真率十五万高丽兵来救安市。李世民在安市城西扎营之时，此两路军分别进至离安市四十里处。

是夜，月色皎洁，将大地洒成一片银白。李世民不顾征途劳累，带领长孙无忌、李道宗、李世勣等人骑马前去观察安市城防。他们一路驰骋，来到安市城西的一座小山上，此处可将安市城防尽收眼底。

安市城内有居民八万口，另有胜兵三万。其城坚固无比，比辽东城更胜一筹。

李世民眼望城内灯火，对其他人道："朕在国内，亦知安市城大名。盖苏文之乱，这安市城主不服。其凭借城险兵精，加上自身颇有才智，作战勇猛，不听盖苏文号令。盖苏文领兵来讨，在此交战十余日而不能下。盖苏文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城主继续镇守此城，并给予其许多特权。"

李道宗恭维道："皇兄在京，犹知千里之外发生之事。"

李世民道："朕欲伐高丽，已准备了年余时间，对其发生之事，当然要事事关心。"

长孙无忌道："陛下，若安市被破，此去平壤即变成通途，算着时间，冬日前即可解决高丽之事。"

李世勣比较持重，说道："六月已经过半，陛下刚才说了，安市城险兵精，急切难攻。另外，斥候来报，高丽二路兵马来援安市，其扎营之处离安市仅四十里，眼前有恶仗在即，还是稳妥为要。"

李世民点点头，问李世勣道："世勣兄，我们眼前有坚固的安市城，在其后又有二路高丽援军，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呢？"

"臣意目前以打援为主，为了防备城中守兵逸出，可拿出少许兵力围城。其余大部兵马，全力对付高丽援兵。"

"就这么办。道宗，这围城之事，由你带领三万兵马来应付。三万对三万，你觉得能行吗？"

"请陛下放心，臣弟带领三万兵马重点围其城门，另设疑阵疑兵，使城内高丽人不敢妄动。臣再将抛石车、撞车使上，更使高丽人胆战心惊，绝不敢出城一步。"

"那好，安市城就暂且交给你了。待我们打败敌方援兵，再回头对付安市城。"

李道宗躬身答应。

李世民遥望南天，只见空中星光闪烁，一颗流星划过星空，悠忽不见，留下一条长长的尾巴。他在那里沉思片刻，转对李世勣道："世勣兄，你若是高延寿，将如何与我对阵呢？"

李世勣未想过此问题，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李世民接着道："我刚才替高延寿、高惠真筹下三策。其引兵直前，以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为险，这样有安市城中粮草接济，可以与我军展开持久战。其间，他们再遣手下来纵掠我军牛马，以阻断粮草供应。我们远行千里，利在速战，若与其相持难以攻下，归去时又有泥淖阻路，如此就陷入两难境地。此为上策。"

众人皆点头，这种战术是李世民多次使用过的，且每次都收到奇效。

"中策，其携安市城人口尽数连夜远逃。至于下策，则是其不自量力，来与我交战。众卿，你们可拭目以待，高延寿、高惠真必取下策，也必为我生擒。"李世民如此说话，显示其十分自信，认为攻破安市城及克平高丽为手到擒来之事。

李世勣心中忽然晃过一丝忧心，其时已为六月下旬，再过两个月天

气就要逐步转凉。此去平壤，还有相当距离，何况眼前还有一场恶战在即，想要克平高丽，时间毕竟有些太仓促。他将嘴张了张，又想李世民心情正好，正是大战前夕，就将想说的话又咽了下去。

李世民又布置道："高延寿、高惠真离此四十里处屯兵，我恐怕他徘徊不前。明日，我们大军缓缓行动，可派阿史那社尔引千余突厥兵前去诱敌。"

一条打援之计已确定下来，他们趁着夜色，驱马返回驻地。

李世民在那里为高延寿筹划计策，高丽军中亦有高人。此人名为孙代音，官名为对卢，此时正向高延寿献计。

孙代音言道："高耨萨停兵至此，意欲何为？"

耨萨之官类似于国内诸道大使，与诸道大使相比，耨萨手下有诸多酋长，又掌握有胜兵，集军民于一体，权力极大，不像大唐诸道大使那样实为虚职。高延寿在诸耨萨中实力最强，盖苏文对他也另眼相看。

高延寿很干脆地答道："莫离支令我等前来援救安市，即是要击退唐军。我军加上安市守军近二十万人，人数上优于唐军，我们自然要迎头痛击。"莫离支为盖苏文自立之官名。

孙代音摇头道："高耨萨若如此布兵，正合大唐皇帝的心意。"

"怎么会合了他的意思？"

"当今大唐皇帝，即是昔日秦王。此人为秦王时东征西讨，剿灭群雄，即皇帝位之后又刚柔相济，使四夷宾服，可见其有旷世之才。他如今率国内精兵来征我国，其志在必得，若与其硬抗，不能胜也。"

"如你所言，我们难道就此束手就擒吗？"

"当然不能束手就擒！我听说昔时秦王好用持久之战，以此收到奇效。"

"是的，我也听说过他好凭坚城据守，来拖延对方，然后觑准时机猛然一击。"高延寿点头赞许。

“对呀，耨萨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也吃吃苦头。”

“你让我们全体人员入安市据守吗？那怎么行？城中粮草毕竟有限，难以保证近二十万人的供应。”

“二位耨萨其实不用入城据守，可依山险处扎营，与安市互为掎角之势。这样，城中粮草充足可供己用，我们二路大军有后方供应，就有了持久战的资本。这样旷日持久与唐军相持，不主动出兵与其决战，再分遣奇兵断其粮道。待凉风渐起，唐军缺粮定会觅归路，耨萨此时再全力出击，破唐军必矣。”

高延寿摇头道：“此计不妥。莫离支令我等前来迎战，是让我们将唐军驱出境外，不能任其长期在国内驻扎。你忘了，这里非关中土地，唐军不能随心所欲，相对而言，我军却能腾挪自如。”

高延寿最终没有采纳孙代音的意见。

第二日一早，阿史那社尔率千余突厥兵来此骚扰。他们经历大半夜的行军，已然十分疲惫，身上落满了尘土。高延寿登高一望，看到唐军如此情状，笑对孙代音道：“唐军精兵就是这般模样么？哈哈，简直不堪一击！”

孙代音提醒道：“秦王惯好诱兵之计，眼前仅有千余人，耨萨不可不防。”

高延寿本来亦为睿智之人，然见唐军深入本国腹部，四周皆是高丽之人，心中就大意起来。他们认为唐军如此做实犯了兵家大忌，高丽举国相攻，定能打败唐军。他对孙代音的提醒不以为然，斥道：“什么诱兵之计？我挥师西进，唐军难挡其锋，其大队人马我尚且不惧，又怕什么引诱之兵？”他说罢，号令二万兵马为前锋，意欲将来搦战的千余突厥兵斩杀干净，随后兵马依序前出，今日内要将营寨扎在安市城前。

阿史那社尔看到高丽兵倾营而出，心中大喜，知道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遂命令从人且战且退，与敌方保持接触，日暮时分将敌方引到西岭前。

李世民此时带领大队人马以西岭为中心排开阵势准备迎战。正午时分，李世民带领长孙无忌等人登上西岭顶峰，观察山川形势，寻找可以

伏兵及出入之所。李世民观察了片刻，转对众将道："日暮时分，高丽大队兵马会蜂拥而至。朕多年来未曾点兵，你们以为可用何策制之？"

李世民出此言显然是故作谦虚，其即位以来固然未典兵出征，然每次战事皆是其事先筹划而成。李世勣等人深明此节，多年来秉承大事由李世民亲自来定，战事细微之处方自主处置的方针。

长孙无忌答道："臣听说战事之前，须观察士气情状。臣刚才行经各营，见士卒听说高丽人将至，皆摩拳擦掌，拔刀结旆，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士气如此，陛下又亲历险境，身先士卒，更能激起将士斗志。多年来，凡出奇制胜之策，皆出于陛下圣谋，诸将不过奉旨成事而已。今日之事，还要乞陛下指点玄机。"长孙无忌说完，李世勣等人急忙表达相同的意思。

李世民为秦王时征讨四方，每临战事皆召开战前会议，让众人献计献策，然后采纳其中有益成分，再定交战方针。如此，李世民声名鹊起，天下之人皆认为打了胜仗为李世民一人的功劳。可悲的是，李世民现在也喜欢听别人恭维自己，以为普天之下以自己的军机兵法最为超卓。他现在听了长孙无忌的话，心里非常舒坦，觉得确实如此，不禁笑容上脸，然口中还是谦虚道："诸卿如此说，实在过于推重朕。临阵之事瞬息万变，以一人之智决之，难免失于简单，朕还是要与大家共同商量方为稳定。"

李世民不待众人说话，指示前方道："朕意已决，今夜要将战事布置停当。世勣兄，你可带领步骑一万五千人在西岭山前布阵，直接面对高丽来军。无忌，你可带精兵二万，今夜自山北出于峡谷，以冲其后；朕自带其余兵马，偃旗息鼓，隐于西岭之上。明日，你们二路兵马前后夹击，定会搅乱其阵，朕俟其阵乱，即带领士卒自高而下，勇猛冲锋，则此战胜局已定。"

众将纷纷答应。

李世民又转对许敬宗道："诸事停当，还要来一点疑兵之计。许卿，你立刻拟旨一道，派人送给高延寿及高惠真。"他口中不停，将此旨大意说出来，许敬宗候在身侧急忙记录，将旨拟成。李世民阅后增删数字，此旨即成。其中写道："朕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于交战，非吾本心。今入尔境，盖苏文不来迎接不送军需，所以攻取数城，以示惩戒。若尔国能修臣礼，则可将此数城归还。"

李世民如此写，其实想懈怠高延寿、高惠真之心，让其松懈防备。

黄昏时分，高丽兵进至西岭山下。斥候来报，说高丽兵行动迟缓，其前锋已到山前，其后军犹在营地，这样首尾相连竟达四十里。李世民闻之大喜，说道："其阵呈长蛇，我击其一点，敌军必乱，此战定会大胜。"

第二日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李世勣五更造饭，让将士饱餐一顿，平明时分将一万五千人马排列整齐。

高延寿、高惠真夜半时随中军到了西岭山前，他们一觉醒来，就见唐军在山前列阵。高延寿登高望临，发现唐军仅有万余人马，遂对左右言道："哼，仅这点儿兵马，如何是我对手。"

孙代音提醒道："唐军至少有十余万兵马，须防其另有埋伏。"

"埋伏？他们十余万兵马行来，要去镇守攻下来的城池，还要拿出重兵围困安市城，其战线已拉得过长。南方海边，其舟师被困在那里一动不动，李世民还有多少兵马？眼前为一片开阔地，他们无处藏身，就是有援兵来，我也不惧。"高延寿说罢，即号令全军向前压过去。李世勣看到高丽兵开始进攻，传令所部稳住阵脚，拿出弓箭却敌。唐兵最前列人人手持巨大的盾牌，挡住来袭之箭，后面之人排列成十余列，每两列为一组，一组站立将长箭发射出去，然后蹲下装箭，另外一组开始射箭。他们轮番射出箭羽，只见那如雨似的箭杆一拨拨地飞向对面，阻住了高丽人前进的势头。

昨夜，李世民向众将面授机宜，让李世勣列阵后不急于进攻，想法拖住敌人，待长孙无忌从背后进攻后，再相机出动。李世勣现在令人张弓射箭却敌，正是为了等待长孙无忌带领的二万人出现。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箭矢渐稀，高丽人步步紧逼，唐军压力顿时沉重。李世勣回头向山上望了一眼，只见那里浅草低伏，毫无动静。他知道，李世民也在那里等待长孙无忌杀过来。

蓦地，高丽人后方有了喊杀声，只见那里尘土飞扬，喊杀声中夹有刀枪的撞击声。李世勣知道，长孙无忌通过夜行军，已经绕到敌军背后，开始猛然切入敌阵。李世勣见状，号令手下撤开盾牌，令马军在弓箭手的掩护下向前进击。

高延寿看到唐军从后方冒出身影，转对孙代音道："看来你所虑不错，李世民果然诡计多端。一夜之间，他竟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将兵马运至我身后，想对我来一个前后夹击。然他忘了，他这点儿兵马能成何事？唐兵又不是三头六臂，能够以一当十吗？"

孙代音言道："李世民用兵，不拘于常式。他往往随战场形势变化而另出新招，像他坚壁持久战后，观敌方疲惫，即猛然出击，初胜后不给敌方一点机会，往往一追到底。其与宋金刚交战，就使用了这种方法。耨萨，我观前来参战唐兵，人数不足五万，李世民定有厉害后招，我们不可不防。"

高延寿此时方信孙代音之能，急急问道："他还有什么厉害招数？"

孙代音摇摇头，说道："唐军还有什么后招，我一时猜测不出。为今之计，我军应及时收缩战线。耨萨请看，我军如长蛇似也，极易被唐军断成数截，再各个击破。"

高延寿稍微一想，不禁大惊："是了，我仓促对阵，已犯了兵家大忌。"他转身与高惠真商议，并当即传令在场之兵竭力抵挡唐军的夹攻，后续来兵不直接投入战斗，让他们加快行进速度，速速到中军会齐。

说时迟，那时快，高延寿、高惠真刚刚把手令传出去，就见西岭山上，三团黑色的烟雾弥散开来。只见西岭山上突然冒出大量唐军，他们大声呐喊，手舞刀枪剑戟冲下山来。

这些人正是李世民所带人马，李世民刚才在山顶上看到长孙无忌准时抢入敌阵，与李世勣所带兵马遥相呼应，夹击之势已成，遂令人挥旗，开始大举攻击。

从山上抢下来的唐军中，李思摩一马当先，带领数百名突厥兵快速越过李世勣的战阵，冒着敌方射来的箭雨，想抢入敌阵撕开一个缺口。李思摩奋力挥刀拨开袭来的箭矢，眼见已抢到敌人面前。这时，一只长箭挟着风声劈面射来，"噗"的一声透入李思摩左胸，他眼前一黑，顿时倒在马下。

李世勣、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人看到李思摩冒险撞向敌阵，知道其行凶险，遂招呼大队人马相继跟进。高丽兵遭到前方夹击，现在又

受到前方唐军的猛压，难以撑持，队形愈加散乱。

李世民跨上“飞白”马行到阵前，飞身向敌阵抢去。他一斜眼间，看到李思摩躺在地上，身边有数人为他救治。李世民飞身下马，蹲到李思摩身边，看到其箭伤处正流出黑血，大惊道：“不好，箭上有毒，须速速将毒血吮出。”

旁边人不明白所以，李世民一把拨开他们，俯身在其箭伤处吮血。他吸了一口，然后将黑血吐出，如此数次后，说道：“不妨事了，你们，速速将可汗抬到后方去。”

李思摩虽神智昏沉，然亦知皇帝在为自己亲自吮血，不禁流出眼泪，有气无力地连声道：“陛下，怎可如此？”

李世民为李思摩吮血的事很快在军中传开了去，将士闻之，莫不感动，遂奋勇杀敌。人丛中有一白袍奇甲之人最为英勇，只见他手持方天画戟，腰挂两张弓，闯入敌阵，吼声如雷，横戟直扫，所向披靡。其后兵士趁势突进，顿时在敌阵中撕破一个缺口，进而击溃敌军。李世民观见此状，脑海中忆起霍邑之战中，段志玄奋勇抢城的情景，眼前这人身材高大，又穿一身白色战袍，英勇中又现飘逸，心想，此人又是一个段志玄！李世民大喜，招呼身边的执失思力道：“执失思力，你去问那名白衣者姓甚名谁？”执失思力接旨后疾驰前面询问，既而返身向李世民禀报道：“陛下，臣问清楚了，白衣者名叫薛仁贵。”

“薛仁贵。好呀，我们乘胜追击。”

高延寿所部经此番冲击，后面又有长孙无忌所部穿插撕裂，很快招架不住，阵形大乱，已成溃败定局。这时，高延寿看见东面有一座小山，又见那面唐兵不多，遂下令残军向小山集结，然后依山坚守。

李世民看到高丽人溃逃至那座小山，笑对李世勣道：“世勣兄，其溃逃至此，能守几日呢？”

李世勣会心一笑，答道：“陛下，臣领兵将其团团围困，断其汲水道路，不出一日，他们定会下山投降。”

李世民点点头道：“好呀，这里就交给你了。为防其困兽犹斗，我让无忌将所有桥梁毁去，让其无回归之路。”

李世勣领命调度大军前去围困小山，李世民见此战已尘埃落定，心中又想起刚才那名白袍骁勇之人，遂让执失思力去军中寻找。

过了半个时辰，执失思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将薛仁贵带到李世民面前。

薛仁贵的白袍之上尽染血污，方天画戟上也满是血痕，可见其战斗的惨烈。他到了李世民面前，早已将方天画戟弃在一边，叩拜道："小人薛仁贵，叩见陛下。"

李世民见薛仁贵落落大方，见了自己未有惶恐之态，心中更喜，说道："嗯，平身吧。薛仁贵，你是何方人士？"

"禀陛下，小人乃绛州龙门人氏。"

"龙门？武德二年，朕率兵踏冰经过龙门，与宋金刚交战，并与敬德交手，你闻听过此事吗？"李世民说到这里，不禁回顾左右，显然不自禁地寻找尉迟敬德。是时，尉迟敬德随太子在定州，李世民本来想让尉迟敬德亦来参与此战，惜其年老，转而令其返回定州。

"小人多次听过陛下之英明，柏壁之战，陛下平定三晋，保护了大唐的根本，并收服尉迟大人。只恨小人当时尚未出生，未能目睹陛下的风采。"

李世民见薛仁贵依旧跪在地上，遂上前将其搀起，说道："薛仁贵，你有勇力，又谈吐得当，非一莽力之人。你有此才，为何不早点从军呢？"

薛仁贵立起身来，说道："陛下，此事说来话长啊。"

李世民饶有兴趣，示意他快说。

原来薛仁贵自幼家境贫寒，娶妻柳氏之后，父母相继亡去，其无资购买棺木掩埋，仅用草席将之埋葬。薛仁贵本为孝子，觉得如此薄葬实在愧对父母，遂发誓要挣钱改葬父母。他白日里在田亩辛勤劳作，闲暇时持弓到野外射鸟。这日他与柳氏一起到汾水滩，其时正是秋末时节，碧空中有雁阵经过。薛仁贵张开大弓，搭上利箭，觑准头雁将箭射过去。只听空中哀鸣一声，那只头雁如断线的风筝，直直地落到地面。

薛仁贵快步过去将雁拾起，喜对妻子说："柳儿，我们今日有雁肉吃了。"

柳氏看着丈夫那伟岸的身体和矫健的身手，默默不语，若有所思。

薛仁贵难见妻子这等神情，感到很纳闷，问道："柳儿，有什么烦心事吗？"

柳氏摇摇头，叹道："贵哥，你有这等好身手，仅在这里张弓射箭，实在太可惜了。"

薛仁贵大为不解："我要挣钱改葬父母，此雁翎可卖，又有什么不对了？"

"若如此挣钱，需要费上多少工夫啊。贵哥，我听说当今皇帝为征辽东正在募兵，你有这等身手，何不到战场上建功立业，到时候再改葬父母也不迟啊。"

薛仁贵黯然道："我曾见过募兵的布告，也曾动过参军的心思，可是呀，我若一走，将你独个儿抛在寒窑之中，这如何是好？"夫妻二人因无钱建房，在一处破窑中居住。

柳氏断然道："夫有高世之才，遇时乃发。现在天子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你必须把握时机以图功名。贵哥，你放心前去，妾自在寒窑中等你。这里有数亩薄田，我努力耕种可以自足。你走后，我定然日夕祷告，愿你早日建功衣锦还乡。"

夫妻二人遂在寒窑中珍重道别，柳氏含着眼泪将薛仁贵送出十里之外。

李世民得知薛仁贵从军为遂妻子之请，心中晃过长孙嘉敏的身影，不禁感叹道："好呀，你有贤妻如此，何愁不能建功立业？薛仁贵，你今日奋勇杀敌，实有首功，朕授你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此战结束后，由你在玄武门值守，可将你妻接来京城。"是时，常何已于去年暴病身亡，李世民一直想觅一勇将接替常何的位置。

薛仁贵大喜，急忙叩首谢恩。

高延寿、高惠真带领三万余残兵在孤山上困守了一日，兵士耐不住

饥渴，纷纷下山向唐军投降。长孙无忌令人在阵前放有大量清水，这些高丽兵投降之后，首先美美地饮了一顿清水，如此又诱使其他高丽兵下山投降。高延寿先是斩杀二名欲下山投降的兵士，毕竟弹压不住，遂长叹一声对孙代音道："悔当初未用你之计策，遂有今日之败，眼前局面，我应该如何应付？"

孙代音黯然道："眼前山穷水尽，除了向唐军投降，再无他途。"

高延寿、高惠真又商量了一阵，觉得无计可施，只好带人下山投降。二人入了军门，一路膝行而前，到了李世民面前，拜伏请命。李世民端坐座中，斥之曰："东夷少年，跳梁海曲，不知天高地厚。朕摧坚决胜，皆在股掌之间，你们自今以后，还敢与朕再交手吗？"

两人伏地叩首，不敢与李世民对话。

李世民遂唤二人平身，并授高延寿为鸿胪卿，让他接替已到致仕年龄的唐俭，另授高惠真为司农卿，又授其下酋长三千五百人之官职，让他们迁入内地，对其余高丽兵，皆就地放还。被俘的高丽兵本来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被就地坑杀，现在闻听可以回家，皆雀跃大呼，声闻数十里外。

李世民由于此次大捷，将西岭山更名为驻跸山。他这日又带领众将登上驻跸山，遥望安市方向，又手指平壤方向道："我们取得此捷，高丽定会举国震骇。我们此去拿下安市，再挥师东进，破平壤必矣。"

驻跸之战后，高丽举国大骇，其后黄城、银城等城军民皆逃亡一空，纷纷逃往平壤。此去平壤数百里间，无复人烟，仅剩下乌骨一座孤城。

众将纷纷向李世民称贺。

李世民转对长孙无忌道："无忌，朕二十余年未曾率兵出征，现在年近五十来征高丽，看来锐气尚未失去。"

长孙无忌颂扬道："陛下正当壮年，既有少壮时的锐气，又添深思熟虑之老到，可以无坚不摧，所向披靡。"

李世勣在侧默默无语，他跟随李世民多年，深知李世民为人谨慎，

不肯轻易出言，何况是自诩之语。大凡一个人自己称赞自己，或由骄心所致，或由不自信所致。李世民有如此心情，许是战前许多朝臣反对，现在看到胜利在望，不免生出骄傲之心了。

大军行至高丽境内后，每遇战事，许敬宗皆拟成战报让李世民过目后发往定州。此次战报拟出后，李世民在其上增删不少，另作书一封发给高士廉等人。书中无非是些让他们精心辅佐太子之类的话，最后又简述驻跸大捷的过程，结尾写道："朕为将如此，何如？"其兴致勃勃之心情，跃然纸上。

后数日，李世民带领大军扎营于安市城南，与一直围困安市的李道宗所部会合。

李道宗这些日子围困安市城，主要目的是不让城中之人与高丽援军相会。安市城坚，城内粮草充足，安市城主下令手下固守待援，不得与唐兵交战。这样，唐兵不攻，高丽人不出城，双方相安无事，场面显得非常平静。其时七月将尽，艳阳如火，将大地晒得有些发烫。李世民决意攻城，遂带领众将抵安市城前就近观察。城中人看到李世民头顶的旗盖，明白大唐皇帝到此，顿时在城中鼓噪起来，明显是向李世民示威。

李世民大怒，骂道："困兽犹斗！这帮人见朕来此，不来乞降，反而鼓噪，以为安市能守几日？"

李世勣趋前奏道："城中之人如此无礼，臣请克城之日，可将城中男子尽数坑杀，以示惩戒。"

李世民点头答应，并让李道宗选派数十名大嗓门之人将此旨意喊给安市人听。

须臾，安市城四门处皆有声音响起："大唐皇帝谕旨，安市人无礼，待克城之日，必悉数坑杀城中男子。"

安市人闻之，反而绝了投降之意。安市城主也遣出数十人在城墙上喊话，表示城在人在，城破人亡，定与唐军周旋到底。

李世民大怒，手指城墙对众将说道："从明日开始，你们将所有器械用上，用力攻打，朕难道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安市城？"

第二日，李世勣、长孙无忌、李道宗、执失思力各带一队唐兵攻打安市城门，高延寿、高惠真、阿史那社尔等人带领队伍以为后援，开始全力攻打安市城。唐军将携来的所有抛石车、撞车推到阵前，一齐向城墙进攻。抛石车的巨锤撞飞楼堞，城中人早有准备，他们运来木栅堵住缺口；圆石如雨点般撒向城墙，高丽人皆缩入石屋中躲避。这种石屋可以抵挡抛石，又可透过石窗观察墙外动静。一日间，唐兵进行了六七番的进攻，奈何城墙坚固，高丽人又倍添其勇，唐军攻势皆被打退。

如此进攻持续了三日，唐兵无法突破城墙，难以前进一步。

李世民一直在阵前观战，这日黄昏，双方罢战，李世民忽闻城内有鸡和猪的惨叫声，遂对众将说道："我们围城日久，城内烟火日微，现在城内鸡猪叫声甚厉，此必是安市城主杀猪宰鸡以飨将士，欲夜来袭营，宜严兵整备。"

众将领命而行，在各自防地里严加戒备。是夜子时过后，近千高丽兵果然沿着绳索悄悄溜下城来，欲偷袭唐营。他们摸着黑泅过护城河，身穿紧身衣，一步步地逼近唐营。蓦地，只听一声梆子响，四周火把齐出，将周围照得亮如白昼，无数的弩箭如雨点般射了过来，百余名高丽兵顿时被射倒在地。余下之人发了一声喊，仓皇退过护城河，被人接应回城中。从此以后，高丽人再不敢轻易下城来偷营。

经历了偷营事件，李世民觉得事态严重。事情很明显，若在此长期与其相持，夏日将尽，短促的秋风过后，即是寒冷的冬天，如此气候对唐军十分不利，须另觅对策。第二日，李世民将众将召入中军帐，商议下步作战方针。

李世民说道："朕早就听说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多才，看来所言非虚。我们重兵围困之下，他们竟然敢出城偷营，我们不可轻视啊。朕今日召你们来，即是要商议下步行军大计，若与此城相持日久，对我军极为不利。"

在座众将近日吃了不少苦头，对李世民所言深以为然。

李道宗是时负责攻打安市西南门，其率先说道："安市城坚壁厚，抛石车、撞车一时难以攻破。臣想了一个笨法子，不如在城外开始筑土，这样逐步将土埂延伸到城墙上去，如此成为坦途，可以越过城墙攻入城内。"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如此筑土，费时费工，实在是一个笨法子。"

高延寿、高惠真对望了一眼，高延寿起身道："臣等归降后，曾经商量一计，望陛下能够采纳。"

李世民道："你们久在高丽，深识地理风俗，既然有计，定然不错，可快快说来。"

高延寿道："此去平壤，仅有一个乌骨城，其余当道小城，诚不足谓。臣等以为，可留下一些人继续围困安市，大军挥师东进，直取乌骨城，则可快速抵达平壤。"

李世民点点头道："是了，朕听说盖苏文为人多疑，开战之前将你等妻子皆拘于平壤，以为牵制，是吗？"

高惠真起身答道："臣等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助天子早成大功，能与妻子早日相见，此为臣等的一点私心。陛下，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不易猝拔。我们率高丽兵十余万被陛下所败，国人已经胆破，正是进兵的时机。乌骨城耨萨年纪老迈，其难以坚守城池，若大军兵临城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大军可以沿途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

高延寿、高惠真又对望一眼，齐声说道："乞陛下采纳此计。"

李世民挥挥手，让二人坐下，又转问众人道："留兵围困安市，然后挥师东进直取平壤，你们以为可行吗？"

李世勣道："我军入高丽以来，与高丽人交手数次，重创其主力。此去平壤，沿途定然空虚，臣以为如此布置实为一条奇计，望陛下纳之。"

李道宗以前一直囿于如何攻破坚城，未想到尚有如此妙计，他兴奋地起身言道："不错，此为一条奇计。陛下，李大亮、程名振此时屯兵于沙城，召之一宿可至。我们并行攻击，可以力拔乌骨城，然后渡过鸭绿水，直取平壤，此战即可全胜。"

众将纷纷点头，认为此计甚妙。

李世民当年为秦王统一全国时，多采用这种出奇制胜的招法。高延寿、高惠真所献计策，实与当初分兵赴虎牢关有相似之处，具有出奇制胜的特点。李世民闻之，默默思索了一阵子，觉得此法并无不妥当之处，心中意欲相许。

长孙无忌不赞成采用此计，其言道："所谓奇计，即是行凶险之事。今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人之危行侥幸之事。陛下，现在说尽歼高丽主力，其言尚早。安市城内，其精兵毫发未损，再加上北方的新城等地高丽兵，还有十余万人。我们若挥师直取乌骨，安市、新城之敌定会合兵一处，尾随而至。那平壤为高丽的都城，盖苏文定布下重兵防守，届时其领兵出平壤，对我军形成夹击之势，则我军实属危矣。"

李世民一直踌躇不答，也是因为忧虑此节。他思索片刻，点头说道："无忌说得有理，我们深入高丽境内，须谨慎为要。大军挥师东进，万一被敌军断了粮道，我军自乱。无忌，你以为如何来定下步行止？"

"陛下，臣以为要继续全力攻打安市，然后再取新城，如此就没有后顾之忧。拿下此二城后，再引大军长驱东进，此万全之策也。"

李世民显然赞成长孙无忌的意见，然不忘征询众将："无忌说攻打安市为万全之策，你们以为如何？"

其时，长孙无忌权倾朝野，很多人不愿与其明争，与其意见不同时，往往将自己的主张憋在肚子里，不再明言。围困安市、奇袭平壤本为一条绝好妙计，现在独长孙无忌反对，皇帝看来也倾向于此，众将纵有想法，皆不敢出声反对。

李世民见众人无言，遂说道："如此，大家就全力攻打安市吧。道宗，你那个笨法儿也不妨试一试，那些归降的高丽兵士可归你节制，以使你早日筑土成山。"

李道宗起身谢恩。

李世民采纳了长孙无忌保守的计策，实在是失去了一次重大的战机。李世勣等人虽未明言，心里也非常明白如此攻城，定会旷日持久，纵然将城攻下，时辰也就到了秋天，又哪儿有时间再去攻打平壤呢？李世民前些日子还评价长孙无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缘何今日不听众将

之奇计，独采纳长孙无忌之策呢？追根溯源，还是缘于长孙无忌的话合其心意。李世民此战多次向高士廉等人吹嘘自己不减当年之勇，然其用兵战略已失却了早年的锐气、魄力、勇决和果断，变得保守起来，奈何他本身并未觉察。

唐军随后强力攻打安市城，抛石车、撞车轮番发力，唐兵一拨拨地攻向城墙，终无功而返。西南门处，李道宗指挥人筑土为山，已经垒高有丈余，负土的兵士来往穿梭，渐渐开始掩埋护城河。

李世民得知抛石车攻击无功，非常关心李道宗这里的筑土之事。他这日来到西南门前，观看兵士筑土的进展，对随侍身侧的李道宗说道："道宗，当初说你筑土为笨法子，现在来看，也许此笨法子为唯一攻破此城的妙法子。"

李道宗答道："陛下这些日子累累为臣加派人手，使得筑土进度日益加快。依臣估计，不出十日，此土山可垒成与城墙一样高。"

此时已为八月上旬，骄阳依旧强烈，然风儿少了以往的炎热，微微有些凉意。李世民仰头叹道："十日？但愿你早日筑成此山，可以一击成功。"

李道宗此时看到李世民身穿的那袭褐袍，关切地说道："陛下所穿衣服已显破旧，臣记得还是出定州时所穿。臣帐中还有一领新衣，请陛下换上吧。"

李世民手指眼前负土的兵士，说道："道宗，你看眼前的这些兵士，他们身上的衣服比朕之衣更显破旧，我若独换新衣，可以吗？"

李世民出定州之时，手指身上褐袍对李治说道："待我回国再见到你，方换此衣。"当是时，时辰还是三月中旬，如今四个月过去，此袍经历盛暑，上面沾满了李世民的汗渍，一道道白色的汗圈儿布满衣襟，再染上尘土，已难见褐袍本来的颜色。

李道宗不敢再言语。

李世民此时也感到时日仓促，说道："若此山垒成，我们终于攻入此城，时辰亦该进入九月了。道宗，此去平壤还有相当路程，我们能在这里度过冬日吗？"

李道宗摇头道："大军此来，仅携带随身单衣，若冬日来临，赶制棉衣毕竟来不及。且十余万大军，需要多少棉衣，眼前又无物可寻。就是让国内现在赶做，恐怕也难以如期送来。"

李世民不再吭声，他默默看着眼前忙碌的人们，心中不知在想些什么。

城墙上的高丽人看到唐军在这里垒土，明白唐军的意图，遂在城内赶制硬弓，以加强长箭的射程。李道宗这日在此指挥兵士垒土，忽见城墙上冒出数百名持弓张箭的高丽人。李道宗不以为意，他知道对方的箭弩射程太短，难以伤到己方。不料对方今日一阵急射，那些长箭射程增加许多，登时射倒了数十名抬土的唐兵。一支长箭斜刺里射来，透入李道宗的靴面，伤其足跟。他"哎哟"一声，旋即跌倒在地。

唐兵毕竟训练有素，他们见敌方变换了战法，发一声喊，急忙拖着伤者脱离了敌方长箭射程以内。后面严阵以待的弓弩手们凭借地势，向城墙上发出如雨般的弩箭。当是时，唐军弓弩皆选用硬木造成，持弓之人为军中百里挑一的臂力甚强者，其威力之大，四周诸国莫能与之相比。经过这一番急射，逼得高丽人逃回石屋躲避，不敢与唐兵硬碰硬。

李世民听说李道宗受伤，急忙前来探视。军中医生此时已除去李道宗之靴，拔出那支长箭，只见创口处血流不止。医生急忙在其伤口处涂上金创药，然马上被血流冲散了去。李世民见状，蹲下身来，说道："欲敷其伤，须先缓其血流，取银针来。"

医生手脚忙乱地将随身携带的银针掏了出来。

李世民取过银针，觑准李道宗足上的穴位，用手轻捻将针刺入，如此扎了三个穴位之后，只见其创口处血流趋缓。李世民嘘了一口气，说道："好了，速速为之敷药。道宗，你先忍着痛，此箭未伤血脉，不碍事。"

李道宗见皇帝亲自为自己治伤，心中大为感动，流泪道："皇兄，如此脏的活儿，怎能亲自为之？这让臣弟如何担待得起？"

李世民唤左右道："把任城王抬回帐中歇息，好生看顾。"

过了五日，李道宗的创口渐复，其心念着筑土之事，让人抬着自己

到筑土之地巡视。只见这里已垒成小山模样，其高度已高出对方城墙，遂唤过负责此务的果毅将军伏爱，吩咐道："再加一把劲儿，争取将土山再加高，并逐步向城墙延伸。"

伏爱答道："末将听命。只是敌方城墙处近日也有异动，我们这里垒高数寸，他那里也加高一尺，欲与我们比个高低。"

李道宗极目远眺，果见对方城墙升高了不少。他将目光移回，对伏爱道："城中毕竟腾挪不开，且其升高城墙，不如土山基础厚实，难道能将城墙升到天上去？你今日开始，要督促他们挑灯夜战，尽力垒土，争取大后日即可攻城。"

伏爱急忙答应，他调派人手，拼命往土山上垒土。到了晚间，周围遍插火把，抬土之人川流不息，一车车、一兜兜往上运土。二日后，土山已高出对方城墙一丈，离城墙最近处仅有数丈，唐兵站在土山上，可以下临城中。伏爱派出一百人在山顶上监视城中动静，运土之人一刻也不停歇，继续增土不已。

高丽人眼见越来越高、越来越近的土山，心中惶恐不已，他们调派弓弩手，妄图阻止唐兵垒土。唐兵在土山上插上盾牌，然后凭高视下，不绝地将弩箭发射过去，顿时将敌军的势头压制下去。

伏爱见己方占据着优势，且土山继续增高，心中轻松下来。由于这几日极度劳累，遂在帐中抵足而眠。不料这一睡，却错过了一次天赐机缘。

是时的山顶上，唐兵增加到数百名，使得山顶上的压力剧增。加之垒土不息，更添压力。

到了午时，土山忽然崩塌，山顶上的唐兵被摔得七扭八歪。土山向城墙倒下去，顿时压塌了城墙。此时，土山与城墙浑然一体，城里城外成为通途。

双方的胜机就在此一瞬间。

若唐兵能蜂拥而至，可以从此缺口深入城内。是时，唐兵数量呈压倒优势，若打开此缺口，日落之时即可攻陷安市城。

若高丽人占据土山，进而修补城墙，则双方又要继续处于相持状态。

不幸的是，此事变起仓促，伏爱此时正在帐中酣睡，唐军无人在此主持。那些摔倒的唐兵和运土之人目瞪口呆，莫名所以，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如此，就为高丽人争取了时间。

高丽人经历了短暂的惊愕之后，马上明白眼前的胜机所在。数百名高丽兵很快从城缺出战，他们快速登上土山，并且筑堑而守。后面，又有近千名高丽兵陆续上来，他们牢牢地控制了土山。

唐军耗费无数气力修成的土山，现在转眼变成了高丽人据守的制高点。

李世民得知此变故，马上到了阵前，看到此状，心同死灰。他大声喝道："道宗呢？"

李道宗此时也被抬到阵前，他眼望凝结着自己心血的土山变成了敌人的阵地，心内的苦楚一时难言。闻听李世民召唤，他从担架上坐起，答道："臣弟在。"

"何人在此主持？"

"果毅将军伏爱。"

"他人呢？"

这时，躺在帐中熟睡的伏爱刚刚被人唤醒，闻听皇帝询问自己，他急忙爬到李世民面前，说道："陛下，末将在。"

"山崩之时，你在何处？"李世民厉声问道。

"末将……末将因数日劳累，刚才在帐中睡过去了。"

"哼，如此天赐良机，却断送在你的手里。来人，将他拉出去斩了。"

李道宗一瘸一拐地走到李世民面前，跪伏奏道："罪臣无能，御军无方，请陛下治罪。"

李世民眼望土山，心想多日的希冀从此成为泡影，心中实在灰暗。他摇摇头，叹道：“道宗，你罪当死。但朕以汉武帝杀王恢，不如秦穆公用孟明，容你戴罪立功。何况，你入辽东后还有破盖牟城、辽东城之功，朕就特赦了你吧。”

第二十五回　避寒冬唐军班师　因谗言刘洎自尽

唐军的一次胜机被断送后，双方又在城墙内外相持争夺。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已到九月。辽东之地向来比内地早寒，数场北风刮过，满目皆是黄色的枯草，气温骤降，唐军兵士身着单衣，站在野外冷得浑身发抖。

李世民此时已没有了入辽东时的豪情万丈。他知道，此次征伐之事只好半途而废，再想挥师东进取平壤，眼见是不可能之事。他召来众将，说道："辽东早寒，马上就要草枯水冻，兵马难以久留，且粮食将尽，我们必须立刻班师。"

众将默察眼前之状，早已明白班师之事已成定局。然出征高丽是皇帝钦定，李世民不说班师，他们皆不敢先出声。现在李世民终于提出要班师回家，悬在众人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到地上。

李世民接着道："我们要从容班师，不给高丽人留下机会。二位高卿，你们可以先行，将辽州、盖州、岩州人口尽数迁往内地。"唐军攻下辽东城、盖牟城和白岩城，李世民下诏将此三城改为辽州、盖州、岩州。

高惠真、高延寿躬身接旨。

李世民又转对李世勣、李道宗道："这名安市城主委实不错，朕要与他对话一番。道宗，你将朕的意思写成一书，然后射入城内。明日辰时三刻，朕到城下与其对话。"

李道宗忧心道："我们既然要班师，不可打草惊蛇。万一他们尾随追击，对我军从容归去实在不利。"

李世民慨然道："朕明日明明白白告诉安市城主，我们即日就要班师，他若有胆，尽可来追。对了，我们班师之际，所有将士须绕城一周，然后大大方方离去。"

李道宗领命前去布置。

第二日一早，朝阳驱散了晨雾，高大的城墙在阳光下巍然耸立，护城河面淡淡地泛着一些水汽。李道宗射入城内的书中，申明唐军今日后撤半里，请安市城主到护城河桥侧与李世民相见。

李世民乘坐辂车来到桥边，身边仅有李世勣、李道宗、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薛仁贵等人护卫。只见那名安市城主也在数人护卫下等在对面，李世民缓步下车，可以看见这名安市城主个子不高，然须发甚浓，有些英武之气。

李道宗大喝道："安市城主，皇帝陛下驾临，赶快拜见。"

安市城主闻声躬身一揖，朗声说道："高丽草民拜见大唐皇帝，迎接来迟，望乞恕罪。"

李世民也朗声说道："安市城主，你很好嘛。朕征战一生，攻城无数，独你安市城岿然不动。我们虽为敌手，然朕服你之能，高丽有人如此，实在幸甚。"

安市城主躬身说道："草民所以如此，只因忠诚于君。由此使大唐之兵在此困顿许久，我深感不安。唯盼皇帝陛下与高丽重修旧好，从此不动干戈。"

李世民厉声道："盖苏文弑主悖逆，又侵凌他国，朕不可坐视不管。朕明日就要班师，你可转告盖苏文，终朕一生，定然还要前来兴兵问罪。"

安市城主为一睿智之人，明白高丽非中国敌手，若中国全力来攻，高丽实属危矣。他无法回答，只好默然不应。

李世民又说道："朕念你守城有功，忠于汝国，特赐缣一百匹以示奖赏。"

长孙无忌将手一挥，后面的抬缣之人快步过来，将一百匹缣放在护城河侧。

安市城主觉得李世民果非凡人，自己固守城池与其相抗，按说他应该满腔怒火，不料今日得其一番夸赞不说，还得到百匹缣的奖励。他想到这里，衷心说道："鄙人累皇帝陛下亲征劳顿，不敢奢望陛下赏赐。

陛下能知鄙人忠心事主，则我心足矣。”说完，他躬身相谢。

李世民伸手摇了一摇，说道：“人能尽忠义之心，朕不分敌我，一样敬重。安市城主，明日为九月十八日，我军尽数西归，你为尽本分，尽可放兵来追。”

安市城主熟知这里的气候，他算着唐军的粮食也耗得差不多了，知道唐军班师也就在这几日。令他想不到的是，李世民竟然能明言自己的归期，可见他不惧本国兵来追。安市城主知道，安市所以被唐军久攻不下，无非占了安市城倚山而建的便宜，若高丽兵与唐兵一对一在野外对攻，高丽兵断然不是对手。想到这里，安市城主显得更加谦恭有礼，躬身说道：“鄙人不敢。明日陛下西归时，鄙人定会立在城墙上以目恭送，并戒约手下不得出城一步。”

李世民不再说话，转身登上辂车，缓缓回归中军帐。

第二日，依旧是一个晴天。李世民令李世勣、李道宗带领步骑四万殿后，他们二人此时各带领二万人的方阵排列于安市西门之前。其余唐兵依令绕城一周后，开始列队向西进发。安市城主不违诺言，其带领属下立于城墙之上，任唐兵耀威而去，并将城门紧闭，不放一兵一卒出城。

李世民此次出征高丽，共攻破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其间斩首高丽兵四万余级。高延寿、高惠真此去迁徙辽、盖、岩三州人口，使中国又增加七万余户口。总观此战，起初还算顺利，只是后来与安市城相持日子太长，以致延误日期入了冬季，使此战功败垂成。

大队人马入了辽州，休息一日后，就起身开赴辽水。此时，朔风日劲，有时吹得人马东倒西歪，兵士们毕竟衣衫单薄，满眼所及，皆是嘴唇乌青之人。长孙无忌为前锋，观见此状，号令全军加快行军速度。

大军渡过辽水之后，又遇到那片方圆数百里的泥淖。若让阎立德依旧法儿布土成桥，眼瞅着寒气一日冷于一日，衣衫单薄的将士难以撑持下去。长孙无忌此时急中生智，号令数万人同时打草，然后填草成道，遇到水深处将车辆等辎重填入水中。李世民此时也舍车骑马，并且亲自驱马负草以填路。众人看到皇帝如此，顿时干劲倍增，浑忘了自己身处寒天之中，周身似乎感觉不到寒冷。他们如此上下同心，终于在泥淖上

铺出一条草路来，使大军得以通过。只是大军的一应辎重，从此损失殆尽。

唐军自九月十八日离开安市，其间停驻辽州，又渡辽水，再过泥淖，待行到一个名为蒲沟的地方，时间已进入十月。此时，寒风如刀，吹得唐兵瑟瑟发抖。李世民此时号令全军，加快行军速度，早日赶赴营州，并说道："朕已在营州为大家备好十万余套棉衣。"

疲惫不堪的唐兵闻听有棉衣可穿，无不抖擞精神，加力前奔。然天不遂人愿。这日寒冽的冬风袭来，一直刮了两个时辰，到了晚间，暴风裹挟大雪而至，将行走的唐兵遮得如同雪人。一路上，一些兵士渡辽水、过泥淖时，征衣尽湿此时未干，他们遭遇暴风雪，竟至冻毙。

李世民闻知此情，即令长孙无忌派人集来柴薪，然后燃火于道，让衣湿之人向火取暖，将衣烤干。大军如此艰难前行，终于到达营州。李世民看到将士们换上棉衣，心中的石头方才落了地。

安市城主看到唐军离去，一面让人整修城池，一面抚恤伤亡之兵士。二日后，他也打点行装，前往平壤面见盖苏文。

此时，安市城主的大名哄传国内，被视为高丽英雄。盖苏文听说他要入都城，即备下隆重的欢迎之礼，并亲自出城迎接。盖苏文当初谋逆之时，独安市城主不听号令，惹得盖苏文亲自带兵去讨，然攻城多日不能拿下。盖苏文无奈之间，只好修书入城，承诺只要安市城主愿意归附，可以保其位，并让他永镇安市。安市城主见大势难挡，只好答应。盖苏文从此对安市城主另眼相待，既敬其耿直，又厌其不听招呼，心中无可奈何。他此次出城迎接倒是一片真心，毕竟，因安市固守之功，免了平壤血光之灾。

盖苏文设盛宴招待安市城主，席间，盖苏文意气风发，对席上人说："哼，唐朝皇帝不知好歹，想那隋朝皇帝数次来攻，皆闹个铩羽而归，他认为自己比隋朝皇帝更强硬吗？我这里的一个安市都攻不下，何谈其他呢？"

座中之人纷纷附和，恭颂盖苏文不已，说的话竟至肉麻。

安市城主不以为然，他待众人语歇，方才说道："莫离支不可小觑大唐皇帝，其此次失误在于被安市绊住手脚。我听说其间有人向其献

计，让其围困安市，再发奇兵与其舟师相会，大举进攻平壤，惜其不听，使我国免了此厄。”李世民班师之际，也下令舟师班师，李大亮和程名振率领手下登船返回莱州。

盖苏文仍不以为然：“哼，他来攻平壤，平壤是好攻的吗？”

安市城主摇摇头，说道：“大唐国力举世难匹，我们这一次侥幸不败，无非是占了城池坚固和气候的便宜。莫离支，我以为我国今后要与大唐修好，不可僵持下去。我听说，唐朝皇帝不以武力侵逼四周，唯以德化感之，可见其出征我国非其初衷。希望莫离支不要再侵新罗，那唐朝皇帝没有口实，我国即可免了刀兵之厄。”

盖苏文见安市城主替唐朝说话，心里有气，然碍于安市城主的面子，不敢造次。他默然半天，仅仅说出三个字来回应安市城主：“知道了。”

唐军到了营州，立即更换棉衣，军中医生忙碌地为冻伤之人治伤。大军自四月入高丽境，一直忙于作战，李世民下令，让全体兵士在此休整五日，然后返回各自驻地。

长孙无忌派人检点回国人数，发现此战共战死和冻死兵士三千余人，所携马匹损失八成，一应辎重丢失殆尽。李世民闻讯，默然半天，然后下手诏道：“辽东道战亡人骸骨，并集柳城东南，有司设太牢以祭之。”

到了致祭之日，李世民带领众将穿素衣白袍，亲往致祭。他念罢祭文“呜呼哀哉”一句，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看得出来，他对此次征辽之役非常不满意，心中感到非常窝火，又感到有些窝囊。此情此景，与其出征时的豪言壮语相比，不啻有天渊之别。

薛仁贵此时被恩准随侍在李世民身侧，看到李世民如此伤心，他急忙走过去搀扶李世民。此时祭奠已罢，李世民随薛仁贵一起走向辂车，他边走边说道：“仁贵，朝中诸将皆老，朕一直想寻觅年轻骁勇者为将以代之。此战你脱颖而出，朕心甚慰。”

“臣以士卒之身，得陛下重用如此，臣唯感激万分。”薛仁贵衷心说道。

李世民仰头说道："仁贵，朕不喜得辽东，仅喜得骁将。大唐疆域甚广，若无人护持，别说再拓疆土，连已有的土地也会失去，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薛仁贵连连点头。

李世民又柔声道："仁贵，朕此次回京，欲取道并州。你经过龙门时，可将你那在寒窑苦候的贤妻接到京中。还有，你也把改葬父母的事一同办了。"

薛仁贵见皇帝关心自己如斯，禁不住热泪盈眶。这薛仁贵后来一直在玄武门守卫，及李治即位，其领兵破高丽、攻铁勒、挡吐蕃，成为一代名将。

那日李世民向薛仁贵表白"朕不喜得辽东，仅喜得骁将"，其实为无奈之言。数千名唐兵战死在辽东战场上，一应马匹、辎重损失殆尽，在李世民的征战生涯中，这样的结果实在不多，何况是他御驾亲征？他此时的心情，有未能取得完胜的失落，有对盖苏文的愤怒，更有必须拿下高丽的决心。诸般心情纵横交织，在其心中翻腾不已。数日后，李世民车驾离开营州，开始向定州进发。想是因为天气寒冷，李世民不慎受寒，竟然积下一病。此病与其郁闷心情交织在一起，致使病情越来越重。一开始，他还能骑马而行，后来只好乘步舆缓缓行走。

李世民一向身体健壮，即使身体偶有不适，也能很快痊愈。如今此病来势汹汹，是多年没有的事。群臣得知皇帝得病，纷纷前来探视，看到皇帝那有气无力的样子和蜡黄的脸儿，许多人流下了眼泪。长孙无忌劝李世民，不如暂缓行走，就近寻一州府好好将息。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还是慢慢走吧。我的病，我心里最有底，要不了命。我们这样缓缓行走，可能行到中途，病也许就会好了。"

长孙无忌看到李世民依旧穿着那身破烂的褐衣，遂取来一袭新袍，劝李世民更换。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我未见治儿之面，此衣坚决不换。"

长孙无忌明白李世民的心情，遂不再硬劝，转而嘱人好好看顾李世民。大队这日行到易州地面，易州司马陈元寿进献碧绿的蔬菜供皇帝享用。北方入冬之后，蔬菜难活，李世民已多日未食新鲜的蔬菜，他食罢觉得滋味甚美，因问此菜来历。长孙无忌派人将陈元寿叫来询问，陈元

寿跪在李世民所乘的步舆前，奏道："眼下天气寒冷，地面上万物难活。臣派人挖掘地室，然后在地室内笼上小火，使室内温暖如春，此时再将菜籽种上，月半乃成。"

李世民闻听种此菜如此费工夫，因问道："北方之地，冬日里百姓皆是如此种植吗？"

陈元寿老老实实答道："百姓冬日里食菜，皆是秋末时将菜腌入缸内，然后逐日取食。似这样在地室里种菜，毕竟费时费物，他们都不肯如此种植。"

李世民心中又升起怒火，问道："如此说，你家在冬日里可以一直食用如此新鲜蔬菜吗？"

"臣不敢。臣听说陛下从高丽班师，算着时间，陛下定近日经过易州地面。陛下今年在前线征战，入冬后肯定难食活蔬，臣因此令人在地室内蓄火种植，以待陛下来此食用，也算尽了易州臣民的一点心意。"

李世民听罢心中更怒，转对长孙无忌说："无忌，你看看，这就是我朝的好官！这番心计，你能想得出来吗？"

长孙无忌明白李世民的心意，就对陈元寿喝道："还不快滚！等着圣上治你的罪吗？"

陈元寿顿时吓得面无人色。

李世民在步舆上撑起身来，手指陈元寿道："你这狗官，不思勤政爱民，专思献媚取宠。你取得司马之位，大约也是钻营所获。你回去吧。从今日开始，这官儿就不用做了。"

陈元寿苦心侍候李世民，不料弄巧成拙，反丢了现有的官职。他闻言如五雷轰顶，连滚带爬仓皇而去。

李世民余怒未息，召来许敬宗道："你速速拟旨一道发往京城，好好问问房玄龄：朕征辽东不过一年，这国内的吏治竟然败坏如斯？他们在京城都做了些什么？可让大理卿孙伏伽带人巡查四方，重点查处刺史、县令以下官员之劣行，要从重从严予以处理，绝不姑息。"

按照惯例，各级官员由吏部负责其年度考绩。现在李世民雷霆一

怒，已经忘了这些规制，转而急令大理寺立刻查处。李世民此旨被驿传至京城，房玄龄等人不敢怠慢，急忙拟出六条规定，依此派人到各地明察暗访，发现官员劣行立刻处理。数月之后，全国有近千名官员被贬黜。其中有许多人口称冤枉，道路相连前往京城喊冤，由此可见孙伏伽处置之严，已大违贞观年间以来的“宽法慎刑”之本意。

李世民的这些言行被群臣瞧在眼里，心中各有想法，私下里不免悄悄议论。李道宗问长孙无忌道：“皇兄近来怎么了？动辄发火，实在是大违了往日沉静的性子。”

长孙无忌叹了一口气道：“这还不是明眼的事吗？他年初出京之时，豪情万丈，视克定高丽为坦途，不料功败垂成，他向来为高傲的性子，心内能够平静吗？”

李道宗点头道：“不错，那名糊涂的司马不识好歹，赶着来邀宠，不料把现有的官职也丢了。”

“此一人事小，那道旨发往京城之后，不知又有多少人撞上了刀口呢！唉，看来人之性子，其实难料啊。”

李道宗点头称是。

太子李治闻听父皇班师，遂与辅臣相商，他们一起出定州向北行，以迎接李世民的车驾。李治带人行到临渝关，李世民的车驾恰好亦至。李治带领辅臣跪伏道侧，三呼万岁，拜迎李世民。

李世民倚在步舆上，看到李治带人兼程来迎自己，心中升起了一团暖意，遂唤众人平身。李治抬头看到李世民依旧穿着那身褐衣，衣既破旧又显污秽，与其憔悴的神情相映，愈显凄败，遂眼中流出眼泪，哽咽道：“父皇有病，儿臣未及时在身边侍奉，儿臣心甚不安。父皇啊，天气如此寒冷，怎能穿着如此破旧的衣衫，让儿臣更加心寒呀。”

李世民一向视李治性情懦弱，心甚不喜，然现在看到李治那悲恸欲绝的神情，显然是发乎真情，心中就透出暖意，遂柔声说道：“治儿，你很好嘛，你闻听朕班师，竟然迎出这么远，莫非是辅臣教你的吗？”

高士廉跨前一步答道：“陛下，太子仁孝，闻听大军班师，立即带同臣等前来迎候，并非臣等所教。”

人往往在失落之时，最渴望家人的温暖之情。李世民一生后妃无数，儿女众多，然其内心中最为亲近之人，还数长孙嘉敏及其所生子女。如今长孙嘉敏已逝，李承乾、李泰因罪被遣，眼前只剩下一名李治。看到李治那发乎真情的眼泪，李世民脑海中忽然现出长孙嘉敏的身影，那一时刻，他感觉非常温暖，所患之病也感觉轻松不少。

李世民点头道："很好，朕到今日方始有归国的感觉。"

李治转身从马周手内取过一领新袍，然后跪伏在李世民面前，双手将新袍举过头顶，恭恭敬敬道："儿臣一直记住父皇临行之言，特制此袍请父皇更衣。"

李世民心情大悦，说道："好吧，朕今日沐浴之后，即换新衣。治儿，起来吧，替朕引路，我们一同行走。"

次日，李世民撑着病体，听李治、高士廉、马周等人转述征伐期间国内详细情况。

高士廉奏道："房司空居京城总理朝政，尽心竭力，事无巨细，皆将之驿传至定州，供太子裁处。陛下出征以来，赖群臣尽力，国内之事还算平静。"

李世民问道："马卿，今岁秋收若何？"

马周答道："今岁又是一个大丰年，粮食比往年又增收一成，户口亦有所增加，各级粮仓依旧充盈。此次征战所需军粮，自去年从粮仓调出之后，今年已如数补齐。"

李世民点点头道："好呀，国家之本，还是百姓与粮食，只要粮食不歉收，可保国内安静无虞。嗯？刘卿呢？他为何未前来？"

刘洎此时任门下省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并总领吏部、礼部、户部三尚书事。其在定州辅佐太子，庶务以他最多。

李治答道："儿臣前来迎接父皇，不敢偏废国事，遂留下刘洎、褚遂良在定州处理庶务。"

李世民点点头，然心中晃过一道阴影，口中说了一句："哦，让他们二人留守定州？"李世民多年为皇帝，对臣子的脾性深为了解，以刘

洎、褚遂良二人的性格，他们断难融洽相处，二人以前多次在朝堂之上争辩，可识一二。

李世民临行之时，嘱咐刘洎道："刘卿，我今远征，你辅佐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识我意。"刘洎答道："愿陛下勿忧，大臣有罪者，臣谨行即诛。"李世民闻言，心中大为不满，斥道："我将天下大事交托给你们，你若以如此简单手段来处之，则天下之事危矣。你以为靠严刑苛法来理政，天下之人就服了你吗？刘卿，我看你上谏章时，其中脉络清楚，以理服人，颇有魏徵之风。然一朝大权在手，心思就变为两样呢？"刘洎被训得低下头来，不敢再辩。李世民最后告诫道："刘卿，你性子疏落而又太刚健，将来必以此败，宜慎之！"

李世民的忧心，此时在定州果然成为事实。刘洎与褚遂良多年不合，刘洎此时大权在手，又行事简单，便加深了二人的矛盾。这日，李世民罢陈元寿官职并让大理寺巡查四方的诏命传到定州，二人阅罢相商，刘洎道："圣上多年来秉承'宽法慎刑'之精神，陈元寿献媚取宠毕竟为个例，岂能以此推广天下？若如此做，定会增加不少冤狱。"

褚遂良针锋相对，说道："圣上既已下诏，臣下只有遵照执行。圣上这样做，其实大有道理。人之禀性，往往宽松之时容易骄逸，所以过些时候，要对其敲打敲打。圣上下此诏命，正为此意。"刘洎摇头道："不可。你这样说，是视天下人为恶人，缺乏为善之心。我意立刻向圣上上疏，谏此次巡查要适度，不可任意扩大。"

褚遂良冷笑道："太子临行，嘱刘大人在此主政。我的意见已表达明白，听与不听，权在你手，我也就不废话了。"

刘洎大怒道："褚大人怎能说出这等话？我们同为大唐臣子，又是圣上深为信任的重臣，为天下之事尽心竭力是其本分，岂能一言不合，即耍此无理态度？褚大人，此谏章你不署名也罢，我当独自上奏！"

褚遂良拂袖而去，边走边说道："随便你。你想做的事，我岂能拦阻？"

刘洎果然连夜上疏，此奏章送到李世民手里，李世民粗略一翻，即丢到一边。

褚遂良此后再不与刘洎深谈许多，二人见面，多是例行公事，冷冷

地三言两语即走人，场面愈显清冷。

到了十二月二日，李世民车驾行至定州，刘洎、褚遂良率领众人迎出城外，将李世民迎入行宫中居住。李世民病体此时稍有好转，然久病之后加上路途劳累，其神色显得疲惫无比，加上其大腿处又生出一个病痈，又增添不少苦楚，其行动需数人搀扶。

群臣将李世民送入行宫，李世民感觉有些疲累，嘱众人退出，说自己先好好休息数日再理政事。刘洎、褚遂良本来随身携带不少奏章，欲请李世民御览。他们观见此状，不敢再提，遂随众人躬身退出。

刘洎出了宫门，心忧李世民之病，其神色显得非常悲痛，对同行之人叹道："陛下病势如此，圣躬可忧！伏愿陛下吉人天相，早早痊愈为好。"

同行的马周、高士廉等人心有同感，也同时叹了一口气，随其后的褚遂良默不作声，眼珠随之转了数圈。

数日后，李世民养足了精神，大腿上的病痈也渐渐消肿，其神情为之一爽。这日辰时过后，李世民在李治的搀扶下走出户外，仰头见冬日的太阳挂在东方，四周虽寒冷无比，然太阳的光芒给了心中许多暖意。李世民想起辽东之地的泥泽以及冰天雪地，忆起归途上的无数艰难，心中觉得那是一场噩梦，遂对李治叹道："治儿，我此战吸取隋炀帝之教训，提前两年预作准备，不料到了最后，毕竟未取得完胜，且仓促退走。现在想来，心中有无数遗憾。"

李治答道："父皇此行连破十城，马上兵临平壤城下，已使盖苏文及高丽人恐惧万分，则此行目的已经达到。儿臣以为，父皇应该没有遗憾。"

李世民心中又晃过"懦弱"二字，他摇摇头，直视李治道："古语有言'穷寇勿追'，我却不以为然。战事预备，须有此行目的；战事既起，须勇往直前，一击而中。为父以往征战之时，往往固守多时与敌耗气力，耗粮草，耗耐心，看到有胜机时，即率然而起，穷追猛打，不给敌方任何喘息机会。此次辽东之战，受气候的影响，我不得不罢兵回国，怎能没有遗憾呢？治儿，为国之道，不可心存仁弱，如此则后患无穷。"

“儿臣知道。”李治恭恭敬敬答道。

“高丽之事，我不会就此罢手，定擒那盖苏文解往京中。治儿，万一我此志难酬，你须替父完成心愿。”

“高丽小国，何足道哉。其实不用父皇动手，派一能将去剿即可完胜，父皇不用太多劳心。”

李世民听到李治的决然之语，不禁大奇，侧头赞道：“好嘛，能听到你此等断然之语，我心甚慰。我一直怕你心存仁弱，看来，你这一段时间在群臣的辅佐下，还是长了不少学问。嗯，我今日感觉精神不错，你派人将群臣召来，我们该一同议议事了。”

李治一面派人去唤众臣，一面搀着李世民缓缓进入堂中。

既而群臣匆匆赶来，逐个按其职责向李世民禀报了近期国内之事。李世民听完，很满意地点点头，目视褚遂良道：“褚卿，朕远征之前，你极力反对，怕民力轻用招来民怨，以致酿成如杨玄感之变一样的动乱。你听了众卿刚才所言，当知国内还算安静，年成也不错，还是你多虑了。”

褚遂良躬身答道：“陛下，臣当初反对远征，现在亦不改。贞观以来，陛下抚民以静，取得天下大治，仓库充盈，百姓富足，仅此一战，不会撼动国家基石。臣所忧心的是，似此等耗费钱粮之举不可轻易开启，若持续进行，非为国家之福。”

“如此说，朕此次出征辽东劳而无功，可以足证你之前言了？”

褚遂良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若说此战劳而无功，印证了自己的预言，那么李世民又该怎么想呢？若说此战取得莫大胜利，显然是献媚之言，且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他沉吟片刻，方才慨然答道：“辽东之战，我军攻克十城，歼敌数万，获户口近十万，此战使高丽举国胆寒，尽显我大国之仪。然平壤未下，那盖苏文依旧逍遥法外，说此战完胜毕竟勉强。臣现在以为，须除恶务尽，不可因此长敌人气焰，非擒获盖苏文不可。战争到了这个份儿上，为保大国威严，不能再提轻用民力之语。”

李世民笑道：“好嘛，褚卿转变得挺快嘛。不错，辽东一战，并非

完胜，朕此时心中不是滋味。今后对高丽怎么办？待我们回京之后，再慢慢商议。”

群臣皆知李世民向为常胜将军，此次御驾亲征，却闹了个灰头土脸，所以都不敢轻易碰这个话题。李世民今日主动坦然承认，足证此人有宽阔的胸襟，今后可以不刻意避讳谈论辽东之战，大家暗里皆舒了一口气。

刘洎此时奏道：“陛下，臣前些日子见到大理寺巡查四方的诏命，觉得应该谨慎，遂当即向陛下上了一道谏章，不知陛下看到没有？”

李世民想起陈元寿之事，心中的怒火腾地又燃了起来，他怒道：“那陈元寿为一介小州司马，却惯会逢迎献媚之事，我朝的吏治难道就那么完美无缺吗？你的谏章朕看过了，其中多空洞之言，朕实在看不下去，只好丢在一边。刘卿，吏治之事须常抓不懈，稍微放纵，即铸成大错。朕让大理寺派人巡查四方，其实是想纠吏治之失。你这一段时间知事吏部，不问吏治之事，却来责朕替你办事。难道你仅有谏事之才，而无动手之能吗？”

李世民此时说出的话，其中苛责甚重。

刘洎依旧不服软，继续抗争道：“陛下导人诤谏，一向鼓励臣下说话，怎能如此堵塞人言呢？”

李世民又添怒火，斥道：“吏治如此之坏，皆是朕一向纵容你们随便说话的结果。朕近来反思，若人不能立威，如何能制他人？你们，”李世民手指众人，“今后不要动辄与辖下商议，为人者须有主见，不能让七嘴八舌扰了自己的主意。”

李世民此言一出，群臣闻言皆大惊。贞观以来，李世民导人谏诤，鼓励别人言无不尽，只要心向国家，说错话亦可。他今日突然转变态度，弄得大家一头雾水。

刘洎依然抗辩道：“陛下，臣以为此言不妥……”

李世民打断刘洎的话，大声说道：“刘大人，朕不想再听你说了。”

高士廉眼见场面有些僵，急忙上前止住刘洎的话头，说道：“陛下

病体未愈，不可久耗精神，大家今日就散了吧。”

褚遂良看到此场面，内心窃喜，感觉机会来了。过了午后，他悄悄来到行宫，要求面见李世民。

李世民此时刚刚午休起来，遂准褚遂良入见。褚遂良轻步入殿，然后拜伏道：“臣褚遂良有事要奏。”

李世民手指一侧的凳子，说道：“褚卿，起来吧，坐下说话。”

褚遂良谢恩，乖觉地起身坐在凳子上。

“你有何事？为何午前不奏？”李世民抬眼问道。

“陛下今日当堂责刘洎无礼，臣深有同感，本想痛责刘洎之失，又怕招来落井下石的议论，遂忍下不说。事后想想，刘洎之行愈来愈悖逆，臣若碍于同僚之面不说，即是欺君，所以今日专程来向陛下说知。”

“刘洎有何悖逆之事？”

“刘洎与岑文本经历相若，又同时进位为宰相位。岑文本尽忠尽心，以致劳累而死，刘洎却仗着三寸不烂之舌，妄想如魏徵那样取得诤臣的名分，以此来招摇朝中。”

褚遂良提起魏徵和岑文本之名，惹得李世民思绪万千。岑文本此役劳累而死，李世民多日心存歉疚，又感于其尽忠，常常兴叹不已；而对于魏徵，他直到此时，还是有着挥之不去的厌恶之情。李世民想到这里，点点头道：“是了，刘洎不学岑文本，却学魏徵之短，毕竟错了。”

褚遂良继续数落刘洎道：“臣知道陛下曾经评价刘洎道：‘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此评价毕竟还是赞扬处多，那是陛下胸襟阔大所致。然臣以为，陛下出征辽东以来，刘洎手握重权，不思图报，反而愈行愈远，其所行实在不堪。”

“嗯，说下去。”

“陛下定知臣与刘洎往日并不和谐，究其深处，实在因为臣等二人心智不同，所为不同。臣今日所奏并非挟私报复，乞陛下明察。臣以为

刘洎最大失处，其实有三。一者，其对权位看得太重。他此次在定州，不听别人建议，甚至对太子之言也置若罔闻。”

李世民点头道：“不错，他行事失于简单，朕临行之前曾经劝过他。”

褚遂良继续道：“其二，其疏狂有余，而稳重不足。其教导太子，多选严法与苛政例子来辅导，失于敦厚之意。其三，此人之心，深不可测，臣观之有侯君集之风。”

“有侯君集之风？他莫非也有反意吗？”

“臣不敢妄说。那日陛下返回定州入行宫居住，群臣辞别出宫，刘洎观看陛下病状，出外当众说了一句大逆不道之言，由此可以看出其叵测心机。”

“什么话？”

“刘洎那日出宫之后，容色悲惧，其说道：‘陛下病势如此，圣躬可忧！然国家之事不以圣躬好坏而忧，我们可辅幼主行伊尹、霍光故事，大臣中有异志者诛之，则国家可定矣。”

伊尹辅周成王，霍光辅汉昭帝以定天下，褚遂良编造此话，明显是诬陷刘洎认为李世民必死，群臣可以辅佐李治为皇帝来定天下。

李世民听言果然大怒，骂道：“这个该死的逆臣，我还没有咽气，他竟然咒我早死。哼，行伊尹、霍光故事，朝中如此多的大臣，能容他来做伊尹、霍光吗？”

李世民当即让褚遂良退出，然后唤人宣刘洎前来。

刘洎匆匆赶来，李世民劈面骂道：“好一个大胆的逆臣，朕好好地活着，你竟然来咒我早死。我死了，你就可以当上伊尹、霍光吗？”

刘洎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惶恐说道：“臣一向尽忠陛下，怎敢说出此等言语，想是陛下听错了。”

“朕听错了吗？你那日出行宫当着群臣之面说出什么话了？”

刘洎一脸茫然，说道："臣见陛下病体沉重，心中忧虑，未出悖逆之语呀。"

"你当时敢公然说出，现在为何不敢承认？"李世民大喊一声，"薛仁贵。"

薛仁贵此时在门外，闻声立即入内。

李世民手指刘洎道："薛仁贵，你即刻将他押下去看管起来，听候我旨意处理。"

薛仁贵答应一声，伸手唤来数人。

刘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呼道："陛下，臣一向言语率直，然语出真诚，没有私心。陛下刚才所言之事，定是有小人向陛下进谗言，乞陛下明察。臣那日说话之时，高仆射和马周就在身侧，陛下一问便知。"

李世民哼了一声，仅将手向薛仁贵一挥。薛仁贵见状，急忙让人将刘洎拖走。

李世民记起刘洎临行之言，遂让人将高士廉和马周宣来。二人匆匆来到，李世民将刘洎的事向二人简略说了一遍，最后问道："刘洎坚决不承认说过此话，还说你二人其时就在身侧可为之作证，你们好好想一想，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高士廉道："臣已老迈，耳朵又背，刘洎到底说过什么话，臣实在记不得了。"高士廉是年六十九岁，行动迟缓，老眼昏花且耳背。

李世民转问马周道："你定然听到刘洎之言了。"

马周刚才听李世民说起刘洎之事，觉得事起仓促，有点难以置信。他多年随侍李世民左右，知道李世民为人最有主见，不会因别人的三言两语来断事，他现在对刘洎满腔愤怒，定有深层原因。马周见李世民转向自己，来不及细想，遂老老实实答道："陛下，臣忆起当日之事，刘洎确实深忧陛下病体，且满面愁容。其当时说，'陛下病势如此，圣躬可忧！'"

"就此一句话吗？"

“臣不敢欺君，刘洎当时仅说过此一句话，并无他言。”

“他忧虑何在？不就是盼我早死吗？”李世民愤愤说道。

马周与刘洎同朝多年，深知此人为人正派，少有私心，其言语率直，自魏徵逝后，敢于向李世民进谏者以此人为首。他不忍刘洎因言获罪，使朝廷中失去一名栋梁之臣，遂向李世民央求道：“臣以为，刘洎忠心耿耿为朝廷办事，这一段时间总领数部庶务，虽有疏漏之处，亦为无心之失，其大节尚可。陛下今后可以多加诫约，使其臻于完美。”

“臻于完美？”李世民冷笑道。

高士廉亦持同议，其向李世民央求道：“陛下，刘洎初随萧铣，后归大唐。其初为南康州长史，然后一步步升迁，终至相位。他有此际遇，皆因陛下重才纳士所致，可见其有着相当的能力。若因一言获罪，对天下而言，实为一巨大损失。臣愿替刘洎作保，容他戴罪立功。”

马周也跪下道：“陛下，臣亦愿作保。”

李世民默然注视二人顷刻，缓缓说道：“你们都退下去吧，朕自有分寸。”

翌日，李世民诏令下，其诏曰：

小人在列，为蠹则深；巨猾当枢，怀恶必大。侍中、检校户部尚书、清苑县开国男刘洎，出自闾伍，言行罕称，于国无涓滴之劳，在朕匪扮榆之旧。但以驱策稍久，颇有吏能，擢以凡琐之间，收其鸣吠之用。超伦越品，使居常伯，纡青袭紫，摄职文昌。冀有葵藿之情，知惭雨露之泽。兹朕行履，小乖和豫，凡百在位，忠孝缠心，每一引见，涕泗交集。洎独容颜自若，密图他志。今行御进状，奏洎乃与人窃议，谋执朝衡，自处霍光之地，窥弄兵甲，擅总伊尹之权，猜忌大臣，拟旨夷戮。朕亲加临问，初犹不承，旁人执证，方始具伏。此如可怒，孰不可容？且皇太子治春秋鼎盛，声溢震方，异汉昭之童幼，非周成之襁褓。辄生负图之望，是有无君之心，论其此罪，合从孥戮。但以夙经任遇，不忍枭悬，宜免家累，赐其自尽。

刘洎此时被圈入一屋，身边有数人看守，他看罢此诏书，顿时流出

眼泪，大呼道："圣上啊，刘洎就如此不堪吗？我若如此不堪，你以前对我的赞语不都成了虚言吗？还好，你总算说我'颇有吏能'，然其他不实之处，你都一一验证过吗？"他转向看守之人道："你们，速拿纸笔来，我要将冤情一一书写呈给圣上。"

看守之人面面相觑，无人敢动弹。

刘洎吼道："我为将死之人，我临行之前索点纸笔，难道你们都不允许吗？"

看守人中有一人期期艾艾道："刘大人，不是我们不予，实在因我们仅领看守之职，不敢办分外之事。"

刘洎颓然坐在地上，心死如灰，仰天长叹道："圣上啊，你一生识人无数，为何就不理解我刘洎的一片忠心呢？你让我自尽，我心里实在不服啊！什么伊尹、霍光，我何尝说过这等话？"

一名看守手执绳索，将其捧给刘洎，说道："刘大人，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时辰已到，请大人自己上路吧。"

刘洎又转怒其他大臣："你们与我同僚多年，难道不知我刘洎的为人？圣上被小人蒙蔽，你们为何不出头帮我说句公道话？哼，什么清明政治，事到临头，你们为何都当了缩头乌龟？"

刘洎实在冤枉了诸大臣，那日高士廉、马周向李世民央求保下刘洎之命，第二日，长孙无忌、李世勣、李道宗等人也来皇宫向李世民央求，奈何此时诏命已下，刘洎已魂归西天。那褚遂良也随在人流中，假仁假义帮助刘洎说话。

刘洎之死，固然与褚遂良进谗言有直接关系，然更有深层原因。李世民口中说要导人谏诤，然诸人以直言相谏扫其颜面时，其心内还是十分不喜的，从其推倒魏徵墓前石碑便可知一二。魏徵逝后，刘洎隐然为谏者之首，其屡屡触犯李世民的龙颜，为其不喜。更有甚者，李世民觉得刘洎疏狂成性，其渐行渐积，定会形成"谋执朝衡"的局面，因而断然杀之。

褚遂良一生多才多艺，颇有干事之才，又有智谋，实为栋梁之臣，然他善于迎合皇帝，有逢迎之嫌。此次诬告刘洎成功，去除自己的眼中

钉，实为其一生中莫大的败笔。

李世民在定州养病月余，终于痊愈。百官为之庆贺。是时，已至岁末，李世民就与群臣在定州迎来了新年。元日刚过，李世民离开定州，带领众人赶往太原，他想经过太原返回京师。

太原为大唐的龙兴之地，李世民对这里相当有感情。车驾到了并州，李世民下诏大赦并州，在太原城内摆宴款待城中父老，赐给他们粟帛。

想起当初起兵时，李渊曾在晋祠祈祷，李世民遂选一晴日到晋祠游历。事先，他先沐浴一番，然后亲自主祭。祭罢，他令人端来笔墨，遂在祠内书写一铭，即为后世所传诵的《晋祠铭》，其碑文立在晋祠内，至今犹存。

第二十六回　思魏徵再复墓碑　扰高丽图谋远计

李世民辗转回到长安，已是贞观二十年三月间。其时春光明媚，鸟语花香。远征高丽毕竟未获全胜，李世民也就没有心思庆贺一番，京城显得一派平静。

远征高丽之时，李世民身边并无女子随侍，其回京路上，各级官吏闻听陈元寿献蔬菜反被罢官的事，皆小心翼翼，不敢造次，使得李世民一路饥渴难熬。他此次回到京城，面对宫内那些姹紫嫣红的美女，不免如饥汉瞧见一堆美食，要美美地大嚼一顿。于是乎，夜夜揽尽春色，似乎想将前时的亏空尽数补起。

所谓乐极生悲，李世民纵欲鏖战十余日后，想是远征时的劳累与风寒激出的病根儿未除尽，加上是年已四十九岁，经不起如此折腾，终于酿成疾病。其躺在病榻上，将李治、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叫到面前，说道："自今日始，所有军国机务委与皇太子处决。"

李治不肯，流泪道："儿臣毕竟年龄太小，难以担当如此大任。"

李世民叹道："治儿，我有病如此，如何听政？待我病体稍好一些，再去视事吧。我知道国家的担子太重，你终有一日要将它挑起，现在可在诸臣的辅佐之下历练历练，也为你今后做些准备。"

李治于是在东宫每隔一日听政，事罢之后，立即入太极宫，为李世民进汤药、膳食，甚为细致，不离李世民左右。当初李世民班师之时，看到李治远来迎接，心里涌出了暖意，现在又见李治跑前跑后，心中又复感动，其原来认为李治过于懦弱，现在也开始赞同长孙无忌等人"仁孝"的评价。终于有一天，李世民将李治唤到跟前，眼含亲近之情，说道："治儿，眼下正是暮春之时，我这里有人侍候，你不要日日待在这里，也可以出城游历一番嘛。"

李治摇头不去，坚决要候在李世民身侧。李世民无法，只好在寝殿之侧另置别院，让李治在那里居住，看到李治如此孝顺，李世民心中又充满了暖意，觉得病体也好了不少。

养病即是休息，李世民躺在病榻上将此次远征之事想了许多回，心中渐渐平静。他这日感觉精神甚好，就让人将李靖唤入寝殿。

李靖今年六十五岁，已现老态，无复往年倜傥的风采，然一双精神的眸子里依旧透出无尽的睿智。

李世民亲切地让李靖坐在榻前，自嘲道："药师兄，我自觉勇猛不减当年，总以为自己还处在年轻之时。然不经意间，我们都老了。你看，我此次出征一回，回京后竟然病倒了。"

李靖心思如电，知道李世民说出这等自谦之语，显然是言不由衷。遂答道："陛下强健如昔，偶染小病，亦属正常。老臣相信陛下将息数日后，定然痊愈。"

李世民唤人取出一只锦盒，示意道："此为高丽参，当地人说有延年益寿之妙处，我让人带回京一些，分赐给诸位老臣。药师兄，人在年轻时渴望建功立业，到了老年，只要身体康健，即为大福。我这些日子躺在病榻上胡思乱想，终于悟出此等道理。"

一名太监将锦盒打开，只见其中并排躺着数枚人参，参体硕大，颜色雪白，显然是多年的老山参。李靖多年来奔走四方，还是识货的，急忙起身谢恩。他起身时心想，李世民一向心性宏大，不屑于品谈人生短暂，此次远征高丽之后，开始感悟人生，看样子定有原因。果然，李世民的话题很快扯到了此次的高丽之战，他说道："我远征之前，内心里实在想让药师兄同行，然不忍你去苦寒之地受罪。我这几日静想，若药师兄此次能同行，也许结果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李靖毕恭毕敬说道："陛下经数年准备，最终用水陆合势的战法总攻高丽，其大军自西向东席卷而进，舟师济海自中部突击。老臣多次衡量，此战不论让何人来主持，皆会采用此法，实为上上策。"

"上上策？然我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到底是何缘故？"

"陛下到了九月班师，毕竟是气候寒冷的缘故。"李靖说到这里，忽然想起李世民召见自己，不是想让自己评说此战的胜败，定是想询问对具体军机的处置，遂沉吟片刻，又说道："那日任城王入老臣府中谈论，说起了安市之战，陛下此次未攻入平壤，缘于在安市耽搁了太多的时间。"

李世民点头道："不错，李世勣自六月初围攻安市，大军在此耽搁了数月有余。药师兄，那安市城主确实有能耐，将我大军钳制在安市不能动弹，我一生总兵攻战无数，算是遇到了一个对手。"

"陛下有些高看安市城主了。安市城主不是庸才，然他若没有坚城可恃，难以抵挡陛下数日。陛下，老臣听任城王说过，我军围攻安市之初，任城王及高延寿等人曾献了一条计策。"

"什么计策？我已记不起来了。"

"他们建议陛下分兵围困安市，然后挥师东进，再召李大亮率舟师北进，合力拔取乌骨城，如此，就争取了时间，可以直捣平壤城下。老臣以为，陛下当初若采纳此言，战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李世民闭目静想，忆起了群臣当时献策的场面。他睁开眼，点点头道："我想起来了，他们当时确实献过此策。不过无忌当时全力反对，认为我御驾亲征，应行光明之举，以保持大国之仪，此事后来作罢。"

李靖本来想说，兵者诡道也，岂能因皇帝御驾亲征而改变？你想行光明之举，毕竟为保守之策，如此就失去了出奇制胜的效果。然他又想李世民的性情大不如以前，不想刺激他太深，遂淡淡说道："老臣当时未在前线，不明战场所以，现在听了任城王之言，觉得此事应为一转机。"

李世民这些日子在榻上平静地深思，检讨此战的得失，其心绪与班师时的暴躁和郁闷相比，已是相对恬然的心境。这些年来，他经历了魏徵之死和李祐、李承乾之乱，心境随之紊乱，以致有远征高丽之举。然其毕竟为英明睿智之人，能够根据时事的变化和事件的得失，悟出其深层的含义，心境也随之调整。他现在听了李靖的话，沉思片刻后点头道："药师兄不愧为兵法大家，仅听了寥寥数语，即明白此战胜机所在。唉，我一向善于出奇制胜，此次为何如此保守呢？大约是年龄渐长的缘故，有了患得患失的羁绊。总兵攻战非无忌所长，我为何独用他的计策呢？"看得出来，李世民说此话出于真心，且有许多悔意。

李靖劝道："此次高丽之战，我军力拔高丽十城，重创其生力军，已使高丽举国震骇。老臣以为，此战目的已经达到，陛下不用思虑太多。"

李世民摇摇头，断然道："药师兄，你深知我心，若不能全胜，即为失败。我不伐高丽则罢，若攻之不能克，定不会丢手。那盖苏文素来不知好歹，此时定在平壤弹冠相庆，说不定还在那里大吹大擂呢。哼，我若拿不下高丽，誓不为人。"李世民当时起意伐高丽，是因为盖苏文弑主悖逆，且袭扰新罗，不听大唐招呼，李世民伐之仅为了维持大国之威仪；到了现在，除了以上理由以外，李世民心中又增添了无限愤懑之意，甚至有一些受侮辱的感觉，这是他难以忍受的。

自从李世民东征无功而还，盖苏文虽对唐朝仍遣使奉表朝贡，然其言语不敬，且对唐使者倨傲无礼，并对新罗侵凌不止。李世民闻之大怒，这日盖苏文遣使入京，奉表谢罪，并朝贡礼物和美女，李世民令将其退回。

大唐从此绝了高丽朝贡之路，摆明了以高丽为敌。

李世民一面绝了高丽朝贡，一面对此次高丽之战反思不已。

如前所述，此次高丽之战，唐军病逝战死者数千人，马匹、辎重损失殆尽，虽连拔高丽十城，获得近十万户口，然最后毕竟撤回，辽州、盖州、岩州有其名，而无唐军据守，成了三不管地界。李世民每念及此，就生出许多悔意，脑海中现出魏徵的身影，叹道："魏徵若在，必然会阻止我此行。"

其实在此战之前，朝中大臣多数不赞同远征高丽，然他们缺少了魏徵死缠烂打的本事，无法使李世民转换心意。

李世民又念起魏徵的诸多好处，他这日病愈之后，将阎立德召来问询道："魏徵墓前的碑石，如今安在？"

"遵陛下之命，臣令人将此碑石推倒，并以重锤毁去，其墓前仅余少许碎片。"

"朕当时所书碑文还在吗？"

"陛下当时所书，现在应藏于秘书监。"

"如此甚好，你可入秘书监将此书取出，再觅来美石，让良匠将其重刻一遍。此事三日能成吗？"

“请陛下放心，臣亲往监造，令工匠夜以继日刻石不止，三日后将此碑石呈于陛下御前。”

“嗯，你抓紧去办。还有，你代为传旨，让太常寺准备少牢之礼，朕三日后要往昭陵祭祀。”

阎立德答应后离去。

三日后，阎立德果然将碑石制成。

李世民带领太子李治及群臣前往昭陵，其时寒食节和清明节已过，不是扫墓的时辰。按照当时风俗，寒食之后一二日即是清明节，人们一般将此两个节日合在一起过。唐制规定，寒食和清明可以给假四日。李世民今日带领群臣到昭陵祭扫，其实另有深意。

到了昭陵，李世民让群臣候在山下，自己与李治一起来到长孙嘉敏的墓前。

李治在太常寺人员的引导下，在母亲墓前燃烛焚香，然后烧纸钱叩拜。按照唐朝规制，皇太子祭拜母后本来有一套相当繁复的仪式，今日之礼却相对简单，似寻常百姓扫墓一般。

李世民站在妻子墓前，心中默默说道：“敏妹，你在地下还好吗？我此去辽东，一直思念你啊。”其感叹发乎真情，许是人年龄渐长，愈念旧情。

父子二人在长孙嘉敏墓前待了片刻，然后转身下山。

自从李世民下诏允许文武大臣逝世可以陪葬昭陵之后，如今昭陵周围已堆起不少坟茔。下山甬道两侧，文官坟茔立于左边，武官坟茔排于右边。文宫中杜如晦、魏徵、苏世长、薛收、戴胄等人的坟墓一溜儿排开，静静地立在那里，仿佛还在那里深思熟虑；武官中，秦叔宝、张公谨、李孝恭等人的坟墓，墓碑高大，依旧显出英武本色。是时，太常寺逐个派人到这些人的墓前燃烛焚香，山间跳跃着数十堆火苗，以祭其魂灵。

群臣是时立在魏徵墓前，由于李世民下令仆其墓碑，逐其家人，魏徵的坟茔与其他坟茔相比，显得有些破败。太常寺之人此时从近旁取来

新土来培坟，转眼间将坟堆培得焕然一新，又成一座新坟。

太常卿吕才见李世民驾到，急忙到李世民面前请旨，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好吧，开始吧。"

于是，太常寺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诸般仪式相当繁复，用时一个多时辰。

少牢之礼祭毕，李世民转对阎立德道："阎卿，把那块碑再立起来吧。"

阎立德接旨，急忙指挥工匠在墓前挖坑，须臾坑成，他们小心翼翼将碑石直立坑中。

李世民接锨在手，然后取土撒入坑中，又对群臣说道："你们，都来为魏徵添一把土吧。"

群臣跟随李世民来到昭陵，本想是一同来祭祀皇后，孰料李世民不许他们上山，仅让他们在魏徵墓前等候。如此来看，今日的重头戏实为祭祀魏徵。他们不敢多言，皆默默地依次挥锨取土，很快将碑墓埋起。

李世民上前手抚墓碑，面向群臣说道："朕当初亲撰此碑文，以彰魏徵之功，然不久又将之仆倒。今日复立，众卿可知其含义否？"

群臣不明其意，皆不敢言声。

李世民接着道："朕此次远征辽东，事前群臣劝谏不少，奈何朕不听，遂有此行。若魏徵不死，事情还会这样吗？"

群臣到现在方识李世民的意思，原来皇帝把远征辽东之举，归咎于群臣不能如魏徵那样苦谏不已。其中有人想到，假若魏徵不死，皇帝坚持自己的主意，魏徵果然能劝阻辽东之行吗？那比干劝谏殷纣王，却最终被杀。由此看来，谏臣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皇帝是否开明。李世民虽然还算得上是一位开明皇帝，然魏徵死后，其纳谏的态度有了变化，最近又将最敢于说话的刘洎赐死，群臣明哲保身，皆小心翼翼不敢大胆进谏。

长孙无忌开言说道："陛下所训甚是。自魏徵逝后，臣等缺乏魏徵的见识以及苦谏之精神，遂使朝廷大政受损，此为臣等之过也。"

李世民道："此非群臣之过，还是朕之过。魏徵在日，多次劝朕与民休息，不可轻用民力，朕当时激于一时之愤，遂启辽东之战。朕回京之后，多次反思此节，感叹若魏徵还在，必不使我有此行也。朕今日带同你们来祭魏徵之灵，再复此碑，一者是怀念魏徵铁骨铮铮之精神，二者是想借此告诉大家，今后须以魏徵为榜样，可以据理来谏，让朕少有错谬。"

群臣闻言，莫不感动。褚遂良恭颂道："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遂有魏徵等人敢逆龙鳞，开一代诤谏之风，成就了贞观盛世。陛下今日再复魏徵碑石，臣等今后定以魏徵为楷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褚遂良的话大合李世民心意，赞道："遂良此言，甚合吾意。魏徵在贞观初年就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朕若不听群臣之言，即会偏听偏信，失却事情本来意义，以致铸成大错。还记得魏徵逝去不久，朕曾说过的一段话吗？"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失，遂失一镜矣。"在李世民身侧的李治大声将此话诵出。

李世民向李治投去赞赏的一瞥，说道："就是这话。朕当时说魏徵亡去即失一镜，其实有些绝对。朕希冀众卿皆如魏徵一样，则人镜多矣，定能防朕之过失。太子，你能记住此话，不枉群臣对你的多日辅佐。"

李世民又问房玄龄道："玄龄，魏徵妻子安在？"

房玄龄答道："魏徵逝去不久，其妻裴氏带领家人迁回河北，现在久无音讯。"李世民当初雷霆一怒，仆魏徵墓前之碑，罢魏叔玉之婚，使魏家在京城待不下去。裴氏无奈之际，只好带领家人返回魏徵故乡，种田为生。

李世民脸现愧疚之色，说道："是啊，魏徵之墓破败如此，敢是其家人离此太远不能洒扫的缘故。玄龄，你可派人寻回其家人，让他们依旧回京居住。其安家费用，可从内府拨给。你再嘱吏部，可复魏徵爵位，其子可以袭爵。若其子有才堪用，考核后亦可授任。"

房玄龄躬身答应。

李世民的这一句话，由此改变了魏徵后人的命运。魏徵有子四人：长子叔玉、次子叔琬、三子叔磷、四子叔瑜，他们此时在家种地，没有翻身的机会。此次奉旨回京，叔玉和叔琬很快被授予官职，一年后，魏叔玉被授为光禄少卿。

李世民除了对魏徵有此作为外，对刘洎之死也有些悔意。马周那日向他禀报道："臣听说刘洎自尽之前，曾索笔欲写出一书禀与陛下。"

"其书安在？"李世民急忙问道。

"其看守之人说奉有严令，不敢将纸笔给他，所以未能成书。"

李世民沉默片刻，幽幽说道："刘洎临终之前，想来有许多话要说。现在人鬼殊途，他的话只好藏于幽冥之界了。"

马周听其言，知道他已有悔意。然刘洎新死，若让李世民再复其官荫，眼见是不可能之事，他也不敢深追下去。

李世民迁怒那些看守之人，唤来薛仁贵道："你立即去查查，当时看守刘洎的是哪几个人？他们为何不给刘洎纸笔？若查据为实，定予处分。"

刘洎之死，实为冤情。史书写到此处，赞其才之烈，如《易》中所谓"王臣蹇蹇"者。其中感叹道："以太宗之明，蔽于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于上，况其下哉？古人以言为戒，可不慎欤！"由此可见祸从口出，宜慎宜戒！

李世民对高丽毕竟不能释怀，这日，他在太极殿西暖阁召集群臣，商议伐高丽之事。

李世民待众人坐定，开言说道："盖苏文无礼，朕已罢其朝贡。我军此战在安市受阻，未能抵达平壤城下，那盖苏文定是猖狂之极！朕今日召你们来，即是商议再伐高丽之事，不将盖苏文擒拿回京，朕誓不回兵。"

群臣面面相觑，李世民前日还在魏徵墓前述说伐高丽的悔意，怎么事隔一天，他又提出要伐高丽呢？

李世民显然察觉到群臣的踌躇之情，又说道："你们定是以为朕言不由衷吧！刚刚复了魏徵墓碑，马上又要攻辽东，其心思变动何其快也。是不是这样？非也。朕对四夷之事，不主张以武力相迫，然盖苏文无礼之甚，朕若不理他，盖苏文愈发骄横。如此，他国见之，定会轻视大唐，所以此战不可避免。"李世民语气决绝，其伐高丽的念头，任何人难以拗过来。

李世勣问道："陛下欲伐高丽，欲何日为期呢？"

"明年。明年三月，我军要抵达高丽境内。"

座中的房玄龄、陈君宾、阎立德等人皆面露难色，此次班师，所携辎重损失殆尽。若明年三月开始伐高丽，大军年底前就要出发，如今国内粮草充溢，不足为虑，然监造船只、车辆以及抛石车、撞车等物，时间就过于仓促了。

李世勣向来主张伐高丽，他毕竟是军事内行，也明白短期内难以将诸物筹足。

李世民见群臣无语，遂问阎立德道："阎卿，那些舟船还完好吗？"

"所有舟船没有缺失，现在集于莱州。"阎立德老老实实答道。

"嗯，诸物中以建造舟船最为费时，现在舟船不失，其他物件就不足为虑了。"李世民又问道："阎卿，高丽诸城坚固，用抛石车和撞车攻城无功。你此次参与高丽之战始末，就近观察其城防形势，可有妙法儿攻破其城墙吗？"

阎立德道："臣就近观察，其城依险山而建，寻常攻城之具难以奏效，就是再多造一些抛石车、撞车，终归无用。臣日思夜想，实在想不出妙法儿。"

李世民有些失望，说道："朕以往对付坚城，多采用围城不打，待其粮尽其内必乱的法子。辽东那里到了冬日高寒无比，我军难以在那里持久待下去，此法儿也就失灵了。"

长孙无忌骂道："是呀，那盖苏文似乌龟一样，凭其地势与严寒与我国相持。他若有种，何不野战一回？"

李世勣此时言道："陛下，臣以为盖苏文实在无礼，若任其在高丽肆虐，非是天下之福。然我国刚刚班师不久，再调派重兵前去征讨，实在是高看了盖苏文。臣以为派偏师前去袭扰即可。"

"选派偏师？将以何法袭扰呢？"李世民知道李世勣不轻易出言，他现在说以偏师袭扰，定是经深思熟虑而成。

"我军此次围安市，费时三月有余。高丽人善于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正如长孙司徒刚才所言，盖苏文凭借坚城和严寒与我国相抗，我们应该避其长击其短。"

"嗯，其凭坚城与严寒与我国相抗，是为其长，其短处呢？"

"陛下此次亲征，高丽人忙于迎战，去岁以来不得耕种；我们连克十城，全收其城内谷物。如此一来，高丽安市以西无复人烟，城邑萧条，极度缺粮。陛下若能发二路偏师，一路自莱州渡海袭扰，一路自营州扰其边疆，使其疲于奔命，无暇种粮，数年之间，其人心自离，可以不战而胜。"

李世民和群臣听完李世勣的这条建议，皆默想了一会儿，认为是条妙计。

李世民目视高延寿道："高卿，你以为此计如何？"

高延寿接替唐俭为鸿胪卿，此时坐在后排，他起身答道："李尚书此计果然妙绝，数年之后，高丽国定会破败。只是如此一来，高丽百姓苦不堪言，臣本为高丽人，心甚不忍。"

李世民让高延寿坐下，说道："对了，朕忘了你为高丽人，如此问你，过于残酷。你有此仁恕之心，并不为错。不过，你现为大唐之官，当从大处着眼，不能囿于细微。你应当看到，高丽百姓先苦上数年，由此摆脱盖苏文暴虐统治，也是一种福分。"李世民说出此话，显示其必克高丽的决心。

高延寿默默不语，心内以为李世民若采用此计，两年下来，高丽国定会破败无比。大唐再觑准时机，遣重兵大举征讨，高丽难挡此致命一击。他又想起盖苏文，其与大唐为敌，实在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以螳

臂当车来喻之，非常贴切。

李世民目视群臣道："你们以为选派偏师袭扰高丽，此计可堪为用吗？"

房玄龄是年六十九岁，近年来许是上了年纪，小病不断，容色有些憔悴，他率先答道："李尚书此计，对高丽人而言有些残酷，然对我大唐及天下诸国，实为一条妙计。选派偏师前去袭扰，不用动我国根本，对高丽实为致命一击。那盖苏文若识趣，可以罢手停攻新罗，再与我国修好，如此不用大动干戈，实为百姓之福。"

长孙无忌笑道："房司空宅心仁厚，以为盖苏文可以罢手不攻，实在是过于乐观了。"

李世民接口道："无忌说得对，那盖苏文心性如此，任十头牛的气力也拉不回头来。我们就选派偏师前去袭扰，过上两年，朕还要御驾亲征，定将盖苏文擒获。"

房玄龄一直对李世民亲征高丽不以为然，现在听李世民要再度亲征，遂谏道："陛下，如今天下安澜，唯讨高丽不止，且陛下还要亲征，臣以为不可。"

李世民起身走到房玄龄面前，以手抚其背曰："玄龄，朕明白你说的道理，也知道没必要对盖苏文动怒，然朕临决天下之事以来，凡事不能半途而废，盖苏文无礼于朕，其看到我国难克其城，定然更加骄横，朕难咽下此口气，非将其制服不可。玄龄，你勿复再劝。"

马周、褚遂良等人也有劝谏的念头，看到李世民志在必得，遂不敢再劝。

李世民见群臣默默，遂说道："也罢，此事就如此定下了。李卿，朕授你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可自国内挑选三千精兵，到营州与张俭会合一起，前去袭扰高丽边境；再授程名振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万余人，乘船自莱州泛海而进。"

李世勣起身接旨，问道："请陛下示意出征时辰。"

"你们可在年底时到达前线，俟明年三月天气转暖时，分头进发。

李卿，此二路偏师，由你总制之。你们入了高丽境内，不要执意攻城，可分成小股部队四处袭扰，见城即焚，见粮必烧，让盖苏文疲于应付。”

李世勣躬身答应。

高丽国从此再无宁日，唐军如此飘忽不定的战术，起初让盖苏文不明其意，待到他明白了唐军的意图，也终无好的办法来应对，只好听之任之。

李世民还让陈君宾为馈运使，让他准备粮草，并着手解决长途运输问题，为此要多造运粮车辆；另让阎立德继续监造战船，使战船源源不断地集于莱州，以为舟师之用。这样，李世民一面派出二路唐军前去袭扰高丽，达到使其逐步破败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又大力准备征战物资，欲数年之后给予高丽致命一击。可以想象，下一次的征讨之举比第一次要猛烈得多。

议罢了高丽之事，高延寿又奏道：“陛下，新罗国昨日来使，欲求陛下接见。”

李世民以为新罗国来使，定是来诉高丽、百济来攻，因求大唐派出救兵，遂言道：“高卿，今日之事已定，你可将其中详细告诉新罗来使，让他们收缩战线，凭坚城与高丽相抗，不要主动出击。待二年后，朕亲征克定高丽，定将其占领的新罗土地还给他们。”

“臣回衙后，定将陛下之旨传达给新罗使者，让新罗王戒约臣民，与高丽、百济顽强相抗，撑过此二年光景。”

“不错，就是此话。”

“那新罗使者还带来一人，却是日本国之使，要求面圣。”

“日本国？联记得前些年我国曾派员出使过该国，因为使者的缘故，其后两国未曾再通使。好嘛，朕可以见他。”

“陛下，日本使者提出，其天皇欲派来大批遣唐使。”

“遣唐使？来就来吧，又闹什么玄虚？”

这时，在座的萧瑀起身答道："陛下，臣猜想遣唐使却是从遣隋使而来。"

"遣隋使？"

"隋朝以前，日本国未与我国通好，其传入的中国典籍和器物，多是辗转自百济等国进入。到了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其圣德太子在与百济人的接触中，阅读了许多汉文典籍，非常向往中国，遂派小野妹子等人为日本遣隋使，由百济使节陪同，于隋大业四年到达长安。炀帝当时接见了小野妹子等人，并允日本国可以派来多批遣隋使。后来中国遭遇战乱，隋灭唐兴，于是日本又想派来遣唐使了。"

"日本遣唐使来我国，其目的为何？"

"小野妹子当初来长安，口口声声说来中国目的是求佛法。实际上，其求佛法不假，更多人却来学我国历法、文学、官制、律法等，其内容无所不包。那圣德太子待小野妹子学成归国后，不久即制定了冠位并颁布了律法，即是按隋廷规制参考而来，由此修饰了其宫廷的冠服，整饬了其衙署的编制。"

"嗯，日本国居于大海之中，却能渴慕中国之风，所虑甚远嘛。对了，他们想学我朝文化，能懂汉字及汉话吗？"

"远在魏晋之前，《论语》、《千字文》等通过乐浪、带方的汉人传入日本，日本人从此逐渐开始使用汉字，竟至熟练。到目前为止，日本国未有自己的文字，其宫廷上层人物皆使用汉字，其唱和诗文以及记录史事，皆用汉文写就。"

李世民沉默片刻，转对高延寿道："高卿，由你排定日期，朕接见他们。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朕所不取。日本国主动要求派使入中国，朕觉得是一件好事，可以体现我朝德化之精神。"

当是时，由于大唐国势的强盛以及交通的发达，使得唐朝国威远播，充满魅力的文化风靡世界。四方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似盖苏文一样与大唐为敌者，实为少数。

高延寿躬身答应，又奏道："今年元正之日，因陛下未在京城，诸

国君长来贺未见陛下之面，深以为憾。近来北方诸部君长闻听陛下回京，又集于京城，要求面圣。”

李世民闻听此言，目视李世勣道：“真珠可汗死后，薛延陀经历了朔方之战，已然式微，北方形势从此一变。”

李世勣答道：“陛下神机，从此将薛延陀逐入北荒，再不敢启衅。”

贞观十九年，薛延陀真珠可汗病死，其子多弥可汗继立。这多弥可汗性格急躁，又好猜忌，废弃父时贵臣，专用己所亲昵。他看到李世民带领大军远征辽东，以为其国内空虚，遂带领铁骑进攻朔方。

李世民临行之时，已经考虑到薛延陀可能会兵犯边境，遂让薛万彻、薛万均兄弟领兵屯于夏州，以备薛延陀。多弥可汗引兵到了朔方，薛万均引兵对阵，双方一交手，唐军不敌立刻败下阵来，其且退且走，多弥可汗大喜，挥兵深入追击。如此进入了夏州之境，多弥可汗忽见两厢出现了大量唐兵，领头之人为薛万彻，方悟中了唐军的诱兵之计，急忙号令回军，薛延陀兵大败，向后狂奔六百余里。

多弥可汗遭此大败，心有不甘，欺大唐东征之军未还，又整兵前来寇边。李世民在班师的路上闻听此讯，其尚在病中，大怒道：“狂悖小子，难道欺我大唐无兵吗？”

李世民就在病榻上发出敕命，让李道宗发朔州、并州、代州等九州兵马镇朔州；让薛万彻和阿史那社尔发胜州、夏州、银州等十州兵镇胜州；薛万彻和契苾何力发灵州、庆州等五州兵镇灵州；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李道宗相呼应。

李世民再令李世勣带领五万兵马，自雁门关深入突厥境内，然后进军至郁督军山，对薛延陀形成高压之势。李世民又发玺书至回纥、同罗、奚结诸部，让他们协助唐军，围击薛延陀。这也正是李世民班师之际，选择自太原回京的缘故。

唐军屯于郁督军山，使薛延陀国中惊扰，一日之间，动辄有人传说“唐兵至矣”，由此引起诸部大乱。多弥可汗心内恐惧，于一日夜里带领数千骑西奔，被回纥部发现，击而歼之，多弥可汗在乱军中被杀，其手下也被斩杀殆尽。

薛延陀人闻听多弥可汗被杀，一部分人惧而西走，一部分人到郁督军山向唐军投降。李世勣此次出击，未与薛延陀交战，却兵不血刃取得胜利，实在轻松无比。他向李世民上表，要求册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李世民准奏。李世勣安定了北部之事，遂带领大军返回国内。

由于此战实在轻松，其在国内显得毫无反响。然此战的意义实在深远，北方诸部酋长在战后不约而同来到京城，要求面圣。

李世民点头答应，让高延寿传旨，明日在天成殿设宴接见这些部落酋长。

贞观八年，李世民为了让太上皇李渊能够避暑，在龙首原上营造永安宫。永安宫尚未建成，李渊已然逝去，李世民就将永安宫更名为大明宫。天成殿即是大明宫内一座侧主殿，其南北长约四十二丈，东西宽近二十六丈，台高一丈五尺，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为了显示大国威仪，李世民近来接见使臣或举行大型宴会，多选在这里。

是日天成殿内张灯结彩，漠北十一部落酋长在赞礼官的引导下，缓缓进入殿内。他们迈入殿门，就听悠扬的燕乐声扑面而来。

殿内的西南角，此时排满了一帮乐师，他们手持八音之具，在那里演奏宫廷燕乐。太常卿吕才立于乐队之侧，专注于乐工演奏的细微之处。

燕乐是在宫廷宴饮的场合演奏的音乐。唐依隋制，定九部乐为宫廷燕乐，即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李世民去礼毕，增燕乐，及侯君集攻破高昌后，又令吕才将高昌乐整理，增加其中。如此，贞观年代的燕乐就成为十部乐。

诸酋长入殿之后，燕乐声戛然而止。这时，只听通事舍人大喝道："圣上驾到。"就见李世民乘舆而至，他旋即入座，众人叩拜行礼，三呼万岁。李世民说了声："都平身吧。"诸酋长在赞礼官的导引下归入自己的座位。

这时，吕才指挥众乐工一边丝竹齐鸣，舞步翩跹，一边依一定的方位次第鱼贯进入殿中；然后各部依次就座，循序奏技。

李世民眼光柔和，举盏道："众爱卿，难得你们长途跋涉入京，来吧，请饮尽此盏。"

三巡过后，回纥酋长菩萨起身道："天可汗在上，臣受众人之托特来请旨。"

李世民凝目注视菩萨，只见他须白如银，身子有些佝偻，不禁叹道："唉，岁月不饶人啊！朕初见你时，你尚在壮年，精神堪旺，不料这些年过来，你也满头白发了。"

菩萨躬身道："臣须发皆白，可见老之将至。人到了老年，也就怀上了心事。"

"你有何心事？"

"人若到了老年，定思养育之事。臣怀此心事，惶惶不可终日。"

漠北诸部中，如今薛延陀部已经星散，其下以回纥部势力最强。菩萨现在提起养育之语，李世民不禁奇道："回纥部众二十余万人，有胜兵数万，你又何愁养老之事呢？"

"臣等部落虽完好，然居于漠北，离京城太远，犹水中浮萍一般。薛延陀不事大国，暴虐无道，自取败死，部落鸟散。臣等愿从此归命天子，愿赐爱怜，乞置官司，养育臣等。"

菩萨说到这里，其他十部酋长皆在席上立起身来，齐声道："请天可汗垂怜臣等，及早设置官司。"

李世民现在听明白了菩萨等人的意思，原来他们想归入大唐州府建制，如此就彻底成为大唐的臣民。其心中大喜，因为自古以来异族来降，多是迫于威势，不像他们这样主动来归。

李世民哈哈大笑，示意众酋长落座，然后对菩萨道："你说得如此可怜，朕若不照准，即是不垂怜你了？"

菩萨复立起身道："臣临行之时，鄙部众人让臣带来一句话。"

"什么话？"

“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臣等子子孙孙为天至奴，死无所恨！”

李世民不禁动容，这番言语，谅菩萨难以当场编造出来。

陪宴的房玄龄、长孙无忌、马周、褚遂良等也同时立起身来，齐声向李世民请求道：“乞陛下能遂诸酋长之志。”

李世民目视李治道：“太子，你以为呢？”

李治答道：“儿臣以为，此十一部落愿永为大唐臣民，并非坏事，乞陛下照准。”

李世民沉默片刻，抬头对菩萨等人道：“太子如今代朕理事，他既然答应你们，朕就从其意。太子，此事要抓紧来办。”

诸酋长起身离座，向李世民拜伏谢恩。

后数日，李世民诏命下。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府，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为真颜州。令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并赐给其金银缯帛及锦袍。

漠北之地先有东突厥逞强，后有薛延陀为乱，现在诸乱皆平，诸部正式成为大唐的州府，从此漠北之事尘埃落定。

后数月，李世民又在漠北置燕然都护府，授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都督，统辖瀚海等六都督府、皋兰等七州。

第二十七回　唐皇苦心教太子　马周意深论佛道

李世民自从班师回到京城，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其先是静养一段时间，感到精力不济，便干脆把朝中庶务交给李治办理，仅对大事过问一下。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暑气渐渐加重。李世民待在宫中感到闷热，就想出外避暑。他以往每到暑期，常到九成宫避暑。前些日子，阎立德来报，说宜君的玉华宫已经建成，李世民早就对破旧的九成宫不喜，现在闻听玉华宫已成，遂带领身边重臣起驾前往宜君。

太子李治留在京城监国，房玄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亦留京辅佐。

车驾出了京城向北进发，过了渭水、泾水交汇处，即进入山区。他们愈往北行，愈觉山间的清凉渐渐加重，微风拂来，一丝凉意沁人心脾。车驾在路上行了二日，方才到达宜君地面。举目望去，只见满目中皆是郁郁葱葱的绿树，微风拂过，松涛阵阵。

车驾上了一个高坡，赫然见前面有一处青砖碧瓦的所在。阎立德来到李世民车前，禀道："陛下，前方就是玉华宫。"

李世民让车驾停下来，然后步出辂车，眺望前方。只见玉华宫背枕山峰，一条清清的溪水绕于宫前，亭台阁楼掩映在山谷之间，松柏森森，端的是一个好去处。

车驾辘辘声中驶入玉华宫内，李世民到中间阔地下车，只见四周翠阴交合，立即觉得一股凉意扑面而来。宫室布置充分利用了山势和山谷间自然形成的扇形地带，以丹凤门、前殿、后殿、昭阳门为中轴线，东西两侧分布飞香殿、飞霞殿、澄华殿等建筑，院内还引水筑池，一左一右建有洁水湖和广明湖，渠水在院内曲折蜿蜒，最后注入南墙外的溪水中，由此更添一分清凉。玉华宫内遍布奇木、怪石、异花，香气扑鼻。

众人进入殿内，只见门牖上下，皆金碧辉煌，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旁，檐楹皆傅白金，其壁砌生光，琐窗射日，实在工巧之极。

李世民观罢宫室内外，非常满意，对阎立德道："嗯，此宫造得不

错，你可将有功人员列出名单，朕要给予赏赐。”

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攻破洛阳城，看到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不禁感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无之得乎！”并下令焚毁乾阳殿、则天门和端门楼。到了贞观年间前期，由于魏徵等谏臣的反对，李世民虽有兴造之心，然尚能予以克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善，李世民开始放手大兴土木，也不在乎臣下的劝谏了。

自从魏徵逝后，朝中不乏劝谏之人，然没有一人能如魏徵那样观点鲜明，勇于直谏。其后的刘洎尚有魏徵之风，惜其被赐自尽。看到李世民开始大兴土木，朝臣中有人想谏，然又想到国势兴旺，仓库盈积，皇帝花些钱造些宫室，实在不算什么，也就无心再谏。

令李世民想不到的是，后宫中有一女写成一疏奏，欲来劝谏一番。

是夜，李世民唤来太监，让其通知充容徐惠前来侍寝。

徐惠是年二十岁，其入宫之时被授为才人，二年后又被授为充容。她此次随李世民来到玉华宫，刚刚晚膳过后，闻听太监来唤，遂手拿疏奏，随太监来到李世民的寝殿。

徐惠入席殿向李世民叩拜，李世民是时正坐在胡床上养神，即唤其平身。李世民抬眼一看，烛光下，徐惠那不经意露出的双肩，宛若象牙雕成的丰满臂膀，优美极了。李世民看到这里，心里不由得一动，脸上泛出微笑，唤道：“惠儿，过来坐在这里。”

徐惠脸上顿时掠过一丝红霞，然后乖觉地缓步过来，投入李世民怀抱中。

李世民环抱徐惠那娇小的身躯，用脸轻抚她那稚嫩的秀面，赞道：“惠儿，你今日敷了什么香？其香气中还透出一丝甜意呢。”

徐惠轻声道：“陛下，妾未用任何异香，想是妾久未侍奉陛下，所以陛下觉得有些特别。”

李世民用手轻弹一下徐惠的粉脸，说道：“惠儿，莫非怪朕久未唤你吗？”

“妾不敢。”

“我们待会儿共同沐浴，这里尚有数枚交趾贡献的蝉蚕形瑞龙脑香，你可尝试一用。”

徐惠轻声答应一声，然后自怀中起身立于地面，说道：“陛下，妾今日有疏一道呈上，请陛下御览。”她说罢，自袖中取出该疏，将之呈给李世民。

李世民接过疏奏，说道：“朕知道你辞致赡蔚，写一些诗赋为拿手之事，今日怎么又想起进疏奏了？惠儿，自古以来不许后宫干政，你不可违了此条制度。”

“妾知道，然向陛下进谏言，实为有益国家之事，却与后宫参政不相干。”

李世民不再接言，埋头看疏奏中言语。只见徐惠开篇写道：“陛下东戍辽海，西讨昆丘，士马罢耗，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也。”李世民读到这里，抬头笑道：“嗯，你责朕劳师远征，民力轻用。惠儿，你须知为国者必有战事，朕不学汉武帝穷兵黩武，然必要的战事也躲避不开。”

“妾以为，此次辽东之战，其实没有必要兴兵。”

“嗬，瞧你那紧绷的脸儿，酷似朝中的谏臣嘛。”李世民不再深入说此话题，接着往下看去：“翠微、玉华等宫，虽因山藉水，无筑构之苦，而工力之巨，不谓无烦。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徐惠这样写，是责李世民近年来营造之事渐多。李世民弃九成宫不用，新建翠微、玉华二宫，如此大兴土木，与其贞观初年的所为大相径庭。

徐惠最后重点劝谏李世民不可有骄逸之心，其写道：“伎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凋毒，侈丽纤美，不可以不遏。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

李世民读完，闭目静思，继而睁目道：“惠儿，可惜你为女身。若朝中有女官，你定是一个女魏徵。嗯，你的话，朕记下了。朕答应你，

今后非事出无奈，绝不开战；非衣食所需，绝不求奢侈。”

徐惠躬身道：“陛下能纳妾之言，妾唯心存感激。”

“你不用感激。朕克制己欲，即是天下之福，朕明白这个道理。惠儿，古往今来，后宫之人持疏奏劝谏者，你为第一人。”

李世民起身问道：“惠儿，朕问你一个问题，能回答吗？”徐惠点头答应。

“圣人云，食色，性也。如床笫之欢，为人之本性，能归入骄逸之列吗？”

“这个，这个……”徐惠一时语塞，她虽入宫数年，多次被李世民雨露惠及，然一提到性爱之事，不自禁脸上泛起红潮。

“你览遍群书，其中难道未语及此节吗？”李世民见徐惠面露羞涩，心中得意，又追问了一句。

徐惠轻轻一笑，脸庞现出两个酒窝，答道：“陛下心里明白，却来考问贱妾。床笫之欢合乎人伦，虽圣人亦不可回避，然夫妇之礼，止于庭院之间，不可过滥过度。”

“朕今日叫你来，合乎夫妇之礼吗？”李世民边说边过来，一把揽着其腰，低头吻其耳垂，又道：“惠儿，我们共同入浴吧。”

后宫佳丽甚多，徐惠虽得李世民喜爱，然已数日未近李世民身侧。李世民手臂甫一挨其腰部，其身子即变得软瘫如泥，急忙侧身靠在李世民的胸膛之上，抬眼向李世民望去，其眼中柔波流转，幸福无限，似一温顺的猫儿蜷缩在主人怀中。

温泉的柔水荡漾了徐惠那颗春心，其滑如凝脂的皮肤经温水一浸，渐渐透出稚嫩的浅红色。李世民心爱其秀色，双手不免在她的身上摩挲了数回。两人须臾沐浴罢，即在宫女的侍候下相扶迈入寝室。

李世民这一段时间有时偏爱和处子交欢，喜欢品尝那处女的娇羞和恐惧，以及长夜相拥稚嫩胴体的乐趣和满足；有时寻来熟稔的后妃，品评其可人的韵味和风流。其今夜与徐惠交欢，使他同时体会这两种滋味，其酣战兴罢渐归平静，犹瞧着徐惠那文静的面庞欣赏不已。

徐惠此时双目大睁着，她忽然在烛光中瞧见李世民鬓间生出了数根白发，遂心中暗叹一声。李世民心思何等细腻，立刻察觉了徐惠容色的细微变化，遂将大手紧了一紧，使她的身躯更加贴紧自己，问道："惠儿，你为何微皱眉头，有什么烦心事吗？"

徐惠将脸儿埋在李世民的胸间，摇头不语，既而抬头轻轻说道："妾动辄劝谏，定会惹陛下不喜。"

"朕什么时候怪你了？"

"陛下若不怪罪，臣想再劝谏一句。"

"嗯，你说吧。"

"陛下年近五十，不复壮盛年轻之时。圣人固然说过'食色，性也'，然房事不宜过度。妾见陛下近来夜夜召人侍寝，妾不敢心念妒忌，唯思陛下房事有度，如此对身体有益。"

李世民微笑不语，伸手捧着徐惠的那张鹅蛋形小脸，问道："朕今日若不临幸你，你难道就心性坦然吗？惠儿，朕心爱你们，如此方有了许多春夜，使得两情欢洽。朕若心性如铁，实属不体贴你们了。"

徐惠暗叹了一口气，将面庞紧紧地伏在李世民胸前。心想，也是，自己今夜被皇帝临幸，后宫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正眼巴巴地羡慕自己呢。

后数日，李世民在宫中或与侍臣商讨政事，或独坐室内静心思索，将自己多年的主政经验书成册，名为《帝范》，准备以之教诲太子。

《帝范》专门讲做皇帝的规范，李世民准备将其中内容分为十二篇，今日开始写第一篇《君体》。其写道："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真明而普照。亿兆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民。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后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为君之体也。"

全篇仅一百余字，却让李世民费了许多思虑和时辰，其浓缩了李世民在位多年的为政之道，归结到一点，即是最后所言"倾己勤劳，以行德义"。

李世民写完此篇，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他看到窗外夕阳如金，有心出外散步一回，遂让人传马周前来随行。

他们走出宫后，沿着宫墙边的甬道向后山行去，来到后山顶上的凉亭。君臣二人举目四望，只见夕阳在山间散出一层花粉似的光辉。前方的狭沟边沿，一株蓬松的松树俯临着水面，溪涧潺潺，使山谷显得更加幽静。

李世民观望眼前的美景，叹道："夕阳西下，牛羊下山，炊烟渐起，可惜阎立本今日不在身侧，其若在又能绘出一幅极美的图画。马周，看来一日之中，还是以暮时最美，只可惜时辰太短。"

马周道："夕阳正因其短暂愈现其美。一年之中三百余日，若陛下有兴致，大可日日来观。"

"朕现在年近五十，已为夕阳之时，不似太阳复起复落，永无止息。唉，人生不过百年，实在无可奈何啊。"马周知此话题太敏感，遂踌躇不言。

君臣在此对话之际，夕阳渐隐入山中，在天际留下一抹金红色的彩霞，煞是好看。李世民忽然想起了刚才所写的《君体》篇，遂说道："朕为教诲太子，欲以《帝范》为名将多年为政经验积累成册，刚才将《君体》篇写完。君体之旨，在于多行德义。朕少年起兵，多阅世间劳苦，所以身体力行，天下响应。而太子自幼生在锦绣丛中，不识民间劳苦，其知应行德义，然又不知如何来行，若靠一道旨意号令天下，臣民心中不服，如此就大失本意。马周，这修德义之途，你以为还有他法吗？"

马周答道："陛下即位以来教化天下，国内臣民二十余年间渐行渐积，已成模样；四夷感化其德，莫不宾服。臣以为太子今后只要秉承陛下所行方略，绝无大失，教化之旨更能深入人心。"

李世民摇头道："大凡一项方略，起初实施之时能起作用，随着时事变迁，若一味不变，亦会渐渐减色。朕口称教化天下，若不能随时事变迁而充以新内容，失于简单，实为空洞。太子今后将朕之所行奉为金科玉律，不加一丝增删，就失于僵硬了。"

马周心中不同意李世民的这种说法，沉思片刻，委婉说道："圣哲大道虽经时事变迁，难掩其真。陛下倾慕尧、舜、周、孔之道，示以尊崇地位，并撰成《五经正义》刊行天下。天下儒士，多怀抱典籍，云集京师，数年间，国子监增筑学舍二千三百间，增加生员三千二百六十名，遂使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国学的兴盛还吸引了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竞相派遣子弟入京学习。这些人学成之后，散归各地，遂将陛下的教化之旨弘扬天下。陛下这样做，实际上已将巨大的车轮转动，任何人难以阻挡。"

李世民叹道："国学兴盛，毕竟是朝廷的铨选之制驱使，并非人心中自愿。朕这些日子一直在想，如何使天下人不用朝廷提倡，即自愿修习教化之途呢？天下人何其多也，每年的万名生员与其相比，毕竟为少数。"

夜幕降临，一轮圆圆的月亮，从东边的山梁上爬出来，将眼前这片奇石密布的山谷，照得斑斑驳驳，愈显清幽。

马周低声说道："陛下，时辰不早了，该回宫进晚膳了。"

"莫非你饥了？"

马周点点头。

李世民转对太监道："你们速去，朕今日就在山顶上用膳了。"

"陛下病体刚复，山顶之上毕竟清凉，陛下还是回宫最好。"马周关切地说道。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我们难有如此清静晤谈的时候，我们一同进膳，一同纳凉，岂非一举三得的好事吗？"太监闻言，急忙离去。

君臣二人倚石而坐，山风吹来，又惊起阵阵松涛，连带着将蚊虫等物吹得无影无踪。

李世民继续刚才的话题："马周，若使天下之人心向教化之途，不用强迫，当用何法呢？"

马周沉吟道："人之心因人而异，同样的事，各人想法不同，难以达成共识。若想使其思虑大致相齐，须用水磨功夫。一者，须妥善引

之，如昌盛国学一般；二者，随着渐行渐积，人心渐渐向善，皆为德义之心，如此可使思虑相齐。譬如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待学成而为美。《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

“瞧你，说着说着又回到老话题。天下学子乃至吏员，其有知识基础，可以博学以修其性，然庶民百姓呢？他们许多人一字不识，让其学经实在无从谈起。”

马周顿时语塞，若让庶民百姓群起读经，实为天方夜谭之事。时下的庶民百姓，家中衣食有余，皆有田地可耕，天下富庶则百姓安静。他们接受朝廷的诏告敕制，皆由官吏逐级口传，也没必要以文字谕之。马周到了此刻，脑海中忽然晃出一幅图画：香烟缭绕的殿堂之中，一群群信徒顶礼膜拜，其虔诚之心现于脸上。他灵机一动，不由得脱口而出：“庶民百姓不懂诗书，然其心虔诚，若能以佛、道之行使其修习儒学，则其善大焉。”

马周提起佛、道之事，李世民脑海中立即现出做法事时热闹的情景，善男信女虔诚地顶礼膜拜，不管其识字与否，其此时的心情是相同的。他沉吟片刻，说道：“你说让百姓以虔诚之心态来修习儒学，这是你自己的一门心思，万万不能的。马周，你想过没有，朕多年来固然崇尚儒学，然对佛、道之事并未禁止，连带着自波斯传过来的景教，朕也一样礼遇，知道朕为何这样做吗？”

“陛下多次说过，要纳诸轨物，示存异教之方。陛下这样做，是以为人不论孜孜不倦求儒学，或者修习佛、道等教义，能够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即是教化之本意。”

李世民觉得马周所言深切旨理，意甚嘉许。

武德九年，李渊采纳傅奕之议，下诏京城之内可以留佛寺三所，道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当时全国佛寺众多，李渊这样做，其目的主要是抑制佛事。其后恰逢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为了争取僧道徒众的支持，下令罢傅奕之议。李世民这样做，带有极强烈的功利目的，并非表明他崇尚佛道。

李渊为了抬高自己门第的高贵，因道家教祖李耳与己同姓，遂假托方士之言尊李耳为自己的先祖。他多次驾临终南山，拜谒老子庙，并亲

临国子监，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第三。李世民与其父不同，如前所言，他多次对臣下宣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穷其贞观之治，多采用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各地纷纷兴建孔子庙，兴建各级官学以授国学。李世民深深懂得，佛道之学毕竟是一种出世之学，与励精图治大治天下是格格不入的。由此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儒、道、释三家的排列上，将儒学排为第一。

李世民在对待佛、道的态度上，固然继续了尊老子为皇祖的做法，明面上看似乎是崇道抑佛，将道教排为第一，儒家排为第二。事实上，他对神仙方术迷信的祸国，以及对佛教妖佞的害国一样表示深恶痛绝。长孙嘉敏生病，李承乾想做法事来祈福，长孙嘉敏坚决反对，说道："道、释异端之教，祸国殃民，皆皇上素所不为。"由此可以窥见李世民对佛、道的真实态度。

但李世民对道教清虚无为的教义以及佛教慈悲之说还是持赞同态度的，虽对其有所限制，然并不厉言禁止。像佛学各派如三论宗、慈恩宗、律宗、禅宗、密宗等皆在贞观年间次第在长安形成，新罗、高丽、日本等国学问僧慕名来长安游学，长安成为了西来佛教东传的中转圣地，可见佛学研修气氛之浓，若朝廷稍加抑止，断难有如此自由的研习氛围。

李世民对其他宗教也采用了一种宽容态度。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始创于大秦，后传于波斯。贞观九年，波斯景教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李世民命房玄龄迎于西郊，待如嘉宾。阿罗本不过为一区区教士，李世民竟然遣宰相来迎接，反映了李世民不以本土宗教排斥外来宗教的开明思想。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准许阿罗本在长安建造大秦寺一所，并赞扬景教"词无繁说，济物利心，深知正直，特令传授"，认为"宜行天下"，赋予景教传授全国的合法权利。

马周想到李世民对待宗教的态度，不由得衷心赞道："陛下教化天下，遂使国内臣民心性归一，四夷怀德感恩，因而归心。如对待宗教之举，陛下戒约规范，不排斥其传授，如此更能感化庶民之心。"

李世民闻言不免心中得意，说道："马周，算来你随侍朕身边十余年了。朕对待臣下皆行光明之举，不行阴谋之事，知道朕为何这样做吗？"

"陛下兴清明政治，开创推诚相待之风。"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历来君主，多采用强权来统驭臣民，何也？此为他们心中不自信的缘故。大凡君主不自信，即会设立各项严律酷刑来约束臣民，或者一言既出诛杀人命，如殷纣王即为例证。古来多说殷纣王为暴虐之君，然探其心底，日日恐慌不已，对其个人而言，过的也是苦楚日子。”

“陛下自信人生，方能海纳百川，包容万物。”马周又由衷地赞道。这时，太监将膳食送到山顶，李世民让将食盒置于山石之上，招呼马周一同进食。是时一轮弯弯的月亮悬在头顶，清风徐来，花香阵阵，李世民吃了数口，不由得赞道：“好嘛，我们在此进食，别有一番滋味呢。”

他们今日所食名为“槐叶冷淘”，所谓“冷淘”，即是专门在暑热天食用的凉汤面。其中以刀切面片为主，再加以新鲜槐叶及香菜、茵陈。此“冷淘”是时为大众食品，李世民一生对饮食不甚挑剔，多嘱尚食局可将百姓食品作为宫廷之味。

君臣二人很快将主食用尽，其间又尝了数口副食，晚膳就此结束。这时又一阵微风拂来，其中夹有夜来的凉意，马周遂劝李世民返宫。

李世民贪恋这里的夜色和清凉，不忍马上离去，说道：“眼前有美妙的温凉参半之微风，强似待在沉闷的殿堂内，你为何如此性急？马周，你自贞观五年以常何门客之身列于朝班，算来亦有十余年了。”

马周当初代常何奏事，被李世民发现其才，一路提升，现官至中书令，李世民对其有知遇之恩。马周忆起旧事，心内感动，贞观五年时其刚刚三十出头，若李世民不能发现他，此生定是另外一番际遇了。马周想到这里，心中的感激无以复加，遂躬身谢道：“陛下的知遇之恩，微臣没齿难忘。只恨自己智力有限，难为陛下分忧许多。”

“朕当初擢拔你于布衣之间，朝中许多人颇有微词，认为朕仅以一篇奏疏取人，失于偏颇。数年后，他们皆赞你善于敷奏，机辩敏锐，裁处周密，会文切理，无一言可损益。这些年，你帮朕办了许多大事，像玄龄、如晦那样，不张扬不争功，为臣者能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陛下如此夸赞臣，臣委实经受不起。记得岑文本生前曾说过‘滥荷宠荣’之语，臣亦为同样心情。臣无能为献，唯将绵薄之力悉数使出，方能报答陛下之万一。”

君臣二人就在月光之下坦明心迹，其情意超越了君臣之礼，好似朋友间的无话不谈。

李世民又想起了刚才的话题，说道："我们刚才谈起佛道等教义，朕不加禁止，多年来使其在臣民间布道无碍，天下人因此赞朕胸怀博大，能容万物。朕近来多次思虑两件事，即是使诸宗教弥散天下，对朝廷施政有碍吗？诸教义之深处与儒学之内旨相列，有冲突之处吗？"

马周思索片刻答道："佛道等宗教皆有教义，更有一些外在形式相辅。如道家奉行清虚、无为之义理，又采用炼丹等求仙长生之术来辅之；佛家宣称大慈悲心，辅以因果报应等修行之术。陛下主政以来，对佛道之义理部分不加褒贬，却对其修行之术加以抑制。凡事须有度，不可一味听之任之，如梁武帝佞佛，遂荼毒天下。臣以为，陛下以此方略对待各家，对朝廷施政并无弊处，反而有利。"

"佛、道、释三家之学说，其内里有冲突之处吗？"

马周沉吟道："臣对儒学略知一二，对释道二家之教义所知甚少，实在不敢妄下断言。然儒学兴于孔、孟，道家因老子而兴，释家自汉明帝永平十年正式传入中国，三家在中国共存六百余年。其间，三家固然互有攻讦，然皆屹立不倒，以此可证其内里有相通之处，且能够同时被朝廷、百姓接受，由此来看，其有小冲突在所难免，然并无根本之冲突。"

李世民点头道："嗯，你说得不错，若其水火不容，数百年间定有一宗衰微。儒学嘛，向为中国国学，为历朝君主所提倡，至于佛、道二家，其响应者日众，任何人难以撼及其地位。"

"陛下所言甚是。佛、道二家须并驾齐驱，若一宗妄想独尊天下，进而想灭掉对方，如此就落了下乘。陛下多年来平衡佛、道，使其并重，实在是顺乎民意。"

魏晋以来，佛、道反复辩论诘难，门户之见极深，历年积怨，势同水火，都想压倒对方而凌驾天下。到了隋代，由于隋文帝自幼在佛寺中长大，其即位后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势力大大超过道教势力，实际处于独尊地位。以当时的佛寺和道观数量之比，佛寺要比道观多上数倍，由此可见佛教之盛。李渊从傅奕之议，裁减佛寺居多，其抑佛的意图十分明显。李世民主政后为了争取天下僧道徒众的支持，决定罢傅奕之议，

使天下僧尼喜出望外。他们又得知李世民在洛阳之战中曾得力于嵩山少林寺僧兵之助，并有设斋行香、译经度僧、造寺慰灵等举措，以为李世民定然崇尚佛法。当李渊从傅奕之议辟佛之时，道教之人以为有机可乘，遂乘机发动攻势，以清虚观道士李仲卿、刘进喜为首，著《十异九迷论》、《显正论》等著作，斥责佛法，贬低佛教，当时佛界人物认为形势不利于自己，没有针锋相对还击。现在李世民既然崇尚佛法，以名僧释法琳为首，写出《辩正论》等著作向道教发难，道教不甘示弱，也予以还击，双方唇枪舌剑，纷争不已。

释法琳知道，要想使佛法保持尊崇地位，高僧必须涉足政界并获得皇帝的大力支持。他一面联络徒众，设法扩大佛法的影响，又与信佛朝臣密切交往，让信佛朝臣向李世民上表，企图恢复皇帝礼拜高僧的做法。当梁武帝佞佛之时，朝中重臣常偕同十名高僧入朝，由皇帝在金殿礼拜，高僧然后借机讲经说法。

萧瑀等人多次上疏请求李世民礼拜高僧，李世民一开始置之不理，怎奈萧瑀等人不依不饶，接连上疏。这样到了贞观八年，天下已然大治，李世民忍无可忍，怒对长孙无忌说道："萧瑀等人上疏欲令我每日请十位高僧与大臣共入金殿，令我礼拜，此皆为僧人所教。"

为了减弱佛教的势力，李世民先找理由贬萧瑀等人居家思过，又颁发了《道士女冠在僧人之上诏》，使佛道地位发生了转折，佛教遭到重大打击。道教看到有机可乘，再次发动猛烈攻势。道士秦英指责释法琳所撰的《辩正论》中对教主老子出语不逊，攻击其诽谤皇祖。李世民以为然，再颁布《诘沙门法琳诏》，派人逮捕释法琳，并将之放逐蜀中。

李世民如此崇道抑佛，他自己解释为"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宏风，贻诸万叶"，所谓"敦本"，即是应该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视为本教，在全国畅通无阻；所谓"尊祖"，即是视李耳为先祖，通过崇尚道教，也由此宣示李氏的高贵。然李世民当时没有探究人们为什么闻道教而大笑，望佛教而争归的深层原因，仅从华夷之别的教派纠纷大做文章，不过是重弹了魏晋以来辟佛的儒、道两家所发的陈词滥调罢了。

不过李世民虽抑佛，然并非废佛，佛教势力因释法琳被放逐而稍有收敛，其势不改，依然很强大。马周评价李世民使佛、道两家并驾齐驱，显为事实。

李世民仰望星空，叹道："人非动物，为君者可以限制其行为，难

以限制其心中所思。人世的纷纭复杂，盖缘于此。朕近日来索此两教之教义，如老君垂范，义在于清虚；而释迦遗文，理存于因果及空明，究其根本，此二教可谓殊途同归。你刚才说，儒、道、释三家共存六百年，其虽互相攻讦，然皆岿然不倒，那么，这三家共通的地方到底为何呢？”

马周苦思冥想，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马周一生以通儒学为要，对释、道之典籍涉猎太少，至多读过老子的《道德经》，让他来探三教之幽微，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如此过了良久，马周摇头道：“陛下，请恕臣智疏才浅，实在无能答出。”

“朕如何能怪你呢？我们站立山顶之上，头顶上又有一轮明月。朕问你，这山顶何时初见明月呢？这明月又何时初照人呢？想你也回答不出。”

马周顿时一呆。

李世民复又叹道：“臣民现在赞朕为旷世明君，然朕与日月星辰相比，实在渺小得很。我们未知许多事，怎么敢妄自尊大呢？”

马周此时的思绪已飞到别处，他在那里呆思片刻，忽然道：“陛下欲探此幽微之处，臣倒是想起一个人来。”

“什么人？”

“玄奘法师西游十九年，其探赜妙门，精穷奥业，尽窥瑜伽学派的底蕴。陛下欲索幽微，可召他来谈论，相信定有裨益。”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初回到长安，长安人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人们焚香散花，顶礼膜拜。是时，李世民亲征高丽，停驻在洛阳，玄奘遵旨前往洛阳拜见后，即返回长安驻入弘福寺，开始翻译其携带回来的梵文佛经。弘福寺位于修德坊内，为李世民即位后纪念其母亲窦氏而立。李世民当初在洛阳接见玄奘之后，看到其携了大批梵文经卷，遂诏其为弘福寺住持，让其在寺内译经。

马周的话提醒了李世民，他连连点头道：“对了，朕为何就忘了此

人。马周，你代朕传旨，让玄奘速来见朕。”李世民说完此话，似乎完成了一件心事，遂唤众人离开山顶，下山回宫。

第二十八回　李世民敬迎玄奘　唐高僧清谈佛理

那日下山之后，李世民派人入弘福寺，将玄奘接到玉华宫中。

玄奘一入玉华宫中，立刻觉得这里为清凉好去处。其行在路上之时，天与地仿佛被太阳烤得冒烟，置身在野外，似处于一个大蒸笼之中。而玉华宫内，却是一片窗明风细，帘卷烟茫的好所在。玄奘从心底里发出了一声赞叹。

是时已入黄昏，晚霞像火焰一样燃烧，遮掩了半个天空。附近的空气似乎特别清新，又隐隐地罩着一层雾气，显得很柔和。

这时主事太监迎上前来，将玄奘迎入右侧的一间净房，其内已备好素斋。太监传达了李世民的旨意，说今日时辰已晚，法师又鞍马劳顿一天，可沐浴后安歇，明日再到丹凤阁内会面。

玄奘也有些乏了，遂用过晚膳，沐浴后睡下，一夜无话。

第二日，玄奘在太监的导引下进入丹凤阁。该阁建于半山腰间，其凌于谷上，可以一览谷中美色。玄奘进入阁内，其裹挟的凉意充溢室间，似与外面景物与风雨浑然一体。一人当窗临立，正凝神观望外面的风景。他听到脚步声，扭头说道："法师昨夜休息得好吗？"

李世民身穿一袭轻薄的缁衣，面露微笑，让玄奘大感亲近。玄奘敛身施礼道："禀陛下，贫僧夜寐之后，一夜无梦，想是此地令人静心所致。"

李世民手指窗外，微笑道："朕入玉华宫后静极思幽，因想与法师清谈一回。你看，外面落雨无声，滋润万物，正是观雨清谈的好时辰。"

玄奘见李世民心情甚好，遂面露微笑，静听下文。

李世民将玄奘让到轩窗前的锦凳上坐定，自己也当面坐下，问道："法师这一段日子又译了几部经？《大唐西域记》进展若何？朕回

京之后，身子一直不适，无暇入寺探望。”

玄奘答道：“自从陛下让贫僧入弘福寺译经，房大人日夕探问，并拨给笔墨之资，至年初已译出《大菩萨藏经》等六部，现正译《瑜伽师地论》百卷，已译其半。至于《大唐西域记》，约年底前可以完成。”玄奘边说边捧起身侧的书函，将其呈给李世民道：“前译六经，贫僧请房大人代转陛下，此书函为《瑜伽师地论》之前半部，敬请陛下过目。”

李世民接过书函，将之打开取出一函，凝神观看了数页，然后说道：“朕于佛学经典，未曾研读。今观此论，愈觉佛经犹如瞻天俯海，莫测高深，其宗源杳旷，靡知涯际。由此来看，佛学真学问也。若浅尝辄止，难识其妙。朕今后若有闲暇时候，定请法师赐教。”

由于此前李世民贬谪释法琳，又下诏置道教于佛教之上，国内佛徒皆知当今皇帝抑佛。玄奘知道这些内情，虽见李世民现在赞扬佛学，然不敢造次，遂轻声答道：“陛下如此盛赞佛学，实乃佛门之福。”

李世民何等睿智，从玄奘神色间发现他的局促，遂将书函轻轻放下，笑道：“朕请法师前来，专为清谈，所以选择此阁。记得佛门有句话为‘众生平等’，我们今日也平等一回。朕非九五之尊的君王，你亦非学富五车的得道高僧，这样如何？”

玄奘想不通李世民今日何故如此，愈加局促不安，竟然不知道如何对答。

李世民即位以来，接触到许许多多的臣民，他们迫于皇帝的威严多局促不安，这样的场面实在很多。李世民不再继续此话题，又拿起书函，以手指示道：“朕亦曾翻过不少佛经，大约为翻译的缘故，许多经书读来晦涩难懂，不似法师所译之经如此准确，能让人体会其意，法师，此为何故？”

玄奘沉吟道：“贫僧译经之时，力求直译，不加任何修饰。如此做，须同时精通汉语和梵语，方能表达其意。以往所译佛经，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对许多章句，难用汉语准确表达，有时顺势大段音译，如此讹传下来，不免晦涩难懂。”

李世民点点头。

玄奘接着道："不过事分两边，有些词非用音译不可。譬如'佛陀'即是从梵语中音译而来，其本意为智慧、觉悟等，汉文中难以找出字来匹配，也就约定俗成了。"

李世民默默思索片刻，既而说道："朕听说法师当初所以有西行之举，源于当时佛学南北迥异，是非纷纠，因而要穷究佛典之讹谬。法师此次带回经论六百五十七部，可谓佛典集大成者。希望法师要忠于原典，不加文饰，从而精确阐释教义以求统一大乘诸宗，使其勿再相攻。"

这是皇帝的旨意，玄奘急忙起身领旨。

李世民见玄奘现在已应对自然，遂微笑问道："法师入宫之前，心里不免惴惴。定然奇怪朕既行佛事，又多建寺院，却贬谪释法琳，使道士居于僧人之上吧？如此来观，朕实在为一言行不一之人，法师有此想吗？"

玄奘老老实实答道："陛下，贫僧确实有疑惑。"

"嗯，朕刚才说了，我们今日清谈，可以说心里话，即使说错了话，朕也不怪罪。朕所以这样做，是有缘由的。一者，佛法入中国以来，渐成燎原之势，上至朝堂，下至庶民，所信者众。朕即位以来，力求国内安静，诸般措施须谨慎为之，不能贸然排佛惹起民怨沸腾。何况，朕兴兵平定天下之时，得过少林寺僧兵之助，佛学慈悲为主，流智慧之海；膏泽群生，翦烦恼之林，所以朕在决胜戎场建造七所佛寺，以超度亡灵，济其营魂。"

李世民说出这段话，可以看出其对佛教的态度，是基于君主治理国家需要而对佛教有所放任，有着浓厚的功利色彩。玄奘默默听言，心里不以为然，但不直言相驳。

李世民接着道："二者，佛为胡神，起自西域，后传中国，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许多人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反受辜于既往。昔梁武帝穷心于释氏，倾金帛以供僧人，殚人力以供塔庙。及至侯景之乱，梁武帝被俘饿死台城。可见因果之报，何其谬也。"

南北朝时，南朝梁武帝最为崇佛。其自称为"三宝之奴"，四次舍身到佛寺中出家，大臣们只好以重金将其赎回。他亲自撰写《大涅槃》、

《大品》诸经的疏记及问答等百卷，还亲自登殿讲经。在他的带动下，梁朝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座，僧尼八万余人，仅都城建康就有大寺七百余座，僧尼信众达万人之多。其如此佞佛的结果，不少人倾家荡产求佛拜佛，大批的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及至侯景之乱，梁武帝竟然被饿死。

李世民的这一段话，很明白地把自己对佛教的态度说了出来。

玄奘听言后不再默默，点头说道："陛下以九五之尊俯视天下，所行仁政取得天下大治。像天竺戒日王为大山所隔，亦能闻陛下事迹。可见陛下之行，亦合慈悲佛理，为天下所敬仰。贫僧以为，陛下实为大德之君。"

李世民见玄奘依然出言谨慎，有心想说话，又怕阻了玄奘下面的言语，遂缄口静听下文。

"昔释迦牟尼佛为王子之时，多阅世间磨难，遂在菩提树下静默四十九天，终于得悟成佛陀。何为佛陀呢？其实就如国子监内的教授，其将五经读懂读透，然后致力于教导他人。"

"教授？"李世民听到这个解释很惊奇，因为天下佛门信徒将释迦牟尼佛视为天神，皆膜拜叩首，以求其灵。

"是呀，释迦牟尼佛本为一凡人，其要传道四方，岂能将自己塑为人人不可企及的神人？信徒受其智识所限，多虔诚膜拜，或求财，或求官，或求子，实在是落于下乘。"

"如此说，朕超度亡灵，也归入此列了。"李世民笑问道。

"非也。人生世上，有'业'有'惑'，其猝死之后，因生前未将戒、定、慧修持完满，在地狱中难免有倒悬之苦，所以要为之超度。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佛界专设盂兰盆节，即专为超度亡人而设。"

李世民向来不信鬼神之事，其听到"地狱"二字，不禁哂道："法师为得道高僧，何来'地狱'之语？由此来看，法师境界未臻空明，依旧与虚妄不舍呢。"

玄奘拢摄一下心神，镇定答道："人死之后，其魂灵升于幽冥之

界，须依今生修行人‘六道’。何谓‘六道’？即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人若按佛法所引修‘真如’，行善积德，即可升到天界；若违背佛法，即要变成饿鬼、畜生，甚至下地狱，是为生死轮回。大乘教以为，修持者不仅要求得自身的解脱，亦要普度众生，使众生者达到涅槃彼岸。超度亡灵，即为普度众生之一种修持方式。”

佛教的基本教义为四谛说（苦、集、灭、道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和三法印、因果报应、业报轮回、三世论等。玄奘现在不想说这些令人费解的术语，而从最简单的生死说起，以向李世民灌输佛学教义。

“朕刚才以梁武帝为例，其一生虔信佛学，建寺数千，度僧无数，到头来为何不得善报呢？由此来看，佛学之因果报应、业报轮回并不灵验。

“贫僧刚才以国子监为例，讲明佛学之旨在于教授。其教授为何？即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悟出的‘无上正觉’，其含义有三，一曰自觉，二曰觉他，三曰觉行圆满。若众生修持成此三觉，即为佛陀。贫僧入天竺精研佛理，深深以为佛学非为教派，其实为一种无上学问。此学问浩渺无际，某人穷一生精力，难探其妙。

“陛下再观佛学‘四谛’含义。佛说人生在世，一切皆苦，是为苦谛，共分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此为人生烦恼之根源；至于集、灭、道谛，则是消业去惑，达到涅槃彼岸之途径。”

李世民对佛说四谛不以为然，说道：“朕为大国君主，若天下臣民皆修习佛学，不思作为，天下何以为堪？朕始终以为，佛学出世之说与儒家兼济天下建功立业之思相比，为君主者所不取。当天下混战，百姓涂炭，你能坐在一边独善其身默默退缩吗？当百业待兴，你能在青灯古佛旁打坐诵经吗？法师，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君主偏离此途，皆生妄端，这御国之术，万万不能以‘苦谛’号令天下。”

李世民以儒、佛相比，说明自己尊儒的原因。比较而言，儒家经世济用的思想及其能够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易俗等功用，李世民更易接受。纵观李世民即位以来的施政方略，其接受魏徵提出的“偃武修文”的建议，尊崇儒术，极力提倡尧、舜、周、孔之道，大力统一经学，兴办各级学校，制礼作乐，广收图籍等，使贞观年间成为一个经

学昌盛的年代。

玄奘对此没有异议，其毕竟为中国僧人，年少时对儒学经籍从道家之说亦有涉猎。其回国之后，还抽空将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托人辗转赠给戒日王。

玄奘回应李世民道："陛下所言甚是。中国历代君主，多以儒学治国，究其原因，贫僧以为儒家的'兼济天下'为己任，实为入世之学，于国于民大有裨益。"他又话锋一转，说道："不过，贫僧以为，佛学及儒学，其中亦有相通之处。譬如对个人修为而言，佛学有大小乘之分，小乘重在修持自身，大乘不仅修持自身，亦要普度众生。其实大小乘教义并非对立，其为一脉相承，大乘不过在小乘基础上又加深化而已。"

李世民想起玄奘故事，因笑道："戒日王为法师设无遮大会，法师力崇大乘，批驳小乘之短。到了最后，小乘之人竟然也给法师送尊号，名为'解脱天'吧？看来法师据理阐述，亦将小乘之人心收服。"

"谢陛下赞扬。"玄奘揖手谢道。

"嗯，你继续说下去。"

"再看儒学之旨，现在入仕之人皆秉持一句话，即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此与大乘教义相较，何其相似啊。"

李世民听言后细细一想，觉得甚有道理，遂点头道："法师探幽入微，能识诸教之妙，委实难得。朕细细想来，你所提儒、佛共通之处，非为治国大论，其实多在个人修为上。"

玄奘暗赞李世民思维如电，遂答道："陛下所言甚是，其相通之处果然多在个人修持上。贫僧熟读过《论语》、《道德经》，其与佛经相比，对个人修持所述甚多。"

李世民又道："法师提起《论语》，让朕想起孔子'述而不作'这句话。孔子与释迦牟尼也有相通之处嘛，他们生前述而不作，逝后方由弟子将其言论结集。朕又想，他们二人似为同时代之人，他们那时一人在关东驾车游历列国，收徒三千，成为儒学圣哲；另一人在天竺古国，独坐菩提树下四十九天终于觉悟，天下从此有了佛学一脉。朕感叹良深，他们千余年前创此学说，后人缘何再难以超越呢？"

人之智慧无穷无尽，然后人缘何再难以达到孔子及释迦牟尼的高度，亦令人难以索解。

玄奘继续刚才的话题："其实儒、道、释三家，其内里亦有相通之处呀。"

李世民顿时来了兴趣，那日他与马周在后山顶上谈论此话题，而难识其理，马周方才举荐玄奘。

玄奘道："如佛、道二家，皆以超俗脱尘为旨，两晋之时，士大夫崇尚老庄，而佛学可以与道教并兴不悖，可为例证。另老子言无为自然，佛祖言空无相，其内涵固有不同，而其语相近。至于二者与儒学相通之处，从大处来说，三家皆为淳正光明之学，皆教人向善修福。陛下贞观初年，定下'抚民以静'之国策，其中'静'字，贫僧以为其中含有儒、道、释三家之旨理，所以效果显著，取得天下大治。"

李世民听到此，忽然失笑道："法师如此说，过于牵强。朕当时提出'抚民以静'，却与释、道教义没有关系。民为邦本，素为儒家治国大义，隋末以来，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鉴于此节，又得魏徵等人之谏，遂定下安静之策，与民休息。朕即位之初，那颉利可汗兵临长安城下，朕忍辱负重与其金帛，其为何者？不过换得时间与民休息而已。朕'抚民以静'之策，与汉'文景之治'时崇尚道家'无为而治'亦略有不同。其'无为而治'秉承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之精神，固然有清静百姓、劝课农桑之作用，然也有藩国凌驾朝廷、匈奴逞强等弊端。朕之抚民以静，非不为也，实际有为。"

李世民不愿意别人将贞观之治归功于无为而治，忍不住要驳斥几句。他这样把贞观之治归功于儒家之说，显然不承认"抚民以静"与佛、道有任何关联之处。

玄奘神态谦和，说道："陛下所言甚是。儒、道、释诸派创立之际，其实为思幽探微而设。而经国纬地之术，其内蕴博大，须觅独到学说。陛下，贫僧记起当初国策中还有一句，即是'唯重教化'。"

"不错，是'唯重教化'。"

"陛下，贫僧敢问所教化为何吗？"二人在一起谈论，不知不觉过去

了一个多时辰，玄奘渐渐神态自然，不再局促不安。

“所教化者当然为圣人学问。法师归国之后应该看到，朕为行教化之举，诸般措施已成规模。一者，朕统一经学，校定《五经正本》颁行全国，并搜集经籍图书以‘经、史、子、集’为目编录，藏于各级内库；二者，朕大兴礼乐，颁行《贞观新礼》，重订《大唐雅乐》及《大唐燕乐》，所谓功成而作乐，治成而制礼是也；三者，朕确立三级官学制，遂使学风大盛。朕办了这些事，以达到示范天下、教化天下的目的。”

其实李世民还少说了一条，他要达到教化天下的目的，势必要宽法慎刑，如此方能凸显教化的作用。

“陛下四时听选，使儒林群英沿科举之路入奉朝廷，此亦为教化之重要渠道。”玄奘也顺势赞了李世民一句。

玄奘接着问道：“陛下，贫僧听说国子监学中，每年生徒不过二千人；州、县学校中，每年生徒亦不过二千人。如此二十年过来，所有生徒不过十万人。”

李世民不明玄奘所问何意，点头称是。

“陛下再观天下僧尼虽不过五万之众，然天下信者何止十倍。贫僧如此说，非是贬儒扬佛，仅想说明一点，即是儒学之人，须幼学文字然后循序渐进，方能登堂；至于佛学修持，可以研学经卷，可以拜师而学，亦可以随众念诵，其心灵所至，即能学佛。”

李世民点头道：“不错，佛学之法多样，无论何人，皆可学佛。”

“陛下设三级官学，而天下学佛之校何止三级！”

李世民想起武德九年，李渊采纳傅奕之议辟佛，竟然引起民怨沸腾，遂叹道：“佛法由于隋文帝、隋炀帝大力提倡，佛寺遍地，信者众多，虽经乱离之后，其势未改，实为百姓所信第一大教。”他又转问玄奘道：“法师如此说，定要责朕不恤佛法了。”

“贫僧不敢。”

李世民见玄奘大兜圈子，知道其有下文，遂不再言声，静听下文。

“贫僧还想说说佛法教义。‘四谛’之末为‘道谛’，其主要说明达到涅槃彼岸之途径，即为‘八正道’。所谓‘八正道’，即是佛教要有正见、正思、正悟、正义、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嗯，朕明白这些道理。”

“至于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说，无不劝人向善，以修成正觉。此对于那些凡夫俗子，犹乐于接受。”

李世民脸现迷茫之色，不知道玄奘到底想说些什么。

“陛下刚才说了儒家与释道之区别，贫僧始终以为，此三家教义还有相通的地方。孔子有弟子三千，可见其重在育人；释迦牟尼悟出正觉，其毕生致力于传道解惑；至于道祖老子，其崇尚清虚，亦为人生至理，育人无限。比较而言，儒家有着治国平天下之情怀，对御国而言颇有助益，然犹不失为育人之学。”

李世民听后笑道：“法师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处。好吧，朕赞同你言，继续说下去吧。”

“如今国家制度，国下有十道，道下有诸州，州下有县，陛下政令至于县，即可通行全国。陛下实现贞观之治，实为将‘抚民以静，唯重教化’之方略推行至各个县衙；反过来说，各县秉承此方略，在境内推行租庸调法及均田法，与民安静，劝课农桑，由此才有了贞观之治。”

“是呀，此为很明白的道理啊。”

“陛下，贫僧想说的是，国家依地域由州县组成，然再深细究，国家其实由千千万万个臣民组成。若每个人心中向善，摒弃恶意，则天下和谐，即成为大同天下。若用佛家的言语说，人人获得无上正觉，则可达到涅槃彼岸。”

李世民何等聪明，玄奘说到这里，他马上明白了玄奘的心思。

世间由千千万万个人组成，他们际遇不一，环境不同，如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心思。人们心思不一，其藏于心中，外人难辨其心。有句话叫“言为心声”，其实人们所出之言并不能表达心意，甚至言不由衷。周厉王为了防止臣民说不利于自己之言，下令斩杀妄言之人。其大臣劝

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么防人之心呢？简直毫无办法。

李世民此时想到，自己从贞观之初推行清明政治，朝中大臣慑于此势皆行光明之举，如封德彝如此奸人，也只好尽敛恶行而做有益之事，然其内心所想呢？其内心的龌龊之思，任谁也难将其驱走。

玄奘刚才所言，并无门户之见。他虽为释家高僧，却对儒、道之学说并不排斥，并建言李世民行教化之策，可以使儒、道、释之学说并举。他认为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只要将此三家教义深入人心，则人人就有了向善之心。再推而广之，人人有了向善之心，则家庭可以和谐，人际间交往相对简单，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相对透明及相对整齐的大家庭。同样，有了此氛围，国家再推行任何政令，也相对通畅。

李世民思索了很长时间，其间又想起那日晚上在山顶与马周的谈话，觉得一个难题被玄奘用很浅显的话给解开了，心里不免对玄奘又多了一层好感，遂抬头说道："朕观佛理，觉得凡人若想修为佛陀，实为艰难。法师自幼学佛，又西行十九年，赢得天竺佛国之推崇，朕以为法师已修为佛陀。"

玄奘答道："目前佛界之中，唯释迦牟尼修得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为最高果位。贫僧至今尚未修成一项，难望佛陀之项背。有一日之长者，无非入佛国取回一些经书，以传佛音而已。"

"若如法师所言，佛陀如此难修，何以信者日众？"

"佛学三藏经典虽浩繁，其无非说两个道理：一者转迷开悟，二者离苦得乐。凡人若取之一点，即能终身受益，所以信者日众。"

李世民又捧起《瑜伽师地论》，翻了数页道："嗯，法师此来可多住些日子，朕近日也要读些佛经，若有疑难之处，可就近请教。对了，夏日时京中炎热，对译经颇为不利。朕让人在此宫中辟出译经堂，你将佛经搬来，夏日时可在此译经。"

玄奘见李世民如此关心自己，心中感激，急忙道谢。

两人谈话，时辰不觉飞速逝去。此时，已近午时，窗外飘着的细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

李世民还在思索玄奘的话，觉得很有道理，说道："法师说要教化每个人心，此前无人向朕说起，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朕不妨一试。不过，任何事不能太过，皆须有度，否则于国家不利。"李世民毕竟为一君主，其任何时候都不忘国事。

这时，太监来提醒，说该是进午膳的时候了。李世民起身牵着玄奘之手，前去共进午膳。

此后数日，李世民与玄奘一起谈论。李世民此前对佛学所知不多，现在遇到一位佛学旷世高僧，他深深赞叹玄奘的高风亮节，对其洞彻佛法的学问功底深为倾倒。

玄奘深知若皇帝倾向佛法，则对佛法的传播是极大的福音。他们谈话的间隙，玄奘试着请求道："陛下，贫僧携回经卷甚多，待刊行之时，能否请陛下为之作序？"

李世民闻言一愣，继而连连摇手道："不可。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且佛教幽微，岂能仰测？朕在法师面前，实在不敢贸然作序。"李世民说此话并非推托，其未曾研读过佛教经典，确实不敢作序。

李世民看到玄奘没有应声，深怕凉了其心，遂又接着道："不过待法师将《大唐西域记》撰写毕，朕勉为其难，可以试为作序。"

玄奘的本意想让李世民为佛经作序，此为弘扬佛法的壮举。他又心想此次未求成，今后慢慢再求，亦不为迟，遂先道谢。

这几日，李世民深为玄奘的人品、风采、学问所动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李世民一生力倡文治，凡海内宿儒名士多在罗致之列。他现在重视玄奘，非为其西游佛国取得声誉，非为其精通释典得通大道，实将其看成一位博学之大家。想到这里，李世民感叹道："朕与法师相逢恨晚，我们若能早些相识，朕定会广兴佛事了。"

玄奘道："陛下现在待贫僧如此恩情，即为佛门之福。"

李世民又一转念，问道："朕有一事相求，不知法师能允否？"

"请陛下垂询。"

“如今朝中大臣多为儒学之人，萧瑀虽号为佛界领袖，其对佛旨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法师若不嫌朝务烦琐，请到朝中任中书令如何？”

按例，中书令应由二人担任，自从岑文本逝后，中书令现在仅有马周一人。由于中书省事务甚多，李世民早就想再选一人任中书令，以分马周之劳。

玄奘一惊，他知道中书令为宰相职，自己为一名释门之人，从未入朝为官，不料李世民竟然让自己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李世民热切的双眼紧盯着玄奘，正期待着他的回答。

第二十九回　教太子示以《帝范》　敬玄奘终为经序

玄奘沉思良久，慢慢抬起头来，委婉答道："陛下，贫僧一生虔心向佛，到如今更是陷入佛经典籍中不能自拔。入仕高位为许多人企慕之事，贫僧今日得陛下金口相许，心中鼓荡不已，唯感激圣恩浩荡。然朝廷命官关乎天下安危，其所作所为更是关系庶民百姓之祸福，所以儒家之学侧重治世之旨，入仕者以儒生为多，不像释家重在修持静心。"

李世民听其言，知道玄奘有推托之意。

玄奘接着道："陛下纳士时用人所长，当知贫僧所长在于研修佛理，所短在于未曾在仕途上磨炼。若让贫僧入仕且居高位，大处讲有可能误国，小处讲有可能害民，伏望陛下三思。"

李世民还不死心，继续劝道："朕让法师入中书省，其本意即是想让法师佐朕执大政，以缉熙帝载、统和天人，间以深蕴佛理来教化天下。至于其他庶务，自有他人办理，并不用法师亲自动手。"

玄奘再谢道："贫僧再谢陛下圣恩。贫僧所携数百部佛典，如今仅译数部，以贫僧一生努力，恐怕也难以完成。陛下曾说过要直译梵文经卷，达到纠正错讹之目的，贫僧余生定遵陛下圣意，倾全力多译经卷，若入仕途，定会耽搁译经之愿。"

李世民见玄奘坚决谢绝，又知译经之事若离开玄奘主持，国内目前还难以寻出一个精通汉、梵文且深识佛理之人来替换，遂不再劝其入仕。

玄奘此一住玉华宫，竟然连住十余日。李世民将一帮大臣抛在一边，不理会朝中庶务，日日与玄奘一起谈论。李世民戎马一生，对经史辞赋皆有涉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佛学之事，其对佛学教义仅闻其名，从来没有静下心来深索其深层含义。如今有了这位精通佛理的玄奘法师讲释，让他洞悉了佛学的底蕴，所以十余日的谈论，李世民并不感到枯燥，而是津津有味，不觉得时辰的快速飞逝。

李世民与玄奘的这一番长谈，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玄奘辞归长

安之后，群臣方能到其面前禀报政务，这日马周觐见，请李世民阅批所起草的诏敕。李世民看过后，问道："这些诏敕早几日就该发出，缘何积压至今？"

马周不敢说李世民因与玄奘长谈耽搁了诏敕的发出，委婉说道："臣前几日见陛下与玄奘法师深谈，深恐扰了陛下的兴致，所以不敢来奏。这些诏敕不能按时发出，皆为臣之过错。"

李世民用朱笔在诏敕上略略修改了数处，说道："无妨。事并不紧急，缓上数日也不打紧。马卿，你提起玄奘，让朕又忆起那日我们在后山谈话的事。你推荐玄奘来此，果然得人。此人不仅洞彻佛法，更精穷奥业，实为大学问者。"看得出来，李世民现在对玄奘的学问功底无比倾倒。

马周恭恭敬敬等李世民批完，然后上前接过诏敕，答道："玄奘法师夙标高行，搜妙道而辟法门，实为贤者。陛下，盛世方能人才辈出，即使佛门之中，亦有如此法师出现，为我朝增色不少。"

李世民叹道："是啊。朕一生自视兼通文武，以为窥尽天下书卷，然到了玄奘面前，才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可见以一人之能，难以博通不同学问。"

马周答道："陛下所言甚是。然学问一途，看似纷纭驳杂，其深处亦有相通之处。譬如玄奘法师一生精研佛理，未涉其他学问；陛下一生博览经史，对佛典涉猎不多，陛下与玄奘法师却能长谈十余日而不倦，盖缘于此也。"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马卿所言有理。那日我们漫谈儒、道、释诸学深处是否有相通之处，朕与玄奘长谈不倦，心灵相通，正基于此点。看来人若深索一门学问，即能旁通其他。只是这相通之处到底为何，朕一时说不出来。马卿，你能说出来吗？"

"臣不能。"

"嗯，朕与玄奘这段日子谈论许多，皆是从佛学切入。看来佛学的确是一门大学问。举目天下，对教义诠释最多者，以佛学为首。朕以前对佛学之因果报应、轮回之说不以为然，此次与玄奘深谈，方知佛学之旨汪洋恣肆，如因果报应、轮回等不过为其皮毛。究其深理，实乃恢宏

淳正，有教化之功。”

马周知李世民原来对佛教的态度，现在听其言，知其又有新转变。

李世民接着道：“佛学非为中土所生，其传入中国之后，信者日众。看来不论何种宗教，只要能深入人心，皆有可取之处。遂不分国界，流布天下。”

“臣以为，对诸教流行，要明其宗旨，若其不利于国，不利于民，亦要禁止。”

李世民此时想起裴寂之事。裴寂当时闲居在家，邀法雅和尚入宅讲经说法。这名僧人口无遮拦，妄言朝政，被大理寺捕入狱中，裴寂亦因此获罪。李世民想起法雅，顿时感叹道：“不错，那法雅为僧人，却不思佛理故弄玄虚，如此就归入邪道，定要禁止。不过，一些邪教摘取大宗片言只语，虽能蒙蔽一时，却断断不能长久。马卿，你看儒、道、释之教义，无不怀抱日月，教人向善，所以千余年来传遍天下，历久不衰。再观邪教，其为了追逐私利，导人入邪恶之途，能为人容忍吗？这些邪教其实不用禁止，大浪就能淘沙，就由其自生自灭吧。”

马周听李世民说出这等言语，心中愈赞李世民胸襟之博大。历来君主为巩固统治之位，一些目光短浅者采取了闭关锁国、不与他国来往之策略，且将诸教视为洪水猛兽。而李世民对四境绥之以德，容许中国人与外国人来往自由，不加限制，长安街上举目可见各色人种，即为例证；其对邪教即持如此态度，对正教则更是宽容之极。

随着大唐国势愈强，外国人多集长安，异域宗教相继传入中国，贞观年间，波斯之摩尼教、拜火教，以及回教（伊斯兰教）相继传入中国。

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创立，其向西传播时吸收基督教之成分，在罗马帝国及法兰克王国等地流行甚广；其东传之时吸收佛教之成分，由此更能被中国及西域诸国之人接受，流行渐广，隐然与佛教并行。

拜火教起源于波斯的琐罗亚士德教，曾数度被波斯立为国教。此教与景教、摩尼教不同之处，在于其有较强的排他性，不向中国人传播，仅在波斯商人及移民中流行。

贞观之时，人们常把景教、摩尼教、拜火教并称为“三夷教”。

至于回教，当是自大食国（今阿拉伯地区）传入。

李世民此次入玉华宫避暑，起初十余日与玄奘长谈了一番，随后又将玄奘译出的佛经翻阅了一遍，再其后即伏案书写，将《帝范》诸篇悉数写出。

为了教导太子李治，李世民选派朝中重臣以为东宫属官，自己也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向李治传授治理天下之要旨。见到李治准备吃饭，遂问道：“你知道饭之何来否？”李治惶惶然答应道：“儿臣不知。”李世民于是教导道：“稼穑艰难，皆出于人力而来，为君者须不夺其时，方能常食此饭。”看到李治在苑中骑马，又问道：“你知道马吗？”李治想，此时父皇问此简单问题，定有深意，遂老老实实答道：“儿臣不知。”李世民进而说道：“马为代人劳苦者也，须与其休息，不能尽其力竭，则可以常有马也。”

李世民以饭、马之喻，告诫李治要理解百姓之苦，让其不夺农时，与民休息，不得轻用民力。

李世民此后见李治乘船，又问道：“你知道舟船的道理吗？”李治回答道：“儿臣不知。”李治深沉说道：“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终有一日要继位，须常怀恐惧之心。”某一日，李世民见李治立于曲木之下，又问道：“你知道此树的道理吗？”然后谆谆告诫道：“此木虽曲，然得绳则正，为人君者无道，受谏则圣。”

李世民如此遇物则教，自己也觉得有些零碎，遂决意将自己多年君临天下的经验集而成篇，将之单独颁赐李治，作为其继位后效法的榜样。《帝范》共有十二篇，计有《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篇目。

玉华宫四处山色如黛，谷内气候凉爽宜人，李世民待在宫内静心书写，两个月后方把《帝范》全部写完。此时已为夏末时分，李世民即起驾返回京城。

李世民那日自玉华宫回京后，将李治召到太极殿西暖阁，要对其教导一番。

那沓写就的《帝范》散着墨香，静静地躺在李世民手侧的案头上。李世民手指《帝范》，对李治说道："我穷数月之功，将多年的为政经验集而成册，名为《帝范》，今赐予你。其中共分为十二篇，皆为帝王之纲，你可细细读来，用心体会，以修身治国，你拿去吧。"

李治恭恭敬敬上前取过《帝范》，躬身答道："父皇日理万机，犹潜心于教导儿臣。儿臣即日起定日夕诵读，细心体察圣意。"

"嗯，你这一段日子勤谨学习，没有辜负我的期望，我心甚慰。这篇《帝范》，虽为我的经验之谈，然毕竟是纸面语言，你读来不免有枯燥之感，你须以平日的事例来加以对照，方有裨益。"

李治每每到了这位严父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今日也不敢张狂，见父皇称许自己，遂恭恭敬敬道："儿臣在父皇教导下，又在重臣督教下，感到君王之学实在深奥，所以学习不敢稍许懈怠，唯想以勤补拙而已。"

"是的，我李家天下得你爷爷之力取得，那是何等的艰难。今后要想保有天下，不敢有一丝懈怠。你明白此节，就知道了肩头上的责任。我问你，近来你一面监国，一面修习，有什么新感悟吗？"

李治想了想道："儿臣遵父皇之命，多阅前代史事，再与我朝相对照，感到有些不同。"

"有何不同？"

"前代君主或暴虐而治，或刑法苛重，其结果使国事衰敝。到了贞观年代，父皇无为而治，出现了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吏贪者士耻于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之局面。儿臣以为，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皆是父皇于贞观初年定下的'抚民以静，唯重教化'国策所致。"

李世民闻言，心头晃过了"孺子可教"的话，点头道："治儿，你能想到这些不同之处，不枉了你的这一番学习。不过，我并非采用汉朝初年的'无为而治'，其中又有新意。你下去后可将'文景之治'的做法与今日相比，看看有何不同之处，相信对你又有裨益。"

"儿臣谨记父皇训导。"

李世民看到李治那稚嫩的脸庞，心想阴差阳错，此子最终被定为储君，则千钧国家重担，终究要落在此子的肩头，心中又生出无限的感触，遂叹道："治儿，你自繁华丛中长大，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这副千钧重担落在你肩上，我心中确实为忧。你明白我心吗？"

"儿臣明白。"

"为君者虽统驭八极，然要以舟水之喻常戒，常怀恐惧之心，我在这里送你两句话，即是要战战兢兢，若临深渊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李世民经历了隋末乱世，亲眼看到隋文帝造就的一个花花世界，竟然被隋炀帝败亡，对此感触良深。他即位之后，即对群臣说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言，可见其恐惧之心。

这番道理，李世民能从亲身经历中体会，而李治就不能了。所以李世民在《帝范》中特别强调此点。

李治自从当了太子，也知二位兄长被逐出京外，自己方有今日之位，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他这些年来，眼瞅着父皇一日老于一日，愈感自己肩头上的责任重大，所以学习时比较上心，理政时比较留心，到了如今，与其初登太子之位的稚嫩相比，毕竟多了一些老成。他看到李世民在那里陷入沉思，遂说道："父皇为教儿臣，如此呕心沥血书成此册，又谆谆逐条讲解，父皇日理万机，怎能因儿臣分心太多？儿臣下去后定细细诵读，有不懂的地方先问师傅，再不懂，方请父皇释解。父皇自辽东之役后，身体一直不大好，切莫过于操劳了，如此让儿臣难以心安。"

李治对李世民的关心确实发乎真情，多次让李世民怦然心动，使他认可了李治"仁孝"的名声。自从李治当了太子，李世民对其一言一行观察甚细，知道李治的禀性所致，绝不会像杨广那样掩藏恶性，在其父隋文帝面前装模作样，以骗取宠爱。

李世民点点头，问道："治儿，你读此册，再以实际对照，可以有成。我问你，终有一天你要来主政，届时你如何来发号施令呢？"

李治愣了一下，觉得此话题太大，一时不好回答，过了片刻，方期

期艾艾答道："父皇将朝中重臣多授为东宫属官，儿臣猜测父皇的心意，是想让他们把贞观年间的好做法继续下去。"

"有什么好做法呢？"

"儿臣刚才观《戒盈》篇里写道：'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是为父皇的为政之道。儿臣定以父皇为标，修身养性，抚民以静。还有，要继续推行二法，以诗赋取士，勇于纳谏，宽法慎刑。"

李世民微微颔首，认为李治的这几句话说到了自己心坎上。

李治接着道："不管世事如何变化，父皇定下的国策，儿臣务必遵守，父皇办过的事，说过的话，儿臣绝不改动半分，总而言之，儿臣按父皇的法子来治理国家，那是一点儿都不会错的。

李世民听到这里，心里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让此子如自己这样开创一代盛世，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事；然让他延续自己的做法，国运可以继续昌盛，他也不失为一位守成之主。至于今后呢？子孙们能否千秋万代永为中国之主？李世民难以看到今后之事，也就懒得继续想了。

父子二人又谈了一会儿，李世民觉得有些倦意上来，遂挥挥手道："我有些乏了，你先退下去吧。"

李治捧起《帝范》，恭恭敬敬地退出殿外。

时间倏忽过了数月，这日，李治为母亲长孙皇后追福而造的大慈恩寺落成。

大慈恩寺建于长安晋昌坊内，进入寺院山门，左右有钟楼、鼓楼对峙，再向前依次为大雄宝殿、法堂、后院。该寺占地一百二十亩，是长安占地面积最大、规模最宏伟的建筑。

李治先到大慈恩寺走了一回，行到后院，看到此处环境清幽，房舍青青，心中想起了一个好主意。这日早朝之后，随李世民进罢早膳，李治小心说道："父皇，大慈恩寺已建成，儿臣昨日去寺内观看，觉得此寺建得还算妥当。"

李世民点头道："嗯，你母已逝去十余年，你有此心情为其建寺追福，不枉她养你一场，世人也知你的一片孝心。我近几日若有暇，可到

此寺观望一回。”

“儿臣心想，此寺刚刚建成，寺内尚未完全收拾干净，待诸物备齐，僧人入住，再请父皇入寺观看。”

“也好。”

“父皇，儿臣有一事相请。”

“嗯，你说吧。”

“儿臣见此寺规模宏大，又是为母后追福所建，须觅一高僧为此寺上座。儿臣左思右想，觉得国内高僧中，唯玄奘法师最为著名，因请父皇恩准，让玄奘法师为此寺住持。”

李世民当即答应，说道：“好哇，玄奘应该为京中最大寺院之住持。那弘福寺由王君廓旧宅改建，如今已显得破旧，我早想为其翻建一番。现在大慈恩寺落成，倒免了一番工夫，可让人将弘福寺稍加修缮即可。治儿，你这个想法很好，我照准。”

“儿臣那日入寺见其后院建得还算整齐，其厅堂明亮，通风甚好，因想此处可为玄奘法师译经之所。儿臣又想玄奘法师在此处译经，更为母后追福不少，特请父皇予以赐名。”

李世民一直认为李治比较懦弱，认为此是君主的大忌。辽东之战后，李治一直候在其身边殷勤伺候，时刻关注自己的饮食起居，让其心中有了不少暖意。他还从李治身上，回想起与长孙嘉敏恩爱相处的场景，如此就抵消了李承乾和李泰为争皇位带给自己的冷意。李治今日呈请玄奘为大慈恩寺住持，李世民这一段时间与玄奘过往甚多，衷心钦佩玄奘的学识和修为，自然遂其心意。此事又与长孙嘉敏相连，让李世民心中更添暖意，他不事思索，当即答道：“如此，就命名为翻经院吧。”

“请父皇命笔，惠赐‘大慈恩寺’及‘翻经院’之墨。”

李世民笑容上脸，笑道：“治儿何以如此性急？”一边说一边走至案前，取笔题字。

数日后，由李世民亲笔书写的“大慈恩寺”和“翻经院”被制成镏金匾，悬于寺院山门和后院门头上。

玄奘自弘福寺移居大慈恩寺，又成为京城佛界的一件盛事。

是日，自弘福寺至大慈恩寺的两旁街道上，立满了金银宝刹和珠玉宝帐香舁。这些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高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宝帐香舁鲜艳如花，辅以珊瑚、玛瑙、珍珠、瑟瑟等珠宝装饰幡幢。巳时正牌时分，载着佛舍利、佛经的香车最先起行，佛乐亦同时奏起。身穿大红袈裟的玄奘带领随行僧人护持佛宝，缓缓而行，其后为全城的僧侣，有一千余人；再其后为文武百官。僧人边行走边一路梵诵，仪式显得非常神圣。

是日，朝廷下令京城衙署放假一天，许多人来到弘福寺至大慈恩寺的沿街观礼。他们临街瞻仰盛事，散施祈福，只见幡花鼓舞，迎呼道路。

大队行到安福门下稍微停顿了一下，玄奘带领僧众向楼上施礼。原来李世民带领李治及后宫嫔妃此时站立在楼上，也来观礼。

京城士庶看到皇帝现身，一面欢呼，一面叩拜。

李世民在楼上面露微笑，然后擎起手中香炉，向玄奘及僧众致礼。再看李治、后宫嫔妃手中，皆有一个冒着袅袅香烟的香炉，他们目送下面队伍起动，然后再目送其渐渐远去。

玄奘入大慈恩寺的第五天，这日午后，萧瑀匆忙入寺向玄奘传旨：明日李世民要入寺观礼。

全寺上下顿时忙碌起来，沙弥们洒扫庭院，僧侣们在大雄宝殿内预习演礼诵经，以候李世民的到来。

翌日辰时三刻，玄奘带领寺内有地位的僧人，立于山门前迎接李世民的车仗。街道的石板路上，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街道两边，薛仁贵安排宿卫每隔十步站立一人，他们身板挺直，目不斜视。

李世民今日仅带领李治、萧瑀、褚遂良、马周等人入寺观礼，可谓轻车简从。他们到了大慈恩寺下车，玄奘等僧人前来施礼，并引导李世民等人进入大雄宝殿。

殿内香烟缭绕，香烛劲烧，僧侣们皆盘腿坐在两侧，低眉齐声诵

经。李世民进入殿来，一径走到香案前，伸手取过一炷香，点燃后插入香炉之中，然后行礼。

李治随后来拜，此寺因是其为母追福所建，其拜佛之时更为虔诚。

拜佛事毕，玄奘引李世民进入殿后法堂。李世民到了堂前，环顾左右道："不用入此堂了。法师，那翻经院在何处？你可领朕去那里走走。"

玄奘手指堂后，说道："陛下，翻经院就在此后。"说完，在前引路，带领众人向翻经堂行去。

李世民见此院面积不小，房舍甚多，遂对李治道："治儿，你为母追福，心愿不小。观此寺建筑，堪称京城第一。你为建此寺，大约将所有薪俸都舍在这里了吧？"

李治答道："儿臣为追忆母后慈恩，发心愿造此寺，不敢敷衍了事。"

玄奘接口道："皇太子仁孝，造此寺更为佛门之幸。陛下，寺内现有别院八所，房屋八百余间，可容僧人三百，为京中寺院之首。"

大慈恩寺于贞观末年建成，历朝不衰。其最盛时，有院十余所，房一千八百九十七间。

李世民环顾院内，点点头道："此寺规模确实不小。治儿，你建造此寺，又请玄奘法师入寺为上座，却疏忽了一件事。"

李治不明所以，急忙问道："父皇，不知儿臣疏忽何事？"

李世民手指院内正中，说道："你们看，此院开阔，似少一物点缀。少了何物呢？玄奘法师自天竺回国时，携回舍利子、佛像及多卷经书，这些经书翻成汉文后，又可增加一倍。如此多的经卷，最怕潮湿，须有高塔贮存，方为万全。"

原来李世民想在此寺内建一高塔，以贮舍利子、佛像及经卷。玄奘闻言，口念佛号，以表谢意。李治则说道："父皇明见，此为儿臣之失。今日之后，儿臣找阎立德来此踏勘，以成图纸，争取早日建成。"

此塔后来果然建成，不过为李世民逝去以后的事了。该塔建成后高五层，内土外砖，用以保存玄奘从天竺取回的佛经、佛像、舍利子，即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大雁塔。此塔所以取名为“雁塔”，缘于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里讲述的一个佛经故事。

古天竺摩羯陀国有一座王舍城，城外帝释山上有一寺院，寺院和尚信奉小乘教，开“三净”之食。所谓“三净”之食即所食肉类以未杀、未见、未闻为准。这些僧人进“三净”之食每日进一餐，过午不得食，历来如此。一日午时将过，众僧饥肠辘辘，因午饭尚无着落，甚为埋怨。一僧忽见空中有群雁经过，随口戏言道：我们今日无饭可吃，若菩萨有灵，应知我们的厄难啊！其话音刚落，就见那只头雁停飞，投身自尽于众僧面前。众僧大为震惊，既愧疚又伤感，都说此为菩萨的旨意，信奉大乘教才是。于是他们改信大乘教，在寺前埋雁建塔，从此将菩萨称为雁王，将此塔称为雁塔。玄奘为了弘扬大乘教，将新建此塔名为雁塔。雁塔建成后，朝廷每年科举时，新中进士都要来此塔前游览一番，在塔上刻名题诗，名为“雁塔题名”，士林又多了一段佳话。

他们边说边行，不觉已到翻经院前。李世民举目一望，见此院青砖青瓦，掩映于绿树之中，果然为一处清幽所在，遂赞道：“此院建得不错，与弘福寺相比，实有天渊之别。玄奘法师，朕曾听你描述过天竺那烂陀寺之胜景，你不妨以此寺为本，逐渐弘扬佛法，亦形成中国之那烂陀寺。”

玄奘想起那烂陀寺之规模及其丰富的经卷，心想中国若成就此规模，非一日之功。不过李世民今日随口提起，即为皇帝之金口，对佛界而言为荣耀之事，遂躬身施礼道：“托陛下金口玉言，贫僧定穷毕生精力，尽译梵文经卷，弘演佛旨，精研佛理，以成就陛下之志。”

说话间，他们入院进入翻经堂内。就见室内窗明几净，临墙的书橱里摆满了经卷，案头上也摊满了经卷、笔砚等。因迎候李世民，这里的译经之僧皆入大雄宝殿内诵经，所以此堂暂时无人。

李世民问道：“玄奘法师，近来译经进程若何？”

“禀陛下，贫僧等人近日已将《瑜伽师地论》译完，凡一百卷。这里已为陛下准备好了一本，近日正好呈上。”玄奘说完，转身取来那套译就的《瑜伽师地论》。

李世民大喜，伸手从中取出一册，说道："法师前次在玉华宫谈论，让朕了解了瑜伽大义。你携去的前半部分《瑜伽师地论》，朕已细读了一遍，觉其蕴理深远，回味无穷。遂良，你将此本携回，依之敕写九本，将之颁与雍、洛、并、兖、相、荆、扬、凉、益等九州，让其刺史阅后再辗转流通。"

褚遂良答应后上前将《瑜伽师地论》包起。玄奘更是喜出望外，因为李世民此举，表明朝廷大力支持天下人读佛经，代表了一种趋势。

李世民又问道："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可曾撰完？"

"该书已近尾声，待贫僧再润色校勘一遍，十日内定呈于陛下御前。"

"嗯，贞观以来已有两部舆地之书可以流传后世。一本是魏王府文学馆所撰之《括地志》，再一本即为法师所撰之《大唐西域记》。这两本书一写国内，一写国外，可谓相得益彰。"

李世民如此评价《大唐西域记》，玄奘急忙谢道："贫僧撰述太慢，以致让圣上未睹此书，实为有罪。贫僧见过魏王府所撰《括地志》，深知此书汪洋恣肆，史料翔实，则贫僧所撰无论如何不能与其相比。陛下刚才说要将《瑜伽师地论》颁行九州，此为佛门之幸。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法，贫僧斗胆相求一事，不知陛下能允否？"

李世民知道玄奘又想让自己为所译佛经作序，遂踌躇答道："法师为我朝增辉不少，但有所求，朕自然相允。"

"贫僧以前曾提起过，即是想让陛下为所译佛经作序。贫僧领人所译佛经，至今已有九本，计五百多卷，小有规模。若陛下能为作序，则能一统佛学派别之纷争，使佛法能够正确地传扬天下。"

李世民笑对李治、萧瑀、马周、褚遂良等人道："法师有此请，朕不应该推辞。可是呀，朕对佛学了解甚少，若序中错讹一句，即会流毒天下，所以朕万分慎重，不敢轻易答应。"

萧瑀一生信佛，此时唯恐李世民不答应，遂上前躬身道："陛下一生阅遍群书，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辞而咏风雅，则一通百通。老臣以为，陛下可以为佛经作序。"

褚遂良和马周觉得李世民一生著述甚多，而从未在佛学方面有所涉及，不免遗憾，遂赞同萧瑀之言。

李世民见李治在那里默默无言，遂问道："治儿，你以为呢？"

李治答道："儿臣以为，弘扬佛法，止其教派纷纭争论，是为今日佛学首务，这样做，对教化天下有益，儿臣认为可以作序。"

李世民见众人皆赞同自己为佛经作序，遂笑对玄奘道："法师好大面子啊，他们皆为你说情。也罢，他们既然为你相请，你就谢谢他们吧。"

玄奘见李世民答应为佛经作序，激动不已，急忙敛身合十为礼，拜谢众人。

李世民回宫后遂玄奘之请，颇下了一番功夫，为玄奘所译佛经作序一篇，因佛学以经、律、论（经为佛所自说，论是经义的解释，律是戒律）为三藏，故此序名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言。

玄奘接到李世民写就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自然满心欢喜，对李世民充满了感激之情，遂写就千余句之书呈与李世民。

李世民接书后细阅一遍，感受到了玄奘的真诚感激之情，遂提起笔来，又给玄奘写了一封答书：

朕才谢硅璋，言惭博达，至于内典，尤所未闲。昨制序文，深为鄙拙。唯恐秽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忽得来书，谬承褒赞。循躬省虑，弥益厚颜，善于足称，空劳致谢。

李世民书中言词谦逊，可以看出其对玄奘充满了尊敬之意。李世民一生以文才武略纵横天下，晚年得遇玄奘竟然倾倒如斯，实为罕见。

第三十回　平西域西征龟兹　助大唐南击天竺

此后李世民与玄奘来往甚频，多次将其召入宫中深谈，每至夏天到玉华宫避暑之时，玄奘也随同前去，一面译经一面与李世民探讨佛理。

李世民研讨佛理，对其内心有何作用，后人不得而知。然有一件事很明显，即是其心态开始平和起来，与其出征高丽前的躁怒心态相较，二者差距甚大。

高延寿这日禀报道："自从龟兹（今新疆库车）王伐叠逝去后，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已二度不来朝贡。臣等以为，应该向其问罪。"

龟兹与焉耆接壤，在焉耆的西南方向，国土横约千里，纵约六百里。国内盛产麻、麦、粳稻、葡萄、黄金等，是一个富庶的绿洲小国。

李世民问道："那乙毗射匮可汗依旧不答应聘礼吗？"

"乙毗射匮可汗实在无礼，一年多来未有回音。"高延寿答道。

"嗯，龟兹王仗其势，所以不来朝，亦在情理之中。"李世民不屑地说道。

乙毗射匮可汗为泥孰可汗的孙子，贞观十八年，泥孰可汗死，李世民册其孙为乙毗射匮可汗。

贞观年间以来，李世民一直采取扶植泥孰可汗来打击肆叶护可汗的措施。焉耆之战后，肆叶护可汗的势力被削弱许多。及乙毗射匮可汗继位，其借助唐朝支持之力，接连发起攻击，将肆叶护可汗的势力逐到吐火国以西。如此，西域的形势发生突变，乙毗射匮可汗开始在西域逞强。当是时，唐朝设置的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依旧在西州，向西仅名义上控制焉耆。

乙毗射匮可汗得势之后，即遣使入长安向李世民请婚。

李世民答应下嫁公主，但提出了一个条件："须割龟兹、于阗（今

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喀什）、朱俱波（今新疆叶城）、葱岭（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五国以为聘礼。”

这五国皆为沙漠绿洲国家，以绿洲灌溉农桑业为主，是时在乙毗射匮可汗的控制下。李世民所以提出此议，是想直接控制易于屯兵镇守的农耕区，再对以游牧为主的突厥人实施羁縻统治。

孰料乙毗射匮可汗没有了下文，这期间，他还办了一件令李世民更为恼火的事，即是派兵进入焉耆，以图控制该国。只是因为李世民严令斥责，他才很不情愿地退了兵马。

李世民目视长孙无忌道：“无忌，你看此人势弱之时，什么事都能答应。现在有了实力，顿时变了嘴脸。可见四夷之事，一味以德绥之，有时并无用处。”

长孙无忌点头道：“陛下所言甚是。突厥人与中国交往多年，向来是这等脾气。强则依，弱则欺，若一味以德绥之，断没有好的结果。陛下，前几年我国忙于漠北及高丽之事，现在漠北已平，诸部落归附，高丽也是疲于奔命，我们可以抽出手来对付西域之事。”

李世民问道：“高丽那里最近有何动静？”

马周答道：“臣刚接到营州上表，言称程名振率舟师入高丽境内袭扰一阵之后，李尚书与张俭领兵渡过辽水，猛攻南苏等五城，已破其兵焚其城郭而还。”

李世民赞道：“李世勣真英雄也！如此一来，那盖苏文无暇西顾，焦头烂额忙于应付国内之事。无忌，你说得对，这么多年来，突厥人为朕心中的最大一块心病，现在要把西域的事办好。”

要办好西域的事，势必要以乙毗射匮可汗为敌。如此一来，唐朝多年来奉行的扶植泥孰系西突厥的方略要有大的改变。

李世民果然问道：“玄龄，阿史那步真、阿史那贺鲁一直在京吗？”

房玄龄答：“皆在。”阿史那步真、阿史那贺鲁自高昌与焉耆之战后先后降唐，被授为将军，留居在京。

“此二人谁在旧部最有影响？”

“阿史那步真已降唐多年，年龄已老，若二人相较，自然是阿史那贺鲁在旧部中尚有号召力。”房玄龄答道。

“嗯，阿史那贺鲁之旧部现在居于庭州莫贺城吧？如此，可在莫贺城置瑶池都督府，归安西都护府节制，可授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马周答应后准备拟旨。

李世民重新起用阿史那贺鲁，其意图非常明显，即是想以瑶池都督府为根本，让阿史那贺鲁想法召集肆叶护可汗溃逃后留在当地的残部，以图牵制乙毗射匮可汗。

西域形势固然错综复杂，然究其根本，毕竟是大唐与西突厥在那里互相角力的结果。如此两股力量相较，终有一方败下。大唐国势既强，内部又铁板一块，反观西突厥，其内部四分五裂，纷争不已，注定为失败的命运。

阿史那贺鲁被授为瑶池都督，到任后召集肆叶护可汗的残部，势力渐强，起到了牵制西突厥泥孰系的结果。然乙毗射匮可汗势力被大大削弱之后，阿史那贺鲁感觉羽翼渐丰，又看到李世民驾崩，遂起兵叛唐，终被大唐扑灭，这些都是后话。

长孙无忌说道：“陛下，设立瑶池都督府以牵制乙毗射匮可汗，其势太慢。如今焉耆已在郭孝恪节制之下，若发兵再取龟兹，即可断乙毗射匮可汗之双臂，使其不敢东顾。臣愿带兵前去征讨。”

李世民摇头道：“无忌，总兵出战非你之长，今后若有征讨机会，你不可出战，居京调度即可。朕以前征战时多胜，若现在动辄亲征，未必全胜。所谓术业有专攻，打仗的事，今后应该由薛仁贵等人去办。”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龟兹王无礼，应该征讨。只是如何征讨，须妥善为之。治儿，你以为该用何法？”

李治稍微一思索，既而答道：“儿臣读父皇《帝范》之《阅武》篇，见其中写道：‘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上地虽广，好战则民凋；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儿臣体会父皇圣意，如今国内安静，不可妄动刀兵。然龟兹王无礼，其欲与乙毗射匮可汗相连，非征讨不可。儿臣忆起上次焉耆之战，未从国内调兵，由郭孝恪领边兵讨之即胜，儿臣以

为讨龟兹时可沿用此法。”

李世民颇为赞许李治此言，说道：“你能这样说，不枉朕与诸臣对你多日的训导。不错，非征讨龟兹不可。朕这样做，非是一味想谋求土地，龟兹向来与中国一体，将其纳入中国一统之中，非为侵略，实为国脉之必须。不过，此战明里征讨龟兹，暗里却为威慑乙毗射匮可汗，郭孝恪的那点兵马，就有些过于单薄了。”

长孙无忌接口道：“陛下，臣意让薛仁贵领兵十万，与郭孝恪合兵一处，即可使此战完胜。”

“不可！治儿刚才说了，为务求国内安静，不宜从国内调兵；再者，薛仁贵毕竟未历许多战阵，让他带如此多的兵马，朕有些不放心。”

马周能识李世民的心意，遂禀道：“陛下，漠北诸部归化中国之后，皆渴望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臣以为，此战不用从国中调兵，可发契苾部、突厥部等兵，另让吐谷浑、吐蕃出兵协助，即可完成兵力部署。”

李世民大喜，说道：“马卿之言，与朕意相合。一者，这些部落与西域接近，勿用长途跋涉；二者，诸部之兵以马骑为主，具有迅猛劲击的能耐。不错，就这么办了。”

其实马周所言，其最大好处为不用从中国调兵，这样最合李世民心意。

后数日，李世民诏令下：授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为副大总管。让他们统领契苾部及突厥部十余万兵马，并节制吐谷浑、吐蕃所部兵马，前往西州与安西都护郭孝恪会合。

自从玄奘归国后，大唐与天竺的关系渐渐升温，李世民与戒日王互相佩服，虽远隔万里犹当面相对，二国遣使不绝。

贞观二十一年冬，李世民派东宫右卫率王玄策为使，带领随从三十余人，自长安出发，沿途经过吐谷浑、吐蕃、泥婆罗出使天竺。

王玄策一路上虽行艰险之地，然诸国皆与大唐友好，又有驿使前后

招待，王玄策等人一路行得还算安稳。与玄奘的万里孤征相比，实有天渊之别。

王玄策行到天竺地面，就见其国中大乱。其遣左右询问所以，原来戒日王近日忽然得病逝去。

天竺国向来一分为四，戒日王势强之时，控制着东西天竺，南天竺虽未完全降服，明面上还是表示臣服戒日王。如今戒日王逝去的消息传扬出去，诸国张目观察，观看中天竺的下步动静。这时，戒日王之臣阿罗那顺采用威强手法，自立为王。

阿罗那顺本性凶暴，向来在诸国中的口碑不好。戒日王在日，可以敛其恶性，不给予其实权。现在戒日王刚死，阿罗那顺认为再没有人能够羁绊自己，遂派人暗杀了国相羯罗毕试，以号令天竺。

天竺闻听阿罗那顺自立为王，顿时哗然。一些势弱小国不敢吭声，也就罢了，南天竺的一些势强之国则表示从此自立，不再称臣。

王玄策随行之人得知此情，纷纷劝王玄策就此回头，待天竺平静之后再来出使。王玄策不同意，认为不可半途而废，遂带领从人到达阿罗那顺的都驩城——軏茶和罗城，要求面见阿罗那顺。

阿罗那顺现在忙于应付国内焦头烂额之事，没有心思接见中国使者。这时，其下人禀报说中国使者携带有大量的财物，阿罗那顺当即说道："让他们留下财物，马上离开。"

王玄策所携财物，有大唐送给戒日王的礼物，也有沿途诸国送给大唐的贡物。若阿罗那顺将送给戒日王的礼物取走，即使不回赠礼物也就罢了，现在又要将其他贡物掠走，王玄策坚决不答应。

阿罗那顺见王玄策如此强硬，不禁大怒，遂派五百兵闯入王玄策所住驿所，意欲强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动上了手。王玄策所带之人亦为强健之士，个个骁勇，然怎敌对方人多。一场混战下来，王玄策带采的三十余人中有数人丧命，其余人也束手就擒。

王玄策在东宫中素以骁勇著称，双方混战开始，其抽出佩剑砍倒面前数人。他看到对方有数百人，知道今日结果难堪，遂且战且退，如此退到后窗的位置，纵身一跃，撞开窗户跳出窗外。是夜漆黑一团，他借

着夜色掩护觅来一匹马，趁着夜色落荒向东北方向逃去。

王玄策一路上昼伏夜行，忍饥挨饿，好歹行出阿罗那顺控制的地盘。王玄策此次出使天竺，一路上风风光光，感受到大唐四邻友好的妙处。不料闹到如此处境，心中既有失落，又有愤懑，这日行到吐蕃地面，其心中无名火更甚，遂奔往逻些，欲找松赞干布借兵。

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接诏后，即到兵部发了四道文书。其中二道分别发至突厥部和契苾部，令其整顿十万兵马开始西行；另二道分别发至吐蕃和吐谷浑，让其准备五万兵马，皆赴西州集齐。

办完了这些事，两人即带领数十名随从，离开京城沿驿道向西州奔去。此次战事并非小役，大唐仅发数道文书即将兵马备齐；郭孝恪在西州等地屯田多年，那里备有充足的粮草，不用从关中调剂，所以筹备战事显得无比轻松。

两人此前曾于贞观八年随李靖征讨吐谷浑，贞观十三年随侯君集征讨高昌，皆从陇西经过。那时的陇西，城邑萧条，人烟甚少。如今的陇西，驿道两旁皆植满了庄稼；由于西域道路通畅，路上商旅不绝，其中多为西域入中国通商的各色人种。两人观看此景，愈往前行愈发感叹不已，这日行到豳州地面，阿史那社尔说道："契苾何力，知道圣上何时起意经营西域吗？"

"大约从征讨吐谷浑开始吧。圣上派李靖荡平东突厥之后，方能腾出手来经营西域。"契苾何力答道。

阿史那社尔娶李世民之妹南阳公主为妻，契苾何力娶皇室之女临洮县主为妻，两人昔为突厥族和契苾族之勇将，现在都成了皇室李门之婿，对李世民自然忠贞不贰。阿史那社尔闻言摇头道："非也。我听说陛下为秦王时来此征讨薛仁杲，一日与李靖站在豳州城楼上，遥望西方，说道：'南北朝后，西域道路各国混战，商旅阻绝，隋文帝虽经营一时，现在又历战乱，复归于旧。若西域通路隔绝，中国难称大国。'你看，许是此时，圣上已起意打通西域道路了。"

契苾何力点头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至今已三十年矣。陛下谋虑长远，此次派我等出征龟兹，看来还是要完成其雄图大业啊。"

两人到了西州，郭孝恪将他们接入城中。是时，契苾何力及吐谷浑

所派兵马已集于此，吐蕃及突厥兵马路途稍远，十日内当能赶到。

三人相聚后，一面等待后续兵马，一面商量行军方略。近在咫尺的龟兹王还不知道，唐王朝已在西州形成了铁拳，即将对其致命一击。

王玄策到了逻些，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数月前，他以唐朝钦使身份路过此地时，曾受到松赞干布和禄东赞的殷勤接待，所以吐蕃礼官不敢怠慢，急忙将他引到禄东赞的面前。

禄东赞看到王玄策的狼狈模样，其精光的眸子里透出惊异之色，问道："贵使离开鄙国时，身边有数十人跟随，现在为何独身来此，且如此狼狈？"

王玄策神色黯然，将自己的遭遇缓缓说了一遍。

禄东赞听罢，脸现愤怒之色，说道："天竺佛国以礼闻名天下，竟然出了如此无礼之人。邦交之事为国之大礼，阿罗那顺怎能为了蝇头小利而使两国交恶？贤使此来，意欲何为？"

王玄策说出了借兵之语。

禄东赞比较持重，沉吟道："此事重大，我不敢做主。这样吧，你随我面见赞普，由他定夺出兵之事。"

松赞干布得知了王玄策的遭遇，不由得大怒，骂道："如此无礼之人，若不擒之难释其忿。我知贵使为勇力将军，可以带兵出征吗？"

吐蕃国近年势力更强，可谓雄霸高原。松赞干布自视除了大唐以外，周边诸国莫能与之相抗。王玄策提出借兵，正中其下怀，自然满口答应。

王玄策答道："末将出使天竺，却闹到如此地步，实在无颜归国。赞普答应借兵，末将深怀感激，愿意领兵即刻出征。"

"好，我调国内精锐之兵一千二百人助你，再让泥婆罗国出兵一万，并调度粮草随你出征。"松赞干布断然说道。

王玄策觉得借兵太少，为难地说道："赞普，戒日王在世之时南征北战，手下有雄兵十万，由此一统天竺大部。末将仅带这点儿兵马，万

一深入天竺之后不能取胜，又遭难堪境地。末将请求，能否再派一队兵马以为后援？”

松赞干布摇摇头，说道：“不用！我知道阿罗那顺的底细，此人名声不好，虽自立为王，然难服其众。再者天竺地面虽大，然小国众多，戒日王逝去，这些小国已陷入群龙无首之境地。你尽管前去，沿途小国知道你此行目的为征阿罗那顺，其为图自保，绝不出面拦阻。你与阿罗那顺交手之后，只要取得首战胜利，其兵士定会惊惧而逃散。我已算定此战详细，你勿复忧虑，尽管放心前去。”

松赞干布雄霸高原多年，靠的并非运气，实为能耐。他刚才说的这一段话，其实为默察大势、熟知天竺国情的深思熟虑之语。王玄策听后，大为心服，躬身说道：“如此，末将感激赞普援手之恩。明日，末将即带同铁骑奔赴天竺。因事态紧急，末将今日不向公主问安了。待得胜回来，再叩见公主。”松赞干布微笑道：“也好。你如此狼狈的样儿，公主见了也会心酸。待你得胜回归，再将此过程详述一遍。公主心念故国，见到故国之人异常亲切，到时候你可将诸般事情娓娓道来，公主定会听得有滋有味。”

王玄策躬身告退，然后随禄东赞入驿休息。

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和郭孝恪一同商议此战方略，阿史那社尔谦逊道：“郭都护久在西域，深知行军方略，我与契苾何力在路上商议过，此战由郭都护主持。”

郭孝恪摇头不许，坚决说道：“我读罢圣上诏令，其中写得很明确。此战由你们为主，我在后方支援。你们不用推却，我定遵从圣上旨意，力佐你们完胜此战。至于交战方略，我当尽我所知提出建议，以完备行军大计。”

郭孝恪随即介绍了眼前的态势，最后说道：“此战明为征伐龟兹，实际上为了削弱乙毗射匮可汗之势。圣上深谋远虑，事先授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以牵制乙毗射匮可汗。如此，我们进军之时无后顾之忧，你们进军之后，我带领后续人马进驻焉耆，威慑乙毗射匮可汗不敢动弹，你们即可专心对付龟兹。”

郭孝恪领会李世民的意图，知道此战自己的作用有两点：一是负责后方的粮草接济，二要带领辖下之兵以为后援，并威慑乙毗射匮可汗不

敢动弹。

数日后，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带领十余万大军开始进入焉耆境内。他们分兵五路，中军由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带领，以调度、策应其余兵马；另四路即是契苾兵、突厥兵、吐谷浑兵和吐蕃兵。他们进入焉耆境内后，即作扇形散开，悄悄向龟兹北境压去。

龟兹王诃黎布失毕此时居于都城，不知道唐军已进入己国北境。

契苾何力带领中军一部突前攻击，手下为其熟悉的契苾部精兵。这些人惯在大漠中驰骋，练就了一身来去如风的劈杀本领，他们此次矛头所指，为龟兹北部的重镇俟利城。昨夜，契苾何力引兵借着夜色潜行至离俟利城十里处的山谷里。看到天色大亮，他们猛然发动，快速向城门处奔去。

如雷的马蹄声自远而近，俟利城守军瞪大眼睛，不知道来者何人。龟兹国这些年来在西突厥的庇护下，久未有战事，警惕性相对松懈。是时，城门大开，人们来回进出。守军多在观察来骑动静，竟然忘记关闭城门防备。待他们看到来骑汹汹，显然是来进攻此城的时候，已来不及关闭城门，契苾铁骑前锋已经冲过吊桥，闯入城门之内。

另四路兵马也攻城略地，数日之间，将龟兹北境全部攻陷。

诃黎布失毕闻讯大惊，急忙召来都城及南部之兵共五万余人，北上迎战。

王玄策率领那一千二百吐蕃铁骑来到泥婆罗国。泥婆罗王看到松赞干布的手书，当日即召来一万人交给王玄策带领。王玄策不事停留，翻山越岭向天竺挺进。

要想到达天竺，须翻越眼前这座戴着雪帽的高山。吐蕃人和泥婆罗人久在高原之上，视险峻如同平地，一路上行走甚易。王玄策观见此状，心中感叹不已。自己若回国领兵来讨，不说入天竺战事如何，仅路上的高山和高原气候，中国之人就很不适应。他到了此时，愈庆幸自己借兵的主意不错。

出了泥婆罗国地面，即是中天竺的地盘。此去中天竺都城茶和罗城，仅有二百里之遥。征伐队伍到了山脚之下，稍事休息一天，即向中

天竺都城冲杀过去。

正如松赞干布所说那样，队伍行经之处无人抵抗，沿途数座城池皆紧闭城门以图自保。王玄策初入天竺境内的时候还百般警惕，提防有人前来袭扰，其向天竺纵深行约百里后，终于放下心来，下令所部加快行军步伐，不用理会沿途之人。

他们这样到达茶和罗城下，就见城门禁闭。王玄策令人将城池团团围困，然后向城上喊话："我是大唐钦使王玄策，要与阿罗那顺说话。"身边通译之人大声将王玄策之话译出。

阿罗那顺那日得了王玄策所携珍宝，不知道王玄策独身脱逃。他看着城下的王玄策，问左右道："你们不是说大唐使者悉数被擒吗？眼前此人怎么又冒了出来？"

左右无言以对。

阿罗那顺看到王玄策仅带来万余人马，心想自己国内人数众多，眼下又有城池可凭，遂不把王玄策放在眼里，也不与王玄策对话，转身下墙回宫。

天竺城池不似中国城池那样以坚石和夯土垒墙，城外也无护城河防护，城墙相对壁薄且矮小。王玄策以军功累迁为东宫右卫率，多经历战阵，辽东一役在李道宗帐下效力，知道攻击城池之方略。他见阿罗那顺不与自己答话，知道他想以城池与自己周旋，他绕城一周，仔细观看此城模样，就定下攻城之计。

王玄策见西南角城墙相对低矮，那里垒墙之物皆为大片石，似有可攀之处。但城内人显然也觉察到此点，守军防护相对比别处要密集。王玄策决定实行"声东击西"之计，调集五千人集于该城东门处，摆出了一副强攻的态势。

这里没有趁手的抛石车和撞车等攻城之具，王玄策令人寻来长木等物，就在阵前监造云梯。造好云梯数架之后，即遣人向城上放箭，试图驱散守城之人，然后令人扛起云梯奔赴城下，准备攀上城墙。

城内守军见状，急忙从别处调来大队人马，以箭弩和石块击退攻城之人，使王玄策手下伤折不少。

但王玄策不为所动，继续遣人攻击东门。到了夜里，每隔一个时辰，即令人张起火把，大呼小叫，摆出一副攻城的模样。如此接连数日，王玄策白日里遣人攻城，夜晚时派人袭扰，使城内人忙于应付，疲惫不堪，将所有注意力集中于东门，抽调别处守兵来此防卫。

到了第三日晚上，王玄策悄悄令人将所有云梯移于城西南角处，调派五千人隐于墙外。是夜子时，王玄策又令人张起火把，在东门处鼓噪不已。城内守军见他们每晚如此，已经习以为常，仅密密监视而已，并不十分在意。

当东门开始鼓噪的时候，西南角隐藏的人开始动作。他们借着夜色悄悄将云梯搭在城墙上，人们沿着云梯和墙壁，开始攀援城墙。

数千人的行动毕竟动静太大，当他们刚刚攀援的时候，城内守军发现了他们的行动，顿时大呼小叫起来。他们一面叫喊，一面抛下石块，射出箭弩，试图压制攻城之势。

王玄策见状，大声吼道："张火把，射箭，强攻城墙。"其身边的数名通译也大声将命令复述数遍。

火把顿时张起，将周围照得亮如白昼，王玄策身边的千余名射箭之人对准墙顶将长箭射过去。

王玄策冲到城墙脚下，大声呼道："敌方援军短时难来，大家加力攀登，赶快占领城墙。"

数十名吐蕃人挥舞着弯刀到了云梯顶端，这些人为松赞干布征战时的精锐之兵，向来以凶悍闻名，不畏死伤。后面射箭之人看到他们已到顶端，急忙停箭不射。这些吐蕃人看到箭势已停，遂从云梯上跃上城墙，挥舞起闪亮的弯刀，兜头向守兵砍去。

城墙上混战一团，后面的吐蕃人、泥婆罗人不绝地攀到墙顶，然后加入战团。过了小半个时辰，守兵被斩杀殆尽，王玄策控制了西南角城墙。

王玄策从云梯上登上城墙，听到城内四处喊杀声渐近，知道敌方援军将至。回视左右，此时登上城墙者仅千余人，以这点儿人马与其相抗，定会困于一隅，情势非常危急。

此去西门最近，王玄策选出三百名吐蕃兵为先锋，让他们缒下城墙向西门冲去，以打开西门，招呼后续大队人马自此门进入城内。

王玄策号令剩余之人摆好阵势，抵挡敌方前来援军。他如此做，其实是想分散敌方注意力，以掩护前去攻击西门之人。

如此混战一个多时辰，前去西门之人终于歼灭城门处守军，然后打开西门。是时，后续人马已在城外等候多时，他们皆跨马亮刀，时刻准备进入。看见城门打开，他们一踢战马，扬起弯刀，大呼小叫冲入城内。

阿罗那顺闻听城破，仓皇带领后宫之人及大臣开南门后向南逃去。城中百姓看到国王逃走，也一哄而起随其南逃。这样，城中战斗渐息，是夜，共斩杀天竺守兵三千余人。

王玄策得知阿罗那顺南逃，立即派出五百名吐蕃人和二千名泥婆罗人，让他们跨上战马追击。这些驰骋高原的铁骑行在平地上，宛如一阵旋风，很快追上了溃逃的茶和罗百姓。是时，波涛汹涌的恒河横亘在面前，这些百姓眼见前有大水，后有追兵，只好选择泅水逃命。这其中，有许多不会水之人，加上一些妇孺老人，他们入水后到达深处，旋即被大水淹没，纷纷丢了性命，竟有万余人之多。

阿罗那顺毕竟逃得早，又有舟船得渡。他过了恒河，知道敌方无法过来，遂坐在地上，喘息良久，方才缓过神来。

诃黎布失毕仅带领五万余人北上迎战，可见他此时尚不知唐军有十余万人压境。为战之道在于知己知彼，诃黎布失毕如此就犯了兵家大忌，等待他的注定为失败的命运。

龟兹兵出都城五十余里，就遇到契苾何力带领的一万余人。两军短兵相接，唐军不敌，顿时败下阵来。契苾何力且战且退，向西北方向溃逃。

诃黎布失毕看到唐军溃逃，不免得意，笑对左右道："可笑这大唐皇帝蔑视我等，仅派些异族之兵来此出征。他们为一帮乌合之众，今日到了我的地盘上，管叫他们有来无回。"他下令加快追击速度，再遣人自两边包抄，决意歼灭眼前这万余人马，为自己亲征取得首场胜利。

于是，契苾何力带领契苾人在前，龟兹兵紧蹑其后。契苾何力看到对方有包抄的企图，遂下令手下加快后退速度，避免被敌军围困。

两军且战且走，不觉已向西北行进了三十里。这里为龟兹与焉耆的接壤处，地势多低矮丘陵，其上多长草埋没，是时为冬月天气，四处显得一片枯黄。

诃黎布失毕见唐军欲往焉耆境内退却，大呼道："将士们再加一把劲儿，务必在此处全歼唐军。"

其话声未落，空中出现三团黑烟，就见漫山遍野忽然齐刷刷地冒出大量唐兵。他们兵分五路，呈扇形向自己包抄过来，正面一杆帅旗迎风猎猎，旗下正是威风凛凛的阿史那社尔。

原来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定计，此战若将全部兵力压上，诃黎布失毕定会畏势而逃，如此就不能重创其生力军。契苾何力此时毅然请战，愿率万余人前去接敌，示之以弱，将之引入唐军的伏击圈。那诃黎布失毕不明此计，乖乖地被契苾何力牵着鼻子走，一步一步进入了唐军的伏击圈。

战场态势就此发生逆转。

龟兹兵一开始还抵挡了一阵，随着唐兵越来越多，渐渐抵挡不住，只好且战且退。诃黎布失毕还算识趣，看到唐兵人数倍于自己，知道缠斗下去没有好结果；又见唐军包围圈尚未合拢，遂下令部下向缺口处猛冲。

经过一番缠斗，龟兹兵好歹突破了唐军的包围圈，然有四千余人在阵中被斩杀。诃黎布失毕让其兵抛下随军辎重，轻装逃回都城，再依城池与唐军相抗。

阿史那社尔看到龟兹兵开始溃逃，明白了诃黎布失毕的企图。这时，他已与契苾何力合兵一处，两人简短地商量了数句，阿史那社尔说道："他们欲退回都城坚守，没有如此便宜之事。可令前锋保持与敌接触，不许脱离，紧紧缠住对方，寻机歼敌。"

两人此次出征，阿史那社尔颇有大帅风度，契苾何力以其勇猛独挡前锋，配合得非常默契。契苾何力本来诱敌来此，已经疲惫不堪，闻听

此令，立刻抖擞精神，一马当先，前去追敌。

龟兹兵在前奔逃，唐兵尾随其后猛追，唐兵缠住一部分龟兹兵后，留下一部分人围歼，其他人继续穷追不舍。宽阔的大地上，两拨人趟起的尘埃形成一条黄龙，自北向南翻滚而去。这个白日里，两军先是混战一番，继而你追我赶，时辰很快地逝去，不觉夜幕渐渐张起。

契苾何力见夜色来临，前面又离龟兹都城不远，害怕黑夜中孤军深入，容易发生变数，遂下令停止追击。诃黎布失毕带领残部且战且退，早已杀得人困马乏，现在唐军不再追赶，压力顿失。他不敢驻足休息，带领残部趁着夜色向都城奔去。

契苾何力此次追赶，行程八十余里，俘获及斩杀龟兹兵一万余人，重创了龟兹的生力军。

阿罗那顺不甘心于失败，其过恒河后召集国内南部兵士，又到邻国借来数千兵马，然后率兵渡过恒河，主动找王玄策决战。

王玄策是时居于茶和罗城，闻听阿罗那顺渡过恒河，苦苦思索进击之道。

王玄策此次携来的万余兵士，经历此前战斗之后，已伤折数百人。阿罗那顺此次召来的决战之兵，约有三万余人。若按照惯常战法，须引兵前去迎击，硬碰硬地决斗一场，万一战事不利，可以退回茶和罗城进行坚守，此法相对稳妥。

然如此做有两条弊处：一者，对方毕竟人多，若与其一对一地厮杀，定会陷入互相消耗的境地，这样做显然对对方有利；二者，若退保茶和罗城，天竺人定会将此城团团围困，这样以孤城与其对抗，阿罗那顺可以从容召集后续之兵来加强攻击之力，这样，此战就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也对王玄策不利。

吐蕃人和泥婆罗人这些年来在高原上征战，练就了犀利的马术和迅猛的劈杀之法，其所长在于一个“快”字。若与对方苦苦缠斗，即是弃己所长用己所短。

王玄策决定用己所长：趁着敌方立足未稳，以旋风般的战法搅乱敌阵，然后寻机扩大战果。

他令一千名吐蕃人和二千名泥婆罗人组成一支队伍，趁着夜色悄悄出城，然后向西行去，再沿恒河东行。他自己则带领其余人马，凭城坚守，以待阿罗那顺前来攻城。

王玄策参与高丽之战，目睹了李世民围城打援的战法，此次依葫芦画瓢，意欲建立奇功。

阿罗那顺不知此计，他过了恒河整顿队伍，然后大摇大摆地向茶和罗城行去。二日后，天竺兵行到城前，可以看到城墙以及其上遍布的旗帜。

阿罗那顺匆促之间从各地召来的这些人，没有经过训练，显得驳杂和凌乱。他们到了阵前，仅听命于自己的首领，依旧自成一统。他们一窝蜂冲到城墙脚下，冲着上面摇旗呐喊。

王玄策此时在城墙之上，他注视着下面的天竺兵，表情木然，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

双方对峙约有一个多时辰，太阳此时高挂空中，将万道金辉播撒地上，与相对潮湿的空气一搅和，显得闷热无比。阿罗那顺想起王玄策前些日子攻打自己的情景，下令人们寻来大木头准备撞门，并在阵前绑扎云梯。

蓦地，从南边传来马蹄声和喊杀声，阿罗那顺惊愕地登上高地向南观察，就见那边一片黑影如旋风般地飘过来，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数千身穿玄衣之人跨马劈杀而来。

这帮人势不可挡，他们闯入天竺兵阵中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地撕开一个缺口，快速切入中部。

阿罗那顺明白了对方的来意，急忙下令组织人力前去围堵。这时候，其身后又传来喊杀声。他转身再看，就见从城墙的两侧，忽然冒出了两彪人马。他们皆身穿玄衣，手扬弯刀，驱动座下铁骑，准备与南来之人会合一处。

王玄策此时在城墙上气定神闲地观看城下的厮杀。看到城下的三彪兵马渐渐会合一处，王玄策将手一挥，两边持槌之人擂响大鼓，顿时又增强了战场上的肃杀气氛。

诃黎布失毕带领残部缩入都城，下令紧闭城门，以图固守。他知道自己不是唐军的对手，派相国那利带人星夜西去，找乙毗射匮可汗求援。

阿史那社尔从后面赶上来与契苾何力合兵一处，他们休息一夜，平明时分即拔营南进，前锋到了午后即抵达龟兹都城下。随着后续兵马渐渐到达，唐军将此城围得水泄不通。

诃黎布失毕站在城墙上，眼望越来越多的唐兵，心中的忧虑渐渐加重。他眼望西面，心想那利刚走，乙毗射匮可汗即使派援兵前来，三日内断难到达。若想凭城坚守，此城无法与焉耆都城相比，实在无险可守。他立在城墙上，呆立了一个多时辰，眼望夜色愈浓，心中打定了一个主意。

是夜云遮星月，四周漆黑一团。唐军经过数日鏖战，现在将此城团团围困，又见城中毫无动静，不免有些懈怠。他们扎营四周，仅派一些人警戒，其他人抵足而眠，呼呼大睡起来。

诃黎布失毕知道，自己难以坚守三日，乙毗射匮可汗援军到达之前，自己就会成了唐军的俘虏。为今之计，只有轻身脱逃此城。他回宫后不通知妻子随行，悄悄集合数千名贴身侍卫，让他们到西门处等待。丑时三刻，他认为唐兵此时正在熟睡，遂令人打开城门，带领数千人一拥而出。

这下子弄得唐军措手不及，仓促之间难以组织人马围堵，遂使龟兹人从容逃出。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来到西门处，询问被擒获的数名龟兹兵，得知诃黎布失毕为领头之人，深悔未及防范，后悔不迭。

经历了这一番闹腾，东方渐白。阿史那社尔下令全军即刻埋锅造饭，让人们饱餐一顿后即开始攻城。

其实不用阿史那社尔动手，此时城中早已乱成一团。他们得知国王逃走，已无抵抗之心。再看宫中，诃黎布失毕的嫔妃得知国王不顾自己而单身脱逃，心中生出无边的哀怨及愤怒。太阳刚刚升起，此城四门轰然打开，他们不战而降了。

阿史那社尔入城后，立刻命令契苾何力带领二万铁骑，沿着诃黎布失毕逃窜的路子追击，务必将其生擒；再召郭孝恪前来，由其负责镇守

龟兹都城；他自己带领其余人马向西南行去，以图收服于阗等国。

契苾何力接令，迅速在军中挑选二万名精壮之人，其中多为突厥人和契苾人。这些人长期在大漠草原生活，最善于骑射，现在深入荒原追袭敌人，为其拿手好戏。契苾何力寻来向导，并向沿途之人打听诃黎布失毕的逃窜踪迹，这样边问边走，不觉已在路上行了十日，已行走四百余里。

这日苍茫时分，契苾何力终于打听到了诃黎布失毕确切的落脚之处。此处向西北方向行走二百里，那里有一座废弃的城池，名叫拨换城。诃黎布失毕奔逃至此，一面修筑城池，一面招来龟兹人，旬日之间，竟然招来了万余人。这里离射匮可汗所居的碎叶城不远，他幻想唐军不敢深入追击此地，妄图在这里喘息一阵。

数日之后的一个早晨，诃黎布失毕还在睡梦中被人唤醒，他闻言急忙到城墙上观看。只见一夜之间，城外遍立唐军旗幡，此城又被唐军围困。诃黎布失毕大惑不解，又使劲揉了揉眼睛，只见中间旗幡之下，昂然挺立着一位英武将军，他识得此人：正是刚刚交过手的契苾何力。

诃黎布失毕观见此景，顿时大怒并迁怒左右："人家一夜之间将我们团团围困，难道没有一点动静？你们浑然不觉，简直是一群蠢牛！"此时开骂，却忘了自己也是刚刚被人从梦中唤醒。

他就在城墙上呆立半天，有心想突出城外向碎叶城靠拢。但见唐兵轮番跨马在四周警戒，知道他们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敢懈怠一分。果然，到了是日夜里，唐兵骑着马儿，手执火把在外巡查不已。诃黎布失毕衡量形势，知道城中召来的万余人毕竟为乌合之众，绝非城外二万铁骑的对手。于是，他彻底打消了突围的念头，转而进行全力防守。

诃黎布失毕在这里全力防守，那契苾何力却没有一点儿攻城的动作。他将营盘扎好，派出铁骑来回巡查，严防城中人逃出，不向城中射一箭，也不修造攻城之具，如此而已。

这样双方对峙了二十余日，每天日出日落，双方没有战事，显得非常平静。数日后，诃黎布失毕隐隐地有些担心，认为唐军此举欲耗尽城内粮食，使城中粮尽而自行出城投降。他当时心存侥幸，认为城中存粮尚多，可以支撑月余，此间乙毗射匮可汗不会坐视不管，定会引军来解救。谁知二十余日过去，乙毗射匮可汗的身影无影无踪，城中的存粮耗

去大半。这一下子，弄得诃黎布失毕六神无主，顿时慌了神。

城外唐军依然不慌不忙，也没有一点儿攻城的意思。契苾何力围困此城后，立刻与郭孝恪联系，让其调派五千人自西州向拨换城转运粮草。这样，围城之人有后方源源不断的粮草接济，乐得在此清闲地围城。

如此又过了十余日，城中断粮数日后，终于有人忍不住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诃黎布失毕起初还派人弹压，最后难挡其势，只好长叹一声，徒手出城向契苾何力投降。

契苾何力看到诃黎布失毕那憔悴的样子，取笑道："你知道终有投降的一日，何必要在城中苦苦坚持。你若早出来一天，亦可少遭一日罪。"

诃黎布失毕低头不语，心中懊恼不已。他到此时，不怨别人，唯怨乙毗射匮可汗袖手旁观，不来援救自己。

其实他错怪了乙毗射匮可汗。那利找到乙毗射匮可汗，果然请得了万余突厥兵，那利一开始不知道都城已失，依旧领兵向其都城扑去。

吐蕃人和泥婆罗人闻听城墙上的击鼓声，顿时抖擞精神。他们合兵一处，然后如旋风般地在天竺人丛中快速掠过。太阳底下，那些闪亮的弯刀忽起忽落，皆沾满了红艳的鲜血。过了顷刻，城门大开，从中又拥出一彪人马，马上混入战团。他们在阵中来回搅动，直杀得天昏地暗，日光无色。

是役，天竺人死者五千余人，伤者无数。阿罗那顺本想自己人多，不料己方难挡那些迅猛的铁骑冲击，很快溃败。他看到势头不好，准备脱逃，王玄策在城墙上早就发现了他的身影，下令百名吐蕃兵盯住他，伺机活捉。当天竺兵彻底溃败的时候，这百人迅速抢上高地，将其擒拿。

此后，王玄策挥兵南进，渡过恒河，俘虏中天竺国人数万名，其中有阿罗那顺群妃及王子。经此数役，王玄策大名响震天竺，城邑来降者计有五百八十余所。

王玄策又在茶和罗城居住月余，立阿罗那顺之子为国王。他觉得此

行目的已经达到，遂嘱咐阿罗那顺之子要与邻国和睦友好，不要轻易征伐。办完这些事，他俘获阿罗那顺返回长安。

王玄策离开天竺的时候，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犒军，迦没路王献五天竺地图，可谓风光无限。王玄策还访来一名方士，此人名叫那罗迩娑婆寐，自言已活二百岁，有长生之术，王玄策决意将其也带回长安。

王玄策班师回国的路上，要经过泥婆罗国和吐蕃国，王玄策见了泥婆罗王和松赞干布，自然百般感谢他们的借兵之恩。

禄东赞眨着小眼，笑对王玄策道："贵使出使诸国，到了最后竟成了一位得胜将军。你回京后，皇帝陛下定会大加封赏了。"

王玄策答道："玄策所以能擒获阿罗那顺，无非借了禄相之力。玄策回京后，定向陛下细说禄相的功劳。"王玄策所言非虚，此战若无松赞干布和禄东赞的鼎力支持，断无作为。

"罢了，你见了皇帝提提赞普之功就行，不用提我。对了，我为敬德将军和咬金将军准备了一些土物，你可替我带回。"是时，段志玄和何吉罗已逝，禄东赞早已得知消息，所以并不提及。

王玄策临行之前，专程前去拜见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依旧唐装，其颜色如旧，经历了数年生活，神色间增添了不少成熟和矜持。她看到故国之人，心中不免激动，因王玄策为东宫僚属，熟知宗室之事，便殷勤探问娘家情景。

得知李道宗从征高丽，她叹道："父王身体康健如昔，我心甚喜。然战阵为凶险之地，不可轻涉。你回京后，可将此语带给父王。"

文成公主对征伐天竺不以为然，斥责王玄策道："你之本分为出使诸国，未得朝廷言语，怎可轻易动兵？唉，那日赞普提起你来借兵，我试图拦阻，谁知你已领兵出征。天竺佛国经此劫难，定然伤折不少。"

王玄策知道文成公主崇信佛法，心怀慈悲，他得胜后本来满心欢喜，经文成公主的数句斥责，其一团高兴顿时化为灰烬，吓得不敢再吭声。

文成公主说出此话，心中黯然，脸现萧索之意，也没有心情再说话。

王玄策见状，遂小心翼翼地辞了出来。

第三十一回　大唐设安西四镇　明君爱方士之术

李世民安居京城，一直关注西域战事，对王玄策借兵伐天竺一事不知一点儿音讯。这日驿传来西域战报，李世民阅后不禁流下泪来，叹道："郭孝恪一生谨慎，怎能如此大意？以致失城丧命。"

那日契苾何力领兵去追诃黎布失毕，阿史那社尔率军南略，郭孝恪带领千余人入龟兹镇守都城。为了不扰及城内居民，郭孝恪将营盘扎于城外。他如此布置，最终为己惹来杀身之祸。

那利见到乙毗射匮可汗，请求援救龟兹。当初李世民要求割龟兹等地为聘礼时，乙毗射匮可汗心中十分不愿，因为如此一来，自己的势力就要西退千里。现在龟兹被唐军围攻，若其得手后，定会继续西进。为了保住自己的势力，乙毗射匮可汗不惜与大唐翻脸，当即答应派出万余突厥铁骑归那利指挥。

那利带领这万余人马，星夜向龟兹都城奔来，其行在半路上，得知国王已弃城西走，城池已经落到唐军手中，心中不免黯然。他又听说唐军主力悉数离开，都城那里仅有郭孝恪带领千余人镇守，不由得喜色上脸，号令手下加快行军步伐，快速向龟兹都城扑去。

郭孝恪任安西都护多年，手下仅有千余名兵士轮番换防，保证了三州及焉耆的安全。他深知所以这样，并非自己的能耐，实因背后有强大的国力所恃，西突厥不敢轻易启衅。现在肆叶护可汗的势力西去，乙毗射匮可汗一直得到唐廷册封和认可，他万万不会与大唐翻脸。他没有想到乙毗射匮可汗为保有原来的地盘，竟然铤而走险。

那利行军的动静被一些龟兹人侦知，其中之人急忙找到郭孝恪示警。郭孝恪不以为然，心想唐军在此有十余万人，以前自己仅带领千余人镇守，突厥人也不敢来犯险，何况现在！他一笑了之，说道："让他们来吧，我就在这里静候，看他能奈我何。"他认为龟兹都城已失，诃黎布失中正被契苾何力围困，那利前来，无非虚张声势罢了。

那利事先派人入都城，联络那些忠于诃黎布失毕之人，让他们在战

事打响的时候，设法封闭城门，不许郭孝恪退入城中。这样，他以十倍兵力围歼唐军，胜算甚大。

这日夜半时分，那利带人悄悄接近郭孝恪的营盘。只听一阵羯鼓声响起，突厥人从四面八方跨马劈杀过来，在唐营中横冲直撞。毫无准备的郭孝恪看到突厥人杀来，深悔自己当初太大意了。火光中，他令身边人立起旗帜，吹响号角，训练有素的唐兵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闻听此号令，立刻设法到旗帜下聚齐。郭孝恪手执长剑，大吼道："大家且战且退，随我进入城内。"郭孝恪的意图很明白，就是先退入城内凭城坚守，再遣人去通知阿史那社尔来援，谅突厥人不敢在此久待。

唐兵抱成一团，且杀且退，慢慢到了西门城下。就见西门此时，又听一声梆子响，城楼上忽然现出人影，他们有人打着火把，有人手持箭弩对准唐兵疾射。

郭孝恪见此情状，知道城内人与那利里应外合，已将自己陷入凶险境地。这时，其手下困守城门前，上有龟兹人射箭，外有突厥人凶猛进攻，一声声哀号声表明唐兵相继中剑倒地，转眼间，有一百余人伤亡。郭孝恪看到大势不好，传令所有人向南冲杀，以图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郭孝恪将令传出，自己挥剑冲向前面。这时，一枚长箭带着响声射将过来，直直地穿透其脖颈，郭孝恪未发一声倒下地来，顿时气绝。

这场战斗持续了近两个时辰，仅有三百余名唐兵杀出重围，趁着夜色逃向南方，其他七百余人随着郭孝恪战死于刀剑之下。

那利看到郭孝恪的尸身，不敢随意糟蹋，派人将其尸身殓入棺内，然后送往西州。

逃出重围的唐兵找到阿史那社尔，向其哭诉郭孝恪身死的噩耗。阿史那社尔闻听此讯，怔怔地流下泪来，说道："此为我之过错，不该让郭都护以单薄的兵力守城。"他说完此话，当即下令全军折头向北，要找那利复仇，并颁下严令："此去见到敌人，不论好歹，一律斩杀，不要俘虏！"

阿史那社尔随带的铁骑迅疾掉过头来，向龟兹都城杀奔过去。阿史那社尔深怕那利得手后撤走，其午后得知消息，遂令手下马不停蹄，今

晚务必将那利所率之人合围。

也是子夜时分，四面八方而来的唐兵将龟兹都城围得如铁桶也似。他们人人手持火把，将四周照得亮如白昼。阿史那社尔横刀立马，向城中喝道："那利贼子，速速出来受降。"

那利压根儿就想不到唐军会这么快地杀过来，他忙累数日正在酣睡，被人叫醒后睡眼惺忪地爬上城墙。看到外面如林的唐兵和众多的火把，他顿时呆了，不知道如何回答阿史那社尔的话。

阿史那社尔见到那利不答腔，继续大喝道："那利贼子，你胆大包天，竟然害了郭都护的性命。你马上开城投降，也许能饶下你半条命来，若拒不投降，只有一条死路。我知你城中存粮难支三日，你有能耐，我们就在这里耗着吧！"

那利不与阿史那社尔对话，他绕着城墙走了一圈，发现四周皆被手持火把的唐兵围定，查其人数，比自己借来的万余突厥兵要多上数倍。那利入城之后，本想在此休整数日，再去解救诃黎布失毕，没想到阿史那社尔随影而至。他知道阿史那社尔所言非虚，城中的存粮无几，说什么也难以和唐军长耗下去。

第二日，那利紧闭城门，不与城下唐军照面。阿史那社尔自恃手下众多，粮草甚足，有持久围城的本钱，也就不想硬碰硬地攻城，以避免伤亡。他令队伍后退半里扎营，派一万人绕城警戒巡视，密切注视城内动静。为了防止他们突围，阿史那社尔命令其余人不卸铠甲，刀不离手，若有敌情可以一呼即出，严防那利逃出城外。

那利不想困守城中，打的就是突围的主意。这天日落时分，他令万余突厥人饱餐一顿，然后结束停当，静等半夜后开城突围。

子时过后，西门与北门悄悄打开，这时，就听马蹄声响，突厥人借着夜色的掩护冲门而去。他们快马冲到手持火把巡逻的唐兵面前，将刀一挥顿时杀开缺口，眼看就要冲进前方的黑暗之中。

蓦地，只听一阵如雷的鼓声响起，鼓声未歇，就见前方的唐军营盘里，先是一点二点火光燃起，继而燃烧成片，渐渐连成一线。很快，这些火光开始移动，迎面向突围的突厥兵奔来。到了近前，其前排持火把之人驻马站立，从后边拥上来一拨又一拨的持刀横枪之人，他们闯入突

厥人丛中，毫无顾忌地砍杀起来。

八比一的比例，唐军处于绝对优势。转眼之间，许多突厥人成了刀枪之下的鬼魂。

这场战斗自午夜杀到平明时分方告结束，唐军趁乱抢入城内，又搜寻杀戮一番，龟兹都城复又落到唐军手里。

唐军天亮后检点战场，发现城外的空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战死者的尸体，其中以突厥人为多，约有七千余人。阿史那社尔下令寻找那利尸体，然遍寻不见，想是其趁乱突围而出，侥幸逃了一命。

但到了这日暮时，十余名龟兹人执一人来见阿史那社尔。所执之人衣衫褴褛，鼻青脸肿，正是逃走的那利。阿史那社尔想起郭孝恪之死，不由得怒火填膺，恨恨问道："那利贼子，你知道有今日吗？"

那利抬头看着阿史那社尔铁青的脸庞，答道："我为保国王，引兵来救，有什么不对？"

"你没什么不对！错就错在你不识时务，损了我朝一员大将，你万死莫赎。"

那利知道自己必死无疑，遂横下一条心讥刺道："听说你昔为突厥人，不知你杀了数千同族人，心里有何感觉？我死不足惜，难道你心中没有一丝不安吗？"

"我为大唐之将，现奉旨来讨，又有什么不对吗？你勿复多言，左右，把此贼斩了，取其头颅以祭郭都护亡灵。"

经历此役，阿史那社尔变得持重起来，他自己坐镇龟兹都城，派出六万兵马分兵二路，南向攻取龟兹其余城池。旬日之间，又拿下龟兹最重要的四座城池。

这时，契苾何力已拿下拨换城，生擒诃黎布失毕，并派人移文送至龟兹都城。阿史那社尔阅毕大喜，派人催契苾何力速来龟兹都城，商议下步行军大计。

王玄策离开逻些向长安进发的时候，将自己此次出使的经历写成一道奏章，通过各驿传送至长安。这道奏章由李治阅毕再送至李世民手

里，他观罢脸上没有喜怒之色，转对李治说道："西域战事如火如荼，不料南疆也挑起了一场战火。王玄策鲁莽，又有松赞干布鼎力相助，此战乃成。王玄策为使者，他不得朕之旨意就跨国征战，此事是祸是福，你以为呢？"

李治答道："儿臣以为，阿罗那顺杀我使者，夺我财物，太过无礼，正该征讨。不过此事重大，王玄策未得朝廷片纸言语，就率然发动，确实失于计较。"

"嗯，王玄策毕竟为东宫属官，由你负责训导。不过，此人能够统驭外国之兵，一举征服天竺诸国，这份儿魄力和胸襟，有可赞赏之处。"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

契苾何力回到龟兹都城，与阿史那社尔商议后，派人将诃黎布失毕及其家人送至长安，请李世民发落。办完了这些事情，阿史那社尔留下一万人镇守龟兹都城，和契苾何力带领其余人马，浩浩荡荡向西开去，其矛头所指，为乙毗射匮可汗控制下的碎叶城。

大军行至热海的时候，于阗和安国派人携带驼马粮草等物前来犒军。原来龟兹一战，对西域诸国震动极大，他们纷纷观望唐军的下一步动静。现在看到唐军向碎叶城移师，锋芒直逼乙毗射匮可汗，为保自身安危，竞相前来犒军。

乙毗射匮可汗得知唐军动静，急忙派手下运粮草等物也来犒军，并与阿史那社尔相约，要求唐军停下前进脚步，自己亲自到热海之畔与阿史那社尔会面。

热海发源于碎叶川，方圆约有一百余里，其南方为一望无际的天山山脉，黛色的青山和雪帽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加之湖畔生满了郁郁葱葱的绿树，风景非常优美。乙毗射匮可汗选择这个地方与阿史那社尔会面，算是选了一个好地方。

乙毗射匮可汗随带一万铁骑为护卫，排场十足地行到热海畔，阿史那社尔见其动静不以为意，安坐帐中毫不防备。其中军帐的背后即是热海水面，微风拂来，将水面上的清凉也吹入帐中，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坐在帐内对饮，宛若消闲时刻。

闻听乙毗射匮可汗到了帐前，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缓缓起身迎出帐外并与其见礼。阿史那社尔说道："可汗派人赠物犒军，也就罢了，何必再亲身来此？末将愧不敢当。"

乙毗射匮可汗与阿史那社尔套近乎，谦虚道："且不说驸马将军为大唐之帅，若同族中人论起辈分来，我实为后辈。现在来迎，其实已迟了，望乞恕罪。"阿史那社尔为处罗可汗的儿子，乙毗射匮可汗与其相比，确实为晚辈。然东西突厥分裂以来，互不来往，各自独立发展，现在乙毗射匮可汗论起辈分，其实有些矫情了。

阿史那社尔躬身将其迎入帐中，说道："可汗雄踞西域，为一国君主，末将不敢与可汗论辈分。请，请可汗入帐。"

乙毗射匮可汗入帐坐定后，说道："驸马将军此次攻灭龟兹，取得完胜。我闻此讯，非常高兴，特送一些薄礼劳军，今日当面向将军祝贺。"

大唐此次出兵，名为征讨龟兹，矛头所指实为乙毗射匮可汗，此为各方心知肚明之事。阿史那社尔闻言并不揭破，微笑道："末将出征之前，圣上谆谆告诫我要与可汗多亲近。可汗如此做，末将只有感激涕零了。"

乙毗射匮可汗又问道："驸马将军克平龟兹之后，近又兴兵至此，意欲何为？莫非见热海风光甚好，想在此歇马一阵吗？"

阿史那社尔见乙毗射匮可汗切入正题，也就单刀直入，答道："末将出征之前，圣上让我得暇时找可汗探问一番。记得可汗曾向圣上请婚，圣上已经答应，但聘礼一事尚未落实。末将此来，正要询问此事。"

李世民曾向乙毗射匮可汗提出割龟兹等城以为聘礼。如今龟兹已平，于阗也倒向大唐，仅剩下疏勒、碎叶二城还在乙毗射匮可汗控制之下。乙毗射匮可汗衡量眼前之势，若凭借自己的力量与阿史那社尔拼斗一场，自己无论如何不是阿史那社尔的对手。他想到这里，哈哈一笑道："如此小事，何劳驸马将军亲自来问？四城之事，我心早已许了，这几日正要派人入长安向皇帝禀报。驸马将军此行若专为此事，这些城池自今日起皆移交驸马将军管辖，如此还免了我一番手脚。"

阿史那社尔想不到乙毗射匮可汗如此爽快，顿时大喜，立起身来衷心感谢道："可汗如此爽快，让末将喜出望外。"

"哈哈，你我毕竟为同族之人。皇帝差遣你来办事，我岂能为难你？"

阿史那社尔顿改容颜，唤手下速速备好酒席，要与乙毗射匮可汗大喝一场。契苾何力见如此天大的事，不费吹灰之力已然办妥，心意甚洽，其到了酒席之上，也接连向乙毗射匮可汗敬酒。

微醺之际，乙毗射匮可汗斜睨眼睛问阿史那社尔道："驸马将军，我们皆为突厥人，契苾何力将军也与我非常亲近。我问你，当初尊父处罗可汗在位时，东、西突厥何等强盛，怎么突然之间就衰微了呢？"

阿史那社尔一直将东突厥破灭的原因归罪到颉利可汗身上，当即答道："西突厥衰微之原因我不明了，而东突厥之所以衰亡，皆由颉利可汗倒行逆施之缘故。"

乙毗射匮可汗摇摇头，说道："非也。我这些日子将族人历史回味了一遍，发现自隋文帝开始，中国始终用其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之方略，以此来妨碍突厥族统一强大之局面。像贞观之初，皇帝专心对付东突厥，对西突厥就采用友好之策略。东突厥覆亡之后，皇帝又扶持我族人，排斥肆叶护可汗。现在肆叶护可汗西走，皇帝又开始关注我了。"乙毗射匮可汗酒意上脸，说话开始无顾忌起来。

阿史那社尔不赞成乙毗射匮可汗的说法，驳斥道："大汗如此说，失于片面。其实不论外部如何，关键在于内部。不论东、西突厥，多年来内部纷争不断，与民众间缺乏融合，成为一盘散沙。再观中国，其以儒家学说维系天下，突厥人如何能与其相比？自贞观以来，圣上对四境绥之以德，没有华夷之分，遂使天下相处融洽，万众归心，由此可见区别。"

"哈哈，你为当朝驸马，又是皇帝信任的手绾兵权的大将军，当然可以这样说。绥之以德？此的确为皇帝的高明之处。然此法可以盛于一时，若时间久了，亦为虚言。"

"大汗为何如此以为？"

“自古以来，能够以德治理天下吗？皇帝现在被尊为‘天可汗’，使四夷宾服，其靠的是‘德’吗？非也！其若无大唐国势可恃，难有作为。我今日答应将四城以为聘礼，驸马将军，说句直白的话，若非你领兵来此，我能爽快答应吗？”

突厥人言语率直，说话不爱弯弯绕，乙毗射匮可汗说出此等言语，阿史那社尔不以为忤，随声附和道：“大汗所言极是。然末将以为，圣上若执意取此四城，派我等直接来取即可，为何还要和大汗好好商议呢？圣上其实不想以武力迫人。”

“不以武力迫人？皇帝这样做，其实不必。我若有大唐如今的国势，断不会这样做。”

“大汗若有大唐国势，将如何来做呢？”

“我若有大唐国势，定会集起百万铁骑，征服诸国，使我突厥族人名扬天下，成为天下霸主。绥之以德？我断不会行此软弱之策。驸马将军，放眼天下，唯以势取人，‘德’又是何物？能以之征服天下吗？”乙毗射匮可汗说到这里，猛然发现自己有些失态，遂自嘲道：“瞧我，今日多喝了点酒，竟然说出许多狂妄之语。驸马将军、契苾何力将军，我今日将你们看成亲近之人，方说出这些放肆之语，请你们回京之后，千万不要向皇帝转述此话。”

阿史那社尔点头答应，说道：“酒后之语，如何当真？请大汗放心，我们今日谈论之事，仅限于在此帐中。今日过后，全当一风吹了。”他毕竟为突厥人，秉承了率直坦然的性格，今日见乙毗射匮可汗直抒胸臆，心内感激，自然答应为其保密。

中国自从有儒、道家学说出现，养成自成一统、深刻自敛的心性，对外族不事侵略。汉朝之时，因匈奴屡次侵扰，又因势出现了汉武帝这样一个人物，方有开拓疆土之举。相比之下，游牧部落居无定所，无牵无挂，又无儒家思想羁绊，有着势强之后征服天下的野性。乙毗射匮可汗今日酒后所言，其实说出了中国与游牧部落的区别所在。

契苾何力坐在一侧默默无语，心想乙毗射匮可汗即位之后，大肆扩张军力，将肆叶护可汗逐向西去，又不惜与大唐翻脸，其今日所言实为其心声。看来其实为一厉害角色，今后不可不防。

不过契苾何力所思实为多虑，乙毗射匮可汗势力十分有限，其乖乖地将碎叶等四城让给大唐，表明他难阻大唐之势力西渐。自今以后，乙毗射匮可汗的足迹仅能在碎叶城之西活动。后来，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率领部下蚕食乙毗射匮可汗的地盘，使其势力大减，数年之后，乙毗射匮可汗郁郁而终，雄极一时的西突厥从此归于衰微，其满腔的雄心也随之归入地府。

阿史那社尔办完了这些事，让契苾何力带领五十骑前往于阗国都城，劝说于阗国王伏阇信随同返回长安。他又在热海之畔觅来良工巧匠，刻石纪功，将石碑立在中军帐前。

此战俘获龟兹国王诃黎布失毕，又将于阗国王伏阇信劝说入京，乙毗射匮可汗答应割让碎叶四镇以为聘礼，可以说完全达到了出征的目的。阿史那社尔率领部下离开热海开始班师，其离开前夜，将此战绩写成一道奏章，派快马送往长安。

李世民这两日遇到了尴尬之事。

阿史那社尔知道李世民爱色的喜好，其攻下龟兹都城后，让人在城内挑选了数名美貌处女，随同奏章一同送往长安。

李世民阅读奏章的时候，忍不住向台下的数名美貌少女多打量了几眼。只见她们体态婀娜，肤白如雪，一双碧蓝的眸子如海水一样，让其心弦颤抖了一回。身边的太监明白皇帝的心意，乖觉地将这几名女子领入新建的迎春宫里居住，让宫女为其沐浴，以待晚上皇帝来此临幸。

入夜，李世民乘步舆进入宫内，先到那名最高挑的少女房中临幸。

众宫女妙手回春，将此名女子沐浴一番，为她换上轻薄的睡衣，将其放在绣榻上。李世民入室的时候，此名女子想是因为路途的劳累，竟然沉沉睡去。只见一抹灯光，照在此女的身上，她把绣衾儿推在一旁，小红抹胸儿脱去了带儿，开着怀，露出高耸、白净净的两只处女的乳峰，下面围着葱绿色的裳儿，露出一弯尖瘦洁白的小脚儿来。看到这样的美人睡态，让久经色场的李世民动起心来。他示意身后的宫女为他除去衣衫，然后挥手令她们出室，自己一步跨到榻上。

那名美女已被惊醒，大睁着双眼，其中流露出惊慌的神色，看到自己如此暴露，急忙扯过绣衾儿盖在身上。李世民伸手扯过绣衾儿，轻轻

抱起此女，小声说道："小美人儿，把衣服除下。"

美女明白自己此行的使命，今日又见过李世民，知道抱着自己的男人正是当今皇帝，遂依言除去抹胸和裳儿，将整个洁白的身躯展现在李世民面前。

然不知是处女的恐惧或羞涩不能很好地配合，还是李世民太过性急，他折腾了良久，毕竟不能成事。他又换了一名美女，依旧不行，最后只好拂袖而去。他非常想撒火，又把徐惠召来侍寝，但不管怎么折腾，难成好事。

李世民将一股怒火撒在那几名龟兹女身上，令将她们逐出宫外，任意配人。即使这样，其心中的一窝火也难以泄出。他一生纵欲鏖战，何等畅快，哪有如此窝囊的时候。这几日，因为不能纵欲，见了臣下，脸色非常难看。及至见到了阿史那社尔的奏章，脸色方才有一些和缓。

李世勣此时将辽东之事交付张俭、程名振主持，已奉旨返回京城主持兵部之事。他看到李世民阅罢阿史那社尔的奏章，奏道："陛下，西域一战，乙毗射匮可汗主动割四城以为聘礼，西域之事从此定矣。"

马周也在旁奏道："陛下自从武德元年征讨薛仁杲开始，一直关注西域之事，其间克平吐谷浑、高昌、焉耆，至今已三十年矣。现在葱岭以东，皆为唐土。臣以为，我朝取得如此成就，未曾倾尽国力浴血奋战，皆是陛下深思熟虑而来。"

李世民微微颔首，说道："中国因地势原因，多年饱受西戎北狄之患。现在北狄已平，西戎授首，边境之事从此清晏。马卿所言，甚称吾心。汉武帝为除边患，不惜将国库多年的积蓄挥霍一空，又有多少男儿洒血疆场。朕定北境，仅派李靖率奇兵进击，不过二十万人，其后征吐谷浑、高昌、焉耆，乃至此次龟兹之战，人数也不过此数。以极小的代价取得如此大的功业，古今未之有也。汉武帝若地下有知，会不会因此汗颜呢？"李世民取得西域大捷，毕竟喜悦，又听臣下恭维，不免大吹大擂起来。

马周又奏道："陛下所言极是。以极小代价取得如此之大功业，古今未之有也。秦皇汉武以武力夸示天下，终不明白使四夷畏威怀德，其功效倍之的道理。"

中国的西魏时期，起初作为柔然部铁奴的突厥部落，在当时的首领土门的统治下，逐渐强大起来。其先与西魏联手，摆脱了柔然的管辖并取而代之。此后，突厥部东逐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又西破呋哒，降服西域诸国。到了隋朝初年，突厥之地包括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其地域比隋朝还大。当是时，突厥汗国实为世界第一帝国。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由于其内部纷争不断，最终分成东、西突厥其与唐朝对阵的过程中最终被李世民各个击破由此覆灭。

李世民自任秦王开始，始终将东、西突厥视为大唐的最大威胁，并以此为中心考虑四夷之事。现在回头来看，李世民致力于安静治国，不愿意拿出大量人力、物力与突厥硬碰，而是由其内乱，关键之时出奇兵一举定之。这种做法实在高明，群臣的赞扬其实不虚。

李世民又想起郭孝恪之死，惋惜道："孝恪为安西都护多年，一向谨慎，不料此次大意一次，竟然身亡。西域取得如此好的局面，与孝恪多年的经营分不开，他今亡去，实在太可惜了。"他说到这里，心想安西都护一职的人选，还要大费踌躇呢。

郭孝恪整兵有道，屯田有方，能够应对西域错综复杂的局面。其被杀身亡，实为大唐的莫大损失。

李世勣奏道："陛下，如今乙毗射匮可汗将碎叶、龟兹、疏勒、于阗四镇交予我朝，则我朝西域之地盘扩大了数倍。此四镇是作为正州管辖，还是作为羁縻府州管辖？请陛下示意。"

李世民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侯君集当初攻下高昌之时，朕决意将高昌改为西州，纳入正州管辖范围。魏徵那时坚决反对，认为在这里设置正州既难戍守又耗钱粮，力主立麴文泰之子为高昌国王，以为我朝藩翰。对了，记得那时遂良也上疏持同议，遂良，是不是这样？"

褚遂良当时上疏写道："宜择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领悉还本土，长为藩翰。"李世民阅毕将其置之一边，并不理会。褚遂良现在忆起旧事，躬身答道："臣当时以为，若想安静治国，不宜在边荒之地耗去太多精力与钱粮，因有此思。"

李世民道："你们的心思，朕岂能不知？然西域自汉代以来皆为中国领土，朕若不在西域设置伊、西、庭三州以为据点，如何来扩大西域

疆土？没有当初此举，就难以形成今日之局面。派出千余人戍守，再耗费一些钱粮与此相比，实在所得为大。现在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归了我国，遂良，朕决意采用你与魏徵当初之议：不设正州，设立羁縻府州即可。”

碎叶四镇与西、伊、庭三州相比，其疆域要大上数倍，人口混杂。若将此四镇设为正州，大唐要派来许多官吏，戍卒最少也需数万，如此要耗费大唐的许多精力和钱粮。

褚遂良赞道：“陛下此举使西域既安，又不危及国内安静，实为庶民之福。记得前时陛下曾授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将此四镇纳入瑶池都督府统辖之下，是否妥当？”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不可。可将碎叶四镇纳入安西都护府无涉。世勣兄，你认为阿史那贺鲁此人如何？”

李世勣答道：“臣以为，阿史那贺鲁当初归降大唐，迫于大势而已。陛下授其为瑶池都督，主要目的是让其牵制乙毗射匮可汗。西突厥人性好反复，其势强之后，容易萌生反心。像乙毗射匮可汗即为例证，其弱小之时我朝给予许多关爱，终于将肆叶护可汗逐向西去，现在势强之后不听招呼，全忘了我朝的好处。”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世勣兄所言有理，看来东突厥人和西突厥人还是有区别的。不说阿史那社尔及执失思力等人为我朝赤胆忠心之人，像那李思摩、突利可汗等人，也一样对朕忠心。阿史那贺鲁现任瑶池都督，难保其私下与肆叶护可汗联络，我们不可不防。”

碎叶、于阗、龟兹、疏勒四镇从此归于安西都护府统辖之下，即是著名的“安西四镇”。李世民还下令将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自西州移往龟兹都城，使安西都护府的统辖重心西移。此后中国西部疆域虽有进退，大致固定在此范围。

王玄策带领阿罗那顺等人辗转回到京城，李世民从高延寿那里得知他们返京的消息，同意让他们入太极殿西暖阁觐见自己。

阿罗那顺遭遇一路上的颠簸，王玄策又不少奚落他，其境况可想而知。他现在怯怯地进入殿内，呆立在王玄策身后，只见他胡子拉碴，脸色黑焦，一副狼狈相。他木然地随着高延寿、王玄策向李世民叩拜，心

中七上八下，不知道大唐皇帝如何打发自己。

李世民面色慈祥，唤他们平身，然后对阿罗那顺道："你就是小天竺王阿罗那顺了？"

通译将话翻出，阿罗那顺躬身答道："回陛下话，正是罪人。"

"罢了，不用自称罪人，你至多不懂礼而已。戒日王在时，与朕互通讯息，互致友好，通使不绝。大唐心慕天竺佛国，玄奘法师入贵国求佛，实为两国的一段佳话。你不该贪慕小财，使两国交恶，此为你不智。"

阿罗那顺默默不敢言声。

"朕问你，今后是想回国，还是想留在长安？"李世民看到阿罗那顺唯唯诺诺的样儿，心中有些生厌，不想与他多说。

阿罗那顺听说可以回国，眼中顿时燃起了热切的光芒，急忙答道："陛下，罪人愿意回国。"

王玄策插话道："你怎么能够回国呢？中天竺因你有多少人家破人亡，他们恨你入骨，你若回国，他们定会将你擒杀。何况，他们又有新君即位，能容你在国中立身吗？"

李世民斥责王玄策道："朕与他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留与不留，自有他自己做主，何用强求？"

王玄策顿时吓得不敢吭声。

阿罗那顺听了王玄策的话，左思右想，觉得王玄策所言确有道理，自己若回国断没有好结果。他沉默半天，方才期期艾艾道："陛下，王将军所言确实是为罪人好。罪人想好了，罪人从此就留在京中罢了。"

李世民转向高延寿道："如此，就授阿罗那顺为右武卫大将军，在京中拨给其宅以为居住吧。高卿，此事由你来办。"

高延寿躬身领旨，阿罗那顺闻言也急忙谢恩。

"你们先退下去吧，王玄策留下。"

高延寿带领阿罗那顺退出殿外，殿内仅剩下李世民、李治父子和王玄策。

李治想起父皇那日的言语，微微侧目，见父皇坐在那里毫无动静，遂面向王玄策道："王玄策，我代圣上问话，你须认真回答。"

王玄策自离开天竺开始，一路上意气风发，总觉得自己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回京后皇帝定有奖掖。行至逻些时，遭到文成公主的斥责，也不以为意，依旧一团高兴。今日入金殿面圣，未听皇帝一句赞扬，现在又将自己单独留下，观场面气氛有些压抑，他隐隐觉得不妙，遂躬身答道："臣恭听圣训。"

"你所上奏章中，言说阿罗那顺不礼来使，劫夺财物，果然如此吗？是否因你倨傲激起此变？"

"此事千真万确。臣同行三十余人，有五人身死天竺，其余人被阿罗那顺俘虏，又被臣解救，此次一同回国，其中详情，太子一问便知。"

"嗯，大国之使不可倨傲无礼，且你为东官僚属，更不敢跋扈。"

"臣明白，臣出使之时，始终记着自己代表国家之颜面，不敢胡作非为。"

"可你为何不向朝廷禀报，就擅自向吐蕃借兵，由此兴起一场战事呢？古语有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非为出征的将军，仅为一国钦使，谁给了你如此权力呢？"李治说到这里，脸色变得非常严肃起来。

李世民这时候也沉声说道："王玄策，你当时激于一时之愤找吐蕃借兵，按说是在情理之中。然国与国之间不可妄动刀兵，须万般持重。中国与天竺相隔甚远，双方没有领土之争，只要殷勤通好也就罢了。阿罗那顺无礼，他终究也会明白这个道理。你却不事禀报，自行借兵，酿成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事。你手下之兵固然是吐蕃人和泥婆罗人，然那些伤残的天竺人定会将所有罪愆怪罪到我朝头上，由此酿成更深的仇恨。阿罗那顺现在居住京中，可那千千万万的天竺人呢？他们会将你王玄策看成为救星吗？且天竺为佛国，讲究慈悲之心，你行杀戮之事，与其旨相违，其实更伤我朝之威仪。"

李世民和李治的一番训斥，早将王玄策心中的欢喜化成一团惶恐和懊丧。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叩首道：“臣一时糊涂，未虑及其他，所以酿成一场祸事。臣现在知罪了，请圣上和太子重重责罚。”

李治看了一眼李世民，见他坐在那里毫无表示，遂说道：“罢了，你起来吧。圣上说了，你虽征战过程中未有闪失，终将阿罗那顺擒获，威震天竺诸国，还算有些功劳。如此将功抵过，对你不奖不罚，依旧在东宫办事吧。”

李世民微微点头，看得出来，他很赞赏李治如此说话。

王玄策闻言，再叩首道：“臣不知轻重，惹出祸端，敬谢圣上、太子不杀之恩。臣以为不奖不罚，待臣实在宽大一些，恳请再降级处罚。”

李世民这时看到王玄策比较有趣，失声笑道：“罢了，还降什么级？你借兵征讨天竺，天下庶民百姓皆以为我朝又出了一名大英雄，对你有许多赞誉，朕若再处罚你，他们会认为朕为一名不识人的昏君了。起来吧，就依太子之言，依旧回东宫好好办事吧。”

王玄策急忙再谢恩。

李世民又问道：“你在逻些之时，可曾拜见公主？”

“臣返京之时，曾去拜见公主。臣不敢瞒陛下，公主对臣借兵伐天竺一事，很不以为然，并狠狠斥责了臣一番。”

“嗯，文成毕竟为识大节之人。”李世民说到这里，脑海中浮现出文成公主离京前觐见自己的情景，遂叹道：“算来她入吐蕃，至今已六七年矣，她为何不回京省亲一次呢？王玄策，文成在逻些过得好吗？”

“臣在逻些之时，感受到吐蕃臣民对公主极度爱戴，赞普也非常宠爱公主，公主在吐蕃的地位实在尊崇无比。”

“嗯，这松赞干布确实尽了力。你去找他借兵，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大概他事先未与文成商量吧？文成这种态度，松赞干布肯定有所顾虑，也不会那么爽快借兵与你了。王玄策，你能顺利借兵，多亏文成事先不知道，实在透出侥幸。”

王玄策见场面气氛有所缓和，奏道："圣上、太子，臣在天竺之时，得遇一名异人。此人养生有术，自言已活二百余岁。臣将之召到面前，见他鹤发童颜，果然奇异。细问其故，原来此人善炼丹药，服食后颇有功效。臣当时心想，此次归国无以为献，若能觅来长生之术献给陛下，可谓微功一件。臣当时大胆，就自作主张将此人带回国内。"

李世民听言后未有表示，李治闻言后心中大喜。原来李世民自辽东之战后，身体每况愈下，经御医百般调治后起色不大。这日王远知之徒刘道合入京，向李世民献上自己所炼的丹药，言说其药有延年益寿之功。李世民当初在洛阳围攻王世充之时，曾与房玄龄一起便装探访住在麻屯的道士王远知。这王远知确实识人，其一见李世民之面立刻猜出他是秦王，并赠给李世民一句话："秦王方做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李世民认为天命所归，努力经营皇位，终于在玄武门之变中一举成功。其即位后，念起王远知的好处，邀请他入京设观居住。王远知却不同意入京，要求入山隐居，李世民遂其意为其建立道观，并为其度道士一百人。后来王远知年老身死，其弟子刘道合继为观主，李世民瞧在王远知的面子上，时常接见他。现在刘道合奉上丹药，李世民满怀疑惑，问道："此丹以何物炼制，果然有用吗？"

李世民以前对方术炼丹之事持否定态度，多次讥笑秦始皇祈求神仙以图长生的荒唐，曾说过："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贞观十一年，其下诏曰："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修短之常数。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虽复回天转日之力，尽妙穷神之智，生必有终，皆不能免。"其对人之生死有正确的认识，压根儿就不相信人能万寿无疆。

刘道合取出一瓷坛，真诚地说道："贫道听说陛下龙体不适，特取钟乳、云母诸物，合成此丹，名为九转丹。此丹能够通气生骨、健胃养脾，久服之能够延年益寿。陛下可请太医署让人试用，若果然有效再请陛下服用。"

李世民近来被病所困，有了"病急乱投医"的心理，他与刘道合相识多年，知道他不敢蒙骗自己，遂对李治说道："如此，治儿，你可将九转丹交给太医署，让其找人试用。若果然有效，朕再试用不迟。"

道士炼丹之初衷为求长生，多取世上珍奇之物以为原料。由于药性不一，且炼制方法因人而异，所以炼出之丹多半毒性甚大，人服之轻者

伤残，重者身亡。然也有极少数丹药，由于选药正确，炼制得法，确有养生之功。后世的一些中药，因炼丹而成，即为例证。刘道合所献九转丹，其主要成分为钟乳，本身就有通气生胃的功能。太医署让人对症试用后，觉得有效果，遂请李世民服用。李世民的病根儿因在辽东之时饮食不那么如意，路上又感风寒，所以引起消化不良。其服用后，症状大为减轻，就对李治道："治儿，看来我以前对丹药有偏见，丹药并非一无是处。我服用了刘道士的九转丹之后，感到还是挺有好处的。"

李治大喜，遂将刘道合召来，问他还有什么好丹药。刘道合说道："贫道得师父秘方，其中一味药需用天台山灵草。因此物难觅，此药一直不能合成。师父曾说道，若能合成此丹药，人服用后定能长生。"

李治急忙道："如此，我让台州刺史派人入天台山寻来灵草，以此入药。"

刘道合摇摇头，说道："此物可遇不可求，且凡人难识此物。"

李治默然片刻，断然道："这样吧，我让吏部授你为台州刺史，你在台州可以调集全州百姓入山寻药。若此丹早成，将其进呈父皇面前，即为你大功一件。"

让方士成为地方大员，且让其寻药炼丹，此举非常荒唐。然李世民得知李治此举，大赞李治仁孝，其心中也想让刘道合早日炼丹成功，他此时的心境与其贞观初年相比，实有天渊之别。

李治现在又听说此名天竺方士能活二百余岁，且有炼丹之术，急忙向李世民说道："父皇，人活七十古来稀，此人能活二百余岁，定有非常之能。儿臣听说天竺向有炼药之能，王玄策能访来此人且将他带回京，实为奇功一件，就让此人入殿觐见如何？"

李世民点头答应。

那罗迩娑婆寐获准觐见，在太监带领下进入西暖阁。李世民和李治见此人鹤发童颜，仙风飘飘，心中大起好感。

人生世上，何人能活二百余岁而不死呢？这分明是骗人的鬼话，谁知李世民、李治和王玄策深信不疑。李世民因近年多病，感到身体状况

一年不如一年，心中对死亡产生了无限恐惧之意，所以希冀长生，转对丹药方术变换了态度；李治小心侍候李世民，其年轻没有多少见识，得知有什么延年益寿之术立刻进呈父皇；王玄策则是一片奉迎之心，所以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李治问道："你果真已活二百余岁吗？"

那罗迩娑婆寐听通译翻成梵语，急忙眨动着小眼，躬身答道："小人今年二百零三岁，不敢虚言。"

"你以何法得以长生呢？"

"小人身有秘术，能炼丹药，每三年吞食一次，所以能够长寿。"

"你可身带此药？"

"此药炼制太难，须采来奇药异石，再以一年时间闭门炼制，方能成药。"

李治得知他身边没有成药，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转对李世民道："父皇，儿臣想让太医署派员佐此人由他在京炼丹药。"

李世民点头答应，说道："可在金飙门内为他设立造药之场，由民部尚书崔敦礼主持，发使天下，采办奇药异石，由其炼造延年之药。"李世民如此急切，显示他已经相信了这名天竺人之能。

那罗迩娑婆寐见大唐皇帝如此礼敬自己，不由得喜色上脸，遂又躬身说道："小人离国之时，曾将炼好的日常药携来一些，人若服用后很有功效。陛下若不弃，可以尝试服用。"

李治比较持重，将那罗迩娑婆寐所贡丹药交给太医署，让他们找人试用。二日后，太医令遵旨觐见李世民，禀报丹药的功效。

"陛下，臣派人试用此药后，身体未有异状，唯体内燥热，能提高房中之术数倍。"

"如此说，此为春药了。其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吗？"

"因试用时间太短，此功效难以看出。"太医令老老实实答道。

“嗯，只要此药对身体无害，定有延年益寿之功效。也罢，你将此药留下，下去吧。”

到了晚间，李世民将药服下，半个时辰后，腹内顿时热腾腾地升起一团热流，腰下之处也坚硬而起。是夕，李世民御一女后难畅其意，又召来一女侍寝。其酣畅淋漓，将多日的郁闷和恼火一泻而出。

想是因为王玄策引来天竺方士和献来丹药的缘故，李世民对王玄策大起好感。后数日，李世民让李治拟诏，授王玄策为朝散大夫，最终升了王玄策的官职。

第三十二回　后宫多少喜悲事　老臣纷纷凋零逝

那罗迩娑婆寐所献丹药其实为春药，李世民每隔三日服食一次，其性欲恢复到壮年时状态，于是夜夜春宵，喜乐无穷。这一日，他想起那数名放出宫外的龟兹美女，因未尝其趣不禁生出悔意，遂传旨尚在西域驻扎的阿史那社尔，让他在那里挑选西域美女，尽快送入宫来。

阿史那社尔接旨后不敢怠慢，组织人力遍访未破瓜的美女，准备挑选后速送京城。

李世民此时在宫中也没有闲着，他让人将后宫中未曾临幸过的佳丽引到自己面前，挑选其中可意者备用。李世民现在偏爱那些有着稚嫩面庞和轻盈身材的美女侍寝，许是因为年龄渐长的缘故，李世民拥着这些稚嫩胴体的时候，心中有一种占有的满足，且仿佛在花朵儿妙龄少女的浸润下，自己也焕发出青春。

诸般美女的滋味，自古以来唯有皇帝可以自由品尝。李世民刚即皇帝位时，将李渊留下的宫人裁撤数千，此后又逐年入宫了许多新人，到贞观末年时，其后宫之人已达三万余人。如此多的宫人，李世民纵然夜夜贪欢，受雨露滋润之人毕竟为少数。

那深宫之人，绝大多数要长期忍受着寂寞，像曾被李世民临幸过的武媚娘，一直未得李世民再度宠爱，因有册封在身也难以出宫。到了这年，因一则民间传言，险遭噩运。

是年初，太白金星屡屡在白日出现。司天台（又名太史局）依此占了一卦，其卦云："女主昌。"是时，民间盛行一本《秘记》，其中有言"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史令李淳风将这些异兆禀报给李世民，早年不信异兆之事的李世民，此时心态亦有变化，从此有了心事。一日，李世民与群臣宴饮时行酒令，让人皆言小名。玄武门之变中的功臣李君羡此时任左武卫将军，封爵为武连县公，行令到其前，其自言小名为"五娘"，众皆大笑，李世民也笑道："你赳赳武夫，怎么有一个女人的名字？"晚间就寝时，李世民忽然又忆起了这件事，因思李君羡封邑中有"武"字，小名又为女子之名，就将所占之卦及《秘记》所言

与其联系在一起，认为其预言正应在李君羡的头上。

李世民决定斩草除根。

一月后，监察御史奏李君羡与妖人交通，图谋不轨。李世民接报后准奏，诏有司将李君羡斩首，籍没全家。

办完了这件事，李世民以为已绝其患，然还不放心，又将李淳风召入宫内秘密问询，问道："《秘记》所云，似应在李君羡身上。朕现已将其斩首，则此预言可破吗？"

李淳风对李世民的作为不以为然，委婉说道："记得隋炀帝之时，民间传言李姓将据有天下。炀帝妄杀数人，终不能止，最终还是高祖夺得天下。"

"依卿所言，《秘记》中语可以信之吗？"

李淳风叹道："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且为陛下亲属。自今开始不过三十年，此人当王天下，杀陛下子孙殆尽，其兆如今已成矣。"

李世民断然道："其兆既成，朕将疑似者皆杀之，以绝其患。卿以为何如？"

贞观年间，李淳风、袁天罡以秘技驰名天下，二人实有真才实学，所以被天下人推重。是时，袁天罡已逝，李淳风因明天文推演，知星辰测算被人奉为圭臬，李世民也对其言听计从。

李淳风抬头向天，默默沉思顷刻，然后答道："陛下，天之所命，不能违也。此人不死，徒然多杀无辜。臣默察天文，此后三十余年时，此人年龄已老，也许颇有慈善心肠，为祸尚浅。陛下若将疑似者杀尽，此人正好在此内，上天再降生年轻者替此人，臣恐怕陛下子孙，从此再无遗类。"李淳风的意思很明白，大唐皇帝遭此祸端为天命所归，人力不可逆转。若强行将此人斩杀，弄不好天降他人，大唐皇族遭受的荼毒也许更深。

李世民非常信服李淳风之言，他默然片刻，然后说道："李卿如此说，朕从此再不问此事。"

若李世民掘地三尺，定要将武氏之女找寻出来，武媚娘是时还在后宫，定然被轻易查出，如此就搭上一条命。

其实李淳风所说之话句句指向武媚娘，她后来因为机缘被李治宠爱，渐成后宫之主。李治逝后，她总揽朝政，后来干脆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为大周，即为则天女皇帝。武则天为了推行革命，大肆斩杀李唐宗室子弟，到了其晚年，又想将自己的皇位传给武氏娘家。这时，有大臣问她，儿子与侄子孰亲？她方才开悟，恢复大唐的国号，传位与儿子。其经历与李淳风所言丝丝入扣，后人考证此事认为是虚言假托。然不管正史及野史记载，李君羡之死确实冤枉，完全是李世民疑心所致，则李淳风的预言不虚。

李淳风和袁天罡在贞观之时就被世人尊为神人，其预言及相人无不中。唐代以后，世上流传一本名为《推背图》的奇书，据说是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

袁天罡在世之时，一日曾为马周相面，他观罢说道："马君伏犀贯脑，背若有负，贵验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马君面泽赤而耳无根，后骨不隆，寿不长也。"

袁天罡说马周的际遇之奇与官职日隆，后来一一应验；说其寿不长久，也不幸而言中。马周到了贞观二十二年，是时四十八岁，久病之后，于此年春天逝去。

马周得病之后，李世民认为他积劳成疾，需善加调养，遂让阎立德选择气候宜人且风景优美之地为其建造休闲之所；并让太医署派人日日问视，精心调药；又嘱皇太子李治代自己入府探视。

虽有李世民父子的百般关心，御医们进行多方调治，然马周沉疴积久，难有起色，其病情一日重于一日。到了其病逝前几日，马周知道大限将至，遂在病榻上挣扎起身，唤人将自己入仕以来的所有奏章取至榻前，然后亲眼看着这些奏章在一只大铜盆里焚毁。家人不解，惊问其故。

盆内火光熊熊，照亮了马周那张枯瘦的脸以及无神的眸子。他默默无语，一直看着最后一道奏章在盆中燃尽，方才颓然躺下身来。其喘息一阵，方才说道："我这一生富贵，皆为圣上赐予。我唯有生前尽心竭节为圣上效力，这些奏章皆是因事而上，今我将死，留下此物再无用

处，不如焚尽干净。”

家人流着泪，说这些奏章词正理直，可以让后人瞻仰。

马周叹口气道：“正因这些奏章词正理直，其中多谏圣上之失，我才不愿意将这些奏章传之后世。管仲、晏子贤名传之后世，其事迹多暴露君王之过而显己能，我不为也。”

贞观十五年之后，马周的地位日渐显赫，实为朝中重臣。像其主持政事堂一事，与温彦博相比，其往往一锤定音，分量颇重。其所上奏章无数，多切合时政，指出利弊。马周现在焚其奏章，表明自己的一生为李世民尽力，绝不留身后之名。后来贞观名臣流传后世的事迹甚多，唯马周的事迹流传甚少，与此举大有干系。

后来马周逝后，李世民闻听马周此举，大为感动，流泪说道：“马周想事过于偏颇了，朕一生纳谏无数，岂畏露己之短？他仅想一心辅佐我，难道忘了还有太子及其后人吗？可惜，这些奏章未留底稿，世人再难见到了。”马周逝去，李世民赠其为幽州都督、高唐县公，让其陪葬昭陵。

贞观二十二年注定是让李世民悲伤的年份，自马周逝后，高士廉、萧瑀也先后辞世。这二位老臣皆与李世民沾亲带故，在李世民谋取皇位的过程中出力不小，又同辅朝政，成就盛世之业，李世民对他们的感情自然不同一般。

比较而言，李世民对高士廉的感情更加深厚一些。萧瑀性格执拗，且多偏见，后来为李世民所不喜。像他曾向李世民告状道：“玄龄辈朋党盗权，若胶固然，只不过未反罢了。”李世民对房玄龄何等信任，又知房玄龄小心翼翼不敢有一点过分的地方，遂斥道：“知臣莫如君。朕虽不明，也知道玄龄绝对不会反。”萧瑀见李世民不理他的茬儿，认为其偏听偏信；而李世民见萧瑀如此固执，且屡与自己争论，纯粹没事找事，对其非常恼火。萧瑀逝后，李世民赠其为司空、荆州都督，让其陪葬昭陵，给予其无尽的哀荣。然在谥号一事上，李世民坚持自己的主张。当时太常寺拟谥号为肃，李世民认为不准确，没有表达出其性格全貌，遂改其谥号为贞褊，既赞扬其“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坚贞性格，又表其性格褊狭之意。萧瑀此时长眠地下，无法再与李世民争论，只好任由李世民评判自己，其若地下有知，少不了又要怒发冲冠一番。

高士廉辞世时，李世民闻讯，少不了痛哭流涕，并要亲往送葬。房玄龄此时也有病在身，他撑着病体入宫谏道："陛下如今服食丹药，不宜临丧。"按照道家规矩，人服食丹药后，不宜近丧，否则相冲，与人不利。

李世民不听谏言，说道："我与他有旧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岂能不送他一程？我知你身体不好，不用临丧，不要再劝我。"

房玄龄流泪道："皇太子已代陛下临丧，望陛下善视龙体，不可临丧。"

李世民不听，当即带领数百骑出宫，前往高士廉的宅第。

长孙无忌作为高士廉的亲外甥，一直在高士廉宅中守灵。这日为出丧之时，长孙无忌正在那里主持起灵事宜，这时飞骑过来，告知皇帝已出宫门，欲来临丧。长孙无忌闻言大惊，急忙扯下丧袍，飞身上马，向前疾奔。他驰骋一会儿，就望见李世民的车仗辘辘而来。他到了其前滚鞍下马，跪在道中，大声喊道："陛下不可再前行了。"

李世民在车内探出头来，看到长孙无忌拦在车前，知道其来意，将手指向房玄龄，说道："无忌，你想说的话，玄龄刚才已经说过。你勿复拦阻，赶快让开路，我们一同前去，不要耽搁了时辰。"

长孙无忌叩首道："陛下，舅舅临终之时，臣一直侍候在榻前。舅舅弥留之际，独对臣说道：'无忌，我死之后，圣上定要前来临丧，届时你一定要将我的遗言告诉圣上。'"

"什么遗言？"

"舅舅说：'陛下身体不好，近来又服丹药，千万不能让圣上前来。'陛下，此为舅舅的原话，臣不敢说错一字。"

"嗯，我知道了。你让开吧，我自有道理。"

长孙无忌见李世民不听劝阻，遂伏地大哭道："陛下心爱臣子，至此已足矣。请陛下念及国家大计，勿伤龙体，就此回宫吧。若陛下不答应，臣一定在此长跪不起。"

长孙无忌位列三公之职，为朝中重臣之首，如今当街伏地，痛哭流

涕，两边观望之人及随行宿卫见之，不禁唏嘘动容，随之发出一片抽泣声。

房玄龄蹒跚来到李世民面前，与长孙无忌并排跪下，奏道："陛下，高仆射临终遗言透出一片至诚，臣等再拜陛下，希望陛下念及苍生大计，就此回车。"

两旁观望之人和随行宿卫也随之齐刷刷地跪下，齐声喊道："请陛下回宫。"

李世民被现场气氛所感染，眼中不绝地流出泪水，叹道："如此简单之事，你们定要百般拦阻。也罢，朕就此回宫吧。"

车仗缓缓掉头返回宫城，行至半途，李世民又指示直驶西内苑。他入苑后步上高台，南向望着高士廉起灵的地方痛苦志哀。高士廉之灵起运后，直驶昭陵，李世民赠其为司徒，并州都督，谥曰文献。

高士廉为长孙无忌和长孙嘉敏的舅舅，又佐李世民取得玄武门之变成功，此后担当大任，忠心耿耿辅佐李世民理国治世。其实李世民如此坚持要去送葬，还有更深的含义。他是感激于高士廉收留妻子一家，并玉成了自己的婚姻。由此来看，李世民其实为性情中人。

李世民晚年时，每至夏日，定要带领李治及众大臣入玉华宫避暑。京中的庶务，照例交给房玄龄办理。

因马周逝去，李世民授褚遂良为中书令，负责文书诏敕的起草。这日，李世民欲授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嘱褚遂良起草授任诏书。这时，李世民想起了房玄龄，非常想听听房玄龄对此授任的意见，遂派人前去问询。

此人入京面见房玄龄，第二日即返回玉华宫。

李世民询问结果。

此人道："小人面见房大人，见他身体不适，说话非常费力，不敢耽搁太多时辰，急忙将圣旨传给他。"

"房玄龄如何说？"

“房大人什么也没说，仅说李大人有一脸好胡子。”

李世民闻言大笑道：“这个玄龄，愈老愈谨慎起来。什么好胡子，无非不认可罢了。”

李世民毕竟非常在乎房玄龄的意见，他现在听房玄龄仅赞扬李纬有一脸好胡子，其隐言即是说李纬没有任户部尚书的才干。李世民唤来褚遂良道：“遂良，将李纬改任太子詹事吧，另授崔敦礼为户部尚书。”

太子詹事负责东宫十率府之政令，和户部尚书一样，其品秩皆为正三品。然户部尚书负责全国事务，而太子詹事仅为东宫属官，其孰轻孰重一比便知。

李世民接着道：“遂良，你办完这件事，就与太子一起回京去吧。朕听来人说，玄龄身体状况不好，让他主持京中庶务，是不恤其身体了。你回京后，可佐太子总理庶务，让玄龄好好静养一阵。”

褚遂良躬身答应，第二日一早，即陪伴李治返回京城。

此年夏秋的转换非常短暂，时间进入八月，本来应该是秋高气爽的季节，然秋雨绵绵，似乎无止无歇。如此持续数日，早将夏末的暑气驱得无影无踪，代之以越来越凉的寒意。人们居家抑或出外，早早地将夹衣穿在身上，即使如此，疾风刮来，仍感浸凉。

房玄龄猛然遇到如此剧烈变化的天气，非常不适应，竟然病倒在榻上，不能行动。李世民闻讯，急忙亲入其府探望。

七十岁的房玄龄躺在榻上，忍受着病魔的折磨，身子枯瘦，脸色憔悴，愈显老迈。

李世民坐到榻前，房玄龄挣扎着说道：“陛下近来龙体欠佳，不宜轻动。臣近来偶感风寒，并无大碍，怎可劳动大驾？”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我知你有旧病，此次因风寒引发，其势汹汹，怎么能说无大碍？唉，玄龄，说到底，是我不恤你了。夏日之时，你其实已有病之前兆，我不该让你留守京中，以致被庶务缠身。多少年来，你在我身边默默无闻，不着痕迹将诸事理顺，我用你顺手，而忘了你已是年老多病之身。”

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次子房遗爱，高阳公主此时也候在堂内。她端来一盏茶奉给李世民，李世民摇手不接，转对她说道："高阳，你入了房府即是房家之人，须奉事舅姑，小心侍候。你家翁为我朝重臣，你未出生时他已随在朕的身侧，此刻卧床不起，更要加倍侍奉。"

高阳公主答道："自家翁病卧榻上，女儿与驸马一起移居家中，以便小心侍候，女儿不敢忘父皇多次教诲。"

李世民点点头，表示满意。

房玄龄大为感动，流泪道："臣以布衣之身，今生得遇陛下，遂成就一生富贵。陛下对臣尽心如此，臣唯有感激涕零，不知所言。"

李世民伸手拉起房玄龄之手，抚之曰："玄龄，这么多年来，我们难道仅是君臣之间吗？其实自我们相识以来，我心中始终把你当成一位宽厚的兄长。你勿提感激之言，要说感激，我还要多感激你。"

侍立堂中的房家之人闻听皇帝说出这等掏心窝之语，不禁唏嘘动容。房玄龄躺在榻上，也是老泪纵横，高阳公主见状，急忙持干巾为其揩去泪水。

李世民见房玄龄神情憔悴，深怕扰了其清静，遂轻轻放下其手，说道："玄龄，你好好静养吧，不要过于劳神。你将病养好，还要上朝，我还有许多大事要与你商量。"他立起身，对随行的李治说道："治儿，你嘱太医署派人来此值守，早日将玄龄之病诊好。"

李治躬身答应。

李世民又转对房玄龄道："玄龄，你病好后入朝，我准你乘舆行走。"

乘舆在宫内行走，本来为皇帝的特权。房玄龄被准乘舆，实为莫大的宠荣。

房家人闻言，急忙跪倒谢恩。

太医署日日将房玄龄的病况禀告给李世民，每至房玄龄病情有些起色的时候，李世民立刻喜形于色。

当秋季过半的时候，秋雨方才停歇。明媚的阳光露出头来，渐渐驱散空气中浓厚的水汽，还大地一个朗朗的晴天。随着气温的回升，房玄龄的病情大有好转，偶尔能够乘舆入宫。李世民见之大喜，因过几日即为中秋节，遂对房玄龄道："中秋将近，我们一同赏月如何？"

房玄龄自然满口答应，但忧于自己病体未能康复，不能在夜里坐太久，深恐扰了李世民的兴致。

李世民道："我这些年也偏爱清静，届时我们在芙蓉园内小坐一会儿，不叫其他人，有小半个时辰即可尽兴。"

到了中秋之夜，李世民果然不叫别人，仅与房玄龄一起在芙蓉园里相对赏月。夜幕张起来，如镜的曲江水中央，映照着月亮的清影；对面繁密的绿树，静静地在月光下现出一片清幽。李世民观看此景，喟然叹道："玄龄，多少年来，我们没有如此安静相对的时刻。记得洛阳之战时，我们二人沿涧水漫步，屈指算来已近三十年了。"

房玄龄也大为感叹，答道："是啊，陛下那时勇冠三军，那是何等的胆魄！不料这些年过来，陛下操劳国事，也日渐憔悴。陛下，臣年龄已老，死不足惜，唯望陛下自惜龙体，则为天下之福。"

洛阳之战时，李世民年仅二十余岁，其身挎长剑，腰悬长弓，手持青偃回龙大砍刀，每至对阵之时，往往一马当先率先杀入敌阵中。再观李世民此时的脸色和缓慢的步伐，一点儿都看不出他昔日的雄风。

李世民眼观水池中的倒影，缓缓说道："是啊，玄龄，人在岁月长河中不过一瞬，岁月催人老，那是无可奈何之事。这么多年过来，我们都老了。"

房玄龄坐直身体，以满怀感激的目光直视李世民道："陛下雄图大略，待属下诚恳，使天下归心。臣等幸运，遭遇英主，又逢盛世，则一生足矣。"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我早就说过君臣共治的话，天下之大，君主不过一人，若没有群臣辅佐、百姓拥戴，难成其事。我今天与你单独赏月，心里呀，其实念起多年来随我征战天下和共治国家的老臣。这些年来，文臣如刘文静、如晦、戴胄、薛收、魏徵、温彦博、王珪、岑文

本、虞世南等，武将如罗士信、秦叔宝、张公谨、段志玄、长孙顺德、刘弘基、李大亮等人，一个个离我而去。今年以来，马周、萧瑀、高士廉也相继撒手西去。没有这些人浴血奋战和勤勉理政，我再多出几双手来，又有何用？”

大凡一个国家或者一方地域，只要有一名英明主人出现，其手下各色人才定然群星灿烂。李世民取得贞观盛世，遂成就一代贞观名臣。人们常常说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凡人能否成就一番大业，除了其自身才能为基础外，以上三要素也缺一不可。房玄龄四十岁前郁郁不得志，缘何遇到李世民之后而大放异彩，成为一代名相？盖缘于此也！李世民现在说君臣共治，房玄龄心里对其更为感激。这时，一阵夜风拂来，一片树叶飘飘荡荡落到水面上，激起细微涟漪。所谓一叶知秋，房玄龄眼神定定地看着水中的浮叶，心中大起悲音：莫非此为与李世民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之夜吗？房玄龄想到这里，眼中忽然溢出几滴浊泪。

李世民未体察房玄龄的内心，也未注意其落泪。他忽然耸起耳朵，说道：“玄龄，你听！何处飘来的乐声？实在美妙。”

从水面上隐隐飘来阵阵箫声，其呜呜咽咽，将天地间的肃穆和明月的纯净裹挟在一起，似一阵清风，荡涤着赏月者的心灵。

房玄龄是时已经耳背，他凝神听了片刻，难辨其音，遂颓然道：“陛下，臣耳背，实在听不见此乐声。”

李世民此时注意到房玄龄颓然的神态，其心思如电，知道他心中所思，遂说道：“玄龄，我刚才忆起旧事，又想过我们这些年共同走过的路，觉得此生不枉。”

房玄龄揉了一下眼睛，默然片刻，答道：“臣跟随陛下三十余年，有时心想，哪怕仅跟随陛下三年，则此生已足矣。”

李世民微笑道：“玄龄，你此生确实不枉。知道我最推重你何处吗？”

“臣不知。”

“你事我三十二年，天下大计，多由你我和如晦一起定之，那日我说过，我们名为君臣，实为兄弟。我们亲密如此，你又多年为相，官至

三公，权柄可谓重矣。然三十余年，你无迹可寻，其德却惠及天下。王珪、魏徵善谏诤你能让其贤，李靖、李世勣能将兵你能行其道，所有这些功劳，你从未一语争功，皆将之归功于我身上。唉，三十余年如一日，玄龄啊，从古到今，又有哪位臣子能如你这样？”

“陛下，此为臣子的本分，亦为人臣之德，臣不觉有什么特别。”

“至于你的其他功劳，数不胜数。世人说我能招贤纳士，他们其实不知，我自当秦王开始乃至当了皇帝，这选人一节，皆由你主之。前些日子，我欲授李纬为户部尚书，得知你对他‘好胡子’的评价，我当即改授。玄龄啊，网罗人物，选贤任能，实为你的头功；第二件，你总揆百司，尽心竭节，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不欲一物失所，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敛，无隔疏浅，所以有‘贤相’称谓；第三件，你与无忌一起审定法令，意在宽平，制定《贞观律》；第四件，你总修国史，成就《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六部正史。玄龄，你有如此成就，此生确实不枉。”

李世民说到这里，房玄龄已老泪纵横，其涕泣道：“陛下，这些事其实皆由陛下旨意而成，臣实在不敢言功。”

李世民话锋一转，说道：“玄龄，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不言功为人之美德，然太过于谨慎了。你能善建嘉谋，忠诚勤勉，这是你的好处，然你不能像魏徵等人那样犯颜直谏，此为你的缺失。我非昏君，知道纳谏能够匡正过失的道理，然三十余年来，你什么时候在我面前强项直谏一回？没有，你从来没有。玄龄啊，这么多年来我曾经责罚过你，你一味顺从，不知辩解，我其实多为此生气。皇后临终之时，说你‘小心缜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让我‘苟无大故，愿勿弃之’。其实不用皇后劝我，我永远不会舍弃你的。除非，你弃我而去。”

“陛下，臣早就下定决心，此生永远追随圣上。”

李世民内心将房玄龄看成贴心的人，像辽东之战时，李世民让房玄龄留守长安，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将其比作西汉时的萧何，由此可见对房玄龄的信任。李靖要求致仕归家，李世民仅虚让一下即同意；而房玄龄深恐权隆招嫌，遂以年老为由要求致仕，李世民坚决不许，下诏道：“让，诚美德也。然国家相眷赖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愿公筋力未衰，毋多让！”所以房玄龄自从在泾阳投

奔李世民后，一直到贞观二十二年，三十二年间，除了数次被遣居家思过以外，一直伴随在李世民的左右。这样日积月累，李世民将房玄龄比为左右手一点不为过。

房玄龄佝偻着身子，眼中噙着泪花，说道："陛下，臣十八岁时举为进士，被授为羽骑尉。此后二十年间，臣困守薄俸，苟全性命，如此苦熬至三十八岁。若遇不到陛下，臣一生定会默默无闻，郁郁而终。臣如今耄耋老矣，体弱多病，自知时日无多。回思往事，尤其后半生位显绩彰，皆因陛下之故。陛下，臣就是现在死了，亦会含笑九泉，感到此生不枉。"他停顿一下，继续说道："陛下责臣不敢直谏，此为臣缺失之处。只是……只是臣今后领会圣意，恐怕如此机会也不多了。"

房玄龄说出如此不祥之语，令李世民怦然心动，两人对视，皆知道此为无法挽回之事。

李世民伸手抹了一把眼泪，仰望当空的皓月，叹道："大空悠悠，婵娟裴回，桂华上浮。如此仲秋月明之夜，我们应该赏月联诗，不该对答如此悲语。玄龄，我们应该说些高兴的事。"

两人对坐此时已近一个时辰，房玄龄久病之后，身子太虚，已现疲惫之状。他挪动了一下身体，老脸上顿时现出几丝苦楚。只是缘于夜色较暗，李世民未曾发现。房玄龄强忍苦楚，脸上挣扎着露出笑容，说道："陛下所言甚是。想月宫中的嫦娥，身边仅有玉兔银蟾相伴，我们不该再添落寞之情。陛下，若言高兴之事，臣以为如今天下安澜，百姓富足，为最大之乐，所以方能以恬然心境赏月联诗。"

房玄龄的这句话说到李世民的心坎上，他立刻变得眉飞色舞，答道："不错，就是此话。我回忆往事，觉得此生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即是佐高祖取得天下；第二件，面对破敝山河，我们君臣协力，共同打造盛世。你说得对，人一生寿夭有期，我们此生不是碌碌无为，就是现在死了，也该含笑九泉。"

两人今晚的话题始终脱不开一个"死"字，许是他们冥冥之中，感到死亡的阴影在步步逼近，以致言发心声。

四周万籁俱寂，皎洁的月光洒在曲江的水面上，洒在池畔的树木丛上，显得更加幽静。一阵轻风过来，引起树丛间的一阵骚动，枝叶低垂，仿佛向水面倾诉自己的密语。

李世民此时注意到了房玄龄的疲惫之态，仰望天上的月亮，自责道："噢，我只顾自己高兴，一味与你说话，却忘了你大病刚愈，是不恤你了。玄龄，我们君臣难有如此清静单独赏月的时候，有此一聚，亦尽了我们君臣、兄弟之谊。时辰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房玄龄颤悠悠地立起身来，倒身相拜，说道："陛下，请受老臣一拜。臣今后到金殿面圣的日子，眼见是越来越少了。"

李世民急忙将房玄龄搀了起来，眼中也滚动着泪花。

自中秋节过后，房玄龄的病情加重，不能入朝。李世民闻讯，殷勤前来探望。房玄龄的宅第坐北朝南，其府门面南而立，李世民若来探望，需绕一个大圈子方才入门。如此数回后，李世民感到非常不方便，召来阎立德吩咐道："玄龄病重，朕去探望需绕行一圈，太费时辰。你今日立刻派人，从其东墙之北打开一门，以便朕能就近探望。"

阎立德躬身领旨，午后即将此门建成。京城之人眼见皇帝御驾一趟趟地出入房府，又见房府新开东门，唏嘘声中，更叹皇恩浩荡，房大人此生实为荣光。

房玄龄躺在病榻上，想起李世民责己不善直谏一事，遂挣扎着在病榻上写就一道奏章，让高阳公主入宫送至李世民手上。

李世民阅罢，流泪对高阳公主说道："乃翁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

那日房玄龄沉睡之后，刚刚睁开眼，对侍候在身边的房遗直、房遗爱说道："我刚才睡梦之中，好像到了辽东战场，满目所及皆为火光及地下横躺着的尸体。唉，我受主上厚恩，现在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我若知而不言，死有余责。"说罢，他令房遗爱取来笔纸，自己口述，由其记录。奏章中写道："《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傥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

自从李世民决意征讨高丽，房玄龄一直不赞同，其间虽出声反对，然毕竟委婉。及至李世民铩羽而归，其盛怒之下决意誓报此仇，群臣见此，再无人敢出声反对。房玄龄重病之中写此奏章，实乃呕心沥血之

作，其忠君忧国之情溢于言表，李世民阅之，不禁动容。

深秋的凉风吹黄了树上的叶子，一场寒潮过来，黄叶飘然而落，树木成了光秃秃的枝干。既而初冬的第一场雪飘然而至，气温随之而降。房玄龄的病情也越来越重。

太医令告诉李世民，房玄龄近日来的状况越来越不好，其脉象虚弱，难以撑过三日。李世民闻言大惊，匆匆来到房玄龄的病榻前，只见房玄龄躺在那里虚弱不堪，眼神暗淡无光，其看见李世民前来，有心想欠起身来，然无力坐起。李世民察知其意，伸手轻按他的肩膀，轻声说道："玄龄，不可轻动，好好躺着。"

房玄龄断断续续说道："陛下……陛下……忙于国事，不可……不可为臣……操心……操心太多。"

李世民伸手将其手握着，流泪道："玄龄啊，你病笃如此，何必再忧劳国事呢？你的那篇奏章，我仔细看了数遍。我今日来此，就是来告诉你，我决意罢辽东之事。"说罢，他转头对随行来的李治说道："你马上告诉兵部，让其拟诏罢辽东之事。所遣舟师及陆上兵士，让他们各还旧地。"

房玄龄眼中泛出几滴浑浊的老泪，手紧了一紧，谢道："臣……臣感谢陛下……采纳臣言，臣代天下苍生……谢……陛下圣恩。"

数日后罢辽东之事诏书发出，程名振、张俭接诏后领兵退回国内。唐军奉命袭扰高丽数年，早弄得高丽山河破敝，人们苦不堪言。如今唐军撤兵，其压力骤降，使高丽人获得了喘息时机。李世民本想在有生之年，待高丽破败之后再给予其奋勇一击，现在经房玄龄之谏丢开手来，无法完成其当初宏愿。李世民逝后李治即位，后来遣李世勣和薛仁贵征讨高丽国，一举破灭之，以此慰李世民地下亡灵，此为后话。

李世民凝视房玄龄那有气无力的样子，想起数日之后，这位如同宽厚兄长的老臣要撒手离去，心里一阵收紧，就想再安慰他一番。他抬眼看到房遗直、房遗爱哥俩，心中有了计较，遂面带笑容说道："玄龄，我们一直忙忙碌碌，不觉得年龄已经老了。人寿夭有期，那是勉强不来的。然人之生命可以通过后代传续下去，亦为人生之一大安慰。你看，治儿在你的教导之下，现在越来越练达了。遗直、遗爱二人一文一武，将来定会成为我朝的栋梁之臣。我前来之时已吩咐吏部，让其授遗直为

右卫中郎将，遗爱为中散大夫，此事未事先征询你的意见，你觉得还算妥当吗？”

房玄龄明白，皇帝此举的唯一目的，即是宽慰己心。他大为感动，有心想推辞，然稍一激动，顿时大咳起来。那边，房家人见一下子升了哥俩的职，顿时大喜，齐齐地拜伏谢恩。

李世民见房玄龄情绪激动，深怕在此扰了其清静，遂想离去。他用双手紧紧握着房玄龄之手，说道：“玄龄，好生养着吧。过上二日，我再来看你。”

君臣二人现在重重握手，实为诀别。后二日，房玄龄病重不治，到了夜晚子时，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李世民闻听此噩耗，为之垂泪不已，并决意废朝三日以示哀悼。

朝廷为房玄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其送往昭陵归葬。李世民赠其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

李世民后来数次到西内苑，遥对昭陵方向，想起长眠在那里的长孙皇后以及群臣，尤其思念刚刚逝去不久的房玄龄，叹道：“你们一个个离去，将我孤零零地撇在这里。你们应该知道，此生再难见你们一面，为我心中的最大悲痛。”

第三十三回　猛药吞腹入歧路　英主托辅奔黄泉

贞观二十三年春节过后，李世民的身体极度虚弱。白日里，殿堂内炭火极旺，将室内烘得如同春日，李世民还要穿上一重又一重的厚袍，深怕受凉。李世民去岁服用那罗迩娑婆寐所献春药之初，感到精神健旺，不免白日黑夜里抖擞精神，鏖战不已。如此数月过后，再服此药似乎无效用，李世民也就丢开不服。停药之后，李世民萎靡不振，感到无精打采。

李世民身体虽虚弱不堪，犹强撑着身子接见来使。

大唐这几年连续派兵袭扰高丽，弄得高丽人疲惫不堪，盖苏文忙于应付，也就无心再派兵去攻伐新罗，如此让新罗喘过气来。这年春节，新罗女王金贞德派其弟新罗相金春秋入长安朝贡，金春秋之子金文王也同行。李世民强撑着病体，会见了他们。

金春秋恭颂皇帝之恩，并奉上贡物，其中以数十枚高丽参最为瞩目。金春秋恭祝道："新罗臣民唯望陛下龙体康健，万寿无疆，特奉上高丽参以表心意。"

李世民咳了一声，说道："新罗远隔数千里，莫非也知朕身体呈虚象了？"

这句话让金春秋难以回答，李世民身子的虚弱之状，一搭眼就能瞧得出来。他现在感到直言与虚言皆不好，其心中稍微一计较，缓缓答道："新罗臣民虽远隔数千里，然对陛下的敬仰之情与中国人一般无异。这次奉上高丽参，唯有一门心思，即是陛下日常服用，除了永葆万寿无疆之外，亦可使精神更加健旺，使陛下感受到新罗臣民的崇敬心情，说不定哪日到新罗巡视一番，即为新罗国之福。"

李世民及在场大臣心中皆赞金春秋会说话。

李世民微笑道："万寿无疆？说如此恭颂之语还行，人寿夭有期，别说万岁，百岁之人能有几个呢？朕今年五十有二，身子如此模样，恐怕难攀百岁吧！"

金春秋急忙道："高丽参确实有延年益寿之功效，陛下若从此长期服用，别说百岁，再延寿一纪亦未可知。"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罢了，高丽参若果有如此功效，定成人间极品。当初秦始皇为求长生，派徐福东渡求药，他为何不就地取材呢？嗯，朕身子有点乏了，无法与宴，就由高卿陪你吧。"

高延寿答应道："臣奉旨。"

李世民转对褚遂良道："新罗孤悬海边，多年来对中国忠贞不贰，其志可嘉。遂良，你速速拟旨，授金卿为特进，其子为左武卫将军。"

褚遂良躬身领旨，四边诸国入朝觐见时，李世民往往授予唐朝官职，以示恩宠之意。金春秋此次被授为特进，列文散官一品，颇为荣耀。

金春秋父子急忙跪伏谢恩。金春秋谢恩毕，抬身奏道："陛下，臣入中国地面后，发现男女所着衣服颇为灿烂，又见朝中官服有新朝气象，臣心内羡慕不已。臣奏请陛下恩准，新罗今后改用大唐章服。"

新罗人此时说汉话，用汉字，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金春秋现在奏请改用大唐章服，李世民自然准奏，让高延寿通知少府监赠予章服图样。

接见完金春秋父子，李世民又见了自西域来的龟兹王诃黎布失毕。李世民此时神情疲惫，无心与其说话太多，仅寥寥地斥责了其数句，然后授其为左武卫中郎将，令其与家人一起在京中居住。

李治看到李世民的疲态，忧心如焚，下来后召见王玄策和崔敦礼，询问炼药进展情况。他年轻无甚见识，见李世民近来颇信丹药之能，就将丹药视为灵验无比，觉得应该督促炼药进度，以表自己仁孝之心。

李治对二人说道："你们也都见到了，父皇近些日子神情疲惫，急需进用丹药。我问你们，那名天竺人炼药进度如何？"

王玄策道："此事由崔尚书督促，臣近来历练新职，未问此事。"

李治目光视向崔敦礼。

崔敦礼禀道："殿下，臣自从负责监造炼药，在金飙门内辟出法场，造高台三层，又按照方士所列单子，采来国内奇药异石。近日，那方士已开始炼药，仅每日焚龙脑、薰陆诸香，需数斤之多，又作乐于台下，昼夜声音不辍。"

龙脑、薰陆诸香身价昂贵，每日需焚香数斤，所费不少。李治闻言，不解地问道："炼制丹药，与焚香、奏乐有何干系？"

"方士坚执这样做，说只有这样方能求得大还丹。"

李治点点头，又问道："如此，丹药何日才能炼成？"

"如今诸物备齐，唯缺象牙及诃梨勒二物。"

"这有何难处，两京皆有胡商，其手中定有存货，再不然，派专人去广州港取来即可。"

当是时，长安与洛阳交通便利，商业繁荣，为胡商聚居的首选之地。许多外国商人定居于此，来往穿梭买卖香药、珍宝、陶瓷诸物。这些货物除了从陆路运输外，许多货物还从海上运输，广州作为当时中国的最大港口，帆樯林立，商货繁盛。港口里泊满了婆罗门、波斯、昆仑、大食国的船舶，上面多载香药、珍宝诸物。

崔敦礼摇头道："天竺方士说道，象牙必须选用天竺二岁龄的母象之牙，诃黎勒必须用拂林国所产，不能随便取用。"

"哦，还有如此讲究啊。既然如此，你速速派专人前去采买才是。"

"臣二日前已派出两路人马前去采买，算着日期，再有月余即可返回。"

"太慢，太慢了。你速速以我的名义告诉安西都护府，待这些采买人员一入国境，立刻快马将货物传送至京。父皇身体如此，时日不能耽搁太多。"

两人躬身听命。

那罗迩娑婆寐实为一装神弄鬼之人，其自言已活二百余岁，纯粹是鬼话，不料王玄策深信不疑，李世民父子也随之相信。他所称的炼丹之

术，不过是懂一些炼制春药之术而已，现在为示自己的方术玄妙，装模作样地摆足排场，不惜耗费大量的钱物。

崔敦礼和王玄策出宫后直接来到炼药场，就闻香风弥漫，细乐阵阵，那天竺方士端坐在高台上，微闭双目，装模作样地在那里念念有词。二人不敢惊动他，恭恭敬敬地在台下候着，直等了一个多时辰。这时音乐停，这名方士在四名妙龄少女的簇拥下步下台来。

崔敦礼问道："大师，刚才圣上召见我们，问丹药何时能成？"

王玄策也道："太子已传令安西都护府，若象牙等物一入境，立刻用快马传送至京。"

那罗迩娑婆寐深知这班官吏现在宠着自己，无非想让自己早日将丹药炼成。他自己故弄玄虚，深知所炼丹药不能延寿长生，也就故意摆出架子，拼命扯长炼药时间，以图多赖一日是一日。他见二人前来催促，慢悠悠地说道："物料也就罢了，如今有一件最要紧事，须马上办成。"

"有何要紧事？"崔敦礼急忙问道。

"丹药合成之日，须以天枢承露以润之。"

"天枢为何物？"

"此天枢高九十尺，下以铁山为脚，铸铜为两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径三丈，以承朝露。"

崔敦礼和王玄策见他说出如此一个题目，皆惊呆了，不由得张大了嘴巴。王玄策道："建造此物费时费工，三月难成，能用他物代之吗？"

那罗迩娑婆寐摇摇头。

崔敦礼自从干了这个差使，早被这名老头儿弄得七荤八素，老头儿张口说一句话，即是奇异古怪之事，很难侍候，弄得他苦不堪言。然为了求得丹药，纵有千难万难，崔敦礼只有唯命是从，四处忙乎。老头儿现在又说要造天枢，仅筹备如此多的铜铁亦非一日之功，然他说此为炼制丹药最后关头的关键，崔敦礼自然满口答应。

两人离开炼药场，崔敦礼满脸不耐烦，问王玄策道："你当时怎么

想起带回来这样一个宝贝？还好，他仅说炼药需一年时间，万一他说要用十年时间，定将我朝国库耗空。”

王玄策道：“我当时听说他有长生之术，又想炼药非大动干戈之事，因把他带回国。唉，谁料想这名老儿会有如此大的折腾劲儿，闹得我也看不过眼。”

“你当时肯定受了他的蒙骗，哼，什么二百零三岁，纯粹是蒙人！自从设立药场之始，他就让我为他配上数名妙龄处女，说取药、加药必须用处女之手来做方有效。不到一年时间，他早将那些处女轮流糟蹋了多遍。你说，他若是二百余岁的年龄，还有此般能耐吗？”

王玄策早知此老儿爱房事，只好苦笑着连连摇头。

崔敦礼愤愤道：“哼，再过几日，说不定他又让我为他再换女人呢，没准还要处女。”

王玄策道：“崔大人瞧如今的光景，已到炼药的最后关头，不管他有何要求，就遂其意吧。万一他炼药不成，将事攀在我们身上，那就说不清了。”

崔敦礼颇含深意地看了王玄策一眼，说道：“他果真将药炼成，却无效用，到时候，嘿嘿，王大人，太子怪罪下来，恐怕你难逃干系吧。”

王玄策现在深悔自己当初将这名老儿带回国，以致事越闹越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事到如今，只好听天由命了。万一药成无效，太子怪罪下来，那也怨不了别人。”

那些日子，金飙门内成为京城的一道风景线。高耸的天枢下面，香风阵阵，乐声柔绵，那罗迩娑婆寐间或到高台前绕行一圈，在那里指指点点，引得京城中人络绎不绝来此观摩。

到了三月，丹药终于炼成。崔敦礼带领那罗迩娑婆寐入太极殿向李世民呈丹药。

崔敦礼躬身奏道：“托陛下洪福，经天竺大师巧手调配，丹药于昨夜子时炼成，现呈御前。”

那罗迩娑婆寐双手托着一个金光灿灿的盘子，上面放着三只锦盒，其中一只打开了盖子，露出一粒粒的黑药丸。李世民走到他的面前，低头观看这些黑黝黝毫不起眼的丸子，疑惑地问道："此丹药果然有效吗？"

那罗迩娑婆寐眨动着小眼，恭敬地说道："陛下，此药采天下精华，又以甘露为辅，实为小人此生炼制的最好灵药。陛下慢慢服用，日积月累之后，即能延年益寿，返老还童。"

李世民转问崔敦礼道："此药可曾让太医署过目？果然为长生灵丹吗？"

崔敦礼颇不好回答。昨夜丹药成后，在场的太医令让人吞服试用，吞服之人言说此药入腹后，腹中如暖烘烘盛了一团烈焰，非常想房中之事。太医令观其情状，知道所成之丹为一种非常厉害的春药，就与崔敦礼商议，能否让人试用数日后，以验其药效，再呈皇帝。崔敦礼摇摇头，叹道："皇帝将此人敬为天人一般，皇太子又在那边催促不已，今夜丹炉停火，天明之后满城人皆知丹药已成，若不进献，皇帝和太子怪罪下来，我们实在吃罪不起。"太医令心中也有可惧之处，怕不明药性亦遭怪罪。崔敦礼道："你看此人服药之后，神采奕奕，劲头颇健旺，没有中毒之状。皇帝近来神态疲惫，其服药后若有了精神，定会夸赞此药灵验如神。如此，我们就一同交了差。"现在李世民询问丹药功效，崔敦礼心里明白此为春药无疑，既不敢吹嘘丹药灵验，又不敢说此药无功，遂小心说道："陛下，夜来药成之后，太医令当场派人试用。臣一直在旁观察，只见此人服用之后，神情健旺，周身有力，可见此药定然有效。只是能否长生，因药成不久，无法验证，臣不敢断言。不过臣想，此名天竺大师能活二百余岁，他此次又倾尽心力炼成丹药，则丹药灵验应该不会差。"

李世民很满意崔敦礼的答话，遂点点头，又转问那罗迩娑婆寐道："此药若果有灵验，朕现在能服否？"

"能服，能服。小人炼制此药近一年时辰，许多时日一直盼望的就是让陛下早服丹药。"

"如何服此药呢？"

"陛下，此丹药采尽天下精华，其药效甚烈，不可多服，每日一粒

即可。此锦盒所装丹药，足够陛下一年用量。陛下服完后，小人再进呈新丹，届时可服二粒。如此渐行渐积，陛下龙体日健年康，定然万寿无疆。”

大凡方士经世之术，往往有极好的口才，说得天花乱坠，惹人上当。此老儿颇有吹嘘的本领，如今丹药炼成，宛似成就大功一件，其神态中露出无限得意之色，牛皮愈发吹得山响。

李世民一生睿智，不料如今被病情所困，对这名老儿所言极为虔信，遂说道：“哦，原来锦盒中所装仅为一年之药，如此你就无法休息，还要替朕炼下年之药。崔卿，其所有用度，你还要妥当为其备齐。”

崔敦礼为户部尚书，这一年忙于炼药之事，只好将户部庶务交给侍郎负责，自己则专力应付这名老儿提出的稀奇古怪的要求，心中早已非常不耐烦。现在听说老儿还要继续炼丹，心中叫苦不迭，然又不敢违背圣旨，遂躬身答道：“臣奉旨。”

李治一直候在李世民身侧，这时说道：“父皇，如今丹药已成，儿臣以为可为这名天竺大师及有功人员予以赏赐。”

“嗯，你看着办吧。”

那罗迩娑婆寐又被赐予一处豪宅，另有黄金一千斤。崔敦礼及有关人员亦得到不同赏赐。王玄策因引荐有功，也连带得到一些赏物。

是夕，性急的李世民吞服了一粒丸药。半个时辰过后，其腹中如笼了一团烈火，将周身烘得热腾腾的。他来不及召妃嫔前来侍寝，随手扯过身边一位面目俊秀的宫女，就按在榻上大弄起来。在那一时刻，五十二岁的皇帝似乎回到了年轻时代，浑身的毛孔里全部透出精力，宛似手挥大砍刀抢入敌阵挥杀不已。李世民自从当了皇帝，再没有机会以猛将之态到敌阵中呈勇，也只有在女人丛中鏖战不已，方有拼杀的滋味。

那宫女日侍宫中，眼见皇帝有众多的美丽嫔妃，说什么也不敢想到自己有被皇帝临幸的机会。现在蓦然间感受到了暴风骤雨，心里有恐惧，有兴奋，然更多的还是撕裂的痛苦。李世民暴睁圆眼，身子一直大动，直弄了小半个时辰，这期间，宫女下身先是如涓涓细流汇出了鲜血，渐渐殷红的血痕浸透了床榻。宫女起先强忍着，最后终于痛哭失

声。李世民此时正在极度兴奋，听见此女的哭声愈觉兴奋。其兴尽之后翻倒一侧，那宫女竟然脸色蜡黄，昏厥过去，被人抬将出去。

李世民歇息片刻，只觉下面依旧涌动着激情，遂再唤太监奉上册子，以图选人。

主事太监观李世民刚才的动静，知道其为服药之故，其阅历甚多，十分老成，不敢再奉来稚嫩的弱女，遂轻声道："徐妃离此较近，将其召来如何？"

李世民想起徐惠那姣好的面庞，点头同意。

片刻之间，徐惠被召入内。她看到李世民那饱满的精神头，与往日的疲惫之态反差甚大，不明白到底是何缘故。

李世民轻轻抱过徐惠，伏在其耳边说道："惠儿，朕今日服过长生丹药，感到心舒体盈，因想与你共度良宵。"他不待徐惠问询，自己先露了底儿。

那罗迩娑婆寐在京城中炼药动静甚大，持续近一年时间，京城中无人不晓，徐惠自然也有耳闻。后宫之中，徐惠毕竟为有见识之人，对此不以为然。她听说李世民已服过药，叹道："妾知道丹药其实无益，陛下以往亦深恶痛绝，缘何如今又信之呢？"

李世民道："丹药其实亦有妙处，不可一味弃之。朕近来身体一直不好，今日服了丹药，已见了效用。"

徐惠微微摇了摇头，心道一样的理儿，为何差异如此之大？这时，李世民的大手在她的身上开始摩挲起来，其虽被李世民宠爱，然临幸的次数毕竟不多，现在心里渐渐升起热望，身子也变得瘫软起来，遂不自禁地轻轻褪去身上的亵衣。

李世民今夜梅开二度，其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番疾风暴雨，徐惠起初还沉浸在享受之中，到了最后也经受不起，眉头微微皱起，心中盼望李世民能够早点结束。

到了子夜时分，李世民方才一泻如注。他颓然滑下徐惠的身体，侧躺着缓缓喘息，其头上大汗淋漓，可见已尽了全力。

徐惠现在乐苦参半，她待李世民气息稍平，轻轻舒展玉手抚摸李世民的手臂，关切说道："刚才陛下说与妾行房，今夜已是第二次。妾听说，色欲其实为利斧，最伤身体。陛下如今年龄非复青壮之时，宜节制房事，不可接连临幸。"

李世民微闭双目，并不直接回答，过了片刻方才缓缓睁开眼睛，先用手梳理徐惠那略显紊乱的鬓发，再轻轻抚过其有些汗珠的脸庞，最后将其手停驻在她的胸前，爱怜地说道："惠儿，朕明白这个道理。然人生乐事，无过于此，让朕如何能够割舍得开？太医令曾对朕说过，房事是否过度，以第二日身子是否疲劳为准。朕今夜临幸二次，意犹未尽，可见并不过度。嗯，朕有些困了，来吧，我们就此睡过。"

帐外的宫女闻声将灯烛光线调暗，徐惠顺势滚入李世民的怀抱之中，枕着其臂膀，渐渐沉入梦乡。

从此夜开始，李世民每晚服食一粒丸药，该药果然有效，保持李世民的性欲极度旺盛，基本夜夜都有美女侍寝。到了白日，李世民的精力颇旺，可以临朝视事，臣下纷纷恭维道："天竺丹药灵验如神。"李世民闻言，心中甚喜，转对那罗迩娑婆寐又赏赐一回。

转眼间到了四月中旬，日子一日热于一日，又到了避暑的时刻。此时，阎立德奉旨建造的翠微宫新成，李世民今夏不去玉华宫，带领李治、长孙无忌、褚遂良、薛仁贵等人驾临翠微宫。随行之人中，自然少不了那些明艳不可方物的后宫妃嫔。

李世民一路劳顿入了翠微宫，想是因为一路颠簸，其入宫后感到有些疲惫，无心观看宫内外的美景，晚膳不久即沉沉睡去，也没有召人来侍寝。睡了一夜，第二日起来后感到精神有所恢复，虽不能跨马出外狩猎，还是兴致勃勃地在宫内外巡视了一圈。到了晚间，其在温泉里沐浴，想是因为温水的滋润，让他又想起那些肤如凝脂的美女身体来，于是他让太监唤来新进的龟兹美女来侍寝。

翠微宫含风殿内，凉风习习，红烛劲烧，红纱帐里，一丝不挂的龟兹美女如一条小白鱼一般，静等大唐皇帝前来临幸。李世民对自己当初遣走那几名龟兹美女甚为追悔，现在观见阿史那社尔选来的美人，一点都不比上次的差，其心内大喜。一番缱绻之后挺直而入，其心中美妙乐不可言。于是，他很快一泻如注，然而事到中途，他忽然感到下体刺痛，其流出的精液无止无歇，他大叫一声，翻身倒撞榻上。只见其下体

流出的非为白色的精液，而是殷红的鲜血。

龟兹美女见状大惊，不知所措，只好大哭起来。

再看李世民，已昏厥过去。

含风殿顿时惊闹起来，李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很快步入殿中。李治毕竟少遇如此突发之事，他看到李世民昏倒在榻上，下体还流出鲜血，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味地流泪。长孙无忌还算镇静，其将手探在李世民鼻下，觉得还有气息，心里一宽，急令御医们紧急救治。

御医们不知病因，不敢胡乱用药。他们手脚忙乱，试用针灸、热敷诸法，力图先把李世民弄醒再说。

如此折腾了小半个时辰，李世民方才睁开无神的双眼，然无力说话。

一时间，翠微宫里外忙作了一团，自京城至此的路上，络绎不绝地行走着各地名医以及负药之人。太医令把太医署之人悉数召来，以就地会诊李世民病情，对症下药。

经过数日诊治，李世民的病情渐渐稳定下来，其虚弱的状况依旧，然下体不再流血，可以开口缓缓说话。

初夏的炎热渐渐弥漫开来，尤其是午间阳光直射时更显酷热，然翠微宫内清凉如春。李世民来此避暑，本意想来享受这些清凉以及幽静，不料突发此病，其体内有着无尽苦楚不说，身上还冒出一层又一层的虚汗，实在难有避暑的趣味。

经过这番折腾，人们忘记再给李世民服用丹药。这日晚间，宫女奉上丹药请李世民服用，一旁的长孙无忌和太医令急忙奏道："陛下，此药不用也罢。"

御医们遍索李世民的病因无果，最终怀疑到丹药身上。太医令悄悄向长孙无忌说道："那天竺术士所炼丹药，名为延年益寿之丹，其实为春药。皇帝上了年纪，经此猛药一激，御女无度，由此耗尽了精力，终于酿成大病。唉，若下官所言不错，再想调治皇帝此病，实在太难

了。”长孙无忌道：“皇帝从此停药，再以法调治，难道也不成吗？”太医令答道：“皇帝去年服用天竺方士的丹药，已种下病根。下官听说皇帝服用一段时间后，其丹药已经无功，可见此药已耗尽皇帝精力。此次再下猛药，将皇帝仅余的一点精力悉数耗尽，并引发下体流血，可见此药实在太猛。若以药石延治，下官恐怕皇帝体内无以接引。”

于是，长孙无忌和太医令从此将丹药视为李世民病情的罪魁祸首，现在看见宫女奉药，不禁同时谏止。

李世民无神地看着这粒黑黝黝的药丸，心想自己因服此药，一月来享受了多少快乐，而现在突发此病，恐怕此药也立了“大功”，遂轻轻说道：“不用也罢。”他环视了众人一眼，又无力说道：“无忌留下，你们都出去吧。”

太医令等人躬身退出殿外，李世民唤道：“无忌，来，坐到我身边来。”并轻轻抬起手来，指向自己的身侧。

长孙无忌虽为国舅，亦知规矩，说什么也不敢坐在龙榻之上，自己搬过来一张圆凳放在榻前，与李世民面对面坐下。

李世民微闭双目，沉默片刻，然后缓缓说道：“无忌，你们说得对，看来确实为此药惹的祸。这些日子，我感到精力四泄，身子软绵绵没有一点力气。唉，我恐怕难逃此厄了。”

长孙无忌流泪道：“陛下怎么说出这等话？人生一世，孰能无病？大凡疾病来势汹汹，而去病如抽丝，陛下慢慢静养，终有一日会好起来。”

李世民费力地摇摇头，说道：“唉，去岁我与玄龄等人诀别，看到他们躺在病榻上的难受劲儿，其实不知他们内心的真正苦楚。我如今躺在这里，方才体味到了他们当时的心境。无忌，我身子苦楚，然神志尚清，知道大限将至。看来魏徵说得对，为君主者权力无限，要想治国有方，须克制己欲。二十三年来，我努力克制己欲，终于造就一个花花世界。可是呀，自从嘉敏逝后，后宫无人主持，我在后宫可以恣意纵欲，无人敢谏，最终酿下祸端。”

长孙无忌恨恨地说道：“都是这名招摇撞骗的老儿惹的祸，还有那王玄策，自作聪明将其引来。陛下，臣传令大理寺，要将此二人治

罪。”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你就是将此二人杀了，难道能治好我病吗？何况，杀了他们，世人定会说我的病由他们而起，更为不美。”

王玄策和那罗迩娑婆寐因此逃过一劫。数日后，崔敦礼奉令封停药场，并令那罗迩娑婆寐即日离京回国。那罗迩娑婆寐正为李世民炼制下年丹药，其在京吆五喝六，风光无限，好不畅快。现在突然被逐出京，不明其原因，遂向崔敦礼问询。崔敦礼其实亦不明就里，只好说道：“让你走你就走，何必啰嗦！这里有为你备好的盘缠，若再不走，瞧我不把你乱棒打出京城才怪！”一年多的时间里，崔敦礼被此名老儿折腾得七荤八素，此时方出了一口恶气。

那罗迩娑婆寐见不是势头，遂带足一年来攒好的珍宝财物，仓皇离京。可叹李世民一生英雄，最终将性命断送到此名老儿手中，实在可悲可叹。为了不使国人及天竺人传为笑柄，竟然隐秘将此名老儿礼送回国，不加治罪，未免迂腐可笑。

李世民在含风殿内苟延残喘。这日傍晚，李治轻步进入殿内向其禀报，李靖于昨晚在宅中逝去，时年七十九岁。

李世民闻言，眼圈一红，叹道：“又去了一个！”李靖一生建功无数，为大唐立下了大功，其军机兵法冠盖天下，隐然成为与孙子并列的兵法大家，其所著《卫公兵法》堪与《孙子兵法》媲美。李世民对其相当推重，然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李靖不肯投奔李世民阵营，使李世民一生对此事耿耿于怀，一直对其有所防范。现在闻听其死，心中忽然觉得为之一轻，李靖的诸般好处又浮上心头，遂对李治道：“传旨有司，赠其为司空、并州都督，谥曰景武，可给予班剑、羽葆、鼓吹待遇，让其陪葬昭陵。”

李靖因此获得了无尽的哀荣。

李世民说完这句话，忽然又怔怔地缓缓说道：“去岁玄龄等人陪葬昭陵，今日药师兄又将前去为伴。治儿，瞧如今的光景，我离大限之日已经不远，也该和你母后及诸大臣黄泉会面了。”

李治闻言大哭道：“父皇怎能说出这等不祥之语？父皇如今正在壮年，一场小病何足道哉，父皇难道忍心把儿臣孤零零地撇在世上？”说

罢，伏在李世民身上大哭不已。

李世民伸手擦去李治眼泪，说道："不许哭！"李治急忙止住抽噎，李世民接着道："我早就说过，这副重担迟早要落在你的肩头之上。经过这一段历练，你成熟了许多，将来再有你舅舅等人辅佐，那是不会错的。治儿，人寿夭有期，为父为母者终有一日要离儿女而去，此为无法更改之事。你天性仁孝，定会长期想念，我与你母今后长眠地下，则心中足矣。"

李治依旧轻轻啜泣。

"如今国内事务已入正道，四境安定，你可在大臣辅佐下，依《帝范》所教行事，应该不会有偏差。"李世民说到这里，心中忽然有些隐隐不安。他停下不说，凝神思索不安来自何处，过了片刻，他从李靖之死想起李世勣来，方才知道来源，遂说道："治儿，我一生推崇光明之举，不行阴谋权术之事。缘何如此呢？我平定天下又进位天子，文才武功卓著，天下之人不敢有觊觎之心。你自小长于深宫，不识人间深浅，难有我的际遇及威信，不过你今后在无忌等人辅佐下，终无大碍。然有一人，你不可不防。"

"不知父皇所指为何人？"

"兵部尚书李世勣。"

"李尚书行事谨慎，又屡立大功，他难道敢有异心吗？"

"他现在没有，将来也许没有，然他才智有余，又为勋臣，手绾兵权，若不能防患于未然，则有迹可循时，无法克制！嗯，我一生不行权术之事，为了你今后皇位稳固，也只好来一遭了。"

"请问父皇，该以何法制之？"

"我若有一口气在，他不敢有任何异动。然我死后，你对他无一丝恩德，时间久了，定有变数。这样吧，我明日下诏黜之，若其接诏后不发一言，立刻赴任，待我死后，你可擢其为尚书左仆射，并亲之任之，可为你所用；若其接诏后徘徊顾望，不肯赴任，你可遣薛仁贵立即擒之，当场斩杀，以绝后患！"

李治当然言听计从。

第二日，薛仁贵领从人携带李世民诏命奔赴京城，他们来到兵部衙门，当堂向李世勣宣读圣旨。李世勣听到圣旨中贬自己为叠州刺史，他跪在地上不禁大惊。因为自己现在虽为兵部尚书，然贞观十九年时被授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实为宰相职，现在自己并无过错，却一下子被贬为正四品下，他一时难明其意。

薛仁贵宣读完圣旨，将之交给李世勣，李世勣双手接过，问道："薛将军，圣上还有其他言语吗？"

薛仁贵摇摇头，说道："下官今晨拿到圣旨，即飞骑前来向李大人宣读，并不知其他言语。"薛仁贵所言并不是谎话，他确实不知道为何原因将李世勣贬官，一路上还为此纳闷。至于后面的隐情，他不敢向李世勣托出。其临行前，长孙无忌将他召到一间密室里，吩咐道："你午前须赶回京将圣旨向李世勣宣读，日落之后，他若还在京中，可持此金牌将其擒拿，并就地斩杀。"说罢，交给薛仁贵一面代表皇权的金牌。

李世勣又问道："薛将军此来，是专程来宣读圣旨吗？"其边说边立起身来，显得问话很随意。

"不错，下官遵长孙大人之命，前来宣旨。"

李世勣一生用兵多筹谋，其料敌应变，皆契事机，现在突然被贬，实在毫无理由。薛仁贵为皇帝近侍，仅有卫护之责，而无宣旨之职，他却受长孙无忌委派前来宣旨，实在透出蹊跷。李世勣在此一闪念间，已洞悉了李世民的意图，他近日对李世民病情早有耳闻，明白李世民如此做其实为身后事安排。想到这里，李世勣对薛仁贵道："薛将军今日还回翠微宫吗？"

"下官明日方回。"薛仁贵老老实实答道。

"如此，请薛将军上复圣上、皇太子及长孙太尉，就说我深深感激圣恩。现在接了圣旨，立刻往叠州赴任。"

"莫非李大人连家都不回了吗？"薛仁贵见李世勣开始收拾简单的行装，不禁诧异问道。

“是啊，圣上如此紧急下诏，想叠州那里定有要紧事，还是早日赴任为好。薛将军，我要忙于收拾行装，马上就走，如此就不能与你叙话了，请多担待。”

薛仁贵惊讶得张大着嘴巴，想不透他为何如此匆忙。不过如此一来，长孙无忌吩咐自己的事不用办了，倒免了一番手脚。

片刻之间，李世勣已整顿结束，仅带领两名随从，跨上马向薛仁贵拱手作别。

李世民听说李世勣的这番举动，不禁叹道：“唉，他毕竟识破了我的心机。不过他竟然不停顿一下，连家门都不入，未免露出了痕迹。”

李世民自知大限将至，这日将褚遂良唤来，让其代拟遗诏。三日后，褚遂良将遗诏拟成，送入含风殿请李世民过目，此诏写道：

夫天命之重，绿错奉其图书；天子之尊，赤县先其司牧。而功兼造化，桥山之树已阴；业致升平，苍梧之驾方远。至于平寇乱、安黎元、洒洪灾、攘大患，黄帝之五十三战，商汤之二十七征，以此申威，曾何足算！昔者乱阶斯永，祸钟隋季，罄宇凝氛，曀昏辰象，绵区作梗，摇荡江河。朕拂衣于舞象之年，抽剑于斩蛇之地，虽复妖千王莽，戮首軘軘车，凶百蚩尤，衅尸军鼓。垂文畅于炎野，余勇澄于斗极。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再维地轴，更张乾络，礼义溢于寰瀛，菽粟同于水火。破舟船于灵沼，收干戈于武库。幸李卫霍之将，咸分土宇；缙绅廊庙之材，共垂带绶。至于比屋黎元，关河遗老，或赢金帛，或赉仓储。朕于天下士大夫，可谓无负矣；朕于天下苍生，可谓安养矣。自栉风沐雨，遂成弭诊；忧劳庶政，更起沉疴。况乃汉苦周勤，禹胼尧腊，以矜百姓之所致也。道存物往，人理同归，掩乎玄泉，夫亦何恨矣！皇太子治，大孝通神，自天生德，累经监抚，熟达机务。凡厥百僚，群公卿士，送往事居，无违朕意。属纩之后，七日便殡。宗社存焉，不可无主，皇太子即于柩前即皇帝位，依周汉旧制。军国大事，不可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文武官人三品以上，并三日朝晡哭临，十五举音，事毕便出。四品以下，临于朝堂。其殿中当临者，非朝夕临，无得擅哭。诸王为都督、刺史任者，并来奔丧。其方镇岳牧，在任官人，各于任所举哀三日。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昔者霸陵不掘，则朕意焉。太原无从人见在者，各赐勋官一级。诸营作土木之功，并宜停断。

褚遂良体会李世民心意，拟诏时数易其稿，逐字斟酌。李世民阅后非常满意，说道："可在'诸王为都督、刺史任者，并来奔丧'一句之后，加上'濮王、莱王，不在来限'。"

褚遂良急忙答应，当即在稿上注上此八个字。李世民不让李泰回京奔丧，深怕昔日魏王党再有异动，如此对新皇帝不利。

李世民闭目养神一会儿，然后睁眼说道："遂良，此诏拟得过于华美，像其中所言：'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又曰：'朕于天下士大夫，可谓无负矣；朕于天下苍生，可谓安养矣。'后人若见此等词句，定会讥朕自我吹嘘。你应该知道，此诏虽由你所拟，毕竟为朕之言语，对其中溢美之处，可以略作改动。"

褚遂良急忙答道："陛下，臣拟诏之时，往往笔悬纸上难以下笔，深恐不能表达全貌。臣下笔之时，实际上已将陛下之功抹去不少，若再加改动，臣实在不敢奉旨。"

李世民此时无力多讲，就轻轻挥挥手说道："朕有些乏了，你下去吧。此诏就如此定稿，待朕宾天之日，可立即颁行天下。"

"陛下……"褚遂良听到"宾天"一语，顿时泪如泉涌，有心想说话，终久不敢再说，遂躬身退出殿外。

李世民的担忧其实为多余的，后世史家写此，由衷赞道："甚矣，致治之君不世出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类，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世人常常爱求全责备，然后人提起李世民，往往多溢美之言，对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于远"等诸多所谓的缺失，常常视而不见，由此可见后人对其极为爱戴。

李世民一日又一日躺在含风殿内，身上苦楚未有一丝减轻，反而日益加重。御医们百般调治，终久束手无策。李治向长孙无忌说道，不如将李世民搬回京城诊治，也许会有结果，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说李世民如此虚弱的身体，哪儿经得起如此折腾？

五月过后，李世民的身子更糟，其周身浮肿，面孔肿得变了模样。长孙无忌见诊治无效，对太医令大发脾气，骂道："你们往日里自恃医术高明，圣上如今有病，你们怎么越治越糟？哼，圣上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定要问罪你们。"

太医令也无计可施，心道皇上食丹中毒，无药调治，怎能独怨我们！长孙无忌现在权倾朝野，当此盛怒之时，他不敢与其犟嘴，只好小心回答，然后再苦思疗法。

其实李世民到了现在，任何药石用在他身上也毫无功效，其强撑至今，无非靠其肌体自身维持罢了。到了五月八日，李世民召长孙无忌入殿，想独自对他说一些要紧的话。孰料长孙无忌一进殿门，看到李世民那令人撕心裂肺的模样，不禁悲从心来，就此呜呜大哭起来。二人从小为伴，后来又成为至亲，诸般情谊混杂在一起，非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费力地抬起手来抚在长孙无忌的面庞上，替他拭去泉涌似的泪花，叹道："无忌，我唤你前来，有大事要说。你如此哭哭啼啼，我们如何说话？"李世民说完，忽然明白长孙无忌如此大哭，实为悲己将与之永诀，也不禁哽咽起来。

长孙无忌大哭道："陛下……陛下……臣见到陛下如此模样，实在心痛如割……"

李世民此前与人诀别时，其最大痛处即是今生再难与人相见。现在自己病重，心里早知道离辞世不远，与长孙无忌等人相见的时辰无几。那一时刻，他不禁悲从心中来，也陪着长孙无忌流泪不已。

他们相对而泣，实在无法说话，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方才止住哭泣。然经此一折腾，李世民又耗去许多精力，没有力气对长孙无忌说话，遂让长孙无忌退出，说道："我今日歇息歇息，你明日带治儿和遂良入殿说话。"

第二日为五月九日，李治、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三人早早地候在含风殿之外。殿内，太医令带人正为李世民侍候汤水。

过了半个时辰，太医令等人方才出来。太医令将长孙无忌拉到一边，小心说道："瞧圣上的光景，今日很不好，你们入内后拣要紧的话说，不能让圣上耗力太多。"

长孙无忌点头答应，与二人一起入内。

李世民躺在病榻上微闭双眼，看到三人入内，轻声道："你们来了，我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说。"

李治不禁轻轻啜泣起来。

李世民轻轻地摇摇头，说道："不可再哭！"李治急忙止住哭声。李世民目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示意二人靠近一些，将手抬起拉着二人之手，殷切地说道："我自知大限将至，今日召你们来，要将大事托付给你们。"

"陛下……"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心里非常明白李世民离死不远，有心想再宽慰几句，又觉得于事无补，唯有流泪不止。

李世民费力地抬起右手指了李治一下，说道："你们当初言称治儿仁孝，极力推荐他继为储君，我遂群臣之意立治儿为皇太子。治儿入东宫以来，勤勉学习，练达政事，堪称仁孝，可为大唐天下之主。无忌、遂良，我此刻心中有千言万语，然无力说出。一句话，治儿毕竟年轻，你们今后要好好辅佐他，将天下事办好。"

两人心里明白，皇帝临终之前，指明自己为顾命大臣。长孙无忌既为勋臣又为国舅，当然为顾命大臣；而褚遂良为朝中新贵，新进位为中书令，却能成为顾命大臣，他事先实在难以想到。两人齐齐地跪在榻前，向李世民叩首道："臣遇此大恩，愿尽心竭节，鞠躬尽瘁，全力辅佐太子。"

"起来吧。自今日开始，你们二人就依此办事。"李世民又将目光视向李治，说道："若无忌、遂良在，你勿忧天下！"

李治也跪下叩首道："儿臣奉旨。儿臣今后每遇大事，定事先与其商量。"

李世民让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其实他心中还有一个人，即是被贬出京的李世勣。后来李治即位，果然召李世勣回京，授其为尚书左仆射。有此三人辅佐李治，保证了大唐延续贞观年间的做法，使大唐国势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势头，后世称此段史事为"永徽之治"，此为后话。

李世民说完这些话，已大汗淋漓，无力多说。这时，他又忽然想起一件事，对褚遂良说道："无忌随我多年，忠心耿耿，我有天下，多其力也。只是他性格耿直，不知世人心内幽暗。我死以后，你要多替无忌操些心，不能让小人进谗言以毁之。"

褚遂良躬身领旨，然心里纳闷，长孙无忌现在实为首辅，又为国舅，何人敢打他的主意？

李世民一生识人用人，实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现在嘱咐褚遂良让他保护长孙无忌，实在大有深意。后来李治即位，武媚娘渐渐专权，许敬宗也在朝中大行其道，许敬宗秉持武媚娘的意思，捏造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意图谋反，一下子扳倒了二人。这样，褚遂良自身难保，更谈不上保护长孙无忌，则李世民可谓一语成谶。

三人见李世民神情疲惫，无力说话，遂躬身退出。李世民这时又忽然想起一事，唤回李治，嘱咐道："我死之后，你千万将《兰亭序》放入墓中。我一生独爱此帖，就让它陪葬吧。"李治含泪答应。

是夜，李世民崩于含风殿，终年五十二岁。其死后，有司为其上谥号曰文皇帝，庙号曰太宗，后世从此称李世民为唐太宗。

李治遵从李世民遗愿，将《兰亭序》放入其墓室枕前，并将其母长孙皇后与李世民合葬一起。这样，李世民一生最爱的人和最爱的物件，从此又归于一室。

墓室前，镶嵌有六块石画，即是有名的《昭陵六骏》。

李世民驾崩，天下闻此噩耗皆为之举哀，四夷之人入仕于朝者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他们依本族风俗剪发、劈面、割耳，以致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人痛哭流涕，向李治请求，要求杀身殉葬，李治坚决不许；松赞干布闻听此讯，极为哀伤，以婿礼遣使吊祭，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李世民灵前，并致书长孙无忌，表示效忠李治，其中写道："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李治感于这些人对父亲的一片忠心，就召来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二人，让他们画出归附中国的十四位外国君长之像，再琢石为像立于昭陵之前，此十四人为：

突厥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

突厥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

突厥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

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夷男；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女）；

吐谷浑乌地也拔立豆可汗诺曷钵；

龟兹王左骁卫大将军诃黎布失毕；

焉耆王左卫大将军突骑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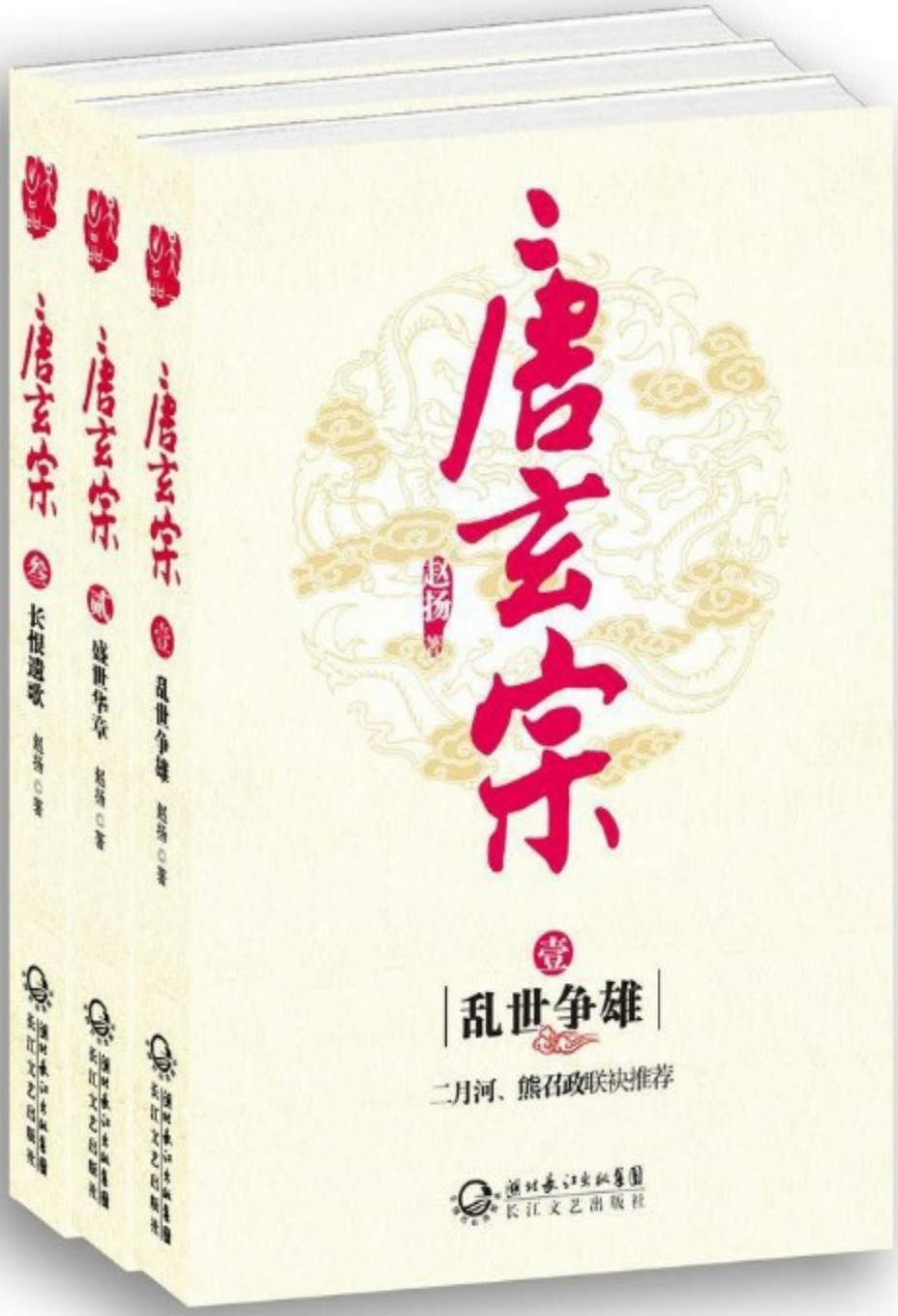
于阗王右骁卫大将军伏阇信；

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麴智勇；

婆罗门帝中天竺王阿罗那顺；

林邑王范头黎。

贞观二十三年六月，李治即皇帝位，即是后世所称的唐高宗，次年改元为永徽元年。


唐玄宗
赵扬 著
壹
乱世争雄
二月河、熊召政联袂推荐
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唐玄宗（全3册）

作者：赵扬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卷
引子
第一回 君臣登高宣婚期 阿瞒卜筮观吉礼
第二回 韦皇后强插亲信 李令月霸占水碾
第三回 皇帝赐婚嫁乳母 阿瞒赴宴结新识
第四回 韦皇后频显祥瑞 庸皇帝两较毬艺
第五回 贪墨官利令智昏 冷御史强项弹劾
第六回 姑侄联话谈朝闻 新池欢宴献诗词
第七回 冷御史宫石殒命 庸皇帝寝殿暴崩
第八回 立遗制顿生波澜 图安危萌发玄机
第九回 韦皇后临朝称制 李隆基来福逢源
第十回 劝革命情真意切 决反水密鼓紧锣
第十一回 钟绍京暮启宅门 李隆基夜战禁宫
第十二回 祸首贼臣大浪去 新贵贤者逐波来
第十三回 李旦荣登皇帝位 长兄固让太子座
第十四回 制流言皇帝图治 逐良臣公主弄权
第十五回 去烦乱太子监国 遭放逐公主撒泼
第十六回 孤太子伤春寂寥 勇公主弄巧成拙
第十七回 阿瞒晋位新皇帝 张醉酒透机密
第十八回 李旦疑虑持两端 公主决然建数策
第十九回 献佩刀张说明志 受嘱托知古言密
第二十回 李隆基再战禁宫 红妆女永绝朝局
第二卷
第一回 唐皇思治忆贤者 张说识机策功臣
第二回 骊山讲武树君威 渭川会猎拜新相
第三回 罢冗官机锋暗藏 贬功臣苦心图存
第四回 减奢费宫廷焚玉 明秩序姚崇施政
第五回 逐功臣再放藩王 涌暗流数探河南
第六回 固边疆皇帝忧心 灭蝗虫姚崇发力
第七回 挫兵变施恩宽宏 立太子图安济世
第八回 闻惊变调臣遣将 赐衙居施爱示仁
第九回 花萼楼兄弟同欢 逢大赦姚崇识机

第十回 姚崇真诚荐宋璟 皇帝花间遇倩女
第十一回 武惠儿承恩侍君 宋丞相守正谏帝
第十二回 郝灵佺献头邀功 王毛仲力荐张说
第十三回 理赋税朝廷括户 识虚实张说检兵
第十四回 皇帝迁居兴庆宫 宋璟惹怒贵宦家
第十五回 李隆基力护宋璟 李林甫屡拜张说
第十六回 后宫幢幢显暗影 宋璟殷殷斥恶钱
第十七回 禁恶钱波涛汹涌 平怨愤丞相频易
第十八回 宰相新成三驾车 张说问兵朔方城
第十九回 张说计赚张嘉贞 姚崇智擒张道济
第二十回 新官上任三把火 旧妇失位九魂归
第二十一回 集贤殿群英荟萃 勤政楼君臣聚谈
第二十二回 张丞相用人分明 王忠嗣挥兵如神
第二十三回 王猛观礼惹祸端 张说热灶议封禅
第二十四回 张嘉贞发怒闹宴 双丞相率众累言
第二十五回 李林甫识机入职 集贤殿君臣定礼
第二十六回 武将联姻喧喜宴 泰山封禅耸奇观
第二十七回 京城热议“泰山”力 张说冷遭御史功
第二十八回 高力士巧舌如簧 李林甫偃旗息鼓
第二十九回 频易宰相走马灯 夺哀九龄回京城
第三十回 九龄谏圣存心结 禄山脱罪埋隐患
第三卷
第一回 张九龄累言招烦 武惠妃招婿娶媳
第二回 李林甫迭出妙计 武惠妃错使昏招
第三回 施连环林甫上位 贬荆州九龄聚谈
第四回 皇帝一日杀三子 惠妃数月失九魂
第五回 李亨走运升太子 皇帝施蝶选美人
第六回 李林甫励精图治 温泉宫歌舞传情
第七回 玉肌美艳女道士 鼓舌藏奸李林甫
第八回 霓裳羽衣绕宫苑 灵符祥瑞致新元
第九回 七月七日长生殿 暮春三月广运潭
第十回 杨玉环终成贵妃 李太白诗冠长安
第十一回 李白赞妃清平调 贺公求道辞东归
第十二回 吉温衔命赴北境 适之携将宴曲江
第十三回 京城无端兴大狱 贵妃伤怀首出宫
第十四回 杨钊投机获官阶 李白漫游邀杜甫
第十五回 君王惘识安禄山 权相欲谋王忠嗣

第十六回 折粮换绢入左藏 遭诬兴狱去良将
第十七回 诸番将守境戍边 杨国忠承宠荐人
第十八回 安禄山迭立边功 杨国忠扳倒王
第十九回 杨贵妃再出宫苑 李林甫重使阴招
第二十回 李林甫病入膏肓 安禄山功至荣宠
第二十一回 宰相再易两重天 南诏平乱六万兵
第二十二回 国忠嫉恨安禄山 禄山再入华清宫
第二十三回 安禄山伺机谋反 封常清痛失洛阳
第二十四回 促战溃败失潼关 闻惊仓皇弃长安
第二十五回 香魂归葬马嵬坡 太子北驰灵武城
第二十六回 太上皇月下忆昔 古栈道霖雨闻铃

第一卷

引子

三月的神都洛阳逐渐姹紫嫣红起来，宜人的春风先是吹绿了洛水，接着沿岸的树木露出了新芽儿，花苞也次第绽放，很快，全城乃至郊外都淹没在一片春色之中。岁月慢悠悠地挪动着脚步，宽容地将人间的钩心斗角与残杀屠戮包裹起来，四季轮转，物是人非。

这日为望日，是武隆基（武则天登基为帝，封李旦为皇嗣，皇嗣一家自然不能姓李，从此便改姓武了。原来的李隆基即为武隆基）等兄弟们朝见祖母皇帝的例行日子。太阳初升的时候，八岁的武隆基步出门外，坐入华丽的安车之中。

这时的武隆基无疑是一位小帅哥儿，一双澄澈的大眼睛配上剑眉，使其圆脸儿显得更加活泼，修长的身材以及柔软的小手，再配以那身合体的亲王服饰，是一个人见人爱的角色。他素爱洁净，周身衣饰尤其是上朝用服清洁如新，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即使身边的仪卫仆役服饰，乃至车饰用具，他都要求保持整洁。

武隆基坐上车儿，向车夫说了声："走吧。"车儿开始转动毂轮，两侧的六名仪卫紧随车儿驶过坊间，然后左转驶上洛水桥。桥北即是宫城的端门，按照规制，亲王之车可以驶入端门，到了明德门前舍车步入内宫朝见皇帝。

很快，车儿进入了端门，其向明德门行驶过程中，车子被人拦住，武隆基探头观看，就见一人满面怒色地在那里呵斥。

此人名叫武懿宗，现任金吾将军，负责宫内禁卫，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是女皇的本家侄儿。

武懿宗一早即在应天门前巡查，自己的姑母当了皇帝，使开国近百年的李唐王朝换了旗帜，皇姓也改为本家武姓，其心中的得意不言而喻。

这时，他看见一辆安车驶入端门，识得这是亲王之车。然此车颜色鲜艳如新，两侧的六名仪卫也威武严整，车儿入门前并未减速，径往明德门驶去。武懿宗见状心里不是滋味，遂斜刺里上前拦阻，心中怒道："什么人如此无礼？亲王之车入宫皆缓缓而入，且将仪卫留置端门前，哼，谁这么大胆儿？"武懿宗拦下车儿，看到武隆基探出头来，遂将刚才所思呵斥出来。按照他的思路，这名小孩见到自己疾言厉色，肯定会吓得屁滚尿流滚下车来。

武隆基的表现却相反，他哼了一声说道："宫中的礼仪师傅告诉我，亲王仪仗和随从可以至明德门前，什么时候又改了规矩？我急着去朝见圣上，车儿这样行走也不快，有什么不对？"

武懿宗张张嘴又复闭上，想想也是，其他亲王入宫许是畏惧皇帝威势，所以低调为之，这名小孩儿这样做也符合规制。此时，他的心里忽然又有一股无名火起，心道，现在是我武家天下，你这名小孩儿还不姓了我家的姓，有什么值得张狂，遂怒道："小孩儿懂什么道理？你如此喧哗容易惊扰了圣上，就是不该！"

武隆基剑眉耸起，也怒道："这是我家的朝堂，碍你什么事儿？你哪儿来的胆子，竟然敢拦阻我的车骑！"说罢，他夺过车夫的鞭子，"啪"的一鞭，驱动马儿行走。

武懿宗急忙躲闪，眼睁睁地看着车骑驶到明德门前。

武则天当初还没有当上皇后的时候，已经着手建立宫内的信报系统，现在当了皇帝，其宫内宫外信报系统更加完善缜密，很快，这件小事儿就传入她耳中。武则天这日接受群臣和诸王朝拜，处理一些重大政事，转眼时辰已过巳时。她立起身来，转对身侧的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说道："嗯，有点乏了，我们到水边走一走。婉儿，你传旨让皇嗣的三郎也过来。"

一行人随着武则天出了应天门，一名宫人早已领着武隆基候在那里。武隆基此时明白祖母的威风，没有了一早时的飞扬之气，小心恭谨地迎候。武则天意欲从端门之侧登上城墙，即可以俯瞰洛水及沿岸风景，因而不用车仗，身后仅有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跟随，以及一众宫娥持罗伞团扇簇拥。

引子看见孙儿，武则天寻常严峻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丝笑意，招手

道："三郎，过来。"

武隆基乖觉地走过，傍在太平公主身侧行走。武则天见状又是一笑，心想这孩儿毕竟和女儿接触较多，那份亲热还是掩藏不了的。

武隆基降生于宫中，打小就处于半幽闭状态。随着年岁渐长，其面对的仅是父母兄弟，读书便成了基本要务。闲暇时，武隆基与一帮乐工混得很熟，渐渐深谙音律之学。至于与外界的接触，几近于无。其母家之人实难入宫相聚，其几个伯父接连被废，唯有这名姑母，那是可以言笑无忌的。换言之，武隆基别无选择，只有把对父家的亲情寄托在这位美貌的姑母身上。

太平公主也很喜欢这名粉装玉裹的小帅哥儿，她边走边拍着武隆基的头顶，说道："三郎，听说你今儿入宫又淘气了？"

武隆基扑闪扑闪大眼睛，那里面透出的是天真无邪的眼光，回答道："太平姑姑，没有呀，侄儿今天入宫就是朝见圣上，你当时也在身侧呀。"

武则天笑对太平公主道："别吓到小孩儿，这个三郎，还是蛮有趣味的。"

武则天今日的心情实在很奇异，颇有些享受天伦之乐的老祖母的心性。究其一生，温情与亲情实在与她不搭界，为了谋夺皇后之位，她可以扼杀初生的女儿嫁祸于王皇后；为了扫清自己登上皇位的障碍，她可以迭施诡计废掉儿子的太子或皇帝之位，并将两个大儿子斩草除根。这日听到孙儿斥责侄儿的事儿，她忽然来了兴趣，许是触动了女人心底那根柔弱的亲情之弦，于是就有了这次出行。

日头此时已近中竿，春日的阳光微醺醺拂过黛色的神都，光照落入碧波荡漾的洛水中。急流处可见白色的光亮，鱼儿在陡水处间或跃起，与岸上的绿树鲜花相映，成就了一派春和景明的好景致。

武则天一行漫步城墙之上，缓缓地欣赏眼下的风景，武隆基乖觉地随着太平公主行走，知道不能多嘴。走至转弯的墙垛之时，可以看到西方的天际，武则天忽然停下，转身对武隆基说："三郎，最近又读些什么书呀？"

武隆基答道："陛下，孙儿自新年后，已开始读《礼记》了。"

太平公主说道："三郎最为聪颖，小哥们一起读书，他往往领悟最快，因而闲暇时候很多，常与乐工混在一起，现在已能敲得一手好羯鼓。"

武则天呵呵一笑，说道："好呀，能操羯鼓？三郎，得空操演一番给我们听听。"

这时的武隆基，还能享受到武则天及太平公主的万般宠爱，因而也可以应对自如。而武则天自从当上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采用酷吏来翦除异己，像今天这样悠闲出外赏花吟诗的时候实在不多，尤其与孙儿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温情实为罕见。

然而好景不长，此后，武隆基一家的命运，便在风口浪尖之上风雨飘摇。

先是皇嗣武旦的两个妃子（其一为武隆基生母）被人诬陷对武则天施行厌胜之术，入宫拜年之时，便神秘失踪，尸骨无存，两个妃子的娘家人也被贬流放。武隆基兄弟被降为郡王，"入阁"幽闭深宫。数月后，又有人密告皇嗣谋反，幸得一名叫安金藏的乐工剖腹明志，才使得皇嗣一家留住清白，得以幸免。

直到"神龙政变"，太子武显登基，复国号为"唐"，还姓为"李"，还都于长安，李隆基才恢复了原名。

而此刻，权倾天下的武则天永远也不可能想到，这个偎依在自己膝下的小儿，将来能够一飞冲天，成为千古一代君王。

她更没有想到的是，震古烁今的"开元盛世"，会在"贞观之治"时隔六十多年之后，渐渐向世人走来……

第一回　君臣登高宣婚期　阿瞒卜筮观吉礼

景龙三年（公元709年），时辰进入了九月，一场初雪下来，凛冽寒气早将长安城浸润透彻。两市平日里堆积如山的薪炭早没了踪影，那些需要购炭之人须赶早市，方能购回些许木炭。

宫城皇家之人，却不用操这份闲心，取暖之物早已备齐。天刚转冷，各殿内用木炭烘之，再加以少许沉香木根，使殿内各角暖气融融，更兼香气袭人。

此时的上官婉儿揽镜作眉，意欲出宫拜见太平公主。

镜中的面容依旧艳丽，然眼角的鱼尾纹告诉婉儿，自己已然步入中年。四十余年的岁月一晃而过，婉儿不禁万般感叹。

上官婉儿的身世颇为凄惨。爷爷上官仪为高宗朝宰相，因不识轻重向高宗建议废掉武则天当时的皇后之位，后被武则天杀掉，襁褓之中的上官婉儿随母亲一起没入掖庭宫内。长大后，上官婉儿不仅生得容貌俏丽，更是继承了祖父的文才，也颇有智谋。女皇惜其才华，让她做了自己的贴身女官，主要负责文翰之事。

十七岁那年，婉儿在天后身边，遇见了新太子李贤。这位新太子是年二十三岁，容止端雅，婉儿正是怀春的年龄，不禁对李贤心生爱意，奈何身在深宫又为天后专侍，心思再多终无用处。她那时幻想，眼下天后身体多病，太子终有继位的一天，届时以自己的才名以及美貌，定能得偿心愿。

然此心愿不久就成为泡影，天后欲成为皇帝，必须搬掉儿子这个绊脚石，于是李贤被废，婉儿只有把心思深藏起来。

眼见自己的容颜渐渐衰退，婉儿越发哀怨。及至李显当了皇帝，因婉儿在其复位过程中建有大功，遂青眼有加，让其掌诏命之事，实有中书宰相之权；又加其为二品昭容，一开始还临幸数次。奈何李显比起其兄李贤实在庸陋许多，不懂得欣赏婉儿的才具韵味，转爱起后宫那些年轻貌美的嫔妃，将婉儿丢到了一边。

已届中年的婉儿早已失去了少女的纯情，在多次目睹了身边血腥残酷的改变后，她明白了权力的好处。然自己为无依无靠的宫中后妃，如何确保自己时刻拥有权力这棵常青树呢？

忆及过往，婉儿又是一番长叹。自从女皇当权，李武两家彼扬我抑，纷争不断。李显当了皇帝，既放纵皇后韦氏专权，又对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家势力友善，婉儿很快发现了其中的结合点，与武三思床笫缠绵之时，二人一拍即可。当初，太平公主曾将自己的男宠进奉给女皇，此

事婉儿尽知，遂想效法一番。某一日，婉儿到韦氏后殿内闲谈，不知不觉谈到男欢女爱一事，谈话渐渐入港，婉儿便将武三思的妙处以炽热的言语烘托出来，惹得韦氏心旌摇荡，不由道："事不宜迟，你把三思召入宫来。"于是一切水到渠成，韦氏、婉儿与武三思以这种关系结成了联盟。

皇帝李显本就畏惧韦氏，现在韦氏又与婉儿、武三思结盟，举目朝中，地位无人可撼。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神龙三年，太子李重俊不堪韦氏等人的压迫侮辱，遂拥兵造反，先去武宅中杀了武三思与武崇训，再闯宫欲杀婉儿。

闻听太子谋反，李显惊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道："这……这还了得！这……这……如何是好？"婉儿素有计谋，遂急中生智，献计道："玄武门楼坚固可守，请陛下皇后等速速登楼，一来可以暂避凶锋，二来可以俯宣急诏。"一行人相偕登上玄武门楼。叛军很快到了门前，李显据楼俯视，直听叛将道："武三思淫乱宫闱，陛下岂无所闻？臣等奉太子令，已诛三思父子，唯宫闱尚未肃清，臣等特来诛杀首恶。"李显问道："谁是首恶？"叛将答道："上官昭容，勾引三思入宫，乃为首恶。陛下若不忍割爱，请速将她交出，由臣等自行处置。"

李显听罢，便回过头来，目视婉儿。

婉儿从李显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冷漠。她知道，若李显认为交出自己可以保全皇位，他会毫不犹豫将自己交给叛军。危难之下，婉儿两颊发赤，涕泪泗流，突向前跪下道："妾并无勾引三思之事，恳请陛下洞鉴。妾死不足惜，但恐叛臣先索婉儿，次索皇后，再次要及陛下。"李显本来反应就慢，再经此一激将，就呆在那里不说话了。由此便赢得了时间，千骑兵马很快赶到，最终杀退了叛军。

后来每忆及此事，婉儿便一阵后怕。心道："若不是自己机警，只怕早身首异处了。"这件事对婉儿震动很大，她没有想到，自己献媚周旋于皇家与武家之间，竟然被外人认成乱政的首恶。

那么，该是向李家宗族示好的时候了。今日去拜见太平公主，本不必亲身而至，不过是通知公主与驸马参加明日的慈恩塔集会而已，按照惯例，由朝中衙署知会即可。

婉儿乘车出宫，很快就到了太平公主府邸前。她抬腿下车，仰头看

了眼那块皇帝御赐的“镇国太平公主府”金字匾额，心间生出一丝敬畏之意。

女皇当政之时，太平公主始终扮演一个乖觉女儿的角色，虽有养男宠的嗜好，仅限于自身的娱乐，绝不踏入权力的圈子。女皇一生识人甚准，多次赞扬公主沉断有谋，类似自己。想是太平公主十分清楚母亲的本领和手段，绝不在母亲面前班门弄斧。然神龙政变之时，太平公主果断出手，她不仅参与了政变前的密谋，更利用与婉儿的交情联络宫女，成为举事成功的关键人物。那么，此次太子政变未遂，其中有没有太平公主的身影呢？此次政变，太子李重俊举事仓促，举止犹豫，很不成熟，似与太平公主一贯的果断作风不合，然世事难料，谁又能理说得清楚呢？想到这里，婉儿不由得心里一紧。

闻听上官昭容入府，太平公主急忙与驸马武攸暨到院中迎候，婉儿见状，急忙敛身拜道：“得罪，婢子何敢劳公主大驾亲迎。”

太平公主年龄与婉儿相仿，然其到了中年，容颜愈来愈像其母。母女二人都生得宽额广颏，双眼皮儿，皮肤白皙，显示出一派富贵之气。闻听婉儿谦让，公主遂言道：“昭容不必客气，你我二人多年的交情，这点礼节是必须的。”其实太平公主言不由衷，当初婉儿在宫内仅是一个女官，确实是一个婢子的身份，然而今非昔比，婉儿已成了皇帝哥哥的二品昭容，又掌诏命有中书宰相之实，出门迎候是必须的。

公主夫妻二人将婉儿迎入中堂里坐定。驸马武攸暨很是乖觉，他招呼侍婢上茶，然后一闪身步入后堂。

婉儿轻抿了一口香茶，赞道：“人言公主最善养生，此茶似是洪州所生，名西山白露，在京城中实为珍品。”

“不愧是上官昭容，连这种小地方所产之茶都能辨别出来。”

“京城中传言，若论茗茶而言，首推公主府。婢子有些纳闷，人言煎茶过程甚繁，缘何片刻之间即能成茶？”

太平公主微微一笑，说道：“我为闲人，只好在这些闲事上多下些工夫。我在中堂之侧，专门辟作一室为茶屋。昭容若有兴趣，请移步察视一番如何？”

婉儿听出了太平公主话里的余音，急忙离座而起，说道："公主如此惠赐方便，万分感谢。"

她们移步进入西侧门内，迎面而来的是清香的茶味。婉儿举目一看，只见室内甚阔，似乎一尘不染，西面墙下排立着数口大缸，以及一排立柜，另外一侧站立着数名素衣婢女，显然是她们完成制茶流程。

婉儿边看边点头，其目光注视到那数口大缸，问道："公主，那里即是贮藏饮茶用水的？缸内存的是何方好水？"婉儿知道，善茗达贵之人往往不饮用京城之水，而是通过驿骑从外地运来。

"此为扬子江南零水。"

婉儿点头，知道此水为饮茶之一等好水。

两人复归座上，经历了这一番闲谈，她们似乎拉近了距离，场面变得有些活泛起来。

太平公主问道："昭容此来，有何见教？"

婉儿见太平公主一直对自己十分客气，扑闪了一下美丽的睫毛，微笑道："公主，婢子前来，乃知会明日赴慈恩寺宴会一事。圣上说了，许久未见公主面，心中甚为挂念。"

"皇兄真是这样说的？"

"不错，圣上说了，若寻常衙署知会，公主肯定不到，因命婢子专程促请。"

太平公主沉吟片刻，声音忽然变得低沉，对婉儿改变了称呼道："婉儿，你我相知多年，当知我不愿插手朝廷之事。眼下为多事之秋，我就是日日坐在家里不交外人，还有小人到皇兄面前多嘴，我闭门不出，正为此意。"

婉儿明白太平公主说的那一档子事儿：太子重俊谋反被杀后，武三思党羽向李显奏言："安国相王及镇国太平公主，亦与太子连谋举兵，请收付制狱。"李显当时正觉草木皆兵，听后觉得有理，准备派吏部侍郎兼御史丞萧至忠进行审讯。萧至忠私下里与太平公主交往甚密，当即谏道："陛下富有四海，难道容不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吗？相王以前为

皇嗣之时，为了将天下让给陛下，累日不食，固请于则天皇后，此事天下人皆知。现在有人想诬陷他们，陛下不可不查。”此后又有许多大臣来保相王和太平公主，李显方才放下不问。那些日子，李旦和太平公主皆战战兢兢，闭门谢客以避祸。婉儿知道，当初对付女皇时，李显李旦兄弟与太平公主结为联盟，步调一致。现在李显当了皇帝，对皇后韦氏和安乐公主言听计从，又和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家势力联手，李旦和太平公主就与皇帝哥哥产生了微妙的距离。

想到这里，婉儿说道：“那是下人构陷罗织，圣上洞察秋毫，公主没必要心事太重。”

太平公主摇摇头并不言语，两个聪明女人对视一眼，彼此都明白对方心意，遂不再多言。

太平公主又转换一个话题：“明日为九月初九，宴会之后肯定又要联诗，又该是你品评天下的时候。婉儿，你知道我不擅为诗，到了如此场面实在为难。”

婉儿恳切地说道：“公主，今日婢子前来，的确因圣上专命促请，婢子以为，明日之会，公主与驸马务必到场，算是顾全了圣上的诏命。至于会后联诗，届时婢子向皇上禀报一下，公主亦可以早退嘛。”

“好，就这样说，难为婉儿的一片心意了。相王明日也与会吗？”

婉儿点头道：“相王肯定与会。明日九月初九，圣上、相王与公主在慈恩寺塔前缅怀文德皇后，当有别种心绪。”婉儿所说的文德皇后，即是太宗之长孙皇后。唐高宗为太子时为了追思母亲建慈恩寺，高宗永徽三年又在寺内建慈恩寺塔。

太平公主点头赞同。她冰雪聪明，已然明白婉儿前来是以知会为托，修好为实。当初婉儿与武三思和韦后厮混在一起的时候，其权倾朝野，那时候是绝不会屈尊来府内拜访的。

然婉儿前来修好到底有何用意呢？现在武三思虽死，朝中的实权格局并未有实质改变，皇帝李显依旧受皇后和女儿的左右，婉儿依然受宠，莫非她现在与韦皇后有了裂隙吗？

九月初九重阳节，向为唐人重视的节日，据说佩插茱萸能避噩运，

所以佳节来临之时，人们要将茱萸插在发鬓上，或将茱萸囊佩系在身上、居所的门窗上，至少各要插着两枝茱萸。是日长安城中，因为遍插茱萸，全城似乎淹没在淡淡清香的海洋之中。

此外，登高、赏菊成为重阳节的重要活动，自太宗朝开始，皇帝是日召集大臣和知名文士一起游赏，然后饮酒赋诗，成为定例。朝中如此，下级官员乃至待试生员等，到了这一日也往往自行结伴游赏，饮酒赋诗蔚然成风。

此年寒气虽来得早了一些，然树上的绿叶并未一下子变黄，虽显凋零之势，依旧绿黄相间；曲江两岸，菊花怒放，远远望去，似两条蜿蜒的金带，煞是好看。

慈恩寺由于坐落在曲江东岸，建成后成为周边的最高点，造就了一个赏景的最佳点。自高宗开始，慈恩寺就成为皇家中和、上巳和重阳三大节日的御用游赏地点。加之其又是高宗皇帝追思母亲长孙皇后而建，李氏宗族到此游赏又多了一层意味。

重阳节到来的前十余日，光禄寺就指挥属下各署开始忙起来。他们精心挑选名贵菊花，先把宫城与曲江相通的夹道两旁用花盆簇拥起来，然后在慈恩寺里选用不同的名贵菊花，按照不同颜色造成不同的图案；珍馐署日夜穿梭从各地调来食品原料，良酝署选来上等菊花，精心计算日子，使菊花酒到了重阳节那一天口感最好，以待届时奉上精致的酒宴，到了重阳日，天刚微明，他们便把刚刚采摘来犹带朝露的茱萸遍插于寺内墙外。

受邀的王公大臣于巳时二刻前准时集于慈恩寺内，按照惯例，皇帝和皇后午时方从夹道过来进入寺院。

安国相王李旦和镇国太平公主相继进入寺内，他们的出现引起人们的注目，临近之人纷纷躬身施礼。光禄寺知事人员忙将二人迎入侧堂憩息。他们在堂内坐定，衙役奉上瓜果、香茶之物，让他们歇息片刻之后再迎候皇帝驾到。

相王李旦的面容淡定，不苟言笑，其性爱读书习字，偏好老庄之学，借以修身养性，养成了恬淡性格，这样也有好处，当初女皇猜忌以及武承嗣迭加陷害，其终于保全至今，大约也与这种性格有关系。且他绝食明志，再将天下让给三哥李显，其“二让天下”的事迹传为美谈，在

国人中口碑甚好。

公主笑道："四哥，瞧你这木然的脸孔，大约近日又炼出一炉金丹，以致耗费了许多心机。"

李旦知道妹妹在开自己玩笑，近来险恶形势下自己虽以不变应万变，毕竟心头也有许多郁闷，现在闻听妹妹的谐语，顿时有了一阵轻松，抬眼道："唔，你又开始胡说了，我什么时候炼丹了？"

"哥，炼丹之事唯重心态，你要比那些混吃混喝的道士强多了。你不妨入终南山隐居半年，潜心苦炼，保你成功。"

李旦嘿嘿一笑，并不言语。

太平公主又转移了话题："四哥，如今大郎他们皆被放为外任，你这日子过得不寂寞吗？你日日闷在府中，连妹子这里也不走动一回，别闷坏了自己。"

李旦沉默良久，然后长叹一声道："月儿，我已过惯了这样的日子。他们被放外任，可以磨炼性子，也是好事。不过现在年龄愈长，偶尔也会想起他们。"

太平公主此时不知想起了什么，笑容顿敛，反倒没有了言语。

这时，光禄寺知事入内禀道："禀相王、公主，圣上、皇后马上到了。"两人急忙起身出外迎候。

皇帝李显与相王李旦虽一样的身材，面貌相仿，然脸上的神情大为不同。李显自小不爱读书，什么事都不想上心，所以其脸上始终展现漫不经心的神情，不过脾气尚好，容色之间有亲近之态。

李显仪仗缓缓入寺，其后跟着韦皇后、婉儿、安乐公主及皇子等人。李显接受群臣礼拜之后，哈哈一笑道："好哇，今儿天气不错，我们好好乐一回。"

身后的韦皇后闻言，意甚不平，觉得这句话有失皇帝威仪，眉头皱起，脸现严峻之色。

近前的群臣察言观色，眼见韦皇后有些不高兴，心里顿时忐忑起

来。他们知道，眼下的韦皇后颇有当初武太后之威仪，皇帝对她言听计从，且渐有凌驾皇帝之上的趋势，那是一点都不敢得罪的。

按照惯例，因慈恩寺塔上空间狭小，例由皇帝带领近臣先行登塔，其他大臣王公再依序游赏，入塔后于大堂内作诗，最后再由皇帝赐宴，尽欢方罢。

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是随同皇上李显登塔的第一拨人，他们拾阶而上，很快登临塔顶，将曲江风景尽收眼底。李显今日兴致甚好，其回视李旦与太平公主道："因今日登塔，昨晚在宫中捡出文德皇后《女则》一观，心中大起亲切之意。遥想文皇帝和文德皇后当年，其言行确实成为我们儿孙的楷模。我们也算没福，无缘睹其颜容。"

长孙皇后早逝，武媚娘也是太宗皇帝逝后方才随侍高宗皇帝，其子女当然见不到其祖父祖母。长孙皇后临逝前，辑录了前代妇人恪守妇道的美事，书成十卷，名为《女则》，并亲自作序。可惜她生前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媳乃至孙儿媳与其性格大相径庭，儿媳自己当了皇帝改唐为周，眼前的这个孙儿媳也不是善茬，即使孙女儿和重孙女儿，也早已脱离了《女则》所规定的套路。

李旦多读史书，对自己祖父祖母事迹当然知之甚详，点头道："不错，我们能有今天，多亏他们打下的基业。文德皇后一生恭谨有序，其逝前病中犹作《女则》，我每读史至此，不禁感叹动容。"

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闻言并未吭声，太平公主心里明白，安乐公主却是压根不上心，身侧的韦皇后却听得有些刺耳，插言道："你们兄弟二人说话有点妄自菲薄，太宗皇帝固然英烈有为，然后人也并未堕了志气。我听史官说过，太宗朝的'贞观之治'开了个好头，然终比不过高宗朝的'永徽之治'繁华。"

兄弟二人急忙赞同韦皇后之言，点头称是。太平公主冷眼观察，忽然发现韦皇后的性子在武三思死后顿挫些时日之后，现在又复如是，且比以前又浓烈不少。

韦皇后又道："相王，裹儿的婚期定在十一月初十，待会儿礼官要知会大臣。我和圣上商量了，这'障车'一事，还请你来主持。"所谓"障车"，即是婚礼时女儿出门之际，娘家人要数次出面拦阻送亲车辆，以示留恋不舍之意。

李旦点头道："臣弟亦有耳闻，此为大事，分内所当。"

李显道："裹儿出嫁，此为我家大事，一定要办热闹些。四弟，我已让所司届时行文你那几个儿郎的治所，让他们也回来协助你。"

太平公主此时笑容上脸，伸手拉过安乐公主拢在身前，说道："我们李家女儿，你们终久想早日推出家门为快事。裹儿，你要好好向皇兄皇后要上一笔大妆资，你想向姑母要些什么？早点说，我好替你准备。"

安乐公主嘟着嘴说："父皇很吝啬，我那日要昆明池作为嫁妆，父皇就是不给。太平姑姑，你帮裹儿说说。"

众人一听，心中不由得震惊不已。昆明池是汉武帝为了对外征战而训练水军，仿昆明滇池而建，其东西约十里，南北约十二里，比长安城还要大，沿岸行走一圈需行走近四十里。到了唐代，该池除了可以训练水军之外，还具备向长安供水、灌溉农田等功能，且此处风景俱佳，成为长安市民郊外游赏的好去处。现在安乐公主张嘴要昆明池为私家嫁妆，众人都想不到她竟然有如此大的胃口。

话说这安乐公主是当今皇帝李显与皇后韦氏的小女儿，名李裹儿。韦皇后正怀这安乐公主的时候，武太后将李显赶下皇位，发往房州，然后自己做了皇帝。李显一家凄凄惨惨赶往房州的路上，韦氏诞下小女儿，然身边连包裹孩子的小褥子都没有，李显脱下自身衣衫裹之，因名为裹儿。到了圣历元年三月，李显被女皇召回洛阳再任太子时，十五岁的李裹儿已出落成一位姝秀辩敏的美人儿，其艳绝天下，京城之人誉之为"天下第一姝女"。女皇立了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为了安抚武姓娘家，于是安排太子之女嫁给武氏孙辈子弟以固其关系，安乐公主（当时称安乐郡主）便嫁给了武三思的次子武崇训。

李重俊政变之际，武三思和武崇训在宅中被杀，安乐公主就成了寡妇，武宅不宜再住人，遂求母后搬入宫内承乾殿居住。至于所谈婚事，实为安乐公主即将嫁与武崇训之堂弟武延秀。适才安乐公主如此放肆，自是平时得众家宠爱的结果。

太平公主不敢吭声，李显期期艾艾说道："嗯……嗯……这个以后再说，先把宅子建好再说。裹儿，我让赵履温建你这个新宅，花费不少，快把钱库都拿空了。"向来对女儿百依百顺的李显，像如今这样含

糊答应的时候，实在少之又少。

众人不再说此话题，此后转身下塔。至于君臣联诗，自是一番风雅相和，暂且不表。

却说潞州东部横亘着太行，向西地势平坦，盛产麻、葛等物。这里作坊遍布，主要生产一些麻布及葛绳，另外还有一所官办的大作坊，其生产盛名天下的潞绸。由于物产丰富，通商便利，潞州商贾之多，也是天下闻名。

潞州府向东不足一千步，有一处气势森森的大宅院。这是潞州首富张暐的宅第，此人垄断了官方采办潞绸的输送生意，且拥有十余家作坊，其生意通达全国，当地人用“日进斗金”来形容张暐的敛财速度。

张暐此人很会享受，其宅第仿造王府规格，占地达五十余顷，屋势雄伟壮阔，院内穿山造池，亭阁遍布。为了附庸风雅，其搜罗天下之书填满书阁，并造一乐堂广引乐工唱角聚于此。

此时的乐堂内人影毕集，鼓瑟响震。乐工偏左而坐，操鼓手倚羯鼓立于其前，居中及偏右的空地上，则是舞者及歌者的场地。

操鼓手扬槌于头顶，身后的乐工眼睛齐望在鼓槌上。随后鼓槌轻落于鼓面之上，那声音，似是江畔对面夜行人脚踢石子的闷响，又似是山涧之间风吹浮石落入深渊的跌撞声。其声过后，一支洞箫的呜咽声加入其中，其声在空旷的月夜下更显哀愁，其后续音中又似有苍凉之意。此后，丝、木乐器如琴、瑟、筑、雅、应依序奏出，描绘出一派似真亦幻的景象：空明的月夜里，一位愁肠人漫步在旷野，其既有无尽的哀怨，又有与自然风景为伴的悠然。每至乐声转换之际，羯鼓便成为乐器进退的指挥。

一名身材颀长的书生在台前漫步，其身后有数名身着轻纱的舞者。

蓦地，乐音停顿，一声长长的乌啼成为全场的余音。乌啼接连三声，场面为之停顿。

鼓手又扬起鼓槌轻触鼓面，这一次演奏是以金、石乐器为主，钟磬演奏出了宫廷场面。祥和乐声中，一位丽人身着粉红纱衣出场，轻启红唇唱道：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

吴歌楚舞欢未尽，青山犹衔半边日。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

东方渐高奈乐何？

丽人唱罢缓缓退出，舞者亦随之退场。然乐声不断，到了最后，诸乐器停奏，唯有羯鼓开始发力，鼓声由缓而急，似进入到千军万马列阵冲杀的战争场面。

那鼓手至此时，已然挥汗如雨，脸色凝重，全身而动。到了最后，他舍槌用手，将之抚在鼓面上，鼓声戛然而止。

一直在侧观乐的中年人立起身来，嚷了一声“好哇”，然后走到鼓手面前，躬身颂道：“临淄王今日又让张暐开了一次眼界，此曲由临淄王所谱再亲自指挥奏之，赵妃又咏唱辅之，果然大妙，让我听得热血沸腾。”张暐即是此宅的主人，其面对的操鼓手即是相王李旦的三儿子李隆基，被封临淄王，去年被派外任为潞州别驾。

太子李重俊政变未遂，事后有人说相王李旦也参与其中，李显和韦后半信半疑。其后虽未处置相王，然对相王几个生龙活虎的儿子不放心，觉得把他们放在京城里容易生事，遂皆散放外任。李隆基被放为潞州别驾，潞州仅算下州，事情不多，刺史一人把事都办定了，且李隆基还是郡王身份，所以来到潞州后无事可做。张暐是一个爱交朋友的豪爽之人，看到京城郡王来此，焉有不交之理。李隆基自小随父亲幽闭深宫，读书和钻研乐理成为他的两大爱好，看到张暐府中藏书许多，又有很像模样的乐舞场地，遂一拍即合，日夜厮混在张暐府中。潞州刺史也不愿这个郡王过问政事太多，遂两不相扰。

咏唱的丽人走过来，纤手送过来一方锦帕，让李隆基擦拭脸上的密汗。这名丽人名赵敏，原为山东人氏，随父亲入张暐府当歌女，李隆基失意之时，看到此女生得美貌，又兼风姿绰约，能歌善舞，遂生爱意。张暐阅历丰富，见此状顺水推舟，就让出己宅旁边的别院让赵敏居住，此处遂成为李隆基和赵敏的爱巢。郡王纳妾，本来需朝廷册封，现在张府上下却不管这套规矩，早称赵敏为赵妃。眼下赵妃小腹已然隆起，再有数月就该临盆了。

李隆基接过锦帕擦了把汗，其飞扬的眼神与赵敏的甜蜜目光相触，两人心里顿时生起柔情蜜意。李隆基再转向张暐道："哈哈，你能听出激昂之志，很是不易。看来我入府之后，你之乐感还是很有长进的。"

张暐点头道："那是那是，所谓近朱者赤，跟着临淄王，我这混人定能学到不少本事。临淄王，且到中堂用茶。"

他们行走的路上，寒气袭人，这里地势高寒，甚至比长安要早冷许多，赵妃是一个体贴入微之人，出门时早将浑脱帽戴在李隆基头上，怕他刚刚出完大汗再受凉。三人说话间即进入中堂，婢女马上为他们奉上香茗。李隆基一口饮掉一盏，感觉十分惬意。

看到如此殷勤巴结的张暐，李隆基心里十分满意。李隆基是年二十五岁，剑眉大眼，平时爱骑马、打毬及郊游，身体由此显得结实有力；幼年丧母且多年幽闭深宫，使其变得深沉且喜怒不形于色；爱乐舞且爱吟诗弄赋，使其脸上始终张扬着一股蓬勃乐观之气。李隆基将茶盏放在几上，感叹道："日子过得好快，转眼又是一天要过去了。暐兄，我来潞州多亏结识了你，否则如此时日如何能挨？"

两人近一年相处的日子里，已经变得言笑无忌，张暐闻言笑道："临淄王此言差矣。张暐粗人一个，如何能奉皇家金玉？若说功劳，还是临淄王自己洪福齐天，上天知道你要来潞州，即安排赵妃前来等候。张暐奉临淄王已日久，说不定还能因此沾上一些吉利呢。"

赵妃在侧嫣然一笑。

李隆基叹道："吉利？我落拓郡王一个，现在又被贬为外任。暐兄，你若想在我这里讨些便宜，你就大错特错了。"

张暐正色道："世人皆言商贾唯重财帛，最是无义。此言差矣。我得识临淄王，那是心里欣喜，全无其他念头。临淄王将来终究回归京城，闲暇时候想起或者再来一游，张暐心里万分知足。"张暐此话并非虚言，皇家子孙看似风光，其实万分凶险。则天皇后当初大肆罗织李家宗族罪名，将李家子孙杀戮殆尽，即为成例。

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很快从外面闪入二人，想是屋内外之人彼此非常熟稔，连禀报都省略了。

二人入内躬身向李隆基言道："殿下，刚才刺史府来人，送来京城驿传的制诰，却是专递给殿下的。"

李隆基闻言，伸手接过制诰。只见其中写道：因安乐公主大婚及随后的新年祭礼，封王者需入京观礼，要求在十一月上旬前赶回京城。

李隆基读完，神色漠然，未有任何表情，其他人见状也不敢出声问询，屋内顿时寂静片刻。过了一会儿，李隆基抬眼示意二人，说道："我知道了，你们出去把刺史府来人打发走。"

二人躬身退出。

这二人也是李隆基到潞州所识，一名王毛仲，一名李宜德，他们皆为十八岁。王毛仲为高丽人，其出身微贱，然性识明悟，办事干练；李宜德出身贱民，因背主逃匿来到潞州，此人武艺高强，善于骑射。李隆基发现了他们的这些特点，大为欣赏，遂花钱赎他们为自己的贴身跟班。李隆基这会儿似乎放松一点，对二人说道："莫非《乌夜啼》带来了好兆头？暐兄，安乐公主即将大办婚事，圣上让我们回京观礼，敏儿，你也可随我回京城了。"

张暐大喜，击掌说道："好事哇！临淄王，我们今晚要置酒好好醉一场，待你动身之前，我再具礼相送。"赵妃从未到过长安城，想起自己挺着肚子入长安，心里固然喜悦，然对今后又有些忐忑，她知道，自己上面已有一位明媒正娶的王妃，还有一位刘妃。

李隆基摇头道："未必！自从太子之乱后，朝局更乱，若身处京中，较之京外更有凶险，前路莫测啊。"

潞州虽离京城甚远，然张暐生意通四海，对京城之事耳闻甚多，深知朝廷人事混乱，遂点点头，深以为然。他们沉默了片刻，张暐忽然言道："前途未卜，不若卜之。临淄王，我识得一名叫韩凝礼之人，其现为一名守府军士，对蓍筮甚为精通，不若让他来卜筮一回，如何？"

李隆基哈哈一笑道："人在无望迷茫之时，也只好求此道了。也罢，我们左右无事，晚间就让他入府卜筮一回，聊作兴趣吧。"

张暐急忙安排人去请韩凝礼。

到了晚间，韩凝礼果然依约而来。此人精短身材，再加上精亮的眼睛，颇有些精灵之气。

唐人每遇大事，皆卜筮以问吉凶。是时，朝廷设太卜署，专掌卜筮之法，主要使用龟卜与筮占两种方法。朝廷如此，当然也允许民间使用，于是，此风大盛。

韩凝礼的身份为一普通军士，因为善于卜筮渐渐出名，到了后来连普通人都不接待，专门为官秩之人卜筮。这样一来可以自重身份，二来官秩之人谢礼甚厚。

韩凝礼今日蒙张暐相召，入府之后方才发现欲卜筮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临淄王。李隆基原在京城，那里达官贵人太多，一直默默无闻，如今到了潞州，那是独一份的郡王身份。韩凝礼日常在官宦之家中穿行，虽未见过李隆基，然对李隆基的面貌和言行知之甚详，今日入府后看到张暐等人对李隆基的恭维模样，心中马上认定。他心如明镜，然此等方士之人惯会装模作样，仅淡淡向李隆基等人躬身行礼而已。

张暐也不说破李隆基身份，一边招呼韩凝礼坐下品茶，一面令婢女收拾几案。他们寒暄了数句，然后说一些潞州之事，张暐问道："韩师，最近潞州多灵异之事，如紫云耸起，黄龙再现，羊头山北有童谣曰'羊头山北作朝堂'，如此异象，到底主凶主吉呢？"

韩凝礼沉吟片刻，然后道："张员外所言，小人也听到一些。按说潞州为国家小州，此异象若无贵人应之，则为大逆不道。其实吉凶一道，关键在人，若无贵人，则潞州地面实在危殆；若有贵人，则潞州成为龙驭之地，亦未可知。"

"如此，若有贵人，其在何处呢？"

"张员外，小人法术浅陋，实在迷茫。若是李淳风、袁天纲在世，他们通灵天地或能解惑。然天机不可泄露，想他们心知亦不敢轻易示人。"

"不错，我们凡夫俗子，有些事不知道最好。韩师，今日请你来，想请你为我的友人卜筮一回。"张暐边说边示意李隆基道，"此为我远方一友人，来此做客，不日又要远行，请你卜其此次行程吉凶。"

李隆基微微颔首，韩凝礼急忙立起，躬身道："小人自当效劳，只怕小人智术短浅，由此扰了大人的兴致。"

张暐摇手道："罢了，韩师，闲言少叙，请至案前卜之。"

韩凝礼点点头，移步到案前，然后取过身上挂着的一只布袋。既要卜筮，需用蓍草为具。按照卜筮规矩，先将四十九根蓍草排开后，将之分成两部分，由被占者从中取出一根后将剩余蓍草以四根一组数之，谓之一变，如此三变后称为一爻，每卦由六爻组成。韩凝礼从布袋中掏出占筮器物，李隆基惊异地发现，此人卜筮不用蓍草，却是吃饭用的筷子，其心中就掠过一丝不信任：用筷子来占筮，准吗？李隆基心里这样想，又思这是张暐的一番好意，姑妄为之吧。

韩凝礼将筷子顺势排开，然后从中分开，正要招呼李隆基前来取出一根的时候，忽然脸色大变，口内惊呼一声，眼神直直地盯着右前方。众人一惊，急忙移至案前观看。就见一排平躺的筷子中间，一筷未用人力，竟直直地竖立在那里。

卜筮之时，在场之人极为神圣，其间所发生的细微之事皆有寓意。如今筷子直直立起，这已经不是细微之事了。

李隆基张嘴欲问，却被张暐抢在前面："韩师，这……这……主何征兆？此根筷子有何神力？怎么就站了起来？"

韩凝礼的神色阴晴不定，其屏着气凝视立筷片刻，方才缓缓道："张员外，小人卜筮多年，如此征兆第一次出现。小人心间也是十分迷茫，这如何是好？"他微一凝神，说道，"这样吧，我再复排一次。"说完，他伸手将立筷按下去，然后将四十九根筷子抄起搓了一次，再复排开。

说也奇怪，右方又一筷立起。

韩凝礼再将立筷按下，再搓选之，又复排开，然右方又有一筷立起。

韩凝礼脸色大变，从提袋里拿出三炷香，然后跪而焚之，其口中念念有词，颜色之间恭谨万分。

过了一会儿，韩凝礼起身向李隆基、张暐拜道："大人、张员外，今日卜筮无法继续下去。许是小人法力浅显，卦象示意小人不能再卜，小人告退了。"

李隆基到了此时一头雾水，其眼中满是疑虑，着急问道："韩师，卦象如此，到底主何凶吉？"

韩凝礼再拜道："此卦深不可测，恕下人不敢言说。"

张暐有些着急，斥道："韩师，我为愚钝之人亦能看出，此卦若非大凶，即为大吉，你难道连吉凶何端都不能示意吗？"

韩凝礼沉吟不言，显是心中为难，看到张暐有些恼火的神情，知道不敢抑其势，遂踌躇道："此天人之瑞，贵不可言。张员外，小人不敢泄露天机，恕小人告退了。"不待张暐回答，自己伸手收拾随身之物。

张暐面向李隆基笑道："既为祥瑞之兆，那是不碍的。你且憩息片刻，我将韩师送出即回。"扭头唤韩凝礼道，"韩师，你执意要走，我送你出门。"

"不敢，不敢，小人自走无妨。"韩凝礼边说边向李隆基躬身作别，然后转身向门外行去。

张暐将韩凝礼送至门首，伸手接过仆人手中的布包，里面沉甸甸的，显是装满了制钱，然后将布包交到韩凝礼的手中，说道："嗯，你今天不错。"

韩凝礼躬身谢道："举手之劳，何须员外致谢？员外如此重谢，小人心里实在不安。"

两人眼神相对，皆为满意之态，张暐道："罢了，今日之事，不许对外人说起。"

"小人谨记。"

张暐转身回屋。筷子悄然立起，实为韩凝礼之独门秘籍，这也是他不用蓍草改用筷子的原因。张暐这样蒙混李隆基亦为好意，使其出行无惧，一路顺心。

张暐回屋后看到正在那里默默思索的李隆基，心中窃喜，又为李隆基添上一把火，说道："好叫临淄王得知，那韩凝礼出门时悄悄对我说，潞州近来纷出祥瑞之事，莫非就应在临淄王身上？如此来看，临淄王回京定有惊喜，可以放心前去。"

李隆基微微一笑道："暐兄用心良苦，我心甚慰。只是韩凝礼毕竟层阶太浅，其所言语亦未可知。"

张暐沉吟片刻，说道："不错，韩凝礼确实不足为凭。不过今日之事实在灵异，可找一些得道之人问询。对了，我与京城宝昌寺僧人普润相熟，其精于此道。临淄王若有兴致，我修书一封荐临淄王相识，你们可在京城相会深谈如何？"

李隆基此时已然生了浓厚的兴趣，遂说道："宝昌寺僧人？僧人怎么也会修此法术？也罢，我左右无事，晤谈一番也是好的。暐兄，我回京城，你要多入京来看我呀。"

"那是自然。"张暐躬身答道。

又过了多日，李隆基收拾停当，遂带领赵敏、王毛仲、李宜德等人返京。其行装甚丰，大多由张暐馈送，路上虽寒冷凛冽，然李隆基衣物厚实，又有美人在怀，其行程也颇有滋味。

安乐公主在金城坊的新居很快便建好了。自从得了皇帝的圣旨修建此宅，年龄已至六旬的赵履温深知此事重大，将司农寺的一切庶务交给两名少卿处理，自己日日待在这里临时搭就的棚子里专心建宅。他依当初唐高祖李渊为李世民建造的"天策上将府"图样，强拆民居，腾出好大一片空地；然后调来南方奇石与木材，召来天下能工巧匠，亲自监督，日夜施工。

赵履温如此卖力，缘于他明白讨好了安乐公主，就等于讨好了皇帝和皇后，那么自己的仕途会变为坦途。赵履温是诛杀张氏兄弟拥立李显当皇帝的功臣桓彦范的妻兄，桓彦范得势后当了宰相，就把赵履温从易州任上提拔到司农寺任司农少卿。此后武三思在李显与韦后的默许下打击功臣，桓彦范被贬，随即被杀。眼见自己的仕途变得风雨飘摇起来，赵履温心急如焚，欲另寻靠山终无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安乐公主那日闻听宅子已初具模样，遂要入宅观看。赵履温脸上马

上堆出讪笑道："新宅尚未建成，里面乱得很。请公主给下官一些时间，马上就好。公主金枝玉叶，不宜入宅观看，下官惧怕污了公主的脚面。"

安乐公主嘟起嘴道："有车儿坐，如何能污了脚面？"

赵履温知道园内木石杂乱陈放，马儿无法在园内行走，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他心念如此，口内不敢再讲，遂一迭声答应。他在前赴金城坊的路上，心里就有了计较。

一行人到了金城坊，赵履温唤人过来将公主所乘之车扶定，除去马儿，再唤数人挽起绣紫络带充当脚力。

安乐公主不解，问道："为何舍马用人？"

赵履温急忙回答了原因，便撩起身上的紫袍，拿起一条绣紫络带套于脖项中，说道："下官一面挽车行走，一面为公主介绍好景致。"

司农卿为三品官员，其充当脚力为公主拉车，估计是前无来者。安乐公主见状并不阻拦，反而觉得这老头儿实在殷勤，心中很满意，遂咯咯一笑道："好呀，走吧。"

新宅虽初具模样，一样可以看出其金碧辉煌，巧夺天工，安乐公主沿途观看非常满意。当她听赵履温说为造此宅，已将太仓署里的钱货用尽，就扁扁嘴不以为然道："天下之钱甚多，岂能因造一小宅子就用尽？回头我找父皇，让他再多收一些即可。"

出园后，安乐公主看到殷勤巴结的赵履温已然汗流浃背，遂灿然一笑，夸奖道："赵司农，你很好。宅子建得不错，再加一把劲儿，父皇定会知道你的功劳。"

又累又热的赵履温闻听此言，犹如公主当场赏了自己一处大宅子，遂感激涕零地答道："谢公主夸赞，下官不敢言功。能为公主效劳，下官三生有幸。"

数日后，赵履温为安乐公主挽车的事迹传遍京城，时人讥之为"猿马"。

赵履温闻听自己有了"猿马"的外号不以为然，心想你们没有替公主

挽车的机会，何必眼红我呢？倨傲之态日盛。

而雍州刺史窦怀贞，此时心里也极不平静。

窦怀贞出身于当时显族窦家，年少时与同族的同龄人差异很大，其不慕豪奢，衣服俭素，好学不倦，此后世袭授官为清河县令，政声不错，政绩超卓，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正是因为如此，识人的女皇擢其为雍州刺史。雍州治所位于京城长安，需面对朝中达官贵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寻常庸陋之人物难当此任。近日李显任其为安乐公主婚礼的礼会使，可见对其依然十分看重。

不过，窦怀贞虽初为官时有清名，然这些年来在京城目睹了权势场的风云变幻，已然悟出了若想官位牢固且能升迁必须依附权贵的道理。他现在看到赵履温的倨傲样儿不以为忤，心中反而忖道：谁让人家能够把握好当马的机会呢？眼下自己被皇帝任为礼会使，说不定也是一次好机会，说什么也要把握好了。

十一月十日那天，安乐公主的婚礼成为长安城里的唯一大事。礼会使窦怀贞使出浑身解数，竭尽全力要露一次脸儿。

自金城坊到宫城的街道上，早已张灯结彩。为了让爱女极尽荣耀，韦皇后将自己的重翟车交给窦怀贞作为女儿婚车。重翟车为皇后受册、从祀、飨庙时所乘，其仪仗仅次于皇帝玉辂之车排场。按照规制，新郎武延秀需从新宅出发，在傧相的陪同下前往宫城迎接新娘。

当武延秀乘车向宫城进发的时候，沿途观礼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傧相竟然是一溜儿知名的弘文学士！人们心里不禁暗自嘀咕：弘文学士为傧相，那么作为新郎的武延秀自然才高八斗了。然仅听说此人最善胡旋舞，什么时候弃舞从文了？

车驾行至安福门，武延秀下车向上叩拜。这是婚礼的一个重要仪式，名为“拜阁”，即新郎要向岳父母参拜。城门楼上，赫然站立着皇帝李显与皇后韦氏。

李显夫妇二人脸含微笑，挥手放行。车驾行至承乾殿，礼会使窦怀贞带人入内去请新娘安乐公主。

然安乐公主迟迟不出来，这也是新娘的惯例，或为了显示娇贵，或

为了表示与娘家人恋恋不舍，因而梳妆迟迟不毕。等了一会儿，武延秀顿了顿嗓子，拿出上官婉儿事先替他写好的催妆诗，大声念道："安乐公主贵，出嫁王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武延秀大声读了二十余遍，安乐公主方才眼含泪水走出门外。是时，李显和韦氏也来到门前，韦氏又向安乐公主叮嘱良久，方才用红纱盖着安乐公主的头，众人簇拥其登车而去。

车驾再行至安福门时，就见相王李旦带领自己的五个儿子拦在那里，此为"障车"环节。相王李旦居前挥手拦阻，其五个儿子马上上前，或阻拦骑手，或挽车辂，显示娘家人留恋之意。

李隆基作为障车主力在那里上蹿下跳，脸上汗水直流，极尽努力。其心中所思却与笑颜不符：一个二茬的婚礼，何至于如此劳师兴众？

他们拦阻再三，方才放行。

入夜，长安城里一片光亮。当初太平公主婚礼时，沿街燃放火烛，以致将街道两旁的树木都烤焦了。今日婚礼的灯火，尤甚于太平公主之时。

翌日，李显与韦后大会群臣于太极殿。为了庆贺女儿的婚礼，李显不惜血本，拿出数十万锦帛赐给群臣，又宣布大赦天下，全民大酺三日。安乐公主身着翠服款款而出，向父母叩拜两次，再向众大臣叩拜一次。

眼见公主下拜，众大臣不敢消受，急忙伏地叩拜还礼。

如此就给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出了个难题，他们毕竟是安乐公主的长辈，说什么也不能如此还礼。

还是太平公主有急智，她令人取来两个木偶面具，起身向李显禀道："皇兄生辰已近，太平与攸暨近日合练一木偶舞，容为皇兄助兴。"

于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持木偶面具至殿中翩翩起舞，其舞姿轻灵，颇有韵味。舞罢，李显笑道："不错，难为镇国公主一片心意了。"其言刚毕，群臣一片叫好声。

韦后心中也很满意，她知道，太平公主虽名为皇帝祝寿，其实是为祝贺女儿婚礼而舞，毕竟皇帝寿辰还有些许日子。想到这里，韦后嘴角漾起一丝笑意。

李隆基今日以亲王身份亦入太极殿，看到一向刚强骄傲的姑母如此委屈仰视，心中滋味一时难明。他在那里胡思乱想，忽然身后一指轻触其腰间，他顿时一个激灵，回过头来。

第二回　韦皇后强插亲信　李令月霸占水碾

李隆基回头一看，发现一张笑脸面对自己。此人名叫王崇晔，现任殿中省尚衣局尚衣奉御。按说一个五品官员不在今日朝会之列，然尚衣局掌皇帝服御之事，今日安乐公主新婚回拜父母，服御之事不敢有些许差池，王崇晔自平明起就打起精神在这里服侍。

王崇晔轻声道："早听说阿瞒兄回京，今日方才得见。大典过后，阿瞒兄一定入敝府小酌几盏。"

李隆基见太平公主夫妇舞罢，场面有些忙乱，遂后退两步与王崇晔并排，执其手道："我在潞州日日忆起你，这次回京早想一聚，奈何被大典绊着身子，得罪得罪。"

王崇晔一笑道："彼此彼此，公主的事儿忙不完，我们毕竟不能安心相聚。阿瞒兄，愚弟近日又挪了一处新宅子，嗯，明日晚间，我专程去请，我们好好乐一乐。"

王崇晔是李隆基在京城时熟稔的朋友，此人倜傥任侠，轻财纵酒，长安少年皆以与他相识为荣。李隆基善骑射，爱玩毬，且有吟诗弄乐之雅趣，又是皇家亲王，两人稍一接触，顿时成为知音。王崇晔在与李隆基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他还惜字如金，不言则矣，如若开口，必能一语中的，颇有三国时曹操之谋略，遂在密友中称其为"阿瞒"。李隆基毕竟少年心性，很乐于接受这个称号。

朝会结束，诸人散去，李隆基回府。午后小憩一会之后，想起张暐提起的宝昌寺僧人普润，遂在行囊中捡出张暐之书，再唤过王毛仲和李宜德随行。三人乘马从隆庆坊出发，蹄声嘚嘚，向城西南的宝昌寺行去。

李隆基到了宝昌寺门前，让两人在门前牵马等候，自己独自入寺。

闻听沙弥传报相王府临淄王来访，宝昌寺住持普润急忙迎出门外。普润五短身材，肌肉紧绷，头大额宽，眼睛精亮，给人以奇异的初步印象。李隆基眼观普润，心想此人去做一名农夫正合适，做僧人就有些勉强了，张暐是何因缘认识了这个宝贝？他正在胡思乱想间，普润来到面前合十为礼道："阿弥陀佛，临淄王光临敝寺，阖寺生辉。请临淄王入静室奉茶。"

看到普润废话不多，李隆基遂还礼随同入室。

李隆基之前也打听了普润的来历，此人为禅宗七代大弟子普寂的师弟。普寂号称大照禅师，现居洛阳，门下弟子数百。自达摩开创禅宗一脉，到了五祖弘忍时代，其大弟子神秀继承其衣钵在京师等地开堂收徒，香火甚旺，号称禅宗六祖，神秀圆寂后，普寂则成为禅宗第七代代表人物。普润虽为普寂师弟，却不像师兄那样专注佛学，而是喜爱与达官贵人交往，且博通旁门，当朝廷从洛阳迁回长安时，普润毅然离开师兄，独自入长安，成为宝昌寺的住持。

小沙弥奉上香茶，此茶与李隆基日常所饮滋味相去甚远。普润阅罢张暐来书，挥手令小沙弥退出，然后说道："临淄王到了潞州，那里毕竟荒凉，有了张暐相伴，临淄王倒是可以省去许多寂寥。观临淄王此次回京，大约可以不用再回潞州了。"

李隆基此次回京参加大典，按照规制，待大典结束，至多在京城混过新年，即需要返回治所。李隆基此前并未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普润未提卜筮之事，上来就提留京问题，李隆基一时想不通普润缘何以此为话题，因问道："我现任潞州别驾，朝廷并未改任，按例应该返回。禅师如此说，莫非有了别种因缘？"

普润微微一笑，说道："如今'斜封官'云聚朝中，京中又怎么会多了一个别驾闲官？"

李隆基顿时了然于心。所谓的"斜封官"即是韦后、安乐公主及上官婉儿等人绕开正常铨选程序，不管是屠夫酒肆之徒，或是奴婢之流，只要能奉上三十万钱，她们都能找到皇帝李显讨要一纸授官敕书，然后斜封着交给中书省让其执行。由于封官太滥，致使宰相、御史以及拾遗三种官职总量大增，相关官衙里无处可坐，被时人讥为"三无坐处"。

普润说得不错，潞州别驾仅为一个五品官，眼下朝纲紊乱，新任“斜封官”层出不穷，谁会注意一个下州别驾在何方呢？

普润在京城官宦之中薄有名声，缘于此人既懂佛理，又兼旁道。人们或遇事或问前程，往往喜欢找僧道之人讨些主意，普润能够察言观色，且其常在官宦之家穿行，熟谙天下之事及各方势力之究竟，因而问者往往在其模棱两可的话语中摘取向好的部分，后来应中者多，于是普润渐有了神算的名气。普润今日不向李隆基解释卜筮之事，反而怂恿他留京，其想法是这样的：卜蓍三次立起即为祥瑞，若在边鄙小州难有腾挪余地，只有入京城方有一片新天地。

李隆基何等聪明，早明白了普润所言的真正含义，遂笑道：“禅师宝刹果然为好去处，隆基今后在京城闲暇时候为多，恐怕要多来宝刹叨扰，禅师以为如何？”

“临淄王不嫌敝寺简陋，贫僧何其幸也。只是路程较远，临淄王若想探研佛理，不嫌贫僧絮叨，贫僧可入尊府讨一盏茶喝。”

“欢迎欢迎，我家兄弟五人住在一起，正该向禅师讨教。”

普润呷了口茶，缓缓说道：“佛理一途，唯在辨悟，能识其理者人不在多。”

初次见面，李隆基不想把话说得太多，又见普润所言玄机奥妙，正想是这个理儿，反思也是这个理儿，也不易深问，遂起身告辞道：“隆基初次登门，不识贵刹礼数，仅让下人带来一万钱权作布施，容当隆基告辞，然后出门奉上。”

“阿弥陀佛，临淄王如此虔心礼佛，功德无量。”

普润送李隆基走出寺外，就见王毛仲、李宜德二人正在那里冷得直跺脚。李隆基让王毛仲从马上取下制钱送入寺内，然后向普润行礼作别。

三人按辔徐行，满面虬髯的李宜德粗声问道：“殿下，满城有许多大寺院，如此大的一笔钱送给这样一个小寺院，奴才以为毫无必要。”

王毛仲虽为高丽人，日常以练武为要，却比李宜德多了些心机，接

口道："主人行事，那是不会错的。宜德，我们不可扰了主人的心智。"

李宜德不再做声，他们都为李隆基的贴身卫士，然一年来的接触，李宜德已然十分佩服王毛仲的心智，每每行动之时听其指挥，已有主次之分。

王毛仲禀道："殿下，宜德与我不用侍候主人的时候，最近常入万骑营打熬气力，有时候还和万骑将士比拼武艺，这样可好？"

万骑营属于保卫宫城的北军中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唐太宗李世民时挑选百名健硕者随其身侧，名为"百骑"，则天皇后当政时扩充人数，号为"千骑"，到了李显当皇帝，干脆扩充为"万骑"，成为拱守禁苑的重要兵力。其虽属北军编制，然万骑将领皆由皇帝钦点，其亲密关系甚于普通北军。

李隆基闻言脑中灵光一现，他非常明白万骑的重要性。自己的曾祖父唐太宗能够当上皇帝，无非借助部分北军力量，尤其是玄武门守将的帮助，至于近期的神龙政变和太子重俊政变，都是争取了部分北军力量方能行事，李重俊所以政变失败，就因为他仅争取了部分北军力量而未拉拢万骑将士，结果万骑加入战团解了玄武门之围，以致功败垂成。李隆基此时并未有任何谋反的企图，只是觉得万骑很重要，与之结交并非坏事，因赞道："很好哇！万骑将士武艺精湛，你们与之交往定能长些能耐。很好！毛仲，万骑将士俸禄无多，他们生性豪迈惯好饮酒，你可从府中支些制钱与之交往，千万不能让他们说我府中之人出手吝啬，以致污了我的名头。"

王毛仲早知主人有轻财重友的特点，也知道主人为王有相应食邑，最近张暐又馈赠不少，替主人花一点儿钱实在不算什么，遂满口答应。

且说安乐公主的大婚耸动京城，让全城人知道安乐公主是当今皇帝与皇后最宠爱的女儿，找她办事实属捷径。于是，请托之人络绎不绝拥往金城坊，公主府里的寻常仆役及婢女身价大增，请托之人往往需要通过他们求官，他们也可以从中得些好处。

这日安乐公主拿起拟好的诏书进宫，直奔武德殿侧房，李显朝会之后往往在这里处理公文。安乐公主入内的时候，就见母亲韦后和上官昭容正与父皇说话。

婉儿禀道："陛下，那赵履温果然办事干练，已然将诗会之所收拾妥当，妾近些日子欲出宫入内布置，特来禀告陛下。"

"好哇，如此又多了一个取乐的所在，你但去无妨。"李显眉开眼笑道。

"妾以为，诗会时须有文学超卓之士加入方显诗会之著，如此须选天下诗文大家入京，其中一些贬谪之人须陛下恩准。"

"你看着办吧，朕照准。"

韦皇后接过话头："婉儿，此等小事何须劳烦圣上？我早已知会吏部，你所选才俊他们不得拦阻，按章奉调即可。"

"对，对，还是皇后想得周到。"李显闻言附和道。

当初韦氏初嫁李显，两人伉俪情深，李显将满腔的爱意倾注在这个可人儿身上。韦氏美貌无比，又有见识，让李显佩服得五体投地，心间油然生出"人家见识与眼光皆高于我，又对我死心塌地，应该对其唯命是从"的决心，所以初为皇帝时不顾强悍的母亲在侧，决意升岳父为宰相职，甚至说出让天下给自己的岳父的气话，结果被赶下皇位。后来被贬的日子里，李显心理已近崩溃，还是韦氏成了他心中寄托的支柱，于是才能坚持到二度为帝，所以现在一见韦氏，就敬重有加。

韦氏正是在李显敬爱心理的滋润下，渐渐形成了凌驾于夫皇之上的权威，甚至有了对李显的蔑视。

韦氏不再继续此话题，直视李显道："陛下，妾以为朝中的一些职事需动一动了。"

"现在挺好的，何必再调？"李显迷茫地问道。

"有句话叫推陈出新，那韦安石垂垂老矣，其为中书令，将政事堂搞得暮气沉沉，中书令一职亟需换人。"韦后言不由衷，她对韦安石不感兴趣，缘于韦安石曾任相王府长史，其与相王李旦渊源颇深。太子重俊叛乱后，韦后对相王和太平公主颇为警惕，近日更有身边之人撺掇她更换韦安石，遂有此念。

李显踌躇道："母后在日，对韦公甚为倚重，韦公处事谨慎。他若

不为中书令，再授何职呢？”

韦后斩钉截铁道：“韦公处事谨慎，又用心精细，改授户部尚书最好。”

中书令为二品官员，户部尚书则降为三品，韦安石无过而降，确实有点突兀。然此时什么稀罕事儿都能发生，这种改授亦属正常。婉儿明白韦后的心思，知道其中利害，不敢插言一声，心中却替韦安石惋惜。

“皇后这样说，婉儿，你就拟诏吧。”李显确实没有什么主意，皇后怎么说，他就怎么办。

然韦安石不任中书令，谁来接替呢？韦后心中早已计较，转向婉儿道：“如此，你就拟诏吧。韦安石改授户部尚书，宗楚客迁中书令，太府卿纪处讷兼知同中书令门下三品。”

婉儿悄悄看了一眼李显，见他在座上眯着眼毫无反应，急忙向韦后展颜一笑，答道：“妾明白，即刻拟诏。”她明白，韦后此次授任的目的，就是加重自己在朝中的话语权，而宗楚客与纪处讷二人向来唯皇后命是听，自当擢升。

安乐公主本来待在一边，看见婉儿入后室拟诏，遂小跑至李显身后，用双手蒙着李显双眼，嘴里嚷道：“父皇，父皇，别睡了，别睡了。”

李显扒开安乐公主的双手，笑道：“又来闹了，你现在有了新居，不好好在家待着，怎么动辄跑入宫中？”

安乐公主嘟起嘴儿，说道：“母后，女儿刚刚嫁了出去，父皇就嫌弃了。如此，我以后就不敢进宫了。”

李显伸手将安乐公主从身后拉到面前，说道：“胡说，怎么有人敢嫌弃裹儿呢？”

韦后目视自己明艳的女儿，眼见其新婚之后气色不错，笑道：“女生外向，你父皇说得不错，你动辄入宫，无非办些请托之事，少见你专程问安时候。”

安乐公主嘟起嘴道：“哼，你们都办些军国大事，裹儿无非顺手办

一些芝麻小事，不会招你们生厌吧。”

夫妻二人对这个小女儿又爱又怜，对其所求之事不会有任何拦阻。

安乐公主忽然转嗔作喜，转对李显道：“父皇，这里有一纸敕书，请予签署。”说完，从袖中拿出在家中拟好的敕书，铺在几案上让李显签署。

李显见安乐公主依然是此前的老姿势，即用手捂着敕书的上端，那里是被敕封官员的名字，仅留下下端的空白处让签署，遂笑道：“你要授任的是何方人士？总不成让我当一个糊涂皇帝，连名儿都不让一见。”

安乐公主口中连声道：“糊涂就糊涂了，裹儿又不糊涂，父皇尽管放心。快签快签。”

李显见状不再坚持，遂拈起毫笔，一笑而就。

安乐公主满意地将敕书卷起，收入袖中。此后她派人将敕书送入相关衙署，上面所书的人名克日即成为朝中冠冕官儿。

韦后见此情状，脸色一寒，训斥安乐公主道：“裹儿，你新婚后事儿明显多了起来，这里面是否有延秀的功劳？哼，经你手封的官儿何止数百，如此下去让别人如何说话？”安乐公主不以为然，辩道：“哼，别人如何说话？那上官昭容、沛国夫人、尚官柴氏、贺娄氏、第五英儿、陇西夫人又封得少了？最近，太平姑姑也封了不少人吧，别以为裹儿不知道。母后，你若入裹儿书案上一观，那里求官之书堆积甚厚，裹儿也仅是从中优选超卓之人来向父皇请求。”安乐公主提到的数人，皆是当今与韦后相厚的贵妇人，沛国夫人郑氏系上官昭容的母亲，尚官柴氏、贺娄氏、陇西夫人赵氏皆为韦后的亲随，第五英儿是韦后倚为心腹的女巫，她们皆通过韦后来安插自己受托的“斜封官”。

女儿如此一针见血，韦后也不好再说什么。毕竟，授官多少就意味着得财多少，那些人都是外人，还是女儿挣钱多最为称心。

安乐公主办完自己的事儿，作势要走，忽然又想起一事，便回过头来，娇声道：“父皇，那件事儿您想得如何？”

“什么事儿？”

“昆明池呀。女儿现在虽有新宅，院中毕竟假山假水，如何比得上昆明池的风光？父皇，您就再开恩一回，把昆明池赏给女儿当做私家园林。”

一向对女儿百依百顺的李显，这次终于拂逆了女儿心意一回，其决然道：“不行！我想过了，昆明池既为京城人游赏之地，朝廷还要在那里训练水军，还有许多百姓在那里以渔猎为生，若归了私家，那怎么可以？”

安乐公主顿时委屈，眼圈有点红，嚷道：“父皇，您不疼女儿，如此小事算什么，还是您不疼女儿……”

还是韦后打破僵局，她上前轻抚女儿之肩，柔声道：“裹儿，你不可为难圣上，昆明池也就罢了，你可以另选新池嘛。”

安乐公主破涕为喜，说道：“母后之意，女儿可以造一个如昆明池一样的池子？父皇，您答应不答应？”

李显点头道：“可以呀，你另造新池那是无妨的。赵履温办事干练，你让他去办定能称心。”

“那好，我就耐着性子另造新池吧。父皇，造池所需之钱女儿拿不出来，您就别为难女儿，让赵履温从国库去拿吧。”

“这是自然。”

安乐公主顿时变得欢天喜地。

韦安石看到自己被改授为户部尚书，心中并未有愤懑之情，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朝会后回到府中，家人已然知道他改任的消息，并不询问，任他独自在堂中美美地抿了数盏茶，然后绕着庭间花木漫步。

韦安石边漫步边摇头：“同样是皇后，同样独揽大权，这个女人比她的婆婆差远了。”韦安石所念叨的女人，即是当今皇后韦氏。

韦安石自久视元年开始入京为官，颇受女皇倚重，先后出任文昌右

丞、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天官尚书、秋官尚书等职，目睹了女皇朝及李显为帝期间的朝中风云。他知道，不管人事如何变化，朝中始终有一批类似自己一样忠谨之士在那里维持大局。远的如狄仁杰、娄师德、王及善、唐休璟等人为相，近的如姚崇、宋璟、张柬之以及自己。韦皇后此次改任彻底打破了这种格局，眼下朝中宰相职仅剩下韦氏亲信把持，自己被改任为户部尚书，姚崇、宋璟被外任为刺史，其他一些忠谨之人如张说、魏知古二人母丧丁忧在家，郭元振任安西大都护，远在西域。

举目朝中，皆是一班趋炎附势之人，韦安石与他们实在没有共同语言，再加上一个糊涂皇帝和一个强悍又无能的皇后，韦安石觉得不为宰辅，实为幸运之事。

“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韦安石思之此处，忽然随口吟出了两句诗。想起此诗的出处，韦安石脸含微笑，叹道：“怪了，看来德才难以兼备，如此德薄之人竟然能有如此妙句！”

韦安石所吟之诗，乃沈铨期流放岭南所作。因诗句甚美，竟然辗转流入京中传诵。沈铨期与宋之问诗文齐名，号称“沈宋”。二人诗才甚好，可惜人品实在太差，二人皆媚附张氏兄弟以求升迁，宋之问更是以进身为女皇男宠而努力，张氏兄弟被诛后，二人皆因民愤极大被流放边鄙之地。

韦安石想到此处，又怀念起远在南方的姚崇、宋璟，叹道：“如此不趋炎附势之人，愈来愈少了。”

这时，门房跑来报道：“主人，侍中萧大人来府。”

闻听萧至忠来访，韦安石急忙说道：“快请。”边说边迎向前去。其刚至二门，就见萧至忠已踏入门内，爽朗笑道：“韦公，至忠唐突来拜，勿怪勿怪呀。”

韦安石看到萧至忠身后有二名仆人手捧锦盒，不明其来意，心中顿生疑窦，上前执起萧至忠之手，口内寒暄数句，便相携着步入堂中。

二人分宾主坐定，婢女奉上茶来。萧至忠让仆人把锦盒放在几案上，挥手令其退下，然后说道：“韦公，至忠受人所托，请移步一观。”

两只锦盒内，一只装满了制钱，另一只装有首饰、潞绸等物，韦安石观罢瞪大了眼睛，问道："萧侍中，此为何意？"

萧至忠脸含神秘之色，示意韦安石轻声说话，然后轻声道："有人知道韦大人此次授任，心情定然不好，又知韦大人向来清廉，家中人口又多，特来馈赠一些财物以补家用。"

"此人是谁？"

萧至忠将口挪至韦安石耳边，轻轻吐出四个字："太平公主。"

韦安石双眼直直瞪着萧至忠，心想："此人什么时候又投靠了太平公主？"

萧至忠现任门下省侍中，此前韦安石任中书省中书令时，两人配合十分默契。萧至忠一生谨慎为官，尤其在李显猜疑相王与太平公主之时，萧至忠仗义进言获得好名声，韦安石对其比较看重。只是有一件事让韦安石很不舒服，韦皇后有一弟韦洵早死，恰好萧至忠有一女早夭，萧至忠为了向韦皇后靠拢，主动找韦皇后将其女嫁给其亡弟，结一冥婚，韦皇后想起早死的弟弟在阴间实在寂寥，现在为其娶妇，当然满口答应。此次韦皇后安插自己亲信之人为宰辅，不惜拿掉朝野素服的韦安石等人，独留下萧至忠不动，人们私下里议论，看来萧至忠也被韦后视为亲信之人了。

现在萧至忠来当太平公主的使者，那么他与太平公主的关系自然也非同一般。韦安石作为朝中老臣，虽不参与朋党之事，然对朝中各方势力的动态了之甚详。他知道，韦皇后与太平公主说什么也不会有共同的利益，当初女皇得势后，大肆打击李氏宗族，重用武姓之人，如今的韦皇后俨然以自己的婆婆为楷模，其在朝中安插亲信，极力擢拔韦姓之人，那么太平公主及其亲近之人肯定会列入另册。萧至忠现在既附韦皇后之势，又暗地里和太平公主打得火热，韦安石认为他这样做如同火中取栗，弄不好会引火烧身。

韦安石沉吟片刻，说道："萧侍中，请代我向公主致意，感谢她如此盛意，这些礼物请退回，我有国家俸禄，家用也足够。所谓无功不受禄，如此财物断不能受！"

萧至忠道："公主也知韦公清明，其谆谆告我，说韦公一生勤谨，

国家给了她许多食邑财帛藏之无用，就此代国家向韦公致谢。”女皇在日，给予太平公主逾制食邑，李显即位，加封其为镇国太平公主，封赏许多，加之太平公主又善敛财，其家中财物溢库满盈，实为当时首富之人。

韦安石决然道：“公主虽是皇亲，岂能代表国家？萧侍中，我们共事多年，你知道我的脾气，此话不用再说，请将此物退回公主那里。你若不方便，我可派下人奉入公主府中。”

萧至忠讪讪地将锦盒合上，叹道：“唉，韦公，我不再多说了，此物原封送回。韦公，眼下堪称乱世，你若一味僵硬呆板，终究会吃亏的。公主非仅仅馈赠你一人，其他人皆欣然受之，独你不受，由此就拂了公主的美意。”

韦安石现在从萧至忠的嘴里，得知太平公主近来以财物大量馈赠朝臣，显然是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则太平公主其志不小。武三思死后，武家势力皆附韦皇后与安乐公主，韦皇后又大肆提拔自己亲近之人，其势力可谓权倾朝野。太平公主暗暗这样做，其目标是显而易见的。韦安石虽想到这些，但毕竟为宦多年，深知不可伸手打笑脸人之理，何况人家还巴巴地送来礼物，再冷语相向肯定不妥，遂笑颜道：“萧侍中，请转告公主，安石深谢其美意。礼物嘛，安石断不敢收，然今后公主但有所命，只要不违了朝廷规矩，安石定能为之奔走。”

萧至忠闻听此言，觉得韦安石平素讷言耿直，能有如此态度，也算不易，觉得可以对太平公主有所交代了，遂笑容上脸。

是时，太平公主正为一件小事生着闲气。原来，某一日太平公主带领随从出长安到郊外游玩，其信步走到京城之西。此时风寒天冷，万木凋零，实在没有什么好风景可观，太平公主也不爱狩猎之道，遂步入近旁的积云寺游历。其在寺中上香叩拜，步出大殿发现西南角有一具水碾，她看到此水碾系用青石造就，此青石质地上乘，其表面光滑泛着绿光，遂萌生爱意，也不与僧人商量，喝令从人将此碾卸下运回府中。

一具青石水碾价值几何？既然是大名鼎鼎的镇国太平公主想要，拿去就是。谁料积云寺僧人为一帮死脑筋之人，他们待太平公主走后，心有不甘，遂写下一张状子，将太平公主告至雍州府，意欲打官司讨回水碾。

此处虽为京郊，毕竟属于雍州地面，雍州司户李元纮接到状子，觉得这是一件很普通的案子。他不假思索，觉得水碾系积云寺庙产，太平公主不该强夺，遂判太平公主归还水碾。

太平公主得知李元纮将水碾判回给僧人，顿时凤颜大怒，接连派人找雍州刺史窦怀贞问罪，大有不得水碾不罢休之势。

窦怀贞小心翼翼地候在公主府门房，他在此等候，已近两个时辰。

太平公主明显想晾着这个三品官员，窦怀贞前两次来府，太平公主怒气冲冲拒见，今日放下话儿，让他在那里等候传见。

窦怀贞身为雍州刺史，深知这是一个很不好干的活儿。长安为京城，属于雍州的地面，则京城人士的纠纷例由雍州府处理。可是京城里的达官贵人太多，一件小小的案子，其事主背后不知有何方强大的势力，处置不好就会引火烧身。如这个水碾案件，按道理水碾为僧人物件，若别人强夺，判令归还就是，可是这个“别人”却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如此就不简单了。

作为京城管事的最高官员，窦怀贞这些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其初到任时，完全秉持公事公办的态度，几场事下来，各方都不高兴，朝中御史接连上奏状弹劾窦怀贞，认为他为官幼稚不该为官，幸运碰上神龙政变等几件大事耽搁，窦怀贞方才被动过关。

某一日，窦怀贞幼时的密友来京，其深知窦怀贞的尴尬处境，遂决定给窦怀贞上一课。

密友云：“我欲言七事，你愿答否？”

“愿答、愿答。”

“其一，圣贤道理，你愿持否？”

“愿持，我修身养性，穷究其理，以合圣贤所言。”

“其二，圣人言‘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你言行如一吗？”

“当然，欲效君子嘛。”

“其三，圣人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你以为如何？”

“人若献媚，何为其人？”

“其四，人们千里为官，其目的为何？”

“达则兼济天下嘛。”

“其五，你为刺史，如何为政？”

“忠于国君，秉承国君制度，小心谨慎。”

“其六，国家制度不可有丝毫偏差吗？”

“当然。”

“其七，你渴望升职吗？当以何法为之？”

“我为进士，当然想积功而升。前面说过，只要谨慎为之，当积有薄功，何愁不能升职？我为政多年享有好名声，狄阁老当初曾向则天皇后推荐我入阁，你莫非不知吗？”

密友闻言，顿时哈哈大笑，既而说道：“我的好刺史呀，难为你混到今日地位。我就奇怪了，你如此行事，竟然未被充军流放，祝贺你呀。”

窦怀贞茫然不解，问道：“我们当初同室读书，多听圣贤道理，我这样做，难道错了不成？”

密友正色道：“不错。你大错特错！武皇在日，尚且礼遇书生，对有才具之人奖掖擢拔。当今圣上即位后，朝中风气已然大变，你难道没有体察吗？”

窦怀贞点点头。

“以上所言七事，你应该从另处想，方为至道。否则，下次不知道到什么地方见你了。”密友恳切地说，“你愿意听吗？”

窦怀贞再点点头。

“其一，圣贤道理是圣人说的话，当由国子监那些博士来探究。我们当初读书，无非为博出身，如今入仕为官，当把那些道理抛到脑后，官场之学与之大相径庭。

“其二，言行如一，那是圣人的呓语，说明言行不一的人太多，谁若按圣人所言定是傻子。你要在不同场合，把假话当成真话来说，如此方为官场之中的敲门砖。

“其三，溜须拍马，向为书生不齿，然官场之中能擢拔你之人非百姓，实为圣上及权势之人。你若如圣贤所教依理硬抗，则官路塞绝。记住，凡是对自己有利即为至理，如此，则上善之人所言皆为至理。

“其四，人们千里为官，非为兼济天下，实为取得地位及财货。你要多读《史记》、《汉书》，当能明白这个道理。大家一同为官，若有财货不可一人独享，你的恩师擢拔你，他想得到永久的尊敬以及此后的方便；你的下属尊敬你，那是他们渴望得到你的擢拔；你的同僚与你交往，他们想互相方便以互通有无。记住，这些人所求万不可拒绝，否则就堵死了一通路。

“其五，你想依靠自己的清名和所能来为政吗？错了，此为其次。首要者要学会如何与人沟通，方为做官的关键。你应该见到此类人，他们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然依然居于高位，是何缘故呢？缘于他们能够左右逢源，能得上善之人欢喜，因而为政能力低劣，一样能到高位。

“其六，国家制度不能有偏差吗？错了，当然可以。这些律法都是对付百姓的，你若谨慎遵守，即为百姓。

“其七，积功而升？那是书生中了圣人流毒之后的幻想。狄阁老荐你不假，然时过境迁，你若一味抱残守缺，岂不是胶柱鼓瑟吗？”

密友的一番话，说得窦怀贞目瞪口呆。他说的这些道理，窦怀贞此前并非不明白，实因为自己不齿于此。抛却圣贤道理，就是要有奶便是娘，然后使出溜须拍马及说假话等十八般武艺取媚上人，以达到自己升职和获取财货的目的。

如此，人就变得如畜生般，因为偏离了圣贤道理，人将不堪啊！窦怀贞知道，若想成为密友所言之人，自己第一步就是要抛掉多年来形成的套路，与过去决绝；第二步就是忘掉圣贤道理，做一个自己以前不齿

的人。

要想完成这两步，最重要的是练就一副厚脸皮，只管埋头去做，不管别人如何说。密友走后，窦怀贞独自想了数日，到了来日黄昏，他终于豁然开朗，暗暗下定了决心：对，就应该这样走！

此次太平公主问罪，窦怀贞殷勤侍候，明显按密友所教践行。

窦怀贞正在门房里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门外传来一声呼喊："请窦大人移步府内。"

太平公主坐在中堂之上首，看见窦怀贞疾步趋入，脸色阴沉并不言语。

窦怀贞入堂后站定，面向太平公主拜道："下官窦怀贞，特来拜会镇国公主，下官有事要禀。"

太平公主"哼"了一声，冷冰冰道："窦大人，我在郊外取了一具水碾，你们雍州府不依不饶，莫非要欺负我到底吗？"

看到太平公主发火，窦怀贞急忙趋前再叩拜道："下官不敢，下官来此专为解释此事。下官该死，不该扰了公主天威。"

"罢了，你为三品官员，不要逾越朝廷礼制，起来吧。我一个弱女子，何谈天威？事儿传出去，言官定说我不知规矩。左右，还不为窦大人看座呀？"

窦怀贞在仆役的搀扶下，方才战战兢兢地坐在座上。

"那件事怎么样了？"

窦怀贞急急忙忙又复立起，拱手言道："禀公主，那李元纮太过无理。下官多次令他改判，然此人置若罔闻。前日，他将判纸送来，上面仅多了八个字。"

"什么字？"

窦怀贞期期艾艾不敢说，双手捧着判书趋前数步，将之交给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接过一看，只见判纸上方写着八个浓黑之字："南山可移，此判无动。"太平公主读完顿时无名火起，挥手将判纸掷于地上，喝道："你巴巴地来府数次，莫非就是想让我看这八个字不成？窦怀贞，看来雍州府要和我作对到底了。一个芝麻小吏，现在再加上你这位三品大员，你们一唱一和，想要气死我呀？"

窦怀贞"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首道："下官不敢，公主，就是有人再借给下官一个胆子，下官说什么也不敢忤逆公主啊。"

太平公主余怒未息："你没胆子？那李元纮无非是一个司户小吏，你为他的主官，他若没有你撑腰，焉能如此无礼？哼，你们唱了一出好戏呀！"

"公主冤枉下官了。下官看到判词，也是七窍生烟，正要下令让那李元纮回家。谁知这厮写完判词之后，已然扬长而去，还留下话儿，说不待上官来免，自己先把自个儿免了。公主，看来这厮实为一榆木脑袋，受人指使不太可能。"

太平公主闻言沉吟道："唔，看来此人是一个认理不认人的主儿。也罢，你起来吧。"其停顿片刻又复问道，"窦大人，你准备如何处理此事呀？"

窦怀贞再拜道："禀公主，下官想好了。那李元纮已然离衙而去，下官另嘱他人再写判词，说什么也要让公主得了这水碾。判词已然写好，请公主过目。"

太平公主读罢判词，看到水碾果然判给了自己，眼珠一转，脸上有了笑意，又问道："窦大人如此判，不怕那积云寺僧人再复聒噪吗？"

"不妨。下官已然知会积云寺僧人，由本府置钱为其再造水碾，他们也愿息事宁人。"

"如此甚好。看来还是窦大人处事干练，不愧为能臣。上次安乐公主大婚，你为礼会使，将婚礼办得妥妥帖帖，圣上皇后很满意，多次夸奖你会办事呢。左右，赶快为窦大人看茶。"

窦怀贞的一颗心方才踏踏实实跌入肚中，其用手轻抚额头上的虚汗，心道只要太平公主满意，自己就除去了一桩心事。

太平公主又问道："那个司户李元纮到底是何来历？其背后果然没有别人指使吗？"太平公主当初移走水碾时，确实没有太多心思，不料僧人较真告状，李元纮又秉公处置，她当时顿生警惕，心想事情背后可能有其他文章。现在看来，事情还算简单，不过她终归不放心，方有此问。

"禀公主，李元纮当初在雍州小有名气，其耿直公正，颇有民望，下官到任后觉得此人不错，因而擢拔为司户。下官知道此人平素交往，担保他不会受人指使。"窦怀贞当初任雍州刺史时，很想有所作为，因依自身标准选才任能，李元纮即为其当时授任的小吏之一。不料窦怀贞今日心思已变，可见世事变幻，人所难料。

"嗯，李元纮回家最好。此等榆木之人，不知变通，不懂转圜，其再任司户乃至升迁，不知道又会惹出什么大乱子！好呀，他这一走，与人方便，也保护了自己。窦大人，此人若升至你现在的位置，又处京城，旬日间定会得罪诸路神仙，弄不好会尸骨无存，你认为如何？"

"公主所言极是，此类人不善为官，其归家后弄田养殖，了其残生，最为妥帖。唉，想想也是，上天怎能降生此类人种，他们到人群之中只会碍手碍脚，与人添乱。"窦怀贞自从悟得官场门道，已然脱胎换骨，将早年信奉的圣贤言语抛到九霄云外，现在已视李元纮等人为异类。

"好哇，还是窦大人有趣。窦大人，此事多劳你费心费力，你今后但凡有空，请入府内为客。听说你的夫人新逝，所遗儿女有人看顾吗？"

"家里甚好，不劳公主费心。"数月前，窦怀贞夫人因病而逝，太平公主近日方得其消息。

"嗯，内宅无人主事，终为不美。我此后为你留心，争取及早为你访得一位新夫人。左右，去后堂中取出一些小玩艺儿及糕饼，带给窦大人的儿女。"

窦怀贞急忙起身谢道："谢公主赏。"窦怀贞久居京城，消息还算灵通，知道太平公主近来出手大方，所赏物品价值不菲。因想自己顺手替太平公主办了一件小事，顿时与太平公主拉近了距离，由此结交上这样一位大人物，心里不免得意。

其实，太平公主以水碾之事大动干戈，只不过是想把事儿弄得沸沸扬扬，由此除去韦皇后等人的猜疑。事儿很明显，韦皇后竭力整合韦氏与武氏的势力，其所忌为李唐势力。李唐势力的代表人物为安国相王和太平公主，那个安国相王日日躲在府中吟诗弄乐，基本上不问世事，唯有忌惮太平公主一人而已。现在太平公主竟然为水碾一事如此倾注心力，则其心无旁骛，那是不足为虑的。

看到窦怀贞的背影消失在大门之外，太平公主的嘴角漾出了微笑。她也没有想到，自己本来无心为之的一件小事，竟然收到如此奇功，确实心甚慰之。

过了数日，这件事情传遍京城。人们纷纷痛斥太平公主的霸道与窦怀贞的无耻，对李元纮寄予了满怀的同情。李元纮的八字判词“南山可移，此判无动”竟然成为佳话，渐渐地，这八字判词又演化成为“执法如山”的成语，成为乱世中人们心间的强烈希冀。

太平公主认为此事已达到满意的效果，遂决定次日找皇帝李显，她还有第二件事要去办。

次日起床洗漱之时，方知一夜瑞雪，将房屋、街道、树干皆蒙上一层洁白。太平公主踏出门外，就见院内已积有半尺厚的雪层，天上还在飘着鹅毛大雪，心道这雪下得真大，今日若去见皇兄，最好寻一只精致的手炉作为小礼物。

她返回房内，婢女已从后面库房内寻来两只手炉。此为铜镀银镏金雕龙暖手炉，银色的支框分出六个独立的空间，上面各用纯金镶出一条活灵活现的金龙。太平公主看后很满意，说道：“好，就是它了。”

这日非朝会之日，太平公主知道慵懒的哥哥惯好晚起，又是下雪天，恐怕又要更晚一些。太平公主想得不错，李显这日果然近午时方才起来，再慢腾腾洗漱一番，恰是太平公主进宫的时候。太平公主一入殿，看到李显睡眼惺忪，遂笑道：“我的好皇兄啊，皇嫂不在，你的日子怎可过得如此懒散？”

其话音刚落，就听殿门处有人说道：“谁说我不在呀？”自是韦皇后接踵而至。

李显“嘿嘿”一笑并不言声。太平公主作为则天皇后的唯一女儿，又

是幺女，极得则天皇后的钟爱，四个亲哥哥也对这个小妹妹怜爱有加。

太平公主转对韦皇后道："皇后来了呀，你该多劝劝皇兄。现在我们年岁渐长，最该爱惜身子，皇兄如此颠倒日夜，对身子极为有害。"

"哼，你这位皇兄，现在早不听劝了。其饮食无节，御女无度，我名为皇后，焉敢多嘴？"韦皇后口里虽这样说，其实她平日里压根不管，她自己的事儿，已经很忙乱了。

太平公主不愿继续此话题，拿出带来的两只手炉道："今年比较寒冷，妹子寻来高手匠人做成一对小手炉，眼下雪急风寒，正是皇兄皇嫂用得着的时候。此物还算精致，请予笑纳。"

韦皇后接过一只细细观看，赞道："难为妹妹的一片心意了，果然不错，人言妹妹府中多宝贝，如此寻常物件堪为精致，看来所言不假。"

太平公主听出了韦皇后话中的弦外之音，微微一笑不做辩解。

李显忽然想起了太平公主强夺僧人水碾的事儿，说道："对呀，你府中财物甚多，缘何夺人水碾？还被僧人告到官府里，弄得沸沸扬扬。你是金枝玉叶，奈何不顾自己颜面？又是我的亲妹子，如此输了官司，连我的面上都不好看。"

韦皇后也笑道："不错，妹子这件事儿办得确实不够周全。"

太平公主道："你们是我的皇兄皇嫂，妹子受人欺负，你们该来替妹子撑腰，不该来数落妹子。哼，我不过看那水碾顺眼，因而拿回去使用，又成了什么大事了？"说到这里，太平公主忽然眼圈一红，抽泣道，"皇兄皇嫂，现在外人欺负我，家里的小辈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你们要替我做主啊。"

李显急忙道："别哭，别哭，有什么事儿好好说。"

"家里小辈谁欺负你了？"韦皇后问道。

"还会有谁，即是你们的宝贝女儿裹儿呀。"

"她能怎么样？"李显问道。

太平公主擦了把眼泪，说道："皇兄，近日裹儿是否找您为人谋官，一个王姓之人被您授任为左拾遗？"

李显"嗯、嗯"两声，伸手挠了一下脑袋，吞吞吐吐道："许是有吧。"

韦皇后在一旁心中暗笑，裹儿每次来请署官，皆用手掩住被授任人名，李显如何能知所授何人？

太平公主愤愤说道："这王姓之人确实惫懒无比，他来托妹子请求左拾遗之职，我一直未向皇兄提起。不料此人又走了裹儿的门路，那日他扬扬得意到我府中，说已然被授左拾遗，要把当初送我的钱再要回去。你们说，裹儿这不是气我么？"

李显打圆场道："此事与裹儿无涉，她焉知王姓之人也托了妹子你呢？这王姓之人实在可气，钱不能退回给他，还要好好骂他一顿。"

韦皇后道："对，钱不能退回去。不过，我说妹子呀，你不比我们。当初母后对我们一家非常苛责，赶至蛮荒之地受苦受穷，哪儿像你呀，母后给你食邑甚多，赏赐甚厚，如今的家底儿盆满钵溢，不该看重些许小钱。"

太平公主哭穷道："皇嫂有所不知呀，妹子现在名声在外，其实难副啊。不错，妹子的食邑比一般公主多了一些，然府中下人多开销也大，若不弄些外快，很快就会入不敷出。"

李显喃喃说道："妹子的食邑不少呀，母后在日，你的食邑已达三千户，我即位后，又加至五千户，又为你开府置官属，其府属皆有俸禄，你实同亲王啊，比裹儿她们多得多。"

太平公主不愿继续纠缠此话题，说道："也罢，那王姓之人的事儿就不说了。妹子还有一事想请托皇兄。"

"什么事儿？"

"中书舍人卢藏用想升职，皇兄皇嫂，不瞒你们说，此人也给妹子送了点礼物，皇兄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妹子的面子落在地上。"

"卢藏用想升何职？"

“卢藏用看到尚书省的右丞位置空缺，因想填此位置。”

李显知道中书舍人为五品官员，尚书右丞为四品官员。心想，太平公主求职仅求升一级，看来胃口不大，有心答应，遂用目光探询韦皇后的意思。

韦皇后问道：“这个卢藏用就是那个隐居终南之人了？”

卢藏用年少时走科举道路，然屡考不中，最后选择隐居终南山，在那里搞些辟谷、练气之术，偶尔写些《芳草赋》等文章，渐渐引起朝廷的注意被征为官。时人讥此入官方式为“终南捷径”。

“不错，就是此人。”太平公主答道。

“哈哈，此人善于独辟蹊径，先走‘终南捷径’，再走妹子门路，实在有趣得很呀。”韦皇后想想有趣，“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李显看到韦皇后如此神情，知道妻子并不反对此人任尚书右丞，遂说道：“也罢，我午后即让人草诏，妹子尽可放心而去。”

太平公主走后，韦皇后摇摇头，笑对李显道：“你这个妹子已然变成一个铜钿脑瓜子了，府中钱货充盈，犹不放过任何小钱进账。如此下去，她与农夫之妻有何区别？”

李显还算比较憨厚，说道：“一样都是至亲，你与裹儿办十件事儿，也总该让妹子成一件嘛，否则如何有面子？”

韦皇后忽然想起一事，说道：“对，我们还要办一件事儿。我那乳母王氏，已近七旬，她这些年跟随我们，也吃了不少苦。”

“是呀，她家中已然无人，一个人孤苦伶仃，我们好好待她吧。”

“她孤身一人，就是锦衣玉食供奉她，终究难耐寂寞。我这几日一直在想，应该给她找个伴儿，这样最为妥当。”

李显一听，顿时大笑，说道：“她已近七旬，如何找伴儿？总不成再给她寻来一老翁，两人到底谁照顾谁呢？”

韦后道："你这人死脑子，为何不能替她寻来一个壮年官宦之人呢？你娘在日，便寻年轻小哥，她怎么不去寻一老翁呢？"

"罢了，罢了，你又扯到什么地方了？也罢，就按你说的办。有合适人选吗？"

"我若有合适人选，还用向你讨主意吗？你好好想想，哪个人比较合适？"

李显寻思了一会儿，忽然击掌道："好，就是此人。"

第三回　皇帝赐婚嫁乳母　阿瞒赴宴结新识

转眼之间将近年关，长安城内外，氛围已与往日大不相同。

除夕这天，长安各家各户门上贴上了红彤彤的春联，是时，秦叔宝与尉迟敬德的持锏鞭形象成为许多人家的门神画，许多人的门上还插上桃符，以避百鬼。街店之内，各种饭食异香满街，有诗为证：

不辞加一岁，惟喜到三春。

燎照云烟好，幡悬井邑新。

兰委残此夜，竹爆和诸邻。

李显和韦后皆为爱热闹之人，数日前已发敕书，让中书省与门下省三品以上官员、学士、诸王、驸马等人入宫城一起守岁。是日晚间，受邀之人早早入宫城等候，天色一黑，人们按指定位置入席，就见殿外的空地上，燃起了数十堆大火。

此火名为燎火，此时不唯宫中，寻常百姓庭院中也会堆柴燃火，人们往往围着燎火，连臂而舞，醉坐和歌，此为长安一带的除夕风俗。

是夜宫内盛饰结彩，各处点满了灯烛，殿内诸房莫不绮丽，后妃嫔御皆身着新彩衣，显得金翠绚烂。

诸人入座后，只听歌乐齐奏，各种珍馐、美酒如流水般上来，众人大快朵颐。酒罢，李显又让众人出外观舞。这时，乐吏带领千余人围着

火堆驱傩。他们皆戴着狰狞的假面具，扮作各种鬼神的形状，为首有两位老人，一为傩翁，一为傩母，众人在此两位傩人的导引下歌舞喧腾，跳笑欢叫。其中的好事者总想趋前数步，以窥探后妃与公主们的明艳面庞，待次日归家后再向别人说嘴。

如今朝廷岁入比贞观时多了许多，李显也不吝钱财，效隋朝故事，那数十火山皆用沉香木根，每一火山焚沉香数车，若火头减弱，则以甲煎添之，火焰顿起数丈。是夜，沉香、甲煎之香，竟然笼罩全城，并飘出城外，极尽奢华。

驱傩之人走后，李显与韦后又主动来到火山边，与众人一起连臂而舞，和歌而唱。这样一闹，不觉时辰已过子时。

众人再回殿内，复座再饮。李显饮了数杯，眼光又复蒙眬，其传身边太监道："去，传窦怀贞过来。"

窦怀贞作为雍州刺史，今天也在被邀之列。闻听皇帝使唤，急忙颠颠地来到李显案前，然后躬身听命。

李显端起一盏酒，令太监交给窦怀贞，然后微笑道："来，朕赐酒一盏。"

窦怀贞急忙叩首，说道："臣谢陛下赐酒。"然后起身一饮而尽。

李显接着道："窦爱卿在雍州任上办事妥当，前些时安乐公主大婚时又出力不少。朕与皇后商量过了，要好好赏赐你一回。"

因为时辰已过子时，一些人有些困了，现在闻听皇帝要赏赐窦怀贞，皆激灵了一下，振奋精神欲听下文。

李显道："朕听说爱卿之妻病亡，家中久无侍奉之人，如此如何为家呢？朕与皇后替你忧虑了许久，遂想在宫中为你觅一良妻。今日除夕为大吉之时，就当着群臣之面为你成礼吧。"

窦怀贞闻听皇帝亲自为自己择妻，又是宫中之人，顿时大喜过望，当即伏地道："谢陛下赏，谢皇后大恩，怀贞无功无德，实在幸也何如！"

座下之人闻言，许多人脸现艳羡之意，心想窦怀贞身矮貌陋，且年

近五十，如何入了皇帝与皇后的法眼，竟然在宫中为其选一娇妻？宫内之人皆是百中挑一而来，就是寻常宫女来配窦怀贞，那也是绰绰有余。更有一些人心想，自己的老妻为何不死？若自己无妻，这等好事说什么也不会落到窦怀贞的头上。

皇后在侧微笑道："罢了，你起来吧，速去侧室让宫女替你更衣。那里已为你备好了新郎衣饰，速去速回，不要误了吉时。"

众人心里又是一叹，素来严峻的韦皇后今日竟然变了性子，还巴巴地替窦怀贞备下了新衣。窦怀贞急忙离席去更衣，这边的席上站起一人，却是新任中书令宗楚客，其至李显面前躬身颂道："陛下，今日除夕，又为窦刺史吉礼，则喜上加喜。陛下与皇后无微不至爱惜臣下，让臣等心里如沐春风，臣等躬逢明君贤后，实乃三生有幸。臣现在忝为中书令，来年中书省以下定加倍努力为陛下办事，鞠躬尽瘁。"

纪处讷、萧至忠、崔湜等人见宗楚客占了先机，也急忙起身离席，到李显面前谀词连连。太平公主前些日子对窦怀贞有招揽之意，现在见哥嫂给了此人一个大礼物，心道此人对哥嫂肯定死心塌地，自己也就不要有任何妄想了。

李显听了群臣的颂扬，心里十分受用，说道："我们君臣一体，不能亏欠了任何人。你们只要好好办事，朕与皇后都瞧得出来，定会论功行赏的。"这时，窦怀贞已穿了一身新郎服饰款款而出。就见他身穿一袭绛色公服，头戴褚色布冠，神采飞扬。李显转头看见窦怀贞过来，笑道："瞧呀，窦卿脚步飘飘，实在美得很呀。"

年近五十的窦怀贞身穿一身新衣，毕竟不如年轻新郎看着顺眼，竟然有些滑稽之感，座下之人顿时爆出大笑。

这时，礼官入殿唱道："新郎就位，奏乐。"看来李显与韦后事先准备得很充分，诸般婚礼细节皆已敲定，只要新郎窦怀贞谢恩就位，则万事俱备。

就听笙乐声中，一名内侍官导引大队自西廊入殿。最前端为三十六名宫人手执大红灯笼，入殿后其笼中烛光映得殿内一派喜气，少顷数名宫女手持步障入殿，步障是遮蔽视线的屏幕，众人知道，其后该是新娘子出场了。

窦怀贞立在殿内，眼见皇帝赐婚并特恩在宫内举行婚礼，如此殊恩可谓并无先例，其心情鼓荡，心中对皇帝及皇后的感激无以复加，觉得天地中最幸运的人就是自己了。

鼓乐声中，殿门处又入两名宫女，她们手执团扇，其扇后立着一位款款而来的窈窕女子。团扇遮住其面目，可见其身穿青色翟衣，其下摆露出红绿相间的格纹，其头上插满了金银琉璃等钗饰，可以看出价值不菲。

礼官一动手势，乐声转而减弱，持团扇宫女和扇后女子停下脚步。韦皇后笑对窦怀贞道："窦卿，团扇不开，显是考你诗才了。"

唐人婚礼，用诗时甚多。安乐公主出嫁时，迎亲队伍至门时其迟迟不出，武延秀要站在门前大声喊出别人帮忙写就的《催妆诗》，现在团扇不开，这也是唐人婚礼的一个名目，需新郎诵出《却扇诗》，待三番五次，团扇方才缓缓撤开。

窦怀贞还算有急智，这也多亏了他多年的诗文底子。他微一凝神，即吟道：

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

若道团圆是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

窦怀贞又大声诵了一遍，团扇岿然不动。座中人起哄道："不好，不好，再吟一首。"按说李显的这个婚礼起到了效果。熬夜守岁实为一件辛苦事儿，如此一闹，使大家的瞌睡劲儿一扫而空，变得兴奋异常。

窦怀贞无奈又作了两首《却扇诗》，其连诵十余遍后，团扇方才缓缓撤开。

众人屏息静神，皆想看清这位皇帝赐婚的窦夫人是何模样。待团扇后花钗下的面目露了出来，人们都惊呆了：这里哪儿有花容月貌呀，其鸡皮鹤颜，明显是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妪啊！

人们惊讶过后，人丛里忽然爆出大笑的声浪。

窦怀贞立在当地有些呆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新夫人竟然是一位老妪，瞧其年龄可以当自己的母亲了。

李显和韦后也随着众人大笑，毕竟，婚礼已毕，皇后的乳母找到了一个好归宿。韦后在笑声的间隙，催促窦怀贞道："窦卿，还不过去搀扶你那新夫人啊。"

窦怀贞此时经历了情感的两重天，一开始是狂喜，现在明显是失落，然其快速之间将自己的失望藏于心间，笑容又复脸上，快步过去将自己的新夫人搀扶到李显面前。他们先谢皇帝恩情，再谢皇后关心。

李显道："此为皇后乳母王氏，今日嫁了窦爱卿，也该有些名分，朕封窦夫人为莒国夫人，亦为三品。"

窦怀贞闻听此女为皇后的乳母，心想因为这个婚姻从此与皇帝皇后扯上干系，又复大喜过望，遂扯着新夫人跪伏谢恩。

太平公主微笑着看着这场闹剧，心想窦怀贞娶了皇后乳母当夫人，由此攀上了皇后这门厉害亲戚，肯定把乳母当成神灵供养，夫妻之事则成为次要。这名乳母从此当了正夫人，在窦家肯定颐指气使，那么窦家从此也没有什么好日子可过了。

这时，耳边传来声音道："姑母，侄儿向您拜年了。"太平公主侧头一看，看见李隆基笑吟吟端着酒盏立在一旁。她伸手把李隆基拉在侧座，说道："你又想讨便宜了，难道就此一拜，就想省了一趟？"按照惯例，新年之后，李隆基兄弟五人要带上礼品，专程入太平公主府拜年问安。

李隆基笑道："侄儿岂敢！侄儿今儿瞧见姑姑高兴，故想来凑趣问安一番。再说，此时离天亮不远，侄儿来拜年，敢情为姑姑身边第一人呢。"

"你从潞州回来，看来不打算回去了？你回京月余，为何不来探望姑姑？"太平公主平时最喜欢李隆基，想是李隆基打小就聪明伶俐，在李旦的五个儿子中最为出众。李隆基幼年丧母，父母亲眷无人在身边，他只有把全身的依托倾注在这位可亲的姑姑身上。

"侄儿在潞州也是可有可无的角色，现在回京无人清究，侄儿也就自得其乐了。何况在京可以得见父王、姑姑，此为好事。侄儿本想拜见姑姑，只是侄儿新纳的小妾待孕生产，所以很少出外，望姑姑勿怪。"

“嗬，你又纳新人了？人言你为多情风流三郎，看来不假。你到潞州一事无成，这美色女子却不耽误呀。听人说，你这新人原为一名歌女，想来你善乐，她善歌舞，你们倒是琴瑟相和了。”

“姑姑取笑侄儿了。”

“哼，我还不知道你吗？你不来看我，却整日里与一班狐朋狗友呼妓饮酒，玩毬赛马，实在忙得很呀，却拿什么小妾怀孕当幌子，你能骗得了我吗？”

李隆基闻言顿现羞惭之色，扭捏道：“姑姑教训的甚是，侄儿在潞州待了年余，一下子回到繁华的京城，不免贪玩了一些，望姑姑勿怪。”他知道，这位厉害姑姑的眼线甚多，京中的一举一动她都了然于心。

“好呀，你好好玩吧。京中美女众多，又多玩乐之事。新年到了，姑姑也祝你玩出花样，多子多福呀。”

“姑姑饶了侄儿，侄儿今后定多去拜见姑姑，多听姑姑教诲。”

太平公主灿然一笑，她喜欢这个晚辈，终归缘于血缘亲情而已。她现在所考虑的大事，压根与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无任何关系。不过两人谈笑一番，不觉轻松了许多。

初二晚间，李隆基带领王毛仲、李宜德二人，乘马自隆庆坊出发，缓缓向通义坊行去。那日除夕之会，王崇晔邀请李隆基来赴家宴，还专门说道：“阿瞒兄，我宅中牡丹花开正盛，实为长安一绝，你若不来，实为惋惜之事啊。”

李隆基到了王崇晔门首下马，刚入门，就见王崇晔笑呵呵地迎了上来，边走边说道：“阿瞒兄果为信人，你来赴宴，敝宅蓬荜生辉啊。”李隆基答道：“罢了，你以美酒相约，再以牡丹相引，如此美事，岂能相拒？你的牡丹在何处？”

“照壁之后，则别有洞天。阿瞒兄，请了。”

两人迈过照壁，就见甬道两侧及堂屋前，果然摆满了各色牡丹花。其绿叶苍翠鲜嫩，衬托出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花朵鲜艳无比，李隆

基缓缓观赏，可以闻到浓浓的花香。其观罢说道："嗯，这花儿成色不错，不逊洛阳之花。崇晔，想来你定是假公济私，将洛阳牡丹掘来送入私宅。"

"阿瞒兄说笑了，几丛牡丹所费几许？何必假公济私？前几年，我在洛阳看着这些花儿实在好看，就逐渐挑些花丛运回长安，慢慢地花色方才齐备。"

"眼下天寒地冻，万木凋零，你如何将牡丹生叶开花？就是现在，天气如此寒冷，花儿若放久了，也会冻坏吧。"

"好叫阿瞒兄得知，这就是为弟的独门秘籍了。我将这些花枝植于侧房中，嘱工匠烧制透明琉璃瓦换了屋面，房中升有炭火，然后算准花开时辰，或增或减炭火，终于赶在春日前后开花。这些甬道之侧所摆之花，至多在这里放上大半个时辰，须撤入暖房；至于堂前几丛大花，其周围覆有锦帷，下面生有炭火，那是不惧寒冷的。"

"哈哈，想不到倜傥任侠的王崇晔，如今变得怜花惜玉，成为一个好花匠了。不错，隆冬之时来此赏花饮酒，举目京中，唯此而已矣。"李隆基谈笑间看到堂屋里人影幢幢，又问道："今天你还请了什么人？"

王崇晔笑道："走吧，入堂后我替你介绍。都是一帮有趣的人，比如你我最擅玩马毬，堂中之人也有两位高手，你结识一番定有好处。"

两人说话间，已然进入堂屋中。李隆基举目一观，就见屋内立起数人。王崇晔笑道："来，来，先给大家介绍我这位阿瞒兄。其为安国相王之三郎，爵封临淄王，现任潞州别驾。"

众人拱手说道："久仰、久仰。"

王崇晔引李隆基来到一名四十余岁的中年人面前，介绍道："阿瞒兄，此人名刘幽求，现任朝邑尉。别看官职甚微，却是一名大有见识之人呢。"

李隆基上前执起刘幽求之手，说道："刘兄之名，隆基早已闻之。当初五王若听了刘兄言语，也不至于有当日之祸。"张柬之、桓彦范等人当初诛杀张氏兄弟，然不杀武三思，刘幽求与桓彦范比较熟悉，劝说

道："武三思实为祸患，若不早除，恐怕你们无葬身之地。"桓彦范等人不听，结果都被武三思迫害而死。

刘幽求个子不高，然双目炯炯有神，人一初识就知他为善机变之人。听到李隆基赞扬自己，遂紧握李隆基之手道："寸言未曾建功，何足挂齿？幽求官微言轻，今日得识临淄王，实为幸运。"

王崇晔再引李隆基来到一名长身玉立之人面前，其白净面皮，细目淡眉，周身显得文质彬彬，观其年龄三十余岁，王崇晔介绍道："此人钟绍京，现任禁苑总监。阿瞒兄，刚才的幽求兄擅文章，这位钟兄却擅书，如今诸宫殿门榜，皆是这位钟兄所书。"

钟绍京拱手道："崇晔言过了，人言临淄王善诗文，谙音律，绍京所书，实乃雕虫小技，如何敢在临淄王面前夸赞？"

李隆基道："隆基每每入宫，抬头见各宫殿所书颇有羲之之味，如此大家风范，怎为雕虫小技？钟兄，今日得识于你，这书法一道，今后要多加指点了。"

"岂敢，岂敢。"钟绍京谦逊道。

这时，一侧有声插入进来："阿弥陀佛，今日诸位相识，即是有缘，却不用再复客套谦逊了。"李隆基定睛一看，识得说话之人为宝昌寺僧人普润。

"对、对，普润禅师所言极是。临淄王，我来自报家门，我名麻嗣宗，现任利仁府折冲，今日我们入此宅赏花饮酒，即为有缘，彼此不用太客气了。"一位模样相当剽悍之人越众说道。

众人闻言皆大笑，场面就变得活泛起来。

王崇晔宅中室宇华丽，楹柱皆设锦绣，其堂屋内已备陈饮馔，器用多为黄金之具。按照惯例，他们需在这里举杯数巡之后，再入内室正式入宴。其宴席之间，每位客人身侧，皆有两名双鬓丫头侍候。李隆基毕竟为郡王，自然坐在上席。

今日所饮之酒为剑南之"烧春"酒，此酒味清冽而浓香，近年来一直在京中流行饮用。众人饮酒片刻，座中之人以麻嗣宗最为性急，其问

道："王兄，你那一道'炙烤羊肉'为何迟迟不上？说句实在话，我来赴宴，专为此羊而来，你别说今日没有了。"

王崇晔笑道："人言敝府擅造此菜，有此虚名，岂能怠慢了你们？左右，快快催来。"王崇晔在京城里以"任侠"知名，京中知名少年多与之交往，其在饮食一节自然不能太简慢。为了炙烤羊肉，王崇晔花费三十万钱雇高手匠人专门打造了熏烤羊肉的铁床，再从塞北之地购来肥美羊羔宰而烤之，其肥膏见炭火后则油焰淋漓，其滋味自然绝美，隆冬时候享用最为适宜。渐渐地，王崇晔府中善烤羊肉的名气传扬出去，其熟识之人皆要来一尝为快，更有好事之人取其烤羊时油焰淋漓之状，将此道菜命名为"羔羊挥泪"，由此可见其名气之大。

少顷，"羔羊挥泪"奉上席来，众人自然大快朵颐。李隆基尝罢感叹道："我在潞州，常思这里的烤羊肉，命人依此法烤之，终归没有这般滋味。"

王崇晔道："阿瞒兄想依样画瓢，有三样物事难称其美。一者，铁床；二者，厨工；三者，须选上等的塞外肥羊。今后就不用再麻烦了，若阿瞒兄想用，尽管吩咐一声，这里很快会备好。"

普润坐在一侧，其为僧人，不能如众人那样吃肉饮酒，仅饮些清茶，吃些素饼瓜果，其说道："阿弥陀佛，你们杀生也就罢了，还起些毛骨悚然的名目，什么'羔羊挥泪'呀？实在血腥。"

普润与其他和尚不同，最爱与人结交，经常在京中官宦之家穿行，所以和在座之人都很熟稔。麻嗣宗笑道："普润禅师最好不要开口说话，我们为一帮凡夫俗子，若再聆听你的教诲，弄不好会没了胃口。"

王崇晔道："不错，新年伊始，我们就多说些高兴之事。我先起一个头儿，大家以为京中这几天最可乐的事儿是什么？"

麻嗣宗马上接口道："那还用说？自然是窦刺史娶皇后奶妈之事。"其话音刚落，室内顿时一阵爆笑。

座中之人虽仅有李隆基、王崇晔、钟绍京三人参加了除夕之会，然两日之间，窦怀贞再娶的故事已传遍京中。

王崇晔直笑出了眼泪，边笑边说道："奶奶的，真是好玩死了。当

团扇挪开的时候，我一直紧盯着窦怀贞之脸，一瞬间其脸上竟然有二长一短之变化。”

“哪三变？”麻嗣宗因未在现场，自然喜欢探究细节。

“第一变为团扇半掩半挪之时，那窦怀贞因赐婚之喜，满脸为感激兼期待之色。你们想呀，皇帝自掏腰包为其筹办婚礼，此为何等的荣宠！再说呢，所娶之人弄不好还是一个绝色美人，他岂不是美得很呀！”

众人点头，皆以为然。

“第二变非常之短，也就是一闪之间。当团扇挪开之后，窦怀贞眼见所娶之妇竟然是一位可以当娘的老妪，顿时失望之极。不过我实在佩服窦怀贞的功夫，心虽失望，然碍于皇帝皇后，很快能将容颜收起，我自愧不如啊。”

李隆基插言道：“你观之甚细，如此也不易了。”

钟绍京说话速度较慢，其一板一眼道：“所谓月有阴晴圆缺，花无常开，窦怀贞既有赐婚之福，对于人丑人美一节，似不用过虑了。”

麻嗣宗道：“哼，换作是我，家里若供了这样一个宝贝，打死也不干。”

刘幽求接言道：“这就是你们的差距了，依我眼光，窦怀贞此后将官运亨通，弄不好还能成为宰辅之臣。”

麻嗣宗不以为然：“哼，他能成为宰辅之臣，打死我也不相信。”

刘幽求微笑道：“我们拭目以观。”

王崇晔继续说道：“第三变就是此后的笑脸了，其中有感激，更多的是满意。当满堂大笑之时，其神色间未有一丝尴尬之色，这份镇定功夫真是难得。平明人群散去之时，那窦怀贞手牵身护奶妈，脸上柔情蜜意，真成了一位精心呵护的好男人。”

座中之人又是一阵爆笑。

李隆基长叹道："窦怀贞起初亦非这般人啊！遥想狄公在日，其数次向则天皇后荐此人，以狄公之智，岂会看走了眼？可惜，可惜。"

钟绍京道："夫子当日赞扬颜回曰'居陋巷，其志不移，'窦怀贞之所以变化，看似外力使然，终归其心不坚，这样的人其实不值得惋惜。像当朝韦公以及放为外任的姚崇、宋璟，其虽被贬谪，犹矢志不移，可堪敬佩。"

刘幽求认为钟绍京有些迂腐之气，接言道："钟总监的话，却有些令人费解了。圣人皆言'巧言令色，鲜矣仁'，那窦怀贞此前貌似君子，今日变为小人，你斥其心不坚定所至。人为何不心坚如铁呢？缘于他看到依圣人所教得不到好处。我想问问，如此世风日下，将君子变成小人，难道世上仅留下韦公等极少极少有道之人，还有心思为之欣慰吗？"刘幽求不待钟绍京回答，接着说道："贞观之初，太宗皇帝任贤听谏，终于形成了君明臣直的朝中风气。那位隋朝之臣封德彝惯会见风使舵，营私舞弊，见此情状，只好收拾起昔日劣行，老老实实成为一名认真办事的唐臣。非外力使然？我看还是贞观朝的外力最好。"

刘幽求所言直斥当今朝中溜须拍马、卖官鬻爵、任人唯亲等混乱情状，在座之人除了李隆基身份比较特殊，其他人皆官微言轻，其在如此私密场合里可以畅言朝政一番。然李隆基今日与刘幽求、钟绍京初次相识，与普润也是第二次见面，刚才虽因窦怀贞的话题爆笑不已，场面因此而活泛起来，现在乍一提起此敏感话题，毕竟有些拘束，座中数人不约直视李隆基，以观望其反应。

李隆基知道，刚才刘幽求之所以敢在自己这位初识之人面前直言朝政，缘于他们知道相王家人不同于当今皇帝，更不同于韦皇后。然自己身为相王三子，平日里走马玩毬，颇有皇家子弟崇尚玩乐的派头，他们定会认为自己对国家大事不上心，以致少有疑虑，遂正色道："刘兄之言，颇合我意。隆基毕竟为太宗子孙，深知太宗当日所言'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贞观之风所以形成，缘于贞观君臣恪守'与民休息，与人教化'的道理，他们戮力自约，谨慎为之，方才有了'贞观之治'以及此后的'永徽之治'。如今政道荒弛，小人横行，隆基观之思之，实在痛心不已。"

普润问道："以临淄王所观，其症结何在？"

李隆基不假思索脱口答道："当今失却了贞观精神，国家只要依贞

观故事行事，则善矣。”

刘幽求哈哈一笑，说道：“临淄王所语，似与钟总监所言相似，失于呆板。依贞观故事？若天下不为李姓，何谈贞观之朝呢？”其言语犀利，直指则天皇后及韦皇后干政之事。

李隆基闻言不语，钟绍京说道：“刘兄所言，却是失于激烈了。则天皇后当日即位皇帝，知道天下之人皆思归李氏天下，最终未将皇帝位传于武姓，仍传位于自己的儿孙，你出此言，实乃危言耸听。”

“五王在日，我向他们进言，他们也认为我危言耸听。结果呢？你们都知道结果。如今武三思虽死，你们认为李姓天下就没有改姓的可能吗？”

“愿闻其详。”

“武三思虽死，然武家势力仍在，如今武姓之人以及昔日归附武氏官宦，现在皆归于韦皇后麾下。大家都知道，当今圣上不爱操心，如此韦皇后势力又复崛起，武家之人皆知天下人心所向，他们定会撺掇着韦皇后逆势而行，其中定有许多变数，眼下‘斜封官’横溢朝中，正是最好的事例。”

王崇晔见刘幽求说得口沫横飞，“扑哧”一笑道：“刘兄，你现为朝邑尉，官至九品，知道你为何一直不能升迁吗？”

麻嗣宗插科打诨道：“为何？为何？”

“你锋芒毕露，动辄与人建言，此为你不能升迁的根本原因。刘兄，眼下有一个好楷模，你刚才还说此人将来官至宰辅，你稍稍向他学一些，则终生受用不尽。我敢说，你若能如此做，肯定能超越窦怀贞，弄不好还会成为首辅。”

麻嗣宗顿时大笑，其他人也随之微笑。

刘幽求忿忿说道：“罢了，我若想学，也不会等到今天。哼，九品就九品吧，说不定哪天我恼了，不做也罢。”

王崇晔举起酒盏道：“刘兄莫恼，来，我们满饮此盏。入我府里就是图个高兴，切莫说些恼人的话题。阿瞒兄，你行酒令吧，先定下一条

律令，谁若再提恼人话题，罚酒一盏。”

李隆基默默捧起酒盏，然后仰头饮尽，其目光扫室内一圈，沉声说道：“先罚我吧。”

王崇晔笑道：“阿瞒兄昔日宴席之间，往往最爱行令，且行令间妙趣横生，极尽快乐。如何有了潞州一行，就改了性子不成？”

李隆基摇摇头，两眼忽然垂下泪来，说道：“刘兄刚才所言，固然激烈，然终为衷心之言。我为太宗皇帝子孙，不能有所作为，整日里悠闲为之，实在愧对太宗英烈啊！”

“男儿有泪不轻弹，临淄王与其垂泪，不若行动之。”刘幽求慨然说道。

“如何行之？”李隆基问道。

“譬若临淄王为潞州别驾，听说你难得入官衙一回，这就不对了。既然你愧对太宗英烈，缘何不为官一任，依贞观故事行之呢？你如此做，大约为避祸所虑吧？”刘幽求不依不饶，继续追问。

钟绍京眼见刘幽求在这里咄咄逼人，其为禁苑总监，深谙宫里曲折。当初李隆基以卫尉少卿之职迁任潞州别驾，他被放为外任不说，官秩又降一级，正是敏感时候，他怎么敢依贞观故事行之呢？他在潞州的一举一动，潞州刺史会事无巨细上奏京城，其整日里玩乐不参政事，实为最明智的选择。他想到这里，目视刘幽求道：“刘兄，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神龙政变之后，诸事曲折，你应明了，临淄王所为，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儿，别说了。”

刘幽求摇摇头，说道：“我正因为今日见了临淄王，心中言语不吐不快。临淄王，座中之人皆官微言轻，你毕竟为郡王之身，若想遥追太宗之英烈，座中之人谁又有资格？”

李隆基此时已平静下来，他观室内之人王崇晔与麻嗣宗心里坦荡，言笑无忌；钟绍京有板有眼，颇多书生之气；普润独坐一侧默默无语，显得高深莫测；唯有这刘幽求今日壮怀激烈，似乎想与自己一论短长。李隆基事先也听说过刘幽求的名字，粗知此人擅于谋虑，眼光长远，今日一见，似乎与此前印象不符，成为一名胸无城府偏激之人，且他今日

所言处处针对自己，那么他到底有何目的呢？莫非想激将自己？李隆基想到这里，忽然转颜一笑，手捧酒盏道："得罪，得罪，崇晔今日治酒烤羊，让我们尽欢而饮，我却在这里显妇人之态。好了，我再自罚一杯，令主开始上令了。"说罢，仰头将酒饮尽，然后又目视刘幽求道："刘兄，请坐下。崇晔说得对，今日非为说此沉重话题的场合，来日我专程请你入府，届时我们饮茶说话，再好好辩上一番如何？"

刘幽求拱手道："幽求闲云野鹤，自当静候临淄王召唤。"

王崇晔哈哈一笑："对呀，不许再说闲话了，我们现在饮酒才是正事儿。来人，拿酒筹来。"

刘幽求此生仕途困顿，已至不惑之年，犹为九品之身，实在令人汗颜。刘幽求自幼学综九流，文穷三变，以进士之身走上仕途，本想前程似锦，孰料如美玉弃入土中无人识货，终于困顿至今。其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有了向桓彦范建言除掉武三思之举，惜无人采用。

普润阅人无数，深知刘幽求的本领，因倾力接纳，两人常在寺中清谈，或谈佛理，或说时事，竟至无话不谈。

那日李隆基面见普润之后，晚间时分，刘幽求又漫步至寺中，普润就向刘幽求说了李隆基来访之事。

刘幽求询问了事情的详细，笑道："呵呵，这临淄王一生聪明，缘何这次就受了这名兵丁的蒙骗？筷子三次立起，若非这兵丁捣鬼，其能无力立起吗？哈哈，实在有趣。"刚说完，俄而又"哎哟"一声。

普润急问究竟。

刘幽求沉默片刻，然后说道："禅师你想，此等明眼之事，你我都能看出，临淄王为何如此重视？其回到京城犹放不下，还要巴巴地来找禅师释疑。"

普润笑道："这也很正常啊。当今圣上猜疑相王一家，将其五子皆放为外任，临淄王在潞州，当然日日煎熬。当时看到回京敕书，心中喜忧参半，无奈之间方问鬼神。人在无助之时，皆有是思。"

刘幽求摇摇头，说道："不对！我虽未睹临淄王之面，亦知相王五

子之中以此子最为睿智，其绝顶聪明，想谋一事定能成功。禅师知否？此子原在京中有一外号，名曰‘阿瞒’。”

普润点点头。

“当初曹阿瞒以谋略机变闻天下，其善识人物，雄才大略，身后魏国终于一统天下。此子得此名，岂为浪得？他现在深信卜筮之事，则其志不小。”

普润微微一笑，说道：“其志不小？我观你想攀附人物，已然想得痴了。他不过是一位不得势的王子，能有何志？”

“呵呵，禅师所言令人疑惑。临淄王今日来访，你不说其他，缘何独劝其留京不回呢？禅师走街串户，深知眼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其滞京不回，就有了观望的机会，幽求这样以为，对否？”

普润微笑不言。

“其实人生变幻，己莫能知。当初圣上在贬所，日日忧惧，他能知道忽然召其回京，且当了皇帝吗？再说，相王当时为皇嗣，其固力辞，然其当不当皇帝，也在则天皇后的一念之间。”

“不错。”

“临淄王虽为相王三郎，然我知临淄王同辈之间，有才具者难出其右。且太子重俊死后，圣上未立太子，其余二子难堪大任，如二子重福为韦皇后不喜贬谪外任，此次诸王皆返京，独不准其回，另四子重茂年龄幼小，更无名声。相王五子除临淄王以外，其他四子皆承袭相王脾性，处事恬淡，不喜外交。”

“如此说来，临淄王奇货可居了。”

“对呀，为何不能一搏呢？”

普润眼观刘幽求跃跃欲试的神情，心想此人处心积虑，一直想攀上一名倚重之人。他对李隆基却不以为然，眼下朝中局势虽暗流涌动，然主势明显。自武三思死后，皇帝李显是一位不谙事之人，朝中大权渐为韦后及上官昭容把持，其多用韦家及武家之人，对李氏宗族百般警惕，太平公主与相王出于避祸考虑，在朝中渐无声息，那么李隆基虽有志向

与能力，其能为多少呢？普润想到这里便摇摇头，他实在看不出李隆基能有什么志向，他相信，不唯自己这么想，所有有见识的人都会这样判断。只有刘幽求这样如无头苍蝇之人方才无端妄想，颇有点狗急跳墙的感觉。不过他不打算灭了刘幽求的兴头，毕竟，他们交往频繁相知甚深，眼下刘幽求既然起意，自己说什么也要帮帮忙。

普润沉吟道："搏与不搏，随缘而已。你既有意，我当为引见。我与王崇晔甚熟，你此后可随我前去结识此人。"

"王崇晔声名满长安，我知临淄王与其交往甚频。你莫非想让我通过王崇晔结识临淄王吗？"

"不错，临淄王回京后，他别处可以不去，然与王崇晔饮酒玩毬，那是断断不能少的。我若引你贸然去见临淄王，不若这般顺势而为有效果。"

果然，今日的集会上两人顺势相识，刘幽求相对激昂的言语，定能引起李隆基的注意。

此后的宴席轻松无比，众人尽兴而归。

第四回　韦皇后频显祥瑞　庸皇帝两较毬艺

正月初四，为七日假期之后的第一个上朝日，百官平明上朝，依序奏报。

中书令宗楚客奏曰："吐蕃以尚赞咄为使，率大批人马入京，欲迎娶金城公主。那尚赞咄闻听西突厥娑葛在西域为乱，主动请缨，愿发吐蕃兵协助我国共讨之。"

李显闻听叹道："吐蕃赞普年龄未及十岁，金城公主也年幼，如何马上成婚呢？宗卿，不如先让吐蕃再缓上几年，那时再来迎娶还算适宜。"

宗楚客道："陛下，吐蕃去年来使，臣也用此等言语却之，奈何吐蕃使者说，两国联姻，重在国家，如此也有些道理。"

贞观时代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仰慕唐朝国势，看到唐朝公主下嫁至突厥与吐谷浑等地，仰慕效之，遂坚决请婚，更派大论禄东赞入长安数年求之，终于感动了太宗，使文成公主往嫁松赞干布。唐蕃和亲后，两国处于相对蜜月期，松赞干布执婿礼以待唐朝。太宗逝后，松赞干布送来金鹅等大礼吊丧，并对高宗李治说道："陛下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者，臣愿勒兵赴国共讨之。"极尽人臣之礼。此后，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与禄东赞先后逝去，松赞干布的儿子继位赞普，然其年幼，禄东赞的儿子论钦陵继为大论，实际掌控吐蕃大权。

论钦陵继承了其父的明毅性格，且擅于将兵，吐蕃国势蒸蒸日上。这时，与吐蕃北方接壤的吐谷浑国主动要求归化唐朝，让吐蕃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吐蕃开始兴兵入侵吐谷浑，意欲占领地盘，更领兵袭扰凉州及安西四镇。从高宗时代到则天皇后主政期间，唐朝派出薛仁贵、黑齿常之、魏元忠、郭元振等人领兵西征，双方攻伐多次，互有胜负。

到了李显即皇帝位之后，郭元振时任左骁卫将军兼安西大都护。郭元振由则天皇后识之任之，实为不世出的将帅之才，其到西域后，一方面整固边防加强四镇之兵，另一方面审时度势，很好地处理了与西突厥及突厥十姓、吐蕃的关系，起到了威慑作用，使西域形势相对安定。当是时，吐蕃开始内乱，论钦陵被杀，天灾又至，吐蕃一时势衰，于是向唐朝求婚以请和。李显答应了吐蕃的请求，封雍王李守礼的女儿为金城公主与其和亲。

李显沉默了片刻，点头道："也罢，就从其意吧。他们欲协助我国共击西突厥，也是好事嘛。"李显目光扫射群臣，看到大多数大臣神色木然，其平时虽糊涂，毕竟不是傻子，心里就有了疑问。每当这个时候，他还是会想起老臣韦安石，遂问道："韦卿，你认为此事可行吗？"

韦安石执笏出班奏道："陛下，臣如今忝掌户部，对外事知之甚少，不敢妄言。"

"韦卿不必太谦，你去职中书令不久，这些边疆之事岂能忘怀，你但说无妨。"

韦安石毕竟为忠直之人，看到宗楚客在这里弄权，心里不禁有气，遂说道："陛下当初已答应和亲吐蕃，且吐蕃亦知金城公主为往嫁之人，则此事已定不宜再翻覆。臣只想说明一点，吐蕃垂涎西域非复一日，其如今和亲盖因天灾人祸势衰而已，此一点切记。"

李显点头道："朕知道了。其欲助我国往攻西突厥娑葛，你意如何呢？"

"此事万万不可！"

"何以言之？"

"此事大有幽微之处！一者，吐蕃垂涎西域非复一日，其兴兵助我，焉知其心何在？臣以为，其势衰毕竟一时，若其入了西域之地，时间久了易生祸患。二者，西突厥娑葛向来与郭元振关系甚好，其即位可汗亦赖元振之力。臣知道，当初娑葛即位后感恩，曾遣使献马五千、骆驼二百、牛羊十余万入京，怎么现在就突然交恶了呢？臣实在不明白。"

宗楚客接言道："陛下，韦公所言，那是往日之事，如今西域那里我军强盛，再有吐蕃强援，则可将娑葛逐向西去，如此，则西域可一战而定。眼下情势瞬息即逝，望陛下不可为此扰了心智。"

韦安石言道："西域之事，唯郭元振最为知晓，陛下，不知近日有无郭元振奏书？若有，依之即可。"

李显迷茫道："是呀，好长时间未见郭元振奏章了，宗卿，中书省有近日西域奏报吗？"

宗楚客道："禀陛下，中书省近来未曾收到西域奏报。"

太仆卿纪处讷自从被授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在朝中言语骤然多了起来，他这时排众奏道："陛下，臣以为宗令所言有理，西域若能一战而定，实为高宗皇帝之后最大战功。眼下国富民强，海内富足，再辅以边功拓疆，则陛下之英武堪与太宗皇帝相比。"

韦安石斜眼瞧了纪处讷一眼，心道此等不学无术之人惯会逢迎颂扬，也不能与他们太较真了，遂退回班中不再言语。朝臣中一些正直之人近来见宗楚客与纪处讷在朝堂之中你捧我随，又知他们皆为皇后亲信之人，皇帝李显也没个正经主意，皆缄口不言。

李显果然说道："也罢，西域若能一战而定，实为幸事，就按宗卿所言行之吧。"

李显如此听信宗楚客之言，实在上了大当。娑葛自从当了西突厥可汗，与唐朝互不侵扰，唐朝安西四镇相对安定。娑葛父亲的旧将阙啜忠节对娑葛当了可汗不服，他拉出部分人马另立山头，两人互相攻伐。阙啜忠节毕竟兵力单薄渐渐不支，遂找到郭元振请求帮忙。郭元振久在西域，深明让西突厥内部互相制约的道理，不愿意阙啜忠节让娑葛彻底消灭，遂让阙啜忠节入长安由朝廷授以官职，其部落迁于瓜州、沙州之间安置。郭元振一面写了一道奏章，申明己意并奏请为阙啜忠节授任，另一方面让阙啜忠节向长安出发。

阙啜忠节大喜，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遂带领从人向长安进发。他到了播仙城，遇到宗楚客的亲信周以悌，其正以安西经略使的身份前往龟兹。他看到阙啜忠节行囊甚丰，觉得这是讨好主子的一个好时机，遂向阙啜忠节说嘴道："国家以厚秩待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阙啜忠节急问究竟。

周以悌说道："那是因为你的部落中有兵力的缘故。你现在与部落分离，成为孤身一人，如此到了京城虽被授任，不过一个羁旅胡人而已，你将来如何能保全自己呢？"

阙啜忠节默然，想想也有道理。

周以悌神秘一笑，说道："我有一法，包你起死回生，不知你愿行否？"

阙啜忠节大喜，急问究竟。

周以悌道："如今朝中，圣上皇后最信任者为宰相宗楚客、纪处讷二人，你可派人携重金去见他们，取得此二人帮助。则圣上定会让我朝安西之兵导引吐蕃之兵夹攻娑葛，娑葛定然难敌。若娑葛一倒，你就成为西突厥之主。"

阙啜忠节大喜，觉得这个主意实在很妙，回答道："好呀，就这样办。我若成为突厥之主，好处少不了宗纪二位大人的，更少不了你的。"他说干就干，当即停下不走，带领手下之兵攻占坎城居住，一面派人携带重金去见宗纪二人。

宗纪二人眼见大堆黄金，心想这些财物要比为人讨个斜封官好得

多，且略动手脚不用大费周折，遂收下礼物答应帮忙。于是，他们就在今日朝会上一唱一和，蒙骗李显办了大事。郭元振闻听阙啜忠节有变，又紧急写了数道奏章，皆被宗楚客压下不奏。

宗楚客深怕西域那里的郭元振不听号令，又奏道："陛下，此战甚为关键，需增派人手妥善布置。臣以为，可以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以协助郭元振领四镇及甘、凉之兵与吐蕃兵共击娑葛，再授安西经略使周以悌为持节使，使其节制西域事务。"

李显当然准奏。所授任二人皆为宗楚客亲信，宗楚客又在文书中动了手脚，让郭元振大权旁落，西域之事从此由此二人把持，他们秉承宗纪二人所授方略，着力进攻娑葛。西域顿时狼烟四起，唐朝西疆又复大乱。

群臣奏事完毕，李显说道："朕这里命人绘了一幅画，今请众爱卿一同观瞻。"说罢，数名太监抬出一幅巨画。

群臣见此画如此巨大，观之色彩斑斓，遂移步趋前细观。只见此画以蓝天为背景，一名贵妇人身着五彩帏衣，头顶十二树花钿，观其容貌依稀是韦皇后模样。画中的韦皇后身边无一人，仅有五彩祥云环绕在其身侧。画幅的右上角写有一行字，数人凑近一看，只见那里写有"翊圣皇后五彩祥云图"的字样，那么画中人物定是韦皇后无疑。

李显眼见群臣神色大多茫然，心中有些得意，说道："此画中人物为皇后，众位爱卿想知道此画的由来吗？"

群臣自然轰然响应。

李显说道："元日辰时，数名宫女入侧殿皇后衣箱中取衣，忽然受惊，她们有的人当场跌倒，有的人惊悸逃走，此后满殿之人前去察看究竟，众人也呆了，原来皇后衣箱那里有奇异之事出现。"

宗楚客急问："陛下，有何奇异之事？"

李显很满意宗楚客识趣，笑道："呵呵，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原来皇后衣箱周围，竟然涌起了五色云彩。你们所观画样，即是朕命画工张萱依样而绘，唉，可惜阎立本已逝，张萱的画技毕竟差了一些。"

阎立本系太宗时代画师，至高宗时代官至中书令，此时已逝去多年。至于张萱，此时年仅二十，任画馆画工，其笔法毕竟稚嫩。

宗楚客与纪处讷闻言对视一眼，两人同时跪伏在地，叩首道："陛下，此为天大的祥瑞，臣等恭贺皇上，恭颂皇后。"

群臣见状，觉得自己的逢迎功夫毕竟比宗纪二人差了一截，心中自愧不如，于是纷纷俯地叩首。他们纷纷山呼万岁，殿内一时众声鼎沸，热闹非凡。

李显心中很高兴，说道："天降祥瑞，当佐朕等福祉。众位爱卿，都平身吧，朕想好了，可将此画悬于宫城门前，以利天下百姓观瞻。"

宗纪二人又叩首道："陛下圣明。"

宗楚客又奏道："陛下，自永徽年间之后，俚歌忽然有'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之唱词，臣此前并未留意，也是元日那天忽有感触，遂命人收集此歌。共收集十篇，名为《桑韦歌》，今日陛下示此祥瑞，臣以为实为天意，谨上此歌请陛下御览。"宗楚客说罢，从袖中取出疏折，内官上前取过转呈李显。

李显看了一眼，不明其意，问道："此歌如何与此祥瑞有关呢？"

宗楚客道："陛下，昔神尧皇帝未受命时，天下人皆唱《桃李子》；太宗皇帝未受命时，天下人皆歌《秦王破阵乐》；高宗皇帝未受命时，天下人皆唱《唐唐》；则天皇后未受命时，天下人皆歌《武媚娘》；翊圣皇后未受命时，天下人皆唱《桑韦歌》，如今皇后衣箱又现五色云，显示翊圣皇后宜为国母，主蚕桑之事。陛下，臣请将此《桑韦歌》编入乐府，待翊圣皇后祭祀及亲蚕时奏之。"

纪处讷也奏道："陛下，周唐一统，符命同归。当初高宗皇帝封陛下为周王，则天皇后时，唐同泰献洛水图，今日祥瑞纷至，正为一统。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代不知也。'陛下继则天皇后大统，子孙当百代王天下。"

韦安石眼见这二人如此表演，心想他们生拉硬扯，将不着边际之事拢在一起，独独蒙骗了这个糊涂的皇帝。他知道，以宗纪二人的才具，骤然之间想不出如此的媚词，其定然周密准备多时，今日方才有机会抛

出。其实宗楚客的言语里有极大的破绽，他颂扬李渊、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未成皇帝之前，天下有俚歌流行，那么如今有利于韦皇后的俚歌颂出，摆明了韦皇后今后也会成为皇帝，这是明显的大逆不道之言！此后的纪处讷百般遮掩，又如何遮掩得了无破绽？皇帝为何就听不出来呢？

李显听了两个人的奏言，愈发欢喜，说道："两位爱卿所言甚是，朕心甚慰。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连降祥瑞，启示于朕。嗯，你们说得好，朕要重赏。来人，赐宗爱卿、纪爱卿每人黄金十斤、潞绸五百段。"

宗纪二人急忙叩首谢赏。

李显说道："两位爱卿平身吧。此祥瑞为大喜，朕也不能独赏你们。这样吧，可嘱吏部为百官之母、妻加封号，另大赦天下，赐酺三日。"

李显的这一番话，含金量颇重，又使国库之财下落不少。

数日过后，李显又发诏书，授任崔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虽为中书侍郎，今后可以以宰相身份参与政事；授任窦怀贞为谏议大夫，其原为从三品，现在成了正三品，也算官升一级。这两人升职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是因为女人。窦怀贞自不必说，刚娶了皇后奶妈。而崔湜，却是缘于与上官婉儿的关系。

崔湜三十多岁，身材魁梧，貌美神澈，早年进士及第，从张氏兄弟编撰《三教珠英》，以诗文著天下。此人还有一个好处，即善于左右逢源，有奶便是娘，因而仕途顺利。他先奉张氏兄弟，再出卖张柬之等人取媚武三思与韦皇后，短短数年，已从一个七品的考左补阙擢升为中书侍郎，成为一个三品大员。上官婉儿难耐宫闱寂寞，早已与崔湜有了私情。那崔湜除把婉儿侍候得妥帖外，还常借婉儿之力行为人求官之事。

那日，两人又缱绻良久。婉儿眼光忽然扫过几案上的那道敕书，笑道："你所求数人已然授任，这下子你的囊中又丰厚不少。"

崔湜道："我们什么时候又分彼此了？婉儿，我们待积攒一段时间，可以用来办一件事儿。"

“有什么事儿可办？哼，你有妻儿府第，亦有田亩俸禄，花钱的地方多着呢。我孤身一人，要钱有什么用？”婉儿说到这里忽然勾起心事，自己一生虽地位甚高，然无如意郎君，膝下更无儿女，到头来终归孑然一身。崔湜虽然能给自己带来片刻欢乐，毕竟是别人的夫君。女人心性最为脆弱，往往希望有所依托，以婉儿如此奇特女人，亦不能免俗。

崔湜明白婉儿的心事，遂转移其他话题，笑道：“婉儿，像别人求官这等小事，还要转呈你来办理，此事太过繁复。我这几日想了，不如想一个省事的法子。”

“如何才能省事？”

“只要不劳婉儿动手，我来亲自操作最为省事。我现为中书侍郎，假若能进身宰相职，则办事最为方便。”

婉儿嫣然一笑，说道：“你的胃口越来越大呀，晋升宰相职？此为多少人梦寐以求之事，你说得如此轻巧，以为我能手到擒来呀？”

“只要婉儿认真去办，定能成功。”

婉儿心中盘算，以崔湜的能力，做宰相至少比宗楚客、纪处讷要强许多，届时只要韦皇后不反对，自己找李显轻轻一说，即可授任。想到这里，婉儿微微一笑道：“也罢，我去试一试，哎，假若事儿成了，你如何谢我呀？”

崔湜一把把婉儿又揽入怀中，说道：“来吧，我在这里先谢你一次。假若事成，我定会给你安排一乐事，包你欲死欲仙如神仙一般快活。”

“什么乐事？”婉儿已然眼迷神驰，喃喃问道。

崔湜并不作答，一翻身把婉儿压在身底。

却说韦皇后衣箱出现五彩云的图画挂在朱雀门首，这里是百官出衙门的必经之地，官员们可以日日瞻仰数回。长安百姓闻听朱雀门前挂了一幅大美人画像，都想一睹这名美人儿的容颜，于是扶老携幼，纷纷来此看个稀罕，把朱雀门前围了个水泄不通。北军将领眼见这里忙乱，生

怕惹出事端，只好接连增派人手来此维持秩序。

李显张挂此画的本意是想显示祥瑞，长安百姓却不理会这个茬儿，专在皇后的容貌身材上说嘴。

许多人看了图画的第一印象就是：皇后确实很美，不愧为皇帝的老婆。看来国母不是任何女人都能当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长相要美。

更有好事者观后垂涎三尺，私下对曰："奶奶的，天下竟然有如此美的女人。我明白了，人们挤破头皮都想做皇帝，大约若当了皇帝，就可以睡天下最美的女人，是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同样美貌的太平公主李令月对韦皇后的美貌熟视无睹，那日朝会散后，马上有人将五色云的故事与《桑韦歌》报告给她。太平公主闻言后不做一声，心中明白，这个女人已然按捺不住，她也想当皇帝！

她的大儿子薛崇简此时在身侧，看到母亲脸色阴晴不定，遂问道："母亲，车仗已备好，我们走吧。"

太平公主喟然叹道："罢了，我今天身子有些乏，你带领几个弟弟去吧，我在府中歇息就不去了。"

薛崇简乖觉地答应，然后悄然出门。

每年的元日之后，太平公主按例会带领与薛绍所生的四个儿女到薛绍墓前凭吊一番，这日因心情不好，故而不行。

眼望薛崇简的背影，太平公主的脑海里浮现出前夫薛绍的面貌。那是一个暮春时分，十五岁的太平公主与一帮年龄相仿的表兄妹去郊外游玩，太平公主的衣衫被树枝绊着因此跌倒，这时，一双手将她从地上扶起来，一张俊秀的脸映入太平公主的眼帘，那人柔声说道："令月妹妹，疼吗？"

此人名薛绍，为太平公主的姑家表兄。薛绍的母亲为唐太宗与长孙皇后之女城阳公主，即为太平公主父亲高宗皇帝的亲姐姐。薛绍为城阳公主的第三子，是时城阳公主已逝，因为是至亲，表兄妹们来往颇多。

情窦初开的太平公主忽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眼望薛绍那熟悉的脸庞，今日竟然油然生出另外一种心情，粉嫩的脸上现出一团红晕。

转眼太平公主十七岁了，早已过了适婚年龄。然父皇体弱多病，母后忙于夺取皇帝大权的勾当，根本无暇顾及小女儿的心事。终于有一天，太平公主决定要自己去争取幸福。那天是中秋节，皇家照例有宴会，未开席之前，太平公主步入殿内，众人见其装束顿时眼前一亮。只见太平公主身穿禁军戎装，腰佩长剑，英姿飒爽。太平公主来到高宗皇帝与则天皇后面前，躬身说道："父皇，母后，今日佳节，容女儿舞蹈一回以助兴。"说罢，拔出剑来站立殿中央，挥剑起舞，却是军中惯舞的《破阵舞》，其姿势虽生疏，却也像模像样，一通舞罢，殿内人击掌叫好。

高宗皇帝问道："月儿什么时候学会了军中之舞？"

太平公主答道："女儿近日入禁军学之，不知能否博父皇一乐？"

"不错，不错，今后军中又多了一名女将军。"高宗皇帝哈哈笑道。

则天皇后却认为女儿的行为有些反常，遂微笑着问道："月儿，戎装为男儿所着，你着戎装有些不合体，颇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

太平公主的举动正是想等这样的问题，遂转颜一笑，说道："对

呀，父皇母后若认为此装不适合女儿，可将此装赐予驸马呀！如此，方为得宜。”

则天皇后恍然大悟，笑对高宗道：“陛下，女儿向我们要驸马了。”

高宗皇帝点头道：“对，对，该给月儿选驸马了，女儿已大，我们为何就忘了这等大事呢？”

则天皇后道：“也罢，明日我让有司呈上名册，要为月儿精选一位好驸马。”

太平公主不答，则天皇后心细如发，遂招手让太平公主来到自己面前，轻声问道：“月儿，你不愿选之吗？如此，你定是心里有人了。你对我说，到底心仪何人？”

太平公主羞色上脸，扭捏不答，迟疑片刻方才趴在母亲耳边轻声说了两个字。则天皇后一听，顿时喜色上脸，笑道：“好呀，就是他了，月儿，看来你很有眼力嘛。”

太平公主与薛绍结婚那天，也是李显与韦氏大婚的日子。自唐朝开国以来，这场婚礼最为奢华，仅夜里街道两旁照明的火把就将树木烤焦了，由此可见婚礼之盛。

太平公主从一个怀春少女步入婚礼的殿堂，婚后与薛绍柔情蜜意，用心成为一个贤妻，数年下来，其与薛绍的四个儿女相继呱呱坠地，太平公主就在府内相夫教子，其乐融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此后高宗皇帝逝世，则天皇后当政重用酷吏，这些酷吏明白则天皇后的心思，以大肆打击李氏宗族为要，作为城阳公主的儿子们，自然心向舅家，结果薛绍也被罗织入狱。则天皇后看在女儿的面子上，赏薛绍狱中自尽。

太平公主顿失夫婿，心痛如割，那些日子以泪洗面，模样憔悴万分。她想不到自己作为尊贵的公主，连心爱的夫婿都不能保全，她由此体会了朝政旋涡的无情与可怕。

目睹了朝政中的风风雨雨后，太平公主逢事皆能泰然处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然自太子李重俊谋乱未遂之后，她开始感受到了危机。她

知道，这个危机的核心缘于现在的皇后姓韦，而自己姓李。

如今的韦皇后咄咄逼人，如果以前她想当皇帝的心思犹显遮遮掩掩，那么从今日朝中发生的故事来看，其欲求皇位之心，昭然若揭。李显哥哥虽然糊涂，然毕竟是自己的亲哥哥，对自己还算亲热。假若韦皇后拿下李显，自己当皇帝，那么她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人若卷入某种旋涡，靠躲避退让是行不通的，唯有主动进击方为谋生之道，太平公主深深明白这个道理。

太平公主想到这里，召来府内典签王师虔，说道：“你到城内寻一僻静所在，再请萧至忠在那里等候，我要见他。”

王师虔不明就里，说道：“召萧至忠入府即可，何必劳动公主大驾？”

太平公主不愿解释，斥道：“你速去办理就是，何必啰唆！”

王师虔领命而去。

太平公主知道，自己在京中的眼线甚多，韦皇后的眼线也不会少了。弄不好，韦皇后会在自己府前派专人观察，诸事还要小心为妙。

而韦安石府中这日一下子来了三位客人：姚崇、宋璟，还有一位母丧丁忧在家的张说。

四人分宾主坐下，韦安石道：“你们三人今日一同来府，似事先约定。姚公现在常州，广平（宋璟）现在杭州，你们回京一趟，实属不易啊。”

姚崇脸庞瘦削，眼睛晶亮，是年正好六十岁。此人在则天皇后时代已然脱颖而出，官至宰辅，既受则天皇后信任，官声也不错，此后张柬之能够升任宰辅，皆赖姚崇举荐之功。后来张柬之等人杀掉了张氏兄弟，拥立李显为皇帝，姚崇也参与了密谋，还出力不少。然而张柬之等人将则天皇后逐出皇宫迁往上阳宫幽居时，姚崇却在那里呜咽流涕。张柬之见状斥之道：“今日岂是涕泣时候？恐怕你的大祸将从今日开始。”姚崇答道：“我侍奉则天皇后日久，今日乍一别离，不知此生还有相见时候否？我之流泪，情发于衷，那是掩饰不了的，若因此而获罪，

我也甘心。”事后不久，姚崇果然被贬为外任，此后一直在外任刺史至今。

姚崇此时接口答道：“我与广平年前回京，那日遇到了道济（张说），闻听韦公官秩有变，一直想来探望，今日方才成行。”若论年龄，韦安石还要比姚崇小一岁，然韦安石现在毕竟是朝中重臣，姚崇虽以往官名显赫，毕竟是明日黄花。姚崇宦海沉浮，对世事甚为练达，所以对韦安石尊敬有加。

宋璟一副圆脸，其神色显得很谦和，是年四十七岁，他从得罪了张氏兄弟后，一直外任至今。张说是年四十三岁，生得方脸阔额，一副饱学之相。两人闻听姚崇之言，皆点头拱手道：“我等确实为此而来。”

如今朝中大乱，诸般不堪之事轮番上演，使一班忠直之臣心甚郁闷。这些人心目中隐隐将韦安石奉为己类人物领袖。此三人齐来，固然是来探望慰问，其心中也想探听一些朝中消息，兼而讨些主意。

韦安石道：“如此，就感谢你们的好意了。我很好，如今之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谓避祸而安吧。像你们三人就很好，姚公与广平远在东南隅，从京城行到那里需要许多时间，所以若有事说什么也攀不到你们的头上。至于道济丁忧在家，如今许多人遇此等事皆渴望朝廷酌情起复，且以此为荣，独你接到吏部起复之书，数次推辞不就，这实在很好哇。”

这四人久在宦海沉浮，皆明其中玄机，韦安石用此等话语轻轻一点，三人顿明朝中形势。韦安石的意思，眼下朝中形势混乱，且奸邪之风盛行，这些忠直且想有作为之人不宜蹚这池浑水，以自保为要。

张说为在座之人中最为年轻者，问道：“韦公，我这几日曾经过朱雀门前，看到那幅皇后五色云图画，我想知道，这幅画真是皇上所命悬挂的吗？”

韦安石点点头：“不错，皇上在朝堂之上亲口命人悬挂。我当时在朝班中站立，亲眼所见，此事一点都不假。”

姚崇微笑道：“我们的这个皇帝，实在有趣得紧。皇后的祥瑞，却与国家扯上什么干系？何至于如此大张旗鼓，示之天下呢？韦公，你当时在朝中为何不阻之呢？”

韦安石反问道："姚公，你当时若在朝堂之中，会不会拦阻圣上呢？"

"韦公不拦阻，我当然也不会。"姚崇哈哈一笑，自嘲道。

宋璟这时接口道："我在杭州虽然离京城较远，也能听知一些京中消息。韦公，我们皆同侍则天皇后，深明则天皇后临机决断，识人赏罚，皆臻一流。然这位韦皇后呀，我怎么看都要比则天皇后差上一大截子。她现在又是五色云，又是令人上《桑韦歌》，又名翊圣皇后，摆明了想以'二圣'之名号召天下。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这样下去能成吗？说句不恭敬的话，这个天下不能再让女人来折腾了，李唐主持天下方为众望所归。"

宋璟所言锋芒甚露，其他三人心中皆然之，然觉得说这等话委实风险太大。韦安石闻言说道："你所言语天下之人皆认可，然离开此堂，不可再言。小心以言取祸啊。"

姚崇微微一笑道："广平放外任多年，看来性子并未磨钝。韦公说得不错，看来你还要在外多磨炼数年。"姚崇说完，话题轻轻一转，问韦安石道："韦公，近来曾见相王否？"

姚崇与韦安石两人有一段相同的经历，即是先后任相王府长史，与相王李旦颇有渊源。韦安石闻言摇摇头，说道："朝会之时常有见面，至于入相王府探望，自太子重俊之变后，我深恐有人居心叵测，不敢再为相王找麻烦。你此次回京，曾去探望相王否？"

姚崇摇摇头，说道："所谓瓜田李下，易生嫌疑，我也不敢。"

自太子重俊之变后，李显与韦后曾经猜疑相王李旦与太平公主李令月参与了密谋。韦安石与姚崇皆为昔日相王手下，若来往频繁，肯定招祸。

姚崇又问道："你毕竟见过相王，其境况安好吗？"

韦安石叹道："相王的脾性，你又不是不了解。相王平素就为恬淡的性子，除了上朝，日日在府中吟诗听乐，闭门不出。现在多事之秋，他干脆连话都很少说了。朝中见面，以前他还和我说几句话，现在至多点点头，一言不发了。"

姚崇道："也好，相王无声无息，亦为自保之道。听说太平公主现在也学相王的样儿，对朝中之事不发一言，偏爱在强夺僧人水碾等杂事上下功夫，实在无趣得紧。"

他们对眼前朝中形势十分不满，有心改变现状，终归无力，就把制衡韦皇后的力量倾注在相王与太平公主身上。然相王恬淡处之，不问世事，太平公主力求避祸，转而变成一个锱铢必较的琐碎女人，看来也是指望不上了。

三人别去时，韦安石谆谆告诫，今后都要谨慎为之，少言少语，就是这般寻常拜会，也不宜再有。

那一时刻，三人感到风雨如晦，遂拜别而去。

李隆基这日应普润之约，独自乘马前往宝昌寺。普润正在寺门前等候，李隆基下马后与之寒暄数句，然后随其身后向后殿走去。

后殿的西侧有一侧房，这里是普润日常起居的地方。李隆基进入房中，其举目一观就见房内陈设相对华丽，与富贵之家的陈设并无太大差别，遂笑对普润道："禅师这里很好嘛，既可入大殿伴青灯古佛，又可入此室饮茶读书，很是雅致。"

普润并未接答，从内室迎出的刘幽求接言道："普润禅师虽已出家，然立于尘世与佛界之间，以此来接引有缘之人，如此大有功用啊！"

普润笑道："刘尉所言不差。你们能入此室，皆为有缘之人。这样吧，我已让沙弥在室中备好茶具，现在沸水正滚，你们两人可在室内饮茶清谈，我在这里备好斋饭，待会儿再行讨扰吧。"说完，即合十为礼，轻轻退出门外。

李隆基向刘幽求笑道："普润禅师确实为有趣之人，倒是挺会享受日月。"

刘幽求躬身言道："殿下这边请，容我动手泡茶，如此也不枉他的一片心意。"

李隆基眼望刘幽求那精壮的身材，及眨动着泛出精亮之光的小眼，

想不出此人巴巴地结交自己，到底所图何事。

刘幽求将李隆基让到座上，然后从一旁取过滚烫的沸水，向茶具内冲水泡茶。为了今日之会，刘幽求事先将自己所欲言语推演了数遍，他知道，这次会面极为重要，眼前的这位临淄王也非等闲之人，虚言浪语定会惹其厌烦，故而不可大意。他将茶冲好，然后端起一盏送至李隆基面前，说道："殿下，请饮此茶。我最爱饮滚烫之茶，如此方能啜其清香之味，殿下以为然否？"

李隆基随口答道："水热水温，无非解渴而已。我对饮茶一道，却无特别嗜好，看来刘先生为茶中高手了。"

"不敢，我也是随口一说。我闻殿下诸艺皆通，饮茶为其末节，那也是不用多加研讨的。"

李隆基与刘幽求对答数句，觉得此人说话颠三倒四，颇无趣味，心中就生出了一丝不满。他说自己诸艺皆通，那是说自己如长安浮浪子弟一般爱游赏之事，这人实在不会说话。李隆基心里虽然这样想，然他向来喜怒不形于色，无非话语少了一些，并未有什么异样。

刘幽求觉得眼前气氛有些压抑，遂俯身坐在李隆基对面，哈哈一笑道："当初刘备三顾茅庐以求诸葛亮，缘于诸葛亮以卧龙之名满天下。我刘幽求不过一小县之尉，今日冒昧求见，大约被殿下看轻了。"

李隆基道："隆基岂敢？你既知我诸艺皆通，当知我亦喜交友，且交友不问出身，三教九流，只要脾性相通，那是百无例外的。我们若谈得快活，一样为朋友，先生怎能说出看轻之言呢？"

刘幽求道："看来我的眼光没错，殿下如此折节下士，那是我的福分。也罢，我不再说虚饰之词，此后定单刀直入，若得罪了殿下，勿怪勿怪。"

"先生既说单刀直入，为何还大兜圈子？看来还是言不由衷啊！"李隆基说完哈哈大笑，刘幽求先是一怔，继而也随之赔着笑，如此，场面上的气氛顿时变得活泛起来。

刘幽求微笑道："殿下，我刘幽求今年已四十有余，官至小县之尉，知道我现在日日所思为何吗？"

李隆基心里当然明白他心中所思，一个中年人一生碌碌无为，且官职仅为县尉，一般人到了这个分上眼见晋职无望，定会随波逐流，想法打发掉今后的日子才是。眼前的这个人如此上蹿下跳，费力结交各种人，说明他有不安分之心。如此不安分，则定有所图。李隆基心中很明白，然故意不回答，做出一副茫然模样，还摇摇头，静听刘幽求后面言语。

场面因此沉寂片刻，少顷，刘幽求幽幽地说道："幽求已蹉跎半生，我岂为蓬蒿之人？我今日面见殿下，正想从殿下身上博求后半生的功名！"

"先生错了！隆基无非一虚名郡王，官职低微，难能奖掖擢拔先生功名，你倒弄得我一头雾水。"

"殿下莫谦逊太过，你且听幽求分剖明白，再评判不迟。"

"如此，隆基洗耳恭听！"

刘幽求端起茶盏一饮而尽，然后说道："则天皇后当初不立武姓，复立当今皇上，此为其真实心意吗？非也。当初则天皇后大肆屠戮李唐宗族之人及功臣，此后改唐为周，其目的很明确，即将李氏王朝改为武姓天下，那是明眼之事。知道则天皇后为何又改变心意了吗？"

"我好像听说过，那是则天皇后从狄公等人之意。"

"是呀，朝野传闻，某一日狄公说则天皇后曰'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下而祭姑于庙者也'，似传为信史。幽求以为，狄公当初的确说了这番话，然以则天皇后之睿智，断不会因狄公寥寥数语就改变心意。则天皇后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迫于形势，主要缘于两种压力。"

"两种压力？"

"是啊，两种压力。一者，当时朝中正直大臣如狄公、张柬之等人，皆以维护李唐王朝为正朔。他们认为，则天皇后虽改国号为周，并没有改变国体，依旧是承继高祖、太宗及高宗皇帝之体统而来。大臣如此，天下庶民百姓更是这样以为，他们缅怀'贞观之治'及'永徽之治'的荣光，享受着安详与富足，极不愿意重蹈隋末大乱的覆辙。若李姓易

武，则是改朝换代，天下极易动乱，这是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不错，刘先生说得对。隋末大乱虽离今近百年，然民间流传着各种话本，炀帝杨广，还有我那先祖建成与元吉，皆为话本中痛斥对象，而太宗皇帝及其手下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尉迟敬德皆为救世英雄，由此可以看出人心所向。”

“殿下所言甚是。人心思稳，不愿动乱，此为庶民所求，太宗皇帝拼杀积功成就了唐朝，则我朝就成为人心思归的基石所在。则天皇后眼光何等敏锐，她看到如此大势，知道以己之力难以扭转，终将国家大位交与当今圣上。则天皇后临终遗言，嘱对其不可再称皇帝，只许称则天皇后，则是对李唐王朝的彻底回归。当时以张柬之为首的‘五王’诛灭张氏兄弟，换做别人，恐怕还会有如此选择。”

“嗯，其二呢？”

“当初太宗皇帝回宫后向长孙皇后问计，长孙皇后却之曰‘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坚决不问政事，由此成就她‘第一贤后’的美名。则天皇后能持大政，源于其不世出的才能以及杀伐决断的能力。就男女而言，女人大多多愁善感，眼光短浅，所以，孔夫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话，说明女人为政，非其擅长。我敢说，如则天皇后这样能持大政的女人，五百年难再出一个。所以说，皇帝应该由男儿来当。女人连政事都不许问，奈何能处大政？此为其二。”

刘幽求所言反映了当时的正直官员及士族的想法，此等言语并不为奇。李隆基听后并不响应，在那里默默无语。

刘幽求说着说着立起身来，慨然道：“殿下，下官今日愿说肺腑之言。我刚才以则天皇后为例，其实想说今日之事。如今圣上偏倚韦皇后，韦皇后又与上官昭容、安乐公主一起弄权，其安插朝中重臣，大肆授任‘斜封官’，近日又悬皇后图画，又献什么《桑韦歌》，摆明了想把韦皇后推上大宝之位。殿下，你愿意唐朝改作他姓吗？你愿意让女人把持大政吗？”

刘幽求的这番话说得李隆基血脉贲张，其伸掌拍向几案，将上面的碗盏敲得蹦了起来，沉声道：“不能！我为李家子孙，焉能允许这等事情发生？”

“对呀，殿下，你应该做些什么？”刘幽求见李隆基积极响应，心中欣喜。

李隆基马上又平静下来，觉得在刘幽求面前如此失态实在不该。毕竟，今日仅与其谋面两次，对其所知不深，不该在此官微言轻之人面前轻易显露自己的态度。他想到这里，伸手扶正几案上歪倒的茶盏，轻饮了一口里面的剩茶，微笑道：“先生所言甚是，如今朝纲紊乱，一些正直之人观之痛心疾首，我为李家子孙，当遥追先祖英烈，以匡扶正义。可是呀，你刚才说自己官微言轻，我自己也是如此啊。我虽有郡王之名，那不过虚名罢了，心中想改变现状，然终无能力和机会啊。”

刘幽求拎起茶壶走至对面为李隆基添茶，又从一侧取过抹布抹去李隆基面前的水痕，以此来缓和刚才激越的气氛。他做完了这些事儿，然后回到座上，轻轻呷了一口茶，说道：“殿下不可以太谦！以下官所观，大唐复兴之事，恐怕只有殿下才能担当。”

李隆基闻言爽朗一笑，说道：“先生言重了。隆基非皇子，现为别驾之身，这天下大任如何能与我扯上干系？”接着又正色道，“我们在此言说，可以言笑无忌。先生若出了门，此等话题不可露出半句，否则先生将获罪，也为我惹下大祸！”

刘幽求摇摇头，说道：“我所言语为肺腑之言，非专为恭维殿下，殿下若有耐心，可听我一一分剖明白。

“一者，如今圣上昏庸，皇后专权，此等局面难以长久。天下思稳心切，又追慕李唐王朝英烈，断不会让王朝改姓或让女人专权，别看如今韦皇后貌似有则天皇后之行事模样，然她无则天皇后的手段，行事不大气，则如今猖狂愈烈，将来终会反噬其身。

“二者，则天皇后当日大肆屠戮李氏宗族，如今高宗皇帝之后仅留下圣上与相王两支相对完备，若要昌盛李唐，当从这两支中选取。换句话说，其他李姓之人皆无当皇帝资格。皇帝一脉，自从太子重俊死后，其他皇子皆年幼，他们难有担当大任的能力。相王一脉，我听说除了楚王以外，其他四王皆与相王一样恬淡处事，绝足不问政事。如此，请殿下揣度之，岂不是仅剩下殿下一人能担当大任吗？”

看到刘幽求在这里侃侃而谈，其所言语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成，李隆基的心扉渐渐打开，遂问道：“先生所言大任，莫非想让我谋取皇

位吗？”

“不错，就是这样。”刘幽求慨然答道。

“先生异想天开了。隆基心思，若能为国家尽一份力量足矣，从未奢想谋取皇位。且你若果真有了这种心思，依眼前情势断不能为，若要硬取，岂非水中捞月？”

“不然，人若想干大事，定要目标长远且谋虑清楚。我这样说非为浪言，已深思熟虑多日。”

“嗯，你且道来。”

“当今圣上与相王，一个昏庸，一个恬淡，皆非明君之选，其子辈中如前所言，唯殿下一人能担大任。殿下若图大事，须有大胸怀然后徐徐图之。”

“这样不好，皇帝由上天所授，非人力能谋。太宗皇帝在日，濮王泰才略超卓，终因有谋位之嫌被贬。太宗皇帝当时说道，所以贬濮王泰而立高宗皇帝，缘于要用此事例告诉子孙，皇位非谋能得。”

刘幽求见李隆基在这里遮遮掩掩甚不畅快，忽然放声大笑，然后说道：“殿下似敞开心扉为好。不错，太宗皇帝当时确实如此说。我今天说句大不敬之话，若太宗皇帝自己不谋求皇位，其能成为皇帝吗？还有，则天皇后当时已入尼庵修行，她若不谋取进身之道，能成为皇后吗？能成为后来的周皇帝吗？殿下，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实为至理名言，若不能谋略，焉能成事？”

李隆基有心试探，不为刘幽求情绪所动，他默然片刻，然后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罢，我们敞开心扉最好。若先生为隆基谋之，你有何法呢？”

“上天定会垂青那些有准备之人。吾若替殿下谋之，那就是要广结朋友，待机而动。如那日在王崇晔宅中所交之人，关键时都能用之。对了，那日殿下似提起万骑将领，这些人最为有用。还有，殿下若图大事，有一强援不可不用。”

“此人为谁？”

“此人久在殿下身侧，又为殿下至亲，殿下难道就没有意识到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啊。太平公主与圣上和相王不同，此人秉承则天皇后的性格及谋略，其从政经验比起两位兄长要强许多。然此人有一桩好处，就是她不像则天皇后与韦皇后那样以谋求高位为目的，只要富足即可。她虽这样，然决不能容忍韦皇后把持大政，她怕这样的结果会陷自己于风雨飘摇之中。太平公主既有谋略，又善笼络人物，我近日听人说，太平公主近来最爱结交朝中重臣，原来她对‘斜封官’一事向不参与，近来也经常找圣上授任，为此还与安乐公主有了争执。她这样做，我相信她非为财货，定有图谋。在此点上，殿下与太平公主有相同谋求之处，殿下应取得太平公主支持。若公主答应，其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人脉关系可为殿下所用，则大事成矣。”

李隆基到此时方悟刘幽求非夸夸其谈之人，虽身处低位，然对朝中形势与各方力量相当熟悉。其不计后果全盘向自己托出，足证其心真诚，尤其对太平公主的见地，李隆基此前虽与姑姑亲密，然绝对想不到结盟谋事的地步。由此看来，刘幽求有着相当透彻的眼光。李隆基想到这里，手一撑立起身来，然后走到刘幽求面前执其手道：“先生一心向唐，语出真诚，隆基幸也何如！谋事尚在其次，我们有缘结识，又谈话投机，这才令人欢喜。来，我们且促膝深谈，望先生不吝教我。”

刘幽求见李隆基情之所至，绝非作假，遂微笑道：“殿下卜筮三次然后箸起三次，岂非上应天意？若谋虑清楚，天意佐之，大事岂能不成？”

李隆基闻言，方知普润与刘幽求关系大非寻常，此等幽微之事定是普润说知，则两人谈论自己绝非一次。其心念间恍然一动，心想今日莫非是二人设的圈套？然又观刘幽求的神色发乎真情，对自己绝非恶意，又复释然，遂答道：“此等游戏之作，那是当不得真的。此事今后不可再说，若传扬出去，我岂不是与朱雀门上的图画一般无聊？”

刘幽求正色道：“殿下，所谓成事在天，那也是真真切切的。诸葛孔明曾说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若不应天意，纵然谋虑百般，终无用处。”

李隆基就在刘幽求面前坐下，微笑道：“先生观察隆基，恐非一日了。请问先生，若皆以此等眼光来看隆基，我岂不成为众矢之的了？”刘幽求闻言一愣，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李隆基之所以被密友呼之为“阿瞒”，并非浪得虚名。大凡人之秉性，发乎天成，往往自小及大，从细微之处透出本质。据说八岁的李隆基有一次入宫，曾被武懿宗拦阻，李隆基慨然说出“这是我家朝堂，碍你什么事儿”的豪言。一方面显示了其英武的性格，另一方面也表明李隆基自小生在皇家，业已生出傲视天下的秉性。

虽然顶着则天皇后及武家的压力，然李旦毕竟也当了数日皇帝，则天皇后称帝后，李旦还是“皇嗣”，至少从名义上还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则天皇后当皇帝，从程序上还有李旦数次辞让的环节，于是李旦就有了 “一让天下”的美名。后来李显返京成为太子，也是因为李旦多次辞让“皇嗣”称号方有的结果，于是李旦更有了“二让天下”的美名。

李隆基作为李旦的三儿子，亲眼目睹了这些过程。父亲曾经当了皇帝，然而转瞬即逝；父亲当了“皇嗣”，也说没就没了。探究个中缘由，他发现父亲始终是一个被动者，就像一枚棋子，任人随意拈起然后随意落下，始终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

那位能够左右自己一家命运的下棋者为祖母则天皇后，她之所以能够成为下棋者，缘于她掌控着这个国家。

至于后来的局势，李隆基看得眼花缭乱。伯父李显当了皇帝，其不学父祖的励精图治之风，反而宠信韦皇后和武三思，使朝纲紊乱，政纪松弛。李隆基打心眼里瞧不上自己的这位皇帝伯父，他始终认为祖母选择自己的伯父而不选择自己的父亲当皇帝，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事情很明显，伯父李显向无主意，且任人唯亲，父亲李旦虽然恬淡无为，然头脑清楚，日常修持儒家之术，其治国能耐明显比李显要强。当然，李隆基这样想也有自己的私心，父亲若当了皇帝，自己就成为皇子，也就有了当太子的可能。想想当初的太宗皇帝，其功劳很大，毕竟是皇二子，靠着其谋略及“玄武门之变”，结果也成了皇帝嘛！

对于李隆基刺激最深的是太子重俊的未遂政变，若此次政变成功，李重俊可以一跃成为皇帝。李隆基事后仔细打听了事件的各个细节，忽然发现发动一场政变其实并不太难，若能把握好，则皇位伸手可及。假若那日李重俊少些犹豫，带领兵士快速攻下玄武门，将皇帝皇后擒入手中，就是此后的皇帝援兵来得再多，也终归无用。“成则王侯败则贼”，此话一点不假，若事变成功，李重俊也不需要用自己的头颅祭奠武三思了。李隆基此后每每想起这场事变，心中都会替李重俊感到惋惜：毕竟未历大事显得稚嫩啊！李隆基有时把李重俊想象成自己，若自己成为事

变的主人，首要者需控制皇帝。李重俊先杀武三思等人打草惊蛇，让宫中的皇帝等人有了准备，可谓本末倒置！

那一日李隆基忽发奇想，一个毛头小子李重俊尚且能酿成此大事变，可见皇位非为天授，是能够用实力来谋取的。当初陈胜作为一个草民戍卒，就能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皇子，为何不能有如此胸怀呢？

李隆基被任命为潞州别驾，虽整日徜徉在乐舞游宴之中，身侧又有美女相伴，然其心中日思梦想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儿：改变自己的命运，追逐权力以获取人们的尊敬。他返京之前，韩凝礼为其卜筮，其心间念叨的则是这样一件事儿：此次回京，我能有所斩获吗？

李隆基的心事无人知晓，其返京后滞留不归，看似无意中交结众人，其实内心实有目的：所谓“乱世出英雄”，眼前堪为乱世，则蕴藏着无尽的机会。李隆基知道，要想成事，必须有人脉资源，这也是他看似无意交结众人的原因。

刘幽求现在闻李隆基所言一时发愣：若答众人皆能看出李隆基意图，则显李隆基行事实在低劣；若答众人未能看出，唯自己能识，自己岂非成了神人？思虑至此，刘幽求一时踌躇未答。他沉默片刻，觉得避开话题非为良选，遂答道：“幽求处心积虑，欲攀缘晋升机会，所以以小人之心，度殿下之腹。此等幽暗之心，常人一般难有，殿下勿多虑了。”

李隆基见刘幽求通过贬低自己来答，觉得这人堪为机智，心中甚喜。他默思自己数年怀此心事，此后若能与眼前之人逐项沟通，定有裨益。太宗皇帝曾说过，以一人之智，难决天下之务，所以其为秦王乃至为皇帝时，最爱招引人物，其身边也常常围绕一大帮能臣猛将，大事方成。其思念至此，再度执刘幽求手道：“先生不必太谦，我们今日晤谈，实属天意。隆基许多日子以来，心中郁闷，又想有作为，惜无人言说。今日得遇先生，乃上天助我，今后我有犹豫，当敞开心扉，请先生释疑，望先生勿却。我将先生倚为良师，也请先生妥善保密，如今日之语，那是不需向普润禅师透露的。”

“殿下放心，幽求自会谨记。”刘幽求紧握了一下李隆基之手，郑重说道。他知道，李隆基能对自己说出这般话，明显已将心事交托，则普天之下，唯己一人而已。刘幽求思念至此，心中一阵狂喜。他知道自己

已然下了一大注，此生的富贵维系于眼前之人，成功与否取决于今后的努力和天意。

这时，就听传来轻轻的叩门声，刘幽求叫了一声“请进”，就见普润身后立着王毛仲。他们步入堂内，王毛仲躬身说道：“主人，刚才宫内来人入府宣旨，圣上让临淄王速入宫觐见。”

李隆基“哎哟”一声，知道宫人宣旨后，王毛仲再来到这里，已费去许多时辰，遂起身拱手道：“禅师，刘先生，如此就告别了。”说罢，其快步出寺，然后跨马向北驰去。

普润与刘幽求眼望李隆基绝尘而去的背影，心中皆生出了一个疑问：“出了什么大事儿？圣上竟然如此急召。李隆基虽为亲王，毕竟官微，若有什么军国大事，皇上也不用找他商议呀。”

然肯定不是坏事，若那样也不用大费周章派人宣旨了。

两人对望一眼，终无头绪，遂又步入寺内。

李隆基一路上猛抽马鞭，马儿在街道上狂奔，多次欲撞上行人。

皇帝急召到底有什么事儿？莫非怪自己久滞京中不回潞州吗？李隆基在马上思来想去，皇帝如此急召自己大约只会在这件事儿上询问自己，现在自己又耽误入宫许久，皇帝若再雷霆一怒，弄不好会降罪自己。李隆基毕竟是马毬高手，其在路上风驰电掣，脑袋里还在那里快速猜疑，掌握马儿犹入化境，可谓人马一体。其在街道上奔驰腾跃，惹得行人为之侧目，许多人啧啧赞道，方寸之间腾跃自如，实乃马上高手。

说话间，李隆基已然驰入朱雀门，很快来到宫门前。他提身下马，然后报名入宫，这一溜小跑儿，又弄得周身大汗淋漓。其在太监引领下进入太极殿西侧殿，入内即叩首道：“臣李隆基奉旨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显此时正在殿中转悠，其一脸怒色，看到李隆基前来，斥道：“哼，你已然为官身，缘何犹如浮浪子弟一般嬉戏无度？我派人宣你，为何耽误许多时辰方来？”

“臣不在府中，所以耽误了许多时辰，望陛下恕罪。”

“你好像在潞州为官嘛，不好好在任上为国出力，却滞留京中嬉戏，该是不该？”

“臣该死，臣这几日正准备行装，欲动身回潞州。”

“罢了，你起来吧，嗯，三郎，眼前有一件大事，你若替我办好了，我可恕你之罪，还能再加奖赏。”

李隆基再叩首，说道：“谢陛下。”然后起身道，“陛下，不知臣有何能替陛下效劳？”李隆基一听李显对自己改了称呼，知道今天有惊无险，遂殷勤探询。

李显闻言一挥手，骂道：“若提起此事，让朕实在恼怒。可恨呀可恼，朕养了这一帮人，实在是养了一帮饭桶。观其模样一个个生得白白胖胖，一到场上顿时丢盔卸甲，立马败下阵来。”

李隆基问道：“陛下，莫非边疆有事吗？”

李显斥道：“什么边疆，这帮死猪，整日里拿着朕的俸禄，吃着朕的美食，到了毬场上竟然连吐蕃人都斗不过，朕丢脸死了，堂堂一个大国，竟然败在吐蕃人手中，丢脸，实在丢脸。”

李隆基恍然大悟，他也听说吐蕃使团年前入京欲迎金城公主，随团还带来一个马毬队，欲与大唐马毬手比试一回。吐蕃人早知当今皇帝最爱马毬，其专带马毬手入京，目的也是为了取悦皇帝。两国马毬手定于今日对阵比赛，李隆基平素亦爱玩马毬，今日本拟观看，为了与刘幽求约会放弃了到场机会，遂关切地问道：“陛下，莫非今日马毬之戏，我大唐马毬手败下阵来了吗？”

“那还有假！这些吐蕃人也实在不给我脸面，打个平手也成啊，却在我面前直赢数盘。奶奶的，这些吐蕃人可气，那些无能毬手该杀！”看来李显今日实在气极，在小辈面前口不择言，粗话脱口而出，李隆基听来觉得很有趣。

李显的语言忽然变得缓和起来，问道：“三郎，我听说你的马毬玩得不错呀。怎么样？你找些人与吐蕃人再比试一回，替我挣回来一些脸面，如何？”

李隆基得知李显着急找自己，竟然是为了此等事儿，心中不由得大乐。他知道，朝廷养的那些马毬手实在中看不中用，完全是花拳绣腿，整日里哄着皇帝玩乐还行，到了场上真刀实枪地操练起来，很快就会露出真馅儿。皇帝现在想到自己，实在选对人了，他心里不由得摩拳擦掌，答道："陛下，若让臣上阵厮杀，臣无完胜的把握。若论马毬场上比试，臣不是吹大话，管教吐蕃人片甲不回。"

李显看到李隆基说话很满，疑惑道："三郎，君前无戏言呀。此非寻常戏乐，事关国家大体，你若败了，到时候别怪我惩罚你啊。"

李隆基昂然道："君前无戏言，臣愿领军令状。马毬场上惯例各方出十人比试，可让吐蕃人依旧上十人，臣领四人与其对阵即可。"

李显眼珠一转，心想此次若再败落，自己也可用己方人数少来搪塞。其心中虽如此想，口中犹说道："四人对十人？三郎，你不可太托大了。也罢，就这样吧，明日午后，我们马毬场见吧。你速去调派人手，也可演练一回，届时场上见真章。嗯，你若能胜了这一场，今后潞州就不用回了，我另有赏赐。对了，你那几个伴儿为谁？"

"禀陛下，另外还有五人。他们是尚衣奉御王崇晔、禁苑总监钟绍京、利仁府折冲麻嗣宗、万骑果毅葛福顺与陈玄礼。"

"你不是上场四人吗？"

"葛福顺与陈玄礼毬技稍逊，届时让他们在场边掠阵即可，以为替补。"

"好吧，你告诉他们，只要胜了这一场，朕皆有赏赐。你去吧。"

"谢陛下。"李隆基躬身退出。

按：史料所载，李隆基此次与吐蕃人比赛的毬伴实为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此为小说家言，请勿对号入座。

第二日午后，阳光明媚，气候适宜。禁苑马毬场侧聚满了朝廷达官贵人，他们皆知当今皇上爱好这一口儿，自然趋之若鹜。今日座中还有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李令月到观，吐蕃使团悉数前来，其声势显得更加隆重。这时，内侍官入场大声喊道："圣上驾到。"就见李显按辔进入毬

场，其身后跟随着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群臣皆就地迎拜。那李显下马，在太监搀扶下升入御座坐下，然后挥手道："爱卿们平身，各就各位吧。"

毬场三面设有短垣，四周竖立红旗，其南侧竖立两根木桩，之间置一直板，板下开一孔为门，门上加网为囊。毬场平滑坚实，大约已用食油洒就，其平望若砥，下看若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毬场两侧，分别站立着十名吐蕃毬手及李隆基四人，葛福顺与陈玄礼牵马站在场外。

李显很满意，他看到诸事皆备，吩咐身边太监道："去，让他们开始吧。"

太监快步跑下台子至场侧大声喊道："圣上有旨，两队进入毬场，教练使入场置球。"

两队人马缓缓进入场中，分东西而立。教练使手捧圆毬入场，将之置入场中，然后抬起右手，大声喊道："毬场规矩，以先得毬而击过毬门者为胜。"说罢，其退出场外，然后将手落下，大声道："第一筹开始。"

其话声刚落，两旁之人立即催动马儿向场中圆毬奔去。看来李隆基并未虚言，其马儿明显比其他马儿快了数步，最先抢到圆毬面前，只见其偃月形的鞠杖一挥，那圆毬顿时被击得成流星形状，不知飞向何方。李隆基拨转马头向北而去，场边人看得奇怪，毬门明明在南边，他为何向北跑？人们不禁发出一阵阵惊呼。

李隆基知道，马儿毕竟没有人那样转身自如，两侧人马自东西相向入内抢毬，到了中场势必有惯性。待他们稳住身子，按常理皆知圆毬要向南首飞去，自然向南拨转马头，然今日圆毬并非飞向南端，他们因找寻定会有混乱。李隆基今日要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事先已嘱其他三人到南首占好位置，为自己留下一个空当，然后自己反转身子杀一个回马枪，以快速入毬。

果然在众人惊呼声中，李隆基拿捏好力量，将圆毬击过半场，其边击毬边催动马儿，毬刚落地马儿已到，其带毬插入王崇晔等人留出的空当之中，又轻舒猿臂挥杖击毬，只见那圆毬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已然入洞落入囊中。

场上沉寂片刻，继而欢声雷动。按照常规，场外在击毬过程中可以唱好喝彩以助兴，今日他们尚未唱好，毬已落袋。李显在那里愕然道："果然进了吗？就此一眨眼的工夫，三郎用了什么障眼法儿？"

教练使下场取出圆毬，示意两队人马复位站好，然后宣布道："第一筹，大唐胜。第二筹开始。"

李隆基今日在场面实在是出尽了风头，只见他驰骤击拂，风驰电掣。其还有一个本领，即空中运毬，能够连击数百次，而马驰不止，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过人技术。事后有人这样形容李隆基，谓之："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

总而言之，吐蕃人在这场毬赛中除了侥幸进了两筹毬外，其余的皆为大唐毬队胜。且此胜非小胜，实为大胜，且胜得酣畅淋漓。

李显见状大喜，跳起身来大呼道："好呀，实为过瘾。"那一时刻，他似乎忘记了吐蕃使团在侧，以致喜而忘形。毬事一罢，他令人召来李隆基六人，笑道："你们很好，替朕挣回了脸面。好呀，朕要重重赏你们。三郎，今后不许你再回潞州。记得你原为卫尉少卿，朕复你原职，此后多陪朕玩毬吧。"

太平公主毕竟为有心之人，她待诸人散尽，派人将李隆基召至面前，微笑问道："三郎，你很好哇，今日算是玩出了名堂。哈哈，我没想到，因为玩毬，你竟然从外官玩回到了京官。"

李隆基闻听姑母取笑自己，擦把汗道："姑姑又说侄儿不务正业了，这次是圣上重托，却也推辞不掉。"

"我没有怪你呀，你替圣上挣了面子，姑姑欢喜还来不及呢。我问你，你那几个毬伴为何许人也？"

"禀姑姑，他们皆为侄儿日常玩毬的伴当。他们是尚衣奉御王崇晔、禁苑总监钟绍京、利仁府折冲麻嗣宗，场外站立的两人，却是万骑果毅葛福顺与陈玄礼。"

"万骑？你的毬伴挺多的嘛。"

李隆基讪笑道："姑姑，所谓物以类聚，我们皆爱玩毬，所以因缘

相识。”

太平公主回视身侧站立的薛崇简道：“因缘？崇简呀，你与这兄弟平时相聚甚少，大约还是因为不爱玩毬的缘故。”

薛崇简不明白母亲所言何故，遂答道：“母亲教训的是，儿子今后也可跟随三郎学毬。”

太平公主轻声一笑，说道：“罢了，人之所爱，发乎天性，那是勉强不来的。三郎，今日圣上许你留京，今后就有常见面的日子了。崇简，以后你可邀三郎入府来玩。”

李隆基拱手道：“侄儿今后留京，定常入姑姑府中问安。”

太平公主笑道：“罢了，只怕你日后又瞧中了谁家的女儿，那定会殷勤得紧。我是个好训人的老太婆，有什么趣味可言？问安也就省省吧。”

第五回　贪墨官利令智昏　冷御史强项弹劾

李隆基因为玩了一场精彩的马毬，被罢外任再复卫尉少卿，其另外四个兄弟也跟着沾了光，皆罢外任回京任职。消息传来，相王阖府上下很为喜悦，他们认为朝廷的这个举动说明，皇帝当初对相王的猜疑已减弱不少。

由于李隆基五兄弟皆在兴庆坊开府建宅，每隔五天，五兄弟集齐后入相王府拜安父王。这日辰时，五兄弟由大哥李成器率领入府问安。李成器现任宗正员外卿，秩封寿春郡王。其继承了父王李旦的恬淡之风，为人端正寡言，友爱兄弟，极得四位兄弟的尊重。当初李显刚刚当了皇帝，为酬相王李旦佐位之功，欲封李成器为蔡王，加实封七百户，李成器不知是得了父王言语，或是因为自己性格使然，接连上表辞让，由此博得了与父王一样的“善让”美名。

五兄弟依序拜见李旦，李旦端坐椅中神色木然。其实他对儿子们罢外任回京未有欣喜之感，作为一名在风雨飘摇中保全至今的藩王，李旦深知“避祸”为首虑之事。想想也是，李旦一生恬淡谨慎，从不爱结交他人，日日躲在屋内吟诗弄琴。即使这样，大祸还会主动找上门来，遥想

当初自己的两名妃子入宫离奇失踪，自己不敢找母亲询问究竟，还要安抚李成器和李隆基两名孩童不得哭闹寻娘；当来俊臣将刑具搬入宫中，眼见大祸将至，李旦那时只有无奈；自己两让天下，然太子重俊事败之后，自己确实未参与其事，哥嫂犹猜疑自己。李旦经历了这些大风大浪，深知自己为皇室之人，则永远难离旋涡中心，唯有远离方为避祸之策。五个儿子放为外任最好，现在他们又复回京，则危险骤然多了起来。

李旦点了点头，说道："你们坐下吧，唉，你们今后在京，须当小心谨慎，不可惹祸。"

四子李隆范满脸欣喜，说道："父王，儿子们皆罢外任，此后可以常来问安父王，实在好哇。"

李旦心中有些不喜，然他向来恬淡为怀，少有疾言厉色的时候。李成器明白父王心意，说道："四弟，你要明白父王的深意。回京固然可以多见父王，然不可得意乃至忘形。"李成器看来颇得李旦真传，又得兄弟们的尊敬，其言一出，李隆范顿时无语。

李旦目光扫视了一圈，然后将目光定在李隆基身上，说道："三郎，你今后日子不可出外太多，可随大郎一起多待宅中。你好好地在家，又去玩什么毬？今后不得再有张狂之行。"李旦平时难有如此严厉之语，他今日语出严厉，缘于他实在不放心这个三儿子。想想也是，四个儿子皆言行收敛，独此子整日里呼朋唤友，花样百出，忙得不亦乐乎，所以要多加敲打。

李旦又对李成器道："你与三郎所居甚近，你为长兄，要多加留意三郎的言行，不可再惹祸端。你两人幼年失母，缺少管束，所幸你端正谨慎，有长兄之风，三郎就由你多加留意了。"

李成器瞧了李隆基一眼，起立躬身道："儿子谨遵父王之训。"

李隆基心想自己虽整日里呼朋唤友，却无出格之处，也就不必辩解。其实李隆基到了父王李旦面前已收敛许多，言语比往日更少，上面有两位兄长，也轮不到自己说话，绝对符合孝悌规范。然今日父王单单斥责自己，也是需要表态的，遂起立躬身道："父王训示，儿子定当谨记，儿子此后定追随大哥，不敢多事。"

李旦点点头。不过李旦深明这个儿子的秉性，其他几个儿子大可如自己这样居家，此子却万万不能。自己所以训诫，无非让其收敛一些，至于福祸之事，那也只有靠天意了。

这日下朝后，宗楚客示意纪处讷到自己身侧，轻声道："你出宫后，可随我先到中书省，我有话要说。"

他们到了宗楚客的衙内，宗楚客屏退左右，压低声音对纪处讷说道："纪兄，坏事了。"

纪处讷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问道："咳，能有什么大事？举目天下，谁能奈何我们？"

"西域的事儿发作了。昨晚周以悌派人入府告诉我，说那娑葛已派人入京，欲拜见皇上说明真相。"

"娑葛已然多次来书，你不是将之都扣下了吗？他现在派人入京又如何？你我只要发话，谅他们连朱雀门都难以进入。"

宗楚客沉吟道："我想过此点。然郭元振滞留西土，其与韦安石这名老贼交好，万一郭元振指点娑葛走韦安石的路子，你我如何弹压？还有，那萧至忠外貌忠厚，内心狡诈无比，谁知道他到底打什么主意？嗯，我们不可不防。"

纪处讷点头称是，说道："不错，我们需要小心谨慎。你我需要事先与皇后沟通，如此才能永绝后患。"

宗楚客知道，眼下皇帝如偶人一般，愿听皇后指挥。只要皇后愿意保护自己，则万事皆虞。

宗楚客与纪处讷百般封锁西域消息，其实枉费心机。自从宗纪二人得了阙啜忠节的好处，说通皇帝与娑葛开战，西域那里顿时战事又起，再无宁日。京城之人通过各种消息管道，对西域战事了解甚详。

却说牛师奖以安西副都护之职，代替郭元振率领甘凉之兵，周以悌节度安西四镇之卒，他们召来吐蕃之师，开始向西共击娑葛。娑葛的骑兵在西域最强，郭元振镇守四镇时，明白双方的所长所短，于是构筑城墙与之相抗，且四镇之兵互通消息，后方又有甘、凉之兵为强援，娑葛

不敢轻举妄动。现在牛、周二人不明双方态势，舍弃坚城屏障，皆出城外野外作战。那吐蕃之兵前来本是作势，抱定了坐山观虎斗的决心，对唐兵并无太大帮助。

结果可想而知，唐兵遇到马快刀利的突厥虎狼之兵，顿时大败，主将皆被杀。牛师奖在火烧城力战而死，周以悌带兵在僻城与突厥兵遭遇一触而败，他在拨马溃逃的当儿被一支流矢所中，倒撞马下而死。可怜周以悌的一番言语让宗纪二人得金不少，自己却赔上了性命，还让无数唐兵做了糊里糊涂的冤鬼。

娑葛由此占领安西四镇，唐朝的西域之路由此断绝。娑葛虽大胜，然知道自己非唐朝的对手。他此时已知道阙啜忠节送金与宗纪二人的过程，遂修书一封派人送给郭元振，其书中说："我本无仇于唐，奈何宗楚客等唐相受阙啜忠节金，然后勒兵袭我。请代奏皇上，我因惧死而战，非我主动启衅。若陛下能斩宗楚客之头，我愿退兵奉还四镇，从此向天朝宾服。"

郭元振见书后，遂写就奏疏一道，将娑葛之书附后送往长安。

不言而喻，此奏疏定然落入宗楚客之手。其阅后大怒，一面再派吕守素为安西都护使，然后去郭元振之职，令其回京。

郭元振明白宗楚客的企图，自己回京后定然遭殃，宗楚客肯定会将西域战败的责任扣在自己头上，因为自己毕竟为当时的安西都护使嘛；然不回京也是违反朝廷令旨，那也是杀头之罪。郭元振左思右想，遂悄悄派自己的儿子辗转回京，其子找到韦安石与萧至忠，让二人以西域战事离不开为由找皇帝说项。李显不明就里，然毕竟明白郭元振在西域的重要性，遂同意郭元振不必回京。宗楚客眼见自己的阴谋不能得逞，只有暗暗咬牙的分儿。

吕守素到了西域，其秉承宗楚客言语，整固兵马与娑葛再战，又复大败。

此消息传入京城，舆论顿时为之大哗。

且说窦怀贞自从入御史台任御史大夫，起初觉得自己官秩既升，又比昔日任刺史时要轻松，心里十分惬意。其在御史台任职月余后发现，这里的是非一点都不少，且其中千丝万缕，难辨其真，也是凶险万分

的。按照大唐正典规定，御史台负责执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为朝廷的监察机构。其下设三院，台院负责行举百官及入阁承诏；殿院负责行举殿庭供奉之仪，并监察天下兵马；察院的范围无所不包，上至朝中百官，下至州县，皆可监察。

御史台由于这种职责，可对天下任何事发表言论，可以对任何官员进行弹劾。唐制规定，若官员被弹劾，只要御史提出当堂对仗，被弹官员需“俯偻趋出”，立于朝堂之侧静听御史言状，然后再听皇帝发落。

窦怀贞渐渐不敢小瞧了手下的这帮侍御史与监察御史，若论官秩，侍御史为从六品，监察御史为正八品，寻常官员可谓官微言轻，这帮御史却是官微言重。窦怀贞初入御史台，还搞不清这帮御史们的师承来历，不明白他们心向何方，因而不敢妄言。

现在，窦怀贞遇到了难事儿，其面前几案上，并排放着两份奏状。其所以感到犯难，是因为这两份奏状所弹劾之人非寻常人物，他们现在朝中炙手可热，皆为宰相之职，其名为宗楚客、纪处讷、崔湜。

监察御史崔琬弹劾宗楚客与纪处讷，说他们潜通戎狄阙啜忠节，接受阙啜忠节的大笔贿赂，致使边患再起，使安西四镇陷落。其奏章之后，还附有娑葛的上书。

监察御史李尚隐单弹崔湜，说他倾附势要，赃贿狼藉，致使选法大坏。

窦怀贞明白崔琬与李尚隐所弹俱为事实，近期京中舆论大哗，皆拜此三人所赐。然窦怀贞深知此三人的身后人物，那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尤其是宗楚客与纪处讷二人，绝对是韦皇后的嫡系，自己刚刚因为娶了皇后奶妈被授御史大夫，若不加拦阻，任凭手下向皇后嫡系之人启衅，明显不够意思。

窦怀贞又想，这三人在朝中如日中天，两个小御史又非不知，他们敢如此以卵击石，莫非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想想也是，自从则天皇后晚年到现在，起初张氏兄弟执掌权要，继而韦皇后与武三思弄权，朝中忠直言语已趋式微，少有如魏征一样的强项之臣，如今这两人敢有如此言论，莫非是受人指使？

窦怀贞在这里左思右想，脸上阴晴不定，心中终无主意。不过自己

毕竟为御史大夫，为众御史的主官，劝阻一番还是可以的。他想到这里，即唤人去传崔琬与李尚隐入堂说话。

崔琬与李尚隐依约而来，窦怀贞让他们在一侧坐定，然后扬了扬他们的奏状，说道："你们的奏状，我已经看过了。本官想问一问，其中所言，你们可曾再核实一遍？"

两人见自己的奏状在这里压了两日，心中就有些恼火，李尚隐道："窦大夫，下官所言句句为实。你久在京中，难道就未曾耳闻吗？"

"嘿嘿，眼见为实，耳听为虚，风言风语那是当不得真的。本官以为，这些奏状要上奏皇上，其中的句句字字，不可有任何疏失之处。"

"窦大夫所言，下官不以为然。我为言官非止一日，自当秉承国家规制，纠察百官之失。所写之语，事先已然核实清楚，此为御史者基本功底。那崔湜声名狼藉，近日京中有一笑谈，窦大夫莫非未听闻吗？"

"本官已然说过，街谈巷议，那是当不得真的。"

"此笑谈并非虚饰。一名商贾名曰张五，其送钱给崔湜之父，然崔湜不知。张五只好私下大骂，又到曲江之侧去堵崔湜，可笑的是，崔湜坚决不认，并要杖杀收钱家人，张五说他如此行动需丁忧三年。后两日，张五果然被授为左拾遗。窦大夫若不信，你到吏部一问便知。"李尚隐所言不虚，张五被授官后十分得意，到处夸说自己的授官过程，渐渐传扬出去，以致人人皆知。

崔琬接口道："对呀，西域战事屡战屡败，郭都护被罢官，滞留西域不敢回京，这里又有娑葛之上书，足证宗楚客与纪处讷二人受贿生乱。"

窦怀贞不语，他沉默片刻又复微笑道："是呀，本官也知道其中有些不妥之处。不过这三人皆位列宰辅，天下有许多大事需要他们忙碌。如此奏折定会扰了他们的心智，于国家大事不利。你们看这样可好，本官见此三人转述你们的意思，让他们敛行修正，其他的就不用大动干戈了。"

李尚隐冷笑一声道："窦大夫如此就成为和事大夫了！他们位列宰辅，正该成为天下仕宦之人的楷模，然其贪墨卖官，失土丧威，此岂为

小事？”

窦怀贞见这两人心硬如铁，遂长叹一声道：“你们亦须理解本官的难处啊。本官就任此职不久，他们皆为本官上司，若如此行之，朝中见面如何说话？我劝你们，这一次就看在本官面儿上，暂且息诉一回，如何？”

崔琬说道：“窦大夫初来御史台，想来并不十分了解我台制度。我等奏折由窦大夫转呈也可，若窦大夫觉得为难，我等亦可越过窦大夫直接进呈圣上，且可以八品之身与二品大员于殿上对仗。”

御史可以与所弹官员对仗殿上，此为多年朝中制度，窦怀贞仕宦多年，岂能不知？说话至此，窦怀贞明白用怀柔之策来挡两人进言之路，那是毫无用处的，遂长叹一声道：“也罢，就按你们的意思上奏吧。你们回去后还要对状中所言，再复核一遍，届时圣上问起，不能有任何疏漏。此事重大，若有疏漏连本官都吃罪不起，你们明白吗？”

两人连声答应，自是对所奏言语十分自信。他们明白，今日窦怀贞让复核事实是假，阻挠上状是真，现在他既然答应上奏，也就不用废话了，于是他们躬身告退。

窦怀贞眼望两人的背影，知道自己不能再压奏状。他又在几案前发呆半天，然后唤人伴随自己向宫门行去。窦怀贞娶了皇后奶妈，好处实在不少。其已然修通与宫中的联系，其到宫门前通禀自己的名字，再要求面见皇后，若韦皇后没有事情绊身，皆能召见窦怀贞，说明韦皇后此时已把窦怀贞看成自己的亲戚，比寻常人就多了一层亲密。

今日之约还算通顺，不大一会儿，黄门官从宫内匆匆到门前，知会窦怀贞可以入宫觐见皇后。

李显平时居于太极殿之中，韦皇后居于显德殿。窦怀贞疾步走至显德殿前，因黄门官在前不用通报，他直接进入殿内。其拜过韦皇后，才发现兵部侍郎崔日用也在殿内。

博陵崔氏到了李显一朝，官位显赫者除了崔湜以外，其次当属这位崔日用了。崔日用除了在兵部任职外，还兼修文馆学士，由此可见其家学渊源。他生长于滑州，少年进士及第，此后被授芮城尉，宗楚客此时任陕州刺史，芮城属于陕州管辖之县。宗楚客之所以能注意到崔日用，

缘于大足元年则天皇后自洛阳赴长安经过陕州，崔日用被抽调来负责支供之事，其妥善供应，将事儿办得很妥当，更广求珍味，然后以宗楚客的名义馈赠给随驾属官，令宗楚客大为赞赏，事后夸奖崔日用很会办事。此后，崔日用的官秩与宗楚客的遭际紧密相连，最终升迁到此等高位。

京城仕宦之人都知道，崔日用绝对是宗楚客的贴心人儿，崔日用私下里还与武氏家族来往甚密，所以他绝对可以归入韦皇后嫡系之列。

韦皇后今日召见崔日用，主要是询问京城防卫事宜。按说兵部并不直接管辖京畿防卫具体事宜，然韦皇后知道崔日用心思缜密，日常处处留心，对防卫体制及要点了解甚详，就数次召见问询，今日已是第三次了。

崔日用看见窦怀贞入内，遂将手中所捧京城之图放在韦皇后面前，躬身道："臣刚才所言，观此图则更为明晰，请皇后细细参详，容臣告退。"

韦皇后说道："你刚才说得头头是道，我还能明白。若让我自己观图，恐怕还要犯糊涂。也罢，你先退下吧，待我不明白之时，自会派人召你。"

崔日用躬身退下，向窦怀贞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韦皇后问道："窦卿，你急匆匆求见，莫非有什么急事吗？"

"禀皇后，臣此来确实有急事儿。这里有两道奏章，请皇后御览。"

韦皇后接过奏章快速观看，她先看到对崔湜的弹章，心中不以为然，略看数字就丢在一边；待看到有人弹劾宗纪二人，不由得娥眉耸起，一把将奏章摔到几案上，骂道："反了，这崔琬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她转而迁怒于窦怀贞，"你为这姓崔的上官，缘何不将此章压下，还巴巴地入宫来烦我？"

窦怀贞一脸委屈，申诉道："皇后，下官实在无奈呀。下官有心将之压下，奈何这两人逼得很紧，还扬言要越过下官直接面奏圣上。"

"芝麻一样的小官，他说见圣上就能见到吗？"

“禀皇后，我朝规制，若御史要求与所弹官员在殿上对仗，圣上不能拒绝，还要当殿进行处分。”

“嗯，这两人背后有人指使吗？”

“下官不知。下官也曾打听此两人来历，想寻其背后之人，然终无结果，似无指使之人。”

韦皇后随口应了一声，就在那里默默思索。其实韦皇后非思虑缜密之人，她当了皇后每遇大事，以前常找武三思拿主意，现在又多了个宗楚客与纪处讷的言语，以之作为决断之言，现在只好自己思索。她沉默良久，说道：“也罢，就把这两道奏章放在这里，圣上那里不用报了。”

窦怀贞见她思来想去竟然想了这样一个主意，心中就有些着急，说道：“皇后不可，若将此奏章压下，那两人定会鼓噪起来，事情闹大了反为不美。”

“那你说怎么办？”

窦怀贞稍稍思考了一下，然后说：“臣以为，若想消弭此案，须皇后找圣上说项，自古以来天子一言九鼎。只要圣上不想追究，则崔琬无话可说。就是崔琬背后有指使之人，也会就此偃旗息鼓。”

宗楚客与纪处讷实为韦皇后的左右手，这两人刚刚升至相位，若因此事被贬，则韦皇后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现在窦怀贞说出了主意，韦皇后自然听从，她当即起身道：“事不宜迟，窦卿，你随我一同去见圣上，就按你说的办。”

窦怀贞抬起手臂止之曰：“皇后且慢，若找圣上说项，须将诸事盘算清楚。崔琬所奏，缘于西域战事屡战屡败，下官也曾听说百官对此有怨言。现在欲使宗纪二位无罪，西域之事须有交待，如此方能堵百官之嘴。”

“如何堵之呢？”

“臣以为，西域那里毕竟以郭元振最为熟悉，此次西域战败，缘于临阵换帅。那牛师奖与周以悌不明西域地理，他们主动与敌接战，结果兵败身亡；新任都护吕守素不接受教训，不凭坚城固守，仍然大败。皇

后若找皇上说项之时，可说那吕守素无能战败应当问罪，则可平息百官之议。”

韦皇后听明白了，窦怀贞的意思是欲去宗楚客之罪，须找一替罪羊。那吕守素新败之后，正是现成的便宜。韦皇后点头道：“好呀，还是窦卿想得周到，我当初确实未瞧错你。不过若让郭元振再典都护职，我知道他与宗楚客结怨甚深，这样宗楚客面上不好看。”

“皇后，谋大事不可拘泥于小节。不错，郭元振与宗楚客结怨甚深，然满朝文武皆知郭元振之能，就是圣上，臣听说也很赞赏郭元振。如此，就须皇后严令宗楚客，让他不可横加阻挠。”

“好吧，宗楚客会听我的。”

“皇后，崔湜怎么办呢？”

“他呀，就由圣上定夺了。走吧，我们去见圣上。”韦皇后对崔湜没有好感，崔湜自从傍上上官婉儿被拜为相，其中也有韦皇后的功劳。然崔湜这家伙把全部身心都放在婉儿身上，根本不向韦皇后靠拢，最近惹得韦皇后有些生气。

李显在太极殿里先听窦怀贞读了那两道奏章，再听韦皇后说了处置方案，说道：“好呀，就按皇后说的办。”他侧头对黄门官道：“你去，传宗楚客、纪处讷以及御史台崔琬三人入宫觐见。”

黄门官急忙出宫去宣。

李显笑眯眯地对韦皇后说道：“如此办事很好。既顾全了各方的脸面，又安定了西域之事。那郭元振还是有点本事的，母后在日，经常对他赞不绝口。亏你想出了这个好主意，帮我解决了天大的难题。”

韦皇后愤愤地说道：“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陛下，窦卿也不是外人，妾就直说了。宗纪二人任职不久，他们都在那里忠心办事，缘何有人来说嘴？要我说呀，这崔琬背后定是有人指使，存心让宗纪二人难堪。”

“皇后有些多虑了。崔琬为御史，监察百官为其本分，言者无罪嘛。窦卿，你以为呢？”

窦怀贞对皇帝的问话一时不好回答，他明白事情的曲直，然皇后势大，那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他只好斟章酌句道："禀陛下，崔琬此人向来直性子，有时候不究事理即爱浪言。微臣多次训斥他，然收效甚微，今日定将陛下之旨转述与他，令他改过。"

李显很满意，赞道："皇后呀，看来你的眼光不差嘛。窦爱卿为刺史之时，将裹儿婚事办得甚妥，现在又由你举荐入主御史台，事儿办得很妥帖。"

韦皇后脸上漾上笑意，说道："窦卿，圣上在夸你呢。只要你好好办事，圣上用你的地方还多着呢，你还不谢恩。"

窦怀贞闻言当即跪倒，叩首道："微臣叩谢陛下大恩，再叩皇后知遇之恩。微臣今后当肝脑涂地，忠心办事，以答谢陛下皇后大恩。"

韦皇后见窦怀贞很知趣，心里很满意，说道："好了，起来吧，你很有良心，听你夫人入宫来讲，你与府中之人对她很是贴心，好呀，如此我就少了一番心事。"

窦怀贞再复叩首，然后起身。

这时，黄门官在门外喊道："宗楚客、纪处讷、崔琬奉旨觐见。"

韦皇后接口道："进来吧。"

三人入殿后向皇帝皇后叩首，李显令其平身。宗楚客起身问道："陛下急急宣召我们，莫非有要事吗？"

李显笑道："皇帝召见宰臣，能有小事吗？宗卿，这里有崔御史弹劾你与纪卿的奏章，你自己看看吧？"

宗楚客斜眼看了崔琬一眼，又满腹狐疑地瞅了一眼韦皇后和窦怀贞，上前伸双手接过那道奏章，匆匆看了一遍，脸上的怒色顿现，他伸手将奏章递给身侧的纪处讷，又复叩首道："陛下，这崔琬血口喷人，其所弹之事全为虚妄，请陛下替微臣做主。"

"朕宣你们前来，即为当庭对仗。宗卿，朕已看过崔御史之言，你也可说说你的理由，由朕评判。"

“陛下，臣有朝廷的俸禄，又得陛下许多赏赐，现在官至中书令，则所思所想皆为国家之事，岂能贪小利而忘记陛下圣恩？微臣敢以脑袋担保，绝对未受阙啜忠节一金一丝。”

“以何证之呢？那娑葛本来好好地向我国称臣，缘何忽然之间就为祸西域呢？”

“陛下，那娑葛狼子野心，从未忠心向唐。西域之事，其为首恶。若使西域安定，只有将娑葛一举消灭或者将其逐向西去，方为万全之道。郭元振贻虎成患，一面构筑城池当缩头乌龟，一面与娑葛勾勾搭搭，营造了西域安定的假象。微臣入主中书省以来，心存高远，想一举安定西域，遂不许阙啜忠节入京，将其留在西域以为娑葛牵制。臣本意如此，孰料这崔琬心底龌龊，诬臣受阙啜之贿，望陛下明察。”

李显转问崔琬：“对呀，崔御史，你没有实据，如何说宗卿受贿呢？”

崔琬见宗楚客在这里信口雌黄，胡乱狡辩，心中怒火腾地燃烧起来，不过他素来理智，知道皇帝向无主意，这宗纪二人又是韦皇后之党，今日庭辩万不可鲁莽，遂稳定心神道：“陛下，微臣所奏非为猜测。其后娑葛之书，指证宗令受贿，且此前周以悌被任命为安西经略使，其本该在西域视事，却突然之间返京，其随带一队胡人携有大量箱笼，随后多出入宗令和纪侍郎府第。以此对照，当知娑葛所言非空穴来风。再者，宗令刚才贬低郭元振，臣以为郭元振这些年在西域居功至伟。自从郭元振到西域之后，他将四镇安定，使商旅之路通顺，与西戎之人相处甚稳，则天皇后当日曾多次夸赞郭元振。此次事件起因，皆源于宗纪二人受贿。按照郭元振打算，让阙啜忠节入京为官，其部众留于瓜州之间居住，这样既可牵制娑葛，又为娑葛乐见。孰料宗纪二人贪小利而忘国家大义，使西域狼烟再起，四镇丢失，商旅断绝，宗纪二人实为罪魁祸首，不唯臣这样以为，天下皆人言汹汹。陛下，请斩宗纪二人之头，以谢天下。”

纪处讷看见有皇后在一旁压阵，知道皇后已然事先与皇帝沟通此事，心里就有了底儿，他闻言大怒道：“一个小御史，不知受了谁的主使，却来诬告朝中大员。陛下，皇后，臣与宗令被擢拔以来，勤谨为国家办事，由此得罪了不少瞅着此位子之人，他们日思夜想陷害臣等啊！陛下，请您明察啊。”

宗楚客见纪处讷将话题扯到权力之争上，心中暗道此招很高明，说时迟，那时快，他的眼中马上滴出两行清泪，其柔肠婉转，情真意切道：

“陛下，臣等遭此污蔑心不悲切，唯悲如此下去无法再为陛下办事。陛下，臣愿去中书令之位，只要能使陛下少听一些小人们的聒噪之语，臣就是去当庶民，只要还能为陛下尽一点力，心亦足矣。”

纪处讷闻言也流下泪来，哀求道：“陛下，只要您能少一些愁闷，臣愿随宗令一起离官为民。”

崔琬不依不饶，说道：“陛下，如此大罪须斩首方平民愤，岂能轻轻松松削职为民？”

韦皇后有些看不过眼，其森然道：“窦大夫，看来你的手下都是一帮伶牙俐齿之人。这名崔御史也很好嘛，没有人家的什么真实把柄，便想着赶尽杀绝！”

窦怀贞心中大惊，急忙伏地叩道：“皇后息怒，小人驭下不严，实在该死。”

宗楚客接口道：“对呀，陛下刚刚擢拔窦大人入御史台，窦大人就拿我们来试刀，你实在未辜负了国家职责，如此立功不小啊！”

窦怀贞知道自己到了皇后面前，绝对比不上宗纪二人受宠，所以万万不敢得罪此二人，遂躬身道：“宗令言重了，怀贞不敢生事。”

李显见他们在这里吵吵嚷嚷，心中十分厌烦，遂喝道：“罢了，你们不许再吵！”李显毕竟是皇帝，他们平时心中有时瞧不起李显，然皇帝一怒谁也担待不起，于是皆缄口不语。李显又接着道：“这样吧，朕与皇后商议好了。西域之事皆因牛师奖、周以悌以及吕守素主帅不力，那牛师奖与周以悌已战死不用再罚，吕守素率师新败需问罪。宗卿，你下去后拟旨，郭元振复职安西都护使以代吕守素，将吕守素流放至白州。另赦娑葛此次启衅之罪，封为可汗，今后西域那里由郭元振便宜行事。”

宗楚客躬身领命，皇帝如此决断，看来还是认可了崔琬言语，然仍让自己拟旨，皇帝定是不责罚自己了，心中不由得窃喜。

李显的下一步决断更为新奇，他手指划了一圈，说道："你们，都是朕的好臣子。宗卿与纪卿忠心为国，那是不会错的；窦卿与崔御史恪尽职守，也是尽了臣子的本分。这样很好。嗯，此事到此为止，你们，"他手指宗楚客、纪处讷与崔琬，说道："为了今后能和谐共事，你们三人今日就在朕与皇后面前结为兄弟，今后不许再吵。"

此为皇帝的旨意，三人虽内心里哭笑不得，只好当殿互拜，崔琬年龄最小，自然称宗纪二人为兄。

李显哈哈大笑，说道："皇后，此事就这样吧。"韦皇后绝对不允许宗纪二人获罪，如此结局虽有些搞笑，也算顺了自己本意，遂笑道："这样最好。"

李显又对窦怀贞说道："窦卿，这份弹劾崔湜的奏章还有些道理，你可嘱刑部执崔湜下狱，就由这位李尚隐前去审讯吧。"

窦怀贞躬身答应。

三人当殿结为兄弟的事儿终究还是传扬了出去，人们一面感到李显实在昏庸无比，因而大摇其头；另一方面觉得此事实在可笑，估计如此行事就应了陈子昂那首著名的诗作，真正成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从此李显又多了一个雅号，名曰"和事天子"。

那日事罢后，韦皇后将宗楚客与纪处讷召入显德殿内，三人又密谈了一番。

韦皇后笑道："此事如此结束，实在很好。你们不可再怪罪窦怀贞，这次若不是他先来告我，让我有了准备，圣上不知道如何处置呢。"韦皇后说到这里，忽然对李显在那里碍手碍脚有些不耐烦。想想也是，朝廷规制，诸事须由皇帝来定夺。李显尽管不太管事，诸事多听皇后主意，然皆须向李显禀报，韦皇后就有了不畅快之感。

宗楚客愤愤地说道："那崔琬不过是一个低品小御史，圣上竟让我们与他结为兄弟，实在辱没了我等的面子。今日若非碍于圣上，瞧我定棒杀此贼！"

纪处讷道："皇后，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崔琬不足虑，其背后主使之人到底为谁呢？"

韦皇后道："不错，此事确有蹊跷之处。所谓无风不起浪，其背后定有主使之人。"

宗楚客道："皇后，其实主使之人一目了然。圣上最后如此定夺，到底是何人得益？事件过程扑朔迷离，然结果只有一个，即得益之人即是主使之人。"

"得益之人？圣上这样做，得益之人显为郭元振。"韦皇后道。

宗楚客摇摇头，说道："郭元振远在西域，其惶惶然不可终日，焉有此心？皇后，那郭元振平素与韦安石这老贼最为交好，且微臣最近夺了韦安石之职，其心中定有积愤。臣以为，其主使之人定是韦安石，此行一箭双雕，既让郭元振复职，又报了上次一箭之仇。"

纪处讷道："对呀，这名老贼实在碍眼。皇后，不如借此势头，让圣上将老贼贬为外任最好。"

韦皇后摇摇头，说道："现在时宜不合。圣上素服则天皇后之能，对则天皇后倚重之人多所眷顾，韦安石与郭元振皆为老臣，官声不差，估计在圣上那里一时扳不倒他们。"

纪处讷眼观韦皇后的神色，说道："圣上向来不爱管事，当今天下实由皇后总政。皇后，您须想一个法子，不让圣上在那里碍手碍脚才好，如此才能见皇后的本事。"

韦皇后并不直接回答，转问宗楚客道："年后朝野之中，对图样和歌诀有何说法？"

宗楚客道："禀皇后，朝野近日议论纷纷，皆曰天命所归，皇后应与圣上一起执'二圣'之位。"当初则天皇后趁高宗皇帝有病不视事之际，大肆总揽朝政，天下人将之与皇帝并列，名曰"二圣"。

韦皇后脸上顿现笑容，不过她虽有掌权之心，终究无则天皇后那样有谋位之能，也就只好顺其自然了。

上官婉儿得知崔湜被执囚在刑部大牢，顿时大惊。她疾步赶到显德殿找韦皇后说情，韦皇后不咸不淡地说道："此为圣上定下的事儿，我实在不好说话呀。你为圣上的昭容，又有宫中内相的称号，不如直接找

圣上求情最好。”

韦皇后现在对婉儿也有些不满，当初婉儿把武三思介绍给自己快活，那时候她觉得婉儿挺知趣。现在婉儿得了自己的帮忙搬出宫外居住，其在外面百般快活，竟然把自己丢在九霄云外，让她实在不爽。她知道，崔湜现在为婉儿的榻上之伴，李显也定有耳闻，婉儿毕竟为昭容之身，此为皇帝的法定嫔妃。丢开皇帝自己另找男伴，现在再让皇帝搭救自己的可人儿，谅婉儿也难以张口。

婉儿毕竟为冰雪聪明之人，她只好选择黯然离开。

婉儿知道，李显之所以重用自己，缘于自己的才名以及在则天皇后执政时积累的为政经验，韦皇后当初与自己亲密，也缘于其初入宫廷两眼一抹黑，所以倚重自己。现在韦皇后已逐渐有了自己的班底，那么婉儿的作用就减色不少。人之相亲多因利益关系使然，韦皇后愿意开脱宗楚客与纪处讷，那是因为此二人日后能帮韦皇后的忙，而崔湜终归与韦皇后隔了一层，所以韦皇后可以漠不关心。按说崔湜犯事小事一桩，若韦皇后愿意帮忙，她到李显那里美言一声，则可惠而不费解决问题。可是呀，如今时过境迁，婉儿现在若提往日的交情，韦皇后肯定会更加恼火：怎么，往日的交情只是昔日的交换，岂能当今日的筹码？

婉儿决定另辟蹊径相救崔湜，她决定先找监察御史李尚隐求情。李尚隐主审崔湜，他若手下留情，则可减轻不少罪过。

是夜，婉儿拣取一些珍宝之物，令随从捧着前往李尚隐之宅。

李尚隐看到上官昭容屈尊入宅，又携带许多珍宝之物，他早就听说过婉儿与崔湜的风流之事，顿时明白了婉儿的来意。

婉儿其实也不想过多请求，若李尚隐收下礼物，她相信定会大功告成。她环视李尚隐宅中陈设甚为简单，知道一名八品官员俸禄无多，现在有如此一大注财物从天而降，他定会喜出望外。

孰料李尚隐根本不吃这套，他将礼物提起放入婉儿随从怀中，然后将其推出门外，转对婉儿说道：“上官昭容，您的来意下官很明白。您为昭容之身，不可在外宅久留，恐惹物议，如此请回吧。”

婉儿不明白李尚隐的真实态度，说道：“崔侍郎由你主审，我怜其

诗才特来为其求情。李御史，若你手下留情，回头我让崔侍郎重重谢你。”李尚隐脸色严峻，说道：“今日上官昭容入敝宅，下官本可将此情禀告圣上，如此会对崔侍郎更加不利。下官不愿意落井下石再添崔侍郎罪责，请昭容速回。昭容放心，下官不敢胡来，定会公正审理崔侍郎的事儿，至于如何定罪，自由圣上裁断。”

婉儿心中明白，此人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儿。想想也该崔湜倒霉，如今官场贪墨成风，为何这里还有一个异类？

婉儿不敢再留，就又说了数句好话，然后转身离去。一位当朝皇帝的二品嫔妃，专程到一位八品官员宅中为别人求情，古往今来，估计也仅有婉儿一人有此机会。

后数日，李尚隐审讯崔湜案子终结，其卷宗到了李显那里，李显依其案状决定将崔湜贬为江州司马。

第二日，朝廷诏命下，崔湜却被任为襄州刺史。江州司马为从五品，襄州刺史却为从三品。且江州那里人烟稀少，远没有襄州繁华。崔湜由于有了这一改一任，实在是占了大便宜。

崔湜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缘于婉儿走了安乐公主的路子。

那日婉儿在李尚隐家里遭拒，明白此路不通。此时脑中忽然灵光一现，急令车儿向金城坊方向行走，她决定找安乐公主一试。在婉儿的引荐下，安乐公主与崔湜也曾有过枕席之欢，料想此忙其必定会帮。

安乐公主看到婉儿携来许多珍宝之物，不禁感到诧异，问道：“昭容此举何意？想是你居中财货太多，知道我近来营造不少，因而来帮我忙？

昭容其实不必，你应该知道，近来营造定昆池，父皇已同意从国库拨付。”

婉儿回答说：“想是公主不知，崔湜刚刚被捕入狱。这些珍宝，由其家人凑来，还请公主帮忙周旋一下。”

安乐公主大为惊奇，问道：“崔湜？他犯了什么事儿？以致被捕下狱？”

婉儿道："御史台一位姓李的监察御史出面告他，说崔湜赃贿狼藉，使选法大坏。说到底，崔湜近一段时间收了一些钱帮人办事，被人抓住了把柄。"

安乐公主哈哈笑道："多大的事儿呀？我还以为崔湜将天捅破了一个窟窿呢！昭容，我们这些年帮别人办了多少事儿，那些御史为何不告我们？说到底，他们不敢！崔湜不过一个软柿子，其新官上任，别人定是不服，以致寻些过错，把崔湜赶下台而已。"

婉儿想不到安乐公主看事情还挺透彻，竟然能看出事件背后有人主使捣鬼，看来此女近来还是长了一些见识，就接口道："谁说不是呀？崔湜现在宰臣之中，年龄最轻，定有人瞧着不顺眼，就想寻些事由将他扳倒。然圣上已然下旨拘审崔湜，现在只有想个法子替其脱罪。"

"你为父皇的昭容，你直接找父皇说一说，事儿不就结了吗？"

婉儿在安乐公主面前也不转弯抹角，说道："公主知道，外面人风言风语说我与崔湜如何，这些话儿定刮入圣上耳中。你说，我如何找圣上张嘴求情？"

"哈哈，岂是风言风语？你与崔湜良宵苦短，实在风光妙极啊。昭容，那崔湜一下狱，你顿成热锅上的蚂蚁，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一日都离不开他了？"

"公主最受圣上与皇后宠爱，我心想，若由公主求情，定能马到成功。"

安乐公主收起了笑容，眼光又瞅了瞅那堆珍宝，撇了撇嘴说道："哼，崔家的人实在太抠门了。就这点财物，妄想解救崔湜？昭容，你知道现在的行情。若我为人求一闲官儿，多少人争着送来几十万钱，崔家的这点钱能干什么？你须让崔家的人明白，人到了这个时候只有花钱才能免祸，何必还要吝啬那些黄白之物呢？崔湜的事儿，说大可大，说小可小。若按朝廷制度，将崔湜绑至刑场杀头亦可，若事儿办得妥帖，无非降一降官秩即可。"

婉儿见安乐公主伸手要钱，心里顿时一喜。只要此女愿意帮忙，事情就有了转圜之机。

安乐公主接着说："崔湜现在一要免罪，二要保住官秩，此为两桩事儿。他的家人拿来这点东西来求我，实在污了我眼睛。"

婉儿赔笑道："崔家人不明事理，公主勿恼。想是崔家人匆促之间难以备齐，就以此物为进见之礼，当为本意。公主放心，我回去定召崔家人好好斥责一番，并嘱他们再备财物。"

安乐公主又复一笑，说道："看来昭容实为重情义之人啊。你与崔湜无非逢场作戏一番，缘何如此上心？我听延秀说，那崔湜自恃貌美有才，最擅拈花惹草，其最近与昭容打得火热，无非瞧中你有宫中依靠，以此想有晋升之路。你莫非真为之动了真情吗？我知道，男儿最喜年轻美貌少女，你现在风韵犹存，年龄毕竟大了些，你对崔湜又献颜色又赔财物，以后世事难料，只怕你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安乐公主向来口无遮拦，擅触人心最柔软处。她这一席话说得婉儿脸色赤白，心中薄怒，然绝对不敢还以颜色。婉儿思索了一会儿，笑道："公主所言极是，不过民谚有言'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与崔湜虽露水相识一场，那也是前世的缘分。崔湜现在遭难，我岂能不帮？"婉儿话中的深层意思，实指你安乐公主也与崔湜有过肌肤之亲，岂能如路人一般？

安乐公主却不理会这些，她当初和崔湜有过枕席之欢，其认为毕竟是一场游戏，没有必要铭刻不忘。

安乐公主最终在婉儿的央求下，答应帮忙说项。然直到崔湜一案审理结束，安乐公主未有任何动作。是时，婉儿已将崔家所送礼物奉入公主府。这日，婉儿得知李显已阅批了崔湜的案卷，欲贬崔湜为江州司马。婉儿得此消息，知道明日吏部即要发文，心中就有些着急，遂趁着黄昏再入安乐公主府。

安乐公主瞧见婉儿有些着急，笑道："多大的事儿？明日移文？我们现在入宫，让父皇改任一下不就成了吗？昭容，只要事儿到了我们手中，何愁不定？你说，天下到底有何难事？"安乐公主说此话的时候，早忘了自己一家在房州困顿惶恐的日子，大约人处顺境时往往会遗忘许多往事。

她们于是前往宫城，婉儿先到自己的殿内等候，安乐公主直接到太极殿去找李显。过了一会儿，安乐公主即离开太极殿找到婉儿，说

道："昭容，我早就说过不是什么难事儿，你瞧，父皇很痛快就答应了，事情成了。"

婉儿又惊又喜，问道："太好了，公主，那崔湜改授何处呀？"

"你说过让他任刺史即可，就随便把他任在襄州。父皇说，那里还算热闹，比江州要好上许多，且离京城也不算远。"

婉儿施礼谢道："我代崔湜万分感谢公主大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公主此举，实在积了大德。"

安乐公主嘴一撇道："昭容此谢，又算什么？你须转告崔湜，让他来当面谢我。今日见了父皇一提起崔湜，他连连摇手不许我管，我此后百般央求，父皇方才允准。这件事儿除了我出面来办，若换作他人，肯定劳而无功，昭容，崔湜这一次欠我们的情分，实在太大了，你说是吗？"

"我定转述公主之功，让他入府致谢。公主所言不差，我为圣上昭容尚不敢找圣上求情，只好婉转请出公主。换作他人，一点门儿都没有。这还是崔湜造化大，谁让他事先得识公主呢？"

安乐公主顿时笑了，心里甚为得意。

第二日，崔湜果然被授为襄州刺史。其出狱后，自然先找婉儿，再找安乐公主，至于彼此之间如何缠绵缱绻，这里按下不表。

太平公主密切注意此事件的走向，她得知皇帝成为"和事天子"，又知崔湜被授为襄州刺史，一个人就在堂上呆坐了许久。眼见太阳西斜，遂唤人叫来大儿子薛崇简，吩咐道："你去，唤三郎过来一起用晚膳。"

薛崇简领命而去。

第六回　姑侄联话谈朝闻　新池欢宴献诗词

太平公主眼见两位御史的弹劾竟然如此无疾而终，心中大为失望。这次事件的主谋者正是太平公主，那日她将萧至忠召来，两人密谋了半天，定下了由萧至忠寻人弹劾之计。

太平公主衡量局势，觉得韦皇后抛出“五色云”以及《桑韦歌》的舆论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说明韦皇后的野心，已然从密谋走向明面。她的最终目的，无非遵循则天皇后故事，逐步架空皇帝李显，独自把揽朝政。太平公主绝对不能看到这个结果。她深知一旦韦皇后掌握了大政，其首要清除的目标就是自己和哥哥李旦一家。目睹了朝中风云并深谙权谋的太平公主知道，任何他姓之人掌握了大权，李氏宗族就成为其行进道路上的第一个绊脚石，自己的母亲当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太平公主深知，以韦皇后目前的地位，若非哥哥李显以废除皇后的法子可以夺其位，其他人难以撼动。可是哥哥李显对韦皇后言听计从，让他废后，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她与萧至忠密谋的结果，一致认为应该先除韦皇后的爪牙：宗楚客与纪处讷，至于崔湜，无非是一个捎带着的角色。

大凡密谋奇计，须有两个前提：第一为损人利己，第二为不着痕迹。把宗楚客与纪处讷拿下，绝对符合太平公主的利益。他们认为，若宗纪二人被弹罢官，则皇上定会重用韦安石以及萧至忠等人。韦安石向来在朝中不聚朋党，他若被授中书令，处事相对公正，对太平公主而言绝对能接受。且韦安石若当了中书令，其肯定为得益之人，按照谁得益谁主使的阴谋原则，许多人肯定会认为韦安石为此次事件的主使。如此，真正幕后主使人太平公主就可以不着痕迹。

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可是太平公主纵然有周密奇计，却没想到皇帝李显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手之人，他竟然在殿上令对仗双方结为兄弟，真是匪夷所思！太平公主得知了这个结果，起初又好笑又可气，到了后来，又是深深的忧虑了。她知道，这肯定是韦皇后为了保全自己的爪牙而努力的结果，她可以无视朝廷的纲纪，可以不理是非曲直，置祖宗宗法于不顾，真正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如此行事实在可怕。

那么，今后如何遏制韦皇后的行动步伐呢？素有决断之能的太平公主从来不拖泥带水，她马上决定要采取更为断然的措施。然决断好下，其实施的过程却要既大胆又谨慎，那是不敢有一点疏忽的。她在那里沉思良久，忽然想起那日毬场上的李隆基，她觉得，李隆基可以成为自己这个庞大计划的一个关键之人。

记得李隆基那日的毬伴为禁苑总监、利仁府折冲以及万骑果毅，这

些人虽官职不高，然皆手握一定实权，到了关键时候还是大有用处的。太平公主毕竟身在高位，所历大事太多，其眼光较常人犀利不少，一下子就能看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她现在等待李隆基前来，心中的思绪纷纷扬扬，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此子为何多结交这些军中之人？若论玩毬，那钟绍京与麻嗣宗尚能上场驰骋，而陈玄礼与葛福顺毕竟技差一筹，整场比赛只能在场边观看，没有上场的机会。如此看来，这个三郎以玩毬名义结交军中之人，恐怕另有深意！若三郎果然有了这种心思，那么自己此前对三郎的看法肯定是完全错了，这是一个深不可测之人。

太平公主摇摇头，不相信自己的猜测。因为从头至尾，李隆基以爱玩乐游赏出名，爱结交朋友，喜爱拈花惹草，此为其性情主流。至于眼前的朋友多军中之士，大约也是偶然为之。太平公主摇摇头，将之前的猜忌之心放下。

太平公主府与兴庆坊相距不远，太平公主在堂内左思右想的工夫，薛崇简已将李隆基带了回来。李隆基入堂后躬身拜道："太平姑姑安好，侄儿特来拜安。"

太平公主收回思绪，转身面对李隆基，笑道："你的小嘴儿说得挺甜，你上次在毬场上说过今后要常来拜安，我伸长脖子等了许久，未曾见过你身影。今日若非让崇简去叫你，你会乖乖地来吗？"

"侄儿错了，望姑姑责罚。"

太平公主哼了一声，说道："你天天不干些正经事儿，我听说你最近常往宝昌寺跑动，是不是又瞧上那里的美貌尼姑了？"

"禀姑姑，宝昌寺里只有和尚，没有女尼。"

太平公主"扑哧"一笑道："如此说，还是姑姑冤枉你了？怎么？你莫非改了性子，准备吃斋念佛了？如此甚好，可以治一治你那浮动跳脱的性子。"

太平公主转对薛崇简道："你去厨屋那里交代一下，晚间留三郎在这里用膳。我先与三郎在这里闲话一会儿，待膳治好，你再叫王师虔过来一起用膳。"

薛崇简答应后离去。

李隆基见姑姑今日待自己十分隆重，有点受宠若惊，谢道："姑姑有事，吩咐侄儿去办就是，用膳就不必了，侄儿实在担待不起。"

太平公主眼睛一瞪，说道："是不是你晚间还有一场花酒要喝呀？若如此，我就不拦你了。"

"不敢不敢，侄儿听从姑姑安排。"

"这就对了，你坐下吧。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侧案上已备好，自己去拿吧。"

李隆基很乖觉，其走到太平公主面前取过她的茶盏，然后注入茶水，将之放在太平公主面前，说道："请姑姑用茶。"然后再小心地归于座上。

太平公主说道："我叫你来，实因这几天很闷，想找个亲近之人聊聊天解解闷，这样就想起你了。你今日不用拘束，我们聊到哪里就到哪里，只要聊得痛快就行。"

"侄儿省得，不知姑姑这几日为何愁闷？"

太平公主横了他一眼，说道："你日日贪玩得紧，自然天天快乐，无暇关心它事。你莫非没有听说吗？前一阵子，为了一具水碾，僧人把我告到官府，弄得我灰头土脸。还有，裹儿现在也无视我这位长辈，常常在背后说一些蔑视之语。三郎，外人欺负我，家里小辈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你说，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

"侄儿听说过这些事儿，不过现在事情已然过去，姑姑不用再挂在心上。侄儿知道，姑姑向来心胸宽广，志存高远，如此小事实在不值一哂。"

"志存高远？好一个三郎，你怎能如一些无聊之辈那样来评说我？我能有什么志向？眼前之势，你就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尚且有事，若再有了志向，岂不是犯了大忌讳吗？看来你爹爹说得对，他的几个儿子颇有父风，独你最令人不放心。"

李隆基此时想起那日与刘幽求一起密谈的情形，刘幽求让他设法与太平公主联手，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他此后思来想去，因为实在摸不

透姑姑的心思，不敢贸然张嘴。今日姑姑约来自己，虽如往日那样对自己嬉笑怒骂，然她与自己单向晤谈，则此种方式已透出特别。他脑中一转，有心试探姑姑的真实态度。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姑姑所言，侄儿不敢苟同。父亲与我那几个兄弟恬淡处事，貌似明哲保身以避祸，然而祸患真正起来的时候，那是躲避不开的。如前次重俊事变，我们未涉其中，然父亲与姑姑被猜疑，我们兄弟几个被放外任。若不是侄儿玩了一场好毬，我们兄弟几个不知何时才能回京。姑姑，那日父亲责怪侄儿，说我不爱在家，还让大哥看好我，父亲如此被动为之，您以为如何？"

太平公主当初因为年幼，对已逝去的大哥李弘和二哥李贤所知不多，却与三哥李显、四哥李旦自幼就玩在一起，深谙这两位兄长的性子。她有时候心想，儿女的性格与母亲大有干系，像自己的母亲则天皇后强悍无比，其儿女性格以恭顺居多；若母亲的性格谦和无为，其儿女性格则自立居多。哥哥李旦性格谦和，其子大多继承父风，独有这个三郎为异类，看来母亲性格强弱影响儿女的命题也未必拿得准。现在李隆基既有此问，想起今日与他谈话的目的，就沉吟道："我们生于皇家，即处嫌疑之地，则以恬淡无争态度处事，实为首选。不过如你所言，就是这般无为行事，祸患随时从天而至。与其如此，不如快意人生，能够享受到人世间的许多乐趣。"

李隆基笑道："姑姑如此称赞侄儿，想姑姑今后定不会再责怪侄儿了。"

太平公主也笑了，心想与有趣的人一起说话，气氛也快活许多，遂笑颜斥道："你这个三郎呀，就会油嘴。你兜了一个大圈子，竟把我给圈进去了。"

李隆基有心继续试探，正色道："侄儿不敢。其实侄儿这几天也很是郁闷。"

"你又有何愁事了？"

"这几日街谈巷议，皆谈圣上新号'和事天子'以及崔湜授任之事，众口粥粥，皆斥当今朝纲紊乱，贿赂公行。姑姑，侄儿为李家子孙，闻此消息，脸上实在无光。"李隆基所谈"街谈巷议"，其实有些夸大，这些事儿目前仅在官宦之中议论，百姓其实不知。

太平公主今日本想拿这些事儿试探李隆基的看法，不料李隆基竟直言抛了出来，且义愤填膺，她很满意李隆基能有此态度，遂点头道："不错，不但李氏子孙应该这么想，大凡有些良知之人，岂能容如此劣行横行天下？我作为李家女儿，也十分愤慨。三郎，其实我这几日郁闷，缘由此起！当今天下贿赂公行，你知道其缘由吗？"

"侄儿恭听姑姑之言。"

"今日天下贿赂公行，实因天下无惧。太宗皇帝在日，其身体力行，使贞观一朝政治清明；父皇继承太宗皇帝遗训，贞观之风沿袭如常，就是母后当政之时，虽有张氏兄弟等人废弛朝纲，毕竟不为主流，朝臣不敢妄自行之。可是到了现在，韦皇后与裹儿等人自毁长城，我那皇帝哥哥竟然成了'和事天子'，真正天下无惧啊，朝纲焉能不坏？"

"姑姑所言极是。"李隆基嘴里这样说，心里却不以为然。他知道这位姑姑的手段，她看别人甚为清楚，然忘记了自己的行为。眼下朝纲紊乱，其中也有姑姑的功劳。

太平公主说得兴起，继续说道："三郎，这些事儿也就罢了，眼下更有蹊跷事儿，那韦氏的衣箱里竟然会出现五色云，真是白日里说梦话。最可气的是，我那糊涂的皇兄还给她画出图样，并悬于宫门之侧。唉，路人皆知的事儿，他为什么就不明白呢？唉，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让他们一家继续在房州待着，这皇位还是由你爹爹来坐最好。"太平公主现在说的都是气话，当初则天皇后虽爱这位小女儿，然在这等大事上绝对不会听太平公主如何说，且太平公主在强悍的母亲面前十分乖觉，不会越雷池一步的。

李隆基接口道："姑姑所言甚是。侄儿也听别人说，这韦皇后现在正依则天皇后故事，其步步为营，心有大志。"

太平公主不屑道："她？她有母后的谋略和手段吗？三郎，我告诉你实话，就是有十个韦氏，她们相叠一起也难敌母后一个！"

两人说到现在，已然说得十分露骨和坦白，姑侄二人在韦皇后的所作所为上，绝对看法一致，目标一体。

太平公主又转颜一笑，说道："三郎，要说这韦皇后实在为一个不睿智之人，她寻来宗纪等人，除了为其献歌逢迎外，还能给她帮什么

忙？我看呀，只会帮些倒忙而已。还有呀，韦氏现在一心谋取大位，我看也是虚妄。就是三哥不想当皇帝了，还有四哥嘛，什么时候又轮上她了？”

李隆基连连摇手，说道：“姑姑言过了。父亲已然二让天下，这皇帝之位，他说什么也不想了。”

太平公主哈哈一笑道：“你焉知四哥内里心思？”太平公主说到这里，忽然感到今日的言语已然说得太多，这个三郎绝顶聪明，不能让他完全洞悉自己心思为好，遂道，“也是，四哥此生最爱田舍翁，不愿多操一点心，若让他操劳天下，还不如杀了他。也罢，我们不说这些话题了，越说越气，还不气坏了我们的身子。三郎，我们说点轻松的事儿。我知你爱编曲填词，最近你与那赵氏小妾有何新作呀？”

赵敏现在已为李隆基诞下一名男婴，此前杨氏为李隆基生下了长子李嗣直，则此子为其次子，名李嗣谦。

李隆基答道：“姑姑，侄儿去年在潞州，一日见秋风扫庭间落叶，心感触之，后来回京途中看到路旁落木萧萧，遂成此曲，名之为《感庭秋》。侄儿与赵氏前时合练，已将此曲敷演齐备，姑姑有空，可以一观。”

太平公主笑道：“你也知道我不善诗文，对音律更加一窍不通了。不过此曲既写秋风，想你在潞州时滋味不太好受，有所寄托吧？好呀，届时我入四哥府中，你让那赵氏来歌舞一回，舞姿好看与否，我还是能看出一二的。”

“姑姑太谦了，你将秋风与心意联在一起，怎么又不懂音律了？姑姑说个时日，届时我操鼓，让赵敏与您歌舞一回。”

太平公主想了想道：“后日晚间如何？你回去告诉四哥，就说我那日要入府拜望。”

“侄儿自会知会父亲。姑姑此去不可空手，侄儿与赵敏到时候要讨赏。”

“嗬，你倒会顺杆儿爬，竟然来勒索我了？”

“侄儿不敢，不过姑姑之赏，那是不可不要的。”

太平公主笑指李隆基道：“就说了这一会儿话，你贫嘴的功夫又见长了。”

这时，薛崇简入门道：“母亲，晚膳已备好，请入宴吧。”

太平公主点头道：“好，你先去吧，我再与三郎说上几句话就过去。记住，就我们四人，别的人让他们自便吧。”薛崇简领命后转身离去。

太平公主这样说，自是将自己现在的夫婿武攸暨也排除在外。好在武攸暨此人很是乖觉，其与武家大多数男人的跋扈性子不同，平素低调恭顺。则天皇后当初想让太平公主改嫁给武承嗣，太平公主坚决不同意，自己选择了武攸暨，她当时瞧中的就是武攸暨的这种性格。只可惜武攸暨当时已有夫人，让其停妻再娶或者让太平公主做妾，则天皇后绝对不能接受。不过则天皇后自有她的办法，她派人暗杀了武攸暨的夫人，这样，武攸暨丧妻再娶太平公主，就变得水到渠成了。

李隆基闻言太平公主有话要说，殷勤问道：“姑姑还有何事吩咐侄儿？”

太平公主笑道：“也没有太大的事儿。你刚才说四哥责你爱玩交际，我却以为不然。你别看我的性格比较外向，然我心底里始终以为，男女毕竟有别。女人嘛，终归在家描红识书方为正理，男儿则要志在四方，闻达天下。”

太平公主所言实为儒家多年来所提倡的大道，惜则天皇后当政后大力提升女人地位，女人似乎也可从家中移至台前，以致男女功能有所混淆。则天皇后之后，如今韦皇后、上官婉儿、安乐公主，乃至眼前的太平公主，在政坛上叱咤风云，风头不减则天皇后当时，是为例证。

李隆基闻言也很诧异，心想姑姑是否今后就改了心性不成？其心中这样疑惑，口中犹称赞道：“姑姑所言甚是。盼后日姑姑见了父亲，还请姑姑帮侄儿说情，以缓其势。”

“罢了，别讨便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四哥说得声音再高，你依旧我行我素，其行无改。”

“姑姑这样说，小侄定为悖逆之人了，侄儿不敢担当如此大罪。”

“哈哈，好了，不要贫嘴。对了，我那日在毬场上看到你的那些朋友，比较有趣。”

李隆基闻听太平公主提起自己的这帮朋友，不明白她为何对此有了兴趣，遂顺口答道：“是呀，他们的爱好与侄儿相似，彼此说话也投机，因此来往颇多。”

“嗯，很好嘛。我想托你一件事儿，你要用心去办。”

“姑姑所命，侄儿分内所当。”

“你那崇简哥哥，也是一个不爱交际的主儿，在外面没有什么朋友，就爱在府内与典签王师虔一起弄诗吟文，实在让人惆怅。我刚才说了，男儿要志在四方，需要朋友。将来我百年之后，这个家还需要他来主持，他如此行事，我如何能放心？”

“崇简兄敦厚谦逊，极有兄长之风，姑姑不可责之太苛。”

太平公主摇摇头道：“我不想他长久如此。我想托你之事，就是请你把崇简与王师虔带入你的朋友圈里，让他们学一些交际的本事，你觉得为难吗？”

李隆基觉得姑姑此招匪夷所思，所谓朋友，那是志趣相通之人因有默契而常常交往，没听说过生硬地将人硬塞入他人圈内。不过薛崇简为人很好，其言语不多，性情很随和，相信自己的朋友圈能够容纳此人。李隆基并未多想，只是觉得答应了此事，今后与姑姑的联络就可加深一层，遂满口答应道：“姑姑所命，隆基定遵照执行，有何为难之处呢？只是我的这帮朋友层阶太低，怕崇简兄耻与他们交往。”

“又胡说了，那么你与他们交往，莫非自甘堕落不成？废话不要多说，就这么办吧。走吧，我们吃饭去。”太平公主立起身，执起李隆基之手，牵着他走出门外。

韦安石这些天异常恼火，自己与世无争。怎么事儿还会与自己扯上干系？

宗楚客私下里透出话儿，说话内容辗转传入韦安石的耳中。宗楚客

说话大意为：一个老不死的如此恋栈相位，自己明里不敢说话，却主使来放暗箭。哼，总有一天，这个老不死的会知道后果的。

韦安石知道宗楚客辱骂自己的原因，按照宗楚客的理解，由于宗楚客顶替了中书令的位置，那么韦安石心有不甘。此次韦安石抓住西域之事大做文章，目的就是把宗楚客赶下台，这样韦安石可以回来依旧做中书令，可以一报前仇。

然韦安石实在冤枉，他从未有此种心思，没有任何动作。

崔琬为则天皇后当政时长安三年的进士，韦安石当时为神都留守，兼判天官、秋官二尚书事。按照当时的规制，士子们参加天部的“关试”之后，正式取得了入仕的资格。所以，“关试”之后，由朝廷出资举办“关宴”，由状元担任录事，然后再按名次担任主宴、主酒、主乐、主茶等名目，宴席的排场很大。“关宴”上，众入仕进士推天官侍郎坐在首席，并尊称为“座主”，于是这些进士与天官侍郎就有了一层师生关系。此后的岁月里，他们互相提携，较之普通的师生又多了一层微妙的关系。天官尚书虽不被称为“座主”，那也是有相当渊源的。崔琬作为此届的进士，韦安石当时兼判天官尚书事，自然两人就有了一层关系。此次崔琬上书弹劾宗楚客与纪处讷二人，朝中之人只要稍稍辨其渊源，肯定会得出由韦安石主使的结论。

韦安石想到这里，不禁摇摇头。心想此次弹劾若非崔琬本人的意思，那么即为主使之人处心积虑，有意将视线向自己转移，从而混淆视线。韦安石毕竟仕宦多年，深明其中的名堂，他到现在忽然深深佩服起这位蒙面的主使之人：不露痕迹，招数够狠！

韦安石想破了脑袋，始终想不出此位主使之人的端倪。眼前朝中局势，韦皇后势力可谓一枝独大，韦皇后的亲信把持了朝中大政，如宗纪二人此种劣行，放在任何朝代都是大罪，若则天皇后当政，也断然轻饶不了他们。可是由于韦皇后三言两语，皇帝就轻轻放下，还莫名其妙地让他们结为兄弟，真是旷古奇事。如此局势下，李氏宗族之人唯求自保，如自己这样不肯趋炎附势的大臣想请求致仕以避祸，谁还会有闲暇时间出手进攻呢？韦安石实在想不出这位高人是谁！

思虑之间，韦安石忽然动了一个心思，自己好长时间未去拜见相王了，近日要去走动一回。

李隆基回府后办了两件事，他首先把乐工头儿叫来，让他依自己所谱《感庭秋》之曲排练，后日要入相王府敷演，同时派人去叫刘幽求入府。

刘幽求很快来到，李隆基将他召入中堂耳房，然后将门窗紧闭，两人开始轻言轻语说话。

李隆基把今日姑姑召见自己的过程复述一遍，然后说道："刘兄，你当初让我与姑姑联手，看来天佑我们。现在我尚未有动作，姑姑就找上门了。她让崇简跟随我们，今后联系会更为紧密。"

刘幽求沉思一会儿，然后说道："太平公主不愧为太平公主，殿下，太平公主之睿智，我等难及啊！"

"刘兄何出此言？"

刘幽求微微一笑，反问道："太平公主目光如炬，她这次主动召见殿下，定是以为殿下对她有益处。你说，太平公主瞧中了什么？"

李隆基闻言并不说话，也是微微一笑。他在太平公主府中已经意识到，姑姑这一次示以亲切之意，缘于她瞧中了自己的这帮朋友。她既然瞧中了自己的这帮朋友，则其心中定有图谋，且此图谋并非小事。

刘幽求说道："太平公主既有如此念头，我们此前的一个谜团终于可以解开了。"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不错，这次弹劾主使者实为姑姑，姑姑的这一次行动实在做得很好，她若不找我，且说了这么多话儿，我们此前所言终为猜疑。"

李隆基与刘幽求此前密切关注着这次弹劾之事，静观事情的发展方向。待结果水落石出，两人不禁啼笑皆非，他们事先也想过许多结果，绝对想不到会以这种结果结束。事情过程中，李隆基多方探询各种线索，并让王崇晔悄悄打探崔琬与李尚隐的底细，以判断事件的起因。

他们绝对不相信主使者为韦安石，因为明眼人都知道，韦安石现在采取了退避三舍以避祸的策略，肯定不会指使自己的门生出面弹劾以引火烧身，为宦多年的韦安石断不会出此蠢招儿。那么，主使者到底为谁

呢？

他们细想了一圈，就对太平公主有了一些猜疑。李隆基知道，父亲绝对没有心思干这等事儿，自己又没有任何动作，那么思来想去，只有姑姑比较可疑。今日与姑姑一会，事情就水落石出了。

刘幽求笑道："如此很好嘛，我此前说过让殿下联络太平公主，现在她主动找上门来，就不用再费周章了。太平公主实在厉害，她那日到毬场里一观，竟然能瞧出殿下交友的目的，不愧为太平公主啊。"

李隆基不语，他心中所思的是：既然姑姑能瞧出自己交友的深意，那么定有别人也会这样想。他沉思了一会儿，轻声问道："刘兄，我这一段时日莫非过于孟浪了吗？如此引起姑姑的注意，看来在外面留下痕迹颇多。"

刘幽求也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不错，如那日玩毬的场合，今后不会再有了。殿下当初可能想大胜吐蕃毬手，以致仅去六人。假若那日也去十人，则会了无痕迹。"刘幽求说罢见李隆基脸上露出了不悦颜色，又宽慰道，"殿下不用苛责自己太多。殿下多年来在京中有爱曲品乐和走马游赏的名声，此次争强好胜，以少胜多，颇合殿下脾性，常人自会等闲视之。说句大话吧，京城中若太平公主那样眼光之人，恐怕不会超过五人，殿下不用太上心。"

李隆基冷冷说道："五人？若皇后那边有一人能识，我等焉能安定？刘兄，我们这一段时间还是谨慎为好，不可动辄聚会，授人以柄。"

"殿下若忽然更弦行为，常人观之，反而觉得不正常。我以为，殿下今后可与那些不相干之人多来往，以维持往日名声，这样比较稳妥。"

"嗯，刘兄，我们所议之事，仅限你知我知，就是那普润禅师，也不能透露一星半点。"

"我知道。"

"你这几日要到城中寻一个僻静的所在，那里还要有好玩的物事，以便大家有理由前往。今后我们的聚会，尽量不要入此府。"

“好吧，这件事我去办。”刘幽求一面答应，脑中还在快速运转，他问道，“殿下，我想起一个事儿。太平公主如此图谋大事，其矛头直指韦皇后。若清除韦皇后势力，则当今圣上肯定不能再做皇帝。你说，太平公主若把事情办成，她会不会如则天皇后一样总政呢？”

“她不会！我想过了，姑姑毕竟是一个明白人，以则天皇后之能，尚不敢逆天下大势，她也不会。若事儿到了这一步，姑姑只有把父王推出方为必选。”

“推出？如此说，到了那一天，太平公主让相王做名义上的皇帝，事儿还由她说了算？”

李隆基忽然看到刘幽求眼神里透出狡黠的光芒，心想还是入了他的圈套，遂笑道：“刘兄，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藏头露尾？你在我面前，不用如此暗藏话锋。”李隆基知道，刘幽求本意是说太平公主瞧中了李隆基的人脉资源，因此派薛崇简与王师虔前来加强联络，另一方面也有加强控制的想法。如此一来，李隆基就成为太平公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这枚棋子固然关键，然终为太平公主的一个小角色。

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两人不约而同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各有自己的长处，两相结合其力量何止一倍？太平公主瞧中了李隆基的军中人脉资源，而李隆基则瞧中了姑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及朝中的人脉资源。

李隆基知道，按目前的分量，自己绝对居于次要地位，毕竟，太平公主的地位无法撼动。

尽管这样，并不代表李隆基心里没有所思所想。

他未对刘幽求明言。刘幽求出府后，想起刚才的这一档子事儿，心中掀起微澜：自己刚才明明已然提起话头，李隆基却不接话茬儿，由此看来，此子小自己近二十岁，其心机难测啊。自己年轻之时，正是意气风发的年头，何曾有这一番沉静呢？

到了后日，李隆基想起太平公主之约，这日午后独自前往相王府。其临行之前，嘱乐工们及赵敏再将《感庭秋》敷演一遍，晚膳后进入相王府。

李隆基进入相王府后直奔中堂，就见韦安石正与父亲一起在堂中说话。他入堂后先向李旦问安，再向韦安石致意。

李旦看到李隆基前来，说道："你来得正好，刚才你姑姑府中来人说，她今晚就不过来了。"

李隆基道："姑姑有什么急事儿？她那日主动要观孩儿乐舞，孩儿已然准备好。"

李旦道："她到底因何不来，来人并未明说，仅说她有些气闷，好像是裹儿惹她了。"

李隆基点点头，说道："哦，我知道这一档子事儿。"

这件事儿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其实不大，不料太平公主竟然因此而气闷，令李隆基始料不及。

是时贵戚显宦之家，往往喜欢舍财营造佛寺。太平公主于去年秋天，在修正坊购买了一处家宅，令人将其修缮后成为一处佛寺。此寺由于位居城中心，周围所居人口众多，寺成后香火甚旺。然而到了昨日，此寺的西首忽然来了一大帮如狼似虎的衙役，他们称奉赵履温大人之令，此处要再建一所大寺院，仅象征性地给住户们补偿了一些钱，然后喝令他们离开，观其要拆迁的范围，要比太平公主所建之寺大上十余倍。衙役们还四处放言，此寺的名字已然有了，名为"安乐大佛寺"。

消息传到太平公主的耳中，她马上明白，这是安乐公主搞的名堂。安乐公主公然在自己所建之寺旁边再造大寺，其目的并非为了摆阔，而是借此事来羞辱自己。事情很明显，"安乐大佛寺"若建成，"辕马"赵履温定会用足了钱物，将此寺造得美轮美奂，届时香客信众定会争入此寺，其东面的小寺显得破败，于是便会门可罗雀了。

京城里有这样的好处，一件小事情的背后若有显赫人物的身影，人们定会穷究深探，然后口沫横飞，将事情说得更加绘声绘色。眼前的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味，一个侄女公主向姑姑公主叫板，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情啊！一时之间，这件小事马上渲染得全城人人皆知，一些好事之人更是前往修正坊现场观看，将那里围得水泄不通。

李隆基听说了这件事儿，并没有将之放在心上。他当时认为，这是

安乐公主恃宠胡闹，难以持久的。李隆基却没有想到，宏图大略的姑姑太平公主竟对这件事情如此生气，心里为其不值。

李旦说道："你姑姑今日不来府中观舞，那么明日的定昆池之会，她也不会去了。"

"猿马"赵履温为造定昆池确实十分卖力，安乐公主令他中秋节前建造成功，如今刚入五月，定昆池已然建造而成。安乐公主大为欣喜，遂请父皇母后入定昆池观赏。李显自然满口答应，并诏百官随之入池观赏赋诗，这个日子就定在明天。

李隆基不再接这个话茬儿，说道："父王，姑姑今日不来，韦公正好在此。待会儿乐工与赵氏就过来了，你们品评一番如何？"

李旦道："好呀，安石最善为诗，你那乐舞之词正好由他品评指点。安石，你以为如何？"

韦安石想了想说道："相王，属下许久未入府拜望，今日已叨扰许久，不敢再劳临淄王。"他又面向李隆基说道，"临淄王乐舞之名冠盖京城，安石不明乐舞之理，焉敢指点？待此后太平公主观舞之时，安石定叨陪末座，以饱眼福。"

李隆基拱手道："韦公之言实在谦逊。"

李旦本来不爱热闹，遂摆摆手说道："罢了，三郎，你就别让他们过来了。你先退下吧，我与安石再说几句话。"

李隆基起立躬身道："如此，孩儿就告退了。韦公，您请宽坐。"

五月的长安城里，已稍显燥热。人们闲暇时候，往往喜爱到曲江之侧游赏。然曲江两侧近年内各衙署修建了许多厅馆台榭，一些达官贵宦之家也在这里辟地修宅，于是这里的人声渐隆，再无僻静之所。大凡人声鼎沸处，向为文士不喜，所以许多人转而向城外杳无人迹之处寻觅游赏之所。

安乐公主的定昆池建成，一道矮墙圈进了方圆四十九里的土地。墙内屈曲蜿蜒的水景将各种景物萦带为一体，其累石为山，以像华岳，引水为涧，以像天津。飞阁奇檐，斜桥磴道，衣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

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流出，穷天下之壮丽。

出延平门外二十里，即为定昆池。这日辰时之后，皇帝及皇后的车仗迤逦出了延平门，其后面跟随着百官的队伍，一路上鼓钲齐鸣，仪仗鲜明，引起沿途路人的注目。

李显与韦皇后到了定昆池门前，未见安乐公主前来迎接，心里微觉诧异，然并不为意，两人进入门内。

进入门内后有一阔地，这里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以名花异木最盛。有天台之金松、琪树，嵇山之海棠、红桂，天目之海棠、厚朴，钟山之月桂、杨梅，曲房之山桂、温树，金陵之珠柏、栾荆、杜鹃，宜春之柳柏、红豆、山樱，蓝田之栗梨、龙柏。李显看到这些奇树，啧啧赞道："皇后，这赵履温确实有本事，如此短的日子，他竟然将天下奇树集于此。"

韦皇后道："还不是裹儿逼得紧吗？裹儿这一次算是得偿心愿了。定昆池？我们不看其他，就是眼前的这些树木，已然把昆明池比了下去。"

"哈哈，裹儿虽为人母，毕竟还是小儿女心性啊。"

他们转过树丛，眼前豁然开朗。就见一巨大的拱形桥直伸池中，桥下池水碧波荡漾，真是好大一片湖面。再视池中心之岛，只见那里重峦叠嶂，宛似华山之状。因距离较远，山形细致处稍显模糊。

李显看到桥上有数个农妇模样的人，她们皆腰背鱼篓，显是在那里垂钓摸虾。其眉头一皱，说道："好好的一个园子，何方农妇擅敢闯入？你们去瞧瞧，把她们赶出去。"

几个如狼似虎之人疾步前往，李显很快听到一声娇叱，那几个人顿时不敢动弹，就见一个腰背鱼篓的农妇小跑着奔了过来。此人来到李显近前，嚷道："父皇，此为女儿的园子，你莫非要赶我走吗？"

李显张了张嘴，惊愕中方才知道这帮农妇是女儿及下人们所扮，遂说道："原来是裹儿，你怎么变成这种模样？"

安乐公主一把扯掉头巾，露出娇艳的脸庞，反问道："这样不好吗？"

韦皇后道："你最爱胡闹。你不在门前迎候，就该罚你。好好的一个人儿，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渔婆子的模样，后面的百官马上入园，你如此模样成何体统？"

安乐公主哈哈一笑道："母后好没有趣味，女儿如此装扮，想以此逗父皇母后一乐。哈哈，想不到女儿如此苦心，母后竟然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实在冤枉啊。"

李显笑道："罢了，裹儿，你速去更换一下衣衫，你母后说得对，如此模样见大臣，确实不成体统。要知百官随朕出城，皆因观赏你这定昆池。你为本池的主人，总该庄重些。"

安乐公主嘟起嘴道："不嘛，女儿为本池的主人，就该如此装扮。这里又非朝会，何必太过庄重？何况，女儿不过一个公主的名分，在朝中又没什么官职，没有必要如百官那样正装执笏。对了，父皇，您若不提起，女儿还想不起来呢。您若要让女儿更换衣衫，就给女儿一个官职吧。"

"你要什么官职？哪有女儿在朝中为官的道理？裹儿，不要再胡闹了。你当初找朕要昆明池，朕未答应，结果就有了眼前这个定昆池。哼，你以为朕不知道吗？你取名为定昆池，明显想把昆明池比下去，你定是想以此气朕来着。如此，你还不满足，又来要什么官职？皇后，你说呢？"

韦皇后笑道："裹儿的心胸很大，不足为怪。今日女儿要授官职，还算新鲜，女儿为何就不能到朝中为官呢？陛下，我们且听她说一说。"

安乐公主道："对呀，母后说得对。阿武还能当皇帝，女儿要个小官做做有何不可？"

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母女对则天皇后怨恨极深，她们在李显面前说话，对则天皇后殊无敬意，李显这些年早已习以为常。他听见女儿称呼自己的母亲为"阿武"，不以为忤，连忙问道："裹儿，你想要个什么小官呀？"

安乐公主道："父皇，您的儿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如重俊那样，完全猪狗不如。他们没有孝心，整天想的就是如何赶走父皇，哪儿有女儿贴心呀？女儿这些天一直在想，太子之位说什么也不能再设了，干脆给女儿一个皇太女的名分，让他们都死了心，女儿定千秋万载忠心侍奉父皇。"

李显闻言，不禁惊愕得张大了嘴巴。

李显共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李重润系韦皇后所生，其余三个儿子李重福、李重俊和李重茂皆为宫人所生。李重润十九岁时，有人密报他与妹妹永泰郡主说张氏兄弟的坏话，故被则天皇后下令杖杀；韦皇后后来当权后，认为李重润之所以身死，缘于李重福实为张氏兄弟的线人，因此把李重福贬至外任；三子李重俊不堪韦皇后与安乐公主的欺辱，奋起谋变，结果事败身亡；四子李重茂今年刚刚十六岁。

韦皇后现在没有亲生儿子，也不可能再生育，遂对安乐公主之言甚为嘉许。他见李显不言声，说道："陛下，裹儿的话也有些道理。如今太子之位虚悬，天下及朝臣仰之甚切，不能虚悬太久。若把裹儿立为皇太女，则天下安定，朝臣也少了聒噪。我看不错。"

李显虽然糊涂，也知储位之立非同小可。女儿虽然贴心，毕竟是武家的媳妇儿，若立其为皇太女，那么自己百年之后，这天下是不是姓李，那是不得而知的。

看到父皇在这里踌躇不答，安乐公主大为不满，嘟起嘴道："哼，父皇还是不疼女儿，就这点小事，父皇还推三阻四，让女儿实在心寒啊。"

李显答道："裹儿，储位非为小事！事关重大，朕不可擅专。这样吧，朕回头再与你母后商议商议，再和一些大臣合计合计，如此方为稳妥。"

韦皇后见李显并未拒绝，遂打圆场道："裹儿，就这样吧。百官马上入园，你就不要再搅缠了。你父皇说得对，赶快把衣衫换了，如此模样确实不成体统。"

安乐公主见母后这样说，认为她肯定会赞成自己的皇太女之说。只要母亲同意，父皇也不会推脱太过，遂笑容上脸，又扮了个鬼脸，转身

离去。

这时百官已然进园。李显此时在携来的御座上坐定，百官按例朝拜，李显令其平身，百官按朝例立于御座前。这时，黄门官趋前宣道："圣上有旨，百官入园后可四处游赏，并以定昆池为题拟作诗篇，午时前齐集池中央华岳山前，由上官昭容品评，最佳诗作可入乐为词，圣上另外有赏。诗会之后，圣上在瑶光殿赐宴。"

百官再复叩拜谢恩，由此来看，今日之会很是轻松，许多人皆面露喜色。

众人渐渐散去，他们三五成群到各处游赏。李显在人群中看了半天，未见太平公主人影，仅看到相王李旦，遂对黄门官道："去，召相王过来，让他陪朕游赏。"

李旦闻听哥哥召唤，就疾步走了过来，他再向哥哥行礼，又向韦皇后示意，李显问道："四弟，朕在人群中未见令月妹妹之影，她今日未来吗？"

李显答道："臣弟不知，想是她被它事绊住了身子，以致未能成行。"

韦皇后很明白太平公主未来定昆池的原因，一撇嘴道："你们的这个妹子呀，心眼儿如针鼻一般。我听说裹儿最近在修政坊欲建一处佛寺，不知如何惹恼了她，放言说再也不参加任何朝廷之会。相王，我们都为长辈，犯得着和小辈们较真吗？"

李旦当然明白太平公主今日不来的原因，他不想评论此事，含糊答道："臣弟委实不知。若果有此事，令月妹妹确实有点过了。"

李显得知太平公主今日不来与会，原因是与安乐公主怄气，哈哈一笑道："她原来是与裹儿较劲呀，咳，令月妹妹确实为老不尊，事儿若传扬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四弟，你该劝劝她，怎么年龄愈长，性子愈成小儿女姿态了呢？"

韦皇后笑道："她大约想返老还童了。前一段时间，听说她与僧人争一具水碾，闹得不可开交，还打了一场官司，现在又与侄女儿斗开气了。将来会不会与幼童争夺玩具呢？哈哈，实在好玩。"

李旦躬身道："请皇兄皇嫂放心，臣弟今日回城后就直奔妹妹府中，好好说她一回。"

"嗯，就这样吧，我们毕竟是兄妹，千万不能生分了。走吧，我们一同到四周转一转，四弟，看来裹儿的这个池子造得不错，比昆明池要好，京郊从此又多了一处景致。"

"那是自然。裹儿风华绝代，须有如此景致相配最好。"李旦平时惜语如金，他今天能说出这等话，也算不易了。

赵履温兴建定昆池确实费尽了心力，他调来十余万人在此日夜作业，再传令各地输来名木奇石，天下能工巧匠皆集于此，该工程不亚于秦始皇所造阿房宫的规模，其工期尤甚于阿房宫。如池中华岳山所用之石，由工匠在华山现场剥离，再用草绳将巨石缠满，然后人拖马拉，辗转运到池中。那些天，全国通往京城的驰道和漕运中，定昆池所需之物占了所输量的七成。

百官从各处渐渐会至池中的华岳山下。只见山体皆选用华山那样黝黑的山石，其绝壁峭立，山间台阶相连，赫然就是一座微缩的华山。登上山顶，那里有数座凉亭，倚亭而观，可见山下的定昆池水势潋滟柔波，园内的奇花异木争奇斗艳，与远方的终南山浑然一体，未见人工斧凿的痕迹。山脚下的一个小广场上，风拂杨柳，脚踩碧波，实为观景的一个好去处。临近水池一侧，临时搭就了一个鲜花棚子，上官婉儿要在这里品评诗作，以定优劣。

百官诗作皆集上官婉儿之手，其慢慢赏析，每读过一篇诗作，若不入眼，纤手便将之向外一抛，那写有诗作的丝绢飘飘洒洒，慢慢跌至棚下，该诗主人看见自己的诗篇被弃，心里就有了一丝遗憾。

彩棚的对面，一帮乐工在那里奏乐，十余个优伶在那里翩翩而舞。舞者皆身着衣襟修长的舞衣，其长袖飘飘，如白雪迎风飘舞，似鸿鸟举翅欲翔。舞姿轻盈曼妙又兼舒缓柔婉。是时宫廷舞蹈分为健舞与软舞两种，顾名思义，软舞以舒缓柔婉为舞蹈特点，场中所舞正是软舞之代表——回波舞。

大约婉儿用心阅读，其品评速度极慢，棚上需过片刻方才跌下一篇丝绢来。李显在这里等待得有些不耐烦起来，又不能急催婉儿，于是就想了一个消磨时间的主意，他对群臣说道："众爱卿，棚上由昭容品评

诗作，我们也不能闲着。眼前回波舞正酣，不能没有回波词。这样吧，卿等能者多劳，各试作一首，如何？”

皇帝之言即为旨意，座下群臣只好搜肠刮肚，以为回波词。

沈佺期毕竟文思敏捷，其心中默思片刻，急就成章，越众朗吟道：

回波尔如佺期，流向岭外生归。

身名幸蒙啮录，袍笏未列牙绯。

沈佺期此次借词自嘲，说自己现在虽列修文馆学士，毕竟未蒙授任，所以向李显乞还“牙绯”，那是伸手要官的意思。沈佺期吟完，宗楚客大约得了沈佺期的好处，即拱手向李显道：“陛下，沈学士才思翩翩，臣以为他现在乞还牙笏绯袍，亦属无愧。”李显闻言，此时心情正好，遂当场答道：“好呀，就依卿所奏，还沈佺期牙绯罢了。宗卿，此事由你来办。嗯，谁还有词？”

纪处讷此时越众道：“陛下，臣才疏学浅，不能急就。然臣曾听闻过俚歌，与回波词相似。”

“好呀，说来听听。”

“此俚歌词近谐谑，恐怕冒犯了陛下，若陛下赦臣无罪，臣方敢奏闻。”

“赦你无罪，说吧。”

纪处讷遂吟道：

回波尔如栲栳，怕婆却也大好。

外头只有裴谈，内面无过李老。

李显及群臣听过此歌，颜色不禁大变。

歌中所提的裴谈，现任谏议大夫，此人以怕妻出名，且有三怕名言：妻少时如活菩萨，一可怕；儿女满前时如九子魔星，二可怕；及妻年渐老，薄施脂粉，或青或黑，状如鸠盘茶，三可怕。至于所说的李

老，即指当今皇帝李显。

裴谈此时坐在末座，其怕妻名扬天下，所以满不在乎。李显虽然怕韦皇后，毕竟现在是皇帝，现在纪处讷当众说他惧内，脸上有点挂不住，就透出些尴尬之色。

李旦虽然恬淡处事，他毕竟当过皇帝，尽管名不副实，也深明皇上的威严何在。现在纪处讷公然侮辱自己的皇兄，其心中不是滋味，不过因为其惯常的秉性，还是神色木然的样子。

韦安石闻言，心中顿时大骂："此贼公然侮辱皇帝，实为大罪，唉，只是皇帝果然惧内，那也怨不得别人。"当是时，除了韦皇后嫡系之人，其他人估计都如韦安石一样的心思。然他们碍于韦皇后的威风，皆选择不吭声的方式。

还是韦皇后率先说话："纪卿由何听来的俚歌？还算有趣。你们这帮男子，何必害怕惧内呢？若人人有一个能持家的夫人，何愁不旺家呢？陛下，臣妾觉得纪卿说得有理，应该有赏。"

李显此时恢复了颜色，接过韦皇后的话茬道："不错，今日来游定昆池，本来就是图个快活。纪卿此词，谐谑有趣，可越日领赏。"

纪处讷急忙叩拜谢恩，群臣见此结果，心里五味杂陈。

经过这么一番忙乎，棚上的上官婉儿品评诗作已到了尾声。群臣的诗篇皆飘了下来，唯有沈佺期与宋之问尚未手执己诗，看来今日之冠须从此二人中胜出。

这时，一张丝绢飘然而落，恰被萧至忠拾到，他看了一眼，将之递给沈佺期，说道："哈哈哈，看来你今日只好屈居第二了。"沈佺期脸现失望之色，伸手接过。

上官婉儿立起身来，朗声说道："陛下，皇后，妾以为，今日之诗，以宋之问之诗为冠，可以入乐。"

李显道："好呀，朕看你在沈、宋之间犹豫半天，缘何最后弃沈而取宋？"

上官婉儿道："当今诗界沈宋齐名，今日二诗工力悉敌，确实难以

取舍。不过沈诗落句词气已竭，宋犹健笔，宋诗因而胜出。”

李显虽作诗一般，毕竟经常观诗，又得婉儿指点，品评功夫还是有一些的。他令人拿过沈李二人的诗笺，凝神观看。

沈佺期诗曰：

法驾乘春转，神池象汉回。双星移旧石，孤月隐残灰。

战鹚逢时去，恩鱼望幸来。山花缇绮绕，堤柳幔城开。

思逸横汾唱，欢留宴镐杯。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

宋之问诗曰：

春豫灵池会，沧波帐殿开。舟凌石鲸度，槎拂斗牛回。

节晦蓂全落，春迟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烧劫辨沉灰。

镐饮周文乐，汾歌汉武才。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

这两首诗皆为五言六韵律诗，诗句语言的锤炼和气势的流畅，已超出了齐梁浮艳之作的范围。后世比较推崇沈宋二人，缘于他们在诗歌声律中的贡献，他们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使以后作诗的人有明确的规格可以遵循，以此为界限，古体诗与近体诗可以明确地区分。

两人诗中都用了汉武帝与昆明池的典故，以歌唱颂扬李显，并描绘了君臣赋诗唱和的场景，全诗确实难以区分高下。沈佺期诗末两句“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用了《论语》“朽木不可雕也”句意，已然离开全诗主题，用婉儿的话说，叫做“言浮于言”，而宋之问诗的末句，仍然紧扣主题，即“言尽意不尽”，所以把沈诗比了下去。

李显将沈宋二人叫到面前，将诗笺还给他们，说道：“昭容品得不错，沈诗确实失于末句。沈卿，你今日得朕言语，明日复你牙绯，亦算有得嘛。”

沈佺期急忙谢恩。

宋之问见状，急忙叩首道："陛下，向来沈宋齐名，臣今日又得诗冠，乞陛下亦还臣牙绯。"

李显笑道："哈哈，你们诗写得好，手也伸得挺快。也罢，明日也还你牙绯吧。"

宋之问急忙谢恩。

李显又道："此时日已中竿，朕有些饿了，走吧，我们用膳去。"

自唐太宗开始，宫廷里流行唱和诗词，文士们也爱联诗聚饮，这种上流社会的风气逐渐引领时尚，使全社会以作诗为荣。唐诗后来逐渐鼎盛，成为唐代的文学瑰宝，与唐初的这些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且说崔湜被授为襄州刺史，其一面准备行装，一面与婉儿缱绻缠绵。

崔湜心中当然烦闷，自己无非收了一点小钱，却被弄得下狱贬官，若不是婉儿这次倾力帮忙，还不知为何等结局呢。再看那宗楚客与纪处讷，他们收了突厥人的大把财物，丢了安西四镇，又劳师远征，丧帅失卒，按道理应为杀头之罪，然而两人什么事儿都没有，依旧固守原职。崔湜每每想起这些事儿，不禁暗暗咬牙切齿：奶奶的，事儿为什么如此不公平？

婉儿明白他的心思，劝慰道："这个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儿太多，就是冤死的人儿，又何止万千呢？"看到崔湜那懊丧的嘴脸，婉儿心中又大乐，揶揄道，"你羡慕宗楚客，为何当初不走韦皇后的门子呢？"

崔湜何等聪明，马上明白婉儿的话中之意，急忙谢道："岂敢，我此生得逢婉儿，已为前生修来的福分，岂敢得陇望蜀？"

"哈哈，看来你的心中还有不甘嘛。我为陇上，能有蜀中令人眼热吗？你也太小瞧我了。我是一个妒妇吗？哼，我若小气，能让安乐公主入你怀中吗？若没有这一档子事儿，安乐公主此次能帮你吗？"

婉儿的这一番连珠反问弄得崔湜不知所措，脸现惶恐不安之色。

婉儿此时的思绪却想到别处，其长叹一声道："澄澜，经历了你这一档子事儿，我也有所悟啊。别看我平时风光无比，又是圣上昭容，又

有内相之说，然真正有了事儿，谁来帮我呢？这次若非安乐公主找圣上说项，你现在恐怕已在江州了吧。唉，人无事时整天里浑浑噩噩，有事时方悟世态炎凉。”

崔湜道：“如今皇后势同日月，若依你所言，我们今后想法修通与皇后的管道，如此方立于不败之地。”

婉儿冷笑一声，说道：“你呀，枉生了一副聪明人的嘴脸，整日里就会捞点小钱，却对朝中局势看不清楚。你认为那韦皇后能成大器吗？”

“眼下圣上孱弱，韦皇后在朝中遍植亲信，她又可以掌握圣上的想法，其把控朝政已成定局，能成大气与否已不重要了。现在朝中之人都是这样看的。”

婉儿坚决地摇摇头，说道：“我却不这样以为！”

“你如何以为呢？”

婉儿瞧了瞧崔湜那俊秀的面庞，心中忽然晃过一个念头：“大凡模样俊秀之人，以中看不中用者居多。崔湜既有文才，又有俊秀身姿，此为女子心仪的目标。然他被擢拔到高位之后，不思如何纵横捭阖，一味在小钱上下功夫，这样的人其实难堪大任。”不过两人已走到如此地步，又经历这番患难，毕竟比常人要亲密许多，可以当自己人对待，然有些话儿也不能全部说给他听。

婉儿说道：“国柄大器岂是儿戏？韦皇后手下使用宗楚客、纪处讷以及赵履温这一帮人，焉能长久？想想则天皇后当日，手下固然有来俊臣及张氏兄弟等人祸乱国家，然则天皇后用来俊臣是为了巩固权位，用张氏兄弟是为了自己快活，朝中重权毕竟由自己掌握，并选派狄仁杰等一帮能臣来执行。韦皇后的手下，如狄仁杰这样的能臣又有几个呢？”

崔湜点点头。

婉儿又笑道：“澄澜，我有一个主意，我们需要到太平公主府中走一回。”

“太平公主？”

“是呀，我们要修通与太平公主的管道。”

崔湜大惑不解，问道：“太平公主有何用处？她现在自保尚且不能，没有必要找她吧。”

婉儿现在愈来愈觉得太平公主在暗中积蓄力量。她从各方面汇集而来的片言只语感受到，太平公主正在积极地笼络朝臣，而且她还善于伪装，一开始为了一具水碾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又和安乐公主为佛寺之事怄气。婉儿毕竟与太平公主相处多年，深知此人心机深沉，她现在既然刻意隐藏心事，说明她心中必有所图。婉儿知道，以韦皇后等人的心思万万不能猜测太平公主的心机，她自诩举目天下，能识太平公主心事之人，唯自己一人而已。崔湜固然与自己亲密，然也不能将这番话向他全盘托出。

婉儿道：“我不知其他，只知你若能得太平公主垂青，则下半生会得益不少。你相信我的话吗？”

崔湜素服婉儿之能，答道：“婉儿所言，那是不会错的，我深为敬服。”

“好吧，明日我与太平公主约个时间，我们一同入府拜望。”

婉儿又轻轻一笑道：“不知太平公主能否看上你？若能入她眼中，你之色相恐怕又要牺牲一回了。”

崔湜默然不语。他知道，太平公主素喜男宠，如张昌宗就是她自己试罢之后，再转献则天皇后。她现在已届中年，听说此风不减。

此时月已阑干，崔湜伸手扯过婉儿，说道：“婉儿，你与太平公主年龄相若，我之滋味，你若认可，估计太平公主也不会推托吧。只是你动辄把我献出，心里果然愿意吗？”

婉儿倒在崔湜怀中，晕色上脸，嗔道：“哼，我一个弱女子整天为你着想，你难道不解我这番心意吗？你别小瞧了太平公主，告诉你，她阅人无数，你能否中她意，就看你的造化了。”

第七回　冷御史宫石殒命　庸皇帝寝殿暴崩

却说那日定昆池诗会之后，监察御史崔琬闻听纪处讷戏谑皇帝，心中顿时大怒，遂连夜写就一道奏章。他知道窦怀贞与皇后关系甚好，于是绕开御史台，直接来到承天门前，要求将奏章转呈皇帝。

唐制规定，若上官阻挠言官及监察官员的上奏，这些上奏者可以绕过上官，越级将奏章交与皇帝。皇帝读过奏章，若觉得事态重大，可将上奏者召入宫内当面垂询。崔琬今日所行，即是按照该规制行之。

惯好晚睡晏起的李显今日却起得甚早，他今日用过早膳后即在庭间漫步。这时，一名黄门官南向而来，趋步奏道："陛下，一大早就有名叫崔琬的监察御史，长跪承天门前不起，说有要情上奏陛下。"

这名黄门官今天事儿不凑巧，他本来想将奏章交给韦皇后观看，谁料想李显溜达到这里碰巧遇上，只好如实禀报。皇后那里，只好事后再报了。

李显接过奏章，匆匆看了一眼，脸上渐有怒色，说道："你速去传崔琬，让他入太极殿见朕。"言罢愤愤地走回太极殿。

已经跪了许久的崔琬，闻听皇帝召唤，急忙起立，谁知膝盖发麻站立不稳，竟然趔趄一下几欲跌倒，好歹扶着墙壁方才缓过劲儿来。

崔琬进入太极殿又复拜倒，李显并未让其平身，而是喝道："崔御史，朕上次在这里让你与宗楚客、纪处讷结为兄弟，此事已结。你缘何此次又大动干戈，不仅告他们二人，还连带着说皇后不好，居心何在？"

崔琬上次得了萧至忠言语，出面告宗楚客与纪处讷受人贿赂祸害国家，不料皇上大事化小，自己又莫名其妙地与宗楚客和纪处讷结为兄弟，碍于皇帝之旨，他只好作罢。他回去后，听了一些正直之人的讥讽之语，心中之火又腾然而起，感觉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萧至忠当初选择让崔琬首告宗楚客，缘于他瞧定了崔琬的禀性，他深知崔琬秉承圣贤道理，且宁折不弯，颇有贞观时代的魏征之风。崔琬此次碍于皇帝之言语，不好当堂说出什么不是，然出宫后觉得自己从此与宗楚客、纪处讷之流同流合污，觉得为极大的耻辱，心想一定要寻着一个好机会，一雪前耻。现在纪处讷公然羞辱皇帝，他要把握这个机会，从此与宗纪二人划清界限。

崔琬抬头看到李显那充满怒火的脸庞，心想，今日若不能善罢，有死而已，心一横说道："陛下，那日定昆池之会，纪处讷竟然敢当着百官之面，出言侮辱陛下，其所恃为何？臣以为，那纪处讷以为韦皇后势大，只要他跟定了皇后，则可将陛下视若无物，此正为其出言不逊的理由。"

"定昆池之会，朕欲君臣偕乐，纪处讷说一些谐谑之语，正为添趣，不该怪之。你妄自揣度，其实不该。"

"臣以为不然。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纪处讷此言行，即为犯上，其实为不忠不孝之人。往往邪佞不仁之人，不思仁义之本，唯思谄媚为上。如此之人，竟然列身宰辅之班，臣甚耻之。"

"此与皇后何干？"

"臣前次弹劾宗楚客与纪处讷，实非妄言。陛下，此二人列身宰辅，那宗楚客更是首辅之人，其手绾国家权柄，其一言一行影响天下至深。然此二人不思国家大政，见利忘义，竟然受胡人之贿，以致裂土丧师，如此大罪，虽车裂之不以为恨。陛下，臣以为若非皇后替二贼说项，陛下能如此发落此二人吗？"

李显默然不语，看到崔琬在那里跪伏不安，就起了恻隐之心，说道："你平身吧，起来说话。"

崔琬缓缓立起，自早晨至此时，这一番长跪实在令人煎熬。

崔琬起身后继续说道："陛下，有谚曰'疏不间亲'，微臣身负监察之职，皇后的事情还要说一说。坊间传言，韦皇后起初与武三思有染，现在又多召俊男入宫，臣以为皇后淫乱宫廷……"李显打断了他的话："皇后的事儿，不许你胡说！"

崔琬今日似乎横下了心，强项说道："皇后又与安乐公主等人大肆收钱，使'斜封官'滥行朝中，臣以为，皇后实为败坏朝纲之渊薮，陛下不可不察。"

李显有些恼火，因为"斜封官"皆由他本人签署，崔琬明说皇后，实则是说自己，遂大为恼怒，说道："你现在不是正在冒犯朕吗？哼，看

来你是不想活了。”

崔琬再复跪倒，说道：“陛下，微臣今日既然入宫，事先已抱定必死的心思，臣今日之所以敢犯颜触怒陛下，实想为臣之道，若不能为陛下着想，实在是愧对俸禄。”

“如此说，你还是为朕着想了？”

“不错，陛下。臣以为，皇后现在败坏朝纲，犹为其次。她现在所行，实想架空皇上，如则天皇后那样号令天下。”

“胡说，朕怎么就没有感觉呢？”

“皇后近来令人说‘五色云’以及《桑韦歌》之事，此为大造声势，一也；她重用宗纪等人，排斥他人，二也；皇后近来在北军及万骑中安插韦氏子弟，可见其有异志，三也；纪处讷此次公然侮辱陛下，缘于他有韦皇后撑腰，乃将陛下视若无物，可为例证。”

李显听言后默默不语，此人虽然糊涂，毕竟生在皇家，颇知朝中掌故。且母亲则天皇后的手段历历在目，心里就有了一些感触。

崔琬忽然流泪道：“陛下，朝中动乱许久，天下之人皆愿意李唐王朝千秋万载，不愿他姓染指，如此天下生灵涂炭，官宦之人定遭折磨。臣今日恳求陛下，请以天下百姓计，万不可让韦皇后阴谋得逞，此为臣等心声。”

李显此时心里有所警觉，然终究割舍不下自己对韦氏的情感，根本不相信韦氏会有异志。他仰头默思了一会儿，然后挥挥手道：“崔卿，你走吧。你刚才说的话，朕随后好好想一想，你放心，朕不会怪罪你。”

崔琬心中大喜，若皇帝不怪罪自己，说明他认可了自己的谏言，那么今日入宫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崔琬毕竟书生意气，他的欣喜完全是自作多情。人之禀性发乎天成，靠一些恳切语言难见其功，因为崔琬在拜退的时候，李显又叮嘱了他一番话：“崔卿，今日之会你知我知，万不可对他人提起。”李显的本意，还是不愿意与皇后较真，能够继续浑浑噩噩混下去，是为李显本色

所在。

却说那个黄门官将崔琬引入太极殿，又悄悄退出殿外，一溜小跑奔至显德殿内，喘着粗气向韦皇后禀道："皇后，监察御史崔琬被圣上召入宫来，圣上正在太极殿垂询于他。其奏章上所言，除了说宗大人与纪大人对圣上无礼，还编排皇后的许多不是。"

韦皇后问道："奏章呢？"

"禀皇后，小人拿到奏章后本来要送呈皇后，不巧路遇圣上。小人无法可使，只好事后来报皇后。"

"蠢才！那崔琬奏章之上如何说我呀？"

"小人匆匆看了一眼，未记其详。好像崔御史说皇后干预国政，以使韦氏宗族强盛，与安乐公主、武驸马和宗大人一起图危宗社。"

韦皇后娥眉耸起，大声骂道："这个该死的崔琬，愈发上脸了！一个小小的御史不好好瞧着手中的饭碗，却来招惹是非，看来是活腻了！"她想了想，手一挥道，"你去，速去召宗楚客入宫议事。"

黄门官躬身退出殿外，然后飞身去传。

宗楚客闻听韦皇后召唤，急忙入宫觐见。

韦皇后见宗楚客入殿，屏退左右后，劈头说道："知道吗？你们那个兄弟御史又来告状了。"

宗楚客点点头，来时路上，他问询黄门官宫内发生了何事，黄门官说了崔琬入宫的消息，则皇后急召定与此事有关。

韦皇后接着道："这厮愈发上脸了，竟然敢来告我的刁状。我今日召你过来，就是想让你拿个主意。"

宗楚客说道："都是圣上惹的事儿！上次这厮告状之时，若对之置之不理，哪儿有今天的事儿？圣上令我等与他结为兄弟，那厮定认为我们有亏理之处，所以愈发上脸。"

"你说，今天怎么办？"

“那就要看皇后的意思了，若皇后想今后少了此人的聒噪，微臣自有办法。”

“什么办法？”

“让他今后不用开口，如此不就结了！”

“那好，你去办吧。”

崔琬步出广远门，这里即为皇城，是为朝中各衙署办公的所在。御史台位于皇城的西南角，离广远门还有一段距离。宫城与皇城之间有二百余道台级，站在广远门前，可以俯瞰皇城及整个长安城，大约隋朝建大兴城之时为显示皇权至高，刻意将宫城建在高地上。崔琬缓缓步下台阶，然后踏上甬道疾步前行。

这时，四名身穿万骑服饰的兵士从崔琬身后兜了过来，其中一人说道：“圣上有旨，崔御史速返宫中问话。”

崔琬闻言不假思索，转身随同四名兵士向宫城返去。他还边走边说道：“我刚刚见过圣上，他又召见，大约还有什么话儿未说完。”

那名传话的兵士笑道：“圣上的事儿，我们如何知道？崔御史入宫后一问便知。”

其实这事大有蹊跷，崔琬却未感到有丝毫不对：皇帝若传旨，例由宫内黄门官来办，怎么会找万骑兵士来传呢？

五人一起匆匆步上台级，行到高处，那四人忽然有一个奇怪的举动：他们每人抓住崔琬的一只手脚，然后用力将崔琬举起，发一声喊，用劲把崔琬向下抛去。

由于事发仓促，崔琬还未反应过来，头颈已然及地，只觉一阵剧痛，然后再无意识。

崔琬躺在台阶脚下已然不动，头颈处流出鲜血，将身旁的台阶染得鲜红。

四个人快速跑下去，一人伸手指探了探崔琬的鼻息，然后起身面向台阶的左方做了一个手势，大声喊道：“死了！”

台阶的左上方，一人阴沉着脸站在那里，赫然就是宗楚客。

宗楚客挥了一下手，令他们将崔琬尸身抬走。很显然，这次行动由宗楚客指令完成。

一直过了数日后，李显方才从宫人口中辗转得知此事。大凡人都有一些脾性的，李显虽平时对皇后言听计从，然皇后此次不给李显一点面子，让李显觉得脸上实在挂不住。

李显派人叫来韦皇后，怒道："崔御史喋血广远门前，听说那宗楚客一直在现场指挥，你听闻此事了吗？"

韦皇后道："一个小御史，死就死了，值得大惊小怪吗？"

"哼，宗楚客如此大胆，是你指使他的么？"

"如此小事，宗楚客就能做主，还需要我指使吗？"

"不错，现在宗楚客、纪处讷等人只看你皇后的眼色，不用在乎我这个皇帝。你不用指使，他们照样可以无法无天！"李显想起崔琬之语，心里就没有好气，说话声音就高了起来，而且非常冲。

韦皇后看到向来对自己低眉顺眼的夫君被惹起了火，心想不能硬顶，生怕事情变得不可收拾，遂转颜笑道："陛下，不用发火呀。那崔御史毕竟已死，再也不会活转来，我们想个善后的办法不就成了。"

"你说，如何善后？"

"给户部说一声，让户部多给崔御史家人一些抚恤。"

"不行！如此轻描淡写，如何可以？"

"你说怎么办呢？"

"哼，宗楚客无法无天，竟然敢把一个朝廷的命官当场摔死，实在可恨。要我说，既要对崔家抚恤，还要惩罚宗楚客！"

韦皇后绝对不会同意惩罚宗楚客，便又笑道："陛下呀，多给崔家一些抚恤，只要崔家不闹事，何必再罚宗楚客呢？"

“不行！宫门前喋血，是何等晦气的事儿？此为一；若不惩罚宗楚客，百官会如何议论呢？此为二。”

“陛下打算怎么惩罚宗楚客呢？”

“罚他半年俸！让他记住此回。”

韦皇后没想到李显会这样处理宗楚客，半年薪俸对宗楚客来言又值几何？她连声答应，李显也就消了气儿。

上官婉儿那日果然带领崔湜前去拜见太平公主，看到这两人前来，太平公主明白他们的示好之意，遂笑颜相向。

后一日，崔湜单独前来。婉儿事先已向太平公主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所以两人说了一会话，就步入侧室成就好事。太平公主与婉儿相比，毕竟阅人甚多，少了婉儿的浓烈情怀，认为不过是一场游戏。其与崔湜交欢之后，感觉崔湜的本领不错，并且赞赏崔湜的才具，觉得此人今后或许有用。

太平公主近来以和安乐公主怄气的名义闭门不出，然对外面的动静了如指掌。安乐公主请为皇太女，宋之问诗场夺冠以及崔琬喋血台阶等事件，太平公主很快就能知晓。

近来的消息证明，韦皇后及安乐公主谋夺大位的步伐骤然加快。太平公主明白，安乐公主此人虽骄横无度，实无问鼎权力的企图，她若能日子过得安逸，手里有钱花，能够办成心仪的事儿，身侧再有恭维之言，则会极度满足。现在向皇帝提出要当皇太女，太平公主判断，其中十有八九是韦皇后的意思。事情很明白，若让皇子李重茂当太子，即为正朔所在，李重茂现在年幼，总有一天会长大，届时肯定会有自己的主意，韦皇后能否完全掌控，实无把握。若安乐公主当了皇太女，韦皇后则可高枕无忧。

至于宗楚客公然摔死崔琬之举，太平公主认为，现在韦皇后之党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肯定认为已然傲视天下，可以为所欲为。太平公主看到这种苗头，明白韦皇后之党若果然掌控权力，定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而不寒而栗。

五月的阳光已显炽热，午时过后，阳光更加浓烈，庭院里的绿叶被阳光照射之后，显得更加碧绿且光亮。太平公主眼望室外的斑驳树影，呆呆地沉思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一名婢女入堂添茶，她方才回过神来，令婢女去叫薛崇简与王师虔过来。

两人今日并未出府，他们闻听召唤，很快先后赶到。

太平公主让他们坐下，然后问道："你们这一段时间与三郎相处时候多吗？你们在一起都做些什么事儿？"

薛崇简答道："奉母亲之命，儿子与王师虔近来多去兴庆坊。三郎待我们还算亲热，将其好友悉数介绍我们认识，此后任何事情不避讳我们，在一起游宴玩乐，很是快乐。"

太平公主说道："好呀，我今日无事，你们就把交往过程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薛崇简道："儿子此前也多听闻三郎的名声，此次近距离接触，方悟其言不虚。三郎有一桩好处，三教九流乃至清流文士，他都爱倾心结交，以致所交之人皆愿敞开心扉，愿意成为莫逆之交。"薛崇简所言非虚，世上就有这样一种人，其所言所行彰显魅力，很快能成为小圈子的中心人物，李隆基就有这种本事。

太平公主目视王师虔道："师虔，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王师虔道："不错，下官亦有此感。临淄王行事，大有任侠之风，以致人们愿意与之倾心相交。如今其朋友圈中寻常不呼其名，皆称之为'阿瞒'。"

"'阿瞒'？此为曹孟德之号呀。朋友之间以此称呼三郎，他们定是认为三郎有曹孟德之风了。"

"临淄王的性情实在有趣，当朋友之间聚饮游乐之时，其逸兴湍飞，妙语似花，极尽渲染之事；每遇严肃之事，此人惜语如金，出言必为深思熟虑而来，以此方有了'阿瞒'的名号。"王师虔答道。

太平公主默默不语，心道自己以前仅看到李隆基性格张扬的一面，实际未彻底了解此子的性情。看来此子心机甚深，不可小视。

薛崇简道："三郎交结人物，可谓不拘一格。孩儿注意到了，三郎交结人物若以群分，可分为数种。第一种为志趣相投的朋友，如麻嗣宗、王崇晔、钟绍京、崔愕之、刘幽求等人，嗯，刘幽求有些特点，他不爱游玩，寡言少语，似不应归入此种；第二种人即是那些万骑将士，核心人物为葛福顺、陈玄礼与李仙凫。儿子看到了，这三人在万骑中号召力尚可，手下皆有一帮下层军官响应。三郎与万骑将士交往很有特点，他除了直接与这三人联络之外，其卫士王毛仲与李宜德更与许多万骑将士打得火热，花钱很大方；第三类人为僧道之人，如禅师普润、道士冯处澄与王晔、山人刘承祖等人。"

太平公主看到儿子如此尽心，赞赏道："不错，崇简能够如此细心，实属不易。想不到三郎交结甚广，竟然与僧道之人也有来往。"僧道之人以及所谓的山人，他们走街串户，所知甚多，其时成为一类很特别的人群。

薛崇简接口道："三郎确实有本领，他在潞州时日甚短，竟然也结交了一大帮朋友。一位名叫张暐的富贾，近日也在兴庆坊买了一处宅子，整日里与三郎待在一起。"

王师虔说道："大郎说得不错，刘幽求确实有些特别。每遇斗酒听乐以及玩毬游赏之时，难以见到刘幽求之身影。然下官感到，与三郎最为默契者，首推刘幽求。"

"刘幽求为何许人也？"

"刘幽求为朝邑尉，官职甚微，公主定难闻其名。不过此人与'五王'之一的桓彦范私交甚好，他当初力主'五王'除掉武三思，以免后患。可惜'五王'不听，刘幽求因此薄有微名。"

"嗯，原来是此人啊，我也隐约听说过此事。不错，刘幽求要除武三思，韦后定为知闻，刘幽求现在仍任朝邑尉，未被韦后动手脚，亦属大幸了。"

"公主所言甚是。不过如此一来，下官心里有一个深深的疑窦：三郎与刘幽求这类心怀不满之人相交，他要图什么呢？"

太平公主心里一怔，心想此子莫非也有异志？自己当初派薛崇简与王师虔混入其朋友圈内，缘于自己瞧中了李隆基的朋友资源。自己将这番心事深藏心中，并未对李隆基明言，若李隆基果有异志，他定然会猜中自己的心事。

想起李隆基那张笑意盎然生机活泼的脸庞，太平公主心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此子年纪轻轻，心机已然叵测，则李唐宗室此辈中以此子最为超卓，其不动声色慨然接受薛崇简与王师虔入伙，还表现出一副心性烂漫的样子，这份功夫靠假装是扮不来的。

不过太平公主要谋大事，若非李隆基来做帮手，她又能找谁呢？太平公主明白，李隆基是自己唯一的选择。

太平公主微微一笑，问道："人言三郎多情好色，果如其然么？"

薛崇简答道："儿子起初也颇觉新奇，认为若从三郎游赏，断少不了勾栏花酒之所。然很奇怪，三郎绝不入这些地方，未见未闻其拈花惹草的行为。看来昔日传闻，那是当不得真的。"

王师虔也说道："临淄王近来似乎对那新纳的赵氏专宠得紧，临淄王性爱音律，常常约我等观摩。每次歌乐之时，例由临淄王作曲作词并操鼓领乐，赵氏领舞唱词，其言语之间欢意甚洽。"

"是了，他前些日子约我去观《感庭秋》，惜未成行，你们定观过此曲了？"太平公主插话道。

王师虔道："此曲由临淄王新制，描述其从潞州返回京城时的萧萧落木之意。临淄王确实有音律方面的天赋，所谱之曲音阶顿挫有致，乐音甚弘，歌词与乐章浑然一体。"

太平公主叹道："此为其年幼之时打下的底子啊。他们未出阁之时，随着四哥一起幽闭深宫，日常只有两件事情可做。一个就是读书属文，再一个就是与乐工一起弄乐谙律。三郎今日既谙音律，诗文又好，皆拜当时之赐。不过个人灵性最为重要，三郎与他的兄弟日夕在一起，缘何三郎超卓，其他兄弟才具一般呢？还是灵性使然啊！"

薛崇简与王师虔点头称是。

太平公主又微微一笑，说道："不过三郎现在如此内敛，将多情好色的性子掩藏得无色无痕，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我自小观其长大，此子天生聪慧，内心细腻，如其所谱之曲情欲跌宕迂回，可见其内里渴求浪漫、希冀艳遇，他又生得帅气俊朗，眼神顾盼之间可现风流自赏，他若就此改了性子，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哈哈。"太平公主说到这里，觉得有趣，忍不住笑出声来。

王师虔深服太平公主知人，赞道："公主所言甚是。临淄王如今尽敛性子，将女人视若无物，其定有别种心思。"

一个适龄男子，若将男女之事放在旁边，肯定有更加重要的事情牵挂，以致心无旁骛。李隆基如此不思女色，实与其往日做派大不相同，太平公主将刚才的所思与之印证，心里顿时了然。

唐人心中对男女之事并不十分看重，大约李氏先祖出身关陇，其风气中混入了胡人相对散漫的因子，所以，对男女之事比较宽容。像崔琬向李显状告韦皇后淫乱后宫，李显不觉得奇怪，因而释然应之，由此可见一斑。

王师虔忽然想起一事，说道："自从公主令大郎我们追随三郎，其聚会之期与方式有了不少改变。"

太平公主警觉问道："有何改变？莫非三郎他们对你们二人有所忌惮不成？"

王师虔摇摇头，答道："麻嗣宗为一名直性之人，那一日忽然向三郎发问，说此前率性玩乐，何等畅快，现在忽然偷偷摸摸，着实恼人，三郎一笑而过。下官事后私下询问麻嗣宗到底有何区别，麻嗣宗答道：'现在毬玩得少了，寻常聚饮此前多在临淄王府或王崇晔宅中举行，现在却经常寻一个隐秘的所在，实在气闷。'下官事后心想，临淄王此举动实在透出蹊跷。"

太平公主点点头，说道："这样甚好。"她心里明白，自己当初瞧中了李隆基的朋友资源，保不准别人也有此等认识。李隆基现在改变方式，实为内张外弛之举，此招委实高明。太平公主想到这里，心头忽然晃出刘幽求的名字，其心中认定，假若李隆基与刘幽求较之别人更加默契，定是在这等事情上商量颇多。

王师虔毕竟比薛崇简年长许多，太平公主派他加入李隆基朋友圈内，王师虔一开始并不明白其意图。典签亦属朝廷命官，理应负责公主府内的事务，如今忽然被命出外，且多为游赏之事，这一招实在匪夷所思。不过王师虔心中虽有疑惑，毕竟跟随太平公主日久，知道这位公主的一招一式皆有讲究，她现在虽未明言，绝对不会仅让自己来简单玩玩而已，其中定有深意。所以日常之时，他较之薛崇简观察更细，今日太平公主专门垂询，他心中就隐约觉得此事必定大有奥妙。

太平公主说话至此，已对李隆基近一段的举动了解甚详。她闭目想了一下，说道："你们这样很好。这一段府中无事，你们就继续与三郎一块玩吧。玩乐游赏之事看似轻松，其实为一个花钱的勾当。三郎他们官俸不高，你们不可长此以往白吃白玩。这样吧，你们到府中支出一些钱来，今后再有宴游花钱时候，不许再让三郎花钱了。"

王师虔知道，太平公主的财货富可敌国，李隆基没有与之相比的资格。太平公主既出此言，那么今后的花费可以从容从府中列支，在李隆基一帮朋友面前，也会觉得腰板硬了起来，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公主，我们的花费都从府中列支吗？"

太平公主道："你们一帮人就是撑着劲儿花，又能花掉多少小钱？你告诉三郎，就说我说了，再有游赏之事，不许他们自己掏腰包。"

薛崇简看到母亲如此慷慨，顿时觉得脸面有光，答道："儿子定向三郎传讯母亲之言，就怕三郎推托，如此就拂了母亲的美意。"

太平公主又笑道："你把三郎想得太克己了。我敢说，他若知道我为你们玩儿付费，他定然二话不说，笑纳了。他眼下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有此举，如雪中送炭一般。好了，我们今天说了不少，你们下去吧。"相王府及其五子府第皆设于兴庆坊内，兴庆坊南端有好大一片湖面，名曰隆庆池。其实兴庆坊最初并无水面，皆为平地，则天皇后刚刚主政之时，坊内一平民王纯家里水井忽然井水上涌，且流水不绝，水漫至南端低洼处，渐渐积成数十顷大小的水面。后来池四周绿树渐起，将碧波潋滟的池水围起，成了人们到此漫步与观景的好景致。

年初时，司天台的五官灵台即告诉司天监："近来隆庆池常郁郁有帝王之气，比起往年更甚。"皇帝此时居于宫城，然同城的隆庆池却有帝王之气，明显与皇帝唱对台戏，这是不可小觑的。司天监急忙将自己的发现告诉李显，李显起初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说道："这很正常啊，朕居京城，当然有帝王之气了。"

司天监大为着急，说道："陛下居于禁苑之中，这里能观帝王之气方属正常。其他地方若现，则对陛下不利。"

李显笑道："你们呀，就爱疑神疑鬼。对朕不利？怎么了？莫非有人想来夺走朕的位置？哈哈，这不是白日里说梦话吗？"

司天监更为着急，说道："陛下万万不可等闲视之。五官灵台郎说道，那池中之气一日更甚一日，若不能施以厌胜之术，定有大变！"

"哈哈，你们就会闹些玄虚。也罢，你们说要施以厌胜之术，如何行之呢？"

“五官灵台郎说道，若想镇住池中王气，须在池中造一亭台。待台造好，陛下再御驾光临一番，则可无虞。”

“好吧，你们去办吧。对了，你们建造之时，不可对外宣说为镇王气。朕此前曾路过那里，隆庆池四周风景甚美，你们就说造台为添游赏之地，明白吗？”

“微臣明白。”

“嗯，若非这样说，外人定会笑朕畏手畏脚，患得患失，如此甚为不堪呀。”

司天监躬身答应，急忙出去办理。他在路上想起李显的托词感到好笑，这个皇帝什么可笑的事儿都能做出来，什么时候顾忌自己的名声了？他今日既这样说，莫非今后就转了性子不成？

司天台派人到隆庆池造桥设台，旬日即成。他们自池西造一拱形引桥，伸展到池中心，然后在那里堆土成岛，四角里各设有凉亭。司天监见事儿已经办妥，就找到李显禀报，并促请皇帝摆驾池中。

李显显然想把自己与民同乐的意思进行到底，他挥手令司天监退下，又召来司农卿赵履温，令他派人到隆庆池里的池中岛上扎彩楼，又在池四周张灯结彩，然后令百官随同自己前去游玩一番。

李显又想到了一件好玩的事儿，所以其起驾之时，随行者还有三千余名宫女。御驾这日自宫城夹道向南而行，到了兴庆坊之侧的春明门方才下来。由春明门至隆庆池沿途早有仪卫把守，寻常百姓被挡在外面。若御驾大摇大摆在街道上行走，皇帝的御杖固然耀目，那身后数千余名风姿绰约的宫女更是惹人眼球，围观之人定会摩肩接踵，以一睹此香艳场面。

李显到了池中岛上设好的御座中坐下，百官依序拜谒，李显身边的黄门官宣布道：“圣上说，今日之会为群乐，不用赋诗品评。第一场，请群臣观摩宫女拔河；第二场，群臣分为两队，也要现场拔河；第三场，由宫女设市肆，公卿大夫为商旅之人，可以两相交易；最后，池畔有舟，大家可以约伴入池泛舟，晚间尽欢而散。”

群臣闻言，心内窃喜。今日之会不用赋诗，皆为轻松游玩之事，又

有香艳宫女在侧，也许可以亲近芳泽，何等惬意啊。

李旦今日也被邀来，其时坐在李显身侧。李显侧头对李旦说道："你的相王府选了一个好地方，其南临这个池子，风光甚好啊。"

李旦此前也听闻了隆庆池有王气之说，心里正在惴惴不安，生怕就此再惹祸端，遂斟章酌句说道："当初母后赐宅于此，想是此地与内宫不远，使臣弟朝见皇兄时可以少些周折。孰料赐宅不久这里因井成池，就成了一片好景致。由此看来，母后未卜先知，足见英明。"

李显从未把隆庆池的王气与李旦连在一起，所以对李旦的谨慎之语没有任何反应，反而问道："我说这里风景很好，你怎么又扯到母后身上？对了，看来令月妹妹还在生气吧？她今日仍未到场。"

"臣弟前些日子专门去说了她一番，今日之会臣弟又派人去促请。奈何她染了一点小病，需要将息数日。"李旦明显替太平公主打圆场。

"染病了？不要紧吧？她只要不再生闷气，如此最好。四弟，我辈中仅剩下我们兄妹三人，年龄也一日大于一日，闲暇时候要多亲近一些，不可因小气而生分起来。"

"皇兄所言甚是，臣弟定转述令月。"

这时，下面的喧哗声起，只见两队宫女已然执起长绳两端，拔河马上要开始了。李显见状，伸手扯起李旦，说道："走，我们下去瞧瞧热闹去。"

组织此活动的黄门官看到李显走了过来，急忙趋前禀道："陛下，诸事已备，请陛下主持开赛。"

李显道："好哇，朕来开赛，由相王观旗。"当时拔河赛制，在大绳居中的地方立大旗为界，两队相对而拉，被拉者至大旗位置为输。

李显又问道："鼓节都准备好了？"

黄门官答道："禀陛下，鼓节已准备好，又令三百名宫女擂鼓击节，其他人摇旗呐喊。"

李显笑对李旦道："好呀，今天好玩得很呀。走吧，我们去开赛，

你可手持那面锣，若见人至大旗处，可鸣锣叫停喊胜。”两人于是走过去，李显手扶大绳看了看两旁的宫女，见她们皆弓腰待拉，李显就脸含笑意，手从空中向下一掠，大声喊道：“开赛！”

李显话声刚落，两旁的宫女就喊着号子开始一齐用劲。此前李显常在宫里组织宫女们拔河，所以她们对拔河的要点非常熟稔。两旁的鼓节齐鸣，未参赛的宫女齐声呐喊，百官们见状，也大多加入呐喊的队伍之中，一时间，四周喧呼动地，震惊远近。李显之所以今日要在这里拔河，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因为拔河的动静很大，唐人认为以此作为厌胜之术最有奇效，可以镇压所厌之气。

李显居中也在那里大声呐喊，看来他比较喜欢这种活动。只见他一面呐喊，一面还蹦跳着帮着乙队鼓劲。如此僵持了一会儿，甲队最终被慢慢拉到大旗处。李旦挥槌击锣，判乙队胜利。

后面四队宫女轮番上阵，结果各胜一场，如此，乙队共胜两盘，李旦宣布乙队胜出。

拔河其实十分累人，宫女们经此劳累，皆香汗浸出，娇声连连，许多人不顾凤仪，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微风拂过，满场的香风更炽，惹得许多男人心中鼓荡不已。

王崇晔见此盛景，心中早已痴醉。其时，他与李隆基一起在西侧观阵，香风袭来，再观那些俊俏宫女的千姿百态，惹得他心乱神迷，他俯在李隆基耳边说：“阿瞒兄，小弟实在受不了了。”

李隆基知道他的心意，笑道：“你受不了了？哈哈，其实何止你啊！如此香艳场面，有几个男人能把持住？”李隆基说话至此，心里却在责李显行事荒唐。一帮艳丽纷呈的宫女出得宫来，面对一帮色目深深的男子，肯定也会心猿意马。想到这里，他轻声笑对王崇晔道：“若要灭你心火，我有一个法子。”

王崇晔大喜，急忙问道：“你有何法？赶快教我。”

“嗯，你现在赶快通知下人，让他们准备几辆香车儿在池外僻静处等候。待会儿皇上不是让宫女们设市肆吗？你可亲近芳泽，感觉哪些顺眼的就与她们约定，让她们散会后悄悄跟着你走，然后乘香车儿归入你府，如此事儿不就成了吗？”

王崇晔大惊，说道："这怎么可以？偷走皇上的宫女，那可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再说了，这些宫女皆有户籍，她们若私自逃脱，朝廷定轻饶不了她们的家人。"

李隆基哈哈一笑道："你怎么变得杞人忧天起来了？"然后又轻轻说道，"这里无界无拦，一会儿又是市肆，又是泛舟，宫女们走向何方，有何定制？皇上今日明显出的是昏招，摆明了想让宫女们四散逃归！我敢说，会散之后，这些宫女定有五成不再回宫。这样的便宜事儿，你若不顺手捞上几个，岂不是便宜了别人？"

王崇晔张大着嘴巴，静听李隆基分剖。

"至于你说户籍之事，有句话叫法不责众，若大肆推罪逃散宫女家人，岂不是天下奇闻？我敢说，事发之后皇帝定不敢声张。"

王崇晔面有喜色，说道："如此，我就下去布置了。若果如阿瞒兄所言，我岂能仅仅拉回去几个？等着吧，明日你可入府，瞧中顺眼的就叫入你府中使唤。"

李隆基微笑不言，王崇晔转身就走。

宫女拔河结束后，黄门官又令换了一条小绳，下面即由官员开始拔河。

王崇晔由于怀有心事，无心观看拔河场面，在那里进进出出忙碌安排车儿的事。待将事情安排完毕，他施施然走回李隆基身边，悄悄说道："成了。"

李隆基笑了笑，也轻声说道："事儿只是成了一半。你总不能大摇大摆，把宫女直接领上车吧？"王崇晔原来想晚间散时，趁乱把宫女领上车子，然后载回府中。李隆基现在既有此问，王崇晔深知其思虑缜密，他马上觉得自己原来的想法失于简单，急忙问道："阿瞒兄，计将安出？"

"你若大摇大摆把宫女领入府中，且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目标肯定很大，定会被人瞧在眼里。明日事发，若有人告状，说此次宫女走失皆为王崇晔之谋，再入府中一搜拿到真凭实据，那如何得了？"

“阿瞒兄所言甚是，请阿瞒兄指教。”

“嗯，你现在速去抢来两艘大舟，更要有贴心之人掌桨。你为尚衣奉御，搞定这些活儿谅不是难事儿。”

“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这件事儿若办好，你要用好下面的市肆与泛舟两场景儿。当宫女们市肆交易时，你可混入其中以观其颜色，若有顺眼的，你悄悄让她们登上你指定之舟，并承诺有礼物相送。待舟行之后，由舟子划入你指定的柳荫僻静处，她们再舍舟登车，如此不显山露水，事儿就成了。”

王崇晔大喜道：“阿瞒兄果然算无遗策，愚弟遵从执行。”他行了几步想速去安排轻舟之事，忽然又折回头来到李隆基面前，轻声说道，“待会儿市肆之时，你还要随愚弟一起，你眼光奇准，瞧中的宫女定是不会错的。”

李隆基推了他一把，轻声骂道：“滚你的，自己的事儿自己去办，我难道还会与你胡闹到底吗？”

李隆基的预言果然很准，这日晚间会散之后，未回宫的宫女竟然有七成之多。估计这日晚间，京城有许多家中皆遇上香艳之事：一个个姝秀的宫装女子敲门而入，跪倒后要求被收留。于是，许多稍微富殷的户中添了一房美貌的侍妾；那些或家穷或貌丑的未婚男子，竟然也天降了一个妙人儿。很明显，这些久处深宫的宫女寂寞难耐，最难忍的是日复一日的牢笼生活。若从此脱离宫中，哪怕是做寻常家庭的婢女，也无怨无悔。

宫中尚宫清点人数，发现逃离者竟然达七成以上，顿时大惊。她们不敢怠慢，急忙逐级禀报。皇后为后宫之主，此等事情应当由皇后处理。然韦皇后今日晚间在显德殿里有要事，吩咐宫女挡驾来人。

韦皇后的所谓要事，说起来不值一哂。她此刻正在殿中，与散骑常侍马秦客与光禄少卿杨均叙话。

马秦客虽为中书省的六品官员，个人还有一项特别的本领，即善于瞧妇女之病。韦皇后自从被立为皇后，身边多了许多男人，又为中年人之身，下身常有病痛。她闻听马秦客之能，立刻召入宫来，马秦客大显

本领，很快医其病患，从此常伴韦皇后身侧，渐渐地成为其入幕之宾。至于杨均，其经历与马秦客相似，大约杨均升为光禄少卿与其所长有关，他有着一手相当好的烹调手艺。韦皇后既为皇后，也要享尽口福之味。很快，杨均成为韦皇后的专厨，且两人相处日久，杨均又生得相当俊朗，韦皇后稍稍眉目传情，杨均就从此成为韦皇后的榻上之伴。

尚宫被挡在显德殿外，作为宫官之首，她完全明白韦皇后在殿内玩的把戏，她无法可施。因为事体重大，若不报拖延至明日，弄不好自己也有罪名。尚宫无奈中决定，直接到太极殿禀报皇帝。

李显得知如此多的宫女逃散，心中大为恼怒，当即骂道："该死！朕让她们出宫游赏，她们却以怨报德，让朕的颜面何在啊！"他又迁怒尚宫，骂道，"你们早些时候干什么了？从隆庆池到夹道有几步路？你们为何就不看好了？"

"臣婢该死。只是缘于那隆庆池无遮无拦，众人泛舟时场面混乱，这些该死的宫女许是泛舟之时就趁乱逃走。"

"这么晚了，你巴巴地过来，难道仅是告诉朕，这些宫女都跑了吗？"

"臣婢觉得事体重大，不敢不奏。"

"哼，难道你就不想一些法子吗？"

"这些宫女逃走后定是星散四方，若逐个追索难度太大。臣婢以为，明日可让有司按照户籍册子，找其家人索要，或者羁其家人为质。"

李显开动脑筋，认认真真评判此次事件的去向。他知道，这些宫女逃走后，也许今晚就成为男人榻上之伴，若再耽误一些时间，许多宫女弄不好就会珠胎暗结。若把这些宫女找回来弄回宫中，届时她们大腹便便，按照常理，宫内只有自己是一个有用的男人，那么她们肚中的胎儿应该都是自己的龙种，这样实在冤枉。且这样大索天下，究其原因是自己看管不严，以致宫女逃走，国人及外邦定会嘲笑自己，这件事情实在不宜声张。

李显拿定了主意，说道："你们管教不严，就会出一些馊主意，想

来糊弄朕吗？这次事件不能轻易放过，要好好惩戒你们一番。对了，这些事情例由皇后发落，你不找皇后，缘何找朕？”

“陛下，臣婢找过皇后。然皇后在殿内有要事，不许外人打扰。”

“有什么要事？现在时辰已晚，想来她也该就寝了。”

“臣婢不知。”

李显捕捉到尚宫那飘忽的眼神，心中又恼，斥道：“你为尚宫，则皇后的寝食你当知晓。你今日只会用‘不知’言语来糊弄朕，莫非想找打吗？”

尚宫看到皇帝发怒，急忙跪下叩头谢罪，并辩解道：“皇后到底有何要事臣婢委实不知。不过隆庆池会散之后，司闱曾得皇后言语，说光禄大夫杨均、散骑常侍马秦客要随后入宫，估计皇后召他们有事要商。”司闱系尚宫的属官，负责掌钥及登记进出宫人员。

李显顿时了然，尽管他曾经对韦皇后说过，今生绝对不制约韦皇后，然他毕竟为其夫君，闻听皇后竟公然召人入宫，且一下子来了两人，心中还是有些不美。他压着火气，问道：“此二人今日是第一次入宫吗？”

尚宫摇摇头，说道：“臣婢听说杨均善烹调，马秦客善医术，他们二人经常入宫，已非一日。”

李显无心再听，向尚宫挥挥手，令她退下。

自从崔琬被宗楚客摔死之后，向来对韦皇后百依百顺的李显心里有了一些变化。崔琬那日冒着必死的风险，把韦皇后的劣行及心思全盘托出，李显一面斥责，心里也有所触动。特别是崔琬言道，若任由韦皇后如此下去，总有一天，她会把皇帝抛在一边。

人之自私，发乎天性。所以在利益面前，亲如父子兄弟，情如夫妻情人，若有利益冲突，往往反目者居多。李显虽然糊涂，毕竟为一正常之人，他目睹母亲为固其位，大肆杀戮李氏宗族及功臣。崔琬那日多将韦皇后与则天皇后相比，更让李显感同身受。李显早年曾说过把皇帝位让给岳丈坐的气话，那是一时之忿，他知道皇帝宝座的重要性，岂肯轻

易丢掉？若皇后果真搬掉自己，李显绝对不愿意。

李显也十分纳闷，假若皇后果然有这种心思，就是皇后的不是了。想想也是，李显对皇后百依百顺，其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大家若如此乐融融在一起，什么事儿都不耽误，是何等的美事啊！若皇后再想皇帝之位，那就太不仁义了。

“对，该和皇后认真地谈一回了。”李显沉默良久，心中终于有了这个决断。

人世间权力越大，相争愈难，注定了如皇帝及重臣这些位置，非寻常人能干。李显没有机谋权术，更没有坚忍手段，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实因其偶然出身及母亲赐予，与个人能力扯不上任何关系。其实，他这一生应该去当一个优裕无为的亲王，让他当皇帝，实在是害了他。

李显那一会儿有了冲动，想去显德殿与韦皇后认真谈一谈。他又认真地细思一番，觉得自己现在贸然闯入，弄得大家面上都不好看，于是只得作罢。不过经此一气，心火上涌，李显顿感胸口闷堵，头痛欲裂，浑身极不舒服，于是不要侍寝之人，独自闷闷地睡下了。

马秦客与杨均两人还算尽心，昨夜把韦皇后侍候得通体舒泰，让韦皇后一觉直睡到天明。

韦皇后穿衣洗漱完毕，然后优雅地坐在那里享用早餐。忽瞧见尚寝女官在侧，因问道：“你昨晚似乎在殿外与人说话，是何人呀？”

“禀皇后，昨晚尚宫姐姐来找皇后，臣婢将她挡回去了。”

“哦，她有什么事儿？”

“臣婢不知，容臣婢叫她如何？”

“嗯。”

昨晚一下子跑掉了许多宫女，尚寝女官何尝不知？不过事不关己，她也不愿多嘴。

尚宫女官很快过来，细细向皇后禀报宫女逃离之事，并说已向皇帝禀报。

韦皇后神色淡然，说道：“她们跑了就跑了，多大的事儿？我瞧着这帮老面孔有些生厌，她们走了正好，再招新人就是。”

尚宫心里惴惴不安，说道：“皇后，圣上却不这样想，他大为生气，还说要惩戒婢子们。”

“宫里的事儿由我来做主，你不知道吗？你也是多事，芝麻大的事儿，你就按捺不住，还巴巴地找圣上禀报。圣上真要惩戒你，活该！”

看到皇后发怒，尚宫大为害怕，急忙跪下请罪。

韦皇后横了她一眼，说道：“罢了，你起来吧，今后要多懂些规矩。走吧，你领我去瞧瞧圣上。”

尚宫急忙起身引路，一行人出了显德殿，很快就到了太极殿。进入殿内，只见殿内十分安静，宫女们蹑手蹑脚不敢出声，韦皇后知道，李显定然未醒。她转头问尚寝女官：“圣上睡得实在太好，昨晚由谁侍寝呀？”

“禀皇后，圣上昨晚并未要人，独自安歇。”

韦皇后用手指点着太极殿的宫女们，斥道：“瞧瞧，都成了一帮懒人了。现在日上三竿，你们不侍候圣上起身，犹在这里游手好闲。”

几个女官看到皇后今日脾气很大，忙不迭地向皇后请罪，表示今日之后定严加整顿。

韦皇后吩咐尚寝女官道：“你去，赶快把圣上叫醒。都什么时候了，如此酣睡，长此以往还不颠倒了昼夜？”

话中之意，明显对李显的生活方式表示不满。

尚寝女官急忙入侧殿去唤李显，韦皇后好整以暇，悠悠地坐在御座上等候。

过了一会儿，只听脚步急响，尚寝女官匆促过来，喘着粗气禀报道：“皇后，大事不好。婢子连唤圣上数声，圣上不应，婢子斗胆至榻上摇动圣上，他还是酣睡不醒。”

韦皇后一愣，说道："怎么会这样？"她边说边起身向侧殿走去，并吩咐尚宫道，"你去，速传太医署来人。"

韦皇后入侧殿后撩起榻上薄纱，就见李显在那里安详地熟睡。她贴近李显，马上发现了与往日的差异所在：李显平时鼾声很大，现在却无声无息。她想罢将手放在其鼻孔上试探，就觉得其已无鼻息，再摸其手，就觉得其手已然冰凉了。

韦皇后心想不好，眼中不自觉地涌出热泪。她转过头来连声道："你们再去，速传太医署来人。"女官们见皇后泪流满面，说话声音凄厉，皆快步奔跑出殿外。

韦皇后坐在榻侧，眼望李显那看似熟睡的脸庞，想他昨天还在拔河之时兴高采烈，今天就骤然死去，她实在难以相信。李显是年五十五岁，身子一向不错，不该就此离开人世。

韦皇后知道，李显不是一个好皇帝料儿，少有太宗皇帝那样杀伐决断的英武之气，然他对于女人而言，却是一个体贴入微的好夫君。

韦皇后思念及此，想起李显的许多好处，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这时，殿外杂沓声起，韦皇后抹了一把眼泪抬眼观看，就见一帮女官拥着太医署的太医令走过来。

太医令作势要向韦皇后见礼，韦皇后起身道："罢了，别来这些虚礼了，你赶快瞧瞧皇上到底如何。"

太医令趋步来到榻前，伸手替李显把脉，脸色不由得一变，他又伸指搭开李显的眼皮，就见其瞳孔已然散开，心中顿时了然。此人很善做戏，他转身向韦皇后拜首道："皇后，大事不好，圣上驾崩了。"

韦皇后此时回复了平静，她伸手又抹了一把眼泪，问道："你能确定吗？"

"圣上脉息已无，瞳孔已散，确实无疑。"

"嗯，你再看一遍。"

太医令转身再复核李显死状，他在那里摸索半天，转身禀道："皇

后，圣上已然驾崩。其全身已凉，而且僵硬，微臣妄自猜度，圣上已逝去数个时辰。”

韦皇后闭目不语，她沉默片刻，然后对尚宫说道：“你去，速让黄门官传上官昭容、宗楚客、纪处讷到显德殿见我。记住，不许向任何人透露圣上驾崩的消息。”

尚宫领命后出殿而去。

韦皇后又对太医令说道：“从现在开始，你就在此榻前侍候，不得我的号令，不许离开圣上半步。”

太医令答道：“微臣明白。”

韦皇后转对尚寝等女官道：“你们现在要约束殿内各人，不许出太极殿半步。我走之后，你们须将太极殿各门紧闭，不许任何人入内。明白吗？”

女官们齐声答应。

韦皇后脸现厉色，沉声道：“若此后圣上驾崩的消息传出去半点，我不问原因，首先要把你们斩杀。你们要保小命，还是互相看好一些。”

殿内的女官和宫女们顿时齐刷刷跪下，齐声道：“婢子不敢。”

韦皇后把众人看了一圈，哼了一声，然后起身离去。

按：根据《新唐书》、《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宗楚客摔死的是燕钦融，本小说为避免人物太多，将燕钦融换为崔琬，事迹大致相同。因为此事，李显怏怏不乐，“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于是韦后及安乐公主合谋，由马秦客与杨均制作毒饼，于六月二日毒死了李显。因为有了这三部正史的记载，李显被韦皇后毒死就成了铁案，后世多沿用此说。

黄永年《说李武政权》（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一期），认为“中宗很大可能是病死的”，近来的一些人也认可此说。其实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毒杀李显，有许多牵强之处。首先，韦皇后及安乐公主有谋逆之心不假，然她们当时并未准备就绪，还需要李显这个大旗的庇护，由

于事发仓促，韦皇后当时就有些措手不及，是为例证；其次，李显一家从患难中走出，夫妻与父女还有相当感情，从李显宠爱自己的妻女就可看出端倪。若韦皇后果然主政，她肯定会选择幽闭李显的法子，此为常理；此外，李显骤然死去，其实对韦皇后不利，反而给了敌方阵营的口实，说韦皇后谋杀李显，显然是敌方编造的谣言，以顺应天下尊李唐王朝的民心，使反对韦氏当权有了翔实的理由。此后李隆基当政，定然坚持这种说法，两唐书为官方所修史书，自然以官方实录为据，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其离李显身死已近五百年，无法从野史中采撷史料，只好沿用新旧唐书之说。

本书采用李显病死之说，李氏宗族有高血压病史，李显遇到情绪激动之时，情感大起大落，以致脑中溢血而死，此情况亦符合情理。

第八回　立遗制顿生波澜　图安危萌发玄机

韦皇后出了太极殿，一路上缓缓行走，心里琢磨着眼前发生的这件大事。她经历过刚才的悲痛之后，马上想到李显之死对自己而言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李显虽对自己百依百顺，毕竟有些碍手碍脚，这一次无疾暴死，实在是天助我也。

韦皇后禁止太极殿内所有人员外出时，她当时所想，就是不能让李显的死讯外泄，待自己把诸事理顺后，再从容宣布李显的死讯并准备葬礼。韦皇后想到这些，然陡遇大事心中还是有些忙乱，如何来办，她没有明确的头绪，所以要让宗楚客等三人来拿主意。

现在已是在衙中办事的时间，皇城与宫城相距不远，所以宗楚客与纪处讷很快来到。上官婉儿近来多在“未艾居”居住，来回的路上要耽误一些时辰，所以尚未进宫。

宗楚客与纪处讷进入显德殿，马上向韦皇后叩拜，抬眼再观韦皇后的神色，其中又阴沉又凝重，两人心中生疑，又不敢多问，起身后乖觉地待立在一旁。

韦皇后挥手令宫女太监退出殿外，并让掩上殿门，然后向二人说道：“出大事了，昨晚上圣上驾崩了。”

两人顿时大惊，不过两人的神色还有些差异。宗楚客闻言后面色凝

重，纪处讷惊愕之后脸上现出一丝轻松。

韦皇后接着说："我已然封锁太极殿，禁止圣上死讯外传。我叫你们来，还有上官婉儿未到，就是让你们拿个主意。"

纪处讷道："微臣乍闻圣上噩耗，心中着实震惊。皇后处变不惊，且能当机立断，微臣感到幸甚。"

韦皇后今日不愿听此恭维之语，说道："罢了，你们赶快说法儿，不要再说无用之语。"

宗楚客沉吟道："突生大变，最忌生乱。皇后，臣以为眼下最紧迫之事，就是要控制京中兵马，以钳制可能的乱象。"

"嗯，你与我想到一起了。对了，崔日用最为了解京中兵马要紧之处，不如将他也召来议事。宗卿，你以为如何？"

宗楚客向来把崔日用视为嫡系，他又知崔日用现任兵部侍郎，此人平时非常上心，熟谙天下兵马之事，若将之召来，定有裨益，遂答道："皇后英明识人，现在正是用得着崔日用的时候，事不宜迟，请皇后速将他召来。"

韦皇后得到宗楚客的赞赏，心里十分受用，遂对殿外喊了一声，令人急召崔日用入宫觐见。

纪处讷欣喜地说道："皇后果然英明，只要控制了天下兵马，天下又有何人敢妄自动弹？待把圣上的后事办完，皇后主政则是水到渠成之事。"

宗楚客摇摇头，说道："此等大事，不可性急。皇后总理大政，则自今日而始，那是确切无疑的。皇后，臣以为大事更须稳妥，不可操之过急，须徐徐图之，让天下人无可挑剔。"

韦皇后点头称是，她横了纪处讷一眼，对他很不满。纪处讷平时对皇后忠心，嘴儿又很甜蜜，韦皇后平时觉得很受用。今日遭逢大事，纪处讷拿不出主意，却一味说好听话儿，让韦皇后觉得有些刺耳。

这时，门外黄门官叫道："皇后，上官昭容到，要求入殿觐见。"

韦皇后答应了一声，让婉儿进来。

婉儿推门而入，看到殿内只有皇后三人，且他们面色凝重，知道有大事发生，遂反手又将门关上。她趋步到了韦皇后面前，依礼拜见。

韦皇后道："平身吧。婉儿，昨晚上圣上宾天了。"

婉儿大为震惊，说道："这……这……怎么可能？圣上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会有如此变故？"她说罢想起自己还是昭容之身，两眼就冒出两行清泪，然后哭出声来。

韦皇后道："罢了，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不许再哭。我叫你过来，有大事要商。我问你，如今遭逢大事，你认为现在首先要办什么事儿？"

婉儿抹了抹眼泪，心里认真思索如何对答。婉儿在宫中多年，非常明白皇帝暴崩之后，最首要者当属对今后的权力安排。韦皇后多年来对大位虎视眈眈，她绝对当仁不让，今日又将自己叫来，明显把自己视为自己人，那么自己只有帮助韦皇后登上权力之巅，方能遂其心愿。婉儿想到这里，问道："圣上驾崩之前，肯定没有留下遗言吧？"

"糊涂！我今日到太极殿去找圣上，方才发现他暴崩。他身边又无侍奉之人，又能给谁留下遗言？"

婉儿闻言道："这样就好办了。眼下需造一圣上遗制，则百官遵从，天下敬服。"

韦皇后与宗楚客对视了一眼，心中皆想还是婉儿能识至要，他们刚才一味只想掌控好兵马，却未想到此节。

婉儿拱手拜道："皇后此前多佐圣上总理大政，百官钦服。妾以为，圣上此前未立太子，缘于其想身后由皇后主政，则百无一失。遗制一定要把由皇后主政的意思写在里面，以受天下人之望。"婉儿这番话明显是揣摩韦皇后的意思，然后顺势恭维，以讨韦皇后的欢心。

韦皇后闻言脸上漾出笑意，她尚未答话，那纪处讷已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首道："皇后，上官昭容所言，实在是微臣的心意。请皇后及早顺应天下人之望，早登大位，微臣第一个先祝贺。"

韦皇后现在对纪处讷真有些反感，此人没有什么能耐，只是马屁精一个，能成什么大事？她看到宗楚客不语，知道他不以为然，因问道："宗卿，你看这遗制应该如何来写？"

宗楚客默思良久，说道："这样不妥。"

纪处讷着急道："有什么不妥？我们拥戴皇后日久，怎么到了这关键时候，你却退缩呢？皇后，昭容与微臣皆这样以为，那是不会错的。"

宗楚客冷冷说道："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纪大人，若如此做，会使皇后陷入不利境地的。"

韦皇后素服宗楚客之能，看到纪处讷在这里缠夹不清，不由得怒火上升，斥责纪处讷道："你起来，乖乖地站在一旁静静听言。你若再插话，马上给我滚出殿外。"

纪处讷不知如何得罪了皇后，只好讪讪地立起站在一旁，不敢再插言。

韦皇后目视宗楚客道："宗卿，说说你的道理。"

"皇后，百官中拥护您的人不少，终归还有一些心怀叵测之人。今日圣上暴崩，若遗制让皇后主政，那些不怀好意之人定会四处造谣，甚至把圣上暴崩归罪于皇后头上。谣言非实，若传扬出去，不明真相之人一加对照，肯定会认为有些道理。如此就对皇后十分不利。"宗楚客目光如炬，他知道李显一直身体不错，突然暴亡定会引起外人的多方猜测，若再让皇后马上主政，人们两相联系，说不定会把李显之死归罪于韦皇后的加害。

韦皇后仔细想了想，觉得宗楚客的担忧不无道理，若让天下之人从此说自己谋害了皇帝，自己十分冤枉不说，恐怕自己所坐的位置也不牢靠。

宗楚客道："皇帝驾崩，立其子为新君，是为常理。皇后，如今圣上仅有两个儿子，那谯王重福原与张氏兄弟相连，现被幽禁于均州，已无继位的资格，那么只有温王重茂能为新帝。"

韦皇后内心里其实很想一步到位，现在若让李重茂继为皇帝，其心里就有了一丝不忍。不过立李重茂为新君的主意由宗楚客提出，他定无歹意。

宗楚客继续说道："不过若立重茂为新君，他毕竟年幼无知，又无为政经验。微臣以为，届时皇后晋为皇太后，须由皇太后辅佐新君主政！"

韦皇后听明白了宗楚客的意思，现在迫于局势，且不能改变李唐王朝的正朔名分，所以要选择年幼无知的李重茂为新君。让韦皇后来辅佐，摆明了让韦皇后总理大政，李重茂无非是一个傀儡皇帝。婉儿在侧也听明白了宗楚客的意思，她瞧了瞧宗楚客那张沉静的面庞，忽然感觉自己此前看走了眼，她此前总认为韦皇后的班底皆为一帮趋炎附势和眼光短浅之人，不料遇此紧要关头，宗楚客把握方向甚准，话语间能够抓准要害之处，看来还是一个厉害角色。

这时，崔日用被传入宫，获准进入显德殿内。

韦皇后认可了宗楚客的主意，转对婉儿说道："婉儿，你就按宗卿的意思去拟遗制吧。你拟好后交与我，然后选个时机宣告圣上驾崩之事。"

婉儿转身要走，宗楚客叫住她，沉声说道："昭容，现在为非常之时，诸事未完备之前，皇上的讯息不可泄露半点。"

婉儿不软不硬地答道："我久在宫中，这些规矩还懂，请宗令勿念。"

宗楚客近来听手下报来片言只语，说婉儿与崔湜入太平公主府数回，他心里就留了个心眼，所以叮嘱婉儿。

崔日用听了他们的对话，已知皇帝暴崩的消息，韦皇后再问京中兵马如何布置，他就知道了事情的关键所在，因而对答甚准。

现在京中的主要防卫兵力，主要有北衙羽林军、"万骑"以及南衙军。北衙羽林军又简称北军，分为左右羽林军，平时主要负责宫城的守卫，南衙军负责京城各门的看守，力量相对较弱。唐初之时，北军在京中一枝独秀，所以太宗皇帝李世民仅仅争取了部分北军将领的拥护，尤

其是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反水，就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此后，太宗皇帝选善骑射者百人，他们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为游幸翊卫，名曰“百骑”；则天皇后时，她在“百骑”的基础上增加人数，名曰“千骑”。

李重俊当时谋事的时候，仅有李多祚率领部分北军将领响应，他们处事犹豫耽误了时间，结果被宗楚客带领的“千骑”杀散，由此可见“千骑”的作用。李显在事变之后，为酬“千骑”的功劳大加赏赐外，更在“千骑”基础上扩充人员，成为现在的“万骑”，并把“万骑”分为左营和右营。如此一来，“万骑”由于距离皇帝更近，且人员选材更精，装备更好，其地位似凌驾于北军之上。

韦皇后此前曾经多次向崔日用询问京中的防卫布置，她非常明白北军和万骑的重要性，心中已有了计较，就是要派自己人去掌握些兵马。韦皇后当初被贬往房州的时候，其父家也被贬钦州，其父韦立贞不久病死，其母崔氏带着儿女在边蛮之地苦挨度日，不料大祸临头，当地的一个蛮首看中了韦皇后的一个妹妹，要求娶为小妾。韦家向为望族，与寻常人不通婚，怎么会嫁给一个蛮夷酋长为小妾呢？崔氏坚决不同意，惹得这位蛮首性起，一下子把他们全家都杀了，这其中就有韦皇后的四个亲兄弟。李显当了皇帝就帮韦皇后出了这口气，他派人到钦州追杀了这位蛮首，算是替韦家复了仇。可是韦皇后的娘家再无亲人，她只好把目光转向族家，所以其族家沾了大光，韦氏子弟都有了官职。

韦皇后此时，就想起了这些本家人。

韦皇后说道：“我想过了，可让韦播、高嵩分押左右屯营万骑，韦捷、韦濯掌左右羽林军，韦锜掌南衙军，韦睿巡六街。”

这六个人皆为韦皇后的至亲。韦播、韦捷为韦皇后的侄子，皆娶了李显的女儿为妻，现任驸马都尉；高嵩是韦皇后的外甥，现任郎将；韦濯、韦锜、韦睿皆为韦皇后的堂兄弟，韦濯现任中书舍人，韦锜现任左千牛中郎将，韦睿现任卫尉卿，韦皇后如此安排，彻底掌控了军中兵马。

崔日用道：“皇后如此安排，可谓把握了至要所在。不过现在为非常时期，若遇紧急事态，北军、南衙军以及万骑各守岗位，难以调动多余力量应付突变。微臣以为，需从诸折冲府抽调力量拱守京城，以为驰援。”“崔卿认为需抽调多少人来京呢？”

“臣以为抽调五万人足矣。他们来京后，可让他们分屯于开远门与通化门前，这样离宫城不远，可以迅速调动。”

“好呀，这件事情由崔卿来办，公文及兵符午后要发出。”

唐初开始实行府兵制，将天下分为十道，其下以折冲府为基本单位，全国共有六百三十四府。各折冲府所辖府兵遵循“战时为兵、无战为农”的原则，亦兵亦农。由于离京城远近的原因，关内道的二百六十一府还有到京城宿卫的任务，宿卫者分番而上，每月宿值，由兵部调发。崔日用所说的五万兵马，即是兵部从关内道调取，因人数较多需打破常例。

崔日用又说道：“臣谨遵皇后之命。今日文发之后，三日内这些府兵皆能集于京城之外。不过如此以来，境内外兵马较之往日为多，需有一人居中调节，以总领其兵。”

按照常理，崔日用为兵部侍郎，又是宗楚客的心腹，应该为韦皇后的班底，让他来总知京城的外兵马最为妥当。然韦皇后还是信不过外姓人，还要派自己的亲属负责这个关键的任务，她想都没有想，率然说道：“就让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吧。”

韦温是韦皇后的堂兄，此人现以太子少保的身份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并遥领扬州大都督，是为宰相职。韦皇后得势后大肆擢拔韦氏子弟，诸人中隐然以韦温为首。

宗楚客深知韦温的本事，知道此人无非因皇后之势有了今日之位，其性情简单又好受贿，根本不懂将兵之术。他有心出声反对，欲张嘴之时又闭上了，他想到，此位置让皇后更换他姓之人，皇后断不听从，再视韦氏诸人中，也只有韦温勉强有资格任此职，于是作罢。

如此就埋下了隐患，此为后话。

韦皇后与崔日用一问一答，将兵马之事定了下来。韦皇后征询宗纪二人意见，他们自然点头称是。

眼见诸事分排已毕，韦皇后心中忽然想起一事，仰头说道：“我们如此忙乱，险些将一件大事忘了。”

众人急忙询问何事。

韦皇后道："重福虽远在均州，然他终有一日能知圣上宾天的消息。他若回京捣乱，就会平添变数。"韦皇后若控制年幼无知的李重茂，可以游刃有余。然李重福毕竟是李显的次子，也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万一有人拥戴李重福，韦皇后也没有过硬的反对理由。若阴差阳错让李重福继承了皇位，此子对韦皇后积怨甚深，韦皇后根本没有能力控制他。

宗楚客不以为然，说道："不妨，他不过是一个被幽禁的王子，没有朝廷诏命，他离开均州就是违旨，此为杀头之罪，请皇后勿虑此子。"

韦皇后摇摇头，说道："不行，我们不可行冒险之事。崔卿，你从万骑中挑选五百人，由左屯卫大将军赵承恩带领驻扎在重福居所，不许他离开半步。"

宗楚客道："皇后说得对，任何小事应以大事看待，如此方能百密无一失。谯王重福那里，应该派专人看守，还有一个地方，也应未雨绸缪。"

"什么地方？"韦皇后问道。

"东都洛阳。那里为帝都之所在，地势又险要。可以威震山东，拱守关中，臣以为应该加强洛阳的守备力量。"

韦皇后点头称是，说道："宗卿所言，甚合我意。这样吧，我看那个怕妻的裴淡很有意思，就派他去东都留守吧。他原任谏议大夫，此次可擢他为东京留守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样他在东都就甚有分量。"

韦皇后很快将人选锁定，让宗楚客他们很惊异，看来韦皇后想这些事儿非止一日。

他们在这里一谈一说，将大事定了下来。韦皇后不愿他们今日离开，嘱宫女带他们入显德殿的西侧殿内歇息，以便有事时及时召唤。

婉儿回到自个儿的寝殿，令宫女们磨墨侍候，她独自沉坐一边，想一件事儿：要不要把皇帝的死讯透露给太平公主？

想起刚才宗楚客那阴沉的目光，婉儿心里不由得沉了一下：难道自己最近形迹已露？宗楚客莫非对自己有所怀疑？若果真如此，自己贸然给太平公主传信儿，韦皇后与宗楚客保不准会派眼线布在殿外，如此就有大祸了。

婉儿决定不去给太平公主传信儿。

婉儿的眼光随着宫女磨墨的动作左右晃动，心中构思着所拟的遗制章句。韦皇后已指明了遗制的主要内容，至多也就是数句话，婉儿可以一挥而就，用不着如此费思量。

可是这几句话十分沉重，因为其关系到国家的权柄操在何人之手。韦皇后和宗楚客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先让李重茂当上一段傀儡皇帝，时机成熟后，韦皇后就可以把他一脚踢开，让天下改姓韦！

韦皇后如此做将与李唐宗室彻底决绝，按说韦皇后把婉儿视为自己人，婉儿只要跟随韦皇后一条路走到底，也可以分一杯羹！

然婉儿却不这么想，她始终认为李唐宗室的影响力和实力不容小觑。韦皇后若彻底抛开李唐宗室的幌子，现在虽明显得势，长远来说难以持久。因为韦皇后回京不到七年，其手下势力大约有武氏、韦氏以及宗纪等人，眼下武氏势力基本上土崩瓦解，韦家之人多无能之辈，其势力现在甚至比不上武氏鼎盛时期的一半，至于宗纪等人无非趋炎附势之徒，他们合在一起，恐怕还不及太平公主一人的势力。

婉儿实在看不清将来谁胜谁负，所以她要脚踏两只船。

神思恍惚中，婉儿心中忽然晃过一个好主意，她觉得可以破解眼前的这个难题。不过若行这个法儿，韦皇后势必要发话同意，婉儿就算着他们说话的时间，要单独找韦皇后求得支持。

婉儿得知宗楚客等人入侧殿歇息，便开始从寝殿起身，前往显德殿求见韦皇后。

韦皇后看到婉儿入内，问道："婉儿真是快手，这么快就把遗制拟好了？"

婉儿答道："尚未拟好。妾忽然想了一个主意，想听皇后示下。"

“什么主意？你说吧。”

“圣上暴崩，事后定会有许多猜测。现在若依皇后所言来拟遗制，恐怕别人会说此为皇后假托。”

“哼，事发仓促，圣上身后也只能是如此格局。别人想胡说什么，也只好由得他们。”韦皇后不以为然。

“对呀，圣上身后只能做如此安排，我们为何不能顺其势少一点嫌疑呢？且这样做起来惠而不费。”

“你有什么主意？”

“妾以为，若让皇室中一望重之人参与拟制，还是顺着皇后的意思，这样皇室之人定无言语，他们若消停了，那么天下之人也就不会胡乱猜测了。”

“望重之人？也只有相王和太平公主了。你莫非想让他们参与吗？”

“臣妾以为，可以让太平公主参与。”

“太平公主？不行。”韦皇后对太平公主还是相当警惕的，她略为沉吟说道，“婉儿，你莫非犯糊涂了？那太平公主甚有主见，她焉能按我的意思拟旨？算了，还是你去办吧。”韦皇后领教过则天皇后的厉害，心底里对大有母风的太平公主有挥之不去的忌惮。

“皇后，妾以为欲请太平公主，实为皇后着想。请皇后放心，妾定会说服太平公主，让她顺着皇后的意思办。皇室之中，相王恬淡居家无声无息，太平公主在皇室之中实有非凡的号召力，若太平公主从此能为皇后所用，诸事皆能事半功倍。”

“你想得太天真了。若她不按我的意思办，又说破了脸，你该如何处之呢？”

“妾想过了，若万一太平公主不听劝告，可将其幽禁于宫中，待皇后把大事办完，再行处置。不过以妾的观察，太平公主实为一聪明人，眼前大势非常明白，靠其一己之力无异于以卵击石，她定会顺势而为的。”韦皇后踌躇未答，她显然拿不定主意，殿内一时沉静下来。她沉默片刻，说道：“此为大事，须谨慎为之。来人，传宗卿过来说话。”

婉儿见韦皇后传宗楚客过来，心里顿时一沉，感到此事要糟。以她对宗楚客的了解，如此大事，他断不会容许皇室之人染指。这也是婉儿算着宗楚客刚才说完话离开后她再单独见韦皇后的原因。她了解韦皇后，别看韦皇后生就一副美貌聪明的脸庞，其心内并无很深的机心，有些事可以轻易蒙混到令其点头的，只要事先把说辞想得巧妙一些，一般都能打动其心。不料韦皇后今日万事皆倚托于宗楚客，他不在身边时甚至不想拿主意。

宗楚客很快来到。韦皇后道："宗卿，刚才婉儿想让太平公主参与草拟遗制，我有点拿不定主意，想让你来听听。"

宗楚客的目光滑向婉儿，盯得婉儿有些发毛。

韦皇后说道："婉儿，把你的意思再说一遍。"

婉儿依言把刚才的想法阐述了一遍。

宗楚客听完并不马上出言，心中在那里权衡得失。

韦皇后问道："宗卿，你认为如何呢？"

宗楚客点点头，说道："臣以为这样很好。昭容说得对，圣上暴崩，身边仅有温王可继皇位，且温王年幼，皇太后当然应该辅政。换作任何人，都该如此安排。太平公主向为明白人，她不敢逆大势而行。皇后，臣以为昭容所言有理，可请太平公主参与。"

宗楚客此时所想，太平公主若能参与草拟遗制，断难翻起大浪，所以不足为虑。且正如婉儿说的那样，只要太平公主参与其中，从此就可免去许多无谓的口舌。

韦皇后见宗楚客同意此议，心中的担忧也就无影无踪，说道："好吧，就这么办。婉儿，你先回寝殿等候，我让人去传太平公主入宫。待她来后，你要把事办妥，不许再出岔子。"

婉儿悬着的一颗心落了下来。她躬身答应后退出殿外。

宗楚客瞧着婉儿的背影，对韦皇后说道："皇后，这上官昭容处事活泛，外人难识其心，以臣之见，今后不可对她全抛一片心。"

“宗卿莫非听到些什么？”

“岂止听到？有人亲眼见到昭容与崔湜数番入太平公主府，此定为昭容的意思。臣当时就心想，昭容为何要与太平公主套近乎呢？”

“则天皇后时，她们二人就很亲密，现在来往，其实不用大惊小怪。”

宗楚客摇摇头道：“非也，这个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亲密！昭容最善于见风使舵，太平公主现在明显失势，这些天又躲在府里与安乐公主怄气，臣实在想不明白，昭容到底瞧中了太平公主的什么？”

“如此说，她今日请太平参与拟制，其中莫非也有蹊跷吗？”

宗楚客摇摇头，说道：“只要她们按皇后的意思拟制，就为大大的好事，没有什么蹊跷。昭容在这件事儿上，还是替皇后着想的。”

韦皇后点点头，说道：“你说得对，眼前不可有一丝疏忽。宗卿，你今日就看着崔日用调兵，京中的事儿，今日只要韦温他们到任，就有了根本。明日可在政事堂召集宰臣，向他们宣布圣上遗制，并议圣上葬仪。”

尽管韦皇后把李显的死讯遮掩得密不透风，然事事留心的太平公主与李隆基还是感受到了异样。

崔日用回兵部里行文移符关内道，要求所调五万兵马必须在三日集于京城。太平公主马上得知了这个消息，她意识到，宫内肯定出大事了。为了探个究竟，太平公主派人设法联络上官婉儿，然遍寻不着。“未艾居”那里的下人说道，今日辰时，婉儿被皇后急召入宫，至今未回。太平公主所使之人又到宫前探询，发现宫门间戒备森严，寻常人员一律不得进出，比平日里严格数倍。他本想找熟识的宫内人员询问，看眼前的情势，估计连面儿都见不到。

这些讯息更加坚定了太平公主的想法，既然皇后能召婉儿，那么定是皇帝哥哥有事发生。

太平公主正在那里左思右想的时候，李隆基径直闯入府中。他见了太平公主的第一句话就是：“姑姑，估计出大事了。”

太平公主问道："有什么大事？你如何知道？"

"葛福顺、陈玄礼刚才找到侄子，说突然之间韦姓之人控制了万骑、北军和南衙军，听说还让韦温知内外兵马事。侄儿以为，韦姓之人如此控制京城兵马，定是韦皇后的主意，若无大事发生，她岂能这样？"

太平公主将京中诸军换将及兵部外调兵马的举动一加对照，顿时了然，说道："不错，是有大事发生。依我估计，定是圣上有了变故，皇后突然有此举，就有揽权的意味了。"

"圣上会有什么变故呢？"

太平公主恨声说道："有何变故？那韦氏今年以来又是'五色云'，又是《桑韦歌》什么的，那个小女儿又想当什么'皇太女'，其狼子野心彰显无余！皇兄现在或者被其谋害，或者被幽禁，定然没有什么好事儿！"

李隆基大惊，心想韦氏若从此控制了朝政，那么李氏宗族就成为其砧板之肉，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太平公主喃喃道："韦氏早就想扯掉皇兄这块障眼布，这下好了，可以得遂心愿了！"她转对李隆基道，"三郎，若韦氏果真如此，我们李氏一脉迟早大祸将至。我今日向你交个底儿，我派崇简和王师虔随你，非为玩乐，实让你们联络各方力量，以图自保。"

李隆基看到姑姑骤然之间说出心声，知道今日若非事态紧急，她一样不会吐露心事。他知道，姑姑一生遇过无数大事，所以练就了镇静的性子，今日说话未及数句，她就直奔主题，看来事态比自己预想的要凶险许多。他想到这里，急忙问道："如何自保？望姑姑教我。"

太平公主道："李重俊无非一个挂名太子，又性格懦弱，他尚能拉来禁军队伍攻打玄武门，若不是他迟疑了一些，眼见事儿就成了。他尚且能如此，我们就不能吗？"

李隆基见姑姑说出这一番话来，心想姑姑果然处心积虑，附和道："姑姑说得对，兔子急了还会咬人，他们若相逼过紧，就是侄儿独自一人，说不得，也要坚决与他们拼一遭的。"

“嗯，就得有这种劲儿。三郎，你所交的军人人员职位不高，然手绾实权，手下皆有一帮得力人儿，他们又年轻，皆渴望建功立业，你好好把他们笼络住，关键时刻要为你所用。”

“侄儿明白。”

“姑姑这么多年来，朝中百官也有部分人愿意追随我，其中也有一些军中之人，回头我将这些人开具名册交与崇简，你若认为其中有可用之人可说与我，他们自当效力。”

李隆基见姑姑不惜将她的朝中人脉资源交托于己，不由得大喜过望，连声称好。

“还有一人，你不可不用。”

“请问姑姑，此人为谁？”

“郭元振。此人以前曾任相王府长史，最听四哥的话。他现在虽在西域，然他多年在军中效力，诸卫禁军中有其不少昔日部下。若事情万不得已，我与你一同去求四哥，让他吩咐郭元振共谋大事。”

李隆基点头答应，心里却对郭元振来帮忙不以为然。郭元振现身在西域不说，就是联络其相熟部下，还要大兜圈子，容易过早暴露失去隐秘性，因而存在风险。

太平公主目光如炬，忽然微微一笑道：“三郎，我们在这里空想，许是把事态想得过于严重了。你说是吗？”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所谓未雨绸缪，事态就该往严重之处着想。侄儿听了姑姑这一番话，觉得一点都不多余，反而觉得我们准备甚晚，有点仓促。”

太平公主点头道：“不错，想结果时向最坏处打算，行事时往最好处努力，是为正途。三郎，我刚刚在想，假若皇兄果然遭遇不幸，韦氏现在掌控军中兵马看似强势，实则昏招。”

“姑姑何以见得？”

“天下兵马，历来桀骜不驯，典兵者非能力超卓者不能。所谓名帅

猛将，定有招数让手下愿效死力，所以能夺关斩将。我听说那些韦家子弟，以无才无学者居多，更不用谈在军中威信了。让他们依势混个官儿做做尚可，若让他们来典兵马，不是误事吗？哈哈，那韦氏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她以为只要把自己人往军中一戳，人人都会听命了吗？”

李隆基听到姑姑的如此见识，心里深以为然。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葛福顺、陈玄礼和李仙凫的脸庞，姑姑说得不错，这帮人自恃为皇帝近侍，虽官职不高，然遇到外人时自觉高人一等，皆是桀骜不驯的性子。他们若遇到这些韦氏子弟来任自己的上官时，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嘴脸呢？李隆基同时也大为感慨，姑姑与自己说话向来居高临下笑语相逗，何曾有现在如此吐露心机的时候？那一刻，李隆基心中泛出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太平公主啊！

李隆基正要张嘴说话，这时府内长史入堂，禀道：“公主，宫内来人，马上就到了。”

其话音刚落，就见两个着宫内服色之人入堂，太平公主急忙起身迎接。

来人说道：“皇后懿旨，着太平公主速速进宫。”

太平公主脸色大变，她实在猜不透此行的吉凶。不过她毕竟遇到过无数大场面，脸色很快镇定下来，含笑问来人道：“知道皇后召本公主有何要事吗？”

“禀公主，小人只管传旨，实不知有何事。”

“嗯，皇后现在何殿呀？”

“皇后现在显德殿，皇后说道，若公主入宫后不用去显德殿，可直接到上官昭容寝殿内即可。”

“昭容现在何处？”

“上官昭容现在寝殿等候公主。事不宜迟，请公主起驾吧。”

“嗯，好吧，我与三郎说上一句话就走。你们先退出去吧。”

堂内仅剩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二人，太平公主脸含笑意，说道：“若

婉儿果真在宫内见我，看来是不妨的。”

“侄儿也这样以为，不过姑姑还要小心在意。”

“好，你也回吧。不管宫内如何，你都要按我们刚才商量的去办。我去宫里瞧瞧动静，有什么信儿，我自会让崇简给你传讯。”

“侄儿明白。”

李隆基行走在太平公主身后，将她送出门外，然后目送她乘坐的车儿远去。

太平公主入宫后直奔婉儿寝殿，她沿途留心察看宫内动静，发现未有太多异样。只是在经过太极殿时，发现此殿四门紧闭，她知道此殿日常由李显居住办事，现在正是会见群臣或阅批奏章的时候，按例有不少人来来往往，若四门紧闭就有些异样了。她本想问问随同行走的两名宫内人员，又知问也白问，遂闭口不言。

婉儿看到太平公主进入殿门，连忙起身迎候。太平公主也不用与婉儿客套，劈头问道：“婉儿，宫内发生了什么大事儿？是不是我那皇帝哥哥出事了？”

婉儿大为惊异，愕然问道：“此事何等隐秘，你怎么知道的？”

婉儿的问话证实了太平公主的猜测，她的心里顿时一沉，并顺势与婉儿一起坐在榻座上，喃喃道：“果然如此！他昨日还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言讫脸上现出悲戚之色，然未流出泪来，她追问道，“皇兄是如何走的？”

“听皇后说，圣上昨晚未找侍寝之人，大约就此睡了过去。圣上向来有晏起的习惯，宫内人不敢打扰，也就无法发现圣上异常。今日辰时皇后入太极殿去寻圣上，方才发现圣上已然驾崩。”

太平公主握紧了婉儿之手，低声急切地问道：“哼，又是皇后如何说！婉儿，你要对我说实话，皇兄之死是不是那韦氏使的招儿？”

婉儿认真地想了想，摇头道：“我看不像。皇帝暴崩确实离奇，然绝对与皇后无关。若果然是皇后阴谋，她绝对不会让公主来参与拟制。”

太平公主微微一笑，说道："我来入宫参与拟制，大约与你大有干系吧？"

"是呀，皇后起初并不同意，她又询问宗楚客意见，没想到宗楚客满口答应，如此公主方能成行。"

"这样说来，你们已将遗制内容说定了，让我来参与，无非一个幌子而已。"

婉儿默然不语，让太平公主来参与拟制，从她本身来说，有向李唐宗室示好的意思。至于韦皇后与宗楚客的想法，既然太平公主参与，必须按他们的心思来拟制，说让太平公主当一个幌子，也不为过。

太平公主问道："婉儿，他们到底想如何拟制？"

"说来也非常简单，其一，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待圣上葬礼毕，太子再继皇帝位；其二，立韦皇后为皇太后，因重茂年幼，由皇太后临朝摄政。"

太平公主点点头，说道："她还能立重茂为新君，亦属不易了。"太平公主心想，若依韦皇后的性子，肯定会甩掉名义上的皇帝来发号施令，现在还能忍着性子立李重茂为新君，大约接受了宗楚客等人的劝言，于是先隐忍一段。不过就是李重茂来当皇帝，又有多少用呢？韦皇后临朝摄政，则她总有一天，会废掉李重茂自己来当皇帝，此为明眼之事。

太平公主的脑中快速运转，眼前的局面非常明显。李重福被贬均州，又有罪名在身，李重茂于是成为唯一的嗣君。李重茂年幼，当然需要人来辅政，那么韦皇后就成为首选。看来宗楚客同意太平公主来参与拟制，已然瞧准了太平公主超越不了这种格局。

太平公主决定加重李重茂的砝码。李重茂现在虽年轻，他总有一天会长大，他毕竟为李家儿孙，绝对不会允许韦氏擅政。那么只要能保住李重茂的皇帝之位，将来定有机会。太平公主想到这里，说道："重茂现在毕竟年幼，若靠韦氏一人来辅政，就失于单薄了。当初太宗皇帝辞世，还让长孙无忌、褚遂良以及李勣来辅政，高宗皇帝即位时已二十二岁，太宗皇帝之所以如此慎重，缘于国家权柄为大事，须谨慎为之。"

“公主的意思，莫非想加辅政之人吗？”

“是呀，如此遗制公布出去，尽管有我参与，天下人定会认为是假托。”

“公主想让何人成为辅政之人呢？”

“相王李旦。他曾即位为皇帝，又为皇嗣多年，让他来辅佐幼君，最为稳妥。”太平公主明白自己为女人身份，绝对不能像母亲和韦皇后那样直接接触到国家权柄，因此多想借助人力来保障自己的利益，没有亲手操持的想法。

婉儿听了太平公主的主意，大为犯难，踌躇道：“这个……这个……恐怕皇后不愿相王参与朝政吧。”

太平公主再执手婉儿，恳切说道：“婉儿，此正为我们要商量的事儿。”

太平公主接着说道：“我刚才说了，新君即位年幼，需要人来辅政，且一人太少。这样的理由待朝政议论时也能立脚。现在的关键，就是如何让韦氏及宗楚客他们认可。我们好好筹划一番，总会有办法的。”

婉儿点点头，说道：“公主的意思，婢子明白，容婢子好好想一想。”

太平公主有些不高兴，说道：“婉儿，你今后不可自称太谦，你我二人相知多年，此为何等的情分？我们今后只许姐妹相称，我虚长一岁，你自称妹妹即可。”

婉儿见太平公主语出真诚，笑道：“好呀，妹妹从此就改口了，叫你姐姐显得更为亲切。”

太平公主松手轻拍婉儿的肩头一下，说道：“早该如此，该打。”

婉儿想起一事，问道：“姐姐，崔湜昨日刚回京中，他还说要入府去拜望姐姐呢。不知姐姐对崔湜还算满意吗？”

太平公主现对情欲一事，已经很淡然。人若专注一事，则对它事相

对无趣。太平公主现在大约热衷于权力安排，情欲之事相对婉儿要减弱不少。现在闻听崔湜回京，她无动于衷，而是说道："崔湜回京了？他倒是很会算准时机。妹妹，现在皇上新逝，韦氏又把你看为自己人，你可把握时机为崔湜在朝中谋一位置。姐姐告诉你，不管时局如何变动，只要朝中遍植自己人，就可立于不败之地。"

婉儿点头称是，又将话题返回到遗制上，说道："若让相王辅政，首要者需韦皇后不反对。若如此，遗制字样上需有区别。妹妹以为，可写成由皇后知政事，相王参谋政事，于是就有了主次之分。姐姐以为如何？"

太平公主叹道："我那位相王哥哥，就是写成让他知政事，又能如何？妹妹，说起来我们今日在这里费心费力，竭力把四哥推上去，可是呀，他那与世无争的样儿，届时能否起到作用，我其实心里没底。就这样写吧，强似于无！"

"若如此写，韦皇后瞧不出究竟，妹妹届时多向她说些理由，料也无妨。只是宗楚客鹰视狼顾，妹妹深怕不好过了他这一关。姐姐有什么主意吗？"

"韦氏说过遗制明日在政事堂宣布吗？"刚才婉儿介绍过程，提到了这点。

"皇后就是这样说的，并让宗楚客明日召集宰相职人员全体与会。"

"嗯，也只好用这样的法子侥幸避开宗楚客了。晚间之后，宗楚客他们定会出宫，我们拟制就要耽误一些时辰，这样挨到晚间之后，你再去找韦氏禀报。这样时间仓促，就是明日辰时宗楚客看到遗制有异，他就是想改已然不及。"

两人说话之间就定下拟制大计。

那天下午，太平公主与婉儿最为关注时辰，她们间或观看殿外的日影，竟然感觉今日的太阳西斜速度极慢。

日头渐渐西斜，逐渐沉入西方的群山之中。伴随着日光的次第暗淡，清凉逐渐泛起，算是冲淡了这两个女人心间莫名的焦躁。

婉儿派人去打探宗楚客等人的动静，得知他们刚刚离开宫内，婉儿闻言，急忙拿起拟好的遗制前往显德殿。

太平公主独自在婉儿寝殿里等候，焦急地等待遗制的结果。想起婉儿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太平公主心里甚为欣慰。但太平公主实在猜不透婉儿如此做的原因，眼下韦皇后得势，可谓顺风顺水，婉儿只要傍紧韦皇后，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她为何还要脚踏两只船呢？

太平公主猜不透婉儿的动机，也不想直接询问，就这样难得糊涂吧。

太平公主一直在殿内等了一个多时辰，方见婉儿匆匆踏入殿内。太平公主看到婉儿一脸得色，知道大事成矣。婉儿贴近太平公主轻轻说道：

“姐姐果然出的好主意，皇后一开始并不十分乐意，架不住妹妹连番劝说，最终还是同意了。”太平公主知道婉儿这样说，其中有炫耀自己功劳的成分，她当即又把婉儿夸赞了一番。

太平公主看到时辰不早，嘱婉儿近日不可离开宫中，若有讯息及早通报，然后辞别离开宫中。

太平公主回到府中，即叫来薛崇简，让他去找李隆基通报今日宫中发生的事儿，并嘱李隆基不可轻举妄动，留心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六月三日辰时，十九名有宰相职衔的人进入中书省政事堂。他们之中除了三省长官以外，其他人多以本身官职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由此列身宰相职。

自唐初开始，政事堂成为宰相议事处所，该堂起初设于门下省，例由侍中召集。到了高宗皇帝时，政事堂自门下省徙于中书省，如此，中书令就成为召集人。宗楚客现任中书令，自昨日起开始通知诸人到会，今日也是最早来到政事堂的。

侍中萧至忠随后来到，问道：“宗令，圣上已数日不早朝，我们未得圣上旨意，政事堂有何事可议？”

皇帝也是一个非常劳累的主儿，按照大唐规制，皇帝需在朔望之日

接受九品以上京官的朝拜，每日需接受五品以上官员的朝参，并回答他们的所奏事体。至于朝见时辰，大臣一般需在寅时从家出发，然后集于殿前等候，皇帝于卯时接见。这个时辰夏日时天刚亮不久，至于冬日，大地尚处于黑暗当中。皇帝日复一日这样早朝，实在是一件很烦累的活儿。李显性子懒散，又爱晚起，对早朝不胜厌烦，于是经常辍朝，每隔三日能接见群臣一次，实属不易。政事堂一般在朝会前后召开，朝会前一日，他们商定大事，第二日早朝时由中书令上奏；若皇帝在朝会上交付事体，政事堂与会人员需在朝会散后抓紧叙议。萧至忠今日入政事堂，觉得这个时辰很特别，因有此问。

宗楚客答道："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昨日得宫中知会，让我今晨召集大伙儿来此。"宗楚客观望萧至忠的神色，发现他一脸茫然，知道他尚且不知道皇帝的死讯。

两人说话间，纪处讷、韦温等人逐个入内。崔琬事件后，李显对宗楚客有些不满，遂下诏令韦安石以户部尚书的身份兼同中书门下三品，所以韦安石也在与会之列。

十九人转眼集齐，这时宗楚客说道："大家都到齐了。待会儿皇后要驾临，走吧，我们先到门外迎候。"

众人面面相觑，想不通皇后今日为何要入政事堂，以往宰相们议事的时候，皇帝可以信步走过来与宰相们一起讨论，从来没有皇后擅入政事堂（则天皇后为例外）。他们一头雾水，就随着宗楚客去门外等候。

早晨的殿堂之间尚留有一层薄雾，太阳尚未升起，光线很柔和，薄雾就将夜里的清凉包裹起，然后缓缓地释放出，让人感觉有些寒意。中书省距离宫城最近，自广远门前的台阶走下来即为中书省衙门所在。

薄雾中，他们看到皇后的仪仗在台级顶端出现，渐渐地可以看到皇后乘着肩舆行走。皇后的仪仗今日很是安静，未听到往日出行声音。

宗楚客看到皇后出现，即率领众人伏地叩迎。韦皇后下了台阶，说了一声："平身吧，大家入堂内说话。"她到政事堂内下了肩舆，众人侍候她坐好。

韦皇后目视众人，忽然垂泪，哽咽道："我今日入政事堂，是想告诉众卿：昨晚上圣上驾崩了。"

群臣闻言，先是惊愕，继而悲恸，以纪处讷为代表的数人，竟然呼天抢地，痛不欲生。

韦安石也是一脸悲恸之色，然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圣上既然昨晚才驾崩，宗楚客为何昨日午后就得了宫中言语？这里面实有蹊跷。"韦皇后本想把李显的死亡时辰推后一天，不料立现破绽。

韦皇后抹了把眼泪，挥手说道："罢了，众卿止哀吧。我一个妇道人家，乍逢大事，顿时六神无主，就想找众卿讨一个主意。宗卿，圣上后事如何办理，你与众卿商议一下，今日要有定论。"

宗楚客此时也是满脸悲戚之色，泪水犹挂在脸上，哀声说道："圣上英明睿智，如今骤然辞世，微臣心中恨不得追随而去。既然皇后有旨，臣定竭力把圣上事儿办好，以慰圣上在天之灵。"

他稍微平息了一下情绪，禀道："圣上昔年瞧中了渭南的凤凰山，嘱有司为其营造定陵。赵司农为此尽心尽力，去岁已将定陵造好，则圣上葬仪不用费心太多，唯按礼仪行之即可。"

"如何行之呢？"

"葬仪向由鸿胪寺主持，臣下去后自会与鸿胪卿商议葬仪细节。臣以为，明日为圣上驾崩的第三日，宜发丧于太极殿，并布告天下，葬仪由此开始。"

韦皇后目视众人，说道："宗卿这样说，众卿以为妥否？"

李显的定陵已修好，下面的就是按部就班完成丧仪程序，那是非常熟的套路，众人自然没有异议。

宗楚客问道："皇后，国不可一日无君。明日发丧布告天下之际，需明示新君，不知圣上有遗言否？"

韦皇后做恍然大悟状，说道："宗卿若不提醒，我险些把大事忘了。圣上在日，虑及身后之事，曾书有遗制交于我手，嘱我妥善保管，以应不测。"韦皇后说罢，从袖中取出一张丝绢，将之示之大家，然后目视韦安石道，"韦公，你在朝中德高望重，这圣上遗制就由你宣告大家吧。"

韦安石答应了一声，上前双手接过丝绢，先粗略地扫射一眼，然后朗声读道：

朕年龄渐老，为应不测之事，为天下苍生计，今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因重茂年幼，可由皇后韦氏知政事，相王李旦参谋政事。钦此。景龙四年三月立。

韦安石读完，将李显遗制遍示众人，他们看到，上面盖有鲜红的皇帝之玺。

众人听完遗制，心中的滋味各异。

大多数人认为，皇帝的这个遗制，讲明了由韦皇后主政。事情很明显，李重茂年幼无知，李旦遇事又连连避让，两人实为摆设，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韦安石读完遗制，心中存有疑问：此遗制看来是皇帝于今年三月时所立，然议定皇太子向为国家大事，皇帝例与重臣商议。群臣此前从未听到李显提起这件事儿，反而听到安乐公主要当皇太女的传闻。再说呢，李显既然三月份就立下遗制，为何不及早宣布，偏偏要等到其死后由皇后拿出来示人？莫非皇帝李显未卜先知，他已然知道了自己的死期吗？

宗楚客闻言却心中大怒，一恼一怨两种心思自心底泛起。他既恼恨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背着自己暗动手脚，竟然把相王参谋政事的内容加入遗制中；又对韦皇后暗暗生怨：这么大的事儿，为何不告诉自己一声就答应了呢？

趁着众人听完遗制在那里思索的当儿，宗楚客退后几步到了韦温的身边，悄声说道："韦少保，你以为相王辅政好吗？"

"不好。"韦温早就盼望韦皇后早日主政，现在多了一个新太子也就罢了，可气的是偏偏又凭空里出来一个相王，他心里很不舒服。

"那好，待会儿我要说话。韦少保，为了皇后之位，说什么也不能让相王参与其中，我说完之后，你也要出声支持啊！"

"宗令尽管放心。"韦温无知无识，但秉持一个信条，就是凡是皇后

认可的都是对的，凡是有悖于皇后的都是错的。宗楚客为皇后的贴心之人，其所言定是有利于皇后，所以自己要坚决支持。

纪处讷此时眼光也扫射过来，宗楚客向他使了个眼色。他们相交相知多年，还是有一定默契的，纪处讷知道，宗楚客一会儿有话说。

宗楚客越众来到韦皇后面前，说道："禀皇后，臣刚才听完圣上的遗制，觉得其中有些不妥。"

"有何不妥？"

众人闻言大惊，宗楚客竟然敢说李显的遗制有些不妥，此为明显的犯上言论。然他们又知宗楚客在韦皇后面前甚为得宠，只要韦皇后没有表示，众人只能无可奈何。

宗楚客道："《礼记？曲礼》言道：'嫂叔不通问。'如今遗制使皇后知政事，相王参谋政事，嫂叔二人势必经常一起商议，如此就违了古制。"

韦皇后道："依韦卿所言，该如何处之呢？"

"很简单，宜罢相王政事，由皇后临朝参知。"

韦安石道："宗令的话，却让人不解了。遗诏由圣上所立，老臣为政多年，没听说过臣下可以私改皇上遗诏的事儿。"

纪处讷反应甚快，说道："尽管是圣上的遗诏，也要依古礼而行。圣上定诏之时，大约未及细想，于是有了疏漏之处。所谓亡羊补牢，我们现在按照古礼修补之，也是好的。否则嫂叔临朝听政，岂不是贻笑天下吗？"

韦温嘿嘿一笑道："韦公昔年跟随相王，那是有相当情分的。刚才宗令说了，相王参谋政事与古礼不合，韦公知书达理，难道就忘了这一句话吗？"

韦安石看到这几个人仰仗韦皇后之势，已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再者自己势单力薄，几个人虎视眈眈，自己若再有言语，他们恐怕连撕吃了自己的心都有。他摇摇头，不再言语。

宗楚客看到韦安石已然气馁，心里大为受用，就转过头来目视其他人道："罢相王政事，韦公已然没有言语了。你们呢？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看法，供皇后裁决。"

其他人看到眼前之势，觉得上有韦皇后坐镇，下有宗楚客等人虎视眈眈，现在为表态的关键时候，哪怕稍有迟疑，恐怕就为今后惹下大祸。这帮人非常乖觉，众口一词，皆说应罢相王政事。

韦皇后当初答应让相王参谋政事，觉得李旦遇事避让，说是让他参谋政事，无非挂了一个虚名儿，大小事还是由自己来做主。不料今日宗楚客却如临大敌，她心里其实不以为然。不过大伙儿既然说这样不好，也就从大家之意吧。如此一来，自己有名有实，可以免去许多啰唆。

鸿胪卿得了指令，即带领僚属入宫忙碌起来。鸿胪寺下辖司仪署，执掌凶礼丧葬之事，所以要从头至尾主管李显的葬礼。他们入宫后先是挂起巨幅青色帐幔，太常寺的太乐署依令在太极殿外调律鸣乐。唐人此时甚爱佛事，普寂禅师是时为佛界领袖，受邀带领一帮僧侣入宫主持法事。普润禅师是时在京中甚有名望，又是普寂禅师的师弟，此时也一同入宫作法。

那日政事堂会散之后，宗楚客随同韦皇后一同入宫。他们进入显德殿，宗楚客对遗制内容甚为不满，问道："皇后，我们事先已将遗制内容说定，怎么太平公主入宫后与昭容一番捣鼓，凭空又增加了相王辅政的内容呢？"

韦皇后道："你们那日晚间出宫之后，婉儿拿着拟好的遗制来找我。我看到她们增加了这一条，也觉得不妥。后来婉儿说了许多道理，我又觉得相王向来不问外事，且我们参政又有主次之分，则相王名为参政，其实为虚名，也就依了她们。"

"皇后呀，您不可将事儿想得太简单。遗制里既有相王参政的字样，我们若认可示之天下，则相王今后参政就成为定论。那相王又非傻子，怎么肯定他今后就成为虚名呢？万一他不愿再担虚名，身后又有太平公主等人撺掇，果真临朝视事，我们怎么办？"

"你不必大惊小怪！假若到了这种地步，届时以重茂的名义寻一个理由，让相王回家视事，又有何难处？"

宗楚客的父亲原在魏王李泰府中编撰《括地志》，其母亲系则天皇后的族家姐姐，他生于这样一个既有家学背景又有皇亲渊源的家中，很快凭借个人的能力进士及第。此后任地方刺史、户部侍郎等职，可谓阅尽人间百态，明白宦中练达学问。在相王参政这个问题上，他深知为保皇后进身之位，不可给外人任何机会，所以要把易生变数的萌芽斩杀于无形之时。

经过宗楚客的努力，刚才政事堂与会人员一致要求罢相王参谋政事，韦皇后也点头同意。宗楚客现在不愿在此事上过多纠缠，他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因而提醒韦皇后道："皇后，从此事上可以看出，太平公主维护皇族利益可谓不遗其力，您只要给她露出一点缝儿，她定会乘机大做文章。则天皇后在日，曾说过其子女中，以太平公主之性情最像自己。则天皇后的手段，皇后最为知悉，我们万不可小觑了太平公主的能耐。"

韦皇后对则天皇后的态度是又恨又怕。现在则天皇后已逝去数年，韦皇后每每想起则天皇后的手段，犹不寒而栗。韦皇后现在对太平公主也油然生出了惧意，说道："不错，太平公主的心思活络，我实在把握不住，今后定让她远离朝廷，越远越好。哼，圣上在日时对她顾念兄妹之情，今后我们却不要这么无谓地顾忌了。婉儿这一次真多事，好好的为何非要召她入宫？真是麻烦。"

韦皇后提起婉儿，让宗楚客涌起心事，他冷笑一声说道："皇后，我们今后不可对昭容全抛心思了。依臣看来，昭容首尾两端摇摆不定，她建言召太平公主入宫，其实是想示好于皇族。"

"嗯，你以前说过，我们今后对她要多些心眼。"

"对呀，据臣的手下人说，昭容近年来与太平公主眉来眼去，私下里来往颇多。看来她实在聪明过了头，既要跟随皇后，又要向太平公主示好，这样的人实在令人担心。"

"宗卿说得对，今后我们要对她留点心。对了，今后这掌拟诏敕之事不让她经手，由中书省负责如何？"

"此事无关大局，她只要按我们的意思拟出，也不会坏事。只是今后大计预谋，不可让她事先知晓。否则她与太平公主宫内宫外联起手来，会添许多麻烦。"

韦皇后点头答应，沉吟片刻又想起一事，说道："婉儿昨晚还提起一事，说崔湜被放外任，此人才具甚好实为可惜。她说眼前用人之际，可复用其为京职，最好能入政事堂议事。宗卿，你以为如何？"

宗楚客想了想，微微一笑道："昭容很会把握时机，她说眼下为用人之际，确实不错。皇后，那崔湜有才具，此为路人皆知的事儿，其实他还有一件好处。"

"什么好处？"

"有奶便是娘！别看他现在与昭容打得火热，只要皇后对他说一声，让他离开昭容，他定会乐颠颠地抛开昭容跑过来。皇后，臣觉得此人可用。"

"嗯，你这样说，就去办吧。"

"皇后，臣以为赵履温、窦怀贞也应该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样就可以挤兑那个老不死的韦老贼。皇后，干脆把韦老贼罢去宰相职，省得他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碍眼。"

韦皇后此时忽然有了大局观，回答道："崔湜等三人的任职，可待圣上葬仪过后办理。至于韦安石，宗卿，眼下大局未稳，他在政事堂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还让他先干着吧。"

两人又说了许多话，密谋良久。

李隆基与刘幽求密切关注朝局的发展，传回来的讯息可谓一波三折，使两人心智为之耗费许多。

薛崇简告知了太平公主的口信，他们得知李显已死，太平公主参与了遗制的草拟过程，并把李旦加入参谋政事的范围。二人闻言后两相商量，觉得若相王能够参谋政事，则今后局势还能有所把握，则不用立即剑拔弩张。

然而到了第二日午后，他们又得到新的消息：宗楚客率领众人向皇后请命，决定更改遗制，罢相王参谋政事！

李隆基闻此消息，心中又惊又怒，然脸上未见愤怒神色，仅淡淡地对刘幽求言道："刘兄，这圣上遗制本来就是假托，现在又当众废了其

中部分内容。这宗楚客的能耐，自从前些时摔死了崔琬，如今愈发无顾忌了。”

刘幽求道：“‘叔嫂不通问’？宗楚客能在短时间内寻到这句话，实属不易。看来宗楚客的记忆能耐，愈发老辣了。韦皇后在此关键时候有此人为助，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不枉了此前的诸多关照。”

两人在此时还能出调侃之语，足见他们心态十分平静。

刘幽求道：“明日太极殿发丧，你也要入殿观礼。我估计，此仪式在午时前能够结束。我昨日已与钟绍京说定，明日午时，我们一同入其宅中用膳。届时我先在钟宅中等候，你出宫后可直入钟宅。”

禁苑位于宫城北端，禁苑的南门相对的就是宫城的玄武门。钟绍京作为禁苑总监，其住宅设在禁苑的西南角，离禁苑南门不远。

李隆基点头道：“好吧，就这样办。我与绍京待礼毕后，一起到其宅第用膳。他那里树木笼罩，环境清幽，确实是一个好地方。”李隆基又沉吟片刻，问道，“刘兄，韦皇后与宗楚客这次废了遗制，他们固然将父王排除在外，然如此一来，这个遗制还有用处吗？”

刘幽求一开始不明白李隆基说话的含义，马上恍然大悟，赞道：“不错，殿下真是目光如炬。既然相王参谋政事不作数了，那么皇后临朝称制即为篡改遗制，也是不作数的。看来宗楚客枉自聪明，终归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稍一思索，又说道，“殿下，你今日最好再悄悄去见太平公主，让她把皇后篡改遗制的风儿散出去，公主人脉甚多，又可以不着痕迹。如此事儿由公主来办，最为适宜。”

李隆基答应了一声。

李隆基心有大志，其心中言语仅限刘幽求知道。他与王崇晔等一帮朋友虽相处甚欢，仅仅限于玩乐之道。其所交之人中普润禅师冷眼旁观，至多能猜出一二。

刘幽求让李隆基怂恿太平公主散布流言，实为极为凌厉的一招。当初则天皇后奉李唐王朝之命，最终又将权柄回归李唐，得于她看到天下之心皆思归李唐，武氏实难安天下。现在韦皇后抬出一个傀儡小皇帝，自己临朝称制，其合法性仅仅在于那份假托李显所制的遗诏。如今她公

然废除遗诏部分内容，罢掉相王参知政事，其实篡改了遗制，那么这份遗制毫无用处，其临朝称制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使人们愈加排斥皇后擅权。

第九回　韦皇后临朝称制　李隆基来福逢源

六月四日这天，百官集于太极殿。李显那黑色的梓棺，赫然立于御座前，百官衣着缟素，脸现悲泣之色。

按照唐制，皇帝的葬仪极其繁复。自发丧之时开始，此后有设床、奠、讣告、沐浴、含、袭、设冰、设铭、悬重、小敛、小敛奠、大敛、大敛奠、殡、筮宅、启殡、朝庙、祖奠、遣奠、葬仪、虞祭、小祥变、大祥变、禅变等程序，其过程十分繁缛细密。

鸿胪卿主持了今日的发丧仪式，其过程用时一个多时辰。礼毕，宗楚客当朝宣布了李显的所谓遗制，其宣读时，自然隐去了相王李旦参谋政事的内容。自当日起，李重茂成为皇太子，按照法理将负起监国的责任。群臣明白，所谓的皇太子只不过为名义之事，诸事大小自然由所谓“知政事”的皇后来处置的。

不过韦皇后与宗楚客可能觉得罢掉相王参谋政事有些过火，就想安慰一番。宗楚客又煞有介事地宣布，封相王李旦为太尉，其长子李成器由郡王晋封为宋王，李旦父子于是在虚街上晋封一级。其实最重要的人事安排还在后半部分，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赵履温、窦怀贞与崔湜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差使。

宗楚客还宣布大赦天下，全国居丧。

会罢之后，百官缓缓退出殿外。李隆基事先已与钟绍京约好，就见钟绍京已在殿外西下首等候。李隆基走上前去，轻声问道：“钟兄，我们不从正门出宫，从此经玄武门再入禁苑，路距相对较近吧？”

钟绍京作为禁苑总监，常常出入宫城，对宫中相对熟悉，闻言答道：“当然更近。只是一路行走无马可骑，稍嫌劳累。”

“不妨，我们慢慢行走，正好观看宫中景致。”李隆基显得兴致盎然，其因郡王之身，不能在宫内自由闲逛的，今日因有钟绍京相伴，方

能穿行于宫城。

他们于是折往北行，绕过太极殿后自武德门、两仪门到了甘露殿前，就见到左侧的凌烟阁。李隆基见此，心中忆起往事，说道："钟兄，我每读书至太宗皇帝时候，其在凌烟阁令阎立本图画功臣像，心中油然生出崇敬之感，现在图画犹在否？"

钟绍京笑道："则天皇后革命时，已令人取下图像，此后一直未复，这些图像现在不知所终。"

李隆基走到凌烟阁门前，探头从门缝里观看，就见里面光线暗淡，且地面凌乱，四周墙壁空空，看来好长时间无人入内。他心里长叹一声，转身低头向北行走。

他们到了甘露殿，又从延嘉殿西首穿过，就见西面有好大一片湖面，一条长廊蜿蜒伸向湖中岛，其间台阁错落，顿时让人心旷神怡。李隆基到此停步不走，说道："这里就是太液池了，到此泛舟逗鹅采菱，实在惬意啊。遥想那日高祖皇帝一早带领近臣来此泛舟，忽然宫内喊杀连天，那尉迟敬德披甲执矛冲到池前，高祖皇帝的心情定然变得很坏。"

钟绍京笑道："殿下一路走来，多想起高祖太宗皇帝往事，看来殿下今日定思绪纷呈，莫非又要感怀再为一曲吗？"

李隆基笑道："钟兄好会说笑，我难得入宫游赏，所以有许多感悟。今日还是要感谢你呀，没有你相伴，我如何能够在宫内散漫行走？没有你领路，这宫内道路与迷宫相似，我还不知走向何方呢。"

"殿下有意到池中泛舟一番吗？我久在宫禁行走，还是有这些方便的。"

李隆基摇头道："不可，现在为国丧时候，我们若泛舟时被人看见，定会说我们大不敬。走吧，我们还是赶快出宫。"

然而李隆基行到临湖殿前又驻足不走。临湖殿顾名思义，其南临太液池，可以临风茗茶、眺望池中风景，再向北而望，就见高耸的玄武门离此不远。

李隆基看到临湖殿的颜色有些消褪，因问道："钟兄，临湖殿当路而立，缘何未得修缮？"

"则天皇后此前多率百官在东都，这里又地处偏僻，圣上皇后等闲难来一回，所以圣上迁回京师后，重点修缮前面宫室，这里尚未顾及。其实大明宫那里地势又高，宫殿又阔，圣上皇后偏爱这里，我实在想不通。"

李隆基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一声，走到殿前观看，然后对钟绍京说道："钟兄，当年太宗皇帝在此设伏，众兵隐于长窗之后，谁也想不到此殿竟然有此功用。常何据兵于玄武门，然后放入太子与齐王，兵士自临湖殿一拥而出，如此前后夹击，他们能跑至何处呢？"

钟绍京猛然发现李隆基今日津津乐道于太宗皇帝时的玄武门之变掌故，因笑道："殿下对那场事变细节了解甚详，看来留心很多时了。殿下，这玄武门位置果然重要。自太宗皇帝之后，这里又有数次变乱。"钟绍京所提的数次变乱，指的是以张柬之为首的"五王"夺玄武门杀张氏兄弟逼则天皇后退位，以及李重俊未遂的事变。

李隆基对此一成一败的两次事变了解甚详，张柬之他们彻底地控制了玄武门，可以居高临下杀入宫中；而李重俊他们处事犹豫，反而让李显他们抢先一步登上玄武门，从而赢得了喘息之机，乃至事败。

李隆基抬头看了一眼玄武门，说道："这玄武门修得越来越坚固了，现在北军衙门就设在门楼上，又有不少万骑将士在此驻扎，愈显重要了。钟兄，我们还是走吧。"

他们出了玄武门，然后向西走了不远，即来到钟绍京的住宅前。就见刘幽求已算准他们出宫的时辰，在那里探头探脑地等候。

李隆基与钟绍京进入大门向中堂走去，钟绍京夫人许氏带领家人在院中迎候，钟绍京说道："此为内子许氏。她得知殿下今日入敝宅，数日前就开始准备，今日又亲自下厨，说要为殿下治好像样的饭菜。"

李隆基拱手向许氏表示谢意，说道："我自从与钟兄结识后，钟兄多次邀我来府，惜未成行。今日累嫂夫人如此劳累，隆基心内十分不安。"

看来许氏为快言快语的脾性，其爽朗一笑，可以感受到其声调甚高，然后说道："人言临淄王热情好客，官人自从与殿下结识后，归家后多次说殿下的好。他整天去叩扰殿下，也该来家一回了，贱妾心想，这里的饮食无论如何比不上王府，就用家常的手艺相待，不知能合意否？"李隆基笑道："嫂夫人的手艺，那是不会差的。我们一帮人整日里羡慕钟兄的肤色及精神气儿，看来都是嫂夫人手艺滋润的结果。"

许夫人呵呵直笑，一边笑一边说道："殿下真会说话，请入堂内奉茶。"

李隆基停下脚步，环视院内道："钟兄，你好会生活呀。你既有嫂夫人手艺滋润，又在这阔大的院里植树栽花，真是一个清幽的所在。"

钟绍京的居所位于禁苑的西南角，禁苑里面树木森森，花香袭人，其居所已与禁苑浑然一体，显得清静雅致。

刘幽求道："绍京既为禁苑总监，当然假公济私。朝廷从各地调来的奇石异木，他若看着顺眼，自然先搬回家中，近水楼台嘛。"

众人大笑，钟绍京指点刘幽求道："刘兄好会说笑，若如此，我岂不是成了贪鄙之人了？"

李隆基摇摇手，说道："不要大声！现在为国丧日，若有路人通过闻听喧哗，又生祸事了。"

他们于是入堂用餐。许氏的手艺确实不错，虽非珍馐美味，也是家常至品了，吃得李隆基连声赞叹。

那日刘幽求对李隆基说道，钟绍京住宅位于禁苑之侧，离玄武门很近，有必要亲自踏勘一回。

钟绍京多次邀请李隆基来做客，可惜一直未成行，于是方有了今日之会。

京城中忽然传出流言，人们交头接耳，皆言李显皇帝暴崩，缘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的谋害。渐渐地，事儿越说越有鼻子有眼儿，众说纷纭，共有数种说法。

有些人将李显之死与崔琬之死联系起来。

“知道吗？崔琬状告宗楚客与纪处讷，结果被摔死在台级上。皇帝知道后大为震怒，宗楚客怕皇帝怪罪自己，于是说通韦皇后临朝称制，答应拥戴安乐公主为皇太女，他们于是合谋，趁深夜扼死了皇帝。”

另一人听来的消息，与此不同，其反驳道：“你说得不对！韦皇后早就有了主政的心思。还记得年初时悬挂在宫门前的那幅图画吗？韦皇后坐拥五色祥云，摆明了就是想当皇帝，这样就需要把当今皇帝干掉！散骑常侍马秦客与光禄少卿杨均早就成了韦皇后的榻上之伴，那杨均还善于烹调，韦皇后就指使这两人设法谋害皇帝。”

“你越说越离谱了，这两人官职低微，如何谋害皇帝？”

“他们想了一个妙法儿，就是将慢性药渗入饼中，然后韦皇后派人进奉给皇帝。你大概不知吧，皇帝批阅奏章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间或拈上一只甜饼放入口中，皇帝如此渐吃渐积，终于毒发身亡。”

这些流言在京中蔓延，并且越传越奇。很快，韦皇后和宗楚客也听到了这些流言。韦皇后闻言娥眉耸起，大怒道：“这是从什么地方刮起的风儿？若如此言，我实在不堪啊！”

宗楚客道：“皇后，如今敏感时刻，流言纷起，实属正常。我们只要把圣上赶快归葬，皇后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这些流言就会慢慢消失。”

“如此看来，有无端想法的人，还是挺多嘛。”

“皇后，我们不可有仁慈之心。当初皇后若坚决不允上官昭容将相王辅政写入遗制内，就会省去许多话题。现在流言之中，为相王鸣冤叫屈的话题还有许多的，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给外人任何口实。”

“嗯，我知道了，以后遇事就会与你多商议。圣上归葬之事，今明两日就可完成。那么新君即位之期，六月七日即可举行。”

“臣也算定了这个日子，越快越好吧。”

“对了，我们对于这些流言不可放任不管，否则越说越黑，实在不堪。我们不如召集群臣，让他们管好自己，并依律弹压妄说之人，你以为如何？”

“臣以为，这些事儿无法说清，有时候越描越黑，就随它去吧。我们只要控制好天下兵马，他们无非讨些嘴上便宜，终究无可奈何。”

“嗯，我知道了。待会儿传韦温进来，我再好好叮嘱他一番，说什么也要把京城内外兵马控制好了。”

“皇后此举很有必要，事不宜迟，要时刻抓紧。”

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则京城内外的兵马皆归其调遣。现在京中的北军、南衙军及万骑皆有韦氏子弟居中控制，似乎不用操太多心，那么京外驻扎的五万兵士初来乍到，须去巡视一番，并立些规矩。于是，他令人召来韦播、韦捷等韦家子弟，出城去巡视左右屯营。

韦温是年四十八岁，其年少时进士及第，后来逐渐当了六品官员。韦皇后得势之后，大力擢拔韦门子弟，韦温得益最大，最后官至宰相。如今他兵权在手，妹妹马上又要成为皇太后，并且临朝称制，其权势可谓炙手可热。

这帮韦氏将领耀武扬威地出了春明门，很快就入了屯营之中。是时，该屯营调来之兵多从雍州地面的折冲府中调来，由右卫大将军章京统领。章京闻听韦温前来巡视，急忙带领手下僚属至辕门外迎候。其僚属中，麻嗣宗作为利仁府的折冲都尉被征调而来，协助章京管理府兵，此时也跟随章京出外迎候。

他们未及赶到辕门，韦温等一帮人的马儿已冲了进来。章京急忙拱手相迎，韦温驭住了马，冷冷说道：“章将军，我们已入辕门，你现来迎候，是不是有点迟了？”

章京脸现惶然之色，说道：“末将得知韦大人前来，急忙领众将来迎，腿脚还是晚了一些，乞韦大人恕罪。”

“如此说就是我的马儿腿脚快了？章将军，看来未事先知会你，还是我的错了？”

“末将不敢。”

韦温一偏腿跳下马来，其身后众人见状也随之下马。韦温手挥马鞭向辕门一指，说道：“韦将军，迎候的事儿就不说了。我问你，我们可

以直入辕门，难道你这辕门就没有任何规矩吗？”

按照大唐规制，屯营辕门有兵值守，任何外人到此须下马通禀，得到允许后方能入内。韦温今日存心找茬，到了辕门处马儿并不减速，反而加鞭硬闯进来，守门兵士见状，急忙追赶过来，然看到主将非常恭顺地面对来人，知道这帮人来头很大，于是远远站立观看，不敢近前。

章京答道：“禀韦大人，辕门规矩还是有的，任何人不能随便闯入。”

“我怎么就闯了进来呢？”

“想是他们看到韦大人身份高贵，因不敢拦阻。”

“哼，治兵以严为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特殊。我们若是敌人，如此闯入营中，你们定然溃不成军。”

麻嗣宗此前与韦温相熟，他看到韦温今日存心找茬儿，有心替章京周旋，就向前迈了两步，笑道：“韦大人，我们管教不严，应该受罚。只是该营兵士刚刚集齐，他们又来自各府，尚未调教到位，请韦大人饶了我们这一遭。”

韦温瞪起眼睛，斥道：“麻都尉，上官在此，有你说话的时候吗？你不要仗着我们此前相识，就可以不识轻重！我这次先饶你一回，下次再没规矩，别怨我大棒侍候了。”

麻嗣宗一吐舌头，心道韦温有了点兵权，性子也随之变得火爆起来，就乖觉地退回人丛中，不敢再有言语。

韦温问道：“章将军，你看这件事儿如何处置呢？”

章京低头答道：“这都是末将的错儿，请韦大人重重责罚，末将不敢有怨言。”

“嗯，你能主动请罪，如此很好。念你初犯，我今日就不加罪你了。不过，非责罚他们不可。”韦温边说边手指向辕门，接着狠狠说道，“守门兵士每人榜捶二十，领兵都尉也榜捶二十，至于章将军的这二十军棒，也由这名都尉代领吧。走吧，我们且入中军帐中，章将军，行刑地点就设在中军帐前，我们可边议事边看行刑。”韦温所说的榜

捶，即是军中用专制木片击打责罚。

章京急忙惶恐答应。

韦温又道："章将军，你还要知会营中长史、兵曹、别将及校尉以上人员，皆集于中军帐前观看行刑，要让他们都长点记性。"

麻嗣宗闻听韦温的训令，心想此人今日来到营中，明显是找茬儿立威来了。为了一件小事如此大张旗鼓，实在过火了一些。麻嗣宗心想，韦温及其随从也该受罚，你刚刚说过任何人不能特殊，你们擅闯营中，也该挨棒子，不过这理儿找谁去说呢？

受罚兵士们皆被褪去衣裤，然后被人持木片击打屁股。韦温带领众人端坐中军帐中，闻听外面的击打声与被打者的哀号声，他们无心议事，成了专注的倾听者。

韦温今日来巡视无事可议，无非立威一番即达到目的。此后，他们又到左营巡视，是时，右营的事儿已风传过来，左营将士不敢怠慢，立刻打起精神早早迎候。

韦温到了左营巡视一圈，出营后十分满意。他环视身边的这帮韦氏将领，呵呵笑道："瞧见了吗？这帮人平时桀骜不驯，和他们说理是不成的，须以雷霆手段镇压之，方能起到效果。我们初到军中，首要者为立威，如此方能从容掌控。"

韦捷道："我们今日随同三叔出巡，原以为巡视一番即可，不料三叔竟有如此深意。侄儿明白了，今后在万骑中须用此种手段镇压之。那些万骑将士更加桀骜不驯，侄儿还想请三叔来此坐镇呢。"韦温在其辈中排行老三，韦捷为其二哥的儿子，因呼其为三叔。

韦温道："皇后把各军交与我等掌控，自是倚重我们以为国家柱石。你若连万骑都拿不下，又有何用？我今日带你们出来，就是想让你们以此为榜样立威军中，如此简单的事儿，还需要坐镇吗？"

高嵩道："三舅说得对，我们定会想尽法儿，把各军掌控得牢牢靠靠，不能让皇后为此分出一点心。"

韦温道："还是高嵩说得对。昨日，皇后又把我召入宫中，嘱我及

你们要掌控好军权，不可有一丝一毫的闪失。眼下正是关键时候，你们也知道，最近京中流言甚多，说明有些人想法挺多。我们只要牢牢掌控好军中，外人纵有天大的本领，终归无可奈何。”

韦氏子弟齐声答应，到了城中各自散去，努力琢磨立威的事儿。

麻嗣宗那日晚间到了李隆基府中，绘声绘色地将白日韦温一行到营中立威的事儿说了一遍。李隆基听完，笑道：“你今日好险呀！那些木板没有敲在你的屁股上，算你走运。你平时就爱讨些嘴头上的便宜，今日又想与韦温套近乎，怎么样？你的热脸贴到人家冷屁股上了吧。哈哈，有趣。”

麻嗣宗骂道：“奶奶的，他们从未在军中待过，一下子就成了我们的太上皇。这些家伙，实在让我憋气啊。”

麻嗣宗在这个朋友圈里，向来以谐趣闻名。大家与其说话，感觉很快意，他因此很讨众人喜欢。刘幽求见状，也逗趣道：“看来还是韦温呵斥了你一番，你方有怨言。临淄王说得对，起初你果然想以热脸猛贴，不料骤然遇冷。”

王崇晔也笑道：“对呀，你今晚就不应来这里，应该备上礼物到韦温府中，好好巴结一番。”

众人顿时轰然大笑。

麻嗣宗也跟着呵呵直笑，待众人笑完，他方才说道：“奶奶的，谁让人家有一个皇后好亲戚呢？换作前些年，这帮家伙若在大街上遇到我等，他们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当初韦皇后失势，韦家子弟一副凄凄惶惶模样。那时王崇晔与麻嗣宗等人家世好又有钱，可谓横行京中，他们确实对韦家瞧不上眼。只不过人世间潮起潮落，人之势头此起彼伏，昔日的荣光毕竟已成昨日黄花，韦家势力现在如日中天，他们终久无可奈何。

王崇晔道：“你说得嘴硬，今日你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很明显就是想给人家提鞋。对了，阿瞒兄，你赶快找来一只鞋拔子，让嗣宗早有准备。”

众人又复大笑。

诸人散尽后，李隆基独对刘幽求道："刘兄，你对今天这件事儿如何看？"

刘幽求道："韦温他们初掌军权，亟需立威，是为常情。然他们采用榜捶的法儿，就失于愚蠢了。刚才麻嗣宗的那一番话，实际代表了军中的情绪。韦氏本来根基不深，现在乍逢上位，应该以笼络人心为首选手段。"

"刘兄所言，我也是这样想的。他们如此做，就会失去军心，易生变数。"

刘幽求笑道："看来事情成败，不怨外力，皆由内力使然。殿下，他们若不如此做，我们又有什么机会呢？"

李隆基嘴角间堆起浅笑，说道："是呀，我们拭目以待。"

李显的灵柩终于发丧，然后被送往定陵中归葬。韦后想得相当实际，她知道，只有赶快归葬了李显，太子才可以继位，自己也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朝中发号施令。

到了六月七日这天，太极殿乐悬四面，雅乐声声，舞者六十四人在殿前随乐起舞，此舞名曰治康舞。

阔大的殿内站满了人，他们依服色排列，三品以上者穿紫衣，四品者为绯衣，五品者穿浅绯衣，深绿衣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

伴随太和雅乐的奏起，黄门官大声喊了一声："请皇帝升御座。"就见身穿五色帷衣的韦皇后率先从御台后走了出来，然后就见她身后手牵着头戴通天冠、身穿大裘服的李重茂。韦皇后将李重茂引入御座上坐下，自己走到御座后右上方的描金台上施然而坐，随后他们开始接受群臣的朝拜。

是日，十六岁的李重茂成为新皇帝。按照当时风俗，男子须到二十岁方能行冠礼，表示成人。李重茂现在未及二十岁，当然不算成人，所以身后要有成为皇太后的韦氏临朝决断。

皇帝的冠礼名为加元服，李重茂虽未成人，然今日仪式皆比照加元服礼仪而成。刚才的仪式名曰临轩行事，在此之前，韦太后带领着李重茂举行了告于圜丘、方泽及宗庙等仪式，此后还要拜谒太庙并且宴会群臣。宴会之时，群臣除了要颂词连连，还要向皇帝上礼，以表祝贺。

该仪式繁复而劳人，至晚方罢。

这一天把韦太后折腾得筋骨劳乏，然她的心里十分惬意，事儿还算顺利，没有任何差错发生，她终于名正言顺以皇太后的身份号令全国了。

且说王毛仲因为经常出入万骑军营，甚至连守门卫士都非常相熟。他这日午后又与李宜德到了军营，平时他们至多与门卫打个招呼即可入内，今日刚刚步到门前，门卫就拦住他们，说道："二位大人，上面严令不许闲杂人出入，请回吧。"

王毛仲闻言停步道："我们又不算外人，早把这里的门槛踏破了，就让我们进去吧。"

卫士神色焦急，说道："万万不可，近来营中动不动就打板子，小人实在吃罪不起。"

王毛仲脑中转得很快，说道："也罢，你可以逐级请示，就说我们是果毅校尉葛福顺的故人来访，这样可以了吧？"

门卫连连点头，说道："好吧，请二位大人稍候，小人入内禀报。请二位大人勿怪，平时你们待小人不错，按理不该拦阻，只是今日不能，请谅解。"过了一会儿，就见葛福顺骂骂咧咧走了出来，他到了门前还斥骂门卫道："瞎了你们的狗眼，竟然敢拦老子的朋友，找打不是？"

卫士辩解道："葛校尉，小人们也都是得了上头的吩咐，不敢不拦啊！"葛福顺怒火更旺，骂道："奶奶的，你们都吓破了狗胆！又不是外人来踹营，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吗？"说罢伸手牵起王毛仲和李宜德之手，说道，"走吧，我们进去，别理这些死狗。"

葛福顺、陈玄礼与李仙凫皆为果毅校尉，手下各管辖五百兵丁。万骑将士入门极严，自太宗皇帝时即"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

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以为拣点之制，此后成为定例。普遍兵士尚且如此，那么能够成为果毅校尉者，皆是从武艺出众和勇力超群之人中擢拔而来。这样的特殊之人，又是皇帝近侍，大多数人皆脾气火爆。葛福顺满面虬髯，又性如烈火，实为其中代表。

葛福顺带领二人来到自己的营中居所，就见陈玄礼也在那里。与葛福顺相比，陈玄礼性格沉静，讷言少动，二人性格差别很大。他们虽然性格不同，却甚投缘，私下里来往甚密。

王毛仲见葛福顺一路上骂声不绝，与平时有异，问陈玄礼道：“陈兄，不知是何人惹了葛兄，他今日缘何火气很大？”

陈玄礼叹了一口气，说道：“今日高嵩把福顺的好兄弟打了，还贬至后槽喂马。”王毛仲认识葛福顺的这位好兄弟，其为果毅校尉，他们也曾一起比武饮酒。

“他犯了什么事儿？”

葛福顺接口道：“什么事儿？奶奶的，他不就是少叫了一句高郎将吗？惹得这厮说大不敬，挨了一顿打不说，还丢了校尉之职去喂马。毛仲老弟，你说说，他一个无功无能的小子，有什么资格来这里耍威风？”

王毛仲道：“谁不知道他是皇太后的外甥啊，他凭的就是皇太后的势。”

葛福顺还是骂声不绝：“奶奶的，别惹得老子火起，一把拧了这小子的脑袋当夜壶。”

王毛仲劝道：“葛兄还是少说几句吧，高嵩来这里耍威风，你虽不屑，然总会有人前去溜须拍马，万一有人把你的话传给高嵩，定惹事端。”

葛福顺一瞪眼睛，说道：“你小看我们万骑将士了，我们都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好汉，没有你说的这种龌龊小人。”

陈玄礼也劝道：“毛仲老弟说得对，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以为所有人都如你我这样吗？如今人在屋檐下，还是少说为佳，不要去触霉

头。”

陈玄礼又转向王毛仲、李宜德道：“听仙凫说，那边的韦播也采用这种法子榜捶数人，明显是想以此立威嘛。哼哼，这些毛头小子，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这帮人岂是强压的主儿？”

王毛仲道：“这大概是韦温教的法儿，听主人说，那日韦温出城到左右大营也是如此立威一番。”

葛福顺越想越恼，听了陈玄礼等人之劝，觉得自己在这里呼天骂地终久不解气，说道：“不行，今日要去大醉一场，否则会憋坏了我。毛仲老弟，你找我有何事呀？”看来葛福顺确实气得不轻，到现在方想起询问王毛仲的来意。

王毛仲道：“还不是老一套嘛，这几天皮肉有些痒痒，就想来这里比试一场。”

葛福顺毫无心情，抢白道：“比试什么鸟？你若皮肉太痒，高嵩那小子现在营中，他那里木板子很多，就让他榜捶你一番。”

李宜德这时插言道：“只怕毛仲见了高嵩，那高嵩问起谁引他进来，毛仲定然抗不过，就把福顺兄招了出来，恐怕又是一顿板子。”

众人闻言大笑，场面气氛为之活泛起来。葛福顺边笑边指着王毛仲道：“不错，看来你果然是个软骨头。”

王毛仲的反应奇快，说道：“本来嘛，我们比试一番后再出营。主人来时交代我们，说许久未见数位兄长，有点念得紧，让我邀约你们去府中饮酒。现在时辰有点早，不知你们能脱身出营吗？”这番话是王毛仲自己编造的，他临行之前李隆基根本没说过邀约的话。王毛仲知道李隆基平时很在意这帮万骑将士，他们若主动入府，李隆基自会热情款待。

葛福顺还是大大咧咧，说道：“有什么不能脱身的，走就走了，怕什么鸟？”

陈玄礼比较持重，说道：“别胡说了，我们正在当值，若骤然离开定给高嵩留下口实。这样吧，让毛仲、宜德先回去，我们晚间下值后，

再约上仙凫一同去见临淄王。”

葛福顺喉间咕哝了一声，并不反对，那就是同意陈玄礼的安排。

王毛仲回到府中，向李隆基禀报了葛福顺等人晚间要来的消息，并把听来的高嵩、韦播殴打立威的消息说了一遍，临了说道：“主人，小人今日斗胆说主人邀约他们，望主人责罚。”

李隆基说道：“这很好呀，我为何要责罚你呢？看来你还是比宜德有急智，脑子要活络得多。我不怪你，应该有赏。你下去吧，让厨屋抓紧准备酒菜，再把刘幽求叫来。”

王毛仲领命退下，过了一会儿，刘幽求闻召前来。

李隆基道：“午后王毛仲去了万骑军营，得知高嵩与韦播今日榜捶万骑之人，明显想以此立威。”

刘幽求道：“我刚才听王毛仲说，陈玄礼他们待会儿要过来。这帮人平日受宠，如今遭遇此事，心里定不是滋味吧。”

“嗯，可想而知。”

刘幽求笑道：“殿下，看来我们的机会果然来了。”

李隆基脸上并无喜色，说道：“刘兄，现在有两件事儿需要好好考虑一番。一者，万骑将士到底对韦氏当权怎么看？陈玄礼他们能够乘势策动万骑吗？二者，若陈玄礼他们果然怨气很大，我们能向他们挑明吗？何时挑明？”

李隆基所说之事，正是刘幽求近来思虑最多的。他闻言闭起眼睛，将所有细节又想了一遍，然后说道：“殿下，我想过了，陈玄礼他们能成。有句话叫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相对万骑典兵之人及普通兵士，这些果毅校尉变动不大，在军中时间最长。他们若无军功或者得力之人擢拔，许是一直在此位置上度日，可谓不上不下。”

李隆基脸上有了一丝微笑，插话道：“你说得不错，这帮人在军中日久，每人手下有五百兵士，若抱成了团儿，典军之人也要瞧他们的脸色。”刘幽求道：“万骑中果毅校尉不过二十人，若有五至七人抱成团儿，其力量不可小觑。像陈玄礼与葛福顺在右屯营，李仙凫在左屯营，

他们三人已抱成团儿，再与其他投缘的校尉相连，估计号令数千人应该有把握，所以能成。”

“那么葛福顺今日呼天骂地，也定为这帮人的心声了？”

“不错。看来韦太后还是使了昏招儿，让自己人去掌控禁军不错，然派去一些酒囊饭袋只会误事。殿下，我们那日闻听韦温带同一帮韦氏子弟来典兵，早预知了今日之事，看来天遂我愿啊。”

名将典兵非是蛮干，有着自己的招数。他不管采用什么法儿，首要者须手下人愿效死力，如此方能行兵排阵，所向无敌。李隆基此时忽然想起太宗皇帝的往事，悠悠说道：“刘兄，你说此话，让我忽然想起太宗皇帝大战雀鼠谷的时候。太宗皇帝身先士卒，带领人追击宋金刚，他们数日夜衣不卸甲，又无食物，到了雀鼠谷有人逮了一只野羊，烤熟后将一只羊腿奉与太宗皇帝。太宗皇帝自己不吃，将羊腿送给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兵士。刘兄，知道这个兵士是谁吗？”

“殿下近来多读太宗皇帝故事，我实在不知。”

“此人就是常何呀。常何后来其实得了太子建成之惠，被擢拔为玄武门守将。谁知他反戈一击，最终心归太宗皇帝。追根溯源，这只羊腿实在立了大功。刘兄，遥想太宗皇帝当日，何等雄姿英发、天下归心。我恨不能追随其身后，做一名小兵也成。”

刘幽求笑道：“殿下不必太谦，你虽未从军，也大有太宗皇帝之风呀。任何人与殿下初一交往，此后皆倾心相顾，愿意追随殿下。比如我吧，因闻殿下大名，巴巴地主动来追随。”

“刘兄说笑了，我如何敢与太宗皇帝相比？嗯，葛福顺他们既有怨气，不知他们有胆气否？”

“这个嘛，还需要用言语探之。不过我以为，这帮人无依无靠，此生擢拔无望。若骤然有机会能立大功，则能处高位享大富贵，他们性格粗豪，敢于冒险，我以为胜算很大。”

李隆基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决然说道：“也罢，就这样吧。他们过来后，我们先在一起饮酒，瞧他们说些什么。若今日火候到了，我可借故离开，你与他们挑明，然后再定下步行止。”

刘幽求道："好吧。我们向他们挑明之时，就以相王的名义来说，如何？"

"嗯，这样说最好，也最能令他们信服。"

陈玄礼三人依约而来，他们见了李隆基还是有些拘束，葛福顺不敢再脏话连篇，其神情甚为恭顺。

宴席已经备好，王毛仲与李宜德毕竟是仆役身份，不能与李隆基同席饮酒，所以座中只有他们五人。

李隆基执盏说道："我这些日子未见你们，就有点念得紧，因令王毛仲去请你们来，请饮尽此盏。"

三人齐声说道："谢殿下赏。"然后仰头一饮而尽。

李隆基知道他们素喜肉食，遂令厨屋整治鹅肉与驴肉以为主菜。他们饮酒数巡，厨工端上两只大盘，然后当面用刀割成小块为他们分食。只见那肉色焦黄，刀切之后肉香弥漫而出，葛福顺一抽鼻子，说道："此味古怪，似与往日所食鹅驴肉不同。"

刘幽求道："临淄王邀约你们，此心思非止一日。此肉做法非常独特，最是费工夫。来，我们且食用后再说滋味。"

众人端起小盘夹其盘中之肉，逐块品尝。只觉肉嫩皮焦，五味杂陈，入口后稍嚼即化，其味绵长。陈玄礼三人食罢顿觉滋味特别，此生似未尝过，皆连说好吃，几口就将盘中之肉揽入口中。

李隆基笑道："你们不用吃得太快，须慢慢咀嚼，方能品其至味。莫慌，肉还有很多，肯定管饱。"

葛福顺与李仙凫连说好吃，令厨工继续续盘。陈玄礼吃了一盘，抬头问道："此为寻常鹅、驴吗？怎么滋味如此不同呢？"

刘幽求道："此名为'罂鹅笼驴'，你们此前听说过此名堂吗？"

三人连连摇头。

刘幽求道："别说你们不知，我此前也没听说过。此肉做法由张昌

宗、张易之兄弟所创，近日被那个善吃的王崇晔访到。临淄王说你们在军中每日打熬身体，最需补养，我今日也沾了你们的光得以尝鲜一次。”

三人大为感动，急忙起身向李隆基致谢。

李隆基挥手让他们坐下，说道：“别听刘兄这样胡说。这肉的滋味确实不错，然做法有些令人不忍，偶尔做一回，兄弟们一同品尝，甚为适宜。”

葛福顺问道：“敢问殿下，这做法如何令人不忍呢？”

刘幽求代答道：“制鹅时须有大铁笼，将数只鹅放于笼内，然后在笼中生炭火，并置铜盆，内盛五味汁。火起后生热，鹅只好绕着炭火走，渴了就饮五味汁，待其将汁饮尽，表里已熟，毛尽落而死。制驴时也用此法，不过将铁笼子换成石室。你们想呀，这些五味汁逐渐渗入肉中，那滋味还会差吗？”

陈玄礼闻言，眉头皱了起来，说道：“果然令人不忍。”葛福顺却不以为然，说道：“这些禽兽生来就是侍候我们的，其脖子上挨一刀快死，与此等慢慢死，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李仙凫也道：“葛兄说得对，如此滋味更好，不枉它们生死一回。”

李隆基早知这三人的性格差异，尤其是陈玄礼沉静有度，不知他如何和这两位粗豪的汉子混在一起。陈玄礼起身举盏，伸出手指在杯中蘸酒，然后将酒滴弹向空中，此为当时敬酒的风俗。他面向李隆基恳切说道：“殿下折节下士，我等鄙下之人能为殿下堂上之客，又受此殊遇，实为受宠若惊。请殿下进酒。”

李仙凫与葛福顺也一起起身，共同向李隆基敬酒。

李隆基起身走过来与三人面对，说道：“我们为兄弟，没有什么殿下，来，我们一同满饮此盏。”说罢，仰头将酒饮尽。

葛福顺饮完酒后，说道：“真是畅快，算是一扫胸中憋的鸟气。”

李隆基笑道：“对呀，今日就一醉方休。我听王毛仲说，福顺今日非常气闷，看来我邀约你们，正是时候。”

陈玄礼也笑道："殿下真是善解人意，若没这场酒喝，我们今晚定会憋出事来。"

刘幽求关切地问道："到底什么事儿惹了你们？我知道你们平时心胸爽朗，为何与自己过不去？"

葛福顺忍不住出声道："奶奶的，不提便罢，一提就恼煞我等。"

李仙凫也忍不住骂将起来。

刘幽求道："玄礼，你把事儿过程说一说。我看他们现在只想骂人，什么事儿都说不清楚。"

陈玄礼遂把事儿说了一遍。

陈玄礼的话刚止住，王毛仲走了进来，躬身向李隆基说道："主人，后宅有事儿，请主人过去一趟。"

"有什么事儿？没看见我正在这里说事儿吗？"李隆基不动身。

刘幽求劝道："后宅既然有事儿，殿下就过去一趟吧。我在这里陪着这几个兄弟饮酒，那是不妨的。"

陈玄礼三人也连说不妨，李隆基方才起身，边走边说道："也罢，我去去就回。"

李隆基事先已对王毛仲说好，看到李隆基挠头为号，就入堂如此这般。

看到李隆基离去，葛福顺他们说话似乎少了许多顾忌，又是脏话连连，场面变得活泛起来。

葛福顺道："奶奶的，高嵩那小子本来就是个街头混混，竟然爬到老子头上作威作福。若不是玄礼劝得紧，老子拼着这个校尉不要，拳头早把那小子揍扁了。"

李仙凫生得一副魁梧身材，早年曾到陇西出征拼杀，脸上还留有两道刀疤，平时的神情就显得有些狰狞，也是愤愤地骂道："对呀，那个

韦播也如高嵩一样货色，他在营中呼妓饮酒，却不许我们大声说话。他动辄找茬儿，从昨日开始，已然抽打了我的两个兄弟。直娘贼，老子恨不得把他也按倒抽打一番。”

刘幽求笑道：“两位兄弟好大的火气。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这二人是皇太后的家人，来此典兵，那是皇太后的意思。我毕竟比你们年长几岁，我想劝你们，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可任性而为。”

陈玄礼闻言摇摇头，说道：“刘兄不在军中，不识个中滋味。我们为军中之人，听从上司之言为天职。然高嵩对我们随意呵斥，甚无章法，将我们视为猪狗之人，长此以往，定将我们殴打一遍。刘兄，我们皆率性之人，士可杀而不可辱，如何能够长期隐忍呢？”

刘幽求点点头，他平日很赞赏陈玄礼，觉得武人之中，此人甚为精细，实属不易。他刚才说的道理，点明了高嵩等人待下人侮辱太过，乃至不堪，此为他们愤怒的焦点。

刘幽求问道：“万骑中人皆如你们一样想法吗？”

陈玄礼答道：“不错，皆如这般心思，不过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刘幽求笑道：“我说句你们觉得刺耳的话。大约此前你们得宠太多，现在乍逢别人威风，你们有点受不了吧？”

李仙凫怫然不悦，说道：“刘兄怎能这样说话？我等视你为知己，方说出知心话，你这样嘲笑我们，其实不该。”

刘幽求接着煽风点火，说道：“我这样劝你们，也是为你们好。你们想想，高嵩与韦播虽不堪，然一人是皇太后的外甥，另一人是皇太后的侄子，只要皇太后主政，谁能奈何他们？所以嘛，这日子还长着呢，你们还要顺着他们，方为长久之道。”

刘幽求明显把火引向韦太后，果然，葛福顺马上就蹦了起来，骂道：“刘兄不提太后便罢，这个淫妇又是什么好东西？她招引男人淫乱后宫，还想着法儿把圣上毒死，她来主政，天下有谁服她？”

李仙凫也说道：“对呀，听说圣上的遗诏让相王辅政，她怎么一个人坐在朝中发号施令了？刘兄，我们不屑于这两个小子狗仗人势，内里

深恨太后独揽大权。我们与临淄王相交多日，那是何等的情分，因此替相王鸣不平。”

刘幽求心里暗想，看来前一段的流言还是大有用处，竟然深入到寻常百姓之中。陈玄礼他们既听流言，又离宫中最近，比寻常人更能接近内幕，如此与流言相对照，就能得出相对靠谱的结论。

陈玄礼这时感觉到刘幽求的言语有些异样，与往日大为不同，于是说道：“刘兄，我们来此说话，缘于我们平日交往很多，性情相投。你今日言语中虚饰太多，很不畅快，到底是何意思？”

葛福顺也道：“对呀，刘兄今日说话虚头巴脑，惹人气煞。”

刘幽求冷笑一声，说道：“非是我虚言糊弄你们，实因大势所趋，若无力改之，只好顺势退避。刚才仙凫说得对，圣上遗诏中确实说过让相王辅政，然韦太后与宗楚客去掉了这一条。你们想一想，他们连圣上的遗诏都可以篡改，还有什么事儿不敢做？如此大势，谁能奈何呢？”

看到三人不吭声，刘幽求接着说道：“想来你们也听说过了，年初时韦太后的衣箱里曾出现过五色云……”

葛福顺插言道：“什么狗屁五色云，我多方打探，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此为宫人受韦太后指使所编。”

刘幽求道：“对呀，子虚乌有的事儿，被他们说得煞有其事，还骗得圣上为其图画。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韦太后早就有了主政之心了。她若让相王同时辅政，岂不是碍了她吗？她现在说新皇帝年幼无知，摆明了大小事由她做主。再过一段，我看呀，哼哼，她定会废了皇帝，自己来当皇帝。你们说韦太后若当了皇帝，我们谁敢吭声呀？”

三人对望了一眼，刘幽求所言与他们心间的猜测是吻合的。其实不唯他们，凡是能知道一些掌故之人再稍有眼光，皆能看出韦太后的下一步企图。

李仙凫道：“如此说，今后的天下岂不是姓韦了吗？”

刘幽求点点头。

陈玄礼问道：“相王与临淄王难道就没有任何想法吗？”

刘幽求叹了一口气，说道：“他们怎么会没有想法呢？眼看着祖宗交下来的天下要换了姓儿，除非是傻子才会没有想法！然现在朝中由韦太后把持，京城内外兵马由韦家子弟掌控，他们能有什么法儿？他们只有寡言少语，不让祸事惹上身，即为上策了。”

三人点点头，觉得也只好这样。

陈玄礼沉思了一会儿，说道：“刘兄，今日在座的都是自己人，说任何话都是无妨的。我们自小长大，此后又投军，皆知我们身处李唐王朝。若天下骤然改姓，心里确实有些不舒服。眼下新皇帝年幼，其实相王应该出来说句话，他应该有所作为的。”

刘幽求摇摇头，并不接言。

陈玄礼接着道："其实相王也有机会呀，我们三个既与临淄王倾心相交，自然心向相王，怎能说他们手下无人呢？"

葛福顺闻言顿时眼光一亮，率然说道："对呀，只要把那个淫妇和这帮小子宰了，天下人定会听相王的。"

刘幽求又冷笑道："就你们几个？能成什么事儿？"

刘幽求的这句话，激怒了三人，陈玄礼沉着脸不吭声，葛福顺与李仙凫则被激得脸孔通红，葛福顺起身说道："你太小瞧我们了！我们哥儿几个振臂一呼，可召来万骑数千人，当初太子重俊若事先知会我们，焉有太后的今天？"

李仙凫道："对呀，那一次是我等守护玄武门，挡住了太子重俊的兵马，因此拖住他们等来援军，太后方才转危为安。奶奶的，早知今日，还不如当时与太子作成一路，也强似现在天天受鸟气。"

刘幽求道："成王败寇。你们想呀，事儿若成了就可挂将封侯，若败了，自己身死不说，还要连带三族遭灭，事儿其实凶险万端啊！"

葛福顺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掉了脑袋，不过碗大的疤。如此隐忍活着，还不如拼杀一场。"

陈玄礼已然瞧出刘幽求今天尽使激将法儿，遂笑道："我们哥儿几个，今日算是落在刘兄的套子里了。刘兄，你激将我们无非想激我们说出这番话，好了，我们已把话说出来了，你瞧着下一步怎么办？"

葛福顺与李仙凫恍然大悟，齐声道："原来刘兄消遣我们啊！"

刘幽求正色道："我非为消遣你们，缘于我近日有些想法，需要你们参与。我若不知你们的真实心机，焉敢贸然请托？"

三人齐问到底有何事儿。

刘幽求道："眼前大势，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韦太后不愿意相王辅政，摆明了就是要独揽大权，下一步再废了皇帝，使天下姓韦。我的想

法，就是借重诸位的力量，想法铲除韦氏势力，还归相王辅政。”

葛福顺大喜道：“好哇，把太后赶走，让相王辅政，就再也不用受这鸟气。”

陈玄礼比较持重，问道：“敢问临淄王知道刘兄的想法吗？”

刘幽求摇摇头。

三人顿现失望之色，李仙凫道：“还是刘兄在消遣我们。临淄王不知，我们就是再忙乎，又有什么用？”

刘幽求道：“你们三人，再加上我，如果有了这种心思，正好一起说通临淄王呀。你们应该知道，相王生性恬淡不爱惹事，除了临淄王之外，其他几个王子皆秉承父风，我们只要说通了临淄王，则大事可成。”

陈玄礼问道：“刘兄以为，临淄王是如何想的？我们说服他的把握有几成？”

刘幽求道：“我久与临淄王交往，知道他心有大志，不甘屈人之下。现在韦家子弟欺凌你们，毕竟是小事；若韦太后要进一步巩固地位，她要下手整治的，首推李氏宗族之人，到时候如临淄王的滋味比起你们更加难受。我想呀，若谋大事，只要你们能够鼎力支持，则大事可成，临淄王也乐于见到这种局面。”

陈玄礼想了想，侧头询问葛福顺与李仙凫道：“此为拎着脑袋干事的活儿，你们想好了吗？”

李仙凫问道：“你想好了吗？”

陈玄礼道：“大丈夫处事，若遇良机必须把握，就是死了，也不枉这一生。我想好了，干吧！”

李仙凫道：“我们三人，向来由你来拿主意。玄礼兄，你说要干，我自然随后跟从。”

葛福顺一拍大腿，说道：“对呀，干他娘的。”

刘幽求眼望这三人下定决心，心里很是欣慰。不过当此时刻，他不能表露自己欣喜的心思，其神色木然，静等三人来问话。

陈玄礼道："刘兄，你都看到了。我们兄弟三人心思一致，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现在就听你的话儿了。"

刘幽求这时起身，上前与三人逐个击掌，沉声说道："好哇，我们今后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脱不开，只有一条路走到底！待会儿临淄王入室，你们三人齐力促请，我在一侧以情动之，今天说什么也要让临淄王答应。"

刘幽求说完，俯身端起酒盏一一注满酒，然后将之逐个送入三人手中，又端起自己的酒盏，说道："来，我们满饮此盏。今后我们大家一体，就不说外话了。"

三人心里皆有异样心情，其中有希冀、有激动，还有莫名的忐忑，他们仰头将酒饮尽，脸上却有了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情。李隆基恰在此时走入室来，看到四人站立一起同饮，笑道："你们果然喝得很畅快，竟然立在一起拼酒了。来，我也加入。"

陈玄礼三人对望了一眼，三人心灵互通，他们放下酒盏，忽然齐刷刷跪在李隆基面前。

李隆基大惑不解，说道："好端端地喝酒，你们这是干什么？赶快起来。"说完伸手逐个拉他们。

三人跪伏不动，葛福顺道："殿下，我们有事相求。您只有答应了，我们方能起来，您若不答应，我们就跪死在这里。"

李隆基急问道："有什么话？站起来说，这成什么样子？刘兄，你也来拉拉他们。"

陈玄礼说道："殿下，这件事情很大，只有您答应了，我们方敢起来。"

刘幽求这时也走过来跪在一起，说道："殿下，我们刚才议了一件事，总而言之，对相王和您大有好处，您还是答应了吧。"

李隆基更是纳闷，说道："好处？我不知详细，如何能辨好坏？你

们都起来说话。”

李仙凫抬头道：“总而言之，若殿下不答应我们，今天就跪死在这里。”李隆基有些上火，斥道：“你们今日怎么都变成了这个样子？莫非吃错了药吗？都赶快起来。”

刘幽求道：“殿下，您还是答应我们吧，我敢保证，此事对殿下大有好处。”

李隆基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分明在绑架我嘛，也罢，我答应了，你们起来说话。瞧瞧，成何体统？”

四人随后起身，李隆基说道：“大家都坐下吧，有事好好说。我们本来在这里好好饮酒，到底有何变故，你们何必如此大动呢？”

四人并不坐下，他们对视了一眼，陈玄礼上前一步说道：“殿下，我们刚才议论，以为眼下由韦氏当权，实属不堪。我们又听说圣上遗制让相王辅政，然韦太后篡改遗制，独揽朝政，我们实在义愤填膺。就请殿下做主，让我们诛灭韦氏，还归相王辅政。”

李隆基脸上并无激动之色，其缓缓归于座上，然后目视刘幽求道：“刘兄，这就是你们说的好事儿？他们不知轻重，你还不知吗？还归相王辅政？你们说来容易，我问你们，凭什么来做？”

刘幽求道：“殿下，我们刚才商议道，当初太子重俊事变，不过从北军中叫来数百人，犹攻至玄武门前，若非万骑来救，则险些事成。现在他们三人手下有一千五百人，李仙凫又驻扎在玄武门，那么拿下宫城轻而易举。只要我们擒贼先擒王，先攻进宫中拿下韦太后，则相王辅政可成。”

李隆基听完没有吭声，而是低头沉思，既而抬头目视对面四人，可以看到他们那热切的眼神。他事先与刘幽求商议好与他们谈话的内容，让刘幽求以欲擒故纵的法子探其语气，然后顺势而成。看来今日的效果很好，自己也就没有必要推推托托。因为这三人皆为武人，脾性豪爽，若推诿藏锋，弄不好效果更差。

李隆基点点头，说道：“嗯，你们所思有些道理，还是坐下来细谈吧。”

陈玄礼三人大喜过望，葛福顺嚷道："瞧瞧，还是临淄王最为果敢畅快，快哉，快哉！"

李隆基接着说道："你们商议的事儿，我此前也多次想过。然此事风险太大，不到万不得已，万不可轻举妄动。眼下韦太后虽临朝称制，毕竟还奉温王重茂为皇帝，如此来看，眼下还不是举事的时机，需徐徐图之。"

李仙凫问道："敢问临淄王，何时才是举事良机呢？难道就让那些小子继续欺凌我们吗？"

李隆基答道："我们什么时候遭逢良机？我现在也看不出来，只好且走且说。高嵩、韦播他们动辄榜捶，这是好事呀。我们欲行大事，就要有大忍耐，就让他们在那里为所欲为，你们正可以暗暗联络众人，我们的胜算不是更大了吗？"

三人连连点头。

李隆基又说道："要做这件事，事先必须准备充分，不可有些许疏漏。你们刚才提到太子重俊，他之所以功败垂成，就缘于只有冲动激情，没有事先筹划清楚。譬如说，万骑动了起来，北军与南衙军如何办？又如何稳住城外的五万兵马？筹谋好这些事儿非一日之功，需要万般审慎。"

四人点头赞同。

陈玄礼说道："殿下说出这一番话来，果然情真意切，我们此前想得过于简单了。请殿下放心，我们归去后定隐忍敛性，暗暗联络军中。"

李隆基点点头，嘱咐道："你们这样做最好，不过在军中只限于观察，与人联络仅限于日常交往。万骑之中能预谋此事者，仅限于你们三人，千万不可对其他人说知一字半句。"

陈玄礼他们急忙答应，李仙凫说道："请临淄王放心，我就是睡觉也会睁着半只眼睛，连梦话都不敢说。"

刘幽求插言道："这种事儿最怕泄露，假若我们今日说的话传出一

句半句，我们在座五人皆难逃一死！临淄王所言大有深意，事儿未发之前若多一人知道，就会多一分危险，切记切记。”

李隆基道：“对呀，事儿未做之前须无声无息，如此方能起到雷霆一击的效果。我们今日既然说开了，保密即为最大要务，也为今后举事的关键。”

四人齐声答应。

李隆基接着道：“记住，今后只有我或刘兄找你们商议此事时，你们方能开口。我不会让王毛仲或李宜德去找你们传讯儿，请切记此点。”

陈玄礼明白这番叮嘱十分有必要，知道今后若议此事，只能面对面说话，不能听信任何传言，遂答道：“请临淄王放心，这番话只能烂到我们肚中，不敢透露半句。”

李隆基道：“你们回去后，要想出百般法儿笼络万骑将士，我这里替你们准备了不少钱物，回头让王毛仲悄悄捎给你们。遇到万骑将士再遭凌辱之时，你们可约他们饮酒吃肉，好好抚慰一番。嗯，福顺，我知你爱酒后失言，自今日始，我不许你再饮酒。”

葛福顺满口答应，说道：“请临淄王放心，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沾一滴酒，就请玄礼监督我。不过事情过后，临淄王须赏我好酒，我要大醉三日。”

众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凝重的场面方才有了一丝轻松。

三人辞别离去，室内仅剩下李隆基与刘幽求二人。

刘幽求笑道：“看来今日的效果不错，他们三人实乃雪中送炭，不枉了殿下多日的苦心。”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现在还不是庆贺的时候，事儿还有许多，你不可懈怠，诸事还需你来筹划。”

“将此事告诉相王吗？”

李隆基沉思片刻，然后坚决地摇摇头，说道：“父王那里，就不要

让他牵挂了，此事若成，可以让父王坐享其成，此事若败，则罪在我一人，不用牵扯父王。”

“殿下所思差矣，你若有罪，相王能够独善其身吗？”

“唉，也只好如此了。万一事败，届时若能减轻父王一丝罪名，那也是好的。罢了，我们今后不可再说事败之言，大丈夫行事，当勇往直前，不计身后之事。”

“嗯，将此事告诉太平公主吗？”

李隆基决然说道：“不，不要告诉她。我们现在办的是自己的事儿，没必要大事小事都告诉她。刘兄，今后崇简和王师虔前来，也不要说得太多。”

刘幽求点点头，说道：“殿下，我觉得太平公主那里，有些事情还是要沟通一下最好。”

“我知道，这两天我要抽空去一趟，我自有分寸。”

刘幽求有些迷茫，李隆基谋此大事，不与父亲李旦和兄弟们商议，那么只剩下太平公主可为强援，然他现在如此的态度，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李隆基又道：“你这两天可把麻嗣宗单独约来，这件事儿可瞒他人，嗣宗却不必含糊。那五万兵马驻扎在城外，若将之把握好了，就成为摆设；若疏忽大意，其后果也很麻烦。”

刘幽求答应了一声，然后感叹道：“殿下刚才说得不错，预谋大事不可有些许疏漏，也许最不起眼的地方，往往成为事败的关键之处。”

李隆基觉得有些刺耳，轻轻斥道：“刘兄，我们今后不可再提这等字眼，你怎么又来了？”

“我顺口说出，今后定戒之。请殿下勿怪。”刘幽求心中暗笑，看来李隆基到此关头还有些不自信，对“事败”等字眼如此敏感，足以证之。

第十回　劝革命情真意切　决反水密鼓紧锣

韦太后明显对婉儿冷淡起来，一个很明显的举动就是宫中再拟诏敕皆由中书省署理，没有婉儿沾手的机会。婉儿见此状况，无法找太后争竞，也就乐得清静。

婉儿虽清静，然明白关键时候不可懈怠，也就无心再出宫玩些风花雪月之事。她多数时间待在宫里，这里毕竟是权力的中心，只要时刻接近，就可时刻关注着事儿的进程，不至于做一个局外之人。不过为了与崔湜相会，她也偶尔到“未艾居”走动一回。

这日她在“未艾居”与崔湜相会，两人此时皆无交欢的意趣，只是饮茶说话，其内容多为朝中之事。

婉儿轻抿了一口茶，凝望亭外炽热的阳光以及慵懒的绿叶，叹道：“澄澜，不过一旬的日子，这‘未艾居’怎么看着有点萧索的意味呢？”自李显死后，至今刚及九日，这里来人甚少，仆役虽洒扫如常，因人气减少，园中确实有些萧索。

崔湜明白婉儿的心思，劝道：“想是天气愈热，人们往来甚少。不过，你素喜清静，若园中如市肆一样游人如织，你更觉气闷吧？”

婉儿轻笑一下，没有言语，崔湜见此光景，也不敢主动说话。

过了一会儿，婉儿问道：“近来你多入政事堂吗？”

崔湜摇摇头，说道：“现在不论大事小事，皆由宗楚客拿主意，他再找太后禀报一声，事儿就成了。政事堂如今形同虚设，我们也不用说话。”

婉儿嗯了一声，依旧低头品茶。

崔湜道：“婉儿，那日宗楚客忽然在我们面前提起则天皇后革命之事，其虽未明言，我猜测他定有所图。”

婉儿顿时警觉起来，问道：“革命？他到底想对你们暗示什么？”

“依我猜测，他想让我们单独上奏章，共劝韦太后遵则天皇后故

事，以革唐命。”

“此为你的猜测，新君刚刚即位，他们若如此性急，实在有违常理。”

“好端端的，宗楚客为何提起革命之事？说明他真有如此心思。婉儿，如今大势很明确，总有一天，韦太后要坐上御座。我认为，为讨太后欢心，还不如及早上奏章，劝太后及早革命。”

婉儿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断然道：“此事不可！”

“为何不可？”

“你以为大势果然如此吗？”

崔湜笑了一下，心里觉得婉儿其实不明大势，说道：“眼前大势已定，其实不用怀疑。我以为，韦太后已然掌握大局。”

婉儿瞧了崔湜一眼，心想此人看似绝顶聪明，其实只有一些小智慧。韦太后如今掌控军权，罢相王辅政，可谓权倾朝野。然她若断然弃李扬韦，那将是一次骇然的地震，到时候又有几多的暗流呢？婉儿不想把自己的所思告知崔湜，只是淡淡说道：“眼前大势虽明，可谓波澜不惊，谁又敢断定内里没有暗流涌动呢？劝太后革命？我以为还是不动为好。澄澜，你现在看我何等清静，你应该学我少动少说最佳。”

“暗流？你到底指谁？”

婉儿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也不知道。只是眼前的局面有些太平静，而且平静得有些出奇，这就有些不太正常了。”

崔湜还是不明白。

婉儿无奈点题道：“韦太后若革唐命，从此就换了李家旗帜。李氏宗族会如何想？那些非韦太后亲信的大臣又如何想？”

崔湜不以为然，如今的相王和太平公主已然偃旗息鼓，像相王被罢辅政之位，他们毫无反抗之力，罢了就罢了，不敢有任何说辞。至于其他大臣，又能掀起什么浪呢？不过崔湜素服婉儿的眼光，婉儿既然说不要劝进，那么自己就装糊涂，且混过这一段再说。

婉儿又问道："你这些日子去过太平公主府吗？"

崔湜说道："最近事儿太多，我未抽身过去。再说了，太平公主近来心情不好，见了我不咸不淡，我也不敢去烦她。"

婉儿沉吟道："嗯，你也不能太冷落她。须知人在心情最落寞的时候，最盼别人来亲近。我也有好几日未见她了，不知她现在想些什么？这两日我们寻个时间一同过去，找她叙叙话儿。"

崔湜答应了一声，心里却不以为然。婉儿整日把太平公主奉为天神，可她毕竟是落架的凤凰，势头一日差似一日，又何必要与其套近乎呢？

韦太后如今临朝称制，可谓风生水起，十分惬意。她如今心里最放不下的一件事儿，就是远在均州的李重福了。她始终认为，天下之人能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者，唯李重福一人而已。

这日下朝后，韦太后留下宗楚客，将其带入太极殿侧殿内商议这件事儿。韦太后开门见山，劈头说道："我这几日眼皮儿直跳，找那五英儿看了看，她说有人对我不服所致。宗卿，我昨晚左思右想，觉得重福是一个极大的祸胎！李承恩有信儿来吗？"

宗楚客点点头，说道："李承恩带领五百人昼夜兼程，两日就到了均州。他捎回信儿说，已将谯王重福的身边之人统统换过，谯王被看管甚严，太后不必操心。"

"嗯，你再给李承恩捎信儿，让他不可懈怠，不能出任何岔子。"

"微臣知道。太后若不放心，干脆想一个永绝后患的法子。"

韦太后明白宗楚客的意思，说道："现在不是时机，若重福有任何意外，天下人言汹汹，定会编排我的不是。"

宗楚客近来对韦太后有些不以为然，主要缘于韦太后同意相王辅政这一档子事儿。宗楚客认为韦太后少有则天皇后杀伐决断的能耐，且关键时候颇多妇人之仁。不过他心里虽有不满，也不敢面上表露出来，因为他必须傍着韦太后才能保有自己的地位和富贵。宗楚客没把李重福放在眼里，也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他点点头，说起另外一件事儿："太

后，臣近日在政事堂暗示他们，让他们接连上表劝太后革命。只要这些宰臣们听从，其他大臣定会闻风而动。”

“革命？宗卿，新君刚刚即位，现在就提这件事儿，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此事宜早不宜迟。大臣上表劝进，说明太后革命合乎人心嘛。再说了，大臣劝进三番以上应由太后推辞，如此就耗费时日，此事要赶早。”

“那些宰臣们听话吗？他们愿意上表吗？”

“哼，他们若不听话，随便寻个理由把他们赶出政事堂，正好杀鸡儆猴，谁敢不就范？请太后放心，此事由臣一力操办，定有张有弛把事儿办妥。”

“嗯，你办吧。”

宗楚客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太后若革唐命，这些大臣都是墙头草，不足为虑。臣现在就想一件事儿，如何处置这些李氏宗族之人呢？”

“他们敢出声反对吗？”

“他们不敢，然心里会如何想呢？李氏宗族经过则天皇后杀戮一番，现在已所剩无多，按说也难以翻起大浪。不过太后若革命，就是颠覆了他们的祖宗，夺了他们的荣华富贵，此为切身之痛，他们定会痛恨太后，成为祸乱的渊薮。”

韦太后此时目露凶光，狠狠说道：“他们心怀不满，就是找死。当初阿武如何对付他们，难道我就不会吗？”

宗楚客道：“不错，处大事不可有妇人之仁。只有斩草除根，方可永绝后患。不过，这帮人如相王、太平公主声名显赫，天下皆知，对付他们须徐徐图之。可先圈禁他们，再罗织其罪名，然后一一放逐。可在放逐路上或至贬所，逐个结果他们，将事儿做得无声无息最好。”

“嗯，就这么办。不过眼前之事，须选准革命时机。宗卿，果然越快越好吗？”

“是啊，事不宜迟。如今新君即位，异常顺利，街巷间虽有一些流言，毕竟很短暂，顷刻就会灰飞烟灭。如此来看，只要韦温他们能够掌控军权，任何人难以撼动如此大势，则太后革命就可顺势而成。”

“好吧，此事由你把握。宗卿，你迭立大功，将来让我如何谢你呀？”

“微臣不敢。微臣只要能在太后身边办事，就是莫大的幸运。功劳二字，微臣从来不敢想过。”

“呵呵，你倒谦逊得很。不妨，你只要好好办事，则可永保一人之下的权威，我这一生就倚重你了。”

“微臣不敢。”

“嗯，韦温他们这一段还算勤谨，听说把军中整治得不错。”

“是啊，他们日日住在营中，把军中整治得服服帖帖。其实世上的事儿说难则难，说易则易，关键在于权威二字。人若有了权威，则可势如破竹，号令属下，臣听说韦温他们近来重在立威，效果还是不错的。”

“如此甚好。”韦太后大为满意。

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很快就见安乐公主闯了进来。

安乐公主今日身着男装，一袭潞绸紫衫，腰间束着玉带，头上戴着皂罗折上巾，然其头上仍露出高髻，袍下仍可见花裤和女式线鞋，使其在俊朗的男装外表下，仍然透露出安乐公主的明艳和柔媚，英武而不失温婉。

韦太后看到女儿这身装束，微感诧异，问道：“裹儿，你今日怎么如此奇怪，弄了这么一身不伦不类的装束？”

安乐公主答道：“禀母后，女儿今后不再做女子，要像木兰从军那样，变身男儿成就一番事业。”

安乐公主的话勾起了韦太后的心事，当初则天皇后杖杀了她那唯一

的儿子，使她再无子嗣，仅剩下几个女儿，她顿时黯然起来。

宗楚客察言观色，明白韦太后的心事，遂转移话题道："公主穿了这身男装果然英俊，我等与公主相比，实在污浊不堪。公主，哪日你再穿一身官服试试，肯定除了俊朗以外，又添几分威风。"

安乐公主一撇小嘴，说道："频繁换装有什么用？终归是假的。"

宗楚客道："公主想做官还不容易，只要太后一句话，做个太尉也是轻而易举。"

安乐公主不再理宗楚客，转向韦太后道："母后，女儿今日入宫，想说一句要紧的话儿。"

韦太后现在最亲近之人就是这几个女儿，眼前的安乐公主又是她最宠爱的，她当然言听计从。她此时的心态平复下来，含笑问道："你有什么要紧话儿？说吧。"

安乐公主道："李重茂这个无知小子，日日坐在御座上，让女儿想起来就气闷无比。他凭什么坐在那里？一个宫女生的废物，凭什么呀？"

宗楚客笑道："公主万不可气闷，此为权宜之计。中宗皇帝仅有这一个儿子可以继承皇位，那也是没法子的事。"

安乐公主瞪起眼睛道："都是你们这帮榆木脑袋之人替母后出的好主意！父皇的儿子不多，可他还有女儿呀。"

宗楚客想起安乐公主此前想当"皇太女"的故事，又知此女骄横无比，与她对话，注定是搅缠不清的，因而含笑不言。

韦太后道："裹儿，莫非你也想做皇帝吗？"

安乐公主走近韦太后，扯其手摇动道："母后，女儿怎可如此痴心妄想呢？女儿以为，李重茂那小子实在应该一边待着，这皇帝嘛，还是应该由母后来做。"

这句话说到韦太后的心坎上了，其脸上顿添笑意，说道："你还是不明事理，自古以来子继父业，我若做皇帝，恐怕天下人不会答应。"

安乐公主昂然道："谁敢不答应？那纯粹是找死！母后，阿武当初就能做皇帝，你为什么不能？"

韦太后和宗楚客顿时相视一笑。

安乐公主下面的话流露出了她今日相请的狐狸尾巴："母后做了皇帝，女儿知道母后最疼我了，母后可以封女儿当皇太女嘛。哼，朝中的那些官儿，女儿却兴趣不大。"

宗楚客闻听安乐公主吐露心声，心里却不以为然。他素谙安乐公主的禀性，知道此女若为一名锦衣玉食的公主尚可，让她来主持政事，定然会一塌糊涂。现在她说要当皇太女，摆明了将来也要当女皇帝，若真有这一天，天下不知会成为什么模样。他心里这样想，口内却说道："太后，安乐公主所言，实为臣等的心声，望太后听之行之。"

韦太后此时忽然十分平静，淡然说道："嗯，此事过一段再说。裹儿，你父皇新逝，眼下还不是时机。"

安乐公主又嘟起了嘴，忽然又从袖中取出一迭丝绢，说道："也罢，大事过后再说。母后，这里有一些小事，总该替女儿办办吧。"

韦太后当然知道安乐公主所求何事，无非又是授人以官，因说道："宗令在此，你让他替你去办吧。"

太平公主闻听李隆基来访，顿时大喜，连声催促快请快请。李隆基入堂后，太平公主劈头就是一句话："你这一段在忙什么？好像消失了一般。"

李隆基倒是不慌不忙，先向太平公主行礼，然后说道："侄儿这一段时间按照姑姑的吩咐，却是不敢懈怠。"

太平公主脸上有了一些笑意，说道："嗯，如此甚好。事儿进展得还算顺利吗？"

李隆基叹了一口气，然后摇摇头，脸现凝重之色，说道："眼前大势已明，人们多是见风使舵的脾性，侄儿不敢张嘴呀。"

太平公主轻斥了一声："这怎么可以？"然后语气又变得和缓，"三郎，我们一步一步正往绝路上走，你怎能不性急呢？"

李隆基恳切说道："侄儿委实不知。侄儿以为，现在局势已平，瞧不出有何危急之处呀？请姑姑明示。"

太平公主又轻叹一声，说道："三郎，你先坐下，听我慢慢说与你。"

李隆基答应了一声，挨着太平公主坐下。

太平公主轻声说道："昨日萧至忠来府中说到，前日宗楚客在政事堂暗示，让他们分别上表，劝韦氏效则天皇后故事进行革命。今日午前，婉儿带同崔湜来府，也说了同样的事儿。三郎，此为暴风骤雨到来的前奏，你不可不知。"

李隆基点头听言，心中有些惊讶。他知道萧至忠向来与姑姑来往甚密，却想不通上官婉儿与崔湜什么时候也与姑姑做成了一路？由此来看，朝中势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确实令人眼花缭乱，姑姑看似闲坐府中，然她一点都没闲着，其朝中人脉资源比自己厚实多了。

不过太平公主能将如此隐秘之事和盘托出，足证她将李隆基视为可靠的帮手，李隆基想到此点，心中大为欣慰。

李隆基问道："她想革命？她不至于把我们李家天下改作韦姓吧？"

"有什么不可以？你难道还没有看清吗？他们不让四哥辅政，派兵看严重福，让年少无知的重茂当新君，摆明了就是他们认为：可以把重茂玩弄于股掌之间！"

李隆基点点头，说道："侄儿明白此点。不过侄儿以为，如今天下大势，皆愿依李唐为正朔所在，他们只要让重茂为皇帝，断不敢贸然改李为韦！韦氏有多大的能耐？她能和则天皇后相比吗？则天皇后虽革唐命，到了最后还不是将天下又复归李唐了吗？"

"糊涂！瞧你平时一副聪颖伶俐的脸儿，现在的灵气都跑往何方了？"

"侄儿不知，请姑姑指教。"

"韦氏若真革命，我们就成了她眼中的钉子，必欲去除而后快。她

定会罗织罪名，将我们放逐斩杀干净！则天皇后革命之时，你那时还小，当时有多少宗族之人为之屈死？他们后来虽被恢复名誉，然人早成枯骨，恢复名誉又有什么用？”太平公主为了说通李隆基，不惜把自己亲生母亲的劣迹搬出来，由此可见事情的紧迫程度。

李隆基心如明镜，他岂不知道事儿的因果？他不想把自己近日的作为一一禀报姑姑，缘于他认为此事越隐秘越好，他在行事过程中，姑姑毕竟是局外之人，帮不上什么大忙，所以干脆别让她知道！他闻言后点头，说道：“姑姑的心意，侄儿明白了。只是近来韦氏掌控军中甚严，我的那些朋友皆为军中下层之人。侄儿不敢说知他们，缘于有两种考虑。一者，怕他们不敢答应，由此就泄露了我们的心思；二者，他们就是答应了，他们毕竟官职低微，难以行事。所以，侄儿以为，此事不可性急，须徐徐观察，找寻机会。”

“如此说，你在此事上尚无任何动作？”

“是这样，侄儿不敢贸然行事。”

太平公主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唉，李家子孙怎么到了今天这种地步？连一个会办事的人儿都没有了吗？”

李隆基看到姑姑有些意兴索然，心想姑姑平时沉静有度，现在心中不稳，说明她有些着急了，于是劝道：“姑姑的话，侄儿不敢苟同。高祖太宗打下的江山，后辈儿孙岂能轻言弃之？姑姑不可着急，上天若令某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那韦氏现在趾高气扬，已有其征兆，我们耐心等待，何愁没有机会呢？”

太平公主看到李隆基那沉静的脸庞，忽然悟到自己有些失态，遂自嘲似的笑了笑，说道：“哼，我着急了？你油嘴滑舌，也会调侃姑姑了。我为李家女儿，终为外人，就是那韦氏果然当了皇帝，也会保我富贵。然四哥你们一家，则在风口浪尖之上。如此危殆局面，你难道不知吗？”

“侄儿明白姑姑的苦心。”

“是啊，我确实用心良苦。四哥安坐家中，我们在此忙碌，若大事能成，终久还是四哥独坐大位。三郎，我们忙忙碌碌，看来还是劳累的命。”

李隆基心想，若韦氏果然革命，那么姑姑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保留富贵，那是姑姑痴心妄想的呓语。不过姑姑说谋事的结果，终究由父王来坐大位，李隆基心里相当欣慰。李隆基现在所想的是，他假若起事成功，那么朝中大臣及天下能接受父亲成为皇帝吗？他于是小心翼翼向太平公主提出疑问。

太平公主瞪起眼睛，诧异道："怎么不能？四哥本来就是皇帝，他因为善让，母亲和三哥才当了皇帝。若有了四哥的大旗，我敢说，除了宗楚客等少数人外，其他百官都会轰然响应。"

李隆基点点头，心里知道若事变成功，那么姑姑在朝中的人脉资源可以为我所用。他今日前来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即是要亲耳听到姑姑的承诺。

然而李隆基未向太平公主通报自己的最新进展，惹得太平公主大为不满。她认为李隆基毕竟稚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此前是否看走了眼？她思念及此，言语也顿时变得刻薄起来，哂道："三郎，那韦氏不会心甘情愿把皇位拱手让给四哥，你的心劲挺好，就怕因此耽误了时机，别到时候把肠子都悔青了！"

李隆基听出了姑姑的揶揄之意，赔笑道："姑姑错怪侄儿了。那日姑姑让侄儿设法联络郭元振，现在已有进展。郭元振近来欲回京述职，父王已答应促成我们见面。若郭元振能够襄助，事儿又多了几分胜算。"其实李隆基所说的全是鬼话，西域至京的驿书须旬余时间方能送达，李显死后不过旬余，他们万难联络。

太平公主未想到这些细微之处，沉吟道："此事若由郭元振来主持，当然最好。不过他自西域返京，行程甚长，我们终归等不及。"

李隆基道："我们还是要等一下。当初太子重茂起事，还明白要找一位军中有号召力之人，所以李多祚振臂一呼，就有许多兵士响应。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样一个人，郭元振就是最好的人选。姑姑，办这种事儿不可性急，一定要万般审慎。侄儿现在悄悄与下层军官联络，待郭元振回京，如此两相结合，最为稳妥。"

太平公主终于有些信了，点头道："你如此想，还是有些道理。也罢，就按你说的去办吧。待郭元振回京，你可把他约到我府中商议。四哥笨嘴拙舌，你又是稚嫩小子，别把事儿说差了。我虽为女人，这些朝

中重臣还是在乎我的。”

李隆基不失时机恭维道：“是啊，人言姑姑惜为女儿身，若为男子，早继我家大统了。别说大臣们敬仰您了，我们作为后辈，早将姑姑倚为主心骨。”

太平公主露出微笑，斥道：“你呀，终究没有正形的时候，这些油嘴之言，什么时候才能从你口中绝迹呢？”

李隆基正色道：“侄儿所言，皆为衷心之言。姑姑，您今后也该对侄儿改变一下看法。否则，侄儿只好闭口不言了。”

太平公主道：“瞧你，这油嘴愈发炉火纯青了。明明是你油嘴滑舌，反而成了我的不是。”

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的心思愈发炽热，驸马武延秀对其心思心知肚明。他这日身披一袭黑色长衣在院中走动，安乐公主见状感到很奇怪，问道：“大热的天儿，人们皆穿透气短衫以避暑。你弄来黑色长衫，肯定很吸热，莫非你不怕热吗？”

武延秀道：“我穿此衣，与你能否当皇太女，大有干系。”

安乐公主斥道：“大白天说梦话，怎么又与皇太女有干系了？”

“昨日苻凤说到，近来外面流行一谶云‘黑衣神孙披天裳’。”苻凤现任安乐公主府仓曹，负责公主府的仓储库藏事务。

安乐公主还是不明白，问道：“黑衣神孙？你披了一件黑衣，难道就成神孙了？”

“苻凤解释此谶很为详尽，他说天下之心，未忘武氏，我为则天皇后的侄孙，当然就是神孙了，所以应披天裳以应之。”

安乐公主听来觉得有些刺耳，斥道：“这个苻凤不好好管他的事儿，却来这里胡说八道！阿武算什么东西，你又如何成神孙了？现在是李家的天下，与你们武家有什么干系？你去，把苻凤叫来，要好好掌他的嘴。”

韦太后与安乐公主向来对则天皇后怨恨极深，其言语中殊无尊敬之

意，武延秀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斥骂，所以习以为常。他上前抓住安乐公主之手，说道："裹儿不可性急，请听我把话说完，再恼不迟。"

安乐公主知道夫君对自己百依百顺，绝对不敢有任何妄想，现在他又掌抚己手，心底里顿时柔软起来，遂示意他快说。

武延秀道："苻凤确实说得不对，武家之势已衰，说什么'天下之心，未忘武氏'，那是当不得真的，我若成为神孙，非是武家的缘故，皆缘于裹儿你呀。"

"与我何干？"

"裹儿你想，若你成了皇太女，我的身份也因之而贵。所以此谶的所指，还是归于你的身上。"

安乐公主略一思索，明白了其中的因果关系，顿时转怒为喜，笑道："哦，原来如此呀。这苻凤也是，何不直接一些，却如此大兜圈子。"

"此事不怪苻凤，凡图谶之事，不会简单明了，定会幽微曲折。"

"如此说，我当皇太女还是上天所命啊！延秀，这些话儿要马上告诉母后。"

"那是当然，我的富贵要落在你的身上，而裹儿你呢，就要着落在太后身上了。"

"嗯，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进宫。你这一身黑衣就不要去了，热就热一点，算是上应天命吧。"

两人入宫后觐见韦太后，此时韦太后正与宗楚客和纪处讷议事儿，他们看到武延秀那特殊的服装，皆投来奇怪的眼光。韦太后自然忍不住开口询问，安乐公主就把黑衣的来由说了一遍。

韦太后的起初反应与安乐公主大致相同，斥道："什么神孙？你们武家什么时候有神孙了？裹儿，你也糊涂，如此白痴的事儿，你也当真？"

安乐公主道："母后不要急嘛。女儿一开始也这样以为，不过这谶

语明似说武家之人，其实内里则昭示着母后须行革命。”

“革命？生拉硬扯，如何做得准？”韦太后依然不相信。

宗楚客此时站了出来，恳切说道：“太后，微臣以为此谶语有些道理。大凡上天欲示祥瑞，不会如世人一般直来直去，多会迂回曲折，隐秘示之。当初高祖皇帝未举事，天下之人皆唱《桃李子》之歌，此后高祖建国，果应此谶。年初时，太后衣箱中有五色云起，是时民间传唱《桑韦歌》，如今又有此等谶语应之，臣以为可信。”

韦太后横了宗楚客一眼，心想当初的所谓五色云事件，还不是你出的主意？瞧宗楚客现在言之凿凿的模样，似乎早把这一档子事儿忘记了。

纪处讷当然不会失去这个溜须的机会，接口道：“对呀，宗令所言实在有理。太后，臣等劝您及早革命，以应上天示意祥瑞。”

安乐公主道：“母后，他们说得不错。李重茂像个傻痴一般，天天坐在御座上只会碍事。如今天下大势已成，您也不用太客气了。”

韦太后看到这帮人催促甚急，就转向宗楚客问道：“宗卿，你以为现在时机到了吗？我始终以为，皇帝新逝，我若急头巴脑登上御座，恐惹天下物议。”

宗楚客当即答道：“太后的忧虑，微臣此前也想过。不过观眼前之势，朝中百官还是心向太后的，加之韦温他们控制军中甚严，若现在改朝换代，应该能够平稳过渡，没人敢说不是。凡预立事固然需要三思而行，一旦决之要雷厉风行。臣以为，现在是时候了。”

安乐公主道：“对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母后早就该决断了。”

韦太后其实很早就想过过皇帝瘾了，其隐忍至今，实属不易。她沉思片刻，将诸事想了一遍，然后说道：“现在时辰已入六月中旬，宗卿，此事就由你主持，月底之前，能完成各项筹备吗？”

宗楚客算了一下，感到时间有些紧，答道：“现在到月底仅有十余日，筹备诸事有点仓促。然事情定下来，自有所司负责，臣届时多督促他们一些，事儿应该能够赶出来。”

“嗯，好吧。你把事儿理顺，让司天台在下个月初选一日子，就把事儿办了吧。裹儿，你这一段也要把性子收拾好，多跟随宗卿一起，瞧瞧事儿如何办的，也算多些历练。”

宗楚客道：“臣不敢。臣今后办事时多向公主禀报，不敢混淆了上下之分。”

安乐公主今日很特别，将往日的性子都收拾起，忽然变得十分恭顺。想是她看到母后若成为皇帝，那么自己的皇太女身份也可以很快被明确，因此心情很好。她习惯性地扁了扁嘴，笑道：“宗令何必如此谦逊呢？我什么都不懂，自然需要指教，宗令莫非不想教我么？”

宗楚客道：“岂敢！岂敢！臣愿意追随公主，知无不言。”

韦太后又目视纪处讷道：“看来你还需要抓紧出去走一遭，京中事儿太多，你还要赶快回来帮助宗令。”

前日，韦太后接受韦安石的建议，决定让纪处讷为安抚大使巡视关内道与河南道，以通报京中情况，安抚各地官员。纪处讷闻言急忙答道：“臣遵旨。”

他们又说了一会话，然后逐个退去。宗楚客与武延秀一同退出殿外，宗楚客目视武延秀道：“嗯，你做得很好。”

武延秀一笑，说道：“如此小事，何劳宗令挂怀？”

原来宗楚客看到韦太后在那里推推托托，很不畅快，他心里着急，遂思成一计。他让武延秀穿上黑衣，然后找安乐公主说项，那句谶语却是由宗楚客所造。宗楚客明白，以韦太后对安乐公主的宠爱，加上安乐公主口无遮拦的直白促请，韦太后最易接受。

事儿就如此轻易成了。

武家势力今非昔比，武延秀自然对宗楚客言听计从，何况这还是有利于自己的事儿，他自然会巴结努力。

宝昌寺还是如往常那样平静，这里香客不多，寺内有相对固定的信众。是时，长安城里有大大小小的寺院数百所，人们可以就近到所在寺院进香礼佛。

这日巳牌时分，宝昌寺进来一位素服之人，其头戴一顶灰色的顺风幞头，身着白色的缺骻袍，足蹬一双黑色的六合靴，完全是当时庶人的打扮。要说其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他的坐骑是一匹枣红色的骏马，懂马的人会发现，这匹马很是特别，为大宛良种西极马的后代，极为名贵。是时长安的普通人在城内行远路之时，一般赁驴而行，能骑马者则是非贵即富之人，此人能骑一匹名马，其身份定是不同寻常。

他入寺后按照进香的套路一路行走，见佛则拜，并燃香礼佛，到了最后，还叫来知事大雄宝殿的和尚，向他捐了一笔不菲的香火钱。

知事和尚看到这位施主出手阔绰，心想此人定非常人，遂有意招揽，说道："施主，侧殿备有名册，请施主入侧殿记名，小僧另有香茶奉上。"

那人说道："记名就不必了，人若心向佛祖，捐献钱物多少皆为诚心，那是没有分别的。"

知事和尚眼见许多香客入寺，其随手随喜一点小钱也就罢了，若捐献稍多一些钱物，往往喜欢在殿内记名，以向佛祖表示自己有大虔诚心，渴望佛祖多些保佑。像如此不愿记名之人，实在少之又少，他因此向那人起手道："阿弥陀佛，施主如此虔心一片，实为懂佛理之人。"

那人笑道："对呀，信佛唯求淡然超凡精神，若动辄向佛祖求情索要，如此就落在下乘。请问普润禅师在寺吗？"

知事和尚深知普润禅师多与官宦之家联络甚多，又见此人言谈举止绝非寻常人物，以为他定与普润相熟，遂殷勤说道："普润师父向在西后侧殿悟禅，施主若想见他，且请少歇，容小僧前去通禀一声。"

那人回答道："通禀就不必要了，他既然在寺里，我自去即可。"

知事和尚依然殷勤万分，说道："如此，小僧为施主引路。"

那人施礼道："多谢多谢。"

知事和尚带领那人出了大殿，然后折向后行，很快就到了普润所居的小殿前。就见殿门敞开，普润正端坐在那里诵经，知事和尚悄然入内，走至其近前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普润闻言扭头向门外瞧了一眼，看到来人面貌，眼神里忽然一闪动，急忙立起身来迎出门外，施礼道："施主前来，贫僧未及远迎，实为失礼。请入室内奉茶。"

来人也向普润施礼，说道："鄙人早闻禅师之名，今日唐突来访，更是失礼。"

两人于是相偕入内，普润将知事和尚打发走，将来人让至座上，自己又亲手为来人端盏奉茶。

来人说道："禅师不必客气，鄙人有几句要紧的话说与禅师。"

普润道："崔侍郎的话，自然是要紧的，贫僧正要洗耳恭听。"

来人微微一惊，说道："原来禅师识得鄙人，如此就省了不少麻烦。"

普润道："兵部崔侍郎大名满天下，又有家学渊源，天下谁人不识呢？"

来人正是兵部侍郎崔日用，普润久在官宦之家穿行，曾经匆匆谋面数次，所以记得其面貌。崔日用身在高位，对一个寻常僧人却不十分在意。

崔日用也笑了，说道："禅师果然不同寻常，又很会说话。看来我的眼光不错，果然找对人了。"

"崔侍郎有何见教呢？"

"嗯，禅师，我们虽初次见面，却很投缘，我也不想有虚套太多了。我们此后讲话，以简明扼要为好，禅师以为如何？"

"当然，出家人不打诳语，此为佛祖所教。若妄言说谎，即会堕入阿鼻子地狱之中。"

"嗯，事态紧急，我就单刀直入了。禅师，我听说你与临淄王近来来往颇多，是这样吗？"

普润摸不透崔日用的来意，遂模棱两可说道："不错，临淄王素爱敬佛，选本寺为进香道场。他又是本寺的大施主，贫僧因而有缘结识。"

崔日用笑道："禅师不必太谦，依我所知，禅师与临淄王结识不仅限于谈佛论禅吧。哈哈，我们不说此节，我有一不情之请，要劳烦禅师。"

普润闻听此言，心里顿时一惊，李隆基所谋之事除刘幽求之外，也只有这位方外之人能在一侧瞧出了三分。现在崔日用旁敲侧击，点明普润与李隆基交往甚深，那么其话后藏有甚利的机锋。

普润心思如电，也微笑道："若能得崔侍郎差遣，贫僧定当效力。崔侍郎刚才说了，我们说话不用客套，敬请明言。"

崔日用抿了一口茶，说道："我有要紧的话儿想与临淄王谈，烦请禅师将临淄王请到此寺晤面如何？"

"呵呵，原来是这等小事。贫僧有点不明白了，崔大人官至侍郎，与临淄王见面机会颇多，或者直入临淄王府，为何要大兜圈子，通过贫僧到鄙寺见面呢？"

"嗯，我刚才说了，我要对临淄王说要紧的话儿，不想让别人看见。"

普润深知崔日用的来历，知道他素附宗楚客，眼下正是韦太后的红人。李隆基现在所谋大事，正是视这帮人为敌方阵营。那么崔日用今日前来，到底是何用意呢？

看到普润在那里狐疑不定，崔日用呵呵一笑道："我的所请果然让禅师犯难了！其实禅师不用猜疑，你可对临淄王说，我此来完全是好意。临淄王聪颖敏悟，他还是能明白此节的。"

普润微微笑道："崔侍郎多心了，如此小事如何令我犯难呢？贫僧刚才在想，我此去临淄王府，一来一往会耗费许多时辰，或者临淄王其时不在府中，如此让崔侍郎在这里空等，贫僧实在过意不去。"

"不妨。禅师的茶很好，我在这里一边品茶，一边敬读《金刚

经》，可以免去许多寂寞。”

“如此，贫僧就告退了，我定速去速回。”

崔日用起身拱手道：“有劳禅师，我在这里静待佳音。”

普润最后想到，反正崔日用没对自己说出什么要紧言语，是祸是福，由李隆基来把握，自己可以去促请。

近午时的阳光，愈加炽烈。普润出寺后上马扬鞭，然后绝尘而去。他还算细心，知道若穿僧服骑马不妥，于是换了一身常人装束。

是时，李隆基让刘幽求约来麻嗣宗，三人关在侧室之内密密商谈。麻嗣宗看到两人神色凝重，问道：“好端端的大堂不坐，却跑到这个密不透风的小黑屋里。阿瞒兄，你想搞什么名堂？”

李隆基道：“我巴巴地把你请来，当然有话说。嗣宗，你今儿要把你的烂漫性儿收拾起来，不许再胡说八道，我们有正事相商。”

李隆基事先和刘幽求商议多次，他们仔细分析了麻嗣宗的性格和平时言行，一致认为说通麻嗣宗可以采取单刀直入的方式。麻嗣宗的性格看似散漫，言语谐趣跳脱，然仔细探究其言语内里，其实并无出格之处，心思很细密。且麻嗣宗平时的话中，也透露了强烈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思。

刘幽求问道：“我们今日想问你，若有一场大富贵，你愿意和临淄王一起努力争取吗？”

麻嗣宗想了想，说道：“谁不渴求大富贵呀？不过富贵越大，风险也很大。若让我自己去争取，我知道自己的斤两，那是断断不成的；若跟着阿瞒兄一起干，那还比较靠谱。”

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且话头一转，轻轻又把争取富贵的责任推到李隆基的身上。刘幽求听罢心里不禁暗笑：这厮看似天真烂漫，心里还是有小九九的。他看了一眼李隆基，见他也在那里微笑，知道皆为同样的心思。

麻嗣宗看到两人在那里微笑不语，有些着急，问道：“刘兄在这里莫测高深，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呀？快说、快说，你再不说我就出

去了，这里热死人了。”

刘幽求道：“你既然认为靠谱，说明你愿意干了。”

“刘兄故弄玄虚，净说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大富贵到底为何？你快把我急死了。”

李隆基这时接过话头，问道：“我问你，若城中生乱，不让城外的五万兵马响应，你有什么法子？”

李隆基此话一出，麻嗣宗顿时明白事关重大。城内发生变故，说明李隆基有想法，而且是大想法。他在这里快速思索，竟然忘记了回答。

刘幽求问道：“嗣宗，说话呀。看你六神无主的样儿，莫非吓破了胆？”

麻嗣宗很快回过神来，说道：“刘兄说的什么话？我刚才说了，若让我自己行事，确实没胆；若有阿瞒兄领路，我什么时候胆怯过？”

“临淄王问你，缘何不答呀？你口称不怯，谁知你心里如何想的？”

麻嗣宗作为一个六品军官，且在折冲府任职，其实与闲职相似。军人升迁多靠军功，这些年战事甚少，麻嗣宗似乎要在此闲职上继续等待，也许要碌碌无为一生。不过麻嗣宗久在京中居住，这些年又与李隆基和王崇晔交往很多，熟谙朝中掌故，目睹了这些年的朝中风云，心间有时也会涌出一股念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为何不能有所想法呢？

现在正是因为这点野心，促使麻嗣宗向李隆基表露心机：“我向来心口如一！阿瞒兄，只要你挥手指向，我定会刀山闯火海钻，那是不会皱一下眉头的。”

李隆基笑道：“嗣宗，我们若非了解你的为人，也就不会向你说这一番话了。闲言少叙，你好好想想我刚才的问话。”

麻嗣宗思索了片刻，说道：“譬若我在右营，只要控制了章京不能传令，则右营将士任城内打破了天，他们也不敢动弹一步。”

李隆基道：“右营如此，那么左营也须控制其主将。嗣宗，以你之力，能办成此事吗？”

麻嗣宗摇摇头，说道："以我的能耐，至多说通六百余兵士跟随。若让我来控制章京，只要事先筹划详细，可以勉强办到，至于左营那里，我就有些鞭长莫及了。"

刘幽求道："你若分兵一支去左营，能成吗？"

麻嗣宗苦笑道："我在右营尚可活动，若带数百人去闯左营，恐怕连辕门都进不去，这不是以卵击石吗？最近韦温号令很严，说过没有他的符令，任何人不许妄动。"

李隆基听言后眼光一亮，问道："章京他们若无韦温符令，就是看见城内喊杀连天，他们也不敢动弹一步吗？"

"不错，韦温近来榜捶立威，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说得很露骨，这五万兵马唯听他一人号令，就是皇帝通过兵部移符，也得先过了他这一关。"

刘幽求明白了李隆基的意思，说道："临淄王的意思，就是控制了韦温，使他不能发出符令，那么这五万兵马就不敢动弹一步！"

李隆基缓缓点点头，说道："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嗣宗，你好好想想，如何能控制韦温？"

"这很好办。我曾到过韦温府中，其家宅护卫不过十余人。只要带领四五十人悄悄进入其院，先拿下韦温，再将大门紧闭，不许一人跑出去，如此事儿就成了。"

刘幽求道："这其中有一个犯难之处：到什么地方找这五十人呢？嗣宗，你可以从右营中带出来吗？"

麻嗣宗摇摇头："这又牵扯到韦温的符令，没有符令，任何人不得出营。韦温也不会傻到派人来捉自己的地步，这种符令实在难办。"

李隆基沉思片刻，抬头问道："若假造符令，能成吗？"

唐制规定，征发调遣兵士需奉敕而动，兵符达于军府，需由州刺史与折冲共同勘验。如今若调左右营兵丁，必须由韦温签署手令，再由人带着兵符入兵营勘验后方能出兵。

麻嗣宗还是大摇其头，说道："若有高手伪造手令还行，那兵符却是万万伪造不来的。"

李隆基说道："你毕竟为折冲都尉，成队兵丁不能带出，若寻个理由，零星兵丁还是能带出一些吧？"

"十人以内还行，然也不能出营太久。"

"太久指多长时辰？"

"二日以内必须返营。"

"嗯，届时你以府中修缮为理由，选出骁勇且能听你号令者入你府中。另外你府中有勇力的下人有吗？"

"至多寻出二三人而已。"

"我届时让王崇晔助你，让他寻出十人加入你的队伍中。你们二人带领这二十余人，能控制韦温吗？"

麻嗣宗沉吟道："人手还是有点少，到时候需要筹谋详细，争取一击而中，还是有点行险呀。"

刘幽求点点头说道："不错，人手是有点少。"

李隆基抬头向天，叹道："人手短少，只好多用些心思补之了。嗣宗，只好这样了。举事时可在夜间举行，你与崇晔可在夜里奇袭，只要把韦温及其家人禁在府里，不能露出一丝破绽，也不许一丝讯息传出府外。如此熬到天明，就是奇功一件。"

"好吧，我回头先与崇晔商量商量。"

李隆基说道："崇晔那里，现在还不要对他说知。嗣宗，我们今日说的这番话，若传出一句，足以使我们掉脑袋。你既然愿意参与，今后就脱不了干系。当然，你想脱身还有一个法子，就是去当告密者。"

麻嗣宗闻言大恼，怒道："阿瞒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说出这等话，分明是对我不放心。早知如此，你何必拉我入伙呢？"

李隆基上前执其手道："瞧你，一句话就恼成这样。我非为不放心，我想告诉你，此事重大，事前必须隐秘。我不想现在就对崇晔说知，也缘于此点。"

刘幽求也上前说了一番需要万般小心的话，麻嗣宗方才释怀。

麻嗣宗心里继续考虑这件事儿，忽然目露凶光，说道："阿瞒兄，要想把事儿做得干净，我们入府后见一个杀一个，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如此做最稳妥。"

刘幽求摇头道："这样不好。想韦温府上有百余口人，当时夜深人静，若采用杀绝的办法，恐怕动静太大。"

"不妨。我去过韦温府内，这厮挺会使钱，院墙建得又高又大，届时院内动静不会传出外面。"

"人死之时，其声凄厉，能传数里之外，此法还是有些不妥。"

李隆基道："你近日在军中设法选中那些骁健之人，不说以一当十，他们若能以一人之力搏击数人，那也是好的。如何控制韦温，我们现在不做定论，都要好好地想一想，然后再议。"

麻嗣宗道："阿瞒兄，你身边的王毛仲与李宜德挺好，届时你把他两个借给我吧。"

刘幽求道："你又在胡说了。临淄王届时有多少事儿，身边无论如何不能少了这两个人。亏你还能张开嘴讨要。"

李隆基道："韦温为关键之人，我将他们分出一人给你。"

"就要王毛仲吧。"麻嗣宗也不客气地说道。

他们又在一起议论片刻，麻嗣宗方才辞去离开。恰在此时，普润骑马而至，入堂后脸上犹在冒汗。

普润把崔日用入寺的过程说了一遍，并让李隆基立刻与之会面。

李隆基与刘幽求闻听此消息，两人大为惊疑，他们与普润想的一样：崔日用为宗楚客的嫡系之人，当此敏感时候，他为何要大兜圈子约

李隆基见面呢？

李隆基问道："他未言欲谈何事吗？"

普润摇摇头，说道："他仅说所谈之事对殿下有利，一副莫测高深的神情。"

刘幽求道："殿下，是祸是福皆躲不过，我以为你应该去见。"

普润想了一下说道："对了，崔日用问起我与殿下交往的时候，其言语中似乎很有深意。"

"有何深意？"

"我说殿下为本寺的大施主，入寺后礼佛谈经，由此相熟。他说未必，说我们交往并不限于佛事。"

李隆基与刘幽求对望了一眼，心中皆想起此前频繁聚会，终究还是留下了痕迹。太平公主当时就瞧出端倪，人之心性其实差别不大，那么其他留心之人也能品味出蛛丝马迹。

刘幽求道："殿下，如此事儿就显得有些复杂了。看来你与崔日用之会，需要小心为之啊。"

李隆基沉思片刻，心里判断崔日用的来意。他从感觉上认为，崔日用要求面见自己并无歹意，否则他也不用如此大兜圈子，轻轻在宗楚客或者韦太后面前说上几句，即可为害自己。

李隆基想到这里，说道："刘兄说得对，是福是祸皆躲不过，我去见见他。普润师父，你一路劳累，先在这里歇息片刻，容我先走。"

李隆基不与普润同行，还是缘于安全的考虑。

崔日用听到门外的脚步声音，比较急促，与僧人脚步有所差异，心知可能是李隆基到了，遂起身迎之门前，恰与李隆基打了个照面。他急忙拱手道："崔某冒昧相请临淄王，恕罪恕罪。"

李隆基也拱手道："崔侍郎居中枢之要，何等繁忙。如此百忙之中犹来见我，让我有些受宠的感觉。"

李隆基所言也为实情，其虽生于皇家，身份高贵，毕竟是一个势衰的郡王，与朝中重臣没有交往的机会。如此也可理解，李隆基这些年所交往之人的层次较低，皆为中下层官员。譬如京中之官，五品以上可以经常朝见皇帝，李隆基至今尚未交往到一个五品以上的好友。刘幽求所以建言李隆基要联络太平公主，缘于李隆基没有这方面的人脉资源，因此要借重太平公主。

兵部侍郎现为四品官员。

两人相让着进入室内。

崔日用取过茶盏，替李隆基添茶。

李隆基急忙谢道："怎么敢劳崔大人动手了？隆基毕竟年轻，担待不起呀。"

崔日用道："因为崔某的一句话，殿下催马过来，身上弄得又是汗水又是尘土，我心中正在不安呢。"

两人互相客套虚让，显然处于试探的阶段。崔日用明显是好整以暇，李隆基却对之深怀戒心，狐疑不定。

最后还是李隆基憋不住，问道："崔侍郎如此召见隆基，有何见教？"

崔日用微笑道："殿下错了，崔某不敢奢谈召见。我所以隐秘来见殿下，实有要情相告。"

"隆基洗耳恭听。"

"殿下知道你现在正处危境吗？"崔日用开始单刀直入。

"危境？现在新君即位，天下承平，我现在很好呀，何来危境之说？崔侍郎，隆基毕竟年轻，别吓住我了。"

"殿下，崔某今日前来，实为殿下的处境计。我们此前未有交往，我此次贸然前来，殿下心中生疑实属正常。殿下，近日有一些事儿，我依次说来，你可自己评判，当知我所言不虚。"

李隆基没有吭声，静等崔日用下面的话。

崔日用道："前日武延秀穿了一身黑衣，与安乐公主一同入宫面见韦太后，当时宗楚客与纪处讷也在场。安乐公主就向韦太后说了一番话，宗纪二人认为有理，在旁力请。临淄王，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吗？"

"我不知道。不过武延秀既然穿了一身黑衣入宫，他们谈话定是与此黑衣有关。我听说有人向武延秀献了一句谶语，好像叫做什么'黑衣神孙披天裳'。崔侍郎，是不是这句话呀？"

崔日用顿时大惊，他之所以知道这个场景，缘于宗楚客的转述。这句谶语自安乐公主府出笼，然后入宫解说，此过程相当隐秘，所知人甚少，李隆基从何处得知的呢？

其实李隆基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情，缘于他早就在安乐公主身边布置了自己的眼线。此人是安乐公主身边的婢女，当安乐公主与武延秀一起说话时，该婢女伏在帷后偷听，然后转告李隆基。

李隆基之所以把这句话抛了出来，是想在两人谈话过程中占据主动。他想以此暗示崔日用：第一，你不可藏头露尾糊弄人，你认为隐秘的事儿，我其实早就知道，所以最好全盘托出；第二，不可在话语中设置圈套，我有办法印证。

崔日用很快恢复平静，微笑道："临淄王果然是人中之龙，竟然能够掌握如此隐秘的话儿。佩服佩服。"

李隆基也是微微一笑，说道："既是谶语，须在俗世中流传，我也是随便听来的，不想竟然猜中了。"

崔日用知道此谶语的来历，宗楚客对自己说过此语系他亲口所教，它什么时候又在世上流传了？崔日用不想拆穿李隆基的谎言，心中反而更在乎李隆基了。

李隆基问道："看来此话不假了？"

崔日用点点头说道："不错，就是这话。韦太后信以为真，又将之与年初的'五色云'与《桑韦歌》相印证，觉得革命的时机到了。"

李隆基微笑道："她果然要革命了！崔侍郎，新君刚刚即位，你不觉得她现在革命，有些操之过急吗？"

崔日用摇摇头，说道："他们不这样以为，已经定下了具体日程。月底以前抓紧筹备，下月初预计登基。"

李隆基心里一沉，心想他们的动作果然很快。然他还对崔日用不是十分相信，若他是宗楚客派来试探口风的，如此就被他们下套成功。他想到这里，问道："崔侍郎当时并不在场，缘何知道得如此详细呢？"

崔日用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我当时确实未在场，然此事由宗楚客亲口告诉我，事情千真万确。"

李隆基依旧微笑道："我知道崔侍郎向来跟随宗楚客甚紧，宗楚客也把你倚为心腹之人。你现在将如此机密的话儿外泄，万一宗楚客知道，你不怕得罪他吗？"

崔日用知道李隆基依然信不过自己，遂叹道："殿下说得对，我今日说的这番话，早将我的全家性命交与殿下手中。殿下，我今日决计向你泄密，事先已打定了主意，就是今后与宗楚客势不两立。"

"势不两立？他待你实在很好呀，何苦如此呢？再说了，你就不怕我将你泄密的话儿告诉宗楚客吗？"

崔日用冷笑道："崔某知道殿下不会信我，生怕是宗楚客与我联手设的圈套，此为常理。只是殿下将我交与宗楚客，固然白白地搭上了崔某一家性命，然殿下与相王不久复为崔家的命运，我们不久就可在地下相见。"

"如此说，崔侍郎果然是替我家着想，愿闻其详。"

"宗楚客之所以向我说这番话，缘于他想与我商议用兵之道。一者，他认为韦太后若革命，那么相王与太平公主就成为最大障碍；二者，他认为韦温虽知事京城内外兵马事，然韦温性格，不足以谋大事。鉴于此二点，宗楚客认为相王与太平公主不可小觑，须预谋一举翦除之。"

李隆基闻言心中大惊，自己正在紧锣密鼓地暗中准备，本想双方见

真章的时候还比较遥远。若真如崔日用所言那样，宗楚客已然开始磨刀霍霍，对方的刀口眼看就要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了，这实在令他很意外。到了此时，李隆基对崔日用的诚意信了八分，如此机密之事，他敢于坦诚相见，足证崔日用的诚意。李隆基依然拿不准，觉得崔日用作为宗楚客的心腹若全力支持韦太后革命，那么事成之后，其仕途之路定然成为坦途。他现在却弃强势倒向弱势，其动机到底为何呢？

李隆基从座中站起，说道："果然如此吗？若是这样，父王和姑姑我们确实陷入危境！崔侍郎，我们该如何摆脱这种局面呢？望不吝教我。"

崔日用也立起身来，走至李隆基面前执其手曰："解救危境唯靠自己。殿下，这李氏宗族解除大难的关键，其实正握在殿下手中。我今日急急求见殿下，其实就是想告诉殿下此话！"

李隆基迷茫道："崔侍郎此话，让隆基糊涂起来。我毕竟是一个稚嫩后辈，如此大任，我何能担当呀。崔侍郎，请坐，请你细言之。"

崔日用复归座上，笑道："殿下，知道我为何要弃宗楚客而去吗？我知道，殿下定对此事心存好大的疑窦。我若不言，你实难解疑。"

"嗯，请崔侍郎释疑。"李隆基心想此人果然厉害，竟然看透了自己的内心，也就坦然承认了自己的疑问。

"你刚才说得不错，韦太后与宗楚客他们确实处于强势，就把其隐忧遮掩了下去。一者，韦太后根基不深，个人又无能耐。她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并非如则天皇后那样自己积功而来，多因好运气而至。她个人如此，手下能者也少，仅有一个宗楚客能够左推右挡。我知道宗楚客的能耐，若让他办些事儿还行，最多做到尚书，应该还算称职。然到了现在的位置，他尚无房玄龄、狄仁杰等人那样的相才。譬如崔琬一事，其中就透出乖张之处。殿下，有句话叫做'谋事在人'，他们上下若此，如何能够长久呢？"

李隆基颔首道："崔侍郎说得不错，宗楚客毕竟还能办些事儿，如纪处讷、赵履温等人只会误事，更别说安乐公主只会胡闹了。"

"是呀，应该承认，韦太后确实有好运气，只怕她难以守成。二者，这韦家子弟比起武家子弟更加糟糕，皆是一帮狐假虎威不学无术之

人。自皇帝大行后，韦氏子弟掌控了军权，其中以韦温居首。我现在兵部，自然对军中观察甚多。这些韦家子弟入军中之后，搞什么榜捶立威，将军中搞得乌烟瘴气。宗楚客对他们也不以为然，那日对我说，若任他们继续在军中胡闹下去，弄不好会生变故。”

李隆基听到这里，心里又是一惊：原来宗楚客已然察觉了韦温立威一事，由此看来，这个宗楚客还是很有眼光的。记得庄子说过：“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这句话很有道理。韦温立威，使自己动了杀机，谁料宗楚客也在那边动起了更换崔日用掌兵权的脑筋。

崔日用继续说道：“最后关键的一点，就是殿下刚才说的大势了。若说韦太后革命为当前大势，实在错了。眼前大势实为天下之人皆思归李唐辖下。自则天皇后改周朝复唐后，名义上虽是李唐王朝，然实际上多由女人控权，将天下折腾得乱象纷生。我相信，就是韦皇后此次果然成功，也不会太长久，终有一人再革她命，复归李唐。”

李隆基听到这里，顿时血脉贲张，一拍几案，借势立起身来，沉声道：“崔侍郎说得好，句句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为李家子孙，观之心中愤懑无比。‘请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她们不听圣贤之语，将先皇抛于一边，弊政泛滥乱象频生，此为我李家的耻辱。崔侍郎，你能反出其阵营，即为我李家莫大的福分。好呀，为了光复先皇的英烈，树人间正气，我愿与你携起手来，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崔日用看见李隆基情非作伪，也急忙起身，拱手向李隆基鞠躬道：“崔某今后定时刻追随临淄王，虽死无悔。”他如此表态，即是决意向李隆基效忠。

李隆基急忙躬身还礼，说道：“隆基不敢。隆基毕竟年轻，愿与崔侍郎结为兄弟，何来效忠之言？”

崔日用坚决不同意，说道：“吾计决矣，此生定当追随临淄王，不敢妄称兄弟。”

李隆基见他意志坚决，心想自己与刘幽求、王崇晔等人称兄呼弟，有何不可？因而微生诧异。

崔日用又道：“殿下，我们今日已把话儿说开，再无芥蒂。为今之

计，须抢得先机，方为免祸之道。我刚才说了，如今天下之变化系于殿下一人之手，望惜之用之。”

李隆基抬手挥了一下，说道：“崔侍郎，我们还是坐下说吧。你说天下现在系于我一人之手，有些高看我了。我确实想有作为，也不想成为宗楚客的砧板之肉，奈何我人微言轻，能做什么呢？你目光深远，望不吝教我。”

崔日用缓缓坐下，闻言后微笑道：“殿下其实不用太谦，我早就注意到了你身边的人脉资源。只要善加利用，即可成事。”

“嗯，崔侍郎请讲。”

“我知道这帮人常围在殿下身侧，有王崇晔、麻嗣宗、钟绍京、陈玄礼、葛福顺、李仙凫等人吧。这帮人有一个特点，他们胆大无所拘束，且层阶较低，皆渴望建功立业，殿下被他们尊呼为‘阿瞒’，他们自然对殿下无比忠心。这些人多为军中背景，只要妥善筹谋，可依太宗皇帝故事，搞一次‘玄武门之变’还是可行的。”

李隆基听到这里，忽然对眼前的这个人产生了无比的恐惧之感。想想也是，他以高位竟然能够留意自己的交往之友，像他今日通过普润来面见自己，此举何等玄妙啊！李隆基到此时已明白，崔日用提前洞悉了韦太后隐忧，于是决定反戈一击！

这人实在可怕！

不过崔日用的倒戈对李隆基十分有用，此人熟谙兵部事务，又是一个谋虑老辣的角色，相信加入己方阵营后定有许多帮助。

李隆基沉思片刻，点头道：“事不宜迟，为了对付宗楚客的阴谋，也只好行险走这步棋了。崔侍郎，你素谙军事，你需多多筹划。我们毕竟年轻才浅，许多事有劳你主持了。”

崔日用见李隆基接纳了自己，并且二话不说就答应起事，心里就长吁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此次行险，其实很值。他懂得李隆基的意思，连忙却让道：“此事万万不可，我刚才说了，此生定追随殿下。只要殿下差遣，我定言无不尽，算无遗策。”

李隆基看到此人懂得进退之道，心里很是满意，说道："嗯，如此就委屈你了。对了，韦太后现在调来五万兵马屯于城外，我们人员毕竟太少，要想稳住这五万兵马，计将安出呢？"

崔日用想了一下道："此事关键之所在于韦温，只要把韦温掌控好，这五万兵马就难以动弹一步。届时，我们若宫内得手，即可用皇帝之玺着兵部夺韦温之职，如此，这五万兵马即可为我所用。"

李隆基见他不假思索就说出正解，心里顿时为之折服，觉得此人来的真是时候，遂说道："好呀，这件事情就由你多考虑一些，届时我让麻嗣宗与王崇晔助你。"

两人就在寺中长谈，竟然不觉说到掌灯时分。

第十一回　钟绍京暮启宅门　李隆基夜战禁宫

那日李隆基回府后，将崔日用与自己会面的过程告诉了刘幽求。两人商议良久，一致认为崔日用此次反水非常可信，且此人很有用处。

刘幽求说道："崔日用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韦太后他们已然准备动手，我们唯有先发制人，方可免祸。"

李隆基点头道："不错，我初听此闻，也是大吃一惊。我们原来所想，韦太后他们并未注意到我们，我们可以从容准备，看来是大错特错了。刘兄，我刚才一直在想，我们其实并未准备充分啊！"

刘幽求看出李隆基此时心中有所犹豫，遂坚定其信心道："殿下，什么叫准备充分？当初太宗皇帝玄武门之变时，也是以弱胜强，其所以能够胜利，就在于出其不意。太宗皇帝当时不过有常何为其依托，我们现在手中可依托的岂止一个？崔日用主动前来投靠，这是天意啊！我以为，目前手中的力量足够了。"

人往往遇到重要关头时，容易患得患失，心中反复掂量。当初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前一时刻，还要在家里卜筮一回，如此睿智人物尚且如此，何况常人？李隆基是年二十六岁，与其曾祖父李世民相比，没有在军中历练的机会，手下也没有如房玄龄、尉迟敬德那样的猛将谋士，他现在若决定起事，心中的忐忑可想而知。

刘幽求仍然坚其心智，继续说道："何况韦温他们在那里自毁长城，这也是天意啊！"

李隆基沉默良久，然后摇摇手，说道："刘兄，我知道这些，请勿再言。我刚才一直在想，陈玄礼他们三人为此次举事的关键，我想这两日再见他们一面。你以为如何？"

刘幽求摇摇头，说道："殿下此前已与他们有共识，他们也表达了忠心。如此关键时候，殿下不宜与他们见面太多，我去会会他们即可。我们此前以为自己的言行足够隐秘，然被太平公主瞧出了端倪，崔日用更是不声不响地猜出了我们的心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么还有别人能看出我们的意图吗？我认为肯定有。如此，我们要更加小心才好。"

李隆基点点头，赞同了刘幽求的意见。

刘幽求又说道："殿下已让麻嗣宗与王崇晔协助崔日用，他们三人联手拿下韦温，我认为甚有把握。不过事先需见面商议一回，以统一步调。"

"我们待会儿要定下举事日期，可在此一日的前一天把他们三人召在一起。王崇晔现在还不知道，让他晚一天知道就可少一分危险。"

"韦太后住在宫内，谅她插翅难飞。安乐公主与武延秀住在金城坊，倒是不可放任他们。"

"我想过了，张暐手下的十余名家丁身手甚好，就让张暐负责，届时由他去解决他们。"

"宗楚客与纪处讷呢？"

"顾不了他们了。我们此次举事的关键在宫城，只要掌握了皇帝的印玺，就可号令天下。这两人手下无兵，谅他们也翻不起大浪，可在天明后再找他们。"

"我们起事的日期，要知会相王与太平公主吗？"

李隆基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们此前说过这个话题，难道你忘了吗？刘兄，在这个事儿上，唯有我们自己掌控，别人是帮不上什

么忙的。眼前大势，若考虑不相干的事儿太多，就会耽误大事。”

李隆基这番话告诉刘幽求，一件事儿决定了就不许重复第二次。刘幽求眼望这个小自己十余岁的年轻人，心中体味到了他的那种霸气。

李隆基与刘幽求的这番对话，已大致勾勒出了此次起事的大致模样。李隆基又闭眼沉思了一会儿，说道：“刘兄，你这两日抓紧见一见陈玄礼他们，并及时把会面的结果告诉我。你谋虑甚细，要帮我把起事过程好好推演一遍，绝不能有任何微小的疏漏之处。”

“好吧，我见过他们之后，再将过程推演数番，然后再找殿下禀报。”

“嗯，我们还要好好议一议。”李隆基点头说道，忽然又想起一事，脸现微笑道，“刘兄，绍京兄的那个宅子挺不错的。”

刘幽求马上明白了李隆基的意思，点头说道：“不错，其院落阔大而幽静，又与玄武门不远。殿下的意思，想以此院为据点靠前指挥吗？”

李隆基点点头。

刘幽求说道：“如此，我先知会钟绍京，让他早做预备。”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现在不是时机，刚才说了，多一人知道就多一分风险，还是不要先告诉他。”

婉儿轻车简从来到太平公主府上，两个睿智女人对坐，却少了往日的谈话，皆有一丝落寞的情绪在心。

太平公主道：“如你所言，因为那份遗制的事儿，太后及宗楚客现在逐渐疏远你了。唉，看来还是我连累了你。”

“公主不可这样说。让相王辅政为天下人所望，他们不听，焉知祸福啊。”

太平公主不以为然，说道：“哼，天下人所望又如何？他们强势逼迫，天下人就是再多，又有什么用？”

两人又是一阵默然。

太平公主绞尽脑汁，觉得眼前之势靠他法难以逆转，唯有掌控兵权方有话语权。然而现在的兵权皆由韦家子弟掌控，自己本想操控李隆基谋取兵权，可是李隆基言语闪烁，看来也指望不上。她忽然又想到一个主意，因问道："婉儿，那韦氏还听取你的话吗？"

婉儿摇摇头，说道："太后大约是受了宗楚客的撺掇，我连她的面儿都难见一回。如此来看，我的话恐怕没用。"

"我想了一个主意。郭元振久在西域立功无数，现在西域已平，该让郭元振回京了。若由你向韦氏力请，我再让萧至忠、韦安石等人从旁促请，力荐郭元振为兵部尚书，你以为可行吗？"

婉儿明白太平公主的心意，她知道郭元振与相王的渊源颇深，若让郭元振主持兵部，其旧将甚多，肯定能在军中形成非凡的影响力，如此就可成为相王与太平公主的依托。不过太平公主此番思虑终究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以韦太后与宗楚客眼前对兵权的极端重视，他们不可能允许一个外人来染指兵权！婉儿于是答道："公主的心意是好的，估计太后断难答应。且现在还有一个慌信儿，若事情果真如此，现在着手换人，实在有点迟了？"

"什么慌信儿？"

"宫内传言，近来宗楚客、安乐公主及武延秀等人多次劝太后革命。昨儿的慌信儿更是特别，传言说太后已将革命的日期定下。若此信儿为真，公主当知下一步的大势。"

太平公主闻言没有惊奇之意，自从哥哥李显死后，太平公主早就瞧准了韦太后的心思。她欲革命为明眼之事，无非时间早晚的区别。太平公主叹了一声，说道："张柬之与李多祚安在？"

当初张柬之等五人联络大将军李多祚，杀掉张氏兄弟，逼则天皇后去位，拥李显为皇帝。太平公主无可奈何之际，竟然幻想凭空出现这类人遏制韦太后之势，婉儿闻言，知道这是痴人说梦。眼前朝中，宗楚客是为中枢，韦家子弟又掌控兵权，断难有此类人冒出。

太平公主忽然对婉儿有了一丝怜悯，心道此人一直向自己示以亲

密，此次因拟遗制，为韦太后等人不喜，说来还是因为自己的缘故遭到疏远，心里就为之不安。她殷切说道："婉儿，你今后要好自为之了。韦氏他们对你已有猜忌，你周旋其中，还要处处小心。唉，眼前大势无计可施，我们只以避祸为上，小心为要。"

婉儿看到太平公主那无可奈何的脸庞，显非作伪。心想太平公主自幼至今，何曾有如此灰心的时候？太平公主起初受则天皇后宠爱，后来李显主政，对这个小妹妹很关照，如今他们皆逝，太平公主失去依托，当然六神无主。想想也是，婉儿自己现在被韦太后疏远，终可保富贵；然太平公主则大为不同，若韦太后革命成功，其结局实在无法预测。婉儿思念及此，竟然也心生怜悯，嘱咐道："谢公主关心，也请公主善待自己，小心为要。"

她们又说了不少话，终究无可奈何。

婉儿起身告辞，太平公主携手将之送出门外。两人执手告别，心间忽然都生出惜别之意。

冥冥中自有天意，她们此次一别，实为永别，此为后话。

太平公主折身回府，心甚不甘，令人把薛崇简叫来。

薛崇简刚入堂中，太平公主问道："我看你这几日不曾出门，日日待在府中，三郎未约你吗？"

薛崇简小心答道："禀母亲，儿子也曾入三郎府中，就见他除了当值以外，也是日日待在府中。其伙伴也绝足不来，听刘幽求说，这些人得了三郎言语，认为眼前为非常时期，不许他们前来。"

"他连你也不许去吗？"

"三郎倒是没说过此话，只是儿子若与他默然相对，也实在无趣得很。"

"王师虔呢？他如何说？"

"王典签以为，眼前确实为非常时期，以少说不动为好。"

太平公主心中大怒，然多年的磨炼使她修成了喜怒不形于色的脾

性。她轻轻地叹口气道："唉，你们……你们枉为男儿之身啊。好了，你去吧。"

薛崇简知道母亲心中此时很郁闷，遂答应了一声，小心退出。

太平公主在座上一直呆坐许久，心中浮现出李隆基的脸庞，将李隆基近来的言行又想了一遍，最后得出此子其实为虎头蛇尾的结论，暗暗骂了一句："哼，竖子不足为谋！"

六月二十日一大早，太阳很大很红，预示今日依然是炎热的一天。这样的日子，已经连续数日了，日光似乎渐渐烤灼了空气的水分，微风间或送来，其中没有清凉，反而是难耐的炽热。人们抬头向天，只见天上蓝盈盈的没有一丝云彩，他们心里都盼望天上最好乌云笼罩，然后普降甘露，将清凉洒下来。

然他们看到的还是蓝天与日头，心里顿时失望，知道今日肯定没戏，于是转而想找个稍微凉爽的山间避暑。

昨日晚间，李隆基找了一个僻静地方，召来崔日用、王崇晔与麻嗣宗商议，明确告诉他们于二十日晚间起事，由他们三人负责解决韦温，并掌控左右大营。三人中独王崇晔事先不知道，其闻言先是惊愕，继而看到崔日用也参与其中，当即赞成。剩下的事儿就很顺利，他们三人可集合近四十人前去控制韦温之宅，麻嗣宗事先将过程推演数番，他们商议后并无破绽。

崔日用又说了一个关键之举："殿下，你若宫中得手后，可用皇帝之玺速发诏敕，授我以雍州长史，以执掌左右大营，负责守护各个城门。"

李隆基道："嗯，我已让刘幽求负责署理此事。你久在兵部，我原来想让你随我入宫，届时由你负责将北军、万骑及南衙军一块署理。这左右大营委实重要，你又分身乏术，就先把这一块做好吧。"

崔日用道："宫内的事儿由殿下亲自主持，又有刘幽求、葛福顺他们协助，定会一帆风顺。殿下，我祝你马到成功。"

李隆基点点头，并未言声。大战在即，李隆基作为主帅，其心中的压力可想而知。

麻嗣宗这时说道："阿瞒兄，我们上次说好了，你要把王毛仲拨过来帮助我们。"

王崇晔刚刚得知此事，不知道前因，斥道："你就会添乱！阿瞒兄入宫后，那是刀光剑影，他身边又如何少得了王毛仲？我们已集得四十人，对付一个韦温足够用了，你又何必画蛇添足？"

麻嗣宗笑道："阿瞒兄上次与我商议之时，哪儿知道崔侍郎决意反水呢？王毛仲这小子武艺娴熟，他在身边心里就牢靠一些。也罢，阿瞒兄，我不要王毛仲了，让他跟随你吧。"

众人听到麻嗣宗说出"反水"的字样，心里皆一轻松，大战前夕，这种谐趣之话冲淡了一些紧张的气氛。

李隆基道："我说过的话，当然兑现。明日午时之前，我让王毛仲去崇晔府中跟随你们。"

然而到了二十日一早，寻常与李宜德形影不离的王毛仲不见了踪影。李宜德府内府外找了一圈，遍寻不着，只好来向李隆基禀报。

李隆基问刘幽求道："你昨日不是已经吩咐过他们吗？"

刘幽求未答，李宜德急忙答道："禀主人，昨日晚间，刘大人叫来我等二人，吩咐我们辰时起就候在主人身边，我们当时都答应了。"

李隆基闻言，脸上阴晴不定，向李宜德挥挥手，令其退出。

李宜德出门后，刘幽求道："这王毛仲毕竟是聪明人，他可能嗅出我们今日要举事的味道了。他不辞而别，到底意欲何为呢？"

李隆基冷笑道："他无非有两个选择，一者，去找宗楚客告密；二者，眼下前程未卜，他脚底抹油躲到一边去，事情成了后再出来，无非编一个理由。"

刘幽求道："看来他并未告密。听宜德说，他到现在已经不见了近两个时辰，他若告密，宗楚客韦温他们肯定有动作。如今安静如常，他大约正如殿下所言，现在正躲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

李隆基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话虽这样说，还要做好最坏的打

算。韦温若调兵，估计最易从万骑中选取。就让李宜德现在先入万骑营中，若有动静马上回府禀报。”

刘幽求接言后立刻出外布置。

李隆基又仔细把王毛仲的禀性想了一遍，觉得他出外躲避的可能性最大。然今日晚间就要起事，王毛仲作为李隆基的贴身之人却不辞而别，李隆基本来已是满腹的忐忑之情，如此更增加了一层浓烈的味道。

刘幽求回室后，看到李隆基那阴晴不定的神色，知道其心中压力挺重，遂宽慰道：“李宜德已赶往万骑营中，时下事态平静，料也无妨，请殿下勿虑。”

李隆基“嗯”了一声，然后悠悠说道：“刘兄，看来这识人一节太难。王毛仲自从跟随我，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样。其随我入京之后，体会我的心意，主动到万骑营中结识葛福顺等人，说来功劳很大。怎么到了如此节骨眼上，他却自顾自跑了？我们此前为何就没有一丝觉察呢？”

刘幽求闻言心中焦急，若为了此等小事就扰了他的心智，大战在即，是为主帅的大忌，他于是劝道：“人之心思纷纭万端，只要能把握其主要禀性，亦属不易了。王毛仲此前忠心又有功劳，他这次不过为避祸而走，我们就权当做他大病一场，少了他，大事照样能办。殿下，我们不用再想他了。”

李隆基明白刘幽求的好意，点头道：“好吧，我们不用再想他了。刘兄，张暐过来了吗？”

“我刚才派人去叫他，估计该来了。”

刘幽求问道：“若让张暐去结果安乐公主，其力量有些单薄吧？”

“安乐公主府上不过是些寻常仆役及婢女，她连一个护院的都没配。张暐若连他们都拿不下，真是枉为人了。”

说话间，张暐进入堂来。李隆基开门见山地问道：“暐兄，你手下的那帮人使着还算顺手吗？”

张暐原在潞州因宅院阔大，早就挑选一帮身手矫健之人看家护院。其入京后买了一处大宅子，遂从潞州宅第中拨出一半勇丁入京护卫。李

隆基数月前曾入张暐府中，夸赞了这帮人，并让张暐再从家乡调来一些。

张暐答道："遵殿下之嘱，现在已集齐三十人。有件事儿我一直不敢问，其实我宅中护卫不需这么多人，殿下让我再调人，莫非想充实贵宅护卫吗？"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我想让你带着这帮人今晚杀入安乐公主府中，帮我拿下安乐公主及府中之人。"

张暐惊愕得张大了嘴巴，说道："这……这……如何得了？殿下，你不会拿我开心吧？"

李隆基问道："暐兄，你害怕了？"

张暐挠挠头，渐渐平复下来，答道："我与殿下交往以来，别的不知道，只知道殿下决不会把我往火坑里推。那么殿下所言，绝对不会错的，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刘幽求闻言赞道："好呀，人言张暐为潞州豪杰，最是硬气，看来不假。殿下刚才问你，安乐公主府中并无护院之人，你有把握将他们拿下吗？"

张暐笑道："一帮妇孺之人有什么难对付的？我手下这帮人皆为百里挑一的好手，对付他们岂不是手到擒来？你们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什么时候动手？"

李隆基道："你晚间集齐人手，先随我到钟绍京宅中，届时寻机而发。"

张暐眯起眼睛，问道："如此看来，殿下不会仅仅拿下安乐公主吧？好呀，这样更有劲儿。"

刘幽求道："不该你知道的事儿，不许你多问。你现在应该多思今晚的活儿，譬如，事前必须以隐秘为主，不可因为疏漏出现岔子。"

张暐答道："我知道，可让他们行动之时分散而走，这样动静不大。殿下，我若拿下安乐公主与武延秀，应该如何处理？"

李隆基很干脆地答道："你看着办。"

张暐喜道："奶奶的，我若逮着他们，顿时一刀'咔嚓'一声，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李隆基与刘幽求闻言，并未出声反对。张暐认为，自是他们默许了。太阳缓慢地当空划过，将炽热的光线射入城中的各个角落。午后的光线更强，将长安城照射得似乎成了一个大蒸笼，阳光下的行人无处躲避，只好快速走过，以期躲入房内纳凉，如此，街上行人变得愈发稀少。

李隆基觉得这个白天过得很长，时辰走得异常缓慢。

当太阳终于隐入西面群山之后，暮色的清凉随之漫起，逐渐将白日的闷热侵蚀掉。人们开始从室内走出户外，多是坐在当院仰望星空，享受这无边的凉意。

李隆基却没享受这种快感，心情反而如白日的太阳那样，愈发炽热起来。刘幽求今日一直在观察着李隆基的神色，看到这会儿有闲暇工夫，遂约李隆基到庭院里转转，其本意为调适李隆基的心情。

李隆基随同刘幽求来到庭院里，他们仰望天空，只见满天繁星点点，不停闪烁。李隆基感受外面的凉意，忽然感叹道："怎么又是六月呢？"

刘幽求明白李隆基言语的含义，当初太宗皇帝发动玄武门之变，是日为六月四日；今日其曾孙儿再次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日子，比六月四日迟了十六日。刘幽求不愿意沿袭其话题在这里无端感慨，而是扯到另外一个话题："是啊，遥想太宗皇帝临行之际，文德皇后设酒为众人壮行。后人多知文德皇后之贤，却忘了如此壮怀激烈的一幕，我以为，中国自古至今，无女可与文德皇后相比。"

这句话触动了李隆基的心弦，点头道："刘兄所言，我非常认可。文德皇后确实为不世出的奇女子，太宗皇帝的文治武功，其实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可惜呀，后世的皇后偏偏忘记了文德皇后的做法，皆想走出幕后来到台前，以致把天下弄得乱七八糟。"他的话中明显斥责了则天皇后和韦太后。

刘幽求笑道："殿下，假若你某一日登上大宝之位，你的皇后自然要以文德皇后为楷模了。"

"当然。"李隆基脱口而出，马上觉得失态，收回了下面的话，轻轻责备刘幽求道，"刘兄，你怎可说出此等之语？我这次决计起事，缘于我为李家子孙，不忍见祖宗打下的江山就此沦落。如今道德沦落，'斜封官'泛滥，贿赂公行，我作为李家儿孙岂不拍案而起？你今后不可再说出此类话，外人易生误解。"

刘幽求不以为忤，说道："殿下可以这样想，然我们这帮人跟着殿下，实在是提着脑袋一般。事成则好，事败就脑袋搬家，我们却不会这样想。"

"你们怎么想？"

"你说我们痴心妄想也成，我们冒着杀头的危险跟随殿下，自是想将殿下推上大宝之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将入相，博得个封妻荫子。若殿下没有此等想法，岂不是冷了众人之心？"

李隆基聪明绝顶，岂不明白手下这帮人的想法？他微笑了一下，说道："我们此次事成，参与之人皆有大功在身，将来定会论功行赏的。只是我登大宝之位一说，今后不可再讲。刘兄，你谋虑缜密，定会明白此节的轻重。对了，你找过钟绍京了吗？"

"我午后刚去。我对绍京说，今晚临淄王有要事相商，嘱他不论迟早要在宅中等候。他已然满口答应。"

"嗯，这就好。刘兄，现在已快到我们出发的时辰了。"

刘幽求答应了一声，心中甚喜。他观察李隆基的神色已然轻松下来，则他这番刻意的晤谈达到了目的。

亥时三刻，李隆基带领刘幽求、李宜德、普润等人出府外，普润今日除掉了僧袍，换了一身常人服装。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今日皆不骑马，而是钻入一辆遮有布幔的驴车里面。车儿太小，几个人挤在布幔里有些拥挤，李宜德负责驾车，反比车内的人要舒服得多。

车儿顺着街道先向西行，过了含光门之后折向北，就可直接到钟绍京的廨舍前。街上行人此时不多，他们行到含光门前时，巡街的兵士与其错过，兵士们看到一头灰驴拉着一辆灰不溜秋的车儿溜着路边走，实在不起眼，根本就没有注意。他们这样在路上行了半个时辰，就来到禁苑的南墙角下。那里有一处空地，其中的大树与花木繁茂，月光下投下一片阴影。李宜德驾着车儿，轻轻挥鞭让驴儿走入阴影中，李隆基他们随之跳下车来。

刘幽求轻轻击掌一下，就见树根处过来两人。他们与李隆基会合，借着树丛中透过的斑驳月光，可以看清这两人正是麻嗣宗与张暐。

李隆基轻声问张暐："你的人都带了吗？"

张暐手向阴影里一指，悄声道："他们都在。"

"那好，我们走吧。"李隆基手一挥，数十人随着他沿着禁苑南墙根向东行走。那辆驴车自然不用再带，李宜德卸下驴，将之拴在一棵小树上。

禁苑为皇帝游赏之所，该苑东西长二十七里，南北阔三十里。其东抵霸水，西连汉长安城，南接宫城，北枕渭水。苑内树木参天，奇花异石满目，更有离宫亭观二十四所。禁苑不准寻常人入内，白日里尚有数百园丁工匠在苑中侍弄花草及修缮，到了晚间，这里万籁俱寂，灯火甚少，甚为幽静。

从此空地到钟绍京的居所距离不远，这群人很快就集于其门前。刘幽求见其门紧闭，遂上前轻叩门扉，就听钟绍京在里面答应了一声，并问道："是临淄王吗？"

刘幽求压低声音道："正是临淄王前来，我是刘幽求。"

众人等着钟绍京把门打开，然后一拥而进。这里为禁苑，南面即为宫城高大的城墙，巡夜兵士每隔一定时间都要从此经过。若他们发现子夜时分这里有一大帮人，他们肯定会上前询问，弄不好还会声张起来。李隆基他们事先算准了兵士巡街的间隙，然后乘隙到此。

然而，门后似乎没有了声息。

钟绍京今日得到了刘幽求言语，他待刘幽求走后向夫人嘀咕道："临淄王今日甚是奇怪，他深夜来此，到底有何事呢？"

许氏夫人道："我观刘幽求刚才的神色凝重，其言语又非常郑重，估计所商之事非同一般。"

"非同一般？"钟绍京喃喃自语，脑中将李隆基近来的言行想了一遍，然实在想不出什么特别的事儿。

许氏夫人道："不管他们有什么事儿，只有见面商谈方才知道，你也不用再多费心思了。这样吧，晚间把闲杂人清出门外，我们夫妻二人就在大门前专等，到时候再随机应变。"

"嗯，也只好如此了。"

钟绍京现在闻听李隆基到了门前，疾步走到门前，习惯性地隔着门缝向外面一张望，顿时大惊失色。他又疾步退回去，轻声对夫人道："坏了，临淄王带来数十人，其意欲何为？"

许氏夫人闻言也走至门缝处，就见外面正影影绰绰立着数十人，再仔细一看，这帮人手中似乎都拿着家伙。

外面的刘幽求显然急了，他轻声急促喊道："绍京，快开门。"

里面仍然无声无息。

刘幽求走至李隆基面前，轻声道："钟绍京明明就在门后，怎么办？让宜德强力开门吧。"

李隆基感到如此时刻最为难熬，钟绍京不开门，实在出乎意料。他快速思索一下，觉得若强力打门势必弄出动静，遂向刘幽求说道："再叫！"

身边的麻嗣宗轻声骂道："奶奶的，惯会舞文弄墨之人就是靠不住，一到关键时刻就会退缩。"

李隆基今日起事开头不顺，先是王毛仲不辞而别，现在钟绍京又不开门。王毛仲只要不去告密，跑就跑了，于大事无碍；可钟绍京不开门就坏了大事，李隆基早就想好以其居所为起事根据地，若此事出了岔

子，则全盘皆输。

他们在那里焦急万分，生怕此时有巡街兵士出现。

刘幽求又走至门前，伸手叩门轻声喊道："绍京，赶快开门。"里面的夫妻二人正在低头商议，钟绍京说道："观外面阵势，他们显然想以我家为据点行事。我若开门，此事就与我家相连。夫人，我们不管他们吧？"

许夫人倒是一个很有决断能力的女人，说道："你不开门就可置之度外吗？哼，你平时与他们交往甚多，他们若有事儿，你能逃脱吗？"

"夫人以为眼前如何办？"

"事不宜迟，马上开门！"

钟绍京迟疑了一下，然后缓步向大门走去。

许夫人见其行动迟缓，又催了一句："快点走。"

门外人的耐性显然已到了极限，李隆基见此光景，伸手向李宜德做了个手势。李宜德见主人发出信号，遂带领两人向墙根行去。李隆基事先告诉他，若钟绍京的大门不开，须由他翻墙进去开门。今日白天李宜德到万骑营中，经过此处时仔细观察了该墙形状，瞅准了低矮处作为翻墙地点。他可借助别人的肩头攀缘到墙头上，然后一跃而入。以李宜德的能耐，若钟宅中有人来拦阻，皆不是他的对手，可以轻易地制服，然后打开大门放众人入内。

李宜德尚未走到墙脚下的时候，就听大门"吱"的一声洞开，钟绍京走出门外，轻声说道："临淄王吗？请赶快入内。"

李隆基及刘幽求他们见状大喜，李隆基一挥手，不及与钟绍京寒暄，即带领众人拥入门内。李宜德最后进入，他随手将门关上并将栓合上，李隆基对他说道："你就带领两人，一直守在这里吧。"

那边的麻嗣宗正在埋怨钟绍京："钟兄，刚才又不是让你磨墨写字，顺手一下就把门打开了，何至于如此缓慢？快把我们急死了。"

钟绍京支吾了一声，一时想不出用什么理由解释刚才的行为。

刘幽求打圆场道："嗣宗，我们进来就成了，你怎么有那么多的话？院内黑灯瞎火，绍京深一脚浅一脚走过来，总要费些时辰吧。"

麻嗣宗心想明明听见钟绍京就在门后，刘幽求这样说明显是替钟绍京打掩护，又张嘴欲言，刘幽求伸手堵住其嘴，斥道："别说了。"

钟绍京在黑暗中观此情景，想起刚才自己的举动，脸上不禁有些发烧。他走到李隆基面前，殷勤地说道："临淄王，且请到堂上说话。"

李隆基答应了一声，扭头对张暐道："暐兄，让你的人先在院中待着，嘱他们不可喧哗。我们入堂说话。"

钟绍京入堂后，将李隆基奉入主座。李隆基又复起身，执其手曰："绍京兄，我今晚带来这么多人入宅，你定会怪我唐突吧？"

钟绍京答道："刘兄日间曾来告知殿下要过来，我一直等候，怎能说唐突呢？只是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前来，心中就存了疑窦，请殿下谅解。"

"嗯，这不怪你，还是我事先未知会你。绍京兄，因此事重大，事先除了刘兄知晓以外，其他人多是今日方才知晓，我之所以如此，无非想隐秘此事。"

"殿下欲行何事？"

"嗯，我们坐下说吧。刘兄，你把事儿详细说给绍京兄。"

刘幽求说道："韦太后倒行逆施，她毒死皇上，先罢相王辅政之位不说，近来又密谋革命，把天下变姓为韦。更有甚者，宗楚客与韦温商议，近日还要翦除相王与太平公主，如此一来，临淄王也难逃其祸。"

钟绍京大为吃惊："此话当真？"

刘幽求道："此话非为杜撰。崔日用曾参与他们的密谋，此话由崔日用向临淄王说知。绍京，崔日用已决意追随临淄王，今晚也参与行动。"

李隆基点头道："刘兄说得不错，我不能坐以待毙，今晚就要先发制人。绍京兄，我们今晚之所以来此，就要以此为据点动手。"

钟绍京现在彻底明白，李隆基今晚前来是决意起事。他们既然已入己宅，那么夫人说得对，不论此事成败如何，自己决计脱不了干系。与其如此，只有横下一条心参与其中方为首选，并无其他退路。他思念及此，起身说道："好哇，殿下早该如此了。我今晚早将闲杂人清出院落，殿下可以放心大胆使用此院。另外，若起事定需要人手，禁苑内有数百园丁工匠可以使用，他们还是听命我的。"

李隆基点点头，说道："好吧，待事发后你可去召集他们，现在却不用惊动他们。"

麻嗣宗在侧说道："绍京此举还算像话。"

李隆基没理麻嗣宗，转向刘幽求道："他们该到了吧？"

"快了，他们应该在路上。"

这里说的"他们"，即是陈玄礼、葛福顺与李仙凫三人。

麻嗣宗这时又忽然插话道："阿瞒兄，王毛仲怎么没来呀？"

刘幽求见李隆基的脸色一寒，知道这句话触到了其心中的敏感处，遂瞪了麻嗣宗一眼，斥道："大战在即，你怎么净会说些没来由的话。

因另有要务，王毛仲被殿下派走，你就不要想他了。你与崔日用和王崇晔带领四十人，不过对付一个韦温，其力量绰绰有余，为何一直盯着王毛仲？"

麻嗣宗突然遭到抢白，心想李隆基原来答应王毛仲前来呀，怎么又突然变了卦？实在摸不着头脑，只好不再吭声。

说话间，李宜德走入堂内，向李隆基禀报道："主人，他们来了。"就见其身后有三人跟随，自是葛福顺、陈玄礼和李仙凫。

李隆基示意他们三人坐下，然后问道："都安排好了？"

三人一齐点头，葛福顺说道："高嵩那小子已然沉入梦乡，其营帐巡守人员正是我的部属。仙凫那面，也如这样安排。殿下，现在万事俱备，那四个家伙烂醉如泥，现在如死猪一样，唯听你下令了。"

今夜举事，这三人最为关键。李隆基听了此话，心中又结实了不少，他沉吟片刻，说道："现在刚过一更，再等等，现在举事还有些太早。"

葛福顺显然沉不住气，说道："殿下，此事宜早不宜迟，若到了后半夜虽然安静，不过容易弄出动静。"

陈玄礼还是比较持重，说道："福顺，我们听殿下的号令就是，此事关系重大，须全盘考虑，你不可性急。"

刘幽求观察李隆基的木然神色，知道他现在的心情并不平静。且今日迭逢王毛仲失踪和钟绍京拒开门两件事儿，事情虽然不大，肯定会在其心中留下阴影。他向普润使了个眼色，然后向门外走去，普润也随之走了出来。

两人走到庭院之中，就见月光如水，映亮了整个庭院；满天的繁星，间或眨动着其深邃的眼睛。刘幽求悄声问普润道："禅师，临淄王现在的心情有些动荡，你以为如何？"

普润道："不错，是有些不稳。"

"此为战前大忌呀！禅师，你需要想个办法。"

普润笑道："你有些杞人忧天了。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以临淄王的睿智和心性，那是不妨的。幽求，你不可思虑太过。"

"不管怎么说，禅师须想个法儿坚其心智。"

"嗯，我知道。"

两人谈话间，忽然天幕上一颗流星闪过，其尾巴拖着长长的光焰向地面冲来。其背后，又有两颗小流星划过。普润见状，疾步跨入堂内，低声喝道："殿下，快出来。"

普润的喊话短促而着急，李隆基意识到有大事发生。他从座上弹跳而起，其迅捷的身影在堂中一闪而过。

李隆基出门后急声问道："什么事儿？"

普润抬手向天，说道："殿下快看！"

那一大二小的流星已然坠下，星河间仅留下三道光影，既而倏忽不见。说也奇怪，今夜的流星似乎抱成团儿集中爆发。这一大二小的流星刚消失，天幕边忽然又现出一团光亮，然后越来越近，光团的光芒越来越亮，竟然将大地照得雪亮。光团到了近地面时四散飞去，原来这是一团流星雨。

李隆基默然观察，待流星雨散尽，向普润问道："禅师，此象何解？"

普润道："天象异常，则示地上应有大事发生。殿下如今万事俱备，此天象示意可以行之。"

李隆基目视刘幽求道："刘兄，是时候了，我们进去吧。"他说罢转身入堂，是时，众人一同出外观星，他们也随之入堂。

李隆基立在堂中，沉声说道："众位兄弟，为图我大唐祚业延续，我们今日放手一搏。"他示意葛福顺等三人道，"你们去吧，就按我们事先商议好的去办！我在这里静候佳音，你们得手后马上过来禀报。"

三人得令后躬身行礼后转身出门。

三人走后，堂内又复静寂，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极端压抑的气氛。

这种等待最为熬人。

北军与万骑的军营设在一起，他们按例到玄武门等宫城要地轮值。因为玄武门位置重要，自从太子重俊事变之后，万骑将办事衙门设在玄武门。高嵩与韦温等人一般白日在玄武门，晚上就回大营休息，玄武门等处一般由一名果毅都尉带班轮值。李隆基早与葛福顺他们密谋许久，因为他们知道今晚要起事，李仙凫今晚设法谋到了在玄武门值守的差使。三人出门后向东行走，很快就到了玄武门前面。葛福顺轻声说道："仙凫，你今晚的任务就是控制好玄武门，现在守门者皆是你的手下人吧？"

李仙凫道："都是我们事先商议好的，岂能有错？你放心，只要你们在营中得手，我立刻就开始料理这里的北军卫士。他们若听话还成，

若不听话，就他们那几个人毛，非常容易收拾。”

陈玄礼道：“福顺，你就在营中放手干吧。我带人严守营门，不许人进出，你得手后，我立刻就派人通知仙凫动手。”

葛福顺道：“好吧，就这样说，我们走吧。”

李仙凫走向玄武门，葛福顺与陈玄礼悄悄向营中走去。

另一边，正在等待的李隆基打破难耐的寂静，问钟绍京道：“绍京兄，你若唤齐那帮园丁工匠之人，需用时多少？”

“他们就在北苑南门之侧集中居住，可以很轻易唤醒他们。”

“嗯，待会儿若葛福顺他们得手，你速去叫齐他们，然后集于玄武门前待命。”

“我知道了，请殿下放心。”

钟绍京说完话，室内又陷入寂静之中。惯好说闹的麻嗣宗也呆坐在那里，许是被压抑的气氛所束缚，没有了说话的欲望。

李隆基与刘幽求的眼神间或碰撞一下，然后滑向一边。他们都明白彼此的心思：葛福顺他们进展顺利吗？

高嵩与韦播奉韦太后严令，这些天必须住在营中不许回家，以掌控军中。他们这十余日待在营中，采取了一系列他们自己认为可行的立威手段，感觉效果不错。这日晚间，住处相距不远的韦捷与韦濯走了过来，这两人掌握北军，也是自我感觉良好。他们聚在一起先聊了一阵军中情况，其感觉相同，认为没有辜负了韦太后的期望，已然很牢固地掌控好了军权。大家的兴致很高，高嵩与韦播要尽地主之谊，遂要来酒菜，开始频频举酒。到了最后，四个人都喝多了，韦捷与韦濯也无法再回自己的营帐，他们很快沉沉睡去。

葛福顺与陈玄礼掌握着他们的动态，所以葛福顺对李隆基说这四人已烂醉如泥。陈玄礼当时得知他们的状况，不禁摇摇头道：“天佑临淄王啊！福顺，有句话叫做‘成事在天’。他们怎么不早不晚，现在却聚在一起，还要饮得烂醉？看来临淄王果然有福气啊。”

葛福顺冷笑一声道："哼，如此一来，倒是免了我一番手脚。玄礼兄，他们不是上赶着来送死吗？"

陈玄礼点头赞同，心里对这次起事有了顺利之感。他感到顺利，却没有想到那边的李隆基却接连遇到两件不顺利的事儿，可谓天壤之别。

葛福顺与陈玄礼悄回营中，此时灯火稀少，万籁俱寂，他们轻步走向屯营的右边一座大营帐中，那里有数十人在黑暗中等待他们。

这些人皆为他们辖下的队正，这些队正每人手下辖五十名兵士，分为五火，每火十人，每火设有火长。

葛福顺和陈玄礼事先暗中联络，又从外拉来队正十余人，如此一来，他们二人可掌握的兵士近两千人，已有相当的力量。他们进门后商议了几句，葛福顺道："就按我们事先商议好的办，你先带走十人，先去控制各门。那些事先准备好的火把要带足，届时我在中军点燃火把之后，你也要点火把响应。"

陈玄礼说了声："知道了。"然后低声唤出事先定的那十名队正。他们出帐后各赴自己的营帐拉出自己的兵士，再到事先制定好的位置集合。

陈玄礼走后，葛福顺唤出一名自己的心腹队正，问道："中军帐值守的人还是自己人吗？"

"没错，还是他们。"

"另外二百人在中军帐侧埋伏好了吗？"

"已然埋伏好了。"

葛福顺听完，起步向帐中的这帮人靠近一些，然后沉声说道："你们现在速回各自营帐准备，将火把备妥。待会儿你们若看到中军帐有火把燃起，你们立刻出帐，燃起火把向中军帐靠拢。嗯，现在速速散去。"

众人依令悄然出帐。

葛福顺在千骑时即为果毅都尉，其性格粗豪，又为人正直，在军中

有相当的威信。李隆基此次倚用他们起事，葛福顺其实担当了主角。众人出帐后，葛福顺问了一声："我的刀呢？"

从人将刀交给他。这是他惯用的一柄大砍刀，用精钢制成，刀刃锋利，刀头浑圆，刀柄约长二尺，是葛福顺最为趁手的兵器。

葛福顺接过刀来并未拔出刀鞘，那是他怕在营中行走时引来反光，他提刀而行，身后有五人跟随。

他们很快到了中军帐前，一名值守的卫士喊了一声："谁？"

葛福顺沉声答应了一声："是我。"他边答应边继续前行。卫兵看清是葛福顺一行，就不再做声，而是轻步走到葛福顺面前，沉声说道："葛都尉，自子时以后，中军帐无人出入。"

葛福顺在黑暗中点点头，然后转头对从人说道："让我们的人出来，先把中军帐围了。再让那二十人过来，让他们跟着我。"身后从人闻令，各自到附近唤人。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如微风一般刮过来，就见一条条黑影从四面将中军帐包围了起来。葛福顺那名心腹队正带领二十条黑影，也迅即来到葛福顺身边。

葛福顺一把褪去刀鞘，将刀鞘扔在地上，就见刀锋在月光下面泛出冷光，他低吼了一声："亮家伙吧！"

那二十人手里皆执大刀为兵器，闻令后也齐齐拔出刀来。

葛福顺道："我们进去后只管砍人，记住，我要那四个人的脑袋。来，大家张起火把。"

火把燃起后，葛福顺一挥大刀，带头冲进帐内。

帐内仅有高嵩等四人在那里鼾声如雷。四人中韦播还算灵动，睡梦中被脚步声惊醒，睁眼一看就见火把向自己奔过来，尚未弄清原因就见一道寒光向自己袭来，顿时了账；另外三人根本就没有醒，睡梦之中就成为刀下之鬼。

葛福顺直奔高嵩而去，其大砍刀当空一挥，高嵩的身首顿时分家，

葛福顺至此算是顺了自己心中郁闷已久的鸟气。他伸手拨散高嵩首级上的发髻，捋长头发将之系于自己手中，就见高嵩的脖项断绝处犹在滴血，其模样十分可怖。

葛福顺喊了声："都结果了吗？把他们的首级都交与我。"

很快，另外三人滴着血的首级也交付于葛福顺手中。葛福顺挥刀向外一指，然后自己首先提着四个脑袋，在众人簇拥下杀气腾腾走出帐外。

葛福顺立定后大声吼了一声："张火把。"

很快，中军帐周围约有二百余个火把燃起，本来漆黑的大营中顿时腾起一团耀眼的光亮。

中军帐火起后，就听营中出现了一些喊叫声，很快，四周的营帐皆有火把张起，过了一会儿，屯营的四门处也张起一片火把。

这是葛福顺与陈玄礼事先定好的计策，即中军帐得手后举火为号，然后四下里燃火把响应，以营造其势。下一步，须参与起事队正们向中军帐靠拢，并在沿途将未知晓此事的将士也裹挟进来，人数越多越好。

众人打着火把向中军帐汇集，渐渐已有近三千人。葛福顺眼望此势，令人从帐中搬出数条几案，然后堆成一高台，自己站立其上。

火光熊熊中，葛福顺一手执大砍刀，一手拎着四个尚在滴血的脑袋，脸现狰狞之色，挥手将四个首级扬起，大声喝道："兄弟们，知道这是谁的首级吗？"

台下之人顿时屏息听言，场面一时非常寂静。

"这是为祸我们兄弟之人的脑袋。高嵩、韦播，还有韦捷与韦濯。"

台下先是停顿一下，忽然有群声喊道："杀得好。"

此声一带头，马上有数千火把耸动，雷鸣似的声音此起彼伏："杀得好！杀得好！"

葛福顺待台下声音少歇，然后又大声喝道："韦太后毒杀先帝，现

在又准备倾覆社稷，要将天下改姓为韦。我们作为大唐的将士，能答应这个狠毒女人胡作非为吗？”

台下又有人领喊：“我们不答应。”

人群中有人说道：“葛都尉，你就带领大家去杀了这些韦姓之人吧。”

葛福顺又扬了扬手中的脑袋，大声喊道：“对呀，这四个人已死，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今晚要将韦家马鞭高以上的人全部斩尽。我们要迎立相王为皇帝，今晚大家要人人立功，届时请相王赏赐。”

人群中又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喊声：“好哇，就是这话。”

葛福顺又语调一转，说出了狠话：“若有人在这里阳奉阴违，暗中向韦氏之党通风报信，或者帮助逆党者，一经发现，要罪及三族。”

人群中有人喊道：“请葛都尉放心，若有这样的人儿，不用葛都尉动手，我们先生吃了他。”

葛福顺道：“好，就是这话。此后请大家跟随好自己的队正，听从指挥，奋勇立功。”

人群中又爆发出震天似的答应声。

葛福顺走下高台，看到陈玄礼正在身侧，遂将那四个首级交给陈玄礼，说道：“你将这几个首级交给临淄王，我带领大家赶赴玄武门。你告诉临淄王，就说我在玄武门等他。”

陈玄礼接过首级，带领一帮人速奔而去。

葛福顺甩了甩已显酸软的手腕骂了声：“奶奶的，这几个小子的脑袋真沉。”然后令兵士们列队，依序向营外走去。

李隆基他们显然注意到了营中的火光，他们此时皆走出门外，向屯营方向眺望。刘幽求观此阵势，轻声说了句："他们应该得手了。"

李隆基此时叫过钟绍京，吩咐道："绍京兄，你速去唤醒他们。"

钟绍京答应后立即离去。

麻嗣宗这时来到李隆基面前说道："阿瞒兄，我也出发吧。"

李隆基咬紧下嘴唇，沉吟片刻，说道："嗯，再等等。"

李仙凫回到玄武门后，即登上门楼的最高处。从这里向军营眺望，可将军营的动静尽收眼底。

军营里腾起火把，其从中军帐处开始燃起，渐渐蔓延全营，最后连辕门处都燃起了火把。李仙凫知道，这表示葛福顺他们已然得手了。

一名队正从楼下跑上来，禀报道："李都尉，北军那帮人看到营中火起，顿时惊慌喧闹起来，我已令人把他们看管起来。"

李仙凫点点头，起身向楼下走，边走边说道："你办得很好。这几个人毛掀不起什么大浪，走吧，我对他们说几句话。"

上次玄武门事变之后，李显觉得还是万骑这帮人最后救了自己，因此对他们相当倚重。玄武门的守卫力量原来主要由北军负责，李显此后也要求万骑进驻玄武门，北军守卫反成了配角。今晚这里由李仙凫值守，又暗暗增派人手，北军驻守人员更显劣势。

北军的数十名人员此时被赶到二层的一个平台上，四周由万骑兵士持刀看管。李仙凫走到平台上，向下面环视了一周，然后说道："北军的兄弟们，你们都看到营中火起，知道为何吗？"

北军兵士不敢吭声。

李仙凫接着说道："我们万骑将士今晚要办一件大事。韦太后毒杀先帝，又阴谋篡唐，我们今晚要杀掉韦氏一门，拥立相王为君。我告诉你们，掌管北军的韦捷与韦濯，现在已然掉下脑袋。我问你们，愿意和我们万骑一起干吗？"

北军兵士先是沉默，然后一人说道："我等愿随万骑干事。"

李仙凫道："好呀，你们还算识相。若你们敢说出一个'不'字，你们马上就可追随那掉了脑袋的韦捷而去。你们。每五人一组插入我的小队之中，然后各就各位。"

马蹄声音自远而近，李隆基他们就见数条黑影迅疾而至。陈玄礼到了门前滚鞍下马，气喘吁吁地向李隆基禀报道："殿下，事儿成了。此为那四人的首级，请殿下验看。"

四颗脑袋被陈玄礼掼在地上，竟然还在那里转动。李隆基喊道："掌灯来。嗣宗，你与他们相熟，可以验看。"

麻嗣宗接过风灯，逐个验看几个首级，然后起身禀道："不错，就是他们。别看他们的脑壳血肉模糊，那是一点都不会错的。"

李隆基闻言说道："嗣宗，你速速去吧，记住，下手要快，不可拖泥带水。暐兄，你也带着你的人走吧。"

麻嗣宗与张暐答应了一声，皆骑上马绝尘而去。二十余匹马儿在寂静的夜里迈开蹄儿，踏地的声响很大。不过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隐蔽行踪已降为次要，争取时间为首要目的。

陈玄礼向李隆基禀道："殿下，万骑将士现在已然万众一心，唯奉殿下马鞭所指。福顺现在已带领众人向玄武门靠拢，仙凫正在巩固玄武门，等待殿下的下步号令。"

李隆基一直绷紧的神色顿时现出一丝轻松，他长吁了一口气，赞道："你们很好，事儿办得很麻利，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刘兄，禅师，我们走吧。"

众人簇拥着李隆基向玄武门走去，刘幽求毕竟细心，令钟宅下人将四颗首级收拾起来，并妥善保管。

天上的流星雨已然散尽，夜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星月按照其自行的轨迹固守着自己的位置，一轮明月下，北斗七星最为明亮。现在，地上的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刚刚拉开序幕，天地间依然平静，并无什么特殊的异象。

玄武门现在火光通明，数千名万骑兵士皆手持火把，脸色肃穆。看来万骑将士毕竟平时训练有素，数千人聚拢在这里，依旧依队列站立，没有任何乱象，且鸦雀无声。比较而言，钟绍京带领的二百余名园丁工匠就有些特别了，他们手执的家伙皆为斧锯剪刀，衣服驳杂，且聚在一起彼此说话，声响较大。

李隆基一行很快就到了门前，李隆基看到钟绍京带领的一班人，眉头微皱了皱，就令人把钟绍京唤了过来，说道："绍京兄，此后城中肯定很乱，为保相王和太平公主安全，你速带你的手下人前去他们府前守卫，不许闲杂人接近府前。"

钟绍京道："好的，我马上将他们分为两拨分守相王府与太平公主府。殿下，我意还须分出一拨前去护卫殿下之府。"

李隆基摇手道："不用！绍京兄，你速去安排。你将事儿排定后，速回宫中，这里还有用你的地方。"

钟绍京不再废话，领命而去。

葛福顺与李仙凫此时迎了出来，李隆基问道："北军那里有动静吗？"

葛福顺道："禀殿下，韦捷与韦濯被斩后，他们又见这边动静，已然乱成一团。不过他们已然群龙无首，无法再得号令，只会继续乱下去，却于我们无碍。"

刘幽求道："我们若得皇帝之玺后，即可安排人员弹压抚慰，现在却不用管他们。"

李隆基又问道："这里的万骑将士，合并有多少人？"

葛福顺答道："加上玄武门原来守军，合并有近四千人。"

火光中，李隆基与刘幽求对视一眼，其眼光中皆为欣喜之色，他们事先没有想到，事儿竟然如此顺利，且葛福顺他们竟然拉来这么多人。以如此兵力攻入宫城，看来是十拿九稳之事。

李隆基说道："事不宜迟，须向宫城攻击前进。福顺，你可带领左万骑一千五百人攻击玄德门；仙凫，你带领右万骑一千五百人攻击白兽

门。”

葛福顺道：“一千五百人？殿下，此为牛刀杀鸡，不用半个时辰，我们皆可拿下。下步如何呢？”

李隆基道：“你们拿下此两门后，可约在凌烟阁前集合，然后大声鼓噪起来。我们听闻此声后，即前去与你们会合。”

葛福顺与李仙凫接令，转身欲调派所属兵士进入。

李隆基又唤过他们，说道：“我与玄礼领兵在玄武门等候，万一进展不顺，你们可速速知会我，届时我领兵支援你们。”

葛福顺大大咧咧道：“殿下请放心，韦太后他们民心失尽，军中兄弟一听收拾他们，肯定望风响应。我们不用支援，殿下可准备随时跟进，你就在这里听好吧。”

李隆基点点头，令他们速去布置。

门前的万骑将士很快被分为三队，葛福顺性子最急，先带一队去攻玄德门，后一队才跟李仙凫入宫，剩下之人由陈玄礼上前召集，令他们也入宫集于临湖殿前。

普润今晚也派上了用场，李隆基令他在玄武门坐镇，不可擅离。李隆基明白，玄武门城楼坚固，进可攻退可守，现在虽进展顺利，然突发事件也不可预料，所以要有万全之策。

安排好玄武门的事儿，李隆基带同刘幽求与陈玄礼到临湖殿等候。

破败的临湖殿门前，近千名万骑兵士在这里列队等候。看来他们平时果然训练有素，只见陈列整齐，黑暗中皆屏息站立，没有喧哗之声。

李隆基带领刘幽求、陈玄礼和李宜德站立在临湖殿门前，于此等候凌烟阁前的鼓噪声。

这一番等候与刚才在钟绍京宅中的等候相比，无疑轻松多了。那时候，葛福顺他们的前程未卜，只要其中出了一些岔子，则会走向事情的反面；眼下有万骑将士为依托，其人数众多又进攻犀利，宫内的守卫之兵不是对手，事情很明显，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事变能够成功。

刘幽求的心里比较轻松，其一直悬着的心大多放了下来，黑暗中其脸上绽出笑容，身子倾向李隆基说道："殿下，观眼前大势，事情似可成功。"

李隆基"嗯"了一声，并未答话。

其实李隆基一直紧绷的神经此时也松弛了下来，其思绪已飞了开去。他在想一件事儿，眼前的此情此景，与太宗皇帝当时何其相似啊！

太宗皇帝当时领兵埋伏于临湖殿，等待着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到来。李隆基此时心想，自己现在看似掌握了大势，而太宗皇帝当时埋伏于此，看似尚未发动，其实已掌握了先机，所以，二者其实有相似之处。

李隆基抬头向玄武门方向看了一眼，心想历史何其相似。唐王朝是经高祖太宗皇帝打拼而来，那么其后代往往经过如此逼宫，就可轻松获得权柄，如此也太轻易了。

李隆基此时的脑海里晃过一个念头：今后如何避免同样的事件重演？

李隆基的思绪虽纷纭万千，毕竟是一刹那的念头，他还要专注于眼前之事。他对刘幽求说道："若葛福顺他们能够得手，擒拿韦太后之后，剩下的事儿就看你的了。"

刘幽求知道李隆基说话的意思，他们事先已多次商议：宫中得手之后，首要者须取得皇帝之玺印，如此方能在宫中拟诏敕连夜发出，以安定局势。刘幽求闻言后答应了一声，问道："擒拿？殿下难道还想让韦太后活到天亮吗？"

陈玄礼插言道："殿下，这个老淫妇就交给我了。请放心，我不会让她活到天亮的。"

李隆基没有接腔，他抬头仰望星空道："嗯，时辰已交三更了。不知崔日用和张暐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刘幽求道："请殿下放心，他们纯粹是瓮中捉鳖，现在应该已经得手了。"

这时，宫内传来了巨大的鼓噪声，陈玄礼喜道："殿下，看来福顺他们已然攻门而入，现在已至凌烟阁了。"

黑暗中的李隆基满脸欣喜，知道今日的事儿已有九成胜算，他晃动了一下手臂，然后向宫内一挥，说道："好吧，我们出发。"

第十二回　祸首贼臣大浪去　新贵贤者逐波来

韦太后是夜唤来了马秦客侍寝。两人在那里颠鸾倒凤，连战两番，马秦客抖擞精神使出百般手段，将韦太后侍候得眉开眼笑，通体舒泰。事罢后，韦太后枕着马秦客的臂膀含笑说道："你很好哇，现在愈来愈让我舒服了。"

马秦客急忙谄笑道："微臣此生最大的幸事，就是能够侍奉太后之万一。只要太后满意，微臣即为最大的满足。"

韦太后含笑不语。

马秦客又道："太后，微臣的事儿应该办一办了。"

"什么事儿？"

"微臣现在还是一个六品官儿，以这等身份来侍奉皇后，实在有点低。微臣以为该升一升了。"

"这事儿好办，不过一句话就行了。你先任中书侍郎，明儿个我吩咐宗楚客马上办。"

马秦客顿时大喜，又在韦太后周身抚摸起来，并送上一个长长的吻。谁知韦太后已然筋疲力尽，她轻轻推开马秦客，嗔道："罢了，我身子还如你那样的结实吗？早点睡吧。"

很快，韦太后沉入甜蜜的梦乡中。睡梦中，她头戴通天冠，身穿大袞服，在那里威风八面地指点江山，那势头绝对把则天皇后当初的威风都盖了下去。只见百官庶民都俯伏在自己的脚下，他们山呼万岁，自己慨然受之。

韦皇后此时一个激灵醒了过来，她听明白了，那并非山呼万岁的喊声，而是鼓声夹杂着巨大的喊叫声，感觉这些声音就在宫中，且离自己很近。韦太后一面呼叫掌灯宫女掌灯，一面推醒身边犹在酣睡的马秦客，问道："马卿，你听，这是些什么声音？"

马秦客迷迷瞪瞪不辨东西，随口应道："是啊，深更半夜，他们鼓噪什么？"

韦皇后到了此时，开始感觉宫内有变。她毕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当初太子重俊举事也是深夜发动，其情景与眼前何等类似。想到这里，她拨开帐幔跳了下去，一面自顾自地穿衣，一面说道："不对，事情有异。快起来，我们找个地方躲避。"

马秦客也急忙下榻穿衣，并问道："躲避？太后，我们到什么地方最好？"

"这里离献化门不远，那里有飞骑屯营。我们先入此营，再观下步行止。"献化门的飞骑屯营属于北军节制，韦太后此时想起那次入玄武门躲避的情景，然现在鼓噪之声已在宫中，玄武门显然已失守，再去玄武门根本不现实，只好求其次到献化门。

马秦客答应了一声，急忙穿衣蹬靴，然后说道："杨均此时也在殿侧侍候，我们两人保护太后前往屯营。"韦太后素爱与他们一同就寝，孰料太后单唤了马秦客一人，杨均不敢走远，只好独自在侧殿独寝。

韦太后答应了一声，然后向殿外走去。马秦客急忙跟随。他们到了殿门口，发现杨均正在那里探头探脑，原来这厮甚是灵动，听到鼓噪声急忙穿衣出外，其动作要比太后快了许多。

马秦客唤了杨均一声，两人遂一人搀着太后的一条臂膀，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向西首的献化门走去。

宫内的喊声震天，听其声音又要比刚才的位置南进不少。黑暗中的韦太后骇然失色，只有一迭声地催促两人快走。三人心里甚急，又是一阵猛奔，他们浑身上下很快大汗淋漓。

这样好歹到了献化门，马秦客大声向守门卫士喊道："太后到此，速来接驾。"

献化门约驻有飞骑兵三百人，由一名薛姓果毅都尉率领。他们闻听宫内的鼓噪声皆醒来集于门前，薛都尉更派出三人前往鼓噪声处打探。按照宫中规制，守卫兵士只许在该门守卫，不可踏入宫中一步，然现在事发紧急，什么也顾不得了。

薛都尉闻听皇太后到此，急忙列队迎候。火光中，就见两个男人搀扶着韦太后，他们皆衣冠不整，模样着实狼狈。马秦客说道："赶快在营中腾出一处静室，请太后入内安歇。"

薛都尉急忙将他们引入营中，将自己日常居住的地方让出来请韦太后入内。韦太后入室后坐下，然后喘息半天，问薛都尉道："你是何人？"薛都尉道："禀太后，卑职为北军飞骑果毅都尉薛某。"

"嗯，薛都尉，宫中声响你也听到了，估计有人作乱。这样吧，你速去传韦捷和韦濯领兵来这里见我。"

薛都尉躬身答应，心里却暗暗叫苦，外面一片黑暗且一片混乱，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两个人呢？

薛都尉出门后，就见那三名入宫探事的兵士回来了。薛都尉将他们引入城楼下的暗影中，悄声问道："宫中到底是何状况？"

其中一人答道："禀都尉，我们靠前观察，原来是万骑在那里闹事。领头的两人我们识得，一个叫葛福顺，一个叫李仙凫，他们手中持有四个脑袋，说是高嵩、韦捷、韦播、韦濯大人的。

"嗯，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说韦太后毒死先帝，欲谋逆篡位，今日他们要诛灭韦党，迎相王为主。"

"他们在那里吆喝什么？"

"他们每到一门，皆拿那四个脑袋示众，然后将这一番话说出。说也奇怪，各门兵士闻言皆欢呼起来，然后弃甲投顺。"

韦捷与韦濯在北军中也曾立威一番，使其中下层军官怨气不小。这薛都尉也是北军的一位资深果毅了，深明眼前形势，他闻言后喃喃自语道："奶奶的，大势如此，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眼前有一个天大的礼

物，何不抢占先机呢？”

他说罢召来数十人，吩咐道：“大家随我入内，听我的号令，把刚才入营的三个人统统斩首。”

有一名兵士询问道：“薛都尉，我刚才识得他们，那是皇太后呀，如何能下手？”

薛都尉伸指示意此人来到自己面前，然后挥刀将其砍翻在地，他伸袖抹了一把刀刃上的血珠子，狰狞说道：“谁再啰唆，此为榜样。什么皇太后，她现在已然不是了。我们拿下她，大家都有好处。”

众人轰然答应。

韦太后看到薛都尉带领一帮人闯入室内，尚未感到有异样，问道：“薛都尉，这么快就回来了，找到他们了吗？”

薛都尉答应了一声，说道：“禀太后，已然找到了。”然后拔出刀来当空一挥，大声喝道，“大家动手。”

众人一拥而上，分别扯紧了三人，就见三道白光一闪，三人的首级顿时滚下地来。

可怜尊贵而美貌的韦太后，就这样不明不白做了刀下之鬼。让她感到欣慰的是，两位榻上之伴也随同她命丧黄泉，其在阴间的路上不至于孤独，如此就有了不少慰藉。

所谓墙倒众人推，薛都尉认为韦太后找到自己，实乃天赐良机。以此来邀赏，定可官升几级。人在关键时候反目，非为大义，非为小人，实因其自身利益使然，那也怨不了别人。

婉儿在寝宫中闻到鼓噪声，她先是坐立榻上倾听良久，然后作出了自己的正确判断：事情果然来了，李氏宗族不忍太后革命，决然动手了。

婉儿令人掌灯，然后派出一名宫女悄然出外打探，她自己从腰间取出钥匙，抬步向墙角的那只描金木箱走去。

这只木箱的钥匙由婉儿独掌，平素不许别人染指。她打开木箱，小

心地倾身从箱角处取出一个小小锦包，然后移步来到灯下，解开锦包上的丝结，从中取出折叠着的丝绢。

婉儿将丝绢按在自己胸前，眼睛微闭。看得出来，这方丝绢对婉儿十分重要，大约她事先已筹谋良久，到此关键时候方才取出。

这时，那位探事宫女跌跌撞撞闯入门内，惊慌失措地喊道："娘娘，大事不好了。"

婉儿反而款然坐下，斥道："有什么事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慢慢说！"宫女敛了一口气，禀道："婢子闻听鼓噪声在凌烟阁处，就小跑着前去。婢子到了凌烟阁在暗处细细观察，发现是万骑反了。"

"嗯，都是些什么人？"

"婢子不甚清楚，只见众人皆向一人禀报，婢子依稀听众人呼年轻人为临淄王。"

婉儿心里顿时了然，临淄王即是李隆基，其背后定是相王和太平公主在那里指使，这也印证了婉儿此前的判断。

宫女急急说道："娘娘，赶快逃吧，婢子离开时，他们已然大张火把向南面行进，很快就到这里了。"

"逃什么？"婉儿斥了一声，然后大声喊道，"都起来，到殿门外列队。"

殿内的近二十名宫女闻言纷纷出外，她们在门外列成两队，人手或持灯笼或执团扇。婉儿缓步出殿，站立在两队之间，她环视宫女们一眼，轻声说道："随我走吧。"

宫内于是有了这样一种奇观，宫内此端喊杀震天，两列执灯青衣宫女缓步行走，显得不慌不忙，很明显她们正迎向声响最大处走去。

李隆基到了凌烟阁前与葛福顺等人会合，他在行进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错误，就是不该放钟绍京出去。宫内道路曲折，钟绍京最为熟悉，眼下正是用得到他的时候。他当即唤过一人，令他快马去传钟绍京入宫。葛福顺向李隆基禀道："殿下，真是想不到的顺利。各门守卫闻听擒拿韦太后，皆二话不说纷纷加入队伍。他娘的，这老淫婆实在不得人心，

就是我们不反她，她也难以长久。”

李隆基抚慰了他们几句，然后唤过葛福顺和李仙凫道：“你们还是兵分两路，一左一右逐殿搜索，像韦太后、上官昭容、尚官柴氏、贺娄氏，以及女巫第五英儿为首恶，务必擒拿。”

葛福顺道：“殿下太麻烦了，何必擒拿他们，‘咔嚓’一刀结果了她们最为省事。”

李隆基点头道：“嗯，你们可以便宜行事。不过到了太极殿，你们不可入内，可将那里团团围住。”

于是，两队人马散开后大张火把，呈扇形向前搜索前进。

李隆基面向刘幽求和普润说道：“我们也走吧，听说上官婉儿的寝殿内笔砚齐备，我们就奔向那里。待寻来皇帝玺印之后，该是你们忙累的时候了。”

这时，钟绍京气喘吁吁地赶到，李隆基马上说道：“绍京兄，你来得正好，你熟悉宫殿内的布置，我给你二百人，由你负责把各种玺印找到，并马上送到上官婉儿的寝殿，将之交给刘兄使用。”

钟绍京点头答应，他大致知道玺印的所在。由于太后专权，其将所有玺印收归到显德殿，由自己亲自看管使用。那么只要到了显德殿，这些东西就唾手可得。

说话间，就见一彪人马斜刺里大张火把飞速而来，李宜德见状带人上前盘问，他们说了几句话，李宜德即后转身来到李隆基面前，禀道：“好叫主人欢喜，那个老淫婆已被飞骑兵宰了。他们由一名薛都尉带领，现在前来找主人请功。”

李隆基大喜，说道：“好哇，让他们把首级带来瞧瞧。嗯，让他们大多数人退后等待，来三四人即可。”李隆基心细如发，深明此黑夜里什么事儿都可发生，因此百般警惕。

薛都尉带领两名从人走了过来，他们将韦太后的首级放在地上，然后请李隆基验看。

李隆基问道：“嗯，怎么成了三人？”

薛都尉道："禀殿下，除了太后首级之外，另两个为其奸夫马秦客和杨均的脑袋。"他起初仅知是万骑之人在这里起事，后来得知领头者为临淄王李隆基，不禁大喜过望，明白这一宝彻底押对了。

"好，薛都尉，你深明大义，立下大功，事情过后朝廷定会重重赏你。眼下事情紧急，你还要继续出力，一者，你要保管好韦太后的尸首，不可在混乱中遗失；二者，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从钟总监的号令，现在须往显德殿搜索。"

薛都尉顿时跪倒在地，心里狂喜，口中说道："末将谨遵殿下号令。"

"去吧。"李隆基挥手令他们离开，自己带领一帮人奔往婉儿寝殿。他们刚刚过了拐角处，就看到那群奇特的宫女，顿觉奇怪，刘幽求带人迎上前去。

上官婉儿并不认识刘幽求，她看到有人来迎，急忙趋前道："来者是谁？我为上官昭容，特来迎候临淄王殿下。"

刘幽求还是识得这位才名满天下的宫中奇女子的，他听到婉儿说主动来迎李隆基，心里大觉奇怪，想不通他们什么时候做成了一路。其心中怀疑，口中犹问道："本人正是临淄王的属下，敢问昭容，你深夜迎候殿下，到底有何要事？"

婉儿此时明白刘幽求的背后肯定有李隆基，遂大声说道："贱妾心向唐廷，早与太平公主私下沟通。殿下今夜举事，大遂贱妾心愿，特来投效殿下以供驱使。"

刘幽求哼了一声，斥道："上官昭容好大的名声，谁不知道你与武三思、韦太后沆瀣一气，怎么又突然成了反水之人？我劝你呀，早早束手就擒，若殿下恩典，你许是能保下一条命来。"

婉儿眼见事态紧急，急忙从胸前摸出那方丝绢，挥向刘幽求道："口说无凭，我有证据。先皇遗制让相王辅政，正是贱妾与太平公主一起谋略而成。此方丝绢，正是当初所草遗制，你一看便知。"

刘幽求接过那方丝绢，展开后借着火把之光扫描了几眼，赫然正是

传说中的李显遗制。当初太平公主入宫参与遗制草拟之事，他与李隆基也是知道的，他一时拿不定主意，遂向婉儿说道："你在这里稍待片刻，待我向殿下禀报。"

"好呀，你可速去。记住，其中的幽微之处，太平公主最为知晓，若殿下存疑，可天亮后找太平公主求证。"

刘幽求点点头，转身向后走去。

李隆基阴沉着脸立在那里，他听清了两人对话的大概，心中早有了决断。

刘幽求将素绢递给李隆基，并说道："殿下，看来上官昭容早就与太平公主联络，从他们共同让相王辅政来看，此人还是有功的。"

李隆基不接丝绢，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杀了她！"

刘幽求显然于心不忍，急忙止道："殿下不可！若果然有此事，将来太平公主知道，她会怪我们的。"

李隆基冷冷地看着刘幽求，并不吭声。

刘幽求又道："再说呢，此人文名满天下，若殿下杀了她，定会寒了天下文士之心。"

李隆基开口道："寒了天下文士之心？一个人纵然有天纵之才，然心底龌龊，没有正义，其才具又有何用？再说了，眼前的乱世，皆是这几个女人造就而成，这个上官婉儿惯会见风使舵，首鼠两端，实为极大的祸胎。刘兄，从今日起，你要记住，不要让我说第二遍话。"

刘幽求在火光中见到李隆基那坚定而阴沉的神色，这是他以前很少见到的，其心底竟然涌出一阵莫名的寒意。他知道不宜再多说话，遂转头对李宜德说道："你去，速将其头斩下。"

李宜德抖动了一下手中的利刃，疾步向婉儿走去。

婉儿早把那方丝绢看成是自己的救命稻草，若韦太后一直权柄在手，此丝绢就可永压箱底；若李氏宗族势起，此丝绢又可证明自己是拥立相王的立功之人，那么自己就可摇身一变成为李氏宗族的功臣。

她在那里满心希望地等待着李隆基的答复，相信凭着这方丝绢可以度过眼前的危机。人言狡兔三窟，婉儿向来对自己的眼光颇为自信，当初韦太后权倾朝野，自己隐秘地通过太平公主向李氏宗族示好，现在正是收到成效的时候。

然而她在灯影中看到一人腾跃而来，那人手中的刀锋在火光中熠熠生辉，心思电转的婉儿心想不好，急忙转身向后逃跑。她未及逃走十步，就觉后颈上一凉，其凄厉的惨叫声尚未出口，已然身首两处。

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

麻嗣宗快马赶到王崇晔宅中，见到崔日用和王崇晔说道："葛福顺他们已在万骑中得手，阿瞒让我们速速包围韦温之宅。"

崔日用问道："你看到葛福顺他们得手了吗？"

"不错，陈玄礼携来四颗首级，除了高嵩与韦播的脑袋之外，竟然还把韦擢和韦捷也同时宰了。听陈玄礼说，李仙凫现在占据了玄武门，葛福顺正带领数千万骑兵前去会合。"

崔日用脸含喜色，似自言自语说道："不料事儿竟然如此顺利，这些人入宫之后定然所向披靡，嗯，事儿成了。"

王崇晔道："崔侍郎，我们走吧。"

李隆基指明由崔日用担当该行动的主事，崔日用此时责无旁贷，问王崇晔道："崇晔，你宅中的马儿有多少？"

"约有四五十匹。"

"嗯，我们不用再隐秘行事了。你把马儿牵出来，让所有人都骑上。你可带十五人到韦氏后门，我与嗣宗带同其余人到前门，我们前后闯入，见人就杀，不可跑了一个。"

麻嗣宗大喜，说道："好呀，这样最畅意，崔侍郎此举最合我心。"

王崇晔疑惑问道："我们此前多说要隐秘行之，如此大张旗鼓，岂不是违了初衷？"

崔日用道："待会儿宫中定会大乱，如此寂静深夜定会波及全城，何必再行隐秘之事？我们结果了韦温全家，就把事儿办妥了。临淄王那边肯定需要人手，我们办妥后可前去听从召唤。"

三人说干就干，王崇晔出门后唤人牵来马匹，一帮劲装之人很快人手一匹，他们分成两队，马鞭一扬，迅即消失在夜幕之中。

张暐带领着手下二十余人，悄悄摸往金城坊。此时宫城里尚无动静，京城街道杳无人迹，偶尔有巡街之人孤独走过。

他们到了安乐公主府门前，就见大门紧闭，两盏气死风灯悬于大门两侧，门前并无值守之人。张暐向手下人打了个手势，几个人当即溜到墙根儿，他们试图搭起人梯，以攀过高墙跳入院内。

这时，就听门内有人喊："什么人？"

张暐还算有急智，他从容答道："我们从宫中而来，太后有急事，让我们传信儿给公主。"

里面的人可能扒在门缝上观察了半天，然后冷笑道："深更半夜，太后能有什么急事？瞧你们的打扮，又怎么成了宫中之人？宫内又如何有了你这名京外口音之人？好好在那里等着吧，等天明了再说。"

张暐向那面做了个手势，令攀墙之人抓紧行动。他事先知道安乐公主府中仅有些值守之人，并无兵丁，所以大为放心。

里面的值守之人又道："你们不许乱动！待我先向公主禀报一声，也许不用等到天明。"这人看到门外的数十人手持家伙，知道他们来者不善，于是暂行缓兵之计。

张暐大声喊："快点！"

门内的杂沓脚步声响了起来，显然是值守之人入内报信。

张暐大急，他知道安乐公主府中还有其他角门，万一安乐公主闻讯溜走，这次行动岂不是彻底砸了？

两人攀上了墙顶，然后溜着绳索进入院中。过了一会儿，就听门内有搏击声音，显然这里还留有值守之人。张暐心中愈发着急，万一对方

人多，己方寡不敌众，自己连大门都进不去，如何向李隆基交待呢？

大门这时有了响动，有人在里面抽动门闩。张暐大喜，挥手令众人集于门前。就见大门缓缓打开，一人露出脸儿大叫道："主人，快进来。"

张暐入得门来，发现一人尸横当庭，心想刚才好悬，若再多几名值守之人，那就大大糟糕了。他令那两名攀墙之人留在大门处值守，喊道："大家都拔出刀来，随我入内，不可走了一个！"

那名值守之人来到安乐公主寝殿前敲门，殿内侍女开门将其呵斥了一番，如此首先惊醒了武延秀。他披衣下榻来到门前细问究竟，值守之人将来人情况说了一遍。武延秀闻言大惊，当即转身回殿。

武延秀令人掌灯，就见榻上的安乐公主依旧睡得香甜，其长长的睫毛搭在一起，比白日时的美艳更多了一层韵味。武延秀上前将其晃醒，说道："裹儿，快快起来，外门有人要闹事。"

从睡梦中惊醒的安乐公主老大不愿意，迷迷糊糊答道："闹事？什么人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武延秀道："裹儿，那些人手里皆拿着家伙，来者不善啊！我们府中并无护卫人员，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还是赶快入宫吧。"

安乐公主揉了揉眼睛，说道："也罢，我们就入宫吧。来人，帮我穿衣。"

武延秀却不用侍女帮助穿衣，他快速地穿衣蹬靴，动作非常麻利，而此时安乐公主仅仅穿好内衣。此时，大门处传来动静，间或有凄厉的哀号声。武延秀知道，这种声音唯在人临死前方能发出，如此看来，门外之人已然攻入府中且已砍死数人。

武延秀催促道："裹儿，快点，再晚了就来不及了。"

安乐公主并不慌乱，她始终以为眼下之势，没有人能奈何自己，外面有人捣乱，不过几个小蟊贼罢了，应该翻不起大浪。她扭头吩咐武延秀道："你先去孩儿们那里，把他们也唤醒，我们一起走。"

安乐公主此前与武崇训生有两个孩子，近来又与武延秀生下了一个

儿子，尚无半岁，他们皆在后室中由人抚养。武延秀闻言，就答应了一声，然后快步走出门外。他倾听大门方向的声音，感觉那些杂沓的脚步声音近在咫尺，他并不停顿，快步向后门处走去。为了自己逃命，襁褓中的儿子也不必管了。

安乐公主好歹穿好衣裳，她推开侍女走至梳妆台前，开始揽镜作眉。

铜镜里现出一位慵懒少妇的面庞，面目虽在烛光中有些昏暗，但仍旧难掩其艳丽。

安乐公主近来将眉描成柳叶状，初成此眉时，宋之问为之写诗赞美，有两句诗最为传神："片片行云着蝉鬓，纤纤初月上鸦黄。"该诗当时传遍长安，贵宦之女皆效此眉，成为当时风尚。

安乐公主拿起眉笔，轻轻向眉间描了几笔，柳眉顿时成就黛色，眼神也似乎为之清澈起来。

这时，门侧传来一声粗豪的呼叱："说，她就是安乐公主吗？"安乐公主侧头一看，就见两名劲装汉子正拿刀逼着侍女，那名侍女浑身颤抖不止，仅拿手向安乐公主一指就瘫在地上，一名汉子伸手一刀，那名侍女顿时了账。

看到这两名汉子提刀向自己奔来，安乐公主并无惊慌之色，她反而向两名汉子浅浅一笑。

两名汉子何曾见过如此明艳的面庞，他们呆了一下，然后缓了一步，但没有任何怜香惜玉的念头，马上加快步伐。就见其中一人刀挥空中，然后向前掠去，安乐公主的香发裹着脑袋，无声无息地跌落在地。

安乐公主一生骄横，且劣迹无数。然其非凡的美貌为世人所称道，其面临死亡并不畏惧，反而揽镜作眉，好像就是死了也要将美丽长留人间，由此引起后人的许多惋惜。

张暐提着滴血的刀抢入殿来，看到安乐公主被斩，急忙问道："武延秀呢？你们见到没有？"

两名汉子急忙摇头。

张暐道："快快找寻，别让这厮跑了。他若跑了，我如何向殿下交待？"

张暐注定抓不到武延秀，他此时已逃出府外。武延秀出府后想到那些掌控军权的韦家子弟，于是想逃往军中寻求庇护，就一溜烟向军营奔去。他很快到了肃章门，这里例由北军镇守，武延秀到了门前报了自己的名号，要求得到保护。

此时，万骑将士已经拿下皇宫。北军将士知道自己的首领韦捷与韦濯已然身首两处，他们明白大势所在。众人一听武延秀自报名号，顿时欣喜不已，他们把武延秀围在当中，一人呵呵笑道："武驸马，你很好哇，天佑我们有了立大功的机会。"

一道寒光闪动，武延秀的脑袋也掉在地上。武延秀至死也不明白，这帮人为何要杀了自己。

一切都在按着李隆基的谋划进行，他静观其变，心思百转，生怕有一丝纰漏。

"刘兄，那少帝重茂已然安排好了吗？"

"殿下，陈玄礼已带一队人马赶赴东宫，将那里团团围困，不许任何人进去。"

"嗯，一定要确保重茂安全。"

"请殿下放心吧，没有人敢动他的一根毫毛。看来韦太后确实处心积虑，竟然不肯让少帝在太极殿居住。"

"哼，这老虔婆活该不得好死。刘兄，我们干脆到太极殿去吧。估计现在绍京兄应该找到那些玺印了。"

"是呀，应该找到了。"

"不知崔日用和张暐这两路人马现在如何？"

"只要宰了韦温，则万事大吉。现在城外并无动静，崔日用他们应该得手了。"

说话间，就见钟绍京带人迎面走了过来，其手向后一指，那里有两人手捧数只函盒，向李隆基禀道："殿下，都带过来了。"

李隆基说道："很好，我们回太极殿吧。绍京兄，待会儿你与禅师一起，全力协助刘兄办些书函之事。此刻离天明没有太长时间了，我们要把诸事办得妥当。"

三人齐声答应。

李隆基所说的书函之事，其实主要是眼前的人事安排。这一夜乱象纷生，必须在天亮之前明确关键人员的职务。

李隆基他们到了太极殿，令人掌起灯来，殿内顿时灯火通明。过了一会儿，葛福顺与李仙凫前来禀报，宫内已清理完毕，如尚宫柴氏、贺娄氏以及女巫第五英儿已被诛，各城门皆替换成万骑将士把守。

李隆基长吁了一口气，他欣然坐下，知道这次举事已然完全成功。

他们说话间，崔日用、麻嗣宗、王崇晔和张暐进入殿内，众人惊奇地发现，在张暐的身后，竟然跟随着王毛仲。

王毛仲趋前禀道："主人，小人前日饮酒太多，在一处酒馆里昏睡太久。醒来后回府找寻主人，然府中已然无人。也就刚才碰到王大人他们，方才得知了主人的所在。"

李隆基不想细究，说道："你回来了就好，此后就跟着崇晔他们办事。"

王毛仲答应了一声，然后退至后面。

李隆基向众人说道："看来大局已定，我们事不宜迟，要速速办好下面的事儿。刘兄，你把笔砚备好，先来拟第一道诏命，崔侍郎代韦温知京城内外兵马事，另兼雍州长史。崔侍郎，你从现在开始，要紧闭城门，将韦氏一族及其党羽搜索干净，不可漏了一个。可让福顺从万骑中拨出五百人，由你节制。"

崔日用躬身答应。

"这第二道诏命，由王崇晔、麻嗣宗典城外左右大营；葛福顺、李

仙凫押万骑左右屯营；陈玄礼、张暐典北军左右屯营；钟绍京典南衙军。诸位，你们拿到敕书后速到各营，要设法笼住所属将士各守本位。”

众人齐声答应。

李隆基说道：“你们拿到诏书后就速去吧。暐兄，你先去东宫叫上陈玄礼，然后一同入北军营中。记住，务必要小心谨慎，以求稳为要。”

众人于是围着刘幽求讨要诏书。刘幽求拎着管笔凝神书写，书成后交付普润用玺，他们先后离去。

李隆基在一侧沉默良久，然后说道：“刘兄，这一道诏书却让我犯了难。”

刘幽求急问是什么事儿。

李隆基道：“宗楚客谄事韦太后，这中书令一职他不能再当了。天明之后，朝中百官须有人主持，看来需要韦公出山担当中书令。我一直在想，刘兄须入政事堂。然我们现在来拟诏命，事后定会有人说嘴。此事如何办呢？”

刘幽求道：“殿下所虑甚是，我以为，韦公的诏命可发，我的事儿暂缓吧。殿下，我刚才与禅师商量了一下，现在宫中已定，诸军也由我们掌控，殿下似应去迎候相王了。”

“嗯，我正准备走，剩下的事儿由你和禅师在这里办吧。”

“我以为殿下向相王禀报后，相王应入东宫请出少帝，天明后同登安福门。”

李隆基点头赞同，他明白刘幽求的意思，即是让相王与少帝从此旦夕在一起，接受百姓与百官的朝拜，并抚慰百姓。这样下来，可以挟李重茂号令天下，同时加重相王的分量。宫中问题解决后，如何迎立相王，就成了关键之事。

李隆基带同李宜德离开太极殿，刘幽求与普润在殿中埋头拟章及盖玺，一个多时辰中，竟然发出了一百多道号令和诏敕，累得刘幽求的手

都软了。

东方渐渐现出鱼肚白，太阳在地平线上渐渐向上攀升，大地上的光线逐渐增强。刘幽求与普润步出殿外，两人皆伸了一个懒腰，刘幽求笑道："普润禅师，我们多日的思虑，现在终于修成正果了。"

这时由于光线增强，他们彼此可以看清各自脸上的轮廓，普润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终归是佛祖保佑我们。自起事至今，诸事顺利，没有出现任何差错，看来临淄王毕竟是有福之人啊。"

李隆基此次起事，虽事先筹谋甚细，然没有大人物主持，临时反水而来的崔日用官职便属最高，皆是一帮官职低微的年轻人行险而成，其中应该有许多侥幸的成分。也正是因为他们官微名低，此前未引起韦太后和宗楚客的注意，如此方能一击而中。

这时，从太极殿两侧过来数十名太监和宫女，其中大多数人皆有宫中职衔。他们走到刘幽求面前，忽然全体跪下，弄得刘幽求摸不着头脑，急忙问道："你们不好好待在各自殿中，为何来这里聚众？"

一名年长太监向刘幽求叩首道："刘大人，今晚韦太后被诛，实为大快人心之事。我们看到刘大人在这里拟诏发敕，心里有个要求，特来请命。"

刘幽求观看这名太监的服色，似为内侍局的令史一类的职位，因问道："你们又有什么命可请？"

年长太监再叩首，说道："刘大人，韦太后被诛，则太后之位虚悬。小人们以为，圣上之生母刘氏处事端庄，有国母之姿，可立为皇太后。"

刘幽求闻言后，顿时大怒，张口骂道："你为阉竖之身，怎能妄议此等国家大事？"

那太监再顿首道："此非小人一人之言，实属大家共请。今晚宫中大乱，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策嘛。"其话中其实暗藏机锋，你刘幽求自拟诏敕，自盖玺印，何曾按规矩了？

刘幽求当然听出其话中的刺头，当即大骂道："你们赶快滚，若再

赖在这里，瞧我定派人用大棒子把你们赶走。”

那帮人当然明白刘幽求不是虚言恫吓，当即作鸟兽散。

刘幽求愤愤地对普润说道：“你瞧，这是什么事儿？一帮太监宫女，竟然也想迎立太后了。”

普润笑道：“这很正常。宫中遭逢大变，他们若迎立太后成功，他们就成了新太后的拥立功臣，今后他们在宫中定会风生水起。唉，其实宫内自成一统，其权谋机变一点儿都不比朝中差，由此可见一斑。”

刘幽求点头称是。

普润又说道：“你刚才的态度粗暴了些，别小瞧这帮人，他们今后若搬嘴生事，可以了无痕迹杀人于无形，你要切记。”

刘幽求道：“是了，要小心这帮宫人，不可给临淄王添乱。”

相王府此时灯火通明，夜来宫中大乱，街道上又有一队一队的士兵往来穿梭，相王李旦当然知道发生了大事。

天色微明之后，李旦的几个儿子陆续过来，唯独不见李隆基。李旦问长子李成器道：“三郎呢？”

李成器答道：“儿子曾派人入三郎府中邀其过来，然府中人说三郎昨日傍晚时就出外未归。”

“出外未归？莫非昨晚的事儿与三郎有干系？”

“禀父王，儿子心里也有疑惑。三郎这一段与一帮朋友来往甚密，且与几个万骑果毅交往甚多。昨晚的事儿，说不定真与三郎有干系。刚才我派人出去打探，外面传言昨夜宫中大乱，乃临淄王率领万骑将士杀了韦太后等人所致。”

李旦沉吟道：“哦，看来果然是三郎办的事儿。他哪儿来的胆子，竟然做出如此惊天之事？”

李成器道：“是啊，他事先不向父王禀报，也不与我们几个兄弟商议，就自顾自去干了。若果然杀了韦太后还好，若事败反受其祸，我们

一家岂不是跟着遭殃？”

李旦叹道：“唉，他就是果然杀了韦太后，这事儿过程实在凶险万分啊！大郎，我们一家在如此短的时辰里，竟然不自觉地到鬼门关走了一回。大郎，你赶快带人出去把三郎找回来，我要问个清楚。”

李成器答应一声向外走，几个弟弟见状也要求同去，李旦挥手同意。

恰在这时，李隆基到门首下马，兄弟几人在大门处碰了个照面。李成器见之大喜，说道：“三弟，父王正让我们去寻你呢。你这一夜跑到什么地方了？让大家实在牵挂。”

李隆基拱手道：“大哥，事关重大，我们先一同入室，待小弟详细向父王禀报。”

李隆基见了李旦，“扑通”一声跪在其面前，叩首道：“父王，孩儿不孝。昨夜孩儿带人夜战禁宫，已诛了韦太后及安乐公主等人，此事未事先向父王禀报，请父王降罪。”

李旦心里一沉，心想此子果然做下了大事。李成器几人面面相觑，心中震骇无比。

李旦叹了一声，说道：“唉，果然如此。三郎，你起来说话。既然事儿已做出来了，我们且商议一下下步行止。”

李隆基再叩首，然后起身。

李旦又问道：“三郎，现在宫中形势如何？”

李隆基道：“宫中形势已经安定，现在万骑将士已紧闭城门，搜杀韦氏、武氏之党。孩儿估计，天亮后此举即可大致完成。”

“那韦氏果然死了？”

“不错，韦太后、安乐公主以及韦温等掌控军中的韦家子弟，已然被诛。另韦太后的党羽上官婉儿、贺娄氏、柴氏、第五英儿也被乱军所杀。”

李旦虽性格恬淡，闻言也不禁震惊万分。如何一夜之间，这些鲜活的人忽然成为了地下之鬼？而指挥这次行动的，正是眼前这个平时话语不多的三儿子。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李旦还感觉李隆基做不出这样的事儿。

李隆基转头对李成器等人说道："大哥，众位兄弟，原谅我事先未与你们商议，其实这件事情变起仓促，兵部有一个侍郎叫崔日用，你们此前可能也听过他的名字。此人一直跟随宗楚客，这一次忽然良心发现，前两天他单独找我，密告说韦太后欲革唐命，宗楚客首先要不利于父王和太平公主。我无可奈何间，只好放手一搏。"他又转向李旦道，"父王，儿子事先不向您禀报，其实缘于这样的考虑，起事毕竟把握不大，万一事败，则独罪我身，说什么也不敢攀上父王和众位兄弟。"

李旦闻言没有吭声，李成器在侧说道："三弟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你若有事儿，父王和我们能逃脱开吗？"

李隆基点头说道："大哥说得对，我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总算天佑我们，否则我的罪过就大了。"

别看李旦平时谦逊为怀，内心其实如明镜一般。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着一件事儿：韦家和武家势力此次一扫殆尽，李重茂毕竟年幼，以后监国的担子就要落在自己肩上了。他知道，李隆基之所以如此卖力，其心思就是这样想的。他又问道："三郎不用多说了，你当机立断将大事办成，由此延续了我李家祚业，实为大功一件，也为至孝。我问你，下一步你想做什么？"

李隆基道："昨晚万骑将士之所以奋勇诛逆，缘于他们不忍韦太后和安乐公主毒死先帝，皆渴望父王出来主持大政。儿子以为，父王应该顺应民意，及早出山。"

李旦摇手道："不可。韦氏虽死，那少帝重茂犹在，再抬我的名号，实为不妥。"

按照李隆基的本意，自己此次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拼杀胜出，当然将父亲推上皇位最为理想。然他毕竟是一位思虑缜密之人，知道在此混乱之际人心不稳，若贸然拿下少帝肯定会有变数，所以他愿意让自己的父亲以辅政的面貌出现，如此最为稳妥。看到父亲摇手不许，李隆基急忙

劝道："父王说得对，我们还要拥护辅佐少帝。当初先帝的遗制曾写有父王辅政的字样，只因韦氏的阻挠因而未行。现在韦氏已死，少帝在那里六神无主，正是父王辅政的好时机。"

李旦道："少帝昨晚无恙否？"

李隆基答道："宫中大乱之前，儿子即让陈玄礼带人保卫东宫，所以少帝现在毫发无损，请父王勿念。父王，儿子以为，您现在应该赶往东宫，对少帝抚慰一番，待天明之后，您可带少帝登上安福门，在那里接见群臣和庶民百姓，如此可安民心。"

在场的人十分明白，李旦此次前往辅佐李重茂，意义十分重大。换句话说，此前实际掌握权柄的韦太后已烟消云散，从今日起，此权柄要换成李旦来执掌。

李成器见父亲在那里不吭声，遂躬身禀道："父王，三弟之言发乎至诚，就请早点成行吧。为策万全，儿子带领府丁跟随父王，以为护卫。"

李隆基喜道："大哥和兄弟们护卫父王，确为万全之策。我事情忙乱，分身乏术，父王只有仰仗你们的保护了。"他又对外大喊一声，"李宜德，进来。"

李宜德快步入内，躬身听令。

李隆基道："李宜德，你可带领三百万骑兵士，听从我大哥指挥，以全力护卫相王。"

李宜德躬身接令，又怯怯问道："小人若随宋王，主人身边无人，如何是好？"

李隆基道："不妨，王毛仲那里应该事儿不多了，你可派人把他唤来。"然后又转对李成器道，"大哥，事不宜迟，你们现在就可护卫父王前往东宫。天明以后，我在安福门前迎候你们。"

李成器点头答应。

太平公主自从得知宫中生变后，即抖擞精神，从府中派出许多人出去打探，消息也就一拨拨地传入进来。

“三更之时，葛福顺与陈玄礼在营中杀了高嵩、韦播、韦濯、韦捷四人，李仙凫占据玄武门与之相应。”

“临淄王李隆基出现在玄武门前，他带领一帮人入了玄武门。”

“宫内鼓噪声起，不知里面的详情。”

太平公主闻听了这些情况，心内已大致明白了其中的大概。她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一迭声催促下人再去探听，并令人唤薛崇简和王师虔过来。

太平公主怒问二人道：“三郎今晚举事，你们事先难道未得一些讯息吗？”

二人面面相觑，看到太平公主火气很大，只好一齐摇摇头，不敢接腔。太平公主指点着二人道：“你们二人是一对饭桶，我巴巴地让你们与三郎交往，难道仅是让你们与三郎一齐饮酒聊天，遇到关键事情就不见你们踪影了吗？”

薛崇简道：“母亲息怒。三郎这一段确是闭门不出，甚至连寻常宴饮也不参与。他不召唤我们，那是无法之事。”

太平公主怒道：“哼，若按你们所言，那三郎实在是乖得很了。他如此乖觉，怎么可以办成如此大事？他闭门不出，总不成这些人不用召唤，就可自律完成，且不用彼此联络，总而言之，你们二人就是一对木头，赶快滚，别在这里碍我的眼。”

他们看到太平公主火气很大，甚至过于往日生气的时候，一时不敢接腔。现在听说让他们滚，不啻接到了大赦令，急忙躬身快步离开。

这时，出外搜信儿的人又陆续回来，他们带来了新的讯息。

“传言说，韦太后、上官婉儿、第五英儿皆在宫中被杀。”

“韦温一家上下百口尽被屠戮。”

“安乐公主在宅中被杀，武延秀逃至肃章门，被守门兵士斩下首级。”

太平公主得闻这些信儿，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浮现出李隆基常对自己微笑的面庞，心想此人心机之深，手段之辣，此次彰显无余。自己此前虽对他有些不经意的警惕，然都是一忽儿的事儿，没有上升为正确认识。

想起那次李隆基主动登门，席间太平公主曾问起他准备得若何，李隆基用不咸不淡的言语却之，甚至表现出了畏惧之意。太平公主想起这幕场景，不禁出奇愤怒，这小子当时肯定已在暗中紧锣密鼓准备，却表现出一副毫不经意的神色，这小子当时在糊弄自己啊！

经历了似水流年的磨炼，太平公主早就不会让情绪控制自己的思虑，她转而判断起眼前的大势。

韦氏和武氏的势力从此彻底滑落，手绾兵权的李隆基势必推出相王李旦走上前台，这种情势眼前没有任何人能够逆转。自己有着多年的朝野影响，并且有着相对丰富的朝中人脉资源，看似堪与四哥比肩，然实在已落在下风。因为，自己只有支持四哥上位方为明智选择，虎视眈眈手绾兵权的李隆基不允许自己有另外一种选择。

那一时刻，太平公主心间油然升起一种复杂的情绪，其中多是因李隆基而成。这其中，有对李隆基稚嫩的不屑，有对自己能力的自诩，还有一丝太平公主不肯承认的惧意，毕竟，这样一个稚嫩的人儿办出如此老辣之事，那是不可能挥之即去的。

天色越来越亮，朝霞的浓彩渐渐染红了窗棂以及庭院。太平公主走出门外，召唤那些探事下人道："你们再去探明，可与宫中之人联络，重点问清宫内下一步有何大动静。"

下人们衔命而去。

当太阳升起一竿子的时候，讯息来了："东宫有讯息说，相王已入东宫小半个时辰。相王正劝说圣上，让他登安福门抚慰百官及百姓。"

太平公主闻言，一面让下人们备车，一面转身回室内梳妆穿衣。她想好了主意，自己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往安福门。

安福门居于宫城南面，出门后有一广场，南行下台级后即是各衙署办公地点。寻常时候这里不允许闲杂人靠近，遇到节日及大酺期间，皇

帝往往在城楼上观瞻，此时允许庶民百姓聚于安福门下，以示皇帝与民同乐的意思。

昨晚宫中大乱，街上的骑马兵士你来我往，天亮之后，气氛稍稍缓和起来。大凡京中百姓最爱探听消息，一些好事之人看到出门性命无虞，纷纷走出户外探听究竟。他们到了皇城门前，看到并无兵丁阻拦，于是越过朝廷办事衙署，纷纷来到安福门前聚齐，他们在那里探头探脑，互相询问，渐渐地在门前集有数千人。

这日的空中有些云层遮掩，使太阳光不能直射，城中也就不十分炽热。数千人挤在这个略显狭小的广场上，于是免了灼热的麻烦。

人群中忽然有了一阵骚动，就听有人喊道："皇帝来了。"人们皆屏息观看，就见城楼上有了一帮人。安福门建造之时就注意了皇帝观瞻的功能，城楼建得不十分高耸，人们立于下面广场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上面人的面部特征以及表情。

李隆基站立楼台前端，凝望下面黑压压的人头，气凝丹田，大声说道："诸位百姓，韦太后毒杀先帝，图谋不轨，已然被诛。今日圣上登楼宣布此事，望百姓勿惊。"

台下顿时嗡声一片，看来韦太后在京中百姓的口碑太差，人群中很快有人喊道："杀得好哇。"继而汇成整齐的声浪："圣上圣明，杀得好！"

李隆基在台上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大家噤声，然后又说道："好了，请大家从中让开一条通道，圣上要在这里接受百官朝见。这些官儿们有人甘当韦太后的爪牙，有的人还算勤谨，他们究竟如何？请百姓们静观圣上如何发落。"

百姓们得知马上有热闹可看，不用兵士阻隔，很快乖觉地从中间闪出一丈多宽的通道。此路一直延伸至台阶前，便于百官们前来觐见。

一名老者很快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待人们看清了他的面貌，人群中的咒骂声就升腾了起来。此人身材颀长，身体微向前倾，正是"猿马"赵履温。

人群中有人喊了起来："陛下，这名老儿是韦太后的狗腿子，应该

斩杀。”

赵履温这些年强夺许多人的地亩和房宅，一些人至今无家可归，沦为流民，他的作为实在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现在一面在通道里躲避人们的咒骂和唾沫，一面加快脚步赶快走到楼台下方，意欲磕头求饶。事先他得知昨晚事变的讯息，明白今后彻底成了李家的天下，自己以前紧随韦太后肯定被李氏宗族不喜，那么现在及早前来表现出一副好态度，也许可以争取来几分原谅。

李隆基看到下面如捣蒜般叩头不绝的赵履温，沉声问道：“赵履温，你为虎作伥祸害百姓，知罪吗？”

赵履温抬头向上，正想开口辩解，就觉得后颈处先是一凉，继而一阵剧痛，他“啊”的一声倒在地上。李隆基定睛一看，只见一人满嘴是血，满脸狰狞之色，显是刚刚在赵履温身上咬下一口肉来，他在那里狠狠咀嚼数口，一仰头将碎肉咽入肚中，然后仰天大笑道：“今日生食此贼之肉，快哉！快哉！”

人群顿时寂静下来，阔大的空间仅闻赵履温那凄厉的哀号声。蓦地，人群发一声喊，许多人奋力向前挤冲。李隆基见状不知所以，竟然有些呆了。

原来人们受到那名食肉者的启发，其中许多人或自己或亲戚受到赵履温的祸害，此前发誓赌咒要生食其肉，现在大好的机会放在眼前，自然是争先恐后去用牙齿解恨。事儿很明白，赵履温的一身肉能有几许，多少人在等着呢，若去晚了肯定没机会。

安福门下顿时有了一幅很奇异的景观，人们竞相向赵履温委身处冲击，渐渐就压成了一个很壮观的人堆。

李隆基见状，急令下面兵士上前维持秩序，以防人员伤损。兵士们试着上前，然无论如何接近不了，也只好听之任之。

这样过了大半个时辰，人堆才渐渐消失，人们叠压在一起又互相争抢，许多人头破血流，筋骨伤折。不过今日能够生食赵履温，实在是大快人心之事，所以，他们的脸上皆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李旦得知赵履温被百姓生吃，脸现不忍之色，叹道：“自作孽不可

活呀！他在得意之日，难道就没有想到过有今天吗？”李重茂毕竟年轻，当得知城楼下有这样的场景，虽未亲眼看到，心里实在不忍，竟然弯下腰来呕吐了数口。

这时，太平公主赶到了。她上来后先走到李旦的身边，说道：“四哥，你现在能在重茂的身边，小妹就放心了。三郎这一次实在立了大功，我们作为长辈，应该勉之奖之啊。”

李隆基看到姑姑前来，急忙趋前问安，并说道：“姑姑，此次事发仓促，侄儿未事先向父王和姑姑禀报，实为不孝。现在大事已定，请予责罚。”

太平公主咯咯一笑，说道：“对呀，大事已定，我们奖赏你还来不及呢，何来责罚之说呢？三郎，姑姑今早得知你事成的时候，实在是欣喜若狂。我们李家祚业眼见在摇摇欲坠，由你拯救于危难之间，实为我家的好儿郎。”

李隆基本想此次举事未事先向姑姑透个信儿，她肯定心中不满，见面后弄不好要说自己几句。孰料太平公主今日没有一句责怪的话，反而大加赞扬，使李隆基感到有些不安。

太平公主岔开话头，问道：“三郎，我听下人们说，刚才百姓竟然把赵履温生吃了？”

“是的，看来赵履温民愤极大，其场面实在残忍。”

“此为咎由自取！三郎，我刚才夸赞你，实为衷心之言。为什么呢，从赵履温的遭遇就可以看出，韦氏他们实在不得人心，你起事来诛灭他们，就是顺乎了民意。”

“谢姑姑夸赞。”

太平公主侧头瞧了李重茂一眼，向李隆基那里迈了两步，压低声音道：“三郎，这里的事儿了结之后，你我还要共同努力，赶快把你父亲推上御座。”

李隆基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恰在这时，下面又鼓噪起来，李隆基向下一看，笑道：“姑姑快瞧，下面又有两个宝贝来了。”

下面两人一个为窦怀贞，另一个是秘书监王邕。这王邕娶了韦太后的妹妹崇国夫人为妻，也算是韦太后的至亲。他们俯伏在地叩首不已，身侧皆放着一颗血淋淋的女人脑袋。原来两人闻听事变，韦太后被诛，遂各使利刃斩下了自己的妻子之头，然后手提首级前来安福门，一面撇清自己，一面还想邀功。

此二人虽与韦太后攀了亲戚，平时终无大恶，不过为趋炎附势之徒。李隆基问道："窦怀贞，王邕，圣上问你们，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窦怀贞再叩首道："临淄王，请代罪臣向圣上求情。当初韦太后将其奶妈嫁与我，我心中其实不愿，奈何慑韦太后淫威，我不得不从啊。今日杀了这老不死的，算是得偿这口恶气，罪臣唯颂圣上圣明。"

人群中顿时爆出一阵笑声，窦怀贞所言为实，其日夕伴着一位老妪为妻，又敢怒不敢言，实在是煎熬了他。

李隆基斥道："你们杀了这两名妇人，算是顺应了大势。然她们毕竟是你们的妻子，如此决绝手刃，心中难道没有一丝情分吗？圣上说，念你们平时尚无大恶，赦免你们死罪，可先归家思过，静待朝廷的处罚。"

两人闻听保下命来，不禁加额称幸。他们再叩首一回，然后抱头越过百姓的骂声和唾沫鼠窜而去。

此后，百官陆续前来，然并未看到宗楚客的身影。作为韦太后的哼哈二将，纪处讷此时作为大使巡视河南道不在京中，宗楚客知道自己作为韦太后的嫡信之人，肯定难逃一死，于是躲避逃遁。

李隆基还是用李重茂的名义，向百官宣布了几件事。

第一件，由韦安石任中书令，负责主持政事堂，百官无大恶者，须谨守本职，依序办公。

第二件，由崔日用领兵搜诛韦氏宗族，京城之人不得藏匿；至于武氏宗族，重罪诛死，轻罪流放。

第三件，对于宗楚客、纪处讷等韦太后死党，务必擒拿格杀；至于

窦怀贞、崔湜、王邕等趋炎附势之人，统统贬官赶出京城，宋之问与沈佺期也因此被牵连，重新被流放到岭南。

百官听言后逐渐散去，百姓们也在兵丁的簇拥下退下台阶，一时间，安福门前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李隆基转对李旦和太平公主说道："父王，姑姑，圣上今日可以不在东宫居住，就让他入太极殿吧。这几日政事纷乱，圣上可以在太极殿就近处理。"

相王点头说好，太平公主当然没有什么异议。李隆基即对李成器道："大哥，你与兄弟们护卫着圣上入太极殿吧。宫中大乱刚过，你们要小心在意，要随时待在圣上身侧，以策万全。"

李成器点头答应，就带领三个弟弟簇拥着李重茂走下城楼。

太平公主目视着他们下楼，心想这个三郎果然细心得很，他让自己的亲兄弟寸步不离李重茂，就是彻底地控制了这个年轻皇帝，不允许别人再来染指。她想到这里，心间又添了一层寒意。

李隆基看到姑姑在那里沉思，就招呼了一声："姑姑，我们也走吧。"

太平公主先是微笑一下，继而说道："三郎，不要急着下楼，我有几句话说与四哥，你也一起听了。"

李旦问道："妹子有何话说？"

太平公主笑道："四哥，我们要好好感谢这个三郎呢。若没有他，韦氏说不定会革了我们的命。高祖太宗打下的江山也从此变了颜色。"

"妹妹说得对，三郎的功劳很大。"

李隆基急忙躬身推却道："晚辈不敢窃取功劳，此次事变若无父王和姑姑非凡的威望，万骑将士焉敢从命？我不过为一名无名郡王，他们说什么也不会瞧我的面儿。这一点，晚辈还是心知肚明的。"李隆基此言并非纯粹谦逊之言，他说得对，若无相王与太平公主的影响力，万骑将士不会跟随他卖命的。所以葛福顺杀了高嵩等四人后，马上打出了相王的旗号，人们于是纷纷响应。

太平公主道："罢了，你有无功劳，我们心中有数，你就不要再谦逊了。四哥，眼前大势如此，你以为下一步如何走？"

李旦道："除去了韦氏这个祸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们今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即为最大的幸事。妹子，你有何思呢？"

太平公主斩钉截铁地说道："重茂那小子如何能做皇帝？四哥，要我说，这皇帝位早该是你的，这一次就不要再犹豫了。听妹子的话，你来当皇帝！"

李旦闻言连连摇手，说道："这怎么可以？重茂做得好好的，我若夺之，天下人会怎么说？"

太平公主道："天下人会怎么说？这个皇帝位本来就是你的，是你主动让给了三哥。三哥当时当了皇帝，欲立你为皇太帝，摆明了让你当副君，你又是力辞，如此才让韦氏那混女人钻了空子。"

李隆基看到姑姑如此力促父亲登上皇帝位，心中不禁大喜。自己提着脑袋拼杀一夜，明面上固然是避祸求存，其内心何尝不想让父亲登上大宝之位呢？因为只有父亲当了皇帝，自己将来才可能有机会。想到这里，李隆基也向父亲进言道："父王，姑姑所言情真意切。韦氏乱政，使朝野混乱无比，还需父王出面力挽狂澜。重茂年幼无知，不堪重任，长此以往对国家极度不利。"

李旦道："重茂年幼无知不错，然他总有长大的一天。我们此后用心辅佐，一样能够治世制乱。你们请勿再言，我说什么也不做这个皇帝。"

太平公主知道李旦说的并非虚言，实为其真实心思。多少人为了皇帝之位，争得头破血流，也只有这个四哥，却对皇帝之位无动于衷。其实太平公主力推李旦当皇帝，正是瞧准了他无为不争的特点。一个人若无为不争，则对任何事都不会上心，如此，太平公主这样权力欲望极强的人就有了机会。

太平公主不再理李旦，转问李隆基道："我听说你昨夜发了不少诏敕，那么皇帝印玺皆在你手了？"

李隆基此时发现姑姑眼中冷峻之光一飘而过，心想姑姑果然厉害，其坐拥家中竟然知晓诸事细微，遂答道："皇帝印玺现在太极殿，侄儿让重茂去那里，正好办事方便。"

太平公主微微一笑，说道："这又有什么区别？三郎，我们还要姑侄联手，一定要把四哥推向皇帝之位，不用理他的那些迂腐之言。你可以重茂的名义，拟出逊位诏。按照往朝的规矩，须下诏三回，再由四哥辞让。"

李隆基道："侄儿听姑姑的，侄儿马上让刘幽求办这件事儿。"

经历了血的洗礼，姑侄再度联手。

为了处置纪处讷，刘幽求拟诏快马送往河南道，令当地官员就地擒拿纪处讷，然后押往京中问罪处斩。

崔日用和王毛仲用一整天的工夫，任他们在城中掘地三尺，愣是没有发现宗楚客的一丝踪影。王毛仲因为此前未曾露面的缘故，立功心切，将全部心力用在找寻宗楚客的事儿上，可惜未能建功。

夕阳西下，暮色渐至，城东的通化门前人影渐稀。数名南衙兵士在这里盘查往来行人已然忙累一日，待会儿天黑之后，他们就可关闭城门，然后换班休息。

这时，城中街道的暮色苍茫处过来一人一驴，兵士们待其走近后细看，发现驴背上还坐着一人。一名兵士大声呼叱道："干什么的？靠边儿走，驴背上的那人，下来。"

牵驴之人怯生生地说道："兵爷，我们是城外十里铺之人，今日入东市卖些青菜，你们知道，城里今日似乎乱得很，青菜刚刚才脱手，所以出城有些迟了。"

一兵士说道："你们是十里铺之人？怎么口音不像啊？"

"兵爷真是好耳力，我前几年从关东迁于十里铺，口音尚未改过来。"

"咳，你这人怎么还不下来？找打吗？"

驴背上那人一身农夫打扮，最奇怪的是头上还戴一布帽，其帽檐儿耷拉下来，竟然遮住其半张脸，如此大热天里戴着帽子，确实有些奇怪。

那人闻言只好跳下驴背，然后木呆呆地站在当地。一名兵士走过去，伸手撩开其帽檐儿，然后借着暮色细辨其面庞，那人有心躲避，终归又不敢，只好任其观看。

这名兵士观罢托地一跳，大声叫道："弟兄们，亮家伙，把这两人围上了。"数名兵士闻言，动作还算迅疾，皆拔出利刃，将二人团团围住。

牵驴之人脸色慌张，急问道："我们.....我们犯了什么事儿？你们这样对待我们，却是为何？"

刚才验看的兵士哈哈一笑，说道："弟兄们，我们不枉今日值守此门。天大的富贵，就落在这二人身上。"他说罢走至骑驴之人面前，挥手掀掉其帽子，说道，"宗大人，你该露出本来面目了。"

骑驴之人迷茫道："宗大人？此话从何说起？我为十里铺小民，又如何成了宗大人？"

兵士又是哈哈一笑，说道："宗大人，你此前耀武扬威经过这里数次，你身贵位高，当然不识得我等小兵了。然我可记得宗大人的面貌。"

这两人顿时面如死灰，他们正是宗楚客和其弟弟宗晋卿，二人化装来此，意欲混出城外逃命，孰料竟被小兵识破。

宗晋卿抖开肩上的包袱，就见其中金光灿烂，显是黄金，他将之扔到兵士的脚边，说道："这些黄金就由大家分了吧，唯望能放我们一条生路。"

一名兵士哈哈笑道："我们感谢二位大人赏我们一场富贵啊！对了，你们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价，我们将你们的首级献于朝廷，又有钱物，又可升职，你这点小钱算什么？"

宗楚客急道："我宅中还有许多积蓄，都送给你们。"

“宗大人又想拿我们开心，你的府第今日已充公，你又怎能送与我们？”

“弟兄们，不和他们废话了。宗大人，你不要怪我们心狠，如今天下之大，恐怕没有你们容身之处。既然这样，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富贵。明年今日，是二位的忌日。”

宗楚客兄弟二人的脑袋先后落下，几位兵士欢天喜地提着脑袋前去领赏。

第十三回　李旦荣登皇帝位　长兄固让太子座

李隆基彻底取得了事变胜利，其心腹之人控制着军中实权，刘幽求掌管着皇帝印玺，可以随时拟出诏敕明发天下。他们看到局势已然稳定，遂连下数道诏敕，先对自己犒劳一番。

他们宣布大赦天下，申明“逆贼魁首已诛，自余支党一无所问”，以此来安定人心。另封李隆基为平王，从而以郡王的身份一跃成为亲王之身，并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从而有名有实掌控军中实权。其他有功之人也论功行赏，授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有宰相之实；钟绍京为中书侍郎，并参知机务；麻嗣宗为右金吾卫中郎将；王崇晔为左金吾卫中郎将；崔日用为黄门侍郎，并参知机务；张暐为宫门郎，主责宫门守卫；王毛仲与李宜德皆为武卫将军；陈玄礼、葛福顺和李仙凫皆为怀化将军，分掌万骑、北军和南衙军。

李隆基没有忘记薛崇简，嘱刘幽求拟诏，封薛崇简为立节王。

普润也因此被封为镇国大禅师，其名声一时盖过其师兄普寂。

看到这些有功之人被授官后，皆在那里相互称贺，普润心里有了一丝忧虑。他这些天一直协助刘幽求在太极殿里忙碌，这日瞅到刘幽求有些空闲，遂将之拉到殿内的角落里，说道：“刘兄，我有话说。”他们这些天旦夕在一起，普润早忘记了自己的僧人身份，说话时与常人无异。

刘幽求已两天未眠，只是空闲时候打个盹，眼中布满了血丝。看到普润脸色郑重，遂答道：“嗯，禅师请说。”

普润摇摇头，说道："我们起事之初，因混乱无序，我们以皇帝名义拟出诏敕明发天下，以此来安定大局，实属必要。若长此以往，恐对殿下不利。"

刘幽求明白普润的意思，即如此行事久了，外人定会说李隆基挟天子以令诸侯，定有不轨之心。刘幽求明白李隆基与自己这帮人的斤两，若无相王的大旗罩住，其实毫无根基。他急问道："禅师以为，我们应该如何行之呢？"

普润答道："须赶快让相王出面，如此方能稳住局面。"

刘幽求哑然失笑，这样一个关键之事没有顾及，看来自己的确是忙昏了头，他点头答道："禅师所虑甚有道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不可渐行渐远。待会儿见到殿下，我们就一起提醒他。"

李隆基过了一会儿来到太极殿，刘幽求将普润所虑告知了他，李隆基闻言叹道："普润禅师果然心思安静，能理大节。然我那父王实在固执，姑姑和我百般劝说，他始终不允，如之奈何？"

刘幽求道："我们浴血夜战，为的就是将相王拥上皇位。殿下，我意你可发动你那些诸王兄弟轮番劝说，相王终有心动的时候。"

李隆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也罢，就这么办吧。你把手头上的事儿先放一放，随我一同前去。我嘱你拟的诏书，办好了没有？"

李隆基所说的诏书，即是以李重茂的皇帝名义所写就的逊位诏。刘幽求答道："办好了。我以同样的内容写就了两道，二十一日一道，二十二日一道。"

"嗯，你带着这些诏书随同我入府，将之交给父王。"

同样是力推李旦登上皇帝位，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心思迥异。太平公主近日对李隆基的看法大起变化，她甚至感觉李隆基成为了一个很陌生的人儿。

从默默准备到发动事变，李隆基在其间做到了无痕迹。太平公主可谓全抛一片心，而李隆基却虚与委蛇，让太平公主如坠云雾中，待事变结束，她甚至有一种被捉弄的感觉。多少次，她独自愤愤地骂道："黄

口小子，莫非把我当成傻瓜不成？”

如果太平公主在这件事儿上感受到了李隆基的心机深沉，那么在上官婉儿被杀这件事儿又感受到了他的手段狠辣。过了一日，太平公主辗转得知了婉儿被杀的详细过程，当她得知婉儿手执遗诏向李隆基展示自己的功劳，李隆基没有任何犹豫当即下令斩杀的时候，她的心里顿时不寒而栗：你李隆基明明已知婉儿与我太平公主交往甚密，婉儿又向李氏宗族示好，并且力推相王辅政，你为何还要不依不饶，斩之而后快呢？

至于这日李隆基授任了一批亲信一事，更加增添了太平公主心中的怒火。不错，李隆基没有忘记薛崇简，不过给了一个亲王的虚名，朝中的实职未任一个，他分明想借着手执皇帝印玺的便利，大肆任人唯亲嘛！如此下去，李隆基说不定会废了皇帝，自己登上御座呢。外人多会认为李隆基的这种做法匪夷所思，然太平公主认为，李隆基现在具备了心机深沉及手段狠辣的特点，那么他若想攫取最高的权柄，显然可以顺势而成。

眼下李隆基已牢牢掌控了军中实权，又掌管着皇帝印玺，可以随意拟出诏敕明发天下。那么，若想改变这种局面的办法只有一个，即是拥立李旦登上皇帝位。太平公主知道，这个四哥对自己友爱有加，自己说出的话到了他的面前一般不会掉在地上。如此，李隆基就可退出前台，他也就从此没有了发号施令的机会。

太平公主思念至此，立刻唤人备车，她要入相王府劝说哥哥。

李旦确实不想做这个现成的皇帝。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有的人生于贫寒之家，虽绝顶聪明又有进取之心，终究不能借力攀缘以致蹉跎一生；有的人生于锦绣之家，其心淡泊不想有所作为，然权柄若即若离不离开身侧，有时候还会主动找上门来，李旦显然属于后者。

李旦因为有了一个强悍的母亲，其对权柄一道向来退避三舍。这也很正常，以太平公主之能，则天皇后在日，太平公主不敢越雷池一步，何况身为男身处于嫌疑之地的李旦呢？当自己的两个妃子入宫向母亲问安尸骨无存的时候，当来俊臣携带刑具入宫问讯的时候，李旦没有其他办法，只好选择缄默来听天由命。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旦觉得只要保有一个亲王的身份，日日可以赏乐属文，即为人生最大的快乐。他作

为父亲言传身教，儿子们大多秉承如此信条，以致多有父风，唯有一个李隆基透出特别，也最让李旦不放心。

于是在毫无先兆之际，李隆基率人做下了惊天动地之事，让李旦为之愕然万分。其愕然之余，突然发现事儿的结果竟然要让自己当上皇帝，他的心中顿时矛盾万分。

李旦不是傻子，他明白若韦太后一旦革命，天下由此姓韦，那么自己一家顿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此来说，李隆基的行动十分有必要，由此避免了李氏宗族毁灭的境地。然若让自己来当皇帝，自己则从此陷入了纷纭繁杂的政事之中，从此再无安静的心绪；再者，自己夺了侄儿的皇位，世人和后世又会怎样评说这件事儿呢？

他在彷徨无计的时候，忽然想起了韦安石，即令人去将韦安石召来。韦安石到来之后，李旦向他诉说了自己的郁闷之情。

韦安石闻言很干脆地答道："天降大任于相王，您不可犹豫。"

李旦道："你熟知我的脾性，做皇帝实在是一件令人很烦心的事儿。我心如此，如何能做好呢？"

韦安石道："相王如此考虑自身太多，其实不该。如今韦氏被诛，举目天下，能够匡救天下者，唯相王一人而已。若相王不出山，谁来承继高祖太宗皇帝传承下来的大统？莫非相王还想让天下继续混乱下去吗？"

"重茂现在皇帝做得好好的，他亦为李家儿孙，一样能继大统。"

"相王，请恕属下直言。三郎此次领兵诛灭韦氏，立有大功，他能容一个年幼无知之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吗？属下知道，相王可以弹压三郎，让他拥戴重茂为帝，然别人会如何想呢？久之必生乱象。若相王进身为帝，则可断了那些窥探者的妄想。"

"唔，你说得还有些道理。"

"再说了，自则天皇后之后，多年来国家权柄多由女人把持。三郎此次诛杀韦太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等人，已然绝了此患。只要相王登上帝位，重用良臣，纳谏求治，遵贞观之治和永徽之治故事，则国家

即可迈入正轨，天下之人定会拥戴欢呼，天下复至太平。”

李旦的心思有些活泛起来，问道：“我若为帝，你须为我出大力气。”

韦安石回答道：“属下跟随您多年，定当鞠躬尽瘁，全倾心力。只是属下才具有限，难孚相王之望。这次三郎起事，顺势荡平韦氏及武氏势力，那些献媚之臣也得到了清理，若您为帝，可召回那些良臣辅弼，像武臣郭元振，文臣姚崇、宋璟、张说等人，他们皆有相者之材，实为国家栋梁。”

李旦道：“你说得对，朝中的官吏该清理一下了。那些多如牛毛的‘斜封官’，该让他们寿终正寝了。”

李旦与韦安石的这一番晤谈，激发了其励精图治的雄心。李旦的这番雄心此前被退让之心深深包裹，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番心思。不过李旦的这番心思需外力来激发，其有激情时雄心万丈，遇到挫折时则一落千丈，缺乏恒久的坚持。

李旦被激发了雄心，当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轮番来劝他的时候，他先是应景般地推托了一番，最后装作无奈状答应了。

到了六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刘幽求又拟出一道李重茂逊位诏，用玺后派人专程送给相王李旦，并将之明发天下。这一道诏书与此前两道有些不同，刘幽求下了不少工夫，明确了相王为帝的法理所在。自周朝以后，立子立嫡之制是传统的典礼，然而之前的殷商时代，还是可以实行兄终弟及的继承办法。所以刘幽求在诏令开篇写道：“自昔帝王，必有符命，兄弟相及，存诸典礼。”用含糊的言语说明了李旦继承其兄李显之位的合法性，因为这种继承法是“存储典礼”的。当然，为了进一步证明李旦成为皇帝的必要性，刘幽求在下面写道：“叔父相王，高宗之子，昔以天下让于先帝，孝友宽简，彰信兆人。神龙之初，已有明旨，将立太弟，以为副君。”这个天下本来就是李旦的，只不过他主动将皇位让给哥哥李显做，李显当了皇帝之后，欲立李旦为皇太弟，摆明了李显身后将由李旦来当皇帝。只不过李旦坚决辞让，此事才作罢。

刘幽求以少帝李重茂的口气，先说李旦当皇帝合乎古代典礼，再说这个天下本来就是李旦的，李重茂当皇帝反而是韦太后主使篡夺而来，所以李重茂翻然悔悟，决心“择今日，请叔父相王即皇帝位”。

如此一来，李旦就是不想当皇帝也不成，因为这个位置单属相王李旦，其他人若有痴心妄想即为谋逆不轨。

六月二十四日卯时，京城中九品以上文武官员皆集于太极殿。殿堂内一左一右分列文武官员，依服色自前而后排列。

殿外净鞭三响，就见少年皇帝李重茂自东序门进入，然后升于御座之上。李重茂毕竟已当了二十余日皇帝，所以其入殿行止显得比较熟悉。

按照往日谒见程序，百官须在黄门官口令下朝拜皇帝。然而这日黄门官不见踪影，百官经此大变，皆静默等待，不敢发出任何声响，深恐行为逾制而得罪，所以殿内显得非常寂静。

蓦地，就闻一阵钿钗轻响，一位身着一品翟衣、头戴九树花钗的丽人缓步自东序门进入，众人凝神细观，赫然发现这位丽人正是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来到御座前，面向群臣站立，启唇说道："宫中有大事发生，韦庶人和悖逆庶人已伏诛，想百官已知晓了。今日不用再朝见少帝，此为我的主意，请百官勿惊疑。"

此前刘幽求拟出一道皇帝制书明发天下，其中历数韦太后和安乐公主的罪恶，最后决定废除其太后和公主封号，贬韦太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

按照大唐礼制，后妃及公主不得在朝会时入殿。然自则天皇后之后，女人甚至可以当皇帝接受群臣朝拜，这日太平公主出现在这里，百官早已见怪不怪。何况现在正是非常时期，百官正在那里惴惴不安，没人敢有异议。

太平公主扬起手中的丝绢说道："韦庶人和悖逆庶人倒行逆施，所以人神共怒，她们最终灰飞烟灭。她们胡作非为也就罢了，却将这个大好江山弄得乌烟瘴气，亟待重整河山。知道这是什么呢？此为少帝的逊位诏书。这个少帝还是有些眼光的，他知道靠自己之力难负重任，因此想将天下让给相王。"

百官闻言，不禁轻轻唏嘘，人群中顿时涌出一阵"嗡嗡"声。

太平公主又道："这道诏书写得甚好，不错，这个天下本来就是相王的。奈何相王生性恬淡，不以世事萦怀，所以虽有天下，犹让于人。如此诏书已发三道，相王一直不许。没奈何，我妇道人家只好来到前台，要为天下人谋此福祉。诸位，今日皇帝欲以此位让给叔父，你们以为如何？"

李重茂看到自己的这位厉害姑姑长篇大论，不敢吭一声，其瘦弱的身躯缩坐在阔大的御座里。

刘幽求此时站立前排，当即跨前一步跪倒，朗声奏道："如今国家多难，正需明君励精图治。皇帝明白事理，非常仁孝，其追随尧、舜之风，决然将皇位让给叔父相王，此天幸也。相王领此重任，臣愿意鞠躬尽瘁，尽心辅佐。"

百官见此情景，知道此为大势所趋，遂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唯剩下一个相王李旦矗立当地。

群臣言语杂乱，然可清晰辨出他们皆拥护李旦为皇帝。

太平公主脸上绽开微笑，伸手挥了一下，然后说道："既如此，大家请起，我们就奉相王为帝吧。"言讫，太平公主走下御台，走至李旦面前牵其手曰："四哥，走吧，你可升御座接受群臣的朝拜。"

李旦此时半推半就，任太平公主牵着其手走至御座前。

太平公主惊奇地发现，李重茂此时依然瘫坐在御座，没有乖觉地离去。她有些恼火，轻轻去掉李旦之手，然后抓起李重茂的衣领，将之提溜起来，说道："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你可到台下向相王朝拜。"

李重茂身躯瘦小，所以太平公主可以轻易将之提起。李重茂及地的时候未曾站稳，一个趔趄伏于地下，前列的群臣可以看到，这个少年的眼中竟然噙满了清泪。

太平公主再复转身，轻轻牵过李旦之手，轻轻说道："四哥，事不宜迟，快坐上吧。"她将李旦迎入御座后，侧脸唤了一声："黄门官，过来。"

黄门官小心地走过来，太平公主随后退下御台混入人群中。

百官在黄门官的导引下向李旦叩拜，李旦在二十六年前曾经当过皇帝，这一次终于摆脱了母亲威权的阴影，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帝。

按照大唐礼制，新皇帝践祚时需有一套相对繁复的礼仪。李旦这日在太平公主主持下，身着亲王之服升于御座之上，接受群臣叩拜后当即登基，如此简单的仪式倒深合李旦简约的脾性。

太平公主力促李旦即皇帝位，在朝堂之上将少帝李重茂提溜下御座，如此行为让朝臣观之恍若隔世，似乎那个果敢杀伐决断的则天皇后又回来了，心中就对太平公主生出了不少畏惧。其中一些善于趋炎附势之人立刻打定主意，今后要想法向太平公主靠拢，如此方能长保富贵。

李旦坐上御座接受群臣的朝拜，其耳听久违的“万岁”声音，心里得到了无尽的满足。他斜眼瞧了一眼身着翟衣的太平公主，心想关键之时还要靠至亲之人，若无妹子力助，自己怎能轻易登上御座？那一时刻，他心中溢满了对太平公主的感激之情，反把儿子李隆基浴血奋战才是自己能登上大宝的根本原因忘得一干二净。

朝会结束，李旦留下太平公主，两人并肩入侧殿密谈。

两人坐定后，李旦先向太平公主表达了感激之情：“妹子，我今日能够顺利地升上御座，皆为你的功劳。你虽为女身，其魄力和决断能力不让须眉，比我强多了。”

太平公主道：“大事当前，不可犹豫彷徨，如此方能成大事。四哥，你今日很好嘛，群臣没有一人出声反对，看来你能上位，实为众望所归。”

“嗯，眼下百废待兴，我尚无头绪。妹子，你能力超卓，人言你大有母亲之风，你要不吝帮我啊。”

“这还用说吗？四哥，如今韦氏被诛，我们从此就没有了祸胎。天下之大，仅你我兄妹二人最为至亲，我帮你，其实就是帮我自己呀。”

“嗯，你说得对。我现在刚登上皇位，你以为我们应该先办些什么事儿？”

“当前最紧要者莫非人事，譬如军中一定要有至亲之人掌控，朝中也要选出一些心向我们且有能耐办事的人占据要位。”

“军中？三郎现在管得挺好，何必再动？”

太平公主没有接言，她先是瞧了一眼哥哥的神色和眼光，可以看出那是一片至诚。她于是叹了一口气，问道：“四哥，你以为三郎如何？”

“他很好嘛。这一次若不是他出面起事，韦氏也许就很快革命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境遇实在堪忧啊。”

“四哥说得对，三郎的功劳很大。不过此子起事，事先不向我们透出一点信儿，他的主意实在拿捏得结实。四哥，有句话叫做疏不间亲，然三郎如此深不可测，他心中所思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我以为，我们以后要给他安上缰绳，防止他乱蹦乱跳，如此可免他惹出事端。”

李旦的性格恬淡，他常常拿这种标准来衡量调教儿子们。除了李隆基以外，其他几个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性格特点，让李旦感到大为满意，唯对李隆基放心不下，其每每训斥儿子的时候，训斥对象多为李隆基。现在太平公主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李旦深以为然，当即点头赞同，说道：“不错，此子脾性既深沉又飞扬，实难把握，我们今后要注意规范其行为。妹子，我看三郎最听你的话，你要多操点心呀。”

太平公主冷笑道：“四哥，三郎听我的话？你错了，此子只信自己，其心性实在坚定得很。嗯，我们不要扯远了，还回到军中之事上来说。”

“好呀，你意如何呢？”

“三郎现在掌控军中实权，他起事后京中局面复杂，他这样做是唯一正途。然今儿四哥当了皇帝，百官皆拥戴，那么军中实权必须由四哥亲自掌控。”

李旦有些不明白，现在三郎掌控军中，实与自己掌控无异，太平公主为何还要说如此不妥呢？

太平公主十分了解这个哥哥的脾性，他与三哥李显的相同之处，即是不愿在琐事上耗费太多的精力，所以日常处事都相对简单；两人的不

同之处在于，李显的思虑为一团糊涂，根本就理不出头绪来，而李旦只是因为生性恬淡，所以不愿去想去思，他若能静下心来认真地想一件事儿，还是相当睿智的。所以太平公主在这个哥哥面前，还是能把握分寸的。她往往轻轻一点某事，似不着痕迹，李旦过一会儿就能理出头绪。

李旦见妹妹不再吭声，也就不再紧紧追问。他眯起眼睛在那里静思，太平公主见状也不去干扰，场面一时变得很安静。

李旦显然有了主意，他微微一笑说道："好呀，就按你说的办。我待会儿叫来韦公商议一下，就让大郎他们一同掌控军中，你那大郎只有一个亲王的爵位，也让他随大郎他们一起去历练吧。"

太平公主微笑不语。

李旦又说道："我刚才想了想，你此次拥立的功劳很大，如何赏你呢？你现在的尊号为镇国太平公主，似无法再加。这样吧，我再增加你的食邑，达到万户如何？"

太平公主并不推辞，笑道："谢四哥赏。我呀，不图虚名，不慕虚荣，嘿嘿，当一个富家婆即足矣。"

第二日，李旦当上皇帝后下发了第一道诏命。其罢李隆基所兼知的内外闲厩和押左右万骑，授其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另授长子李成器为左右大将军、次子李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四子李隆范为左羽林大将军、五子李隆业为右羽林大将军、薛崇简为右千牛卫将军。

如此一道诏书，轻轻地把李隆基所掌控的军中实权拿下。李隆基做梦也不会想到，父皇如此办，却是缘于姑姑太平公主的主意。

春风得意的李隆基没有感受到巨大的危机正在袭来，此后的太子之位设立，让他真正感受到了寒意阵阵。

刘幽求现任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凭借事变之夜的功劳，他一跃从默默无名的县尉之身升为宰相之职。刘幽求在那些日子里，颇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味道，其在朝堂之上，有时甚至越过中书令韦安石之前奏事，许多官员私下里颇有微言。

这日李旦升殿，刘幽求又率先奏事，其执笏奏道："陛下即位以

来，百官勤勉办事，朝务日渐规范，天下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关头。臣以为，陛下大位稳固，百官秩位分明，唯缺一名储君。请陛下为天下计，早立储君，以孚天下人之望。”

刘幽求的话说完，李旦感觉平稳，神色中没有异样，向座下问道：“刘卿所言甚是，国有储君可保江山稳固，众卿以为呢？”

群臣见刘幽求主动提出设立太子，脸上神色虽平静，然内心里滋味杂陈。刘幽求作为李隆基的亲信人物，此次铲除韦氏立有大功，现在这样说，其心中太子人选定是李隆基无异。

萧至忠作为太平公主的亲信人物，这些日子与太平公主说话颇多，对太平公主的心思大致了解，知其不愿李隆基的势力渐强，他打定主意，说什么也不能让刘幽求的想法得逞。萧至忠之所以有恃无恐，缘于他找到了可以击败刘幽求的一项利器。

事儿其实非常简单，按照立嫡长子为储君的古制，李隆基既非李旦的正妻刘氏所生，兄弟排行又为第三，那么符合这一标准的唯李成器莫属。

李旦将目光投向韦安石，问道：“韦卿，你以为呢？”

韦安石当然明白刘幽求说话的意思，作为一名三朝老臣，韦安石马上窥知其中的关键。他心里明白，太子当然应该设立，关键是应该立谁。按照嫡长制的惯例，当然应该立李成器，然李隆基立有大功，并兼智谋过人，他甘于屈于李成器之下吗？若李隆基不甘心，久必为乱，那么对国家极为不利。其实这也是一个老问题，即是立长还是立贤。从韦安石的内心来说，他虽对刘幽求等李隆基手下近来的飞扬跋扈不满，然仍倾心于让李隆基来当太子。看到皇帝发问，韦安石心中斟酌了一番徐徐说道：“陛下，储位之立关系重大，臣以为大乱之后，早立太子可以进一步稳固大势，亟需立之。”

李旦点点头，又问萧至忠道：“萧卿，你以为呢？”

萧至忠出班躬身奏道：“陛下，臣赞同韦公之言，希望早立太子。自周以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可见立储之重要。”

韦安石听到此话有些刺耳，他不待李旦说话，躬身奏道："陛下，我们今日谈论是否现在立太子，而非究竟立谁。臣以为，立储之事非皇家私事，其事关国运，陛下须万分持重，可与勋戚及重臣商之，然后决之。"

李旦道："你们皆说现在可立太子，这也是群臣的意思了？"他环视下面一眼，就见群臣皆躬身赞同，他接着说道，"既如此，就按韦公的意思，朕与勋戚和重臣商量此事，以早日决之。"

此后又有数位大臣奏事，早朝很快散去。李旦命韦安石留下，让他入侧殿一起说话。

李旦坐在侧殿内的几案之后，几案前面为韦安石准备了座位。韦安石入殿再复叩拜，李旦示意其坐在自己面前。韦安石躬身道："陛下今日非昔日藩王之身，臣不敢坐。"

李旦笑道："韦公，你昔在相王府，我未将你视为下属，实待你以亦师亦友之礼。我今日当了皇帝，你也不可生分了，你难道不知道我的性子吗？我们照旧吧。"

韦安石只好依言坐下。

李旦道："我将你留下，还是想与你商议一下立太子之事。储位亟须早立，此事不用再说。我想问你，这个储位究竟由谁来领？"

韦安石不假思索道："今日朝堂之上，萧至忠其实已说出最简单人选，立嫡长为储君嘛，则唯有宋王成器可以领之。陛下今日单独召见老臣，显然心中还有犹豫，臣妄自猜度，陛下肯定在想平王隆基之事。"

李旦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若立大郎为储君，三郎会如何想呢？这一次诛灭韦氏拥我为帝，说到底还是三郎的功劳。"

韦安石笑道："是啊，平王有大功在身，实为一等一的治国人才。按说吧，宋王有长兄之风，其沉静敦厚实为仁义之人，立其为储君亦为优选。只是这宋王与平王相比，治国的智谋与才具就落在下乘。陛下现在犯难，其实在立长与立贤之中摇摆。陛下视老臣为知心，请问陛下到底倾心于谁呢？"

李旦摇摇头，在那里沉默了半天，方才缓缓说道："我想立大郎！萧至忠说得对，立嫡长为储君，实为塞祸乱之源本。若立三郎为储君，其他兄弟会如何想呢？韦公，你熟知前朝掌故，高宗皇帝与濮王泰的才具相比，谁能占优呢？"

"禀陛下，臣研读史料，知道高宗皇帝以仁义著名，所以太宗皇帝立其为储。"

"不错，太宗皇帝立高宗皇帝为储时，曾向群臣说过，他之所以立高宗皇帝，是想告诉后人，储位非经营所得。那濮王泰之所以被贬，空负才具在身，缘于他始终想经营储位，甚至不惜吓唬其弟高宗皇帝。"

"陛下所言甚是。陛下若立宋王为储，将置平王于何等境地呢？"

"我想好了，可给予三郎最高的爵位，赏给他更多的食邑，以此来安慰其心。"

韦安石闻言不语，李旦见状催促道："韦公，你以为如何？"

韦安石叹了一口气，说道："陛下，请恕臣直言相触。陛下若如此行之，臣觉得如此情景似曾相识。"

"嗯，你可直言，我不怪你。"

"当初高祖立建成为太子，然太宗皇帝为秦王时，其开疆拓土所战皆捷，大唐的天下多是其跨马夺来，高祖皇帝不断赏赐，最后将秦王封为天策上将，此位仅屈于高祖皇帝和太子建成以下。陛下，您能拿出天策上将类似的地位来赏平王吗？"

李旦摇摇头，说道："我不能。"

韦安石接着道："其实太子建成的文才武略仅仅略逊于太宗皇帝，实为超卓之人。他因为身为太子坐拥京城，所以少了太宗皇帝攻城略地的功劳。陛下若立宋王为太子，那么宋王与平王今日之境遇，实与太子建成与太宗皇帝当日相类似。当高祖皇帝起兵太原的时候，太子建成和太宗皇帝分掌左右军杀向京城，最后还是太子建成所率队伍最先攻破京城。臣斗胆说，宋王至今未有尺功，未经任何磨炼，其才具绝对比不上昔日的太子建成，陛下以为然否？"

李旦明白韦安石的意思，接口道："我知道你的想法，不错，大郎非三郎的对手。可是呀，他们为何要相争呢？难道就不能平和处之吗？"

韦安石叹道："陛下呀，利益之争最为根本，谁敢打包票说可以平和其心呢？陛下您能吗？"

李旦慨然说道："我不能！然我可以随时将此皇帝位放弃，因为我心境平和。"

"陛下数让天下美名远播。然如陛下如此心境平和者，世上又有几人呢？"

李旦颔首赞同，他沉默片刻又问道："韦公，依你的意思，当然要立贤了。看来你还是属意三郎了？"

韦安石道："臣平等对待宋王他们，与平王也没有过度交往。臣以为，若平王被立为太子，宋王等几个兄弟秉承陛下恬淡之风定无二话。反之，平王若心中不服，定生祸乱，此非国家之福，亦非陛下之福。"

李旦闻言喃喃说道："嗯，我怎么有这样一个异类儿子？唉，韦公，你说得有理，容我仔细想想。"

萧至忠下朝后即奔赴太平公主府，将今日议立太子之事向太平公主细细说了一遍。太平公主听罢，眉头微皱，问道："刘幽求说话之后，三郎未发一言吗？"

"朝会之时，平王隆基未发一言。"

"哼，他现在朝中安插了那么多人，当然不用自己说话。想是三郎这一次自恃功劳，以为储君之位为囊中之物，因派刘幽求出面奏言。"

"公主所言甚是。否则好端端的，刘幽求怎会突兀出此议？显是他们事先商议过的。"

"嗯，你说出立嫡长者为储君，算是抢占了先机。如此有理有据，任何人都不能出面反驳。"

"朝会散了之后，圣上将韦安石留下，估计他们会继续商议储君之

事。韦安石待我说完后立刻插言，让圣上不在朝会上议论太子人选之事，由是观之，韦安石似不赞同立嫡长者为储君之议。他若存了这个主意，在圣上面前定会说平王好话。”

“不妨，圣上那里有我呢。萧公，近来朝中人员变动太大，你要多留心，多安插一些与我们亲近之人。”

萧至忠点头赞同，说道：“韦安石为中书令，他又是圣上的昔日府属，他的言语非常重要。另外若在朝中安插重臣，须圣上赞同授任，这还须公主出面。”

“韦安石如今正是得势的时候，还须对他多笼络。你可以我的名义，找他说项，以便能为我用。”

萧至忠想起自己年初时入韦府的情景，不禁摇摇头道：“此人软硬不吃，实为一个难缠的角色。也罢，我再替公主前去走一遭，唯劝公主期望不可太大。”

“不妨，事儿唯有不懈去谋取，方有成功的可能。对于韦安石，我们先诚心去请，然后徐徐为之，再定下步行止。至于安插朝臣一事，你觉得有什么人可用？”

“我以为，像崔湜、窦怀贞等人被贬，此时正是极度低落的时候，这些人皆有才具，若公主肯施援手于他们，他们定会感激涕零，为公主所用。”

太平公主大喜道：“对呀，我怎么就忘了此节呢？你提醒得好，类似之人你还要多想几个，他们若果然成了朝中重臣，你也不至于过于孤单了。”

萧至忠道：“我知道了。我觉得眼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公主您速速进宫面见圣上，申明立储之意。正如公主所言，圣上未登基之前，平王鹰视狼顾，其手下人也甚嚣尘上，直把平王视为圣上一般，压得别人都喘不过气来。这太子之位，说什么也不能让平王占上了。”

太平公主点点头，说道：“你说得对，我即刻入宫。萧公，你回去后还要寻些亲近之人，让他们在不同场合宣说立嫡长为储君的道理。人们若说多了，事儿也就愈加顺利。”

萧至忠躬身答应。

李隆基确实十分想当太子，否则他提溜着脑袋夜战禁宫又图些什么？

父亲李旦当了皇帝，其坐上御座后下发的第一道诏命，就是罢掉了自己所掌控的军权，改任殿中监，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样李隆基就成为宰相之职，然政事堂的宰相职人员有十余人，且由韦安石主持，李隆基混入其中并没有特别的话语权。至于殿中监，为掌管殿中省的主官，其职责为掌管皇帝的服御之事，李隆基何等的心胸，让他来打理这些琐碎之事，无疑是痴人说梦。

刘幽求觉察到了李隆基的郁闷之情，那日他随同李隆基回到其府中，便把李隆基拉到侧室密谈。

刘幽求道："我看到圣上的诏书之后，首先就感到不对劲儿。我们熟知圣上的禀性，观此诏书其手段够狠，动作也麻利，与圣上的性子大相径庭。殿下，我就琢磨了，圣上身后定有高人指点，你说，若真有高人，这高人是谁呢？"

李隆基冷冷一笑，然而缓缓说道："父皇身边接触的无非是些至亲之人，刘兄，你目光如炬，难道就瞧不出吗？"

刘幽求思考了一下，然后吃惊道："啊，莫非是她？殿下，若果真如此，实在不该呀。我们之所以起事，说到底还是殿下与她商议的结果。缘何如今刚刚事变成功，她就翻脸了？"两人心里都很明白，这个"她"即为太平公主。

李隆基叹道："唉，刘兄，你还是不了解我这位姑姑啊！那日夜战禁宫，天明后我们在安福门上相见，姑姑一脸灿烂，将我夸得如花儿一般。我当时就觉得有些诡异：我们事变前未向她告知，她至少应该轻轻责怪我几句，还算正常。然她攒着劲儿不出一言，此事已然透出生分了。"

刘幽求道："殿下，此事有些不妙。太平公主深谋远虑，又会笼络朝臣，你应该及时修好才是，不可使裂隙扩大。"

李隆基反问道："刘兄，你以为如此裂隙可以修好吗？"

“我以为可以。毕竟大乱之后，正该戮力治乱，一家人何必要生分呢？”

李隆基摇摇头，叹道：“刘兄，你看似聪明绝顶，毕竟有糊涂的时候。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姑姑当初让崇简跟随我们的时候，她将我们视为其手中的一枚棋子，就像她为长辈，我为晚辈，没有什么平等可言的。我们夜战禁宫之后，她实际上成为局外人，所以她全力把父皇推上御座，以此来反客为主。”

“是了。圣上之所以发此诏敕，大约也是听从了太平公主的意见。殿下，我更加不明白了，没有我们夜战禁宫，相王如何能够成为皇帝，为何大功告成之后，圣上不对你这个功臣听之信之，反而要信太平公主呢？”

李隆基又摇摇头，不再言声。

刘幽求忧心忡忡说道：“圣上如此安排人事，显然是忘却了殿下的天大功劳，这如何可以？殿下，你不可坐以待毙。”

李隆基轻笑了一下，说道：“坐以待毙？刘兄言重了，哪儿有你所说的不堪境遇？”

“哼，这样的事儿多着呢。某人立有大功，别人惧其能耐，遂以高官厚禄将其束之高阁，以制其势，殿下不可不察。”

“嗯，我知道了。刘兄，我在想另外一件事儿。我们交往的这帮人儿，除了你与绍京以外，其余多为武夫身份，或者如崇晔那样玩儿是一把好手，让他们上台面为重臣，实在拿不出手。我想呀，要抓紧把郭元振、姚崇、宋璟、张说、魏知古这些人调入朝中。”

刘幽求有些纳闷，问道：“这些人多为圣上的旧属，自然听从圣上的言语。若圣上一直听信太平公主的主意，这些人若入朝中，太平公主岂不是如虎添翼了吗？”

“你还是不明白。韦安石为父皇的旧属，现在身居高位，他与我也没有什么亲密关系，然此人有一个特点，你莫非看不出吗？”

“我实在眼拙。”

“此人不攀朋党，不媚上，不唯亲，唯以圣贤之理来衡量事情。那郭元振等一帮人虽多为父皇的旧属，然他们与韦安石大致一样的脾性，所谓‘物以类聚’是也。”

刘幽求明白了，说道：“殿下想让这帮人入主朝廷，形成仁义之风，以革前段乱政之弊。”

李隆基悠悠说道：“是啊，我多读贞观故事，对那时‘君明臣贤’的氛围无比向往。刘兄，我们浴血诛灭韦氏，固然为自身免祸计，然我的心中常怀这样一个梦想，就是朝野再现贞观时代的清明风尚，如此才是天下之幸。”

刘幽求点头赞同。

其实在李隆基貌似冠冕堂皇的话语背后，还隐藏着这样一个私心：自己除了起事的这帮人之外，再无其他的朝中人脉资源。李隆基深知韦安石这帮人吃够了女人乱政的苦头，他们皆思奉李唐为正朔，竭力想把朝廷恢复到清明为政的局面。若如此，他们肯定不愿意看到强势的太平公主干政，从而走到韦太后时的老路，李隆基想利用这一点成为自己制衡太平公主的手段。毕竟，这帮人多为李旦的旧属，将他们引为朝中重臣，李旦肯定愿意，太平公主也没有戒心，授任过程绝对顺利。

刘幽求这时又想到一个主意，说道：“殿下，该是劝圣上早立太子的时候了。”

李隆基心如电转，答道：“是啊，现在新皇上位，百官也大致稳定，就缺一个太子了。刘兄，你以为胜算如何？”

刘幽求明白李隆基所指，遂答道：“我以为应有八成的把握。殿下，你若认为可行，明日朝会之时，我就率先提出。”

李隆基沉吟道：“你来提出？只怕有些不妥吧。外人皆知你是我的人，所谓瓜田李下，这样岂不是有了痕迹了吗？”

刘幽求反问道：“我若不率先提出，又有谁来说呢？”

李隆基陷入沉思，他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儿，由此可以看到李隆基的朝中人脉资源实在窘迫！没奈何，也只好由刘幽求赤

膊上阵了。他点点头，说道："好吧，你斟酌好言语，千万不能授人以柄。唉，其实你一出言，别人定会以为我新立大功，以此为恃指使你出面。没奈何，只好任别人随便去想吧。"

刘幽求在朝会时提出立储之事，由此激起了轩然大波。

太平公主现在有拥立之功，其入宫之时更加气势逼人，可以直入直出，无人拦阻。

李旦看到妹子前来，心中大为高兴，说道："我正想着你呢，你若不来，我还要派人去唤你。"

太平公主笑道："这里非相王府那样好登门，四哥固然下旨让我可以直入直出，毕竟来一趟要费周折。四哥，你这数日在宫内还好吗？"

"有什么好？唉，我早就说过不愿当这皇帝，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不说，还要处置那么多的烦心事儿。我那相王府与宫内相比虽小，然在那里住惯了，觉得处处都很亲切，不像这里，处处都透出陌生。"

太平公主心想四哥还是老样子，许是他在漫长的岁月里果然修持好了心性，以致现在当了皇帝感觉不适应，遂劝道："四哥不该有此心思，前段时候我们皆岌岌可危，如今大祸已然消弥，天降大任于你，此为你推卸不开的职责。四哥，你要打起精神。"

"嗯，你今后要多入宫，我们一番谈说，就可轻松许多。"

"我也不能入宫太多，有些好事之人若见我频繁入宫，弄不好又会鼓动言官，弹劾我妄自干政，如此我就吃罪不起了。"

李旦道："不妨。你我兄妹至亲，谁敢来妄言？"

太平公主笑道："对了，如此方为皇帝的气派，我瞧着欢喜。"

李旦道："我今日想见你，缘于今日朝会之时提到了立储之事。韦公当时说道，立储事大，让我与勋戚及重臣多加商议。你正好来，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太平公主点头说道："不错，应该抓紧立储了。此位若空置太久，定会引起世人的无端妄议，我意马上要办。"

“嗯，那就抓紧办吧。妹子，你属意他们几个兄弟哪一个人呀？”

太平公主正色道：“四哥如此问话太古怪，储位之立有朝廷制度和祖宗规矩，岂是我随便属意哪一个人？自古以来，为绝祸乱，向以嫡长者为储。四哥家中，嫡长者难道还有第二个人吗？”

“哦，你也想立大郎为储。”

“非是我想，规矩如此。四哥若不想多事，为何不这么办呢？”

李旦叹了一口气，说道：“我难道不知这个规矩么？只是三郎刚刚立下大功，一些人在我耳边说要立贤者为储，如此让我犯了踌躇。”

太平公主展颜一笑，说道：“四哥呀，你现在当了皇帝，怎么还是犹豫的性子？天下世事纷纭，看似头绪繁乱，然其中不过一个‘理’字。就拿储位来说，你若立贤为储，就是破坏了自古以来的圣贤道理，有何颜面对天下人说理呢？”

“然三郎确实功劳很大，若立大郎为储，就有些愧对三郎。”

“你此为妇人之仁！三郎确实功劳很大，然你没有仔细想过他为何取得这些功劳。他若不是你的儿子，不是我的侄儿，他如何能一呼百应呢？说到底，别人看到三郎的背后是我们，他方能起事成功。四哥，你不要以为我在强词夺理，京城中如三郎这样的年轻人很多，为何只有三郎能够起事成功呢？”

李旦还是想不通，觉得妹子在这里说歪理儿。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自己还有其他儿子，妹子也有几个儿子，他们为何就不能如三郎那样奋起自救呢？

太平公主明白哥哥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理儿，遂又说道：“三郎为我们的晚辈，他做什么与我们亲手去做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不让他做什么，他也只有听从。”太平公主此话，显露出蛮横的态度。不过为儿女者以孝道为先，太平公主此话也不为过。

李旦不想为此事多伤脑筋，遂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此事让我再想想，总而言之，须以稳妥为要。”

“好呀，若要稳妥，当然要立嫡长者为储。”太平公主又紧逼了一

句。

李旦听出了妹子话语中的异音，诧异道："妹子此前最喜爱三郎，与我那几个儿子连话都不多说。你缘何现在改了性子，莫非不喜爱三郎了吗？"

"四哥呀，你现在当了皇帝，眼光就不能等同于常人。国家大事不能因为自己的喜怒来处置，像我现在之于三郎，一样喜爱如初呀。然储位为大事，难道我喜爱三郎，就要帮他说话，为此坏了规矩吗？"

太平公主的这一番话义正词严，说得李旦一愣，脸上竟然有些挂不住，遂讪笑道："唉，你为何不为男身呢？如此我就不用再费这份心思了。罢了，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我自会稳妥处置储位之事。"

太平公主又追问一句："你以古制办吗？"

"当然。若要稳妥，须各方都挑不出理儿。"

看到哥哥接受了自己的主张，太平公主心里大为满意，遂快意说道："好呀，储位一定，则万事皆顺。四哥，我今日前来，主要想向你进言，要想治世，须选良臣。"

"嗯，我知道。朝中之官既多又滥，多为'斜封官'，没有几个会办事的。我既然当了皇帝，手下须有一批能臣帮我办事，否则以我一人之力，事儿办不好，还会把我累得半死。"

"好呀，四哥能这样想，肯定是一个好皇帝。四哥，我向你推荐几个人儿如何？这些人皆有相者之才，不用之实在可惜。"

"好哇，他们是谁？"

"我现在只想到了三个人，他们是被贬为外任的崔湜、窦怀贞和卢藏用。"

李旦哈哈大笑道："妹子，你怎么会想到这三个宝贝？他们献媚韦氏，又多劣行，口碑甚差，这怎么可以？"

太平公主又正色道："我们不提他们的品德，这些人的才具怎样？"

“嗯，他们皆有能耐。不过他们的品德太差，能耐越大，危害更广。”

“我却不这样认为。太宗皇帝之朝，有一个大臣叫封德彝，你知道吗？”

“我知道。”

“他在隋朝之时也是一个劣迹斑斑的人物，然他当了大唐之臣，将其坏心思皆收起，规规矩矩办了不少有益之事。我之所以提这个例子，是想告诉你，崔湜他们若能如封德彝那样收起劣心思，四哥再把他们管严一些，这些人还是能办些有益之事的。”

“只怕不容易。封德彝死后，太宗皇帝方才得知他曾暗地里协助太子建成，坏人就是坏人，那是不好改的。”

太平公主有些不高兴了，说道：“瞧你，我好心好意替你出主意，莫非我想帮倒忙不成？四哥呀，你当了皇帝，须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才是。哪个人没有毛病呀，能将其能耐为我所用，方为本事。”

李旦笑道：“好了，我难道不知道你在真心帮我吗？你不要着急，我记住这三个人了。也罢，把他们调回京城，边用他们边观察，如此就不拂了妹子的好意。”

太平公主笑了，又郑重说道：“皇帝是否为明君，关键是如何知人用人。四哥，你注意到了没有，跟随三郎的那帮人出身低微，这一次因立功登上高位，不说他们有些跋扈，他们因为缺乏历练，这处政能力一节就太稚嫩了。我听说，群臣们对他们的议论颇多。”

李旦点头说道：“不错，我注意到了。别说他们，就是那些万骑将士因为自恃功劳，近些时日在京城里也十分跋扈。我这些日子正要想些法儿，让他们收敛一些最好。”

太平公主笑道：“四哥，我们还是想到一起来了。”

李旦一拍脑袋，说道：“对了，这里有一道上表，却是弹劾钟绍京的。你过来，我们瞧瞧该怎么办？”

太平公主大喜，问道：“什么人竟然敢弹劾钟绍京啊？他可是刚刚

立下大功之人。”

“是一名叫岑羲之人，他现任右散骑常侍。”

两人走至案前，李旦翻出岑羲的那道上表，将之交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接过上表凝神观看，只见其中写道：“绍京虽有勋劳，素无才德，出自徒弟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圣朝具瞻之美。”

原来钟绍京以中书侍郎之身参知机务，亦为政事堂议事宰臣之列。李隆基的这帮密友毕竟出身层级太低，现在乍处高位，其议事和处理政事之时，往往出乖露丑，他们又是春风得意之时，所以言语间绝不吃亏。他们上位时日不多，早引起了同僚们的极度不满，私下里常常诟病他们的从政能力。

太平公主观罢，感叹说道：“四哥，看来官吏须逐级上升，还是很有道理的，像刘幽求和钟绍京他们，本来为一个低品小官，因立了些功劳，一下子成为重臣，其才具就显得捉襟见肘。我刚才向你建言召回崔湜他们，正为此意。”

“嗯，你有些道理。妹子，你以为此事该如何处置呢？”

“钟绍京毕竟刚刚建功，因言行不端将之罢官有些太过。可罢其京官，将之派至京外任一刺史即可，这样正好让钟绍京有一些历练机会。至于这个岑羲，其一片公心敢于弹劾现在炙手可热之人，看来是有为之人，我觉得应该擢拔之。”

李旦仔细想了想，遂说道：“好哇，就按你说的办。”

“我以为，岑羲此表须在朝会上宣示百官，号召百官以岑羲为楷模，皆以公心办事。四哥，你刚刚即位，朝中须有新气象，正好从此点切入。”

“好呀，你想得很周到。下次朝会上，就把这个事儿办了。”

太平公主满意地离开宫中，其行在路上，一直在想岑羲这个人物。她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应该让萧至忠前去示以招揽之意。毕竟，自己今天的寥寥数语，使岑羲的仕途一片光明，实有知遇之恩的。

太平公主的一番话坚定了李旦的立储之志，他决定按照嫡长制的规

矩立李成器为太子。次日午后小憩后，李旦令人将五个儿子召入宫中，他有话要说。

李旦搬入宫内居住后，五个儿子依旧住在兴庆坊，只不过门额上又重新换了招牌。

五兄弟约齐后一同进宫，他们入殿后依序参见李旦，然后依令归于座上。李旦今日刻意在侧殿的静房里接见他们，这里空间较小，他们可以围坐在一起叙话，可以营造出很温馨的气氛。

李旦转头将儿子们看了数遍，然后满意地说道："你们兄弟五人自小亲爱，至今友好如初，我很欣慰。许多兄弟们长大之后，为了蝇头微利，动辄争得头破血流，让人心寒。我可以自诩地说一句：我的儿子们永远不会。"

五兄弟面面相觑，想不通父皇今日为何说出这番话来，座中唯有李隆基心思甚敏，他隐隐猜出父皇今日可能要谈储位之事。

李旦目视李成器道："兄弟和睦，主要看老大做得如何，大郎这些年友爱兄弟，付出甚多，我还是很满意的。"

李成器低头说道："父皇谬夸儿子了。其实我们家庭和睦，缘于父皇性情恬淡，对儿子们的过失包容甚多，儿子们努力秉承父皇之风，如此渐行渐积，方有今天。"

李旦笑道："我当了皇帝，身边奉承者日多。你莫非也学了此调，也来奉承我吗？"

座下的几个儿子不禁轻笑，场面的气氛变得活泛起来。李成器答道："儿子只是实话实说，不敢妄自奉承。"

李旦道："这就对了。我们一家谨慎处事，不敢狂妄，如此方能平安走到今天。我现在当了皇帝，你们居家或办公时依然要谨慎做人，方为正途，不能随着境遇变化而变。"

这是父皇的训言，几个儿子齐声答应。

李旦闭目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今天把你们叫过来，是想商议一件大事儿。前次朝会上，大臣们提出亟需迎立储位。我这两日细细

想了，此事重大，又须稳妥，我们可先商议一番，然后再到朝中宣示。”

座下五人没有言语，静听李旦下面的话。

李旦缓缓说道：“我想好了，大郎成器仁义为怀，谦逊慈爱，极得兄弟爱戴，又符合立嫡长为储的规制，可立大郎为太子。”

座下之人除了李成器之外，皆赞成此议，他们起立躬身道：“大哥为太子，实为众望所归。请父皇颁布天下，早立太子。”

李成器却起立来到李旦面前，叩首道：“父皇，此事万万不可，儿子说什么也不能当太子。”

李旦道：“我的决定你知道了，你弟弟们皆赞成，朝中的许多臣工也主张立嫡长者为储，你为什么不能当太子了？”

李成器再叩首道：“儿子孝顺父皇，友爱兄弟，此为长子的本分。国家储位须贤者居之，我才疏智浅，难堪此任。儿子以为，三弟隆基才具超卓，近来又有诛韦拥立之功，储位可由三弟领之。”

李旦道：“说你谦逊慈爱，看来一点都不假，你起来说话。”

李隆基此时也奔过来，伏地叩首道：“父皇，您千万不可听大哥之言。储位向来由嫡长者居之，不可为此坏了规矩。父皇欲立大哥为太子，我们兄弟几个都十分欢喜，就请下诏抓紧宣示天下。”

李旦道：“一个还没有起来，又马上跪下来一个。你们如此友爱相让，我很欢喜，不过国家制度不能因之废之，都起来说话。你们，过来把他俩拉起来。”

呆立在一侧的三兄弟急忙过来，把李成器和李隆基拉了起来。

李旦说道：“你们这样很好，不枉兄弟一场。此前也有人在我耳边说过，说三郎这一次诛韦拥立之功实在不小，且其过程中表现出来明毅决断之能，有储君之风范。其实大郎和三郎都很好，我所以舍三郎而取大郎，主意缘于这样的考虑：有句话叫做‘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假若我百年之后，大郎友爱兄弟得兄弟之助，则可以长久安定天下。”

李成器坐在那里忽然泪飞如雨，哽咽道："父皇的心意，儿子十分明白。然儿子决计做不了太子，若父皇一意孤行，儿子只好一死了之。"

一向脾气甚好的李旦顿时大怒，斥道："刚才说你仁孝，你却为不当太子以死逼我，这不是忤逆吗？大郎，你一向恭顺无比，缘何今日生出犟劲儿，莫非要撞到南墙上吗？"

李隆基此时劝道："父皇，大哥许是一时想不开，请容与时日，由我们几个好好劝劝他，此事不可性急。"

李旦道："也罢，我今日叫你们过来，就是想先与你们通个气儿，非是今明日就宣示天下。这个大郎，快把我气死了。三郎，此次立大郎为太子，你心中果然乐意吗？"

李隆基再复起身，躬身禀道："儿子这一次办了一些事儿，无非是顺应天下之势，利用父皇之威方才成功。说到底，就像世人说的那样，此为父皇之功，儿子不过多跑了一些腿儿。儿子若恃此虚名图非分之想，即是不仁不义之人。大哥素得兄弟们爱戴，他为太子，实为我等兄弟之热望，儿子实在欢喜。"

"嗯，你说得有理。"

"父皇，大哥为太子，定能辅佐您治国有功。儿子心中还有一个主意，若父皇能够采用，相信有如虎添翼之能。"

"嗯，你说吧。"

"韦氏及武氏之党现在如鸟兽散，朝中重臣缺员许多。儿子以为，若想治国有功必须选拔良臣，应该把郭元振、姚崇、宋璟、张说和魏知古等人调入朝中，并委以重任。这帮人既对父皇和大哥忠心，又有相当才具，他们肯定能忠心办事，如此就能开创朝中新局面。"

李旦点头赞道："好哇，你的提议甚好，此事马上就办。大郎，你当了太子，须像三郎这样时刻考虑政事，则是国家之福。"

依旧抽泣的李成器俯低了身子，央求道："父皇，请收回成命，儿子宁死不愿当太子。"

李旦满脸不高兴，斥道："君无戏言，说出的话怎能收回？你们把他架回去，好好劝说他一番。"说罢，他起身出外，摔门而去。

众兄弟将李成器架出宫外然后上车回府，李成器一直垂泪不止。五弟李隆业觉得奇怪，说道："大哥，父皇让你当太子，此为喜事啊，你缘何如大难临头，如此哭泣不已呢？"

二郎李成义与李成器年龄相若，两人平时颇为默契，他略知李成器的心事，遂斥责李隆业道："你什么都不懂，不许多嘴。你要么乖觉地在这里侍候大哥，要么不在这里胡说八道，早点回府去。"

李隆业觉得委屈，自己无非说句实话，竟然惹得二哥如此大怒，心里虽觉得憋屈，然平时也是随和的性子，遂缄口不言。

李成器泪眼婆娑，执起李隆基之手说道："三弟，你这一次说什么要救我一救，若父皇让你当太子，你千万不可推托。"

李隆基有些大惑不解，说道："大哥的话让我不明白了，今天父皇让你做太子，即使你不做，还有二哥嘛。五弟刚才说得对，被立为太子实为喜事，应该庆贺才对。"

李成器尚未说话，李成义抢先说道："三弟，怎么又把我扯进来了？大哥说得对，这个太子之位看着令人眼热，却不是任何人都能来做的。许是你坐上还没稳当，已然又掉了下来。三弟，我们兄弟五人唯有你谋虑超卓，文武双全，近来又立有大功，此太子位舍你其谁呢？"

李隆基摇头道："二位兄长的好意，愚弟心领了。只是这太子之位，非你我兄弟推让一番就能定下来，那是需要父皇依国家制度与重臣商议而成。依国家制度，此太子位唯大哥能领之，何必推辞惹父皇不高兴呢？"

李隆业接言道："对呀，大哥就不要推辞了。"

李成义怒道："五弟，你闭上嘴不成吗？"

李隆基再劝道："大哥，我们兄弟今日依父皇之旨劝说你一回，你好歹赶快认了最好。父皇那里，我可以代大哥跑动一回叙说明白，让父皇早日下旨定大哥太子之位。"

李成器想了想，伸手抹了一把眼泪，然后挥手道："你们都回吧，容我独自静一静，让我好好想想。三弟，父皇那里就不劳碌你了，我自有主意。"

第二日辰时之后，李成器独自来到宫城求见李旦。

李旦看到李成器，大吃一惊，问道："你缘何一夜之间潦倒如此？似乎又长了数岁。"

李成器涕泣请道："父皇昨日的话儿，让儿子心如重铅，所以困顿如此。父皇若想让儿子好心境，就请收回成命，让三弟为太子吧。"

李旦怒道："你果真是个死脑筋，想了一夜，亦复如是。你向来恭顺，缘何此次如此执拗？"

李成器道："总而言之，父皇坚执让儿子当太子，就是把儿子逼上了绝路。"

李旦颓然低头，叹道："你冥顽不化，让我大伤脑筋。这样吧，我把你姑姑唤来，让她劝说你一番。"他不待李成器回答，就唤人去传太平公主入宫。

李成器决然道："父皇就是唤姑姑过来，终究于事无补。父皇，儿子一生恭顺，何曾有违逆父皇的时候？儿子所以铁心拒绝父皇好意，缘于此事实在不能。"

李旦的言语忽然变得和顺起来，问道："实在不能？大郎，你到底是何原因不愿为储？莫非惧怕三郎吗？我问你，三郎是否对你说过什么话儿？"

李成器摇摇头，说道："三弟一直劝说儿子遂了父皇的意思，他虽立有大功，然不骄不躁，始终坚守长幼有序的道理。"

李旦不理他的茬儿，接着说道："你若为太子，我可以把三郎调至边远之地为藩王，如此可好？"

李成器再复跪倒，涕泣请道："父皇万万不可，如此就陷儿子于不仁不义之境地。三弟立有大功，又英武有能，正该在父皇身边为朝廷出

力。父皇若贬三弟于蛮荒之地，儿子自愿跟从，若父皇不许，儿子只好一死了之。”

李旦看到李成器心意如铁，又不愿坦诚说出不愿为太子的真实原因，遂烦躁起来，从座上立起，在殿内来回走动。对李成器来软的无用，来硬的不行，让李旦手足无措起来。父子二人不再说话，殿内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平静。

太平公主接旨后入宫，她步入殿内看到李旦在那里烦躁地踱步，李成器在一侧低头垂泪，心里大为奇怪，问道：“你们怎么了？有什么大事儿发生？”

李旦气呼呼地手指李成器道：“能有什么大事儿？妹子，你帮我好好劝劝此子，让他当太子，好像要了他的命一样。唉，平时多么恭顺的一个人儿，现在成了这样，我好像不认识此子了。”

聪明的太平公主顿时明白了事儿的缘由，她挨近李成器坐下，柔声道：“大郎，你怎么惹圣上生气呢？你为皇兄的嫡长子，当然要当太子了，这有什么好犹豫的？来、来，把眼泪擦了，向圣上赔个不是，此后好好地做你的太子就是了。”

李成器伏身拜道：“姑姑，侄儿此次拂了父皇之意，实在该死，然也是无可奈何之事。立嫡长者为储确实为古制，然还有一句话，叫做‘无功不受禄’，父皇此次得到天下，实为三郎之功，侄儿未有寸言寸功，所以不敢妄居储位。”

太平公主心中大为诧异，心道太子之位向来敏感，兄弟们往往会争得头破血流。此子唾手可得储位，却诚心推让，古往今来，如此推让甚少，李成器岂不是一个十足的傻子吗？看到眼前泪眼婆娑的李成器，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李隆基那坚毅的面庞，太平公主心中暗下决心：今日说什么也要劝说此子成功，不能让三郎凭空里拣了一个大便宜！

太平公主柔声道：“三郎立有大功，然他的所为亦为人子的本分。大郎，皇位与储位向为上天所授，非为人力争取而得。许多人为了储位争得头破血流，终归是痴心妄想，你被立为太子也为上天的意思，不要再犹豫嘛。”

李旦走过来说道：“对呀，你不费吹灰之力得了储位，正该谨慎理

政，佐我办事。何至于如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我刚才说了，你若对你那些兄弟不放心，我将他们放归远地永不还京，你何至于小心如此？”

李成器伏身叩道：“父皇、姑姑，我不愿为储，非为小心，实因认识自身。父皇多次说过要小心避祸为上，我谨遵父言，努力修身齐家。我生于皇室，自小即有爵位，如今更成为亲王之身，较之常人亦属幸运，我心里十分满足。”

太平公主道：“对呀，你生于皇家方有可能居储位，现在国家百废待兴，你正该打起精神有所作为才是。”

李成器摇头道：“父皇早年就教导我们说，属于自己的东西要好好珍惜，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不要痴心妄想。我刚才说了，我能有亲王的爵位，有相应的食邑，此生已然万分幸运，若能永葆富贵，则为最大的福祉。”

太平公主道：“你当太子，将来就是皇帝。其中福缘岂是能用富贵来誉之的？”

李成器道：“我若能永为亲王，则此生实为幸运。至于太子之位及将来的皇位，我连想都不敢想。储位及皇位固然令人艳羡，我深知以自身的才具，根本没能耐恒常拥有。若我得而复失，恐怕连一个庶民都无法做，我为何要占这些不属于自己的位置呢？”

这番话说得李旦和太平公主目瞪口呆，他们原来以为李成器系一时糊涂，孰料此子非常明白，而且非常冷静。古往今来，如李成器这样力辞太子之位者，实在寥寥可数。

太平公主心里滋味实在难受，若李成器宁死不当太子，那么立嫡长者为储的说法将灰飞烟灭。再考评李旦的其他儿子，自然以贤者居之。如此，李隆基定会成为储位的当然之选。

太平公主现在到了皇兄李旦面前，其话语非常有用，若再立一个如李成器这样不爱多事的太子，太平公主大可权倾朝野，百无顾忌。若李隆基成为太子，此次事变中展示了他的那些果敢气质，会让太平公主感觉非常不舒服。

太平公主决定，要想尽一切法儿，一定让李成器成为太子。

李旦当着群臣之面令人宣读了岑羲的奏书，并夸奖了岑羲，擢其为刑部尚书。至于钟绍京，李旦勉其多加历练，将其出为蜀州刺史。

由于钟绍京将远行，李隆基欲在府中治席为其送行。刘幽求得闻后，急忙入府前来劝阻。

刘幽求道："殿下，此次绍京被罢京职赴外任，我以为有人想以此行翦除殿下的羽翼。我们这一帮参与起事之人入府相聚，你不怕有人再说嘴吗？"

李隆基微笑道："有什么可说嘴的？你以为我现在与你们疏远，就可避祸吗？你们参与起事，则不管时光如何流逝，你们永远都是我的亲密之人。我问你，这个岑羲的背后到底有何人主使？"

"我查了他的底细，又派人观察其行踪，现在似无主使之人。说到底，还是绍京行事简单，言语间动辄触怒他人，由是怨恨渐积渐多。"

"嗯，我今日治席一方面是为绍京兄入蜀送行，另一方面也想告诫其他人，不能恃功盛气凌人。父皇言说让绍京兄多加历练，此话甚确。譬如你我而言，此前未历高位，应当虚心求教，虚怀若谷才是，否则就容易授人以柄。"

刘幽求点头赞同，回思这些天自己的风头甚健，肯定招怨很多，应该仔细检讨一番才是。

刘幽求又问道："我听说圣上欲立宋王为太子，然宋王坚辞，数番到圣上面前哭诉，请求收回成命。若圣上允了宋王之意，那么殿下取得储位的胜算很大。我以为，当此敏感时候，殿下须谨言慎行才是。我们在这里聚饮欢歌，定有人将此景报于圣上，若圣上不喜，恐怕会对殿下不利。"

李隆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率然说道："有时候率性而为，并非坏事。我若畏手畏脚，变得无声无息，此非我往日的性子，也就失于虚假。再说了，你纵有奇计密谋，若上天不垂顾，终究无可奈何。"

刘幽求忽然有了愤懑之情，说道："这个圣上啊，若无我们拼杀，

他如何能居皇位？他刚刚当了皇帝，怎么就将殿下抛在一边呢？”

李隆基正色道：“刘兄，此话不可再说。外人皆知我们关系亲密，你若露出片言只语，他们定会说是我所教。”

“我知道了。殿下，我注意到了，现在圣上很在乎太平公主的话儿。太平公主若能帮助殿下说话，那该多好呀。”

李隆基笑道：“替我说话？你说她会吗？”

刘幽求苦笑了笑，他们皆心知肚明，知道太平公主如今非复往日。刘幽求又建言道：“那个王师虔绝对唯太平公主之命是听，薛崇简却有些特别，此人比较仁厚，又素服殿下之能。若能说通薛崇简到她母亲面前帮殿下说话，不知有用吗？”

李隆基叹道：“有什么用？你难道还不知道我姑姑的脾性，她什么时候都有自个儿的主意。”

第十四回　制流言皇帝图治　逐良臣公主弄权

李成器为了不当太子，日日找父亲哀求，并且数日绝食明志。如此弄得李旦毫无办法，遂于六月二十七日下制，决定立皇三子李隆基为太子。

李隆基当然要辞让一番，接连上表请求立大哥李成器为太子。如此三番五次，李成器派人将李隆基唤入府中，然后撑着虚弱的身体说道：“三弟，你如此辞让，对得起我数日绝食吗？”

李隆基涕泣说道：“储位理应由大哥居之，就是大哥不做，还有二哥嘛。我有何德何能？实在不敢从命。”

其时，李成义等兄弟三人侍立在侧，李成义看到李隆基在这里装模作样，心里当然有气。然他们兄弟四人已商议好，今日要共同相劝李隆基答应，遂按着心中火气，劝道：“三弟，此为我们兄弟们的意思。你不可再推，要早日即位，日后我们兄弟定然亲爱有加，佐你办好事儿。”

李成器道："我们兄弟中，唯三弟能办大事。此次诛灭韦氏，使父皇得登大宝，除了三弟之外，谁又有这个能耐？储位需贤者居之，父皇之后，还望三弟能光大大唐祚业，我们兄弟还能托些福。三弟，你勿复再推，莫非想让大哥一死了之以明志，你方才就位不成？"

李隆业也道："三哥，此为我们兄弟的共同意思，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李隆基到了这种境地，无法再推，又见兄弟们发乎真情，其心中感动，遂伏在李成器面前，泪流满面道："大哥与兄弟们的恩情，我当谨记终生。也罢，我就僭位了。我今日在大哥面前发誓，此储位是我们兄弟共有，隆基无非出面领之。总而言之，隆基今后不敢亏了兄弟们。"

李成器脸上露出微笑，说道："这就很好嘛。我们得父皇教导，不管何时何地，兄弟相亲恒久如常。自古至今，兄弟相残之事迭出不断，我们能够如此，则可传之后世以为美名。"

众兄弟语出真诚，盛赞李成器这个大哥实为楷模。

人一生实际最难把握的就是自身，如果能够认清自己的才具，使欲望与之相配，则其人就是一个清醒的人，能够快乐地度过一生。李成器不愿当太子，固然有畏惧李隆基咄咄逼人的成分，然他能够审时度势，认清自己所在的位置，这种豁达的心境常人往往难及。其实则天皇后时，李旦接替李显为皇帝，李成器就被封为太子，后来则天皇后当了皇帝，李旦被降为皇嗣，李成器又成为皇太孙。李成器早有了皇太子的经历，犹能按捺住无限的欲望，毅然将储位让给李隆基，这份坚毅之心更加难得。

七月二十日，李旦在承天门举行了隆重的册命典礼。此前七日，已然举行了卜日择期、告圜丘、告方泽、告太庙等仪式，是日，礼官在李旦之侧大声宣读了临轩册命书。

李隆基身着衮冕之服，脚着朱履，腰悬鹿卢玉具剑，从李旦手中接过皇太子金玺及左春坊印，然后接受百官的祝贺。

是时，晴空万里的宫城之上，忽然飘来数朵祥云。司天监见之，急忙将之指示给李旦观看，就见那数朵祥云，堪堪罩在宫城上方，且良久不去。李旦大喜，下令自这日起改元，因有景云之瑞，所以年号为"景云"，并下令大赦天下。

李成器因让立之功也有补偿，李旦授其为雍州刺史、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一下子位居三师之列。

李旦接受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建议，将他们所荐之人召回京中，并逐个授以官职。

三省六部长官中，韦安石是时任中书省中书令，萧至忠任门下省侍中、姚崇任尚书省左仆射。尚书省六部中，郭元振任兵部尚书，另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为刑部尚书；宋璟为吏部尚书，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崔湜以工部侍郎之身摄行工部之事，张说为户部尚书。

窦怀贞和卢藏用因名声不好，李旦虽将他们召回京中，但仅授窦怀贞为太仆少卿，授卢藏用为尚书右丞，皆为无足轻重的官儿。由此来看，太平公主所荐之人落在下风。

三省长官皆为宰相，另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参知机务者皆为宰相职，他们皆有入政事堂议事的资格。刘幽求和崔日用因能参与机务，于是列身宰辅之职。从政事堂的构成人员来看，相王府旧属如姚崇、郭元振等人实在占了上风，太平公主的嫡系之人无非萧至忠一人而已。

这日净鞭三响，李旦登御座主持朝会。李旦率先说道："众位爱卿，如今三郎当了太子，百官依序就任，该是办一些事儿的时候了。朕前日对韦公说过，让他主持政事堂将此事议一议。韦公，你们议得如何？"

韦安石越众奏道："陛下，政事堂已然议了数回，有几件事儿需陛下定夺。"

"嗯，你说吧。"

"第一件，此前多年，朝政紊乱，需对正义之人彰名，对有罪之人削爵。则天皇后有功于社稷，可上尊号为大圣天后。至于武氏、韦氏其他人应当削爵夺邑，如武三思、武崇训等人，应当掘其坟暴其尸，将其他人流放边鄙。至于故太子重俊，应复其位号，臣等为其拟为节愍太子，不知可否？另雪敬晖、桓彦范、崔玄暐、张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罪，复其官爵，以袭子孙。"

李旦答道："如此很好，准奏。如何处置韦庶人和悖逆庶人，你们

议过吗？”

“议过。臣等以为，韦庶人虽为先帝之后，然她有罪，不能与先帝合葬。”

李旦点头赞同，说道：“好呀，如此狂悖之人，确实不宜与先帝同陵。你们可另选墓地，以礼葬之吧。可给予韦庶人后妃之礼，裹儿虽不好，毕竟是公主，还以公主之礼葬之吧，还有上官婉儿也以后妃之礼葬之。”

韦安石道：“此为陛下的仁义之怀，臣等谨遵。”

李旦又道：“那个被宗楚客摔死的崔琬，应该好好表彰一番。”

“臣等议过了，想请陛下追赠其为谏议大夫，以彰其德。”

“准奏。韦庶人与宗楚客把持当时朝政，崔琬不畏强势，明知有难依然强谏，颇有魏征之风，这样的人应当成为我朝的楷模。众爱卿，朕希望你们都学崔琬，忠心办事，则为朕之幸。”

群臣躬身答应。

李隆基此时作为太子，距离父亲最近。他观此场面，似乎有点不认识这个父亲了。多少年来，父亲沉默寡言，似乎对万事绝无萦怀，现在刚刚当了皇帝，马上就有了励精图治的劲儿，如此来说，父亲此前的言行表现莫非为韬晦之计吗？

韦安石又禀道：“这第二件事儿，就是依贞观故事行清明政治。陛下，此前政风败坏，颇有积重难返之感。欲行其事，须理千头万绪，使之逐一归真。譬如贞观时期，朝中办事官吏仅有六百余人，如今仅‘斜封官’何止千人？臣等议事之时，认为尚书省职责最大，因推姚仆射主持此事。”

李旦道：“朕准奏。姚卿，此事重大，你须戮力行之。”

姚崇出班奏道：“臣谨遵陛下圣言，定将此事办好。”

“你想如何办此事呢？”

“陛下，贞观之初，太宗皇帝申明四事，其一去奢省费；其二轻徭薄赋；其三任用廉吏；其四使民衣食有余。臣以为，眼下百废待兴，若以此四事来振朝务，如此就抓住了总纲。臣已吩咐了下去，嘱六部依此四事意思，再依本部职责，通过对比，列出细则，再厉加整顿。”

“好呀，你这细则何时能列出？”

“臣以为，月余即可。”

“月余？有点慢了。你要督促六部，让他们抓紧拿出。如今天下之人思治心切，诸事若慢悠悠地来做，就会误了大事。”

“臣明白，臣会督促他们挑灯夜战，加紧完成。”

李隆基眼瞅着父亲那着急的神情，心里对父亲更加陌生了。父亲一向是慢悠悠的性子，现在也会着急起来。

其实李旦现在的行为实属正常，人生在世，若遇到能够建功立业的时候，皆愿意跃跃欲试证明自己的能耐。李旦虽为恬淡的性子，毕竟也为一名睿智之人，他从酷吏政治瞧到此前韦氏当权的乱世，早对这些乱象深恶痛绝，因想整饬一番。

此后，君臣又在那里议论了半天，其话题多关如何整顿朝政。萧至忠这天只是随声附和，没有主动奏言。他对整顿朝政一事不以为然，心想仅一个“斜封官”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这些人盘根错节牵涉面极广，又是付出了钱财换来的官位。尽管这是李显时代办的事儿，然你李旦为李显的弟弟，依旧为大唐之君，怎么能说不认账就不认账呢？若废了“斜封官”的俸禄，那么当时买官的钱财谁来补偿？

萧至忠以为，若皇帝悍然废止“斜封官”，那么京城之中定如发生了大地震一样惊天动地。

李隆基当了太子之后，当即从兴庆坊搬入东宫之中。这日午后，刘幽求与麻嗣宗结伴入东宫拜见太子，他们向李隆基叙说了近来市面上的流言。

这些流言皆针对李隆基，其中有些流言甚为不堪。

麻嗣宗说道：“殿下尚未被册命之时，京城已有流言。我派人打

听，发现此话主要在官宦之家传言，主要说殿下非长子，又非嫡出，不应立为太子。我听后心想，这些人说的是事实，他们也许不知宋王辞让的过程，就先让他们说去吧。心想待皇上册命殿下为太子之后，这些流言就会不攻而散。”

刘幽求道：“我和嗣宗碰头聊起此事，觉得事态紧急，不可放任不管。”

李隆基道：“嗯，嗣宗，你先说。”

麻嗣宗道：“谁知临轩册命之后，这些流言没有止歇，且愈加不堪。奶奶的，我这一次彻底瞧花了眼。殿下，我把这些话复述出来，你不可生气哟。”

“你说吧。”

“有人说道，宋王所以辞让储位，缘于殿下以兵势相逼。他们说得活灵活现，说是我与葛福顺跟随殿下，身后带有数百万骑兵士，将宋王府团团围住，然后由殿下持刀威吓宋王。”

刘幽求道：“我听来的就更加有趣了，说我们将宋王裹挟入万骑兵营，然后持刀逼迫。”

麻嗣宗继续说道：“还有人说到，殿下数日间找圣上哭闹，威胁圣上坚决要当太子。他们还杜撰了殿下的原话，绝对是无赖之词。”

“他们如何杜撰我的原话？”

“他们说殿下见了圣上，威胁说道：‘我若为太子，万事善罢。若不能，我马上再起宫变，干脆自己做了皇帝。’”

李隆基听罢并不恼怒，微微一笑道：“如此一来，我岂不是成了十恶不赦之人？”

刘幽求道：“殿下，这些无稽之谈固然荒谬，然流言弥散开来，庶民百姓不明内里，更有好事之徒添油加醋，我怕此风愈刮愈烈，恐对殿下不利。”

麻嗣宗道：“是呀，我看到那些家伙在那里说得口沫横飞，就想把

他们抓起来暴揍一顿。然说者太多，那是无论如何抓不完的。”

李隆基道：“我知道了。你们说，到底是谁不想让我当太子呢？”

刘幽求心中当然知道答案，麻嗣宗却不甚明了，他率然说道：“哼，估计是那些流人们干的。他们以前仗着韦太后之势作威作福，殿下带领我们将他们赶下台，这帮人心中怨恨又无计可施，只好讨些嘴头上的便宜。”

李隆基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说道：“罢了，我们不用管它，这些流言终归会传入父皇耳中，他肯定会有处置之法的。嗣宗，我入东宫之后，与你们往来颇不方便，你们经常聚会吗？”

麻嗣宗道：“曾经小聚了两回，殿下和刘兄不在场，气氛就闷了许多。”

李隆基道：“刘兄，你找个机会，将他们约在一起聚饮一次，我有话说。”

麻嗣宗道：“殿下有什么话？先说给小弟听听也成呀。”

李隆基道：“你们立有大功，万不可凭此作威作福。许多人告诉我说，万骑将士近来实在跋扈，就在大街上横冲直闯，甚至有抢掠之行。嗣宗，你们立有大功，若由此骄傲，就将这些功劳抹煞了去。你可告诉葛福顺他们，让其约束手下，并谨守本职才好。”

刘幽求点头道：“殿下说得不错，人得意最容易忘形。我这几日检讨近一段的言行，确实有些躁了。嗣宗，看来人不管到如何时候，不能居功自傲。我们应戒之慎之。”

麻嗣宗不以为然，说道：“我们怎么得意忘形了？不过饮些酒图个快活，总不成立了功，日子反不如当初畅快？也罢，既然殿下说了，我注意就是，我也会把此番道理说与他们。”

李隆基说道：“我们此前皆默默无名，这一次起事后天下闻名，我们就从此立于浪头之上。嗣宗，你要知道，我们身后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注视着，所以要比以前更加有恐惧之心。”

麻嗣宗点头称是。

李隆基又道："你和他们现在皆在军中任职，不可恃功这山望着那山高，不要动辄离开军中，须谨守本职。绍京兄的遭遇就在眼前吧，他已为宰相职，不是一样成为地方刺史吗？"

这是太子的训令，麻嗣宗收起嬉笑之脸，躬身领命。

太平公主这些日子很烦，缘于两件令她很窝火的事儿：三郎隆基果然当了太子，这令她很不爽；自己向皇兄荐的人虽被召回京中，除了一个崔湜以侍郎之身知事工部之外，其他所授官职无足轻重，那些昔日相王府的旧吏纷纷身居重位，她觉得皇兄没有给予自己足够的面子。

李隆基已然当上了太子，瞧大郎李成器那决死不愿居储位的劲儿，如此格局似乎短期内难以撼动。太平公主心有不甘，遂指使人出外散布流言，近日内京城里的流言纷纷，皆为太平公主的功劳。她心中痴想，以皇兄那一向退让避祸的性子，万一他顶不住流言的压力，心中再生出易储的主意，那也是不无可能的。

至于如何改变朝中重臣的格局，这件事儿复杂得多，须要谨慎谋之。正当刘幽求和麻嗣宗入东宫的时候，太平公主派人唤萧至忠进入府中。

萧至忠刚刚坐定，太平公主就急问道："那两件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萧至忠摇摇头，叹道："一件事儿还算顺利，另一件事儿，唉，还是如年初那样啊。"

"你把详细过程说一遍。"

"下官得了公主言语，将岑羲召入府中，向他言说了公主对圣上所说的赞语，如此方被授为刑部尚书。那岑羲闻言，顿时感激涕零，说要专程拜见公主以示感谢之意。"

太平公主脸上有了一些笑意，说道："好呀，我正想见见他。"

"下官向他言道，公主向得圣上亲爱，圣上每遇大事，定先问'公主知否'，由此可见公主在圣上心中的位置。那岑羲还算知趣，说此生定追随公主，永葆忠心。"其实萧至忠的话仅说了半截，自从李隆基成为

太子之后，大臣单独向李旦奏事的时候，李旦肯定首先会问："此事公主知否？"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再问，"三郎知否？"若再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此事肯定能得到李旦答应。

萧至忠又说："岑羲那日说道，若公主答应，他可以再弹劾崔日用，有把握将其赶出京城。"

太平公主笑道："好呀，此人很知趣。崔日用原来追随宗楚客，毛病应该不少，岑羲若把他扳下来，估计有把握。萧公，此人连扳三郎的亲随，到我这里有邀功之嫌呀，他莫非知我不喜三郎吗？"

"他弹劾钟绍京，公主又是赞扬又是推荐，他当然能明白公主的心意。公主，现在人的脑筋都很灵光，往往能从一件小事儿身上猜出大概。对了，现在市面上的流言愈刮愈烈，竟然有人说此为公主指使。"

其实这些流言泛滥，其中也有萧至忠的一份功劳。他受太平公主指使，惯用一些不着痕迹的话来推波助澜。萧至忠与李隆基无仇无怨，然他铁心跟定了太平公主，则主子的意志就是自己思想所在，自然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太平公主不屑一顾，说道："随他们去说吧。所谓流言，就是无端之语，何必要较真呢？好吧，你就对岑羲说，让他选择时机把崔日用赶走吧。"

"公主，我们是否可以招揽崔日用呢？"

太平公主摇头不许："如此反复无常之人，你如何能识得他的真心？他若归了我，会不会到关键时候再反戈一击呢？罢了，我们不惹这个麻烦。"她停顿片刻又道，"你可在这里拿些钱物，代我赠给岑羲。此人多年为小官，估计囊中羞涩，现在当了尚书，宅子也该换一换了。"

萧至忠道："公主关爱我们，我代他向公主致谢。公主动辄赏钱物给人，我的心中实在不安。"他说此话，估计日常也得了太平公主不少钱物。

"这有什么。你也看到，皇兄近来又赏了我不少食邑。你说，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不如大家一块儿花吧。对了，你找韦安石怎么说？"

“这老贼还是滴水不进，尤甚往日。这一次，他不收公主的钱物不说，还上了性儿，说了许多难听话儿，下官不忍复述。”

“你不可露了一句，详细说与我听。”

“他先拒收钱物，说道：‘我有俸禄，何必收他人钱物？你说此为公主之赏，此事有悖朝廷规制，我为大唐之臣，若有赏则为天子所赐。太平公主身份再尊贵，毕竟为公主之身，她没有赏赐的资格。’公主您瞧，这些话说得我顿时噎着了气儿。”

太平公主铁青着脸，问道：“他还说了什么？”

“他此后谆谆告诫我，说我为侍中，理应为圣上效力，不可妄动其他心思。他不让我多往公主府中跑动，有句话最为气人。”

“他怎么说？”

“他说圣上最近新立太子，那么大臣除了忠于圣上之外，其下也要忠于太子。若离了这个轨道，即是有不臣之心。”

“哼，这个老贼，他以为现在攀了皇兄这个高枝儿，就可以无所顾忌了。萧公，他还说些什么？”

“此后他多劝说我，说如今乱世结束，应该跟随圣上好好治理国家，不能再有其他心思。他还说了最大逆不道的话，说女人为政最为不该，实在是坏了规矩，他这样说岂不是把则天皇后也说在里面了？”

“你还不明白这名老贼的真实意思吗？他其实是在说我，让你等不要再跟随我。这个老贼，看来是活得不耐烦了。”

“其实公主不必太在乎此人，只要公主能在圣上面前说上话，不用理他。”

太平公主摇摇头，说道：“萧公，你仕宦多年，怎能说出如此稚嫩的话？现在政事堂由韦安石把持，下面又有姚崇、宋璟以及太子之亲随摇旗呐喊，你一人之力有什么用？难道不论大事小事，都需要我在皇兄面前鼓舌吗？只怕时日久了，皇兄也会厌烦起来。”

萧至忠听了太平公主的斥责，不敢再吭声。他知道，这个公主虽为

女人之身，然其见识和谋虑比其皇兄强多了，这也正是萧至忠不懈追随太平公主的根本原因。萧至忠迭遭乱世，深知紧跟强势的好处，则天皇后死后，他看准了韦皇后和太平公主这两个强势女人，却没有把李显和李旦这两个皇帝瞧在眼里，现在韦皇后已死，他决意跟随太平公主永不掉队。

太平公主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萧公，此人不能为我所用，即为祸胎，我们须想法除掉他。"

萧至忠感到为难，说道："公主，这个韦安石官声不错，如今又得圣上倚重，又有姚崇等人围在身侧，若想除掉他，似乎很难。"

"有什么难的？人只要生于世上，都要吃穿交际，他难道就没有毛病吗？你和我都要留心，总能找出他的毛病。若把韦安石扳倒，中书令一职出现空缺，你可以设法填之。"

中书省主要负责皇帝之命的起草，门下省则负责审议中书省所起草的皇帝之命。两省长官中书令与侍中皆为宰相，只不过中书令现在主持政事堂，隐然有了宰相之首的滋味，所以被人们推重。

萧至忠的眉头一皱，说道："公主，今日朝堂之上，姚崇说要整饬吏治，下官当时心想，他们若如此做，则'斜封官'首当其冲。'斜封官'人员牵扯面广，其内里纠结复杂，是不是可以以此做点文章呢？"

数千人的"斜封官"里，其中通过太平公主办成的就有数百人。由于这个缘故，太平公主绝对不愿意废除"斜封官"，她闻言问道："他们果然决意废除吗？这帮该死的，就会没事找事。"

"姚崇主持此事，宋璟又是吏部尚书，此事铁板钉钉，那是没跑的。"

太平公主决然道："不成！不能让他们办这件事儿。然也不能找皇兄明说此事。应该想个法子让他们知难而退。这样吧，萧公，此事还由你来办。我告诉你几个人名，你可暗暗去找他们，让他们暗中联络，集齐所有'斜封官'之后找宋璟大闹。只要事儿闹大了，我就可以在皇兄面前说话。"

萧至忠一面答应，一面说道："此计大妙。只要他们搬不动'斜封

官’，则诸多整饬措施皆为空言。他们失信于天下，圣上面前也会大削面子，实为‘一石双鸟’之计。”

他们正在说话之时，一名下人入堂禀道：“禀公主，宫中来人传皇帝之旨，宣公主入宫觐见。”

太平公主点头道：“他们来得正好，我正要入宫见见皇兄呢。萧公，我们走吧。对了，你这些日子要寻一个贴心的言官，估计近来有用。”萧至忠点头答应。

太平公主入宫后就直奔太极殿，李旦正在那里等待。太平公主入殿后，嗔道：“皇兄急巴巴将妹子召来，有什么急事儿？现在虽然入秋了，外面依然炎热，瞧我这身上的汗水，已然出了几身了。”

李旦笑道：“我现在每遇到大事儿，皆想找你来商量。你若嫌麻烦，我让他们清出一处宫殿来，你搬来居住如何？”

太平公主连连摇手，说道：“此事万万不可，我若搬入，定会群言汹汹，说我违了朝廷规制，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李旦点头道：“你说得有理，如此，就累你多跑动了。”

“不妨，就怕来多了，皇兄会烦我。皇兄召我入宫，到底有何事儿？”

“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儿，近日市面上流言甚多，说三郎不当立太子，妹子听说了吗？”

太平公主仔细观察哥哥脸上的表情，她许是做贼心虚，就想探明哥哥说此话的真实意思。然李旦脸上平静，没有什么虚饰，她缓缓答道：“是呀，妹子听到了不少。”

“你听到了不少，为何不早日向我转述一些呢？”

“四哥呀，你知道我支持大郎为太子，现在果然立了三郎，我若再把这些流言说给四哥，四哥定会认为妹子心有不满。我如此做，就少了不少嫌疑呗。”

“妹子多虑了。这些流言非妹子之言，你早日告诉我，就可以早点

心里有底儿，如此就可早日想出对策。”

“四哥想如何处置此事呢？”

“很简单，就是早日为三郎正名，以平浮议。”

太平公主点头道：“是呀，应该这样。四哥，难道没有别的好法子了？”

“有什么好法子？大郎以死相逼，弄得我焦头烂额。我若迫于流言废三郎之位，大郎估计会寻死，我岂不是鸡飞蛋打？”

李旦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让太平公主无计可施。太平公主心中叹道：人算不如天算，谁料李成器抵死不干太子呢？如此方让李隆基凭空拣了一个大便宜。由此来看，李隆基为太子实在无法逆转，也只好听之任之了。太平公主想到这里，轻轻叹道：“是呀，大郎这一次不知道犯了哪一根筋？事已至此，唯有为三郎正名了。四哥想如何为三郎正名？”

“我想明发一道制书，将大郎辞让的过程与三郎的功劳说一遍。若此后再有流言，须问罪于传播者。”

“好呀，如此一来，天下再无如此流言。”太平公主回答后，忽而想到如此简单的一件事儿，皇兄自己下一道制书也就得了，何至于把自己巴巴地召入宫中商议一番呢？莫非皇兄对自己有什么想法吗？

李旦确实对妹妹有想法，流言中也有妹妹主使的话题，那么近日两人商议一番，即是申明了自己对妹妹的诚恳之意，若果然是妹妹主使流言，也顺势堵了她的嘴。由此来看，李旦一点儿都不糊涂，颇有睿智。

此事已妥，他们不再说此话题。

太平公主脑中快速一转，说道：“四哥，三郎为太子，其谋虑智识高于大郎，堪当其任。然在敦厚恭谨一节上，大郎就把三郎比了下去。譬如这次起事，三郎办了好事，然三郎事先并未向我们露出半句，他的心气儿实在是胆大了一些。四哥知道，我此前对三郎甚是喜爱，可是有了这档子事儿，就让我心中添了不少忧虑。”

李旦沉吟道：“妹子说得有理，此子平时不露痕迹，突然之间办些

胆大妄为之事，确实令人忧心。知子莫如父，我此前多次教训他，总觉得他没有大郎他们稳当。就说这回事儿，他策动一些低层之人率然发动，天幸成功了。我此后多次想过，其过程也实在侥幸啊，若其事败，我们岂不是都跟着倒霉！”

“是啊，他现在做了太子，更应持重。妹子以为，四哥可选些持重之人为太子师，以教授其圣贤道理及敦厚之道。”

“妹子所言有理。我想过了，如韦安石、姚崇这些人行为持重，又历三朝为重臣，让他们兼知太子之师，可能有些好处。”

太平公主闻言不吭声，李旦见状追问道：“妹子以为如何？”

太平公主叹了一口气，说道：“四哥呀，我有些担忧。只怕说出来，又惹你生气。”

“你直说无妨，我不生气。”

“四哥以为，你昔日相王府的属官，他们果然一心忠于你吗？”

“他们皆为正直之人，难道心有旁属？”

“哼，就说这韦安石吧。外人皆言此人为人正直，官声甚好，我却不这样以为。自从三郎当了太子，此人倾心三郎，动辄往东宫跑。其貌似忠厚，心实奸诈，他如此做就是在想自己的后路！四哥你想啊，你刚刚即位，又是盛年，韦安石作为你的旧属，他应该一心一意辅佐四哥才对，其以中书令之身对一个新任太子如此热络，他心里难道没有想法吗？”

“妹子如何知道韦安石常常去见三郎？”

“我府中典签王师虔此前多往三郎府中，与三郎的一名府属交往甚密，这名府属姓甚名谁，恕妹子不明言了。韦安石多与三郎交往，此是王师虔转告妹子的。”

李旦若有所思，没有吭声。

太平公主见皇兄心里有所考虑，又加了一把火，说道：“三郎在笼络人物一节上，确实有相当本事。那崔日用昔日跟随宗楚客，那是何等

的忠谨啊，然而突然之间就转投三郎了。四哥，你的儿郎中，才具以此子最为超卓。”

“嗯，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唤来韦安石，让他拟出那道制止流言的制书，明日就明发天下。”

后一日，制书果然明发天下。此制一出，效果确实明显。不日间，那些流言顿时变得无声无息，再无踪影。

炎热的夏日已然过去，一场雨下来之后，空气里多了一丝清凉。人们告别了炎热，心境也变得畅快起来。京城之人由于挨近皇宫，朝中的讯息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坊间，人们谈论之后往往心情甚好。这缘于韦安石、姚崇等人依贞观故事推行的吏治有了效果，人们说道，此前贪墨的风气顿改，朝中“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复有贞观、永徽时期之风。

废除“斜封官”为此次厘改弊政的重头戏，宋璟为吏部尚书，当然按照韦安石和姚崇的意思大力推动此事。孰料吏部尚未下废除“斜封官”文书，那数千“斜封官”闻讯即来到吏部衙门前，将大门围得水泄不通，群言汹汹，纷纷指名找宋璟讨个说法。

宋璟无奈只好来到大门前，马上就淹没在辱骂的声浪之中。

“斜封官”由于只要托到门子拿钱就被授官，其人员构成极为复杂。其中有原来官职低微、搜刮了民脂民膏再图升官的；有东西两市商贾与豪强花钱买官的；甚至一些无赖恶棍借钱买官，以图再大捞一把的。总而言之，这些人托门子要花钱，并按官职大小花钱不等。

宋璟挥手大声喊道：“你们吵吵嚷嚷如何听得清？你们推选数人依序来说。”

这数千人大约事先已有联络，几名领头之人闻言即暗中传令，过了一会儿，本来汹涌的声浪渐渐平息下来。这时，就见三人向大门台阶上跨了数步，宋璟说道：“好了，就是你们了，报上你的名号。”

“下官张俭，被授给事中。”

“下官贾长福，被授员外同正。”

“下官丘立德，被授检校。”

“好了，说说你们来围吏部的原因。”

张俭说道：“我们听说吏部有意废了我们这帮人的官职。宋尚书，我们现在虽多未有实职，也是经过皇帝亲手签署、吏部拟注授任，是国家正规的官吏，怎么能轻易废之呢？”

这个贾长福此前大约为市肆之人，其出言不逊，骂道：“对呀，为了得到这个官职，我当时托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怎么说没就没了？宋尚书，先皇是当今圣上的哥哥，先皇办的事儿，当今圣上应该认账。你们若不认账，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告诉你，你们收了我的钱，就该替我办事，若不让当官，你们要把钱退给我。”

宋璟遇到此等不讲理的主儿，无异是秀才遇到了兵，他有些啼笑皆非，问道：“当时谁收了你的钱，你就找谁要去。在这里胡搅蛮缠，是何道理？”

贾长福瞪起大眼，骂道：“你这个狗官，想赖账啊？朝廷花了我们的钱，那时候明码标价，其他的花费不算，仅官位就花了三十万钱，若不让当官，就该还钱。”下面的人很有同感，又在那里嚷嚷起来。

丘立德看起来还是一位有智识之人，他止住贾长福，然后向下面一挥手，向宋璟说道：“宋尚书，这位贾兄说的话虽糙了一些，毕竟是理儿。下官以为，新君刚刚即位，正是用人的时候，吏部选择这个时机，不分青红皂白一刀砍下，确实很不妥当。宋尚书，请问这是圣上的意思吗？”

宋璟当着大庭广众，无法说废除“斜封官”是皇帝的意思，他在那里踌躇未答，底下人皆认为这是吏部的意思，那么宋璟作为吏部尚书，绝对是罪魁祸首，于是，辱骂声浪再起。

局面为此又僵持了起来。

崔日用是时兼知雍州长史，李成器虽为雍州刺史，只是挂了个名儿，雍州的具体细务皆由崔日用主之。崔日用得知数千名“斜封官”围了吏部衙门，心里十分着急。是时京城治安由雍州府负责，这数千人万一闹腾起来，或者顺势砸了吏部衙门，雍州府若处置不当，即为崔日用之

罪。

京城禁兵虽多，然不归雍州府调遣，崔日用的手头上仅有数十名衙役，面对数千人，那是无济于事的。崔日用得闻此讯息后，心中明白要想今日不出事儿，非出兵弹压不可。他三步并成二步，疾步来到兵部衙门前，要求面见兵部尚书郭元振。

郭元振威名播于海内，俨然一代名帅，其相貌生得甚是俊朗，正坐在案前拈笔批阅文书，长髯飘飘，宛如一位饱学名儒在那里升座授徒。闻听崔日用来访，他连身子都没动，低头问道："崔大人此来，有何要事？"

崔日用毕竟身兼同中书门下三品，即为宰相职，郭元振按理应该出门迎接。他如此大模大样，崔日用心里有气，就自顾自到一侧的长椅上坐定。不过他毕竟忌惮郭元振的威名和皇帝的渊源，就语调平和地将吏部的事儿说了一遍，并提出调三千兵士去弹压。

郭元振听罢，侧头说道："你就在兵部，当知朝廷规制。你调兵不是小数，应当由皇上下敕才对。"

崔日用道："是呀，所以想请郭尚书转呈圣上才是。"

郭元振嘿嘿一笑，说道："你这样一来一去，弄不好那帮人早把吏部衙门拆了。你再去弹压，又有什么用？"

"依郭尚书的意思，此事应该怎么办？"

"哼，这帮该死的'斜封官'，竟然如此猖狂，实在是自己找打。这样吧，我先调给你四千人，你先把他们弹压下去再说。我这就进宫，向圣上讨要调兵敕书。"

崔日用没想到郭元振竟然如此干脆利落，他不待皇帝敕书下来就发兵，真是有天大的胆子。他喜出望外，起身拱手道："郭尚书果断明快，真是救难于危急关头，我谢谢郭尚书了。"

"罢了，别废话了。我就近为你调兵，这样就可来得快一些。"

郭元振就近从各军中调来四千人，他们从四方向吏部衙门汇集，很快将那帮人团团围住。是时，宋璟除了遭受辱骂之外，身上还挨了不少

拳头，已然被围在圈内脱身不开。葛福顺带领一千余名万骑兵士从北面卷地而来，最先来到吏部门前。他看到宋璟在那里受辱，心中的怒火“腾”地燃起，当即大骂道：“奶奶的，愈发蹬鼻子上脸了。都是一帮什么玩意儿，竟然敢围殴朝廷大员！左右，只要不弄出人命，给我使劲打！”

这帮万骑兵士皆手执大棒，一个个如狼似虎地闯入人群，抡起大棒驱散人群。其他各军的兵士看到万骑兵士在这里示范，他们也不用招呼，从各个方向杀入人群，就听人群中皮开肉绽的闷响此起彼伏。

葛福顺带领一帮人解救出宋璟，崔日用这时也来到门前，他着急地说道：“葛将军，将人群驱散即可，如此大棒击打，岂不是要酿出大事吗？”

葛福顺一摊双手，说道：“如此局面，如何呼唤他们？只盼这帮家伙赶快逃跑，就可少些皮肉之苦。二位大人，不妨事的，我事先嘱他们不可弄出人命。”

宋璟叹道：“就是不出人命，此事也不小啊。葛将军，你还是要诫约手下不要再打了。”

葛福顺还算听话，急忙把身边人全部派出去，让他们逐个传令，不许再打。

吏部门前于是血流满地，哀号响彻，甚为凄惨。

如此大事儿很快传遍全城。

李隆基入主东宫，举家迁入宫内，身边就多了许多太监和宫女服侍。这样，李隆基除了拥有一套东宫幕僚以外，内侍省在东宫也安排了一系列内侍官职，宫闱丞高力士成为东宫太监之首。

高力士是年三十五岁，生得宽额方脸，肤色白皙，身长六尺五寸，是一个模样俊逸的美男子。他为岭南人，年少时被阉送入宫中，因其性格谨密，且记忆甚好，语出清晰高朗，实为宫中口传诏敕的第一人，由此引起了则天皇后的注意，如今积功被授此职位。

高力士匆匆从内宫赶往东宫，他刚刚得知了吏部门前发生的事儿，

所以想最快时间说知给李隆基。

李隆基默默听完了事件的详细过程，然后问道："此事确实吗？崔日用怎可如此莽撞，这不是替圣上添乱吗？"

"此事确实无疑。小人当时正在太极殿，正好看到郭尚书匆匆来去，后来吏部门前大乱，又有人找圣上。此事儿太极殿值日典引知之甚详，也正是他悄悄说与小人的。"

"嗯，崔日用这会儿正在忙乱，无法脱身，你去把刘幽求传来。"

高力士躬身退下，急忙去找刘幽求。

李隆基独自在殿内踱步，他觉得此事来得太突然，事先绝无先兆，数千人倏忽之间就一下子集于吏部门前，绝对不是这些人自发地前往。

那么其中肯定会有人暗中策划，若果然如此，这些暗中策划者的道行不浅，其事先保密甚好，事情发动迅速，让宋璟他们措手不及。

明面上来看，这些"斜封官"到吏部闹事是为保住自己的官位，然如此大的举动在朝廷欲整饬吏治的当头发动，那么其背后的意思就不同一般了。李隆基隐约想到，若此事件背后果然有主使人，其目的应该是指向姚崇他们革除积弊的措施。

刘幽求很快来到，李隆基问道："吏部的事儿，你都知道了？"

刘幽求比高力士所知更多，对此后吏部门前的流血过程知之甚详，他扼要向李隆基说了一遍，然后说道："崔日用平时也是一个谨细的人儿，此次处置手段甚是粗糙。唉，如此把事情闹大，恐怕于事无补。"

"这一次又是葛福顺带领的万骑充当了打手？哼，京城之人肯定对万骑的厌恶又加深了一层。"

"是呀，万骑之人自恃立了大功，这一段时间在市肆中常常横暴无法，京城之人怨气很大。"

"我刚才在想，这些'斜封官'公然聚众闹事，其背后应该有主使之人。这些'斜封官'想保住官位不假，然主使之人的目的应该不会如此简单。刘兄，你想过此事吗？"

刘幽求冷笑一声，说道："我想过了。这些'斜封官'当初的受托之人大多被诛，他们惧怕祸连自己，谁敢有如此大的胆子公然闹事？然其中一些人认为至今还有倚靠之人，我说白了，此人正是太平公主。我难定太平公主是否为主使之人，然闹事之人倚其势，可以断定。"

刘幽求想了一下，又说道："若太平公主为主使之人，也是有迹可寻的。前一段，京城流言纷纷，说殿下不当立为太子，我们知道，她心中不愿意立殿下为太子，因以流言妄图改立；这一次成为主使，那么就是不愿意韦公和姚仆射他们改革弊政。当然，'斜封官'因此不废，她也就保住了那批自己人。"

"刘兄，此事已出，估计父皇肯定会大伤脑筋。唉，废掉'斜封官'为迟早之事，姚宋他们有点操之过急了。"

"殿下说得不错，这帮人虽受了些皮肉之苦，然万骑加入之后流血满地，京城之人肯定会对他们多了同情，转责万骑棒杀横蛮。唉，如此看来，这个流血场面对'斜封官'而言成了好事。"

李隆基沉默不语。

刘幽求说道："殿下，我以为你在这些事儿面前须保持沉默。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殿下现在虽为太子，毕竟势单力薄，不可妄动。譬如太平公主现在既有圣上亲爱，又在朝中有许多人脉及耳目，殿下不宜与之正面冲突，须静默蓄势。"

李隆基微笑了一下，说道："我知道。我现在手中什么都没有，怎敢妄自说话呢？就说我这太子之位，若非大哥以死相拒，倾心相让，我怎能痴心妄想呢？"

刘幽求忧心说道："下一步，就看圣上如何定性此事了，万一为平京城之人怨愤，我有一个忧心，弄不好崔日用要成替罪之人。"

李隆基道："不错，此事十有八九。"

高力士这时走进门来，躬身禀道："殿下，圣上有旨，着殿下速入太极殿议事。"

李旦得知"斜封官"大闹吏部，又准了郭元振之请同意调兵，不想后

来酿成流血事件，心里就有些焦虑，遂派人传韦安石入宫议事。

细究李旦的一生，此人在夹缝里生存，练就了谨小慎微的性子，外人常说他生性恬淡，其实为恭维之言。他之所以如此，实在是迫于局势，不得不为。一个人长期如此，心里确实非常安静，也就不想为事所累。今日吏部门前演变成流血事件，他心里马上有预感，觉得麻烦事儿要来了。

韦安石入殿后，李旦让他坐在一侧，然后说道："韦公，瞧这事儿闹的。废除'斜封官'的诏敕尚未发出，这帮人从何处得来讯息？他们又何从倏忽聚在一起闹事？"

韦安石道："他们今日聚会，事前毫无先兆，微臣实在不知他们从何处得来讯息。不过此事曾在朝堂上议论过数回，朝臣出外肯定说过此事，因此外泄。"

"唉，这些事儿实在无法追究。韦公，如今事儿闹大了，你说说，此事如何收场？"

韦安石道："陛下，眼前没有其他路可走，只有一条路走到底。他们闹事，无非想保住官位。然这帮人花钱当官，个人又无理政能力，这数千人虚占官位，白拿俸米，若不废之，那么诸多厘改弊政的措施就无法推行。"

"我刚才在想，这些'斜封官'人员驳杂，多数人又与朝中官吏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这一次被打流血，肯定博得了不少同情。若断然废之，会不会闹出更大的事儿呢？"

韦安石观察到李旦有些退缩之意，心里有些着急，急声道："陛下，此事万万不可。厘改弊政现在正是紧要关头，若一事退缩则全盘皆输。多年弊政，百姓深受荼毒，正在翘首以盼厘改之，若顾了这数千人的事儿，就失去民心，今后再说厘改弊政，也就无从说起了。"

李旦到了这个时候，绝对开始迟疑起来，他期期艾艾说道："如此，就把太平公主与太子叫过来，我们一同再议议吧。"

黄门官去叫人的时候，韦安石对李旦过于信任太平公主感到不满，因谏道："陛下，微臣以为太平公主不宜过问朝政太多。太宗皇帝当

时，向来不许外戚与阉宦插手朝政，更不许女儿涉权。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朝中风云，我朝实应该接受此前教训。陛下，太子已然即位，他断然诛逆拥立陛下，实有相当的智识与谋断，愿陛下亲之信之，可以与其商议大政。”

李旦听到此话，想起了此前太平公主告诫自己的事项，顿心生警觉，说道：“公主能识大体，又善谋断，母后当日曾经多次赞许她。我这次能登御座，多赖公主拥立之功。我向她讨些主意，那是无妨的。”

“陛下可能不知，太平公主近来极力安插朝臣，其公主府宛如一个小朝廷。她若单纯向陛下进些忠良之言，那是无妨的；然她如此做，显有外心，陛下不可不防。”

李旦有些恼火，斥道：“韦公，知道‘疏不间亲’这句话吗？我敬你重你，然你也不可太过。”

“微臣以为，君主应以国家大政为总纲，亲戚之义则为小节，所谓的‘疏不间亲’，若亲戚之情妨碍国家大政，应该疏之。”

李旦看到韦安石在这里强项不已，心中更恼，说道：“韦公，想不到你果然替三郎说话。看来公主说得对，你们这班昔日相王府属是不是现在倾心三郎，开始疏离我了？”

这句话说得韦安石如五雷轰顶，急忙起身拜道：“微臣不敢。其实陛下这样说，已然坠入太平公主的计策之中。陛下为国君，太子为储君，实为一体，又如何有区别呢？且太子有大功于社稷，其仁明孝友，天下所称。愿陛下勿信谗言，不敢有惑。”言讫，伏倒在地向李旦叩首不已。

李旦心中恼火更甚，本想再斥几句，但听到黄门官喊声，知道公主已到殿前，遂愤愤地说道：“罢了，你起来吧，我知道你的意思。”

韦安石再叩首，然后起身，太平公主恰在此时踏入殿内。她看到这对君臣神情有异，笑问道：“皇兄、韦公，你们在说什么郑重事儿？缘何一脸严肃？”

李旦不愿多说，答道：“我们正说吏部门前的那档子事儿。叫你和三郎过来，正是就此事再商议一回。”

太平公主施施然坐下，悠悠说道："臣妹也听说此事了。然这帮人中也有我办的事儿，所谓瓜田李下，我还是选择回避吧。"其说话的当儿，李隆基也踏入殿内。

李旦道："妹子怎能说出这等话来？我若以为你有私心，还用叫你来吗？三郎，你也坐下吧。我们一同商议一下，如何处置这次事件。"

太平公主道："皇兄，我以为朝廷废除'斜封官'没错。这么一大帮子人无才无德，仅花点钱就成了官人，如何取信于天下呢？我当初也帮他们办了些事儿，然当时大家都在办，我若不办，他们再托别人一样能成。呵呵，我无非想多得些钱而已。现在要厘革旧弊，我绝对赞成，我就是把钱再退还给他们，也不容许他们成为朝廷的绊脚石。"

李隆基和韦安石明白，太平公主现在是撇清自己，李旦却大喜道："对呀，就该这样。韦公你瞧，我的妹子非不明事理之人。"

太平公主侧头笑道："三郎新任太子，又素有急智，你以为应该如何处理眼前这件突发事件呢？"

李隆基入殿后一直没有吭声，他现在谨守太子本分，不敢动辄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姑姑来问，他又不能不答。他稍微迟疑了一下，然后小心说道："如何处置这件事儿，当由父皇和姑姑定之，那是不会错的。"太平公主笑道："你又要聪明了不是？你绕来绕去，又把事儿推到皇兄和我的身上了。哈哈，你昔日为小儿郎时，可以如此油嘴，现在当了太子，再如复往是，那是不成的。"

李旦说道："对呀，三郎，说说你的想法。"

李隆基衡量眼前三人的心中想法，姑姑口中说支持，心中肯定反对；韦安石由于主持厘革，当日极力废除'斜封官'现在定然坚持；唯父皇心中所想，他实难把握。看到姑姑如此咄咄逼人，又看到韦安石那热切的眼神，遂斟酌道："姑姑说得对，这些'斜封官'危害太大，须断然废之。然乱象太久，姚仆射他们想用猛药攻之，如此就稍嫌急促一些，应该有些稳妥之法。"此言一出，韦安石眼神里顿现失望之色。

太平公主心中暗道，这个小子什么时候又学会了推搪之法？他说的话左右兼顾，实在圆滑无比，让人抓不住毛病，就暗里狠骂了一句，接口道："三郎说得对，此事儿应该办，然失于急促就变了样儿。譬如那

个崔日用，你调兵维持秩序即可，或者将他们驱散了事，何至于大棒横飞，酿成流血事件，这不是给皇兄添乱吗？”

韦安石听到此话，心道狐狸最终还是露出尾巴，太平公主的实在心思由此彰显无余。她心思如此，那么她在事件过程中，是否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李旦说道：“对呀，这个崔日用平时还算稳妥，这一次怎么如此毛糙？也罢，就从大家议，废‘斜封官’之事先放一放再说吧。”

韦安石脸现失望之色，他知道，自己这一帮人近来热血沸腾，渴求厘革旧弊再现新气象的努力算是打了水漂，朝政也许很快会恢复旧状。

后一日，针对该事件的奏章如雪片儿似的上奏过来，其中多叙说姚宋等人处政不妥，崔日用对事件处置不当。岑羲的奏章单弹崔日用，其中除了攻击崔日用酿成流血事件应负主责外，还把崔日用的老账翻出来，其中写道：“日用倾侧，向附武三思，非忠臣；再附宗楚客，然卖友邀功，非义士。”

李旦接到这些奏章，又把太平公主唤入宫中谈论数回，这一次却没有征询李隆基的意见，即下诏书调整了朝中职位。

罢韦安石中书令，授其为特进（此为文散官正二品衔），另授其为东都留守。

罢崔日用黄门侍郎、雍州长史、同中书门下三品，另授为江州别驾。

如此，韦安石、崔日用因此事件告别京中职位，从此离开京城。韦安石尚有品秩在身，而崔日用从宰辅之身一下子降为五品官员，短时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其心中滋味肯定特异。

太平公主在安插朝臣方面获得了成功，萧至忠任中书令，而崔湜一跃升为门下省侍中，再次成为宰相职之人。三省长官中，仅姚崇为尚书左仆射占据一席，太平公主的嫡信之人无疑占了上风。

太平公主在内宫和东宫中安插的耳目实在厉害，韦安石与李旦说的一番话，很快一五一十完整地传入太平公主耳中。

太平公主大怒，骂道："这个老不死的，如此不自量力，竟然敢与我作对。哼，真正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王师虔是时在侧，闻言说道："公主若实在气不过，属下找人去收拾他一番。一个赋闲老儿，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想如何收拾他？"

"属下找人将他的轿子拆了，再将这老儿痛打一番。"

太平公主哂道："一个赋闲的废人，值得我们出手吗？实在是污了我们的手脚。不过这个老儿在朝中名气甚大，许多人甚是崇敬之，如此看来，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这样吧，你找几个言官悄悄商议一下，设法找到这个老儿的破绽，好好参他一本，以此煞煞他的威风。"

王师虔躬身答应。

王师虔可能觉得由于没能及时察觉李隆基起事的端倪，引起公主的不满，就想将功赎罪好好表现一番。他一面找到几个亲近言官，嘱他们瞪大眼睛寻找韦安石的毛病，并及时弹劾；另一方面想起公主那气恼的神情，自顾自找到十余人，向他们许以财货，嘱他们寻机袭击韦安石。

于是在一个傍晚时分，韦安石乘轿回府。行到一拐角僻静处，薄暮中窜出来十余人。这帮人先把轿夫等人逼到一侧，然后将韦安石从轿中扯出来暴打一番，临走时又将轿子打得稀烂。

韦府从人将韦安石抬回府中，就见韦安石一身是伤，左胳膊还被打折了。第二日韦安石被打的讯息传出，人们纷纷痛骂下手者的无耻。

郭元振闻讯，急忙入府探视，并随带十名兵丁，将其留在韦府中以为护卫。郭元振威名赫赫，寻常人不敢招惹他，如此出手保护，韦安石大可心安。

李隆基得知韦安石被打，一时想不明白这名正直的老臣到底得罪了何方人士，以致下如此狠手来折辱他。想到韦安石伤愈后就要到洛阳赴任，遂在午后入韦府探视。

韦安石的左胳膊上了夹板，其他的多为皮外伤，休养数日后即可愈合。李隆基关切地看了他的伤情，说道："这帮人看来未想夺韦公的

命，下手还有分寸，骨折之处将养数日，料也无妨。韦公，瞧清楚这帮贼人的面目了吗？”

韦安石摇摇头，说道：“人若做此龌龊之事，焉敢以面目示人？”

“这是些什么人呢？韦公为人正直，人缘甚好，不该如此啊。”

韦安石侧头令其他人退出，室内仅剩下他们二人，然后恳切地说道：“殿下，老臣即日赴东都上任，心里有一番话，正好说与殿下。至于我挨打之事，终归是小人伎俩，我们不用管它。”

李隆基坐在韦安石榻侧，说道：“韦公一生为朝廷尽力，不料遭此境遇，我心实在不安。”

韦安石道：“殿下，安石一生愿倾心为朝廷出力，所以不愿攀龙附势，不愿营私结党，也正因为这样，我在朝中浮沉动荡。像我今日这样，我早就习惯了，不需为之萦怀。”

“不错，韦公为人正直，上下钦服，人所共望。”

韦安石笑道：“正直？殿下以为人正直就好吗？我告诉你，圣贤所教人要正直，然某人果然一腔正直，他其实也是脾性缺失之人。世上有一类人实在少之又少，他能洞悉人世间的幽微，心中智谋万端不失于狡诈，然其心底宽阔能容万物，有向善之心，这种人应该称为脾性健全之人。如正直之人与之相比，十足成为一个蛮干之人。”

李隆基笑道：“原来韦公要教我如何做人。”

韦安石摇头道：“非也。我说的这类人，我朝至今曾出现过，唯太宗皇帝一人而已。殿下今年二十六，年纪虽轻，将成为第二人。”

韦安石的话十分托大，看来其眼界甚高，除了唐太宗李世民，对其他唐朝皇帝都没瞧在眼里。李隆基闻言急忙止之道：“韦公怎能如此说？我才疏智短，如何能与太宗皇帝相比。”

“不妨，我说的皆是心里话，请殿下容老臣说完。这里比较隐秘，我们说的话不会传到外面去。对了，殿下今后在东宫，还是要小心一些，那里肯定有外人的眼线。”

“韦公如何这样以为？”

“我这几日躺在榻上，将诸多事想了数遍。你当知我的人缘，最近并未得罪人。然将我被授外官与挨打联系在一起来想，我还是得罪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说白了，就是你的姑姑太平公主。我那日与圣上在太极殿里争执了数句，他受了公主的蛊惑让我们远离太子，我当即反驳。我想太平公主得知了这场谈话的内容，因此恨我。她是如何得知的呢？估计是圣上身边人透的信儿。太极殿里有公主的眼线，东宫也肯定会有。”

李隆基踌躇道：“我知道姑姑的心胸，若说韦公挨打是受其指使，我有些不信。”

“我挨打肯定不是公主指使，当另有他人。殿下，我们扯远了。老臣刚才想说，殿下实在拥有太宗皇帝的英武睿智，大唐今后唯有在殿下统驭下才能回复贞观之风。殿下，老臣即将远离，如此年龄，今后苟延残喘而已，我这样说非是恭维之言，望殿下珍惜此言，好自为之。”

李隆基平时与韦安石这帮相王府属没有什么深交，只不过缘于他们与父亲的渊源有些亲切之意而已。韦安石现在吐露衷心之言，让李隆基有些不知所措，遂谢道：“韦公说得不对，我为太子，当佐父皇办好事才对。”

韦安石摇摇头，说道：“你我皆知圣上的脾性，他能办成大事吗？不能。我与姚崇他们尽心竭力，想恢复一些新气象，不料我马上被逐，什么也办不成。殿下，圣上此前不愿惹事数度为让，现在知道为皇帝的好处，肯定不轻易撒手。老臣瞧准了，第一，圣上今后办不成事儿，因为他不愿惹麻烦；第二，他不愿轻易失去帝位，然他又不想管那么多的事儿，怎么办呢？他只好倚重太平公主和殿下二人。如今太平公主势大，圣上要听公主的多一些。”

李隆基心里有点震惊，心想姜毕竟还是老的辣，其确实摸准了父皇的心态。

“殿下今后须对太平公主小心在意。老臣说句狠话，若太平公主不除，大唐将永无宁日。她认为能够控制圣上，所以极不愿意殿下为太子，她为了安插亲信之人，所以将我们这帮老臣视为眼中钉。老臣相信，太平公主今后定会翻云覆雨，圣上非为他的对手，今后也许只有殿

下能遏制她。”

李隆基不想深入此话题，遂说道：“韦公身上有伤，不宜说话太多。待你将息数日后，我再来请教。”

韦安石一把拉住李隆基之手，恳切地说道：“殿下，你让老臣将话说完。我说的话若有一句能对殿下有用处，则死亦瞑目。我仕宦多年，深知此起彼伏的道理。殿下如今在朝中尚无根基，应潜伏爪牙，待机而动。以你的眼前之势，尚无与太平公主叫板的资格，须在退让之中找寻机会。郭元振、姚崇、宋璟和张说对殿下相当推崇，他们许是能在暗里助殿下一臂之力。”

韦安石如此吐露心声，李隆基为之大为感动。他握紧韦安石之手，说道：“韦公如此厚爱隆基，让我感激涕零。你说的话，我都记下了，相信对我大有益处。”

“如此最好。殿下，则天皇后为固皇位，不惜屠戮功臣宗室和使用酷吏，由此破坏了贞观以来形成的清明之风；韦皇后当权，又卖官鬻爵、任人唯亲、贿赂公行，更将朝中折腾得七荤八素。我始终认为，人心向善为世上主流，如此鬼蜮伎俩断难长久。殿下前次起事，为何会如此顺利？其中最关键之处，就在殿下所为符合大势，合乎人心。太平公主妄图继续弄权，为了扩大己身势力，甚至不惜将崔湜、窦怀贞这样劣迹斑斑的人推至高位。她这样做，人们都在瞪大着双眼瞧着呢，一个人就是能耐再强手段再狠，其能够逆大势而动吗？我看不能！殿下，这也正是你的机会，望好好把握。”

“谢韦公之言，隆基不敢忘了祖宗英烈，当尽心尽职，不敢负了韦公之望。”李隆基看到韦安石确实语出至诚，心里油然生出一腔使命感。“殿下，我今日就想说这番话，望殿下今后珍惜自己，妥善处置诸事。唉，安石今后，恐怕没有机会为殿下尽力了。”韦安石说完，老眼里竟然滚出数滴浊泪。

李隆基握紧了韦安石之手。

第十五回　去烦乱太子监国　遭放逐公主撒泼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又到年关。偶尔间飞雪一场，将山水间装扮

得银妆素裹，既而寒风自北方卷地而来，渭河竟然为之封冻。于是，城内的冰面上，常有许多顽童在那里戏耍，他们滑冰时摔得人仰马翻，犹欢声连天。

姚崇和宋璟面临年关，却没有什么好心景。他们自李旦即位后，竭力厘改弊政，然“斜封官”闹事被李旦严令不得废之，既而韦安石被逐，他们犹如得到当头一棒，诸多的想法因之缓了下来。近日他们又得到讯息，韦安石竟然郁积成病，撒手离开人世，令他们更加烦闷。

王师虔寻来的言官果然找到了韦安石的破绽，于是好好地参了一本。事儿应该从韦安石之妻薛氏而起，韦安石一家到了洛阳，一婢女可能觉得主家势落，于是其言行与往日大为不同，惹得薛氏心中甚恼。终于有一日，薛氏寻到此婢女的错处，喝令家丁棒杀之，如此就授人以柄。御史中丞杨茂谦以韦安石治家不严、致伤人命为由，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写就数千言上奏给李旦，崔湜与窦怀贞又添油加醋，太平公主也来添上几言，很快，韦安石居洛阳不及二月，又被贬为青州别驾，从而以三品之身滑落为五品官员。

一家人凄凄惶惶来到青州，其身上征尘刚刚扫落，韦安石马上又看到青州转过来的奏章。其一为御史丞姜晦所奏，言说韦安石昔为李显的宰臣，任凭宗楚客与韦温擅削相王辅政的遗制，却不发一言；其二为监察御史郭震的奏言，言说韦安石主持李显定陵的建造时，其建造材料丢失一批，应该是韦安石监守自盗，应予追回。

韦安石看罢，顿时脸如死灰，叹道：“这些人想要我的命啊，我若不死，他们如何能罢休？”

这两道奏章的用意都很恶毒。韦安石在相王辅政一事上没有作为，显系韦氏之党；至于偷盗定陵的建造材料，按大唐律即为死罪。

此后韦安石郁闷之极，经历了这番心智的折磨和旅途劳累，其急火攻心，竟然酿成一病，从此卧榻不起。

他如此在榻上撑到年底之前，这一日开始出气多进气少，晚间之时，他忽然泪流满面，大声喊道：“圣上，你不该受小人蒙蔽。老臣的为人，你莫非不知吗？”言讫，他不再说话，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其双目一闭，头颅轻轻滑落一侧，如此无声无息离开人世。

李旦当了皇帝，终于体会到了一言九鼎的威风和风光，然由于多年形成的简约性子，渐对皇帝必须面对的纷繁事务感到厌烦。

李旦昔为相王时，日子过得相当有条理和惬意。每日黎明，李旦披衣而起，到后花园漫步，然后择一空地挥舞木剑击打一回。如此大汗淋漓之后回房梳洗，用早膳，再漫步至书房，开始磨墨写字，李旦字写得非常好，一手漂亮的隶草字驰名天下。或者伏案读书，李旦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精于训诂之学。这训诂之学即是释读古代书籍的方法，即音韵学与文字学。战国时代的《尔雅》被推为最早的训诂之学著作，隋唐之交的孔颖达则为训诂之学的集大成者，其奉唐太宗之命编撰了《五经正义》，成为有唐一代五经的官方课本，影响甚大。

训诂之学是一门相对枯燥的学问，研究之人必须要有相当的静心和定力才成。李旦能够精通训诂之学，由此可见他在这方面倾注了相当的心力。

午膳之后，李旦再小憩一回，起来后即赴西侧房，这里为乐工的住宿和演奏之地。李隆基能够精通音律之学，能作乐谱，又能操鼓，即是他自小受到了父亲的重大影响而成。

李旦日日重复如此的生活方式，而且乐此不疲。如此脾性之人，追求内心的安静，不喜热闹，因此不善与外人交往。李隆基喜欢呼朋唤友，李旦认为他不类似自己，因而生厌，缘由此起。

这样一种平静的生活，却被皇帝这个事儿给打破了。天未亮之时，李旦在左簇右拥下进入殿内主持早朝，从京城之事到边疆形势，他都要了解并且要下达旨意，这实在让他烦透了。

李旦也想如祖父与父亲那样，成就一段如贞观之治和永徽之治那样的盛世，他起初不知道，若想有如此成就，那是需要君臣一起费去许多心智、耗去许多力气才成的。然一个“斜封官”事件就弄得他心灰意冷，姚崇、宋璟他们好不容易开了个头，一下子就酿成流血事件，想起“斜封官”背后那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李旦懒得一一梳理。他知道，妹妹和三郎近来并不和睦，然在此事上却意见一致，皆认为不能马上废除“斜封官”，弄得李旦一头雾水。既然这样，将“斜封官”的事儿搁置起来，就可暂时平息这个矛盾，也就成为李旦的首选。

为了平衡妹妹和儿子的关系，李旦也伤透了脑筋。李旦知道，妹妹

实在不愿意三郎当太子，她先是以嫡长制为由要立大郎，结果大郎拼死不干，三郎由此居了储位。随后流言满天飞，李旦不得已专门下了诏书加以制止，如此流言方才消弥。然而妹妹还不死心，某一日找到大郎李成器，力劝他不要再推脱，她可以力保李成器再复太子。看来大郎心坚如铁，坚拒了姑姑的美意，并把这番话告知了父皇和三郎。

李隆基深知姑姑对自己的态度，然他没有说过一句对姑姑的怨言。李旦由此很满意，并深为同情儿子的遭际。毕竟，大郎不愿为太子，那么其兄弟中只有三郎最合适。李旦也隐隐感到，妹妹如此处心积虑反对三郎为太子，如今大局已定，实无必要。那么她坚执这样做，心中定有另外的考虑。所以妹妹来到自己面前叙说他事的时候，李旦往往满口答应，然而事关太子三郎的时候，李旦就会很持重，他那不爱转圈的脑子就开动起来，争取在两者之间不偏不斜。

太平公主深知这个四哥万事不愿萦怀，日常除了爱好书法、音律及训诂之学外，还爱精研道家之学，捎带着对方士之言也很相信。于是，某一日司天台来了一人，此人名严善思，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善卜之人，被授为司天台少卿。

当李显为皇帝时，严善思曾悄悄对姚崇说："韦氏如今势如中天，但终将惹祸上身。相王所居有华盖紫气，必位九五，你为相王府属，要好好待之。"李旦后来果然当了皇帝，某一日姚崇向李旦说起此事，李旦认为严善思果然有本事，就将他召入司天台任职。

李旦和姚崇没有想到，这个严善思不久就暗暗加入了太平公主的阵营。太平公主觉得此人将来大有用处，遂使尽各种手段尽力笼络。想是严善思自恃己身有灵异之能，觉得成为公主的人为大势所趋，也就满口答应。

姚崇将宋璟约入自己府中，令下人取出珍藏数年的葡萄酒，宋璟饮了一口，说道："这不是郭公当初赠的凉州葡萄酒吗？姚兄真是有心，竟然藏到现在。看来此酒藏愈久味愈醇，饮之除了四体融合之外，口感又多了许多回味。"

姚崇道："郭公当初赠给你的酒，现在还有吗？"

"我的那点酒一月不足即饮尽，谁知此酒还有如此妙用啊。"

“此酒须藏之酒窖，偶尔取出少许饮上一回，方显珍贵。且此酒随着贮藏的年份不同，滋味也就不同。看来郭公赠你的酒，确实被糟蹋了。”

两人顿时哈哈一笑。他们厘改弊政受阻，日益感到太平公主的压力，近日又闻韦安石的死讯，心境实在糟透了。不料今日品尝葡萄酒，竟然得来些许快感。

宋璟道：“姚兄，我们当时送别韦公，韦公说道今后再见面就很难了，不料竟成永诀。唉，公主下手实在狠辣了一些，韦公毕竟是三朝老臣，为何不能给他留一条活路？”

姚崇道：“你还瞧不出来吗？公主此举实为敲山震虎之策。韦公得圣上之宠，官声又好，我们谁人能与之相比？她轻易扳倒韦公，就是告诉我们：不许轻举妄动！”

“哼，看来韦公说得对，不除公主，大唐将永无宁日！姚兄，看来公主没有当皇帝的心思，她只是想永控权柄，办好自己的事儿。圣上碍于这个元妹的亲情，凡事让着她，然而依太子的心性，他能长久地容许公主这样为所欲为吗？”

姚崇哂道：“太子又有什么办法？他现在自保不足，哪儿能想这些事儿？”

宋璟笑道：“姚兄想差了。太子诛韦之前，我们何尝得闻其动手的丁点讯息！其雷霆万钧夜战禁宫，这份胆魄非常人具有。你以为，太子现在什么都不想吗？”

姚崇默然不对。其实姚崇与宋璟相比，两人的智识胆略差不多，若论敏悟程度宋璟还要稍逊一些。姚崇当然知道李隆基现在心里想些什么，然李隆基在朝中没有根基，其所恃无非是李旦的信任而已。若李旦认为这个儿子还行，李隆基就可以把太子做下去；若李旦在太平公主的撺掇下心思摇荡，则其太子之位岌岌可危。

宋璟又道：“姚兄，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若想革除弊政，按眼前的格局难有作为。公主在那里掣肘，皇上摇摆不定，且偏向公主为多，那崔湜绝对是公主的影子，萧至忠貌似公正，其实最合公主心意。唉，实在太难了。我们若想法儿加强太子的权力，事儿许是好做一些。”

“我岂非不知啊！公主实际上早将太子视为其最大的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加强太子的权力？此话从何说起？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姚崇此前也正反想过数回，加强太子的权力，就是削弱皇帝的威权。若如此做，太平公主肯定坚决反对，李旦若知削弱自己的权力，心中也肯定不愿。姚崇斥责如此想法为痴人说梦，用语也甚为恰切。宋璟只好端起酒盏轻抿一口，室内于是陷入寂静的境地。

这时下人入室禀道：“主人，张大人来访。”他们明白，所谓的张大人就是张说，姚崇急忙起身向外迎去，嘴里高声说道：“快请、快请。”宋璟也起身，随之向外迎接。

张说现任中书侍郎，刚刚与郭元振一起被授同平章事，即为宰相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任东宫侍读，平常需要陪伴太子李隆基读书。姚崇、宋璟与张说大约秉承圣贤思想，有相同的治世理想，所以不约而同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此前与李隆基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络，现在张说当了东宫侍读，倒是无意间有了可以沟通的管道。

张说是时被奉为道德楷模，其丁忧在家未期满时，皇帝李显令他夺情归朝办事，是时人们的守孝观念早已淡薄，没有人按夫子所教守孝三年。然张说不遵李显之旨，坚决守孝到期，由此博得美名。李旦所以选择张说为东宫侍读，这件事儿应该对其有所影响。

三人归入室内坐下，张说饮了一大口葡萄酒润了润咽喉，然后再露出微笑说道：“两位兄长，有好事儿要来了。”姚崇和宋璟急问究竟。

李旦得到了严善思的一道密奏，上面仅写一句话：“五日内有急兵入宫。”

所谓的“急兵入宫”，即是要不利于皇帝李旦。自从“五王”诛张氏兄弟开始，再到故太子李重俊的未遂事变，以及由李隆基主持的诛韦氏之变，这三场事变的特点，即是“急兵入宫”。现在严善思又说有事变在即，那么主使者是谁呢？李旦实在不愿费脑子去想，然严善思毕竟不敢浪言，李旦的心中就不能将此事轻轻放下。

恰在此时，张说奉旨入宫。原来李旦此前忽然想起，应该查问一下太子最近的读书情况，因召张说入宫。其明说想问读书情况，其实想全面了解李隆基这一段的实况。毕竟，张说此前曾当过相王府属，李旦还是将他视为自己人的。

张说叩拜已毕，李旦令其平身，然后手挥那道奏书，说道："你来得正好。严善思的这句话说得甚是蹊跷，来，你帮我看一看。"

张说观罢奏书，说道："陛下，此为妖人一派胡言，其中有极大的阴谋。"

"你如何说其为胡言呢？严善思系姚崇荐于我，说此人料事甚准。也罢，你就说说此为何等阴谋？"

"所谓'急兵入宫'，此兵从何处而来？如今兵部由郭尚书总之，禁兵由宋王等人典之，他们或为皇子或为忠直之臣，应该不会调兵入宫吧？"

"我相信，他们绝无可能。"

"对呀，他们若不可能，又有谁来主持呢？领兵入宫就要逼陛下退位，由主使者即位。那么此人应在谁身上呢？"

"我若退位，例由太子继之。难道说太子已然急不可耐要来逼宫吗？""陛下圣明。严善思此密奏的险恶之处，就在于他暗指太子！举目天下，唯有太子能继陛下之位，太子此前又有夜战禁宫诛灭韦氏的经历。微臣以为，有谗人鼓动严善思上此密奏，意欲陛下易置东宫。"

李旦明白，严善思虽由姚崇推荐，姚崇断不会鼓动易置东宫。想起前时事关太子的流言，那么指使者似为妹妹的那一帮人。若如此推断，严善思现在莫非也被妹妹拉拢过去了吗？李旦想到这里，感到思路如麻，实在不愿深想。

李旦叹道："张卿，你当了解我的性情。这皇帝的位置，实在麻烦得很，大违我的本意。我曾经想过，三郎虽年轻，然他英武有才，做皇帝肯定比我强。干脆我退位，让三郎即位最好。"

张说急忙止之曰："陛下不可。陛下若如此办，就中了奸人的诡计。太子如今尚需陛下的庇护，陛下若过早地将其推向前台，对太子更为不利。"

"此话怎么说？"

"陛下，臣说一件事儿，由此可见太子战战兢兢之情。太子入东宫

之后，陛下曾册杨氏为其良媛，数月之后，杨氏有孕，太子闻之大惊失色。”

“杨氏得孕，我又有皇孙，这很好呀。三郎为何大惊失色呢？”

“太子密语于臣，说外人若知杨氏怀孕，定会有人说太子不思正事，专爱男女之私，甚至会到皇上面前添言。太子求臣寻来打胎之药带入东宫，他欲亲手煮之助杨氏打胎。”

“糊涂，好好的事，怎能如此办？你果然从太子之命，帮助他将我那胎中皇孙打掉了吗？你若如此做，就是有罪。”

“微臣不敢。微臣力劝太子，让他不可违了人伦大道，如此太子方止。”

“哦，这样很好。三郎真是糊涂，险些铸成大错。嗯，待我日后见他，定好好申斥他一番。”李旦此时动了柔情，对自己的后代深为珍惜。

“臣定向太子转述陛下之言，让他主动向陛下谢罪。陛下，为人者谁不惜其子女？太子如此做，其实十分无奈，陛下能体会其心情吗？”

李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说得不错，三郎自保尚且不足，他哪儿有心思再想其他狂妄之事？这个严善思实在可恶，看来确实受人指使。也罢，我当想法给予三郎朝中威信，让他不要再战战兢兢才好。张卿，你要帮我出些主意，如何能够加强太子威信呢？”

张说认真地思索，他想起了李旦被动地处置政务的烦乱劲儿，又想起李隆基那英武的面庞，心里就有了计较，遂小心翼翼说道：“陛下，臣想起了一个主意，既免了陛下的过度操劳，又可历练太子，增强太子的威信。此前许多皇帝，为了在其位时历练太子，常令太子监国。”

所谓太子监国，即是皇帝犹总大政，由皇太子出面总理庶务。以往皇帝每离开京城之时，常常令太子监国。

李旦闻言眼光一亮，自己早对处置政务烦透了，雅不愿为平衡各方势力或洞察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劳力劳心。若令太子监国，则将三郎推上了台面之上，由其面对繁乱庶务，自己可以选择性地在一些大

事上表态，自己由此可以轻松许多。他大喜道："太子监国？这个主意很好。我再与其他大臣商议一下，然后定之。"李旦知道，此事决计绕不过太平公主，自己也要征询她的意见。

姚崇和宋璟将过程听了一遍，他们对视了一眼，心想张说的这件事儿办得十分漂亮。

张说说道："圣上说过还要征询其他大臣的意见，估计数日之内，他肯定要问到二位兄长这里。我想，你们自会赞成我的提议。"

姚崇摇头说道："你的提议，实为损人利己。我们若附和此议，岂非要惹人忌恨吗？"

宋璟和张说知道姚崇说的是反话，于是有了久违的笑声。

这是李旦真正当了皇帝的第一个春节，李旦下旨另加假日两天，并赐酺三日。赐酺首日，李旦率领几个儿子走上街头观酺，就见人们脸上洋溢着快乐之意，受酺之余，悠闲地观看各种戏班子搭台所演之戏，李旦感受到了与民同乐的滋味，心中不由得大喜。

是时，朝廷内部虽迭遭变乱，吏治松弛，然贞观之初确定下来的租庸调法和均田法并未废弛，依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此两法的作用下，百姓安居乐业，依例向国家上缴庸调之后，家中尚有余粮不少。所以自永徽以来，耕田在逐步增加，人口在逐步增殖。这些年又无大灾大难，堪称风调雨顺，庶民百姓的日子过得还是相当顺心的。

中国自古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社会，百姓若有田种，再稍有余粮，则相当满足，社会也就相当恒定。

此后数日，即为朝廷的法定假日。除了元日那天，李旦需在太极殿接受百官及外番君长的朝贺之外，其余日子就可以举行家宴及呼朋唤友聚饮。这段日子，李旦可以不用再为政事烦恼，一心一意地过平静祥和的日子。

假期过后，李旦无比留恋这段日子。想起张说的提议，他觉得让太子监国，自己就可从庶务中超脱出来，实在是一个好办法。他征询重臣意见，可想而知，宰臣中顿时界限分明，分成两派意见，郭元振、刘幽求、姚崇和宋璟当然支持张说之言；而萧至忠、崔湜和窦怀贞则认为，

皇帝精力充沛，且即位不到一年时间，所以不宜变动。

李旦知道，妹妹得了这个讯儿很快会找上门来。他此次似乎铁定了心，镇静以对，决心说服妹妹接受这个事实。

太平公主很快入宫，她质问李旦道："四哥，你难道就认可了这个馊主意不成？唉，你不识人心险恶，如此就中了别人的圈套。"

李旦大惑不解，问道："妹子言重了。太子为储君，需要历练，历朝君主多行此事。你说得令人毛骨悚然，怎么又成了圈套了？"

"我问你，那张说是谁？他为东宫侍读，当然要替三郎说话了。"

"妹子错了，张说跟随我许多年，此人又道德高尚，他的提议甚有道理。"

"道德高尚？那张说暗里与姚崇、宋璟来往甚密，他们其实已为朋党。这些人明里道貌岸然，内里多阴谋诡计，你不可不防啊。"

李旦怫然不悦，说道："他们皆为我的旧属，若为朋党，我岂非就成了头儿？"

"他们替太子说话，当然是与太子做成了一路。"

李旦想起李隆基欲打掉胎儿的事儿，心中顿时火起，然他在妹子面前实在发不起火来，遂说道："妹子呀，你不要疑神疑鬼。三郎成为太子之后，没有得意忘形，日常好学不倦，处事谨小慎微，你不可对他有偏见嘛。"

"我疑神疑鬼？四哥，你不可仅看表面。三郎起事之前，对我们密不透风，竟然做成了惊天动地之事……"

李旦打断了太平公主的话头，说道："罢了，我们不要扯远了。总而言之，太子监国必须行之。妹子，你就不要执拗了。"

太平公主何等聪颖，看到这个素常对自己很温和的哥哥今日很坚决，明白再说下去终无用处，弄不好又增加了其反感，遂缄口不言此事。

两人又聊了一些其他琐事，然后太平公主辞出。

二月初二，李旦下制曰："皇太子隆基仁孝因心，温恭成德，深达礼体，能辨皇猷，宜令监国，俾尔为政。"

李旦为李隆基规定了权限，即由李隆基代管国事，六品以下授官及徒罪以下刑法，由李隆基全权处分；权限以上者，由李隆基与大臣商议之后，再报李旦核准。如此一来，李旦如愿以偿，从此摆脱了庶务，又返回了此前清静的日子。

李隆基正在惶惶不安之际，得知父皇让自己监国，不啻如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顿时喜出望外。他完全明白此举的寓意，此前流言说自己非为嫡长，当为太子；又有术士说"急兵入宫"，喻示自己有篡位之心。那么自监国开始，自己代替父皇处置国政，不仅表明自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且具有部分国君的权力，别人再对自己说三说四，终归无用，且有犯上之罪。

李隆基为了表明自己的勤政之意，先是取得李旦的同意，然后令萧至忠在中书省为自己腾出一处静室，每日来这里办公。他这样做的好处，一来可以与各衙署相距很近，便于官员奏事方便，免了官员们奔波之劳；二来可以及时入宫向父皇禀报。李隆基之所以选择中书省为自己办公地点，其心中还有更深层的考虑：萧至忠为太平姑姑的亲信之人，自己的一言一行皆在萧至忠的耳目之下，如此可以表示坦诚之意。

自从李隆基监国之后，李隆基那明快干脆的办事风格为朝政带来了一派清新，办事的速度明显快了起来。这也很正常，李旦办事向来拖泥带水，臣下的奏书或者被压下再无回音，或者拖后许多时日后方有旨意。如此对比，官员们觉得还是李隆基有活力，办事也舒心。

李旦也同样舒心，其在宫内又回到昔日相王府时的日子。他不用再早朝，也不用应付那些琐碎的烦事儿，心境也就随之变得淡然。这一日，他偶然兴起，遂在静室里焚香一炉，然后取出那具相传为师旷曾经使用过的太古遗音琴，轻抚了一首《阳春白雪》。此曲系春秋时晋国的师旷所作，曲中既现阳春三月时的万物知春与和风涤荡之意，又有隆冬白雪的凛然清洁和雪竹傲然之景，其琴音舒缓悠扬，余韵悠长，向为李旦最爱。

李旦与李隆基父子皆谙音律之学，都会作曲，所不同的地方在于李

旦善琴，李隆基善鼓。

李旦抚琴一曲已罢，然兴致盎然，又索笔谱曲一首。这是一首精致的小琴曲，李旦将之定名为《问樵》，其曲调悠然自得，表达了一种飘悠洒脱的情怀。李旦曲成之后，又操琴将曲谱抚出，果然是令他非常满意的一首好曲子。

李旦抚完曲后，又在那里静默片刻，忽想起自己曾经让召姚崇与宋璟入宫，看到他们未来，因问黄门官道："嗯？他们为何还没有来？"

黄门官道："禀陛下，姚大人和宋大人已然来了。他们不敢扰了陛下的琴兴，一直在殿外等待。"

"让他们赶快进来。"

姚宋二人入殿向李旦叩拜，李旦令其平身。姚崇恭维道："陛下，臣等蒙宣召，不意在殿外恭听了优雅的琴音，竟然听得如痴如醉。陛下的琴艺，愈发炉火纯青了。"

人皆愿听恭维之词，李旦闻言心里十分畅快，微笑道："这一段为忙国事，久不操琴，已然有些生疏了。要说还是张说的主意好，若非太子监国，朕哪儿有如此闲情逸致？"

姚崇闻言，心想自己若与张说相比，就此被比了下去。看来张说摸透了李旦的心思，否则分权之事向为大忌，李旦如何乐于接受呢？

李旦又道："朕今日叫你们过来，缘于你们皆为相王府旧属，说话就可随便一些，且尚书省庶务最多。朕想问你们，三郎这一段处置政务还算妥当吗？"

姚崇知道宋璟说话向来不拐弯儿，急忙接过李旦的话头答道："太子初掌庶务，毕竟未曾历练过，处置事儿时不免有些生疏。然太子很勤勉，善于倾听大臣们的意见，如此就补足了生疏的缺憾，诸事皆为妥当。"姚崇知道，若把李隆基夸成一朵花儿，依实情说李隆基比他的老子要明快，李旦虽为淡泊的性儿，他肯定会不舒服。

李旦点头说道："诸事妥当就好。朕这几天在想，若三郎果然把政事处置得井井有条，也可以把五品以上官员除授及军马刑政交由三郎处

置，然后再奏闻给朕。”看来李旦尝到了摆脱庶务的好处，又在寻思继续给李隆基放权。

姚崇与宋璟对视了一眼，他们顿时了然对方所思。姚崇示意宋璟说话，宋璟遂禀道：“陛下，臣等以为太子尚未历练成熟，诸事还要由陛下来总大政，如此才算妥当。”

李旦斥道：“有什么妥当不妥当的？朕为皇帝从未历练，不是一样能做吗？”

姚宋二人现在反对李旦继续放权，缘于他们认为李隆基根基未稳。若骤然加之，他们深恐引起太平公主的激烈反对，所谓欲速则不达是也。且他们在李旦面前如此表态，表明他们心里首先想到的还是李旦，而非李隆基。

姚宋他们之所以如此为李隆基卖力，缘于他们越来越瞧清了：要想把国家扳回到清明政治的老路上，靠李旦绝对不行，李隆基才是希望所在。如此，他们也可借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姚崇急忙答道：“宋尚书之所以这样说，缘于臣等皆认为要循序渐进，过一些时日还是可以交由太子的。”姚崇说话比较圆滑，又极有策略，他话锋一转，说道，“陛下，其实太子现在对有些事儿尚未处置纯熟。这里面有尚需历练的原因，也有太子不敢放手的原因。”

“三郎不敢放手？不对吧，朕让三郎全权处置所有事儿，朕一概不问，他又何来掣肘呢？”

“陛下，太子之所以不敢放手，缘于他有所忌。陛下可能不知，太子处置事儿时，有大臣动辄说太平公主说如何如何，甚至有一次，公主竟然驾临中书省质问太子。太子毕竟为晚辈，他不敢违了公主之言。”

李旦知道这个妹妹爱插手朝政之事，她竟然当面质问三郎，如此就做得有些过分，其心中就有些恼怒，然忍住没有吭声。

姚崇继续道：“还有一节，太子之位是宋王辞让的。”

李旦插言道：“大郎又怎么了？”

姚崇道：“宋王沉静谦逊，极得人们爱戴，那是没说的。然宋王现

任太子太师、扬州大都督、雍州刺史，可谓位高权重。太子每遇到与宋王有关的事儿，他对宋王感恩又极为尊重，其处置事儿时不免畏手畏脚。”

李旦沉吟道：“你如此说，还是有些道理的。嗯，朕回头找公主和大郎嘱咐一番，让他们不得问事。”

姚崇摇摇头，说道：“陛下如此做效果甚微。臣以为，要想让太子政令畅通，陛下须下定决心，要让太平公主和宋王离开京城，如此方为上策。”

“离开京城？宋卿，你也是这样以为吧？”李旦侧头问宋璟道。

宋璟躬身答道：“臣此前与姚仆射就此事已商议数回，觉得唯此法为上策。还有一事，万骑近来恃功横暴不法，亟需整治。臣等认为可将万骑改为左右龙武军，选择功臣子弟充实其中，另由皇四子隆范、皇五子隆业为东宫左右率，由他们亲典左右龙武军。”

姚崇与宋璟的这三点建议真正为李隆基着想，将太平公主与李成器迁到外地居住，那么京城之中李旦不问政事，再无掣肘李隆基之人。让李隆范与李隆业以东宫属官的身份亲典左右龙武军，从法理来言，左右龙武军实由李隆基亲自指挥。如此李隆基实际上又向皇帝宝座迈了一大步。

若换作别人，如此逐步削弱自己的权力，当事者早该恼怒非常。然李旦与常人殊异，他没有觉得这三点建议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反而觉得让妹妹和儿子们各据一方，从此相安无事，如此甚好。两个儿子亲典龙武军，即是自己亲掌，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李旦对权力确实十分淡泊，他觉得一家人只要能平安居家，没有必要为了权力斗得你死我活。他作为皇帝，当然明白妹妹对三郎甚为厌恶，他于是成为居中调和的角色。太平公主向他建言，他大多听从，然始终兼顾着李隆基的利益。他认为自己为皇帝，有必要让包括太平公主在内的所有家人享受富贵与尊崇，并且要平和相处。

这种美好的愿望实为一厢情愿，太平公主时刻想保持自己在朝中的声音，以权谋的手段大肆安插亲信；那太子李隆基现在虽谨小慎微，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这两人强强相碰，若不分出高低断难妥协。李旦竭

力在这两个强人之间平衡，注定讨不了好。再说那些朝中大臣，一个个老谋深算，或暗中使绊儿，或见风使舵察言观色，李旦与这帮人为伍，确实待错了地方。

李旦现在就没有识破姚崇与宋璟的机心，反而觉得如此提议甚为妥当，遂说道："如此办也不错，你们以为，让太平和大郎居于何地为好呀？"

姚崇答道："微臣以为，东都繁华，又有宫苑住所，可使太平公主及驸马武攸暨迁于洛阳居住；至于宋王，为了使其可以就近侍奉陛下，不可迁居太远，可授予同州刺史就近居住。"同州距离长安近百里距离，而洛阳就远得多了。姚崇如此提议，其重点还是防范太平公主，将李成器授为同州刺史，不过作为陪衬罢了。姚崇他们知道，李成器没有野心，又与李隆基相当友好。即使李成器被授为同州刺史，其在京中遥领也成，他是不会妨碍李隆基的。

李旦闻言，断言道："不可，朕无兄弟，唯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

姚崇小心问道："陛下的意思，莫非不想让太平公主离开京中吗？""朕说不可离得太远，她可以离开京中。这样吧，可把太平妹妹安置在蒲州即可。其与同州相邻，离京中不远，如此最为相宜。"蒲州治所与风陵渡相邻，此处与洛阳相比，离京中相近许多。

姚崇与宋璟见李旦基本上接受了自己的建议，心中不由得乐开了花。然他们仕宦多年，心中虽狂喜万分，脸上神色实在平淡至极，让李旦瞧不出如何破绽。

李旦这一次没有再找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商量此事，后一日，其下制宣布以李成器为同州刺史、李隆范与李隆业为东宫左右卫率，分掌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羽林军，将之简称为北门四军。另宣布太平公主赴蒲州安置。

太平公主闻听此讯，心中顿时怒火万丈。她这一次不找哥哥哭闹，而是将矛头直接对准李隆基。

政事堂这日再议"斜封官"的事儿，姚崇和宋璟提出必须废之，郭元振、张说、刘幽求也赞同此议，然崔湜和窦怀贞认为不妥，萧至忠起初

没有吭声，最后亮出撒手锏："圣上金口，已说过暂缓此事儿，如今'斜封官'余波未平，再提此事，岂不是火上浇油吗？再说了，此为抗旨！"

刘幽求道："圣上确实说过暂缓此事儿，然非是永远不办。如今已过了许多时日，该是重提的时候了。我以为，可将此事奏闻太子与圣上，非为抗旨。"

刘幽求毕竟出身低微，政事堂里皆为一帮官场老手，没有人把他瞧在眼里。他此言一出，萧至忠呵呵笑道："是了，刘大人要先奏闻太子，当然不把圣上的话当成圣旨了。"

萧至忠的这句话说得甚是阴险，众人皆听出其话中的刺儿，刘幽求顿时大急，涨红了脸，郭元振抢先说道："萧令的话有些离谱了。圣上令太子监国，大臣有话当然要先奏闻太子，这有什么不对？"

因为郭元振的身份特殊，朝中大臣对其皆尊重且有些忌惮，他此言一出，表明他站在刘幽求的立场上，因而没有人再敢向刘幽求启衅。萧至忠微笑答道："此事先奏闻太子不错，然'斜封官'中六品以上者甚多，须圣上决之。郭尚书，我以为要废'斜封官'，须有圣上金口允可才是，这样不对吗？"

这帮人又在堂内辩了许久，终究没有共同的意见。萧至忠主持堂议，最后只好宣布说今日议事到此，下次再议。宰臣们于是起身离开政事堂，准备归入各衙署办公。

他们出了政事堂大门，就见一名丽人赫然站立在大门之前，此人正是太平公主。宰臣们见到公主，纷纷趋至面前问候，太平公主伸手止住众人，说道："列位少歇，我有话说。"

萧至忠上前说道："公主，这里小风甚急，尚有寒气。公主不如移入堂内，再来垂训我们如何？"

太平公主斩钉截铁说道："不用。我有几句话说与列位，说完就走。"

"如此，就请公主示下。"萧至忠说道。

太平公主手指众人，说道："你们皆为宰辅之职，为朝廷的重臣，

理应为朝廷殚精竭虑，直言其弊。我问你们，祖宗有成法，朝廷有规矩，你们须按此成法规矩行事。你们缘何拿了朝廷的俸禄，却允许一些不合规制之事发生在你们的眼皮之下呢？”

姚崇眼见太平公主如此横蛮拦住众人，心里气道：你口口声声说行事要符合规制，那么你以公主之身闯至政事堂，又对这帮宰辅之臣说三道四，这难道就合规制了？

崔湜此时言道：“敢问公主，到底有何不符规制之事发生？”

“哼，我先从太子说起。圣上有好好的嫡长者，你们不拥立，这难道符合成法规矩吗？”

刘幽求躬身说道：“公主，此事天下人皆知。平王所以能当上太子，缘于宋王以死相让。”

太平公主斥道：“你一个小小的除名小吏，到我面前有说话的资格吗？是呀，大郎将太子之位让给三郎，可是你们却把他贬为同州刺史，都是你们干的好事儿。”

众人听到现在，明白了太平公主之所以如此发怒的原因。大约她被迁蒲州，于是心中有气，要来这里发泄一番。

太平公主现在并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被迁蒲州，那是缘于姚崇、宋璟的主意。她认定此为李隆基为固己位的招数，绝对是李隆基百般说通李旦而下的制书。有过上一次关于太子监国与哥哥的争论，她这一次不想找哥哥争吵，转而找到宰臣们先吆喝一番。

宋璟实在听不下去，遂拱手言道：“公主的这番话有些差谬了。太子有大功于天下，其储位非谋取而来，实乃宋王真心相让，此事天下皆知，圣上又亲下制书明之，公主为何在此有定论之事上发难呢？”

太平公主道：“你乃皇兄一直信任的人，莫非现在改换了门庭？这个太子本来就当得不合礼制，既而又鼓动圣上让他监国，又把我们姑侄赶出京外，他到底居何叵测之心？你们皆为皇兄的宰臣，这一节要弄明白了，不可让王莽之徒搅起风浪。”

姚崇驳道：“公主的话，让我们更加不明白了。太子为圣上的副

君，其实为一体，又有什么分别了？再说了，圣上这样做其实为了历练太子，有什么不对？”

太平公主怒道：“姚崇、宋璟，你们眼里只有太子，肯定没有我这位公主了。呵呵，你们以为从此傍上太子，就可以横行无忌了？休想！我告诉你们，天下人的眼光是雪亮的，百官心里如明镜也似，看你们能猖狂多久！”

姚崇见太平公主拿出民意来做利器，心里不禁笑了，心想：所谓民意，你又知道多少？他看到太平公主发怒，毕竟对她有所忌惮，遂退后不言。

太平公主也不想与这帮人过多纠缠，她早就计定今日在宰臣面前吆喝一番，这事儿肯定会很快传入皇兄之耳，再经他们传诵，京城人也会知道她大闹政事堂，如此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于是环视宰臣们一圈，沉声说道：“你们为朝廷的重臣，当匡扶正义，驱邪扶正，若不依圣贤道理行事，或者与奸邪沆瀣一气，终归不能持久。姚崇、宋璟，你们以为替太子说话，就可以永葆富贵吗？萧公，你领我去见太子。”

萧至忠领着太平公主向李隆基办公的地方走去，宰臣们先是在当地伫立一会儿，然后逐个散去。

太平公主最后说的话充满威胁之意，令姚崇等人心间涌上丝丝寒意。待众人散尽，宋璟轻问姚崇道：“她今天前来，又是唱的哪一出儿？”

姚崇蔑视道：“哼，不过黔驴技穷罢了。”

李隆基自从新年之后喜事连连，先是被命监国，继而姑姑又被赶出京城，看来其太子地位已日渐加固，且实际权力已凌于太子之上。李隆基明白，自己之所以有如此好事，皆缘于姚崇等这帮昔日相王府属的帮助。

昨夜他思来想去，觉得父皇此次的制书下发之后，他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一大早来到公堂之后，令门子挡住来人，自己在案上提笔疾书，欲书成后上奏父皇。

其奏书刚刚写过大半，就听门外有人喊道：“太平公主到。”他急忙

起身，就见姑姑脸色严峻，已然踏入门槛内。

萧至忠紧随其后，他觉得自己今日不宜在场，遂躬身道："公主、殿下，老臣告退。"

太平公主哼了一声，说道："你去吧。"

李隆基笑容满面，躬身向太平公主行礼，然后说道："姑姑为何劳顿至此？有什么事儿，可让下人传话吩咐侄儿一声即可。请就坐，侄儿为姑姑奉茶。"

太平公主道："罢了，不坐。我有几句话，说完就走。你如今非复昔日之三郎，按道理我为你的臣下，我应该向你叩拜才好。"

李隆基慌忙说道："如此姑姑就折杀侄儿了。"他到一侧取过座儿，将之移到太平公主身后，说道："姑姑，还是先坐吧。"

"哼，你不必殷勤，我就是不坐。我问你，我如何成了你的眼中钉？你必欲除之而后快吗？"

李隆基侍立在太平公主面前，说道："姑姑如何说出这等话来？侄儿敬爱姑姑，犹如父皇一般，姑姑定是误会了。"

"误会？大丈夫敢作敢当，你既然敢为，为何还要藏头露尾？我问你，你撺掇皇兄将我放逐京外，居心何在？"

"姑姑果然误会侄儿了。侄儿也是昨日看到父皇制书，方知姑姑和大哥迁出京外居住。您瞧，侄儿正写奏书，求父皇收回成命才是。"他说罢转身来到几案前，将写至大半的奏书拿起，然后将之递给太平公主，说道，"姑姑若不信，一看便知。"

太平公主伸手一推，那奏书飘飘洒洒落在地面，她轻蔑地说道："三郎，你以为玩些障眼法儿，我就信你了不成？我非三岁孩童，你也太小瞧我了。哼，不管千差万别，谁得益谁主使的道理颠扑不破。你撺掇皇兄让你监国，现在又要拔除我们这些你认为有威胁的人，你其实不用分辩。"

太平公主忽而清泪涌出，一屁股坐倒在身后的几凳上，手指李隆基数落道："三郎，你果然好得很呀。你幼小之时失母可怜，我对你关爱

有加，你那几个兄弟谁人如你那样常入我府？你诛灭韦氏不假，然没有我全力支持，四哥如何能当皇帝，你又如何能当太子？你现在翅膀硬了，就将我弃如敝帚吗？”

这一番连珠似的责骂，弄得李隆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躬身立在太平公主面前，心里一急也流出泪来，涕泣说道：“姑姑这样说，让侄儿百死莫赎。其实这些事儿皆为父皇心思，姑姑若不信，可找父皇一问便知。”

太平公主伸手抹了一把泪水，说道：“你不要动辄抬出皇兄的牌子！我们皆知他的性儿，若无人在他的面前撺掇，他又何必生事？”她说罢立起身来，森然道，“三郎，别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你现在监国，又把我们赶出京城，则万事大吉？告诉你，事儿若如此简单，我也枉自为人了。我现在就给你撂下一句话来：前面的路还是黑的，你要好自为之。”

李隆基张口欲接言，不想太平公主已然转身向室外走去。李隆基急忙紧随身后，太平公主根本不理，她出门后径直走入自己的那具大辇之中，然后喝令仆役抬起就走，把李隆基晾在当庭。

其实姚崇说太平公主“黔驴技穷”，实在是看走了眼，太平公主先是大闹政事堂，继而质问李隆基，并非情绪用事，相反，她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成。

太平公主起初能在李旦面前呼风唤雨，朝臣中又有她的许多亲信，李隆基与其相比无疑处于相对劣势。然而风云突变，李隆基先是以太子身份监国，继而又把太平公主和李成器赶出京城，并亲掌禁兵之权，如此，李隆基又处于相对优势。太平公主深明其中的玄机所在，这些局势的转变最后归结到一点：皇兄李旦的态度！现在李隆基把自己和李成器赶出京城，太平公主感到此招做得有些过火，由此可见李隆基的稚嫩之处：想急于求成，就失于敦厚，如此就与皇兄李旦的性情不符，于是就有可乘之机。

太平公主深谙皇兄性格中的“仁弱”一节，这样的人往往对家人及亲属都十分关爱，若自己有能耐，此人就会希望自己的恩泽普惠于他们。太平公主如此连闹两场，却不与李旦照面，她就想通过此举告诉李旦：哥哥，妹子现在很不舒服，你瞧着办吧。

李隆基待姑姑离开，又回案前将那道奏书写完，然后起身入宫，他要面见父皇，并将此奏章奉上。

李旦此时已得闻妹妹大闹政事堂的讯息，他正在那里沉默思索，就见李隆基入殿叩见。他接过那道奏书，快速地看了一遍，然后叹道："哦，你也不赞同此议。唉，姚崇与宋璟如此提议，不料惹出如此多的麻烦。看来我当皇帝，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李隆基直到此时，方知让姑姑出京的制书实由姚宋二人提议。李隆基素常与他们没有私下交往，李旦又未事先向李隆基说明，所以李隆基不知此事的过程。

李隆基道："儿臣知道，父皇此举是为儿臣好。然姑姑和大哥从此离开京城，让儿臣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就请父皇收回成命，不让姑姑和大哥离开京城吧。"

李旦有些不喜，斥道："国家大事，岂能等同于儿戏？我的制书刚下，再马上收回，天下人会如何说？"

李旦又挥挥手，说道："三郎，你去吧，让我先静一静。我的心里如乱麻一般，你让我先理出头绪。"

李隆基看到父亲意兴索然，就不再言声，向父亲叩拜后即退出殿外。

刘幽求看到太平公主去寻李隆基，知道她肯定又会大闹一番。看到太平公主的大辇离开中书省，他就去寻李隆基。是时，李隆基正在续写那道奏书，并且要马上入宫，遂嘱刘幽求过会再来。

此时已近午时，刘幽求算着时间，觉得李隆基该回来了，就又来到堂前求见。李隆基此时已返回片刻，正坐在那里，脸色阴晴不定，独自想心事儿。

刘幽求问道："殿下刚才入宫，想是向圣上禀报太平公主的事儿？"

李隆基反问道："听说姑姑此前见了你们这帮宰臣，她说了些什么？"

刘幽求将太平公主说的话复述了一遍。

李隆基叹道："此次算是把姑姑彻底得罪了，她如此撕下面皮，看来今后难有转寰的时候。"

刘幽求道："她不顾身份，又不管朝廷规制，就是闹到圣上面前，她终归讨不到好处。殿下请静默观之，她跳得越高，摔得就越惨。殿下，公主出京之后，你须与郭元振及姚崇等人联手，想法把公主之党赶出政事堂，如此方能高枕无忧。"

李隆基抬头看了看刘幽求那激昂的神情，忽然发现刘幽求自从当了宰臣之后性情改了许多。此前的刘幽求思维缜密、处事沉静，他现在却多了一些躁然之气，恐怕他本人根本就觉察不出来。李隆基想到这里，问道："公主的那几个人在政事堂中很有话语权吗？"

"当然。譬如今日议废'斜封官'的事儿，他们沆瀣一气，搬出圣上之旨百般阻挠，那萧至忠还仗着老资格抢白我数句，如此，只要他们反对，许多事儿都议不成。"

"老资格？是了，你现在政事堂，大约资历最浅，说话的时候估计不多。"李隆基顺口答应了一句，忽然与刘幽求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刘幽求在政事堂，其他人皆认为他自拟诏敕因而一步登天，内心对他甚为不屑，如姚崇、萧至忠这些人，皆进士及第，然后一步一步积功而至高位，他们对于投机暴发户的感觉是一致的，所以刘幽求在政事堂越来越感到寂寞；而李隆基虽名为监国的太子，其在朝中没有任何的人脉可用，崔日用和钟绍京被赶出京外，仅剩下一个刘幽求也日渐声弱。李隆基此时忽然发现，自己的太子之位若失去父皇的支持，恐怕连一天都做不下去。

李隆基问道："刘兄，你果然以为这样很好吗？姑姑现在离开京城，再把崔湜之流拿下来，我们真的就高枕无忧了吗？"

刘幽求答道："这些日子，上天总算垂顾殿下，顿改昔日劣势。殿下若不顺势将崔湜之流拿下来，万一让他们得了手，就会不利于殿下。"

李隆基没有吭声，他在想就是把崔湜等人拿下，谁来填补此位呢？因为李隆基手中无人，那么不论何人来填，皆与李隆基无干。李隆基由此想到，若按刘幽求的思路来行之，就是空费力气，毫无用处。

李隆基不想与刘幽求继续谈论下去，遂说道："刘兄，我现在心里很烦，容我独自静一静。你去忙吧。"

刘幽求走后，李隆基独自在那里呆坐了许久，他的脑海里一直晃悠着父皇刚才的神情，他竭力想参透些什么。

命太平公主赴蒲州居住的制书发后第三日，太平公主就准备好了行装，一溜儿车儿排在府门前，上面装满了各种用具和被褥，看样子，太平公主真的要去蒲州居住了。

萧至忠一大早就赶赴太平公主府内，意欲劝住太平公主不要成行，他说道："公主何必着急要走呢？宋王现在不是还好好地端坐府中吗？

你应该见见圣上，此事也许还有转机。"

"又非生离死别，要何转机！我这些日子在京城中住得有些烦了，如今天气渐暖，到外面走一走，住一住实在好哇。皇兄那里，我就不去了，他狠心要把这个妹子赶走，我何必要求他？"

"公主，老臣打听清楚了。圣上之所以下那道制书，却是听了姚崇与宋璟的提议，与太子无干。老臣以为，现在正是多事之际，公主实在不宜远离京城。若公主先找圣上说项，臣等再上奏，以圣上对公主的关爱之情，圣上许是能改了主意。"

"与太子无干？萧公，这才是可怕之处，姚宋二人素与三郎没有交往，他们为何替三郎着想？此事已然很明白，这帮相王府属意欲改换门庭，他们在向三郎邀功啊！萧公，你无须再说，我决意出京。你记住，王师虔的事儿要办好。"

太平公主让王师虔负责京城与蒲州的联络，每两日，萧至忠将朝中要闻汇成书折，交王师虔派人快马送至蒲州，返程时再带回太平公主的指令。

萧至忠点头答应，这时，王师虔前来禀道："公主，太子带领诸王及宰臣前来送行。"太平公主闻言道："先让他们在门外候着。"

太平公主又嘱咐道："我离京后，你要多去问候圣上。我的这位皇兄耳朵根子软，你不可让别人钻了空子。"

“老臣知道。只是公主到圣上面前言说无忌，我不过说些公事，希望公主早日返回。”

“不妨，你只要能知圣上的动向就可。你的中书省离宫中最近，你腿儿勤一些就行了。这里有两个人，她们皆在圣上身边，你可找个机会见见她们。她们若有什么话儿，就由你一并带给我吧。”

薛崇简走过来，说道：“母亲，时辰差不多了，该是启程的时候了。”

太平公主起身道：“如此就动身吧。大郎，我走之后，府中的事儿由你主持，不可乱了阵脚。”

“孩儿知道。”薛崇简躬身答道。

太平公主迈出大门，就见李隆基带领数十人正候在那里。李隆基见到太平公主现身，急忙带领众人向太平公主施礼，并朗声道：“隆基奉父皇之命，特带众官员为姑姑送行。”

太平公主哼了一声，不接李隆基的茬儿，自顾自向所乘车前行去。她一闪眼，在人群中发现了李成器，遂缓下脚步，侧头唤道：“大郎，你过来。”

李成器趋步来到太平公主面前。

太平公主道：“你告诉皇兄，就说我不去向他辞行了，你再告诉他们，”她用手指了一下人群，继续说道，“不许随我车辆行走，我想清静一些。”

李成器急忙答应。

太平公主又大声道：“大郎，你怎么还不识趣呀？你赖在京城，就碍了别人之眼，还不赶快走呀？你若再惹人烦，瞧人家定会用大板子把你拍出京城。”

李成器道：“侄儿不敢违了父皇之旨，后二日就走。”

太平公主道：“这就对了。你出京后要好好照顾自己，姑姑今后没有机会再疼你了。罢了，你回去吧，我这就走了。”

太平公主登上车儿，然后蒙上布幔。就见领头的车儿催开了马，一溜儿车轮开始辘辘响起，依序向东首而去。

李隆基带领众人立在当地，只好目送太平公主缓缓离去。李隆基品味着姑姑临行之前对大哥说的话，心里的滋味一时难明。

太平公主毅然离京，此举大出李隆基意料之外。李隆基原来心想，姑姑肯定不会愿意离京，她会到父皇那里哭诉一番，然后顺势央求不走。以父皇那经常摇摆不停的性儿，父皇也许会答应，准许她不走了。

然而姑姑却没有这样做，她甚至离京前连父皇的面儿都不见一下，就自顾自地走了。李隆基当时目送姑姑的车队渐渐远去的时候，他在那里一直思索一件事儿：姑姑这一次为何大违常情？

看到萧至忠、崔湜一帮人与姑姑依依惜别的样子，李隆基心中忽生警觉：姑姑固然离开了京城，然蒲州离京城不远，骑上马不过一天的工夫，彼此讯息来往很方便，姑姑照样可以指挥这帮人按她的意志行事。再想起姑姑大声对大哥李成器说的那番话，李隆基忽然明白了：姑姑故意这样示以悲情，挑明了李隆基为固其位，不惜将姑姑与大哥赶出京城，由此彰显了李隆基的无情无义。

于是，天下人定会同情太平公主与李成器，因为人们往往同情弱者。这些人不明宫廷争斗的详细，仅看表面情形，再经过一些怀着叵恻之心的人故意渲染，也许又一股流言要汹涌而至。

李隆基心里还有更大的忧心，这几天父皇默默待在宫里，没有任何表示，那么父皇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假若父皇也像常人那样对姑姑施以同情呢？

李隆基心中晃过此念，就如在漆黑的夜里，这丝火星点燃了火把，顿时照亮了周边的景物，令李隆基恍然大悟：是了，姑姑这几天所做的一切，皆向父皇施以弱势之态，以博父皇同情。

李隆基的心里此时已有了计较，他没有随从人返回到中书省自己办公的地点，而是回到东宫。一入门即令高力士赶快磨墨，他要再急书一道奏章，然后带着奏章求见父皇。

李旦阅罢李隆基递来的奏章，问道："三郎，你果然如此想的？"

李隆基忽然流出眼泪，说道："儿臣今日去送姑姑，其车轮转动之时，儿臣心中如同刀割。父皇，您不可听了小人之言使亲人离散。若是为太子之位计，儿臣宁愿舍了太子之位，一家人还是和和睦睦聚在一起最好。"

李旦的脸色变得轻松一些，脸上也有些笑意，叹道："唉，三郎，你能如此，算是解了我心头之结。这两天，我每每想起你姑姑那幽怨的神情，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你很好，果然知道我的心思。"

"父皇最知此事的由来，儿臣由此成了千夫所指。父皇，儿臣今日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嗯，你说吧。"

"儿臣今后多跟在父皇身边历练即可，乞父皇罢掉监国之事。父皇如今正值盛年，正是视事的好时候，儿臣毕竟稚嫩，深恐今后错谬太多。"

李旦有些不喜，说道："你不让你姑姑和大哥离京外居，此为你的敦厚之心，我心甚喜。至于这监国一节，你不可再推。我觉得如此办事很好嘛，我打听过了，你这一段时间处置政务还算妥当，没有什么错谬呀？三郎，你知道我的性子，我压根就不恋栈这个皇帝之位，我这些天一直在想，还是早日将皇位传给你最好。"

李隆基闻言，顿时大惊，当即叩首拜道："父皇千万不敢这样做，儿臣说什么也不敢妄居皇位。"

"有何不敢？你当了太子，下一步就是要当皇帝！"

"自古以来帝位须有德有能者居之，儿臣有幸成为父皇之子，所以得以窃取之。儿臣如今稚嫩，且少谋乏断，如何能居帝位？请父皇今后不可再出此语。"

"你起来吧。你若如此说，还算有些道理。不错，凡事须循序渐进，看来你尚需要历练一段。也罢，此事过后再说。"

李旦又叹道："你的奏章中言说姚崇与宋璟离间骨肉，让我将他们

贬至岭南。三郎你想过没有，其实姚宋这样说，还是为了朝廷好。若将他们贬为流人，是不是有些过重了？”

李隆基起身禀道：“这两人无端生事，如此惹下这场祸端，非重重惩戒一番不可。不过父皇说得对，这两人为前朝老臣，官声甚好，又对父皇忠诚，若将他们贬为流人确实有些过重。”

李隆基奏章的内容，即是指责姚崇和宋璟离间骨肉，请贬为流人；另允许姑姑回京，不许大哥李成器离京。李隆基如此抛出姚崇和宋璟，其目的是以此向天下之人表明，此事与他没有干系，并针对李旦的同情之心换取自己的主动。至于姚崇和宋璟，他深知此罪不足以贬为流人，何况他们还有与李旦的老交情。李隆基奏章中说得够狠，无非想彻底撇清自己，以示自己与此二人毫无瓜葛。

李旦答道：“是啊，平心而论，他们这一段办事还算勤谨。若为此小事将其贬为流士，岂不是寒了其他大臣之心？这样吧，我让萧至忠为他们寻一个离京城较近的上州，将他们改任刺史，由此就平息了你姑姑之忿。”

“父皇仁厚圣明，不忘他们的功劳，谅他们也无话可说。”

“他们一走，这尚书左仆射和吏部尚书就出缺了。三郎，你有人可以荐给我吗？”

“父皇，儿臣才智浅短，实无慧目识人之能。这两个职位万分重要，还需父皇择人才是。”

“嗯，那个刘幽求随你多时，我看他办事还算妥当。尚书省庶务最多，你监国时与尚书省来往频繁，不如让刘幽求任尚书左仆射，这样你使着更为顺手。至于吏部尚书嘛，那个岑羲一腔公正，让他任吏部尚书最为合适。你以为如何？”

“一切全凭父皇做主。”李隆基得闻刘幽求任尚书左仆射，心里甚喜。尚书省下辖六部，是朝廷落实政务的办事衙门，处置军刑大政事务最为具体。按说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为尚书令，然唐太宗李世民曾任过此职，其成为皇帝后无人再敢任此职，于是尚书左右仆射就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

李旦又道："大郎可让他遥领同州刺史，就不用离开京城了。"

李隆基道："父皇须抓紧下敕，早日将姑姑召回京中。"

李旦摇头不许，说道："这事儿先缓缓，你姑姑此次怨气不小，就先让她在蒲州居住一段以平复怨气。我想过了，届时让大郎代我到蒲州走一趟，让他向你姑姑说知我的心思，当无大碍。"其实李旦这样做还是碍于自己的面子，当初制书下发时言明三事，若太平公主和李成器不再出京，那么此制书的内容就去其二，则此书已废。李旦现在先让太平公主在蒲州小住一段，又令李成器遥领同州刺史，李隆范和李隆业为东宫左右卫率典禁兵，那么此制书的内容都得到执行，李旦也因此保有了自己的面子。

然李旦没有深想，若姚崇和宋璟离间骨肉的罪名果然成立，那么其提议就是错的。李旦接受了二人的提议，还据此下了一道制书明发天下。则姚宋二人被贬为刺史以示惩罚，这边的制书依然有效，这件事儿岂非自相矛盾？

李旦根本不愿意理清这些头绪，他觉得由此安抚了妹妹的情绪，就达到了目的，其脸上的笑容也随心情的舒展逐渐绽开。

由此来看，李旦确实不适合当皇帝。

李旦继续着自己的思路，说道："三郎，我想明日召见群臣，将你的这道奏章当庭宣读，以此洗去你的冤屈；贬姚宋的事儿，也一同宣布吧。"

李隆基又复感动，说道："父皇为儿臣想得如此周到，让儿臣大为感动。"

李旦笑道："罢了。你这次能体会我的难处，也算周到嘛。很好，事儿就这样办吧。"

李隆基此次抛出姚宋二人当替罪羊，如此就为自己争取了主动。李旦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说明李隆基果然押对了宝。

李旦又道："自从我搬入了宫内，你搬入了东宫，我们一家等闲难有同聚的时候。这样吧，趁着我今日心情甚好，你把大郎他们传入宫

中，晚上我们一起用膳吧。”

李隆基躬身答应。

由此看来，李旦对儿子们甚是慈爱，不失为一个宽厚慈祥的好父亲。

第十六回　孤太子伤春寂寥　勇公主弄巧成拙

这日朝堂之上，黄门官先是宣读了李隆基的奏书，然后再宣读李旦之诏。是时，姚崇与宋璟事先未闻一丝风声，当听到贬姚崇为申州刺史、宋璟为楚州刺史时，二人竟然有些呆了。申州在京城东北方向，楚州在京城东南方向，与京城相距二千里左右。

他们黯然退出太极殿，诏书中规定，二人须三日内携家眷离开京城。他们走出安福门，姚崇说道：“我们先入尚书省，容我先取一些随身物品如何？”

二人进入尚书省，来到姚崇日常办公的大堂里，姚崇随手收拾自己的物品，宋璟说道：“姚兄，我们设身处地为太子着想，他反而不领情，竟然要求圣上贬我们为流人，他为何如此做呢？”

姚崇摇摇头，没有接腔，依旧收拾自己的物品。

宋璟又道：“我们本想公主出京后，京城中再无掣肘之人，我们就可协助太子把事情办好。太子非不明事理之人，大势刚刚有了转机，他实在不该驱逐我们，这样其实是断其臂膀啊！嗨，此次若非圣上顾念旧情，我们果然就成了凄惨的流人了。”

姚崇停止收拾物品，走至宋璟面前，轻声说道：“我刚才一直在想，我们做事许是有些操之过急。公主固然离开京城，然她的两项好处依然留在京城。”

“两项好处？”

“是啊，这第一点，就是圣上对他的关爱之情。圣上对我们犹念旧情，圣上也说过，其同胞兄妹中，现在唯一剩下这个妹妹，自然是爱之

无以复加；第二点，就是那些倒向她的朝中官员了。公主为何反对废除‘斜封官’？缘于其中有她的人。公主这些年在朝中培植安插自己人的功夫，实在凌于圣上之上。你说，圣上身边除了我们这几个愚忠之人，还有谁能为他忠心办事？”

宋璟想了一想，觉得有理，遂颔首同意。

姚崇又道：“我们尚能想到此节，你说，太子会想到吗？”

“应该会想到。”

“这就对了。太子现在虽名义上监国，然他手下无人，可谓无根之基，没有与公主叫阵的能耐。公主固然离开京城，然她在京外依旧可以遥控指挥！唉，太子此举，也实属无奈啊。”

宋璟明白了姚崇的意思，遂微笑道：“是啊，不想我们哥俩成了太子转移视线的替罪羊。”

姚崇道：“太子此举不拖泥带水，你我年轻之时，能有如此老辣之举吗？哼，此举既能抚圣上之心，又能堵天下人之嘴，公主知道我们与太子素无交往，其对太子的疑心就会大为减轻。我刚才思来想去，假若我处于太子如此境地，我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宋璟摇头道：“姚兄，你说公主疑心会大为减轻？我却以为未必。公主弄权由来已久，先帝在时她犹能长袖善舞，现在圣上仁弱素听其言，对其构成障碍者唯太子一人，她必搬除以为快。公主的性子以坚忍著称，你以为太子此举，公主就会不找麻烦了吗？”

姚崇叹道：“是啊，公主今后不会善罢甘休。不过太子此次以退为进，终究能缓一口气儿。今后他们如何争斗，你我远在千里之外，无法目睹，实在鞭长莫及啊。”

宋璟道：“天下混乱日久，眼见太子实为中兴之主，不料这个公主在这里缠搅不已。唉，若中兴之事被公主搅局，我实在心有不甘啊。若公主以后得了势，她定将我们恨之入骨，我们也许终有一日要到岭南为流人了。”

姚崇脸色变得十分严峻，断然道：“韦公在日，曾多次说过邪不压

正，天下思治心切，我就不相信一个女人能够长远搅局下去。这样吧，我们临行之前，依次到郭元振、张说和魏知古宅中拜会一次。”

“我们不去见见太子吗？”

姚崇笑道：“太子与我们经此阵仗，虽未当面明言，内里皆一清二楚。再说了，太子如此虚张声势，终归把我们当了替罪羊，他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一丝愧疚吗？我们走吧，如此在京城千里之外观戏，滋味不是更好吗？”

李隆基下朝后，与哥哥李成器约好，傍晚时一同在李成器府中用膳。

李隆基比约定的时候早到了一会儿，其入府后，就见两个哥哥两个弟弟皆在堂中聚齐。与别家兄弟相比，此五兄弟相处和睦，没有生分之感。这大约是李旦的家风所至，另外一点，即是大哥李成器生性宽厚，对几个弟弟亲爱有加。

李隆业看到李隆基进门，就笑道：“三哥当了太子，果然忙得多了。大哥的府中，恐怕也多日未来了吧？”

李隆基微笑了一下，然后走到李成器面前见礼，说道：“大哥，总算父皇开恩收回了成命，若非如此，愚弟就险些成为不义之人。”

李成器挥手令其坐下，说道：“此中过程，父皇那日赐宴时已经说过。三弟，我就是离开京城，亦非坏事啊。我们如此日日相见，就觉得有些烦了，不如离远一些，乍一见面倍加亲切。”

李隆基明白大哥所言非是虚饰，当是衷心之言，遂说道：“还是不要远离最好。譬如今日，我们倏忽齐聚大哥府中，既可大快朵颐一番，又能长叙兄弟之义。大哥若离远了，我们聚一回终是艰难。”

李隆业插言道：“三哥说得对。我们当初听说大哥要去同州，心里就不是滋味。外面人皆说此为三哥的主意，我们说不应该如此啊，三哥并非薄情寡义之人，然三哥已为太子，我有心想问终归不敢。这下好了，事情终归水落石出，原来是姚宋二人多的嘴。”

李成器叹道：“三弟，你如此表明心迹很好，然还是亏了这二人。

我们皆知道，此二人为干事之人，你现在代父皇监国，其实还是你自己丢了这条臂膀。”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他们离间我家亲情，纵使再有才，也不可用。”

李成器不想继续此话题，说道：“三弟，你午前说今日晚间有话要说，兄弟们现在都在场，你有什么话就赶快说吧。那边的膳食已然准备好，我们说完后立刻开膳。”

李隆基道：“这件事儿本来单独对四弟和五弟说一下就成了，但我又想此事比较敏感，还是先要征得大哥的同意。”

李成器摇手道：“他们二人现为你的属下，你们若有事情，自己说清楚即可，没必要征得我的同意。”

李隆基道：“大哥，不然，此事还要大哥知晓最好。我想呀，四弟和五弟现在典北门四军，这些人皆是一帮桀骜不驯之人，最近又有一些亲贵子弟加入，需要整治一番。四弟和五弟此前未在军中历练过，所以手下要有几个得力的帮手才行。”

李隆业插言道：“三哥的意思，定是想让葛福顺他们帮助我们了？”

李隆基道：“不错，就是他们。这帮人在军中有相当威信，最近又立有大功，用他们来带兵，我最放心。大哥，你以为呢？”

李成器道：“我刚才说过了，这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没必要过问，你若一定要征询我的意见，我会说，这几个人既忠心又能干，应该重用。”

李隆业道：“大哥说话了，我们就照办。三哥，我们在军中两眼一抹黑，若没有知心的人帮助办事，弄不好也如韦氏兄弟那样稀里糊涂就掉了脑袋。这些人对三哥忠心，当然也会对我们兄弟忠心。大哥说得对，如此小事吩咐一声就行，何至于如此郑重其事？”

李成器道：“三弟没有别的事儿了吧？若没有，我们就开膳吧。”

李隆基心中暗暗想道，看来还是自己想得过于多了。

转眼间已至暮春，长安的空气又渐渐燥热起来。朝廷这一段时间似乎变得沉寂起来。刘幽求果然被授为尚书左仆射，他私下里得了李隆基的言语，嘱他不可再碰“斜封官”的事儿。刘幽求知道，若“斜封官”的事儿不解决，那么其他厘改弊政的事儿也就无从谈起，他日日办些衙中的庶务即可。随着姚崇和宋璟的离开，朝中也没有人再提起厘改之事，日子又回复到往日的平淡。

人们看到“斜封官”无虞，于是认为新朝不过尔尔，朝政的运行轨迹许是又回复到前朝的模式。他们认为“斜封官”实在是一个好路子，花些钱讨来一个官做，既可以光宗耀祖，又有固定的俸禄，于是一些人又托门子找关系，欲按“斜封官”故事行之。

六品以下官员的授任由李隆基签署，一开始也有人到李隆基面前说项，当然遭到李隆基的拒绝，并将说项之人斥骂一通。其他人闻讯，明白了李隆基的禀性，再也没有人敢来找李隆基说项。

这些人颇有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他们皆知当今皇帝生性淡泊，那么这样的人就有一桩好处，即是好说话便于请托，于是李旦昔日的府属及门子仆人，都成了这帮人热于联络的对象。李旦与其兄李显相比，绝非糊涂之人，他深明“斜封官”的危害，所以起初也默许姚宋二人废之。至于后来惹来的麻烦，那是他始料未及的，于是为了没有麻烦又决意缓之。他接受张说的建议令太子监国，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不愿面对这些烦心之事。

李旦若为一名赋闲的亲王，绝对会躲入府中安静度日。然他现在是皇帝，是为一国之主，许多纷繁万端的事儿需要他一言定音，他如何能躲得开呢？

李旦于是很烦很烦。

那日李旦对李隆基单独说到，他想把六品以上官员的授任及其他军刑大事皆交由李隆基署理。李隆基不明父皇的实际心思，当即推辞。

这日又有一名昔日旧属入宫拜见李旦，说到最后，这人从袖中取出一方锦帕，上面写有一人的简历，不言而喻，这位旧属又接受请托前来求官。

李旦不忍拂了这名旧属的面子，推托道：“如今太子监国，诸事由

太子拿主意，你去找太子说吧。”

这名旧属倒是很会说话，说道：“太子唯听陛下之旨，陛下向太子吩咐一句，此事也就办妥当了。”

李旦心里很烦，将这名旧属赶了出去，然后寻思道：这些烦乱的事儿，怎么就躲不开呢？他思来想去，心中有了计较，唤来黄门官令其传讯，诏京中三品以上官员明日早朝，他有话要说。

自从上次贬谪姚崇与宋璟那次早朝之后，李旦近两个月没有主持过早朝，百官闻讯李旦又要早朝，心想李旦可能又有什么大事要宣布。

李旦确实有大事宣布，他接受群臣朝拜之后，缓缓言道：“众位爱卿，朕素怀淡泊，不以宸极为贵。昔日朕为皇嗣，主动将皇位让与先皇；先皇又欲使朕为皇太弟，朕固辞不就。朕如今当了天子，总觉得诸事烦乱，心中不静，就又有了一个计较。”

殿内此时非常安静，百官静听李旦的下文。

李旦稍微缓了一下，然后又朗声道：“朕想好了，皇太子近来监国有功，诸事从善如流，众皆称善，朕意欲传位于太子，众卿以为如何？”

众位大臣面面相觑，他们实在想不到皇帝今日竟然想退位，许多人不相信这是皇上说出的话，然抬头看到李旦坐在那里好整以暇，神色淡定，分明不是胡话。

别人也就罢了，李隆基应该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他闻言趋前两步，当即跪倒，叩首说道：“父皇万万不可！儿臣不知哪里做错了，望父皇重重责罚，唯传位一说，儿臣万万不敢奉旨。”李隆基听到父皇要传位，也一下子懵了，他实在想不通父皇为何要这样说。那一瞬间，他甚至冒出父皇是不是试探自己的念头。李旦依旧语调平静：“三郎，你起来吧。朕今日就是想听听大臣的意思，不用你说什么话。萧卿，你执掌中书省，是为朝中中枢，说说你的想法。”

李旦此前没有露出半丝要退位的风声，今日乍一说出，令萧至忠也措手不及。这一段朝中比较平静，太平公主远在蒲州通过萧至忠了解朝中情况甚详，其指示萧至忠要密切关注太子的动静，不给太子扩大权限

的口实。现在皇帝说要退位，那是太平公主坚决反对的事儿。萧至忠也在顷刻之间就打定了主意，皇帝说出想退位的话，若当面激烈反对恐怕皇帝不喜，效果未必就好，且太子之人在一侧虎视眈眈，若再形成当堂争辩的局面，其结果实在无法预知。现在李旦询问自己的意见，萧至忠出班奏道："陛下，臣以为此事重大，须徐徐商议最好。陛下即位未及一年，天下刚刚平稳，若骤然换之，臣恐天下由此会动荡，对百姓不利，须稳妥为之。"

李旦道："朕征询众卿意见，就是寻稳妥之法。"

萧至忠再奏道："臣以为，陛下传位与否，不必忙于定论，可多方征询意见。今日朝堂之上，众臣骤然得闻此讯，思虑不免失于简单，请陛下今日不用再议此事，容臣等细想一下，再奏于陛下。"

李旦摇摇头，说道："萧卿，你退下吧，朕还想听听别人如何说。刘卿，你的意思呢？"

刘幽求明白自己的身份特殊，外人皆知自己是太子的嫡信之人，若顺着皇帝的意思说退位甚好，那么太子与自己肯定会成为千夫之指，他微一思索即躬身答道："陛下春秋未高，不是退位的时候。且太子监国不久，还需长期历练才是。臣以为，陛下现在不宜退位。"

李旦明白萧至忠是妹妹的人，刘幽求是三郎的人，萧至忠说的话虽委婉，然外人皆能听出其不愿皇帝退位的意思，李旦没有想到这两路人马皆不愿意自己退位，心里不由得更烦。

此后，郭元振、崔湜、张说、窦怀贞、岑羲等人纷纷出班奏言，这些人无一例外，皆言李旦不宜退位。

李旦变得有些意兴阑珊，他无心听群臣再奏他事，即落座退朝。

李旦的这番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朝散罢，各方人士一边揣测着皇上的真实心意，一边抓紧行动。

萧至忠的动作最大，他首先将王师虔召来，令他快马将自己写就的锦书传于太平公主；然后又分别把崔湜、窦怀贞、卢藏用、岑羲等人召来，嘱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单独面见皇帝，力阻其退位的想法；最后，萧至忠叫来侍御史和逢尧，嘱他访以圣贤大义上奏书一道，从儒

家学说角度阐述皇帝不能退位的道理。

第二日，太平公主的回信送到萧至忠之手，其展开一看，就见公主盛赞萧至忠的处置之道，另让萧至忠派出数人入坊间，散布皇帝之所以退位，缘于太子紧紧相逼，以营造太子不遵孝道的气氛。

太平公主说道，若皇帝执意退位，她将在最后关头返回京城，力阻皇帝此意。李隆基回东宫后，也一直苦苦思索父皇此举的真实含义。他实在想不通，就离开东宫前往兴庆坊，欲找大哥讨个主意。

李隆基见到李成器，当即说道："大哥，父皇今日欲退位，你事先知闻吗？"

李成器摇头，他今日在朝会中未发一言，也在那里猜测父皇的真实心意。

"父皇前些时曾对我说过将所有政事交由我处分，我当时就推辞了。父皇今日事先不向我们透个讯儿，突然之间就要退位，弄得我手足无措。大哥，我们一起入宫面见父皇，要好好劝说他一番。"

李成器又摇摇头，说道："三弟，我们不用去，这会儿父皇身边劝说的人儿又少了？"

李成器又道："三弟，我刚才想清楚了。其实父皇欲退位，没有其他原因，还是他的淡泊性子使然。这一段时间你出面监国，父皇那里少了许多烦乱事儿，让父皇感受到了好处。他这次许是想清静到底，干脆把皇位传于你，从此一劳永逸。"

李隆基此前摸不透父皇的心思，缘于他想得太多。譬如他曾经冒出此举为父亲试探自己的念头，纯粹是以己之心度父亲之腹。这个世界很奇怪，简单的人往往把复杂的事儿想得简单，而复杂的人又把简单的事儿想得过于复杂，由此影响其对事儿的正确判断。李隆基比李成器灵动许多，然在此事的认识上，李隆基如坠云雾中，反不如李成器那样轻易就识出了父亲的心思。

李隆基叹道："大哥，父皇实在糊涂得紧呀。其即位不到一年时间，天下未稳，现在如何是时机呢？再说了，我又有何功德和能耐居之呢？大哥，我这些日子也有些烦乱，觉得当太子也是一个苦差使，我也

不想再做了，这个太子之位本来就是大哥的。”

李成器道：“唉，又说胡话了。太子之位与我无涉，你今后不可再提此话。你当太子感到烦乱，若换了我们几人，恐怕一天都难以做下去。三弟，你不可胡思乱想，我帮你出一个主意。依我看来，父皇这次突然有此念头，然经众人一齐劝阻，估计他也许不会再提了。你速速上奏一道，力劝父皇不可退位，则此事就完结了。”

李隆基闻言，衷心谢道：“大哥指点迷津，让我茅塞顿开，我这就回宫，马上按大哥说的办。”

李成器笑道：“你不用谢我，我不过与父皇相处日久，比你多能体察父皇的心意而已。依我估计，父皇此波虽平，然他的退位心思终不能完全放下，说不定过了一段时日，他又要旧话重提。三郎，果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若坚执推托，终为不美。我劝你呀，从现在就做好准备，别到时措手不及。”

李隆基闻言，张嘴欲拒，被李成器抢下话头：“你不要说了。父皇是如此性儿，我们兄弟皆助力于你，你就不要推托了。你回吧，抓紧办你的事儿。”

李隆基只好长揖及地，辞别而去。

李隆基回到东宫，立刻召来东宫左庶子李景伯，他自己口述一番，令李景伯当即草拟奏书。

这道奏书写得十分情真意切，李隆基不仅推辞皇位，甚至连监国也要让掉。更有甚者，李隆基还要把太子之位还给李成器，并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城。

李成器对父亲的看法是非常准确的，有句话叫“知子者莫如父”，用在李成器身上，则可为“知父者莫如长子”。李旦经过多拨人的轮番劝说，又阅了李隆基的奏书，觉得自己不可拂了众人之意，就勉为其难把皇帝继续干下去。

李旦认真回应了李隆基的奏书，四月十二日，李旦颁布一道制书，其内容为：

一、太子要求让位给宋王李成器，此仁义之心可以褒奖，然坚决不许；至于太子推辞监国，更是不许。

二、“政事皆取皇太子处分，若军马刑政、五品以上除授，政事与皇太子商量，然后奏闻。”李隆基由此扩大了权限。

三、皇太子仁孝，请求召太平公主返回京师，特准。

如此，李旦自己无端搅起的一场风波算是收场了。

李旦的制书颁布之后，京城流言铺天盖地，矛头直指皇太子李隆基。“皇太子面貌虽诚，然内心奸诈阴暗，其处心积虑谋求皇位。知道吗？他杀了韦太后之后，本来想自己登上皇位，然惧怕天下不服，才把相王推上皇位以为障目。现在他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这不，又逼着他的父皇让位。”

“不对吧，我听说皇上素爱清静，不愿烦乱，所以主动提出退位呀。”

“你的这些话，肯定是太子之人散布出来的。哼，主动退位？皇帝好好在位，他为何在盛年之时就要退下呢？换作是你，你愿意退吗？”

“嘿嘿，你就会拿我开心，我庶民一个，怎么能当皇帝？”

“哼，谁人不想当皇帝？只是你没有这个命罢了。知道吗？太平公主好好待在京城，为何被赶出京外？”

“不知道。”

“皇帝生性淡泊，公主却明白事理。太子觉得公主碍眼，就想着法

儿把公主赶走了。”

“听说公主又回京了。”

“那是当然。太子做出此事后，终究心中有愧，又不堪正直之人的指责，只好上奏皇帝将公主召回。他不做如此亏心事儿，怎会如此殷勤？”

“你说的还算有理。太子既然敢逼公主，那么想尽法儿逼迫皇帝退位，也在情理之中。”许多人就被如此说服，至于其他诋毁李隆基的流言更加不堪。

李隆基当然听到了这些流言，他明白这些流言的策源地在哪里。看来姑姑就是不在京城，一样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又一次感受到了姑姑的能耐。

这日李隆基在东宫里呆坐，高力士看到他那郁闷的样子，就轻轻上前问道：“殿下大约为外面那些流言发愁吧？”

近几个月来，李隆基感受到高力士非为寻常太监，此人明理有识，举止有节，且与内外官皆有瓜葛，闲暇时候就与其说话多了起来。渐渐地，李隆基觉得身边有这样一个太监为伴，两人谈谈说说，能让自己轻松许多，说话就少了许多顾忌。

李隆基摇摇头，叹道：“是啊，这些流言实在让人厌烦。其无根无基，就是想找人争辩，又能找谁说去？”

高力士道：“这几日宫里也是流言四起，小人将宫内宫外流言对照，发现其内容并无二致。看来这流言起处，大约还是始于一处的。”

“嗯，看来你果然留心。流言虽多，无非有人瞧着我当太子不舒服。你说得不错，别看流言四起，似为民意，其背后也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在卖力散布。”

“殿下既然明晓内里，其实不用为之烦恼。别看这些流言来势汹汹，你若不理它，它就会渐渐消退乃至消散。”高力士得李隆基赏识的原因之一，就是此人不会刨根问底如谋士一般出主意，他会恰到好处收住话头，极为妥帖地熨慰李隆基的心灵使之归于平静。

李隆基颔首同意高力士的说法。

高力士又道："殿下近段时候整日里忙于公务，难得今日有空闲的时候。外人皆赞殿下毬艺高超，然小人未曾目睹，殿下不如约上王崇晔等人到北苑毬场上玩上一回如何？"

李隆基摇头不许，并警告道："高力士，今后不许你引我兴玩乐之事。我现为太子，若动辄玩乐，定会有人说我不务正业、玩物丧志。再说了，我此前为郡王时，可以与刘幽求、王崇晔等人来往甚密。然我现为太子，他们为朝廷官员，若再往来频密，定会有人说我欲建朋党，且如此会冷了一些官员之心。"

高力士躬身谢道："小人知罪了。"

李隆基立起身来，说道："这样吧，如今外面为暮春时节，我们轻车简从到郊外转悠一圈，正好观看外面的春色。"

高力士急忙出门准备。

安乐公主死后，其私有的定昆池由朝廷充公收回。李旦鉴于赵履温修建此池时曾惹下无穷民怨，遂下令将定昆池向民众开放，任庶民百姓自由出入游赏。于是，这里又成为长安近郊的一处好景致。

李隆基仅带同高力士一起出城，两人换上了寻常书生装扮，各骑一匹大马，然后出了延平门向西南方向行去。他们信马由缰，浏览着沿途的春色，李隆基的心胸也渐渐舒展开来。

长安近郊一马平川，春风吹绿了原野上的树丛和庄稼，沟渠以及汊湾里的碧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高耸入云的白杨树抖动着闪光的枝叶，枝条飘拂的柳树似乎想把树身掩映在低矮的荆棘丛里，整齐的田垄里的麦苗儿已窜高了许多。李隆基眼观麦苗儿，心中忽有所感，驻马说道："哦，麦苗儿想是该抽穗儿了吧？想不到长得如此快。"

高力士为岭南之人，不识麦苗之事，笑道："殿下兴致很好，不妨吟咏一回。"

李隆基摇头道："罢了，我久不吟诗，竟然有些生疏了。我们走吧，记得前面不远即为定昆池，自去岁其开园之时来过一回之后再未来

过，我们看看去。”

主仆二人骑马到了定昆池，李隆基入门后翻身下马，将缰绳递给高力士，嘱咐他找地方拴马，自己信步到池中转悠。

这里的游人不多，偌大的池中显得有些过于寂静。远边池西首，可以看到有三两个渔人在那里张网捕鱼。李隆基心想，定昆池开放之后，估计来这里捞鱼的人肯定不少，这样日日捕捞，鱼儿肯定不多了。

李隆基漫步走上池畔的假山，从这里可以观看池中心那座华岳山的全貌。阳光已然西斜，将华岳山的阴影投入到池水之中，池中有一群野鸭在那里戏水，它们搅动涟漪，使池水有了一丝欢快的生机。李隆基观之竟至凝神，眼神有些迷茫起来。

姑姑又回到京中，以李隆基对其的认识，知道姑姑若认准了事儿，就会一条道儿走到底，绝不会因亲情而扰其心智。她现在将自己视为敌手，那是无法更改之事。

自己将如何应之呢？现在看来，自己若一味示之以柔弱，姑姑却不领情，观近日流言之来势，姑姑不想让自己为太子的想法昭然若揭。事情很明显，自己若不当太子，姑姑自会偃旗息鼓；只要自己一日在太子之位，那么姑姑绝不甘休。由是观之，太子之位是姑姑心中症结所在。

李隆基相信，姑姑回京之后，其招数定会花样翻新，攻击自己的手段将更为凌厉。

李隆基有时候也想，干脆再搞一次事变，把姑姑囚禁起来，如此就一劳永逸解决了问题。毕竟，禁军一直由自己牢牢控制，自己随便带上数百人就可把姑姑及其爪牙一网打尽。然这个念头仅在其脑海中一闪而过，他知道，当初起事诛灭韦氏时，该举动顺乎民心，符合大势，自己若举兵杀向姑姑，肯定成为千夫所指。

如要避免这个矛盾，唯剩一个办法，就是李隆基真的辞去太子之位。

然李隆基决计不会走这条路，别看他数度向父皇退让，这个太子之位嘛，那是绝对不能丢的。

李隆基明白自己有了这种选择，决定了自己将与姑姑争斗下去。至于如何玩法，也只好边走边看了。这一时刻，李隆基忽然感到人世间的许多无奈，其实很多你是无法逃避的，唯有面对。他思念至此，口中忽然咏出贾谊《鸟赋》中的句子：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则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

其吟完数句，然后长叹一声。这时，就听身后有人朗声道："兄台如此伤春寂寥，大约有许多心事了？"

李隆基愕然而顾，就见身后站立一名身着白色布衫之人。此人三十有余，肤色白净，身材中等，一张国字脸，眼大且亮，望之即为书生模样。然其布衫虽整洁，毕竟有些旧了，腰间还不起眼地缀有两处补丁，一双六合靴显然穿了许久，上面蒙有尘土不说，其靴帮处磨损严重。李隆基仅此一眼，断定此人为落拓书生身份，其转身后换颜一笑，答道："兄台踯躅独行，又觅此幽静之地，其心绪大约与我相同。"

那书生摇头笑道："不然。观兄台衣衫既新又净，当是乘车马而来，定然衣食无忧。我却赶牛在池外吃草，为生计而奔波，我们的心绪能相同吗？"

李隆基认定此人为书生身份，听到其在放牧，心中大为奇怪，问道："赶牛？你既然放牧，难道将牛撇在一边，自己独入池中赏景不成？牛儿跑了怎么办？"

那人笑道："不妨。寒舍离此不远，所谓老马识途，我这老牛吃饱了，自会慢悠悠自行返于舍下。"

李隆基听到此人说出老马识途的典故，愈发明白此人为书生身份，遂对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道："敢问兄台台甫？"

"敝姓王，名琚。兄台名讳呢？"

李隆基听到此人的名字，忆起普润曾向自己推荐过名为王琚之人，心想莫非凑巧遇到了此人吗？遂答道："敝姓李，名瞒。"

却说普润被号为镇国大禅师，又被加为三品之身，由此地位相当尊

崇。其将宝昌寺土地扩大了一倍，寺内殿堂又重新翻盖一遍，宝昌寺成为京城中香火最旺的寺院之一。普润除了在寺中讲禅之外，依旧到官宦之家穿行。不过他现在所入之家更为显贵，如李隆基所居的东宫就是他去的地方。

普润这日向李隆基言道，他在寺中结识一位名叫王琚之人。此人明天文经纬，普润与之一番晤谈后，觉得此人虽年仅三十，然智识谋略犹胜于自己。普润认为王琚可以为用，因向李隆基推荐。

李隆基却对王琚没有上心，不过他的记忆力甚好，就记下了王琚的名字。

李隆基有心试探，遂问道："兄台名为王琚，鄙人在京中似乎听过这个名字。听说这个王琚曾向驸马都尉王同皎建言，密谋刺杀武三思。不料事情败露，王同皎等人被杀，这个王琚却不知所踪。不知此王琚与彼王琚有干系吗？"

王同皎娶了唐中宗李显的三女儿定安公主为妻，贵为驸马都尉，日子过得很惬意。然他某一日宅中收留了朋友一家，由此惹下了祸端。王同皎的这个友人名叫宋之逊，是宋之问的胞弟。宋氏兄弟因献媚张氏兄弟皆被贬岭南，宋之逊带领一家到了东都洛阳不愿再往前走，就藏于王同皎家中。

是时武三思已然勾搭上韦皇后和上官婉儿，正在琢磨扳倒张柬之等"五王"的法子。定安公主非韦后所生，由此就疏离了一层，王同皎又是一位直性子之人，见了亲戚朋友，往往切齿痛骂武三思，连带着对韦后也有不逊之言。

宋之逊在帘外悄悄听之，为了取媚武三思，遂决定出卖朋友，派出儿子向武三思密告，说王同皎与一帮人密谋欲刺杀武三思，这帮人中就有王琚的名字。

武三思闻讯，遂与韦皇后商议将王同皎屈打成招，将王同皎及其密友皆斩首，独王琚逃逸。武三思此后以此为引子，诬陷张柬之等人也参与了密谋，一举将"五王"贬官并逐个追杀。

王琚微笑道："兄台久在京城，当知王驸马一案系武三思攀诬而成。鄙人听说，圣上即位后已恢复王驸马后人之爵位，则王驸马之冤已

被昭雪。”

王琚说得不错，李旦即位后，王同皎一案随同张柬之等人恢复爵位后，被一同平反。

李隆基也笑道：“是啊，好像有这一档子事儿。我虽在京城，平时不问外事，所以不甚了解个中详细。由此来看，你果然就是那位王琚了。这么多年，你一直躲在这里吗？”

王琚道：“不错，正是鄙人。兄台以为我一直躲在这里吗？哈哈，当初武三思的爪牙何其多也，我若再来京城，恐怕早就成为刀下鬼了。”

王琚当时逃出东都洛阳，昼伏夜行，东奔到了扬州。为了谋生，其来到一名盐商家当了仆人。王琚一口京腔，举手投足处透出藏不住的优雅，盐商早就猜测其来历，他又暗中观察一段时间，愈发觉得王琚非为常人。这名盐商生意做得很大，在扬州富贾一方，他平时出外游历很多，所以在识人一节有着独到的眼光。过了半年后，这名盐商找来王琚，开门见山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王琚穷途末路，忽遇此美事，他又知盐商女儿生得美貌，自然满口答应。

盐商拨钱为王琚造了一处宅子，令他在这里迎娶自己的女儿。王琚成婚后，不用再当仆人，帮助岳父打理生意上的事儿。数年下来，王琚展示了他那灵动的思虑、得体的话语以及娴熟的待人接物方面之能耐，使岳丈的生意又扩大了不少。盐商也向王琚承诺，再过两年，可以让王琚独立门户自行经商。

凭岳父的帮助和自己的能耐，王琚日后也能成一富商。恰在这时，李隆基事变成功诛灭韦氏，朝廷又换了新皇帝，王琚闻之，顿时怅然所失。

中国向来重官轻商，你就是再有钱，若无朝廷品秩，终究是白丁一个。王琚知道，新皇帝首先消散了武氏、韦氏家族，自己当时为反武之人的死党，许是机会来了。

他向岳父谈了自己的来历，岳父当然大力支持，赠其钱物，允许其带领妻儿向京城进发。然其到了京城，惜无人引为门路，如此蹉跎近一年时间，岳父赠给的钱物也花得差不多了，只好搬出京城到郊外租地谋

生。其间他削尖脑袋，甚至找到普润来碰机会，惜无结果。

王琚简略将自己的遭遇说了几句，李隆基闻言大为感慨，说道："兄台遭遇奇特，竟然遇到如此岳丈，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王琚笑道："岳父若知我今日落拓样子，心中滋味定然不好。富商之女顿成农夫之妻，看来还是他当初看走了眼。"

李隆基此时却对王琚之妻产生了兴趣，问道："兄台之妻遭此际遇，果然无怨无悔吗？"

"拙妻言道嫁鸡随鸡，却也没有什么悔意。"

李隆基叹道："看来王兄命中有神佑相助啊！你能逃脱大难，得富商青睐，以佳人为妻，确属幸运。眼前虽为困厄，终究为一时之困，许是不久就可脱厄入顺。"

王琚拱手道："托兄台吉言，鄙人这里深谢了。我们今日偶然相逢，说话虽未深入，然甚是投机，许是兄台就是鄙人的贵人了。兄台，现在太阳西斜，时辰已晚，这里离寒舍甚近，请兄台到寒舍一叙，由拙荆奉上粗饭解饥如何？"李隆基与王琚的一席话，也使他觉得两人有些投缘。大凡二人相见，往往几句话一说，就能决定今后交往程度的深浅。且普润曾向李隆基荐过王琚，普润识人眼光非同一般，李隆基也想继续瞧个究竟，遂答应道："好哇，如此就叨扰了。入门处那里还有一名我的伴当，我们就同去了。"

王琚满口答应，他们就起身离池。王琚看到高力士之后，再与其寒暄数句，心里不由得大震，他又再观李隆基的面貌，心中也就有谱了。

王琚的居所果然简陋，除了一座四面透风的棚子外，连个院墙都没有。李隆基心道，这样的棚子在春夏秋日尚可居住，若到寒冬腊月，那如何可以？

王琚之妻迎出门外，李隆基定睛一看，只见她虽布衣荆钗，衣服显得很洁净，一张略显菜色的脸庞上掩不住柔媚的俏丽，举手投足间显得落落大方没有畏缩之感。李隆基想到这样出身富贵之家的女子，为随王琚甘愿贫穷，心中就对她有了许多敬重。王妻与李隆基问询数句后，即反身入室奉水弄饭。

王琚从棚内搬出一张破旧的方几，以及三张小凳，说道："兄台，棚外更显清新一些，我们就在这里坐吧？"

高力士不敢与李隆基坐在一起，就从中取出一张小凳，将剩下的两张小凳对面放在一起，服侍李隆基坐下，自己悄声走到一边。王琚见状没有吭声，心中愈发明白李隆基的身份了。

王琚家中没有存茶，只好用白水相奉。李隆基饮了一口水，含笑问道："兄台既为王琚，传说你有经天纬地之能，果如其言吗？"

王琚笑道："鄙人若有此能，大可到东市悬一幡替人卜筮测字，也不用为农夫受厄吃苦了。凡天象地兆，所对应人间之人为非常之人，此经纬玄学，若无贵人相应，终为无用。"

"王同皎为贵人吗？"

"其身虽贵，终非贵人。"

"何人为贵呢？"

"譬如太宗皇帝，即为贵人。"

"哦？王兄眼光颇高，等闲人难入其眼嘛。如我等这样的凡夫俗子，能与王兄晤谈良久，亦属殊遇了。"

王琚笑道："兄台自谦了。观兄台之相，与太宗皇帝相比，并无二致。只是兄台近时遭遇煞星，以致蹉跎困顿。"

"兄台言过了，鄙人如何敢与太宗皇帝相比？再说了，我日日洒脱游赏，心愿已足，并无未遂愿的地方。你这煞星之说，又是从何而来呢？"

"所谓煞星，即是兄台之光被该星笼罩，让兄台没有舒展的时候。兄台今日此行，刚才在那里伤春寂寥，正应此意。"

二人在这里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聊，所涉话题甚多，不知不觉太阳已隐入群山之中，夜幕也渐渐张起。到了这个时候，王妻方过来在几上布上几碗菜，观其模样，皆为田野中所采野菜，最后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焖牛肉。

李隆基见之愕然道："王兄，你莫非将自己的耕牛屠宰了吗？如此一来，你今后耕田怎么办？再说了，朝廷禁宰耕牛，万一官府得知，你还要为此吃官司。"

王琚笑道："贵人来此，鄙人无物相奉，唯有一牛可为招待。至于官府之事，这里穷乡僻壤，无人问津，只要兄台不说，我们就乐得大饱口福。来来，这里有拙荆自酿的米酒，请饮尽此盏。"

李隆基这一年多来，精神高度紧张，其先是盘算诛韦之事，继而又与姑姑暗中较劲，难得有如此轻松的时候。他于是就着野菜牛肉，饮着米酒，与王琚言笑晏晏，竟然饮之微醺。高力士上来劝阻，说待会儿还要骑马回城，李隆基方才停杯。

再看那一大盆牛肉，他们二人竟然吃下去大半盆。

李隆基执手相辞，王琚夫妇将之送至马上，然后目送他们驰入夜幕之中。

王妻一边收拾残杯乱盏，一边轻轻叹道："唉，牛儿被宰了，我们全家可以有数日口福。然今后怎么办呢？这些薄地没有了牛儿，如何来耕呢？"

王琚笑道："娘子放心，没有牛儿，我可挽犁而耕。娘子，你知道此人为谁吗？"

王妻摇头不知。

王琚道："你应该看到他的那名从人吧？此人面净无须，话声尖利，分明是一名宫中的太监。我问你，当今天下能得太监侍候的又有几人？"

"妾听说，好像皇帝和太子方有太监侍候。"

"对呀。此人又告诉我他姓李，名瞒。我听说太子李隆基有一个别号，名阿瞒。此人当属太子无疑了。"

此时李隆基行在路上，起初酒意上涌，遂按辔徐行，其向高力士感叹道："家中无长物，唯有一头耕牛还将之宰了，如此待客之道，你见过吗？"

高力士道："小人观其与殿下说话甚为投机，此人肯定不是农夫，大约为蒙难之人吧。"

李隆基道："你明日到城中寻一处宅子，将一应器物备齐，然后将他们接入宅中居住。事儿办妥后，你再把王琚领入东宫见我。"

高力士连声答应。

后两日，王琚一家搬入城中新宅居住。高力士办事很妥当，还为他们一家准备了各自的衣服，全家由此焕然一新。李隆基还授王琚为东宫詹事府司直、内供奉，成为朝廷的九品官员。看来李隆基说得对，王琚虽迭遇凶险，然吉人天相，这一次失去耕牛一头，却换来了此后的仕宦坦途。

太平公主从蒲州返回京城后，其府前车水马龙，朝中的许多官员前来拜谒。这些官员皆瞧得十分清楚，以姚崇和宋璟之能，其又有相王府属的背景，他们妄想与太平公主作对，结果闹了个被贬官的结果，那么太平公主之势难以撼动。于是，这帮人皆手持礼品，皆想在太平公主那里留下一个殷勤侍候的好印象，除了张说和郭元振少数几个人之外，朝中官员都来了一遍。魏知古也不能免俗，也手执礼品，前来殷勤探望一回。

至于萧至忠、崔湜、窦怀贞等人，基本上每日都要入府一次。窦怀贞每日散朝之后，立刻马不停蹄入公主府问安，此后成为惯例。萧至忠与崔湜见窦怀贞如此巴结，心想还是窦怀贞知趣，遂也随其惯例，散朝后齐入公主府中问安。岑羲此时也扯下此前遮遮掩掩的伪装，与卢藏用等人一起踏破了公主的门槛，以公主的亲信之人为荣。

太平公主对这帮人还是有区别的，她将萧至忠视为自己无话不谈之人，若有要事，她都要将萧至忠召入静室密谋一番。崔湜偶尔还在枕席之中侍候公主一番，如此肌肤之亲，公主的许多机密话不对他说知，让他空自艳羡萧至忠的能耐。

太平公主这日又将萧至忠召入静室之中，公主说道："府中下人们皆知街上的流言，这件事儿办得不错。"

萧至忠道："公主，下官有两个想法。一者，太子已然偃旗息鼓，

其在朝中没有人脉，又要受皇上和公主的钳制，实在无足轻重。公主如此苦苦相逼，老臣觉得白费了力气；二者，散播流言的法子用处不大，上次圣上制书一出，流言顿时流散，似可用别法。”

“萧公，你不可有妇人之仁。你还是不了解三郎到底为何种样人！这小子心思叵测如僵蛇一般，现在看似无声无息，若稍有温暖，他定为反噬咬人。我在蒲州一直在想，姚宋二人想将我和大郎驱逐出京，极可能是这小子的授意，他看到势头不好，立刻反咬一口，以此来换取皇兄的同情。对这样的人，你能怜悯他吗？”

萧至忠沉吟道：“公主说得有理，下官也想过此事，觉得其中定有蹊跷。若果然如此，太子的心机叵测，以此蒙蔽了圣上和天下之人。”

“对呀，你能心存怜悯吗？你说不用流言，当用何法？”

“下官注意到了，太子对他事可以放任不管，然对于军中之权，他处心积虑要牢牢控制。这一次四郎和五郎典北门四军，我听说实际节制之人，还是那帮随太子起事的禁军将领。太子还把张暐、麻嗣宗、王崇晔等人编制其中加强控制。公主，下官以为，这一点不可不防，须想法渗透军中，以为应对。”

太平公主笑道：“萧公过虑了。三郎若想起事，他要杀的人就是我和皇兄，如此杀父弑姑，定为天下不齿。再借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再说了，北门四军毕竟有四郎和五郎亲典，他们能够允许三郎干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吗？”

萧至忠想想也有道理，然还不放心，叮嘱道：“话虽如此，要防其性急乱出招，公主不可不防。”

“嗯，我知道了。”太平公主对此事并不上心，她的心思还在哥哥身上，接着说道，“要想一劳永逸，还是要在皇兄身上下工夫。皇兄若想废掉太子，无非一句话的事儿。”

“唉，公主若说起圣上，老臣甚为忧心。他上次甚至要退位，让他来废太子，估计太难了。”

“对了，我让你打听皇兄上次想退位的真实原因，打听到了吗？”

“下官多方询问宫内圣上身边之人，他们说圣上那些天日日待在宫内，基本未见外人，太子也去得很少。看来圣上意欲退位，非为外力所迫，当是其禀性所至。”

“三郎去得很少？他毕竟去了。萧公，自古以来有像皇兄这样的皇帝吗？其刚刚即位不及一年，就想着退位之事，真正成了天字号的大傻瓜了。我在蒲州，日日想着这件蹊跷事儿，皇兄难道不知道当皇帝的好处吗？他当然知道！我以为他还是受了三郎的蛊惑，你千万不要小瞧了三郎，他的手段令人想象不出。”太平公主无疑属于那种把事儿想得过于复杂之人，李旦要求退位本来基于其淡泊的性子使然，她却疑窦丛生，将事儿攀扯到李隆基的身上。

太平公主又道：“我这几日要进宫一次，好好与皇兄谈上一番，千万不能让他着了三郎的道儿。对了，萧公，那帮相王府旧属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我招揽他们却毫不领情，还处处找我的麻烦。郭元振得皇兄信任，我们一时无法可施，魏知古还算聪明，那个张说和姚宋一样的货色，你要想个法儿将其赶出京城。”

萧至忠答应道：“我知道了，此事应该好办。眼下东京留守正缺人，公主若见圣上也说上一声，下官再向圣上建言，即可顺势而成。”

太平公主想了一下，说道：“也罢，我这就进宫。我回京后，皇兄那日赐宴时我们仅见上一面，什么话也没说，我该与他畅叙一回了。”

李旦此时正在殿内吟读《诗经》，其读到《小雅？湛露》一章，其中有句云“其桐其椅，其实离离”。他对“离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李旦独自倘佯在自己钟爱的王国里，从古书中搜寻到“离离”的二十多种用法，用时近两个时辰。看到妹妹来访，李旦方才从书堆里走出。

太平公主看到哥哥刚才在那里忙碌，说道：“四哥，你大约又在钻研训诂之学了。你现在为皇帝，天下有多少大事需要处置，如此耗费时辰，太为不值了。”

李旦“嘿嘿”一笑，说道：“人皆有所爱，我就在这些事儿上耗费时辰最快乐，相比而言，那些军国之事实在令人乏味。我让太子监国，正想为我腾出时辰，办我高兴的事儿。”

李旦主动提出太子监国之事，太平公主不想过早涉及此话题，遂岔开话题道："是了，你在宫中快快活活，却把妹子抛在边鄙下州，你那些日子是不是把妹子忘了？"

李旦脸上现出不好意思的神色，笑道："你毕竟已经回京了。这样吧，妹子，我郑重向你发誓：终我余生，我们兄妹勿复分离。唉，我当初听信了姚崇与宋璟之言，办下如此不美之事。你也知道，我已将那二人贬至边远之地，你可以藉此消气。"

太平公主笑道："罢了，此事已然过去，今后不用再提。再说了，蒲州有山有水，又濒临黄河，风景俱佳，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春天，其感受要比京城好得多了，也算不虚此行。"

"妹子心宽就好。"

"我若不心宽，岂不是早让人气死了。对了，你那些相王府属看来对你并非忠心。四哥当了皇帝，他们本该勤谨办事才是。然他们在那里捣七插八，不知道想的是何种心思。"

李旦叹道："韦公已死，姚宋远离，也剩下没几个人了。"

"听说那个张说与姚宋交往甚密，姚宋离京后，他在私下说出了许多不逊言语，明显替姚宋鸣不平。四哥，你要小心此人。"

"是吗？我回头问问。"

太平公主知道，若想赶走张说，自己不可说得太直白，须点到为止，剩下的自由萧至忠等运作，则此事能成。她于是又转换话题道："四哥，你怎可如此糊涂！我这次回京听说，你前些日子竟然想传位给太子，你即位未及一年，若如此做，天下之人又会如何说呢？"

"天下之人会如何说？我不想当皇帝了，国有储君，我按制传位，此事很正常呀，又碍他们什么事儿了？"

"当初韦氏祸乱天下许久，你即位后刚刚维稳，你若传位，天下复又动荡，怎么与他们没有干系呢？"

"嗯，你说得有理。我当时就是想到此点，方罢此议。"

“四哥呀，我闻此讯在想，是不是三郎有些性急，就撺掇你退位，他来做天子？”

“妹子想到哪里去了？三郎如今不愿监国，还要把太子之位让给大郎，他如何有当天子之意呢？”看来李隆基的一连串动作在李旦这里收到了效果，李旦由此认为李隆基敦厚仁义，可堪为任。

太平公主摇头道：“四哥，你如此来看三郎，可是大错特错了。你宅心仁厚，不识此子心机。我在蒲州一直在想，姚崇和宋璟把我和大郎赶出京城，又让四郎和五郎为东宫左右卫率，由此受三郎节制，他们到底所图何事？原来他们早将四哥视若无物，竭力想把三郎推上皇位。看来他们早已成了三郎的羽翼，所以如此行事肯定得了三郎的授意。此前三郎不向我们禀告，率然发动诛韦事变，他的这份心机和胆气，我们事先觉察了吗？”

李旦怫然不悦，说道：“妹子，你就爱疑神疑鬼。姚宋二人向我说起此事时，三郎根本未闻半丝讯息。我的儿子，是你了解还是我知晓呀？这等话你今后不可再说，我心中有数。”

太平公主没有退缩，依旧强项道：“四哥，你久处室中，不识人间人心险恶。我现在说一句话放在这里，日后自有验证。人人渴求权力，虽亲如父子兄弟，若遇争夺之事亦如外人一般。以太宗皇帝之贤，其杀兄逼父，未能免俗。三郎之禀性你固然知晓，他的某些方面酷似太宗皇帝，我在一侧却比你瞧得清楚，你不可不防。”

李旦闻言，对妹子有些恼火，脸色变得有些严肃，嘴也嘟了起来。太平公主何等聪明，见状急忙岔开话头，又说了一些轻松之事。

薛崇简眼见母亲回京后忙得不亦乐乎，又是接见百官，又是与萧至忠等亲信之人常常密谈。又听母亲口中多说出对李隆基的不满言语，知道母亲想全力对付李隆基，心里就有了计较。看到母亲从宫内回来后独坐中堂，遂怯生生入堂面见。

太平公主试探过哥哥的口气之后，感觉哥哥对李隆基非常信任，心里就感到郁闷，便在私下苦思对策。看到薛崇简入堂拜见，她没有心思说话，就随便应了一声。

薛崇简鼓足了勇气，说道：“母亲，儿子有衷心之言想说出来，又

恐母亲震怒，不知能言否？”

太平公主此时正没好气，闻言斥道：“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我怎么知道当言不当言？”

“儿子以为，母亲对太子误解很深，似应对他更换关爱一些的态度。”

太平公主明白儿子想替李隆基说好话，心中又涌出怒火，斥道：“哼，人家当初把你玩得如偶人一般，如此灰头土脸，你还有心情当他的说客？”

薛崇简伏地叩首道：“儿子以为，母亲为镇国公主，儿子们也有爵位，极得圣上恩宠，如此可以长保富贵，应该十分满足。母亲虽为李家女儿，毕竟为他姓之人，朝中之事不宜操持过多。国无二主，如今许多朝臣下朝后再入府中拜安母亲，若长此以往，恐惹祸端。”

太平公主冷冷说道：“恐惹祸端？你的话挺稀奇，我倒要仔细听听。”“母亲，儿子与三郎相处日久，知道他们兄弟五人如同一体，三郎又智谋百出，众人皆服。三郎现为太子，即为皇家正朔，母亲若一味与三郎相斗，长此以往终将不敌。母亲与三郎的事儿，如今朝野议论纷纷，儿子奉劝母亲尽敛锋芒，今后多关爱三郎，如此方为长远之计。”

“你懂什么？到底是我惹事儿，还是三郎主动来逼？我刚刚回京，此次被驱出京外，你难道不知这是三郎办的事儿吗？崇简，你为男儿之身，当知水火不容的道理。人家咄咄逼人，你若一味退让，终究不是办法。”

“然如今朝野私下议论，皆言母亲苦苦相逼，三郎成为弱势。再说了，太子为储君，终有继位的那一天。母亲若与三郎从此结了梁子，他若大权在手，能够善罢甘休吗？”

太平公主闻言大怒，大声喝道：“滚出去！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了？”

薛崇简再复叩首，脸上已泪流满面，说道：“儿子今把衷心之言说与母亲，望母亲珍重视之。”言讫起身，悄然退出堂外。

太平公主脸色铁青，看来被儿子气得不轻。过了片刻方缓过劲儿，喃喃说道："哼，你若当不成太子，还有当权之日吗？"

且说王琚成为东宫僚属，其他人认为王琚系李隆基在草莽中结识，估计没有什么能耐。李隆基与其谈话数次后却不是这样认为，感觉又有一个似刘幽求的人物来到身边。

李隆基这日又把王琚召来，问道："你那日说过，近几日有计献我。今日正好闲暇时候，你且说来听听。"

王琚道："属下入东宫以来，感同身受，愈来愈觉得太子殿下境遇堪忧。如今朝野仅知太平公主，谁又把太子殿下放在眼里？"

李隆基含笑不语，这等事儿自己心里如明镜也似，听听这位初涉朝政的新人的见识，也算有趣。

王琚接着道："韦氏躬行弑逆，使天下动摇，所以殿下取之甚易。如今天下已定，太平公主却弄权朝中，左右大臣多为其用，圣上以其为元妹，能忍其过。若长此以往，殿下声息渐无，此非好兆头。"

王琚入宫不久，能在短时间内有此见识，实属不易。且他能对李隆基直抒胸臆，足见忠心。李隆基闻言，叹道："王兄所言，我其实也知啊。我当此境遇，她毕竟是我的姑姑，如之奈何？所以我才能轻车简从游，恰遇王兄。王兄，你有什么计策？"

王琚微微一笑，说道："属下想起汉朝的盖主，她却与太平公主有些相似。"

盖主即汉昭帝的大姐，又称鄂邑盖主，鄂邑系其食邑，其驸马为盖侯，因称盖主。汉昭帝年幼之时，盖主对其关爱有加，汉昭帝即位后，她就被称为"长公主"。是时，霍光受汉武帝遗嘱辅政，大臣上官桀、桑弘羊以及燕王刘旦感到受其制约，密谋废之。他们先是向汉昭帝密告霍光谋反，汉昭帝不听；他们又让盖主设家宴请霍光入席，准备在席间杀掉霍光。结果阴谋败露，上官桀等人被灭族，盖主也被勒令自尽。

王琚道："盖主供养昭帝，而帝犹以大义去之。太平公主如今大树朋党，有废立之意，殿下何不与张说、刘幽求、郭元振等人计议之，设法去之呢？"

李隆基明白王琚的心意，他默思片刻，摇头说道："此事不可！她毕竟是我的姑姑，若此行之，我即为千夫所指。"

王琚也摇头说道："殿下当此境遇，若一味示以仁弱之心，恐怕大祸不远了。"

这时，刘幽求匆匆入殿，看来显然有急事儿。他看到王琚在侧，欲言又止，李隆基明白他的意思，说道："不妨，你有话尽管说，王琚不是外人。"

刘幽求道："殿下，今日萧至忠带同严善思匆匆入宫面见圣上，严善思估计又在搞名堂了。"

"你打听清楚没有？他们入宫所为何事？"李隆基问道。

"我悄悄问过中书省之人，他们说昨日司天台曾有一道奏书，主要言及前日夜里西天出现的星象。"

李隆基和刘幽求皆知严善思已成为公主的党羽，他现在又言星象且写有奏书，则非同一般。萧至忠与其一同进宫，当是他们事先已有密谋，更令李隆基警惕万分。

李隆基仰头叹道："是福是祸终究躲不过，由它去吧。唉，姚崇不知从什么地方寻来这样一个妖人，整天无事生非。"

刘幽求道："这些人肯定要不利于太子，还是早做预备才是。"

李隆基向王琚笑道："王兄，你有预备之法吗？"

王琚摇头不语。他们心里皆明白，遇到这种事儿，唯有听天由命好了。

看来果然有事发生，黄门官很快过来传达皇帝口谕：诏太子及宰相职以上人员入宫议事。

前天晚上夜半时分，西天忽然一阵光亮，一颗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一划而过。萧至忠与严善思入宫，就是当面向李旦剖析这次异常的天象。

唐人深信“天人合一”的道理，地上的人群与天上的星辰皆有对应，李旦对此说也深信不疑。他看到司天台的奏书之后异常重视，急忙把萧至忠和严善思召来当面问询。

李旦道：“你们说的这次天象，朕那日晚间也看到了，朕当时就想，扫帚星许久未见，此次想警示什么呢？”唐人以为，彗星每次出现，皆为不祥之兆，地上肯定有大事发生。

萧至忠示意严善思说话。

严善思禀道：“臣夜视天象，发现帝星及前星有灾，此次扫帚星出现，正为警示此事。”按照古人对星座的命名，将天空中可见的星分为二十八组，东西南北各七宿，其中东方青龙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为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弘、翼、轸。

心宿有星三颗，中星象征天子位，即是严善思所说的帝星，中星之前的星则犹如太子。

李旦急问道：“若果然有灾，当用何法祛之呢？”

严善思禀道：“唯有一法，即是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再居东宫。”

这是太平公主使出的一招撒手锏！她是这样想的，哥哥即使再淡泊的性子，毕竟会恋栈皇位。她指使严善思前来胡说八道，言说破解之法唯有皇太子移出东宫。若皇太子移出东宫有两种途径可选，一种是“合作天子”，就是取代李旦之位；另一种则是被废，李隆基从此不成为太子。

太平公主显然认为哥哥会选择后一种，为了激将李旦，她指使严善思正话反说，用了一招更为凌厉的以退为进的招数。

李旦闻言，闭目沉默半天，然后问道：“严卿，这破除之法，唯有此一途吗？”

严善思斩钉截铁答道：“陛下，皇太子移出东宫，方可避祸，再无它法。”

萧至忠道："陛下，臣以为，若避祸须皇太子移出东宫，即是皇太子不能再当太子了。其合作天子，臣以为不可行，或者去除太子名号，亦为可选。严卿，是这样吗？"

严善思答道："萧公所言不错，只要今后没了太子，即可避祸。"

李旦颔首道："嗯，朕明白了。萧公，你先退出殿外候着，让朕好好想一想。过一会儿，你随太子和众宰臣入殿议事，朕有话说。"

萧至忠候在殿外满心喜欢，心想这一次总算把李隆基给扳了下来。他和太平公主的想法一样，认为天象示意李隆基不可再居东宫，由此给出李旦两个选择。那么人性惯例，没有一个人心甘情愿将自己的权位让出来，则李隆基只有被废的一条路。这时，被召之人陆续进入，萧至忠微笑着与他们打招呼，并悄悄攀谈数句。

李隆基与刘幽求一起入宫，他们看到萧至忠的笑容，心中就有了不祥的感觉。

然而李旦的决定令所有人大出意外。

李旦见众人聚齐，缓缓说道："萧公，你把司天台所奏的事儿说上一遍。"

严善思无缘与会，萧至忠绘声绘色将星象所示说了一回。

李旦道："朕刚才仔细考虑了一遍，既然天象有示，应当顺应天意。朕意已决，立刻传位于太子！"

李旦此言一出，李隆基异常震惊，萧至忠等公主党羽更是傻了。萧至忠先是愣怔了一下，继而出班叩首道："陛下正是盛年时候，千万不能退位。"

李隆基等所有人也随之跪倒，李隆基泣道："父皇万万不可退位。儿臣听明白了，只要儿臣移出东宫，父皇另立太子，则一样能避祸。请父皇下旨，即时改立太子吧。"

其他人也相继发言，皆劝阻李旦不可退位。

李旦无动于衷，说道："朕上次就想退位，奈何你们接连劝阻，朕

就随了你们之意。这一次大非寻常，你们不许再劝。遥想中宗皇帝之时，群妖用事，天象有异。朕当时劝中宗皇帝顺乎天意，择贤子传位以应灾异。奈何他不听朕言，且很不高兴。那些天啊，朕因为忧恐竟然不食数日。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朕如今遇此天象，岂能于中宗皇帝时可以劝之，于自己时就漠视之吗？”

李隆基涕泣说道：“父皇，儿臣薄有微功，不次为嗣，已然不堪其惧。陛下若骤然传位，儿臣断难奉诏，请父皇三思。”

李旦道：“社稷所以再安，朕所以得天下，皆为你的功劳。如今帝座有灾，朕希冀转祸为福，所以传位，你有何惧？”

李隆基叩头再请。

李旦有些不耐烦了，斥道：“朕问话，你是孝子吗？你若为孝子，难道非要在我的灵柩前即位吗？你们，都退下去吧，有司按朕说的立刻办！”

第十七回　阿瞒晋位新皇帝　张醉酒透机密

太平公主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心中一腔怒气无法发泄，向萧至忠等人怒吼道：“这个严善思到底是何方妖人？他第一次向皇兄进言，结果弄了个太子监国；这一次更好，皇兄竟然连皇帝都不想做了！”

萧至忠脸上尴尬之极，严善思本来由姚崇向李旦推荐，还是由他出面找严善思说项，并花去公主的不少钱财，严善思方才心归太平公主。不料此事儿结果，却是如此啼笑皆非。

其实太平公主的这一招委实厉害，其机关算尽，将招数设计得天衣无缝，且为致命一击。她错就错在自己想得过于复杂，没有想到李旦如此简单：当皇帝实在没有意思，且上天警示，那就赶快离位吧。

以太平公主的脾性，她是绝对不甘心让李隆基如此轻易登上皇位的。这小子若当上皇帝，今后还有自己的好日子过吗？而其登上皇位，还是自己推波助澜而成，太平公主想到此节，心中的窝囊劲儿一下子泛出胸外，别提多烦闷了。

太平公主出门登辇，意欲入宫劝阻哥哥。

李隆基这一段时间谨慎恭顺，又大义凛然斥退姚崇和宋璟，果然收到了效果。若非李旦对李隆基相当满意，他也不会轻言传位。李隆基看到严善思的计策收到反效果，一方面暗自庆幸自己在父皇面前扮演的孝子角色取得成功，另一方面觉得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皇位实属侥幸，心里虽万分狂喜，仍旧保持恭顺之态。

李隆基明白，他在此时的一举一动很多人都在注视着，所以其回东宫后，立刻让右庶子李景伯拟出辞让奏书，然后再入宫内求见父皇，要把面子活儿做足做够。

李隆基入殿后以头抢地，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竭力要求父皇收回成命，继续当皇帝。

李旦很不高兴，觉得今日当着众人之面，已然将所有话都说清楚了，李隆基现在依然来闹，无非使自己的心里添堵，遂斥道："你有完没完？莫非想让我在此位上熬死了，你方才满意？"

听到父皇说出如此狠话，李隆基抬起头来，说道："儿臣心里确实想到，如今监国未久，历练的时日太短，深恐无能挑起如此重担。还望父皇怜恤，再给儿臣一些历练的时日。"

李旦决然道："不行，这个皇帝我一天也不当了。我意已决，你不可再求。"他停顿一下，看到李隆基依然趴在地上，语声变得和缓起来，又说道，"你起来吧，坐下说话。"

李隆基依言立起，却没有坐下，往前两步立在李旦的面前。

李旦道："当皇帝有什么难的？我此前虽当过几天皇帝，什么事儿也没管过，这一次你和你姑姑把我推上皇帝位，如此就成为皇帝，我实无特别之处可言。三郎，你应该知道我的性子不适合当皇帝，我生性淡泊，不爱多事儿，皇帝却是一个万事上心的差使。你来当皇帝，肯定比我合适。"

李隆基躬身道："父皇的心意，儿臣明白。然儿臣毕竟稚嫩，近来朝野间往往流言四起，显是一些人对儿臣不服。儿臣之所以不愿接承皇位，即为此虑。"

“唉，你说此话确实稚嫩无比。我本为一个散淡的藩王，一旦成为皇帝，立刻威权无比，天下皆服。你以为人心服与不服在乎己身吗？错了！他们最重的就是你所在的位置。别看现在有许多人反对，你一旦成了皇帝，他们定然转为拥护。我知道，人往往在接位与否之时最为难熬，若上位后顿显太平。”

李旦将李隆基的奏书扬了一下，说道：“我让尚书省将你的奏书明示百官，以示你的敦诚之意。我知道，这些活儿若不做，天下人又会说三道四。不过你今后在我面前，不可再行推辞。”

李旦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李隆基便已明白父皇将诸事看得很清楚，自己若再推辞，明显有些虚伪。他也不能像大哥当初推太子之位那样绝食明志，因为李旦说过，若继续让他当皇帝就是不安好心，要把他往死路上逼。若李隆基苦苦求父亲当皇帝，无疑就是违了仁孝之道。

李旦看到李隆基不再推让，脸上就有了笑意，说道：“如此甚好。我让司天台瞧过了日子，你可八月初一登基。年号也要改一改，可名为‘先天’。”李旦登基后，在册封太子时头顶有祥云笼罩，因改元为“景云”，是时为景云三年七月。

太平公主恰在此时入殿，看到他们父子二人相对甚欢，遂问道：“皇兄为何如此欢洽？想是你决然离开皇位，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以致焕发了精神。”

李旦将李隆基的奏书向公主示意了一下，说道：“是呀。三郎刚才入殿又是上书请求，又是哭诉衷肠，惹得我心烦不已。经我一番说话，终于把他劝转过来，心里嘛，当然有些轻松。”

太平公主走在路上逐渐平静下来，她从哥哥的这次表现想其真实心思，大致摸准了哥哥的心思脉络。她忽然明白，像哥哥上次说过要退位的话，自己一腔心思认为是三郎在那里捣鬼，估计还是自己想差了主意。看来哥哥确实不愿当皇帝，他偏爱安静地弹琴谱律，再鼓捣些令常人不耐烦的训诂之学，可以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想到这里，太平公主决定入宫后要随机应变，不可一味劝阻哥哥，因为她这样做未必能收到好效果。这一次让严善思拿天象说事，实在是百密一疏，独独没有考虑到哥哥的性子，以致局势急转直下，现在要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太平公主接过李旦的话头，脸上满面春风，笑道：“我在府中听到

此事，起先也觉得惊愕，继而又觉得如此甚好。既然天象示意，四哥退位又可享受到安静，三郎年轻有志，大可励精图治一番。”

李旦乐道：“原来妹子也赞同呀，如此事儿就好办了。我原来还想，妹子说不定不会赞成此议呢。”

太平公主嗔道：“此为你们父子之间的事儿，我毕竟为外人，敢说些什么呢？”

李旦道：“你什么时候又成了外人了？”

李隆基看到姑姑那言笑晏晏的脸庞，心中忽然有些不安。姑姑素常喜怒不形于色，心口未必一致。遥想自己当初起事后的清晨，姑姑见到自己后也是一脸春风，对自己赞不绝口，然其对自己的芥蒂恰恰是从此而生。她对自己当太子就极力反对，那么自己即位为皇帝，她心里会舒服吗？想到这里，李隆基躬身道：“姑姑来得正好，侄儿刚才求父皇，遭到父皇的一顿训斥，甚至说侄儿若不听父皇言语，就非仁孝之人。”太平公主笑道：“对呀，你不听尊长之言，当非仁孝之人，这有什么好说的？”

“还望姑姑多劝父皇，让他收回成命最好。”

李旦闻言，心中又有些恼，斥道：“刚才说得好好的，你怎么又来了？”

太平公主见状，急忙止之曰：“三郎，你不可再说。这样吧，你先出宫，待我与四哥说上几句话儿。”

李隆基躬身告退。

太平公主转向李旦道：“四哥，三郎如此推让，可能虑于其历练甚少，你就不能缓上一段时日吗？”

李旦叹道：“唉，你难道不知道三哥当初的事儿吗？那时候天象示意，我还拉上你一起去劝谏他，让他早立贤子以避位，奈何他不听呀，结果呢？他果然暴崩殿中。”

太平公主笑道：“看来四哥坚决传位，还是有些惧死的味道。”

李旦反问道："谁不惧死呀，你又能免俗吗？"

太平公主收敛起笑容，正经说道："看来四哥这一次坚决传位，已经无可更改了吗？"

"不错！"李旦很干脆地答道。

"然刚才三郎所言，你也要考虑一下。如今天下未稳，三郎历练又少，若骤然换位，天下会不会又起波澜呢？"

"我对三郎说过，人非生来就能当皇帝。我当皇帝，此前可曾历练过吗？"

太平公主摇摇头，说道："不然。我此前说过，三郎上次诛韦成功，其所恃什么？其背后无非有你和我站在那里，天下方能云集响应，所以顺势而成，你成为皇帝就在情理之中。现在三郎若为皇帝，就如无根无基的浮萍一般，你不能撒手不管啊！"

"那按妹子的意思，我该如何来管呢？"

太平公主缓了一下，然后缓缓说道："我想呀，三郎可以搬出东宫，进位为新皇帝，然你不可撒手不管，可以逐渐交托权柄，方为稳妥。你还要总领国家大政，由三郎办些庶务即可。"这就是她刚才在路上想好的招数，既然传位之事无法更改，那么你李隆基就当个名义上的皇帝吧，大事儿还要由太上皇亲手把持，如此一来，公主还可以如以前那样到哥哥面前鼓舌，由此影响朝政之事。

李旦仰头想了一下，觉得妹妹的这个提议很好。若这么来办，既顺应天意，自己可以避祸免死，又稳妥地继续控制国家权柄，遂点头赞许道："妹子的主意很好。刚才三郎在这里也说过自己历练太少，深恐遇事儿处置不当。唉，所谓当局者迷，你若不来，怎么有这个好主意？"太平公主甚喜，觉得如此一来，你李隆基无非多了一个皇帝的名号，其他皆照旧，因笑道："我又敢出什么主意了？四哥，此事千万不能让言官知道，否则他们定会说我惑乱朝政，我就成为你们李家的罪人了。"

其实李旦非常明白妹妹的心意，他虽了解不详，也知妹妹和三郎一直在明争暗斗，他作为哥哥和父亲，又是很平和的性子，无法偏袒任何

一方，只好用其折中之术来换取两方的平衡。像姚宋一案，他本来认可了姚宋的言语，并下发了制书，因为妹妹的哭闹，他不得已将姚宋贬官；再如“斜封官”一事，李旦多读圣贤之书，深明应罢“斜封官”，不料此事遭到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劝阻，他于是只好缓之。

按说太平公主设计天象之术时，其揣测到人皆不愿意主动弃权也对，李旦惧死图静是为首要，此事若一解决，他当然还会恋栈权位。现在妹妹提出此议，他也乐得顺水推舟接受。为示大度，李旦决定再为儿子扩大一些权限，说道：“你为李家女儿，当然为李家之人。这样吧，今后三品以上官员除授及大刑还要奏知于我，其他的就由三郎来处理吧。”

太平公主果然亡羊补牢，算是挽救了此前一塌糊涂的颓势，由此心中窃喜。

八月初一，李隆基的登基典礼如期举行。一应繁文缛节，这里也不一一细表。

李旦从此被尊为太上皇，自称为朕，命曰诰，每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李隆基自称予，命曰制、敕，每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太上皇，其余政事由皇帝处理。

年号改元为先天元年，并大赦天下。

李隆基从此成为皇帝，实权虽集于父亲之手，然其名义上大有好处。其正妃王氏一跃成为皇后，儿子们也成为亲王。像赵敏也成为丽妃，其儿子嗣谦今年不过六岁年龄，也被封为邳王。

所谓新皇须有新气象，朝中百官自然也要调整一回。可惜李隆基虽为皇帝，三品以上的官员除授依旧由父亲当家，太平公主应该鼓舌不少，最后朝中百官的除授明显不利于李隆基。

崔湜检校中书令；刘幽求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魏知古为侍中。这三人执掌三省，按例皆为宰相职。

其他四位宰相职人员为：窦怀贞为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平章军国重事；郭元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萧至忠为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以吏部尚书、平章军国重事。

七位宰相中，四人皆为太平公主的忠实党羽，魏知古貌似中立，倾向公主的成分还是多一些，李隆基的人无疑居于绝对劣势。

其他朝中官员中，太平公主的党羽占其大半，太平公主经此一役，在朝中绝对占据了主动。

从安排朝中官员这件事儿上，可以看出李旦绝对是一个聪明之人。他明确得出妹妹与三郎一直在暗中对峙的结论，他也就从一开始平衡双方利益转化制衡，这样使得他们双方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对方，结果都要到李旦面前争取支持，李旦由此可以游刃有余坐享权柄。他将权力安排得很巧妙：三郎为皇帝，当然位高权重，那么就需要把妹妹的人授以重位，如此两者就可以制衡了。

且说刘幽求现在政事堂议事，愈发变得无足轻重。李隆基虽当了皇帝，毕竟有名无实，所以其他同僚没有把刘幽求这个皇帝的亲信瞧在眼中。政事堂每每议事的时候，例由崔湜主持，无论从资历还是出身门第，以及文名才气，刘幽求无法与之相比，加之崔湜少了萧至忠的城府，往往话语犀利直指，数次让刘幽求当场下不来台。一旁的萧至忠虽话语不多，太平公主的党羽隐隐将之奉为首领，他间或慢悠悠地说上刘幽求一句，可谓绵里藏针，噎得刘幽求半天也缓不过劲儿来。

尚书省为国策的执行部门，其所辖六部政务驳杂。刘幽求以小吏之身一下子晋升高位，没有丰厚的从政经验，难免顾此失彼，一时错谬甚多。萧至忠冷眼旁观，指使御史台的亲信接连上疏，指责刘幽求的错误。李隆基见到上疏，也不能置之不理，就在朝堂上当众申斥刘幽求数回。

李隆基和刘幽求明白，这是公主的党羽设下的套儿，既可使他们心里添堵，又能遍造舆论，为下面的大动作铺垫。事儿很明白，郭元振极得李旦信任，所执掌的兵部又是其熟悉的事务，令萧至忠他们一时找不到好借口。如此一来，刘幽求就成为他们攻击的焦点。

刘幽求很郁闷。自己处置政务确实没有很好的积淀经验，与萧至忠这帮老官僚相比，自己确实相当稚嫩，实在找不到反击的好办法。

他曾经数次找到李隆基，叙说自己的处境和苦闷。李隆基此时初登皇位，一边有姑姑瞪大双眼在那里盯着，身后还有实为皇帝的父亲在宫中坐着，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李隆基劝刘幽求多学理政经验，以勤补

拙，如此而已。

刘幽求于是更加郁闷。

人一旦陷入某种困境时，往往用自己最拿手的利器来解困。刘幽求所恃的利器为何呢？他先劝桓彦范诛杀武三思未成，此后成为李隆基的主要谋士诛韦成功，则其所长为“谋”。

这日晚间，刘幽求将张暐召入府中饮酒。

张暐现为宫门郎，负责宫门的守卫。此职务虽非军中之职，然宫中守卫之事皆须其从中调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张暐毕竟与刘幽求是老熟人了，其入府后并无拘束，入席后即自斟自饮，很快有了微醺之意。他乜斜着眼睛向刘幽求道：“刘兄，好久未如此畅快了。殿下自从成为太子，现在又为皇帝，能见上一面都很不容易。遥想那时在其府中饮酒找乐，何等畅快，这样的时候估计再也不会有了。”

刘幽求笑道：“人境遇不同，其处置之道也会不同。他那时为郡王，当然可以呼朋唤友，现在成了国君要面对天下之事，哪儿有闲暇时候？”

张暐摇摇头道：“唉，国君？你我心里皆如明镜似的，他这个国君实在名不副实。哼，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现在再加上一个太平公主，天下岂不是有了三个主人了？”

人皆有私，这帮跟随李隆基起事的功臣，现在官至重位，犹不满足，日日盼望李隆基成为真正的皇帝。

刘幽求叹道：“你说得不错，谁料想会有如此局面？唉，其实他自己不说话，我想也难受得紧。只不过外号为阿瞒，这份镇定功夫比你我要强多了。”

“是啊，我曾与麻嗣宗一起聊过，殿下成为太子之后，锋芒尽敛，日常听不到他的声音；现在当了皇帝，愈发畏畏缩缩，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儿。刘兄，莫非位置越高，话语就要越少，心里也要战战兢兢吗？”

“那是，位置越高，出语愈要谨慎。你与萧至忠接触多吗？”

“不多。这个老贼整日里笑模笑样，显得一团和气，心里肯定都是坏水。”

“对呀，这种人在官场里厮混一生，可谓深谙官场之道。此人惜语如金，每说出一字一句，皆是深思熟虑而成。知道吗？我现在政事堂不敢听他说话，他每每对我说话，脸上笑容可掬，然话头后面的意思你需要咂摸数遍方能悟出。唉，这确实为一种能耐，我与之相比，还要多加历练。”

“哈哈，听说刘兄在政事堂没少吃亏。这也难怪，我们私下曾多次议过，谁让人家人多势众呢？”

刘幽求默然。

张暐又问道：“刘兄，我与麻嗣宗聊天时也感到奇怪。公主到底有何能耐？她在太上皇面前说话管用，而圣上却不能呢？”

刘幽求摇摇头，依然不语。他当然比张暐能知内幕详细，然他知张暐向来为粗豪的脾性，若向他说知，万一他无心说了出去，事情很为不美。

张暐见刘幽求不吭声，又问道：“刘兄，你把我召来，不会仅仅让我饮酒吧？”

刘幽求微微一笑道：“除了饮酒，我还想打听一点事儿。”

“嗯，你说吧，我知无不言。”

“我问你，如今北门四军还是我们自己人在实际控制吗？”

“当然。从名义上来说，原来禁军由宋王兄弟们控制，说起来还是姚崇办了好事。当时太子监国之后，姚崇向当时的皇帝进言，为防祸乱，不许诸王兄弟亲典禁兵，因罢诸王兄弟兵权，禁军例由皇帝亲自指挥。然皇帝当时什么事儿都不想管，太子当时监国，事儿就落在他的头上。姚崇最巧妙的地方就在于，让薛王兄弟为东宫左右卫率，这样控制禁军的实际还是他们兄弟。太子成为皇帝后，该指挥权就顺势而成了。”

刘幽求点头道："我知道。"张暐这一番乱七八糟的话让一般人摸不着头脑，刘幽求作为局中人当然明白其含义。李隆基事变之后，李旦接受太平公主的建议罢其兵权，让李隆基的其他兄弟分掌禁兵之权。李隆基后来当了太子，又被命监国，姚崇和宋璟认为李隆基今后当皇帝是水到渠成之事，他们于是说通李旦罢诸王兄弟兵权，使此权归于皇帝。然李旦不视事，遂建议李隆范和李隆业为东宫左右卫率，由此兄弟二人职掌禁军。如此一来，李旦非常放心，这兄弟二人又是李隆基的下属，也有指挥禁军的名义。

张暐又道："二王得了圣上的言语，由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麻嗣宗、王崇晔实掌北门禁军之权，正所谓如铁桶一般。"

刘幽求道："我有一个想法。譬如让你带领数百人，先去拿下太平公主，再将其党羽一网打尽。你行此事时，北门四军及南衙军会干涉吗？"

"嘿，南衙军有几个人毛？他们把把门也就罢了，能当什么事儿？北门四军由自己人控制，只会帮忙，不会添乱。刘兄，你这个想法当真吗？"

"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我叫你过来，正想商议此事。"

张暐一拍大腿，说道："此议好哇！刘兄，你真是一个智计百出的好军师。早该这样了。我敢打包票，让我带领数百人办这些事儿，如同探囊中取物，不过两个时辰，事情就办完了。我问你，陛下知道这个想法吗？"

"他尚不知道。你既然说可行，我这几天就单独进宫找他谈一谈。"

"好哇，我等你的回话。早该这么办了，如此就少受一些鸟气。"

奇谋秘计是为刘幽求的强项，其在无奈之间，心思就顺势偏向这里。

李隆基这日在武德殿里接受群臣早朝，又在那里处理日常文牍，一直忙乎到近午时分，方才起身出殿。

他意欲舒展一回，遂信步向后殿走去。高力士此时也随他离开东

宫，升任内仆丞，紧随其身后以为侍候。他们行至赵妃所居殿前，就闻殿内传出喧笑声音，李隆基转头问高力士道："赵妃殿中有何人在此，为何如此喧哗？"

高力士道："赵妃平时与人交往不多，崔令夫人与女儿善诗文，赵妃曾将她们召入谈论曲词数回，估计今日又将她们召来了。"

李隆基听到崔湜的夫人入宫，眉头微皱了一下，问道："她们入宫，可是你替赵妃介绍的吗？"

"禀陛下，非是小人牵线，却是赵妃之兄介绍而来。"

"嗯，我们入内瞧瞧去。"

赵妃她们闻听李隆基入殿，急忙起身跪迎。李隆基令她们平身，待他瞧见崔湜夫人和其女儿的面貌时，竟然有些呆了。

崔湜夫人生得唇红齿白，肤色白皙，丰腴肉嫩，一张如鸭蛋似的粉脸上，因为饱读诗文显示出镇定清新的气质，再与柔媚温婉的风情相映，周身焕发出夺人魂魄的定力。以李隆基的阅历，其艳丽的面貌仅有安乐公主可相伯仲，而其淡定儒雅的气质又优于安乐公主。再看其女儿，身材面貌实在酷似其母，只是略瘦一些，面貌稍嫌稚嫩，其身上又添加乃父的飘逸俊朗气质，更显迷人。

赵妃禀道："陛下，妾今日觅得一曲词，稍显粗糙，因请崔氏母女入宫修饰。"

李隆基回过神来，点头赞道："哦，崔氏家学渊源，由她们来修饰，那是不会错的。"其心中感叹道，崔湜夫妇仅从形貌上而言，实在是人间至品，夫妇二人又谈诗论文，确实为神仙美眷。然崔湜素爱趋炎附势，不惜献身得宠，这份下乘的品德与其才貌相映，实在让人心生感慨。

那一霎时，李隆基的心中竟然产生绮丽奇想，他有了将崔氏母女兼收并蓄的念头。要知李隆基曾以浮浪风流儿郎的名声享誉京中，猎艳为其拿手之事。其谪居潞州犹不能闲着，歌女赵敏于是成了今日的赵妃。是时朝野之中对男女之事甚为宽容，李隆基以皇帝之尊若瞧中某个命妇，将之召入宫中成就好事，那也是寻常之事。

只是李隆基自潞州回京后，他的心思一直在忙于大事，没有把女色挂在心上。何况，崔湜与姑姑打得火热，李隆基说什么也不敢将崔氏母女揽入怀中，以授姑姑之柄。所以，刚才的念头仅是一闪而过，再也无影无踪。

崔氏夫人盈盈拜道："陛下，贱妾虽薄识诗文，毕竟庸陋，皇妃修饰一说，贱妾实不敢当。"

李隆基闻其声音若莺啼鹂啭，心里又是一阵微动，遂笑道："你不可太谦，赵妃唱词犹可，至于这作词嘛，就有些欠缺。予闲暇时候，可为之修饰，如今百忙之中，就无暇顾及了。"

崔氏美目顾盼，说道："如今坊间犹唱陛下所制之词曲，其词绮丽工整，其曲顿挫有致，贱妾唯心慕之。"

李隆基正要作答，这时一名太监入内禀道："陛下，刘仆射欲入宫求见。"

李隆基道："让他入武德殿等着。"他又转向赵妃、崔氏道，"你们悄声商讨即可，不得喧哗扰人。"

赵妃等人齐声答应，然后跪送李隆基出殿。

李隆基出殿后对高力士道："你告诉赵妃，今后不许再召崔氏入宫。"他此时隐隐觉得，崔氏若今后频繁出入宫禁，是一件不妥当的事儿。

高力士答应了一声。

李隆基将刘幽求领入侧殿里说话，他知道太平公主的耳目甚多，遂令宫内的太监宫女不得近前，另让高力士立在门外看守。

刘幽求没有废话，说话直奔主题，将与张暐所议说了一遍。

李隆基听完后沉思片刻，然后问道："这个主意由谁首倡？"

"由臣首倡，召来张暐，主要想问询一些细节。"

"嗯，这不失为一个办法。我此前也想过数回，然目标为姑姑，此

事就要万分审慎。你想过没有？姑姑与韦氏相比，两者的差别很大。韦氏倒行逆施，人神共怨，姑姑却大不相同。姑姑拥有广大党羽不说，就是在民众眼里，也没有多少恶感。她前段时间迁居蒲州，人们甚至予以同情。再说了，父皇对姑姑也是亲爱有加，为此我又犯了踌躇。”

“陛下的意思，眼下时机未到？”

李隆基叹道：“不错，你说的这个法儿，非到万不得已之时方可施行。”

“然如今太平公主咄咄逼人，她的那帮党羽也渐成气候。譬如臣在朝中位至左仆射，甚至没有说话的机会。长此以往，那如何可以？臣实在替陛下忧心不已。”

李隆基笑道：“刘兄，有时候谨守本分低调行事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姑姑步步紧逼，我被动应之，结果父皇先令我监国，继而进皇帝位，不是一样能达到效果吗？”

刘幽求摇摇头，心想吉人天相，李隆基的所得实属侥幸。太平公主的两次凌厉进攻，本来志在必得，不料遇上李旦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儿，事情结果也就在走向反面。刘幽求想到这里不以为然，说道：“被动应之？陛下，侥幸的事儿不会常有，诸事还须谋之。臣以为，太平公主现在的目标在于想法把臣排挤出朝中，她此后既能控制朝中重臣，又善得太上皇言语，如此就把陛下彻底架空，甚至会想出废黜陛下的阴谋。陛下，若不主动出招迎之，祸日恐怕不远。”

李隆基何尝不明白眼前的局势？他不过心中有数，不愿明说罢了。他现在愈发明白，姑姑之所以能在朝中长袖善舞，归根到底，还在于父亲以太上皇的名义掌控大权，姑姑于是有恃无恐，自己不过一个儿皇帝罢了。他心中明白，要想去姑姑之势，必须剑指父亲！

然他现在委实不能，他需要等待时机。

李隆基沉吟片刻，然后缓缓说道：“刘兄，你今日说的这件事儿，眼下时机未到，不可行之。然此为最后致命一击，也不可废之。你可隐秘筹谋，将细节做得更细。”

刘幽求点头答应。

李隆基又嘱咐道："你今后不可再与张暐议此等事儿，你还不知道此人的脾性吗？其口无遮拦，就爱图个痛快。那次起事之时，我一直等到动手之前方告知其详细，正为此虑。"

刘幽求道："他毕竟为宫门郎，有着得天独厚的方便。"

李隆基断然道："他可以与事，然不可预事，你明白吗？"

刘幽求没有把李隆基的话谨记在心，其出宫时恰好遇到张暐。张暐看到刘幽求独身入宫，料定是禀报他们一起商议的事儿，遂把刘幽求拉到角落悄悄问询。刘幽求没有多说，仅说了一句："圣上说此事可以从长计议。"张暐见李隆基没有拒绝此议，心中大喜，认为自己又可建奇功一件，如此就潜伏着极大的祸胎。

刘幽求走后，王琚恰好进入宫来，其与刘幽求行了个照面，遂相互寒暄一番。李隆基当了皇帝，也想在朝中培植自己的亲信，遂在李旦面前大说王琚的好话。王琚进入东宫不过一月，李隆基就在自己的权限内擢王琚为太子舍人，兼谏议大夫，从而以九品官员之身一跃成为正六品官员。李旦此时掌控着三品以上官员的授任，基于平衡的考虑也答应了李隆基所请，于是王琚被授为中书侍郎，此为正三品官员。

王琚得遇李隆基，数月之间从庶民之身一跃升为三品大员，可谓殊遇尤重。两人数月之间，说话也愈益随便起来，李隆基专门交给王琚一个牌子，其入宫之时举牌即入，免去了入宫时的许多麻烦。

王琚入殿后与李隆基叙话一回，然后说道："臣刚才看到刘仆射匆匆出宫，他所来何事？"

李隆基不愿告诉其实话，淡淡说道："没有什么要紧事儿，无非对其他宰臣挤兑他诉一些怨气罢了。"

王琚叹道："是啊，刘仆射的日子现在很难过，他几可成为政事堂受屈的主儿。崔湜在我们面前，每每提起刘仆射，除了不屑一顾，甚至还会辱骂数句。他应该知道刘仆射系陛下的人儿，又知臣系陛下擢拔而来。他如此无顾忌，当然以为太平公主远较陛下势大。"

李隆基顿时默然。

太平公主眼看朝中事儿渐顺，心里轻松无比，遂嘱崔湜率领其兄弟在“未艾居”中相聚。事罢之后，公主就将其他人赶走，独留下崔湜侍寝，其赤身枕在崔湜的臂膀之上，很快就沉沉睡去。

崔湜却无法入睡，身子又不敢乱动弹，只好眼瞅着屋顶来打发时辰，如此时辰过得非常之慢。崔湜如此熬到子夜时分，就闻门外有一阵响动，继而有人轻叩木框，轻声唤道：“公主，萧大人有急事来访。”

崔湜明白萧至忠深夜来访，定有非常事儿，遂轻摇臂弯处的公主头颅。太平公主睡得很沉，崔湜摇了好一阵方才将其唤醒。她眯着眼睛，斥道：“睡得好好的，发什么癔症？”

“公主，萧至忠有急事求见。”

太平公主一激灵，明白有大事发生，遂翻身起来，唤道：“赶快掌灯，侍候穿衣。”

此时正是八月的天气，夜来虽秋意渐浸，但并不太凉。太平公主起身后仅披上一件黄五晕罗银泥衫子，套上一件黄罗银泥裙即步入前厅，然后令人带萧至忠进来。

太平公主睡眼惺忪，问道：“萧公此来，定有非常之事，你说吧。”

萧至忠道：“下官之所以深夜擅闯此处，确实十万火急。侍御史邓光宾今晚与张暐共饮，席间探知一件十分要害之事。下官闻知后，先入公主府，再来这里，由此耽误了时辰。”

“你所说的张暐，就是那个跟随三郎的潞州富商吧？他现在好像任宫门郎？”

“公主所言不错，就是他。此人席间饮得甚多，说话渐至无遮拦。他先对圣上如今遭遇抱屈，说圣上仍旧受太上皇节制，不过还是一个太子罢了。”

“嗯，酒后说真话，他如此说，当是三郎的真实心思。”

“他如此说话也就罢了，最要紧是后面的一句话。”

“他如何说？”

“他口吐狂言，说道：‘别看公主及其党羽如今横行天下，我已与圣上商议好，我随时带领数百人就可将公主及其党羽圈禁起来，瞧他们还能蹦跶几天？’”

“此话当真？”

“此话千真万确，想是邓光宾平素锋芒尽敛，与人谦和，张暐将其倚为可说之人。”

太平公主静默片刻，然后狞笑道：“哼，三郎果然动了杀机了！”

萧至忠急问道：“公主，圣上有如此想法，我们该如何应对？”

“如何应对？他们有此想法，又不动手，说明心有所忌。他们忌讳什么呢？”太平公主凝眉思考。

萧至忠不敢吭声，静观公主的下一步言语。

太平公主缓缓踱了数步，心中豁然开朗，其扭头面对萧至忠，脸上已然露出迷人的微笑：“嗯，我想明白了。萧公，三郎所忌在皇兄身上。他若挥刀指向我，就是和皇兄过不去。如此投鼠忌器，方为其迟疑犹豫的缘故。”

萧至忠道：“公主所言不错。公主与太上皇一体，为天下人所望。若圣上出兵起事，就是犯了众怒，其也难以长久。”

“这小子非是一个消闲的主儿，其一日不除，就不会消停。他想起事好哇，实在是自掘坟墓。萧公，你回去吧，我天亮之后立刻入宫见皇兄，说什么也要将他扳下来。”

太平公主此后无眠，其脑中快速思索，琢磨如何与皇兄说话。

张暐回府后躺倒便睡，到了四更时分方才被尿憋醒。他起身如厕，脑袋被清风一刮顿时清醒起来，他这时方才依稀忆起晚间与邓光宾说过的一席话，并记起那句最要紧的话儿。他到了这时，也知道事态严重，全身不觉间出了一身冷汗。

他想了一圈，觉得别无它法，只有及早告诉李隆基。如此黑夜之间，宫门紧闭，寻常人肯定没有办法，然张暐任宫门郎，自有他的办

法。

按照宫中规制，守卫兵士不论白日夜间不得踏入宫门内一步，否则杀无赦。为了沟通宫内外讯息，内侍局在数门内的耳房内派有太监值守，以利传讯。

张暐到了肃章门，唤醒了正在酣睡的值守太监，令他速去把高力士找来。这名太监老大不愿意。嘟嘟囔囔说天快明了，让张暐等待一会儿。

如此惹得张暐火起，他拔出刀来将之搁在太监的脖项之上，骂道："奶奶的，你不想活了？你若不去，老子先斩了你的首级。"

这名太监深知张暐的来历，知道其与皇帝和高太监的关系非同寻常，急忙缩着脖子飞快入内。

高力士想是也在熟睡，然他知道张暐如此火烧眉毛寻找自己，定是有天大的事情发生，遂三脚并成两步来到肃章门前。

张暐一见高力士，急忙将之拉到一边，悄悄急声道："高公公，我有急事需面见圣上，你速带我入宫。"

高力士面带难色，说道："张大人应该知道宫内的规矩，如此时辰若外人入内，那是杀头之罪。再说了，圣上此刻正在熟睡，我们如何敢扰呢？"

"此事重大，若到天亮再说就晚了。高公公，你速带我入内，待我见了圣上，他自会宽囿我们。"

高力士略微沉默片刻，然后决然道："也罢，张大人随咱家走吧。"

李隆基被从睡梦中叫醒，待他听了张暐说了饮酒的过程，脸色顿时变得铁青。

张暐此时还心存侥幸，最后说道："天幸邓光宾与我比较友善，他又非公主之人，许是他听过之后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

李隆基冷冷说了一句："你又怎么知道没有事儿发生？"

张暐张嘴欲言，李隆基打断了他的话头，说道："你还不错，能在第一时间告知我。你回去吧，顺便告诉刘幽求一声，不管今后有多委屈，多余的话一句都不许说。"

张暐知道自己闯了祸，遂低头答应，然后躬身告退。

李隆基此时已然拿定了主意，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要第一时间面见父皇。在这一点上，李隆基就比太平公主占尽了优势，从武德殿到太极殿的距离非常近，何况他现在就决定立即到太极殿门前等候，若姑姑果然来告状，那也是以后的事儿了。

人至中年后，睡眠时间愈来愈短。李旦卸任皇帝之后，每五日在太极殿接受群臣早朝，从此免了日日早朝之苦。按说他可以夜夜揽着年轻佳丽欢度良宵，然他对于女色一节没有太大兴趣，大约他沉湎于道家方术，以至于对吐纳修养之术更为坚持。这日天刚微明，李旦即披衣而起，其洗漱之余，就听宫女说李隆基在门外等候。李旦不禁诧异道："天刚微明，他就候在这里，有什么急事儿？"

李隆基入殿向李旦见礼后说道："父皇，昨日刘幽求入宫与儿子说了一席话，儿子昨晚想了一夜，觉得事关重大，就想及早禀报父皇。"

"刘幽求会有什么事儿，他说了些什么？"

"刘幽求言道，姑姑在朝中培植个人势力，如宰臣七人中，就有四人由姑姑推荐。他认为，姑姑如此做实属图谋不轨，要设法制止。"

李旦闻言有些不悦，说道："这个刘幽求好好当他的左仆射，何必多管闲事？这些宰臣皆由我所定，与你姑姑有何干系？三郎，近来许多人到我面前说刘幽求的不是，说他不懂政务，错谬甚多，只是一个惯会搞阴谋之人。嗯，他又出了什么主意？"

"父皇，这个刘幽求确实胆大妄为。他说已然与宫门郎张暐商议好，只要儿子点头同意，他们就带领数百人将姑姑等人捕之圈禁起来。"

李旦闻言顿时大怒，一拍几案大声道："反了！人言刘幽求惯会阴谋之事，看来不假。三郎，你又是如何回答他的？"

“儿子也认为刘幽求胆大妄为，就重重斥责他一番，将其赶出宫外。儿子昨夜又想，刘幽求无事生非，仅责其一番实在太轻了，因请父皇恩准，应将此二人贬官以重惩。”

李旦闻言后点头道：“三郎，你遇事能持大节而不徇小私，甚慰我心。你姑姑是我的胞妹，我们实为一家人，岂能容外人来挑拨离间？你很好。刘幽求、张暐有罪，毕竟未酿恶果，贬官即可。刘幽求可贬为下州刺史，张暐贬为一县尉即可。”

李隆基躬身道：“儿子谨遵父皇之言，过一会儿的朝会上，儿子召崔湜拟出诰命，今日就将此事儿办了如何？”

李旦颔首同意。

李隆基退出殿外，心中有种凉飕飕的感觉。张暐这个蠢人还算办了一件明白事儿，若让姑姑抢了先机，岂不是将自己也连累其中？

此后的早朝上，李隆基脸上严肃，厉声说道：“刘幽求、张暐不务正事，潜行阴谋之事，予已禀得太上皇旨意，即日贬二人为外任。崔卿，中书省速代太上皇拟出诰命，贬刘幽求为襄州刺史，张暐为厉城县尉。”

崔湜此时已知刘幽求的阴谋，但没有想到处置结果竟然如此之轻，他心中有疑惑，因为公主已经说过要借此事将李隆基也扳下来，于是躬身问道：“陛下，不知此二人的罪行为何？臣知详细后，方能稳妥拟诰。”

那边的萧至忠也是疑虑重重，十分关注李隆基说出事儿的详细。

刘幽求低头不语。张暐出宫后即驰入其府，将事儿的过程说了一遍。刘幽求听完面如死灰，叹道：“唉，你实在不足以与谋大事。陛下谆谆告诫我，说你口无遮拦，我为何不听呢？事已至此，只好听之任之了。张暐，自今日始，不论你受多大的委屈，多余的话儿一句都不可出口，你能答应我吗？”

张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当然连连答应。

李隆基现在目视崔湜的神色，心想莫非崔湜已闻到了风声？他当即

答道："太上皇洞悉此事，诰命中仅写上'潜行阴谋'即可，届时由太上皇增减字数，这里不用多说。"

李隆基的话语充满皇帝的威严，崔湜不敢再问。

太平公主无缘知道朝会发生的事儿，她怒气冲冲进入太极殿，见到李旦就嚷道："四哥，还是你一刀把我宰了更好，省得受那些小人之气。"李旦一头雾水，不知妹妹为何一大早就有如此大的火气。他心中认定，李隆基向他禀报的事儿，妹妹肯定丝毫不知，那么她的火气从何而来呢？他遂笑道："妹子有话好好说，到底是谁惹你了？"

太平公主怒道："是谁？难道还有别人吗？我早就说过，你的好三郎居心不善，你却说他宅心仁厚。现在三郎想要我的命了，四哥，你说怎么办？"

"妹子定是听到奸人传言了。今日天刚微明，三郎就来告知刘幽求与张暐密谋之事，还求我将此二人贬官。你瞧，三郎处处护着你，甚至不许他的亲信之人胡说八道，又如何会要你的命呢？"

太平公主警觉起来，问道："三郎来过说起刘幽求的密谋之事了？"

"是呀，他一早过来，说昨日刘幽求曾找过他。刘幽求已与张暐商议好，意欲圈禁你与萧至忠等人。三郎闻言，将刘幽求申斥一顿，其想了一夜，又来求我将他们贬官。"

"哼，原来是恶人先告状。四哥，昨晚张暐与侍御史邓光宾一起饮酒，其酒后吐真言，说他们已与三郎商议好，要将我等圈禁。三郎先来禀告你，大约他得知了风声，急于撇清自己。"

李旦想了一下，说道："若你所言确实，三郎可能也如此想。然而时辰有些不对呀，张暐酒后说话是昨晚的事儿，三郎在宫中如何能得知呢？妹子，是不是向你传话之人有些杜撰呢？"

太平公主大急，说道："四哥，都到了如此地步，你还把三郎当成一位仁义敦厚之人！现在就是把三郎撇开，那刘幽求与张暐密谋是真吧？这二人皆为三郎的贴心之人，他们有此密谋定与三郎通气。"

"对呀，他们确实找三郎通气了，然三郎不许嘛。"

太平公主叹道："你呀，总是以宽恕之心对待别人。譬如这二人找过三郎商议，三郎也同意，不料张暐醉酒吐真言，由此泄露了他们的密谋。三郎会如何做呢？他当然会舍弃他们保全自己，你说宫内夜禁不通讯息，那张暐为宫门郎，他找三郎通此讯息，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之事。"

李旦依然不信，笑道："妹子多虑了。你说过张暐醉酒，其回家后肯定倒头酣睡，又如何能半夜爬起身来入宫通讯息？你不要再生气了，我将这二人治罪，就是替你消气了。"

太平公主实在想不到竟然是这种局面，她本想从此扳倒李隆基，不料想李隆基仅折了两个爪牙而已，心里实在不甘。哥哥先入为主，瞧眼前的光景，他根本不相信李隆基为主谋，自己若再坚持，弄不好会有反效果。她于是冷笑一声，说道："四哥，我今日先把话儿放在这里，信不信由你。三郎如此处心积虑，你以为他的矛头单指向我吗？哼，他这一次明里想圈禁我等，其内里还不是想讨要你手中残存的权力么？四哥，你不可再糊涂了。"

太平公主回府后，萧至忠、崔湜与窦怀贞等照例入府问安。太平公主得闻仅将刘幽求二人贬官而已，不禁骂道："他如此轻描淡写，分明是糊弄皇兄嘛。刘幽求与张暐密谋犯上，就为死罪。你们皆为朝中重臣，为何不据理力争？"

崔湜躬身言道："下官当时询问事情缘由，被圣上拦住不许多问。我们因为不知事情详细，也就无法再说话。"

萧至忠道："是呀，圣上说太上皇知悉事儿全过程，不用向我等宣示。"

太平公主怒道："他如此行事，正是妄图一手遮天。哼，我毕竟还没死，岂能容了这小子？你们要各自上奏章，还要让御史台的人上章弹劾，一定要把刘幽求二人的死罪坐实了。他抛出这两个替罪羊，妄想不伤皮毛，天下哪有如此轻易之事？"

众人躬身答应。

太平公主又道："刘幽求动辄为三郎献上一计，你们呢？莫非什么事儿都需要我来亲自吩咐吗？"

众人见公主火气很大，遂默默躬身退出。

太平公主今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火气，缘于哥哥不听己言。她也感到十分窝囊，本来是一件十分把握之事，结果被李隆基占了先机，以致出现现在的局面，她心里实在不甘。

她派人唤来王师虔，吩咐道："你速去宫内打探，查一查昨晚子时以后，是否有人入宫？"

王师虔领命而去。

太平公主的党羽们竞相上奏，他们从各个方面阐述刘幽求与张暐的大罪，认为非死罪不可。李旦看到这些奏书，遂下令先将他们二人囚在刑部大牢。

李隆基此时慌了手脚，他阅了数道奏书，感觉其背后有姑姑的影子。他知道，这帮人的目的很明确，即欲置刘幽求二人于死地，他是万万不能接受这种结果的。

其时王琚在侧，他看到李隆基那略显慌张的脸色，说道："陛下，欲救刘幽求二人，现在维系于太上皇一身了。"

李隆基当然明白，他正准备动身前往太极殿。

王琚又道："臣以为刘幽求终无大碍，毕竟他有大功在身，太上皇心怀宽仁，应该会答应陛下所请。只是此事过后，陛下更须百般警惕。"

李隆基问道："此话怎讲？"

"所谓打草惊蛇，张暐是也。臣观此前太平公主行事，毕竟高调示人，没有厉害之招。那么此事过后，公主定会行隐秘之事，暗箭难防啊。"

李隆基事后相当后悔，埋怨刘幽求怎么寻到张暐这样一个口无遮拦之人谋事。然事已至此，只好亡羊补牢了。至于事过之后，姑姑如何出招，他现在尚无法顾及。

李隆基叹道："长远之事，以后再想。现在当务之急，须将二人之

命救下。这样吧，你设法联络数人，也赶快上奏述说他们的大功。我再召来郭元振，让他也在父皇面前说项。总而言之，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二人将命丢了。”

李隆基现在朝中确实形单影只，手下无人可用。本来还有一个刘幽求，这一次又获罪，他在重臣中仅有郭元振还能引为己援。由于太平公主势大，像此次其党羽群攻刘幽求，那些中立之人只有选择沉默，如此更彰太平公主之势。

王琚依言出殿布置，李隆基正了正衣冠，然后坐上腰舆，前往太极殿去见父皇。

李旦此时正坐在几案前翻看奏章，看到李隆基入殿拜见，遂唤其平身，叹道：“三郎，这一次刘幽求闯的祸不算小，你姑姑坚言问斩，群臣也上奏附和，这如何是好？”

李隆基眼中流出眼泪，再伏地叩首道：“父皇，儿子前来正为此事相求，乞父皇保下他们一条命来。”

“起来说话。”

李隆基依令起身，犹泪流满面道：“父皇，刘幽求与张暐确实罪不容赦，然这二人皆有大功。儿子以为，可将他们功过相抵，由此饶了他们的死罪。”

“崔湜的奏章说过他们的功劳，然他又说功是功，过是过，不可混淆一体，须赏罚分明。”

“父皇，这二人跟随儿子日久，想是他们看到姑姑近来在朝中安插亲信，势力日益增大，心中替儿子不忿，由此想差了主意。再说了，他们将密谋告我，儿子又告诉父皇，若他们因此获罪被杀，事过后天下之人定会说儿子不义。”

“哼，我早就说过你，不似大郎那样端正居家，就爱出外结交这些鸡鸣狗盗之徒。譬如这刘幽求吧，正如你姑姑所言，没有什么为政能耐，官居左仆射错谬甚多，就在搞阴谋上有本事。现在事儿出来了，你已为皇帝，当如何收场呢？”

“父皇说得对，儿子确实交友不慎。儿子这些天一直在想，刘幽求确实想差了主意，不该以人划线强分朋党。譬如萧至忠与崔湜等人，他们确实与姑姑来往甚密，然他们皆为父皇所授，只要他们忠心为朝廷办事，儿子应当倚靠他们，实在不该歧视他们。”

“对呀，你能这样想，就不负我一番苦心。”

“然话儿又说回来，刘幽求这二人毕竟与儿子相处日久，他们不反朝廷，更不反父皇，无非对儿子有些私心而已，乞父皇饶了他们。”李隆基说完，又伏地叩拜。

其实李旦非懵懂之人，他让儿子当了皇帝，又让妹妹的人在朝中占据要位，有着深层的考虑。李旦明白自己的能耐，又想淡泊处事不愿纷扰，又做了近二年的皇帝，真正体会了权力的好处，实在不愿就此罢手。所以他决定退位的时候，太平公主劝他不可全部丢手，他也就乐得顺水推舟答应。他当时就打定主意，自己当了太上皇能够实际掌控权力的窍门，就在于让妹妹和儿子这两个强悍之人不分轩轾，他们有事自会到自己面前取得支持。

如今刘幽求获罪，从此远离政事堂，那么妹妹的势力又加深了一层，儿子更加处于劣势，所以应当呵护。至于免了刘幽求二人的死罪，实在是小事一件，以此来稳儿子心智，其实很值得。

李旦于是长叹一声，说道：“你起来吧，何必为他们如此折节？也罢，就免了他们的死罪，降为流刑吧。这样吧，我把崔湜召来，让他当着我们的面拟诰，然后立刻发出去。这件事儿若让你姑姑知道，她定会又来拦阻。”

李隆基感激涕零，又复叩拜。

朝中衙署以中书省距离太极殿最近，崔湜闻召很快来到。李旦逐字口述，让他当即拟诰。

崔湜得知刘幽求被免了死罪，心中老大不愿。然此为太上皇钦命，李隆基又虎视眈眈立在一旁，他也无法可施。

将刘幽求和张暐降为徒罪，按例应发配至蛮荒之地。是时，朝廷徒罪之人往往发配至西南之姚州地面或南方之岭南地区。李旦口述到徒罪

地点时，问崔湜道："朕不甚详徒罪地点，崔卿，你知晓地理，他们当流配何地呀？"

崔湜思索了一下道："陛下，西南之地烟瘴甚多，北人甚不适应，流人至此往往丢了性命。臣以为，刘幽求与张暐虽有罪，毕竟立过大功，朝廷应该心存恤之。"

"嗯，是这个道理。"李旦说道。

"臣以为，岭南之地日益繁华，又多阳光，可将刘幽求流之岭南封州，张暐流于岭南峰州。"

李旦颔首同意，诰书很快拟成，李旦又看一遍，然后令人用宝发出。

李隆基由此求得父皇饶了刘幽求二人死罪，心中窃喜不已。崔湜又能体恤，建言将二人流之岭南，李隆基觉得他还算是一个识趣的人。

然而李隆基没有料到崔湜此举大有深意，当刘幽求和张暐两家被发配出京后，王琚匆匆来见李隆基，说道："陛下，刘幽求与张暐两家被发配至岭南，估计今生再难回到长安。"

"此话怎讲？"

"知道封州与峰州由何都督府节制吗？"唐制规定，一些边远小州由都督府统辖，都督主持军事权，都督府长史主持政务权。

李隆基答道："我知道，那里例由广州都督府节制。那个都督好像叫周利贞吧。"

"对呀，就是这个周利贞！陛下，知道周利贞的来历吗？"

"不知道。"

"臣当时听陛下说过，崔湜此次很是殷勤，极力向太上皇建言，要将他们二人发配到岭南，心里就犯了嘀咕，私下里去问周利贞的来历。如此一问，还真是问出了蹊跷。"

"哦？有何蹊跷？"

“周利贞系萧至忠举荐，其授任之时正是崔湜任吏部尚书之时。这个周利贞任广州都督之前，时任中书侍郎，而在任中书侍郎之前，又任门下省左散骑侍郎。臣又仔细一查，发现周利贞在门下省任职时，萧至忠为门下省侍中；其在中书省任职时，萧至忠为中书省中书令。”

“如此来说，这个周利贞为萧至忠的亲信之人了？”

“不错，其关系大非寻常。”

王琚说话至此，李隆基已然明白王琚的说话含义。周利贞为萧至忠的亲信之人，手绾广州都督府的军事大权，所有的流人例由都督辖下管理。刘幽求与张暐两家进入了其地面，其随便寻个缘由就可要了这二人之命。或者不问缘由，直接将此二人杀死，再编造个理由，那也是轻易之事。

李隆基叹道：“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崔湜为何变得如此好心？看来他当时就处心积虑，欲置二人于死地！事罢之后，他肯定会到姑姑那里去邀功呢！嗯，刘幽求他们已离京两日，现在应该出了潼关了吧？”

“他们家眷随行，其行进速度应该很慢，现在至多刚出潼关。”

“其行进路线应该是出潼关到了东京之后，再折向南行，过了长江经过梧州再到岭南吧？”

“应该是这样的路线。”

李隆基沉默了片刻，然后决然道：“他们被流放已然受罪不少，若再丢了性命，我实在愧对众人。也罢，我修书一封，你让陈玄礼带此书快马跑一趟。”

桂州都督王洵起初也为万骑将领，是陈玄礼的拜把子兄弟。李隆基通过陈玄礼认识王洵，此次营救刘幽求想起此人。

李隆基以皇帝身份修书与王洵，显示出相当的交情，再让陈玄礼带着此书快马走一趟，王洵定会依计办事。计策是这样的，待刘幽求和张暐行到梧州地面时，王洵寻个理由将他们扣下，不许他们前行，如此保全了他们性命。

陈玄礼快马出京，当然比刘幽求他们快得多，很快就抢在他们前

头，如此就占了先机。

刘幽求他们到了梧州，王洵将他们扣下，然后将他们安置在幽静别院安静度日，一应用具及食物皆备。周利贞在广州久候刘幽求不至，稍一打听方知他们在梧州停了下来，遂移牒梧州要求王洵速将这帮流人送至广州。

王洵置之不理，周利贞再催，终无音讯。周利贞无法，只好上奏朝廷，崔湜见此，也移文逼王洵速遣流人。如此来来往往，时辰皆耗在路途上。

第十八回　李旦疑虑持两端　公主决然建数策

王琚所言不错，如此一番明争暗斗下来，李隆基虽抢占先机保全了自己，又保住了刘幽求和张暐的性命，毕竟丢失了刘幽求和张暐这两员干将，由于他打草惊蛇，其所失更多。

然而事情过后，双方却出奇的平静。不觉日子又过去了二十多日。时辰进入了九月，初秋的风儿拂过，一些老的树叶渐渐泛黄，并飘落而下。落入水面上的黄叶儿随波而逝，渐渐从各个沟渠汇入曲江池，如此就在洄水处集成好大一片。

王师虔毕竟不辱使命，果然在宫内探知到确切消息。太平公主闻讯，即起身入宫面见李旦。

李旦对此事件不以为意，还日日在宫内从事他那些感兴趣之事。看到妹妹前来，心里也甚喜欢，说道："你来得正好。我这几日就寻思着到骊山一游，既可赏秋叶，又可浴温泉。唉，可惜少了上官婉儿这个人儿，若她还在就能主持诗会，则又多了一层韵味。"

李旦提起上官婉儿，又勾起太平公主的心事，其愤愤地说道："你不提婉儿便罢，我一想起婉儿，就觉得愧对她。四哥，当时韦氏专权，若不是婉儿建言我入宫一同拟制，何来你辅政之说？我听说婉儿那日晚上拿出遗制示意三郎，并言说我知悉内情，可三郎决然不听，还是一刀将她砍了。四哥呀，你知三郎现在视我为眼中钉，许是那时就开始了。"

李旦笑道："你就爱危言耸听。外人皆知婉儿是韦氏的人儿，那晚乱象纷飞，三郎又如何辨得真？"

太平公主摇摇头，叹道："我不管说什么，你终归不听，只怕心里还在怪我离间你们父子之情。我今日来只说一件事儿，看看三郎到底是何种人！"

李旦微笑不语，静听下文。

"那日三郎找你首告刘幽求之事，你至今还以为三郎仁孝为怀吧？哼，我当时就觉得蹊跷，他为何早不说晚不说，偏偏待张暐醉酒吐真言后抢先来说？现在看来，他当时已知张暐泄露了他们的密谋，因抢先来说，以图保全自己！"

"你那时好像说过如此猜测，只是张暐醉卧酣睡，他又如何进入宫禁找寻三郎？"

"然张暐偏偏夜半醒来忆起此事，他又偏偏能入宫禁唤起三郎。"

"妹子如此说，不是猜测吧？"

"四哥，我若告诉你，那晚五更时分，一人到肃章门叫起值夜太监，这名值守太监又入内寻来大太监高力士，然后此人随高力士入宫见了三郎，你定会以为我还是猜测吧？"

"难道此人果真是张暐？"

"不错，他就是张暐。至于那名值守太监以及武德殿掌灯宫女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一一勘验。"

李旦闻言，不禁惊愕万分。如此来看，三郎再谋宫变看来是真的了！

太平公主又道："四哥，我早就说过，三郎此人靠不住。其面似忠厚，内里实在奸诈，我起初反对他当太子，实缘于此。他早就想大权独揽，威运天下了，此次未遂宫变的祸首正是他！四哥，你以为他仅仅想将我圈禁就了事了吗？错了，他此次宫变剑向所指，其实还是你呀。"

李旦没有吭声，心中此时也认可了妹妹之言。儿子现在当了皇帝，

毕竟名不副实，真正大权还掌握在自己手中，看来他有些不耐烦了。李旦思量至此，长叹一声道："妹子，我当初退位时果然退下来就好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三郎当了皇帝，我这个太上皇犹总大政，毕竟有些不顺呀。我想呀，干脆把我手中之权全部交给三郎，如此就没麻烦了。"

太平公主冷笑一声，说道："你将手中之权全部交出去，你我就成了待宰羔羊！以太宗皇帝之贤，高祖皇帝当了太上皇之后又是何等境遇呢？

宫内的尚宫，不过为我李家奴婢，然其入了高祖皇帝所居宫内，顿时趾高气扬，甚至皇子也要瞧她的脸色。三郎如何能比太宗皇帝？他若大权独揽，你想过我们今后的日子吗？"

太平公主说的是贞观年间的一段掌故。玄武门之变后，李渊作为太上皇居住在大安宫，太宗皇帝每日晨夕皆派宫内的尚宫入大安宫问太上皇的起居之事，彰显太宗皇帝的孝道。李渊的第十八个儿子李元名是年十岁，其身边的保姆告诫李元名若见到尚宫时要行拜礼，理由是尚宫有品秩在身。李元名虽年幼，倒是明白自己的身份，忿然道："她们不过为我二哥家的奴婢，我为何要拜她们？"李世民闻之，一面赞扬李元名"真吾弟也"，一面感叹世态炎凉：自己的一个侍婢，到了父亲宫中竟然如此自高身份！

太平公主又道："四哥，我之所以反对三郎当太子，更不用说他当皇帝，缘于此子心机深沉，无法制约。其兄弟之中独此子异类，少了一些忠恕之心。我以为，大郎冒死不愿为储，还有其他三人嘛。换了其他任何一人，都比三郎忠厚得多。"

太平公主说的这些话无疑触动了李旦，李隆基此前不吭一声就发动宫变，结果诛灭韦氏让李旦登上了皇位，此为顺应大势之事，你不打招呼也就罢了。现在又想搞宫变，且剑向所指为自己的父亲和姑姑，这种事无疑使淡泊的李旦也憋出了愤怒。

李旦起身在殿内走动了一圈，然后返身说道："妹子，你让我好好想想。"

聪颖的太平公主当然明白哥哥此时的心意，她明白点到为止的道理，遂不再说此话题，转而说道："也罢，四哥就好好想想吧。对了，

刘幽求被逐为流人，他空出来的位置不能一直空置吧？”

“嗯，前日三郎曾说过让郭元振继任左仆射，你认为如何？”

“郭元振长于军事，未曾署理过政务，我以为不宜动。”

“如此，你定有人荐我了？”

“对呀，我觉得窦怀贞来任左仆射最合适，另外卢藏用也颇有干才，可让其为吏部尚书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不知四哥以为如何？”

李旦沉吟道：“这二人确实有干才，然名声就差了些。”

“只要这些人能替四哥忠心办事，且能有政绩，名声差一些又有何碍？那个刘幽求名声如何？政事处置得一塌糊涂，不是一样列身宰辅吗？再说了，三郎如此处心积虑谋夺你权，我们要多找一些忠心之人看着他。”太平公主此时，早将自己与哥哥看成了一体。

李旦不再犹豫，决定按妹妹说的办。

如此一来，政事堂的七名宰辅人员为：萧至忠、崔湜、郭元振、魏知古、岑羲、窦怀贞和卢藏用，除了郭元振和魏知古属相王府属外，其他五人皆为太平公主所荐。时人称之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

太平公主如此安置宰臣，是为其对付李隆基的第一策，至于顺势安插京官及外任之官，那也不在话下。

高力士发现了宫中的端倪，这日悄悄向李隆基禀告道：“陛下，宫内的那个掌灯宫女元氏形迹有些可疑。”

“你有何发现？”

“此人系陛下入武德殿之后从太极殿过来，小人悄悄打听了，此人系尚宫刘氏的嫡信之人。”

“你此前说过，那个尚宫刘氏自则天皇后时就与姑姑交往甚密。如此来说，这个元氏系姑姑安插在这里的眼线？”

“应该是这样。小人此前对元氏就有些警惕，前些日子宫内安排人

员出宫办事，本来与元氏没有什么干系，她坚执要去，小人就留上了心。元氏出宫后，小人派人尾随跟踪，就见她入东市后闪入一茶铺之内，与茶铺中等待的一人密谈良久。”

“那人是谁？”

“跟踪之人还算灵动，待他们散开一直跟随那人行走。就见那人一径入了太平公主府，听门子唤那人为‘王典签’。”

“嗯，此人正是公主府典签王师虔。如此说来，元氏果真是姑姑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李隆基沉默了一会儿，问道，“这个元氏急着出宫与王师虔相会，王师虔有什么急事儿问她呢？”

“小人不知。陛下，元氏确系公主的眼线，其留在陛下身边终归是祸胎。陛下，小人想些法儿将其调走如何？或者将其除掉，对外说她暴病而死，如此最干净。”

李隆基摇头不许，说道：“不可。将其杀掉或调走，姑姑定会派其他人再来，如此更加隐秘。把她留下吧，你要寻人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不许露出痕迹。她形迹已露，对我们有利。”

高力士躬身答应，并说道：“今后陛下与人说话时，小人尽力不许元氏近前，让她尽量少接触陛下。”

“嗯，就这么办吧。那个尚宫刘氏倒是不可不防，其在宫内日久，人脉定有不少，她又久与姑姑交往甚密，则此人为姑姑宫中眼线之首。高力士，你须想个法子，将此人驱出宫禁最好。”

“本来皇后主内，若驱除此婢，皇后吩咐一声即可。然太极殿那里由太上皇居住，若动那边的宫人须皇太后发话才行。”高力士有些为难，如今李旦与李隆基父子二人皆住在宫内，宫前宫后俨然两样天地。

李隆基想了一下，然后断然道：“这些尚宫经历数朝，已然老矣，该把她们放出宫外了。你立刻向皇后禀报，就说我的意思，四十岁以上宫人须全部出宫，她们归家亦可，若无家可归安置在掖庭宫内。这件事儿须由皇后找皇太后商议，我想皇太后应该不会拦阻。”

高力士大喜道：“如此吐故纳新，小人定向皇后建言，争取选些踏

实忠谨之人充任宫官。”

李隆基见高力士非常明白此举的用意，遂微笑不语。

且说唐高宗后期及则天皇后统治后期，唐朝的边关形势逐渐吃紧。吐蕃不断侵扰，唐军与之交战数场皆败；唐朝抽调北方边防之军增援西方，使漠北的东突厥降众感到压力顿失，于是叛乱复国；东北方契丹和奚族也起兵反叛。

唐中宗李显虽乏善可陈，然在边疆之事上颇有建树。他采纳了“畴承训兵，屯田积粟，谨设烽燧，精饰戈矛，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的防御之策，任用郭元振为安西都护以备西突厥，并抵御吐蕃兵；使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防东突厥。这二人皆为一代名将，到任后采取各种措施，逐渐使边疆形势稳固下来。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使突厥和吐蕃又想起和亲之术来，因此入京找李显请娶公主，于是，金城公主远嫁吐蕃。

近来的西部和北部的边疆形势相对稳定，然东北部的契丹族和奚族已经联手，他们盘踞在辽河地域，伺机向幽州进犯。终于有一天，契丹与奚的二万精骑窜入幽州。幽州大都督孙佺率兵与其战于冷陉，可怜唐兵全军覆没，孙佺也被生擒。

消息传入长安，郭元振紧急调兵前往幽州驰援。至于幽州都督的人选，郭元振想起宋璟的能耐，求得李旦的同意，授任宋璟为幽州大都督。

宋璟到了幽州，看到松弛的边防与缺少马军的队伍，心中大为感慨。遥想太宗皇帝时期张万岁倾力养马，终于使唐朝的马政傲视天下，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李靖率领一万精骑覆灭东突厥的壮举。现在由于马政的衰落，使东突厥沉渣再起，契丹和奚这样的小部落也能狂扫辽河流域，并敢进犯幽州。宋璟明白，这些年京城上层动荡不已，毕竟侵蚀了这个庞大帝国的肌体，已经变得有些衰弱了。

宋璟判断形势，觉得以手头的兵力无法与对方的马骑对攻，遂下令整固城池，采用固守之法与敌相抗。至于他们劫掠城外的人口与财帛，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李旦得闻幽州兵乱，他近月余的思考终于有了结果。先天元年十一

月，李旦下诰曰，鉴于近期边关有事，皇帝须于明年二月前巡边。诰命中还为李隆基选择了随行巡边人员，以幽州都督宋璟为左军大总管，并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

李旦是时每五日一上朝，他这日在朝会上宣读这道诰命之后说道："天下承平已久，唯边关有些微澜。相信皇帝巡边之后，边关就会安静许多。"

太平公主揭露李隆基此次恶人先告状，令李旦大为震惊。他第一次感到了威胁，原来这个不声不响的三郎竟然得陇望蜀，开始打起了老子的主意。

按说李旦常常自诩为淡泊的胸怀，既然看到李隆基前来伸手要权，就该全身而退称其心意便是。然李隆基此举触及了李旦心中的最柔弱处：老子早有三让天下的美名，再让一次又何妨？这天下终归到底还是你的，你谨慎端庄处事，我自然会顺顺当当将天下交给你，何必要动手来抢？

李隆基触及了父亲的尊严！

李旦又往深里想，若三郎果然夺得了天下，其对自己也就罢了，然对待自己的妹妹决计不会仁慈，以其不饶上官婉儿的决断劲儿，弄不好会将妹妹一家全部斩杀亦未可知。李旦的内心是柔弱的，他目睹了自己一家陷身权力圈内迭遭身死的惨状，自己现在不过中年年龄，然父母已逝，哥哥皆亡，仅剩下这个嫡亲的妹妹，他说什么也不允许三郎加一指头在妹妹身上。

那一时刻，李旦觉得妹妹说得对，这个三郎心机深沉、手段绝狠，绝非敦厚之辈，其心间于是油然生出废黜之心！

然废了三郎皇帝之位，谁来继之呢？大郎以死明志，他是坚决不会干的，至于其他三兄弟，似乎又无为君的能耐。再说了，三郎有大功在身，天下皆知，现在无缘无由将之废黜，实在说不通。毕竟，那次未遂宫变已然尘埃落定，刘幽求和张暐已被贬为流人，拿妹妹搜出的证据来定三郎之罪，这实在说不出口。

若三郎被废，其兄弟任何一人来继其位，三郎都势必要离开京城，这也不是李旦愿意看到的结果。

怎么办呢？李旦于是犯了踌躇，且为此事绞尽脑汁想了月余。

人的性格决定其今后的命运。如李显与李旦降生在此皇室，皆阴差阳错当了皇帝，这兄弟二人皆缺乏其母那样杀伐决断的能耐，若能优哉游哉以藩王之身富贵终生，且绝足不问政事，实为其性格首选。然他们又偏偏当了皇帝，李显庸陋无能使其大权旁落，成为一个昏君的代表；而李旦有识有才无决断能耐，凡事顾虑太多，就犯了犹豫不决的毛病。

这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不愿意直面矛盾，宁愿绕着矛盾走。幽州的战事让李旦想到一个主意，古时常有御驾亲征的例子，现在边关有事，三郎可以去巡边一圈嘛。他将巡边的日期规定在来年二月，若三郎巡边开始，那么自东向西巡视一遍，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李旦如此一来，就可以把解决此矛盾的时间推到一年之后。

若三郎出外巡边，朝中的大小事自然由自己掌控，妹妹自然会大为高兴。

然而事儿又来了，朝中自宰臣到低品官员，多为妹妹所安插。若三郎一走，眼前的平衡局面就会打破，自己又不想事必躬亲，那么朝中之事就须听妹妹的，如此一来，自己岂非又大权旁落？

正是基于这个想法，李旦宣布让李隆基巡边的诰命，如此一来，妹妹肯定不会三番五次到自己面前大说三郎的不是了。诰命又规定了来年二月前出行，如此就可押后一些日子，让自己从容再想处置之道。

李旦非常赞赏自己的这个高明之举，他微笑着向李隆基说道："朕事先未与你沟通此事，三郎，边关之事为国家大事，你为皇帝，需要历练一番。"

每遇李旦临朝时，李隆基以臣下的身份与众大臣侍立在一起。当他听到黄门官宣读让自己巡边的诰命时，其心中顿时震惊万分，明白父皇对自己有想法了。事情很明白，自己出外巡边，那么皇帝的职责就化为乌有，自己仅有皇帝之名行巡边之事。其间父皇再有一道诰命，许是自己在巡边途中就没有了皇帝的身份。这就是李隆基与李旦的根本区别，每遇一事，他皆能正确判断事情背后的真实含义，进而再拟出应对之策。他此时直视父皇的眼神，发现其中闪烁有飘忽之光，遂更加印证了自己的判断，出班奏道："父皇深谋远虑，儿子深以为然。此次幽州兵败，儿臣以为边关之事早该整饬一番。父皇让儿臣巡边，既有此意，又

可让儿臣历练一番，实在恰为其时。”

李旦道：“朕让郭卿助你，就为此意。你退朝后与郭卿商议商议，来年二月前要离京启程。”

李隆基躬身答应。

郭元振对李旦此举不以为然，他明白契丹与奚所以敢攻幽州，缘于朝廷这些年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突厥与吐蕃的侵扰上，东北部的防卫力量相对较弱，以致被他们钻了空子。

其实归根到底，这些部落敢于前来袭扰的原因，还在于朝廷这些年内乱不已、吏治败坏，以至于武备力量受到影响。贞观与永徽年间，以契丹族为例，其看到唐朝强盛，遂主动来附，其首领还被赐姓为李。他们看到唐朝此时的势力渐弱，遂想趁乱捞一把。

郭元振想到这里，遂出班奏道：“陛下，臣掌兵部调度不力，致有幽州之败，此臣之罪。臣以为，幽州那里现由宋璟主持，其凭城坚守，再逐渐整兵，不出半年，契丹与奚不敢再来侵扰。臣想再挥兵北指，收复辽河流域，则他们不敢再动弹，如此可永绝后患。”

李旦问道：“郭卿的意思，想慢慢积蓄力量，则可不战而胜？”

“陛下圣明。臣其实以为，这些活儿皆为臣之职责，若让陛下分心，又让陛下巡边劳顿，臣实在心中不安。臣以为，若假以时日，陛下在京遥制，臣到边关传达陛下圣意，则边关可安。”

李旦听明白了郭元振的意思，他绕来绕去，其实不愿李隆基出京巡边，因为是自己的圣意，他又不敢明着反对，方才有了这等言语。他略微沉默了一下，然后面向萧至忠问道：“萧公，你以为呢？”

萧至忠听完了李旦的诰命，心中早已欣喜万端。他知道，李旦这样做，显然有了废黜李隆基的心思，看来公主这一段忙于宫中往返，还是卓有成效的。李旦现在既然问话，自己当然应该旗帜鲜明地表达观点，遂出班奏道：“陛下，臣窃以为，皇帝御驾巡边，其实有着极大的威慑作用，胜过数万雄兵，臣不敢苟同郭尚书的主张，别人已然来抢杀掠夺，我们若好整以暇耽搁时日，别人定会笑我们一味软弱。”

李隆基发现萧至忠近来有很大的变化。此人以前深谙官场之道，尤其朝会时的言语圆滑无比，其心中就是决意反对某事，言语间也绝不咄咄逼人。今日他当堂反对郭元振，明显迥异以往，看来他秉承姑姑的意志，今后再也不遮遮掩掩了。

李隆基忆起高力士此前的话，高力士在太极殿内也安插了自己的眼线，他得来的消息说太平公主数番入宫，其与李旦谈话的主体就是李隆基。眼线还提到，太平公主数度提起张暐五更入宫之事。如此看来，父亲这次决意让自己巡边，应该与此事大有干系。

李旦又转向郭元振道："就这样吧，你佐三郎好好计议一下行程路线。朕让你们来年二月前启程，时辰很宽裕，你们可细细筹定。"

李旦此话很明白，李隆基巡边一事不容更改，那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李隆基感到了事态紧急，若自己果然出外巡边一年半载，京城中的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自己的皇帝之位许是昼夜之间就会化为乌有。

朝中仅有一个郭元振能帮自己说话，然用处不大。自己已经当堂表态乐意巡边，若再到父亲那里表明自己其实不愿出京，恐怕会更添父亲的反感。怎么办呢？李隆基当时就打定主意，目前能挽回父亲心意的唯有大哥李成器一人。

李隆基现在当了皇帝，固然有名无实，然诸种排场仪卫，那是一点都不少的。他未当太子与皇帝之前，大可独乘马儿驰奔哥哥府中，现在若想出宫，定然动静不小。所以他若想与大哥叙话，唯有在宫中最合适。

如此到了第三日，李隆基密嘱高力士，让他在朝会散后悄悄拦下李成器，然后带入侧殿的一个静室内叙话。

李成器入室后，高力士屏退其他宫人，自己立在门外，不许他人靠前。

李成器那日听闻父亲让李隆基巡边的诰命之后，心中也是震惊无比。他当堂没有说话，朝会散后求见父亲，如此两人有了一番对话。

李成器直接说道："父皇，三弟刚刚当了皇帝，眼前千头万绪，正是应该梳理的时候。这个时候让他去巡边，且需一年半载的，时辰太长，儿臣以为现在出京有些不妥。"

李旦无法对儿子说知自己心中的隐秘所在，因叹道："我已退位，早就不想让小事缠身。然边关也需震慑，如此两者相较，三郎还是到边关走一趟最好。"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这一段时间缠斗不已，李成器不愿多事，自然不知其内里详细，然对他们争斗之事也有耳闻，遂问道："父皇，让三弟去巡边，不会是姑姑的主意吧？"

李旦摇头否定。

李成器欣然道："如此就好。刚才朝会后郭元振悄悄找到我，说父皇此举其实是有了废黜三弟之意，还说这多半是姑姑的意思。父皇，三弟先为太子，再为皇帝，儿子们皆心悦辅之，父皇千万不可有废黜之心啊。"

李旦对李成器还是相当看重的，李成器孝悌为先，极合李旦心意，李旦还是能听其言语的，他闻言道："这个郭元振怎么如此多事？又怎么与你姑姑扯在一起？我知道，这个皇帝你死活不当，其他数子中唯有三郎最合适，我怎么会有废黜之意？"

李旦说出此话，让李成器大为心安。

李成器入室后先把这番话告诉了李隆基，李隆基听完长叹一声，然后道："大哥，只怕父皇没有全明心事啊！"

"此话怎么讲？"

"郭元振说得不错，只怕父皇果真有了废黜之意，且此事与姑姑大有干系。我今天请大哥前来，就想把其中的事儿向大哥说个明白。"

"好呀，愿闻其详。对了，三弟，我知姑姑待你最亲，缘何现在就生分了呢？我仅风闻姑姑与你不和，其中详细不甚明了。"李隆基当了皇帝之后，众兄弟本来要改称呼，李隆基坚执不从，说若在朝堂之上也就罢了，私下时见面称呼依旧。

“嗯，今天我就从头说与大哥。那时韦氏当权，姑姑让我设法联络军中人士，以图保全自己，我依计而行。后来事发紧急，崔日用告密说韦氏马上要动手，我未及禀报姑姑和父皇就起事，事情果然成功。然姑姑从此恼我，多次在父皇那里说我的不是。”

“这就是姑姑的不是了。当初局势极端险恶，多一人预知，就多了一层危险，我认为你做得对。”

“多谢大哥替愚弟着想。从此开始，姑姑就百般刁难我。大哥坚辞储位，父皇有意让我领之，姑姑先是在父皇那里阻挠，继而散布流言，说我非嫡长子不当立。”

“这个过程我知道。当时我就十分纳闷，姑姑为何对你如此排斥？”“至于后来我能够监国及继位，这其中也有姑姑的功劳。我后来查验清楚了，那个司天台的严善思收了姑姑的许多财物，于是依姑姑之计乱言天象。他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实在是暗指我图谋不轨，意欲领兵入宫逼位，姑姑这样说，无非想借父皇之手废我太子之位；后来又说‘太子宜移东宫，合作天子’，分明说我要么当皇位，要么被废除。姑姑千算万算，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父皇是一个淡泊散淡的人，结果为自己帮了倒忙。”

李成器对此事略知一二，遂点头不语，李隆基接着说道：“至于这一次巡边之事，应该与刘幽求之案有关。”

李成器问道：“刘幽求与张暐已为流人，则此案已结，怎么又把此案翻出来了？”

李隆基叹道：“姑姑三番五次入宫对父皇讲，刘幽求与张暐不过是一个替罪羊，主谋人是我。我想姑姑到父皇面前定会添油加醋，定说我为主谋，圈禁她非为最终目的，还要意图加害父皇。”

李成器闻言叹道：“唉，谁让你处嫌疑之地呢？刘幽求与张暐皆是你擢拔而来，张暐又为宫门郎，确实能与你扯上干系啊！如此说，父皇果然信了姑姑言语，如此就有了巡边之说？”

“此为我的猜测，应该是这样。大哥，这个皇帝还是由你来做吧，我如今心力交瘁，实在无法可施，还望大哥成全我。”李隆基说完，眼中不觉流出眼泪。

李成器手抚李隆基之肩，劝道："三弟，不要伤心。我早就想清楚了，这个皇帝嘛，只有你来做。我和父皇，皆为一样的淡泊心情，那是不适合当皇帝的。"

李隆基依旧抽泣道："大哥不可这样说，我当皇帝合适？可是呀，我从当太子直到今天，日日煎熬无比，如同在火炉上烤着的感觉。"

李成器点头赞同，他深明弟弟这一段的日子，正所谓如临深渊，战战兢兢是也。看到李隆基如此伤心，其心间油然升起怜悯之感，劝道："三弟，请止泪。有多大的事儿，不过巡边而已嘛。再说了，巡边与否，不过父皇的一句话。我们兄弟共同去请，父皇或许能罢此意。"

李隆基今日请大哥入室叙话，其实要的就是这句话。他抹了一把眼泪，说道："大哥如此说，小弟心怀感激。其实父皇说得对，我们久处京中，确实需要历练军中之事，到边关踏勘更有益处。然若是姑姑的主意，那么现在去巡边就不合时宜。"

李成器叹道："唉，姑姑怎么能够这样呢？她得父皇关爱，其位尊崇，食邑又厚，为何偏爱朝中之事呢？我知道，外面风言风语，说你虽为皇帝，然无法夺姑姑之势。姑姑这样，其心何在呢？"

李隆基森然道："大哥，她想依则天皇后故事，逐步掌控朝政！她之所以处心积虑想废掉我，就是以为我不会遂其意志，成为其为所欲为的障碍！大哥，知道前一段'斜封官'闹事吗？"

"当然知道，废除'斜封官'因之又被搁置下来。"

"父皇即位之后，鉴于时政混乱，颇想励精图治一番。那姚崇与宋璟皆为治世能才，他们革除弊政，使纲纪修举，一时之间有了贞观之风。然如此好的局面，顷刻因'斜封官'闹事被废。大哥，你知道那三名出头闹事之人现在官居何位吗？"

李成器摇头不知。

李隆基愤愤地说道："他们已官至四品！姑姑之所以愿意父皇继续掌控大权，就是想自己办事方便。这三人皆是由姑姑找父皇说项，然后授之的。"

“如此说，‘斜封官’的幕后主使为姑姑？然我也记得，你当初也劝父皇不可废之呀。”

“哼，那些替‘斜封官’办事的人大多灰飞烟灭，仅剩下姑姑一人而已。我当初劝父皇不可废之，缘于觉得姚崇他们办事太急，可徐徐图之，却不是永远不废。”

“哦，原来如此。”李成器确实继承父风，对外事不感兴趣，也不愿多想。

“大哥，我今日重提‘斜封官’之事，是想告诉你，姑姑私心太重，若有人有事挡其利益之路，她皆会除之，不会顾及国家大义所在。我听说，姑姑多次到父皇面前鼓舌，说姚崇等一帮相王府属不恋旧主，反而在我这名新太子面前殷勤，缘于他们想图后路。大哥，姑姑这样说不是存心挑唆我与父皇的父子之情吗？你知道，我与姚崇他们素无来往，我们也有共同之处，就是想遥追太宗皇帝高宗皇帝之英烈，把国家的事情办好，不能让国家再乱下去。结果你也看到了，厘改弊政之事中途而废，一帮无德之人窃据朝中重位，姚崇与宋璟一帮人被赶出京城，这就是姑姑的本事！”

这番话对李成器有相当震撼之力。李旦一生皆在小心避祸，则天皇后主政之时，李旦父子被圈禁的时候为多。在漫长的日子里，读书习字以及音律之事成为他们父子打发时日的主要内容，使他们父子在这些方面有了较深的造诣，又养成了淡泊从容的性子（当然龙生九种，李隆基虽有从容淡定的性子，其心思又与兄弟们迥异）。李旦偏爱训诂之学，其理解儒家经典自然比常人要高，由此成为儿子们的良师。李成器兄弟如此潜移默化，渐渐秉持孔夫子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心中就多了正义之感。

李隆基今日第一次向哥哥叙说了自己对姑姑的认识，使李成器对李隆基更生同情之心，其中还有那么一份高尚的使命感。李成器闭目思索了一会儿，然后重重说道：“三弟，你的心思我知道了。这样吧，父皇那里你就不要多说话，就由我和二弟代为陈情。你说得不错，若任姑姑如此肆意妄为，对我家不好，也对父皇不利。这巡边之事，现在确实不宜。”

李成器回府又思索了二日，认真琢磨找父亲陈情的切入点，甚至对一言一词都进行了敷演，如此好整以暇，觉得胜算颇大。

李旦明白儿子的来意，说道："大郎，我知道你终究会再来说三郎巡边的事儿。知道吗？我已然等你数日了。"

李成器禀道："儿子这些日子一直在想，父皇让三弟去巡边到底何意？儿子想了这几日，终于想明白了。父皇想历练三弟，所以先让监国再为皇帝，如今再让三弟巡边，此亦为历练之意，父皇立意深远，儿子们断不能及。"李成器上来先把李旦恭维一番，看来人皆爱听好言，虽父子之间仍不能免俗。李成器如此说，实在想为此后的谈话营造一个好气氛。

李旦叹道："你为长子，能体会为父的这番苦心，我心甚慰。大郎，我两番为皇帝，人言为帝风光无限，我却以为高处不胜寒。常人可以嬉笑怒骂无所顾忌，而皇帝却不能这样，须有容纳万物的胸怀，有时候还要承受极大的委屈。三郎与你相比，锋芒稍健，如此更需历练。"看来李成器的话引起了李旦的共鸣。

李成器此时却将话锋一转，说道："儿子又想，让三弟历练固然必要，然三弟刚刚继位不久，要历练非仅为边关之事，其在京中面临的事儿更多。儿子以为，或者过个年儿半载再让三弟巡边，如此时机最为适宜。"

李旦听明白了儿子话里的意思，他今日来先捧上自己一句，然后还是认为巡边不宜。李旦脸有不悦之色，说道："你那日来说此话，我已然回答过了，怎么还要旧话重提？"

李成器突然伏地叩首，说道："儿子非是愿提旧话，只是又想明白其中的事儿，就想来向父皇禀报。若其中触忤了父皇，还望父皇恕罪。"

"起来说话。你说吧，就是有过头的地方，我不怪罪你。"

李成器依言起身，躬身禀道："父皇，若三郎巡边，那么朝中的大小事儿皆由父皇署理？"

李旦雅不愿接手这些繁乱之事，遂叹道："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届时三郎巡边，你们兄弟就要多做一些活儿了。"

"儿子听说，如今朝中重臣除了一个郭元振之外，其他人皆由姑姑

安插。这些人参加过朝会之后，首要之事就是入姑姑府中问安，然后再回各衙署办公。”

李旦有些惊奇，说道：“是吗？还有这等事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父皇若是不信，明日可派人到姑姑府前蹲守，这些人届时是否前来，一看便知。父皇，儿子其实想说，如今姑姑在父皇面前所请大多被准，朝中又有一帮嫡信之人为重臣。若三弟出外巡边，其实父皇不用儿子们，可借姑姑之力处置好朝中之事。”

李成器此话，明显是用激将法了。

李旦当然明白儿子的意思，说道：“唉，你们都是用如此眼光来看待你们的姑姑吗？我和她毕竟为亲兄妹，你们怎么把她看成外人一般？”“姑姑当然是外人！天下是我李家的天下，姑姑若论私情当为至亲，然她染指我李家天下，那就不该了。”李成器这句话虽话音不高，然掷地有声。

李成器接着道：“儿子说句不孝之话，其实自则天皇后之后，多为女主天下，此为祸乱之渊薮。三弟诛灭韦氏之后，正是正本清源的时候，然姑姑又来横加插手，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父皇难道没有觉察吗？”

李旦闻言不喜，斥道：“你怎么也学会了这些无稽之谈？这些话是三郎教你的吗？你不要说了！则天皇后是你的祖母，你出此不逊之言，即为不孝。”李旦非常纳闷，此子平时甚为谦和，从不说过火之言，今日大反常态，令人奇怪。

李成器没有惧怕之色，说道：“父皇息怒。儿子今日想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事后任从父皇责罚。则天皇后是儿子的嫡亲祖母，然她的不当之处难道后人不能评说吗？则天皇后为执权柄，不惜罗织宗室罪名大加屠戮，儿子的三个伯父，两个莫名其妙被废身死，还有一个被贬外地，就是父皇那时，整日里也在惴惴不安。则天皇后为何不顾亲情这样做？儿子现在想来，都是权力惹的祸。儿子那时伴在父皇身边，心中的滋味也实在难受。”

李旦听到此处心中一软，顿时想起那些被圈禁的日子。李成器为长

子伴在身边，深明父亲的心情，时常谈谈说说以宽慰父亲之心，令李旦倍感温暖。李旦想到此节，心中温情再生，喃喃说道："嗯，你那时很好。"

李成器又使出柔情的招数，看来效果甚佳，李旦的脸色变得缓和起来。其实李旦与李成器皆为同路之人，他们皆重情重义，颇为感性。如此之人作为家庭角色最为适宜，然在冷酷的官场里极不适应。

李成器时刻观察着父亲的神色，知道继续说下去不妨："想起那日来俊臣带着刑具入宫的场面，儿子至今犹心有余悸。现在事儿已然清楚了，那时武承嗣为争父皇的皇嗣之位，所以指使来俊臣入宫来罗织罪名，若不是乐工安金藏剖腹明志，使则天皇后生出了恻隐之心，我们一家的前途实在未卜。"

李旦颔首，说道："是啊，安金藏真义士也，天降此人来佑我家。"李旦当了皇帝之后，对安金藏大加褒奖，并擢其为右武卫中郎将。及李隆基即位之后，又专门下制褒美，并奏请为右骁卫将军，还令史官录其事迹。安金藏以乐工之身，重义忘身，不惜以死替李旦辩冤，由此博来了一世美名和富贵。由此来看，凡事以功利之心考虑，往往难得大利且所失甚多，如安金藏这样没有功利之心，而所得甚多，是为人世间的大道至理。

李成器接着道："后来则天皇后没有让武氏承继大统，将天下复归李唐，说来还是缘于狄公的一席话，此事天下皆知，儿子不再复述。"

则天皇后革唐命自立为大周皇帝，马上面临着皇位是传子还是传侄的问题。武承嗣与武三思当然想当太子，数次派人对女皇说："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他们认为，女皇姓武，那么继任者也应该姓武，这是比较过硬的理由。

女皇也一直在犹豫不决，是时，狄仁杰被召为内史，即为宰相职。女皇对狄仁杰甚是尊重，甚至呼其为"国老"。她在立储之事有疑虑，当然要询问狄仁杰。狄仁杰没有讲大道理，仅从情感上来打动女皇，告诫她说："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

狄仁杰说的话非常平实，若侄子当了皇帝，人家今后供奉的是自己的祖先，有自己父母的牌位，注定不会有姑母的牌位，所以女皇也就不

要为她人做嫁衣裳了。如此平实的话反而最有力量，女皇最终决定将天下复归李唐。

李旦叹道："是啊，将天下复归李唐就在母后的一念之间，狄公此言可谓立了大功。"后来李显当了皇帝，此时狄仁杰已逝，李显感谢其复立之功，将其追封为司空；及李旦即位，又将狄仁杰追封为梁国公，让狄仁杰在地下享尽了哀荣。

李成器话锋一转，问道："儿子想问父皇，兄妹与父子皆为人间至亲，然在国家大统承继上孰亲？"

李旦道："你又在胡说了。你姑姑一直忠心帮我忙，根本没有承继大统的心思。"

"对呀，姑姑若没有承继大统的心思，就不该在朝中培植嫡信之人，就不该三番五次诋毁三弟。她位望既尊，其食邑过万户已逾常制，好好在府当一名富公主即可，为何还要如此不安分呢？"

李旦此时觉得儿子说的话虽有些刺耳，然也有理，遂默然不应。

李成器看来事先准备妥了言语，拼着李旦责罚，也要把话说完："父皇，三弟虽性格异于我等兄弟，然他孝顺父皇，亲爱兄弟，前有大功，今后治理国家也有办法，我等兄弟万不能及。乞父皇亲之爱之，万不可有废黜之心。"他言罢流泪不止，复伏地叩首不已。

李旦闭目摇头，颓然说道："罢了，你退出去吧，让我好好想一想。"李成器的话又让他犯了难，一边是嫡亲的妹妹，一边是几个朝夕相处的儿子，确实让他难以取舍。

李成器觉得话已说尽，遂脸挂眼泪退出殿外。

终李成器一生，如此犀利的谈话唯此一次，其打动了李旦的心弦，极大地挽救了李隆基的颓势。太平公主运筹帷幄，根本想不到不起眼的李成器在关键时刻竟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太平公主确实对李成器不以为然，她力图拿掉李隆基，想的就是让李成器继位，这样就可以把他们父子玩弄于股掌之间，以图自己的大事。其实太平公主这样想大错特错，人之智识虽有短长之分，然常人只

要不是白痴，终归有自己的利益和思虑，不会任人摆布。假若李成器处于李隆基的位置，他断不会沦为姑姑的附庸。

李成器的一番话，彻底打消了李旦对李隆基的憎恶之心，情感的重心又渐渐倾向于李隆基。

李隆基这日带着郭元振入太极殿，禀告出行人员及诸事已备好，募兵业已开始，意欲十一月上旬出京，他们第一站意欲直奔幽州。

李旦听完沉默良久，然后淡淡说道："我让你们明年二月前出行，马上就近年关了，你们急什么？待过完年再说吧。"

李隆基闻言心中窃喜，父亲不急着催自己出京，自己也就乐得糊涂了。

李旦如此犹豫，不觉秋去冬来，很快就到了年关。太平公主见李隆基即将出京巡边，欣喜自己终于大功告成，也没有什么后续新动作。朝中双方息兵相处平安，于是有了相对平静的数月日子。

中国人最重过年，过年之时，朝廷照例放假，并在元日举行大典，以庆贺新年。民间立竿悬幡、张灯结彩，人们皆身着新衣，见面后共贺新年，然后饮酒推盏，极尽快乐。

太平公主眼见李隆基被自己打败，心里也就有了一些宽容，过年之时见到李隆基不再冷面相对，变得言笑晏晏起来，努力展示自己作为长辈的慈爱之情。然而到了正月下旬之后，她看到哥哥依旧没有让李隆基出京的意思，自己到哥哥面前数次打探，皆被哥哥笑语岔开话头，使她终究不能得知李隆基巡边的日期。

太平公主由此变得有些着急，渐渐对哥哥有了怨怼之情。

群臣这日参加完李隆基主持的早朝后逐渐散去，崔湜与萧至忠等十余人照例入公主府问安。太平公主今日心情很不好，与众人说了几句话即令他们退去，单留下萧至忠说话。

室中仅剩下太平公主和萧至忠相对，太平公主道："萧公，我总想皇兄的行为有些蹊跷，他令三郎出外巡边，然数月来无声无息，马上就进入二月了，已经到了他规定的最后时限。他还是按兵不动，到底意欲

何为呢？”

“是呀，属下过年之时就想着这个事儿，然终无头绪。按说太上皇诰命已发，募兵业已结束，则圣上巡边为必行之事。太上皇又不催着圣上，看来其中还是大有文章。”

“萧公，你说皇兄会不会不让三郎巡边了呢？”

“下官以为，有这个可能。”

太平公主起身绕室，看来其心情更坏。萧至忠当然明白公主的心思在何处，不敢说话，唯注目公主的动静。

太平公主停下脚步，决然道：“不行！我还是要找皇兄说这个事儿。唉，皇兄犹豫不决，真是让人着急。”

萧至忠道：“公主，太上皇之所以犹豫不决，估计有人在其耳边说了要紧的话儿。下官一直在想，公主不喜圣上，然圣上步步为营，至今毫发未伤，今后宜变换一些法儿。”

太平公主颔首道：“萧公所言有理。我这些天一直在想，此前对付三郎的法儿失于简单，动静颇大，而收效甚微。萧公，你认为当用何法？”

“下官以为，公主与圣上在太上皇面前可谓不分轩轾，掌控朝臣一节公主处于优势，然掌控军中力量一节，公主则处于完全的劣势。”

太平公主道：“不错，三郎以兵起家，明白其中的利害所在，所以竭力掌控兵权。”

“是啊。姚崇与宋璟的眼光，实在比下官要犀利多了。我们直到今日方始明白，确实有些晚了。”

“嗯？此话怎讲？”

“当初姚宋向太上皇建言三策，其前二策让公主和宋王成器离开京城，后来这二策先后停行，然第三策还是施行了，岐王范和薛王业成为东宫左右卫率。下官当时没有在意，现在愈发感觉姚宋二人的眼光果然深远。”

李隆基当了皇帝，两名弟弟因避讳去掉“隆”字，称之为李范和李业。

太平公主叹道：“是了，此二贼处心积虑，竭力替三郎着想。他们先劝皇兄罢诸王兄弟兵权，使兵权归皇帝；皇兄不愿署理烦事，他们又策动太子监国，使此兵权顺势落入三郎囊中；四郎和五郎为东宫左右卫率，三郎让此二人亲典禁兵，则皇兄也最放心。唉，姚宋二人真是机关算尽。”

“对呀，圣上现在所恃就是手中的禁兵之权。上次刘幽求和张暐策划宫变，肯定就是圣上的主意。公主，若圣上今后再行此事，恐怕下官等人的项上之头难保。”

太平公主冷笑道："你保不住项上之头？难道我就能保住了？瞧三郎当时斩杀婉儿的果断劲儿，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张暐的这一次醉酒乱言，实在让李隆基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这种举动引起了李旦的警觉，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儿子有武力逼位的威胁；至于太平公主一方，他们原来以为既仗李旦之势，又有朝臣众多的优势，则李隆基就处于绝对的劣势之中。太平公主有了这些底气，可以到政事堂和李隆基面前吵闹一通。有了这次未遂宫变，他们才发现所有的一切皆难挡武力的致命一击，与武力相比，高调的吵嚷与群臣的力量就显得过于苍白。

由是太平公主说道："萧公，你说得不错，我们今后该在军中下些力气了。如今京中军中兵力无非北门四军和南衙军两支，你有什么主意？"

"下官以为，南衙军例由雍州府调派，我们可在此事上先有作为。雍州府现在由宋王成器为刺史，然不管什么事儿，雍州府长史原来由崔日用兼任，崔日用被授外任后此职一直空缺。下官以为，窦怀贞此前在雍州任职甚久，可让他兼任此职。或者公主能说动太上皇，干脆让窦怀贞兼任刺史最好。"

"嗯，此事应该能成。"

"窦怀贞若任雍州刺史，则可间接提调南衙军。其稍下点力气，在南衙军中收罗数名中坚之人为知己，如此就可控制南衙军。"南衙军主要负责京城除了宫城以外城门的防卫，雍州府负责各门防卫的日常调度，所以能够间接指挥南衙军。当初李隆基起事之后，先以皇帝之命授崔日用为雍州府长史，其主要目的就是控制南衙军。只是南衙军与北门四军相比，人数较少，装备不精，战斗力较弱。

太平公主当然明白其中的差别，说道："南衙军用处不大，不过将之抓在手中，强似于无，我们还应该在北门四军上多下工夫。萧公，如今郭元振任兵部尚书，三郎几个兄弟又亲掌北门四军，要想搬动他们，估计皇兄不会答应。"

"不错，这样难有作为。下官这些天一直在想，当初圣上起事时能够成功，他无非拉拢了葛福顺与陈玄礼等数名万骑中人，我们也可以依

此法行之。”

“嗯，你有合适人选吗？”

“有几个。下官想一一知会他们，若火候差不多，我再将他们带入公主府，由公主当面抚慰他们一番，这些人从此就会对公主死心塌地。”

“好哇，你要抓紧办此事。只要能把三郎拿下，我就能名副其实，成为真正的太平公主。”

萧至忠眼珠一转，说道：“公主，你就不能再往深里想一想吗？”

“我还要想什么？”

“下官以为，当初公主不应该将相王单独推上皇位，应该由相王与公主共治天下才是。”

“共治？萧公怎能如此异想天开？自古至今，哪有兄妹共治天下的道理？”

“当然有了。当初高宗皇帝与则天皇后被尊为‘二圣’，其实就是共治天下。”

“母后当然可以，我为李家女儿，若涉权柄，定会人言汹汹。”这句话其实为太平公主的心结所在，多少年来，她玩弄权术可谓乐此不疲，然确实没有谋夺皇位的想法。

萧至忠道：“下官以为，若圣上被废，其几个兄弟的脾性与太上皇差不多。如此一来，公主岂不是就有了机会？”萧至忠不想把话说透，仅是点到为止。

太平公主没有吭声，在那里默然良久，然后长叹一声道：“萧公，这件事儿复杂得紧，还是不想为好。我这几日先找皇兄，先把窦怀贞的事儿办妥，联络北门四军之事，你也要抓紧。你说得对，此前我偏爱在文官圈里考虑，未曾想过军中之事，这的确为我的失策。”

按照规制，吏部每年需对各级官吏考课一次，议其优劣，定其等级。考定之时，亲王及中书省、门下省、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

观察使等集于中书省，有员唱其等第，然后将结果上奏皇帝。

崔日用是时任兖州刺史，亦在考课之列，这一次考课为中下。李隆基那日午后阅读官员考课的册子，忽然看到崔日用的名字，遂派人将其唤入宫中。

崔日用入殿后纳头便拜，李隆基唤其平身，然后笑道："你到兖州一年有余，怎么如此不堪，竟然得了一个中下的评语？唉，要罚禄一季了。"中下者的评定标准为"职事粗理，而善最不闻者"，崔日用去年的考课评语为中中，今年因为退了一等，所以要夺禄一季。

崔日用起身道："陛下，以姚公和宋公之能，其评语也为中下，臣能列身其侧，已然实属幸运了。"

李隆基微微一笑，知道主持考课的吏部员外郎为姑姑的嫡信之人，他对姚崇、宋璟与崔日用自然没有好感，没有将他们评为下下，实属格外开恩了。李隆基问道："你在任上，果然如此懈怠吗？"

"微臣不敢。微臣为刺史，唯亲政爱民，赏罚分明，不敢懈怠，如此不敢辜负圣恩。"

"嗯，我知道。姚公你们昔为朝廷大员，只要心思恪勤，处置政务之时应该没有偏差的。崔卿，这些年你连换数地为刺史、长史，等闲难见一面，诸方面还好吗？"崔日用这些年换了许多地方，先后任婺州和荆州长史，扬州、汴州和兖州刺史。

崔日用眼圈一红，躬身道："谢陛下关心。微臣外任日久，诸事皆好，唯思念陛下。今日一见，心中百感交集。"

李隆基悠悠说道："崔卿，别站着，坐下说话。唉，你与绍京兄虽为外任，毕竟为官身，然刘幽求与张暐现为流人，如今滞留在桂州，他们的境遇更令人堪忧啊。"

崔日用依言坐下，李隆基提起刘幽求，使他们二人心中不是滋味，一时相对无言。

如此沉默片刻，崔日用率先打破平静，说道："陛下，臣今日奉召入宫，实在大喜过望。臣近来心中有一番要紧话，正想说与陛下。"

“好呀，这里左右无人，你有什么话，但说无妨。”高力士甚有眼色，见到崔日用入官，知道此人为李隆基昔日的干将，遂将所有人赶走，自己在外守门，偶尔入内为他们续茶。

崔日用道：“臣去岁十月间见到太上皇的诰命，钦命陛下出外巡边。臣当时见之顿时大惊失色，窃以为太上皇的这道诰命实在大有深意。事情很明白，陛下继位日短，不该此时外出巡边，臣当时就想，莫非太上皇有了废黜陛下之意吗？”

李隆基叹道：“是啊，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你现在应该知道了，这都是张暐口风不严，以致惹祸。”

“嗯，臣知道。太上皇诰命颁布之后已然数月，眼见就要进入二月了，他不催陛下动身，难道现在改换心意了？”

李隆基摇摇头，默然片刻，然后说道：“父皇至今没有说过作废此诰，则出行之事依然虚悬。崔卿，你身在千里之外，还能想到我的安危，难为你了。”

“微臣决意跟随陛下的那一天起，陛下的安危就关乎臣的命运。臣替陛下考虑，其实就是替自己着想。陛下，请恕臣下如此直言。”

崔日用如此说话，确实十分直接，让李隆基觉得其言甚诚。李隆基知道，崔日用心思缜密，眼光深远，他今日能提出此事，心中肯定有想法，因问道：“崔卿，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崔日用道：“臣看到太上皇诰命之后，马上以为其中多为太平公主的功劳。张暐此次惹下祸端，使陛下后患无穷，太平公主许是利用这次机缘，劝说太上皇废黜陛下。太上皇之所以颁有这道诰命，说明他犹豫两端，此后未催陛下动身，看来其心思中怜惜陛下又占了上风。”

李隆基心中不由得大为感叹，此人远在千里之外，犹能洞若观火，识得事情的细微之处。看来自己与姑姑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崔日用接着道：“臣以为，太平公主在朝中遍植亲信，一直对陛下耿耿于怀，其心中已萌发异志。庆夫不死，鲁难未已，太平公主实为当今的庆夫。陛下宜早作决断，否则祸无宁日。”

李隆基叹道："我知道姑姑不喜欢我，我也知道姑姑常到父皇面前说我的不是，然她为我嫡亲的姑姑，又甚得父皇的关爱，我怎能以下犯上呢？"李隆基说得不错，太平公主虽玩弄权术，数对李隆基不利，然她毕竟为李旦的胞妹，做这些事儿虽有些过火，也不是十恶不赦之罪。李隆基若意欲不利于太平公主，外人定会说李隆基以下犯上，如此就招致了恶名。

崔日用当然明白李隆基的这种心思，因替李隆基寻找到了合适的理由："陛下，臣以为庶人之孝，须承顺长辈颜色；然天子之孝，则须安国家、定社稷。若令小人得志横行朝中，则大业即亡，如此能为天子之孝吗？"

李隆基叹道："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然父皇不说什么，终究无法可施。崔卿，你智计百出，若想改变眼前这种局面，当用何策呢？"

"陛下昔日为郡王、太子之时，凡事须先计谋再筹措人力，现在据大位不用如此麻烦，一下制书则定矣。"

李隆基觉得崔日用想得过于简单，摇头道："崔卿，如今三品以上官员皆由太上皇主之。我若下制书，能有什么用呢？再说了，父皇对姑姑甚为关爱，他能允许我对姑姑下手吗？"

崔日用知道，李隆基之所以难对太平公主下手，一者碍于世人评说；再者就是李旦的态度了。他思念至此，不由得反问道："陛下如此思虑颇多，难道太平公主也有如此顾虑吗？陛下为公主的侄子，她不思国家大义，不顾至亲之情，数番下辣手欲废黜陛下。微臣相信，太平公主对陛下没有任何怜悯之心，假以时日，她定会有新的图谋，陛下能够如此漠然被动任之吗？"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崔卿，你如此催促，就是陷我于不义境地。姑姑就是万般不喜欢我，我终不能向姑姑示以不敬之意。你的话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

崔日用急道："陛下不可如此啊。若陛下不愿惊动太上皇，臣再为陛下献上一计。"

李隆基颔首示意其说下去。

“陛下若不愿惊动太上皇，可先安北门四军后再入各衙署讨捕逆党。如此不需惊动太上皇，则大事成矣。”

此计非常明白，就是让李隆基策划一次宫变。北门四军现在由李隆基牢牢掌控，李隆基仅带上数百人就能将太平公主的党羽一网打尽。崔日用此计虽未明言，其最终目标还是太平公主与李旦：先圈禁太平公主，再逼李旦彻底交权，李隆基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

崔日用此计也不新鲜，刘幽求上次的未遂宫变也是这种思路，李隆基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所在。其实李隆基内心中也多次盘算过如此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然碍于自己的名声不能断然下定决心。今日崔日用再提此计，无疑使李隆基的心智又加重了一层。

李隆基闭目凝思片刻，然后睁开眼睛说道：“崔卿，此事断然不可！我若加刃姑姑，就是惊扰了父皇，就是陷我于不义境地。你今后不可再说这种话儿，我们今日的谈话也不可泄露半分！张暐的教训，你要深戒！”

崔日用平时口风甚严，绝非张暐那样口无遮拦。李隆基虽知崔日用的禀性，犹谆谆叮嘱。事情很明白，万一今日的谈话有一丝泄露出去，迎接李隆基的将是灭顶之灾。

崔日用起立躬身道：“请陛下放心，微臣不敢浪言。只是臣明白即将离京，又难见陛下之面，臣只好在千里之外遥祝陛下平安。”

崔日用辞出，李隆基破天荒地随同其一起出殿。就见外面的天空昏暗许多，天上彤云密布，令人感到空气很压抑。空中已然零星地飘下一些雪粒，眼见一场大雪又要骤然而至。

第十九回　献佩刀张说明志　受嘱托知古言密

太平公主果然说动李旦，让窦怀贞兼知雍州刺史。

萧至忠待窦怀贞的授托书下发之后，将窦怀贞召到中书省面授机宜。

萧至忠首先说道：“怀贞，你昔日被贬，然很快再为京官，且官至

宰相职，知道此为谁的功劳吗？”

窦怀贞觉得有些奇怪，萧至忠现在明知故问，遂说道：“萧公，怀贞能有今天，多亏公主青眼有加，再得萧公奖掖简拔而来，怀贞本来厄运穷途，由此顿现光明，追根溯源还是公主与萧公的大恩，让怀贞感激涕零。”

“我不过替公主办事，你须铭记公主大恩，则不枉了公主的一番心意。”

“请萧公放心，怀贞今生今世，生为公主之人，死为公主之鬼。”

“嗯，我就想要此话。怀贞，知道这次授任你为雍州刺史，公主何意吗？”

“怀贞暗自猜想，许是公主认为雍州府职掌京城诸事，此后让怀贞具体处置，较为放心。”

“你这样想，其实错了。”

“错了？怀贞不甚明白，请萧公教我。”

“嗯，知道雍州府与南衙军的关系吗？”

“怀贞昔为雍州刺史，知道南衙军职掌京城城门守卫，其人员调度由雍州长史负责。”

“对呀，公主让你兼知雍州刺史，其目的就是让你掌控南衙军。”

“萧公，南衙军的日常守卫由雍州长史调度，然其归属兵部。其兵丁调度及将官授任例由兵部职掌，雍州府不敢插手。”

萧至忠有些不满，说道：“怀贞，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你以宰相职兼知雍州刺史，莫非公主还让你帮她处置水碾之类的破事儿吗？你原来也算灵动，怎么越来越傻痴了？”

“怀贞实在不明白，望萧公教我。”

萧至忠叹了一口气，说道：“当今圣上起事诛韦时，他凭靠的是谁

的力量？”

“此事天下皆知，当今圣上靠的是万骑葛福顺、陈玄礼等人。”

“对呀，圣上当时为临淄郡王，在朝中仅有一个卫尉少卿的差使。然其用心良多，竟然策动万骑中人，终于一击而成。现在你为雍州刺史，与南衙军有了瓜葛，你又为宰相职，想法将南衙军主要将领笼络过来，进而掌控南衙军，还不是水到渠成之事吗？”

窦怀贞恍然大悟，起立躬身谢道：“怀贞实在懵懂，现在方开心窍。请萧公转告公主，怀贞定依此方略谨慎为之。”

“嗯，你能说出‘谨慎’二字，甚是难得。你既要掌控南衙军，又不可大张旗鼓，须隐秘行之。”

“怀贞明白。”

窦怀贞思索了一下又问道：“萧公，南衙军职掌各城门守卫，不管是兵丁数量，或者精良程度，皆与北门四军相去甚远。如此就是果然掌控了南衙军，公主在京城中还是处于绝对劣势。”

“我知道。你把南衙军的事儿办好，其他的就不要管了。公主说了，你近来若有用钱的时候，可到公主府中具领。”

窦怀贞刚才就想到，若要笼络军中将领，用钱的地方不少，雍州府库有限，也不能用自己的俸禄来倒贴，如此就成了难事。没想到公主善解人意，早将此等事儿想到，遂又躬身谢了一番。

时辰很快进入了二月，太上皇李旦长期的犹豫终于有了结果。二月初三，李旦又颁布诰命，其中言语很短，就是取消了李隆基的巡边之行，所募之兵也就地解散。

李隆基看到此诰命，心中百感交集，数月来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知道，父皇不再让自己出外巡边，则其心中升起的废黜之意暂时平息。高力士是时在侧，躬身道：“陛下不用巡边，实在可喜可贺。”

李隆基脸上没有欣喜之色，漠然问道：“有什么可贺的？”

“小人以为，边关为蛮荒之处。陛下若巡边，小人自当跟随，届时

侍候陛下，身边之物毕竟没有宫中趁手。”

李隆基脸现微笑道：“哦，你如此想，也为本分。对了，我问你，那个元氏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禀陛下，此贱婢近来还算安分，仅前日寻理由到太极殿，曾与尚官刘氏说了几句话，归来后也未见什么动静。”

“此殿内还有其他嫌疑之人吗？”

“小人排查数遍，未曾发现异样。看来陛下不让动元氏大有深意，若彼人在暗处，倒是颇费工夫。”

“是了，就是这个意思。力士，你久在宫中，深明其中玄机，近时更要加倍小心。”

“小人明白。小人除了在元氏身边不着痕迹安插人观测外，还让诸人互相监视，如此可保万全。”

李隆基知道，父皇此诰命一出，姑姑定然不甘心，肯定又会出其他花样。姑姑在宫中经营日久，眼线颇多，倒是不可不防。

高力士又道：“陛下，近来又有一人从暗处走向明处。小人派人暗察，发现此人进出公主府甚为频繁。”

“此人为谁？”

“右散骑常侍贾膺福。”

“哦？他敢公然出入公主府，自是有恃无恐了。如此来说，姑姑宫中的眼线自以此人为首。”

宫中的宦官机构为内侍省，内侍为内侍省之首，常侍则为其副。贾膺福职为右散骑常侍，则其地位高于高力士。

太平公主瞧着哥哥的诰书，没有像以往那样激动罹骂，而是轻轻地将诰书推在一边，神情安然地在那里默想。

她反思自己以前的行为，看似凌厉直接，却收效甚微。而三郎却以

哀兵之姿，并不直接接招，在那里信手轻挥，看似轻描淡写，然收效卓著。

自己不想让他当太子，他果然当定了，且继位为皇帝。

自己好不容易说动哥哥，让哥哥起了废黜之意，并下诰让三郎巡边。结果呢，三郎不知使了什么法子，先让哥哥犹豫不决，如今哥哥又下定决心，罢巡关之意。

这个三郎啊，年龄不过二十九岁，其身边的谋臣早被自己铲除干净，其行事何至于如此老辣？

按照太平公主往日的做法，她见到此诰命后定会先激动恼怒一番，然后再入宫中找哥哥问罪。

她此次却没有这样，此后两个多月，她若不奉召，绝足不往宫中。她就是见了李旦，也绝口不提罢巡边之事。

太平公主反常，弄得李旦一头雾水。他在下发此诰命之时，早想到妹妹会来吵闹一番，自己心中早为之准备好了相对应的说辞，太平公主不问，这些说辞就变得毫无用处。

太平公主变得很平静，李旦也就乐得清静，李隆基处置朝中之事无疑变得轻松许多。

转眼又是暮春时节，朝中由于恢复了难得的平静，京城气氛就变得祥和起来。李旦静极思事，觉得天下承平，庶民逐渐富裕，国库由于没有昔日安乐公主等人的折腾，也日益变得丰盈起来，因下令大酺三日。所谓大酺，即由朝廷出资供百司饮宴，另象征性地向庶民分发饮馔，并有百戏演出。大酺期间，李旦与李隆基一同登上安福门观看百司酺，又见宫外百戏竞作，人潮如涌，就有了与民同乐的感念。

太平公主的府内也是张灯结彩，日日饮宴不停。这日晚间，萧至忠和崔湜带领两人进入府内，四人直接入中堂拜见公主。

太平公主此时端坐在居中的几案前，其两侧各摆有两套几案，上面备有丰富的果蔬及酒馔之物。四人入堂后向太平公主躬身行礼，萧至忠礼拜毕手指那两位陌生人道："公主，此二人就是下官向公主提起的军

中之人：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

太平公主满面春风，笑道：“我多听萧公提起你们之名，今日方才将二位将军邀入府中，请坐，请坐。”

常元楷与李慈受宠若惊，他们得公主赐宴，又有二位朝中宰相相陪，此为何等的荣宠！二人心怀感激，再拜公主，萧至忠与崔湜过来，一人牵手一人，将他们引入几前坐下。

目前的北门四军为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由万骑改制而来，是时葛福顺任左龙武军大将军，陈玄礼任右龙武军大将军；常元楷任左羽林大将军，其手下尚有麻嗣宗为知左羽林将军事，李仙凫任右羽林大将军，李慈为其副。

太平公主执起酒盏道：“这几日朝廷大酺，普天同庆，我们就在这里小聚一回，来，请饮尽此盏。”

座下四人闻言端起酒盏，一饮而尽。

此后太平公主不再饮酒，由萧至忠和崔湜轮番劝酒。常元楷与李慈入府后慕太平公主势大，十分小心，连话都不敢多说。此后渐渐被酒蒙了脸，话语也就多了起来。

太平公主笑问道：“北门四军为军中之重，待遇丰厚，想你们与葛将军等人，定是经常欢聚宴饮了？”

常元楷与李慈叹了一口气，崔湜接言道：“想是公主不知，北门四军地位固然尊崇，然常将军与李将军在其中的滋味却一言难尽，所谓小心翼翼是也。”

太平公主将眉毛拧起，诧异道：“还是这等事吗？为何这样？”

崔湜道：“常将军，公主最爱管不平之事，你但说不妨。”

常元楷叹道：“正如崔大人所言，此事一言难尽。公主，葛福顺与陈玄礼职掌左右龙武军，他们自恃大功在身，其在龙武军一言九鼎；至于羽林军这里，末将这里有麻嗣宗为副，李将军之上有李仙凫，此二人也为有大功之人，他们与葛福顺等人连同一气，哪儿有末将说话的时候？唉，我们只好战战兢兢，生怕说错了话。”是时太平公主与李隆基

相争之事传遍朝野，常元楷与李慈之所以愿意入太平公主府，其心中已然打定了投靠的主意。

太平公主正色道："葛福顺他们如此做就有些不对了。禁军为皇家之近卫，岂能偏私？不错，他们曾有大功，然不能恃功倨傲，进而以私治军。常将军，你应该将此情写成奏章，要让圣上知晓。"

常元楷摇头道："末将曾向岐王与薛王说过此事，孰料遭到二王申斥，吓得末将再也不敢说话。末将心想，葛福顺他们昔日随圣上起事诛韦，末将就是再上奏章，终归还是灰头土脸，因此作罢。"

太平公主道："就是圣上不理，还有太上皇嘛。莫非常将军看不出来？太上皇虽退位，犹总大政，那么北门四军即为太上皇之近卫，你若有忠直之言，太上皇还是会听的。"

常元楷闻言，向李慈使了个眼色，二人起身离座走至太平公主面前，然后俯伏叩拜道："敬请公主为末将做主。"

太平公主起身将二人搀扶起来，说道："有话但说无妨，何至于行如此大礼？你们归座吧，我们还是坐着说话最好。"

萧至忠与崔湜也急忙起身，将二人牵至座上。待众人坐定后，萧至忠说道："公主说得不错，你们今后若有忠直之言，可请公主转呈太上皇，如此就无障碍。公主说得对，禁军为皇家之近卫，不可偏私，你们今后不可畏惧葛福顺等人的偏私之言，要有自己的主意。"

看到今日投对了门路，常元楷与李慈满心欢喜，自然连声答应。

太平公主知道此二人今后就投奔了自己，那么今日就达到了目的，其他的话儿也不宜说得太多，遂唤王师虔入内，问道："王典签，我让你准备的礼物，已然备好了吗？"

王师虔道："禀公主，礼物已备妥，已分装在两辆车上。待二位将军出府之时，车可随之而行。"

常元楷和李慈闻听公主还有礼物相送，急忙起身推辞。他们事先风闻公主出手甚阔，今日算是领教了。

太平公主道："你们初次入府，我赠些薄礼，又值几何？你们今日

认了门儿，今后务必常来常往，勿行礼数。萧公，今日就这样吧，你先引二位将军出府，我就不送了。”

萧至忠闻言，遂起身向公主告辞。常元楷与李慈躬身连连，心中的欢喜与感激溢于言表。

太平公主的驸马武攸暨去岁冬初忽然染病，其在榻上缠绵旬余后，竟然一命呜呼。武攸暨在世时，太平公主与崔湜等人幽会时尚且遮遮掩掩，其一辞世，崔湜等人就可在府内明铺明盖侍寝。崔湜今日未随萧至忠等人出府，自是要侍寝一番了。

是夕，崔湜放出百般手段，将公主侍候得眉开眼笑。一时事罢，太平公主拖着凌乱的长发枕着崔湜的手臂闭目养神，过了良久睁开眼来，发现崔湜大睁双眼并未睡去，遂问道：“嗯？你还不困吗？”

崔湜道：“我不困，我还在想着晚间之事。”

太平公主嗔道：“瞧你，一心无二用，刚才行事之时你就有些恍惚。”“我在想呀，公主如此费力招揽常元楷他们，是不是有些大费周折了？”

“大费周折？此话如何说？”

“公主想呀，我们就是把常元楷他们招揽过来，无非与葛福顺他们形成旗鼓相当之势，并无十足的胜算。如此费大力气干些无胜算的活儿，我以为不值。”

“这样说，你许是有更好的主意？”

“是呀，有句话叫做‘树倒猢狲散’，若行釜底抽薪之计，则可一举而定。公主，若圣上突然驾崩，葛福顺他们还敢说话吗？”

“你就会胡说，三郎如今年轻力壮，怎能暴死？”太平公主随口回答，其话音刚落，马上意识到崔湜话中的真实含义，遂翻身而起，微笑道，“嗯，你的这个主意不差，到最后关头可以一试。澄澜，你以为现在是最后关头吗？”

崔湜也急忙坐起来，二人上身顿时赤裸相向，其说道：“现在虽非最后关头，然太上皇刚罢圣上巡边之行，则其中大有文章。所谓未雨绸

缪，窃以为公主应有是思。”

太平公主知道，若想让李隆基暴卒，通过自己在宫中之人下手为唯一办法。她默思良久，觉得崔湜的提议虽狠毒，然不失为一了百了的好法子，遂说道：“也罢，明日我叫来王师虔，由你们二人商议此事。你说得对，凡事预立乃成，你们可隐秘行事，到非常之时方能一击而中。澄澜，我此前也有过此念头，总觉得未到最后关头，且如此行事，我总觉得落在下乘。”

太平公主自诩势大，不屑于如此绝毒之行。崔湜德寡心狠，觉得若如此结果了李隆基，实为最省事的捷径。崔湜眼见公主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不由得心花怒放，遂轻轻揽过太平公主，说道：“公主，若此事能成，我又为公主立了一功。”

太平公主此时倦意上来，说道：“不错，此功不小。时辰不早了，我们睡吧。”

崔湜本想梅开二度，看到太平公主意兴阑珊，只好作罢。他乖觉地将公主之头扶卧于枕头上，二人无话而眠。

李隆基此时贴心的人实在寥寥，朝臣中仅有一个王琚，宫中还有一个高力士。李隆基为了避嫌，与王崇晔及葛福顺等人甚少见面。

王琚与李隆基见面甚频，他们说话没有什么顾忌，谈话时间甚长。李隆基在如此寂寥的日子里，可以与这个话锋甚健的王琚无顾忌地漫谈，至少免除了许多寂寞。

这日王琚又入武德殿，看到李隆基正在那里批阅奏章，遂乖觉地坐在一侧等候。由于王琚来往甚频，李隆基特许他不许见礼，其入殿后也就显得很随意。

须臾，李隆基批阅奏章毕，抬起头来问道：“王卿，我那日让吏部今岁恢复关试，你为吏部侍郎，当知此事进程。”王琚原为中书侍郎，刚刚被改任为吏部侍郎。

当李显与韦氏执政时，“斜封官”泛滥，将自贞观年间开始的“乡试”及“关试”逐渐废除。

王琚闻言答道："陛下以为，现在是恢复'关试'的时机吗？"

李隆基默然，他知道王琚问话的含义。他们此前曾议过此事，王琚认为，如今朝中"斜封官"泛滥，所谓欲固其本必先正源，不将此事搞定，就无法再说他事。何况，李隆基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罩着，若事中太上皇发一句话，则事情极易半途而废。

李隆基悠悠说道："是了，我如此催促你们，可谓不识机宜。"

王琚道："陛下如此做，岂止不识机宜？臣今日来见陛下，却是受张说所托，来替他转送陛下一件器物。"

"哦？现在谷雨刚过，莫非他送来一些雨前茶吗？"是时张说任东都留守，自从他到洛阳赴任之后，一直未回京城。李隆基此时被张说勾起联想，叹道："这些故人星散各方，张说身在东都，尚可捎来器物，如刘幽求等人远在桂州，想觅来他们一丝讯息，其实不易。"

王琚从怀中取出一方丝绢，说道："陛下，宫中新茶，何止万千？张说不会干此无谓之事，他今日捎来之物，却是一件要紧的器物，请陛下观看此画。"

李隆基一面接过丝绢，一面说道："张说书艺尚可，什么时候学会丹青之艺了？想是他在东都闲极无事，开始修习丹青，那也是未可知之事。"他展开丝绢，就见上面画有一个佩刀模样的东西，心中不禁大奇，侧脸问道："这是什么图画？笔法拙劣不说，还任由墨成乱团。此为什么要紧的器物？张说到底搞的什么鬼？"

王琚道："陛下勿急。此画系臣依张说所送佩刀描摹而成，实在难入陛下法眼。"

"如此说，张说送来佩刀一把？"

"不错，张说自东都捎来佩刀一把，再无其他器物。来人转述张说言语，让臣一定将此佩刀示于陛下，则陛下定会明白张说的想法。臣碍于宫中规制，不敢将佩刀带入宫中，只好出此下策，污了陛下之眼。"

唐制规定，外官入宫后不得携带兵器。若有人擅带兵器进入，即为杀头之罪。

李隆基叹道："哦，原来是这样。张说巴巴地从东都捎来佩刀，自是要敦促我快下决心。王卿，是这样吗？"

"陛下圣明。臣揣测张说的意思，即是陛下处此险恶之境，须早定大计，以有制胜之道。"

李隆基摇摇头，叹道："你们的心意，我岂非不知？不错，眼前的处境险恶，然没有到覆灭的关头，我若妄下决心，难道不是师出无名吗？"

"陛下，我们前日说过，太上皇现在虽罢陛下巡边之意，然太上皇随时可以再发诰命让陛下去巡边。再说了，公主视陛下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别看她近两月余没再生事，暗地里活动频繁，终将对陛下不利。"

"哦？姑姑近日又有什么举动？"

"窦怀贞的事儿，我们此前曾议过，窦怀贞之所以兼知雍州刺史，其目的就是想掌握南衙军。上月李仙凫曾对臣说过，羽林军的常元楷与李慈频频出入太平公主府中，两人又都置了新宅，臣以为，这些事儿皆与太平公主有关。"

李隆基冷笑一声，说道："哼，掌控南衙军，或者在北门四军中拉拢过去数人，难道就能掌控禁军了吗？"

王琚知道，李隆基近来虽未与葛福顺和陈玄礼谋面，与两个弟弟还是经常见面的。李隆基对禁军有什么授意或者赏赐，皆通过岐王范和薛王业施行。只要这两个弟弟对李隆基忠心，禁军中又有一班李隆基的贴心将领，如常元楷之流断难翻起大浪。

王琚道："陛下，话虽如此说，然不可掉以轻心。太平公主此前绝对不染指军中，她现在有这些动作，足见事态发展越来越险恶。"

李隆基点头道："不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不敢掉以轻心。王卿，你待会儿出宫之后，替我把两位弟弟传入宫中。"

王琚一边答应，一边又说道："陛下，张说捎来佩刀，其心意与臣相同。如今事态紧急，须先发制人方保无虞。若陛下闻事仅想些自保之

策，臣以为祸将随至。”

李隆基再摇头道：“我若先发制人，务必领兵一击。姑姑多次在父皇耳边说我心怀不轨，我若如此做正好印证姑姑之言，父皇今后会对我怎么看？”

王琚心道，若领兵举事，不仅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圈禁，就是太上皇本人，也得乖乖交权，他今后心里就是再对李隆基有任何想法，终归无用。

李隆基接着说道：“再说了，我起事诛韦，天下认同；若我剑锋所指之人为姑姑和父皇，天下人会如何说？传之后世，又能如何自圆其说？”

李隆基碍于名声，实在是其隐忍退让的根本原因。王琚心中早明李隆基心中的症结所在，知道此事确实无法可想，遂长叹一口气道：“陛下心中顾忌甚多，到最后只会是误了自己。张说所献佩刀在臣府中，请陛下派人取回。”

李隆基黯然道：“罢了，佩刀就放在你那里吧。张说献刀之意与你意相同，那也不用多说。”

王琚见再待下去也无话可说，遂起身告退。走到门前，李隆基又唤住他，让他不用再传两位弟弟入宫，原来李隆基在此瞬息之间又改变了主意。

李隆基唤来高力士，让其备辇侍候，意欲自夹道中前往兴庆坊李成器宅中。高力士一面安排辇舆，一面欲派人先去知会李成器。

李隆基不许高力士派人先去知会大哥，说道：“不用如此大张旗鼓，我乘辇出夹道之后，再悄悄换上一辆车儿，如此轻车简从最好。”

高力士同意按此法行走，然坚决不同意减少护卫之人，说道若不想招摇太过，让护卫之人换上民服暗藏兵器也成，李隆基点头同意。

趁着外面准备辇舆与护卫的当儿，李隆基悄声问道：“近来宫里有什么动静吗？”

高力士答道：“禀陛下，宫内近来还算平静。只是前日贾膺福入公

主府后，曾与尚宫刘氏悄悄说了一会话，事后刘氏又借故入武德殿巡视，曾与元氏有过接触。”

李隆基道：“哦？现在他们彼此联络的管线愈加顺畅，那王师虔也不用乔装在茶铺里密会宫人了。”贾膺福为太监首领，有官秩之身，可以随便出入太平公主府，又可在宫中四处通行。

“不错，若非小人事先留意，断难察觉他们的隐秘之行。请陛下放心，小人安排专人窥伺元氏，不许她有接触陛下的机会，更不许她经手之物与陛下接触。”

“嗯。事情也不可做得太过，若让元氏察觉你注意到了她，事情反为不美。”

“小人知道。请陛下放心，小人定会将此事做得滴水不漏。”

这时辇舆被太监们抬入殿内，李隆基起身坐入其中，高力士站在辇侧，喝令太监们缓缓将辇抬起。

李成器乍闻李隆基入府，急忙带领家人迎出门外，就见李隆基的辇舆已过二门，李成器当即跪迎。

李隆基见状，慌忙下辇落地，将李成器搀扶起来，并说道：“大哥，我早就说过，我们兄弟之间勿行如此大礼，你何至如此？”

李成器正色道：“陛下，君臣之礼大于兄弟之情，你现在为皇帝，愚兄就成为你的臣民，规矩万不可偏废。”

李隆基挽起李成器之手，两人相携向中堂走去，李隆基边走边说道：“大哥不必有如此多的礼数，我今日悄然来拜会大哥，就是想找回昔日兄弟之间的氛围，不必如朝堂上那样循规蹈矩。你要坚持君臣之礼，我们如此相处就透出生分。”

李成器笑道：“也罢，就按三弟所言，我们私下相处，依旧兄弟相称。三弟，你今日前来，事先也不知会一声，反弄得我有些唐突。你说，今日来府有什么事儿？”

“哈哈，愚弟今晚想与兄弟们宴饮一场，这算不算事儿？”

二人相视一笑，李成器道："三弟既有此意，我马上派人把他们三个召集过来。自从你当了皇帝，我们兄弟几人许久未自由畅快地在一起饮酒了。"

"大哥不急，我有几句话想说与大哥，无非想讨一个主意。他们一来定会七嘴八舌，什么话都说不成了。"

李成器会意，遂入室后坐定，待茶上来将所有人屏退，然后说道："三弟，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李隆基长叹一声，说道："此话实在无法启口，大哥这些年也瞧清楚了，愚弟这些年诸事儿皆顺，唯有我们的那个姑姑麻烦不断。"

李成器说道："我后来问清楚了，上次父皇让你巡边之事，确实由姑姑惹起。不过父皇已出诰罢巡边之行，近来京中又风平浪静，你又有什么烦恼事儿？"

李隆基摇头道："大哥也知道，目前朝堂中的宰臣共七人，其中五人出自姑姑之门，还有一个魏知古也多听姑姑的言语；至于其他朝中之官，一大半儿争相附从姑姑。这帮人如此做，缘于他们认为我这个皇帝是一个空架子，若向姑姑靠拢可能更有实惠。按说他们想得对，曾经与我接近的钟绍京、崔日用、刘幽求等人不是一个个被赶出京外了吗？姚崇与宋璟也因为我的干系被贬为外任。"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争斗一开始尚在暗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事件逐个发生，二人相争渐渐走到明处。李成器也是一位不爱管事之人，然不由自主就陷入二人争斗之中。

李成器笑道："姚崇与宋璟被贬却赖不上别人，还是三弟向父皇建言的。再说了，这些人虽与姑姑有渊源，然他们只要按朝中规矩办事，那是无妨的。"

李隆基当初为了保全自己，毅然向李旦建言贬姚崇和宋璟为流人，以惩罚他们离间亲情的行为。李成器现在旧话重提，李隆基无法向他坦言自己的苦衷。他摇摇头说道："大哥如此想，实在是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这帮人心中没有什么是非感念，无非想攀龙附凤获得自己的利益而已！让他们按朝廷的规矩办？那是痴人说梦啊。我前几天找来来俊臣《罗织经》，细细诵读了一遍，觉得来俊臣实在厉害，他真正悟透了

人之本性。估计这帮人多研《罗织经》，属于来俊臣的再传弟子。”

则天皇后时代的酷吏来俊臣，实在是历代以来的酷吏集大成者。来俊臣不仅熟谙诸般严刑手段，前后夷灭千余族；而且著书立说，与人合著《罗织经》，使酷吏一脉从此有了教授之书。

李成器道：“三弟言过了。自中宗皇帝之后，世上再无酷吏，这帮人怎么成为来俊臣的再传弟子？”

“怎么没有？宗楚客令人摔死崔琬，连个罪名都没有，其更甚于来俊臣！大哥，贞观之后形成的清明政治之风，到了则天皇后执柄之时就改了不少，到中宗皇帝之时，纲纪大坏，清明之风荡然无存，这帮人因而应运而生。”

“现在你为皇帝，正该清除积弊，恢复贞观之风。”

李隆基苦笑道：“大哥，一个‘斜封官’的事儿搁置今日，我能有什么作为？”

李成器也明白眼前的症结所在，然无法言明，二人于是相对沉默。李隆基先打破沉默，说道：“大哥，瞧我们扯远了。你刚才问我姑姑近来有何动静，她近来确实有动作，且居心叵测。”

“她有何动静？”

“大哥原来兼知雍州刺史，现在改授为窦怀贞。”

“嗯，当初父皇说从姑姑之请，言说窦怀贞最为熟悉雍州事体，还是由窦怀贞来任最好。三弟，你知我不爱多事，这个雍州刺史仅是一个挂名，任与不任，那是无碍的。”

“是了，想是大哥不知，雍州府职掌各城门守卫调度，如此就与南衙军有了干系。姑姑之所以看中此位，就是想让窦怀贞透过此节掌控南衙军。”

李成器笑道：“南衙军兵力薄弱，守个门还成，能成什么事儿？”

“强似于无吧。这窦怀贞果然不负姑姑之望，到任后竭力笼络军中将领，听说他花去了姑姑的不少钱物。如此，姑姑就间接地掌控了南衙

军。她还不罢休，更把手伸向北门四军。”

李成器此时有些动容，说道：“嗯，此事我听到一些风声。那日四弟来言，说羽林军的常元楷与李慈到姑姑府中走动甚频，这二人最近还在城中换了新宅子。”

李隆基悠悠说道：“大哥好好想想，姑姑在朝中遍植亲信之人，现在又把手伸向军中，她到底想干什么？”

李成器又复沉默，然后叹道：“唉，姑姑好好当一名富公主，为何偏爱插手朝中之事，且乐此不疲？三弟，你曾找过父皇谈过此事吗？”

“愚弟处于嫌疑之地，不敢去谈。”

“如此，我找个机会与父皇谈论一回。你说得对，如此之事，确实不好启口。”

李隆基目光炯炯，问道：“愚弟以为，姑姑现在仅限于与军中之人交往，并无过格之处，就是父皇听了，估计也是一笑置之。大哥，你以为姑姑的心思确实有异吗？”

李成器跟随李旦经历过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如今每每想来，实在不堪回首。如此切肤之痛，他坚决不允许太平公主掌控朝中大权，进而威胁自身的利益。他稍微思索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说：“三弟放心，我会始终支持你，他们兄弟三人也会。我多次对他们说过，兄弟五人中，只有你适合做皇帝。你现在果然当了皇帝，我们兄弟同心，定出全力辅佐你周全。你说得对，父皇那里还是缓说为好，不能再让姑姑抓住你的把柄。”

李隆基今日前来，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知道，不管姑姑使出任何花样，只要自己兄弟牢牢地掌控北门四军，则姑姑难动自己的根本。

此后李成义等三兄弟过来，五人一起在兄弟氛围中融洽地说话，此后又一同饮酒。李隆基在宫中的小心与矜持，到了这里似乎一扫而空，实为难得之事。

转眼间春去夏来，长安城又陷入燥热之中。这一段时间，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双方阵营虽暗流涌动，但表面上看十分平静，大家似乎可以如

此相安无事长久下去。

眼见暑气渐渐张起，李隆基这日在李旦主持的朝会上奏道，请太上皇携同姑姑等人出城避暑，出城时间可选定在七月中旬。李隆基如此说，其实为表达自己的一片孝心。

自高祖皇帝李渊开始，每至七、八月份酷暑期间，皇帝都要带领嫔妃及重臣到离宫避暑，往往留下太子居京城监国。李隆基提出此议，自是以太子身份自居，他自是留在京中的。

李旦也有避暑之意，欣然说道："好哇，朕正有此意。只是去岁入玉华宫避暑之时，见其中台阁有些破败，崔卿，不知那里已修缮完毕否？"

是时皇帝夏时避暑，主要有两个去处。一个是武功县的庆善宫，此为高祖皇帝的旧宅，太宗皇帝李世民就出生在这里；另一个是京城正北约百余里宜君县的玉华宫。李旦因为喜欢玉华宫周围的风景，加之盛夏之时这里凉风习习，因而偏爱来这里避暑。

崔湜为尚书省左仆射，所辖工部负责所有宫殿的营缮之事。他出班奏道："按照太上皇的旨意，工部早将玉华宫修缮一新。太上皇若七月中旬入宫避暑，其修缮时的漆味早已散尽，入住最为相宜。"

李旦道："如此甚好。崔卿，大明宫修缮得如何？这个太极殿确实有些潮湿，若大明宫修缮好，朕就马上搬过去。"

大明宫始建于贞观八年，其初名为大安宫，是太宗皇帝李世民为太上皇李渊准备的避暑地，只是宫未建成，李渊已逝。此后到了高宗皇帝和则天皇后主政时代，又多次在原基础上进行扩建，其方圆比起初的大安宫大了十余倍，成为京城中最大的一片宫殿。

大明宫位于龙首原上，从这里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与南边的终南山相对。宫殿群的周长约有十六里，皆围以宫墙，设有十一座宫门，其中南面五门，北面三门，东面一门，西面二门。

大明宫南墙正中为丹凤门，入内即为待漏院，此为百官在凌晨上朝时休息的场所；向内行有二百余丈，即耸立着高敞雄伟的正殿含元殿，此殿为举行朝会及盛大庆典的场所，其殿基高出龙首原约六丈，由三条

长近三十丈的龙尾道与前广场相连。大殿如鸾凤翘首，两侧的翔鸾阁与栖凤阁似双翼舒缓，站在殿前台上再俯视南面，可以体会“捧帝座于三辰，衔天街之九达。进而仰之，骞龙首而张凤翼；退而瞻之，岌树颠而崒云末”的豪情。

再往后行，即为宣政殿和紫宸殿，此为大明宫的三处主要宫殿，是为皇帝会见群臣及议事的主要场所。然若论规模最大的宫殿，当属太液池正西的麟德殿，这是一座前、中、后三座宫殿毗连的建筑，周围回廊环绕、亭阁簇拥，占去了好大一处地面。

高宗皇帝待大明宫建成后于龙朔三年入大明宫听政，大明宫于是成为大唐的中枢之地。只因此后高宗皇帝与则天皇后迁往东都，十余年过后，大明宫由于无人居住渐至破败，其状况反而不如太极宫，所以中宗皇帝带领百官自东都返回长安后，选择在太极宫居住。

崔湜闻言答道：“大明宫占地甚多，修缮工程就要浩大一些。臣督促工部，让他们多上人力，争取年底前修缮完毕。依臣估计，来年春天，太上皇就可以入住大明宫了。”

李旦道：“你还要加紧督促，让工部再快一些。如此小的太极宫里，太上皇与皇帝皆住在这里，确实有些狭小，朕还是及早搬走为好。”

李旦既然同意出外避暑，朝中大臣也要分成两班。萧至忠与魏知古带领一班大臣随李旦与太平公主到玉华宫避暑，京中剩余大臣以崔湜为首，辅佐李隆基居京处置政事。此时离七月中旬仅有近二十天的日子，大家按序安排，分头妥当行事不提。

李隆基这日主持朝议，群臣所奏事情不多，用时仅大半个时辰即散去。李隆基走入侧殿，要在这里静心阅读群臣的奏章。高力士这时轻步走到李隆基身侧，轻声说道：“陛下，侍中魏大人现候在殿外，要求请见陛下。”

李隆基道：“朝会刚刚散去，他有事为何不在朝会上说？”魏知古昔为相王府属，然其被授任侍中之后，与李隆基落落寡合，反而对太平公主十分殷勤，李隆基对他没有什么好感。

高力士道：“小人见魏大人求见陛下甚为殷切，似有什么要紧话儿

要说。”

“让他进来吧。”李隆基忽一转念，又说道，“魏知古这么多年从未单独见我，他今日确实有些蹊跷，也罢，你将殿内人引出，不许有人接近。”

高力士领命而出，很快，魏知古疾步入殿，走至李隆基面前伏地叩拜。

李隆基令其平身，并手指侧旁圆凳，令其坐下说话。魏知古也不谦让，坐定后笑吟吟瞧着李隆基。

李隆基觉得魏知古今日来见自己有些奇怪，眼前的神情也很怪异，因问道：“魏卿今日见予，有何话说？”

魏知古笑吟吟说道：“陛下心中定是奇怪，这个魏知古平时追逐太平公主，今日前来定是不安好心吧！”

李隆基想不到魏知古说话竟然如此直接，心里就打了一个突儿，脸色犹然平静道：“魏卿怎能如此说话？你为门下省侍中，为予之近臣，可以随时见予，有什么奇怪的？太平公主为予之姑姑，你追随姑姑，并无不当。”

魏知古见李隆基的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知道他对自己深存戒心，因笑道：“陛下与太平公主确实为至亲，然姚崇与刘幽求被逐又是何因？陛下与公主走的不是一条道儿，此为天下之人皆知的事实，陛下为何还要刻意隐瞒呢？”

李隆基展颜一笑，说道：“如此说，莫非姑姑让你带来什么话不成？”魏知古摇摇头，说道：“非也。臣今日面见陛下，其实自己有话要说。”

“好呀，魏卿请讲。”

“陛下，若臣说太平公主欲不利于陛下，陛下定是不信了？”

“好端端的，姑姑为何要不利于予？魏卿，这等无稽之谈还是不说为好。”李隆基说话至此，脸上已薄有怒色。

魏知古并不畏惧，脸上依然含着微笑，慢悠悠说道："臣知道陛下难去疑惑：一个整日里追随太平公主之人，怎么突然之间来说太平公主不好？他会不会是太平公主派来的？臣请陛下今日一定要有耐心，待听完臣下之话再做评判如何？"

李隆基没有吭声，他没有出声拒绝，自是鼓励魏知古说下去。

魏知古接着道："天下之人皆知如今宰臣七人中，有五人出于公主之门，臣虽非公主所荐，也心归公主，如此仅剩下郭公元振一人未随公主。陛下，其实我们六人中也有区别。萧至忠属于公主的第一层之人，他与公主无话不说，许多计谋皆是他与公主商量而来；第二层即是崔湜与窦怀贞了，崔湜与公主有肌肤之亲，窦怀贞忠心耿耿，办事最称公主之心；第三层为岑羲与卢藏用，他们皆由公主擢拔而来，然所知机密有限，比前三人就差了一些；至于臣嘛，似介于第三层与其他追随公主的人群之间，遇事当然听公主之言，然对内里密情的了解并不甚详。"

李隆基微笑接口道："原来其中竟然有如此多的奥妙啊，今日得魏卿之言，让予大开眼界。"

魏知古心想这些事儿稍微用点心的人都能瞧清楚，李隆基如此说定是心中疑虑难消，遂不加辩解，继续说道："卢藏用是一位心气儿甚高之人，他瞧不上窦怀贞对公主的巴结劲儿，然碍于公主不敢明说，只好私下里找臣倾诉。"

窦怀贞自从抛却此前的儒家信条之后，倾心拜读来俊臣所著的《罗织经》等，揣摩其中的"微言大义"，此后娶了韦皇后的奶妈，开始将所想用于实际，一跃成为一个厚颜无耻与溜上欺下的"好官"。所以李隆基诛灭韦氏之后，他一刀砍下老妻的头颅，然后携至承天门前向李旦表示自己与韦氏一刀两断，从此再做新人的决心；待太平公主从蒲州返回京城之后，他率先下朝后再到太平公主府中问安，使得萧至忠、崔湜等人也自感弗如，只好争相效仿。

李隆基听到此时嘴角微微一动，心想卢藏用的巴结功夫又何尝差了？其行为以"终南捷径"为词永远铭记在人心中，说不定时间久远之后，其名气还要盖过窦怀贞，因问道："哦？想不到卢藏用也有怨愤的时候。"

"是啊，臣很配合卢藏用的倾诉，如此一来二去，卢藏用认为臣是

一个可以交托心事之人，说话没有顾忌，话儿就多了起来。前日晚上，卢藏用又入臣府中，我们二人对饮，因说着高兴，他竟然饮多了，说话也就无顾忌起来。陛下，臣转述他的一些无礼之言，请陛下免罪。”

“嗯，你尽管说吧，恕你无罪。”

“卢藏用饮多了之后，忽然乜斜着眼睛说道：‘岑羲今日悄悄对我说道，时辰快到了，公主马上可以把那个讨厌的皇帝拿下。’臣一惊，急忙问询究竟，卢藏用又道：‘岑羲也仅从崔湜那里知晓了大概，公主的意思是不想再做督促太上皇让圣上巡边之类的事儿，须采用断然之措。’”

李隆基此时有些动容，问道：“断然之措？魏卿，你知道如何断然吗？”

魏知古知道，李隆基既然有此问话，显然已相信了自己三分，因说道：“臣当时大为震惊，就继续小心与卢藏用说话，以图多套出些话儿。那日卢藏用还算老实，看来没有什么隐瞒，把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总而言之，公主的断然之措无非想结果了陛下的性命。”

“如何结果呢？”李隆基一面问话，一面情不自禁地立起身来，渐渐行至魏知古的身边。

魏知古也急忙立起身来，垂手答道：“陛下，臣问清楚了，公主主要想用二策来图谋陛下。一者，选定日期，由常元楷与李慈率领禁兵，突入武德殿以控制陛下，窦怀贞与岑羲率领南衙军举兵响应，从而举事成功；二者，公主府有专人与宫中之人联络，密谋以毒加害陛下。”

李隆基沉声问道：“魏卿，此话当真？你们已开始行动了吗？”李隆基说到这里，忽然意识到自己失态，如此说话还是将魏知古视为姑姑阵营中人，遂更正道，“错了，是姑姑他们开始行动了吗？”

“臣之所以冒昧来报，缘于臣以为事态紧急，此事已迫在眉睫。”

魏知古所言，与李隆基此时掌握的情况大致暗合。窦怀贞调任雍州刺史，姑姑的目的就是让其掌控南衙军；姑姑又向常元楷与李慈示好，自是想拉拢北门四军的禁军力量。至于投毒之事，姑姑可以指挥王师虔启动其宫中之人，伺机在自己的食物中下毒，也为易事一件。李隆基到

了此时，已对魏知古有了八分信意，然终有疑惑，因笑问道："魏卿，姑姑始终将你视为她的人，若其事成，对你也有好处，你今日为何要来告发她的好事？"

魏知古很理解李隆基对自己的疑惑，自己一直追随太平公主，且眼前是太平公主最得势的时候，自己又猛然转身反水，任何人都会怀疑自己的动机。他于是微微一笑，说道："臣知道陛下终难释疑。陛下，还记得姚崇与宋璟被贬之时吗？"

李隆基点点头，景云二年二月，李隆基为避嫌向李旦请求贬姚崇和宋璟，以去姑姑之责，结果，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宋璟被贬为楚州刺史，皆在京城千里之外。李隆基想到此处，叹道："是啊，想来此事离今已经三年有余，魏卿，他们还是因予而受累。"是时，宋璟已被授为幽州都督，姚崇也调任同州刺史，离京城甚近。

魏知古道："他们那次离京前夕，曾联袂入臣府中。臣当时也向他们表达惋惜之意，孰料姚崇说道，他们被贬出京并非坏事，至少可以保全自己，他们只是深忧陛下今后的日子，定然艰难万分了。"

李隆基悠悠说道："自他们走后，我们再未见面。如此来说，他们对于予未有怨恨之心？"

"他们怎么会有怨恨之心呢？他们知道陛下之所以建言贬斥他们，实为不得已之事。姚崇更对臣说了一番话，让臣至今记忆犹新。"

"哦，他说了什么？"

"姚崇说道，自则天皇后之后，多为女主天下，致使乱象环生。当今天下之人思归李唐宗族主政，更思念贞观、永徽时期的安定与富足。如何将权归李唐、天下富足？陛下为唯一希望所在！陛下，不唯姚、宋二人这样说，就是已过世的韦公也是这样看的，臣也信然之。陛下，臣等昔为相王府属，侍奉太上皇日久，与陛下却没有什么渊源，所以如此心向陛下，皆为是思。"

李隆基由此想起韦安石离京前与自己说的那席话，其大意正是如此，心中就大为感动，遂伸手握着魏知古之手，说道："魏卿，你们如此对予寄以期望，实在是想差了念头。你也看到了，予在朝中形单影只，能成什么事儿？"

魏知古摇头道："陛下不可妄自菲薄。那日姚崇说道，臣等遥慕太宗皇帝之英烈，觉得陛下身上继承了太宗皇帝之特点：沉静有谋，行事果决且正大光明。姚崇那日嘱咐微臣，让臣此日后与陛下疏远距离，设法取得太平公主好感，以掌控太平公主的预谋，关键时候能为陛下所用。"

李隆基到了此时，方才十足相信魏知古的真诚，心中大喜，说道："哦，原来姚崇深谋远虑，早早让你故意取得姑姑的信任。魏卿，三年多来，你不着痕迹，实在难为你了。"说完，他更紧握魏知古之手，眼中流露出真诚感谢之意。

"陛下，卢藏用所言并非虚妄，臣以为事态紧急方来直言，请陛下速速定计，以图保全。"

李隆基点点头，松开魏知古的双手，缓缓地复归座上，然后低头沉思。

魏知古双眼直直地盯着李隆基，静观其的下一步反应。

李隆基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来又问道："魏卿，卢藏用说过他们欲何日举事吗？"

"卢藏用也是从岑羲那里得知，惜未知详。"

"哦，看来知道确切日子者，大约只有姑姑、萧至忠与窦怀贞三人，此事有些难办。"李隆基知道，若想从此三人处查知举事日期，无异与虎谋皮。

"陛下，臣以为，如今得知了他们的奸谋，其举事日期知与不知并无分别，陛下只要先发制人就好。"

李隆基稍微考虑了一下，然后下定决心，说道："也罢，魏卿，他们举事的日子应该定在七月初四吧？"

魏知古一时摸不住头脑，心想李隆基怎么就把对方举事的日期自顾自定在了七月初四？其脑中突然晃过"自顾自"三个字，遂灵光一现，坚决说道："对，陛下，就是七月初四！"

魏知古此时已大致明白李隆基的心思，他之所以胡诌个日期，分明

是想告诉众人，太平公主的一切行动已尽在掌握之中，这样一来，己方阵营的人心才能稳定，便于起事。

李隆基起身向外大喊了一声："高力士！"然后轻声对魏知古说道，"待会儿宋王和郭公过来，你就对他们说七月初四！"

魏知古躬身道："臣明白。"

高力士闻言入殿，李隆基吩咐道："你速传宋王和郭公入宫见我！"

高力士躬身答应，转身出殿。

趁此间歇，君臣二人又聊了些轻松话儿。他们又忽然聊到了崔湜，李隆基问道："魏卿，你以为崔湜此人如何？"

魏知古答道："此人文才见识，臻于一流，然其心中幽暗之处，尤甚于窦怀贞与萧至忠，他今后若在太平公主处得宠进而得势，其对国家危害甚于宗楚客。"

"哦？予观此人处事还算严谨，不料魏卿识之如此不堪。"李隆基此时想起崔湜那美貌的妻女，他心里明白，崔湜令自己的妻女入宫与赵妃亲近，自是想向自己表达殷切之意。

"是啊，当初崔湜得宠于上官婉儿，由此得授宰相职，他那时卖官鬻爵，何其猖狂无顾忌。陛下，一个人心中若无德无品，其愈有才，危害国家愈深。譬如萧至忠虽偏私太平公主，日常毕竟顾忌一些名声和规矩，较之崔湜，危害就小一些。"

李隆基点头认可，感叹道："则天皇后虽奉行酷吏政治，还任用薛怀义及张氏兄弟等小人，毕竟胸怀阔大，治国时犹任用狄公、韦公等一班忠直之人。如今如姚崇、宋璟、郭元振及你等尚存，就为国家存留下坚固的柱石，实在幸甚。魏卿，韦公在日曾经对予说过，不管乱象如何纷飞，终归邪不胜正！予如今愈发坚信。"

"陛下所言正是臣等的心愿，臣等之所以愿意苦苦坚持，就在于坚信陛下是结束乱世行清明政治的唯一希望。陛下，这个日子眼见不远了。"

李隆基今日乍闻姑姑联络军中之人来对付自己，心中没有慌乱，反

而有一丝轻松。与“景龙之变”时相比，李隆基当时仅策动万骑的中下层人参与事变，起事时并无胜算，所以心中不免忐忑万分；而如今的李隆基今非昔比，两个弟弟牢牢地帮自己掌控着北门四军，军中更有一帮嫡信之人把控着军中实权，像常元楷与李慈投奔姑姑，李隆基有绝对自信，此二人届时难拉出人随其动作。

李隆基有绝对自信可以对姑姑随时发起雷霆一击，惜其自顾名声所以迟迟不动。今日魏知古前来告密，就为李隆基准备了充分的口实，如此就有了一丝轻松。

说话间，郭元振与李成器先后来到，二人见礼后，李隆基令他们与魏知古坐在一起，然后沉声说道：“魏卿，你把刚才所说的再说一遍。”

魏知古依言又叙说了一遍。

李成器与郭元振听完后脸色大变，他们皆以疑惑的目光盯着魏知古，郭元振道：“知古，如此大事，你不可信口开河！”

魏知古道：“郭公，我初闻此讯，也是犹豫良久，深恐误报陛下惹出大事。然又觉得卢藏用所言非虚，若不加重视，更会误事。”

李成器道：“我曾听四弟、五弟说过，这一段时日常元楷与李慈确实往姑姑府中跑动甚多。唉，若如卢藏用所言，姑姑果然想有动作，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郭元振也叹道：“公主若行此事，实在是不自量力。南衙军能当何用？

常元楷与李慈又能掌控北门四军吗？天下刚刚承平，公主若如此惹祸端，国无宁日啊。”

郭元振忽又笑道：“知古，你的隐瞒功夫挺好嘛，你这些年追随公主，也得了我的不少白眼，犹深藏不露，也有不少委屈吧？”郭元振昔与魏知古交好，然见他独自倒向了太平公主，心中就对他有了不屑之意，其性子直率，见了魏知古不想多理，脸现不满之色，魏知古心明其意不好挑明，只好选择默然相对。

魏知古答道：“当初姚公与宋璟谆谆告诫我如此做，委屈是免不了

的。我想若能为陛下尽一份心力，一时的荣辱又算什么？郭公，我这些年能坦然接受你的白眼，缘由于此！”

李隆基今日召来李成器和郭元振，其实想让他们听到魏知古亲口说出姑姑的图谋，如此再定下步行止。他此时脸现悲戚之容，面向李成器说道：“姑姑一直厌恶隆基，如今又想兵刃相加，看来其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我刚才一直在想，如何避免如此状况？看来唯有一途，即是隆基主动退位。大哥，你就陪隆基一起入太极殿，请父皇示下如何？”

李成器脸色凝重，说道：“姑姑如此做，显然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她既然如此处心积虑，其目的不仅要对付陛下，更想不利于父皇。陛下，我意不要先去惊动父皇，我们先商议一下再说。郭公，你以为呢？”

郭元振道：“宋王所言甚为有理。说句大逆不道之言，太上皇对太平公主过于迁就，现在就是将其谋逆之行告诉太上皇，太上皇定如往日一样模棱两可。陛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既然太平公主谋逆在先，陛下须有反制措施。”

座中的郭元振与魏知古历数朝为官，颇知宦中关键所在。郭元振此时率然出言，魏知古深以为然，遂颔首道：“郭公所言，最称吾意。陛下，郭公说得对，眼前为最危急时分，若一着不慎则全盘皆输。请陛下勿提退位之言。当初宋王坚执让太子之位，那是因为宋王认为陛下能负全家之重担；姚崇与宋璟负辱贬官，所以临行前秘密嘱托微臣，那是他们认为终有一天陛下能革积弊；至于臣忍辱负重等到今天，实在是认为已到了决战的时候。陛下若再有退位之心，就负了这班人的拳拳之心。”

此话让李成器动容，说道：“陛下，魏侍中的话确实语出真诚，我也有同感。若不能遏制姑姑之势，既愧对这班老臣，也实愧对了祖宗开创的这份基业。”

郭元振接口道：“陛下，要说对太平公主的反制措施，其实十分简单。南衙军不足为患，常元楷与李慈也难动北军。他们不是约定七月初四起事吗？如此陛下可于七月初三动手，届时请二王约束好北门四军，再选一骁将带领数百人，就可一举解决掉太平公主的党羽。”

李隆基看到他们三人的想法出奇的一致，心中暗暗大喜，然脸色犹

然平静，轻轻地摇摇头道："唉，按说是这个理儿。可是呀，大哥，若将兵刃加之姑姑身上，我心里说什么也无法接受。"

李成器皱起眉头，说道："人遇公私之间，须取大义。陛下，你素常果决明快，缘何今日变得拖泥带水？陛下，你放心做吧，父皇那里，我们可在事后再找他请罪。"

李隆基如何是个善茬儿？郭元振刚才说的计策，他其实早在心间敷演何止百遍！他所以迟迟不愿出手，主要还是顾及自己的名声，如今魏知古来告密，其实已经去除了这个障碍。此事传之后世，史家定会说太平公主谋逆在先，李隆基只是事先得知预谋，只好被动反制！此事的凭据一者由素附太平公主的魏知古来首告（魏知古又是姚崇事先布好的一枚棋子，且李隆基毫不知情），二者有宋王李成器和兵部尚书郭元振为证。

李隆基于是起身握拳，决然道："也罢，就按郭公所言，我们于七月初三抢先动手。大哥，你回府后可速召二位弟弟详述此事，其后细务由我与他们斟酌。郭公说得对，解决姑姑的党羽，有数百人足够，不用大动干戈。"

李成器点头答应，说道："陛下，七月初三那日宫中定有动乱，不可扰了父皇的心智，你须预做准备。"

李隆基知道大哥最关心父亲的安全，遂点头道："请大哥放心，我已想到此节。郭公，七月初三这日，你可带人护卫父皇身边，不得让人惊扰了父皇的一丝一毫。"

李隆基又眼观魏知古道："魏卿，姑姑的党羽遍布朝中，届时只问首恶，不问胁从。当时定会混乱惊慌一片，这如何稳定朝中事态一节，你须早做准备，由你独撑大局。"

郭元振和魏知古急忙起身躬身答应，如此大计，就此三言两语定了下来。

李成器三人辞出后，李隆基独自坐在几案前，闭目将所言细节又想了数遍，觉得没有什么遗漏，遂定下心来。他此时睁眼看到高力士还候在门外，就将他唤到身边，轻声问道："那个元氏近来有什么举动吗？"

高力士躬身道："小人近来将她盯得很紧，不许她近陛下之身，她经手的器物也悄悄换掉，总而言之，小心为上。"

李隆基叹道："嗯，你及早留心，看来还是大有益处。近来有人想投毒害予，自是要通过元氏的途径。"

高力士变色道："啊？他们大胆妄为如斯吗？如此说来，小人今后更要百端小心。"

李隆基点头道："不错，这几日你要更加小心，不可有一丝疏忽。力士，刚才我们已经议定了，七月初三这天有大事发生，届时你可率领人手，一股脑将尚宫刘氏、贾膺福和元氏拿下，并当场审讯，将他们在宫内的党羽都查出来，以永绝后患。"

高力士平时举止有度，口风甚严，李隆基知道他不像张暐那样口无遮拦，所以交托心事。高力士于是躬身答应，说道："请陛下放心，小人定会办妥此事。"

第二十回　李隆基再战禁宫　红妆女永绝朝局

七月初二，李隆基如常主持朝会，群臣依例奏事。鉴于再过数日太上皇就要入玉华宫避暑，萧至忠列出了随行人员及留京人员名单，李隆基听罢认为很妥当，当即准奏。

朝会用时半个多时辰即散去，是时东方的天际现出一抹璀璨的红霞，预示今日又是一个晴朗的艳阳天。朝会散后，李隆基留下四位兄弟，言说久未相聚，今日得暇意欲叙话一回。

五人聚在一起，忽然感到一种压抑的气氛，自是因为大战在即心情所至。事先李成器已向三位弟弟叙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让李范和李业坚定支持李隆基今日的行动。

李成器问道："诸事都准备妥帖了吗？"

李隆基答道："都准备好了。"

"如此就好。三弟、四弟与五弟留在这里帮你，我与二弟前去父皇

那里，你以为如何？”

“好呀，郭元振现在应该候在父皇那里了，你们前去汇齐后，当保父皇无虞。”

如此三言两语，五兄弟就分成两拨：李成器带领李成义前往太极殿，李隆基与李范、李业将之送出殿外后，又复聚在一起商议。

李隆基道：“四弟、五弟，大哥将所有话儿都向你们说清了吧？”

李范答道：“大哥说得非常详细。三哥，你尽可放手一搏！我和五弟说过，我们家说什么也不能回到昔日被圈禁的日子，为了国家，为了我家的福祉，今日要放手一战！”

李业也重重点头道：“对，就是这话！”

李隆基道：“兄弟们同仇敌忾，实为家门之幸。罢了，我们废话少说。四弟、五弟，你们今日的任务只有一件，即是坐镇玄武门掌控北门四军。”

北军与万骑合并为北门四军后，其日常处置军务的场所也进行了调整。玄武门位置重要，脱胎于万骑的左右龙武军将这里作为办公治所；而左右羽林军则以虔化门为办公治所。

李业问道：“虔化门那里不用去吗？”

李隆基道：“虔化门那里，由我亲往解决。待事儿办妥后，我让麻嗣宗与你们联络。”

李范看到李隆基脸色平静，知道这位哥哥办事缜密，事先早将诸事细节筹划得滴水不漏，也就不想再问别的事儿，仅对如何掌控北门四军的方式提出问询：“三哥，我们入玄武门后，是否需在门前集合兵丁，以备急用？”

李隆基摇头道：“不用！你们只需在玄武门坐镇，诫约各军谨守本位，不可妄动。葛福顺、陈玄礼与李仙凫等人事先已得了我的言语，他们识得分寸，你们只需保持百般警惕即可。”

李范心想，关键之时还要靠这些心腹之人，如此掌控了北门四军，

哪怕其稳坐不动，实为定海神针！

三人又一起说了几句话，然后李范和李业辞出奔赴玄武门。

高力士此时轻步入内，轻声说道："陛下，王将军与李将军已候在殿外。"

李隆基道："嗯，知会虔化门的人走了吗？"

"已然走了，现在应该到了虔化门。"

"好吧，我们走吧。"

李隆基今日换了一身武弁服，此为十四种皇帝之服的一种，例在皇帝讲武、出征、搜狩及阅兵时穿戴。高力士刚才奉命派出知会虔化门之人，就是让驻扎在那里的左右羽林军做好准备，皇帝马上要过去巡视营中。

一顶软缎肩舆进入殿中，高力士搀扶李隆基坐入其中，然后发一声喊，八名太监抬舆上肩，缓步步出殿外。李隆基侧头看见王毛仲和李宜德候在门侧，遂挥一下手，说道："走吧。"二人接令，就跟着肩舆向殿东行去。

龙武军与羽林军把守的宫门也有区别，接近内宫的宫门皆由龙武军负责，缘于李隆基毕竟对龙武军比较放心，如虔化门就在外层，李隆基就将羽林军视为次要。

一行人缓缓行到献春门，这里的防务由龙武军负责，就见陈玄礼正垂手候在那里。陈玄礼看到李隆基过来，急忙伏地叩首，李隆基近前后令其平身，又问道："就是这帮人吗？"

陈玄礼手向左方一引，答道："陛下，就是他们，现在就归王将军和李将军统领。"

左方的空地上此时立有三百六十匹战马，另有三百六十名甲士一手牵着缰绳，一手拄着兵器跪伏在地，其眼光低垂，自是迎候皇帝。

李隆基示意王毛仲和李宜德，说道："你们过去，让他们皆上马随予身后行走。"

二人得令后小跑至左方，王毛仲嗓门较大，就听几句短促的口令之后，这三百余人闪身认蹬上马，齐刷刷地站成方形之列，果然威武无比。

李隆基又对陈玄礼说道："你可在这里静候片刻，密切注视虔化门的动静，以为居中联络。"

"末将明白，请陛下移驾。"陈玄礼一面答话，一面又伏地跪送李隆基。

从献春门到虔化门约有百丈距离，李隆基的舆驾缓缓行走，身后的马骑在骑手的控缰之下，也轻轻敲着碎步行走甚缓，如此很快就到了虔化门。

李仙凫与常元楷得知皇帝要来巡营之后，急忙通知各自营中的将佐，纷纷到虔化门前聚齐。李隆基行到门前，就见门外的一左一右伏满了戴着铁冠的脑袋。左方居前跪立着常元楷与麻嗣宗，右方居前跪立着李仙凫与李慈，他们身后自是各营的将佐。

常元楷与李仙凫抬头，齐声喊道："左右龙武军恭迎陛下驾临巡视。"

李隆基颔首道："都平身吧。你们四人，到予面前来。"

跪立之人竞相起身，场面上稍微有些喧腾。常元楷、李仙凫、麻嗣宗和李慈四人接令后先是扭头令他们不得动静太大，然后躬身行到李隆基面前。

李隆基眼光扫射四人一周，脸色显得十分平静，沉声说道："知道予今日为何要巡视营中吗？"

四人躬身答道："末将不知。"

"有人向予密报，言说常元楷与李慈有不轨之心，意欲叛逆。拿下了！"李隆基说罢，手向后面断然一挥。

王毛仲和李宜德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们不待李隆基的话音落地，带领数名甲士飞离李隆基身后，如老鹰扑鸡之势，上前将常元楷和李慈的臂膀扭在身后，令其动弹不得。

李仙凫与麻嗣宗见状，两人使了个眼色，转身一左一右来到各自将佐面前，大声喊道："圣上今日捉拿凶逆，诸将勿慌，不得喧哗，有妄动者，杀无赦！"

那三百余马骑也开始发动，他们分成两列前出渐渐聚拢，将羽林军在场将佐围成一圈。

常元楷与李慈眼见大祸及身，顿时惊慌失措，二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常元楷语声颤抖喊道："陛下，末将一直忠心体国，何来谋逆之说？此为天大的冤枉，请陛下明察。"

李隆基眼观二人如捣臼般叩头不已，脸上没有任何喜怒之色，其手指轻挥，向前方指去。

王毛仲和李宜德会意，令人架起常元楷与李慈转身行约三十余步停下，将常李二人推倒跪下，就听二人哀号声中，凌空的刀片被日光照射倏忽一闪，二人的脑袋顿时落在地上，哀号同时止息，血污溅满了身边甲士的袍衣。

李隆基此时走下肩舆，一抬腿跨上自己的爱马之上，其控缰向前行了数步，向李仙凫与麻嗣宗说道："现在叛逆已诛，左右羽林军就归你们二人指挥。你们速速返营，使将士各守本位，不得擅动。"

李仙凫与麻嗣宗躬身答应。

麻嗣宗说道："请陛下放心，羽林军向为国家柱石，唯听陛下号令。末将早替陛下准备好了三百名彪悍甲士，可随陛下行走以为调遣。"

李隆基见麻嗣宗如此殷勤，大为满意，说道："你很好，还算有心。这样吧，你还须在羽林军主持，可让王崇晔带领这三百人前去包围太平公主府。你告诉王崇晔，他们只可包围公主府，不放人进去即可，不得妄动。"

麻嗣宗又躬身答应。

李隆基转身带领这三百余骑驰入虔化门与献章门，很快到了武德殿前，其驭住了马，侧头对高力士道："我给你留下五十骑，由你负责将

贾膺福、尚宫刘氏及元氏一班人捉拿，然后就地审讯，弄清楚他们所有的党羽，要一网打尽。”

高力士一面答应，一面分出五十骑跟随自己。

李隆基拨转马头，向承天门方向奔去。他意欲自此穿越宫城，直扑朝中衙署的办公地点。

宫内的甬道上皆铺有青砖，带着马蹄铁的马掌磕在上面会发出响亮的声音。三百余骑同时发动，本来相对静谧的宫内顿时回响起巨大的“嗒嗒”声，其间还有马嘶声和喷鼻声，其如狂风，瞬间掠过宫内的台阁殿堂，一路向南方刮去。

李成器与李成义行到太极殿前的时候，就见郭元振已在门前等候。他们见礼之后，郭元振说道：“太上皇刚刚起来，尚未早膳。太上皇刚才说了，待早膳后再接见微臣，我们且在这里等候片刻。”

三人对即将发生的变故了然于心，也皆知自己前来太极殿的使命。李成器笑道：“父皇没有朝会的时候，倒是悠闲得很。也罢，我们就在这里等候吧。”

郭元振道：“不知太上皇早膳耗时几许？若时辰太久，就有些煎熬了。”

李旦早膳用时不多，很快就派人传三人入殿。李旦此时手端茶盏，正在那里轻品茶味，看到三人联袂而来，问道：“你们朝会后就该散去，现在又来这里，有什么急事儿？”

郭元振说道：“幽州都督宋璟来书兵部，说幽州那里土地甚广，需增派一名副都督助其力。”

李旦满口答应，并问郭元振是否有人选。

郭元振说有几个人选，要请太上皇定夺。

李旦浏览了一下郭元振递过来的名册，说道：“郭卿，你应该属意一人，朕不了解他们，又如何能定夺？大郎，你们有什么事儿？”

李成器答道：“儿子们没有什么事儿，只是想来见见父皇，以示问

安之意。”

李旦答应了一声，忽然又道：“对了，你们许久未登你们姑姑之门了吧？”

李成器道：“每逢节日之时，儿子们按例结伴前往拜望姑姑。”

“哦，前几日你姑姑入宫说起，许久未见你们登门，就有些想念。”

李成义插言道：“想是父皇不知，姑姑府前日日车水马龙，实在热闹非凡，儿子们平时不敢前去打扰。”

李旦默然。

这时，巨大的马蹄声音从殿外的左侧划过，宫内除了节日期间有所响动外，其他时间皆是寂静为主，人们在内行走皆提脚蹑声，间或有黄门官的传唤声。李旦闻声不禁惊愕，急问道：“外面是何响动？”

一名值日太监入内禀道：“禀太上皇，刚才有数百骑自宫北向南疾驰，瞧其服色似为禁军甲士。”

李旦转问郭元振：“郭卿，这些人为禁军甲士，你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吗？”

郭元振脸色大变，说道：“微臣不知。太上皇，按照规制，这些甲士不得擅入宫中，更不许骑马狂突，他们若不奉令，即为死罪。由此来看，宫中定有大事发生。”

“有大事发生？能有什么大事发生？”

“太上皇，如今变起仓促，难以判断。为今之计，请太上皇先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得到护卫，然后臣去弄清事儿详细，再向太上皇禀报，以定下步行止。”

李成器也着急地说道：“父皇，郭公说得对。应该速离此殿，先至一个坚固的地方躲避为上策。”

李旦此时打定了主意，问道：“郭卿，我们现在应该去哪里？”

郭元振道："就去承天门吧。宫城内除了玄武门之外，以此门最高大最坚固，且守门甲士不少，又离这里较近。太上皇，我们这就走吧。"

李旦深知事态紧急，他不用辇舆，不再言语，迈开大步就向门外走去。李成器和李成义见状，急忙上前搀着父亲，一行人急速向承天门奔去。

待李旦一行气喘吁吁地登上承天门，一帮人全身如水洗了一遍，犹出汗不止。郭元振喝令甲士关闭上楼之门，严阵以待紧密护卫。

李旦喘息好大一会儿，方才气定，吩咐郭元振道："郭卿，你下去打听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再去看看三郎，看他有什么事儿没有？"

郭元振躬身接令，又转对李成器道："宋王，太上皇这里就由你们多看顾了，我得到准信儿立刻返回。"

李成器叮嘱道："郭公速去速回，外面吉凶未卜，你须小心在意。"

李隆基让王崇晔率领羽林军去围太平公主府，实在是想差了主意。是时，王崇晔正候在玄武门，待麻嗣宗派人将王崇晔召到虔化门，王崇晔再带三百甲士向公主府进发，时辰已然耗去许多。

常元楷被杀后，其一个亲信悄悄溜掉。这个亲信明白，如今主子被杀，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平时多随常元楷入太平公主府，与王师虔混得很熟，所以出营后就直奔太平公主府而去。

中书省与尚书省相距不远，李隆基旋风般地带领马骑到了中书省衙门前下马，回视王毛仲道："你带领一百骑，速到尚书省将崔湜等一应人擒拿，然后带至此门前。"

王毛仲躬身接令，然后翻身上马，带领一百骑奔向尚书省。

李隆基舍马步行，李宜德带领二百甲士簇拥在其身旁。中书省的门房及经过之人见此解甲明刃，先是惊呆，继而又见领头之人为当今皇帝，急忙跪伏下拜。

李隆基目不斜视，疾步向中书省主堂行去。他们行到半途，就见王

琚已候在那里，李隆基问道："他在吗？"

王琚答道："朝会散过之后，他即入堂处置函件，现在应该还在堂中。"

李隆基停步不走，说道："如此，你带人将他擒拿至此。"

王琚躬身接令，与李宜德带领数十名甲士飞奔而去。

萧至忠一直在堂中阅批函件，门外的脚步声令他抬起头来，这时，一人入内着急说道："萧大人，似是圣上来了。圣上已到院中，正与王侍郎说话。"

萧至忠闻言急忙起身，一边向外走一边自言道："圣上驾临？为何不先知会一声？"步子刚跨出门槛，就见王琚与李宜德带领数十名如狼似虎的甲士扑了过来。萧至忠不禁停下脚步，先是惊愕片刻之后，再见立在院中的李隆基全身戎装，心中顿时雪亮。

王琚指引甲士将萧至忠团团围住，然后微笑道："萧公好大的面子，竟然要圣上亲自来促请。走吧，圣上正等着你去叙话呢。"

萧至忠抬头向天，长叹道："天不与便，奈何？我忠心为大唐办事，已历三朝，想不到竟然如此结局！"

王琚冷笑道："你忠心办事？萧公，你自己办的事儿心中有数，千万不可怨了别人！走吧，不要废话了，圣上正等着呢。"

萧至忠用力甩掉甲士来捉自己的手臂，沉声说道："滚开！老夫自己会走。"其话音中透出往日的威严。

王琚笑道："也罢，就给萧公一些面子，让他自己走。你们在身后跟着即可，谅他插翅难飞。"

萧至忠挪动脚步，边走边说道："王琚，你今日下朝后就借故候在这里，现在很得意吗？"

王琚道："下官不敢，不过替圣上办事，请萧公勿怪。"

"嗯，老夫为宦多年，眼光还是有一些的。王琚，请你好自为之，

前面的路是黑的，不可太过得意。”

“此话怎讲？”

“你当初曾为张柬之的小爪牙，张柬之得势之后，很快被武三思覆灭；太子李重俊又将武三思杀掉，之后宗楚客与纪处讷得势，结果也落了个身首异处；再说此前的刘幽求等人，以及我等今日被执，知道其中昭示了什么吗？”

“萧公的话太玄妙，请明示。”

“我想说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谓推陈出新，臣子的人选会无止无歇的。”

“萧公说得是。”

萧至忠此时脸上露出冷笑：“王琚，老夫在替你忧心啊。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有什么长处？不过有一些小阴谋而已，如此能长久吗？”

王琚明白了萧至忠在诅咒自己，遂笑道：“下官的命运不用萧公操心，萧公，只怕你难见明日的日头，你好好想着自己如何托生，方为正途。”

李隆基看到这二人有说有笑一路走来，心里微觉奇怪。这时，萧至忠已到近前，伏地叩首道：“微臣参见陛下。”

李隆基哼了一声，说道：“萧至忠，你知罪吗？

萧至忠抬起头来：“臣已历三朝，现在又事陛下，唯知忠心为朝廷办事，不知道有何罪过？”

“你协助太平公主，迭施奸谋，图谋不轨，此为谋逆之罪。”

萧至忠再复叩首，说道：“臣现为中书令，一直按照太上皇与陛下的旨意办事。再说了，太平公主系陛下的姑母，与陛下为至亲，臣平时确实经常拜见公主，然与谋逆怎么又扯上了干系？陛下，臣实在不明白。”

李隆基不想再与萧至忠啰唆，喝令王琚道：“你把这名老贼拉出

去，待那几个人集齐后，再候旨处置。”

萧至忠知道今日不能善罢，忽然老泪纵横，在那里叩首不已，哀求道：“陛下，请念老臣为国忠心办事多年，饶老臣一条活命。臣愿意削籍为民，永不返京。”

众甲士在王琚的指令下，上前如捉猫般将萧至忠抬了起来，然后快步出外。

李隆基唤住王琚，说道：“王毛仲一会儿将崔湜、卢藏用、岑羲、窦怀贞捉过来，加上萧至忠共五人，除了崔湜流放以外，将其他四人一刀斩了。”李隆基今日宽大处理崔湜，大约缘于其妻女向李隆基示好之意。

王琚道：“窦怀贞多在雍州府衙中办公，只怕王将军现在不能得手。”

“也罢，你将这里的事儿办妥之后，速去雍州府搜杀窦怀贞。”

“臣遵旨。陛下，朝中那些依附公主的官员如何处置？”

李隆基长叹一声，说道：“罢了。当初姑姑势大，这些人附势想讨点好处，也在情理之中。如今首恶已惩，这些胁从之人就不要问了。你可安排中书省之人速拟此诏，宣示此意吧。”

王琚躬身答应，然后转身出门。

过了一会儿，王毛仲押送崔湜、岑羲和卢藏用来到中书省门前，王琚口述李隆基旨意，甲士们将萧至忠、岑羲和卢藏用并列一起，令他们跪立向东，就见几道寒光闪过，三人灵魂出窍荡入冥间。

常元楷的亲信来到太平公主府前，由于王崇晔尚未带兵来到，这里境况如常。此人溜入府内直接找到王师虔，如此这般说了一番。

王师虔闻言脸色大变，追问道：“圣上果然当众斩了常元楷和李慈？圣上事罢了又走向何方？”

“小人亲眼所见，常、李二将军的头颅此后就悬在虔化门墙上。圣上办完事儿后，就带领人返回宫中。”

“好，你先等候片刻，我马上去见公主。”王师虔说罢，疾步奔向中堂。

太平公主此时正坐在堂中，按惯例，萧至忠等人朝会散后就要入府问安。太平公主知道，这些人朝会散罢往往入衙署处置一些公务再来。按例，他们也应该来了。

王师虔慌慌张张闯入堂内，看到堂内并无他人，遂抢到公主面前急促说道：“公主，大事不好，祸事了。”

太平公主横了他一眼，斥道：“慌什么？好好说话。”

王师虔将宫中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

太平公主闻言不觉站起身来，脸色顿时大变，说道：“他又带兵折头回宫。如此来看，三郎斩了常李二人，已将北门四军稳住，其回宫定是要不利于皇兄。”

王师虔着急说道：“从出事到现在，我们宫内的人没有来通个讯息，估计也是凶多吉少。公主，我们如何办？”

太平公主怒道：“这个小子果然按捺不住，终于出手了。走，我们先到窦怀贞的雍州府去，让他召集南衙军抵挡一回。”

王师虔摇头道：“公主不可。南衙军人数少战斗力不强，他们如何能抵过如狼似虎的北门四军？不过公主说得对，圣上实为一个厉害角色，他肯定会派兵来公主府中，我们应该速速离去。”

“我们不去雍州府，应该去哪里？”

“属下以为，南衙军由窦怀贞控制，圣上现在尚未顾及此点，则城门尚未关闭。为今之计，我们须赶快出城，以避风头，再观下步行止。”

太平公主很赞赏王师虔的急智，点头道：“也罢，就按你说的办。你速去牵马，我们马上离开。”

王师虔领命而去。

太平公主面临此危急关头，心中认为李隆基不敢杀自己，无非就是将自己圈禁起来。若如此，自己先跑出城外观察城中动静，就可保留了自由之身，对下一步的进退很有利。

太平公主此时也来不及通知薛崇简等人，仅带领六名从人落荒而逃。

待王崇晔率领三百甲士赶到，太平公主已逃出城外，王崇晔只好懊恼万分，喝令甲士将公主府团团围住，许进不许出。

窦怀贞得知李隆基杀了常元楷与李慈之后，知道情况有变，遂唤来平时与自己相熟的南衙军将领，令他们集合队伍，前来雍州府听令。

此时常元楷与李慈被杀的消息如风一样刮遍全城，这些南衙军将领也得知此消息。此时，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姑侄相斗已成为众人皆知的秘密，窦怀贞平时拉拢这些将领，他们皆心知其意，然其时太平公主势大，她又将大批的钱物送来，这些将领也就乐得享用。

这些将领还是很能判断形势的，他们知道自己非北门四军的对手，绝不愿意干如此鸡蛋碰石头之事。窦怀贞说完，他们先是默然，继而一杨姓将领问道："不知窦大人集合队伍，意欲何为？"

窦怀贞道："你们应该知道宫中的消息了，如今城中大乱，我们应该速去太平公主府保卫公主，听其号令。"

杨姓将领道："南衙军例由兵部调遣，且公主府自有朝廷规制护卫，窦大人如此说，末将实在不敢从命。"

窦怀贞心想你们平时何等恭顺？又用去了公主的许多钱物，怎么到了关键时候，却如此不识趣？遂怒道："南衙军例由雍州府调度，你们莫非想抗命么？"

杨姓将领笑道："窦大人勿怒。朝廷实有规制，雍州府负责提调南衙军各城门间的日常守卫，却不准兵至它方。有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等若违抗朝廷规制，如何能当北门四军一击？窦大人，请顾及我们的身家性命，恕不从命。"

窦怀贞眼望数名将领目光如铁，知道他们打定了同样的主意，他一

时无法可施。

杨姓将领又道："窦大人，末将前来的时候，已带来数十人将此府前后门守住。南衙军并无长项，这守把大门一节，还是有相当心得的。就请窦大人乖乖地待在府中，不许乱动。"

窦怀贞马上明白他们的心意，冷笑道："哼，你们不听号令也就罢了，还想把我当成晋见之礼吗？无耻！"

"请窦大人勿怪。这一段时间外人皆言，南衙军与大人相当亲密。我们将大人献出去，如此就与大人脱了干系，窦大人由此造福我们，也算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杨姓将领说完，手一挥，数人就此退出雍州府。

窦怀贞呆坐座上，心中思绪万千。

自己前半生恪守儒家道义，忠谨为朝廷办事，有清廉之名，所以被狄仁杰看中，其向则天皇后推荐，说自己有相者之才，奈何乱世蹉跎，自己无际遇受到重用。此后在友人的点拨下，研读来俊臣所著的《罗织经》，由此勘破了人生的真谛，于是舍弃儒家道义，顿改经世模样，果然官运亨通，先娶韦皇后奶妈取得赏识，继而再投太平公主麾下，终于官至宰相。

看今日的架势，自己的官路恐怕已走到尽头。事情很明显，常元楷与李慈被杀，定是皇帝李隆基的主意，皇帝由此掌握了北门四军，就可以在京城内大开杀戒。其定会先围公主，继而遍索公主党羽，自己定为皇帝圈定的主要人物。

窦怀贞长叹一声，心想韦皇后倒台之时，自己尚可以杀掉老妻，如此被饶下一条命来。如今太平公主危殆，自己又哪里能寻到救命之绳来？

窦怀贞实在没有救命之计，他知道再过一会儿，皇帝派来的人就会闯入门来，他们不会对自己有一丝仁慈之心！其思念至此，眼中不觉滚下两行浑浊的眼泪。

到了这么一刻，窦怀贞忽然感到人生的不易。位置愈高，争夺者益众，那么结局愈加凶险。他又心生后悔，早知这样，自己还不如保持自

己昔日的清名到底，虽宦职较低，然可平安度过一生。

世间终归没有后悔药可买，窦怀贞明白自己面临的最后抉择：是自我了断？还是受尽凌辱再被砍头？

窦怀贞当然选择前一种，他寻来一条绳索，将之拴在门框之上，然后将头伸入绳圈中，脚下踢翻凳子，如此上吊而死。

那几个南衙军将领立在雍州府大门前，看到王琚与王毛仲带领甲士飞奔而来，急忙上前邀功，说已将窦怀贞圈在府中。

待他们进入府门之后，发现窦怀贞已然上吊气绝，王琚大怒，迁怒那几个将领道："你们数十人连一个大活人都看不好，还邀什么功？"

几个将领顿时诚惶诚恐。

王琚余怒未消，继续骂道："这个溜须官儿想得挺美，以为就此一了百了了？左右，把他卸下来，然后抬至大门外枭首示众！"

于是，窦怀贞至死没有安生，其尸体首尸分离，头颅被悬于门外墙上示众。

李旦显然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的血腥场面，其心里忐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其端坐在承天门楼上片刻，如此喘息方定，侧首问道："大郎，三郎到现在尚未露面，外面的事儿莫非是他主使的吗？"

李成器躬身答道："宫内猝然生乱，三弟许是也躲避一隅，若说他来主使，现在其实未知。"

李旦似自言自语道："然则谁敢有如此大的胆子，在宫内横穿无忌呢？"

李成美道："郭元振出外打探情况，待他回来，详情自知。"

李旦道："嗯，也只好如此了。"

过了一会儿，郭元振匆匆爬上楼来，其喘息未定，李旦急忙问道："郭卿，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郭元振深吸了几口气，躬身答道："禀太上皇，微臣刚刚见到圣上。据圣上说，其现在正奉太上皇诰命，讨捕朝中逆贼。"

李旦脸含疑惑，问道："奉朕诰命？朕什么时候又有诰命让他讨捕逆贼了？郭卿，知道这些逆贼为谁吗？"

"听圣上说，逆贼萧至忠、崔湜、窦怀贞、岑羲与卢藏用等人，擅自朝中结党，欲图谋逆祸乱国家，所以奉太上皇诰命将他们或诛或流。"

李旦闭目摇摇头，心想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儿果然发生了。看来儿子的剑锋所指，即为自己的嫡亲妹妹及其党羽，其思念至此，忽然失声问道："公主现在何方？他们会怎样处置公主？"

郭元振躬身道："听圣上说，太平公主今日出城游玩，至今未回。圣上已派人卫护其府，请太上皇勿虑。"

李旦此时已明白事情的详细，看来儿子发动此次宫变，其目标明为自己的妹妹，其内里也想夺走自己手中的权力。他环顾身边的三人，叹道："看来只有我蒙在鼓里，你们三人事先已知此事，是吗？"

李成器急忙答道："父皇，儿子们事先确实不知。"

李旦摇摇头，叹道："郭卿说得对，看来三郎此行果然是奉诰而为。郭卿，三郎如今安在？"

郭元振道："圣上现在中书省，已动身前来承天门拜见太上皇，应该很快就到。"

李旦道："郭卿，估计萧至忠这些人从此永绝朝局，则宰臣中七去其六，仅你一人硕果仅存。这样吧，你找人代朕拟诰，自今而始，所有军国政刑，皆由三郎处分。"李旦到了此时，尚不知魏知古已然反戈一击。

郭元振闻言，急忙跪下求道："太上皇，圣上此次举事无非清除谋逆者，并无其他意思，臣不敢拟此诰命，乞太上皇收回成命。"

李成器与李成义也急忙并排跪下，李成器道："父皇万万不可如此！如今谋逆者被清除，父皇正该励精图治，扬我大唐国威才是。"

李旦淡淡说道："你们都起来吧。励精图治今后与我没有什么干系，你们可以好好辅佐三郎，提振国威才是。你们勿复再劝，我意已决，今后不再插手军国政刑。我若如此不松手，外人定会说我恋栈皇位。如此甚好，今后终于彻底清静了。"

李旦的脸色平静，看不出是因为失去权力而萧索，还是由此彻底归于清静而释然。

李隆基没有上承天门楼拜见李旦，而是直入武德殿处置事变的善后事宜。

王琚入内禀道："窦怀贞在衙中自缢身死，臣戮其尸悬其首，另南衙军此次甚识大局，事先囚禁窦怀贞，可谓有功。"

"城门现在怎样？"

"臣已令南衙军紧闭城门，防止公主党羽逃逸。"

"罢了，我已说过首恶已诛，不问胁从。你速去令南衙军大开城门，使人进出如常，不要有异样。"

王琚躬身离去。

王崇晔也入殿禀报了太平公主的事儿。

李隆基问道："姑姑到底走向何方？"

王崇晔道："臣派人出城查勘，听人说太平公主一行奔向终南山方向。臣特向陛下请命，现在就带人大索终南山，一定要寻到公主的踪迹。"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他们躲在隐秘之处，你如何搜得出来？罢了，不用管他们了，他们不会久在山中躲避，终究会出来的。"

"公主府周围的三百甲士也撤回来吗？"

"可以撤回来一些，其紧要处有人值守就可以，要营造外松内紧的气氛。"

“臣明白。”王崇晔也躬身离去。

高力士入殿，李隆基抬头问道：“你将那帮人审讯得如何？”

高力士道：“陛下，这帮人在宫内果然还有其他党羽，竟然有数十人之多。这些人平时隐藏得极深，小人事后想来还有些后怕。”

李隆基笑道：“姑姑还在则天皇后时代，已然开始在宫中暗中培植自己的力量。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啊。”

“陛下说得对，确实不敢小视他们。此次审讯中贾膺福还说出一件十分凶险之事。”

“什么事儿？”

“公主府中的王师虔交给贾膺福一味无色无味的毒药，令他让陛下身边之人投入陛下食物之中。”

“这个身边之人定是元氏了。”

“不错，正是元氏。元氏知道陛下每日服食‘赤箭粉’，就想在这上面打主意。不过她经手之物，小人早令人暗中换过，如此她终无得手的机会。”

李隆基心想魏知古所言果然真实，若非及早发现元氏的异样，那么自己此次非是简单地在鬼门关转一圈那样幸运。

高力士又道：“贾膺福更供述道，这投毒之举非是公主起意，实为崔湜首倡而来。”

“崔湜？你问清楚了吗？”

“贾膺福也是听王师虔转述而来，王师虔说道崔湜此议最好，不用大费干戈就可把事儿办妥，此事应该千真万确。”

李隆基脸色一寒，怒道：“此贼笑里藏刀，其明里对我恭顺，暗里却有如此毒蝎心肠！我此次对他颇为仁慈，别的人都斩首，独将他贬为流人，实在是便宜了他。你速去知会王琚，让他找到崔湜，一刀将他砍了！”

“小人得令。”高力士急速而去。

郭元振进入武德殿中，看到李隆基正召来魏知古在那里说话。

李隆基抬头看到郭元振，说道：“郭公，免礼了。如今非常时期，一切从简。你来得正好，予刚才想了，此后京城内外的军事大事，皆由你主之；至于政事堂的庶务，则由魏侍中领之。待朝局稍平，再加充实人员。”

郭元振躬身答道：“微臣恭遵陛下之旨。”

“哦，刚才事情忙乱，予未上承天门拜见父皇。如今父皇安在？”

“陛下，臣观宫中已恢复平静，就与宋王兄弟一起护持太上皇返回太极殿。”

“好呀，郭公把事儿办得很妥当。”

郭元振从袖中取出一方丝绢，将之呈给李隆基道：“陛下，此为太上皇刚刚写就的诰命，请陛下御览。”

李隆基接过丝绢，展开观看，就见此诰写道，萧至忠与窦怀贞等人图谋不轨，因诰皇帝诛杀此等贼人，除逆人亲党不赦之外，大赦天下；最后写道：“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李隆基阅罢，脸色顿时一沉，说道：“父皇怎可如此？郭公与大哥在侧，为何不拦阻？”

郭元振与魏知古对视一眼，同时跪地叩首，魏知古抬头说道：“陛下，天下动乱日久，一个契丹小族竟然敢攻幽州，可见国力已然衰退，如此时机，正是陛下展宏图大略复兴的时候。太上皇久有无为养志之心，天下皆知，望陛下持仁孝之心，勿复推辞太上皇之意。”

郭元振也道：“对呀，如今奸党已诛，正是陛下励精图治的时候，太上皇的诰命，那是万万不可违背的。”

李隆基叹道：“我诛奸党，那是为了国家，若从此夺了父皇之权，天下之人又会如何说？你们起来吧，魏侍中，你代予拟一制书，要坚辞太上皇之意。”

太平公主带领从人逃到终南山深处，恰恰见到一处古寺可以栖身。寺内仅有一老一少和尚在此居住，王师虔取出制钱及一块金子，二位和尚自然喜出望外，急忙为他们安排食宿。

到了这日黄昏，满山葱茏的林木一片静寂，偶尔的风儿吹过，可闻山间的一阵阵松涛声。到了此时，太平公主与王师虔悬着的心开始放下，因为他们估计，李隆基定会派出大队人马来此搜山，现在人迹杳无，则李隆基不会再有动静。

太平公主吩咐道："王典签，你也不宜到城中露面。明日开始，你可让他们几个人轮番入城打探，以定下步行止。"

"属下明白。"王师虔答道。

从第二日开始，这些入城打探之人至晚间方回，将白日打探来的讯息禀报给太平公主。

"萧至忠、崔湜、岑羲和卢藏用皆被诛，窦怀贞自缢后又被戮尸。太上皇发明诰，言此行系其诰命皇帝所为。"

太平公主闻言哂道："奉皇兄诰命？三郎倒是挺会做戏！"

果然，后一日太平公主又得讯息："太上皇下诰命让圣上自决一切军国政刑，皇帝上制辞让，如是者三，圣上方才勉强接受。"

太平公主冷笑道："哼，早就想把皇兄手中的权力夺过来，如此辞让三次，实在虚伪到底了。"

"圣上下诏，授张说为中书令；刘幽求为尚书左仆射，并平章军国大事；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钟绍京、崔日用、张暐皆被召回京中任要职；郭元振、魏知古、王琚、陈玄礼、葛福顺、李仙凫、王崇晔、麻嗣宗、王毛仲、李宜德等人有大功，皆升其官爵，并赏其第舍、金帛。"

太平公主叹道："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三郎从此清除了萧至忠等人，将身边重臣皆换成自己人。王典签，我实在想不通，这个魏知古好好的，怎么就忽然投奔了三郎？"

王师虔道："属下也想过此事。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些相

王府属如姚崇、宋璟、郭元振等人心归皇帝。魏知古又如何能异类？”

“如此说，魏知古此前貌似追随我，显是有意为之了？”

“公主，现在看来，他应该是这样！”

到了第四日的早晨，太阳尚未升起，山谷中依旧清凉。太平公主走出寺外，向长安方向眺望，就见山谷两侧林木蔽天，仅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依稀伸向谷外。太平公主由此动了心思。她回视跟随自己的王师虔道：“王典签，他们言说我府中还算平静，仅有数人在那里值守，并未有其他异样。”

王师虔道：“是这样。大公子他们除了行动有所限制外，倒是未损毫毛。”

“是呀，我今日一直在想，应该回府了。”

王师虔愕然道：“现在回府？公主莫非不怕圣上圈禁你吗？”

“我是他的嫡亲姑姑，他又能奈何我？且现在大郎他们毫毛未损，即为好的征兆。王典签，我这几日想过了，我回府后从此不问世事，就是离开京中迁往外地，我的公主之身应该能保持吧？”

王师虔皱了一下眉头，说道：“公主不可一味乐观。想想上官婉儿之死，当知皇帝的心智一点儿都不柔软，反而坚硬如铁。下官以为，公主返城须万端谨慎，否则悔不可及。”

太平公主叹道：“万端谨慎？我若不回府，莫非就要在此苦陋之地终老吗？若如此苦挨到底，还不如死了最干净。”

王师虔一时无话可说。

过了一会儿，太平公主决然道：“就这样吧，待朝露散去，我们开始出山，午时应该能够返回京城。”

王师虔想了一下，忽然跪倒拜道：“公主，属下从此就要永别了。”

太平公主惊讶道：“你不随我回府，能去什么地方？”

“属下这些年替公主办的事儿，皇帝定为不喜。属下若回京，肯定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如此，属下今后还是隐姓埋名飘零天下，苟活于世吧。公主，请接受属下此拜，就当永诀吧。”

太平公主眼望王师虔向自己叩拜，心中闪过萧至忠与崔湜等人的身影，眼中忽然一阵酸楚，哽咽道：“唉，你们忠心随我，不料如此结局，让我如何面对你们呢？”

太平公主平时极少流下眼泪，她现在眼观正在冉冉升起的一轮朝日，眼泪夺目而出，再也止歇不住。

不久后，太平公主带领数名从人出现在明德门前，他们一路行走，并无人阻拦。只是这一行人的行走讯息，接连传入宫中。

“太平公主乘一辆驴车到了明德门，其下车接受盘问数句后即入城，再复上车。”

“太平公主已过兰陵坊，其车儿稍微停顿，再复行走。”

“太平公主自兴化坊开始拐弯，直奔公主府而去。”

“太平公主到了府前大门，值守之人问了几句之后，公主舍车下地，已然步入大门。”

“太平公主进入中堂坐下，唤人奉茶，并说道乏透了。”

李隆基得知这些讯息，派人将王琚唤来，说道：“公主回府了，你知道怎么做吗？”

王琚道：“陛下圣旨，微臣铭记心中。”

李隆基道：“很好。这样吧，姑姑今日路途劳累，你就不要去烦她了。明日早朝之后，你可入府探视。”

王琚躬身答应，然后告退。

太平公主返回府中之后，发现府内多了不少陌生之人。她此时方明白，这就是所谓的“外松内紧”，自己入了此门之后，虽可在府院中来回走动，然身边会有许多双眼睛在监视着自己，至于再想走出大门，那是

万万不可以的。

她歇息片刻之后，即唤人去传薛崇简等亲人来见自己。这时，一名陌生人告诉她，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

太平公主在山中待了三天，周身又是汗渍又是污泥，就想沐浴一回。她平时熟悉的婢女遍呼不到，却来了两名同样陌生的女子。这二女倒是殷勤，先替她备好热汤，其中还浸有太平公主平时喜用的香精，然后服侍着她进行沐浴。

水温恰如其分，香气滋润妥帖，太平公主躺在池水中，感受着这舒适的时分。她此时心中在想，这次回来虽失去不少自由，然府中的陌生人对自己还算客气，且为自己配上专职侍奉的婢女，看来三郎没有把事儿做绝。

此后，二女又侍候太平公主用完晚膳，再将她引入香帐里就寝。前几日，太平公主心中充满了愤怒、恐惧和猜测，睡眠相当不好。今日沐浴之后再进食，心里又平静了不少，所以一见寝帐，困意就升了起来，遂倒头便睡。

李隆基显然想让姑姑睡一个好觉，所以才令王琚第二日入公主府。这日早朝散后，王琚不紧不慢地来到公主府，入门后让人通报："吏部侍郎王琚拜见太平公主。"

王琚进入中堂，其时太平公主端坐在上方的座中，说道："原来你就是王琚。"王琚入朝为官，从未来拜见太平公主，她仅闻其名，未见其人。

王琚躬身道："下官正是王琚。下官此前官职低微，无缘来拜见公主，请公主原宥。"

太平公主道："你得三郎赏识，已为吏部侍郎，官至三品，又如何官职低微了？你今日前来何意？是依三郎之令前来吗？"其说话时脸色平静，没有惊慌之色，依旧保持往日的威严。

"是啊，圣上日理万机，得知公主回府，无暇过来，因令下官前来拜望。公主这几日还好吗？"

“我好与不好，你们心里不是最清楚吗？王琚，无用的套话不用再说。你来得正好，我回府后发现这府内多了一些陌生之人，甚至不许我出大门。我意欲去见见皇兄，你让他们不许拦阻我出去。”

王琚脸含微笑，摇头说道：“公主，此事不可，下官无能驱散他们。”太平公主眉头一皱，厉声问道：“你不能？那么这些人只听三郎的话了？你把三郎找来，我倒要当面问问他到底意欲何为？”

王琚继续摇头道：“请公主恕下官无能。我连这些下人都驱赶不走，又如何能请动圣上？”

“哼，亏你还是侍郎之身，怎么就会一脸无赖脸色？”

“不管公主如何说，下官终不敢与公主犟嘴。”

“好了，你见我也见过了，话也说过了，若无其他事儿，可以走了。”

王琚又是一笑，伸手取出一只奶白色的玉瓶儿，说道：“圣上令下官来向公主归还旧物。公主，这只玉瓶儿，你应该眼熟吧？

太平公主见此玉瓶儿，心中忽然一突，口中犹说道：“如此瓶儿，我府中何止数千，怎么又成了我的旧物？”

王琚手擎玉瓶儿，说道：“这只瓶儿的来历还有个小故事。此瓶儿系从宫中的元氏身上搜出，她说从尚宫刘氏手中得来，刘氏呢？又说自贾膺福手中得来。唉，一只小瓶儿，在宫内辗转换手，不知道到底是何要紧的物事儿。最后贾膺福说，此物系尊府典签王师虔亲手交给他，王典签还说此物系公主交与，岂非公主旧物吗？”

“胡说，王师虔现在已无踪影，定是你们将他谋害，然后又攀在他的头上。”

“公主说得有些道理，然前些日许多人亲眼看到，王师虔紧随着公主出城，怎么又成了我们将之谋害了呢？”

“一只小瓶子，又有什么要紧？你说是我的旧物，那就是吧。你将之放下，就请出府吧。”

王琚将瓶儿举过肩头，然后轻轻摇了摇，说道："瓶儿嘛，确实寻常，然其中有一些无色无味的水儿，那就不寻常了。下官将水儿试取出一滴，然后让一条猛犬吃下。公主，知道结果为何吗？天可怜见，这条猛犬吃下后立刻扑地，然后四脚乱踢，竟然死了。"

"如此来说，瓶内装的是毒药？"

"公主说得对，其中正是无色无味的毒药。圣上差下官问公主，公主如此辗转将这瓶毒药送入宫中，且送在圣上身侧，公主到底想干什么？"

太平公主冷笑道："哼，他巴巴地让你送来毒药，自是要赐死于我了。你告诉他，有什么想法自可明言，没必要变着法儿来栽赃于我。"

王琚伸手将瓶儿放在太平公主身侧的几案上，说道："此毒药是否由公主所赐，相信公主现在心里如明镜似的。公主，下官要办的事儿已了，现在就告辞了。"

太平公主道："你且住，我有几句话儿要带给三郎。你告诉他，我这一次败在他的手里，所谓愿赌服输，我无怨无悔。只是世事变幻，结局难料，权力场里永远是强者恒强，三郎虽聪颖无比，然其浮浪少年出身，爱玩的性儿终归是他的败局。"

王琚笑道："请公主放心，圣上说了，他今后若主政，当以光明正大之举治驭国家，届时君臣戮力，阴谋诡计无所遁形。"

太平公主冷笑道："无所遁形？你们若不行阴谋诡计，能有今天吗？"

"若阴谋诡计横行于世，当然以阴谋诡计却之。公主，你其实错了，你若安于公主之身，此生当富贵尊崇。可你想差了念头，唉，下官窃为公主不值。"

"王琚，你不要说风凉话了。你以阴谋诡计起家，竟至如此高位，你以为可以长久吗？"

王琚听到此话，心里不由得打了一个突儿，继而很快恢复平静，向太平公主长揖到地，说道："请公主珍重，下官告辞。"

太平公主阴冷的目光瞅着王琚步出门外，她知道自己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看来三郎果然心硬如铁，不许她再多活几日。

她要求面见自己的儿子们，然遭到拒绝。她于是在堂上呆呆地坐了一天，连午膳都不想用，如此挨到了黄昏时分，她豁然想通，唤人上来饭菜，独自享受了美味，然后再入浴池沐浴一番，浴罢挑出自己最喜爱的衣衫穿戴整齐，并揽镜作眉，然后梳成望仙髻，戴上金质的簪钗，最后和衣躺在榻上。

太平公主伸手拿过那只玉瓶儿，许是对生的眷恋，她的眼角忽然流出两行清泪，如此沉寂了片刻，她的手终于颤抖着旋开瓶塞儿，眼睛一闭，将其中的药水全部倒入口中。

太平公主自尽而亡，也标志着这段女主天下的时代彻底终结。则天皇后虽为女身，然其心智及谋略甚至强于男儿，所以其主政时期，大唐贞观以来的强盛得以延续。但是，则天皇后为取得皇后及皇帝的地位，不惜以子女的牺牲为代价，更推行酷吏政治以翦除李唐宗族和异己人员，其男宠弄权使吏治败坏，从而破坏了贞观以来提倡的清明政治。此后，韦皇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相继主导朝中权力，使女主天下的时间持续了九十余年之久（从则天皇后掌握实权的龙朔二年算起）。此后这些女人继承了则天皇后乱政的一面，少有则天皇后治世处政的积极手段，遂使吏治更加败坏，政纪愈发松弛。韦安石、姚崇、宋璟、郭元振等人所以心向李隆基，除了他们想维持李唐天下之外，更在李隆基身上寄托了彻底终结女主天下的理想。他们虽为相王府属，然李旦动辄受妹妹太平公主的左右，令他们实在瞧不出希望。

太平公主自尽而死，李隆基可对外宣布姑姑畏罪自尽的讯息，如此李隆基就可免去弑姑的名声。不过李隆基对姑姑的儿子们却不客气，除了薛崇简以外，将其他儿子及其后代全部斩杀，以绝后患。

薛崇简因为数谏其母，并因此而挨了打，所以李隆基免其死罪，赐其姓李，官爵如故。太平公主的家产被籍没，就见其财货如山积，珍物溢于府库，至于厩牧羊马、田园息钱，收之数年不尽，李隆基由此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浮财。

且说张说居洛阳离京城不远，可以数日回京赴任，而刘幽求与张暐远在桂州，刘幽求虽被授为尚书左仆射，待他行到京城，也要好长时间。

这日景阳钟声起，净鞭三响，百官依序集于太极殿中。李隆基今日身着玄冕，端坐御座之上接受百官朝拜。

李隆基令众人平身，然后叹道："哦，今日又复如是，人员还是参差不齐啊！张卿，刘幽求现在行到何处了？"

张说出班奏道："陛下，昨日驿传来的消息说，刘仆射已行到襄州地面，再有数日就可行到京城。"

李隆基道："如此就好。你现为中书令，又代为署理尚书省，这一段定将你忙累得很了。"

"微臣谢陛下关爱。"

"你有事要奏吗？"

"这里有一道吏部的奏书，需陛下今日定夺。吏部以为，朝中百官中昔日或被太平公主压制，或依附太平公主者，应当加以甄别。"

"如何甄别？"

"吏部以为，凡依附太平公主者，应该黜之；凡被太平公主压制者，应该陟之。"

"嗯，不要说吏部以为，你应该有自己的主意。"

"臣以为吏部所言甚为有理，应当准奏。"

李隆基闻言默然。

魏知古此时也出班奏道："陛下，臣有话说。"

李隆基颔首，示意他继续说。

魏知古奏道："陛下，微臣以为吏部所奏失于简单。不能以太平公主善恶所至而划线，如此就混淆了用人标准，且后患无穷。"

"嗯，说说你的理由。"李隆基脸上有些笑意，看来有点赞赏魏知古之言。

“臣以为人之性情，在乎大势。昔太宗皇帝于贞观之初，定下了‘教化天下’之策，天下臣民依圣贤道理规范自己的行为，甚至如封德彝这样的隋朝小人也改劣行走正道。然薛怀义、张氏兄弟弄权以来，此后又有韦庶人、悖逆庶人及太平公主相继干政，遂使纲纪大坏、道德沦丧，人们若不趋炎附势，难以在世上立足。臣想说的是，譬如跟随太平公主之人，虽有窦怀贞与崔湜这些无耻之人，也有一些被动裹挟其中的无奈之人。”

张说禀道：“陛下，臣以为魏侍中所言有些偏私，他如此说，实为一些小人开脱。此前乱世虽黑暗，毕竟还有狄仁杰、韦安石这样的人坚持正义，未被时势所逼。”

李隆基摇手说道：“让魏卿说完。”

魏知古接着道：“张令说得对，不管是我朝还是此前的历朝中，不乏有比干那样的忠臣。如狄公与韦公这样不坠其志，实为忠义所在。然这种人与人群相较，实在少之又少，有句话叫做海纳百川，陛下用人须兼收并蓄，用人所长，除大奸大恶者，应该原谅那些盲目随从者。”

李隆基点头道：“魏卿所言，甚称朕心。朕为皇帝，若心有偏颇，用人时以人划线，与前朝又有何区别？张卿，吏部所奏，朕不准。”

张说道：“魏侍中昔日也随太平公主，那么太平公主党羽中定有人与魏侍中亲善，魏侍中今日维护他们，也算合情合理。”

魏知古有些恼火，然想起张说等人迭受太平公主压制，并被贬出京，其心中定有怨恨，也就不想再辩。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你们勿复再言，都退回去吧。此事不用再议，就按魏卿说的办。”

李隆基伸手从一侧取出一卷书，起身示意群臣道：“知道此书著者为谁吗？此书名大名鼎鼎，名为《罗织经》。”

群臣心中唏嘘万端，知道此书的著者为顶级酷吏来俊臣所著，然不知道皇帝今日提起此书意欲何为？

李隆基翻开书卷，说道：“朕这些日子将此书翻了一遍，发现来俊

臣能够成为酷吏实有真才。他能集成此书，缘于他将圣贤之言抛却，转而体察人性，由此揣摩出字字珠玑之言。你们看，来俊臣将此书分为阅人、事上、治下、控权、制敌、固荣、保身、察奸、谋划、问罪、刑罚、瓜蔓十二卷，其卷一《阅人卷》写道：‘人之情多矫，世之俗多伪，岂可信乎？’‘人者多欲，其性尚私。’这几句话实为来俊臣写成此书的总纲。”

群臣听到李隆基大加赞扬来俊臣，不明其真实意思，竟然有些呆了。

李隆基又接着道：“然来俊臣在此书开篇还引用夫子之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朕查了一下来俊臣的履历，发现此人也是幼读夫子之言，数次参加乡试不中，然他能从夫子之言中引申到如此妙言，真奇才也。”

李隆基将《罗织经》掷于地上，大声说道：“然对国家而言，唯以圣贤道理行清明政治方为正道，太宗皇帝以此行之，遂有‘贞观之治’；而《罗织经》大行其道的结局，是出现了宗楚客、窦怀贞、萧至忠、崔湜等佞臣，他们奉行《罗织经》的珠玑之言，为了一己之私，官职越高，侵害国家愈重！”

群臣见皇帝如此激昂，吓得不敢吭声。

李隆基接着道：“张卿，你速拟一道诏，明发天下。令各州府搜尽此书，当众焚毁，今后有人再私藏此书，或者依此书所教行之者，皆惩以流罪，让其到边荒之地当来俊臣的信徒！”

张说出班躬身答道：“臣遵旨。”

李隆基今日尽毁《罗织经》，遂使此书在世上绝迹。

李隆基复归座上，沉声说道：“朕意已决，今后依贞观故事匡扶国威。自明日始改元，可名为‘开元’。”

群臣伏地叩首，山呼“万岁”。

第二卷

第一回　唐皇思治忆贤者　张说识机策功臣

先天二年，长安又到了金秋时节，城内外的树叶被数度秋风染润后，次第变成了金黄与橘红的颜色，其与湛蓝的碧空相映，成就了一幅绚烂美丽的图画。是时，长安之人不唯公卿士人览景吟诗，就是那些贩夫走卒也以诵诗为荣。若论秋景诗，当时莫能超越王绩的《野望》，所以时人吟咏此首诗者最多，其诗曰：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倚。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王绩描绘了一幅薄暮时分山间秋晚图，诗句的结尾引用伯夷叔齐采薇的典故，喻示主人的归隐之心。王绩生活在贞观时期，此诗为唐初最早的五言律诗，该体裁到了沈佺期与宋之问的手里大致定型，成为时人吟咏诗作的主要体裁。

且说这日早朝已快结束，群臣奏事完毕，中书令张说又出班奏道："陛下，眼下金风送爽，骊山一带红叶绚烂无比，正是游赏的时候。臣以为陛下可以摆驾携群臣游赏，联诗谐趣一回。"

李隆基在御座上微闭双眼，稍稍沉吟片刻，然后说道："嗯，张卿作为文坛领袖倡议诗会，殊为正途；然张卿作为中书令，首要考虑者似不应该是诗会。骊山联诗也就罢了，如今金风送爽，正是演阵讲武的时候。郭卿，朕意在骊山集合大军演武一次，你以为如何？"

郭元振是时任兵部尚书，并兼同中书门下三品，是为宰相职，其闻言出班答道："陛下所言甚是，往有韦氏构逆，近又有凶魁作祸，正该讲武以振国威。"

"嗯，若集合京畿周围府兵，能集合多少人？十月初能集合至骊山吗？"

“臣以为能集合十余万人，十月初当能集合至骊山脚下。”

“也罢，就定于十月十二日为期，须集合二十万人于新丰驿讲武。郭卿，此事就由兵部来办，其阵法进退，须有预案，届时朕率领文武百官前去观阵，你须将诸事筹划得仔仔细细。”

郭元振躬身答道：“微臣明白。”

李隆基再环视群臣一遍，说道：“今天就这样吧，散朝。张卿，你且到西侧殿等候，朕有话说。”

张说在西侧殿等候了片刻，方见李隆基缓步入内，张说急忙跪迎，李隆基挥手道：“张卿免礼，就座吧。”张说见李隆基脸上不喜不怒，心情似乎淡然，遂惴惴然就座。

李隆基坐下后，在几案上取过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问道：“张卿，你今日怎么想起联诗之事了？”

张说起身答道：“陛下，如今诗律经沈佺期与宋之问力创践行，已将之大致固定，人们循律而作，其内容日渐广泛。陛下，京城里就是那些贩夫走卒，也以诵诗为荣。臣以为，一个昌盛的诗词时代就要来了，若陛下再加提倡，则可加速其进度。”

李隆基神色漠然。

张说从袖中取出一方纸，将之展开呈于李隆基面前，说道：“陛下，臣刚刚访来一篇佳作，请御览。”

李隆基瞟了一眼，就见此诗名为《春江花月夜》，诗作者为张若虚，心中顿时不喜，然忍着没有发作。

张说继续说道：“臣以为此诗为近年来少有的佳作，词清语丽，韵调优美。首句就出手不凡，前四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接下来就引出‘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幽思，实为绝妙好诗！陛下为谱曲圣手，若依此诗谱曲，再加以妙舞……”

李隆基心里不耐烦，将面前诗篇推至一边，沉声说道：“够了，张卿，你不要说了。你身为中书令，若依‘春江花月夜’‘若虚’而行，国家

能上正道吗？”

张说听出了其话音中的严肃之意，急忙躬身言道：“陛下斥责微臣甚是，微臣实在不识时宜，请陛下降罪。”

李隆基眼观张说那惶恐的面庞，心想此人以文名满天下，官声也不错，就是思虑过于繁杂，毕竟有些美中不足，就叹了一口气，缓声说道：“张卿，你坐下说吧。朕那日当堂令天下禁毁《罗织经》，并言说依贞观故事治理天下，如今已两月有余，然天下似乎如故。你为中书令，是为宰臣之首，难道不应该有些想法吗？”

张说依言坐下，心想皇帝原来心忧治理天下过于缓慢，遂小心说道：“陛下夙夜思虑天下大计，微臣万万不及。不过如今天下百废待兴，须缓缓为之，如此方显稳妥。”

“哼，你说得不对。当初诛灭韦氏，太上皇选用姚崇与宋璟主持政事。他们旬日之间，就纲纪并举、革除弊政，复有贞观、永徽之风。由此可见，以‘百废待兴’之说为托词，那是不足为凭的。”

“陛下所言甚是。然姚宋当时毕竟失于急促，惹得‘斜封官’大闹吏部，使得事情中途而废，今日思之犹扼腕叹息。”

李隆基见张说犹在为自己辩护，心中的怒火又起，说道：“姚宋之所以功败垂成，缘于太平姑姑在那里横加阻挠。朕问你，那些‘斜封官’直到今日犹在那里混日子，作为中书令，难道能够容忍他们长久下去吗？”

“陛下，政事堂曾就‘斜封官’的事儿议过几回，已让吏部逐个核查个人情况，以选用有才之人，将其他人皆遣散。如此方显稳妥。”

“稳妥？‘斜封官’由弊政而生，若不革除之，天下人会如何说？姚宋二人行事时束手缚脚，那是缘于有人掣肘的缘故；你们现在有朕撑腰，有必要患得患失吗？”

张说明白，皇帝现在对自己为首的宰相班子极端不满，缘于行事太慢。他想到这里，小心说道：“陛下训诫，臣铭记在心。郭公他们现在政事堂等候，臣过去速速传达陛下旨意，臣等再速议数项，请陛下圣裁。”

李隆基摇摇头，叹道："太宗皇帝曾经说过，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错谬甚多。朕之下再设各级官吏，那是让你们在各个层面上将诸事办妥。朕有多少精力来圣裁诸事呀？"说完，双眼微闭，张说见状不敢再接腔。

如此过了片刻，李隆基方才缓缓睁开眼睛，问道："宋璟现为幽州都督，那姚崇还在申州任刺史吧？"

张说小心翼翼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李隆基道："幽州防务甚重，宋璟在那里还算妥当，就不要动他了。申州离京城有点远，可让姚崇调任同州刺史。张卿，这件事儿要马上去办。唉，一别许久，朕这些日子有些念记起他们了。"

张说起身躬立答应，心中却激荡不已。他明白，皇帝的话背后肯定有着更深层的含义。

李隆基挥挥手，说道："郭公他们还在政事堂等着你，这里没事了，你退下去吧。"他斜眼看到那张诗稿，就伸手捻起递给张说，并说道，"你先把文坛领袖的事儿放一放，现在不是吟诗弄乐的时候，要把你中书令分内的事儿好好做一做。这个张若虚文才不错，然朝中没有用着他的地方，就让他自得其乐吧。"

这句话说得很重，令张说的心倏地一沉，他小心地施礼缓缓退出。

这日按例为政事堂议事的日子，主持政事堂的中书令被皇帝留下，其余几人就在堂中等候。自太平公主党羽被清除后，原来的宰相职人员仅剩下郭元振和魏知古，刘幽求现任尚书左仆射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再加上张说，宰相职人员仅有四人。

看到张说尚未回来，三人就先在一起说些闲话。刘幽求说道："突厥默啜又派人入朝请婚，圣上已经答应了他。历来边患之事，就数突厥与吐蕃爱惹是生非，这些年还算消停。不料契丹与奚又来生事不已，郭公，幽州那里似乎还应该加强。"

郭元振点点头，说道："幽州那里地广人稀，兵勇又少，难得宋璟采取了固守城池的办法，这样的法儿虽有些示弱，然不失为最好的办法。我这些日子正想奏请圣上再加募兵，户部还要增拨一些钱粮，要挡

住他们，令其不能动辄侵入幽州地面。”

魏知古说道：“郭公，宋璟进士出身，此前多历文职，让他在幽州领兵，会不会少了一些抢攻之意？”

郭元振摇摇头道：“人若能成为良将，不要问其出身，要看他的悟性。魏侍中，我也是进士出身，一生却与枪棒打交道。不过你说得对，宋璟的长处非在军事，他还是在文职任上更合适。刘仆射，应该选一个合适人替换宋璟最好。”

刘幽求笑道：“郭公晓谙军事，更会留意合适人才。郭公若有得人，再找圣上奏请一回，应该是顺势而成的。”

郭元振俨然有得意之色，举目天下，如自己这样既得皇帝恩宠，又能通晓军机兵法者，唯己一人而已，几可与贞观朝的李靖相似。

刘幽求又谈起另外一个话题，说道：“现在政事堂的人员也有些少啊。左右就我们四人，议起事来不能集思广益。瞧圣上的意思，其择相甚是严谨，如钟绍京、王琚及张暐这些功臣放在那里就是不用。不知道圣上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郭元振听到张暐的名字不禁皱起眉头。问道：“张暐？这样的人能当宰臣吗？此人商贾出身，大字不识几个，又嗜酒如命，当初刘仆射与此人商议大事，被他泄露机密，险些把圣上也扯了进去。他若能为宰臣，我趁早离开这里。”

刘幽求此前也任过尚书右仆射，其以县尉之身一下子蹿至此高位，理政能力与经验毕竟不足，再加上萧至忠为首的太平公主党羽的排挤，处于劣势不说，还由此博得了一个无能的名声。其被流放之后，多次检讨自己的过失，此次回京再任尚书左仆射，遇事就多了一份谨慎。他现在闻听郭元振的斥责并不恼怒，反而微笑道：“郭公说得对，我的眼光确实浅陋。相信郭公的心中定有其他合适人选。”

郭元振道：“其实崔日用为一可用之人，只是他此前跟随宗楚客太紧，这次又临阵反水，让人心里有些不舒服。魏侍中，你以为呢？”

魏知古急忙答道：“选择宰臣关乎国家大运，圣上定会谨慎为之。郭公、刘仆射，选择宰臣是圣上的事儿，我们只需要把眼前的事儿办

好，似不该如此费心。”魏知古冷眼旁观，发现这二人所提人选都囿于功臣的圈子，心里庆幸自己当初听了姚崇之言，方有了今日的际遇，心中颇为满足。

郭元振对魏知古的态度有些不满，说道：“魏侍中如此说，就有些违背了圣上的意思。圣上说过今后须依贞观故事行事，我们作为重臣向圣上举荐良臣，那是分内所当，为何就不用费心呢？”

魏知古咧嘴笑了笑，不愿意与郭元振辩驳。这时候，张说脸色凝重地走了进来，正好替魏知古解了围。

张说拜别李隆基走出门外，心中已经明白皇帝的心意。事情很明显，皇帝非常不满意自己及其他重臣这一段时间的作为。按照李隆基的心意，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被清除之后，新就任的大臣早就该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然时辰已过去两月有余，朝政似乎还是一池静水波澜不惊，所以皇帝不免有些着急。

其实朝政也异常忙碌，七月初三之后，先是要稳定京城和朝局，进而要对太平公主的党羽进行甄别，同时还要任用一批官吏，仅忙完这些事儿，转眼就到了八月中旬了。张说想到这里也有些抱屈：我们这一班人那些日子忙得脚不沾地，难道圣上就忘了吗？

“斜封官”现有数千人之多，这些人自神龙年间兴起，渐行渐积，至今已有近十年时间，他们在京城早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张说多次思考过这个事儿，觉得要用稳妥的法子。张说想到这里，心中又涌上一丝不满：我力求稳妥，其实还是替圣上着想，圣上为何要责之甚切呢？

张说今日心间震动最大的波澜，莫过于皇帝关注姚崇。张说心思敏锐，知道皇帝深明姚崇的才干，不会简单以一个区区的同州刺史授任就罢了，其内里肯定有更深的心思。刚才皇帝夸赞姚崇能够在旬日之间使朝政纲纪并举，再与皇帝不满自己相对照，张说忽然生出一丝恐惧。

张说步入室内时，看到三人谈兴甚浓，凝重的脸色顿时绽开微笑，遂问道：“圣上将我留下说了一番话，累诸位久等，实在对不住了。瞧诸位谈兴甚浓，不知有什么好话题？”

刘幽求道：“我们不过随便聊聊。我刚才提起要补充宰臣的话题，由此说了许久，郭公和魏侍中还争论颇健，哈哈。张令，圣上有什么旨

意？”

张说收起微笑，庄重地说道：“圣上是有旨意，正好传达给你们。圣上责我们政事堂办事不力，在太平公主覆灭之后至今已两月有余，朝政犹平静如水，未见任何改观。譬如‘斜封官’的事儿，如今还在拖泥带水未做裁处。”

尚书省下辖吏部，所以刘幽求最关注“斜封官”的事儿，他闻言关切地问道：“崔尚书现正在甄别‘斜封官’，张令未向圣上言明吗？”

张说叹道：“我说了，奈何圣上不听。对了，还有一件事儿要速速去办。圣上说了，改授姚崇为同州刺史，刘仆射，你须让吏部加急办理此事。”

刘幽求道：“授姚崇为同州刺史？好呀，我这就派人让崔日用速办此事。张令，圣上怎么想起姚崇了？瞧圣上的意思，是不是想起用姚崇呀？”

张说并不直接回答，而是目视郭元振问道：“我如何能知道圣上的心意呢？郭公，您以为呢？”

郭元振沉吟了一下，然后说道：“嗯，算来姚崇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其在刺史任上还能干几年呢？不过依姚崇的才干，圣上若委以重任，亦未可知啊。”

张说笑道：“瞧，还是郭公说得明白。你们刚才不是在谈论补充宰臣话题吗？圣上刚才夸赞了姚崇和宋璟，说他们在景云初年事情办得很好，旬日之间就将朝政面貌改观，以此责我等办事不力。其实圣上若能将姚崇召入政事堂，定能很快厘清如‘斜封官’之类的事体，姚崇实在是一个难得的人选。”

郭元振与刘幽求听闻此言，心中有点震惊，齐声问道：“此为圣上的心意吗？”

张说道：“圣上没有明说，不过推荐良臣也为我们的职责，我们应该寻个时机向圣上举荐。”

郭元振与刘幽求口中答应了一声，然后在那里若有所思。刘幽求心

想姚崇是太上皇的人，如何能用呢？郭元振心里相对坦然，心想若能让姚崇来主持吏部，则处置“斜封官”之类的事儿相对麻利。

魏知古毕竟与张说相处多年，深明其性子，知道张说对权位看得甚重，若姚崇果然入了政事堂，其能力及才具明显比张说高了一筹，肯定会对张说中书令的位置形成威胁。然张说现在慷慨陈词，竭力想劝皇帝起用姚崇，明显是言不由衷。魏知古就在那里犯了心思：张说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李隆基近来确实十分思念姚崇。

眼下的宰相班子为四人。张说为文宗领袖，其明于政事思路甚锐；刘幽求虽少了一些为官经验，毕竟还算勤谨；至于魏知古和郭元振二人，他们作为辅臣应该是很合适的。奈何他们两月余未见任何成效。李隆基由此思考两件事儿：第一，他们是否适合为宰臣？第二，宰相职人员是否多了？

李隆基忆起景云初年的那段日子，一个姚崇，再加上一个宋璟，就把所有的事儿给办了。由此看来，宰臣不需太多，有两人就足够了。这就要求宰臣人选必须是顶尖人物，且二位宰臣必须相辅相成，刚柔相济。

张说虽识文武之道，且理政能力罕有其匹，然他心思有些太活络，素爱附势，遇事往往考虑太多，让他如快刀斩乱麻一样将眼下的时政理出一个头绪，肯定是奢望。李隆基每当想到这里，愈发怀念起姚崇的好处了。

此时暮色渐渐张起，掌灯宫女早将殿内燃起火烛，李隆基在那里凝思过于专注，并不觉得光线交替。这时，有一人缓步入殿，其轻轻的脚步声拉回了李隆基的思绪，他抬头一看，发现高力士已至面前。

高力士轻声说道：“陛下忙累了一天，该入侧殿歇息了。小人刚入侧殿张了一眼，就见丽妃早为陛下备下了汤水，静候陛下入浴。”

李隆基换颜一笑，说道：“朕早就说过，你今后不可自称小人。你现为右监门将军，且为内侍省之首，朕今后称呼你为将军，不可太谦啊。”

高力士躬身道："臣奉旨。"

李隆基说道："这样最好。高将军，朕那日将张说责了几句，你当时也在场，说说你的想法。"

高力士躬身道："臣不敢。朝廷有制度，内臣不许交结外臣，更不许擅议朝政，臣若妄说就是坏了规矩。"

"不妨，朕非昏庸之人，任何时候外人难乱朕心智。高将军，人在世上皆有倾诉之欲，朕为皇帝也不能免俗。朕无非想与你谈说一番而已。"

高力士踌躇道："如此，臣就妄说了。臣以为张令与刘仆射等人，还是尽心尽力的。然他们有一样共同的心智，如此就有了羁绊。"

"嗯，什么羁绊？"

"他们都是功臣呀。臣近来听到外面传言，说萧至忠当日曾对王琚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后浪推前浪，别看王琚现在很得意，终有势落的时候。陛下清除太平公主党羽之后，这些功臣占据了要位，他们出身不同，然皆为功臣，心里就有了相同的感觉，如此就有私了。心里因为有了羁绊，行事未免有些瞻前顾后。"

李隆基起身，轻轻击掌道："你说得好，他们看似无私，其实已有私了。他们连'斜封官'都没有处置的法儿，确实是瞻前顾后。唉，功臣！可是呀，高将军，你亦为功臣，也应该与他们连气啊。"

高力士闻听此言，顿时惶惶然："臣不敢自认为功臣，臣不过一直侍奉陛下，其实不过尽了自己的本分。"

李隆基上前轻抚其肩道："嗯，你不必紧张，朕不过随便说一句。你说得很好，朕会好好想想这个事儿。走吧，随朕去侧殿。"

高力士边走边说道："陛下，丽妃实为恭谨之人。臣今日唤她来侍寝的时候，她还一直辞让，说该让王皇后侍寝为好。"高力士所说的丽妃，即是李隆基在潞州所纳的赵敏。先天元年八月，李隆基进位为皇帝，立正妃王氏为皇后，赵敏为丽妃。

李隆基说道："哦，丽妃还是挺念着皇后的，丽妃歌女出身，没有

促狭之气，真是难得啊。”

高力士附和道：“臣从在东宫侍奉陛下，就见丽妃甚是尊重皇后及刘华妃，三人在一起甚是亲密。当然，皇后仁慈待下，是为主因。”李隆基为藩王时先纳王皇后，次纳刘华妃，至潞州时方遇赵丽妃。

李隆基叹道：“你说皇后仁慈，朕看未必吧。她一直未有子嗣，近来的神色言语间有些怨气，她们能够相安无事，估计还是别人念着她皇后的身份，不免让着她。你说，皇后若一直没有子嗣，是否有些名不副实？”

王皇后出身于名门，然自与李隆基成婚之后，一直未有子嗣。李隆基的长子系刘华妃所生，次子李瑛系赵丽妃所生，第三子李享由杨良媛生育。杨良媛怀孕的时候，李隆基当时恐惧太平公主说自己怠于政事，密令张说寻来打胎药，李享差点儿就胎死腹中。

高力士不敢接此话题，他们此时正好走至侧殿门前，高力士躬身言道：“陛下请进，臣就告退了。”

李隆基见高力士不回答自己的话，心中暗赞此人甚是明晓事情的轻重，也不想逼他太过，遂说道：“嗯，你退下吧，对了，这二日王琚怎么没来？你明日让他与朕同进晚膳。”

高力士张嘴欲言，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仅仅答应道：“臣遵旨。”

赵丽妃早带领宫人在门内跪迎皇帝到来，当赵丽妃立起身的时候，李隆基细瞧其腰身，就见她虽生过一子二女，略微丰腴而已，依旧保持着初见她时那婀娜的身材。李隆基现为皇帝，宫内美女何止上千，他虽偶尔选择其他丽人侍寝一回，多数时辰还是与丽妃一起度过。

丽妃的腰身明显撩起了李隆基心间的欲火，遂说道：“敏儿，温汤备好了吗？嗯，你随同朕一同沐浴吧。”

赵敏笑道：“陛下，妾这几日又练成了一套曲舞，现在时辰还早，容妾为陛下舞蹈一回如何？”

李隆基摇头道：“罢了，朕如今没有心情观曲舞。忙累了一天，就想舒舒坦坦歇息下来。”

赵敏灿然一笑，上前搀着李隆基一同去沐浴。

李隆基如今专宠赵敏，对赵敏的父兄也青眼有加。赵敏的父亲赵元礼及兄长赵常奴除了封有爵位之外，又被授为四品大员。当赵元礼从山东风尘仆仆携子带女到潞州卖唱讨生活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富贵正等在那里。由此可见人生无常，一次偶然的事件能够决定人生的走向，人们往往相信天命，恒由此起。

王琚现在体味着同样的幸福。事变结束后，李隆基封其为赵国公，授其为中书侍郎。遥想自己当初鼠奔扬州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狼狈与凄惨，到了这个时候，他愈加想起岳丈的好处。当王琚初识李隆基被授以官职的时候，其妻返回扬州，当地早已轰传这个富商岳丈慧眼识女婿的本事，如今王妻再以诰命夫人身份回家乡省亲，早惊动了扬州的诸多官吏。他们竞相迎候巴结，使得这位富商岳丈感受到莫大的荣宠，暗赞自己这桩生意做得最漂亮。

王琚在李隆基最困顿的时候与其相识成友，又辅以奇计，现在李隆基当了皇帝，其享受的恩宠当然不在话下。他常常朝会散后一直待在李隆基身边，两人共同商议朝政大事，遇到休息日的时候，李隆基动辄派专使将其召入宫中议事，往往日薄西山时方才辞出。时人慕其宠荣，又不免对其得到专宠有些嫉妒之意，遂背后呼之为“内宰相”。王皇后因为没有子嗣，诸事想讨皇帝欢心，她看到皇帝如此信任王琚，遂对王琚百般示好。王琚将母亲迎入府中，王皇后听说后，当即派尚宫携带美食锦服入府慰劳，且从此每隔数日后，尚宫都要入府送物探望一次。

这日晚膳之后，王琚将母亲奉入房内安歇，当其转身要走的时候，母亲唤着他，说道：“琚儿，趁着媳妇儿回家省亲的空闲，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说与你听。”

王琚是时已有姬妾七人，其中的二人还是李隆基从宫人中简拔出来赏他的。至于男仆婢女，府内也养有七十余人，仅贴身侍候母亲的婢女，也有四人之多。王琚闻言，挥手令婢女们退出，然后与母亲相对坐在床榻之上，说道：“母亲请讲。”

王母说道：“你为至孝之人，将我从洛阳接到这里，让我享受到如此的锦衣玉食，更有皇恩浩荡，有儿如此，夫复何求？想起在洛阳时的困顿受穷，尤其是你亡命不知所踪的时候，与今日相比，恍若隔世啊！唉，你爹爹那时惊悸而死，无缘享受今日的荣华富贵，实在可惜。”王

琚的父亲当时任孟津县尉，因受王琚牵连被逐回家，其心胸不阔，竟然连惊带怕，一年后染疾而逝。

王琚叹道："是啊，父亲毕竟还是受到儿子的牵连，儿子事后每每想起，心中愧疚不已。唉，儿子无以报答，只好加倍对母亲好了。"

王母摇摇头，说道："不是这样。我当初在洛阳，虽陋居粗食，日子过得甚是坦然，再加上对你的期冀，心中往往充塞暖意，总觉得天地间舒畅得很。然我自从入京处此锦绣丛中，你和媳妇儿孝心相护，身边的下人们又殷勤备至，我怎么愈来愈感到不安稳了呢？"

王琚笑道："母亲乍入京城，府中又是一个新处境，当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种情况很正常，相信母亲过一段时日就好了。"

王母叹道："儿子呀，你不明白我的心思。《周易》有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你当初鼠奔狼狈，此后又有了荣华富贵，与此理暗合。可是呀，一个人的福分终究是有限的，你不觉得自己现在'盈'得有些过分吗？"

王琚有些不以为然，说道："有什么过分？儿子辅佐圣上成就大计，如今奸人既除，正是应该大展宏图为圣上出力的时候，可谓甚得其宜啊！"

王母道："儿子呀，天下能人英才甚多，就是那些无才无德者，其妒忌心也为一帖猛药。人愈处高位，愈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因之要持中庸之道，不可太过招摇。再说了，你爹爹不过一个县尉，再往你祖上找，没有超过州官者。哼，你无野战攻城之功劳，不过取得圣上信任，兼之出了一些阴谋之力，一下子就处此高位，能长久吗？"

王琚有些不喜，说道："母亲言重了。野战攻城算什么功劳？哪儿有处帷幄之中定计天下的功劳大？母亲勿虑，不用考虑这些虚妄的事儿，好好居家享福即可。您尽可放心，圣上如此信任儿子，又有谁能撼动儿子的地位呢？"

"你呀，执迷不悟！'伴君如伴虎'，你莫非忘了这句话了吗？我听说外人称你为'内宰相'，好像此前的上官婉儿也有这个名号，你的手段和宫中根基，与上官婉儿相比如何？唉，你若如此行之，我非危言耸听，恐怕你王家的祖坟今后就无人上香洒扫了。"

这句话说得挺重，令王琚耸然动容。恰在此时，外面有人叫道："老爷，中书令张大人来访。"王琚闻言，似乎得到解脱，急忙起身道："母亲早点安歇吧，儿子告退。"

王母摇摇头，叹道："看来你还是听不进逆耳之言啊。也罢，我的话已然说过了，听与不听，你自便吧。"

王琚没有言声，躬身行礼后退出。一个人志得意满之时，往往气盛至极，听不进外人的忠言。王母刚才的话说得很重，然王琚走出门外，早将所有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张说已经候在中堂内，看到王琚进来，急忙拱手道："张说冒昧造访，定然扰了赵国公的清静，得罪，得罪。"

王琚还是尊敬张说的，因为张说不仅位高名扬，还曾经当过当今圣上的老师，他闻言急忙还礼道："张令怎能如此说话？王琚年龄小职级低，理当应唤拜望。请坐，请坐。"

张说施施然就坐，然后说道："我今日来没有特别事儿，今日吴中来人，奉上一些鲜蟹，就想携来几只让令堂尝尝鲜。我听说尊夫人为扬州人，其烹制鲜蟹应该很拿手，这样味道更佳。"

张说随人呈上一只五彩盒子，王琚伸手打开，就见里面摆有十二只蟹，每只蟹足有五两重，蟹壳上有金缕龙凤花云贴其上，显得更为名贵。是时正是吴中蟹肥之时，其转运至长安费用不少，为当时的珍品。王琚如今富贵之时，家中并不缺少此物，然这是张说的一片心意，他诚心谢道："张令如此厚爱，王琚不胜感激。"

张说道："金秋时节尝蟹吟诗，则别有一番韵味。听说赵国公昔日曾在扬州生活数年，那里的瘦西湖风景更佳，你在那里定体味不少呢。"

王琚道："咳，那时候亡命狼狈，哪儿有心情赏景哟！又哪里比得上张令为文宗领袖，可以一面做官一面游赏弄诗。"

两人在这里说了一些闲话，彼此非常谦逊。王琚一面说话一面猜测张说的来意，他知道，张说登门拜访，绝对不会是赠送几只螃蟹这么简单。

果然，张说很快进入了正题，说道："圣上授姚崇为同州刺史，赵国公知闻此事吗？"

王琚点头道："圣上曾向我说过此事，听说吏部的授任书已发出去了，姚崇到任了吗？"

"应该快了。"

"圣上数次说过，姚崇在则天皇后和太上皇时期两度为相，实为一不世出的能臣，他与宋璟当时得罪了太平公主而被贬，实为莫大的浪费。"

"对呀，我们想到一起了。圣上此次改授姚崇为同州刺史，实在有点大材小用。"

"哦，张令的意思，莫非想让姚崇回京吗？我观圣上的心意，他确实想重用姚崇。好呀，你为中书令，宜荐良臣，你赶快向圣上进言啊。"

"对呀，我瞧中了一个位置，最适合姚崇，赵国公若认可，我当举荐至圣上。"

"什么位置？"

"河东总管。河东北拒幽燕，近逼京师，须有才有识者镇之。此位已虚悬月余，正该姚崇担任。"

王琚闻言眼珠翻了几翻，心中霎时就明白了张说的来意。他先是轻笑，继而大笑，弄得张说一头雾水，急问道："赵国公何至如此？莫非张说说话有什么不妥吗？"

王琚止住了笑声，说道："妥当得很！张公不愧为中书令，事情想得挺远的嘛！"

张说探询王琚的目光，问道："赵国公的意思是……"

王琚"嘿嘿"笑了两声，说道："河东总管说它重要也重要，说它不重要也不重要。若按张令所言，姚崇才具超卓，让他来任河东总管，毕竟还是有些屈才啊。我明白张令的心思，你大约怕姚崇来京任职，从此

会威胁张令的地位吧！？”

王琚之所以能得李隆基的宠信，缘于他心思如电、见识非凡，张说今日明着说要重用姚崇，其实想将姚崇继续放为外任。王琚一下子就识出了张说的居心，他知道在中宗时代或者太平公主当权之时，姚崇与张说这帮能臣基于正义，所以心内互通。如今尘埃落定，权力格局大致固定，张说抢得先机，当然不愿意有人来威胁自己的地位。

张说含笑摇摇头，说道：“赵国公如此想有些道理，然不甚全面。”

“此话怎讲？”

“赵国公未曾与姚崇共过事儿，当然不了解他的为人。姚崇有才有能，那是不会差的，然此人专权跋扈，眼界奇高，能入其眼者甚为寥寥。魏知古如今官至侍中，知道姚崇怎么看他吗？”

王琚摇摇头。

张说叹道：“姚崇此前多次说过，魏知古小吏出身，能有什么作为？”唐太宗时健全了科举制度，其选官之法甚为严格，能得官者大致有二途：一曰勋荫子孙，二曰科举取士。到了则天皇后当政时期，选法基本上有名无实，一些胥吏因缘也能走上官途，后来到了唐中宗时代“斜封官”出现，人只要奉上钱就可当官。

王琚闻言心中一震，暗想魏知古虽小吏出身，毕竟还当过胥吏多年，在理政方面积累许多经验；再观自己，一天胥吏都没有当过，若不是当时巧遇李隆基，哪儿有今日的高位与风光？若按姚崇的眼光，自己的出身绝对比不上魏知古。

看到王琚在那里默默无言，张说心中明白他正想些什么，遂再加一把火：“姚崇向来将不合自己心意之人视若无物，他若大权在手，估计第一个倒霉的就是魏知古！赵国公知道，那时太平公主何等势力，姚崇还敢打太平公主的主意，你瞧，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

王琚插了一句：“张令言重了，圣上能容他胡作非为吗？”

张说看到火候差不多，遂起身告退。他知道王琚是一位十分聪颖的人物，只要把话点到，再详细说明反而不美。

王琚起身送客，起初他默默无语，到了门首前叮嘱了一句："张令，你在圣上面前，还是不要提起让姚崇任河东总管为好。"

张说何等聪明，马上明白王琚要出手了。遂躬身答道："我自听赵国公的吩咐。"

王琚目送张说的车儿渐渐没入暗影里，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次日午后，李隆基小憩之后起身批阅奏章。他阅罢诸多奏章，从中拣出两份，然后在那里凝眉思索。

高力士轻步入内，躬身说道："陛下，王侍郎到了。"李隆基抬头一看，就见其身后跟着王琚，展眉说道："嗯，你们坐下说话。"

王琚行礼后依言坐下，高力士不敢坐，就立在王琚身后。

李隆基说道："王卿，你来得正好，这里有两份奏章挺有意思，我们正好共同研修一下。"李隆基一直称呼王琚为"王兄"，自从去岁当了皇帝，其应王琚强烈之请就改了称呼。他扬起两份奏章，说道："你先看一看。"高力士疾步过来接过奏章，然后退至王琚身边将奏章交付于他。

王琚展开奏章一看，发现一份由郭元振所奏，另一份由御史大夫赵彦昭所写。郭元振在奏章中建言增补王琚、钟绍京和崔日用为宰相职人员；而赵彦昭在奏章中弹劾姚崇在申州刺史任上不事作为，整日里饮酒赋诗怠于政事。

李隆基问道："王卿，你以为如何？"

王琚道："郭公所言增补宰相职人员，臣以为也有必要。如今百废待举，选择良臣充实政事堂人员，只要他们能够忠心办事，定能为陛下分担许多忧劳。只是微臣已处此高位，无能无才再晋宰相职。"

李隆基微笑道："你为何不可？朕听外面传言，呼你为'内宰相'，则已有宰相之实，你不可太谦。"

王琚起立躬身道："陛下，此前家母曾训诫微臣一番。家母说微臣祖上不过州县职而已，臣无野战攻城之功，然皇恩浩荡竟至如此高位，应有惶恐之感。微臣自思此前确实无从政之经验，居现高位已显吃力，

晋为宰相职是万万不可的。”

李隆基闻言赞道：“令堂能有如此识见，必为一知书达理者，嗯，很难得。然她说你无野战之功，就失于狭隘，你佐朕成就大业，要比野战难得多了。你们母子二人不居功自傲，常怀谦卑之心，真是很难得。你坐下说吧。”

王琚谢后坐下。

李隆基道：“郭元振的奏章有些拘泥不化，宰臣为何一定要增至七人？其实人不在多，得人即可。譬如弄了一帮宰臣在一起，各人一条心，认同时少，争议时多，岂不是消磨了许多精力与时光？朕以为，宰臣现有四人，已然多了！”

王琚禀道：“臣以为宰臣不宜太少，现有三人主持三省，郭公又长于军事，若稍微增补，则可集思广益，有利于国家。”

李隆基眼中精光闪了一闪，说道：“如此来看，王卿颇为赞同郭元振之言了，且认可现有这几名宰臣？”

王琚颔首道：“臣确实如此想。”

李隆基转移了话题，说道：“王卿对赵彦昭所言如何看？”

王琚道：“臣以为赵彦昭所言纯粹捕风捉影。姚崇两度为相，治理国家犹从容淡定，如今治理一个小州，当然不在话下；姚崇理政之余，聚众饮酒赋诗亦属正常，不宜苛责。然赵彦昭身为御史大夫，纠察百官之失为其职责，陛下也不宜谴责，将奏章搁置即可。”

李隆基点点头，说道：“你说得对，就这样吧。不过有一件事儿很蹊跷，如此长的时间无章弹劾姚崇，为何朕刚刚改授其为同州刺史，这弹章就来了呢？”

王琚未置可否，他稍微停顿片刻，委婉说道：“姚崇才具超卓，将他同级调任，似乎有些屈才。微臣以为，应该将姚崇擢拔高位，让他能发挥作用最好。”

李隆基微笑道：“不错，朕将姚崇调至同州，正为此意。王卿，你认为可将姚崇授为何职呀？”

王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道："臣听说河东总管正缺任，姚崇任此职最合适。"

李隆基脸上的微笑似乎一下子僵住了，瞬间现出冷漠的神情，一字一顿问道："王卿，这果真是你的主意吗？"

"臣听说此职缺人，因有是思。"

"恐怕不是你的主意吧！我听说张说昨晚入你府中访问，你们说的就是这个话题吗？"

王琚闻言大惊，急忙伏地叩首："陛下，张说昨晚确实入臣府中赠蟹，只是闲聊了数句，万万不敢语涉政事。"张说夜间入府，若非皇帝派专人窥测打探，此等事儿断难很快入耳。

"哼，你们都是功臣，万万不可恃功结党。授姚崇为河东总管，你久在朕身边一直未说此话，为何张说入你府中一回就出此言语？你们密谋声同，就是欺君，按律当斩！"

王琚闻言惊得大汗淋漓，在那里叩首不已，说道："臣知罪了，臣知罪了，乞陛下宽恕。"

李隆基起身踱了几步，然后仰头叹道："你们有大功在身，朕若斩你，天下人定会说朕为德薄之君。罢了，朕念起你的功劳，就饶了这一回。你起来吧。"

一旁的高力士见状，上前说道："王侍郎，圣上已然宽恕你了，赶快谢恩呀！"高力士待王琚谢恩毕，将他搀了起来。

李隆基也不想再多说，挥手说道："罢了，王卿，你退下去吧。"

王琚听到皇帝口中说出"王卿"之语，心中方才有了一丝宽慰，遂再谢恩躬身退出。其行出殿门外，用衣袖揩去满头的汗滴，心中慨叹自己以宠臣身份入殿，既而一言不合险被杀头，实乃冰火两重天，方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王琚辞出后，李隆基在那里默默沉思了半天，看到高力士依旧侍立在殿侧，遂感叹道："将军你瞧，朕与王琚一半为君臣一半为兄弟，朕

向他托以心事，他却向朕施以机心。唉，人之心为何如此难测呢？”

高力士躬身道：“臣前些日子曾向陛下建言注意这些功臣，现在来看，他们确实有恃功而骄的势头。至于王琚，臣听到一些传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哼，你不至于也向朕施以机心吧？”

“臣不敢。外人看到陛下清除太平公主党羽之后，陛下待王琚恩宠太厚，王琚日日待在陛下身边，可以随时出入宫门，且陛下每遇大事辄与王琚商量，因送王琚为‘内宰相’名号，明显有了不忿之意。臣也以为，王琚并无治国平天下的能耐，其所长者不过阴谋之能。如此权谲纵横之士，可以用之定祸乱，难以与之守承平。”

李隆基听闻此语，脸含微笑向高力士走近了几步，问道：“高将军，朕若非知道你自幼知书达文，入宫后宣读诏敕最为无虞，肯定会认为这番言语为人所教。”

高力士躬身道：“臣知无不言，不敢藏私。朝廷有制，内宫不可擅议朝政，违犯者皆为死罪。若非陛下数次赦了臣罪，臣万万不敢胡乱说话。”

李隆基点头道：“你只要诚心，就算说了错话，朕也不会怪你。你说得对，为君者须正大光明，谋求权谲纵横之术，非为明君的道理。高将军，朕那日说过，今后朝政须依贞观故事而行，朕也要依太宗皇帝那样做一位明君。这样吧，王琚今后有事可在殿上启奏，就不用他频繁入宫了。你知会有关宫门，今后不许外臣未听宣就入宫。”

高力士躬身答应。

李隆基又走至案前坐下，将郭元振的那篇奏书又细读了一遍，然后凝神沉思。

高力士心中忽然晃过一丝阴影，心想李隆基要当一位明君，然他派人监视大臣私下交往，未必就是一件光明之举。不过人心叵测，对诸事早做预防，并不算多余。他忽然又想到王琚今日前来，本来要陪李隆基共进晚膳，不料今日风云突变，王琚今后恐怕再无与皇帝单独进膳的机会了，由此可见世事难料，心中不由得又叹息了一声。

第二回　骊山讲武树君威　渭川会猎拜新相

十月十二日午后，皇帝御驾到达新丰，百官也随驾而至。

郭元振已在新丰除地为场，场地周围插满了五色旗，内设步骑五军营域处所。场地的周围，二十万兵马依方色建旗驻扎，营寨绵延五十里，就见微风过处，旌旗猎猎，显得威风凛凛。

从这里向东南观看，骊山已近在咫尺，其山脚下设有离宫，宫内的温汤驰名天下，眼下秋风送凉，正是沐浴的时候。抵近新丰的时候，高力士向李隆基请示道："陛下，营中居所简陋，且明日方才讲武，就请陛下今晚入骊山离宫居住，正好沐浴洗去路尘。"

李隆基摇头不许，说既来讲武，就该与将士一起同吃同住，高力士依言将车驾引至辕门前，郭元振带领一帮将帅迎了出来。李隆基定睛一看，识得其中一人，因问道："郭公，你怎么把郭都护也叫了过来？"

李隆基所说此人名郭虔权，是时任北庭都护府都护，兼右骁卫将军。唐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设立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负责管理从西突厥手中收复的土地。

郭元振躬身道："郭都护回京述职，适逢此大典，臣因命其随行观摩。且郭都护晓谙阵法，也能助臣一臂之力。"

李隆基觉得有些刺耳，说道："大典？讲武之礼，岂等同寻常之典？《礼记》有云：'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则威严不行。'朕令今次讲武，须现士气高涨，军礼肃然，以示国威。郭公，讲武固然有成礼，然演练之时须有气势，朕让你主持预案，事先可曾演练过？"

"陛下，臣接旨后，已令兵部统带京畿数万府兵在京郊演练数回，今日大军毕集，各部皆知本身职责，应该无妨的。"

李隆基的眉头略挑了挑，心想二十万大军不经过一次预练，若同时演练，肯定会顾此失彼，遂问道："明日演练，由何人主持？"

郭元振答道："门下省给事中唐绍，为此次演武总知礼仪事。"

李隆基不以为然，说道："二十万大军何等雄壮，唐绍不过一个五

品官员，又不懂军事。郭公，让他来对二十万大军吆五喝六，能行吗？”“请陛下放心，如今军纪严明，只要依令指挥，臣与唐绍是没有分别的。”

李隆基笑道：“郭公如此自信？好呀，朕与群臣明日自当观摩。郭公，让大家都散去吧，你随朕到营中巡视一回。”

郭元振关切地说道：“陛下一路车驾辛苦，不如暂到骊山离宫歇息，明日再来观摩即可。且陛下现在若入营中，将士定会拥挤面圣，如此会引起躁动，恐对陛下安全不利。”

“有何不利？朕处营中若有不利，天下又有何处为安稳之处？走吧，你我微服乘马，两骑急速进出，肯定不会扰了营中秩序。”

郭元振依言拉来两匹马，两人换上寻常服饰，不带随从，到各个营盘巡视一遍。是时为金秋时节，远方的山麓间以及近旁的沟坎之上，早已遍布了红色与黄色的树丛，其林下的路径上，也蒙上了一层黄红相间的树叶，马儿奋蹄而过，让人倍感惬意。李隆基行至此处，忽然忆起张说来此游赏联诗的提议，心中诸般滋味顿时涌起。他们用时一个多时辰，已走过了大半军营，此时行至一个高坡上，就见一轮红日斜挂在西方的天际上，将近旁的彩叶、沟渠映照得艳丽不可方物，其与军营中五彩旗相映，成就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李隆基观景停步，回视郭元振道：“郭公，这些府兵平时亦农亦兵，如今猝然而集，朕观之实在有些凌乱。”自唐开国至今，军事制度沿用府兵制至今。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历隋至唐，逐步发展，唐初时析关中为十二道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统领，此后又将军府改为折冲府。府兵战时出征，闲时为农，具有“寓兵于农”的特点。

府兵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内重外轻”，是时共有六百三十四折冲府，而关内道（即京畿周围）有二百六十一府，与国内任何地区相比，其兵力绝对处于优势地位。这样的兵力布置，形成了京城为首的特点，所以自太宗皇帝开始就识出其中的关键之处：掌握了玄武门，就掌握了宫中的关键门户；由此控制了中枢，就可控制禁军；再进而掌控雍州辖内的折冲府，则天下莫能与之抗。太宗皇帝发轫于玄武门，此后玄武门之变屡屡发生，李隆基之所以成为皇帝，也得益于玄武门之变，其个中缘由，恒由此起。

郭元振叹道："陛下的眼光果然犀利。初唐之时，府兵骁勇，此制正当其时。然初唐至今已近百年，天下承平日久，这些府兵早已不愿打仗，他们更愿与妻子一同居家。臣当时为安西都护时，雅不愿使用这些府兵，更愿意采用募兵的法儿招募一些骁勇之士。"

李隆基沉思片刻，又转到另一个话题："郭公，朕说过以贞观故事致兴国务，太宗皇帝当时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法儿，则不可轻启战端。你主持军事日久，最明晓边疆形势，如何不启战事又保持边疆安澜呢？"

郭元振稍微停顿一下，然后说道："陛下，如今突厥与吐蕃势衰，南诏也很安静，唯契丹与奚有些不安分。臣以为，边疆不需增派兵力，只要选择好主帅即可。"

"嗯，你有何主意？"

"南诏与我国相处甚稳，不须考虑。而西北军事相对较强，须加强幽州方面的人力。臣近日考虑，如今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位置相近，可选一人镇此要冲，以备突厥，南防吐蕃。"

"郭虔权可担此任吗？"

"臣以为幽州防务甚重，若能以郭虔权代宋璟守此，可逐步将契丹与奚赶回营州以北。"营州都督职掌镇抚契丹与奚，然则天皇后之时，因都督赵文翊失政，契丹人与奚人联手攻陷营州，并一直攻抵幽州城下，营州都督的治所只好设在幽州东面的渔阳城内。郭元振提议郭虔权兼任幽州都督与营州都督，就是想让他专职对付契丹与奚。

李隆基沉吟道："嗯，你认为合适就行。你说得对，宋璟所长非军事。不过宋璟自调任幽州都督后，毕竟遏制了契丹与奚的攻势，也算不易。"

郭元振问道："若罢宋璟的幽州刺史，陛下欲改授其为何职？"

李隆基忽然忆起郭元振与姚崇皆为相王府属的故事，宋璟虽未在相王府任职，然基于张氏兄弟及韦氏弄权的原因，三人心心相印，过往甚密，遂问道："郭公以为呢？"

郭元振答道："宋璟与姚崇一样才具超卓，曾为宰相职，陛下如今正是用人的时候，若起用他们，相信能为陛下出力不少。"

郭元振实话实说，李隆基听来却有些别扭。为君者皆愿群臣单独效忠自己，雅不愿他们私下里过往甚密，就算不结党，也有结党的嫌疑了。何况七月初三那天自己带领人清除姑姑党羽的时候，郭元振一直仗剑护卫在父亲李旦身边，他这样做固然是与自己商议在先，事后再忆起此事，总觉得郭元振是生怕任何人要不利于父亲李旦，这任何人是否也包括李隆基自己呢？

李隆基想到这里，脸上未有任何不豫神色，仅淡淡说道："是呀，眼前正是用人之际，该是他们出力的时候了。"

郭元振此时最不合时宜地说了一句话，话说出来其本身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李隆基却觉得十分刺耳："陛下想是已阅罢臣之奏章了，宰臣亟待增补，不可拖久了。"

李隆基心想，增补宰臣与否那是朕的事情，你提出奏章也就罢了，为何要把不关你的事情视为己任？其斜眼瞧了郭元振一眼，淡淡地说道："嗯，朕知道了。走吧，我们回营。"

就在他们说话的当儿，太阳又下落了一大截儿，太阳愈沉愈红，熏红了西方的半边天际。半空飘着的鱼鳞状云彩，预示次日肯定是一个晴朗的艳阳天。

此次讲武的知礼议事唐绍心弦儿绷得紧紧的，事先他已传令各军，令将士们三更而起，四更造饭，五更必须在指定位置上集齐。许是他的心思甚重，这一夜竟然没有合过眼。

五更之时，各军果然在各自位置上排定。就听人语马嘶，喧闹声音甚大；再观漫山遍野火把毕集，汇成了一个火把的海洋。

李隆基是夜也没有睡安稳，三更之时将士们离帐起身，早将营帐周围喧腾得喧哗无比，李隆基因此而醒，再也无法入眠。谁知这种喧闹竟然无止无歇，乱到五更之时，犹没有平息下去的势头。

四更之时，李隆基令高力士询问究竟，高力士返回后言说了将士们今晨的行事顺序，李隆基闻听后没有吭声。到了五更过后，李隆基听到

外面喧闹无比，一腔无名火顿时从心底里涌起，怒道："这郭元振练的是什么兵？到了阵上如此喧闹，早把敌人惊跑了！哼，听说郭元振经常自比李靖，遥想李靖当初仅带领一万兵马竟捣破东突厥牙帐，郭元振如此能成吗？"

高力士急忙劝道："陛下，大军昨日方才聚齐。这些将士从各处汇聚而来，事前又未加演练，肯定有一个忙乱的过程。臣这就去找郭公，让他申明纪律约束将士，不得喧哗。"

李隆基斥道："军容军纪须平日里形成，岂能靠言语弹压？罢了，随他们去吧，看他们到底能乱到什么时候。你让他们进来，服侍更衣。"

李隆基起身穿衣，在宫女的服侍下洗脸漱口，然后坐至案前食用早膳。其用膳的当儿，忽然想起郭元振昨日关于府兵的话题，感叹这些亦兵亦农的府兵承平日久，确实有些松弛了。

天色微明，这时外面响起了数通金鼓鸣声，兵士的喧哗声也随之沉寂了下来。李隆基知道，击鼓即进，鸣金即止，大约外面正在进行演练。

太阳渐渐升起，就见军阵依五色旗排为五阵。每阵中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分层次分别持弓矢、戈矛、旌旗、刀盾，经过阳光的反射，可见枪戟如林，兵刃尖处熠熠闪光。

北面建有一高台，可以南向俯视兵阵，这是为李隆基观阵而准备的，其台下有一方阔地，自是让百官在此观摩。辰时三刻，五方阵将士肃立，百官也垂肩相迎，就见李隆基的銮驾缓缓而来。其到了台上下辇，百官急忙跪迎，将士们也跪而呼喊，就听"万岁"声响雷动，此声音从二十万人口中齐声呼出，自是不同寻常。

唐绍越众而出，指挥众将士誓师。事毕后，将士们起身复而列阵，从原来的方阵变成战斗阵列，这预示着讲武即将开始。

李隆基这日身着武弁服，此为皇帝讲武、出征、狩狩时用服。其冠支以玉，上身裹以紫褐束身紧衫，下系白骼素裳，足蹬乌皮履，腰系珠宝钿带，身侧斜挂着一柄古色斑斓的玉真松纹剑。李隆基本来就容貌俊秀，再配上这身戎装，愈发显得英气逼人。

李隆基唤郭元振过来，说道："郭公，取一面大鼓过来，另让鼓手届集于台下，朕要亲自击鼓。"

听到皇帝要亲自击鼓，群臣惊得张大了嘴。此举表明皇帝要亲身加入到讲武行列中，可以进一步激发士气，近旁将士闻之，不由得热血沸腾。郭元振知道皇帝善于击羯鼓，然眼前为军鼓，其中定有差异，遂关切地问道："陛下圣手，岂能与士卒同伍？"

李隆基明白郭元振的心意，说道："不妨，朕与鼓手们稍微合练一回，即可融入其中。你放心，无非几个鼓点，较之乐舞中的羯鼓，实在简单多了。"

郭元振依言去办。

按照讲武之法，东军闻鼓举青旗为直阵；西军闻鼓，举白旗为方阵以应之。次南军闻鼓，举赤旗为锐阵；北军闻鼓，举黑旗为曲阵以应之。此后东军再闻鼓，即举黄旗为圆阵；西军随之举青旗为直阵以应之。如此各阵互为客主，先举者为客，后举者为主，以旗帜颜色表现五行相胜之法。当阵势变化之际，各军出士卒进行格斗，各出刀盾之士五十人，挑战于两军之前；此后又有骑兵阵战，其法与步军略同。

此次集合二十万将士，昨日连营旌旗连绵五十里，今日列阵，此阵势当然非同小可。

李隆基与鼓手们试鼓完毕，军鼓节奏相对简单，只要掌握节奏按序擂出即可，李隆基很快掌握了其中的诀窍，示意郭元振讲武可以开始。

郭元振向唐绍喊道："开始吧。"唐绍闻言，刷地举起了手中的红旗，然后向下猛地一挥。

此为擂鼓的信号，几十面大鼓瞬间响起，李隆基领悟得甚好，就听鼓声节点整齐没有乱音。

东军闻此鼓声，急忙举起青旗变为直阵。当其变阵的当儿，鼓手们住手不鼓，待东军变阵成功后再鼓召唤西军。

李隆基站立的位置最高，他将两个大鼓槌悬于空中，凝神观看东军变阵。看着看着，他渐渐地皱起了眉头：东军变阵缓慢不说，最要命的

是步伐较乱，其头顶上的青旗既不成行又不成列，乱糟糟的一大片。最后士卒到了指定位置之后，其头上的青旗方才聚拢成形。

李隆基心中怒火渐炽，他斜眼瞧了一瞧郭元振，只见他犹立在那里兴高采烈。这时鼓吏又示意击第二通鼓，李隆基强忍着火气，挥槌击打鼓面。

鼓声止歇，西军开始举白旗变为方阵，以与东军赤旗直阵相应。较之东军变直阵，西军因变方阵，模样变得稍好一些，然其头顶的白旗犹乱成一团，没有队列的层次，显示其步伐凌乱不堪。

李隆基心中的火气再也按捺不住，他挥槌向鼓面猛敲，就听“咚”的一声之后，李隆基大声喝道：“郭元振，不用再讲武了。”

郭元振闻言，急忙趋步至李隆基面前台下，躬身问道：“陛下，讲武刚刚开始，为何骤然停下？”

李隆基手指正在变阵的西军，就见他们还在那里凌乱地变阵，李隆基大声喝道：“此为训练有素的将士吗？朕看他们非为将士，分明为一帮农夫在那里悠闲聚众。”

郭元振辩解道：“陛下所定讲武日子太短，这二十万将士匆忙相聚，没有一起演练的时日，凌乱是有一些，然毕竟中规中矩。”

“哼，朕一月前就定过此事，并让兵部有演练预案，如此混乱不堪，分明是你们把朕的言语当成了耳边风。郭元振，这难道是朕的错吗？”郭元振的辩解更加惹恼了李隆基，他大声喊道，“来人！郭元振职掌兵部，治军不力，致使今日军容不整，有碍观瞻，依律当斩！”

王毛仲是时任辅国大将军，被封霍国公，职掌左龙武军，时为李隆基的近侍。李隆基话音刚歇，王毛仲已带领六名如狼似虎的龙武甲士快速奔至郭元振身侧，左环右抱将之捆绑起来。此时，西军变阵已然成功，全场人皆知皇帝正在雷霆大怒，一时间，偌大的场地上鸦雀无声，静得似乎掉根针都能听得到。

正当王毛仲要把郭元振带出去斩首的当儿，被此变故惊呆的群臣醒过神来，以刘幽求和张说为首，齐齐地跪在李隆基面前叩首。刘幽求率先禀道：“陛下，郭元振今日虽有罪，然他往日有定边之功，又随陛下

讨除逆党，有大功于国，乞陛下免其死罪。”

张说也禀道：“陛下，二十万兵马集合于此未加演练，确实疏于阵列。乞陛下看在郭元振往日功劳的面上，千万要饶他一番。”

其他臣子也苦苦哀求不已。

郭元振在此仓促之间遇此陡变，心里说什么也不相信因此掉了脑袋。其眼观群臣在那里央求，方悟大祸已然落在头上，心里就有了惧怕，然口中已被甲士塞上了布团无法说话，只好向皇帝投以哀求的眼光。

其实李隆基内心里根本不想杀了郭元振，这样做无非为了立威，他知道群臣定会替郭元振说情，如此就有了台阶可下。他望了一眼被五花大绑的郭元振，脸色依然阴沉，停顿片刻说道：“也罢，看在你们求情的分上，就饶了郭元振的死罪！然活罪难免，可即时剥夺其一切官爵，废为流人，发配新州！”新州居于南方蛮荒之地，离京城五千二百余里。

群臣见郭元振被免去死罪，方才吁了一口气，看到李隆基怒气难平，不敢再进一步替他求情。那边的王毛仲见皇帝改了郭元振的死罪，唤人为其松绑，并派人将其押赴京城，然后与其家人一起递解至流放地。

李隆基余怒未息，愤然说道：“郭元振也就罢了，那个唐绍身为知礼仪事，将此讲武之事弄得乱七八糟，实为大罪。王将军，你速将唐绍拿下，就地斩首，以树军威！”

王毛仲答应了一声，带领甲士前去捉拿唐绍。顷刻之间，只听一声惨叫，唐绍就在阵前被斩首。

群臣知道今日皇帝震怒，须有一个替罪者。唐绍为五品官员，层阶较低，这些重臣平日与他也没有什么交情，也就不敢吭声。魏知古是时为门下省侍中，为唐绍的主官。然门下省此次主持大礼出了差错，皇帝说唐绍该死，那么门下省侍中也有逃脱不了的责任。魏知古这会儿心想只要皇帝不找自己的毛病，说什么也不敢替唐绍求情。

唐绍被斩，现场将士登时惊骇不已，阵列就有些散乱。李隆基此时

冷面立在高台上，凝目观看下面兵阵，这时看到大部分阵形皆乱，唯南军和中军有两小部分人岿然不动，心中就有些诧异，将王毛仲唤过来吩咐道："看见了吗？这两部分人马还算齐整，你速去瞧瞧，这是谁领的兵。"

王毛仲飞身上马前去查探，过了一会儿，回来禀道："陛下，臣瞧仔细了。那两部兵马一为中军节度薛讷所领，另为朔方道大总管解琬所带。此二路兵马甚是严整，臣欲入其阵寻主将，竟然无法通行。"

李隆基脸上露出喜色，说道："好哇！郭元振说眼前混乱缘于仓促集合，为何这两部兵马就能纪律严明呢？可见治军之道，唯在日常从严。高将军。"

高力士趋前躬身答应。

"你持朕之符节，速去传北庭都护郭虔权、朔方大总管解琬及中军节度薛讷过来见朕。"

高力士急忙去传讯。

李隆基瞧见群臣犹跪在面前，说道："都起来吧，朕有话说。"

群臣起身垂手而立，李隆基大声说道："朕此前下诏说过，往者韦氏构逆，近有凶魁作祸，则我之宗社实属危矣。若武之不修，将处何种境地？此次讲武，就是想以振国威，查勘军实。孰料军礼不肃，可见军务懈怠，已入膏肓之境。所谓一叶知秋，朝中其他事务想也如此，你们为朝中重臣，自今日始都要打起精神来，当以郭元振与唐绍为殷鉴！"

这番话说得很重，群臣听后不禁心有余悸。想想也是，朝中之臣何人能与郭元振相比，如此功臣却因军容不整差点丢了脑袋，遑论别人？

高力士将郭虔权等三人带了过来。

李隆基目视三人道："郭都护久在北庭都护府带兵，那里是真刀真枪的本事，若稍有懈怠，脑袋会被敌人砍了去；你们二人也很好，众军溃乱，唯你们所带兵马岿然不动，连朕派去的人都入不了阵，可见平日训练之严。朕过后自有封赏。"

三人急忙跪伏谢恩。

李隆基令他们平身，然后说道："你们都看到了，这次讲武实在令人沮丧。怎么办呢？凡事不可半途而废，朕想过了，就由你们三人继续操持此次讲武。任郭虔权为讲武使，薛讷、谢琬为讲武副使，朕给你们一天半时间操练，后日朕与百官再来观摩。"

李隆基刚才流郭元振、斩唐绍，已在群臣心目中形成了巨大的威严，现在如此说话，当然没有商量的余地。郭虔权三人闻言，急忙跪伏领旨，郭虔权抬头说道："请陛下放心，臣等就是不吃不睡，定将阵列演练得有模有样。"

李隆基此时方才脸露微笑，说道："你们去吧，朕相信你们的本事。"

郭虔权三人离去后，李隆基说道："张卿，明日到渭川围猎之事已安排妥当了吗？"

张说越众躬身禀道："请陛下放心，围猎之事早已安排妥当。围猎事宜及护卫之事，由左骁卫大将军葛福顺和武卫将军李宜德负责；按照朝廷规制，三百里以内诸州刺史须到场随行，臣已移文知会，他们今日应该到达渭川。请陛下明日辰时二刻起驾，百官随驾行走即可。"

李隆基点点头，说道："此次围猎，非为嬉戏之道，其内里精神与讲武类似，朕想让众卿体会尚武精神及雷厉风行之道。张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间若有纰漏，朕唯你是问。"

张说躬身道："臣定会小心谨慎，不敢有失。"

李隆基意味深长地盯了张说一眼，然后起身离去。

围猎地点离新丰驿仅有十余里，皇帝车驾及百官赶到这里，已近午时。就见渭川谷底平阔，两旁的山坡上多为灌木丛，残存的叶子尚有大半，树顶处的叶子为红色，其下及散落到地面的叶子为黄色，其与泛黄的枯草相映，煞是好看。按照围猎惯例，渭川外围先由甲士持棒击木，使其中的小兽受惊吓向中间驱奔，以利皇帝及百官射杀。负责此项事儿的葛福顺向身着戎装的李隆基禀告道："陛下，众甲士已至预位，是否现在开始？"

李隆基答道："嗯，先等一会儿。张卿，诸位刺史都到达了吗？"

张说上前躬身道："禀陛下，应到刺史昨晚就集于此地，没有差一个。"

李隆基点头赞许，问道："姚崇到了没有？"姚崇现任同州刺史，同州距离新丰不足百里，按例应在随行之列。

张说给予了肯定回答，看到皇帝如此关注姚崇，其心里顿时又添了几丝疑问。李隆基不再说什么，让高力士速传姚崇前来。

姚崇是年六十三岁，其当初被贬斥出京，在外任上一晃数年。他领旨来到李隆基面前行礼，李隆基凝视片刻，叹道："姚卿，我们一别数年，不料你的容颜变化甚大，颇有苍老之感啊！"

姚崇躬身道："陛下数年未见微臣，因觉变化甚大；臣这些年饭吃得香，觉睡得沉，反而觉得精神健旺更甚往日，没有任何苍老之感哩。"

李隆基哈哈笑道："是了，你之容颜尚未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地步。"

姚崇道："臣不敢比廉颇，也没必要自比廉颇！"

李隆基发觉姚崇此话中的机锋甚健，微一沉吟，马上明白了姚崇的真实心意，遂又笑道："嗯，你今日的装束倒是围猎的样儿，不知是装装样子，还是果有其能呀？"

姚崇答道："想是陛下不知，臣自幼为浮浪子弟，携带猎鹰出外围猎为臣最拿手的活儿。只是臣二十岁时遇到一个老者，说臣今后是一个出将入相的人物，不可如此虚掷青春，臣方才翻然醒悟，从此折节读书。"

群臣看到这君臣二人视众人为无物，在那里唾沫横飞叙说姚崇幼时的掌故，心中实在不得要领。唯有张说冷眼旁观，知道皇帝今日单挑姚崇说话，其含义定然深远。想起昨日郭元振被废为流人，今日皇帝又召见姚崇，此两者是否有内在关系呢？张说思念至此，忽然悟到若果真如此，那么皇帝改授姚崇为同州刺史，此次又在渭川围猎，三百里以内的

刺史要来随行，是不是说明皇帝早就筹划好了到此与姚崇见面？张说想到这里，脑中不由得一激灵，后背上顿时惊出冷汗来。

李隆基微笑道："如此说来，姚卿定然是文武全才！不过你二十岁前可以在山野间腾跃翻飞，如今毕竟六十开外，还能行吗？"

姚崇断然答道："臣筋骨尚健，至于驰射，老而犹能。"

李隆基笑道："也罢，你今日就随朕一起围猎，让朕瞧瞧你是否在夸海口。葛福顺，可以开始了。"

葛福顺取出哨子吹了一声，此后哨声如烽火相传，渐渐弥散开去。继而川外有了响动，那是击打声与吆喝声相间，自是驱赶开始。

催犬携鹰围猎亦为李隆基拿手的事儿，其年少之时颇与姚崇相同，那是京城中闻名的浮浪少年。只见他一马当先向谷中扑去，姚崇见状，也急忙紧催马儿跟随过去，二人一先一后没有拉开距离。

自贞观年间开始，唐朝宫廷就盛行狩猎活动，因设雕坊、鹰坊、鹘坊、鹞坊和狗坊，名为五坊，五坊使由闲厩使兼领。每至围猎之时，五坊里皆牵出最好的五种猛禽猎狗，供皇帝与大臣们驱策。李隆基狩猎之时，偏爱以雄鹰为伴，然对五坊所养看不上眼，最为喜爱四弟岐王范所养的一只北山黄鹘、五弟申王业的一只高丽赤鹰，此前都要派人从弟弟那里要来，由自己单独使用。

这一场狩猎，用时近两个时辰，此时艳阳已然西斜，金色的光芒使得渭川的林木显得更为明丽。此后检点猎物，姚崇比李隆基少了一只獐子和一只梅花鹿，然李隆基有了两只猎鹰的协助，野兔却多出了二十余只。姚崇观罢叹道："唉，臣毕竟老了，与陛下相比，实在落在下乘。"

李隆基用衣袖揩了头上的汗滴，笑道："姚卿不可太谦！这一番奔忙下来，朕已感到劳累，观卿犹然神清气闲，卿之长力肯定胜于朕。再说了，朕得了那两只畜牲之力，因而多了一些猎物，不足为凭。"

张说这时凑过来，插言道："臣等刚才观陛下与姚公一前一后左冲右突，如闪电之疾。臣等私下里说，大约姚公这些年深爱此道，故体魄壮健，臣等万万不及。"

李隆基目视张说，微笑道："依卿所言，姚卿之所以能狩猎如飞，定是平日里不务正业所致了？"

张说急忙躬身辩解："臣等刚才以为，陛下精力旺盛，姚公也老当益壮，实为国家之幸。眼下百废待兴，君臣身体康健方能从容处置冗务，且错谬甚少。"

李隆基颔首道："嗯，你这样说，还算有些道理。"他又扭头唤道，"高将军，传旨车驾向骊山离宫进发。大家今日又是汗又是土，应该好好沐浴一回。"

高力士领旨后急忙过去安排。

李隆基又微笑着对姚崇说道："你很好！想不到你六十有余，身子还如此康健，身体如此，脑子也不会差了。这样吧，朕许久未见你，有好多话儿要说。待会儿车驾启程后，你就随后行走，不要离朕远了。"

姚崇躬身相送，嘴里也似乎答应了一声。

渭川至骊山脚下的离宫仅有六里，车驾启程后，百官及护卫人员皆乘马而行，一个时辰内应该能到达。

李隆基此次斥退郭元振，又到渭川面见姚崇，看似偶然之举，其实是有意为之。

自己真正成为皇帝之后，李隆基最大的想法就是立刻拨乱反正，树贞观之风。然近三个月的时间已然过去，张说这帮功臣如温吞水一般不急不躁，四平八稳的，这令李隆基想起姚崇的好处来，因有起用之意。张说窥破了李隆基的心事，其先是用言语煽起功臣们进身为相的心思，继而又向王琚陈说利害，于是王琚就有了向李隆基建言的一幕。李隆基是何等聪明的人，马上明白张说为幕后主使，由此感到这帮功臣唯重既得利益不思再建新功的现状，且这帮功臣围在身边，其他人不能打开这个圈子，有能力打破这个圈子的人唯有皇帝一人。

李隆基起初是想寻张说一个错处将之拿下来，然郭元振却早早地撞了过来，张说由此逃过一劫。不过拿下郭元振效果更好，此人名望之隆声名之赫，无人能望其项背，且他在军中经营多年，又是太上皇的嫡系亲信，被拿下后就可少了许多隐患。

郭元振尚且如此，其他功臣定然大为震骇，李隆基已然达到了立威的效果。

至于面见姚崇，缘于李隆基的一个疑惑：姚崇毕竟六十多岁了，若委以重任，他的身体精力能行吗？今日的一番驰骋表明：姚崇能行！

李隆基坐在车内，随车轮的转动轻轻摇晃着身体，想到此处，其嘴角间不禁抿起了笑纹。那一时刻，他不禁扭头撩起车幔，意欲看视姚崇一眼。然其瞧了片刻，没有看到姚崇的身影，遂喝道："停车。"

车停之后，李隆基跳下车来。高力士不明所以，急忙前来问询。李隆基挥手指道："姚崇呢？朕让他随后行走，为何不见他的身影？"

高力士走到队伍末节，方才寻到姚崇。朝廷有制，皇帝车驾之后由宰臣相随，再往后为朝中百官，至于各地刺史属于地方官，当然排在末节。

姚崇被高力士带着面见李隆基，姚崇欲行礼，被李隆基喝住，就听他厉声质问："姚崇，朕让你随后而行，为何抗旨不遵？"

姚崇答道："陛下，臣为同州刺史，当遵朝廷制度不敢僭行。"

"哼，你遵朝廷制度，朕的话又当何处？"

"陛下，臣以为国家法度，不可轻言废止。臣读过陛下近期诏令，多次说过要遵贞观故事而行。太宗皇帝得魏征之谏，不敢动辄违了朝廷法度，如此才有了贞观之治。"

"嗬，如此说来，还是朕的不是了？"

"臣以刺史之身，不敢妄居宰臣之前。"

李隆基凝视姚崇片刻，忽然哈哈大笑道："姚卿呀，原来你嫌自己的官职太小。也罢，朕今日就遂你愿。高将军，唤张说过来。"

张说过来后，李隆基当即吩咐道："张卿，你就在这里拟诏，授姚崇为兵部尚书，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

张说躬身答应，心中却一片冰凉，心想自己不愿意的事儿竟然这么

快就发生了。

然而姚崇却来到李隆基面前躬身一揖道："陛下大恩，姚崇心领。然姚崇年老才陋，万不敢奉此职！"

李隆基一愣，愠道："朕授你此职，没有违背朝廷法度吧？你若不奉诏，即为抗旨！"

姚崇拱手道："臣不敢抗旨。然臣此前已二度为相，行事皆半途而废。臣想做些事儿，事先须得了陛下言语允可，方敢奉诏。"

李隆基转颜一笑，说道："哦，你想与朕讨些条件吗？好吧，我们就不要在途中说了，待沐浴之后，你可与朕共同进膳，你再细说。然这道诏书必须立刻就发，此事不用商议。张卿，你速去办吧。"

李隆基登上车驾，回眸笑道："姚卿，你这次就跟在朕身后行走，应该不违背朝廷法度了吧？"

姚崇于是跟在车驾之后行走，与原来三位宰臣张说、刘幽求和魏知古行在一排。姚崇与其他三人目视，互相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就资格而言，姚崇此次三度为相，其气度无意有意间显得非常从容。昨日的郭元振还在宰辅之列，不料一日之间就换为姚崇，可见世事难料，似无预兆。

自从李隆基诛灭太平公主之党羽后，姚崇虽身在千里之外的申州，仍异常关注朝廷的一举一动。待到他看到张说等人为相后，没有体会皇帝的心意而有所动作，心中的滋味杂陈。此后又得到改授自己为同州刺史的授书，姚崇知道，许是自己的机会来了，因为此举表明，处于纷繁万端事务中的皇帝想起自己，绝不会仅仅改授一下这么简单。从那个时候开始，姚崇处置同州事务更趋简单，更多的时候独处静室默默思索。

姚崇想到这里，再回忆今日皇帝的言行，嘴角间不禁浮起微笑：皇帝今年不过二十九岁，其心计竟然老辣若斯！昨日讲武将郭元振废为流人，今日来狩猎是假，其内里意在自己，起意绝不会在近日。看来人称皇帝为"阿瞒"，那是绝对有道理的。

李隆基泡于温汤之中，惬意地将自己的四肢伸展，任池水荡漾轻刷躯身。他今日办完姚崇的事儿，似乎一下子轻松了起来。

到了此时，李隆基的色心随着池水荡漾辄起，方悟此次讲武未带妃嫔，不免有些美中不足。他此时有心在离宫中选出一位宫女来消火，又忆起姚崇马上就要来了，遂将色心按捺下去。

一番沐浴之后，李隆基感到通体舒泰。凡驰骋劳顿后再入池水，即可消解疲乏，精神再生。李隆基起身出浴，两名宫女急忙上来揩净水滴，并替其穿衣。李隆基此时闭目猜想姚崇的犹豫：我让你当宰相，自是让你大权独揽，你又何必在这里推三阻四呢？

从温汤室沿内廊向北行约五百步，再向左拐，即为皇帝起居议事的正殿。此处离宫较之太极宫小了不少，然一应设施颇为齐全。李隆基步入正殿的时候，就见姚崇已候在那里。姚崇起身行礼，李隆基关切地问起姚崇是否沐浴过，姚崇答道已然沐浴过。原来这里除了皇帝沐浴的专汤之外，另建有供大臣们沐浴的大汤池。

李隆基施施然坐下，令姚崇与自己相对而坐，然后说道："姚卿，你有什么话现在可以说了。此次任你为相，非朕一时兴起，实因朕熟思良久，认可你为不世干才方有此授。你如此推三阻四，莫非不想帮朕吗？"

姚崇起立后再复跪下，奏道："陛下待臣如此厚恩，臣万分感谢。然殷鉴不远，太上皇主政之时，臣与宋璟颇想有作为，不料中途夭折。臣今日想了几件要紧事儿，若陛下答应，臣方敢就职；若陛下不答应，臣只有违旨了，哪怕降为流人也心无所憾。"

李隆基诧异道："只要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朕万事准奏。姚卿，你心思机敏，当能明白朕的心意。我们其实并无私交，当时你与宋璟之所以暗里助朕，正是缘于我们皆有正本清源、将国家领上正路的心思。你起来说话，朕定会答应。"

姚崇道："今日就请臣跪奏，若陛下答应，臣定当起身履任。"

李隆基摇摇头，苦笑道："也罢，你赶快说吧。千万不可长篇大论，如此跪麻了你的膝盖，那也怨不了别人。"

姚崇抬头道："臣有十事相献。这第一件，垂拱年间，则天皇后开始以峻法严刑御下，此非仁政也。愿陛下今后施政先存仁恕之道，可以吗？"

李隆基当即答道："朕施政诏书中说过要效贞观故事，太宗皇帝贞观之初施政就是去严刑峻法，以教化天下为主旨。姚卿，今日所谓拨乱反正，就是要以忠恕治下，朕答应你。"

"第二件，自垂拱年间之后，朝廷在西北用兵屡有败绩。有句话叫做'内强则外强'，臣请求陛下三十年之内不追求开疆拓土，可以吗？"

李隆基颔首道："可以。贞观之初不求边功，以清静为要，让国家与百姓休养生息。"

"第三件，过去近亲宠臣触犯了国家的法度，常常因为皇帝的开恩而免于处分。臣请陛下今后自亲近之人始严守国家法度，可以吗？"

李隆基断然道："可以。国家法度在朕之上，朕不敢擅专违反。"

"第四件，则天皇后临朝之时，常常用阉人传达诏命，阉人由此成为朝廷的喉舌，臣请求陛下不许阉人干预政事，可以吗？"

是时高力士正站在一侧，姚崇口称"阉人"而不呼"宦官"，显示其极度厌恶宦官。李隆基抬眼向高力士扫了一眼，沉吟道："好吧，今后宦官只许内廷侍候，不许干预政事。"

宦官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干预政事由来已久，让宦官完全不参与政事，其实很难。以李隆基之英明，刚刚授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是为正三品职，由此打破了唐太宗定下的内侍省不置三品以上官员的定制。后来宫廷宦官渐多，且三品以上将军除授日增，肇始于此。

"第五件，顷年以来皇亲国戚向皇帝贡送财物以取媚，公卿及地方官也依此效法。陛下，这些贡献多是他们额外搜刮而来，由此加重百姓的负担。臣请陛下今后除国家规定的租、庸、调之外，杜绝其他收取，可以吗？"

"可以。"

"第六件，自武氏窃据权要，继之韦庶人、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专权用事，使班序荒杂；臣请今后皇亲国戚不得授任台省以上中枢官员，凡是斜封、待阙、员外等官，一概罢免，可以吗？"

李隆基拍案道："好呀，此为朕的夙愿。姚卿，你主政后可以从此

处下手。”

“第七件，先朝皇帝轻慢大臣，有时横加凌辱。臣请求陛下对大臣以礼相待，可以吗？第八件，中宗朝燕钦融及崔琬等人因直言被害，谏官畏惧不敢诤谏。臣请求陛下允许今后臣下都可以批逆鳞、犯忌讳，以开诤谏之风，可以吗？”

李隆基点头赞许，说道：“太宗皇帝开诤谏之风，代臣下以礼，朕记住了。”

“第九件，则天皇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太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其耗资何止百万？实为劳民伤财之事。臣请陛下今后不得再建寺观，可以吗？”

李隆基道：“朕每次见到这些寺观，心中就感到不安，今后肯定不再建造。贞观之初，太宗皇帝力促去奢省费，朕此后对奢费一节当有举措。”

“第十件，此为最后一件事儿。西汉时吕禄、吕产几乎覆灭汉朝，此后的窦宪、梁冀又乱了东汉，如此外戚干政，在我朝更甚。臣请求陛下将不允许外戚干政，更不允许再出现女主天下的局面，可以吗？”

李隆基听完站起身来，边走边说道：“你这十件事儿皆说到朕心坎之上，前朝所以纷乱无比，其根源皆在外戚干政上。好了，姚卿，这十件事儿朕皆答应，你可以起来，今后就依此施政吧。”他走到姚崇面前，伸手扶他起来。姚崇毕竟跪了良久，腿上有些酸麻。

姚崇道：“谢陛下容臣无礼。臣还有一事不明。臣现在虽为宰相职，然为兵部尚书偏重军事，如何来施政呢？”

李隆基微笑道：“哈哈，人言姚卿老而弥辣，看来不假。你先以十事逼朕就范，现在又伸手要权来了。姚卿放心，朕多次思虑过此事。前朝有宰相七人，如今为四人，所谓人多嘴杂，不宜太多。朕以为有一主一辅二人就够了。你此后可放手施政，朕近来再替你留心，想法为你寻来一名辅政之人。”

李隆基此话说得非常直接，按其话意如刘幽求、张说和魏知古三人很快就要离开宰臣的位置，姚崇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而大权独揽。

姚崇心内大为感动，再复长跪谢道："谢陛下恩典。陛下对臣之信任无以复加，臣定肝脑涂地，有死而已。"

李隆基将姚崇搀了起来，说道："朕将年号定为开元，即是想开启一代新纪元。只要你我君臣戮力共治，定能遂朕之愿。姚卿，今日就说到这里，你速去安歇吧，今后就仰仗你了。"

姚崇长揖相谢，躬身告退。

第二日的讲武如期举行，经过郭虔权、薛讷和谢琬的连夜调教，讲武阵形虽不是十分整齐，毕竟有了大模样。李隆基由于办成了两件大事儿，心情大为好转，对郭虔权等人并不十分苛责。午时过后，讲武仪式完毕，李隆基等人随便进了一些食物，即起驾返回京城。

随后，李隆基还是采纳了郭元振的建议，授郭虔权为营州大都督，并兼任幽州大都督。至于宋璟，李隆基授其为雍州府刺史，并兼知御史大夫。

按：开元元年十二月，尚书左、右仆射改称左、右丞相，中书省改称紫微省，门下省称为黄门省，雍州府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到了开元四年，又将称呼改为原状。本着明晓简单的原则，本书不做改动。

第三回　罢冗官机锋暗藏　贬功臣苦心图存

李隆基与姚崇的这番对话，已勾勒出了此后这对君臣施政的大致模样。姚崇的十事要说，则是以贞观之治的精髓，结合当前的弊端而来，非常符合李隆基的心意。由此可见姚崇事先的筹谋功夫：这十件事儿，皇帝肯定十分乐于答应。

李隆基透露出今后将设一主一次两名宰臣的想法，更让姚崇喜出望外，如此就可以大刀阔斧行事，再无掣肘之感。君臣二人明白此后朝中走向，而外人则一时不明。如张说虽对姚崇拜相感到不舒服，然心想姚崇不过为郭元振的替代者，今后在政事堂议事应该偏重于军事，对自己的地位有威胁，尚不足以颠覆。只要自己今后万事留心，如此的格局可以保持一段时间。所谓事在人为，说不定皇帝此后会对姚崇改变看法，那也是不可知的事。

孰料姚崇为相后第一次上朝，顿时弄得张说手忙脚乱。

这日皇帝临朝之后，姚崇首先持笏出班奏事："陛下，臣以为欲彰显新元气象，须立刻罢'斜封官'。自太宗皇帝贞观朝力主开科取士以来，天下能才脱颖而出，遂使大唐昌盛如此。然自从有了'斜封官'，就断了选贤用能之路，更使天下百姓咬牙切齿。"

李隆基眼中露出赞许之意，说道："是啊，此为我朝最大弊端。其一日不除，则无法再说其他。姚卿，你欲如何罢之呢？"

姚崇上来就提"斜封官"之事，让张说和刘幽求很不舒服。他们皆有同样的心思，你姚崇身为兵部尚书，为何要来管"斜封官"的事儿？二人并排而立，张说斜目向刘幽求使了个眼色，刘幽求马上明白了张说的心思，遂不待姚崇回答，跨前奏道："陛下，政事堂已就'斜封官'的事儿议过几回，吏部已将'斜封官'甄别完成，近日内就要罢掉一批。"

崔日用任吏部尚书，也出班奏道："陛下，'斜封官'共有三千二百五十三人，此次甄别后罢去二千五百六十一人。"

李隆基冷冷说道："如此说来，这剩余的六百九十二人定是颇有才具了？"

崔日用答道："刘仆射曾与臣商议过此事，吏部马上进行第二次甄别。"

李隆基问道："你这第二次甄别之后，大约要在来年才能完成吧？"

崔日用答道："臣与吏部官员可以昼夜加班，争取在年关前完成。"李隆基起身，在台上缓缓走了数步，说道："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儿，让你们弄得愈发复杂起来。有必要搞什么甄别吗？他们不走朝廷诠选程序，却花钱托门子，由此获得了朝廷的俸禄，就是不该！你们政事堂就不要管这个事儿了，姚卿，此事由你主之，由你督促吏部，自今日始将全部'斜封官'罢掉。"

姚崇躬身答道："臣奉旨。"

张说明于吏事，知道在此当儿不宜再出言反对。刘幽求却不然，眼见姚崇狗拿耗子管了自己分内之事，心中就有些不忿，忍不住奏

道："陛下，臣以为'斜封官'历时已久，尤其在京中其内里关系盘根错节，眼下国家稍安，不宜轻易启衅，似以稳妥为要。"

魏知古也出班奏道："陛下，刘仆射所言甚有道理。当时'斜封官'大闹吏部衙门的事儿犹历历在目，千万不可生乱。"

李隆基听到刘幽求口中说出"启衅"二字，心中不由得大怒，心想皇帝办事，何为"启衅"？他本来想当庭斥责，转而又平静下来，轻轻复归座上，目视姚崇微笑道："姚卿，朕已让你主持此事，你以为刘大人和魏大人说得有道理吗？"

姚崇微微一笑，答道："斥退'斜封官'为得民心之举，措施愈严厉，则天下民心愈向往陛下。臣有一请，只要陛下允可，则三日内此事就可风平浪静。"

李隆基颔首示意姚崇说出请求。

姚崇道："治除乱象，须用重典。臣请陛下暂借龙武军甲士二百人，并附带二百根大棒。只要这些'斜封官'敢来闹事，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三日之后，他们自然清静。"

闻听姚崇使用如此狠招，座下群臣暗地里倒吸了一口凉气：姚崇为官多年，向来端庄谨慎，只知道他内心算计颇为缜密，何曾有过如此简单粗暴的行为？然瞧着眼前之势，皇帝刚刚起用姚崇已然万分信任，若出声反对只是自讨没趣，遂各缄其口。

李隆基微笑道："好呀，朕准奏。王毛仲，你从龙武军中挑出二百精壮之人由你亲带，你这几天什么事都不用干，跟随姚卿身后即可。"

王毛仲出班答应。

"斜封官"虽在京中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然辨其根源无非因请托韦氏、安乐公主及太平公主等人而来。景龙二年"斜封官"大闹吏部衙门，其根源在于太平公主妄图插手朝政，因而暗中指使张俭及丘立德等人聚众闹事，以向皇帝哥哥李旦施压。如今太平公主已死，这些"斜封官"的后台皆已消失，其气焰也随之大幅收敛。

姚崇此次主持罢"斜封官"之事，首先请李隆基签署了罢官诏书，并

将之明发天下；此后又嘱托王毛仲在吏部衙门前安排二百龙武甲士站立，这些甲士皆手持大棒煞气凛凛。

事儿非常奇怪，罢官诏书下发后，京城衙署中再也见不到昔日“斜封官”的身影。他们不但乖乖回家，也不敢有任何怨言，吏部衙门门前静悄悄杳无人迹，看来这些甲士空忙了一场。

此后的第三日早朝散后，李隆基将姚崇留下入偏殿议事，李隆基笑道：“看来这些大棒立竿见影，将‘斜封官’吓得魂飞魄散，没有一个人敢来闹事。”

姚崇道：“人之性情善于欺软怕硬，如此事儿只要朝廷稍微示弱，他们定会顺着竿儿无休无止。陛下此次决意罢官，这些人在朝中没有倚仗之人不免气馁，事儿就好办了。臣当日在殿上当堂说出此法，朝会散后这些人已从各个渠道知悉，知道这次是认真的，没人敢来说三道四，就有了今日的结果。”

李隆基叹道：“你在顷刻之间，就办妥了张说他们三个月办不成的事儿，足见朕此次拜相甚为妥当。姚卿，以张说、魏知古之能，为何不能遂朕心意呢？”

姚崇道：“此次罢‘斜封官’之后，陛下须跟进整饬吏事。臣替陛下想过了，现在已近年关，到了考绩官员的时候，过往官员考绩流于形式，此次一定要整改前弊。”

“好呀，此事还是由你来办。”

姚崇摇摇头，说道：“名不正，则言不顺。那日朝堂之上，张说与刘幽求对臣插手吏部之事不以为然，陛下应该知道。”

李隆基微笑了一下，伸手从案上抽出几道奏章，将之递给姚崇，说道：“这里有御史大夫赵彦昭数人的奏章，你瞧一瞧。”

姚崇接过一看，见奏章中弹劾的人正是自己。其内容大致一样，主要引用圣人的仁恕道理，将姚崇的大棒之策驳得一钱不值，劝诫皇帝不可任由这种流毒荼毒天下，应对姚崇进行惩罚。姚崇读罢笑了笑，说道：“人间万象，任何事都会有人说三道四，随它去吧。”

李隆基问道："你认识赵彦昭吗？"

姚崇摇头道："臣听说过此人，然并不相熟。"

"朕上次授你为同州刺史时，此人也上弹章，说你在申州时不理政务，整日里游赏淫乐，你们莫非有些宿怨吗？"

姚崇道："陛下，赵彦昭身后定有人指使，妄图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言官在清明政治下，忧国忧民，心底无私，敢于犯颜直谏，对国家大有益处，然到了乱世之时，他们心底往往有私，就沦为利益攸关者手中的工具，就成了打手，当然，言官本人也可因此获益。"

"如此说来，定是有人不想你出山为相，因而指使。也罢，朕要治赵彦昭之罪。"

姚崇摇摇头，说道："陛下不可。陛下那日答应臣导人诤谏，若将赵彦昭治罪，岂不是堵塞言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随它去吧。只要今后政治清明，这些言官定会以魏征为楷模，不敢再有偏差。"

"好呀，你心宽如此，朕心甚慰。"

姚崇狡黠一笑，问道："其实不欲臣出山者，莫非陛下不知吗？"

李隆基哈哈一笑，不做正面回答，转为其他："朕这几日想过了，眼下的朝中重臣或有大功在身，或者私心颇重，不宜辅卿。按说宋璟颇为合适，然大理寺正在办的一件事儿为其亲戚，恐怕他要因此受累，连雍州刺史都干不成，朕准备改授其为广州都督。"

姚崇知道这件事儿，也就不再追问。皇帝既然说时下的重臣皆不宜为相，显然已将张说、刘幽求和魏知古排除在外，那么皇帝心仪何人呢？

李隆基继续说道："朕近日瞧中了一个，此人现任门下省侍郎，名卢怀慎，你与他相熟吗？"

姚崇摇摇头，说道："臣知道此人，然未有交往。听说此人清俭不营产业，所得禄赐，多散于故人亲戚，家中妻子贫寒如故。当初他到东都赴任，其奉身之具只一布囊而已。"

李隆基也摇摇头，说道："朕看中卢怀慎，非是看重他清俭。当然，人若清俭则示此人心底无私，由此处置政务之时无欲无求，颇为公允。朕以为，卢怀慎为人谨慎，不争权夺利，唯思踏实办事而已。他若与卿相配，大政方针由你定之，细务由卢怀慎来办，你们倒是相得益彰。"

姚崇道："大政方针自由陛下来定，臣等实为办事之人。"

李隆基道："姚卿今后不许太谦！譬如选相之事，当然由朕定夺。至于其他事儿，当然由相者办理。自从有了国君与官吏，如宝塔一样层层治理，逐级的事儿非常分明，若皇帝事必躬亲，岂不累死了？姚卿放心，朕用人不疑，你今后可以放手干吧。"

姚崇默默不语，心想自己倒可以放手来干，然现在名不正则言不顺，如何来干？

李隆基似乎猜透了姚崇的心思，说道："姚卿，朕总觉得赵彦昭与张说大有干系。朕知道，张说虽未明言，但其最怕朕拜你为相，当初他游说王琚来劝说朕，建言授你为河东总管，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可能是朕猜疑罢了。"

姚崇还是笑了笑，他心中早如明镜似的，知道张说如今的心思。然张说毕竟曾为皇帝的老师，又为当今文宗领袖，官声不错，且有拥立之功，皇帝若无过硬的理由不好轻易将他拿下。姚崇心中暗暗想道：既然皇帝一时找不出罢黜的理由，那么自己要想法为皇帝找一个过硬的理由。

李成器现仍住在兴庆坊内，因李隆基近来追封生母窦氏为昭成顺圣皇后，遂与李成义一起避讳改名。李成器改名为李宪，李隆基徙封其为宁王，授为开府仪同三司；李成义改名为李沩，封为申王，授为金吾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为散阶之官，为从一品，其位虽尊贵，然无什么实际事儿。贞观之时，如魏征等人被授此职，唐太宗仍让他们参与机务，位同宰相职。现今宰相职人员仅四人，李隆基还嫌人多，李宪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不敢过问朝政，除了按例上朝，其他时间多待在府中消磨时间。

李宪与李隆基一样，自幼受到父亲李旦的影响，深谙乐舞之道，其府中养有一批乐工和歌伎，至于器乐之精，也是可以傲视天下的。李宪近来又多了一种兴趣，即沉湎于诗词唱咏，自己也作诗不少。张说作为文宗领袖知道李宪有此喜好，闲余之时偶入府内与李宪共相切磋。

这日后半午，张说又入宁王府中。

张说说道："下官观殿下近来所写之诗，格律日渐纯熟，且流丽婉畅之中，更有宏放浑厚之气象。尤其那首写长安古意之作，清词丽句，韵味深厚，不流于浮艳，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可相媲美。"

李宪听后虽觉欣喜，然颇知自己诗才若何，绝对不能与张若虚相提并论，遂说道："我得张丞相之助，能将一首律诗大致写出，已算不易了。然诗之用词、用律乃至用典，我远未到纯熟的地步，万万不敢与张若虚等人相比。张丞相，近来外面又有什么佳作呀？"

"好诗甚多。下官那日向圣上建言，若君臣联诗，定会推动诗坛更加繁荣，奈何圣上不听。"

李宪遇到谈论李隆基及时政的时候，向来缄口不言，现在也闭紧了嘴一言不发。

张说见状，继续说道："近来有两人写诗颂庐山之美，他们并不相识，诗兴相当有趣味。"张说说罢，伸手取出两张诗笺，递给李宪。

李宪接过诗笺，先看了张九龄所作的《湖口望庐山瀑布水》：

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气。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

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另一首由孟浩然所写，名为《晚泊浔阳望香炉峰》：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

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但闻钟。

李宪读罢后问道："这个孟浩然还在荆州居住吧？他的那首《春晓》诗早已闻名天下，且往往成为孺子最早上口之诗。这位张九龄，我

却不识。”

张说道：“下官也仅与张九龄会过一面，此人系韶州曲江人，擢进士后又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被授为左拾遗。”左拾遗为门下省属官，为从八品官员。

李宪道：“嗯，这两首诗不分伯仲，然我更心仪张九龄这首。张丞相，你说是吗？”

张说道：“殿下的眼光，那是不会差的。孟浩然此诗佇兴造思、洗削凡近、意境清远，多自然超妙之趣，然终为隐居闲适和羁旅愁思，不免狭隘；而张九龄的末句言‘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其词采富艳不说，更有实济时用之妙。”

李宪笑道：“好长时间未见张丞相衷心夸赞一人了，此人现为八品官员，看来将来不可限量啊。”李宪知道，张说日常见了权势人物以恭维为主，当日崔湜离衙后跨马吟诗一首，张说不齿崔湜的人品，当时就有“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的赞语，可见张说日常的恭维之词，那是当不得真的。

二人谈诗良久，李宪忽然想起一事，说道：“张丞相，说点题外话吧。你为中书令，按说亦非题外话。当初我们兄弟五人联宅而居，京城之人称此处为‘五王宅’，如今三郎当了皇帝，此‘五王宅’就成为皇帝旧邸，我们兄弟在此居住就不相宜了。”

张说颔首道：“殿下所言甚是。按照以往成例，皇帝旧邸需修缮一新后成为皇帝别宫。”

“我们兄弟四人商议，准备联名上奏章，请求圣上为我等另辟新宅，搬出旧府。张丞相以为此举妥当吗？”

“当然妥当，且越快越好。”

张说说到这里，忽然转颜一笑，说道：“殿下今后不可再称下官为丞相，如今姚崇入阁，我等几位已是有名无实。其实殿下近日要搬出旧宅之议，还是与姚崇沟通一下最好。”

李宪没有接腔，遇到这等敏感话题时，他知道选择缄默方为上策。

后两日早朝之时，李宪四兄弟果然联名上了一道奏章，建言退出“五王宅”另辟新宅。李隆基阅罢奏章，唤出工部尚书源乾曜道：“朕准了宁王之奏请，工部可依‘五王宅’现有之格局稍加修缮即可，如今国家大乱之后，亟待休养生息，不宜耗费太多。”

源乾曜躬身答应。

李隆基又道：“‘五王宅’今后更名为‘兴庆宫’，待此宫修缮完毕，朕即搬出太极宫入此宫居住。虽不必大加修缮，必要的营造还是要有的。居中可修建两楼，南面名为‘勤政务本楼’，朕今后就在里面理政；西面的名为‘花萼相辉楼’。”

群臣闻听“花萼相辉楼”这个名字，一时不明白皇帝建此楼的意思。

李隆基马上解释此楼的含义，他唤出李宪说道：“大哥，我们兄弟五人自小就住在一起，今生不可远离。朕想过了，你们搬出‘五王宅’当然可以，然不可远离。此‘花萼相辉楼’即为我们兄弟所建，此为我们日常宴饮相聚的地方，你与五弟可在胜业坊建宅，二哥与四弟在安业坊建宅，你们不在宫中的时候，朕若念起你们，即可登此楼相望。”

群臣一听皇帝原来是这样的心意，想到皇帝如此友悌兄弟，不禁大为感叹。李宪兄弟四人躬身谢恩之后，张说即出班奏道：“陛下友悌兄弟，遥追周公燕兄弟之情。《诗》云，‘棠棣之华，莫如兄弟’，其萼胚依依，正是手足之情相辉之意。臣等感叹之余，颇有艳羡之意。”

姚崇却不是这样想，心想皇帝明似兄弟不舍之意，焉知其是否为了伺察诸王动静，因而要目力所及就近监督呢？看到张说在这里谀词连连，也出班奏道：“陛下，张令的说法臣不敢苟同。怎能起‘艳羡’之意呢？陛下友悌兄弟，定会推恩惠及臣下，此话其实不用多说。”

张说心想让姚崇抓住了自己话中的破绽，既打击了自己，又向皇帝邀宠，委实高明，自己无法反驳，只好顺着说道：“姚公所言甚是。臣乍闻陛下此议，心中不免激荡不已，由此话不择言。”

李隆基挥了一下手，微笑道：“罢了，你们不用再说。朕想起太宗皇帝昔日说过，君臣戮力共治，无非使君臣长葆富贵而已。朕这些日子想起这段故事，想起那日处置郭元振和唐绍之事，心中就有了一些想法。按说军容不整，处置此二人并不为错。然郭元振为功臣，且也不能

将所有错处归罪于唐绍一人。”

群臣听到皇帝悔悟，不敢言声。

李隆基唤出吏部尚书崔日用道：“崔卿，郭元振现在还没到新州吧？”

新州距长安五千余里，郭元振一家在路上逶迤行走应该行至半途，崔日用据实回答。

李隆基道：“崔卿，吏部速拟授书，起复郭元振为饶州司马；另给予唐绍妻子半禄，聊作补偿吧。”

郭元振的身心却未领到李隆基的这份情意。郭元振被流放出京之始，他心想自己有边功于国，近来又佐皇帝诛灭太平公主之党，当时自己手绾兵权，若非全力支持皇帝，其成功与否肯定要大打折扣，怎么能因为一件小事就翻脸不认人了呢？那日若非张说和刘幽求求情，自己说不定就掉了脑袋！郭元振越想越恼，将所有的怨毒都集于李隆基一身，然差役在侧，若流露出对皇帝怨恨的言语，肯定会掉下脑袋，他只好将怨毒深埋心间，数日之间就染成一病，只好病恹恹地挨在车儿上慢慢行走，病情越来越重。当他行至中途接到驿卒快马送来的起复授书时，拿起看了一眼，喃喃说了一句：“饶州司马？呵呵，我又成六品官了！”饶州是时为下州，司马仅为六品职。郭元振如此未转过心劲儿，三日后忧愤而逝。

李隆基现在宽待郭元振和唐绍，又让群臣感叹一番。

朝会散后，群臣躬身按序退出。姚崇作为宰臣站在前列，按例最后退出。李隆基忽然发现姚崇退行的时候腿脚有些不灵便，就关切地问了一声：“姚卿，你怎么了？”

姚崇慢慢行走至御座下，此时群臣皆退出门外，殿内仅剩下姚崇一名朝臣。李隆基再问道：“姚卿，你昨日还好好的，莫非昨日摔了一跤？”

姚崇摇摇头，说道：“陛下，臣腿脚也就罢了，唯心疼而已。”

李隆基笑了，说道：“姚卿说笑来着。朕尚未听说心疼会致腿脚蹒

跚。”

“心疼为大病，那是会影响全身的。”

李隆基关切地说：“如此，朕传太医速来为卿医病。”

姚崇道：“此心病太医是医不好的，唯有陛下能医。”

李隆基此时已明白姚崇是在故弄玄虚，遂正色说道：“姚卿，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不用绕弯儿！”

姚崇拱手道：“臣听说张说近来常往‘五王宅’走动，陛下知悉否？”

李隆基点头道：“朕知道。大哥近来颇爱诗律，常与张说研讨诗词格律，大哥近来的诗作进步甚快，其缘于此。”

姚崇摇头道：“张说与宁王探讨诗律，臣也知闻。然臣昨晚间偶然经过‘五王宅’，恰巧看到张说乘一辆车儿未入宁王府，却进入岐王府了。”

李隆基闻言不禁神色大变，岐王李范现为金吾大将军，按例掌管禁军，张说夜入其府，莫非有什么要紧事儿？

李隆基以郡王之身兴起，他与姑姑联手，又与禁军将领交往，终于诛灭韦氏；此后又小心翼翼再清姑姑党羽。其间的阴谋诡计可谓层出不穷，李隆基作为其过程的重要人物，当然明白阴谋诡计的缘由和操作过程。如今张说身为中书令，又是功臣，其与同为功臣的岐王李范相会，其中李范又兼有亲王和禁军统领的身份，两人会面不用说任何话，本身就十分敏感。

李隆基沉吟片刻，说道：“他们果然夜里见面了吗？姚卿，四弟向为粗犷的性子，张说人情练达，他莫非不知如此会有瓜田李下之嫌吗？”

姚崇道：“张说聪颖无比，他焉能不知？他不过暗想夜幕障去身影，如此可以不知不觉，谁知臣因缘凑巧路遇见之。”

李隆基不再吭声，其沉思片刻，方才微笑道：“姚卿，你将这番话说出，心病应该大好了吧？”

姚崇道："陛下圣明。臣将这番话说出，好似卸下千斤重担，心里一下子就豁亮无比。所谓心宽体松，估计臣之腿脚也要利索多了。"

"嗯，你腿脚轻松，夜来又可乘车在城内四处晃悠，说不定又能瞧见什么事儿。"

姚崇一时摸不清皇帝说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不敢轻易接腔，遂躬身道："陛下，容臣告退。"

"嗯，你退下吧。"

姚崇走后，李隆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独自盘算了许久。大约过了小半时辰，李隆基唤来高力士，吩咐道："朕昔为太子之前，身边总有一班人谈说，甚是有趣；如今当了皇帝，除了朝堂上正襟危坐听他们禀报之外，等闲难得见上一回，朕今日有些念记他们了，你去传这班功臣入宫，晚间共同进膳。"

高力士答应后离去，一个时辰后回来禀报已知会完毕。高力士说道："这帮功臣闻听圣上召见赐宴，皆欢喜得紧，唯普润禅师以化外之人请托，坚辞不来。"

普润自从李隆基诛灭韦氏之后，仿佛心性大变，专一研讨佛理，绝足不问政事。

李隆基笑道："看来只有普润禅师活得最为明白，其研讨佛理之际变得无痴无欲，这份定力委实难得。"

赐宴地点设在太极殿西侧殿里，功臣们闻听皇帝赐宴固然欣喜万分，然毕竟今非昔比，皇帝的威严日见凌厉，郭元振的例子历历在目，他们心间都多了一份小心。酉时三刻，这帮功臣小心翼翼进入殿内，素常诙谐多趣的王琚和麻嗣宗也变得端庄起来，不敢多说一句废话。

申牌时分，李隆基步入殿内，群臣跪伏行礼。李隆基微笑道："平身吧。朕所以能登皇位，得众卿助力不少。朕今日又念记起大家，就来聚饮一次。都在各自案前坐下吧，我们慢慢叙话。"

张说得知皇帝赐宴，心里不禁生出疑问：当初皇帝谋位之时，当然需要一帮贴心之人秘密行事；如今皇帝言明要依贞观故事治国，恐不能

囿于功臣的小圈子来择才授任。那么皇帝此举意欲何为呢？张说眼观李隆基那微笑之面，虽知皇帝的饭不是好吃的，然实在猜不透其本意，只好继续满腹狐疑下去。

菜品果蔬酒水已布满案上，李隆基手执酒盏说道："我们今日坐在一起，那也是因缘而成。如王崇晔、麻嗣宗为朕少时的玩伴，王毛仲、李宜德为朕的亲随，钟绍京、刘幽求和葛福顺等将领也算旧识，王琚则是朕巧遇而识，至于张说、魏知古、崔日用为朝中重臣，你们心向朕立有大功，总而言之，你们皆为朕之功臣。来，请共饮一盏，以示朕感激之情。"

众人依言饮尽一盏。

张说放下酒盏，拱手说道："陛下此言让臣等万分羞愧。臣等尽力为臣子的本分，然今日荣于华衮，实为陛下的万分圣恩，臣等唯有感激涕零，不知所以。"

麻嗣宗一直隐忍至今，看来实在憋不住了，拱手插言道："张令说得不错。微臣不过伴陛下日子多一些，有了如此的大富贵，则此生太值了。"麻嗣宗现任左金吾大将军，官至正三品。

李隆基斜睨了麻嗣宗一眼，脸上微笑依然未改。他再举起酒盏，说道："你们如今官至高位，其职责与往日相比大为不同。望你们恪尽职守，谨依本分，来，再共饮一盏。"

众人依言饮尽，他们慑于李隆基的威严，皆小心翼翼，连夹菜也不敢频繁出筷。

李隆基伸手取过一梨，轻轻剥去梨皮。此梨系长安南郊所生，色呈黄金色，肉嫩水多，名为"哀家梨"，此时以烤食为最佳。李隆基一口咬入半个，就觉汁水在口中漫溢，入腹后顿觉有沁脾之香，是时为解酒最佳之物。座下人看到皇帝吃梨，也急忙随之剥梨咽入。

李隆基脸上的微笑渐渐消失，说道："麻嗣宗刚才说的话，估计诸位皆有同感。有此富贵当然好，然不可忘了自身职责。朕听说万骑将士恃有大功，竟然在京城大街上横暴不法，你们七人执掌禁军，知闻此事吗？"李隆基所指七人，即是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王毛仲、李宜德、麻嗣宗和王崇晔。

葛福顺拱手禀道："陛下所言甚是。景龙之变后，一些万骑将士确实横暴不法，臣等当时得陛下之训大力整饬，此后虽偶有反复，终无大碍。"

李隆基道："终无大碍？天下承平之后，有多少人眼观着你们这些功臣的一举一动。即使有'小碍'亦为恃功而骄，望诸位切记。崔卿，崔氏家学渊源，应当知晓汉代功臣的结局，葛福顺他们读书甚少，你可将那段史事剖明一下。"

李隆基此言一出，座中如张说、崔日用等饱学之人心里不由得一震：皇帝今日赐宴，莫非想借汉代功臣之事来敲山震虎吗？

崔日用依言说道："昔汉高祖克定天下，将所有大功之人分封为侯王，然韩信、英布与彭越等昔日名将野心膨胀，终致被戮。"

崔日用此话一出，吓得麻嗣宗等一干人神情慌张。

李隆基端起酒盏，微笑道："刚才崔卿所言，说的是西汉的事儿，后面还有东汉的事儿可以借鉴。当初跟随光武帝开国的南阳二十八将，功成之后，有厚禄重赏，皆退居林泉，含饴弄孙，他们如此优闲自保，也成就了光武帝的美名。来，我们共饮这第三盏酒，但愿我们君臣传之后世如东汉故事那样。"

李隆基的这番话看来是今晚赐宴的主旨，座下人听后如张说等人非常明白皇帝的劝诫，而李仙凫等粗人则不甚了了。其实他们内心中有个共同的想法：提着脑袋帮皇帝夺得了天下，正是享受权力的时候，岂能主动去当闲人？

刘幽求是一个有野心之人，他此时理解李隆基告诫的是这帮军中粗人，并不牵涉自己。因为汉光武帝夺得天下之后，将大功武将搁置一边，专一访求文士来治理天下。遥想自己此前处心积虑帮皇帝定计诛灭韦氏，此后为了与太平公主争斗被废为流人，其间受了多少苦费了多少心力，若从此为闲职，刘幽求万万不能接受。

李隆基此时又想起郭元振的事儿，叹道："其实功臣得罪，皇帝的心中就好受吗？朕那日贬斥郭元振，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以当时之势若非将他拿下，天下人定会耻笑朕，又如何依贞观故事治国呢？大事面前，个人受一点委屈不算什么，今后朕若有得罪诸位的地方，若为国

家之体而行事，望诸位能够理解。朕那日晚间因贬斥郭元振，竟然连觉都没有睡好，其实唐绍也不致身死。王毛仲，你那日的手也太快了一些，若当时不杀，事后从轻处置也是可以的。”

众人闻听李隆基吐露心声，暗思这个皇帝内心不乏柔情，心中就大为妥帖。

此后众人逐个向李隆基敬酒，李隆基不胜酒力，待诸人敬酒时仅浅抿一口。此时夜已阑珊，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棂洒入殿内，让人想起此时已为初冬的时节。李隆基此后不再多说话，众人也不敢轻启话题，场面不免有些压抑。好在李隆基脸色始终和缓，宴席终究尽欢而散。

张说平时眼界甚高，能瞧上眼的功臣唯崔日用一人。他退出殿后有意和崔日用行在一起，轻声问道：“崔尚书，圣上今日赐宴，到底意欲何为呢？”

崔日用心思深沉，又知张说心思活泛，遂含混说道：“圣上想念功臣，因有此聚会，似无特殊之处。”

“圣上让你说汉朝功臣故事，莫非没有深意吗？”

“是啊，我起初会错了圣上的心意，原来圣上想用东汉的故事劝我们功臣以优闲自保，这亦非坏事。”

张说见崔日用故意装糊涂，知道此话题难以深入下去，遂转换心意，呵呵笑道：“优闲自保？我们皆在重位，如何优闲？像崔尚书主持吏部，因‘斜封官’的事儿稍为缓了一些，惹得圣上大为不满，这悠闲一节确实颇费思量呢。”

崔日用琢磨张说的话中有刺儿，有心想再对上一句，张张嘴又将话儿咽了回去，只留下一声干笑回答张说。

张说在第二日的朝会上，非常深刻地领会了李隆基“优闲自保”的含义。

李隆基这日神色如常，一一处置了群臣所奏事体，其不拖泥带水，没费多少时辰便将诸事办妥。眼见群臣奏事完毕，李隆基却未有散朝的意思，他将张说唤出朝班，问道：“张说，你知罪吗？”

张说闻听此言，顿时如雷轰顶，惊愕中惶然答道："陛下，臣不知有何罪？"

"朕问你，你平日里按君子的言行规范自己了吗？"

"陛下，臣按圣贤所教规范自己。"

"嗯，孔夫子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你明白此话的含义吗？"

"臣明白。"张说见皇帝引经据典，知道他肯定恼怒自己，那么自己最好少说话，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国家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你身为中书令，位居中枢，本该宵衣旰食，多为国家尽心尽力。然你不务正业，白日黑夜里忙于串门子，说闲话，此为君子之行吗？"

张说到了此时，明白皇帝今日想来找茬，不敢抗争，答道："微臣无能，未将事儿做好，请陛下多加训诫，臣定接受教训加倍努力。"张说说到这里，心中忽然晃出一种想法：我昔为帝师，若非君子之行，难道教皇帝小人之道吗？

李隆基也不想当众指责张说到王琚府鼓吹和到"五王宅"走动的事儿，厉声说道："你为中书令，至今殊无建树，朕看就不用做了。相州刺史一职正好空缺，你这就退下去，今日就去赴任吧。"

张说见皇帝罢了自己中书令之职，顿时有了万念俱空的感觉，不过此人心思机敏，知道在此当儿言行不能有任何差池，否则结果更坏，遂当即跪倒叩伏，口称："臣谢陛下隆恩。"

群臣鸦雀无声，目视张说退出殿外。张说此时目光一片茫然，余光中似乎看到姚崇的身影，其多日的忧心顿时释然：是了，当时皇帝授任姚崇为同州刺史时，已有预兆，今日果然有此结果，那也不用怨天尤人了。

李隆基待张说退出门外，又说道："朕昨日赐宴功臣，席间曾提过东汉功臣优闲自保的故事。张说身为功臣，位居中枢，本该端庄谨慎，勤于政事才是，然他热衷于串门子、说闲话，若长此以往，其难以自保

不说，也陷朕于不义境地。今日将他贬为相州刺史，其实还是顾全了君臣之义。”

群臣遇此大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选择静默。

李隆基唤出高力士，说道：“这里还有两道诏书，你为众卿宣读一下。”

高力士接过诏书，先读第一道诏书，高力士嗓门甚洪，句读甚准，实为宫内宣诏第一人。此道诏书为授封之书，抛却那些皇帝赞扬的丽词绮句，其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

罢刘幽求尚书左仆射之职，授为太子太保，封徐国公；

罢魏知古门下省侍中之职，授为特进，封梁国公；

罢崔日用吏部尚书之职，授为太子少保；

罢王琚中书侍郎之职，授为御史大夫，封为赵国公，即日赴北方巡边；

罢钟绍京户部尚书之职，授为太子詹事；

左金吾大将军、凉国公麻嗣宗赐姓李，改名为延昌，即日起赴秦州等地屯兵；

右金吾大将军、越国公王崇晔赐姓李，改名为延寿，即日起赴河东屯兵。

高力士读完此章，李隆基令他缓读第二道，唤出刘幽求和魏知古道：“刘卿、魏卿，你们能识朕之苦心吗？”

姚崇观此情景，心中叹道皇帝毕竟还是有些稚嫩啊！刘幽求与魏知古此前官至宰辅，又为功臣之身，一下子失去相位，其心情定然难受。然皇帝还当众叫出此二人表态，让二人说些违心之话夸赞皇帝圣明也就罢了，现在还让人家衷心体会这一番苦心。皇帝如此自以为是，无疑自说自话罢了。

刘幽求此时果然一腔悲愤，他原以为昨儿晚间皇帝说的一番话意指

有功将领，不料今日雷霆一击剑指的是这些有功谋臣。一瞬间，其心间晃出“鸟尽弓藏”的字样。想当初皇帝困顿无援的时候，正是这一帮人甘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来划谋支策，不避矢石在最前沿奔忙，从而使一个非嫡出的郡王成为今日的皇帝。然座上之人才当了数日皇帝就要卸磨杀驴，何其速也！刘幽求闻听皇帝召唤，脚步似云游般晃出朝班，脸上的悲愤之色虽竭力隐藏，终究按捺不下去，现出僵硬呆板之态。

李隆基见二人只是躬立不吭声，又追问一句：“刘卿，你以为呢？”刘幽求快速恢复常态，拱手言道：“陛下昨儿晚间的旨意，微臣夜来思忖良久，终觉醍醐灌顶。陛下，臣等今日富贵皆拜陛下所赐，如此优裕一生，实为天大的福分，人生多变，一生富贵恒定，夫复何求？”

李隆基微笑道：“刘卿是思，甚合朕意，你们千万不可如张说那样有非分之想，那样朕就觉得难办了。魏卿，你以为呢？”

魏知古道：“臣之心思与刘太保一样，处此富贵之位，再有非分之想，非人臣之义。”

李隆基听到魏知古称呼刘幽求的新官职，心中大为妥帖，说道：“好呀，你们能这样想，足证你们心怀甚阔，我们君臣就可以长久地融洽相聚。也罢，你们退回吧。”

群臣中心思活泛之人大致猜中了李隆基的心意，皇帝这样做让功臣有职无权，可以优闲自保，不得擅权威胁皇权。李隆基的这番作为让多数大臣非常称心，因为功臣的人数不多，此前皇帝貌似与功臣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令外人有难触隔膜之感，如此一来，顿时拉近了皇帝与多数大臣的距离。

更有心思机敏的人想到，皇帝对待功臣还是有区别的。此次授任未涉及葛福顺、王毛仲等禁军将领，看来皇帝不许功臣在朝中擅权，然身旁护卫之职须由贴心之人掌控最为放心。

高力士此后再宣读的第二道诏书相对简单，其授任姚崇为中书令，并兼知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加上此前授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不仅成为宰辅第一人，更集大唐实际权位为一身。群臣凝望这位稍显干枯的小老头儿，从此真正肩负起大唐的万千重任，他能够承受得起吗？

令群臣始料不及的是此前默默无闻的卢怀慎被授为门下省侍中，并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是为现今大唐的第二位宰臣。

如此一个平凡的早朝，李隆基以雷霆之势贬张说、迁功臣，再授新宰臣，令群臣惊愕不已，不敢妄语。以宁王李宪为首的四兄弟，隐隐觉得张说被贬的主要理由为串门子，此前张说到“五王宅”走动不少，这是否为皇帝对兄弟们的一个间接警告呢？他们心里不免惴惴，也是无言退朝。

姚崇内心里踌躇满志，他知道皇帝今日为自己清除了所有的羁绊，可以放手有为一番了。

人事变动向为朝廷的核心之题，宰臣更换，其下的官吏肯定会有大变动，群臣由此心情各异，开始思考自己的事儿。

第四回　减奢费宫廷焚玉　明秩序姚崇施政

时辰进入了腊月，往年的这个时候应该落雪数场，这年冬天似乎并不太冷，太阳日复一日高挂中天，没有落雪的预兆。田中的禾苗因无雨雪光顾，已有裂隙出现，禾苗嗷嗷待哺，无比口渴。

中国古来有春日祈雨的习俗，冬日漫长，禾苗蛰伏过冬，对雨水的需求较之生长期要低许多，所以未有祈雪的仪式。北周大象元年时，乞寒胡戏自波斯传入。该戏系众人裸露形体，然后鼓舞跳跃，彼此泼水相戏，以乞寒意。进入腊月之后，东西两市已演数场。往年的这个时候，乞寒人众游街行走，沿途人员陆续加入，其场面蔚为壮观，这些人甚至来到承天门前的广场起舞，皇帝及其妃嫔按例登门观看。

唐制规定，百官在通乾门、观象门前序班，文在先，武在后。朝见之时，百官至于宣政门，文官由东门而入，武官由西门进入。这日百官序班之时，数人抬头望见满天星斗在闪烁，星星里面似乎饱有水分，有人嘟囔道：“瞧如此星象，今日肯定又是一个艳阳天了。”旁边有人附和道：“是啊，今年老天连一朵雪花都不落，应该乞寒了。”

姚崇听到这些对话，在那里若有所思。是时人们往往畏惧上天，心里极端虔诚，姚崇却不这样认为，他多次说过天地之间有其运行法则，某地少一些雨雪实属正常，靠人力祈求终归无用。

此后的朝会上，李隆基提到了乞寒胡戏："张说为中书令之时，曾向朕建言罢乞寒之戏。如今已到腊月，姚崇，可颁敕令，自今以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

姚崇出班躬身答道："泼寒之戏裸体跳足，挥水投泥，甚失礼仪，陛下今罢此戏，实为移风易俗之举。"

李隆基微笑道："姚卿能识此节，甚识朕心。嗯，你为中书令，当对骄淫及伤风害政之事严加禁断，不用朕一一言明。"

姚崇知道，李隆基拨乱反正之心甚为殷切，他将一应功臣赶下要位，即是让自己再无掣肘之人放手施政。他此时举起笏板，就见其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朗声奏道："陛下，微臣有数策请予核准。第一条，如今'斜封官'已罢，且历年所积各处官职缺员不少，亟待调整。臣以为年关将至，须对京官及外官进行考课，定其优劣之后，再加授任。往年考课例由吏部考功郎中主管，再由中书舍人核查。臣与卢侍中商议过了，此次考课由臣二人亲自主持，优胜劣汰；第二条，顷年以来渐渐形成重京官轻外官的弊例，此次考课之后，务必打破这种格局。臣以为，京官之识见才具整体不错，若让他们扎堆儿待在京中，实为浪费，应让他们放为外任以造福一方，同时将外官交流至中央，可以弥补京官亲民的不足。"

李隆基微微颔首，说道："这些事儿早就该办了。严格考课之制，此为贞观朝形成的规矩，这些年确实有些废弛了，你们亲自主持，就是拨乱反正。姚卿，你提出的重视外官，此点殊为可贵。其大至一州刺史，小至一县之令，皆为亲民要职，其理政如何关乎国家大局。这样吧，朕不管其他考课之事，唯对县令的考课，朕亲自主持。"

姚崇暗想天下有三百余州，县又多数倍，则县令有近千人，若皇帝一一接见这些县令，那得费去多少时日？遂禀道："陛下亲择县令，可开真才之源，又可明吏治之严。然天下县令甚多，臣以为陛下可阅县令之卷，至于接见县令，可以京畿范围县令为宜。"所谓京县，包括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六县；畿县则是指雍州府、河南府、太原府所管诸县。

李隆基明白姚崇的苦心，颔首同意，另叮嘱道："好呀，三百余州府刺史由吏部选叙，朕大致能明其人；然县令众多，所举者不免鱼龙混杂，你们要多加留心。"唐制规定，县令人选除具备做官资格之外，另

由五品以上的京官各举荐一人，若吏部选叙不严，定有滥竽充数者。

姚崇道："自今开始，吏部选叙一批县令之后，须入金殿拜谢陛下并接受陛下简择。"

看到李隆基不再有话，姚崇继续道："第三条，'斜封官'行于世，使天下士子心灰意冷，由此阻塞才具之道。臣以为今后须严格考试及选拔程序，为引天下英才，可依贞观时的'四时听选'行之。"唐制规定每年的举子须冬月时集于京师候选，贞观初年时打破这一成例，改为四次选拔。

李隆基准奏，并说道："进士一科自高宗皇帝时开始以诗赋取士，如今诗赋正兴，不宜改动。"

姚崇此后又奏数事，皆与人事有关。李隆基知道，治乱须从人事开始，一一准奏。当初姚崇在骊山向李隆基申明十事，其中提出的"班序荒杂"，虽事关皇帝亲信、宦官、外戚乱政事宜，皆与选才授任有关，姚崇此次先从吏治下手，可谓抓住了重点。

近时朝臣经李隆基整肃之后，奏事者大为减少，卢怀慎虽为侍中以缄言为主，基本上以姚崇为主奏事。所以姚崇奏事时，以这对君臣对话为主，姚崇奏毕，朝会也就基本结束。

李隆基此时起身道："众卿缓些时候再散，随朕一同到庭院里一观。"

群臣不明所以，遂尾随李隆基身后出殿，就见太极殿前的庭院里，一群太监与宫女正在那里忙碌。他们来来往往，将携来之物堆在地上，已成为好大一堆儿。群臣定睛一看，眼光不禁为之灿烂，就见其中物件皆为五颜六色的珠玉。群臣中有人心发绮想：莫非皇帝今日有了兴致，又有人能领赏不成？

李隆基挥手一指，说道："这些珠玉器玩，或为内宫贮藏，或为后妃佩饰，朕今日将之悉数取来，要当众卿之面，将之焚毁。"

众人不明其意，有人心里却大叹可惜：如此贵重之物若遭焚毁，岂不是暴殄天物？

李隆基接着说道："近世以来，奢费之风愈刮愈烈。像悖逆庶人的一件五色裙子，竟然值百万钱，更使岭南珍鸟一时绝迹。朕今欲大治天下，须力倡节俭，以绝浮竞之风。高将军，点火！"安乐公主死后，李隆基废其公主称号，改称为"悖逆庶人"。

高力士指挥太监们点火，为了增加火势，太监们取来牛油木炭之物与珠玉混杂，火燃起之后，就听"噼啪"声中，浓烟随之升腾，一堆价值不菲的珠玉渐渐成为一摊灰烬。

姚崇明白李隆基的心意，心想若将宫内珠玉悉数取来，恐怕言不副实。然皇帝这样做，向天下宣示自己如此克己，天下之人更应效仿之。当初安乐公主在京城炫示自己的百鸟五色裙，官宦之妇争相仿之，遂使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至于太平公主府内，其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掖。李隆基本人为太子之时，其好妓之声，闻听宫内外，即位之后，更是追求声色。先天二年正月十五，李隆基派人在安福门外造了一座灯轮，高达二十丈，饰以金玉锦绮，燃灯五万盏，簇之如花树；另宫女千数，皆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丹粉。据时人估计，其一花冠、一巾围皆万钱。装束一妓女则需钱三百贯，由此可见当时之奢靡。李隆基今日能够这样做，可以看出其治世之决心。

李隆基目视姚崇道："姚卿，你速拟一道敕书明发天下。其一，宫内今后所有人不得服珠玉锦绣，宫内金银器物由有司收集起来，将之铸为铤以供军国之用；其二，天下更不得采取珠玉、刻镂器玩，造作锦绣珠绳，违者决杖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办罪；其三，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宣停，百官车服饰及酒器用物也不许奢费。"

姚崇问道："陛下，如今三品以上官员饰以玉，四品饰以金，五品饰以银，今后也诏改之吗？"

李隆基摇头道："也不可矫枉过正，百官服饰显示层级，还是照旧吧。"

李隆基又目视高力士道："高将军，朕听说外面有传言，以为朕耽求声色，频频采择女子，以充掖庭。唉，朕这是替太平公主受过，朕当初事事顺从太平公主，其采办女子充入宫掖之事，朕如何能拒绝呢？"当初太平公主为讨皇帝哥哥李旦的欢心，确实从各地选来了不少宫女。然这些女子入宫之后，李隆基却顺势享用不少。

高力士躬身道："小人久在宫中，未见陛下诏采女子。"李隆基道："这样吧，当初太宗皇帝曾遣出宫女三千人，你可选择宫女遣出，人数要比三千为多。"

高力士躬身答应。

李隆基又道："朕今日罢乞寒胡戏，以遵儒家礼仪；再焚珠玉铸金银，使百姓家兴人和；至于罢遣宫女，其意在于抑制己欲，使宫女安居乐业。众爱卿，朕说过要依贞观故事行事，非空泛之言，需要渐行渐积，落到实处。姚卿，你当时申明十事，朕将身体力行。"

姚崇听言后心中感动，遂跪倒言道："陛下身行力践，臣等若再不将事做好，实在愧对圣恩。请陛下放心，臣等定鞠躬尽瘁，如贞观之臣那样尽心尽力。"

百官见状，也急忙跪倒成一片，誓言尽心尽力。

李隆基道："众卿平身。朕恨不得马上恢复贞观、永徽时的荣光，然此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君臣只要用心办事，相信终会有这一天。好了，大家散去吧。"

御史大夫赵彦昭与张说为故交，他当时得张说之嘱，先后两次上奏章弹劾姚崇。孰料姚崇遇弹陡升，竟然官至中书令，掌控着中书省与尚书省的大权，而张说却被贬出京。赵彦昭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果，不禁黯然神伤，又见姚崇如今大权独揽，他终归会知道自己上章弹劾的本意，其每思至此，心中不免惴惴，深恐遭到姚崇的报复。

然而一段时间过去了，皇帝和姚崇那里无声无息，好像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奏章一样，自己还可以在御史台任御史大夫。

那日皇帝罢乞寒戏、焚珠玉、遣宫女，令百官深受震动。熟谙史事的赵彦昭知道，皇帝宣示今后依贞观故事行事，看来并非口头说说而已！若依贞观故事行事，太宗皇帝开诤谏之风，当今皇帝肯定不会偏废！皇帝和姚崇不怪罪自己，恐怕正是基于此呀，他们不想因此堵塞言路。

赵彦昭认识到这一点，顿时来了精神。他决心要以魏征为楷模，争取当一名诤臣，将功补过。此后的日子里，赵彦昭的谏章每日不少一

篇，其所谏内容极其驳杂，既指摘皇帝大政之失，更有外戚、勋官之劣行。

李隆基看到这些奏章很高兴，一日拿着赵彦昭的奏章对姚崇说道："看来你当初建言不处置赵彦昭还是对的，你瞧，此人奏章中虽有偏颇之处，总体来看，极富魏征诤谏之精神。"

姚崇道："人往往善变，关键要看当时之导向。赵彦昭今日之变其实源于陛下欲效太宗皇帝开诤谏之风。"

李隆基颔首道："是啊，当初太宗皇帝倡导清明政治，遂使封德彝这些前朝佞人收拾起劣行，转而做出一些有益之事。赵彦昭能够如此，朕心甚慰。"

姚崇走后，李隆基派人将王皇后传入殿内。李隆基手持赵彦昭的奏章挥舞道："你们王家为关中望族，你这妹子既蒙家教，为何做出如此不法之事？"

原来赵彦昭所奏，言说王皇后的妹夫长孙昕横暴不法之事。是时王姓与长孙姓皆为望族，长孙昕门当户对娶了王家女儿。此后妻姐竟然成为皇后，本人也被授为尚衣奉御，此为五品官员，掌管天子服御之事。当李隆基与姑姑钩心斗角的时候，长孙昕觉得自己宅第狭小，就想法将邻近的民居拆迁，其手法当然不会公平。李隆基的事儿办成，长孙昕的新宅也大致建成，然邻居积怨已深，他们慑于皇后之势不敢说什么，私下里的辱骂却是免不了的，如此就传入赵彦昭的耳中。

王皇后接过奏章看了一遍，说道："陛下，妾近时到过妹子宅中，却不像赵大夫所称那样宏大奢侈。至于邻里纠纷，他们想多索一些补偿，由此内心不平，那也是有的。"

李隆基道："朕答应过姚崇，今后不许外戚贵主更相用事。长孙昕身为勋戚之后，如此横暴不法，倚仗的就是你这皇后之势！当初安乐公主侵夺民宅，由此民怨沸腾，那赵履温更是被百姓生食其肉，你们为何不接受这个教训？"长孙昕为长孙无忌的曾孙，当初长孙无忌被高宗皇帝逼迫自杀，子孙们被流放岭南，十五年后，高宗皇帝方才恢复元舅的官爵，准其子孙荫官。

李隆基说到这里想起长孙皇后，遂说道："遥想太宗文德皇后当

日，其鉴于汉朝马皇后不能抑制外戚当权的往事，数次苦求太宗皇帝不许哥哥无忌处于要位。唉，看来文德皇后实为非常人，她当时说外戚当权不利于国家，更不利于自保。长孙无忌若以勋戚身份悠闲自保，哪儿有此后的横祸？”

王皇后惶恐说道：“妾当以文德皇后为楷模，多加劝诫身边亲戚，不许他们胡作非为。”

“嗯，文德皇后逝前著有一本名为《女则》的册子，你为后宫之主，要带领她们多学学此书。至于长孙昕，宅子已建成也就罢了，你要让他逐个找邻居赔情，并按常例多与补偿，以平怨愤。”

“妾明白。”王皇后躬身答应后退出。

长孙昕是年二十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王皇后将其夫妻唤入宫中，劈头盖脸怒斥了一顿，并转述皇帝之言，令其赔礼赔钱。长孙昕当着皇后之面唯唯答应，出宫后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将一腔怒火撒在赵彦昭头上，由此有了一件非常的举动。

是夜彤云密布，日光早早隐去，大臣们离衙返宅时踏黑而行。赵彦昭的宅第位于曲江之侧的修政坊内，距御史台甚远，赵彦昭行到离家有三条巷子远的地方时，路边的宅居里早已掌灯一片，此时正是晚膳时候，路上行人甚稀。

黑影里蹿出二人，他们来到赵彦昭面前不吭一声立刻拳打脚踢，赵彦昭左推右挡，然毕竟人已中年，如何挡得了这两位身强力壮者的殴打？很快，赵彦昭脸肿鼻青，身上官服也被撕烂。

赵彦昭在灯影里识出了一人，气喘吁吁喊道：“长孙昕，你当街殴打本官，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长孙昕见赵彦昭认出了自己，遂住手不打，沉声说道：“当然有王法！如你这样多嘴多舌之人，就该用拳脚招呼。”

“本官为御史大夫，纠察百官之失为职责所在，大唐有律令，就是言中有失，也不会因言取罪。你现在殴打本官，其实就是和大唐律令作对，你难道不知后果吗？”

另一人上前又踹了一脚，双拳将赵彦昭挥倒在地，然后用脚踩在赵彦昭身上，沉声骂道："多嘴多舌者本没有好下场，今日你挨一顿揍算是得了便宜，今后若不改正，有你的好处！"

长孙昕也上前来朝赵彦昭踢了两脚，说道："就是这样。"

二人随后扬长而去。

第二日的早朝班序里，群臣看到赵彦昭鼻青脸肿，脸上犹有血痕，身上官服也被扯得七零八落，身边之人急忙询问究竟，赵彦昭只是摇摇头，并不作答。

御史大夫为正三品官员，朝见时立在文官的前列。赵彦昭如此模样立在太极殿内，李隆基升御座后立刻瞧见。群臣按制拜见皇帝后起立，李隆基即唤出赵彦昭道："卿为御史大夫，负责纠察百官之失。朕前些日子罢乞寒胡戏，意在恢复儒家礼仪，你今日当殿烂衣露体，有失朝廷威仪，该当何罪？"

赵彦昭当即跪倒，说道："臣确实有失朝廷威仪，然罪不在臣身。臣昨晚离衙回宅路上，被人殴打至此。"

"朗朗乾坤，又是京城地面，何人敢如此大胆殴打三品官员？"

"臣曾向陛下奏报尚衣奉御长孙昕夺人宅基的不法事儿，由此引起长孙昕不忿，昨晚他带领一人将臣殴打，责臣不该多嘴。"

李隆基闻言大怒，遂喝道："长孙昕，是这样吗？"

长孙昕是时立在后排，闻言急忙出班前趋，与赵彦昭跪在一起禀道："陛下，臣昨晚与赵大夫途中相遇，因一言不合动起手来。"

李隆基冷冷说道："赵大夫身上如此，你的服饰却光鲜得很呀。朕问你，与你一同动手的那人是谁？"

长孙昕答道："臣当时恰与妹夫杨仙玉行在一起，他当时看不过就帮了手。"

李隆基此时的脸色变得铁青，看到姚崇好整以暇地站在那里，心想

长孙昕明显是胡说八道，其心怀私愤伺机殴打赵彦昭当是实情。长孙昕身为勋戚之后，又是皇后妹夫，今日若不给群臣一个满意的交代，其他事儿也就无从提起。他想到这里，呼道："高将军，速派人将杨仙玉传来！"其又柔声向赵彦昭说道，"赵卿，你起来吧。待杨仙玉到来之后，朕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赵彦昭缓缓起身，不忘继续添油加醋："昨晚的事儿，请陛下详查。臣以为，长孙昕毁伤臣之发肤，臣身虽痛，也就罢了；然他们扯烂官服，实有轻辱国体之心！"

李隆基颔首道："朕知道了，赵卿，你退回去吧。"他转而瞪着俯伏在地的长孙昕道，"赵卿年近五十，你与杨仙玉正值青壮之年，如此殴打赵卿，显系蓄意为之。你身为国家官员，不思王法律令所在，竟然咆哮凌辱官服，实在有辱国体，此罪一也；你身为勋戚之后，又是当今皇戚，本该谦虚谨慎，然你仗势欺人，飞扬跋扈，此罪二也；太宗文德皇后不预朝政，为抑外戚之势数请太宗皇帝，由此名垂百世，你为文德皇后族人之后却行此劣行，实在有辱文德皇后之名，此罪三也。"

长孙昕想不到这件事儿到了如此地步，心间方才有了些悔意，其叩首流涕道："臣知罪了，臣愿替赵大夫疗伤并赔偿，以此谢罪。"

李隆基"哼"了一声，转问姚崇和卢怀慎道："姚卿，卢卿，按我大唐律令，该如何处置呀？"

卢怀慎当然以姚崇的建议为准，姚崇禀道："陛下，长孙昕身为皇戚行此劣行，实在有辱官体，应当严惩。臣以为，应当给予廷杖三十，以去赵大夫之忿；另废为流人，以观后效。"

群臣听言不禁暗里唏嘘，心道姚崇果然心辣手狠，如此斗殴之事，若杖击三十，再罚官俸则足够了。

李隆基却不这样想，接口说道："大唐立国以来，太宗皇帝不许外戚干政，当初长孙无忌官至太尉，非为外戚故，缘于长孙无忌佐太宗皇帝克定天下，且有治国之能。然自则天皇后之后，先有武氏乱政，后有韦氏谋乱，遂使大唐国脉陷入倾覆之危。长孙昕如此做看似小事，其实是一脉相承，姚卿之言，不足以改此劣势。"

群臣听到皇帝如此说，心想如此处置长孙昕尚嫌太轻，那么皇帝又

会如何处置他呢？

过了一会儿，杨仙玉被带至殿上，群臣很快有了令人目瞪口呆的答案。李隆基此时不愿再从杨仙玉口中证实昨晚的事儿，悠悠言道："众爱卿，当初太宗皇帝修订《贞观律》，其基于前隋苛政的殷鉴，以宽简的法则厘定新律，由此出现死刑岁断无一人的年景。如今事儿大不相同，乱世多年，须用重典。长孙昕、杨仙玉，你们横暴不法须当严惩，那也怨不了别人！来人，当殿杖杀此二贼！"

群臣闻言，大惊失色，然慑于李隆基之势，无人敢此时向皇帝求恳。那长孙昕和杨仙玉闻听此言，顿时瘫在地上。要说杨仙玉最冤，不过帮大舅哥助拳，不料由此丢了性命。

如狼似虎的十余名甲士进入金殿，他们上前提溜起长孙昕二人，将之掼至地上，然后挥开大棒猛击，棒棒向要害处招呼。二人先是凄厉惨叫，随着两棒猛力向二人的脑袋猛击，其叫声先后戛然而止，只见红白脑浆迸出，显见不能活了。

金碧辉煌的太极殿中，如此添了两具死尸，显得狰狞万分。群臣中有胆小的人，早已吓得或闭目不观，或作呕吐状。那赵彦昭也惊得张大了嘴，没有想到事儿竟然以如此结局收场。

李隆基一直端坐在御座之上，其好整以暇观看棒杀此二人的全过程，脸上未有喜怒之色。待高力士上前探探二人鼻息，禀报他们已然身死，李隆基方点点头，令高力士将此二人尸体抬出殿外。

尸体虽抬出，殿内血污未消。李隆基目视赵彦昭道："赵卿，长孙昕系朕之私戚，朕平素管教不严，致使其凌辱卿之朝服，朕难辞其咎。今将此二贼当殿杖杀，其实难以谢罪。唯望爱卿今后不改刚正不阿之精神，继续诤谏于殿前，勿以此等凶人为念。"

赵彦昭此时烂衣破颜，早已失却了入殿时的志气，遂伏地叩道："陛下如此替臣出面，臣唯有万分感激，不知所言。"

刘幽求与钟绍京等人被授为散官，他们明白从此有职无权。这日天降瑞雪，刘幽求在宅院中眺望落雪，其默思良久，既而静极思动，遂唤下人去请钟绍京和崔日用入府饮酒。

钟绍京与崔日用现在皆为闲人，闻听刘幽求召唤，当即踏雪而来。看到刘幽求依旧立在院中如雪人一般，钟绍京笑道："圣上下诏不许行乞寒胡戏，刘兄如此乞寒，很是别致。"

刘幽求抖动一下，伸手掸掉发上积雪，笑道："乞寒也就罢了，今年的这场初雪还算有模有样，我们临雪围炉饮酒，定有一番好兴致。"

崔日用是时也走入院来，闻言接口道："刘兄果然有趣，我在家中刚刚起意邀人饮酒，刘兄的人就到了。"

刘幽求哈哈笑道："我们现在皆为闲人，心意不免相通。走吧，请二位入室，我备好的小羊肉已然炙烤熟了，闻见香味了吗？"

三人相携入室，只觉满室飘香，他们心情顿时大好，其后分宾主坐下，相互敬酒，不大一会儿就喝得脸儿通红。酒过三旬，说话也就无所顾忌起来。

刘幽求摇摇头说道："那日圣上当殿杖杀长孙昕二人，我回府后脑中一直浮现那堆模糊的红白脑浆，以致挥之不去，那天夜里没有睡好觉。"

钟绍京也道："我也如是。"

刘幽求道："唉，圣上如此行事，是不是有些过了？长孙昕不过动手打人，竟然为之丢了性命！我们知道太宗皇帝当时宽法慎刑，圣上一面说依贞观故事行事，一面又说乱世须用重典，岂非自相矛盾？"

崔日用道："刘兄莫非瞧不出吗？我听说骊山围猎之时，姚崇曾向圣上建言十事。圣上这些天罢乞寒戏、禁珠玉、遣宫女，此案抑制外戚导人诤谏，皆为姚崇当时建言的内容。"

钟绍京道："如此来看，圣上这样做，是为了践姚崇之言？"

"应该是这样。"崔日用答道。

刘幽求厉声道："姚崇虽三度为相，甚至瞧不上魏知古小吏出身，然其内心骨子里就是酷吏做法！我就弄不明白了，姚崇到底有什么好？却大受圣上器重，我们之所以成为散官，皆因圣上让我们给姚崇腾路！"

钟绍京忧然说道："二兄如此说，实在让我替国家担心。姚崇虽不是酷吏，然其心硬如铁，绝非谦谦君子；而圣上杀伐决断绝不手软。刘兄，还记得上官婉儿那晚乞命的事儿吗？其实上官婉儿可以不杀，孰料圣上没有一丝犹豫当场杀掉。圣上如此，姚崇也相似，他们能行仁政吗？"

刘幽求冷笑道："我们从此成为闲人，国家今后走势如何，不用我们再操心。唉，想起这些就心寒，我们替圣上出了多少力，脑袋都差点掉了，眼前百废待兴，难道就没有用着我们的地方了吗？"

钟绍京也甚为郁闷，叹道："我们三人，皆为圣上出了大力。若无刘兄之谋，以及日用决然投奔，能有圣上今日吗？"

刘幽求笑道："是呀，你那日若晚一些开门，焉能有今天吗？"

三人说起往事，心中郁闷难平，遂频频饮酒，由此大醉。

姚崇行事可谓雷厉风行，其夜以继日，未出正月，早将所有官员考课完毕。他与卢怀慎一起，根据官员考绩结果，拟出了授任名单。姚崇从中拣出五品以上官员的授任名单，然后单独入宫面见李隆基以求核准。

李隆基看了三品以上官员授任情况，看到赵彦昭被授为吏部尚书，遂问道："你们将赵彦昭考课之绩定为上下，果如其然吗？"考课共有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该考课等级，直接与禄秩相关，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是时考课甚严，能获上中以上者，实在寥若晨星，如赵彦昭能获上下级，已属难得。

姚崇答道："此次考课，虽由臣与卢侍中主持，然其进程中诸人分掌各个层次，以公平公正为要不敢有失，其结果无人能够操持。赵彦昭能有如此评语，臣也感到吃惊。"

李隆基笑道："赵彦昭曾两次弹劾你，又与张说相善，朕以为他能安守本位就很不错了，不料能擢其为吏部尚书。姚卿，你很好，可谓气度从容。"

姚崇也笑道："臣若小肚鸡肠，岂不是辱没了陛下的眼光？"

李隆基又是一笑，将名单递还给姚崇，说道："好吧，将之颁发吧。'斜封官'已被废，如今各个官职皆被授任，吏治一道可谓走上正轨。嗯，此次京官与地方官变动甚大，估计那些出京赴为外任的京官肯定有些想法了。"

"重内轻外之积弊由来已久，他们有些想法实属正常。此次授任过程中，臣等考虑到了这种差别，对那些考绩中中以上者皆晋秩一级。如尚书右丞倪若水被授为汴州刺史，其原为四品，现为三品。"

李隆基摇摇头，叹道："如此就能遂其心愿了？朕看未必。然他们只要能去赴任，且能用心办事，这些人文才识见都不差，相信对地方会有益处的。对了，朕说过要亲自考核县令，此前虽见过京畿县令一面，毕竟人数太少。你曾说过让朕见见新任县令，近期可有安排？"

"陛下，近期诸事忙乱，此事可稍缓一缓，臣以为下半年为宜。"

"此事不宜太缓！这里有数道奏章，多是奏吏部选叙太滥，以致县令非才。"

姚崇拱手道："臣以为所奏属实。陛下，如今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臣以为凡事须循序渐进，若起初即追求完美，反遭其累。"

李隆基见姚崇之思决然，遂不再追进，说道："也罢，就按卿言来办。"姚崇又递上名单，说道："陛下，此为三品以下郎官授任名单，请陛下圣裁。"

李隆基此时却无动于衷，不接名单，更不与姚崇说话。

姚崇心思如电，心想是否刚才的县令话题惹得皇帝不高兴，遂说道："臣半年后即派出巡按使，专门巡查县令德绩才行，以定黜陟。陛下，此为拟授任郎官名册，请予御览核准。"

李隆基依然不理姚崇，其身子竟然微倾，眼光向房梁瞧去。

姚崇又说了一遍，李隆基依然不理。

高力士在一旁看到姚崇的尴尬之色，遂上前圆场道："姚公，圣上有些乏了，你可先退下吧。"

姚崇心里惴惴不安，不明白皇帝为何突然对自己如此。他只好伏地叩拜，然后悄悄地退出殿外。

姚崇走后，高力士小心问道："陛下，姚崇有何不妥？"

李隆基坐直了身子，眼光从屋顶收为平视，说道："他当然不妥，且有点招人烦。"

高力士道："陛下欲励精图治，所以选姚崇担大任。臣以为，唯有君臣相偕取得共识，如此方能图治天下。刚才姚崇数请陛下，而陛下不顾不应，如此不纳臣言，使臣下恐惧，臣下今后怎么还敢说话呢？"

李隆基道："哼，朕命姚崇担当大责，数次向他言明，今后朝中大事，朕当然与他一起商量。然如此授任郎官之类的小事，实为姚崇与卢怀慎辖内所决，他今日再三来烦朕，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高力士恍然大悟，说道："陛下是思，姚崇恐不能悟。臣请求现在往中书省走一趟，可否？"

"嗯，你去吧。你告诉姚崇，朕用人不疑，只要出于公心，那是百无禁忌的。"

姚崇其时正在衙中颇费心思，李隆基突然拉下脸，令他如罩了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何处得罪了皇帝。高力士入衙后叙说详细，姚崇方才释出微笑，说道："圣上如此信任臣等，古来君王尚无此例。高将军，请上覆圣上，就说姚崇今后定放手施政，不敢辜负了圣上的心意。"

高力士道："对呀，姚公若能如此，也不枉了我的这番奔走。"

姚崇凝视高力士道："高将军，我此前对宦官殊多无礼。有你这样的内官在皇帝面前，则为国之幸事。来，老夫今日要向你行礼，聊表寸心。"

高力士上前扶住姚崇，说道："姚公不可，外臣与内官只要一样为圣上尽力，那是没有差别的。请姚公放心，我不敢干涉朝政，今后若有此等有利于圣上和国家之事，我还是尽量做一些。"

姚崇深深一躬，此举确为真心所至。高力士能得姚崇如此礼遇，不啻于皇帝的夸奖，实有志得意满之感。

李隆基当殿杖杀长孙昕，王皇后心里当然不是滋味。然李隆基此前以《女则》要求自己，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不满，王皇后深知自己无子嗣为软肋，不敢在长孙昕之死上有所怨言。何况妹夫死了，妹妹大可另寻他人改嫁，确实没必要替长孙昕哀痛欲绝。

李隆基许久未让王皇后侍寝了，王皇后知道后宫中以赵丽妃侍寝为多。赵丽妃既尊敬王皇后，在后宫中人缘又好，王皇后也就不以为意。

李隆基这日晚间又让赵丽妃侍寝，赵丽妃默契地替李隆基宽衣解带，然后一同躺入锦衾之中。丽妃是年二十三岁，虽已生过一子一女，身子较之初识李隆基时丰腴不少，然周身皮肤犹滑如凝脂，让李隆基觉得愈有滋味。李隆基的后宫佳丽甚多，其发现特别之女时不免起意，然而这些人侍寝之后，李隆基又感到兴趣索然。缘于这些佳丽侍奉龙体之时，多是心中既恐惧又羞涩，不免手脚忙乱，令李隆基甚不畅快。而赵丽妃甚懂李隆基心思，其单独面对李隆基的时候，柔情满腔，恨不得死在对方身上。李隆基爱怜之情顿时涌起，与之云雨大得趣味，令其念念不忘，认为与丽妃相处实为人生中的极大乐事。

却说二人一番欢畅后，丽妃伏于李隆基身上渐渐恢复平静。李隆基用手轻轻摩挲丽妃之背，闭目说道："敏儿，遥想你初在潞州时羞涩至极，不料数年之间，你竟奋进如斯。"

丽妃并不回答，只是双手又紧抱了一下李隆基的腰间。

赵丽妃过了一会儿，方才缓缓说道："陛下提起潞州，妾想起一件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不说出来，朕如何知道当讲不当讲？"

"皇后这些日子督促我们读文德皇后的《女则》，妾知道后宫不许干政，因而深恐言语之间涉嫌政事。"

"不妨，你说来听听。"

"今日午后，张员外夫人入宫聊些往事。说话间，她忽然垂下泪

来，说张员外在府里经常长吁短叹，甚多心事，她眼瞧着心里也难受。”赵丽妃一直称呼张暐为张员外，至今未改。

李隆基森然道：“张暐如此慨叹，莫非有怨言吗？”

“非也。张员外知道陛下让他们悠闲自保的好意，不敢有怨言。只是觉得如此一来与陛下聚少离多，因而心里难受。”

李隆基笑道：“如此小事，还用日日长吁短叹吗？朕这些日子忙乱得很，哪儿有时间凭空消闲？待将来诸事理顺后，可诏他们夫妻入宫叙叙旧事，亦无不可呀。”李隆基此次夺功臣实权，然对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如张暐与刘幽求等人相比，虽一样是功臣，然张暐还有不同之处，其为李隆基亲信之人。张暐豪爽仗义，饮酒无度，有对李隆基的绝对忠心，李隆基还是非常喜欢这个优缺点明显的忠心之人的。

“陛下，张员外夫人让妾转呈陛下，说张员外有要事请求入宫，不知陛下能准否？”

李隆基伸手刮了一下赵丽妃那玲珑的小鼻儿，笑道：“他们夫妻二人也颇有心机，张暐有事想见朕，自可当面奏请，何必如此绕着弯儿让你来转呈？哈哈，他们想让朕念着旧情，多对张暐好一些而已。敏儿，你告诉他们，今后不可如此了。”

赵丽妃又泛出那令李隆基为之情迷的眼神，说道：“妾明白。不过若没有他们，妾此生如何能侍奉陛下？那时的张员外，又如何知道陛下今后能成为皇帝呢？陛下，妾日日还念起张员外拨给的那座宅子，只觉得比此宫里更温馨。”

李隆基道：“是呀，人皆有私，那是一点不假的。朕虽为皇帝，也不能免俗，谁让我们当初接受张暐的巴结呢？”

丽妃闻言，不禁浅浅而笑。

后一日午后，李隆基在殿内将奏章批阅完毕，忽然忆起赵丽妃之语，遂让高力士派人传张暐入宫觐见。

张暐入殿后，即抢至李隆基面前叩拜，然后眼含热泪，说道：“臣近来闲住府里，只是念记陛下得紧，今日既蒙召见，心中不禁为之鼓

荡，难以自己。”

李隆基令其平身，微笑道：“你在府中清闲无比？朕看未必吧。朕听说你府里来人穿梭不已，又是游方道士，又是游侠逸士，似比朕还要忙乱一些。”

张暐闻听此言，脸上不禁为之一变。他知道皇帝起事之初以结交这些人为多，如今昔日的阿瞒成了皇帝，当然不许臣下再行阴谋之举，他急忙辩解道：“臣在府中确实见了不少旧人，臣之所以如此，还是基于对陛下忠心的缘故。”

李隆基依旧微笑道：“好嘛，朕想听听你的忠心在何处。”

“臣以为，天下承平不久，此前陛下先诛韦氏，再清太平公主之党，由此积怨不少。臣所以频召故人，无非想多知道一些讯息，以为陛下耳目。”

李隆基颔首道：“嗯，朕若非知道你对朕忠心，早就要问你了。你说有要事相告，现在可以说了。”

张暐转头看了看殿内，李隆基明白其心意，说道：“高将军是无妨的。高将军，你可让其他人全部出殿。”

殿内由此仅剩下三人，张暐低声禀道：“臣有两件要紧事儿，可谓十万火急。第一件事儿，陛下起用姚崇，让所有功臣优闲自保，陛下知道这些功臣们的近况吗？”

“朕不甚了了，只知道刘幽求、钟绍京等人私下里交往甚频。朕就不明白了，你也为功臣也为闲人，为何不与他们一起扎堆儿饮酒谈说？”

“他们也数次叫过臣，然臣皆以托词却之。臣以为陛下让功臣优闲自保，其实意蕴深远，若功臣们不听圣言继续扎堆儿，那就是失了自保之道。”

李隆基颔首，目视高力士道：“刘幽求他们博闻识见，哪一个不比张暐强？奈何如此浅显的道理，他们愣是弄不明白。”

张暐躬身道：“陛下，他们不明白也就罢了，更为可恨的是他们不

念圣恩，对陛下口出怨言！”

李隆基脸上变色道：“你未参与聚会，如何能知他们口吐怨言？”

“臣知道他们经常聚会，由此就上了心。陛下知道，臣若想在刘幽求宅中安插耳目，那是不用大费力气的。”张暐此后将刘幽求他们的对话一五一十复述出来，李隆基听至大半，心中已然震怒，遂拍案呼道：“高将军，速传姚崇过来！”

高力士离殿后，李隆基脸色稍和，说道：“张卿，这件事儿就不用说了。第二件是什么事儿？”

张暐放下刘幽求等人的话题，脸色变得更加凝重，说道：“陛下，此件事儿尚需时日打探，臣也是刚刚嗅出一点苗头。最近入臣府中的一些故人言道，东都洛阳那里有人放言，说陛下的皇位非为正统，这个皇位应该是李重茂的。”

当初唐中宗李显暴崩，韦皇后立李显的小儿子李重茂为皇帝。此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诛灭韦氏之党，事变结束后，太平公主从御座上将李重茂提溜下来，说道：“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如此相王李旦就成为皇帝，李隆基成为太子，李重茂被封为温王囿于内宫。李隆基与张暐皆是事变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当然知道李旦的皇帝位是靠抢夺而来的，那么李隆基的皇位由此延续而来，说到底不会令人心服。

李隆基脸上恢复平淡之色，释然道：“天下悠悠，如何能堵众人之口？他们愿意如此说，就随其去吧。”

张暐摇头道：“不然。臣感到其中有人推波助澜，显系有意为之。臣已探知一人，此人现在虽化名隐居，然有人识得其面貌，识得此人正是太平公主府典签王师虔。”

“哦，王师虔？若这些流言由王师虔所发，确实需要郑重对待。王师虔当初化名逃逸，莫非隐居在洛阳吗？”

“一月前有人在洛阳孟津见过王师虔，臣听说后暗里派人去访查，然不知所终。”

李隆基凝思片刻道：“张卿，你很好。若有王师虔出现，则其志不

小，不可小视之。此事还要继续访查，朕要好好想想此事，容后再议。”

“臣明白。”

姚崇在高力士带领下进入殿来，李隆基厉声道：“姚卿，刘幽求、钟绍京和崔日用三人不思君恩，动辄说些怨谤之言。你即日起将此三人圈禁中书省内，由你亲自查核，视实情予以发落。”

姚崇不明所以，期期艾艾说道：“臣奉旨。然此三人说话并无对证，臣当以何法审之？”

“张卿这里有人证！张卿，你速将人证带至中书省。”

姚崇此时完全明白张暐为告密者，遂躬身领旨，其目光飘过张暐的脸庞时，眼中透出一丝复杂之色来。

第五回　逐功臣再放藩王　涌暗流数探河南

姚崇当即令人将刘幽求等三人请入中书省，这三人不知何事施施然而来，很快被引入由十余名甲士看管的静室内圈禁。刘幽求见状大怒，大骂道：“姚崇何德何能？竟敢圈禁我等。你们把他叫过来，看他如何说。”

姚崇不慌不忙，令人好生看顾这三人，却不急着面见他们。到了第二日午后，他方才与卢怀慎一起进入室内。三人看到姚崇如见仇人，崔日用还算有城府，眼中虽迸出怒火并不吭声，那刘幽求和钟绍京却不客气，若非甲士阻挡，他们已然对姚崇挥拳相向了。

姚崇笑道：“诸位因圈禁于此，遂怨恨姚崇，实属正常。然诸位想一想，诸位有大功在身，我与卢侍中若非得圣上言语，敢动诸位吗？”

崔日用冷冷说道：“姚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未入中央，我们一切都好，缘何你当了中书令，我们一日不如一日了呢？”

刘幽求道：“你将我们圈禁在这里，为何不直接投入刑部大牢一了百了？”

姚崇摇摇头，叹道：“你们所犯之罪，按说入刑部大牢一点都不冤。还是圣上念着你们的功劳，方有如此仁慈之举。”

钟绍京道：“我们到底有何罪？你还是痛快说出来，不用如此藏头露尾。”

姚崇道：“卢侍中，你把那份伏辩交给他们看。唉，事情如何，你们一看便知。”

三人凑在一起观看那份伏辩，只见上面记录着三人饮宴时的场景，其何时何地，乃至三人坐在什么位置，以及三人如何对话，都记得甚为详细。三人看后，不禁如雷轰顶，心知果然闯了大祸。

刘幽求拢摄心神，强作镇定说道：“哼，这份伏辩分明是有人诬陷，显系捏造而成！”

姚崇冷笑道：“刘公，知道这份伏辩系何人所供吗？尊府里有一名仆人名刘二，刘公应该认识，他现在正在隔壁室中。”

刘幽求嘴动了动未出言语，心道原来自己府中出了内贼，那也怨不了别人。

姚崇叹道：“唉，想不到你们竟然说出这等没遮拦的言语。你们说我心狠手辣也就罢了，竟然说圣上难行仁政，这等言语若是圣上知闻，你们得罪若何？”

刘幽求道：“你不用假作慈悲。你带着卢怀慎前来，难道敢向圣上隐瞒不成？”刘幽求说出此话，表明已然有些气虚了。

姚崇道：“我如何向圣上禀报，自有分寸。今日当着大家之面，我向诸位保证，念着你们有大功在身，自当维护诸位周全。然这些事儿都是你们自行做下的，现在还没有一点悔悟之心吗？我忠言劝大家，赶快联名向圣上具结悔过，也许还有挽回的机会。”姚崇说完不想多话，即与卢怀慎一起退出室外。

刘幽求喟然长叹道：“唉，人若背时，什么人都来作对。这个刘二日常恭眉顺眼，想不到竟然有此蛇蝎之心。”

崔日用凝思片刻，决然说道：“姚公说得对，我们说此怨谤之言实

为大罪，由此诛身亦属正常。二位兄长，我们还是具结向圣上悔过吧。”

刘幽求与钟绍京点头赞同。

姚崇出了静室，便径直去见李隆基。

“事儿弄明白了？”李隆基抬头问姚崇道。

姚崇禀道：“他们现圈禁在中书省内，有仆人刘二为证，他们纵然抵赖终归无用。”

“哦？如何处置他们，你有何想法？”

“臣来觐见陛下，其实想请陛下示下。”

李隆基瞅着姚崇消瘦的身子躬立当地，恰似一只待熟的大虾米，心中不禁涌出一些笑意，遂唤道：“来人，替姚卿看座。姚卿，你坐下说吧，今后我们君臣单独相对时，不用如此拘礼。朕将这件事儿交由你处置，为何还来问朕呢？大唐有律令，你按制处置即可。”

姚崇此前费了许多时间琢磨李隆基的心思。以往遇到这种事儿，例由一名重臣召集刑部、大理寺会审，以定其罪，然此次皇帝随口让三人圈入中书省内，如此就很蹊跷。姚崇知道，若按大唐律令，他们背后怨谤皇帝，就是心怀不满，可以无限上纲斥其有不臣之心，杀头或流放都是可以的。姚崇很快明白，李隆基这样做，缘于这三人为功臣，这个举动的本身已彰显皇帝有宽恕之心。姚崇于是叹了一口气，说道：“陛下，若按律令处置，他们口出怨言实为大罪。然他们皆为功臣，其乍离要位，由此说一些幽愤之言，实属正常。”

“哼，姚卿莫非想轻轻放下吗？朕早就说过这些功臣要致力优闲自保，他们为何不明白朕的心意呢？他们确实有功劳，朕对他们封赏不少了，像刘幽求昔为一离职县尉，如今官至高位，且有国公的爵位，为何还不满足？”

“是呀，臣刚才也说他们。如此高官俸禄，为何还不知足？却偏爱聚会饮酒烂醉，进而说出一些不臣之言。这三人还算明白，当场痛哭流涕请臣代向陛下谢罪。陛下，此为三人悔过所具之结，请陛下御览。”

李隆基挥挥手，说道："他们能有此心就够了。唉，昔日功臣，一旦被囚，朕的心里也不是味道。当初流放郭元振，事后想想不免过于严厉。"

"为除乱象，陛下施行一些非常之举，是为必须。至于其中有人受挫乃至受一些委屈，其与国事相比，实属小节。陛下此后又起复郭元振，天下人皆称其善。"姚崇知道，李隆基之所以如此慎重处置功臣，其中最大的顾虑还是碍于天下人会如何说，皇帝不愿意背上鸟尽弓藏的名声。

李隆基忽然笑道："若按他们所言，你行事严厉，朕处事血腥，我们君臣二人岂不是成为暴君酷吏？朕事后想来，他们如此说也有些道理。朕欲效贞观故事，则贞观之清静抚民与宽法慎刑实为主旨，你在骊山也曾劝朕行仁政，我们这一段是否有些矫枉过正？"

姚崇摇头道："欲治乱世，须用重典，待秩序恢复，再循序渐进。陛下，欲行大事，不须顾忌他言，否则会扰乱心智。至于酷吏一节，陛下已焚《罗织经》向天下昭示，臣此次考课诸官时，又将那些有酷吏行为之人剔除班序，天下人应该知道朝廷正向仁政回归。"

"嗯，可下诏明示天下，这些有过酷吏行为之人永不叙用。姚卿，我们回归正题，你以为应该如何处置他们？"

姚崇此前心中已有定论，他揣摩李隆基如今正在恢复国运，不愿意看到这帮人待在京城评头论足，只要把他们散出京城即可，遂禀道："臣以为他们妄发怨言应予惩戒，他们可以保留爵位，每人须削实封三百户；另他们待在京城容易聚众惹是生非，须将他们散出京城，这帮人皆有才具，可任为刺史，以使他们做出一些有益之事。"

李隆基果然满意，颔首道："好吧，就按你说的办。如此一来，也顾全了我们君臣之义，很好。对了，王琚如今出外巡边，魏知古闲在京城，可参照此法令他们外任刺史，这二人的实封就不用削了。"

李隆基又道："张暐近来有要事在身，还让他任大理卿吧。"

姚崇见自己猜对了皇帝的心思，心里大为受用，然不敢溢于言表，其口称"遵旨"后，又说道："陛下，忆昔诸王在京易生乱。臣大胆以为，宁王等人虽谦逊有度，亦须防范为先。"

姚崇此话顿时牵动了李隆基的心事。如今京城里有亲兄弟四王，另有宗室诸藩王，他们作为皇室贵胄，若恃此号召力再辅以异样心肠，实为祸乱的渊薮。自己当初不过为郡王之身，且是京城中闻名的风流少年，今日不是也当了皇帝吗？他想到这里当即问道："嗯，姚卿有何想法？"

姚崇知道李隆基碍于亲情，说话不免拘束，这些话还是自己直接说出来为好，遂直言道："臣以为可使诸王散归各处，兼任诸州刺史。这个刺史仅为名分的职位，其不涉州务，实际州务可由该州长史全权署理。"

姚崇的这个提议看似简单，其实内蕴丰富。自汉朝分封诸王以来，诸王若聚在京城，他们皆有继承皇位的可能身份，若再行阴谋之事往往铸成祸乱；若将他们分封各地，他们往往画地为牢积蓄力量，成为尾大不掉之势，晁错之所以建言削藩，缘由于此。姚崇此番建言可谓结合了这个正反经验，既使诸王离京令其无法彼此联络，又不让他们掌握诸州实权以培植个人势力，由此更加稳定了皇权。

李隆基当然明白姚崇的深意，长叹一声道："如此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法子，然如此一来，兄弟们天各一方想见一面太难，有失兄弟情义呀。"

"如此并不妨碍陛下与诸王相聚呀。陛下日理万机，可让诸王轮番入京朝见陛下。臣以为，陛下相隔一段日子会见诸王，更添亲密，每季可允许两名藩王入京，也没必要让他们扎堆儿入京。"

姚崇不让诸王一起入京，自是防范他们互相交往的机会。若每三月有两名藩王入京，他们仅是单独面见皇帝叙兄弟之谊，彼此又不碰面，如此就少了许多事端。历朝规定，诸王不许私自到彼此领地会面，且诸王身边皆有皇帝的眼线环伺，他们也绝对不敢动辄出领地。

李隆基见姚崇将事儿想得如此细致，心想此人思虑此事非是一日两日了，有相如此，确实可堪大用，遂说道："好吧，就按你说的办。然藩王所任之州不得偏远，其器用之物更不得简陋。唉，想起兄弟从此远离，朕心里就不是滋味。如今兴庆宫里的花萼相辉楼正在建造，若此楼建成，却无兄弟聚欢，岂非憾事？"

姚崇心里暗笑，心想皇帝名为阿瞒，确实传神。他此时不敢有任何

不豫之色，急忙答道："花萼相辉楼须两年后建成，那时天下安澜，陛下若思念兄弟，将他们全部召回京城，可谓相宜了。"

君臣二人在这里谈谈说说，将功臣与藩王放为外任之事定了下来。李隆基心中满意，脸上不禁有了不少笑意，遂扬起案上的一道奏章道："姚卿，这个新任汴州刺史倪若水挺好嘛。其到任后看到宫人捕奇鸟过汴州，遂上此谏章。其中言道：'农方田，妇方蚕，以此时捕奇禽怪羽为园筑之玩，自江、岭而南，达京师，水舟陆运，所饲鱼虫、稻粱，道理之言，不以贱人贵鸟望陛下邪？'哈哈，他竟然敢说朕贱人贵鸟，此人颇有胆量。"

姚崇笑而不答。

李隆基接着道："朕闻过即改，已令宫中悉放禽鸟，今后不许再采。朕还下诏褒美倪若水，赐帛四十段以为奖赏。"

姚崇拱手祝道："陛下如此，实为天下之福。"

李隆基道："看来这京官、外官交相任职一事，还是做对了。以往外官，谁人能有倪若水的见识和胆量？"

姚崇笑道："这倪若水实在有趣得很呀，他根本不想离京为官。臣听说某日他与班景倩饯行，竟然追着其马后尘土跑了很远，还说班景倩马后扬起的尘土为'仙尘'。"

李隆基闻言，不禁为之莞尔。

刘幽求三人在室内度日如年。虽每到用膳时候，有人会送来丰盛的菜食，然他们难以下咽，心中忐忑不安，不知皇帝会如何处置他们。

钟绍京叹道："所谓祸从口出，看来不假。当初我们若安坐家中，哪会有今日的横祸？"

崔日用道："若此次事平后，我们千万不敢动辄聚会，如此就可少了不少麻烦。"

刘幽求冷笑道："你们以为缩头避祸就能求安吗？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有些时候，你想躲也躲不开的。譬如那个刘二入我府时，我们尚未说出此话，人家早就存心了，你能够防范吗？"

钟绍京见刘幽求的声音较大，急忙挥手制止，说道："刘兄，小心隔墙有耳。"

刘幽求摇摇头，叹道："唉，我们还是有些想不开呀。古往今来，被冤死者又有多少人？我们爵至国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看来人心不足，实在难抑啊！"

崔日用深知刘幽求此时的心态，笑道："是啊，刘兄所言甚是。当初陛下为临淄王时，刘兄毅然相投，刘兄不过为一离职县尉，今日有此富贵，实属不易了。"

刘幽求听来不甚舒服，反唇相讥道："是啊，我那时的确寒微。你当时已官至侍郎，又得宗楚客的信赖，为何要反戈一击呢？"

钟绍京毕竟为厚道之人，看到二人在这里争竞，劝道："罢了，我们同处一室，应该同病相怜，那些没来由的话，最好别说了。唉，不知道圣上到底如何想？他应该念及旧情啊。"

刘幽求听到"旧情"二字，张嘴欲言，又使劲儿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室中三人中，以刘幽求的仕宦之心最著。当初他被贬为流人的时候，因为心中有李隆基可能真正掌权的希冀，所以坚持如恒。待他成为尚书左仆射的时候，自认为上蒙圣恩，正该踌躇满志大展拳脚。孰料皇帝瞧中了姚崇，反把这帮功臣变为闲职，刘幽求不甘心就此退出朝政前台，心中的郁忿日甚一日，其怨怼之情要甚于他人。他此时虽不言，未出口的话儿却是充满怨毒："旧情是什么？唯有势弱者方念旧情！"

三人如此待到了第三日的午后，姚崇此后再也未入此室，三人被甲士严加看管，难出室外一步，愈觉时光难熬。他们一开始还彼此说话，到了后来，三人各处一角，眼光呆望屋顶，各自想着心事。

门此时被打开，一人手执锦绢迈入室内。来人姓冯名昂，时任中书舍人，其入室后即呼道："刘幽求、钟绍京、崔日用接旨。"

李隆基的圣旨中深责他们不该恃功妄言，削实封三百户以为惩罚，另授刘幽求为睦州刺史、钟绍京为果州刺史、崔日用为常州刺史。

三人跪接圣旨时，听到王琚被授为泽州刺史，魏知古被授为汝州刺

史，相顾探询，不知为何将此二人攀扯进来。

冯昂宣读毕，转身令甲士撤走，然后道："下官恭贺三位大人去厄逢喜。三位大人请回吧，明日离开京城即可。"

三人起身，刘幽求问道："姚崇和卢怀慎呢？他们将我等圈禁数日，为何不来？"

冯昂道："姚大人和卢大人有事抽不开身，遂令下官来宣旨。"

刘幽求道："哼，只怕他们没脸见我们。"

钟绍京见刘幽求摆谱，心想现在在人屋檐下，焉能不低头？遂扯了刘幽求一把，不许他再乱讲。

冯昂知道事情的始末，小心说道："三位大人的这一场事儿，朝野皆知。圣上雷霆震怒，姚大人和卢大人在圣上面前替大人们求了不少情，方有如此结果。三位大人，请回吧。"

三人结伴走出了中书省，崔日用拱手说道："二位兄长，我们遭此大祸，看来圣上还是念及旧情因而轻罚，我们应当心存感激。我们明日就要天各一方，愚弟祝二兄一路平安。"

刘幽求说道："对，我们还是走远一些最好。我奉劝二位一句，今日别后勿复见面，明日悄悄及早离京。我想过了，我们此前得罪的人不少，我们遇难之时他们最爱落井下石。唉，早点走吧，早点离开他们的视线方为上策。"

钟绍京赞许此言，三人遂拱手相别。

孟津县居于洛阳之北、黄河之南，北邙山东西绵延，由此成为洛阳与孟津的分界线。秦汉以来，识风水者认为北邙山虎踞龙盘，有王者之气，由此许多达官贵人皆选北邙山为家族墓穴，遂使北邙山遍布陵墓，渐有"葬在北邙"之说。东汉光武帝刘秀也瞧中了孟津铁榭的风水，这里黄河环抱，地势开阔，相传为"河图"出现的地方，刘秀即以铁榭黄河边为陵，此后东汉皇族及重臣也随葬在这里。

自刘秀陵向东十余里，这里相传为河图出现的地方，约在西汉时候在此修房为纪，四周遍植的柏树已森然成林。每至初春时候，洛阳城中

之人往往结伴来此游春，兼而凭吊古迹。是日午时，三人三马来到此古迹前，领头身穿白衫者背手进入院内。他从甬道上慢慢行至中堂，凝神观望堂中的伏羲及龙马塑像。

相传伏羲氏教民结绳为网以渔，并养蓄家畜，由此祥瑞迭兴，天授神物。某日天气景明，伏羲氏行到此处，就见一只龙背马身的神兽，其生有双翼，高八尺五寸，身披龙鳞，在黄河中凌波踏水，然后进入黄河之中。伏羲氏看到其背负图点，遂用心记之并依之画出，此即为“河图”。伏羲氏依河图演成八卦，成为《周易》的来源。

白衣人想到这些故事，心中顿时肃穆万分，遂虔诚地伏地叩拜。其叩拜完毕，起身退出堂外，然后背负双手向堂后柏树林行走。看来此人游兴甚健，初春的阳光透过柏树丛照在其脸上，其脸色显得安详且从容。

此时西北角忽然闪出一名褐衣之人，趋步慢慢向白衣人靠近，到了近前躬身行礼道：“立节王近来安好？”

白衣人顿时一惊，凝目观看后方才识出来人，惊道：“哦，原来是王典签！你事变之后再无音讯，不料还在世上。”

这名白衣人即是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了。当初太平公主一家多被李隆基斩杀，李隆基鉴于薛崇简平时劝诫母亲，因而免其死罪，官爵如故。李隆基另赐薛崇简李姓，赐名延昌，令其到东都洛阳居住。

褐衣人即是昔日太平公主府典签王师虔，其闻言叹道：“唉，当初公主与我逃往山中，数日后公主欲返回，我苦劝其不可回府，奈何公主不听。我当时与公主辞别后，至今隐姓埋名。”

“圣上待我们还算宽宏。你不如找圣上请罪，他定会念及旧情，许是能宽赦你，如此强似隐姓埋名。”若追根溯源，李隆基当初与太平公主联手反韦，薛崇简与王师虔其实为他们的联络者，因此亦算有功。

王师虔摇摇头道：“阿瞒不会轻饶我。当初我帮公主办的那些事儿，他肯定不会轻易忘怀。”

“你如此颠沛流离，焉能长久？”

王师虔沉默片刻，继而又摇摇头道："立节王，我知你生性敦厚，待人善良。可是呀，人心百态，你始终以己心度他腹，能够得到回报吗？我知道，阿瞒这次饶你不杀，天下人由此皆说皇帝宽宏，然人家能对你没有戒心吗？我知你今日来此游玩，方悄悄来会，所以如此，缘于你府中不会少了朝廷的耳目。若让我过如此胆战心惊的日子，我宁可死了。"

薛崇简叹道："唉，我岂能不知？然大势如此，又有何法？你今日其实不该见我，若我府中果然有朝廷耳目，他们知悉我们会面，对我们都不好。"

王师虔笑道："请立节王放心，我并非一人在此，早为之有了诸般防范。"

"你今日见我到底有何事？"

王师虔慨然道："公主被阿瞒逼死，公主家人多被诛戮，立节王心中难道没有想法吗？我受公主大恩，每念至此，心如刀割！立节王，当初阿瞒欲举事，你我也出了不少力气，他如此寡恩情绝，若依旧忍声吞气，与行尸走肉有何区别？"

"寡恩情绝？王兄，为君者若不心硬如铁，焉能树立权威？郭元振有拥立之功，结果被废为流人，乃至气绝；刘幽求、钟绍京、崔日用、王琚和魏知古居功至伟，一样被逐出京城。唉，人世险恶，若能平安度日，我心足矣。"

"你想平安度日，然事儿偏偏还会找到你，当如何处之呢？"

薛崇简仔细想了想，觉得确实无计可施，喃喃说道："哦，也只有顺势而为了。王典签，你现在缺少钱物吗？"

"公主恩典，赏了我不少钱物，当时侥幸带了出来，如今花费还算宽裕。"

"前面的路还远着哩，不可大手大脚。我现在毕竟还有俸禄，你若有需要的时候可派人来取。"

"谢立节王关心。"

“如此，你就早点走吧。这里虽为僻静之处，也保不准有朝廷的眼线。你今后若无特别的事儿，就不要再来见我了。唉，前路漫漫，我们各自珍重吧。”

王师虔见薛崇简下了逐客令，遂躬身道：“如此，属下就告辞了。我今日之所以来密会立节王，实为去思之意。属下告退。”其实王师虔今日本来有许多话要对薛崇简讲，然看到薛崇简如此小心怕事，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薛崇简目送王师虔闪入后墙豁口处，心中多了许多感叹，最后唯有长叹一声，无心再在院内信步，遂转身出外。

张暐被授为大理卿，其将衙内事务赋予大理少卿班景倩署理，自己则带领一班人来到洛阳。其启程之前，先入宫内与李隆基密谈一番，则此行实为李隆基指使。

洛阳较之长安暖和一些，郊外已是一片深绿，城内的牡丹园内万朵牡丹含苞欲放，间或有数枝早开者已然绽开花瓣。张暐一帮人到洛阳后却没有观赏雅兴，他们并不知会当地官署，包下了城西边的一处旅舍，然后深居浅出。

那日张暐与李隆基密谈之时，张暐禀道：“陛下，臣这些日子细细想了。如今京城内外流言纷起，这王师虔实为紧要人物。他在孟津出现，其背后是否有李延昌的影子呢？”

“李延昌？”李隆基一时想不起此人为谁。

“就是薛崇简了。”

“哦，是了，薛崇简现在一直在东都居住。王师虔既在洛阳附近出现，按理会与薛崇简见面。”

“是呀，臣也是这样想。陛下，欲除祸乱须斩草除根，如温王与薛崇简等人留在世上，实为祸乱的渊薮。臣以为，干脆将这一干人统统抓了，他们定会供出王师虔的踪迹，则流言可不攻自破。”

李隆基哂道：“朕授你为大理卿，非是让你如来俊臣、周兴那样使用酷吏手段。使用严刑逼供的法儿固然简单可行，其实为无能。朕答应

过姚崇，今后须行仁政。你若如此为朕添乱，这个大理卿最好别干了。”

李隆基昔为郡王时，张暐可以与他言笑无忌，然近时以来，张暐每每见到李隆基，出言时考虑再三，可谓小心翼翼。他现在见皇帝不喜，心中顿时大为惊恐，急忙躬身谢罪：“陛下，臣错了。”

李隆基道：“朕说过要依贞观故事行事，如此须行正大光明之举，若行鬼蜮之法，朕如何面对天下百姓？你说王师虔可能密会薛崇简，那是可以访一访的，若他们见面仅叙故人之谊，未搞阴谋诡计，天下之大，难道就容不下一个薛崇简吗？”

张暐知道李隆基以阴谋诡计起家，如今偏要正大光明治国，天下之人当然有疑惑。然皇帝既然如此说，自己当然要照常执行。为了找到王师虔，且拿到王师虔与薛崇简勾结密谋的证据，张暐决定带人到洛阳悄悄坐探。

他派人住在薛崇简住宅周围监视，然十数日过去，这里毫无动静。薛崇简实为一名淡泊无欲之人，其遭此大变，深知少事避祸的道理，日常多待在宅中，极少与外人交往。张暐这日得知薛崇简要到孟津踏青，除派人尾随外，另提前在薛崇简沿途可能停留之处布点设人。这些人临行之前，张暐召见他们时恶狠狠地说道：“都给我瞧仔细了！凡薛崇简今日接触到的器物和人物，你们眼睛不可眨巴一下。若瞧失了什么，我定会打断你们的狗腿！”

这日暮色之时，出外跟踪的人们回到旅舍，他们逐个向张暐禀报当日目视情况。当有人提到薛崇简在院内与褐衣人交谈的时候，张暐仔细问了褐衣人的身材及长相，然后说道：“此人正是王师虔。”当初王师虔与李隆基的友人混得厮熟，张暐当然能识出。

张暐急问道：“我让你们熟识王师虔的相貌，怎么让他跑了？”

这名下属回答道：“属下当时为防薛崇简发现，隔着墙缝儿向里张望，因离得较远，无法确认。”

张暐的脸色顿时拉了下来，追问道：“后来呢？”

“那王师虔与薛崇简说了一会儿话，即闪出后墙豁口逸出墙外，我

等过去查看之时，王师虔已与数人驱马北去。”

“他们到了何处？”

“属下等人追到黄河边，就见他们连人带马皆登到一艘船上，然后顺流而下已漂出数里之外，不知所踪。”

张暐大怒，上前一拳抡倒此人，骂道：“蠢猪才会办出如此事儿！来人，把他的狗腿给我打断了，明早再治，让他好好疼上一夜，以示罚戒。”

数人上来将此人拖至院内，很快，只听一声闷响，就听哀号声顿起。

其他属下见状心里寒怕，只好躬身立在室内不敢吭声。张暐背手绕室踱步，边走边自言自语道：“他向东去了，到底要到何处呢？”其转身又问道，“从孟津到汴州，其间有多少渡口？”

有人怯怯答道：“大的有六个，因多条河流与黄河相连，其若驶往支流，可登舟处不计其数。”

张暐怒火更盛，骂道：“混蛋，你不是白说吗？”

众人看到主人火气很大，不敢再吭声，生怕再触霉头。

张暐思来想去，觉得天下之大，若自己如此悄悄暗访王师虔，如同大海捞针一样。第二日，数拨快马从旅舍驰出，座上之人皆身带王师虔面孔图样，张暐让邻近诸州刺史协查王师虔。待赴各州人员出发后，其又招徕数人面授机宜。顷年以来，张暐素爱结交所谓的游侠及游方之人，已然积聚了相当广的人脉关系。这些人行踪隐秘，然耳目甚广，其探知讯息远比公门中人迅疾。

如此过了数日，张暐坐镇洛阳，发现薛崇简宅中无外人来往，前去知会周边诸州的属下也没有令人振奋的讯息传回，如此张暐渐渐有些焦躁，其心火很盛，动辄骂人，吓得下属不敢靠近。

这日晚间，一骑自长安方向奔来，此人正是张暐散出去的游侠王勇。他见了张暐禀报，言说有人在渭河边上看到王师虔弃舟登上北岸，张暐急问道：“他登上了北岸，又到了哪里？”

王勇道："是时暮色已浓，其跨上马背即不知所踪。"

"不会看错吧？"

"王师虔在长安旧城时，他们已然盯上，然后跟到渭河边，不会看错。"

张暐疑惑道："不对呀，那日王师虔若顺流而下，他哪儿有时间又出现在长安郊外，他莫非生了飞毛腿不成？再说了，他知道京城风紧，识得他的人甚多，他跑到京城去又想干什么？"

话说申王李沩被授为豳州刺史，其临行前求见李隆基，央求道："陛下，臣府中的录事闫楚归随臣多年，可谓踏踏实实，臣此次远行，其也随行。臣想请陛下将其改授为申王府参军，可否？"

申王府录事的官秩为九品，若改授为参军，则升为七品官。

李隆基此时心中忽然涌出柔情，眼前的这个二哥系父皇与一名柳氏宫女所生。其降生之时，则天皇后认为其出身低贱欲除之，就向身边的一名高僧万回征求意见。万回慈悲心肠，有心存活此子之命，他闭目沉默半天，然后郑重向则天皇后建言道："此子虽母贱，然其为西方柳树神托生，将来定能相宜兄弟。"由于高僧的这句话，李沩方才存活下来。李沩长大后得知这段故事，知道自己母亲与其他兄弟的名门母亲相比确实差距甚大，遂谦逊为人，遇事退让为主。李隆基当了皇帝，以这位兄长开口相求最少，如今他即当远行，开口央求这样一件小事，李隆基当然满口答应。

皇帝署理的授任敕令到了中书省，既然为圣旨，中书省知会尚书省后即可生效。姚崇见了此敕文，心中大震，他推开手边的一切事务，然后袖了此敕文，径直入宫求见皇帝。

李隆基闻报姚崇欲觐见，心中甚为妥帖。上次姚崇禀报郎官之授任，李隆基故意不睬他。姚崇得高力士传话，明白了皇帝让自己在所辖范围内大胆施政的苦心。从那时开始，姚崇大刀阔斧，施政雷厉风行，政务由此井然有序。姚崇如此一人之下，在官员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卢怀慎虽为门下省侍中，却不能与姚崇平起平坐，成为姚崇施政的第一执行者，难有自己的声音。京官私下议论，卢怀慎如此唯唯诺诺，世所堪

有，私下称其为“伴食宰相”。如此名号实为讥讽卢怀慎，好在卢怀慎以尽本分理政为要，对这些风言风语不以为意。李隆基闻之，认为自己设置一正一副宰相正为此意。多次暗赞自己选人的眼光甚准，不免扬扬得意。

姚崇入内施礼毕，从袖中取出那道敕文，禀道：“陛下，臣见到此文，以为不妥，请陛下收回此文。”

李隆基笑道：“朕署理此文时也知不妥，然此为申王开口求恳，其即当远行，朕若驳回，岂不是失了兄弟之义？”

“陛下顾全了兄弟之义，就违了国家法度。臣为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罢‘斜封官’；又得陛下旨意，严格考课诠选程序。今陛下成全申王之请，绕过两省吏部诸制而直接署理，与‘斜封官’并无二致；且陛下说过郎官以下，由臣主之，不用向陛下禀报。总而言之，还请陛下收回此文。”

李隆基心中苦笑，其绝顶聪明，当然明白此事的是非曲直。他此时心里感叹道，看来想做一个好皇帝，首要者要抑制己欲，不能为所欲为。如眼前的这件小事儿自己办不成，肯定会得兄弟的耻笑；若再将所发敕文收回，岂不是更驳皇帝颜面？

然姚崇如此直言相抗，其考虑的并非自己的颜面和权力，而是国家大计！李隆基一霎时心间晃过了这些想法，很快就有了定论，爽快答道：“也罢，就收回此文，按朝廷法度办！”

姚崇躬身谢道：“陛下能准臣下之请，实为国家之幸。”

李隆基笑道：“罢了，恭维之言就少说一些吧。朕即国家，你帮朕办事儿，哪儿有谢朕的道理？唉，申王那里，免不了还需朕好言抚慰一番。”姚崇见此事办成，本想辞出，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儿，又问道：“陛下，大理卿张暐不在衙内视事，如今不知在何处，陛下知否？”

李隆基颔首道：“此为朕的不是。张暐出外，实替朕办一件要紧事儿。大理寺可由班景倩代为署理，你就不要再问张暐的去向了。”

姚崇知道事情的进止之道，皇帝不许自己问询张暐的去向，自己自当闭口不问。他此时不多废话，躬身行礼意欲退出。

李隆基不许他退出，招手令其就座，说道："姚卿，你与其他数位大臣皆上书谈及储位之事。朕起初想到，这些皇子皆幼，可缓上数年再说。然又想国家草创阶段，诸事皆需万全，看来这储位之事也不可小视。"

"陛下所言甚是。如今为保皇权，使功臣、诸王外任，而储位事关国家大局，若虚悬太久，易生祸乱。皇子们固然年幼，若选定太子，既可定盘大局，使外人少有觊觎之心；且陛下可为太子选好辅教之人，以利长期培养。臣等之所以切言此事，缘由于此。"

"嗯，以卿观之，哪位皇子可堪为嗣？"

姚崇知道面前的这位皇帝精明无比，他虽问询，心中恐怕早已拿定了主意。然储君废立向为国家大事，皇帝每事必征求宰臣意见。姚崇略微沉吟片刻，即说道："自古以来按制立嫡长者为储，今王皇后无子，按例应该立皇长子为嗣。然皇长子……"姚崇说到这里，欲言又止。

李隆基精力旺盛，虽宠爱赵丽妃，犹爱临幸后宫其他颜色。是时已生有九个儿子（其中二子早夭），十一个女儿。诸皇子中，长子李琮及第六子李琬由刘华妃所生，次子李瑛由赵丽妃所生，三子李享由杨淑妃所生，钱妃生四子李琰，皇甫德仪生五子李瑶，刘才人生八子李琚，第七子和第九子早夭。

李隆基示意姚崇说下去。

姚崇接着说道："皇长子聪明伶俐，那是不用说的。然他幼年时曾跌伤左腿，由此落了残疾，若他为储君，是不是有碍大国风仪呢？"姚崇如此说，其指向已然非常明白。既然皇长子腿有残疾不宜为储君，那么再向下排定，即是赵丽妃所生的皇次子李瑛了。

李隆基最早娶了王皇后和刘华妃，这二人系出身于名门望族，其嫁入皇室自是需要一番挑选的。奈何李隆基新婚之初新奇过后，对此二女归于平静。想是李隆基生性活泼，不喜欢中规中矩的大家之女，却对潞州偶遇的歌女赵敏喜爱有加，且一直专宠至今。姚崇如此说话也是揣透了李隆基的心思：所谓母以子贵不假，然子以母显也有道理；李隆基如今专宠赵丽妃，当然乐于立其子为储。

李隆基闻言脸上十分平静，颔首道："卿所言甚有道理，琮儿腿有

残疾，殊为可惜。”

姚崇道：“此为臣片面之言，请陛下慎思，也请陛下征询宗室及其他重臣意见。”

“宗室是要问的，大臣嘛，朕再问问卢卿。此事未定之前，不宜人人皆知，如此宜惹事端。”

姚崇当然明白事情的轻重，说道：“请陛下放心，臣定会守口如瓶。”

李隆基答应了一声，准许姚崇退出。

第六回　固边疆皇帝忧心　灭蝗虫姚崇发力

郭虔权被授为营州大都督兼幽州大都督之后，一改宋璟固守幽州的办法，采取步步为营的法子，第一步先将营州都督治所从渔阳移到榆关，以此挡住契丹人向关内进犯。

榆关北倚燕山余脉，东南濒临大海，中间只有一条相对狭窄的通道与东北境相连。汉时因此地势险要，又为连接东北境与中原地区的咽喉要道，因在此地设关；隋朝开皇年间在此地设城，称之为榆关镇。

郭虔权领兵来此，就见榆关镇经契丹人与奚人数度抢掠之后，已经破败无比，镇上人口早已四处逃亡杳无人烟。郭虔权见状叹道：“这个赵良翊实在该杀百遍，大唐的千里疆土因为其失败而尽弃之，实乃千古罪人”，他回视众将道，“圣上授我为营州大都督，如今营州为契丹人盘踞，我若困守在此，岂不是名不副实？”

众将士明白，大都督如此说话，自是想将自己的治所挪到营州去。然契丹人与奚人的马快刀利，此前唐军与其交战败绩者多，眼前的这点人马能行吗？

这时，一名英俊壮硕之人排众而出，观其服色为别将之服，其年龄不足二十。他走到郭虔权面前拱手道：“都督大人，其实契丹人与奚人不足为患，此前与其对阵之人囿于捉对厮杀，或者固守城池，如此就扬其长守己短，遂使困窘如此。”

此人名叫张守珪，系陕州人氏。众将知道，郭都督平素非常喜爱此人，他今日敢超越上官当众说话，正是缘于都督青眼有加。郭虔权闻言果然露出笑容，说道："好呀，说说你的见解。"

张守珪道："当初突厥汗国何其强大，其最后之所以四分五裂，内力使然。太宗皇帝登基之时，颉利可汗兵逼京城，太宗皇帝当时在渭河便桥与其盟约，虽有国家亟需休养生息的考虑，也有静观其变的打算。后来东突厥果然内乱，李靖方能仅带万骑捣其巢穴。"

郭虔权颔首道："嗯，孺子可教！然眼前之势，我们万不可退后一步。"

张守珪道："都督所言极是，我们若再后退一步，圣上定为不喜。末将的意思是，今后不仅要与契丹人和奚人排阵交战，示之以强势，更要采取怀柔的方式分离其内部，如此方能事半功倍。"

郭虔权大喜，说道："不错，就是这样。张守珪，你有胆量仅带随从数人，深入契丹人的地盘内谋取分离之道吗？"

张守珪躬身道："末将愿行。数人一起行动，目标太大，末将一人前行足矣。"

郭虔权赞道："好哇，有胆量！男儿少壮，自当建功立业，守珪，你此行有成，本都督定会有赏。"

李隆基当了皇帝之后，为求北境安宁，答应了突厥默啜的求婚请求。默啜为了与大唐宗室联姻，确实费了不少心机。则天皇后时，默啜要求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室，则天皇后派出武延秀前去成婚，不料默啜认可李氏皇脉，认为武家为小姓，如此通婚实为则天皇后敷衍自己，遂扣下武延秀，提兵再犯唐境。然大唐国势非复初创之时，今日突厥也非昔日突厥汗国，默啜深知以己之力难与大唐相抗，其来犯境无非虚晃一枪造势而已。此后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败，默啜把握火候，又适时提出自己的儿子求娶大唐公主的事儿。

看到皇帝答应求婚，默啜大为高兴，就静等婚期。谁知左等右等，哪儿有公主的影儿？默啜此时明白皇帝虽口头答应，内里并不情愿。他于是故技重施，提兵杀奔朔方道，意欲逼近京师，逼迫皇帝早早将公主送过来。

李隆基闻听此讯没有惊慌之色，反而淡定处之。他知道默啜现在虽为突厥最强势者，手下无非有数万马兵，其可以旋风般到边境抢掠一阵，断不敢深入大唐腹地。且边境有重将镇守，默啜也难以逾越。骊山讲武之后，解琬依旧任朔方道大总管，李隆基另授薛讷为北庭都护府都护，突厥若犯境定从此二地进入，李隆基对此二人很放心。

此后，李隆基下诏痛斥了默啜一番，并绝其婚事。

姚崇这日又接报，言说突厥默啜兴兵侵扰，那边的吐蕃也在蠢蠢欲动。他接报后忧心忡忡，遂疾步入宫求见李隆基。

李隆基闻言，不禁叹道："唉，我国这些年来忙于内耗，遂使这些夷狄轻视于我。吐蕃连年内耗势衰，因请求申宗皇帝和亲，金城公主因而远嫁高原。现在突厥稍一动弹，吐蕃即想与之呼应。和亲能致两国修好吗？朕看不能！朕此次绝突厥婚事，缘由于此！姚卿，朕当时答应你三十年内不寻求开疆拓土，如今人家欺负到门上了，你看应该如何处之？"

姚崇坚定地说道："当然以牙还牙，御之于国门之外！陛下，臣今日求见，缘于有些忧心。"

"嗯，你说吧。"

"默啜现在兵犯朔方，解琬久在朔方经营，默啜肯定会无功而返。然默啜老奸巨猾，他不会善罢甘休，万一他在朔方虚晃一枪后再杀向北庭，薛讷能够应付得了吗？"

李隆基明白姚崇实为文武全才之人，他的眼光是不会错的。薛讷初到北庭都护府，没有在西域经营的经验，若默啜来攻，南面的吐蕃再来凑热闹，薛讷马上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李隆基沉思片刻，然后决然道："所谓锋自磨砺出，良将也须磨难，薛讷能否支撑西域局面，就看他此一遭了。"

"陛下，万一薛讷受挫，则西域之路顿时塞绝，陛下须早做打算！""以卿之意，当何处之？"

"西域各方势力盘根错节，郭元振昔日之所以能守稳西域，缘于他并不一味与敌方对攻，善于发现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利制衡。薛讷

久在京畿范围驻守，此一节实为短板。臣以为，郭虔权若驻守北庭，效果更好。”

“唉，此一时彼一时也。当时西域安静，东北境困窘，所以调郭虔权去对付契丹人。再说了，若依卿所言，北庭那里许是有战事，现在出征调郭虔权，毕竟有些迟了。”

姚崇不再坚持，说道：“如此，还要早做防范。臣以为即日起从关中征调五万兵马，西出阳关屯于瓜州以为后援。”

李隆基同意此议，令姚崇速速去办，转而又道：“姚卿，看来这府兵制有点不合时宜了。关中府兵一枝独强，征调四方时既费时日，又费钱粮，不如今后在紧要边疆处屯兵多一些，如此可免了这些麻烦。”

姚崇摇头道：“陛下不可。人心最难把握，若边将拥兵自重，极易生乱。府兵制之所以形成，就是为确保皇权而设，征调时虽多了一些忙乱，然与滋生大乱相比，毕竟为小节。臣以为，边疆之事以府兵为主，适当辅以屯兵，最为至要。”

李隆基笑道：“朕也就是说说而已，姚卿不须认真。”

姚崇也不以为意，躬身告退。

去岁冬天雨雪不多，由此春日时田亩干涸者多，百姓忙于引水浇灌虽有成效，然是年收成减产已成定局。当夏日早早而来时，一场巨灾又突袭而至。

先是山东最早发现了蝗虫，继而河南河北等地也有蝗虫出现，随后，各地发现蝗虫的奏报如雪片般报往中书省。

李隆基阅此奏报，心中不由得十分沉重，遂对姚崇说道：“姚卿，看来上天确实想考验朕！朕说过依贞观故事行事，遥想贞观初年天降大旱，又生蝗灾，如此灾异何其相似啊！”

姚崇鼓励道：“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陛下欲成盛世，这‘苦其心智’一节是断断免不了的。”

李隆基道：“昔太宗皇帝为抑蝗灾，取蝗吞入腹中，说道‘人以谷为

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姚卿，若此法有用，朕愿效之。”

姚崇笑道：“太宗皇帝心忧百姓，陛下可效此心。然天地间蝗虫无数，陛下仅吞数枚，焉能止之？”

“姚卿以为，当用何法止之呢？”

姚崇决然道：“臣想好了，当以人力全力捕杀，然后坑而焚之！”

李隆基脸色大变，说道：“此法不可！朕为天子，想是上天认为朕德行有亏，以蝗示朕，若以人力捕杀，即是大违天意，此法万万不可。”

姚崇道：“想是陛下未见过蝗灾之利害，蝗虫起落时黑压压遮天蔽日，其落入田间，禾苗俱毁，若听之任之，今岁定会颗粒无收，难道陛下忍见百姓断粮而亡吗？”

是时人们往往畏惧上天，李隆基也不能免俗，蝗虫与百姓争食，顿时令李隆基陷入两难的境地。在他的思想中，一面是天意的恐惧，另一面则是百姓的饥馁，两者都不可得罪，心中矛盾万分。

姚崇又追问了一句：“陛下欲依贞观故事行事，太宗皇帝贞观之初与民清静，然百姓若无口粮活命，焉能清静？”

李隆基眼珠一转，说道：“当初太宗皇帝吞蝗数枚，令蝗虫感知太宗皇帝的诚意果然退去。也罢，朕即时起驾河南，也前去吞蝗数枚，以息蝗灾吧。”

姚崇心里大急，心想贞观之初仅关中之地出现蝗灾，范围既小，地方官又督促百姓就地捕杀，方免大灾，若说太宗皇帝仅吞蝗数枚就能免灾，实为鬼话！遂着急说道：“陛下，如今山东河南等地蝗虫铺天盖地，若不用人力大肆捕杀，难遏蝗灾之势。陛下去河南就不必了，只要陛下允微臣全力捕杀即可。”

李隆基摇头道：“不可，此为天意，朕若允卿去处置，即是得罪了上天。朕若逆势而动，上天说不定会降下更大的灾异。”姚崇此时脑中灵光一闪，再观李隆基的神色，已明晓李隆基的真实心意。心想皇帝不

愿得罪上天，也不愿百姓无口粮，那么只有将皇帝置身度外，方能解眼前的难题。他故意沉思片刻，然后庄重地说道："陛下曾经说过，宰相辖内的事体，由臣等全权处置。眼前的蝗灾事宜，臣不该向陛下禀报，臣自行处置即可。若有错谬，则上天与陛下罚臣即可。"

李隆基眼中透出笑意，说道："是呀，应该这样。譬如上次授郎官的事儿，此为你等辖内的事体，朕绝对不插嘴。若事儿办得很妥当，此为你等应尽的本分；若徇私枉法，朕还是会过问的。"

姚崇躬身道："如此，臣即回中书省拟发牒文，不用再请诏敕。"唐制规定，皇帝发文名为诏敕，而宰相发文则为牒文。

李隆基收起笑容，准其退出。

姚崇回到中书省，即召来中书舍人令其速拟牒文，其内容为各州县即时起全力捕杀蝗虫，然后焚而坑之，务使蝗虫绝迹。牒文中还特别强调，年底对官吏考课之时，灭蝗的程度将作为考绩的一项重要标准。

牒文尚未发出，"伴食宰相"卢怀慎见到此文，遂三脚并成两步来到姚崇面前，连声说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姚崇知道卢怀慎虔信佛学，其生活清俭，家徒四壁。家人所过的日子实在寒苦，缘于他乐善好施，将所得俸禄多散于故人亲戚。姚崇平素对他的这种行为颇为敬重，另一方面也有些不屑，多次劝诫过他："卢兄，你的妻子毕竟为宰相家人，他们如此过着叫花子的日子，岂不是有碍官体？你有俸禄，当然可以周济他人，首要者应该让家人过好日子。"

卢怀慎拱手却道："此为我的家事，请姚相勿虑。"

姚崇只好大摇其头。

姚崇看到今日的卢怀慎大异常态，心知其定是心伤灭蝗，动了佛家的恻隐之心，遂明知故问道："卢兄，何故为此态？谁又有罪过了？"

卢怀慎大声道："那些蝗虫虽小，也为生灵。姚相此牒文一出，天下生灵涂炭，实为天大的罪过呀。"

姚崇知道，如此谦逊的人儿若较起真来，不是三言两句就能打发过

去的。他就在那里斟章酌句道："卢兄饱读诗书，当知古时典故。《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帝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则蝗虫实为蟊贼也，若不除之，则殃及百姓。"

卢怀慎大声道："姚相此说，实为强词夺理。每只蝗虫皆为一条命啊，如今天下的蝗虫，何止亿兆？若如此捕杀，罪过比天还大，罪孽深重啊。"

姚崇仰头沉思片刻，然后森然道："卢兄深谙佛理，当知人为何物？""这还用说？人为万物之灵。"

"对呀，佛祖最悯人间苦难。你我为大唐宰臣，其下有数千万庶民，若蝗不除，则今年冬春之时，百姓无粮可食，天下定将饿殍满地。若此景出现，你能够安心去拜佛祖吗？"

卢怀慎一时语塞，说道："百姓可悯，然蝗虫也为生灵啊！"

"好哇，一边是蝗虫不可杀，一边是百姓需要口粮，卢兄现为大唐的宰臣，首要者应该面对天下的子民，我问你，此事由你来办，当如何处？"

卢怀慎喃喃道："姚相为中书令，当然由姚相拿主意。"

"对呀，这件事儿你到底管不管？"

卢怀慎确实犯了难，若管此事，则百姓与蝗虫肯定会去一端，如此大违佛家慈悲心肠；若不管此事，自己又为宰臣，如何说得出口呢？

姚崇看到卢怀慎在那里左右犹豫，心中不禁暗笑，遂缓声说道："卢兄，灭蝗的事儿，你就不要过问了，你专注办其他事儿吧。我已向圣上言明，今后如何治蝗，不用诏敕仅发牒文，此牒文由我独自署理，却与卢兄无涉。"

卢怀慎只好黯然而退。

姚崇望着卢怀慎的背影，心想灭蝗本为一件简单的事儿，不料皇帝和卢怀慎竟然有如此的顾虑，那么其他人肯定也有想法。又想到山东诸州的奏文中说道，百姓蹲在田边眼望蝗虫起落，竟然无措彷徨，使他愈

觉此次灭蝗的事儿任重道远，不敢小视。

他于是召来御史大夫，断然说道："御史台将其他事儿放在一边。所有侍御史和监察御史皆为捕蝗使，立刻动身前往有蝗灾的诸州，就近督促各州灭蝗。你与御史中丞也不许待在京中，可划定范围四方巡查。"

御史大夫有些迟疑，说道："御史台也应留下一些人吧？否则衙内庶务停办，圣上定然怪罪。"

姚崇脸色一寒，说道："我说过了，一个不留！你若再迟疑犹豫，我现在就去请圣上旨意，你就回家歇着吧。"

御史大夫吓得不敢再吭声，知道姚崇如今在皇帝那里得宠，自己虽为三品官员，若姚崇不喜则位置不稳。他躬身告退，誓言自己速回衙安排，翌日全体人员出京捕蝗。

姚崇下发灭蝗牒文之后，御史台倾台而出，前赴各地督促灭蝗的捕蝗使很快到位。地方官员看到朝廷如此重视灭蝗，当然不敢怠慢，将灭蝗列为政事的首要者来办。捕蝗使到了汴州，倪若水阅罢灭蝗牒文，再翻眼瞧了瞧捕蝗使，不咸不淡地说道："你先住下吧。"

捕蝗使在驿所里住了两日，看到倪若水毫无治蝗动静，心里不由得大急，汴州系山东与河南相连之地，蝗灾很严重，若坐等一日，灾情就更甚一日。捕蝗使实在忍不下去，就闯入衙内质问倪若水。

倪若水大怒，骂道："我为朝廷的三品官员，你身为侍御史，无非一个七品官员！你擅闯本州官衙，实为藐视上官，莫非想找打吗？"

这名捕蝗使明白倪若水的来历，看到他依然摆着昔日尚书省上官的谱儿，心里并不示怯，昂然说道："倪大人确实为上官，本官虽职位低微却身兼捕蝗使之职。倪大人应该知道，本官手执中书令姚大人的牒文来行督察之职，即是代表中书令来说话。"

倪若水冷笑道："你能代姚令说话？哼，你莫非不知自己的斤两？我就奇怪了，如此大的事儿，圣上不下诏书，你们却弄了个牒文来糊弄我们吗？"

捕蝗使毫不示弱，说道："姚大人职掌中书省，位居中枢，其所下牒文，当然是秉持了圣上的旨意。"

倪若水道："也罢，你既然代姚令说话，我来问你，你须回答。昔者刘聪攻破西晋，以荒淫和残暴治国，使天地失和，由是天降蝗灾，河东地区当时死者十有五六，由此观之，蝗灾因失德而兴，靠人力捕杀难扼其势，须修德弥补。姚令如此大肆捕杀，岂非本末倒置？"

刘聪本为匈奴后裔，为十六国时代的汉国国君。其攻破西晋都城洛阳，使西晋从此灭亡，从此长江以北成为刘聪的势力范围，司马氏只好带领大臣到江东开创东晋政权。刘聪成为中国霸主，不免得意扬扬，开始变得荒淫与残暴，如此过了数年，天降大蝗灾，加速了汉国的衰亡之势。

倪若水胸中文才恣肆，口才又好，捕蝗使焉是对手？他张了张嘴咽了一口唾沫，实在无法作答，只好悻悻然退出汴州府衙，将此情详报于京城。

前往汴州的捕蝗使快马送回奏书，姚崇粗略一看，登时大怒。他将奏书向案上一拍，大声骂道："好一个倪若水，竟敢狂妄如斯！"

姚崇起身在堂中踱了数步，然后唤来中书舍人，说道："你磨墨侍候。我说，你写。"

此为专发汴州刺史府的牒文，姚崇用词严厉，不给倪若水一点颜面。

牒文首先写道，刘聪为伪君主，其侵扰晋朝江山，残暴中土庶民，当然为无德之人。我朝皇帝上应上天，下应民意，岂能与刘聪类比？倪若水如此说话，实有蔑视当今圣上之心，实为大罪！

姚崇进而讥道，你倪若水宣称蝗灾系失德所致。若按此理，汴州境内蝗虫遍地，你倪若水身为汴州刺史，境内如此，是不是也因你大大失德而招致蝗虫了呢？

姚崇最后说出硬话：倪若水若继续坐视不救，使百姓今年无收成，这个汴州刺史就不要做了。

当倪若水读到这道牒文时，深知话中所含深意，身上早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与捕蝗使费口舌，急忙召集属下布置灭蝗事宜。

倪若水因被放为外官，心中结了疙瘩，对姚崇有了怨望之心，此次存心想找茬儿。姚崇的这一番疾言厉色，终于使倪若水醒过神来。

若论识见才具，倪若水绝对是一等一的人才。此后的日子里，倪若水亲自部署灭蝗事宜，自己也深入田间带头灭蝗。旬月时间，汴州共灭蝗十四万石，由此保住了粮食收成。

这日辰时过后，李隆基在殿中检视各地的灭蝗奏报。看来姚崇的措施殊为有效，各地按令全力捕杀，由此扼制了蝗灾的蔓延之势。

高力士走过来，轻声说道："陛下，姚崇带领百官集于承天门前，请求入宫觐见圣上。"

李隆基疑惑道："他们有事为何早朝时不说？现在入宫能有什么事儿？"

"微臣不知。不过他们皆面带喜色，定非要紧事儿。"

"好吧，让他们进来。"

过了片刻，姚崇带领百官进入太极殿内。百官礼毕，姚崇趋前禀道："陛下，太史局此前推算今日辰时一刻，当有日食出现。然直到此时，太阳毫发未损。臣等以为，太阳应亏不亏，实为祥瑞之事，遂前来向陛下祝贺。"

太史局此前又称为司天台，其职责为察天文稽历数。此前太史局依据李淳风编制的《麟德历》，计算出今日当有日食发生。是时人们皆畏惧上天，认为日光有亏，即是上天警示人们的凶兆，如今日光当亏不亏，则为喜事。

李隆基忆起太史局此前曾禀告过这件事儿，遂唤出太史令问道："太史局预算日食之事，是否有错谬呢？"

太史令躬身答道："臣深知此事重大，遂带领属下多次敷演，并时刻仰察天象，则日食之事应该发生。"

姚崇又拱手禀道："微臣以为，日光当亏不亏，实为陛下行德政的结果，如蝗灾已渐至平息，是为例证。陛下，请接受臣等的祝贺。"他说完此话，当即俯身下拜。身后的群臣见状，随即俯伏一片，口中发出的颂扬之声响彻殿内。

李隆基再令群臣平身，笑道："好呀，此事应该祝贺。众卿佐朕施政，使天象示好，亦为上天奖赏卿等。"

姚崇道："陛下，上天示好我朝，实为可贺之事。臣以为，此事应由史官记之，传诸后世。"

李隆基赞同此议，此后君臣又相互恭维一番，姚崇方带领群臣退出。

李隆基在御座上默坐片刻，脸上忽然露出微笑，问高力士道："高将军，你如何看此事？"

高力士道："上天示祥瑞于我朝，实为可贺之事啊。"

"哈哈，莫非你也信了姚崇的这番鬼话？"

高力士不明所以，只好愕然相对。

李隆基道："太史局的这帮人儿，哪一个有李淳风的本事？哼，反复敷演，他们纵归演练百回，日食许是为本就没有的事儿。"李淳风系初唐时期的一位异人，曾任太宗朝与高宗朝的太史令，《麟德历》即为其在高宗麟德年间全力修成的历书。

高力士愕然问道："陛下既认定太史局演算错误，为何又从了他们？"

李隆基叹道："有句话叫做'花花轿子人抬人'，太史局此前说过要有日食发生，然今日未有日食，则群臣前来祝贺也不为错。朕若驳了太史局，就碍了群臣的兴头，于天下舆论也不利。与己与人无利之事，还是不要做了吧。"

高力士不敢再问。

李隆基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高将军，朕整日闷在宫里，身

子有些难受，我们出宫走一遭如何？”

“陛下欲往何方？”

“普润禅师许久未入宫了，朕有些念记他，我们就往宝昌寺走动一回。”

高力士摇头道：“佛道相争由来已久，自高祖始定道教为国教，陛下为国君，则一举一动事关导向。陛下若大张旗鼓进入宝昌寺，则道教之人定为不喜。”

“朕不想摆驾出宫。你我二人换了便装，不带从人，如此悄悄微服出访。”

高力士更是大摇其头，说道：“陛下不可！臣身为内官，又为监门将军，深知陛下之安全重于泰山！如今朝局刚刚维稳，毕竟还有未稳之处，若陛下不带护卫出宫，实为凶险，臣万万不敢奉旨。”

奈何李隆基心思已起，坚执要微服出宫，高力士实在拗不过，只好答应。不过高力士毕竟为有心之人，趁着换衣服的间隙，悄悄唤来心腹之人，令他速出转告王毛仲，让王毛仲增派人手到宝昌寺周围护卫。

普润被李隆基授为护国大禅师，享有三品官秩，身份大非寻常。宝昌寺此时修缮一新，大雄宝殿重新建造，其殿基九尺，从地至鸱尾高一百七十九尺，有九间，二十三架，三陛轩，殿柱粗者有十八围，此殿宇恢弘，仰之目眩，号为京城中最大的佛殿。至于殿内陈设，可谓金碧辉煌，寺内所有佛像，皆饰以黄金。

李隆基与高力士微服而来，入寺后直奔寺西北角，二人边行边看，李隆基不禁感叹道：“看来普润挺有持家的能耐。我当初入此寺时，寺内建筑简陋不说，甚至有些破败。不料今非昔比，你看这寺中的一器一物，何等讲究啊。”

高力士轻声说道：“宝昌寺之所以有今日，还是得益于陛下的关爱。”

李隆基笑而不答，说话间已到了寺内的西北角，普润一直在这里修禅居住，至今也没有移住他处。然李隆基到了近前，发现这里也修缮一

新，昔日的偏堂变成了一处有门有墙的别院，院门外更是站立着两名灰衣和尚，观其身材高大威猛，定是会武之人。

李隆基回顾轻笑道："高将军，看来普润也似有僧兵了。"

两名灰衣和尚看到李隆基走近，伸手拦下，说道："二位施主请右行，此处为本寺大禅师修禅的静所，外人不得进入。"

李隆基拱手道："我为普润禅师的故人，难道也不能进入吗？"

其中一名和尚笑道："大禅师名声满天下，求见者络绎不绝，口称为故人者又何曾少了？施主若有故人凭信，贫僧方可通禀。"

李隆基再对高力士笑道："嗯，他说得不错，你身上带有凭信吗？"

高力士有些着急，皇帝微服到此，当然不能说出皇帝的身份。其实就是说了，瞧这两名如狼似虎的僧人定然不会相信，说不定还会反唇相讥：你们的这副扮相，会是皇帝到此吗？

李隆基倒是好整以暇，转对僧人说："这样吧，请你们通禀普润禅师，就说阿瞒来访，他定会迎出门外。"

两名和尚将信将疑，又观李隆基的气度确实非同常人，遂入内通禀。李隆基当了皇帝，其昔日的外号渐至无闻，寻常人不知"阿瞒"是谁，然普润这些故人肯定如雷贯耳。

顷刻时间，就听院内一阵响动，普润已飞奔而至，看到李隆基身着常服，知道他不愿意表明身份，遂躬身合十为礼道："贫僧迎迓来迟，恕罪恕罪。请，请入室奉茶。"

李隆基笑道："不料普润禅师竟有如此大的排场，可谓戒备森严啊。"

普润再躬身道："贫僧想图清静，因设人在此。这些人言语粗陋，只怕冲撞了贵人，贫僧代为谢罪。"

李隆基哈哈一笑，说道："罢了，我们入院吧。"高力士没有随同入院，乖觉地候在门侧以为守卫。

李隆基入室落座后，当即有小沙弥奉上香茶，他环视室内，见其中陈设也是簇然一新，又笑道："禅师之禅室除了清静之外，也好会生活呀。"

普润挥手令小沙弥退出去，然后施礼道："贫僧托陛下洪福，由此再塑庙宇并修缮一新，确实较往日改观不少。"

"记得佛家有托钵苦行的说法，禅师如此，是否有些不相容呢？"

普润知道，皇帝今日微服前来，定是入寺后看到寺观改容甚大，因有这些言语。他微笑了一下，并不随着李隆基的话头说下去，而是另转话题："陛下今日入敝寺，为何微服而来呢？陛下若念起贫僧，大可派人传唤即可。"

李隆基道："朕日日待在宫里，有些闷了，就想出外走动一回，若排起仪仗，有些束手缚脚，哪儿有如此自由？朕今日想见禅师，其实记起你曾经说过一僧善识天文，就想来问询究竟。"

普润当即明白，说道："此僧法名为一行，俗名为张遂，此人的祖上还与皇族有相当大的渊源。"

"有何渊源？"

"其曾祖父名张公谨，被太宗皇帝封为邹国公，官至代州都督。"

李隆基颔首道："嗯，朕知道张公谨，其辅佐太宗皇帝迭立大功，其病逝之后，太宗皇帝曾扶棺哭之。如此功臣之后，不料成为高僧。"

"陛下欲寻一行，是何原因？"

"今日姚崇带领百官入宫称贺，言说日光当亏未亏，实为祥瑞之事。朕却以为不然，如今太史局里何人有李淳风一样的本领？哼，日光当亏！万一其算错了呢？"

普润早知李隆基的本领，这一段时间由于接触不多，有时会想到李隆基高高在上，是否会被臣下蒙蔽而不知呢？从此件事儿可以看出，皇帝还是很清醒的，因说道："陛下欲寻明白人儿，找一行可谓最善。一行自幼博览经史，尤善阴阳五行之学，其出手即阐释扬雄的《太玄》之著，遂为天下共识。武三思闻其名声，有意收为下属，一行为避之，从

此出家为僧。”

“嗯，一行现在何处？”

“其剃度之初，云游天下名寺；其后多在嵩山大法王寺与天台山国清寺停留，以研佛问理。”

“好呀，就请禅师代为寻访，请一行入京来见朕。”

普润笑道：“一行禀性刚直，若贫僧代陛下寻访，恐怕难收其心。贫僧以为，一行与皇室颇有渊源，若陛下亲自派人促请，效果更好。”

李隆基赞同此议，但让普润访其踪迹，普润当然满口答应。是时佛学禅宗正当兴旺之时，禅宗弟子满天下，普润既为禅宗领袖普寂的师弟，又被皇帝封为护国大禅师，寻访一名僧人非常容易。

李隆基取盏喝了一口茶，笑问道：“禅师如今绝足不问俗事，朕请你入宫赴宴竟然不去，你果真想成为佛家一代宗师吗？

普润道：“贫僧不敢。贫僧起初与俗事牵扯太多，如此就大违佛家本意。既为僧人，当秉持佛祖佛旨，以修身养性为要。贫僧之所以不入宫内，缘由于此，请陛下宽宏。”

“然禅师将此寺打造得如精舍一般，是否有违佛祖的意旨呢？”李隆基调侃道。

“所谓精舍陋居，皆如浮云一般。陛下赏赐不少钱物，又赐与不少寺田，贫僧用来修缮寺院，除礼敬佛祖菩萨之外，也可用来普度众生。陛下，寺成之后，来寺进香之人逾倍，是为例证。”

李隆基心中暗笑道，你普润纵然万般说辞，在佛学之上恐难成正果。不过他能如此做，实出于一番苦心，遂说道：“你能如此，很好。立大功而不倨傲，且静心如此，刘幽求等人就没有这般心境。”

当初刘幽求由普润相引结识李隆基，由此可见二人相交之深。李隆基此来，普润知道说话之间断难绕过这个话题，现在果然来了。他闻言并不犹豫，当即接口道：“刘幽求等人心胸狭窄，如此就落在下乘。国家之计为大事，当初我们追随陛下，那是随大势而动；如今国家初创，陛下亟需各方人才，岂能囿于功臣的圈子？刘幽求等人心生怨言，实在

不该。其实陛下待我们，可谓仁至义尽，又有爵位，又有赏赐，应该满足才是。刘幽求出京之前，曾来敝寺辞行，贫僧当时已将此番话说与他听。”

李隆基微微颔首，他私下里派人探查重要人物的行踪，当然知道刘幽求曾来过宝昌寺。普润这日主动说知，可见其所言不伪。

普润接着说道：“贫僧虽不再过问俗事，然明晓陛下近来的作为。陛下罢功臣、放诸王、选良吏，重用姚崇，非为私恩，实为重树国势之举。贫僧以为，若如此下去，不出三年，天下定然大治。”

李隆基听罢此言，可谓龙心大悦，笑道：“禅师能有是思，足证你探研佛理小有成就。好哇，你今后可多入宫，多与朕谈谈话，如此对治国也有好处。”

普润推却道：“贫僧与一行相比，又落在下乘。贫僧速速访知一行的踪迹，陛下可促请入宫，则远胜于贫僧。陛下，贫僧有此际遇，又被封为护国大禅师，则可光大禅宗之学，此生足矣。”

李隆基不再坚持，心想普润选择如此道路，实在是一个乖觉的人儿。是时佛道游方之人，往往利用自己结交四方人士的便利游说，由此易成暗流。李隆基起事之初，身边少不了佛道阴阳五行之人，现在当了皇帝，对此类人便保持高度警惕。李隆基默思片刻，然后面带微笑，欲张嘴说话，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极度的嘈杂声。

普润见状，转身欲出门察看，恰在此时，高力士推门而入。李隆基急忙问道：“高将军，外面有何事发生？”

高力士禀道：“请陛下勿虑。刚才王毛仲带领一班人前来护卫，与护院僧人起了争执，由此有了响动。”

“王毛仲？他如何知道朕的行踪？”

“想是王将军耳目甚灵，由此侦知了陛下的行踪。”高力士见李隆基薄有愠色，不敢说自己悄然告知，遂顺口扯谎。

“哼，你把他叫进来。”

王毛仲被传唤进入，其入室后先向李隆基行礼，继而急急说

道："陛下微服出宫，让奴才大急，因前来护驾，由此惊扰了陛下，实为大罪。"

"嗯，朕未出京城，不过来瞧瞧禅师，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吗？"

"想是陛下不知，奴才刚刚得到密报，说有外人交结军中之人，意欲不利于陛下。奴才深怕有意外，所以急急来此。"

"哦，果有此事吗？"

"密报言之凿凿，应该不会错的。奴才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看这军中之人到底是何方奸人！"

李隆基转对普润笑道："他们来此一搅，朕也没心思再聊了。也罢，以后有空儿的时候，再来与禅师清谈。"

"贫僧今后日日盼望陛下光临。"

李隆基抚慰一番，遂起身离寺回宫。

第七回　挫兵变施恩宽宏　立太子图安济世

且说蝗灾起始之初，姚崇采取果断措施，由此扼制了蝗灾的蔓延，是年秋熟之时，收成受蝗灾的影响甚微。李隆基阅罢诸州来报，顿时龙心大悦，笑对姚崇说道："荀子说过人定胜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朕当初若心怀犹豫，蝗灾定然难以收拾，则秋熟许是颗粒无收。"

姚崇答道："陛下上应天命，所以即位之初定然有些煎熬，然陛下授任臣等办事，其本分就是替陛下排忧解难，所谓君臣一体是也。如今五谷丰登，亦为上应天命。"

李隆基听姚崇说话甚乖，心中大为妥帖，笑道："是啊，果然为君臣一体。姚卿，你立此大功然不居功，其实难得。嗯，朕该如何赏你呢？"

姚崇连连挥手却道："为陛下办事实为臣子的本分，事办对了其实应该，怎么敢动辄讨赏呢？臣万万不敢奉旨。"

李隆基道："也罢，朕会记住你的好处的。呵呵，这个倪若水挺有趣味的，他得了你一番训斥，竟然身入田间示范，汴州由此灭了这么多的蝗虫，难得难得。"

姚崇笑道："倪若水恋栈京官，由此心生牢骚，实属自然。此人才具超卓，还是很有眼光的。臣听说其治理蝗灾之后，即在汴州增修孔子庙，并在所辖州县内兴办学堂以劝生徒读书，其身为教诲，由此风化兴行。陛下，倪若水如此行教化之策，实属难得啊。"

李隆基颔首道："此人果然不错。朕欲效贞观故事，则教化天下实为主旨。倪若水能识朕心，朕心甚慰。姚卿，可诏天下诸州依例行之，同时要好好褒扬倪若水一番，朕另要赏赐他。"

姚崇笑道："倪若水渴望回京，若陛下准其回京为官，则为最大的赏赐。"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京官与外官交流，殊为正途，朕若让倪若水回京，岂不是说还是京官重要？现在非为时机，待过一段时日，若京中有职缺，让其还京也是可以的。"

姚崇不再说此话题，转而问道："陛下，张暐到底在东都有何公干？如今大半年过去了，他仅是匆匆回京数回，根本不署理大理寺的事儿，成为一个挂名的大理卿。臣以为，若张暐抽身不开，干脆另授他人为大理卿。"

李隆基也喃喃说道："是啊，张暐在忙些什么呢？"

此为小事，李隆基自不必挂怀，随后又想到秋季大熟，遂令礼部和太常寺筹备秋季吉礼，定于九月初三亲往郊外圜丘主持。

长安圜丘在明德门外东南二里，其丘四成，每成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又设十二陛，每等十二节，圆外径三百步，内径一百五十步，上设昊天上帝神座，以太祖景皇帝（即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李渊当了唐朝的开国皇帝，其祖宗也被追认为皇帝，李虎庙号为唐太祖，谥号为景皇帝）配享，坛之一、二、三等分列东方青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等六百八十七座诸神。从此丘向东望去，可以看到曲江池的一池静水。

九月初三寅时三刻，天色依然漆黑，李隆基的车驾自承天门前始发，其身后跟随着文武百官，如此长列沿朱雀大街向南行走，可谓浩浩荡荡。李隆基在车中看到街道两侧密密地排满了甲士，他们皆手持火把，将沿途照得如同白昼，李隆基微觉诧异，回首问高力士道："王毛仲今日莫非将所有禁军集于此？有必要如此排场吗？"

高力士答道："王将军近来忙忙碌碌，似乎在忙什么大事儿。不过护卫之事宁严勿疏，加倍小心应该不错。"

"嗯，待祭祀事毕，你把王毛仲唤来，问问他到底有何事儿。"

祭祀仪式相当繁复，一番仪式下来，待李隆基车驾返宫已近午时。王毛仲未待高力士传唤，主动入太极殿求见李隆基，言说有要事禀报。

李隆基说道："你来得正好。朕问你，瞧今日的阵仗，沿途护卫密不透风，缘何如此如临大敌？"

王毛仲躬身答道："陛下那日入宝昌寺，奴才带人前往护驾并向陛下说了一番话，今日之所以如此，正是有人想为祸陛下。"

"果有此事么？"

"奴才前些日子得人密报，言说有外人与禁军中人私下联络，意欲不利于陛下。奴才心想禁军数万人马，如何能在短时间内辨查清除，因外疏内紧，派人密伺诸军动静。"

"嗯，此为上策。"

"陛下今日欲出城祭祀，奴才心想若有奸人定然不放弃此次机会，遂一面加强车驾沿途护卫之事，另暗中窥视军中动静。到了昨晚上，左屯营果然有了动静，别将常元慈带领十余人混出兵营，竟然不知所踪。"

"常元慈，此人是何来历？"

王毛仲顿时面露愧色，躬身谢罪道："此人为常元楷的族弟，奴才过于粗心，事先未曾注意此人，由此埋下祸端，请陛下治罪。"常元楷原为左羽林大将军，被太平公主拉拢过去成为其党羽，李隆基在事变之初先斩常元楷，再去追杀姑姑的其他党羽。

李隆基未斥责王毛仲，继续问道："后来怎样？"

"常元慈离奇失踪，奴才当时就猜测他们肯定想在车驾沿途中犯上。奴才一面连夜增派沿途护卫，令他们皆手持火把，身上另配有暗记，防止常元慈等人混入其中；又令三十人为一队，共组成五百余队，让他们秘藏于沿街诸坊中以观察动静。卯时一刻，天色刚刚微明，就见兰陵坊里蹿出十余条黑影，陛下的车驾恰恰行到这里，他们显然要犯驾。"

李隆基说道："朕行到兰陵坊的时候，未曾感觉有何异样呀。"

王毛仲此时有些得意，说道："奴才此前已在兰陵坊和相邻的开明坊埋伏有二十余队甲士，他们刚刚露面，这些甲士顿时现身与其格斗，这十余个人毛焉为对手？很快被一鼓而擒。此次未曾惊扰圣驾，也算弥补奴才之疏漏之万一。"

李隆基颔首道："好哇，你能灭敌于无形之间，不枉了朕对你的信任。嗯，这常元慈犯上作乱，莫非想替常元楷报仇吗？"

王毛仲一笑，可见其心中更有得意之处，其说道："奴才当时与陛下的心思一致，当即审问常元慈。唉，看来此人实为软骨头，架不住几下棒打，很快招出了实情。原来他想为常元楷报仇固为其因，更重要的是其身后有主使之人。"

"主使之人？此人为谁？"

"说起来此人为我们的老相识，昔太平公主典签王师虔是也。"

李隆基听到王师虔的名字，心中顿时明了，沉声说道："若其身后有王师虔主持，此事就不足为怪。王师虔现在何方？"

王毛仲灿烂一笑，答道："好教陛下得知，那常元慈实为软骨头，当即表态要将功赎罪，说王师虔尚在城中，他愿意带路捕之。此时天色刚明，城门未开，只要王师虔在城中，肯定插翅难逃。陛下前去祭祀的时候，奴才带人寻了一个所在，已将王师虔捉拿归案。"

李隆基此时的思绪却飞往别处，怒道："看来张暐实为饭桶一个，他在洛阳寻找王师虔，已足有大半年时间，他尚不知道王师虔藏在京

城。王毛仲，你速派人去唤张暐，让他速速滚回京城来见朕！”

王毛仲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张暐候在洛阳，却是为王师虔的事儿。臣奉旨，立刻派人唤他回来。”

“王师虔现在何处？”

“臣知此人紧要，已使绳索加其身，并派重兵看护，现候在承天门外。”

李隆基此时露出微笑，说道：“嗯，此事办得甚为妥当，朕要赏赐你。毛仲，你职掌禁军，事关朕之安危，今后须当更加留心。”

王毛仲当即跪倒，叩首道：“奴才之身由陛下赎出，如今更是官至高位，奴才心怀感激，此生为陛下足下之犬，定为陛下驱策所指，至于赏赐一节，奴才万万不敢奉旨。”

自唐太宗时的玄武门之变开始，此后多场政变皆由玄武门发轫，实因禁军地位太过重要。李隆基两度主持玄武门之变，深知掌握了禁军即掌握了皇宫，也即是掌握了大权号令天下，则禁军大权务必由自己的亲信职掌。王毛仲被自己赎出奴籍之身，跟随自己以来虽有事变前夕脱逃滑头之举，总体上对自己还算忠心，且此人心思敏捷，办事较之李宜德等人还算妥当，所以成了职掌禁军的不二人选。

李隆基见状笑道：“起来吧，朕之赏赐为朕之心意，你就不要推辞了。你速去把王师虔带进来，此人阴谋犯朕，到底有何种心思？”

王师虔被五花大绑押入殿来，其嘴里大约塞有麻核无法说话。李隆基见状，令王毛仲为其松绑，取出麻核。

王师虔没有惊慌之色，其活动了一下身子，然后微笑道：“对呀，如此方为待客之道。阿瞒，你当了皇帝，若在此殿内不为我松绑，确实有些小气了。”

王毛仲上前踢了王师虔一脚，喝道：“见了圣上还不下拜？找死吗？”

李隆基喝止王毛仲，起身微笑道：“好哇，我们今日仅叙故人之谊，就不要来这些虚礼了。王毛仲，为王先生搬来一张座儿，我们坐下

说话。王先生估计有些口渴了吧，来人，为王先生奉上香茶。”

殿中的高力士和王毛仲等人看到皇帝如此相待王师虔，一时摸不着头脑。王毛仲更想到若二人相对而坐，王师虔若起身袭击皇帝怎么办？又思王师虔手无寸铁，论身手也不是皇帝的对手，遂复归释然。

王师虔也不客气，大剌剌地坐下，他毕竟有些渴了，将奉来的茶水一饮而尽，尽管茶水有些烫嘴。

李隆基笑吟吟问道：“我自从当了皇帝，王先生可谓忙得不亦乐乎。你先佐太平公主联络宫中之人，意图对我下毒；如今又撺掇十余人，欲效博浪之击。我问你，到底有何深仇大恨，欲置我于死地？”

王师虔道：“公主于我有知遇之恩，我为她的下属，当然依令而行。阿瞒，昔日若无公主助你，你能登上皇位吗？我实在看不上你这副嘴脸：势衰时逢迎蓄势，一旦得势立刻斩尽杀绝，公主为你的嫡亲姑姑，你竟然也下得了手？”

李隆基正色道：“我为太子，后为皇帝，实为大唐正朔所在。你们撺掇公主持非分之想，我犹一再忍让，其后你们恣意妄为，竟然行谋杀小人之举，那也怨不得我！”

王师虔又现出微笑，说道：“是啊，公主的心机与手段哪儿比得上你？所谓成王败寇，我也无话可说。阿瞒，我仅想问你一句，你以阴谋戮杀夺来大位，如今心里果然十分舒坦吗？”

李隆基闻言大怒，然看到王师虔那好整以暇的神色，知道此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自己若勃然作色，则被他比了下去，遂拢摄心神平淡说道：“我大唐天下被数名妇人折腾得七荤八素，这里面也有公主的份儿。她们不行正道，专爱邪佞之事，我若以谦谦君子对之，岂不是又走‘五王’覆辙？因而对付她们，阴谋诡计还要用一些的。我现在很坦然呀，毕竟列祖列宗传来的家业未丢，大唐也逐渐走上了正道。王先生，这一年多来，你莫非没有一丝感触吗？”

王师虔哈哈大笑道：“你疑心颇重，难以从善如流，昔日跟随你起事的功臣们，一个个被你逐出京外，是为例证；你性爱美色玩乐，难能如太宗皇帝那样克制己欲，导人诤谏，国势定难以长久。哈哈，此为我一年多来最大的感触。”

李隆基越听越恼，霍地站起，脸色变得很难看。

王毛仲踏前一步斥道："王师虔，圣上待你以礼，你不可太过无礼。"

王师虔笑道："王毛仲，你这昔日的奴才，也竟然成了大将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你们不用说此等威胁之语，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有什么可畏惧的？王毛仲，你以为我是你主动抓住的吗？哼，我若非有必死之心，早就无影无踪，焉能落入你手？"

李隆基在殿内踱了数步，将情绪平复下来，闻言扭头说道："你有必死之心？谁又让你死了？"

"我既遣人投毒，又来鼓动谋乱，焉能不死？阿瞒，一年前我未随公主回京，那时就该死了。"

李隆基摇摇头道："你不能死！你若死了，国家数年后恢复大治，你不能眼见，岂不是遗憾？"

"笑话，我若想死，你能拦阻吗？"

李隆基来到王师虔身边，伸手抚其肩说道："王先生，我想与你有一个约定，就以十年为限吧。昔太宗皇帝三年使天下大治，我无能与太宗皇帝相比，就努力十年使天下大治吧。我将你送到薛崇简那里，你们朝夕为伴，看看我如何治理天下，十年之后，你若还想寻死，我不拦你。"

殿中之人闻言大惊，包括王师虔本人也想不到李隆基会有如此决定。死亡实为人之最大恐惧，王师虔来时虽抱定必死之心，现在闻听可以不死，当然又有了求生之心，遂沉默不语。

李隆基转对王毛仲道："你速派人将王先生送至东都薛崇简宅中，今后要好生看顾，生活用具不可少了。"

王毛仲答应了一声，心中暗想如此得罪皇帝之人岂能长久活下去？过一段时日想法结果了他，说不定正好称了皇帝的心愿。

李隆基似乎看出了王毛仲的心事，补充说道："王毛仲，今后王先生和薛崇简的性命就与你联在一起。他们若路遇飞石而死，或者溺水而

死，朕皆视为你们有意谋杀。高将军，此事由你监督，若果然发生这些事儿，立刻取下王毛仲项上人头问罪。”

李隆基如此说话，众人方信留下王师虔的性命为真，遂轰然答应。

李隆基转对王师虔道：“先生留下命来，只可惜常元慈一干人不免身首异处。唉，你若能早点来见我，大家谈谈说说，世上岂不是又少了十余个冤魂？他们魂归地府，定会埋怨你撺掇他们做此无谓之争，先生今后定然会忆起此事，只怕那时心中难有妥帖的时候。”

王师虔听此揶揄之话，早没了刚才的一腔豪气，还是木然不答。王毛仲使了个眼色，数名甲士上来将王师虔提溜起来，然后拥至殿外。

张暐被召返京，其在行进的路上，已然闻知了王师虔在京城谋变的详细，心中顿时涌出无数懊恼和落寞，再想到即将面见李隆基，又转而成为深深的恐慌。

路边的树叶大多褪尽，仅留下少许黄叶在深秋中颤抖着。张暐素无诗才，无能览景伤秋起兴，只剩下一片极度糟糕的心情，路上也无心饮酒吃肉。

李隆基见了张暐果然大怒，斥道：“王师虔在京城里谋乱，你安坐东都吃肉喝酒，朕看你呀，确实为酒囊饭袋！”

张暐叩首谢罪：“微臣该死。微臣曾经接报王师虔在京城现身，然数度寻访未见踪影，也就未再上心寻访，不料酿下如此祸端。陛下，此为臣失察，请予降罪。”

“嗯，人称你为‘张员外’，朕看你做一个员外挺合适。这样吧，大理卿就不做了，你回家好好做你的国公吧！”

看到皇帝仅夺自己的大理卿之职，未降其他之罪，张暐心里不由得一阵窃喜，急忙再叩首道：“臣谢圣上隆恩。”

“嗯，起来说话吧。”张暐毕竟为李隆基的故人，李隆基也不想责之太切，遂放缓颜色，示之起身。

张暐起身叹道：“微臣确实想替陛下出力，奈何时运不济，每每把事儿办砸。唉，微臣心里，实在愧疚难当啊。”

李隆基笑道："朕知你忠心，故让你干自己得心应手之事。人之才具，参差不齐，你最适合做一名富家翁，今后也就不要为难自己了。"

张暐躬身再谢，忽然又想起一事，遂禀道："陛下，臣近来访查王师虔的行踪，也捎带着查其与李重茂的干系。如今看来，李重茂似未参与此事。然臣近些日子心想，让李重茂居于京城，容易被歹人利用，易生祸乱。"

"嗯，你的心思是让重茂迁出京城？"

"不错。让他迁出京城最好，或者快刀斩乱麻，让他彻底消失最好。陛下，一个逃跑的王师虔尚且弄出如此乱子，李重茂毕竟当过皇帝，还是太平公主将其扯下御座再让太上皇上位，人心叵测，不可不防啊。"

李隆基默然不语。

张暐跃跃欲试道："陛下只要点头认可，臣与王毛仲一起定将此事办妥。"

李隆基显然对张暐失去了信心，斥道："朕刚才说了，你今后做一位富家翁足矣，不许再动任何心思！你走吧，如此的话儿不许再提！"

后数日，李隆基果然颁诏，改封李重茂为襄王，授为襄州刺史，令其出京赴襄阳居住。李重茂在赴任的途中，不慎翻车跌入深沟，竟然摔死。则李重茂到底是偶然而死，或者李隆基派人蓄谋害之，实在模棱两可，未有定论。

李重茂的尸体被运回京城，李隆基册封其为皇帝，以皇帝之礼葬之。李重茂是时二十岁，其生在帝王之家，有幸当了十八天的名义皇帝，很快被姑姑和叔父赶下了台，又因为有皇帝之名莫名其妙死掉，早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后人悯之，呼之为"殇皇帝"。由此看来，权力场内个人若无真能耐，趁早退避三舍为佳，然李重茂当上皇帝又被赶下台，自己完全做不了主，此为李重茂最大的悲哀。

李隆基对各州的大熟奏报有些信不过，深恐刺史们文过饰非行欺上瞒下之举，遂令门下省和御史台派人出京暗访，门下省左拾遗张九龄被

派往河北一带访查。

张九龄出京东行，自孟津渡口渡河进入河北地面，然后开始细致访查。

此地向北不远，即为著名的太行山（古时又称五行山），该山山势东陡西缓，成为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分界线。自东望去，就见山脊之上的断层岩壁气势雄伟，此时虽为深秋天气，犹见山涧的松树葱茏苍翠。太行山自南向北，其山体形成五指峡、龙泉峡、王莽峡等大峡谷，峡谷中有绿浪滔天的林海、刀削斧劈的悬崖、千姿百态的山石、如练似银的瀑布、碧波荡漾的深潭，其实虚相间、明暗光色、奇险卓绝，可谓巧夺天工。众多小溪渐渐汇集于一起向东流淌，形成了滹沱河、漳河、沁河与济河等河流。

此后二十余日，张九龄沿东北方向一路访查，其所观所问，觉得诸州所报秋熟情况大致属实。这日行到相州地面，相州城已是咫尺可见，张九龄从包裹中拿出官服穿戴起来，然后入城直奔相州府。相州刺史张说与张九龄有师生之谊，张九龄当然执敬师之礼前往拜见。

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其心智当然大受磨难，其面貌也显得有些消瘦。看到张九龄来访，当然大为欣喜，待他听罢张九龄的来意，心中有些担心，说道："你为朝廷访查使，例当暗中访查以核实情。你如此登堂入室，岂不是违了朝廷之制？"

张九龄道："学生入相州之后，已将诸事访查清楚，不敢欺瞒朝廷。如今诸事已毕，学生方敢从容来拜恩师。"

张说颔首道："这还不错。相州今岁仅东南地面有蝗虫起伏，当时捕杀甚为及时，对收成未造成太大侵害。相州送往朝廷的奏报中，确实依实情而奏。"

张九龄关切地问道："恩师身形消瘦，今后不可操劳过度。"

张说笑道："有事忙乎亦有好处，至少不用胡思乱想，心情也会大为妥帖。九龄，京中的那些故人们都好吗？"

张九龄叙说了京中刚刚发生的王师虔事件，张说仔细听完，又沉默片刻，方才说道："哦，王师虔如此不自量力，明显有自投罗网之嫌，

他到底图些什么呢？确实令人费解。圣上最后饶他性命，令其到洛阳居住，也为匪夷所思的事儿。这件事儿来得奇怪，结果也是意料之外。九龄，依你我的心智，实在猜不出此事的来龙去脉，令人费解啊。”

张九龄颔首赞同。

张说继续说道：“至于张暐被罢大理卿，实属应该。此人不过一名土财主，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其因缘凑巧有了邓国公的封号，大约是其祖上有荫德的缘故。”张说与张九龄皆为进士出身，这帮人自视清高，又自恃才具，向来对其他管道入官之人不屑一顾。

张说又沉吟道：“这个王毛仲可谓圣上身边的最信任之人了。九龄，圣上近来对高力士如何？”

左拾遗为从八品官员，其职级低微，张九龄实难了解这些宫中内幕，他只好老老实实说不知。

张说自顾自说道：“若王毛仲与高力士相比，高力士不过为圣上身边的近侍之人，难与手绾禁军大权的王毛仲相持。嗯，看来若干时期以内，王毛仲在圣上面前说话还是管用的。九龄，知道被贬出京者的近期讯息吗？”张说僻处相州，对朝中动态相对塞绝，故有此问。

张九龄答道：“学生所知不多，只是听说前些日子刘幽求又被新授郴州刺史，其在赴任途中竟然气绝而死。”

“刘幽求死了？”张说惊问道。

“是啊。京中传言，刘幽求在任睦州刺史期间，心中悲愤难名，以致整日里郁郁独坐，终于酿成一病。此次改任郴州刺史，那里与岭南相邻，实为蛮荒之地，想是由此更加加重了病症，不料途中就气绝而死。”

张说摇摇头，想是自己与刘幽求的境遇相似，由此也勾起了自己的无限幽思。张九龄眼见老师心思沉重，也不敢再出声说话。

过了一会儿，张说忽然换颜一笑，说道：“九龄，你以为刘幽求死得值吗？”

“其心胸狭窄，未能渡过此次难关，实为可惜。”

“他岂止可惜，实为不值！现在都看清楚了，圣上之所以贬谪我们出京，实因圣上以为我们这帮功臣碍了他施政之路，即让我们腾出位置，并非想赶尽杀绝。我听说王琚被贬出京就很好哇，他忙着猎色饮酒，将日子过得花团锦簇。你刘幽求气绝而死，有何用处呢？”

张九龄笑道：“是啊，学生听说不只王琚大人会享乐，还有宁王李宪等藩王也是笙歌夜夜，日子过得悠闲无比。”

“对呀，人生不能一帆风顺，当权力远离自己的时候，不妨享受一番以为补偿，也算对得起自己。九龄，世事纷纭万端，并非一成不变，人只有好好善待自己，如此方有了应变的本钱。刘幽求自贱身体，即把本钱丢了，可惜呀可惜。”

张九龄躬身道：“学生唯盼恩师善待自己，永葆愉悦心情。”

张说哈哈大笑道：“我不会如刘幽求那样干白痴之事，九龄，看来小吏出身之人，心胸皆不开阔，如此就误了自身。你放心，我的心情愉悦得很呢，人困厄一时，岂能长期困守？”张说说到这里，眉飞色舞，可见并非作伪。

张九龄在相州住了一晚，张说号称是时文宗领袖，因僻处相州音讯隔绝，少不了与张九龄谈诗论文一番。

次日清晨，张九龄向张说辞行，意欲上路返京。张说拿出一只密封甚严的锦盒，将之递给张九龄，嘱咐道：“你返京之后，可入王毛仲之府将此盒交给王毛仲。”

“此盒中之物很紧要吗？”

“此物并不紧要，无非是相州的一些土仪。你告诉王毛仲，我无暇返京，眼见年关渐近，就以此物为礼了。”

张九龄闻听张说向王毛仲送礼，心中很不受用，脸上有些不豫之色，说道：“王毛仲无非一个奴官，恩师难道不顾身份赠礼于他吗？”王毛仲本为奴籍，长安士人虽碍于他为皇帝亲信不敢明言，心里却甚鄙夷之。

张说道：“所谓礼多人不怪，此物甚微，无非致以问候之意，又有

什么要紧？！再说了，王毛仲为京城中剩下不多的故人，今后还要多加联络才好。”

张九龄虽心中有些不情愿，然碍于张说的恩师情面，只好将锦盒藏入行囊中。

其实张九龄不知，锦盒中所藏并非相州的土仪，而是数十颗马蹄金以及金簪、金钏等饰品。

许是因为蝗灾不起天下大熟的缘故，李隆基的心情舒缓很多。这日午后，他令人唤来赵丽妃同行，乘舆出玄武门进入禁苑，然后落舆步行，信步来到禁苑西首一所雅致的庭院之中。是时苑中大半树叶已然飘落，透过稀疏的枝叶间向南望去，可以看到那道褚红色的围墙，李隆基见此忽然忆起，昔日钟绍京的住所应该就在那个位置。遥想那日敲门不开，李隆基当时心情既有焦急兼有恼怒，更有恐惧之心，如今人移物在，李隆基心间不禁唏嘘万端。

一群人跪在庭院中迎候李隆基，为首之人为太常寺卿张廷珪。是时，大唐宫廷之乐主要分为雅乐和燕乐两种，雅乐主要由贞观时吕才编制，号称“十二和”，例在祭祀时演奏；至于燕乐，则是指清乐、西凉、龟兹、天竺等为名的九部乐，例在宫廷宴饮时演奏。李隆基通晓音律，虽在正规场合依然使用雅乐和燕乐，心中其实不喜这些乐曲的呆板固定，偏爱自行依词敷曲，然后歌舞配之，可谓生动出彩。按照规制，宫廷雅乐、燕乐及俗乐，皆归太常寺署理，此庭院即为太常寺为李隆基专设的一个演奏俗乐的场所。太常卿张廷珪身后跪迎之人，既有乐工，也有歌者舞者。

此时天气渐凉，居中的殿堂四角已燃起炭火，使室内温暖如春。李隆基入室后即脱去外面厚衣，然后短衣坐于座上，转问张廷珪道：“张卿，今日欲演何曲？”

张廷珪答道：“臣此前数度与丽妃商议过此事，觉得陛下昔日所敷《感庭秋》甚好，时下演奏最为相宜。丽妃愿意领舞，并示臣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入乐。”

李隆基微笑道：“丽妃腰肢已粗，还能舞得动吗？再说了，朕之旧曲主要是伤秋而作，此乐意岂能与《春江花月夜》之空明相配？”

“此事不妨。臣今日访来二人，一为琵琶手贺怀智，由其以琵琶先演奏陛下之乐，最后丽妃领舞，由新来伎女永新唱出诗句。”

李隆基哂道：“你们如此搭配，实为不伦不类。也罢，念你们一片苦心，就演来瞧瞧吧。”

贺怀智是年三十有七，其演奏琵琶技艺纯熟，实为天下第一。他与其他乐工先向皇帝行礼之后，就聚在堂中西南角持器演奏。

琵琶约在秦朝时出现，起初为西域胡人骑马时的乐器，传入中土之后，经历代改造，渐成为比较统一的直项琵琶。到了南北朝时，天竺的曲项琵琶自龟兹传入中土，时人将琵琶改直项为曲项，琵琶于是成为今后的曲项、梨形音箱，四柱四弦的固定模样，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乐具。是时，上至宫廷乐队，下至民间演唱，皆少不了琵琶。因为琵琶演奏技法多样，既可以演奏《十面埋伏》及《霸王卸甲》的武曲，也可以演奏《月儿高》及《昭君怨》等文曲。

贺怀智今日当然要用文曲技法演奏李隆基的《感庭秋》，只见他竖抱琵琶，右手挥指轻轻一捻，一阵萧萧的秋意悠悠而来，其再拨小弦，就听其送出的音声如窃窃私语，让人顿思空明的寂静秋夜。

李隆基闭目聆听，思绪忽然飞回潞州时的日日夜夜。他当时降秩出京，凄凄惨惨到了潞州，何曾有过当皇帝的念头？不想在潞州遇到了善歌舞的赵敏，如此方使黯淡的日子有了不少生机。

贺怀智的演奏渐至深处，其转腕拢弦或挥或抹，其音声似花翻凤啸自天上而来，既而音绕殿中似金铃玉佩相磋切，疑似九霄天乐下云端。到了最后，贺怀智抚弦而过，手指忽然凝然不动，一丝余音渐细渐去，既而寂然无声。

赵丽妃身披绿色薄蝉衣带领十二伎女出场，她们居中轻舒粉腰，柔软而舞；既而永新撩鬓举袂，喉啭而歌。她们歌舞之处，正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意境。

李隆基观看片刻，不禁微微摇头。自己的《感庭秋》与《春江花月夜》本为迥异意境，如今却糅在一起，确实不伦不类。不过眼前的歌舞也很妙，将之与此前的琵琶曲割裂来观，倒也不失韵味。李隆基于是打起精神凝神观看，又见赵丽妃的腰身确实有些笨拙，杂在群女婀娜的身

姿摇摆中，其舞姿不能浑然一体，李隆基心里于是又暗笑一声。

歌舞既毕，李隆基对赵丽妃和张廷珪说道："琵琶与歌舞皆不错，只是有些不伦不类。所谓推陈出新，须善加融合浑然一体，不可如此上下分割。"

张廷珪看到皇帝不满意，然其脸色未有怒意，遂躬身谢道："臣才疏智浅，由此亵渎了陛下的圣曲，实为大罪。"

"朕今日所听所观还算满意，你就不要心中不安了。张卿，朕刚才观舞之时，心中有一个计较，俗家之乐不能再由太常寺署理了。"

"臣恭听陛下圣裁。"

"就像刚才的词曲不能糅在一起一样，俗乐今后也不能再与雅乐、燕乐混在一起。太常寺为礼乐之司，不应署理倡优杂伎之事，今后专置雅乐、燕乐即可。朕想好了，可设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其下置宜春院以养伎女，这个贺怀智的琵琶弹得不错，就任他为教坊使掌管此事吧。"

张廷珪当即躬身答应。

李隆基又道："左右教坊仍归太常寺节制，然不许过多问其细务。嗯，这个园子就归左右教坊吧，为何不取个名字？这样吧，今后就称这里为'梨园'吧。"

后世戏曲号称"梨园之技"，盖缘于此。李隆基被后世称为"梨园鼻祖"，如此成为了其开山祖师，实为佳话。

是夜，李隆基令赵丽妃侍寝。事毕后，李隆基抚摸着赵丽妃那似凝脂般的皮肤，说道："敏儿，今后就不要再起舞了。你已为几个孩子的亲娘，哪儿还能如小儿女那样轻歌曼舞？"

赵敏笑道："陛下最喜妾之歌舞，妾只要能为陛下带来一丝快乐，决然不敢停舞。"

李隆基笑道："罢了，你入朕怀中，可以体会你丰腴之美，令朕倍生情趣。然你入了舞场，腰间不免露出赘肉，哈哈，你今后不许再舞。"

这句话说得赵敏心里很难受，一时默默不语。

李隆基知道自己的话刺疼了她，遂正色道："朕明日要册立瑛儿为太子，今后你就成了太子之母。今后后宫之中除了皇后之外，数你为尊，你若继续与伎人为舞，岂不是有失身份？"

赵敏闻听儿子李瑛竟然成为太子，一时间竟然惊呆了。

次日早朝时，李隆基向群臣宣布立次子李瑛为太子。高力士手持册书，当殿将立李瑛为太子的册文读了一遍。李隆基此前已与重臣勋戚商议过此事，皇长子因腿有残疾不宜立为储君，众人又知道皇帝极度宠爱赵丽妃，那么顺序推长而立，这太子之位当然落在皇次子李瑛的身上。此后，年仅五岁的李瑛被引到李隆基的面前，并接受群臣的叩拜，由此成为新太子。

群臣拜毕，李隆基开言说道："朕即位之后，许多大臣纷纷奏言，劝朕早立太子，以使祚业平稳。朕今日立瑛儿为太子，就遂了群臣之意，其年龄尚小，也就不必行重典了。待其冠礼加元服之时，那时行礼不迟。"

群臣纷纷躬身答应。

李隆基又道："太子毕竟年幼，今后他是否成为一位称职的储君，还要看他本身的造化。为今之计，须为其选择良师，让其识礼知书为好。姚爱卿，卢爱卿。"

姚崇和卢怀慎闻召步出班外。

李隆基道："朕授姚卿为太子少师、卢卿为太子少傅，则今后培育太子的大任，就落在二卿的肩上。你们可选择良日，让太子行拜师之礼，至于其他东宫属官与教授，也要着落在二卿身上妥为选授。"

姚卢二人知道皇帝此授既为恩典，肩上又有莫大的责任，遂伏地叩首，拜谢皇恩。

历来设立太子为国家大事，李隆基此次使李瑛为储君，固然有宠爱其母赵丽妃的缘故，毕竟坚持了立长为储的惯例，大臣们也就无话可说。

李瑛被立为皇太子，宫中之人心中滋味最不好者当属王皇后。按说李琮为皇长子未立为太子，其母刘华妃心中更应郁闷，然李琮毕竟腿有残疾，刘华妃心中当然有想法，然实在无话可说。

李瑛被立为太子后的第三日，恰为王皇后父亲王仁皎的七十寿诞。国丈寿诞自要大肆庆贺一番，李隆基除了令内府具礼相送外，更准王皇后亲身去祝寿。

若追溯李隆基与王皇后的婚姻，那还是有相当来头的。长寿二年，李旦一家再次“入阁”，即是在宫内幽禁，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非常小心谨慎。然此年忽然来了一件喜事，大约则天皇后非常喜爱李隆基这位小孙子，她亲自做主将王家小姑娘配给李隆基，是年李隆基刚刚九岁，二人成亲之时可谓“娃娃亲”。

“太原王氏”号称当时五大姓之一，王皇后祖上为初唐名臣王珪，则其婚姻实为门当户对。且此婚姻由则天皇后主之，则为女皇示爱，对当时凄凄惨惨的李旦一家可谓莫大的安慰。此后幼小的王氏伴着李隆基逐渐长大，其时正是李隆基人生中最为灰暗的时候，两人可谓“患难夫妻”。待李隆基萌生夺位的思想之后，王氏其父王仁皎、其双胞胎之兄王守一成为最为支持李隆基之人，且立功不少。待李隆基成为皇帝，王氏被封为皇后，王仁皎被授为将作大匠，继而被授为开府仪同三司，王守一也被封为晋国公。

按说王皇后此时诸事皆顺，唯有自己的肚子始终不争气，眼见其他后妃已生出十余个皇子，自己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

这日祝寿之礼可谓盛大，京中王公大臣皆具礼来送，王宅门前顿现车水马龙。王皇后入宅之后不耐如此热闹，遂唤哥哥王守一到后院静室内叙话。

王守一见妹妹眉宇间总有难以舒展处，明白妹妹的心事，遂劝道："圣上虽立太子，毕竟不动妹妹皇后之位，请妹妹勿虑。"

王皇后道："丽妃不过倡伎出身，难道能成为皇后吗？"

王守一点头称是，并说道："丽妃也为明白之人，其日常对妹子恭谨非常，想是不会有别样心思。"

王皇后摇摇头，叹道："唉，我这肚子到底怎么了？圣上又非不来临幸，它为何没有一点动静？我现在还是皇后，然太子非为亲生，若时间久了，这皇后之位是否有些勉强？"

王守一沉思片刻，小心说道："算来妹子随圣上已二十年有余，圣上又非疏离妹子，然妹子肚中毫无动静，此症结还是在妹子身上。愚兄以为，妹子不可一味等待，须想法求子。"

王皇后哂道："我已试过多少法儿，你又非不知道，至今殊无起色，奈何？"

王守一道："妹子莫慌。愚兄此后日子什么事儿都不管了，专替妹子寻求求子良方，妹子说什么也要诞下龙种。"

无子的惶惑在王皇后的心中萦绕十余年，她想尽了许多法儿，然殊无良方，弄得她心灰意懒，对王守一眼前的说辞并无激动之处，仅淡淡说道："也只好如此了。"

第八回　闻惊变调臣遣将　赐衙居施爱示仁

西北果然出事了。

默啜不愧为大漠中练成的老狐狸，其纵马到朔方道绕了一圈，与解琬所部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遭遇战，立刻发现在这里讨不到任何便宜，遂领兵逸去。

薛讷闻听默啜兵犯朔方，不敢怠慢，遂整兵备战。孰料他在轮台左等右等，难见突厥人的踪影，不觉数月就过去了。西域较之中土，气候变化既剧烈又高寒，白日本为晴好的天空，半夜里就会突然变脸，只听

风吼如雷，似乎要将兵士们的住所连根拔起，只听“噼啪”声接连作响，自是大风卷起满川的碎石呼啸而至。疾风过后，大风依然没有止歇的劲头，此时漆黑的夜空里和风撒下大片的雪花，待兵士们天亮起床推开屋门，就见门槛已被白雪掩埋，放眼远望，只见山川间一派银白，大地似乎凝固，偶尔有野骆驼和野马在川中觅食，方知这个世界还是存在生命的。

轮台作为北庭都护府的治所，其周围驻扎戍卒两万人；再向西的安西四镇，也驻扎两万戍卒。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设立之后，保持着唐朝与西域诸国商路的畅通，其北方与西方有突厥人的诸方势力，东南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吐蕃，则此四万戍卒实际维系着大唐西域的安定。

戍卒自关中的折冲府抽调而来，按例在边关轮值三年，方得调换。每年盛夏之时，例为戍卒调换时期。薛讷初到轮台，因有默啜入寇之军情，数请兵部将调兵日期押后，如此过了数月，薛讷看到默啜无声无息，又见天气骤变，认为默啜在此恶劣天气里定会龟缩在大漠，遂准一万戍卒成行回家。

一万戍卒回家，新来轮值的戍卒尚未到达，轮台值守的戍卒仅剩下一万人，对于窥伺良久的默啜来说，可谓天赐良机。

一个风高雪急的夜里，默啜带领三万兵马卷地而至，利用雪光袭入轮台唐兵营中，然后大开杀戒。可怜一万唐兵仅有一千余人星散逃走，薛讷也死于乱军之中。

此军情传往长安，正好新年过后，君臣阅此消息，心中的滋味一时错杂而生。

李隆基叹道：“姚卿，看来你当初的担忧还是有道理的。薛讷毕竟稚嫩，绝非默啜的对手。唉，薛讷为薛仁贵之后，如此就堕了先人的威名。如今轮台已破，则安西四镇实属危殆。吐蕃人有动静吗？”

姚崇宽慰道：“默啜现在已成为一个不愿蚀本儿的老狐狸，他先在朔方道那里没有捞到便宜，遂瞅准时机到轮台大掠一把。安西四镇城池坚固，默啜明白以自身力量难啃此硬骨头，已然回头撤回自己牙帐了。吐蕃人见默啜如此来去如风，也没机会。”

李隆基问道："记得当初曾在瓜州驻有五万兵马，如今安在？"

"臣当时见西域无战事，已逐渐撤回三万，仅余二万兵马。臣闻此惊变，已令他们会同轮值戍卒前往轮台接防。"

李隆基闭目沉思片刻，然后说道："姚卿，西域数万兵马若无得力之人主持，形同一盘散沙。如此，就把郭虔权调回西域吧，还让他任北庭都护使。"

"臣恭听陛下圣裁。"

"郭虔权近来在营州也不错，已然兵出榆关，契丹人与奚人的气焰大为收敛。若将郭虔权调回，营州那里也须有得力之人主持。"

"陛下还记得前些日子当殿直谏的张嘉贞吗？此人识见才具，可堪为用，臣以为可使他任营州都督，正可历练一番。"

李隆基沉吟道："张嘉贞虽有才具，毕竟未真刀真枪在战阵中历练，凡紧要之位，须谨慎授用，不可使薛讷故事再现，姚卿，你兼知兵部尚书，此事须万端谨慎，须妥为挑选。"

"微臣明白。陛下，新年刚过万事纷纭，去岁使内外官交流好处不少，然紧要衙署尚缺吏事练达之人。以吏部和户部为例，其事关朝廷大局，则尚书人选务选得人。这一阵子，因此二部无得力之人，费去臣等的精力不少。"

李隆基仅设两名宰相，又对各部重臣挑选甚严，近来兵部、户部和吏部皆无尚书任职，则事儿皆汇集到姚崇与卢怀慎那里署理，使二人显得既忙累又憔悴。李隆基目睹此景，生怕累坏了二人，也一直琢磨着为此三部配人。现在姚崇主动提出来，李隆基当然认可，说道："好呀，此事早该办了。姚卿，你有人选吗？"

姚崇道："兵部的事儿紧急，臣还是暂兼一段时日。其他二部，须有德才者充之，臣以为，可使宋璟任吏部尚书，魏知古任户部尚书。"

李隆基笑道："宋璟以德著称天下，兼有才具，让他任吏部尚书，可谓得人；至于魏知古，朕听说你耻其出身，意甚不屑，为何又举之呢？"

“陛下，魏知古虽小吏出身，然其谋虑严谨，精于盘算，进止有节，实有才具。户部总领军国财政，有其主之，最为相宜。臣以为，除了京城以外，以东都选事最重，魏知古除了主持户部以外，可让他协助宋璟，分掌东都选事，也有相辅相成之功。”

李隆基见姚崇不以个人善恶选人，可谓公平公正，心中甚喜，遂笑道：“好哇，就依卿所奏，即日授任吧。姚卿，如今朝官中以科举出身为主，兼有一些小吏出身积功而擢者，你身为科举出身之人，不囿于己类选人，朕心甚喜。”

姚崇道：“科举出身之人，因长期烂读经书，心中渐有济世匡政之理想，此类人施政之时，虽多有泥古不化之迂腐举动，毕竟心存圣人之教，使军国大政趋于正途而行。国家之所以设科举以举人，缘由于此。至于自小吏积功而上之人，往往目光短浅，囿于得失计较，心中难有志存高远之处，如魏知古绝对为其中卓越之人，擢之以辅吏事，不失为一种辅助之法。”

李隆基闻此宏论，不禁笑问道：“姚卿虽系荫职出身，毕竟好学读书，由此将自己归入读书人之列。你如此否定小吏出身之人，是否对他们有些不公平呢？万一他们心存积怨，会不会埋怨姚卿身为宰辅，如此来行事有朋党之嫌呢？”姚崇父亲贞观时为上州都督，死后被追赠为幽州大都督，姚崇因而有了荫职的资格，其初被授为孝敬挽郎，此为末级散官，此后积功而行，被善于识人的则天皇后发现，最终官至宰辅。

姚崇正色道：“臣所思所想，合乎国家诠选之道。古往今来，国家官吏制度历经变革，最后归于科举选人，殊为正途。他们若有积怨，自可入读书之门列身士子，不该未知读书之难反有怨言。至于朋党之说，实在上不了台面。若天下读书人心系国家，践行孔孟之言成为一体，这样形成而来的朋党实为天下之幸，亦为陛下之幸！”

李隆基叹道：“可惜呀，若让天下读书人恪遵孔孟之言，实为难事。昔宗楚客、崔湜、宋之问与沈佺期等人皆进士出身，胸中皆有锦绣文章，然其所思所行，哪一个又谨遵了孔孟之教？姚卿，人心百样，那是勉强不来的。”

“陛下依贞观故事而行，即是如太宗皇帝那样教化天下。此法看似涵浩深远，其实有立竿见影之效果。譬如对规范人心，就有了标杆的作用，若人心思齐，远胜于严法厉旨。”

李隆基忽然笑问道："姚卿近来大刀阔斧，可谓重振吏治。如此一来，一些人风言风语，说姚卿失却了敦厚之道。姚卿勿惊，朕知道非常之时须用重典，若拖泥带水就会误国误民，你办的事就是代朕行政，他们说你其实就是说朕，我们不用多思此言。朕今日问你，前一段所作所为，你身上到底是教化之策多了一些，还是吏治权谋之术多了一些呢？"

姚崇一时不好回答，他这一段所作所为毕竟权谋之术多了一些，若实话实说，岂不是违了教化之国策？且此权谋之术多为仕宦多年之时磨砺而出，实为魏知古此类人的仕宦之道，自己大用其道，若实话实说，自己岂不是成为混迹于魏知古之流的人物？

姚崇很快躬身答道："教化之策为大政，权谋之术为手段，只要心向光明，自可使用一些。臣每每施政之时往往混淆了二者的界限，竟然不知不觉使用了一些权谋之术。然臣心想，只要国家能够逐渐走上正道，此为小节。"

李隆基不由得莞尔一笑，意甚满足。要知李隆基一路拼杀而来，近来又贬功臣、放兄弟，此皆非秉承圣贤所教。姚崇如此回答，实在替自己解了心结，心里也就十分熨帖。

郭虔权闻召风尘仆仆赶回长安，先到中书省求见姚崇。

郭虔权是时已闻知西北发生的事儿，遂笑对姚崇说道："看来我为奔忙之命，东北境事急，将我自西北调往此处，如今西北兵败，姚公又想起我了。"

姚崇虽对郭虔权待之以礼，脸色却没有任何笑意。姚崇知道，郭虔权如今主持一方军事，在其所辖范围内操持生杀大权，威权与日俱盛，其手下见了他往往不敢仰视。郭虔权如此说话，其内里含义实有自诩的成分，姚崇当然不能随声附和以助其势。姚崇哼了一声，冷然说道："你久在轮台驻守，熟悉周围情势，如今北庭有事，圣上当然就想起你了。当初调你去东北境，自有当时的情势，如今去西北，亦为必需。郭都督，你莫非不想去吗？"

"下官不敢。姚公，下官集合数千随行甲士之后，立刻动身前往西北。"郭虔权知道姚崇世事练达，眼下又威权独运，当然不敢怠慢。

“嗯，听说你离任后，对朝廷副都督刘正威署理营州事宜颇有微词，是这样吗？”

“不错，姚公问询，下官不敢隐瞒。刘正威随下官多年，此人辅佐军事，或者监运粮草，办事既稳妥又勤谨，还算胜任。若让他主持一方军事，其既无霸气又遇事不能定，实属勉强。下官私下以为，刘正威有些不适宜。”

“是呀，我们皆知刘正威的才具尚欠火候。奈何西北军情紧急，先让你抽身出来，营州都督一职容后稳妥物色。”

“姚公，自从下官主持东北境军事以来，非是下官妄自夸口，契丹人与奚人的昔日气焰已大为收敛，大唐之军稳扎稳打，已渐入佳境。下官以为，东北境那里须有得力之人主持，否则再有变数，于国不利。”

“嗯，你安心到西北赴任吧。东北境的事儿，圣上自有旨意。”

姚崇话音里更加冰冷，明显让郭虔权不用多说，最好马上闭嘴。郭虔权当然明白此意，然心有不甘，继续说道：“姚公，下官愿保一人，可保东北境安定。”

由于郭虔权熟悉东北境防务，则其所荐继任者，姚崇当然重视，他当即正色问道：“好哇，此人姓甚名谁？”

“此人名张守珪，现任营州都督府司马。”营州为下州，其都督府司马例为从五品官员。

姚崇闻言微微一笑，说道：“此人两年不到，即从一名无品别将升为五品官员。郭都督，朝廷自有规制，张守珪虽有微功，当初擢其为五品官员，已然破格，圣上惜才，再加上你力请，方有此任。营州都督为朝廷的三品官员，若让一个二十余岁的小子来任，岂非匪夷所思？”

“姚公，营州之所以有今日的局面，缘于张守珪献分化之策。他又独身深入敌后，将敌情摸得甚熟，如此知己知彼，方有制胜之道。他有功如此，岂是微功一件？”

姚崇心中有些恼怒，然面色冷峻如常，沉声说道：“论阅历见识，薛讷岂不是要比张守珪高上一筹？结果如何呢？丧师丢土，使京中震

动！张守珪毕竟为毛头小子，若让他来主持边关要务，岂不是犯险吗？郭都督，我知道你向来爱护手下之人，然国家大事，非同儿戏，你就不要再说了。”

郭虔权显然不服气，继续说道：“姚公此论，下官不敢苟同。昔太宗皇帝纵横战阵之时，不过二十余岁。凡战阵之事，所重者须有禀性灵气，若无灵性，就是阅历再多，终归无用。”

姚崇闻言大怒，拍案斥道：“郭虔权，你莫非自恃一些微功，就想来教训我吗？告诉你，为人不可居功自傲，你若一味如此，只会毁了自己！我大唐泱泱大国，人才辈出，你有些功劳无非是国家用你。嘿嘿，莫非国家少了你，事儿就无人办了吗？”

这时，外面忽然有人说道：“姚卿何必如此大动肝火？所谓虚心纳言，你莫非就忘了吗？”

姚崇和郭虔权闻听此言，知道皇帝驾到，遂慌不迭地迎出门外，纳头便拜。姚崇边叩首边说道：“微臣不知陛下驾到，实为大罪。”

李隆基笑道：“朕今日有心来瞧瞧姚卿在忙些什么，遂微服来此。入门后又令门人不得通禀，卿何罪之有？”李隆基身后仅带高力士一人，所以动静不大。

李隆基被迎入堂中坐下，其笑问道：“朕刚才在门外仅听了数句，不明其中详细。姚卿不虚心纳言当然不好，郭卿，想是你冲撞了上官，也为不该。”姚崇闻言心想皇帝也会和稀泥，殊有趣味。

郭虔权躬身答道：“微臣刚才一时兴起，就在姚公面前失了礼貌。臣错了，请陛下责罚，并请姚公原谅。”

李隆基笑道：“郭卿久为镇边大都督，想是习惯了人人仰视的眼光，忘记中书省为国家中枢所在，就想与姚卿辩论一番。好呀，你们争执些什么？说来听听。”

郭虔权心中有些惶惑不安，急忙伏地叩首谢罪。

姚崇将刚才的谈话过程说了一遍。

李隆基听完，先是沉默片刻，继而微笑道：“郭卿说得有些道理，

若人有带兵灵性，岂能以年龄论人？昔太宗皇帝带兵攻入长安，既而纵横中原，不过二十余岁嘛。若高祖皇帝不放手让太宗皇帝施展才华，大唐肯定要迟一些才能统一全国。姚卿，你的想法过于谨慎了。”

皇帝一言九鼎，姚崇当然连连称是。

李隆基接着说道：“人在二十余岁最有志气，若其再有天赋，定有一番作为。这个张守珪能瞧出分化治之的效用，足证其眼光不差，不妨让他一试！他就是起初打上几场败仗，只要不是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无妨。姚卿，若能因此磨炼出一位名将，朕以为应该很值。”

郭虔权躬身道：“陛下皇恩浩荡，实为英明无比。”

李隆基道：“姚卿，我们这一次就依了郭卿之奏。可授张守珪为营州都督府长史，由其主持营州事务，至于刘正威，可以副都督之身行监军之实。”

姚崇躬身答应。

李隆基目视郭虔权道：“郭卿，营州的事儿遂你所愿，如今西北军急，你就不要在京中多停留了。朕在京中，自会日日盼望你的好消息。”

郭虔权答道：“请陛下放心，臣此去轮台，定当秣马厉兵，管教默啜有来无回。臣午后即出京上路，现在即向陛下请辞了。”

“嗯，你退下吧。”

郭虔权又与姚崇拱手相别，然后步出门外。姚崇眼望郭虔权背影，转对李隆基说道：“陛下，边将往往宜骄且气盛，不可万事遂其愿。郭虔权之才具及见识皆臻一流，就是气势足了一些，陛下须慎之。”

李隆基笑道：“朕知道。然张守珪一事，你过于谨慎了。郭虔权久在战阵中厮杀，其识军人之能当远胜我们。嗯，朕有时也觉得奇怪，人皆为父母所生，为何出世后其才思就现出分别呢？像赵括为名将之后，其饱读兵书可对战事侃侃而谈，然一遇真正战事就败下阵来，他许是还比不上张守珪哩。看来人之灵性，实为无法之事。”

姚崇心思电转，心想皇帝如此说话，是否在自夸呢？李隆基也是二

十余岁开始有异志，其以一个默默无闻的郡王之身，竟然一跃成为大唐皇帝。姚崇本想借机恭维李隆基一番，又觉得形迹太显，还是不说为妙，遂说道："臣恭听圣命，已让兵部去办张守珪的事儿，其授任之书今日应该能够发出。"

李隆基答应了一声，忽然又微笑道："姚卿，你近来忙于政事，可谓夜以继日。朕听说你回京后尚未有住宅，尚在外赁房而住，且离衙署甚远，这怎么可以呢？你为重臣，此等起居之事如此简陋，是朕不恤你了。"姚崇心中登时打了一个突儿，其仕宦多年，当然能洞察细微。皇帝今日无声无息入衙来访，确实有些蹊跷，自李隆基入衙之后，姚崇心里一直在猜测皇帝的来意，现在皇帝主动问起自己的宅居，肯定不是泛泛而问。姚崇稍作停顿，当即答道："臣回京之后，朝中事务颇多，没有时间察地购宅。恰巧有人介绍有一宅院可以租赁，臣觉得如此省心省力，就搬了进去。待此后有闲暇时候，臣再慢慢细访购宅。陛下心系微臣起居，臣不胜感激。"

李隆基道："你为朕股肱重臣，京中却无自己的片瓦独木，此事若传扬出去，外人定会说朕只思让人办事，不问其生活。姚卿，你是否钱财有些不充裕呀？这样吧，你这几日去选一处宅基，其建造之费由朕拨给，你好歹要有一所自己的宅第。"

姚崇躬身谢道："臣历年宦中所积，可资建宅之用，请陛下勿虑。且国库之财例归国家，不能让功臣私用。微臣再谢陛下圣恩。"

"朕非用国库之财，难道用朕内库之财赏赐你，也不可以吗？"

"陛下欲依贞观故事行事，须对臣下一视同仁，不可对一人殊遇过重。陛下若赏了微臣，其他人肯定心有不足，如此对陛下不利。"

李隆基摇摇头，叹道："看来想做一名好皇帝太难，竟然连自己的物品也不可随意赠人了。也罢，就遂卿之意，朕也因此省钱了。然则卿须抓紧购房，否则有失朕之颜面。"

姚崇躬身答应。

李隆基又问道："姚卿，你有几个儿子呀？唉，朕每每督促你办事，却对你家事关心不够，此为朕之失呀，有失厚道。"

皇帝主动问起姚崇的儿子，姚崇的心里如电光火石般交相辉映，终于理出了一些头绪。他此时心中已有定论，皇帝今日前来定与自己的儿子有关，然自己的儿子有何要事能上达皇帝呢？他边思索边答道："臣有三个儿子，长子彝和次子异蒙圣上恩典，现在东都任职为国家出力；三子奕年龄尚小，一直随臣身边。"

李隆基笑道："所谓将门虎子，姚卿文武全才，则其子定为不差。姚卿，你要举贤不避亲，他们若才具超卓，你不可拦阻吏部建言重用他们哟。"

皇帝提到了吏部，终于令姚崇明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他重重地叹了一声，说道："唉，一提起他们，臣就有些伤心。臣多年来辗转任职，有时就将长子和次子寄放他处，如此就疏于管教。他们虽蒙圣恩替国家办事，然品行多欲而寡慎，臣每每想起此节，深恐他们滋事妄为，心中忧焚有加。"

李隆基说道："想是姚卿择人甚严，对己子尤甚。如姚卿如此才具者，天下又有几人？姚卿不可用己长格物，如此就有失公平。"

姚崇摇摇头，说道："臣近来有些忧心，正想召此二子嘱咐一番。陛下，魏知古新任户部尚书，又兼知东都选事。臣深怕此二子认为臣有恩于魏知古，遂打着臣的旗号去找魏知古，以帮他人说情，如此就违了朝廷制度。"姚崇此时隐隐猜到，说不定自己的儿子果然找到魏知古办事，他们哪儿知道魏知古对自己心存芥蒂，说不定魏知古定将请托之事奏报给皇帝，以此彰显姚崇教子不严，且纵子受贿，由此借机打压姚崇。

李隆基脸上未改颜色，依旧微笑道："姚卿怎能如此想？你治政甚严，儿子们岂敢违背父志？对了，你那小儿子到了弱冠之年时，若有才具，须当重用。"

姚崇躬身谢道："陛下关爱微臣一家，臣恭谢皇恩。"

姚崇归家之后，即派家人赴洛阳问询儿子是否向魏知古请托。待家人返京详细向姚崇叙说了事情过程，姚崇听完不禁身上沁出了冷汗，心中暗自庆幸自己未卜先知，由此躲过了一劫。

魏知古分掌东都选事，这一日来到洛阳，后二日姚崇的两个儿子连

袂前来拜望。魏知古见了他们，心中可谓五味杂陈。姚崇被拜相之后，对昔日功臣痛下杀手，一个个皆被赶出京城。自己此次虽被允返京任户部尚书，并分掌东都选事，看似被委以重任，然与昔日的宰相职相比，实有天渊之别。魏知古的心里不舒服，见了姚崇的儿子却是一副笑脸，口中盛赞姚崇对自己甚为有恩。姚崇的儿子何尝知道魏知古真正的心思，闻言脸有得色，心以为然。

三人寒暄一番，姚彝从身上取出一张名册，将之递给魏知古，说道："魏大人前来主持东都选事，与侄儿相熟之人知道魏大人与家父交情甚厚，纷纷前来托侄儿转请魏大人予以关照。侄儿本想不管，奈何情面上实在抹不开，只好来见魏大人。若魏大人能够照顾一二，侄儿不胜感激。"

魏知古低头一看，只见册上写有数十个人名，心想这哪里是相熟之人？分明是收人钱财帮人办事！他脸色依旧灿烂，笑道："我们两家实为一体，何必说客气话。我若不帮你们，见了姚公如何说话呢？"

魏知古返京之后，还是有机会单独面见皇帝的。魏知古出京赴洛阳公干，李隆基当然知道，少不了问询一句，魏知古此时长叹一声，说道："微臣前去主持选事，诸事皆顺。就是姚公的两位公子前来请求照顾，让臣实在犯了难。"

李隆基急问究竟，魏知古轻描淡写地将事情过程说了一遍，并拿出那份名册让李隆基观看。

李隆基观看之后脸色阴晴不定，继而问道："你主持选事，有人请托实为正常，关键看你如何应之呀。"

魏知古躬身答道："陛下罢'斜封官'，倡导按制诠选，则臣不敢逾制。其名册上的人名，若其具备朝廷规定的条件，臣不敢遗漏；若其不够条件，臣也不敢徇私。"

李隆基闻言颔首道："好呀，就如此办。魏卿，此名册之事到此为止，不许再向别人说项。"

"臣明白。"魏知古躬身答道。

李隆基由此犯了心思，若姚崇儿子的请托之事由姚崇指使，此事确

实非常严重。国家如今在姚崇的主持下刚刚迈入正途，足证当初拜姚崇为相可谓得宜，若其开始徇私枉法，此事不可不防。

李隆基于是决定试探一番，得知姚崇根本不知道儿子请托之事，其心事就放了下来，转对魏知古的密告有了看法。遥想当初诛灭太平公主前夕，魏知古突然前来告密太平公主的即将动作，后来知道其事先隐身是得了姚崇之嘱。然而自己若难得大势，太平公主真正控制了朝政，魏知古还敢挺身而出吗？

李隆基心中实在存疑，其后魏知古又转为工部尚书，其宦途渐趋窄微，与李隆基的此种心思大有干系。

卢怀慎虽被时人讥为“伴食宰相”，然他无非不愿意出头拿大主意而已，其对日常的政务却十分操心，付出的精力一点都不比姚崇少，有此谑号实为冤枉。转眼间夏去秋来，天气一日凉过一日，卢怀慎忽然偶感风寒，竟然卧榻不起。想是他积劳成疾，年岁又高，其病情日益沉重。李隆基数次入宅探望，并促太医署选派良医救治，奈何卢怀慎病疴沉重，是年刚刚入冬，其病不治，溘然辞世。

李隆基为之辍朝一日，待他得知卢怀慎家贫如洗，竟然无治丧之资，不禁流泪道：“天下人自私者多，如卢怀慎这样无私无欲者，实在少之又少。卢公逝后，让我去何处再寻如此良相呢？”李隆基随后赐其家彩绸百段，米粟二百斛，以治丧事，其又撰文，令人书之以为碑文，诏有司为其立碑。

卢怀慎逝后，姚崇顿时感到庶务骤增，未及旬日，容色间已显得十分疲惫。李隆基见之，心忧其累，问道：“卢公逝后，须立刻选人替其任。姚公，朕这些日子思绪有些杂乱，心中没有合适的人选，你若有得人可速速荐来。”

姚崇也不推辞，说道：“臣以为宋璟可堪为任。臣与宋璟合作多时，理政之时相得益彰，可以互相弥补彼此短长。”当初太上皇始任皇帝之时，姚崇与宋璟主持政务，其间虽有“斜封官”的风波，然他们二人革除弊政、纲纪并举，史称这一时期蔚然有贞观遗风。

按说如此良配当为李隆基的首选，然他沉吟片刻，坚决地摇头不许，说道：“宋公端正峭直，实为官员的道德楷模，如今天下承平不久，吏部亟需这样一位尚书守正理政，以形成吏治之道德之风。”

姚崇有些不解，追问道："如此操守端正之人，若使其成为宰相职，可以教化天下呀。"

李隆基微微一笑道："除了宋公之外，你还能举荐他人吗？"

"臣不能。"

"如此，就由朕慢慢物色他人吧。姚公，看来调郭虔权去轮台，还是办对了。郭虔权如今已赴任大半年了，他一去顿时稳定了西北局面，默啜眼见无便宜可讨，又转来求婚了。"

姚崇微笑道："是呀，郭虔权治军甚严，默啜此前与其交过手，当然不敢轻举妄动。嘿嘿，那郭虔权治军有道，催要起钱粮来，那也是一点都不含糊。其驻军轮台，这半年多要去的钱粮逾往日之倍。"

李隆基道："不妨，他稳定了西北局面，也就稳定了国家大局。区区一点钱粮，又值几何？今岁秋季大熟，国家太仓与各地义仓已然储满，姚公何必如此悭吝呢？"

姚崇走后，李隆基一直琢磨授任侍中的人选，他索来京中官员名册逐个翻看，然遍索无果，不觉已到子牌时刻。

其实姚崇所荐宋璟，实为合适人选。李隆基之所以不许，缘于如此的考虑：乱世之时，姚崇和宋璟皆为治世奇才，心儿可以走到一起。如今承平之时，二人的性格还是有差别的，姚崇主政时能持大节，小节之处颇有圆润之变，而宋璟凡事皆从圣贤之言处入手，不免棱角分明。二人经历相似，若让宋璟屈身姚崇之下，宋璟注定不会像卢怀慎那样恭谨顺从办事，说不定每每遇事会与姚崇争论一番。

李隆基之所以设定一正一副宰相，就是让正宰相乾纲独断，如此可省去许多掣肘之力，以有利于国家。李隆基现在选人的原则是：个人的道德与才具越高越好，然必须听命于姚崇。

李隆基此时的困意涌了上来，恍惚间忽然想起张嘉贞那日当庭诤谏的情景，心中忽然一激灵，暗道此人不错可堪为任。然他仅记起此人姓张，说什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李隆基唤过值日太监，令他速去中书省将此时值日官员唤来。

中书省今日值日的官员为中书侍郎韦抗，其时正在衙内打瞌睡，闻听皇帝夜半召唤，不知有何大事发生，遂脚步匆匆随太监入宫进入太极殿。

李隆基急急问道："韦卿，朕想起一人，奈何记不起他的名字。你替朕想一想，此人现为北方大将，张姓而复名，此人到底为谁？"

韦抗没有迟疑，当即答道："陛下说的莫非是张齐丘吗？此人现任朔方节度副使。"

李隆基仰头思索片刻，豁然答道："嗯，就是他了。韦卿，你速回中书拟旨，授此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韦抗不料皇帝竟然将宰相职授给一个记不起名字之人，惊诧得张大了嘴。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急忙伏地叩首，称旨退出。

韦抗走后，李隆基倦意全消，遂坐在案前翻阅各地报来的奏章。时光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时辰，李隆基忽然一拍几案，大呼道："错了！"

只见李隆基面前正放着张嘉贞报来的疏奏，李隆基看到张嘉贞的名字，方悟此人非张齐丘也。

韦抗再被召入太极殿，奉旨改正诏书。是时，张嘉贞已被改授为秦州都督，如此，张嘉贞以秦州都督之身一跃升为宰辅之职。

张嘉贞被召入京，以门下侍郎之身行门下侍中之实，其实顶替了卢怀慎的昔日角色。恰在此时，想是姚崇这一段时日操劳过多，一下子病倒在家，则张嘉贞主持了一切政务，每遇大事例由张嘉贞向李隆基禀报。

是年五谷丰登，朝廷的太仓已储满粮食，各地的义仓也已按规征粮入仓。所谓义仓，即是不论王公和庶人，按其拥有垦田多少，每亩纳地税两升粮食，待秋熟时收税入仓，若遇荒年则将其粮散赈灾民。此义仓之"义"既有平均税收的含义，又有赈灾与众皆同之意。张嘉贞这日来见李隆基，禀报说各地来奏报，今岁秋熟之后，因粮食渐多，谷价下降，百姓家中的粮食堆积太多。

李隆基闻言笑道："好呀，粮价开始下降了，此为吉兆啊。张卿，你有何忧呢？"

"微臣以为，如今各地义仓未满，可趁此好年成，每亩加收税一升。"李隆基闻言拉下脸来，问道："此加税之事，你事先可曾与姚公商量过？"

"此为微臣想法，未与姚公商议过。"

"哼，你为何不向姚公知会？朕欲依贞观故事行事，须与民清静，不可动辄加税，这样的馊主意，你竟然想得出来？"

张嘉贞顿时惶恐不安，说道："如此，容臣现在入姚公宅中问询一番。"

"嗯，你速去速回。"

姚崇之宅离皇城甚远，张嘉贞一来一回竟然用时一个多时辰，其奔回太极殿的时候，不知是心急还是脚步太急，周身大汗淋漓，其入殿即躬身报道："臣将各地的秋熟情况向姚公说了一遍，姚公说圣上体恤百姓，加税万万不可。然粮食也不能多了而浪费，且粮价降得太多宜伤农事，须有妥善之法。"

"姚公之法为何？"

"姚公以为，义仓之法可为常法，不宜改动。可由朝廷和诸州筹钱，在丰年谷贱时籴进，以刺激谷价浮升；待凶年谷贵时粜出，以平抑粮价。"

李隆基沉吟道："此法不错，然朝廷须为之拿出好大一笔钱。"

"姚公说了，此法主要在初年时耗费一笔钱，若凶年时粜出，朝廷其实不亏。姚公还为之取了一个名字，名为'常平仓法'。"

李隆基闻言，脸上渐渐绽出微笑，说道："好一个'常平仓法'，此议足显姚公之睿智。张卿，你速与户部议一议，即时开设此法吧。"

张嘉贞躬身答应。

李隆基继而言道："张卿，你今后遇事须先与姚公一议。非是朕不认可你，实因姚公善处朝政大事，你问一问他就可少走些弯路。"

张嘉贞也为直性之人，其脸露出苦色道："陛下也看到了，臣此去再回来费时甚多，把时辰都耗在路途上了，非是臣不愿去问询姚公，实怕因此耽误了朝中大事。"

李隆基想想也有道理，朝廷大事甚多，若让张嘉贞来回穿梭，也委实不像话。

张嘉贞此时说道："姚公住得太远，若其能住得近一些就好了。"

李隆基颔首道："对呀，你想得很对，为何不早一些让姚公住得近一些呢？张卿，朕看四方馆就挺好，可让姚公全家皆搬入四方馆居住。如此出了朱雀门就可入四方馆，我们前去探视姚公颇为方便。"

四方馆自隋朝时初设，其归属鸿胪寺，馆内设使者四人，分别负责接待东西南北诸国使者。自皇城出了朱雀门即为长安城内贯通南北的最宽街道——朱雀大街，与朱雀门相对的西南角有一处花团锦簇下的建筑群，是为四方馆。

张嘉贞迟疑道："四方馆接待四方来使，若让姚公家人居于此，是否有碍我朝威仪？"

李隆基斥道："没有姚公理政，我朝的事儿办不妥当，则更失我朝威仪！你速速传诏让姚公一家迁入此馆，以就近理政。唉，想姚公定有你一样的疑虑，你告诉姚公，若非朝廷规制所限，朕还想让姚公迁入宫内居住，他知道了朕的这番殷切之心，定会迁入此馆。"

姚崇得知李隆基的关爱之心，心中大为感动，遂迁入四方馆居住，此后的日子里，李隆基每日遣高力士代己询问姚崇的饮食起居，宫内尚食尚官与御医相望于道。京城之人看到皇帝待姚崇如此恩遇殊重，心中顿生艳羡之意。

第九回　花萼楼兄弟同欢　逢大赦姚崇识机

国丈王仁皎时任将作大匠，这些年把主要精力用在兴庆宫的建造之

上。兴庆坊改作兴庆宫，其原有建筑基本上全部拆除，工程量可谓浩大无比。王仁皎看罢兴庆宫的建设图样，又听皇帝言及“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深知皇帝最为关切此二楼，遂督促将作监加速建设。转眼到了开元四年的春天，“花萼相辉楼”建造成功，“勤政务本楼”也初具大致模样。为了装点“花萼相辉楼”四周景物，王仁皎从全国各地移来奇树名花，错落有致地种植在此楼的周围。初春的风儿拂过，可闻清香扑鼻，园中花树上的花萼粉嫩相依，确实合了“花萼相辉”之意。

王仁皎数次促请李隆基观摩“花萼相辉楼”，某一日阳光明媚，李隆基忽然兴起出外舒展筋骨之意，遂派人唤来王仁皎，令其带同前往兴庆宫视察。

太极宫与大明宫皆有夹道相连，并与四方城墙相通，王仁皎此次又在兴庆宫修建夹道与东城墙联为一体，则李隆基自太极宫乘舆从夹道中即可到达兴庆宫。

李隆基登上“花萼相辉楼”，纵目四观，就见与其相对的“勤政务本楼”已初具模样，其他的一些殿堂也出了地面，不免有些凌乱之感；然此楼周围花木葱茏，实为一个幽静而雅致的所在，心中就大为满意。

王仁皎禀道：“陛下，整个兴庆宫全部建成，大约还需三年的时日。如今国家草创时期，臣不敢多添劳力，以致耽搁了时日。”

李隆基赞道：“好嘛，你能体会朕意，不扰百姓，实为好事。太极殿虽有些旧，毕竟还能住人，也不急在这一时。这‘花萼相辉楼’建得不错，即使其他地方建造未成，朕也可以在此宴饮兄弟嘛。”

李隆基说到这里，忽然勾起心事：此楼虽建好，然兄弟们散归各处，又如何能宴饮相聚呢？

他此后闷然回到太极殿，让高力士唤来姚崇说话。

李隆基道：“朕刚才到兴庆宫走了一圈，有些触景生情啊。”

姚崇摸不着头脑，心想兴庆宫那里建设正酣，又有什么好景了？

李隆基接着道：“朕前天去见太上皇，太上皇忽然问起宁王他们。

朕今日到了兴庆宫，顿时想起昔日‘五王宅’兄弟相聚的情景，如今物在人非，兄弟们星散四方，朕心中滋味很不好呀。”

姚崇恍然大悟，心中暗想当初让诸王出京分赴各地，那是为保皇权而采取的预防手段。然皇帝如今的口吻中，似乎让他们兄弟分离，分明是姚崇挑的事儿。姚崇心中不禁苦笑：谁让自己处此位置呢？那么贬功臣散兄弟的恶名，只好自己坦然担当罢了。姚崇想到这里，急忙答道：“陛下仁孝且友悌兄弟，此为天下皆知的事儿。新春过后，宁王等新宅皆已建成，且与兴庆宫毗邻，臣以为，可宣宁王等人返京，从此与陛下旦夕一起，与太上皇共享天伦之乐。”

李隆基颔首道：“朕召你过来，就是想办这件事儿。朕前日去见太上皇，觉得父皇的身子骨一日不似一日，若兄弟们皆侍奉在父皇周围，说不定父皇的身子骨会大好起来。”

姚崇知道，经过此前数年来君臣努力，国势逐渐恢复且平稳，李隆基的皇权已至高无上，几无可撼动之人。当此时机，若令诸王返京，其与李隆基的皇权无碍，且能周全李隆基的名声，殊为好事。

此事于是被定了下来。

李隆基又问道：“姚卿，张嘉贞为相，可堪为托吗？”

姚崇道：“陛下钦定之人，焉能不堪？只是嘉贞性格简疏，且太信他人，行事不免有些毛糙，容易误事。臣知其短，已数次直言相劝，相信其历练一些时日，当有进步。”

李隆基前一夜忽发奇想，由此将一个不知名之人擢为相职，如此简拔方式和授任过程实在有点过于简单。他闻姚崇之言笑道：“若张嘉贞完美无比，他就不宜居此相位。姚卿，万事皆由你主持，所谓绿叶红花，张嘉贞无非绿叶而已。朕之所以选他，缘由于此。”

姚崇如今已明白李隆基任用宰相的大致脉络。历来相权作为皇权的延伸，按说两者的目的是统一的，只要相权服从于皇权，国家可以依序施政。然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即相权过于强大，渐渐侵凌皇权，二者由此产生了矛盾。所以大唐立国以来，太宗皇帝设立政事堂，如三师三公、三省长官乃至“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低品级官员，皆为宰相职，皆可入政事堂议事。唐

太宗这样做固然有集思广益、大事仍由皇帝定夺的目的，其中也有让宰相们互相制衡的考虑。李隆基如今废除政事堂议事的成例，转而极大地扩大主要宰相的相权，此举可以改变政事堂议而不决的弊病，也表现出其对主要宰相的无限信任。

姚崇于是又感恩一番，随后辞去。

旬日之后，宁王李宪诸兄弟奉诏返回京城，李隆基在兄弟们归齐之后，即在“花萼相辉楼”摆起宴席，以为洗尘。

是夜楼外暗香浮动，红桂、木兰及月桂树之异香被微风所裹挟，轻轻漫入纱窗进入楼内。“花萼相辉楼”向南不远，有一片无垠的水面，即是昔日涌泉而成的隆庆池，如今为避李隆基名讳，改称为兴庆池。水面中心的岛亭中，斑斑点点挂有数串红灯笼，凭栏望去，就见那微风中微微晃动的灯笼与池中的微澜相映，将近旁的花树、奇香带动起来，形成了一幅动态的图画。

李隆基虽为皇帝，在此席中仍推大哥坐在首席，其举盏祝道：“国家草创之际，为绥四方安定，只好委屈兄弟们代朕四方镇守。来，请饮尽此盏，聊慰兄弟们奔波之劳。”

李宪等四兄弟心如明镜，他们出京后虽有刺史之名，然州务皆由本州长史署理，朝廷明文不许他们妄加过问，则此数年日子，无非以闲极无聊来打发时间。李隆基现在说他们镇守四方，分明为鬼话。然李隆基已非昔日的三郎，而是手操天下任何人生杀大权的皇帝，他们心间早就生出了恐惧之心，遂小心地饮尽盏中之酒。

李隆基又挥手一指，说道：“朕建此楼，即为兄弟相亲之意。今后我等兄弟侍奉父皇之余，每旬日可以来此聚乐一回。唉，这些年每思兄弟们，惜不能聚齐，实为遗憾之事。”

李宪举盏说道：“陛下初登基之时，动辄邀兄弟入宫聚会，且同榻而眠；如今国事繁重，犹不忘兄弟，造此楼以彰兄弟之情。有史以来，难有如陛下这样友爱兄弟的皇帝。来，我代兄弟们敬陛下一盏。”

李隆基挥手制止道：“大哥，我们今后在朝堂之上，可以君臣相称；若遇如此家宴之时，还是兄弟相称最好。大哥，我们兄弟同饮此盏吧。”

其他人闻言，当然举盏饮尽。

李隆基又道："兄弟们入京之后，还要替朝廷出力。明日我与姚公商议一下，要依各位兄弟的特长安排重职。天下虽已承平，然不可懈怠，此为我家天下，还要加倍努力才是。"

李宪等四兄弟在此漫长的放逐日子里，有一件事儿皆想得无比明白，即是今后说什么也不能再任朝中的实职了。李隆基此前曾针对功臣以东汉为例，说过"南阳故人，优闲自保"之语，他们认为也适用于自己。若从此不过问朝中之事，作为藩王有优厚的食封，从此优哉游哉，岂不畅快？

李宪与三位弟弟对了一下眼神，然后庄重说道："三弟，我等酒宴之前曾一起说过，今后有藩王之身则足矣，从此远离朝政之事，至于授职之事，今后不用再提。"

李范三人重重点头，说道："就是这样。"

李隆基又虚让一番，看到兄弟们咬紧牙关坚决不允，也就住口不提。

是夜兄弟五人饮酒甚宏，至深夜时方尽欢而散。

却说李隆基兄弟五人在"花萼相辉楼"频频举盏的时候，姚崇在中书省衙内掌灯办公。

是时民众崇佛者甚多，人们稍有钱财，往往发愿建寺。开元初年，长安有寺四百余所，李隆基鉴于此状，认为若建寺太多不利于恢复农事，遂下敕道："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近年由于连年大熟，一些地方又复建新寺的苗头，姚崇当然不允许故态复萌，遂拟出措辞严厉的牒文发往各地，并令御史台派出巡察使到各地纠察。

办完了这件事儿，姚崇又认真阅读张守珪的奏章。今春之后，张守珪已将营州治所前挪到大凌河一带，契丹人内部失和纷争不已，由此失去了进攻的势头。姚崇阅书至此，起身拍案赞道："好哇，果然有猛将风范。哈哈，郭虔权的眼光奇准，这一次没有看走了眼。"

中书舍人齐瀚今天值日，其时侍立一旁。看到姚崇如此高兴，不明所以，遂小心问道："姚公如此高兴，莫非郭都督又有胜仗了？"

姚崇道："郭虔权前次擒杀默啜之子，已大敛默啜的气焰，则近期西北无战事。我今日之所以高兴，缘于他当初向圣上举荐张守珪，由此我朝又有了一员猛将。"

去岁冬末，默啜故技重使，欲趁着恶劣天气去偷袭轮台。郭虔权早有防备，固守轮台城并不出战，令突厥人感到唐兵畏惧示怯。默啜此次遣其子同俄特勒为右军统帅，其看到唐兵不出，先是带领手下前来骂阵，继而单骑到城下耀武扬威。郭虔权时刻把握战机，看到同俄特勒如此狂妄，遂在军中选出数名身手矫健之人出城埋伏。同俄特勒果然单骑再来，就见数条身影一跃而起，挥刀将其斩杀。突厥人闻听大汗之子被擒，派人入城谈判，表态愿意以军中资粮赎回大汗之子。郭虔权微笑道："我城中粮草甚多，要你们的资粮又有什么用？人嘛，你们可以带回去。"突厥人看到大汗之子已然身首异处，顿时满营痛哭。郭虔权是夜打开城门，全体将士奋力斩杀，突厥人由此大败。

齐瀚得知事情详细，衷心赞道："郭都督固然有眼力，然圣上和姚公不认可，张守珪终究难当营州大任。"

是时外面万籁俱寂，一丝得意之情冲开了姚崇的心扉，其笑问道："嗯，你说得有些道理。齐瀚，我知你博古通今，又随我多年，你认为我与古代的哪一个贤相可以媲美呀？"

齐瀚一时愣在当地，姚崇既说"贤相"，又说"媲美"，当然是自诩贤相。他有心想说可比于杜如晦，然又觉得不像。

孰料姚崇不待齐瀚回答，其心中早有了自己的定论，又追问一句道："你觉得我比管仲和晏婴如何？"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晏婴则历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为相长达五十余年，孔子曾赞道："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此二人皆为史上著名的贤相，姚崇自比二人，显然自视甚高。

姚崇本待齐瀚出声附和，以畅己意，不料齐瀚先是沉默片刻，继而摇头说道："下官以为，姚公恐怕比不上他们。"

姚崇脸上的笑意有些僵硬，双手撑着几案问道："我如此不堪吗？试说其道理。"

齐瀚答道："管仲与晏婴施政之时，其所定措施未必能传之后世，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确实一以贯之。姚公数年来施政，其主旨随时更改，仅从此点上看姚公似乎比不上他们。"

姚崇抬头细想，觉得齐瀚所言并非虚话，心情有些低落，然并不甘心，继续追问道："嗯，我确实比不上他们。你好好想想，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宰相呢？"

齐瀚此时脱口而出："贞观初年，太宗皇帝谋求大治，房杜二相倾力辅弼，果然实现大治，则姚公与房杜之作用差相仿佛。然房杜行事低调，姚公善于大刀阔斧，如此也有区别。"

"如此说来，我比房杜二相也有些勉强了？"

"非也。下官以为，姚公实为救时之相！"

姚崇闻言，不禁容色灿烂，双手离案挥舞，不觉将手持之笔掼于地上，其大声说道："好呀，救时宰相！我能有救时宰相之誉，其实也很难得呀。"

此后姚崇离衙归家，路上想起齐瀚对自己的评价，心中快乐之极，嘴角间不时漾出微笑。

唐人素爱香料，达官贵人往往衣服熏香，身上还挂着香囊，庭院中和公堂衙门里也是芳香袭人，就是沐浴之时，浴缸中也加有香料，因而香料需求十分巨大。

是时本土出产香料十分有限，多从西域诸国进口而来。如出自天竺的沉香、出自波斯国的没香等。或从陆路自西域运来，或装上船舶海运至广州等港口。由于国内需求香料甚巨，且此买卖的利润丰厚，许多国人和胡人投入其中，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买卖人群。

去冬以来，一种名为苏合香的香料风靡京城。此香较之沉香等贵重香料要便宜许多，将之混入灯烛之中燃烧，则幽香扑鼻。此物价廉物美，先在宫中使用，全城官宦之家很快纷纷效仿，由此其使用量剧增。

经营此香的胡商康惠登顿时日进斗金，脸上笑容灿烂如花。他起初蜗居在西市的“波斯居”之中，数月之后即耗费重金在修政坊购了一处大宅子，宅中婢仆成群，俨然一位坐拥万金的富商。

人在平淡或潦倒之时，向无别人注意。然其一旦大贵或暴富，诸般眼神就会集于其身，且其中的眼神多为挑剔或疑窦的询问。康惠登如此风光，顿时引起了监察御史崔隐甫的注意，他一直在琢磨这样一个症结：康惠登作为一个粟特人，其入京不久，连大唐官话都说不囫囵，缘何能将香料打入宫中，这其中到底有什么蹊跷？

监察御史为正八品官员，官职实在不高。崔隐甫是年三十五岁，其自幼不习诗书，难以以科举道路列身官场。其先祖曾在隋朝当过散骑侍郎，且其为崔氏大姓，他靠着这一点余荫初入官场当了一名兵曹参军，此后宦途多艰，至今方成为八品官员。按说崔隐甫若安于现状，则可平稳致仕，也为平安的一生，奈何他心高多欲，不甘心如此碌碌无为下去，就有了立功之心。

崔隐甫由此注意上了康惠登，很快发现康惠登将中书省主书赵诲奉为上宾，他由此更加上了心，从各个侧面打探二人交往的详情。

中书省主书为七品官员，主要职掌中书省的文翰之事。按说赵诲无非和文书打打交道，说什么也难与香料买卖扯上干系。然崔隐甫到底心机深沉，很快理出了二人交往的脉络。

康惠登数次操着不太熟练的官话当众说道：“没有赵大人的帮助，我难以有今天。”崔隐甫据此为赵诲定了两宗罪：朝廷规定官员不得交结外夷，此其一；其二为康惠登的话中透露出赵诲为其帮了大忙，则其中肯定有利益关系。

崔隐甫再仔细打探赵诲的来历，又有惊奇发现。赵诲在中书省虽官职不高，然其拟文既快又准，中书省的大半公文皆出于其手，因此极得中书令姚崇的赏识。崔隐甫由此深层次想道，赵诲之所以能帮助胡商打通宫中关节，是否利用了姚崇的威力呢？

监察御史虽官职不高，然其有一件好处，就是其奏文可以直达皇帝手中。崔隐甫于是抖擞精神，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文字，然后密封后送入宫中。

李隆基阅罢此文，派人将崔隐甫唤入宫中当面询问。

李隆基扬起崔隐甫的奏文，冷峻问道："崔御史，此文非是你臆造而成吧？"

崔隐甫小心答道："微臣暗中访查月余，虽未得二人亲口伏辩，然事实彰显，实不敢妄自臆猜以欺瞒陛下。"崔隐甫将奏书送出后，心想皇帝阅后让有司核查，则可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料皇帝如此郑重其事，竟然将自己召入宫中亲口问询，令他喜出望外。

李隆基道："嗯，朕似乎听过姚公数次提起赵诲的名字，好像此人文笔甚好，可堪为用。如此为文之人，若交结胡商，得人好处，则此人不简单。"

"陛下圣明。赵诲在中书省虽为七品官员，然他自恃姚崇信任，似乎未将其他上官放在眼中。微臣以为，赵诲之所以敢交结胡商，实因其恃宠渐至狂妄，则姚公也脱不了干系。"

李隆基看到崔隐甫将赵诲的事儿往姚崇的身上引，心中忽然有了异样的感觉，他沉思片刻，然后说道："你未明详细，焉能扯上姚公？也罢，须将此事弄个水落石出。崔御史，朕让大理寺助你，速速将那名胡商和赵诲捕入大理寺讯问，由你前去主审。"

崔隐甫心中顿时乐开了花，心想这一次奉旨勘问，定能大功告成。他当即伏地叩拜，以谢皇恩。

崔隐甫走后，李隆基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赵诲是否有罪，此为无足轻重之事，然其身后的姚崇，倒是颇费思量之事。李隆基翻来覆去始终想的是一件事：赵诲如此无法无天，姚崇是否知情？

大理寺拿人时并未大张旗鼓，姚崇得知赵诲被大理寺捕走的时候，已到了第二日的下朝之后。姚崇初闻此消息，登时勃然大怒，骂道："这个班景倩平时还算妥当，缘何这一次昏了头了？他拿了我的人，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他到底想干什么？来人，去把班景倩叫来。"

大理寺非为三省的辖下机构，例归皇帝直辖。然这些年李隆基放手任姚崇施政，百官皆对姚崇产生了畏惧之心，进而恭谨相待，诸事要向

他禀报一声。大理寺卿班景倩资历尚浅，对姚崇的恭谨自然又比他人要多三分。

班景倩闻召不敢怠慢，很快入中书省来见姚崇。姚崇见了他没有好脸色，劈头斥道："班大人，中书省莫非成了东市里的摊档了吗？大理寺竟然敢不知会一声就强行带人，你到底倚了谁的势？"

班景倩满脸赔笑，轻声说道："姚公息怒。大理寺确实将赵诲带走讯问，然他到底犯了何事，下官至今也是一头雾水。"

"笑话。你为大理寺的主官，就是不直接审问人犯，属下也该将案情告诉你，班大人，你莫非想搪塞老夫吗？"

班景倩向姚崇走近了几步，然后低声说道："姚公，赵诲的罪名估计不轻！昨日监察御史崔隐甫手捧圣上之旨入了大理寺，圣旨上指明崔隐甫主审此案，仅让大理寺全力协助，不得妄自干预。"

姚崇得知此案由皇帝指使，心中大为震惊，急问道："赵诲到底犯了什么事了？竟然使圣上如此大动干戈？"

班景倩道："下官不敢多问。不过崔隐甫还同时拘来一位胡商，此人似为贩香料者。如此看来，赵诲的事儿似与胡商有关？"

姚崇似自言自语道："嗯，赵诲如何又与胡商搅在了一起？此人日常在衙中恭谨办事，非为惹事之人啊。"

班景倩又低声道："瞧现在的阵势，估计事情很大。姚公，刚才崔隐甫前来找下官，让下官速速备出一间净室。下官再三问其用途，崔隐甫方才悄悄说道，圣上要亲入大理寺询问人犯，此净室即是为圣上所备的。姚公，下官以为此事重大，不宜多问，以免引火烧身。"

姚崇似乎不信，喃喃道："圣上竟然要亲自审讯？不过一个七品官儿，能惹多大的事儿？"

班景倩又道："下官再劝姚公，最好远离此事。其实下官刚才说过之话，也是不该说的。姚公，切记勿向他人言及此事。"

姚崇颔首道："嗯，我知道事情的轻重。我不知道事情竟然如此曲折，刚才错怪你了，老夫向你赔礼。"

班景倩躬身谢道："下官不敢。姚公，下官这就告辞了。"

姚崇在衙中思虑片刻，即赴宫内求见李隆基。姚崇这些年来往宫中，可以凭牌直入，不像其他人那样须蒙宣方能入内。

李隆基看到姚崇急匆匆而来，心里明白他的来意，然他并不点破，笑吟吟言道："姚公刚刚下朝不久，又匆匆而来，莫非有什么急事儿？"

姚崇也不兜圈子，单刀直入道："臣回衙后得知，属下主书赵诲被大理寺拘去。臣大略问了一下，得知此案系监察御史崔隐甫奉旨审理。臣想代赵诲向陛下讨个情儿，若其事情不大，念其多年勤谨办事的分上，还是宽大一些吧。"

李隆基道："案子正在审理，朕听说这个赵诲交结胡商因此受贿。姚公明晓刑律，当知此罪不小呀。姚公，此人不过一名七品官员，他犯了事儿当然由自己担当，你不用为之操心太多。"

"陛下，臣之所以代此人说项，实因臣惜才的缘故。此人文笔甚好，又有理政才具，假以时日，定能成为一名有用之人。他不过得人一些钱财，让他退出来也就罢了，何必揪住不放？"

李隆基想不到姚崇竟然如此着急，还说出如此不负责之语。他目视姚崇那熟悉的脸庞，忽然感觉到一丝陌生。他的思绪拉回到魏知古向自己禀报姚崇儿子请托的时候，当时姚崇以不知情化解了这件事情，然其子代人请托，且有数十人之多，则其儿子肯定得人好处。现在姚崇又说出让赵诲退钱之语，看来姚崇始终认为受人贿赂实为小节，你为国家宰相，如此认为岂不是大失人之操守？李隆基想到这里，心间就酿出了一丝恼怒，然未在脸上呈现，犹笑吟吟道："姚公何必着急？此案正在审理之中，待案情水落石出，再定下步行止也不晚。"

姚崇蹙眉说道："此案若让崔隐甫审理，臣确实有些忧心。崔隐甫小吏出身，此类人心思活泛，恨不得将一件芝麻大的事儿说成磨盘，以此来邀功升迁，此点请陛下明察。"

李隆基闻言心中更不是滋味，他此前查过赵诲的经历，此人于开元二年以明经科第二名得中，是时姚崇兼知吏部尚书，则赵诲与姚崇有了名义上的师生名分。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赵诲在中书省从末等官员做

起，很快升至七品官员，由此可见姚崇的赏识之功。李隆基阅罢此节，心中晃过一点疑问：人皆有私，莫非姚崇利用自己的宰相地位开始结党了？姚崇向来不喜小吏出身之人，那么其结党范围肯定从明经、进士诸科出身者中选取。姚崇现在极力替一个低品官员脱罪，是不是正为此嫌疑呢？

历来皇帝，最忌臣下结党。李隆基作为一名从乱世中冲杀而出的皇帝，深明臣下结党首先不利于维护皇权，再者若有竞争也不利于朝廷稳定。

诸般思绪，在李隆基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却不用费太多时间。李隆基微微一摇头，脸上的笑容依然不改，温言道："姚公啊，朕以为小吏出身之人也有其好处，他们自知出身低微，平素小心谨慎且戮力而为。想崔隐甫也不敢胡作非为，朕说过要根绝酷吏行为，他难道还敢屈打成招吗？罢了，我们不说此事了。姚公，太上皇近来的身子一日沉重一日，须早为置所啊。"

姚崇答道："臣有同感。臣前些日子曾到桥陵巡查一番，其营造工程已近尾声，请陛下勿虑。"

自唐太宗开始，其改变此前皇帝堆土成陵的成例，开创因山为陵的办法，遂成为后代君主造陵的定式。太上皇李旦的陵墓选在京城东北方向百里处的丰山之上，此山与秦岭诸峰遥遥相对，周围峰峦起伏，山川壮丽，最奇妙处在于丰山形同座椅，实为风水绝佳之处。此陵于开元二年开建，其以山为冢，在山腹中开凿地宫，在地面上绕山筑城，现已初见规模。

李隆基叹道："父皇今年不过五十五岁，奈何疾病缠身，如何处之呢？"

姚崇道："人生寿夭有期，天命不可违。陛下孝名天下，待太上皇可谓体贴甚细，不可因此劳神伤身。"

"唉，若朕能代父皇少了一些痛楚，朕定感激上苍有眼。"

"陛下不可如此。臣去看望太上皇之时，太上皇眼观朝政之事渐趋平稳，其心甚慰。陛下身系社稷之重，若轻贱自身，则国家危殆，太上皇若知此情，肯定会心伤不已，如此反对太上皇不利。"

“嗯，姚公，我们一定要多想些法子，争取让太上皇的身子大好起来，如此方为天下之福。”

李旦成为太上皇，即从太极宫迁入百福宫，从此开始了颐养天年的岁月。

李旦刚刚成为太上皇的时候，因心伤妹妹太平公主之死，不免对儿子李隆基有些恼怒，为此沉默寡言许多日子。随着岁月的慢慢流逝，又见李隆基励精图治，国势一日比一日好了起来，方悟自哥哥李显成为皇帝以来，还是以此子当皇帝最为称职，心中的不满渐渐平息。

李旦素为恬淡的性子，其心情平复之后日日待在宫中，或听乐、或为书、或钻入故书堆里研究训诂之学，日子过得相当充实。李隆基经常前来问安，并让宫内尚官每日送来饮食用具。

李旦为太上皇，绝足不问朝政之事，如此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相比就有了很大差别。李渊当了太上皇，还非常关注朝政之事，唐太宗派李靖打败了东突厥，李渊闻讯，喜极而狂，立刻在凌烟阁置酒庆祝，并让儿子李世民起舞助兴。

李旦不像李渊那样多事惹皇帝讨厌，其日常无声无息，似乎天下根本没有这个太上皇。

按说李旦与李隆基这对父子互不干扰，则李旦的清静日子可以长久地过下去。然李旦的身子不争气，这年春节之后，身子忽然虚弱无比，就此躺在榻上无力再起。

李隆基为彰自己的大孝之名，这日听了一名方士之言，决定大赦京中囚犯，以为父皇祈福。

然这些招数毫无用处，李旦又在榻上躺了两月，时间进入六月之后，随着热气一日比一日愈浓，李旦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李旦死后，李隆基为其上谥号为大圣真皇帝，庙号为睿宗皇帝。

再说姚崇非常关注赵诲的案情，他不屑于问询崔隐甫，数次召来班景倩打探情况。班景倩起初以未插手为由却之，到了后来，其看到姚崇的殷殷之情，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就劝说道：“姚公，下官以为此案情

复杂，您最好不要再问了。”

“唉，我岂能不知？然赵诲毕竟为我的属下，其家属日日来求我，我若不管，是不是有些薄情？”

班景倩摇摇头，说道：“下官听说，此案已大致审理具结。那胡商言之凿凿，将行贿之金说得一点不差，赵诲也予以认可并画押确认，则此案已成铁案。姚公熟谙朝廷律法，当知赵诲之罪当死。”

“我曾经找过圣上，恳请圣上准许赵诲退出贿金，如此保下一条命来。”

班景倩张嘴欲言，又把到了口中的话咽了回去。

是时，李隆基替父祈福的大赦令刚刚发至刑部和大理寺，班景倩来之前已看到此诏令，只见诏令的末句单独写道：“独不赦赵诲。”班景倩心想姚崇为中书令，则皇帝署此大赦令肯定会与姚崇商议，然观姚崇那茫然不知的神情，他此时肯定不知有此诏令！

班景倩由此隐约猜出，皇帝不与姚崇商议，则二人已透出生分。既然这样，自己还是少说为佳。

姚崇到了这日黄昏之时，方才得知了皇帝大赦令的详细内容。他闻知后颓坐在衙中案前，一直坐到掌灯时分。

中书省这日又轮到齐瀚值日，他得知姚大人独坐衙中且不掌灯，顿时大为奇怪，遂带人入室燃起灯烛，关切地问道：“姚公，是否又有急事儿须连夜来办？如此，下官先唤人为姚公准备晚饭如何？”

姚崇看见齐瀚，忽然想起那日二人在此关于“救时宰相”的对话，心中不由得感触万端，暗暗自言道：“‘救时宰相’？是了，人若到了狂妄之地步，已然近乎无知！我自诩为‘救时宰相’之时，其实宰相之路已走到尽头！”

姚崇此时心中异常清醒，他已然洞悉了李隆基此行为的真实含义。他向齐瀚挥了一下手，说道：“罢了，没有什么事儿。我这就离衙回府。”他说完此话，慢慢撑起身子，然后缓缓步出室外。

齐瀚眼观姚崇那略显蹒跚的背影，不敢再问，遂呆立当地。

院内的月光如水，姚崇缓缓走动，其身影在月影下显得颀长。姚崇知道，明日该是找皇帝请辞中书令的时候了，则此夜晚为自己宰相生涯的最后一段时辰。

姚崇想明白了此事的真正含义。李隆基先是指使崔隐甫审理此案，并亲入大理寺询问赵诲。一个七品官何至于让皇帝如此大动干戈？那么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即皇帝认为赵诲素为姚崇的宠信之人，则赵诲的行为或出于姚崇的授意，或恃宠而为。此后姚崇甚为关注赵诲案情，并亲找皇帝求情，由此可为旁证。

皇帝已对姚崇产生疑心，此为千真万确之事。且姚崇求情之时，李隆基始终不说一句准话儿。姚崇为相数年，多少事皆由自己独立署理，皇帝对他十分放心，缘何如此一件小事儿，李隆基竟然不给姚崇一点面子呢？

大赦令中的“独不赦赵诲”，姚崇以为这句话就是写给自己看的。姚崇明白，皇帝以此事告诉自己，你姚崇御下不严，且有结党之嫌，那是不能给一点面子的。

皇帝若对宰相起了疑心，你还能继续干吗？

姚崇积数十年的仕宦经验，若不明白此事且不能及时决断，他也难以走到今天！

第十回　姚崇真诚荐宋璟　皇帝花间遇倩女

第二日早朝之时，姚崇神色如常按例奏事。他执笏奏道：“陛下，欲使农事少受水旱之灾，须大兴水利。自贞观朝以来，历朝皆重水利，如贞观朝共营造水利设施二十六处，高宗皇帝时期建有三十一处，则天皇后时期建有十五处。这些水利设施建造之后，即可永惠后世，实有百世之功。如今到了我朝，陛下倡兴农事，一些地方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也屡有建造，臣请陛下下旨褒扬这些有功官吏。”

李隆基这些年先遇旱灾，再遇蝗灾，顿时闹了个手忙脚乱，其间多次下旨让各地量力营造水利设施。是年刚刚入夏，若此时再督促一番，则有利于推动此项事情更加深入，李隆基闻言赞道：“好呀，姚公果然

为有心人。何处官吏水利之功最为彰显呀？”

姚崇答道：“华州刺史姜师度、太原府文水县令戴谦与蓟州三河县令鱼思贤最为彰显。自开元元年至今，姜师度已在华阴县、郑县开凿敷水渠、利俗渠与罗文渠；至于鱼思贤，其为任丘县令时开凿通利渠，到了三河县，又先后开凿渠河塘和孤山渠；戴谦则在文水县开凿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和千亩渠。”

“嗯，他们开渠之时，可曾在租庸调法之外额外摊派否？”

“臣此前曾让御史台派人前去核查，发现此三人皆因势利导，由渠水惠及田亩的主人自愿出力，官府无非出面出头组织，如此顺势而成。譬如文水县令戴谦，其所建田渠皆在开元二年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在于他能顺应民心，统筹调动，因而一年乃成。”

李隆基闻言顿时龙心大悦，起身说道：“好呀，国家能有如此官吏，则为朕之幸，国家之幸！朕为皇帝，卿等为重臣，若无此等地方官吏在所辖地面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是万事皆依诏敕中规中矩而行，终究落在下乘。姚公，可诏此三人官秩皆升一级，朕另赐此三人彩绸百段，以褒此行。”

姚崇躬身领旨，李隆基继而言道：“昔秦国之所以能一统中国，其水利之功不可忽视。那位韩国的水工郑国在本国无用武之地，秦王嬴政却采纳其建议在关中引泾河水兴建郑国渠，遂使关中八百里秦川得到了泾水的滋润；还有蜀地的都江堰，朕年少时曾去观摩，甚叹李冰父子因地而设的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实在奇妙如斯，竟然无坝而引水滋润蜀中平原如今。秦国有水利而能兴农，遂成霸业。姚公为中书令多年以来，凡事皆能上心，国势连年渐旺，则为国家之幸啊。”

李隆基不赦赵诲的举动，此时仅他与姚崇二人心中有数，至多大理卿班景倩能猜出数分，其他人皆茫然不知。李隆基此宏论一出，朝班中马上有数人步出，既恭维皇帝之能，又捎带附和皇帝之赞夸赞姚崇。

朝会散去后，姚崇独自留下，显然有事与皇帝会商。这些年来，朝中大事例由李隆基和姚崇商议而成，群臣们早已习以为常，不以为怪。

姚崇看到群臣皆已退出殿外，躬身言道：“微臣以老朽之身，本以为如此苟延残喘以度余年而已。不料得遇圣恩，赐臣以国家重柄，臣戮

力而为，虽办了不少错事有负陛下嘱托，陛下犹信任有加，得夸赞不少，臣心中实在不安。”

李隆基微笑道：“姚公今日怎么了？你这些年为中书令，尽力使国家步入正轨，实有房玄龄之功。朕今日赞你之语，实为朕衷心之言。高将军，速为姚公赐座。”

高力士久侍李隆基身边，当然能洞察李隆基对姚崇的内心变化之微，李隆基今日虽言笑晏晏，他却感受到今日的气氛有些异样，遂不敢吭声，乖觉地将姚崇引入座中。

姚崇微微摇摇头，叹道：“臣之心确实有些年轻，似乎还是二三十岁的年龄，然臣的身子毕竟六十七岁，已然老了。譬如前一阵子，臣得病休息良久，还得陛下恩典赐居‘四方馆’内，此病痊愈之后，臣觉得大伤元气，每每感到力不从心。臣这些日子细细想了数遍，认为若拖着此老朽之身勉力理政，许是对国家不利，且有负陛下圣恩。臣因想请陛下罢臣中书令之职，另举贤人继任。”

李隆基不赦赵诲，心知姚崇近数日之间定会找自己辞去中书令之位，此时心中早有准备。他闻言先是沉默片刻，继而说道：“姚公莫非想弃朕而去吗？刚才朝堂之上，你让朕褒扬数人，以彰其水利之功，为相者统揽大局，能于细微处辨为政主流，当今天下，唯姚公一人而已。你若离去，让朕去哪里再寻如姚公这样的人呢？”

姚崇闻言起身离座，随即“扑通”跪倒，两行老泪潸潸流出，边叩首边说道：“陛下，天下已然承平，且朝中胜过臣者何止一人？陛下若不肯放臣而去，即是不恤臣了。陛下，臣坚意去职，若陛下不答应，臣只好长跪不起了。”

李隆基见状，也急忙起身，走下御台与高力士一起将姚崇搀了起来，并且责怪道：“姚公何必如此？有什么话儿尽可慢慢说，如此涕泗满面，还要长跪不起，成何体统？高将军，速去拿湿面巾来，替姚公揩去脸上泪痕。”

高力士转身拿面巾，李隆基执姚崇手恳切说道：“也罢，朕就依了你。然你刚才说了，朝中胜过你者何止一人，则继任者由你举荐。若你所荐之人德行不似你说的一样，那也没办法，这中书令一职还由你勉为其难吧。”

君臣二人经历这么一番表演，皆顾全了彼此的颜面，可谓皆大欢喜。姚崇接过高力士递过来的面巾，慢慢揩净脸上的泪痕，然后复归座上，说道："臣所荐第一人，想陛下心中定然有数。吏部尚书宋璟为人耿介有大节，居官梗正，为政清毅，可堪为用。"

姚崇此前曾向李隆基举荐宋璟为相，奈何李隆基认为宋璟为人梗正，且其资历又与姚崇相似，若两人搭伙时政见不同，极易酿成纷竞，遂弃置不用。现在若姚崇罢中书令，则局面为之变化，宋璟的理政能力较之姚崇稍逊，然在人们心目中实为道德标杆。李隆基欲依贞观故事行事，则道德教化实为主旨，选取一位道德高尚之人任中书令，则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隆基此前料定姚崇定会举荐宋璟，心中早已肯了，然口中答道："宋璟之德堪与姚公相匹，然其理政之时常常泥古不化。若说他强于姚公，朕却不这样以为。"

"若陛下认为宋璟不行，还有一人，其虽活络一些，也可堪为任。"

"嗯，姚公请讲。"

"相州刺史张说。此人文才识见，皆臻一流，若陛下能用其长，则亦为良相。"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张说曾为朕之老师，朕识其长短所在，如目下之境，他实不宜为相。姚公，朕听说你替代张说为中书令，张说私下里对你怨言甚多。你如此不记私怨而为国荐相，实为大公无私。"

姚崇有些动情，说道："臣暮年之后，本该蜗居一隅以度残生，陛下不弃微臣，擢拔臣于危难之际，此番恩典让臣此生难赎。且臣佐陛下施政数年，陛下待臣以宽宏，令臣肆意妄为而不加恶言一句，今日更赞臣遥追房杜之贤。此情此景，令臣感激万分，兼而羞愧难当，臣今生哪怕只剩一口气，也不敢在陛下面前图逞私心。"

姚崇此言语出真诚，令李隆基大为感动，遂温言道："也罢，朕就遂了姚公之愿，授宋璟为中书令吧。姚公，你今后虽去中书令之职，朝中的事儿也不许懈怠了，可以开府仪同三司之职参与政事，须五日一参，朕也会如常咨以军国之事。"

开府仪同三司为文散官之首，姚崇任此职既可颐养天年，享受较高的官俸，又可不脱离朝政，实为一个最适宜的退路。姚崇于是再起身，

叩首谢恩。

姚崇走后，高力士方敢说话，其说道："陛下，姚崇举荐宋璟为相，是不是有些私心呢？此二人自则天皇后时即私交甚好，臣听说宋璟处事时泥古不化，且直来直去，若让他来主持军国之政，能行吗？"

李隆基今日因为顺利地更换了中书令，心中无比惬意。其实不用姚崇举荐，李隆基早已属意宋璟。自其主政之后，将军国大权放手任中书令施为，则中书令一职或者说主要宰相人选为其心中最高思虑之事，其心中思虑何止百次？高力士久在身边，李隆基日常将其视为可以倾诉的人儿，可谓言语无忌，高力士因而敢与李隆基说些朝政大事。李隆基现在却不直接回答，微笑着说道："高将军，你现在速去吏部，把宋璟召来。嗯，你见了宋璟，就说朕得姚崇之荐，意欲授其为中书令，让他心里早做预备。"

高力士躬身答应，遂去传唤宋璟。

宋璟正在吏部衙内忙碌，闻听皇帝传唤，急忙跟随高力士向宫内走去。

高力士满脸含笑说道："恭喜宋尚书了。宋尚书现在闻召入宫，实有大喜事一件。"

宋璟斜目瞧了高力士一眼，脸色严肃如常，根本不答理高力士。

高力士看到宋璟未有回应，感到甚没趣味，继续微笑道："好叫宋尚书得知，宋尚书今日得姚公之荐，圣上已属意宋尚书为中书令了。"

宋璟闻言停下脚步，脸上颜色变得更加严厉，斥道："高宦官，你虽被圣上授为内监门将军，不过为圣上的恩典，仍为宦官的身份。朝廷有制，内官不得交结外官，更不许泄露禁中之言。我是否为中书令，当由圣上授任。我现在未得圣上言语，你竟然敢妄传，实为大罪。你知道我宋璟的性子，莫非想凭着你能传点讯息，我就感恩你吗？"

高力士是何等身份？他遭了这一顿抢白，脸上顿时红一阵白一阵，急忙辩解道："宋尚书想是不知，咱家说此言语也是奉旨而为。"

宋璟不再理会高力士，疾步甩开高力士径直奔入太极殿。

李隆基看到宋璟的脸色严峻，笑问道："宋卿此来，莫非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缘何如此颜色不开呢？"

宋璟瞧了高力士一眼，愤然说道："陛下，微臣来此路上，高宦官言说陛下欲授臣为中书令。朝廷规制，内官不得泄露禁中之语，不得交结外官，高宦官此行，实为大罪，臣请陛下当即惩之。"

李隆基闻言先是一愣，继而言道："宋卿恼怒原来为此。嗯，高将军召你之时，是朕让他传说此话。刚才姚公极力请辞中书令之职，并向朕荐你为代，朕召你前来，正为此意。"

宋璟正色道："陛下如此，实为不妥。中书令为朝廷重要职务，圣上欲授此职，例该征询重臣意见以博采众议，进而形成定议，并在朝堂之上郑重昭示此事。陛下现在通过宦官之口传召微臣宣示此事，实在失于简慢。"

李隆基闻言哑口无言，刚才的惬意顿时飞得无影无踪。他今日本想召来宋璟纵论一番，就像当日在骊山离宫与姚崇促膝深谈一样，孰料宋璟上来先谏高力士的不当，再指责自己的不是，让李隆基一时无措。

高力士眼见皇帝的尴尬之色，有心说话以消除不堪，又想自己若说话，宋璟肯定又会直斥自己，场面闹得愈发不可收拾，遂缄口无言。宋璟看到李隆基不吭声，又追问道："陛下今召臣来，还有其他事吗？"

李隆基缓过劲儿来，言道："朕想了一下，如此召你过来，确实有失郑重，朕的确有失。嗯，朕本想与卿谈论一番，也罢，待朕在朝堂之上授任之后，我们再细谈。"

"如此，容臣告退。"

宋璟走后，高力士忧心说道："陛下，昔太宗皇帝之时，魏征最善犯颜直谏。奴才观宋璟之态，分明又是一个魏征再生嘛。如此诤谏之人，若授为御史大夫或者主持一部事务，可谓恰当为任。中书令位居中枢，其上应天子，下接百官，若如此直性人儿为任，没有一点变通的时候，能行吗？"

李隆基闭目冥想片刻，忽然哈哈笑道："哈哈，国家现在正需要这样一位中书令！魏征再世？高将军，朕若想如太宗皇帝那样成为一名旷

世明君，辖下若无魏征那样的诤臣，终归名不副实。朕就是要让宋璟当中书令，就是他了！”

次日李隆基果然授姚崇为开府仪同三司，仍兼知太子少师；授宋璟为中书令。李隆基此次以赵诲之事点拨姚崇，顺利地完成了此次相权交接，可谓相当从容，了无痕迹。

监察御史崔隐甫此次因赵诲一案颇有功劳，李隆基甚为嘉许，少不了要升其官，被授为侍御史，一下子从八品官员升为六品之官。要说最亏者当数赵诲，其因为姚崇的缘故被列为大案，遇大赦也无法逃命，数日后即被斩首。赵诲本为明经出身，又得当朝宰相青眼有加，外人眼中其仕宦之途本为一马平川，私下里艳羡不已。孰料其阴沟里翻船，昔日的恩师无法援手，反而加重其罪。由此看来人还是平常为真，若木秀于林，必遭人惦记，其错处甚至被无限放大，甚至因此丢了性命。

宋璟当了中书令即入衙视事，姚崇散朝后随行入中书省取了一些自己的随身物品，无非是些笔砚之物。

姚崇取物之后，转身欲走，其目睹室内的熟悉之物，想到自己在此室内理政三年有余，不免有些感叹，遂说道：“广平，大唐的千钧重担今后就落在你的肩上了，望好自为之。”

宋璟与姚崇的性格虽不同，然二人皆互慕对方特长，所谓惺惺相惜是也，二人私下里的交情甚洽，宋璟衷心说道：“请姚公勿虑。开元之初，天下乱象纷纷，也只有姚公的本事能治此乱。当今天子年龄不大，能在乱世中识姚公之才，如此眼光实在令人叹服。如此君臣共治，使天下步入正途，我今日继任此职，无非守成而已。”

姚崇知道宋璟遇到夸赞他人之时，往往惜语如金，他今日不吝言语将李隆基和自己夸赞得如锦绣一般，显系衷心之言，脸上于是漾出微笑，说道：“天下人事能得广平赞许，那是不差的。我今日得此赞语，则不枉了这数年为相。广平，你说守成过于轻松了，我消除乱象，毕竟有迹可寻，陛下要依贞观故事行事，则贞观时期的政治清明与天下富庶的大任就要落在你的肩上。此象看似平淡，然所费力气何止万钧？且要不着痕迹。”

宋璟拱手道：“圣上今日说了，姚公今后要五日一参，圣上还要咨以军国之事，则我今后有事相询时，姚公也要不吝教诲。姚公，晚间请

至敝舍，我们对饮一番如何？”

姚崇知道，宋璟眼光奇高，能入其眼者甚少，放眼天下，能得宋璟心悦诚服者实在少之又少，其对己如此谦逊，实为异数，其心间大为感动，遂拱手道：“如此，愚兄就叨扰了。对了，几案右上角有王守一的奏请之书，已押在那里数日。愚兄知道，你终究为继任者，王守一奏请之事于愚兄为烫手之事，然对你来说实属容易，如此就请恕愚兄推搪了。广平，愚兄告辞了。”

姚崇走后，宋璟即取过王守一之书阅览了一遍，方知姚崇为何为难。

国丈王仁皎忽然得病身故，其女现为皇后，王家当然要大大操办一回。王守一想起了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之父窦孝谌的故事，遂上书一道请求将王仁皎之坟修为五丈一尺。

唐制规定，为官一品者坟高一丈九尺，若大臣功勋高者得以陪葬先皇帝，其坟不过高出三丈而已。窦孝谌之所以坟高五丈一尺，还是缘于唐睿宗李旦的恩典。则天皇后长寿二年正月初二，李旦的二妃窦氏和刘氏按例入宫拜见婆婆则天皇后，不料一去不回，尸骨无存。李旦成为皇帝之后，追谥窦氏和刘氏为皇后，并招魂葬于东都洛阳城南。窦皇后的父亲窦孝谌也因此受益，窦孝谌此时已逝，生前曾任润州刺史，此次被追赠为太尉与邠国公，其家人免不了将其旧坟再修一遍，竟然将其坟修高至五丈一尺，唐睿宗得知后竟然默认，遂为成例。

姚崇之所以为难，缘于他为太子之师。姚崇与宋璟行事手法不同，然在此事上绝对观点一致，即不允许诸事逾制而为。王守一上书请求高五丈一尺造坟，即为逾制。姚崇知道当初立李瑛为太子，王皇后心里已非常不舒服，自己为太子之师若出面驳回，极易引起王皇后与赵丽妃的龃龉，于是小心谨慎，不敢轻易作答，正好自己即将卸任，就将此件押下归宋璟处置。

宋璟阅罢觉得实为小事，自己面见皇帝之时让其按常例修坟即可。

是日午后，宋璟入宫求见李隆基，向其禀报了不少事情，其中也包括王家逾制修坟的事儿，李隆基从宋璟之请，答应按常制修坟。

是日晚间，当姚崇与宋璟对饮的时候，王皇后梨花带雨地来见李隆

基，当然是继续说修坟的事儿。

宋璟回衙后驳回了王守一的修坟之请，王守一闻讯后并不找宋璟纠缠，而是直接入宫见了妹妹。

李隆基耐心地听了王皇后一番泣不成声的哭诉，叹道："坟高坟低皆为外人所观，对死者而言有何干系？昭成皇后之父坟之所以修成五丈一尺，那是父皇鉴于母后离奇失踪，为慰母后家族，遂默认其逾制。朕顷年以来依贞观故事行事，则诸事皆须依朝廷规制而为，你为皇后，难道不识朕心吗？"

王皇后抽泣道："家兄午后入宫向妾说道，既有成例在前，奈何到了家父面前而一朝毁之？家父之坟若按常制修造，外面定会群言汹汹，妄议妾位将不保。"

"糊涂。你的皇后之位岂能与此坟连在一起？唉，这个王守一呀，如何与怨妇一般？"

"陛下，此事的确关乎妾家颜面。望陛下看在家父兄昔日立有大功的面上，就从了此请吧。"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你又非不知，是宋璟等人坚执按常制修坟，朕要虚心接受臣下诤谏之言，如何能驳之呢？对了，你此前带领后宫之人修习文德皇后之《女则》，当知文德皇后遇到此等事儿，她会如何处置。"

王皇后一时语塞，她知道文德皇后对族家要求甚严，竟然不允许太宗皇帝授其功臣哥哥长孙无忌为重臣，则如此逾制之为，她断不会做。

李隆基看到王皇后那楚楚可怜的容色，想起夫妻二人的患难与共时光，又念起王仁皎与王守一坚定跟随自己争夺皇位的情景，心里软了下来，长叹道："也罢，此次就从了你吧。你告诉王守一，自此以后，不得再有非分之想。"

王皇后闻言后笑容上脸，当即躬身谢恩。

李隆基没有向宋璟言说自己又改了主意，待宋璟辗转得知王家开始逾制修坟的时候，已是三日之后。宋璟又多方确认此讯息，当即入宫求

见李隆基。

宋璟拜毕即问道："臣听说皇后家已开始逾制修坟，陛下是否得知此事？"

李隆基坦然答道："朕知道。朕事后觉得皇后父兄皆有大功，如此小事何必闹得其家不愉快？坟高坟低，无非土多少而已，若太较真就是因小失大，就允了他们。"

"陛下怎可如此呢？"宋璟的声调不由得高亢起来，"陛下金口，已答应臣之请，如今又反复，如此实在不堪。"

宋璟的这句话说得过于难听，李隆基素常的隐忍功夫不差，闻言不禁拉下脸来。李隆基此时心想，宋璟此前虽以正直闻名，然见了自己犹慢声细语，未有如此激烈顶撞的时候。难道他现在当了宰相，脾气也跟着见长了吗？

宋璟却不理会皇帝现在的心情如何，自顾自继续说道："陛下于开元之初焚珠玉、禁雕缕，其意在于戒除奢侈。俭，德之恭；侈，恶之大也。陛下若允皇后之父逾越礼制厚葬，即是鼓励天下再归奢侈之途。"

李隆基叹道："宋卿，朕明白这个道理。然有成例在前，朕难道能一时废之吗？"

"睿宗皇帝之所以默认，缘于其心伤昭成皇后之逝。再说了，当时之所以如此，缘于朝中没有如臣一样之人极谏。陛下，逾制修坟既不俭省，又违圣人之意。圣人昔年制礼，使衣衾棺椁，各有度数，遂使天下之大，皆依礼而为。陛下欲遵贞观故事，焉能自废其礼？"

"然则朕已答应了皇后和王守一，若再废之，岂不是失信于人？"

"皇后非不知礼之人，若遵制而为，其实对皇后一家实属好事。昔太宗皇帝嫁长乐公主，其因为最爱文德皇后，诏其陪嫁之资甚于长公主，魏征闻而切谏，太宗皇后欣然纳之，文德皇后不怒反喜，遣使厚谢魏征；而韦庶人追王其父，并为其父擅作醴陵，而祸终及其身。陛下，臣所以极谏，无非想成就王皇后之俭德，也因此维护了陛下对天下之承诺，此为去小节而立大信！"

李隆基心中暗道："此人莫非是魏征再世吗？既认死理，脖项又直！"他当然明白这些道理，其之所以答应王皇后，无非认为修坟实为小事，无关国家大计。不料宋璟认为此事太大，并将之上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地步。李隆基心中不以为然，说道："也罢，朕让皇后按常例修坟罢了。"宋璟闻言拱手道："陛下，国家知人情无穷，故为制度，不因人以摇动。陛下能够如此，实为天下之幸。"其看到皇帝答应自己，不再多废话，遂躬身告退。

李隆基派人将王皇后唤来，说道："刚才中书令宋璟又来极谏一番，朕答应他了，乃父之坟不可逾制修造。"

王皇后闻言，眼泪顿时成为两行，抽泣道："此为皇家的事儿，宋璟为何横加干涉？陛下，妾父之坟已开始修造，则天下知闻，现在再按常例修坟，天下之人定会耻笑妾家。"

李隆基想起文德皇后的事迹，再对比自己的皇后之言，遂思二人的差距甚大。文德皇后既有贤名，又有大家之风范，而自己的皇后实在上不了台面，心中就生出了厌恶之意。他于是板起面孔，斥道："此事不用再反复，就依了宋璟。你告诉守一，修坟事小，然逾制则事关国家大局，让他不可再来求恳。"

王皇后闻听此言，知道此事不可再说，遂委屈答道："妾知道了，今后不敢再提。如此，妾……妾就告退了。"其泣不成声，两道泪痕分外明显。

李隆基见状又忆起王家的功劳，更忆起王皇后跟随自己这么多年的死心塌地，心里忽然又软了下来，柔声说道："这样吧，你让守一寻人撰一碑文，由朕亲笔书之，然后成碑立于乃父墓前。"

王家之所以要求逾制修坟，无非以此彰显皇后对王家恩宠。李隆基如今主动提出书其碑文，此等恩遇甚至要比在坟上多添几许土更重，王皇后闻言，当然明白事情的轻重，遂破涕为笑，说道："如此最好，妾父地下有知，定感激陛下恩情。陛下，妾听说当今天下以张说之文最美，妾派人让张说撰此碑文如何？"

"张说远在相州，若一来一回，会耽搁许多时日。也罢，你们不嫌麻烦，尽管去吧。唉，皇后呀，你我夫妻情重，岂不比这些虚空的外物更为珍重？你如此重视这些俗物，有点可惜了。"

王皇后却没有听出夫君话里的弦外之音，顿时欢天喜地地告退。张说看到皇后派人来请碑文，当然抖擞精神，妙笔如花，将王仁皎夸得如开国功臣一般。李隆基将此文一挥而就，用的是他最擅长的隶书之体。墓碑刻成之后，立于渭水之滨的王仁皎墓前神道中，路人见此，皆知当今皇帝对皇后族家恩宠殊遇。

一场小风波由此风平浪静，此后两日，李隆基一直在思虑此事：宋璟此为，应该鼓励还是稍稍抑之呢？

第二日的早朝之时，李隆基给出了答案。他当殿褒扬宋璟，赞道："朕常欲正身纪纲天下，今遇国丈之事，朕有迷失之时。众卿皆不敢言，独宋卿敢强项诤谏。朕此二日深思，若想依贞观故事行事，须依圣人之言行教化之道。则众卿须像宋卿这样，敢于逆龙鳞触龙颜，教化之策方能深入人心。为旌扬宋卿之功，朕赏彩绢四百段。"

群臣闻言，心中顿时大吃一惊：四百段啊！是时彩绢实与钱币有相同的功用。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废除已通行一千三百余年的五铢钱，改铸开元通宝，遂为有唐一代的通用货币。是年每斗米约为三十五文，面每斗四十八文，绢每段三百三十文，彩绢约为五百文。绢由于具有容易贮藏和便于交换的功用，除了可以制成衣饰使用之外，较之其他物品更具有货币的功能，唐人实将之视为货币。李隆基此前赏人，或者数十段，至多不过百段，今日一下子赏了宋璟四百段，价值二十万钱啊！

当初太宗皇帝为了导人诤谏，大臣孙伏伽因上谏言，竟然因此得赏一处豪宅——兰陵公主园，则李隆基今日当殿赏赐宋璟，实有相同功用。

宋璟得了这笔巨赏，他若将此物捧回家中，也就不是宋璟了。是年陈州大旱，百姓颗粒无收，朝廷此前已赈济多次，宋璟令人将此彩绢换成米面，然后送之陈州以济灾民。

君臣二人冀此四百段绢，皆收到了各自美名。

自入冬以来大雪已下了数场，这日自凌晨时分雪渐渐下密，天亮之后，就见宫内上下皆蒙上了白色一片。雪花还没有止歇的意思，一直下到近午时，地上的雪层已积有半尺多厚。

李隆基此前一直在殿内批阅奏章，其过一会儿就问高力士："雪还

在下吗？”得到了肯定回答之后，心情愉悦有加。他将案上一沓子奏章看完，起身兴致勃勃地说道：“高将军，随朕出外到雪中走一走。”

高力士随侍李隆基多年，知道他有冒雪而行的癖好，早就为之备好了一件白纱中单大氅和一具素色斗篷，一双高腰的乌皮履。李隆基装束出门，不许其他仪卫随行，仅有高力士一人跟随，主仆二人就踏着乱琼碎玉冒雪向殿后走去。

甬道上皆被落雪覆盖，此甬道一直通往宫内居中的海池，李隆基一路默默行走，唯听其脚下乌皮履踩雪的“嘎吱嘎吱”声。

二人来到海池边，放眼望去，海池的静水早已凝结成冰，现在冰面上又蒙上了一层雪花，与周边的亭台、廊桥、楼阁浑然一体，成为一个银白的世界，四周寂静无声，似乎时间也凝固不前。

李隆基取下斗篷，抬头望天，任密集的雪花跌落在脸颊之上，其时飘落的不唯雪花，间或夹杂有雪粒，敲在脸上有微微刺疼的感觉，李隆基心境奇好，赞道：“若一年之中，日日皆有雪花飘落，岂不美哉？”

高力士说道：“陛下心系庶民，若天下无季皆冬，则粮食定会颗粒无收，陛下那时定会忧虑万分了。”

李隆基笑道：“高将军，你莫非也成了宋璟一般？朕好不容易出外轻松一番，别再拿军国大事来烦我了。人生一场，若整日里规规矩矩，那是好无趣味的。”

高力士道：“世人皆言宦者最善献媚，陛下也经常训诫宫内之人。臣若万事皆顺着陛下，则陛下定会疏远臣等。”高力士毕竟陪伴李隆基多年，二人虽为主仆，然渐有友情，说话不像起初那样小心翼翼了。

“朕休闲之时不再想军国之事，你要顺着我高兴才是。”

“臣明白。”

李隆基手指池中说道：“眼前白雪茫茫，若池中此时有数丛绿树，则此景更佳。”

“陛下若有此意，入春之后可使人在池水之中造一小岛，并植常绿之树，则陛下来年落雪之时可观此景。”

“罢了，朕也就是说说而已，不用大兴土木了。”

李隆基提起绿树，勾起了高力士心里的记忆，遂说道：“臣想起一处观景的所在，临湖殿里的牡丹应该开了，陛下若有兴致，倒是可以一观的。”

李隆基昔年曾在王崇晔宅中看到其用热气培育出的洛阳牡丹，其记忆犹新，此后令人依其法在宫内培植，以待春节时观赏。他此时闻言大喜，说道：“好呀，眼前雪花飘飘，室内又有牡丹争奇斗艳，此景大妙。我们这就过去。”

高力士说道：“此去临湖殿路途甚远，请陛下稍待片刻，臣唤人抬舆过来。”

李隆基摇手不许：“如此美景，何必乘舆而行？我们就慢慢走过去。对了，午膳就在临湖殿用吧，你可派人速去筹备，还要暖上一壶好酒。”

高力士看到李隆基心情甚欢，心内也随之轻松。其在跟随行走的过程中，唤人细细嘱咐了一遍。

临湖殿此前一直空置，自从开始在宫内培育洛阳牡丹之后，这里似乎就成为一个养花的所在。到了冬日，此殿门窗皆用棉帘遮盖，殿内四角燃起木炭，室内宛若春日时的温度。只是其中水汽较浓，加之浇花用的肥汁味儿与水汽相混，殿内显得十分难闻。

为了便于皇帝和妃嫔前来观赏，高力士早就令人将临湖殿的东侧室修葺一新，室内依然温暖如春，没有了水汽和难闻的味儿，仅将绽放的牡丹挑选后移入此室。临湖的窗子也不用棉帘遮盖，而是糊上了素色的窗纸，若推窗向外观去，可以欣赏到湖水的碧波与柳浪，当然，眼下飞雪纷纷，窗外则成为一派雪景。

李隆基一路走来览尽雪景，身上也沁出了一层细汗。他步入东侧室，只觉一股热浪迎面袭来，令他顿时感到身上衣装的厚重，遂在高力士的服侍下除去外面衣衫。

室内已摆满了各色的牡丹花，有红、白、粉、黄、紫、蓝、绿、黑

等颜色，其花朵名称也争奇斗艳，如洛阳春、潜溪绯、寿安红、欧家碧、魏紫、鹤翎红、玉天仙、二乔、瓔珞宝珠、飞燕红妆、雪夫人、粉香奴等。是时牡丹经过多年人工培育，已有一百余个品种。

李隆基边观赏边对高力士说道："昔年王崇晔在宅中冬培牡丹，不过十余个品种，那时观之已觉新奇，他又怎能比过皇家呢？"

牡丹本为野生植物，与荆棘无异，关中周围的山地皆有生长。自隋朝开始，牡丹在民间培植的基础上进入皇家园林，隋炀帝建都洛阳之时，辟西苑二百里专事种植牡丹，"洛阳牡丹"由此驰名天下。洛阳城北面的邙山本野生有大量白色的杨山牡丹和紫斑牡丹，经过花师们与外地牡丹的嫁接，加上其他牡丹品种的大量引入，洛阳牡丹的花色渐渐丰富起来。洛阳这个地方很奇怪，外地的牡丹若移植到此，花色及花朵之盛要胜于原产地；而将洛阳的牡丹移往别处，花朵就会慢慢变小，由此就有了"种植好牡丹，必取洛阳土"的说法。眼前盛开的牡丹，皆为其幼苗时连盆带土运来，花开一季后即丢弃，却也不用那么多的讲究。

李隆基观罢群花，走至墙边将轩窗推开，外面的急雪飘飘洒洒挤入室内，李隆基不由得脱口赞道："美哉斯景！窗外飘雪纷纷，室内花香袭人，人处此景，浑若天成！"

高力士见李隆基今日一直兴致颇高，生怕打乱其思绪，不敢贸然接腔。其等待片刻之后，方轻声说道："陛下，时辰已过午时，该是进膳的时候了。所暖之酒为剑南之'烧春'，现在正适宜饮用。"

李隆基此前心里似有缺憾，且一直挥之不去，此时方才恍然大悟，说道："是了，今日之花丛中为何未见'眼儿媚'呢？"

"眼儿媚"为牡丹花中一种，系人工培植而成。其花朵为黄色，每瓣花瓣居中处有一条隐隐红线，好像一个浓妆的美人在那里轻抛媚眼。李隆基因此花比较特殊，对其记忆甚深，今日因未见到，又想不起花名，到了此时方悟。

高力士急忙说道："花丛中果然没有，请陛下稍待片刻，臣速入花殿里问询。"

高力士很快返回，禀道："陛下，'眼儿媚'花期较长，臣刚才看了，其花苞刚刚绽开，须数日后方能全部绽放。"

“都是一样的花儿，为何此花要稍长数日呢？”

高力士心想，花期长短自由其花木决定，如此浅显的道理，皇帝还要问个究竟，自己实在答不出来。他转头向后面喊道：“你出来，速速回答圣上的垂询。”

通向正殿的门帘一动，一双素手撩开门帘，从中走出一位素衣女子。想是临湖殿甚暖，此女子衣衫甚薄。其上着窄袖茶褐上衣，下系素色长裙，裙幅红绿相间，随行走略显颜色，长裙在腹下以一带缚之，想是因裙子过长不易劳作，故而系束。是时天寒地冻，妇人们素常的衣装稍嫌臃肿，此女子一身薄衣轻盈而出，令李隆基观之更有爽心之感，眼光也为之一亮。

此女子低头渐趋而来，李隆基可以看到其露在外面的小臂与颈胸上部的肤色同藕色相若，其长裙鼓摆之余，可见其身形婀娜之极。李隆基此时心间忽然漾出了一股酥酥的感觉，他自己也不知因何而出。就见此女子行到跟前盈盈下拜，口中吐气如兰说道：“贱婢拜见陛下。”其语音中虽有急促之音，未见惊慌之态。

李隆基将刚才的疑问再说一遍。

女子答道：“此花系由‘邙山黄’与‘二乔’培植而成，其花萼相配颇费时日，如此就挨后数日。此后花种乃成，待播种后花开之日，皆要顺延数日，其个中缘由，想是因此而生。”

李隆基聆其语音，只觉声声轻柔又清晰无比，宛似黄莺之声，心中酥酥的感觉又加重了一层。其面向高力士笑道：“高将军，如此浅显的道理，你却说不清楚。”然后又低头说道，“嗯，你抬起头来，让朕瞧瞧。”

此女闻言，缓缓将头抬起，就见其面貌粉嫩至极，似吹弹即破，一双圆睁的大眼深若泓水，微微一眨似会说话。李隆基此时心里一震：嗯？如此的可人儿，为何在花房里充杂役之职呢？

李隆基素为一个怜香惜玉的主儿，他思念至此，心中柔情顿起，说道：“平身吧，起来说话。你叫什么名字？”

女子闻言叩首谢道：“贱婢不敢起身，如此就违了宫中的规制。回

陛下问话，贱婢名惠儿，家姓为武。”

李隆基听说其姓武，心中已大致知其来历。武家势落之后，其得罪女眷若未至流放地，多入掖庭宫为婢女，此女年龄不大，估计自幼时即入宫。为证己猜测，李隆基接着问道：“如此来说，你为武家后人了。你父亲姓甚名谁？”

“贱婢之父名为武攸止，已于长安元年病卒。贱婢当时年幼，按例入宫长大至今。”

武攸止系则天皇后的侄子，武家得势后被封为恒安王。武攸止为人宽厚谨慎，不像武承嗣、武三思等武家子弟那样野心勃勃。其与李氏皇族私交甚好，此后李唐复辟乃至李隆基当了皇帝，武家后人难得善终，仅武攸止的恒安王之爵名未加剥夺。

若按辈分而言，李隆基应该唤武攸止为表叔，则与面前的这位小女子实为表兄妹了。李隆基明白这些渊源，心中的怜惜之情又大为加剧，转视高力士道：“如此藩王之后怎能充此杂役之职？高将军，你为内宫之首，焉能将其与得罪之人混为一谈？”

高力士暗自哭笑不得。此人之所以沦落如此境地，实受则天皇后的余荫。自李唐复辟之后，中宗时代对武家之人尚可，到了睿宗执政，武家境遇一落千丈。王皇后昔日随夫家小心度日，内心对武家之人极为怨毒，她如今为后宫之主，当然对武家女眷没有一点仁慈之心，严令她们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并不得接触皇帝。像武攸止死后，则天皇后认为此女年幼恩准其入宫抚养，不料形势突变，其长大之后竟然沦为仆役之身。高力士此时暗骂自己不该让此女近皇帝之身，若王皇后知道今日的事儿定会暴怒不已。他脑中思绪不已，口中期期艾艾答道：“臣实在糊涂，竟然忘了此女为恒安王之后，臣实在该死，请陛下责罚。”高力士明白，皇帝也就罢了，如何去对付王皇后的询问方为正理。

李隆基不再理会高力士，转而柔声说道：“哦，你叫惠儿，赶快起来说话。”

武惠儿不再扭捏，再向李隆基叩首后即袅袅婷婷立起身来。李隆基观其身形，只见其如风摆杨柳，身子既显柔软，然骨肉丰腴而实，心中不由得充溢喜爱，右手不自觉伸了出去扶其臂膀。触手间只觉满手柔软滑腻，心中一直存有的酥酥之意顿时释于手掌间。

武惠儿看到皇帝来搀扶自己，脸上的羞涩之意一晃而过，仅在脸上留下两团淡淡的红晕。李隆基见此，心中忽然又涌出醉意，恍恍惚惚问道："惠儿，你今年年龄多少呀？"

"禀陛下，贱婢今年年方二九。"

"哦。这些年也难为你了，宫中的岁月难熬吗？"李隆基此时说话，早无皇帝的威严，实如一位长兄在怜爱妹子。

"禀陛下，贱婢年幼时入宫，得则天皇后怜爱，其饮食器具并不差，还有专人教授诗书及乐律。至于此花房之职，非是尚官有意役使，却是贱婢知道则天皇后昔日最爱牡丹，因多次坚请此职。"

"如此说来，你是睹花思人了？"则天皇后为李隆基的祖母，她虽杖杀李隆基的生母，毕竟亲情血脉犹存。武惠儿这会儿提起则天皇后，一下子拉近了二人的距离。

武惠儿的眼中顿时涌出清泪，哽咽着说道："贱婢年幼丧父，则天皇后如此亲怜有加，贱婢睹物思人，感到则天皇后音容犹在。"

李隆基此时似乎忘记了自己尚未进膳，其凝视惠儿片刻，爱怜地说道："你今后在朕面前，不许自称贱婢，自称惠儿即可。"

他又转向高力士道："一个金枝玉叶的女子，却与闷腥臭气为伍，岂非亵渎玉人？高将军，你唤人把惠儿领走，先以香汤沐浴，今后就让她在太极殿服侍朕吧。"

高力士心里叫了一声苦，若武惠儿今后在太极殿大模大样服侍，王皇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将如何处之呢？

第十一回　武惠儿承恩侍君　宋丞相守正谏帝

宋璟于春节假日的前几天，又办了一件令京城之人目瞪口呆之事。

唐初因山川形势之便，分天下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至开元年间，分江南、山南各为东、西两道，又增置黔中及京畿、都畿三道，共为十五道。此道纯为监

察需要所进行的划分，每至考绩之前，朝廷临时指派监察官员到各道巡视，非为常设机构。监察事毕，官员回京履事，这里仅剩下一名采访使负责讯息联络。

这些采访使非为朝廷正式官员，无非替朝廷办事领取一些酬劳，身上无品无级。然人们发现，这些采访使的前程皆不错，往往数年之后皆被授官。其中诀窍在于，这些采访使虽职位不高，然负责官员考绩时的联络，又主持所辖诸州的官办采购，则诸州刺史皆买其账。有一点很明显，每至春节前夕，这些采访使照例回京城述职，其身后携带大量的土仪物品，自是要向朝中各紧要衙署送礼。由此一来，这些采访使在京中人缘甚好，官路也随之通畅。

宋璟现任中书令，这些采访使当然要以诸道的名义到宅中拜访。宋璟清名远播，早令门子挡于门外。大多数人看到此情景，只好黯然携物回程，只有数人不识宋璟厉害，将土仪丢在门前，向门子说了一声："我为某某道采访使，此物献于宋大人。"然后一溜烟逸去。

宋璟将这些物品搬入中书省，然后派人将所有在京采访使召唤过来。宋璟手指面前堆成小山的物品说道："诸位回京实在辛苦，这些物品仅为四人所送，已堆成小山之状。想你们回京之时，身后载物之车定然成行了。"

大多数采访使皆知宋璟的禀性，心想今日要糟，皆不敢吭声。

宋璟接着说道："我查了一下，朝廷每年供给你们每人二十石粮，另每月有一千文的费用。如此收入仅够你们家人勉强度日，估计你们无余钱再购这些物品。我问你们，这些所谓的土仪从何而来？"

采访使们默然无语。其中有人想道，官员的俸禄能值几何？若不利用职权收一些礼或者贪污一些，如何能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若恪守制度，估计欲当官者也不会趋之若鹜了。其中有人不以为然：这些土仪能值几何？无非节日之际联络情谊罢了，宋大人为何要小题大做呢？昔日姚大人为相时，也是欣然笑纳这些土仪呀。

宋璟哼了一声，说道："我知道这些土仪的来历，无非借着自己的位置，觍着脸向诸州索要而来。我问过了，你们回京之时每人皆不空手，哼，你们先索民脂民膏，再回京行贿，如此就犯了两宗罪。你们知罪吗？"

采访使中有人悄声答道："小人知罪了，这就将土仪退回去。"

宋璟瞪起眼睛，说道："退回去？晚了！你们速速将所有物品送到此处，由中书省代为收贮至国库。"

众人纷纷答应。

宋璟又冷冷说道："你们如此办事，实在玷污了圣上的脸面。自今日始，你们的采访使之职都不要做了，朝廷会另选新人。请回去吧。"

宋璟此举顿时在京城炸了锅。要知诸道采访使虽职位不高，然实为肥差，且有"终南捷径"的妙用，采访使者皆有相当的背景，其中不乏勋贵、外戚、望族之家。

春节前后，宋璟罢诸道采访使之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人盛赞此举："自中宗之后，朝政日益紊乱，姚大人虽有救时之誉，毕竟不能以正服人。皇帝选来宋大人主持朝政，可谓得人，如此定能振贞观之风。"

赞誉之声毕竟少之又少，顿时淹没在无边的辱骂海洋里。这些人辱骂之余，又迁怒到李隆基身上，说道："皇帝怎么如此糊涂？一个直来直去不知变通之人，如何能处置朝政大事？天下之事纷纭万端，如此死心眼之人，早晚会将大唐天下弄得七荤八素！"

旁边的人笑道："你以为皇帝好受吗？当初国丈修坟不过多了一丈，这宋璟旁征博引，把皇帝说成如隋炀帝一般。哈哈，瞧着吧，皇帝难受的日子还在后头哩。"

旁边又有人叹道："唉，世事万端，上天怎么降生如此一个奇怪的人儿？按说宋璟的际遇如此坎坷，他不改初衷，却能混到今天且官至相位，实为奇数。"

宋璟起初进士及第，先为监察御史，继为凤阁舍人，甚得则天皇后赏识。然宋璟不会拐弯，先后直言触怒张氏兄弟和武三思，这些人先找宋璟的短处，奈何实在找不出，张氏兄弟只好寻人谋杀。如此十数年间，宋璟逃脱了生命危险和降职厄运，今又起复为相，实为幸运。

一人冷笑说道："你以为宋璟果然无错谬之处吗？"

“张氏兄弟与武三思何等样人？他们对宋璟尚且无可奈何，你莫非比他们还高明吗？”

“我不比他们高明，我也找不出宋璟的毛病。”

“此又何说？”

“哼哼，宋璟现为丞相，就是他最大的毛病。他此前无欲无求，又未处紧要之位，当然无毛病可寻。现在则不同，他为丞相就要办事，若办事就有错谬的时候。”

“哈哈，果然为高论，我们拭目以待吧。”

武惠儿那日沐浴之后被送入太极殿，李隆基眼瞅着此女顷刻之间焕然一新，宛似一棵沐浴着春风的含苞桃花之树，其发间散发出的淡淡香气更使其心旌神摇，按捺不住。是夜，如此娇女被李隆基揽入怀中，武惠儿的娇羞、慌张乃至其破瓜后的疼痛虽难比那些善侍的妇人，然李隆基心里甚喜，其满足感似乎要溢出胸间。

按照宫中规制，女子初被皇帝临幸之后，须迎入为其专置的侧殿静养三日。武惠儿入殿静养，眼瞅着身边服侍自己的宫女和太监，再想起自己昨日尚为仆役之身，心中不由得唏嘘万端。

武惠儿初入宫内抚养，宫内人皆知其身份，又慑于则天皇后之威，不免众星拱月，将武惠儿侍候得如同公主一般。武惠儿自小就生得美貌，且聪颖无比。其未及七岁，已将五经之书背熟，一手隶书也写得相当有火候，至于琴艺、乐律也有涉及。

随着其年岁渐渐长大，她发现周围人的眼光也在逐渐变化。六岁那年，她忽然觉得周围人对自己少了一些恭谨，多了一点不屑。原来是年则天皇后失去权柄，年末驾崩。随后，其境遇每况愈下，伴随她那些昔日势强的亲人一个个不见了踪影，她也似乎被人遗忘了，渐渐沦为一名干粗活的宫人。

宫内的岁月是极端难挨的，那里仅有着宫墙内固定的空间、森严的等级以及严厉的责罚，一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女子处此环境中，宛若囚徒一般。武惠儿任岁月磨砺着其粉嫩的颜色，稚嫩的心思也渐渐沉稳，其

出身于大家的身世和其聪慧告诉她：只有出人头地，方能摆脱如此厄境。花房的搬运培土之苦以及肥料的腥臭之味令其他宫人避之不及，武惠儿却接连央求领受此职。她当时隐隐觉得，在宫里若想出人头地，须有接触皇帝的机会，花房中有奇花异草，更有相对稀罕的冬开牡丹，万一皇帝信步走来，自己岂不是有了机会？

人性的原始裸露，以监狱和内宫最著，武惠儿由此早熟，且果然因此成功。

下体犹在隐隐疼痛，武惠儿此时的心间却满溢着无边的幸福。她唤过尚食宫女，说道："听说'哀家梨'甚为好吃，你取过一只来，让我尝尝。"

尚食宫女脸色平淡，说道："宫中有规制例有食谱，'哀家梨'未在谱中，婢子不敢乱取。"这名尚食宫女见过被皇帝临幸过的女人，实在多了。她知道武惠儿此时的心情鼓荡，妄想从此一飞冲天，可是呀，多少女人仅被皇帝临幸一夜，即被抛在脑后，其境遇与寻常宫女有何二致？尚食宫女心中暗想：哼，竟然想吃"哀家梨"？看来也是一位张狂的主儿！

武惠儿肯定不知，此时王皇后正在寝殿内大骂高力士。王皇后刚刚唤来高力士，恰巧赵丽妃也入殿觐见。王皇后让赵丽妃侧坐，说道："妹子来得正好，瞧这奴才办的好事，真正气死我也！"

赵丽妃此时也得知了皇帝临幸武惠儿的事情，然她觉得皇帝临幸一个宫女实属正常，也没有太在意。

王皇后厉声问道："狗奴才，我早让你将武氏家人圈入掖庭宫之中，让她们捣衣浆洗即可，为何这花房中又冒出一个？她在花房也就罢了，你随侍圣上身边，为何还让她见到圣上？"

高力士此时百嘴难辩，只好低头领罪，唯唯连声。

赵丽妃笑道："皇后何必如此生气？不过一个宫女被圣上临幸一回，有什么大不了的？"

王皇后厉声道："她若为寻常宫女也就罢了，可她姓武！且为武家后人！妹子，你随侍皇上较晚，不知朝中之事。我大唐江山，差点让那

个老淫妇折腾没了，这武家女人心底最阴，焉能让圣上蹈其履辙？！”则天皇后作为后来皇帝的母亲和祖母，他们心中虽有想法，面子上还非常恭顺；然自韦皇后及安乐公主等女眷，包括今日的王皇后，却对则天皇后没有任何恭敬之情。

赵丽妃道：“皇后如此郑重，今后不让圣上再见此女也就行了。”

王皇后闻言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呀，高将军，此事今后就偏劳你了。”王皇后刚才罹骂高力士为“狗奴才”，那是缘于一时气愤，现在沉下心来，知道高力士现为皇帝的第一亲信之人，还是需要笼络的，因而改换了称呼。

高力士期期艾艾答道：“奴才谨遵皇后懿旨，今日即将她移到掖庭宫居住。只是……只是……万一圣上问起，或者找奴才要人，这如何是好呢？”

皇后虽为后宫之主，却没有阻挡皇帝索要一名寻常宫女的过硬理由。王皇后思来想去，终无善法，只好换声道：“如此就须高将军妥当挡之了。高将军，我之所以如此，也是为大唐江山考虑。昔太宗皇帝得李淳风预言，言说宫中有武姓之女终将女主天下，并屠戮皇家子孙殆尽。太宗皇帝不察，找了一个不相干的李君羡来顶缸，终使那老淫妇荼毒天下。高将军，为天下计，你不可懈怠。”

王皇后说的是贞观朝的一段掌故，当时有言“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淳风将此异兆禀报给李世民。恰巧左武卫将军李君羡封爵武连县公，其小名又为“五娘”，李世民将这些异兆归于他身上，寻个理由将其杀掉。是时则天皇后已在宫中，名为武媚娘，由此逃过了一劫。

高力士还是唯唯连声，当然顺着王皇后之意回答。

高力士走后，王皇后回视赵丽妃道：“妹子，你也不可小视此事。你为太子之母，若此女妖孽果成，圣上还会看见我们吗？”

赵丽妃心中不以为然，觉得皇后有点危言耸听。不过皇后此举毕竟是好意，她当然出声附和，并致感激之意。

王皇后更为赵丽妃出招：“妹子，我素知圣上的脾性，他若专宠某

人，定会心无旁骛。我与刘妃已然年老色衰，难拢圣上之心。你被圣上专宠多年，定要使出百般手段，不可让如此狐媚子钻了空子。”

当赵丽妃被专宠之时，王皇后等人心中其实不是滋味，不过赵丽妃为人随和且尊敬皇后，其间的关系还算亲密。然赵丽妃此时今非昔比，她长叹一声道：“皇后又非不知，自去冬以来，圣上再未让妾前去侍寝。这专宠一说，恐怕有些茫然了。”

二人心间，顿时涌出了同病相怜的感觉。

李隆基实为怜香惜玉的主儿，其尝过武惠儿的滋味之后念念不忘，到了第二日午后，不顾初被临幸女子须休息三日的规矩，即让高力士去接武惠儿。

高力士因顾忌王皇后，没有当即去传，其踌躇道：“陛下，此女子姓武，如今宫中朝中之人鉴于武氏曾荼毒天下，激愤甚多。臣以为，陛下似不易临幸此女太多。”

李隆基有些奇怪，抬头打量高力士的神色，既而说道：“她虽姓武，不过一个寻常女子，又有什么特别了？嗯，高将军，不用啰唆，速去传来。”

高力士看到李隆基那坚毅的眼神，慑于其威严，不敢多说，遂躬身而去。

一双水灵灵的会说话的眼睛，举止优雅的风度，说话间不经意流露出的诗书之气，这就是武惠儿短短时辰里给李隆基留下的强烈印象。

李隆基在后宫阅人甚多，这些女子大多具有美貌、恭顺等特点，已不稀罕。赵丽妃歌伎出身，其除了歌舞之长外，草莽中形成的活泼而天真的性格未曾泯灭，由此吸引李隆基多年，对其宠爱多年未减。如今武惠儿出现，既异于后宫多数人，又比赵丽妃多了一些清新和内涵，令李隆基觉得新鲜。

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止于门前，就见高力士撩起门帘，一纤纤女子微扭腰身步过门槛。李隆基心间忽然舒展，定睛再看武惠儿款款而来，其下着一件红、黄二色的长间裙，上面外罩缦衫，着窄袖，衣作白底蓝花红花心，所翻出的领作褐黄色，由此衬出其粉嫩脸儿更显白里透红。李

隆基初见武惠儿之时，她头上的发髻为宫女们常梳的单鬟髻，今日已改为相对高耸的望仙髻，髻上未饰钗簪，仅在右上角簪一朵红色的梅花，此花色与其衣着相配，既简约又颇为协调。

武惠儿到了李隆基面前盈盈拜倒，李隆基轻声一笑，说道："罢了，平身吧。惠儿，你换此衣衫，倒是增添了几分妇人的韵味。嗯，过来。"

武惠儿起身低头绕过龙案，怯怯地立在李隆基身边。李隆基牵过其手轻轻摩挲，轻声道："惠儿，这两日还好吗？"

武惠儿脸上顿时透出两朵红霞，轻启朱唇道："妾蒲柳之质，得奉圣上，可谓'桂棹兰桡下长浦，罗裙玉腕轻摇橹'。妾不见陛下两日，觉得日子过得无比漫长。"

李隆基知道武惠儿引用了王勃《条莲曲》的两句诗，他知道其下还有两句，即"相思苦，佳期不可驻"，武惠儿仅吟两句，可谓恰到火候。他将武惠儿拉至怀中，轻轻对着其耳边说："惠儿，朕也念得你有些紧。你瞧，未及三日，朕就将你唤来了。"

武惠儿在其怀中展颜一笑，长长的睫毛扑闪了一下，令李隆基心动不已。他明显感到惠儿的胴体渐渐温热起来，不由得有些情迷。

高力士在侧看到皇帝如此怀抱玉体，其透出的情意绝非一般的喜欢。他实在闹不明白，皇帝此前偶然临幸宫女，不过图一时的新鲜，往往临幸一回即丢开。然眼前二人的神情，分明冤家一般，莫非皇帝这次上了性儿不成？想起王皇后的训诫，高力士觉得还要尽起自己的职责，遂轻声说道："陛下，该启程了。"

李隆基由此回过神来，轻轻推开武惠儿，说道："惠儿，你留在此殿，替朕将案上的奏书整理一遍。朕要出宫一趟，约掌灯时分回宫，你就在这里候着朕罢。"

李隆基此时出宫，径奔姚崇宅中而去。

春节过后，李隆基有意东巡一番，遂让有司准备御驾。恰在此时，太庙的主殿忽然坍塌。

太庙供奉着李唐的列祖列宗，主殿坍塌当然非同小可。宋璟与张嘉贞先与有关大臣商议一番，然后找李隆基禀报道："陛下，臣等以为太庙坍塌，实为上天示警。"

李隆基有些不以为然，问道："如今天下安澜，百姓安居乐业，有何警可示呢？"

"臣等以为，陛下三年之丧未终，按例不可以行幸。太庙坏压之变，即为上天示警，陛下宜停东巡，居京修德以答至谴。"

李隆基看到此二人将自己的东巡与太庙坍塌连在一起，有些啼笑皆非，然又无理由反驳，只好默然以对。

二人走后，李隆基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已然有了东巡的兴头，岂能轻易放下？他想起姚崇当时灭蝗时的阻力，就想去找姚崇问个明白。且姚崇居闲在家，自己亲入其宅慰问，可以宣示皇帝不忘老臣之意。

姚崇后来在颁化坊建了新宅，其以文柏为梁，红粉以为泥壁，磨文石为阶砌及地，中堂五间九架，后院还建有飞楼，则此宅建得既精致又恢弘。李隆基此前曾入其宅，赞道："好呀，如此高宅方为朕宰相之宅。"

李隆基行到姚崇门前，就见姚崇已带领家人在门外跪迎。李隆基在肩舆上笑道："姚公，让大家平身吧。嗯，朕上次来的时候，戟数太少，这一次还算有些模样。"

姚崇叩首道："臣全家再谢陛下恩典。"

李隆基所称之戟，即是按照朝廷规制，三品以上官员可以在门外列戟。此戟由朝廷供给，一品可列十六戟，二品可列十二戟，三品可列十戟。李隆基前次入姚崇宅中时，其为三品之职仅列十戟，现在官至一品，当然可以列十六戟了。

李隆基被奉至中堂坐定，高力士站在身后，姚崇及其小儿子姚弈侍立一旁。

李隆基说道："自姚公离职后，朕因少见你身影，心里就有些空落。今日在宫中忽然兴起，就想来瞧瞧姚公在忙些什么？"

姚崇躬身道："臣朝参之余，或入东宫教授太子，或回宅中含饴弄孙。臣如此锦绣日子和好心境，皆蒙陛下所赐，且陛下挂念老臣，臣实在无言以对，唯有感激涕零。"

李隆基目视姚弈道："姚公啊，此次考课之后，该让此子出外历练一番了。"

姚弈成人后为官，其先入东宫为左内率府千牛，继而又转为东宫右春坊的太子舍人，两者秩级相同，皆为六品官员。李隆基此前多次向姚崇说过，欲授姚弈为五品官员，或为京官或出外任，由姚崇自选。姚崇认为，儿子年龄尚幼需要历练，不宜升迁太快，如此就婉拒了李隆基的好意。

姚崇答道："此子为太子舍人未及半年，不宜变动，臣谢陛下恩情。"

李隆基笑道："想是姚公对前两个儿子管教太少，由此对小儿子就严于管教。姚公啊，也不能矫枉过正呀。"

"臣以为，欲习知吏事，须不越官次循序渐进最好。他们生在为官之家，少了一些命困途穷之厄境，不让他们升迁太快，其实对他们自身最有好处。"

"嗯，姚公既有此意，朕就从你所请吧。姚公，近来宋璟斥退诸道采访使，京城之人议论纷纷，你如何看此事？"姚崇现在虽非宰相，李隆基每遇大事皆要向其询问。

姚崇微微一笑，说道："宋璟此举，岂不是正合了陛下之意？"

"哼，他罢采访使之前，根本不向朕言语一声，又如何合了朕的心意？"

"陛下，这些采访使往年回京之时，皆要送出大批土仪，已为成例。臣不敢欺瞒陛下，臣往年以为这些物品无非地方土仪，因而来者不拒，坦然相受。宋璟此举从微处着手，旨在彻底清除送礼请托的弊风，可谓使京中震动，更使全国震动。若因此绝了此风，陛下倡导的教化之策由此深入人心，此举实为好事啊。"

李隆基心想姚崇不掩自己收礼之行，足见坦承，遂颔首同意。他既而又说道："是啊，宋璟一身正气，由他来厉行教化之策，可谓得人。然宋璟与姚公相比，就失于死板。午前他与张嘉贞又来劝谏一番，言说太庙坍塌，劝朕不可东巡，须居京修德。姚公，你如何看此事？"

姚崇道："陛下说得不错，宋璟等人如此认为，确实失于呆板。臣听说隋建太庙之殿时，取来前秦苻坚的故殿之木以为营造，则此殿至于今日，已有数百年。山岩若风吹日晒久了，时有崩塌，木头积年而久且有虫蠹，其能与山石相比吗？"

李隆基大有同感，赞道："姚公此言，甚合朕心。天地万物，亦有寿夭，岂能与天命相连？朕想起当初治蝗之时，那汴州刺史倪若水之论调与今日宋璟等人之谏言差相仿佛。"

姚崇接着道："去岁河南丰收，而关中稍有歉收。陛下此去东巡，既可视察天下安澜，又可使百官随行，顿减关中用粮之量。此为一举多得之事，臣请陛下东巡依旧。"

"好呀，姚公所言甚合朕意。"

姚崇又笑道："陛下此次东巡，定能见到倪若水。此人在汴州多年，官声不差，教化有方，如今朝中三省极缺能才，倪若水又渴望回京，若陛下认可将其改授亦可。"

"嗯，宋璟也提过让此人入尚书省，朕已答应授其为尚书右丞。"

李隆基本想在姚宅中多待一会儿，然大事皆问过，就有些坐立不安。究其原因，缘于李隆基心里记挂着武惠儿，如此他在姚宅中仅待了小半个时辰，即乘舆回宫。

武惠儿此时已将案上的奏书收拾完毕，她将李隆基已批阅的奏章放在一侧，将未批阅之奏章摊在座前。其实殿内宫女在李隆基离殿时也会收拾，然李隆基觉得武惠儿收拾过的几案显得更加温馨。

李隆基归于座上，向侍立一旁的武惠儿投去温情一瞥，转对高力士说道："张家行事为何如此迟缓？朕令其促请一行入宫，数年过去，为何杳无音讯？"

高力士答道："臣多次追问，奈何张家说一行云游四海，居无定所，实在难寻。"

"你明日告诉张家，若一行年中不来见朕，他们也不用在京城待了。哼，拖来拖去，又动辄扯上天命。若无一个明白人儿在朕身边，只怕日子都会过差了。"

武惠儿在侧轻声说道："陛下，妾有一法，可让一行速至京中。"

李隆基侧头道："朕令其族家访一行多年，奈何他如消失了一般，难见其踪影。如此人儿，若用强力追求，那是勉强不来的，你能有什么妙法儿？"

"妾曾听说过一行和尚的事迹，若勉强不得，陛下为何不仿燕昭王故事呢？"

李隆基闻言笑道："燕昭王为求贤才去见郭隗，那郭隗以千里马为例，让燕昭王为己建屋而居，并拜己为师，如此贤才果然召来。惠儿，你让朕为谁建屋呢？"

"陛下当然为一行建屋。妾听说一行素爱观星察天，若陛下此屋中备齐汉时张衡所造浑天仪及地动仪等物，那一行得知陛下诚意，定会不速而至。"

李隆基闻言大喜，说道："好呀，果然为好主意。高将军，你速让将作监选样造房。"他又伸手揽过武惠儿，眼色迷离，轻声道，"好惠儿，为朕出了这样一个好主意，朕要好好赏你。"

晚膳之后，李隆基与武惠儿共同沐浴，是夜两情欢洽，其详细滋味也不一一细表。

开元元年之后，李隆基很少出京，则此次东巡为其盛大规模出行的第一遭。张嘉贞被任为西京留守，其他百官多随御驾行走。三月初三，车驾离开长安，就见各色旌旗猎猎，左右枪戟如林，其执旗执仗，驾车驭马，警跸将士以及各级官员、侍从，不下四千人。如此长的队伍行走起来，速度当然不会快，好在皇帝巡行并无时辰限制，自可慢慢行走。

李隆基此次启大驾仪仗，其所乘玉辂车由六马所牵，驾前有驾士四

十人，千牛卫将军一人陪乘。另左右护卫着左右卫大将军各一人，千牛将军一人，中郎将一人，左右监门校尉各十二人，左右骁卫、翊卫各三队，左右卫夹毂厢各六队，还有御马二十匹。若让李隆基在此重重护卫中闷坐车中行走，实为无趣之事。孰料李隆基早有准备，其不仅让武惠儿随行，更让武惠儿陪侍身边，两人或手谈围棋，或偎依一团眺望沿途风景，令李隆基感觉此行实在惬意无比。

如此过了数日，车驾不觉就过了潼关，开始进入淆函谷地，午后即可到达函谷关。相传老子倒骑青牛路过此地，并在此地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是时，李唐奉老子为其先祖，李隆基到了此地当然不敢怠慢，要好好凭吊一番。

自潼关向东至于渑池县，其间凡四百八十里，其北为波涛汹涌的黄河，其南面为崤山，形成了一道极为狭长的函谷。古人曾记此险："翼岸巍峰插天，约谷深委。终日走硤中，无方轨列骑处。"由于此地形势险要，从春秋时起，这里成为多起重大战事的古战场。

却说李隆基到了函谷关，下车驾后一眼看此地势，转对身边的宋璟叹道："宋卿，此关西据高原，东临绝涧，南接崤山，北塞黄河，实为拱卫京师之第一门户。若此关丢失，身后的潼关实属危殆。"

宋璟答道："此地势确实险要，堪称雄关。然臣以为，若国君德政不修，妄想凭一二险关拒敌于国门之外，终为虚妄。昔太宗皇帝不修长城，缘由于此。"

李隆基看到宋璟说话，终究要扯到道德之上，心想在此险关壮丽山河之前，不能随意抒发胸臆，不觉有些气闷，遂干笑一声，说道："哈哈，此为我家先祖写道德之言的圣地，宋卿再提道德之言，实为相宜。走吧，我们且去凭吊一番。"

老子被奉为李唐皇家先祖，那么有老子的遗迹之处皆被修得美轮美奂。自唐高祖李渊开始，历朝皆拨重金修葺此地。其依关而建太初宫，宫门上的匾额上有着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赫然为"紫气东来"，其字由太宗皇帝亲笔所书，那是太宗皇帝最为擅长的"飞白"体。

进入太初宫不远，有一处年代久远的矮小房舍，相传此为当初函谷关关令尹喜的寓所。某一日早晨，尹喜自此寓所走出不远，到了一个土台之上，忽然看见东方紫气腾腾，霞光万道。他欣喜若狂，大呼"紫气

东来，必有异人通过”，急令关吏洒扫道路，以迎异人。其后不久，就见一老翁银发飘逸，倒骑青牛入关而来。尹喜执礼前去问询，并邀老翁入寓所休息。此老翁感于尹喜盛情，在此盘桓数日，写下五千字的文章，即为流传至今的道家宝典《道德经》。

皇帝要来凭吊先祖，有司早为之准备好了一应祭祀物品，且有相当烦琐的祭祀仪程。一番祭祀仪式下来，李隆基有些乏了，高力士遂将之奉入早就准备好的净室里休息。李隆基虽有些忙累，却兴致颇高，令宋璟随之一起饮茶叙话。

李隆基问道：“宋卿，朕刚才有些疑惑。这尹喜果然有其人吗？朕观《道德经》，其字数不多，然汪洋恣肆，可谓包容万物。难道说若无尹喜相留，这《道德经》就难以问世吗？”

宋璟看到皇帝容色轻松，知道皇帝这会儿想说些轻松话儿，遂凑趣儿说道：“陛下有此思，臣刚才也有遐思。后世传言，老子西去化胡，如此老子到底在何处呢？”

李隆基笑道：“大唐立国以来，不分华夷，皆为子民。则先祖化胡之说，已有先兆。如此说来，先祖不管隐居国内，还是远赴西域诸国，其实无关紧要。”

宋璟也随之笑道：“陛下如此说，臣也可诠释尹喜其人。臣以为当时紫气冲霄、霞光万道，未必是真，想是尹喜看到老子器宇非常，遂邀谈数句，不料相谈甚洽，由此殷情招待。老子得此闲暇，遂将心中所思写就，《道德经》因而流传后世。”

宋璟日常言语严谨，难有如此说话随意的时候。李隆基与其相处，不免言行谨慎，生怕一言不合又遭其诤谏，他闻言哈哈笑道：“若如卿所言，吾敬爱先祖竟成为一个贪恋口舌之福之人。嗯，有些亵渎先人了。不过你难得有如此轻松说话的时候，其实为人一世，若日夜端庄慎言，殊无趣味。你能如此随意说话，只要无伤大雅，也很好嘛。”

李隆基小憩片刻即出关东行，按照日程安排，今晚到陕州治所歇息。李隆基笑对武惠儿说道：“陕州那里温泉四溢，我们且去沐浴一番，正好洗去征程疲乏。”

武惠儿近来已识男女交合之妙，心思温泉水温，能助性趣，不由得

眼波流转，心甚企慕沐浴之乐，问道："原来陕州也有温泉？陛下，其水与骊山温泉相似吗？"此次车驾出京之后，第一站即在骊山离宫歇息，武惠儿第一次入温泉与李隆基共浴，其事后余味绵绵而长，至今犹品咂不已。

"嗯，那里的宫室稍嫌简陋，温泉水却要比骊山还要丰盈。其温塘村周围方圆数十里，皆有温泉溢出，当地人竟然无冷水可用。"

"哎呀，天下竟然有此妙处。"

李隆基轻抚了武惠儿的脸庞，笑道："山川再美，若无美人在怀，终无趣味。"

是时车内风光旖旎，柔情无限。

李隆基如此好心境未曾持续太久，前方的拥堵令其心情大坏。

车驾入了谷底，就见函谷内两侧地势险峻，唯谷底平坦成为贯通东西的通道。谷底忽宽忽窄，最窄处仅能容一辆马车通过，历来有"车不方轨、马不并辔"之说。车驾经过此地，速度大为减缓，到了最后，大队人马竟然停滞不前。

李隆基在车内越等越急，眼见天色渐晚，若不前行在此谷中度夜，岂不糟糕？他在车内待有小半时辰，眼见队伍还没有动弹的迹象，遂探头对一直随侍身边的王毛仲说道："王毛仲，前面何故不行？"

王毛仲禀道："车仗行至狭窄处，那里仅能容一辆车通过。不料两车齐逐，竟然卡死在那里，由此耽搁了时辰。"

李隆基怒道："车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们既知此处狭窄，为何不按序通过？你这就赶往前去，赶快疏通。"

王毛仲驱马前往，奈何谷里早已拥得水泄不通。待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赶至狭窄处，再指挥人将车儿抬开，又费时不少。如此车仗行到陕州治所的时候，就见空中月明星稀，时辰已至深夜。

此次东巡的车驾之事归太仆寺署理，李隆基将太仆卿召至车前痛斥一番，并要黜去其职。

太仆卿眼见大祸将至，模样虽恭顺惶恐万端，心里却有主意，禀道："臣处置不当使车驾延误，实属大罪。然臣久处京中不明沿途地势，出发前已知会诸州府，由其领引路之责。此谷由陕州所辖，其无人领路，又事先不言明，臣虽难辞其咎，陕州府也脱不了干系。"

李隆基想想也有道理，遂下旨罢去陕州刺史李朝隐与知顿使王怡等人的官职，太仆卿仅被罚俸三月。

宋璟闻此消息，心中大急，待车驾入陕州停稳，李隆基刚刚进入为之准备好的行所中，即来请求觐见。

李隆基此时又困又饿，本不想传见，又怕宋璟有要紧话儿说，只好勉强接见。宋璟见礼后直接说道："陛下，臣以为若罢李朝隐与王怡之职，实为不妥。"

李隆基知道宋璟此来是为了这件事儿，心中的无名火又起，没好气地说道："宋卿，你没见现在是何时辰了？朕又没将他们杀头，不用刀下留人，我们明日再说好吗？"

宋璟见皇帝确实为极度疲乏的模样，也觉得自己有些性急，遂说道："臣不恤陛下，此为臣之罪。如此，就请陛下先去用膳，臣先候在这里。"

李隆基叹道："唉，你年长于我，又一样鞍马劳顿。朕去用膳，你却空着肚子候在这里，莫非想陷朕于不义吗？也罢，你就与朕一同用膳吧，我们坐下来说。"

宋璟也老实不客气，躬身谢道："如此，臣谢陛下赐膳之恩。"

李隆基归于座上，武惠儿先是递来一方热巾，李隆基用之擦面抹手，再仰身舒展一下腰身，顿时感觉释去了一些劳乏。武惠儿继而又递来一盏热茶，李隆基轻抿一口，说道："嗯，此为蕲州之团黄，此时饮之，既能润喉，又兼舒骨。宋卿，待饮尽此盏后，你可说话。"

宋璟此时也是喉咙冒烟，接过茶水，一饮而尽。李隆基见其饮尽，问道："宋卿，到底有何不妥呀？"

宋璟回答道："此次东巡实为陛下登基以来之首次巡守，如今国家

渐至安澜，庶民渐至富足，则国人无比注目此次巡守。函谷本来狭窄，拥塞实属正常，此次不过延迟车驾一个多时辰而已。那李朝隐与王怡引路不当，确有过失，然陛下雷霆一怒，竟夺其职！天下人若知陛下出巡的第一遭事儿，即是让人以小过而获大罪，恐怕于陛下不利呀。”

李隆基道：“他们侵凌天子威严，能为小过吗？”

“臣刚才将官吏考课之内容细细回忆了一遍，其中似无如此内容。陛下，国家法度虽由臣民遵守，然国君也不可动辄毁之。前朝‘斜封官’流毒天下，正是中宗皇帝肆意为之，可为佐证。”

人在愤怒之时，往往会有出格的举动。李隆基盛怒之时罢黜二人之职，待其后来平复下来，也觉得自己有些过火。现在宋璟郑重其事前来劝谏，他也就想顺水推舟再复二人之职，遂爽快说道：“也罢，朕就依卿所奏，可废前敕复其官职。”

宋璟本想皇帝为保自己颜面不肯认错，他此前早就备好了诸般说辞，欲持久劝谏。他没有料到李隆基今日如此痛快，竟然早早地答应了自己的请求，如此就迟疑了一下。

李隆基笑道：“宋卿就为此事吗？朕答应了，我们就速速用膳吧，明日还要行路。”

宋璟先闭目想了一下，继而坚决说道：“陛下，一日之内黜其职再复其职，也似不妥！”

李隆基有些不耐烦，叹道：“宋卿呀，你今日来莫非专为折腾朕吗？黜又不是，复又不行，你到底意欲何为？”

“陛下想呀，今日陛下雷霆一怒黜其官职，臣来此轻轻一说又复其官职。事后外人定会说，皇帝行事简单且粗糙，还是宋璟守法持正待人以恩。如此咎归陛下，恩归微臣，天下哪儿有这样的道理？”

李隆基马上明白了宋璟的心意，笑道：“人言宋卿心直如杆，若以此事而论，你的心思也很细腻嘛。也罢，你不用再说道理，仅说办法即可。此事既结，我们须即刻用膳。”

“微臣以为，不用马上复其职，可使他们以待罪之身行往日职责。

稍待一些时日，再敕还其职即可，如此可谓进退得宜。”

“就按卿所言来办，好吗？来，我们速速用膳。”

宋璟走后，武惠儿关切地说道：“陛下今日劳乏，可稍微清洗一番入寝。”

“朕确实有些劳乏，你也一样啊。”

“妾毕竟年幼，又不用思虑过多，并不觉得劳乏。”

“如此说来，朕有些老了？”

武惠儿微微一笑，说道：“陛下壮健如斯，可谓龙马精神，哪里能说‘老’字？”

此后数日，车驾向洛阳缓缓而去。是时初春时分，原野上的枯黄已蒙上了一层新绿，愈往东行，感觉风儿愈暖。田间的禾苗已开始返青，李隆基有时令车驾停下，然后信步入田间观看禾苗长势，甚至与农夫攀谈数句。得知去冬数场大雪，初春后又遭遇两场春雨，则土壤墒情甚好，眼前无春旱之虞，于是龙心大悦。

车驾抵近洛阳城门，李隆基眺望那黛色的城墙，心里忽然想起薛崇简和王师虔居住在这里，他们现在如何呢？

第二日近晚时分，李隆基唤来王毛仲，说道："这里有两位故人，他们的日子过得如何呀？"

王毛仲被皇帝猛然问起，一时想不起其说的故人为谁。如此停顿片刻，方才恍然大悟。王师虔当初被执，李隆基令王毛仲将其押至薛崇简宅中好生看管。王毛仲起初还问问王师虔的状况，时间一长，便有些懈怠，遂让河南府尹代为看管，他也渐渐不问。现在皇帝问起，他不敢实话实说，含糊其辞道："禀陛下，此二人这些年还算乖觉本分，他们日日待在宅中如寓公一般，倒是没有惹出是非。"

"嗯，朕有些念起他们了。你去将他们召入宫来，与朕一同进晚膳。"

王毛仲躬身答应，心里其实有些忐忑：这二人到底是死是活呀？万一少了一个，如何向圣上交待呢？

王毛仲这些年官运亨通，职掌禁军大权，实为李隆基宠信之人。他这些年威权日盛，对其他人视若无物，然见了李隆基，还是潞州时初为护卫时的恭顺模样。

王毛仲在河南府尹的带领下寻到薛崇简宅第，薛崇简与王师虔当然小心迎接。王毛仲见到此二人的模样和神情，心中不禁唏嘘万端：这二人怎么如此谦卑万分？还是他们本人吗？

短短数年之间，二人似乎老了许多，他们见了官方之人，皆佝偻着腰，模样恭顺之极。王毛仲不禁想到，薛崇简性子一直平和也就罢了，那王师虔昔日的精神劲儿为何就无影无踪了呢？

二人随同王毛仲入宫，见了李隆基也是三跪九叩，口呼万岁。待他们与皇帝同席进膳时，依旧小心翼翼低眉顺眼。

李隆基脸色平和，进膳时言笑晏晏："朕这些年忙于国事，无暇召见你们。唉，人年龄愈大，这念旧的心思愈长，此次来东都就念起你们了。王先生，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王师虔小心答道："草民蒙陛下不杀，这些年在东都活得也相当优裕，草民日日感激陛下的圣恩。"

薛崇简说道："陛下，王先生入敝府之后，臣从府中选一有颜色之婢女相配，如今已生有一子一女。"

"哦？王先生有家室了，此为好事呀。王先生添丁加口，日常用度足用吗？"

"草民得立节王好生看顾，日常用度倒是不缺。草民有时环视妻子，甚感如此好日子终归由陛下所赐，不由得感激涕零。"

"好呀，王先生如今有家有口，如此就体会了好生生活的滋味。嗯，你的日子也不能过得太紧巴，这样吧，朕再加立节王二百户实封，此专为王先生生活之用。"

王师虔闻言，当即离席下拜："草民叩谢陛下圣恩。"

顷刻席散，王毛仲派人将二人送回宅中。王毛仲感到今日实在有趣，说道："陛下，这王师虔怎么像完全换了一个人儿一样，他当时谋刺陛下，被执后见了陛下也是一副不屑神情。臣今日观此景，心甚诧异，王师虔似未作伪啊。"

李隆基笑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蝼蚁尚且惜命，王师虔能够存留于世，他能不感恩吗？再说了，他娶妻生子，由此在世上就多了许多牵挂。唉，他怎能作伪呢？"

"哼，王师虔所犯之罪，杀他十回头也够了。陛下心胸如海，饶其性命，若换作是臣，说什么也不会如此好心。"

高力士是时也在一侧，闻言悄声向王毛仲提醒道："王将军怎能如此说话？还不向陛下谢罪！"

王毛仲方悟自己说错了话，自己本为奴才之身，怎敢和皇帝相提并论呢？他急忙跪倒，叩首道："奴才不会说话，请陛下责罚。"

李隆基倒是不以为然，叹道："罢了，你起来吧。唉，王师虔死与不死，对朕有何干系呢？他留在世上，让朕还能念起故人之情，倒是还有一点用处。"

王毛仲退出后，心中对高力士有些恼火：皇帝对自己的越位之言根本未放在心上，你这个老阉奴为何如此多嘴？

薛崇简与王师虔回府后，也在那里大发感叹。薛崇简道："王先生多次说过，圣上留你性命，实让你双眼观看他施政的效果。如今天下安澜，庶民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人口也增加不少，国势确实大有起色。他今日见了先生，仅问起居生活，为何不言及此事呢？"

王师虔道："他若果然来问，日后传扬出去，岂不是有碍其圣君的名声？他对我愈加彬彬有礼，愈能增添其皇恩浩荡的模样。唉，我自从有了苟活于世上的念头，这些口舌之争皆变为虚妄了。"

薛崇简闻言顿时大有同感，遂默然相对良久。

第十二回　郝灵佺献头邀功　王毛仲力荐张说

默啜当初请婚不成遂袭唐境，奈何西有郭虔权，中有解琬镇守边疆，他实在讨不到便宜，只好再厚着脸皮向大唐请婚。默啜既然请婚，也就表明其不再用武力与大唐相抗，则北部边疆相对恢复平静。李隆基对其请婚之事不予理睬，却允许双方互派使节沟通讯息，双方紧张的态势如此稍显缓和。

春节之时，各方君长按例派使入京朝贡，待春节之后，朝廷也派出使节到四方巡视，其携带不少钱物，以皇帝赐赏的名义散发各处。是年，鸿胪寺典客署掌客郝灵佺作为入蕃使出使北境，要到突厥各部巡视一圈。这日行到突厥十姓的聚集地，首领拔曳固将其迎入帐内好生款待，并向其捧出了一份大礼，赫然为一个人的脑袋。

突厥十姓为西突厥的一支，郭元振为安西大都护的时候，其首领阙啜忠节与西突厥娑葛可汗交恶，郭元振居中调停，从制衡的角度将阙啜忠节的突厥十姓安排得甚为妥帖。后来，宗楚客与纪处讷接受了阙啜忠节的贿赂，逐走郭元振，由此惹起西域战事。数年过后，还是由朝廷出面，将突厥十姓安置在多逻斯水流域，并诫约娑葛可汗与默啜可汗不得为难。由于多逻斯水接近默啜统辖的地面，阙啜忠节主动向默啜示好，愿意接受其节制。阙啜忠节死后，继任者拔曳固继续维持这种态势。

默啜这些年与大唐交恶，伤亡既大，损耗又多，对这些示弱部落索要日重。拔曳固一开始还咬牙坚持，到了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就横下一条心，由此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其实突厥十姓这里也没有什么珠宝美玉，无非是些牛羊之物，某日默啜又派人来见拔曳固，要求送去牛羊多少。对于游牧部落而言，这些牛羊实为族人的口粮，拔曳固实在无多余的牛羊可送，于是断然拒绝。来人冷冷地丢下一句："你不给也就罢了。大汗说了，你若不给，他会亲自来讨。"然后扬长而去。

默啜闻听一向恭顺的拔曳固竟然敢抗命，顿时大怒，果然率领百骑前来索要。可惜未等他行到突厥十姓的帐篷之处，半路上即被早就埋伏好的数百人一拥而上斩杀，默啜的头颅如此就到了拔曳固的手中。

郝灵佺看到默啜的脑袋放在自己面前，心中不由得狂喜不已。默啜为祸大唐多年，其如此被轻易斩杀实为大快人心之事。郝灵佺更想到，此前朝廷赏赐军功甚厚，自己将默啜的脑袋带回京城，肯定为大功一件，朝廷至少会赏自己一个将军做做。他想到这里，狂喜问道："如此说来，此首级从此就献于大唐了。"

拔曳固恭恭敬敬道："是呀，我正准备派人将此首级送往京城，恰巧尊使前来，此等美事岂不是专为尊使而设？"

郝灵佺虽为九品官员，毕竟见过世面，现在又为上国大使，当然知道言语进退，遂哼了一声道："哼，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想当初三国之时，吴国斩了关羽，却将首级送到魏国，此嫁祸之计也。你今日此计，不过是惧怕惹祸上身寻求大唐庇护罢了。"

拔曳固见郝灵佺识出了自己的机心，愈发恭敬道："是呀，尊使果然明白我的心意。如此，就请尊使回京后多替敝部美言了。敝部为此准备一些金珠等物，请尊使携回以沟通关节之用。"

郝灵佺看到拔曳固还算识趣，大包大揽说道："不妨。今日大唐非为昔日魏吴诸国，就是果真杀了默啜，又有何惧呢？"

待郝灵佺满怀欣喜风尘仆仆赶回京城的时候，李隆基已带领百官东巡出京。张嘉贞见如此大事不敢擅专，就让郝灵佺带着默啜首级前去追赶车驾，以俟皇帝定夺。

李隆基的车驾此时已然巡行到汴州，这里是河南道、河北道与都畿道的交界处。李隆基出京之前就说此次东巡止于汴州，其在汴州留待数日后即开始返京。按照唐朝规制，皇帝驻于某地超过三日，方圆三百里的诸州刺史皆要过来觐见。张说时任相州刺史，也在觐见之列。

皇帝巡行时的一次重要内容即是要巡查田间，李隆基到了汴州的次日，即在百官及诸州刺史的簇拥下视察田间。

汴州地面一马平川，隋朝时所开凿的汴渠自虎牢关附近板渚接通黄河水，然后向东南汇入洪泽湖，从而与京杭大运河连在一起。其时黄河尚未改道，向北距离汴州近二百里。汴渠开通既有农田灌溉之利，又有舟楫之便。人若离汴渠甚远时，即可看见渠面上弘舸巨舰来往不绝，其帆轴高耸，显示了一派繁忙之象。

田间的麦苗儿早已返青，已有近尺之高，就见其禾苗肥壮，叶子显深翠之色。田埂上偶然生有一丛黄花，与大片绿色相映，颇显跳跃生动。李隆基得知此田间不惧干旱，只要黄河有水，仍可保秋后大熟，遂感叹道："隋炀帝横征暴敛，实在苦了前隋庶民，然他留下的这些沟渠，毕竟使后世获益，也算做了一点好事。"

倪若水此时已任尚书右丞，他为汴州前任，此时与新任汴州刺史一起跟随皇帝身边。其闻言说道："陛下所言甚是。臣初为汴州刺史之时，览此阡陌水渠，觉得前隋果然做了一点好事。隋朝之前，关中平原例为国家粮食主要产地，自有了这些沟渠，中原之地粮食产量已超关中，则粮产区已然东移。"

李隆基今日的兴致颇高，笑问道："朕听说倪卿初来汴州之时，心中不是滋味儿，竟然追着班景倩的马蹄尘跑了很远，还誉其为'仙尘'。这汴州的水田之美莫非比不上班景倩的马蹄尘吗？"

倪若水知道皇上在调笑自己，脸色如常说道："臣当时初来汴州，心思京城，就藉马蹄尘聊寄相思之意。陛下，臣如此举动，应该未碍政事吧？"

"哼，你若有举动与心意相随，那就是碍了政事！朕若非瞧你还算勤谨，在此任上办了不少实事，早把你打发到更偏远的地方去了，焉能回京？"

李隆基身边的人闻言发出了轻笑，宋璟一贯脸色严肃，此时脸上也绽开微笑之色。

李隆基又问道："听说你在这里大兴州县学庐，尊师重学，并身为教诲，遂使风化兴行。你勤于政事，捕蝗有功，使田亩大熟，这等事儿其实为末节，最重者还是行教化之策。朕知道你口功甚好，此等事儿不是你妄自吹嘘的吧？"

倪若水躬身正色道："微臣不敢。就请陛下移步到最近的学庐视察，以察实情。"

李隆基目视宋璟道："宋卿，我们就找一学庐瞧瞧。若倪若水所行为实，须在天下诸州彰扬，如此既能为朝廷育人，更能以圣贤道理教化天下。"

宋璟拱手答道："陛下此行，实在惠及后世。教化之策，须一以贯之，如此渐行渐积，方慢慢有起色，臣恭颂皇恩。"

李隆基不愿再谈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他一面颔首应付宋璟，一面向人群中的张说招手，喊道："张卿，你过来。"

张说许久未见李隆基，此次相见也未曾照面说话，现在忽然听皇帝召唤自己，心中狂喜不已，遂疾步行到李隆基面前躬身言道："微臣张说，特来领旨。"

李隆基数年未见张说，此时打量他的面庞，感觉苍老了一些，遂叹道："看来张卿在相州还算勤谨，吏部的考绩好像不错嘛。"

张说道："臣奉旨主持相州，不敢懈怠。只是难见陛下圣颜，心中着实挂念。"

李隆基当初居东宫为太子时，张说为东宫侍读，二人实有师生之谊。李隆基闻此言语，心间悸动了一下，然脸色依旧如常，问道："朕观汴州得汴渠灌溉之利，天旱时可保收成。因思相州那里无黄河水可引，田亩莫非仅依天降雨水而润吗？"

张说答道："禀陛下，相州境内有漳水、洹水等水流自西向东流过，相州的东、南、北三方多为平地，可引水灌溉；唯西部处于山间，

若天旱久无雨，西部的人畜吃水就会出现困境。”

“朕多次昭示天下，让各州因地制宜兴修水利，卿为何不想法改观呢？”

“陛下，臣多次入山察看，那里是悬崖峭壁，人行走时就难以立足，实在无法修筑。好在那里百姓不多，臣又鼓励他们迁出山间，如此影响甚微。”

“嗯，让山民到平地上垦植，如此也不失为一个好法子。”

王毛仲这时走过来禀道：“陛下，离此地二里处有一学庐，陛下巡查之后，就该用膳了。”

空中的太阳已渐至头顶，一群人于是上马向北，疾驰而去。

郝灵佺到了汴州，即手捧装着默啜首级的匣盒请见宋璟。待宋璟听完了郝灵佺的出使遭际，眼中现出厌恶之色，目视匣盒说道：“此匣中莫非盛着默啜的首级？你从大漠行至京城，再来汴州，那匣中的首级岂不是要腐臭如泥？”

郝灵佺得意地答道：“下官知道此节，遂请拔曳固觅来高手匠人，选来桑椹木精心打造此匣。其密封甚好，首级就是在其中放上一年，水液臭味也不会溢出一丝。”

“你这些日子与此匣为伍，再闻其中汁液晃荡之声，心间莫非没有一丝恶心之意吗？”

郝灵佺获此首级，满心想到自己的大富大贵要从此而来，心中被欢喜充溢，哪儿有一丝恶心？他老老实实答道：“禀宋丞相，此人为我大唐之劲敌，下官获此首级，心中又快意又对之切齿，倒没有其他感觉。”

宋璟哼了一声，怒道：“默啜虽为大唐之敌，然他还为突厥首领。你提着此匣走了数千里，宛如你的玩物一般，实有轻辱之心。若突厥人得知你的行为，定会辱我大唐无大国风范，且会恨你入骨。”郝灵佺此前多次想过，自己此次获得默啜的首级，圣上定会给自己加官进爵。如今宋璟的一番训斥，宛如一瓢凉水兜头泼下，心中的凉意弥漫全身，然

他心有不甘，嘟囔道："宋丞相，下官想觐见圣上……"

宋璟打断了他的话头，斥道："你无非鸿胪寺的一名九品掌客，按例向鸿胪寺典客令禀报即可！你以为获得了默啜首级即为奇功一件？哼，你还想觐见圣上？我告诉你，你如此越级见了本相，已属越位，你再啰唆，本相立刻治你之罪。"

郝灵佺被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弄懵了，惴惴然不敢说话。

宋璟道："你速带此匣返京，由鸿胪寺召集京城的突厥人好好礼葬默啜。你今天就走，不许耽搁！"

郝灵佺于是黯然离去。

宋璟并非莽撞之人，如此大事当然要找皇帝禀报。待郝灵佺走后，宋璟即起身到李隆基居住之所，入室后发现室内还有王毛仲与高力士陪侍皇帝身边。

李隆基听宋璟禀报完事儿的过程，说道："好呀，默啜为祸大唐多年，终被同族人斩杀，如此就去了朕的一块心病。"

宋璟蹙眉说道："陛下，默啜昔在突厥部落中一枝独大，我朝可以全力察其动向然后划策应之。默啜如今身死，突厥人形同一盘散沙，则我朝北境更须谨慎。"

"嗯，宋卿所忧为何？"

"臣以为，突厥人现在各自为政，不知道他们将从何处入境骚扰大唐。如今西北有郭虔权，中有谢琬镇守，当保无虞；唯并州北境云州、代州一带，稍显薄弱。并州为大唐龙兴之地，万不可遭到突厥人袭扰。"

"并州有天兵军长期镇守，其兵强马壮，已保并州多年安澜。依卿所言，并州那里似缺一名猛将主持吗？"

"陛下圣明。并州刺史向由藩王遥领，则并州长史例兼天兵军大使，此人须能文能武，方能堪当其任。如今此位缺员，请陛下从速增补为好。"

“嗯，卿有得人可荐吗？”

“倪若水如何？”

“此人文职一生，未曾主持过军事，有些不妥。宋卿，此事不用太急，我们缓缓思之，然后再议。对了，那郝灵佺出使大漠，携回默啜首级，可谓有功，按照朝廷规制应该赏赐。你为何将其训斥一番，并赶回京城，如此是否会寒了其他人之心呢？”

“昔陛下在骊山时，姚公曾上言十事，其中姚公请求陛下三十年内不谋求开疆拓土，陛下好像当初答应了？”

“不错，朕答应不求边功，以清静为要。”

“对呀，臣若让陛下晋升郝灵佺之职，万一陛下再赏其钱物，此举即是向天下宣示：自今而始，大家可以以边功邀宠！”

李隆基闻言沉默片刻，然后笑道：“哈哈，宋卿此为‘萧规曹随’。然如此一来，就委屈了郝灵佺的这番奔波之劳了。”

郝灵佺回京后望眼欲穿，日日盼望朝廷为自己加官晋级，如此一等竟等了一年有余，次年秋天，宋璟方才授其为右武卫郎将，是为从六品的武散官。郝灵佺久候不见提拔，心中早已忧愤如火，现在看到得到如此低品之散官，更加急怒攻心，数日后竟愤怒而死。

宋璟向皇帝奏事，一旁的王毛仲和高力士说什么也不敢插言半句，他们知道宋璟不会给他们留情面，弄不好会被宋璟训斥一回。待宋璟走后，王毛仲笑道：“陛下，若宋璟为相，如奴才此等武人出身者难有出头之日了。”

王毛仲如今统领禁军，昔为李隆基的长随，实为李隆基身边一等一的宠信之人。李隆基闻言笑道：“宋璟确实有魏征之风，朕每每见了他，心中也要打起精神，生怕说错了话，何况你们呢？然宋璟理政出于公心，其行事刚正绝伦，终对国家有利。朕有此良相，何必计较旁枝末叶呢？”

王毛仲道：“陛下，宋璟刚才提起并州人选，奴才倒想起一个人来。此人能文能武，堪与姚公比肩。”

李隆基此时已知王毛仲所荐之人，笑道："你大约想荐张说吧？其实刚才与宋璟说话时，朕已想起此人。嗯，说说你所荐理由。"

"外人传言，张说之所以被贬出京，缘于与姚崇不睦。张说之文才吏事能力，那是不用说的，奴才还听说他幼读兵书，晓谙军事之事，中宗皇帝时曾任兵部侍郎。如此能文能武之人，可堪为任。"

李隆基看到高力士一直默默，遂问道："高将军，你在此事上有何见解？"

高力士躬身道："臣为内官，不明军事，不敢妄自言语。"

王毛仲闻言有些刺耳，心想：这个老阉宦果然巨猾无比。他如此说话，就反衬出自己妄言了。

高力士此前听说张说私下里与王毛仲打得火热，如今王毛仲力荐张说，则证其实。王毛仲如今渐至跋扈，日常言语间对高力士也有欺凌之意，然高力士甚有涵养，说什么也不会将对王毛仲的不满流露出来。

姚崇在骊山被李隆基拜相，此后大刀阔斧施政，其威权日重。张九龄以左拾遗之身，数次致书姚崇，劝其远谄媚，进淳厚，书中言辞犀利，其略云："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向之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姚崇读后，由此注意上了张九龄。此后不久，张九龄被调职吏部。

张九龄现为职掌官吏勋级的考功员外郎，此次随驾而行。他到了汴州，得知恩师亦至，遂当晚入其驿舍拜望。

二人叙话片刻，张说笑道："你现为考功员外郎，则天下官吏的考绩皆须你品评，那么天下官员见了你，多恭顺之态唯恐巴结不够。姚崇还算识人，他自己不干不净，却能选你守此位。嗯，你的名声不错嘛，为师虽在相州，也常常听到赞你公正考评的好名声。"

"学生谨记尊师之训，不敢狂妄造次。"

"唉，其实你任此职，终归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使。圣上如今欲效贞观故事行事，则大多数官吏能按朝廷方略为人，你公正公平待人，对他们终无妨碍。然总有一些官吏德行既亏、才具又差，他们肯定希望你能

替他们遮掩一二，可你不识变通之机，终会得罪了他们。这帮人虽明面上不敢说话，暗地里却咬牙切齿。”

张九龄谢道：“尊师如此谆谆提醒，学生今后定当小心在意。然人之禀性难移，学生遇事皆思朝廷规制，实在不会转圜。”

张说摇摇头，叹道：“为师知道，你终究难改，那也是无法之事。”他稍一转念，又笑道，“其实你何必要改？你的性儿大概甚合宋璟的脾胃，你们二人行事相似可谓绝配，哈哈，倒也有趣得很呀。”

“尊师所言甚是。宋丞相理政未久，直性儿堪比魏征，其或在朝堂之上直谏圣上之失，或在衙内厉言百僚之过。宋丞相刚直公正如此，学生万万不及。”

“哼，宋璟若长此以往，焉能长久？”

“恩师可能不知，宋丞相谏国丈修坟逾制，圣上不怒反喜，赐绢四百段以彰其行。”

“我如何不知？此事以诏书形式明发天下，则天下皆知。九龄啊，人之性情最喜奉迎，以太宗皇帝之贤尚不能免俗，他当初将魏征墓碑拔除，即为泄其愤。太宗皇帝虽后来再复魏征之碑，然其心路历程已彰显无余。当今圣上欲复国势，当然可以隐忍，若时间愈久，则不可知。”

张说说到这里，心中忽然有了警惕，嘱咐道：“我们师生之间身居密室尚可谈谈说说，到了外面，如此话儿一个字儿休提！现在圣上虽不许行酷吏之风，然人心百态最为莫测，有人最善摘取你的只言片语来搞名堂，此事不可不防。”

这是老师的好意提醒，张九龄当然恭听此训。

王毛仲力荐张说为并州长史兼知天兵军节度使，如此正合李隆基心意。李隆基此后与宋璟商议此事，宋璟对张说素无恶感，觉得张说若任此职，其身负才具实在绰绰有余，遂满口赞成。李隆基于是签署了制书，张说未出汴州就被授以新职。

张说得此授任心中狂喜不已，按说此职与相州刺史的品秩相同，不应如此欣喜，然张说深谙其中玄机，并州为大唐龙兴之地，其地位当然

要比相州重得多，且并州为大唐北境屏藩，自己此去既主并州政事，又以天兵军节度使之职主持军事，此举说明皇帝已对自己转变了看法。自己若以此为基，只要好好把握，宦途前程将会变得美好起来。

是夜，张说趁着月色独自前往王毛仲所居的驿所。王毛仲今非昔比，其驿所前后皆有甲士环卫，须通禀之后方能入见。

张说获准入内，其见了王毛仲，马上来了一个奇怪的动作。他双膝着地，将手中所持的木匣轻放一边，然后双手撑地，口吻及于王毛仲的靴面，如此长跪不起。

王毛仲尚未受人如此大礼，何况张说年长于自己，又是驰名天下的文宗领袖，竟一时呆了。等醒过神来，他伸手搀起张说，连声说道："张先生请起，王毛仲何德何能，焉能受此大礼？"

张说顺势起身，口中说道："王将军何必太谦？张说遭此困境，若无王将军搭救，焉有今日？"他将那只木匣交与王毛仲，说道，"我听说王将军刚刚又得了一女，区区薄礼，请予笑纳。"

王毛仲知道匣中定是装有金珠之物，没有推脱，伸手接过，口中谢道："如此多谢张先生了。张先生多赠重礼，王毛仲唯有万分感谢了。"

二人归于座上，张说舌灿如花，自是继续感激王毛仲施以援手。

王毛仲叹道："圣上当初听了姚崇之言，认为先生交结藩王，实为阴谋之人。唉，要想让圣上改变初衷，委实不容易。你知道，圣上英明无比，我若将话儿说得太过，如此就露出了痕迹，事儿反为不美，时辰也就耽搁长了一些。"

张说何等聪颖？他听着王毛仲的话音，知道他还是在炫耀自个儿的功劳。事情越难，他的功劳越大，遂连连称是。

王毛仲继而笑道："其实张先生也挺会做人，你替国丈写的那篇碑文甚好，皇后还在我面前数次说你的好，圣上也颇为赞赏。加之姚崇卸任，没有人再惦记先生，事儿也就顺势而成了。"

张说拱手谢道："总而言之，张说深谢王将军大恩。今后时日尚长，万事还要仰仗王将军援手加恩。"

王毛仲摆摆手，说道："张先生不必太谦。你此次主政并州，且兼知军事，地位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则多有面见圣上的机会。张先生，天下之大，只要能得圣上之宠，还有什么可以忧心的呢？"

"王将军所言甚善，张说今后但凡有机会入京，既可面圣，又能拜见王将军。"

"我忘了，你曾经为圣上之师，又比我们多了一层情谊。哈哈，张先生，你好自为之，定能飞黄腾达。"

"张说不敢，今后定仰仗王将军援手方为至道。"

张说今日见了王毛仲，其言行竟至肉麻。若张九龄看见尊师如此，不知作何感想。

此后张说到并州赴任，皇帝车驾也开始向西回京。其时日光愈暖，沿途的田间及山野一片碧绿，鲜花次第绽开，风景如此美好，令一行人赏心悦目。

第十三回　理赋税朝廷括户　识虚实张说检兵

想是因为族人的殷勤促请，或者得知皇帝专为自己营造了房舍，一行和尚终于入京请见李隆基。

李隆基大喜过望，急忙走下御台执手相迎，并携手将一行和尚迎入座中。看到一行和尚才三十余岁，然面庞稍显苍老，不禁叹道："朕听说禅师数年来奔波天下，遍寻高僧精研佛理，且穷究天文，如此劳身费神而不改其志，委实令人叹服。"

一行道："贫僧得知陛下相寻，本该立刻入京，奈何其时正在天台山国清寺，一位老禅师正向贫僧传法，因而延误至今，贫僧特向陛下请罪。"

李隆基笑道："朕听说此位老禅师尤善历法，你本来以善识天文、深谙历法闻名天下，犹如此虚心请教，则历法之学臻于化境，实令朕可叹可敬。"

“陛下数次约见贫僧，不知有何要事？”

李隆基叹道：“自从李淳风成就《麟德历》，天下人从此将之奉为宝典。开元以来，太史局依《麟德历》推算，将有数次日食发生，然每次皆错。百官事先前来祝贺，言说日光当亏未亏，实为朕德行布于天下而改。朕起初还信，然每每如此，朕方悟许是《麟德历》之中定有错谬。”

“陛下所言甚是，天下以历法为经，不可错谬。”

“对呀，朕之所以多次约请禅师入京，正缘于此。若《麟德历》果然有错，须立刻匡正，以防其继续流毒于天下。朕知道订正历法之事术算浩大，既费人力，又须时间，请禅师放心，朕定会全力支持。”

一行揖手道：“陛下不嫌贫僧陋思，贫僧定殚精竭虑，勉力为之。”

李隆基是夜见到武惠儿，想起其建言的功劳，不禁柔情顿起，将其揽入自己的怀中说道：“惠儿，你果然聪颖无比。朕依言建屋，一行禅师大为感动终于回京，让朕如何赏你呢？”

武惠儿伸手执起李隆基之手抚在自己的腹上，柔声说道：“陛下，妾有此赏，则心足矣。”

腹中的胎儿似乎轻轻动了一下，武惠儿脸上顿时漾出温柔的微笑。李隆基此时已有子女二十余人，不像武惠儿将为人母那样新奇和欣喜，然毕竟为自己的宠妃怀孕，其心间也很高兴，就用手掌轻轻抚摸惠儿的腹部，问道：“尚宫可曾派专人定期侍候？”宫中规定，若宫人被皇帝临幸怀孕，须加派人手照顾起居，且精心调理食膳。

惠儿答道：“皇后得知妾有孕，遂让尚宫选出最妥当的人儿前来护理。她们说道，胎儿约有四月，观妾腹间模样并听闻胎音，胎儿生长甚好，请陛下勿忧。”

李隆基调笑道：“唉，此胎儿果然累赘，有些碍手碍脚啊。”

惠儿知道皇上的心思，遂斜眸一笑，脸上不由得涌出一抹醉红。

因姚崇之语，魏知古渐在李隆基面前失爱，此后被派往外任，不久病卒。接替魏知古任吏部尚书者，名为源乾曜，此前任尚书左丞。

李隆基和姚崇力主内外官交流，此事在京中阻力甚大，尤其那些官宦子弟为官者，皆不愿离京，畏缩不前。源乾曜此时找到魏知古，表示仅留一子在京，其余二子可出京为官，他如此让儿子出京外任，就带了一个好头。此后，京中官宦子弟有一百余人外任出京。李隆基正是在这件事上注意到了源乾曜，叹道："其宽平淳大、清慎恪敏如此，实为为官楷模。"后来吏部尚书一职出缺，源乾曜遂被简拔至此。

此次皇帝带领百官东巡，其中也有关中遭灾，然后东去就食以减关中粮乏之困的原因。源乾曜巡行途中，眼见沿途的禾苗茁壮，又思数年来虽局部地区遭灾，全国毕竟还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缘何关中遭灾一次，百官还要东出就食呢？

源乾曜回京之后，又将户部近年来所征租庸调数目核实了一遍，心中顿时明了。他细细地写了一道奏书，并携带户部有关文册，然后入中书省求见宋璟。

宋璟此时正在中书省声色俱厉地斥责张嘉贞。

皇帝东巡期间，张嘉贞留京驻守。这期间，雍州府长史王钧因贪赃犯事，被御史台奉闻至李隆基。因李隆基巡行在外，便令张嘉贞将王钧捉拿勘问，以审其罪。张嘉贞接诏后颇费思量，一面让大理寺捉拿王钧审问，一面暗中促大理丞速速将王钧杖杀于当庭。王钧死后，张嘉贞再移文一道，向李隆基禀报因王钧口硬，审讯时不慎将其杖杀。

宋璟闻知此事大怒，斥责张嘉贞道："我问过了，大理寺之所以失手杀了此人，缘于你督促甚急。张大人，你为朝廷宰辅之人，须知朝廷有律法，焉能如此草菅人命？"

其实张嘉贞如此做，其中大有隐情。那王钧也为巴结之人，二人此前颇有渊源，看到张嘉贞入朝为相，遂殷勤帮助张嘉贞修缮住宅，所费钱物当然由己所出。王钧此次犯事，张嘉贞怕其被审时说出此事，由此影响了自己的前程，遂促其早死以掩其口。

张嘉贞辩解道："大理寺后来具结此案，发现王钧果然贪赃不少，则王钧实为死罪。他早死一些，其实并无妨碍。"

宋璟怒道："圣上欲宽法慎刑教化天下，你为宰相万众钦仰，本该

办案详实以服庶民，奈何如此草草具结，不清不楚？”

“此案有旁人伏辩为证，怎么能说不清不楚呢？”

“旁人伏辩？哼，万一别人诬陷怎么办？那王钧毕竟未开口承认，则此案就有极大的漏洞……”宋璟说到此处，恰恰源乾曜求见，遂刹住话头，匆匆说道：“罢了，王钧已死，他是否有冤屈终究无法认证，张大人，望你今后以此为戒，遇事时务必审慎。”

张嘉贞心里终究有鬼，看到向来认真的宋璟不再追究此事，心中大喜，当然连声答应。

源乾曜入室发现张嘉贞在侧，说道：“原来张大人也在这里，太好了，下官正好向二位丞相禀报。”

源乾曜拿出写就的奏章，说道：“此奏章言及国家赋税收入之窘状，请宋大人上奏圣上。”

宋璟接过奏书，问道：“大唐立国以来，一直以租庸调法行于天下，源尚书所言窘状，却是从何而来？”

大唐武德年间，唐高祖李渊准了民部尚书刘文静之奏，决定在天下推行均田法和租庸调法。此二法从此成为大唐的经济基石，延续至今。

均田法将天下田亩分成永业田、口分田、勋田、职分田数种，并规定官员和庶民的受田数量。譬如庶民之家，规定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又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合计一夫一妇应受田一百四十亩。

租庸调法则规定，每丁每年向朝廷缴纳粟二石，曰租；随乡公所每年缴纳绢二丈、锦三两，不产丝锦的地方，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曰庸；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曰调。

源乾曜回答道：“下官此次东行所观，田间禾苗茁壮，又见新田垦植不少，再想数年来风调雨顺，连年大熟，然为何朝廷的租庸调数目不见增加呢？”

张嘉贞插话道：“为了赈灾，圣上曾数次减免部分州县的赋税，租庸调数目不增加，大约与此有关吗？”

源乾曜道："下官已经细细核算过，圣上减免部分州县赋税，其实无关大局。其之所以减少，另有要因。"

宋璟听到此处，打断源乾曜的话头，说道："嗯，经源尚书提醒，我倒想起来了。今日御史台送来一道奏书，却是监察御史宇文融所写，其中奏称如今贵宦豪强之家，往往恃强夺田，遂使国家赋税流失。源尚书，此说是否与你所言相似？若果然相似，记得宇文融曾为富平县主簿，你那时任雍州府长史，你为宇文融的上官，如此就所见略同了。"

源乾曜颔首道："宇文融所言有些道理，然并非全部。二位大人，下官穷究其因，发现自则天皇后的天册、神功年间开始，北狄西戎作乱，大军过后，必有凶年，且水旱频仍，民众逃亡日甚。此弊流转至今，渐有愈演愈烈之势。"

源乾曜说话至此，宋璟和张嘉贞顿时了然。租庸调法的核心是以丁计算赋税，若丁男逃离土地，则其所有田亩抛荒，朝廷无从征收，随着逃户愈来愈多，朝廷的赋税则愈来愈少。

宋璟颔首道："是了，宇文融在奏章中建言，要求在全国行括户之举，看来大有深意。那些贵宦豪强之家私揽土地，再召逃户为其种地，如此皆不用向朝廷缴纳赋税，可谓损了朝廷，肥了个人。"宋璟边说边想道，若行括户之举，首先触及的定是这些豪门的利益。

所谓括户，即是重新检索户口，按照均田法重新分配土地，如此可将流民重新固定在土地之上，国家可以按例收取。

张嘉贞叹道："唉，括户谈何容易？那些豪强之门固然不愿，就是那些流民托庇于这些豪门之下，许是其缴纳的租金要比朝廷赋税为少哩。"

源乾曜拱手说道："二位大人说得不错。若行括户之举，需要圣上首肯，二位大人更要事必躬亲，则户部以下可以推行此事。"

宋璟起身道："源尚书说出了括户的总纲。事不宜迟，须立刻禀报圣上。走，我们这就进宫。"

三人入宫见了李隆基，宋璟为主禀报了括户之举的详细，李隆基间

或问了一些细节，立刻明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和紧迫态势，当即答道："好呀，此事就以户部为主推行天下，这个宇文融很好，可暂归源卿节制参与括户事务之中。宋卿，另以御史台为主派出巡察使，以督察天下。"

李隆基的寥寥数语，已勾勒出所发诏书的大致内容。三人躬身领旨，李隆基令宋璟留下，另有话说。

李隆基问道："宋卿，营州的奏报已来数日了，其所奏为实吗？"张守珪刚刚奏报，说自己已经将治所移到最初丢失的地方，李隆基让宋璟核实。

"臣让兵部核实过，张守珪所奏并非虚妄。他这些年确实步步为营，逐步将营州治所向东北前挪，现在果然以营州为治所了。"

"嗯，看来郭虔权的眼光不差，其所荐之人果然成为我大唐的一员猛将。当初让张守珪主持东北军事时，朕与姚公心中其实颇为忐忑，现在水落石出，方显此人能耐。宋卿，朕欲重用此人！"

宋璟道："张守珪年纪轻轻，已为营州副大都督，实际主持营州事务，实为天下最年轻的都督。陛下欲如何重用他呢？"

"嗯，朕将你留下，正为商议此事。朕想过了，或者升任张守珪为营州大都督，或者授其为兵部侍郎。"

宋璟摇头道："臣以为不可。"

李隆基近期以来屡被宋璟拒绝，早已有些厌烦，现再被拒绝，心中就有些不满，说道："张守珪现以副大都督之身主持营州军事，其实有都督之实。现又立此大功，朕扶其正，难道也不可以吗？宋卿，凡事须顺势而成，岂能泥古不化？"

宋璟道："臣以为不可，实为事出有因。陛下，郭虔权近年来在西北颇有大功，其镇守轮台，北抵突厥，南镇吐蕃，使大唐西域之路畅通无阻。陛下因其功再授其为冠军大将军，封为潞国公，可谓恩重殊遇。然郭虔权前些日子上书朝廷，要求授其八名家奴为游击将军。此事臣已处置，并未奏报陛下。"

“哦？还有此事？他竟然一下子求授八人？有些多了。若择一二授之，还是可以的。”

“游击将军为五品官员，例归陛下量才授任。然此八人不过为郭虔权家奴，未有尺功于国，完全是郭虔权恃功营私之行，郭虔权为将多年，岂不明白朝廷选将制度？臣当时以为若从了郭虔权之请，就是坏了朝廷纲纪，故当即驳回，没有奏报圣上。”

李隆基自姚崇为相后，坚持大事须奏闻自己、宰相辖内事体自行处置不用奏闻的做法，则宋璟如此驳回郭虔权，并未逾制。他心中苦笑暗思：如此行事是否有些作茧自缚呢？

宋璟接着说道：“陛下，臣之所以提起郭虔权之事，缘于陛下昔年曾答应过姚公，三十年内不谋求开疆拓土。若陛下动辄赏赐边功，就助长了这些将士的拓疆之心，其实于国不利。”

李隆基叹道：“将士们在边关餐风饮露，保全大唐疆土无失，若刻意压制，岂不是冷了将士之心？”

“陛下对郭虔权晋职封爵，则已足矣；至于张守珪，其为最年轻的都督，应该知足。且他之所以再复营州，除了自身才具，也有天时之力。”

“天时之力？他又如何有天时了？”

“默啜此次被斩，既改变了突厥部落一枝独大的格局，又对其他族人大有影响。譬如吐蕃此前多与默啜联手夹击我国，如今默啜身死，吐蕃一时无所适从，则西北军事大为改观；至于东北境军事，张守珪此前争取分化之策渐有效果，契丹人与奚人素为突厥人的胁从，默啜一死，他们再无主使之人，因而大多归附我朝，此即为张守珪的天时。”

李隆基闻言，心中顿时大为妥帖，笑道：“朕见你兼知兵部尚书过于忙累，就想让张守珪回京。你此番话说得甚有道理，也罢，就依卿所言吧。”

李隆基顿了顿又笑言道：“嗯，萧规曹随，宋卿倒是紧随姚公步伐没有偏差呀。”

宋璟躬身言道："臣以为，只要于国有利，前任规制不必推倒重来。陛下，人若继任之后往往鄙视前任所为，以彰显己身之能，窃以为此举实属愚蠢无比。人之智力，大致相同，只要忠心办事，则其所为多是殚精竭虑而来，若推倒重来，既费心智，且新法儿未必比旧法更好。"

"嗯，规制长期施行，不动辄折腾，于国有利。"

"对呀，其实不急于擢拔张守珪，臣也有机心。张守珪年纪轻，心中向上之欲最盛，陛下若早早将之升于高位，极易产生懈怠之情。"

"哈哈，朕说不过你，就依卿所言了。"

且说李瑛被封为太子，因年龄太幼，朝会时立在一侧闻听父皇与大臣议事，实在难明其意。李隆基遂对姚崇嘱咐道："太子年幼，还是以劝学为主。"

姚崇退位中书令之后，倒是恪守为臣之道。只有李隆基询问时才就事谨慎作答，对其他朝政之事从不妄评片言只语。他对辅佐太子还算上心，每隔一日，即要入东宫教授太子。李隆基看到姚崇年老腿脚不便，特赐乘舆允许其在京城行走。

姚崇这日入东宫之后，太子李瑛执拜师礼向姚崇行礼。姚崇看到李瑛的脸上有两道泪痕，惊问其故。

李瑛泣道："姚公，学生今早入宫问安，就见母妃病了。"

姚崇宽慰道："人食五谷岂能无病？待太医院差人调理，相信丽妃定能痊愈。"

"姚公有所不知，母妃今日见了学生，全身无力地将学生揽入怀中，泪流满面道：'为母身子实在虚弱，儿呀，你年龄尚幼，我若不好，让我如何忍心啊。'姚公，她如此说话是不是将死了？"

姚崇斥道："丽妃无非有些小病，定可痊愈，你不可胡思乱想。"看到李瑛那幼嫩的面庞，他心里又大起柔怜之情，遂好言抚慰。

李隆基新宠武惠儿，顿时把专宠多年的赵丽妃丢在身后，姚崇对此事当然心知肚明。他暗自思忖道，丽妃能歌善舞，身子实在健康无比，

且其年龄未及三十岁，若果然有病，大约还是从心病而起。然皇帝宠爱何人，外人终究无法可想，姚崇慨叹之余，唯有暗自叹息而已。

姚崇唤人替李瑛擦去泪痕，然后师生对坐，姚崇开始逐字讲解《礼记》的内容。李瑛起初静不下心，渐渐心绪趋平，专心听讲并逐段吟诵。

如此接近午时，外面突然有人喊道："圣上驾到，太子速速迎候。"

姚崇和李瑛急忙起身出门，就看见李隆基的舆驾正行过中门，遂跪倒在地拜迎。

三人入殿后，李隆基与姚崇归于座上，李瑛侍立一边。李隆基说道："朕刚才与宋璟他们说了一会话，忽然念起姚公，就想来东宫瞧瞧姚公在干些什么。"

姚崇道："臣正在教授太子《礼记》，太子实在聪颖，已将《礼记》背得甚熟，臣讲解之时也能领悟。"

李隆基道："《礼记》内容博大精深，瑛儿若能明白一二，已属不易。记得《中庸》篇载夫子语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姚公教授瑛儿时，固然要识文断意，然让他养成如此学风才最为重要。若瑛儿有此学风，则可自学自研经籍，其功倍之。"

姚崇闻言起立躬身答道："陛下圣训，微臣谨记。"

李隆基挥手令姚崇坐下，转对李瑛说道："瑛儿，你先到侧室自行修习一会儿，朕要与姚公说话。"

李瑛走后，李隆基诚恳说道："朕此来东宫，一来想瞧瞧你们，二来也想征询几件要紧事儿。"

"陛下请讲，微臣但有所知，不敢不言。"

"嗯，刚才宋璟他们前来请求推行括户之举，朕答应他们了，姚公如何看？"李隆基此后把括户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

姚崇闻言，当即跪倒在地，叩首道："陛下，请接受臣拜，此为陛下和国家之福啊！"

李隆基起身将姚崇搀扶起来，然后归于座上，责怪道："我们君臣说话，不用行如此大礼，你屡屡如此，实在麻烦，今后不可如此。"

姚崇道："臣之所以称贺，实为陛下选人眼光超卓，使我大唐后续有人，能隆国势。"

"哈哈，那宋璟由姚公所荐，如何成了朕的功劳？"

"臣之所以如此说，缘于宋璟、张嘉贞乃至源乾曜他们理政劬劳，能够洞察国家大事的幽微所在，且此幽微彰显施政的深度走向。陛下想呀，臣为相时，惩于历年所积，忙于整吏治，树朝廷威权，由此博来了'救时之相'之称。既然'救时'，施政之时或疏或堵，可解一时之困，终究未有全盘考虑，由此失于短暂。"

李隆基叹道："回想开元初年时的乱象，也只有姚公才能独撑大局。你说话不可太谦，'救时之相'？很好嘛，你若不抚平乱象，理清脉络，国势焉能有今天？"

"臣如此说，只是想赞宋璟他们有超卓之眼光。源乾曜与宇文融从各自眼光中发现弊端，宋璟进而以丁男取赋理出脉络，由此倡言括户。臣以为，推行括户有许多好处，其一，通过括户，能理全国人丁实貌，重新分配田亩，可致农事大兴，且可增加朝廷税赋；其二，可以抑制豪门兼并田亩，遂罢恃强欺民之渊薮；其三，国家赋税增加，可大兴水利、巩固边防，则国势愈强。"

李隆基颔首道："朕刚才答应了宋璟他们，终归有些不放心，就想来讨你的主意。嗯，你如此说，朕就放心了。"

姚崇笑道："若行括户之事，既耗人力，又费时辰，三年能成，实为不易。且括户触及官宦豪强的切身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陛下不可不察。"

"朕知道。"

"宋璟主持括户，其本来就率直，只怕这一次更成为他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姚公放心，朕会替他们做主。"

姚崇拱手谢道："如此，臣代宋璟他们谢陛下关爱。"

"你们替朕办事，何必言谢？姚公，你与宋璟的区别就在于此。那宋璟办事，每每如朕亲临一般，办对了不讨赏，办错了也应该。嘿，朕此前仅知宋璟为率直之人，不料率直如此，真正让朕领教了。"

姚崇明白李隆基此时心中的真实感觉，实不愿深入说下去，君臣相对莞尔。

李隆基又道："朕此前答应过你三十年不求边功，宋璟据此特别较真。那张守珪立有大功，朕欲授其为都督，奈何宋璟坚决不许，朕无法说服他，只好许了。"

姚崇正色道："陛下曾经说过，若国家富强，则四夷可安。三十年不求边功，正为国家休养生息，还静于民，臣请陛下慎终如始！臣此前也说过，世间万物，以人心最为叵测，边将有功既要赏赐，又不可使之恃功坐大，须有常法制之，府兵之制，使中央集权，可以遥制边将，即为制衡边将坐大启乱之常法，望陛下慎思。"

此为老生常谈，李隆基听得并不入耳，仅勉强颔首赞许。

高力士此时躬身禀道："陛下，时辰已过午，臣已让尚食局送食至此，就在此殿用膳吧。"

李隆基投去赞许的眼光，说道："还是高将军最有眼色，朕许久未与姚公共同用膳了。嗯，让他们速速摆膳，也唤瑛儿过来。"

姚崇谢李隆基赐膳，又趁此间隙轻声说道："太子今日看罢赵丽妃，入东宫满脸泪痕。陛下，赵丽妃何病？果然不轻吗？"

李隆基愣了一下，随口问道："她病了吗？朕至今未知呀。"

李隆基自从宠上武惠儿，顿时把赵丽妃抛在脑后，已数月未让赵丽妃侍寝，赵丽妃由此变得无声无息。

李隆基见姚崇未作回答，自顾自道："嗯，午膳过后，朕去瞧瞧她。"

姚崇不愿多说，他深知宫内人的势利眼光远较宫外为甚。当赵丽妃

受宠之时，宫内太监和女官将之簇拥得如众星拱月；其一旦势衰，那帮人转而将这番殷勤用在新人面前。如此之快的转圜看似无情，其实最合人性。

张说来到并州赴任，太原为并州的治所所在，是为大唐的龙兴之地。自高祖皇帝开始，历代皇帝对并州颇有照顾，或赐钱粮，或免赋税，逐渐使并州变得家家富庶，民风淳朴。

张说赴任后仅在衙中视事三日，将衙中积务处置一清，即乘马离开太原向北行走。其为天兵军节度大使，是时天兵军主要在雁门、善阳、云内一带驻防，他当然要来巡视一番。

雁门为张说巡视的第一站。

巍巍恒山，沿代州北境逶迤绵延，自战国、汉代修筑的古长城蜿蜒于山巅，其犹如玉带联珠，将雁门山、馒头山、草垛山联成了一体，由此形成了并州北境的天然屏障。

雁门山古称勾注山，这里群峰挺拔、地势险要，战国时即置雁门郡，并派兵戍守。唐因隋制，为防突厥内扰，遂置雁门关。此关渐有“外壮大同之蒲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之称，唐兵据守此关后，自唐初开始，突厥人难从此关逾越，由此保住了并州的安宁。

张说步上关城，向下眺望来时的路径。就见山间林木葱葱，难见路径；再观关楼建于两峰之间，因叹道：“记得《山海经》中有言，‘雁门山者，雁飞出其间’，大雁尚且要从此夹缝中飞过，何况人呢？由此可见此关之险。”

因雁门关位置重要，天兵军例派一名怀化郎将常驻此关。怀化郎将一直陪同张说身边，闻言答道：“节度使所言甚是。每年春来之时，此关更有奇观。其时南雁北飞，皆口衔芦叶，至关前盘旋良久，待口中芦叶落地后方才过关。”

张说笑道：“这些大雁想是因为此关险峻，因而落叶为记？”他既而问道，“靖边寺安在？”

怀化郎将答道：“靖边寺就建在关城东侧，节度使若想观看，末将

就此引路。”

张说摇头道：“不忙，我闲暇时候定去一观。遥想李牧曾在这里大破匈奴，其场面何等激昂？我今思之，犹血脉贲张。”

张说所问的靖边寺，即是后人供奉战国名将李牧的地方。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改胡服骑射，大败林胡、楼烦的入侵，建立了云中、雁门、代郡。后来李牧被任为雁门守将，他在这里“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先以谨重防守法子，使匈奴数年无所得；然后把握时机，巧设奇阵，诱敌深入，大破匈奴十余万骑，使匈奴后来十余年内不敢寇赵国。

张说步下关楼，就见关城正北置有营房，东南设有练兵校场，靖边寺果然建在东侧。张说停步问道：“此关内驻有多少人？”

怀化郎将答道：“禀节度使，关上共驻军三千。”

“若突厥人前来犯关，你们如何应付？”

“平时无战之时，关城及长城城垛计有五百人巡防，每三个时辰换防一回。若有战事，则留五百人在营房中待命，此为机动之兵，其他人则进入各自防守位置。”

张说抬手指了一下头顶的关楼，说道：“好吧，我们就演练一回。你速去按实战调派人手，并进入各自阵地，我上此楼观瞻。”

怀化郎将领命而去。

此关楼各向东西连绵数里，皆有长城相连。此长城系汉时所修，现在稍加修缮，即可使用。张说拾阶上楼，立于居中的墙垛之中，从此既可观看营房里的动静，又可观察两侧长城上兵士的举动。

过了好一阵子，营房中有兵士出来。

这些兵士皆披甲执矛，他们不按队列行走，却是数人一团，他们脸上没有紧急之色，脚下步子也不急促，慢慢地走向各方。

张说观之，心中晃过一个疑问：此为应战之兵吗？

郎将此时也走上关楼，随侍张说身边。

张说的脸色变得铁青，瞪视郎将道："你躲在这里干什么？你且到日晷那里，先看兵士到指定位置用时多少？再观他们撤回时用时多少？"郎将看到张说面色不善，顿时小心翼翼，答应一声作势要走，张说又叫住他问道："若有敌人犯关，你们也不擂鼓为号吗？"

郎将道："突厥人多年来未曾犯关，此擂鼓之法已废弛多年。"

张说挥挥手，令郎将离去。

待兵士到达指定位置，郎将又从张说之命将他们召回营房，此一番折腾下来，竟然用时近两个时辰。

张说步下关楼，来到练兵校场，吩咐郎将道："你速去选来三百人，其中一百人射箭，二百人捉对格斗。我先给你说明白了，要选其中最有能耐者来演练。"

郎将抬头道："此时日已过午，节度使又是鞍马劳顿，不如用过午膳之后再来演练。"

张说道："我年龄大，又如你所言鞍马劳顿，此时尚且不饥，何况你们？你速去安排吧。"

又过了好一阵子，三百人方才集于练兵场上。张说令人将箭垛摆于五十步开外，说道："罢了，格斗就不必了，诸位皆来射箭吧。我知道，若将箭垛摆于百步之外，有些难为你们，就以五十步为限吧。你们每人三箭，射中两箭，可以吃饭休息，射不中者，就由这位郎将带领你们继续习射，饭就不用吃了。"

是时唐兵所用之弓，力道约为两石，若百步左右射中人之要害，可致人命。张说此时以五十步为限令人射箭，可谓要求不高。

三百人依序射箭，一番比试下来，其结果实在令人汗颜。中一箭以上者，共五十余人，中二箭以上者，仅有十二人。

张说前来巡视军营，天兵军的一应将领自然随同，其职高者为宣威将军，低者为校尉。他们看到雁门兵如此丢人现眼，不由得面面相觑，心中各怀鬼胎。

张说环视众人，说道："诸位今日随本使观摩了雁门兵的临敌应变过程和箭术，大家有何观感？"

众人不敢吭声。

张说继续道："雁门关向为并州第一雄关，其将士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将士也可想而知。"

宣威将军名王权，已五十有余。他从军多年，当然知道眼前这位张大人的底细。张说为文宗领袖，官至中书令，此前中宗皇帝时任过兵部侍郎，实为一个文武皆通的明白人儿。王权不敢替雁门兵辩解，长叹一声道："张大人，顷年以来府兵来源枯竭，末将等人只好苦苦支撑，实有许多苦衷啊。"

张说道："你们有何苦衷？你们用着朝廷的俸禄，这些兵丁也是朝廷按例征发，就该好好操练，以应来敌。哼，你们把兵带成这样，还敢说嘴吗？"

王权道："刚才这名郎将说，雁门关有兵三千。张大人，知道这三千人是如何来的吗？按照朝廷的名册，来雁门戍守的府兵应为一万余人，他们可以轮番戍守，以有交替。然连年下来，府兵越来越少，这三千兵也是连吓带哄方才过来，他们心中根本不乐意在此戍守，将官们只要他们能在这里凑个数儿，也就满足了，哪儿能再让他们辛苦操练呢？"

张说当然明白府兵制的弊端，惊问道："我当然知道府兵制已渐松弛，奈何这数年之间，竟然废弛至斯吗？"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历隋至唐，达于极盛。其寓兵于农，兵士亦耕亦战，为唐初至今的重要军事制度。

张说在唐中宗时期曾任过兵部侍郎，他当时已经察觉到府兵制的弊端，主要有二，一是逃户日甚，府兵来源逐渐枯竭；二是府兵多集于关中，征调四方需远途跋涉，极费钱粮。

朝廷规定按均田法将土地授给庶民，然后要求其男丁自备衣粮兵器当兵丁，若有战事，这些种田的男丁即被征入伍。然自高宗朝之后，或

由于战乱引发百姓逃亡，或者贵宦豪门之家恃强兼并土地，许多男丁无力自办军粮兵器参加兵役，则府兵的来源逐渐枯竭。另外战事减少，诸军和诸折冲府的将校之官也不愿带兵操练，视部内兵丁如同厮役，任意驱使。由此天长地久，人人惧服兵役，百般逃避。

众人就在那里你一言我一嘴，诉说为将者如何不易。

张说见这帮人越说越起劲，心中的怒火腾地燃起，厉声问道："若突厥人果然来攻，如此外强中干的雄关能撑多久？你们皆为朝廷的将官，不思操练强兵，却一股脑儿将你们的不作为推到朝廷身上，天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

看到张说发怒，这帮人连忙闭嘴，不敢再吭声。

张说暗自考虑，府兵制的弊端由来已久，靠一人之力难以撼动，且此为多年定例，若稍改其法即为大罪，须万分审慎才是。他此时忽然忆起王毛仲说过，今后要多找理由回京面见皇帝，心中顿时一亮：对呀，这不是一个现成的机会吗？

张说看到眼前的这帮人正目光炯炯瞧着自己，知道要立刻处置此事。大凡人初任新职，往往寻个机会以立威驭下，眼前正是现成的机会，张说当然不能放过。

张说手指那名郎将，说道："王将军，此人镇守要地，懈于操练，统驭无法，天幸我们此行发现，否则定有大乱。可速罢其职，永不叙用。"

王权期期艾艾说道："张大人，此人系五品官，例由朝廷授任……"

张说打断王权的话头，断言道："我当然明白朝廷的规制！王将军，你先将此人就地看管，待我回京上奏圣上，再赶其出关。此关位置重要，须有人主持，王将军，今后就由你统领此关，不得有误。"

王权见张说抬出了皇帝的牌子，又想张说曾为宰辅之人，遂不敢反对，躬身答应。

张说此后带人巡视了天兵军的所有防地，看到各地与雁门关的状况大致相似，心中就有了计较。

那日宋璟三人退出太极殿回到中书省，宋璟派人去传宇文融，以听取宇文融的想法，再定括户的具体细则。

宇文融年近四十，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八品的监察御史，非为自己考取的功名而得，实是由祖上的余荫而来。

太宗皇帝自贞观年间厘改选官制度，其大兴科举制度以招揽天下英才，然同时保留了荫官制度。如宇文融的祖父曾在永徽年间任过宰相，宇文融由此不用通过科举之路就可靠祖父余荫成为官身。当然这类人起初大多是些文武散阶低品之官，俗称“小吏”。姚崇当时瞧不起魏知古的“小吏”出身，大约认为此类人无才无能，无非靠祖上余荫来混口饭吃，因而耻于与之为伍。

宇文融入室后见了三位上官，逐个问候一遍，貌甚恭谨。宋璟说道：“宇文御史，你的奏章已奏过圣上，圣上属意括户。自今日始，你暂离御史台前往户部，由源尚书节制。”

宇文融闻言脸现欣喜之色，心中暗想这一次的奏书很是奏效，十有八九是一次升迁的机会，遂躬身言道：“源尚书向为下官的老上司，下官定欣然前往。”

源乾曜接口道：“户部此次主持括户天下，二位丞相大人也会日日督促。宇文御史，你既上书当知逃户之弊，有何策来应之呢？”

宇文融见三位重臣专门听取自己的想法，心中大喜，有心卖弄一番，遂言道：“逃户之弊，在证圣年间已显现，当时流民多因征战所致；到了后来，或因夷族入扰，或者赋敛过重，遂使人多失业，流离道路。”

张嘉贞在三人中最无耐心，闻言打断道：“宇文御史，宋丞相为四朝老臣，你所言皆为宋丞相亲身经历，这些过程就不要过多啰唆了，还是直说欲用何策吧。”

宇文融遭此抢白，脸色愈加恭顺，说道：“张大人所言甚是，下官有些啰唆了。至于欲用何策，下官以为，当初凤阁舍人李峤曾向则天皇后建言采用‘设禁令’‘垂恩德’‘施权衡’‘为制限’等措施，此法今日亦可采用。”

所谓“设禁令”，即是闾阎为保，递相觉察，以乡里连坐；“垂恩德”即是招诱逃户返乡的优惠措施，诸如供给返乡路费、赈济乏食者等；“施权衡”则对流民不愿返乡者，允许他们就地附籍；“为制限”即是规定逃户在百日内报到，即为自首，可以既往不咎，若此期限内不出面，若捕之即可将之迁往边州，是为流刑。

宋璟闻言赞道：“宇文御史可谓留心，能将李峤之建言寻出来，实属不易。源尚书，李峤建言宽严相济，可依此拟定我朝括户之成法。”

源乾曜躬身道：“下官就着宇文御史速速拟文，不敢耽搁。”

后来此文经李隆基御览后昭告天下。其内容大致有五条：一是限制逃户百日内自首；二是自首逃户自愿归返故籍或者就地附籍皆可；三是按期不自首者，捕之者即流于边远之地；四是隐匿逃户者，按罪论处；五是自开元五年十二月之前勾征未纳的贷粮种子、地税皆免。

宋璟凝眉说道：“李峤的建言毕竟太过久远，譬如当时的豪强之家尚未大肆兼并土地、隐匿逃户，如今此风滋蔓，更应严处。宇文御史，你的奏章中仅大略一提，我以为此事似比逃户更为严重，须有常法制之。”

座中四人对贵宦豪门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宋璟和张嘉贞系则天皇后时进士及第之人，二人出身草莽，以学识得中入官，与其时的李唐望族没有什么干系；源乾曜又稍有不同，他虽进士出身，然其祖父为隋朝刑部侍郎，父亲为永徽年间的太常卿，其家世背景就与宇文融相仿。

宇文融闻言迟疑片刻，回答道：“逃户归入豪门之家，实想托庇于大家以逃国家赋税。此次检括之后，这些逃户皆归籍，则此事就可迎刃而解。”

凡正直之人，多与上官同僚龃龉甚多，对下属及庶民则甚为宽宏，宋璟就是这样一个人儿，其闻言怒道：“你如此认为岂非本末倒置？这些豪门之家或有俸禄或有朝廷赐予的田亩，根本不该再兼并田亩收留逃户！哼，逃户们若日子过得好好的，他们能为了逃避国家赋税而离开自己的田亩吗？托庇于大家？亏你这样的话也能说出来！”

宇文融慑于宋璟的威严，吓得不敢再吭声。源乾曜看到宋璟发怒，急忙上来打圆场：“宋大人所言甚是，待拟文之时也要严惩豪门此行

为。下官以为，此次既要检括户口，更要打击豪门的兼并之风，须双管齐下，不可偏废。”

宋璟由此火气稍敛。他们又在一起说了一阵，然后散去。

宇文融随源乾曜而去，二人毕竟颇有渊源，宇文融当然说话相对随意一些，其悄声说道：“源公，若依宋丞相所言检括户口，源公岂不是成了千夫所指之人？下官跟随办事，也会被扯上干系。”

源乾曜当然知道此事的轻重，他知道这些贵宦豪门之家内里盘根错节，自己说什么也不能成为和他们对立的恶人。人处世上，唯利益为重，你若动了他们的财富，纵有皇帝的圣旨，纵有千条万条理由，人家终归要恨死你！源乾曜闻言说道：“我们二人实为括户首倡之人，圣上又力促此行。我们到了如此地步，哪里还有退路？此事说不得，只好勉力为之了。”

宇文融叹道：“唉，下官上书之时仅想逃户之弊，谁料想宋丞相将矛头直指豪门之家呢？”

源乾曜见宇文融的脑筋不拐弯儿，心想自己若不指点一二，此人拟文时定会出错，遂正色说道：“逃户之弊损及国家，此为非办不可之事。此事由来已久，朝廷稍有动作，即可立见成效。你我为办事之人，只要把事儿办得妥当，圣上当然高兴。豪门之事，当然要有涉及，且此事由宋丞相力促，我们只要依言办事即可。”

宇文融听出了源乾曜的话音之妙。宋璟上谏皇帝，下斥百官，其正直性格早已闻名朝野，那么此次向豪门收田散民由宋璟所倡，不足为怪。

后来皇帝诏书中的第四条涉及隐匿逃户者，仅提及按罪当罚，此即为宇文融懂了源乾曜的意思而运用了曲笔。中国文字大有玄妙，此条按字面意思对贵宦豪门阻碍括户语出严厉，如此就合了宋璟的心意，万一引起豪门怨言，反正有宋璟在上面顶着。至于按罪当罚更是一句空泛之言，因为罪之大小并无标准，那么如何责罚也就看当事人的意思了。

第十四回　皇帝迁居兴庆宫　宋璟惹怒贵宦家

赵丽妃的病一日重比一日，其身子日渐消瘦。太医署自太医令以下善医之人皆来诊视一遍，或开方抓药，或按摩施针，或咒禁施为，皆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

王皇后平时与赵丽妃来往甚密，自从赵丽妃有病，她更是三天两头来探视。这日秋日景明，王皇后又来探视，其将携来的波斯枣儿令宫女挤成汁液，就见其色类砂糖，皮肉软烂，王皇后亲手执汤匙，将之一匙匙喂入丽妃口中。

赵丽妃心中感动，食及一半，其干瘪的眼眶涌出数滴清泪，叹道："皇后待妾如此，我……我……"她说话至此，忽然一阵咳嗽，竟然不能把话说完。

王皇后伸手轻拍其后背，柔声道："妹妹不用着急，须会调理自己。你将此枣汁儿喝完，姐姐再带你到院中走走。"

赵丽妃摇头道："妾如今全身无力，哪儿还有劲儿到院中走动？恐怕只好辜负皇后的美意了。"

王皇后叹道："你若如此消沉下去，就是作践自己。你年纪尚轻，难道就熬不过这一关吗？"

赵丽妃摇摇头，然后闭目调息。她知道王皇后所言的含义，此前二人多次在一起谈话，王皇后劝她不要气馁，皇帝许是图个新鲜，焉能长久与那个狐媚子待在一起？然赵丽妃心里十分明白，皇帝此次宠上武惠儿恐怕是认真的，皇帝从此再未让自己侍寝，且自己得病之后，皇帝虽来瞧过两回，不过说几句话看一眼就走，自己若想再次受宠，恐怕渺茫得很。

王皇后瞧着赵丽妃那可怜的样儿，心里不禁有气，斥道："你若打不起精神，则万事皆休！我现为正宫，你的儿子已成了太子，她一个狐媚子焉能乱了圣上心智？唉，你如此不争气，真把我气死了。"

武惠儿刚刚被李隆基宠爱，王皇后顿时如临大敌。李隆基素爱女色，被其临幸过的女子何曾少了？王皇后此前并无妒意，她如此嫉恨武惠儿，实为头一遭的事儿。

其实王皇后的内心深处，还是缘于对则天皇后的嫉恨而招致对武惠

儿的警惕。说也奇怪，这些武家女儿，一个个生得既美貌又聪颖无比。王皇后自从嫁给李隆基，虽未过多接触这位祖母皇帝，然对则天皇后的事迹和手段却耳熟能详，心中对其恐惧无比。她成为后宫之主后，立刻下令武氏女儿仅可在掖廷宫洗涮浆衣，不得接触皇帝。孰料阴差阳错，武惠儿竟然被皇帝临幸，这正是王皇后得知后大加训斥高力士的根本原因。

赵丽妃泪眼婆娑道："皇后，妾知道自己的身子，万一有个好歹，瑛儿就累皇后多加看顾了。"

王皇后看到赵丽妃如此心灰，感到确实无计可施，心里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宽慰道："妹妹好生将息身体，什么事儿都不可多想。你放心，我身后无子，我们姐妹又如此亲近，我早将瑛儿视同己出。"

赵丽妃听到这句话儿，脸上方现出一些喜悦之色。

王皇后离开赵丽妃的寝殿，回宫后召来尚宫问道："狐媚子那里有何动静？"

"禀皇后，婢子刚刚随太医署之人前去诊视一番。瞧其模样，再过一月她该生产了。"

"嗯，她身边之人还算稳妥吗？"

"禀皇后，婢子奉命妥为挑选，一旦发现异样，立刻将不听话之人发至掖廷宫。"

"好吧，你还要事事留心。"

"婢子省得。皇后，刚才晋国公派人传话，说有要事欲面见皇后。"

"他又有什么事了？嗯，待先父忌辰时见面吧。"

李隆基即位之后，惩于前朝后宫紊乱，不许后宫之人动辄出宫，更严禁男人进入后宫。王皇后虽为后宫之主，若与亲兄相见也很不易。

后二日为王仁皎之忌辰，此为国丈的周年之忌，皇后要亲临墓地祭祀，太常寺当然要细致安排。一应繁文缛节过后，车驾返京之际，王皇后叫过王守一，兄妹二人就在王仁皎的墓地前叙话。

“你让人传话，有何话说？”王皇后知道哥哥要见自己，定非小事，遂屏退身边之人。

王守一叹道：“朝廷近来括户天下，也不知怎么闹的，户部竟然把目光盯在为兄身上，御史台还派人与为兄谈了一阵。他们皆说奉宋璟之令，要查勘府中田亩和人口，皇亲国戚更要依圣上诏令而行。”

“你这些年大约收了不少土地和逃户吧？”

“那些贵宦之家皆如此办，我当然不能免俗。譬如父亲之墓建在这里，总要人守墓吧。为兄就想，在这里想法弄些田亩，让这些守墓人耕种自足，岂非一举两得之事？”

王皇后闻言，顿时大惊道：“啊，你竟然如此大胆？皇家之陵可以有守墓人，且朝廷可以划给田亩耕种，没听说王公大臣之墓可以如此，你如此胡闹就是逾制！你今日就不要走了，速速遣走守墓人，且要把田亩退回原处。”

“此为小事，妹妹何必如临大敌？”

王皇后叹道：“人心险恶啊，我为皇后，然身后无子，圣上渐宠他人，则此皇后之位更要小心翼翼。你如此逾制而为，万一有人指使言官上奏，那就是皇后恣意妄为之举了。”

王守一知道，若妹妹没有了皇后之位，自己的地位也会岌岌可危。守墓之孝与兄妹之位相比，当然无足轻重，他当即满口答应，立刻按妹妹所言来办，不给他人以口实。

王皇后又道：“户部与御史台派人找你，估计不会因为这点田亩吧？”

“是呀，其他地方还有一些，也为此收了一些逃户帮助耕种。”

“嗯，你按我说的去办。你今日回京之后，主动找到户部，将多收田亩悉数退回，并呈上逃户名册。”

王守一有些不愿，说道：“妹子，我们家与其他人家相比，动手又晚，所收又少，为何如此积极呢？哼，这个宋璟算是和我王家耗上了，他这样做，其实也是不给圣上面子！”

“你懂什么？圣上现在对宋璟言听计从，你若与宋璟对着干，圣上定会认为我实为指使之人。你不要说了，就这样办！”

王皇后见哥哥勉强答应，心中又生气恼，说道：“你不把正事儿办好，偏爱在如此小节上心。你寻来的那些药方儿有何用处？我吃了你那些苦药汁儿数年，缘何这肚子里毫无动静？”

王守一为使妹子肚中怀上龙种，这些年费了许多劲儿寻来许多药方，然王皇后的肚子平复如故。他现在听了妹妹的斥责之语，心中很是不安，低声说道：“请妹子放心，为兄近来遇到一位异人，已将之请入宅中细谈。为兄不敢提及妹妹之事，仅说府内孺人需用。此异人言之凿凿，说定有妙法儿让孺人怀孕。”

王皇后此时对哥哥已大失信心，淡淡说道：“什么异人？莫非又是招摇撞骗之徒？”

兴庆宫经过数年营造终于建成。此宫一反以往宫城布局的惯例，将朝会之所与御苑区的位置颠倒过来，由一道东西墙分隔成北部的宫殿区和南部的园林区。

为避李隆基讳，昔日的隆庆池改称龙池。池中种植有荷花、菱角等物，池北岸种有可解酒性的醒酒草，此草味辛芬芳，且枝蔓旺盛，将池水与岸上的奇花异树连成翠绿一片。北岸的百花园中点缀着沉香亭、五龙坛、龙堂等低矮建筑，如众星拱月般簇拥着“花萼相辉楼”与“勤政务本楼”。

北宫居中为跃龙门，两侧为通阳门和明光门。入门之后为大同殿，殿前左右为钟楼、鼓楼；再往后行即为正殿兴庆殿，其功能与太极宫的太极殿相似，是皇帝朝会和处置政务的地方。宫城的东北方向又有一片宫殿群，其主殿为南熏殿，又有新射殿、金花落等辅殿，此为皇后及后妃居住之地。

皇帝迁入新宫，然朝廷各衙署仍在原处办公。好在兴庆宫离原宫城不远，臣子们入新宫朝会或者奏事虽免不了一番征程，毕竟不算太累。

这日为臣子们到兴庆宫的初次朝会，恰巧张说自并州返京，遂依百官一起入兴庆殿面君。

百官依序觐见，礼毕后，李隆基一眼就瞧见武班中的张说，遂笑道："张卿素为文官，今日一身戎装入殿，儒雅中显得英武逼人，实为儒帅啊。"

张说这日头顶顿项头旄，系玄金的盔体，覆以云状的红缨；身披紫绦连甲绯绣葵花文袍，袍间的甲片显得薄而精致，甲片多显银色，随着身动而熠熠生辉；两肩各有一褐色披膊，与乳部的圆护相配，显得威风凛凛。

张说闻言即迈出班序，躬身说道："臣忝为天兵军节度使，所以戎装觐见，实为不敢忘记本分。"

李隆基转对宋璟说道："宋卿，朝会时例由文臣先奏，今日张卿进京入见，定有非常事要说。我们今日就改一改此前之序，先让张卿奏事如何？"

宋璟难得露出笑容，躬身道："陛下金口，微臣谨遵。"

李隆基笑道："朕不管巨细事儿，皆须宋卿首肯，否则万一有失，宋卿定会不依不饶地诤谏不已，朕岂不是自找麻烦？"

群臣闻言，知道皇帝是在调侃宋璟，不禁莞尔。以往朝堂之上君臣议事，往往严肃刻板，难有如此轻松的时候。

张说前行了数步，躬身言道："陛下，臣衔恩命就职天兵军，至并州后不敢懈怠，遂至各驻地巡视一遍。"他此后将边关驻军的窘况扼要说了一遍，直言兵源难以为继，且士气不振，甲士演练甚少。

李隆基先是收起微笑，愈听脸色愈发凝重。既而严峻问道："依卿所言，如雁门关等地实为外强中干，不过以雄关威慑突厥罢了？若果如此，我大唐四境实属危矣。"

张说仕宦多年，深知不可贬损他人的道理。他若顺着李隆基的话头说下去，那么此前的百官和边将未曾提醒过皇帝，仅有本人目光如炬，由此就犯了众怒。他立刻斟章酌句，小心翼翼说道："陛下，此窘境非一日之功，实天长日久渐行渐积而来。究其根本，实因均田法遭致破坏，如此兵源顿促，钱粮亦无。"他详细地将均田法遭到破坏的事儿说了一遍。

李隆基闻言颜色渐缓，转视宋璟道："宋卿，你们力促括户之举，其实与张卿的识见殊途同归。好呀，自武德年间颁布两法以来，已近百年，其间乱象频仍，该是整饬的时候了。"

宋璟道："此次括户由户部主持，另由御史台出使四方督促，已渐入佳境。好叫陛下得知，晋国公刚刚主动退出多占田亩，并将辖下逃户书成名册上缴户部。晋国公此举，实有牵头作用，京城贵宦之家闻此讯息，纷纷效仿，如此就开了一个好头。"

其实宋璟不知，这些贵宦之家一面退田交人，一面私下里诟骂宋璟不已。王守一作为皇后之兄带头响应朝堂诏令，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效仿。源乾曜与宇文融办事之余，动辄说宋璟在上面逼得甚紧，他们只好听命行事。如此一来，宋璟就成为这些贵宦之家切齿之人。

李隆基闻言大喜，将王守一唤出夸赞道："朕之外戚，正该如此。你能识大节不贪小利，朕要赏赐你。来人，速赏王卿彩绢一百段。"

王守一叩伏谢恩，心想此次好险，暗赞妹妹目光甚准。自己若硬挺到底，圣上怪罪不说，妹妹说不定也因此受累。

李隆基办完这件事儿，既而又忧虑上脸，说道："括户能使均田法趋于正途，有利于国家赋税增加。然积弊已久，将之理顺尚费时日，宋卿，你觉得什么时候能见效果？"

"臣以为三年尚短。"宋璟答道。

"是呀，朕也这样以为。然边关之事，一日都不能耽搁。张卿，以目下边关之窘状，能保证边关数年稳固吗？"

"臣以为不能！"张说与宋璟相比，说话的功夫要悦耳许多，其拱手继续言道，"陛下龙目深远，如此就瞧出了事儿的关键。臣此来正想请奏陛下，为保边关稳固，须有一些非常之措予以弥补。"

"嗯，说下去。"

"臣记得则天皇后时，曾于山东、河北诸道设置武骑团兵，其来源于家产丰赡的农户之家，家丁须身体强壮、骁勇好狠，其一旦被征，朝廷免其番役差料，不必自备兵器、衣器，号为'团结兵'。臣以为眼前非

常之时，可仿效此制以为权宜之计。”

张说所提的变通之法，实际以府兵制为基础，加入一些募兵的成分，较之单纯的府兵制，兵丁的负担要轻了许多。李隆基听完此建议，忽然想起了姚崇此前的数度提醒。若依此法，以天兵军为例，其节度使就可在并州辖地大加募兵，如此极易形成边将拥兵自重的局面，朝廷付出大量钱粮之后却无节制之能。李隆基的目光在下面搜寻姚崇的身影，然姚崇五日一参，今日并未上朝。

看到皇帝在那里沉吟不语，宋璟问道：“张大使，你身兼并州长史，则并州军政大事皆由你主持。我问你，若行此法，所募甲士或免或发钱粮皆由你一人定之吗？”宋璟目光如炬，马上瞧出了此法的利弊所在。

张说当然知道皇帝最关心的地方，率然答道：“其或免或发钱粮，例由户部统一调拨，各地并无此权。”

张说顿了顿又道：“其实所募兵丁数量，也要由兵部事先核准，另御史台要定期或不定期核查甲丁和钱粮实际数目。”

宋璟点头道：“如此尚可施行。”

李隆基此时方才开口道：“也罢，就依张卿所奏，先选数个边关以为试点，范围不可太大，人数也不易太多。宋卿，待括户收到效果时，此权宜之法立刻废止。”

李隆基此时既信姚崇之言，又思边关窘境须有非常之法，就有了如此的权宜之计。

李隆基搬入兴庆宫数月后，其二位宠妃皆有大事发生。

已然失宠的赵丽妃终于病重不治，一日晚间咽下最后一口气，就此撒手离去。

李隆基毕竟还记住与赵丽妃的恩爱，嘱有司按制予以葬礼。因赵丽妃为太子生母，其父兄又为朝廷大臣，其葬礼办得还算轰轰烈烈。然葬礼过后，许多人就将赵丽妃遗忘，仅剩下太子李瑛在那里心念生母，哀哀切切伤心不已。

武惠儿足月临盆，果然诞下了一位朗目秀貌的皇子。按照皇子序列，此为李隆基的第十四个儿子。李隆基观此儿子，心中甚喜，为之取名叫李一。

老子《道德经》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一"即为老子五千言《道德经》的总纲，由此生出阴阳二气，遂有天地万物。李隆基为此子取名为"一"，足见对其宠爱之心。

然天有不测风云，李一降生后的第三日晚上，忽然停止了呼吸，由此夭折。

武惠儿得此噩耗，抢入室内抱起儿子的尸身号啕大哭，既而昏倒在地。李隆基闻讯，急忙前来看视。

经过人们一番手忙脚乱的救治，武惠儿方才苏醒过来。她睁眼看到李隆基坐在身边，遂翻身扑入李隆基的怀抱之中哽咽道："陛下，一儿怎么……怎么就，没了，妾……妾也不想活了。"

李隆基此时也是柔肠百结，无比伤心。其眼中流出两行清泪，轻声道："惠儿，朕之心……朕之心也碎了。"他用一只手轻抚武惠儿之面，另一只手试着去揩眼泪。

武惠儿抢过李隆基的双手，将面庞枕于其上，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大哭。室内诸人，皆忍不住陪其流泪。

李隆基屏退众人，伸手将武惠儿扶起，拢入怀中，说道："一儿已死，徒哭无益。惠儿，你若哭坏了身子，朕将何处呢？"

武惠儿神思恍惚，不想说话，唯有紧抱李隆基啜泣而已。

两人相拥相抱，不知过了多长时辰，是时夜已阑珊，夜空中月星辉映，将大地照得一片银白。李隆基倦意上来，遂不唤宫女，自己将被子展开，仅将外衣一脱，然后抱着武惠儿并颈而眠。

武惠儿此时极度疲累，躺在李隆基宽厚的胸怀之中，心中就感到有了倚仗，于是就在神思恍惚中，不觉沉沉睡去。

看到武惠儿终于睡过去，李隆基不由得心头一松，很快沉入梦乡。

李隆基还在睡梦中，忽然被人推醒，就听武惠儿那熟悉的声音说道："陛下，已交五更了，妾刚刚听到五鼓响起。"

李隆基知道，这是武惠儿在提醒自己该起床了，一个勤谨的皇帝不可动辄误了早朝。室内依旧黑暗，李隆基难辨其脸，不知道武惠儿此时的心情如何。然她能提醒自己上朝，大约已恢复了平静，李隆基心内大喜，摸索着抚其面庞道："你能这样，朕就放心了。你还歇着吧，朕朝会过后再来看你。"

武惠儿轻声道："陛下勿牵挂妾太多，若因此误了朝政之事，实为妾之大罪。陛下尽管放心上朝，妾慢慢将息，不敢糟蹋身子，望陛下宽心。"

李隆基觉得此女果然妥帖无比，女人遇此悲事往往难平，她却能一夜之间化去悲痛提醒自己上朝，实为不易啊。李隆基想到这里，叹道："惠儿，人生不如意事甚多，诸事皆要想开了。一儿为朕第十四个儿子，加上他，朕已有五个儿子幼年夭折，朕伤心又何止一回？你年龄甚轻，今后还能生育，如此好好将息，就是善待自己。"

武惠儿终究不能全部脱离悲痛，闻言又忆起孩儿，心里一阵抽紧，眼泪又不自觉地流了下来。然她生怕再引起李隆基的思绪，先是轻轻答了一句："妾知道了。"然后撑起身子，大声喊道，"来人，掌灯。"

李隆基临走时，俯在榻上轻声道："你好好躺着歇息，不可大动。朕待会儿让皇后过来，由她安排人好好照顾你的起居。你遭此大变，可好好与皇后叙话，如此也可舒缓心情。"

武惠儿对王皇后没有什么好感，她闻听皇后要来，立刻起身坚决回绝道："陛下，妾不敢劳动皇后大驾。妾独自将息，最怕别人在侧，妾深谢陛下好意，千万不敢让皇后前来。"

李隆基何等聪颖，一看武惠儿的神色就知其坚意所在，遂微微一笑道："躺下，快躺下。你说不让皇后前来即可，何必如此着急？"

源乾曜深知括户的进度牵挂着皇帝之心，因而全力为之。皇帝的括户诏书下至各州，指明由各州长史专司此事，则各州自长史以下至于乡里，皆有衙役及乡勇分头核查。户部与御史台的功能大致相似，即须派员至各地督察。源乾曜知道，天下十五道中以京畿道、都畿道和河东道

三处最为重视，因为长安、洛阳和太原三地，达官贵宦之家最多，则括户之时相对棘手。

源乾曜在皇帝诏书下发之日，即召来宇文融商议此事，并说此三道事关重大，若其能括户成功，则括户之举就可成功大半，所以非派能员督察不可。

宇文融道："源大人果然目光如炬，下官也深以为然。下官以为，源大人主持天下括户大局，非坐镇长安不可，则京畿道的事儿，源大人可以顺手督促。"

源乾曜心想，京中事儿最为棘手，这家伙却先给自己一顶高帽儿戴，轻轻松松就置身度外。然自己毕竟为户部尚书，确实需要坐镇京中，他就是不说也该如此。

宇文融又道："若源大人不嫌下官职位低微，下官愿往都畿道巡查。"

是时官宦之家往往在东都与西都皆有宅第，则田亩也不会少。宇文融主动提出前往洛阳，那里处置官宦之家的事儿也不会少了，源乾曜闻言赞道："好哇，宇文御史系圣上钦命来此干事，当然要担大任。你主动提出到东都巡查，我最放心。"

宇文融道："河东道虽比京畿、都畿二道达官贵人少一些，然此为大唐龙兴之地，名门望族不少，其又身连两京，如此也须妥善之人前去主持。若源大人不怪，下官愿荐一人。"

"好呀，请说。"

"太子中允李林甫。此人系宗室之人，又明晓吏事，堪当其任。"

"李林甫？他有些不合适吧，此人未曾在吏事上有过历练，骤然使之担当巡查大任，恐怕不行。"

"下官曾与李林甫有过交往，此人固然年轻，然他沉稳有思，每每处事时张弛有度，实为得宜。再说了，圣上当今求贤若渴，若使李林甫从此历练一番，说不定也能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才。"

宇文融之所以如此说话，其实揣摩准了源乾曜的心思。源乾曜看似

与李林甫毫无瓜葛，然内里其实有拐弯儿的亲戚关系。李林甫的舅舅为楚国公姜皎，而姜皎的妹妹又嫁给了源乾曜的侄子孙光乘。李林甫因此关系，就与孙光乘和源乾曜的儿子们混得厮熟。宇文融素与李林甫有交往，二人又比较投缘，由此得知李林甫与源乾曜之间的这一层关系。

李林甫颇善钻营，源乾曜当了户部尚书，其往源府跑的趟儿骤然多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李林甫觉得火候差不多，就请源乾曜的儿子告其父曰："李林甫欲求为司门郎中，请父亲予以援手。"

司门郎中为刑部的四品官员，李林甫此时的太子中允为从五品官员。李林甫此请可谓胃口不小，若果然能成，既连升二级，又脱离了东宫的冷差使。

源乾曜并非枉法之人，闻言斥道："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得任，李林甫有郎官的才具吗？哼，他得祖上余荫和姜皎的帮忙，官至从五品实属难得，如今又要得蜀望陇了。"

儿子道："父亲，李林甫来求援手，你不帮忙也就罢了，何必还要损他一番？"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之人，李林甫入了源府见人皆为笑脸，说话又很得体，逢年过节还有礼品相送。儿子如此一说，源乾曜也觉得自己有些过火了，叹道："哦，你告诉哥奴，靠祖荫无非能博得一个出身，若想有大用终须努力，要让君臣瞧见其功劳才好。"李林甫字哥奴，亲近之人一般以字相称，源乾曜现在既称其字，显见其已然心软了。

现在宇文融主动提出让李林甫到河东道赴任，源乾曜顿时眼前一亮，觉得李林甫正好有了历练的机会，遂说道："好呀，圣上重视括户之举，钦命吏部可以在百司选人，若李林甫愿意前往，大可一试。"

"下官此前曾与李林甫说过此事，他当时满口答应。"

"如此就好。"此后宇文融赴洛阳，李林甫赴太原，二人得知源乾曜在京中率先对达官贵人下手，国舅王守一率先退出田亩，交出逃户，由此那些观望之人不敢懈怠，纷纷效仿王守一之行退田交人。二人由此精神大振，遂夜以继日督促各州府先查富户并田匿人情况，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似乎括户之举就此变了味儿，括户变成了次要，核查富户则成了主旨。

近来为督察各地括户情况，御史大夫带领御史台内大半人散归各地巡查，由御史中丞崔隐甫主持台内事务。

崔隐甫这日午后端坐衙内处置政务，忽听大门外传来鼓声，不禁诧异道："御史台向来大门敞开，本官又端坐衙中，为何还要敲鸣冤鼓？"他即令衙役前去查看。

御史台作为朝廷的监察衙门，例在大门外设巨鼓一只，供人鸣冤之用。然而多年以来，人若有冤屈自可入门诉说，不用敲鼓，今日鼓声乍然响起，确实有些蹊跷。

衙役很快回来，禀道："崔大人，门外集有二十余位老翁，皆银发白须，风尘仆仆，据说他们从太原、洛阳赶来鸣冤。"

"好呀，既有冤屈，可让他们入衙诉说。"

"他们不愿入衙，欲请大人出门诉说。"

"这帮人是何来历？为何如此托大？"

"崔大人，这帮人言语轻慢，似乎来头不小。"

崔隐甫心想，洛阳和太原向为贵宦望族聚集之地，他们敢如此托大，定有所恃，遂起身道："也罢，我这就出去见他们。"

衙役领着崔隐甫出了大门，就见那二十余名老翁席地而坐，衙役向他们喊道："此为御史中丞崔大人，你们可起来说话。"

座中一位老者说道："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呢？他为何不出来见我们？"

崔隐甫笑道："御史大夫出京巡查，本衙事务暂由本官主持，你们有什么冤屈自可诉说，本官替你们做主。"

老翁们相对看了一眼，忽然齐声大哭，兼有老泪纵横。

崔隐甫观此情状，知道这帮老翁定有来头，遂转对衙役说道："速去多叫些人过来，先将这些老者搀入厅中奉茶。他们如此坐在地上，实在有碍观瞻。"

这帮老翁看到崔隐甫言语得宜，处置得体，遂在衙役的搀扶下入了厅堂之中。

崔隐甫看到老翁们相对平静一些，遂笑言道："御史台行监察之职，若朝中各衙及各州县有失，由此伤及百姓，本官定将此冤屈或上达圣上，或知闻有司，予以申冤。"

那些老翁闻言，皆从怀中取出大小不一的册书。一名操着太原口音的老者说道："如此甚好。我们这帮人的祖上皆有功于本朝，历朝皇帝皆颁有册书为证。如我家祖上早年随高祖皇帝首义于太原，太宗皇帝至太原时还要邀请我家先人入宴，并非庶民百姓。"

崔隐甫令衙役将这帮人的册书收过来一观，顿时肃然起敬道："原来诸位皆为功臣名宦之后，本官实为后生小子，请向诸位前辈致敬。譬如刚才这位前辈所言，本官曾在《太宗实录》中看到这段经历，当初太宗皇帝征辽东返京路过太原，曾赐宴太原名宦之家。"

一名操着官话的老者说道："对呀，我家祖上曾随太宗皇帝和高宗皇帝数征辽东，为克定高丽立下了汗马功劳。崔大人，我们得祖上余荫守一些薄田度日，该是不该？"

崔隐甫明白他们马上要说到正题上了，遂恭敬答道："大唐立国以来，无数文臣武将为国劬劳，甚至丢了性命，应该补偿，国家之所以有荫官制度，正缘于此。你们有如此先人，更应得到国人的尊敬。"

一老者闻言气哼哼地说道："尊敬？你们不把我们赶尽杀绝，已属幸事了。我们哪里还敢奢谈'尊敬'二字？"

此话题一开，其他老者顿时开始七嘴八舌地控诉，人人义愤填膺。

"我们老了，没有用了。可朝廷也不该忘了我们呀，朝廷欲行教化之策，这'尊老爱幼'实为古训啊。"

"瞧那些前来办事的衙役们，一个个如狼似虎，呼叱我们如训小孩儿一般。我那日稍缓了一些，竟然挨了一棒！瞧，这里还乌青乌青的。"

"对呀，那些田亩本来无人种植，我们将之收拢过来，再寻人帮助

垦殖，如此多收获一些粮食，有什么错？莫非我们犯了弥天大罪吗？”

“崔大人，你要替我们申冤啊。这些衙役横暴乡里，实在有辱斯文！”

崔隐甫仔细聆听，很快明白这帮人不满括户之举，说道：“朝廷正行括户之举，这些衙役本该宣讲圣上诏令，然后依序而行。他们如此粗暴，应当促其改正。本官定知会有司，嘱他们修正衙役之行，此前若有失礼行为，让他们登门赔礼。”

一老者冷冷说道：“崔大人，这些衙役前来捣乱，口口声声说是奉宋丞相之令而行。我们皆老迈无知，当今的丞相果然姓宋吗？老夫想来，为丞相者断不会令下人如此胡作非为，也许是这些衙役胡乱抬出丞相之名，以吓阻庶民，那也有可能。”

另一老者接口道：“你在太原，我在洛阳，缘何那些衙役皆说依宋丞相之命而行呢？崔大人，想是朝中果然有一位宋丞相吧？且宋丞相果然以此言语号令全国？”

崔隐甫觉得这帮老者明知故问，宋璟已为相一年多，且为有名之人，这些老者的晚辈多为官宦之身，他们肯定知道宋璟姓甚名谁！崔隐甫也不愿与这帮老者较真，温言道：“当今中书令正是宋璟宋大人。圣上颁发括户诏令之后，中书省据此也下发了括户牒文。此牒文正是由宋大人所发，现堂中存有原文，其中并无让衙役们横暴执法的字样。”

一老者“嘿嘿”两声，说道：“崔大人，我们昔日也曾为官，知道公文须冠冕堂皇，如何能将此等字样写于其中？那些见不得人的言语，当然要口口相传了。”

崔隐甫知道这帮老者非为善茬儿，常言道言多必失，还是少说为佳，遂笑道：“诸位的冤屈本官知道了。我这就去将诸位言语写成书奏，然后上奏圣上如何？”

一老者道：“如此最好，我们就坐在这里等。崔大人，你上奏圣上时须写明，我们绝不反对朝廷括户之举，无非对宋丞相指使衙役残暴地对待庶民不满，你要切记此点。”

崔隐甫道：“本官明白。你们可在这里坐等，待本官写成书奏，由

诸位过目后再上达皇上。嗯，诸位风尘仆仆而来，本官知会鸿胪寺，请诸位到四方馆歇息。”

这帮人看到事情办成，又知四方馆是何名堂，当即缓下脸色，笑容晏晏。

第十五回　李隆基力护宋璟　李林甫屡拜张说

宋璟阅罢御史台报来的奏书，因其事关己身，不敢怠慢，遂入宫面见李隆基。

李隆基匆匆阅了一遍，既而抬头对宋璟笑道：“宋卿，这帮人虽詈骂你和衙役，毕竟不敢直斥括户为错。如此看来，这帮混人尚且知道括户为朝廷大政，他们不敢明里反对。”

“陛下所言甚是。然衙役行政之时，保不准有些害群之马为祸乡里，此事应知会各州县，让他们收敛衙役行为。”

“哈哈，宋卿啊，你仕宦多年，诗书满腹，莫非还瞧不出个中的蹊跷吗？”李隆基稍微停顿一下又问道，“嗯，朕问你，这些老者从何而来？”“奏书中写得很详细，他们从洛阳和太原而来。”

“洛阳与太原到京城，其方向不同，路途也不一样，他们缘何聚在一起，且同时到御史台击鼓鸣冤呢？”

“陛下的意思，是说这些人背后有主使之人，由此能够聚在一起？”

“对呀。朕再问你，为何长安没有人参与其中呢？”

“微臣愚钝，委实不知。”

李隆基摇摇头，笑道：“宋卿为人正直，与行鬼蜮之人的思虑实为迥异，所以你想不出。可是呀，此主使之人欲盖弥彰，恰恰说明其就在京城。”

宋璟还是不明白。

“哼，上次王守一带头在京退地交人，朕当殿赏了王守一。这帮人

看到软抗不行，只好乖乖退地交人。然他们心中恼怒异常，又不敢把火撒在朕身上，由此将矛头对准了你。这帮老者口口声声说各地衙役横暴不法由你所教，分明是往你头上泼脏水嘛。”

“臣还是不明白，主使之人缘何在京城？”

李隆基转对高力士说道：“你派人速传崔隐甫面朕。”然后又转对宋璟说道，“京城之人与洛阳和太原两地渊源颇多，主使之人让他们同时到御史台击鼓，本人又不露面，妄想达到其目的，如此就露出了马脚。”宋璟不愿在此细节上费脑筋，叹道：“看来欲行一事颇难，多么明白的理儿，他们为了一己私欲，竟然处心积虑横加阻挠。陛下说得对，微臣向为直肠性儿，确实难识这班人的鬼蜮伎俩。”

李隆基微微一笑道：“天生万物，唯人的思虑最难把握。朕为皇帝，你为丞相，天下之人见了我们皆恭谨为上。然朕有时心想，他们的心里也同样恭谨万分吗？其中大部分人可能这样，总有一些人心里定会想些别的事儿。哈，此为无奈何之事，若人人都如宋卿这般直性心肠，也就不用大费心思了。”

宋璟心里有些不服气，心想那些鬼蜮伎俩自己并非想不到，无非心中厌恶不愿为之罢了。他看着李隆基那年轻的面庞，心中忽生绮想：人之禀性发乎天成，此子起初不过为一个郡王之身，之所以最终成为皇帝，大约其既有宏图大略，也有敏锐的机心。自己一根直肠子，竟然官至宰相，实为异数。

崔隐甫此时闻召入殿，李隆基待其礼毕，沉声问道：“听说你的心肠挺好，将那一帮老者招待得挺好的，他们这会儿许是正在大力夸赞你哩。”

崔隐甫一听此话，心想要糟，只好硬着头皮答道：“禀陛下，这些人远途跋涉而来，又多为功臣之后，微臣不敢不恭敬……”

李隆基打断他的话头，斥道：“尊老爱幼，此为圣贤所教，当为至理。然这帮老头子不辞劳苦，巴巴地跑到京城来闹事，你愈敬他，他们的劲儿愈大。崔隐甫，朕听说你还将他们奉入四方馆居住，那里例为四夷来使的居住地，他们为何能到那里骚扰？你好大的胆子！”

崔隐甫原想自己替朝廷排忧解难，说不定皇帝还会赞赏几句，孰料

自己完全会错了皇帝之意，干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他看到皇帝发怒，急忙跪倒在地，叩首道："微臣糊涂，实在不会办事，请陛下降罪。"

李隆基道："哼，这帮老头子此时定然酒足饭饱吧？他们不该花费朝廷的钱粮，朕今日罚你一月之俸，聊为补偿。你现在就入四方馆，将那帮老头子赶出去，谁若再敢聒噪，可将之架出城外扔到荒野之中。"

崔隐甫不敢再多话，叩首后出殿急忙赶往四方馆。

宋璟有些不忍，说道："这帮人无理闹事虽令人着恼，然毕竟上了岁数。陛下此为，天下人知道后会不会说陛下失于敦厚？"

"对呀，朕正要使天下知闻此事。朕将他们逐出四方馆，再罚崔隐甫月俸，今后谁还敢在括户之事上妄生事端？宋卿，万事开头难，括户之事繁琐庞杂，既费人力，又费时辰，这些贵宦之家阻挠其实为末节。然去了贵宦之家的阻挠，后边的事儿即可一马平川，官吏衙役只要戮力括户即可。"

李隆基又笑道："宋卿果然为谦谦君子！你以为这些老头子出了四方馆就会流落街头吗？错了，其主使之人定会妥善安置他们。朕不想多事了，若派人访其踪迹，定能查出主使之人的大致脉络。此事已结，随他们去吧。"

宋璟心中暗叹，自己尽管年长于这位年轻皇帝，然在此类事体上的思虑远远不及啊！

却说兵部核准天兵军可按募兵的方式招纳五千，则此五千人可由户部减其赋税，并给予其兵器、衣服之费。张说回到并州后即张榜募兵，百姓看到以此方式参军，自己不用拿钱置办衣甲，还可为家里省下一大笔钱来，由此响应者众多，旬日内竟有近二万人报名。张说见状大喜，如此就有了挑选余地，很快挑出了五千名骁壮的甲士。

张说没有将这帮人按惯例散入各防守关塞上，而是将他们领入蒙山之中。

蒙山向为皇室的狩猎之地，这里的山岭不高，然峰峦如涛，山谷连绵不绝，山间树木密布。这些甲士入山之时，恰至初冬，树叶、草丛皆

已凋落，唯见山间空阔，极利骑马驰骋。

张说一身戎装，站立高岗之上，五千甲士四面环绕。张说伸手指向谷底，大声吼道："诸位请看，谷底有何物？"

众人定睛观看，就见谷底聚集着马群。这些马儿大约训练有素，除了有轻微的鼻息声，没有一匹马儿妄自仰头长嘶。

甲士看完后没人说话，张说又大声吼道："此为王大将军赠给天兵军的三千匹骏马。你们此次被招募从军，本大使不想让你们缩在城楼里为防御之士，你们要成为铁骑甲士！"

众人听闻，顿时嗡嗡议论。

张说又大声吼道："马儿有三千匹，你们却为五千人。将来一人一骑，谁能上马就看你们个人的本事。王大将军随赠一百名马师，你们自今日起就跟随这些马师训练，三个月后可见分晓。成为马军者，本大使另有厚赏，被淘汰者即编入步军，待遇同于往日。"

张说出京之前又去见了王毛仲，请求拨给马匹。王毛仲此前得了张说所赠甚丰，且此为办公事，当然满口答应，然不解地问道："并州北境关塞险固，甲士凭关防御即可。你要去许多马匹，有何用处？"

张说答道："若凭关防御，气势终归差了一层。我欲练成马军，然后机动出击，由此可大堕突厥人的志气。"

王毛仲闻言赞道："好呀，张兄此举，说不定可立奇功，圣上定会欣喜无比。"

张说拱手道："承王大将军吉言，张说定戮力而为。圣上那里，还请王大将军多为美言了。"

此后三个月，这五千甲士就在蒙山里练骑术和劈杀之技，果然选出了三千名马骑之士。

是时正为隆冬时节，天上彤云密布、阴风怒号，突厥人此时皆躲于帐篷中围炉取暖。这三千铁骑奉命出关，深入到突厥的聚集之地，然后骤然发动，杀死了该地的突厥男人，将妇女和牛羊等物作为战利品带回关中。

默啜死后，突厥人至今尚未出现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形同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难对大唐边境形成威胁。以往突厥势强之时，往往借助其马快刀利，快速突入大唐边境劫掠一番。张说今日效仿突厥人故技，以铁骑环甲之人去对付毫无防范的突厥部落，当然毫无伤亡，大获全胜而归。

张说送往朝廷的奏报中，并没有实话实说。他叙说事件的起因，却是突厥人因苦寒缺物，妄想入唐境劫掠一番捞些便宜，天兵军先是凭关抵御，看到突厥人气馁退去，遂派出新练马军追击掩杀，由此大破敌军云云。

李隆基阅此奏报，心中大喜，拍案击节赞道："张说果然文武全才！昔太宗皇帝以骁勇的玄甲军威震大漠。张说刚刚练出三千铁骑，竟然有如此威力，实有玄甲军遗风。"

宋璟不愿表彰边功，这一次也实在拗不过皇帝的执意。诏书即下，其中大力褒扬张说的追击之功，盛赞其募兵有方，练兵得法，实有贞观时李靖之遗风。王毛仲养马勤谨，使大唐军用良马连年增加数量，此战显示该马优于突厥人之马骑，也应该予以褒美。

张说由此在李隆基的心中更加增添了分量。

且说李林甫到了并州，由并州司马陪同，奔赴各县督促括户事宜。如此不觉三个月过去了，是时李隆基撵走告状老者的消息已传遍天下，贵宦之家由此气馁，不敢与朝廷的括户之举对抗，则括户事宜进行得相当顺利。衙役们忙于丈量田亩造册，核实田亩的实际主人，然后想法招回逃户，数月内倒有三成逃户返回故土。

李林甫身为朝廷大使，初到并州时即要拜见张说。奈何张说以事儿太多为借口坚决不见，仅由并州司马出面接洽。李林甫看到括户事宜已纳入正途，且由于括户渐至深入，有许多事儿需与张说商议后定夺，因多次请见张说。

张说之所以不见李林甫，缘于他实在瞧不上这个靠宗室荫职和打通关节出身的无才之辈，心想这样一个钻营取巧的小子，来到并州后无非应景般地瞎比画虚吆喝，混够了日子即可回京交差，所以根本不想理他。

三个月下来，张说从司马口中得知，李林甫不图享受、不端架子，往往深入到乡里观察括户详细，夜里还召集有关人商议括户细节，甚至通宵达旦，心里就有了异样之感。

李林甫第三次请见时，张说同意他入衙相见。

张说抬头看见入衙拜见的李林甫，就见此人长身玉立，一张国字脸，生得器宇轩昂，且其自始至终，脸上始终挂着得体的微笑，张说不由得对其大生好感。

李林甫躬身行礼，张说道："罢了，请坐吧。你为朝廷的大使，按理应该我先行礼才是。"

李林甫脸上依然洋溢着微笑，闻言再躬身行礼道："张大人言重了。张大人向为朝廷重臣，又文名远播天下，晚生能得见一回，已是荣于华衮。"

张说听到其用"晚生"的称呼，心里顿时涌出了一股不舒服，心中暗自骂道："小子不自量力，你连乡试都未参加，竟然敢妄自称为"晚生"？他于是哼了一声，问道："你数次约见，到底有何事儿？"

李林甫倒是不多废话，直言道："张大人，并州开始括户以来，已有三成逃户返归乡里。然朝廷当初颁布诏令，规定以百日为期允许逃户自首，如今百日已过，则今后返乡逃户者再无优惠。晚生以为，若想将括户事儿办好，须宽宏为主，此百日之限过于短促。"

张说近来虽未参与到括户具体事宜之中，然一直关注着事情的进展。李林甫现在说得很对，如今逃户返乡未及一半，期限一过，那些未返乡逃户肯定不敢露头，那么括户的进展就会停滞下来。张说心念至此，暗赞李林甫果然为有心之人，遂问道："依李大使的意思，此事应该如何办呢？"

"晚生以为，括户应以宽宏为念，最好不设期限；若设期限，最少应以一年为限。晚生因请张大人以并州的名义上请朝廷，晚生忝代监察之职也会具文上奏，如此双管齐下，想是能引起朝廷重视。"

张说想了一下，觉得李林甫的提议很好，遂颔首同意，转向并州司马道："就按李大使的意思，具文上奏朝廷，你先与李大使具体商议，

奏文中的言语最好一致。”

并州司马躬身答应。

李林甫的笑容更加灿烂，谢道：“晚生拜谢张大人成人之美。”

张说淡淡说道：“我们皆为朝廷出力，此为有利朝廷之事，依序上奏实为为官者本分，何谢之有？嗯，李大使，我们没有师生之谊，今后不可自称晚生，我们同朝为官，还是互称官职为好。”

张说的这句话其实大伤李林甫的自尊心，然此人涵养甚好，脸上没有一丝不悦之色，依然微笑道：“下官明白。下官见了张大人，心中敬仰之情如波涛奔涌，由此说错了话，请张大人海涵。”

张说答应了一声，转对司马说道：“你速与李大使一起商议奏书之事，还是早一点将奏书发出。”

李林甫知道这是张说在下逐客令，急忙说道：“张大人，下官近来闲暇时候，绘了一幅张大人驱马图。若张大人不嫌下官用笔浅陋，就请就近一观如何？”

张说有了兴趣，说道：“哦，想不到李大使雅擅丹青？不知李大使师从何人学画呀？”

“下官素无才艺，就央求本宗李大将军指点一二。下官技艺拙劣，此次又凭记忆绘出了张大人面貌，恐怕难绘张大人之神韵与英姿，由此污了张大人法眼，下官先行谢罪。”

“哦，李大将军一手金碧山水画技驰名天下，其善以青绿为质、金碧为纹，你师从此名师，那是不会错的，何必如此谦逊？好呀，就请展开画轴。”李林甫入衙之时，右手就持一画轴，张说此时得知该画为己而绘，颜色稍和，心中也有了几分希冀。

并州司马上前帮助李林甫展开画轴，二人各持一端，将绘画展于张说眼前。张说定睛一看，只见画中一跨白马服戎装之将军，一手紧提马缰绳，使白马收弹前蹄、马身几乎直立；另一手紧握一柄三尖两刃刀，刀刃泛光与马身白毛相映，显得马上将军与胯下战马皆英武凛人。张说再观那将军面貌，至少有七分类似于自己，心中不禁大喜，不自觉抵近

观摩。

一旁的并州别驾看完此图，脱口赞道："李大使果然好手段，张大人的英武之姿果然溢于纸端。张大人的形貌也很像嘛，且绘画之道，最重神韵，此画中张大人之神韵又远胜形貌。"

张说再细看，就见身后背景有红叶衬托，依稀为秋天景色；卷轴的末端，还题有一首诗，张说细致一看，原来此诗还是自己的一首旧作，诗曰：

虏地河冰合，边城备此时。兵连紫塞臣以为若非皇后替二贼司。提剑荣中贵，衔中盛出师。

日华光组练，风色焰旌旗。投笔尊前起，横戈马上辞。梅花吹别引，杨柳赋归诗。

此诗系张说送友人赴塞外出使而作，李林甫使此诗与该画相配，倒是彰显了诗中描绘的边塞风光与金戈铁马的氛围，借此衬托张说的英武之气，可谓十分相宜。张说不由得瞟了李林甫一眼，心想此人年纪轻轻，本无学识，却能以诗画相配取悦自己，这份机心委实深沉。

李林甫的双目一直紧盯着张说的神情，就见张说阅罢后喟然叹道："哦，李大使真正用心了。此画金碧辉映，笔格遒劲，极得李大将军笔法之韵味；嗯，想不到李大使的书艺也不错嘛，诸位请看，此草隶中依稀有王羲之之笔风，刚劲有力且又婉转自如。好呀，我就将此书画收下了，如此深谢李大使的美意。"

李林甫闻言大喜，笑吟吟地说道："下官能得张大人如此夸赞，真正容于华衮。若张大人今后能指点一二，下官将会终生受用。"

李林甫此话，即是想向张说讨教诗文了，张说当然不会与此等人为伍，然今日人家巴巴地赠送书画，张说也不好开口拒绝，遂敷衍道："好呀，我们今后有闲暇之时，还是可以共相琢磨嘛。"

李林甫当然瞧出张说的敷衍神情，不敢进一步央求，遂又说了几句客套之话，然后辞出。

张说与姚崇一样，根本瞧不上这些荫职出身的小吏。然李林甫今日

所展示出来的书画之艺，张说认为颇有几分火候，心里就有了赞赏之意，暗想此人既有理政才具，又有钻研书画之道，其在荫职之人中，亦属超卓之人了。

第十六回　后宫幢幢显暗影　宋璟殷殷斥恶钱

武惠儿眼见就要生产，行路之时蹒跚无比。李隆基对她非常呵护，每天都要前来瞧上一次，并嘱尚宫增派稳妥人手周密看护。

李隆基那日轻轻抚摸着武惠儿之腹，笑问道："惠儿，你肚里的孩儿是男是女呢？"

女人皆渴望成为母亲，武惠儿虽已生育过，然孩子早早夭折，此次腹中的胎儿一日日长大，胎儿间或动动手脚，让她心中更生甜蜜的感觉。她闻言答道："人言女儿好养，妾倒是希望替陛下生下一位公主来。"

李隆基道："好呀，若为公主，定会继承你的美貌和仪姿，待她稍稍长大，即可绕膝把玩，实为一个好玩的小玩意儿。"

武惠儿稍稍噘了噘嘴，嗔道："原来陛下欲要公主，却是想多一件小玩意儿呀。"

李隆基凑近其耳边，轻轻说道："天下最好玩的物事，莫过于你呀。唉，数月来难近你身，实把朕愁死了。"

武惠儿见皇帝说风话，心间顿时一晃，脸上现出两团红晕，其不自禁地斜乜了李隆基一眼，那眼光中既柔情似水，又火辣辣的，这熟悉的神情令李隆基大为心醉。

武惠儿此神情在脸上稍纵即逝，一丝忧虑从心间泛出来，其叹道："陛下，妾这一年来心伤一儿不已，如今生产在即，总怕生下的孩儿不能保全。"

李隆基断然道："惠儿，这一次大可放心，朕已知会皇后和尚宫，若孩儿再有个三长两短，则侍候之人皆为死罪。"

武惠儿的慧目凝视李隆基片刻，方才叹息道："陛下如此上心，想是无妨的。"

此后未及一月，武惠儿果然顺利生产，且为龙凤之胎，令李隆基和武惠儿喜出望外。李隆基当即为男孩取名为敏，女孩为慧。

大喜过后，即为大悲了。还是三日之后，李敏和李慧相差不足十二个时辰，相继双双夭折。

李隆基既悲且怒，令人将孩子身边侍候之人统统拉走溺死。

武惠儿又不免呼天抢地悲恸一番。

李隆基待武惠儿稍为平静一些，方才入殿好言抚慰，并说已将那些失职之人统统溺死，以慰孩儿之灵。

武惠儿啜泣不已，泪眼婆娑道："陛下过于性急了。陛下想呀，三个孩儿相继夭折，其中莫非没有隐情吗？"

李隆基此前也想过此节，然转念又想，宫中防护甚严，没有人能动手脚，遂将此念丢开。现在面对武惠儿的疑问，其心间又生疑窦，惊问道："惠儿，你莫非以为有人暗中对孩儿不利吗？"

武惠儿流泪道："妾以仆役之身得陛下宠爱，宫中的妒目难道会少了？陛下其实不该早早将那帮人溺杀，须从她们身上问出究竟来。"

李隆基明白，惠儿此话就是直指王皇后了。王皇后早就失去了李隆基的宠爱，她又非太子生母，其地位似乎有点摇摇欲坠。此前赵丽妃受宠的时候，王皇后与赵丽妃私下来往甚密，李隆基碍于其皇后之名分，每年也会偶尔临幸数回。自从武惠儿受宠后，李隆基让王皇后侍寝的机会愈来愈少，似乎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在这个小妃子身上。

然李隆基深知王皇后的性儿，她绝对不会出于嫉妒来谋杀武惠儿的孩儿。且这次鉴于上次李一夭折的教训，对婴儿守护甚严，王皇后就是果真想派人来谋害，估计也难近婴儿之侧。

看到武惠儿那楚楚可怜的神情，李隆基心中柔情又起，上前将她揽入怀中，柔声说道："惠儿，且莫哭坏了身子，也不可胡思乱想。孩儿已然离去，多哭无益，你还是好好将息吧。"

武惠儿的两行清泪不绝地流出，顿时浸湿了李隆基胸前的衣襟，其哭道："陛下，妾真是不想活了。宫禁既严，竟然护不住妾之孩儿，妾今后不敢奢望再生育了。"

武惠儿口口声声，将有人谋害她的孩儿的罪名坐实了。李隆基此时柔肠百结，知道惠儿如此哭诉，是要自己找寻宫中凶手。

凶手何在呢？

若按武惠儿所指，凶手定是王皇后或者其他妃嫔指使，然李隆基此时心中所想，并非如此简单，他知道宫内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到底谁是谁非，实在莫衷一是。

李隆基此时想起了永徽年间的一件公案。

高宗皇帝的皇后王氏为了对付宠妃萧淑妃，鼓励皇帝将武媚娘迎入后宫，是为武昭仪。王皇后引入武昭仪本想破坏萧淑妃之宠势，孰料武昭仪本事更高，很快专宠于高宗皇帝。这样一来，王皇后又与萧淑妃结为联盟。

这武昭仪即为此后的则天皇后，她当然不愿意仅成为一位皇帝宠爱的妃子，她更想当皇后。事情也凑巧，武昭仪入宫后生下长女，某日王皇后来看过后，此女竟然离奇死了。高宗皇帝得知此过程，认定王皇后害了此女，后来王皇后果然被废，实由此事而始。

后世传言，此女并非王皇后所害，反而是武昭仪为嫁祸王皇后，亲手扼杀亲生女儿。

李隆基为尊者讳，不愿承认祖母亲手扼杀了这位长姑母。然李隆基内心深处，深知祖母的心性和手段非常人可比，她若想进位为皇后，牺牲一个女儿肯定在所不惜。

他此时瞧着怀中这个梨花带雨的娇人儿，心中晃过一个疑问：她莫非也想学则天皇后的手段，嫁祸当今的王皇后吗？然他又转念一想，惠儿绝对不会连杀自己亲生的二子一女，还是自己想多了。

李隆基右手轻抚惠儿之背，柔声说道："你若不想生育，朕粉妆玉裹的孩儿又从何而来？不要胡思乱想，你放心，你将来再诞下孩儿之

后，朕定会想出一个万全的法子。”

李隆基想出的法子，却与宁王李宪有关。

这日朝会之后，李隆基将李宪留下，两人到侧室屏退他人悄悄说话。

李隆基道：“大哥，惠儿所生二子一女皆夭折，想你也知闻了？”

李宪叹道：“是呀，怎能如此不幸呢？武妃此前常入愚兄府中，与贱内相处甚洽，瞧她的身子和气色，应该没有什么毛病呀。唉，何至于如此呢？”

“是呀，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惠儿将来终究还会怀孕，若生出孩子再夭折，那就要了惠儿的命了！大哥，我这两日想了一个法子，若惠儿今后再生出孩子，其降生之后立刻抱入大哥府中，烦请大嫂代为抚养如何？”

李宪一时沉吟未答，心想你在宫内尚且养不活，若抱入自己府内也养不好，那该怎么办？他此时不知道李隆基心中的幽微所在，就是隐约有所猜测，他也决计不敢问。

李隆基瞧出了大哥心中忧虑所在，遂笑道：“我知道大嫂向为精细之人，她来抚养孩儿，我最为放心。你告诉大嫂，人之寿夭实由天定，若孩儿有个三长两短，那是天命所归，我不会怪罪大嫂的。”

李宪踌躇道：“孩儿若出宫抚养，武妃心中愿意吗？她放心吗？”

李隆基叹道：“她怎么会不放心呢？惠儿如今举目无亲，除了我之外，最亲的人当数大哥大嫂了。”

李隆基的话儿说到如此地步，李宪也无法再推辞。

李隆基之所以让李宪之妃代为抚养，缘于他实在弄不准孩儿连续夭折的真实原因。若此祸果为人为，到底是王皇后等人出于嫉妒之心而痛下杀手，还是武惠儿欲嫁祸而为？李隆基实在不能判断，于是就想了这样一个法儿。他知道，若大哥大嫂来抚养孩儿，他们定会尽心的。

武惠儿看到李隆基并未追究孩儿夭折的事儿，虽然郁闷良久，终究

不敢催促追问，事情也就慢慢平淡下去。

这日还是武惠儿侍寝，二人一番鏖战即罢，武惠儿星眼媚酥，俯伏在李隆基臂弯之中，轻声说道："妾有一事相请，陛下一定要答应哟。"

李隆基此时全身舒泰，品咂美滋味之余渐渐有些迷糊，遂"嗯"了一声。

"陛下，妾想从掖廷宫选出一些新人，将妾身边侍候之人尽数换过。"

"嗯，行呀，你瞧着办吧。"李隆基迷糊中回答了一声，既而沉沉睡去。

武惠儿说办就办，第二日即唤来高力士和尚宫，口称奉皇帝之旨，让他们速去掖廷宫挑人。

王皇后闻听此讯大怒，骂道："这个狐媚子愈发上脸了。我为后宫之主，且宫中自有规制，她万一假传圣旨呢？"

武惠儿毕竟为皇帝新宠，王皇后在皇帝面前愈发江河日下，高力士和尚宫当然旁观者清。尚宫素为皇后的亲信之人不敢吭声，高力士却知道其中的利害，因躬身请求道："武妃是否假传圣旨，请皇后向圣上求证，如此奴才方好办事。"

王皇后道："也罢，我这就去问问圣上。哼，她不来对我说，分明没把我这后宫之主瞧在眼里，我还没死，她莫非就想张狂了？"

李隆基听了王皇后的倾诉，心里有些不满，抬眼斥道："如此小事，还用如此大动干戈吗？惠儿当初在掖廷宫日久，她想让昔日熟悉之人到身边侍候，有什么不可呢？"

"陛下，宫中自有规制，这些新人毛手毛脚，须教习之后方有侍候之能。"

"罢了，无非一些掌灯端水之劳，哪儿有如此复杂？你就别啰唆了，速让他们去办。"

王皇后到了李隆基面前，还是小心谨慎的。她现在闻听李隆基如此

说话，知道此事不可逆转，遂躬身答应。

武惠儿所生孩子接连夭折，李隆基此时还萦绕在怀，他没有凭据说王皇后从中使坏，心中终究难去其疑，现在也不忘捎带训斥一回："皇后啊，你为后宫之主，要把心儿用在正事上。惠儿的孩子接连夭折，那些宫人虽被惩办，然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新人们毛手毛脚，你那些老人们又何曾好了？"

王皇后闻言敛身屏气，不敢接腔。

张说与李林甫分别报来奏章，要求延长逃户自首的时限。李隆基阅罢后询问宋璟的意见，宋璟断言道："此二人异想天开，若立刻宽限，那么将置陛下的诏令于何种境地？"

看到宋璟态度如此坚决，李隆基遂将此事丢在一边。不过李隆基对张说募兵成功且追击突厥人一事大加赞赏，并颁下制书予以褒奖。

括户的好处日渐明显，户部年末时核实天下户数，天下共管户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户，人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其与开元初年的管户与管口相比，人口足足增加了六百余万人。这其中固有人口自然增殖的原因，更多的则是逃户回归故里的因素。

粮食连年大熟，且人才渐增，户部尚书源乾曜观之甚喜，然又有忧色上脸。这日朝会散后，源乾曜尾随宋璟入了中书省，禀道："宋大人，钱不够用了。"

宋璟疑惑道："钱怎么会不够用？朝廷每年铸钱量皆比上年有所增长，我又知铸私钱者甚众。今年斗米价格如何？"

"比去年同期又下降了三文。"

"如此看来，若钱不够用，非是诸物价格上涨的原因。"

"宋大人所言不错，依下官看来，近年来括户有成，粮、货充溢于肆，朝廷铸钱毕竟有限，由此愈发窘迫。"

"哦？若如是，市面上的恶钱岂不是更加泛滥？"

"岂止泛滥！若宋大人有空，可便装到东市去观摩一回，则知其详。"

所谓恶钱，即是相对朝廷所铸开元通宝而言的私铸之钱。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隋朝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此钱用铜铸造，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到了唐高祖时期，由于经济大步发展，官钱不够用，遂有私铸钱出现，私钱分量不够，有时还掺入锡、铁之物，故谓之恶钱。

宋璟与源乾曜于是换了便服，他们不带从人，出了朱雀门之后在街边各赁驴一匹，然后进入。

唐朝规定，只有州、县治所及东、西两京才能置市。长安置有东、西二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将四方珍奇之物聚集在一起，然后在市内四面立邸而售。二市由雍州府所设市令管理，午时击鼓二百下开市，日入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市。

宋璟二人入市后，就见市内人们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四壁有四百余店，分属肉行、绢行、布行、铁行、面行、米行、秤行、药行、屠行、果子行、靴行、椒笋行、染行等，其店内外货贿山积，买卖者洽谈价格，十分繁忙。

源乾曜悄声说道："宋大人，我们一路过去，仅看他们交易所用之钱，即可明了。"

宋璟从未来到东、西二市，观此盛状，不由得叹道："哎呀，想不到长安竟然有如此忙乱的地方。他们熙熙攘攘一天，有多少货物被交易啊！"

源乾曜道："宋大人，您看那些店肆，经营者以胡商居多。他们摆在这里的货物仅为少部分，无非充作样品或小额的交易，若做大宗买卖，其货物多在市郊库房或车船之上，他们谈妥后，货物不用入市即可运走。"

"嗯，货物如此多，钱怎么够用呢？"

"请，宋大人，我们近前细看。"

二人沿街细看，专看买方所付之钱。他们看了十余家，只见那些钱颜色或淡或暗，色度不一，形状也五花八门。源乾曜悄声道："宋大人，其颜色不一，缘于其或以铁、锡相合，或者干脆一点都不用铜，由此五花八门。"

宋璟问道："我刚才看到有人用前隋的五铢钱付账，难道五铢钱还能通用吗？"

"怎么不能？五铢钱与那些恶钱相比，还算是好钱哩。"

"好钱？对呀，我们看了十余家店肆，为何没有看到一宗买卖用官钱交易呢？"

"唉，宋大人，所以下官说官钱不够用嘛。官钱量少，然成分颇足，持钱者不愿轻易出手。譬如来此交易者，肯定先花恶钱，将官钱留到最后。其实官钱缺少的原因还有一个，宋大人应该知道人死后往往用钱随葬，此随葬之钱皆为官钱，虽庶民百姓也不用恶钱随葬。"

"是啊，随葬之钱的数目不小。"

他们又行到一个店肆前面，宋璟忽然取过一枚硬币，惊呼道："此物难道还是钱吗？"

源乾曜细观此钱，只见此物较之官钱要小上一圈，面上没有隶书小字也就罢了，竟然没有方孔，仅中间凿有一小圆孔供串之用，钱面黑黝黝的，估计里面没有一点铜。

源乾曜观罢说道："此物大约系江淮之间所制，盗铸者藏于深山之中，人迹罕至，他们匆匆而为，将此物制成钱之大致模样。"

"哦，看来你对恶钱甚熟嘛。"

"是呀，下官此前曾来过这里数回，由此方知一二。"

宋璟向前遥望，只见前方还很长，估计自己刚刚走过全部店肆的二十分之一。他喟然叹道："罢了，我们回去吧。估计前面的店肆与看过的一样，实在触目惊心啊。我们回去请来张侍中一起议议，然后奏报圣上。"

宋璟与源乾曜逛东市时，顺手换来了十余枚颜色不一和形状各异的恶钱。宋璟又让人唤来张嘉贞，然后三人一同入兴庆宫面见李隆基。

李隆基近来多在"勤政务本楼"理政，兴庆宫的主殿兴庆殿似乎成了他的寝殿。

"勤政务本楼"紧邻兴庆宫之南墙，此楼高约三十丈，殿柱粗者约有二十四围，比西面的"花萼相辉楼"要高出十丈，实为周边的最高建筑。

李隆基在此批阅奏章或接见群臣，只觉殿内光线充足，较之昔日的太极殿不可同日而语；其间或起身离案，信步走出殿外，然后凭台向外观临，顿将全城风光尽收眼底，不禁心旷神怡。

李隆基仔细听了宋璟的奏报，再将案上一字排开的恶钱逐个拿起观察，遂笑道："所谓按下葫芦浮起了瓢，括户之事还没有完结，恶钱的事儿又彰显出来。"

宋璟道："臣此前生怕物价飞涨，由此引起恶钱泛滥。此番入市核查之后，发现谷、面等庶民日常所需，其价不升反降。由此看来，陛下自开元初年以来抚民以静，百姓安心田间劳作，且垦荒不少；近来又大行括户之举，使户口增加，如此物多钱少，方使恶钱泛滥。"

李隆基拿起那枚仅有轮廓且成分无铜的恶钱说道："对呀，以'泛滥'来称恶钱，确实恰如其分。如此之物，竟然能当钱通行天下，实为异数。你们二人，也如宋璟一样看法吗？"

张嘉贞答道："恶钱之源，非始于今日，正如宋令所言，陛下行仁政使国家兴旺，且国家造钱有限，钱不够用，由此恶钱泛滥。"

源乾曜当然附和二位丞相之言。

李隆基道："张卿提到恶钱之源，钱不够用，国家只有多造钱币，以敷其用才是。然天下矿冶之处毕竟有限，若骤然加铸许多，铜又何在呢？"

是时唐朝共有官办的银、铜、铁、锡等冶所一百六十八个，多分布于陕、宣、润、饶、衢、信六州，其中银冶五十八所、铁山五个、铜冶九十六所、锡山二个、铅山四个。李隆基所言不错，若建一冶所，首先要核实矿源，继而再开采、冶炼，非是短期可为之事。

宋璟道："陛下，如今市上流通之钱，几无官钱，多为恶钱。此恶钱所用之材，并非从官办之冶所而来，系百姓私采，由此看来，百姓私采之金已多于朝廷官办冶所。臣以为，欲正本清源，须严禁百姓私采。"

源乾曜闻言轻声向宋璟说道："宋大人，朝廷已向百姓私采征收矿冶之税，若加禁止，则此税顿失。"

李隆基闻言问道："源卿，户部每年收取的私采矿冶之税有多少？"

源乾曜答道："去年岁末为例，共收私采矿冶之税合三千三百缗。"

李隆基闻言惊道："哦，数目不小啊！看来宋卿说得对，目下私采之矿甚于官办冶所。"

还在太宗皇帝贞观年间，当时铜铁之物的采矿及冶炼皆归朝廷，不许私人染指。当时民间也有私采呼声，大臣权万纪曾上书请求征收银税，以鼓励民间采矿，遭到李世民的拒绝。此后到了高宗皇帝永徽年间，官钱已不敷够用，恶钱开始出现，高宗皇帝遂下令以五恶钱酬一好钱，并改造新钱，制乾封泉宝钱，本意想摒除恶钱，匡正时弊。然此币制改革未收到实效，新钱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与旧钱开元通宝钱相较差不很多，然朝廷敕令却要用新钱一文当旧钱十文；另新钱的回文不通，如开元通宝钱可回文念做开通元宝钱，其义亦通，而新钱回文则念成乾泉封宝，遂遭人诟病。新钱发行后遭人抵制，并使米帛增价，高宗

皇帝无奈间只好废除新钱，重新使用开元通宝钱。

如此一来，官钱还是不够用，盗铸盗采无法禁止，朝廷于是顺势而为，规定凡州界内有出铜铁处，官未采者，听任百姓私采冶炼，但要按量向国家缴纳赋税。

张嘉贞也不赞成宋璟的严禁之令，说道："陛下，此前朝廷之所以未禁断百姓私采，缘于其所采矿源皆为鸡窝之状，官家无法进行采掘冶炼。臣以为如今官钱不够，实因官钱之材太少，若将百姓私采之材善加利用，可以弥补官钱之材之不虞。臣还有一个忧虑，若朝廷禁断百姓私采，则钱更不够用，极易引起物价飞涨，乾封年间之新钱未成是为例证。"

李隆基知道宋璟向来嫉恶如仇，其行事时也好剑走偏锋，由此易陷极端。恶钱之事渊源已久，非为简单易行之事，须万端审慎。他就在那里凝眉思虑，不做表态。

宋璟对张嘉贞的话有些不满，斥道："张侍中的话，是否有替人说项的嫌疑？你口口声声说百姓私采，果然是百姓而为吗？哼，你所说的鸡窝矿确实有，然天下私铜皆由鸡窝矿产出，有如此大量吗？我好像听说，江淮之间也有数座不亚于官办冶所的私矿，此等规模能是百姓所为吗？"

张嘉贞平时与宋璟共事，倒是兢兢业业，谨守本分，多听宋璟言语不与之顶撞。然宋璟今日当着皇帝之面直斥自己，其话音中似乎还有自己私下染指矿冶之事的嫌疑，心里一下子就急了起来，脸色也变得通红，反问道："若依宋令所言，那江淮之间的私矿莫非是在下所开的吗？陛下，此事重大，请予微臣一个清白！"

李隆基看到两位丞相因意见相左引发纷竞，觉得有些好笑，遂说道："张卿何必如此认真？宋卿无非泛泛而指，又如何污你清白了？"其话锋一转，又道，"若禁断百姓私采，其实于国不利，还是照旧吧，税还要继续收。然则宋卿所言的大矿，那是绝对不允许私人来办的，此事应有章法，须收归国家官办。"

李隆基此说看似英明，实则无法操作。当此之时，国内所有私矿实为一笔糊涂账，朝廷连数量都闹不清，如何能厘定其规模大小？且厘定规模之时，那些矿主自可化整为零，一下子又冒出许多鸡窝矿来，则朝

廷无法将之收为官办。

李隆基又道："源卿，户部的那些盐铁使日常都干些什么？他们若仅限于在现有的冶所上守成，那是不行的，须让他们设法开辟新的矿源，以增加铜铁之数。宋卿，今岁对这些盐铁使的考课，须增添此内容，且要以此为首。"

宋璟与源乾曜躬身答应。

宋璟对皇帝如此定夺甚不满意，继续辩道："陛下，朝廷再开新矿，殊非易事。其要先探矿脉，再加开凿，数年间难见其功。微臣以为，若不能扼制私采之风，难以改观日前之局面。"

李隆基叹道："宋卿啊，之所以形成今日之矿冶局面，非是一日之功，你又何必奢望短期内能够扭转呢？且天下之大，官办冶所不能满足铸钱之用，如此允许百姓私采，国家又能从中课税，何乐而不为呢？此事就议到这里吧，不用多说。"

宋璟只好悻悻然作罢。

李隆基又道："我们该说说正题了。恶钱泛滥，我们该用何法制之？源卿，你职掌户部，最明此事详细，你先说。"

源乾曜禀道："臣以为，官钱之所以短少，一者是因为其成分足、分量重，遂被南方奸商拉走，将之熔毁后加入铅、锡之物新成恶钱；二者是人们将之用于陪葬，由此官钱愈少。"

李隆基摇摇头道："源卿所言，不过为末节罢了，未涉及此事根本。如陪葬之事，只要下敕一道予以禁止，则可改正，然如此能够改变官钱缺少之大势吗？朕看不能。你刚才说奸商毁钱造恶钱，如此方才沾了一点边儿。依朕看来，恶钱之所以泛滥，在于造钱者在其中有利可图！"

宋璟闻言赞道："陛下所言甚是。臣听说盗铸者每造恶钱，以掺锡之币为例，每千文即有百文的盈利，如此暴利，当然令人趋之若鹜了。"

张嘉贞也附和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这句话用在盗铸者身上

十分贴切。历朝以来，朝廷打击盗铸者可谓严厉，然屡禁不绝。其盗铸之所不敢在市井显眼之处设立，这些人或匿于江湖之中，或至深山老林人迹罕到之处私盗，官府莫能禁约。”

李隆基目视源乾曜道：“源卿，你有何法来改其势呢？”

源乾曜稍一思索，率言道：“臣以为唯有以好钱置换恶钱，方为正途。恶钱虽制作低劣，毕竟有其币值，朝廷将之收回之后再加熔铸成为好钱。”

“嗯，以何比例置换呢？”

“禀陛下，臣以为以一好钱置换四恶钱为宜。”

这一次又轮到张嘉贞不满了，其禀道：“陛下，臣以为源尚书所言甚为草率。”

“嗯，卿试言之。”

“自有恶钱出现，历朝多用置换之法，奈何难扼其势。高宗皇帝显庆五年，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则天皇后长安年间，又悬钱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可以二恶钱换一好钱，然简择艰难，交易留滞。今源尚书再启用置换之法，恐怕难收效果。”

张嘉贞走到案前，手指案上排列的恶钱说道：“陛下请看，此恶钱有十余种，只为世上流转恶钱中的一小部分。臣听说世上恶钱五花八门，有熟铜、排斗、缺顿、荡染、穿穴、沙涩、白强、黑强、鹅眼、铁锡、古文等大类，不下数十种。源尚书仅说以一好钱易四恶钱，这些恶钱中也有优劣之分，能一以贯之吗？”

张嘉贞所言确实有道理，源乾曜回答之前未详细考虑，其法就失于简单。李隆基此时颇赞同张嘉贞之言，说道：“是呀，恶钱也有币值，且币值不一。此次若出敕令，一定要事先详加考虑，不可妄加变动。”

宋璟拱手道：“臣有一法，可改此势。只是此法施行之后，短期内定有波澜，须陛下坚定行之，不可遽忽变动，时日一长，即可达到效果。”

李隆基此时心间忽然涌出一股雄心：恶钱之事缠绕历朝日久，如今非制之不可。他虽未听宋璟之法详细，也知依宋璟禀性定行严厉之举不可，其心中就有了希冀之情，笑道："好呀，卿试言之。"

宋璟断然道："张侍中说得不错，不要再行什么置换之法，须厉言禁止即可。"

"如何禁止呢？"李隆基见宋璟所言大合自己心意，就鼓励他说下去。

"臣以为，市面上的一切恶钱禁止使用，务必使用官钱交易！恶钱悉数由朝廷收回，按其成色给付铜、铁、锡、铅诸材之本钱。"

"然市面上的官钱太少，如何应之呢？"

"可以三月为限，期限内允许恶钱流通，此期间朝廷加大铸钱数量，期限一满，即严加禁止。"

李隆基听闻此法，心间已然允了。他又转问其他二人道："张卿、源卿，你们赞同此法吗？"

二人观察到皇帝的颜色和缓，显然对宋璟之言甚为嘉许，也就不敢再公然反对。源乾曜躬身说道："臣以为宋令此法可以一试，然恶钱积弊已久，其牵扯面广，事关庶民日常用度，须万般审慎。臣以为期限太短，是否改为半年？"

李隆基默然片刻，既而断然道："欲排解纷纭之势，须用断然之措，就以三月为期吧。宋卿，你立刻拟敕，明日就发往天下。"

源乾曜心思深沉，预感禁恶钱之事非同小可，弄不好会惹祸上身，遂向李隆基请求道："陛下，非是臣逃避职责，如今户部忙于括户之事已然忙乱无比，且括户渐至深入，不敢懈怠，则此禁恶钱之事实在无能再领此任。"

李隆基知道，这禁恶钱之事非同小可，非户部一家能够勉力行之，遂对宋璟道："源卿所言有理，宋卿，此事由你主之，可由尚书省与御史台分头实施。"他又转对源乾曜道，"户部其他人也就罢了，你与诸州盐铁使却不能脱了干系，须听从宋卿号令，以步调跟从。"

源乾曜见自己不用主持禁断恶钱，心内大喜，遂躬身答应。

第二日，李隆基的《禁恶钱敕》明发天下，其文曰：

古者聚万方之货，设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轻重得中，则利可和义；若真伪相杂，则官失其守。顷者用钱，不论此道，此后深恐贫窭日困，奸豪岁滋，所以申明旧章，悬设诸样，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

宋璟回府后抖擞精神，召集诸人布置禁恶钱事宜。他知道江淮之间恶钱最滥，就想派一得力之人前去主持其地禁采、禁盗铸事宜，他首先想到倪若水，欲令倪若水为禁断使前赴江淮。

孰料倪若水以百般理由推托不去，惹得宋璟大发脾气，那倪若水依旧不从，竟然托病不入衙视事。

宋璟无法可施，只好另寻他人，由此寻到御史中丞崔隐甫。

崔隐甫也知禁恶钱之事棘手，然看到相熟的宇文融和李林甫因为参与括户事宜，多次得到皇帝的夸赞，对其仕途相当有利，也想把握这次机会，遂欣然前往。

于是，轰轰烈烈的禁断恶钱事宜开始展开。

第十七回　禁恶钱波涛汹涌　平怨愤丞相频易

李隆基这日在“勤政务本楼”阅读奏章，感觉有些乏了，遂起身推开轩窗立于露台之上。是时正为寒冬时节，上一场雪尚未化尽，其目光所及的屋舍以及背阴处积雪不少，由此寒气更加凛冽。李隆基被寒气一激灵，感到本来有些闷涨的脑袋清爽了不少，此时脑中突然晃过一个念头：许久未见一行了，他的事儿忙得如何了？

李隆基此心念一起，当即令高力士安排乘舆，要去观瞻一回。

李隆基为一行修建的房舍位于城东北角的长乐坊里，这里地势相对较高，其院内还建一高台，利于一行观测天象。

一行等人其时正在高台上忙碌，闻听皇帝驾临，急忙下台跪迎。李隆基自舆驾下地，上前携起一行，问道："如今天寒地冻，你们不在屋内取暖，却在高台上顶风冒寒，忙碌些什么呢？"

一行手指台上的物什，说道："陛下，贫僧奉旨督造浑天仪，其大模样已成，已到了最后安装阶段。"

李隆基闻言兴致盎然，说道："哦？此果真就是浑天仪吗？好呀，禅师请带朕去观瞻一回。"

高台上摆满了好大一片物什，其中有圆形的黄铜球、铁制的水槽和转轮、木制的柜子以及两个木人，因没有安装完毕，稍显杂乱。李隆基看了一遍，不明所以，遂问道："一行禅师，这些物什怎么就成浑天仪了？"

一行手指黄铜球说道："陛下请看，此铜制物为圆天之缘，界外更有日月星辰，刻有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这些水槽和转轮，却是用来注水激轮，令得自转。"

李隆基道："古书有言，汉张衡曾造水运浑天仪，即类于此物吧？"

"陛下圣明，就是此物。然此物较之张衡所造，其技巧之精与度数之细，当不可同日而语了。"

李隆基来了兴趣，说道："好呀，这技巧之精与度数之细，请禅师言之。"李隆基兴趣广泛，雅好关注新奇之物。他此前仅从书中得知浑天仪之名，惜未见实物，因而兴致盎然。

"陛下请看，水激转轮，该圆天之象依各自轨迹运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日月随之西转一币，则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币。"

李隆基没有弄懂一行所言的术语，然大致明白其意，说道："依禅师所言，此浑天仪就是模仿天象运行，其日月的位置显示每日与每年的度数？"

"陛下所言甚是。"

"嗯，这两个木人有什么用？"

“陛下请看这木柜，其为地平，浑天仪一半在柜上，一半在柜中，如此可在晦明朔望之时，调校其迟速。这二人就立于木柜之上，前置钟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

李隆基大致瞧明白了，遂感叹道：“禅师说此物之精细，非是自诩之言。此物大致圆天之象，既显年月，又显时辰，实在妙绝。”

李隆基又手指那两个小木人道：“禅师，这两个小木人挺有趣嘛。有了此物，遇刻击鼓，遇辰敲钟，那些沙漏、日晷等物就显得太蠢笨了。”一行所造此物为显天象，其附带的这两个小木人实为后世钟表的祖先，比世界上的第一只钟表威克钟要早上六个世纪。

一行谦逊道：“此物须用水运之，且费钱甚多，较之沙漏、日晷，就失于因地制宜了。”

李隆基兴致勃勃道：“嗯，待禅师将浑天仪做成，可置于武成殿前，让百官观瞻禅师的手艺。”他们步下高台归于室内，李隆基又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木制的黄道游仪等许多奇器，然后说道：“禅师如此勤奋，且有这些仪器相辅，则新历法就呼之欲出了。”

一行摇摇头，说道：“禀陛下，这些仪器虽有辅功，然毕竟闭门造车，与实际尚有差距。前代历法之所以有错谬，多为室内推演之缘故。今日陛下驾临，贫僧正好有事相求。”

“好呀，禅师但有所请，朕定照准。”

“陛下，如今大唐之疆域，北至大漠，东南至于大海，西至葱岭。如此广阔之疆域，正好为贫僧实测提供了便利。陛下请看，此为贫僧所造的测量之具，名为‘履矩’。”

李隆基拿起该“履矩”仔细观看，就见该物以木所制，形状如三角，上面刻有等距离的许多纹路，他不明此物有何用，遂问道：“禅师，此物似像尺子，然又不像，此有何用？”

“禀陛下，以此物测量日影，可知当地的春分、秋分与冬至、夏至之准确日子，也可用之测量日夜之长短与天球之高度。然天下之大，若囿于一地就失于偏颇，前代历法之所以有错，就在于其未审全貌仅窥一

斑，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是也。”

“哦，朕明白了。你欲用此‘履矩’到各地丈量，以求精确？”

“陛下圣明。贫僧须让人到四方测量资料，以求精确。然此行需大量人力，既费钱粮，又费时日，贫僧因而踌躇，还请陛下示下。”

“呵呵，此为好事儿嘛，又何必大费踌躇？朕嘱户部专为禅师拨出钱粮，若一年时日不够，你可随意延长。至于人嘛，就由禅师自行挑选吧，朕知道办这些事儿，须有一些精细人儿方可，禅师还要教会他们使用这些仪器吧？”

一行看到皇帝如此支持自己，心中感动，合掌为谢。

一场大规模的实地测量就在大唐境内四方展开，自中国有史以来，此等规模的实地测量尚未有过。数年之后，一行根据收集来的测量资料绘制了二十四幅《履矩图》，其中精确地算定了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等日子、北极的高度以及昼夜长短等，为其制定新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履矩图》中，一行还计算出，若北极高度差一度，则南北两地相隔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此长度合现代长度为一百五十一余公里，实为地球子午线（经线）上一度的长度。一行实际为世界上测定子午线长度的第一人。其后九十年，阿拉伯的阿尔？花剌子模也测出了子午线的长度。

其时为开元九年，是为公元721年。大唐王朝显得无比安谧。这里的边境无战事，国内人口在增加，粮食丰盈，粮价逐年下降，呈现出一派繁荣之象。

一行无意间测出了地球子午线的长度，那是因为朝廷需要一个准确的新历法。至于为何没有在自然科学的其他方面有所发明创造，缘于其时中国不需要这些无用的技巧之术。

且说崔隐甫被授为捉钱令前往江淮之间，其第一站到了庐州。

崔隐甫本为御史中丞，此次又为朝廷钦差之人，庐州刺史等人当然小心巴结。崔隐甫拿出朝廷敕文，示之庐州刺史诸人：“诸位既然知道

本官的来意，当知朝廷最重庐州。天下恶钱以淮南道最盛，淮南道之中又以庐州最为猖獗。”

庐州刺史小心说道：“崔大人明察秋毫，那是不会错的。庐州盛产铜铁，自古以来就为官办冶所所在。近年来一些不法之人就地收铜铁，然后于深山之中盗铸。本官多次派人搜剿，奈何盗铸者众，实在无法禁绝。”

“刺史大人当然遵朝廷法度，然你的属下是否有人与奸人勾结，以内外通气，使盗铸日甚呢？”

“那是，那是。崔大人所说不错，本府属下良莠不齐，保不准有人与奸人勾结。”庐州刺史听出了崔隐甫的话中之音，他虽说自己的属下与奸人勾结，焉知是不是敲打自己在辖内放任不管，由此成为盗铸的渊薮呢？

“嗯，本官忝为捉钱令，且第一站就到了庐州，还望刺史大人全力襄助才是。”

“那是，那是，下官定会不遗余力。”

“那好，就请刺史大人近期以此事为主吧，若果有成效，我自会向朝廷申明刺史大人的功劳。”

“分内所当，分内所当。”

“我之所以来庐州，非仅为这里盛产铜铁而来，实瞧准了这里的舟车之便。这里官道四通，水系纵横，货物聚集这里后能够很快运往天下各地。”

“崔大人的意思是……”

“就请刺史大人派人到各码头和驿站驻扎，日夜监视来往货物。若是官运之铜铁和钱币自可放行，若有私运此物即就地扣押，不许流出。”

庐州刺史闻言迟疑，叹道：“崔大人有所不知啊，此事看似简单，其中也颇有曲折啊。”

“刺史大人何出此言？”

“庐州向为铜铁产地，朝廷又在这里设有两处制钱之所。顷年以来，朝廷又允许私采铜铁，遂使天下之人熙拥而来，其中固然有庶民百姓为讨生计四处寻采，更多者则为达贵之人持资开掘，这些私采之矿皆向朝廷课税，下官实难拦阻，此难处一也；至于所铸之钱，其解押之时皆有朝廷封印，下官听说其中大半皆为私铸，有此能耐者非庶民所为，此二难也。”

庐州刺史为官多年，深谙庐州的采矿铸造详细。其实许多人对此等事儿皆看得明白，话儿却宁可烂在肚中也不说出来。今日庐州刺史若非崔隐甫相逼，断不会轻易说出此话。

崔隐甫离京之时，也知庐州的矿冶之事肯定会事关京中的达贵之人，然没有想到会如此严重，他一时就在那里犯了踌躇。

庐州刺史小心翼翼说道：“崔大人，若想将此事办得彻底，最好禀报朝廷严禁个人私采，如此就能彻底改观了。”

“圣上说过仅禁个人办大型矿冶之所，那是为民考虑。若全面禁断私采，就是违了圣上的本意，且对庶民不利。”

庐州刺史见崔隐甫拿出皇帝的大帽子来压人，吓得顿时不敢吭声。

崔隐甫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道：“就这样吧。就请刺史大人速派人力前去查核，先将那些违禁之物扣下来，再交由本官定夺！至于你说的那些私办大型矿点，我带些兵士前去查勘一番，若果如刺史大人所言那么严重，本官也不会心慈手软的！”

从庐州冶所向南行走近二百里，就到了长江边上，这里方圆数百里闻名天下，历来以“铜都”为名，相传商代的青铜器所用之材大多在这里出产。

后一日，崔隐甫驱马离开庐州冶所向南进发，其时尚为隆冬天气，这里与长安相比虽稍为温暖一些，然空气中饱有水分，湿冷无比，其滋味比长安更为难受。崔隐甫跨马前行，身后有人持有旗幡，上书“钦命捉钱令崔”之字样，再其后更有五百名手执枪戟的甲士，使崔隐甫有了威风八面的感觉。

一行人被沿途的驿所迎来送往，数日后就到了江面之北，驿所早在岸边泊有一艘大船，他们登船后即驶过湍流甚急的江面，由此进入江南地面。

虽为一江之隔，江北江南的风景大为不同。他们满目所及，有水面粼粼的湖塘，更多的则是绿黄相间的山陵杂树，这里官道狭窄，人迹甚少，行走时稍嫌艰难。然朝廷钦差，例有驿卒沿途照应，其饮食住宿还算方便。当此之时，朝廷每隔三十里即置一驿，全国有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八十六所，共计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官员旅行时，可以免费食宿。

崔隐甫倒是不辞劳苦，深入山中视察了朝廷的冶铜之所。这里离九华山不远，山坳里为冶铜所在，几只硕大无朋的熔炉下炭火熊熊，其散出的烟雾笼罩着整个山谷。

山谷的最里面有一小山般的矿石堆儿，许多衣衫褴褛的背矿人一筐筐将铜矿倾倒在堆儿上，然后折返身再回山中。

崔隐甫本想再入山中的采矿点观瞻，被此冶所使拦下，劝阻道："山中崎岖难行，这些背矿人善行山路，身上衣衫犹被挂得支离破碎，请大人勿入。"

崔隐甫问道："行路尚且艰难，采矿也十分艰辛吧？"

"禀大人，此山中的矿脉比较明显，他们觑准矿脉所在然后凿之，由此边凿边取形成矿洞，其洞内渐深有数里之长，且此洞仅容一人行走，确实艰难无比。"

崔隐甫眼观刚刚倾倒出的一炉通红的铜水，叹道："钱不敷用，在于铜冶甚难啊。"

崔隐甫又在此处盘桓片刻，遂离开冶所欲返回驿站。其走出山谷约三里余，忽然看到左边的山谷里也有一片烟雾，遂转头问道："那里莫非也为朝廷的冶所吗？"

钦差之人来本州岛办事，刺史府例派人跟随，庐州刺史此次派长史随同，长史闻言答道："崔大人，那里似为宣州地面，是否为朝廷冶所，下官其实不知。"

崔隐甫为钦差之人，不用管什么宣州和庐州地面，遂说道：“既有烟雾，肯定有人，我们这就过去瞧瞧。”崔隐甫来时路上，也曾瞧过数团烟雾，现在知道此烟多系冶铜时所生，遂大为关注。

数百人于是折向左行，很快进入到烟雾升起的山谷之中。

这里果然为一处冶铜之所，两台大熔炉正被炭火烧得通红，也有一堆儿小山似的矿石，一溜儿背矿之人也在络绎不绝地倾倒。

崔隐甫带人入谷来到近前，令人唤在此管事儿之人前来说话。

一个满面虬髯之人来到崔隐甫面前，其看到如此阵仗知道崔隐甫来头不小，然脸上没有任何慌乱之色，大大方方向崔隐甫行礼，口称草民张某拜见官府大人。

崔隐甫一听“草民”二字顿时了然，遂问道：“朝廷不许个人私采大矿，你胆子不小呀，竟然敢如此大张旗鼓采矿冶炼！本官问你，此矿为谁所有？”

那张某早有计较，不慌不忙答道：“禀大人，草民当然知道朝廷法令。草民所炼之铜，却是从采矿之民手头收来矿石，且皆向朝廷课税，未违朝廷法令呀。”

“胡说！本处区域例为朝廷采矿重地，不许个人妄自盗采。你如此巧言狡辩，到底是仗了何人之势？”

“大人如此说，草民就有些不明白了。草民今年不过三十岁，打记事起就知朝廷不禁庶民在此采矿，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朝廷又不许在这里采矿了？”

崔隐甫心中大怒，回视庐州长史道：“你们瞧瞧，此人自称草民，像个草民吗？其目无长官，若其背后无人撑腰，焉敢如此大胆？非奸即盗啊！来人，将此人收执后仔细问话，这个冶所留兵五十予以看守，若果然是他们私自采冶，可收归朝廷。”

庐州长史深知矿冶之事曲折甚多，遂悄声说道：“崔大人，此处冶炼日久，事儿不会如此简单，乞大人稳妥为之。”

崔隐甫一瞪眼睛，斥道：“天下之大，皆为朝廷所宗，凡有违朝廷

法度之事，例应取缔。事儿复杂与简单，又有什么区别了？”

庐州长史闻言，吓得不敢再说话。

此后数日，崔隐甫带领这数百兵士在山中转悠，凡看见烟雾起处即前去查看究竟，结果收获很大，又端了三处类似的私家冶所。

待崔隐甫大获全胜返回庐州之时，庐州刺史奉令盘查码头、驿所，扣押了不少铜铁以及恶钱，竟然堆成小山之状。崔隐甫见之大喜，即令人将这些物什解押到官办造币之所，以为造钱之用。

崔隐甫如此在庐州大肆禁钱，就如一块石头投入到本来平静的水面中，其散开的涟漪既而弥漫全国。

李隆基的《禁恶钱敕》中规定，恶钱使用期限以三月为限，过期后不允恶钱流通。然而未及三月，天下已然大乱。

宋璟的禁钱态度最为坚决，大凡正直之人，思虑之时往往坚持其大道之理，不认真去辨诸事源流而一概行之。《禁恶钱敕》下发之后，宋璟也下发了数道牒文，无非对禁恶钱之事申以具体细节。此时，崔隐甫已到庐州大事动作，天下官吏和庶民皆知朝廷这一次是动真格的。

李隆基和宋璟他们疏忽了一个细节，且该细节是致命的。朝廷敕令中规定三月后不许恶钱流通，恶钱将按铜锡之材价格由朝廷收归，另行铸造官钱。

敕令下发不及一月，市面上的恶钱一下子失去了踪影，再难见其踪影。

原来不管是达官贵人，或者庶民之家，若手头持有恶钱皆不出手，悄悄地藏匿宅中，绝不示人。

此前数次禁恶钱或者以恶钱换好钱，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恶钱难禁，过了一段时日，恶钱照用。

事儿怨谁呢？当然怨朝廷，谁让你不将官钱做足呢？

现在朝廷收归恶钱，仅按铜锡之材价格给付。若有了今后恶钱还能流通的预期，则现在藏匿恶钱实在便宜无比，于是恶钱顿时绝迹。

一些老实之人慑于朝廷严令，倒是规规矩矩到朝廷设立的兑换点去以恶钱兑换好钱。谁知那些衙役们横挑鼻子竖挑眼，口中将恶钱贬得一文不值，兑换时不免大打折扣，令兑换之人大呼上当。

天下市面局势由此急转之下。

“陛下，今日宫内采买之人出宫后无物可买，原来东、西二市皆罢市了。”高力士向李隆基禀报说。

“东、西二市罢市了？嗯，此前诸州奏报中，也说过有些州县行罢市之举，这事儿竟然闹到京城来了。”

“是呀，陛下。据人们传言，之所以有罢市风潮，皆缘于禁恶钱而起。”

“朕知道。你去将宋璟和张嘉贞传唤入宫。”

高力士奉旨前去传唤。

宋璟与张嘉贞闻后速速赶来，见面忙行跪拜之礼，李隆基抬眼说道：“平身吧，赐座。”然后问道，“东、西二市罢市，想你们应该知闻了吧？”

二人齐声回答已知闻。

李隆基起身离案，边踱步边说道：“知道东、西二市为何罢市吗？”宋璟奏道：“臣询问过了，他们之所以罢市缘于禁钱！陛下，这些奸商猾贾实在可恶，他们得闻禁钱令即恶意囤积恶钱，结果无钱可用，使绢帛价格飞涨，竟然使米面也每斗涨了一文。”

“嗯，果然是商贾之人恶意囤钱吗？”

“是呀，当然是他们，庶民百姓手中余钱不多，也就无力多囤恶钱。”

李隆基转对张嘉贞道：“张卿，你如何看？”

张嘉贞道：“微臣此前就以为，禁断恶钱须万端谨慎，如今之局面，正是禁钱而生。陛下，朝廷无力多造官钱，又无他法替代，如此决

除恶钱，天下当然动荡。”

“依卿之意，难道不禁恶钱吗？”

“臣以为恶钱固然制作低劣，毕竟也由铜锡之物制成，官钱不敷用度之时，权将恶钱充一时之用，还是可以的。此前宋丞相力主除恶钱，陛下也赞成，微臣只好随波逐流了。”

宋璟听后觉得十分恼火，斥道：“张侍中此言，宋璟实不赞同。为人臣者，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必要吞吞吐吐做事后诸葛亮。”

张嘉贞平时多依宋璟之言，今日却大反常态，强项说道：“事后诸葛亮？宋丞相，陛下面前不能如此说话。陛下，臣此前明白自身位置，之所以多依宋丞相之言，缘于视宋丞相为上官。”

李隆基看到二位宰相今日当面相责，不想为他们排解，凝眉说道：“罢了。你们就谈谈如何应付眼前之势吧。”

物价飞涨，诸市罢市，再加上崔隐甫在庐州弄得鸡飞狗跳，李隆基明白眼前面临着一场极大的危机，若不设法制之，任其发展下去定会难以收拾。

宋璟当然老调重弹，坚决说道：“陛下，欲行一事，定会改变原来格局，则前期定有波澜。今禁断恶钱之敕令刚刚下发不久，停恶钱之限尚未到期，眼前乱象实为正常。为今之计，唯有坚决行之，使那些妄想之人丧失希冀之心，则此事可成。”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钱呢？钱在何方呢？若无钱可用，终为祸患。”

张嘉贞奏道：“陛下，为今之计，唯有即停禁钱令，允许恶钱暂时流通。朝廷即刻加大铸钱力度，待好钱充盈，则恶钱自停。”

李隆基闻言没有接腔，心中其实赞同张嘉贞之言。然《禁恶钱敕》由自己所颁，现在若停禁恶钱令，如此一颁一停，朝三暮四，那么自己的颜面何在呢？

李隆基犯了踌躇，他挥手令二人退出，自己又颓坐案前独自苦思。

宋璟回到中书省，却没将此事太上心。他始终认为，眼前之势只要坚决行之，则会云开雾散。他回到衙内坐在案前专注处置公文，不觉已近午时。

中书舍人齐瀚走到案前，将拟好的牒文请宋璟署名。这是一道有关括户的牒文，宋璟一目十行浏览一遍，然后一挥而就。

齐瀚转身欲走，宋璟此时手中无事，将他唤转过来，笑问道："齐舍人，算来你做中书舍人已近八年了吧？你莫非还要长期做下去吗？"

齐瀚自嘲道："下官以'解事舍人'驰名朝中各衙，中书省目下尚无人可替代，下官只有继续做下去了。"

齐瀚将历代典章制度、人物春秋、韬略权谋等烂熟于心，与人谈话时往往如数家珍，中书省同僚因之送上一个"解事舍人"的美称。

宋璟叹道："若为声名之累，竟然因之不能升迁，则为上官之失。嗯，我下次见了圣上，要说说你的事儿。"

"宋令勿虑，此事不妨。下官本为恬淡之人，且为中书舍人，官至五品，俸禄足够养家，何必妄生他想呢？宋令就不必找圣上说项了，下官在此位上做得熟悉，又很快活，就是以此职致仕，那也很好嘛。"

宋璟大为感叹，说道："人言我宋璟无欲无求，若与你相比，我还是多了一些纷竞之心。也罢，事归自然。随遇而安吧。"

齐瀚又要辞出，宋璟忽然想起一事，又将他唤了回来，笑问道："对了，齐舍人。昔姚公为相之时，听说是你给予姚公'救时之相'之誉？"

"不错，正是下官所言。下官口无遮拦，还望宋令宽恕则个。"

"此誉恰如其分，又哪里口无遮拦了？嗯，齐舍人，我为相已三年有余，倒很想听听你对我的评语呢。"

"下官说话直率，恐怕冲撞了宋令。"

"哈哈，这有何妨？若说率直之言，我宋璟在天下还有一点小名声，我们今日就彼此彼此，无须遮遮掩掩了。"

齐瀚闻言，也是笑容上脸："宋令如此说，我们就彼此敞开胸襟了。"

"嗯，我问你。你如何评价我的丞相之任呢？我不敢与贞观贤相房杜相比，若与前任姚公相比如何呢？"

齐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宋令不如姚公！"

人之自尊发乎天成，以宋璟之贤也不能免俗。其听了此断然之语，脸上顿时有几分挂不住，心中也颤而黯然，他停顿片刻方才恢复平静，脸上竭力挤出微笑道："嗯，我不如姚公？何以为例呢？"

"姚公理政，能够时刻关注事态发展，若发现事情有变，当即有对策。其如此变通虽失于前瞻，犹不失于亡羊补牢，所以有'救时'之称。反观宋令，遇事时有时失于前瞻，又不加变通，如此就失于呆滞。譬如眼前东、西二市同时罢市，姚公说什么也不让事儿发展到如此地步，他早就有了应对之策。"

宋璟闻言大受震动，似自言自语道："呆滞？哦，我确实有些呆滞了。"齐瀚说话不给宋璟留情面，但其心中很钦仰宋璟的人品，遂微笑着宽慰道："宋令其实不必太过灰心，圣上授您为相可谓恰当其时啊！圣上倡言依贞观故事行事，宋令一身正气，理政之时以公心为要，这种风骨实为臣民应有的楷模，圣上定是欣喜万分。"

宋璟此时彻底恢复平静，笑道："好呀，能得'解事舍人'之赞，我此生无憾了。"

其实宋璟大可不必如此重视与姚崇的比较，他的丞相经历实与姚崇紧密连在一起。后世每每盛赞大唐贤相时，往往前称贞观时的房杜，后赞开元时的姚宋，可谓青史留名。

李隆基的长考终于有了结果，就是罢去宋璟的丞相位置。

宋璟既罢，谁为继任者呢？

李隆基有些拿不准，每当此时，他都会想起老臣姚崇。于是，姚崇很快被传唤入宫，其被李隆基特准乘舆行走，如此就免了奔波之劳。

姚崇去岁初冬忽然得大病一场，其病痊愈之后，身子很虚弱，从此

不入朝参拜，也不再入东宫教授太子。他今日虽乘舆行走至勤政楼前，仅行数步已然气喘吁吁。李隆基见状，急忙趋行数步上前搀住姚崇，将之扶入座中，然后歉疚地说道："让姚卿奔波至此，是朕不恤你了。早知如此，朕该登府拜望才是。"

姚崇归于座上喘息片刻，调匀气息之后说道："陛下准老臣乘舆在宫内行走，已使臣免了奔波之劳，臣唯有叩谢皇恩。陛下，臣虽身子弱一些，然脑子不糊涂，身子并无痛楚，还能入宫拜见陛下。"说罢后，挣扎着要起身向李隆基叩拜，李隆基见状，急忙上前按住他，并说道："姚卿自今日始，今后见了朕不得叩拜，我们拱手为礼即可。"

姚崇只好拱手谢道："老臣拜谢陛下隆恩。"

李隆基复归座上，如此正好与姚崇面对而坐。他看着宫女为姚崇奉上香茶，并让姚崇先喝上几口，然后方才说话："姚卿，知道东、西二市罢市的事儿吗？"

"禀陛下，老臣今日听家人说过此事，然不知何因而起。"

李隆基于是将事儿过程复述了一遍，最后说道："姚卿，你如何看此事儿？"

姚崇沉默片刻，然后缓缓说道："这件事儿，是宋璟他们失于太急了。唉，恶钱积弊太久，岂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就的事儿？陛下，臣为相之时，也瞧出了恶钱之弊，然当时急事太多，就没有招惹这件事儿。"

"哦，你当时也知恶钱之弊？然你未向朕提起过呀。"

"恶钱之弊，在于恶钱制作太劣，且由此让铸钱之人获益。其对于国家而言，其实并无大碍。"

"并无大碍？宋璟说起恶钱，恨得咬牙切齿，你怎么如此淡定？"

"陛下，臣当时想呀，这恶钱虽粗劣，毕竟还是用铜锡之物铸成，实有钱币之功用。国家铸造官钱不足，以此钱弥补，不失为一种途径。当然，国家需加大官钱制造力度，使恶钱逐步退出流通，殊为正途。"

"以卿所言，恶钱与官钱并行于世，其实无碍的？"

“短期内应该无碍。陛下，百姓私采之矿及私家冶炼，例向朝廷课税，则国家并未流失收入。一些人通过私采和私冶，获益不少，然朝廷赋税通过括户等手段逐年增加，这些人手中之钱多一些，并非坏事。”

“嗯，若使姚卿继续为相，断不会出现今日之局面。姚卿，朕意已决，欲罢宋璟之相位。朕今日唤你来，就想征询你对继任者的意见。”

姚崇闻言微微一震，很快恢复了平静，微笑道：“嗯，臣算着宋璟的日子，也该差不多了，不知陛下属意何人为继任者？”

李隆基对姚崇的上半句话觉得很新奇，然未作理会，答道：“张嘉贞算一个，还有吏部尚书源乾曜亦为人选。”

姚崇微闭双目沉默片刻，然后微笑道：“若论继任者，臣以为陛下还忘了一人。”

“卿试言之。”

“张说。臣以为为宰相者，既要善于办事，还要有大的胸怀。张嘉贞与源乾曜皆为忠谨办事者，然他们在胸怀一节上就逊色于张说。”

李隆基知道姚崇与张说多年以来互有芥蒂，然此关键时刻，姚崇还举荐张说，实乃“外举不避仇”是也。他心中感动，赞道：“好呀，姚卿此举，最足于彰显卿之胸怀。朕此前也曾想过张说，然觉得此人过于世故，考虑事儿末节过多，就舍弃了。”

“张说的毛病确实不少。然此人眼光识见，那是不差的。且他这些年来多在外任上磨砺，定会改一些性子。”

“嗯，朕会好好想一下。姚卿，你刚才的那句话，朕实不解，怎么宋璟又到了时候呢？”

姚崇微微一笑，说道：“此话若说出，实为臣之大忌，臣不敢说。”

“恕你无罪，请说吧。”

“也罢，臣自知时日无多，所谓‘鸟之将死，其言也善’……”

李隆基打断其话，斥道：“你好好说话，为何说出如此不祥之言？

你身子骨有些虚弱，将息一段时日终归会好起来，朕会时常向你咨以军国大事，此等不祥之言不许再说。”

姚崇微微摇摇头，心中暗想，我自己的身子，只有自己最为明白呀。姚崇看到李隆基不高兴，且发乎真情，心中就有了不少慰藉。他展颜一笑，目露狡黠，轻声说道：“臣斗胆询问陛下，若无此次恶钱事件，宋璟是否也一样会被罢相？”

李隆基先是一怔，继而温言道：“姚卿老而弥辣，朕问你，你是如何瞧出朕之心思的？”

“陛下开元年间以来，厘改前朝宰相多人制度，仅设一主一辅两名宰相，臣将此制以六字概括：专任而不久任！”

“专任而不久任？愿闻其详。”

“陛下此行，首要者择相甚严，陛下针对时势再考课个人脾性以有的放矢。譬如陛下任臣为相，那是瞧中了臣有济时之用；任宋璟为相，那是瞧中了宋璟有教化楷模之作用。”

“嗯，其次呢？”

“人之禀性有长有短，待长处用尽，短处则彰显，此期间约以三年为限。陛下用臣及宋璟，无非三年左右，此即为不久任是也。”

李隆基被姚崇窥破心思，心中油然升起了一股说不出的味道。他哈哈大笑，起身离案走到姚崇身边，执其手曰：“知我者，姚卿也。你说得不错，朕如此而行，确实有此考虑。所谓用人不疑，你身处相位，大可快意行事，大刀阔斧，然人皆有懈怠之时，朕此时就要收回权力了。”君臣二人相对而笑，个中滋味只有他们心中自明。

姚崇辞退之时，李隆基叮嘱道：“姚卿，你觑破了朕的心思，这番话儿却不用再对外人言语。”

“请陛下放心，这番话儿只会烂死在臣的肚中，将来仅会随臣而去。”

“瞧你，又说不祥之语了。”

第十八回　宰相新成三驾车　张说问兵朔方城

李隆基下诏罢宋璟的中书令之位，另授宋璟为开府仪同三司；张嘉贞被授为中书省中书令、源乾曜为门下省侍中，张说以兵部尚书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隆基之所以未听姚崇建言，缘于他认可了宋璟的推荐。

那日李隆基将宋璟传唤至“勤政务本楼”，说道：“宋卿，朕欲授你为开府仪同三司，就像姚崇当初那样须五日一参，朕也会随时唤你咨以军国大事。你以为如何？”

李隆基如此开门见山，宋璟闻言没有失落之感，反而如释重负，起身拱手谢道：“微臣敬谢陛下关爱。臣自从被授为中书令以来，深知本人才疏学浅，生怕有负圣望，因勉力为之。今日去释，大有卸除千钧重担之感。”

李隆基笑道：“如此说来，你为中书令之时，心中负担甚重，还是朕不恤你了。”

“陛下，臣固然才短智浅，然理政之时安其位，劬其劳，不敢有丝毫懈怠，只是有时结果会差强人意，却不是臣之初衷。”

宋璟为人正直，说话时往往不顾及他人颜面，颇有魏征之风。然其理政之时，其辛劳程度又甚于魏征。譬如魏征理政之余，善于自行调酒，其以葡萄酿成的美酒成为当时长安一绝，而宋璟殊无爱好，其在衙中考虑的是公事，回府休息常常自行呆坐，依然思虑朝政巨细。

宋璟又道：“陛下授臣以开府仪同三司，此职秩甚高，臣愧不敢受。臣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却是到丽正书院修书。”

李隆基既然想以太宗皇帝为楷模，当然亦步亦趋。贞观之初，李世民设立弘文馆汇集天下学士，让他们或辨史、或修书，由此有了“好文之君”的称谓。李隆基在开元之初设立丽正书院，其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按“经、史、子、集”四部体制予以修治，李隆基为其命名为《群书四录》，如今其书已成。

李隆基答道：“宋卿欲入丽正书院修书，当然可以嘛，此与授你为

开府仪同三司无碍，此事就不用再说。”

李隆基既而问道：“宋卿既去中书令之任，你属意何人为继任者呀？”宋璟心想，你既然罢我中书令之职，那么你心目中早已有了人选，遂直来直去说道：“陛下心中肯定已有人选，臣不敢妄言。”

“嗯，张说如何？”

“臣以为张说不可。”

“有何不可？朕知道张说与姚崇互有芥蒂，却与宋卿无碍。你如此说，肯定没有个人恩怨。”

“陛下如此说，让臣心中很不舒服。凡为臣子，须忠君体国，不能以个人恩怨而遮目。多年以来，臣论事时皆对事不对人，陛下莫非不知吗？”

李隆基无端地遭到宋璟直言相斥，心里虽不舒服，又想毕竟是自己找上门的话题，很快复归释然，敛容说道：“好吧，说说你的理由。”

宋璟道：“张说虽文名满天下，又处事练达，智计百出，然此人机心太重，逢迎善变，不堪大用。”

“然有人对朕说过，张说胸怀博大，有相者之风啊。”

“其胸怀固然博大，然其中多为文士飘逸之风，如此就少了一分对人的敦厚与凝重。”

“哈哈，宋卿认为张说实在不堪，你又属意何人呢？”

“臣以为张嘉贞可堪为用。”

“嗯，卿试言之。”

“张嘉贞为人平和，私欲无多，譬如他至今不愿置办田亩和房产，是为例证。此人理政时又中规中矩，谨守本分，他若为中书令，定会依陛下之言谨慎理政，少有过失。”

“人若中规中矩，就少了一些创举。宋卿莫非看不出吗？你与姚崇

先后为相，朕对宰相辖内事体向无干涉，朕之所以如此，就是不想缚住了你们的手脚。”

“如今已为开元九年，朝廷的大政方针皆有成例，为相者只要谨慎本分勉力理政即可。”

对宋璟此类好认死理儿的人而言，最容易行极端之事。他若认为有理的事儿，可以不考虑皇帝的感受，不听他人的劝阻而一味干到底；若遇日常中的许多事儿，他往往极端保守，可谓小心谨慎。

李隆基最终认可了宋璟的建言，于是授张嘉贞为中书令；然他对姚崇的建言也没有忽视，就授张说为宰相职。

如此一来，李隆基就打破了自己自开元初年来设立一主一辅两名宰相的格局，朝中有了三位宰相，显示李隆基尚在观望。

李隆基还将崔隐甫自庐州召回，将其降为侍御史，崔隐甫从而由一个四品官员降为六品职。

张嘉贞体会圣意，看到皇帝处置崔隐甫，遂下牒废去禁钱限令。如此一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禁恶钱风潮无疾而终，恶钱又纷纷露出面目，罢市之事得以平息。

张说接到李隆基的授书之时，王毛仲正奉旨巡边，恰在太原。

是日晚上张说隆重设宴，单请王毛仲。张说拿出皇帝授书请王毛仲阅看，王毛仲阅后说道：“好呀，张先生终于以宰相职回到京城，可喜可贺啊。”

张说道：“张说明白，若无王大将军鼎力相助，我现在说不定还蜗居在哪一个边鄙之州，王大将军请受张说一拜。”张说说罢，即屈膝跪倒向前俯伏，其吻又及王毛仲靴面。

王毛仲见状大惊，急忙将张说搀扶起来，忙不迭地说道：“王毛仲何德何能？怎么敢受张先生如此大礼？张先生今后万万不能如此了。”

张说脸色平静，衷心说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王大将军如此大恩，张说不知何以为报，只好拜礼以还了。”

此后二人归于座中，当然是王毛仲坐在主席，张说殷勤劝酒，渐至宴酣酒热之情势。

王毛仲此时酒意已有七分，脸膛已被酒劲儿熏得通红，其乜斜着眼说道："张先生此次以兵部尚书兼知同中书门下三品，当然可喜可贺，毕竟还有点美中不足啊。那张嘉贞和源乾曜有何才干？他们如何能与张先生相比呢？"

门下省和中书省的长官，其职位当然要比兼知者的身份要重一些。王毛仲替张说鸣不平，张说听着当然顺耳。他当即附和道："王大将军所言不差，譬如中书令一职，其总揆百司，那是何等重要！张嘉贞昔日为门下省侍中还可勉强而行，他今为中书令，恐怕就有些差强人意了。"

王毛仲颔首道："张先生既这样说，那是不会错的。"

"记得皇帝带领百官东巡之际，张嘉贞为京城留守，当时雍州主簿王钧贪赃案发，张嘉贞奉旨勘问，王大将军还有记忆否？"

王毛仲闭目想了半天，方说道："嗯，好像有这档子事儿。"

"此事大有蹊跷啊。"

"有何蹊跷？"

"我听说宋璟回京之后，对大理寺堂上杖毙王钧一事大为不满，曾责张嘉贞不问清楚以致草菅人命。"

"好像有此事。"

"我当时得闻此事之后，心里就打了个问讯：王钧曾为张嘉贞下属，一向对张嘉贞甚为巴结逢迎，此次王钧犯事，张嘉贞本该周全维护才是，缘何如此无情无意，竟然当堂杖毙呢？"

"是呀，此事有些反常。"

"我于是留了心，辗转打听个中详细。这一打听，还真的探出些幽微来。哼，张嘉贞对外标榜自己不置房产与田亩，然他在京城中的住宅，却是王钧一手帮他购置和修缮。王大将军请想，王钧如此忙乎，说

不定还要替张嘉贞贴补一些钱物呢。”

“张先生的意思，那张嘉贞急于杖杀王钧，意在灭口了？”

“王大将军所言极是。王钧若果然贴补了钱物，说不定也是公中所出。张嘉贞生怕王钧被审时口无遮拦说出此事，由此在圣上及百官面前有碍他的清名，于是决意杖杀！”

王毛仲一拍几案，案上的酒盏等物竟然跳了起来，其大声言道：“张先生所言有理！想不到张嘉贞明似公正，暗实阴险，真小人也。”

张说既而叹道：“然王钧已死，则此事死无对证，我所说的终归是猜测罢了。”

王毛仲率然道：“不妨。我觑准机会，须在圣上面前说出此事。张嘉贞实为无德无才之人，他如何能居中书令之位呢？”

王毛仲与张说在太原相对饮酒，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也在京城中相对聚饮。

崔隐甫此前与他们二人私下交往甚密，他们今日聚饮，有慰崔隐甫之意。崔隐甫数盏酒入肚，脸上愁眉未开，长叹道：“唉，我怎么如此倒霉？不好好做自己的御史中丞，跑到庐州去禁什么劳什子恶钱，却捞了一个贬官的结果。哪儿像你们括户有成，既得圣上赞赏，又对仕途有利。”

宇文融笑道：“崔兄确实有点饥不择食了。我听说宋璟起初想让倪若水任捉钱令，孰料这家伙滑头无比，竟然装病不去。唉，看来还是崔兄事先没有盘算清楚。”

李林甫衷心劝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崔兄大可沉寂一时，待风头过去，圣上还会起复你的。”

崔隐甫举盏祝道：“谢哥奴吉言，来我们再同饮一盏。”

崔隐甫饮后又复叹道：“我事先非是未加思虑，当时以为恶钱泛滥，圣上决心禁断，宋璟又是深恶痛绝，遂想顺势而成。孰料刚刚起步，圣上就改了主意，宋璟被罢，我也因之受累。你们说我使力太猛，

因而得罪了权贵。你们当初开始括户之时，不是一样得罪权贵吗？”

宇文融摇摇头，说道：“这两件事儿看似相近，其实大为不同。”

“又有什么不同了？”

“神龙年间之后，国库日渐空虚，皇帝几无现钱可用。我问你，当今圣上为何要依贞观故事行事？哈哈，对了，圣上的本意就是想让国库丰盈。”宇文融如此诠释李隆基的国策，可谓相对别致。人生遭际不同，由此思虑定式也不同，若让宋璟来诠释当今国策，其肯定会从儒家正义的角度来大加渲染。

宇文融接着说道：“行括户之举，在于有立竿见影之效果，如此国库进账不少，当今圣上焉有不喜之理？然禁断恶钱之事呢？国家一时无法多造官钱，把恶钱全部禁断，国库能多收几许？且同时使市面大乱，所谓得不偿失是也。”

“说到底，还是我选择错了。”崔隐甫叹道。

李林甫举盏祝道：“崔兄不必如此哀叹，你这次其实是代人受过，圣上心中如明镜似的。我刚才说了，假以时日，圣上终归还有起复你的时候。”

宇文融也说道：“哥奴说得不错，崔兄就不必一唱三叹。来、来，我们接着饮酒。”

三人将盏中酒饮尽，李林甫忽然凝眉说道：“圣上这一次有些特别呀，圣上此前例设一主一辅两名宰相，此次为何又多了一个张说？”

崔隐甫说道：“听说张说近来与王毛仲打得火热，那王毛仲又是圣上面前一等一的宠将。想是圣上无法推却王毛仲之请，由此就让张说帮衬一下。”

宇文融觉得崔隐甫的想法太简单，遂摇头道：“崔兄之言差矣。当今圣上何等睿智，他的主意正着呢，岂能为了一个奴才的颜面所动？我想呀，圣上许是对张嘉贞不十分满意，才会有了如此格局。”

崔隐甫道：“好呀，若圣上对张嘉贞不满意，那么源公就有机会了。”崔隐甫知道，源乾曜既与李林甫有拐弯儿亲戚的干系，近来又因

括户的事儿对宇文融甚为亲善，所以其心间倒是偏向源乾曜多了一些。

李林甫摇头道："唉，即使张嘉贞去职，源公也未必能为中书令。"

"哥奴为何如此说？源公现为门下省侍中，其位已在张说之上。"

"你们忘了，张说还与圣上有师生之谊哩，圣上登基以来，最愿用前朝老臣为相，如姚宋二人就为例证。源公近来政绩无非括户有功，其与张说的阅历还差距不小，若说源公继任中书令，我以为渺茫得很。你们若不信，我们且拭目以待。"

宇文融笑道："哥奴年龄尚轻，其揣摩圣上的心思还是有独到之处。嗯，我们且拭目以待，以此验证哥奴的揣摩之功。"

李林甫叹道："宇文兄谬赞了。人间百物，以人心最为难测，何况是圣上的心思呢？二位兄长，愚弟不过随便说说，千万不可当真。"

且说政事堂到了姚崇、宋璟为相之时，几近废弛，因为只有一主一辅两名宰相，有大事时二人聚在一起商议一回，更多的时候辅相遵令而行。张嘉贞既为中书令，不觉将政事堂议事的规制重新恢复，其原因既有三人为相的格局，也有张嘉贞心中认为张说曾为自己上官的缘故。

政事堂议事例由中书令主持，张嘉贞得知张说自太原返京后，即召集张说和源乾曜入政事堂议事。

张说昔日为相之时，这二人连郎官都不是，所以张说入堂之后，其矜持之色不自觉就显露出来，二人并不为异，对张说颇多恭敬之色。

所议大事还是括户及禁钱之事，禁钱已然废弛，剩下的无非多做一些抚慰即可；源乾曜认为括户之事渐做渐难，朝廷宜以宽恕为主，应将括户初期的那些优惠措施不作日期之限，张嘉贞不敢定夺，须请皇帝示下。

张说在侧并不插言，微笑着看着二人你一言我一句在那里议论不已，张嘉贞到了最后想起须让张说发言，遂说道："张尚书有何高见？"

张说敛起笑容，说道："高见倒是没有。然兵部刚刚接到朔方送来的一道急报，此事十万火急，亟需奏闻圣上。"

张嘉贞急问究竟。

张说道："朔方那里本有解琬镇守，然去岁解琬忽然病故，朔方即由副使主持。"

张嘉贞道："不错，吾弟嘉佑任朔方军偏将军，我对朔方情势还是知道一二的。"

"张令知道朔方时下的情势吗？"

"似平静如常呀。"

"怎么会平静如常呢？当初默啜死后，那些突厥降众就蠢蠢欲动，奈何他们忌惮解琬，虽暗流涌动毕竟未有动作。旬日之前，昔突厥降将康待宾忽然携众一万人脱离朔方管辖而北走大漠。"

"朔方急报说的就是这件事儿？"

"正是。"张说边说边将急报递给张嘉贞。

张嘉贞将急报看了一遍，瞧不出其中有何紧急之处，遂说道："他们走就走了，何必如此大惊小怪？"

张说知道张嘉贞的性子比较简疏，行事时有些大大咧咧，他瞧不出此事的内中曲折，殊为正常，遂说道："张令许是不知，这康待宾实为志大之人。他当初之所以归附朔方，缘于他与默啜一直不睦。他今日叛我大唐北走大漠，定想有所为。我个人以为，康待宾许是看到默啜死后，突厥人群龙无首，他先入大漠联络突厥部族，再设法说服突厥降众叛我大唐，然后领兵袭击朔方，妄图成就其在突厥人中的首领地位。"

"张尚书有些危言耸听了，他们不过一帮乌合之众，没有必要如此重视。"

"张令昔日亦为军职，当知军情似火的道理。康待宾现在正如萌芽状态，须早将之扼杀于无形，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万一康待宾大势即成，就要大费周章了。"

源乾曜看到张嘉贞摆着中书令的谱儿，在这里问三问四，有些看不过眼，遂说道："张令，圣上何等睿智，他见了此军情，定会有吩咐

的。”

张嘉贞沉默片刻，又问道：“张尚书，若朔方形势果然如此，兵部欲如何应之呢？”

张说决然道：“军情火急，不可耽搁。请张令代奏圣上，由张说兼知朔方节度使前去镇守，我或剿或抚，可保万全。”

李隆基见此奏报，当即准奏。

张说临行之前，特地抽出时间前往王毛仲府中辞行。

王毛仲大为困惑，问道：“张先生刚入京师，为何又要匆匆离京？如此一来，你这宰辅之身仅为边将一名，岂不是名不副实？”

张说叹道：“我为兵部尚书，当然要替圣上分忧主动请缨。只要边疆稳固，使大唐无虞，个人的一点名声又算什么？”

王毛仲听后大为感动，数日后见了李隆基又大为感触一番，盛赞张说能以大局为重，不慕虚名，实为忠节勤勉之人。李隆基也有同感，叹道：“是啊，张说自开元初年被罢相之后，其意志并未消退，反而磨砺心智，竭诚为国出力。王毛仲，想起你在汴州向朕举荐此人，可谓有功啊。”

王毛仲为李隆基的宠信之人，张说肯定不会向他全抛一片心。其口中所标榜与其心中所想，实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儿。

朔方有事，张说身为兵部尚书自可荐一人前去主持，他为何如此主动请缨呢？张说其实看到，如今朝中的宰相格局以自己的位置居于最末，若行宰相职权到政事堂议事，皇帝满意时首功当推张嘉贞，若皇帝责难时自己也有份儿。与其如此，自己干脆远远躲开，既与朝中之事无涉，又可建功一番。

张说明白，一个人无事可做时，其既无功劳也无过错。张嘉贞时任主丞相，面对天下纷纭无比的事儿，他能将每件事儿办得妥妥帖帖使皇帝满意吗？显然不能！因为圣人也有错谬的时候，何况张嘉贞那简疏的性子，极易办错事哩！

一个人欲谋大事的时候，然眼前格局实无机会，还不如远远躲开静

观其变。张说现在使的就是这一招儿：我没机会，时光飞逝的过程就会有许多变数，如此别人犯错就使我有了机会。

却说武惠儿果然足月生下了一个粉嫩的男孩儿，是为李隆基的第十八个儿子。李隆基观之发现此子继承了自己和惠儿的体貌优点，生得秀凝无比，其龙心大悦，为之取名为瑁。

古时天子所执之玉，用于覆在诸侯所执圭之上，称之为瑁。李隆基赐此子以此名，彰显了此子的身份之贵，似乎要凌于其他皇子之上。所谓母以子贵，而此子之贵得于母宠，明眼人皆能窥知。

想起武惠儿此前生下的二子一女皆夭折，李隆基不敢怠慢，令高力士亲自护送，将此子奉入宁王府中抚养。武惠儿在宫中将息二日后，因思念孩儿，被李隆基特准也入宁王府中。

李隆基自武惠儿出宫之后，倒也清心寡欲，未召其他嫔妃侍寝。其时已为深秋天气，夜来星空深邃，凉意渐浸，李隆基忽来兴致，令人取来谱纸，意欲谱曲一首。

李隆基于开元二年设梨园，由此招来了数人诤谏。李隆基虽未废梨园，也知为君者多近乐舞之事于国不利，遂下诏曰："自有隋颓靡，庶政凋敝，征声遍于郑卫，衒色矜于燕赵。广场角抵，长袖从风，聚而观之，寝以成俗。此所以戎奇志，夫子遂行也。朕方大变浇讹，用除灾蠹，眷兹技乐，事切骄淫，伤风害政，莫斯为甚，既违令式，尤宜禁断。"他既然如此诫约天下，自己当然不能沉迷于乐舞之中，如此宫中乐舞为之禁绝。赵丽妃有歌舞之长，其之所以渐渐失宠，大约也与此有关。李隆基新得麟儿，又为宠妃所生，其心间就充满了欣喜，观夜色阑珊，秋意渐浓，他的那颗多彩多姿的心儿由此荡漾起来，也就有了谱曲的欲望。

其所谱之词为其一首旧诗，诗名为《过大哥宅探得歌字韵》，其诗为：

鲁卫情先重，亲贤爱转多。

冕旒丰暇日，乘景暂经过。

岁里申高宴，平台奏雅歌。

复寻为善乐，方验保山河。

李隆基为此曲取名为《花萼相辉曲》，无非还是颂扬兄弟之义。其曲以琴音为主，间以笛声为辅。李隆基按宫踏羽，口中轻声哼哼，手中之笔快速录谱。过了片刻，李隆基将笔一抛，大声道："成了！"

这时有人说道："陛下又成新曲了。"

李隆基抬头一看，就见王皇后笑吟吟地立在对面，想是自己刚才谱曲时过于投入，以致未察觉皇后进入，遂说道："哦，皇后来了。朕刚才专注于谱曲，以致忘乎所以。"

王皇后依然笑吟吟道："是呀，妾入殿之时见陛下专注谱曲，生怕打扰了陛下的兴致，因而静候一侧。陛下，妾刚才亲手淘了一盏波斯枣汁儿，请陛下尝尝。"

李隆基笑道："好呀，朕正好有些口渴，呈过来吧。"

李隆基伸汤匙将枣汁儿送入口中，连品数口赞道："哦，果然是皮肉软烂，有火烁水蒸之味，想不到皇后还有如此绝佳手艺。"

王皇后叹道："陛下国事繁忙，妾有心侍候，终究不敢打扰太多。"

李隆基听出其话音里的怨怼之意，即是说自己对她有些冷落了。李隆基凝视王皇后那张熟悉的脸庞，忽然惊奇地发现，其眼角处已现出淡淡的纹路，心间顿时晃出一个疑问：皇后今年不过三十六岁，为何如此憔悴？

想起王皇后初嫁之时，二人皆为少年，哪儿懂夫妻房事之乐？他们朝夕相处，反倒是兄妹的情意多一些。随着年龄渐长，二人夫妻情浓，再加上王皇后一家全力帮助李隆基走上皇位，则李隆基对王皇后又增添了一份敬重之情。

然而敬重之情难以持久，岁月的磨砺会使之褪色不少。王皇后至今色衰也就罢了，其成为皇后之后渐生的促狭之气最令李隆基瞧着生厌。

今晚的王皇后明显来时曾梳洗一遍，周身散发着李隆基熟悉的瑞脑香味儿，身上未着冠服，一头长长的黑发仅用一只金钗笼住，其黑发垂及腰间与一袭露肩素色长裙相映，由此就多了几分妩媚。李隆基观此心

间暗暗一笑，顿生一些舒服的感觉。

王皇后果然说道："秋夜渐凉，陛下似可早点安歇了。"

李隆基起身离案，上前执起王皇后之手，说道："好呀，我们一同就寝吧。嗯，算来你多日未来侍寝了。"

王皇后闻言眼光迷离，其中终究难去幽怨之色。

一番云雨过后，王皇后透出几分羞涩说道："陛下，妾近日寻来一个偏法儿，据称甚是灵验。"

李隆基的手从王皇后胸间滑至小腹，触手处觉得这儿少了武惠儿等年轻妃嫔的滑腻以及弹性，且稍显粗糙，遂叹道："唉，你这肚儿为何难见动静呢？你放心，你永远是朕的皇后，何必如此费心劳力呢？"

"不嘛，陛下只要肯赐雨露，妾心思定然能成。"

李隆基又轻叹了一口气，毕竟有些乏了，于是沉沉睡去。

武惠儿虽在宁王府照看孩儿，其眼线倒是蛮尽力的，第二日就将皇后主动找皇帝侍寝的讯息传了过去。武惠儿闻言心急如焚，当日就撑着身体返回宫中。

孩儿固然重要，然与君王的宠爱相比，那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李隆基看到武惠儿如此快就返回宫中，笑问道："你在宫中，孩儿在大哥府中，你能放心吗？"

武惠儿道："大嫂夜不解衣，日夜候在孩儿身边，比妾还要尽心。妾在那里，反而有些碍手碍脚，还不如入宫侍候陛下。"

"好呀，明日你随朕去瞧瞧孩子，也正好谢谢大嫂。"

武惠儿浅浅笑道："大哥大嫂以全家性命相托，陛下岂能以一句谢谢了事？"

武惠儿此时明艳的脸上充盈着笑意，笑意背后隐藏着许多话语，既有孩儿健康成长的侥幸，又有如释重负的欣喜。李隆基觑此容颜当然知

道她的心意，遂笑道："惠儿，让孩儿入大哥府中抚养，朕这个想法还是很妥当的。嗯，孩儿这一次定能健康成长，你大可放心。"

武惠儿脸现惶恐之色，上前用小手堵着李隆基之嘴，急道："陛下千万不可说此满话，妾……妾……妾心里哪里敢稳当了？"

李隆基心里顿时划过一阵阴霾，心想自己威权天下，何以深锁的内宫竟然养不活武惠儿的数个孩儿，那心中的怒火油然而生。

这日王毛仲入殿奏事，李隆基忽然若有所思，问道："王毛仲，你以为皇后如何？"

王毛仲对王皇后一直很敬重，脱口说道："皇后有母仪天下之风，奴才以为皇后很好。陛下为何有此问？"

人遇事时往往有向人倾诉的念头，李隆基身为皇帝，也有是思。原来王琚在身边之时，正是出于这种诉求，李隆基大小事都要与他商议。如今皇帝威严日重，李隆基身边能够随便谈说的人越来越少，除了高力士之外，也就只剩下一个王毛仲了。

王毛仲又继续道："惜皇后一直不能生子，有些美中不足了。"

李隆基接口道："对呀，皇后有子成为太子，这皇后方才名副其实。嗯，朕有一个想法，不如废了她，另立皇后如何？"

王毛仲闻言大为震惊，急忙跪倒在地，连连叩首，说道："陛下万万不可呀。王皇后已经被立十余年，天下知闻，皇后又无过错，若轻易废之，天下肯定动荡，乞陛下三思啊。"

李隆基想不到一个身边的奴才竟然如此爱戴皇后，就在那里沉思良久，继而说道："朕不过随便说说而已，你何必认真？起来吧。嗯，此话仅我君臣二人的私话，出去后不得乱言。"

王毛仲此时的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就再叩首道："请陛下放心，刚才的话儿奴才只会烂在肚子中，不敢泄露一字。"

二人没有想到，武惠儿在此殿里布下的眼线，还是原原本本将刚才的对话禀报给了她。武惠儿闻言又喜又恼，喜的是皇帝终于有废皇后之心了，恼的是王毛仲这个奴才竟然如此维护王皇后，遂将王毛仲恨在心

中。

张说尚未行到朔方，康待宾果然发动了攻势。他此时已有突厥兵三万余人，其带人向南攻略，接连攻破六座小城。张说得知后心急如焚，带人加快行进速度，以求早些赶到朔方城。

这日黄昏，张说一行风尘仆仆抵达朔方城。朔方节度副使率人前来迎候，这其中就有张嘉贞的弟弟金吾将军张嘉祐。

张说稍稍梳洗一下，然后草草一饱，即升帐召集众将议事。

节度副使扼要讲了一遍朔方的驻守情况，对康待宾不屑一顾。他认为朔方城固若金汤，再给康待宾几个胆子，他也不敢领兵再犯。

众将闻言，也深以为然。

张说脸色凝重听完禀报，说道："康待宾已攻破六座小城，你们以为他不敢来攻朔方城吗？"

节度副使道："他决计不敢！康待宾昔为突厥降户，对朔方了如指掌，他明白若硬攻就是以卵击石！"

"了如指掌？对呀，你如此说康待宾，可谓说到了正点上。"张说赞罢副使，既而又面对众将道，"你们想过没有？康待宾如今逃入大漠之后，旬日间其下辖人众就从一万人升至三万余人，何其速也！他联络了本族之人后，下一步就会找拔曳固、同罗诸部进行联络，朔方下辖有突厥降户六万余户。你们想一想，若康待宾将这些人裹挟之后，朔方城还能安稳吗？"

节度副使不以为然："那康待宾昔日不过为一降户，他有如此大的能耐吗？"

张说道："他是否有能耐，观他近一段的作为即可窥其端倪。诸位，默啜死后，突厥人一盘散沙，这康待宾瞧准了这个空隙，妄想填补默啜昔日的位置，其野心不小啊。"

"若果如是，张大人计将安出呢？"节度副使问道。

"嗯，本人已然想好了。明日，我仅带二十人出去办一件事儿，你

们须谨守本位防止康待宾来袭。”张说想了一下道，“唉，那数万突厥降户很是麻烦，须防止他们与康待宾暗中联络。”

节度副使道：“这数万降户居住分散，实在无法全部监视。”

张说颔首道：“我知道，如何处置他们？确实需要一个稳妥的法子。”

由此过了两月有余，张说很稳妥地办好了朔方的事儿。

他那日带领二十骑悄悄入了塞外，第一站到了拔曳固所部，第二站到了同罗所部。张说见了拔曳固，单刀直入说道：“康待宾可曾来贵部联络过？”

拔曳固回答来过，且他本人正在犹豫。

“此等事儿，你为何还要犹豫呢？默啜由你亲手所杀，他们将你恨之入骨。他现在来联络你，无非想连同一体对付大唐。待他势强之后，他们就会找你报默啜之仇了！”

拔曳固其实心如明镜似的，知道本部须取得大唐的庇护，否则就难于保全自身。他马上誓言声声，向张说大表忠心。

同罗非突厥族人，一直颇受突厥人的盘剥和压榨。张说既为宰相之身，又是兵部尚书，其亲入同罗部落里申言保护，同罗人当然喜出望外，坚言不与康待宾联络。

散去这二路康待宾的潜在盟友之后，张说又开始琢磨散居朔方的突厥降户，苦思处置他们之计。他这日忽然想出一计，当即向李隆基上奏疏一道。该奏疏的主要内容是奏请将河曲的五万余降户迁往许州、汝州、唐州、豫州等地，使朔方之地变得空荡无人。

这并非张说想出的妙法儿，其实贞观年间灭掉东突厥之后，魏征就建言将突厥人迁往内地，实为同化之意。然李世民未用魏征之计，采用了温彦博的办法，即让他们到河曲一带居住，使他们逐步改变游牧方式成为耕种之农，如此就成为了大唐与大漠之间的藩篱。

不料此法实行近百年后，由张说奏请，李隆基核准，终于采用了魏征的初议。

迁居之事非一朝一夕可为，张说既然启动迁居，就派出专人催办此事。他此时心中，还在思索着如何与康待宾接战的事儿。

张说这一日得知，康待宾攻破了银城之后，又向连谷进攻。他当即集合起马步军一万，自己亲带五千马骑出合河关驰援连谷，令节度副使带领步军也随后掩杀。

张说敢于以少对多，缘于他知道康待宾虽号称拥数万之众，其下辖皆是仓促聚在一起的乌合之众，若与训练有素的官军相遇，根本不是对手。

五千马骑旋风般地杀奔连谷城下，此时城里人正在凭城坚守，与突厥人形成了僵持局面。此五千马骑到城下之后，顿时改变了战场态势，顿将攻城的突厥人杀得无招架之力，康待宾招呼手下人退出一里地，方才扎住阵脚。

康待宾惊魂过后，再观来袭唐兵不过数千人马，他立刻又来了劲儿，大呼道："敌寡我众，只要上前与他们贴身缠斗，唐兵焉是对手？大伙儿上啊！"

张说见状，马上改变方略。他将人马分为两队，一队主攻，另一队掠阵，绝不与突厥人贴身缠斗，绕着连谷城池转着圈儿与对手周旋。

时间就如此被消磨着，日光过了中午，既而太阳西斜。张说如此有耐心，目的就是等待自己的五千步兵出现。

节度副使终于带领步兵出现在视野里，他们手持盾牌卷地而来，当其与突厥人开始接阵的时候，张说大声喝道："放号炮，令城中守军开城门出击！"

突厥人由此大败，开始向后退却。张说不依不饶，命马骑不得脱离，步兵随后跟进掩护。

日落之前，突厥人星散逃遁。唐军俘虏三千人，其中包括其首领康待宾。俘获康待宾的别将立功心切，看到康待宾在那里孤身无援，遂赶上前去挥刀一砍，如此就取得了康待宾的首级。

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城，李隆基闻讯大喜，当即下诏旌扬，并赐张说

实封二百户。

唐军收兵返回朔方，张说抽出大多兵力去强行迁徙那些突厥，以加快他们迁徙的步伐。相对来讲，张说较前一阵子要闲暇许多。

这一日，张说与节度副使在帐内说话，张说问道："那个张嘉祐到底怎么样呀？"

节度副使闹不清张说与张嘉贞的关系如何，不敢贸然作答，谨慎答道："他为张丞相的胞弟，还是称职的。"

"称职？"张说虎起脸说道，"我到这里未及三月，许多人找我告状，说那张嘉祐贪赃爱色，你难道未闻一丝讯息吗？"

节度副使顺势说道："卑职也得闻一些，奈何其为张丞相之胞弟，无人敢问呀。"

"哼，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个丞相的胞弟又算什么？也罢，你这些天就不要做别的事儿了，好好查一查张嘉祐的案子。我回京之前，你务必将此事查清，以便奏闻圣上。"

节度副使看到张说无比认真，心想还怕什么，就放心查吧。张嘉祐此前仗着哥哥之势，没把多少人放在眼中，若想找他的毛病，随便一查都能拿到坚实的证据。

第十九回　张说计赚张嘉贞　姚崇智擒张道济

这日早朝之时，群臣施礼后按班站列。李隆基忽然发现张嘉贞今日未来，遂问道："源卿，张嘉贞为何不来朝？"

源乾曜出班躬身奏道："陛下，微臣序班之时，张令派人知会臣，说他居家素服待罪，不敢来朝。"

"他有何罪？"

"来人语焉不详，隐约说道似与其弟贪赃事有关。"

"如此说来，张嘉祐贪赃，张嘉贞也果然得了好处！"

李隆基转问张说道："张卿，张嘉祐的事儿结果如何？"

张说将朔方的事儿安顿好，已于三日前返回京城。他见皇帝询问，急忙出班奏道："禀陛下，张嘉祐的事儿已然查实，他也有伏辩在此。

其历年贪赃所积，约有二万余钱。臣请陛下示下，此案下一步由何方继续审理？"

李隆基听到张嘉祐贪的钱如此少，不想再追究下去，遂说道："他已有伏辩，何必再加审理？哼，张嘉祐为从三品官员，朝廷每年给他多少俸禄？却贪图如此一点小钱！朕看呀，他这个偏将军恐怕做不成了。"

李隆基的话说得很明白，即是要贬张嘉祐之官。张说问道："陛下，如今武散阶官之定远将军缺任，就由张嘉祐充之如何？"

"如此贪鄙之人，还能做有品官员吗？"定远将军为正五品，看来将张嘉祐向下贬两级远远不够。

张说小心问道："请问陛下的旨意。"

"哦，找一个偏远一点的折冲府，让他任折冲都尉吧。"折冲府的折冲都尉看似为官名，然无品无阶，只不过由朝廷供应些许俸禄而已。

群臣闻言大惊，一个三品官员因为一点小钱被贬为折冲都尉，实为冰火两重天啊。

李隆基似乎看出了群臣的心意，说道："昔太宗皇帝之时，长孙顺德贪赃事发，太宗皇帝不罚反赏，以激长孙顺德羞耻之心。长孙顺德既为皇戚又是勋臣，太宗皇帝如此做，实想以德服人。如张嘉祐之人贪赃，朕不会以赏代罚，须以法度为绳，使天下心服。"

李隆基又转对源乾曜道："源卿，你可转告张嘉贞。他愿意在家中素服待罪，就让他在家里候着吧。"

李隆基如此说话，缘于他心间忽然晃出王毛仲说的那番话。如此看来，张嘉贞当初急匆匆杖杀王钧，肯定怕王钧说出对张嘉贞不利之事。李隆基由此对张嘉贞顿改印象：此人看似性子简疏，且号称不置房产田亩，其内里实在龌龊无比，实为一个伪君子！

张嘉贞在宅中素服待罪，先见到弟弟张嘉祐被贬为衡阳折冲府折冲都尉的授任；又过一日，皇帝册授张说为中书令，自己则被贬为豳州刺史。他到了此时，方知这一次上了张说的大当。

那日张说自朔方赶回京城，张嘉贞得知讯息后即刻入府拜望。张嘉贞之所以如此殷切，主要想来打探一下弟弟的案情。

张说满脸含笑道："张令为上官，例由张说先去拜望。你如此前来，让张说如何消受呢？"

"张大人向为嘉贞之上官，我入府拜望，其实应该。"

二人心中皆明相见原因，宽坐叙话时，几句话就扯到了正题。

张嘉贞说道："唉，我得知舍弟如此胡闹，心痛不已啊。张大人，不知舍弟案情究竟如何？还望张大人看在我们多年共事的分上，还是向好处去吧。"

张说摇摇头，叹道："令弟平素招摇太过，由此嫉恨者甚众。我此去朔方，那朔方副使上来就说令弟的事儿。其时突厥大兵压境，我就让他先将事儿押后再议。待突厥人事毕，我将令弟之事瞧了一遍。唉，令弟的胆子实在大了一些，想是倚仗张令之势，有点肆无忌惮了。他贪的钱不少呀，竟有十余万钱之多！"

"十余万钱？有这么多吗？"

"有呀，这里有数人的伏辩，请张令细瞧。令弟的事儿办得太大胆了一些，若到了圣上面前，恐怕讨不到好处吧。"

张嘉贞闻言大急，连声道："这怎么处？这怎么处？张大人，还望你看在嘉贞的面儿上，想法遮掩一下则个。"

张说摇摇头，一时不语。

张嘉贞道："张大人，或者由我和舍弟想法筹钱加倍奉还，以赎舍弟之罪，如何？"

"知道这件事儿的人甚多，若如此遮掩，就是欺君之罪啊！张令，

如此连我也牵扯其中了。”

张嘉贞六神无主，只好一味叹气。张嘉贞自幼丧父，对弟弟张嘉祐关爱甚细，他如此上心，正是基于此情。

张说冷眼旁观，感到火候差不多，遂又叹道：“我们同事多年，若不替令弟担待一些，有失我们相善之情。张令，我想了一个办法，不知可行否？”

张嘉贞闻言，恰似溺水之人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顿时喜出望外，一迭声说道：“张大人智计百出，既有办法，那是不会差的。请说请说。”

张说又稍微停顿片刻，既而横心说道：“令弟贪赃事发，皇帝已然知闻，现在再说其事虚妄，那就是做了蠢事一件。嗯，我们可以在其赃款上打打主意，譬如不说全部，仅说零头，则十余万钱仅剩下二万余钱，如此就可减轻一些罪责。”

张嘉贞闻言，忽然伏地下跪，说道：“舍弟全凭张大人援手搭救了。若舍弟过了这一关，嘉贞一生感激张大人之大恩大德。”

张说见状，急忙上前搀起张嘉贞，连声道：“张令怎可如此？请起请起。”他将张嘉贞扶入座中之后，坚言道：“请张令放心，事儿就这么办吧。万一有个好歹，我张说一力承担就是。”

张嘉贞紧握张说之手道：“请张大人放心，此事你知我知，不敢有一丝儿讯息漏出去。”

张说又思忖片刻，又说道：“嗯，此事儿就这么办！然令弟毕竟还有事啊。为减令弟罪责，张令似还要办些事儿。”

“张大人请说，嘉贞定言听计从。”

“嗯，你为中书令，此前为侍中，多年来勤勤恳恳替圣上办事。既有功劳，又有苦劳，圣上说不定会瞧你的功劳，对令弟网开一面哩。”

“张大人所言甚是，我这就入宫请见圣上，以当面向圣上求恳。”

张说摇摇头，说道：“如此当面求恳，过于直接了。万一圣上当面拒绝，也就难有转圜的机会了。依我说呀，你须想出一个悲情的法儿，

以进退有余。”

“悲情的法儿？”

“是呀。譬如你不去上朝，素服居家待罪，圣上见你不朝定会问起。圣上说不定心里一软，派人将你召回朝中，则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张嘉贞大喜，躬身谢道：“张大人果然智计百出，好计好计。张大人，明日早朝之时，还望你在圣上面前多说一些好话。”

“当然。嗯，张令，你再好好想想，还有其他更好的计策没有？”

“这个计策就很好嘛，不用再想他策了。张大人，嘉贞这就告辞。今后我与舍弟，定旦夕祷念张大人的大恩大德。”

于是就有了这许多变故。

张嘉贞过了几日，终于品出一些滋味儿。

张嘉祐贪赃事发，却与张嘉贞无涉。张说却劝说张嘉贞不去上朝，待在家里素服待罪，明显想将污水往张嘉贞身上引。李隆基得知这种状况，首先想到的是张嘉贞也有罪，再加上王毛仲此前在他耳边吹的风儿，张嘉贞于是被罢相。

张嘉贞理出了这些头绪之后后悔不已，心想自己当初为什么就不能识破张说的机心呢？再想起弟弟此前没有事儿，何以张说到了朔方之后，弟弟的贪赃事儿就败露了呢？如此看来，张说处心积虑想当中书令已非一日，这是张说做好的圈套。

张嘉贞就在宅中长吁短叹，嘟嘟囔囔就是一句话：“相煎何急呢？”

想起张说毕竟替弟弟瞒下了十万钱，张嘉贞心中虽恼，终究不敢找张说吵闹。万一此事暴露，张说固然不美，自己和弟弟的罪愆又要加重一层。张嘉贞此时更加叹服张说的手腕：欲谋大利，须先以小利与他人，如此既获他人感激，又形成利益攸关之群体，彼此可以守口如瓶，以各自得益。

张嘉贞无法可想，只好凄然收拾行装，前往豳州赴任。

姚崇终于油枯灯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李隆基闻此噩耗，亲入姚崇宅中吊唁，并辍朝一日。赠其为扬州大都督，谥为文献。

是时丧仪极其繁复，由于姚崇为一品官员，须由鸿胪卿护其丧事，百官如流水般入姚崇宅中吊唁。

张说是时为中书令，当然要入姚崇宅中吊唁。

张说入姚崇宅中奠仪一番之后，姚崇的三个儿子齐向张说叩首，以致谢意。

姚崇的长子与次子居洛阳，因他们行止不端，其仕途渐微；三子姚弈现任太子舍人，外人皆称此子大有父风，其仕途似为一马平川。此次葬仪上，每有重要客人前来，皆由姚弈出面接待。

姚弈起身后躬身说道："张大人向与先父交厚，请入侧室，容小侄奉茶。"

张说本想祭奠后即走，看到姚弈的邀请非常实诚，就迟疑了一下，说道："好吧，我就稍坐一会儿。唉，姚公猝然逝去，我心伤难止啊。"

姚弈恭谨地将张说引入侧室座中，张说发现此室似为姚崇生前的书房，其四周堆满了书函，更有一些旧时的竹简，遂说道："想不到姚公还有藏书的嗜好，姚公日常最好盘算，他哪儿有读书的闲暇之时呢？"

姚弈听出张说话中的揶揄之意，不敢接腔，躬身将茶盏放在其面前的几案上。

张说起身走到堆放竹简的地方，轻轻抽出一束将之展开，细辨之后不禁轻呼一声，叹道："哦，此为我见过最早之《诗经》写本了。姚公从何处得来如此珍品呢？"

此竹简色泽暗黄，模样古朴，张说一眼就瞧出来此为先秦时的竹简。他再观简上字样，只见其黑体清晰，大约其简成之后在字上又覆上一层桐油之物，使字样弥久常新。

姚弈答道："先父生前酷爱收藏，此堆竹简由何处所得，小侄其实不知。好像小侄记事时就见到此简，先父辗转各地时皆珍重携同，可见先父甚爱此物。"

张说道："姚公素爱收藏，我此前也闻其名。哦，那案上的珍玩之物，大约也是姚公所藏了。"

左边临窗的几案上，摆满了一些珍玩之物。张说信步走过去，拿起一方端砚仔细观看，就见此端砚色泽明黄，匠工巧妙地利用原石形状，雕成一株苍松，上面伫立着两只仙鹤。张说观后颔首道："此石定是出自烂柯山中，雕刻甚精，实为端砚之中的上品了。"

端砚始产于唐初，石材产于端州（今广州肇庆）东郊羚羊峡烂柯山的端溪之中。端砚出现的时候并不名贵，实为文士墨客常用之物。然端砚的石质有坚实、润滑、细腻、娇嫩等特点，无论酷暑严寒，若用手按其砚心，其湛蓝墨绿，水汽久久不干，遂有"哈汽研墨"之说。一些高手匠人开始在端砚上雕花镂鸟，使端砚有观赏之用，于是其身价渐行渐高。案上还有王羲之与王献之之手书一幅，另有笔洗、镇纸等物，其色泽古色斑斓，显系久远之物。张说逐件观摩，口中啧啧称奇。

姚弈一面小心作答，一面仔细观察张说的神色。

张说观罢旋归座上，叹道："姚公果然为有心之人，将如此多的珍物囊括怀中，实为不易。贤侄呀，我劝你好好将这些物件收贮起来，以免别人看见后，定会说姚公生前善于敛财了。"

姚弈闻言，忽然跪至张说面前叩首道："小侄叩谢张大人关爱之语。张大人，小侄有一不情之请，望张大人千万答应。"

张说见状，起身将姚弈拉了起来，说道："你有何话，尽可站起来说，何必如此郑重？"

姚弈起身后说道："张大人，这些物件皆为先父生前心爱之物。如今先父已逝，晚辈们再观此物肯定会睹物思人，如此倍添悲痛之情。小侄那日与二位兄长商议道，张大人为天下文宗领袖，这些物件由张大人收贮最为合适，小侄们欲将此物献于张大人，请张大人勿却。"

张说闻言，心中顿时大喜。张说还是识货的，姚崇所藏之物件件皆为精品，若收藏要费去大笔钱财不说，最紧要处为这些藏品皆为难觅之物，就是有钱也未必能够拿到手。看来姚弈兄弟不识此物贵重，轻易张口就要将此物送人，自己岂非得到了一笔大便宜？张说心中虽如此想，

然脸面上未现喜色，连连摇手道："这怎么可以？姚公旧物例由你们兄弟收藏，正好睹物思亲。你们若随意赠人，若姚公地下有知，也会怪你们兄弟的。"

"请张大人勿忧，先父在日，曾经说我们三兄弟非为文之人，收藏这些物件并不妥当，须将之赠给有缘之人。"

张说闻言，心里忽然打了一个突儿。然他毕竟甚为中意这些物件，并未往深处细想，遂笑道："原来姚公也有此意，哦，他为何会有此思呢？"

姚弈躬身施礼道："若张大人不弃，小侄马上派家人将这些物件奉入张大人宅中，请张大人勿却。"

张说沉思了片刻，心中终究难舍此物，遂叹道："我若不取，就辜负了你们的这片好意。也罢，我就将这堆竹简和那方端砚暂为收藏吧。待我赏玩一段时日，还会原物奉还的。"

姚弈见张说答应收藏，喜色上脸，说道："如此，小侄们感激张大人得偿先父心愿。"姚弈知道，只要此物入了张说之宅，就是以熟肉打狗——那是有去无回的。张说口称还会原物奉还，那是当不得真的。

二人又叙话几句，张说起身告辞，姚弈恭敬地打帘侍候。那边的姚彝与姚异看到张说欲走，急忙过来相送。兄长二人悄悄去探询姚弈的眼神，从中读到了肯定的回答。三兄弟于是又齐刷刷地跪在张说面前，连连叩首并不言语。

张说见状大觉奇怪，急忙上前将三人一一搀扶了起来，并问道："此为何故？"

姚崇长子姚彝泣涕说道："张大人，侄儿们不孝，还望张大人援手则个。"

"你们又如何不孝了？"

"禀张大人，先父逝去之后，因侄儿们无能，其墓碑上的碑文空置至今。侄儿们想央求张大人，恳请张大人成全侄儿们的心愿，以去不孝之名。"

“哦，你们想让我替姚公撰文？”

三子齐声答道：“是呀，望张大人垂怜。”

张说此时任宰相，又是天下文宗领袖，其为文俊丽，用思精密，其所撰碑文、墓志，当代无人能及。能求得其一文字，实在难上加难。

姚崇与张说同僚之时，既有合作，又有对抗，尤其是开元元年姚崇刚刚为相，即挑拨李隆基将张说贬官，是为张说最为愤懑之事，至今未平。若按张说心情，说什么也不会替姚崇撰写碑文以锦上添花的。

然张说今日受了姚弈的一份大礼，且其物件系张说心爱之物，所谓拿人手软，张说怎么能拒绝此三子的央求呢？

张说心中盘算片刻，终究舍不得那堆竹简和那方端砚，又想自己挥笔写就一文与此相较，实在太值了，遂决然道：“好吧，我答应你们了，我这就替姚公撰一碑文。”

姚家三子闻言大喜，急忙叩伏为谢。三子将张说送出大门，姚弈又说道：“张大人，先父下葬在即，碑文还请张大人早一时成文。”

张说道：“我回家后就写。这样吧，你们明日辰时派人去取即可。”

姚彝说道：“小侄明日辰时之前，即到尊府门前静候。”

张说笑道：“如此小事，派一个下人来府即可，哪儿需要姚大公子专往？”

姚彝道：“如此美文，侄儿们当然恭敬迎候。”

姚崇临死之前，将家产平均分给了三个儿子，将诸种后事安排得妥妥帖帖。他这日躺在榻上，忽然长叹一声，意甚萧索，三子急问何故，姚崇喟然叹道：“为父一生虽宦途曲折，毕竟主政替朝廷办了许多事儿，且所遇到的则天皇后、睿宗皇帝乃至当今皇帝，皆待为父不薄，如今官至一品，位至国公，可谓荣华之至。我心无悔，我心无悔啊！然我刚刚想起一事，终究无法可办，只好叹气了。”

三子知道，若父亲感到为难之事儿，肯定是极度难办的，他们也是无法可想。然父亲将死，其若有未竟之事，儿子也要问个清楚。

“我那碑文之事，至今依然空悬呀。”

姚彝说道：“儿子们本想请宋丞相代笔，奈何父亲不许，不知父亲到底属意何人？”

姚崇一翻眼睛，问道：“你们当知天下撰碑文第一人为谁吧？”

张说名声满天下，三个儿子当然知道。然他们也知张说与父亲之间微妙的关系，若让张说替父亲撰文，张说肯定会拒绝。他们听了姚崇的话音，知道父亲属意张说为己撰文，心想此为不可能之事，三兄弟顿时哑了声音。

姚崇道：“张说极度恨我，让他来撰文赞我，终为难办之事。可是呀，为父一生不识人间难事，事情越难，为父愈想办到。唉，我欲使张说撰文，非图虚名，其实还念着你们三兄弟啊。”

三兄弟急问何故。

“如今外面传言，张说极度恨我。他现在再为宰相，以他的才智定能权倾一时。张说毛病不少，然其心胸并不狭窄，他今后对你们不会怎么样。然天地之间，人心最坏，人们知道我与张说不睦，说不定会变着法儿挤兑你们兄弟，以取悦张说。若张说能替为父撰文一篇，天下人定会以为我们已释去前嫌，如此就会对你们兄弟大有益处。”

兄弟三人看到父亲垂死之际，还在考虑儿子们今后的事情，不由得大加感动，眼中也流出泪来。

姚崇闭目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睁眼说道：“我想出一法，不妨一试。”

“我以国公一品之身，死后百官定会前来祭奠。张说为中书令，他就是心中不愿，然顾及面子，肯定要来。”

三子闻听父亲提到身死之事，不由得哭出声来。

姚崇斥道：“哭什么？都给我住了嘴，不许再哭！我告诉你们，张说也有贪财的毛病，他爱卖弄风雅，尤对名贵文具最为偏爱。三郎，我有一些珍玩之物以及那些古书，估计能入张说之眼。他来祭奠之时，你须将他引入书房，并设法让他看到这些物件。”

姚弈怯怯问道："万一他拜毕不入书房呢？"

"蠢才！你们莫非连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吗？那就不用说了。"姚崇一时情急，不由得连声咳嗽起来。

姚彝急忙上去帮忙捶背，并急声说道："请父亲放心，儿子们说什么也要将张说请入书房。"

姚崇慢慢调息，如此缓下劲来，颔首说道："如此就好。三郎，张说入书房后看见这些物件，定会一一观摩，你把握时机，恳切请张说收藏这些物件。他若同意，待他离去时由你们三兄弟跪求碑文，他情面难却定会答应。"

三兄弟想不到父亲死后，犹为张说布下如此好局，不怕张说不就范，心中就油然升起敬仰之意。

姚崇又道："哼，那张说聪颖无比，他虽一时入套，终究会醒悟过来。你们须在他答应撰文次日索回碑文，并备好石碑、工匠当即刻石；三郎还要想法面呈圣上，取得圣上首肯。哼哼，如此一来，张说就是想反悔也无计可施了。"

三子闻言，心中大为叹服。后数日，姚崇果然逝去，三兄弟依计而行，张说果然上当。

姚彝取到了张说的撰文，拿到后看都不看，立刻飞身上马奔赴府中，令工匠立刻依文凿字。

三兄弟此时方细阅此碑文，见张说在文中极赞姚崇人品相业，并叙自己平日爱慕钦服之意，其中写道："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三兄弟见文中多说父亲好话，如此就放下心来，且笑逐颜开。

姚弈令人将此碑文抄成数本，欲入宫将原文进呈皇帝。恰在此时，高力士奉旨入府，姚弈急忙将张说所撰之文呈上，让高力士转呈皇帝。

张说这日下朝之后，行在路上忽然想起此事，就将事儿的前前后后细细地想了一遍，猛然一拍大腿，惊呼道："上当了，还是着了这老儿的道儿！"

自己那日入姚府祭奠，然后被留奉茶，再观竹简和珍玩，继而三兄弟口头相请，这分明是事先就设计好的套路嘛。如此缜密的布置很似姚崇的手法，自己之所以深陷毂中，缘于认为姚崇已死，这三个小哥难有如此睿智。张说此时心想，万一这些法儿是姚崇生前就布置好的呢？

张说想到这里，急令身后亲随："你速入姚府，以文稿欠妥需要修改的理由将文稿索回。"

待张说入衙不久，那名亲随匆匆而来，禀报姚家已将文稿进呈至皇帝。

张说得闻之后，颓然归于座中，眼前似乎浮现出姚崇那张满是皱纹且常带微笑的面庞。张说知道，快速取回文稿，快速将文稿进呈皇帝，且宅中早已备好石碑和工匠，分明是姚崇施计而为，姚家三兄弟断无如此缜密而快速的手段。

将文稿进呈给皇帝，自己说什么也讨要不回来；碑文已刻在石上，则此事已成定局。

张说长叹一声，似自言自语道："姚崇老儿，看来还是你计高一筹啊！你多亏死了，否则焉有我张说翻身之日？"

此事慢慢传了出去，人们既叹姚崇多智，又笑张说懵懂有趣，将此节故事命名为"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成为一时佳话。

张说后一日觐见李隆基，就见李隆基扬起那篇文稿，赞道："张卿，你能如此盛赞姚公，朕心甚慰啊。"

张说有些哭笑不得，违心说道："姚公以十事要说呈天子而后辅政，且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臣劣笔陋词，实难颂姚公功绩十之有一。"

李隆基笑道："张卿文名满天下，你若写不好，又有何人能写了？嗯，朕读了数遍，觉得你还是用了心的。"

"谢陛下夸赞。"

"哈哈，你应姚崇之子之请为此文，润笔费也收得不少吧？"

张说心里一惊，知道皇帝已知其中详细，就不敢隐瞒，说道："姚崇之子先赠古书与端砚，随后方请为文。陛下，臣确实心爱那些竹简与端砚，也就半推半就受之了。"

"半推半就？哈哈。张卿用词很好。张卿，其实你一文不取，也该替姚公撰文的。你之所以为相，知道得何人为荐吗？"

"微臣不知，莫非是姚公吗？"

"是呀，正是姚公。宋璟罢后，姚公极力推荐你来继任。"

张说说什么也想不出姚崇会向皇帝推荐自己，那一刻，他竟然有些惊呆了。

第二十回　新官上任三把火　旧妇失位九魂归

张说新官上任，当然要有所作为。事实上，李隆基之所以任用张说为中书令，也是有所期待的。

这日下朝之后，李隆基将张说留下，笑问道："张卿任中书令已月余，不会满足于处置一些日常事务吧？"

张说当然明白皇帝所说含义，禀道："微臣忝领中枢之位，不敢无端乱政，此月余以来潜心诸事细微，力求识诸事本末。"

"嗯，应该这样，所谓有的放矢是也。你对开元初年以来有何看法？"

"开元以来，陛下依贞观故事行事，启教化之源，树皇权之威，理施政之纲，使国家步入正途，国库日益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使贞观永徽之风一朝复振。"

李隆基深明张说的脾性，其文采飞扬，若说起颂词来比一般人更加出彩，遂打断其话头道："罢了，这些颂词就不要说了，说点具体的事儿。"

"陛下，姚崇为相之时，主要办了三件事儿，一者上十事要说，使

陛下依贞观故事理政有了落脚点，实有除弊革新之作用；二者贬功臣散诸王，使国家少些干扰，政务可以公平公正而行；三者姚崇有变通之能，处乱象之中能识正途，可临机出措以应之，譬如灭蝗一事，堪称精彩。”李隆基微微颔首，说道：“卿能如此评价姚公，其地下有灵，也该欣慰了。张卿，你当时也为功臣，被贬的滋味恐怕很不好受吧？”

张说笑道：“臣当时为中书令，一朝被贬为相州刺史，若说当时心中无想法，即为蒙蔽陛下的虚言。然臣事后细细想来，个人宦途与国家大势相比，实在渺小无比，若自怨自艾，就是会错了陛下的心意，也因此误了自身。”

李隆基闻言大起感触，叹道：“此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朕有时也想啊，人降生尘世，其难者为何呢？朕以为最难者莫过于把握好自己。卿经历磨难，然能以平淡心情对待自己，终有起复的今天。唉，刘幽求与卿相比，就失于心胸狭窄了。谋大事者若心胸不阔，最先毁了自己，何谈谋大事呢？”

李隆基提起刘幽求，张说心知皇帝与刘幽求二人隐秘甚多，自己终究隔了一层，还是不要接腔为好。

李隆基又道：“说起刘幽求，朕又忆起那帮故人来。对了，朕昨日听王毛仲提起，好像钟绍京回京了。嗯，今晚朕就在‘花萼相辉楼’赐宴吧，你可陪同钟绍京入楼与宴。”

张说躬身答应。

李隆基道：“嗯，姚公如此，你接着说下去呀？”

“宋璟为相之后，以凛然正气率先垂范，遂使官风为之一变。臣刚才说了姚公的好处，然他处政善变，使法无常循，且其纵子受贿又包庇亲善，终为其失。宋璟如此，实为补足了姚公的短处。”

李隆基笑道：“张卿目光如炬，看来最善臧否人物了？”

“陛下刚才说过最难把握自己，人确实如此。譬如臣善于评说他人短长，实在无能自知。”

李隆基没有接腔，心中暗想这个张说实为聪明绝顶的人物。自己本

想顺着他的话头问其自评如何，他如此轻轻自嘲，也就无法再问询了。李隆基想到这里，脸上又不禁轻笑了一下。

张说看到皇帝没有接腔，急忙又将话头拉到正题，说道："宋璟如此脾性，其处置政务之时往往泥古不化。以括户与禁恶钱为例，两件事儿渊源与内里颇为不同，他用一样的法子一以贯之，括户之事大获成功，而禁恶钱事儿却使天下动荡。"

"嗯，张卿为政，欲如何处置这两件事儿呢？"

"臣见过李林甫的奏书，觉得其言有理。欲使括户成功，前期对逃户的优惠不可废之，还要恢复才好。至于恶钱之事，官钱不敷用度，还是用渐行的法子，暂容恶钱流通吧。"

李隆基想了想，说道："也只有这样了。你速速拟发牒文，将此前括户的宽限优惠之举悉数恢复。恶钱的事儿，就暂且不提吧。"他停顿片刻，又问道，"张卿评说了姚公和宋璟，张嘉贞也曾为中书令，你如何评价他呀？"

张说答道："陛下，张嘉贞不过为过渡人物，他做一名助手还行，若让他长期位居中枢，定会差强人意了。"

李隆基对张嘉贞的评价也是如此，张嘉贞素服居家待罪，若李隆基将他叫来一问，即可明晓事情详细；李隆基之所以不问，就想以此口实将他贬斥，从而为张说腾出位置。李隆基事后也知张嘉贞受了张说之惑而抱屈，然皇帝定的事儿，无须认错，也就将错就错了。李隆基在此事上反而对张说很欣赏：多聪明的人儿呀！张说肯定揣摩准了自己的心意，遂为张嘉贞刨下了一个巨大的坑儿，既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好的口实，又为他本人上位清除了道路。

张说又躬身禀道："陛下，臣忝为中书令，渴望在姚宋二相的基础上锦上添花。臣想办两件事儿，恳请陛下照准。"

"好呀，请讲。"

"自陛下设立一主一副二人宰相之后，昔日的政事堂已虚悬多日。臣想将政事堂改个名称，名曰'中书门下'。"

政事堂为宰相们议政的地方，贞观之时初设在门下省，后来迁至中书省。此前宰相甚多，例由中书令召集议事。自从张说罢相之后，姚崇入主中书省至今，政事堂已废弃至今。

李隆基不明其意，说道："仅仅改个名称有何用处？不是一样废置吗？"

"陛下圣明。臣想在'中书门下'再设五房，曰吏房、曰枢机房、曰兵房、曰户房、曰刑礼房，各房人员可从三省中抽调，以襄助宰相办理各类事务。"

李隆基听了五房名称，马上明白了张说的真实心意。唐因隋制，以三省六部制作为政府的核心组织形式，中书省掌皇帝之命的起草，所谓"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是也；门下省负责臣下上达之文书，并对中书省所起草的皇帝之命进行封驳，所谓"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是也；尚书省总领六部执行皇帝之命。

三省六部制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设计，其围绕皇权既有分工制衡，又有顺达执行渠道，若各级官吏配置得宜，可以保证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

张说这个提议的核心就是加强中书令的权威，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意味着门下省侍中今后真正成为中书令的副手，且门下省的庶务大政就在中书省内决定；"中书门下"下设五房，其功能大致与尚书省的功能相同，那么今后张说有牒令时，不需要经过尚书省，可以直达六部。

该提议的核心就是加强中书省的权威，相应减少门下省与尚书省的权力。

其实李隆基在开元之初授任姚崇为相，就是采用这样的路子。姚崇为中书令，门下省侍中虽为宰相，其实为姚崇副手，尚书省从此未设宰相。张说如此提议，无非使三省办事程序更加明晰罢了。张说认真揣摩李隆基的心意，如此提议可谓顺水推舟。

李隆基将诸事想了一遍，觉得若如此改称政事堂实为妙法，心中已然愿意，又问道："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还是可以的，然其下设五

房，这五房岂不是与尚书省有些重叠了？”

尚书省在仆射之下设有左右丞，其中左丞总知吏、户、礼三部，右丞总知兵、刑、工三部。“中书门下”所设五房中，除了枢机房以外，皆与六部有关。

张说答道：“陛下，‘中书门下’所设五房，每房人数不超过五人，各房主事为六品职，主要负责三省六部之间的讯息传达，与尚书省现有职责并不冲突。”

李隆基知道，五房主事职级不高，人数又少，然他们皆为职微权重之人，他们与人说话，皆代表宰相发言。李隆基想到这里，嘱咐道：“好呀，就这样办吧。然五房之人数虽少，务必选精干谦逊之人。今后‘中书门下’就成为了朝廷的中枢，其主事之人万万不可作威作福。”

“陛下圣明。臣有一请，乞陛下核准。”

“说吧。”

“吏部考功员外郎张九龄，其为人谦逊，又有才具，臣想让其任枢机房主事。”

“张九龄本为六品官员，其平调至此，又有什么分别了？你与源卿商议一下就可办理，不用向朕禀报。”

“枢机房实为五房之首，其职级虽低，位置非常重要。张九龄为臣门生，臣若不向陛下禀报，外人说不定会说臣枉私。陛下，臣之所以属意张九龄，非为门生的缘故，实因张九龄为最合适之人。”

张九龄的诗名渐响，近来又在吏部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李隆基当然有所耳闻，遂笑道：“卿大可放手施为，不许有顾忌。朕知道张九龄此人，他确实很适合这个位置，就这样办吧。然宰相之职责不可与五房相混淆，譬如这张九龄为枢机房主事总揆五房，你万万不可再弄出一个类似副宰相之人颐指气使。”

这是皇帝的提醒，其似为淡淡而说，然其内里的意思很是严厉。他告诉张说，居中枢之位，那是不可以任人唯亲的。

张说此建言将中书令的威权制度化，李隆基明白其中的利害。自古

以来，皇权与相权实为一致的，然相权过大时，容易架空皇权，进而容易篡权。李隆基近年来的做法是：在期限内给予主要宰相莫大的权力，然不许宰相久任，宰相在任期内根据自身特点尽情挥洒，三年左右即要下台，如此可保住帝国健康的肌体。

李隆基心中诸般念头倏忽即过，说道："此事不用再与他人商议了，你速速拟敕，就这样办吧。嗯，此事已结，你还有他事吗？"

张说道："臣对现行兵制有些想法，为示郑重，臣将心中所想书成奏章，请陛下御览。"

李隆基接过奏书，发现奏书字数颇多，不少于万言，遂笑道："看来此为张卿深思熟虑之作了。好吧，我仔细阅读一番，以识其味。这样吧，你大概说说奏书的内容。"

"禀陛下，奏书所言，事关现今兵制。臣为天兵军节度使之时，已开始思考现今兵制的弊端。臣以为，府兵制已走过鼎盛时期，如今已为暮途，譬如折冲府无兵可征，京师几无宿卫之兵，是为例证。"

"当初开始括户，朕好像听说过，若括户成功，则府兵制可以发挥作用。如今括户已有数年，逃户纷纷返乡，为何无兵可征呢？"

"陛下，此前之所以有逃户，固然有区域战争的原因，然最根本之因，在于农户不堪赋税及兵役之费，于是纷纷逃避。如今逃户虽返乡里，奈何他们不愿亦兵亦农，遂使兵源枯竭。臣此前确实说过若括户成功则有兵源之语，如今看来失于简单了。臣以为，如今兵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非改不可？如何改呢？"

"陛下，国家之所以养兵，主要作用在于戍守边疆和拱卫京师。如今边疆号称有兵六十万，臣以为现今边疆既无强敌，又无大的战事，不宜设置如此多的兵员，可以裁减二十万人，使之归田。"

李隆基哂道："六十万为多吗？若边疆九节度使仅辖四十万人，岂不是捉襟见肘吗？"

大唐边疆至今已陆续设置了九节度使，自东北向西北、西南，依次

为：

幽州节度使（后改称范阳节度使），治所幽州，统经略、威武等九军；另统辖营州都督（后改称平卢节度使，与幽州节度使分治），统平卢、卢龙二军；其任务是防制东北诸部，主要是奚、契丹、室韦、靺鞨等；

天兵军节度使（后改称河东节度使），治所太原，统天兵、大同等四军；

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

河东、朔方两镇互为犄角，主要防制北方的突厥；

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统赤水、大斗等八军，主要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联络，守护河西走廊；

陇右节度使，治所鄯州，统临洮、河源等十军；

剑南节度使，治所益州，统天宝、平戎等六军；

陇右、剑南两镇主要防御吐蕃，剑南还镇抚西南方诸族；

安西节度使，治所龟兹，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

北庭节度使（原称北庭都护），治所庭州，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

安西、北庭两镇内外相连，主要镇抚西域天山南北的诸国；

岭南五府经略使，治所广州，统经略、清海二军。

张说现在听了皇帝的忧虑，微微一笑道："陛下，臣久在疆场，具知其情。冗卒既多，那些将帅苟以自卫役使营私而已。减去二十万人，并不妨碍边疆防卫之事。"

李隆基道："卿曾任天兵军节度使和朔方节度使，你能以偏概全吗？"

“陛下，如今西域相对稳定，东北境也颇为安澜，吐蕃内乱无力外侵，则天兵军与朔方抗御突厥人最为紧要。天兵军和朔方如此，其他地方也大致相同。”

张说看到李隆基忧虑难平，誓言道：“臣坚言减兵二十万于边疆之事无害，且这些人解甲归田，可以有利农务，此为一举两得之事。陛下若以为疑，臣请以阖门百口保之。”

李隆基沉思片刻，然后展颜笑道：“卿以阖门百口保之？罢了，若边疆有失，卿百口之家还是于事无补。此事重大，须缓缓图之，朕此后细阅此奏书，再向他人询以意见。”

张说看到李隆基如此郑重此事，也就不再多言，遂躬身告退。

张说是日晚间与钟绍京一同入宫与宴，李隆基将赐宴地点设在“花萼相辉楼”，他们走至楼下，就见周围花木扶疏，且暗香浮动。

张说惊异地发现，钟绍京显得有些老了。若以年龄来说，张说要比钟绍京大上五岁，然钟绍京已头生白发，脸上灰暗憔悴，似比张说还要年长十岁。

他们走至楼梯处，钟绍京躬身说道：“张丞相先请。”

张说忆起初识钟绍京之时，其儒雅的面庞里透出一派轻松自信，眼前的钟绍京却是一副卑微的神情，他毕竟有过此经历，心中就多了一层怜悯，遂说道：“不敢，圣上令我来陪钟别驾，还是别驾先请。”

钟绍京是时任温州别驾。

钟绍京推辞不过，只好先行。张说又笑问道：“钟别驾远在温州，这书艺之道应该没有落下吧？”

钟绍京叹道：“唉，不瞒张丞相，我迭逢僻地，哪儿还有心思想书艺之事呢？”

张说摇摇头道：“钟别驾昔日在京之时，书艺甚精，诸宫殿匾额皆由钟别驾所书。怎么能够轻易落下呢？人生世上宦途曲折，其荣辱终为身外浮云，唯个人爱好不可丢弃，如此就可挨去许多无趣的日子。不瞒钟别驾，我出京之后，反对诗文一节更加上心，如此并不觉得烦闷。”

钟绍京拱手谢道："绍京今后谨遵张丞相之言。"

钟绍京此后果然听了张说的言语，其嗜爱书画渐至痴迷，其家中藏品有数百卷，其中不乏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名家真迹。

其实张说所言不过蒙蔽钟绍京罢了，其被贬谪的日子里，对诗文之事固然上心，然比起钻营仕宦之途来，就变为次要。不过张说可以大说特说自己以诗文排遣性情，他是绝口不提自己的钻营之道的。

二人说话间，已至"花萼相辉楼"前，就见王毛仲、高力士已候在那里。高力士先入内禀报，三人闻召入内，然后一同向李隆基叩首行礼。

李隆基脸带笑容，说道："好呀，都是故人，平身吧，起来说话。"

张说和王毛仲再叩一下首然后起身，就见钟绍京依然俯伏地上，将头面埋于双手之间，身子抽动，可闻微微啜泣声。

李隆基笑道："绍京兄，朕算来有十余年未见你了，赶快起来，让朕好好瞧瞧你。"

钟绍京依然不动，忽然放声大哭。

李隆基微微示意，高力士抬步前去搀扶。张说和王毛仲见状，急忙帮助高力士将钟绍京搀扶起来。就见钟绍京的泪痕沾有地上的尘土，变成了花脸之状，其哽咽道："微臣乍见陛下，心中激动，由此失礼，乞陛下宽恕。"

李隆基笑道："绍京兄情至深处，由此流露真性情，朕为何要怪你呢？高将军，速取湿巾替绍京兄揩面，然后坐下好好说话。"

钟绍京止住哽咽，说道："谢陛下宽宏。"他接过高力士递来的湿巾，小心擦面。

李隆基叹道："绍京兄，朕其实经常记挂着你们哩。遥想那日晚间，绍京兄若不启门，则大计就会胎死腹中。张卿，朕年龄未及四十，为何近来常常忆及往事呢？人们常言若老时爱念旧，朕莫非也老了吗？"

李隆基说此话时，眼中的余光忽然瞥到王毛仲的神色有些不自在，顿时想起那日王毛仲不辞而别的事儿，心中也就晃过一丝阴影。

张说很会说话，禀道："陛下念旧，其实为仁心待人的缘故。陛下起事之初，臣等率然响应，正是看到陛下顺应大势讨逆兴世，且有仁者的风范。"

张说并未参与景隆之变，他若与在座的数人相比，论与李隆基密切的程度，终归要逊上一筹。他如此说话，也有顺势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想法。

那边的钟绍京刚刚揩去脸上泪痕，闻此言语又止不住哭泣起来，其哽咽道："陛下念旧，微臣……微臣心中感激。然臣数年以来被陛下弃身草莽，心中其实很苦啊！陛下，当初同事立功者，有人身骨已枯，所余者不过数人，恳请陛下垂悯啊。"

张说三人闻听此言，觉得钟绍京所言过于直接，皆看着李隆基的脸色不敢说话。

李隆基闻言，先是闭目仰头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至钟绍京面前，伸手取过那方湿巾替钟绍京揩去泪水，叹道："绍京兄，你们被贬出京，肯定会怨朕忘了你们的功劳吧？朕不会忘记的！然朕为国君，面对的是国家大势，让你们受一些委屈，那也是难免的。嗯，不可再哭。"

钟绍京想不到皇帝亲自替自己擦泪，急忙就势俯伏在地，口称："谢陛下圣恩。"

李隆基毕竟年轻，一把将钟绍京搀扶起来，说道："我们今日为故人聚饮，不许如此多的规矩。大家都就座吧，我们边饮边谈。"

高力士见状，急忙传令开席。侍立一边的宫女流水般地缓步过来布菜施盏。众人依序归座，场面归于平静。

李隆基执盏说道："绍京兄，今日就替你洗尘了。嗯，张卿，绍京兄不用再回温州了，先让他入东宫教授太子书艺，暂任为少詹事吧。来，大家共饮一盏。"

钟绍京闻言急忙谢恩，泪珠儿又想夺眶而出，对面的张说以目示意，他方才平静下来，急忙举盏饮尽。

李隆基饮尽后叹道："绍京兄说得不错，故人们一日一日少了。刘幽求早死，普润禅师居静室问禅，此后王崇晔、麻嗣宗、崔日用相继病死，眼前除了绍京兄及禁军中的数个武人，只剩下一个王琚了。王毛仲，王琚近来如何呀？"

王毛仲微微一笑，说道："好叫陛下得知，王琚初为泽州刺史，其后辗转为五州刺史，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奴才听说王琚在任所颇为自放，与属官小吏酉豪辄相聚欢，日常爱毬乐、樗博、藏钩之技，还与宾客女伎共相驰弋。"

李隆基笑道："王琚立有大功，如此娱乐并不为过，只是不要误了政事为好。张卿，这样吧，自今日始，尽复昔日功臣的实封，若本人已死，可由其家属享用。"

李隆基此言一出，座中的张说和钟绍京又是喜出望外。他们在开元之初因为功臣之身，其实封要逾于常制。譬如张说当时为中书令，钟绍京为户部尚书，其皆有实封数百户。他们被贬之后，实封也因之被削，今日再复，则为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

君臣此后频频举盏，尽欢而散。

张说在席中又动了脑筋，他从李隆基再复功臣实封的事儿想了许多。李隆基如此宽待功臣，说明开元之初功臣有碍朝政的局面已不复再有，李隆基用东汉功臣的例子告诫自己的功臣，看来已起到作用，像王琚耽于声色，乐于聚欢，李隆基不怒反喜，是为例证。既然如此，皇帝也就乐得厚赏功臣一些钱物，让他们尽情享乐去吧。

皇帝所言厚赏功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国家经过十余年间的休养生息，国库里的钱物日益充溢起来，非复往日捉襟见肘的时候。

张说由此想明白了一件事儿，皇帝在开元之初焚珠玉毁金银之器，那是鉴于当时的窘迫之境，当然也有克制己欲教化治国的考虑。如今时过境迁，皇帝的心中已有微妙的变化。

皇帝心中既有变化，作为中书令的张说当然不能抱残守缺，由此又

有新的想法。

因为张说就是张说，而非泥古不化的宋璟。

且说李隆基无法决断兵制之事，这日找到宋璟问询。

宋璟对此事持否定态度，其说道："陛下，臣与姚公向来不愿改变府兵制。不错，府兵制虽有兵源不足且耗费较大的弊端，然府兵多集于关中，如此可以确保皇权稳固。若改为募兵，朝廷鞭长莫及，难以掌握边关将帅的真实募兵数目，则边关将帅极易拥兵自重。再说了，京师宿卫之兵不到边关历练，其战阵厮杀之技就落在下乘。万一边关将帅生乱，朝廷如何制之呢？"

"张说说过，边关募兵数目须由朝廷控制，不允许其自行募兵。且边关将帅以三年为期，须使他们相互调换，勿使他们就地坐大。"

宋璟摇头道："陛下呀，许多突发事儿多临机而发，处帷幄之中如何能决之呢？"

李隆基知道宋璟向来有泥古不化的毛病，也不想在具体事儿上与他较真。他此时忽然怀念起姚崇，若姚崇还在，他定会三言两语将事儿剖析得甚为明白。

宋璟又道："张说还说减去二十万人以务农事，此举看似替国家省了钱，其实不过为障眼法儿！"

"障眼法儿？"

"是呀，陛下请想。自此以后，兵农分离，则养兵之费皆须朝廷负担。此花费与减去二十万人相较，孰轻孰重呢？"

宋璟说得不错，张说此提议实为彻底废除府兵制，此前那种寓兵于农的办法就永远成为历史，军费全部由朝廷负担。

李隆基笑道："宋卿又非不知，如今国库日渐充实，全国将士不过八十万人，朝廷还是负担得起的。"

宋璟又摇摇头道："陛下千秋万代之后，能保证国库常常充盈吗？天道无常，万一迭遭凶年，朝廷也会入不敷出啊！"

李隆基笑而不答，心想宋璟有些杞人忧天了。

宋璟对张说有些不以为然，大约二人性情相差极远，由此互相看着不舒服，其愤愤说道："陛下，臣有衷心之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李隆基笑道："宋卿向来快言直语，犹如魏征再世，朕什么时候禁约你说话了？"

"陛下，臣瞧着张说的派头甚不舒服，不知陛下为何授他为中书令？"

"想是宋卿不知，张说之所以为相，朕还是得姚公之荐。"

"唉，姚公那一时刻许是昏了头。陛下，张说文才武略，实臻一流；然此人逢迎转篷，那也是极致的。陛下以此人为相，不可不察。"

李隆基闻言心中感动，心想宋璟如此直肠人儿，虽罢相后犹对自己累进忠言。有臣如此，夫复何求？他重重点头道："朕知道张说的性情，请宋卿放心，朕自会多用张说长处，屏其弊端。"

李隆基虽服宋璟人品，然对他的建言并不重视。他始终认为，姚崇思虑缜密，其所言多为深思熟虑的结果，那是应该认真对待的；而宋璟却偏于感性，其所言大道理不错，然用之处置纷纭万事，就失于简单。李隆基在厘改兵制之事上没有听从宋璟的意见，他认为时势多有变化，一味死守府兵制并非上策，也就基本上全盘接受了张说的主张。

后数日，李隆基在朝会上拿着一沓奏书说道："此为张卿厘革兵制的奏书，朕细细看了数遍，其间又多询重臣意见。看来府兵制已落后于时势，确实应该厘革。张卿，朕准奏，可速速拟发诏书，即刻施行吧。"

是时"中书门下"已取代政事堂正式运行，张九龄为枢机房主事，张说还兼知兵部尚书。此厘革兵制的诏书一下，"中书门下"与兵部倾力实施，裁军与募兵同时进行，实行了近二百年的府兵制从此寿终正寝。

若姚崇在世，其对厘革兵制的观点与宋璟大致相同，那是断断不会允许边关自行募兵的。姚崇开元初年为相以来，其孜孜以求的就是维护

皇权，其贬功臣散诸王，不怕身背恶名。眼前的厘革兵制，即是废弃府兵制，那么皇帝此前绝对拥有兵权的局面，许是有了许多变数。

李隆基是日晚上又让武惠儿侍寝，他因与故人相见，又多饮了几杯酒，变得有些兴奋。其对武惠儿说道："日子过得好快，瑁儿已经半岁了吧？惠儿，还不如把瑁儿接回宫中，他日日待在大哥府中，使你们母子两分，成什么样子？"

武惠儿幽幽说道："陛下，妾当然心念瑁儿，然妾心有余悸，委实不敢啊。"

李隆基明白武惠儿所怕为何，不想再与她继续说这个话题，就轻叹一声，说道："朕有些乏了，我们睡吧。"

数名宫女上来替李隆基和武惠儿更衣，其中一位稍为年长一些的宫女忽然跪倒在李隆基面前，禀道："陛下，婢子有宫中要事禀报，乞陛下圣听。"

武惠儿见状斥道："陛下面前，哪里容得贱婢说话？左右，先轰她出去，明日再予惩罚。"

李隆基挥手止之曰："不然。惠儿，这些宫女皆知宫中规矩，她敢犯颜禀报，说不定真有要事哩。她说完后，若果然胡言乱语，再责罚不迟。"

武惠儿答应了一声，嘱咐那名宫女道："陛下宽宏，就先容你一时，说吧。"

那名宫女已然吓得浑身发抖，张嘴结舌道："婢子听南熏殿相熟宫女说，皇后每至夜深人静之时，都要从匣中取出一只木偶人祷告一番。婢子心想，后宫严禁厌胜之术，皇后如此做似为此行啊。婢子深知此事重大，斗胆向陛下禀报。"

武惠儿怒道："你在本宫之中，奈何去管南熏殿之事？我看你才是多事之人。"

李隆基没有接腔，心想王皇后这些年行动之时有些遮遮掩掩，她弄来一个小木人念念叨叨，实属正常。他今日有些酒意，思绪忽然拉回到

惠儿的数个儿女夭折之事，刚刚降生的瑁儿又不敢回宫，心想后宫怎可如此诡秘？心中的一股火霍地升腾起来。他想到这里，追问道："你所说不过是传言，你应当知道，若所言不实，你的下场是什么。"

宫女再叩首道："婢子也怕传言太虚，遂央求那名相熟宫女相引入南熏殿以探虚实。婢子那日晚间躲在暗影里，果然看到皇后拿出一只木人祷告之后，又将之收入匣中。"

李隆基听到此语，背心上忽然一阵凉意直透脚底，他不禁四处看了看，生怕此时黑暗中也有眼睛盯着自己。他此时暗下决心，不管此女所言为虚为实，不可再让此女留在世上。

李隆基唤来一名太监，说道："速去传高将军，让他带十名太监前来。"

李隆基又重重对那名宫女道："你有胆子吗？待会儿随朕一起入南熏殿，并将皇后所藏偶人指引出来。"

"婢子愿往。"

李隆基听到此女语声平静，心中倒是多了一些诧异。他将目光投向身侧的武惠儿，只见她闻此惊讯正站在那里发愣。李隆基上前扶着武惠儿，温言道："惠儿，你身子沉重，还是早点睡吧。朕将那边的事儿处置好，也就不过来惊扰你了。"

高力士很快带领十名太监候在门外。

李隆基于是带领一班人奔向南熏殿。

王皇后其时已然就寝，其被杂乱声音惊醒，睁眼一看就见李隆基沉着脸带领一班人立在面前。她不明所以，急忙披衣而起伏地见驾。

李隆基没有理她，向那名宫女沉声说道："你说的偶人藏在何处？搜！"

王皇后一听"偶人"二字，顿时明白了李隆基的来意，一下子瘫倒在地。那名宫女居前指挥，数名太监依指示前去。很快，就听一名太监惊呼道："找到了。"

高力士将找到的偶人递给李隆基，此偶人并不很大，系用霹雳木雕成，样子做得相当精致。

李隆基看完正面，再看背面，依稀发现那里似写有一行字。他急令高力士掌灯过来细观，待他看清了字样，不由得大怒，脱口骂道："该死。"

李隆基挥舞偶人，怒问王皇后道："这是你办的好事！宫中有规制，不许后宫之人行厌胜之术，你为后宫之主，为何带头破禁？"

王皇后此时泪流满面，辩解道："陛下，妾求子心切，故请偶人祈祷，却与厌胜之术无涉呀。"

"朕问你，此偶人如何流入宫中？"

"禀陛下，妾兄守一悯妾无子，故广求仙人，遂有此法。"

"哼，你们果然为兄妹嘛。朕问你，你们在偶人身后写的一行字，到底是何用意？！"

原来偶人背后除书有天地之字及李隆基之名以外，更写道："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

这句话就惹了大麻烦了。王皇后若佩此有子，就可成为则天皇后。李隆基碍于祖母之尊，明面上不敢直斥则天皇后之短，然内心深处，对祖母大肆屠戮李唐宗室，重用武氏，且天下之姓差一点就改成武家天下，其心中其实厌恶之极。现在王皇后又想成为则天皇后，偶人上又写有李隆基的名字，分明想诅咒李隆基大权旁落，由此王皇后可以大权独揽嘛。

如此就犯了大忌讳。

王皇后和王守一实为蠢人，其视王皇后为则天皇后，本意想专宠后宫，未必就有染指朝政的想法。王皇后果然迷茫答道："妾只想生子，并无他想呀。"

李隆基不再理王皇后，转对高力士道："高将军，你速将此贱人看管起来。嗯，还有王守一，你须连夜将其捉拿，其家人也要圈禁起来。"

李隆基如此决绝，王皇后当然明白大祸已然临头，她顿时号啕大哭起来，哭诉道："妾不过犯了一点小事，陛下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陛下，我们数十年夫妻恩情，莫非就毁于一旦吗？"

李隆基铁青着脸，木然起步向殿外走去。

王皇后又是惊叫一声，手指那名宫女，尖声喊道："啊，我想起你了，此贱婢正是狐媚子身边之人。陛下啊，那狐媚子一直处心积虑，妄想废王立武，果然是她来构陷妾身啊！"

李隆基听到"废王立武"四个字，脚步停顿了一下。大约七十年前，祖父高宗皇帝下诏废王皇后，立武氏为皇后，引起朝中的一场轩然大波。李隆基此时恍然想到，果然重复往日的故事吗？

李隆基霎时又否定了自己，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惠儿非比则天皇后，最关键的是，自己亦非祖父高宗皇帝。

李隆基想到这里，回头冷冷说道："你说别人构陷你？哼哼，这霹雳木，这所写字样，难道也是别人替你办的？"

王皇后张嘴结舌，一时回答不上来。

李隆基接着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朕再叫你一声皇后，你之所以有今日，皆是你自己做出来的，那怨不了别人。"

王皇后稍为平静下来，说道："陛下呀，我们夫妻患难之时，哪儿知道陛下能成为皇帝？妾成为皇后？那狐媚子未受宠之前，宫内祥和平静，为何她受宠之后，宫内就迭生事端呢？妾知道陛下终归要废除妾皇后之位，妾不足惜。唯望陛下善视后宫，万不可使阴谋之人窃据皇后之位，如此后宫将永无宁日，也会危及陛下啊。"

王皇后此语出乎真诚，李隆基当然听得出来。然李隆基早就对王皇后心生厌烦，如此天赐之机岂能轻易放过？他于是摇摇头，不再理王皇后，然后决然走了。

第二日朝会之上，李隆基令群臣传看所搜出的偶人。宋璟是日也上朝，看到偶人及字样也只有摇头叹气。若按宋璟往日的性子，他认为皇后及太子等废立之事，事关国家，非是皇帝家事，不可轻易废立。然王

皇后欲为则天皇后，那是毫无办法的。

李隆基是日下诏，废除王皇后之位，诏曰："皇后天命不佑，华而不实，有无将之心，不可以承宗庙、母仪天下，其废为庶人。"

王守一因邀约妖人，蛊惑皇后，被李隆基下诏赐死，其家人也被流放岭南。

王皇后被废为庶人之后，一直圈禁宫中。王皇后遭此打击，心思黯淡之极，很快酿成一病，过了两个多月，即郁郁而死。

王皇后生前待后宫之人平和亲近，其身死之后，宫女们往往暗地里唏嘘怀念不已。就是李隆基本人，其与王皇后少年成婚，二人一同走过患难岁月，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他有时睹物思人，对如此决绝处置王皇后颇有悔意。

悔意毕竟是一忽儿的事儿，李隆基白日里忙于理政，晚间就是武惠儿殷勤侍候，还有许多娇嫩颜色纷至沓来，令他目不暇接，也就把王皇后淡忘了。

第二十一回　集贤殿群英荟萃　勤政楼君臣聚谈

某日，李隆基与张说议过时政，忽然又想起一事，说道："张卿，元行冲年老致仕，则丽正书院修书使空悬。朕想了数人皆不合适，看来只好由你兼知此职了。"

开元五年，秘书监马怀素鉴于秘书省图书流失、分类杂乱，遂向李隆基请求重新编订图书目录。是时天下连年大熟，国家已渐至正途，李隆基明白"盛世修书"的道理，遂答应其请，并将洛阳乾元殿之书全部迁至长安的丽正殿，授马怀素为修书使。由于修书量巨大，书未修成，马怀素即逝，由元行冲接任。至开元八年，《群书四录》修成，总计二百卷，收书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张说问道："《群书四录》已成，陛下还想修何书？"

李隆基答道："《群书四录》不过为目录罢了，其对搜辑群书还有点作用，然对时事裨益不多。"

“陛下的心意，莫非按经、史、子、集四部汇集成册，以成大书？”

“朕刚才说了，仅仅汇集前人著作，不过为砌墙工匠的手艺，殊无新意。”

张说不明李隆基的真实心意，只好说道：“微臣愚钝，乞陛下明示。”

李隆基取过一张白麻纸，将之递给张说。张说低头一看，只见上面写有六字：治、教、礼、政、刑、事。

张说此时大致明白了李隆基的心意，说道：“陛下的意思，以此六类总汇图书，以济时用？”

李隆基颔首道：“就是这样。然编撰时须以唐代为主，前代之事不过作为沿革罢了，不可原书搬进，须重起炉灶依序撰写。朕想过了，此书可名为《唐六典》。”

张说手执白麻纸，觉得上面所书六字非常沉重。他知道，编撰如此一部大书，既要耗费许多时日，又须大量有才之士倾力完成。

李隆基微笑道：“贞观一世，太宗皇帝修成许多史书与志书，注疏《五经》，修订《氏族志》，其修书之人也随之青史留名。张卿为文宗领袖，如此大书也只有你才能牵头修撰，然此书太大，耗力颇多，不知张卿意下如何？”

张说躬身答道：“陛下有命，微臣谨从。”张说边答话边想道，看来陛下鉴于天下安澜，开始有闲心折腾一些青史留名之事，这倒是一个有趣的变化。他想到这里，接着言道：“陛下刚才提到孔颖达注疏《五经》，这倒让微臣想起一件事儿来，国家大事，以礼为首要。《礼记》为前贤宝典，不可一字改动；然五礼仪注，经贞观、显庆年间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宜删改行用。”

李隆基闻言大喜，拍案叫绝道：“好呀，朕为何想不起来此事呢？嗯，此书就命名为《大唐开元礼》吧。”

张说心中不由得赞道：聪明的人儿一点即透，皇帝是也。

李隆基又微笑道：“然如此两部大书，极耗精力。卿现为中书令，

国事纷繁，你能一心二用、勉力为之吗？”

张说拱手道：“请陛下放心，臣为修书使，只要能有人力，即可无虞。臣请陛下开恩，容臣遍访天下学士以专心修书，并请陛下赐予俸禄。”

“嗯，此为修书之根本。你看中何人，即可将之召入书院中，其俸禄可以逾于常制，朕会令户部单独给付。”

李隆基又稍微思索一下，说道：“丽正殿过于狭窄，可将书院迁入集贤殿来。此殿宽阔，既利于贮藏书及修书人行走，朕有闲暇时候也可就近察看。”

集贤殿为兴庆宫仅次于兴庆殿的一处大殿，李隆基将此殿用于修书，对修书人来说实为一件恩遇之事。

张说又躬身谢恩。

张说主持集贤殿书院之后，广聚文学之士，如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贺知章、监察御史赵冬曦等著名文士皆延揽其中，至于张九龄等张说喜爱之人，那是必须进入书院的。一时之间，集贤殿书院在京城名声鹊起，文学之士以进入其中为荣，几可与太宗皇帝设立天策府文学馆的盛状相似。太宗皇帝当时刚刚被封为天策上将，其文学馆招揽学士，天下文士趋之若鹜，若有人能预其选者，竟然被时人称为“登瀛洲”，由此可见其位望之殊。

张说这日在集贤殿内与众人讨论书之纲要，秘书监徐坚被张说授为主修之人，其叹道：“我曾七度修书，奈何《六典》内容庞杂，我措思良久，对其体例实在未知所从。”

张说道：“圣上的意思，决计不可以砌墙的手法来驳杂堆砌，则体例之事务须珍重。”

众人此后七嘴八舌，争执不已。

他们莫衷一是，争执了好长时候，最后直学士韦述说道：“晚生以为，可以模仿周礼六官先叙现行职官，将令格式按内容系于有关职官之下，职官本身的沿革变化则在注文中叙述。如此一来，既可侧重大唐之

典，又兼顾了历史沿革。”

韦述此言一出，众人沉默思索，觉得这是一个好法子，遂将目光转向张说，以俟其定夺。

张说将韦述的法子想了数回，感到此法甚好，心中已是同意了，于是缓缓言道：“此法颇有些强行比附与削足适履之感，然总算为我们找到了一个下笔之处，可以一试。《六典》可以如此体例而写，《开元礼》也以此行之吧。”

张说一锤定音，众人也不再说什么，遂按各自分工前去忙碌。

且说武惠儿大腹便便，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

李隆基抚摸其腹部，忽然觉得里面的胎儿似乎动了一下，遂笑道：“惠儿，这些年你不停地怀孕，不停地生产，难道不怕孩儿生得太多，因此会消退你的容颜吗？”

武惠儿微微笑道：“妾之所以连续生产，在于陛下赐爱甚多。妾欢喜尚且不及，哪儿会有旁思呢？”

李隆基打量武惠儿的容颜，就见她虽经历了数次生产，然颜色依旧艳丽，且多了一些雍容华贵之气，愈发迷人。他脑海里忽然晃过王皇后的身影，那是一张令人生厌的面庞，如此两相交映，愈益衬托出武惠儿的可人。

李隆基将武惠儿揽入怀中，可以闻见其发间有一种甜甜的味道，其情思迷离地说道：“惠儿，有一件好事儿，你愿不愿做？”

武惠儿眼睛微眯，静静地享受着眼前的温馨时刻，随口答道：“陛下有命，妾唯有谨从。”

“嗯，后位已虚悬有些时日，朕看呀，这皇后之位只好由你来领之了。”

武惠儿闻言一惊，登时睁眼起身直视李隆基道：“陛下果然当真吗？”

“君无戏言，朕什么时候说过玩笑话？”

武惠儿脸色凝重，继而轻轻摇摇头道："陛下不可。妾无才无德，不敢领后位之职。妾能得陛下关爱，心已足矣，哪儿敢痴心妄想呢？"

"朕说过的话当然会实施，怎么会是你痴心妄想呢？"李隆基听了武惠儿说出"痴心妄想"之语，心想若痴心妄想，说明你心中并非不乐意，又继续替武惠儿打气。

武惠儿正色道："陛下，王皇后虽废，皇长子之母刘华妃现在宫中。所谓推长为尊，妾以为当以刘华妃为后最为妥当。"

李隆基脸上闪过一抹神态，其过程虽快，武惠儿仍瞧出了该神色实为厌憎之情。武惠儿知道，皇帝一直不喜欢刘华妃，她虽生出了皇长子，奈何她侍候不周让热水烫了儿子之面，由此破相。多年以来，李隆基对这对母子基本上不管不问，刘华妃事实上处于冷宫地位。

李隆基果然说道："她的模样如何能成母仪天下的皇后？"继而叹道，"惠儿，就是你愿意成为皇后，也须过了大臣这一关。朕上次废除王氏，他们看到偶人不敢吭声，若立新皇后，他们再无顾忌，定会说三道四了。"

武惠儿这会儿忽然想起则天皇后的往事，当初高宗皇帝欲废王立武，遭到大臣激烈反对，其数次提议皆被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给挡了回去。名将李勣（原名徐世勣，李世民赐姓为李，为避李世民的名讳改为李勣）瞧在眼中，心中有所思，这日高宗皇帝询问他的意见，其不假思索答道："此为陛下家事，何须问他人？"高宗皇帝由此茅塞顿开，很快立武氏为皇后。

武惠儿想到这件往事，嘴唇动了动，本想用这句话来回答，又觉得形迹太露，遂生生地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武惠儿不愿为后，并力荐刘华妃继任，多少令李隆基有些意外。历来皇帝与皇后为多少男女渴慕的地位，武惠儿却不心动，令李隆基心中多了一些感动。

这日早朝事过中途，群臣奏事接近尾声，李隆基开言说道："众爱卿，王庶人被废，后宫之位空置至今，后宫不可长期无主啊。嗯，朕以为武惠儿性格温婉约素，颇有母仪天下之风，可继为后位，众卿以为如何？"

群臣闻言，众皆失色。王皇后被废之后，从宫内传出的流言，皆说武惠儿恃专宠之身，觊觎皇后之位，其先在皇帝耳边诉说皇后的坏话，继而又将偶人藏于王皇后寝殿中，再令人密告撺掇皇上前去搜殿，由此王皇后失位。此流言虚虚实实，外人莫知其真，然将武惠儿勾画出了一副耍奸弄谋的嘴脸，人们心中惊呼：莫非昔日的则天皇后又化身进入宫中了吗？

如今皇帝突然提出立武惠儿为后，更加印证了武惠儿的阴谋：其步步为营，若取得皇后之位后，她还会想些什么？

李隆基看到群臣没有答腔，遂转问张说道："张卿，你为中书令可先回答：此事于礼有碍吗？"

张说此前曾为则天皇后之臣，当然明白则天皇后的手段。想起那段乱世，张说感到恍如昨日，其心中激烈反对武惠儿为后。然张说就是张说，他断不会当着群臣之面反驳皇帝，遂躬身道："陛下立任何一位妃嫔为后，只要其端庄温婉，其于礼都是无碍的。"

李隆基闻言心中暗暗笑骂了一声："老滑头，说了也是白说。"又追问了一句，"武惠妃有碍吗？"

张说期期艾艾道："武惠妃，武惠妃，哦，臣毕竟不知武惠妃详细，就由陛下圣裁好了。"

宋璟现在五日一参，正好参加今日朝会，其对张说吞吞吐吐有些不满，越班躬身奏道："陛下，臣以为武惠妃为后有些不妥。"

"有何不妥？"

"武惠妃非皇太子之生母，武惠妃现已生皇子，若立武惠妃为后，则储位将不安，由此天下就有了乱象之源。"

李隆基笑道："宋卿啊，你当知皇太子生母已逝，若依此等考虑，朕今后就难立皇后了。"

"当然可立皇后！臣以为刘华妃为人谦和恬淡，皇长子又待皇太子既尊敬又亲爱，如此最为妥当。"

李隆基得闻宋璟也力荐刘华妃，心中的厌恶之情又升起，一时陷入

沉默。

这时班序之后有一人越众而出，躬身奏道："陛下，微臣潘好礼有言要奏。"

潘好礼现为御史台御史大夫，是为正三品。李隆基看到潘好礼出班奏事，心中期望他最好与宋璟唱唱反调，如此就有了转圜的机会，遂温言道："潘卿职掌御史台，最解邦国典章之政令，好呀，请说吧。"

不料潘好礼开言所说的一番话，差点让李隆基背过气来。

"《礼记》有言，曰'父母仇，不共天'；《春秋》有言，曰'子不复仇，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惠妃为后，然武惠妃之再从叔为武三思，其从父为武延秀，他们皆干纪乱常，天下共疾。夫恶木垂荫，志士不息，盗泉飞溢，廉夫不饮。匹夫匹妇婚姻时尚相选择，况天子乎？愿陛下慎选华族，称神祇之心。"

李隆基听完这段义正辞严之话，心中的恼怒之情充溢心间，然他环视群臣，发现这帮人脸上皆有得色，心中暗自叹道：武氏流毒，看来殃及惠儿了。他努力平复心神，脸上拼命挤出微笑道："卿言惠妃本家之恶，他们并非惠妃本人呀。"

李隆基其实不知道，其脸上流露出的恼火与挤出的微笑混为一体，此模样有些奇奇怪怪。

潘好礼没有抬头瞧李隆基的脸色，依然不疾不徐奏道："宋公说得对，宜立刘华妃为后。"

"此有何区别呢？"

"《春秋》有云：'宋人夏父之会，无以妾为夫人。'又齐桓公曾誓于葵丘曰：'无以妾为妻。'陛下，此圣人明嫡庶之分，则窥兢之心息矣！臣之所以赞成宋公之言，缘由此起。"

李隆基凝视潘好礼那有些激越的脸庞，心想此人平时言语不多，为何遇到这等事儿就如此慷慨激昂？听到他如此引经据典，显系有备而来。

李隆基想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心想自己今日当殿提出欲立惠儿

为皇后，他们怎么会事先得知呢？

张说看到李隆基的嘴角又抽动了一下，心想如此场面若太久，皇帝定会很难堪，遂急忙替李隆基找下台阶的机会，其奏道："陛下，欲立皇后也不忙在此一时。臣另有他事要奏，不知陛下允否？"

宋璟当然明白张说的心意，遂侧目而视。

李隆基从尴尬中解脱出来，遂向张说投去嘉许之意。

张说所奏为括户事宜，他认为括户已然数年，其成绩斐然，朝廷不宜再派专门人力督查，今后由各州秉持朝廷方略，自行括户即可。

李隆基展颜一笑，说道："当初宋卿、源卿以及宇文融倡言括户，可谓甚有前瞻。嗯，就依张卿所言，今后由各州为主括户吧。张卿，对于那些括户有功人员，除了赏赐，还要重用。"

若论括户有功人员，除了大员宋璟和源乾曜之外，其下当属宇文融和李林甫，因禁恶钱被贬的崔隐甫后来也加入括户之行列中，也算有功。这三人皆为小吏出身，张说向来是瞧不起的。今日皇帝当殿说要重用他们，张说心中不愿，不禁有些愕然。

朝会散后，李隆基将张说留下来，他们还有话说。

张说暗暗思忖，皇帝单独将自己留下来，其谈话内容定与武惠妃有关。

孰料李隆基根本不提武惠妃的事儿，而是凝眉说道："记得贞观之初，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倡言国家实行教化之策，魏征更是信誓旦旦说道，若实行教化之策，三年就可实现天下大治。到了贞观四年，果证魏征之语。张卿，自开元之初至今已有十余年时间，你认为天下大治了吗？"

张说率然答道："陛下太谦了。其实开元四年之时，天下已然大治，从那时至今，陛下继续行教化之策，历年锦上添花，则今日之国势已盛于贞观、永徽年间。粮食、盐铁、人口、土地皆逾于往日，百姓安居乐业且思慕圣人所教，则教化之策已散入人心，臣恭贺陛下了。"

李隆基摇摇头道："卿言太过，朕如何敢与太宗皇帝、高宗皇帝相

比呢？记住，此话今后不可再说。不错，贞观朝与永徽朝之物产少于今日，然其治国之策惠及今日，终归还是先皇帝的功劳。对了，贞观年间曾出现‘岁无断死’之局面，可见教化之旨深入人心，百姓思贤修身，如此天下其乐融融。张卿，仅此一点，我们就不可过于自诩了。”

“陛下放心。陛下以《唐律疏议》为基础，陆续编订《开元格》、《开元后格》及《开元令》，现在又开始修撰《唐六典》。臣以为，这些新制格令还是秉持‘宽法慎刑’之精神，有些地方较之前朝更加宽慎，终有一日，定会出现‘岁无断死’之局面。”

张说与李隆基对答至此，已大致摸准了皇帝的心意。李隆基口中虽谦逊无比，然其内心中实在得意，这份心情是隐藏不住的。张说此时心念一动，暗想皇帝已有是心，那么今后须从这方面多加思虑了。

李隆基说到这里，已感身心舒泰无比，遂起身踱步说道：“好呀，今日将你留下谈说一番，实为幸事。张卿，今日朝堂之上，宋璟说话向来不拐弯儿，也就罢了；那潘好礼向来矜持，为何今日也能引经据典，且语出尖刻呢？”

张说闻言心里一紧，知道二人此前之语实为前奏，皇帝现在的问话才是最紧要的。他脑中思绪飞速轮转，然后斟章酌句答道：“陛下，潘好礼平时虽寡言少语，然其记性甚强。一次宴饮，潘好礼得令须让其背诵《礼记》，臣等以为他肯定背不出，就在那里等他的好看。谁知他一字一顿，将《礼记》整篇诵出，且一字不落。”

“哼，朕却看不出呀。他如此好记性，今日也就脱颖而出了。”

张说不敢再接腔，他知道言多必失，还是少说为佳。

李隆基却不与他打哑谜，单刀直入道：“张卿，你在朝堂之上语焉不详。这里就你我二人，朕欲立武妃为皇后，你到底是如何想的？”

张说遇到此重大事体之时，还是不含糊的，他昂然说道：“陛下，当初武氏横行天下，李唐天下差点为之倾覆。臣知道，百官及百姓过上如今的好日子，都不愿再回到乱世。他们之所以不愿立武妃为皇后，其实还是替陛下着想，生怕再启祸乱之源。潘好礼说话虽直，还是有道理的。”

“嗯，此语果然是你心中所思吗？”

“臣不敢欺瞒陛下。”

李隆基沉吟片刻，然后道：“好吧，朕知道了。朕若一意孤行，就拂了大家的好意。请你们放心，朕在位上，说什么也不许后宫之人干政的。”

“陛下如此，实为天下之福。”

“呵呵，朕本想你会以‘此为陛下家事’来推搪，为何如此旗帜鲜明呢？”

“陛下，臣等遵圣贤所教，于大节处须秉持大道之理。李勣当初向高宗皇帝建言，其心中有私欲，臣等不愿为也。”

“好，好，卿等如此，朕心甚慰。”李隆基纵声大笑，心中甚为畅快。

自此以后，李隆基再未动过立皇后的心思。

武惠儿次日到了宁王府，宁王妃悄悄对她说道：“知道吗？圣上昨日欲立你为皇后呢。”

武惠儿淡淡说道：“圣上有此心意，然立皇后当立刘华妃呀，我哪里够格呢？圣上那日说起，就让我拒绝了。”

若论宁王一家，他们对武家并无好感。然武惠儿将孩儿交来抚养，这些年来往甚密，且武惠儿又为皇帝的专宠，他们倒是期望武惠儿当上皇后。宁王夫妇知道，皇帝对己家甚为恩眷，可是皇心无测，自己一家前些年不是被放逐在外吗？今后宫内若有武惠儿照应，则可无虞。宁王妃急道：“妹子怎可如此说话？此为天大的好事，你怎可拒绝呢？”

武惠儿摇头道：“大嫂啊，我得圣上关爱，心已足矣。皇后须有德之人居之，我若妄居，非为好事。”

“妹子怎么就无德了呢？然话又说回来，妹子若不能升为皇后，恐怕是受你家世之累了。”

“大嫂说得对，唉，我却无可奈何呀。”武惠儿很想知道朝堂上的情景，问道，“估计昨日朝堂之上，大臣们反对声音甚多吧？”

“我仅听你大哥匆匆说了几句，惜不甚详。好像宋璟最先反对，此后御史大夫潘好礼出来引经据典，语甚激烈。”

宋璟出面反对，武惠儿早闻其名声，并不觉得奇怪。这潘好礼为何方人士呢？他又为何如此激烈？武惠儿本想继续询问，又想宁王妃所知甚少，自己若问得多了，说不定会露出痕迹，遂住口不问。

至于张说对此事的态度，其身边宫女昨晚上已悄悄向她禀报了皇帝与张说的对话过程，武惠儿早已在“勤政务本楼”中安插了眼线。

武惠儿回宫后独自在轩窗前沉思，忽然有些自怜：这些讯息或从宁王妃口中辗转得知，或者自己偷偷打探，如此讯息不通，委实可怜啊！

武惠儿在掖庭宫为宫女的时候，是时其家族已崩溃，由此饱受了更多的白眼，与其刚入宫时享受公主一样待遇相比，实有天渊之别。她天资聪颖，又读书甚多，其小小心灵中明白了一件事儿：这个世界上奉行弱肉强食的规则，你若势强时，周围人会纷纷前来阿谀奉承；你若势弱时，还是这帮人，他们投来白眼不说，有些人甚至恨不得将你踏在脚底。

武惠儿身为宫女，她知道若想有出头之日，唯有接近皇帝一途。天可怜见，她果然在花房中巧遇李隆基，且果然成为皇帝的宠妃。她事后也暗自庆幸，若无那日的巧遇，或者皇帝见到自己不感兴趣，又该如何呢？

武惠儿知道，李隆基绝顶聪明，心思深沉，且爱好广泛，比太宗皇帝多了一些风流自赏。这样的人儿，肯定不喜欢怨妇一样的女人，王皇后是为例证；他也不喜锋芒毕露野心勃勃的女人，因为他知道则天皇后、韦皇后干政后的恶果。于是，当李隆基提出让武惠儿继为皇后的时候，她不假思索地拒绝了。

她不敢露出欣喜的神色满口答应，更不敢心中实愿而造作推却。一切都要显得毫无痕迹，如此效果更佳。

她没有想到，宋璟、张说和潘好礼出声反对，百官也基本上附和，

如此皇后之位就变得有些渺茫了。

她现在又在琢磨两件事儿。

“看来欲谋后位，没有朝中大臣响应，那是断断不可的。”

武惠儿锁在深宫，至多到宁王府走动数回。宁王李宪绝口不问政事，则与之没有联络的必要。

武惠儿于是暗自琢磨：“朝中的哪类人可以联络呢？又通过什么渠道进行联络呢？”

经历过这场事儿，武惠儿彻底明白了张说的心思。此人看似活络，皇帝在朝堂之上询问时，他唯唯诺诺左推右挡，然与皇帝面对时，其回答却决然如斯。

“罢了，此人无缝可插。”此为武惠儿对张说的评语。

对潘好礼武惠儿怨恨甚深，可谓切齿之痛：“上有重臣，下有礼部，你一个御史大夫却来狗拿耗子，何至于如此张狂呢？”

武惠儿到了最后，终于想明白了：“御史台为言官聚集地，上至皇帝，下至百僚，乃至于各种台阁制度，皆可开言说话。嗯，有了随便说话的权利，且皇帝还要郑重倾听，也算有能耐了。”

而李隆基欲使武惠儿继为皇后不成，那日就向武惠儿表达了自己的遗憾。

武惠儿大为感动，嗔道：“妾早就说过无能为皇后，陛下关爱妾身，则妾已知足了。陛下，今后再不能有此议了。”

李隆基叹道：“惠儿，朕为皇帝，竟然连自己的皇后都决定不了，委实可悲呀。这帮大臣，这帮大臣，为何让朕如此不舒服呢？”

武惠儿敛身为礼，说道：“妾恭贺陛下。”

“又有何处要恭贺了？”

“妾读前朝故事，那日太宗皇帝在朝堂之上得魏征诤谏，回宫后恼

怒不已，口称要杀了魏征这名老儿。文德皇后闻言，急忙换服朝贺，并说此为君明臣直之结果。陛下，如今朝臣敢于诤谏，却与贞观朝相似啊。”

李隆基闻言，心中甚喜，赞道：“好呀，你能明白此大义，即为天下之幸。哈哈，惠儿，你将朕比于太宗皇帝，你也有文德皇后之风嘛。”

武惠儿正色道：“陛下，文德皇后昭如日月，妾哪儿敢相提并论呢？”她又展颜一笑道，“何况，妾之身毕竟为妃嫔罢了，又不是皇后，也就没有提谏言的资格。”

武惠儿如此说话，就有撒娇的意味了。

李隆基闻言更喜，心想这就是这个可人儿的好处，既善解人意，又殊多趣味。其心中如此想，口中犹言道：“话虽如此说，然那潘好礼却过于无礼了，他引经据典，将朕说得一无是处。哼，他有如此本事，朕此前竟然没有瞧出来。”

武惠儿接口道：“陛下，妾听说有才之人方敢直言相撞，潘好礼如此，许是他此前不善于表达的缘故。陛下，潘好礼许是璞玉一块儿哩，若善加琢磨，肯定能成大器。哦，他若久处中央，就失于锻炼，还是让他多加历练才是。”

李隆基无语地瞧了武惠儿一眼。

武惠儿马上觉悟，急忙用手捂嘴道：“妾知错了，妾不敢干预朝政，乞陛下责罚。”

李隆基挥手向其臀部轻轻一拍，笑道：“好了，朕已责罚你了。”

第二十二回　张丞相用人分明　王忠嗣挥兵如神

李林甫自太原返京，这日带着一些并州土仪入源乾曜府中拜望。

经历了括户的过程，李林甫与源乾曜变得相熟起来，李林甫已不需要让源乾曜的儿子们传话，两人可以相对攀谈，且话语渐至深入。

李林甫拱手拜道："源公，晚辈奉命回京，看来括户之事已大致成功，不用朝廷派人日夜督促了？"

"是呀，圣上对张令就是这样说的。"

"源公，不知朝廷会如何安置我们这帮人呀？"

"嗯，你们大有前途，大有前途啊。"源乾曜说到括户之事，顿时大为兴奋，当初由源乾曜和宇文融倡言括户，此事使国家受益很大，圣上对此大为称心。追根溯源，源乾曜之所以被授为门下省侍中成为宰相职，其与括户之事大有干系，他接着兴奋地说道："你们此次回京，朝廷定会论功行赏，官秩皆会有升的。"

"哦，如此还请源公多多照看晚辈。"

源乾曜问道："你昔在太原之时，张说在那里任并州长史和天兵军大使，你们应该经常见面，他对你观感如何？"

"晚辈不过匆匆见过张令数面，言语并不多，也就无情分可言了。"

源乾曜微微一笑道："是了，张说自视才高，你又为荫职出身，他终归未将你瞧在眼中。"

张说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源乾曜如此一来待在中书省的时间最多，他们每每议事，张说的主意成为主要，源乾曜处于绝对从属的地位。

源乾曜待在中书省里的时候，有时候也暗赞张说的能耐。其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则门下省似成为中书省的附属；其在中书门下设立五房，又可将尚书省绕过，可以直接向六部下令，如此似将各衙署的权力集于一身。

门下省对中书省封驳之权，如今处于从属位置，则封驳功能大为降低。源乾曜知道，此前的中书省与门下省的相对设计，有利于权力的制衡，如今集于一身，则张说相权日重，其实对皇权不利。

令源乾曜大为不解的是，皇帝李隆基对此举不加反对，反而大加赞成。

皇帝尚且如此，源乾曜当然随同，然并不意味他的心里没有想法。

李林甫自从约见张说之后，已明张说对自己的态度，知道自己就是百般奉承，也终归枉然。李林甫有一件好处，他能够很快明白事情的大致脉络，进而有所抉择，绝不走冤枉之路。

所以他决计不会再走张说的门路。

李林甫微微一笑道："源公所言甚是，晚辈明白张令眼光甚高，也就不会去空耗力气了。"

源乾曜叹道："然皇帝之下，张说一言九鼎，你不去走他的门路，再寻他途，实为空耗力气啊。"

李林甫从此话中读出了源乾曜的无奈，心想源乾曜日常唯张说之令是听，看来心中也是有想法的，遂说道："源公为侍中，亦为宰相职，圣上睿智无比，肯定不会偏听偏信，则源公说话，圣上也会重视的。"

源乾曜刚才话音出口，已是大为后悔，心想自己在一个后生小子面前说出此怨怼之语，若传扬出去实在不美，遂笑道："是啊，国家大事，例由我们先议，张说还是善于倾听意见的。哥奴呀，你们括户有功，朝廷定会念着你们的功劳，妥为授任的。"

李林甫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官腔了，其神色如常，谦逊问道："晚辈识浅目陋，不知进退。请问源公，晚辈今后在何处任职为宜呀？"

由于事关李林甫的前程，源乾曜倒是开动脑筋想了一遍。李林甫非科举出身，虽对书艺、音律、丹青之事有所涉猎，然官场中以文翰为主，他终归难上台面。源乾曜又想，如今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似混为一体，唯御史台可以弹劾任何人，似成为三省之外唯一的相抗阵地。若御史台也被张说所把持，则朝中就成为一团和气了。眼前此子说什么也不会与张说混成一体，若将之布于御史台，说不定将来会有什么用处哩。

源乾曜想到这里，微微一笑道："圣上如今导人诤谏，对言官甚为重视。哥奴呀，你有识见，行事也缜密，我觉得你能入御史台倒是一个好去处。"

李林甫躬身相谢："源公之言，晚辈谨记。还望源公方便的时候，在圣上和张令面前多替晚辈周全则个。"

看来武惠儿的无意之言在李隆基面前起了作用，过了几日，李隆基对张说说道，潘好礼颇有才具，须到外任上历练一番。

是时内外任交流已成惯例，潘好礼又非张说的亲信，也就无须向皇帝进言。后数日，潘好礼被授为并州长史，并兼知天兵军节度副使。

如此一来，御史大夫之位出现空缺。

李隆基征询张说授任此位的意见。

张说道："臣想起一人，其平乱有功，又为功臣之弟，现为中山郡公闲居在家。"

李隆基道："此人莫非崔日知吗？"

"正是崔日知。"

崔日知系崔日用的从父弟弟，当初李隆基杀掉韦氏拥父亲李旦为皇帝之时，崔日知时任洛州司马。适逢中宗皇帝的次子李重福在洛阳领人作乱，崔日知领兵痛击，遂立大功。后来崔日用被贬，崔日知也受到牵连，赋闲至今。

李隆基叹道："博陵崔氏实乃人才辈出，可惜崔日用已逝，想起他当初立有大功，而今黄泉两途，朕心伤悲啊。好呀，可以起复崔日知嘛。张卿，你莫非想授崔日知为御史大夫吗？"

"臣有此心意。陛下，崔日知明经及第，素有才翰，可堪为用。"

"然他赋闲多年，御史大夫为一重要的职事，他果然能胜任吗？"

李隆基心中掠过了一阵不快，他想起了张说对崔隐甫和宇文融的授任之事。

崔隐甫和宇文融的授任之事空悬至今，缘于张说欲授崔隐甫为金吾将军、宇文融为明威将军。

金吾将军为从三品，明威将军为从四品，其秩级不低，然兵制厘革之后，府兵制已名存实亡，其虽有将军之名，而无督军之实，则为闲散之职。

张说欲授任此二人的想法尚未奏闻李隆基，其讯息不知从何处流了出去，引起京城人们舆论。

“崔隐甫与宇文融括户有功，圣上也说过要予以重用，为何将他们任为军中闲职呢？”

“嘿嘿，中书令张说为文宗领袖，对非文学之士向来瞧不在眼里，你莫非不知此二人的出身吗？”

“不错，此二人确实未经科举入官。”

“对呀，他们未经科举入官，就是无才，焉能为文官？还是做一名武夫最好。”

“胡说。此二人致力于括户之事，若无文翰之才，焉能大功告成？”

“嘿嘿，所谓党同伐异，朝中多为文学之士，如何能容这二位白丁之士？”

这股风也刮入李隆基耳中，宫内的武惠儿也有耳闻。

那日李隆基下朝之后，武惠儿陪其用午膳。他们用完膳后，李隆基躺在胡椅中闭目消食，武惠儿忽然笑吟吟问道：“陛下，妾近日得闻姚公与魏知古的一段故事，有点想不通哩。”

李隆基“嗯”了一声，示意她说下去。

“当初韦氏和太平公主干政，姚公与魏知古皆为陛下立下大功。听说魏知古侦知太平公主欲不利于陛下，他及时奏闻方免祸乱。然姚公为相之后，似乎忘了魏知古的功劳，对魏知古殊无好感，且百般刁难。”

李隆基心想，姚崇当初大加贬斥功臣，非是出于个人恩怨，却是为固自己皇权而设。只是其中幽微，也没必要向武惠儿详细说知了。

武惠儿接着道：“妾后来得知，姚公之所以不喜魏知古，缘于他认

为魏知古小吏出身。陛下，魏知古有大功在身，为政时又勤勉谨慎，姚公如此待他，是否有些不公呀？”

李隆基叹道：“朕用姚公，在于他有济时之用。朕对姚公信任有加，允其辖内威权独运，果然使国运昌盛。有相如此，朕心甚慰啊。至于他在施政时对谁好一些对谁差一些，乃至委屈了某人，终为小节。”

“陛下所言甚是。然妾还是不明白，人若小吏出身，就可断定其一生无才吗？”

李隆基睁开眼，微笑道：“天下人们众多，岂能一脉考人？姚公如此认为，实在失于偏颇了。譬如文学与吏治并非对立，如姚公为科举出身，以文华著名，尤善于吏道，他若一味以文学治世，焉能有‘救时之相’之称？惠儿，你今日为何沉湎于这个话题？”

武惠儿抿嘴笑道：“妾也是一时心血来潮，由此想请陛下指明。唉，女子为何不能参加科举呢？若有此例，妾说不定也能考中进士，如此也很荣光嘛。”

李隆基闻言畅怀大笑，说道：“嗯，你哪日到孔夫子墓前瞻仰一番，捎带着问一下孔夫子，他那‘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之语从何而来？你若能说服孔夫子，朕也可以专为你设立女进士之位嘛。”

武惠儿知道这是皇帝调笑之言，那是当不得真的，遂正色道：“惠儿不敢扰了陛下之心智。妾知道，男女有别，治国大事还是男子来理最好，若女子插足，极易酿成歧途。所以三皇五帝至于今，未见女子为皇帝为大臣者。”

“嗯，你知道就好。惠儿，朕有些乏了，我们到榻上歇息一会儿。”

武惠儿为聪颖之人，她说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她既知张说对自己的态度，知道此人的主意甚坚，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自己的皇后之位暂时无望，然假以时日，万一皇帝旧话重提，届时朝中大臣依然无人支持自己，则皇后之位依然渺茫。从这个时候开始，武惠儿决意在朝中寻觅支持自己的人儿，张说明显不是，那么她遍植亲信、打压异己的做法也不可做得太畅快了。

如此就有了这番对话。

李隆基现在见张说推荐崔日知为御史大夫，耳边就响起了那日与武惠儿的对话，遂说道："张卿，崔隐甫昔为御史中丞，因禁恶钱被贬，现在又括户有功，若让他任御史大夫还算妥当；还有宇文融，其倡言括户，又在东都督促括户数年，其成绩卓著，授其为御史中丞，应该能有作用。"

皇帝既有此意，张说不敢与之硬抗，只好迂回说道："陛下，此二人到御史台任职，应该称职。臣有一点忧心，他们读书不多，如此眼光就有了局限。御史台有肃正朝列之职责，他们为主官，眼光识见较于寻常官吏要高。"

李隆基见张说又抬出了这般说辞，闻言说道："张卿，他们未经科举出身，是为短处。然也有好处，他们明白自身之短，处政时加倍努力，所谓以勤补拙是也。括户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他们出于公心，戮力而为，是为例证。"

张说见皇帝心意甚坚，不敢再加阻挠，遂躬身言道："臣奉旨。"

"好吧，你这就去拟旨吧。嗯，崔日知也不要再赋闲了，就授他为金吾将军。他在洛阳以平乱出名，还是有些军事之才的。"

李隆基不经意之间改变了张说的欲授之人，崔隐甫与宇文融入主御史台，他们后来也辗转知道此次授任的详细过程，二人从此对张说暗自怀恨。

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宇文融为御史中丞，二人一主一副主持御史台，李林甫也很快进入御史台，成为察院的侍御史，是为六品职。

李林甫为谢二人提携之情，这日晚间在府中治酒，请二人入府为客。

宴酣酒热之际，崔隐甫与宇文融不由得想起张说，慢慢地就有了不逊之言。

崔隐甫骂道："昔日狼窜鼠辈，不过会舔奴才的靴跟，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了。"张说巴结王毛仲，且他吻王毛仲靴面之事不知如何就传扬出去，如此就被天下人诟病。

宇文融也很得意，说道："还是圣上圣明啊，我们办了一些具体事儿，圣上就瞧在眼中。张说这一次欲玩权术，不料被圣上瞧破了。哈哈，想张说这会儿定是懊丧得很哩。"

崔隐甫衷心说道："是啊，是啊，你倡言括户，果然眼光深远。嘿嘿，我禁恶钱被贬，不料因括户又翻过身来。唉，其实这御史大夫应当你做才是，我继续做我的御史中丞，最为相宜。"

宇文融道："崔兄何出此言？我们同台为僚，又分什么彼此了？今后遇事时，我们大可多商议数回，只要谁的主意好，就依此言而行。"

"那是，那是。"崔隐甫点头称是。

宇文融道："我们今后就把眼光集中盯于张说那帮人身上，他们只要有错，我们尽可弹劾。哼哼，他们皆处要位，只要行事，皆会有错，我们弹劾多了，时间一长，圣上也会不耐烦他们。"

崔隐甫赞道："对呀，御史台谨守职责，如此做正合圣上心意。"

李林甫比二人年轻，又为他们的属下，今日设酒相待，只是殷勤侍候，不敢随便插话。他听了二人说了许多话，心中有了计较，遂举盏道："二位兄长，愚弟再敬酒一盏。"

三人举盏对饮。

李林甫起身执壶倒酒，他为谨慎之人，开席之后不许家人入内，并将房门合上，不许家人听见他们说话。

李林甫归于座上，拱手说道："愚弟心中有些想法，还请二位兄长批评。"

崔隐甫嘿嘿一笑道："哥奴年纪虽轻，然比我们老成。你的话定是深思熟虑而来，说吧。"

李林甫道："二位兄长刚才所言，愚弟不敢苟同。愚弟以为，对张说这帮人不宜弹劾太频，反而应该放任他们。"

"此为何道理？"宇文融惊问道。

“二位兄长应该看到，圣上择相甚严，如今张说为相，圣上肯定会有所期待。张说上任之后，果然不负众望，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又厘革兵制，此二招皆为大手笔，圣上甚为嘉许啊。”

崔隐甫颔首道：“不错，是这样。”

李林甫接着道：“张说为相未及二年，其理政少有缺失，国势也日渐繁荣，圣上对其信任有加。我们若动辄弹劾，圣上定会以为我们为泄私愤而为。”

崔隐甫和宇文融相视点头，意甚嘉许。

“如此一来，就有些打草惊蛇了。愚弟以为，我们不挑其毛病，以奉承为主。刚才宇文兄说得对，他们皆处要位，怎么会没有毛病呢？我们不挑其小毛病，要找一个致命的大毛病，然后一招致命！”李林甫说完，又拱手道，“此为愚弟的拙见，还望二位兄长批评。”

二人一时没有答话，他们心中皆被深深地震撼了：此子年纪轻轻，却有如此心机。若假以时日，那如何得了啊！

自从默啜死后，突厥人对西北境的压力顿减，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得到了难得的安谧，其商旅之路也畅通无阻。

郭虔权久为北庭都护，其因为斩杀默啜之子同俄而威名远扬，使突厥人不敢轻易启衅。然去年冬日，郭虔权忽染一病竟然不治，如此就死在军中。郭虔权虽死，突厥人现在一盘散沙无力攻伐，边疆由此相安无事。

突厥人无事，吐蕃人却在蠢蠢欲动。某一日，他们兴兵攻下石堡城。

石堡城原为吐谷浑的地盘，吐谷浑王内附大唐之后，这片地面也就归了大唐。吐蕃看到吐谷浑归了大唐，顿时感受到了威胁，遂屡屡攻入唐境。他们攻到石堡城地面，觉得这里是进入河西地区的必经之道，遂在这里因山筑城，以储存粮械，进而威胁河西、陇右地面。

吐蕃内乱之后，其势衰落，石堡城由此易手，由唐兵控制。现在唐兵一时大意，石堡城又被夺走。

萧嵩是时任河西节度使，恰在此时，朝廷厘革兵制的文书颁下，萧嵩见之大喜，遂想起一人，令人唤他入帐，劈面问道："你久有鸿鹄之志，眼前有一个报仇机会，你愿往否？"

"只要能报仇，末将愿往。"此人年纪甚轻，至多不过十六七岁的年龄，其面庞稚嫩，然身子高大且粗壮。

"好呀，朝廷有敕令，我们今后可以自行募兵。这样吧，你可在现有兵士中挑选，也可另行募兵，如此练成一万人。我给你三月的时限练兵，然后兴兵直取石堡城。"

"末将听令。"

此人名为王忠嗣，是年刚刚十八岁，却是一位大有来历之人。

解琬昔为朔方节度使的时候，为了对付吐蕃侵扰，朝廷令他兼知河西节度使，某日他召集重兵，以王海滨为先锋攻击石堡城。此战唐兵大胜，共斩敌一万七千人，获马七万匹，牛羊四十万头，可谓大捷，唯王海滨身先士卒，其深入敌围，竟然脱力战死。

李隆基感于王海滨之忠义，赠其为左金吾大将军。王忠嗣是为王海滨的独子，是年刚刚九岁，其入见李隆基的时候，伏地而泣，李隆基抚之说道："此霍去病之孤也，须壮而将之。"遂授其为尚辇奉御，是为五品职，并将之养在禁中。王忠嗣年龄与李隆基第三子李享相当，二人又志趣相投，由此一同长大。

王忠嗣长到十七岁，为报父仇，累累请求到河西为将，李隆基无奈答应，授其为左威卫将军。然李隆基怕他血气方刚，又有复仇之心，私下里诏萧嵩不可轻易派王忠嗣出战，以免发生意外。萧嵩由此将王忠嗣压了两年，王忠嗣累累请战而不能，恼得嗷嗷连声。直到近期萧嵩密奏李隆基，李隆基复诏答应：若有以多胜少之机会，王忠嗣可以居后出战。

由此可见李隆基对王忠嗣的关爱之心。

所以王忠嗣领令之后，萧嵩又交代一声："与战之时，你可居后指挥，不得前锋杀敌。此为圣旨，你若不听，就是抗旨！"

王忠嗣答应了一声，心想我若到了阵上，你又如何管得了我在阵前或是在阵后？

王忠嗣在军中日久，深知府兵制的弊病。这些亦兵亦农的兵士，贪恋家中的田亩和妻儿，打仗时极不愿冒死冲锋，只想混够时辰返回家中。在高宗皇帝时期开始，西北战事屡有兵败之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王忠嗣决心训练出一支全新的军队，只是萧嵩给的时限太短，他只好从权了。

时限太短，就不能到太远处募兵。王忠嗣决定，先从河西军中选出六千人，再设法从邻近的陇右、朔方等地招募四千兵士，由此形成步、骑各五千的队伍。

此后，王忠嗣用了一月时间将一万兵士集齐，再用两月时间集训。他一边练兵，一面思考如何攻击石堡城的事儿。

石堡城因山而建，据险而立，与雁门关的地势有些相似。王忠嗣知道，若拿这一万人去强攻石堡城，就会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能否攻下石堡城尚在两可，估计这一万人定会伤亡大半。

但为了不辜负皇帝的期望，王忠嗣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两万唐兵向石堡城进发，他们到了距石堡城两里处的小山前停下，然后摆开阵列，根本没有攻城打算，摆出了一副防御的态势。城上的吐蕃人眼见两万唐兵犯关，知道他们纯粹是以卵击石，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中。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唐兵摆好阵列，从后面又走来了许多提铲持锤等农夫模样之人，他们到小山上开始凿石筑墙，明显想建一城堡。

吐蕃人见之大惊，若此城堡建成由唐兵据守，则后患无穷。以往吐蕃人固据石堡城，间或开关纵兵侵入河西、陇右地面大肆劫掠一阵，看到唐兵开始合围，即又蹿回石堡城，唐兵到此无法攻破，只好望洋兴叹。若眼前新堡建成，吐蕃人就没有了以往畅快进出的方便。譬如吐蕃兵再入河西、陇西地面侵掠，极易被新堡里的唐兵闸断归路，由此大量伤亡。

吐蕃小论悉诺逻恭禄负责主持对唐军事，其闻听唐兵在石堡城前筑

新堡，连忙到关前亲眼观察，他很快明白了唐军的用意，说道："若此新堡建成，即成我军跗骨之蛆，不行，须让他们建不成新堡。"

悉诺逻恭禄与唐兵交手多次，深明唐军的虚实，其说道："哼，用两万兵马就能挡住我吐蕃铁骑吗？嗯，速速集齐一万铁骑来此集合，待午间他们懈怠之时即去冲杀一阵。你们见兵就杀，连那些农夫也不可放过，不出两日，他们自可退回。"

悉诺逻恭禄知道，唐兵步卒大多怕死，他们每每遇到吐蕃铁骑即一哄而散。

他不知道，引兵出关正是王忠嗣的计策。

高原的阳光较之平原更为浓烈一些，天空中虽有数抹白云，终究难挡阳光。就见碧蓝的空中挂着一轮热辣辣的日头，其直射地面令人慵懒。唐兵经过一晌的暴晒，渐渐枯萎，其阵形眼见散乱起来。

石堡城门猛然洞开，就见许多吐蕃铁骑一拥而出。

唐军见状大惊失色，趁着吐蕃兵出关之后需要等候排阵的当儿，一唐将挥舞红旗，就见二万唐军步卒很快分成两拨：一拨手持盾牌护持小山农夫，另一拨排成方形之队，前面步卒排起盾牌，后面步卒张弓待发。

吐蕃兵已排阵完毕，就听他们忽然齐发一声喊，阵形开始发动。随着他们靠近，那些持弓唐兵发出箭矢，密集的吐蕃马骑顿时有人马中箭倒地。

无奈关门离唐兵阵列太近，那些吐蕃铁骑很快闯入唐军阵列中，他们或砍或挑，就听唐兵一片哀号声音，如此吐蕃铁骑过后，地面上横七竖八躺有唐兵的千余尸体。

蓦地，唐兵阵中有角声鸣起，就见小山上的唐兵收缩防守，纷纷以山石掩护，以防吐蕃铁骑的冲击；空地上被冲散的唐兵瞬间变成大圆，外面皆用盾牌护持，然后缓缓地旋转后退。

吐蕃铁骑回头又冲击了一回，然到了这个奇怪的阵势面前冲击不开，只好遇强而分，从其两翼掠过，然后再成方阵，再顶着唐兵圆阵缓

缓后退。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且战且退，圆阵里的唐兵此时腾出手来放一些冷箭，让吐蕃人伤亡不少。此时后退约有三里开外，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场地，吐蕃人突然发现，一彪唐兵正立在那里，似是专候他们。

圆阵里的红旗又展，圆阵于是缓缓退到左边，将新到的唐兵与吐蕃人对阵。

吐蕃兵的率兵之将看到眼前的这帮唐兵更少，至多有五千人，他们所处位置正好适合己方。就听牦牛角吹响，吐蕃人又发动了攻势。

新到唐兵的战法很奇怪，他们排成横队，其间相距约有二十步。眼见敌骑冲来，前排之人一手持圆盾护身，然后将身滚地，盾下伸出一只钩形之枪专钩来骑马脚；后排之人依样画葫芦，皆倒地伸出钩枪。

冲锋过来的吐蕃铁骑由此遇到了克星，一番冲锋过去，竟有三停马骑倒地。那些唐兵此时丢掉钩枪，从身上拔出砍刀，开始与摔在地上的吐蕃兵缠斗起来。

冲锋过去的吐蕃铁骑眼见此状，不知所措。现在若反身再冲，极易伤到自己人，他们一时拿不定主意。

蓦地，一阵低沉的号角声响起，随后就听见马蹄如风一般卷地而来，两彪唐军马骑一左一右夹持奔驰，瞬间就到了正在愣神的吐蕃马军面前。吐蕃人尚未惊醒过来，唐军马骑已闯入敌阵开始砍将起来。

一银甲将军一马当先，其手挥泼风大砍刀率先杀入敌阵，只见银光闪处，十余名吐蕃人顿时身首异处。此人正是王忠嗣，他早忘了皇帝的嘱咐，变成一位拼命先锋。

王忠嗣的勇气激励着将士们的杀敌之心，那吐蕃将领见不是势头，又令牦牛角响起，此为退兵命令，吐蕃铁骑此时所剩不过一半，开始夺路而逃，待他们退回到石堡城门前，所剩之人不及一千。

为什么呢？

新出现的唐军已歼灭近半敌人。

左方的圆阵唐兵又变为一字长蛇阵，顺势截下千余马骑。

剩下的吐蕃马骑行到小山之前，就见那里的万余唐兵步卒已排好阵势，以盾牌将他们拦截，他们缠斗在一起，后面的王忠嗣已带领唐军马骑前来抄底。不及千人的吐蕃人好歹闯过了拦截之阵列，他们也多是遍体鳞伤了。

吐蕃兵由此大败。

王忠嗣银盔银甲，带人在石堡城前耀武扬威一番。

萧嵩闻此大捷，当即写成奏书送往长安，其中详叙战场情节，当然重点赞扬王忠嗣有谋有勇。

萧嵩得知王忠嗣不听圣命，依然为前锋在阵前冲杀，遂怪而责道："你明知圣上之命不许为前锋，为何还要抗旨呢？哼，你就是有些功劳，终究难赎抗旨大罪。"

王忠嗣少年心性，到了阵前就忘记了皇帝的嘱咐，返程之时想起此事，心中不免惴惴。其回到灵州之后，不先见萧嵩，而是悄悄寻到此前相熟的军中录事，从其口中得知发往京中的奏书中只提自己的功劳，未提违旨之事，心中的石头方才落了地。

王忠嗣诚恳答道："末将到了阵前，满脑子皆为杀敌的念头，就忘记了圣上和萧大使的嘱咐。萧大使，还望瞧在末将欲为父报仇的分上，请在圣上面前多遮掩一些吧。"

萧嵩看到王忠嗣抬出死去的父亲，实在无话可说，只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萧嵩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言犹未尽，叹道："此战虽大捷，然吐蕃人还据守石堡城，有些美中不足啊。"

王忠嗣慨然说道："请萧大使放心，此战不过为大战之前奏，末将还有后续之策，管教吐蕃人退出石堡城。"

萧嵩叹了一口气，心想那石堡城据险而建，想让吐蕃人退走，谈何容易？不过王忠嗣此战有功，他说些大话也不以为过。

捷报送往京中，李隆基阅罢龙颜大悦，拍案说道："好哇，虎父果然无犬子，又是一员良将！"

张说其时在侧，也赞道："王忠嗣自幼得陛下关爱，其为报父仇，由此用心磨砺，果立不世之功。陛下，那萧嵩敢用如此年轻之将，也算慧眼识人了。"

李隆基闻言不免有些得意，自诩道："朕曾对萧嵩言道，若能保忠嗣安全，可以给他出战的机会。呵呵，看来武将与文士有些不同，武将往往需要临机变化，在瞬息变阵中能觑出战机，非是一味勇猛即可，这样的人才可能成为帅才。嗯，能为帅者还是着重天赋的。"

"陛下所言甚是。此战彰显王忠嗣有为帅之才，陛下宜擢拔重用。"

"是呀，怎样赏其功呢？忠嗣年龄不过十八岁，已成为四品将军，其位已高，似不宜擢拔太快。"

张说微微一笑，说道："陛下所虑甚是。若王忠嗣再打几次胜仗，陛下接连擢拔，则他很快官至一品，如此一来，若他志得意满，由此不思进取，就违了陛下的心意。"

李隆基沉思了一会儿，说道："然此仗为忠嗣军事生涯的首场胜仗，朕无任何封赏，也就少了激励之意。这样吧，给他一个爵位，以示关爱之意。"

此后，李隆基敕封王忠嗣为清源县男。

说完了王忠嗣的事儿，李隆基又对张说厘革兵制大加赞赏，其说道："张卿，此次与吐蕃一战，彰显兵制厘革已初见成效。萧嵩奏书中说道，这次之所以能战胜敌人，关键在于那一万新生力军。有句话叫做一心无二用，此前兵士亦兵亦农，他们的军械甲服还要自己承办，其打仗之时牵挂家中的田亩和妻儿，甚至对手中的军械也不敢损坏，这样的兵失却勇往直前的劲儿，能打胜仗吗？譬如自高宗皇帝至今，我方与吐蕃的战事屡有胜负，朕以为我方败绩的原因，多因少了这股精神头儿。"

皇帝赞扬兵制厘革，即是对自己施政的肯定，张说闻言心中无比舒坦。李隆基又道："忠嗣此次就地募兵，使朝廷少了人员转运之费。张

卿，此举果然能使国库充实一些吗？”

张说答道：“臣令户部核算过，两者其实相差无几。府兵制之时，兵士无战事时居家为农，有战事时自备衣装军械加入战列，朝廷主要负责其战时粮草，虽有转运之劳，负担并不很重；兵制厘革之后，自募兵开始，朝廷须负担其衣装军械，还要免其租庸调，另边疆紧要处须常备为军，户部每年要专项拨出大笔军费以养兵。”

李隆基却不计算这些小账，说道：“国家养军队干什么？须使他们有军队的样子，由此所战必捷，以镇四夷。他们既有战力使边疆稳固，则四海承平，百姓可以平安富足。此前的兵制看似省钱，然一战败绩，即震动京师，此等震骇与糜费，岂是能用钱来衡量的？这样挺好，张卿，你确实文武全才，为国家立了一大功。”

张说眼观李隆基那神采飞扬的神色，心想如此区区一战，皇帝如此高兴，看来还是其心思发生了变化。张说知道，姚崇为相时向李隆基提出三十年内不求边功的建言，李隆基爽快答应；宋璟为相时萧规曹随，对于取回默啜首级的郝灵佺不理不睬，迟迟不愿擢其官职，郝灵佺竟然郁郁而死。那时的皇帝绝对听从丞相之劝，绝不开口彰扬边功。张说为相之后，明白姚崇当初建言这项国策的深意，绝口不倡言边功，无非对兵制厘革一番而已。皇帝的神情表明其心思有变化，张说应该如何应之呢？

张说虽有逢迎转篷之能，然在大关节上还能把持得住。他知道，历朝以来皇帝若轻启边事，穷兵黩武，往往落了一个国破民敝的结果。隋炀帝接收老子隋文帝营造的丰厚家产，他不思安静，肆意挥霍并发动辽东之战，其执政不过十余年就身死国破。太宗皇帝正是以隋炀帝为殷鉴，制定了“抚民以静，唯重教化”的国策，也就成就了贞观盛世。

张说心间其时晃出一丝感叹：为何皇帝多爱边功，且追求奢侈呢？他心念及此，决定还是不要鼓励李隆基谋求边功为好。他躬身言道：“陛下任用姚宋为相，十余年来励精图治，抚民以静，使国家富足如此。臣如此建言，无非顺势而为而已。陛下，臣知道，其实姚宋二人此前也都瞧出了兵制的弊病，他们之所以不予厘革，一者因为国家尚需恢复生机；二者认为府兵制虽有弊端，然其兵权实在中央，可以制衡四方。如今兵制厘革之后，边疆权重加大，若其有异心，极易生乱。”

李隆基闻言叹道：“是呀，姚宋二人此前皆有此虑，朕也以为然。

你刚才说过厘革兵制其实是顺势而为，国家走至今日，若不顺势厘革，就是抱残守缺了。”

李隆基凝眉思道：“我们此前也议过此事，须有常法予以制衡。边关钱粮由户部拨付，边将没有多余钱粮，终究无所作为。眼前之势，突厥人已不复为患，唯吐蕃人和契丹人还须防范，河西与幽州作为防范重地，其所部皆不超过十万人。哼，他们就是有心作乱，本钱还是差了一些。”

张说拱手说道：“陛下谋虑深远，则为天下之幸。”

李隆基又微微一笑道：“哦，忠嗣此战出名，却与张守珪相映成趣呀。忠嗣拒吐蕃，张守珪挡契丹，天降此二人来佐朕啊。”

张守珪现为幽州节度副使，并兼知营州都督。张守珪与契丹人、奚人相峙多年，基本上将东北境治理安澜。张守珪是年不过三十余岁，甚得皇帝的称赞和器重。

张说看到皇帝又将话题扯到边将之上，不想与之继续讨论，遂转移话题道：“陛下文治武功，天下之人共仰。陛下于开元之初，留心理道，革去弊讹，仅用六七年间，即使河清海晏，物毁俗阜。陛下，如今入河湟之赋税可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即可充满左藏。其时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四方丰稔，百姓乐业。”

张说所提到的“左藏”以及“右藏”，泛指国家仓廪。所谓“右藏”，指设在京师的太仓，主要受纳各州县上贡的正租，用来给付皇室费用、京官禄米、诸官户丁匠公粮，也可用于补充军饷；所谓“左藏”，指的是设在关东的国库，掌钱帛、杂彩、天下赋调，由户部统一支配。

是时除了这些国库之外，每州县还设正仓，用来储存每岁本州县应纳之租，除了向国家上缴正租外，此仓还负责州县之官的禄米给付，以及驿递丁夫的口粮。

开元年间之后，随着粮食日渐丰盈，民间为了备荒自救，自发在各县设立义仓，朝廷看到此举可以防灾赈济，遂将之收归县衙管理，然后据地收税。其后粮食丰盈，义仓爆满，一些主要产粮区又设立常平仓，其中储积，主要来自和籴，有调整物价之意。

李隆基听到张说颂词连连，不觉笑道："卿如此恭维于朕，莫非有话想说吗？"李隆基颇为了解张说的习性，知道他颂词频出的时候，肯定有其他意思以为后续。

张说躬身道："陛下新设集贤殿书院，彰显陛下向文好礼之胸襟。臣以为，天下富足，则需礼仪为之相配，所谓顺势而为，若陛下重视礼仪，实为教化之策再上台阶。"

"是呀，朕让你们编撰《唐六典》与《大唐开元礼》，正为是思。"

"臣以为，编撰此二典颇费时日，京中之人许是知道陛下重视礼仪，然天下人呢？"

李隆基明白，张说正在撺掇自己举行一些大礼仪式了。若时光倒退几年，李隆基断不会听此等言语。开元之初，李隆基焚珠玉铸金银，其目的在于减奢费，若举行大礼仪式，势必花费其多，与戒奢尚朴之旨不合。然眼前国势渐强，国库充实，李隆基的心态已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其闻言颔首道："嗯，你说得有些道理。遵制为礼，确实为将教化之旨深入人心的好方法；且国家与庶民日渐富庶，人心知富，更有珍重之心与自尊之心，可以顺势为之嘛。"

"臣以为天下安澜，实为陛下励精图治，由此感动上天垂顾的结果。为使今后繁荣昌盛，陛下宜祭拜昊天上帝，祭于南郊。"

张说提出祭拜昊天上帝，李隆基心中涌出往事，叹道："上次祀南郊还是景龙三年的事儿，时光飞逝啊，一晃已过去整整十四年了。"

十四年前的今日，李隆基以临淄郡王的身份居于潞州。自己的伯父李显为皇帝，伯母韦皇后干政，因恐惧宗室危及自己地位，将一应亲王、郡王都赶出京城。是年李显决定举行盛大的祀南郊仪式，诏诸王回京观礼，李隆基因而得以离开潞州返回京城。

想起那次回京的路上，赵敏已怀孕，其对京城有着美好的憧憬，一路上欢声笑语，犹不能释去李隆基的心头愁闷。其观看道侧的萧萧落木，由此触动心境，遂敷演一曲《感庭秋》。

李隆基当时为郡王之身，他当时肯定想不到自己能成为威权独运的皇帝，且是一位效太宗皇帝之行的有为皇帝。只是当初路上相伴的佳人

已逝，令李隆基心头有了一丝遗憾。

张说的建言恰恰说到李隆基的心坎上，他为皇帝准备了诸般演礼的理由，李隆基若不答应就有违常情了。李隆基此时心中也有欣喜，同样为祀南郊，自己前者为观礼的郡王，现在为致祭的君主，两者相较，其中能增加自己多少的愉悦啊。

李隆基算了一算时辰，问道："按例应当于十一月祀南郊吧？如今其间时辰无多，能来得及吗？"

"请陛下放心，若论礼仪所需，有旬日时辰提前准备即成。只是若请四夷来使及外官入京观礼，时辰就有点紧了。"

"若祀南郊，没必要让外官返京观礼，他们一来一返，既费钱粮，又会误了本所政事；至于外使，其京中若有使者，邀请他们观礼即可。"

"如此，臣速速与礼部和太常寺会商，保证按期举行。"

李隆基大称心意，说道："好哇，朕授你为礼仪使，全权负责此次仪式。哈哈，你为一代宗师，行此事就有些牛刀小试之感了。"

张说躬身答应。

第二十三回　王猛观礼惹祸端　张说热灶议封禅

雍州府是时更名为京兆府，其刺史改称为尹，以示与其他州府的区别。

中宗皇帝神龙二年，雍州府司户李元纮成为闻名天下的人物。当时太平公主到长安郊外游玩，瞧中了一所寺院的水碾，令人拆除后移回府中。寺院僧人不服，将太平公主告至雍州府，司户李元纮受理之后，当即将水碾判还寺院。

雍州府刺史窦怀贞是时热衷名利，看到李元纮一点不给皇妹太平公主面子，顿时吓得要死，当即令李元纮改判。

那李元纮遭窦怀贞一番训斥，回到案前提笔在案状上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移，此判无动！然后挂冠弃职而去。

李元纮由此成为天下闻人。

宋璟为相之后，想起这件往事，遂奏闻李隆基，破例授李元纮为京兆府尹。李元纮非科举出身，其正直的性儿与宋璟颇合，二人可谓相得益彰，使得京兆府官风为之一变。

朝廷欲祀南郊，仪礼之事由礼部及太常寺负责，地面行人维持则由京兆府负责。李元纮深知此为朝廷大典，不敢怠慢，此前就全力布置安排诸事细节。

十一月初九，祀南郊大典按期举行。朝廷多年来未举办如此大典，此风传出后，人们皆算着此日子欲来观礼。初九日天未放亮，就见自兴庆宫开始转往朱雀大街，再到南郊圜丘，道路两侧已是万头攒动。这些人多为京城居住之人，也有少部分人从外地拥来，他们知道此为皇帝仪仗必须经过的地方，遂早早占据一个好位置，以观大典。

张说为仪礼使，此前召集礼部及太常寺人员议礼，其程序多依古礼而行，唯在献礼之人上争执颇多。

每逢大典之时，首献者当为皇帝，其后名为亚献、终献。自高宗皇帝开始，如封禅等大典仪式上，皇后往往成为亚献之人，如高宗皇帝时，则天皇后为亚献；中宗皇帝时，韦皇后为亚献。

张说决定取消皇后亚献的成例。

仪礼之人中倒有一大半人反对张说的提议，他们振振有词，认为既有成例，不可妄自推翻。

张说道："朝廷祀南郊，例由高祖皇帝配享昊天大帝，当然应当由宗室之人献礼。"

"皇后难道非宗室之人吗？"

"皇后？如今后宫哪里有皇后了？"

"王皇后虽废，还有华妃、惠妃嘛。"

“哼，我至今没有听说过，哪儿有妃嫔献礼的道理？”

他们争执数番，最后还是张说的意见占了上风，由此奏闻李隆基之后，李隆基说了一句：“对呀，大唐遭乱日久，其中主因多为女人干政。自今日始，祭拜昊天大帝时不许女人参与。”他当即准奏。

献礼的秩序为：皇帝李隆基为首献之人，邠王李守礼为亚献，宁王李宪为终献。

邠王李守礼之所以能为亚献之人，其来历颇为辛酸。

高宗皇帝共有八个儿子，前四个儿子因非则天皇后所生，皆不得善终，其后辈也很凋零。李守礼系则天皇后长子李贤的次子，李贤被封为太子不久，很快被废为庶人，并被母亲迫令自杀，其长子李光顺和三子李守义也先后不明不白身死，李守礼得以苟延残喘存活下来。

到了开元年间，李隆基一辈中以李守礼年龄最长，如此获得了亚献的机会和荣誉。

是日南郊祭祀仪式繁复，午时之后方才结束。待李隆基一行返回兴庆宫，冬日已然西斜。

祭祀之时，南郊圜丘早被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这些人固然为观礼来此，他们最大的兴趣还是想一睹李隆基的龙颜以及重臣的风采。

为了争抢有利位置，那些可能得见龙颜的地方人满为患，人们摩肩接踵，挤成一团。

自开元初年至今，四海安静，百姓富足，人们闲谈之时，早将李隆基视为不世出的英主，言语间恭谨万分。渐渐地，李隆基被人们渲染成一个传奇万能人物。他诛韦皇后、杀奸臣之举被人说得口沫横飞，甚至被演绎成一位能够飞檐走壁、飞刀耍枪的异人；另一方面，李隆基所谱之曲、所写之词经教坊敷演已然散入民间，人们又看到一位风流多才的英俊皇帝。以潞州为例，李隆基居住的地方被辟为圣地，府衙派专人前来值守，允许游人依序瞻仰。至于李隆基在潞州巧遇赵敏、韩凝礼卜蓍遇异、山间现祥云之事，更被人说得绘声绘色。

所以，李隆基每每出行之时，百姓沿途观者如堵。

今日人们争相观礼，由此酿出许多事端。

一文士模样之人单足蹬在土坡的边缘处，伸头向前观礼，不料被人撞了一下，由此立脚不稳跌落坡下。

他抬头上观，就见撞击自己的为一个锦衣少年，与自己的年龄差不多。他心中大怒，跳起身来将那名锦衣少年扯了下来，然后复立原处。恰在此时，皇帝车驾从面前经过，他好歹看见了李隆基的侧面。

那锦衣少年也摔倒在地，其跳起身来大怒，随即破口大骂，本想上去拉扯，又见此文士身材魁梧，知道自己与其相抗讨不到好处，遂愤愤地说一句："你等着。"言罢转身出外。

这名文士系河间举子王猛，是时入京会试，闻听有大典即来观礼。他见那名锦衣少年离开，遂不以为意，继续在那里探头探脑观看。

王猛忽觉后衣一紧，顿时被拽至坡下。他立定后观察，就见那名锦衣少年又带来两名年龄相若之人，那锦衣少年开口骂道："不知死活的家伙，竟然敢到京城地面来撒野，找打呀？"

三人于是围拢过来，欲对王猛拳打脚踢。

王猛虽为文士，在家乡时也颇爱弄拳习棒，身子练得颇为壮健。他看到三人围拢过来，暗思若与他们抱成一团，自己就讨不到好处，于是慢慢后退，眼中的余光忽然瞥到右方地上有半截木棒，遂弯腰拾起。

锦衣少年三人看到他拾来半截木棒，心中并无怯意，心想他终究难抵六拳，就继续向前逼近。

王猛渐渐退到坡边，已无路可退。他的心一横，双足跳起，挥动木棒直击锦衣少年。只见一道白影晃过，惨叫声中，那锦衣少年已然倒地。

另二人尚未愣过神来，那王猛已收住脚步，挥棒左右连击，就听惨叫连连，这二人实在经不起打，与那锦衣少年一同在地上翻滚惨叫。

是时四周已聚拢数百人观看，他们看到王猛以一敌三，且姿势矫健，身手不凡，遂发出叫好声。叫好声惊动了维持秩序的衙役，他们看到数人在这里斗殴，生怕扰了大典仪式，就将王猛等四人带离现场。

锦衣少年三人想是手臂被打断，他们疼痛难忍，惨叫连连，身上的锦衣沾满了尘土，模样显得极为狼狈。

王猛等四人被衙役扭送至京兆府衙，由京兆府法曹断理此案。按说因口角斗殴实为小事，然在大典之侧喧闹，有捣乱大典之嫌，法曹于是十分重视，其问清了事情详细，先斥王猛道："你入京参加会试，不好好在舍中温书，却来斗殴，实在有辱斯文。"

他又斥锦衣少年三人道："你们聚众斗殴，且以多欺单，实为主责。"

锦衣少年装出一副可怜相，辩解道："大人呀，此人膀大腰圆，实为恃强欺人。请大人好好看看，我等三人手臂骨折，他却是毫发未损。"

法曹"哼"了一省，说道："按照大唐之律，你们扰乱大典，实为大罪，须当囚禁。"

法曹不敢自专，转入正堂将事件禀报给了李元纮，并请示如何。

李元纮闻言道："他们滋扰大典，按理为大罪。然他们毕竟为斗殴，也未扰了大典，若将他们囚入牢中，就违了圣上倡言的宽法慎刑之旨。罢了，就不用与大典相连了。"

"李大人之意，莫非以斗殴之事处置他们？"

"是呀，他们确实为斗殴嘛。只要他们不再争竞，就放了他们吧。"

法曹闻言，即返回前衙，对四人说道："李大人宽宏，不再追究你们滋扰大典之罪。你们今后不许再有争竞，若答应此事，即可具结后出衙。"

那锦衣少年哭诉道："大人，若如此来办，我等岂非白挨打了？"

法曹道："嗯，让王猛赔你们一些钱，回家好好养伤去吧。"

如此轮到王猛不愿意了，其强项说道："大人如此断案，有些横蛮。鄙人好好观礼，是他前来滋事，又寻来二人妄图以多胜单。若非本

人有些力气，早被打得甚惨。大人，他们前来滋事，理在本人这里，他们受伤其实活该，本人不该赔钱。”

法曹听完王猛的申辩，顿时大怒，斥道：“你若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则理在你方，你却恃强出手，将他们打得伤筋动骨，如此逞凶，还有什么道理可言？本官大事化小，你却不领本官之情。也罢，你们不听本官调解，就入牢囚禁吧。”

王猛知道，会试之日在即，若误了会试之期，自己的损失更大。他寻思再三，只好委屈地拿出钱来赔付，然后具结了事。

李林甫数日后辗转得知此事，心中就转开了心思。

祀南郊大典顺利结束，张说作为仪礼使居功至伟，李隆基龙颜大悦，将张说夸赞了数回。

张说因为祀南郊大典办得极为成功，又见皇帝龙颜大悦，心中若有所思。

“中书门下”的五房设立之后，张说与源乾曜商议好的政令可以快速发出，这里名副其实，成为中枢之地。源乾曜下朝之后就直奔这里，其在门下省待的时候越来越少，在这里的时候越来越多。

他们这日商议好待处理的政事，张说笑问源乾曜道：“源侍中，皇帝陛下的心情实在好呀。看来这次大典恰当其时，圣上今日朝会之时又将我们夸赞了一遍。”

源乾曜答道：“张公倡言祀南郊，如今国泰民安，则张公倡言恰当其时，皇帝陛下由此龙心大悦。”源乾曜日常处事之时，时刻牢记自己的本分，即张说为主，己为辅，不敢与张说争权。

张说听到此赞语，心中惬意无比。源乾曜日常勤勉办事，议事时又以张说为主，从未有过自己的独立意见，且不固执己见，张说于是甚为满意。

张说不忘源乾曜功劳，说道：“源侍中怎能如此说话？明明是我们共同商议好的事儿，怎么就成了我一人的倡言呢？”

“事实如此，张公今后不可谦逊。”

张说慨而受之，然后说道："嗯，此次大典过后，我又有一个新想法，不知你意下如何？"

"张公请言。"

"我想呀，如今国泰民安，国家能有今日，实因皇帝陛下上应天命，再依贞观故事来教化天下的缘故。此次祀南郊，场面毕竟太小，我以为须行封禅大礼，方能彰扬陛下之功。"

源乾曜闻言惊道："封禅？"

"对呀，就是封禅！上一次封禅之时为万岁登封元年，其时则天皇后登嵩山封禅，距今已过去近三十年，皇帝陛下该是封禅的时候了。"

源乾曜感到此事重大，一时沉默不语。

张说见状，追问道："源侍中有何顾虑？"

源乾曜停顿一下，方缓缓言道："张公，如今虽国泰民安，然国家此前迭遭乱世，如今刚刚步入正途，非为彰扬的时候。再说了，封禅事大，糜费颇多，若劳民伤财，恐非圣上之意。"

张说斥道："你又如何知道圣上不同意呢？"恰在此时，张九龄入室，张说见之唤道，"九龄来得正好。我欲倡言圣上到泰山封禅，源侍中以为不合时宜。来，谈谈你的看法。"

张九龄平素办事持重，看到这二位宰相意见不合，暗想自己人微言轻，哪里敢说自己看法了？遂踌躇道："下官识浅学陋，不敢妄言。"

张说道："此非定议，不过漫谈罢了。九龄，你但说不妨。"

张九龄瞧了源乾曜一眼，见他目光甚殷，心中就将封禅的事儿想了一遍，遂说道："二位大人，下官以为封禅事大，应予持重。遥想太宗皇帝贞观年间，群臣数次建言封禅，太宗皇帝不许。终太宗皇帝一生，从未举办封禅大典。由此看来，只要国富民强，是否举办封禅大典，其实无碍的。"

张说听得张九龄如此说话，明显赞同源乾曜之言，心中就有些恼

火，斥道："你懂什么？其后高宗皇帝举办封禅大典，实为彰扬贞观之功。

嗯，你胡乱说话，强似不说。下去吧。"

张九龄讨了个没趣，只好躬身而退。

源乾曜见张说本想让张九龄前来帮腔，孰料张九龄却不顺着其恩师的意思说话，如此被赶走，心里就有些好笑。他现在又不想与张说翻脸，就坐在案前低头不语，其脸色紧绷，不现喜怒之色。

张说沉默了一会儿，继而言道："源侍中，到底封禅不封禅？终归要看圣上的意思。这样吧，明日早朝之时，我代表百官向圣上进言，来年到泰山封禅，你以为如何？"

源乾曜颔首道："好吧，就按张公的意思办。张公，若圣上单独问我，我该如何说呢？"

源乾曜如此说话，说明其心中还有些不愿，张说也很爽快，答道："哦，若圣上单独问你，你大可直抒胸臆，否则就是欺君了。然明日朝堂之上，我代表百官向圣上进言，你就不可再出反对之言了。我们今日说话，岂能白说？"

"那是，那是，场面之上，我还是唯张公马首是瞻的。"

次日早朝之时，张说待百官诸事奏罢，然后再出班奏道："皇帝陛下握符提象，出震乘图，英威迈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臣等幸遭昌运，谬齿周行，咸申就日之诚，愿睹封峦之庆。"他说完自袖中取出一卷绢书，双手将之擎起，说道："此为百官联名的上表，恭请皇帝陛下东封泰山，请陛下御览。"

高力士趋步过来取过上表，将之交于李隆基手中。

张说伏地叩拜，说道："请陛下封禅泰山，以遂百官之请。"

后面的百官见状，忽然一齐跪倒，齐声说道："请陛下封禅泰山，以遂臣等之请。"

李隆基接过上表瞧了几眼，看见百官跪倒，遂挥手道："罢了，都

平身吧，起来说话。”

李隆基乍闻百官倡言封禅，其内心感受实为惊喜。刚刚结束的祀南郊大典之上，李隆基依礼首献，其叩拜之时，就见前方香烟缭绕中，正中的为昊天大帝的牌位，侧旁有高祖皇帝的牌位配享，心中由此涌起一股志得意满之情：隆基依贞观故事治国，使国家步入正途，如今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如此就不枉了上天的眷顾和祖上的厚望。

现在百官倡言泰山封禅，此大典与祀南郊相比，实为至上盛典，又可夸示于天下，李隆基心中有些愿意了。

李隆基心中虽愿，并不意味着当即答应。此时群臣已然立起，李隆基眼光环视群臣一圈，缓缓说道：“卿等心意，朕甚明白。然朕承奉丕业，十有余年，德未加于百姓，化未覃于四海。现在若在泰山封禅，则上天和先祖会认为隆基乖理也。”

张说躬身奏道：“陛下有大舜之孝敬、文王之慈惠、夏禹之恭俭、帝尧之文思、成汤之深仁、轩皇之至理，如此之仁德，使人和岁稔，成就盛世。臣等仰考神心，旁采众望，则封峦展礼，时不可仰。”

张说的这番话，将李隆基的仁德和功绩吹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李隆基听完，心中妥帖无比，觉得张说所言，句句中听，果然是为自己量身打造一般。

其他官员也一同躬身言道：“乞陛下上应天命，早日泰山封禅。”

李隆基坚决地摇了摇头，说道：“朕之功德，如何敢与太宗皇帝相比？昔贞观君臣戮力施治，终于成就盛世。朕观《太宗实录》，贞观五年，赵郡王孝恭等人倡言封禅，贞观十一年，众臣又请封禅，太宗皇帝先是同意继而废之，终太宗皇帝之世，未行封禅。朕欲步太宗皇帝之英烈，不敢轻言封禅。”

张说此时心中想道，大凡遇到禅让、加尊号，乃至封禅等大事，皇帝断不会爽快答应，那是需要推辞数回的。今日倡言封禅，已然恰到好处，不宜再多说话，遂缄口不言。

李隆基看到群臣不再吭声，遂继续说道：“自今日始，今后不许再提封禅之事。”

朝会于是随之而散。

李隆基令张说和源乾曜留下，令他们到西侧殿议事。

二人入了西侧殿，忽见殿中比以前单独面见皇帝时多了二人：一为御史台御史，二为史官。

李隆基看到二人有惊诧之色，遂微笑释疑道："你们不用惊疑。朕前些日子观《太宗实录》，看到太宗皇帝每遇三品以上者奏事时，必让史官、谏官在侧。朕认为此制甚好，就令高将军依制恢复。"

张说和源乾曜也知这段前朝往事。唐太宗于贞观初年，规定中书省、门下省及三品官入朝奏事时，在侧必备有谏官和史官，以即时匡正过失，史官即时记录。然到了高宗皇帝和则天皇后主政时，许敬宗和李义府当权，他们往往在杖卫百官退朝后，把皇帝左右的人屏开，然后秘密上奏，御史、史官皆不得与闻。如此一来，唐太宗确立的这项制度渐渐废弛，为奸臣的进谗为恶大开方便之门。

张说躬身赞道："陛下此举，看似甚微，实则宏大无比。自今以后，奸人再不敢在陛下面前进谗言为恶。唉，臣为何此前就想不起来这件往事呢？陛下，臣确实失职了。"

源乾曜也表达了敬佩之情。

李隆基笑道："罢了。张卿，你今日的好听话儿说得不少了。恭维话说得多了，也就成了谀词。呵呵，他们立在一侧，将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得甚为明白。"

张说道："臣不敢苟同陛下之言。臣以为，誉美之言非是谀词，因为这些赞美之言实有所据。臣今日确实说了不少好听话儿，然句句为实呀。"

李隆基不想再与张说纠缠这个话题，转而问道："嗯，你们二人为朕宰臣，当知无不言，使朕知晓天下之事。哼，你们今日蒙蔽圣听，知罪吗？"

二人闻言，再观皇帝脸色严肃，不知犯了哪项天条，遂相视一眼，然后齐齐跪下，张说叩首道："微臣愚钝，不知如何得罪？"

李隆基将那卷上表拍了一下，说道：“哼，你们联络百官，为何不先对朕言一声？你们今日殿上突然集体发难，不正是想要朕的好看吗？”

皇帝既然提到这一档子事儿，张说心中顿时释然，源乾曜却在那里有些惴惴不安。

张说拱手奏道："此系微臣之罪，却与他人无涉。臣等联名之时，有人确实问臣是否奏知陛下，臣当时含糊答道陛下已知闻了，陛下，臣有欺君之嫌。然臣当时心想，臣等倡言封禅，此为臣等心声，万一陛下事先得知，肯定厉言禁止。"

其实张说让群臣联名之时，李隆基一开始就知道了事儿的详细。他今日之所以厉言斥责张说，无非想将在朝堂之上的戏份儿做足做够。

李隆基又斥责源乾曜道："源卿，听说你最先署名！哼，你为门下省侍中，当有对中书省的封驳之能，如此甚好，你们倒是成为同声连气的好搭档。"

源乾曜吓得不敢吭声，只好一味叩首。

李隆基觉得火候差不多，遂叹了一口气，说道："唉，念你们有功于国，朕不便深责。罢了，都起来说话。"

张说自被授为中书令，其时刻把握李隆基的心路。开元之初，李隆基确实励精图治，努力克制己欲效贞观故事，至开元八年，使国家渐至富庶。他近来与张说说话，无意间流露出了志得意满的神情，尤其他设集贤殿书院，亲自书写编撰《唐六典》及《大唐开礼》的体例，张说已然十分明白：皇帝此时渴望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

张说由于觑准了李隆基的真实心路，现在虽蒙皇帝的训斥，也就比源乾曜坦然许多，他于是转移话题，说道："陛下，集贤书院编撰二书的进度，臣今日已在朝堂之上向陛下禀报了。臣今日想奏闻一件好事，集贤学士吴兢编史之余，广采太宗皇帝贞观一朝史事，已大致编成《贞观政要》一书，不日就可献于陛下。"

李隆基认识吴兢，说道："吴兢还兼知卫尉少卿吧？此人沉湎于治史，可谓有成。源卿，记得你与张嘉贞为相时，此书已大致编成，为何迟迟不献上来？"

源乾曜看到张说提起吴兢所编的《贞观政要》，心中暗暗骂张说太

过无耻，其为了邀宠皇帝，竟然想通过献书来彰扬己功！吴兢自则天皇后之时即入史馆修史，其在开元初年之时，鉴于皇帝欲依贞观故事治国，就萌生了编著一部贞观君臣的对话集。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搜集太宗皇帝史料，然后自开元五年开始编撰，如今大模样已成，并为之定名为《贞观政要》。

源乾曜躬身禀道："陛下，吴兢此书已于开元十年大致编成，其迟迟未献，缘于其深恐书中错谬贻害天下，由此精心勘误。"

李隆基颔首道："对呀，欲少有错谬，务必精益求精。嗯，就让他慢慢修订吧，也不忙在这一时。"他转而又说道，"嗯，朕刚才提起张嘉贞，听说张嘉贞即将回京。待他面见朕之后，卿等二人可代朕宴请他一回。"

二人急忙躬身答应，张说因陷害张嘉贞，心中不免有鬼，偷眼瞧了皇帝一眼，意欲探知皇帝的真实心意。

李隆基果然回答了张说的疑问，他重重叹了一口气，说道："张嘉贞曾为中书令，其因弟累而贬官，朕当时有些草率了。唉，你们今日在朝堂之上颂扬朕之功德，可是呀，若无百官的劳苦，焉有今日？张卿，自姚公为中书令直到今日，你们这帮为相者居功至伟。张嘉贞有过失，然他为相时勤谨为政，还是颇有功劳的。你们宴饮之时，要将朕的这番话说给他听。"

二人又是躬身答应。

李隆基接着道："朕念着张嘉贞，其实也是眷顾你们。众卿只要能够勤勉理政，朕不会忘记你们的，姚公和宋公罢相之后，朕皆授为开府仪同三司，以使他们俸禄无亏，正为此意。"

李隆基的这番话彰显了其对臣下的殷爱之心，令他们大为感动。二人衷心地跪下，叩谢皇帝圣恩。

李隆基令他们平身，从案上拿起一本书奏，将之递给张说，说道："此为李林甫的一道书奏。你们好好看看，再让有司前去核查。李林甫所言之事看似简单，其中也有幽微之处，卿等二人须尽心了。"

张说与源乾曜看过李林甫的奏书，其中详述了王猛等人斗殴的过

程，认为京兆府如此处置有欠公允，失却大唐法之精神，故奏请有司予以复核。

张说面现不屑，鄙夷说道："这些御史们偏爱在琐事上纠缠不休，天下那么多大事，他们为何不问呢？"

源乾曜近来与李林甫交往颇多，深知李林甫谋虑深沉，其所言语往往有的放矢，绝非浪言，遂说道："此事看似简单，万一其中果然有幽微之处呢？"

"不过几个少年斗殴一番，有何幽微之处？然此事由圣上交办，不可敷衍塞责，你让刑房知会大理寺去复核一遍吧。"

源乾曜答应后欲走。

张说又问道："吴兢的《贞观政要》应该编成了，他为何迟迟不献上来？我知道其与你相熟，你不妨劝劝他早日完成，抓紧献上来。"

源乾曜道："吴兢治史甚为精细，大凡一字一句都要斟酌多遍，他之所以不献上来，估计还未最后定稿。"

张说无可奈何，示意源乾曜可以离开。

源乾曜边走边想道，只要你张说为中书令，这本书肯定不会经你手献于圣上。

张嘉贞为中书令，源乾曜为侍中时，二人对吴兢甚为礼遇，又知他欲成新书，诸方面皆给予大力支持，吴兢甚为感恩。不料风云突变，张说略施小计，张嘉贞被赶下相位，吴兢后来渐知内幕，对张说的人品极度不齿。

张说为相后，一日来到集贤殿查看编撰进度。吴兢是时忙于编撰《则天实录》，初卷已编成，吴兢带领一帮人忙于校勘。

则天皇后时，张说在永昌年间以第一名高中，被授为太子校书郎，此后历任凤阁舍人、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官至四品。他非常关心《则天实录》中有关自己的表述，遂取过书卷详细观看。

张说在则天皇后执政时有一段著名的故事。

魏元忠是时任丞相，又兼知灵武道行军大总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魏元忠为人耿直，看不惯则天皇后男宠张氏兄弟的行为，曾鸩杀张易之的家奴，并维护时任太子的李显。张氏兄弟于是构陷魏元忠，将之下在制狱，则天皇帝欲召集有关人在朝堂之上明辩。

张昌宗悄悄找到张说，让他当堂作伪证，指认魏元忠确实说过不忠于则天皇后之言，并向张说许以高官厚酬。张说迫于张昌宗之势，答应作证。

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得知张说欲当堂作证，悄悄将张说拉到僻静处，语重心长劝道："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你不可陷正人以求苟活。若君此次因而被贬，后世可传美名，望慎重为之。"

张说是夜辗转反侧，将作证的后果想了无数遍，最后做出了决定。

第二日的朝堂之上，则天皇后问张说道："你曾听过魏元忠的不忠之言，并向张昌宗转述，此情为实吗？"

张说脱口答道："臣未曾听到魏元忠任何不忠之言。"

侧旁的张昌宗闻言大怒，嚷道："张说实为反复无常之人，你昨日还亲口对我说过，今日为何就改口了……"

此后魏元忠与张说同时被贬。后来张氏兄弟被杀，张说将这段故事渲染得人人皆知，以夸示自己坚持正义。

张说阅过《则天实录》，对其中有关自己的描写甚为不满。他将吴兢召过来，问道："这个刘知几是怎么闹的？怎么能如此写呢？"

刘知几在则天皇后时就担任史官，负责撰写起居注，并兼修国史，已于开元初年逝世。其一生著述甚多，撰有《唐书》、《武后实录》、《氏族志》、《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史通》等，是为当时著名的史家。吴兢现在主撰的《则天实录》，就是以《武氏实录》为基础重修而成。

吴兢问询究竟。张说手指书卷，说道："你瞧这段，我当时据实回答则天皇后，实为正义在心。刘知几如此写来，似乎我据实回答，好像主要受宋璟之劝。"

吴兢答道："刘公撰《武后实录》时，主要依据则天皇后起居注，兼及其他史料旁证而来。下官今修订《武后实录》而成《则天实录》，又将史料核实数遍，不敢有差。"

"我为当事之人，最知事件详情。"

"宋公当初找过张公，且果然说过这番话吗？"

张说沉吟不答，继而和颜悦色道："嗯，宋璟这段话其实为末叶，还是删去最好。"

吴兢坚定地摇摇头道："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敢取信于后？！"

张说遇到此等较真的人儿，终归无可奈何。

吴兢其后向源乾曜诉说张说欲改史的事儿，愤愤地说道："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为构陷魏元忠，为何单单瞧中张说作伪证？由此看来，他们定是瞧准了张说热衷功利之心。哼，同为凤阁舍人，张氏兄弟为何不去找宋公呢？"

吴兢从内心里厌恶张说，源乾曜相信，只要张说为相，吴兢不愿为其面上添彩，说什么也不肯将《贞观政要》献出来。

第二十四回　张嘉贞发怒闹宴　双丞相率众累言

张说奉旨宴请张嘉贞，其宴饮地点定在曲江之侧的紫云楼里。

自紫云楼向西而望，即可看到那边的杏园与慈恩寺，紫云楼三面环水，烟波浩渺。

张说与源乾曜下衙后一同来到紫云楼，二人到了楼前舍马步行，缓缓向楼内走去。

张说问道："宋公与张嘉贞应该到了吧？"

源乾曜回答道："应该到了。张九龄一个时辰前就去促请，他们应该比我们早到。"

“我瞧圣上的意思，张嘉贞此次返京，许是不用回豳州了。如今户部尚书一职出缺，听圣上的口风，似欲将此职授于张嘉贞哩。”

张说玩弄诡计拿下张嘉贞，源乾曜事后得知了其中详细，既替张嘉贞抱屈，又不齿于张说的为人。然张说现在为自己的上官，面子上还是需要维持的，遂敷衍答道：“圣意到底如何？我不敢妄猜。”

他们说话间，已上至楼面，张九龄在楼梯间候着他们，然后将之向阁中引入。

张说毕竟心中有鬼，令源乾曜先走，他押后几步，悄声问张九龄道：“张嘉贞情绪如何？”

“应该没有什么异样，他得知恩师奉旨设宴，一股劲地感激圣恩哩。”

“哦，如此就好。”

张说入阁之后满面春风，拱手向宋璟与张嘉贞施礼，然后坐定寒暄，多问张嘉贞在豳州的生活起居。

张嘉贞道：“豳州的水土风物，与京城相比，毕竟苦寒了一些。然这里有一宗好处，京城还是比不了的。”

数人急问究竟。

张嘉贞笑道：“大唐之马，一大半出于豳州，敢问哪儿能与豳州相比呢？”

源乾曜问道：“如此说来，张公肯定多往浅水原巡视了？”

浅水原即唐初李世民率兵与薛仁杲激战的地方，此后张万岁看到这里水草肥美，就向李世民请求将这里作为养马场。从此以后，浅水原就成为大唐军马的驯养地，如今王毛仲兼知闲厩使，主管大唐马政，浅水原马场仍然作为主要驯养基地，陈玄礼每年约有一半时间都待在那里。张嘉贞笑道：“是啊，嘉贞去过数回。陇西气候苦寒，养出的马分外结实。令我最感动的是，陈玄礼将军十余年如一日，每年多待在马场里。”

宋璟赞赏道："是啊，圣上实在识人。王毛仲与陈玄礼二人主持马政，使大唐军马逐年增加，好像已有四十万匹了吧？"

张说笑道："宋公向来夸人甚少，又不喜边功，为何盛赞此二人？要知养军马为战而养，宋公莫非从此改了心意吗？"

宋璟摇头道："孙子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首善。圣上说我萧规曹随，姚公建言三十年不求边功，我也如是。道济啊，你今为中书令，最好如姚公那样，不要鼓励皇上致力开疆拓土。然不求边功，非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自身必须势强，方能震慑四夷。唉，人弱被人欺，那是无法之事。"

张说道："请宋公放心，张说谨记此点。"

张嘉贞接口道："宋公说得不错。己身势强，方保四境安康。张万岁在贞观朝养马，使唐朝马政傲视天下；如今王毛仲与陈玄礼致力马政，使军马逐年增加，则四夷不敢妄生事端，可使国内百姓保持安静。"

张说入阁之后一直观察张嘉贞的神色，看到他神色如常，绝口不提当初之事，也就放下心来，遂招呼大家入席。

张说嘱咐张九龄一定将今晚宴席弄得精致一些，张九龄心知恩师与张嘉贞的那段恩怨，当然心神领会。张九龄事先嘱咐酒楼之人，那些拿手之菜诸如飞刀鲙鲤、羊兔熊鹿五生盘、鹅阙、鳖碰、冷修羊、软钉雪笼以及一应时鲜果蔬，皆需上席。

宋璟被推坐在主席。

李隆基让宴请张嘉贞，张说心中有鬼当然忐忑，又想宋璟在场，可以以其清正之名弹压各方，心中又归释然。

张说文才武略，皆臻一流，奈何其心思活泛，时人颇有微言，其人绝对不能归入正人君子一流。然他到关键时候，还将宋璟倚为心中支柱。由此看来，人心向善殊为人类主流，张说此时的心路可以作为例证。

宋璟也不推辞，举盏祝道："圣上有仁爱之心，其日理万机，犹不

忘嘉贞。嘉贞，人生仕途坎坷，你能得圣上关爱如此，心当满足。来，大家同饮一盏，既感圣上，再替嘉贞洗尘。”

众人依令一饮而尽，张嘉贞饮罢心中鼓荡不已，眼中已经隐隐沁出泪花。

张说也举盏祝道：“嘉贞，圣上的意思，你今后可能复为京职。来吧，请共饮一盏，我们今后又可多在一起宴饮了，可喜可贺。”

张嘉贞谢了一声，然后仰头饮尽。

宋璟见各色菜蔬如流水般布在面前，又见菜色精美，明白眼前皆为名贵之菜，遂说道：“道济，此宴席过于奢侈了。你看，菜式精美不说，数量又颇多，我们不过四人，如何能吃得完？嗯，最好减去一些。”

张说笑道：“为替嘉贞洗尘，又想嘉贞在陇西不免清苦一些，我嘱九龄往好处治席。是有些多了，九龄，你让后厨酌量减去一些。”

张九龄一直候在门外，闻言答应了一声，然后疾步入后厨吩咐。

张嘉贞举盏祝道：“圣上如此挂念老臣，我……我……我现在就是死了，也该含笑九泉了。”他说到这里，忽然哽咽出声，眼泪不绝地流下。

场面一时陷入静寂，与其相邻而坐的源乾曜立起身来，走至其身边轻声劝道：“张公，不可如此。今日既蒙圣恩，大家应该高兴才是。你如此作态，就会扰了场面上的兴致。”

张嘉贞闻言，急忙伸手抹去眼泪，起身持盏谢道：“是了，嘉贞情难自已，由此碍了诸位的兴致，赔罪、赔罪。来，请饮尽此盏，表达嘉贞一点心意。”说完之后，先是仰脖饮下。

此后张嘉贞连连敬酒，皆是先饮为敬。

张说看到张嘉贞连连饮尽，心想他此前的酒量甚浅，难道去豳州这年余时间日日以酒浇愁，以致酒量大升了吗？他心中暗笑道：不知张嘉贞酒醉之后，会是何种模样？

宋璟与源乾曜也觉得张嘉贞今日举止大异常日，皆好心劝他。宋璟说道："嘉贞呀，我们今日还是以叙话为主，不要饮酒太快。"

源乾曜也轻声劝道："张公，酒还是缓一些吧。宋公说得对，我们今日还是以叙话为主。"

张嘉贞此时酒意已有八分，他闻言笑道："圣上……圣上让我们宴饮，当然让我们兴致盎然嘛。我今日心情甚好，酒嘛，还是要……还是要多喝一些嘛。"他说完话也不再敬别人，随手端起酒盏一饮而尽。

张说见状心中暗笑一声：呵呵，舌根已然开始硬了，应该差不多了。

张嘉贞扭头唤张九龄道："别愣着呀，快点倒……倒酒啊。"

张九龄依言添酒，他生怕张嘉贞喝醉，仅添了半盏。

张嘉贞一瞪眼睛，大声道："怎么了？难道……难道没酒了吗？"

张九龄只好将盏中添满。

宋璟眼观张嘉贞醉态已出，蹙眉说道："九龄，嘉贞酒意已多，不用再添酒了，把坛中之酒都撤下去吧。"

张九龄躬身答应，然后出门唤人。

张嘉贞此时的酒劲上脸，眼中的血丝布满。他伸手又将盏中之酒饮尽，然后挥手将酒盏掷在地上，大声嚷道："宋公在此，今日要好好替我们评评理。"

与座之人被张嘉贞的举止惊呆了，就见张嘉贞手指张说道："宋公，张说实乃小人也。他若不行阴谋诡计，这中书令的位置焉能得之？"

宋璟挥手道："嘉贞，坐下好好说话。你如此咆哮，成什么样子？"

张嘉贞此时根本不听宋璟之劝，手指张说大骂道："你构陷吾弟，也就罢了；为何还让我素服待罪，哼，我又有什么罪了？"

张嘉贞此时已怒极，只听“呛啷”一声，他伸脚踏翻了面前的几案，然后大踏步奔向张说，其挥舞拳头，显然要揍张说。

源乾曜毕竟年轻了数岁，身子还算灵活，其飞身而起上去拉着张嘉贞。其时张九龄等人闻听动静，急忙入阁帮助拽着张嘉贞的手臂。

张说其时甚为平静，一言不发，稳坐那里注目眼前的场景。

宋璟大怒起身，斥道：“皆为宰辅之人，成何体统？道济，你先走吧。乾曜、九龄，你们将嘉贞架回去，让他好好醒醒酒。”

一场酒宴不欢而散。

大理寺复核王猛的案子仅用三日，结果维持京兆府的原判。

李隆基阅罢大理寺的奏书，即陷入沉思之中。其时李林甫又上奏书一道，其中写了自己对此案的新发现，并对大理寺敷衍核查表达了不满。

李隆基令高力士将宋璟传入宫来。

宋璟入见后，李隆基将那几道奏书递给宋璟，说道：“宋卿，你先将这些奏书看一遍，我们然后说话。”

宋璟此前也风闻此案的大致经过，现在再细观奏书，明白了此案的详细。他读完后抬头问道：“陛下让臣观这些奏书，不知何意？”

李隆基很直接答道：“朕欲使你主理此案！”

宋璟大惑不解：“陛下，此案甚为简单，不过少年人斗殴之事。且此案先由京兆府审理，次由大理寺复核，其间过程甚为明晰，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

“嗯，朕一开始也有疑窦，心想李林甫为何会对此案如此上心？朕看了其第二次上言，其中说到那法曹与其中一位少年有亲戚干系，如此就需郑重了。”

“臣刚才看过了，李林甫对此事确实上心。他们确有亲戚干系，然绕得较远，且法曹断案时未有徇私之嫌，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

李隆基叹了一口气，说道："宋卿向来光明磊落，不识人间鬼蜮伎俩。若他们果然有亲戚干系，此事就要另外说了。绕得甚远？哼，他们此前就是没有亲戚干系，不过相熟，此事也透出乖张。"

宋璟大致明白了李隆基的心意，看来皇帝主要还是忌讳这位法曹徇私，因说道："李林甫所言是否属实，稍一核查即可探知。陛下有旨，臣当奉旨而行。"

李隆基微微一笑道："朕之所以请宋公出山，缘于其间人物多为大名鼎鼎之人。朕令张说与源乾曜前去查问，想是他们以为朕小题大做，不过按序令大理寺前去查勘一番，看来并未放在心上。此事由京兆府而起，那京兆尹李元纮当初敢于和太平公主叫板，如此天下知闻，则李元纮所处置案子，几无错案。朕考查天下之人，也只有卿能担当此任。"

宋璟拱手道："臣谢陛下信任。"

"呵呵，其实宋公此时心中，是不是也认为小题大做呢？"

宋璟实话实说："臣确实有些疑窦。"

李隆基慎重道："贞观之时宽法慎刑，岁无断死，那是基于百姓心中有知耻之心，力行君子之举止；朕无能岁无断死，然要保证执法之人清正公平。朕之所以重视这件小案，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庶民百姓遇事之时唯盼官府公平公正，是为他们心中的最后一道底线，朕不能失信于民。"

宋璟此时彻底明白了皇帝的真实心意，其大为感动，起身俯伏在地，叩首道："微臣代天下苍生，叩谢圣上体恤民情之心。臣奉旨核查此案，定公平公正，不敢有失。"

李隆基也起座离案，上前搀起宋璟，温言道："卿言错了。其实天下之人，皆视卿为公平公正的化身。朕请你出山，正为此意。"

二人此后又闲谈一番，说话时又不免提到张嘉贞那晚闹宴的事儿。宋璟还有点余怒未消，说道："唉，皆为宰辅之人，如此作为实在有辱斯文。陛下，臣当时未能诫约双方，实在无能。"

李隆基道："卿如何就无能了？朕以为这样很好呀，张嘉贞当初确

实中了张说之计，如此宣泄出来，即可舒缓心中郁闷。哈哈，张说施诡计得了便宜，也该付出些代价了。”

宋璟想不到皇帝如此认可此事，心中有些不解，说道：“陛下，臣早就说过张说心术不正，不宜为相。陛下为何还能容忍呢？”

李隆基反问道：“卿如此以为，想姚公当初也能瞧清楚张说的为人，他为何还向朕推荐呢？”

宋璟沉吟道：“臣与姚公颇有不同，则眼光也有差异。”

李隆基又微微一笑，并不回答。

当是时，李隆基识人能力罕有人及。譬如以张嘉贞罢相为例，若非李隆基有意罢其相，张说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也终归无用。他为张嘉贞设计挖坑，无非让李隆基有一个口实罢了。

宋璟见皇帝不回应自己，犟劲上来，继续问道：“臣自己承认，张说确实有才，然其心术不正，其才具最易用错地方，如此祸害更大。”

李隆基问道：“宋卿，你认为自己有短处吗？”

“当然有。譬如禁恶钱为例，臣谋虑简单，由此天下生乱。臣事后细细想来，果然还是自己处置不周。”

“嗯，宋公守正，处事公平，其长处与短处相比，还是长处占优；张说却与宋公相反，其短处颇多，长处嘛虽少，毕竟还是有的。”

“陛下所言甚是。”

“对呀，朕尽量抑张说之短，用其所长，也就妥当了。”

宋璟摇摇头道：“张说为相之后，臣没有瞧到其长处。譬如他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明显想加重相权，却与皇权有碍；至于他废除府兵制，短期看可以省些费用，有利于边事，若长远看来，其是否会成为祸乱之渊薮呢？”

李隆基对此没有忧心，因为相权虽重，然相者往往三年左右即更换，实难以危及皇权；至于边关募兵之制，朝堂也有许多制衡之措，皆

是不足为虑的。他挥手说道："宋公心重了，此事不足为虑。你此前提过此虑，朕记下了。"

二人将话说完，宋璟辞出。

李隆基现在单独接见臣子时，言官与史官侍立在侧，言官可以当场指出君臣对话过程中的过失，史官则将君臣谈话记录下来。

如此格局，那些妄图进谗言的臣子会大有顾忌。宋璟敢于当堂直斥张说，表明他襟怀坦白，直性儿始终未改。

张说明白宋璟对自己的态度，也知宋璟曾在皇帝面前多次说自己的不是。然张说对宋璟之行不挂怀在心，反而对他愈发恭敬。

宋璟辞别李隆基之后，其步下勤政殿，看到左前方集贤殿的匾额，想起那里文士毕集，就信步到集贤殿走动一回。

宋璟进入集贤殿后，看到张说也恰在这里。众人看到宋璟入内，皆停下手中之活，躬身向宋璟行礼。张说迎上前来，携手将宋璟引入座中，然后问道："宋公此来，阖殿生辉。不知宋公今日为何有此好兴致？"

宋璟说道："你每日忙于大事，不过偶尔来这里。我却不同了，似闲云野鹤，倒是常来这里。"

"莫非这里有宋公牵挂之处吗？"

"有呀。你们编撰的那两部大书，我很喜欢呀。还有，僧一行刚刚圆寂，其撰成的《大衍历》也由这里校对刊印，实为大事。"

僧一行这年初不幸病故，其修撰的《大衍历》刚刚完成，李隆基令集贤殿书院完成成书后续事项。

张说颔首道："是啊，他们责任很重。嗯，若宋公有兴趣，这修书使一职就由宋公来领，如何？"

宋璟摇手道："罢了，我来瞧瞧还行，哪儿敢担当此任？我既无文名，又老眼昏花，干不了如此重责之活。"宋璟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吴兢，问张说道，"对了，吴兢的《贞观政要》修得如何？"

宋璟提起吴兢，令张说心中升起一股不快，不过他向来不将心事放在脸上，仅淡淡说道："哦，此为吴兢私撰之书，我倒是未曾问过。"

宋璟急道："道济呀，你怎可如此糊涂？《贞观政要》记录贞观君臣的对话，彰显贞观之治精髓，对今日实有裨益，你怎可不问呢？"

张说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道："是啊，贞观之治彰显太宗皇帝治世之精神，我辈应当多温习才是。宋公，我有时在想，一个君主乃至一个凡人，若想青史留名，且想留好名声，务必依圣贤所教行事，日常需有畏惧之心。太宗皇帝有畏惧之心，继而克制己欲，遂成一代英名；前朝的隋炀帝只重视自己的感受，少畏惧之心，也成就了自己的恶名。"

宋璟颔首同意，继而说道："多一些畏惧之心，行事时就多了一些谨慎，为人应当这样。然太宗皇帝行贞观之治，并非为青史留名考虑，其主要还是为了昌隆当世。"

张说微微一笑道："我以为太宗皇帝还是考虑过后世留名的事儿。宋公应该知道，凡本朝皇帝起居注，本朝皇帝例不许观看，然太宗皇帝不仅看了，还令史官修改有关玄武门之变的用词。他若不为后世考虑，岂能如此？"

宋璟叹道："太宗皇帝虽贤，也不能免俗啊。"继而又叹道，"想姚公逝前殚精竭虑，终于求得了你的一篇碑文。他有是思，也是缘于后世留名的缘故。唉，姚公的名誉心实在太重，你生前做过的事儿，自有后人评说，何必在乎一篇碑文呢？对了，道济，你写一篇碑文的润笔费若何？"

"宋公莫非想让张说为文吗？"

"哈哈，我不会如此无聊。为了区区一篇碑文，又是处心积虑，又是耗费钱财，我不为也。"

是时姚崇算计张说写碑文的事儿，早已轰传天下。宋璟如此说话，其实就是借姚崇之事暗讽张说，有揶揄之意。张说当然听得出来，其没有懊丧之意，反而有些得意：你姚崇生前似乎什么事儿都压过我，唯文章一途你终究无可奈何，临死前还想着求我呢。

张说忽然正色道："宋公，人不免一死。待你百年之后，由我替你撰一碑文如何？"

当时人们之所以孜孜以求张说的文章，固然有其文章华美的原因，然主要者在于张说的文名扬于四海，让其撰文，可以借其笔扬其名声，有盖棺定论之用。

宋璟闻言连连摇手，说道："罢了，我不治家产，没有珍藏，也无能付润笔之资。你的文章虽好，也就免了吧。"

宋璟说话尖刻，张说却一点不恼，笑道："谁说要收宋公润笔费了？宋公，张说撰文，分文不取！"

"哦，你果真不取？如此就大违你之常性啊。"

"呵呵，宋公如此说，张说岂不是成为利欲熏心的小人了吗？"

宋璟不再客气，拱手言道："好呀，不费分文能得道济美文，我怎能推却呢？如此就深谢你了。"

张说也拱手还礼，二人相对而笑，意甚融洽。

三天之后的朝会上，君臣议过时政，张说与源乾曜出班，二人躬身奏道："陛下，此为百官联名写就的劝封禅奏书，请御览。"

李隆基小小地惊讶了一下，说道："你们又劝封禅？此事刚刚议过，朕已有旨意，为何又旧事重提？也罢，高将军，把奏书接过来吧。"

李隆基接过奏书，低头观看，就见奏书写得极其华丽，重调了张说上次说过"大舜之孝敬"、"文王之慈惠"、"夏禹之恭俭"、"帝尧之文思"、"成汤之深仁"等老调，把皇帝即位这十余年的政绩吹得天花乱坠。奏书之结尾写道："臣等仰考神心，旁采众望，峰峦展礼，时不可仰。"力劝皇帝行封禅之事。李隆基看完，笑问张说道："张卿，朕观奏书辞采，似为你之文风，此书大约由你写就吧？"

张说拱手言道："百官劝陛下封禅心切，因请臣代笔。臣文陋词穷，难颂陛下功绩之万一，乞陛下见谅。"

源乾曜双手捧着一沓书札，说道："陛下，百官及学士感于皇恩，再思陛下开元以来励精图治取得的无上功业，因成赋颂，计有上千篇。臣今日择其中百篇，请陛下御览。"

"哦，有如此之多呀。高将军，且将这些赋颂放在案侧，朕下朝再予观瞻。"

张说与源乾曜忽然双双跪下，身后百官见状，也齐刷刷俯伏在地。就听张说和源乾曜先叩首言道："乞陛下从臣等之议，择日有事泰山。"二人说完，后面的百官也重述一遍，其声洪大，音震殿室，窗棂本来落有数只小鸟，被此大声惊得一飞冲天。

李隆基观此动容，离开御座走至台前，双手平摊面前向上摇动，温言道："众爱卿，请起吧。"

张说于是带领群臣起立。

李隆基继续道："你们盛赞朕功业，其实错了。朕幸赖群公，以保宗社，岂能贪众卿之功，以展封祀之礼呢？罢了，今日不许再提此事。你们还有事吗？若无事，大家就散了吧。"

张说不再多话，群臣于是依序退朝。

张说及大臣们明白皇帝的心意，知道皇帝在前三次请封禅时肯定不许，那么就要煞有介事地将戏份儿做足。

过了一天的朝会上，张说和源乾曜又带领群臣上书，奏请皇帝封禅泰山，李隆基仍未首肯。

张说到了第二日，没有再提此事，后两日也没有再提。

只是李隆基的御案上，堆满了百官及学士们送来的颂赋。

到了第四日的朝会上，张说和源乾曜带领百官又是一番上言。张说语出灿烂，最后说道："陛下功格上天，泽流厚载，三王之盛，莫能比崇。登封告成，理叶幽赞。"

李隆基闻言微微一笑，拍了拍御座旁那堆颂赋，说道："朕这几日看了众卿的赋颂，张卿不愧为文宗领袖，若论华丽工整者，以张卿此篇

为首。”

张说躬身道：“谢陛下夸赞。”

李隆基说道：“朕说过不许再提此事，你们为何如此喋喋不休呢？”

源乾曜禀道：“臣等坚意封禅，非是一时心血来潮。陛下，如今东往泰山封禅，恰当其时，是为国家首等大事。若陛下一日不许，臣等定会日日坚持。”

李隆基摇摇头，又在座上沉默片刻，既而离开御座在台上踱步。群臣望去，知道皇帝在那里考虑答复，遂静默敛声，殿内无比安静。

李隆基停下脚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道：“也罢，朕拗不过你们，就从了你们吧。张卿，朕仍授你为礼仪使，明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泰山。”

群臣闻言大喜，皆俯伏在地，山呼万岁。

第二十五回　李林甫识机入职　集贤殿君臣定礼

宋璟坐镇大理寺，再派人核查王猛一案，事情很快水落石出。

那断案法曹果然与锦衣少年有亲戚干系，且探事衙役还了解到事初起时，锦衣少年家人与法曹来往颇密。

宋璟于是求见李隆基。

李隆基听完了案件的全过程，叹道：“人皆有私，如此简单的事儿也有曲折，何况其他呢？”

宋璟禀道：“陛下，此事虽小，其意义颇深。那法曹与当事人有干系，本该回避才是，他却隐去此节，可见事之初即有私情。臣以为此法曹不宜再用，可夺其职。”

“若仅去其职，太便宜他了。宋公，朕以为为了警醒后人，应将之流放。那李元纮为府尹本以断案公正闻名，这一次却简略糊涂，应该申斥，且要在其考绩中记录一笔。”

“陛下如此处置，是否有些过于重了？”

“哦，你去查一下大唐律仪，若能沾上一些边儿，就如此处置吧。宋卿说得对，朕欲彰显法之精神，君权却不能凌于律法之上。”

“臣定会依法处置。”

李隆基沉默片刻又言道：“宋公，李林甫此次能从纷繁中窥出事情去向，其眼光看来不差，你以为如何？”

宋璟老老实实答道：“李林甫虽无文才，然他在宗室一辈中堪为能人。陛下，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其心中若有认真做事欲望，还是能有作为的。如此之人因无文才，眼光识见就要逊一筹，其难以独当一面，然还是有辅助之功的。”

李隆基闻言笑道：“宋公，你与姚公、张说禀性各异，然在人之出身一节却出奇的一致。难道未经科举出身，就难以成为栋梁之才吗？”

宋璟禀道：“臣以为，人之出身事关国家大局。以张说为例，此人毛病颇多，然他自幼修习圣贤所教，心中渐成圣贤理想与行事法则，且其文名渐炽，其行为不免收敛以合圣贤所教。如此之人往往小节有亏，然大处还能依圣贤道理有所把持。”

“哦？朕原来以为宋公视张说一无是处哩，不料还能总体肯定。”

“对呀，譬如此次倡议封禅，张说如此热衷固然有逢迎陛下的心思，他又策动众人纷纷上颂赋，其实太过，臣本该贬斥才是。然臣又想，如今天下确实大治，且富庶程度胜于贞观、永徽之时，适当地举办一些大典，可壮国威，又能激发民众心中光荣之情，则封禅泰山应当举行。”

“哈哈，朕此前见你对封禅之举未曾表态，还以为你心中不愿哩。宋公能如此想，朕心甚慰。

停顿片刻，李隆基又道：“宋公，来年封禅之行，你就不要再鞍马劳顿了。泰山距京城，一去一返，至少用两个月，你的身子骨恐怕承受不起。”

“谢陛下关爱。”

“然封禅之时，朕与百官皆需前往，如此两京空虚。朕刚才想了，届时两京之事，还需借重宋公。”

“臣愿效力。”

“朕授你为东都留守，你坐镇洛阳，可以遥制西京，又可居中与朕联络。宋公，天下之大，唯有你担任此职，朕方才放心。”

宋璟知道，两京为国家最重要的地方，皇帝多居京城，很少出外。国家遇到皇帝出巡的时候，例由太子监国，宋璟想到此节，遂向李隆基提出建言。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太子未及弱冠，他又如何能监国？朕封禅之时，太子须随行的，也正好让他有所历练。宋公勿复再推，此事就这样定下了。”

宋璟见皇帝态度坚决，又想皇帝将两京托付给自己，实为莫大的信任，其心中感动，遂躬身领旨。

源乾曜下衙之后，就见李林甫已候在堂内。随着李林甫数年来积功而升，源乾曜早对他改变了态度，二人谈话也就多了起来。

源乾曜看到李林甫笑容灿烂，一直躬身而立，遂说道：“哥奴不用如此拘谨，坐下说话吧。嗯，你下衙后不回府，莫非有事吗？”

李林甫没有马上落座，依然躬身问道：“是啊，晚辈心有忐忑，想来问询源公。”

“有何忐忑？”

“晚辈听说宋公已将那桩案子核实完毕，且向圣上禀报，不知结果如何？”

源乾曜瞧了李林甫一眼，心想此人的嗅觉果然灵敏。今日宋璟到了中书省面见张说，其时源乾曜在侧，宋璟言道将王猛之案交割中书门下依序处置，并转达了圣上的旨意。源乾曜听出了其中的话音，李林甫此次有功，应予擢职。然李林甫升为何职？这就需要圣上和张说商议而定了，源乾曜向来不插足人事之事。

源乾曜先唤李林甫坐下，继而说道："宋公已然向圣上禀报过，此案今后按序由有司处置。哥奴呀，你眼光甚准，那法曹果然与当事人为亲戚，唉，这一次连带李元纮也受到牵连。"

李林甫闻言黯然道："李尹也受到牵连了吗？唉，林甫奏事未想太多，不料因此毁了李尹的一世英名，殊为可惜呀。"

"你很好呀，听宋公转述圣上的言语，圣上此次盛赞你哩。"

李林甫心中顿时狂喜，其努力拢摄心神，不想把喜色流露到颜面上，仅在面上表示出恭谨之色，拱手说道："当初林甫回京，得源公所教入职御史台。今日能得圣上赞赏，足证源公的眼光甚炬，林甫感激源公栽培之功。"

源乾曜摇摇头道："哥奴不必太谦。人若为酒囊饭袋，你就是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也难推上台面。你能有今日，皆为你本身戮力之功，别人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不过顺势而为罢了。你也看到了，臣子若有一些功劳，圣上就会瞧在眼中，并善加重用。哥奴，你如今就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好好干吧，假以时日，你定有大作为的。"

李林甫模样更加谦卑，其衷心说道："林甫有幸，得遇源公大力提携。林甫不赞同源公刚才'顺势而为'之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源公为何不对别人'顺势而为'呢？晚辈定将源公的这番关爱常记心中。"

源乾曜听来觉得十分舒坦。李林甫如此效忠，让他心中有了深深的满足。

过了二日，李林甫的授书果然颁下，其被授为御史中丞，一下子从六品官员步入四品官员的行列。如此一来，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宇文融、李林甫为御史中丞，此哥儿三人由此牢牢掌控了御史台。

同时还下了一道贬书，将中书舍人齐瀚贬为蜀州司马。

齐瀚对历朝典章制度、人物春秋、韬略权谋烂熟于心，被誉为"解事舍人"。然其宦途平淡，仅在中书舍人任上一坐就是十余年，其在任上曾评价姚崇、宋璟的相业，评语堪为中肯，由此名声更大。

齐瀚此次被贬，缘于他惹恼了张说。

张说此时尚无闲心，请齐瀚评价自己，他之所以恼火齐瀚，缘于齐瀚数次言说王毛仲的不是，并欲上书奏闻皇帝。

是时王毛仲承恩皇帝之势，其统帅禁军，军中之人皆仰其鼻息，可谓权倾京中。以高力士为例，高力士早侍李隆基身边，并参与诛灭太平公主党羽的过程，实为有功之人。李隆基待高力士恩遇颇重，他未将高力士作为宦官对待，直呼其为“将军”。

王毛仲自恃在潞州时就跟随皇帝，根本没把高力士等宦官瞧在眼里。其日常称呼宦官，皆以“阉竖”呼之，他见了高力士还算客气，不过以“高宦官”代之罢了。

齐瀚愈发瞧不过眼，他也风闻张说与王毛仲的交情，然不以为意，这日单独见了张说之后，躬身请道：“张令，王毛仲愈发横暴不法，不知张令有所闻否？”

张说闻言一惊，抬眼瞧了齐瀚良久，欲探询其说话的真实含义。看到齐瀚脸色严肃，心想他后面定有话说，就随口应了一声：“王毛仲横暴不法？你从哪里听来的言语？”

“张令，此话还用别人转述吗？请张令先瞧王毛仲的宅子，其豪奢阔大，缘于他连娶妾侍，由此多侵民居以敷其用，此情此景与昔日悖逆庶人安乐公主差相仿佛！再者，王毛仲统制禁军，又为闲厩使统率天下战马，其本该谦逊待人、忠心护卫皇上才是，然他飞扬跋扈，在军中邀约亲信抱成一团，妄图使禁军成为私家军队。下官听说，王毛仲早就与葛福顺结成了儿女亲家。他们结亲之时，儿女尚在襁褓之中，他们之所以如此，儿女亲事尚在其次，最重者他们要在军中成就紧密联系，以助其势。”

张说紧盯齐瀚的眼睛，琢磨他说此话的真实含义。齐瀚的这番话说得太重，直指王毛仲培植个人势力，实有谋逆之心。张说明白齐瀚的底细，知道他向来不攀势、不聚朋，那么他今日所言，其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呢？张说于是先试探了一句：“齐舍人，你如此说话非同小可啊！王毛仲是谁？他久侍圣上身边，对圣上忠心不二，圣上将之倚为腹心。你如此说话，实有离间之嫌啊！”

齐瀚容色平淡，答道：“下官知道王毛仲久侍圣上，也知他与张令交情甚好。然下官熟谙史事，深知人之野心萌生，实为最熟悉最信任之

人，王毛仲如今已有苗头，请张令转呈圣上，还是要及早防范为好。”

张说闻言，明白齐瀚是言实为一个书呆子的无端呓语，看来非为有人指使，悬起的心也就轻轻落了下来，遂说道：“嗯，我知道了。我定会择机将你的这番话转呈圣上，让圣上明白你的这番苦心。”

张说停顿一下，又厉言道：“齐舍人，你非言官，为何如此生事？我可以将你的话转呈圣上，然你自今日始，不许再对他人说王毛仲的不是。王毛仲手绾兵权，万一被你的言语激恼，由此酿出祸端，则为你的罪愆！”

齐瀚明白张说在威胁自己，其不卑不亢答道：“下官虽非言官，然圣上秉持太宗皇帝贞观精神，自开元之初就导人诤谏，则下官亦有上言的资格。请张令放心，下官此等言语除了向张令禀报之外，至多会书奏圣上，断不会向外人言语的。”

张说也听出了齐瀚言语的执拗，若张说不向圣上转呈言语，其会上书圣上的。

张说脸色阴沉，鼻中“哼”了一声，不再答理齐瀚。

张说与王毛仲交厚，其成为中书令及此后宦途，还是需要倚重王毛仲的。齐瀚明知他们这种干系，却在张说面前直斥王毛仲之过，且扯到谋逆的话题上，令张说恼怒异常。张说更往深里想，若王毛仲果然谋逆，那么得益者为谁？且王毛仲奴才出身，如今不过一武夫罢了，若皇上追究起来，张说肯定脱不开赞计划谋的嫌疑！

张说越往深里想，越觉得此事重大。他待齐瀚走后，无心处置政事，就在室内踱步，思索自己应该如何处置此事。

他首先想的是：皇帝若闻此言，他该是何种态度？事情很明显，张说务必将齐瀚言语原原本本向皇帝禀报清楚，否则齐瀚再上奏书，或者皇帝将齐瀚唤去当面问询，张说由于言语不实，如此就有欺君之罪。

张说足足在那里想了大半个时辰，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知道，王毛仲此次毫无危险，齐瀚却要接受贬官的命运。

此后的过程证实了张说的预测。

李隆基得闻张说转述齐瀚的言语，并未马上表态，当即问道："张卿，你如何看此事？"

张说停顿一下，缓缓答道："齐瀚心忧国家，事事替陛下着想，极具人臣之义。臣以为，陛下导人诤谏，由此蔚然成风，实为可喜，齐瀚敢责陛下重臣，其胆气可嘉。"

张说知道，若上来即责齐瀚之行，皇帝肯定知道自己与王毛仲的交情，如此就露出了嫌疑。他此前已经细细分析过皇帝的心路，就采用了欲抑先扬的说话方式。

"哦？如此说来，王毛仲果然有异心吗？"李隆基迭逢乱世，经拼杀斗智而成为皇帝，颇有识人之能。他知道，现在就是再借给王毛仲十个胆子，王毛仲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王毛仲早侍陛下身边，其以奴才之身成为大将军，且陛下信之任之，臣以为他唯有感激圣恩，不敢有异心。陛下，臣愿以阖家百口作保，王毛仲绝对没有异心。"张说停顿一下又道，"然王毛仲平时生活确实有些奢侈，有过于招摇之嫌，陛下宜浅责数句。"

"浅责数句？王毛仲难道会收敛其行吗？"

"臣以为可以。"

李隆基陷入沉思。

统领禁军之人，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一者要对皇帝绝对忠心，二者要能真正掌控禁军。李隆基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他当初派王毛仲去拉拢禁军中的中下级军官，由此关键时候反戈一击，最为紧要。李隆基瞧出了禁军的紧要之处，在人事安排上煞费苦心。他起初让二位弟弟统领禁军，自己的亲信王毛仲、李宜德、葛福顺等人又把持禁军中的重要位置，如此可谓双保险。然人心叵测，万一弟弟起异心分离禁军呢？于是乎，王毛仲最终取代了二位亲王，成为禁军之主。

王毛仲对李隆基绝对忠心，他与李宜德、葛福顺、李仙凫、陈玄礼等人一起可以掌控禁军的角角落落，实为最恰当人选。

如今齐瀚弹劾王毛仲，李隆基绝对不相信王毛仲会有异心，然心中

也生出警惕：王毛仲掌控禁军十余年，其在禁军之中已是绝对权威，万一他渐生异志，又如何能制之呢？

李隆基想到这里摇摇头，心中叹道：天下能制约王毛仲者，唯自己一人而已。反过来说，将自己的安危系于一人的忠心与否上，殊为可叹。

李隆基决然道："张卿，这些言语由你向王毛仲说知最好，事后，你将你们说话的过程告知于朕。至于齐瀚无端揣测功臣之心，应予贬官。"

张说闻言大喜，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本来准备好了许多说辞。不料皇帝脱口而出，倒是免了自己的一番口舌。

张说事先揣知了李隆基的心路，王毛仲由于手绾禁兵大权，皇帝不会表示出一丝对王毛仲的怀疑。齐瀚如此诤谏，注定为被贬的命运。

王毛仲从张说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全过程，其闻言后心中既有感激又有惶恐，当即入宫面见李隆基，跪伏请罪。

这就是李隆基乐于看到的效果。

李隆基此时很大度，先唤其平身，继而道："这些文官偏爱在鸡蛋里挑骨头，朕将之贬官，以示惩戒。王毛仲，你少文拙舌，今后还是离他们远一些最好。"

李隆基说此话时温言细语，王毛仲听来感激万分，其顿时泪流满面，双膝不觉又复跪在地上，叩首连连。

张说被授为封禅礼仪使，其首要的任务就是刊撰封禅仪注。于是，集贤殿里的众文士开始忙碌起来。张说此时也改变此前的处政方式，将大量政务交给源乾曜处置，自己则带领张九龄日日待在集贤殿中。

转眼间冬去春来，日子很快进入了四月。集贤殿内的一干人日日忙于书牍之事，他们走出门外，忽然发现周围姹紫嫣红，兼有鸟语花香，恍然有隔世之感。

张说此时已献上仪注草稿，李隆基阅罢很高兴，诏于今晚与宰臣、礼官、学士欢宴于集贤殿。

李隆基是日午后小憩一回，即信步进入集贤殿。那日张说献草稿时说道，其中有许多大事需皇上定夺，李隆基今日早来，正为商议此事。

众人见礼毕，李隆基笑言道："朕今日入此殿，就不用许多虚礼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可以有利讨论。张卿，你为礼仪使，就由你先说题儿，大家一同议论吧。"

张说率众又是恭颂一番，然后依令围坐在李隆基身边。

按照古礼，封禅时本来没有妇人的事儿。然唐高宗封禅之前，则天皇后建言道："封禅旧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高宗从其言，由此开了妇人走上祭坛的先河，此后的韦皇后也依例施为。

张说决定彻底斩断妇人走上祭坛的理由。上次南郊祭昊天上帝时，以睿宗皇帝配享，这次泰山封礼时，可以高祖皇帝为配享，皇帝为首献，李成礼为亚献，李宪为终献；至于祭地时，可以睿宗皇帝配皇地祇，献礼之人照旧。如此以来，宫闱之人别说主祭，就是当一名看客也没有资格。

此为最重要的问题，张说最先提出来请皇帝定夺。

李隆基在上次南郊祀礼时就坚决支持张说，此次也不例外，其闻言说道："如此来办甚合古礼，孔子认为祭礼为大事，不许妇人上祭坛，我朝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张卿说得对，我朝此前迭遭乱世，妇人主祭实为肇始之源。"

李隆基如此说话，自是将其祖母则天皇后彻底否定。

李隆基接着说道："此次封禅，宫闱之人不许随行。"

后世妇人不得接近祭坛，实由此始。

座中有位四门助教施敬本，其听了李隆基赞扬张说"甚合古礼"之语，心中顿时来了劲儿。此前议礼之时，他对张说和徐坚等人大肆删减古代礼仪颇为不满，多次上言应循古意，奈何其人微言轻，张说根本不理他。现在皇帝说过要循古意，遂越众奏道："陛下，臣以为此封禅仪注草稿中有八条与古礼不合，应回归古礼。奈何臣身微言轻，张令竟不

采纳，乞陛下圣裁。”

李隆基目视张说道：“哦，竟有八条之多呀。张卿，你为何不博采众意呢？”

张说微微一笑道：“陛下，敬本所言八条，臣与徐副使等人数次议过，就请徐副使详述如何？”徐坚是时被授为礼仪副使。

徐坚依言取出施敬本的上书，逐条向李隆基禀报。

李隆基仅仅听过五条，已明白张说和徐坚不采纳施敬本之言的原因，大约张说和徐坚将古礼删繁就简，施敬本不满，认为应该照搬古代烦琐的礼仪。李隆基挥手令徐坚不要继续叙说下面的三条，转问张说道：“嗯，朕知道你们分歧的所在，此事就不用说了。古人之说纷纭万端，张卿，你们须格式以定之。”

源乾曜此时不失时机说道：“陛下，臣观此仪注草稿，张令等人确实倾注无数心血而成。今日陛下临场圣裁，则仪注可成，彰显大典肯定成功。”

李隆基也很高兴，说道：“好呀，张卿能成仪注如此体例，可谓删繁就简，朕甚赞同。封禅大典千头万绪，且时辰无多，诸卿还要戮力为之的。”

由于皇帝赞同了“删繁就简”，剩下的事儿就相对简单。张说将仪注草稿中需要定夺的地方挑出来，李隆基很快裁定，所以日头未落之前，此仪注已大致定稿。

李隆基到了最后，又想起一事，问道：“张卿，兵部郎中裴光庭近日所上奏书，你看过了吗？”

裴光庭奏书中反对东行封禅，他认为皇上率百官东行，则西京肯定空虚，突厥人容易乘虚入寇。李隆基看过此奏书后，将之批给张说观看。

张说道：“臣看过了。陛下，裴光庭此议，有失我大唐威风，可以留中不理。自默啜死后，突厥人形同一盘散沙，哪儿有胆子和力量侵入中国之内？然裴光庭此议倒是让臣想起一事，也请陛下圣裁。”

李隆基道："封禅之时，边关需整固为备。人心难测，万一有人想捞些便宜由此侵边，就会扰了大典的兴致。嗯，你有何事？说吧。"

张说道："臣以为封禅大典既为中国喜庆之事，四夷诸国也应从封泰山。如此有两个好处：一者，四夷诸国入中国观礼，可以瞻中国物华之天宝，使其顿生倾慕之意，彰显中国之大国威仪；二者，中国向为礼仪之邦，若四夷来朝，可以使其渐生向礼之心，如此有利于天下安澜。"国家与人相同，当其有典礼之时，例邀外者前来观礼，既彰显与四邻亲近友好之意，又有显摆己势的诉求。张说此语一出，座中众人纷纷点头，皆以为然。其实前朝封禅之时，例邀四方君长及来使从封泰山，则此节已成为成例。

李隆基听罢默然，他明白如此做其实还有不便于说出的第三宗好处，即邀四方君长来此，也就有了将他们为质的作用，从而在封禅的过程中，其族人不敢轻举妄动。此等好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李隆基也不想画蛇添足，遂笑道："好呀，如此大礼，应邀诸国从封。张卿，你欲邀约何方呀？"

张说答道："若陛下允可，鸿胪寺须立刻派出使节四方邀约。如突厥、契丹、奚、昆仑、吐蕃、靺鞨等族，再者如大食、日本、高丽、新罗、百济、日南诸国，皆在邀约之中。"

李隆基当即准奏。

齐瀚被贬官后，中书舍人一职空出了位置，张说当即请得李隆基同意授张九龄为中书舍人，是为五品职。张说感到张九龄用得顺手，仍让其兼知枢机房主事。

是日朝会散罢，张说回衙后若有所思，就在室内缓缓踱步。

张九龄是时入内奏事，看到恩师在那里颇费思量，遂知趣地侧立一边，不敢出声相扰。

张说早见张九龄入内，其走了两圈行至张九龄面前立定，问道："九龄，大典上所用词颂都备好了吗？"

"除了恩师所撰《封祀坛颂》与源侍中所撰《社首坛颂》之外，学生已将词颂之目列好。至于让何人来撰写，还请恩师示下。"

“嗯，玉册文与玉牒文由你拟出，至于其他文就分于别人撰之吧。圣上说了，随同登山之人可以升秩。呵呵，九龄，登封之后，你就擢为四品官员了。”

张九龄闻言脸现惶恐之色，躬身说道：“恩师，学生刚刚被擢为中书舍人，若再被超拔，外人会不会有闲话呢？学生以为，此次登封之时学生可以参与出力，然官秩不宜再动。”

张说摇摇头，心想这个学生什么都好，唯读圣贤书太多，有点泥古不化，这方面与宋璟颇有相似之处，遂斥道：“胡说！九龄，人遇事时不可退避谦让，何况是天赐良机？当今天下，除我以外，你实为后出词人之冠！则能替圣上拟玉册之文者，舍你其谁？那么依例升秩一级，实属正常，你何必要退却呢？”

张九龄一时不敢吭声。

张说又道：“九龄啊，人若处厄运之时，大可潜伏爪牙等待机会；若风生水起之时，就没必要左顾右盼患得患失了。譬如此次封禅，即天降大任至为师之身。封禅大典既要有赞襄机务之能，又要有识文懂礼之才，那姚崇与宋璟为相之时，为何不敢启封禅之议呢？哈哈，他们其实不能啊。”

张说说到这里，其自诩得色跃然脸上，张九龄观此状，心中忽然晃过《尚书》中的一句话：“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他此时想道，恩师如此志得意满，若自己用《尚书》中的话去劝谏他，肯定会招来没趣。他嘴唇动了动，又生生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张说却不知眼前的张九龄正在那里心思电转，依然自顾自说道：“九龄啊，你速去拟出一份登山的祀官与词官名单，赶快拿过来。”

张九龄领命离去。

张九龄归座之后，老老实实按大典议程逐个列出了祀官、词官名单。祀官主要从门下省、礼部、太常寺中产生，词官则主要从中书省、秘书省、集贤书院中择出。

张说快速将名单看了一遍，然后取过笔来在上面圈圈点点，最后将改好的名单递给张九龄，说道：“你再把此名单誊抄一遍，记住，此名

单除了你我之外，不许第三人看见。”

张九龄接过名单，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其心中不由得大震，就立在那里有些呆滞起来。

张说在名单上有删有增，所删者多为非文学出身之人，所增者可分为三类，一类为张说的近身之人，如五房主事、中书省中书主事张观等人；二类如集贤殿的文学之士；最后一类则为张说的故旧与亲戚，如张说女婿郑镒赫然归入词官之列。

张说号为文宗领袖，其所选女婿当然不能为白丁之人。去岁张说二女儿待字闺中，张说瞧中了国子监录事郑镒。此人刚刚会试高中，被授为九品之官，且人物生得器宇轩昂，由此能得张说青眼。郑镒看到能为当今中书令之婿，也是喜悦非常，遂一拍即合，在去岁秋末办了婚礼。

张九龄当然明白此事的轻重：若郑镒被列入词官，且随同皇帝登封泰山，那么回京之后，郑镒则可一跃从九品官超授为五品官！

张九龄此时心中顿起波澜，就呆立在那里考虑是否劝谏恩师一回，张说看到他的迟疑，又催了一句：“你速去誊抄，愣在这里为何？”

张九龄还是下定决心，开言说道：“恩师，若将贵婿列为词官，学生以为外面物议定起，只怕有些不妥。”

张说叹道：“九龄，我岂能不知吗？然为师为相，已历二年有余，圣上择相有期，为师若不在任上多替故人和家人办些事，一旦罢相，再无能力。将郑镒列为词官，我也知有些过头。然错过这个时机，还有更好的法儿吗？且郑镒之才具，可堪为词官，既而登封超授，皆合朝廷规矩。”

“学生知道合乎朝廷规矩。然前时王猛之案，圣上亲自过问并责法曹徇私。恩师与郑镒实为翁婿，万一将来有人借此大作文章，则恩师实为被动。”

张说知道张九龄所言实为替自己着想，并无恶意，遂在那里沉默良久，最后还是决然道：“九龄，我知道你的好意。这样吧，先将郑镒从国子监调入枢机房，先瞧瞧外人反应如何。封禅之期还有半年，郑镒入枢机房之后，也许封禅之后就风平浪静，我们那时再定下步行止。”

张九龄见张说意志坚定，也不敢再劝，遂暗叹一口气，转身去誊抄名单而已。

武惠儿虽未被立为皇后，然其恃李隆基宠爱，在宫中的地位实与皇后相同。这几年，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李隆基将其封为咸宜公主和太华公主，由于王皇后被逐且死去，武惠儿觉得宫内危险已消，遂奏请李隆基将寿王李瑁接回宫中。

李瑁是年刚刚六岁，其继承了父母的体貌优点，生得面如冠玉，长身玉立，性格温和，待人彬彬有礼。武惠儿此时方将一子二女收拢膝下抚养，心中洋溢着无边的幸福。

武惠儿此时已迁入南熏殿居住，昔日侍候王皇后的宫人和太监皆被赶走，换上了武惠儿一一挑选的宫女；至于太监，武惠儿挑中了名叫牛贵儿的太监作为南熏殿值事太监。

牛贵儿年龄二十五岁，容貌生得奇丑无比，原在太监群中因为貌丑不知得了多少奚落，不料被武惠儿选中，由此身价陡增。

老天爷造化育人，还是相对公正的。牛贵儿容貌虽丑，然思维缜密，口才甚好。武惠儿正是瞧中了他的这种本领，将其选入南熏殿。武惠儿知道，如此貌丑平素不被人待见的他，其被自己纳为亲信，定然会对自己忠心无比。

武惠儿之所以选中牛贵儿，正是想藉此修通与宫外联络的通道。按说高力士对武惠儿也恭谨得很，然他是皇帝的亲信之人，武惠儿绝对不会将自己的这番心事坦露给高力士的。牛贵儿入南熏殿之后，不觉已侍候武惠儿近两年时间。牛贵儿此时已明主子心事，颇有默契，他日日到其他宫殿穿梭，热衷于帮助武惠儿打探讯息。

李隆基那日在集贤殿赐宴，牛贵儿自始至终混迹于殿中。宫中规矩，太监不许离开己位四处穿行，然高力士明白牛贵儿的来意，又知他在惠妃面前炙手可热，对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高力士尚且如此，其他人明白武惠妃今日在宫中的地位，见了牛贵儿皆献上献媚之笑，皆不敢多管闲事。

宴会散后，牛贵儿三步并成两步返回南熏殿。武惠儿此时未睡，李隆基此前说过今日与宴就歇在兴庆宫，不用惠儿侍寝，则她不睡就是专

等牛贵儿前来传讯。

牛贵儿将今日集贤殿君臣对话大致复述了一遍，待他说到封禅时宫闱之人不用随行的时候，武惠儿追问了一句："圣上果真说定了？"

牛贵儿又将当时皇帝与张说的对话复述了一遍。

武惠儿听罢，心中顿时涌出两种情感。

她先是恼火张说：又是这张喋喋不休之嘴坏事！哼，"宫闱接神，有乖旧典"，当初则天皇后执政之时，你那时为何不在她面前鼓舌呢？你现在敢如此说话，不过欺我势弱罢了！

武惠儿想当皇后心切，然在李隆基面前不敢露出一丝痕迹。她闻听欲封禅泰山，心中顿时大喜。心想祭天时，由于有上次祀南郊的前例，自己终难涉及；然到社首山祭地时，定会以文德皇后配享，那么前朝有例，自己就是不能亚献，也能捞上一个终献。孰料张说改为睿宗皇帝配享，自己想露脸的机会终为空想。

她此时想杀张说的心思都有了，然自己无权无势，终究无法可想。

至于李隆基令宫闱之人留居京中，武惠儿闻言心中先是轻轻一笑：呵呵，圣上龙马精神，此去泰山一来一回至少需用二月，他身边若无女人侍寝，岂不是急煞了他！

李隆基是年四十一岁，其床笫之事正是健旺的时候。武惠儿相伴李隆基多年，深知皇帝或许能忍得二日，终归难忍到第三日，其到时定会随手寻来女人出火。

武惠儿想到这里，不由得心生警惕：皇帝东行可以不带现有妃嫔，然他在路上行走二月，其若需要，那最懂皇帝心思的高力士肯定会替他妙选佳人奉上的。武惠儿知道李隆基的禀性，他若专宠某人时，皆会倾尽心力相爱，至多偶尔尝鲜临幸她人一次，既而丢开。万一皇帝东行时宠上某位佳人，那么自己就会被疏远。

武惠儿此时已是深深地恐惧了：若自己在皇帝面前失宠，那是生不如死的。她想到这里，顿时心乱如麻，挥手令牛贵儿离开，自己则瞪着灯火木然发呆，时辰不觉过去，她竟然不知东方之即白。

第二日晚间，李隆基令武惠儿侍寝。武惠儿抖擞精神，将李隆基侍候得眉开眼笑。一时事罢，李隆基畅快说道："好惠儿，还是你的手段最为迷人。朕这些日子实在快活，嗯，还是你的小腰身最好啊。"

武惠儿浅浅一笑，问道："陛下这些日子到底遇到哪些快活事儿？惠儿实想与陛下一同高兴。"

李隆基眼睛微闭，慢慢说道："想你也应该听说了，朕欲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朕登基十余年来，渴慕再现贞观、永徽年间辉煌，如今天下安澜、国富民强，岂非高兴事儿吗？"

"妾听说了，妾着实替陛下高兴。陛下东封之日，妾当随陛下前去观礼，以睹此千载难逢盛状。"

李隆基轻轻摇摇头，说道："嗯，朕说过了，宫闱之人此次不许登山。惠儿，你应当知道，前朝乱世，多由妇人干政而起，由此神人共愤，朕不敢再令妇人接近神仙。"

武惠儿闻言，忽然猛地坐起，扯着李隆基的手臂道："陛下，妾不敢接近神仙。然陛下此去泰山，一来一回耗时良多，且路途遥远颠沛辛苦，陛下不许妾等侍候身边，惠儿怎么能放心呢？"

"不妨，沿途州县自会小心迎候，朕身边又有熟悉的内官调理，惠儿大可放心。"

"不嘛，陛下。妾若离开陛下这么久，不知该怎么活了。陛下，妾有主意，可以一举两得，乞陛下照准。"

"嗯，你有什么好主意？"

"妾选取伶俐之人随行陛下，到了泰山脚下不再前行，就在那里等候陛下礼毕返京。陛下行礼之前三日，妾当诫约自身，更诫约其他佳人，不许近陛下身前。"

其实李隆基说过不许宫闱之人随行的话之后，已然暗自后悔。试想如此长的日子里，自己身边少了这个可人儿，岂不是自寻烦恼吗？

武惠儿的这个主意，实在熨帖在李隆基的心坎之上，其心间顿时有了麻酥酥的感觉。他伸手将武惠儿拽伏在自己臂膀之上，轻声说

道："惠儿，你莫非不怕颠沛之苦吗？"

黑暗中的武惠儿脸上甜甜地现出微笑，她知道皇帝如此说话，已然允了自己的主意。

第二十六回　武将联姻喧喜宴　泰山封禅耸奇观

王毛仲此去泰山身兼二职，首要者要负责皇帝及东巡队伍的安全，其次还要负责为此次出行提供马匹。他这日将陈玄礼唤来，说道："陈将军，你速到陇西马场走一回，每色马各挑出一万匹，共五万匹。然后派人将之赶往东都备用。"

陈玄礼有些不太明白，问道："王大将军，为了封禅泰山之用，刚刚从马场挑来一万匹马儿送入京师，现在再挑五万匹，到底有何用处啊？"

王毛仲道："你不用问太多了，这些马儿肯定有大用。你速去速回吧。"

陈玄礼道："末将知道，贵公子与福顺女儿大婚之日，末将说什么也不敢误了时辰的。"

王毛仲哈哈大笑道："是呀，犬子婚礼，众将毕集，你若不到，我们不敢开席。"

王毛仲三儿子诞生之后，其"洗儿"之时邀众将欢宴。那日宴席之上，李仙凫提议王毛仲与葛福顺结为儿女亲家，王毛仲与葛福顺换盏而饮，并击掌为约。其实这等宴席上的玩话，未必当真，孰料葛福顺却认了真，数日之后即派人入王宅中请去王三公子的生辰，然后与自己女儿的生辰共同卜筮一回，结果显示大吉。按照当时礼仪，问女之名而卜本为男方办的事儿，葛福顺如此积极，表明他热衷与王毛仲联姻。王毛仲见状，也就顺水推舟同意，孩子三岁时就向葛家行了纳采之礼，王葛二家就成为真正的儿女亲家。

婚礼之日，王府张灯结彩。自葛福顺府中到王毛仲府第的路上，排满了酒食之物，每隔不远，即有一班戏乐之人持器歌舞。是日王毛仲府中欢腾喧闹，不说京中武将毕集，就是朝中百官也络绎不绝前来祝贺，

张说被百僚推为男方傧相。众人欢腾之际，高力士率人送来皇帝之礼，其中一物最为珍贵，即是李隆基亲笔所书的一幅立轴，上面浓墨成就四个大字——“佳儿佳妇”。王毛仲见状大喜，当即令人将之悬于中堂正中央供奉，众人见之，愈发艳羡王毛仲得圣眷甚隆。

高力士参加完婚礼，即返回宫中向李隆基禀报。

李隆基虽未到现场，也知这场婚礼定然办得热闹，遂笑问道：“哦，此时已过未时，你耽搁至今，想是婚礼之上人数众多，莫非吃饭也需排队吗？”

高力士答道：“陛下说笑了。臣代陛下前去赐礼，陛下的那幅手书当即被挂起，由此耸动当场。王毛仲感谢圣恩，坚持让臣留下观礼，由此就误了时辰。”

“嗯，婚礼还算热闹吗？”

“岂止是热闹？陛下，此场婚礼之盛，臣有数年未曾见过了。”

李隆基此时闲暇，对此场婚礼的盛状饶有兴趣，遂令高力士将婚礼的过程述说一遍。

“婚车自葛家启程，沿途相隔不远即有戏乐班子，其广奏音乐，歌舞喧哗，引来百姓围观，由此遮拥道路；李仙凫等一帮武将为障车使，婚车每行一段，障车者即于道路上截之，此时王毛仲早派人在沿途设有酒食之棚，他们将障车者邀入酒食棚中逗留，赠其酒食，由此婚车方能前行。”

“哦，李仙凫成为障车使？”

“是呀，看来那帮武人分成两拨，一拨由李仙凫带领，负责女家障车、奠雁之俗；另一拨人则由李宜德带领，负责催妆、谢障车者及男家宴席之事。”唐人是时成婚，其礼节颇为繁杂，譬如奠雁仪式，即先用扇子或行障遮新妇于堂中，女婿及迎亲傧相行礼毕，然后女婿取雁隔障掷入堂中，由女家人收执。该雁一般用红罗包裹，以五色锦缚口，勿令做声。婚礼过后，此雁须由男家以物赎回，然后放生。

“嗯，你刚才说张说为男方傧相，那李宜德一介粗人，他又如何能

为催妆诗了？”

“陛下，想是张说自高身份，其一直待在王家，并未亲身迎亲。不过新郎所备催妆诗，皆出于张说之手。”

李隆基微微一笑，说道：“遥想王毛仲昔日在潞州时为奴，他又如何能想到其儿子成婚，竟然有天下文宗领袖为其写催妆诗呢？”

“陛下所言极是。张说文名远播，等闲之人求其文比登天还难。以姚公之能，还要绞尽脑汁算计来一篇碑文。王毛仲如此，可谓十分荣光了。

“陛下，王毛仲此次办事估计花钱不少。听说街道上的鼓乐班子皆由王毛仲所请，其酒食棚子既邀障车者，也向围观者散食，那些运送酒食之人，可谓相望于道，王毛仲之所以如此不吝花费，无非想图一些热闹；至于其府中喜宴，可谓芳酒绮肴，穷极水陆，靡不丰盈。看来王毛仲早有准备，臣见贺者众多，总怕其酒食一时用尽，谁知王宅所备之物，似乎无穷无尽，没有用完的时候。”

高力士如此说话，明显有着告御状的意思。以王毛仲为首的一帮武人，仗着近侍皇帝，根本没将太监们瞧在眼中，视之为只能干活不许说话的阉人。太监们每每经过诸门时，其守卫之人呵斥太监为家常便饭，有时还会拳脚相加。高力士为太监之首，太监们常常向高力士诉说冤屈。高力士也无法可想，心想王毛仲连我都没瞧在眼中，对你们如此也实属正常，他虽然没有法子，然心中的怒火渐升。

王毛仲如此实为不智，他虽为皇帝的亲信之人，然有两点比不上太监。一者，其掌控禁军看似权力显赫，可是权力实为双刃剑，皇帝一面信之用之，另一面则会常怀警惕之心，而太监身有缺陷入宫为奴，皇帝并不设备；二者，王毛仲之辈不可能日日环侍皇帝身边，而太监则与皇帝朝夕相处，如此就占了口舌先机。

高力士知道，皇帝如今励精图治，力戒豪奢。皇帝尚且克制己欲不慕浮华，岂能容许你王毛仲先涉奢华？

人须常怀警惕之心，应对其他世人雍荣包容，哪怕是最不起眼之人，也不可有轻蔑之心。王毛仲不知太监的利害，轻易地将太监们视为无用之人，如此就大错特错了。

李隆基果然说道："哦？王毛仲如此做有些过于招摇了。"

高力士不失时机，又进言道："是啊，自从安乐公主婚礼之后，其豪奢程度以此宗婚礼为最。陛下，臣以为王毛仲如此办事有些逾礼。"

李隆基淡淡说道："以往财富匮乏之时，办事可以从简。如今国强民富，奢华一些亦未不可。"

高力士妄图以豪奢来贬王毛仲，其实想差了念头。李隆基少年之时以奢华为乐，其在开元之初焚珠玉、毁金银，无非想遵贞观故事率先垂范而已。如今国势已隆，国库私库中的财货日渐丰盈，其心间就有了微妙的变化。

高力士见皇帝如此说话，遂乖觉地不再吭声。

其实高力士不知，他的一番话对皇帝还是颇有震动的。李隆基感到震动的并非是王毛仲所办婚礼过于豪奢，而是此场婚礼所彰显的人脉关系。

王毛仲职掌禁军十余年，军中将领如众星拱月一般恭维王毛仲，现在他又与葛福顺成为了儿女亲家，王毛仲由此在军中的地位如虎添翼，除了皇帝，还有何人能撼动呢？

王毛仲还与张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密关系。

其实李隆基眼前最倚重之人，一为张说，再一个就为王毛仲了。张说用不断加重的相权，维系着大唐帝国各级机构的正常运转；王毛仲则掌控禁军维护皇宫安全，并以京畿重兵遥制四周边将。

那一时刻，李隆基脑中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如此二人亲密无间，对皇权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念头虽一晃而过，却让李隆基心生警惕。因为答案是肯定的，李隆基即位之后，禁止所有人与术士交往妄自卜筮（婚丧卜筮除外），不许内官与外官交结，不许官员与宗室藩王来往，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是千方百计保证皇权稳固。

一个权倾天下的主要宰相怎能与一个手绾禁军大权之人交往频繁呢？

李隆基想到这里，转身来到身后的书架前，取过一函书籍，将之递给高力士道："你去一趟中书省，将此书赐于张说吧。"

高力士双手接过，低头观看书名，就见此书为班固所撰《汉书》。其一面躬身退出，一面心中暗暗嘀咕：张说家中藏书甚丰，像《汉书》之类史书何曾少了？皇帝如此赐书，到底有何深意呢？

暮春时节，李隆基带领百官及后宫之人奔赴东都洛阳，他们要在这里完成封禅大典的前期准备事宜。太史局已将所有时辰算定，十月初离开洛阳奔赴泰山。

洛阳的牡丹花儿早已开败，仅留下壮硕的枝干和翠绿的叶儿镶满圃园。李隆基降生于洛阳宫中，又在这里度过童年时代，洛水南岸的积善坊还有他任楚王时的宅邸。大凡人之一生，对童年时代的记忆最为深刻，也最为清纯。李隆基入东都之后，政事似乎少了许多，他就抽出空儿到这些故居观看一番。

李隆基那日来到积善坊故居的时候，正是夕阳西下的当儿。其故居北面的洛水东流，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之上显得落金无限。李隆基站立南岸，眺望北岸宫城的端门和应天门，不禁想起了自己幼小之时随祖母则天皇后、姑母太平公主及上官婉儿登上应天门城楼上的情景。如今这三人已然作古，李隆基念及与这三位妇人的种种往事，不禁抚今追昔，感叹唏嘘。

李隆基眼观洛水两岸密集的绿树，心想这洛水日夜流淌，那些山涧的溪流一路东行归入大海，不由喟然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高力士随侍身边，他见皇帝呆立水边良久，最终用孔子之言感叹，心知皇帝定然有些伤怀了，遂劝道："陛下，时辰不早了，请移步回宫用膳吧。"

李隆基微微摇头，说道："如此良辰美景，若弃之实在可惜，就多待一会儿吧。高将军，朕刚才仿佛看见孔夫子正在周游列国，他恰恰行到洛水之侧，正与学生在那里濯足。"

高力士此前粗知孔子事迹，知道孔子似在十七岁时曾来到洛邑找到老子问礼，而其周游列国时未曾行到洛阳地面。然皇帝现在如此说话，

他也不敢驳正，只好含糊地应了一声。

李隆基兀自说道："朕在想呀，春秋时期有今日繁华吗？孔子乘一辆驴车，带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他们经常挨饿，可见那时少有今日的水陆驿所。"

高力士心中不由得窃笑：皇帝今日怎么了？为何有了这些看似如少年般的奇思异想？

李隆基长叹一声道："唉，今不如昔呀。遥想那时生计困厄，却有诸子百家争鸣一时，如此盛状，后世为何未曾再现呢？"

高力士道："陛下，想是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由此难现百家争鸣之境。"

李隆基道："不错，应该这样。秦皇一统，汉武尊儒，遂有大哉国家。朕刚才想呀，孔子为何能在那个时代立大哉斯言呢？"

高力士眼光迷茫，不知皇帝所言何意。

李隆基此时思绪如飞，跳跃甚快。他刚才想起祖母与姑姑等人，心想权力实在太过无情，亲情遇之也会变得软弱无力。他进而想起孔子之言，感叹一个落魄老人，何以能在纷纭的乱世中瞧出人间的正道呢？

于是，孔子的名言纷至沓来。

"仁即爱人。"

"何事于仁，必有圣乎！尧、舜其状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有君子之道思焉，其行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李隆基知道，孔子的这些言语，实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标

杆，无论国君、臣工、百姓依此行事过于艰难，以国君为例，也只有太宗皇帝依此教化治国，其他朝代少有全部施行。

“沧海横流，唯有如此方显圣贤本色。”李隆基心中又暗叹一声，圣贤之言犹如黑夜中的明灯，令迷茫的路人心中燃起希望，由此奋勇而行。

李隆基笑问高力士道：“高将军，朕欲举办封禅大典，百姓会如何看此事？”

高力士答得很快：“封禅泰山，告于天地，则显陛下仁政辉煌，百姓定会鼓舞而歌。”

“嗯，你答得好。朕东行封禅，正为此意。”

高力士愈发摸不着头脑，不知皇帝又想到何种念头。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十一日，封禅队伍自东都洛阳出发。宋璟率领留守官员立在上东门外，躬身为皇帝送行。

先导者为禁军的五色方队，分赤旗、黄旗、白旗、黑旗与青旗建队，每队的甲、弓、箭、刀、盾皆依队旗颜色而制。其行进之时甲色分明，旌旗猎猎，其兵士系挑选而来，个头皆高大匀称，极具威武之姿。

其后则为李隆基的大驾，其羽葆、华盖、旌旗、罕毕、车马皆依制设立，其执旗执仗、驾车驭马者以及警跸将士约有三千人。

再其后即是王公贵戚以及百官的仪卫，其中间有四夷酋长及使者的车辆。

最为壮观者当数王毛仲早就送至东都的数万匹战马。王毛仲依马之毛色将所有马儿分为五队，计有赤、白、黑、青、黄色，与前导的五色方队相呼应。这些马儿训练有素，在驭手的指挥下依序行走，其毛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宛如一匹织就的五色云锦正在缓缓展开。

队伍的最后，则是运送大批物资的车队。

数万人马迤逦而行，其彩旗飘扬，鼓乐喧鸣，浩浩荡荡，数百里不绝。如此多的人马，其饮食用度不可能随身携带，须由所经州县沿途供

应。为了不使州县二度花费，封禅队伍的往返路线也事先确定。去程为出洛阳后到达荥阳，然后向东北方向行走，经滑州、濮州、济州、兖州到达泰山脚下；返程时经曲阜、曹州、宋州、汴州后到达洛阳。

十一月初六，李隆基率领百官抵达泰山脚下，并住进搭就好的“帐殿”之中。此时的泰山，空气中已显寒冷。武惠儿令人在一圆形帐篷中四周笼上炭火，居中的浴盆中注满热水，然后将李隆基请入帐中。武惠儿先用手试了试水温，说道：“陛下一路辛苦劳顿，想来沐浴一番之后定能解乏。此时水温适宜，妾服侍陛下入浴。”

李隆基一入此帐，就觉帐内燥热无比，看到四周那些通红的火盆，方知武惠儿的心意，遂解衣道：“好呀，想你也乏了，我们就一同沐浴吧。”

武惠儿上前帮助李隆基解衣，一边浅浅笑道：“陛下莫非忘了？妾说过此行随侍陛下，然到了此泰山脚下，深恐污了灵气，不敢让陛下沾染女色半分。自今日始，妾等不与陛下共寝一室，只会服侍陛下。”

封禅事大，李隆基心中也是十分重视。他闻听武惠儿此等言语，遂正色道：“是了，朕如何就忘了此节呢？惠儿，还是你识大义。不错，朕行大礼不敢近女色，明日还要斋戒一天。”

武惠儿将李隆基引入浴盆之中，温水的滋润令李隆基舒畅地张开四肢，武惠儿的一双纤手轻轻摩挲其皮肤，更令李隆基畅美，由此闭上双目静静享受。武惠儿那熟悉的语音又在耳边轻轻响起：“是啊，应该斋戒一天。陛下远行疲惫，须养足精神再行登山，这也是对上天的崇敬之情嘛。”

十一月初九巳时，泰山谷口。

岱庙距登山谷口不远，此为道家圣地，例为举办封禅大典时的必参之所。李唐皇室尊老子为祖先，将道教奉为国教，则李隆基登山前须入此庙遥拜一番。为了准备此次大典，将作监此前早派人前来将所有建筑修缮一新，岱庙作为主要祭祀之所，当然花费不少。

一番祭祀之后，时辰已过辰时。李隆基率领众人离开岱庙，浩浩荡荡奔往谷口，这里是登山的起点。

登山的步道旁边，两侧除了遍插旌旗之外，王毛仲每隔十步即布上卫士。李隆基即来拜山，为示虔诚之心，决计不敢乘舆而行，他须步行登至山顶。他们从此登到中天门之后，须在那里备好的帐殿中歇息一晚，第二日再步往玉皇顶，然后主祭昊天上帝。

李隆基行至谷口，驻足扭头观望。就见身后的队伍络绎不绝，其山下仪卫遍竖旌旗，竟然百里不绝。如此宏大的场面，顿时令李隆基心中豪情顿生，其瞥了身侧的张说一眼，心想此人为相，可谓恰当其时。他若不坚持倡议，何来今日恢弘之场面呢？

然而身后的嘈杂声隆，令李隆基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除了山下的仪卫，今日登山之人不少于万余人，张说此前也禁绝他们登山时喧哗，奈何人数众多，其嘈杂声实在难绝。

李隆基摇摇头，唤来张说说道："张卿，这样不行。"

张说不明其意，问道："陛下，敢问何处不妥？"

李隆基抬手上指说道："灵山清静，如何能耐如此喧哗？"

张说当即答道："陛下，人多口杂，欲使清静，须裁减上山人数。"

"朕正有此意。张卿，可使宰相、诸王以及祠祭祀官随朕登山，其他人就留在这里。"

"陛下，那些四夷酋长及来使远道而来，是否让他们随行？"

"他们就在岱庙观礼，上山就免了吧。"

张说接旨，当即前去分派。他先让王毛仲派人把守谷口，再让张九龄拿着名单逐个放人。如此一来，上山之人不过百人。

百官闻听不许上山，心中不免遗憾。皇帝能够封禅一回，殊非易事，今日躬逢其盛，却不能登山观礼，那么今生再无此等机会。那些四夷之人也就罢了，他们能来此观礼则足矣，正不想费足劲儿登山辛苦，如此正合己意，也就乐得山下游逛。大多数官员闻听此举系奉旨而行，也不再言语；一些性急的官员想悄悄溜过去，然看到那些如狼似虎的甲士守在那里，终究无法可想。

崔隐甫其时与宇文融和李林甫立在一侧，崔隐甫观此情状，知道终究不能再前行一步，遂长叹一声。

三人中以宇文融性子最急，其见崔隐甫长叹，遂说道："此举定是张说的主意！我与哥奴也就罢了，崔兄为御史大夫，各部尚书以及台寺主官应当随行。哼，仅许宰相随行，明显透出是张说的主意嘛。"

李林甫笑道："宇文兄不必着急。你想呀，就是张说的主意，也须圣上首肯。此等话儿不要再说了，百官不能上山，心中定是委屈，若如此怨言从宇文兄口中传扬出去，实为不美啊。"

崔隐甫道："哥奴说得对，我们从此不许再说此话。"

李林甫又低声说道："二位兄长可曾看到刚才一幕吗？"

二人急问究竟。

李林甫道："愚弟此前听人风言风语说道，此次登山祀官与词官，其中多为张说亲信之人。愚弟心想呀，张说为睿智之人，他怎能如此不遮面目？"

宇文融接口道："他果然如此吗？我倒是未曾注意。圣上此前说过，登山词官可以超授五品，祀官也可以秩升一级。"

李林甫道："愚弟刚才就在张九龄之侧，听清楚了所有从登之人。那些祀官也就罢了，毕竟以礼部及太常寺之人为主；词官则清一色为张说亲信之人，像张九龄、贺知章等人官秩已达五品也就罢了，如张观、郑镒等人也混迹其中，张说的胆子实在太大了一些。"

崔隐甫问道："郑镒？此人莫非张说的女婿吗？"当初张说嫁女遍请群僚，崔隐甫与宴时曾见过郑镒，故有印象。

宇文融恨恨地说道："不错，正是张说女婿。那个张观为中书主书，平时见了张说摇头摆尾似走狗一般，不是女婿又胜似女婿了。"

三人不再说话，互相对视，他们此时的心迹是相同的。

十一月初十丑时中天门

君臣们宿于临时搭就的帐殿之中，此时夜过子时，他们已然进入梦乡。

张说本已熟睡，忽被一阵声响惊醒。他睁开眼睛，耳听帐外山风强劲，继而“噼啪”的雨滴声音落满帐顶，他急忙掌灯披衣而起。就见左侧的帐壁被风鼓起，风雨带来的寒意令他缩手缩脚。张说心中不由得大震：坏事了，若如此狂风骤雨，皇帝如何登山呢？

源乾曜、贺知章、张九龄等人也被风雨惊醒，他们所住的帐篷与张说所居相连，看到张说帐中有了光亮，遂不约而同走了过来。

众人面面相觑，贺知章叹道：“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我昨日还问太史局之人，他们说天气如此晴朗，不会有雨。唉，可惜一行禅师早逝，他若在此，也不至于如此手忙脚乱。”

源乾曜忧心忡忡：“再过两个时辰，圣上就该登山了。不说路滑难走，就是到了山顶，如此风大雨急，如何举办祀礼呢？”

张说也是忧心如焚，他撩起帐帘向外观看，就被一阵疾风疾雨推了进来。他一时呆立在那里默不做声，心中盘算补救的办法。

贺知章说道：“或者待雨停之后，再行登山？”

源乾曜说道：“这如何可以？登山时辰与祭祀时辰皆为事先卜出的吉时，如何能改？”

众人一时无语，唯听室外的风雨声。

张说最后打破平静，缓缓说道：“山间风雨来得急，走得也快。我们现在一时无法，唯盼风雨早一点停歇吧。”

风雨持续了一个多时辰，果然渐渐停息。阴霾的天空云开雾散，竟然能看到闪烁的星星，山气也渐渐暖和起来。是夜山中山下燃火相属，雨刚住歇，那些甲士们又将火堆燃起来。若从山下向上望之，犹如群星相连自地达于上天。

十一月初十辰时泰山极顶封祀坛

山雨刚刚住歇，天色刚刚发亮，李隆基便率领众人向山顶攀登。他

们用时一个多时辰，即到达山顶封祀坛。

东方的云海里渐渐出现一抹红霞，继而霞光万道，一轮红日似乎在地平线下“托”地一跳，顿时现出其绚红的面目。张说作为礼仪使，这日身披阔大的金色礼服，口呼道：“吉时已到。鸣乐，献礼。”

礼乐声中，李隆基登上封台的前坛，祭拜以高祖皇帝配享的昊天上帝。李隆基先取出玉牒之文，朗声念道：“有唐嗣天子臣某，取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中宗绍复，继体不定。上帝眷佑，锡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

前代帝王封禅之时，其玉牒之文及玉册之文往往秘而不宣。李隆基今日当众朗读，既可上达于天，也由此遍示天下之人。

李隆基首献之后，李成礼依序亚献，李宪终献。献毕，张说指挥人们将盛有玉册和玉牒的两个玉匣，藏于祭坛之石室。

李隆基步下封祀坛，面向东南而立。只听张说又是一声大喊：“举火。”

位于东南方向有一座燎坛，其中早已堆满了柴草。张说声音刚落，三名甲士将手中火把一齐抛入燎坛中，顿时，其火势直上，日扬火光，庆云纷郁，遍满天际。

此燎火为封祀的组成部分，按照李隆基此前定下的“先奠后燔”仪式，此火发之后，则封祀仪式大致结束。

张说趁着火势正旺，率领群臣伏于李隆基面前，齐声呼道：“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顶的“万岁”声起，满山的步道两侧甲士闻声也顿矛而呼。就听山间的“万岁”声音若波浪一般，一波波地传下山去，渐渐漫过中天门，过了一会儿，自山顶可以听到山脚下响起“万岁”的巨大声浪，此声音自是从数万人之口中同时发出。

李隆基闻此欢呼陶醉无比，他令面前群臣平身，又询问张说道：“张卿，眼前如此阵势，朕此前为何不知呀？”

张说道："陛下，未上山百官今日同时在岱庙祭祀五帝五神，由此众人毕集于岱庙周围。今日封祀顺利，臣等感念陛下伟业，使四海晏然，由此心声顿发。不料山上山下呼声连成一体，臣此前也未曾想到。"

张说明显说的是鬼话。他此前与王毛仲多次议过此节，否则满山甲士哪儿能够步调一致？此次东行泰山，以兵士最多，他们欢呼，其他人定然随即而从。

李隆基志得意满，满意地说道："好呀，今封祀初建，云物休佑，皆是卿等辅弼之力。我们君臣今后要长相互保，勉副天心，以期长如今日，不敢矜怠。"

张说闻言又复带领众人跪言："陛下，昨夜则息风收雨，今朝则天清日暖，复有祥风助乐，卿云引燎，灵迹盛事，千古未闻。陛下又思慎终如初，长福百姓，则天下幸甚。"

李隆基此时心情大好，闻听如此美言，觉得自己受之无愧，遂仰天长笑，继而说道："都起来吧，我们该下山了。今日午时，我们要欢宴帷宫，大家好好乐一乐吧。"

此次封禅大典，以山顶封祀为高潮之处。是日午宴之时，未上山群臣累进颂言，有人言道，其在山下遥望泰山之巅，就见日色明朗，庆云不散，紫烟袅袅上升，实为极度祥瑞。李隆基闻之，顿时龙颜大悦。

是日晚间，天空忽然又复阴沉，竟然飘飘洒洒落下雪花。李隆基心思鼓荡，提笔赋诗一首，名为《登封喜雪》，诗曰：

日观卜先征，时巡顺物情。风行未备礼，云密遽飘英。

委树寒花发，萦空落絮轻。朝如玉己会，庭似月犹明。

既睹肤先合，还欣尺有盈。登封何以报，因此谢功成。

其末句以"谢功成"收篇，由此可见李隆基的自诩之情。

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社首山顶

是日辰时，李隆基及群臣集于社首山泰折坛，以祭地皇，由睿宗皇

帝配享。

其礼仪如封祀坛之礼，不加累述。

十一月十三日辰时帐殿

李隆基这日在帐殿里接受朝觐，除了文武百官之外，又比往日多了许多人，计有：

孔子后代，诸方朝集使，儒生，文士上赋颂者；

突厥、契丹、奚诸王；

吐蕃、大食、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使；

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

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

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牁、木可、乌浒之酋长。

李隆基观此情状，心中不由得叹道：实乃四方诸侯，莫不来庆啊！张说、源乾曜分别朗读了《封祀坛颂》和《社首坛颂》之后，群臣及外使纷纷出班大唱赞歌。

李隆基又复龙心大悦，当殿宣布了两宗事儿：一是封泰山神为天齐王；二是大赦天下。

朝会即将结束，张说又躬身奏道："陛下，曹州八岁童子候在殿外，要当殿献颂于陛下。"

李隆基问道："八岁童子？其能作颂吗？"

"陛下，此人名叫刘晏，幼读诗书，善著文章，七岁时被曹州举为神童。其闻陛下东封，遂作《东封颂》。"

"不会请人代笔吧？"

"臣此前也有存疑，因与此童子对答一番，此子对答如流，果然为

神童。”

“嗯，张卿既如此说，那是不会错的。宣上殿来。”

一名八岁孩童昂然而入，毫不怯场，到了李隆基面前伏身叩首，仅这一份儿气度就令人叹服。

李隆基笑道：“张卿，搀他起来吧。一个小孩儿家，能从容行此大礼，亦算不易了。你名叫刘晏吧？好好将所作之《东封颂》读出来，若读得好，朕定有厚赏。”

刘晏起身，开始朗读自己所作的《东封颂》，要说其中的句子如“封祀岱岳，告成功于昊天上帝”亦属平常，然其为八岁孩童所作，又清脆诵出，中间绝无停顿，实属不易。

李隆基心知此情此景定是张说事先安排，无非想让自己更加高兴。然一个八岁童子能写颂词，且能朗朗诵于口舌之间，令殿间的外邦之人甚服中华后继有人，确实令自己脸面之上甚添光彩。

李隆基又复龙颜大悦，赞了刘晏数句，并授其为秘书省正字。如此一来，刘晏小小年纪一跃成为九品官员，从此可以身着官服列身朝班。

刘晏的神童之名由此传扬天下。其长大之后果然成为一代名臣，此为后话，这里隐去不表。

封禅队伍离开泰山后向南而行，第一站即来到曲阜。李隆基致祭孔子，封孔子为“文宣王”。

大队人马在路上又行了十余日，这日行到宋州地面。李隆基眼望前方缓缓流淌的睢水，对张说说道：“从此西行汴州后，很快就可到东都了。我们千军万马一路行走，为了不扰地方，未曾驻足，这宋州水陆方便，向来富庶，我们就在这里歇上两日吧。”

张说心领神会，唤来宋州刺史等人将大队人马妥善安置。宋州城内有一著名的酒肆，名为“梁园”，居中有一座上下两层的阔大酒楼。张说请得李隆基同意，让王毛仲派甲士在梁园周围警戒，是夜李隆基在此赐宴群臣及外邦来使。

夜幕渐合，梁园灯火辉煌。李隆基与三品以上文武官员在二楼用

膳，其他官员及外邦来使则在底楼欢宴。

宋州号为三皇五帝的建都之地，此后又成周代宋国的国都，汉代被封为梁国之都，又称睢阳，梁孝王据守此地三个月，从而一战闻名。宋州城池建造坚固，城内房舍整齐，向为大唐的东方重镇。自通济渠开通之后，宋州又成为漕运码头，由此弘舸巨舰交相往来，天下诸物，遍集于此。

由于皇帝赐宴，宋州刺史当然打起精神，要将诸般精美之物皆献于案上。李隆基步入楼中，看到案上食物丰盛，果蔬纷呈，酒水精美，心中有感而发，唤来张说道："张卿，朕出行此前，曾诏勿广劳人，务存节约。此宴如此丰盛，有失朕意。"

张说想不到皇帝如此说话，一时不知应该怎么办，遂禀道："陛下自出东都以来，不扰地方，厉行节约，则辛苦已久。如今即将回京，宋州地面丰饶，陛下由此赐宴群臣，似无不可。"

李隆基道："还是过于丰盛了。这样吧，你让他们减去一些，朕方才开宴。"

张说见皇帝意甚坚持，只好吩咐下去。

众人坐定后，李隆基方才率众饮酒。宴酣之际，李隆基忽然长叹一声，对张说说道："朕此次东封成功，还有更重要的收获。"

张说询问究竟。

李隆基道："朕此前出巡天下，原来以为能够观实风俗，察吏善恶，然与此次相比，其实不然啊。"

群臣见皇帝大发感叹，皆停箸不食，静待其言。

李隆基叹道："此次东封，诸州刺史殷勤支应，还是有差别的。有三位刺史，可称为良吏。一为怀州刺史王丘，其除了正常支应外别无他献，朕知其不市恩也；二为魏州刺史史崔沔，其遣使供帐，不施锦绣，示朕以俭，此可以知其日常为政也；三是济州刺史裴耀卿，其数次上书，言说济州贫穷不堪支应，朕因之不在济州停留。"

群臣听完不禁惊愕万分，沿途州县为了迎送封禅队伍，多是尽出财

物周到服侍，不料事情过后，能得皇帝赞扬的竟然是这三位最抠门的刺史。

李隆基接着说道："张卿，回京后须将此三位刺史的事迹写成明诏，以彰扬天下。"

张说闻言起身伏地，叩首道："陛下心忧百姓，厉行节俭，则臣等幸甚，天下幸甚。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其他群臣见状，也急忙伏地口称"万岁"，楼下的与宴之人不知何故，然有泰山封禅时的群呼为鉴，他们当即不问究竟，随之呼声连连。

一时之间，"万岁"之声又响彻梁园。

第二十七回　京城热议"泰山"力　张说冷遭御史功

李隆基回京之后心绪难平，趁着兴奋的心情将其过孔子宅所作之诗谱成一曲，然后将曲词交给太常寺敷演。

太常寺这日将曲词敷演成功，然后邀李隆基到花萼楼赏乐。李隆基事先吩咐，此曲词空明寥廓，仅用一名唱者即可，不用舞者。

该曲配器以洞箫、长笛为主，在丝、竹混声背景下，洞箫呜呜咽咽忽高忽低，尽显天地之寥廓；既而一支长笛的声音从低往高，凸现孔子当初的寂寞以及卓而不群的身姿；最后由歌者李龟年浅唱诗词，其声低沉而遒劲，颇合李隆基创作此曲词的韵味。

李隆基欣赏完毕还算满意，对众伶人说道："总体还算可以，然仅以洞箫、长笛为主，稍显单薄，配器似应再丰富一些。"

李隆基平时与众伶人混得厮熟，缘于他谙熟音律，彼此交流显得很随意。座中的伶人中多为是时音律大家，李龟年既善唱歌，又善羯鼓、筚篥；孙处秀、李漠以善笛闻名；雷海青、贺怀智精于琵琶；张徽以吹筚篥见长；黄幡绰则擅洞箫。

若在往日，众伶人定会七嘴八舌与李隆基谈词论曲，今日却有些异样。李隆基说完话之后，众人却一声不吭。李隆基见状，就追问他们为

何不吭声。

李龟年禀道："陛下，吾等皆为梨园伶人，今太常寺上官在此，吾等不敢乱说话。"

"太常寺上官？谁呀？"

张说女婿郑镒上前躬身答道："陛下，臣郑镒奉太常卿之命，前来侍奉陛下。"

"嗯，朕识得你为张卿之女婿，你现在太常寺为何职呀？"

"臣蒙皇恩，刚刚被授为太常丞。"

太常寺有卿一人，为三品官员；少卿两人，职授四品；再其下，就是两名太常丞了，其职授五品官。

李隆基之所以识得郑镒，缘于郑镒会试高中之后廷试时得见。则天皇后天授二年时曾在殿前策贡举人，李隆基那年心血来潮，召诸科前三名入殿问询。郑镒为此年进士科第二名，其应答之时态度从容、对答如流，又兼人物生得甚是俊朗，李隆基对之印象颇深。过了一段时日，李隆基得知郑镒被张说选为女婿，遂祝贺道："张卿可谓捷足先登，甚有眼光啊。"张说嫁女之时，李隆基还派高力士前去具礼相赠。

郑镒会试高中，此后选拔授任，至今未及两年，他如何能升至五品官员呢？李隆基心有疑惑，随口问道："你被授为太常丞？朕为何不知呀？"

众伶人今日力推郑镒与皇帝说话，显然对张说超拔女婿心怀不满。他们看到皇帝果然大为诧异，心中皆乐开了花。其时善吹洞箫的黄幡绰离李隆基较近，其微笑接口道："陛下，此为泰山之力也。"

李隆基闻言恍然大悟，此次封禅泰山随自己登山的祀官可以秩升一级，词官则可超授五品。想来郑镒以词官身份登山，返京后即被授为五品。张说返京后曾拿着一张祀官、词官的名单让自己过目，自己阅罢也表示同意，想来其中定有郑镒的名字。

李隆基嘴巴动了一下，终究无话可说。张说超授女婿，其中定有私情，然郑镒善写文章，非白丁之人，其被超授也算合乎朝廷规矩，何况

那张授任名单业已经自己同意了呢？

黄幡绰的这句话可谓一语双关，既说超授郑镒乃因泰山封禅之故，又暗指郑镒得了岳丈张说之力。后世常常以“泰山”作为岳丈的代名词，实缘于此。

张说回京后将登山祀官、词官列成名单，欲向李隆基禀报授任。张九龄详知内情，这日坚决向恩师劝阻。

张说有些不耐烦，斥道：“你语焉不详，累说此举不可，有何不可呢？此名单上的人皆为朝廷祀官、词官不假吧？封禅之时他们皆从圣上登山吧？圣上此次推恩加秩，有何不妥呢？”

张九龄道：“圣上推恩，理当加秩。然名单之人，多与恩师有关，或为门生，或为亲戚，如此就有些不妥了。官爵者，天下之公器，须德望为先，劳旧为次。恩师如此行之，恐怕天下讥议定会涌起。”

张说摇摇头，叹道：“九龄啊，你什么都好，唯有脑子不太活络。大约你多沉湎于圣贤道理，由此有些不谙世事了。我现为宰臣，位居中枢，当然要替圣上操劳，然人皆有私心，我位当宰臣能居几年？你们后进之人，我在任时能为你们谋些福祉，将来我身退之后，你们在朝中能当其位，如此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也有益处啊。”

张说从未将张九龄看成外人，说话也没有什么顾忌，其如此说话，显系推心置腹。张九龄听来却不以为然，说道：“恩师难道不知，圣上最忌讳朝中大臣陷入朋党迷局吗？”

张说冷冷说道：“朋党？朝廷开科取士，我多荐文学才具之人，即是替朝廷着想，如何入朋党迷局了？九龄啊，你如此说话，实为迂腐无比！我依朝廷大势善揽人才，唯才是举，使朝廷后继有人，圣上怎能认为此为朋党呢？”

张九龄看到恩师如此执拗，就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恩师许是不知，那日百官在谷口，未曾登山，他们不怨圣上旨意，反将此事皆怨在恩师身上。学生后来听说，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三人出言相讥，还暗地里推波助澜。其中宇文融仗着括户有功，说话最是毫无顾忌。恩师呀，这三人聚在一起易弄诡计，暗箭难防，恩师不可不防啊。”

张说闻言大怒，骂道："此三位小吏实为无德无才之人，他们窃据要位，本就不该，焉敢说三道四？九龄，不用理他们，瞧他们能奈我何？"

张九龄忧心忡忡说道："恩师呀，学生听说这三人与源侍中交往甚密，若源侍中暗中支持，亦不可小视。"

张说此时脸上露出笑容，赞道："我刚才还说你过于迂腐，你能瞧出此节，亦算不易了。不错，源乾曜隐忍功夫甚好，明面上诸事皆顺着我，然他心里果然同样恭顺吗？我看未必！九龄，不用管他，谅他也难以翻起大浪。"

张九龄无可奈何，只好后退一步，说道："为避嫌疑，请恩师将学生名字去掉。学生能至今日之位，早已心满意足。"

张说闻言瞪起眼睛，斥道："胡说！此为圣上的恩典，你不愿升职，就是不识抬举！怎么了？你莫非想清高自赏，不愿意与名单中人同流合污吗？"

张说此话说得很重，吓得张九龄不敢再说话，只好躬身而退。

此次东封泰山，除了祀官与词官升秩之外，其他从登者官秩皆升一级，如王毛仲被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张说与源乾曜被授为尚书省左、右丞相（该丞相与开府仪同三司秩级相同，皆为从一品，其俸禄有所增加，并无实权）。至于其他未从皇帝登山的官员皆无所获，而负责护卫的将士最为辛苦，然没有得到实惠的赏赐，仅仅给予空头的勋官。朝廷的封赏敕令一出，京城之人顿时大哗。

那日张九龄劝说张说之时，其预见到这种结果，曾说道："今登封霈泽，千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

未得到朝廷封赏者不敢怨望皇帝，他们见张说大肆授任亲信亲戚，遂将满腔怒火倾泻在张说身上。那些日子，但凡没有张说亲信亲戚的场合，人们唾沫横飞，将张说说得一文不值。伶人们日常在贵宦之家穿行，由此了解到事情详细，且他们之中有人也曾随同皇帝登山奏乐，结果未有任何封赏，由此与大多数人同心。他们之所以共同捉弄郑镒，缘由此起。

张说本为睿智之人，偏偏在此等事上未曾上心，由此得罪之人甚众。

那些日子，人们每每提起岳丈，皆用“泰山”代之，且说话之人往往相对大笑。开元十五年，“泰山”成为是年热词。

却说崔隐甫这日在衙中屏去其他人，独与宇文融、李林甫在侧室中说话。

崔隐甫最先说道：“坊间的物议愈来愈炽热，我们忝居监察之职，若坐视不管，即为失职。”

宇文融与李林甫对视一眼，他们皆明白崔隐甫的心意，即是要弹劾张说。宇文融性情最急，起身说道：“对呀，早该如此了。如今天怒人怨，圣上定有耳闻，此为千载难逢的良机，该是出手的时候了。”

李林甫安然而坐，闻言微微一笑，问道：“宇文兄欲出手，请问如何出手呀？”

宇文融大为奇怪，摊开手目视崔隐甫道：“如何出手？事儿还用说吗？崔兄，哥奴是不是有些糊涂了？我们此前就要出手，奈何哥奴拦阻。如今事儿就摆在面前，他如此说岂非明着装糊涂？”

崔隐甫比较持重，更知李林甫年纪虽轻，其思虑却非常缜密，遂问道：“哥奴，你认为应该如何出手呢？”

李林甫道：“二位兄长想呀，我们若现在弹劾张说，定会拿他徇私说事。然此举能扳倒张说吗？我看不能。”

二人急问何故。

李林甫道：“譬如郑镒由九品官超授为五品官，近日京城中流行‘泰山’之语，看来其错处在于他为张说女婿。”

宇文融愤愤说道：“对呀，他若非张说女婿，焉能成为登山词官？”

李林甫摇摇头，说道：“外人皆如此认为，张说却会振振有词。一者，郑镒确实有文才呀，圣上封禅的玉册确实由其参与拟文呀；二者，郑镒被授为五品，那是出于皇帝之口，并非张说私授。”

宇文融道："一派歪理。"

崔隐甫微微颔首道："不错，有些道理。张说可以对圣上和外人说，他如此做是基于'内举不避亲'的古训。"

李林甫道："对呀，圣上那日先是惊诧于郑镒升秩太快，继而又不再吭声。圣上所以如此，缘于他看明白了张说处心积虑如此做，实乃钻了朝廷空子所致。我们若上章弹劾，那张说定会说皆奉旨而为，我们岂不是落入张说事先布好的大坑吗？"

崔隐甫恨恨地说道："不错，张说敢于如此妄为，实因他事先算定了事情因果，由此方敢放肆。"

宇文融本来满腔热望，现在兜头浇下一瓢冷水，顿时熄了火，其喃喃说道："如此说来，我们莫非就这样看着他继续胆大妄为吗？"

崔隐甫摇摇头道："非也，你不用如此悲观。哼，张说如此招摇大胆，百官也就罢了，圣上能容他长期如此吗？"

李林甫顿时笑容灿烂，接口道："对呀，还是崔兄目光如炬。宇文兄，圣上为睿智圣君，当初姚崇功劳甚大，结果因袒护小吏丢了相位。张说如今作为，比姚崇当时更甚，圣上肯定不许！二位兄长说得对，该是出手的时候了，然如何出手？我们还要细加考量。"

崔隐甫见李林甫说话时沉稳无比，显系心中早有了计较，遂笑道："哥奴愈来愈老成了。你心中有何计较？不妨细说来听听。"

李林甫在二人面前不敢故弄玄虚，急忙回答道："崔兄谬赞了。愚弟这几日一直在想，圣上最忌讳大臣私下办些什么事呢？对了，是谋反！张说若能坐实此罪名，定能万劫不复！"

二人顿时疑惑，如何能让张说扯上谋反的罪名呢？张说若有此罪名，哪怕能牵扯上边儿，确实为一击致命的招数。

李林甫压低声音道："愚弟这些日子派人盯紧了术士王庆则，呵呵，王庆则倒是一个要紧人儿……"

三人聚拢一起，秘密商议了良久。

李林甫是夜回府，即派人唤来吉温。

吉温是年十九岁，生得五短身材，周身肌肉虬结，显得孔武有力。此人有一个有名的伯父，即是曾向则天皇后奏请除去酷吏来俊臣的宰相吉顼。吉温从小未曾习文，又无荫官资格，偏爱习枪弄棒惹是生非。李林甫看到此人有些力气可用，刚刚将他收为门客。

吉温入室立定后，李林甫问道："怎么样？盯得还算紧吗？"

吉温躬身答道："请大人放心，那术士王庆则的行踪尽在小人掌握之中。"

"他今晚宿于何处？"

"张观今晚邀来左卫长史范尧臣入府，与此妖人谈说了良久。其后范尧臣起身离去，此妖人就宿于张观家中。"

"嗯，怎么又来了一个范尧臣？其任左卫长史，是否与王毛仲有干系？"

"禀大人，小人此前早就核实过了。范尧臣与王毛仲一点干系都没有，大人，范尧臣能入左卫府任职，知道荐者为谁吗？"

李林甫冷冷地说道："混蛋，你到了我的面前，还想故弄玄虚吗？"

吉温吓得急忙跪倒，伸手自掌其嘴道："小人该死，不该如此说话。大人，正是张说将范尧臣荐入左卫府的。范尧臣与张观同时得中举子，他们此前就很相熟，皆得张说赏识。"

李林甫一时无语，就坐在那里闭目思索，既而说道："也罢，你这些日子不许惊动了他们，须想法探知他们聚谈时都说了什么。记住，不可使王庆则离开你们的视线。"

吉温抬头说道："禀大人，小人离开张观府前时，还留下二名府丁在那里观察，说什么也不敢让王庆则离开视线半步。"

"你滚回去吧。记住，小心你们的身影让他们瞧去了。"

过了数日之后，王庆则离开张观家，沿街出了光化门向北行走。其

离开城门约有二里余，几条身影倏忽横在面前，领头之人为五短身材，此人自是吉温了。

王庆则久在京城穿行，还是有些见识的，他见状并不惊慌，拱手言道："诸位来此，有何见教？"

吉温微笑道："你是王仙人吧？听说你仙术高明，我等想当面讨教一番。"

王庆则观看面前数人并非善类，有心挣脱，又终归不敢，只好虚与委蛇道："好说，好说。只是这里荒郊野外，说话诸多不便。或者我们另行约个日子，找一个清静地方清谈如何？"

吉温道："择日不如撞日，我看今日就挺好嘛。从此岔路向西行约半里，那里有一处清静地，就请王仙人前去如何？"

王庆则答道："好呀，就请引路前往吧。"王庆则依靠吃饭的家伙就是这张巧嘴，身上别无长物，不惧去往各地，因而爽快得很。

前行半里之后，果然有一处宅院，王庆则由此被圈禁在此院中。

集贤殿书院经过一番忙碌，终于将一行所撰《大衍历》刊印，张说遂在朝堂之上将此书献于李隆基。

李隆基看到书卷百感交集，抚书叹道："一行能成此历，可谓呕心沥血。不料书稿刚成，人已仙逝，殊为可惜。"

张说请求正式颁行此历。

李隆基道："李淳风所撰《麟德历》早已过时，宜废止此历，启用新历，可名此历为《开元大衍历经》，即日颁行。"

颁布新历与封禅泰山一样，皆为开元年间的标志性事件，由此彰显李隆基施政的功绩，李隆基由此龙颜大悦。

朝会散后，李隆基令张说陪同入集贤殿观看编书进度。

张说和徐坚根据众人所长，将之分为两拨，或主修《大唐六典》，或主编《大唐开元礼》。由于从全国召来的人数众多，遂使阔大的集贤

殿内人满为患，几无插足之地。李隆基入殿之后，众人当即俯伏跪迎，因人们身处狭窄，数人不慎撞翻了身边的书堆，殿内顿时响动一片。

李隆基见状叹道："众文士本来潜心编书，朕来此却扰了诸位的心绪。嗯，诸位平身吧。"

李隆基与张说、徐坚走入侧室说话。

李隆基问徐坚道："徐卿，近来编撰进度如何？"

徐坚答道："禀陛下，两书编撰体例已定，目录于去岁列出，众人按分定目录搜集史料，已然开始撰写。"

"按如此进展，大约能何年完成？"

徐坚向张说探询了一眼，然后答道："陛下，两书相较，《大唐开元礼》稍嫌简明，再有八年，应该能够成书；至于《大唐六典》，由于其卷秩浩繁，内容庞杂，十年之内恐难成书。"

张说微微颔首，显然赞同徐坚之言。

李隆基闻言说道："编撰此等巨书，若想留存后世，非精雕细磨不可。有唐一代，高祖皇帝定制，再经太宗皇帝、高宗皇帝时期删减，至今大约成形，应将之刊定成书，以为后代子孙常制。张卿，徐卿，你们帮朕办成此事，实为后代留下一笔极大的财富。"

张说二人急忙躬身谢恩。

张说说道："集贤书院得陛下鼎力关爱，如今人才毕集，徇为盛事。众人编书之余，近日即可成就两书，系由陛下所撰。"

李隆基有些奇怪，问道："朕何时又撰书了？"

徐坚道："陛下，张令那日从秘书省取来陛下昔年旧稿，一曰《周易大衍论》，一曰《金风乐》，嘱臣等校阅刊行。如今两书已成，《周易大衍论》为三卷，《金风乐》一卷，后日印成后即可呈上。"

此为李隆基开元初年时的旧稿，一直藏在秘书省未曾示人。不料张说却能获悉，且刊成其书，向李隆基献上惊喜。

李隆基心中高兴，叹道："此系旧稿，藏之即可，何必将之成书呢？张卿，你有些多事了。"

张说答道："陛下博采众艺，潜心学问，实为天下之人楷模。此书刊成，一者可使陛下精研之学传承天下，二者也能彰显陛下教化治国之精神。"

李隆基微微一笑道："此非儒家教化正义之学，又如何能教化天下了？嗯，书成之后，朕可用来赐予群臣，颁行天下就不必了。"

周易之论与乐理亦合儒家精神，李隆基潜心研读为其兴趣使然，然毕竟为儒家正义之说之末节，李隆基心中实不欲彰扬天下。不过人心大多有成就之感，张说如此主动成书，既满足了李隆基的成就之心，又彰显了李隆基的多才多艺，李隆基心中此时其实妥帖无比。

李隆基不愿在此干扰众学士编书，又问了徐坚一些话儿，即在张说陪同下离开集贤殿。

此时为冬月，室外寒气袭人。李隆基有心在庭院里走动一回，不愿乘暖舆而行，就与张说一前一后在甬道上行走。

由于刚刚落雪一场，甬道两侧尚堆有残雪。李隆基观看此景，忽然感叹道："哦，不知不觉之间，春日已过去月余了。张卿，再过一段日子，这些冰雪就要绝迹了。可谓时光飞逝啊。"

张说不知皇帝何故如此感叹，遂小心答道："陛下日理万机，由此甚感时光短促。"

李隆基停下脚步，颔首笑问道："张卿，你为中书令有多久了？"

张说略微想了一下答道："陛下于开元十一年正月授臣为中书令，至今已三年有余了。"

李隆基道："朕刚才感叹时光飞逝。开元之初卿为中书令，至今又再度为相。这十余年间，姚公，宋公和卿相继为相，佐朕理政，使天下成为一个锦簇世界，你们功劳很大呀。"

张说提醒道："陛下忘了？张嘉贞也曾任过中书令。"

李隆基决然道："他不算。他不过为过渡人物，至多勤勉为政罢了，未有理政实绩。"李隆基心间此时以为，姚崇为相拨乱反正，有济时之用；宋璟一身正气，引领风气之先，有守正之妙；至于张说兼有文才武功，其力行修书与封禅之举，则有烘托盛世的才情。张嘉贞无非勤勉尽心，在国家大政上没有出彩的贡献。

张说现在既明皇帝对张嘉贞的真实看法，心想自己当初玩些诡计令张嘉贞罢相，实在遂了皇帝的心意，心中就泛出许多得意之情，没有羞愧之意。

李隆基又忽然问道："张卿，朕此前赐你的《汉书》，你最近可曾读过？"

李隆基赐予张说的《汉书》，张说一时不明皇帝深意。《汉书》之中包罗万象，可以从多方面求解。张说不明皇帝心意，也不敢开口问询，只好心中暗自猜测。他得蒙赐书后，其实从未读过，现在皇帝冷不丁地问起，他急忙答道："陛下的赐书，微臣日常奉于案头，理政之后归家首先捧读。秦代一统中国，而汉代方显大国风范，各项朝政制度渐至规范。臣诵读之时，能从中汲取许多益处，方悟陛下之深意。"

李隆基道："卿能体会朕之深意，朕甚欣慰。有汉一代，其事件纷纭，人物众多，其实后世多为前史的再演，能将前史读透，则裨益良多。"

"陛下所言甚是。臣读《汉书》之时，鉴于臣现居中枢之位，遂将其中宰相列传细细诵读，以求助益。"

"哦？你果然用心了。朕此前曾说过宋公'萧规曹随'，不知卿将自己比于汉代哪位宰相呀？"

张说愣怔了一下，继而答道："臣不敢自比于萧何、曹参，臣唯知忠心事君，不敢梦想与古之贤相并列。"

李隆基哈哈一笑道："张卿何必如此自谦呢？其实你之文才武略，远胜于他们，难道今不如昔吗？"

张说此时捕捉到皇帝的笑目中的一丝冷意，顿时令他心间大震，既而惶恐无比。他熟知史事，知道皇帝若夸臣下才干超卓时，或为真心，

或为揶揄，而眼前皇帝夸赞自己，显系后者。

那么，自己到底何处惹了皇帝呢？张说一时愣在当地，心思电转，终究不知道用何妥当之词回答皇帝。

李隆基瞧出了张说的不安，不想继续此话题，就接着说道："罢了，我们就不用研讨历史，你回衙去吧。"

张说如蒙大赦，躬身相送皇帝先行，然后怀着满腹心思，沉甸甸而去。

李隆基见张说不明白自己赐书之意，心里就有些窝火。张说向来聪颖无比，一点即透，他这次为何如此懵懂呢？

张说现为丞相，李隆基之所以赐书，无非想让他观汉代丞相的沉浮事迹，由此悟出一些道理。皇权与相权实为一体，相权由皇权赐予，那么相权行使务必听随皇权的意志，不得有任何偏差。且丞相行权之时，务必谨守本分，不得妄结诸方势力，否则就是渐生野心。霍光为相时可谓有功，然他却令皇帝感到"芒刺在背"，并使霍家势力急剧膨大，如此就埋下了夷族的根子。

李隆基知道，一个人若不能及时检视自身的时候，说明他已然开始膨胀了，张说现在已有这种苗头。他此次赐书，正为提醒张说。李隆基初为太子时，张说时任太子侍读，则与李隆基有师生之谊，李隆基也甚服这位老师的才华；且其为中书令以来，办的数件大事皆称皇帝之心，李隆基一时不想将他舍弃，仍想用之。

这日朝会之时，群臣按序奏事，情势一同往日。

御史大夫崔隐甫此时出班，其身后紧随御史中丞宇文融和李林甫。崔隐甫执笏奏道："臣御史大夫崔隐甫，今日联名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有要事奏闻。"

李隆基微觉诧异，崔隐甫任御史大夫之后，起初也曾在朝堂上奏事几回。奈何其所奏事体模糊不清，兼而口齿笨拙，李隆基尚未说话，早让张说驳得体无完肤，遂令崔隐甫大折其势，此后不敢在朝堂上论事，唯以奏书形式上奏。今日此三人联名廷奏，看来确有要事。

崔隐甫道："臣等三人今日弹劾中书令张说不法之事，其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陛下，此中详情，由御史中丞宇文融详细奏来。"想来崔隐甫知道自己口拙，因先引出话题，再由口齿相对伶俐的宇文融细说。

崔隐甫此言一出，殿内顿时现出噪声。李隆基听到"术士占星"之语，心中的愤怒顿时燃起，他看到张说意欲张嘴辩驳，遂伸手止之，示意宇文融道："宇文卿，速将详情讲来。"

宇文融躬身说道："陛下，中书令张说交结妖人，图谋不轨，罪不容赦。其一，张说指使中书主书张观、左卫长史范尧臣招引术士王庆则入张观府中，他们夜祠祷解、占星探玄；其二，张说与僧人道岸交往甚密，道岸多入张说府中与张说妄议时事；其三，张观、范尧臣倚仗张说之势，市权招赂，擅取太原九姓羊钱千万。"

李隆基听完此话，其心中的怒火化成阴冷的眼光斜视张说。

张说听到自己的如此罪状，脸色大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叩首说道："陛下，他们信口雌黄，全是诬告啊。"

张说之所以如此惊慌，缘于他知道崔隐甫三人用心险恶，其所奏罪名是皇帝最不能容忍的。

李隆基以阴谋起家，当时身边有不少术士、僧人、山人，姑姑太平公主也多聚此类人进行阴谋活动。李隆基即位皇帝之后，鉴于此例，遂三令五申，予以严禁。开元初年以来，多次诏敕禁止，不许百官与僧、尼、道士交往，更不许卜相占候之人出入百官之家。

张说脑中一霎时闪过这些诏敕条文，心中恐惧之极。

李隆基冷冷问道："张说，你知罪吗？"

张说道："陛下，那张观、范尧臣所行之事，臣根本不知啊。"

"如此说来，僧人道岸常入你家了？"

"臣宅中做法事之时，好像请过此僧人。陛下，臣知道朝廷法令，从未与术士及僧道之人频繁交往啊。"

“你既然识得道岸，又怎能说御史台诬陷你呢？”

李隆基此时对张说的不满到了极致，他不再理张说，转对源乾曜说道：“源卿，此事就由你审理吧。”

源乾曜与张说同僚多年，按常理看到张说落难，他本该向皇帝求情。他此时不多说话，出班躬身道：“陛下，张说为中书令，应由三司会审为好。”

张说脸伏在地面听到源乾曜此言，心中又是冰凉。

其实张说平时对喜爱的人甚是宽厚，甚至得了“敦气节，立然许，喜推籍后进，于君臣朋友，大义甚笃”的好评语，然对其他的人则脾气暴躁，说话刻薄。源乾曜不敢与他争权，每事皆推让之，其实其心间对张说大为不满。如今张说遇难，他不出声求情，即彰显其真实心态。

人在强势之时，虽与别人未曾结怨，然往往会挑起人们心中的嫉妒之心，其实不觉已得罪了许多人。当其落势之时，这些人多幸灾乐祸，乐见其成。

李隆基道：“此案由你主理，可会同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和御史大夫崔隐甫同审。王毛仲，速将张说羁押，另派金吾兵围张说之宅。”

百官惊愕万分，不料事发突然，刚刚还好好的中书令一朝沦为阶下囚。

朝班后面忽然抢上来一人，其与张说并排跪在一齐，大声说道：“陛下啊，臣多入张说之宅，未见过其谋逆之举。崔隐甫如此血口喷人，实在奇冤无比啊。”

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此人为张说的同胞哥哥张光，现任东宫左庶子。李隆基大怒，斥道：“张说有无罪状，须审理后方知，你来胡闹什么？左右，把他架出去。”

张光忽然从怀中掏出一把裁纸的小刀，一手拽着自己的右耳，然后挥刀斩耳，其耳朵顿时掉了一块，血流如注，其再叩首道：“陛下，臣愿割耳鸣冤，并以全家良贱担保张说无事。”

李隆基眼观面前的惨状，脸上未曾动容，仅说了一声："王毛仲，为何还不把他架出去？"

王毛仲急忙带领数人上前，连拖带抱将张光弄出殿内。

李隆基起身道："源卿，你要加速审理。退朝吧。"

牛贵儿很快将张说被拘的讯息告知了武惠儿。

春天的脚步，已然悄悄来临，满庭的绿树花香，既悦人眼目，又沁人心脾。武惠儿步出殿外信步慢行，心中着实惬意。

她不喜欢张说。

武惠儿深明李隆基的禀性，她若仗着皇帝的宠爱，动辄在李隆基耳边对朝政说三道四，则此专宠肯定会慢慢消失。一个后宫之人失去皇帝的喜爱，则万事皆休，强似于死。

朝政这个权力圈里，历来争锋甚健，尤其是宰相之位，由于位居中枢，争夺更猛。张说为相之时，虽对皇帝逢迎巴结，然对非本派之人极度刻薄，那么盼望张说下台者，肯定不会少了。武惠儿此前就打定了主意：我年纪尚轻，大可一侧敛眉静观，等待张说下台。

天下之人若想无错，须以无职无权之身什么事儿也不用做。其实职权本身就是出错的渊薮，何况张说还善于揽权呢？

武惠儿注意上了御史台的这几个人。

武惠儿又想，张说已罢相，谁为继任者呢？

李隆基将张说下狱之后，即开始思索谁来继任的事儿。是时宋璟任东都留守住在洛阳，李隆基不想与源乾曜商议人选之事，由此乾纲独断。

他想起了京兆尹李元纮。

此次崔隐甫三人弹劾张说，使朝中的文学派和吏士派之争显露端倪。所谓的文学派人士皆为科举出身，目前在朝中占据多数，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即如张说那样，认为非科举出身者皆少文无识，由此不屑。

李隆基冷眼旁观，渐渐发现这种倾向，其想授任李元纮，就有平衡两派的考虑。

其实非科举出身者也有长处，他们往往从最底层吏职干起，最后能胜出者虽为少数，然明达吏事，善理时政。

李元纮就是小吏出身，其公正处事，极有盛名。

后一日，李隆基制授李元纮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是为宰相职。如此一来，中书令一职空悬，侍中源乾曜成为主要宰相，李元纮为其副。

源乾曜率领三司会审张说，奈何张说咬紧牙关，仅承认对张观和范尧臣有所关照，对所控事体坚决否认。

其时僧人道岸、张观和范尧臣皆被下在狱中，李林甫也将王庆则移交给大理寺，并将吉温所逼出的王庆则伏辩同时交上。

三日后，源乾曜入宫向李隆基禀报此案初步审理结果。

李隆基听完案情过程，又拿出众伏辩瞧了一遍，最后拿出王庆则的伏辩再细阅了一遍，疑惑地问道："张说坚执不认，然此妖人的伏辩中，分明说到其从张观和范尧臣之请，曾数为张说卜筮。源卿，你瞧这句话说得多么露骨：'张令现在虽位极人臣，其犹有远大前程。'哼，张说已官至一品，还想有多大前程啊？"

源乾曜答道："陛下圣明。臣也以为这句话最为紧要，且张观、范尧臣的伏辩中也承认此事，足为佐证。"

"由此看来，张说难脱干系了？"

源乾曜为人谨慎，张说出事其内心欣喜，然知皇帝与张说的渊源，雅不愿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推波助澜，使自己露出形迹。皇帝现在如此问询，他知道事体重大，不敢随便作答，遂斟酌再三，方缓缓答道："臣等四人审理此案时，在张说涉案深浅之上也有分歧。臣奉旨主理此案，不敢妄自发言，由此多听他们三人意见。"

"嗯，他们三人意见若何？"

“韦抗和胡珪以为，张观和范尧臣得张说所荐为官，由此感恩，他们与妖人交往卜筮应当属实，其卜筮过程殷勤向妖人探问张说究竟，应在情理之中，然将之归于张说授意，有些牵强；崔隐甫则认为旁证甚详，张说难脱干系。”

李隆基心中想道，此案由崔隐甫三人奏起，崔隐甫作为发起之人，当然希望张说得罪。

源乾曜又道：“陛下，僧人道岸确实入过张说之宅，共有三回，确实为办法事；张观与范尧臣结交妖人，妄自纳贿，张说估计不知。然臣以为，张说若行佛事可入寺院，不该忘了朝廷禁令将僧人邀入宅中；再看张观与范尧臣实为张说亲信之人，他们犯事，则张说有疏于规劝之失。”

“哦，张说态度如何？”

“张说坚决否认所控罪行，然对自己小节有亏，由此愧对陛下信任追悔莫及，数次痛哭流涕，请臣转呈陛下。”

李隆基听到张说如此态度，心中有了一些轻松。他本想张说这些年来威权日重，乍逢此事定会暴跳如雷，尤其会詈骂崔隐甫不已。不料张说态度却能如此诚恳，看来他尚未被权力冲昏头脑。

人在权力鼎盛之时乍逢祸事，往往依托手中权力的极大惯性而强硬应之，殊不知鼎盛的反面即为衰败，其不识变化而妄图以强硬闯过，实在适得其反。张说能大能小，实为聪明之人。

李隆基赞扬源乾曜道：“卿能如此公平评判，实属不易，朕心甚慰。对了，朕瞧这份王庆则的伏辩，似早于张说被拘多日，此又何情呢？”

“禀陛下，臣当时也有此疑问。崔隐甫说道，他们侦知了此妖人行踪，见他欲出城逃遁，遂派人拘之圈禁。”

“哦，看来崔隐甫他们处心积虑，显非一时之功了。”

李隆基说此话时看似平淡，其中也有质疑崔隐甫的成分。源乾曜平时与崔隐甫三人交往甚密，觉得此时有必要替他们辩驳几句，遂说

道："陛下，妖人行踪隐秘，崔隐甫他们事先若不用心，则妖人离开京城后再难寻觅，如此就难于彰显张观、范尧臣的罪行。"

李隆基认为源乾曜所言有理，遂说道："张说为中书令，又是天下文宗领袖，此案务必慎重。你们还须细细复核一遍，有罪须彰之，无罪也不能屈打成招。朕于开元之初厉禁酷吏之风，不可使此风抬头。"

"臣等谨记陛下之旨，不敢胡作非为。"

源乾曜又说道："陛下，吴兢撰《贞观政要》十余年，近日即可定稿，欲献于陛下。"

李隆基闻言大喜，说道："朕开元之初倡言依贞观故事行事，然太宗皇帝之言行散于各史料之中，常人难以全知其貌。吴兢此书成后，即可刊行天下，使所有人知闻。吴兢可谓用心之人，你让他速速将书献出来。"

张说此前多次催促吴兢献书，然吴兢耻于张说人品，始终哼哼哈哈。如今张说刚刚入狱，吴兢即表示献书。若张说狱中有知，心中肯定又添痛楚。

源乾曜走后，李隆基在那里沉思良久，既而唤来高力士，吩咐道："高将军，你去狱中瞧瞧张说吧。他毕竟曾为朕之侍读，你前去之时，可随身携带一些食物。"

高力士躬身答应。

张说已在狱中待了数日，其有生以来遇事无数，其间数有大起大落，以此回最为凶险。他本人身陷囹圄不说，其家中百口也被禁军围困不许出入。那些日子，张说身处斗室之中无法动弹，无助地随光线明暗打发日子，感到时辰无比漫长。

一个人身处囚室之中难受无比，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将事情的详细翻来覆去想上无数遍。张说将诸事想得明白无比，此时最悔的两件事儿，一是当初未听张九龄之劝；二是未料到崔隐甫等人竟然如此阴险。

张说入狱之后，如张九龄、贺知章等人接连上奏，力保张说没有谋逆之心，李隆基阅过之后将奏书丢在一边，再不答理。贺知章、张九龄

等人还携带食物至牢门前，要求探望张说，奈何张说现为重犯，他们无缘得见，只好无功而返。

张说身在牢中，无能得知外面的情景。其一颗心儿千思万转，始终萦绕着一句话儿：崔隐甫他们此次果然能一击而中吗？

他们借张观与范尧臣交结术士之事，又以僧人道岸为证，妄图攀扯自己图谋不轨。

至于张观受贿之说，其实与自己是无碍的。

自己在封禅泰山一事上，正如张九龄所言，确实惹了众怒，遂使未得实惠之人想着法儿在皇帝面前诋毁自己，如“泰山”之讥是为例证。崔隐甫等人正是利用众人的不满，猜测皇心有变，由此痛下狠招。

皇帝果然会借此事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吗？

张说思来想去，觉得自己现在正处在两可的境地。

皇帝向来行事果决，不拖泥带水，他若果然厌了自己，则会不讲理由痛下杀手。当初张嘉贞有何过错呀？皇帝为了让他赶快腾位，未行任何复核之事，即将他贬为刺史。

然皇帝还是颇念旧功的。想想姚崇、宋璟罢相之时，皇帝无非不想让他们继续任宰相，然礼遇有加，被罢后又授为开府仪同三司。自己在开元之初被罢相之后，无怨无悔为刺史多年，此后迭立新功，终于积功再为中书令。这些年主持括户、厘改兵制、整顿朝务、倡议封禅且大典成功，又编著大书，使大唐国运蒸蒸日上，并使皇帝的文治武功彰扬天下。

自己功劳如此之大，皇帝应该顾念功劳宽大处置。何况自己对皇帝始终忠心为上，且与皇帝有师生之谊呢？

张说思索到最后，明白自己的命运掌握在皇帝的一念之间。

这时忽听牢门外有声响起，继而牢门打开，刺眼的亮光顿时映迷了张说的眼帘，就见几条身影闪入门内，一名牢子大声喊道：“高将军到此，罪囚张说速速迎接。”

张说依言跪下，高力士急忙上前搀起，说道："张公不必如此，唉，张公受苦了。"

高力士转身怒斥牢子："张公的名讳，岂是你这等小人能提的吗？滚出去，跪在门外向张公谢罪。"

张说乍听到高力士入牢探望，深知高力士前来定是奉旨而行，心中就大叫一声："救星来了。"

张说又复跪倒，说道："高将军此来，实为圣上亲临。罪臣罪愆深重，唯有叩拜谢罪，感谢皇帝不杀之恩。"

高力士微觉奇怪，寻常人遇到这种事儿，多是大呼冤枉，何曾如张说这样自认其罪，且认可自己的死罪呢？

第二十八回　高力士巧舌如簧　李林甫偃旗息鼓

张说下狱七日后被放还家中，李隆基免去其中书令之职，仍保留左丞相的一品虚衔，张说今后可以修书使的身份主持集贤殿书院。

对于张说而言，遇大难未一败涂地，实为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

那日高力士入狱看过张说，即返回宫中向李隆基禀报道："陛下，张说见到所赐食物感激万分，其面向北方叩首不已。他未将那些食物享用，而是将其供在窗台上，以使他时刻感念圣恩。"

李隆基有些奇怪："将之供在窗台上？张说入狱已有数日，莫非狱中的饮食甚好吗？朕本想让他享些口福，如此看来有些多余了。"

"陛下，狱中的饮食粗陋，能吃饱就不错了。张说之所以不食精食，臣以为他有些自罚的意味。"

"自罚？"

"臣入狱室之内，就见张说蓬头垢面坐在乱草之上，身边有一瓦器，其中盛有脱粟饭、盐渍咸菜，是为其饮食。臣见状即问牢子，张说现在仍为中书令，无非三司勘问而已，为何以如此粗食相奉？"

李隆基接口道："你问得对。这帮小人，哪儿能如此势利呢？"

"张说此时止住臣，自言食此粗食为其本人主意，让臣不可错怪牢子。张说更说道，此次案发，不管他因如何，他本人对属下未能一视同仁，由此亲疏有别，终于酿出祸端，实在有负皇恩。他如今后悔莫及，唯有如此自罚，或能减去一些罪过。"

李隆基闻此言语闭目不言，张说的许多往事纷至沓来，渐渐冲淡了其心中近日来燃起的怒火。因为他始终明白，张说虽偏爱科举之人，对他们奖掖擢拔甚切，私下里也会得人好处，然张说始终对自己是忠心的。

想起自己昔为东宫太子时，面对姑姑太平公主的诸多发难，姚崇、宋璟和张说这帮老臣毅然站到自己一边，张说其时为太子侍读，为自己出过许多主意。随同自己起事的刘幽求、钟绍京等人虽为自己死党，然他们出身职级太低，少有这帮老臣的政治睿智和谋略。他此时又想起与姑姑争斗的关键时刻，远在洛阳的张说为自己献来一把佩刀，以此喻示要果断出手。

张说在狱中揣测皇帝的心理，他认为李隆基还是念旧的，这一点很到位也很关键。张说之所以自罚身体，正是想以悲悯之态激发皇帝心中的这根柔丝，以图自救。张说仕宦多年，他在血雨腥风的过程中体会良深，就是人遇大难时能救自己者，最关键者还是自己！当然，这其中有事发前自己的言行，也有事发后的态度和应对。

李隆基心中的柔丝果然被触动，其缓缓睁眼问道："高将军，张说此行非是假装吧？"

"臣观张说发乎真情，显非作伪。"

其实李隆基派高力士去狱中探视张说，并随带饮食，已彰显李隆基在此案上的微妙变化。高力士久侍李隆基身边，洞察其言行的细微变化，能大致明白其心意。事情很明显，若李隆基对张说失去耐心，早就趁着此由头快刀斩乱麻，将其堕入万丈深渊之中。高力士心明此意，张说在狱中见高力士奉旨探望，心中大呼："救星来了。"则二人所思相同。

李隆基又问道："嗯，你如何看张说这档子事儿？"

高力士还想卖卖关子，说道："臣为内官，不敢干政。"

李隆基换颜一笑道："你呀，今后不可在朕面前玩这些小聪明。朕早说过，我们虽为主仆，亦为良友，朕问你话，但说无妨。呵呵，其实你刚才说的话，已尽显你在相护张说，你以为朕不知吗？"

高力士躬身道："臣窃以为，张说一直对陛下十分忠心，且于国有大功，因此小事不宜贬斥。"

李隆基颔首道："嗯，你如此说话还算本意。张说有功于国，然在此案上也有过错，中书令就不用做了。你去将源乾曜叫来，朕有话说。"

张说有了一个好的结果，然张观、王庆则、范尧臣皆被诛，大约想给张说一个警告，那僧人道岸也成为一个冤死鬼，另有连坐贬逐者十余人。

李隆基如此处置张说，令崔隐甫和宇文融大失所望；李林甫此前又是出主意又是拘禁王庆则，可谓劳心劳力，本想一击而中，此种结果令他大出意外。

宇文融绞尽脑汁，将此案的前前后后想了数遍，实为不解，遂问道："为何功亏一篑呢？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

崔隐甫参与了案子的审理过程，他见张说坚执不认，遂多在旁证上下工夫，想以旁证证死张说。他难掩失望，叹道："本想捞一条大鱼，不料仅有两条小鱼虾触网。唉，圣上不知听了何人言语？由此功败垂成。哥奴，莫非源公关键时候暗保张说吗？"

李林甫笑而答道："我们此前就知道，源公慑于张说之势，其面子上皆顺从张说，内里其实不满。嗬嗬，此案得益者即为源公，他哪儿愿意张说今后在其面前碍手碍脚呢？"

宇文融叹道："是啊，我们哥儿们忙乎一场，不料便宜了源公。嘿嘿，源公可谓有福啊。"

李林甫道："源公能够主持朝务，不正是我们希冀的结果吗？二位兄长，此案以这种结果收场，虽有遗憾之处，终归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愚弟以为可当祝贺。”

宇文融摇头道：“此事果然可贺吗？我看未必！你们知道吗？张说出狱之后，贺知章召集那帮人摆宴替张说压惊，他们宴酣之际，知道张说如何说话吗？”

崔隐甫和李林甫知道了张说赴宴的事儿，然不知张说在宴席上说了什么话，二人急问究竟。

宇文融说道：“那张说得众人连连敬酒，得意扬扬说道：‘圣上圣明，终知此案有小人作祟。自古以来邪不胜正，小人能奈我何？’你们听听，他明着在辱骂我们。”

崔隐甫大怒道：“张说实为小人！你们不知张说在牢狱中的模样，其蓬头垢面，如狗一样吃着粗食，看来这是他故意装扮的可怜相。他怎么一出牢门，就判若两人呢？哼，我们须将他的这番诳语禀报圣上。”

人在走背运弱势之时，一定要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且要无声无息，方为上策。张说如此高调赴宴，且口出狂言，就给予了宇文融这些目光炯炯想找茬儿之人以口实。只要张说赴宴，他就是未说狂话，居心叵测之人还会编造其言，因为人们口口相传，不管什么话儿皆可虚虚实实，那是无法辨别的。

宇文融也点头认可。

李林甫心中却不以为然。

此次向张说发难，其时机可谓选得十分精准。从民意上而言，未从封禅大典之中得到实惠之人正是群情激奋的时候；皇帝也对张说拉帮结众甚为不满；至于发难理由，其角度及火候也选得十分恰当，为何不能一击而中呢？

李林甫此时判断，张说之所以能逃过大难，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此结果表明，皇帝对张说旧情难忘，雅不愿一棍子打死。

至于己方战果，张说毕竟被赶下中书令之位，源乾曜继任之后，将对己方大有好处。如此看来，此役的胜面应该令人满意。

现在崔隐甫与宇文融想继续痛打落水狗，李林甫与此二人相比，还

是有区别的。崔隐甫知道张说向来瞧不起自己，是为旧恨，前次又差一点未被授为御史大夫，是为新仇，如此旧恨新仇，崔隐甫绝对不会轻言罢手；至于宇文融，其恃括户有功，皇帝面前会一争长短的。

张说果然成为“落水狗”了吗？李林甫认为未必。其为文宗领袖天下闻名，又曾为皇帝侍读，则与皇帝有师生之谊，且其确实有功于国，李林甫知道以眼前三人在皇帝面前的分量，皆难敌张说的。

既不能收到全功，则要退而求其次。李林甫知道，若锋芒毕露，向为官场中的大忌，且容易遭致皇帝厌倦。他们三人此次联手弹劾张说，既尽御史台本分，又顺应民意替皇帝寻出罢相的理由，那么继续穷追猛打，则会走向事情的反面。

李林甫决定适可而止，不再随眼前二人继续弹劾张说。当然，他不会当面拒绝，只要以后不上奏言即可。

且说王毛仲有二位夫人，皆生得美艳无比，其中的孙夫人系李隆基所赐。孙夫人本来已生有一子一女，去年又怀孕，今年仲春时候又诞下一子。其“洗儿”之时，贺客盈门，张说虽刚刚出狱，闻此喜讯当然要登门祝贺。

王毛仲见张说前来，急忙将之迎入侧室坐定，并责怪道：“张公刚刚出狱，正是敏感时候，何必要亲自登门呢？贺知章前次设宴，你去走动一回再惹祸端，你莫非还不警醒吗？”

崔隐甫与宇文融果然上书再弹劾张说，李隆基见之大为光火，令高力士传旨，不许张说再上朝，仅许在集贤殿内编书。

张说叹道：“人若走背运时，动辄得咎。然王将军生子大喜，我若不亲身来贺，也为失礼。我入尊府一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吧？”

王毛仲摇摇头，叹道：“张公这一次实乃阴沟里翻船，暗箭难防啊！若追根溯源，张公参加封禅之后措置事体有些不妥，我那禁军中人也是怨声载道哩。”

张说再长叹一声，心中生出了一些悔意。

王毛仲宽慰道：“张公此前三起三落，这一次虽被罢相，然皇恩浩

荡，张公犹保秩级，则假以时日，你终有起复的时候。”

张说摇摇头，苦笑道：“再有起复？王将军，我看有些渺茫了。”

“张公不可灰心。源乾曜、李元纮如今为宰相，然中书令之位一直空置。对了，张公此前一直兼知兵部尚书，这个位置不能让他们再占了，我昨日向圣上请求授此职于我。”

张说现在意志消沉，眼光和谋虑却未消退，他闻言大惊道：“王将军果然向圣上请授此职了吗？”

“对呀，此为昨日之事。”

“圣上如何回答？”

“圣上当时说我将马儿养得不错，为兵部尚书也许能称职。”

“如此说来，圣上答应了？”

“圣上仅应了一声，又转向别的话题。”

张说长叹了一声，说道：“王将军，你向圣上请授兵部尚书，实为大错特错之事。你事先为何不找我商议一下呢？”

王毛仲不以为然：“我现为开府仪同三司、辅国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知监牧使，若再被授为兵部尚书，无非多干一些活儿，有何不可呀？”

“对呀，你职掌禁军，掌控天下军马，若再为兵部尚书，则天下兵马事归于一人，圣上如何肯答应？”

王毛仲此时方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脸上微微变色，喃喃说道：“是了，我有些信口开河了。”

张说推心置腹说道：“王将军，今后这种话儿万万不可出口了，在皇帝面前也不要再提此事。唉，人世间险恶无比，须防暗箭啊。你须以我为戒，在外面要三缄其口，不可授人以柄。”

王毛仲连连点头，虚心纳言。

其实王毛仲不知，他此时已然惹下了祸端。

王毛仲“洗儿”之际，李隆基例派高力士前来赐物，并授新生儿为五品之官。高力士办完事儿返回宫中，李隆基见之随口问了一句：“哦，你回来了。怎么样？王毛仲定是欢喜异常了。”

高力士欲言又止。

李隆基见状有些奇怪，说道：“你平时伶牙俐齿，今日怎么吞吞吐吐起来，有何难言之隐？”

“陛下，臣担心回禀之后，圣心定为不喜。”

李隆基此时上了心，其缓缓坐下，然后平静地说道：“好吧，有什么话详细说来吧。”

“臣今日奉旨入王将军之宅，就见贺客络绎不绝。王将军见了臣，知道臣是奉旨办事，起初还是挺欢喜的。然他听说圣上仅授此子为五品官，顿时愀然不乐，说道：‘我现为开府仪同三司，是为一品官，难道此子不能被授为三品官吗？’”

王毛仲当时确实说过此话，然非高力士叙述的场景。王毛仲接旨谢恩之后，再经高力士送出中门，二人并排行走的时候，王毛仲笑嘻嘻地说道：“圣上此前授犬子皆为五品官，此子系圣上赐妻所生，若圣上能授为三品官，那该多好啊。”

看来王毛仲所说不过为玩笑话，不料高力士依此话稍作改动，就非为玩笑话了。

李隆基也没有将之当成玩笑话。

他闻言大怒，起身一掌击向案面，就听“嘭”的一声，案上的笔、纸弹起，可见李隆基掌击的力道甚大。

李隆基开口骂道：“无耻奴才！其早年负我，朕未曾为意，今日竟然想使婴儿为三品官，何其狂也。”

李隆基起事诛灭韦氏之时，王毛仲忽然不见了踪影，事成之后方才返回。李隆基未曾责怪他，依然宠之信之。然这件事儿实为李隆基心中

难以挥去的阴影，其口中不提，心中却记忆犹新，今日恼怒之时，顿时脱口而出。

高力士眼见激起了皇帝的怒火，心中不免得意，继续添言道："陛下，北门奴官皆为王毛仲的亲信，若不早图，必起大患。"

高力士的这句话实为画蛇添足之言，李隆基闻言先是瞧了高力士一眼，继而缓缓坐下。李隆基深明统制禁军的御术，王毛仲现在正用得顺手，他不过有些志得意满而已，离图谋不轨甚远，岂能因一句话就废之？

李隆基知道禁军与宦官的情况，风言风语听说过王毛仲及其将领欺凌宦官之事。然禁军与宦官相比，还是禁军最为重要，遂向高力士说道："高将军，朕知道了，此事到此为止。"

高力士乖觉得很，看到皇帝不回应自己说的话，心中正隐隐后悔自己说话有些太急，遂点到为止，不再说此话题。

其实高力士不知，他的这番话还是警醒了李隆基，心中开始起意换掉王毛仲。然此非一朝一夕的事儿，须万分珍重，譬如谁来接手王毛仲？如此位置须寻来一个既对皇帝忠心，又能统御禁军的人儿，且应以王毛仲为鉴，其性情不能飞扬跋扈。若想寻来这样一个相对完美之人，恐非一日之功啊。

源乾曜越来越发现李林甫可堪造就，李林甫这日晚间入府拜望，源乾曜衷心赞道："哥奴，你很好呀。我见崔隐甫与宇文融接连上奏再弹劾张说，生怕你也随同。呵呵，你未盲目跟从，殊为可嘉呀。"

李林甫道："晚辈当初随他们弹劾张说，那是基于所职本分和正义。张说如今不过在酒宴上说过几句狂话，其出狱后一时激动，殊为难免，也就不必认真了。"

源乾曜赞许道："孺子可教。哥奴呀，张说此次被罢中书令，然其他官秩犹存，可见皇恩浩荡啊。他们二人如此死缠烂打，明显想将张说置于死地，如此做就有些太过了，他们不是以张说为敌，明显想让圣上难堪嘛。嘿嘿，圣上从此不许张说上朝，然我知每遇大事时，圣上还会派人前去问询张说意见，哥奴，圣上圣明无比，他心中的主意实在明白得很呐。"

源乾曜平时慎言少语，绝不会轻易坦露心迹。其与张说共事多年，心中肯定有不满之处，然无一字一句对张说的怨言，由此可见其隐忍之功。他近来与李林甫说话颇多，缘于他认可李林甫可堪造就。如此的话儿，他万万不与崔隐甫和宇文融表露的。

李林甫此前已洞悉事情的幽微之处，所以再也不与崔隐甫联手上奏。现在源乾曜难得细说详细，李林甫心中固有主意，面容上犹作恍然大悟之态恭维道："晚辈此次未曾盲从，不料将事情做对了。今日闻源公之言，晚辈犹如醍醐灌顶，则今后每遇事儿，定先来请源公示教。"

源乾曜微微一笑道："哥奴不必太谦！以睿智而言，同龄之人中，难有人能居于你其上。"

李林甫今日来见源乾曜，并非仅仅闲谈。他又谦逊了几句，继而问道："源公，听说张九龄受张说之累，即日要出为外任了？"

张九龄昔日为张说最为亲近之人，如今张说罢相，源乾曜作为主要宰相，断不会继续让张九龄任枢机房主事。此位置职务虽微，然可以有与皇帝接触的机会，又总理各衙事务的联络，则十分重要。源乾曜此前已说通李隆基，欲使张九龄为外任。

源乾曜答道："圣上向来重视内外官交流，张九龄居京多年，早该出外历练一番，怎能说他受了张说之累呢？"

李林甫顿悔自己失言，急忙向源乾曜认错。

源乾曜目视李林甫，心想此子果然心思灵通，张九龄的授书尚未发表，他闻此讯息即前来问询，看来属意此职。

李林甫遇此良机，当然要把握机会，其直言说道："源公，若张九龄去职，则此位空悬，不知晚辈能够充任吗？"

张九龄以吏部侍郎之职兼知枢机房主事，李林甫此时为御史中丞。若李林甫能顺利代之，则秩级可由正四品下升为正四品上，其实秩级之升尚为其次，李林甫最为看重的还是这两个位置太过重要。

源乾曜既要拿下张九龄，势必要物色继任者。他此前也想过李林甫，觉得李林甫诸方面都合适，唯文才一节太过浅陋，遂犹豫不决。

源乾曜沉默片刻，方缓缓说出自己的忧心。

李林甫慨然道："源公多虑了。晚辈以为，处置政务非是诗赋文章，若能粗知文理且能善御下人即可；晚辈这些年来深知己身之短，遂潜心学文，略有收获，这些年来能对所涉政务应付裕如，可为例证。"

李林甫实为有心之人，他知道自己未经科举出身，则"无文"之名实为自己的短板，公余就潜心学文。如此坚持下来渐有所成，其可以从容奏对文章，且绘画、书艺在京中小有名声。

源乾曜也愿意如此识趣的人儿在自己身边供驱策，李林甫颇有才干且有远识，如此定会对源乾曜的相业有助益。李隆基现在使中书令一职空置，说明源乾曜在皇帝心目中并非尽善尽美，李元纮被授为相职也为权宜之计，则此二人能得皇帝的完全认可尚需时日。

源乾曜于是说道："也罢，我就向圣上说说你的事儿。你前次参与括户之事，圣上对你印象颇佳，不过此事是否能成，还要看你的造化了。"

自从张说女婿郑镒事发之后，李隆基重申授五品职以上官职时，自己须事先知悉，并逐一亲手签署。

李林甫拱手谢道："源公的主意，圣上定不会轻易驳回的。如此，晚辈深谢源公栽培大恩了。"

李林甫因未再参与弹劾张说，引起崔隐甫和宇文融的极大不满。三人本来为一辆战车上的战友，李林甫忽然不声不响跳下车去，岂不是逃兵吗？

人想加入一个团体为获认可，要付出许多，真正加入一个团体之后又想退出，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不过源乾曜果然说通了皇帝，授李林甫为吏部侍郎，兼知枢机房主事，李林甫从此离开了御史台，就少了与崔隐甫、宇文融二人见面时的尴尬。

宇文融那日稍微回过味儿来，对崔隐甫说道："哦，看来哥奴这一阵子有意疏远我们呀。"

崔隐甫道："我们联手扳掉了张说，如此源乾曜得了好处，哥奴飞身前去跟随，这般心机实在强于我们啊。"

二人相视而笑，对李林甫意甚不屑。

宇文融道："哼，他想去抱源乾曜的粗腿，就由他去吧。崔兄，到了我们现在的位置，丞相之言能当多少作用？终归要看圣上的态度。"宇文融因为括户有功，甚得皇帝的赞赏，所以颇为自信。

崔隐甫摇摇头，叹道："哥奴这人呀，怎能如此不义呢？看来此人终非池中物啊！"

宇文融道："我们不说他了。崔兄，我们今后还对张说出手吗？"

崔隐甫断然道："怎能不出手？做事情最忌中途而废，务必穷追猛打。张说此前三起三落，向有隐忍功夫。若让他缓过了劲儿，由此再得势，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

宇文融点头认可，认为言之有理。

崔隐甫道："今后再弹劾张说，我们二人也不用赤膊上阵了。可使御史们轮番出击，对张说及其昔日亲信逐个弹劾。至于弹劾何事，就让他们自行寻找吧。"

御史台行监察之职，如此行事实为本分，宇文融深以为然。

从那个时候开始，御史台的奏章骤然猛增。张说其时埋头编书，起初并未在意，然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所在。他凝思对策，心中就有了主意。

数月过去，御史台的弹风愈演愈烈，这些御史们遍寻张说及其党羽毛病，然终归没有要害之处，无法将人扳倒。

张说其间无声无息，终日在集贤殿埋头编书，似乎不知道眼前之事。

过了几日，张说写了数千言奏书上言李隆基。其奏书名为《论监察封事》，其中以贞观朝之事为例，阐明行监察之职的衙司务必公正公平，不可用国家公器泄私愤，更不能朋党交构。

与崔隐甫指挥众御史们轮番出击相比，张说如此行动可谓高明。他不直接斥责御史台，仅从侧面阐述监察大义；他以静制动，显得无比从容。两者相较，则高下立判。

崔隐甫与宇文融却未瞧出张说的居心，依旧指挥御史们强攻不已。

张说不许自己人出面相争，其之所以示弱，缘于他知道历朝皇帝皆有心结，就是不许大臣结党。御史台近来如此热闹，就任其表演下去，张说在其间再轻轻上书点题，定会让皇帝瞧出御史台有结党的嫌疑。

到了年底，张说再上奏书，该书名为《论党锢之祸》，以汉代事例直斥结党之害，其矛头直指御史台。

李隆基对御史台如此行事早已不满，由此痛下杀手。

李隆基令张说致仕回家，张说此前并没有想到。他本来以为自己被罢相，现在埋头编书而已，皇帝断不会对自己再加贬斥。

须知两派相争，多为两败俱伤的局面。皇帝如此做，固然有平衡两派的考虑，他也想藉此警醒他人：不许结党！

李林甫离开御史台，不再参与弹劾张说之事，从此与崔隐甫、宇文融渐渐疏远，如此就成就了自己。

张九龄起初被授为冀州刺史，奈何其母亲向在家乡韶州居住，以为冀州那里高寒，其身子老迈多病不愿随行。

张九龄事母至孝，遂以此理由请求吏部改授，当是时，此孝心可以作为改授的重要理由，吏部逐级请示之后，改授张九龄为洪州都督。

张九龄离京之日，贺知章与张说率领众人到灞桥为张九龄送行。

张说折柳相赠，愧疚地说道："九龄，我此前未听你劝，遂酿祸事；今日你又受我之累，使你携母外任。唉，我心有愧，我心有愧啊。"李隆基倡言内外官交流，有意摒除人们轻外官重内官的弊端。然京官位居中枢之地，若再有引荐之人，其仕途可谓坦荡，此为明眼之事。张九龄此时已崭露头角，若张说为相的日子再长一些，则张九龄的仕途一片光明。

张九龄闻言，突然伏地向张说叩首，说道："恩师遭逢大难，学生无法援手，那些日子，学生恨不得能够身代恩师。如今大事已遂，学生唯望恩师颐养天年，容学生告别了。学生返京之时，定首先探望恩师。"

张说将张九龄搀起来，叹道："你此时外任出京，也算相宜吧。你可藉此避一避风头，我离开相位，那些暗箭小人定会将你作为靶子。"

张九龄劝道："学生临行之时，还想奉劝恩师今后专心编书，不用再理那帮小人。恩师为相多年，在任上就是万般警惕，终有得罪人的时候。如今风头未过，恩师宜避让为上。"

张说微微一笑，说道："我如今不过为一编书匠，又有什么可惧之处了？那崔隐甫与宇文融不过为跳梁小丑，就是到了皇帝面前，我也不惧。"

其他送行之人知道此师生二人有话要说，遂有意避开。贺知章看到他们说了一会话，感到差不多了，就带领众人走上前来，开口说道："道济，时辰差不多了，该让九龄上路了。否则九龄今晚错过了宿头，那将如何处呢？"

众人上前纷纷与张九龄告别。

张说又嘱咐了一句："九龄啊，你在洪州为都督，那里的事儿不多。洪州山水极佳，你闲暇时候不妨多为文写诗。你这些年来忙于政事，偶尔奉制赋诗，少有佳作。嗯，你有佳作时可传抄至京，我们睹诗思人，如此殊多趣味。"

张九龄躬身答应。

众人此后目送张九龄携母将妻离开桥西，他们登车而行，渐渐离开众人的视线。

张九龄此后辗转渡过江干经浔阳奔往洪州。其在浔阳夜宿的时候，独自漫步到了岸边，就听江水拍打江岸发出声响，一轮明月恰在东方，其皎洁的月色映得一泓江水跳跃亮光，愈显周围万籁俱寂。张九龄心中有感，遂成章句，诗曰：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张九龄返回旅居之后，当即秉烛将此诗默写而出，并冠名为《望月怀远》。数月后，张说与贺知章辗转看到此诗，张说赞道："贺兄，九龄遭此际遇，其诗风也大为改观哩。你瞧此诗，写得轻缣素练，和雅清淡，实在轻逸得很呀。"

贺知章微微一笑，揶揄道："九龄性格恬淡，其遇事之后往往能够看开，诗风也就为之变得飘逸。然道济你呢？你遭此大难，犹干进之心难失，诗风就少了一分灵动了。"

张说与贺知章实为老友，贺知章如此说话，实讽张说仕宦之心难消。张说闻言也不恼火，哈哈一笑即作罢。

转眼秋去冬来，时辰飞逝而去。春节过后，李隆基终于不耐其烦，下诏令张说致仕回家，崔隐甫免官回家侍母，宇文融出为魏州刺史。

一场明争暗斗以如此结果暂时收场。

宋璟任西京留守数年，一直待在洛阳。此次李隆基入东都巡视，他少不得要鞍前马后侍驾。他年龄毕竟大了，如此忙累几日，脸上的疲惫尽显。李隆基见状，嘱他先回府歇息，并说要与他单独叙话。

这日阳光明媚，春风拂面。李隆基令人在积善坊旧宅中的后园中摆上案子和胡床，再邀宋璟前来喝茶叙话。

后园内绿树成荫，粗壮的柳树将倒垂柳叶儿拂向洛水奔腾的水面。在此饮茶，可以观看洛水两岸绝佳的风景，且周围绝无喧闹之声，唯有蝉鸣以及水声为伴。

所谓胡床，即是后世所称的椅子。人坐其上既有扶手相撑，可以半坐半躺，较之方凳要舒服得多。宋璟入园后看到两张胡床相对而设，急忙说道："臣在圣上面前，不敢如此无礼。还是赐臣一张几凳，侧坐一边吧。"

李隆基道："今日唤你前来，即是饮茶叙话，如此相对而坐，叙话最为方便。此间又非殿堂，就不要拘于那些虚礼了。"

宋璟只好相谢就座。

李隆基示意宋璟取盏饮茶，其边饮边问道："宋卿，你能识此茶何名吗？"

宋璟饮了一口细品，唯觉茶味清香，却不知此茶何名。

李隆基道："朕幼时居住此宅，最爱从下面洛水中取水，然后以水烹此茶。此茶产于峡州（今名宜昌），名曰碧涧，茶烹成后汁水碧绿，清香扑鼻，知道其中的诀窍吗？"

宋璟更是不知。

李隆基得意地说道："人们饮茶之时偏爱加盐，此洛水味甜，万万不敢加盐。此茶水清香馥郁，其诀窍说来简单，无非不加盐而已。"

宋璟闻言心中不禁慨叹，皇帝那时居此宅时不过六七岁年龄，竟然已解茶道，看来实在聪颖得紧。其长大之后，身边渐渐聚集一帮京城浮浪少年，估计皇帝少年之时极为有趣，由此人气渐高。

宋璟知道，皇帝唤来饮茶并非简单叙话，他定有要紧话说。他们闲话片刻，李隆基果然将话题扯到了正题上。

李隆基叹道："自封禅之后，宋公一直居于洛阳，让朕有些空落落之感。每遇要紧事儿，眼前无人可以问询，实为憾事啊。嗯，你这东都留守就不要做了，此次就随朕返回长安吧。"

此为皇帝之旨，宋璟唯有答应。

李隆基又问道："最近朝中重臣变化颇大，宋公如何看？"

宋璟说道："陛下将张说罢相，臣衷心赞成。唉，此次封禅之后，张说照顾自己的亲戚与亲信，竟然不遮不挡，胆子实在太大了。哼，他将女婿升为五品官，这样龌龊之事，也只有张说能做得出来。"

李隆基知道宋璟向来瞧不上张说，就在那里微笑听言。

宋璟继续自顾自说道："不过御史台奏闻张说有谋反之心，此事有

些太过了。臣明白张说的禀性，他于大节处尚能把持，唯小节有亏。”

李隆基当然明白张说的禀性，否则也不会如此处置了。

宋璟又道：“臣在东都，难识圣上深意。张说既罢中书令之职，陛下为何还将此职空悬，为何不让源乾曜继之呢？”

李隆基叹道：“源乾曜与张嘉贞大致相当，他们办事勤谨，绝不会出格；然中书令一职，所居之人须有前瞻眼光，且能善掌时事屡有创意，源乾曜在此节上略逊，朕由此犹豫。宋公，你有人可以荐于我吗？”

“陛下择人甚严，且开元以来频换宰相，则宰相一职难以久任，臣现在一时想不到人选。”

“嗯，莫非宋公责朕使宰相任期太短吗？”

宋璟摇头道：“陛下在任期内给予宰相莫大的权力，使其能将聪明才智用于政事上，于国大有裨益。然人之性情往往容易懈怠，且易结党，则宰相不宜久任。”宋璟说到这里，脑中忽然晃过一人，遂说道，“陛下欲让荐人，臣现在想起了一人。”

李隆基还是相信宋璟之眼光的，急忙催促道：“宋公请言。”

“臣以为张九龄可堪为任。”

李隆基闻言大为失望，说道：“张九龄如何可以？宋公莫非不知吗？张九龄与张说有师生之谊，且与张说走得甚近。想是宋公不知，他已被出为洪州都督了。”

宋璟道：“陛下欲寻得人，须摒除门户之见。张九龄与张说亲近不假，那是因为张说昔年对张九龄有恩，由此可见张九龄极重情义。陛下啊，他们虽为师生，然性情迥然不同，张说有才无德，而张九龄则德才兼备。”

李隆基根本听不进此言，遂打断宋璟话头说道：“此事以后再说。唉，宋公最重人之品德，你且不可以此偏颇遮蔽双目啊。”

宋璟摇摇头，叹道：“除了张九龄，臣现在实在想不起他人了。”

李隆基不以为然，又对自己的眼光颇为自负，心想天下文武官员众多，何愁无人可选？他又端盏饮茶，将话题引向闲话。

宋璟观看洛水两岸美景，心中又有感触，叹道："陛下，岁月实在不饶人啊。臣如今的心思尚在壮年，然每去一岁，身子就渐不如昔。"

李隆基眼现疑惑之色，问道："宋公精神饱满，身子也壮健，为何出此言呢？"

宋璟抬手指了指双腿，说道："臣现在脚步蹒跚，一年不如一年。陛下，臣有一请，望能照准。"

李隆基示意宋璟继续说话。

宋璟道："臣这些年腿脚还算灵便之时，就居住长安以备陛下问询。若行走艰难时，请陛下准臣来此洛阳养老。臣这些日子，愈来愈喜爱洛阳的风物饮食了。"

李隆基想不到宋璟正在规划自己的死日了，心想人皆寿夭有期，每人难以回避，其心中忽有异样心思，竟然忘记回答宋璟之言。

李隆基与宋璟饮茶叙话的时候，李林甫来到牡丹园赏花。其时正是牡丹花期，满园姹紫嫣红，极有富贵之态。

李林甫今日前来观看牡丹，其实想借实物琢磨牡丹画法。他师从李思训学画，技法以"金碧辉映，重彩高奇"为特点，以此法来绘牡丹最为相宜。他徜徉在花丛中凝神观看，竟至痴迷。

这时，有人在后面说话道："李大人，请借一步说话。"李林甫愕然而顾，就见身后立着一位相貌奇丑的小太监。

小太监继续说道："请李大人随咱家行走。"

李林甫心中觉得奇怪，然并不多问，就跟随小太监沿花径向园后走去。他们走过一道花墙，就见这里独立隔出一个小院，里面摆满了各色牡丹。

数名宫装之人簇拥一位丽人正在那里指指点点品评牡丹，小太监令李林甫停下等候，他独自过去禀报。

那名丽人抬眼看看李林甫，一抹笑容顿时漾上脸庞，任何男人观此模样定会怦然心动。那丽人挥手相招，说道："李侍郎，请移步过来。"

李林甫早已识出此丽人正是皇帝宠妃武惠儿，那名貌丑小太监自是她的贴身太监牛贵儿了。

李林甫闻言碎步疾趋，到了武惠儿身边行礼道："臣不知惠妃娘娘在此，未及早前来拜见，实为罪过。"其说话之时，就觉四周花香簇着一股异香扑面而来，此异香定是武惠儿身上所发了。

武惠儿轻轻一笑道："李侍郎不必自责。本宫今日来游园，听说李侍郎正在园中观花竟至痴迷，遂想起你为丹青高手，故请来为本宫点评牡丹一番。"

李林甫继续躬身，瞧见武惠儿今日下着一件翠绿的团花裙子，其裙摆遮地，仅露出一双珠履的尖儿。其闻言应道："惠妃娘娘有令，林甫定然奉命。"

武惠儿咯咯一笑道："李侍郎只知低头望地，莫非花朵儿都生在地面上吗？你如此作态，又如何能品评了？"她不待李林甫回答，转对身边侍从之人道，"你们皆到此门之前看守，不许闲杂人入园。若有人来扰了本宫和李侍郎看花的兴致，即为你们疏于看守之罪。"

牛贵儿率数名宫人前往门首，如此一来，一貌丑太监衬得数名盛装宫人愈发明艳，数名宫女的美艳与周围花丛相映，显得香艳无比，使无数游人驻足观看。

李林甫缓缓抬头，如此就可以直视武惠儿的芳颜，再闻其体上发出的香气，只觉心中鼓荡，一时无法平复心神。好一阵子方才缓过劲儿来，开口说道："林甫园中能够偶遇惠妃娘娘，实为幸甚。然朝廷有规制，后宫之人例不许与外官交往，此处人多眼杂，林甫以为不宜说话太多。"

武惠儿道："哦，人言李侍郎行事持重，甚明进退，看来其言非虚。你不用如此多虑，你为宗室之人，本宫与你说上几句话儿，非为失礼之事，就是皇帝知道，他也不会怪罪。何况你刚才说过，我们如此相见不过为'偶遇'，实属正常。"

李林甫听出武惠儿话中的真实含义，即她在皇帝面前极度得宠。李隆基专宠武惠儿，实为天下人皆知的事情，她为何要向自己重申一遍呢？

李林甫想到这里，心中早明白了武惠儿的来意，一股巨大的兴奋顿时涌向心间。他此时明白，一种极大的机遇竟然如此不经意地找上门来，实为令人喜狂之事。

因为所谓“偶遇”，其实为一种必然。惠妃今日为何恰恰与自己同时游园？惠妃何以在游人如织中发现自己的身影？她又为何挑中这样一个相对僻静的所在与自己叙话呢？

李林甫断定，此次“偶遇”显系惠妃的预谋。

第二十九回　频易宰相走马灯　夺哀九龄回京城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不觉又有数年过去。李隆基的治国之策依旧，老天似乎继续眷顾李隆基和其治下，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括户之事已进入尾声，户口人丁年年有序增加。

眼见诸事皆顺，李隆基心情甚好，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就是他入梨园的次数日渐多了起来，其入园之后或观歌舞，或敷演自创新曲，过得十分惬意。开元之初，李隆基为了专心治国，将自己深爱的音律之事藏于心间，基本上不到梨园走动。如今事顺时变，他也就稍稍改换了心意。

然有一件事儿缠绕李隆基数年，且始终没有改观，令他一直苦恼不已。此事绝非小事，即是宰相人选始终不能遂意。

张说罢相之后，中书令一直空置，源乾曜为侍中，李元纮以平章事的名义行使宰相职权。李隆基对此二人皆不完全认可，除了觉得他们无能充任中书令之外，还认为他们没有军事之能，于是又授安西副大都护杜暹为平章事，如此就有三名宰相同时在朝。按照李隆基的考虑，三人中自以源乾曜为主，其下有一文一武两名宰相，由此可以彼此取长补短，使政务顺利前行。

然李元纮与杜暹二人共事后，不过数日就针尖对麦芒，其口角相争

也就罢了，数次还要老拳相搏。

李元纮以公正之名名扬天下，与卢怀慎一样不治家产，散俸禄于亲族，素有清廉的名声；而杜暹之所以能入朝为相，李隆基除了认为他有军事之能外，也认可杜暹的清廉名声。

杜暹昔为婺州参军离任时，属下小吏将公事结余下来的一万张纸送给他。其时造纸皆由手工而成，产量甚少，纸价甚贵，则纸与当时绢锦一样，皆有货币的功能。官吏离任之时，属下以纸作为赠礼，实为通例。杜暹当时仅取百张，其他的原物奉还，由此初有清名。其职务渐升，亲族之人少不了找他办事，杜暹却一概拒绝，最后亲族之人竟然不再与他来往。

李隆基之所以擢拔两名清廉之人为相，也是惩于前任张说不干不净，想让他们的清廉之名楷模天下。

可令李隆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皆以清名为恃，各持己见，从此吵闹不断。他们当面争吵不说，还各自到皇帝面前说对方的坏话。

如此到了开元十七年六月，李隆基终于对他们失望了。其下制说道："虽清以自牧，而道则未宏，不能同心戮力，以祗帝戴。而乃肆怀相短，以玷朝纶，将何以缉叙三光，仪辟百刑。"遂贬李元纮为曹州刺史，杜暹为荆州长史；源乾曜身为侍中，不能居中协调，有失职守，也被同时罢相。

李隆基虽罢源乾曜侍中之位，犹保留其尚书左丞相之虚职，并让其五日一参，极尽礼遇之事。由于宰相皆罢，李隆基还让源乾曜荐人。

源乾曜推荐李林甫为相。

李林甫是时已任吏部尚书，这其中既有源乾曜的功劳，也有武惠儿的暗中之功。

李隆基却不看重李林甫，过了不久，他将安西节度使萧嵩任为中书令，并以宇文融、裴光庭为中书门下平章事，由此新成宰相三驾马车。

李隆基欲授萧嵩为中书令，派人前去征询宋璟的意见。宋璟并不多言，只微微一笑说道："萧嵩美须髯也。"

李隆基得闻宋璟如此评价萧嵩，也是微微一笑，明白宋璟不认可萧嵩，缘于萧嵩少文。

萧嵩为中书舍人时，李隆基令其拟制书一道。萧嵩奔回中书省，找出此前类似制书东拼西凑一番，由此成文。李隆基阅罢觉得其中的“国之瑰宝”用得不妥令其修改，萧嵩作势要走，李隆基唤住他道：“仅改一字，何必离开？屏风后有笔有墨，你改之即可。”

萧嵩不情愿地步入屏风后，在那里待了许久不出来。李隆基还以为他将制书大改再写，由此颇费时辰，就在那里耐心等候。

然左等右等还是不见萧嵩出来，李隆基觉得奇怪，遂踱步过去观看究竟。这一看顿时令李隆基怒从心中起，恶从胆边生，其伸手扯过那道制书将之抛到地面，再踏了两脚，骂道：“你实为‘国之珍宝’，赶快滚吧。”原来萧嵩用了诸多时辰仅改一字，即将“国之瑰宝”改为“国之珍宝”，其所拟制书上滴满了墨点和汗滴，显系其改此一字竟然耗力如此。此事后来传扬出去，人们私下皆呼萧嵩为“国之珍宝”。

萧嵩任为宣州刺史倒是政绩不差，吏部历年考功评语甚好。其到了安西为任，也是迭立大功，先用王忠嗣取得大捷，继而对吐蕃使用反间计，使吐蕃赞普杀掉了对唐境最有威胁的大将悉诺逻恭禄，由此名声大震。

李隆基未听宋璟的建言，毅然授任萧嵩为中书令，并兼知安西节度使，还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萧嵩的儿子，他们由此成为儿女亲家。

宇文融骤升为宰相，其昔日的敌对之人顿时睁大了眼睛。宇文融自以为得志，放出大话道：“使吾居此数月，庶令海内无事矣。”他上任后常引宾客故人，旦夕欢饮，且轻易表态，无端斥责属下，由此引来弹劾无数。李隆基此时也认为宇文融“彰于公论，交游非谨”，不宜居中枢之位，宇文融为相不及百日，即被出为汝州刺史。

裴光庭原为兵部侍郎，封禅泰山之前曾提醒李隆基要防备大典之时外夷入侵，张说由此提出届时邀四方君长观礼，以为牵制。裴光庭与李隆基还有一层渊源，裴光庭娶了武三思之女为妻，李隆基应呼武三思为舅，两人于是亦为姻亲。

李隆基与萧嵩为儿女亲家，与裴光庭为姻亲，则三人就有了私谊。

按说萧、裴二人同僚为相，又有私谊，大可一团和气，其乐融融吧。然过了不久，二人又开始争吵不已，动辄闹到皇帝面前。

二人争执的焦点，在于人事授任。

李隆基现在配相的考虑，萧嵩长于军事，就让他以中书令之身兼知兵部尚书、安西节度使；而裴光庭长于吏事，则让他以侍中之身兼知吏部尚书（李林甫是时调任门下省侍郎）。如此二文一武，可谓相得益彰。

然裴光庭极度鄙视萧嵩无文，私下里以“珍宝”唤之。其对自己辖下的事体独自决断，根本不与萧嵩商量。萧嵩认为自己为中书令，是为主丞相，则诸事必须经过自己。

裴光庭根本不听招呼，依旧我行我素。譬如用人一节，裴光庭掌管吏部，坚持“循资格”选人，其亲信阎麟任中书门下吏房主事，阎麟出具授任名单，裴光庭即下笔签署批准，再由吏部依单办理，根本没有萧嵩过问沾手的机会。

萧嵩大怒，向李隆基奏报此事。然裴光庭办理时并非任人唯亲，皆为依序办理，实在找不出毛病。萧嵩除了争吵别无他法。

二人愈争愈烈时，眼见就要失控，开元二十一年三月，裴光庭忽然病故，二人的争吵方才休止。

这期间，朝中有数件大事发生。

开元十八年，张说久病不治，由此逝世，年仅六十四岁。

张说致仕不久，李隆基又复其修书使之职，继而再授为尚书右丞相，最后授其为开府仪同三司。开元之初至此时，被授为开府仪同三司者仅有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四人，由此可见张说在李隆基心中的位置。

张说患病期间，李隆基每天派使者探问，还亲手为张说开具药方。张说逝后，李隆基甚为忧伤，赠以太师之名，并御笔赐谥曰“文贞”，为之撰写神道碑文。张说一生曲折，其文名远播，且文武全才，唯其人品为时人所讥。李隆基如此对待张说，则当时荣宠，莫与为比。

李隆基也数次亲入张说宅中探病，其时李隆基正被宰相纠纷闹得苦恼不已，也让张说荐人。张说叹道："臣多次向陛下荐张九龄，奈何陛下将之置于边荒，惜不可用。臣今日还荐张九龄。"

李隆基问道："张九龄到底有何长处？"

"为宰相者，须有宰相之道，以姚公、宋公和臣为例，我们三人本身皆有毛病，然有一点还是共通的，即有心有情治国为要，兼而目光深远能识时弊。恕臣说句大话，臣身后至今的为相者，皆无如此眼光，而张九龄则有。"

李隆基微笑不语，他现在没有看好张九龄。

开元十九年正月，太原府少尹严挺之向李隆基奏报，言道王毛仲移书太原府索要甲仗，实有不臣之心。

其实王毛仲此前多次到幽州、太原、朔方巡边，由此计会兵马，各地供应甲仗为正常之事。严挺之本为京官，向以直言善谏闻名，王毛仲此来索甲仗，严挺之认为此为昔年所欠，现在无兵事，遂坚决不予，同时奏闻皇帝陈说理由。这严挺之本为言官出身，对王毛仲恃宠掌控禁军的事迹颇有耳闻，遂进而指出王毛仲如此威权独运，易生祸变，请李隆基事先防范。

臣子每天的奏书甚多，其中多有偏颇之论，李隆基无非阅读一遍不多理会，然对严挺之的这道奏书上了心。他阅毕沉默良久，最终下定了决心。

李隆基令高力士前去传旨，晚间要在"花萼相辉楼"赐宴。

亥时以后，被邀之人结伴进入"花萼相辉楼"，其中以王毛仲居首，葛福顺、陈玄礼、李宜德、李仙凫等人簇拥其后。

众人入室之后，发现其中未有皇帝的踪影，且其中几案上空空荡荡没有饮食，非是皇帝赐宴的模样。众人正在惊愕的时候，只听门外一阵脚步响声，就见两列身着飞龙军服饰之人拥入进来，将王毛仲等人围在中间。

高力士戎装进入室内，立定后沉声说道："王毛仲接旨。"

王毛仲不明何意，急忙跪下。

高力士展卷朗声读道："开府仪同三司兼辅国大将军霍国公内外闲厩监牧使王毛仲，是唯微细，非有功绩。擢自家人臣，升于朝位，恩宠莫二，委任斯崇。无涓尘之益，肆骄盈之至。往属艰难，遽兹逃匿。念深唯旧，义在忧容，仍荷殊荣，蔑闻悛悔。在公无竭尽之效，居常多怨望之词。迹其深愆，合成诛殛，恕其庸味，宜从远贬。可瀼州别驾员外置长任，差使驰驿领送至任，勿许东西及判事。"

这篇诏文系李隆基亲手所写，他愤愤不忘起事时王毛仲不辞而别的这笔老账，然后痛说王毛仲不识好歹，居此高位还想索取兵部尚书之职，因未遂意颇多怨望之词。此诏书中根本没提王毛仲索取甲仗之事，看来李隆基也认为以此理由问罪王毛仲，实在过于牵强。

葛福顺也被贬为璧州员外别驾，李宜德为业州员外别驾，李仙凫为道州员外别驾，另与王毛仲亲密者如左监门将军卢龙子、唐地文，右威卫将王景耀、高广济等人皆被贬，共有数十人受累或贬或流。王毛仲的六个儿子皆被夺官。

李隆基的诏令中还具体指明三点：其一，所有人被贬官之后，不许回家，由飞龙军严加看守并送至贬官之地；其二，他们到任后不得离开驻地；其三，其官称为虚名，到任后不得问事。

入室之人中，唯有陈玄礼未被提及，他心中正在惶恐不已的时候，高力士微笑言道："陈将军，请随咱家行走。"

陈玄礼被引至"勤政务本楼"，就见皇帝正在那里秉烛观书，陈玄礼急忙跪倒，口称："罪臣叩见陛下……"

李隆基起身来到陈玄礼面前，俯身将陈玄礼搀起来，笑道："你很好呀，怎么又成罪臣了？你从不骄盈放肆，日常淳朴自检，与王毛仲他们大为不同。"

陈玄礼此时方才放下心来，知道自己彻底逃脱了这次大难。李隆基当场任陈玄礼为辅国大将军，兼内外闲厩监牧使，如此一来，陈玄礼取代了王毛仲，从此掌控了禁军。

高力士刚才率领的飞龙禁军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其人数不多，不足

千人，不归北门禁军的节制。

唐初以来，皇帝拥有内外闲厩之马，共计十二闲，例由内外闲厩监牧使统领；则天皇后时增置禁中飞龙厩，由宦官掌管。李隆基今日拘押王毛仲等人，当然不能从他们所统领的禁军中调派，则高力士统领的飞龙禁军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王毛仲由飞龙禁军一路押解，其行到永州地面时，李隆基的诏文又追踪而至。诏文中的内容甚是简短，即赐死王毛仲。

王毛仲被赐死，其实与上官婉儿被当场杀掉一样，即李隆基为了预防他们今后生事，干脆立斩永绝后患。

开元二十年，宋璟感到身子衰弱，遂向李隆基请求致仕归居洛阳。李隆基仍赐其全禄，准许其归居。宋璟从此在洛阳养老，再不过问朝中之事。

裴光庭死后，李隆基早就厌倦宰相之间无谓的吵闹，这日对萧嵩言道："朕若为你配置辅相，你们闹不好又要争执。这样吧，你可自行择相一名，今后勿复争吵。"

萧嵩闻言大喜，当即奏称欲选王丘为相。李隆基封禅泰山时，王丘任怀州刺史，李隆基在宋州酒宴上盛赞王丘，赞他"讫牵外无他献，我知其不为也"，对其印象甚好，当即准奏。

然而王丘得闻此讯，却不愿入京为相，他认为自己为一地方刺史尚可称职，实无宰相之才，遂向李隆基和萧嵩婉拒好意。

王丘不愿就职宰相之位，却向萧嵩荐来一人。此人名韩休，现任尚书右丞。王丘向萧嵩说道，韩休现在虽默默无闻，其诸项才具皆在自己之上，若能为相，定能成就佳话。萧嵩暗自想道，尚书省属官多为性格柔和之人，则能容易制之，遂从王丘之言向李隆基荐引。

韩休为相，确实成就了一段佳话，然与萧嵩起初的愿望相违。

韩休颇有贞观时魏征之风，为人刚直方正，不会拐弯抹角。其为相未及十日，即与萧嵩争论是非曲直，弄得不可开交，后来愈演愈烈，韩休就是到了皇帝面前，也当面直斥萧嵩之失，弄得萧嵩后悔不迭。

韩休待萧嵩如此，就是见了皇帝也毫不客气。某一日，万年县尉李美玉有罪，李隆基欲将之流放岭南。韩休此时出面拦阻，进言道："县尉为小官，所犯又非大恶。今朝廷有大奸，请得先治。"

李隆基即问朝中大奸为谁。

韩休道："金吾大将军程伯献恃恩而贪，居所规模及用马皆逾朝廷法度。臣请先将程伯献治罪，然后再说李美玉的事儿。"

王毛仲被贬之后，禁军的将领进行了大量的调换，程伯献执掌金吾军，实为李隆基的亲信之人。程伯献系高力士所荐之人，去岁高力士母亲去世，程伯献当场哭得哀哀切切，甚至比高力士还要悲痛。李隆基对于身居重位的亲信之人还是相当宽宏的，像韩休所提程伯献的罪状，李隆基内心认为实在是不值一提。现在韩休拿李美玉的事儿要挟自己，李隆基当然拒绝。

韩休下面的话更加强硬："陛下不容李美玉之小罪，而对巨奸大猾却置之不问。若陛下不治程伯献之罪，臣不敢奉诏。"

李隆基遇到这种执拗的人儿实在无计可施，只好将程伯献惩戒一番，以堵韩休之嘴。那些日子，韩休似乎专盯皇帝的错儿，大至国家大政，小至生活细节。韩休的奏章日日皆有，弄得李隆基噤若寒蝉。李隆基闲暇时，即入禁苑或狩猎或观歌舞，他此时环顾左右道："声响不可弄得太大，若韩休得知，定来诤谏。"其话音刚落，韩休的谏章已至，李隆基只好起驾回宫。

宋璟得闻韩休事迹，大有知音之感，赞道："不意韩休如此，仁者之勇也。"

李隆基被韩休折腾得七荤八素，不能尽兴，又不能斥责，日渐憔悴。某一日，李隆基取镜自观，看到自己的憔悴容颜，不禁喟然长叹。武惠儿其时在侧，心疼说道："自从韩休入朝为相，陛下无一日欢颜，竟然憔悴如斯，日渐消瘦。妾以为陛下不用如此隐忍，将韩休逐出相职即可。"

李隆基摇摇头，说出了一番名言："吾虽瘦，天下肥矣。萧嵩每奏事必顺意而奏，我退而再思天下，却难以安寝。韩休敷陈治道，多鲠直之言，我退而思天下，却能睡得安然。惠儿，我用韩休为相，非为自

身，实为社稷大计耳。”

李隆基有如此胸怀能够容忍韩休，萧嵩却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皇帝当初信任自己，为免争执让自己选人，谁知竟然选来这样一个人儿。其间他曾见过王丘，登时将王丘骂得狗血喷头。

萧嵩实在难以忍受，又无法张嘴说韩休的坏话，他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条苦肉之计。他可怜兮兮地找到李隆基，禀道：“臣近日来忽觉精神恍惚，深恐如此下去会误了国家大事。臣请陛下开恩，允臣卸任致仕吧。”

萧嵩明白皇帝聪颖无比，自己言说精神恍惚，肯定是韩休闹的。或者皇帝不忍放弃自己，肯定会放弃韩休，自己就可以另选他人继任。

是时韩休为相刚刚六个月，韩休如此性格，又资历尚浅，断难继任中书令居中枢之位。萧嵩之所以行此苦肉计，正是基于此点。

孰料李隆基不假思索，脱口答道：“好呀，萧卿不愿勉为其难，朕当照准。致仕就不必了，张说去世后，尚书右丞相一直空置，卿可继任吧。”

萧嵩不料皇帝爽快答应，顿时傻了眼。

李隆基下面的话令萧嵩有了一些安慰，其说道：“韩休性格峭鲠，也不宜继续为相，你们就一同罢相吧。可授任韩休为工部尚书。”

是时为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李隆基再也不能容忍宰相继续在自己面前争吵了，他决定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

萧嵩与韩休争吵正酣的时候，李隆基已在考虑下一任宰相的人选，如今萧嵩主动提出卸任，尽管他行的是一条苦肉计策，毕竟给李隆基送来了罢相的理由。

萧嵩与韩休之所以争吵，非为私怨，缘于他们对政事的见解不同。萧嵩行事粗疏且往往顾及人情世故，而韩休则基于儒家正义且铁骨铮铮，二人由此相撞。李隆基之所以能容忍他们，在于他们争吵未殃及朝廷大政，且争吵之后，往往是韩休的意见占了上风，对时政实有裨益。

李隆基想到宋璟与张说之荐，决定授任张九龄为中书令，京兆尹裴

耀卿则被授为侍中。

李隆基东封泰山时，裴耀卿为济州刺史，他向皇帝建言济州贫瘠，无能支应，由此封禅队伍仅过其境而未停留。李隆基由此对裴耀卿甚为看重，并在宋州酒宴之时对其大加旌扬，此后不久，裴耀卿被改授为京兆尹。

裴耀卿此次被授为侍中，在于他想彻底解决长安运粮的问题，李隆基同时授任其为江淮河南转运使，正为此意。

自高宗皇帝开始，关中若遇到天灾，其缺粮问题顿时凸显。贞观年间，长安及关中有户三十二万余户，人口一百四十三万八千余人；到了此时，有户五十四万余户，人口三百一十五万余人。人口增加甚快，加之京官甚多，皇室供应渐增，还要供应庞大的军粮，则关中自产粮食不敷使用，每年约短缺一百多万石。

如此大的缺口需要从外地调粮，然转运艰辛，又无相应的仓储之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朝中衙署皆到东都洛阳办公，由此解决长安的供应压力。

高宗皇帝、则天皇后、中宗皇帝乃至李隆基动辄带领百官前往东都，皆缘于此因。时人讥之，将他们称为“逐粮天子”。

就食东都洛阳，固然有体念百姓困苦的想法，终究为一件不体面之事。

裴耀卿认为，要想解决关中缺粮问题，须改进漕运，使江南的粮食能运往关中。具体而言，须改陆运为水运，并利用沿途前代旧仓，然后分段节级转运。李隆基亟盼解决这个犯愁的事儿，遂甚赞裴耀卿之言，让他以侍中之身号令全国，加速改进漕运。

张九龄在洪州都督任上干了两年，之后又转授为桂州都督，并兼岭南按察选补使。张说逝世不久，李隆基想起其言，就将张九龄召回京中，授其为秘书少监、集贤殿院士。恰在此时，渤海国遣使入京进贡，朝廷当下要赐以诏书，然无人能识渤海文，李隆基想起张九龄，召之，张九龄入宫后援笔立就。

张九龄的母亲年长体弱，这些年又随着张九龄颠沛就任，入冬时一

口气未喘过来，由此逝去。张九龄归家葬母，并居家守孝。

李隆基夺情授张九龄为中书令，张九龄起初坚决不奉召。奈何李隆基派来数拨人力请，并厉言相催，张九龄只好奉旨回京入职。

是日为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初五，还在朝廷规定的七日假期之中。午后天空幕云低垂，继而又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李隆基观之甚喜，吩咐高力士道："晚间就在此殿治一小席，单邀张九龄与裴耀卿过来，我想与他们围炉赏雪，饮酒叙话一回。"

高力士深知前面数任宰相争执不断，皇帝为之甚为劳心，少有展颜的时候。如今新宰相被授任不久，再过一日即要上朝视事，则皇帝对之希冀甚多。这次小宴看似简单，皇帝肯定大有深意，其答应后急忙精心安排。

张九龄与裴耀卿按时入殿觐见，李隆基唤其平身就座，并笑言道："张卿风威秀整，今日并非朝会严肃之时，你之装束犹一丝不苟，实令朕精神顿生啊。"

张九龄为人严谨端庄，反映在其衣着装饰和体貌细节上，皆精心规整、举动得宜，其在朝会之时，风度异于百官。李隆基授任官吏时，对风度一节视张九龄为标杆，常常问道："风度得如九龄否？"

唐代授官，常以"身、言、书、判"四项作为择人标准。其中的"身"项，即是人物要生得英俊且有风度，后世貌俊者在仕宦场中大讨便宜，恒由此起。

张九龄恭敬答道："面圣为庄重之事，不管任何场合，臣不敢有丝毫懈怠。"

裴耀卿闻言瞧了瞧自己的装束，就见袍角之上既有折迹又有污痕，与张九龄相比确实反差不小。这种习惯大约是他任济州刺史时形成，其自慰想道：把事情做好就成了，何必在乎这些小节呢？

李隆基又道："张卿，你服丧未毕，却被夺情。你累累拒却，朕坚意如此。须知守孝固为个人大事，然与国事相比，毕竟为小节。你能识朕此心意吗？"

“臣明白此节，方顺圣意夺哀返京。陛下，臣才疏智浅，妄居此中枢之位，总怕辜负了陛下的重托。”

李隆基凝视二人，缓缓说道：“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张说逝后，你实为文场之帅，何谈才疏智浅？至于裴卿，其德高恤民，善识经济，这往关中运粮重任，非你莫属。你们二人相辅相成，只要不像前任者无端争执，定能将政事处置好。”

李隆基如此盛赞二人，他们闻言大为感动。其提到不许争执，可见李隆基对他们的极度希冀。

张九龄道：“臣今后每遇要事，皆事先与裴侍中商议，不敢独断专行。且裴侍中任刺史多年，熟谙吏事详细，臣多居京城，此项正为己短，正好向裴侍中求教。”

裴耀卿也急忙表白：“请陛下放心，张令为文场之帅，又久居中枢之地能识巨微，臣向来钦服有加。张令与臣虽皆为宰相职，然张令为主，臣为辅，臣不敢僭位越权，定谨守本位。”

李隆基见此二人谦逊有加，显非虚伪之言，心想自己总算选人妥当，他又转念一想，叮嘱道：“你们能如此谦让，朕心甚慰，然也不能一团和气，由此忘了朝廷的规制而争为好人。韩休与萧嵩争竞，动辄向朕诤谏，朕身受其累，然对天下大有益处，朕因之对他最为看重。你们今后为相，不能如前任那样在小节上动辄争吵，须有肚量；然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朕允许你们争吵，朕若有失，你们也可当面指出。”

李隆基如此说话也为衷心之言，张九龄二人听言心中又是大为感动。自古至今，能够衷心接受臣下的谏言且身体力行的皇帝，实在少之又少。二人皆为科举出身，多听圣贤之言，“文死谏、武死战”的道理实为这帮文士的终极理想，一个开明的时代必有一个从谏如流的皇帝，除了此前的太宗皇帝之外，眼前的这位皇帝实为承载他们理想的极佳之人。因为他们不用以死来谏，只要忠心办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即可，他们认为恰当其时实为自己莫大的幸运。

张九龄道：“请陛下放心，遇大是大非面前，臣定依圣贤道理和国家法度来行事，虽在陛下面前，臣也不会隐瞒自己的想法，还想陛下今后多多包容。”

李隆基笑道："张说在世之时，曾数次说过你有魏征和宋璟之风，这很好嘛。然为相之人，须虚怀若谷，能容巨细之事，不可因小节冲动动辄肝火上升。韩休之所以罢相，正因此点，他为一某部尚书还能称职，而居中枢之地就要多一分镇静。"

此为皇帝的训诫，二人急忙起立躬身答应。

裴耀卿言道："陛下的训诫，臣定牢记心中谨守本分。其实陛下不用担心，臣为办漕运之事，今后在京时少，出京时多，则朝中政务大多由张令费心了。陛下，臣就是想与张令争嘴，惜无机会。"

李隆基闻言不做声，裴耀卿说的是实话，其兼任江淮河南转运使，要将关中动辄乏粮的问题彻底解决，他不知要办多少巨细事儿。如此一来，裴耀卿确实没有多少时间待在京中，则其侍中之位有名无实，张九龄须独力撑持朝局。

李隆基想到这里，暗暗地摇摇头，天下巨细之事甚多，前朝宰相有数人之众，自己将之减为两人，若仅剩张九龄一人主持朝中大局，他岂不是要忙累太过？

君臣说话有了一段时辰，外面的夜色早已张起，忽然一阵疾风将一扇未关紧的窗子吹开，就见外面疾雪如疾雨一般冲入进来，一宫女急忙上前关紧窗子。李隆基此时方才想起今日实为赐宴，遂自嘲说道："嗬嗬，今日佳雪更添节日气氛，朕有心请卿等二人来此围炉赏雪，兼而饮酒闲话，怎么说起朝政之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来吧，请二卿举盏，我们共饮。"

李林甫自从在洛阳牡丹园中偶遇武惠儿，二人从此修好沟通管道，自是由牛贵儿来回穿梭传话。

武惠儿能够面见李林甫绝非"偶遇"，显是处心积虑有意为之。武惠儿那次想继为皇后不成，后来得知主要因为张说等人的反对所致，其再往深究，最终弄明白了这帮文士出身之人内心所思渊源，也就不再指望这帮文士能给自己提供帮助。

武惠儿知道，他们之所以对自己如此警惕，还是拜自己那位强势的姨奶奶则天皇后所赐。

其实则天皇后主政之时，她为固自己皇位，就大力杀戮排斥皇亲贵戚等显族之人，并大加开科选士，使许多庶族微贱之人登上重位。李隆基为帝之后，如姚崇、宋璟、张说、魏知古、郭元振、张九龄等人为其出了大力，这帮人恰恰正是则天皇后擢拔而来。

他们虽由则天皇后擢拔而来，然秉持圣贤道理，对“女主天下”极端痛恨，认为此为祸乱天下的起源。李隆基当时势单力薄，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李隆基一边，其内心实在不愿意再看到韦皇后和太平公主权倾天下。

如今武惠儿似乎又想重复则天皇后当初的故事，他们岂能容许？

武惠儿知道，既然号为天下文宗领袖的张说如此态度，那么天下文士定然亦步亦趋，所以她不再考虑从中筛选支持自己的人。

李林甫实为最佳人选。此人非文学之士，其以括户有功为皇帝赏识，然后随同崔隐甫、宇文融一举扳倒张说，可谓有胆有识。

最令武惠儿叹服的是，三人中以李林甫年纪最轻，其一击而中之后立刻选择全身而退，绝不与张说再行纠缠。后来崔隐甫归家侍母、宇文融被贬、张说致仕，可谓两败俱伤，而李林甫安然调至吏部后毫发未损。

武惠儿从此时看准了李林甫，她知道李林甫读书甚少，那些圣贤道理知之甚少，其思虑就不会因之受累。自己现在主动向李林甫示好，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琼琚，将来李林甫必有大用。

李林甫何等聪颖，其在牡丹园与武惠儿相会的时候，心中狂喜无比：自己今后若有皇帝的宠妃相助，强似源乾曜又何止数倍？

源乾曜罢相之后，曾向李林甫言明自己曾向皇帝推荐他。李林甫听言后表面上千恩万谢，心中却不以为然。他知道，源乾曜在皇帝面前不过尔尔，他所荐之人当然要大打折扣。且论自己的资历和在皇帝心中的位置，火候实在不到，他还需耐心等待。

李林甫升任吏部尚书后，其心思日渐活络。他知道，武惠儿这些年在皇帝面前说过自己的不少好话儿，自己的分量一日日在加重。此次萧嵩和韩休罢相，他对自己的期望甚为殷然，不料皇帝却任张九龄和裴耀

卿为相，令他心里一度很失落。

待裴耀卿以侍中之身兼知江淮河南转运使之后，李林甫见之心中狂喜，觉得机会来了。这日正是牛贵儿约定入府的日子，牛贵儿果然如约而至。

二人常常见面不用寒暄，可以直接切入正题。

李林甫道："你速速回去告诉惠妃，圣上不日间又要择相了？"

牛贵儿的一张丑脸充满疑惑："圣上果然说了此话吗？"

"圣上并未明说。然裴耀卿以侍中之身兼知江淮河南转运使，务必专注漕运之事，他就没有空儿日日待在京城。如此一来，张九龄独木难支，圣上定择相为之辅的。"

牛贵儿还是不相信："李大人此话当真？李大人还有其他话吗？"

"没有了。你将此话告知惠妃，她定会明了。"李林甫想不通武惠儿为何选中牛贵儿倚为心腹？此人又丑又笨，与人说上几句话，对方定会生厌。

第三十回　九龄谏圣存心结　禄山脱罪埋隐患

武惠儿若想在李隆基面前办些事儿，譬如想说某人的好话，她须很好地利用顺水推舟之法不露痕迹为之，如此方能起到些许作用。武惠儿知道，当今皇帝非是昔日的中宗皇帝，其既明大理，又颇机敏，自己若如韦皇后那样干涉朝政，估计一遭儿未成就会失宠。

不过武惠儿现在与其初期相比，与皇帝说话略显随便，有时说话过于显露，能够很快用话遮掩，显得游刃有余。她听牛贵儿转述了李林甫之言，就在那里默思良策。

武惠儿其实不知，她尚未想到良策的时候，李隆基已然想到了李林甫。

春节过后，裴耀卿即动身东行。其时江南之粮输往北方，主要通过

隋朝时开凿的山阳渎、通济渠、江南河等运河运输，其间相对顺畅；再往北运就要经过黄河折向西行，这一段为最困难之事。

黄河水情险恶，航行困难，尤其是三门砥柱的险滩水流迅急，其势如同长江三峡那样险峻，其破坏舟船，成为自古以来的大患。南粮北运到了黄河即改为陆运，其原因主要就是三门砥柱这一段难以逾越。

裴耀卿无回天之力将此险滩改造，他只有顺应天然之势，欲采用沿河设仓，逐级转运之法来改变现状。此非一时之功，裴耀卿须用数年时间，方有所成。

李隆基这日午后小憩之后，令高力士随从，乘舆进入了中书省，然后进入张九龄视事的衙堂之中。其时李林甫恰在堂中与张九龄议事，他们见皇帝驾到，急忙跪迎。

一时礼毕坐定，李隆基问李林甫道："李卿，你来此何事呀？"

李林甫躬身答道："张令今日见召，微臣前来答话而已。"

张九龄道："陛下，微臣见前时官吏授任原则，颇有变动，因不明其因，遂召李尚书前来问询。"

李隆基道："是不是循资格一节呀？"

当初萧嵩与裴光庭为相时，裴光庭坚持循资格选官。是时每年通过流外入流和各种途径获得做官资格者二千余人，而每年能够授官者六百人左右。所谓循资格，即规定各级官任职期满后，需过一定年限再到吏部应选，并严格按年资逐步升级。裴光庭死后，萧嵩立刻废除循资格选官的做法，改为依考功成绩随时授任，此法延续至今。

张九龄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李隆基叹道："萧嵩与裴光庭当时有些意气相争了。裴光庭认为萧嵩不懂吏事，由此自我行之；而萧嵩则对裴光庭极度排斥，裴光庭一死即废之。他们当时应当好好商议一番，以辨其优劣，然后作为国家常法恒定。嗯，李卿，你主持吏部日久，对循资格的优劣应该有所识，你如何看？"

李林甫瞧了一眼张九龄，小心说道："张令对此情极为重视，询臣

以详细。至于今后是否循资格选官，相信张令向陛下禀报后自有定论，臣忝掌吏部，定遵章执行。”

李林甫如此说话，可谓滴水不漏，其话语中充满了对张九龄的尊重，李隆基听来觉得无比顺耳。

张九龄禀道：“陛下，李尚书刚才叙说了事情的详细。用循资格来选官，实为一种相对公平的选官之法，可以保证所有待官之人依序入官，然对那些才俊之士有所限制。臣刚才与李尚书商议，若能寻出一种既兼顾公平又重视才俊之法最好。”

李隆基摇摇头道：“天下诸法皆有利有弊，哪儿有完美之法了？若利大于弊就不错了。罢了，此事你们再好好议一议，不用急着定论。”

二人躬身答应。李林甫心想皇帝来此，定有要紧话儿与张九龄说，他就乖觉地辞出。

李隆基环视堂内，叹道：“裴卿一走，你这‘中书门下’就名不副实了。张卿，若国事千钧重担压在你的肩上，且长此以往，你能持久吗？”

“请陛下放心，臣定鞠躬尽瘁，尽心理政。”

张九龄引用诸葛亮之言，令李隆基当即想起诸葛亮的事迹，遂笑道：“诸葛亮感于刘备托孤，因尽心尽力，以致过劳而死。如今天下英才尽我所用，我若让你独木力撑，即是不恤你了。九龄，我欲再择相一名以为辅助，你可以荐人吗？”

此为皇帝的信任，张九龄闻言顿时郑重思索。然他想了良久，终无得人，就另想了一个主意，说道：“陛下其实不用另行择相。韩休现任工部尚书，其办事勤勉最为务实，可使韩休主持漕运之事，则裴侍中即可脱身返回京中。”

李隆基摇摇头道：“韩休久为京官，未曾在地方上为任，则少有处置细务之经验。且裴卿此去解决运粮长安之事，非是专事漕运，其事关仓储、丁税诸方面，且要协调诸州互相衔接，只有身为宰相之职方能力行。九龄啊，我遵贞观故事力行多年，终于使天下富庶、人丁兴旺，又封禅泰山，若运粮长安的事儿不解决，天下之人定讥朕为‘逐粮天子’，

仅此一点，再难望太宗皇帝之项背。”

张九龄知道李隆基的心结甚为高远，他不仅要依贞观故事行事，甚至还想取得超越太宗皇帝的佳绩。贞观时代，由于京官不多（京中衙署官员最少时仅六百四十三人），关中人口并未大量增殖，则没有关中乏粮的局面。如今天下连年大熟，从全国而言并不缺粮，仅因运输问题而使关中缺粮窘境顿显，李隆基当然倾力解决，以正己名。张九龄见李隆基坚意如此，也就不再坚持让裴耀卿回京。

李隆基忽然问道：“九龄，你认为李林甫如何？可堪为相吗？”

张九龄闻言，脸上顿时现出了鄙夷的神色，其不假思索，脱口答道：“李林甫为相？陛下，以李林甫之才，现为吏部尚书实属高位，臣以为已勉为其难，其何以为相呢？”

李隆基脸上未有喜怒颜色，淡淡说道：“如此说来，你薄其无文了？唉，大约你与张说有师生之谊，则眼光口味相似。”

张九龄听出了皇帝话音中的不满之意，一时无法辩解，只好沉默以对。

李隆基接着道：“或者，你对李林甫当初弹劾张说犹存心结？九龄，你应当瞧清楚了，张说那时确实有些过分，朕后来听说你当时也劝他不少。如此看来，御史台弹劾张说既为本分，又为必须。”

张九龄答道：“不错，恩师当时行事，确实有些太过。陛下当即罢其相，可谓恰当其时，御史台也应该弹劾。然微臣以为，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所行非正，他们密拘术士已然违法，且包藏祸心，妄图诬告恩师，实为昔日酷吏所行方法，陛下不可不察。”

“嗯，此事已然过去，就不要节外生枝了。当时崔隐甫和宇文融联手，此后继续与张说相争相斗，即有朋党之嫌，朕当时皆贬之以儆效尤。从此件事情上看，李林甫为尽本分随众弹劾张说，此为臣子的正义所在，而后崔隐甫与宇文融联手再攻张说，而李林甫适时退出，可见李林甫异常清醒，实属难得啊。”

张九龄却不附和圣意，自顾自说道：“陛下，臣却不这样看。李林甫昔在崔隐甫、宇文融之下，其无文才操行，却能一路高升，所凭为

何？不过善于逢迎投机罢了。臣若与此等人共事，实不齿其为人之道。”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九龄啊，你现为宰相之职，如此心结下去，终归难展眼光。”

李隆基过了两个月，还是授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兼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林甫由此成为宰相职。

张九龄不喜李林甫，然此为皇上的授任，他也就无话可说了。

李林甫卸任吏部尚书时，李隆基单独询问李林甫对循资格授任的真实态度，李林甫率然答道：“臣以为应当回归循资格选官。对全部候选官而言，此法最为公平，可使妄想取巧者无计可施。至于才俊者受到限制，臣以为识才俊者唯有陛下可识之擢拔，臣下须依序选拔，没有识才擢拔的资格。”

李隆基以为然，遂嘱张九龄回归循资格选人的路子上。

对于那些长期得不到官职或沉滞下位的低秩官吏来说，采用循资格授任的方法，实为一种莫大的福音。那些中下级官吏得闻此讯，顿时欢欣鼓舞，高兴异常。

其实张九龄内心并不赞同循资格授任之法，他认为此法太过死板，使无数庸官跻身于各级职位之上，由此就阻了有才识者的进身之路，不过既然李隆基已赞同此议，他也无话可说，只得顺水推舟，听之任之了。

且说张守珪近年来接连取得大捷，已被擢为幽州节度使，仍兼知营州都督，则自幽州至东北境的军事皆由其统辖。

去岁冬天，契丹酋长屈利与可突干忽然主动请降，张守珪识破了他们诈降的诡计，遂派部将安禄山为使到对方营帐中商议受降事宜。这安禄山有勇有谋，一面与屈利、可突干虚与委蛇，又暗暗密会与可突干争权成隙的另一酋长李过折。结果，李过折斩屈利和可突干，率所部归降唐朝。

大捷消息传回京城，李隆基闻之大喜。他兴冲冲将张九龄召来，赞

道："张守珪果然有勇有谋啊。其派手下的无名部将出使，竟然兵不血刃，使契丹部众归降我朝，其功莫大焉。"

张九龄看着皇帝那神采飞扬的脸庞，心想皇帝当初答应姚崇三十年不求边功，如今三十年未到，此时恐怕已经忘记前言，开始渴慕开疆拓土了，遂淡淡说道："陛下，边疆战事互有胜负，实属正常。这些契丹人今日降了，明日说不定又复叛，臣以为不宜有喜怒之心。"

李隆基听到此话有些刺耳，遂问道："张卿何故有此言呢？"

"陛下，大唐开国以来对军功赏赐甚厚，遂有一些边将招降夷众，以此报捷图朝廷赏赐。那些降众说不定复叛，由此官军再剿，边将以此往复来邀功劳。姚公于开元之初求陛下三十年不谋边功，宋公故意不赏郝灵佺，皆缘于此也。"

"依卿所言，这张守珪就是一个善于邀功之人了？"

"张守珪有勇有谋，实为我朝杰出良将，此有目共睹，臣不用多说。然陛下若屡赏军功，边将就会轻启战端，以此邀功，由此形成风气。人为善变之人，张守珪沐此风气，其是否依势邀功，亦未可知。"

李隆基咽了一口唾沫，心想张九龄的身上明明有宋璟、韩休的影子嘛，自己遍择良相，不料又寻来一个这样的主儿，心中掠过一丝不快。

韩休与张九龄此前所居职位不高，人们仅仅看到他们身上谦谦君子的一面，如韩休得王丘之荐后，萧嵩认为韩休"柔和易制"，故荐引之。谁知这种人升至相位之后，心中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仅知圣贤道理，不惧皇帝上官，由此彰显其耿直率真的一面。

李隆基将那丝不快藏于心间，不再与张九龄纠缠边功问题，说道："好嘛，你认可张守珪有勇有谋，如此甚好。朕近来有意择良将入朝为相，你与裴耀卿、李林甫皆无军事经历，朝中确实需要有一人能够主持天下军事。朕以为现在除了张守珪以外，还有两人算得上有勇有谋。"

"陛下所指，自是河西的牛仙客和王忠嗣了。"萧嵩为相之后，荐牛仙客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为河西节度副使。

“不错，就是他们。然牛仙客此前多历小吏之职，军事之能尚需磨炼；至于王忠嗣，毕竟太年轻了。”牛仙客已任河西节度使后，李隆基派人前去核查，发现牛仙客清勤不倦，使仓库盈满，器械精良，由此对其大为赞赏。

张九龄问道：“陛下若授张守珪为宰相，那么东北境军事由谁主持呢？”

“仍让张守珪镇之，他可以兼知幽州节度使。”

张九龄闻言坚决地摇摇头，禀道：“陛下欲择宰相，臣唯有建言不敢阻拦。然朝中现有宰相三人，能够从容理政；且陛下授张守珪为宰相，非为理政之需，实为赏功之举。”

“赏功难道不可吗？”

“当然不可。陛下，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

李隆基闻言不免为之气夺。张九龄如此说话，基于儒家之义，李隆基毕竟想为贤明之主，宰相的建言还是应该重视的，他于是作罢。

不过李隆基最终还是将张守珪和安禄山召入京中，加封张守珪为辅国大将军，另赐其杂彩一千匹，金银器物若干，还下诏在幽州立碑志其功；安禄山也被授为平卢将军。

李隆基不再授张守珪为宰相职，仅在军阶以内加封，张九龄也就不再拦阻。张守珪入京听封，当然要带领安禄山到朝廷有关衙署拜访，其入中书省的时候，恰好裴耀卿回京与张九龄叙话，二人由此第一次见到安禄山。

安禄山是年三十三岁，生得膀宽腰圆，满脸胡须，一看就知其为胡人。裴耀卿见之对张守珪说道：“这安将军在战阵上恃其勇力，由此颇立战功，我还是认可的；然他此次单身入敌营，既要防契丹人谋杀，又想策反李过折，这就需要勇气和谋略了。看来安将军如张大使一样，实为有勇有谋之人啊。”

张守珪得意说道：“我将之收为义子，正是瞧中了他的勇略。你们别看他生得如蛮夫一般，其投军之前任诸市牙郎，既擅算计，又会说九

种外夷之言，你们不可以貌取人啊。”

张九龄当时说话不多，其以专注的目光将安禄山瞧得甚为仔细。

待张守珪和安禄山走后，裴耀卿啧啧赞道：“胡人多为少谋勇力之人，看来安禄山实为一个异数。”

张九龄冷冷说道：“裴侍中，你仔细瞧过这厮的眼睛了吗？”

“我瞧他的体貌甚是粗壮，实为战阵中的好手，倒是没有瞧他的眼睛。”

“哼，其眼睛不大，而精光闪烁，其中既有谀媚之光，又多狡黠之色。其最难得的是，惯会将自己的真实心思掩藏在其貌似忠厚的面庞之下。裴侍中，这样一个胡人怎会弄得我心慌意乱呢？”

裴耀卿笑道：“想是张令这些日子勤于政事，由此有些恍惚。”

张九龄重重地摇摇头，说道：“非也。就是此人惹得我心烦意乱！裴侍中，此人面有反相，目露凶光，则今后乱幽州者，必此胡人也。”

裴耀卿以为张九龄实为无端猜测，遂一笑作罢，不再与之细论。

若论安禄山的身世来历，还是相当繁复的。

安禄山本为营州柳城杂种胡人，其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巫师，其父亲早死已不可考，故安禄山幼时没有姓氏，仅有一个轧荦山的小名而已。后来其母亲又嫁给了突厥人安延偃，他遂冒姓安氏，名叫禄山。

大约安禄山幼时即生得孔武有力，这从其小名就可看得出来。突厥语中，轧荦山即为斗战的意思，安禄山自少年时就好斗勇争，由此和史思明（此时名为崒干）等人结伴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团伙。待其长到十六岁之时，得继父安延偃之助，谋到了一个诸市牙郎的差使。

此差使并非官家秩内之授，大约为边关互市上的一个经纪人而已。安禄山得此位置，磨炼出了两桩好本事，一为锻炼出买卖人所具有的眼光和嗅觉；二是与多族人交往，学会了九种言语，从而善于与各族人沟通。

安禄山此时仍然与史思明一干人抱成一团儿，二人皆凶猛好斗，这看家的本事并未落下。安禄山为诸市牙郎，其俸资实为了了，远没有和史思明等人一起强取横夺来得畅快。他们如此混来混去，安禄山不觉就到了三十岁，是年其流年不利，估计他们生计无着，就铤而走险盗人羊群，不料被抓，按例当斩。

安禄山久在诸市穿行，颇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事迹，并曾经远远地瞧见过张守珪的模样。事有凑巧，当衙役押解安禄山、史思明一干人犯行在路上之时，张守珪的仪仗恰恰从对面行过来，沿途人众按例为之让路。

安禄山粗豪的面庞之下有着一颗善断之心，他瞧见张守珪的仪仗迎面走来，当即计上心来。他觑准张守珪离自己最近的时候，忽然大声喊道："张大使莫非不想灭契丹、奚两族吗？奈何枉杀壮士？！"

安禄山平时的嗓门就大，今日面临生死关头，当然拼力喊出，其声音若铜钟一般声震人耳，正在行走的张守珪当即驭马停下，转头察看究竟。

安禄山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其身材高大威猛，兼而虬髯横生，其自称"壮士"倒是不枉。张守珪对这位胡人稍感兴趣，问道："你有何能？敢自称壮士？"

其时衙役上来阻止安禄山，安禄山一面挣扎，一面大声喊道："小人识东北山川形势，又懂契丹、奚人之语，难道对张大人无所用吗？"

张守珪喝止衙役，又细细端详安禄山一番，遂下令释放他，令提至军前使用。安禄山适时诉说史思明等一帮伙伴的好处，他们同时开释，皆在军前效力。

此后数年，安禄山与史思明抖擞精神，或深入东北境为唐军打探情报，他们皆为突厥面貌，又懂契丹与奚人之语，由此颇有斩获；或以自己那帮团伙为主深入契丹人之地，往往以少胜多，擒获不少契丹人。

张守珪眼见这帮死囚立下如此大的功劳，渐对他们另眼相看，过了不久即授安禄山和史思明为"捉生将"，安禄山最为骁勇，一年后即积功擢为偏将之职。张守珪瞧着喜欢，又收其为义子。

安禄山之所以迭立大功，擒获无数契丹人，主要得益于他懂契丹话。每至对阵之时，安禄山并不急着提刀搏杀，而是态度和蔼，先与契丹、奚人领头者叙话，其现身说法，极力渲染归降大唐的好处。此招屡试皆爽，由此降者日众，安禄山的军功则日益彰显。

安禄山此次帮助张守珪计散屈利和可突干之众，其智计和勇气实有过人之处，李隆基因之授其为平卢将军。安禄山由此志得意满，其回到营州地面不久，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此前屈利、可突干与李可折所拥契丹之众为契丹族中的重要一支，他们从此归降唐朝，则契丹、奚人的力量为之大挫。安禄山新被授为平卢将军，心思就起了变化，他摒弃此前以招降为主的做法，选择以勇力相逼的招式，某一日带领所部向北深入追击，妄图再取大捷。

契丹与奚人避其锋芒，先示之以怯，慢慢将安禄山所部引入事先埋伏好的伏击圈内。唐军此战大败，安禄山仅身带三停之人冲出伏击圈，丢盔卸甲逃回营州。

安禄山昔日替张守珪立功无数，张守珪此时不念旧功，令人将安禄山押送京城，并上奏陈说安禄山不听号令，由此轻兵冒进招致大败，按例当斩。

安禄山由此又面临一次生死的关头。

安禄山由张守珪免死并擢拔，还被收为义子，遇到如此关头，张守珪大可义无反顾将其献出去的。

李隆基又成为了安禄山的贵人。

张九龄接到张守珪的奏书，就在上面写了几句话："苴出师而诛庄贾，孙武习战犹戮宫嫔，守珪法行于军，禄山不容免死。"然后将书奏奉与皇帝。李隆基的批示甚快，其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免死，可军前戴罪立功。"

张九龄见皇帝驳回了自己的初议，对安禄山已有成见，心想天赐良机正是斩草除根的时候，岂能轻轻放过？他于是入宫请见李隆基，意欲再争取一次。

李隆基明白张九龄的来意，说道："安禄山此次贪功冒进，由此丧师大败，确实有罪。然人皆有犯错的时候，安禄山出身草莽之间，立功甚多，我们为何要苛责他呢？"

张九龄躬身说道："臣观安禄山生有反相，彰显狼子野心。其此次有罪，正好借机除之，以永绝后患。"

李隆基笑道："张卿啊，你什么时候学会识人观面了？人若生有反骨，果然能瞧出吗？记得三国时诸葛亮能瞧出魏延有反骨，你莫非师从诸葛吗？"

张九龄与姚崇、张说等人相比，毕竟资历浅了许多，李隆基与其相处时，就少了一些尊意，由此说话相对随便。

张九龄答道："陛下，寻常胡人少智多勇，这安禄山貌似忠厚，内心其实奸诈无比。臣观之眼光狡黠多计，行动时鹰视狼顾，若日久定能升至高位，恐怕难有人制之。"

李隆基收起笑容，说道："如此说来，你以苴、孙武为例，明似典正军法，实则以此为口实杀掉安禄山以绝后患吧？"

苴被齐景公拜为大将练兵，斩杀迟到的监军庄贾以严军令；吴王阖闾欲用孙武为将，又不知其虚实，遂令孙武训练其后宫之人以观之，孙武三令五申之后，见妇人们仅大笑而不听号令，遂斩杀吴王的两名宠妃以立威，于是众妇人方中规中矩训练。

张九龄答道："臣正为此意。"

李隆基摇摇头，叹道："九龄啊，你如此认为，朕却以为实为虚妄。安禄山能征善战，识地势懂蕃语，且有智计，实为难得的军中之材啊。他此次固然大败，然其出战之心缘于为国立功，替朕分忧，他实为忠良之将嘛，其所谓的反骨，朕为何就瞧不出呢？"

李隆基说此话时已有不耐烦之意，张九龄与人说话时，最不善于察言观色，犹在那里喋喋不休，力请李隆基收回成命，诛杀安禄山。

李隆基有些恼了，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卿无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

张九龄闻此言语心中大震，遂停下话头不敢再说，安禄山由此逃过一劫。

李隆基如此一句话，为何让张九龄心中大震而不敢再促请了呢？

因为李隆基的这句话说得太重！

王衍官至西晋太尉兼尚书令，其自恃大名士身份专注清谈，面对内外交困的境况不思应对措施，终于成为石勒的俘虏。这石勒奴隶出身，渐成为后汉王刘渊的大将，最终自立为后赵皇帝。王衍被俘后，其与石勒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石勒此时还很敬重王衍，向他询以西晋旧事。王衍先是陈说西晋败亡的原因，并说责任不在自己；继而表白自己根本不想参与政事，唯自保而已；最后还力劝石勒自称皇帝。

王衍身为大名士，如此劝一个匈奴人自立为皇帝，太过无耻。

石勒也瞧不过眼，闻言怒斥道："君名益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未几日，王衍被石勒派人推墙填杀。

李隆基今日所引的典故，则是石勒十四岁时与人行贩洛阳，其走到上东门看到洛阳繁华景象，不禁心有所感，仰天长啸。王衍是时恰行此处，闻声对左右说道："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异志，恐将为天下之患。"不过王衍现在已为名士，无非说说而已。

李隆基引用这段典故来斥张九龄，可谓十分刻薄。

第一层意思：你不要像王衍那样来泛泛评说安禄山。

王衍以清谈著名，其任太尉与尚书令，身份与张九龄大致相似。李隆基想告诉张九龄：清谈误国，你莫非想以王衍为楷模吗？

第二层意思：王衍与石勒洛阳上东门相遇之事，恐为后人假托。那石勒不过为少年发喊一声，王衍难道就能瞧出其有异志吗？此定是石勒的御用文人臆造而出的，则你张九龄现在能瞧出安禄山有反骨，恐怕也为虚妄之事。

最后一层意思，也是最为重要的：安禄山的行为表明他为国家的忠良之士，朕如此认为，你张九龄还敢公然陷害他吗？

张九龄只好无言以对。

张九龄为想斩草除根，由此引用了两个典故，不料李隆基仅用一个典故，就将张九龄驳得哑口无言。且李隆基说话时言语平和，无伤大雅，张九龄心中体会，由此领教了皇帝的厉害。

第三卷

第一回　张九龄累言招烦　武惠妃招婿娶媳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秋，关中霖雨连绵，粮食产量大减，外粮又短时难入，由此引起长安谷价大幅度上升。春节过后，李隆基考虑减少关中粮食用度，使关中谷价不可上升太猛，遂率领百官、后宫妃嫔、皇子、公主等人赴洛阳就食。

李隆基再次成为“逐粮天子”，心中的滋味实在不好，唤来裴耀卿嘱咐道：“众卿上书时，动辄恭维躬逢盛世。哼，关中稍有灾害，朕就要率百官就食洛阳，如此还能妄谈盛世吗？”

裴耀卿心想，因为漕运艰难，运粮关中成为近百年来的沉疴，如此积弊须慢慢化解，岂能一朝解决？他于是就细说了诸般难处。

李隆基为之规定了期限：“裴卿，自今日始，以两年为期，须将漕运之事彻底解决，朕不能再让天下人讥为‘逐粮天子’了。”李隆基说话至此，已然有些气急败坏。

裴耀卿不敢再说理由，只好躬身答应。

东都洛阳有现成的皇宫，朝中百官也多在洛阳置有房产，所以他们到了洛阳没有暂时寄居之感。洛阳较之长安水陆运输方便，诸种物品更为丰富，且洛水自城中横贯东西，其环境显得更为雅致，一些人更愿意长居洛阳，颇有乐不思蜀之感了。

这日朝会之后，李隆基留下张九龄和李林甫，让他们随同自己到庭院里散步。

李隆基并非闲暇得无聊，他想与二人继续探讨钱荒的难题。

自从宋璟禁恶钱失败，张嘉贞继任后取消禁令，天下再复好钱与恶钱同时流通的局面。尽管这样，钱荒的窘境并未因此改观，反而愈演愈

烈。尤其是最近两年，诸种恶钱花样翻新纷纷出笼，一些富商奸人在两京收得好钱，将之潜运至江淮之南，然后以每文好钱换来私铸恶钱五文，再假托官钱输入两京为用，遂使两京之钱日渐碎恶。

这日朝会之上，李隆基询问群臣如何解决钱荒之事，张九龄不假思索，脱口答道："陛下，天下之所以出现钱荒，实因天下财货日益增多，由此铸钱不敷用度。微臣以为，应彻底取消私铸禁令，使百姓争相造钱，则可度过钱荒。"

张九龄此言一出，殿中的大多数朝臣皆不以为然，李隆基心中更是坚决反对。

钱币向为国家大政，历代皆由朝廷主使官铸，哪儿能放开禁令容许百姓私铸？若此禁令一开，庶民百姓恐怕无力铸造，定为那些富贵之人开通了一条生财之道！张九龄之所以如此说话，实因他不谙熟经济之事，由此信口开河。

李隆基还是顾及了张九龄的颜面，接口说道："钱币事大，须众卿深思熟虑然后定论，今日就不用再当殿议论了。"

其时正为初春之时，庭间错落种植有各色牡丹，其中花期最早的"洛阳红"已然绽开，满庭内红影扶疏，花香满院。君臣三人慢慢行走，如此就到了庭中央的一个花坛之中，这里四周摆满了牡丹花盆，其中有绽放的花朵，也有粉嫩欲放的花骨朵儿，花丛之中，还有一只硕大无朋的鱼缸。

李隆基走到鱼缸前停下脚步，观看其中成群的各色游鱼，然后赞叹道："洛阳果然好水土啊。牡丹花生得富贵美艳，就是这些鱼儿也似生得格外活泼。"

张九龄闻言没有开口，李林甫瞧了张九龄一眼，为了不至于冷场，急忙接口道："陛下，这些鱼儿似臣等一样，日日沐浴在皇恩之中，当然活泼有生机了。"

李隆基闻言脸上浮出微笑，他知道李林甫所言为恭维话儿，此时说此话时机最佳，否则君臣在一起，时时说些严肃话题，岂非无趣得很呀！

张九龄实在无趣，他不瞧李隆基的脸色，冷冷地说道："陛下，这些鱼儿其实与一些朝官差不多，皆为中看不中用的货色。"

李隆基脸上的微笑不由得僵住了，他斜眼瞧了瞧李林甫的神色。就见李林甫似未听见张九龄此言，仍为一脸的灿烂。

李隆基知道，张九龄如此说话，实为讥诮身边的李林甫。

张九龄就是在李隆基面前，也敢直言李林甫"无文"，这是有真凭实据的。李林甫为吏部侍郎时，看到考功郎中所写的评语中有"杕杜"二字，遂问人道："杖杜为何意？"

该词其实出自于《诗？唐风？杕杜》，开篇写道"有杕之杜"，原指孤生的杜梨树，后人常取树木孤零独立之意。李林甫幼不学文，当然难识此字了。

李林甫近日又闹出个大笑话，由此哄传洛阳城，被人讥为"弄獐宰相"。

太常少卿姜度为李隆基的表兄弟，姜度某日喜得贵子，由此贺客盈门。李林甫也有厚礼相送，李林甫此前苦练书画渐有名声，其成为宰相之后求书画者不少，李林甫倒是很少出手，此次姜度得子，他在宅内铺纸展墨，随赠墨宝一幅以示珍重。

李林甫令家人将礼物及墨宝送入姜度宅中，姜度见了礼物也就罢了，对李林甫的手书却无比珍重，因为此为当朝宰相的墨宝，那是可以向众人炫耀的，遂当场令人将此书幅悬挂于中堂之上。

贺客中不识文者见了李林甫的手书，不禁啧啧称羡；识文者见了书幅不敢当堂品评，出了姜度之门方才畅怀大笑。

原来李林甫手书的前六字为："闻有弄獐之喜"，其中的"獐"字令识文者大犯踌躇，这"獐"字为何意呢？继而马上明白，敢是宰相大人在这里大掉书袋，却偏偏将此字写错了。

《诗？小雅？斯干》有言："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璋为玉石，瓦为纺车之器，后人常将生男呼为"弄璋之喜"，生女呼为"弄瓦之喜"。

“獐”又为何物呢？那是一种类似鹿的小畜生。

李林甫如此一字之差就非为贺喜了，分明是骂姜度：别人生儿子可以拿美玉来玩，你的儿子就以小畜生为伴吧。

李林甫绝对不想骂姜度，他根本就没有弄清“璋”与“獐”的区别，却偏想显示自己有些文采。不料此事一出，文名并未落下，倒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弄獐宰相”的“美名”。那些日子，洛阳城里每每有人提起此事，定是笑声不绝，喷饭者、笑出泪者甚多。

张九龄如此说话当然是讥讽李林甫了，然李林甫似闻所未闻，依旧笑容灿烂。

李隆基不想让李林甫难堪，他鉴于前任宰相争吵不断，选任此二人也是颇费心思的。张九龄文名既播，又心思正直，由其出任中书令，可彰显自己依贞观故事施政的主旨；而李林甫少文无名，然明于吏事，其在张九龄面前不敢张狂，亦可弥补张九龄处置政事的缺陷。他如此配置宰相，实想重复此前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张嘉贞、张说与源乾耀那样配合默契的格局。

看到李林甫在张九龄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李隆基心中大为满意，他刻意打破眼前尴尬的场面，说道：“张卿啊，朕将恶钱的事儿想了一遍。此前宋璟厉禁恶钱，结果引起天下动荡；如今若完全放开禁令，则国家法度为之松弛，亦为不妥。朕今日唤二卿前来，就是想告诉你们：恶钱还须禁约，然也须别寻钱途，以治钱荒。”

如此一来，李隆基就为解决钱荒定下了基调，张九龄此时已知自己不甚谙熟此事，也就不再开言反驳。

李隆基目视李林甫道：“李卿，你参与括户之时多识民间详细，有何想法呀？”

李林甫瞧了一眼张九龄道：“陛下今日朝堂之上令臣等思虑治钱荒之事，臣当时有些想法，本想先向张令禀报。现在陛下问询，臣不知高低就先说了。”

李隆基见李林甫处处维护张九龄的尊严，心中又复高兴，遂示意李林甫接着说话。

李林甫说道："陛下刚才所言，实乃圣虑远大，龙目如炽。眼下的钱荒，正如张令所言，实因财货日增、一时不敷用度而致，若假以时日，钱荒定能缓解。臣以为，一者须遵陛下之言厉禁恶钱，对于那些富商奸人妄自收好钱兑恶钱之举，务必坚决打击；二者，要以疏导为主，引领天下人使用好钱，两京可定期出左藏库内排斗钱，许市人兑换，另在宣州、润州等地设置钱监，以抑恶钱之势。如此两三年间，钱荒定能为之缓解。"

李林甫的这席话不长，其先是力捧李隆基和张九龄，再提出自己或抑或扬的主张，而眼前的情势之下，此法最为稳妥。

李隆基闻言大喜，心想还是这些明于吏事之人考虑周全，断不会有宋璟及张九龄或极左或极右的主张，以此行事，最为可行，遂目视张九龄道："张卿，你以为此法如何？"

皇帝既已定下了治钱的基调，张九龄当然无话可说，李隆基遂嘱李林甫近期专司此事。

李隆基最后说道："这样很好嘛。裴卿忙于运粮关中，则朝中之事多赖二卿襄助。你们今后若如今日这样诸事商议，又能取长补短，朕心甚慰。"

李林甫躬身答道："臣今后定依陛下之旨，诸事皆向张令讨教主意，不敢独断专行。"

李隆基如此相劝张九龄和李林甫，自是希望他们如前期数对宰相那样配合默契。李林甫明白皇帝的心意，日常寡言少语埋头办事，对张九龄异常尊敬，诸事皆让张九龄拿主意。

张九龄居于宰相之位，身上兼有了宋璟与张说的某些禀性。宋璟的直率与固执，张九龄用来应对皇帝李隆基；而张说对非文学之士的不屑，张九龄也完整地继承了下来，集中体现在对李林甫的态度上，张九龄向无好脸，动辄呵斥。

转眼八月初五"千秋节"将近，光禄寺开始忙碌起来，其在广达楼张灯结彩，忙于宴会的布置。

八月初五系李隆基的生日，其生日之所以成为"千秋节"，还是张说

的功劳。开元十七年八月初五，此为李隆基四十五岁的生日，李隆基在“花萼相辉楼”之下大排宴席，以宴请百官。是晚百官满席，羽觞流行，歌舞助乐。酒酣之际，尚书左右丞相源乾耀、张说率领文武百官上表祝曰：“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清明总于玉露，爽朗冠于金天。目惟仲秋，日在端五，长星不见之夜，禅光照室之朝。群臣相贺曰：诞圣之辰也，焉不可以为嘉节乎？”

张说是时已被罢相，此尚书右丞相为一散阶之官，源乾耀为侍中，是为主要宰相。然此等主意唯有张说能想出来，大约此表也出于张说之手，他选择宴酣酒热之际向李隆基发问：陛下诞辰难道不应该成为天下人同时欢庆的节日吗？

李隆基当场答应，此后每逢八月初五，就成为举国欢庆的“千秋节”，全国要休假三日，然后聚宴欢饮；乡里赛白帝，报田租，一片欢乐的情景。

是日傍晚之时，李隆基驾临广达楼，就见百官毕集，大家依礼参见。宋璟是年七十三岁，其年老多病，行走不易，犹强撑着病体前来与宴。李隆基上前搀起宋璟，令其在己侧坐定，并好言慰问。

按照光禄寺此前拟定的议程，李隆基坐定之后，九部乐开始奏起，黄门官宣读皇帝制书，然后百官献礼，继而开宴，最后由皇帝赋诗，群臣应制。

乐曲声中，黄门官朗声宣读李隆基的制书，此制书写得极为简略，制曰：“今属时和气清，年谷渐熟，中外无事，朝野乂安。不因此时，何云燕喜？卿等即宣坐饮，相与尽欢。”

百官开始鱼贯行至李隆基面前敬献礼物，群臣历年所献之物大致相同，即各献宝镜一面系以绶带，上面写有颂词贺句。群臣行至李隆基面前，躬身将礼物放在几案上，然后再言祝寿之语。

李隆基看到张九龄所献礼物不同，观之似为书函，遂令高力士取来观看。就见此书名为《千秋金镜录》，其随手一翻，但见书中内容皆由张九龄用工整的楷体小字写成。

李隆基将张九龄唤过来，笑问道：“张卿，众卿皆献宝镜，独卿以此书相献，不知其中内容为何？”

张九龄躬身答道："陛下刚才制书言道：'中外无事，朝野乂安'，臣因思太宗皇帝昔日多次言道，须居安思危，勿行懈怠。臣撰此书，即是恳望陛下以历代兴亡为鉴，常怀警惕之心，方保千秋万代长治久安。"

李隆基闻言斜眼瞧了瞧一侧的宋璟，就见宋璟正热切地瞧着张九龄，其老眼中满是欣赏的光芒。李隆基心间由此泛出一丝不快，心想这些老生常谈，我岂能不知？你又何必在此高兴的场合来大煞风景呢？不过他的脸上仍然堆满笑容，答道："好呀，张卿如此常怀警惕之心，朕心甚慰。朕定将此《千秋金镜录》仔细诵读，还要下制褒美张卿此行，令天下官吏皆效仿之。"

张九龄又道："臣以为吴兢此前所献《贞观政要》一书，其中详记贞观君臣言行，对太平之世最有警惕作用。臣请陛下将此书刊行天下，使诸官吏能日夕诵读，则可教化天下。"

李隆基当初见了吴兢所献《贞观政要》，仅仅下制褒美数句，从此丢开。今日张九龄再提此书，猛然间还要思索一下，方能记起此书。他颔首答道："嗯，朕记下了。张卿，你退回座中吧。今日欲寻宴饮之乐，朝堂之事还是在朝堂之上议论吧。"

张九龄躬身退下，李隆基示意开宴，然言犹未尽，笑对侧座的宋璟说道："宋公，九龄系你所荐。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看来一点都不假，九龄身上，大有宋公遗风啊。"

宋璟此时口齿已然不清，脑筋却并未糊涂，其闻言含混不清干笑两声，然后说道："九龄有老臣遗风，而非步张说后尘，则为陛下之福。陛下，自臣之后，前有韩休，现有九龄，彰显我朝后继有人啊，老臣恭贺陛下善于择人。"

李隆基闻言心中五味杂陈，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只好以笑声应对。恰在此时，群臣轮番向李隆基祝酒，李隆基由此专注于宴饮之乐。

宋璟从此又苟延残喘了两年，终于病入膏肓不治。李隆基赠其为太尉，赠谥号为文贞。

宋璟之所以如此推崇张九龄，也属于惺惺相惜。张九龄是一个无比谨细且执拗之人，若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非坚持到底不可。其位居中书

令，李林甫见了他恭顺无比，其他官吏见了他也大致如此，那么他经常争论者，即是皇帝李隆基了。李隆基知道张九龄的禀性，起初诸事皆顺着他，然时日已久，看到了张九龄动辄顶撞自己，其口中虽未有恶言，脸上却有不豫之色了。

李隆基心中认为，张九龄所言的那些大道理自己皆知，哪儿需要你来动辄授课呢？其实李隆基不知，其心间的容忍之量远不如开元之初了。

张九龄心思细腻，当然能感知皇帝神色中的变化，遂心有感触。来年夏日到来之时，李隆基赐予三位宰相每人一柄白羽扇，张九龄接扇后当即作《白羽扇赋》并献于皇帝，赋中最后写道："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此句一语双关，用文人的笔触明写感激圣恩，暗里其实询问皇帝是否要将自己弃而不用。

李隆基阅过此赋，马上读懂了张九龄的心意，遂展颜一笑，提笔在上批道："朕倾赐扇，卿以涤署……佳彼劲翮，方资利用，与夫弃揖箧笥，义不当也。"

李隆基此语委婉表明，自己没有将张九龄弃之不用的心思，让张九龄不可多心。

张九龄见到皇帝的批语大为欣慰。

一个人辗转得知了此事，其鹰隼一般的目光中露出了笑意，他非常准确地判断：这对君臣之间已然出现裂隙了。

此人为谁？正是那位日常低眉顺眼的宰相李林甫。

这日，三十八岁的武惠儿在宫中揽镜自观，猛然发现乌发间似有一根白发。她顺势将白发拔出，然后摊之于掌心，眼光顿时变得木然，数滴清泪不自觉跌落下来。

她扪心自问道：为何三十八岁就有白发生出，韶华竟然如此易逝吗？

武惠儿自从在花房巧遇皇帝被临幸，二十余年一直处于专宠的位置，宫中佳丽众多，她能够如此长久占据皇帝之心，付出可谓良多。其

虽无皇后之名，却有皇后之实，按说应当满意才是。

然而武惠儿的心病恰恰就在于没有皇后之名。她日思夜想就是想将皇后之位据为己有，然皇帝碍于群臣之请不敢将后位封给自己，看眼前光景，皇帝恐怕要将皇后之位长期空置了。武惠儿虽私下里联络李林甫等朝臣以为己援，然在李隆基面前，她须将这些心事深深藏起，还要装出一副淡泊坦然的模样。如此就过于劳心，自然也就华发早生了。

武惠儿正在镜前自怨自艾之时，宫女近前禀报，言说女儿咸宜公主与驸马都尉杨洄欲入殿觐见。

武惠儿展颜一笑，示意宫女将这对新婚小夫妻引入。

十五岁的咸宜公主刚刚新婚两个月，其驸马杨洄出身于弘农杨氏，即隋朝宗室的后裔，为列入《氏族志》中的名门望族。是时贵宦家婚姻，最首要者要讲门当户对，至于人才学识，尚在其次。武惠儿现有二子二女，咸宜公主是最先成婚的。对于这样的婚事，武惠儿极为重视，驸马除了要门当户对之外，她还要亲自考察杨洄的体貌及性格、学识等，她若不点头认可，杨洄终究难成驸马的。

杨洄生得俊朗也就罢了，难得此人聪明伶俐，善识人意，说话得体，如此极合武惠儿的心意。

咸宜公主与杨洄向武惠儿见礼毕，武惠儿笑问女儿："你们今日为何又入宫了？莫非还想找父皇讨封吗？"

李隆基于开元之初大幅削减公主的实封，规定长公主（皇妹）一千户，公主仅五百户，与昔日太平公主的实封相比实有天渊之别。当时有人提出公主的实封太过微薄，李隆基答道："百姓租赋非我有，士出万死，赏不过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户邪？使知俭啬，不亦可乎？"此次咸宜公主新婚，李隆基忘记了自己的前言，下令将所有公主的食封增至一千户。咸宜公主因是武惠儿亲生，所谓女因母贵，由此得到这样一注大礼。李隆基是时已生有二十七个女儿，除了六女幼年夭折之外，其他公主均因此而受惠。

咸宜公主并非恃宠而骄之人，见母亲问话，其老老实实说道："父皇刚刚赐女儿实封，女儿不敢有得陇望蜀之心。母妃呀，女儿今日入宫，却是为哥哥的婚事而来。"

“婚事？”武惠儿一时不明，心中一片茫然。

杨洄低首轻声说道：“母妃莫非忘了？上次母妃曾提起过寿王的婚事，公主与小婿今日入宫，正为此事而来。”

武惠儿还是想不起来，儿子李瑁的婚事与这对小夫妻有何干系？

咸宜公主顿足急道：“母妃好糊涂，我们上次入宫，你一脸恼火，不是正斥责高力士他们对哥哥的婚事不上心吗？”

武惠儿恍然大悟，李瑁比咸宜公主要年长两岁，如今女儿已出嫁，奈何儿子之妃尚无着落，那一次当着女儿女婿之面，武惠儿一时恼火，怒斥高力士及宗正卿无能。

杨洄说道：“母妃为此事烦心，公主与小婿务必要替母妃分忧。好叫母妃得知，我们已替寿王物色了一位美人，今日先向母妃禀报。”

武惠儿闻言大喜，笑对杨洄道：“洄儿，你能如此上心，足证我当初的眼光不差。”咸宜公主少女心性，断不会主动考虑哥哥的婚事，只有杨洄如此灵动之人方有如此谋虑。

此前宗正卿和高力士确实对寿王李瑁的婚事很上心，遂在名门之中选适龄少女供武惠儿挑选。李瑁现为武惠儿的长子，人又生得端秀，武惠儿对儿子选妃之事无比用心。奈何武惠儿极为挑剔，对报选之女皆不满意，如此不觉蹉跎了两年时间。寿王妃的人选尚无着落，武惠儿不识自己眼光太挑剔，反而责怪宗正卿及高力士等人太过无能，以致比李瑁小了两岁的咸宜公主都出嫁了，寿王妃的人选还无踪无影。

咸宜公主面露喜色，说道：“母妃呀，驸马的眼光确实不差。女儿起初不信，心想母妃遍选佳人两年未成，他如何信口一说就能适宜呢？女儿令人将此女领入府中一观，这一看呀，果然是国色天香。”

武惠儿不理女儿，直视杨洄道：“嗯，说说此女的来历。”

杨洄恭敬答道：“禀母妃，此女出于弘农杨氏，小字玉环，与小婿为本宗。其高祖杨汪，曾为隋代大理卿，然其后世逐渐式微，到了杨玉环父亲一代，至多为七品官员。”

武惠儿道：“其父族官职渐微，毕竟出于公辅之门，还是清白流庆

望族之后，这是无妨的。这个杨玉环的父亲现任何职呀？”

“玉环之父名玄琰，开元之初任蜀州司户，是为从七品。然玉环长至十岁左右，其父母忽然双双染病，竟然相继撒手而去，留下四女一子无依无靠，他们只好离开蜀州赴洛阳，归其叔父杨玄璥抚养。”

武惠儿叹道：“幼女骤失双亲，殊为可怜。嗯，其叔父杨玄璥现任何职？”

“杨玄璥现任河南府士曹参军事，亦为从七品之职。”

武惠儿闻言一笑，说道：“其门户竟然衰微至此。这杨玉环寄人篱下，模样生得如何也就罢了，其日常用度定然困窘得很，会不会养成促狭的性子呢？”

杨洄笑道：“母妃大可放心。此前本族传言，两京名门之中，以此女为殊，惜养在寒微之中，无人得识。小婿上了心之后，遂令本家妹妹想法与杨玉环攀玩，如此知道颇多讯息。这杨玄璥果然厚道，其将兄家子女视如己出，给予一样的用度，并未亏欠他们，有时甚至为养育他们而举债。小婿以为，这杨玉环实有三桩好处：一者，其体貌生得匀称美艳，公主曾睹其真颜，小婿不用多说；二者，其风度雍容华贵，实有旺夫之容止；三者，此女举止得宜，既温婉识礼，又识书会舞，可谓多才多艺。”

咸宜公主插话道：“母妃呀，驸马所言不虚，女儿初见玉环真颜，顿时惊为天人，此女堪为哥哥良配。”

武惠儿笑道：“你们夫妻二人毕竟为小孩子，阅人甚少，如何就惊为天人了？”

咸宜公主急道：“母妃若是不信，可以亲眼一观嘛。”

杨洄也道：“公主说得对，母妃最好能亲眼见一见。母妃的眼光，自比我们要准上许多。”

武惠儿沉思片刻，然后说道：“也罢，我就去瞧上一眼吧。洄儿，我择日出宫去你们府中，你可使人邀杨玉环入府，我在侧旁悄悄一观即可。”

杨洄躬身答道："小婿谨遵母妃吩咐。"

咸宜公主喜道："好呀，母妃，最好让哥哥同行观看最好。"

武惠儿寒脸说道："胡说，没谱儿之事，哪儿能事先张扬？你记住啊，此事不许事先告诉瑁儿。"

咸宜公主伸一下舌头，扮一下鬼脸。

武惠儿又对女儿说道："侧室里有几匹潞绸，其颜色还算有些特别。女儿呀，你可随宫女前去挑选一二。我在这里与洄儿说上几句话。"

咸宜公主答应了一声，然后欢天喜地而去。

武惠儿唤杨洄走近一些，微笑着说道："洄儿，你能替瑁儿用心如此，我心甚慰。唉，瑁儿今年已经十七岁了，其婚事蹉跎至今，终因无人实实在在替他操心。我在宫中出入不便，有力使不上啊。这下好了，洄儿，你是个有心之人。"

杨洄眨了一下那双活泛的眼睛，心中暗自思忖道，惠妃将公主支开单独与自己说话，肯定不会仅仅说些赞许之言，遂躬身言道："小婿办这些事儿，实为本分。母妃如此夸赞，小婿心中实在不安。"

武惠儿看到杨洄如此识趣，心想这是一个可以交托心事之人，也就不再大兜圈子，直言说道："瑁儿的婚事虽耽搁一些，我们只要多用些心为其选人，其事终究能成，用不着劳心太多。洄儿，你知道我这些年想得最多者为何吗？"

杨洄有些迷茫，他如何能知武惠儿的心事呢？遂老老实实答道："禀母妃，小婿其实不知。"

武惠儿叹道："是了，你们新婚燕尔，哪儿得空识得世间艰难之事呢？洄儿，我有二子二女，现在仗着圣上的恩宠，你们可以过得无忧无虑。然世事变迁，假若某一日圣上烦我了，或者我日渐衰老，终究要离开你们，谁还能看顾你们呢？"

杨洄闻言急忙俯伏在地，叩首说道："圣上待母妃圣眷愈隆，母妃千万不可如此说话。"

武惠儿将杨洄搀起来，说道："后宫之事看似波澜不惊，你又如何识得其间暗流涌动呢？洄儿，我今日向你交托心事，你就不用再行如此虚礼了。"

杨洄略知后宫之事，皇帝向有龙马精神，除了生女二十七人之外，还生有皇子二十五人（其中五人早夭），寿王李瑁不过排名第十八，其后的七名皇子仅有一人系惠妃所生。遥想武惠儿当初以掖庭宫宫女身份被皇帝临幸，此后专宠至今，可想而知惠妃在其间付出了多少心智，然她心间时时存有一个忧虑，即万一有一个不起眼的后宫之人如自己那样大称皇帝之心，则自己的地位就会发生摇摆。

此实为可能之事。

杨洄知道，咸宜公主被加实封至一千户，婚礼又办得极为风光，非是咸宜公主最得皇帝爱怜，还是因为面前的这个亲生母亲的缘故。所谓母贵子荣，此话一点不假，以当今太子李瑛为例，其母亲赵丽妃当初被皇帝宠爱，李瑛被顺利封为太子。及至赵丽妃失宠身死，李瑛虽一直保持太子之位，然多年来在朝中无声无息，现在年近三十，皇帝从未让他历练政务之事，皇帝出外巡视的时候，也从未让太子监国。李瑛日复一日所做之事，就是待在东宫之中读圣贤之书。朝野议论，太子之所以无事可做，还是缘于其母亲死得太早的缘故，杨洄对此类事儿耳闻不少。

杨洄思忖至此，武惠儿似心念互通，其迅疾提到了太子的话题："洄儿，你久在京中穿行，当知人们对太子如何议论？"

杨洄笑道："朝野议论，当今太子实为可有可无之人。其年近三十，终日待在东宫内读书，若长此以往，说不定某日可以兼知国子监博士教授生徒，可谓得宜。"

"嗯，外人如此议论，太子本人难道没有话说吗？"

"太子深居东宫，小婿无缘与之交往，则他如何说话，小婿其实不知。不过外人皆知，太子素与鄂王瑶、光王琚交往甚密，光王与鄂王定知太子的言语……"杨洄说话至此，脑中忽然灵光一现，他由此想到了一个念头，也由此大致猜知了武惠儿的真实心意，心中顿时惊愕无比，说话也为之停顿。

武惠儿柔声说道："很好嘛，继续说下去，为何住口不说了？"

杨洄此时忽然想起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人之所以交往甚密的原因，他们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亲生母亲或死或在皇帝那里渐遭疏薄。

李瑶系皇五子，亲生母亲为皇甫德仪；李琚系皇六子，乃刘才人所生。李瑶与李琚年龄相若，其年幼时又住在一起，较之其他皇子二人最为友爱。及至他们渐渐长大，诸皇子之中此二人的学识最为超卓，李琚又有勇力，善骑射，可谓文武双全，李隆基曾多次夸赞。

然武惠儿获得专宠之位后，赵丽妃不久身死，皇甫德仪与刘才人也被李隆基遗忘，此后再未侍寝皇帝，与打入冷宫一样。所谓同病相怜，加之这三人学识甚好，有共同话题，他们交往颇多，说话也肯定无所顾忌。

杨洄当时脑中灵光一现，心想这三人因母亲失宠聚在一起，他们说话定有对皇帝的怨言，也定会有对武惠妃的斥骂之言，如此行为岂不是结党吗？若太子结党，定为皇帝不喜。

杨洄想起刚才惠妃说过的看顾之言，心中猜测莫非惠妃瞧中了太子之位了吗？若她瞧中了太子之位，其首要者就是要设法废除李瑛的储位，如此方能给寿王李瑁腾出位置。那么若能寻出太子结党的凭据，就可将李瑛扳将下来。

杨洄想了许多，毕竟是一忽儿的事儿，他急忙接口道："是啊，母妃，太子与光王、鄂王交往甚密，他们定有所图。太子今年年近三十，居储位已二十余年，小婿妄自猜度，他是否暗自图谋皇位呢？"

武惠儿闻言，脸上浮出微笑，心想此人果然聪明绝伦，难道他瞬间就猜出自己的心事了吗？遂说道："你能从他们亲密交往的面上，猜出他们可能有所图，此为忠君之心，实乃可嘉可赞。然他们皆为皇子，年龄又相若，若有来往也实属正常，若无真凭实据，洄儿，这等话万万不可对外人提起。"

杨洄道："母妃提醒，小婿定然不敢孟浪。刚才所言也是一时想起，今后不敢再说。"

咸宜公主手捧两匹潞绸，笑吟吟地冲过来，说道："母妃，这两匹的颜色最好，女儿就拿走了。"

武惠儿说道："我与洄儿尚未说完话，你且到侧旁等待一会儿。"

咸宜公主撅着嘴怏怏而去。

武惠儿转对杨洄道："我们今日说的话，你千万不能在她面前提起。她少年心性，口无遮拦，容易误事。"

"小婿谨记。"

"嗯，如此就好。对了，我听说太子常常出东宫到二王府中聚谈。东宫防卫甚严，外人难入，而王府就疏于防范。洄儿，若想知道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到王府侦知应该不难吧？"

武惠儿的话已然说得十分露骨，即是让杨洄设法到光王府或鄂王府中探听他们谈话的内容，杨洄闻言率然答道："请母妃放心，小婿定将此事办成。届时小婿或派人前去隔壁窃听，或费些财帛邀买其身边之人，那是绝对不会显山露水的。"

武惠儿见杨洄如此乖觉地体察己意，心中愈发欢喜。她此前与宫外之人联络，唯靠牛贵儿居中联络，现在有了这样一位聪明伶俐的女婿，既可居中联络，又可办些隐秘之事，对武惠儿而言，不啻如虎添翼。

杨洄回府之后，唤来妹妹，让她设法某日将杨玉环邀来，如此敲定了日期，咸宜公主再入宫告知武惠儿。

武惠儿欲出宫察看杨玉环的前夜，在枕边将自己欲办的事儿告诉了李隆基。

李隆基闻言笑道："宗正寺负责为诸王选妃，自有选妃程序，你又何必事必躬亲呢？"

武惠儿嗔道："陛下不提宗正寺也就罢了，如此一提，妾连带高力士也一齐恼了。他们口称勤谨得很，然瑁儿的选妃之事一直延耽至今，分明在敷衍嘛。"

"呵呵，惠儿呀，你冤枉他们了。他们怎敢对瑁儿的婚事不上心

呢？诸王的选妃之事皆顺利，为何瑁儿的事如此难办？是不是你过于挑剔了？”

“挑剔？陛下也如此说妄吗？”

李隆基的倦意涌了上来，侧身欲睡，喃喃说道：“也罢，你就去瞧瞧吧……”

过了几日，两少女携手进入咸宜公主府的“梨居”，李隆基设“梨园”，公主就步父亲之韵设此房以观乐舞。室内摆有各色乐器，房间甚阔，极为适宜奏乐、歌唱以及曼舞。

两少女皆梳成双鬟髻，此髻从两侧高高隆起梳成环状，然后折下以彩绸缚之，散出的乌发随意地泻向两肩，尽显少女的活泼之态。是时，两京富庶之家少女多梳此髻。

她们虽发式相同，然衣着就可看出家境的区别来。那名头上缚有彩绸的少女，下着单丝碧罗笼裙，罩以白底兰花红花心之衫，周身未用其他饰品，可以看出其衣着比较名贵，此女即为杨洄的妹妹。

另一少女头上缚布及裙衫皆为纯色，即一色的青色绸布，这样的绸布固然廉价，然较之庶民的麻衣布又要好上许多。就见此女周身在青布衣的映衬下，肤白若雪，其俏立那里，宛如风摆拂柳，似有纤尘不染之感。

她就是杨玉环了。

她立在那里，双眉纤纤如画，双眸柔情似水，玲珑的鼻梁下有张小小的嘴，使其整个面庞显得雅致无比。

杨玉环入室后怯怯说道：“妹妹，此为公主之宅，我们再来操琴，公主若知，不会怪我们吗？”

杨洄与杨玉环家虽为本宗，然杨玉环家日渐衰微，仅有一个名门之后的空壳子，与势如中天的杨洄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家根本没有来往。那日杨洄的妹妹主动来到杨玉环家，言说自己刚刚得了一张好琴，惜音不准，闻听玉环善乐识律，想请杨玉环入府调校一回。

杨玄璥当然知道杨洄刚刚娶了咸宜公主，其家正是势旺之时，现在

人家主动来搭讪，且两家毕竟为本宗，焉有不允之理，遂促玉环前往。杨洄的妹妹今日再请玉环，还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杨洄的妹妹闻言笑道："姐姐何必如此多礼呢？公主嫂嫂待人甚是和蔼，你为客人，她焉有相拒之理？且这张蕉尾琴系圣上所赐名琴，实为公主最爱，你上次帮她调准音高，她多次夸你呢。"

杨玉环谦然说道："我知道此琴名贵，公主最好请宫中名师调校最好。我手艺低劣，万一有了差池，就是误了公主。"

"不妨。姐姐还按上次之法调出，公主定然欢喜得很。她说了，她有物赏予姐姐呢。"

杨玉环摇头道："能帮公主调琴，实为玉环荣耀，赏物就不必了。"她说罢向蕉尾琴走去，就见其步态美妙，可谓仪态万方，及至其端坐在古琴之前，其姿容和坐姿又显得雍容华贵，气度非凡。

杨玉环伸手将琴弦逐个拨了一遍，然后俯身静听其音，抬身说道："妹妹，可能有人动了一弦与三弦的旋柄，由此失去音准，不妨的，将之旋紧复其音阶即可。"

杨玉环即凝神调校，须臾乃成。她将音阶逐个检查了一遍，觉得其音准皆归于正常，遂抬脸微笑着说道："妹妹，我这里抚琴一曲，正好再查音声是否调校好，你可听其不妥之处。"

杨洄的妹妹拍手道："好呀，姐姐的琴声美妙，妹妹今日又有耳福了。"

杨玉环敛容屏息静气，然后挥手一拨，美妙的琴声顿时响彻堂内。

杨玉环所弹为古琴曲，名为《高山流水》，其未弹全曲，仅奏《流水》一节，琴音中可闻那汹涌的波涛、杳深的山林和悲啼的鸟群，深远悠扬。杨玉环未看曲谱，就可信手奏出此曲，可见其对琴艺及曲谱极为谙熟。

武惠儿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一直待在侧室透过门缝观看杨玉环的一举一动。她看到杨玉环挥手拨了一把，然后将那只皓若冰雪的纤手滞在空中，知道此曲已然结束，遂目视女儿出去将外面二女引走。

咸宜公主推开侧门，拍手笑道："好呀，果然妙手妙曲，我听得入迷了。"

杨玉环不知侧室有人，顿时愕然起身相迎，杨洄的妹妹笑道："姐姐，此为公主，还不参见？"

咸宜公主上前一手一个牵起二女，说道："参见什么？哪儿有如此多的虚礼？走吧，我们到前面堂中说话。"

武惠儿眼观三女步出门外，转对杨洄笑道："洄儿，你的眼光不错，这个玉环甚称我意，就是她了。"

武惠儿回到宫中，令人唤来高力士道："高将军，请你先转呈圣上，再知会宗正寺，这寿王之妃就定为杨玉环吧。"

高力士系皇帝的亲信之人，武惠儿日常对他相当客气。

寿王妃的人选既定，宗正寺就按照"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的程序依例行之，然后就是隆重的"册妃"仪式了。

开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杨家父女和亲戚们皆集于杨家，杨玉环如此平步跃入龙门，实为他们莫大的喜事。杨玄璥最为兴奋，养女成为寿王妃，此为光宗耀祖的大喜事。他又知道寿王系实有皇后之实的武惠儿所生，那么自己也从此攀上了高枝，不日之内，自己的从七品秩位肯定会成为历史了。

李隆基极其重视这件婚事，派出李林甫和黄门侍郎陈希烈为正、副册妃使。时辰刚交吉时，就听鼓乐声由远及近，杨玄璥率家人迎出门外，就见李林甫与陈希烈在仪仗的护拥下款款而来。

二人还随带一帮使者、持节者、典谒者、赞礼者、持册案者等人，他们入宅后各就各位，女相者将杨玉环从侧室中引出，一应繁文缛节之后，使者开始读皇帝册书，书曰：

维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若曰：吁戏！树屏崇化，必正阃闱，纪德协规，允资懿哲。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璥长女，公辅之门，清白流庆，诞钟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范夙成，柔明自远；修明内湛，淑问外昭。是以选极名家，俪兹藩国。

式光典册，俾叶龟谋。今遣使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持节册尔为寿王妃。尔其敬宣妇道，无忘姆训。率由孝敬，永固家邦，可不慎欤！

使者读完，女相者将杨玉环引至于前接过册书，杨玉环自这日始就成为寿王妃了。

杨玉环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就成为寿王妃了，然嫁入皇门，终为好事，其心间就充溢着幸福，兼有期盼之意了。

再过了一月，杨玉环再经过“亲迎”、“同牢”、“妃朝见”、“婚会”、“妇人礼会”、“飨丈夫送者”、“飨妇人送者”七项礼仪，终于入寿王府与李瑁生活在一起。

“妃朝见”之时，李隆基与武惠儿一起接受了李瑁和杨玉环的拜谒。礼毕，新人退出。李隆基此前多闻杨玉环之名，今日方才初次会面，他笑对武惠儿道：“看来惠儿的眼光不差嘛，此女果然含章秀出，堪为瑁儿之妇。”

武惠儿一笑置之，心意惬然。

李隆基又道：“只是此女体态纤然，稍显单薄。”

武惠儿嗔道：“陛下难道不懂吗？女儿成为妇人之身，她其实自会体态日渐丰满呀。”

二人相对而视，会意一笑。

第二回　李林甫迭出妙计　武惠妃错使昏招

李隆基现在十分关注边疆之事，对有军事之才的人物也十分注意。司农卿皇甫惟明昔年任左卫郎将之时，曾上书建言与吐蕃和好，并出使吐蕃取得成效。皇甫惟明自幼与忠王李亨为好友，比李亨与王忠嗣要年长数岁，三人读书会武，私谊甚好。李隆基认为皇甫惟明之长在于军事，须让他到边疆历练一番，某日制授皇甫惟明为河西节度使，原河西节度使牛仙客转授朔方节度使。

皇甫惟明到了凉州之后，在河西节度副使王忠嗣的陪同下，逐个视察了营房与仓库，惊奇地发现牛仙客果然名不虚传。只见营房整洁有序，库房中粮食盈满，诸般兵器虽置满仓库，然整齐有序又清洁如新，大约是经常擦拭的缘故。

皇甫惟明叹道："牛大使清勤如此，那些动辄伸手要钱的边将何以为堪？有将如此，实为国家福祉。"

王忠嗣也赞道："牛大使日常行事皆依令式，不敢有逾越。其清廉也就罢了，对圣上赏赐的财物皆缄封不启，不敢挥霍享用。"

皇甫惟明又赞了一声，回衙后将牛仙客的事迹写成一书，然后上奏皇帝。李隆基阅罢，也是大为赞叹，又虑皇甫惟明言过其实，遂派刑部员外郎张利贞前往凉州查实。

张利贞自凉州返回洛阳，就在朝堂之上将复核情况禀报李隆基："陛下，皇甫大使起初的奏书句句为实，臣奉旨查看了所有营房与仓库，与奏书中的描绘并无差别之处。"

李隆基闻言大喜，说道："武将能征善战，是为本色，然多失于理财。牛仙客能战又清勤如此，这种人就少之又少了。唉，朕想不起来如何赏他了，皇甫惟明的奏书上说，牛仙客竟然将朕所赐之物继续封存，朕就是再赏财物有何用处？"

座下群臣闻言不禁莞尔。

李隆基仰头说道："如何赏牛仙客？朕要好好想一想。张卿，可拟制书一道予以褒美，这皇甫惟明不掩其功，也须彰扬。"

张九龄躬身答应。

朝会散后，李隆基留下张九龄与李林甫，欲继续说牛仙客的事儿。李隆基叹道："牛仙客为武将之身，其能理财如此，行事皆依朝廷令式，朕以为此人有出将入相之能，二卿以为如何？"

李林甫瞧了张九龄一眼，当然不先说话。李隆基的话已然很明白，即是欲重用牛仙客。李林甫对牛仙客没有恶感，因为牛仙客与李林甫的出身大致相同，且牛仙客为人谨慎，逢事以避让为先，与之相处最为省

心。

张九龄与李隆基说话之时，向来不看李隆基的神色与口气若何，一贯由着自己的思路来说话，他当即答道："陛下，牛仙客之清勤确实值得褒扬，待制书颁下，天下皆闻其名，则褒奖已足。陛下说牛仙客有出将入相之能，臣不敢认同，其薄文少识，岂是相者之才？"

张九龄如此说话，不自觉又触到李林甫的痛处。李林甫不知是涵养甚深，还是听此言语多了，并不为怪，依然笑吟吟站立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恼怒之色。

李隆基接受上次欲授张守珪无果的教训，断不会再提授牛仙客为相之话。他这日心中已有计较，即是想授牛仙客为兵部尚书。他于是笑道："朝中已有相者三人，朕不想再授他人。你们三人皆没有军事经历，若让牛仙客兼知兵部尚书，如此就相得益彰了。"李隆基说完后，由于深谙张九龄的禀性，知道他最爱阻挠自己的想法，故转向李林甫道："李卿一直未说话，你以为呢？"

李林甫躬身说道："陛下圣虑远大，只要张令传旨，臣自当照办。"

李隆基眼光中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看来李林甫顾及自身行止，断不会在自己面前显示其与张九龄有异议。他于是只好转问张九龄道："张卿，你以为呢？"

张九龄果然不给皇帝面子，引经据典说道："臣以为不可！尚书为古之纳言，我朝或多以旧相任之，或选历重任且有德望者任之。牛仙客不过为河、湟之间一使者罢了，若授之为尚书，天下之人会怎么说呢？"

李隆基今日之所以不提授牛仙客为相，而退为其次，其实还是忌惮张九龄。现在张九龄慷慨陈词一番，将牛仙客说得如此不堪，其不看牛仙客的能力，唯观其出身，令李隆基的心间晃出一丝恼怒。然李隆基明白，此类人言语说得难听，而心底无私，不过奉圣贤道理而已，遂将心间火气慢慢按捺下去。他停顿片刻，又柔声说道："也罢，就依卿之言不授尚书。然牛仙客此行确实超卓，当为天下楷模。若仅仅以制书褒美，毕竟有些薄了，或者将之封爵，赐予实封如何？"

张九龄当即予以反对："陛下呀，汉时之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汉

法，此太宗皇帝之制也。牛仙客作为边将，其积谷帛、缮器械，实为其职责本分。陛下若欲赏之，金帛可也，唯独不宜裂地以封。”

李隆基闻言脸上有些僵硬，嘴角不自觉牵动了一下，显示出内心极度不喜。李林甫在侧冷眼瞧科，心中若有所思，且很快有了计较。

李隆基努力使自己脸色恢复正常，其年轻时被人呼为“阿瞒”，当知喜怒不形于色为其涵养所在。张九龄的言语竟然使他脸上改换了颜色，由此可见其心底之怒。他此时反问道：“赏以金帛？张卿又非不知，此人惯将赏赐之物封存，就是赏他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君臣此后无话可说，李隆基遂令二人退下。张九龄已退出殿门，李林甫却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李隆基见状，心想此人朝会之时尚无异状，为何顷刻之间就腿瘸了呢？看来李林甫有话想说，遂将李林甫唤了回来。

李林甫脸现痛哭之色，说道：“臣刚才扭身移步，不料忽然剧痛难忍，想是岔气之缘故。”

李隆基不想听他的鬼话，笑问道：“李卿，你莫非有话想说吗？”

李林甫见皇帝猜出了自己的意图，急忙躬身答道：“陛下圣明，微臣确实有话想说。”

“嗯，说吧。就是错了也无妨。”

李林甫道：“陛下即位以来圣目识人，唯才是举，使各级官吏皆得其所，倾尽心力为朝廷办事，由此大治天下。陛下识人，不以门第不以出身，如臣等小吏出身之人，也能超擢相位，臣唯有感激涕零。”李林甫知道皇帝睿智无比，这些好听话儿须点到为止，若泛滥为之必定招烦，遂归入正题道，“张令刚才所言，臣以为失于偏颇，其以文吏眼光拘泥于古义，如此就违了陛下唯才是举之初衷。”

李隆基脸上有了一些笑意，问道：“哦，原来你与九龄的想法有些不同呀，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臣牢记陛下训示，不敢与中书令意见相左。”

“你们不许动辄争吵，然商议大事之时还是可以争论的。朕倡言臣

下可以诤谏，难道就允许中书令成为一言堂吗？嗯，你以为可以给予牛仙客实封吗？”

“微臣以为，牛仙客实有相者之才，难道就不能为尚书吗？至于封爵实封，其实为末节了。”

李隆基目视李林甫，心想此人为宰相，比张九龄要有趣多了，其颔首说道：“嗯，朕知道你的心意了。然九龄刚才所言也有些道理，牛仙客固有宰相之才，还是需要一些历练的。明日朝会之时，还是先为其封爵位赐实封吧。”

李林甫心中坚执认为，皇权为上，臣子须察言观色，诸事皆顺着皇帝的心意而行，如此臣子之位方能恒久。如张九龄这等动辄犯颜直谏，屡屡不合皇帝心意之人，焉能长久呢？皇帝现在如此表态，说明他刚才根本不喜张九龄之言，无非碍于太宗皇帝倡言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训示，心中勉强按捺罢了。

李林甫甚识进退，见皇帝已然表态，自己的目的已达到，遂拜辞而去。

第二日的朝会之上，群臣奏事大致结束，李隆基言道：“褒美牛仙客与皇甫惟明的制书已颁发了，朕觉得稍嫌单薄，可封牛仙客为陕西县公，加实封三百户。”

张九龄闻言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皇帝昨日似乎已接受了自己的建言，为何一夜之间就变卦了呢？按说李隆基刚才所言没有一点儿与群臣商议的意思，所谓君言为重，又是当殿说出，身为中书令的张九龄应该依旨意行事才是。

然若顺从圣意而为，就不是张九龄了。他闻言出班，坚执反对牛仙客封爵。

李隆基冷冷说道：“难道什么事儿都要依着你才行吗？”

这句话已然说得相当刻薄了，甚至有厉言斥责张九龄有越位之嫌的意思了。

张九龄无动于衷，依然不依不饶地说道：“太宗皇帝说过，自古以

来民为重，君为轻，则朝廷大政，须依圣贤道理而行。”

张九龄如此当殿顶撞，李隆基感到在群臣面前失去了颜面，一时怒火难抑，遂讥讽道：“你认为牛仙客没有门籍，那么你又有何门阀呢？”

张九龄闻言一愣，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说话，即是讥诮张九龄并无望族血统，为何要苛责他人呢？这句话又比上句话更加刻薄，若为识趣之人，闻皇帝此言默默退回朝班最好。

然张九龄并未退回，又前行一步跪下说道：“臣确实生于荒远之地，且家世微贱，而牛仙客为关中之人，有祖荫可恃。然陛下能擢臣践台阁，掌纶浩；牛仙客却为河、湟一使者，其目不识文字，若降大任于他，臣以为不宜。”

李隆基心中怒火更炽，本想再加呵斥，然他毕竟有隐忍功夫，知道史官在侧，若自己再与张九龄纠缠下去，传之后世，定有失威仪。于是他强按怒火，说道：“张卿，牛仙客的事儿就如此定了，你退朝后速速拟旨吧。你若有想不通的地方，我们可以私下再谈。嗯，退朝吧。”

李隆基不等张九龄回答，也不待张九龄起身，自顾自地起身离去。

李林甫下衙回府，一个人在庭间沉思发呆。家人知他此时正在思索大事，皆不去打扰。

眼前的那盆牡丹花经过秋风之后，花叶早已凋尽，仅剩下壮硕的枝杆犹在抵御日甚一日的寒风，待来年再吐芽绽开。李林甫眼睛盯着枯枝儿暗自想道，人其实与草木一样，其繁茂与枯萎的时光皆有一个前奏，那么张九龄现在为何季节呢？

一个很明白的事实，即是皇帝与张九龄之间的裂隙在逐步增大，然能判断大势的李林甫异常清醒：皇帝此时尚未有舍弃张九龄的兆头，欲速则不达，自己还应韬光养晦，断不敢贸然出招，以致前功尽弃。

那么，能使张九龄彻底垮台的机遇在何处呢？

李林甫不知道，但他相信一定会有的。

如此，就慢慢地等待机会吧。李林甫思念至此，忽然感觉有些饥饿，遂抬步向堂中走去。

吉温依旧为李林甫的门客，此时他已成为李林甫最信任的亲信。侍立一旁的吉温，看到李林甫挪步，急忙小跑至其身后禀报道："大人，萧炅已等候多时了，让他入见大人吗？"

李林甫闻言，脸现厌憎神情，说道："真没眼色，没看到现在是饭点吗？先让他候在那里，我用完晚饭再见他。"李林甫知道萧炅的来意，萧炅刚刚由户部侍郎之职改授为岐州刺史。当初萧炅被授为户部侍郎，还是得李林甫之荐，奈何此人太不争气，吏部考功甚差，加之刚刚闹了一场笑话，由此被授外任。

萧炅的门第相当显赫，其为南朝梁国萧衍的后裔，属昭明太子萧统的一支，为当时的名门望族。萧氏向以文学传家，如萧统就编撰了《昭明文选》，萧炅却没有这些爱好，自幼不学无术，长大后靠门第荫官而已。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想是他们出身与经历大致相同，萧炅与李林甫聚在了一起，如今李林甫为相，得其所荐，萧炅由此被授为户部侍郎。

某一日，萧炅赴喜宴，与朝中官员在厅间闲坐等候，恰巧萧炅座侧放有一本《礼记》。萧炅左右无事，将之取过诵读起来。读了片刻，口中忽然诵出"蒸尝伏猎"四字，就听四侧响起了一阵轻笑，萧炅不知何故，急忙住口不念，并抬头观看。

就见周围多为一片奇异的眼光，一人从座中立起身走至萧炅面前，微笑着问道："萧侍郎刚才诵读得挺好，只是周围声音有些嘈杂，刚才数句未闻清楚，烦请萧侍郎再读一次，可乎？"

萧炅笑道："严左丞有令，萧炅敢不遵从？"

于是低头又念了一遍。

周围笑声又起，比刚才更加响亮。萧炅不明何故，脸现迷惑之色。那严左丞谢道："萧侍郎果然读得好，挺之深谢了。"

此人名严挺之，即是当初在太原向李隆基奏报王毛仲私索甲杖之人。李隆基后来念其功绩，擢其为刑部侍郎。及至张九龄为中书令，张九龄与严挺之禀性相似，二人私谊又好，张九龄遂荐其为尚书左丞，并兼知吏部选拔之事，李隆基当即准奏。

原来《礼记》原文为“烝尝伏腊”，意指四令时节。萧炅估计不识“腊”字，将之读为“猎”字。严挺之等人多为科举出身，对《礼记》诸章实在谙熟无比，萧炅读后，他们马上意识到了错误。严挺之起身戏言让他再读一遍，萧炅不知是计，由此笑料更大。

萧炅从此又得了一个“伏猎侍郎”之雅号。

更有好事之人揶揄道：本朝上有“弄獐宰相”，下有“伏猎侍郎”，看来他们惯好在山林中穿行狩猎了。

却说李林甫吃完晚饭又独坐消食一番，方让吉温将萧炅唤过来。

萧炅不想离开京城，此次来意，就是央求李林甫帮他想想办法。

李林甫听完萧炅的倾诉许久未吱声，既而呵斥道：“你好好去参加喜宴，无非吃饭喝酒而已，偏要去诵读什么《礼记》？你的文才很好吗？哼，那帮人自幼习书，在他们面前读《礼记》，你岂不是班门弄斧吗？”

萧炅低头听训，心中却不以为然：我不过读错了一个字，李大人您呢？那幅“弄獐”之字挂在姜度中堂何止一日？岂不是比我丢丑还要大吗？其想到这里，愤然骂道：“这帮人太可恶了，不过多识几字，有何张狂之处？”

李林甫摆摆手道：“罢了，不要再纠缠这件事儿了，与读书人打交道，唇枪舌剑你是无论如何也斗不过他们的。即便你当时占了一些便宜，然笔杆子攥在他们手中，千秋万代之后，终归是你遗臭万年。”

萧炅道：“李大人，这件事儿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朝廷授书已下，又无过硬的理由，如何再扳过来？张九龄与严挺之让你出任岐州，人家未提你的‘伏猎’之事，缘于你的考功太差，且京官外任向为皇帝提倡，就是到了皇帝面前，这样的理由也很过硬。”

其实李林甫不知，严挺之兼知吏部诠选之事，某一日对张九龄说道：“张公无法制止‘弄獐宰相’，难道也能容忍‘伏猎侍郎’吗？”张九龄遂以考功为由将萧炅改任，则萧炅出为外任还是缘于“伏猎”。

萧炅道：“哼，下官知道，下官之所以有今天，皆是那个好事的严

挺之撺掇张九龄的结果。”此前京官放为外任的时候，往往在秩级上稍稍升一些以为安慰。萧炅原为户部侍郎，是为正四品下，而岐州为下州，刺史也为正四品下，看似为平级调任，实则有贬官的意味了。

李林甫叹道：“你还是先去就任吧，将来再寻机会。人在背运之时，多静少动为其主旨，你此去岐州，须勤于政事，最好不要多说话。”

萧炅躬身答应，然意犹未平，狠狠说道：“我与严挺之有何冤仇，他为何要平白无故害我前程？李大人的训诫，下官定会铭记在心，然这口气终究难忍。”

李林甫淡淡地说道：“你能不能忍住，事关你想成事或是坏事。你若想图一时痛快，大可效匹夫之行前去辱骂一番，此于事有何补呢？唉，萧炅啊，世间要隐忍的地方太多了，你这点小挫又算得了什么？”

萧炅见李林甫大发感慨，一时难明其意，只好应了一声。

李林甫又笑了一声，说道：“你此去岐州为任，其实很好呀，如此就在京城无声无息。你那‘伏猎’之名，说不定数月之后就会被人们淡忘了。如此一来，你就处于暗处，那严挺之就居于明处。”

“暗处？”萧炅有些不明白。

“对呀，那严挺之在明处，他若有过失，你大可进行点评嘛。”

“严挺之难道会有过失吗？李大人，此人除了说话难听一些，下官确实瞧不出他的过失之处。”

李林甫幽幽一笑，说道：“他难道没有过失之处吗？他现在没有，并不意味他将来没有！萧炅啊，严挺之身处要位，他能保证自己不犯错吗？对了，你说他说话难听，这许是他犯错的根源。”

严挺之将“弄獐宰相”与“伏猎侍郎”连在一起笑谈，李林甫也有耳闻，他内心里也早对严挺之恨得牙根直痒。

裴耀卿这两年忙于漕运之事，经常到各地奔波，很少回京，如此殚精竭虑，终于使运粮关中有了起色。

南方所产之粮经运河运到洛阳，其间通行无阻，运价甚廉，其最艰难处即是三门砥柱一段。这里水流迅疾，舟船易破，几乎无法通行。高宗皇帝显庆年间，朝廷征六千余人在三门山凿石开山，修山路以通牛车，将水运改为陆运。然如此一来，其运费昂贵也就罢了，运量却受到限制，每年最多能输入关中之粮约五十万石，远远不敷关中使用。

裴耀卿亲自在三门山附近踏勘多次，最终采用了“沿河设仓、逐级转运、水通即运、水细便止”的办法，即在三门砥柱东面置集津仓，西置三门仓，又于三门北山开山路十八里，漕粮运至集津仓后，改为陆运绕过三门险滩储入盐仓，再用船运至太原仓，最后经黄河入渭水，漕粮即可输入京师。

如此一来，每年可输入京师漕粮二百余万石，并节省运费十余万缗。

李隆基听完裴耀卿的禀报，龙颜大悦，放声大笑道：“好呀，朕从此以后再不用被人讥为‘逐粮天子’了！哈哈，裴卿功劳很大，张李二卿，朕该如何酬劳裴卿呢？”

裴耀卿躬身答道：“臣忝为侍中，这些年未署朝政之事，仅仅忙于漕运之事，漕运虽有小成，毕竟有亏职守。陛下若不斥责微臣，则已足矣。”

张九龄衷心赞道：“三门险滩向为漕运最艰难处，此前多少人想了无数方法，依然难奏其效。裴侍中今依地势，逞巧思而去难题，实有李冰建都江堰的同工之妙。陛下，裴侍中刚才说话太谦，臣以为可颁制书褒奖。”

李隆基微微一笑道：“颁制褒奖实为惠而不费之事，然天下之人会不会责朕过于吝啬呀？”随着国势渐旺，府库财货日积，李隆基如今赏赐之时，其手面甚阔。

李林甫此前与张九龄一起面君时，难闻其声，现在似乎话语也多了起来，其躬身说道：“裴侍中此举使朝廷每年节省运费十余万缗，其功莫大焉。”此话藏头露尾，既顺李隆基之意，又顺势捧了裴耀卿。

李隆基道：“如何赏赐裴卿？裴卿如今官至宰相，又有爵位，也就照旧吧。朕听说裴卿在长安的宅第甚小，这样吧，朕在长安赐你一处新

宅，建造之费用由国库所出。李卿，此事就由你来办吧。”

李林甫躬身答应，裴耀卿急忙谢恩，张九龄想起那日朝堂上与皇帝争论的情景，也不想在此等小事上徒费口舌。

李隆基因为运粮关中的事儿得到解决，兴致变得很好，展颜说道：“裴卿将此等事儿办成，看来其中也有天意。我们此次离开长安，不觉已近两年。朕在宫中一直住得挺好，近来却有数名宫女接连遇到异事，她们皆说看见过青面獠牙之鬼怪。想来宫中闹鬼，定是上天催促我们速回长安了。”

三人闻言一惊，宫中闹鬼实为大事，裴耀卿急问道：“陛下，若宫中有鬼，不可忽视，须由太常寺之巫师施法祛之。”

李隆基不以为然道：“鬼怪之事多为传言，不足为信。然宫中人心惶惶，也不可忽视。今日三位宰相总算聚齐了，我们这就商议一下，趁着现在天气尚未寒冷，我们回归长安如何？”

李隆基口中对鬼怪之事不以为然，心中却未必这样。是时人们皆信鬼神，宫中有如此异兆，李隆基肯定为此上心且心生焦虑。

张九龄再一次表现了他不懂君心的特点，宫中既然闹鬼，李隆基心中已有不安，那么离开洛阳返回长安实为正解。张九龄却不这样想，其躬身禀道：“陛下，如今刚入十月，正值秋收时节。若大队人马返回长安，势必影响沿途百姓的秋收事宜。微臣以为，若返京可延后一些时日，待仲冬十一月最为适宜。”

裴耀卿也顺口赞同了一句，李林甫却一声不吭。

张九龄此议实为秉持“民为重、君为轻”之圣贤道理，主要考虑不夺农时，也就忽略了李隆基的迫切心迹：此时返回长安既可摆脱洛阳宫中闹鬼的窘境，行在路上又不会觉得寒冷。

三名宰相中有两名不同意现在返回长安，李隆基心中不高兴，也就不想再说这个话题了。

待他们辞退的时候，李林甫又故技重演，装出腿脚不舒服的样子，故意落在后面，李隆基瞧其模样，知道他有话想说，就将他唤了回来。

李林甫说话相当简约，其拱手禀道："陛下，臣以为陛下欲返长安，其实不用征求臣下的意见。"

"此为朝政大事，例该征询宰相意见。"

"微臣以为，洛阳与长安为陛下的东西二宫，陛下或住东宫，或住西宫，全凭陛下一时兴致，我们为臣下者自当跟随罢了，那是不必多言的。"

李林甫此言实为李隆基找寻理由，将皇帝行幸两京说成自己的家事。自古以来，皇帝家国一体，则皇帝无私事，所以皇帝立皇后太子，乃至日常用度，例当与重臣商议，以匡正过失，有利国家。

李隆基听言后觉得十分顺耳，说道："刚才九龄所言也有道理，朕之出行须不违农时。"

"张令有些泥古不化了。陛下心系百姓，返回长安之后免除沿途地方的租赋，如此对百姓更为有益。"

李隆基向李林甫投去赞赏的目光，心想此人能够体察圣意也就罢了，还能因势想出一些妥当的处置之法，如此就很难得了。

后一日，李隆基下诏，全体人员于十月初六动身返回长安。

张九龄选择直率之言与皇帝相抗，其效果极差。皇帝由此愈益不高兴，且大多结果与张九龄的初衷相违，可见李林甫的法儿显得更为高明。自古以来，以诤谏出名者以魏征最显，成就魏征之名者非是其本人，还是缘于其身后的太宗皇帝。李隆基此前能够容忍宋璟和韩休，现在对张九龄却有些不耐烦了。

大队人马返回长安不数日，气温骤降，长安很快迎来了是年的初雪。

李隆基晚膳后离开勤政楼，其不坐暖舆，自行顶着雪花踏雪而行，如此费时小半个时辰方入南熏殿，周身已然发热，且冒有薄汗。

宫女帮他去掉斗篷，看到武惠儿未前来迎接，李隆基微觉诧异，遂顺口问了一句，宫女怯怯地答道："禀陛下，娘娘今日不知何故生闷气，连晚膳也不用，一直躺在榻上呢。"

李隆基来到榻边，果见武惠儿侧身而卧，脸朝向里侧，遂上前将她身子扳过来，急问道："惠儿，莫非身子不舒服吗？"

武惠儿急忙起身欲见礼，李隆基见她脸上布满了泪痕，就将她按坐下去，惊问何故。

武惠儿眼中不绝地流出泪水，张开嘴本想说话，又摇摇头不再开言，唯低声啜泣而已。

李隆基愈发摸不着头脑，就与武惠儿挨着坐于榻上，轻轻手抚其肩，柔声问道："惠儿，到底有何委屈之事？你如此闷在心中，岂不是作践自己的身子？"

武惠儿再摇摇头，然后轻声说道："陛下呀，妾不想说出此等言语。唉，事关皇子，妾不管怎么说终究难脱嫌疑。"

"皇子，莫非哪个皇子惹你了吗？"

武惠儿还是摇头，说道："陛下，妾真的不想说，也不敢说。"

李隆基看到武惠儿顾虑甚多，遂宽慰道："惠儿，你我夫妻一体恩爱多年，可以无话不说，你就是说错了，我也不会怪你。我知道皇子众多，难免口舌驳杂，他们多数年幼，说话少有分寸，若无意间冲撞了你，还是宽怀为本吧。"

"陛下，若年幼皇子说话无礼，妾也是一笑了之。然这几个皇子年龄既长，学识又好，其所言非是脱口而出，当是深思熟虑而成，妾因此方才忧虑万端。"

"嗯，哪几个？"

"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

"他们如何说话？"

武惠儿伸手抹了一把眼泪，似自责般说道："陛下，此话说来话长。唉，陛下踏雪入殿，妾只顾想自己的心事儿，竟然忘了替陛下宽衣。来，且将靴子脱下，先烫烫足，待陛下安定下来，妾再详说吧。"

李隆基其实未听出她话中的破绽：武惠儿本来一直躺在榻上伤心落泪，又如何知道自己踏雪而来呢？

李隆基舒坦地斜倚在胡床之上，温度适宜的热水滋润着足部。他凝视侧旁的武惠儿，温言道："他们究竟如何？你可以说了。"

武惠儿道："妾此前早知他们三人私谊甚好，他们或入东宫，或入二王之府，诸皇子中他们三人私下交往甚多。"

"嗯，诸皇子中以他们三人学识最好，想是他们趣味相投，由此过往甚密，实属正常。"

武惠儿摇摇头道："妾起初也是这样想，现在看来全错了。他们如此交往甚密，非是志趣相投，缘于他们的母亲或逝或被陛下疏远，由此对陛下渐生怨怼之情，且陛下一直待妾亲爱，他们连带着将妾母子也一同恨上了。"

李隆基生于皇家，对后宫之事何等熟稔？他闻言觉得武惠儿有点小题大做，微微一笑道："惠儿，此为你之猜测吧？瑛儿为太子二十余年，日常端庄谨慎，绝非多事之人，他不该对我们有怨怼之情啊？"

武惠儿此时的颜色也淡定下来，其缓缓说道："妾侍奉陛下多年，陛下当知妾非无端猜测之人。妾今日之所以伤心，实因得了翔实的凭据。"

"有何凭据？"

"鄂王瑶府中有一张姓仆人，其日常侍奉鄂王左右。前几日，这张姓仆人因做错一件小事，被鄂王令人痛殴一番，他由此不忿，前往驸马杨洄那里告密。陛下，原来太子他们三人一起时说的话，既对陛下无礼，又对妾母子心怀怨毒。"

李隆基闻言，不由得坐直了身子，脸色顿时变得凝重无比，沉声问道："他们如何说？"

"他们说陛下宠爱妾身，由此渐至昏庸，只对妾生子女怜爱，却对其他皇子公主视若无物。以太子为例，其居储位二十余年，陛下唯劝其读书，年近三十竟然还不能接触政事。太子曾多次慨叹，他至今不知监

国为何滋味。”

李隆基脸色变得更加凝重，其“哼”了一声，并不插言。

“鄂王与光王多引前史为例，劝太子要以隐忍为主。他们说陛下年事渐高，太子终有一日能够继承皇位，到那时杀伐决断，其实未晚。陛下呀，妾以为他们所言实在阴险无比，他们既盼陛下早日交出权柄，又想不利于妾母子。妾由此忧虑万端，将来事情终归要成这样，妾难有万全之策啊。陛下，难道妾殷勤侍奉陛下，也错了吗？”

李隆基脸色怒极，伸手猛地向下一击，怒道：“其心可诛！其心可诛！”

李隆基是年五十二岁，正值壮年。遥想自己于先天元年登基之时，自己不过二十四岁，看自己目下的身体与精力光景，再做二十年皇帝也非难事，难道太子李瑛果然有些焦急了吗？

太子若有此等心思，只要其不付诸于行动，按说也很正常，然他现在就与李瑶、李琚混在一起，那李琚还为文武全才之人，他们如此妄议父皇，其实已有结党之嫌了。

李隆基由郡王之身经多番拼杀成为皇帝，他当然明白觊觎皇位者甚众。为了清除这些对皇位有威胁者，他往往不待其发展至萌芽状态即扼杀之。像王毛仲当初未必有谋反之心，然其权位日重且交结诸将，则有谋反的条件和可能，所以李隆基凭借严挺之的奏言将王毛仲一伙散之于无形。如今太子三人交结妄言，其实蕴藏有祸乱的可能，李隆基由此心生警觉。他默默思索片刻，然后问道：“那张姓仆人现在何方？”

“杨洄为了不引起鄂王警觉，即让他又返回鄂王府中。”

“嗯，杨洄还算谨细之人，如此做甚好。惠儿，此事不用声张，我明日先与九龄他们商议一下，再定下步行止。”

武惠儿脸上不自觉地绽出笑容，答道：“妾谨遵陛下之言。陛下，妾身今生侍奉陛下，则心足矣，唯思身后瑁儿和琦儿一生平安，则为大幸。”武惠儿共生过四个儿子，前两个生下来不久即夭折，寿王李瑁为李隆基的第十八个儿子，另李琦被封为盛宣王，为李隆基的第二十一子。

李隆基叹道："你仅想瑁儿和琦儿，我却想让诸子皆一生平安啊。"

第二日朝会散后，李隆基留下三名宰相，意欲和他们商议太子结党之事。

李隆基将太子三人私下过往甚密且口出怨言的事儿说了一遍，然后说道："朕于开元之初，即诫约诸王不得私下交往过密，今三子置若罔闻，实有轻慢之心，且无端怨恨朕与惠妃，则有图谋不轨之意。"

太子图谋不轨，实为震动朝野之事，张九龄等三人闻言，不禁惊愕万分。

张九龄问道："皇子之间为兄弟，他们互相交往实属正常，陛下建"花萼相辉楼"，即是彰显兄弟友悌之情。微臣请问，若言太子图谋不轨，除了他们来往较多之外，还有其他真实凭据吗？"

"当然有了。他们背后对朕有怨言，待惠妃以痛恨，有人亲耳听到他们多次谈说，现有伏辩在此。"

"哦，他们也说惠妃的坏话，那么惠妃也知此事？"

李林甫见张九龄连着追问惠妃，就想岔开话题，其躬身禀道："陛下，既有知情者伏辩在此，就让大理寺协助宗正寺查勘此案吧。"

裴耀卿也赞同李林甫之言。

张九龄接连追问武惠妃，绝对有其缘由的。他见李林甫与裴耀卿皆赞同查验，即挥手止之，说道："陛下，微臣以为此案不必查验。"

李隆基心中的厌憎之情又起，耐着性子问道："不去查验如何能明其中详细？张卿，如此明晰的事儿放在面前，诸人皆明，你为何视而不见呢？"

张九龄拱手说道："陛下即位近三十年，今太子被立储之后，常不离深宫，日受圣训。今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日久，子孙极盛且恭顺，未闻其过。陛下若令有司勘问，说不定小事演变成大事，既不利于陛下名声，也对太子不公。太子国本，难以动摇，乞陛下慎思之。"

"哼，张卿所言，实无道理，难道有司会屈打成招吗？太子他们既

无大错，若有小失，所谓防微杜渐，正好借机训诫一番。”

张九龄声音高亢起来：“陛下若让有司查勘，天下人皆知天子与储君有间隙，如此太子威信顿失，此后定有小人推波助澜。陛下，太子不可轻废，昔晋献公、汉武帝及隋文帝易太子，其后失却天下，应为殷鉴。”

李隆基怒极，呵斥道：“难道天下之大，唯有你张九龄知道历史兴替？你还说什么小人推波助澜，莫非天下唯有你张九龄为君子吗？”

张九龄横下一条心，沉声答道：“陛下，此事确有幽微之处。微臣昨日晚间遇到一件蹊跷之事，本来顾及皇室颜面不想说出，观眼前之势，臣不得不说了。”

原来昨日晚间，武惠妃的贴身太监牛贵儿忽然进入张九龄府中。张九龄不明其来意，遂询问其究竟。

牛贵儿的丑脸上露出倨傲的神色，说道：“咱家日常在惠妃娘娘身边行走，想张令定然知晓。”

张九龄摇摇头道：“我其实不知。朝廷有规制，内外官不得妄自交结，我何必识得你们？”

牛贵儿对张九龄奚落之言并不在意，继续说道：“咱家今日请见张令，却是替惠妃娘娘传话。惠妃娘娘说了，当今太子朝不保夕，那么有废有立，张令若能多替寿王说项，惠妃娘娘可保张令长期居于相位。”

张九龄闻言怒火万丈，手向外面一指，大声喝道：“滚出去！你是何方的妖人？竟敢杜撰惠妃之言！”

牛贵儿只好鼠窜而去，当此之时，武惠儿正在南熏殿里向李隆基倾诉。

张九龄将牛贵儿入府传话的过程说了一遍，李隆基闻言脸色大变，裴耀卿与李林甫也是惊愕万分。

张九龄进而问道：“陛下，若那牛贵儿果然系惠妃指使，则惠妃实有废立之心；或者牛贵儿系其他妖人指使，亦未可知。”

李林甫道："张令多虑了。想惠妃多年来端庄谨慎，断不会行此鬼蜮之事。那个牛贵儿确实要好好问一问，他到底受了何人指使。"

李隆基的心里却如明镜一般，此事由惠儿而起，其中的关键之人张氏仆人、杨洄和牛贵儿，皆与惠儿有关，则惠儿所谋所虑，即是想让瑁儿替为太子。

李隆基此时对张九龄的恼火已无影无踪，心中的诸般滋味一时难明，其脸现萧索之色，挥挥手道："罢了，此事就议到这里，大家都散了吧。"

是日晚间，牛贵儿按例进入李林甫府中。

李林甫怪道："惠妃让你找张九龄说项，你为何不先透个信儿？你们莫非不明白张九龄的禀性吗？唉，你们如此办事，只会越来越糟。"

牛贵儿在张九龄面前碰壁，第二日一早方把详情禀报给武惠儿。此时李隆基已去早朝，武惠儿知道自己办错了事，又无计可施，只好长吁短叹。

李林甫转而柔声道："你回宫后告诉惠妃，欲谋大事，不可性急。请惠妃放心，我李林甫愿为惠妃奔走，且力保寿王为储。"

李隆基既知这场事儿实由武惠儿拨弄而出，心中就有了不少异样。然他与武惠儿恩爱多年，见了面也不忍责备她，仅淡淡地说了一句："惠儿，你今后有什么心事，对我说知也就罢了，不必再对外人说项。"

武惠儿愧疚满面，当即跪倒请罪，衷心说道："陛下，妾一时糊涂，心想瑁儿若能成为太子，可保万全，如此就办了糊涂事，妾知道错了，乞陛下责罚。"

李隆基将她搀起来，温言说道："母爱其子，实属正常，你并无过错。只是储位之事，关乎国家大政，朕不敢随便废立。"

武惠儿见他并未责怪自己，心中感动，竟然又痛哭起来。

李隆基又好言抚慰，忽然又想起一事，遂嘱咐道："瑶儿府中的那名张姓仆人，朕并未说出去，还让他在府中待下去吧。你可使杨洄继续

与之联络，若他们再说什么话儿，让杨洄及时禀报过来。”

武惠儿弄的这场事儿虽未达到自己的目的，毕竟引起了李隆基的警觉。这三个儿子有才有识，动辄聚在一起密谈，其形迹着实可疑，且李瑛还是太子呢！李隆基对何人为太子并不太在意，若有人形成威胁自己的苗头，那是分外上心的。

武惠儿不料皇帝还有这等兴致，心中的热望又复燃起。其破涕为笑，急忙殷勤侍候李隆基。

第三回　施连环林甫上位　贬荆州九龄聚谈

李隆基愈来愈觉得李林甫讨人喜欢，与其说话的时候也愈来愈多。君臣二人这一日说完政事，李隆基忽然问道：“李卿，你认为严挺之如何？”

李林甫知道，若皇帝突然关注某人，则此人或被擢拔或者要倒霉，严挺之显然属于前者。他假作思索片刻，然后恭敬地答道：“严挺之才识超卓，又行事正直，臣以为其为良吏。”

“其有相者之才吗？”

李林甫心中大震，明白了皇帝询问的真实含义，遂镇静答道：“陛下，严挺之才识昂藏，雅有吏干，当时姚公初见之即深为器重，他此后又历练多年，臣以为他当有相者之才。”

严挺之刚刚经科举入仕，被授为义兴尉，时为常州刺史的姚崇见之大为器重，后来姚崇再为中书令，即将严挺之召回京中授为中书省右拾遗。

李隆基颔首道：“是啊，姚公识人之能超乎常人，他的眼光应该不会错的。嗯，朕今日也就是随便问问，记得去岁之初，九龄向朕荐严挺之，他还说曾与你商议过，果有此事吗？”

“禀陛下，张令曾向臣提过此事。臣当时赞同张令之言，又想张令向陛下荐人，臣无需两度进言，因三缄其口。”

其实李林甫不知，张九龄起意向李隆基推荐严挺之的时候，已然感觉出李林甫虽对自己恭顺无比，然日益获得皇帝的信任，自己在皇帝面前已今非昔比。他当时告诫严挺之："李林甫深承圣恩，你宜造门与之沟通。"

严挺之所以与张九龄相友好，那是缘于二人禀性相同之故。严挺之现在听到自己一向尊敬的张丞相说出这等话，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他看来，若向少文的李林甫屈膝，还不如杀了自己。若按严挺之往日的脾性，他肯定会不顾张九龄颜面说出难听的话，然他又想张九龄如此说，还是为自己好，于是将不满强压于心中。

严挺之此后别说入李林甫府中造访，就是执行公事之时，也少有言语，自是缘于不耻李林甫之人品。

李隆基未继续深入此话题，淡淡说道："朕今日忽然想起此事，不过随便问问。你与九龄对严挺之的看法不错，王毛仲昔日肆无忌惮之时，唯有严挺之敢与王毛仲相抗，勇气可嘉呀。"

李林甫辞别李隆基之后，回衙路上一直在琢磨皇帝的真实心意。他认为，皇帝看似无意，其说话之中已露出易相的端倪。

皇帝征询自己的意见，说明他肯定不会动自己，那么其易相的目标即是张九龄或裴耀卿了。不管是将他们同时罢相，或者二选其一，都是李林甫乐于看到的局面。因为张九龄为中书令，裴耀卿为侍中，李林甫以礼部尚书兼知中书门下平章事，外人皆呼张裴二人为丞相，对李林甫绝大部分人仍称之为"尚书"，显然李林甫位次在二人之下。

然若让严挺之递补为相，则非李林甫所愿了。张九龄与严挺之禀性相若，二人相较，张九龄毕竟有柔弱谦让的一面，严挺之则一味以刚强为主了。

李林甫想起了萧炅"伏猎侍郎"的故事，再思起严挺之讥讽自己为"弄獐宰相"，胸中的怒火已然熊熊而起。

李林甫心中怒骂萧炅：真是笨蛋一个，时辰已过这么久了，竟然连严挺之的毛病都寻不出来一个！

其实李林甫有点苛责萧炅了，他外任为岐州刺史，已脱离京城生

活，又如何寻严挺之的茬儿呢？

张九龄近来愈来愈觉得李林甫的影子日益明显，尤其是在皇帝面前。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就是，此前皇帝每遇事多与自己商议，现在却多找李林甫叙话，将自己抛在一边。

与张说相比，张九龄更善于识出事件背后的暗流。当初崔隐甫、宇文融联手向张说发难的时候，张九龄能准确嗅出他们的动向，并向张说提醒；如今皇帝对自己转换了态度，张九龄相信，其中李林甫的功劳最大。

张九龄久在京中为官，且居中书门下多年，深明皇帝开元以来授任丞相的规律，即宰相可以专任而不久任，往往三年为期。现在屈指算来，张九龄自开元二十二年四月被授为中书令至今，已近三年，那么皇帝转变态度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呢？

张九龄确认皇帝肯定有这方面的考虑。

张九龄与张说相比，并不十分恋栈相位，性子要恬淡许多，很乐意过与世无争的日子。

他日益感觉到李林甫的步步紧逼，怎么办呢？文人自有文人的思维方法和行事方式，遂写就《归燕诗》派人送给李林甫，该诗写道：

海燕虽微渺，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张九龄在诗中自比于岭南之燕，以此喻告诉李林甫：自己如同燕子一样春来秋去，不会在朝中久留的；末句将李林甫比为鹰隼，明确告诉他：我无心与你争权夺利，你也不必猜忌、中伤我了。

文学之士多读圣贤文章，对原始的人性往往覆以一层善良以及幻想的希冀，张九龄写作此诗，即是幻想李林甫勿以自己为念，二人还是和平共处，他定能顺利上位的。

张九龄错了，其错误之处在于他至今尚不能明晰李林甫的心底。

张九龄初为中书令之时，最先反对李林甫为宰相职，及至李林甫进

为宰辅之后，张九龄待他全无好脸，且动辄呵斥。李林甫当此之时，选择逆来顺受为己任，不管什么时候见了张九龄皆是笑脸相向，且态度恭顺。

李林甫读罢《归燕诗》，嘴角间不自觉漾出一丝冷笑：哼哼，果然今非昔比，昔日你连话都不愿与我多说一句，今日竟然能为我单独赋诗了。

张九龄向自己示弱了，此为李林甫的第一感觉。

那么张九龄向自己示弱，会不会是一招缓兵之计呢？因为张九龄在诗中将自己比为鹰隼，看似恭维，内里是否为阴毒的咒骂呢？李林甫始终以为，这些文学之士自幼就熟谙字词的比兴之意，他们骂人可以不吐脏字，吃人也可以不吐骨头。

目标明确且简明扼要，如此更加贴近于现实且易于操作，这就是李林甫的思维方法和行事方式。张九龄等人的思维往往偏离现实，且游移于圣贤道理与幻想之间，行事时又拖泥带水，因而两者的差异很大。张九龄写作此诗实为大错，其诗中唯一可取之处即是将李林甫比作鹰隼，如此比喻还算恰切。李林甫此时鹰隼似的目光，正炯炯地觑准一件事情的动态发展，他相信，这件事情能够此时出现，实为天赐良机。

这件事，李林甫已关注数月了。

事情其实很寻常：蔚州刺史王元琰数月前被人告发任内贪赃，李隆基先昭示御史台前去蔚州核其状，御史台覆奏其贪赃大致属实。因为王元琰系三品大员，此案例由大理寺、御史台及刑部三司会审，大理寺派人前去将王元琰捉拿回京，然后下至狱中，三司此后按序审理。

张九龄向来痛恨依势贪赃之人，王元琰既有贪赃凭据，那是应当严惩的，其署理有关王元琰的公文时多是一挥而就，然后嘱咐有司秉公办理，未将之放在心上。

李林甫自看到王元琰事发之后，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他多次询问御史台与大理寺关于此案的进展情况，并对具体细节面授机宜。王元琰即将被捉拿回京之前，李林甫将吉温单独召来，又密密地布置一番。

李林甫的威权日重，顿改昔日唯唯诺诺的模样，办理诸事与以往相比皆有较大改观。吉温为门客多年，李林甫以其为吉顼之后辈，到吏部为其谋了荫官的资格，先授其为万年县丞，刚刚又转授其为京兆府法曹。

李林甫说道："王元琰明日就要被捉拿回京，按例要被囚禁在京兆府牢狱之中。从明日开始，你要紧盯着王元琰，不可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刑部与大理寺本来也设有牢狱，近年来人犯日少，遂将其犯人集于京兆府牢狱中。吉温现任京兆府法曹，则牢狱之事由其主管。

吉温不知李林甫为何对王元琰如此上心，心里虽嘀咕，终究不敢问，遂答道："请大人放心，小人明日就搬入牢中居住，以就近看管。请问大人，对王元琰好一点还是坏一些呢？他若不敬大人，小人先让他受些皮肉之苦。"

李林甫摇摇头道："你盯着他就成了，你要记住，其一，一定让王元琰好好活着，哦，如此看来，你还要待他好一些，不可让他产生轻生之念；其二，若有外人来见王元琰，你不可刻意拦阻，然他们之间说的话，你不可记失一句一字！"

吉温不敢废话，躬身答应后离去。

按照当时规定，案子审理之时，当事人不许与外人会面。然此规定仅为朝廷而设，一些人犯的亲属设法打通关节，还是能与当事人会面的。王元琰之妻自丈夫被捉后一直未见面，到了京城辗转托人，终于能入牢中与丈夫见面。

王妻泪流满面，问道："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外面传言说你贪赃多少万钱，我在家中为何一直未见呀？"

王元琰叹道："外面传言，定是扩大无限。确实有一笔小钱，当时并未在意，顺手取来也就当时花费了。唉，我早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不料还有人如此上心，寻来一干人证，将事儿证得结结实实。"

"你认了吗？"

"当然，人证确凿，焉能不认？你大可放心，那笔钱数额极小，就是将来按律处置，至多贬官而已。"

“贬官？你处此职位容易吗？一朝被贬岂不是前功尽弃！”

人处厄运时，往往起初时万念俱灰，待明白了自身处境，知道大致结果时，定有得蜀望陇之心，又想有更好的结果。

王元琰心中燃起热望，其沉默片刻，继而下定决心说道：“我已向三司承认了贪赃事实，他们皆记录在案，此案定难彻底推翻。当前之计，唯有寻妥当人儿居中向三司陈情说项，或许能有变化。”

“去哪儿寻此妥当人儿呢？”

“你去找他吧，他肯定行。”王元琰直视妻子的眼睛，坚定地说道。

王妻闻言先是沉默片刻，然后重重颔首道：“好吧，也只有找他了。”

王元琰夫妻其实不知，他们说的话一字不漏皆灌入一旁窃听的吉温耳中，当日晚间，吉温就将原话复述至李林甫的耳中。

李林甫听完，脸上又露出微笑，他知道，事儿正沿着自己预设的轨道进行着。

如此过了旬余，御史台又有一道奏书直达李隆基面前。李隆基阅罢，即让高力士传唤三位宰相前来议事。

三位宰相须臾趋步而入，李隆基令他们落座，然后手挥那道奏书道：“你们瞧瞧，这严挺之日常以正直面貌示人，为何一遇私情就把持不住？想不到他竟然有上蹿下跳之能啊！”

三位宰相逐个传看了御史台的奏书。

其实王元琰的案发之后，李林甫就断定，严挺之迟早要被牵入此案之中。要说原因很简单，王元琰之妻系严挺之的前妻，他们如此就有了说不清的干系。

王元琰之妻离开牢狱，就直奔严挺之府，见了严挺之之面，先是梨花带雨一番，既而怯怯说出请严挺之搭救王元琰之意。

严挺之听罢前妻的哭诉与哀求，就在那里沉默良久，心中好生为

难。严挺之恪守为官之道，向来对事不对人。王元琰贪赃枉法事实俱在，他本人也亲口承认此为板上钉钉之事。若严挺之此去替王元琰说情，即是以自己的情面想法减轻王元琰的罪过，如此就违了朝廷制度，且大违自己一向行事的本分。

前妻见状，又复哀求。其时严挺之的新夫人侧坐一旁，见此情景心生怜悯之感，怪严挺之道："如今王元琰遇到大难，又求到你面前，你若袖手不管，莫非真为铁石心肠之人？"

严挺之叹了一口气，想起自己与前妻也曾有过恩爱的时光，男女若有肌肤之亲，则一辈子难脱干系。此后几日，严挺之或独个亲往，或辗转托人，逐个与会审之人有了接触，让他们看在王元琰理政还算勤谨的面上，想法减轻他的一些罪过，最好不至于贬官才好。当然，严挺之既然求人也不能免俗，其面见之时也要奉上礼物的。

御史台奏书之后，还附有数份伏辩，即是那些受礼官员主动揭发严挺之行贿。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可看出，此事看似顺势而成，然侦知王妻的行踪、严挺之上下说情以及受礼官员主动举报情况，最后由御史台具文上奏，其火候拿捏得甚准，环环相扣，浑若天成，实在绝妙，定有高人背后一手促成。

这位高人即是李林甫了。

看到三位宰相将奏书看完，李隆基叹道："人为何会有多面之态呢？唉，严挺之既有廉名，又有公正之姿，他今日这样，朕心伤悲啊。"

张九龄闻言闭目不语，裴耀卿急忙表示自己的态度："臣以为不然，人生世上，焉能无情？严挺之行事公正，此次想是碍于前妻促请，由此办出糊涂之事。臣以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严挺之看来为极重情义之人，毕竟一时糊涂，陛下可重重训诫一番即可。"

裴耀卿平时与严挺之也算亲密，他现在当然帮助严挺之说好话儿。

张九龄睁开眼睛，斥责裴耀卿道："裴侍中怎能如此说话？严挺之已然休妻，有何私情？"又转向李隆基道，"陛下，奏书中言及王妻入严府中求情，臣以为此为杜撰之言，严挺之已有新夫人，她能容许严挺之为前妻之夫援手吗？臣以为此奏书中有不实之处，请陛下核实。"

张九龄如此说话实在犯了大错，严挺之若不看在前妻的情分上，焉能上蹿下跳替王元琰说情？其话说出口，外人皆知他又替严挺之说情了。

李隆基闻言，心中当然明白事儿的是非曲直，其按捺住心中的恼怒，转而问李林甫道："李卿，你如何看？"

李林甫此时早改了此前唯唯诺诺的模样，绝对不会顾及上面两位宰相的颜面，由此遮掩自己的真实心意，其起立躬身言道："臣以为，王元琰贪赃事实俱在，应予严惩；至于严挺之有枉法之嫌，陛下应予深责。"

李林甫说话声音较大，其言语简短，而其意甚明，李隆基深以为然，颔首说道："就是这样。朕此前说过，朕没有太宗皇帝之雅量，不会给予贪赃者以赏赐，务须严惩。可将王元琰流放至岭南，至于严挺之，这个中书侍郎也不用做了，可贬为洺州刺史。"

李隆基今日早有准备，知道洺州刺史一职空置，心里已有计较。其将三位宰相叫来，无非观察他们对此事的态度。

严挺之此前任中书侍郎，是为正三品官员，而洺州为下州，其刺史以正四品下之秩级设置，则严挺之从此失去了其大好前程。

皇帝不再征询宰相意见，以雷霆之势明示了王元琰与严挺之的命运，三人无话可说，只有躬身答应。

李隆基又斜睨张九龄，冷冷说道："严挺之固然将其前妻休掉，他们之间难道就没有私情了吗？"

张九龄张嘴欲答，奈何李隆基挥挥手令其闭嘴，然后作势令三人退出。

武惠儿现在有了牛贵儿与杨洄两条渠道传递讯息，其稳坐宫中即可洞悉朝野中的大小事儿。王元琰一案发作之时，她并未上心，某一日牛贵儿自李林甫府中返回，悄悄说道："李大人今日郑重说道，让娘娘多关注王元琰一案。"

武惠儿不以为然："一个小刺史贪了一点赃，有何关注之处呢？"

牛贵儿道："奴才其实不知。李大人言道，这个案子终究要牵连到严挺之和张九龄身上，如此一来可以彰显这些文学之才有结党之嫌。李大人说了，让娘娘得空儿在皇帝面前提提结党的话题，由此向皇帝提个醒儿。"

武惠儿对李林甫的话有点将信将疑，然而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李林甫预言的那样，将火引到了这两人身上。

皇帝召来三位宰相叙话，很快将王元琰流放，将严挺之贬官，这些讯息几乎同步传入武惠儿的耳中。待传言者将李隆基对张九龄的最后一句冷言传过来之后，武惠儿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开心的微笑：呵呵，这个烦人的张九龄马上就该滚下相位了。

李隆基与人说话也是因人而异，譬如面对张九龄这等大文人的时候，他往往说话简短却潜语丰富，貌似未用激越言语，然绵里藏针，对方思量之后，方知此言犀利无比。

他冷言反问休婚之人就没有私情了吗，分明是在告诉张九龄：严挺之念及前妻情分然后上蹿下跳营救其夫，那么你张九龄也是基于私情来袒护严挺之，你与严挺之一样，皆为表里不一之人！

武惠儿悟出了皇帝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欣喜万分，她决定晚间再为皇帝加一把火。

武惠儿由此彻底走出了上次挫败的阴影。

是晚侍寝之时，武惠儿看到李隆基愁眉不展，遂笑问道："陛下向来心胸阔大，不为俗事萦怀，今日愁眉不展，到底有何愁事儿？陛下不妨说出来，惠儿也好替陛下分担一些忧愁。"

李隆基叹道："惠儿有所不知啊。我今日之所以愁闷，非是缘于一人一事。今日张九龄与严挺之让我伤心，他们平时何等公平公正，我正是基于此点，方对他们隐忍至今。然他们表里不一，一遇攸关己身之事，顿时变成俗人一个。我今天一直在想，太宗皇帝与则天皇后大力推行开科取士，大唐由此形成科举取人的主流渠道。张、严二人皆为科举出身，他们做出如此让我伤心之举，则科举之路果然是取人的最好渠道吗？"

武惠儿见李隆基很快就引入自己想说的话题，心中大喜，然犹作矜持说道："妾有话想说，不知是否有妄言朝政之嫌，因而踌躇不敢说。"

李隆基笑道："免你无罪，说吧。"

"妾窃以为，太宗皇帝与则天皇后虽大力提倡科举取士，然并未将科举视为取士的唯一途径，所以另有荫职与举孝廉之途并行不悖。"

李隆基颔首同意。

武惠儿接着说道："陛下于开元之初，不看某人出身，唯观其是否有济时之才，如此实现天下大治。然张说为相之后，其一面在陛下面前鼓吹，一面利用职权打压那些非科举出身之人，张九龄为张说门生，当然紧随其后了。若非陛下诸才并举，张说与张九龄方才收敛一些，则朝中之人说不定皆为科举之人了。"

李隆基觉得武惠儿说话很别致，说道："呵，瞧不出来惠儿还有这般眼光嘛。嗯，你将朝廷重科举之士之倾向，归于张说与张九龄刻意提倡，还是有些道理的。"

"对呀，正是基于他们提倡，遂使朝中科举出身之人愈来愈多，也就有了'五十少进士'之说。妾以为，如此唯重出身，由此不分良莠授任，使朝中官员多有文才少有吏能，其实对朝廷不利。"

李隆基喃喃说道："是啊，如李林甫这等无科举之名的能才，确实少之又少了。"

"陛下，妾再说一句不知轻重之话。这些文士入官之后，往往以门生同年为纽带，会不会由此结党呢？"

"结党？"李隆基愣了一下，继而坚决说道，"他们不敢！"

武惠儿明白见好就收的道理，后宫之人不许干政，既是祖训又是朝廷规制，她已然知道这日说话相当多了，遂微笑不语。

李林甫知道自己未曾大权独揽的时候，尚无能力凭空制造事端，若想扳倒某人，唯有瞪大眼睛找寻机会。

正如李林甫当初对萧炅所言，居重位者终究会有毛病出现，无非时

辰早晚而已。王元琰犯案，李林甫记忆甚好，马上意识到王元琰之妻为严挺之前妻，则严挺之定为王元琰说项，如此严挺之就有毛病出现了。

若严挺之有了毛病，皇帝定然问罪，李林甫深明张九龄的禀性，他基于友情与义气定会在皇帝面前袒护严挺之。如此一来，张九龄也会被此案牵连。

当然，李林甫把准时机，暗地里竭力推波助澜，要取决于皇帝与张九龄已有了极大的裂隙。人皆有私情，皇帝也不能免俗，若皇帝对张九龄依然信任有加，李林甫断断不会贸然出手的。

李林甫此次顺势而行，将诸般细节活儿做得极为周全，又暗与武惠儿通气里外配合，如此方能一击而中。

达到了目的，又不露痕迹，这才是李林甫的高明之处。

三日后，即是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李隆基免掉张九龄的中书令之职、裴耀卿侍中之职，另授他们为左右丞相，二人从此成为散阶之官。

李隆基同时授李林甫为中书令，兼知兵部尚书；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兼知中书门下平章事，朝中宰相于是再换一茬儿。

张九龄被授为尚书右丞相，如同此前的宋璟与张说一样，可以享受着一品秩级的俸禄，皇帝咨以军国之事时，还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这实为一个颐养天年的好位置。

然而，李林甫心中实在不乐意。张说与张九龄的门生众多，这二人又先后为士林文宗领袖，二人的影响如今皆汇于张九龄一身，张九龄若待在京中，李林甫就感到芒刺在背。

要想赶张九龄出京，务必有一个妥当的理由，李林甫这日在奏书中又瞧出了机会。他将那道奏书细细瞧了几遍，然后如获至宝，亲自捧着这道奏书入宫，将之奉与李隆基御览。

李隆基阅罢脸上变色，怒道："大胆！这个周子琼是何来历？其腔调怎么如同张九龄一样，还在这里喋喋不休斥牛仙客无文呀？"

这道奏书系御史台监察御史周子琼所奏，书中主要内容是说牛仙客

薄文少识，若为宰相实在不堪。

李林甫答道："臣问过吏部，当初周子琼授任时，正是由于张九龄所荐。"

李隆基闻言恍然大悟，心想张九龄果然阴魂不散，他当初反对重用牛仙客，如今罢了相职，犹有其门生继续鼓吹，看来是一脉相承了。

李林甫叹道："陛下，臣与仙客皆非科举出身，如今朝中官吏多为科举之人，他们腹藏诗书，臣与仙客与之相比，确实失于少文。陛下，臣有一个不情之请，不如罢臣之相，另寻一位文学之士为相与仙客相配，如此定会少了许多议论。"

李隆基瞪了李林甫一眼，没有细思他的激将之法，唯将怒火倾注于周子琼这帮人的身上。李隆基认为，如周子琼这等文学之士怀有此等心思者甚多，他们明里鄙夷牛仙客少文，内心里其实责怪皇帝不善识人。李隆基这日对这些文学之士有了异乎寻常的反感：你们不过多读了一些诗书，难道就明白为政之道了吗？你们拥有了科举出身的身份，难道就可以臧否他人了吗？他于是转对高力士说道："高将军，速派人入御史台，将这个名为周子琼的御史唤来。"

李林甫此时不知这件事儿的最终结果，然皇帝的怒火已彰显无余，那么过会儿周子琼前来定有好戏可看。

李隆基沉思片刻，说道："李卿，今后吏部选人，除了循资格以外，要重在吏才，不看出身。你与仙客要将所有官吏筛选一遍，利用考功之时，要将那些徒有其表的文学之士定为散阶之官。"

李林甫闻言大喜，躬身答应。他今日入宫面君固然想借周子琼的事儿来借力打力，由此攀扯到张九龄的身上；然朝中官吏多为科举出身之人，其中的大部分人绝对不会与李林甫同心同德的，李林甫现为中书令，如何排斥异己安插亲信为迫切之事。李林甫知道，自己初为中书令，则万众注目自己的一举一动，他就是想办自己的事儿也不可形迹太露，如今皇帝主动放话，那么今后调整官吏就是奉旨而行，如此就可百无禁忌了。

周子琼入殿觐见，李隆基不说平身，让其一直跪在下面，由此可见李隆基心中的怒火之旺。李隆基将那道奏书抛到周子琼的面前，斥

道："你为监察御史，例当分察百僚、巡查州县，是为本分。你如今受何人指使，竟然敢对朕授任之宰相评评点点？"

周子琼没有畏惧之色，强项说道："陛下依贞观故事行事，臣观太宗皇帝事迹，知道太宗皇帝导人诤谏，只要身为臣子，即可上谏皇帝，下察百官。臣为监察御史，上此奏书其实为本分，莫非今后宰相有过失，臣子就不许再向皇帝上奏了吗？"

周子琼义正词严，李隆基不由得为之语塞。李林甫见状，急忙说道："周子琼，你仅看到牛尚书少文，难道没看到他清勤为政，屡为国家建功吗？御史奏言并不为错，然不能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嘛。"

李隆基由此缓过神儿来，就依着李林甫的思路继续质问周子琼。

所谓言多必失，周子琼力证牛仙客无能为相，竟然不知不觉援引谶书之言为例证。李林甫听到此言，心中大喜，心想周子琼用了这句谶语可谓自掘坟墓。

此前说过，李隆基严禁百官与僧、尼、道士交往，那些卜相占卦之人，也不得出入百官之家，他如此做，自是要杜绝百官行阴谋之事。如今周子琼口出谶语，说明他私下里曾研究过谶书，如此有违圣旨，心中定有不臣之心。

李隆基闻言大怒，当即令人将周子琼按在地上杖击之，很快，周子琼被打得说不出话，奄奄一息。

周子琼事后被流放，由于伤势过重，行到半途，即伤重而死。

张九龄也被周子琼牵累，李隆基认为张九龄所举非人，应当惩罚，遂罢张九龄尚书右丞相之职，贬为荆州长史，并严令他从此不许入京。

李林甫行事不好走极端，譬如他此次调整人事，对张九龄所重用之人并非赶尽杀绝，无非将他们调离关键岗位而已。当时的大诗人王维由张九龄调至中书省，初任右拾遗，后来又任御史台监察御史。李林甫现任中书令，当然不会让王维待在这个位置上瞪大眼睛找自己的毛病，于是将王维调至兵部任库部郎中。

库部郎中与监察御史的秩级相同，皆为六品职。王维此次未被授为

外任，又未被贬职，他应该能接受这个结果。大约李林甫未对他过度抑制，可能也惮于他诗名太盛。

王维眼见张九龄被贬出京，李林甫与牛仙客从此把持了朝政之事，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前程大受影响不说，王维还时时担心李林甫再寻自己的不是，其诗中写道："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由此可见其惴惴不安之心。

其妻体会到王维的心绪变化，劝慰道："官人想是心伤张丞相离去吧？官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张丞相昔日器重你，此为上天赐予的缘分；

今张丞相离去，官人说不定又有其他因缘，何必如此长吁短叹呢？"

王维叹道："我为何如此命运多舛呢？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开明贤良的张丞相，却又被人算计走了。唉，因缘之说，只怕十分渺茫了。李林甫对文学之士极度不屑，我不敢再有幻想。"

其妻笑道："我们在济州之时，日子过得何等清贫？我们不是一样快乐吗？官人如今的俸禄，比济州多了不少，妾心已然十分满足了。如有归隐之意，官人现在就是挂冠而去，妾也是乐意的。"

王维摇摇头道："现在若去归隐，毕竟有点早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归乡里，因生计困窘竟然向人乞讨，夫人啊，如此傻事，我断然不为。唉，我如今儿女尚幼，家中的兄弟未娶，小妹未嫁，就是这点俸禄尚薄，哪儿敢挂冠而去呢？"

与陶渊明相比，王维觉得羁绊甚多，断不会挂冠而去，而是选择了随俗浮沉，朝廷的这份俸禄还是要挣的。

兵部库部郎中掌军械督造与储存之事，每年须往军械制造之地巡视一回。是年饶州所造军械最多，王维若去饶州巡视，势必经过荆州地面，如此就可探视张九龄一面，且荆州还有孟浩然在那里，仲春三月，王维欣然起行。

往日王维自济州返京后，即劝同样颇有诗名的好友王之涣与高适参加会试，以求仕宦之门，也修书与隐居荆州鹿门山的孟浩然出山。

其实王维与孟浩然此前并未谋面，二人皆以诗知名，由此互相倾慕，他们常常有书信往来，渐成好友。

孟浩然听从了王维的劝告，自荆州动身入长安求仕。奈何时运不济，在长安待了一年有余，其间也拜访过张九龄，还是无功而返。孟浩然是时已四十岁，这次入京求仕得挫，令他返回鹿门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难以缓过劲儿来。其心间有怨怼、有失落，更有愤懑之情。某日月夜之时，孟浩然独立山影之中，他眺望空中的那轮明月，满腔的自怨自艾顿时化为一股幽思，遂对月吟道："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孟浩然当初求仕情切，然如今宦途渺茫，鬓发已白，可见他的忧虑焦急之情。

该诗名为《岁暮终南山》，此后不久辗转传入京中。孟浩然虽仕途无名，然诗名扬于天下，此诗传入京中后，人们争相吟诵。李隆基某一日看到此诗，读出了孟浩然的弦外之音，就对张九龄说道："你应当见过此人吧？哼，此人求仕未成，既而自弃，其诗中为何诬朕弃之呢？凡事浅尝辄止，能有何大用呢？"

其时张九龄与皇帝裂隙渐大，他也没有替孟浩然辩驳。王维后来得知皇帝的态度，知道孟浩然今生恐再无机会了。

王维行至荆州府已是傍晚时分，春日的余晖渐渐散去，暮色逐渐加重。王维刚入驿站，赫然看到张九龄与孟浩然正立在那里，他急忙上前见礼。

张九龄微笑着说道："我们得知摩诘出京的讯息，算着应该这几日到达荆州地面。我与浩然这几日下衙后就直奔这里等候，今日果然接到了。"孟浩然之名后世不详，以字称世。

王维见张九龄脸色平和，神态甚为安详，遂说道："下官前来参见，哪儿敢让张丞相亲迎？还有浩然兄，鹿门山离此尚有不短距离，劳烦浩然兄相迎，王维心中十分不安。"

张九龄笑道："想是摩诘不知，浩然如今入我幕府为宾，我们可以朝夕相处了。摩诘不要再出下官之言，我们今后以兄弟相称最好。唉，

也不要再提什么丞相，那都是往日故事了。”张九龄迭逢大难，其虽旷达，亦有萧索之意。

王维道：“王维不敢与张丞相互称兄弟，若张丞相不弃，王维今后自称晚生吧。”王维当初会试之时，张九龄时任吏部考功郎中，王维若自称学生，也能说得通，张九龄于是就默认了。

张九龄道：“今日时辰已晚，舍中备有薄酒，我们就回舍下先替摩诘洗尘。我听浩然说过，你对浩然在鹿门山之居处甚有兴趣，待明日再去吧。”

王维拱手道：“谨遵张丞相安排。”

是时暮色愈浓，三人踏着暮色步行至张九龄的居所中。孟浩然这几日为了迎候王维，早将荆州特产的菜肴之料备好交与张九龄夫人打理，又搬来数坛荆州人常饮的“富水”酒，所以他们入座之后酒菜很快搬上案来。

窗外花香阵阵，伴着微风散入窗内，三人久别重逢，有说不出的兴奋溢于心间。张九龄举盏祝道：“记得浩然赠摩诘诗中有‘知音世所稀’之句，我今后与浩然可以长相为伴，却与摩诘天各一方了。然我们就是天各一方，心思依然相通。来，请共饮此盏。”此后你来我往，渐至醺醺然之际。

文人相聚，少不了谈论诗篇。张九龄笑道：“摩诘呀，浩然去岁成章句，你未曾见过吧？”

孟浩然道：“此诗为去岁旧作，我觉得诗句不错，将之献给张丞相。”

此诗题名为《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中写道：“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王维阅罢此诗，不由得赞道：“好诗。浩然兄，诗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二句，实为咏洞庭湖佳句，愚弟以为，古往今来尚无出其右者。”

张九龄也以为然，孟浩然则有些得意。

王维心想去岁八月之时，张九龄尚为丞相，孟浩然观钓有感，由此产生羡鱼之情，看来其仕宦之心尚未泯灭。如今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孟浩然至多充为幕府之宾，那么他就是有再多羡鱼之情，终归无用。王维思念至此，心中忽然一酸，又凭空萌发出许多感叹。

王维说道："晚生在京中看到张丞相新作《感遇》之诗，感到张丞相诗风有了不少变化。张丞相昔日评说始兴公之诗，赞之曰'轻纤素练，实济实用'，而《感遇》诗却转趋朴质简劲。"

孟浩然颔首道："好哇，还是摩诘能够知微，这'朴质简劲'四字说得最好。"

张九龄叹道："我入荆州后所作之诗，不料已传入京中了。摩诘，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一首呀？"

王维恭恭敬敬道："《感遇》之诗托物言志，彰显张丞相恬淡心迹，晚生皆十分喜欢。比较而言，《感遇》之一与之七用心细微，余味悠长，晚生最喜，诵读最多。"

这组《感遇》诗共十二首，其一写道："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其七为："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王维继续说道："晚生之所以最喜此二首，缘于从中读懂了张丞相的高洁品格及不羁之性。屈子说过：'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张丞相其实想告诉我们，兰生空谷，不因无人而不芳，如此考虑也就不用患得患失了。"

王维自从见了张九龄，见他虽有萧索之感，然神色间从容淡定，看来已然走出此次贬斥的阴影。《感遇》之诗，其实就寄托了张九龄的满腔思绪。

《感遇》之七中，张九龄以丹橘自喻，另以桃李来影射当权的李林甫。可见写这首诗时，其心绪并未完全平复。经历了此后的日子，他本已心静如水，如今听王维重提旧话，又感叹道："唉，圣上受小人撺掇，近来对文学之士贬斥不少。其实文学之士之长处仅在于他们多识一些诗书吗？非也！我辈自幼读圣贤之书，心中由此渐生济世理想，理政时虽有缺失，终归不会行鬼蜮伎俩。唉，今后朝中环伺圣上左右者尽为那些势利之人，则国运堪忧啊。"

孟浩然见张九龄又被勾起了心事，在这里大发感叹，遂转移话题道："张丞相此来荆州，从此远离朝堂，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自可寄情山水，何必管这些俗事？"

张九龄摇摇头道："我不可在荆州待得太久。当初圣上夺哀授我为中书令，多年来未在老母墓前尽孝。过上两年，我还要向圣上央求返回韶州的。"

如此过了两年，李隆基果然同意张九龄返回韶州。张九龄回乡后不久忽然染病，竟然不治而亡，终年六十一岁。这是后话。

孟浩然见场面有些沉闷，又说道："你们知道吗？去岁八月，我陪伴何人到了洞庭湖？"

二人摇头不知。

孟浩然得意地说道："呵呵，某一日有人来访，惜我不识。那人倒是毫无拘束，径直走入堂中，然后大剌剌坐定，说道：'世人皆称浩然兄待客豪爽，我李白慕名而至，何不先拿酒来？'"

二人惊呼道："原来是李白啊。"

孟浩然微笑道："如此良辰美景，方为谈说李白的时候。我此后就陪着李白在这里盘桓数日，他又要向东游历，我将之送到洞庭湖方才分手。"

张九龄与王维此前读了李白的不少诗篇，顿时惊为天人。这日又向孟浩然详细问了李白的遭际，叹道："此人诗才如此，我等诗作与其相比，皆黯然失色。唉，想不到天下竟有如此奇人，他那首《蜀道难》岂是凡人能写出的吗？'噫吁嚱，危乎高哉！'何人敢以此开篇写诗呢？浩

然呀，如此奇人不为世人所知，实在可惜了。”

孟浩然道：“是呀，李白不愿参加乡试，专爱游历天下，求仙学道，且绝足不往京城，实在如明珠藏于泥土。”

“莫非他没有仕宦之心吗？”

“他当然有了，请张丞相看看他的那篇《与韩荆州书》，其仕宦之心彰显无余。”李白称的韩荆州即韩朝宗，原任荆州长史兼知山南东道采访使，是时因放任属下被贬为洪州刺史。李白写作此书时为开元二十三年，其开篇写道：“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纯属恭维韩朝宗，意欲请他举荐自己。然此书送与韩朝宗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孟浩然又道：“李白又向东游历，他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待他回转时也是一年以后了。待他回来，我让他拜见张丞相如何？”

张九龄明白孟浩然想让自己向朝廷举荐李白，叹道：“浩然，若李白由我举荐，对其前程有好处吗？”

孟浩然明白张九龄的心意。

张九龄又道：“我倒是渴望与他会面。至于仕宦之事，你还是劝他入京城找寻机会吧。”

李白此前不为人知，似乎横空出世一般。他之所以如此，那是缘于其独特的身世、漂泊无踪的游历及其狂放不羁的禀性。

李白出生于西域碎叶城，大约四岁时随父亲李客迁入蜀地。二十岁时只身出蜀，开始漫游天下，其足迹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之地，行到安陆地面时，巧遇许氏由此成婚，于是就在安陆居住至今。许氏夫人为其生了一儿一女，李白或居家享受天伦之乐，或出外漫游，日子过得轻松无比。

其实李白的内心并不轻松，其年近四十，尚无任何功名，日常用度还要仰仗夫人家中的周济，这也是李白写作《与韩荆州书》迫切求仕的因由。

不知是出于不屑，还是不愿被求学绊住身子，李白未走乡试、会试、诠选的仕宦路子。他现在希望官家能赏识自己的才华，如此能博得

一官半职。为了有一个进身之阶，李白甚至在郡望上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来历，将自己的身世弄得扑朔迷离，令人莫测高深。

李白自称为陇西李氏之后，即与大唐皇室同宗。至于其出于哪一支，便闪烁其词了。于是有人想到，莫非李白为唐初太子李建成或齐王李元吉之后？他们为避太宗皇帝的追杀，如此辗转逃往西域，至神龙年间方敢返回内地。而李白自言其“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一般而言如此才华横溢、诗赋文章汪洋恣肆之人，除了天赋异禀，必定家教优严，定非白丁之后。可当别人细问李白身世时，他笑而不答，人们只好继续猜测下去。

是时人们最为重视郡望，若李白果然为陇西李氏，则其出身高贵，任宦之途定然平坦。奈何李白并无谱系旁证，说话间半遮半掩，那么这郡望之说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求任之路当然不易。

却说李白此次出外游历又两年有余，待他返回安陆再与孟浩然见面时，得知张九龄已然返回韶州，不禁有些怅然。

孟浩然将张九龄所写的一封荐书交给李白，说道：“张丞相让你到京师走动走动，将此荐书交与秘书监贺知章。张丞相说了，贺公最善奖掖后进，其自号‘四明狂客’，与你太白弟的禀性大致相同，你们定为投缘，贺公定然对你有小助。”

李白闻言叹道：“难为张丞相如此了。”

李白的前一句话出于其新作之诗《将进酒》之中，诗曰：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此诗系李白东游时所作，其诗既有鄙弃世俗、蔑视富贵的傲岸心迹，又有慨叹自己不能遂愿的寂寞之情。至于“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

散尽还复来”之句，表明了他依然对自己充满希冀。

第四回　皇帝一日杀三子　惠妃数月失九魂

李林甫与牛仙客被授为宰相职，那牛仙客果然如李林甫此前预料的一样，独洁其身，唯唯诺诺而已，一切政事听由李林甫处置。李隆基看到这对宰相勤谨于政事，二人又默契合作，似乎又恢复到开元之初时的宰相格局，心中就大为满意。

不过，另一层忧虑又在逐步加重。

李隆基心中一直记挂着太子李瑛之事。

李瑛被封为太子二十余年，其间未曾涉足政事，无非日日读书而已，一晃就到了三十岁。李隆基相信，若李瑛心中没有想法，则为铁石之人，正是因为他心中肯定有想法，才对自己的皇位有了莫名的威胁。

李瑛如今与诸皇子之中最有才识者交往甚密，难道不是想成就羽翼吗？

此三人生母或逝或失宠，他们聚在一起或说对自己的怨怼之意，或提对武惠妃的怨恨之心，如此就有了与自己离心离德的渊薮。

李隆基思来想去，觉得目前此三子对自己的威胁最大，需未雨绸缪才是。他这日与武惠儿共进晚膳之后，笑问道：“瑁儿新婚之后，许久未入宫相见了。嗯，他与新妇过得如何？”

武惠儿说道：“呵呵，难得陛下记起瑁儿了。陛下少年新婚之时，当知其中滋味，所谓蜜里调油，即是瑁儿今日了。”

李隆基看到武惠儿说话时眼波流转，心中顿时忆起自己年轻时的情事，遥想那时无忧无虑，白日里与王崇晔等人或走马游赏，或斗鸡玩毬，入夜即与王氏、刘氏一起恣意欢畅，自己那时何曾想过今后能成皇帝？则当时的轻松惬意与李瑁的今日有些类似了。只不过瑁儿与自己年轻时的性子大为迥异，瑁儿日常处事谨慎端庄，少有呼朋唤友、恣情欢娱的时候。

李隆基又问道："你最近见过杨洄吗？对了，瑶儿府中的那个仆人又传出什么话了吗？"

武惠儿闻言，迟疑了片刻，未曾立刻回答。上次事件之后，牛贵儿转述了李林甫的言语，她方悟自己办了一件无比糊涂之事。本来太子与另外二皇子多次聚谈，语涉对皇帝的怨怼之意，皇帝已然大为震怒，且与宰相会商解决之道，不料张九龄将牛贵儿的原话全盘复述给皇帝，由此彰显了武惠儿欲为李瑁谋取储位的企图，事情于是中途夭折。

武惠儿悔意无限，知道自己的这一昏招，说不定招致了皇帝对自己的猜忌。为了弥补前失，她此后在李隆基面前绝口不提及太子李瑛之事。现在皇帝主动问询，他到底是在试探自己呢，还是心中果然关注？她于是悄然察看皇帝的神色，二人夫妻多年，她还是能从李隆基的神色间显露的细微之处，读出其真意。她瞬间已判断出：皇帝并非在试探自己。

武惠儿心间如此判断，说话时犹小心翼翼："陛下，妾见到杨洄之时，未曾刻意问询太子之事。那个张姓仆人倒是向杨洄言及鄂王的近时光景，好像一切如常，并无异常之事。"

"又如何叫一切如常了？他们三人莫非还如往常那样经常相聚吗？且一样说些怨怼之言？"

"正是这样。哦，对了，现在除了他们三人聚谈之外，有时太子妃之兄薛锈也加入其中。"

武惠儿看似平淡之言却暗藏机锋，她想告诉李隆基，太子李瑛三人非但不接受此前的教训，如今反而变本加厉，聚谈日益频繁，且又有新人加入其中！

李隆基闻言没有做声，脸上虽神色未变，其心中却翻江倒海。

李瑛现在竟然将太子妃之兄也拉入了聚谈阵营之中，看来其不轨之心日益明晰了。若他们兄弟三人聚在一起说些牢骚之话，尚可理解，现在一个外人加入其中，即可沟通与外官联络的管道。

李隆基以阴谋起家，当然熟知其中的勾当。遥想自己当初以郡王之身私下联络外人，在当时可谓无声无息，结果也能成就大事。如今李瑛

以太子的身份私下聚议，且形迹已露，相信其谋划之事已进展颇多。

李隆基想到这里微微一笑道：“哦，这名仆人还算忠心。待事情完结，你可嘱杨洄出面举荐，为此人谋一差使。”

武惠儿听到“事情完结”之语，心中不禁大喜，心想皇帝心中莫非已有定论了？她心想在此关键之时，务必出语谨慎，不可节外生枝，遂含糊地答应一声，不敢再问详细。

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李隆基是夜梦中似回到前隋仁寿宫中。他在一侧冷眼旁观，看到隋文帝大呼：“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既而令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前去寻废太子杨勇，并欲将时为太子的隋炀帝杨广废掉。谁知左仆射杨素早已成了杨广的死党，其立刻知会杨广，杨广一面派人入仁寿宫将皇帝鸩杀，一面控制朝中大臣，最终登上帝位。

李隆基看到数拨人在自己的面前来来往往，及至看到隋文帝服了毒药后翻起了白眼，心中大急，一面大呼道：“文帝一世英雄，岂能如此中了小人暗算？”一面抬脚欲上前拦阻。

宫内之人将他视若无物，他作势欲前，奈何双脚纹丝不动，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隋文帝渐渐没有了动静。

李隆基黑暗中醒来，蒙眬中发现武惠儿正与自己并头而眠，方悟刚才是南柯一梦。其神智尚未完全清醒，就静静地躺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独自思索：隋文帝一生睿智无比，何以不能善终呢？难道其上了年纪之后，心思就变得愚钝起来了吗？

古人最信天命，上至日月星辰变化，下至器物有所异状，乃至梦景，他们皆将之视为天神在向自己示警。李隆基在榻上静躺片刻，知道此后再无睡意，遂披衣而起。

宫女们急忙前来侍候，武惠儿于是也被惊醒，她睡眼蒙眬地问宫女道：“什么时辰了？”

宫女回答说：“刚交四更。”

武惠儿说道：“陛下，时辰还早，不如躺下再睡一会儿。”

李隆基道：“我睡意全无，再躺下还是睁着眼。你睡吧，我且到案前瞧瞧奏章吧。”

武惠儿哪里敢独自睡下？她也急忙下榻，殷勤侍候李隆基。

窗外依旧为沉沉的暗夜，李隆基独坐在案前随手翻看奏章，心思并未放在奏章之上。他心中反反复复还在琢磨着梦中情状：隋炀帝杨广是不是杀父篡位，史书上的记载扑朔迷离，未必当真。然自己梦境中见到如此情形，难道上天果然在向自己示警不成？

且说李林甫初为中书令，当然要励精图治一番。这日朝会之上，李林甫奏道："陛下，臣以为户部度支旨符过于烦琐，亟需简化；募兵仅限于京师及个别边关，全国须以此例统一；律令格式也亟需修订。若陛下允可，臣会同有司克日完成。"

李隆基闻言赞道："李卿举重若轻，这三件事儿说来简单，若想顺利实施，恐非数年之功。好吧，朕允你与牛卿一起完成此事。"

李林甫奏言简略，然所涉及的三件事儿皆为当前亟需厘改的大事。

所谓简化度支旨符，即此前每年先由户部将租税杂支造为旨符，然后发至州县及诸司，其事劳烦，又无定例，须百司抄写，仅纸张就需要五十万张。李林甫在政务中发现，如此办法劳烦不说，由于无常例，一些州县之官往往从中妄动手脚，由此影响朝廷赋税征收。

张说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然并不彻底，此时仅限于京师卫戍之兵及数个边关使用募兵，李林甫意欲将所有边兵皆改为募兵之制。

至于律令格式的修订，李林甫并非指正在编撰的《唐六典》及《大唐开元礼》，而是指武德年间以来律令格式的沿革，务必将之以文字的方式固定下来，以有实效作用。

这三件大事亟需厘改，李林甫适时提出，恰恰在李隆基面前显示了其吏治之才。李林甫知道，自己被授为中书令，那些文学之士心中以为他无文少识，巴不得他什么都干不成，如此就可瞧他的笑话。

朝会散后，李隆基单独将李林甫留下来，继续赞道："李卿啊，你这一段时日就全力办那三件大事吧。国家走至今日，亟需瞧出其中的厘改之处，如此方能使国家更加完美。嗯，朕授你和牛仙客为宰相，正是瞧中你们有这样的好处。"

李隆基既赞李林甫，又捎带自捧了一把，李林甫当然听得出来，急

忙谢恩道："陛下雄图大略，臣等躬逢盛世，如此遵旨替陛下办事，则万分荣幸。"

李隆基看到李林甫如此会说话，心中惬意无比。他忽然想起此前的宋璟、韩休和张九龄，暗道这些人仅会盯住那些阴暗之事，对天下甚多的光明之举视而不见，看来他们的性格过于偏执了。

李隆基又问道："今日朝堂之上，朕未及细问，若简化度支旨符后，那么朝廷单独赋税是多收了，还是少收了？"

李林甫道："陛下，臣欲简化度支旨符，非是仅仅少用一些纸张而已，实则通过简化，将地方的赋税折成相对数量，然后按例征收。如此化繁为简，昔日那些在文字间动手脚之人再无缝隙可钻，臣以为朝廷赋税定有增加。"

李隆基闻言心中暗赞道："此为吏治之才也。能于庞杂中瞧出事情的真貌，然后妥当处置，唯践行之人方有如此能耐啊。"

李隆基留下李林甫却非讨论赋税之事，他还想听听宰相对太子之事的态度。李隆基行到今日，大事皆与宰相商议，其从开元之初形成的办事规矩未失。他又与李林甫闲谈了几句，就将话儿转到正题之上，说道："李卿啊，还记得我们上次曾议过太子之事吗？"

"臣记得。当时陛下有废立之心，是张令拦阻了陛下。"

"是啊，朕前次将事情放下，不再追问。奈何太子与瑶儿、琚儿继续聚谈，看来他们的怨意难解啊。"李隆基说完，用炯炯的目光凝视李林甫。

上次事罢之后，李林甫知道皇帝对太子已生嫌隙。太子若被皇帝猜忌，其内无后宫之人相护，外无重臣相助，则其地位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那么皇帝肯定会旧事重提。其实上次若无武惠妃妄使昏招，被张九龄据以口实，李瑛说不定当时就被废掉了！

如今皇帝又来征询自己的意见，李林甫瞬间似乎变得期期艾艾起来，其先是摆出一副踌躇难答的模样，然后缓缓说道："陛下，臣以为此等皇家之事，不容外人来插嘴。"

李隆基当时并未反应过来，追问了一句："此为大事，例应与重臣会商。"

李林甫道："陛下，此前张令曾多次说过皇帝无私事，臣当时为属下不敢妄言，心中却以为不然。皇帝难道就无私事吗？譬如皇帝欲纳何人为妃，欲使何人为储，当然为皇帝的私事，外人岂能妄自多言。如眼前太子之事，其聚谈时并未言及国事，实为陛下家事，那么陛下欲斥欲贬，当由陛下做主。"

李林甫的意思很明白，处置皇子为皇帝的家事，那么皇帝如何处置，臣子不该妄言的。换句话说，皇帝不管如何办，臣子们都是应该完全遵从的。

这句话其实似曾相识，当初高宗皇帝欲立武媚娘为皇后的时候，长孙无忌及褚遂良等重臣坚决反对。此后高宗皇帝征询李勣的意见，李勣淡淡地说了一句："此系陛下家事，何必问臣！"高宗皇帝由此茅塞顿开，武皇后由此上位。

以李隆基的睿智，他岂不明白宋璟、张九龄等人苦苦坚持的正义何在吗？他当然明白，然自己心意已如此，李林甫又能如此识趣，他当然顺水推舟了。

李隆基闻言嘴角间又漾出微笑，太子李瑛的命运由此尘埃落定。

李林甫既然将太子之事定义为皇帝家事，李隆基就煞有介事地按照家法来进行处置。他令高力士将邠王李守礼、宁王李宪请入兴庆殿，再令宗正寺将太子李瑛、鄂王瑶、光王琚唤入，那个张姓仆人也被杨洄悄悄带入宫中。

李守礼此时须发皆白，李宪的鬓角也现白发，李隆基见了二位哥哥先是唏嘘感触一番，继而说道："二位兄长，都怪隆基疏于管教，你们的几个侄儿渐有不轨之心。今日请二位兄长来此，就是想请二位兄长做个见证，万一隆基处置不当，也请二位兄长当场驳正。"

李守礼与李宪不明何事，然听到让他们驳正皇帝，他们万万不敢的，李宪说道："驳正就不必了，陛下处置事儿，那是不会错的。"

李隆基道："今日非为朝中之事，无非家事而已。若隆基所行不

当，全凭二位兄长做主了。”

此后的事情过程非常简单，李隆基先斥三个儿子不思父恩，妄自多次聚谈，语涉图谋不轨；三子当然不认，李隆基遂唤出张姓仆人，看来那张姓仆人早有准备，其语无滞涩、口齿伶俐地将三人图谋之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此仆人记性甚好，能复述三人某年某月某日说了什么话，甚至将三人当时的座次及动作都说得非常细致。

李隆基最后问道：“这些话你们都说过吗？不会是这名仆人编造的吧？”

三人想不到身边竟然隐藏有父皇的耳目，他们一时间竟然呆了。

李隆基又转向二位兄长道：“二位兄长，隆基教子如此，实在有愧啊。我意将他们贬为庶人，你们以为如何？”

李守礼向来明白自己的身份，绝对不敢在李隆基面前乱说话，遂将目光指向李宪。李宪叹了一口气，他起初以为这三子无非聚在一起说些牢骚之语，不料他们说话如此深入，那么李瑛的太子之位就岌岌可危了，其心中惋惜，说道：“太子废立为朝中大事，陛下似应与朝中重臣商议一番最好。否则天下震动，恐惹物议。”

李隆基道：“我将二位兄长请来，则此事为我们的家事，没有必要与大臣商议。若二位兄长认可，就将他们废为庶人吧。”

李宪毕竟心存仁慈，说道：“他们从此失去王位，还望陛下使他们日常用度不差。”

李隆基见二位兄长不反对将此三子废为庶人，遂示意宗正卿当场宣读已然写好的诏书。李瑛等三人惶惶然跪而接旨，就听书中宣示将三人废为庶人，流薛锈于播州（今贵州遵义）。

事情若到此为止，殊非李隆基本意。当初王毛仲被贬的时候，其行之半路即被追赶而至的使者当场宣旨赐死。李隆基之所以如此行事，即是不允许危及自己皇位之人存于世间。太子李瑛心存怨言，其废为庶人后肯定怨气更大，则与王毛仲当时的境况颇为相似。

李隆基于是故技再使。

后一日，李瑛、李瑶、李琚还在城东驿被衙役看押的时候，宗正寺来了数名如狼似虎之人。领头之人先是宣读了皇帝的诏命，“三庶人”闻言后顿时脸如死灰，李瑛当即瘫倒在地。

原来李隆基同时将这三个儿子赐死，来人携有绳套悬于房梁之上，三人随后被吊身死。

同时，薛锈刚刚行至马嵬驿，使者快马追至，他于是也被结果了性命。

再一日，李隆基再下制书，将李瑛舅家赵氏、太子妃家薛氏、李瑶舅家皇甫氏、李琚舅家刘氏主要者皆予以流放，共有数十人受到株连，再加上其家属，有数百人相望于流放路上。

如此之行方为李隆基行事风格：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是时天下丰衣足食，人们日日处于一种祥和而休闲的气氛之中。如今京城中乍现大案，太子与二王被废后又被当即赐死，此讯息以长安为中心快速向四周流传，旬日之余即传播于天下。其传播过程中又被人演绎甚多，由此变得五花八门。

“圣上曾经说过，其即位以来，未尝杀一无辜之人。太子既长无过，二王英武绝伦，圣上听信谗言，一日杀三庶人，实为天下奇冤啊。”传言过程中，“三庶人”成为此案的代称，逐渐声名远扬。

是时李隆基在百姓心目中，实同神人一般。李隆基励精图治二十余年，使大唐国势蒸蒸日上，百姓丰衣足食，民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淳朴之风再现。人们日日盛赞遇到一位好皇帝的同时，说什么也不愿意相信此事系李隆基亲为，他们更愿意相信这是皇帝听信谗言，一时糊涂而已。于是，朝中是否出了奸臣，实为他们口沫横飞的所在。

然而李林甫刚刚上位，其日常勤谨理政，此时口碑尚好，若论奸臣为何人，人们说什么也怀疑不到他的身上。

京城中由于接近皇室，总有痕迹可寻，有人渐渐地将杨洄密探“三庶人”的蛛丝马迹传言出来，于是乎，武惠妃就成为了皇帝身边的奸人。

“知道吗？武惠妃即是则天皇后的侄孙女儿。她欲效则天皇后故事成为皇后，然圣上英明，说什么也不封她为皇后。她于是转而寻太子的不是，意欲替其亲生儿子寿王谋太子之位。”

“是呀，听说杨洄轻功甚好，最善听人壁脚。如此说来，杨洄得惠妃授意偷听‘三庶人’言语，再转由惠妃密告圣上？”

“当然了。听说惠妃最善添油加醋，唉，自古以来枕边风最为有效，圣上这一回算是落入惠妃的彀中了。”

人们谈论之余，不免怀念被贬的张九龄，有人说道：“其实九龄丞相在任之时，圣上听了惠妃言语就想废掉太子。奈何九龄丞相秉持正义，遂向圣上力请，太子因此侥幸保位。唉，九龄丞相去职后，朝廷重臣再无呵护太子之人。”

人们既然提起张九龄，势必引出李林甫，有人问道：“对呀，听说九龄丞相力保太子之时，李丞相也在当场，他的心意应当与九龄丞相相同呀。他这一次为什么不继续力保太子呢？”

“哼，他怎么会保太子？听说武惠妃的贴身太监牛贵儿一向为李丞相府中的常客，则李丞相定会力保寿王，又如何肯替太子瑛说句好话？”

这些真真假假的传言铺天盖地，渐渐也传入武惠妃和李林甫的耳中。

李林甫听了这些传言，想不到自己也被牵扯其中，由此百思不得其解。他在此事过程中，除说了一句皇帝家事的言语之外，其他时候皆游移其外，不料还是被牵扯进来。

李林甫一面感叹京城之中各方眼线太多，看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譬如与惠妃私下联络之事，还是被人瞧出了端倪；另一方面又想到，如今“三庶人”被赐死，惠妃和寿王上位之路一片坦途，若寿王果然能成为太子，自己的前途则不可限量。

李林甫由此感到很惬意，根本不在意这些传言。

武惠妃听到这些传言，就少了李林甫的从容，日益变得惶恐起来。

还在“三庶人”被赐死的当晚，李隆基入南熏殿与武惠儿共进晚膳。武惠儿是时已知“三庶人”被赐死的讯息，她第一时间的感觉是：皇帝怎么了？将他们三兄弟流放即可，为何要将他们赐死呢？

李隆基这晚没有胃口，仅轻轻地喝了几口粥之后就停箸不食。武惠儿轻声劝道：“陛下，长夜漫漫，若仅食数口粥，如何能挨过长夜呢？”

李隆基摇摇头，眼中沁出泪花，叹道：“朕今日赐死三子，唉，父子连心，他们现在已成黄泉之人，我于心何忍啊。”

武惠儿得知三兄弟的死讯，未见到李隆基的时候，心中还想皇帝毕竟为皇帝，其心硬竟然如斯。一日杀三子，常人哪儿有如此手段？待看见皇帝现在动了真情，方悟天下并无铁石心肠之人，就急忙上前安慰道：“陛下，他们已成黄泉之人，为之伤悲终归无益。唉，妾不知道陛下要赐死他们，若早一些知道，定然拦阻陛下，其实将他们流放外地就可以了。”

武惠儿如此说话，李隆基听来并不觉得悦耳，反而有了一些生厌的感觉，就在那里暗暗想道：太子之位如今空置，岂不是最合你的心意？张九龄当初将牛贵儿转述惠妃之话告诉皇帝，使李隆基洞悉了武惠儿的真实心迹，由此开始有了对武惠儿的警惕之心。然他有时候又想，自己与惠儿恩爱多年，她作为母亲替儿子谋一些事儿，亦属常理，心思随之模糊起来。

武惠儿从座中将李隆基搀起，然后二人相携走向寝殿。李隆基此时忽然大发感叹，说道：“皇帝有私事吗？看来李林甫说得不对。若是寻常家庭，能有为父者一日杀三子吗？”

武惠儿感到无法回答，于是选择默然以应。

李隆基又道：“我怎能忍心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呢？然他们已有结党之嫌，今后时日方长，为了天下，为了其他儿子的安定，我只有硬起心肠将他们赐死。由此看来，皇家没有私事啊。”

武惠儿近来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此时在李隆基面前不敢多话，唯有小心侍奉为上。

李隆基今日心情不好，闷闷地坐了一会儿，倦意不觉涌了上来。武

惠儿见状，亲自替其宽衣，然后将之扶上榻中睡下。李隆基头及枕上，不觉沉沉睡去，武惠儿一面令宫女将灯火熄灭，一面脱衣入被，她此时尚无睡意，就瞪眼在那里胡思乱想。

恍惚间，黑暗中影影绰绰走过来了三人。这三人皆身穿缁布长衣，头上的长发随意四散，他们到了武惠儿面前一言不发，环形相围。

其中一人缓缓说道："武惠妃，我们兄弟即将上路，想起你对我们的诸般关爱，就来瞧你一回。"

武惠妃听出此声音系光王李琚所言，那么另外二人即是太子李瑛和鄂王李瑶了。她心中此时非常清楚这三人已然死了，恐惧感顿生，犹故作镇静地说道："你们走就走了，与我却不相干。"

李瑶阴恻恻地说道："如何不相干了？我那府中的仆人诬告我等，莫非不是你的功劳吗？你如此处心积虑谋害他人性命，当有果报！"

三人中以李琚的性格最为火爆，其大声说道："如此贱人，不用多与她费口舌。贱人，走吧，随我们到阎王面前说个明白。"

武惠儿听到"阎王"之名顿时惊慌起来，她忽然弹身而起，拔足狂奔，三兄弟在后不疾不徐地追赶。

跑到了太极宫之中，武惠儿看到宫门边站立着一位盛装妇人，观其模样似为则天皇后，顿时大喜，狂呼道："则天皇后救我！则天皇后救我！"

及至武惠儿行到那名妇人面前，惊奇地发现此人并非则天皇后，赫然为先入冷宫再逝去的王皇后。

王皇后冷冷地说道："贱人，你终于有今天啊！哼，玩弄诡计可以逞凶一时，终有果报的时候。走吧，我们须到阎王面前分辩一番。"她说完此话，即张开双臂上前来捉武惠儿。

后有三兄弟追击，前有王皇后拦抱，武惠儿惊恐不已，她无法挣脱，喉间迸出凄厉的惨叫之声。如此一叫，武惠儿从梦中惊醒，只觉周身冷汗涔涔，心脏狂跳。

枕边的李隆基犹在酣睡，武惠儿渐渐明白自己刚才处于噩梦之中，

心中逐渐放下了。此时殿内一团漆黑，也不知此时为何时辰，武惠儿不敢扰了李隆基的睡眠，只好一动不动挨过难熬的时辰。

武惠儿此后再也无法入眠，其一遍遍回味刚才的梦境，心中又忽然收紧：莫非神鬼之事并非虚妄吗？这三兄弟不肯当即步过奈何桥，却来缠绕自己，看来他们心中的怨恨难以平复啊！再说了，王皇后死后从未入过自己梦中，何以三兄弟一死，她就及时出现了呢？想是她知道有了帮手，由此胆气愈壮。

武惠儿思来想去，觉得没必要与死人较真。天明之后，可差牛贵儿唤来太常寺的巫师，设法释奠一番也就是了。

及至杨洄将宫外的流言转述至武惠儿，她闻言后心中更为惊恐。此前太常寺的巫师到宫中施法一遍，然毫无用处，武惠儿夜里入睡后，还是常常梦到那帮人前来索命。如今天下人言汹汹，将“三庶人”被杀归罪到武惠儿身上，其心中由此又多了一层心思。月余之后，武惠儿受此折磨日渐消瘦，言语一日比一日少，她又不敢将自己的心思向李隆基诉说，只好强压心底，如此更增其病状。

李隆基并未注意到武惠儿的这些变化，高力士为内官之首，当然有人将武惠儿的性情变化告知了他。高力士又有意无意地接触武惠儿几回，大致明晓了她的心思。

李隆基这日在勤政楼阅罢奏书，起身欣然道：“好呀，看来李林甫确实有吏治之才，其厘改户部度支旨符不过数月，户部所收赋税较之去岁就增加了一成，可谓效果卓著啊。”

高力士看到皇帝心情甚好，近日已渐渐走出赐死“三庶人”的阴影中，现在又将全部奏书阅完，距离午膳时刻正好有一段闲暇时候，遂小心翼翼躬身说道：“陛下近日可曾感觉惠妃有异状吗？”

李隆基思索了一下，说道：“嗯，她似乎有些消瘦，话也越来越少了。高将军，可曾让太医替她瞧过吗？”

“已瞧过数次了，太医们实在找不出其病因，可谓一筹莫展。臣窃以为，惠妃之病在于其心事太重，药石对她其实无用。”高力士跟随李隆基多年，与常人相比，其说话还算直接。

“心病？莫非她还在思虑储位之事？”

“太子瑛被废，惠妃当然想立寿王为储。然瞧她如今的光景，其对储位并未思虑太多，主要还是惧怕、焦虑所致。”

“她惧怕什么？”

“臣听说惠妃曾让太常寺巫师入宫施法，以祛除心魔。如今宫外传言，将‘三庶人’赐死归罪于惠妃身上，惠妃会不会思虑太多，由此堕入了魔怔？”

李隆基此时回味起武惠儿近日的种种行为，再思高力士所言，顿时恍然大悟道：“是了，果然是这样。唉，惠儿平时敏悟果决，为何绕不开这桩事体呢？高将军，你须想些法儿让她脱开此魔障。朕这些日子也有些粗心了，惠儿又不向朕诉说，以致今日方知。”

高力士道：“惠妃的心病若想祛除，须当自解。臣再召太常寺巫师，让其立‘三庶人’牌位，再写上当时前去赐死的官员名字，让他们当着惠妃之面作法。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三庶人’心有戾气，自该找那些吊杀之人言语，不该缠着惠妃以致阴魂不散。”

如此法儿是否有效？李隆基心中实在没底。高力士提出的这个法儿明显是个馊主意，如此转移“三庶人”的目光，惠妃的心病就能医好吗？李隆基再叹息道：“祛除魔怔，也只有使此等法儿了。高将军，如今天气渐凉，可入骊山温泉宫住上一段时间。那里温泉滋润，惠儿若离开京城静养一段，对其心病当有裨益。”

武惠儿因惊悸而病，可见其心中甚是脆弱。此前许多人说武惠儿酷似则天皇后，“三庶人”被杀，这种传言愈发甚嚣尘上。如今武惠妃发病，说明其心智和手段与则天皇后相较差别甚远，则此等传言不攻自破。李隆基此时顿将对武惠儿的警惕之心抛到九霄云外，心绪化为浓浓的怜惜之意，亟切盼望她的病情好转。

太常寺的巫师此后奉召入宫祈请，奈何祈请数月，终无效果。李隆基得知了武惠妃的病情，从此变得呵护备至。这一日，长安的初雪降临，李隆基抚摸着她那消瘦的面庞，怜爱地说道：“惠儿，初冬已至。我此前多次让你入温泉宫静养一段时日，你屡屡却之。这次不许再推，我们明日就出行吧。”

武惠儿此时的身子已然十分虚弱，其眼光散漫无力。她心想温泉宫比京城中温暖许多，又得温泉滋润身体，对自己的病说不定大有好处，遂答应前往。她又向李隆基提出一个请求，即允准寿王李瑁夫妇随行，李隆基当然满口答应。

武惠妃一路颠簸到了温泉宫，起初几日得温泉滋润，皮肤有了颜色，进食也稍多一些，李隆基见状大喜。

然而十日之后，武惠妃又恢复离京时的状态，进食日少，身体日瘦。李隆基每日前来探视一回，其他时候自有其他妃嫔陪侍。李隆基这日起床之后，高力士向他禀报道："陛下，惠妃的身子恐怕不大好呀。昨晚惠妃后半夜忽然大喊大叫，竟然脱力昏了过去。太医忧心忡忡，认为此地不宜久留。"

"惠儿入温泉宫后渐趋平静，她为何又大喊大叫起来？"

"臣听惠妃身边的宫女说，惠妃夜里喊叫之时既提及'三庶人'名字，又提废后王氏之名，看来其魔怔依然未除。"

李隆基叹道："唉，我之所以劝惠儿前来这里，就是让她忘却那些记忆。唉，这几个鬼魂不依不饶竟然追到这里了？也罢，我们过去瞧瞧惠儿。"

武惠儿的寝殿里人影幢幢，其夜里昏厥过去，令众多宫女、太监与太医在这里忙乱不已，寿王李瑁夫妇一大早闻知此讯，也急忙前来侍候。

经过一番手忙脚乱的救治，武惠儿终于清醒过来，脸色苍白，头发蓬乱，显得憔悴无比。她此时看到李瑁夫妇侍立床边，就叹道："唉，毕竟活过来了。瑁儿，我们母子所幸还能相见。"

李瑁闻言，眼泪不绝地涌出，杨玉环也陪着垂泪不已。

这时，就听门外高力士喊道："圣上驾到。"

李隆基与武惠儿相会之时，外人例不得同室。虽李瑁夫妇，亦得回避。只不过今日李隆基来得性急，其他人躲避不及，只好顺势侍立一旁，并敛身屏气。

李隆基大步走入室中，其目光忽然触到了李瑁身边的杨玉环，心间不由得大震：此女新婚时身材纤弱，哪承想数年过去，竟养得如此珠圆玉润，光彩照人！

李隆基毕竟关注武惠儿的病情，其心中的绮念一闪而过，目光很快移到武惠儿的面庞之上。

武惠儿看到皇帝前来，干涸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涕泪涟涟地说道："陛下，妾只怕不能好了。妾刚才想了，妾不想将此身子寄于此骊山之中，还想回到京城最为安心。"

李隆基道："你身子如此虚弱，哪儿敢再经鞍马之劳？惠儿，还是在这里将息数日吧。"

武惠儿微笑道："不妨的。此去长安不远，让车儿慢慢行走，那是无妨的。"

李隆基叹息了一声，扭头唤高力士，令他速去安排，午后即车驾还京。

武惠儿回到兴庆宫南熏殿，夜夜梦见前来索命之人，如此又强熬了十余日，终于油尽灯枯，阖目而逝。

李隆基见武惠儿辞世，想起此前的恩爱情景，心中悲痛异常。李隆基除了将之厚葬于敬陵之外，还在长安昊天观之南为之立庙彰念。

李隆基下制赠武惠妃为"贞顺皇后"，武惠妃待王皇后被废之后，先是孜孜以求皇后之位，继而再为亲生儿子谋求太子之位，惜皆未成功。她死后方得皇后之名，黄泉路上也算多了一些安慰。

李林甫得知武惠妃亡去的讯息，心中五味杂陈。他一面深深惋惜，如此的宫中强援得来何等不易？怎么倏忽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又一面暗自感叹，女人中武惠妃也算超卓之人了，只可惜她年龄未及四十就轻易弃世了，如此一来，寿王李瑁失去了母亲的关爱，其太子之位就变得渺茫起来，人算不如天算啊！

第五回　李亨走运升太子　皇帝施蝶选美人

自从武惠妃逝后，高力士渐渐发现李隆基变得沉默起来，睡眠时间与食量也在减少。

屈指算来，高力士随侍李隆基身边已历三十余年。某日高力士向李隆基表白道："臣生于夷狄之国，长自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余年。尝愿粉骨碎身以禅玄化，竭诚尽节，上答皇慈。"李隆基知道他的这席话发自肺腑，满腔真诚，因忧容待之。李隆基除了嘉许高力士之忠诚，还甚为赞赏其行事原则。史称高力士"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其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持国柄而无权，近无闲言，远无横议"，由此可见高力士长久得宠的原因。

高力士比李隆基年长一岁，二人年龄相近，又旦夕在一起，那么李隆基有了心事，高力士能够很快洞察其细微。高力士知道，皇帝之所以如此减膳少眠，近因是为武惠妃新逝，远因则是忧虑太子之位由何人来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武惠妃能够专宠二十余年，所倚绝不仅是容貌及顺承，更多的还是她与皇帝男欢女爱，心意互通。那么武惠妃新逝，李隆基心中顿时空落，由此伤悲实为正常。高力士知道，不可能很快让皇帝步出这个阴影，唯有让时间来慢慢淡化。

高力士相信，皇帝在储位之事上的犹豫，缘于他身居其中不能自拔，由此不能全盘衡量。若太子之位能够早日解决，皇帝的心情也会大有好转。

皇帝此时的心结是：果然让寿王李瑁成为太子吗？

当初太子李瑛被废赐死，武惠妃当时病状未显，李隆基曾向宰相询问立储的人选。牛仙客唯唯诺诺唯李林甫马首是瞻，李林甫没有一丝犹豫，当即建言寿王李瑁可为太子。

高力士其时在侧，闻言后紧盯皇帝的反应。李隆基此时脸上未有喜怒之色，甚至还闭目思索了一会儿。高力士明白，李林甫今日的表态实在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他刚刚向皇帝说过废立太子为皇帝家事，今日又怎能直言推荐太子人选呢？

此前已有风言风语说惠妃与李林甫私下联络甚频，那么他如此表

态，肯定是得惠妃之语了。

李隆基心细如发，怎能容许宠妃、宰相以及今后的太子连成一线呢？他现在隐忍不发，很大程度上归于自己与惠妃的恩爱。

如今惠妃已逝，则皇帝心中当有微妙的变化。高力士斟酌再三，觉得自己该是向皇帝进言的时候了。

李隆基自从武惠妃逝去之后，近一个月未让其他妃嫔侍寝。高力士这日待李隆基用毕晚膳，上前请示道："陛下，前日会稽奉来数盆百叶木芙蓉，今日其花开得正旺，还请陛下移步前去一观。"

李隆基微微一笑道："好呀，我们就前去一观吧。高将军，你这些日子费尽心思，无非不想让我孤坐殿中吧？"

高力士道："饭后百步走，此为古训。臣觉得甚有道理，遂促请陛下，不免有些聒噪了。"

百叶木芙蓉摆放之地在"花萼相辉楼"之下，李隆基近来一直居住在兴庆殿中，两地相距何止百步？高力士被李隆基识破心事，也就不再遮遮掩掩，又说道："陛下近来减食少眠，说到底还是常常孤坐殿中少有行动的缘故，臣无能使陛下心境顿开，只好用如此法儿让陛下起身了。"

李隆基大为感动，说道："朕号称君临天下，然天下之人能知朕冷暖者，唯高将军一人而已。嗯，走吧，我们就走动一回。既在宫中，就不用他人相随了。"

其时刚至初夏，白日里阳光甚烈，到了太阳掩入西山之后，些许凉意渐渐沁起，人行在庭院之中，倒是十分惬意。李隆基在甬道上行了一段，眼观四周的姹紫嫣红，再嗅花香阵阵，心绪渐渐展开，其喟然叹道："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高力士知道皇帝所吟的为庾信的《枯树赋》，说的是东晋大将桓温北征经过金城，看到自己年轻时所种柳树皆已十围，遂叹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遂攀枝执条，泣然流泪，感叹岁月易逝。李隆基现在如此吟咏，大约睹宫中景物依旧，而佳人已逝，其心中多有悲怆之意。

高力士为了转换李隆基的心意，不随其话头触景生情，笑道："陛下，臣已让武贤仪香汤沐浴，待会儿将她送入兴庆殿如何？"

武贤仪虽姓武，却与武惠妃无任何瓜葛。其已被李隆基临幸过，去岁末刚刚生下了李隆基的第二十九子李睿。武惠妃在世的时候，宫内人为示区别，皆呼武贤仪为"小武妃"。

李隆基闻言摇摇头道："唉，自从惠儿走后，我对女人再无兴趣。高将军，还是免了吧。我近来睡眠不好，若再来一个不如惠儿熟稔的女人为伴，说不定会扰了睡眠。"

高力士见皇帝不肯，也就不再勉强，遂叹道："陛下正当盛年，还是需要阴阳调和的时候。臣窃以为，惠妃生前侍奉陛下无微不至，她现今若地下有知陛下如此不爱惜自身，其寸心顿碎。"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我心中明白这些道理，奈何心中思念如此，挥之难去，实为无法之事。"说完话又长长叹息了一声。

高力士深明李隆基的性情，知道他宠爱某女时，往往全然投入，其情既醇又浓。如今武惠妃逝去，其心绪难平，实为例证。然随着时辰的缓缓逝去，终将会冲淡他的心绪，所以高力士也不愿继续这个话题。

百叶木芙蓉在暮色中开得正浓，该花顾名思义，叶子生得极为繁茂，阔如蒲扇，密密匝匝地镶满枝干，最顶处方绽放出一朵粉红色的荷花状花儿。共有六盆摆放在一起，竟然成为一片小树林，青叶的清新之气与花儿的馥郁浓香混同一体，随那晚间的轻风曼舞，由此弥漫四周。

主仆二人绕丛而观，李隆基观之心情渐渐舒展，啧啧赞道："会稽至长安何止千里？将如此大棵的花儿搬运至此，委实不易啊。"

高力士道："若无裴侍中疏通漕运，这些江南的稀罕之物肯定难以看到。如今漕运通畅，关中粮草已然无虞，顺手捎来几盆花儿让陛下欣赏，实谓举手之劳了。"

裴耀卿此前主持的运粮关中之事大获成功，此后不管关中发生何种灾害，那些江南之粮可以源源不断输入关中，李隆基再也不用率领百官前往洛阳就食，由此彻底摆脱了"逐粮天子"的讥称。

李隆基闻言大为欣喜，说道："是啊，开元以来办了多少难事儿？这运粮关中，可谓锦上添花了。裴耀卿办成此事，不枉其为相一任。"李隆基说完，又开怀大笑了数声。

高力士一直在观察着皇帝的神色，李隆基先是开颜，继而发出会心的笑声，足证其心情与刚才相比大有改善。高力士觑准这个时机，开口言道："是啊，陛下英明无比，又有能臣辅佐，则天下再无难事。然如今有一件大事，并无难处，陛下为何一直拖延未定呢？"

"什么大事？"

"太子未定，即为大事啊。"

李隆基闻言，脸色顿时为之一暗，那些莫名的心事又搅动上来，他看了高力士一眼，叹道："高将军随我多年，难道不明白我的心事吗？这太子之事，又如何无难处了？"

武惠儿当初为了替自己的儿子谋取太子之位，不惜采取卑劣手段罗织太子李瑛结党的证据。武惠儿有心栽柳，不料想牵动了李隆基的心事，由此痛下杀手，一日杀三子，彻底铲除了这个可能图谋不轨的萌芽。此后李林甫数次建言立寿王李瑁为储，李隆基又想起武惠儿当初找张九龄的情景，再看到李林甫如此积极，心中其实不想立李瑁为太子，然究竟立何人为太子，其心中并无目标。恰值武惠儿病情延续数月乃至身死，此事就被耽搁了下来。

李隆基的心绪其实陷入一种偏执之中，其不想立李瑁，又碍于武惠儿之面和李林甫之请，不想直接拒绝，心中由此忧患不乐。

高力士此时率然说道："陛下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

此句话顿时点醒梦中之人。

当初立李瑛为太子而未立长子李琮（幼时名为嗣直），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为李琮幼时狩猎时，曾被野兽抓伤脸庞，由此破相，则无太子之仪。高力士现在说推长而立，那么李琮破相依旧，无继嗣资格，次子李瑛被废赐死，如此就轮到三子忠王李亨了。

李亨生于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其生母杨氏。其时李隆基为东宫太子，太平公主上倚哥哥睿宗皇帝之势，手下爪牙众多，就是东宫之中也多有太平公主的耳目，他们朝夕洞察，将太子的一举一动报与太平公主。某日李隆基得知，杨氏怀孕了，他当即大惊失色，生怕被姑姑得知后再告之父皇，以此举证自己沉湎声色，不足为太子。李隆基召来张说密商。张说心领神会，从宫外寻来三贴去胎药交由李隆基。谁知李隆基亲手熬药，但其三煮皆覆，杨氏肚中的胎儿因此保全，后来足月而生，成为李隆基的第三个儿子，是年二十八岁。

李亨被封为忠王，此前历任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大使、单于大都护、河北道行军元帅等职。不过亲王为任，向为京中遥领。

李隆基闻言先是思索一会儿，继而击掌赞道："汝言是也！汝言是也！对呀，我此前为何就想不起来呢？"

高力士微笑不语。

人皆有私情，对儿女也有厚薄之分。李瑛当初被立为太子，其中肯定有母亲赵丽妃正当专宠的功劳；李瑁以十八子之身份跃入李隆基眼帘之中，还是母亲得其宠爱的原因。相比而言，李亨之母杨氏早被李隆基遗忘，那么李亨也就变得默默无名了。

李隆基又道："你提醒得好呀！亨儿仁孝无比，又好学不倦，此前又不和那几个逆子混在一起，实在稳妥。好、好，还是我家老奴最识我心意。"

李隆基如此说话，其心中已然属意让忠王李亨为太子，高力士知道点到为止的道理，绝不废话相随。其时暮色更浓，数名识趣的太监手持灯笼远远等待，高力士劝道："陛下，时辰不早了，请回吧。臣让他们过来照路吧？"

李隆基今日由于终于想通了立储的事儿，心中大为妥帖，周身也变得轻松起来，其脸含微笑，答道："好哇，让他们过来吧。对了，你过一会儿将武贤仪送过来吧。"

高力士看到皇帝终于答应招妃，心想今日不虚此行，嘴角间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李隆基一旦想通了太子人选，就立刻付诸实施。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李隆基下诏立李亨为皇太子；七月初九，李隆基率领百官亲御宣政殿，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册太子典礼；再过十日，又下制册立忠王妃韦氏为太子妃。

自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儿向太子李瑛发难至今，已历三个年头，此前默默无闻的忠王李亨一跃而成为皇太子，则储位之事从此尘埃落定。

李林甫此前坚决荐李瑁为皇太子。其实李林甫行事一贯少有棱角，他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李瑁，使皇帝知悉，朝野之人皆闻，与其惯常行事大为迥异。如今李亨成为皇太子，李林甫因武惠妃已逝也不再坚持，转而赞同皇帝此封，然退至府内，其心中有着许多悔意。

李林甫回府之后，遇到思虑大事的时候，往往入那间密室静思。此密室不许任何人入内，李林甫处其中时更不许别人打扰。李林甫为此密室取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名曰“精思堂”。

皇帝颁下册太子之诏后，李林甫回府即迈入“精思堂”，在里面待了两个多时辰。府中的晚膳早已备好，然李林甫不到场，阖府上下只好静坐等待，那些不谙事的小儿女们肚饿难忍，纷纷哭将出来，其母只好悄悄寻来些糕点之物聊为充饥。

李林甫深悔自己不该如此旗帜鲜明，使朝野之人皆明自己的心思所在。长期的仕宦过程中，李林甫养成了凡事不轻易表态的习性，然此次率然表态，也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事情很明显，李林甫能够击败张九龄，说明皇帝对他大为赏识。若再得皇帝的宠妃为援，那么这个相位就可以长久地坐下去。万一某日皇帝龙驭宾天，继任者为他力荐而来的太子，则李林甫的荣华富贵，也可以继续下去。

然人算不如天算，谁会料到年龄不到四十的武惠妃会突然逝去呢？

李林甫的悔意毕竟只是一瞬间，他现在想得最多的，即是如何应对今后的太子李亨。

李亨此前无助无援，无非一个失落的藩王而已。此前李瑛为太子二十余年，此后寿王李瑁继任太子呼声最高，任何人想不到这太子之冠会

轻易地落到他的头上。李亨现为太子，皇帝李隆基正当盛年，其身体康健，精神健旺，观如此光景，太子若想继任皇帝之位，恐怕二十年之内毫无希望。李林甫相信，太子李亨现在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保住这太子之位，其行事态度势必为待皇帝以谦恭，待臣下以谦逊，日常以读书为要，不敢轻易插手朝政之事。

李亨有如此保位的心态，只要皇帝李隆基对李林甫的信任不改，他就难以对李林甫构成任何威胁。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李林甫是一个谋虑周全的人儿。他此时心中已然断定，自己前度举荐寿王李瑁太切，由此就将自己推向太子李亨的对立面。皇帝李隆基信任自己之时，太子李亨毫无办法。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万一哪天太子果然上位了，自己的荣华富贵顿时处于堪忧的境地。李林甫又将李亨的任职过程与人脉关系想了一遍，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李亨自幼爱学，尤对兵法军机之事最感兴趣。李隆基看到这个儿子有此长处，遂选名师予以教授，并允他与志趣相投之人在宫中学习，并相谈论。这些人中现有二人最为著名，一个是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另一个为陇右节度使王忠嗣。

及至李亨年龄渐长，李隆基量才授用，开元四年，李亨年方六岁时，授其为安西大都护；开元十五年，授为朔方节度大使、单于大都护；开元十八年，又授其为河北道行军元帅。

唐制规定，藩王授实职时仅为京中遥制，仅有名义上的职称，而无实际统驭之实。像李亨的军职虽显赫，其实从来未统驭过兵将。尽管这样，李亨还是可以和名义上的下属将领有所交结，譬如他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之时，其名义属下的八总管率兵十万取得北伐大捷，这些总管归捷后例先向李亨禀报，李亨也因此次军功被授为司徒。

再观太子妃韦氏一脉，其世代为望族，姻亲关系在贵宦之家盘根错节。太子妃之弟韦坚，又新被授为京兆尹，韦坚又与刑部尚书李适之交厚（李适之系太宗皇帝长子李承乾之孙，此人善文能饮，与贺知章、张旭等人来往颇多）。

李林甫稍稍将李亨的人脉关系梳理一遍，心中叹道：想不到如此一个无声无息之人，一旦成为太子，其风头竟然盖过了故太子李瑛！

李亨的亲生母亲出身于弘农杨氏，如此有着皇室血统的望族之门，当然将出身于草莽之间的赵丽妃压比了下去。李瑛与李亨同为皇子，其母亲出身就有了高下之分。

当李林甫笑眯眯地走出“精思堂”的时候，意味着他已将太子李亨的事儿想得非常清楚。至于他到底想了一些什么，下一步如何与太子李亨面对，天下之大，此时没有任何人能知其心事。

那日武贤仪侍寝之后，李隆基第二日就将其抛之脑后，再未召见。此后多日，李隆基将自己可意之人寻来侍寝一遍，其间也偶召新人，不久就兴致索然。

高力士明白皇帝闷闷不乐的原因，李隆基这日下朝之后，高力士殷勤地说道：“陛下，后宫庭院内花间相映，且今日天上阳光有云层遮挡，阳光并不强烈，适宜去漫步一回。”

李隆基知道高力士的心意所在，叹道：“你以为还能巧遇惠儿那样的佳人吗？唉，诸事不可强求，那种巧遇岂能重复？”

高力士被皇帝说中了心事，只好讪讪而笑。

李隆基又道：“六宫粉黛众多，为何与惠儿相较，皆失却颜色呢？”

高力士道：“想是陛下心有专属，由此心无旁骛。臣以为，陛下若能复原心迹，定能找到中意之人。想当初惠妃久处掖庭宫，若无那次巧遇，她岂不是要在掖庭宫劳役终其一生吗？”

“嗯，你说得有些道理。然近日以来，我阅人甚多，又有哪一个如惠儿那样的呢？”

高力士心中不以为然，心想宫中有品秩者近千人，仅就体貌而言，胜过惠妃者又何其少了？皇帝心间不能平复，还是难以忘怀惠妃的缘故。

开元之初，高力士品秩渐高，李隆基见之则呼其为“将军”，未将他当成纯粹的内官，则高力士可以在宫外建宅。高力士有了新宅，即娶吕氏为妻，再收养子，俨然一个气度森然的贵宦之家。高力士虽有妻有子，无非装点一下明面上的虚荣，像他与吕氏如何有夫妻之实呢？吕氏

不过一名内管家而已。高力士难与女人有夫妻之实，也就难以体察女人滋味和男女心情，他也就不能全识李隆基的心怀。

李隆基现在兴致索然，令高力士也一时束手无策。

李隆基于开元初年决心依贞观故事行事，不免内敛性情，未在女色上用心太多。然他年少之时即与王崇晔等人聚众游赏，洛阳城及长安城中的勾栏之处也多有他们的踪迹，实为烂漫飞扬之心性。尽力抑制这种心性，可以沉寂于一时，终究难以悉数斩绝。这些年天下繁华似锦，朝中大事皆能妥帖安置，特别是近来将挠心的储位之事平稳册封，令李隆基的心思有所活泛。

少年时的好玩场面忽然浮现在李隆基的面前，其心中顿时有了一个新奇的念头，遂微笑着说道："好呀，高将军，我们就来一场好玩的物事如何？"

"好玩的物事？"

"是呀。你刚才不是说过要到花间漫步吗？花间漫步就不必了，你可寻一个少有花木的庭院。"

"若论花木甚少的庭院，兴庆宫中以显庆殿前花木最少，且离这里甚近。"

"嗯，就选在那里吧。你这就前去唤来百名宫人集于此院，不要那些侍寝过的妇人，最好寻些生面孔过来。你集齐之后，再来唤我。"

高力士答应了一声，躬身退下前去安排。他知道，皇帝这一次换了新法儿欲选新人，自己深明皇帝的心思，务必所选得人。

若在宫中数万人之中选出百人，殊非易事。若要悉数听选，须费很多时辰。高力士选用了一个快捷法儿，即挨个宫殿走走，看到顺眼之人即令她盛装至显庆殿前等候。如此集齐百人，也费时一个多时辰。

李隆基看到满头大汗的高力士前来促请，问道："集齐百人如此难呀？不觉已至午时了。"

高力士躬身答道："臣妄自猜度陛下心意，并将诸女一一过目，实在颇费时辰。累陛下久等，臣之罪也。"

李隆基笑道："你何罪之有？为此小事，你以将军之身奔忙劳顿，我心其实颇为歉疚。"

"臣侍奉陛下，虽忙累无比，若能换来陛下一丝愉悦，则为臣之幸，天下之幸。"

李隆基起身笑道："呵呵，我知道此话为衷心之语。高将军，昔年我们一见如故，此后三十余年相携至如今，我们名为主仆，实为老友了。你年长一岁，让你如此奔忙，我终有歉疚之心。罢了，我们过去吧。"

二人步下勤政楼，沿着甬道向显庆殿方向走去。高力士此时惊异地发现李隆基手中还拿着一只小小的锦盒，急忙趋步前去，欲将锦盒换持于自己手中，李隆基摇手不许，高力士又问持此盒有何用处。

李隆基故作神秘道："此盒大有用处，你一会儿自可明白。"

甬道右侧生有一蓬芍药花儿，其绽放的花朵儿召来了数只彩蝶上下飞舞。李隆基见之蹑手蹑脚放低身子向花丛接近，就见他在那里揭开锦盒盖子，然后作势猛扑了几回，转身之时脸色笑容灿烂。

高力士不明何意，急问其故。

李隆基到了高力士面前，将锦盒稍微打开一条缝儿，令高力士向内观看。

高力士看见，盒内有一只硕大的五彩蝴蝶正在那里鼓动双翼，竭力想从盒中挣脱。李隆基将盒盖合上，问道："瞧清楚了吗？"

"瞧清楚了。里面有一只蝶儿。"

"知道其颜色吗？"

"此为一只五彩蝶儿，且以金色为主，极易辨认。陛下扑下这只蝶儿，有何用处呀？"

高力士想起李隆基刚才的扑蝶之状，心想皇帝虽然是五十岁的人了，却身手矫健，不输于少年，心中就大为叹服。

李隆基莞尔一笑，说道："你只要记清了此蝶的形状，下一步即有大用。"

百名佳人盛装立在显庆殿前，恰似凭空生出百丛花木，只闻院内香风阵阵，说不尽的风光旖旎。她们不知来此何事，已在这里俏立良久。待看到皇帝乍然出现在面前，皆心中大震，全不顾爱惜自己的洁衣，纷纷匍匐叩首行礼。

李隆基令她们平身，然后说道："朕今日有暇，欲午膳时与尔等在显庆殿内会食。此时菜食尚未备妥，你们可在庭间等候片刻，也就不用太过拘谨了。"

此前高力士已嘱尚食局在显庆殿内备菜，众女闻听午间可与皇帝一起共同进膳，皆喜形于色。其中一些心思灵动之女暗自想道，若今日能得皇帝龙目惠顾，说不定能够成就一段喜缘，其春心拱动不已，暗思接近皇帝之策。

李隆基看到众女起身之后不敢随便走动，皆拘谨地站立原地，就对高力士说道："她们如此站立不动，倒是免了你的一番周折。"

高力士不明其意，急问究竟。

李隆基微微抬起锦盒，示意道："还记得这只蝴蝶的模样吗？你若记不清楚，可以再看清楚。"

高力士记性甚好，回答说不用再看。

"嗯，我待会儿将此蝶放出，你须瞧仔细了，看看这只蝶儿最先落在谁的身上。呵呵，她们今日盛装来此最好，身上既有香气，又梳有头油，且珠钗满头，蝶儿定为喜欢。"

高力士此时方悟李隆基捉蝶的本意，遂微笑着答道："如此说来，蝶落之处之人即是今日为陛下侍寝之人了？"

李隆基微微一笑道："你仅记得侍寝之事。午膳之时，你让此女在我身后侍奉用膳吧。"其说完话，即伸手揭开锦盒盖，那只五色蝴蝶乍见亮光，顿时展翅飞将出来。

高力士全神贯注，盯紧蝴蝶的飞翔路径。

蝴蝶先越过李隆基的头顶向来路飞去，再观眼前似无花丛可依，遂折转身子北飞。蝴蝶之所以如此，自是闻到了庭院之中透来的馥郁香气。是时，人们使用香料愈加炽烈，这些宫人虽难以用上名贵的香料，其身上衣装皆被香料熏过，一些人身上还挂有香囊，由此香气弥漫，引来蝴蝶反身。

这只蝴蝶忽高忽低飞入人丛之中，追寻自己最为喜爱的香气所在。高力士紧盯此蝶，脚步不由得随之挪动，渐至人丛之中。高力士紧盯上方，其挪动之时竟然撞到躲避不及的宫女身上。众女眼观显赫的高大将军如此怪异举动，皆不识其意，心中骇异万端。

那只蝴蝶最终落在一个身着翠绿衫子的女子头顶，高力士行至其身旁，闻到此女身上散发出一股龙脑香的气息，心中暗暗叹道：这只蝶儿莫非也知香料的贵贱程度？龙脑香较之寻常香料，要名贵许多，蝶儿一路不顾他香直奔而来，定是识得此龙脑香气了。

宫中寻常之人难得龙脑香料，此女能佩龙脑香，则其非为寻常宫人。高力士定睛一看，识得此女为典乐女官，其享有六品秩级，当然有财力使用龙脑香了。

此女午膳之时侍奉李隆基用膳，晚间则入兴庆殿侍寝。另外九十九女后来得闻此女之所以被皇帝选中，原来是其使用的香料招来了蝶儿，不禁扼腕而叹，一些有财力的女官深自悔恨，只怪自己那日为何不将好香用上呢？

经历了这样一场蝶选佳人的游戏，宫中之人使用香料量大增，更有许多人费尽心机寻来名贵香料常佩身上，渴望被皇帝再次选中。

李隆基儿子众多，其于开元十年在长安东北角兴建“十王宅”，随着儿子日渐增多，“十王宅”中居住者早已不止十人。其南临兴宁坊，西靠长乐坊，东北两面与城墙相邻，渐渐有了一大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的华丽宅宇。这片殿楼越建越多，除了安置李隆基的儿子之外，其数量众多的孙子也要有自己的院宇，于是建筑越过北城墙向北延伸，其西墙与大明宫相接，成就了好大一片院落。李隆基这一次接受上次“十王宅”气魄太小的教训，将此院落取名为“百孙院”。

诸王之宅中，每宅皆配四百宫人侍候；“百孙院”中，每院也有四十

宫人侍奉左右。

寿王宅约建成于开元十五年，此为武惠妃的亲生儿子之宅，建造之人当然小心巴结。诸宅的大小规模以及殿宇高度有严格规制，建造之人不敢丝毫逾制，然在用料选材及精细程度上，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些人为了巴结皇帝宠妃，当然用钱时没有节俭的意思，将寿王宅建得美轮美奂。

寿王李瑁自小在武惠妃的呵护之下，可谓身处锦绣丛中顺风顺水，若非武惠妃早逝，寿王进位为太子，并非不可能之事。

强势母亲养育大的儿子，大多恭顺心慈。李瑁自幼在宁王府中长成，入宫后随兄长们一起读书习礼，养成了腼腆有礼、谦让宽容的性格。其长大之后，此性格终究难改，与其母之性情相比大为迥异。

武惠妃与杨洄谋取太子李瑛之时，其间惊心动魄且曲折往复之处，李瑁其实一点不知。当然，武惠儿逝时，李瑁满腔悲痛，这种悲痛并非基于从此失去了可以助力的大靠山，纯粹是基于母子亲情。

因为李瑁排行第十八，他从未奢想过自己能够上位为太子。武惠妃明白这个儿子性情恭顺，那么谋取大事之前没有必要将企图先向他透露。如此一来，李瑁觉得能成为一个养尊处优的藩王，则心已足。

是夜繁星满天，月光下泻，寿王宅前院的“春知堂”内灯火通明，远远可闻其中的鼓乐之声。

此为寿王宅演习歌舞的所在，李瑁虽未有其父李隆基谙熟乐律的能耐，却偏爱观闻歌舞。

今日入乐之诗为王维的新诗《终南山》。王维现为兵部库部郎中，其眼见张九龄罢相之后，李林甫对文学之士日渐厌恶，心中就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前面说过，王维不赞赏陶渊明弃官的做法，他需要继续为官，又见当时朝中风向，就选择了既仕又隐的路子。某一日，王维携友入终南山游历，偶然瞧中了一处半山腰间的破败房舍，遂出薄资将之购买下来，稍加整修一番，闲暇时即离开京城入住其中。这首《终南山》，即是王维在终南山中探幽入微时的感遇之作，诗曰：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之迥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笔，阴晴从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此诗很快传入京城入乐，成了京城近时演唱的首选之曲。

李瑁此时悠闲地宽坐于座中，听完一青衣女子肩扛药锄将此诗清唱了一遍。既而乐声次第响起，八名身着白纱之少女翩翩而出，随着乐声在台上曼舞。

李瑁观之觉得有点奇怪，心中暗想道："明明为山中景色，她们如何舞出溪边浣纱之状呢？"

乐声忽然变为一曲横笛之音，只听笛声没有呜咽之状，仅以短促的欢快之音奏出。台上原来曼舞的八女忽然站立两侧，脸现期盼之色，面向后台。

后台有一女踏着碎步缓缓而来，她也穿着一袭轻薄的白纱衣，与台上八女一样头上未饰以任何钗钿，其乌发及肩，与白衣相映，对比强烈美不胜收。

该女行到台中，另外八女在其身后聚成半圆状，只见该女将长袖散出，八女也依样挥袖，台上顿时白袖翻飞，恰似广寒仙子在月宫中寂寞而舞。

此后的舞意并非渲染月宫故事，她们间或跳跃，间或作浣衣之状，分明演绎的是越国浣纱女在溪中浣纱欢畅的情景。到了最后，白衣女子又将王维的《终南山》吟唱一遍，与此前青衣女唱腔相比，此声婉转宛如黄鹂。

李瑁观看台上九女，心中暗自叹道：一样的装扮，一样的舞姿，一样的歌词，何以差异如此之大呢？

就见八女簇拥之中，后来之女肌肤如雪，眉目如画，一招一式显得雍容华贵，妙不可言。

这后来之女，即为寿王妃杨玉环了。

曲终人散，杨玉环施施然归于座上，其身上犹不绝沁出细汗，香气扑鼻。

李瑁笑道："此曲舞若单独观之闻之，堪称美妙。然集成一部乐舞，就有些不妥了。"

杨玉环轻启香唇，脸上现出迷人的微笑，问道："殿下是言，妾有些不明白，何处不妥？"

"王维此诗多写终南山之景，今日之乐曲可与此诗相配，唯舞意似为溪边浣纱之姿，则与诗意有些相违了。"

"殿下呀，知道妾今日扮相为何人吗？"

"当然为越女了。"

"嗯，越女之中何人最有名呀？"

李瑁笑道："莫非为西施吗？"

"对呀，正是西施。当日西施功成身退，终与范蠡泛舟于五湖之间。王维之诗多叙隐者之情，其意正与西施相通啊。"

李瑁稍微愣了一下，说道："若如此攀扯，就过于牵强了。须知乐舞最宜直观，如此大拐其弯，就失去了歌舞本意。"

李瑁如此评论，说明能识歌舞之妙。杨玉环听罢，微微将头一晃，娇嗔道："妾偏喜如此舞，难道不可吗？殿下若想依王维诗本意，大可自扮王维入空山而舞。"她如此说话，明显有些强词夺理了。

李瑁当然熟知杨玉环的心性，新婚之后，当他第一次看到杨玉环露出此种神情时，如痴如醉，心中油然生出对母妃的感激之意，因为只有母妃方能为自己访来这样的佳妇。

李瑁此时莞尔一笑，起身道："时辰不早了，我们这就安歇吧。"

李瑁与杨玉环离开"春知堂"，然后各归自己的寝室。

二人新婚之际，有说不出的柔情蜜意。此后二年，杨玉环一方面承载着丈夫的雨露蜜爱，另一方面享受王府的优裕生活，本来有些柔弱的身子日渐丰腴。其艳丽风情如旧，又新增了动人心魄的诱人之美，李瑁坐拥美妇，心中更觉甜蜜。

如此又过了一段时辰，李瑁本来火热的心田渐冷，其原因甚为简单：李瑁眼瞅着比自己小的弟弟都有了儿女，眼前的佳妇虽美貌无比兼风情万种，奈何数年间其肚子却毫无动静。

本分的李瑁望儿心切，渐渐将杨玉环抛在一边，转而再寻其他佳人。这并非难事儿，唐制规定，亲王可有正妻二人，称为孺人，媵十人，妾无定数。李瑁宅中有宫女四百，他可以令任何人侍寝。若娶孺人与媵，需要朝廷册封，比较麻烦，然让宫女侍寝，则相对简单得多。

李瑁从此很少让杨玉环侍寝，转而挑选其他人入室。效果非常明显，一年之后，李瑁就有了一子二女，其儿女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册封为媵人。

杨玉环现在独寝许久，已然变得十分习惯了。

按：李隆基兄弟及诸子名字改动甚多，如废太子李瑛初名嗣谦，开元二十四年改名为瑛；现太子李亨初名为嗣昇，开元十五年更名浚，开元二十八年更名绍，天宝三载方更名为亨。本书为就简略，仅取其后名，其他类似者也按此例。

第六回　李林甫励精图治　温泉宫歌舞传情

张说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其下设五房总理天下庶务，使朝廷大政集于一体，由此打破了历来三省分工制衡的局面。李林甫任中书令之后，这种局面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李林甫任中书令并兼知吏部尚书，总文武官员选事；牛仙客为侍中兼兵部尚书。李林甫当初向李隆基举荐牛仙客的时候，正是瞧中了牛仙客向为“独洁其身、唯诺而已”的性格，牛仙客为侍中之后，果然唯唯诺诺，一切政事皆听命于李林甫。如此一来，李林甫真正成为了朝廷的中枢。

李林甫近来又有了一项新举措，这日在中书省召来诸道采访处置使十人，然后面授机宜。

采访处置使于开元二十二年设置，其本意为加强朝廷与诸道的联络而设。这些使者可以在道内诸州巡视，然后将巡察情况书面奏报至中书

省，使朝廷能知诸州之情，其时采访处置使没有任何处置政事的权力。

这十人入中书省再至李林甫案前，皆躬身而立。其时李林甫威权日重，这些人惮于其势，见了李林甫如同面圣一般。

李林甫抬眼看了看众人，说道："你们明日必须出京分赴各道，不得延误。"

众人齐声答应。

李林甫缓缓起身，然后踱至众人面前说道："本官禀得圣上同意，你们此次巡视道内所辖诸州时，其处置事体与往日略有不同。

"其一，诸州若遇天灾之时，你们可当即与该州刺史商议开仓赈粮，不需要事先奏报。

"其二，若发现有贪赃枉法之官吏，包括诸州刺史，你们有权停其职务，并选人代理，同时向朝廷上奏具知其情。

"其三，户部现在正在简化度支旨符，以行折纳制度。然诸州之情各异，你们须详细了解各州赋税实情，使朝廷知闻。"

众采访使得闻自己有了这些权限，皆喜形于色。其中的第二条最为紧要，昔日诸州刺史知道这些采访使并无实权，明面上虽恭谨有礼，心里却不以为然，从此以后，诸州刺史见了他们肯定会有恐惧之感。

李林甫似乎知道这些采访使心中所思，又厉声说道："你们到诸州巡察，不可自恃威权欺凌诸州，须以谦逊之心善待官吏。你们临机处置之事，御史台会一一核查，若有人敢胡作非为，当知其后果。"

众人唯唯诺诺，皆言不敢胡作非为。李林甫挥了挥手，令他们退下，又唤回京畿道采访使王鉷说话。

王鉷是时任户部员外郎，是为六品职，其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深之利，这一次被李林甫点将兼任京畿道采访处置使。

李林甫说道："我刚才所言第三点，估计他们并未放在心上。王鉷，你在户部任职多年，应当明白我的深意吧？"

“下官明白。李大人之深意，即是诸州贡献赋税之时，既要行折纳之举，又要视各自情况变通征收，使赋税有所增长。”

“不错。圣上多次说过，朝廷在租庸调之外，不得额外征收。你在户部应当有所感受，这些年营造之事日多，圣上也动辄赏赐，若仅用法度内的赋税花费，圣上就有些不太顺手了。”

“大人的意思，想让下官另辟财赋渠道以供圣上取用了？”

李林甫向王鉷投去意味深长的目光，说道：“是呀，你可在京畿道巡视之时琢磨这件事儿，若有想法，可及时与我沟通。嗯，你明白这件事儿也就罢了，也就不足为外人道也。”

“下官明白。”

李林甫摸准了李隆基的心思，他已然识出了皇帝心间的微妙变化。这些年连年大熟，可谓国富民丰，货物盈积，然国家赋税统一征之户部，支付时皆有定例，皇帝并不能随意花钱。皇帝之所以有如此窘境，主要缘于开元之初，李隆基决意依贞观故事行事，那么皇帝须抑奢侈之心，则朝廷规制中多有戒奢侈之条例，皇帝因而不能随心所欲。李林甫知道，若让皇帝公然冲破这些禁锢，李隆基碍于名声，那是断断不可为的，自己唯有另辟蹊径。

王鉷甚得李林甫青睐，将之授为采访处置使，李林甫正是想让他结合诸州的实际，探索出一条生财之路。难得王鉷心思灵动，领会甚快，李林甫也就不再过多叮嘱。

王鉷欲辞之时，又向李林甫央求道：“李大人，下官妻兄的那件事儿，果然无法通融了吗？”

王鉷妻兄为万年县丞，欲谋县令位置。奈何吏部循资格授官，其妻兄论起任职年限，尚差一年有余。王鉷此前认为自己在李林甫面前说得上话，就替妻兄央求即时升迁。李林甫得知其年限不够，当即拒绝。

李林甫正色道：“天下官吏众多，吏部须公平公正待之，方使他们心服口服。我为中书令力倡循资格授任，天下皆知，今日若让你妻兄破例，即是自毁规矩。王鉷，我甚为看重你，你不可恃此让我办违心之事。”

王鉷只好讪讪而退。

第二日的朝会上，李林甫奏道："陛下，集贤修书院经历十余载，已将《六典》及《大唐开元礼》修成。"

李隆基道："朕算着日子，这两部书该是修成的时候了。朕这些日子未到集贤殿走动，呵呵，李卿，你们事先为何不透一丝风儿？"

李林甫躬身答道："臣等妄自认为，陛下对此两部书期盼甚殷，则书成之时给予陛下一个惊喜最好。禀陛下，两部书由人奉至殿外，请予御览如何？"

《六典》及《大唐开元礼》实为历史沿革及有唐一代相关制度集成之书，此时修成，彰显"盛世修书"之说，更显李隆基治世功业。李隆基此时心中愉悦无比，情不自禁立起身来，脸上笑容灿烂，连声呼道："呈进来，呈进来。"其渴望立刻见到两书的期盼心情在脸上彰显无余。

在黄门官导引之下，一行人捧着书函鱼贯而入，他们躬身将书函放在御台之上，转眼间就堆成小山之状。

两书先后经张说、萧嵩、张九龄、韦述四人负责总管修撰事宜，不料最终由李林甫领衔献上，就应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话。《六典》共分为三十卷，其中详尽辑录了大唐衙司设置及官吏任用制度，注文中备述历史沿革，使内外上下，晓然究悉；《大唐开元礼》共一百五十卷。

李隆基行至书堆前，俯身拿起一本书册翻动，书页卷起时可闻到其中弥散开来的墨香。

李林甫看到皇帝脸色灿烂，遂伏地叩首说道："陛下，国家繁荣昌盛，此书修成，可使国家循格令而治，则大唐千秋功业，可历万世。微臣恭贺再拜。"

后面的群臣见状，也急忙叩拜称贺。殿堂内由此嗡嗡声起，可闻诸种颂词贺词。

李隆基令群臣平身，转身归入御座，手指书堆说道："好呀，此书

就存于此殿，以便朕随时取阅。李卿说得对，治天下最忌朝令夕改，此二书修成，我朝就可依格令行事，不可随便逾越。李卿献书有功，可赐彩绢一千匹，至于其他修书之人，就由李卿拟出一张单子，要对他们或升秩或赏赐，朕决不会吝啬。”

想是由于国库充溢，李隆基近年来赏赐群臣时，出手甚阔。

李林甫急忙谢恩领旨，又躬身奏道：“陛下，臣忝居中书令以来，抽调人力修订律令格式，年底前当能完成。如今大致框架已成，共删辑七千零二十六条，计总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待此律令格式修订完成，即可与此两书相映配套，天下政事可循格而行。”

唐朝的律令格式自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后，分别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和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四次修订。李林甫与牛仙客主持此次修订，共删去一千二百三十四条，随文损益二千一百八十条，仅三千五百九十四条未变。该律令格式秉持贞观时宽法慎刑之精神，诫约不得法外征收，经此修订显得更为简约。

李隆基闻言更喜，说道：“李卿条理众务，增修纲纪，诸事皆循格令而行，朕最为放心。朕刚刚看过大理少卿徐峤之奏书，言说去岁天下断死刑仅五十人。如大理狱院，长久以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由此不栖，今岁却有喜鹊在院中树上筑巢。呵呵，此为何等的祥瑞之事啊！李卿、牛卿，你们将天下治理得如此顺畅，朕心甚慰。”

李林甫与牛仙客当然不敢贪功，急忙躬身说道：“陛下自开元以来励精图治，以圣贤道理教化天下，终于治成国泰民安、风俗淳朴之局面，臣等躬逢其盛，万万不敢贪天之功。”

李隆基笑道：“能有今日之局面，确实非一日之功，然卿二人实为集大成者，功劳亦大。嗯，天下岁断死五十人，实为宰相燮理、大理官平允之功。可封李卿为晋国公、牛卿为邠国公，刑部及大理寺各赐彩绢二千匹。”

李林甫一日之间既得厚赏，又成为国公之身，其心中由是满溢幸福。

进入立秋之后，天气逐渐变得宜人起来。转眼进入了八月，有关衙署早将“千秋节”的诸物备齐，到了八月初五那日，李隆基驾临“花萼相辉楼”，群臣上万寿，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以祝贺皇帝五十六岁的寿辰。

每年的“千秋节”庆典仪式大致相同，李隆基先是接受群臣、王公的祝贺及礼物，然后赐宴，最后举行以此节为内容的诗会。是年为开元二十八年，屈指算来，李隆基自先天元年登上皇帝位，至今已有二十九个年头。遥想自己登基时的艰难及山河的凋敝，再观今日天下似花团之锦簇，李隆基认为自己的作为可以告慰列祖列宗，心中就满溢得意之情。

整个仪式充满着喜庆气氛，并依照程式平稳而行，唯寿王李瑁携妃前来进献宝镜称贺时，李隆基心中不由得大震。

李瑁及杨玉环依序祝寿，他们到了李隆基面前双双下拜，李隆基唤其平身，由此得睹杨玉环之芳颜。

记得他们新婚之时，杨玉环生得若风摆杨柳，其模样虽艳丽不可方物，毕竟失于瘦弱，李隆基后宫佳丽众多，对如此容貌并未太在意。不料一晃数年，杨玉环的身子变得丰腴起来，其举手投足之间由此增添了一份雍容华贵的风度，容貌间多了一份顾盼自如的媚态，再观其露在外面的手臂，显得珠圆玉润，皮肤犹如凝脂一般。

李隆基还在愣怔的时候，李瑁夫妇已在典礼官的指引下退下，后来诸王再来拜寿，李隆基在那里沉思，竟然忘记了唤其平身。还是身边的高力士识机，出声让跪拜者离去，如此使仪式依序进行。

从那日起李隆基开始若有所思。

高力士近来也替皇帝犯愁，连续九日，皇帝不许唤侍寝之人，也就不用再去兴庆殿，仅在勤政楼中阅读一些奏章，或者翻阅《六典》及《大唐开元礼》，困意上来后方独自就寝。

高力士深明李隆基的性子，知道他身边断断不能无女人侍候。皇帝今年五十六岁，房事固然不能太频，然九日不唤人侍寝，也着实奇怪。

自从武惠妃逝后，李隆基没有相对固定的女人为伴。他往往兴之所至随便点来一人，或者施蝶选美，或者拈阄取人，种种花样翻新，不可

胜记。某日，高力士从莆田选来名为江采萍的女子，此女温婉貌美，又好诗书，颇有太宗皇帝的徐惠妃之风。李隆基见而宠之，令其随侍身边数月之久。此女最爱梅花，宫中之人多呼其为“梅妃”。到了最后，估计李隆基有些烦了，忽然不肯亲近“梅妃”，也不肯再出花样选人，甚至让高力士替自己定夺。

他现在竟然独寝，可见其厌烦之情日渐加剧，不料竟然如斯。

若说李隆基从此对女人失去了兴趣，高力士绝对不会相信。他知道，皇帝之所以如此，缘于他尚未找到自己可意的人儿。然而，这个可意的人儿到底在何方呢？高力士一筹莫展，只好暗暗犯愁。

深秋的凉意透过窗棂漫入殿内，令殿内摆放的数盆菊花散出了阵阵幽香。李隆基斜躺在胡床之上，借着灯光阅读《婆罗门曲》之曲谱。

《婆罗门曲》系天竺之乐，经由西域商人辗转传入京中，近日刚由李龟年献上。李隆基阅之，竟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已暗自揣摩多日。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之夜，李隆基邀来道士罗公远入“花萼相辉楼”一起赏月。他们相对坐于露台之上，天上的一轮圆月当头，泻下的银光使周围景物清晰可辨，李隆基一面赏景，一面聆听罗公远宣讲道家的至理。

自从高祖皇帝将老子奉为皇家先祖，并追封为“玄元皇帝”，道教一跃成为国教，其地位凌于佛家之上。到了开元时代，道家的地位依然无法撼动。某一日，李隆基根据自己的梦幻，派人到楼观山间找到一张老子像，当即将之迎奉于兴庆宫之内。此后，李隆基召来所有高手画师，令他们依此像摩画老子真容，将之分置诸州道观之中。由此一来，天下处处皆有老子画像，可见老子及道教受尊崇的程度之高。

老子之《道德经》五千言，其中的道理写得含蓄空明兼简略意深，所以其日后弟子有一部分就归入了以木剑灵符作法的一类，他们莫测高深，将自己扮成神人一般。罗公远显然就有这种本事，他说的那些话令李隆基浮想联翩，脑中幻想无限，是夜入睡之后，李隆基又很快进入梦中，继续白日的这些幻想。

蒙眬之中，李隆基似被罗公远引领至月宫之中。他们到了一个名为

“广寒宫”的所在，入门之后就见到一株高耸的桂树，其下有一人手持利斧在那里奋力猛砍，奈何此树遇砍即合，此人只有在这里空费力气。

李隆基问罗公远道：“这吴刚到底犯了什么事儿？日日在这里砍树不已，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相传吴刚为汉朝西河人，曾随仙人修道成仙，不料入天界之后犯了天条，就被贬到月宫，日日干这种徒劳无功之事，以示惩罚。

罗公远笑道：“陛下，天机不可泄露。”罗公远凡夫俗子，他岂能知道吴刚的命运为何？他这样说话，还是想故弄玄虚。

忽闻香风阵阵，乐声缭绕，素爱乐律的李隆基急忙寻至有声处。就见居中的宫殿高台上，一群婀娜多姿的仙女，正随着音律翩翩起舞，其音为天籁之音，其舞则是人间绝无，令李隆基看得听得有些痴了。

李隆基今日来到广寒宫，最大的心愿就是见一见美貌的嫦娥。美妙的乐舞令他暂时驻足下来，然心有不甘，眼神犹在四处打量搜寻嫦娥的踪迹。

嫦娥不知躲在何处，李隆基四处搜寻不见，心中不免有极大的遗憾。如此一分心，竟然又误了李隆基的一件大事。

李隆基观此乐舞实在美妙无比，就向身边未舞仙女打探此曲何名，那仙女微笑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识，可名为《霓裳羽衣舞曲》。”

李隆基向为不服输的性子，他得闻“人间不识”的言语，就凭借着自己的记忆要生生将此曲舞记下。他暗自想道，自己只要将乐谱记下，再观舞蹈之大致模样，回宫后依样敷演，如何就“只应天上有了”？

待李隆基梦醒之后，才发现自己所记曲谱仅有一半。另一半之所以遗忘，自是因为李隆基多思嫦娥的缘故。

李隆基这日观罢《婆罗门曲》，觉得此曲韵律与梦中丢失的那一半曲谱大致相似，不禁龙颜大悦，就在那里琢磨将所记月宫曲谱与《婆罗门曲》相合。人间的《霓裳羽衣舞曲》就此完成，李隆基决定翌日就入梨园令乐工、伶人们照此敷演一番。

高力士看到皇帝脸上露出了笑意，知道他已想定了心思，遂趋前两步轻声说道："陛下，夜已深，似应安歇了。"

李隆基因为成就了一曲好乐谱，心中大为亢奋，此时并无睡意，笑道："高将军，我现如今能安然而卧吗？"

高力士会错了意思，还以为皇帝的话中有某种暗示，遂忙道："小武妃正候在殿外，就让她入殿侍寝如何？"

李隆基闻言叹息一声，说道："人言高将军最识我心意，其实未必。我刚才因观乐谱生出一些喜好之心，你又拿这种事儿来烦我。唉，你让她回去吧。"

高力士惶恐地答道："臣知罪。"然后走至门前，吩咐宫女引武贤仪离去。

李隆基起身来到案前，提笔将自己心中刚才想到的曲谱变化处记录下来。月宫之曲与《婆罗门曲》糅合一起，并非生硬地叠合在一起即可，其中还要依李隆基的心意增删取舍，韵律变化处更要细加琢磨，以使整首曲子圆通如意。

高力士刚才的殷勤惹来皇帝的责怪，他现在只有侍立一旁，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李隆基将刚才心中所思以曲谱的方式都记录下来，待他日再加润色，整个曲谱大模样可成，就可令人边演舞边完善。李隆基此时心中忽然又晃过梦中月宫仙女的领舞之人，心中大起感慨："此曲只应天上有，这些仙女眼见是难来人间了。"

他于是扭头问高力士道："嗯，听说寿王妃善舞能歌，果然如此吗？"

高力士想不到皇帝会忽然提到寿王妃，一时不明其心意，遂小心翼翼答道："臣也听过此类传言，惜未见过，则无能知悉寿王妃歌舞之技。"

李隆基此时忆起"千秋节"时寿王夫妇到自己面前拜寿的情景，想起那杨玉环婀娜身姿及雪肤玉颜，他今日思来恍若昨日，就自言自语道：

“此曲舞领舞之人非寻常歌伎能领，那纤尘无染又旷达高贵的模样，也只有她能够担当了。”

高力士不知李隆基所言何意，生怕又会错了念头，就不敢贸然插嘴。

李隆基又思索了一会儿，吩咐道：“听说寿王宅中晚间常有歌舞，你明日就入寿王宅，替我看看寿王妃的歌舞之技。”

高力士躬身答应。

李隆基又道：“你入了寿王宅，不许言说奉旨而行。总而言之，你须寻个自身理由，动静不得太大。”

高力士第二日晚间果然入了寿王宅，对李瑁言说自己听闻这里的乐舞不错，想来开眼一回。李瑁自从母亲逝后，已渐渐感到自己被父皇遗忘，今日父皇的第一宠臣入宅，他当然小心巴结。杨玉环得李瑁殷殷嘱咐，遂精选曲谱，自己亲自下场，或歌或舞，果然妙绝。

高力士回宫后绘声绘色说了杨玉环的歌舞之技，最后说道：“臣观寿王妃歌舞之时，忽然忆起赵丽妃歌舞的情景，她们确实有些相似。若论舞姿雍容华贵一节，寿王妃似要胜过赵丽妃。”

李隆基沉吟不言。

其实高力士观看杨玉环歌舞之时，其心中油然晃出赵丽妃的模样。那一时刻，他惕然惊觉：皇帝关注寿王妃，其意真的限于歌舞之技吗？他再将赵丽妃和武惠妃的事儿想过一遍，愈觉此事意味深长。

皇帝在潞州初识赵丽妃，正是他失意彷徨的时候，其身边有了一个能歌善舞的妙人儿为伴，即可带来许多欢乐；及至开元之初，皇帝励精图治，将玩乐之事弃置一边，赵丽妃再想以歌舞取悦皇帝，终无机会。当此之时，年轻貌美兼聪颖无比的武惠儿闯入皇帝的视线之中，她除了与皇帝共行鱼水之乐以外，还可以谈古论今，与皇帝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眼前天下丰饶，朝中大事皆处置得妥妥帖帖，皇帝的心绪由此松弛下来。他这一段时日览尽后宫之人，可惜无得选之人，他是否还想觅得

一个如赵丽妃那样少有心机且歌舞俱佳的妙人儿呢？

高力士有了这样的心思，他一面观看台上杨玉环翩翩而舞，一面想了许多相关的事儿。

李隆基终于开口道："哦，看来传言非虚嘛。高将军，我这些日子成就一曲《霓裳羽衣舞曲》，可谓殚精竭虑，其领舞之人最为关键。若依你所言，这个杨玉环倒是合适人儿。"

高力士此前就想过，皇帝若以歌舞之名将杨玉环召入宫中，实为不妥。为免惹物议，须耐心想出妥善法儿缓缓为之。他此时心中已有计较，然碍于皇帝之颜面也不能明说，遂婉转说道："寿王妃实为领舞之不二人选，只是她贵为寿王之妃，让她入宫领舞只怕有些不妥。"

"嗯，如何不妥了？"

"寿王妃为正五品之秩，若让她混迹于歌伎之中，恐于礼不合。"

李隆基闻言面现焦虑之色，斥道："胡说，朕好不容易有了一件可乐之事，岂能以礼相阻？高将军，悄悄将相关人员集于一起，让他们为朕演练一回即可，哪儿顾得了如此多的繁文缛节？"

高力士看到皇帝有些气急败坏的模样，更加证实了自己此前的猜测，心中于是不无得意。他故作思索之状，缓缓说道："陛下，臣有一个主意，既无碍陛下兴致，又免外人物议。"

"嗯，你有何主意？"

"每年十月，陛下例带百官及诸王、命妇入温泉宫避寒。时辰很快进入十月，待入温泉宫之后，陛下密召寿王妃演舞，如此可以两遂其便。届时再由臣向寿王叙说详细，即可无声无息。"

李隆基仰头思索了一遍，觉得高力士此计可谓无懈可击，遂颔首同意。事儿至此妥善解决，李隆基的心间一阵轻松，并涌出阵阵期待欣喜之意，倦意也同时涌上来，他于是安然而睡。

骊山脚下的温泉有治疗疾病、祛除风寒的妙用，汉代以来，诸朝多在这里设立离宫。贞观十八年，太宗皇帝令将作大匠阎立德在周、隋离宫的基础上营建新殿。此后历朝经常修缮，其规模并无大动。

李隆基于开元之初入此宫赋诗曰："桂殿与山连，兰汤涌自然。阴崖含秀色，温泉吐潺湲。绩为蠲邪著，功因养正宜。愿言将亿兆，同此共昌延。"

李隆基此时心系天下，雅不愿独享此汤，该诗序中说道："惟此温泉，是称愈疾。岂予独受其福，思与兆人共之。乘暇巡游，乃言其志。"表达了他愿与民同乐和君臣同乐的胸怀。温泉宫中设有各类馆室，各色人众须依贵贱程度入相应的汤池而沐，其中确实设有供庶民沐浴的大汤池，只是庶民百姓是否能入池而沐，也就不得而知了。

然百官、内外命妇、诸王等人随皇帝前来沐浴，这倒是不争的事实。近年以来，每至十月，李隆基都要带人来这里住上十日左右，其目的在于躲避初寒，兼而沐浴健身。到了这些日子，皇帝和百官一面享受沐浴之乐，一面处置政务，大唐的国都就从长安移到这骊山脚下。

皇子与皇孙皆居于宫东侧的一片住房里，与长安的"十王宅"与"百孙院"相比，这里显得过于狭窄。

李瑁与杨玉环进入了自己的居所，刚刚安顿好，高力士即不期而入。

诸王随皇帝入温泉宫沐浴，此为皇帝的恩赐，且居所狭小，李瑁不过携杨玉环和二位媵人来此，不可能将所有家人带来。

李瑁看到高力士未带随从，仅一人来此，微觉诧异。那高力士虽是李隆基宠臣，又是宫内太监之首，到了李瑁面前，毕竟是奴才的身份，其礼数依规矩而行。李瑁自从母亲逝后，渐渐知道自己再无相护之人，见了外人更加谦逊，高力士礼数虽齐，他也不敢怠慢，急忙殷殷相迎，屏退左右，将高力士引至座上，然后拱手问道："阿翁一路鞍马劳顿，如此不辞辛苦来此，有何见教？"

高力士现在地位尊崇，皇室之人见了他异常尊敬。自太子李瑛开始至现太子李亨，见了他皆呼之为"二兄"（高力士家中兄弟排行第二），诸王公主见了他则呼之为"阿翁"，至于驸马一辈则呼之为"爷"，可谓敬重不怠。

高力士看到无闲人在侧，暗赞寿王还算乖觉，遂说道："咱家来

此，即是有事向寿王求请了。”

“阿翁怎能如此说话？阿翁有令，自当吩咐。再说了，阿翁神通广大，天下殊无难事。”

高力士叹了一声道：“按说并非难事，却是咱家失于计较了。圣上近日来新成一曲，正好入温泉宫敷演，咱家这几日忙昏了头，偏将携带乐工伶人的事儿忘在脑后。圣上在路上问起此事，咱家方才知道犯了大错。”

李瑁道：“此去京城不远，可快马使人去招即可。”

“唉，圣上的性子，那是决计等待不及的。圣上新成一曲，正为兴奋之时，若无人敷演，定会气馁不已。寿王知道，自贞顺皇后逝去，圣上一直提不起兴致来，若为此气馁，则是咱家的罪过了。”

李瑁大起同情之意，急忙说道：“是啊，父皇龙体最为重要。阿翁智计百出，说什么也要想个法儿渡过此关。”

高力士微笑道：“咱家愁绪无计之时，忽然忆起那日入寿王宅观乐舞的情景。寿王妃能歌善舞，其歌舞之技胜于那些伶人。若能使寿王妃助圣上敷演新曲，相信能解此燃眉之急。”高力士说完，起身拱手向李瑁施礼道，“说不得，只好请寿王救难咱家了。”

李瑁急忙起身，将高力士劝回座位，说道：“阿翁怎能如此说话？孝敬父皇，实为儿子们的本分。让内人去助父皇敷演新曲，实为小事一桩，且为孝敬本分，阿翁何来如此客套之语呢？”

高力士凝视李瑁，说道：“如此说来，寿王答应咱家了？”高力士已大致摸准李隆基的心意，他又知杨玉环的容貌风度，知道杨玉环从此入宫之后，恐怕再难回到寿王宅了。高力士其实为宅心仁厚之人，心想自己为悦圣颜，不惜编排故事来诱此懵懂之人，心中就晃过了一丝不安。李瑁笑道：“阿翁现在就可携内人入宫，我岂敢拦阻？”

高力士心中虽不安，又觉得此事重大，务必向李瑁叙说轻重，以使他不得轻易对外人泄露杨玉环的行踪。他先是说道：“现在就不必了。这里离宫门不远，过上半个时辰，请寿王知会寿王妃，让她独自到宫门前，咱家自会派人在那里迎候。”

李瑁看到高力士如此郑重，心中微微生疑，又不敢问询，只好随便应了一声。

高力士瞧出了李瑁的迟疑之色，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于是微微一笑，郑重说道："寿王啊，圣上与寿王妃毕竟为翁媳，他们在一起演舞，若被闲人瞧见，说不定鼓舌播非。寿王，此事还要隐秘一些最好。"

李瑁连声称是。

李林甫到了温泉宫稍事休息，即入宫请见李隆基。

李隆基此时正斜倚在胡床之上闭目养神，心中正憧憬着与杨玉环相会的情景。闻听李林甫来见，他知道李林甫行事一丝不苟，这会儿入见定有要事相告。

李林甫携来一道拟发制书，其中为授任五品以上官员的人员名单。李隆基接过此书，稍稍在胡床上欠了欠身，然后快速扫了一眼。

李林甫说道："还是行在路上之时，吏部方将此名单拟好。臣不敢耽搁，只好前来扰动陛下了。"

李隆基自胡床上起身，走至案前索笔署令了此书，然后将之递给李林甫。

李林甫微觉诧异，说道："陛下，其中人员甚多，陛下似应一一瞧过，如此匆匆即署令，何其速也，万一其中有不妥当之处呢？"

李隆基笑道："李卿任中书令以来，行事谨慎，皆依格令而行，难有逾越之处。朕以为自开元之初历任宰相，李卿最令人放心。譬如授任一节，以姚崇、张说之贤，他们犹有私心，而李卿坚持循资格授任，不管亲疏远近皆以格令待之，遂使天下官吏，皆称李卿公平公正啊。"

"谢陛下夸赞，臣依本分行事，不敢妄自居功。"

李隆基取得天下大治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使用宰相的分寸上把握甚好。他先是针对时弊选出良相，然后给予充分大的权力使其专任，为防宰相任期过长后容易懈怠及结党，李隆基往往以三年为限设置宰相任期。李林甫自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任中书令，至今已四年有余。李隆基

觉得他行事谨慎，绝无野心，将朝廷政务处置得井井有条，实在顺手无比，从未动过宰相易人的心思。

李隆基又说道："今后如此等循资格或循格令的文书，皆由李卿处置即可，就不用找朕署令了。"

"陛下不可。朝廷自有规矩，天子之事若让臣下代理，即为逾制，臣万万不敢奉旨。"

李隆基摇摇头，叹道："李卿啊，你若与张说相比，就失于变通了。朕今年五十六岁，精力大不如前，岂能如年轻之时事必躬亲？你多替朕办些事儿，朕实慰藉无比，又如何能说你逾制了？"

李林甫只好含糊地答应了一声。

李隆基忽然想起了一事，吩咐道："呵呵，你循资格选官，确实阻碍了一些人的晋身之路。那太子妃之兄韦坚若循资格，大约还要数年升为五品秩吧？嗯，你就在此书中补叙一回，授韦坚为五品职吧。"

"陛下大约是从太子之请吧。既有陛下特旨，那是不必以资格为限的。"李林甫认为韦坚被皇帝重用，定是太子在旁说项，心中就惕然惊觉，于是有了现在看似淡然的一问。

"太子向来不爱管此等闲事的，此为惠宣太子妃所请。"

是时李隆基的三兄弟已先后辞世，仅有宁王李宪尚存。三兄弟辞世后，李隆基赠李成义为惠庄太子、李隆范为惠文太子、李隆业为惠宣太子。

李隆业于开元二十二年辞世，其妻韦氏也就成了惠宣太子妃。此韦氏为韦坚之姐，即与当今太子妃出于一门。同门姊妹或嫁叔叔，或嫁侄儿，这辈分就有点糊里糊涂，可见唐代对女家辈分不太看重，当时人们对此等事儿视若无睹，并无怪异之感。

李林甫因为当初旗帜鲜明地支持武惠妃，其拥立李瑁之心为朝野所知，由此落下一块心病，便对新太子有了警觉之心。现在韦坚并非太子所荐，李林甫由此看到韦坚身后枝蔓荣盛，心中更添忧虑。

李隆基却不知道眼前李林甫的心思，又转向另外一个话题，问

道："李卿，你以为李适之如何？"

"李尚书主持刑部，行事端庄又果断，皇族之中亦为超卓之人了。"李适之为李承乾的孙子，若论与皇帝的亲疏程度，李林甫绝对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是啊，朕也有同感。嗯，须使他入三省历练一番，将来应该有大用。李卿，你以为呢？"

"陛下圣虑远大，臣以为然。只是李尚书好酒疏于理事，陛下若能有所训诫，则臻于完美。"

"是呀，他往往与贺知章等人纵酒狂欢，甚至提剑夜行，确实与上官身份有些不谐。好吧，朕下次见了李适之，要好好说将一番。"

李隆基入温泉宫主要有两个常待的场所，一个为飞霜殿，此为他接见群臣和议事寝居的所在；另一个则为九龙汤馆，馆之北面为一片阔厅，可以在这里表演歌舞，馆南为更衣之所，与九龙汤相连，此汤由皇帝独享，当然，若皇帝愿意，也可以邀人共浴的。

却说杨玉环得了李瑁的言语，怀着忐忑的心情独自步往宫门。这里已有两名宫女等候，她们见了杨玉环，即说奉高将军之令迎候寿王妃，然后将杨玉环带至九龙汤馆。

杨玉环步入馆内，马上感到一股温热之浪扑面而来，顿时将室外的初寒一洗而净，周身觉得温热起来。其时馆中仅有她们三人，两名宫女小心侍候不敢说话，馆内显得相对寂静，唯闻水声潺潺。杨玉环毕竟还有少女心性，遂缓步探究水声何处。她行到墙壁前，方悟室内如此温暖的原因，原来墙脚处开凿有尺余宽的水道，其中水流潺潺，兼而水汽氤氲，敢情此水系从温泉引来，由此室内温暖如春。

杨玉环此前仅在大池中沐浴，哪儿得识皇帝御泉竟然精致如斯？她不由得鼓掌赞道："妙呀。"

一股浑厚的嗓音自身后传来："唉，室内燥热如此，你何不将披帛除下？"

杨玉环愕然而顾，惊异地发现皇帝站在身后。她大惊失色，连忙转

身，然后伏地叩拜见礼。

一双大手撑着她的双臂将她挟起，李隆基柔声说道："一家人何必如此多礼？起来吧，速速将披帛除下，瞧你，额头上已然沁出细汗。"

杨玉环此前多次见过皇帝，多是远远参见不敢凝视，心中慑于皇帝的威严而战战兢兢。不料今日皇帝话语既柔，关爱又细，她竟然有些呆了。

李隆基凝视眼前这位妙人儿，其年龄为二十二岁，昔日那个清丽的少女经历了近五年的寿王妃生活，身子丰腴了一圈，变得珠圆玉润兼而风情万种。再观其入室之后被热气催热了脸庞，饱满的额头上沁有丝丝汗珠，脸膛红润透彻，宛如初升的朝霞，极浓处似吹弹可破。杨玉环看到皇帝将自己扶起后竟然不肯将双手拿开，脸上的红霞更现灿烂之色。

李隆基很快意识到自己失态，急忙缩回双手，扭头唤道："来人，将王妃引入座中坐定，打开数扇窗子，让室内清凉一些。"

两名宫女急忙过来招呼杨玉环入座，杨玉环此时忆起皇帝之语，伸手除去肩上的披帛。杨玉环知道今日入宫须起舞，就穿了一件轻薄的黄罗银泥裙，外罩一件厚实的五晕罗银泥披帛。其披帛除去之后，周身顿时为之清凉。

杨玉环所穿黄罗银泥裙下摆及地，披帛除去后，就见她双肩裸露，低束的罗裙使得她的前胸半露。李隆基观看此模样，第一次知道了杨玉环的皮肤竟然美妙如斯，心中就晃过了"粉胸半掩似晴雪"的诗句。

李隆基看到宫女要去开窗，急忙止之曰："真是蠢才。没看到王妃已然除去外衣了，若再开窗，她非受凉不可。你们下去吧。"

杨玉环看到皇帝关注自己的冷热，竟然如此细心，心中就有了莫名的感动。李瑁近年来移爱他人，早对杨玉环少了怜香惜玉的关爱。她现乍遇如此细致的关怀，眼中向李隆基投去感激之意，初来时的惶恐之心也被此感激之情冲淡许多，颜色间就渐渐有了一些从容。

李隆基一生阅人无数，当然明白杨玉环此时的真实心理。他知道，眼前的首要之事，就是要想法舒缓此女的紧张心绪，待场面变得轻松之时，两人方能从容而谈。

李隆基取过曲谱，将之递给杨玉环。他是时已观察到杨玉环在那里手足无措，待她手中有曲谱可观时，当能舒缓其心绪。

杨玉环怯怯地起身取过曲谱，俏眼不敢直视李隆基，眼神在那里游移不定。

李隆基观此情状，心智痴迷愈甚，他努力稳定心神，边入座边说道："记得你小字为玉环吧？嗯，我今后就呼你为玉环了。别在那里傻站着呀，入座、入座。高力士大约向瑁儿说过这个曲谱的事儿，你坐下先看上一遍，我们再说话。"

杨玉环乖觉地"嗯"了一声，然后轻盈地入了座。她依令在那里细观曲谱，眼中的余光看到皇帝正在那里凝视自己，心中忽然涌出一阵异样之感，两颊的红霞不自觉又飘然而至。那一霎时，她眼前的曲谱变得模糊无比，心中如有一头小鹿撞入，使她不明所以。

李隆基召见杨玉环，可谓早有企盼；而杨玉环如今春心萌动，则是归于自然。可见男女若有缘分，其实不用明言，各自心思相通，其意彰显无余。

李隆基察觉了杨玉环的异样，于是悄声站起，慢慢踱至南边的更衣室内。他想以此舒缓杨玉环的心绪，让她安心看完曲谱。他这一去，竟然用了小半个时辰方才返回。

杨玉环稳住心神，细细地读完了整个曲谱。她起初默然而读，待读完上半阙，渐被其中美妙的音律感染，不自觉地随曲哼出声来，身子也随着音律而动。她由于沉浸在曲谱之中，竟然不知李隆基又悄悄回到身边。

看到杨玉环沉浸在音律之中，李隆基心中也是如痴如醉，不觉轻声问道："玉环，此曲名为《霓裳羽衣舞曲》，你可为我舞之吗？"

杨玉环惊愕而起，她此时心意已平，叹道："陛下，贱妾观此曲谱，只觉得为人间仙曲，若贱妾一人独舞，深恐难现其韵味。"

"不妨，我已嘱高力士将乐工伶人召来，他们明日就到了。你先咀嚼其中韵味，明日成为领舞之人。"

杨玉环浅浅一笑，俏眼凝视李隆基，眼神中就比刚才多了一份大胆，问道："此曲果然为陛下所作吗？"

"嗯，其中多为我梦中所思，再将《婆罗门曲》混糅其中而成。"

杨玉环眼神中又多了钦佩之色，其喟然叹道："唉，此曲超脱凡尘，哪儿为人间之曲呢？陛下，贱妾肉胎凡骨，恐难将曲中仙风舞出。"

李隆基发现了杨玉环偶然露出的娇嗔之色，心中又复鼓荡。他走至古琴前坐下，扭头说道："玉环，我先将此曲轻抚一遍，你一边倾听一边默思舞蹈之姿。此曲罢后，我再抚琴，你就要在前方起舞了。"

杨玉环于是立在李隆基身后静听其琴音，李隆基依谱抚琴，其间偶尔有几处滑音，自是李隆基感觉杨玉环的柔丝轻拂其颈间，由此心旌摇动所致。

其实杨玉环距离李隆基有两步之距，其青丝如何能拂至他的颈间呢？

此曲既罢，杨玉环此时已默思出自己的舞姿，遂飘然下场依李隆基的琴音起舞。李隆基一面抚琴，一面观看杨玉环的舞姿。只见她身轻如燕，广袖翻飞，分明是自己梦中的广寒仙子下凡而舞嘛。

李隆基对曲谱并未纯熟，他由于专注于欣赏杨玉环的舞姿，竟然几度忘记了音律，由此数次停顿。

杨玉环舞罢之后，其周身已是大汗淋漓。李隆基见此模样，不觉伸手替她揩汗，如此一来，翁媳今日已是二度肌肤相触了。

杨玉环此时早没了初来时的紧张心绪，她一面伸手取过丝绢自揩汗水，一面娇声问道："陛下此次抚琴有几处停顿，似不如刚才的琴艺呢。"李隆基瞧到她那似娇似嗔的模样，心间又复鼓荡，竟然有些如痴如醉的感觉。

第七回　玉肌美艳女道士　鼓舌藏奸李林甫

李隆基伸手触及杨玉环脸颊之时，既感受其肌肤的柔嫩，又闻到其发间因流汗而透出的香气，不禁心旌神摇，其个中滋味，唯有李隆基本人方能明白。

心中既然燃起欲火，若李隆基顺势将杨玉环拥入怀中以成其好事，那杨玉环慑于皇帝威势，肯定不敢拒绝。何况杨玉环与皇帝相见之后，早抛却了羞怯之心，两人言笑晏晏，其意甚恰呢。

李隆基强耐心中之火，努力将心神调匀，然后侧头喊了一声："高将军。"

一直候在侧室之中的高力士闻召，急忙疾步过来。李隆基说道："时辰不早了，她也有些累了，你唤人将她送出宫吧。"

杨玉环张嘴欲言，又生生地将话头咽了回去。李隆基捕捉到了她那丝飘过来的眼神，竟然能感受到其中有些恋恋不舍之意。

高力士躬身答应，他取过搭在座上的披帛将之交与杨玉环，然后躬身相请："寿王妃，请这边行。"

杨玉环当然还要向李隆基行礼告退，李隆基又感受到其眼神中的些许幽怨之意。

高力士令宫女将杨玉环送至宫门前，自己又转身回返室内，就见李隆基正在绕室踱步。高力士偷偷观看其神色，见其脸上满是亢奋之色，偶尔也有淡淡忧虑的影子，高力士由是全明皇帝心意。

李隆基到了高力士面前止步，喟然叹道："此女大妙，此女大妙啊。"

高力士微微一笑道："臣知陛下与寿王妃琴舞相谐，眼前时辰尚早，怎么就让她走了？"

李隆基知道自己什么事儿都难瞒过这名老奴的眼光，遂哂道："朕为皇帝，岂能如此猴急？"

君臣相对一笑，对对方心思皆了然于心。

李隆基示意高力士坐下，自己也复归座上，微笑着说道："力士，

我们须要好好计较这件事儿。”

高力士知道皇帝所言何意，看样子皇帝今日已打定了主意，即是要将杨玉环收入后宫。然杨玉环毕竟是皇帝的儿媳，若公然收入肯定会惹议论。

那么必须寻一个妥当的法儿。高力士事先早为这件事儿费尽心思，其首要之事就是让杨玉环脱去寿王妃的身份。杨玉环成为寿王妃之时由皇帝颁下册书，天下皆知，她现在不可能如寻常夫妇那样被丈夫休掉即可，不管其走向何方，还必须由朝廷颁下制书方才圆满。

高力士已想出一个主意，遂小心翼翼地说道：“宫中规制，后宫之人可出为女尼，寿王妃能否仿照此例？”高力士的这个主意其实缘于则天皇后的经历。则天皇后昔为太宗皇帝的后宫才人，太宗皇帝逝后，她按例削发入感业寺成为女尼。此后高宗皇帝见而悦之，将其复召入宫，最终成为则天皇后。

高力士得宫中传说，知道太宗皇帝未逝之时，高宗皇帝与则天皇后已暗生情愫，否则后宫佳丽甚多，高宗皇帝不会想起感业寺有这样一个普通的女尼，也不会独入此寺与她相会。高力士相信，则天皇后先为女尼再复入宫，定是他们事先计议好的策略，以情势上估计，此计多由睿智的则天皇后所拟。

不过现在向李隆基献计，高力士不敢老老实实搬出这段往事为据，他只好改称循宫中规制而行。

李隆基凝思片刻，叹道：“如此办不失为好路径，只是她寿王妃做得好好的，为何要削发为尼呢？如此稍嫌突兀，须有翔实理由。”

高力士道：“陛下圣虑远大，如此小事，定有良策相辅。”

李隆基此时心情甚好，笑道：“哦，你莫非也想成为谀臣？如此谀词，我听来觉得十分受用啊。”

高力士虽为李隆基身边的第一宠臣，平时无话不说，还是明白自身身份的。皇帝有此轻松之态，他万万不敢顺着杆儿与皇帝说些不敬之言，急忙辩解道：“臣实话实说，不敢擅进谀词。”

李隆基却没有顾及这些闲话，他此时想起了姑姑太平公主的往事。太平公主幼时，吐蕃闻其名向则天皇后请婚，则天皇后不忍亲生女儿远赴高原，遂以为已逝姐姐荣国夫人追福的名义，度太平公主为道士，以拒和亲之事。李隆基想到这里，觉得依此故事办杨玉环的事儿，要比高力士所献之计高明得多，脸上就浮出了会心的微笑。

李隆基告诉高力士："浮图禁忌太多，不用将她遁入其门了。昭成皇后逝去近五十年，我这些日子正想着为母后追福，嗯，若将寿王妃度为女道士，使其入观替昭成皇后祈福，实为我的一片孝心了。"

高力士闻言心中暗赞皇帝心思果然活络，片刻之间就想到这样一个好主意，委实妙绝。寿王妃若度为女道士，其意在替皇帝逝去的母后祈福，彰显皇帝的仁孝之心，天下定传为美谈，世人一时之间又怎能知道其中的奥妙所在呢？杨玉环成为女道士，过一段时间再令她还俗，如此无声无息名正言顺，就成了皇帝的后宫之人。

杨玉环既然要成为女道士，须有道观为之栖身，高力士心中开始盘算与兴庆宫相近的道观何在了。他小心问道："陛下，兴庆宫西门外有一白云观，只是稍嫌破旧，臣这就唤人去整修一番，以为寿王妃今后的容身之所如何？"

李隆基道："不用忙碌了。我看玉真观甚好，就让她去那里寄身吧。"李隆基此时暗笑高力士迂腐，又非真的让杨玉环长期为女道士，无非一个名义而已，哪儿用得上大兴土木呢？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是夜，李隆基异常兴奋，子时以后方才就寝。其身在榻上，犹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高力士瞧其模样，知道皇帝还是思念杨玉环的缘故。他出门后暗自笑道：还说别人猴急呢。陛下你内心煎熬无比，又硬撑着故作矜持状，岂不是自找难受吗？

杨玉环回到居所，李瑁仅淡淡地问了几句，杨玉环的心中却久久难以平静，甚至有些甜蜜。

如果说杨玉环入宫时心中忐忑，待她被李隆基双手扶起后，这颗忐忑之心就变得迷离婉约起来，其中杂有莫名的欣喜。

男女相见，最奇妙的就是初见时的感觉。杨玉环被李隆基扶起的一刹那，倏忽间触及李隆基的眼神，她从中读出了温润热切之意，心弦由此被拨动，马上感觉自己置身于极度温馨的氛围之中。

李隆基既为皇帝，又是丈夫李瑁的父亲，杨玉环当然不敢有任何绮想。她只是觉得此种感觉很舒服，既有甜丝丝的心理感触，又有莫名的兴奋之情。当李隆基抽身离开令其观谱，杨玉环借此空当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绪，再见皇帝时就从容了许多，此后二人琴舞相配，杨玉环也渐渐恢复往日的言笑之态。

她还从李隆基身上感受到了许多别样之处，女人最重细节，李隆基今日的诸多作为，是李瑁决计没有的。

杨玉环早闻皇帝擅长音律之学，她此前也见过李隆基所谱之曲，多赞其美，今日再见《霓裳羽衣舞曲》，更叹实为人间仙曲。

李隆基年少时有倜傥之美，如今渐至老年，其身上更添儒雅之气。其实男人若有地位或者有才气，女人眼光中便有了诸多的仰慕，何况杨玉环现在仅二十二岁呢？

至于李隆基对女人的细致体贴，更令杨玉环心折。李瑁与之相比，相差甚远。

是日晚上，杨玉环沐浴一番，然后独寝榻上，眼睛盯着黑暗的房顶，在那里一幕幕回味白日里与皇帝相处的情景。

杨玉环记住翌日入宫的时辰，由此盼着黑夜早点过去，以使那个时辰早点来临。然她思绪联翩，一会儿琢磨着自己的舞姿，一会儿又想到皇帝的音容笑貌，由此愈发感到黑夜行得太慢，内心更加着急，就愈发不能入眠。

第二日的九龙汤馆之中，杨玉环依约前来。她入内看到其中仅有皇帝一人，诧异地问道："父皇，那些乐工伶人呢？他们应该到了呀。"

李隆基道："哦，高力士说他们携带乐器甚多，由此误了行程。哼，京城离此甚近，他们就是蜗牛，爬也该爬过来了。"其实乐工伶人已到温泉宫，李隆基念着前一日与杨玉环相会的美好气氛，不许他们前来。

杨玉环闻言扑哧一笑："是呀，他们真成了蜗牛，也该爬过来了。父皇，这些人该打。"

"好呀，我令人备些板子，他们前来之后，就由你来援手吧。"

杨玉环将手乱摇，说道："父皇，妾手无力，若妾援手，岂不是便宜了他们？"杨玉环此时说话，较之前一日少了一些拘谨，两人对话分明如常人一般。

李隆基看到杨玉环变得伶牙俐齿起来，与她那明眸美颜相配，就多了一分生动，比宫中之人见了自己多敛眉信目有趣味多了，由此龙心大悦。

此后李隆基操琴，杨玉环依韵而舞。

杨玉环经过一夜乱思，今日的舞姿又多了一些变化，飘逸之中更现仙女之姿。

李隆基抚罢一曲，停手喟然叹道："你昨日说此曲为人间仙曲，你今日之舞，何尝不是人间仙舞呢？"

杨玉环拖曳广袖，缓缓行至李隆基近前，其婀娜的身段随着脚步而轻摇，宛如一位月宫的仙女下凡而来，李隆基观之，不禁意乱神迷。他看见杨玉环脸上又现出不少汗滴，就取过身边的锦帕起身，欲替杨玉环揩汗。

杨玉环伸手去迎锦帕，口中说道："父皇，还是妾自揩吧。"

李隆基不许，伸手攥住了杨玉环伸过来的手。两手相握之时，二人同时感受到了异样，杨玉环眼中露出了羞涩和欣然之色，由此四目相对凝视，时辰好像为之凝固。

良久，李隆基才回过神来，扬起锦帕替杨玉环揩汗。杨玉环虽年轻，毕竟也是过来之人，她已从皇帝的眼神之中读出了深意，心中羞涩身子绵软，李隆基急忙将之扶入座中。

杨玉环就此瘫在座中，眼神游移不定。她由于大致知道了皇帝的心意，心内又添慌乱之情，只好暗自调息以掩慌乱。

李隆基阅人甚多，观此情状即知杨玉环的心中所思。他微微一笑，唤来两名宫女，吩咐道："寿王妃有些累了，你们服侍她入汤沐浴一番。嗯，她的衣服有汗渍，不可再穿，须为之另换衣衫。"

杨玉环明白朝廷规制，闻言急忙撑起身说道："陛下不可。此九龙汤为陛下御用，妾实在不敢逾制。"

李隆基道："玉环勿虑。须知天子金口，也是不可更改的。嗯，你昨日就该在这里沐浴一番，这就速去入浴吧。待沐浴之后，可与朕共进晚膳。"

杨玉环张了张嘴，不知道如何说话才好。那两名宫女还算识趣，上前搀着杨玉环走向浴室。杨玉环行之半途回头而观，就见皇帝仍然站在那里注视着自己，她的目光中于是有了许多复杂的神色，让人难识其味。

杨玉环第一次进入九龙汤，方识此汤之大。南墙根东南角传出"哗哗"水声，自是地底下涌出的温泉穿墙而过汇入室内池中。室内水池分为上下两个，上汤如九龙状堆砌成池，下汤则池面宽阔，其中竟然置有白船可供荡舟。杨玉环毕竟少女心性，看到白船，有心上去划动一番，又思第一次入内，终究不敢张狂。

二宫女熟练地替杨玉环除去衣衫，将她搀入池中。杨玉环乍入水面，感到水温适宜，就惬意地将全身浴入水面之下，然后头枕池壁闭目养神。经过一番折腾，杨玉环本来繁乱的心绪稍稍平定，她开始琢磨：圣上莫非喜欢上自己了吗？

大凡女人被男子关爱，往往心中甚喜，假若此人又为皇帝，则如此关爱实在不能拒绝。杨玉环此时先喜后忧，其忧虑自己身为寿王妃，纵然皇帝喜欢，实为不尴不尬的事情。

杨玉环思来想去，终究无法破解此迷局。既然无法破解，也只好随遇而安了。

两名宫女看到杨玉环已在水中浸泡片刻，遂轻声召唤她到池壁上坐定。二人一边一个，替杨玉环洗头搓身。沐浴既毕，一名宫女则取来新衣替她穿上。

她们将杨玉环引出汤室，转往侧室。这里大约是皇帝日常沐浴时起居的地方，其中有榻有案，一应寝具皆备。

一名宫女轻声说道："圣上说了，请王妃娘娘先在此室中歇息片刻。王妃娘娘刚才累了，就由婢子服侍入榻中歇息吧。"

经历了刚才的舞动，杨玉环确实有些疲累。池水的温润已然舒缓了疲劳，若再入榻上歇息实为美事。杨玉环就听从二宫女的摆布，任她们脱去自己的外衣，然后扶入榻上被中安歇。

二宫女悄悄退出，室内由此一片寂静。杨玉环舒适地躺在被中，身上的毛孔经刚才的温泉水滋润而张开，无一处不畅快。她于是将四肢伸展，眼睛微微闭上，享受这美妙的时分。

一张大手悄悄地扶住杨玉环的脸庞，杨玉环先是惊了一下，既而释然，她知道定是皇帝之手，遂脸含笑意慢慢地张开了眼睛，首先看到的就是皇帝的那张笑脸。

李隆基柔声说道："玉环，刚才的水温还算适宜吗？"

杨玉环未及答话，只觉皇帝的双手已从脸庞上下滑，缓缓地滑至胸间，她不由得嘤咛一声，双手不觉就抱紧了皇帝的双臂。

李隆基由此占领了娇嫩儿媳妇的身体。

好事既罢，娇羞的杨玉环头枕李隆基的手臂，俏目深深，欲语还休。

李隆基叹道："环儿，你昨日离去后，我竟然一夜难寐。"

杨玉环本想再称"父皇"，话到口边又觉不妥，就生生将"父皇"二字咽入肚中，她停顿片刻，方缓缓说道："陛下，妾……妾昨晚也是一夜难眠啊。"

李隆基不觉又抱紧了杨玉环的胴体，说道："嗯，今后我们二人相对之时，可呼我为'三郎'。"

杨玉环点头答应，当时又想说话，终觉"三郎"二字不好呼出，脸上的娇羞之色愈加浓厚，只好将脸庞埋入"三郎"的胸怀之中。

自此，杨玉环再未回到李瑁的身边。

杨玉环入宫一夜未归，寿王李瑁心中大存疑惑：父皇召之演舞，竟至通宵达旦吗？

辰时三刻，高力士又独自来见寿王。李瑁正是满腹狐疑的时候，看到高力士来此正好替自己解疑，遂恭恭敬敬地将之迎入堂中。

李隆基与杨玉环成就好事，高力士其时就候在门外，当然能知二人的内情。晚膳之后，高力士又将他们奉入飞霜殿就寝，是夜李隆基抖擞精神，二人不知又鏖战了几回，到了子时方才鸣金收兵。高力士早上起来即到飞霜殿等候，孰料日上三竿，皇帝榻上依然无声无息。高力士就得此空隙，前来见寿王欲叙说详细。

李瑁毕竟年轻沉不住气，二人坐定后即问道："阿翁，玉环入宫一夜未归，到底所为何事呢？"

高力士看到一宫女正在那里添茶，遂示意她离开，然后侧头笑对李瑁说道："王妃入宫，实为舞事啊。咱家前日已对寿王说知，莫非寿王忘了吗？"

李瑁有些着急，说道："我知道她去演舞，奈何她一夜不回，难道演舞须通宵不歇吗？此处与宫中相连，相距仅几步路，她为何不回呢？"

高力士正色道："咱家今日来此，正欲向寿王说知此事。寿王妃不仅昨夜不回，就是今后也难回寿王身边了。"

李瑁霍地站起，急声道："她……她不回了，此为何道理？"

高力士面色平静，示意李瑁坐下，然后说道："寿王妃今后不再回到寿王身边，就是这'寿王妃'的名号，恐怕也要改一改了。请寿王少安毋躁，容咱家细细叙说。嗯，昨日圣上观寿王妃演舞之时，心中忽然涌出仁孝之心，圣上当时念起已逝的昭成皇后了。"

"昭成皇后已逝近五十年，她与玉环有何干系？"

"大有干系！圣上念其母后音容，就兴起了替昭成皇后祈福的慈念。其时寿王妃正在面前，圣上就对咱家说，欲将寿王妃度为女道士为

昭成皇后追福。寿王啊，圣上金口，那是言出必践的。”

李瑁闻言顿时哭笑不得，颤声说道：“这……这又从何说起？”

高力士脸色严肃，凝视李瑁沉声道：“圣上治国，以仁孝为根本。圣上今生此慈念，寿王为皇子，难道不能遂圣上的这点心愿吗？”

李瑁被高力士的气势所慑，张了张口，终究说不出话来。

高力士知道李瑁性子有些懦弱，其强势的母亲逝后胆子更小，他觉得刚才说的硬话已足矣，就转而柔声道：“圣上说了，此次返京之后，要为寿王另行择妃。寿王啊，你若有心仪之人，也可禀报圣上照准的。”

李瑁此时颓坐座中，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如何回复高力士之话。

高力士明白他此时的心境，又劝道：“寿王啊，人言一日夫妻百日恩，寿王妃今度为女道士，她终究难忘与寿王的情分。她如今满足了圣上祈福母后的愿望，今后定能在圣上面前说上话儿，如此一来，实对寿王大有裨益啊。”

高力士如此说话，即为赤裸裸的威胁了。他想告诉李瑁，昔日武惠妃在世，可保李瑁荣华富贵，如今武惠妃已逝，你宫中又有何人可为倚仗呢？君不见，皇帝一日能杀三子，你李瑁若无相护之人，则今后结局，实为难料。

李瑁左思右想，终无得法，只好接受这种现实，遂答道：“阿翁说得对，父皇有仁孝之心，我为皇子，应效父皇之行。阿翁，今后的事儿全凭父皇做主，诸事也请阿翁多加看顾。”

“嗯，此为皇子本分。寿王啊，你知道此事就可以了，不用向外人说嘴。待朝廷颁下敕令，你须诫约府内口舌，不得妄说。”

李瑁只有满口答应，他起身将高力士送出门外，转身回到室内在那里独坐发呆良久，还悄悄地洒下一泓清泪。

后数日，李隆基颁下《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其中写道：“圣人用心，方悟真宰；妇女勤道，自昔罕闻。寿王瑁妃杨氏，素以端懿，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精修。今距太后忌辰即近，咏怀追福，以兹求

度。雅志难违，用敦宏追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

敕文中所称，杨玉环之所以成为女道士，那是她自己的“由衷之请”，李隆基不过遂其愿而已。由此可知历来官样文章，那是当不得真的。

李隆基此前带人入住温泉宫，一般在旬日之内小住即返京。这一次由于得识杨玉环滋味，二人双宿双飞，不觉时光穿梭如飞，一口气在这里待了十八个美妙的日子。

返京之时，杨玉环独坐一辆密封的车儿紧随皇帝銮驾之后，寿王李瑁的车驾远隔后方。仅仅十余日前，杨玉环与李瑁同车而来，不料如今就人分两端。杨玉环端坐车中，心中多想与李隆基一起的神仙般的日子，对李瑁的面貌渐至模糊，只是偶然想起。

早晨起驾之前，高力士悄悄询问李隆基道：“陛下，臣已传话京中之人将南熏殿洒扫完毕，就将王妃安顿其中如何？”

李隆基闻言瞪起眼睛，斥道：“糊涂，她已是女道士，还为王妃吗？既为女道士，如何能入宫居住？”

高力士心中不由得暗笑：事情已然做成了，皇帝还要将面子活儿做足。他脸现惶恐之色，答道：“臣糊涂，乞陛下责罚。”

李隆基笑道：“责罚你什么？我们此前已经说过，将她安顿在玉真观即可。嗯，玉真妹妹的性子愈来愈孤僻了，她面前多了一人说话，也不无好处。”

高力士躬身答应。他此时心中又想起另外一件事儿，瞧近来皇帝与杨玉环如胶似漆的缠绵劲儿，杨玉环若真的待在玉真观中不见皇帝之面，皇帝能够隐忍吗？他肯定不能忍耐！

玉真观建在大明宫内，其与兴庆宫有复道相通。若皇帝思念杨玉环，可将她载入舆中抬至兴庆宫，无非费一些周章而已。

玉真公主眼瞅着高力士将杨玉环带至自己面前，脸上似笑非笑，问杨玉环道：“杨玉环，你好好的寿王妃不做，偏要‘由衷之请’来做女道士，到底犯了哪一根筋？”玉真公主事先已知那道度杨玉环为女道士的

敕令，心中正在大呼奇怪。

杨玉环此前也知玉真公主的脾性，玉真公主当初能够坚执在父亲睿宗皇帝面前请为女道士，到了皇帝哥哥面前也是毫无禁忌。如果李隆基待宁王李宪为敬重，那么对于这个一母同胞的亲妹妹则是又爱又怕了。皇室之人都知道，若玉真公主到皇帝面前相请的时候，只要不违朝廷规制，李隆基是百依百顺的。如此一来，皇室之人见了这位道士公主便恭顺有加，杨玉环昔日多次随李瑁入大明宫内向她请安，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声的。

现在玉真公主出言质问，杨玉环还算伶牙俐齿之人，现在却为玉真公主的气势所夺，心中又怀有鬼胎，嘴巴张了几张，终究说不出话来。

高力士看到杨玉环的尴尬之色，急忙上前遮掩道："公主，此女请为女道士，即是想为昭成皇后追福，实为一片仁孝之心。圣上令老奴引此女来此，想让公主赐此女一个道号，今后还望公主多多指引修道才是。"

玉真公主听到高力士提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其气势顿时收敛一些，叹道："哦，若有此孝心，亦为不易了。杨玉环，你今后可以太真的名号在此修持吧。"

杨玉环躬身谢道："妾敬谢公主收留。"

玉真公主毕竟疑窦未消，她唤来一名使女，令她将杨玉环引入静室歇息，单留下高力士说话。

玉真公主斜睨高力士，不屑地说道："高将军，现在仅剩下我们二人。你须对我说实话，将杨玉环度为女道士，果真为母后追福吗？哼，事儿如此蹊跷，哪儿会如此简单？我问你，皇兄和你到底在弄什么玄虚？"

如此让高力士犯了难，李隆基临幸杨玉环的事儿，只有高力士最明底细。然皇帝颁下敕令，明言度杨玉环为女道士，玉真公主虽为皇帝的亲妹妹，其中隐情未征得皇帝同意，如何敢启口叙说其中真情呢？高力士在那里吭哧了半晌，方缓缓说道："圣上圣虑远大，老奴智浅才疏，不敢妄猜圣上心意。"

玉真公主此时已然猜出了一二，她见高力士闪烁其词，不禁怒道："什么圣虑远大？全是狗屁，皇兄的那点花花肠子我能不知吗？高将军，皇兄是否要打杨玉环的主意？由此掩耳盗铃，将她藏于我处，欲暗度陈仓？"

高力士不敢接腔，玉真公主观此模样，愈坚信自己的猜疑："好呀，你还不告诉我实话？那杨玉环今后道号太真，为我观中之人，皇兄今后再也休想见到她。"

高力士知道这个皇妹向来口无遮拦，就是在皇帝面前也毫无顾忌，遂不敢在她面前多说一句，以免惹出祸端。他听到公主说出如此狠话，急忙躬身说道："请公主见谅，老奴为圣上身边侍候之人，仅凭圣上言语行事。至于圣上今后是否想见太真道姑，老奴委实不知。或者圣上与公主会面之时，公主亲口问一声，也是好的。"

玉真公主“扑哧”一笑道：“哈哈，老滑头，真有你的，话说到这个地步还滴水不漏，皇兄器重你，看来还是瞧对了人。滚吧。”

如今大唐天下，皇帝对高力士尚且礼数有加，唯有玉真公主才敢如此说话。高力士知道公主的禀性，也不以为意，就躬身告退。

李隆基在温泉宫与杨玉环缠绵十余日，倒是颇费精力。其在温泉宫不用早朝，回到京中却要恢复早朝的惯例。李隆基回到兴庆宫后觉得周身乏力，是夜未召任何人侍寝即独自睡去。正睡得香浓之时，掌时宫女轻轻至榻前唤醒李隆基，告诉他该是上朝的时辰了。

香甜的梦境被瞬时打破，李隆基无奈地睁开眼，心中有些窝火。然宫女唤醒自己为其职责本分，他也无法发作，只好叹口气起身穿衣。冬日里天亮甚晚，此时天上晓星渐沉，四周还是一片黑黝黝的颜色。李隆基一面穿衣，一面暗自嘀咕道：“好好的白日里什么事儿都可以办，为何要有早朝之例呢？这岂不是将君臣一起折腾吗？”

李隆基是年五十六岁，自感精力大不如以前，近来又添了与杨玉环缱绻之事，愈发感到疲累。他在太监的搀扶下进入御座，群臣礼毕后犹哈欠连连，脸上疲态尽显。说也奇怪，他今日对群臣所奏多提不起兴致，仅随口敷衍两句而已。

唯有李林甫奏京畿道采访处置使王鉷所为时，李隆基方打起精神听得甚为详细。王鉷秩级较低，无缘参加朝会。李隆基觉得李林甫所奏太过简略，遂让李林甫待朝会散后，带同王鉷入宫再详细禀告一回。

王鉷得了李林甫的钧令，遂在京畿道诸州巡查多日。他牢记李林甫的训示，专注新辟财税之源，由此果然发现了朝廷征税之时的几个漏洞。

其一，诸州向朝廷纳物时，由于转运过程中有水渍伤破等状况，朝廷由此并未得到全物。

其二，皇帝因为各种原因，往往下令免除某地百姓赋税一年。王鉷以为，赋税可免，也不能分文不收，须另征脚钱。

其三，戍边之人由朝廷免除籍贯的赋税，实行募兵制之后，朝廷还

要每岁给付兵丁相应的费用。然一些兵丁死亡之后，边将为了吃空饷，刻意不申牒除去该兵丁的名录，朝廷还要接着付费。王鉷以为，应派员至边关清查兵丁存亡情况，若有领空饷的情况，须按原来户籍向边将追回相应的租庸。

王鉷思路明晰，口齿伶俐，将这三个漏洞剖析得甚为明白。李隆基听得十分认真，目视李林甫赞道："好呀，想不到李卿能用如此超卓之人。这些漏洞存续多年，为何此前多视而不见呢？"

李林甫道："陛下，诸州与边关皆有自身的思虑，朝廷此前虽有巡查，毕竟不细。臣此次奉旨派出诸道采访处置使，又赋予他们一些权限，再有王鉷这样上心之人，方能窥出端倪。"

李隆基向王鉷颔首说道："你很好。你有过计算吗？朝廷每年可为此多收多少钱？"

王鉷躬身答道："禀陛下，仅以京畿道为例，每岁可多征十亿万钱，若推及天下，可岁入百亿万钱。"

李隆基不由得叹道："哦，仅此三个漏洞，每岁就可多征这么多啊。"

李林甫见机禀道："陛下，王鉷以为这些钱皆为常年额外物，非征税物，不用入藏国库，可入内库由陛下赏赐之用。臣以为此建言甚好，乞陛下采纳。"

李隆基笑道："这么多钱，哪儿能赏赐得完？嗯，李卿，王鉷此次有功，应当重用，可授其为户部侍郎兼侍御史。"

王鉷闻言，急忙叩首谢恩。王鉷为李林甫的亲信，他当然也乐见其成。

王鉷的这三个建言，看似未超出租庸调征收范围，其实深究，还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有重敛之实。譬如再向诸州收取损耗之钱，诸州定将这些钱再摊向百姓；朝廷免了百姓赋税本是基于天灾等原因，王鉷却要再征脚钱，势必还要从灾民手中收取。

这些钱收归国库也就罢了，李林甫和王鉷却要取悦李隆基，妄称此

钱为“额外物”，可贮入内库由皇帝任意支取。李隆基现在需要钱的地方甚多，如此巨量之钱可供自己任意挥霍，当然龙颜大悦，当即超升王鉷之职。

王鉷退下后，李隆基满心欢喜，笑对李林甫说道：“所谓天人合一是也。朕此次入温泉宫，觉得那里既狭小又破败，有心好好修缮一番，然国库之钱皆有用度，不得妄取，朕甚是矛盾。哈哈，不料卿与王鉷却送来这么大的一笔钱，朕心甚慰啊。”

李林甫问道：“陛下的心意，欲用这笔钱修缮温泉宫吗？”

“正为此意。李卿，你速速找人绘制图样，至少要依兴庆宫规模再造温泉宫。嗯，这名儿也须改一改，今后可称之为华清宫吧。”

李林甫心中暗想：这哪儿是修缮了？分明是重造新宫嘛。

李林甫此后秉持皇帝心意，派人重修温泉宫。其在骊山上下，增汤井为池，台殿环列山谷。汤池既有皇帝及妃嫔之汤，也有百官之池。宫中新建飞霜殿、九龙殿、长生殿、重明阁、朝元阁等殿阁；宫外建有“十王宅”及“百孙院”以及百司及公卿邸第。由于钱帛充实，华清宫既造得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建造工期又短，年余既成。此为后话。

说完了这些事儿，李隆基又想起起床时的闹心事儿，就决然说道：“李卿，今后早朝之例不用行了。”

李林甫有些不解，说道：“陛下，早朝为古制，若一朝废之，有些不妥吧？”

“怎么不妥？今后诸卿若有事禀报，可于辰时之后入宫见朕。一样能将事儿办了，为何非要折腾得七荤八素，由此更无精力呢？”

李林甫其实也厌烦早朝。皇帝上朝可在卯时一刻入座，而大臣们却在寅时一刻即要上路，然后集于待漏院等待，又比皇帝早了一个时辰，是夜根本睡不好觉，要比皇帝辛苦多了。

李林甫此时又敏锐地察觉，皇帝现在有些怠政之嫌了。开元之初至今，皇帝勤政无比，一样为早朝，他什么时候嫌过早朝折腾人了？

李隆基为了自圆其说，似自嘲道：“李卿啊，朕转眼就要进入花甲

之年了，与年轻之时相比，精神就要差了不少，看来岁月不饶人啊。”

李林甫急忙禀道：“陛下说得对，只要将事儿办好了，何必在乎是否早朝呢？臣这就吩咐下去，今后群臣若有事禀报，例在此前朝会之日入宫面圣。对了，还须辰时以后。”

李隆基颔首说道：“就这么办吧。李卿为中书令，早将朝廷巨细之事理得井井有条，朕近年来觉得轻松多了。嗯，今后你还一力操持吧，朕不必知道的事儿，就不要来烦朕了。”

李林甫闻此言语心中大震，暗中思忖：皇帝如此说话是出于真心呢？还是试探自己？他再观皇帝的神色，再思他刚才不愿早朝的事儿，由此断定并非试探自己。李隆基英武绝伦，由此拼杀而出成为皇帝，又励精图治多年，造就了眼前这个花花世界，则他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昏庸的皇帝！李林甫深明此节，在皇帝面前什么时候也不敢表露自己的懈怠倨傲之心，遂恭恭敬敬答道：“臣万万不敢奉诏。天子保有天下，则朝中巨细之事务必知闻。”

李隆基哈哈一笑，不再说此话题。他此时又忽然想起一人，问道：“李卿，那严挺之如今何在呀？”

李林甫的记性甚好，当即答道：“严挺之初为洺州刺史，现迁为绛州刺史。”

严挺之当初因与张九龄友善，又极为鄙视李林甫，被李林甫行了“一石二鸟”之计，将张九龄与严挺之同时贬斥。

李隆基叹道：“严挺之为人正直，最早瞧出王毛仲有反心，还是立有大功的。朕后来想呀，他基于前妻之情帮王元琰求情获罪，算是有所惩罚了。嗯，此人可堪进用，你随后问问他的近况。”

李林甫恭顺地答应着，随后辞别而去。他边走边盘算，如何应付严挺之这件事儿呢？

李林甫已然瞧准了严挺之这类人，他们若再被重用，说什么也不会对自己言听计从，既然这样，你严挺之还是赋闲到老最好。

从勤政楼到中书省衙居的路程不算太远，李林甫进入中书省的大门

之时，已想好了主意，入衙的第一件事儿，即是令人去唤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

严损之因受哥哥之累，多年来一直任承议郎。此职为六品的散阶之官，虽有朝廷俸禄，然无事可做。严挺之被贬之后，朝野之人皆称此为李林甫的“一石二鸟”之计，严损之又知哥哥与李林甫积怨甚深，现在李林甫位至中书令，正是炙手可热之时，遭此处境只好默默忍受，不敢有非分之想。

严损之进入中书省见了李林甫，急忙躬身施礼。李林甫抬眼看到严损之，脸上露出惯常的笑容，起身到了严损之面前，执手将之携至侧座之上，然后并排坐定。严损之想不到李林甫竟然如此和蔼可亲，心中惶恐顿生，说道：“李大人召唤下官，有何事吩咐？”

李林甫微笑着说道：“我今日偶然翻动名册，看到你任承议郎多年未动，唉，此事是我疏忽了。你之才具与令兄相若，令兄因事被贬也就罢了，怎能将你长期闲置呢？损之啊，此为我的过错。”

严损之一时不明李林甫之意，他这些年赋闲已久，心态早已平复，只要李林甫不再生事，如此混着日子，亦为不错，遂低头说道：“难得李大人念记，下官其实心甚满意。”

李林甫正色说道：“你虽满意，我却不安。这些年朝中选人皆循资格而行，你为承议郎多年，却未曾调任，我忝居吏部尚书，实为失职。我今日将你召来，即是想当面向你致以歉意。”

严损之还是闹不明白李林甫的真实心意，只好答道：“下官不敢。”

“嗯，我想好了。明日即授你吏部司封员外郎，你以为如何？”

吏部员外郎虽与承议郎同秩级，然其执掌赏封命、朝会、赐予之级，当然不能与散阶之官同日而语。严损之闻言，不禁喜出望外，起身躬身施礼道：“李……李大人待下官如此厚恩，下官万分感谢。”

李林甫脸上笑容又回归灿烂，挥手令严损之坐下，说道：“以你的资格，早该调出散阶了。我今日方才授任，其实有些晚了。你不怪反谢，我如何消受呢？”

严损之想不明白李林甫今日为何如此谦逊，不管怎么说，李林甫想着自己，足证李林甫还是一位公正的好官。此前有人多次在严损之耳边说道，李林甫与其兄交恶，那么严损之难有出头之日。今天看来，李林甫实为公平之人，则此前的这些谣言便不攻自破。

李林甫还是主动提起严挺之，其叹道："损之呀，外人皆言我与令兄不睦。唉，我们二人其实性子迥异。譬如令兄好直言，我口舌拙笨话语甚少，如此就有了区别。想是外人从差别上瞧出我们不睦，也就有了流言。然他们不知，我本人甚为钦佩令兄的才具，他被贬外任，我很是惋惜不已。"

严损之闻言虽有些将信将疑，然他刚才将自己调任吏部，显系好意，心中也就愈发相信李林甫之言。

李林甫道："令兄出为外任已数年，损之呀，我刚才办了你的事儿，就连带着想起最好将令兄也召回京中任职。令兄实有相者之才，他若回京能堪重用，对我也有好处啊。"

严损之看到李林甫如此积极为哥哥着想，心中就认定了李林甫为天字一号的大好人，脸现感恩之情兼有急切之意，匆匆说道："好呀，鄙兄为外任多年，下官在京中也是望眼欲穿。李大人位居中枢，只要李大人愿为鄙兄着想，定有良策。"

李林甫微微闭眼，似乎陷入了沉思，既而缓缓说道："令兄毕竟为圣上熟识之人，若使令兄回京，须当由圣上允可。"

严损之当然知道此情，急忙连连点头。

李林甫接着说道："我近来在圣上面前，数次听到圣上主动提起令兄之名，看圣上的意思，虽对令兄上次包庇前妻之事不能释怀，毕竟有思念之情。如此看来，令兄须有一个面圣的机会。我想呀，只要圣上与令兄会面，则此事能成！"

严损之大喜道："好哇，下官谨遵李大人之言，这就修书一封，让鄙兄返京面圣。"

李林甫哂道："你呀，果真是赋闲多年，竟然有些傻痴了。你莫非忘了朝廷制度？外官若非朝廷召唤，不可擅自离职。你让令兄入京，岂

不是让令兄入罪吗？”

严损之又复惶恐，顿时语无伦次道：“下官……下官确实糊涂，还请……还请李大人指点……指点迷津。”

李林甫故作沉思状，如此沉默片刻，方缓缓说道：“朝廷之制，外官返京除了朝廷召唤之外，若其身体有恙，也可回京诊视的。”

严损之大惑不解，说道：“下官知道，鄙兄虽年龄渐高，身体还是无恙的。若诈病入京，岂不是欺君之举吗？”

李林甫道：“对呀，人若上了年纪，最易患风疾。此病来势甚急，若状轻微，愈后无遗症。若让令兄言说自己患了风疾，此事别人无法举证，怎能说欺君之举？损之呀，令兄既为老臣，又是圣上关注的人儿，他若言说自己患了风疾，圣上向为仁慈之心，闻讯后定当召见抚慰。唉，我将此事想了一遍，也只觉得此法为上策了。”

严损之闻言大喜道：“李大人替下官兄弟着想，下官全家沐此大恩，实为幸运。李大人，此策大妙，下官这就修书至绛州，让鄙兄遵计而行。”李林甫道：“何必如此麻烦，此去绛州，书信来往一回需多少时日？凡事宜早不宜迟，令兄因病入京诊视又非公事，无需公文，你可以令兄的口吻写状一道，再覆以令兄的印章即可。”

“下官来写，能行吗？”

“怎么不行？你将此状写好交与我手，大事可谐。此后你与令兄，自可在家静候佳音了。”

严损之心中此时的感激之情无以复加，他起身跪伏于李林甫面前，叩首道：“李大人之恩，下官只好叩谢了。”

李林甫急忙将严损之搀扶起来，怪道：“我虽为上官，我们毕竟还是同僚嘛。你行此大礼，实为逾制！今后万万不可。”

严损之的眼中，此时已然闪出感激的泪花。

第八回　霓裳羽衣绕宫苑　灵符祥瑞致新元

严损之不明李林甫的真实心意，将之视为大恩人，因而感激涕零，并将其言语奉为圣旨依言而行，可谓十分恭谨。他归家之后即以严挺之的口吻写就一状，其中哀哀切切说自己患了风疾，请求朝廷准许自己返京诊治。严损之没有哥哥的印章，就央人造了一枚，然后加盖状上，将状书恭恭敬敬送至李林甫手上。

李隆基记性甚好，过了两日又想起严挺之，就再向李林甫问询。

李林甫叹了一口气，脸作悲戚之状，从袖中取出那份状纸，将之递给李隆基，说道："陛下念起严挺之，他的这份病状就不期而至。唉，想不到严挺之出京之时尚且康健，仅仅数年时间，就有如此大变呢？"

李隆基眼光在状纸上扫了一遍，看到严挺之果然自述得了风疾，遂感触说道："是啊，严卿年近七十了吧？人寿夭有期，那是勉强不来的。朕观其病状虽微，今后须小心谨慎，不可再犯啊。"

"陛下，京中良医及饮食皆便，就将严挺之召入京中为官如何？"

李隆基叹道："他如此身体，如何有精力理政？他现任刺史，其实也勉为其难了。李卿，严挺之一生正直，前者有包庇之嫌，那也是基于人伦之义。唉，就任其为散阶之官吧，朝廷可多付俸禄，使其能养疾归闲。"

李林甫闻言心中大喜，脸上犹现平淡状，拱手称道："陛下待臣下宽宏，老臣皆能优裕善终。臣能为陛下之臣，实为大幸。"

"嗯，臣子替朕辛劳一生，老年后就该优裕归闲，以颐养天年。昔太宗皇帝视君臣为一体，善待臣下，其实就是善待自身。"

李林甫躬身再谢。

李隆基思索了一下，既而说道："记得宋璟归养洛阳，他还是有眼光的。洛阳物产丰饶，水土又好，较之长安更宜养老，就让严挺之归养洛阳吧。他的秩级也需升一升，授其为太子詹事吧。"绛州刺史为四品官员，太子詹事则为三品。

李林甫躬身领旨。

严挺之此后很快被授为太子詹事，准其在洛阳居住养疾。严挺之不

明其中详细，他到了东都洛阳，感到郁郁不得志，不久果真酿成一病，一年后即逝去。

严损之不明不白成了李林甫手中的玩偶，无意之中帮助李林甫结束了哥哥的从政生涯，由此搬掉了李林甫的眼中钉。看来严损之之名取得有些毛病，他这次所“损”之人却为自己的亲哥哥。

玉真公主与杨玉环在玉真观中待了三日，李隆基这几日还算安静，并未召唤杨玉环入宫侍寝。

杨玉环成为女道士，即在宫女的服侍下头戴黄冠，身披道士服。美颜的女人不管身着何服，皆有不同常人的韵味。就见那黄冠之下，一张眉目如画的脸庞勾人魂魄，宽大的道袍难掩她婀娜的身姿。其时正为黄昏，杨玉环独倚窗棂向外观看，一抹殷红的残阳映照其脸庞之上，艳丽不可方物。

杨玉环此时正在细细回味着与皇帝骊山相会的情景。自昨日至今，她将此过程想了无数遍，越想心中愈甜蜜，兼有一丝忐忑：莫非圣上回到京城，就难以随意见到自己了吗？

与皇帝相处的十八日里，杨玉环觉得仅为一忽儿的事儿，之所以如此感觉，自是因为极大的幸福和极大的愉悦同时袭来，由此方感时日短促。

杨玉环自幼失去双亲，童年时虽有欢乐时光，毕竟记忆模糊，此后寄养于叔父家中，叔父虽待如己出，但终究隔了一层。要说杨玉环此生最大的喜事，即是被册为寿王妃，其新婚之际，与李瑁曾有过一段神仙眷侣般的日子，可惜这种愉悦的日子持续不长。她此时强烈地感觉到，这短促的十八天里，方为其人生中最为美妙的日子。

皇帝多才多艺，虽五十多岁的人了，然体貌犹魁伟如初，周身散发出成熟睿智的气质，一般女子都难以抗拒其魅力。

李隆基的彬彬有礼与细致呵护，也让杨玉环心折不已：皇帝向来威权独运，不用在乎他人心意，他何至于待人如此温情有加呢？

其实杨玉环感触最大的，就是她在李隆基身上体味到了男女之间的云雨之事竟然美妙如斯，她此前在李瑁那里未曾体验过。

二人新婚之际，初识云雨之乐，起初尚强烈，两年过后，杨玉环即归于平淡。他们亲热之时，李瑁未有任何前奏，没有调情及抚摸，草草了事。杨玉环此后渐对男女云雨之事心生厌烦，觉得行事麻烦，殊无乐趣可言。

李隆基却让杨玉环识知了欲死欲仙的味道。

杨玉环想到此处，脸上不禁露出了甜甜的微笑，下体也同时感觉有些潮湿。

这时身后有人说道："哦，你在这里忽喜忽痴，莫非又想起什么好事了？"

杨玉环愕然而顾，发现玉真公主正立在身后，她急忙转身见礼。

玉真公主道："什么事儿让你如此专注？我入室良久，你竟然毫无知觉。"

杨玉环想起与皇帝的情事，脸上不禁飘出两朵红霞，其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之下，显得更为动人。她嗫嚅一下，低声道："妾初入道观，当定气凝神，以修道法。想是过于专注，竟然不知公主入内。"

玉真公主上前携着杨玉环之手，两人相对坐下，她笑道："我此前仅知你明艳美貌，却不知你还有伶牙俐齿。呵呵，你专修道法，分明是鬼话嘛。你脸露红霞，定是情系男人，怎能扯上道法了？"

杨玉环低眉小声说道："妾入观修道，当心无旁骛，不敢胡思乱想。"

"哼，你想得还少吗？你与瑁儿成婚多年，瑁儿早已移情别处，你定无心绪想他！那日高力士领你前来，我当时问道好好的寿王妃不做，为何偏偏度为女道士？你们二人皆支支吾吾不肯讲明。你们以为我想不出其中缘由吗？"

杨玉环此前知道这个皇妹非同小可，气势就为之所夺，只好低头不语。

玉真公主道："什么替母后追福呀？哼，皇兄如何想出这个馊主意？那日高力士带你入观，我已然猜出了其中详细。若非皇兄瞧中了

你，他如何肯费力行此障眼法儿？”

杨玉环心中一震，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将头落得更低。

玉真公主笑问道：“玉环，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此次温泉宫之行，皇兄对你下手了？”

杨玉环头虽低垂，闻言后又想起温泉宫中的种种风光，两朵红霞不自觉又浮到双颊上。玉真公主见此情状，顿时了然于心。

玉真公主叹道：“皇兄后宫佳丽甚多，为何独独瞧中儿子之妃？着实荒唐啊。他行此障眼法儿看似高明，终归纸包不住火，又如何能掩天下人之口呢？”

杨玉环此时抬头说道：“公主其实不用过多责怪圣上，自从武惠妃逝后，圣上心间挺苦，望公主恤之。”

玉真公主呵呵笑道：“呵呵，看来皇兄瞧中你，你心中其实十分乐意了？这不，已然替皇兄说话了。”

杨玉环见了这名公主不免气夺，只好又低下头，不敢说话太多。

玉真公主笑道：“嗯，我今后如何称呼你呢？寿王妃显然不妥，皇妃又无名分。”

杨玉环轻声道：“妾道号太真，公主今后呼妾太真即可。”

玉真公主哈哈大笑道：“呼你为太真？莫非你真的以为自己就成为女道士了吗？哼，皇兄的心意我最为明晓，不出三日，他定会召你入宫，你又如何能成真道士？”

杨玉环闻言心内窃喜，脸上难掩甜蜜之状。

玉真公主观此情状，不禁轻轻摇摇头，说道：“其实你为寿王妃或为皇妃，都是无妨的。瑁儿媵妾不少，将来皇兄终归要为他另择王妃。可是呀，你入了皇宫，知道后宫的险恶吗？你美貌聪颖，又伶牙俐齿，能得皇兄宠爱一时，然能够持久为之吗？你若在皇兄面前失宠，知道后果吗？只怕到了那个时候，你还不如以寿王妃的身份终其一生呢。”

杨玉环心间此时溢满幸福，又对李隆基满是爱慕之情，玉真公主如此好意提醒，她并未放在心里，只是随口应了一句："妾多谢公主好意。"

玉真公主从未嫁人，她自幼即厌烦嫁人生子等琐事，由此坚意请求父皇出为女道士。其一生虽未有婚姻，身边却从未断过男人，即使现在为五十余岁的妇人了，还偏爱寻些壮男供其淫乐。她一生可谓阅人无数，然仅知床笫之欢，并不知男女心心相印而使灵与肉相谐互通的妙处。她今日之所以提醒杨玉环，即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坚定认为男女相处得久了，起初火热的情欲终究会淡然下去，那是不可持久的。

玉真公主的好意提醒，杨玉环根本听不进去。她此时满心满怀皆是李隆基的影子，两人分开不过二日，她却觉得时辰无比漫长。

到了杨玉环入观后的第三日晚间，暮色刚刚笼罩了大明宫，高力士领人抬舆入观，自是李隆基召唤杨玉环了。

李隆基将杨玉环度为女道士，为了不惹外人议论，他本想让杨玉环在玉真观住上一段时间。然接连数日，其脑中眼前晃动的皆是杨玉环的影子，由此对六宫粉黛提不起任何兴致，其思念杨玉环的心情愈甚。

杨玉环被抬至兴庆殿前落地，高力士将之引入殿内。她抬眼看到李隆基正立在殿中凝望自己，遂按捺不住，由碎步变为小跑，先是越过高力士，继而扑入李隆基的怀抱，喜极而泣，在李隆基耳边说道："妾不知何日能见陛下，这几日……这几日煎熬得……"

李隆基又闻到熟悉的体香，心旌随之摇动，既而心花怒放，身子随之变得轻松而酥麻。那一时刻，五十六岁的皇帝忽然变成少男一般，双手一提，即将美人横抱于怀中。

高力士见状，心中实在吃惊。他知杨玉环非小巧之人，体肉丰腴，皇帝毕竟上了年纪，万一因此闪了腰怎么得了。高力士嘴张了张，本想劝谏，话到嘴边又怕会扰了皇帝兴致，只好生生咽下。

李隆基将佳人横抱于怀中，顿时与其美目相对。他脚下一面挪动着向榻边行去，一面含笑问道："嗯，你想我何处了？"

杨玉环的眼神顿时变得迷离，她双臂环紧李隆基的脖项，将面颊埋

在其肩窝之中，如呓语般说道：“妾……心间满是陛下身影，妾……妾无处不想啊。”

李隆基轻轻说道：“我们此前说过了，今后不许称陛下，呼我三郎。”

杨玉环张了张口，终究呼唤不出，只好将面庞更加埋紧在其肩窝之中。

此后李隆基不肯将杨玉环放回道观，夜里二人即在宫中颠鸾倒凤，说不尽的欢愉；白日里即携杨玉环入禁苑梨园，专注地将《霓裳羽衣舞曲》排练成功。

应该说，李隆基自此摒除了早朝之制，由此挣脱了听政的羁绊，为他悠游寻乐赢得了宽松的时间。

此时《霓裳羽衣舞曲》的曲谱已定，舞蹈经过杨玉环的演绎显得变幻缥缈无比，也大致有了框架。经过数日彩排，这日在梨园里第一次演出。

该曲共三十六段，分为散序（六段）、中序（十八段）和曲破（十二段）三部分，其配器选用磬、筝、箫、笛、箜篌、笙等金石丝竹。

散序为李隆基记忆月宫之乐加以自己的神奇想象而成，歌与破则是吸收天竺的佛曲主调，再加以李隆基梦仙的曲调混为大曲。该曲以清乐为主，追求一种文雅的气氛，因而少用羯鼓等乐器。

开场之时，场中寂静无声，这时一曲玉笛之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显示了寂寥的天际之中，人之遐思游移往复；既而金、石、丝、竹次第发声，其迤逦的吹弹之声奏出了月宫的纯洁及虚无缥缈的意境。

今日奏乐之人皆为当时著名之人，李龟年执筚篥，贺怀智弹琵琶，薛琼之持筝，黄庭兰操琴。散序中以笛声为主，当然少不了以笛闻名的孙处秀和李漠，吹奏时此二人其实为辅，主吹者则是当今皇帝李隆基。

为了创作此曲，近来李隆基近乎痴迷，那几日定谱的时候，手中常持玉笛，每当想起韵律即拿起玉笛定调。今次首演，最善羯鼓的李隆基遂持玉笛为曲谱定音。

散序进入第六叠之后，趁着乐声的背景，李龟年展开其浑厚低沉的嗓音悠悠唱道：

仙人十五爱吹笙，学得昆仑彩凤鸣。

始闻炼气餐金液，复道朝天赴玉京。

玉京迢迢几千里，凤笙去去无边已。

欲叹离声发绛唇，更嗟别调流纤指。

此时惜别讵堪闻，此地相看未忍分。

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响绿云。

绿云紫气向函关，访道应寻缑氏山。

莫学炊笙王子晋，一遇浮丘断不还。

李龟年是时为男声歌唱第一人，其低沉的嗓音宛如夜空中传来的天籁之声，浑厚细腻绕于耳旁，令人久久挥之不去。此歌词说的是仙人吹笙的事儿，其用到散序曲尾，很好地将月宫仙界及人间美景结合在一起，极具飘飘欲仙的韵味，与李隆基当初的梦境暗合。

既而散序奏罢，场面上稍微沉寂片刻，李龟年用筚篥吹出了异域的风情，曲谱由此进入中序的第一叠。筚篥声中，透出了法曲的庄严及佛曲的宝相，兼有明亮的欢快之意。就见身着绿纱的少女依次而出，竟有九十四人之多，俄而一女身披白纱衣，拖曳长袖被簇拥着走了出来。场面上舞者九十五人，即合了“九五之尊”之意。

就见白纱女子在群女的簇拥下，忽而散开，忽而聚拢，身姿随那乐声而摇曳。那白纱女子的舞姿最为优美，其轻盈旋转若雪花飘舞，疾趋前行像受惊的游龙，那纤纤素手似柳丝一样娇美柔软，舞裙团起时仿佛白云升起。

这白纱女子就是杨玉环了。

吹笛稍歇的李隆基凝目注视杨玉环，看到她美眉流盼，有说不尽的娇美之态，那舞袖翻飞，更有道不明的万种风情。心中就暗暗想道，此

女为何一入此场就仿佛换了一个人儿呢？她那舞姿要胜过广寒宫仙女的飘逸，莫非是上元夫人招来的仙女萼绿华的化身吗？

中曲十八叠繁富华丽，乐舞相配，若跳动的珍珠撞击玉片一样亮丽清脆。杨玉环其间一面轻舞，一面顿开嗓子唱道：

翠蛾列坐层城女，笙笛参差齐笑语。

天颜静听朱丝弹，众乐寂然无取举。

衔花金凤当承拨，转腕拢弦促挥抹。

花翻风啸天上来，裴回满殿飞春雪。

抽弦度曲新声发，金铃玉佩相嗟切。

流莺子母飞广寒，仙鹤雌雄唳明月。

李隆基当初选此词为歌时，对此词并不满意，然又无他词为替，只好聊为充数。孰料任何歌词经杨玉环唱出来，皆如莺啭燕啼，端的是绕梁三匝余音袅袅，使李隆基又复痴迷不已。

乐舞进入曲破十二叠之后，是为全曲高潮，以舞蹈为主，其繁音急节、乐音铿锵，终曲时节奏变慢，仅舞不歌，随着乐音渐远，杨玉环等舞人随那乐音愈缓，最后如凝固一般。

《霓裳羽衣舞曲》实为当时法曲之首，后来有人写诗赞道：

……

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舞时寒食春风天，玉勾栏下香案前。

案前舞者颜如玉，不着人家俗衣服。

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瓔累累佩珊珊。

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

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擫弹吹声逦迤。

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

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

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

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

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

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啼听殊未足。

……

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篥沈平笙。

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

……

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

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

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

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

君言此舞难得人，须是倾城可怜女。

吴妖小玉飞作烟，越艳西施化为土。

娇花巧笑久寂寥，娃馆苎萝空处所。

……

杨玉环自中序开舞，兼而歌唱，曲终之时，已是香汗淋漓，娇喘连连。李隆基急令宫女前去替她揩汗，又对她叹道："天降你来佐我啊。此曲若无你来配歌配舞，焉能美妙如斯？"

杨玉环美颜如花，娇声笑道："陛下说得不对。若无此等美妙之曲，焉能有此歌舞呢？"

李隆基闻言笑道："呵呵，想不到你也学会逢迎溜须了。"

杨玉环本想说话，又见周围人多，只好将话语咽了回去。

是晚二人共浴之后，杨玉环素手轻捋李隆基之须，笑道："三郎，妾溜此须，只觉得意甚恰切，有什么不妥吗？"

杨玉环现在早没有了初见李隆基时的惶恐和矜持，二人相对时，杨玉环言笑不忌。近六旬的李隆基眼见这个妙人儿在侧，心间似乎又返回青年时代，身子也变得轻飘飘起来。

杨玉环从此一直待在宫中，奈何她没有后妃的名号，依旧为女道士的身份。宫内之人眼见这个不尴不尬的人儿得皇帝专宠，宛若武惠妃当日在宫中的地位，也就人人在意。宫内下人往往呼妃嫔为"娘娘"，她们无法用此称呼，就别出心裁呼杨玉环为"娘子"，杨玉环听来顺耳，也就乐于接受。

《霓裳羽衣舞曲》在宫苑中演练多次后，到了来年的"千秋节"，就在"花萼相辉楼"前向群臣演出。

秋阳高照，花香袭人，就听箫管悠悠，琵琶铮铮，《霓裳羽衣舞曲》开始响起。既而舞者入场，该舞曲进入了高潮。她们伴着乐声的节奏，婉转绰约，轻盈飘逸，锦靴沙沙，及至杨玉环一袭白装出场，那翻飞的云袖伴着柔软的腰肢在场中曼舞，令百官看得呆了：此女舞姿甚好，脸上容色淡定而高贵，分明是广寒宫的仙子下凡嘛。

此时杨玉环依旧为女道士身份，在宫中被人呼为"娘子"，宫外虽有一些传闻，许多人惜不知详。百官一面观乐舞，一面啧啧称赞杨玉环实

为天人。

寿王李瑁也在当场，他闻听身边之人称呼杨玉环，又观台上的杨玉环神采飞扬，脸色白中透红，身段愈发婀娜多姿，显见她离开自己的这段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由此心中五味杂陈，竟然涌出辛酸之意。

这种辛酸之意万万不敢显露在颜面之上，李瑁心中这样想，脸上又偏想摆出欢娱之意，可惜他的这种功夫万万不及李隆基，脸上就显露出一副强颜作笑的木然之色。

杨玉环从此再未回寿王宅中，李瑁起初甚为伤心，那几日在宅中指东骂西，性情一时变得很暴躁。及至他慢慢平静下来，又与妹妹咸宜公主和驸马杨洄商议了数回，这种暴躁又转为深深的恐惧了。

杨洄昔日曾助武惠妃谋废太子，心思就较之李瑁兄妹要灵动许多。他听了杨玉环入宫的过程，根本不相信她去编舞的鬼话，心中已隐隐猜知皇帝的真实心意；及至李隆基下敕度杨玉环为女道士，又知杨玉环那日入宫后再未返回，心中更明其真实内情。杨洄知道，自从武惠妃逝后，寿王兄妹少了庇护之人，由于此前树大招风，今后务必小心在意。

杨洄悄悄对李瑁说道："事情很明白了，玉环入宫非为编舞，也非为女道士，她应该成为圣上的后宫之人了。"

李瑁并非傻子，当然略知真情一二。

杨洄继续说道："寿王，还记得高力士说的那番话吗？"

李瑁对妹妹及杨洄可谓坦荡，早将其中详细过程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

杨洄道："高力士说过玉环入宫对寿王大有好处，这句话看似为威胁之语，其实为一句衷心之言。唉，自从贞顺皇后逝去，寿王少了庇护之人。若玉环今后常在圣上身边，其念及昔日与寿王的情分，对寿王定有相护之意。"

李瑁闻言心中不禁苦笑，以此等情分换来后半生的平安，委实尴尬了些。

杨洄告诫道："寿王啊，所谓一荣则荣，一损则损，寿王能得平

安，则为我等之福。寿王近一段时候最好慎言慎行，如此方为避祸之道。”

李瑁此后果然谨遵杨洄之言，平时多待在宅中，绝足不出户外，对媵妾及下人说话很少，愈发变得无声无息起来。

虽然如此，李瑁心中犹自忐忑。“千秋节”之后，李瑁由于做妥了一件事儿，得到了李隆基的夸赞，他方才心稳下来。

宁王李宪进入今岁之后，身子渐弱且病重卧榻。“千秋节”之时，他强撑病体来替皇弟祝寿，归家后旬日有余，竟然阖目而逝。

李隆基闻此噩耗，竟然颓坐于座中，为之伤感不已。李隆基亲兄弟中，二哥李成义、四弟李隆范、五弟李隆业此前已先后逝去，大哥再逝，世间仅留李隆基一人。是年李隆基为五十七岁，他那一时刻心中忽然涌出了无尽的恐惧：难道死亡就如此容易不期而至吗？

死亡向为人类的最大恐惧所在。李隆基贵为君王，面对着眼前这个自己亲手打造的花花世界，心中想到若一旦撒手离开，该是何等的不忍啊！

李隆基正在这里心伤大哥逝去，又兼胡思乱想的时候，李瑁请求入见。

李瑁此时已披上孝服，入殿后即伏地恸哭不已，竟然不肯起身。高力士见状，只好上前将他搀扶起来。

李隆基明白李瑁的来意，其眼含泪水，哽咽道：“瑁儿此来，莫非心伤你大伯逝去吗？”

李瑁禀道：“儿臣乍闻此噩耗，心中顿时大乱，就想入宫向父皇请求一事。”

“嗯，什么事儿？”

“儿臣自幼得大伯抚养，实恩同父皇。儿臣想请父皇准许，今日起儿臣即着孝服至大伯灵前守制。”

李隆基闻言，起身赞道：“好哇，不忘宁王养育之恩，真为大孝之

人。瑁儿，你能这样，我心甚慰。”李隆基说话至此，眼观李瑁脸上涕泗横流的模样，脑中忽然浮现出武惠儿当时的美颜，心中就平添了一股柔情，也就对李瑁多了一些爱意。他又转向高力士说道：“高将军，寿王此行须彰扬天下，可嘱有司拟诏颁发，使天下知闻此事。”

李瑁此举大获李隆基赏识，他自己也因之心安许多。

李瑁退下去后，李隆基又归于座上胡思乱想。他想起了“千秋节”与大哥会面的情景，他们当时并排而坐，待观罢舞曲之后，李隆基笑道：“大哥，此曲系我殚精竭虑所作，还算妥当吗？”

李宪也是幼通音律，这些年为藩王，为了免除弟弟的猜忌，多在府中探乐弄律，由此愈发精进。

李宪当然知道此曲为弟弟的呕心之作，其曲、舞、歌浑然天成，实为少有的佳作，少不了赞颂一回。他最后又说道：“中序之后，其曲大约混有凉州所献《婆罗门曲》吧。此曲虽佳，然宫离而不属，商乱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

古者以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种，李宪深识音律之阶，将《婆罗门曲》宫、商二音编排与宫、商二字之义相映，进而将音律引申到国家大义上，就有了这些见解。

李隆基闻言默然。

李宪又道：“陛下不弃，我可将相关音律稍加改动，如此就可变其大义。”

李隆基道：“大哥身体欠佳，就不用再劳神了，还是由我自己改动吧。”

李隆基想到此节，心想今后再也难见大哥颜面，不禁悲从心间来，由此失声号恸，高力士等人陪在一侧，闻声也不禁潸然落泪。

李隆基给予了大哥无尽的哀荣，追谥其为让皇帝，以彰其当初谦让太子之功，并以天子之制归葬。一些御史认为如此不合制度，李宪长子也上表陈说父亲一生素退让，不敢当大号，李隆基一概不许。

李隆基一日杀三子，既而武惠妃逝去，由此心情黯淡许久。待杨玉环进入了他的生活，杨玉环那明朗的美艳及欢声笑语令他心情转为光明。不料此次宁王逝去，李隆基由此怀上了心事，心间又蒙上了一层阴霾。

这日四更之时，杨玉环尚在美梦之中，李隆基披衣而起，独自来到前殿之中。殿上方供有玄元皇帝老子及高祖皇帝李渊等人的牌位，居中处还置有从楼观山间寻来的老子真容。李隆基在侧旁净手洗面毕，即上香礼拜列祖列宗。

李隆基拜毕，即盘腿坐于蒲团之上，他闭目冥想，有若假寐。

恍惚间，老子从纸像上飘然而下，立至李隆基面前，庄严肃穆地说道："汝当庆流万叶，享祚无穷。"言讫又倏忽不见，李隆基睁眼之时，唯见案上的老子画像正慈眉善目地瞧着自己，那眼神，充满着老子对后辈的无限怜爱。

李隆基一激灵，心中大悟道："想是我日有所思，终于感动了老祖，果以诚应，莫非这就是难遇的通神吗？"

是时刚交五更，周围万籁俱寂，窗外漆黑一片。

李隆基想到此节，又复上香礼拜，心中祷念，感激老祖显灵。

李隆基近日郁闷的缘由就在于此了。大哥不过六十三岁，不料就轻易辞世，那么自己的寿数还有几许呢？世人恐怕难以说出自己的寿年到底有多少，也只好向老子祖宗求教了。

今日老子显灵，说出了"汝当庆流万叶，享祚无穷"之语，其中分明说到自己延寿无穷，李隆基由此万分欣喜。有此喜讯，他当然不能独享，就想将这番话告知李林甫等人。

李隆基现在不上早朝，李林甫却不敢怠慢，每两日至少要与牛仙客一起入宫禀报，且事无巨细叙说甚详，较之朝会之时所叙事体，多了何止一倍？李隆基嫌其啰唆，数次斥二人不可如此烦琐。李林甫当面答应，再入宫禀报时依复如是。李隆基实无办法，只好任他絮叨，却对他所言的大多数话来个充耳不闻。

辰时以后，李林甫与牛仙客果然双双入宫。他们到了李隆基面前，又复絮叨繁复。李隆基仅对其中要紧事儿问上两句，对其他事儿既不听也不问。

李林甫为何如此固执呢？

李林甫知道，李隆基非昏庸之君，他从人缝中拼杀而出，当然明白人性的幽微之处。自己谨慎小心，办事遵制而为，令皇帝无比满意，由此放手任自己施政。然皇帝果真对自己一直放心吗？李林甫知道皇帝对世上之人能信任者，唯其自身而已。自己若疏忽大意，稍稍办错一二件事儿，或者让皇帝瞧出了自己有机心，那么这种暂时的信任就会化为乌有。

李林甫明白自身的位置，这个天下是皇帝的，自己无非帮皇帝办事而已。皇帝不上早朝，不想管琐碎事儿，自己务必事无巨细向皇帝禀报。因为，皇帝可以选择不听，若自己不禀报，就是自己的错处了。

李林甫与牛仙客向李隆基叙说了一个多时辰，方将朝政之事说完。李隆基愈发不耐烦，说道："唉，你们莫非想气倒我呀？我早就说过不想听这些劳什子琐事，你们偏要来烦我。"

李、牛二人躬身答应，李隆基瞧他们神色，知道他们下次再来时还会如此，也就懒得再说。他想起了自己与老祖通神的喜事，脸上恢复一些笑意，就将过程向二人叙说了一遍。

李、牛二人闻言对视一眼，急忙双双下跪拜贺。李林甫颂道："陛下盛业昭如日月，玄元皇帝由此显灵，此为陛下之幸，庶民之福。愿我朝千秋万代，永享祚业。"

李隆基令二人平身，满意地说道："梦之正者，是谓通神，于惟圣容，果以诚应。玄元皇帝显灵，实为我朝之幸啊。"

李林甫想起李隆基此前依梦入楼观山寻到老子真容，今日又与老子通神，心中就晃过一种念头：历代大唐帝王老年时皆倾向崇道，以祈求长生，莫非当今皇帝也有此症吗？

自从高祖皇帝李渊将道祖老子奉为自己先祖，道教遂成为第一国教。以当时信众而言，崇佛者最众，佛道两家屡有争竞之事。然道祖老

子为皇家祖宗，佛家就难以逾越这道坎儿，只好屈居第二。说也奇怪，历朝皇帝到了老年之后，不约而同地选择炼丹修道，以祈求长生。太宗皇帝李世民应该属于最明白事体的皇帝，他也不能免俗，五十岁就开始炼丹服用，最终仅活了五十二岁。

李林甫心念至此，就小心地说道："陛下潜心国是，终不能全晓玄元皇帝显圣之真迹，若有道家饱学之士在侧详细解释，则更有裨益。"

李隆基闻言叹道："是啊，那张果神仙不知飘然何方？他若在此，当能释去存疑。"

张果即是后世传说八仙之一张果老的原型。他自称为帝尧时代的大臣，此时已活了三千余岁。开元二十二年，李隆基派人至恒山将他迎到东都洛阳，张果将量命、炼丹、幻术诸法演示了一遍，颇显神奇灵异之能，令李隆基开了眼界。不过李隆基此时心思还用在治国之上，不想深究，张果不久就离开洛阳。

李林甫道："陛下，张果神仙虽不知所踪，然臣听说中条山有一位叫叶法善的道士颇有异能。陛下若想释疑，可派人将其唤来。"

李隆基道："叶法善？此人道行如何？李卿见过他吗？"

李林甫闻言大震，知道皇帝忌讳大臣私交方术之人，遂辩解道："臣也是听太史局之人说过此人，至于其道行如何，臣惜不知详。"

牛仙客也说道："陛下，臣也听过叶法善颇有神通。若将他召入京中，一试便知。"

李隆基此时心系道法，遂令李林甫派人去唤叶法善。

大凡道士施法，或念咒烧符，或木剑施法，或星宿算命，诸如此类，实为大同小异。如叶法善这等名气较大的道士，无非障眼法儿比寻常道士要高明一些，由此名气愈彰。

叶法善见了李隆基，将其法术展示了一遍，另借助灵符及星宿之法，神秘地告诉李隆基可以"享祚无穷"，使李隆基对神仙之事深信不疑。李隆基应叶法善之请，为其撰写了《叶尊师碑铭并序》，其中写道："或潜泳水府，或飞步火房，或剖腹涂肠，勿药自复，或刳肠割

膜，投符有加；或聚合毒味，服之自若，或征召鬼物，使之立至；呵叱群鬼，奔走众神，若陪隶也。故海内称焉。千转万变，先朝宠焉。”由此将叶法善演示的种种神奇之事，以皇帝金口将其肯定下来，叶法善的名气由此更大。

叶法善估计是一个幻术和杂耍的高手，其披着道士的外衣在李隆基面前演法，竟然使李隆基深信不疑，看来其施法颇为独到。

李林甫既然感受到皇帝崇道日甚，他由是颇费心思，以迎合圣意。

叶法善面圣果然使龙心大悦，李林甫也因此得李隆基的夸赞，说他荐人有功。李林甫行事绝不愿简单重复自己，他若再荐道士至皇帝面前，即为蠢才了。

李林甫那日回府后，又在“精思堂”内待了许久，将事儿想明白后方才出堂。

李隆基现在动辄赏赐臣下，且赏物甚厚。岁初之时，李隆基将城东的薛王别墅赏给李林甫，此别墅建于林亭幽邃之间，风景绝美，其建造奢华程度不次于城中豪宅。李林甫的媵妾日多，他又碍于名声不敢造新宅，由是宅内人满为患。现在有了这座别墅，实为雪中送炭。李林甫就将媵妾分出一部分移于城东别墅，还在那里置有女乐二部，每至闲暇之时即入别墅享受齐人之乐，这里远离京中也不招摇，颇合李林甫心意。

李林甫这日在堂中想明白了两件事儿，首要者为此事如何做？其次选何时机去做？

此时将届新年，京城飞雪中洋溢着浓郁的过年气氛。中国人自从有了过年的习俗，每至此时要享受着年货的丰裕，并祈盼来年更为丰裕。且年成较好之时，其心情更好，这个年味也似乎要更浓一些。

每年元日，朝廷例行早朝大典，以庆贺新年。李隆基现在虽罢早朝之事，然其崇信神仙，这个早朝大典却是必办无疑的。

晓漏之前，王公、宰相等重臣自各自宅中奔往兴庆宫。他们皆以桦烛百炬拥马而行，此时的长安城中，因百官居住地各异，就见各条街道上皆有火炬耀目，近观之又见队列中杂以衣绣鸣珂，由此焜耀街陌。是时因光照全城，时人谓此时节为“火城”。群臣集至勤政楼，李隆基此时

入内升至御座之上，先由群臣拜表称庆，再由礼部员外郎宣读诸道贺表，其后由李林甫代表群臣跪读贺章。

这些仪式皆依序而为，仪式全部结束后，皇帝与百官共进早膳，随后百官各返其家，继续他们的假日生活。

李林甫读完贺表，又伏地叩首大声道："陛下伟哉功业，使万众景仰，得玄元皇帝垂青。陛下，今日入朝之时，臣又知天降祥瑞之事。"

李隆基此时最喜祥瑞之兆，何况今天为新年元日，若有祥瑞，至少可护佑一年，遂大喜道："卿言祥瑞，从速说来。"

李林甫禀道："臣行到宫门之前，就见一人上前拦住马头，说有要事禀报。臣不识此人，那人自称为陈王府参军田同秀。"

"嗯，他欲说何等祥瑞之事？"

"臣问其详，田同秀不肯叙说，让臣将他引见至陛下面前，他方肯说出。"

李隆基脸色一寒，斥道："一个王府参军，又能见什么祥瑞之事了？哼，他许是沽名钓誉之人，不过想见朕一面吧？"

"臣当时也这样想过，就盘问了他一番。臣向他晓以利害，田同秀颜色不改，坚执要见到陛下之后方才说知。臣见他不似作伪，就令人将他看管于宫门之处。"

李隆基想了一下说道："也罢，让他进来。李卿平身，你为妥当之人，应该不会看走了眼。"

田同秀怯怯地被人引领入殿，其向李隆基见礼，李隆基森然问道："田同秀，你有何祥瑞之事？速速说来。"

田同秀说话还算畅快，其叩首道："陛下，小人晓漏之时出室观看火城之景，行到丹凤门之前，忽然见门上方火光之中现出玄元皇帝真容。玄元皇帝俯身告诉小人一番话，并让小人速速禀告陛下。"

李隆基闻听玄元皇帝显灵，脸色顿时郑重，身子不觉起立，急急问道："玄元皇帝现身，其言语定是非同小可，玄元皇帝说了什么？"

“玄元皇帝让小人转禀陛下九个字，其说道：‘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陛下，不知这尹喜为何方官吏？玄元皇帝为何垂青此人呢？”

李隆基和群臣闻此言语，心间不由得会心地一笑。想是田同秀身为参军，毕竟为莽夫一个，其虽知玄元皇帝的名号，却不知玄元皇帝当日入函谷关之时，正是得函谷关令尹喜相请留居，世间方有了五千言的《道德经》。

李隆基闻言脸色又复郑重，其双手合十，闭目仰头祷祝了一下，然后睁眼说道：“高将军，你速速带人前往函谷关，去寻玄元皇帝所藏灵符。”

高力士躬身接旨。

李隆基又转对李林甫道：“李卿，你可派人先将田同秀看管起来。若玄元皇帝所藏灵符为实，自有他的好处；若他胡言乱语，亦为大罪！”

高力士接旨后不敢怠慢，他带人顶着晓月繁星向东狂奔，望能早一点赶赴函谷关，以验田同秀所言的真伪。他们经过沿途驿站时连续换马，终于薄暮时分到了函谷关。

李隆基近年来崇道日甚，国库中又有用不尽的财货，对于道家圣地函谷关异常重视，近年来多次拨巨款进行修缮，函谷关的房舍焕然一新，变得美轮美奂。尹喜旧宅虽大模样依旧，其细微处也被修缮得异常精致。

高力士携来的百余人即在尹喜宅周围查找灵符，他们小心翼翼地不敢损毁圣物，耐心细致地翻看一石一瓦。半个时辰后，一人惊呼道：“找到了。”就见灵符藏于尹喜宅向西一百三十步的一块大石之下。

李隆基见此灵符，心中大悦，当即下诏为玄元皇帝建新庙，还同时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

群臣得知果获灵符，虽在假日之中，皆上表称贺。李林甫与牛仙客联名上表，其中说道：“函谷灵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

李隆基接受了李、牛二人建言，当即下诏改年号为“天宝”，新年之后即为天宝元年，究其内心，他其实想通过改年号来冲淡大哥逝去给自己造成的阴影。

更改年号的同时，朝廷的官名也有改动。自天宝元年开始，中书令改称为右相，侍中为左相，尚书左、右丞相复为仆射，州改为郡，刺史改称太守。

田同秀因此功被授为光禄大夫。别人看到田同秀不费吹灰之力即获大贵，遂纷纷效之，清河人崔以清奏言也见到了老子，并藏灵符于紫云山，李隆基派人去寻找果然得之。东都留守王倕认为其中有诈，将崔以清捉拿按问，崔以清最终承认受了田同秀的启发，自藏灵符再假托为老子所言。

后来人们纷纷传言，田同秀所称灵符其实为他自己所藏。李隆基也不知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仍然信以为真。

至于田同秀是否由李林甫指使，此事已不可考。不过李林甫肯定从中受益不少，既然改元了，李隆基口赞心认的妥当宰相，自是还让他继续施政了。

第九回　七月七日长生殿　暮春三月广运潭

天宝元年三月初八，正是春和景明的天气，高力士陪同李隆基与杨玉环在梨园里待了一日。晚间回到宫里，高力士将诸事安排停当，即向李隆基请求出宫。

李隆基笑道：“你今日侍奉一天，毕竟有些累了。再巴巴地返回外宅居住，不怕往返折腾吗？”

高力士道：“今日母族有人来京，臣须去面见一回。”

李隆基知道高力士事母至孝，高母虽已逝去，其犹对母家之人以礼相待。高力士生在岭南，那里尚为蛮荒之地。其多年来散施财货，对家乡之人帮助不小。李隆基遂示意他可以离去。

高力士趁着月光进入宅内，家乡来人早已等直了脖项。他们寻高力

士多为两件事儿，或求高力士替自己谋一出身，或求些财帛。高力士向来不吝啬，皆使来人满意而归，由此来人更多。对母家之人，高力士又多以礼相待，与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将他们所求事儿办妥，才返回寝室。

妻子吕氏虽与高力士无夫妻之实，但还是一个称职的女主人。她征得高力士同意收了数个养子养女，宅内器物甚精，她还享有朝廷五品的俸禄，实为令人尊崇的贵妇人。吕氏见高力士有些疲累，就亲手服侍他卧于榻上，边替高力士解衣边说道："今日李相派人送来了一些礼物，妾推辞不要，来人却说李相得知岭南来人，由此致以心意，妾只好收下了。"

高力士疑窦顿生："他如何知道岭南来人了？所送礼物为何？"

"有潞绸、马蹄金等物，其价不菲。"

高力士"嗯"了一声，毕竟有些累了，很快闭眼沉沉睡去。李隆基不上早朝，由此也解脱了高力士，这一觉直睡到天色大亮。他醒来后又想起李林甫送礼的事儿，心中暗自叹道：实乃聪明之人啊！其既讨皇帝欢喜，又待朝中上上下下重臣一团和气，明白事体孰轻孰重，这宰相之位一坐就是六年，皇帝至今还没有换相的意思。

高力士与李林甫交往算不上亲密，高力士谨守本位，绝不与外臣交往过密。李林甫成为宰相的过程中，高力士间接地起过一点作用。裴光庭任宰相之时，李林甫暗中与裴光庭的妻子武氏勾搭成奸。武氏为武三思的女儿，而高力士的养父高延福出自武三思之家，武氏由此与高力士有了渊源。后来裴光庭病故，武氏找到高力士，让他在皇帝的面前说李林甫的好话，争取能使李林甫晋为宰相。高力士觉得此事不妥，遂不许。后来韩休为相，高力士在发诏书之前，将这个讯息告知武氏。李林甫得以事先告诉韩休，由此得到韩休的信任。高力士之所以如此，还是看在武氏的面上，却与李林甫毫无瓜葛。

高力士对李林甫不冷不热，李林甫却知高力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明里私下皆热络得很，经常以各种名义前来送礼。

高力士对李林甫的示好无动于衷，其虽将礼收下，至多见面谢上一句，并无其他表示。他现在就心想，皇帝此前多以三年为期更换宰相，这李林甫却在宰相位上一坐就是六年，至今也没有下台的迹象，李林甫

到底有何能耐呢？他的能耐莫非比姚崇、宋璟和张说的本事还要大吗？

高力士又想起了皇帝近来最喜欢干的事儿，他或与杨玉环双栖双飞，忙于编排歌舞，或求道法热衷神仙之事，对朝中政事关心不多。心间由此晃过一丝疑虑：皇帝莫非有些倦于政事了吗？皇帝之所以不愿更换宰相，那是皇帝以为李林甫没有野心，办事干练且稳妥，由此用着顺手。

高力士怀着这种心思起床，然后乘马入宫服侍皇帝。他行到宫门时，看到李林甫与牛仙客已候在那里，遂拱手致礼问询一声，既而匆匆入内。他边走边想道，这李林甫身上长处甚多，仅他如此勤谨依序办事的不苟精神头儿，其年年如此，日日如此，委实令人赞叹。

李隆基是时刚刚起床，杨玉环毕竟年轻，犹沉睡在香梦之中。李隆基洗漱用膳毕，即召李林甫与牛仙客入内。

李林甫依旧长篇大论奏事，李隆基似听非听，在那里微闭双眼，脸上微露厌烦之色。待李林甫说到疏通漕运时，李隆基方睁开双眼道："对呀，韦坚的那道奏书还是蛮有见地的，这漕运之事确实有些停滞，该是疏通一下的时候了。韦坚现为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致力于渭水的疏通，并以此为例建言疏通天下漕运，应当实施。"

李林甫道："陛下所转韦坚奏书，臣与牛相认真读了数遍，正是基于此，请陛下示户部拨出专款疏通天下漕运。另韦坚言道，若自咸阳阻堰以绝灞、浐二水，向东建一条与渭水相平的渠道，再在禁苑之东凿广运潭，则天下货物可直达京师。臣等以为可行，也请陛下核准，并拨款营建。"

李隆基脸上就有了一些喜意，说道："昔裴耀卿设法解决三门砥柱的难题，使运粮关中得以畅通；今韦坚建渠凿潭，可使天下货物直达京师，实为百利之事，朕照准。嗯，此渠潭若今岁开凿，何时能成？"

李林甫道："凿此渠潭，无非一些土方之功，只要多上人力，至多一年可成。"

隋代奠定了当今漕运的基础，其共开凿运河五次，使天下水网大致联通，到了唐代，又在隋代水网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完善，运河使用日久容易淤塞，务须疏通，如此方保舟船通行无阻。

由于水路通畅，舟船越造越大，多数船只能载货万石以上，仅操驾人员就需数百人。船大的好处，就是载货越多，获利愈丰。遂使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李林甫与牛仙客离去后，李隆基问道："玉环起床否？"

高力士答道："娘子正在洗漱。"

李隆基道："高将军，如此暮春时节，正是到曲江游赏的时候。你去问问玉环，看她有兴趣否？"

杨玉环正是年少好动的年龄，焉有不允之理？高力士出外吩咐了一声，乘舆当即备好候在殿前。自兴庆宫至曲江有复道相通，皇帝此去曲江不用招摇过市即可直达。

因为要等杨玉环用膳兼梳洗打扮，李隆基与高力士就在前殿等候。李隆基此时若有所思，问高力士道："高将军，知道何为太平天子吗？

朕近十年不出长安，而天下无事，朕可以高居无为，此就是所谓的太平天子吧！"

高力士见李隆基微露自诩之意，当即顺势恭维一番。

李隆基闻言心里十分熨帖，叹道："我即位至今已三十余年，从一个弱冠青年至于老者。唉，其间的酸甜苦辣，你一直随我身边，应当最为明晓。"

高力士回忆起走过的日子，当然明白皇帝在其间付出的辛劳，心中于是感触万分。他此时忽然忆起晨起时的思虑，就想为皇帝提个醒儿，遂说道："陛下这些年来勤政不辍，譬若择相一事，陛下用心良苦，然择人甚准，由此对国家裨益良多。"

能选良相，实为李隆基的得意之事，他因此感叹道："是呀，遥想开元之初，功臣皆据重位，我逐郭元振、张说和刘幽求等人，断然起用姚崇。虽博来了不善待功臣的骂名，对国家而言，得益良多。"

高力士想将话头引入正题，接着言道："对呀，陛下自拜姚崇为相始，仅用一主一辅两名宰相，对他们放权甚多，又不许主宰相任职太

久，臣后来拈指算来，其任期约在三年左右。”

高力士如此说话，其实暗指李林甫为相已历六年，该是变更的时候了。李隆基心中并未向这个指向考虑，仅淡淡说道：“人之禀性多有长短，诸相任期多以三年左右为限，朕实想用其所长。”

高力士闻言，急忙说道：“陛下，李林甫为相已历六年，似该为抑其所短的时候。”

李隆基听到这句话，脸色稍为一寒，其凝视高力士片刻，竟令高力士心中有些发毛。

李隆基又侧头想了一会儿，问道：“高将军，莫非李林甫有不妥之处吗？”

高力士不明皇帝的真实心意，只好怯怯答道：“李林甫眼前并无不妥之处。臣也是一时想起陛下此前的做法，故有此言。”

李隆基悠悠说道：“李林甫处政妥当依序，又端庄谨慎。如今天下安澜，须无为而治，天降这样一个妥当的人儿帮朕办事，又何必更换呢？”

高力士见皇帝如此认为，就吓得不敢再说话了。

大唐如今国力鼎隆，仅从营造之事上就可窥见一斑。六月初一，将作监禀报，去岁皇帝敕建的华清宫已然营造成功，并将新宫图样呈与李隆基。

李隆基翻看华清宫图样，就见新宫依骊山山势而建，以津阳门、前殿、后殿、昭阳门为中轴线，东西两侧分布着瑶光殿、霞飞殿、玉女殿、七圣殿、笋殿等建筑，另有长生殿、明珠殿、望京楼、翠云亭、羯鼓楼掩映在山谷之间；宫外还建有百官、诸王及王孙的宅邸。其台殿环列，松柏森森，赫然好大一片宫苑。

李隆基有些将信将疑，问高力士道：“如此宏大的宫苑，如何一年能成？高将军，你派人去实地查勘一番，别是将作监好大喜功，由此来瞒哄于朕吧。”

高力士答道：“陛下，臣初闻此讯，也是不相信，就多问了几句。

近年内漕运通畅，四方货物可顺利输至京师，且建新宫又无财货之虞，这营造速度就快了许多。臣奉旨，这就派人前去查勘一番。”

“嗯，速去查勘一回吧。新宫能够营造成功，也不许他们为抢工期，由此粗制滥造。”

数日后，前去华清宫查验之人返回京中，禀报说新宫造得货真价实，没有欺瞒的成分。

李隆基闻言大喜，其时杨玉环在侧，李隆基向其笑道：“玉环，天气一日热甚一日，我们下月入新宫避暑如何？”

杨玉环闻言有些不解，问道：“那里温泉可以避寒，难道还有避暑的妙用吗？陛下，妾有些孤陋寡闻了，如何有这么多的妙用呀？”

李隆基道：“玉环实为小儿女之思虑，温泉可以避寒，你难道未看见那山间树木葱茏，实为纳凉的好去处吗？”他尚未说完话，猛然瞧见杨玉环的嘴角间藏有一丝浅笑，心知又上当了。

杨玉环正色说道：“山间固然可以纳凉，然陛下怀中却无山风，妾就是入山间阴凉之中，陛下又不期而至，让妾如何躲避呢？”

李隆基微微一笑道：“是呀，你又能躲往何处呢？”

二人单独面对之时，此等疯话可谓比比皆是。李隆基每至此时，忽然感觉自己的年龄似乎已回到年轻时候，其灿烂心情与杨玉环相若，周身也就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转眼就进入七月，李隆基带领后宫妃嫔、诸王、诸王孙及百官入住华清宫。新宫既有朝廷衙署办公的地点，前来之人又皆有崭新的居所，大家可以一边避暑一边处置政务，大唐的国都就从长安迁移至华清宫。

华清池以温泉著名，这一次重修宫室当然要对汤池大加修缮。皇帝所用的九龙汤、妃嫔所用的长汤及太子汤、少阳汤、尚食汤、宜春汤等汤共计八十一处，其中还专为杨玉环修建了芙蓉汤。

芙蓉汤又称海棠汤，其位置居于九龙汤的西北方五十步处，其汤池小于九龙汤，又大于其他汤池，其池中以瑟瑟石及沉香木等叠为瀛洲、方丈形状，池中漂泛着银镂漆船、白香木船，其楫橹上甚至饰以珠玉；

汤池之外另建有四个莲花状小池，其以红白石雕成镶于白石面上。

那日众人入宫后，李隆基携杨玉环来观芙蓉汤。杨玉环看到池中的木船，顿时欢呼出声，有心上去荡舟一回，但见池水甚热，只好作罢。又见四个莲花小池建得很精致，遂向李隆基询问其用处。

李隆基伸手取过杨玉环的手臂，轻轻摩挲一遍，说道："居中大池可以游嬉，这些小池须投入各色香料，届时这滑腻肉皮再添香味，岂不更妙？"

杨玉环惊问道："莫非这莲花汤，今后就由妾专用吗？"

"对呀，此池今后由你专属使用。"

杨玉环叹道："此汤不过比陛下御汤稍小一些，若让妾专属使用，就有些过于奢侈了。"此时杨玉环的身份已被世人所知，将作监专造此汤归她使用，摆明了想借此来讨皇帝的欢喜。由此可见，杨玉环尽管无任何妃嫔名分，宫内外之人皆将她视为后宫之首。

李隆基笑道："宫内外的汤池何止百处，玉环现为三郎最亲爱的人儿，若无一处汤池由你专属使用，我的颜面何在呢？"

杨玉环扁嘴笑道："妾其实不用专属之池，妾日日待在陛下之侧，与陛下共浴即可，何必独浴呢？"

杨玉环说此话时，眼含媚笑之态，此风情令李隆基观之不由得怦然心动，心里又在想入非非了。

杨玉环忽然侧头一想，凝神再思，既而撅嘴问道："陛下，事情有些不对呀。"

李隆基摸不着头脑地问道："有何不对？"

"妾自从得奉陛下身边，未曾远离陛下视线以外。你这次到底有何居心，要巴巴地为妾单造新池呢？"

李隆基有些哭笑不得，自己明明为好意，怎么又成居心不善呢？

杨玉环又凝神想了一阵，郑重说道："哦，妾知道了。想是陛下将

妾打发到一边，就可办随心所欲之事。陛下呀，妾果然招烦了吗？”

李隆基闹明白杨玉环原来怀有这种心思，不禁喟然叹道：“玉环啊，你莫非还不知我心吗？我们自从骊山相会之后，这么长时间里，我可曾临幸过其他妃嫔吗？”

近两年以来，素来风流好色的李隆基似乎变了一个人儿。他将满腔的心思都用在杨玉环身上，对其他后宫妃嫔视而不见，确实未曾临幸过其他女人。

杨玉环急忙上前伸手堵住李隆基之嘴，嗔道：“妾仅说怕招烦陛下，怎么敢生妒忌之心呢？”

杨玉环如此似嗔似喜的神情最令李隆基着迷，他将杨玉环揽在怀中，然后轻拍其背，说道：“哼，你明明为妒忌之心，又来强词夺理。”

杨玉环伏在李隆基耳边道：“妾不敢对圣上强词夺理，偏爱与三郎说话儿。三郎，妾莫非有错吗？”

到了这个地步，李隆基似乎无计可施，只好任其撒娇了。李隆基的脑海里忽然晃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瞬间变得异常清晰。

七月七日转眼到来，早晨的红日就显得很热，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烈日将大地烤得有些发烫。华清宫由于林木的遮掩，且北临渭水，山间的清风习习，就显得有些清凉。群臣心中暗自庆幸，还是皇帝最恤大家，若今日待在京中，定是一个难熬的日子。

如此炎日却是天上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天上的灵鹊飞来衔成鹊桥，让隔在银河两边的牛郎、织女渡河相会。有诗写道：“乌鹊桥头双扇开，年年一度过河来。莫嫌天上稀相见，犹胜人间去不回。”既描写了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美好传说，又对二人相会的美妙时分进行了由衷的赞美。

七月七日被时人称为“乞巧节”，是日妇女多燃香祈于织女，以乞其巧。有诗描写了妇女乞巧的情景：“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妇女乞巧时有两条禁忌，其一为只能提出一个愿望；其二为三年后方可对他人言说。

李隆基今日一反常态，起床用膳后即入霞飞殿召来群臣议事，如此忙乎一日，到了月上东山时犹在忙碌。杨玉环这些日子与李隆基朝夕不离，乍遇此独居的时辰，竟然有些寂寞难忍。自午后开始，她多派身边宫女前去打探皇帝行踪，不断得到“圣上正与大臣议事”、“圣上赐宴群臣”等讯息，她只好强忍着等待。

晚膳之时，她实在没有胃口，伸箸夹菜终又放下，竟然不肯吃饭。身边宫女眼见此状，知道她不知何故又使出了小性子，皆小心翼翼地不敢招惹她。

月上中天的时候，山间的清凉愈加细密，与月光清辉相映，使那天上的月宫也有了清凉之意。杨玉环遥望天上银河，心中想象牛郎织女正在那里缠绵不已，若天上一日地下一月，则他们在鹊桥上相会的时候实在短暂。匆匆一见之后，又是一年的等待，这种思念也太折磨人了。

杨玉环正在庭间漫步、胡思乱想的时候，高力士匆匆入内，到了她面前躬身说道：“娘子，圣上此时在长生殿等候，让老奴前来相请。”

杨玉环幽幽说道：“这里很好，为何要到那里呢？”

高力士道：“长生殿居于山腰之中，最宜赏月。瞧圣上的意思，想请娘子前去赏月呢。”高力士不知杨玉环此时正在使性子，犹老老实实回答。

“此时非中秋节，赏哪一门子月呢？请高将军转禀圣上，就说妾不过去了。”

高力士着急地说道：“娘子……娘子不去？这如何可以？”

杨玉环“扑哧”一笑道：“瞧高将军的着急样儿。难道圣上所言皆为圣旨吗？譬如眼前之事，我若不去，就是违旨吗？”

高力士老老实实地答道：“圣上金口，那是不可违旨的。”

“哼，我今日偏要违一回旨呢？”

高力士此时捕捉到杨玉环眼中闪烁着调笑的神色，心中有些明白，遂笑道：“娘子违旨许是不当紧，然老奴传旨不成，圣上就会怪罪老奴了。娘子莫非不恤老奴受罚吗？”

杨玉环此时娇声一笑道："高将军待妾慈爱有加，妾如何敢为难高将军呢？我们这就走吧。"

长生殿建于九龙汤之南的山冈上，地势较高，凌于诸宫殿之上。其间有一条石板甬道相连，杨玉环居于步舆之上仰头望天，就见甬道之上松柏树叶密密匝匝，月光的清辉从松针柏叶间凌乱地散入，顿有斑驳之感。她的心里在琢磨皇帝的举动：哼，整日不来理我，这会儿想起我了，又来这山冈上赏什么明月，到底弄什么玄虚？

长生殿的庭院里月光下泻，将院内照得一片银白。院内未点任何火烛，杨玉环借着月光，就可清晰地瞧见居中的几案上已陈满瓜果酒馔，猛然想到今日为乞巧节，莫非皇帝要在这里陪自己乞巧吗？她想到此节，白日里的委屈顿时烟消云散，心中满是对李隆基的依恋之情了。

高力士将杨玉环让至案前上的胡床上坐定，然后说道："请娘子少歇，老奴入殿禀报圣上。"

杨玉环道："不用禀报，我自去便了。"

高力士道："圣上如此吩咐老奴，请娘子坐定即可。"

杨玉环不再坚持，就斜倚在胡床之上眺望空中的明月。四周万籁俱寂，唯闻山间的松涛之声阵阵。杨玉环闻此涛声，心中生出了一丝恐惧之情，暗暗想到皇帝让自己独坐院内，他又待在殿中不出来，他到底何意呢？

就在杨玉环纳闷的时候，一双大手缓缓抚过杨玉环的发间，杨玉环一下子就闻出了熟悉的味道，故作矜持不做声。李隆基将双手移至她的双肩之上，口唇俯在她的耳间轻声道："玉环，此景还算美妙吗？"

杨玉环闻此声音，白日里的委屈顿时冰融雪消，她伸手捉过李隆基的双手抚于自己胸间，喃喃说道："三郎，妾一日不见，思念得紧啊！"

李隆基顺势与其并坐在胡床之上，将右手绕过她的头间，然后环于其腰肢之上，微笑着问道："我们不过一日未见，想那天上的牛郎织女一年不能见，不过此时在鹊桥上执手相望一回。我们与他们相较，那是何等的幸运啊。"

杨玉环顺势将头颈伏于李隆基的胸间，闭目说道："妾不慕神仙，唯盼此时。三郎，答应妾的心愿，此生不离不弃，一直陪伴妾之身边。""嗯？妇人于乞巧节之时，唯祈自己心巧手巧，你为何有此心愿？"

"妾心巧手巧又如何？若与心爱之人相伴一生，妇复何求？"

此时月色更为皎洁，李隆基闻听杨玉环透出如此心语，心间轻颤。他扶着杨玉环的身子坐起，左手轻轻搬动其肩以视其面，就见杨玉环微闭的双目中似有晶莹泪光，遂叹道："玉环，我们那日在莲花汤中说话，你似责我多爱。唉，不知何故，自从你到了我的身边，我的心中再难有他人身影，唯被你的身影充满。我今日白天刻意不见你，心中也是思念难忍。我现在就想告诉你，唯今生一世，我们须相伴一生，勿复分开。"

杨玉环闻声睁开眼睛，脸色顿时变得灿烂，泪眼也变为圆圆笑目。然此笑容很快凝固，其又轻轻叹息道："唉，陛下后宫佳人数千，妾如此奢求一生相伴，是过于执拗了。"

李隆基微微一笑，腾出手来从身后取过一物，将之交于杨玉环手中，柔声说道："嗯，你瞧瞧此物吧。"

杨玉环好奇地接过此物，借着月光仔细打量。就见此物似为黄金打就的方形盒子，上面镶满了珠玉，上下两片有钩相连。杨玉环再视李隆基，就见他那温润的目光正示意自己打开盒子，她于是轻掀上盖，就见盒子里放有一支金钗。

杨玉环见之轻轻叹道："陛下所赐钗钿何其多也，今日再赐此钗，莫非想让妾就此戴上吗？"

李隆基缓缓地摇摇头道："此钗与别物不同，可做今晚的见证。玉环，我今晚对着天上的明月，再以此物为证：今生今世，我们毋得分离。"

杨玉环此时方悟李隆基是夕的真实心意：他要借牛郎织女相会的甜蜜时机，来向自己宣示他庄重的誓言。那一时刻，杨玉环沐于皎洁的月色之中，心中鼓荡着柔情蜜意，只觉得天地之间唯有二人的浅浅呼吸声，于是纵体入怀，喜极而泣。

李隆基与杨玉环就在月色中的长生殿共盟誓愿。那些暂避一侧的宫女此时也未闲着，她们在殿内持烛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待拂晓之时，方才悄悄开盒观察其中蛛网的疏密程度，若网密则言此女今岁巧多，而稀者则少。此法渐渐流出宫中，此后每至乞巧节，民间妇人也辄取蜘蛛入盒，从而以蛛网乞巧。

韦坚自从领旨通渠凿潭，倒是倾尽全力。其一年之前，先是征发丁夫工匠，对江淮至长安的运河全线进行了一次疏通，既而又开始修建长安至渭水的沟渠，再在禁苑之北开凿广运潭。到了这年深秋时节，渠道及深潭大模样已成。韦坚心中甚喜，这日邀来好友李适之沿渠观摩。

李适之为太宗皇帝长子李承乾的孙子，当初李承乾因与侯君集等人有谋逆之举，由此失去太子之位并被废为庶人，全家迁至黔州。然李承乾毕竟为太宗皇帝的长子，其于贞观十九年病死之际，太宗皇帝还为之废朝，并诏以国公之礼葬之。此后李适之之父李象官至鄂州别驾，到了开元年间，李适之渐为三品官员，现任刑部尚书。

李适之为人豪爽，公余爱与贺知章、张旭等人赋诗聚饮，其酒量甚宏，向在京中闻名。

他们行到广运潭开凿工地之旁，李适之凝目细观，心中有了计较，遂说道："子全，此潭造得有些不妥呀。"

韦坚本来对自己的杰作甚为得意，闻言急问道："适之兄为何有此观感？有何不妥呀？"

"此潭为何与那禁苑北墙相隔甚远？"

"适之兄又非不知。广运潭建好之后，须引浐水东流注入潭中，其水势甚大，万一水势扰了禁苑，岂非大罪？"

李适之微微一笑道："子全呀，我若教你一个妙法，由此使圣上龙颜大悦，你该如何谢我？"

韦坚答道："适之兄智计百出，愚弟心服口服，若有妙计，谢物任兄随便指出。"

"嗯，你知我好酒，近来觉得剑南烧春酒味道不错。若此计能成，

你须以百坛烧春酒谢我。”

“呵呵，百坛？适之兄胃口好大。哦，你与贺公一帮酒友连日斗酒，莫非近来美酒缺乏了吗？好吧，只要此计能成，愚弟答应就是。”

“哈哈，此计若成，得以换来百坛美酒，归根到底，还是你占大便宜。”“适之兄不要卖关子了，请说吧。”

“嗯，看到禁苑里的望春楼了吗？此楼建在禁苑北端，若人登此楼，其目力所及可至渭水之北。”

“愚弟知道。春日之时，皇宫之人可以登楼览景，故有此名。”

“是呀，你为何将广运潭开凿在此位置呢？若将此潭再向南延伸一些，由此与禁苑北墙相邻，岂不更妙？”

韦坚还是闹不明白如此开凿的好处，就懵懂问道：“适之兄，如此开凿有何区别呢？”

李适之叹道：“唉，我将话说到如此地步，你依旧不明白。子全啊，看来你枉自生了一副聪颖的面目。”他伸手向东指去，说道，“你将运河疏通一遍，届时天下货物可云集此广运潭中。有句话为‘若富贵不归故乡，若锦衣夜行。’届时货物集于此潭，若无人来观，又如何能显出你的手段呢？”

韦坚顿时明白了李适之的意思，大喜道：“好呀，届时请圣上登上望春楼，以观广运潭中货船，则圣上定会龙颜大悦。”

李适之微微一笑，说道：“对呀，你终于明白了。子全，此计能值百坛酒否？”

“值、值，太值了。适之兄，愚弟这就派人购酒送入兄府中。”

李适之捻须大笑道：“哈哈，能以片言换来百坛美酒，如此好事若能天天都有，岂不妙哉？”

韦坚依计而行，派人扩凿广运潭，将潭边延至禁苑北墙之下。韦坚对此事甚是上心，数次亲入禁苑登上望春楼俯瞰地貌，再依样修改。经过数番折腾，渠、潭的大模样日渐清晰，日子也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

天宝二载二月了。

进入新年之后，牛仙客忽然染病卧榻不起。李林甫再入宫向李隆基奏事之时，身边无伴，唯一人前行。

李林甫今日奏事之时，其中提到韦坚已将渠、潭修好，欲注入浐水之事。李隆基对这件事儿来了兴趣，问道："若渠、潭开始注水，何时可以蓄满？"

李林甫答道："据韦坚言道，若引水入渠，三日内可将潭水注满。"

李隆基面露笑容："此为好事啊。此前漕运不通，朕动辄带领百官入洛阳就食，因此获得'逐粮天子'的'雅号'。此后裴耀卿打通粮道，现在韦坚更能将粮直输京中，实为大功啊。朕昨日看了韦坚的奏书，他欲使朕登望春楼检阅天下货船，此议甚好。"

李林甫知道皇帝近来雅好风光之事，若舟船集于广运潭，届时潭中百舸竞帆，岸上观者如潮，实为一件喜乐之事。韦坚建言此事，本该先向自己禀报，他却直接写在呈于皇帝的奏书中，李林甫心中有些不喜。然如此情势之下，皇帝有这样兴趣，李林甫只有顺势而为方为正选，他急忙答道："臣也有此意，运粮关中向为我朝顽症，陛下圣明方使此顽症一朝解决，实为可喜可贺之事。臣以为，须让韦坚即刻蓄水，另知会各州开始输运货物，再选良辰吉日请陛下登楼检阅。"

"好呀，前两件事儿，卿可知会韦坚去办，至于良辰吉日，可嘱太史局选一日子。"

太史局很快将日子选好，其考虑到了诸州货物输往京师的所需时日，将皇帝检阅的吉日定在三月二十六日。

广运潭注满清水之后，顿时变得碧波浩渺起来。西面有坝筑起，将昔日南流的浐水改为东流，由此注入广运潭中。潭东首又有一条宽阔的沟渠向东延伸，渠水与北面的渭水平行东流，渭水呈现出一条黄带，与潭、渠中的清水相映，成就了一幅动静相宜的图画。

暮春的温暖及湿润早将原野的草木染绿，一片葱茏的原野之上，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各色野花。三月二十六日一大早，长安市民得知皇帝欲在广运潭检阅的讯息，许多人天未亮即集于广运潭岸侧占据好位置。

到了辰牌之时，就见这里如同盛会一般，人们密密匝匝聚在一起，竟然密不透风。

李隆基携同杨玉环一起乘舆到了望春楼下，就见太子李亨和李林甫率领一帮大臣候在楼前，韦坚是为今日的检阅使，也手执红旗身在其中。李隆基登上望春楼，看到外面碧波如垠，岸上观者如堵，顿时龙颜大悦。转对李林甫道："李卿，今日天公可谓赏脸，空中万里无云，正是检阅的好时候。"

李林甫及身旁大臣急忙恭维一番。

这时广运潭四周的观众忽然喊声一片，且此起彼伏，无止无歇。

李隆基听到喊声中多是"万岁"之声，知道百姓看到自己登楼，因而欢呼。是时国泰民安，百姓得到了实惠，早将李隆基看成神人一般，其欢呼声可谓发乎真情。李隆基近年来每登楼与民同乐之时，皆可闻到此种欢呼之声，早已习以为常，唯捻须微笑而已。

李林甫目视韦坚道："吉时已到，可以开始了。"

韦坚闻言走至楼面西北角，将红旗伸向楼外翻滚招引。

池西首顿时传来三声炮响，继而鼓乐轰鸣，观众也依之欢呼雷动。

韦坚此时趋至李隆基面前，躬身说道："请陛下龙目视向东方。"

李隆基依言身子稍转了转，就见东方的沟渠里排满了一溜儿高大的帆桅。这些舟船缓慢驶来，越近越显其高大，那些多在曲江中见过游船的长安百姓，何曾见过如此高大的帆船，就听惊呼之声又是此起彼伏。

韦坚此次备好了三百艘大船，其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桅高一百五十丈，巨大的风帆被风鼓起，远远望去，宛如平地上行走的庞然大物。待大船渐渐行近，人们就见每艘船头上标有郡名，船中装满了大米，船背上则陈列着各郡的珍货特产。船队连接，竟有数里之长。其从东首进入后，先向潭南首行去，以接受皇帝的检阅，既而沿岸西行，再列队集于池西首。

李隆基眼含笑意，静观船只向己方驶来。到了近前，李隆基方才发现驾船人皆头戴大斗笠，身着宽袖衫，脚穿草鞋，一身吴楚之地的打

扮。李隆基遂笑着对李林甫言道："呵呵，韦坚处心积虑，对穿着一节也是煞费心机啊。"

李林甫言道："兹乃盛会，正该如此。若能博陛下一乐，则为臣等幸运。"

第一艘船已行到禁苑墙下，就见船头站立一人，身穿绿色短衫和锦制短袖衣，右边胳膊袒露，额头上抹有红色，振臂扬声唱道：

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

潭里舟船闹，扬州铜器多。

三郎当殿坐，听唱得宝歌。

此汉子唱完一遍，手势一挥，就听整个船队的船工齐唱此歌。一时间，就见船队依序而行，其中传出的歌声颇为雄壮。

所谓"得宝弘农野"，即是天宝二载正月，又有人如田同秀那样得神人启示，言说陕郡桃林县藏有得宝灵符，且果然寻到真符。陕郡古称弘农，由是称之。

李隆基唤来韦坚问道："这名领唱的汉子为何方人士？"

韦坚答道："禀陛下，此人系陕县县尉崔成甫，因其嗓音较高，微臣遂令其领唱。"

李隆基微笑道："这《得宝歌》唱得好呀，诸船载运天下宝物，朕确实得宝不少。呵呵，这崔成甫如此装扮，确实像足了江南田汉，只是其腔一出，即知其为北人了。"

身后群臣闻言，不由得发出了会心的轻笑。

李林甫脸色笑容灿烂，心中却在暗自咒骂韦坚道："哪儿来的灵符？为了此次广运潭之会，不惜装神弄鬼，竟然敢捏造灵符之事！哼，我难道瞧不出吗？"

李隆基心情甚好，说道："韦卿，此事办得甚好。事罢之后，你须代朕好好赏他们。"

韦坚躬身言道："臣谢圣上隆恩。"

每艘船经过李隆基面前之时，各船上又有一名大嗓门之人报出船上所载特产。李隆基细细听来，就听前列之船所载货物为：

广陵郡（今扬州）：锦、铜镜、铜器、海味

丹阳郡（今镇江）：京口绫衫段

晋陵郡（今常州）：折造官端绫绣

会稽郡（今绍兴）：铜器、罗、吴绫、绛纱

南海郡（今广州）：玳瑁、珍珠、象牙、沉香

豫章郡（今南昌）：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

宣城郡（今宣州）：空青石、纸笔、黄连

始安郡（今桂林）：蕉葛、蚺蛇胆、翡翠

吴郡（今苏州）：三破糯米、方丈绫

三百艘大船中，共载有天下五十余郡的货物，其物丰富多样，这里也不一一详记。

时辰到了午牌之时，三百艘船方才一一经过集于池西首。远远望去，就见那里帆樯如林，似平地中一下子多出了一片参天树林。

李林甫趁此间隙，躬身奏道："陛下自开元之初留心理道，革去弊讹，使天下大治。至今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置开远门，亘地万余里；四方丰稔，百姓乐业，户计一千余万，米每斗三钱，路不拾遗，行不赍粮。今日广运潭之会，奇瑞叠委，最显大唐国力，此陛下文治武功也，微臣恭贺陛下。"

其他大臣看到右相李林甫大唱赞歌，也皆至李隆基面前躬身称颂，望春楼上，种种谀词颂言，不可胜记。

李林甫等人恭维李隆基，虽为阿谀之举，毕竟说的为实情，让李隆

基听得飘飘欲仙。他挥手说道："李卿说得对，今日广运潭之会，彰显我朝国力，由此四方丰稔，百姓乐业，朕乐见今日之局面。众卿推朕功劳，有些偏颇，若无众卿襄助之力，靠朕一人之力如何能成？高将军，朕今日要在'花萼相辉楼'赐宴群臣，你速速安排。"

高力士躬身答应后离去。

杨玉环自始至终立于李隆基身后，仅默默观看，并不多言。李隆基现在动辄携带杨玉环抛头露面，她虽无后妃之名，群臣早知其在宫中的地位。

李隆基午间就在"花萼相辉楼"大宴群臣，因为韦坚有功，第二日即授韦坚为左散骑常侍，另兼御史中丞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等使。

牛仙客病重不治，由此逝去。李隆基看到左相位置空置，遂授李适之为左相，并兼知刑部尚书、兵部尚书。

李适之为帝胄之后，又与贺知章等文学之士打得火热，且性子豪爽直率，说什么也不会如牛仙客那样唯唯诺诺，实非李林甫之愿。

李林甫回府后又在"精思堂"待了良久方出，皇帝如此重用李适之和韦坚，令他心存忧虑。其实皇帝单纯授任此二人，李林甫并不以为意，然此二人身后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令李林甫不敢小视。

李适之平时结友甚多，他不仅与贺知章等文学之士饮酒赋诗，又与军中之人颇有交往，如皇甫惟明、王忠嗣与其交往甚多。

韦坚为太子妃之兄，又与李适之为好友。李林甫想到这里，脑中忽然灵光一闪：对呀，这些关系若明若暗，最后都汇集到太子李亨身上。

李林甫由此分外重视。

是晚，他分别召见了两个人。

第一人即为王鉷，李林甫见面即说道："韦坚因广运潭之事得到擢升，你能识其中之味吗？"

王鉷道："大人，这韦坚身后是否有高人指点？譬如桃林灵符及《得宝歌》，以韦坚之智断难想出。"

“你何必在乎这些末节之事？凡事须知大节所在，你莫非没有瞧出其中奥妙所在吗？”

“下官愚钝，请大人点拨。”

“哼，你莫非未瞧出圣上的心绪有所变化吗？圣上现在既造新宫，又赏赐良多，他最重什么？”

王鉷道：“下官之所以多思征税之法，正为此意呀。”

“你那些细枝末叶，可以休矣。我今日唤你来，是想嘱你须以韦坚为楷模，想法多收钱货以供圣上之用。总有一日，须将韦坚现在所担差使悉数转来。”

王鉷明白了李林甫的心意，躬身答道：“下官明白。下官回宅之后，将诸事好好想上一遍，由此想出几个法子，再来向大人禀报。”

王鉷走后，吉温闻召而至，他与李林甫说话良久，还向李林甫荐来一人。

“你就是罗希奭了，现在官居何职呀？”

来人躬身答道：“禀大人，下官现任孟津县法曹。”

“嗯，吉温说你能耐挺大，说说你有何能耐？”

罗希奭道：“下官长在民间，由此多识人间险恶之事，大凡瞧人一面，即可知此人心底所思所想。”

李林甫笑问道：“你今日初见我面，能知我心中所思所想吗？”

“大人为上官，小人实难识出。”

“不对吧。我听吉温说过，你扳倒孟津县丞的过程可谓迅疾无比。他也为上官，你怎么就瞧出他有反骨呢？”

孟津县丞刚刚被解至京师，经刑部核准后以待秋后处决，成为是岁为数不多的死刑犯之一。该县丞的罪名实在很大，其招引方士行图谶之事，又到河图洛书出现之地祷祝，家中还阴养死士，且招贿甚多，被定

为谋逆之罪。此案正是由罗希奭秘密首告，且由他亲手审理，最终成为铁案。

罗希奭脸上既无得意之色，更无愧疚之容，平淡地说道："大人，那县丞狂悖谋逆，可谓铁案如山，请大人调看其案卷，即可知道详情。"

李林甫脸色一寒，说道："一个小小的县丞，他无缘无故为何要谋逆？哼，他又能成什么气候？我对他的案子不感兴趣，却知你审理之时株连甚众。我还听说你审理颇有本事，又是未审即定罪，或先去抄家财以充受贿之数，嗯，你好好叙说这些手段吧。"

罗希奭见李林甫如此说话，脸上凝重无比，不知他到底有何意，心中涌上恐惧，一时呆立当地，不敢说话。

吉温这时说道："罗兄，李大人问话，你就实话实说吧。我来时就对你说过，你大可将审案过程和盘托出，万一李大人听得高兴，对你大有好处。"

罗希奭如此方定下心来，将自己严刑逼供及种种花样娓娓道来，其说话之际，犹偷眼观看李林甫的表情，就见李林甫听得甚为仔细。

李林甫听完，就在那里沉默良久。他心中暗暗想道，眼前二人堪为绝配：吉温善于打探讯息，往往于蛛丝马迹中觑出事件的真情；而罗希奭则为刑狱好手，往往能从隙缝之中撬开坚石，种种手段，不弱于则天皇后时的来俊臣、周兴等人。他们二人由此相配，将来定有大用。

李林甫寻思至此，脸上颜色未改，平淡地说道："也罢，你就不用再回洛阳了。吉温，你先将他安顿住下，我随后在御史台为他谋一差使。"

吉温闻言急忙向罗希奭道："罗兄，速谢李大人呀。"

罗希奭当即跪倒，叩首说道："小人叩谢恩相栽培之力。"

后数日，吏部果然授罗希奭为御史台主簿，是为从七品官员。

第十回　杨玉环终成贵妃　李太白诗冠长安

杨玉环那日随李隆基登上望春楼，其身上衣着及装扮堪为绝妙。她在李隆基检阅过程中自始至终未发一言，然诸种装扮却由此流出宫外，数日后京中贵妇人纷纷模仿，成为一时风尚。

是时妇人爱着红裙，杨玉环因此前为女道士“戴黄冠”，穿黄色道袍，觉得自己身着黄衣更显肤白，是日就身着黄裙，肩上披以质轻如纱的紫色薄绢，如此黄、紫相配。此前无人以此色着衣，杨玉环容貌既美，身姿绰约，其身着此衣出外，所见之人眼光顿时一亮。

衣着如此，其发髻也很特别。她刻意将长发梳松，发端插上发环，使发面呈扇形，正中大，两边小，上面饰以金凤、珠翠等首饰，后佩孔雀翎，两鬓簪以步摇。此发髻由杨玉环首创，后人称之为“玉环髻”。

所谓步摇，即是为女子鬓发修饰之用，上有垂珠，步则摇动。杨玉环所佩步摇，系用丽水镇库紫磨金琢成。此紫金与其肩上紫绢相映，两者相对，再与那步摇上的垂珠相配，垂珠摇曳之时，更显风韵。

杨玉环眉目如画，这日的眉式又有新花样，其线条细长，宛如柳叶，称之为柳叶眉。

此后数日，京中贵妇人纷纷仿效此妆，成为一时风尚。黄裙紫披肩、高髻金步摇、柳叶眉由此誉满京城。

其实外人不知，杨玉环的柳叶眉却是由李隆基亲手画出。

杨玉环这日起床洗漱毕，向李隆基娇声说道：“三郎，妾也数次自画眉，奈何就少了一些韵味呢？”

李隆基微笑道：“你之所以难画其妙，缘于不得柳叶眉之要领。你记住，须以青黛细点，描成眉细之状，如此方显其妙。”

“好呀，妾身边自有画眉高手，就不用详记这些要领了。”

“呵呵，看来诸事不可轻易沾手。譬如这画眉一节，我难道今生要为你画眉不止吗？”

杨玉环娇嗔道："陛下若为妾画烦了，自可转为新人画眉嘛，妾不敢拦阻。"

李隆基拿起画笔，走至杨玉环面前，叹道："是呀，我也有此意。奈何这双美目实在撩拨人，唉，恐怕今后会画眉不止，竟然丢不开手了。"

杨玉环闻言心中感动，美目流露出的柔情蜜意更令李隆基心醉。

时辰已然进入七月，热浪逐日升高，李隆基又兴起入华清宫避暑之意。杨玉环在赴往华清宫的途中，眼望车外的山川绿树，心中忽然忆起一事，侧头笑对李隆基言道："三郎，妾如今忽然忆起蜀中风光了。"

李隆基笑道："你十岁即离开蜀地，如今还能有清晰的记忆吗？"

"怎能没有？儿时的记忆最为深刻难忘，妾有时梦中又回到旧地重游，故居边的一草一木，皆记忆深刻。"

"好哇，你若有此意，我们就往蜀中走一趟，正好瞧瞧你的故居。"

杨玉环摇摇头道："蜀道艰难，陛下若巡幸一方，势必车驾庞大，如此费力不少，且会扰民，雅非陛下之愿，妾不敢胡作非为。"

"如何成了胡作非为了？我巡视天下，实为本分，你何必有如此多的忧心？"

杨玉环叹道："妾自从随了陛下，已是心满意足。妾也读过文德皇后所著《女则》，深知后宫之人须恪守本分，不得撺掇君王劳忧百姓。"

她说到此处忽然变换语态，眼神灿然如花道，"然有一件小事，不知陛下能遂妾意否？"

"哈哈，小事？大事也可嘛。"

"妾幼年在蜀中，每至此时最喜啖食荔枝。其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甜如醴酪。妾自从离蜀之后，再未食过荔枝，每至此时辄想起荔枝美味，竟然舌中生津。"

李隆基见杨玉环提出此求，哂道："嘿，我还以为有多难呢。如此小事，我嘱人送来即可。你说荔枝何等美味，我也曾食过，只觉入口干涩，有何美味可言？"

杨玉环叹道："陛下其实不知啊。荔枝古称离枝，须离枝即食，方有鲜美之味。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

李隆基闻言犯了难，说道："蜀中到此，何止千里？荔枝如此娇嫩，若输入京师，定失原有美味。"

杨玉环眼珠转动，似嗔似笑道："陛下忘记刚才的大话了吗？如此小事尚且难以办成，遑论大事？"

李隆基最喜杨玉环如此娇嗔模样，就顺势将其揽在怀中，手指轻弹其脸，笑道："嗯，你以为我果真办不成吗？我一生遭逢多少大事，尚且不惧，此等小事，定然手到擒来。"

杨玉环嘟起红唇，说道："陛下手到擒妾，自是百发百中。若输来荔枝色退失味，妾万万不答应。"

车儿辘辘声中渐至骊山地面，其清凉扑面而来，令车中的柔情蜜意多了一层舒适。

李隆基入华清宫之后，即与高力士商议荔枝的事儿。高力士闻听杨玉环欲食荔枝，眉头顿时皱起，叹道："臣生在岭南之地，也知荔枝鲜美，然其离枝即失味，又如何能输来京中呢？"

李隆基道："岭南离京既远，那里荔枝又非玉环所食滋味，就想法从蜀中涪郡输入吧。"

高力士摇摇头，说道："陛下，就是蜀中荔枝，也输来甚难啊。"

李隆基有些焦躁："若为寻常事儿，我还用寻你出主意吗？"

高力士似自言自语地说道："涪郡至长安，约有二千里路程。若用寻常驿马传递，每日不过五百里，如此输入长安，也须五日之后。"

李隆基道："让他们选备良马，且日夜速递，两日内可到达长安。"

高力士摇摇头道："该果离枝失味，别说两日到达，就是一日也不成啊。"他又沉思片刻，心中想到一个主意，禀道，"陛下，臣想到了一个主意。不过此法太过劳烦，臣恐陛下不喜。"

"既有主意，但说不妨。"

"臣知鲜果若以冰镇之，即可常保鲜味。涪郡那里现在炎热，断无冰雪可寻，然蜀西高山之上，却有常年积冰。若将积冰运至涪郡，将荔枝自树上卸下来，即以积冰裹之，然后驿马日夜相替速递，所送荔枝应该能保鲜味。此法虽可行，只是劳力太多，恐怕陛下不喜。"

李隆基未有不喜之意，凝思道："此法果然可行吗？譬如山上积冰到了地面，肯定很快融化，又如何能到涪郡呢？"

"臣想过此节。可令上山凿冰之人携带厚厚棉胎，再凿以大块积冰，以棉胎裹之。如此到了地面，厚厚棉胎可将外面热气阻住，就是驰传之时有些许融化，毕竟不能全部化完。"

李隆基闻言大喜，上前轻拍高力士之膀，赞道："好一个高力士，如此犯难的事儿竟有法儿化解，实为睿智之人。我听说荔枝成熟之期不过一月，你这就去办吧。嗯，除了冰雪保鲜之法，我也有一法可同时尝试。"

高力士想不到李隆基还有新法儿，急忙问询究竟。

李隆基道："荔枝离枝失味，可使它不离枝嘛。若将荔枝树连根拔起，且根上固有原土，如此整树输来长安，肯定能得其味。"

高力士鼓掌赞道："对呀，臣为何就想不起来呢？此法简略得当，比臣的笨法儿要强许多。"

君臣二人为了将荔枝保鲜，可谓殚精竭虑。二旬之后，李隆基与杨玉环果然食到鲜嫩可口的荔枝。后人有诗写道：

长安迥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其传递荔枝到底用了贮冰之法或是连棵搬运之法，抑或他人另想新

法，惜未可知。不过李隆基所提整棵搬运之法，恐怕难以实现，因为单骑单人难以将整棵树轻松携带，何况还要疾驰如飞呢？

李隆基与杨玉环情爱日甚，终不能长期让杨玉环如此无名无分。杨玉环此时身份依然为号为太真的女道人，外人称呼时也有呼之为“太真妃”的，实为不伦不类。那日李隆基想起此节，笑对杨玉环说道：“太真妃？呵呵，莫非大唐天子后宫无人吗？他们如此说话，心中会不会暗笑朕呢？”

“他们如何敢暗自取笑？”

“哼，知人知面不知心。他们许是心想，皇帝后宫无人，只好寻一个女道士来滥竽充数了。”

杨玉环听到李隆基如此说话，知道他又在调笑自己，遂嗔道：“滥竽？妾如此滥竽，在陛下身边无声无音，早该裁撤才是。”

“对呀，该是裁撤的时候了。”看到杨玉环的脸色有些焦虑，李隆基知道她会错了自己的意思，遂补充说道，“人嘛就不用换了，这‘太真’之名应该裁撤。”

杨玉环回嗔作喜道：“陛下要予妾何名号呢？”

“嗯，此事需从长计议。”

李隆基所说的从长计议，即是要定杨玉环名号，需先办好寿王妃的事儿。

自从杨玉环度为女道士，寿王妃的位置空置至今。如此之事，若无李隆基发话，李瑁万万不敢自专。

宗正寺根据李隆基的吩咐，在名门中选出韦氏拟为寿王妃。李隆基认可后，即册韦氏为新任寿王妃。册封韦妃之时，其排场不亚于册杨玉环为寿王妃之场面。册书中既赞韦氏出身名门，又赞其性柔温婉，有辅佐之德。并遣左相兼兵部尚书、宏文馆学士李适之为正使，门下侍郎、集贤院学士兼崇文馆大学士陈希烈为副使，前往韦氏家中册封。

李瑁有了新妃，一颗悬了数年的心方才踏踏实实放了下来。父夺子妃，若李瑁这些年有怨言冲尊，或死或废，实为易如反掌之事。李瑁这

些年小心谨慎，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又主动提出替宁王守孝，如此孝顺恭敬之态，终于得到了回报。

不说李瑁欢颜得妃，李隆基也因此使册封杨玉环为妃有了前奏。既然寿王妃新立，昔日的寿王妃被度为女道士已历数年，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太真女道士与寿王有何瓜葛。过了十日，李隆基册杨玉环为贵妃。

自大唐立国之后，唐因隋制，贵妃之号相当尊崇，在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到了高宗皇帝之后，因迭出强势皇后，贵妃之号再未轻易授人；到了李隆基即位之后，取消了“贵妃”之号，别出心裁地设立了“惠妃、丽妃、华妃”的封号，如今再恢复贵妃之名授予杨玉环，意味着李隆基再复旧制。自从王皇后之后，李隆基不再议封皇后，那么前有武惠妃，后有杨贵妃，实为后宫之主。

皇帝纳皇后或纳妃，均有一套繁杂而隆重的礼仪。杨玉环今被立为贵妃，非是以父家闺女受册的，其仪式也就从简，李隆基仅在内宫中举办了一场小范围的欢庆宴乐而已。杨玉环受册后觉得今后有名有分，内心早就喜动非常，并不在意仪式的大小。

所谓一人得宠，合家升迁，此前杨玉环没有贵妃名分，其家族也非外戚，也就无法讨到便宜。如今贵妃之名已定，那么皇恩浩荡、惠泽周流，李隆基肯定会推恩于杨门。

杨玉环的养父杨玄璥早年因养女之故，已从河南府士曹参军的位置上升为国子监同业，从七品官员骤升至四品官员，可谓大讨便宜。然此时已逝，也就没有必要再升迁了。

杨玉环亲生父母早亡，如今女儿成了贵妃，他们虽在墓中也要追赠一番以显荣耀。李隆基赠其父为兵部尚书，其母为凉国夫人。杨玉环之父生前不过官至蜀州司户，至多为七品官员，如今夫妇二人在地下享受着正三品的秩级，可惜人鬼殊途，不过成为活在世上的家人的虚荣罢了。杨玉环还有一个亲叔叔杨玄珪在世，此时为光禄寺太官令，李隆基超擢其为光禄卿。

杨玉环的亲哥哥杨铦，被任为殿中少监，是为四品职；其堂兄杨锜，即叔父杨玄珪的儿子现任侍御史，当杨玉环被册妃后的第二日，李隆基命杨锜娶了武惠妃的幼女太华公主，杨锜由此成为驸马都尉。

杨玉环为寿王妃时，太华公主常入李瑁宅中，见了杨玉环例呼为“嫂”，如今杨玉环被册封为妃，太华公主也就成了晚辈。令今人不可理解的是，杨玉环的堂兄却娶了皇帝的女儿为妻，如此一来，这辈分岂不是乱得一塌糊涂？其实唐人对此等事儿不太重视，李隆基夺儿媳为妻也就变得比较正常了。

杨玉环还有三个美貌的亲姐姐，这三女相继嫁给了崔家、裴家、柳家，此时也在京居住。李隆基此次赐三女豪宅，以示推恩之意。

杨门上下皆蒙荣宠，引来京城之人的极端羡慕，不久就有民谣流传开来，“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可见杨玉环升为贵妃加重了人们生女的信心。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这首诗名为《南陵别儿童入京》，作者为迁居南陵的李白。

孟浩然此时已发痈而逝，李白闻讯登门吊唁，其回家后不久，许氏夫人也染病而逝，膝下留了一双儿女。这时，李白在越中漫游时相识的刘姓女子寻上门来，二人未经明媒正娶，也就生活在一起了。

刘姓女子不喜荆州风土，就撺掇着李白迁往越中，李白于是携带儿女离开荆州。一家人行到南陵之时，李白看到这里风光甚好，就决意在这里居住下来。那刘姓女子不喜南陵，又见李白无财无物，就在一日悄然离去，不知所踪。

李白被女人所弃，心中忧愤无以复加，就在南陵度过一段黯淡的日子。他某一日翻检书信，忽然翻出了张九龄的荐书，犹如看到了救命稻草，就央求公人将此荐书及自己的一些诗稿带入长安，并转交于贺知

章。

张九龄当初写此荐书的本意，是想让李白亲身入京面见贺知章。然李白如此境遇尚且顾及身份，并不亲身入京。

张九龄于开元二十八年请得李隆基同意，得以归乡扫墓，是年五月七日，病逝于家乡曲江，终年六十三岁。贺知章收到张九龄的荐书，睹物思人，不由得老泪纵横。贺知章是时已八十余岁，实谓高寿之人，身为集贤院学士，又新被授为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

贺知章再睹李白诗稿，就见其诗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健奔放，色调瑰伟绚丽，实为继屈原之后最为可称的诗人。贺知章此前已从王维那里知道一些李白的事迹，得知他经常漫游访道，实为得道之人。为谋李白出身，贺知章入玉真观求见玉真公主，将李白诗稿奉上，又言李白之道法。

经过贺知章和玉真公主引荐，李隆基又观李白诗稿，对李白也是大加赞赏，遂嘱有司召李白入京。

李白将儿女安顿好，然后独身奔赴长安。其行走之际，驿路两侧秋色正浓，田野与山间多以红黄叶儿点缀于浅绿之中，白云伸展于蓝天之上，这秋高气爽的快畅之意正合了李白此时的心绪。李白的性情向来旷达，如今怀揣皇帝见召的诏书，其心情激荡，每至驿所时便辄取美酒相饮，一路上又写出不少佳诗，其中一首最显此时心情，诗曰：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

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

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

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

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诗中歌咏鲁仲连却秦救赵的故事，描绘出其倜傥豪迈的气概以及功成不居的高尚，李白实以此诗自比。

经过一路跋涉，这一日李白终于进入长安，是时正是薄暮时分，他

得人指引径直寻到贺知章府前。门人入内禀报，他就在门前等候。

少顷，就听门内杂沓脚步声响起，一个既苍老且粗洪的声音喊道："来客果真是太白吗？"其话音刚落，李白就见一名老者带领一帮人迎出门外。

李白拱手答道："在下正是李白。来者莫非为贺公吗？李白冒昧来访，请恕唐突。"

贺知章哈哈大笑，上前携起李白之手向内引走，说道："老夫算着日子，觉得这几日该是太白入京的时候了。哈哈，我等早已望眼欲穿了。走、走，且请入堂中，待坐定后，我再向你介绍诸位。"

李白见贺知章身后数人皆笑容灿烂，奈何其手被贺知章相携无法施礼，只好颔首示意。众人入堂后坐定，李白被迎至主宾位，贺知章仰头笑道："今日老夫邀友聚饮，尚未开宴，而太白即至。呵呵，想是天意如此，让我等今日特意替太白洗尘。来，来，太白，老夫先将在座诸位向你介绍一番。"贺知章手指李白的对面，介绍道，"这位名为李适之，却是当朝左丞相兼知兵部尚书了。"

李白起身拱手道："李丞相之大名如雷贯耳，不料今日有缘相见，李白实在幸运。"

李适之也急忙起身还礼。

贺知章依次介绍下去："此人名苏晋，现为太子左庶子，也有诗名；汝阳王李璡，系让皇帝之长子也；齐国公崔宗之，现任侍御史，为功臣崔日用之子；这名焦遂虽为布衣之身，却以嗜酒闻名；张旭又称'张颠'，其草书最似本人。"

李白一一与他们见礼，心中又暗自嘀咕道："这帮人中既有王公，又有布衣，他们缘何聚在一起？"

贺知章似乎猜出了李白的心意，笑问道："太白，老夫现在已能熟背《将进酒》，其中有句'会须一饮三百杯'，莫非你也为嗜酒之人吗？"

李白欠身说道："好叫贺公得知，李白此生须以酒相伴，今日若非行路，早已酒意醺醺。贺公刚才言道要为李白洗尘，李白早已心痒难

耐，恨不得及早痛饮一回。”

在座之人皆会心大笑。

贺知章笑道：“呵呵，太白今日入席，果然为天意。太白呀，知道我们这帮人为何聚在一起吗？”

“李白其实不知，正想问询贺公。”

“呵呵，看来我们皆为同道之人嘛。太白，在座之人身份不同，然共同有一件喜好之事，即是嗜酒如命。”

李白闻言大喜，击掌赞道：“好哇，看来我李白此次入京果然为上策，不说其他，能够结识如此一帮酒友，足令人欢喜若狂了。”

座中诸人眼观李白果然为酒中性情之人，心中也乐开了花。李适之说道：“今日太白入席，当为席上增添异彩。你嗜酒也就罢了，还有另外一种身份，我辈就自叹弗如了。”

李白问道：“敢问其详？”

李适之道：“贺公近来饮至半酣，最爱吟咏《将进酒》与《蜀道难》二诗，且吟咏之时常常叹道：‘此诗哪儿为凡人所写，分明为天上谪下的仙人所作嘛。’太白，你未入京时，我们早将你视为‘谪仙’身份。”

贺知章接口道：“是啊，‘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月夜，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诸位请听，虽屈子再生，能有如此佳句吗？分明为‘谪仙’嘛。”

李白起身团团一揖，说道：“李白能得诸君错爱，实幸甚无比。”

贺知章道：“太白入京尚未到寓所吧？晚间就在老夫客房中安歇吧。我们废话少说，且请入席开饮吧。”

贺知章就推李白坐在主宾之位上，李白也不推辞，于是坦然而座。是夕聚饮至晚方散，个个大醉而归。这八人日后辄聚辄饮，被京中之人呼为“饮中八仙”，并为他们排出了座次，且有赞语。

一仙贺知章。赞曰：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二仙李璡。赞曰：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三仙李适之。赞曰：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四仙崔宗之。赞曰：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五仙苏晋。赞曰：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六仙李白。赞曰：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

七仙张旭。赞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八仙焦遂。赞曰：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

宴酣之际，李白忽然想起了王维，遂向贺知章问询其踪迹。贺知章道："有些不巧了。王维刚刚被授为侍御史，须四方巡边，他若从东向西走动一圈，两年内能回京就不错了。太白既已入京，终有见到他的时候。"

李白顿有怅然之意。

这日，李林甫入宫求见李隆基，照例事无巨细地细说一遍。李隆基见李适之未曾随行，即问李适之何在。

李林甫并未回答，只是以笑作应。

李隆基道："莫非他昨晚吃酒太多，以致还在大睡？"

李林甫微笑道："李左相向来性情洒脱，其性之所以，亦属正常。"

"哼，他若为散官，或者为庶民，自可快意酒池肉林之间。他现为左相，哪儿能如此散漫？李卿，你年长于他，须多有训诫。"

“臣遵旨。”

“嗯，你刚才说韦坚凿渠及广运潭之时，因多侵民间坟墓，由此招来民怨沸腾，果有此事吗？”

“此为京兆府的奏书中所言，是否属实，尚需核实。”

李隆基沉思片刻，既而言道：“韦坚凿渠潭之时，其工期甚短，应该有欺凌庶民的时候。李卿，若民怨沸腾殊非小事，昔日赵履温强拆民居，最后竟然被长安百姓生食其肉，可见民怨事大。这件事儿要认真核实一番。”

“臣遵旨。臣速让京兆府核查，并让御史台派人前去督办。”

“嗯，你瞧着办吧。对了，昔日悖逆庶人所修的定昆池现在何用呀？”

其所说的悖逆庶人，即为安乐公主。

李林甫道：“禀陛下。那定昆池昔为悖逆庶人私有，悖逆庶人被诛后，定昆池已如昆明池一样成为公共之地，人们可以入内游赏，更有当地村民以捕鱼为生。”

“好好的一个池子，任由杂人出入，实在可惜了。”

“陛下所言甚是。臣听说定昆池自从成为公共之地，从此无人修缮，池中房舍破败无比；就是那池水也无人清淤，水流变缓且有臭味。”

“也罢，你派人前去接管定昆池，不许闲杂人进入，另要疏通水道，将房舍好好修缮一遍。我记得池中岛上甚阔，将《霓裳羽衣舞曲》搬到那里表演，更显其妙。”

李林甫得知皇帝的这个心意，又禀道：“待定昆池修缮之时，可让那李龟年前去督造。将作监之人皆不懂音律，须有擅律者督造，方称其妙。”

李隆基脸上露出微笑，说道：“如此甚好，你速去办吧。”

李林甫回到中书省衙内，派人将吉温、罗希奭唤来面授机宜，说道："你们此次奉旨查案，明白其中的轻重吗？"

吉温道："恩相刚才说了，那韦坚毁人坟墓，由此引来民怨沸腾，小人定会多找人证，以指证韦坚。"

罗希奭看到李林甫闻言没有吭声，知道吉温未说到李林甫的心坎之上，遂说道："恩相谋虑远大，小人难知其中轻重，乞恩相指明。"

李林甫阴恻恻说道："嗯，我知韦坚近来在曲江之侧造新宅一座，其美轮美奂，所耗财货甚多。韦坚发人坟墓，人证当然越多越好，然其财货来源何处？凭其俸禄断难维持，这来源就需好好查一查。"

二人此时恍然大悟，吉温道："请恩相放心，别说韦坚有贪赃行为，他就是没有，我等定使出百般手段，要查他个人仰马翻。"

李白第二日酒醒之后，即在贺知章相引之下入玉真观拜谢玉真公主。礼毕之后，玉真公主笑道："此前贺公曾言太白先生为'谪仙'，我观先生之诗，果然有飘然之风，今观真人，果然仙风道骨，不枉我向皇兄引荐一番。"

李白急忙躬身再谢。

贺知章道："太白昨日入京，即入敝宅畅饮一回，令诸多酒友大呼畅快。公主呀，太白此前专爱漫游访道，不肯入京面圣，实为遗憾啊。"

玉真公主道："贺公最爱聚饮论诗，其实骨子里最具道法精神。我之所以敬重贺公，实缘于此。人若有了旷达心境，是否入观为道士，其实无妨。"

贺知章拱手道："玉真公主修道弥深，已臻化境，老夫最为佩服。老夫这些日子倒是萌生了入观为道的心思，说不定还要请公主在圣上面前说项玉成呢。"

玉真公主微笑一下，不予作答，转问李白道："太白先生入京之后，尚未有驻足之处吧？"

李白道："昨日酒醉之后，仅在贺公宅中客房权歇一晚。"

玉真公主道："我有别馆一处，常常留居同道之人。若太白先生不嫌简陋，可在别馆歇足。这里离贺公宅中不远，你们大可常常聚饮赋诗；若先生闲暇之时，也可入此观与我探究道法。"

李白长揖道："恭敬不如从命，李白再谢公主之恩。"

玉真公主目视贺知章说道："贺公，时辰差不多了，你可携太白先生入见皇兄。你们不用大兜圈子，从此复道前往兴庆宫距离最近。"

贺知章与李白辞别玉真公主，即从复道前往兴庆宫。此复道非常人可行，若无玉真公主吩咐，宫人万万不敢放二人行此复道。

李隆基近来少往勤政楼，多在兴庆殿听了李林甫禀报之后，即与杨玉环四处游乐不已。海池之中、曲江之畔乃至梨园，多见二人相伴的身影。此时杨玉环尚在内殿梳妆未罢，李隆基正坐在案前阅读奏章，闻听贺知章率李白来见，即同意二人入见。

李白随贺知章俯伏在地，叩首说道："草民李白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隆基唤二人平身，然后起身打量李白，脸含微笑道："呵呵，想不到草莽之中果然有大才子。贺公，看来科举之制不能将才俊悉数网罗，李白若非由你荐来，我大唐岂非少了一个'谪仙'之人？"

李白听到皇帝如此平易近人，心中大起亲近之感，躬身说道："草民本无才识，入乡试而不能，不料今日能睹圣颜，实在荣于华衮。"

"哦，李白不用太谦。朕听贺公赞你幼熟诗书，长大后游历天下，能懂番文，可谓博识超人。朕这些日子略读了你的诗稿，颇为赞许贺公'谪仙'之说。想那韩朝宗为何许人物？因你一句'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由此名扬天下，可见你笔力之健啊。"

李白当初写《与韩荆州书》，其中多用溢美之词，无非想让韩朝宗向朝廷推荐自己。写此书的时候，李白刚刚三十出头，如今一晃十余年过去，李白已四十二岁。其想起前事，不由得感触万端。

李隆基继续说道："你这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实为近作吗？唉，朕读罢此诗，果然如登仙界呀。"

《梦游天姥吟留别》系李白东游天姥山之后，某晚梦中忽然又回到如仙境中的天姥山之中，醒来后即一挥而就，其诗曰：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躬身答道："禀陛下，此为草民在荆郡时所作。"

李隆基叹道："自从宋之问与沈佺期将今诗格律大致固定，世人皆依其框而行。此诗与《蜀道难》一诗相同，并不寻求格律整齐，唯以文字表达心意而已，其不求整齐，不求字数，完全是信手拈来，然全诗浑然天成，能为此诗者，天下唯李太白一人而已。"

李白连连拱手谦谢。

李隆基又似调笑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呀，朕为天下最大的权贵，你若为臣子，心颜能开吗？"

贺知章生怕李白说错了话，又不敢胡乱插言，只好静待李白回答。

李白的答话还算妥当，其正色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臣能为天子尽力，即为莫大的荣宠。草民所谓之'权贵'，即指那些蒙受皇恩而凌暴庶民者。"

李隆基微微颔首，看来颇为赞许李白的回答，又说道："此诗中所称谢公，当指谢灵运了。谢灵运既有诗文之才，其诗文有清新恬静之韵味，又崇尚佛、道之法，只是未得善终，其为官之道要逊于其祖谢安许

多了。”

谢灵运实为开创中国山水诗先河的第一人，奈何最终被宋文帝以“叛逆”之罪杀害，令后人惋惜不已。其曾祖父谢安官至东晋太尉，既有与王羲之等名士交游的“兰亭之会”，也有大败前秦的“淝水之战”，且得以善终。

李白答道：“谢安虽为后人钦佩，然他为相时要设法弥合王、桓等大家族的嫌隙，劳心甚多。若谢安此时登天姥山，终无谢公灵运的心情恬淡。”

李隆基闻言，先是愣怔一下，继而哈哈大笑道：“好呀，果然为李白，果然文如其人。贺公，朕欲授李白为翰林供奉，你以为如何？”

贺知章急忙对李白道：“太白，赶忙向陛下谢恩啊！”

李白知道自己终于成为朝廷的官员，然不知“翰林供奉”到底为何职，只好懵懵懂懂地伏地叩首谢恩。

李隆基唤其平身，说道：“李白今后以翰林供奉在朕身边，我们就可长相讨论了。”

李隆基话音刚落，忽听内殿传来脚步，一声娇呼也随脚步声传了过来：“三郎，我们这就走吧。”

想是杨玉环脚步太急，其语音刚落，人已冲至李隆基身后。李隆基侧头笑道：“玉环，怎可如此唐突？”

杨玉环这日依旧高髻，簪以金步摇，脸上的柳叶眉依然尖而妖娆。她今日未穿黄裙，改换一袭藕色着地长裙，肩上搭以纯白色轻纱，显得淡雅无比。

杨玉环看见前殿有人，急忙收住脚步，刚才笑意盎然的脸上顿时改为平和之色，那份雍容华贵的气质透彻而出，就款款地行至李隆基身侧。

李隆基道：“贺公你是相识的，贺公身边之人，即是名动天下的李白了。”

贺知章与李白急忙向杨玉环施礼。

杨玉环轻声说道："哦，这就是李白了。陛下近来诵读李白之诗，有时竟然夜不能寐，妾当时就想：这李白到底有何特别之处呀？"

李隆基哈哈大笑道："好呀，李白今后到了朕的身边，这曲词定彰异彩。李白，朕与贵妃日后入梨园之时，你务必跟随。"

李白躬身答应，随后与贺知章一同退出。

李白不明白"翰林供奉"的职事，出宫后即向贺知章问询究竟，并问"翰林供奉"为几品官职。

贺知章道："翰林院不归门下省及中书省节制，直接归圣上差遣。譬如老夫为集贤院学士隶于门下省，而弘文馆学士又隶于中书省。"

李白道："如此说来，翰林院因亲近圣上，其位就较为殊重了？"

"对呀，翰林院掌四方表疏批答及应和文章，其职能看似与'中书门下'有些重叠，然翰林院由圣上直接差遣，而'中书门下'却隶于左、右相，他们虽职能大致相同，其地位却差别甚大。翰林院若有人得圣上青眼有加，由此礼遇益亲，外人常常称之为'内相'。"

"哦，圣上授李白为此职，看来有些重用的意思了。"

"翰林供奉因亲近圣上，又被外人称为'天子私人'，其职任虽轻，然升迁之迅速，外人实难相比。"

"职任甚轻？到底为几品呀？"

"唉，若说品秩，实在不值一提。此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可得选，不过比照七品级给予些许俸禄而已。"

李白闻言，意甚沮丧，叹道："原来如此啊。贺公，不管怎么说，李白得公举荐，终于得列朝班，李白深谢了。"

贺知章也看出了李白的怏怏之意，遂劝道："瞧今日圣上待太白的态度，应当十分器重，假以时日，太白定能为圣上重用。"

李白摇摇头道："贺公，我素有自知之明。圣上今日以谢公灵运为例，以喻示仕宦之道，想谢公灵运家学渊源，处乱之中游刃有余，不过未得善终罢了。以我李白仕宦之能，至今四十余岁，不过谋了一个无品供奉而已，又如何与谢公灵运相比呢？"

贺知章当然能听出李白的弦外之音，知道他对皇帝的授任实在不高兴，其心间也对李白萌生了一些不满。心想自己又是找玉真公主，又是向皇帝说项，结果却得来了个不满意。不过贺知章生性豁达，这些不满仅在心间一晃而过，随即大笑一声即作罢。

李白此时的脑海中留有杨玉环的倩影，他暗暗赞道，此女美艳无比，又风度雍容，难怪皇帝不惜夺子媳为妃了。

自拜见李隆基之后，李白的诗名由此不胫而走，由长安传出，渐渐冠于天下。

长安的梨园及五品以上官员宅中，皆有丝竹之声，近时李白之诗入乐而奏成为风尚。李白的《怨歌行》、《长门怨》、《长信怨》、《玉阶怨》等诗最符合此时长安仕女的口味，一时"怨"声大起。

按：《梦游天姥吟留别》本系李白弃官离开长安第二年所作，本书为求简略，将创作时间稍稍提前。

第十一回　李白赞妃清平调　贺公求道辞东归

吉温与罗希奭得了李林甫的言语，即辟出刑堂开始拿人询问。韦坚凿沟潭毁人坟墓之事相对简单，仅将事主叫来询问一遍，再令事主将坟墓方位写入伏辩即可。二人对此事不太上心，却将心思完全用在韦坚是否贪赃之上。

吉温笑对罗希奭说道："恩相说我们二人堪为良配，这样吧，我负责拿人，你负责审讯。我拿回之人，你务必使他开口说话，否则我颜面尽失。"

罗希奭道："请吉兄放心，他们若不开口说话，就难见愚弟手段。天下承平已久，这些官员久不知刑法，我仅用两招，他们定知无不言。"

“哦，你欲用哪两招？”

“呵呵，说起来不过拾前人牙慧罢了。那些官员入刑堂之后，愚弟先用宿囚之法，白日不许他们喝水吃饭，晚间不许他们睡觉打盹，他们万一熬不住，审讯之人务必敲扑撼摇，不许他们入睡。愚弟以为，仅用此法，至少有几成之人会开口说话。”

“嗯，另一法呢？”

“其二即为‘铁笼’之法，愚弟已将此法物造成置于侧室，就请吉兄移步一观。”

吉温随罗希奭进入侧室，就见居中放有一只黑黝黝的铁笼子。此笼约有一人高，顶部有一个仅能容纳头颅的小口，边缘上竖有数个小木橛，此木下粗上尖。吉温一见此物，微笑道：“此物由索元礼最先使用，我还以为世上已绝了迹，不料今日又重见天日。”

索元礼系则天皇后的胡人面首，其首开酷刑之风，后来大名鼎鼎的来俊臣、周兴等人不过继其衣钵而已。此铁笼系索元礼首创，将人犯置于笼中，然后将木橛向内渐推，终能使人脑浆迸出而死，使天下之人闻“笼”色变。令索元礼想不到的是，自己也败在此铁笼之中，后来有人举报索元礼不轨，则天皇后派人查问，索元礼起初不认，前来询问的官吏仅微笑着说了一句话：“取公铁笼来。”索元礼吓得急忙招认，最终死于狱中。

罗希奭笑道：“届时仅将木橛稍稍向内推移一些，这剩下的一成之人不用脑浆迸裂，肯定纷纷招认。”

吉温哈哈大笑道：“好呀，天下承平已久，他们久未见过此种手段，定会吓得屁滚尿流。嗯，此次尚可使用恐吓手段，若时辰稍长，其法就会不灵验。你须依时再用他法。”

罗希奭道：“请吉兄放心，此前刑法甚多，愚弟皆有记载，那是不用多虑的。”

吉温与罗希奭于是开始审理此案，韦坚很快就觉察到其中的暗流，并嗅出了二人的指向，于是先找李适之商议。

李适之问道："当初为凿渠潭，且工期甚紧，由此毁了一些坟墓，实属正常。现在有人告状，朝廷给予一些补偿，也就罢了。"

韦坚道："他们将参与营造之人悉数拿去，这些人出来后虽语焉不详，我瞧他们都恐惧得很。"

李适之道："莫非其中还有其他隐情吗？"

"并无什么隐情。适之兄应当知道，那日广运潭会后，愚弟将船载之物分送于人。此事若被圣上知道，圣上会责怪我吗？"

李适之不以为然，说道："随他们去吧。你将船载之物分送他人，此事虽有些不妥，并非大事。当今天下殷富，圣上也不至于因此微物降罪于你。"

韦坚由此有些心安。

李隆基近来热衷于歌舞之乐，不愿意赴禁苑梨园，就令人将兴庆宫的后园整修一番。后园居中为龙池，西为交泰殿，西北角为沉香亭。龙池之畔及沉香亭四周遍植绿树，春夏之时繁花似锦。沉香亭就成为伶人歌舞之所，李隆基和杨玉环有时技痒难耐，李隆基或鼓或笛，杨玉环或歌或舞，少不了在沉香亭合作一回。

转眼间过了新年，天气渐渐转暖，龙池四周绿叶再复，鲜花也一日日繁茂起来。李隆基新得李白诗三首，就将之敷演成曲，这日要在沉香亭演练，就令人将李白唤来观舞听乐。

李白此诗名为《清平调》，却是为杨玉环而写，其诗曰：

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槛杆。

李白在诗中盛赞杨玉环。其一摹写在霓裳羽衣的背景下，如花一样的容貌沐于春风之中，如此花容得露华滋润，分明如仙女一样缥缈多姿。李白似在梦境之中感叹道：这样的人儿若非在西王母的群玉山头相见，定是在月宫瑶台相逢了；其二将杨玉环比为凝香争艳的牡丹，是时沉香亭侧植有牡丹，其花朵绽放散出香气，与沉香亭的香味（沉香亭系用沉香木营造）相混合，其味道愈加馥郁。李白此时又想起了楚襄王巫山梦断的往事，巧妙地将李隆基嵌入其中，由此大发感叹：可怜赵飞燕还需靠新妆来取君王欢喜，贵妃天生丽质，勿需用新妆点缀；其三更是大发感叹：如此倾国之色使君王笑目关注，使春风平生妒意，而贵妃依然平静淡然，她正倚在沉香亭北侧的槛杆之上，此为何等的风度啊！

李隆基那日得了《清平调》之诗，细细阅了一遍，既而叹道："不愧为'谪仙'之人啊！此诗似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能为是诗，唯李太白一人而已。"又转向杨玉环道，"呵呵，古之美女以西施、赵飞燕为首，李白为你写了此诗，则千秋万代之后，你将凌于二女之上。"

杨玉环道："果然如此吗？妾怎么看那句'可怜飞燕倚新妆'有些刺目呢？妾知赵飞燕终被贬为庶人，李白此诗莫非讥妾亦为此结局吗？"

李隆基哈哈大笑道："你擅歌舞，却不知诗之韵味了。若论才貌及宠幸，赵飞燕实属汉宫第一人，然赵飞燕还需倚新妆得君王欢喜，你天然去雕饰，已然胜过赵飞燕。呵呵，若让我来赞你，实在想不出比李白更好的法子。"

杨玉环转眸笑道："陛下说得不对。若与李白相较来夸赞妾身，还是陛下更强一筹。"

"嗯，我未曾写诗赞你，又如何强于李白了？"

“李白诗中明明写道，赵飞燕及妾等后宫之人，唯得陛下宠幸，方可称得丽人。由此看来，妾等能得陛下一个赞赏的眼神，就胜于李白之诗了。”

李隆基伸手将杨玉环揽入怀中，笑道：“好呀，我若多与几个眼神，又将如何？”

杨玉环将头埋进李隆基怀中，既而抬头说道：“妾浑身无力，只好长在陛下怀抱中了。”

顷年以来，二人相处一起嬉笑逗趣，令李隆基感到无比轻松。种种类似这日的逗趣场面，不胜枚举。

李白这日入得宫来，午间又明显饮酒不少。屈指算来，李白自蒙召入京被授为翰林供奉，至今已半年有余了。

大凡性情中人，常常快意恩仇，其忍耐的功夫最差。且此等人心中难存其话，每逢饮酒之时辄将腹中心事倾泻一通，李白日日饮醉，似活在迷离之间，其胸中一句话儿也不存，实为透明之人。

他写作《清平调》之时，心情尚好，满想真情夸赞杨贵妃一通，由此邀宠皇帝，为自己拓展仕宦之路。李白被授为翰林供奉时，贺知章解释此职实为“天子私人”，因长伴皇帝身边，由此升迁甚快。半年下来，李白愈来愈觉得贺知章所言并非真实，自己固然长伴在皇帝身边，然皇帝仅将自己看成一位写词之人，当其游乐之时辄使李白写一些助兴的诗文，根本不让李白起草治国平天下的诏敕。

李白此时半醉半醒，斜睨沉香亭中忙忙碌碌的伶人，心中长叹道：我在皇帝身边，与这些伶人有何区别呢？

李白如此自怨自艾，并对李隆基起了怨怼之意。他有如此处境并不能怪别人，李白入京与“八仙”混在一起，其写诗可以“斗酒诗百篇”，然决计不敢用他来起草诏敕。他如此散漫的性子，也只好专写诗文了。

李隆基携带杨玉环分花拂枝而来，在场之人皆叩首跪迎。李隆基唤众人平身，从中看到李白的身影，遂走至面前将他搀扶起来，并一下子闻到李白身上的酒味，笑道：“呵，李卿不愧为酒中之仙，每日若无酒浸泡，就是有名无实了。”

李白躬身道："臣闻陛下见召，深知陛下定会命题作句。臣若无酒意，则佳句难下笔中，如此就违了圣意。"

李隆基哪儿知道李白心间已萌出不快之意？也就难听出其话中的弦外之音，遂笑道："罢了，莫非朕见了太白，即要命题作句不成？朕今日召你前来，却是请你观《清平调》曲舞，若曲舞不合诗意，你大可当面指摘。"

"臣不敢。陛下所谱音律，实属天籁之音，拙作能入陛下之乐，实在荣于华衮。"

"哈哈，我们君臣之间就不要互相恭维了。你善'谪仙'之诗，朕谱天籁之音，若传扬出去，外人定会笑我们君臣二人不识好歹、自吹自擂了。"

李白此时有些站立不住，身子摇晃了一下。李隆基见状，笑对高力士道："高将军，你携太白至好座儿宽坐，待曲罢后再来说话。"

高力士躬身答应，就携同李白前去落座。李隆基今日一身短打扮，明显要上台操鼓了。

李白坐定后，看到面前案上仅摆有瓜果及茶水诸物，心中又念起美酒，遂转对高力士说道："高将军，陛下刚才让李白观舞，还要曲舞之后再说话。高将军当知李白最善饮酒，饮酒愈多，脑中愈清明，如此方知曲舞之妙处。就让他们上一坛美酒如何？"

高力士年近六旬，又是李隆基的宠信之人，外人见了他皆是小心恭维。且高力士性子持重，早对李白饮酒无节甚为不满。他现在听到李白要酒，心中的火气愈甚，强压怒火说道："李翰林侍奉圣上身边，须以恭谨为上。你今日入宫就有酒意，已然有些不妥了。"

李白听到此话，顿时睁圆了眼睛，问道："高将军莫非不许李白饮酒吗？"

"哦，咱家非是不许李翰林饮酒。譬如圣上赐宴之时，或者公余聚饮，大可一醉方休。李翰林刚才说了，待曲舞罢后还要与圣上说话，你已有酒意，刚才就站立不稳，如何还能接着饮酒？"

李白瞧着高力士那严肃的神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高力士脸色稍为和缓，低声说道："李翰林善诗能文，极得圣上器重，还请李翰林不要辜负了圣上的期望才好。李翰林好饮，并无不可，然须用对了场合。李翰林，咱家今日不许你再饮酒，还是为了你好，望你不可会错了意。"

李白嘴张了张，心中终究不乐意，只好脸向沉香亭，静等曲舞开演。

李隆基所谱此曲，依诗三阙也谱为三幕。其场景及人物虽不如《霓裳羽衣舞曲》宏大，然细微处却更加细致，直将杨玉环的花容月貌演绎得如同仙人。

如纱如雾的缥缈仙境中，玉笛声声悠扬婉转，令人不知此为瑶台，还是群玉山头。如此仙境没有四季轮转，然那清脆的琵琶声催出的满腔和风，似乎将春的颜色和春的露华凝于环宇之中；一枝牡丹彤红如火，其徜徉在仙境瑶池的灵芝仙草之间，显得那样夺目，显得那样富贵。

羯鼓导引之下，乐声忽化为一片莺啭鹃啼之音，闻声可知那柳色金嫩，梨花雪香，说不尽的玉楼巢翡翠及金殿锁鸳鸯之趣。

曲终之时，美娇娘杨玉环缓缓落下广袖，操鼓手李隆基将双手抚于鼓面之上，二人四目相对，有说不尽的赞赏与柔情蜜意。

李隆基携手杨玉环走下舞台归于座上，很想听听李白的好评，其目视一圈未发现李白的身影，遂问高力士道："李白何在呀？"

高力士此时方发现李白的座位已空，躬身答道："臣观曲舞过于专注，由此不知李白何时起身。想是他如厕去了，臣这就派人找寻。"

李隆基见李白未完整地观看歌舞，心头就有了一丝不快。

片刻之后，数人回来禀告高力士，说未发现李白踪影。

高力士此时恍然大悟，急忙说道："陛下，臣想起来了。曲舞开演之前，李白曾向臣讨要酒喝。臣当时见他已有酒意，深恐其再饮之后易失体统，遂不准其请。他中途溜走，定是酒瘾难耐，就出宫寻酒去了。"

李隆基闻言与杨玉环对视一眼，二人心意互通，脸现古怪之色，继而笑出声来。杨玉环边笑边说道："这个李太白倒是有趣，好好的歌舞不瞧，却要中途溜号出宫饮酒。"她得李隆基解释，知道李白此诗盛赞自己，也就对李白有了好感。

李隆基对高力士道："大凡才高之人，皆有怪癖。他要饮酒，你又何必阻他？他现在出宫定会说嘴，怪我等吝啬不肯与他酒喝。"

高力士道："臣当时以为，臣子面圣之时须礼仪为上，酒易乱性，不可多饮。不料李白不识臣意，且不行禀告即私自溜走，臣以为应当惩戒一番。"

李隆基因李白未观完歌舞，又未得其评语，心中就有些不舒服。他沉默片刻道："罢了。此等人与贺公大致相似，其放浪形骸，最喜在酒中寻到乐趣，就不必以寻常官吏之礼来要求他了。"

话说吉温与罗希奭将事儿办妥，即捧着一沓子伏辩来见李林甫。他们知道禀报此等隐秘事儿不可白日里大摇大摆进入中书省，遂在夜幕降临后悄悄进入李宅。

吉温禀报道："恩相的眼光果然不差，这韦坚自恃为太子妃之兄，又与左相李适之交好，确实有些肆无忌惮了。恩相请看，这些伏辩中将韦坚的罪行说得很明白。"

李林甫随手翻了一下伏辩，又将之推到一边，说道："你就叙说韦坚的详细吧。"

吉温道："韦坚掘人坟墓，计有二百余座，小人将事主一一唤来，具成伏辩。其实他另有两宗罪行，令人更是吃惊。"

李林甫道："你们近日拿人询问，动静不小，我耳闻不少。听说你们二人还有分工，吉温负责拿人，罗希奭负责审讯，你们使失传已久的铁笼子也重见天日了吗？"

吉温、罗希奭躬身道："恩相明察秋毫，正是这样。"

吉温接着说道："韦坚的这两宗罪行，其实早在恩相思虑之中，此次就坐得结结实实。韦坚在疏通漕运及营造过程中，没少克扣朝廷的钱

物，新近兼任诸使，甚至向诸郡相关人员索贿，其既索钱帛，又要珍货，伏辩中皆有指明；他另一宗大罪行，既是将广运潭之会的货物纳为己有，并分送京中私密之人。”

李林甫早就洞悉韦坚的这些伎俩，像广运潭船上的珍货，李林甫也曾得到一批。他之所以令二人前去鞫问相关人员，不过想拿到真凭实据罢了。

吉温见李林甫在座中闭目沉吟不语，就跃跃欲试道：“恩相，韦坚贪赃之事实属明白无误。小可二人若请得恩相钧旨，这就去拘捕韦坚如何？”

李林甫冷冷地说道：“韦坚现为三品大员，你一个小小的法曹，能去拘捕他吗？”

吉温道：“小人若有恩相钧旨，就是一品大员也敢去拘。”

李林甫看到罗希奭站在一侧，脸色一直很平淡，且少言语，心中暗赞吉温将他荐来实谓得人。自己今后有了这二人为爪牙，即可无坚不摧！

李林甫摆了摆手，说道：“罢了，此事到此为止，你们出去后不得妄言，更不许另生事端。你们这就退出去吧。”

二人躬身退出，李林甫又呆坐座中稍想片刻，即释然而起。他此时已然想到，单凭此事难以一举扳倒韦坚，事儿须从长计议，且韦坚并非李林甫的终极猎物。

李林甫次日见到李隆基，说话间就提到韦坚之事，李林甫语气平淡，缓缓说道：“陛下那日嘱臣访韦坚掘墓之事，臣已派人访查清楚，韦坚当初为赶工期，共掘二百余座坟墓，由此民怨沸腾。臣仰察圣意，知道陛下体恤民情，已让户部专项拨款予以补偿，则民怨已息。”

李隆基叹道：“祖坟事大，百姓得些钱物补偿即罢息怨愤，实为知礼恤朕啊。韦坚办事太过毛糙，他当初营造之时若拨出一些钱物予以迁坟，哪儿有此后之事？”

“想是韦坚急于完工，由此失于计较。陛下，臣访查之时，又得知

韦坚有贪赃之举，不敢不奏。”

“哦，其贪赃数目多少？”

“要说其贪赃数目不算太大，这里有相关人员的伏辩，其中所说甚详，请陛下御览。”李林甫未提韦坚将广运潭货物分送他人之事，缘于他知道皇帝对此等事并不十分上心。

李隆基摆摆手道：“既然数目不大，朕就不用看了。你们为官一方，若无一些顺手之便，也就非为官身了，朕不宜深究。然韦坚身兼采访使、转运使多职，这些差使皆是与钱货打交道的活计，他今日有了这个毛病，假以时日，他能够放手吗？”

李隆基于开元之初自身简朴不说，还诫约臣下不得利用职权得人好处。进入了天宝年间，天下诸物丰富，李隆基大把花钱早已习惯，也就默认臣下借职捞些便宜。天下熙熙，皆为利往，让臣下做靠俸禄养家的清官，不过为一种美好的要求，现实中的官吏恐怕不可能做到。李林甫正是明白了皇帝的这种心思，知道吉温二人收列来的韦坚罪状太小，到了皇帝面前难以一举扳倒韦坚。

李林甫故作沉思状，既而叹道：“韦坚既有此举，若让其自行收手，恐怕不易。依微臣之意，臣可奉旨对其训诫一番，以使其有羞耻之心。”

李隆基道：“这种事儿，你若去问他，他肯定坚执不认……嗯，还是给他换一个位置吧。他既有此行为，就不宜任此触手钱货之职。李卿，朝中现在何职空缺？”

李林甫闻听皇帝如此决定，心里就乐开了花，这正是他想达到的目的。他又故作思索片刻，抬头答道：“自从李适之被授为左相，还同时兼知兵部尚书与刑部尚书，如此李左相就过于劳碌了。臣以为，可罢李相刑部尚书之职，另授予韦坚。”

李适之纵酒为乐，整日里呼朋唤友，李隆基早对授其为左相渐生悔意。他听到李适之的名字，心头顿时涌出不快，说道：“李适之兼职过多，确实应该分之。然韦坚有贪赃行为，此前为从三品官员，若授为刑部尚书，是为正三品，朕如此行事，岂非赏罚不明？”

“陛下，韦坚前次疏通漕运，再凿明渠及广运潭，遂有广运潭盛会，则韦坚实为有功之臣。其功名扬于天下，现在虽有贪赃行为，毕竟为小节，陛下又不欲彰扬其贪赃之行，那么骤然贬斥韦坚，天下人定然议论纷纷。”

“哦，你还替韦坚说话？”

“臣非是替韦坚说话，臣之所以如此建言，还是顾及陛下的威严。”

李隆基凝视李林甫，见其模样真诚，又知他与韦坚素无瓜葛，遂信其建言，微微颔首同意授韦坚为刑部尚书。

李林甫又似不经意地说道：“陛下，说起来挺有趣，能有广运潭盛会，其间还有李左相的功劳呢。”

“他又有什么功劳了？”

“臣访查之时，得知某一日韦坚邀李左相前去视察工地，其时广运潭离禁苑甚远，李左相遂令韦坚将潭向南开凿，陛下此后方能立于望春楼上检阅船队。”

“哦，果然如此吗？”

“应当属实。当时随侍李左相和韦坚的身边之人叙说此话，且有数人互证。”吉温与罗希奭此次拿人审讯，可谓细致入微，竟然将此等叙话也访查清楚。

李隆基又陷入沉默，李适之与韦坚交往如此亲密令他不快，而李适之平时看似大大咧咧，却能替韦坚出了如此好主意，又不露一言，令李隆基觉得李适之有些高深叵测了。他将这些不快努力忘掉，却说了另外一个话题：“李卿，你觉得陈希烈如何？”

陈希烈即是册韦氏为寿王妃的副使，现任金紫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另兼集贤院学士、崇文馆大学士。此人禀性与牛仙客大致相似，不爱多事，谨守本分。

李林甫当然知道皇帝如此问话的含义，当即答道：“陈希烈恪勤恭谨，行事又按规矩，又善文章，可堪重用。”李林甫用人，首要者要看此人能否柔佞易制，陈希烈倒是颇合他的脾胃。

李隆基微笑道："哦，卿也是如此看呀。"然后就没了下文。

李林甫不再追问，又提到另外一个话题："陛下，韦坚去除诸职，可否由王鉷接任？"

"好呀，王鉷人才难得，极善理财，让他来兼知诸职，朕最欢喜。"

李林甫由此大获全胜。

事先筹谋好法儿，再巧妙地一步步将皇帝引入彀中，最后从皇帝的嘴中说出自己想办的事儿，这就是李林甫的本事。

李林甫如此做也有自保的想法，天下之大，庶务甚多，若皆决于自己之手，就是将诸事办得妥妥帖帖，难保没有怨言。现在大小事儿皆由皇帝定夺，外人没有话说，皇帝心中满意，决计不会认为李林甫专权了。

自从高宗皇帝于总章年间派兵击破高句丽，粟末靺鞨人联合少量高句丽遗民建立了渤海国，建都于旧国（今吉林敦化），不久向大唐纳贡称臣，其历代君王接受大唐册封，被册为渤海郡王。后来契丹人与奚人叛唐作乱，渤海国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可以牵制敌军，更得大唐重视。

是年渤海国遣使入贡，进献鹰、马、海豹皮、昆布、人参、牛黄、白附子、虎皮等物。李隆基最喜其中的一张白老虎皮，他认为白老虎实在罕见，渤海国能将此皮献上，既显渤海国忠于大唐之心，又彰显祥瑞，因而龙颜大悦。他一面令有司赐予财货回赠，其中有潞绸、金银器、凌绣、名瓷、铜器等物，若以价值而论，逾于所贡方物何止十倍！他又嘱有司以渤海国文拟诏一篇。

李隆基将所拟诏令看了一眼，他不识渤海国文，当然难识其意，就令人读了一遍。李隆基听完顿时瞪起眼睛，斥道："此文写得既短又平淡无味，岂有上国威仪？"

李林甫与李适之其时在侧，李林甫闻言答道："陛下，那渤海国文繁复难识，此前回文皆是三言两语即可。若想写出汪洋恣肆之文，翰林院与鸿胪寺向无如此才情之人。"

李隆基此时忽然想起了李白，说道："记得李白说过善识番文，他

应当能识渤海国文字。高将军，你速派人将李白唤来，就让他在这里拟诏吧。”

高力士躬身答应，即派人前去召唤。李适之对高力士道：“李白昨夜又是饮得大醉，只怕此时未醒，你让人入贺公宅中去寻吧。”

李隆基听到此话，将李适之唤到面前问道：“李白昨日大醉，定是你们‘八仙’一起了。适之呀，你为何没有大醉呢？”

李适之道：“禀陛下，臣一样饮酒，不过酒量稍大一些，由此未醉。”

李隆基揶揄道：“呵呵，我朝宰相能够列身酒中神仙，唯卿一人而已。你酒量甚宏，饮酒甚多又不大醉而卧，实在难得啊。”

李适之当然知道此非好话，只好躬身站立，不敢妄自说话。一侧的李林甫闻听此语，脸上依旧保持平和恭顺之态，心中却欢喜万分。

李隆基又问道：“你兼知兵部尚书，近来边关还算平稳吗？”

李适之道：“东北境那里，安禄山新被授为平卢节度使，他一面督促渤海国出兵对敌军予以牵制，又主动出击并行分化之策，契丹人与奚人大敛气焰，已退往极北地域；至于西北境，突厥人近年来再未生事，唯皇甫惟明与王忠嗣尚需防范吐蕃，因边防稳固，近年来少有战事。”

“哦，边关无事，你于是可大肆饮酒了？”李隆基不忘继续揶揄李适之，又转换语气问道，“范阳节度使张守珪，近来还算安稳吗？”

天宝二载，朝廷单设平卢节度使，然仍然归范阳节度使节制。

李适之躬身道：“张大使恪守职责，多有边功，臣未听他有何异状。”

李隆基从案上奏书中抽出一封，将之抛到李适之的面前，斥道：“哼，你仅听张守珪言语，也就难见其他之言了。你好好看看此书，瞧里面到底说了一些什么？”

李适之捡起奏书仔细观看，就见此书系安禄山所上密书，未曾经过兵部及中书省，由此直接送到皇帝的手中。其中写道，张守珪曾派乌知

义袭击奚人，此战先胜后败，战后张守珪隐瞒真情，反向朝廷奏报取得大捷，骗取了不少军功赏赐。

李隆基又令李林甫也观此书。

李适之禀道："陛下，若依安禄山所言，此事应该发生在两年以前，其间无人奏报，今若凭安禄山一人之言，实为两可。臣以为，须派人前去核实。"

李隆基叹道："张守珪少年英雄，积功而至此位，使我大唐东北境安静数十年。唉，莫非其年龄渐长，这患得患失的心情愈重吗？他果有此败，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要遮遮掩掩呢？"

李林甫因李适之兼知兵部尚书，对军事很少过问，他现在知道自己为右相，若一言不发，也为不妥，遂言道："陛下，张守珪功劳甚大，然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处于前线，他如此上奏，定有因由。臣以为可使人前去核查，以示珍重。"

李隆基颔首道："也罢，就派人前去查勘一番吧。高将军，你从宫中选出一名持重的太监，由兵部派人引领前去查核吧。"

高力士、李适之躬身答应。

李隆基又道："若安禄山所言为实，他不惧上官敢来奏报，其勇气与忠心可嘉啊。胡人中有此人物，也算不易了。他数年前曾入京一回，许久未入京，朕有些记不起他的模样了。"

李适之微笑道："上月有人回京谈起安禄山，说他现在模样大变，本来粗壮的身体骤然发胖，变得大腹便便起来。"

李隆基脸上方有些笑意，说道："果然如此吗？朕倒是想见他一面，适之呀，你这就唤他入京吧。"他说到这里，忽然忆起李白之事，"我们说了许多话，李白迟迟未来，他果然大醉未醒吗？"

高力士闻言，急忙出门张望，既而回来禀告道："李白已入宫门，看来他果然未醒。前去召唤之人一左一右架住他的臂膀，其腿脚尚不灵便。"

李隆基皱眉道："如此烂醉如泥，又如何能书番文？"

说话间，李白已到了门前。想来他的脑子并不糊涂，只见他挥手推开相架之人，然后脚步蹒跚进入殿前，到了李隆基面前还知跪倒见礼。

李白说话尚且流畅，然起身时却有些费劲，高力士见状急忙上前扶了他一下，他站立以后还有些摇晃。

李隆基笑道："太白似日日活在酒中，你的那些佳诗莫非需在梦境中而成吗？"

李白道："陛下如此说，实在说到臣的心坎之上。自来诗酒相伴，人若平静沉稳，心中断难出现好句，臣之所以如此，无非想用斗酒换来好诗，即令臣快慰人生了。"

"嗯，你有此意不错，千万不可有屈子'众人皆醉我独醒'卓尔不群之心绪。若是那样，我辈就愧对世人了。"李隆基正话反说，意谓李白终日邀醉，实不齿与世人为伍。

李白没有回答，只是哈哈大笑了数声。众人闻声，心中皆不以为然。李适之见状，有心帮助李白挽回一些局面，遂笑道："李翰林，圣上召你前来，是想问你能识渤海国文否？"

李白一瞪眼睛，说道："李左相有些健忘了。我们相处日久，你难道不知李白既识渤海国文，又善书之吗？"

李隆基有心瞧瞧李白是否虚言，遂笑道："好呀，此为渤海国来书，李卿可先看一眼。来人呀，速备笔墨之物，就让李卿在这里当场回书吧。"

李白接过来书看了一遍，说道："此有何难？陛下，不知回书篇幅若何？"

李隆基道："若篇幅过短，难显我大国气度，至少千字吧。"

李白脚步蹒跚行至案前，看到一名宫女欲磨墨，就想起了那日高力士不肯上酒的情景，遂计上心来，拱手说道："陛下，臣有一请，乞照准。"

李隆基道："好呀，李卿但有所言，朕定依从。"

“臣曾经听说，高将军最善磨墨，所磨之墨精细匀称，陛下昔日最爱使高将军所磨之墨。臣斗胆请旨，今日之墨就由高将军来磨如何？”

李隆基笑道：“磨墨还有高下之分？朕今日第一次听说。看来这传说之事实为形形色色，高将军何曾替朕磨过墨了？”

李适之觉得李白在胡闹，移步过来轻声说道：“太白，不许胡闹。”

李白充耳不闻，兀自说道：“奈何臣今日有此心意，若挫了心志，恐怕这渤海国文就难书了。”

李适之闻言色变，李白的这句话有些过火，竟然想以书渤海国文之事来要挟皇帝。他本想张嘴再劝，不想高力士已行到案前，脸含微笑道：“好呀，能为‘谪仙’磨墨，实为咱家荣幸。李翰林，请稍等片刻，此墨即成。”高力士说完，已挽起袖子取过墨锭，低头磨起墨来。

李适之暗自叹了一口气，慢慢退回原地。李隆基见高力士不顾身份，可谓谦逊之极，心中也大生感触，叹道：“记得九龄也善渤海国文，奈何九龄已逝，墓木早拱，今日天降李卿来此，高将军欣然磨墨，传之后世，也为一段佳话了。”

李林甫见李白如此醉态再行狂悖之举，心中妥帖无比。张说、张九龄主政之时，对文学之士既偏爱又倚重，遂使朝中上下遍布文学之士身影，将非科举出身之人挤压得颇为逼仄。自从李林甫主政，他不像张说那样大力渲染，仅是暗暗地将那些非科举出身者调至重位，由此格局大改。李林甫之所以坚执循资格授任，即是要厘改此前超授科举之人的状况，使后续之人并重。李白今日恃才胡闹，皇帝虽隐忍未言，心中肯定对李白乃至文学之士顿生恶感。一个很明白的道理就是：如此狂悖之人，若让他去主持一方，能行吗？

高力士磨墨毕，李白也就无话可说，他取笔蘸墨，开始奋笔疾书起来。

李林甫在李隆基面前时刻掌握说话的时机，他此时拱手说道：“陛下，瞧李翰林奋笔疾书的模样，其对渤海国文定是谙熟无比。大凡国运昌盛，则人才毕集，臣恭贺陛下德昭天下。李翰林既有此才，将来出使四番，定会使四夷赞我大唐有人。”

李隆基闻言微微一笑，并未言语。

李白很快将番书写好，然后捧至李隆基面前，躬身道："陛下，此书已成，臣是否朗读一遍？"

李隆基道："朕观李卿疾书之际，已知卿果然谙熟渤海国文。朗读就不必了，就依此下诏吧。李卿，你回书有功，朕赐彩绢二十段予以旌扬。"

李白急忙谢恩。

李隆基又道："李卿酒意未消，又回番书，委实不易。适之，你这就携李卿下去吧。"

二人走后，李林甫又躬身奏道："陛下，臣观李白委实才华横溢，又懂四方番书，不如将之调入鸿胪寺重用。"

李隆基瞧了高力士一眼，叹道："重用？李白不过狂生一个，其日日饮酒，你不怕他误事吗？"

数日后，李白再入贺知章宅中饮酒，感觉这日的贺知章有些异样。此前酒仙们相聚贺宅之时，酒可以豪饮，然案上果蔬相对简单，自是以饮为主了。贺知章一生好友豪饮，又无其他进账，仅靠自身俸禄，当然有些窘迫。

这日的几案上，却摆满了各色肉食果蔬，其样既多，菜式又精。李白见之不免生出疑窦，遂问张旭道："今日非年非节，贺公设如此盛宴，莫非有喜庆之事吗？"

张旭答道："哦，确实有大事发生。开席之后，你自听贺公如何说话，便知端详。"

除了菜式精美之外，李适之还将他那些不轻易示人的珍贵酒器搬了出来，计有蓬莱盏、海川螺、舞仙盏、瓠子卮、幔卷荷、金蕉叶、玉蟾儿、醉刘伶、东溟样九种。这些酒器各有妙用，如蓬莱盏上有山、象三岛，注酒时以山没为限；舞仙盏有关闸，酒满则仙人出舞，瑞香毬落盏外。李适之在京中不仅以嗜饮出名，其酒器因独出心裁，亦为长安一绝。

众人入席之后，分别依各自爱好取过酒器一种，然后注满了酒。众人闻到酒味，知道此酒是李璡携来，不由得喜笑颜开。

李璡自号为“酿王兼麴部尚书”，其有独特酿酒之法，所酿之酒滋味独特，亦为长安一绝。他将酿酒之法辑成《甘露经》秘不示人；又运来云梦石砌渠蓄酒，名为泛春渠；再以金银制成龟鱼等形酒器，然后置于渠中，以备随时酌酒。他所酿之酒因用料考究，产量不多，外人极难品尝。众人看到数只大坛摆在一侧，知道汝阳王这日大方无比，自是允大伙儿豪饮一番的，由此皆有欣然之意。

贺知章举盏说道：“诸位，老夫今日蒙圣上恩准，即时辞官度为道士，后日就要离京返乡了。今日蒙汝阳王赐来美酒，李左相借来酒器，我们就大醉一场。来，请同饮此盏。”

李白将酒饮尽，心中顿时涌出伤感，他环顾左右，叹道：“原来贺公辞官回乡，李白为最后知悉之人。唉，贺公离京，我们这‘八仙’之名也就从此散矣。”

贺知章道：“太白不必伤感。老夫今年八十有六，此生得蒙圣上不弃，既为官身，又可呼朋聚友，放浪形骸，不料暮年之时又成就‘八仙’之名。来，请再饮一盏，老夫今后返乡为道，还会记挂着诸位。”

众人依言同饮，其中有人想道，贺知章已为高龄之人，其家乡在会稽山下，那里距离京城何其遥远，那么此番饮后，若想再聚，恐怕虚妄得紧；更有人想道，只怕从此一别，今后难再相见了。

张旭看到场面有些沉闷，遂起身道：“人生动如参商，诸君能够聚首，且在京中得了‘八仙’之名，实有深厚之缘分。贺公向为旷达之人，我们与其分别固然伤感，然此伤感若被贺公带回家乡，即为诸君之失。来吧，大家或饮或放歌，须延续往日之状，此方为贺公之愿。”

贺知章闻言捻须大笑道：“对呀，还是伯高最识我心。你们为老夫送行，若效那凄凄惨惨模样，就愧对了‘八仙’的名号。”

席间的气氛终于慢慢地恢复了常态。此日实为“八仙”最后一次在京中聚饮，若有人不得醉归，就愧对了这番情意。是日座中人人喝得烂醉如泥，一大半人需被人搀扶回去。

李白孑然一身无牵无挂，此前在贺宅中大醉之后即被人扶入客房中安歇，今日亦复如是，李白入得客房即躺在榻上呼呼大睡，此前他大醉后往往一觉睡到翌日午后。

李白的性子虽豁达，然贺知章即将返乡离京，让他心头生出许多依恋。饮酒之时虽如往日一般狂饮放歌，然毕竟掩不去心头的那丝伤感。他睡至四更时分，因口渴忽然惊醒，遂黑暗中起身喝水。贺宅的客房虽不奢华，然室内洁净，且一应物品具备，仆人们素知李白的习性，早在案上为他备好了醒酒汤。李白披衣而起，熟练地摸到了茶盏，然后一饮而尽。李白此后再难入眠。

李白当初蒙李隆基召唤入京，行前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说明其建功立业之心甚为迫切。然其入京已久，只有一个翰林供奉的名号，看来皇帝无非把他看做一个作诗写序的应景之人，离李白出将入相的理想相差甚远。李白由此十分苦闷，这种苦恼渐渐变成愁绪弥漫李白的全身，这晚又被贺知章离别的伤感勾起，愈发变得浓烈起来。

他酒意并未全消，然已清醒大半，遂披衣而起燃亮烛火，在室内踱步转圈。他推窗外望，就见院内的月光如银泻地，竟有些许清凉之意。

此时正是李白作诗的最佳时机，他一时兴起，转身走至案前，提笔写道：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写完，又自诵一遍，自我感觉甚好。此时倦意又袭了上来，他

于是又和衣沉沉睡去。

此诗重笔书写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最后一句“明朝散发弄扁舟”许是他从贺知章辞官的事儿上得到启发，遂萌生了辞官漫游的念头。

贺知章离京之时，李隆基派太子李亨率百官亲往贺宅中送行。

李亨随身携带了一乘舆，并转达了李隆基的口谕：“父皇说了，贺公年高，不易骑马，可乘舆而行。”

贺知章眼观乘舆，知道此舆系皇帝所用，他急忙跪倒谢恩。

李亨将贺知章搀起，微笑道：“沿途驿舍之中，已备好抬舆之人，贺公可从容到达家乡。哦，对了，这儿还有一道吏部的授书。贺公长子贺曾被授为会稽郡司马，父皇说了，贺曾不用管郡中之事，唯以侍奉贺公为要。”

贺知章此时感激万分，老泪夺眶而出，又跪伏谢恩。

李亨及百官一直将贺家送出春化门外，方挥手而别。

待贺知章行到灞桥西首，就见那里站满了送行之人。李白握其手道：“贺公，会稽山神秀，实为养老佳所。某一日，李白说不定就会飘然而至，我们届时再痛饮数番。”

贺知章忙乱地与众人道别，并未将李白的话放在心上。贺知章回到家乡不久，即阖目逝去，则此次送别实为永诀。

贺知章于则天皇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中进士，初授为国子四门博士，由此一路走来，先后经过五位皇帝，其职位相对稳定且渐有提升，为官时间竟然达五十年之久。他因为高寿熬死了多少政坛人物，又因豁达好客，使开元一代的著名文学之士不约而同地聚在其身边，由此就有了许多佳话。

说也奇怪，自从贺知章离开之后，京中文学之士再无聚集之地，渐渐无声无息；且自天宝年间开始，再无年轻文学才俊出现，此后诗文名著者，皆为开元年间成长之人。

却说贺知章离开京城数月后，李白在京城虽饮酒、赋诗依旧，心中的郁闷愈益加深。某一日酒后以《行路难》写成一诗，诗曰：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天。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首诗辗转流传，李隆基某一日也看到此诗。他读罢笑对高力士说道："高将军，看来李白似乎不满眼前处境啊。你观此诗，可见其心绪难平。"

高力士将诗读了一遍，说道："李白对眼前美酒、珍馐毫无兴趣，看来其志在山水之间。"

李隆基摇摇头道："非也。其最末写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此方为其最终志向。唉，李白自称为豁达之人，却一面有仕宦之心，另一面有飘世之意，他把自己置于矛盾之境。"

"或者陛下为李白再换一职位？"

"李白能干什么呢？他若如张说那样既有文才，又有济时之用，可堪大任；若能沉下心来专事学问，也算适宜。我看呀，他一样都不能。"

高力士颇有同感："陛下识人甚准，让李白为翰林供奉，倒是人尽其用。"

李隆基哈哈一笑道："人之禀性发乎天成，则其一生命运随其禀性而动。高将军，你相信吗？李白早对这翰林供奉不耐烦了，终有一日，他眼见无升迁之机，定会辞职而去。"

“陛下届时能放逐吗？”

“李白的性子，唯在山水之间能舒缓其心智，且会有佳句产生。既然这样，为何要将他羁绊在京城之中呢？”

数旬之后，李白果然上表辞职。李隆基没有拦阻，且赠百金以恤之。

某一日，李白只身出京飘然东去。

按：李白月夜之诗，实名为《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系天宝十二载时，李白在宣州所作。本书为合李白此时愁思，因提前于此。

第十二回　吉温衔命赴北境　适之携将宴曲江

为了核查张守珪瞒报之事，高力士遵旨派太监牛仙童随兵部之人前往核查。天宝元年改州为郡后，幽州改称为范正阳郡，原幽州节度使也改称为范阳节度使。牛仙童一来一回月余时间，回京后奏称张守珪并无瞒报之事，如此一来，安禄山的密报则成为诬告。

李隆基得讯后有些疑惑，问高力士道：“不对呀，若安禄山为诬告，那张守珪为其上官，他没有真凭实据，敢如此犯险吗？这个牛仙童到底是如何核查的？”

“臣也有疑惑，就盘查了一番。看来他们仅行到范正阳郡地面，仅向张守珪核实一遍，并未实地核查，也未与安禄山照面。”

“哼，若张守珪果然瞒报，朝廷派员前去核查，他敢于自认吗？这个牛仙童说不定得了张守珪的许多好处，由此骤返复命。”

“臣今后多观牛仙童动静，他若得了张守珪的好处，断不会藏掖太久。”

“何必如此麻烦？再派人去一趟定能知道真情。唉，看样子宫内人也靠不住呀，我此前很少派宫中人出使，不料这一趟就折戟而返。”

高力士为太监之首，皇帝如此说话，他羞愧难当，不敢多话。

后一日，李林甫入宫奏事，李隆基忽然想起了这档子事，就向李林甫说了自己的疑惑。

李林甫顿首道："陛下圣虑翔实，臣以为然。此事透出蹊跷，不可轻易放下。"

李隆基道："张守珪与兵部之人交往甚多，不宜再派兵部之人前去核查，这些太监也靠不住。李卿，就由你荐人前去核查一番吧。"

李林甫的心思此前多放在西北二人身上，即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及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对张守珪与安禄山并不上心。不过皇帝如此郑重，李林甫不敢怠慢，其思索片刻，答道："臣遵旨。陛下，京兆法曹吉温办事干练，若得陛下允可，臣想让他去走一遭。"

"吉温？就是吉顼之侄吧。此人为一不良汉，能堪重用吗？"李隆基此前听说过吉温之名，数人言说此人心术不正，李隆基方有此说。

"陛下，此人任京兆府法曹以来，目光锐利，办事干练，屡立大功。上次韦坚的案子，即由他来审理，事情办得还算妥当。"

"嗯，朕当时不许韦坚贪赃之事流出，时至今日果然无声无息，看来此人口风甚严，果然妥当。"

"臣相信派吉温出使，定能将案子弄得水落石出。"

"好吧，你觉得合适，就如此办吧。此人为一不良汉，许是有这方面的特长。只要将事儿办好了，朕定有赏赐。"

吉温得此任命，又隐约知道此为皇帝钦派，心中就得意万分。其临行之前，例入李林甫宅中，要得李林甫面授机宜。

吉温施礼毕，然后问道："恩相，小人此去，果然要查个水落石出吗？"

李林甫答道："你此次出使，务必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荐你出任，既让你显出手段，又想事成后对你大有好处。"

吉温顿时感激涕零："恩相待小人，实为重生父母。小人此行定谨慎周密，以不负恩相期望。"

“罢了。我问你，你欲如何访查此事？”

“小人想好了。小人出京后直奔营郡，小人那里还有数个熟识之人，就携带他们访查数日。若果证安禄山之言，小人再请见安禄山。至于张守珪那里，小人就不去了，免得打草惊蛇。”

李林甫颔首道：“好呀，此法还算周密。你若拿到真凭实据，即可速回。”

“小人明白。若恩相再无他话交待，小人明日一早就动身了。”

“嗯，你速去速回。京中的事儿，你已让罗希奭接手了吗？”

“小人按恩相嘱咐，已悄悄嘱咐了罗希奭一番。尤其那些要紧人儿的门首，昼夜有人看顾。”

“哦，再过数日，那皇甫惟明就要回京献俘了。你再去告诉罗希奭，若皇甫惟明回京后，不仅要派人盯其门首，还要在其身后布置眼线，以便时刻盯住他。”

“小人明白。小人这就去告诉罗希奭。”

李林甫觉得满意，又鼓励道：“你此去差使办得好，我定在圣上面前举荐你。这个罗希奭也不错，你若升迁，就让他晋至你这个位置吧。”

李林甫近来觉得京兆府法曹职位虽微，然用着却十分顺手，又不显山不露水，务必由心腹之人担任。罗希奭精于刑讯之道，他若任此职，说不定比吉温的作用还要大。

吉温快马加鞭向东北境疾驰，其身后仅随带二人，他们晓行夜宿，在路上非止一日，这一日就到了营郡。

吉温在这里有两名相熟之人，皆在平卢军中任职。吉温见了他们，并未表露自己的身份，一番酒酣宴热、你来我往之后，他们说话就渐至随意起来，吉温淡淡问道：“二位兄长，近来可有战事吗？”

一人叹道：“怎么没有？本来好好的，相安无事，得范阳节度使张大人之惠，我们这几年又开始忙碌起来。”

吉温道："哦，吉温愿闻其详。"

那人说道："我们的安大使，想你应该知闻。自从安大使到此地主持后，对契丹人、奚人采取或打或拉的策略，数年间使其势力大挫。那契丹人、奚人眼见不是势头，就向朝廷递交了降表归降。"

吉温道："我听说过这件事儿。好像朝廷为此置松漠都督府，并封那契丹、奚人首领为郡王，分任正副都督。"

"对呀，他们归属大唐，如此边境无事，我们也就乐得清静。谁知张大人难忍寂寞，对松漠都督府苛刻无比。契丹与奚人终于不能忍耐，于是复叛大唐。"

吉温："张大人向来睿智骁勇，他如何办出这种事儿呢？"

另一人嘿嘿笑道："想是你未在军中待过，不知边将最为渴慕边功。张大人将契丹、奚人逼反，正是他建功立业的时候。"

吉温暗自想道，张守珪年少之时英武无比，由此闯出了莫大的名声，不料年龄渐长，其名利之心愈加炽烈。边境本来无事，他却要凭空生出事来。吉温想到这里，哈哈一笑道："他们复叛大唐，岂不自寻死路？其实不用张大人动手，安大人镇守于此，则仅凭安大人之力，定能将他们剿灭。"

那人摇摇头道："事儿若如此简单，也就好办了。军中传说，安大人前些年迭立大功，竟然引起了张大人的猜忌。张大人这一次不用安大人，却派来一位名为乌知义的将领前来主持剿灭事宜。"

"结果怎样？"

"那乌知义贪功冒进，结果大败亏输。张大人眼见难以收拾，只好令安大人接手。安大人收拾残兵败将勉力应付，到了近日方换来相持局面。"

"哈哈，看来兄长二人在安大人手下甚是得意，言语之中满是对安大人的推崇之情嘛。"

"错了，安大人并不识我等二人。然安大人这些年的功业，那是有相当好的口碑的。"

是夕，他们尽欢而散，吉温待他们走后，就坐在榻上细细盘算了一番。看来张守珪兵败瞒报为实情，明日须出外再查访一番，若再证此言，就可请见安禄山了。

吉温第二日醒来洗漱之时，就听外面有人叩门。他拉开门向外观看，就见那里站立着一位笑吟吟的文士装扮之人。

那名文士躬身揖道："小可姓严名庄，特来拜见吉大人，如此相扰了。得罪，得罪。"

吉温有些不明白，问道："请恕鄙人眼拙，这位严兄，我们此前并不相识吧？"

"既有初识，即为有缘。吉大人莫非不许小可入室吗？"

吉温满腹狐疑，然他毕竟是见过大阵势之人，闻言即侧身说道："对，对，严兄说得对，鄙人确实有些怠慢了。请，请。"

严庄施施然而入，其目光在室内扫射了一圈，叹道："此室如此简陋，岂为吉大人所居之所？吉大人，小可奉鄙主之令，特来相请大人移居。"

吉温冷眼旁观，心中早已认定此人定有来头。现在见此人开门见山并无隐瞒的意思，遂笑道："严兄许是认错人了吧？鄙人为京城客商，来此地不过想贩些皮毛，又如何识得尊主了？"

"吉大人久在京中，应当知道小可主人的名字。"

"鄙人确实不知。"

"嗯，平卢节度使安大人即为小可之主。吉法曹，安大人早就想与吉大人结识，今日有缘，请吉大人勿却。"

吉温见严庄说出了安禄山的名字，又揭示了自己的身份，心中不由得一惊。

吉温三人因赶路程，需换乘驿所之马，他们到了营郡地面即消失在城中。他们操京城言语又不用官家接待，由此引起了驿长的注意，事情

很快逐级向上禀报，安禄山未出一个时辰，就得知了此讯息。

安禄山唤来其门客高尚、严庄，向他们通报了这件蹊跷事儿，并说道："他们一路上征用驿马，定非常人，且京城来人甚少，他们来此到底有何公干呢？"

高尚及严庄系当地落第举子，因他们颇有文名，安禄山将之召入府中为门客。安禄山日常对二人礼数颇周，未将他们视为寻常的门客，实指望二人对自己有参赞之功。

严庄自告奋勇道："他们入城人地两生，定寻旅舍居住，寻到他们的踪迹不难。安大人，此事就由严某去访查吧。"

严庄很快访到了吉温的踪迹，又见吉温自军中召来二人聚饮。待二人返回营中，严庄即将二人唤来问话，由此得知了吉温的名字。严庄闻此名大惊，不顾深夜即叩门向安禄山禀报。

安禄山不知吉温来历，严庄却觉得非同小可，说道："安大人，小可知道吉温早为当今李右相门客，现任京兆府法曹。此人官职虽微，却为李右相的第一亲信之人。"

"哦，他来此何意？"

"吉温向那二人言道，他来此地想贩些皮毛，他好好的法曹不做，如何凭空成了商贾之人？定为其虚托之言。小可想呀，他们聚饮谈话之时，吉温多问这里的军事，若小可猜测得不错，他此来定是奉李右相之命前来办事。"

安禄山此时发胖许多，其身材本来高大，现在坐在榻上犹如一团肉塔堆在一起。他凝思片刻，说道："严先生，只怕吉温非是李右相所派，万一奉钦命来此呢？"

严庄有点不相信，说道："钦命来此？他一个小小的府衙法曹，能得圣上钦命吗？"

安禄山道："圣上上次派出一个姓牛的太监出京核查，回京后说了张守珪的不少好话。哼哼，圣上岂能被蒙蔽？算着时辰差不多了，正是钦使该来的时候。"安禄山又想了片刻，决然道，"严先生，明日一早，

你就将吉温请入府中吧。”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番场景。

吉温见自己身份已经暴露，又思终归要面见安禄山，遂跟随严庄进入衙中。他刚进入大门，就见一个肥胖之人向自己迎来，吉温饶有兴趣地发现，此人虽肥胖无比，腰间的赘肉似乎要绷出衣外，其走动之时满身肉上下左右摇摆，恍如一只肚中怀有崽儿且周身生满油脂的母猪，然其行动却不显笨拙，可谓健步如飞。吉温此前得闻过安禄山的体貌，知道此人定是安禄山了。

那安禄山行到吉温面前，忽然伏地叩首道：“吉钦使来此，禄山有失迎迓，有罪有罪。”

吉温想不到安禄山竟然有这样的礼数，一时大惊，口中说道：“安大人怎可如此？下官担待不起，请起、请起。”他一面说话一面俯身去拉安禄山，奈何安禄山如一坨巨肉瘫在那里，凭吉温之力如何能撼动？

此后安禄山在从人相扶下缓缓站起，他脸色严肃，郑重说道：“吉钦使怎能如此说话？禄山为胡人不懂朝廷礼数，只知凡是从京中来此的官人皆为钦使，禄山见了钦使如同面圣一样，皆需行大礼的。”

经过如此一番折腾，众人相拥着进入室中。吉温见了如此情状，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身份，就从身上取出朝廷的行文，并说了自己的来意。

安禄山道：“禄山刚才行礼，贵使还说担待不起，你果然为钦使嘛，则禄山之礼还有些欠缺。请贵使放心，朝廷勘查之事不用贵使辛苦，禄山自会将一应人证、物证妥为收集，绝不敢有一点差池。”

此后的日子里，吉温在这里享受着如皇帝一般的生活。白日里，安禄山寸步不离，引吉温食山珍海味，饮佳酿美酒，观轻歌曼舞；到了晚间，吉温身边有数名美女侍候，使他有着享不尽的温柔之福。

吉温来此不觉已有旬日，他早与安禄山兄弟相称，竟成莫逆之交。吉温虽想长居此富贵温柔之乡，又想起自己的使命，这日只得恋恋不舍地向安禄山辞行。

安禄山道：“愚兄本想长留钦使在此，又想李丞相望眼欲穿，也就

不敢强留了。来日方长，我们兄弟今后长相交好，也不差这一日一时。”

吉温道：“早听说禄山兄英武义气，不料竟然豪爽如斯，愚弟深谢了。”

“唉，我们既为兄弟，今后不许说此虚饰之语。钦使回京之后，须替愚兄向李丞相致敬，愚兄下次入京之时，定专程入丞相府拜望。哦，对了，那几个侍候钦使的女子，就带回京中吧，愚兄知道钦使俸禄甚薄，此次先赠一些钱物，今后每岁也会派专人奉上。”

吉温此次所办差使顺利，又凭空得了数名美女和一大批财货，心中于是无比妥帖。

安禄山又道：“愚兄还为李丞相备了一份礼物，也劳烦钦使代为奉上。”

吉温听到这个请求，倒是颇费踌躇，嗫嚅道：“这个……这个，就需从长计议了。”

“有何不妥吗？”

吉温叹了一口气，说道：“想是禄山兄不知啊。恩相驭人甚严，愚弟在其面前，终日战战兢兢，不敢做错一点事儿。我这次若代兄赠物，恩相定然不许，我若贸然带回，说不定会因此获罪。嗯，这样吧，那些礼物就不用带了，我先向恩相探探口风再说。”

安禄山想不到李林甫竟然克己如斯，其脑中见机甚快，遂答道：“愚兄全听钦使的，如此从长计议便是了。”

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之所以返京，缘于他近来又与吐蕃对战一次，且为小胜。捷报传入京城，李隆基龙颜大悦，遂下旨准皇甫惟明返京献俘。

献俘仪式极为隆重，先由皇帝、百官携带俘虏前往太庙举行献捷仪式，李隆基在祖宗面前读献捷祭告，以将自己的功业告于先祖；随后銮驾回宫，百官集于勤政楼举行宣露布礼，并使天下知闻此捷。诸般仪式完成后，李隆基要对参战将士封赏一番，还要赐宴皇甫惟明。

李隆基这些年热衷于这些风光之举，如此小胜，不免有些小题大做。

赐宴之后，李隆基又将皇甫惟明留下单独叙话。李隆基此时最为关注西北军事，其时突厥人已不足为患，唯吐蕃势大，李隆基就对吐蕃多有询问。

皇甫惟明道："请陛下放心，吐蕃内乱之后，至今未恢复元气。臣与王忠嗣常通声气，既内练兵阵，又协同防守，边防之事固若金汤，吐蕃人莫想攻进一步。其实吐蕃人现在并无侵扰之力，他们能够防好现有之地已属不易。"

李隆基颔首道："不错，你与忠嗣同进同退，使陇右与河西连成一体，如此两者叠加，其威力显赫啊。"

"陛下，仅陇右与河西相协同还嫌单薄，若朔方能与此两镇相连，则可北镇突厥，又对吐蕃有泰山压顶之势。"

"好呀，河西与朔方相连，你可居中联络，使三镇协同防御嘛。"

"陛下，臣的想法是，朔方节度使或由臣兼任，或由王忠嗣兼任，如此方能形成合力。"

李隆基闻言沉默片刻，然后徐徐说道："卿之心意，待朕与左右商议一回再定吧。对了，忠嗣许久未回京了，相对而言，陇右战事要比河西少一些，他莫非还是日日忙于练兵吗？"

"禀陛下，忠嗣不仅忙于日日练兵，他这些年还多了一项本事，即是善于选将，如今帐下猛将云集，臣自愧不如了。"

李隆基饶有兴趣，遂示意皇甫惟明细说一番。

皇甫惟明如数家珍，一一说道："忠嗣帐下，原来二将最为知名，其一为哥舒瀚，突厥人，先为忠嗣帐下衙将，后积功升为右武卫将军，此人文武双全；其二为李光弼，现为云麾将军，此人赏信罚明，有勇有谋，有古良将之风。后来安西副使高仙芝奉调入了陇右，其帐下也有二人，名封常清和郭子仪，这三个皆有勇略，忠嗣倚之甚重。如此一来，忠嗣帐下就有了'五虎将'的名号。"

李隆基道："哥舒瀚、李光弼、高仙芝、郭子仪、封常清，是谓五虎将，朕记下他们的名字了。"又问道，"皇甫卿，你回京一次不易，这一次又立大功，可在京中多住一些日子再回。你若有何求，自可提出。"

皇甫惟明躬身道："陛下此次封赏甚厚，臣已感激涕零，再无所求了。陛下，臣有一建言，却未涉及军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卿言并无禁忌，朕准你大胆说来。"

"陛下，李林甫自开元二十四年为相，至今已逾十年。陛下此前授相职，任期多为三年左右，臣等私下以为，李林甫此次为相的时候也太长了一些，不知圣虑有所思吗？"

李隆基心中晃过了一丝不快，心想你为边将，真是多管闲事！他又问道："莫非李林甫有不妥之处吗？"

"臣久在边关，不知京中之事，难知李林甫不妥之事。臣之所以说此建言，只是将宰相职前后相较，就觉得李林甫为相的时间太长了。"

李隆基微笑了一下，说道："贞观年间，那房杜贤相处宰相位一直到死，太宗皇帝却从未嫌过他们任期太长呀。哦，你说李林甫为相不妥，可为朕荐人为相吗？"

皇甫惟明大约久在军中，说话向来直来直去，他现在又未猜度皇帝的心思，下面的话脱口而出，如此就犯了大错。

皇甫惟明说道："臣以为刑部尚书韦坚可堪为任。"

李隆基当然知道皇甫惟明与韦坚及李适之交好，皇甫惟明如此建言，即是让皇帝将李林甫罢相，如此李适之与韦坚就成为左右相，其私心过于明显了。

李隆基并未当场斥责皇甫惟明，仅淡淡地说了一句："朕知道了，你退下吧。"

皇甫惟明退下后即入李适之衙中，晚间又随李适之入其曲江别墅聚饮叙话。

长安的达官贵人除了在城中各坊建宅居住外，还爱在四郊风景绝佳之地修宅建院，以为私人游赏之地。曲江两岸由于风景优美，便成为最佳选址之地。李适之的别墅建在曲江东岸的一个小山半腰间，面临池水，整栋楼宇掩映在树木花丛之中，实为一个雅致的所在。

接连两日，二人夜来或在宅中饮酒，或乘兴携手沿曲江侧漫步，皇甫惟明也就宿于此别墅中。

他们不知道，黑暗中有数双鹰隼似的眼睛，正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吉温回到京中，安禄山将一应物证、人证弄得甚为妥帖，吉温只需将之原样复命即可。

李隆基由此大怒，当即罢张守珪的范阳节度使之职，贬为括郡太守。一个战功卓著、英名远播的战将，最终没有越过贪功的坎儿，由此断了自己辉煌的前程。

太监牛仙童及兵部相引之人因受贿瞒报，被施以极刑。

因此事得了好处之人首推安禄山，李隆基欲使安禄山兼知范阳节度使，遂令安禄山来京面授。

吉温也因此功被授为御史中丞。

吉温回京后最先入李林甫之宅，将此行详情一五一十禀报给李林甫。那日李林甫听完，叹道："如此证据，足以扳倒张守珪。唉，想不到一个看似憨厚的胡人，竟然有如此的机心和手段。"

吉温也说道："是呀，安禄山最先被张守珪收为义子，他能有今日，张守珪实有赏识之功。此次张守珪瞒报之事，安禄山又是首告，又是殷勤收集证据。恩相，看来安禄山其志不小啊。"

李林甫沉默不答，心中默默想道，什么义父义子？不过相互利用罢了。张守珪当初用安禄山，那是瞧中了他既勇猛又善番语，对自己有所用，当安禄山贪功冒进遭致挫败之时，张守珪一样将安禄山当替罪羊解送入京！那么安禄山今日反戈一击，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吉温说得对，此人志向不小，今后须小心在意！

吉温又道："小可在营郡的日子里，安禄山得知了小可与恩相的渊源，言语中对恩相推崇备至。他既让小可代向恩相致意，还说将来入京之时要到恩相府中专程拜望。"

李林甫问道："他如何知道了我与你的渊源？定是你自炫身份，由此信口开河了。"

吉温急忙辩白，将严庄到旅舍相访之事详细说了一遍。

李林甫喃喃说道："此人远在边关，又少来京城，对京城之事如此熟稔。还知用落第举子为幕僚，此人果然不可小视啊。"李林甫又转向吉温道，"安禄山既知你的身份，定是小心巴结、殷勤备至了？"

吉温不敢隐瞒，答道："小可在营郡之时，安禄山旦夕陪伴小可，确实甚为殷勤。小可官职低微，此次虽为钦使，安禄山按理不该如此。小可事后细细想来，许是安禄山瞧着恩相与小可的渊源，想藉此示好于恩相吧。"

"哦，如此说来，你返京之时，安禄山所送程仪也颇为丰厚吧？"

"禀恩相。小可临行之时，安禄山共备有两份程仪，其中一份让小可转赠恩相。小可当时念起了恩相的嘱托，遂予以坚辞。"

"哦，如此甚好。你记住，你若接受了人家的礼物，今后就沦为人家的走狗，如此实在不值。"

吉温暗自庆幸未带回赠与李林甫的礼物，否则得李林甫训斥，那样就尴尬万分了。然安禄山赠与自己的礼物太丰厚了，自己若不受岂非傻瓜一个？恩相俸禄既厚，又有其他生钱之处，自己官微俸轻，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恩相问询那是决计不可说的，只好如此闷声发大财了。

李林甫深知李适之豪爽粗疏的性格，这日就依其性子设下一圈套。

李适之这日来到李林甫的衙内，手执一奏书说道："李相，华郡的这道奏书如何分至我案上？"

李林甫接过奏书看了一遍，说道："是呀，想是枢机房糊涂，如何就分至左相案上了？好吧，此书就留置于这里吧。"

李适之倒是对奏书所言之事有浓厚的兴趣，殷勤地说道："李相，此奏书中所言实为天大的好事呀。华郡在华山中发现金矿，若将之开凿，大唐又可增加许多财富。"

原来奏书中所言之事，却是华郡刚刚在华山之中发现了金矿之脉。李适之执掌兵部、刑部之事，此等事儿按例由枢机房将奏书分至李林甫署理才是。

李林甫将奏书拿起又看了一遍，脸上现出喜色道："不错，若果如华郡所奏，此矿开凿，对我朝钱事大有裨益。"

"既然如此，李相何不早将此事禀报圣上呢？"

李林甫颔首道："是啊，圣上早知此事，就早一时欢喜。只是我刚刚见过圣上，若再进宫，圣上定责我做事太过随意。也罢，就将此事押后两日，再禀报圣上不迟。"

李适之自告奋勇道："李相，我恰恰要入宫面见圣上，以禀报西北军事。若李相不嫌我多事，就捎带着将此事禀告圣上如何？"

李林甫微笑道："好呀，及早使圣上知闻，亦为我愿。如此就有劳左相了。"

李适之兴冲冲地入宫请见李隆基，就将金矿之事详细禀报，还力促李隆基及早使人开凿。

李隆基闻言也很高兴，此前已开凿的金矿仅在山南道和岭南道有之，如今京畿之地竟然发现了金矿脉，实为一件大喜事。

后一日，李林甫入宫，李隆基就令他及早安排有司开凿。李林甫闻言，长叹道："陛下，华岳发现金矿脉固然为一件喜事，然万万不可开凿呀。"

李隆基惊问其故。

李林甫道："华郡之奏报来京之后，臣阅了一遍就将放在一边，不知如何竟然被左相看到了，还来向陛下禀报。陛下，华岳为陛下本命王气之所在，如何敢妄动山岩呢？"

李隆基由此恍然大悟。

李隆基生于乙酉年，属鸡，地支酉位居西方，五行属金。因李隆基降生于洛阳，则西岳华山就成为其本命和王气的所在。

李隆基现在虔信道法，对天命有极强的畏惧之感。华山就是整山为金，那也是不可妄动一块的。李隆基即明此节，就对李林甫生出感激之意，相对就迁怒于李适之，斥道："这个李适之，整日里将心思用在饮酒之上了。如此明眼之事，他为何视而不见呢？"

李林甫略施小计，就将皇帝心间对李适之的恶感又加重了一层。

第十三回　京城无端兴大狱　贵妃伤怀首出宫

这日李隆基接连看了数道御史台的奏书，心中顿时大怒，令人速唤李林甫入宫。李林甫见皇帝召唤甚急，知道有大事发生，遂疾驰而至。

李隆基令李林甫先阅那几道奏章，然后在殿中踱步，说道："这皇甫惟明意欲何为？李适之与韦坚他们到底在商议什么？"

李林甫细看书中详细内容，只见其中写有李适之与皇甫惟明夜游曲江，数夜共宿一起；韦坚又在景龙观与皇甫惟明相会。

皇甫惟明与李适之夜游曲江，外人不过说他们不该如此亲密，尚无大错；而韦坚与皇甫惟明的交往就有大错了。韦坚为外戚身份，皇甫惟明为边将，此前李隆基诫约贵戚不得与边将私自交往，此其一也；另外二人相会的地点也不对，二人既然共入回龙观，势必与道士见面，如此就犯了李隆基的大忌，此其二也。

李林甫读完奏书后，说道："陛下所言甚是，皇甫惟明回京献俘，得封赏无数，此为圣上的恩典，其事罢后应及早返回河西才是。他逗留京中不回，热衷于与朝廷重臣交往，确实有些不妥。"

"难道仅仅为不妥吗？"李隆基目光炯炯，显然对李林甫的答话很不满意。

"其行为不端，陛下可召之训诫一番，让他速速离京返回河西就

是。”

李隆基闻言，其目光就在李林甫身上凝视片刻，心里琢磨李林甫对此事的态度。奈何李林甫入宫之后脸色一直无激动之色，仅为平和恭谨之态，李隆基若想在其面上搜寻出真实心语，实在枉然。

李林甫见皇帝不吭声，又说道：“若得陛下允可，臣召他们训诫一番，以让他们敛其言行。”

李隆基道：“朕召你前来，就是想让你主持此事。不过非是训诫，你须好好查勘一番。”

“查勘？陛下，他们为左相、边将、贵戚，臣如何能查勘他们呢？”李隆基冷冷地说道：“将此三人下在狱中，由你主持，再由三司会审，难道还有妨碍吗？”

李林甫一惊，说道：“陛下……陛下要将他们下在狱中？这个……这个……”

李隆基接过话头，厉言道：“你是不是想说朕小题大做呀？哼，是否小题大做，须查验后方才明白。嗯，那个吉温办事还算不错，你就嘱他具体为之吧。”

李林甫躬身领旨，恭谨而退。

如狼似虎的兵士同时抓捕李适之、皇甫惟明和韦坚，将此三人执入京兆府牢狱之中。自从吉温迁为御史中丞，李林甫兑现前言，果然授罗希奭为京兆府法曹，则此三人归入罗希奭的辖下。

三人被执后，其家宅前后皆有兵士把守，家眷们见此惊变，多恐惧不已，一日之内三名大员同时被执，也引起了京师震动。

夜幕张起，吉温与罗希奭不约而同地进入李林甫宅中。事情行到此处，当知其间的密窥、策划、告发皆为李林甫授意，吉温与罗希奭堪为功臣，现在就到了收获的时候了。

李林甫屏退左右，室内仅留下他们三人。罗希奭首先禀道：“恩相，那三人已拘入牢中。若得恩相允可，小人可连夜用刑，不怕他们不招。”李林甫沉吟不答，吉温毕竟对此三人了解甚深，小心说道：“此事

还要稳妥行之。此三人皆为大员，若对他们妄动大刑，面上不好看，那李适之还为皇室之人，圣上知道肯定不喜，此其一也；再者，三人中韦坚许是扛不住，皇甫惟明却为硬骨头，李适之性子粗豪，也未必能招，三失其二，就有些不妥了。”

罗希奭得吉温引荐至今，可谓官运亨通，因而对吉温感恩万分，急忙答道：“吉兄所言甚是，就依吉兄所言。”

“我们听恩相的吩咐吧。”

李林甫观此二人，知道二人皆为心狠手辣之徒，这种人用起来很顺手，万一哪天反噬一口，那也非同小可，心里就对此二人有了警惕之心。他觉得吉温的思路还算妥当，遂说道：“圣上虽让我主持此事，然具体审理就要看你们的手段了。吉温，圣上知你办事干练，特意敕令具体审理时由你主之。这二人已收执入狱，至于下面如何审理，还是由你来拿主意。”

吉温也不推辞，禀道：“恩相，小可以为此案应先审外围，再证主犯。韦坚初到刑部，皇甫惟明又离河西军甚远，须将审理重点放在兵部那里。若从此有了突破，即可逐步扩大。”

李林甫见吉温所虑甚为缜密，心中同意，遂说道：“好吧，你们抓紧办吧。圣上对此事催得甚急，你们须昼夜不停，务必查出个水落石出。”吉温道：“请恩相放心。希奭近来又制出数种刑具，那些兵部之人若见了这些稀罕之物，他们不用亲历，早已招了。”

李林甫冷冷地说道：“此时尚未审理，不可将话说得太满。哦，你们审理之时务必严谨，不得出一点差错。”

二人急忙躬身答应。

兵部共有各级官员五十三人，其中就有韦坚的弟弟韦芝，现任兵部员外郎。第二日傍晚正是他们下衙的时候，罗希奭带领一帮手执兵器的衙役堵在兵部门前，然后将他们押入京兆府狱中的一间大厅里。

这些人不明所以，及至入了牢狱之中，心中的无名恐惧顿生。他们畏畏缩缩，心中忐忑，此前有关牢狱之事的传闻瞬间涌上心头。

罗希奭入厅巡视一圈，其脸色阴沉，不发一言，将冷峻的目光与诸人的目光接触一遍，既而又背着手慢慢踱入侧室。

厅内之人早已风闻罗希奭的诸般折磨人的手段，现在见他仅入内走了一圈又退出，莫明其意，人们一时各有所思，厅内显得寂静万分。

蓦地，一声凄厉的惨叫打破了寂静，此声显然从侧室传来。侧室之门露出一条缝儿，此后，接连的惨叫声愈来愈高，人们侧耳倾听，就听惨叫声中夹杂有皮鞭的抽打声。

片刻之后，又有不同嗓音的惨叫声加入其中，显系同时有两名受刑之人。这两种惨叫此起彼伏，皮鞭击打声音夹杂其间，令外厅之人听来觉得毛骨悚然。

这时皮鞭声忽然止歇，一粗豪声音大声喝道："招是不招？"

片刻之后，又有一人沉声说道："换烙铁。"

侧室里由此沉静片刻，忽然两声凄厉惨叫声震周围，其声比刚才拖长许多，显是烙铁正在灼其肌肉。既而惨叫声戛然而止，想是受刑之人已然昏死过去。

这时罗希奭施施然而出，脸上努力挤出了一丝微笑，说道："诸位兵部大人能够莅临鄙衙，实为下官的荣幸。只是鄙衙别无长物，唯刑具而已，大人们难得来此，这就请入室内观赏一番吧。"

此言名为相请，分明就是命令了。衙役们闻言，当即驱赶兵部之人进入侧室。他们入室之后，顿时瞧见其中惨状，只见两名遍体鳞伤之人耷拉着头，显然还在昏死状态；室内弥漫着满室的焦臭之味，墙边的炭火熊熊，其中数把烙铁被烧得通红。忽闻人群中接连有呕吐之声，自是其中的胆小之人又惊又惧，呕吐中又瘫软在地。

罗希奭很满意这帮人的神情，得意地说道："诸位瞧见了，这两人明明为贼盗，偏偏不肯承认，只好受些皮肉之苦了。你们听到他们的惨叫之声，定是以为这里的刑罚严酷吧？嘿嘿，我告诉诸位，此等可以使人犯呼出声的刑罚，其实用的是最轻微的刑具。"罗希奭说到这里，呼唤左右道，"把铁笼子推过来。"

一阵声响之后，衙役们将墙脚的铁笼子推到众人面前。众人皆知这个令人胆寒的铁笼子，不禁毛骨悚然。

罗希奭走到铁笼子之前，伸手拽了一下红绳，就听笼顶的铁铃“当啷”一声。罗希奭得意扬扬地转过脸，笑对众人说道：“此刑具就不用人犯发声。诸位看到中间的圆孔了吗？人犯之头就嵌在那里，其嘴中还塞有麻团。待四周木橛逐步旋紧，人犯之头可以感受其压迫，他此时若回心转意，同意招供，手还是能动的，可拉铃一次，人也就被卸下来；否则木橛愈往里面深入，就可戳破人犯的脑壳。”

罗希奭说到这里，双手做放开状，口中夸张地说道：“只听‘嘭’的一声，这颗脑壳就开了花，其中有红色、白色，颜色煞是好看。”

其话音未落，就听人群中“哇哇”之声相连，自是胆破之人大声呕吐。

罗希奭皱起眉头，说道：“诸位为兵部的上官，职掌天下兵马之事，怎能如此娇嫩呢？牢狱刑法不过为皮开肉绽而已，战场上真刀真枪，一场战事下来，死伤者何其多也！唉，诸位为兵部上官，如此心智，岂不是愧对了圣上的圣眷？”

罗希奭掌握着火候，知道这帮人观摩了此等场面，至少有小半魂儿不知了踪影，遂开始说正题：“诸位想是一直奇怪，不知为何到了这里。呵呵，我罗希奭不过一个小小的法曹，就是再胆大妄为，说什么也不敢忤逆上官招诸位来此。诸位应该知道了，李适之、皇甫惟明、韦坚因密谋犯上，已被捕入牢中，呵呵，他们与诸位不过一墙之隔罢了。哦，又扯远了，我想说的是，今日将诸位请来，非是希奭大胆，实为奉了圣上的旨意。”

下面有人开始交头接耳。

罗希奭又厉声道：“李适之原为诸位的上官，你们或参与了他的密谋，或知道他的一些事儿，今日须一一说个明白。若有人隐瞒不说，即为抗旨，这些刑具就因之而设。好了，这里血腥味太浓，诸位请复归大厅。你们须好好想一想，我自会一一与诸位叙话。”

众人似避瘟神般逃出刑房，他们入了大厅，竟有一小半人瘫在当地。罗希奭乐见此景，就入另一侧房，开始一一审讯。他问话的秩序

为：你是否参与李适之的密谋？你是否知道李适之的图谋？李适之有何不轨的言行？

大凡人遇到此等处境，往往急于撇清自己，却对别人没有怜悯之心。兵部答话之人不敢承认自己与李适之有图谋之举，一大半人多说李适之平时即有不轨言行。这帮人的证言合在一起，李适之分明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阴谋之人。

罗希奭大为满意，令他们在各自伏辩上画押。此后罗希奭再仿此例，努力扩大李适之三人的熟识范围，并一一招来询问。其间遇到一些强项之人，罗希奭少不了拿诸种刑具向其身上招呼。数日之间，罗希奭拘来询问之人已有数百人之多。一时间，与李适之等三人相熟之人人人自危。

东宫之中，三十七岁的太子李亨密切地关注此事态，接连两夜，他竟然不曾闭上一眼。

李隆基推长立储，李亨由此大捡便宜被立为太子。此时武惠妃已逝，李隆基新宠杨玉环，然杨玉环并无儿女，且少有野心，李亨的位置看似较为稳固。

李亨尚在母腹的时候，李隆基为避姑姑太平公主的中伤，差一点将李亨杀死于母腹之中。待李亨出生及至慢慢长大，其母早被李隆基遗忘，且二哥李瑛早早被定为太子，则李亨实难引起外人注意，由此他也学会了应以默默无闻来保全自己。

李亨突然间成为太子，其兴奋之余，又想起前太子李瑛的遭际：李瑛为太子二十余年，其间小心谨慎，不过多与二位弟弟说了一些话，由此遭遇横祸，被废后又被赐死。他举目四观：父皇心思难测，后宫又无可以倚仗之人，那权倾天下的李右相当初支持寿王为太子，自己实为孑然一身，无依无靠，除了加倍小心谨慎以外，李亨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

李适之等三人骤然被捕入狱，吉温与罗希奭又在城中搜索甚急。李亨与此三人颇有渊源，皇甫惟明为李亨之友，韦坚又是太子妃之兄，李亨从一开始就觉得此事来势汹汹，其矛头似乎对着自己，且在事情背后隐隐看到李林甫的影子。

李亨有此思虑，却又无人可说，心中暗暗焦急。由此心火渐旺，竟然夜不能寐。李亨后来终于明白，不管外事纷纭，自己的太子之位是否存续，唯在父皇的一念之间。他想通了此点，于是决定入兴庆宫请见父皇。

李亨此前多在东宫读书，并不涉足政事，不过在朝会时能与李隆基见上一面。现在李隆基废朝，他又在宫中自得其乐，则父子相见的机会实在太少。李亨今日主动请见，肯定有非常之事，李隆基遂准其入见。

李亨见礼后，就躬身立在李隆基面前，禀道："父皇，儿臣觉得韦氏不贤，就想将她贬退，不知能得父皇恩准否？"

李隆基有些奇怪，问道："朕听说韦氏自入东宫后还算贤惠，她出身于名门，应该会恪守妇道的，又如何不贤了？"

"儿臣以为韦氏一门素爱生事，其家族枝蔓甚繁，由此良莠不齐，儿臣因此忧心。"

"呵呵，太子有些多虑了。昔中宗皇帝之韦庶人最爱生事，却与太子妃韦氏毫无干系。哦，莫非因韦坚被执入狱，你由此忧心吗？"

"父皇圣目如炽，儿臣正是因此忧心。"

"唉，你有些多虑了。韦坚虽为太子妃之兄，他犯的事儿又非太子妃指使，你何必多心呢？且朝廷正在审理之中，韦坚有无罪过，终归要有凭证。"

李亨躬身拜道："父皇，所谓瓜田李下，难以释疑。儿臣向为胆怯之人，深恐招惹麻烦。故切请贬斥韦氏，还请父皇为儿臣另择良人为盼。"

李隆基叹道："你为储君，终有一日会即位，若如此心怯多虑，将来如何杀伐决断呢？韦氏虽家族枝蔓甚繁，她本身并无过错，若一旦弃之，朕于心不忍啊。"

李亨又跪倒叩首道："父皇春秋鼎盛，可延千秋功业，此为玄元皇帝诏示，儿臣坚信不疑。儿臣能居太子之位，实属圣眷甚隆，请父皇今后万万不可再出此语。至于韦氏之事，儿臣心意已决，乞父皇垂怜。"

李隆基无奈地摇摇头，说道："起来吧。韦氏的事儿，你自己瞧着办吧。念她终无过错，你若非要将她逐出东宫，须厚赠财货。"

李亨涕泣道："父皇仁慈之心，实昭如日月，儿臣定将父皇的仁意，转述韦氏。"

李亨辞出之后，犹感到后背冷汗涔涔，然其心中却舒畅无比：将韦氏逐出东宫，就洗脱了与韦坚等人的干系，则眼前的大祸说什么也牵扯不到自己的身上。

因为，李亨已然明白父皇的真实态度。

经过十余天昼夜审讯，吉温与罗希奭终于将案结清。李林甫翻动案卷和所附伏辩，满意地说道："旬日之间将此大案结清，堪称神速。好呀，我这就入宫向圣上禀报。"

李林甫入宫见到李隆基，即将所有案卷及伏辩奉上，李隆基看到案卷甚厚，惊讶地问道："不过三个人的事儿，怎能有如此多的案卷？"

李林甫躬身禀道："臣也是看了这些案卷，方悟陛下当初圣目如炬！臣当时以为，他们三人不过说些闲话，则稍加核实即可。不料案子愈加深入，愈发现此案非同小可。陛下所言确实，这的确为一桩图谋不轨的大案。"

李隆基也没耐烦看那些案卷，遂掩卷问道："好吧，你就将此案的大致脉络说上一遍。"

"陛下，此案还要从皇甫惟明与韦坚在景龙观说起。原来韦坚此前与回龙观观主相熟，此道士又善卜筮观相之事，据那道士交代，皇甫惟明向他问了自己面相及国运二事。"

李隆基闻言心中大怒，不禁骂道："该死！"

"那道士言道，皇甫惟明问询国运之时，曾旁敲侧击询问太子的大运如何。"李林甫如此说话，明显想将案情向太子李亨的身上引去。

"旁敲侧击？那就是并未直接问询了。这些摇唇鼓舌的骗钱之徒，如此模棱两可的话儿又如何当得了真？"

李林甫明白，罗希奭审讯道士之时，那道士绝口未提太子之名。吉温奉李林甫之令，让罗希奭在道士的伏辩中增加了太子的字样，其中写得甚为含糊，可谓语焉不详。李林甫现在向皇帝禀报，似无意间提及太子的言语，实为观察李隆基的态度。不料皇帝闻言后厉言斥责，李林甫由此见机，此后绝口不提太子之名。

李林甫由此想到，皇帝现在虽怠于理政，对诸般繁事不愿上心，然他毕竟为睿智之人，其思虑脉络清楚，逢事判断能择首要，实为不可轻松糊弄之人。他由是轻轻地掉转话头，继续说道："其实皇甫惟明与韦坚相较，皇甫惟明武人本色，并无杂念，韦坚却有所思虑了。吉温愈深查，愈发现韦坚处心积虑，不经意已成就了一张巨大的网络。"

"哦？可细言之。"

"韦坚与李适之交往甚密，又自恃太子妃兄身份，竭力拉拢太子之友皇甫惟明、王忠嗣等人；其出身望族，朝中各级官员甚多，再加上李适之、韦坚深自交结同僚，此网已然成形。此次查出，朝中各级官吏有四十余人入此圈中，私下交往甚密。"

李隆基听到此处，方才大为警惕，就关切地问道："其主要者为何人？"

"禀陛下，韦坚之弟韦兰任将作少匠，韦芝为兵部员外郎、韦冰为鄠县令，其子韦谅为河南府户曹，另韦坚又与殿中侍御史郑钦说、监察御史豆卢友相友善；李适之素与兵部仓部员外郎郑章、监察御史杨惠私谊甚密。"

李隆基闭目静想，看来李适之三人未必有反意，然其私下结党已彰显无余。李隆基此前遇到这等事儿，向来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若不将萌芽扼杀于出头之前，为日后的生乱就增添了变数。

李隆基睁开眼睛，说道："李卿，就仿照前例，妥为处置吧。嗯，李适之既罢，谁来继之呢？朕的意思，想让陈希烈继任，你以为如何？"

陈希烈实与牛仙客行事风格相似，他若被授为左相，见了李林甫定会唯唯诺诺，此局面最为李林甫乐见，李林甫当即答道："微臣奉旨。"

“好吧，你速去办理吧。韦坚的刑部尚书一职暂由你兼知，皇甫惟明的河东节度使一职，就由王忠嗣兼知吧。朕欲面见安禄山，他何时到京？”

“臣算着日子，安禄山应当在这几日入京。”

“嗯，你再知会王忠嗣，让他也入京吧。今后大唐边境之事，皆要仰仗此二人，朕就对他们各自嘱咐一番吧。”

一桩大案子由此结束，李林甫一举扳倒李适之、皇甫惟明和韦坚三人，算是消除了觊觎自己右相之位的主要威胁，他总体上还算满意，然也有遗憾。此案明为整治这三人，暗地却剑指太子李亨，他分明行的是“一石数鸟”之计。李林甫事后方知太子李亨已禀告皇帝逐出太子妃韦氏，由此抢占了先机躲过大难，他在遗憾之余，又暗叹太子李亨明似性软敦厚，内心实为灵动，就对李亨多了一份戒心。

后数日，朝廷制书颁下，贬李适之为宜春太守、皇甫惟明为播川太守、韦坚为缙云太守；郑章贬为南丰丞，郑钦说贬为夜郎尉，豆卢友贬为富水尉，杨惠贬为巴东尉；至于韦坚之弟韦兰、韦冰、韦芝及其子韦谅皆被流放；另有数十人也被连累。

吉温与罗希奭经过此案名声大振，人们为其送上一个“吉网罗钳”的雅号。此号寓意甚明，自是说吉温善于罗织罪名，而罗希奭谙熟酷刑，二人相配，则可横行天下。

罗希奭生得黑矮粗壮，一张驴脸上爬着一只鹰钩鼻子，面目可怖，手段又狠，又被京城之人呼为“骡子”。京城妇人有时为使孩子停止哭闹，动辄呼道：“骡子来了。”说也奇怪，孩子听到此呼顿时惊恐不已，也就不敢再哭出声了。

却说李适之等人被贬斥出京后，李林甫暗暗想道，这帮人虽遭贬斥，然他们心中肯定依然奉太子为倚靠，假以时日，他们定有翻身的机会。李林甫行事，向来不会拖泥带水，绝不会留下后患反噬自己，他将诸事思虑清楚，就与皇帝李隆基有了一番对话。

“陛下，那皇甫惟明看来颇得军中之人爱戴，他此次被贬为播川（今贵州遵义）太守，讯息传到河西，竟有军中之人私自前来送行。”

李隆基顿生警觉，说道：“妄离军中，即为大罪，果有此事吗？”

“臣听说皇甫惟明行到马嵬驿之时，忽然自西面来了数十人，这些人未穿军服，系常人装扮，他们就在驿中摆宴替皇甫惟明饯行。驿卒听他们互相称呼，多为军中之职，由此断定，这帮人定为军中之人了。”

李隆基叹道：“皇甫惟明久在军中，且待属下甚为亲爱，由此得属下爱戴。唉，他若无与韦坚私通之事，实为我大唐的一位良将。可惜

了。”

“陛下，如此正为微臣忧虑所在。皇甫惟明善于治军，这帮人竟然不顾国家法度前来私会，委实令人堪忧啊！”

“嗯，王忠嗣即日入京，朕嘱他回河西后诫约一番即可。”

“陛下，王大使虽执掌河西之军，毕竟初来乍到，又哪儿能知其中的幽微之处？微臣以为，此案由三司会审至今，须不留瑕疵之隙，须由三司访查到底，如此也为王大使执掌河西军杜绝了祸乱之源。”

“祸乱之源？李卿，你许是将事态看得过于严重了。”

“陛下，此案具结之后，臣又想了许多。此案事发前绝无征兆，而变起骤然，何以如此呢？缘于各人渊源甚多，其暗里交往，人莫能知。以皇甫惟明为例，其历任侍御史、司农少卿、司农卿等职，因久在京中，他的那些人脉渊源又如何能详查呢？”

李隆基赞同此议，自唐初以来，朝中大臣以能出将入相为荣，那么诸人一路走来，你又如何能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人脉渊源呢？

李林甫接着说道：“微臣之所以对皇甫惟明忧心，还在于他所历军职太过重要。自从兵制改革之后，边关士卒皆以募兵之法招募，遂使边关兵士相对固定，朝廷不用像此前那样提调，如此边将可以坐拥雄兵。如皇甫惟明在朝中人脉极广，又得属下爱戴，若他有怨怼之心，振臂一呼，极易生祸，乞陛下详查。”

李隆基道：“若如李卿所言，这些边将须有忠心才是。万一某人起了异心，即为祸乱之源。像王忠嗣兼知陇右节度使与河西节度使，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与平卢节度使，他们若有异心，岂不是祸乱更大？”

李林甫微笑道：“臣之所以殚精竭虑，即是倾国家之力防范，不许他们坐大，又互为制衡。以皇甫惟明为例，须于其萌芽之时即予扼杀。”

李隆基闻言没有做声，他此时对边将祸乱没有一点忧心：自己英武绝伦，那些有觊觎之心之人恐怕尚未生出来。

李林甫又道：“陛下，其实王忠嗣与安禄山相较，二人稍有区别。”

李隆基明白李林甫话中的含意，王忠嗣毕竟为中土之人，就与朝中之人有了千丝万缕的干系；而安禄山系胡人，他除了效忠皇帝之外，与朝中之人难有什么隐秘的瓜葛。李隆基此时对李林甫愈发赞赏不已：能将诸事想在前头，确实能消弥许多无端的烦乱，有相如此，自己确实可以省心许多。他想到这里，遂准许李林甫派人前去核查皇甫惟明与军中之人交往之事。

李林甫得此圣旨，当然要尽情挥洒一回。他唤来吉温和罗希奭，对他们密密嘱咐了一番。

罗希奭带领一干人沿着皇甫惟明的足迹追赶，到了蜀州地面终于追到皇甫惟明一家。罗希奭就将驿所作为刑堂，对皇甫惟明用尽诸般酷刑，终于得知了到马嵬驿前来送行的军中之人人名。罗希奭如获至宝，看到皇甫惟明已然奄奄一息，就授意属下将皇甫惟明活活打死。于是，皇甫惟明家财被籍没，其家人也成为流放之人继续前行。罗希奭又带领属下赶至河西，然后按图索骥将送行之人拿下，少不了又是一番严刑拷打。待罗希奭返回京城，那道皇甫惟明交结军中之人谋反的奏书早被李隆基和李林甫看过，此事也就真正尘埃落定了。

当罗希奭西行的时候，吉温也在京城开始行动。他又到处大肆搜捕与韦坚有交往之人，然后塞入牢中逼问韦坚的贪赃之举，那些凶狠的衙役远至洛阳、陕郡动辄拿人，沿途的牢房里竟然人满为患。

再过月余，李林甫又令罗希奭到李适之和韦坚等人的贬所巡视一圈。经过前案和皇甫惟明之死，罗希奭的大名早已流播天下，其如活阎罗一般的手段令天下人胆寒。韦坚闻听罗希奭到了自己的地面，不愿忍受其凌辱和酷刑，遂取一索挂在梁上，然后再将自己挂在上面；李适之的死法又与韦坚不同，他得知罗希奭即将到衙中，就取过案上早就备好的茶盏，将其中的毒药一饮而尽。

罗希奭得知二人不见自己之面皆已自尽，遂嘟囔了一句："呵，都是明白人啊！如此倒免了我一番手脚。"

李林甫向李隆基禀报二人的死讯之时，将其死因归于他们自愧有亏，以死相谢皇恩。李隆基也就信了这番鬼话，感叹数句后，就此丢开。

且说安禄山这一路行得太难，由此误了一些日子。

安禄山出了营郡，到了下一个驿站之后，发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安禄山身体太胖，到了驿站中要挑选最壮之马，此事还好办，最难的是安禄山骑到马上之后，周身的肥肉随着马蹄声摇摆不停，尤其是腹前的那坨肥肉忽儿向左忽儿向右，慢慢行走尚好，若稍快一些，这些肥肉将安禄山坠得非常难受。前几日因赶路甚急，安禄山晚间躺在榻上周身疼痛，竟然哼叫至半夜。此后他便不敢行得太快，只好慢慢行走，如此就误了行程。

安禄山这日入宫后即伏地叩拜，李隆基眼见面前好大一坨肉，脸上就浮出微笑，起身行至安禄山面前搀起其胳膊，笑道："哈哈，数年未见，不料安卿增肥许多。"

以李隆基之力，那是决计扯不动安禄山的，然安禄山身体虽肥，行动还算迅捷，他哪儿敢让皇帝使力？急忙顺势而起，起身后又躬身言道："微臣托陛下洪福，由此心宽体胖，足证国富民强，臣实为幸甚。"

李隆基见安禄山挺会说话，就觉得有趣，遂打趣道："只怕安卿体态愈肥，就疏于战阵，朕边关之事还能安稳吗？"

"请陛下放心，臣体态虽肥，依然能跨马征战，不敢让外人侵唐土一寸。"

"安卿姗姗来迟，朕听说缘于安卿乘马时不敢疾行，又如何能上阵了？"

"禀陛下，微臣乘驿马之时，确实不敢疾行。然臣在营中所备战马，皆有特制的鞍子，马背上固定有一囊，可将臣腹肉收束，如此一来不碍事，就可以疾驰拼杀了。"

李隆基哈哈大笑道："昔张九龄创出笏囊，今安卿又有肉囊，实在有趣。高将军，你吩咐下去，今后安卿入京沿途的驿所里，须专为安卿配置有肉囊的鞍子，使安卿再来京时不再误了行程。"

安禄山闻言，当即跪倒谢道："陛下待臣恩情无微不至，臣感激涕零。"

李隆基唤其平身，又予赐座，温言道："安卿，张守珪贪功瞒报已获惩罚，则今后东北境军事就由卿主持。朕唤你来京，就是想当面问询，契丹人、奚人近来还算安生吗？"

安禄山一路上慢慢行走，他此前已知皇帝欲面授自己为范阳节度使，皇帝既然对自己重用，那么自己下一步对边关之事将采用何等对策呢？

若集范阳军与平卢军，约有十万人马，大唐国力今非昔比，一应粮草、战具丰富，可以长期支撑战事。以此兵力来对付那些若散兵游勇的契丹人与奚人，实为绰绰有余。契丹人与奚人倚仗马骑灵活及熟悉地势，往往设伏讨些便宜，这些法儿若今后想用在安禄山身上，实在是打错了主意。安禄山此时胜券在握，根本未将敌人瞧在眼中。他若上任后采取摧枯拉朽之势大肆讨伐敌军，不出一年，东北境就可再无战事。

一个边将若想取得朝廷注意，务必将面临之敌描绘得穷凶极恶，朝廷方会拨钱拨物拨人予以强援；若想得到朝廷封赏，务必常有胜仗，且不能完胜，如此方能细水长流。当然，若想达到这种境界，必须有将对方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能耐。

安禄山就有这种能耐。

皇帝现有此问，安禄山遂滔滔不绝地讲述敌方大势。他要极力渲染敌方之强、山川之险，当然，其话语中要流露出自己有掌控大势的能力。

李隆基听言后觉得很满意，心中又想起往事，认为自己当初未听张九龄之言杀掉安禄山，实为大唐保留了一位能办大事的良将。

李隆基于是说道："张守珪瞒报军情，已被贬斥，朕今日就授你为范阳节度使，则今后东北境军事，就由卿一力担当了。"

安禄山急忙叩首谢恩。

李隆基令其平身，继续说道："张守珪昔有大功在身，你久在他身边，当知其能。然他贪功瞒报，使其一生英明，毁于一旦。安卿，前有覆辙，你须切记。"

安禄山躬身道："臣谨遵圣谕，不敢胡作非为。"

"嗯，你刚才说过欲行战事。好呀，新官上任，须有一个好的开局。至于钱粮、人马之事，你就找李右相禀报吧，他定能妥为处置。朕在京中，今后日日盼望佳音。"

李隆基又令安禄山在京中等待数日，让他与王忠嗣见上一面之后再走。安禄山领旨，然后拜辞而退，即入中书省求见李林甫。

安禄山此来又携带了不少礼物，其入京之后立刻见了吉温，并想携礼拜望李林甫。吉温此时已知李林甫待安禄山的态度，遂坚决不许安禄山妄入李林甫宅中，仅许他公事公办，到中书省拜见即可。安禄山心有遗憾，只好依计而行。

李林甫看到安禄山入室，顿时满面春风，起身绕过案前，就将其让在侧座上坐定。安禄山谦让了一回，就将来意说了一遍。

李林甫笑道："安大使既有出战之志，就是替国分忧，我当依圣旨办理。钱粮之事现在就可办理，只是增兵之事，不知安大使属意何方兵士呀？"

安禄山道："谢李大人待末将宽厚。末将想一战大挫契丹势头，所增之兵最好要久历战阵。末将以为，陇右、河西之兵精强，近来那里又无战事，若能借兵三万，即可取得大捷。"

李林甫道："安大使此虑甚好，王大使近日也蒙召入京，待他入京之后，我将你们召集在一起，届时商议如何？"

安禄山道："圣上刚才也让末将见一见王大使，许是圣虑已想到此节。"

李林甫见安禄山抬出了皇帝的牌子，心中思虑瞬息万变，然面上的笑容依然灿烂，说道："圣上圣虑远大，常人如何能及呢？好吧，兵力之事留待以后，钱粮之事现在就办。来人。"

衙役躬身入内，李林甫吩咐道："速将王中丞唤来。"

安禄山现在对朝中之臣了如指掌，李林甫所说的王中丞，即是王鉷了。王鉷自从接替了韦坚的差使，过了不久又被授为户部侍郎、御史中

丞，这两个职位并不十分显赫，然他同时兼领户口色役使、江淮转运使，河北道、京畿道、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天下勾当租庸、铸钱等使，共有二十余职，由此就掌握了天下财税大权，其一人之力早已凌于户部之上。京城人知道，自从李适之被贬后，陈希烈继为左相，然陈希烈唯唯诺诺，形同虚设。若从朝中重臣所掌实权而言，除了李林甫高高在上，其下就是这位貌不惊人的王鉷最为显赫了。

李林甫步回案前落入座中，又从案上取过一道奏书观看。安禄山在侧座上静静等待，堂上一时显得很寂静。

此后的场面令安禄山惊愕万分，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一人小跑至门前，然后立定稍整衣衫，方才敛步入内。其在门外本来为直直的身体，入内后身子即前倾成萎缩之状，他小步疾趋至李林甫案前，身子弯下与脚面平行，头仰起时，就见面上皆为媚笑之态，言道："下官王鉷闻召前来，请大人吩咐。"

安禄山得知此人为王鉷，又瞪大了眼睛重新审视了一遍，心中大惊道：如此作态分明为仆役模样，哪儿似朝廷手握实权的四品大员呢？

李林甫头也不抬，问道："嗯，河北道有存粮多少？如今东北境需用粮十万石，另需草料三十万斤，能够短期筹措吗？"

王鉷记忆力甚好，某粮仓存粮多少皆能记出大概，由此对答如流；而李林甫所问，也十分精审。安禄山在侧听闻他们对答，方悟这二人皆为一等一的吏治之才，皇帝重用他们，自是因为可以将政事交托于他们。安禄山又想起自己身边的高尚、严庄，与眼前二人相较，只配做一个把门的厮仆罢了。

二人一番对答，将供应粮草之事说得甚为明白。李林甫此时方抬起头来，点头示意道："王中丞，安大使就在当场，刚才说好的粮草数目，你们二人自行交割即可。"

王鉷此时方才直起腰来，他侧头去看安禄山，脸色中的恭谨早变成了一派凛然。安禄山此前看到王鉷的恭谨模样，早对自己刚才与李林甫对坐一起的举动深悔不已，身子不觉就离开座中。他此时迎着王鉷的目光趋前数步，躬身言道："末将有礼了，王中丞，今后粮草一事就多承费心了。"

王鉷微微颔首，意甚矜持，又惜字如金，答道："好说，好说。"

李林甫道："王中丞，你须按安大使所需，按时将粮草输往前线。圣上甚为重视此战，若因粮草误了战事，王中丞，你当知后果。"

转身后的王鉷又复刚才的媚态和笑脸，躬身答道："请大人放心，下官这就下去安排。"李林甫微微颔首，王鉷施礼后即转身离去，竟然不与安禄山招呼一声。

王鉷的傲慢和不屑刺痛了安禄山之心，然他那胖脸上常挂有憨憨的微笑，此时虽微微抽动一下，既而恢复常态，外人就难识其心。

安禄山见事儿已办妥，遂向李林甫施礼辞出。李林甫对安禄山甚是客气，又起身笑眯眯地将安禄山送出门外。相别之时，李林甫执其手说道："安大使，今后有事就直接提出，不要顾虑太多了。你知道，圣上近来春秋渐高，我们做臣子的就要戮力多办一些事儿，既替圣上分忧，又报答了圣恩。圣上待我甚是放心，又委事甚多，今后安大使遇到大事自须向圣上禀报，若是一些小事儿就不用惊动圣上，我们谈说一番就是了。"

安禄山又是躬身再谢。他别后行了一段路程，李林甫这些柔和亲切的话儿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竟然挥之不去。然安禄山殊无亲切之感，只感到冷气森森直刮心底，满身皆是恐惧之意，其脖项后背之上，此时已冷汗直淌，他又是一阵心悸。

李隆基愈来愈崇道法，大同殿内设有玄元皇帝之像，他每日坚持四更起床，然后到大同殿玄元皇帝像面前焚香顶礼。每至特别日子，他还要在宫内道坛大做法事。

这日为玄元皇帝的诞辰之日，李隆基照例在宫内道场忙碌一回。他将自己亲手撰写的黄素文放在案上，恰至一阵微风吹来，那黄素文冉冉升起，既而飘得无影无踪。李隆基是年六十一岁，随着其年龄渐长，心中也愈发虔诚，眼见如此异状，李隆基眼观即将消逝在浩渺天际的黄素文，心中暗暗想道：莫非玄元皇帝有何启示不成？其思念至此，遂双目微闭，身子直立，双手抱于胸前，果然听到了天上传来了巨大的声音，其声异常清晰，仅有四个字——"圣寿延长。"

人至暮年之时，往往感到时日短促，就对那无法避免的死亡有了深

深的恐惧。李隆基已年届花甲之年，曾无数次想过自己若闭目而逝，那是何等的可怕，遂对生有了深深的眷恋。现在上天启示自己可以“圣寿延长”，实为李隆基最为兴奋之事。

辰时之后，李林甫与李适之入宫奏事，李隆基脸含春风，不待二人奏事，就先告知了自己的这般际遇。

李林甫与李适之闻言，急忙跪伏祝贺。二人此后也不再奏事，转身出宫将此情告诉百官及王室之人。

很快，贺表如雪片似的送入宫中，此后，皇太子李亨率领文武百官及王公贵戚入宫祝贺，宫内于是贺声一片。

玉真公主得知皇兄有此际遇，当然要前来恭贺一番。她不喜吵闹，觉得宫中百官散去之时，方乘舆自复道进入兴庆宫，此时已经午时。

玉真公主见到李隆基，先是真诚地祝贺一番，然后说道：“看来皇兄慧根甚深啊！我修道多年，尚无此际遇，妹子深羡皇兄了。”

李隆基也自吹自擂道：“哦，我做事向来坚执，凡事皆有所成。想来玄元皇帝知道我心，故有此启示。”

玉真公主本想揶揄一番，又想上天启示为“圣寿延长”，此为皇兄的好话，不敢有丝毫亵渎之情，遂将话头咽回肚中。

李隆基倒是瞧见了玉真公主的神情，笑问道：“妹子脸现不屑之色，莫非心中笑我吗？”

玉真公主摇摇头道：“我哪儿敢笑皇兄？我只是想呀，皇兄不管做何事，都会弄得轰轰烈烈。譬如这道法之事，我修道多年难识其味，因而无声无息。而皇兄你呢？未及三年，又是玄元皇帝真容，又是频显灵符，动静闹得挺大。”

玉真公主如此说话，实际上有嘲笑李隆基的成分。放眼天下，敢如此说话者，唯玉真公主一人而已。

李隆基听言不怒反喜，笑道：“你刚才不是说我有慧根吗？慧根通灵，方有动静。再说了，你为道士，果然为道士吗？整日里笙歌宴乐，心能够静下来吗？”

玉真公主微微一笑，说道："皇兄日日处于锦绣丛中，且有常人难有的齐人艳福，犹得道法如此。妹子与皇兄相比，还是要寂静许多了。"

李隆基知道妹子在取笑自己，仅呵呵一笑，并不接腔。

玉真公主犹穷追猛打，继续说道："呵呵，看来玉环的滋味挺好嘛。皇兄自从将她从妹子身边夺了过来，竟然视后宫粉黛无颜色，皇兄实在专情得紧了。"

"胡说，又如何成了从你身边夺来？"

"怎么不是？杨玉环本来好好地做她的女道士，若非皇兄偷偷抬走，如何成了今日的贵妃？"

玉真公主在李隆基面前说话毫无禁忌，反而使李隆基觉得与妹子说话是一种享受，其间既有兄妹亲爱之情，又有无比的轻松惬意。许是李隆基渐至老年，早将世间万物看得平淡，那些刀光剑影的谋略争权，那些豪情顿生的千秋功业，已不是李隆基的兴趣所在，因而渐少激情。所以李隆基现今待人接物，偏爱那些轻松惬意的人事，他喜爱杨玉环，其中一点就是杨玉环能如玉真公主一样，能给李隆基带来许多愉悦。

"呵，什么话儿从你嘴里说出，就变了味儿。我偷偷抬走，我就如此不堪吗？"

玉真公主叹了一口气道："唉，自太宗皇帝至皇兄，怎么一个个皆为情种呢？你们坐拥后宫粉黛众多，却偏爱钟情一人，如此一来，岂不是冷落了他人之心？"

"嗯？妹子又想替谁说话来着？"

"你许是不知道吧？自从你封了贵妃，别看她好似万事不上心的模样，其实颇有心机呀。皇兄想想，那些昔日侍寝的后宫之人还能见到你吗？"

李隆基想了一下道："是了，近时果然难见她们。"

玉真公主呵呵一笑道："皇兄的一颗心儿，皆拴在玉环身上，还能

留意他人吗？她被封为贵妃成为后宫之主，一日说道，圣上虽多居兴庆宫，宫城与大明宫也不可冷落，说不定圣上哪日兴起又复入住，因需派妥当人儿入居主持。”

李隆基微微一笑道：“想是玉环以此理由将他人遣出此宫了？呵呵，她竟然有此心思，我倒是想不到。”

“呵呵，想不到吧。再傻的女人，也知让郎君专爱自己。”

“哦，妹子既如此说，玉环并无不妥之处呀？”

“皇兄既喜杨玉环，她做的任何事儿皆无不妥！罢了，皇兄的这些闲事儿，妹子也不想多费心了。然妹子刚刚碰上一人，我心一软竟自答应，看来还是脱不开皇兄的闲事儿。”

“哦，妹子出手相帮，定非闲事儿。”

“就是闲事儿。玉真观与紫宸殿相距甚近，我昨日闲暇，就入紫宸殿前漫步，恰遇一人梨花带雨向我倾诉对皇兄的思念，听得我有些心软了。”

“想是你常入紫宸殿漫步，让此人心中有了计较。此人为谁？”

“她托我带来一纸，此人为谁？你一看便知。至于其中写了一些什么，我也没耐烦细看。”

李隆基接过纸笺，轻轻伸展开来，就见上面写有一赋，题为《楼东赋》。其开篇写道：“玉鉴尘生，凤奁杳殄。懒蝉鬓鬓之巧梳，闲缕衣之轻练。苦寂寞于蕙宫，但疑思于兰殿。”李隆基再观下文，既有此人回忆与自己的共相缱绻之时光，又有现在无尽的思念。李隆基识得此字迹，又知后宫之人中能为此赋者唯有一人，遂喟然叹道：“此赋乃江妃所作，难得她巧思如此啊。”

江妃即是高力士选来的莆田才女江采萍，当武惠妃逝去之后，此女入宫在李隆基身边待的时间最长。

玉真公主道：“皇兄，妹子真正多管闲事了。我当时见她那楚楚可怜之神情，心中不忍，由此带笺予兄。皇兄可将她召见一回，以慰其心。”

李隆基笑道："此女文才卓越，要是妹子喜欢，就将之度为女道士然后为伴可好？"

玉真公主摇手道："罢了，我今后不会再招惹皇兄身边之人了。度为女道士？万一皇兄兴致所致，又派人将她偷偷抬走，则如何是好？罢了，我不再多话，这就走了。"

玉真公主走了几步，又折转身道："对了，我知皇兄现在与玉环无话不说，妹子今日私传信笺一事，请皇兄不要多嘴了。"

"呵呵，妹子向来毫无畏惧之心，怎么今日变得小心谨慎了？"

"唉，皇兄与玉环终归是夫妇一体，我虽为皇妹，终究是外人了。"

"罢了。玉环待你向来敬爱有加，每见到稀罕之物，皆亲自捧着送入玉真观。放眼天下，玉环敬爱者唯妹子一人，我犹在你之下，又何来此语呢？"

"哼，皇兄如此说话，对玉环相护之情无以复加。不管怎么说，妹子今日传笺之事，皇兄务必烂于肚中，不许对玉环提及。"

"好了，我这就将此笺咽入肚中如何？"

玉真公主知道哥哥说什么也不会将纸笺咽入肚中，她话已至此，不用多说，遂展颜一笑，转身出殿。

玉真公主走后，李隆基又将江妃之赋读了数遍，其脑海中又回忆起与江妃相处时的情景。他看到赋中"君情缱绻，深叙绸缪"的字样，想起了江妃那双如一泓秋水的妙目，其中荡漾着无尽的柔情与撩人的风致，此为她当初最吸引李隆基的地方。那一时刻，李隆基心弦一动，心中泛起了一阵涟漪。

李隆基沉思片刻，唤过高力士说道："记得江妃最爱梅花，也喜珍珠的晶莹模样。近来合浦呈来的珍珠甚好，你这就派人赐予江妃一斛吧。"

江妃自将纸笺托玉真公主带走，即在紫宸殿里日思夜祷，渴望李隆基读赋后召见自己一回。谁知左等右等却等来了一斛珍珠，心思就变得

有些幽怨，她让送珠之人少待，转身至案前取过一纸素笺，在上面匆匆写就一诗，该诗题名为《谢赐珍珠》，诗曰：

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

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江妃写诗之时，心中情动，泪飞如雨，由此泪落纸上，变成了点点泪痕，恰似梅花之状。

江妃写完，素手轻抹泪花，将诗笺与那斛珍珠递于来人，说道："请转言高将军，务必将此物转呈圣上。"

来人亦知江妃系由高力士选拔入宫，他不敢怠慢，小心翼翼地捧着两物回到兴庆宫。

李隆基将江妃之诗细细读了数遍，一种温温的暖意涌上心头，就对高力士说道："萍儿由你访来，此女温柔似水，观其寂寥之情，却又似火熊熊。"

高力士不知如何回答，怯怯说道："江妃看似温婉恬静，其实性子执拗。她将陛下所赐珍珠退回，其实不该。"

李隆基叹道："后宫之人甚多，又有几人如江妃这样对朕一往情深？唉，男儿在世，若能得女子一腔挚爱，最难消受啊。她将珍珠退回，其实欲明其心迹啊。"

高力士难知男女两情相悦的滋味，也就难明李隆基所言的深意。

李隆基微微一笑道："萍儿如此一往情深，我也有些念着她了。"

李隆基念起江采萍，又顾及杨玉环的感受，这日晚间竟然不辞辛苦，乘舆自复道中进入大明宫紫宸殿，在此与江采萍密会。那江采萍想不到皇帝果然难忘自己，一时间百感交集，喜极而泣的清泪中有说不尽的柔情蜜意。

仅就情感上而言，男女差别很大。女人若动了真情，往往一往情深，对所爱男子专情日久；而男子囿于一时情境，可能对某女也倾尽全爱，然再获其他际遇，又会钟情他人。以李隆基的禀性，其对杨玉环的

宠爱发乎真情，且可持久下去，然江采萍身上拥有的柔情如诗如水甚为别致，他也难以忘怀，于是难忍心头之火再来寻爱。

是夕江采萍如水蛇一般缠绕在李隆基身上。寂静的深夜里，她用轻声慢语倾诉对李隆基的依恋之情，李隆基听来心中感激，只觉得她此前独对星河长天，将一番心事化成满腔思念与寂寥，心中不觉有些愧对她了。

杨玉环于晚膳时就不见李隆基身影，女人遇到此等事之时往往有着敏锐的预感，遂猜到明白皇帝有事瞒着自己。她不动声色，暗暗访查了皇帝此前常待的地方，依旧不见皇帝的踪迹，就由此判断道：皇帝是夕肯定离开兴庆宫了。

杨玉环是夜无法入眠，双目一直睁到天亮。

翌日，李隆基回到了兴庆宫，见到杨玉环面色疲惫，又未梳洗，遂惊问其故。杨玉环微微一笑，说道："妾夜里未见陛下，由此心忧，也就懒得梳洗了。"

李隆基心中有鬼，不愿深入叙说前一晚之事，就咧咧嘴，一笑置之。

杨玉环也默默无语，不再追问。

如此又过了两日，李隆基难舍江采萍的滋味，又重入大明宫再复故事。江采萍眼见皇帝又来，即纵体入怀，又与李隆基缠绵在一起。是时窗外月光皎洁，殿内灯光氤氲，江采萍的柔情蜜意似乎拥塞殿内的角角落落，令李隆基感受到了佳人似水。

蓦地，外面忽然有了动静，顿时破坏了李隆基的美好心境，他轻轻挪开江采萍，愤而呼道："为何喧哗？"

高力士是时一直候在殿外，此时怯怯入内低声禀道："陛下，贵妃……不知贵妃如何来了。"

李隆基闻言，心中顿时燃起无名火，就将佳人推开，斥道："她为何来此？哼，她意欲何为？"

高力士不知如何回答，轻声说道："这个……这个……臣尚未问

询，臣这就去劝贵妃返回。”

李隆基此时上了肝火，大声喝道：“你让她进来！”

高力士急忙转身，出门将杨玉环引入殿内。杨玉环入殿后发现皇帝此时已立在殿中，灯光下可见其脸色铁青，显然震怒无比，她急忙敛身下拜，说道：“妾得知陛下入了大明宫，就有些不放心，遂跟随前来侍奉。”

李隆基不理杨玉环，目视高力士道：“高力士，你速去查勘，到底是哪一个奴才多嘴？查实立刻棒杀。”

高力士应了一声，然脚步未动。

李隆基未提让杨玉环平身之语，可见其火气依然很大，其恨声斥道：“杨玉环，你身为贵妃，当知宫内的规矩。你尾随朕前来，就是对朕不敬，且妄动嫉妒之心。”

杨玉环不料李隆基如此愤怒，观其脸色，再闻其声，这哪儿是平日里情意绵绵的那个三郎呢？她就对自己的行为有了一些悔意，然心中的幽怨终究难平，遂抬头说道：“陛下，妾不敢有嫉妒之心。然陛下此前多次对妾说过，陛下春秋渐高，得妾侍奉最为称心。妾今日挂念陛下，怎么又成嫉妒之心了？”

其时江采萍在侧冷目旁观，李隆基见杨玉环竟然敢犟嘴，就觉得脸上实在挂不住，遂喝道：“你……你还敢与朕犟嘴？！高力士，速将她拖下去。”

杨玉环闻言跳起身来，傲然说道：“陛下，妾自己会走，不用别人来拖。好吧，既然妾来此陛下不喜，妾这就走了。”

李隆基见杨玉环如此倔强，愈发感到自尊受到了伤害，遂冷笑道：“哼，你想走了，你又走向何处？”

杨玉环道：“妾又有何处可走？只好回南熏殿了。”

李隆基此时早已恼羞成怒，说道：“你不用再回南熏殿了，这就出宫去吧！”此言一出，殿内之人皆惊呆了。

高力士趋前一步，禀道："陛下，此时宫门皆闭，贵妃如何出宫呢？请陛下息怒，臣先将贵妃送回兴庆宫吧。"高力士冷眼旁观，知道杨玉环今晚的行动激怒了皇帝，且杨玉环又与皇帝强项相顶，如此弄得不可收拾。若先将二人分开，待他们心静之后自然平息。

唐代宵禁极严，各城门及宫殿的殿门，皆有禁军守护。每日早晚按时开启、关闭，均以击鼓报时为号。此时诸门皆已关闭，若要夜开禁门，务必事先奏报中书门下核准方可。

李隆基此时已然暴怒，大喝道："胡说，我为天子，难道就不能使禁门开启吗？高力士，你就速将这个悍妒之人送入其兄宅中吧，朕不想再见到她。"

杨玉环见皇帝说出这等狠话，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火气也被激起，遂躬身施礼道："陛下，妾这就走了，如此就还陛下清净。"说完，就将脖项扬起，转身疾步冲出门外。

李隆基见状，竟然口不择言，说道："她……她这是还我清净吗？分明想气死我！嘿，她还自顾自地走了，我此前怎能宠上这样的人儿？"

高力士示意江采萍过来，然后说道："江妃，你速将圣上搀至座中歇息。陛下，老奴这就将贵妃送出宫外，然后再来侍奉陛下。"

李隆基此时兀自嘴硬，斥道："什么贵妃？你告诉她，这个贵妃的名号自今夕始，就从此没有了。"

高力士知道皇帝正在气头上，这个时候什么话都不要多说，就向江采萍使了个眼色，然后转身出外。

高力士将杨玉环送入杨銛宅中。其宅居于崇仁坊内，离兴庆宫甚近。其时杨銛因身为杨玉环亲兄的缘故，被授为殿中少监，是为四品官员，且此宅也系李隆基赐予，可谓皇恩浩荡。

杨銛见妹妹深夜被高力士送至宅中，又见妹妹满脸戚容，以泪洗面，不禁错愕万分，急问缘故。

高力士见府内一时忙乱，急忙一把将杨銛拽至一旁，沉声说

道："此事重大，不可多问。你速备净室一间，将贵妃迎入其中，另寻妥当人儿相陪，不许其他闲杂人与贵妃接触。"

杨铦见机甚快，急忙说道："东客房甚为整洁，贵妃又素与内人亲爱，今晚就让她们姑嫂同居此室吧。"

"如此甚好。你这就吩咐下去，待咱家与贵妃说上几句话之后，我们再叙说详细。"

杨玉环就被迎入东客房之中，经历了巨变及一路上的哭泣，杨玉环的心情此时稍稍平静下来，高力士察言观色，就徐徐劝道："贵妃呀，今日的事儿却怨不得圣上，还是贵妃失于计较了。"

杨玉环心中虽有悔意，嘴上依然硬气，说道："哼，过六旬的人了，儿女一大堆，犹如馋猫儿一样。哼，我从此不再入宫，也就图个耳目清净。"

高力士叹道："贵妃呀，此等话儿今后不许再提。老奴想问贵妃，果然决绝如此吗？"

杨玉环也知现在弄得不可收拾，遂低头不语。

高力士颔首道："这就对了。其实圣上与贵妃皆有不舍之意，今日气头之上不免各说气话，若贵妃答应老奴一件事儿，老奴设法弥合今晚的局面可好？"

杨玉环就有了热切的眼光，问道："高将军有话请讲。"

"嗯，今晚之事，不许对外人提及，就是今后见了圣上，也不许强项顶嘴。"

杨玉环阖目沉默片刻，然后说道："妾知道了。"

高力士露出笑容，说道："如此甚好，老奴这就回宫了。请贵妃放心，不出二日，老奴自会请圣上将贵妃迎入宫中。"

杨玉环于是欠身为礼，说道："妾深谢高将军玉成。"

高力士临走之前，又郑重嘱咐杨铦道："今日之事，非同小可。你

须诫约宅中之人，今后不许对外人提及贵妃出宫之事。”

杨铦此时惶恐万分，唯有连连答应。

第十四回　杨钊投机获官阶　李白漫游邀杜甫

杨玉环被逐出宫，李隆基在紫宸殿里吹胡子瞪眼恼怒了良久，江采萍在身边小心劝慰，依然难熄李隆基胸中怒火。他本来一团高兴，想与江采萍重温旧情，不料经杨玉环来此一搅，心情全无。高力士返回之后，李隆基说道：“高将军，我们这就回去吧。”

高力士知道皇帝此刻脾气很大，当然唯命是从，小心侍奉；那江采萍肯定不舍皇帝离开，也不敢开言央求，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皇帝乘舆消失在夜幕之中。

李隆基回到兴庆殿，脸色阴沉问高力士道：“那泼妇现在如何？”

高力士知道皇帝尚在气头上，他现在开口询问，说明他毕竟还记挂着贵妃的行止，遂小心答道：“陛下，贵妃已然安歇，臣已嘱杨铦夫妇好生看顾，不许外人滋扰。”

“嗬，她倒是歇下了？将朕闹得七荤八素，自己反而无动于衷。”

高力士心中暗笑，看来皇帝与常人并无不同，现在他们呕气又与寻常夫妇有何区别了？皇帝的口吻中没有任何掩饰，将对贵妃的怒火、抱怨乃至莫名的关切都彰显无余。他于是躬身答道：“陛下，贵妃也是伤心欲绝，且已有悔意。臣临走之时，贵妃泪流满面请臣转告陛下，说她知错了。”

李隆基刚才颇伤自尊的心灵现在总算得到一些修补，心间就有了些安慰，口中犹斥道：“哼，现在后悔，已然晚了。力士，此女平时好像毫无心机，不料妒心如火，竟敢尾随于朕行泼妇之事。”

高力士心想还是将皇帝劝上榻最好，他此时怒火未熄，自己说什么也是枉然。也许他睡上一觉明晨醒来后，心火已熄，那时方为进言的时机，遂说道：“陛下，时辰不早了，还是及早安歇吧。”

李隆基此时说话的欲望甚强，嘴巴张了张，本想继续说话，然看到高力士低眉顺眼的模样，也就失去了兴致。他此时没有心情再召他人侍寝，卧入榻上，眼前一直晃动着杨玉环的身影，她一忽儿娇笑憨态，一忽儿薄怒倔强，弄得李隆基无法入睡。鼓交四更的时候，他方进入半醒半梦之间。

高力士早早前来侍候，他得知皇帝晚上睡眠不好，愈发小心谨慎。果不其然，李隆基起床之后，接连办了三件比往日特别的事情。

李隆基洗面之时，忽然觉得水热，遂端起面盆将水泼向两名侍候的宫女，骂道："蠢奴才，将水弄得如此热，莫非想烫死朕吗？拉下去，掌嘴。"

两名宫女心中大呼冤枉，洗面之水与此前并无二致，如何就热了？然皇帝震怒，这确实是真实的，挨打就成为必然，那是无法分辩的。

众人好不容易将李隆基侍候着用完早膳，若按往日光景，此时正是朝廷重臣入宫面圣的时候。李隆基此时却吩咐高力士道："高将军，你让他们回去吧，朕今日不想见他们。"

高力士依言办理，边走边想道：皇帝的心情看来依然没有恢复，且到了无心理政、迁怒他人的地步，自己该如何处之呢？

及至高力士回到殿中，又看到了令他目瞪口呆的一幕。

一个日常在文案前侍候的太监正跪在当殿，李隆基先是挥掌扇其脸，继而抬脚将其踹倒。

高力士知道这名太监精细稳妥，不知道他如何得罪了皇帝，就疾步过去问询究竟。李隆基气冲冲地骂道："这个狗奴才，送来的茶水要烫死朕呀。高将军，把他拖下去，好好教训一番，让他知道今后如何办事。"

高力士急忙挥手召人，令他们将此太监拖下去。一样的理由，皇帝今日先责宫女，再打太监，高力士此时已然知道皇帝的真实心意了。他先将皇帝扶坐至胡床之上，待李隆基喘息既定，然后缓缓说道："陛下，外面风清气和，不如臣伴陛下出外走动一回，如何？"

李隆基没有好气，见了高力士却不肯将火发到他的身上，就长叹一声道："唉，朕今日乏得很，没有劲儿走动，你且到一边，让朕独自静上一静。"

高力士心中暗笑道：贵妃出宫不过一日，皇帝已然心躁气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夫妇相处若久，双方从对方的体态、气味乃至心理上往往产生依恋，二人本来琴瑟相和，乍生冷遇，心中顿时生出难识滋味。李隆基此时的表现正是如此，然杨玉环系他亲口逐出，现在虽心念难忍，又如何能出口令她返回呢？

高力士既明皇帝的心思，就在那里暗动脑筋。天下之大，也只有高力士最适合办好皇帝的尴尬之事。他趋前一步低声说道："陛下，老奴刚才忽然想起，贵妃出宫太过匆忙，其日常使用供帐、器玩等物未曾携去，且贵妃饮馔甚精，那杨铦宅中肯定缺少。"

李隆基此时的焦躁皆因杨玉环不在身边，昨晚的愤怒早已灰飞烟灭。然他此时依然绷着脸，打量了高力士一阵，缓缓说道："这泼妇走就走了，还用管她如何起居吗？杨铦宅中诸物不缺，又如何委屈她了？"

高力士赔着笑脸道："老奴昨晚见贵妃已生悔意，又见她以泪浇面，她若见旧物，许是能心情舒缓一些。再说了，贵妃旧物放在宫中无用，她见旧物定能感受皇恩浩荡，心中更加追悔不是？"

午牌时分，百余辆车儿满载着器物及御膳出了兴庆宫，一径来到杨铦宅前。高力士不辞辛苦，又亲自走了一遭。自从前一晚杨玉环出宫，杨铦一家乃至杨玉环的三个姐姐皆惊惶万状，现在看到高力士携带一溜车儿前来送物，心中的忐忑顿时落于地面，心中又充满了希望和快乐。他们知道，自己的富贵和前程皆拜杨玉环所赐，若杨玉环从此被逐，那么一损俱损，他们皆知自己的处境。现在皇帝送物送食，显见此事尚有希望。

高力士与杨铦说了几句话，然后又入室拜见贵妃。

高力士有此过程，回宫后方才可以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劝说皇帝。

“陛下，老奴见了贵妃，就见她素面未饰脂粉，脸上兀自挂满了泪痕。老奴听杨铦妇人说，贵妃昨晚一夜未眠，啜泣不已。”

“她也将朕折腾得一夜难眠。”

“老奴亲手将单笼金乳酥饼奉上，并说此饼系陛下金口钦点。贵妃闻言后，又哭得梨花带雨，最后哽咽着说道，她只好面向兴庆宫跪谢了。”

“嗯，她还说了些什么？”

“贵妃说道，陛下待她何等关爱，她其实不该犯执拗性子，由此惹恼了陛下，现在想来，她实在悔死了。”

李隆基脸色稍微平和了一些，听到杨玉环说出悔恨之意，他的心间也得以舒缓，又问道：“高将军，别是你编来她的话来哄我开心吧？这泼妇向来较真，让她认错，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

高力士脸现惶恐之色，躬身答道：“陛下，老奴不敢欺君，刚才转述之言，确实为贵妃真切之语。”

李隆基不再询问，起身说道：“高将军，你陪朕到外面走动走动。朕今日在殿内呆坐至今，确实有些闷了。”

高力士心内窃喜，皇帝主动提出外出，说明他的心情较之前好了许多，看来自己为杨玉环送器物的事儿办对了。不过高力士陪皇帝漫步的时候，决计不提贵妃之名，而是多说皇帝爱听的事儿，努力逗皇帝开心。李隆基心情渐好，就开始有说有笑起来。

晚膳之前，高力士瞅着皇帝心情甚好的当儿，躬身禀道：“陛下，老臣以为可将贵妃召回宫中，令其陪陛下用膳才好。”

李隆基稍稍一愣，脸面上毕竟还挂不住，说道：“朕独自用膳，何必叫她？”

正当高力士满怀失望的时候，李隆基又缓缓说道：“现在不用唤她，可待夜幕张起时，再唤她回宫不迟。”

高力士顿时喜出望外，因思皇帝如此安排，大约缘于贵妃昨夜离

宫，今夜再召回，那么贵妃的行踪就少有人看见，此事就变得相对无声无息起来。

是夜从杨铦宅到兴庆宫的诸门悄悄洞开，杨玉环去而复归。杨玉环见了李隆基即涌出热泪，然后伏地谢罪，李隆基欣然抚慰，伸出双臂将其搀起。是夕二人如何相对互诉衷肠，不得而知。李隆基第二日在宫内大摆宴乐，召杨玉环的三个姐姐与杨铦夫妇入宫尽欢。席间，李隆基看到如杨玉环一样美貌的三个姐姐同坐，顿时龙心大悦，依她们姐妹族家的排行，呼崔氏为“大姨”、裴氏为“三姨”、柳氏为“八姨”。后一日，又下制封崔氏为韩国夫人、裴氏为虢国夫人、柳氏为秦国夫人，此为国夫人的地位，朝廷每年还要赐予每人千贯脂粉钱。

此后三位夫人可以随意出入宫禁，四姐妹陪同皇帝或宴饮，或娱乐。李隆基身边有此四佳人陪伴，她们又是至亲，相处得极为融洽；而杨玉环让几个姐姐候在皇帝身边，皇帝再无机会瞧见新爱，也与自己的心意相合。

五人在一起时最爱玩樗蒲。

樗蒲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流传至今，早已成了各色人等熟稔的游戏。

樗蒲从最早的盘、杯、矢、马演化至今，简化为棋盘和骰子。骰子为五枚，两面分别涂有黑色和白色。黑色的一面中，有两枚刻有牛犊之形；白色的一面中，有两枚刻有野鸡之状。掷骰时，若掷出五枚全为黑面为“卢”，可得彩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可得彩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得彩十；五枚全白为“白”，得彩八；以上四种彩为“贵彩”。另有开、塞、塔、秃、撅、枭六种“杂彩”，其得彩较少。若得贵彩可以连掷，可以打马，得以过关，而杂彩则否。

诸彩中自以“卢”彩为最好，人们游戏之时为了争胜，在掷彩时往往连声喝呼卢彩，将场面渲染得甚是热闹，此场面就称为“呼卢”。

李隆基与诸姐妹们宴饮之后，即聚在案前掷骰开赌，场面上“呼卢”之声及惊呼之声甚是热闹，往往深宵方散。

玩樗蒲时有一项精细活儿，即是计算彩数，一盘结束后方才结账。此前李隆基等人各凭记忆结账，往往各说各理，纠缠不清。赌博之时要

有“博品”，其输赢务必剖分得明明白白，这五人既为至亲，又视钱为无物，然结账时却吵得非常认真，李隆基贵为皇帝，一样为了彩数争得面红耳赤。

为了平息纷争，“三姨”虢国夫人奏请再入宫时携带一人前来点数，李隆基当然答应。此人在侧点数，果然记忆甚准，一盘下来，若有人提出异议，他当即将全盘的局数复述一遍，某人彩数单局多少，相加多少，说得一丝不差。

是夕玩骰又入子时，场面上少了此前的争吵声，李隆基玩得更加尽兴。戏罢之时，李隆基赞此人道：“好一个会理财之人。你不用再回蜀州了，就先授你为金吾曹参军，兼知闲厩判事。前职可让你能出入宫禁，今后这计数之职，就由你执掌了；至于后职，你日常可助王鉷理天下之财。”

此人闻言大喜，当即跪伏谢恩。

此人名杨钊，与杨玉环一个曾祖父，为杨玉环的远房哥哥。

杨钊生得体态魁伟，面貌俊朗，自幼好饮嗜赌，因游手好闲无进财之路，只好左右告贷，遇到窘迫的时候，竟然如乞丐般乞讨，由此被族人所恶。他到三十岁时，方才入蜀军为卒，后来积功被授为新都尉，如此混了两年被罢去，又穷困潦倒如旧。他一时无法，只好前去投奔杨玉环的父亲。然此时杨玄琰已然病重，其弥留之际，嘱咐杨钊护视其家。

杨玉环的三个姐姐此时皆许婚他人，静待夫家将她们娶走就是；而杨玉环与杨銛尚幼，杨玄琰嘱咐杨钊将他们二人送至其弟家中。

杨钊满口答应，待杨玄琰逝去不久，却与杨玉环的二姐眉来眼去，两人就暗地里成就了好事。

某一日，杨钊技痒难耐，偷偷拿走杨玉环二姐的私房钱至成都玩樗蒲之戏，不料手气太差，将所携钱物输得一干二净。他无颜再返，于是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素与李林甫不和，他深知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一面深虑李林甫妄生事端排挤自己，一面又瞪大眼睛在朝中物色可倚靠之人。皇帝宠了杨玉环，又惠及杨门，章仇兼琼得知了杨玉环的渊

源，顿时计上心来，这日就唤来蜀中大富豪鲜于仲通商议。

自古以来官商一体，鲜于仲通在蜀中呼风唤雨，少不了与蜀中高官来往甚密，于是二人私谊甚笃。其后鲜于仲通得章仇兼琼之助，被朝廷授为朝议郎，此虽为散阶之官，毕竟有了官身。章仇兼琼见了鲜于仲通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说道："贵妃昔为蜀人，她能成为圣上宠妃，实为蜀中之幸啊。鲜于兄，愚弟有个计较，想让你去京城走一遭。若想见到贵妃太难，然见到她的三个姐姐应该不费周折，她们离蜀入京不过数年，你为蜀中名宿，找她们聊聊蜀中之事，颇在情理之中啊。"

鲜于仲通当然明白章仇兼琼的用心，笑道："章仇大人早该有此思虑，不过现在想起也不为晚，只不过让我入京，非为合适之人。"

章仇兼琼还以为鲜于仲通有其他想法，急忙说道："请鲜于兄放心，鲜于兄此次入京，其车马之费乃至京中用度，包括赠送礼金礼物，都包在愚弟身上。"

鲜于仲通瞪起眼睛，不悦地说道："章仇大人如此说话就有些见外了，此行所费之资又有几何？我之所以说自己不合适，缘于我身边有一个最为合适之人。"

"哦？此人姓甚名谁？"

原来杨钊身无分文四处游荡，某日恰遇鲜于仲通。鲜于仲通一生阅人无数，看到此人生得器宇轩昂，非为草根人物，遂细问了杨钊的家世及人生际遇。杨钊此后就入鲜于府中为门客，鲜于仲通知道他生性好赌，偶尔也赏钱予他。如此一来，杨钊将鲜于仲通视为恩人，遂一直在其府中滞留至今。

章仇兼琼得知了杨钊家世，又知他与杨氏姐妹渊源颇深，遂大喜而呼："好哇，想不到鲜于兄府中竟然藏有这样一位人物，就是他了，天降此人来助我们啊。"

杨玉环成为皇帝的宠妃，其近亲可得皇帝"推恩"获得官职，杨钊作为其远亲，说什么也轮不到他的份儿。待杨门显赫天下之时，杨钊也动过心思想去攀亲占些便宜，奈何想起自己当初绝情吞金的往事，终究不敢上门。

杨钊此时已娶了一位蜀中之娼为妻，且生有三个儿子，日子过得潦倒困顿，那娼妻得知丈夫有此渊源，就接连逼他到京中攀亲。杨钊心有苦楚，只好左右推搪。

章仇兼琼于是授杨钊为“推官”，令其以贡献“春绨”的名义前往京城。杨钊眼见自己骤然成为官身，又见章仇兼琼待自己甚是礼遇，恩人鲜于仲通的眼中也似换了神色，再观随带礼物甚丰，于是欣然起行。

杨钊行至郫县，又得到了章仇兼琼为他备好的价值百万贯的蜀货。他此时虽对自己往日待杨家姐妹的薄行忐忑不已，然自己向她们奉上礼物，再送上笑脸，然后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言说当初的无奈，往事许是会烟消云散。

杨钊知道她们姐妹中以“三姨”虢国夫人最为凌厉多言，自己与她曾有肌肤之亲，那么此行入京，首要者要先将她说服拿下，其他人也就不在话下了。

虢国夫人裴姓丈夫一年前刚刚病逝，她于是成为了新寡妇。她们四姐妹美貌相若，然性情各异，虢国夫人生得如一朵紫色的玫瑰花，其体态较之杨玉环稍微瘦一些，面容冷峻时如霜雪，奔放时则灿烂如花，快言快语，嘴巴向来不饶人。她得知杨钊入宅拜访，昔日的不堪往事顿时涌上心头，脸色复为冷峻，羞恼之色跃然于脸上，骂道：“何方猪狗之人？也敢妄自入宅！让他哪儿来的就滚回自己的狗窝。”

仆人于是传话杨钊道：“夫人说了，让你滚回自己的狗窝。”

杨钊颇有耐心，闻言微笑不语，乖觉地退出门外，然后立在大门之侧静静等待。

虢国夫人生性淫荡，否则也不会在闺中与自己的堂兄私通成奸。她自从嫁了裴姓丈夫，虽育有子女数人，然犹难笼其心，私下里常有不忠于丈夫之事。及至因杨玉环得贵又入京中，其常呼俊男厮混，竟然不避丈夫耳目，裴姓丈夫早逝，实与其淫荡有莫大干系。这日听闻杨钊来访，其首先想起他绝情偷金之事，由是愤怒满胸，然过了片刻，心中的绮念油然而生。

杨钊模样俊朗，又能说会道，由此俘获了虢国夫人少女之时的芳心，并以身相许。大凡女子最难忘自己的初恋男人，初恋时的一颦一

笑，或者触摸亲吻，乃至此后的肌肤相亲，记忆最为深刻，此后的岁月中，竟然能深深地融入血液之中挥之不去。其实初恋男女果然成家待在一起，由于岁月的磨砺，起初的记忆许是会模糊起来，再加之龃唔反目，极可能使初恋的美感荡然无存。虢国夫人当初正在情浓之时，杨钊却消失无踪，她由此心生恨意，然那些初恋的美好也随此恨意愈加清晰。

仆人回室禀报："那人混赖无比，就站在门侧一动不动。夫人，下人们前去将他驱走如何？"

虢国夫人没好气地说道："就让他站在那里吧。我倒想看看，此狗到底有多少耐心。"

杨钊由此一站，直站到太阳及顶，不觉两个时辰就过去了。

虢国夫人一直在室内询问杨钊的动静，其间无数次想起当初二人的好事，嘴角间不禁浮出期盼的笑纹，春心于是慢慢荡漾起来。眼见到了午膳的时刻，她的心终于软了下来，唤道："让他进来吧。"

待她看到年届中年的杨钊入得室来，其模样未改，且少了一份稚嫩，多了一份成熟，眉宇间的风霜之色又让她顿生垂怜之情。其心情如此，脸上却故作冰霜之色。

杨钊入室后即跪倒在地，叩首说道："虢国妹子，罪兄迟至今日方来探视，实为失礼，乞妹子垂怜。"

虢国夫人冷笑道："你不在蜀中快活，又如何想起我了？今日若非瞧在我们杨氏一脉，又如何许你登门？"

杨钊垂泪道："妹子其实不知啊，罪兄那日入成都，谁知掉入别人预设的陷坑中，竟将罪兄圈入房中囚禁。罪兄后来好歹逃出了樊笼，即前往寻妹，谁知宅中已空，此后再难知妹子踪迹。"

"哼，你满嘴鬼话，只会骗些三岁孩儿。你在蜀中又是赌钱聚饮，又是娶娼为妻，日子过得何等滋润，又如何想起我这苦命之人呢？"

杨钊闻言欣喜不已，她这段话中透出了两个含义，其一为她始终记挂着自己，否则如何能详知自己的经历？其二就是话中透出自怜之意，

女人若说出此等幽怨之语，显见她对自己未失情意。他于是又说道："罪兄后来得知妹子嫁人，再观自己潦倒模样，实在不忍去打扰妹子富殷平静的日子。唉，不料蹉跎多年，罪兄还是这等模样，只好恳请妹子垂怜了。"

虢国夫人想起杨钊这些年的日子过得困顿，也就抵消了自己多年来的怨毒之情。杨钊现为底层之人，而自己贵为国夫人，二者相较，她心中油然升起俯视之情，就有了赐予的快感，对俯伏在地的男人真的生出了垂怜，遂叹道："念你多年不易，我也不想深责。爬起来吧，该是用膳的时候了。"

她这句话实如天籁之音，杨钊当时就知道这个妹子原谅自己了，遂感激得又涌出清泪。虢国夫人见状斥道："老大的人儿，却如小儿女一样动辄出泪，成什么样子？"

这句话儿，又包含有娇嗔的成分。那杨钊嘴儿甚甜，实为撩哄女人的一把好手。既然竹竿儿横在面前，他当然会准确把握时机，顺着竿儿轻盈盈地爬入虢国夫人的心底。

午膳之后，二人又相对叙话。他们一个是心猿意马，媚眼如丝；另一个曲意逢迎、情意绵绵，所以未及片刻，即相拥滚入榻中。

乐事即毕，那虢国夫人轻眯媚眼，身子犹如软蛇一般缠绕在杨钊身上，满意地说道："嗯，想不到别去经年，你这似狗样的身子依然精进如斯。"

杨钊也会把握时机说些风话："妹子现在身边无人，若妹子不嫌弃，为兄常愿伴妹身侧。"

"嗬嗬，你别是又想打什么坏主意吧？若故技重演，既占我身体讨些便宜，再卷金逃得无影无踪，我又到何方寻你？"

"我现在敢吗？妹子，你现在就是持棒赶我走，我也要赖在这里了。"

"真是赖狗一个。"虢国夫人娇嗔道。

杨钊既与虢国夫人再续旧缘，也就可以顺利地拜见韩国夫人、秦国

夫人与杨钰，以叙亲情之谊。二人又鬼混多次，虢国夫人终究不忍放杨钊再回蜀中，遂荐杨钊入宫帮忙计数，杨钊由此就挤入了京城。

章仇兼琼的这一计策果然收到实效，其时他正在乐山营造弥勒大佛，然耗资巨大自己难以筹措，杨钊就请求李隆基为其拨去专款，使大佛终于落成；此后章仇兼琼又被召入京中任户部尚书和御史大夫，实在大占便宜。此为后话，且按下不提。

再说李白那日怀揣李隆基赐予的百金出了长安，欲去洛阳和高适相会。王昌龄此时早已不在洛阳居住，其先以汜水尉改授江宁丞，李白出京时又闻王昌龄刚刚因事被贬为龙标尉。龙标县位于古夜郎国地面上的夜郎郡内，其离京城遥远，李白行在路上对王昌龄思念不已，某夜以《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尉遥有此寄》为题吟成一诗，以寄相思之意，诗曰：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李白到了洛阳，不免将见不到王昌龄引为憾事，然高适却向他引见了二人，令李白又多了几分欣喜。

高适将李白引入旗亭酒肆款待，他们上得楼面，就见二人起身迎候，四人团团行礼，高适笑道："太白兄，你之大名早已响彻天下，那是不用多介绍的。这二位亦为同道之人。何谓同道之人呢？一者好酒，二者好诗。"

李白见面前二人皆眼露欣喜之色，且其中饱有对自己的崇拜之情，遂拱手问道："好呀，敢问二君台甫？"

高适答道："太白兄，这位左面之人，名岑参，系荆郡南阳人，天宝三载中进士，刚刚被授为安西节度使幕府书记，你来得挺巧，再过数日，就要动身赴西北了。"

李白喜道："久仰、久仰，李白见过岑君数诗，其诗风颇与达夫相似，今日相会，实为有缘呢。"

岑参笑道："谪仙惊破长安，太白兄自从入了京城，天下谁敢再言

诗呢？”

数人顿时仰头大笑。

李白终不能脱去辞官的郁闷，自嘲道：“想我李白诗酒冠天下，入了京城不过为一帮闲伴当，纵有诗才，又有何用呢？为诗之时，莫若对酒当歌来得畅快。”

高适打断李白话头，手指右面之人，说道：“太白兄，此人姓杜名甫，字子美，现居于巩县，近来多来往于两京之间……”

李白又插入话道：“哦，我虽未睹子美之面，却见过子美之诗。那首《望岳》之诗，我曾经诵读多次，我当时猜测，子美许是应举之时有感而发吧。”杜甫生得精瘦，脸盘黝黑且如刀削一般挺直。年龄虽比李白年轻十六岁，然他们立在一起，似乎年龄相仿，较之李白那飞扬的性子，杜甫脸上布满了愁苦，好像还要比李白更老相一些。现在李白提起《望岳》之诗，其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句在民间广为传诵，实为杜甫的得意之作。他拱手谢道：“拙诗能入仙人法眼，实为杜甫之荣幸。那年应进士举落第，由此漫游齐、赵之间以排遣郁闷，故有此诗。”

李白呵呵笑道：“子美望岳不止，看来这企望登顶之心终究难以泯灭。呵呵，只是你我今生的希冀，恐怕渺茫得很。子美既爱漫游，我们从此就结伴如何？”

杜甫道：“若蒙谪仙太白青眼，杜甫幸何如之！”

高适知道李白弃官离京的滋味未必就好，且又提及杜甫科举之事，杜甫屡考不中，实为其伤心郁闷之处，遂招呼众人道：“好好的座儿不坐，尽顾着站着说话了。大家这就入座吧，太白兄，愚弟今日专为你准备了上好的蜀中烧春酒，不知能如意否？”

李白道：“烧春酒？好呀，此物得来不易，不知达夫如何觅得？呵呵，当初李适之自韦坚处赌来百坛烧春酒，未及旬日就被‘八仙’饮尽，那种滋味，今日思来意犹未尽啊。”

“此物得来不易，且价格不菲，由此量少，恐怕太白兄今日不能尽兴。我们先饮此酒，此后再饮荥阳的‘土窟春’如何？”

“不妨，不妨，只要为酒，李白皆能尽兴。且‘土窟春’一样有名，又何分彼此呢？”

杜甫与岑参看到李白谈酒时顿时眼光发亮，二人对视一笑，方信此前李白嗜酒如命的传说。

四人端起酒盏欲饮，李白忽然停盏说道：“对了，我有一约，须酒前叙说方能说得明白。否则酒多之后，那时舌硬神迷，许是就忘记了。”

另外三人放下酒盏，静听李白剖说。

李白道：“刚才达夫说过，我们皆为同道之人，诗酒以外，也不可少了漫游之事。此时离仲秋不远，我听说汴郡那里菊花冠绝天下，且有古吹台。岑君数日后即远赴西北也就罢了，我们三人届时就在古吹台相会如何？”

高适与杜甫当然无异议，此约就此定下。

四人中酒量以李白为冠，其他三人量亦非浅。他们此后你来我往，喝得甚是畅快。李白其实为熟醉之人，往往数盏酒入肚，醉态即现，此后不管饮得再多，此醉态保持恒久，并无二致。李白这日堪堪饮到六盏酒，醉意已涌到脸上，他端起酒盏仰头饮尽，大声说道：“我以诗名得睹圣颜，最终挂冠而去，呵呵，‘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诸君，李白就是蓬蒿人，恐怕今生难改了。”

三人看到李白那狂放的模样，知道他心中有着无尽隐痛。岑参起步来到李白面前举盏祝道：“太白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我等有缘相聚，即为人生得意之事。来，愚弟敬兄一盏，今后我们天各一方，许是难聚了。”

李白就与岑参同饮一盏。

李白的心意终究难平，又转对杜甫说道：“子美啊，你可谓生不逢时。自张丞相罢相之后，朝中重臣多为无才之人把持。你想呀，这些人本身无才，遂视天下贤人为眼中钉，他能够让你们考中吗？哼，自天宝以后，能得中者逐年减少，你莫非不知其中奥妙吗？要我说，你干脆别再考什么生员，随我一同漫游天下最好。”

杜甫心中不以为然，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此路虽艰，终有出头的时候。杜甫现在家徒四壁，囊中羞涩，若非循着科举之路苦苦坚持，由此熬个一官半职，他实在不知自己今生还能倚靠什么。

高适叹气不语，他对朝廷现状略知一二。自从李林甫成为主宰相，文士的境遇日渐艰难，不说科举之路因录用渐少而日显狭窄，就是已被诠选授任之人也难得好位置。

李白乘着酒兴，说话欲望甚强。想是他出京之后一路郁闷，现在终于遇到可以倾诉心声之人，由此直抒胸臆。他又饮尽一盏，继续说道："我未入京之时，见天下阜康富足，想到圣上励精图治由此造就天下，就对圣上充满了仰慕之心。咳，谁知在京中待了不久，心境却大为不同。"

杜甫关切地问道："有何不同？"

"圣上宠了贵妃，竟然废了早朝，将朝中之事交予李林甫办理，他与贵妃整日里优游赏玩，那日子过得十分惬意。我名为翰林供奉，难见朝廷公文，却成了皇帝的帮闲之人。"

高适笑道："太白兄之《清平调》传唱天下，莫非为帮闲之作吗？"

众人闻言不禁莞尔，《清平调》盛赞杨贵妃美若天仙，其诗甚美，李白写作此诗，明写杨贵妃，其实想以自己的诗才取悦李隆基，其中也有邀宠之心。

李白闻言，心中五味杂陈，叹道："诸君未曾见过贵妃，唉，她之美貌，她之风度，她之歌舞技艺，实在冠绝天下。我起初对圣上纳子媳为妃不以为然，然见了贵妃之面，方知其中缘由。"

高适问道："是何缘由？"

李白道："常人见了贵妃尚难把持，何况圣上？"

其他三人闻言皆大笑，纷纷说李白饮酒过多，以致说话颠三倒四。

李白瞪起眼睛，大声道："我如何颠三倒四了？常人见了美貌妇人，心中虽有爱意，能够出手横刀相夺吗？嘿嘿，我如此说话，难道有错吗？"

众人觉得李白说的虽为歪理，然也有几分道理，遂默默无语。四人虽为同道之人，也只有李白曾近得皇帝之身，且与京中显贵之人交往颇多，那么也只有李白有资格说这种话。

李白又目视杜甫道："子美呀，还是刚才那句话，考什么劳什子的生员？你若考中，定会生出无尽的闲气。皇帝怠政喜游，奢侈无度，那李林甫嫉贤妒能，权倾天下，近来又起用酷吏，使'吉网罗钳'横行天下。呵呵，什么盛世？什么富殷？我看不过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罢了。子美，我们从此漫游天下，快意山水，岂不是强似官场行尸走肉一般的活法？"

杜甫心中并不认同李白之言，然李白如今诗冠天下，自己名声轻微，能得其青眼有加，也令他感动万分。他闻言上前又与李白共饮一盏，说道："诚如君言，杜甫敢不从命？"

李白哈哈大笑，又俯身自己倒酒。高适事先准备好的烧春酒早已饮尽，此时所饮为荥阳"土窟春"酒，李白喝酒过了数盏之后，就不再辨酒之滋味，可见他但凡有酒即可，酒之品质如何尚在其次。

四人皆饮得熟醉，最后相携扶归。是夕洛阳街头上，有四人踉踉跄跄而行，路人闻其酒气，观其醉态，又见他们似癫狂般大声说话，遂努力躲避这四个不知何处出来的醉汉。他们哪儿知道，其中二人实为有唐一代称冠的诗仙诗圣呢？

秋风再起，宜人的天气将人们带入秋色之中。忽如一夜之间，汴郡城内大街小巷里的菊花齐齐盛开，花团锦簇，其盛状唯有洛阳牡丹盛开时方可媲美。

汴城外东南三里处，有一个秀水环绕、古木参天的所在，居中有一个高约五丈的高台，台上种植有名花贵木，更有殿宇亭楼，到了此季节，满台被各色菊花遮掩得密密实实，菊花的香气弥漫在高台周围。

此台名为"吹台"，系汉代梁孝王在此修建梁园时，为了在此吹弹游乐，由此增筑高台。梁孝王其实是在旧台的基础上增高加阔而已，这个吹台古即有之，那是人们为了纪念晋国太宰师旷而建。

师旷自幼眼盲，然听力超群，琴艺卓绝，且满腹经纶，能言善辩，

深得晋悼公和晋平公的信任及重用。师旷琴艺卓绝，能以琴音描绘出飞鸟的动姿和鸣叫，其琴谱《阳春》、《白雪》和《玄默》等曲实为千古绝唱，其身逝之后，仪邑百姓就在师旷住过的地方筑台建祠，并供上师旷抚琴的塑像，是为吹台现在之址。

李白、杜甫、高适三人果然依约齐集吹台，他们赏菊游台，凭吊师旷的古迹，由此逸兴湍飞，诗兴大发，各有佳作留存。

李白眺望蓝天白云，心中幽思顿发，感触地说道："遥想师旷当年，在此小桥流水，其焚香操琴，将天地万物动静皆集于其琴音之中，此种美韵，我辈惜于只能遥思了。唉，人生若能如此，夫复何求？"

高适笑道："太白兄寄情山水，有仗剑游侠之风。若师旷再世，他专一处静寻幽，太白兄如此性情，能与之长期相处吗？"

李白道："偶然为之，亦无不可。"

三人由是相视而笑，其意甚洽。

此后高适被转授为左晓卫兵曹参军，赴河西节度使幕府掌书记之职；而李白在汴郡又结喜缘，娶了宗氏夫人，他或游历天下，或与夫人举案齐眉，日子过得相对平静；至于杜甫，仍孜孜以求于考取功名，只是屡考不中，以致岁月蹉跎，可见命运造化，殊非强求而来。

第十五回　君王惘识安禄山　权相欲谋王忠嗣

安禄山现在身兼范阳节度使与平卢节度使二职，又得李隆基面授，当然要立新功表现一回。其回到营郡即召人开始谋划，待从王忠嗣那里借来的二万兵马到位，即发动一拨攻势。

王忠嗣拨来的二万兵马主要从河西军里抽调而来，王忠嗣令哥舒翰带兵前往。这二万兵马到了涿郡地面，即接到安禄山将令就地驻扎。

月余之内，安禄山纵兵向北猛攻，相继击破契丹人与奚人的营盘，捕获人众五万，由此获得东北大捷。捷报传到京中，李隆基闻讯大喜，当即下诏旌扬安禄山，并对参战将士给予了丰厚的封赏。

哥舒翰带兵驻扎后方，又为客军，朝廷的封赏没有他们的份儿，颁下的诏书中也未提他们的功劳。如此又过了月余，哥舒翰渐渐变得焦躁起来，遂修书一道，派人快马送至王忠嗣手中。

哥舒翰系突厥哥舒部的后裔，其能读《左氏春秋》、《汉书》，又仗义疏财，由此将士归心。王忠嗣之所以看重他，却是缘于哥舒翰英武绝伦。某日吐蕃兵盗边，侵入苦拔海并击杀唐军守将。王忠嗣即令哥舒翰前去主持防务，哥舒翰仅带年仅十六岁的一名家奴前去接管。孰料驻军副使倨傲不肯服从，哥舒翰遂拔出刀来一刀将他砍翻，由此震慑众人。这里的唐军因为主将被杀，早吓得龟缩垒中不肯出战。哥舒翰驱赶众人出垒，令他们在后掠阵，看自己如何厮杀。

哥舒翰常使一杆蘸金虎头枪，此枪重六十二斤，通体系用镔铁打造。却说两军对阵，哥舒翰一马一枪行至两阵中间，身后仅有那位名为左车的家奴步行跟随。双方擂鼓声中，就见吐蕃军阵中也缓缓走出三骑。

哥舒翰驱马跑动，口中大喝一声，瞬间就冲到敌骑面前。那杆金枪左右闪动，就见两人已然倒撞下马，剩下一人大惊，驱马斜刺里好歹躲过了金枪的招呼。倏忽就冲出了数丈之远。他又听到脑后马蹄声响，知道哥舒翰正在追赶，遂低头策马狂奔，于是八只马蹄在阵前“嗒嗒”乱响，马后扬起的尘埃形成了一道长烟。

蓦地，一声断喝如雷鸣似的，那吐蕃将领闻声一惊，不由得回头而顾，就见哥舒翰已将金枪高高举过肩顶，然后凝力前刺，此将顿时感到喉间一凉，刺痛后再无意识。哥舒翰挑杀番将，又奋力将尸体向空中一抛，竟然有五丈余高，众人眼睛一花，那尸体已然跌落地面。

左车飞奔而至，手提利刃斩下首级。众人这时才发现，左车的手中已提有两颗首级，敢情他随哥舒翰上阵，竟然是办如此的善后事儿。

哥舒翰挥手令唐兵冲锋，吐蕃兵由于遭此大挫，竟然折了锐气，阵脚很快大乱，由此大败。

王忠嗣得知哥舒翰的英勇事迹，赞道：“一枪连击三将，真英武也。”是役之后，王忠嗣奏请朝廷，授哥舒翰为右武卫将军。

哥舒翰在涿郡候王忠嗣复书，这日终于候到，他阅罢回书即驰往范

阳。

安禄山此时已从营郡回到范阳，闻听哥舒翰在门外求见，遂同意入内。哥舒翰入衙后向安禄山欠身为礼，说道："安大使，末将奉王大使将令，刻日就要返回河西，今特来辞行。"

安禄山听了觉得有些不顺耳，遂冷颜说道："哥舒将军此话从何说起呢？这二万兵马奉圣旨归入本大使统辖，又哪儿来的王大使？哥舒将军，你率本部兵马欲往何处，须奉本大使将令才是。"

哥舒翰的祖上系突厥部族酋长，归入大唐节制后，也官至大都督之职，这安禄山虽号称突厥人，其身上流淌的血液实在说不明道不清，殊非突厥正宗。哥舒翰此前与他人谈起安禄山的来历，语气中颇有不屑之意。他现在见安禄山脸现倨傲之色，心中的不屑又腾然而起，就强压火气说道："末将奉旨来此，此前谨遵安大使将令，不敢有丝毫差池。然末将之所以领兵前来，圣旨里说得很明白，即是安大使暂借一时，待此战完毕，可当即归回河西。如今战事已毕，末将奉王大使将令返营，有何不可？"

"对呀，不过小胜一场，又何谈此战完毕呢？哥舒将军，本大使正在筹划下一场战事，你且静待时日，本大使还有倚重你的时候呢。"

哥舒翰见安禄山施出了耍赖之法，心中的怒火更炽。若依安禄山所言，这战事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大唐与契丹人的战事已断断续续打了数十年，那么自己就要这样长久地耗下去吗？他于是坚决地摇摇头，说道："王大使来书言道，当初安大使与王大使在圣上面前，圣上说过为保首战成功可借兵二万，战事完毕即归还。安大使取得大捷，捷报满天下，朝廷又有封赏，则首战已毕。"

安禄山之所以借兵，又将之放在后方，实有他的考虑。别看安禄山生得蠢笨无比，内心的诡计却是花样百出。他知道河西军久历战阵，将士骁勇，就向李隆基出言借兵。然河西军若为此战的主力，岂不掩了自己的功劳？他于是将之放在后方，使用"拖"字诀，假以时日，将这二万兵马分解，最终由自己统辖。谁知王忠嗣较真，这个哥舒翰也对王忠嗣忠心听从。他思念至此，脸上就浮出笑容，笑道："哥舒将军何必性急呢？许是王大使当初记差了圣上的言语呢？这样吧，你先安心回涿郡驻扎，本大使再向圣上请旨。你应当知道，圣上如今颇重东北境军事，你若离去，引起阵脚大乱，还是要稳妥一些最好。"

安禄山的言语中隐含有威胁的意思，哥舒翰当然听得出来，然他并不畏惧，平静地说道："好呀，若有圣上谕旨，末将定当遵从。然现有王大使军令，末将唯有听从，克日拔营回归。待安大使请得圣旨后，我们再反身不迟。"

安禄山大怒道："哥舒翰，本大使亦为你之上官，且你现在在我统辖之下，你到底要听谁的将令？"

哥舒翰此时依然平静无比，淡淡地说道："末将为朝廷的命官，现忝居右武卫将军，由安西节度使统辖，和范阳节度使与平卢节度使并无干系。安大人，末将若由你统辖，须请得朝廷改一下末将的职号为好。"

安禄山听到其话音中有讥嘲之意，心中怒火更甚，遂冷冷地说道："哼，若无本大使的将令，你能走出范阳地面吗？"

哥舒翰毫无畏惧之意，拱手说道："安大使，末将这就告辞了。末将所部为官军，所行之处为大唐地面，则行军之时并无阻碍。若有人敢妄自阻挠，我手中的金枪也不是吃素的，至于能否行出范阳地面，就不用安大使劳心了。"他说完此话，即昂然而出。

安禄山那双被推挤在肉面中的小眼冒出火来，他虽说出威胁之语，也知哥舒翰果然离开并无阻碍，他说什么也不敢领兵相阻。

安禄山确实在筹划下一场战事，他此时早已与契丹人和奚人达成默契。只要唐军进攻，他们稍稍抵抗一下即退走，并捎带着让唐军抓获一些俘虏。安禄山凭借这些俘虏可以向朝廷邀功请赏，而契丹人与奚人也没有什么损失。譬如上次战事俘虏五万人，这五万人已被逐批放还本族，且安禄山还赠与他们一些钱物。

两者皆有利的事儿，当然一拍即合。自此以后，安禄山这里捷报频传，并得到了朝廷的大批封赏。

安禄山深谙为将之道。某将镇守边关，将所辖地境治理得平平安安，安禄山绝不为此等傻痴之事。因为边关太平无事，就少了皇帝和朝廷的注意，得不到封赏不说，肯定还会被遗忘；至于骁勇厮杀之事，安禄山也不想为，因为毙敌一千，自伤八百，万一某战失败，则前功尽弃，那张守珪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

安禄山于是就祭出此招妙法儿，果然屡试不爽。

哥舒翰带领二万兵马返回河西，将此行详情一一向王忠嗣进行了禀报，王忠嗣听得认真，还让他将向安禄山辞行的情景再复述一遍。

其时封常清被授为安西节度使远赴安西四镇，高仙芝作为节度判官随行。王忠嗣身边仅有李光弼跟随，李光弼是年刚满四十岁，时任云麾将军、安西节度使军府兵马使。李光弼性格严毅，沉静果断，善骑射，有韬略，其任赤水军使之时，独力连破敌军，由此大获王忠嗣赏识。此后王忠嗣待之甚厚，虽哥舒翰等人也难以与之相比。

王忠嗣听完哥舒翰的叙述，赞道："哥舒将军毅然领兵回归，不畏安禄山恫吓利诱，真将军也。哼，这安禄山故意曲解圣上的旨意，是何居心？"

李光弼一直在侧听哥舒翰讲话，此时微笑着问道："哥舒将军许是初识安禄山吧，不知对他的观感若何？"

哥舒翰道："一个如圆球似的死胖子，实在难看。也不知此人到底有何长处？圣上竟让他身兼二职。嘿，他时常以突厥人自居，我突厥人上马能战，下马健步如飞，哪儿生出这样一位惫懒人物？真令突厥族人蒙羞。"

王忠嗣也笑道："呵呵，想不到哥舒将军范阳一行，竟然对安禄山反感如斯。安禄山不过有一名突厥养父而已，血脉中并无突厥渊源，哥舒将军勿引以为耻。其实观人非看模样，这安禄山智计战功，实超乎常人。圣上将之倚为股肱，并非没有道理。"

李光弼凝眉说道："王大使刚才的问话，颇有深意。我此前也听说安禄山虽模样蠢笨，然智计百出，颇有远识。他此次既不让河西军出为前锋，又欲长期滞留不归，肯定有他的图谋。王大使，这图谋说来简单，安禄山不过想将这二万人马纳入其下辖罢了。"

王忠嗣道："光弼说得对，我刚才也有如此想法。何况，契丹人与奚人能与吐蕃人相比吗？其如游寇相似，范阳军与平卢军合计有十万人马，如此官军对付这些游寇绰绰有余，安禄山为何还要想吞并这二万兵马呢？"

王忠嗣话说到此处，三人心中其实皆晃出同样的念头：安禄山心思远大，要不懈地加强自己统辖的军力。

王忠嗣心中另有想法，却不便对二人明言。是夜掌灯修书，然后派专人将此密奏送给李隆基。

李隆基阅了王忠嗣的密奏，心中不以为然，又对西北军事有了许多想法。

原来王忠嗣密奏中所言，详述了安禄山欲扣留河西二万兵马的企图，进而言说安禄山所辖兵马镇抚东北境绰绰有余，他为何还想继续扩充实力呢？如此只有一个解释，即安禄山想拥兵自重，心有异志，因建言皇帝早作防范。

李隆基由此想到安禄山当初被执入京的情境，张九龄不过观其面相就认为其有反骨，故建言杀掉安禄山。自己未听张九龄之言，结果呢？安禄山从此在东北连战皆捷，并取代张守珪，成为大唐镇抚东北的良将。现在王忠嗣因安禄山欲留河西军一事，竟然又如张九龄一样言说安禄山有异志，实为未卜先知的妄言了。

第二日，李林甫与陈希烈依例入宫奏事，李隆基未向他们透露王忠嗣密奏安禄山有异志的事儿，却主动提起西北战情。

李隆基说道："此前皇甫惟明和王忠嗣还算妥当，与吐蕃大小十余战，遏制了吐蕃的攻势，使吐蕃人龟缩在石堡城之中，从而使大唐倾力对付东北军事。这安禄山不负朕望，自从身兼二节度使之后筹谋大战，一战使契丹人与奚人逃窜北荒。如今河西军已归建，该是说说西北军事的时候了。"

陈希烈以左相兼知兵部尚书，其到任后确实如李林甫预想的那样，不管事情巨细皆要禀知李林甫讨要主意，真正成了摆设一般。如此李林甫真正做到权倾天下，由此大称其心。李林甫现在听了皇帝的言语，心中暗暗想道，看来安禄山东北一战重拾皇帝信心，现在要对全国战局筹谋一番了。如今突厥人相对安稳，则西方、北方无战事，那么皇帝现在关注西北军事，自是与吐蕃有关。他于是拱手说道："如今天下殷富，边关兵强马壮，陛下欲谋西北军事，定然势如破竹。"

李隆基曾在开元之初答应姚崇，三十年以内不轻启边事。如今已过

去三十余年，大唐国力已今非昔比，李隆基就无比轻松地将昔日诺言轻抛脑后。他于是说道："李卿说得不错，如今四方安澜，唯吐蕃人占据石堡城让朕挂念。"

李林甫与陈希烈见皇帝提到石堡城，顿时知道皇帝心念何在。

李隆基愤愤地说道："吐蕃如今国弱内乱，然其占据石堡城却坚如磐石。朕就不信了，举大唐之力，难道拿不下这个石堡城吗？"

陈希烈虽无主意，倒是一个诚实之人，他现任兵部尚书，熟谙石堡城的详细，遂躬身禀道："陛下，那石堡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上次王大使入京之时，臣曾与王大使议论过石堡城。臣当时问王大使，那石堡城虽险，并非攻不下来，为何让其坚守至今呢？王大使说道，如今吐蕃国内乱象频生，其无力侵犯大唐之境，然自恃高原地势尚能自保。他们知道石堡城位置重要，遂倾举国之力来坚守此城。王大使更说道，那石堡城并非打不下来，然攻打艰难，唐军若取得胜利，势必血流成河、叠尸如山，由此须万分珍重。"

李林甫闻言说道："左相未亲往石堡城亲眼观察，仅凭王忠嗣的片言来作定论，太过简单。那石堡城易守难攻不假，然吐蕃人往往凭此大掠唐土，若不除之，实为心头之患。"

陈希烈看到皇帝的眼光中颇为赞赏李林甫之言，遂吓得不敢再说。

王忠嗣用兵虽骁勇无比，然非莽夫。他爱惜兵士性命，雅不愿伤折兵力太多以取军功。其与吐蕃对阵多年，与皇甫惟明联手进行了十余战，皆是以逸待劳取得完胜，由此遏制了吐蕃人多年横行西域的势头，使吐蕃人处于完全的守势。他现在对石堡城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略，只要吐蕃人不去侵扰内地即可。王忠嗣采用如此持重的战略，既稳妥又暗藏凌厉之招，若吐蕃人妄动或者有机可乘，唐军大可乘隙而入。

李林甫敏锐地发现，皇帝关于石堡城的想法与王忠嗣一贯的做法有了相左的势头。李林甫扳倒了皇甫惟明，其目的志在太子李亨，而王忠嗣则为太子幼时的玩伴，那么李林甫如鹰隼一样的目光早已罩在王忠嗣的身上。他现在既然看到皇帝与王忠嗣之间可能存在着的裂隙，肯定会支持皇帝的想法，再观下步行止，以取得更大的机会。

李隆基得李林甫鼓励，愈发坚定了自己的信心，遂说道："欲谋其

事，先利其器。朕刚才想了，陇右、河西两镇与吐蕃面对，朔方、河东与此两镇相连，可倚为支援。王忠嗣现任陇右、河西节度使，不如另两镇节度使也让王忠嗣兼知。如此四镇皆由王忠嗣统辖，四镇连成一线，所有兵力由王忠嗣提调，假以时日，定能一鼓作气攻下石堡城。”

李林甫闻言心中大惊，他实在没有料到皇帝竟然如此行事。若王忠嗣成为四镇节度使，那么大唐兵力，有一大半皆归王忠嗣统辖。王忠嗣今后的地位及势力，又有谁人能够撼动呢？

李林甫每每遇到皇帝有所主张的时候，他断断不会出言劝谏的。皇帝现在欲授王忠嗣为四镇节度使，他虽心中不是滋味，却依然当即出声赞同并遵从。李林甫相信，任何人皆有疏失的时候，王忠嗣若担任四镇节度使，看似得皇帝信任风光无限，然所辖地域广甚，诸事纷纭，难保不出疏漏。李林甫现在欲扳倒一人，绝不会赤膊上阵与之相搏，他会耐着性子等待机会，待其人出现一些缺失的时候，他会上前抓住紧紧不放，再使出诸法无限扩大其缺失，从而一击而中。

李隆基又忽然想起一事，说道：“李卿呀，吏部现在循资格授任，则官吏循序渐进。然天宝年间之后，为何没有新人入朕目之眼呢？”

李林甫近年以来逐年减少生员的名额，且从试题的命名到试卷评判，皆用一班老成古板之人主持，选出的人员既少又皆循规蹈矩，难有超卓之人入选。就拿开元年间与天宝年间相较，由于选才格式稍改，且李林甫一直兼知吏部尚书，其中就多浸润了个人的兴趣和指向，选才路向就趋向平庸。以进士科为例，虽依然以诗赋取士，却再也难见到如王维、王昌龄那样才华横溢之人。

李林甫对皇帝的问话并不惊慌，坦然答道：“陛下力倡循资格授任，则会试得中者皆须依序入官，他们从低秩做起，数年磨炼后方小有名气，如此方堪大任。天宝以来不过数年，他们其中谁为庸才谁为俊才，尚在观察之中。”

李隆基早失却了开元初年时诸事较真的精神，对李林甫胡扯的鬼话信以为真，于是又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也罢，如此就慢慢观察吧。然天下之大，真才俊者未必皆循科举之路入仕，朝廷须为他们另辟入仕通道。”

“陛下于开元之初即诏各郡县举贤良，吏部每岁之初皆重申陛下此

诏，此通路一直向天下人洞开，请陛下勿虑。”

“然近十年以来，朕未见到各郡县举来之人呀？李卿，这样吧，速速拟诏公布天下，若有能通一艺者皆可集于京师，朕届时亲与他们对策殿中，以选贤才。”

李林甫想不到皇帝这日竟然有了选才心思，且还要亲自殿试。李林甫绝对不允许这样的场面出现，他相信草莽之中定有异人，仅以科举取人而论，自己这些年逐步减少录取名额，不知有多少人由此流落江湖；再者，若殿试之时有人口不择言，当面向皇帝叙说当今选才之弊，岂不是让皇帝明白了自己的心思吗？

李林甫什么时候也不会当面顶撞皇帝，何况其中有着自己的幽暗心机呢？李隆基这些年来觉得李林甫使着顺手，李林甫的恭顺可意实在是讨了很大的便宜。他于是躬身答道：“陛下求才若渴，实为天下庶民之幸。臣遵旨拟制，并公布天下，使天下人知闻。只是举荐过程中，是否稍作改动呢？”

“改动何处？”

“天下之人通一艺者甚多，其中不乏卑贱愚聩者。若令他们蜂拥至京，再不分良莠皆入见陛下，臣深恐其中的俚言会污浊圣听。微臣以为，须为之规定相应的选荐程序。”

李隆基闻言微笑道：“李卿行事最依规矩，如此大规模选人，当然须有一套仪注程序。如此甚好，卿试言之。”

“微臣以为，对于自言通一艺者，可先由所在郡县长官精加检试，有卓然超绝者，再选送入京。这些人入京后，由吏部覆试，由御史台监之，最后取名实相符者闻奏陛下。”

李隆基闻言极为赞成，颔首道：“好哇，如此依序选才，超卓者定然能脱颖而出。李卿，就这样办吧。”

李林甫此后认认真真地办理此事，他先严令各郡县长官务必严格选人，后来选送入京者寥寥无几，此后吏部又依科举之制对来京之人覆试一遍，竟然无一人能与李隆基于殿中相会。后来李隆基问起此事，李林甫脸现寂寥之色，遗憾地答道：“经过一番选拔，竟无一人得中。看来

天下贤才皆入官序，由此野无遗贤了。”此事于是作罢。

李林甫那日又向李隆基举荐杨钊，说道：“陛下重视选贤与能，实为天下之幸。那杨钊自得陛下圣目识中，其随同王鉷办事，果然钩校精密、处事缜密，王鉷多次向臣夸赞杨钊呢。想那杨钊当初不过为蜀中闲汉，陛下圣目能识其能，臣等万万难及。”

李隆基微笑道：“哦？杨钊果然能助王鉷办些事吗？”

“禀陛下，杨钊行事谨细，自从成了王鉷辖下，尤使王鉷省了许多计算之力。陛下，杨钊现任金吾兵曹参军兼闲厩判官，不过为八品职，臣以为其秩级有些低了，乞陛下另擢授其职。”

“李卿向来坚持循资格授任，杨钊此前无品无秩，现为八品实为骤升，且刚刚授任不久，又如何另为其擢授呢？”

“循资格授任为朝廷之制，然有超卓之人，陛下超授其职，既为陛下的恩泽，也体现陛下求贤若渴之恩情，臣以为并无不妥。陛下，那杨钊善于计算，擅长理财，如今户部度支郎中正好空置，臣以为可使杨钊补之。”

户部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秩级为从五品。若杨钊果然被授为度支郎中，就由从八品骤升为从五品，从此迈入朝廷高官之列。

李隆基沉默片刻，一个从五品的官员在他眼中实为平常，现在李林甫主动推举，且杨钊也确实有理财能力，他又为贵妃之亲，若超授可以一举三得，于是顺水推舟地同意了此事。

李林甫之所以力荐杨钊，既有杨钊近来刻意靠拢李林甫与王鉷的举动，也有李林甫拉拢杨钊的考虑。事情很明显，杨钊不过为蜀中一闲汉，何足道哉？然他身后有皇帝宠妃，他又经常入宫中伴于皇帝身边，李林甫想藉此与杨玉环姐妹修好，那么力荐杨钊不过费些喉舌，实为惠而不费之举。

杨钊被授为度支郎中之后，依然入宫替李隆基及杨玉环姐妹点算筹数。他这日依然点算精细无误，戏罢后，李隆基少不了又夸赞他，却依杨钊的新官职来言：“好度支郎耶！”

杨钊闻言当即跪倒谢恩："臣以微贱之身得陛下圣恩，竟然超擢如此。臣感激涕零，不胜惶恐。"

李隆基笑道："呵呵，加上这次，朕想不起你已然叩谢几回了。起来吧，李右相向朕荐你，那是不会错的。"

杨钊叩谢后起身，就见虢国夫人抿嘴笑道："这个李林甫倒挺知趣，看到杨钊系圣上钦点之人，竟然向圣上力荐大讨便宜。呵呵，他若有目力，为何不早一些在蜀中发现杨钊啊？"

杨钊却知自己的荣华富贵与李林甫无关，自己之所以能与皇帝挨近，凭的还是这几个如花似玉的杨家姐妹。四姐妹之中，以虢国夫人最爱说话，且话语直率又嗓音甚大。李隆基对虢国夫人如此说话并无反感，反而眉开眼笑，心中甚美。

杨钊又拱手请道："陛下，臣有一请，乞陛下恩准。"

"嗯，有何事相求啊？"

"臣现为度支郎中，主事天下财货。然臣名中有'金刀'之意，臣深恐与天下财货相克，故请陛下另为臣赐名。"

李隆基闻言哈哈大笑，环视杨氏姐妹道："哈哈，看来人若官职上升，眼光也为之一新。你们看，这位度支郎心中已存天下之念了。"

四姐妹闻言不禁莞尔。

李隆基又目视杨钊道："好嘛，你心系天下，即是对国家有了忠心，就赐名为'国忠'吧。"

杨钊又复跪倒谢恩："谢陛下赐名，臣国忠衔恩叩拜。"

杨钊从此更名为杨国忠。

杨国忠因为李林甫力荐自己，就专门备些礼物登门拜望。

李林甫待人因人而异，譬如他见安禄山之时，将恩威并重用得恰到好处，力图使安禄山对自己产生畏惧之心。安禄山为胡人，在朝中无根基，他现在虽得皇帝信赖，然世事变迁，若其在朝中无重臣维护，那么

皇帝圣眷也可能随时转变。杨国忠则与安禄山不同，他倚仗的是杨氏姐妹的裙带，观如此光景，皇帝专宠贵妃的局面恐怕短期内难以改变；加之杨国忠本人为人灵动，又颇有理财之能，就不可小视。李林甫再思杨国忠的出身，知道此人好赌成性，又一贯困顿，这样的人最为势利，且心有自卑之感，李林甫于是待之以礼。

杨国忠见李林甫满面含笑迎出门外，急忙躬身说道："下官前来致谢，怎敢让丞相出门相迎？如此，下官就叩谢了。"他说罢即作势当庭跪倒。

李林甫急忙上前搀扶他，不许其跪倒。其实李林甫知道杨国忠根本无真心下跪，他无非作势而已。李林甫轻轻一扶，杨国忠也就不再坚持了。

二人入室后分宾主坐下，李林甫笑吟吟地说道："杨郎中钩校精密，实为朝廷栋梁之才，圣上量才使用，杨郎中前程似锦啊。我为宰辅多年，顷年以来难见君似才俊，看来，我朝后继有人啊。"

杨国忠敛身谢道："下官蒙丞相错爱，不料能越级晋升，国忠日夜感恩，不知所云，唯旦夕祷祝丞相身体康健，则为举国之福，大唐之幸。"

李林甫此时已知李隆基赐名之事，遂赞道："杨郎中蒙圣上洪恩，举目朝中，何人能得圣上赐名？则杨郎中实为朝野侧目之人。假以时日，杨郎中前程不可限量。对，就是不可限量，我这里也深深祝贺杨郎中了。"此后二人你来我往，互相恭维，种种谀词听来虽肉麻无比，二人却说得异常认真。李林甫见杨国忠携来礼物，先是推辞，最终收下。然又唤人当场准备回礼，其物价值，又甚于杨国忠所携礼物许多了。

杨国忠辞去之时，李林甫欲将之送到大门之外。杨国忠起初坚决不许李林甫行如此大礼，说道："丞相官重年高，下官前来拜望，实为本分。若丞相如此多礼，下官今后就不敢登门了。"

李林甫怪道："杨郎中许是不知，若外客来访，我向来皆送出大门。礼为万物之首，我现在忝居丞相之位，终有一日会致仕归养，莫非礼数需依官职而定，我要前倨后恭了吗？呵呵，只要我走得动，外客来访皆要送行。你今后不敢登门？若长时不来，我就要唤人前去促请了。"

杨国忠心中不知是真感动或是假感动，就在那里赞叹连声。他们下台阶之时，杨国忠例行在前，然他乖觉地与李林甫并排行走，又主动伸手相扶，极尽殷勤之意。

王鉷当然随李林甫的眼色来对待杨国忠，日常待杨国忠没有一丝儿上官的架势，实有兄弟之谊。王鉷现在位高权重，又能替李隆基捞钱，因此极得皇帝器重。他此前在京中见了外人，除了皇帝和李林甫之外，往往以鼻孔看人，现在待杨国忠如此，实为异数。

某日李林甫召来王鉷议事，其时堂中仅有二人面对，他们议事之后，王鉷不觉提到杨国忠的话题，王鉷说道："恩相，这些租赋事儿，下官是否向杨国忠知会一声？"

李林甫脸露不屑神色，斥道："我们好好说话，你提他干什么？真是好没来由！"

"他现任度支郎中，职掌租赋之事，恩相又待之以礼，为何不让他知闻呢？"

"嗯，王鉷，你以为杨国忠如何？"

"杨国忠如今得圣眷正隆，且为人灵动，精于算计，下官以为不可小视此人。"

"哼，说到底，此人不过一赌徒罢了。常人玩樗蒲，不过玩乐一会儿就此丢开，他却是以赌为乐。王鉷，你了解赌徒的习性吗？"

"下官不知。"

"这等人心中无礼仪廉耻之心，其心性浸润赌性。由此处世行事，皆以赌性为要。这等人往往大胆、执拗、不计后果、毫无礼仪约束，与人交往最是无情无义。王鉷，你既知杨国忠心中满溢赌性，知道与其往来进退之法吗？"

王鉷得李林甫一番教训，顿有醍醐灌顶之感，恍然大悟道："恩相识人，入木三分，下官深蒙教诲。这杨国忠初入京城，毕竟羽翼未满，因潜伏爪牙忍受，假以时日，其真正嘴脸终究要显露出来。如此说来，许多事儿还是不让他知闻最好。"

“嗯，你与他相处时辰最多，也不可明里招惹他，须不卑不亢，妥当相处。”

“下官明白，下官定会妥当待之。”王鉷既知李林甫对杨国忠的真正态度，此后与杨国忠交往之时便更加谨慎。

李隆基念着西北军事，这日又向李林甫和陈希烈问询详情。

陈希烈禀告道：“王忠嗣自从兼知四镇节度使，知道圣上如此授任的深意，就进行了一些兵力调整。他令李光弼领赤水军屯积石，令哥舒翰领大斗军屯墨离，两军以钳形之势压迫石堡城。”

“可曾接仗吗？”

陈希烈向李林甫看了一眼，然后小心答道：“王忠嗣来书说道‘平世为将，抚众而已’，他其实不愿让兵士甘冒矢石，硬攻石堡城，由此伤折不少。他派出两军向前压迫，意在观察吐蕃人下步行止，以找寻交战机会。”

李隆基闻言大怒，斥道：“这个王忠嗣，昔日年少时何等勇猛，为何官职愈高，胆儿却变得愈来愈小了？他手握四镇之兵，却对一个小小的石堡城畏若蛇蝎，竟然裹足不前？哼，真是没用。”

陈希烈又瞧了一眼李林甫，看到其目光中有暗示之意，遂小心翼翼地说道：“陛下，主帅有如此心结，恐怕一时难改。微臣以为，若使圣意顺利通达前线，最好考虑主帅易人。”

“主帅易人？卿有人可荐吗？”

“陛下，如今大唐国力鼎盛，王忠嗣竟然连一个小小的石堡城都拿不下来，许多军士皆引以为耻。他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上阵杀敌，以建军功。右武威将军董延光数次上书，恳言奔赴前线。”

“这董延光此前可有战功吗？”

“董延光此前一直在京中宿卫，未曾在边关建功。”

“哦。”李隆基轻轻应了一声，然后默默思索，他知道边关易人务须持重，让一个没有实战经验之人领如此重任，那是万万不可的。他于是

摇摇头，说道："王忠嗣虽对攻石堡城不积极，然他在那里经营多年，西北近年无战事，他实有大功，不可轻言废之。然眼前局面亟需改变，二位爱卿，朕意再下诏书，其中厉言促王忠嗣出战，你们以为如何？"

李林甫微笑着答道："陛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王忠嗣心意如此，恐难改变，他接旨后许是会出战一次，然不出全力，不痛不痒，实无关宏旨。"

李隆基叹道："如此说来，除了易人，别无他法吗？"

场面上由此沉寂片刻。

李林甫率先打破平静，禀道："陛下，臣有一法，可能会对王忠嗣有所触动。臣知道石堡城正面狭窄，若大举兵力难以展开，则有三万劲兵足可攻关。若陛下另任战将一员，自京畿之中募兵三万前赴石堡城，再让王忠嗣为后援，不知此计可行否？"

李隆基默思此计，觉得若能因此力促王忠嗣下定攻取石堡城之心，倒不失为一条好计，然他也有忧心，遂问道："天下承平已久，京畿之兵多年来专职宿卫之事，他们若骤然上阵，能行吗？"

"陛下所言甚是，臣之所以如此建言，就是想让他们上阵得到磨炼。再说了，他们上阵攻关就是遭遇小挫，也无关大碍，王忠嗣坐拥雄兵，他不会坐视不管吧？"

李隆基于是下定决心，决然道："也罢，就依卿此计而行。那个董延光不是数次上书请战吗？就授他为兵马指挥使，让他领兵三万，克日出征；另诏王忠嗣为董延光后援，董延光但有所求，他不得拒绝。"

二人躬身接旨。李林甫见皇帝果然依了自己的计策，顿时心中大乐。他知道，董延光此次领兵去攻石堡城，不管是胜是败，王忠嗣皆在皇帝面前讨不到好处。若董延光取胜，可见石堡城易攻，王忠嗣畏缩避战，你到底有何居心？若董延光遭败，大可将取败原因归罪到王忠嗣不配合协助之上。其实李林甫十分明白，以王忠嗣之智之勇，对攻取石堡城持重万分，那么这个石堡城肯定不易攻取，董延光以无战阵经验之身率一帮京畿承平之兵，又如何能取得胜利呢？

既然这样，李林甫心中就拿定了主意：董延光出征之前，自己须派

人向他密密嘱咐一番。

吉温是日入夜后，又悄悄入李林甫宅中，自是有隐秘事儿禀报。

李林甫未曾向吉温明言自己对太子李亨的真实态度，然吉温已从上次李适之、皇甫惟明和韦坚一案中，大致瞧出了李林甫的真实目标，由此心领神会。

自从太子妃韦氏被废后，太子李亨的身边之人皆成为吉温的观察对象，良娣杜氏由于太子妃缺位，由此成为东宫内官之首，也就得到了吉温的重点关照。

吉温双手递给李林甫一封告辩，李林甫快速看了一遍，嘴角间就漾出了笑意。

这道告辩系左骁卫兵曹柳勣所写，柳勣的夫人即为杜良娣的姐姐，柳勣所告之人却为自己的岳丈杜有邻。

李林甫笑问道："这个柳勣竟然首告自己的岳丈，其岳丈又为太子良娣之父，不会有诈吧？"

吉温道："请恩相放心，那柳勣与小可约谈数回，小可核实多次，应该不会有诈。"

"嗯，他们翁婿之间，到底有何深怨呢？"

"小可都问清楚了。看来他们翁婿二人，性情大为不同。杜有邻为东宫赞善大夫，行事向来持重；而柳勣则轻傲狂放，喜交豪俊之士，他与淄川太守裴敦复、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等人交好，其在宅中辄喜聚饮。杜有邻不喜柳勣如此行为，多次训斥不已。"

"仅仅性情不同，柳勣也不至于翻脸首告嘛。"

"禀恩相，他们翁婿不和，如此就有了嫌隙，小可再从中叙说利害，那柳勣当然会反戈一击了。"

"哦，怪不得，若无你从中相助，柳勣能想出如此罪名吗？"

"对呀。柳勣与杜有邻为至亲，现在柳勣首告自己的岳丈，如此所

行大违常理。外人闻言，皆会以为杜有邻有大逆之罪，虽至亲之人也不敢为之隐瞒。”

李林甫微微一笑道：“你与罗希奭现在行事，愈发炉火纯青了。嗯，既有首告，即可兴刑狱之事，这的确为一桩大案子。”

“若恩相允可，小可这就开始动手吧？”

李林甫脸色凝重，沉思片刻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道：“现在尚非时机，先押后一段时辰吧。那个柳勣，现在果然在你掌控之中吗？”

“请恩相放心，柳勣何时说话，又如何来说，须凭小可言语。”

“这就好。你须对柳勣说知，事发之前，不可一字一语流出。”

“小可明白。”吉温明白此事先搁置一段时辰，也就乖觉地不再多言，又面含笑容另禀他事，“恩相，小可刚刚寻来一名绝色女子，若得恩相允可，晚间就送入尊府吧。”

李林甫府中现在媵妾成群，因人数众多，分两处居住。吉温深明李林甫老来弥坚，深爱此道，多年来坚持为其觅人不已，已为李林甫选来佳人七名，由此大获李林甫赏识。现在吉温欲再赠佳人，李林甫当然来者不拒，笑答道：“好呀，此女从何处觅来呀？”

“禀恩相，此女系契丹绝色佳人。”

李林甫闻到“契丹”二字，脸上的微笑顿时凝成冰霜之态，沉声问道：“契丹？看来你与安禄山来往颇多，此女定是安禄山托你转赠于我的吧？”

吉温见李林甫脸色严肃，又知李林甫对安禄山的态度，心中顿时一沉，只好硬着头皮答道：“禀恩相，此女确为安禄山所赠。小可知道恩相严谨，然又思此女已送入京城，再送回颇费周折，如此就请恩相笑纳了吧。”

“嗯，你既知我之态度，为何还要前来招烦？就物归原主吧。”李林甫自从见过安禄山，深知此人面似蠢笨，内心其实机警无比，由此有了警惕之心。不料安禄山被自己拒去赠物，现在又来赠人。人与物相较，人又比物凶险多了。自己若接纳此女，焉知此女是否为安禄山埋在自己

身边的眼线？那么自己的一举一动，安禄山许是会了如指掌。

吉温与安禄山交往密切，李林甫心中其实并不舒服。李林甫由此想到，这个安禄山倒是颇有手腕的，吉温跟随自己多年，不料东北一行，两人竟成莫逆之交。他于是不动声色地说道："哦，看来安禄山待你，果然非同一般啊！吉温，那安禄山到底有何长处呀？"

吉温察言观色，感到李林甫所言非善，他久侍李林甫身边，深知其习性及手段，心中由此大惧，"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首说道："恩相，那安禄山不过胡人一个，他纵有长处，到了恩相面前，实属蚂蚁一般，小可与其相交，无非想藉此获得一些讯息，以为恩相出力。"

李林甫轻声警告一声，看到吉温如此乖觉，心中就大为妥帖，说道："好好说话，你又为何如此多礼了？起来吧，你有如此想法，我很欣慰。"

吉温依言起身。

李林甫又嘱咐道："我如此提醒你，实为你好。你为御史中丞，列为朝廷高官，那安禄山为胡人边将，你们若来往颇密有了痕迹，传入圣上耳中，你岂有好处？"

吉温躬身道："恩相训诫，小可谨记心中，今后定注意言行。"

二人皆为聪颖之人，凡话点到为止，不用多说。李林甫于是又转往另一个话题，问道："西北诸吏中，可有相信之人吗？"

"不知恩相问的是哪一类人？"

"嗯，就是近三年中，能与王忠嗣有过交往的郡县官吏。"

吉温默默想了片刻，实在想不出有此类人，只好答道："恩相，小可实在想不出。"

李林甫横了他一眼，斥道："再想！西北之郡官员众多，难道竟无一个可相信之人？"

李林甫如此问话，吉温当然知道其本意何在。这人既要与王忠嗣有过交往，又要与吉温相熟，则李林甫实想寻出不利于王忠嗣的凭据。然

一时之间，这样的人儿须从何处寻来呢？

吉温就在那里苦思冥想，眼光中忽然一亮，急忙说道："恩相，小可想起一人，只是此人已不在西北了。"

"此人为谁？又在何处？"

"此人姓魏名林，现任济阳别驾。"

"如此不相干之人，有何用处？"

"恩相阅人甚多，想是记不起此人了。魏林昔为鄯州刺史，其时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某一日王忠嗣向朝廷奏报魏林解送粮草不力，魏林由此被贬为一个八品之吏。"

李林甫道："鄯州刺史？天宝初年改州为郡，那么魏林贬官实为开元末年的事儿了。时辰那么久远，我真是想不起来。多年过去，不料还为一县小吏。"

"对呀，若追根溯源，魏林以刺史之身降为小吏，还是要归咎到王忠嗣身上。小可也是近来偶然得知，说那魏林现在怨气很大。然王忠嗣现为四镇节度使，又是皇帝假子、太子挚友，他终究无计可使。"

李林甫得知济阳竟然有这样一个妙人儿，顿时来了兴趣，就吩咐道："好呀，你不妨寻个缘由将魏林召唤入京，你们两个可以好好叙说一番。"

第十六回　折粮换绢入左藏　遭诬兴狱去良将

定昆池经过近两年的修缮，终于整修一新。其中山水依旧，而楼阁亭殿因原件破败，故拆掉重建，又在池中华岳山下别筑百尺高台，以为演舞之用。园内青林繁茂，绿水弥漫，波光潋滟，池水清淤后又多植千叶白莲，到了秋风起时，满池之侧白莲盛开，人或俯视或泛舟其中，宛如仙境一般。

李隆基得知定昆池整修完毕，遂携杨玉环前去观看一番。他们行至池中高台上站定，举目四观，李隆基不由得赞叹道："好呀，一个破败

的园子，不过稍稍一修，就成为一处好景致。玉环，若在此高台上演舞，是否更加尽兴呢？”

杨玉环笑道：“此前歌舞，多在殿堂之中，若在此高台上起舞，似融入天地之间。那满池的白莲，又似在足底，确实别有韵味。陛下匠心独运，常人又如何想起这等好主意？”

“呵呵，不过旧物利用罢了。想那悖逆庶人用了多少国家财货营造此池，一旦弃之竟然破败无比，实为暴殄天物啊！我令人稍加整修，顿时再换新颜，岂非惠而不费之举吗？”

李隆基在这里自诩得意，又哪里知道修缮此池所费巨大呢？仅以其中的亭阁而言，将作监知道皇帝与贵妃最喜香味弥漫，遂将其中亭柱、围杆皆用沉香木造成，此次修缮土方工程量不大，而所用诸物皆为精贵之物，则所费也不输于安乐公主当初的造池之资。

眼见千秋节将近，李隆基遂嘱这年的宴乐之地就改在定昆池。八月初五这日，百官贵戚络绎不绝地自城中赶赴定昆池，他们依序向李隆基祝寿之后，就开始静观台上歌舞。李隆基作为寿星，当然不便再上台擂鼓吹笛，仅见那杨玉环抖擞精神，带领一帮衣着光鲜的伎女在台上翩翩起舞。因台面阔大，舞者竟然达到一百五十六人之多，其白色舞衣上下翻飞之际，与池中的莲花相映浑然一体，将《霓裳羽衣舞曲》演绎得美妙绝伦。

杨国忠第一次在百官序列中当面向李隆基祝寿，此后归入座中默默观舞，心中思绪却纷乱如飞。

王鉷现任户部侍郎兼知御史中丞，又身兼二十余使，大唐的财货收支实集于一身。王鉷现在得李林甫嘱咐，待杨国忠甚为礼遇，然并不交托财货详情。杨国忠冷眼旁观，心中渐有计较。

赌徒樗蒲之时，虽全盘皆现狂热亢奋之情，然每盘掷骰计筹之时，脑中又异常冷静清醒，其静观盘面形势及对手细微，以察制胜之道。

杨国忠不能详知财货收支详情，缘于自从李林甫为相以来，朝廷收取租赋，改变了此前由户部所司单一收取的格局，变成由户部所司征收主要租赋，另由诸使再收杂赋的局面。王鉷身兼二十余使，每年可额外收来许多财物供皇帝使用。杨国忠那赌徒的眼光已识破了其中的奥妙：

王鉷之所以得皇帝宠信，缘于王鉷能替皇帝敛钱。眼前美如仙境的亭台楼阁，乃至歌舞宴乐，其器物精美无比，若无王鉷日日进钱，皇帝哪儿能花得如此畅快？

杨国忠任度支郎中，毕竟能窥知朝廷大致进项状况。他见李隆基现在动辄赏赐，出手很大，刚刚修缮好定昆池，又要修缮龙池和太液池，则花费日增。由此预测到，按王鉷现在的敛财途径，恐怕有些力拙了。

是日宴散回京，杨国忠其时已将妻子和儿女接入京来。那鲜于仲通眼见杨国忠入京后果然得意，就派专人将杨国忠的家眷送至长安，并随之送了厚厚一笔程仪。杨国忠于是用这笔钱，再加上虢国夫人等人所赠，在京中买了一处宅子，将家人安顿于此。杨国忠回府后与家人一同用过晚膳，就乘马奔往虢国夫人宅中。其妻早已风闻二人的暧昧事儿，然夫君的富贵毕竟得虢国夫人之助，夫君此去就是一夜不回，她也不敢多话。

虢国夫人面前虽新欢不断，然杨国忠毕竟是自己的初恋，且杨国忠嘴上和床上功夫甚于常人，她也就难舍难分，心里将之视为夫君一样。到了就寝时分，杨国忠就揽着虢国夫人入榻而卧，少不了一番颠鸾倒凤。

事毕之后，杨国忠揽着虢国夫人的胴体，恭维道："妹子，白日里瞧着你的容貌，夜来再抚此柔嫩的身子，我竟有历久弥新的感觉。"

虢国夫人嗔道："你这张油嘴只会哄人。哼，你那时跑得无影无踪，怎么就忘了此话了？"

"唉，这笔老账，妹子什么时候能忘记呢？或者妹子今后用一根小绳，将我拴在你裙带之上，这样就不会失踪了。"

"你说得好听。只怕我现在就是用大棒赶你，你也会赖着不走了。"

"哎，妹子，我今日前来，其实有事相商。"

"什么事呀？你不会瞧着你那娼妻生厌，就想让我替你寻一门望族亲事吧？"虢国夫人近来热衷于保媒拉纤之事，其日常在"十王宅"、"百孙院"穿行甚多，说媒甚有功力，基本上百说百成。当然，她办这些事儿并非全凭热心。若保媒成功，当事者（主要是女方）需纳钱千缗，以

酬谢意。

杨国忠道："唉，我哪儿有这种闲心呀。妹子，我今年已四十岁，虽被授为度支郎中，却在衙中闲得无聊，唯一的正事，即是替圣上和你们算筹。"

"呵呵，你以无品之身擢升为五品，心犹未足吗？"

"唉，妹子不知我心呀。我想办些事儿，非是为自身考虑，却是替妹子着想啊。"

"好一张油嘴，我瞧不出这其中与我有何干系。"

"王鉷不过为侍郎之身，他得圣上宠信由此权倾天下，凭借什么呢？此为明眼之事，妹子其实不知，王鉷身兼二十余使固然为圣上敛钱，他借这些使职，自己又得了多少好处，想是妹子不知吧？妹子应当知道李林甫与王鉷的宅第之精吧。王鉷自己得好处之时，也不忘孝敬李林甫，他们若靠自身俸禄，焉敢花钱如流水？"

"是了，李林甫宅第之精，媵妾如云，若仅靠自己的俸禄和圣上的赏赐，那是不敷用度的。如此说来，王鉷实为向李林甫输钱之人了？"

"不错，就是这样。妹子近来颇爱保媒拉纤，所得酬劳有几许呢？那王鉷稍动手脚化公为私，仅一小笔就抵去妹子十年之功。妹子，我若能真正办事，得些好处岂不都是妹子的？"

虢国夫人现在荣华富贵，诸事遂意，唯对钱货最为渴求。她想要更精美的府第，用最好的香料器物，由此夸富京城。她之所以热衷于保媒之事，即是想借机敛财。现在杨国忠向她指明了一条敛财的明路，顿时神情大振，翻身坐起，目光炯炯地说道："你这张油嘴别是又想讨我欢喜吧？化公为私？哪儿有如此轻易之事？"

杨国忠叹道："妹子呀，人们千里做官都图些什么？莫非为那些微薄的俸禄吗？人人渴望升职，莫非想图些虚名吗？错了。权力愈大，则进项日多，举目天下，能如王鉷这样便于敛财的位置，不过一人而已。若以日进斗金喻之，并不为过。"

"好呀，果有如此美事，为何不为呢？好吧，我们今日约定，我若

助你占此位置，所得务必平分。你这张油嘴也不要说得如此动听了，果然将所得全部奉与我，你那娼妻与儿女能够愿意吗？”

“我的俸禄足够他们使用，妹子不用多虑。”

“罢了，就这样定吧。”虢国夫人想着此等美事，脸上顿时美颜绽开。她忽然又想到自己非是皇帝，若直言向皇帝荐杨国忠上位，皇帝能答应吗？且杨国忠刚刚被授为度支郎中，皇帝之所以如此超授，毕竟顾及自己姐妹的颜面，现在再提要求，此话如何出口？她于是叹道：“此事虽好，毕竟难办。你刚刚擢升不久，圣上能容进言吗？”

杨国忠伸手将虢国夫人拖入被中，俯耳轻声说道：“只要妹子肯援手，此事定然能成。我心中已有计较，功成时妹子可适时进言，则大事可谐。”

虢国夫人闻此语态，就笑骂道：“你也学会莫测高深了，不会是油嘴哄着我，暗里又想卷我的钱货吧？”

且说董延光领兵进入河西地面，与王忠嗣照会一面后，即提兵向石堡城开进。

王忠嗣得知皇帝派来董延光攻打石堡城，从中觑知了皇帝的心思及对自己的不满，情绪为之十分低落，就对哥舒翰和李光弼感叹道：“不料圣上执意如此，令我实在不堪呀！唉，圣上此前对边事甚为谨慎，只要边境安静就行，并不刻意轻启战端，为何现在心性大变呢？”

哥舒翰虽对王忠嗣恭谨非常，然其心性骁勇，对石堡城也倾向于攻打，遂说道：“王大使，皇命如山。想那石堡城何足道哉，待那董延光引兵来此，且在一旁观战，末将率兵拿下石堡城即可。”

王忠嗣厉声说道：“你随我多年，岂不明其中详细？不错，石堡城何足道哉，若倾全力攻打定能拿下。然拿下石堡城又有何用？大唐难道在意那些雪域之地吗？现在吐蕃有内乱势弱，却是倾举国之力来守石堡城，我们硬碰硬前去攻城，那里地势狭窄，大军难以展开，徒伤折兵力而已。哼，只怕不死两万人，难破此城！”

李光弼为人持重，且思虑甚详，就忧心忡忡地说道：“近来京中之人对这里战事鼓噪不已，一些人豪言当取石堡城，圣上定是受了这些人

的蛊惑，由此派董延光出征。王大使，末将以为不可小视此事，须防有人藉此兴风作浪。”

王忠嗣颔首同意，缓缓说道：“对呀，我今日与你们商议，正是珍重此事。董延光带领三万京畿之兵，他们未历战阵，又如何能撼动石堡城？其败局已定，无非最后伤折多少罢了。这样吧，还由你们二人率赤水军与大斗军，以为董延光两翼，可伺机救援，且要防止吐蕃人乘胜冲击，乱我阵脚。”

二人躬身答应。

王忠嗣又道：“董延光何许人也？他到底有何能耐？唉，说不得，基于大势，他来到时，我还是要好好劝说他一番，望他体恤将士生命，争取少伤折一些吧。”

李光弼劝道：“京官向来眼界甚高，董延光又是奉钦命而来，估计难入忠言。王大使与其叙话之时，还望慎言，以防被他拿到了口实。”

“我知道，为恤将士生命，我不得不说。”

王忠嗣见了董延光，先介绍石堡城的敌方情势，又劝说董延光攻击受挫时，须稳扎稳打，不可一味硬攻，以防伤折太多。

董延光踌躇满志提兵来此，正是志高意扬的时候。王忠嗣如此说话，他听后却觉得王忠嗣既畏缩避战，现在又怕自己建功后扫其颜面、抢其功劳，心中就不以为然。王忠嗣毕竟为四镇节度使，又骁勇善战威名远扬，董延光想说硬话，终归不敢，遂不软不硬地说道：“圣上极为重视此战，望王大使妥善备好后续粮草。至于战事之时，末将自会谨记王大使忠告，妥善应之。”

王忠嗣又道：“我已让哥舒翰与李光弼领兵前去，以为董将军两翼。交战之时，他们皆归董将军统辖，可以互为支援。”

董延光笑道：“想是王大使多虑了。一个小小的石堡城，末将所率三万兵马去攻，已然足矣，却不用劳动二位将军了。”

王忠嗣见话不投机，也不愿多说。

此后的战事进展正如王忠嗣预料的一样。董延光引兵来至石堡城

下，连日间至城门前搦战，奈何其骂阵声若石沉大海，吐蕃人稳居石堡城墙之上不理不睬。董延光于是推出抛石车、连弩等大型兵器，一阵疾射之后即派出肩扛云梯及撞门巨木的兵士出击，其结局可想而知。石堡城墙系用巨石垒就，墙高壁厚，两边山峰夹峙。唐军巨石袭来之时，吐蕃人即躲入石垒之中，待唐军冲锋，城墙上及两侧山峰上顿时布满了吐蕃人的身影，他们或使弓箭，或掷投枪，转眼间可将城门前空地上的唐兵屠杀得干干净净。

董延光连攻三日，城门前唐兵的尸体叠如小山状，不知不觉间已伤亡五千余人。董延光再下令冲锋时，辖下的偏将、都尉等人跪满一地，齐齐说道："如此战法，就是全军覆没，也难将石堡城拿下。董将军若再下令冲锋，还不如将我们悉数斩了，也强似死在吐蕃人箭下。"

董延光无计可施，只好收兵不攻。这时吐蕃人派来一使者说道，若唐军到城下收尸，却是无妨的。董延光到了此时，方悟王忠嗣的前言不虚：吐蕃人确实倾举国之力来守此城，他们最喜唐军硬攻此城，至于尸体之事则可示之以礼了。

未伤敌人皮毛，而自伤五千，此为大败之战，已毋庸置疑。董延光当初主动请战，又得皇帝期望甚高，若如此灰溜溜地班师回京，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处置。董延光想起临行前的情景，遂缓缓退兵，连夜修成奏书，将战败的原因归咎到王忠嗣的身上，然后静待回音。

李隆基是夕樗蒲之时又获大胜，待杨国忠数筹之后有了终局，就笑眯眯地说道："好呀，自从有了度支郎计筹，我的胜局为何就多了许多呢？呵呵，想是此前你们姐妹合伙作弊，以此来暗算我吧？"

四姐妹当然不依，虢国夫人说道："陛下如此说话，却提醒了我等姐妹。国忠为陛下度支郎中，凡事皆要秉承圣意，他如何计筹，我等浑然不知，他暗里替陛下计多一些，实为正常之事。"

"哦，不料你们还倒打一耙，就成国忠算计你们了？国忠，果如此言吗？"

杨国忠答道："陛下，臣计筹之时不敢欺瞒。臣记性甚好，若她们不信，臣可自起局开始逐一讲来。"

"好呀，你就讲上一遍，免得被人冤枉。"

杨国忠于是将逐盘情势一一讲来，其记性甚好，又口齿伶俐，果然将结局讲得毫厘不差。

李隆基笑道："听清楚了？我之所以能大胜，靠的是自己的手劲和运气，哪儿需要国忠帮忙呢？"

虢国夫人撇嘴说道："嘿，陛下库中财货山积，还不忘琢磨妾的这点小钱。想是陛下最爱财货，由此见物就收，没有手软的时候。"

杨玉环也笑道："对呀，陛下，连妾等的小钱都挣，陛下的手似乎狠了一些。"

李隆基知道她们几个在哄自己开心，心中就很欢喜，笑道："嘿，还说什么财货山积，我为何未见到呢？想是那些如山堆积的财货，无非经过库藏一回，又转被赐入你们的宅中了吧？"

在座六人顿时相视而笑。

杨国忠停下手中活计，起身禀道："陛下，眼前提起财货一事，臣想起一计，可使左藏库日日溢满。"

李隆基之所以擢拔杨国忠，无非瞧在杨玉环姐妹的颜面上，却与杨国忠的个人才能毫无干系。想李隆基个人才识超卓，一生阅人无数，多少能臣良吏供其驱策，他又如何能将杨国忠瞧在眼中？现在杨国忠提出能使左藏库溢满，他有些将信将疑，仅淡淡地应了一声："好呀，可详细说来。"

"陛下，臣访诸郡县之时，见个个义仓满溢。仓粮为防陈化，须诸岁更换，如此徒费人力，且损耗不少。臣以为可改变义仓之法，令诸郡县不用储粮，将之换成等值布帛输入京师左藏库即可；另丁租地课之税，往年皆以粟米方式输入京师，其运费甚巨，自此以后，亦将之折纳为绢。"

李隆基听了这两条提议，眼光顿时精亮，赞道："好主意！"

杨国忠所提两项，后一项将丁租地课折粮为绢输入京师，虽能节省不少运费，毕竟朝廷所得有限；而前一项非同小可，若能施行，朝廷顿时可变得巨富无比。

义仓系贞观年间时所兴，其本意在于救荒，不论王公庶人，计垦田多寡，亩纳地税两升，秋熟收税入仓，歉收则散赈灾民。

李隆基于开元之初恢复此法，到了开元中期，鉴于连年大熟，谷价渐落，为防谷贱伤农，就下诏各州县若遇丰年谷贱时，可由朝廷拨款收粮贮入义仓中，待粮价上升时再卖出，义仓由此就多了一种新功用。

开元年间至今，丰年为多，歉年为少，则岁岁每亩纳税两升，使义仓爆满；加之为防谷贱购入之粮，诸郡县迭增义仓数量。由此为诸郡县长官带来一个愁眉之事：义仓贮粮年年增加，除了要淘汰一些陈粮以外，仓房贮量难以为继。

义仓为朝廷设置，地方官吏们不敢动用，虽在淘汰陈粮时讨得一些便宜，终究不敢大肆妄为。唯有韦坚筹备广运潭盛会时，令诸郡从义仓中拿出贮粮，然后折绢再换成各色轻货，以博李隆基欢喜，算是消耗了一大注。义仓之货未在朝廷岁入之例，韦坚待盛会过后，即可自行做主，将诸物私赠他人。

现在杨国忠倡言将义仓储粮折绢输入京城左藏之中，诸郡县历经数十年的贮集，若骤集在一起，实为一个骇人的数量。李隆基深识其理，稍稍一思索又笑道："若此法实施，则左藏之库就稍嫌狭窄了，须扩充数倍。国忠此法甚好，左藏库满，则朕就真正成为富家翁了。"

将义仓之粮折绢输入左藏，其实改变了义仓丰收歉补的原则，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与皇帝毫无干系。若集于左藏之中，又是与实钱一样等值的绢绸，又未列国家入项，实与无头之物相似，那么皇帝若想取用，就同私家钱库一样。

李隆基越想越高兴，哈哈大笑道："国忠此议，价值万金，朕定会重赏。"

虢国夫人想起了那日与杨国忠缠绵时的情话，觑准了这个时机，当即插言道："陛下果然吝啬。国忠此言替陛下挣来了多少财货，如此一点赏钱就将有大功者打发了？"

李隆基此时心情甚好，笑问道："好呀，若三姨不满，可以再替国忠请求嘛。"

虢国夫人道："陛下常夸国忠有理财之能，然仅使他在此替我们计筹，不肯大用。国忠今有好建言，陛下又欢喜，此事终归由王鉷前去办理，有功劳定是王鉷的，又如何显出国忠的手段呢？"

"哦，三姨替国忠打抱不平来了。好呀，国忠有此意否？你若有意，此事就由你一力署理，却不用王鉷插手。"

杨国忠当即跪倒，叩谢道："陛下待臣以信任，臣定戮力办理，不敢有差。"

李隆基喜道："起来吧。国忠，这次就全看你的手段了。届时左藏溢满，朕定重重赏你。"

虢国夫人看到果然替杨国忠谋到了一个好差使，眼前似乎现出那些黄白之物及各色珍货源源不断流入宅中的情景，心中就乐开了花。她走到李隆基面前摇动其手臂道："国忠若能建功，其中也有妾之功劳，陛下也要赏赐妾呀。"

李隆基看到虢国夫人那神采飞扬的艳面，心间忽然一动，觉得她与杨玉环相比，激情四溢，别有趣味，遂伸手轻拍其肩，笑道："你也为功臣，当然要赏。"

却说李林甫接到董延光报来的奏书，阅罢后即露出开心的微笑。他令人唤来吉温，然后屏退左右开始密谋。

李林甫说道："那两件事儿可以着手办了。"

吉温明白，这两件事儿，一是柳勣告杜有邻，二是魏林告王忠嗣，就当即答道："请恩相放心，小可这就让柳勣入京兆府首告，今日晚间可将杜有邻等人拘来，不出三日，定有结果。只是魏林又回了济阳，若一来一回，颇费时日。"

"不妨，你嘱驿所快传，让魏林速速入京就是。"

“请恩相放心，十日内定让魏林入京。”

李林甫又沉默片刻，问道：“魏林上次入京，你们谈得还好吧？”

“记得小可曾向恩相禀报过，魏林一口咬定，他昔日为鄯州刺史时，曾数次闻王忠嗣亲口说过，王忠嗣因自幼与太子李亨为伴，当力奉太子为君。”

“嗯，只要有了这句话，王忠嗣大罪难逃。那魏林入京之后，就找你首告吗？”

“小可忝为御史中丞，魏林来此首告，实为正途。”

李林甫摇摇头道：“这样不好。外人皆知你昔为我的门客，你若接状，再奏闻圣上，外人定会说此行系我指使。”

“恩相……恩相想让魏林去何处？”

“让他去找杨国忠！”

“杨国忠？杨国忠不知此事详细，魏林骤然见之，万一杨国忠不予理睬，如何是好？”

“你须事先与杨国忠商议一回。”

“恩相，那杨国忠自恃贵妃之兄，又得圣上宠遇。若小可让他信了魏林言语，他能相信吗？”

李林甫冷笑一声，说道：“他如何会不相信？杨国忠现在渴望在圣上面前建功，见了我又殷勤备至，你去与他相商，他定知此为我的主意，他实在欢喜得很。”

吉温心中就充满了对李林甫的钦佩之情，若杨国忠将魏林的言语告诉皇帝，实有两个好处：皇帝现在宠遇杨国忠，且杨国忠与王忠嗣素无瓜葛，那么魏林的告发就多了几分可信；外人皆知杨国忠为贵妃的哥哥，就可将李林甫的身影悉数隐去。

吉温躬身退出，他先派人去唤魏林入京，再将罗希奭唤将过来密密

嘱咐一番。是日，一场炼狱之事又拉开了大幕。

李林甫先将董延光的奏书押下，得知魏林入了京，并确认杨国忠已向李隆基禀报王忠嗣的谋逆之事，方手捧董延光奏书入宫请见。

李林甫向李隆基行礼起身后，偷眼看了李隆基的神情，就见其面上满是恼怒之色，心中知道此定为魏林所告言语起了作用，李隆基果然说道："李卿来得正好，朕正要派人唤你过来。"

李林甫躬身道："陛下唤臣，莫非也得知了西北败绩之事吗？唉，近日西来官道上遭逢大雨，山体滑坡，由此阻了交通，董延光败绩的奏书今日方到。"

李隆基却不知道西北军败之事，惊问道："董延光大败了吗？"

李林甫双手递上奏书，叹道："唉，三万兵马竟然伤折五千，那石堡城却岿然不动。看来董延光出征时的豪言壮语，其实皆为虚言。"

李隆基快速阅读奏书，待将书阅完，起初心中对董延光的失望之情，已然转换成对王忠嗣的满腔愤怒。

原来董延光奏书中所写，将此战失败皆归咎于王忠嗣身上。董延光罗列了王忠嗣的几大罪状：其一，王忠嗣不遵圣旨，迟迟不接济粮草，遂使董军处于半饥饿状态之中；其二，王忠嗣不肯拨出军资定赏格，所谓"重赏之下定有勇夫"，因赏格不行，交战时兵士不肯奋勇上前；其三，王忠嗣有妒忌之心，处处设限，譬如董军不明地理，王忠嗣竟然不肯出引路之人，更不用说交战时予以援手了。

董延光如此奏报，明显是颠倒黑白，诬陷王忠嗣，以掩自己的败绩。其奏书之言极端偏激，往昔朝廷遇到此等情状，照例会派员前去核查，再定有关人员罪责。

李隆基这日却没有如此耐心，他将奏书拍在案上，怒道："看来王忠嗣果然有谋逆之心了，李卿，速将王忠嗣押回京中，再由三司勘问。"李林甫想不到皇帝竟然决绝如此，似惘然地问道："陛下，此战系董延光主之，王忠嗣虽不予配合，毕竟为次。再说了，王忠嗣为四镇节度使，其在西北经营日久，若骤然取之，是否对边事无益呢？"

李隆基怒道："哼，正是他身兼四镇节度使，朕方如此持重。李卿，你知道吗？杨国忠昨夕向朕奏报一事，他得济阳别驾魏林首告，言说王忠嗣多次说过欲奉太子为君。唉，朕还未死，他就如此性急吗？"

李林甫惊道："啊，王忠嗣竟然有如此之心！还请陛下持重，魏林为何方人物？他又如何能知王忠嗣的言语？"

"是呀，这些皆需核实。这王忠嗣实在令人着恼，他畏缩避战也就罢了，还要掣肘董延光，遂遭此大败。你速派人前往河西，将王忠嗣拘入京来，由你主持，对他进行三司会审。嗯，这个魏林也需好好问询一番，以查证其言是否属实。"

李林甫想不到自己所设之计，竟然如此轻易实现，那一忽儿，他不敢相信此为真事。他躬身答应后，又禀道："陛下，王忠嗣为四镇节度使，他被拘入京后，这四镇由何人主之呢？"

"朕见那哥舒翰骁勇善战，河西、陇右两镇暂由其署理，另河东、朔方两镇暂由副使主之。对了，你让那哥舒翰入京一回，朕想见见他。"

李林甫领命而去。

王忠嗣之案由李林甫主持，吉温与罗希奭照例为其先锋干将。他们依计步步深入，果然将此案审得结结实实。

王忠嗣先是被拘入京，当即被投入到京兆府狱中。董延光、魏林等人也被罗希奭审讯多次，即使不用王忠嗣的口供，一场惊天逆谋已显现无遗。

王忠嗣手持四镇之兵，自恃与太子为友，此有魏林证言为佐证。至于王忠嗣不愿攻取石堡城，缘于他与吐蕃暗里勾结，吐蕃人答应王忠嗣起事时为后援，王忠嗣则承诺保全吐蕃之境。

三司会审后很快得出结论：王忠嗣犯谋逆及勾结外番之罪，按律当斩。

至于杜有邻之案，罗希奭频繁拿人审讯，早将京中闹得鸡飞狗跳。李林甫未将案件详细禀至李隆基，仅说有一案正在审理之中，自是他认

为未到禀知时机。

眼见李林甫的图谋得逞，哥舒翰奉旨入京，却为王忠嗣之案带来了变数。

王忠嗣被拘入京之时，其部将悲痛欲绝，竟有人提出杀掉拘押之使，赖哥舒翰与李光弼力阻，方使诸将放行。王忠嗣在西北经营多年，其战必破、攻必克，极得将士爱戴，此次不愿硬攻石堡城，实为不愿枉伤人命。当他们得知哥舒翰奉旨入京之时，纷纷拿出个人财帛交予哥舒翰，竟然在哥舒翰帐中集拢成堆。

哥舒翰见状问道："你们莫非欲用此物贿于圣上吗？"

有人说道："此案由李林甫主持，其下由吉温与罗希奭审理。此三人心思既狠，又最爱财，就请哥舒将军将此物奉与他们，或许能替王大使留下一条命来。"

李光弼这些日子潜心思索，其所派入京打探讯息之人传回话来，说一个名为魏林的济阳别驾诬告王大使欲以太子为君，他心中由此隐隐猜测，此事许是与李林甫大有干系。王忠嗣平素将李光弼倚为可倾诉之人，前次皇甫惟明一案，他们曾谈论多回，认定李林甫早年极力推荐寿王为储君，而今日李亨为太子，殊非李林甫之愿，则皇甫惟明一案其实暗指太子！他于是叹道："若无圣上旨意，何人敢把王大使拘入京中呢？你们想使钱贿之，妄图替王大使保命，终归枉然。"

李光弼又转向哥舒翰道："圣上召哥舒将军入京，显见对将军极为倚重。若哥舒将军见了圣上，将此地详情据实禀报，由此力保王大使，此法更优于使钱了。"

哥舒翰慨然说道："光弼说得不错，我正有此意。请诸位放心，我此次见了圣上，拼着去职为民，务必保全王大使性命。我辈追随王大使，皆系赤胆忠心之人，圣上向来睿智圣明，定然能明我辈心意。这些钱帛，还请诸位取回吧。"

哥舒翰入京请见李隆基，依例行礼后，李隆基令其平身，笑道："早闻哥舒将军一枪挑三将的英勇之举，你的那杆金枪，朕很想观瞻一回。"

“禀陛下，末将向来枪不离身，然不敢带入宫中，现寄放在旅舍之中。”

李隆基颔首道：“朕知道。哪日得空，你可在演武场内向朕演示一回。”

“全凭圣上指示。”

“嗯，朕听说卿既勇猛，又善读书，对《左氏春秋》及《汉书》最为谙熟。好哇，不知卿最喜哪位古之良将呀？”

“禀陛下，末将最重汉中郎将苏武。其被匈奴扣留十九年，困居北海牧羊，不改其志，其所持汉节虽旌尾掉失，犹护持返京。”

哥舒翰系突厥哥舒部后人，他现在如此说话，早已没有华夷之分，将自己视为大唐之人。李隆基想起哥舒翰的渊源，心中感动，赞道：“好呀，看来你读书果然用心，明白为将之道，首要者即为忠心。朕此次召你入京，欲授你为鸿胪卿，并兼知陇西节度副使，今后陇右军事，就由卿忠心主持了。”李隆基虽授哥舒翰为鸿胪卿，表明哥舒翰从此成为三品大员，且兼领京职，体现了皇帝的重视，然仍以主持陇右军事为主。

哥舒翰急忙跪伏谢恩，又叩首说道：“陛下，臣有一请，乞陛下宽恕。”

李隆基笑道：“你但有所求，朕皆准奏。对了，朕还要在京中赐卿一所宅第。”

哥舒翰顿首道：“陛下，臣深谢圣恩。臣有一请，臣愿去职为民，也不要赐第，唯替王忠嗣求情。恳望陛下深察王忠嗣忠心……”

李隆基脸色陡变，斥道：“胡说！如今三司会审，已推王忠嗣有谋逆之罪，如何可恕？你知朕重你用你，你却想恃恩而沽吗？”

哥舒翰涕泣再顿首道：“陛下，王忠嗣忠心昭如日月，其尽心边事，忠心耿耿，何曾有谋逆之心了？此定为小人构陷，乞陛下明察。”

李隆基森然地说道：“一个小小的石堡城，王忠嗣左推右挡不肯攻取，此次董延光领兵去攻，他又在那里掣肘不已，其谋逆之心昭然，你

还敢为他强辩吗？”

哥舒翰此前并不十分明白王忠嗣的罪名，现在得知竟然为这一档子事儿，就在那里大呼冤枉。他忽然变得异常口齿伶俐，就将吐蕃的情势、石堡城的地势详述一番，并将董延光到了河西之后，有关王忠嗣的劝诫及相关布置都说了一遍。

“哦？原来你与李光弼曾为董延光的两翼，王忠嗣也未故意刁难缓发粮草，如此说来，董延光的奏书中未曾提及，即是想为其败绩找寻理由了。”

“陛下圣明。臣当初引大斗军、李光弼引赤水军为其两翼，一直大张旗鼓随董军而行，此事尽人皆知，臣不敢欺瞒圣上。”

李隆基现在虽有懈怠之情，诸事皆委于李林甫，心中对王忠嗣慎对石堡城一直心怀不满，乍听王忠嗣掣肘董延光，又闻魏林密告王忠嗣有拥立之心，由是大怒。然他非昏庸之人，听了哥舒翰一番情真意切的辩白，方悟自己许是受了蒙蔽，由此另换心思。他沉默片刻，看到哥舒翰依旧跪在面前，遂说道：“起来吧。那董延光若欲逃罪，由此攀诬王忠嗣，朕饶不了他。这样吧，你离京之时，就随带吉温前去查勘一番，再将详情报来。”

哥舒翰隐约猜出王忠嗣之案与李林甫似有干系，然在皇帝面前不敢明言，就小心说道：“陛下，此案重大，吉温一人似嫌单薄，臣以为须数人往查，方为持重。”

李隆基当然明白哥舒翰的心思，决然答道：“此事就由卿与吉温联手核查，待查实后，奏书须由你们二人同时写出并签印画押。”

哥舒翰闻言大喜，躬身答道：“谢陛下信任。”

“朕问你，那石堡城果然急切难下吗？”

“禀陛下，王忠嗣昔日说道，大唐无意于高原雪域之地，若拿下石堡城，定伤折不少。只要吐蕃不侵扰唐土，即为上策。”

李隆基皱眉说道：“我们说话，又提王忠嗣干什么？”

哥舒翰顿时吓得不敢说话。

李隆基又沉默了一会儿，继而坚定地说道："哥舒将军，朕令你克日拿下石堡城。至于伤折多少，却与你无干。"

哥舒翰见机甚快，想起王忠嗣不肯遂皇帝心意，于是落到这种结局。皇帝今日答应核查王忠嗣之案，已给了自己天大的颜面。若在石堡城之事上继续与皇帝相抗，即为不知好歹了。何况，皇帝还承诺道，不管伤折多少，将石堡城攻下即为功劳，也许拿下石堡城，会减轻王忠嗣的罪名呢。

他于是信誓旦旦，决计拿下石堡城。

李林甫得知吉温奉旨随哥舒翰核查前次战事，心中顿时大震，明白王忠嗣之案许是要有反复。

吉温问道："恩相，小可前去核查之时，果然要据实向圣上覆奏吗？"

李林甫问道："仅你一人随行吗？"

"哥舒翰代为传旨，言说他与小可二人共同核查。"

李林甫此时明白，事情之所以变化，大约是哥舒翰在其中捣的鬼。他在那里沉默不已，吉温亟需讨得此行提示，又开口问询如何行止。

李林甫冷冷地说道："如何行止？事情真相如何，就如何向圣上覆奏便了。"

吉温明白这次案件的真实所指，就惋惜地说道："此事若真是董延光弄鬼，岂不是便宜了王忠嗣这厮？恩相，小可定想法子弄些手脚，哪儿容许王忠嗣逃过此劫？"

"哼，那哥舒翰为王忠嗣的心腹将领，王忠嗣平素又会收拢将士之心，他们岂能容你擅动手脚？罢了，你还是据实禀报吧，万一你有了痕迹，我也脱不了嫌疑。王忠嗣能逃过此劫吗？我看未必。即使董延光有罪，王忠嗣也难辞其咎。圣上的言语，为臣子者岂能软磨硬抗？"

不说吉温领命而去，李林甫第二日见了李隆基，又刻意提到王忠嗣之案。李隆基说道："看来此案有幽微之处，暂时押后吧，得核实以后

再定。”

李林甫主持此案，闻言自愧说道：“陛下，臣主理此案，许是偏信了董延光的言语，由是失措，请陛下责罚。”

李隆基瞧了李林甫一眼，心中忆起高力士此前说过的话，暗思自己果真对李林甫过于信任了吗？天下之事皆委其手，是白是黑皆凭其言说。

其心中就晃过一丝疑问：看来李林甫为相十余年了，许是在朝中一手遮天，除了高力士能对自己说些真话以外，难闻其他人的异音。他心中这样想，口中犹平淡地说道：“李卿不必自责，你虽主持此案，并非亲自审理，就是有失措之处，亦属正常。我们可以复核予以纠正嘛。”

“唉，吉温他们审理之时，仅信董延光奏书所言，并未到实地核查。臣定以此失为例，嘱他们今后凡事仔细，务必详审案件实情。”皇帝既然宽怀为要，李林甫也就乐得就坡下驴。

李隆基抬眼问道：“李卿，杜有邻之案审得如何了？”

“臣今日正想向陛下详奏此案。陛下，此案已审结，案情已清，若继续向下追索，需禀得陛下圣意。”

“嗯，此案若何？”

“柳勣首告杜有邻，一是杜有邻妄称图谶，妄言交构东宫，并指斥陛下；二是杜有邻自恃良娣之父，专爱交结外官，如北海郡太守李邕等人，皆与其交厚。经过审理，旁证甚多，杜有邻等人也供认不讳。”

“哦，这个柳勣为杜有邻女婿，他们翁婿有何怨仇？竟然对簿公堂！其中是否有幽微之处，譬如柳勣是否受人指使呢？须核查清楚。”

“禀陛下，他们翁婿此前见面就吵嘴，乃至动手，可见积怨甚深。柳勣既探知杜有邻逆谋，首告后又说出了证人、证据，则杜有邻谋逆实翔实无比。”

“看来吉温他们审案粗糙，须另有人再加核实。”

“禀陛下，事情有些不巧，那柳勣在审理过程中，忽患暴病不治，

竟然死去。”

李隆基心中又是一惊，沉默片刻后方缓缓说道：“哦，如此一来，倒是死无对证了。”

“禀陛下，柳勣虽死，其伏辩还算妥当，杜有邻难逃其罪。”

李隆基最恨别人行图谶之事，历年诏制之中诫约官员不得交结方术之士，杜有邻却明知故犯，须容不得他。案件审理清楚，就可结案了，李隆基恨恨地说道：“这杜有邻实在可恶，就嘱吉温他们，将其当庭杖杀。李卿，太子得知良娣之父牵入此案，已向朕禀知逐出杜良娣，此案就到此为止。”

李林甫向来见机转篷最快，这日却难知皇帝真实心思，就行出昏头之举，他穷追不舍地说道：“陛下，杜有邻自诉，他确实与太子密谋多次。太子贵体，吉温他们不敢前去询问。为使此案稳妥，微臣以为，陛下最好向太子问话一番。”

李隆基听闻此言，心头顿时火起，斥道：“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一些人打着太子的旗号，行祸乱之举，许是有的，然妄图攀诬到太子身上，即为虚妄。李卿向来睿智端庄，如何能信这些鬼话？”

李林甫看到皇帝声色俱厉，方知自己办了昏头之事。看来自己言说大臣、边将等人有谋逆之举，皇帝还是默许的；若直指太子有异心，皇帝决计不答应。他急忙跪倒在地，叩首道：“微臣狂悖，未曾详审即出言无状，乞陛下责罚。”

李隆基从杜有邻的案子再想起王忠嗣之案，二案绝无干系，然最终皆指向太子。他的心间就晃过一个疑问：如此指向相同，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若非巧合，其背后定有更大的图谋！他寻思至此，也不想再为此事枉费思虑，就厉声说道：“起来吧。你告诉有司，今后若有案情与太子相连，须事先向朕禀明，不得妄自审理。”

李林甫顿首答应。李林甫此次设计此案，可谓殚精竭虑、精妙奇巧，他将任何细节都琢磨得一丝不苟，实为一击即中的妙计。他唯有未琢磨透李隆基的真实心思，以致功败垂成。

杨国忠获皇帝钦命专司折绢事宜，遂抖擞精神倾全力办理。朝廷制

书颁下后，杨国忠即亲自带人由近及远，督促诸郡将义仓粮食及丁租地课之税先折成绢段，再封运至京师左藏库中。

仅以义仓而论，诸郡治所设有主仓，各县也皆设分仓，经过三十余年的积累，这些仓房粮食满溢，且逐年扩建。可想而知，这些粮食折绢后输入左藏库之中，实为一个庞大的数目。未及三个月，诸郡输来的绢段早将左藏库贮满。眼见后续绢段尚在源源不断行进之中，杨国忠只好下令诸郡暂时停止输绢，再上奏建言营造新库。

李隆基得知了这种盛状，顿时龙颜大悦，当即带来百官前往查看左藏库贮货。众人入库之后，看到其中的绢帛钱币如山样堆积，不免赞叹连声。李隆基心中更喜，问杨国忠道："若将后续绢段输来，需增库房几许？"

杨国忠答道："臣之奏书中已核算清楚，若将后续绢段输来，似此间库房，至少要增建百间。"

李隆基叹道："百间？唉，想不到天下富庶竟然到了此等程度！朕今日若非亲眼看到，说什么也不会相信。国忠，能以此法将天下财货集于京师，你实居首功。"他目视李林甫道，"李卿，国忠如此，是否该赏？"

李林甫当然连声称是。

李隆基于是当场赐杨国忠紫衣金鱼，授其为太府卿，原来的度支郎中仍然兼任，杨国忠遂从五品官骤升为三品大员。一个蜀中闲汉，很短的时间就成为三品官员，实为罕见之事。

王鉷闻言，心中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他心中默默想道，杨国忠此行有何能耐呢？又非使朝廷增加新的收入，不过将义仓之粮折为绢段而已，皇帝却对他如此厚赏，自己的官秩反而低于杨国忠了。

王鉷尽管抱屈不已，也知杨国忠之所以有此际遇，还在于他有一个贵妃之妹，终究无可奈何。

这日随行官员，皆为五品之上。李隆基赏罢杨国忠，又见库房内财货山积，就动了赏赐群臣的念头。他现在出手甚阔，当即赏三品以上官员每人三千段，五品以上官员每人二千段。

绢段实与钱币有相同的功能，这些绢段可以如钱一样流通。百官于是喜笑颜开，山呼万岁谢恩。

第十七回　诸番将守境戍边　杨国忠承宠荐人

哥舒翰携同吉温回到凉郡地面，一面安排人协助吉温核查，一面组织兵力向石堡城进发。看来李隆基志在石堡城，他令陈希烈自朔方、河东两镇抽调六万兵马，皆归哥舒翰统辖。这六万兵马再加上河西之兵，计有十万人，哥舒翰自领中军，再令高秀严、张守瑜二将统左右军，数日间即抵达石堡城下。

高秀严与张守瑜带兵轮番进攻，他们日夜攻打，奈何石堡城墙坚壁厚，他们除了在城下留下一堆尸体，三日三夜竟然难以撼动石堡城半分。

哥舒翰治军向以严酷著名，他看到攻城三日未下，又伤折六千余人，心中自然怒火万丈。他令人唤来高、张二人，先是劈头盖脸一番辱骂，继而下令将他们绑起来，欲斩之而示众。

高秀严眼见大祸将至，当即跪倒哀求道："哥舒大使，石堡城坚固难攻，经此三日攻打，吐蕃人已然疲惫。请哥舒大使暂寄下末将二人项上之头，以三日为限，容末将戴罪立功。届时若攻不下此城，我等虽死无悔。"

哥舒翰知道石堡城的详细，若欲攻取，除了硬攻之外别无他法。眼前二人面临杀头之难，若以死相激，许是能逼出他们的杀气来，于是就允了高秀严之请。

这二人死里逃生，深切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哥舒将军秉持圣旨，说什么也要将石堡城拿下，至于死伤多少，那是无妨的。高秀严恨声说道："张兄，你都瞧见了。三日为期，不是城破，就是我等二人纳命。"

张守瑜刚刚从惊悸中逃出，决然说道："三日之内，我们须驱兵日夜攻打。纵然积尸为山，后续者再踏尸破城，也顾不得了。"

他们到了第三日，果然将石堡城拿下。是时，斜阳夕照，城门前的唐兵尸体堆积如山，其尸体相叠竟然到了城墙垛口处，后续唐兵正是踏

着尸山攻入城中。大战过后，城门前血流成河，腥风弥漫，夕阳与血色相映，实在狰狞无比。

战后检点人数，是役死者三万五千人，伤者无数。

哥舒翰经此一役，将吐蕃人压迫后退三百里。他派兵固守石堡城，又在赤岭筑城为塞，两城遥相呼应，使吐蕃人不敢妄动侵扰之心。哥舒翰此后又在辖区中再历数战，名气愈大，隐然超越了王忠嗣，当地的民谣盛赞哥舒翰：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哥舒翰在石堡城激战正酣的时候，吉温已将事情办妥返回长安。他得了李林甫的授意，不再刻意替董延光隐瞒战情，其与哥舒翰写就的奏书很客观地叙述了实际战情。

这亦为李林甫的本事，时刻关注李隆基的态度变化，进而调整自己行事的尺度，至于牺牲何人，却与李林甫无关。

李隆基看了哥舒翰与吉温的奏书，心中若有所思；待此后看到攻取石堡城的捷报，哥舒翰不敢隐瞒其中伤亡情况，李隆基方悟王忠嗣当初持重的原因，就对王忠嗣有另外一番心思了。他于是召来李林甫和陈希烈，有了如此一番谈话。

“董延光败绩，欲将责任推至王忠嗣身上，实在可恶。如今王忠嗣已在狱中羁押多日，该是了结的时候了。朕今日召你们前来，就想议论此事。”

李林甫听吉温转述核查情况，再思皇帝心意，明白王忠嗣此次已然逃过大难，遂禀道：“董延光不识地理，一味猛攻，由此劳师败绩，伤折不少，确实有罪。其败绩后不思罪愆，反将责任推至王忠嗣身上，则错上加错，应予惩罚。”

陈希烈毕竟心实，说道：“看来石堡城确实易守难攻，此次哥舒翰虽将城池攻下，却折损甚多。董延光不识深浅，由此败绩……”

李林甫知道皇帝不喜听到这等话语，遂打断陈希烈的话头，说

道："哥舒翰领兵攻城虽伤折一些，毕竟将城池拿下。董延光不识大势，败绩后还攀诬他人，岂为不识深浅了？"

陈希烈不敢再吭声。

李林甫又道："陛下，董延光有罪难赎，王忠嗣也难辞其咎。哥舒翰此次得圣意催促，虽人员伤亡多一些，毕竟将石堡城攻了下来。如此看来，石堡城并非如王忠嗣所言那样坚不可摧，他此前提调四镇之兵，大可稳妥排阵，循序攻取。王忠嗣若早奉旨意，定能将石堡城拿下，伤亡也会少许多。"

揣摩圣意，用自己的话将皇帝的心思说出来，此为李林甫的能耐。经过此案的一番折腾，纵使王忠嗣有帅才将能，李隆基说什么也不会再让他回到军中，他于是说道："好吧，就如李卿所言，王忠嗣与董延光皆有过失，就将他们贬为某郡太守吧。"

皇帝的这句话，就为王忠嗣之案一锤定音，李林甫当初筹谋这件事儿的时候，其首要者意在太子李亨，捎带将王忠嗣拿下。如此结局虽非李林甫之愿，然王忠嗣被贬为太守，从此与军职无关，也就翦除了太子的最大强援。

李隆基又道："哥舒翰此次攻城有功，就擢授其为河西节度使吧。李卿，朕这些日子想起你此前说过的话，看来任番将为边将，其利甚大啊。如今安禄山在东北境连奏凯歌，哥舒翰又新建功，前时高仙芝攻破小勃律，实为例证。"

高仙芝被授为安西节度副使之后，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即令其带兵攻打小勃律国。

小勃律国位于葱岭之西，都城设在孽多城（现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城）。小勃律国起先为大唐属国，后来吐蕃势强，且与大唐交恶，吐蕃拉拢小勃律国，将公主嫁给小勃律王苏失利为妻，小勃律国由此归附于吐蕃，与大唐绝交。吐蕃此后以小勃律国为落脚点，进而控制了西北二十余国，使大唐的西域之路从此断绝。此后数任安西节度使（包括夫蒙灵詧）皆明小勃律国的位置重要，多次领兵攻打，皆无功而返。

高仙芝就带领一万兵马杀向小勃律国，封常清时任节度判官，郭子仪为振远军使随同远征。他们过拨换城，入握瑟德，经疏勒，登葱岭，

涉播密川，路上千辛万苦，历百日后到达特勒满川。

特勒满川的西南端有一连云堡，即为小勃律国的北方堡垒。其堡中驻兵千余，堡南又以山为栅，驻兵九千以为呼应。若拿下此堡，即可挥兵直指小勃律国都城。

其时为夏秋之间，特勒满川本有积水，夜来又来洪水，满川成为一片汪洋。高仙芝与当地土人叙话毕，第二日杀牲祭川，然后令将士身带三日干粮开始涉水。他们到了连云堡前，小勃律人并不防备，乍然看到水中出现了唐军，顿时惊为天人，遂被一鼓而擒。高仙芝此后统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入小勃律国都，将国王及吐蕃公主俘获，并令封常清将他们解往长安。

经此一役，西域诸国知道吐蕃势落，遂有七十二国纷纷向大唐归附。高仙芝班师回到安西四镇，夫蒙灵詧得知未经过自己认可，小勃律国国王已被解往长安，就认为高仙芝抢功，顿时勃然大怒。因高仙芝为高丽人，夫蒙灵詧张口闭嘴呼之为“高丽奴”，在那里破口大骂，并令高仙芝派人将小勃律国国王追回，他要另派人解送报捷。

高仙芝大惧，急忙派人去追封常清。其时封常清已行到朔方地方，闻令后并不折返回身，反而一径入了京城。

李隆基现在热衷于开疆拓土，闻听西域大捷，诸国又复归大唐，当然喜上心头，少不了召见封常清细问究竟。封常清一面详细禀知了战况，又捎带言说了高仙芝现在的境遇。封常清泣涕说道：“高副使立此大功，却遭遇厄境，许是会忧郁而死。陛下，高副使如此，今后朝廷还有人敢奋勇立功吗？”

现在皇帝提起了高仙芝之名，李林甫明白其中的曲折，遂禀道：“陛下，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此前攻打小勃律国无功而返，如今高仙芝建功，他又嫉贤妒能，妄图贪为己功。微臣窃以为，他实与董延光相似，应当受罚。”

陈希烈也赞同此议。

李隆基脸现怒色道：“对呀，嫉贤妒能，为官者大忌。就召夫蒙灵詧返回，这安西节度使一职，由高仙芝继任吧。”

李林甫禀道："陛下圣明。今后安禄山独挡东北，哥舒翰力逼吐蕃，再与高仙芝联手，可保大唐西域之路通畅。且陛下待番将以宠信，委之以重托，古往今来，除大唐以外，未之有也，由此可见陛下博大之胸怀。"李林甫本想说李隆基大胆使用番将，实为古往今来第一人，然话到嘴边，忽然想起太宗皇帝待番将也不差，于是迅速变换言语。

陈希烈也少不了说出一番恭维言语。

太宗皇帝当初大胆使用番将戍边，那是李世民基于华夷一家的胸怀，视番将为大唐之人，不管将其用在何处俱为正常之事。李隆基却是得李林甫提醒，认为番将与朝中百官及中土之人没有瓜葛，且番将骁勇善战，若重用之，他们除了对皇帝感恩戴德，无复他心。李世民与李隆基一样用番将，而李隆基就多了一些机心，祖孙所行看似相同，其实大有区别。

李隆基笑道："二卿深识朕心，就速去办理吧。"

李光弼此次被授为陇右节度副使，封常清大得李隆基赏识，也被授为安西节度副使。郭子仪此战有功，其原来官职毕竟低微，虽增秩一级，并不惹人注意。

至于朔方与河东二镇，李隆基令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陈希烈遥领河东节度使。

王忠嗣被贬为汉阳太守，终于脱身牢狱。他被家人接出，由于多日待在潮暗的牢房之中，难见天日，乍见阳光，顿时被刺得睁不开眼睛。在牢中待得时日颇多，王忠嗣渐渐与同室之人混得厮熟，又与其中一个自称山人的老者说话最多。

这个老者平时在外最爱串门交结人物，后来被牵入一桩谋逆案子入狱。李隆基现在最恨这些僧人、方士乃至山人与官吏交结，由此易行阴谋之事。这老者得罪入狱，估计其罪名颇大，王忠嗣入狱之时，他已在狱中待了许多时日。他与王忠嗣攀谈数句之后，已暗暗猜出其来头不小，遂好意提醒道："狱中之人驳杂，你不可妄自说话。万一有人得到你言语的把柄，肯定会向牢头首告邀功，则罪加一等。老夫入狱日久，他们连我的名字还不知呢。"

老者这日看到王忠嗣又在那里长吁短叹，遂低声劝道："王将军，

老夫早知你之威名，可谓战必破，攻必克。然你蒙难入狱，有一点肯定无疑，即是你遭人暗算了。”

“遭人暗算？我光明磊落，唯以公心行事，又有何人恨我呢？”

“嘿嘿，自古忠贤之人，皆工谋于国而拙于谋己，由此暗箭难防，最易伤身。何人恨你？你身领四镇节度使，已然犯了别人。你没有防备之心，就是今日未倒，将来定会跌得更惨。”

王忠嗣默思良久，除了知道董延光为掩盖败绩攀诬自己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暗算之人。

老者又嘿嘿一笑道：“王将军日里想些忠君之事，不似山人偏想些人心幽微之处。王将军若如山人这样闲人一个，大可多琢磨别人，看到势头不妙即撤身走人。可你为四镇节度使呀，那是万万走不开的。若山人居王将军位置，首要者须得皇帝信任，再有朝廷重臣维护，另要防同僚属下行幽暗伎俩。王将军，这三者缺一不可，你皆能持否？”

王忠嗣默然不应，片刻后方喟然叹道：“为将者唯忠心镇边而已，何必要想这些心思呢？”

“嘿嘿，王将军若不想，山人就无话可说了。你心中若无这些心思，山人就奉劝你及早离开是非之场吧。若居是非之地，你就不要妄想安静，那些莫名的是非会一宗宗找上身来。”

“唉，我许是连命都保不住，何谈离开不离开呢？”

王忠嗣出狱之后，想起老者的这番话，心中惧意大增。他出狱之际，老者又重重嘱咐：“记住，那些暗算之人会注视你的一举一动。你出狱之后，实为凶险无比，须早早离京避开他们的视线。”

儿子劝王忠嗣去拜见太子，他说父亲此次出狱固然是得哥舒翰的力请，然太子暗中相助也有其功。王忠嗣令其闭嘴，一面自家中取出一些财物令儿子送至牢中，让人寻妥当之人转赠老者；一面令家人连夜收拾家财装车，第二日天未亮即赴汉阳上任。

王忠嗣遭逢大难，终究心事难平，一年后即染病郁郁而终，年仅四十五岁。他这期间未曾与太子李亨见过面，然太子却未忘记他，曾在王

忠嗣刚刚到汉阳后派贴身太监李辅国前去探望。

李辅国回东宫向李亨言说了王忠嗣的近况，李亨得知王忠嗣如今形容枯槁，知道他难以走出大难的阴影，不禁唏嘘连声。

李辅国道："殿下，那王忠嗣似乎换了一个人儿。奴才见了他如入定一般，极少说话，唯奴才辞行的时候，他数番欲言又止，最后方小声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让奴才转奏殿下：'李光弼严毅沉果，有大略，乞太子珍视。'"

李亨闻言，当即明白了王忠嗣的深意，其神情也如入定一般。王忠嗣如此说话，俨然向李亨交托后事了。

李隆基经过这场风波，对李林甫如今权倾天下有了些许担忧。他这日与高力士单独面对，叹道："高将军，记得朕数年前欲将政事委于李林甫，你当场反对，现在看来，你还是有些道理的。"

高力士答道："天子巡狩，古之制也。天下大柄，不可假人。若李林甫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

"不错，是这个道理。李林甫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今大唐天下，不可缺了此人。然上下官吏，皆仰李林甫鼻息论事，亦为隐忧。"

高力士听出皇帝的口吻中，依然对李林甫推崇备至，唯对朝中上下官吏人云亦云、毫无主见有些不满，心中就不以为然。李林甫为相十余年，确实用心国是，凡事皆有条理，皇帝用着顺手，许是认为国家难离此人了。高力士明白自己为内官身份，不敢妄议朝政，其心中虽有想法，只好选择默然以应。

自开元初年开始，李隆基设立一主一辅两名宰相，给予主宰相以极大的权力。譬如姚崇在任期内可以大刀阔斧推行新政，使天下气象为之一新，此后历任宰相各逞心力，终于实现天下大治。李林甫为相之后，天下已富庶无比，李隆基以为无需再费心力，只要将朝务大致稳定即可，李林甫行事有恒度，如此大称李隆基之心，这也正是李林甫久任宰

相的原因。

李隆基现在的忧虑，即是不许李林甫权倾天下，以致朝中上下皆为附和李林甫的声音，不过这些想法就没必要向高力士叙说了。

杨国忠现在春风得意，除了晚间继续入宫侍奉李隆基计筹之外，白日里也可以向李隆基单独奏事。他这日向李隆基奏事完毕，李隆基笑眯眯地问道："国忠呀，你除了理财之能以外，还有识人之能吗？"

杨国忠久在赌场中浸淫，早已练就了快速反应的能耐。现在皇帝有此问话，其话中指向就比那骰子的变幻无端简明多了，杨国忠脑中灵光一现即明其意，遂躬身禀道："陛下，臣昔年多混迹于乡俚之中，难识能人。然臣所以能侍奉陛下，得益于两名恩人，臣以为此二人实为有才具之人。"

"嗯，你得章仇兼琼之荐得以入京，他实为卿之恩人，另一位呢？"

"另一位即是臣昔年东主鲜于仲通了。陛下，鲜于仲通既为蜀中富豪，亦为朝廷散阶之官，现任朝议郎。"

"哦，朝议郎为六品秩级。如此说来，你认为此二人为有才具之人了？"

"禀陛下，臣孤陋寡闻，想是因为此二人对臣有恩，方有如此心机，其中不免存有私心了。"

"呵呵，也未必呀。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使，那鲜于仲通虽为散阶之官，非是靠钱换来，朝廷诠选授任皆循资格，他能列身六品，亦非庸才了。"

杨国忠顿时释然。

李隆基又道："卿既认为他们为有才具之人，朕就替卿报恩一回，就将他们召入京中为官如何？"

人们心目中历来重京官轻外官，李隆基于开元初年力推内外官交流，意在使内外官地位平等。然朝廷力促某事，恰恰因为其有缺憾。以内外官为例，虽朝廷力促交流，人们还是恋栈京官，不愿出外。章仇兼琼与鲜于仲通地居蜀郡，与中土相较实为相对偏僻的地方，他们若入为

京官，不啻鲤鱼跃入龙门。杨国忠闻言大喜，急忙伏地叩首，说道："陛下圣恩，微臣这就代他们叩谢陛下了。"

"嗯，户部尚书一职空悬至今，就让章仇兼琼入京任此职吧，至于鲜于仲通，先授其为太府少卿吧。"

杨国忠暗自思忖，章仇兼琼若任户部尚书，王鉷时为户部侍郎，自己为户部度支郎中，这样对自己其实有利；而自己现任太府卿，太府寺无非职掌邦国仓储之事，让鲜于仲通任自己的副职，其实无用。他于是再叩首拜道："臣再谢陛下圣恩。只是鲜于仲通长于吏事，若授其为太府少卿，非其所长。"

"起来说话吧。卿不欲使鲜于仲通入职太府寺，欲令其往何处呢？"

杨国忠起身答道："陛下，微臣知道京兆府尹虚悬已久，就让鲜于仲通入京兆府主持如何？"

"呵呵，鲜于仲通现为六品秩级，授其为太府少卿，已为超授了。京兆府为上郡，其府尹为三品，朕若授之为京兆尹，岂不是大大超授了？"

"臣狂悖无知，全凭圣上之意。"

"也罢，就授鲜于仲通为京兆府少尹吧。待朕看看他是否有才具，再定下步行止吧。"

杨国忠不料今日得了一大注赌财，自己今后在京中就陡然有了两名强援，心中狂喜无比，又伏地叩首谢恩。李隆基眼观杨国忠欢喜的模样，心中也很满意。

这就是李隆基的思虑结果，他今后要大力培植杨国忠的势力，以使其与李林甫分庭抗礼，自己就可安稳而居。

李林甫对这次皇帝未与自己相商就授任杨国忠的二位恩人心存不满，但却不会如张九龄那样直谏皇帝，他乖觉地奉圣意颁下制书，授章仇兼琼为户部尚书，鲜于仲通为京兆府少尹。回到府中，他又独居"精思堂"，默默地琢磨这件蹊跷事儿。

他明白，皇帝既有此行，说明皇帝与自己已有裂隙。那么这种裂隙

是如何形成的呢？

杨国忠能够接近皇帝，且他近来又有义仓折绢之举得皇帝赞扬，莫非是杨国忠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吗？李林甫很快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因为杨国忠虽有贵妃的庇荫，其在朝中毕竟无根无底，现在还是谄媚李林甫的当儿，他绝对无胆向皇帝妄进谗言。

至于陈希烈等为数甚少的能够面圣之人，李林甫根本不相信他们敢对自己动手脚。

李林甫将诸人诸事儿想了一遍，最后得出了结论：莫非御史台出了毛病？

御史台与其他衙司不同，御史们的奏书除了可以按序经中书门下署理后上达皇帝，也可以隔过中书门下直接送入皇帝之手。李林甫这日遍寻无果，终于认定许是某位居心叵测的御史妄自奏书，其中定是叙说自己之短，由此让皇帝与自己有了隔阂。

是时，御史台之主官御史大夫空置，仅吉温为御史中丞主持台务。李林甫经过详思后觉得吉温不适合此职，原因有二：吉温长于刑狱不通文书，其面对一帮善于舞文弄墨的御史，实难驾驭；再者吉温心思活络，与安禄山暧昧不清，近来又与杨国忠打得火热，李林甫渐对吉温心生不满，因为王鉷的例子就放在眼前，王鉷虽得皇帝宠信，一直对李林甫忠心无比，吉温与王鉷相比，无疑落在下乘。

李林甫于是有了决定，他要向皇帝推荐王鉷兼知御史大夫，以掌控御史台。至于吉温，须将他调出御史台，找一个闲差使让他清醒清醒吧。

若想办妥这件事儿，须对皇帝察言观色，以掌握好进言的时机，此事也不忙在一时。然有一件急事儿，那是非办不可的，到了第二日辰时，李林甫罕见地驾临御史台。

李林甫的出行排场今非昔比，前数十丈有金吾卫鸣锣开道，左右还有数百甲士护卫，虽公卿见之，也纷纷躲避。昔日姚崇、宋璟与张九龄等人为相时，在大街上行走时无非一骑一仆而已，不刻意回避士庶之人。李林甫之所以行如此排场，固然有摆谱树威的考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是他知道自己这些年来结怨甚众，生怕刺客来袭，遂护卫

重重。此前宰相不自视特殊，始终认为自己为普通之人，并不刻意与士庶之人保持距离；李林甫为相十余年，早将自己视为神人一般，如此就与士庶之人拉开了距离。

吉温事先不知李林甫要到御史台，乍闻恩相驾临，不禁慌得手脚忙乱，小心翼翼地将李林甫迎入衙中坐定，并问询恩相此来究竟。

李林甫脸色平淡，吩咐道："你速将三院御史及主事以上官吏皆集于此堂，我有话说。"

御史台设三院，即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例设侍御史六人，掌纠举百僚入阁承诏，知推、弹、杂事；殿院设殿中侍御史九人，掌殿庭供奉之议；察院设监察御史十五人，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另有主簿、主事及令史等官吏。按照朝廷规制，这些人虽秩级不高（如监察御史仅为八品官员），皆有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权力。

李林甫为相十余年，深知御史台的特殊地位，早依自己的口味将台内御史调换了数番。这些人皆得李林甫之恩，闻听李右相驾临，皆躬身疾趋而入，然后小心地向李林甫行礼。

李林甫眼观这些人鱼贯而入，他知道这些人皆经自己之手得以进入御史台。尽管这样，李林甫对他们并不放心。李林甫深知，这个世界上最靠不住的就是人心了，别看他们人人对自己恭谨非常，焉知其内心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呢？

眼见人员到齐，吉温躬身说道："右相大人，除了到郡县巡视三人未回，台内人员皆集于此，就请右相大人问话吧。"

李林甫露出他那惯常的笑容，眼光在堂内慢慢扫射一圈，然后开口说道："我多年来忙于冗事，竟然未入御史台一回。呵呵，御史台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如今天下殷富，朝野秩序井然，这其中就有御史台的功劳。林甫其实早就应该来慰问诸位了。今日方来，其实有些晚了。"

吉温急忙答道："右相大人日理万机，却心系御史台，实为我辈幸运。"

其他人也纷纷说话，无非是些恭维与感激之语。

李林甫将手一挥，堂内顿时鸦雀无声，他又缓缓说道："诸位不用自谦。如今朝列端庄，方使天下秩序井然，实为天下殷富、四方来朝的基石。若归根溯源，此为御史台职掌所在，有此好处，又有谁敢与御史台争功呢？"

座下诸人当然喜笑颜开。

李林甫又接着道："圣上昨日与我谈起此事，圣心也颇为欢喜。然我当时心有隐忧，夜里竟然为之难寐，我今日因之不入中书省，就直奔御史台了。"

众人看到李林甫的脸色渐至郑重，其心皆提起来，就愈发无声地关注李林甫下面的言语。

"中书省右补阙杜璡的事儿，诸位想来皆已知闻了吧？"

吉温答道："杜璡无端妄语，竟然上书言说天下黑暗，由此抹煞圣上大治之功，实为忤逆之言。后来我等听说杜璡不过被贬为县令，心中甚为不平。杜璡此罪，虽杀之也不解恨，谁让圣上与右相宅心仁厚呢？"

中书省有右补阙，门下省有左补阙，皆为六品官，其与谏议大夫功能相似，即随时谏朝政及皇帝诏敕之失。数月前，右补阙杜璡不知犯了哪一根筋，写了一道洋洋五千言的奏书。李林甫见其中多写天下诸失，且许多事儿皆为李林甫所为，他当即扣下此书不让李隆基看到，仅向李隆基淡淡说到杜璡大逆不道予以贬官，李隆基对一个六品官员毫不在意，就随口同意了。

李林甫厉声道："杜璡职掌与诸位有些相似，其固然可以言无不忌，也不该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呀？譬如天下殷富，四方来朝，杜璡却妄说危机四伏，实为昙花一现，诸位能赞同其言吗？不说诸位，就是到田野里随便寻来一个老农夫，他也不会赞同杜璡之言的。"

众人纷纷颔首赞同。

李林甫又长叹一声，说道："我之隐忧，恒由此起啊！为人为官者，首要者须判断大势，不可逆势而动。杜璡之所以被贬官，就是不明此节。"吉温此时已大致明白了李林甫的来意，躬身说道："右相大人仁

慈为怀，刚才谆谆所言，其实还是为着下官们的身家着想。”

李林甫微微颔首道：“哦，就是这话。若天下凋敝，乱象纷生，此情正是诸位大展身手的时机。方今天下花团锦簇，国势蒸蒸日上，诸位应顺应大势，多添好言才是。那些没来由的添乱混账之语，诸位须以杜珽为鉴，今后还是少说为佳。”

众人见李林甫推心置腹，于是纷纷答应。

李林甫此时脑中晃过一物，心中就有了一番精辟之语：“诸位皆知宫中的立仗马吗？”

宫中规制，每日寅牌之时，宫中正殿侧宫门外，皆有八匹厩马分列左右厢，以为仪仗，候仗下即散。这些骏马皆养得高大威壮，以显仪仗之威，是为立仗马。御史台的御史官秩虽低，然皆有入宫面圣的机会，他们此前对立仗马不太注意，现在李林甫提起，他们纷纷忆起了立仗马的模样。

李林甫继续说道：“这些立仗马日常按三品之俸予以豆料，由此被养得膘肥体壮，它们立在殿前，颇有威仪之状。然立仗马之所以能为立仗马，就在于它们立在殿前须终日无声，若有马妄自鸣叫一声，就会被黜而不用。嘿嘿，被黜之马今后虽欲不鸣，妄想再享受三品俸料，它还能失而复得吗？”

李林甫的这番话最符合其身份，其以宰相之身说出威胁之语，以堵塞众人言路；此前张九龄等人鄙薄李林甫少文，这番话即为最好的注脚，因为这句话以马来喻官，实有侮辱之意，其中透露出李林甫内心的极度刻薄。

众人默默品味李林甫的话，座下又是一片寂静。

李林甫生怕众人不明白，又加重语气说道：“当今圣上实为不世出的明主，诸臣欲顺之尚且不暇，哪有时辰说些不恭顺之言呢？”

吉温当即说道：“诸位，右相大人这番话，实为我辈自身着想。请右相大人放心，今后自下官为始，皆牢记右相大人这番金玉良言，不敢妄行其是。”

座下众人心向李林甫者为多，于是纷纷出言向李林甫表达忠心。李林甫见今日已达到此行的效果，脸色再复灿烂，遂在众人簇拥下离开御史台。

后数日，李林甫向李隆基建言，欲改授吉温为户部侍郎，王鉷为御史大夫，李隆基当即准奏。杨国忠听到这个风声后，认为太府卿与御史大夫虽同秩级，御史大夫却能寻任何人的毛病，就比太府卿风光多了，也找李隆基求为御史大夫。

李隆基道："卿善理财之事，如何又瞧中御史台了？"

杨国忠当然不敢说御史大夫较之太府卿要风光许多的理由，仅说若兼知御史大夫，可以更加有利于理财。李隆基信了他的这番鬼话，说道："授任王鉷为御史大夫的制书已发，朕不能朝令夕改。也罢，卿既认为有利于理财之事，就权在御史台兼知御史中丞吧。"

杨国忠急忙谢恩。

杨国忠之所以坚执入御史台兼职，其内心中实有与王鉷较劲儿的心意。

王鉷现在不再兼职户部侍郎，从而入主御史台，看似与户部没有了干系，然他身兼的二十余使却并未拱手交出。则他现在虽不在户部任职，此前的财税大权一丝未失。杨国忠因新近立功得皇帝宠爱，早对王鉷手中的实权虎视眈眈，他之所以如此，缘于他有更大的觊觎。

赌徒的心理，往往得胜时傲视天下，而手风差时，又有患得患失之心，模样儿不免猥琐顺承。杨国忠现在春风得意，乍然又成三品大员，其下一个赌注当然不屑于同秩级的王鉷，他之所以与王鉷较劲，其实意在李林甫的宰相之位。

杨国忠入朝数年，对权倾天下的李林甫献媚有加，甚至不惜充当李林甫的先锋打手。然他慢慢冷眼旁观，渐渐瞧清楚了李林甫行事的路数。其路数之一，即是身边要有一帮得力的帮手。

李隆基突然让杨国忠荐人，此举实为雪中送炭，让杨国忠在京中一举有了两名得力的帮手。

章仇兼琼与鲜于仲通此前施恩于杨国忠，如今终于有了回报。二人入京后，断然不敢在杨国忠面前以恩主自居，皆变得恭顺小心，变成了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

鲜于仲通虽为京兆少尹，然京兆尹位置空悬，鲜于仲通就有了主持京兆府之实。他此番入京，少不了携带巨财，并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奉与杨国忠。

杨国忠看到眼前这数担金珠宝货，脸上无动于衷，说道："鲜于兄初入京城，尚无住宅，这些财货就拿去购置一处宅子吧。我现有俸禄，圣上赏赐又不少，手头还算宽裕。"杨国忠此前口呼鲜于仲通为"主人"，此次见面不觉就改了称呼。鲜于仲通未有不适之感，且觉得杨国忠呼己为兄，有些受宠若惊了。

鲜于仲通见杨国忠推辞，哪儿知道杨国忠替皇帝敛钱之际，他自己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呢？其日进斗金，岂会瞧得上鲜于仲通所赠小钱？可见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鲜于仲通不明其意，坚执要赠。

杨国忠叹道："国忠昔年困顿之时，得鲜于兄相助方得保全。若无鲜于兄相助，哪儿有国忠今日？也罢，我先收下此物，待兄离府时再转赠于兄，如此就为国忠的一点心意吧。"

鲜于仲通见杨国忠坚执不受，心中感动，只好答应。

杨国忠又道："鲜于兄今后执掌京兆府，知道其中的奥妙吗？"

鲜于仲通道："京兆府知京中庶事，因京中达官贵人太多，最应小心谨慎。下官到任后，不敢肆意妄为，凡事还要到杨大人这里讨要主意。"杨国忠虽呼鲜于仲通为兄，鲜于仲通却不敢倚老卖老，老老实实以官职互称。杨国忠起初不许，待听了数日后，也就觉得顺耳，遂不再坚持。

杨国忠摇摇头道："错了！京中达官贵人虽多，哪一个敢在我杨国忠恩人头上撒野？鲜于兄，你勿复为虑，凡事就由国忠替你做主即可，不用怕他们。"

鲜于仲通道："下官不知，乞杨大人分解。"

“嗯，京兆府有一个名为罗希奭的法曹，鲜于兄知道此人吗？”

“下官知道。外人常以‘吉网罗钳’来喻说二人，罗希奭就是其中的‘罗钳’了。听说那罗希奭手段毒辣，人闻其名就闻风丧胆。”

“对了，就是此人。吉温与罗希奭闻名天下，鲜于兄知道他们得何人授意吗？”

“听说此二人早年皆为李右相门客，他们能够发迹如此，想来李右相脱不了干系。”

杨国忠闻言赞道：“鲜于兄果然讯息通畅，虽僻处蜀中，对朝野之事皆在掌握之中。不错，吉温与罗希奭一前一后任京兆府法曹，此职虽微，却能掌京中刑狱之事。李林甫这些年来恃此二人，办了许多大案啊。”

“下官在蜀中，也知皇甫惟明案、杜有邻案及王忠嗣案皆由此二人所办。”

杨国忠冷笑道：“哼，李林甫通过此二人控制京中刑狱之事，又对御史台不肯放手。他若想兴大狱，不过在其一念之间。”

“杨大人何出此言？下官听说，李右相其实待杨大人甚为关爱。”

“甚为关爱？与王鉷相较，他还是关爱王鉷多些。”杨国忠说到这里，脸上早变成了愤然之色。

鲜于仲通毕竟浸淫江湖多年，对人间鬼蜮之事最为明晓。他一转念间，很快知悉了杨国忠的心意，遂决然说道：“下官既为京兆少尹，即为罗希奭的上官。下官入职之后，慢慢寻出罗希奭的不妥之处，想法将其贬斥就是。”

杨国忠摇摇头，说道：“李林甫知道鲜于兄为国忠恩人，若鲜于兄将罗希奭贬斥，那李林甫定然迁怒至国忠身上。鲜于兄，那李林甫为相十余年，可谓枝繁叶茂，我们若公然与其相抗，那是得不到好处的。”

鲜于仲通想不到杨国忠入京数年，仿佛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崭新的人儿，心中就在那里感叹不已。

杨国忠沉默片刻，方缓缓言道："鲜于兄入职后，须大说罗希奭的好话，我再在皇帝面前吹吹风，想法升一下罗希奭的秩级，将其调出京兆府最好。"

为调某人关键岗位，对其明升暗降，这也是杨国忠从李林甫那里学到的本事。

杨国忠知道吉温、王鉷与罗希奭实为李林甫最为倚重之人。吉温此次被调职，让杨国忠觑出了吉温似在李林甫面前受到冷遇的倾向，若将罗希奭再调到一个无关紧要的职位，则可除去李林甫的两个得力爪牙。至于王鉷，杨国忠与其共同署事，就有了观察的机会。

李林甫一生最会算计人，他没有想到，在他眼中无关紧要的杨国忠已在暗中默默算计他了。

第十八回　安禄山迭立边功　杨国忠扳倒王

安禄山如今在京城的眼线甚多，他身在范阳，朝中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近时王忠嗣案与杜有邻案，乃至新贵杨国忠的详细情况对他触动很大，这一日就召来高尚、严庄悄悄商谈。安禄山直接说道："近来京城事儿挺多，令人有些眼花缭乱，二位先生不知有何观感呀？"

高尚微微一笑道："事儿虽多，若追根溯源，无非几个老相识之间的事儿。不过现在杨国忠横空出世，朝局似为之一变呢。"

安禄山道："对呀，杨国忠此前默默无闻，近来却颇得圣上宠信，身兼度支郎中、太府卿与御史中丞之职。近来章仇兼琼入京，圣上竟然将剑南节度使一职交付其遥制。杨国忠若以此种势头走下去，将来不可小觑啊。"

高尚道："安大使所言甚是。杨国忠为贵妃之兄，确实无人可比。"

严庄道："杨国忠能得圣上宠信，固然有贵妃的缘由，然主要还是得益于此次义仓折绢之事。我这些日子将这几件事儿连在一起琢磨，愈来愈觉得其中滋味良多，则杨国忠得宠另有幽微。"

安禄山与高尚便问其故。

严庄接着说道："王忠嗣边功甚著，新近又被授为四镇节度使，圣上极为看重。然董延光败绩，却能一道奏书将王忠嗣下在狱中，其反差就太大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再看到杜有邻案兴起，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两案看似毫无关联，然指向甚明，那个济阳别驾魏林不是密告王忠嗣'欲奉太子'吗？柳勣密告杜有邻也有此等言语，则此两案意在太子。"

安禄山问道："严先生此言，是否为吉温亲口转述？"

自从吉温与严庄相识后，严庄就负责与吉温的联络，基于此因，安禄山方有此问。严庄闻言摇摇头，说道："吉温行事谨慎，他感念安大使厚待，对案情详细可以和盘托出，然案情内里，他从来不肯透露一字。"高尚道："当今天下，敢动太子心思者又有几人？安大使，这两案皆由罗希奭与吉温审理，那么幕后指使之人即可明了。"

高尚与严庄判断幕后指使人为李林甫，安禄山闻言，想起了李林甫日常惯有的灿烂笑容，眼前虽是阳光灿烂的白日，心中却不由得不寒而栗。

这两案眼见是李林甫做出的案子，为了达到嫁祸于太子的目的，李林甫可以借皇帝之力，轻轻地将一个战功卓著的四镇节度使拘入京城；至于太子良娣的父亲，在李林甫眼中实在是不值一提，他可以不用惊动皇帝，就将一干人的案情做实，并将他们或流或贬，其中数人在审理过程中竟然被活活打死。李林甫固然权倾天下，却对国家储君毫无顾忌，有此心力之人，除了对皇帝有所顾忌之外，其他人在其眼中视若无物！

安禄山自幼混迹于市井之间，练就了胆子大、手段狠的性子。他得了张守珪举荐方有今日之位，起初对张守珪毕恭毕敬，心中却不畏惧张守珪，最终将张守珪踩在脚下。然不知何故，安禄山自从见过李林甫之后，李林甫虽待安禄山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安禄山观之却不敢亲近，心中惧意满溢。

鉧严庄见安禄山不吭声，不知其心中所思，又说道："安大人，听京中来人说道，吉温自从转授为户部侍郎，心思一时大坏，每日下衙回宅后即在那里长吁短叹。我暗自揣度，王鉧被授为御史大夫，吉温由此觉得在李右相面前有些失宠了吗？"

高尚颔首道："吉温较之外人最明李右相心思，他有此状，显然心

中有苦楚，应当有些失宠了。”

安禄山好歹将心思平定，却不理会吉温现在的遭际如何，转而问道：“二位先生，范阳与河东相邻，今王忠嗣被罢，河东由陈希烈兼知节度使遥制。我若向圣上请兼河东节度使，可否？”

高尚与严庄想不到安禄山竟然有此心思，二人对视一眼，高尚开口说道：“安大使有此宏愿，实为幸甚。前些日子朝廷授职制书颁下之后，我等二人曾议论一番，觉得安大使最该兼知河东节度使，然时机未到。”

“哦，为何时机未到呢？”

“河东为大唐龙兴之地，此前太原诸军政正使皆由藩王遥制，则此职重要，须圣上心系之人兼知；王忠嗣兼领四镇节度使，所谓树大招风，方有此祸，若安大使再领河东节度使之职，实与王忠嗣当时相若，殷鉴不远，更应慎重。”

安禄山脑海中又浮现出李林甫的灿烂笑容，就想自己若与王忠嗣相比无疑落在下乘。自己若处于显眼之位，在朝中又无可倚仗之人，别说遭李林甫之忌，就是其他人在皇帝面前说上一些不利于自己之言，自己的地位也势必堪忧。安禄山由此又想，自己之所以有今日地位，凭的是什么呢？正是自己取得的边功得到皇帝赏识，除此之外，自己确实一无所有。

严庄接着说道：“安大使，此次章仇兼琼与鲜于仲通得杨国忠之荐，竟然皆入京中得居要位，由此看来，杨国忠得圣眷渐隆，假以时日，其在朝中地位确实不可小觑。杨国忠此前在李右相面前恭顺万分，然鲜于仲通入主京兆府之后办了一件事儿，看似不显眼，却耐人寻味。”

“什么事儿？”

“鲜于仲通入职后，办的第一件事儿，即是将罗希奭逐出京兆府。当然，鲜于仲通多言罗希奭有功，恳请朝廷予以升秩，事儿办得可谓冠冕堂皇。然他定是得了杨国忠之语，不肯今后再让李右相的亲随插足京兆府，其意彰显无余。”

“如此说来，杨国忠与李右相之间已然有隙了？”

“不错，正是这样。我等二人议论之时，皆认为今后朝中局面定改，那杨国忠当然恃皇帝之宠与贵妃之势，与李右相隐然相抗。”

高尚与庄严所言，即是劝安禄山不可树大招风，由此招惹事端；且朝廷中已现李林甫与杨国忠相争端倪，安禄山自可静坐范阳，细观此二虎相斗即可。安禄山闻言不语，心间已认可了这二人之言。

高尚又道：“自从哥舒翰攻破石堡城之后，近来安西、陇右和河西诸镇再无战事。我等以为，战事不仅仅限于东北，譬如范阳与河东的结合之地，也须有战事辄起。”

高尚与庄严如此建言，即是让安禄山常有战事，这样能得朝廷重视，且胜仗又可获得许多封赏。安禄山言听计从，明白自己现在唯有迭立战功，才能得皇帝赏识，实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不过高尚所言在范阳及河东结合处兴起战事，他一时不明其意，待高尚解说一番，安禄山顿时心领神会。

非中土之人由于不读经史，难知诸子经籍及历代史事，也就难识前代事迹及人心幽微。譬如安禄山不识文字，他若仅仅凭借自己经历行事，做一名市井混混尚可，做一名大唐将军就勉为其难了，所以他早早便有了二位落第幕僚。这高尚与严庄无能及第入仕，却从书籍中窥知了许多谋略经验，令安禄山受益不少，这也正是安禄山与其他番将的根本区别。

经过杨国忠的一番筹谋，罗希奭被授为刑部员外郎，秩级顿时升了两级，此次就离开了京兆府。鲜于仲通此时已知杨国忠心意，其任职未及一月，这日晚间即入杨国忠宅中密谈。

鲜于仲通昔为杨国忠的东家，杨家上下因受其恩，现在对他异常尊敬。鲜于仲通却不敢有丝毫托大，入了杨宅后即低眉顺眼，如厮仆一般。

杨国忠问道：“那帮人调教得还算好吗？”其所指的那帮人，即是罗希奭在牢狱之中的那一干辖下。鲜于仲通去京兆府之前，杨国忠嘱他将这帮人好生对待，不可走失一个。

鲜于仲通答道："请杨大人放心，这帮人并无长处，除了刑狱之事，他们又会干什么？下官既用言语恐吓，又赏给他们一笔财货，他们实为天下最势利之人，肯定不愿走了。"

"如此最好。鲜于兄还要对他们说清楚了，若有人胆敢再与罗希奭妄语，诸般刑具就让他们尝上一遍。"

"下官明白。杨大人，下官今日前来，想禀知大人此前交托之事。经过这些日子明察暗访，事儿似乎有了头绪。"

杨国忠大喜，急声道："好呀好呀，快说快说。"

"下官先是派人访查王鉷，此人行事谨细，又无嗜好，难瞧其端倪所在。下官见此状况，一面派人继续盯紧王鉷，另一面派人在其亲属中逐个访查，未及旬日，果然有了收获。户部郎中王焊，杨大人定是谙熟了。"

王焊系王鉷的同胞弟弟，杨国忠初任户部度支郎中之时，这王焊仗着王鉷之势，未将杨国忠瞧在眼中，动辄吆五喝六，杨国忠只好笑脸忍耐。杨国忠想起这些不堪往事，心中的怒火顿生，恨声说道："这厮飞扬跋扈，最不识礼，我早就忍了一肚子鸟气。好了，王焊怎样？"

"这王焊日常为人狂妄，其无才无识，却将自己视为高人。譬如其兄王鉷得圣上宠遇，王焊却瞧着很不舒服，见了其兄不理不睬，还动辄生事。"

杨国忠笑道："嘿，天下还有这样的稀罕事儿。奶奶的，他狗仗兄势，还待狗兄不恭。嗯，后来怎样？"杨国忠口出骂言，显是对他们兄弟恼恨之极。

"王焊行止不端，专爱交结奇人。他最近偏爱与邢縡交往，日日混迹于邢縡宅中。"

"邢縡又是何人？"

"邢縡系鸿胪少卿邢畴之子。此人在京中颇有名气，专爱弄枪舞棒，家中养有会武门客数十人，最爱听人呼之为'邢大侠'。"

"大侠？不过一浮浪之人罢了。此人不求仕不行商，却在家中养了

那么多闲人，莫非仅靠其父的俸禄过活吗？”

“他之所以在京城小有名气，正是缘于他靠拳脚闯出了名声。如今京城东西两市商贾众多，其中又有许多胡商。这些胡商入京后两眼一抹黑，因怕被人欺生，最想找到倚靠之人。邢縡偶然从其父口中得知胡商这种窘境，顿时计上心来，由此寻到了一条财路。”

“哦，他恃其父名声，再凭拳脚为胡商提供保护，由此财源滚滚。你昔为蜀中大豪，这些行市里的门径最为知晓。这样一个人儿，顶多说他不务正道罢了，王焊与其交往，又有什么妨碍了？”

“是呀，他若养些闲汉，由此霸市收钱，亦无不妥。然其交往之人形形色色，其中最令人注目者，即是万骑右龙武军中十余人为其宅中常客。”

“哦，想是他们皆爱武艺，由此比武弄枪，也是有的。”

鲜于仲通稍稍停顿片刻，然后重重地说道：“下官起初也并未在意，后来慢慢想来，其中大有玄妙之处。圣上多次诏制重申，不许万骑将士私下与官吏交往，杨大人应该记得此节吧？”

“我知道。然邢縡并无官身，其实无妨呀。”

“邢縡虽无官身，其父却为鸿胪少卿啊。万骑将士若与常人交往不妨，他们为何要成群结队与爱舞枪弄棒的邢縡相交呢？杨大人，请忆起圣上昔年之事，就知此事其实并不寻常。”

李隆基营造了一个富庶的花团锦簇的天下，当今庶民对其爱戴有加，就对李隆基的轶事最感兴趣。是时，民间常有说唱艺人走街串巷，李隆基昔年的轶事就成为艺人口中说唱的主要内容。诸如李隆基上应天命在潞州时的灵异之事，乃至此后的诛韦氏之举，说唱艺人往往说得口沫横飞，遂使家喻户晓。杨国忠为闲汉之时，就知道当今皇帝昔年暗结万骑之人，方有了此后的雷霆一击。

鲜于仲通如此暗示，则邢縡私与万骑中人交结，就有图谋不轨之嫌了。杨国忠闻言大喜，击掌道：“好哇，邢縡图谋不轨，王焊与其友善，定为同伙。嘿，他们不过为小角色，能当何用？说不定其背后正是王鉷指使呢。”

鲜于仲通知道杨国忠缺文少谋，之所以能居高位，无非因缘凑巧而已。人世复杂纷纭，一些人无才无识，偏能飞黄腾达，实为无可奈何之事。鲜于仲通当初收留杨国忠，不料成为其今生做得最成功的富贵之源，现在当然要全力维护，遂笑道："杨大人所言甚是。他们确实有谋反的嫌疑，王鉷许是幕后主使之人。然这些事儿向圣上禀明之时，须有一应人证物证，圣上方才信服。下官以为，现在不可声张，可悄悄派人前去探寻，以搜集证据。"

"对呀，就是这样。鲜于兄，我不欲使罗希奭留在京兆府中，就是事先想好了这些事儿。罗希奭昔日统辖的一班人皆为好手，他们只要肯出力，何愁事儿不成？"

鲜于仲通明白杨国忠的暗示，无非将人捉来屈打成招。与杨国忠直接简单相较，鲜于仲通毕竟是老江湖，凡事持重。此案若仅寻邢縡的毛病，可以大肆兴狱以获口实，然杨国忠意在王鉷，若随便拿人定然走漏风声，须小心翼翼地逐步核实。鲜于仲通心里这样想，也决定此后依此行事，言语中就爽快地答应了杨国忠。

安禄山又传来捷报，其亲带三万骑攻入土护真水与潢水的交汇处，横扫了奚人营盘，并俘获六千奚人。奚人无法在此处立脚，只好遁入北面的大漠深处。捷报传至京城，李隆基阅之大喜，又是下制书褒美，又对有功将士封赏一番。

时辰不觉过去两个月，安禄山又取得了一场小胜。其奏书报至长安，李隆基阅罢顿时皱起眉头，令人将李林甫与陈希烈传入宫中。

原来奚人不甘挫败，退至大漠深处之后，某一日选出三千精骑向南而行，他们昼伏夜出，悄悄从范阳军与河东军的结合处溜进内地，然后大肆抢掠一阵。自从张守珪主持东北境军事至今，契丹人与奚人再未侵入内地。

范阳军反应迅速，一万骑很快出动，奚人见势不妙，扭头向西狂窜，如此就到了河东所辖的云郡地面。河东军此前仅重点防御北方之敌，没想到一彪人马从背后出现。他们尚未弄清来者何人，奚人马骑早如一阵风般掠过山谷，由此抢过关隘，冲入北面的草原深处。

李隆基问二位宰相："你们都见过安禄山的奏书了？"

陈希烈此时遥领河东节度使，由于奚人马骑从其防区中经过，知道自己难逃干系，故了解此事过程最细。他辩解道："陛下，奚人小股马骑，在路上昼伏夜出，并选择两镇结合处侵入内地，可谓处心积虑，实难防备。"

李隆基冷冷地说道："实难防备？安禄山所部能够很快觉察，并出一万骑前去围堵。河东军呢？只会眼睁睁地瞧着贼人逸出地面！"

陈希烈吓得不敢吭声，李林甫见此场面，有心替陈希烈排解，就开口言道："陛下，贼骑骤然来袭，应当惩戒一番。微臣以为，贼骑来袭，还是报复安禄山上次征讨之仇，可令安禄山再兴兵剿之即可。小股贼骑实为癣疥之疾，陛下不必忧怀。"

"安禄山奏书也有此意，可嘱安禄山立刻前去痛剿一番。然贼骑此次选择两镇结合处突入内地，可谓用心险恶，不可不防啊。"

"两镇结合处皆有古长城，此前未曾相连。经过此事，臣等以为确有疏失之处，已嘱户部拨出钱款，再令两镇征集民夫，及早将两段长城连起来，使贼人今后再无空子可钻。"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长城毕竟为死物，若想妥当守边还要靠人力。李卿，若两镇节度使由一人兼知，还能有如此疏失的时候吗？"

李隆基显然认为陈希烈遥领河东节度使失于亲自提调，他如此说话，明显让安禄山再兼河东节度使。

陈希烈对兼知节度使一职并无想法，兼知也行，不兼更好，反正都是皇帝的心意。李林甫为相多年，深知诸事轻重。安禄山现在待李林甫既敬又惧，李林甫深识其心，然觉得安禄山兼领二使，坐拥十万雄兵，已然盛矣。若让安禄山再领一使，其势渐强，李林甫对安禄山没有忌心，却不能容许他今后有可能势大，所以必须把握好尺度，绝对不许他身兼三职。

李林甫于是缓缓说道："陛下，若两镇结合处长城连起，则胡人难有一骑侵入。微臣以为，安禄山兼领范阳、平卢两使，主要让其专注东北军事，而河东、朔方二镇主要防备北方突厥人。若让安禄山兼领三职，臣以为有两个弊端：一者使安禄山心分两处，容易顾此失彼；二者，安禄山为突厥人，其面对同族之人恐有不便之处。"

李隆基本来就是灵机一动，并未深虑，既然李林甫反对，他也就不再坚持，遂说道："也罢，就抓紧续修长城吧。李卿，安禄山欲兴兵讨贼，要求增兵，他瞧中了朔方的那数万同罗骁骑，卿现在遥领朔方节度使，愿意将同罗骁骑暂借安禄山吗？"

李林甫对待此事很爽快，朗声道："朔方久无战事，圣上有旨，就让李献忠带领同罗骁骑前去相助安禄山，微臣并无异议。"

李献忠现任朔方节度副使，其原名阿布思，系昔日臣属东突厥汗国同罗部的首领。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同罗部不堪回纥部的压迫，阿布思就率部来投大唐。李隆基令将同罗部安置在朔方河南之地，赐阿布思姓名为李献忠，册为奉信王，授为朔方节度副使，其手下有数万同罗骁骑。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李林甫与陈希烈退出后，即立刻发书授符、按旨调兵，并拨款修缮长城不提。

安禄山此次既想借兵，更想兼领河东节度使，不料李林甫轻轻一言，即令皇帝转换心意，令安禄山功败垂成。安禄山虽有意河东，毕竟不敢明言，他无非想试探一番，及至后来得知此事未成系李林甫相阻，就对高尚和严庄叹道："二位先生果然识机，看来此事着急不得。也罢，此事就从长计议吧。"

高尚道："我早年曾读了张九龄赠李右相之诗，其中将李右相喻为'鹰隼'。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这只'鹰隼'愈老弥辣，还望安大使小心在意。"

安禄山连连点头，深以为然。

杨家姐妹得皇帝宠遇，其衣着服饰被长安贵妇人争相效仿。每至春日之时，杨家姐妹最喜结伴游春，其以大车结彩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或游城中园苑，或至近郊漫游。城中豪富之家见之纷纷仿效，每至春日，就见城内外的游盖若青云飘忽，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风。

虢国夫人游春，最喜乘马而行，其每次出行之时，身边皆簇拥着十余个骑马的使女。但见一片绿叶红花的原野之上，一群盛装的仕女骑马缓缓而过，将五颜六色的身影、人骑飘逸绰约的美姿、弥漫着异香的欢声笑语洒在过往的路上，成为长安一绝。杜甫此时还在孜孜不倦地求

学，某三月三日游春之时，在郊外路上巧遇虢国夫人一行，归寓所后以《丽人行》为题写作一诗，诗曰：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诗中先写游春仕女的体态之美与服饰之盛，引出杨氏姐妹的娇艳姿色；再言宴饮的豪华及所得宠幸；最后感叹杨家炙手可热的威势。

李隆基也闻杨氏姐妹游春的名声，这年三月三日即将到来之时，主动提出到了三月三日那天与杨氏姐妹一起乘马游春，以感受别样的滋味。

虢国夫人闻言，嘴儿轻轻一撇，嗔道："嘿，若陛下出行，定然车驾隆隆，仪卫云集，这分明是巡幸天下，哪儿为游春呢？"

李隆基向杨玉环笑道："玉环，三姨还嫌我们碍手碍脚呀。"

杨玉环也爱无拘无束地出游，遂说道："姐姐说得甚有道理，若身边满是仪仗与仪卫，就是到了原野之上，殊无游春的滋味。"

李隆基决然道："也罢，届时不用车驾，仅让高力士带领百名飞龙甲士远远跟随即可。"

到了三月三这日，李隆基与杨玉环乘舆自复道中进入大明宫，又在宫内换了马骑，如此控骑缓缓地出了重玄门，就见杨家三姐妹在数十名婢女的簇拥下候在那里。一群盛装之女皆骑在马上，微风拂来，顿时奇香阵阵，确实为别样的风景。

虢国夫人在其中最为扎眼，她今日身穿淡青色窄袖上襦，肩搭白色披帛，下着描有金花的红裙，裙下露出红色绚履，坐下为一匹枣红色的骏马。

李隆基见状笑道："三姨的这身装扮，独独缺了一杆银枪。嗬，若红装红马，再持银枪抢入敌阵，说不定会惊得敌骑目瞪口呆。"

虢国夫人接口道："好呀，就请陛下赐妾银枪，妾从此不要这国夫人的名号，今后就做将军吧。"

杨玉环觉得近来皇帝和三姐说话太过随意，心中就涌出了一阵不快，遂打断虢国夫人的话头，说道："姐姐不可胡说。哪儿有妇人为将的道理？你如此说话，岂不是信口开河？"

虢国夫人毕竟忌惮杨玉环，只好低头不语，李隆基见状，又呵呵一笑，就带领众人向北漫行，如此就行到渭河的河堤之上。李隆基眼观河中滔滔向北奔流的黄水，心中忽然充满激情，说道："嘿，如此缓步游春，还是少了一些趣味。我欲沿河快马疾驰一阵，你们谁愿随行呀？"

杨家姐妹中以虢国夫人骑术最佳，其闻言顿时应道："妾愿随陛下疾驰。"

李隆基又问其他三人："你们如何？"

杨玉环道："陛下有此兴致，可沿河疾驰一段，妾等缓缓赶上即可。只是这里荒郊野外，为策万全，陛下须使甲士跟随。"

李隆基就令高力士分出五十骑跟随自己，他与虢国夫人绝尘远去，五十骑与其保持距离，河堤上顿时现出一溜尘埃。

虢国夫人骑术虽精，不过与妇人相较而言，她今日又是一身盛装，向前疾驰了不及二里，早被颠得花钗凌乱，周身香汗淋漓，不觉控紧缰绳，放慢速度，李隆基瞬间前蹿了数十丈远。李隆基向有怜香惜玉之心，觉得虢国夫人落后，急忙放慢马骑速度，继而兜转马头，缓缓行到虢国夫人面前，待看到虢国夫人那狼狈样儿，顿时哈哈笑道："三姨自诩骑术甚精，未及二里路即败下阵来。罢了，我们皆下地等候吧，也权且歇息一阵。"

李隆基于是先下马，然后一手拉着马匹，一手来扶虢国夫人。只见她娇喘吁吁，脸色红艳，与红衣红马相映，煞是好看，李隆基心间不觉一颤。待他扶到她的腰身，手触其柔软的肌肤，鼻闻其迷离的肉香，那颗色心又悠然而起。

此前游戏之时，李隆基最喜虢国夫人那如火一样的神情与银铃似的话音，二人说话，早已无所顾忌，只不过碍于杨玉环，面子上努力收敛着。李隆基色心即起，待虢国夫人站定，就将眼光定定地凝视其胸前，说道："嗯，你这双乳房，似不比玉环小吧。"他一面说话，一面伸出手前去摩挲虢国夫人那双高挺的乳房。

虢国夫人身子顿时酥软，整个人就倒在李隆基怀中，喃喃说道："陛下若喜欢，尽管拿去就是。"

李隆基本想与她缠绵一阵，然看到随行的甲士渐近，遂轻声道："晚间樗蒲戏罢，你就不用出宫了，我要好好地把玩把玩。"

虢国夫人此时星眼迷离，周身无力，眼中飘出柔丝，似乎想立刻将李隆基吞没。

他们晚间回宫先是宴饮，继而樗蒲，杨国忠照例为他们点筹。待戏罢之时，杨国忠说道："陛下，臣有要事奏闻。"

李隆基此时心中装满了虢国夫人，哪儿想听杨国忠奏事？遂说道："时辰不早了，你这就出宫回宅吧。你若要奏事，明日再来。"

杨国忠不敢再请，于是躬身告退。

李隆基早就想好瞒骗杨玉环的法儿，他令杨玉环回南熏殿就寝，自己要在兴庆殿阅些奏章，杨玉环信以为真。待众人散去，虢国夫人从藏身的侧殿悄悄走出，如此就投入到李隆基的怀抱之中。

杨国忠欲向李隆基奏闻之事，即是鲜于仲通近来暗暗察知邢縡的谋逆证据。所谓证据说来简单，无非与邢縡交往之人中有二人首告邢縡谋反，且有伏辩为证。

李隆基前一晚与虢国夫人春宵一度，领略了同拥姊妹的诸般好处。杨国忠入宫禀报之时，李隆基一面听言，一面冗自沉湎于虢国夫人的迷人身段及淫声浪语，心中暗想：此种妙处，玉环就被其姐姐比了下去。

杨国忠禀报完毕，李隆基听其大概，方才从臆想中醒过神来，不屑地说道："一个闲汉，不过与几个甲士交往一场，难道就敢谋反吗？"

杨国忠道："这两道伏辩说得很清楚，邢縡密与龙武军甲士说过，若能斩杀龙武将军，就可率众擒拿李林甫和陈希烈，如此唾手可得天下。"

李隆基觉得好笑："这个邢縡莫非为白痴不成？他若想谋反夺天下，应该想法谋害朕才是，他却要擒李林甫与陈希烈，于事何补呢？再说了，陈玄礼如今治军严谨，就是他能将龙武军策反成功，还在陈玄礼掌控之中，他又如何能入宫禁一步呢？"

王毛仲被贬赐死，昔日随同李隆基建功之人如李宜德、葛福顺和李仙凫等人受牵连，由此得罪。陈玄礼多年来专心养马，又性格谨细，行事端庄，此次又未涉案，遂得李隆基信任，从此取代了王毛仲成为京中禁军之首。其入职多年，将禁军打理得井井有条，且为人简约，绝不恃势妄为，李隆基用之非常放心。

右龙武军归陈玄礼节制，李隆基由于相信陈玄礼，也就根本不相信龙武军敢于叛乱。且杨国忠所奏事体中，言说邢縡兴兵作乱，其意在于李林甫和陈希烈，此为杨国忠的个人妄自臆猜，其实含有莫大的漏洞。

杨国忠继续拿着那两份伏辩为证，坚言邢縡有谋反的企图。李隆基有些不耐烦，最终同意王鉷与杨国忠一起前去抓捕邢縡。杨国忠见大事

将成，心中狂喜不已，遂飞奔而去。

其时高力士在侧，他看到皇帝对这件事儿不以为然，就提醒道："陛下，杨国忠刚才说邢縡宅中养有一帮闲汉，邢縡带领他们日日舞枪弄棒，想来身手不错。若王鉷与杨国忠带领一帮衙役去捕，邢縡束手就擒尚可，万一冲突起来，衙役如何是他们的对手？"

李隆基顿时醒悟过来，赞同道："是呀，衙役们恃威吆喝庶民尚可，若真刀真枪与人相搏，他们如何有还手的能耐？也罢，你就在宫内带上百名飞龙军甲士，速去协助他们一番吧。"

高力士道："或者臣去知会玄礼将军，让他带人前去抓捕如何？"

李隆基不屑地说道："不过几个小蟊贼，哪儿需要如此大的阵仗？就不用知会陈玄礼了，你速去办理吧。"

杨国忠回到御史台，并不向王鉷叙说详细，仅传皇帝之旨，让王鉷速与自己一起前去拿人。

王鉷闻言大惊，他知道弟弟王焊与邢縡交好，心想自己若前去拿人，万一弟弟正好在邢縡宅中，岂不是遭到连累？他脸上不动声色，借口内急要去出恭，出门后悄悄对亲随言道："你速去邢縡宅中，看到吾弟若在，速将他唤回吾宅，若不在，你也速速躲开。"亲随领命而去，王鉷在厕中蹲了良久，方缓缓入堂，看到杨国忠在那里焦急地踱步不已，就平静地问道："杨中丞，拿人的事儿例归大理寺或京兆府职掌，御史台并无此职责呀。这样吧，我这就入宫面请圣上，还是让京兆府前去拿人最好。"

杨国忠没料到王鉷如厕竟然用了这么长的时辰，心里没有好气，就大声说道："圣上金口，岂能收回？王大夫，我们若在这里磨磨蹭蹭，或者让人犯得了讯息跑掉，我等在圣上面前吃罪不起啊。"

王鉷觉得留给亲随的时辰足够了，遂慢腾腾说道："王中丞既如此说，我们这就拿人去吧。"

王鉷此后召集衙役又费时不少，好歹集齐二十余人，便直奔邢縡宅居。到了其宅门前，衙役们簇拥着二位大人昂然而入，更有衙役大声喝道："邢縡何在？还不敢快出来见官？"

邢縡带领数十人走至院中，看到王鉧骑在马上，急忙拱手问道："原来是王大人驾临啊。不知王大人前来，有何吩咐？"

王鉧尚未说话，杨国忠已然大声喝道："这厮就是邢縡吧？！左右，将他绑将起来，押回衙中。"

两名衙役手执绳索上前到了邢縡身前，不料邢縡双臂一振，两名衙役顿时跌倒在地。邢縡向王鉧呼道："王大人，邢縡安分守己，又犯了哪种王法？你们不说来由，上来就绑人，是何道理？"

杨国忠喝道："哼，你大逆不道，今日还敢拒捕，更为大罪。左右，速速将这厮绑将起来。"

邢縡日常横行东西两市，早练就了蛮横的性子，他看到杨国忠坚执要绑自己，心中的怒火腾地燃起，遂大呼道："兄弟们，赶快抄家伙，将他们打将出去。哼，此为我宅，焉能让你们横行。"他说完话，就从腰间抽出长剑，只听"扑"的一声，顿时将一名衙役砍翻在地。

王鉧见势头不对，拨马掉头奔出院外，杨国忠也见机甚快，两马一前一后就冲出大门。可怜那些腿短的衙役，片刻间即被邢縡的手下打倒在地。

杨国忠虽慌乱无比，毕竟眼尖，冲出大门后即看到前面有一帮禁军服色的甲士，他顿觉有了救星，纵马越过王鉧前去求救，到了近前方才发现这彪甲士由高力士带领，遂滚鞍下马手指邢宅，连声叫道："高……高将军救我，有人造反了，他们已然斩杀许多衙役。"

高力士此来所带非止百骑，一下子唤来了四百甲士。他见邢縡果然作乱，且敢斩杀衙役，遂回首呼道："你们前去将此宅团团包围，有敢突围者或敢反抗者，杀无赦。"

邢縡带人将所有衙役打翻在地，并未伤了一人性命，其喘息之余，蓦地发现又有禁军甲士围来。他心中大惊，心想自己将衙役打翻已闯下祸事，现在若束手就擒，恐怕难得善终，遂大声呼道："众兄弟，随我闯出京城，切莫落入官家之手。"

这帮人对付衙役绰绰有余，然与训练有素的甲士相抗，殊非对手。飞龙军系李隆基新设的贴身宿卫，人数不过千余，不归陈玄礼节制，仅

听高力士之令。他们皆从禁军中挑选而出，其身手超乎常人许多。如此数百人来围这数十人，又见他们欲突围而去，就奉高力士的严令，见人就是一刀，很快将邢縡及其从人斩杀干净。

李隆基得了高力士奏闻，叹道："他们竟然敢伤衙役？国忠说他们谋逆，朕万万不信；然他们如此行为，表明他们日常舞刀弄枪，确有横暴不法之心。也罢，他们既已伏诛，此事也就到此为止吧。"

杨国忠随后请见，他见了李隆基之面就跪伏在地，且泣涕连声道："臣此去一回，差点儿将命丢掉，如今能见陛下，实为幸甚啊。"

李隆基道："哦，他们日常练武，朕让一帮衙役去捕，确实失于计较了。起来吧，总算高将军去得及时，还算有惊无险吧。"

杨国忠兀自不肯起身，再叩首道："陛下，若歹人单纯行凶，臣并不畏惧。臣也是刚刚得知，原来王鉷与这帮歹人暗通声气，他们实为一伙，臣由是骇怕万分。"

李隆基大为奇怪，问道："他们又如何与王鉷暗通声气了？一个朝廷的三品大员，怎么会与一帮闲汉厮混？你起来说话，别是有人妄图攀诬王鉷吧！"

高力士上前搀起杨国忠，叹道："杨中丞，刚才皇帝已然说过，既然歹人悉数伏诛，此事也就作罢。"

杨国忠起身后脸上泪痕满布，他重重地摇摇头，说道："陛下，臣与王鉷前去抓捕邢縡之时，邢縡一面挥刀砍伤衙役，另一面呼唤手下动手，其时还不忘嘱咐一句'勿伤王大人'。陛下，邢縡为何相护王鉷？虽危难之际不忘嘱托，可见他们同声连气。"

李隆基问道："你亲耳听到此话吗？"

"臣当时站立靠后，并未听见，事后受伤衙役向臣转述此话。"

李隆基闻言默然不语。恰至此时，李林甫与陈玄礼得知邢縡拒捕之事，遂双双入宫请见李隆基。

杨国忠看到皇帝并不回应，遂又说道："陛下，臣听那些衙役说，王鉷与邢縡许是没有直接干系，然王鉷之弟王焊却为邢宅中的常客。"

李隆基目视李、陈二人道："嗯，国忠说歹人与王鉷相连，朕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你们来得正好，就帮朕分剖一番吧。"

由于此事变起仓促，李林甫不明其中究竟，他又听王鉷与杨国忠共同前去拘捕，现在辄听杨国忠将此事扯向王鉷，心中就哑然失笑。他瞧了一眼杨国忠的满面泪痕，心想你欲陷害王鉷，哪儿能用如此浅显的法儿？他当即说道："陛下，臣觉得王鉷与此事相连，有些虚妄。王鉷为朝廷三品大员，为人谨细端正，案上的书奏堆积，其虽日日劬劳，犹难襄理，哪儿有闲心与闲汉交往呢？其弟想是与邢縡有所交往，却与王鉷无干。至于意指王鉷谋反，更是虚妄。王鉷敬陛下以忠，陛下待之以恩宠，他又如何生出谋反之心呢？请陛下慎思之。"其言语中对杨国忠颇有不屑之意，因而话说得相当干脆。

李隆基闻言，又瞧了一眼陈希烈，心想陈希烈每遇此等场合，皆以李林甫所言为准，也就不准备向他问询，遂言道："李卿所言不错，朕也是如此认为。王鉷办事谨细，他如何能与闲汉来往呢？国忠呀，那帮歹人已然伏诛，此事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生枝蔓！"

杨国忠见皇帝不认同，李林甫又替王鉷说好话，看来一时难将王鉷牵入案中。他心有不甘，终究无可奈何，只好暗自咽了一口唾沫，心中叹息一声。

陈希烈此时却拱手禀道："陛下，微臣以为此案有幽微之处，不可轻轻放下。王鉷固然与邢縡没有干系，然其弟王焊却与邢縡来往颇密，既有此干系，还是查证最好。若王鉷果然与此案无关联，也可以还王鉷一个清白嘛。"

杨国忠闻言心中大喜，而李林甫则惊愕万分：陈希烈今日怎么了？平时唯唯诺诺毫无主见，今日却口齿伶俐，思虑缜密。

李隆基也对陈希烈的举动有些诧异，遂笑道："陈卿果然以为要继续查证吗？"

陈希烈道："陛下，那邢縡敢公然打杀衙役，可见他心中或有鬼或有所恃，自开元年间以来，如此行为罕见。臣以为，此事须查个水落石出，方无隐患。微臣不才，愿与杨中丞一起查证此事，乞陛下允准。"

陈希烈既力主查证，又主动请缨，其为宰相多年，此等的事儿还是头一遭。

李隆基闻言，目视李林甫道："呵呵，想不到陈卿执意如斯。李卿，就让他们去查证一回吧，也可还王鉷清白。"

李林甫心中认定王鉷与邢縡绝对没有勾连，皇帝既然这样决定，他当然连声赞同。他鹰隼一样的目光偶尔掠过陈希烈之面，心想他今日有此举动，倒是不可大意，事后要务必弄清陈希烈的真实心意。

李林甫许是永远不会知道，陈希烈之所以胆敢反戈一击，实因杨国忠数日之前的一次拜访所致。

陈希烈见杨国忠携带礼物入宅拜望，一时不知所措，又不知其来意，唯有殷勤地将之迎入座中。二人寒暄已毕，杨国忠不藏不掖，很快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的来意："国忠今日前来拜访，实指望陈左相今后多多提携。国忠才陋识浅，也望得到陈左相及时指点。"

陈希烈非傻痴之人，他多年来与李林甫共事，之所以选择唯唯诺诺的行事方式，实因李林甫为人诡险，他若不用此法儿就难以保全。杨国忠如今恃贵妃之势，又能替皇帝敛财，得宠遇无限，陈希烈心知肚明。现在杨国忠主动登门拜访，定是有求于己，就不敢怠慢，答道："杨中丞如此说话，实让希烈愧疚万分。希烈得圣上之恩，无非勤谨办事而已，哪儿有眼光与能耐指点杨中丞呢？假以时日，杨中丞前程不可限量，希烈还要请杨中丞多提携呢。"

陈希烈的话说到杨国忠的心坎之上，其闻言哈哈一笑道："好嘛，陈左相果然有眼光，如此免了我的一番口舌。陈左相既然瞧清楚了今后大势，若遇到与国忠相干的事儿，定然不会难为国忠吧？"

陈希烈毕竟为弘文馆与集贤殿大学士，说话向来深沉，绝不会如杨国忠这样直来直去，所以听到杨国忠的势利之言，其心间难以接受，遂踌躇不言。

杨国忠不明陈希烈心中的幽曲，仍然自顾自说道："陈左相，假若今后遇到一事，国忠与李右相各执一词，你居中会支持谁呢？"

似杨国忠此等无文之人，说话向来单刀直入，不会委婉曲折；而陈

希烈为宦多年，深明言多必失的道理，说话时好留余地，且话语闪烁。杨国忠如此问话，分明将自己置于李林甫的对立面，然后让陈希烈抉择，由此让陈希烈好生为难，他斟酌再三，方缓缓答道："希烈替圣上办事，食大唐禄米，行事须合朝廷规制。若李右相与杨中丞意见相左，且杨中丞意见与朝廷规制暗合，希烈当然会支持杨中丞的。"

这番话说得无懈可击，杨国忠听来却很不舒服，心中暗暗骂道："老滑头。"他们随后又叙话片刻，杨国忠方辞出，心中的滋味其实不好。

孰料陈希烈今日旗帜鲜明地支持杨国忠，令杨国忠喜出望外。想来陈希烈经过这几日的思索，慎思了其中的利弊，终于决定舍弃李林甫，从此身归杨国忠。

陈希烈与杨国忠奉旨查案，剩下的事儿就变得相当简单。鲜于仲通指使罗希奭昔日的辖下，不断地拿人与刑讯，终于使案情大白。其中除了王焊曾参与邢縡的谋逆之事以外，还审出了另外一宗与王鉷有关的案情。

若以家居而论，王鉷实为一个孝母友悌之人，其弟王焊忌兄势强，王鉷仍然待其以关爱。然王焊实为一个狂妄无知之徒，某日他与一名术士叙话，王焊问道："我有天子之貌吗？"吓得那位方士落荒而逃。王焊觉得好笑，就向王鉷笑谈了此事。王鉷闻言大惊，因为皇帝多次禁止官员与术士交结，现在弟弟又说出此等大逆不道之言，万一那名逃走的术士泄露了此事，岂不是大祸临头？王鉷遂密遣人追到这名术士，当场斩杀以绝口。过了不久，王鉷又得知王府司马韦会果然从术士口中得知了弟弟的狂言，遂又指使人将韦会收在狱中，并连夜缢死。

李隆基知道了案情的详细，其中不乏陈希烈和杨国忠的殷勤添言，遂令当庭杖杀王焊，赐王鉷自尽，籍没其家。《赐王鉷自尽诏》中写道："王鉷外饰公忠，干冒非据；内怀奸诈，包藏不测。"这句"包藏不测"实为预测之言，王鉷不法杀人当为事实，而说他谋反，则为杨国忠之功了。

陈希烈在李隆基面前盛赞杨国忠处事干练，使一桩谋逆大事胎死腹中，其既能理财，又善吏治，实为朝廷栋梁之才。李隆基龙颜大悦，当即擢杨国忠为御史大夫，并将王鉷昔日身兼的二十余使皆归杨国忠。

鲜于仲通因审理有功，得杨国忠之荐，也被擢为京兆尹。

扳倒了王鉷，杨国忠集荣耀实权于一身，真正与李林甫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

第十九回　杨贵妃再出宫苑　李林甫重使阴招

王鉷的结局让李林甫瞠目结舌，他甚至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攀依皇亲的闲汉，一个唯唯诺诺的庸官，二人一旦联起手来，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说动皇帝，并逼迫王鉷自尽。李林甫此时方悔起初过于大意，以致自己眼睁睁地瞧着王鉷消失，却无力施以援手或阻止，使自己顿失一臂之助。他思念至此，心中喟然叹道："一辈子玩鹰于股掌之间，不料被雏鹰啄了眼睛。"

及至杨国忠取代了御史大夫之位，并将王鉷昔日所兼二十余使收归自己，李林甫方才明白杨国忠当初不遗余力查办邢縡案子的最终目的。如此看来，杨国忠举荐鲜于仲通为京兆少尹，其目的就是将罗希奭排挤出京兆府，由此拥有了刑狱逼供的手段。

李林甫起用吉温和罗希奭二人，由此"吉网罗钳"闻名天下。李林甫用此二人制造了许多大案，将那些可能对其地位形成威胁之人悉数拿下。

杨国忠瞧出其中关键，即令鲜于仲通入主京兆府，由此拥有了李林甫曾经的手段。李林甫此时深悔当初太过大意，自己当时未将杨国忠瞧在眼里，对鲜于仲通入主京兆府未曾加以阻止，方对此后的王鉷一案无力掌控。

李林甫此时对杨国忠有了警惕之心，然他还有一个关键之点未曾想到：杨国忠开始在朝中呼风唤雨，若无皇帝的支持，他许是寸步难行！

李隆基得高力士提醒，觉得李林甫为相十余年，使朝野上下皆听其命，就有了制衡的心思。李隆基有了制衡的考虑，就选择了杨国忠作为牵制李林甫之人，所以章仇兼琼与鲜于仲通得以入职京官，王鉷既倒，杨国忠顺势接替其职。

李林甫仕宦一生，迭施诡计谋得宰相之职，如此潜心经营十余年，早知皇帝已然离不开自己。不料到了暮年，未曾潜心识明皇帝心意，将满腹心思用在他人身上，如此便马失前蹄，大错就此酿成。

他此刻待在“精思堂”中，一直琢磨杨国忠与陈希烈二人。陈希烈此次出人意料地帮杨国忠说话，李林甫隐隐觉得他受了杨国忠的蛊惑，即使这样，陈希烈不过庸人一个，并不足为虑。李林甫遂将满腹心思用在杨国忠身上，他先思杨国忠此次招数，心中哂道：“不过觑知了老夫的手段，如此拾人牙慧，并无新意。今后想法将鲜于仲通调走，再掌京兆府刑狱之事即可。”

李林甫再将杨国忠的禀性与手段想了一遍，觉得对自己的威胁不大。杨国忠现在虽掌御史台大权，可能会指使御史上奏书弹劾自己，然自己在朝中经营十余年，各衙司皆有自己的心腹之人，且中书省、门下省皆有谏官，杨国忠若让御史弹劾自己，那些谏官也不是吃素的。

李林甫现在对杨国忠有了深深的敌意，然不屑将其作为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对手。他相信，若自己略施小计，管教杨国忠有来无回。步出“精思堂”的时候，唯见天上满是星斗，微风荡漾着清凉，李林甫深吸一口气，就觉清凉瞬间绕遍肺腑之间，心中觉得惬意无比。蓦地，由于凉意侵体，他忽然弯腰猛咳，竟然咳得眼冒金星。李林甫此时想起，自己是年已经六十九岁，已有些老态龙钟之感了。

杨国忠奉旨查抄王鉷之家财，其进入王鉷宅第后，仅从大门行至中堂，早已惊得瞪大了双眼。就见其中的房栊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凡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之物皆以金银为之，以镂金为笊篱、箕筐；房中置有水晶、火齐、琉璃、玳瑁等床，悉以金龟、银鳌为脚；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瑞牙席，还有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七宝枕、瑟瑟幕、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澄水帛等物。王鉷宅中有一景最为神奇，名曰“自雨亭”，系引出地下的涌泉，昼夜喷出地面如散雨状，井栏以宝钿为之，亭子系用镂金汉白玉筑成，水雾落处有奇石一片，这些奇石有盘坳秀出如灵丘鲜云者，有端俨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缜润削成如珪瓒者，有廉棱锐刿如剑戟者，实有“百仞一拳，千里一瞬”之观感。泉水漫过亭面之上，虽盛夏酷暑，人若置于亭中，其凉爽如深秋。

令杨国忠喜出望外者，即是王鉷贮藏的钱货宝珠之物，在其后进院中，竟然有十余间房间装满了诸物。杨国忠调来二十余人清点造册，竟

然用了数日之功。杨国忠此前揣测王鉷肯定财货不少，然没有料到有如此之多，他由此陷入了深思。

王鉷的家财肯定不是他的俸禄所得，其从天宝初年开始接手天下租赋财货之事，近十年来确实暗自搜刮不少。这些财货来历不明，藏在王鉷宅中外人无从得知，若老老实实将所有财货上缴国库，岂非傻痴之人吗？

若按王鉷的俸禄所积，再加上皇帝的赏赐，王鉷说什么也难以营造出如此美轮美奂的宅居。杨国忠暗自想道，这个宅院虽精美无比，自己奉旨查抄，说什么也不敢将之昧为己有。那么将此宅院献出，再加上一间财货，王鉷就在皇帝和百官面前成为一名极贪之人。

剩下的十余间财货呢？杨国忠打定主意，这些财货既然无迹可寻，当然要全部归于自己名下了。

待杨国忠将诸事办妥，那些珍货也被搬入自己宅院的密室之中，他想起此前诺言，就从中取出数匣金银珠宝，然后亲自捧入虢国夫人的宅中。

若按杨国忠与虢国夫人此前的相约，虢国夫人助杨国忠登上要位，那么有了收益，二人须平分。杨国忠此次捧来数匣宝货，就是与抄来王鉷的一间财宝相比，又值几何？看来人皆有私，那些诺言是靠不住的，尤其有赌性之人更加没谱。

虢国夫人看到眼前的珠光宝气，一颗欢心早融入其中，脸上的容艳又变得娇媚无比，哪儿知道杨国忠向她昧下了巨大的财富呢？她欢声说道："哥哥果然好主意，如此财货，妹子要说媒多少次方能相比呢？"

杨国忠将之揽在怀中，伏在其耳边轻声说道："妹子，好日子刚刚开始，你将库房准备好，这些珍货将如流水一样汇入妹子宅中，只怕有一日，妹子视珍货如粪土，再也不会稀罕了。"

虢国夫人推开杨国忠，嗔道："嘿，我什么时候都稀罕得很，你不许怪吝哟。"

"那是，那是，哥如何会怪吝呢？妹子呀，你今后在圣上面前，还要多替为兄美言呢。只要有权柄在手，财货之事实为小节，我们兄妹联

手，定为天下无敌。”

虢国夫人闻听杨国忠提到李隆基，心中顿时为之一漾，脸上娇态愈甚，且有了傲然之姿，说道：“圣上那里又值几何？不用玉环言语，我若说话，圣上也会百依百顺，你就不用多虑了。”李隆基自从那日临幸了虢国夫人，此后难丢此滋味，又数次避开杨玉环，二人暗暗成就好事。此时，虢国夫人的脑际中晃出了二人缱绻时的销魂场面，嘴角间又不觉漾出了数纹笑意。

杨国忠观其模样有些心惊，他此前从秦国夫人那里隐约得知皇帝对这个妹子有了别种心意，且近来宫中流出了风言风语，遂委婉地说道：“妹子呀，我家能有今日还是缘于玉环，我们若有事向圣上相请，还是让玉环转述最好。”

虢国夫人闻言一撇嘴，哂道：“玉环？你莫非不知她的禀性吗？她专注做圣上的宠妃，却对家中之事不管不问，你若指望她替我们办一些实事，只怕徒然熬白了头发！”

杨国忠知道，虢国夫人与其他三个姐妹相比，无疑精进许多。譬如杨玉环，其满足于与李隆基双栖双飞，对其他俗事不愿多想，更不想多问。杨国忠本来还想规劝虢国夫人，杨家能有今日，终究缘于杨玉环的贵妃之位，不可妄自与皇帝厮混，由此生乱，须万分珍视才是。他见虢国夫人如此说话，不敢再劝，只好暗自咽下一口唾沫。

李隆基与虢国夫人的好事最终被杨玉环撞见。

每年冬日之时，李隆基率百官及妃嫔入华清宫避寒，早已成为惯例。是年赴华清池的途中，杨家凭借贵妃之宠，其车驾排场最为耀眼夺目，杨国忠以剑南节度使开纛，其后三夫人与杨铦家鱼贯而行，他们每家一队，每队着一色衣，远远望去，形如五色之云。其竞为车服，一车一费，动辄数十万贯，那拉车之牛甚至不堪重负。至于贵妃诸姐皆盛饰珠翠、钿簪，其摇落于途，路人俯拾皆是。

所谓物极必反，杨家恩宠声焰震天下，令外人侧目艳羡，然虢国夫人有私于皇帝，终究惹出一场乱子。

李隆基与虢国夫人意乱情迷之时，李隆基偶然提起，若两人共浴温泉之中，岂不更妙？虢国夫人由是渴望，此次既入华清池，少不了与李

隆基眉来眼去，两人商定某日某时，由李隆基走出飞霜殿，以林荫间漫步的名义避开杨玉环的耳目。

李隆基出了飞霜殿不远，即转入一条小道折向西行，此路尽头有一角门，即是虢国夫人居所的入口。李隆基入得门来，那活色生香的虢国夫人早已俏立等待良久，李隆基当即将她揽入怀中，二人相携共入小汤池效鱼水之乐。此池露天并无遮挡，二人在水中头颈处虽有风寒吹拂，然汤水之温滋润胴体，早将发间蒸腾得有汗流出，二人又在水中不肯安静，虢国夫人的淫声浪语更撩得李隆基心思难平。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他们方才离池入室。待二人更衣毕，宫女方怯怯说道，刚才贵妃来访，在室内待了小半个时辰，方才离开。

虢国夫人闻言，知道妹妹得知了自己与皇帝的好事，她之所以未当场喝破，还是为自己的夫君和姐姐留下脸面。她惊恐万状，急问李隆基如何是好。李隆基并不惊慌，淡淡地说道："事情已然做下，徒说无益。她既然不肯喝破，想来不愿将事情闹大。待朕见了她，看她如何说吧。"

李隆基回到殿中，看到杨玉环已在那里哭成一团。李隆基见状未有愧疚之感，反而由此想起了她上次出宫之事，心中渐生恼火之意："此女妒悍如此，是何道理？朕为天子，难道临幸何人还要得你认可吗？哼，你姐孀居在家，朕与她玩乐一回，有何不可？"

杨玉环见皇帝入宫后不答理自己，遂带着哭声道："妾这就去兄宅居住了。"

李隆基闻言心头火起，斥道："胡说，好好的宫中不住，偏要入杨銛宅中。你为贵妃，宫中宫外难道任你来往吗？"

杨玉环本想斥责皇帝不该与自己的姐姐有了私情，话到嘴边又想，终究是自己的姐姐行止不端，那也怪不了别人。她思念至此，心头一酸，眼泪又扑簌簌地流了下来，话头难以出口。

李隆基见状，心中柔情顿起，二人恩爱多年，他毕竟难舍此女，遂走近几步轻声说道："玉环不用伤心了，你若较真，今后不许三姨再入宫便是了。"他如此说话，其实已认错，自是保证今后不再与虢国夫人有来往。

杨玉环心中不知想些什么，仅是泪流满面不作回答。李隆基无计可施，就觉得待在这里实在无趣，遂摇摇头缓步离开。

此后的日子里，杨玉环虽未离开宫中入杨铦之宅，却终日对李隆基冷若冰霜，不出一言。李隆基觉得无趣，不数日即下令大队人马返回京城。以往来此避寒，他们要住足两月方回，这次却仅有十三日。

杨玉环回京之后，坚执向李隆基请求出宫入杨铦宅中。李隆基觉得杨玉环有些不可理喻，自己已然答应今后不许虢国夫人再入宫中，她犹在这里不依不饶，其心中恼火又复上升，威胁道："你出此宫门甚是容易，若再想入宫门，恐怕就难了。"

杨玉环此时的执拗性子直冲脑门，她依然泪流满面，虽然不说话，可以看出其意志坚定。

李隆基无可奈何，只好轻叹一口气，挥挥手，令高力士将她再送回杨铦之宅。如此事隔四年，杨玉环基于同样的原因再次出宫。

杨国忠得知杨玉环出宫，不明何故，即刻入杨铦宅中探望。他进入宅中，就见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和杨铦满面忧色地坐在堂中，其中未见虢国夫人的踪影，再向他们询问虢国夫人何在，秦国夫人说她在家不肯前来。杨国忠微一沉思，就知道这场风波的根源何在了。

杨国忠现在后来居上，其得皇帝宠遇，又在朝中风头正劲，入堂后，杨家兄妹就向他讨要主意。

杨国忠问秦国夫人道："玉环如今是何心思？"因为秦国夫人与杨玉环年龄最为接近，诸姐妹中她们二人见面时说话较多。

秦国夫人答道："玉环现在只是哭泣而已，我想法与其说话，她却毫无心思。她常常拿出那盒黄金钗钿发呆，偶尔叹道：'什么海誓山盟，都是些唬人的鬼话。'我知此盒系圣上赠予玉环，她如此说话，显是对圣上有怨言。"

杨国忠摇摇头，秦国夫人此话更加印证了他此前的猜测，遂叹道："唉，果然闹出了事端。我此前劝过三妹，奈何她不听，如今如何是好呢？"

杨家兄妹此前也知虢国夫人与皇帝眉来眼去，且她数次滞留宫中不回，现在杨国忠点明此事因虢国夫人而起，他们心中顿时了然，由此大惊失色。

韩国夫人怯生生地说道："或者让三妹过来向玉环认个错儿？"

杨国忠道："不妥。玉环此时正在气头之上，她若见了三妹，许是更糟。唉，三妹怎能玩火呢？我们一家能有今日富贵，皆缘于玉环啊！她如此横插一杠，岂不是想自败家门吗！"

杨玉环已为天下皆知的贵妃，且被皇帝宠爱无比。虢国夫人与李隆基暗度陈仓，缘于李隆基贪图新鲜因而偷腥，事儿终究不敢放于明面之上，且虢国夫人为寡居之身，说什么也难以达到杨玉环的地位。

二夫人及杨銛心急如焚，他们皆明此中道理，急问杨国忠如何挽救此颓势。

杨国忠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若想挽回局面，两件事儿缺一不可。第一件，圣上难舍玉环，待气头过去下旨复召；第二件，玉环不可对圣上有怨怼之心，还要主动向圣上请罪，以求宽恕。"

面前三人听了此话，觉得这两件事儿实比登天还难。皇帝果然难舍玉环吗？他会下旨召玉环回宫吗？就是那里屋面壁哭泣的杨玉环，又如何肯低下头来向皇帝认错呢？他们一时面面相觑。

杨国忠不容他们迟疑，决然道："玉环的事儿，就请诸弟妹设法转圜了，此为我们杨门的头等大事，务须珍重。至于圣上那里，就由我去找高将军求情，请他设法在圣上面前维持吧。"

杨国忠因时常入宫替皇帝点筹，身上持有出入宫中的令牌，由此见到高力士很容易。杨国忠见了高力士，双膝跪地，脸上流出不绝的泪水，叩首道："高将军，杨门遭逢大难，恳求援手则个。"

高力士脸色平淡，见杨国忠行此大礼微觉诧异，就伸手将他搀起道："朝廷有规制，杨大夫不该行此大礼。来吧，请坐下说话，杨门如何有大难了？"

"玉环被斥出宫，莫非高将军不知吗？"

高力士微微一笑道："哦，原来杨大夫忧心此事。贵妃不过出宫省亲，又如何成了被斥出宫了？杨大夫言重了。"

高力士对杨国忠和杨玉环这对兄妹看法迥异。当初杨玉环能够入宫，那是出于李隆基与高力士的共同密谋而成，高力士在其中出力不少。高力士此后眼瞅着杨玉环渐至贵妃之位，对自己帮皇帝玉成此事大为满意。

杨玉环生得风姿绰约，令人赏心悦目，自不必说。高力士最看重她性格活泼天真，兼而多才多艺，其陪伴于皇帝身边，皇帝便能有许多快乐，实为渐至暮年的皇帝的佳偶。杨玉环虽处贵妃之位，绝无弄权之心，既不像韦皇后那样插手朝政之事，也不像武惠妃那样在宫中迭施心机，无非有些妒嫉之心而已。高力士以为，妒嫉之心实为妇人天性，无伤大雅，因而对杨玉环最为满意。

杨国忠不过为蜀中一闲汉，其作为贵妃的远亲入宫替皇帝计筹，不料由此平步青云，竟至如此显赫地位。观其现在势头，已然隐隐与李林甫分庭抗礼！高力士随侍李隆基身边多年，多少人物成为过眼云烟，高力士能知这些人物的禀性长短。大凡朝中显赫人物，其所恃皆有自身之长，即使如李林甫，虽张说、张九龄等人讥其无文，然他居相位能勤谨理政、掌控朝局、凡事循格循序而行，也有其长啊！杨国忠到底有何长处呢？高力士左瞧右瞅，实在瞧不出端倪来，最终认定他不过有些赌技而已。高力士昔年愿意在李隆基面前进些忠言，然李隆基近年来心性似乎有些变化，高力士虽对杨国忠行为看不惯，终究闷在心中，不敢在皇帝面前提及。

杨国忠现在看到高力士面色平淡，将杨玉环出宫说成省亲，心中不明其意，又央求道："唉，想是高将军不知呀，下官刚从杨铦宅中出来，得知玉环一直以泪洗面，实在不知有何变故，故急急入宫向高将军讨教。"

高力士当然明白此事的前因后果，其对虢国夫人淫荡成性也颇为不满。贵妃上次因妒曾出宫一次，虢国夫人岂能不知？杨家富贵至今，皆为沾了贵妃的恩泽，她却不识后果与皇帝暗度陈仓，岂非昏了头吗？他当然不对杨国忠说知详细，又微笑道："贵妃省亲，许是思念逝去的父母，由此垂泪，那也是有的。"

杨国忠明白高力士在和自己打哑谜，由此说些鬼话，遂再请

道："玉环许是乍离宫中，由此睹物思旧，方才垂泪。高将军所言不错，下官倒有些大惊小怪了。乞高将军转呈圣上，玉环如此垂泪，若时辰久了会伤身，她若能回宫到了圣上身边，心境许是会好起来。高将军，下官唯有再次叩谢了。"

杨国忠说毕，又复跪倒叩首。杨国忠来时的路上暗思请求高力士之道，高力士实为皇帝身边一等一的人儿，此人待皇帝忠心无比，又口碑甚好，自己若奉财货央求，高力士绝对不取。他想到最终，觉得唯有以真情感动之，许是有些作用。

高力士将杨国忠搀起来，责怪地说："杨大夫不该行此大礼。请杨大夫放心，咱家为圣上和贵妃面前的老奴，但凡有利于圣上和贵妃之事，实为老奴分内所当。请杨大夫勿复为虑。"

杨国忠得到高力士的这句话，悬着的心方才落下一些。

其实杨国忠不知，高力士早觑破了李隆基的心事。举目天下，能陪伴皇帝身边并给皇帝带来长久愉悦的妇人，唯杨玉环一人而已，则皇帝必定难舍杨玉环。只不过眼前皇帝和贵妃皆在气头上，须使他们彼此平静数日，到了该说话的时候，高力士再适时进言，效果更佳。

高力士此后观察李隆基，发现他此次神情与贵妃上次出宫时相较，有了不少变化。杨玉环上次出宫的翌日，李隆基即在殿内动辄责打宫人，显示出其心境颇为烦躁。杨玉环此次出宫已到了第三日，李隆基犹平静如初，未露烦躁模样。

莫非皇帝果然对贵妃没有挂念之意了吗？或者皇帝此次与虢国夫人暗通，由此愧对贵妃，而故做镇静？高力士心中猜疑不定，就决定向皇帝试探一回。

李隆基此时来到勤政楼，正在那里阅读堆积下来的奏书。他静静地看了一个多时辰，感觉眼睛有些疲累，遂从御座上起身在殿内踱步。看到高力士在侧，其笑眯眯地说："高将军，我刚才读了杨国忠的奏书，他言说今岁税赋又可增加一成。呵呵，看来人无完人，能通一艺就成。杨国忠若非有了这些职使，又如何能瞧出他的手段呢？"

自王鉷自尽后，其身兼职使皆归杨国忠，遍视朝中诸官，杨国忠实为官职差遣最多之人，计有：

散官：银青光禄大夫。

职事官：御史大夫。

使职差遣：判度支事、权知太府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两京勾当租庸、铸钱等使；蜀郡长史、持节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

爵位：弘农县开国伯。

高力士听到皇帝赞许杨国忠，他此时正在思索杨玉环的事儿，闻言后心里就多了些轻松。因为皇帝既然认可杨国忠，说明杨玉环在皇帝的心中位置未改。高力士始终认为，杨国忠之所以能飞黄腾达，固然与其本身善于逢迎皇帝和计筹有干系，最重要的还是缘于杨玉环的宠遇。高力士心中这样想，口中就随口答道："是啊，杨国忠最善樗蒲计筹，最为精细，不可让赋税流失一厘，想来赋税日增了。"

李隆基斥道："你明显心不在焉，在想什么心思？赋税增加与樗蒲有何干系？如何就扯在一起了？"

高力士急忙躬身答道："臣胡言乱语，乞陛下责罚。"

李隆基哈哈笑道："我们随便说话，哪儿需要动辄加罚呢？"

高力士见皇帝心境尚可，急忙拱手说道："陛下，臣刚才走神，实为有罪。陛下刚才提到杨国忠，臣心间由此念起贵妃了。"

李隆基见高力士提起杨玉环，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斥道："我们好好说话，为何又提到这名悍妒之人？真是好没来由。"

高力士眼观李隆基的神色，见他虽笑容顿失，毕竟没有恼怒之色，遂知经过这数日的平复，他的心间已归于平静，遂说道："陛下，贵妃不明不白出宫数日，想是妇人智识不远，有忤圣情。然贵妃久承恩顾，陛下何惜宫中一席之地，若使其就戮，也须将之戮于内宫，安忍取辱于外哉？"

李隆基听完此话，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他上前摸了摸高力士之头，说道："我还以为你发烧乃至呓语呢。嘿，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杀戮她

了？她执意要出宫，难道让我死乞白赖拦下她吗？”

高力士闻言心中大乐，看来皇帝依然难舍杨玉环，所以有了眼前的尴尬场面，他于是请道：“贵妃出宫已有三日，不知她在外面如何？臣若得陛下允可，就前往探望一回？”

“哎，你着急什么？她那执拗的性子，须好好磨炼一回。就让她好好静思一段时日，否则她入宫后动辄与我翻脸，反为不美。”

高力士心中暗笑，原来皇帝心中还有这般思虑，分明想拿捏杨玉环一段时日。他稍微沉思片刻，继而言道：“陛下，贵妃性子刚烈，她出宫数日，难明陛下心思，万一有个好歹，如何是好呢？”

屈指算来，李隆基与杨玉环自从骊山成就好事，至今已有十余年。李隆基从杨玉环那里得到过无数欢乐，他们共演舞曲，有相同的志趣和言语；或游赏诸景，杨玉环笑靥如花，每每说出话来让李隆基妥帖无比，李隆基甚至为之取了一个“解语花”的名号，由此可见他们二人心意与言语交融甚洽。今日高力士危言耸听，李隆基明白他有夸大之嫌，心间也不由得怦然心动。

他们现在二人实为斗气，若由此酿成祸端，殊非李隆基之愿。

他沉默片刻，说道：“也罢，你就携带一些御膳去瞧瞧她吧。是啊，一别数日，她千万不要闷坏了身体。”

高力士知道，这场闹剧已然接近尾声了。

及至高力士入了杨铦宅，杨氏兄妹看到高力士携来御膳，再忆起杨玉环第一次出宫的情景，知道此行系皇帝示好之意，皆喜上眉梢。杨玉环见了高力士，又是泪飞作雨，少不了一番满含悔意的哭诉。

高力士此时暗暗笑道，皇帝与贵妃真如冤家似的，两人同时使性分开，又很快有了悔意，还要劳动这一干子人跑腿传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杨玉环叙说一番，忽然拿起剪刀来，高力士见状大惊，还以为她要有自戗的举动，作势欲扑。杨玉环摇头止之，然后撩开头上青丝，挥剪剪开一绺，又从身上取出一方粉红色的锦帕，将青丝放入裹起。

杨玉环将之递给高力士，说道："妾青丝一缕，请高将军呈于圣上面前，圣上由此定知妾之心意。"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杨玉环剪发代首，实有与李隆基诀别之意。高力士接过锦帕，已然读出了贵妃的断发之意：若李隆基不再召贵妃入宫，任其流落宫外，她自会杀身殉情，从此与君绝。

高力士细心无比，似不经意间将剪刀轻轻拿起，然后宽慰杨玉环道："老奴前来，即为圣上有意驱使。老奴回宫之后，定向圣上陈情，三日之内务必使贵妃返宫。就请贵妃不可再伤怀落泪，否则圣上见到贵妃时，看到贵妃因伤神而凋颜，说不定会怪罪贵妃之兄侍候简慢呢。"

杨玉环脸上方有了一些笑意，说道："高将军待妾以殷勤，妾深谢高将军。请高将军放心，妾定会自重身体，请转呈圣上勿以劳心。"

"如此就好，老奴这就告辞了。"高力士到了外房，将剪刀交予杨钰，嘱他务必使人环伺贵妃左右，不可出丝毫差池。

李隆基掀开锦帕，看到那缕青丝，脸上大惊失色，连声说道："罢了，罢了，高将军，你速去将她召回吧。我知道她外柔内刚，言出必践，若一时想不开，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做出来。哼，她若非如此性子，也不会动辄出宫了。"

高力士听到李隆基话音中犹有愤懑之情，心中又是一阵暗笑。大凡后宫妃嫔，在皇帝面前皆为恭谨模样，哪儿有人敢如杨玉环一样动辄使性子？所谓爱之深、恨之亦深，皇帝与贵妃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诠释。

一场闹剧就此收场。至于李隆基与杨玉环会面后如何言语，与上次出宫后的会面情景大致相似，即是礼遇如初，宠待益深。杨氏兄妹与高力士跑腿说合有功，李隆基皆予重赏，独将虢国夫人抛在一边。

杨玉环还在杨钰宅中之时，已说过从此不见虢国夫人的狠话，杨家之人觉得此女行为放浪，差点儿断了杨家恃宠的根本，由此同仇敌忾。虢国夫人从此不得入宫，也就少了昔日的许多威风，只好紧紧靠拢杨国忠。她此前瞧不上杨国忠的发妻，每每出口皆呼之为"娼妻"，现在无人答理，只好与杨妻过往渐密，似为亲姊妹一般。

李林甫现在对吉温有了顾忌，觉得他既对安禄山示好，又对杨国忠

献媚有加，这样活络之人不足以交托心事，由此渐渐疏远之。其实吉温仍然视李林甫为恩人，依旧待其忠心，只是李林甫能从细微处识出吉温活络心意，吉温不能感知罢了。可见仕宦场中以人划线，吉温既然得李林甫之恩发迹，就该步步跟随才是，他有此行，就犯了大忌。

罗希奭此时依然得李林甫信任，是日晚间，他闻唤悄悄进入李林甫宅中。

李林甫问道："你此次巡边，何时能到蜀中呀？"朝廷六部每岁例安排人巡边，罗希奭现为刑部员外郎，此次与人结伴出京巡边。

罗希奭答道："禀大人，小可此行先赴陇右，再赴剑南，若到蜀中，当在两月之后了。"

"嗯，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你们若到剑南巡边，当知南诏的近时形势吗？"

南诏本为西南乌蛮及白蛮人的蒙舍诏，当时乌蛮及白蛮人共有六诏，因蒙设诏居南方，故称南诏。六诏之中，南诏势力起初偏弱，其首领皮逻阁眼光卓识，不像其他五诏那样在大唐与吐蕃之间摇摆不定，他一直归附大唐，由此得到大唐支持势力渐强，最终统一了其他五诏，被李隆基封为台登郡王，后进爵为云南王。

皮逻阁死后，其子阁罗凤继为云南王。这阁罗凤年轻气盛，即位后又想向东兼并土地，此想法与大唐思虑不合，双方小有冲突，边关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罗希奭知道这些变故，却不明其中详细，就老老实实回答说不太清楚。李林甫为相十余年，其虽居京城，皆知天下细微。南诏的这些微澜他也心有体味，如此就思好一计。李林甫于是说了两个名字，并问罗希奭可否识得此二人。

这二人系李林甫安插在剑南军的心腹之人，罗希奭此前在李林甫宅中数次遇到过，遂答应道："小可识得他们。恩相的意思，莫非让小可到了蜀中去见他们？"

"嗯，你去见见他们，并将这两封书信交予他们。他们若有回书，你就顺势带回京中吧。"

罗希奭不敢多问，遂拜辞而去。

陈希烈前次突然倒向杨国忠，令李林甫大为震惊，从此就对陈希烈有了许多戒心。他以往入宫请见李隆基的时候，往往带同陈希烈前往，自此后不愿答理陈希烈，入宫时往往独自一身。

李林甫这日入宫后向李隆基禀报完诸事，又拿出数道请表，说道："陛下，此为蜀中之人的请表，请陛下御览。"

李隆基接过请表，慢慢地看了一遍，发现这些请表皆为蜀中之人联名而写，其内容只有一个，即是近来南诏形势有些不稳，亟需剑南节度使杨国忠亲临蜀地，以就近赞画机宜。李隆基读完后蹙眉问道："南诏一向与大唐亲密，为何近来颇有异动呢？"

李林甫答道："臣见了这些请表不敢怠慢，急召兵部与鸿胪寺相关之人问询究竟。看来这些请表所言属实，南诏形势之所以不稳，主要缘于二因。一者，自皮逻阁死后，阁罗凤继为云南王，此子行事有些刚猛，与剑南属吏交往有些失措；二者，杨大夫遥领剑南节度使，自领职后未曾至蜀地一步，如此就失于就近署理，有了脱节之感，使阁罗凤难知杨大夫威仪，就缺少了震慑之功。"

李隆基颔首道："不错，卿言有理。哦，杨国忠现在兼职不少，头绪纷繁由此失措。李卿，你有人可荐吗？若有得人，可授其为剑南节度副使，也可替杨国忠分出些繁务。"

李林甫笑道："杨大夫精力旺盛，处事得宜，若令杨大夫专注一些，其实不用再授副使。"

李林甫深明杨国忠此时的心性，杨国忠春风得意，最欲揽权，恨不得将朝政大权皆集于其手。譬如剑南节度使一职，他不置一事，却最爱此职的威风，像出行华清宫之时，即以此职建纛，他断然不会轻易丢手的。

"哦，卿意欲何为呢？"

"臣以为，可遣杨大夫入蜀地镇抚一段时日，以杨大夫之能，其亲掌此职后威力顿现，那阁罗凤见杨大夫亲临，定知朝廷专注剑南，他从此定会敛行低眉，不敢再有异动。"

李林甫派罗希奭入蜀地联络，让蜀人联名上请表，催杨国忠亲署剑

南节度使之职，即是想让杨国忠离开京城，使其渐与朝政疏远，此为釜底抽薪之计。

李隆基闻言，当即明白李林甫的真实心意，然李林甫建言合理，他也无话可说。就内心而言，李隆基渐增杨国忠之势，其实是要用他来牵制李林甫，现在渐入佳境，李隆基其实不想让杨国忠离开，他于是沉吟道："国忠长于理财，未曾亲历军中之事，他是否亲身入蜀地，其实无碍吧？"

李林甫前来之时早已想好劝说皇帝之计，见皇帝话中透露出不愿杨国忠离京的意思，遂微笑道："陛下，如今大唐国势鼎隆，最具震慑之力，遂使四夷来朝。国家势强，边将其实不用兴兵弹压，以势抚之即可。杨大夫为陛下重臣，又身兼诸职，他不用识军机之事，只要赴蜀地走一遭，即可令南诏心惊，从而稳定边陲。"他见皇帝沉吟不言，又继续言道，"陛下，臣之所以如此认为，其实有诗为证。"

"有诗为证？卿欲言何诗呢？"李隆基知道李林甫缺文少墨，今日却主动谈诗，就觉得有些奇怪。

"臣近来偶读岑参之诗，最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与《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二诗，现抄录于此，请陛下御览。"

李隆基先读《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就见其中写道：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李隆基再读另一首诗，仅看完“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数句，就击节赞道：“果然好诗，其迥拔孤秀，语奇体峻，意亦造奇，实与李太白相似。李卿，朕此前曾听闻过岑参的诗名，他现在何处呀？”

“禀陛下，岑参原为河西节度使府书记，现调至安西节度使府判官。”“哦，此人诗才卓著，堪当重用。”

李林甫今日献诗并非替岑参美言，其意指杨国忠。李林甫为相多年，既减少会试得中者的数量，又将得中者多授以散阶之官。他要努力营造一个四平八稳的局面，不肯让有才之人崭露头角。现在皇帝欲重用岑参，他先含糊答应一声，继而言道：“陛下，臣读过此诗，深叹我朝边功，早已凌于汉武帝时代之上。察以往朝代，少有将边塞之事入诗，如今‘边塞诗’蔚为风尚，其中彰显陛下文治武功之功业。”

李隆基见李林甫拐弯抹角，终于将话题扯到杨国忠赴蜀之事上，心中甚赞此人用心良苦，遂微笑着说道：“若如卿言，国忠势必入蜀地走一遭，如此方能解剑南之危局么？”

“臣以为是这样，乞陛下圣裁。”

“也罢，就令国忠克日出京，就由卿代为转述吧。”

李林甫终于说通李隆基，心中就惬意万分。他拜辞李隆基返回中书省，行在路上又在琢磨下一步的行动：只要杨国忠能够顺利离京，其势顿时失却大半，那么再施巧计，管叫他有去无回！李林甫想到此节，心中又泛出不屑之意：一个成都街头的混混，还敢妄想与自己相抗，真正瞎了眼了。

杨国忠听罢李林甫笑吟吟地转述了皇帝的旨意，心中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他出了中书省，也不回自己的衙中，竟然不知不觉进入了京兆府。自从鲜于仲通入京以来，杨国忠将之视为心中的倚靠，每遇大事皆要与其商议。

鲜于仲通眼见杨国忠失魂落魄的模样，知道有大事发生，遂将他迎入侧室问询究竟。

杨国忠将皇帝旨意说了一遍，最后黯然说道："圣上遣我出京，这些身兼的差使眼见毫无用处。唉，早知如此，我干吗要兼知这个劳什子的节度使？！"

鲜于仲通思索一阵，然后坚决地说道："若杨大人出京赴蜀，未必是圣上的心意，其中定有李林甫的'功劳'。下官此前得闻一些蜀地传来的讯息，恐怕与此事有关。"

"什么讯息？"

"前时罗希奭去蜀地巡查边事，其身在蜀地未走，就有人联名上书。下官得讯后曾百方打探上书内容，奈何他们口风甚严，未曾询问出来。今日看来，这些上书许是与大人有关，定是出于罗希奭指使。"鲜于仲通虽入京为官，蜀地的讯息仍畅通无比。

"依鲜于兄猜测，让我入蜀定为李林甫的阴谋吗？"

"应该是这样！圣上现在日益倚重杨大人，哪儿肯让杨大人离京呢？"

杨国忠恨声道："这个老不死的奸相，竟然敢动我的心思！鲜于兄，此为李林甫的阴招，然他毕竟说动圣上有了旨意，如何是好呢？"

鲜于仲通沉默一阵，方缓缓言道："圣上心意到底如何？杨大人其实不知。依下官之意，杨大人这就速速入宫面见圣上，届时请杨大人察言观色，以探圣上真实心意。"

"若圣上坚意让我入蜀，如何是好呢？我不想入蜀，又以何理由向圣上申明呢？"杨国忠此时已六神无主，心中毫无主意。

“嗯，若圣上坚意让大人入蜀，大人也不可与圣上硬抗，可顺势拜见贵妃，让贵妃向圣上求情。至于理由嘛，大人身兼诸职，若入蜀则无法处置，即为现成的理由。”

“鲜于兄让我找玉环央求？唉，鲜于兄当知玉环的脾性，她向来不喜管闲事，又如何肯向圣上进言了？”

鲜于仲通笑道：“大人为贵妃之兄，若在贵妃面前坚请，或者悲恸一番，贵妃定然为兄动容。万一圣上不肯答应，下官又想好了一招，定能解大人眼前之厄。”

杨国忠大喜道：“好呀，既有妙计，快说，快说。”

“大人身兼剑南节度使，无非多了一些威名，其实并无用处。依下官所见，不如将此职让出去。然此职亦为要职，不可落入外人之手，章仇兼琼昔为剑南节度使，不如让他兼领此职，并立刻入蜀主持。”

杨国忠听到章仇兼琼之名，心中大为恼火，说道：“让章仇兼琼兼领？罢了，我当初让他入京，已然将肠子都悔青了，不要再提他了！鲜于兄此言倒是提醒了我，鲜于兄在蜀中多年，也深谙剑南形势，这剑南节度使一职，由兄主持最为妥当。”章仇兼琼为刑部尚书之后，想是自顾身份，不肯与杨国忠交往过密，杨国忠方才大为恼火。

鲜于仲通在蜀中有许多产业，若领剑南节度使一职，既可照顾自己的生意，又可八面威风，他当然满口答应。

杨国忠依计而行，当即入宫请见李隆基。

李隆基还以为杨国忠来向自己辞行，遂微笑道：“呵呵，想不到蜀人盼卿入蜀执意得很，竟然联名请求。好哇，你就去走一遭，得偿其愿吧。”

杨国忠得知了蜀人上表的内容，再忆起鲜于仲通刚才提过的罗希奭入蜀之事，确认这一切皆是李林甫闹的鬼。然个中幽微太过繁复，他又无凭无据，无非猜测而已，不敢在皇帝面前直斥李林甫，只好又伏地叩首，兼而涕泪泗流道：“陛下，臣确实应当入蜀主持剑南之事，然臣入蜀之后，其他事儿无法署理，只怕要因之停顿了。陛下待臣恩宠无比，诸事若因之失措，实在有负圣恩，臣只好事先叩首谢罪了。”

李隆基想不通杨国忠为何悲痛，说道："起来吧。又非生离死别，何至于有悲恸之情呢？你入蜀无非在那里主持一段时日，即可回复京中，你权当前往巡视一番即可。"

杨国忠并不起身，继续请道："臣署理诸使职刚刚顺手，若骤然弃之，实在对国事不利。陛下，剑南那里其实无关宏旨，臣以为派员镇之即可。鲜于仲通久在蜀中，最明剑南地理人事，臣愿举之署理剑南节度使之职，也可让臣专心署理朝中之事。"

李隆基此时方才明白杨国忠不愿离开京城，遂叹道："卿去蜀中历练一番有何不可呢？你办事妥当，最识朕心，待从蜀中返京之时，朕有意授你为宰相职。"

杨国忠听到皇帝许愿，眼光顿时发亮，然又想到毕竟要入蜀，生怕其间李林甫再使诡计，心中又复黯然。他衡量利弊，觉得还是以不离开京城为上策，遂绞尽脑汁申明不离京的理由。

李隆基有些不耐烦起来，看见杨国忠一直跪伏在地上，就说道："哦，你先退下去吧，让朕再详思一回，再定行止。"

杨国忠退出勤政楼，一转身又前往南薰殿。他为贵妃之兄，又持有宫中通行的令牌，所以通行无阻。

杨玉环听了杨国忠的一番倾诉，疑惑道："你身兼剑南节度使之职，理应入蜀主持呀。圣上既让你入蜀，那是不会错的，你又何必推三阻四呢？"

杨国忠知道这个贵妃妹妹向来不关心朝廷之事，对吏道可谓一窍不通，他也没必要向她解释其中详细，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随便扯了一个理由："妹子应当知道，圣上前些日子赏了愚兄不少钱，愚兄就想用这些钱造一新宅。"

杨玉环道："是呀，你现有的宅子确实太过简陋，早该建一新居了。"杨玉环知道此钱的来历，她出宫之时，杨国忠上蹿下跳，为自己回宫颇立功劳，李隆基正是基于此予以赏赐。杨玉环想起此节，心中又涌出对杨国忠的感激之意。

杨国忠道："妹子知道，你那位嫂嫂平素诸事不问，则建宅之事须

愚兄操心。我若入蜀，新居现在刚刚打起地基，又要从此撂下了，不知何月才能建成。”

杨玉环颔首道：“哥哥所言不错。也罢，我就向圣上央求一声。哥哥不管入蜀还是在京中，一样替朝廷办事，又有何区别呢？”

杨国忠闻言大喜，心想若杨玉环开口说话，皇帝定然不会驳她的面子，遂连声致谢。

第二十回　李林甫病入膏肓　安禄山功至荣宠

杨国忠的图谋果然收到实效，杨玉环平素从不向李隆基开口恳求什么，这次请求杨国忠不入蜀之事，李隆基果然爽快答应。此后二日，李隆基颁下制书，授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兼知京兆尹。

鲜于仲通欲起身入蜀就任，起身前来向杨国忠辞行。杨国忠恨声说道：“鲜于兄此行入蜀，须先将阁罗凤那厮唤来好好训斥一番。他好好地做他的云南王，所辖地盘已然不小，为何还要无事生非？他在那里稍一动弹，险些让我堕入李林甫的奸计之中。”

鲜于仲通唯唯诺诺，答应连声。

李林甫通过此事，彻底瞧清楚了杨国忠背后的力量，另让他最为震惊的是，自己与杨国忠对决之时，皇帝已然明显地倾向杨国忠一方。

李林甫深深知道，自己之所以十余年来能够稳居相位，虽与自己勤谨理政、暗暗翦除异己势力有关，然归根结底，皇帝常怀信任之心、倚己重己殊为首要。那么许是从此时开始，因为杨国忠的加入，旧时的格局已然被打破。他颓坐“精思堂”中，忽然感觉自己的精力正在快速地漏泄，甚至无力抬起身子。

一个无才无识的闲汉，不过顺势替皇帝敛了一些财货，竟然能翻着筋斗迭升至如此高位！李林甫从一开始就极度鄙视杨国忠，不过瞧在他为贵妃之兄的面子上方礼遇有加。李林甫之所以敢出招算计杨国忠，缘于他的这份鄙夷之心，因为他未视杨国忠为对手！此次遭逢大败，李林甫方事后追悔：自己莫非错了吗？许是皇帝眷顾杨国忠，自己方有如此大挫？遥想自己相继推翻张九龄、皇甫惟明、李适之、韦坚和王忠嗣等

人，这些人的才干远超杨国忠，不是一样成为自己的手下败将吗？

李林甫由此悟出此战败绩的关键：皇帝的心思所在！

是啊，一个杨国忠何足道哉！就是一个傻痴之人，若其背后有皇帝的鼎力支持，一样会变得强大无比！李林甫此时埋怨自己的疏忽：皇帝并非庸人，他听了杨国忠的言语赐王鉷自尽，并将王鉷的使职皆归杨国忠，其实彰显皇帝属意杨国忠的指向。可自己呢？将杨国忠受皇帝重用归功于贵妃身上，由此一叶障目，使自己忽略了真实的内情，从而导致了自己出招错误。想想也是，杨銛为贵妃的亲兄，而杨国忠为贵妃的远房之兄，若归因到贵妃身上，皇帝为何不重用杨銛呢？

李林甫此时想道，早知如此，自己还不如对杨国忠示以怀柔之意，强似眼前的硬碰硬！李林甫如此想，其实已有示弱之意。

大凡强人，一生中也有示弱的时候，然此示弱多为总体策略所用，达到目的之后，强势依然不改。到了其真正示弱的时候，说明已然山穷水尽，除了心底涌出无尽恐惧之外，终究无法可施。李林甫仕宦一生，见过诸多大风大浪，皆有法子排解，眼前之势，他确实一筹莫展了。

李林甫是日连晚膳也不用，在堂内待了许久，方才昏昏沉沉踱出堂门。他此前在此堂中想过无数事儿，皆能想得清清楚楚，如今日这等依旧迷茫的神色，实为第一遭儿。

第二日早晨，李林甫依旧昏昏沉沉而睡。他素有早起的习惯，家人见此模样觉得异样，就试着轻触额头，触手间就觉滚烫无比。

李林甫从此在榻上躺了十余日，前来珍视的太医们大呼奇怪，因为此病绝无前兆，可谓无声无息，而一旦袭来却如排山倒海之势，高烧不退竟然达七日之久，他们实在难查病因。李林甫毕竟为一个近七旬的老人了，高烧数日后，周身竟然瘦了一圈。

李隆基得知李林甫患病，还亲自入其宅探视一回。李林甫患病期间，朝政之事例归陈希烈署理。

李林甫为相十余年来，精力充沛无比，又无病无灾，朝中权柄由他紧紧把持，未曾失却一日。此次李林甫突然病倒，左丞相陈希烈独持相权，竟然有些不适之感，不知道从何做起。好在李林甫为政十余年，凡

事皆依格式规制而行，早将朝政打造成为一个高度自觉依序的整体。譬如陈希烈若向皇帝奏报，中书门下的枢机房早为之准备好了一应禀报事体，陈希烈入宫后依之奏报即可。

李隆基现在虽废了早朝之仪，然朝中大小事体还需向他奏闻的。

陈希烈这日入宫请见李隆基，将一应事体禀报一遍之后，李隆基笑道："这个安禄山果然好手段，此次既取得粟末水大捷，俘获契丹人二万，又北出劲兵势压回纥，将那李献忠的叛军召回中土，其功大焉。"

陈希烈附和道："安禄山能征善战，保大唐东北疆土无失，实为大唐之幸。"

李隆基道："是呀，如今吐蕃势衰，自从丢了石堡城，后退数百里，使大唐西北境再无战事，高仙芝与哥舒翰也就落个清闲。唯契丹人与奚人一直闹腾不息，多亏有了安禄山，朕方能高枕无忧。"

安禄山此前的计策已收到实效。自从哥舒翰领兵攻取石堡城，吐蕃后退数百里，轻易不敢启衅，大唐与吐蕃几十年间攻伐不断，如此恢复了少有的宁静。正是由于吐蕃势衰，高仙芝率兵攻取小勃律国，西域七十二国望风而附，隔绝多年的西域通路由此畅通。然哥舒翰与高仙芝大胜之后，致力于守土保境，此后少有战事，安禄山那里却战事不断，且连战皆捷，由此得到李隆基的注目。

其实契丹人与奚人的势力不强，他们慑于大唐之势，早有归附之心。奈何安禄山不许他们请降，又与他们达成了捕获即放的默契，于是东北境战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安禄山大军攻击，契丹人与奚人急忙拔营后退，并留下部分人供安禄山俘获以向朝廷报捷。这些被俘之人在安禄山营中待上一段时日，然后携带着唐营发放的粮草之物返回。

此次粟末水大捷，就是这种故事的再续。然李隆基提到的李献忠叛唐之事，其中就大有幽微之处。

李献忠以朔方节度副使之身，奉朝廷之令率三万同罗骁骑前去范阳。等见了安禄山，未及三言两语，二人便起了争执。

安禄山令三万同罗骁骑分头驻扎，一万驻渔阳，另两万分驻密云郡和北平郡。

同罗部昔为臣属东突厥汗国仅次于回纥的部落，其人数众多，李献忠曾被乌苏米施可汗任命为西部的叶护，其地位仅次于可汗。有了这种渊源，李献忠对安禄山的感觉其实与哥舒翰相似，未将这个突厥人瞧在眼中。现在安禄山让三万同罗骁骑分驻三地，李献忠当即反对，说道："末将奉朝廷之令前来相助安大使，即是暂借一时，哪儿能分兵驻扎呢？"

安禄山冷冷地说道："你既奉朝廷之令，来到范阳地面须由本大使统辖。本大使即将筹划战事，所以分兵驻扎正是为了下一步考虑，你莫非想抗命吗？"

李献忠摇摇头，说道："末将自从归了大唐，圣上封末将为奉信王，圣上当时金口相许，既划地安置同罗部落，又许同罗骁骑勿得分离。末将如今归安大使统辖不假，然不可违了圣上言语。"

安禄山道："想是奉信王不知吧？本大使已上奏言知圣上，请将同罗部落自朔方迁至范阳，圣上定然恩准。奉信王，同罗部归入范阳地面，须依本大使之令垦田守土，你难道还想抗命吗？"

李献忠闻言心中大震，他早知道安禄山心狠手辣，若同罗部今后归入其手，势必被其肢解。他当时无语辞出，归营帐后即召人商议。最后一致认为，与其遭安禄山肢解受辱，还不如率兵西归回到朔方地面，然后携带同罗部落北投回纥。

同罗骁骑拔营西归，当即被安禄山侦悉，当即派出史思明和安守志率领四万铁骑追赶。

这四万追兵中，有八千余人为其生力军，系安禄山自突厥、契丹、奚人降者中选拔出的精壮者，他们被称为"曳罗河"（系突厥语中壮士之意），由安禄山的百余家僮分任伍长、队正等职领之。这八千余人皆骁勇善战，冲锋陷阵时勇不可当。

史思明秉持安禄山的授意，追上同罗骁骑后先是一番厮杀，同罗人顿时伤折数千，可谓损失惨重。史思明又派出快骑前去知会回纥人，令他们不得接纳李献忠所部；又令懂同罗话之人向被围的同罗骁骑喊话，言明李献忠叛唐为其个人之事，却与其他人无关，只要大家能够从阵中走出归附，依旧为大唐将士。

这番攻心之术起到了效果，此后数日，竟有两万同罗骁骑临阵倒戈。李献忠只好率领数十名亲随之人落荒而逃，他不敢再回朔方，也不敢去投回纥，只好向西狂奔，到了相熟的葛逻禄部暂时栖身。

安禄山经此一役，既可向朝廷奏闻平叛的功劳，又凭空里获得了两万同罗骁骑，从此归入自己的统辖。

李隆基此时识不出安禄山的手段和心机，唯对安禄山赞赏有加。他与陈希烈一番对话之后，又悠悠说道："陈卿，朕又有数年未见安禄山，竟有些记挂之感了。这样吧，你速速传旨，召安禄山入京见朕。"

陈希烈唯唯诺诺地答应了。

李隆基又笑问道："陈卿，安禄山功劳很大，他此次入京，朕如何赏他呢？嗯，瞧李卿的身子有些不大好，则朝政之事须卿多劳心了。不如授安禄山为兵部尚书，让他替卿分担一些，你以为如何？"

陈希烈一直兼知兵部尚书，皇帝既然想让安禄山为兵部尚书，其中透露出要重用陈希烈的意思。陈希烈当然明白皇帝的深意，其脑海里立刻晃出杨国忠那虎视眈眈的模样，遂答道："安禄山素晓军事，若授其为兵部尚书，对大唐军事实为有益。陛下，御史大夫杨国忠颇有吏治之才，可堪重用。"

李隆基呵呵笑道："朕也就是一时想起，随便说说而已。这样吧，安禄山在京中尚无宅第，可嘱将作监选址为其营造一所。营造之资，由户部拨专款给予，营造时但求壮丽，不限财力。"

陈希烈称喏而退，回衙后当即召来将作监传达皇帝旨意。

将作监就在亲仁坊选址为安禄山营造新址。如今天下水陆交通便利，诸物可以很快达于京师，皇帝又有旨意营造时不限财力，未及半年，一座美轮美奂、堪与皇家宫苑媲美的府第拔地而起。

唐初颁有营缮令，对百官及庶民住宅的规格有明确的规定。譬如王公以上，舍房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六架。安禄山此宅媲美皇家宫殿，已经不是简单的逾制了。此宅占地甚大，约为亲仁坊的四分之一，其室宇奢广，当时为冠。至于器物之精，更为卓绝，其梁栋为文柏、沉檀，饰金银为户牖，宅内朱楼绮阁、山池别院，虽一

栏一围，皆用宝钿装饰。宅内每堂之费，皆需数百万钱以上。

新宅建成之后，李隆基又颁赐起居用具，计有：银平脱花鸟屏帐一具，方圆一丈七尺；色丝绦一百副；夹颉罗顶额织成锦帘二领；檀香床两张，各长一丈，宽六尺；水葱夹贴绿锦缘白平绸背席二领；银平脱帐一具，方一丈三尺；贴文牙床二张，各长一丈阔三尺；屏风六合；红瑞锦褥四领；二色绫褥八领；瑞锦屏两领；龙须夹贴席十四张；贴文柏床十四张；白檀香木细绳床一张；绣草墩子三十个等。可知其用具之精。

营造之人渐渐将新宅的内部陈设之状透露出去，外人得知宅中的厨厩之物也都用金银装饰，不由得啧啧连声。

时辰进入了六月，天气一日比一日炎热起来。朝廷近些年来早形成了这样的规矩：遇热遇冷之时，皆入华清宫理政。六月初三，大队人马出京后缓缓东去，自是为了避暑要在华清宫待上一些日子了。

李林甫近来身子忽好忽差，勉强入衙视事数日，又觉得身子不适，再归宅静养，如此竟然反复多次。杨国忠瞧其模样，知道一个近七旬的老翁若有此等症候意味着什么，某日就在宅中对虢国夫人说道："一个苟延残喘之人，还要强撑着入衙视事。哼，这个老杀才，还是及早死了最为干净。"

虢国夫人自从经过上次风波，昔日气焰早已消失殆尽，反而要顺着杨国忠过活了。这次入华清宫避暑，她无法随同前去，昔日杨家的五色云车骑，顿时失却一云。由此可见权势实为瞬息万变之事，昨日还为人上之人，今日许是就成为阶下之囚了。

李林甫撑着病体，在家人与卫士的簇拥下好歹到了华清宫。经过一路上的颠簸，其下车时忽然又是一阵昏厥，顿时又瘫倒在地，经过好一番救治，他方才慢慢苏醒过来。

李林甫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躺在平时入华清宫时的居所里。由于李林甫权倾一方，其在华清宫之宅与宫墙相邻，从此院中可以看到皇帝日常居住理政的飞霜殿。他呆呆的眼睛瞅着房梁许久，发现与长安宅中的房梁不同，遂问道："我这是到了何处？"

其长子李儒现任司储郎中，自从李林甫得病一直候在身侧。他现在听闻父亲说出糊涂之言，眼泪不觉涌出眼眶，就哽咽着说道："父亲此

时已在华清宫宅中，由于天气渐热，圣上特旨让父亲前来避暑。”

李林甫此时慢慢回忆起来，又叹道：“哦，看来我的身子不见好了，这些日子怎么愈来愈觉得沉重了呢？”

李儒急忙道：“请父亲勿忧，儿子刚刚寻来一位异人，此时已在来此的路上，他定能手到病除。”

李林甫听到“异人”二字，顿时大为警惕，急忙道：“你怎可妄自寻方术之人？儒儿，圣上最忌官宦与异人交结，你莫非不知吗？”

“请父亲放心。儿子请此异人之时，让太医令先禀报圣上，得到圣上旨意后方敢去请的，如此不妨。”

李林甫闻言方才放心，他又在那里喘息良久，方才将气调匀，然后缓缓说道：“算着日子，安禄山应该快到了。儒儿，安禄山想是要到这里来面圣了，你派人打探讯息，安禄山到来后，速速禀告于我。”

李儒答应了一声，心中却不以为然。父亲都这种光景了，却还念念不忘朝中之事，何必要如此劳心呢？

李林甫老眼透过窗子看到外面的树叶，又嘟囔了一句：“圣上毕竟牵挂着老臣啊，这里清凉宜人，对我的身子大有益处。”

安禄山此次入京，早已不用沿途驿所为其备好能托腹的马匹，其仪卫车驾皆为自己随身携带，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他得知皇帝现居华清宫，遂径直入宫觐见。此时已是午后，安禄山甫入宫门，就觉得这里凉风习习，果然是一个纳凉的好所在。

李隆基就在飞霜殿接见安禄山，他看到安禄山携来的礼物，心中更喜。安禄山临行之前，令高手匠人觅来燕山奇石，精心雕琢了一尊青色功德碑和幡花香炉，以此颂扬皇帝的恩德，并兼顾了皇帝崇道的习性。

二人叙话数句，李隆基眼见天色渐暗，遂嘱尚食局在长生殿大摆宴席，召百官及随行王孙与宴，有替安禄山洗尘之意。

是夕夜幕张起，建于高处的长生殿此时灯火通明，众人皆按时入殿归入自己座中，李林甫因身子沉重无法与宴。待李隆基携杨玉环入殿之时，众人纷纷跪伏见礼。李隆基令众人平身皆归其位，然后笑呵呵地说

道："今夕凉风宜人，恰至安卿来此。安卿体态颇丰，一路上想是劳乏颇多，此宴就聊为洗尘了。"

众人听到皇帝言语轻松，颇有调侃安禄山之意，遂发出了一阵轻笑。此宴既是为安禄山洗尘而设，按制须由安禄山谢恩后方才开宴。

安禄山虽模样蠢笨无比，内心却灵动非凡，他听到皇帝言语，知道皇帝现在心情甚洽，遂有意凑趣。众目睽睽之中，安禄山拖着他那臃笨的身子缓缓行到李隆基面前，然后俯身下拜，口中呼道："微臣叩谢贵妃娘娘之恩。"原来李隆基与杨玉环并排而坐，安禄山俯身之处恰在杨玉环面前。

殿内之人顿时脸上变色，李隆基脸上之色也顿时凝固：皇帝为天下之首，安禄山现在不拜皇帝，却先去拜贵妃，到底在弄什么玄虚呢？

众人惊愕之中，安禄山已施施然起身，再向李隆基叩拜谢恩。

李隆基唤其平身，疑惑地问道："安卿为大唐之臣，你不先拜朕，却先拜贵妃，是何道理？"

安禄山并不起身，仅抬头说道："陛下，臣虽为大唐之臣，毕竟为胡人之身。陛下为君父，则贵妃实为娘亲，臣自幼浸润胡礼，例先母而后父。臣今日一时激动，竟然忘了朝廷之制，只好依胡礼行之了。"

李隆基闻言，脸色顿为和缓，笑道："哦，原来安卿有这番孝心，好呀，难为你了，速速平身吧。"

一侧的杨玉环看到这个比自己长二十余岁的大胖子自称儿子，心中觉得有趣，不禁格格笑了起来，说道："陛下，想不到妾凭空有了这样一个大儿子，有趣极了。"

李隆基也笑道："安卿既然认你这位娘亲，你也不可太吝啬，须有些见面礼吧。"

安禄山见机甚快，又伏在杨玉环面前，乞道："娘娘，安儿讨要赏钱。"

杨玉环笑声更脆，说道："既是圣上的旨意，明日赏你吧。"杨玉环此时心想，若果真有了这样一位肥大的儿子，实在滑稽。其笑声感染了

殿内之人，他们看到眼前这位叱咤风云的边将，竟然瘫成一堆肉乞为风华绝代的贵妃之子，既有惊愕，又有鄙夷，眼前却化为一片笑声了。

李隆基没想到安禄山如此诙谐，脸上的笑容无法收敛，就笑指侧座的太子李亨道："安卿，你速速拜过太子，这就开宴吧。哈哈，实在有趣得紧。"

安禄山闻言立起身来，脸上一派茫然之状，问道："陛下，臣为何要拜太子呢？"

殿中之人闻言，皆惊得收去笑声，安禄山竟然不肯拜太子，怎能如此犯浑呢？李隆基道："太子为储君，安卿速速拜过。"

安禄山继续道："臣为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储君为何官？臣为何要拜之呢？"

李隆基信了安禄山的鬼话，解释道："原来安卿不知啊！太子为储君，朕千秋万岁后，代朕为君者，即是今日太子。"

安禄山脸现恍然大悟状，说道："唉，臣过于愚钝，此前仅知为君者唯陛下一人，尚不知还有储君之说。"他走到李亨面前下拜，说道，"太子，请恕微臣不知，臣既向太子谢恩，更向太子谢罪。"

李亨欠身还礼，呼其平身，心中却怒火万丈。

李亨现在虽谨小慎微，却不意味他连耳目都不用。安禄山近年来迭立边功，身兼二镇节度使，帐下谋士猛将辈出，他又在京中常驻有人，若其连太子的名号都弄不懂，真是一个傻痴之人。安禄山今日之所以有如此表现，无非装出一副傻痴卖乖的模样哄皇帝开心，且藉此表现出对皇帝的无比忠心。李亨心中识破了安禄山的机心，终究无可奈何，他明白自身周遭形势，只好将怒火强压心底，不敢将情绪流露到面目之上。是夕宴会，因为有了安禄山的插科打诨，场面上的气氛变得轻松无比。李隆基瞧着高兴，不免多饮了数盏酒，当其离座返宫就寝之时，脚步已现蹒跚之态了。

第二日辰时，李隆基尚在沉睡之中，安禄山已候在宫门外请见。高力士至门前说道："圣上昨夕多饮了些酒，此时尚在睡梦之中，安大使请回吧，或者待午时再来请见？"

安禄山问道："高将军，禄山今日为贵妃携带一些礼物，能代为转呈吗？"

高力士看着眼前这张胖脸，心中不知何故升腾起一阵不适之感，说道："安大使若有进礼，可依制交付有司收妥即可，就不用面呈了。"

安禄山道："高将军昨夕立在贵妃之侧，当知贵妃将禄山收为养子之语。这些礼物虽薄，却表达禄山一片孝心，还是面呈贵妃最好。"

高力士心中暗暗骂道：一个近五旬之人，却不知羞耻乞为贵妃养子，真正要把人臊死了。他心中如此想，又思安禄山毕竟为皇帝倚重之人，故脸色平静地说道："也罢，就请安大使将礼物放下，由咱家转呈吧。宫中有规制，外臣不得私自面见贵妃，安大使还是请回吧。"

安禄山躬身拜谢道："如此就有劳高将军了。还请高将军上覆贵妃，禄山知道中原有三日洗儿之俗，禄山既为贵妃养子，此俗也不可偏废。"高力士答应了一声，心中不禁大有疑惑：此人昨夕皆依胡礼，今日一早即知洗儿之俗，看来他对中土之仪甚为谙熟啊！

及至李隆基醒来，高力士将安禄山携礼来拜贵妃的事儿说知。李隆基先赞安禄山甚识礼数，又嘱咐道："安禄山既为贵妃养子，哪儿有不许他入宫的道理？高将军可知会各个宫门，自今日始，允许他自由出入宫门！"

高力士闻言，不禁瞠目结舌。

安禄山得知李林甫病体沉重，遂让吉温相引入其宅中探望。多年以来，李林甫从不接受安禄山的厚赠，安禄山此次相探也不敢造次，仅携带一些燕山土仪而已。

李林甫经过数日的静养，神情较之初入骊山之时要清爽一些。他闻听安禄山要来探访，急令家人为其换上一件干净的绛纱单衣，再戴上皂色幞头巾子，然后净面、修整胡须，最后从榻上撑起，令人将他挟坐在外堂的牙床之上。

李儒不解，问父亲道："父亲大人身体不适，安禄山既来拜见，父亲躺在榻上即可，何必要如此徒耗精力呢？"

李林甫经过如此一番折腾，早累得气喘吁吁，他闭目调息片刻，方缓缓言道："你不懂。为父刚强一生，如今虽在病中，也不可让这名胡人小瞧了。嗯，你唤他们进来吧。"

吉温引着安禄山疾趋堂中，安禄山到了李林甫面前团团一揖，躬身说道："禄山在范阳得知丞相身体有恙，心急如焚，早该入京探望，今日姗姗来迟，望丞相恕罪。"

李林甫笑道："安大使戍边立功，实为我朝可以倚重之人，怎可轻言离开呢？老夫微恙，劳安大使如此挂念，我心存感激。来人呀，速为安大使奉座上茶。"吉温现在为户部侍郎，为朝廷四品大员，然昔为李林甫的门客，现在入了李林甫门中依然如厮仆一样，唯立在安禄山身后，不敢落座。

李林甫又说道："安大使近来连战皆捷，使圣上龙心大悦，新近在京中为安大使建一宅，可见皇恩浩荡啊。"

安禄山道："禄山为圣上与丞相的北境一走狗而已，能为朝廷守境戍边，实为本分。不料获宠荣如此，禄山除了感激涕零之外，心中实在不安。"

二人如此客套叙话一番，李林甫又转问道："李献忠提兵往助安大使，为何无端就出走了？"

安禄山看到斜倚在牙床之上的李林甫虽神情委顿，然说到此话时眸子里似有精光，他此前就对李林甫畏惧万分，见此情景心中不觉一沉，生怕李林甫觑知出个中的幽微，遂小心答道："回丞相的话，想来李献忠归附大唐时并非真心，其率兵出了朔方地面，其间许是受了歹人蛊惑，由此生乱。丞相呀，今后番人归唐，最好将他们化整为零，最为妥当。"李林甫听出安禄山现在所言纯粹鬼话，李献忠早不反晚不反，为何离了朔方地面方反？且其部落之众尚在朔方。李林甫不愿当面驳斥安禄山，仅淡淡地说道："哦，若部落归附大唐，例全其部落安置，不得拆散。此为太宗皇帝于贞观年间定下的方略，那是不可更改的。"

"哦，原来是太宗皇帝定下的方略，如此确实不宜更改。"

"嗯，老夫听说你派兵追击李献忠，且收了不少同罗骁骑？"

“是呀，李献忠部属不愿叛离大唐，如此就临阵倒戈，李献忠只好带领亲随数十人逸去。”

李林甫说了这样一番话，感觉有些疲累，就调息片刻，然后又轻声说道：“安大使连捷数阵，这些同罗骁骑可以回归朔方镇了。老夫忝居朔方节度使，镇内兵员不可太过空虚，且这些同罗人也渴望与族人团聚。安大使，你回范阳之后，就速办此事吧。”

安禄山连声答应，看到李林甫的疲态尽显，他又说了数句祝词，然后辞出。

安禄山瞧中了这些同罗骁骑马快刀利，方处心积虑想将之招纳麾下。他当初压迫李献忠，并没有预料到李献忠会当即领兵出走，不料李献忠如此帮忙，自己虽派兵追击一场，却能将大部分的同罗骁骑招至麾下，堪称神来之笔。

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他以丞相之身命安禄山将同罗骁骑归还朔方，安禄山虽满心不愿意，然慑于李林甫之势，只好忍痛割爱，决定回到范阳后即遵令执行。

安禄山到了华清宫的第三日，辰牌过后即入飞霜殿拜见李隆基，其叩见毕，就见陈希烈已立在一侧。

李隆基看到安禄山大腹便便，一伏一起之时动作虽属迅捷，模样毕竟有些蠢笨可笑，不觉就咧嘴笑道：“安卿此腹甚大，其中到底装满了何物呢？”

安禄山闻言，脸上顿时化为痴痴的憨态，他知道皇帝在取笑自己，就稍一思索躬身答道：“陛下，臣腹中更无余物，唯满腹赤心耳，臣持之以效陛下。”

李隆基见安禄山答得机智，又复哈哈大笑，说道：“陈卿体态较瘦，若如安卿所言，陈卿的赤心就要小上一些。哈哈，朕之所以能在这里高枕无忧，多亏安卿持此赤心替朕戍边啊。”

安禄山道：“臣实为陛下北境一走狗，如此保主平安，实为本分。臣在范阳，闻知陛下赐臣豪宅，心中感恩无比，又觉臣不过办了一些本分之事，却得如此恩宠，就深深不安了。”

安禄山此前入京次数不多，陈希烈第一次近距离地发现他竟然如此会说话，不禁有些惊愕之感。

李隆基看到安禄山如此恭顺，心中更喜，说道："不过一处宅子，又值什么？安卿此前入京无栖身之处，倒是朕失于计较了。嗯，朕此前曾经与陈卿商议一回，安卿有军机征战之能，若偏居一隅有些亏待，你此次就不用回范阳了，朕授你为兵部尚书如何？"

安禄山闻言大惊，他在东北境经营多年，若一旦离之，岂不是前功尽付流水？若今后入京为兵部尚书，名声好听，然对信奉实力为上的安禄山殊无新意。他见机甚快，瞬息间心中已有计较，遂"扑通"一声跪伏在李隆基面前，叩首道："陛下待臣皇恩浩荡，臣虽肝脑涂地不能报答万一。臣刚才说过，臣之所以能替陛下办一点小事，无非北门走狗而已。臣愿意永远替陛下看守北门，无能无才领兵部尚书之职。"

安禄山不愿就职兵部尚书，颇出李隆基和陈希烈意料之外，李隆基心中大起感慨，伸手搀起安禄山，叹道："唉，莫非上天降卿来佐朕吗？多少人皆盼入朝为官，哪儿有人如卿这样安心在边鄙之地戍边呢？起来吧，安卿，你不愿入京，朕就依了你。"

安禄山起身道："陛下心系兵部，臣愿举一人。户部侍郎吉温能识军机，可堪入兵部为任。"

李隆基不以为然："吉温？他未曾经历军事，又如何有军机之能了？既然安卿不愿入职，此职就还由陈卿兼知吧。"

"臣举吉温，不欲其任兵部尚书，将其调任兵部侍郎即可。"安禄山继续为吉温坚请。

李隆基对此毫无兴趣，就含糊地答应一声，不作理会。安禄山察言观色，看到皇帝如此，也就知趣而返，又说到另一个话题："陛下，河东与范阳两镇结合处的长城已然连起，其对防御外寇有些作用，然此段长城分辖两镇，若有外敌入侵，因所辖不一，易生掣肘之力。"

"哦，莫非安卿想将此段长城统辖吗？然再往西去，终有结合处呀。"

"陛下，河东镇与范阳镇相连，皆向北防御，微臣以为，此二镇由

一个人兼知即可，如此可以协防。陈左相现兼知河东节度使，就将范阳镇也划归陈左相，臣专力主持平卢镇即可。陛下，臣还有一请，东北境所赖粮草皆需户部支应，那里离京中遥远，与朝中来往公文颇费时日，且易误战机。微臣以为，可使河北诸道上缴租赋直接划归平卢，如此就少了许多周折。”

安禄山又在这里行以退为进之计了，他现在连战皆捷，李隆基岂容他退出范阳节度使之职？且陈希烈遥制河东节度使，无非一个空名罢了，边境之中最重一刀一枪的真功夫，李隆基绝对不会使两镇节度使空悬，那么他势必倾向于安禄山兼知。

李隆基果然笑问陈希烈道：“陈卿，安卿荐你为两镇节度使，如何？”

陈希烈躬身道：“陛下，军机大事，不可疏忽。臣居京城之中，难知边疆形势，如今身兼河东节度使已然战战兢兢，深恐有闪失，且臣未有边功，难识军机，如何敢再兼一职呢？陛下，臣今日想将河东节度使之职也一并辞了。”

李隆基沉吟道：“嗯，陈卿说得有理，这空头的节度使，还是不挂也罢。杨国忠此前兼知剑南节度使，也是觉得对边事不利，遂荐鲜于仲通前去署理。也罢，安卿呀，这河东节度使一职，就由你兼知吧。另你所说的粮草一事，此前周折颇多，就准你所奏吧。今后河北道、河东道的采访处置使就由你兼知，边关所需粮草由此两道为主筹措，不敷之处再表奏户部给付。”

安禄山闻言大喜，本想再推辞一番，又想到自己在皇帝面前皆为淳朴憨态，若虚意推辞弄不好会露出痕迹，遂再伏地叩拜，说道：“臣谢陛下洪恩。臣今后执掌此三镇，管教外敌不敢侵入一步，以保陛下无忧。”

李隆基现在对安禄山既信任又倚重，本着“用人不疑”的想法，他什么都不想即新授安禄山此三职。陈希烈早就不想兼职河东节度使，如今好歹将此职送出，心中也灿烂无比。

安禄山却在那里踌躇满志。若他从此兼知河东节度使，此三镇有天下最精锐之兵二十万人，则大唐天下之兵，安禄山就掌控了其中十之有四。至于他身兼两道采访处置使，就掌控这两道诸郡的官吏授任考课、

赋租征收和刑狱之事，他此后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了。

君臣三人又叙话一番，李隆基忽然想起杨玉环的嘱咐，遂对安禄山说道："朕险些忘了，安卿如今为贵妃的养子了。你为何不去拜见贵妃呢？她好像有什么事儿找你来着。嘿，你说胡人规矩先母后父，今日为何忘了？"

安禄山答了一声："臣该死。"然后躬身退下，急急离去。

李隆基又向陈希烈说道："陈卿近来可曾瞧过林甫？他此前身子一直挺好，为何突然之间就躺倒了？"

陈希烈答道："臣昨日刚去瞧过李右相，神情还有些委顿。臣问过太医令，他说右相此病实在难知其因，只好开一些调气理络的方子调理而已。"陈希烈想说李林甫患病许是因为年迈的缘故，然想起皇帝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不过比李林甫小了两岁，话到嘴边又咽入肚中。

李隆基却没有这些忌讳，脱口说道："莫非大限将至吗？唉，林甫劬劳一生，为国家贡献良多啊！陈卿，就让他好好将息，朝政的事儿就须你多担待一些了。"

陈希烈道："臣定竭尽全力，不负陛下重望。只是臣才疏智浅，虽尽全力，犹难妥当署理。臣以为，御史大夫杨国忠颇有吏治之才，若朝政之事让他分担一些，对朝政其实有利。"

李隆基微笑道："想不到陈卿对国忠推崇备至，也罢，就授国忠为尚书左仆射，今后尚书省的事儿，就让国忠多署理一些吧。"

君臣二人又在一起说了会儿话，陈希烈辞出。李隆基念起杨玉环，就步出飞霜殿前往九龙馆方向。

李隆基刚刚拐过一个弯儿，就闻前面一片喧哗嬉戏之声。李隆基回视高力士道："这帮宫人愈发无礼了，怎敢如此喧哗？"高力士为内官之首，出现这种事儿难辞其咎，遂快步越过李隆基，前去查看究竟。

李隆基远远看到，右前方贵妃池前面簇拥着一帮宫女，她们将一个彩色的大包袱抬到一具彩舆之上，然后约有十名宫女抬着此舆在那里歪歪斜斜地行走，杨玉环被一帮宫女簇拥着立在池台上，目光随着彩舆的

游移，不断地发出嬉笑的声浪。

高力士快步奔了回来，脸上露出古怪的微笑，就向李隆基禀报道："陛下，贵妃刚刚为安禄山行了三日洗儿之礼，再令宫女们将之裹入一个绣绷子之中，现在正在抬舆巡行呢。"

李隆基闻言，想到一个巨胖无比的大肉团，生生被宫女们以布裹之抬起，就觉得此为天下最为滑稽之事，忍不住放声大笑。许是笑声太大，以至于笑弯了腰，几滴清泪也被笑出眼眶。高力士见状，急忙上前扶持。

李隆基笑指前方道："呵呵，想不到玉环还有这般手段，真正把人笑死了。高将军，玉环既有洗儿之礼，也须有赏赐禄儿钱物，你速去内库取出一些，这就送过去交予玉环之手吧。"

自此以后，宫中之人皆呼安禄山为"禄儿"。

李儒请来的异人为李林甫诊视一番，这名异人在李林甫身前很是拨弄了好一阵子，然后郑重地告诉李儒：若想减轻李林甫病情，别无他法，唯有李林甫能与皇帝见上一面，则病情就可缓缓好转。

李儒闻言无比郑重，当即请见太医令，让他将这番请求向皇帝禀知。李隆基得闻后，认为病重的李林甫提出这个请求应当满足，意欲入李林甫宅中探视一回。

高力士却觉得此举不妥，皇帝与李林甫年龄相若，如今李林甫病重，再让皇帝前去探视，分明想把李林甫身上的晦气转到皇帝身上嘛。高力士既有此思，又不便向皇帝谏止，就暗暗找到太卜令密密嘱咐一番。

太卜署掌卜筮之法，太卜令既得高力士之令，就到了李隆基面前摇唇鼓舌一番，先阻止皇帝的探视之行，又为李隆基献上一计。

是日艳阳当空，李林甫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庭院之中，然后向西方注视。片刻之后，只见一行人登上飞霜殿之侧的降圣阁，居中的一人手执红巾向李宅中招摇，观其模样，正是当今圣上李隆基。

李林甫见状老泪纵横，心中感激皇帝圣眷，就带领家人跪下向李隆

基遥拜。

众人将气喘吁吁的李林甫扶入榻中，李林甫调息半晌，方眼含泪花道："哦，圣上还是体恤老臣啊。"

李儒道："是啊，自今以后，父亲的身子就会一日日地好起来。"

李林甫又闭目歇息片刻，缓缓说道："圣上怎能授予安禄山如此多职呢？假以时日，又如何能制之呢？唉，连兼三镇节度使，又为两道采访使，不可如此啊。"

李儒看到父亲身体如此沉重，还在虑心朝政之事，心中不以为然，就劝说道："父亲经过方才一番劳乏，已费力不少，还是少说话为佳，将息要紧啊。"

李林甫又叹了一口气，身子折转过去，于是沉沉睡去。

李隆基与杨玉环既收了安禄山这名大胖养子，少不了在宫中赐宴演乐。李隆基不顾六十八岁高龄，想起华清宫为与杨玉环定情演舞的美妙之所，遂令再演《霓裳羽衣舞曲》，他抖擞精神或操鼓，或吹笛，杨玉环或歌或舞，二人又在台上尽兴一回。《霓裳羽衣舞曲》演练至今，虽细微之处也被修饰得圆润自如，整曲清雅飘逸，实为最纯熟的神仙之曲。

这日晚间宴饮之后，安禄山请道："陛下、娘亲，禄儿想献舞一曲，以为助兴，不知能允否？"

李隆基瞧着安禄山那过膝的腹皮，笑道："卿果然能舞否？朕瞧你行路尚需二人挽扶，又能舞何曲呢？"

"禀陛下，禄儿最善胡旋舞。"

杨玉环闻言，不禁笑得花枝乱颤，似要背过气去。她笑指安禄山道："呵呵，好笑死了。禄儿若缓慢而舞，许是能撑持，胡旋舞起舞即需旋转如风，哈哈，你能转几圈呀？"

安禄山正色道："禄儿曾闻贵妃娘亲也善胡旋舞，禄儿就请娘亲下场，我们共舞如何？"

杨玉环笑色未改，轻轻摇手道："罢了，你先独舞一回，让我们先开开眼。"

安禄山于是走往侧殿换了一身软衣，再踏上一双软底靴子，然后登上矮台，就听《胡旋曲》缓缓奏起，安禄山依节点缓缓起舞。《胡旋曲》的节点由缓变快，安禄山的身子随其左旋右转，一个胖大身子转眼变成了一具撑满风的斗篷似的，果然旋转如风。

李隆基与杨玉环惊愕得睁大了眼睛，他们想不通，模样蠢笨的安禄山，何以置身《胡旋曲》中之后，居然变得如此敏捷？

安禄山在那里左旋右转不知疲倦，虽千匝万周不知终曲何在。有诗赞道，此景"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此舞由一个胖大之人演来，似乎别具韵味。安禄山舞到曲终之时，一足着地立于圆毯之上，另一足微跷，双臂高举于顶，随旋转之惯力单足旋转，身子披帛飞扬，极具美感。

舞曲渐渐远去，安禄山俯伏在地向李隆基和杨玉环叩拜。

李隆基大喜，急唤安禄山平身，又面向杨玉环感叹道："看来突厥人最善胡旋舞，昔日武延秀不过在突厥营中居住了一段时辰，回京后其舞技竟然冠绝长安城，还赢得了那个悖逆庶人的芳心。只怕武延秀再生到了安卿面前，其舞技也会落在下风。"

杨玉环笑道："是啊，不料禄儿舞技，竟然妙绝如斯。禄儿，你且歇息一阵，我现在有意与你共舞了。"

安禄山舞蹈时身段虽迅捷，毕竟两腿支撑着比常人逾倍的体重，如此舞动一曲，早累得气喘吁吁，周身大汗不断。若现在再与贵妃共舞，简直是欲要其命。看到贵妃如此关怀自己，他急忙谢恩，也就顺水推舟到侧殿歇息片刻。

舞曲间隔一会儿再复响起，杨玉环这时身着一袭葱绿的舞衣轻盈上场，安禄山此时又换上一身银白色的干燥软衣随后上场。当舞曲节点渐密时，就见台上的二人早旋转成一个胖大的白蘑菇和一株青翠的水葱，两者间或交叉而舞，更显风致。

李隆基看得高兴，就在那里连声叫好。其他从观之人看到皇帝如此

尽兴，少不了随同喝彩，场面上于是欢声一片。

杨国忠为少数几个陪观之人之一，他一面大声喝彩，一面瞧着安禄山那肥硕的身子暗自思索：安禄山边功卓著，如此得皇帝宠幸无比，此事无可置疑。然安禄山入华清宫没有对自己这个新贵有任何表示，却巴巴地跑到李林甫宅中殷勤拜望，那么安禄山与李林甫的交情定非一般。至于安禄山找皇帝讨要了河东道与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此事最令杨国忠恼火：自己执掌天下财赋之事，生生地被安禄山扒了两个口子！

然此授任系皇帝所为，杨国忠虽心中不满，终究无计可施。

第二十一回　宰相再易两重天　南诏平乱六万兵

安禄山在华清宫待了月余，又随同李隆基回到京城。当安禄山进入新宅之时，李隆基令重臣皆具礼往贺，又在花萼楼赐宴饮乐，安禄山由此深沐皇恩之中。他恃此势头，又向李隆基请求今后对有功将士可以不拘常格，超秩加赏，且先由朝廷写好告身，安禄山回到军中再填受封者的名字授予。

李隆基对安禄山所请满口答应，安禄山此次共请从三品的将军一百人、正四品的中郎将二百人，李隆基令有司将空着名字的告身交付安禄山，由其回军中后自行授予。

此行其实破坏了大唐的授封规制，李隆基近年来不愿署理繁杂庶务，授官时仅对五品以上官员勾画而已。安禄山此行将朝廷的恩威变成自己的私恩，使被授任者仅对安禄山忠诚，却与皇帝李隆基没有什么干系了。

安禄山离京前一日，李隆基又在花萼楼赐宴送行，并令百官第二日将安禄山送出上春门。

此时满朝文武官员皆被李林甫调理得乖觉恭顺，昔日动辄上言的谏官早成了温顺的“立仗马”，绝不会发声奏事。凡李隆基的一言一行皆为至理，群臣整齐划一拥护。如安禄山得如此殊遇，他们皆视为正常，唯听旨奉承而已。

高力士此时也摸准了李隆基的性子，不敢妄发议论，这日瞧着李隆

基的心情甚好，就大着胆子想再进言一回。

李隆基阅罢一道奏书，起身笑眯眯地踱步，转对侍立一旁的高力士说道："不空自从入了鸿胪寺，已译出佛经一百一十部，计一百四十三卷。好呀，不空译经甚多，堪与玄奘法师媲美，亦为我朝一件盛事了。"

佛学此时广播天下，若以受众而论，朝廷奉道学为第一国教，而道教信众难及佛学信众十之有一。李隆基起初对佛学不感兴趣，像普润为禅宗首领普寂之师弟，李隆基与普润交往甚密，却对禅宗没有修习；然善无畏于天竺那烂陀寺修习密宗回国，李隆基从此对佛学密宗大有兴趣，将此时最盛的佛学禅宗弃置一边，封善无畏为"教主"；善无畏圆寂后，李隆基又封曾经赴五印度和狮子国修习密宗的不空为"国师"，并将其迎入鸿胪寺译经。不空由此与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并列，被称为中国佛学史上的"四大译师"。佛学密宗之所以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李隆基功不可没。密宗教义与佛学其他教派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将女性作为修学密法不可缺少的伴侣。其宣称"随诸众生种种性欲，令得欢喜"，由此大得李隆基赏识，还亲从不空法师受"五部灌顶法"，可见密宗独得朝廷殊遇。

高力士衷心答道："太宗皇帝昔日礼遇玄奘法师，今陛下又对不空法师优礼有加，遂使他们成为译经大家，实为盛世佳话。"

李隆基此时不乏自诩之情，笑道："朕于开元之初倡言依贞观故事，高将军，今日天下殷富安定，此盛景当与贞观盛世相媲美了吧？"

"以天下人口及财富而论，此时应当优于贞观年间，此为陛下之功啊。"

李隆基闻言心中得意，仅微笑不语。

高力士此时进言道："陛下，所谓居安思危，臣近日有一些担心。如今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

李隆基闻言收起笑容，凝视高力士道："哦，你是替他人转言？还是心中自有是思？"

高力士躬身答道："臣也是一时想起。陛下，自从府兵制废弛后，

京中禁军及宿卫之兵不足十万，边关却屯集重兵。若某边将生有异心，然后恃兵生乱，京畿之兵难以一时平叛，臣由是忧心。”

“你以为哪员边将有异心呢？以各镇兵力而论，自以安禄山、哥舒翰和高仙芝拥兵最多，他们皆忠心无比，怎么会有异心呢？”

“陛下，臣非是疑心这些边将，只是以为如今形成了内弱外强的格局，由此堪忧。”

李隆基笑道：“罢了，高将军，好好地随朕在京中享乐吧，你有些杞人忧天了。朕待边将以满腔关爱，他们如何会有异心呢？哼，朕为皇帝，只怕有异心之人还一时未生出来。”

高力士看到李隆基目光坚定，说话甚为决绝，也就不敢继续此话题了。

深秋过后，日子一日比一日寒冷起来，一场寒风席卷而来，气温为之陡降，又苦苦撑持数月的李林甫终于熬不下去了。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二日，一直以中书令或右相专掌朝政达十六年之久的李林甫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李林甫一生姬妾盈房，有子女各二十五人，子婿中有十人为三品以上大员。其在平康坊宅第发丧之际，宅中守灵者众，前来祭拜者络绎不绝。李隆基赠李林甫为太尉、扬州大都督，给予班剑、羽褒鼓吹之器，李林甫之哀荣可谓极矣。

李林甫死后五日，李隆基授杨国忠为右相，并兼知吏部尚书。李隆基起初欲授陈希烈为右相、杨国忠为左相，奈何陈希烈坚辞，杨国忠方能上位。

朝野之人闻听杨国忠成为右相，皆大为感叹。有官阶之人感叹一位蜀中闲汉竟然一跃成为右相，心中虽不屑，毕竟不敢吭声；至于庶民百姓，将杨国忠能够上位归功于其有一个贵妃妹妹，遂又重复“生男不如生女”之感慨了。

杨国忠入李林甫宅中致祭的时候，李林甫的子婿们知道杨国忠如今得圣眷甚隆，遂模样恭谨，前后侍候。杨国忠看到李府中人头攒动，心中暗暗想道：“这个老家伙，生前权倾天下，死后又哀荣无限，实为好

命啊。”

杨国忠顺口问李林甫灵柩的归葬之期，李儒回答说因墓地营造尚未完工，估计灵柩还要在宅中供祭一段时日。杨国忠就责怪道：“李公生前病重多日，如坟地营造早该建好，你为李公长子，难辞其咎。”

李儒道：“禀杨大人，先父坟墓早已造好，此次圣上新赠先父为太尉，则坟茔就要稍作改动。”

杨国忠恍然大悟，说道：“是呀，李公因此为一品衔了。”李林甫此前为正二品，按制其茔地为方八十步，坟高一丈六尺，如今成为一品之职，茔地也要改为方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了。

杨国忠凝视李林甫那黑沉沉的灵柩，想起自己差点被他赶出京中的事儿，就对他棺中的尸体充满了怨恨：“奶奶的，一生玩弄阴谋诡计，还不是一样到阴间为鬼吗？哼，只不过这个老鬼终老而死，又享尽哀荣，未免有些太便宜他了。”

他在这里愤恨不已，所谓心灵通神，杨国忠刚刚被授为右相，一件与李林甫有关的案情就送到他的面前。

李献忠所率的同罗骁骑被安禄山打散，李献忠仅带数十人亲随向西逃逸。他不敢到朔方招纳部众，只好逃往昔日相熟的葛逻禄部栖身。

葛逻禄部居于庭郡之北，北庭都护程千里得知李献忠逃窜入葛逻禄部，遂派人知会葛逻禄部首领，逼迫其交出李献忠。葛逻禄部系东突厥的一支，这些年与大唐相处融洽，断不会因李献忠与大唐反目成仇，于是很快将李献忠一行捆绑起来交给程千里。

杨国忠得知李献忠被执入京，忽然想起李献忠昔为朔方节度副使，而当时的朔方节度使由李林甫遥领，那么李献忠叛逃，是否与李林甫有干系呢？杨国忠现在虽为右相，然此前所兼的四十余使包括京兆尹并未卸下，他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令人将李献忠拘入京兆府狱中，再令那一班人严加审讯。

数日后，杨国忠如获至宝，入宫面见李隆基，眉飞色舞道：“陛下，好大一桩奸谋，险被李林甫遮掩下去。”

李隆基大惑不解："李林甫已在病榻上躺了数月，又逝去不久，他又如何行遮掩之事了？"

"陛下当初待李献忠恩情似海，李献忠却忘了圣恩，背叛逃逸。臣当时就大惑不解，好端端的，他为何要逃呢？此次程千里将李献忠递解入京，臣稍稍一审，顿时大吃一惊，原来李林甫与李献忠早就约为父子。"

李隆基脸色顿时凝重，沉声问道："此事确实吗？"李隆基最忌朝臣与边将过往甚密，昔日皇甫惟明一案，李林甫正是瞧准了皇甫惟明以边将之身妄与韦坚、李适之过往甚密，皇帝为之震怒，才得以构陷成功。那么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毕竟为朝中宰相，如何能与番将约为父子呢？仅此一点就可看出李林甫的不臣之心。

杨国忠双手呈出数道伏辩，说道："陛下，李献忠亲口承认与李林甫约为父子，且有李林甫之婿杨齐宣的佐证。请陛下御览。"

李隆基无言细阅伏辩，其翻看完毕，脸色十分难看，说道："看来李林甫死早一些，还是对国事有利。"

国家公器，务须公平公正，否则一旦走偏，使用者许是会一时得益，终归会反噬其身。李隆基于开元之初摈除酷吏之风，而李林甫为保相位，势必要翦除异己，由此"吉网罗钳"横行天下，李林甫恃之接连拿下皇甫惟明、韦坚、李适之和王忠嗣等人，太子李亨也险些被废除，至于没名气的小人物，更是不计其数。李林甫现在尸骨未寒，他躺在棺内根本想不到，杨国忠用他的法儿搬掉王鉷之后，现在又在打他的主意了。

杨国忠既然认为李林甫与李献忠有干系，那么何种干系最为牢固呢？当然假父假子了。杨国忠令刑讯之人告诉李献忠，若他承认为李林甫的假子，既可免除眼前的皮肉之苦，又可借此立功举动，由杨右相向皇帝请求减罪，许是能保下命来。

李献忠当初被安禄山紧逼，由此冲冠一怒带兵出走，不料还是沦为朝廷的阶下囚。他此时心中再无所求，唯保命而已。现在凭空有了一条救命之索，他焉能放手？

狱吏手持李献忠的伏辩来见杨国忠，杨国忠阅罢喜形于色，说

道："好呀，看来本官预想得不错，李林甫果然与李献忠为父子。有此伏辩，本官就可找圣上禀报了。"

此狱吏此前为罗希奭的刑狱好手，手头不知审过多少案子，他知道仅凭这一道伏辩太过单薄，遂建言道："杨大人，小可以为，李林甫与李献忠约为父子当避外人耳目，他们私下交往肯定不避家人。若其家人能证此事，圣上定会确信无疑。"

杨国忠闻言觉得有理，遂赞道："好主意。本官再容你几日，速速将此事访查清楚，再向圣上禀报。"

这位狱吏实有好手段，他事后就睁大眼睛搜寻能为佐证的李林甫家人。李林甫的儿子是时居丧，若将之抓来屈打成招，动静既大又未必能成，他于是将目光盯在李林甫众多的女婿身上。李林甫的第十七个女婿杨齐宣进入其视线之中，这个狱吏将之邀到狱中谈话一回，事儿果然很轻松就成了。

李隆基多年来一直倚重李林甫，对其信任有加，待王鉷案过后，李隆基的心思方有了一些改变，这也正是杨国忠能够骤升的根本原因。他现在又乍闻李林甫与李献忠约为父子的讯息，深悔自己对李林甫毫无警惕之心，若非李林甫现在死了，许是会有谋逆的举动。

京中禁军由陈玄礼掌控，宫中还有一支三千余人的飞龙军由高力士亲掌，李隆基相信这二人对自己的忠心。李林甫之所以与边将勾结，知道自己在京中无隙可乘，转而向外结交了。

李隆基现在既然这样认为，就对躺在棺中的李林甫怀有愤怒之心了。数日后，李隆基颁下《削李林甫官秩诏》，其中指斥李林甫"外表廉慎，内怀凶险，筹谋不轨，觊觎非望。呢比庸细，谮害忠良，悖德反经"，将李林甫废为庶人。一帮如狼似虎的衙役闯入李林甫宅中，他们剖开灵柩，拿走李林甫嘴中所含宝珠，剥去其身上的紫衣金鱼袋，令其家人更换小棺，速将李林甫以庶人礼藏之。李林甫入土后，其儿子们也皆被罢官流入岭南，一个显赫一时的家族从此衰微。

李献忠指诬李林甫，妄图保下命来，最终也成为虚妄。数日后即被斩首，其妻也没为娼女。

李林甫仕宦一生，把持朝政十六年之久（若加上与张九龄同时为相

时间，其任宰相职共十九年）。在其为相过程中，多少厉害人物皆被其踏在脚下，他至死都不会相信，一个闲汉出身的杨国忠能将他起于棺中，废为庶人，且全家流放。

李隆基此前对有功宰相甚为宽宏，虽罢其职，依旧礼数有加。李林甫一生劣迹斑斑，毕竟能够娴熟地驾驭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且能每事过慎、动循格令、增修纲纪，藉以条理众务。他此次被人从棺中扒出，大违李隆基行事常法。事发之后，天下人议论纷纷，皆认为皇帝此行有些过火，李林甫有些冤屈。更有人说道，想来皇帝受了杨国忠的蛊惑，方有此事。

李隆基现在基本上不行朝会之议，能近其身边禀报之人仅为寥寥几人，言官与朝臣又被李林甫整治得规规矩矩。外人言说皇帝受了杨国忠的蛊惑，确实有道理。因为如此处置李林甫，颇有杨国忠行事之风韵。

陈希烈因忌惮杨国忠之势，极力在皇帝面前推荐杨国忠，如此就保有了自己左相的位置。如今杨国忠上位为右相，陈希烈待之依旧唯唯诺诺，与当初待李林甫之态毫无二致，杨国忠上得皇帝信任，下面又毫无阻碍，由此可以大展拳脚施展一番了。

按照朝廷旧制，宰相须午后六刻始出归第。李林甫为相时，看到李隆基废除了早朝之制，遂向李隆基奏言天下无事，每时巳牌之时即还第。从此军国机务填委，皆决于私家。杨国忠如今为右相，除了入宫面见皇帝或有廷议之事外，其余事体皆在宅中决议，大小官员须入其宅中奏事。

陈希烈这日入杨宅中奏事，二人叙话毕，杨国忠问道："陈左相，国忠初为宰辅，不知朝中当前大事为何？"

陈希烈答道："如今新年刚过，则吏部诠选授任为头等大事。往岁吏部经'三注三唱'，再经门下省审核，须自春至夏，方能将此事办妥。"

杨国忠不以为然道："不过例行的诠选授任，又如何成为头等大事了？也罢，这些事儿此前皆是李林甫亲为，你为我详述一遍吧。"

"自从李林甫为相之后，一直循资格授任。十余年来，吏部建有相应的格令条例，再依个人考功评绩，依序而为。"陈希烈为求详细，将诠选之制逐条解释。

杨国忠听得头昏脑涨，打断其话头道："罢了，这些格令太过烦琐。既然循资格授任，又搞那么多的条例干什么？譬如人品一节，竟然有二十条之多。"若循资格授任，须以考功评语为辅，像人品高下，条例中规定有二十种，某人资格足够，然人品低下，一样不能授任。

陈希烈道："天下官吏众多，且良莠不齐，只有以成序格令套之，方有统一规矩。"

杨国忠斥道："哼，李林甫此前果然循资格授任吗？他用此名义蒙蔽圣上，再以这些格令暗自调之，那么授任何人，皆有他李林甫一人定之了。"

李林甫用人，固然安插亲信，然总体上还依规矩。陈希烈随侍李林甫多年，还是赞同他的做法。现在杨国忠大为光火，陈希烈知道替前任辩解，无疑自找没趣，遂缄口不言。

杨国忠稍一思索，即说道："也罢，自今日始，我们就将那些烦琐格令废除，用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陈左相，如此一来，天下人定会欢呼鼓舞，赞扬其公平公正了。"

陈希烈有些瞠目结舌之感，又在杨国忠面前不敢露出半分诧异之态。只好连声赞道："杨右相所言甚是，从此就可化繁为简，且公平正直。"

历来选官，既重人品，又重才识，杨国忠却提出"用人无问贤不肖"，不管是好人坏人，只要资格有之，即可授官。如此授官标准，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杨国忠又得意扬扬地说道："不过一件简单的事儿，却让李林甫弄得复杂无比，竟然要春去夏来才能搞成。陈左相，你且看我的手段若何？"

杨国忠的手段确实简单无比，他先令吏部侍郎带领属吏入己宅中，不过一个时辰就将授官名单勾画出来，然后就带领他们入了尚书部堂。

陈希烈已闻唤带领门下省给事中、诸司长官在堂中等候。

杨国忠在堂中坐定，然后笑对陈希烈道："陈左相，今日我等二人

主持，又唤来门下省、吏部诸员，就将授任一事定下来吧。”

陈希烈不知杨国忠闹什么玄虚，只好恭顺地答道：“全凭杨右相吩咐。”

杨国忠就目视吏部侍郎道：“好吧，我们这就开始吧，你将那名单读上一遍。”

吏部侍郎于是展开名单宣读。

按照此前规制，此名单例由吏部侍郎召集吏部司封郎中、考功郎中及员外郎，加上一应主事，计有近二十人初评。他们依授任之制，再依个人资格及考功评语逐人审核，提出名单后经过“三注三唱”，方敢将名单呈于吏部尚书。这日由杨国忠主持，不过用了一个时辰即勾画而成，堪称神速。

吏部侍郎读过名单，杨国忠道：“陈左相，此为呈送门下省审核的名单。今日门下省相关人员皆集于此，你们若无异议，就可呈送圣上过目了。”

门下省属吏面面相觑，他们此前对吏部送呈名单须拿来人员的履历和考功评语一一复核，最少也需月余乃成，哪儿能须臾即成呢？刚才吏部侍郎仅读了一堆人名儿，他们又如何知道这些人到底如何呢？

陈希烈现任左相，即为门下省之首。看到属吏皆为一片惊愕的神色，他心中慨叹果然见识了杨国忠的手段，遂拱手说道：“杨左相行事快捷，吾等心悦诚服。吏部所唱名单，定依朝廷规制精选而出，自是万分妥当的，吾等没有异议。”

陈希烈既然发声赞同，那些门下省的属官虽心存不满，又有哪一个人敢吭声呢？于是昔日的“三注三唱”选官之制，以及门下省复核之举皆废其实，变成杨国忠一个人自弹自唱，当然变得简捷无比了。

杨国忠哈哈大笑道：“好呀，此事既罢，本官就要上覆圣上了。哈哈，你们往岁忙碌数月，想不到竟能一日就可议定吧？今后诸位署理朝事，务必如今日这样去繁就简，也可腾出些时辰多办一些事儿。”

朝政之事中，授任官吏实为重要。朝廷官吏向来万众瞩目，人人皆

想跻身官途，由此来博得富贵。杨国忠不识授吏实为万众仰望之重，先发出“用人无问贤不肖”之谬论，再以轻狂之态破坏慎重选人的程序，由此流毒天下。

李隆基看到欲授任名单，既不知人名为何人，也不知他们因何被授任，却对杨国忠能够快捷办妥此事大为赞赏，当即提笔签署。

鲜于仲通回到蜀中任剑南节度使，云南王阁罗凤闻知，当即备礼入蜀拜望。鲜于仲通想起杨国忠临行前的嘱咐，少不了虎着脸将阁罗凤呵斥一回。阁罗凤年轻气盛，当即与鲜于仲通顶撞，恼得鲜于仲通当场令人将其驱出官衙。

阁罗凤只好黯然返回南诏。

及至杨国忠成为右相的讯息传到蜀中，鲜于仲通闻讯大喜，即在锦云楼里大摆宴席，邀属吏和蜀中豪富之人共饮庆贺。其宴酣之际，忽得快马来报：云南王阁罗凤率兵反了大唐，已然攻下姚郡，并擒杀云南太守张虔陀。

此事其实有其根由。阁罗凤某日携礼拜会云南太守张虔陀，一行人入了姚郡城，即入衙请见。张虔陀此时已知鲜于仲通待阁罗凤的态度，待阁罗凤入衙之后，他坐在案前，竟然不肯起身相迎，完全将阁罗凤视为属下。与阁罗凤说话，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他看到阁罗凤随行之人中，有三名皮肤白皙之女甚是艳丽，心中暗想，这三女莫非是阁罗凤奉献给自己的吗？待阁罗凤一行人入馆舍居住之后，即派人前去索要。

白蛮之女生得皮肤白皙，由此与中土女子相比显得艳丽无比。张虔陀属意这三名女子实在犯了大错，因为她们非为奉献之人，恰恰为阁罗凤随带的妾姬！

阁罗凤向来将南诏视为大唐的藩国，不想这日却遭受了一个太守的鸟气，他回到旅舍就在那里詈骂不已，不想这个鸟太守又瞧上了自己的女人！他的心间一横，令属下将女人送出，第二日一早即带从人返回南诏。

阁罗凤再来姚郡的时候，身边率领着大队人马。这些南诏之兵多年来战斗频繁，皆为善战之人，一个小小的姚郡不在话下。他们并未硬

攻，先领小队人马占领大门之后，方才纵马入城砍杀。张虔陀尚未识尽白蛮女的滋味之时，首身已然分离。

鲜于仲通闻讯大怒，即驱剑南军三万人前往掩杀。两军对阵之时，阁罗凤独马走出阵列，请求与鲜于仲通说话。

鲜于仲通在数十人护持下走出阵列。

阁罗凤欠身说道："鲜于大使，本王心向大唐，雅不愿与大唐为敌。此次张虔陀待本王无礼，更欺辱本王亲眷，方有此祸。"

鲜于仲通道："你攻我城池，杀我大唐命官，难道还能巧辩不与大唐为敌吗？"

阁罗凤道："为消弥此祸，本王愿罢兵退回南诏地面，并出财帛予以赔偿。"

"哼，你兴兵作乱之心已非一日，老夫已隐忍多时了。你想罢兵也可，从此南诏不复为国，须成为大唐的郡县，老夫再奏请圣上，容你入京为藩王。"

阁罗凤哈哈大笑道："我慕大唐之势，却不怕你的这些破兵。哼，你隐忍多时，却不知我忍你们的鸟气也多时了。"

大唐承平多年，除了东北境与西北境有战事，大唐将士在那里得到战斗磨炼之外，其他地方少有战事，已成承平将士。剑南军的这三万兵马看似雄壮，如何是能征善战的南诏兵对手？双方对阵冲杀数番后，唐军将士早被冲杀得七零八落。唐军大败扎营，又被趁着夜色前来偷营的南诏兵偷袭成功。

鲜于仲通携带的三万兵马只剩下不到一万，他只好带领残兵退回成都。

按照大唐规制，边将遭此大败实为大罪。鲜于仲通心知肚明，他一面令属下设法阻止兵败讯息外传，一面传令选出健壮脚力，他要紧急入京向杨国忠讨要主意。

鲜于仲通风尘仆仆入京，是时夜色已至，他趁着夜色径入杨国忠府中，一片惶恐之色向杨国忠禀报了详情。

杨国忠闻言大怒，骂道："这个该死的阁罗凤，竟然敢与我作对！鲜于兄，他是不是与李林甫颇有渊源呀？莫非他得知李林甫被废为庶人，就想来替李林甫报仇吗？哼，若果然如此，我定然禀报圣上，还要加罪于李林甫！"

鲜于仲通见杨国忠如此思虑，有些哭笑不得，又不敢说张虔陀掳人妇女，因而激变，只好附和道："杨大人所言甚是，当初李林甫想让大人离开京城，许是与阁罗凤暗通声气，二人遥相呼应，由此来陷害杨大人。"

杨国忠狠狠地说道："是呀，一个南蛮首领不自量力，竟然想和我作对，有他好瞧的。鲜于兄，你不识地理，小有初败，又值什么？你可再加募兵，将那阁罗凤小子擒入京城。"

鲜于仲通怯怯地说道："下官之所以急入京城来见杨大人，实有两宗为难之事。一者，此次姚郡大败，伤折不少，下官按律当有大罪；二者，西南诸郡募兵有限，毕竟钱粮不足。"经此一役，鲜于仲通识知了南诏兵的勇猛，知道自己若就地募兵，那些毫无训练的兵士猝然上阵，定然不是南诏兵的对手。

杨国忠微微一笑道："鲜于兄，你有罪无罪，谁说了算呀？"

"下官已嘱属下努力遮掩此次兵败，然事关重大，总有讯息透露出去，说不定会传入圣上的耳中。"

杨国忠起身伸手在鲜于仲通的肩上轻拍一掌，说道："鲜于兄大可将心稳稳地放入肚中，此次剑南战事，我若不向圣上禀报，又有何人敢在圣上面前多嘴呢？嗯，你就速返蜀中吧，钱粮之事不用担忧，我足量拨付就是。"

鲜于仲通闻言大喜，想不到一场大败仗，竟然可以轻易地消弥于无形，他急忙起身深深一揖："杨大人洪恩，下官感激涕零。"

"嘿，有什么呀？我昔为剑南节度使，鲜于兄替我前去，即是帮我办事，我们难道还需分出彼此吗？"

鲜于仲通又是恭维感激一番，这个昔日的东主，身上早无一丝一毫

的主人痕迹，全然为厮仆的模样。败军之罪既然放过，鲜于仲通心间又晃出南诏兵的凶猛，不免心有余悸，遂向杨国忠请道："杨大人，剑南军承平多年，殊无战阵经验，能否从别处借来一些善战之兵呢？"

大唐如今最能上阵之兵，多集中于安禄山、哥舒翰和高仙芝的手下，杨国忠如今虽大权在握，也不敢从这三人手中借兵。何况向他们借兵动静太大，说不定会传入李隆基的耳中。杨国忠思忖良久，方决然说道："这样吧，我为你拨去足够的钱粮，先在蜀中等地募兵三万；我再令兵部在京畿之地募兵三万，然后开赴蜀中归你统辖。鲜于兄手中有了六万兵马，还愁对付不了阁罗凤吗？"

鲜于仲通心中其实殊无把握，然手中有了六万新兵，再加上剑南军残余之兵，与南诏对阵时就占了人数众多的便宜。他由是又向杨国忠感激一番，第二日即反身回蜀。

安禄山回到范阳，即着手集合同罗骁骑，欲使他们返回朔方。同罗骁骑尚未成行的时候，京中传来了李林甫辞世的讯息。安禄山闻讯大喜，当即下令同罗骁骑暂缓启程。

此后杨国忠成为右相，又过不久李林甫被废为庶人，尸体从棺材扒出。诸般讯息接连传来，令安禄山感慨万千，少不了与高尚、严庄二人暗自交谈。

李林甫之死，令安禄山长舒一口气。举目天下，皇帝如今耽于娱乐享受，对朝政之事疏于谋虑，又倚重安禄山戍边守境，安禄山无非想方设法多奉承皇帝和贵妃而已，并无多少惧意；他唯对李林甫最为小心，每每想起李林甫的笑容柔言，心中往往感到深深的恐惧。

李林甫终于死了，安禄山心中如释重负，周身轻松无比。

得知了杨国忠藉李献忠叛唐之事废掉李林甫，安禄山心中又有了一些担忧，问二人道："李林甫与李献忠果然约为父子吗？我怎么从未听说？若此案系杨国忠罗织而成，李献忠叛唐系我借兵而起，杨国忠会不会将案情指向我呢？"

高尚替安禄山宽心："当初圣上重用杨国忠，其实已对李林甫心生嫌隙，杨国忠揣摩圣上心意，由此构狱而成。安大使如今在圣上面前宠遇无比，杨国忠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打安大使的主意！"

严庄微微一笑道："吉温传来讯息，言说从未听说李林甫与李献忠约为父子之事，杨国忠如今大权独揽，显然掌刑狱以构陷李林甫。近来天下之人皆呼李林甫甚冤，可为佐证。"

安禄山凝神说道："这个杨国忠手段够狠，竟然连一个死人都不肯放过。高先生，可使人专事侦知杨国忠的一举一动，此人不可小觑了。"

严庄道："我听说杨国忠甚为贪婪，安大使，可否让吉温居中联络，设法与杨国忠交结，这就派人携带财货交予吉温打点？"

高尚摇摇头道："不可。杨国忠理财多年，听说他前次查抄王鉷得财不少，又如何对丁点儿财货瞧上眼了？我意不可轻动，可观察一段时日后再定下步行止。"

安禄山对高尚之言甚为赞许，颔首道："高先生所言甚是。杨国忠刚刚上位，且看他能否掌控朝局吧。哼，为何向他送出财帛呢？圣上待我信任有加，我哪儿需要上赶着向他献殷勤？"安禄山此前在京中之时，某日二人并肩行走，走至台阶前，杨国忠殷勤地搀着安禄山手臂，以助他登台。安禄山想到此景，觉得自己若再向杨国忠俯首，难以一时转变心性。

严庄看到安禄山说话决绝，不敢再劝。

安禄山笑道："李林甫既死，这些同罗骁骑就毋须归还了。呵呵，我想招揽这些同罗骁骑之心非止一日，唯有一个躺在病榻之上的李林甫能够察知我的心意。从今以后，我不用再忌惮他人了。"

高尚与严庄闻言惊愕，他们与安禄山相处多时，知道安禄山待李林甫甚为礼敬，却不知道他竟然如此畏惧李林甫！人在得意之时，往往容易透露心机，李林甫如今既死，安禄山由此脱离压抑，也就敢说出心底长存之话。

安禄山又道："昔日李林甫以'吉网罗钳'闻名天下，杨国忠兼知京兆尹后如法炮制。地底下的李林甫做梦都不会想到，杨国忠不过用了他的法儿，竟然将他起于棺中。"

高尚叹道："是啊，昔日王忠嗣兼知三镇节度使，不是一样被陷狱

中吗？李林甫真人杰矣，他觑知了人心皆弱，仅以严刑逼供就可屈打成招，由此横行天下。唉，威刑之下，焉有保全之人？”

王忠嗣为皇帝假子，又有三镇节度使之职，身有战功无数，一旦被拘，罪名立加。安禄山当初得闻王忠嗣之案后，心中惕然生惊，自忖自己与王忠嗣相比尚落在下乘，又如何敢与李林甫作对？这也是他深深畏惧李林甫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杨国忠今日是否有李林甫之能呢？他是否有能耐可以指诬任何人？安禄山默言沉思良久，最终认为杨国忠难动自己分毫。其心中所恃无非两点：一为皇帝之宠，二为本身之势。他想到这里，决定要再打一仗。自己身兼河东节度使，须在河东镇的北境上开战一次。

然敌人在何方呢？若让契丹人和奚人来这里进攻，这里离他们的营盘太远，则作假痕迹太显，显然不妥。边境外面的突厥人早已安静多年，绝对不敢与大唐开战。安禄山的目光瞧中了大漠之北的回纥部，虽然回纥部早已臣属大唐，双方相安无事，若许之以利，让他们兴兵来到边境上骚扰一回，此事应该能成。安禄山由此暗暗定计。

严庄此时禀道：“安大使，刘骆谷刚刚返回范阳，其临行前曾拜会过吉温一回。他们叙话之时，吉温曾说了一番模棱两可之语，不知刘骆谷向安大使禀报否？”刘骆谷系安禄山拿到朝廷的空白告身亲授的归德将军，因其为人灵动，又在京中人事颇熟，就被安禄山派往长安长住，其每隔数月返回范阳向安禄山当面禀报一回。

安禄山道：“刘骆谷从不向我禀报模棱两可的言语，严先生，你听到了什么？”

严庄道：“吉温对刘骆谷说道，他好像听说剑南刚有战事，且官军惨败。吉温与刘骆谷皆未经核实，无非风闻而已。”

安禄山道：“若剑南军开战，即是与南诏有战事了！”

高尚道：“既有风闻，须知无风不起浪的道理，说不定真有战事发生。当初杨国忠兼知剑南节度使，由于南诏欲东向攻击，遂与大唐龃龉，杨国忠差点儿赴蜀地，最终由鲜于仲通代之。既有前迹可寻，若有战事实属正常。只是官军惨败，其实未必，剑南军有兵三万，难道对付不了南诏之军吗？”

安禄山冷笑道："剑南军如何是南诏兵的对手？南诏近年来统一其他五诏，战事不断，而剑南军久无战事，他们其实不用开打，则胜负立判。严先生，你让刘骆谷速返京城，让他专力打探此事。"

高尚在那里默思片刻，然后说道："安大使今连兼三使，边关对兵器的用度日多，此前三镇兵器堆放无序，似应寻一妥当位置统一贮放。"

高尚原名不危，未曾追随安禄山之时曾说过"当举大事而死"的雄心大志，可谓野心毕露。其成为安禄山的入幕之宾，与严庄等人一起替安禄山出谋划策，最得安禄山信任，实为安禄山身边最受重视的谋士。安禄山闻言后知道其必有深意，遂问道："高先生其意如何？"

高尚道："若选一址贮藏兵器，以为三镇调度之所，另辅以铸炉工匠，日夜打造兵器，如此可敷三镇用度。"

"嗯，还是高先生想得周到呀，你对这个兵器之所有考虑吗？"

"我想过了，此所应设在三镇居中之处，可利于三镇调度，范阳向东五十里处有一平坦之地，最宜建造此城。嗯，我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名之为雄武城吧。"

安禄山手绾军政大权，近来又得李隆基特旨，允许其在范阳开炉铸钱，那么营造一个集锻造及贮藏于一体的小城不在话下。后数月，雄武城拔地而起，城池中既有大量贮藏兵器的府库，更有半城的铸炉锻工，一些匠人云集于此，就见城内火光熊熊，敲打之声震天，即为他们日夜打造兵器不止。

杨国忠可以在李隆基面前瞒下鲜于仲通败绩讯息，然决意在京畿范围募兵，此动静太大，他势必禀报不可。

杨国忠见了李隆基，如此编造募兵的理由："陛下，近来南诏阁罗凤与吐蕃往来颇密，鲜于仲通来报，言说阁罗凤欲弃大唐联手吐蕃。"

李隆基蹙眉道："不对呀。自皮逻阁开始，一直追随大唐，从不像另外五诏那样左右摇摆。且石堡城一战，吐蕃大为气馁，又如何敢轻易启衅呢？"

“禀陛下，这个阁罗凤年轻气盛，早抛却了其父的做法；且吐蕃自从兵败石堡城之后，看到陇西那里无隙可乘，就欲与南诏联手，犯我大唐之境。”

李隆基此时心气颇高，想起则天皇后时吐蕃兵犯唐境，且阻塞西域通路的事儿就愤怒不已。他自恃大唐今非昔比，若有人敢犯边境，管叫他有来无回，遂怒道：“哼，吐蕃贼心不死，阁罗凤有异动，想是受了吐蕃人的蛊惑。嗯，国忠，你欲以何策应之？”

“陛下，剑南军以蜀人为主，他们承平多年，未有战事，且兵力仅有三万。臣以为，可在京畿之中募兵三万归剑南军统辖。如此六万大军压境，那阁罗凤定会不战请降。”

“从京畿内募兵？国忠，蜀中承平多年，京畿也是多年未有战事呀，为何不在蜀中募兵呢？”

杨国忠见机甚快，满嘴鬼话顺口而出：“陛下，蜀中较之京畿，钱粮丰盈不多，若从京畿募兵三万，他们入蜀时可携带钱粮，就可不扰蜀中百姓；且京畿之兵进入蜀中，那阁罗凤知道朝廷专注云南，可更夺其势。”

李隆基也就无话可说，杨国忠遂嘱陈希烈知会兵部到京畿各郡募兵。此前实行府兵制之时，朝廷十之七八之兵集于京畿周围，他们战时为兵，闲时为农，每年有部分将士或宿卫京师，或轮换戍边，还是有接触战事机会的。自从张说废除府兵制开始改为募兵制，兵士从此与田亩脱离了干系，募兵可以不限地界，京畿之兵就大为减少。

张说为相时，只有京师的宿卫之兵和部分边关实行了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李林甫为相后，彻底地完成了边关戍兵由府兵轮番担任向募兵充任的转变，他于天宝八载五月初十，向李隆基奏停折冲府下鱼书。此举昭示以折冲府为标志的府兵制已寿终正寝，折冲府此后再无军事的功用，其府兵官吏名称虽存，不过照顾一些人的俸禄而已。

从今以后，边关将士及宿卫之兵由朝廷支付钱费，可以在各地募兵，毋须从内地尤其是京畿之地遣人戍边。

京畿之人见朝廷募兵，他们承平多年，又不缺粮少衣，由此报名应征者甚少。

杨国忠等了十余日，这日陈希烈入其宅中，杨国忠问询募兵如何。

陈希烈摇摇头道："难呀，至今各郡报来的募兵数量，不过数千人。"

杨国忠又问为何如此难募？

陈希烈答道："顷年以来国泰民富，百姓安于现状，不肯应征行险。且募兵为应征者自愿，各郡县官吏虽张榜于各处，人们瞧不上应募所得，应征者便寥寥无几。"

杨国忠闻言大怒，心想鲜于仲通在蜀中等得望眼欲穿，这里却募不来人，就大声喝道："都是一帮笨蛋，竟然连区区三万人都募不上来，还做什么狗官？"他如此说话，自是将陈希烈也连带骂在其中，他又继续吼道，"谁让你们如此募兵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他们既然不愿，早该由官家摊派就是。"

"摊派？"陈希烈不识杨国忠话中含义，遂迷茫地问道。

"就是摊派。陈左相，你今日速去办此事。将三万人分至各郡县之中，不管什么法儿，三日之内，这些人须集于咸阳桥之侧向蜀中开拔。"

陈希烈见杨国忠语声严厉，不敢再说话，遂躬身欲辞。

杨国忠恨恨不已，叫住陈希烈又道："哼，他们有粮有衣，不愿应征吗？好吧，我听说此前往征兵士，须自己置办兵器等物。你知会各郡县，那些选中的丁壮出征之时，须采办好自己用的衣装、兵器等物。"

府兵制之时，那些亦农亦兵的兵士确实需要自己置办衣装、兵器等物，然实行募兵制之后，这些物品皆由朝廷统一置办。杨国忠不愧为理财能手，他灵机一动，又替朝廷省下一注资财。

陈希烈不敢有异议，遂知会各郡县，按杨右相所言办理，且规定了集合的期限和地点。各郡县长官看到如此严厉的钧令，知道事态紧急，遂派出如狼似虎的衙役入乡强索。

按照规定的日期，三万兵士集于咸阳桥侧。他们出征之时，前来送行的家人何止十万？这里人山人海，尘土飞扬，兼而哭声连天。

杜甫此时仍然未得进身之阶，依旧在京中蹉跎度日，这日也来到咸阳桥观此盛景。此次征兵早成为一场大灾难，那些被募中的丁男有与家人生离死别之感，加之官吏衙役强索硬摊，早弄得天怒人怨。杜甫目送出征的队伍渐渐远去，归舍后以《兵车行》为题写作一诗，以古讽今，描写了这场苦难，诗曰：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第二十二回　国忠嫉恨安禄山　禄山再入华清宫

三万新兵浩浩荡荡地入了蜀中，鲜于仲通再起新募之兵和剑南军残部，合计八万人，杀奔姚城。

阁罗凤虽一时不忿与大唐开战，但终究明白以己身之力难以与大唐抗衡，闻听鲜于仲通领兵又至，就派出使者向鲜于仲通说道：前次开战，阁罗凤情愿谢罪，愿赔偿金帛，并释放俘虏，南诏今后仍为大唐属国。

鲜于仲通听到使者的后半截话顿时怒不可遏，原来阁罗凤又传话道：若鲜于大使不肯和解，那么南诏就会西投吐蕃，则云南之境从此不附大唐！鲜于仲通明白此为威胁之语，就下令囚禁使者，随后大军开始攻城。

阁罗凤这一次却未硬碰硬与唐军对攻，他以逸待劳并不出战，多派熟悉地理的小股人马分头骚扰唐军，旬日下来，将毫无战事经验的唐军扰得人困马乏。某日黄昏时分，南诏兵开城门而出，四周更有许多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南诏人分头杀入唐营。鲜于仲通这一次更惨，他逃回后方收拢残兵，可怜出发时为八万人，如今仅剩下不足二万。

阁罗凤此前传话并非虚言恫吓，他战后果然派使者前往吐蕃逻些城申明归附之意。吐蕃赞普看到南诏主动前来，实为对付大唐的强援，遂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号为东帝。吐蕃人常呼弟弟为“钟”，阁罗凤得此封号，可见其位仅在吐蕃赞普之下。

若论阁罗凤内心，雅不愿叛大唐归吐蕃，他后来在太和城中立一大碑，上写三千八百余字，主要颂扬阁罗凤的文治武功，并叙述历次战争的缘由和经过，表明了叛唐的不得已及希望与唐和好的愿望。此碑立成之际，阁罗凤带领属下前来观瞻，其时正是夕阳西下时分，一抹余晖照于大碑之上，阁罗凤凝望碑文良久，然后不无伤感地对众人说道：“我今叛唐，实属不得已之举。将来终有复归大唐的时候，我若辞世，你们须使唐使者看到此碑文，让他明白我的本心，并转呈唐皇。”

这块碑此后历经千余年不倒，至今犹存，后人称之为“德化碑”。

杨国忠很快得知了云南丧师的讯息，不久又得知南诏成为吐蕃的属国，他难以察知阁罗凤的真实心迹，许是赌徒的心性作祟，不仅不加反思，反而一意孤行。

他先骂阁罗凤："格老子，竟然与我较上劲了。奶奶的，我若不将你挫骨扬灰，誓不为人！你想讨饶？门儿都没有！"然后再骂鲜于仲通，"两次兴兵，竟然拾掇不下这个小南蛮！哼，八万人转眼就没了，他们就是一群猪，也能将阁罗凤挤入泸水中淹死！"

杨国忠在堂中暴怒詈骂良久，终有静下心的时候。他唤来陈希烈，嘱咐道："速让兵部募兵六万，除了京畿以外，也可延至都畿道、河南道等郡县。募齐之后，速将他们开赴蜀中，归鲜于仲通调遣。"

陈希烈此时尚不知再次兵败，问道："数月前刚刚在京畿中募兵三万，莫非还不够用吗？"

杨国忠也不想向他解释，不耐烦道："你速去办事，不用问个不停。对了，另以兵部关防移文，从安禄山那里借兵二万，从哥舒翰那里借兵一万，拨归鲜于仲通指挥。"鲜于仲通将此次战败归因于新兵太多，其回到成都后专文向杨国忠请求，恳求调取一些有实战经验的将士。

陈希烈闻言道："杨左相，朝廷有制，若边关之兵调动，需有圣上旨意。"

杨国忠不耐烦道："你速去拟文，我这就入宫向圣上请旨。军情紧急，哪儿容得慢慢吞吞？"

陈希烈遭此一番抢白，只好辞出入衙办理。杨国忠也随后出门，直入兴庆宫求见李隆基。杨国忠新宅建在宣阳坊内，其出了大门向东行走不远即为东市，沿东市绕行半圈，就到了兴庆宫的南大门，若骑马而行，须臾即到。然杨国忠成为右相之后，立刻依李林甫的车仗仪卫规模新置一套，其行在街上威风八面又车骑庞大，行进的速度就大为减缓。

李隆基与杨玉环此时正在宫内观看打毬。李隆基是岁年近七十，早已不敢骑马入场玩毬，只是有此嗜好，常常令少府监右尚署的专职毬队比赛，自己在侧观看并品评。他观毬之时不许设座，自己在场外来回走动，且大声吆喝，如此一场毬赛下来，满头有汗浸出，且声嘶力竭，倒

是活动了筋骨。杨玉环不喜如此赛事，奈何为陪李隆基，就在后面随同，后来渐渐识知了毬赛的规则和技巧，也就渐有兴趣，且能与李隆基共相品评赛事。

毬赛已罢，李隆基入场手持毬杆，示意一名毬手道："唉，你这一杆稍稍用偏，若能这样，就是一杆好毬。"他说罢奋力将毬一击，只见那毬化成弧线，转眼击入网囊。众随从及毬手早知前来陪皇帝玩乐，能让皇帝龙心大悦实为首要，见状后又是叫好，又是鼓掌，场上顿时嘈杂一片。

李隆基回视杨玉环道："唉，老了。遥想朕年轻之时，那时玩毬何等畅快！某日吐蕃有团来此，朕在中宗皇帝面前以四人之力，击败吐蕃十人之团。唉，别去经年，朕再也玩不动了。"

杨玉环笑道："陛下怎可如此说话？譬如我们现入场中对阵，妾终究难敌陛下。"

李隆基知道杨玉环在逗自己欢喜，遂笑道："你固然年轻，毕竟为弱女子，朕就是大胜，也胜之不武。"

杨国忠此时凑上来，说道："陛下，臣也会玩马毬，奈何挥杆击毬，那毬儿往往不知所踪，看来打毬须有悟性。"

李隆基道："嘿，你什么时候会玩毬了？朕为何不知呀？卿算筹之精，堪为天下第一。"

"陛下，臣以为凡是陛下欢喜之事，臣下务必亲身体验，以追随陛下之趣；凡是陛下不喜之物，臣下不得自诩夸口。譬如算筹之事，无非为侍候陛下之功，如何能上得了台面？"

李隆基摇头道："非也。人天性不同，则所长各异。天下诸人，若有一艺能够超卓，其实难得了。"

众人簇拥着李隆基返回兴庆殿，杨国忠就在路上禀报道："陛下，近来阁罗凤叛唐投奔吐蕃，罪不可恕。前次募兵三万，然皆为新兵，臣意从安禄山那里借兵二万，从哥舒翰那里借兵一万，让他们前往剑南助剿阁罗凤，不知陛下能允否？"

“哦，阁罗凤竟然投奔吐蕃了？实在可恶，须好好剿灭一番。国忠呀，你现为右相，就居中调兵弹压之吧。剑南镇兵员不多，又无实战经验，你从他镇借来一些劲兵，殊有必要，可行关防调之吧。”

杨国忠想不到事儿轻易即成，心中窃喜，遂满口答应。

李隆基又道：“还有个事儿需一同办了。安禄山奏请二百个将军和三百个中郎将告身，你嘱兵部办妥送至范阳吧。”

杨国忠闻言心中不快，按朝廷规制，安禄山若有奏请，经行文至中书门下再上奏皇帝。然自己丝毫不知，则安禄山定是经过翰林院直奏皇帝，心中于是暗暗骂道：这个胡儿，简直是不懂规矩！他果然不懂规矩吗？非也，无非未将自己瞧在眼中罢了。

杨国忠心中愤怒，又不敢在李隆基面前直斥，就转而言道：“陛下，东北三镇哪儿需要这么多的空名告身呀？是否酌减一些？且安禄山亲授，那些被授之人也难知朝廷恩情。”

李隆基摇摇头道：“不然。古语有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见边关军机之事，主帅最为重要。安禄山如今独当契丹人、奚人和回纥人，他只要将边关守好，所请之事又值什么？”

他们说话间已至兴庆殿门前，杨国忠不敢再说，躬身将李隆基送入殿门后，自己方才转身出宫。

安禄山看到京城驿传过来的借兵关防移文，就对高尚和严庄说道：“杨国忠欲为剑南借兵，看来这一仗又是惨败了。”刘骆谷奉命返回京城，专一侦知剑南形势，很快得知了鲜于仲通初战南诏且丧师二万的实情，并令人快马将此讯息传至范阳。至于杨国忠在京畿募兵二战南诏的详情，安禄山尚未得到讯息，由此猜测。

高尚道：“安大使所言不错，若鲜于仲通战胜南诏，定会报捷京中，如此无声无息，且又是募兵又是借兵，显见这一仗败得更惨。嗯，看来杨国忠遮掩的能耐不差，鲜于仲通连败两阵，按大唐军律早该问罪了，他还能安稳地坐镇成都当他的剑南节度使，估计圣上难闻剑南二度败绩之事。”

严庄笑道：“吉温曾经说过，如今朝会之制基本上废弛，圣上欲知

朝政之事，唯听丞相奏报而已。那陈希烈向来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主儿，则朝政如何，圣上唯听杨国忠如何说了。若我猜测得不错，杨国忠定然不向圣上禀知败绩之事，唯请增兵而已。”

安禄山端坐座中，满身的肥肉随着身躯微动颤动不已，他微微闭目，摇了摇肥硕的脑袋，说道：“鲜于仲通初为蜀中豪富，又如何能带兵了？哼，他就是领二十万兵与南诏对阵，也终归无用。唉，纵然能征善战的将士到了他的手中，也如猪牛一般。”

高尚察知安禄山的心意，就问道：“安大使莫非不想借兵吗？”

安禄山道：“我这里战事颇紧，哪儿有兵可借呢？再说了，我纵有多余之兵，难道白白将他们送入南诏之口吗？”

严庄有些忧心道：“安大使，杨国忠为借兵的主谋，此人性情歹毒、心胸狭窄，李林甫躺在棺中犹要扒出，若不借兵与他，我怕他不肯干休！”

安禄山道：“二万兵马，得来何易？怎能轻易将之驱入虎口？哼，南诏何足道哉，称之以虎口有些抬举他们了。严先生，我能有今日之势，无非因为辖下有雄壮之师，拼着杨国忠不高兴，也不能将兵借出。”

高尚沉吟道：“安大使，兵不可借出，须寻一个推却的好理由。杨国忠敢发文借兵，定须向圣上禀报。”

安禄山笑道：“高先生忘了？回纥近来数侵边境，我正在筹谋一场大战，岂不是最好的理由吗？”

杨国忠虽埋怨鲜于仲通剿灭不力，毕竟念着他为自己的恩人，决定将他调回京中继续任京兆尹，剑南节度使暂时空置，今后剑南战事暂由剑南留后李宓主持。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怕鲜于仲通再遭败绩，由此得罪，实有保护鲜于仲通之意。李隆基对杨国忠的建言例当准奏，事儿由此办妥。

从哥舒翰那里借来的一万兵很快开赴蜀中，而安禄山的二万兵马一直不来。杨国忠左等右等，还是在李隆基那里等来了推辞之言：“安禄山近来正筹谋与回纥一战，其兵力尚且捉襟见肘，就不要向他借兵

了。”

杨国忠闻言心中大怒，又知皇帝现在宠信安禄山甚于宠信自己，只好把满腔怒火强捺腹中，不敢再向李隆基坚请。他回到宅中，看到鲜于仲通已在堂上等候，就再也忍不住，胸中的怒火迸然而出：“这个可恶的胡儿，简直气死我也！你先倚李林甫之势，今日又恃圣上之宠，竟然不把我瞧在眼中，哼，我们走着瞧吧！”

鲜于仲通虽不懂军机，屡战屡败，然在人际之事上就比杨国忠老辣许多，闻言劝道：“杨大人，如今安禄山势力已成，且圣上宠信无比。下官以为，杨大人待安禄山不可一味刚强，宜恩威并施。”

杨国忠不以为然：“哼，他势力再大，终为一个边将。昔日王忠嗣也为三镇节度使，朝廷不过派数人前去宣敕，就将他拘押回京中。奶奶的，他势力再大，终究离圣上太远。走着瞧吧，他既然敢惹我，我为何还要向他施恩呢？”

鲜于仲通本想再劝，又素知杨国忠的禀性，自己败绩两阵还多亏他在皇帝面前遮掩，也就不敢再吭声。

杨国忠犹愤愤地说道：“鲜于兄，我觉得安禄山的谋反嫌疑甚大。你瞧，如今举国兵力被他掌控十之有四，我仅向他借兵区区二万，竟然不肯松手，这说明他有谋反之心嘛。对了，他还任两道采访处置使，如此手中有兵有粮，他若不谋反，只怕日头从西边出来。”

鲜于仲通心中不以为然：你刚才还说三镇节度使何足道哉，为何一忽儿之间又说出反话呢？他心中这样想，口中犹附和道：“是啊，人若势大，须谨防尾大不掉。杨大人为丞相，须在圣上面前多多提及，使圣上有警惕之心。”鲜于仲通明白以杨国忠之力难以撼动安禄山，放眼天下，唯有皇帝方有此能，这也是他向杨国忠献上的一条计策。

杨国忠道：“不用鲜于兄提醒，我已有此意。总有一日，安禄山须如王忠嗣一样下场。哦，对了，你须知会李宓，此战不宜匆忙开打，可让那一万河西兵将新兵训练一段时日，就可增加一些胜算。”

鲜于仲通一面答应，一面忧心地说道：“杨大人，蜀中经过前两次战事，耗费钱粮颇多。现在近十万人骤然集于蜀中，每日耗费钱粮不少，蜀中府库难以维持。再者，蜀道险峻，转运粮草甚难，须再增人力

专事转运。”

杨国忠信心满满，嘱鲜于仲通对钱粮之事不用劳心。杨国忠既为丞相，又兼任四十余使，这些使职大多与租赋有关，则大唐财货之权集于其手。为了更加准确地收取赋税，杨国忠于任右相之初就下令户部重新核实天下人口，此事历经两年乃成。

近日户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个，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个，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个，户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个，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人。有唐一代，户口极盛于此。

杨国忠闻奏大喜，他并非感于户口极盛表明国家兴旺，而是依此人头可以大致算出又能多收多少赋税。杨国忠之所以指使户部缜密核实人口，不可漏掉一人，其意在于此。

这也是他信心满满的原因。

国家赋税日增，杨国忠的私囊也日增月积。自从他夺了王鉷的使职，即先将王鉷的大多家财据为己有，他那善于“钩校”的脑子多想化公为私的招数，未及数年，其宅子后面的府库竟有三十余间之多，且财货盈积皆堆至房梁处。某日杨国忠一时兴起，将财货册子取来筹算一番，最后连他自己也惊讶无比：所有财货若按彩帛换算，竟有三千万匹之多！

杨国忠赌徒出身，年轻时大赢时，往往要将所得之钱花干花净。他现在巨富无比，绝不会当守财奴。其新宅建成后，隐然为京城第一豪宅，竟然占了宣阳坊的一半，至于其器物之精、花费之巨，皆为上乘。杨国忠某日感叹道：“未知税驾之所，当取乐于富贵。”所谓“税驾”，谓休止之意，就是要及时行乐的意思。

鲜于仲通得知天下人口达到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人，遂计上心来，怂恿一些官员上表举贺。是时盛世标志，一曰人均粮食多寡；二曰人口数目。天宝之时，粮食年年丰收，人均拥有粮食数目实为有史以来最多；而人口达到如此数量，也为有史以来的顶峰。

这些官吏上表之时，皆遵鲜于仲通言语先颂皇帝的文治武功，再赞扬右相居功至伟，应在中书省门前立颂碑彰扬。

李隆基接表后龙颜大悦，遂下制令鲜于仲通撰颂词，并同意立碑。鲜于仲通接旨后即召来数名文学之人撰写，将杨国忠赞得如花团锦簇一般，李隆基御览后又在颂词中改动了数字。待此颂碑制成立于中书省门前时，人们才发现，其中数字以金粉填之。此为鲜于仲通的妙计：此颂词由皇帝亲自定稿，金粉之字即为皇帝御笔亲改，此碑即为御碑了。

杨国忠恨上了安禄山，这一次却不愿成为急先锋，就嘱鲜于仲通先选出数位言官，让他们先向皇帝上奏，言说安禄山势大无比，渐有不臣之心。

李隆基此时对安禄山宠信无比，看到这些奏书的内容不禁大怒，就将杨国忠和陈希烈唤入宫中，将那数道奏书抛到地面，怒道："你们去核查一回，这几个人为何共同弹劾安禄山？他们背后定有指使之人。安禄山镇守北疆，犹如万里长城，朕不容许他们如此胡闹！"

其实背后主使之人就在李隆基的面前，只是他不知道罢了。杨国忠弯腰拾起那几道奏书，然后躬身说道："陛下，臣此前略知这些奏书的内容，果然一致弹劾安禄山。臣奉旨核查，若他们包藏祸心，欲毁长城，须饶不了他们。"

李隆基道："是啊，多年以来，想是天下安澜，这些言官无事可奏。他们骤然联手弹劾安禄山，定是包藏祸心。当初李林甫权倾天下之时，他们为何就没有察觉李林甫有不臣之心呢？"

杨国忠既为主使之人，当然要努力消减安禄山在皇帝心中的重要位置，他于是悄悄向陈希烈行了一个眼色。他们进宫之前，杨国忠如此这般向陈希烈授意一番，陈希烈慑于其势，当然满口答应。

陈希烈就躬身奏道："陛下，这些言官奏言许是有夸大之处，然安禄山身兼五使，坐拥二十万雄兵，其势甚大。臣曾得闻京中百官议论，他们对安禄山实有忧心。"

陈希烈平时说话不多，在李隆基的印象中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儿，他今日如此说话，实属罕见，因此得李隆基重视，遂问道："哦？陈卿也有是思？朕待安禄山以信任，所谓用人不疑，实指望他为朕以北境长城敌外藩侵扰，难道不妥吗？"

"陛下，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安禄山眼前并无不妥，然假以时日

势大无比，他会不会倚势坐大呢？”

李隆基摇摇头，微笑道：“朕理天下，又有何人敢坐大？哦，陈卿想是看到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由此担忧。其实无妨呀，昔王忠嗣也曾身兼数镇节度使，又能坐大到何方呢？”

杨国忠此时适时禀道：“陛下，臣以为陈左相所言值得重视。安禄山之势甚于王忠嗣，一者，其精兵多于王忠嗣；二者，其又身兼二道采访处置使，手中既有兵又有粮。另外，安禄山为胡人，心中没有忠孝之思，最易生乱。”

李隆基不以为然，说道：“一件简单事儿，为何容易被执两端呢？当初王忠嗣案发之后，李林甫奏称边关宜以番将主之最佳，如今你们又如此说话。唉，朕如何定之呢？”

杨国忠知道李隆基如今倚重安禄山，自己若与安禄山相比，恐怕在皇帝面前要屈居第二，他就不奢想一次说服李隆基，遂说道：“臣等今日之语，实为肺腑之言，乞陛下察纳。陛下，臣另有一请。臣以为陇右、河西二镇相连，此二镇节度使由哥舒翰一并兼知最好。”

李隆基道：“你们刚才奏称安禄山连兼数职容易坐大，哥舒翰亦为胡人，你们就不惧其坐大吗？”李隆基说话时，已隐隐猜到杨国忠的居心，即通过扶持哥舒翰用以抗衡安禄山。是时，安禄山与哥舒翰不睦之事朝野皆知，李隆基也有耳闻。

哥舒翰此次爽快借兵至剑南，令杨国忠看到了他与安禄山的不同，心中就对哥舒翰大起亲切之意。李隆基的猜测甚准，杨国忠就是想扩大哥舒翰之势，以形成与安禄山抗衡之力。

杨国忠并不隐藏自己的心迹，就直接说道：“陛下圣明。天下之势，须数人分之，方有益于国家。”

李隆基就准了杨国忠所奏。当授书颁发之际，李隆基又灵机一动，加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哥舒翰为西平郡王，如此一东一西，确实有并重的含义。

那日杨国忠和陈希烈辞出后，李隆基就待在御座里凝思良久，然后转问侍立于身边的高力士道：“高将军，你认为这对丞相所言有些道理

吗？”

高力士眼见朝政现由杨国忠把持，边关由安禄山等将领镇抚，可谓忧心如焚。他既怒杨国忠肆意专权，使百官皆缄其口，皇帝难以察知实情；又忧边将日益势大，深恐朝廷今后无力掌控。他又知皇帝已非开元年间那个励精图治的有为之人，自己若动辄在其面前劝谏，说不定很快就得离开皇帝的视线，所以他要掌握好说话的火候。

现在皇帝既然问询，说明他愿意思索这些事儿了，高力士遂凝重答道：“陛下，臣闻云南数丧师，边将既拥兵太盛又不报实情，若一旦祸发，陛下何以制之？”高力士如此答话，既回答了对安禄山的忧虑，也捎带着斥责了杨国忠隐瞒二度惨败的劣行。

李隆基非是傻痴之人，杨国忠禀报云南战事时轻描淡写，然他又是借兵又是募兵，李隆基也知云南战事不妙。然李隆基又想，战事既已开打，一个小小的南诏能成何气候？就由着杨国忠去操持吧，他也懒得去上心。现在高力士如此回答，李隆基也听出了其话语背后的含义，就问道：“哦，看来高将军对国忠颇有微词啊？”

高力士眼见杨国忠被授为右相，又身兼四十余使，则其权力远超李林甫，心中就对李隆基百思不得其解：皇帝难道糊涂了吗？如此庞大的国家，交予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闲汉来打理，能成吗？

他因惧皇帝的心思难辨，这般心事只好长存心底。这日皇帝既有此问，高力士硬着头皮答道：“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他寥寥数语，既表明了自己对杨国忠的态度，也指陈了宰相专权、群臣缄口的政情。

李隆基想不到高力士说话竟然如此直接犀利，顷年以来，敢在李隆基面前直谏者，唯高力士一人而已！

高力士的话应当对李隆基有所震动，然他思索之后，也不知是不愿更改还是无力改变，他选择了默然以应。

不过他同时封安禄山和哥舒翰为郡王，还算接纳了杨国忠与高力士的一些建言。

时辰进入天宝十三载九月，关中秋雨连绵，粮食歉收。自天宝十载

开始，关中或遭水灾，或遇大旱，粮食产量锐减，所产粮食不敷京城用度，皆赖水路将江南之粮输入京中。

李隆基这日看着窗外不绝的秋雨，随口问杨国忠道："秋雨连绵，对田中禾苗有碍吗？"

其时秋雨已接连下了月余，那些该收获的粮食多沤烂在田亩之中，新播的禾苗经水浸泡，多被淹死而枯黄。杨国忠平时根本不关心田亩之事，现在皇帝问询，他出宫后即让鲜于仲通带领京兆府相关人员前来禀报田亩情况。得知了实情之后，他一面令人现在就去田中选出最好长势的禾苗，一面嘱咐鲜于仲通道："你须诫约手下，不许他们向朝廷禀报田亩真实情况，就是户部问起，也不许胡说。"

杨国忠拿着那把千挑万选出来的碧绿禾苗，兴冲冲地入宫请见李隆基，禀告道："陛下，臣奉旨到郊外查看一圈，看来雨水虽大，却对庄稼无碍。陛下请看，此禾苗系臣顺手拔来。"

李隆基接过禾苗细细观看，这把禾苗估计从地势稍高之处取来，色显翠青，禾秆茁壮，其观罢颔首道："如此甚好，只要庄稼无碍，雨水多一些也无妨。"李隆基现在很少关切天下之事，偶然问起关中田亩禾苗长势，经过杨国忠这样一番虚言，也就不再过问了。

杨国忠得此间隙，少不了继续在李隆基面前说安禄山的坏话。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陛下，如今天下安澜，臣唯对一件事儿日夜忧心，且常常夜不能寐。"

李隆基明白杨国忠想说何话，杨国忠近数月经常在李隆基面前谈及安禄山的动静，动辄将其行为与谋反相连，李隆基听得有些不耐烦，就问道："莫非安禄山又有什么新作为了？"

"陛下圣明。安禄山修筑雄武城之后，近来又将城池扩大逾倍，在那里日夜打造兵器，已贮藏不少，此其一也；二者，安禄山蓄养大马数万匹，牛羊五万余头，还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如此看来，其反心日益明显。"

李隆基不以为然："安禄山领三镇节度使，独力对抗契丹人、奚人和回纥人的侵扰，他打造兵器及囤积粮草实属正常呀。国忠呀，边关战阵之事，打的就是粮草马匹诸物，若不事先准备妥当，如何上阵？安禄

山的忠心还是可信的，你不可听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因此盲从。”

杨国忠看到皇帝如此信任安禄山，心里不免着急，所谓急中生智，脑中灵光一现说道：“陛下宅心仁厚，恐怕难知小人之心。臣想起一事，安禄山坐拥雄兵，手下猛将云集，还以家仆为伍长、队正，成就一支近万人的壮士队伍，名曰‘曳落河’。边关需有猛将勇士，安禄山如此蓄养私家队伍也就罢了，然他身边却收罗了一帮文学之士，陛下知闻否？”

“嗯，军中也需文书来往，各镇皆设有书记、判官之职呀。”

“陛下，安禄山幕下由高尚掌奏记，严庄主簿书，还有张通儒、李延望、平冽等人为其出谋划策。臣令人打探了高尚的来历，此人乡试不中，专心研讨图谶之术，且有‘当举大事而死’的狂言。如此狂妄之人，安禄山如获至宝，将其引入幕中，正好由此瞧出安禄山有不臣之心。”

杨国忠此前在李隆基耳边喋喋不休地叙说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所举事例多为安禄山努力增强势力的例子，李隆基多是右耳听，左耳出，没有太多上心之处。杨国忠今日偶然想起高尚有解图谶之能，这句话方才对李隆基有震动。他动容问道：“你从何处得来这些讯息？别是道听途说吧？”

“陛下，高尚入安禄山之幕已十余年，且随侍安禄山身边，凡京中前去范阳之人，定能见到高尚之面。对了，臣听说吉温与高尚、严庄交好，陛下若有疑问，可召吉温问话一番，当知臣所言不虚。”

李隆基暗自思索，若杨国忠所言为实，安禄山召善谶之人入幕，许是有不臣之心。长期以来，李隆基对自己的谋事之举历历在目，就对那些善谶之人心生警惕，不许官吏与其交结。然他又知杨国忠不喜安禄山，近来在自己耳边屡屡言及安禄山欲谋反，莫非此谓将相不和吗？他由此迟疑不决。

杨国忠又道：“陛下，安禄山有不臣之心，日夜在范阳练兵贮粮，妄图谋反。算来他又有数年未曾入京了，就请陛下试他一回，即刻宣他入京面圣！臣窃以为，安禄山心中有鬼，定然不肯前来。”

李隆基此时下定了决心，说道：“也罢，就召禄山入京吧。国忠呀，你不可将话说得太满，安禄山果然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吗？错了，朕

却以为，安禄山必来。”

杨国忠禀道：“安禄山敢入京城最好。陛下，时辰很快进入十月，今岁继续入华清宫避寒吗？”

“还是十月初三动身吧。算着时辰，安禄山此来还须入华清宫觐见了。”

杨国忠见李隆基信心满满，心中暗暗叹了一口气。他心中其实也没底，自己在皇帝面前说了狠话，万一安禄山果然来了，自己该如何办呢？

十月初三，大队人马开赴华清池。是时，朝廷每岁两度入华清宫已成为惯例，华清宫与兴庆宫的功能相近，成为李隆基晚年理政及休闲的主要处所，从这里源源不断发出的政令号令全国。

众人入宫后的次日，杨国忠从自己的宅第中走出，欲上马入宫请见李隆基。待他入宫见了李隆基，就见李隆基微笑着说道：“算着时辰，安禄山这几日该到了。国忠呀，你说他肯定不来，他果然来了，看来安禄山并无异心。”

杨国忠此前也知闻安禄山出发的讯息，然他根本就不相信，认为此为安禄山的障眼法儿，无非虚晃一枪罢了，遂答道：“陛下，安禄山已从范阳出发多日了，然至今未到，焉知他是否真的离开范阳了？”

李隆基今日心情不错，不想与杨国忠较真，就笑道：“你呀，许是真应了‘不见棺材不落泪’之语。好吧，待安禄山到来的时候，看你如何说？”

安禄山闻召后，心中迟疑万分：到底是奉召而行，还是坐地不动呢？

京中官员鼓噪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杨国忠多次在皇帝面前指斥安禄山，这些讯息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汇集到安禄山那里。安禄山不禁对高尚叹道：“看来还是高先生说得对，小人难防啊。我与杨国忠井水不犯河水，他为何视我为眼中钉呢？”

高尚笑道：“杨国忠昔日殷勤巴结李林甫，结果李林甫躺在棺中还

是一样被扒出。安大使如今得皇帝宠信，又拥三镇之兵，杨国忠焉能不妒？此人赌徒出身，行事最是大胆直接，他既对安大使有了这等心思，也就不用遮掩了。”

安禄山幽幽地说道：“高先生，暗箭难防啊！我不能束手待毙，是否要事先有些准备呢？”

高尚道：“诸事正在有序行进之中，只是尚需时日罢了。”

众谋士中，安禄山唯将高尚视为心腹之人，他可以将自己的心机完全向高尚坦露。李林甫实为安禄山最为忌惮之人，他一旦死去，安禄山顿时如释重负。此后李林甫被废为庶人，杨国忠在朝中权势如日中天，安禄山既对杨国忠不屑，又对杨国忠在皇帝面前诋毁自己颇为忌惮。某日就对高尚说道：“杨国忠如此兴风作浪，我须有自保之道。”高尚素有举大事之心，此时明白安禄山被李林甫压抑日久的雄心已开始焕发，二人的心迹由此契合在一起。

李隆基召唤安禄山入京，二人皆知此行包含凶险，安禄山迟疑未定之时，高尚决然说道：“属下以为安大使须立刻入京。”

安禄山道：“我若离了范阳地面，就要任人摆布。杨国忠心狠手辣，万一我入京之后被他暗算，又如何是好？”

高尚笑道：“安大使大可放心前往。如今圣上倚重安大使戍守北境，他岂能容许杨国忠构陷安大使？若安大使不行，圣上定会生疑，说不定恰恰落入了杨国忠的陷坑之中！”

高尚又压低声音道：“安大使，眼前的诸事尚未备妥，若与圣上就此翻脸，实为不智啊。”

安禄山于是成行，这日来到华清宫，进了飞霜殿，即叩伏在李隆基面前涕泗满面诉道：“陛下，臣好好地在边关却敌，不料被急召入京，由此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终于想通，许是圣上听了杨国忠的言语欲加害臣下吧。”

李隆基想不到安禄山如此直接，刚刚见面就直斥杨国忠，忙起身搀扶道：“安卿怎能如此说话？你久在边关杀敌，竟然一别数年，朕就有些记挂你了。起来说话。”

安禄山那庞大的身躯如何能被李隆基搀起？安禄山很是乖觉，急忙顺势立起，脸上犹挂满泪痕，继续说道："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因怀妒忌之心，常思谋害臣，臣恐怕死期即至矣。"

李隆基叹道："安卿真是糊涂了。你为大臣，非是无名之人，杨国忠又如何能谋害你呢？好了，速将你脸上的泪痕擦去，我们要好好叙话一番。"

宫女奉上湿巾，安禄山一面擦脸，心中一面暗暗庆幸刚才的表演甚好，眼见奏效了。他擦罢眼泪，又重重地叹道："陛下，臣为胡人，也知将相不和的结局。臣在边关忙于战事，数年难睹圣颜；而杨国忠日日侍候在陛下的身边，他向陛下进谗言，终归要比臣方便许多。"

李隆基哈哈大笑道："若如安卿所言，朕就成了一个偏听偏信的昏君？你如今好好地坐在朕的面前，可见朕尚未昏庸吧？"

"臣不敢。"

"嗯，朕刚才说了，朕因记挂你，方将你召唤入京。这样吧，你久在边关辛苦，此次入京就好好地休整一番。这些日子先在汤泉中沐浴，过些日子再随朕返回京城，要将你那日日紧张的思绪松弛一些。"

安禄山的心思还在狐疑不定，他在琢磨李隆基的真实心意：果然是好心抚慰，还是缓兵之计？他一时拿不准，只好连声谢恩，心想先静观一段时日再说。

杨国忠得知安禄山果然奉召前来，心中不免气馁万分，如此失策使他在李隆基面前大失颜面，许多日子见了李隆基竟然不敢多话。

杨国忠与安禄山见面时还是相当亲热，只不过两人心中暗怀鬼胎，皆未表露而已。

安禄山此后乖觉地待在华清宫和京城，日常随着李隆基一起游赏、宴乐，也免不了与杨玉环同台共演胡旋舞，不觉就在京城中待了两个月。安禄山经过这两个月的观察，觉得皇帝对自己毫无疑心，也就不刻意提出返回范阳，完全为一副安然随意的模样。

某日哥舒翰返京，李隆基知道安禄山与哥舒翰此前曾有龃龉，就令高力士设宴邀二人到场，其中有撮合他们冰释前嫌之意。

二人明白皇帝的心意，又知道高力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所以二人相见后皆举止有礼，且透出亲近之意。若按安禄山的心性，他断然不会有如此作为，只不过已隐忍两月，这日也不可无端生事。高力士主持开席，他们你敬我饮，场上气氛相当融洽。

高力士眼见宴饮接近尾声，心想没有辜负皇帝的重托，将事儿办得非常顺利，心中就大为畅快，遂举盏说道："你们一人为北平郡王，另一人为西平郡王，圣上多次说过，大唐江山皆赖二位郡王拱守呢。来，咱家再祝二位一盏，愿二位如兄弟一般携手拱卫边境，则为国家之幸。"

安禄山和哥舒翰一饮而尽。安禄山这日吃酒吃得兴致颇高，放下酒盏说道："对呀，高将军所言有理。哥舒大使，我父为胡人，母为突厥人；你父为突厥人，母为胡人，我们血脉其实相类，为何不能相亲相爱呢？"中国人往往称外人为胡人，其中也包括突厥人。安禄山自幼生长于突厥部众中，知道突厥人除中国人之外，皆称外族为胡人。哥舒翰的母亲为于阗国人，安禄山因而称之为胡人。

哥舒翰见安禄山主动示好，当然要热情回应。不过二人的经历有所差别，安禄山自幼不读书，实为市井之人，而哥舒翰出身于突厥上层官宦之家，能够熟读《汉书》、《左传》等书，他们说话时也就有了区别。哥舒翰答道："安大使所言甚是。谚语有言'狐向窟嗥不祥'，因为其已忘本。今安大使见爱，我怎敢不尽心呢？"

哥舒翰引用的这句谚语，说的是野狐向着自己出生的洞窟嗥叫，说明野狐已忘本，此为不祥的征兆。以此来喻示自己与安禄山实为同类，应当亲爱，勿得相攻。然安禄山识字甚少，哪儿能听明白这句拐弯抹角之语呢？他既不明其意也就罢了，还将"狐"听为"胡"，就认为哥舒翰讥刺自己为胡人，实有不齿为伍之意。他闻言霍地站起，指着哥舒翰的鼻子骂道："你这突厥狗怎能如此说话？"

高力士眼见场面形势突变，一面目视哥舒翰制止其起身，一面起身来到安禄山面前劝道："安大使不用发怒，其实哥舒翰大使所言非为歹话，也为亲近之意，你不可误会了。"

安禄山愤愤不平，大步向门外走出，边走边说道："什么亲近之意？这个突厥狗此前在背后多次讥讽于我，又何曾少了？高将军，谢你赐宴，安某就告辞了。"

高力士顿时傻了眼，想不到一场其乐融融的酒宴，竟然落得如此结局。

高力士向李隆基禀知了此事，李隆基闻言哈哈大笑道："真性情也。"后数日，李隆基觉得应该再赏安禄山，又发现无物可赏，于是决意授其为同平章事。看到皇帝如此厚待安禄山，杨国忠急了眼，决然谏道："陛下，安禄山虽有军功，然他目不识书，岂可为宰相？若制书颁下，臣恐四夷轻唐。"

李隆基想想也是，若让一个目不识书的人来任丞相职，确实有点不伦不类，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安禄山很快得知了这个讯息，心中又对杨国忠增添了几许恨意，又趁机向李隆基请得了闲厩总监和陇右群牧使等职。

这几个职务可以职掌天下的军马，安禄山认为得了此职，远比一个同平章事的宰相空衔要实惠多了。

三月初一，安禄山请得李隆基同意决计返回范阳。是日李隆基亲临望春亭为其饯行，当着百官之面将御衣脱下，亲手赐予安禄山。

安禄山谢恩接过御衣，看到皇帝身后站立着杨国忠。其时杨国忠眼光中既有阴冷、妒忌，又有无奈之色，安禄山眼光与其轻轻一触，旋即滑至一旁。

第二十三回　安禄山伺机谋反　封常清痛失洛阳

安禄山出了京城，即带领属下狂挥马鞭疾驰而行。从长安至潼关三百里的路程，寻常驿卒策马而行需一日余方可到达，而安禄山到了潼关之时，太阳尚未落山。安禄山离京之前，派出一干人为其打前站，此时已在风陵渡为其备好了舟船。安禄山狂奔至风陵渡，即舍马上舟，他不事休息，下令船夫开船。黄河水深流急，若乘舟顺流而下，就可免了陆地上山坡深涧之奔波，安禄山于是选择了舟行方式。

夜幕降临，黄河无法趁夜行船，安禄山遂令舟船寻一个隐秘的所在泊下，他也不登岸，就夜宿舟中。天刚蒙蒙亮，舟船即行，每至须纤夫拉引的河湾处，那些打前站之人早在相关郡县召来纤夫在岸边等候，待安禄山坐船到来时即牵引而行。

安禄山的座船行至渭郡转入永济渠，从此顺水上行可直达范阳。安禄山如此就到了自己统辖的地面，那颗忐忑之心方才彻底地归入其宽大的腹中。回视其走过的路程，竟然日行四百里，堪称神速至极。

安禄山之所以如此神速返回老巢，归因于其心中渐渐生出的反叛之意。其恐杨国忠图谋未成暗自加害自己，于是有了这些反常的举动。他此前数月待在京城，完全是一副随意平静的模样，一旦出京，便露出狰狞的真面目。他回到范阳不事休息，立即召来高尚和严庄入室密谈。

二人先向他称贺，赞他平安而归有惊无险。安禄山摇摇头道："我在京中度日如年，得圣上恩宠方才化险为夷，归途中每每想起杨国忠的嘴脸，不禁有脱离樊笼之感。"

安禄山明白此次入京的玄机，若皇帝对自己哪怕有一丁点儿的猜疑，自己便不能够轻易脱身。归途中，他常常坐在舟船中凝视两岸飞快掠过的田垄，心中庆幸这一次终于能够逃出杨国忠的魔掌，又转对自己坐拥二十余万雄兵，却在京中束手待毙愤愤不已：奶奶的，这一辈子说什么也不可与雄兵分开了！人若离开了所恃，就会变得软弱无比。他思念至此，转对高尚道："今日严先生在场，我们就将话挑明了吧，那件事儿要抓紧筹措，不得耽搁！我不愿如王忠嗣那样，京中仅来数人即可将我拘走！"

此前有关举事的事儿，安禄山仅与高尚密谋，他此行回来，看来心思又坚定了许多，就把严庄也加入其中。

严庄毕竟为安禄山的贴身之人，安禄山此前虽未向他明言，他心中也能猜出七八分。

高尚道："安大使在京之时，这里的诸事皆在有序进行，兵器、粮草及马匹增加不少，请安大使勿虑。"

安禄山道："我此次又请为闲厩总监和陇右群牧使，可选妥当之人持节前往陇右马场走一趟，将其中的可用之马挑选一些，送至范阳备

用。”

严庄此时已明眼前二人的图谋，就建言道：“安大使，兵器、马匹和粮草需储备，兵士也需急募一些。如今三镇之兵仅二十万余人，是否有些少呀？须知朝廷若骤然募兵，可以募兵无数。”

安禄山闻言微微一笑道：“募兵无数？哼，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罢了。能够上阵之兵，须多经战阵锻炼，且有善战之将率领方能冲锋陷阵，二者缺一不可。以剑南战事为例，他们无能将领之，又无善战之兵，则二者皆废，因此连败两阵。现在剑南之兵由李宓为帅，李宓又如何能上阵为帅了？他现在坐领八万兵马，其中虽有一万河西借兵，终归无用。眼见他们开战在即，我相信李宓定会大败亏输，严先生若不信，自可拭目以待。”

剑南战事让安禄山彻底瞧清楚了大唐的虚实，他知道现在天下虽国富民殷，两京之中又整日里莺歌燕舞，这些不过为表面的光鲜，内里实在不堪一击。

高尚也笑道：“安大使所言甚是。依我看来，若统十万雄兵自范阳出发，可以破竹之势直捣长安。兵不在多，在乎其精啊！”

安禄山叹道：“如此大事，就须二位先生多多筹措了。圣上眼前待我宠遇无比，然那杨国忠包藏祸心，他日侍圣上身边累进谗言，万一圣上被他说动了呢？再说了，圣上今岁已七十有余，我此次在京中觉得圣上已然老迈了，若圣上有个好歹，太子就要继位。嘿，太子现在无声无息，他若为新君，焉有我的好处？”

高尚和严庄皆知这段往事，当时安禄山装痴弄傻不拜太子，固然讨了皇帝李隆基的欢喜，却将太子李亨彻彻底底地得罪了。

安禄山离开京城数月后，先派人赴陇西马场挑选出近万匹良马赶至范阳，再派副将何千年入朝，奏请以三十二名番将代替汉将，李隆基当即准奏。

杨国忠自从遭逢大败，不敢在李隆基面前提起安禄山。这日陈希烈得知安禄山奏请以番将代汉将，平素绝不开口乱说话的他也忍不住了，就忧虑重重地对杨国忠说道：“杨右相，我此前对安禄山有反心的议论将信将疑，如今其以番将代汉将，则反心明矣。我们这就找圣上禀报一

番如何？”

杨国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此前多次向圣上提及，奈何圣上不听。唉，圣上对安禄山的忠心没有一丝怀疑，我们此时相劝，能有好结果吗？”

杨国忠不愿向皇帝进言，陈希烈也不会去自找没趣。杨国忠心生一计，让陈希烈寻找数位御史向皇帝上书。

御史台众人此时温顺无比，他们早随李林甫言语争做“立仗马”，多年以来无声无息，不敢再向皇帝奏言。几名御史得了陈希烈的言语，又知右相大人杨国忠向来厌恶安禄山，遂接连上书弹劾安禄山有谋逆之心。李隆基接到奏书，顿时龙颜大怒，唤来杨国忠和陈希烈厉言道：“这帮御史多年不奏事，为何一日之间接连上书？哼，他们背后定有人指使！你们这就知会百官，若有人再敢妄奏安禄山谋反，朕就连人带书一并送给安禄山处置！”

二位宰相想不到皇帝如此信任安禄山，他们不敢再说，只好恭顺而退。

时辰过得很快，转眼间酷暑即至，既而秋风渐起，天地间就入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李隆基此时念起安禄山，就派出宦官马承威携带玺书前往范阳。玺书中这样写道：“朕与卿修得一汤，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华清宫。”

安禄山在范阳紧锣密鼓筹备大事，定有蛛丝马迹遗漏于外。李光弼是时调任朔方节度副使，其先从安禄山利用职权从陇右马场调马的事儿上瞧出端倪，且李光弼为营郡人，其有不少故旧与其来往之时，往往不经意谈及安禄山的近时举动，李光弼由此心生警惕。自从王忠嗣逝后，太子李亨与李光弼有了一条秘密通讯渠道，二人经常密书不断。李光弼有了这些忧虑，又知皇帝宠信安禄山，他不敢通过正常渠道向皇帝奏言安禄山有反心，只好将自己的忧虑详述给李亨。

安禄山当初不拜李亨，从那时候起，李亨就知此人鹰视狼顾，绝非善类。然而此时的李亨虽贵为太子，深知自己的地位不稳，整日里战战兢兢，不敢在李隆基面前多说一言。从朝中权臣对待李亨的态度而言，前有李林甫数度构狱，险将李亨罗织其中；后有杨国忠恃势专权，虽未向太子下手，也从未将李亨瞧在眼中。可怜李亨刚刚中年，头上的白发

已生小半，他又怎么敢向父皇建言呢？

李亨得了李光弼的言语，当时并未声张，又静观安禄山的动静，愈发感到安禄山的反状频显。是时，李隆基果然将数名奏称安禄山有反状的官员解往范阳，由此朝中官吏缄言一片，李亨于是硬着心肠，某日入宫请见父皇。

李隆基在李亨行礼时，忽然发现儿子的头发已近半白，遂转头对高力士叹道："唉，岁月催人老啊。高将军，我有时不信自己已为七十一岁之身，今日看到太子已然白发半头，方知自己果然老了。"

高力士微笑不语，李亨心中却大为震惊，父皇之话，莫非意指自己白发催他下位吗？就急忙说道："儿臣不善修持，由此白发满头惹父皇感叹，实为儿臣之罪。"

"人之生老病死，实为天道，我不过感叹一句，你何罪之有？嗯，太子此来，有事要说吗？"

李亨躬身道："父皇，儿臣近数月留意边关之事，觉得安禄山职掌三镇，其行事颇有异状，儿臣甚为忧虑。"

"哦？莫非太子也认为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吗？唉，太子呀，你终归一日成为天子，要知为天子者，不宜盲从群言，且要用人不疑。我待安禄山可谓全心全意，他如何会反呢？且他当知大唐国势，若他果然谋反又有什么好处呢？"若换做别人来言说安禄山谋反，李隆基多是厉言呵斥，然为太子建言，李隆基就有训诫的想法，言语就缓和很多。尽管这样，其脸上犹现冷峻之色。

李亨硬着头皮说道："父皇，儿臣之所以认为安禄山有不臣之心，缘于看出了数种异状：安禄山以空白告身授任了三品将军五百余人，四品中郎将二千余人，又以'曳落河'为主打破朝廷建制自组队伍，分明将边关将士视为私家军队，此其一也；安禄山今岁以来大肆贮备粮草、兵器和马匹，又以闲厩总监之职私取陇右马骑近万匹，说明他正在暗自蓄力，此其二也；近日又奏请以番将代汉将，分明将军中将领换为自己的心腹。这些异状表明，安禄山肯定有异心。儿臣奏请父皇，速削安禄山之势，或者将其调入京中为文官，如此方保大唐安靖。"

李隆基道："哼，想不到你受外人蛊惑竟然如此之深。安禄山为三

镇节度使，他若不致力于兵强马壮，又如何能抵御外侮了？朕为天子，譬如为保东北境安靖，须选好一人为帅即可。朕选了安禄山，他只要能连战皆捷，保国内平安，至于如何运兵排阵、储运粮草兵器，都是他的事儿，朕为何要横加干涉呢？太子呀，国之大事在乎用人，剑南为何战事不顺呢？终归缺少一个安禄山罢了。”

是时，李宓已然提兵与南诏交战。可怜八万兵马，又弄了个全军覆没。杨国忠不敢向李隆基禀知详情，仅说小挫一阵，李隆基也就信以为真。

李亨欲再力请，忽见高力士向他使眼色，自是阻止他不可再多言。李亨见状，就乖觉地说道：“儿臣见识甚浅，不知父皇胸中胜机浩荡。

儿臣今日得益甚多，归去后自当含英咀华。”

李隆基见李亨不再坚持，也就没有厉言训斥。父子又在一起说了一番话，李亨即躬身退出。

李亨出门之后，一直在琢磨高力士刚才的神情。高力士刚才连连使眼色，明显是阻止李亨继续安禄山的话题，实有相护之意。李亨成为太子数年后，某日李隆基高兴，顺口说出了高力士当年立长为储的建言，李亨方知自己能够成为太子，在于父皇的一念之间，而高力士的适时建言至关重要，因对高力士怀有感激之心。

后数日，李亨再入宫时，恰在丹凤门前遇到高力士和陈玄礼在那里说话。

陈玄礼现任左龙武大将军，王毛仲被杀后，他就取代了王毛仲掌控了京中禁军。陈玄礼以淳笃自检，又是随李隆基起事的功臣，故得李隆基极度信任，是年已七十三岁，李隆基依然将其留在自己身边。陈玄礼为人随和，既能和睦统驭禁军，又与文官和宫中之人相处融洽。当初王毛仲得势之时，其与手下视宦官为奴才，动辄欺凌；而陈玄礼却能待高力士等宦官首领以礼，其辖下见之，顿改昔日霸道之风。

太子为储君，百官见之须行君臣之礼。高力士和陈玄礼见太子入宫，急忙敛身为礼。李亨知道这二人在父皇面前的地位，如他日常呼高力士为“二兄”，那是不敢怠慢的，急忙还礼。他在还礼之时，看到这二位老臣须发皆白，再思自己也白发渐生，不禁心中感叹连连。

高力士想单独与李亨说话，遂让陈玄礼暂避一侧，然后低声说道："太子今日入宫，千万不能再提安禄山之事。老奴那日向太子使眼色，太子能识老奴心意吗？"

李亨拱手道："二兄好意，在下心知肚明。然安禄山谋反迹象愈来愈明，父皇熟视无睹，若果然酿成祸事，我若不言，也就失了儿臣的本分。"

高力士摇摇头道："老奴久在圣上身边，深明圣上心意。圣上对安禄山深信不疑，不管何人来说，终归难对安禄山疑心。太子若说得太多，除了于事无补之外，恐怕还要危及太子之身。唉，眼前之势，太子还是自保为好。"

李亨有些吃惊，高力士实为父皇身边最知心之人，他今日如此说话，说明他心中也有许多无奈，遂问道："二兄如此说话，莫非胸中有良策吗？安禄山反迹渐显，若任之由之，如何是好呀？"

高力士默然片刻，继而摇摇头道："唉，今后究竟如何？老奴也是一派茫然。唯世间万事，终究邪不压正，定有处置之途。太子，老奴衷心以为，以眼前之势，太子以自保为要，凡事仍需谨慎而行。"

李亨多年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当然明白高力士相劝的深意。且高力士如此说话，其实担当着莫大的风险，那一刻，李亨心中的感激之情再度涌出，眼眶中也油然有了温润之意。

杨国忠眼见自己难以扳倒安禄山，且安禄山入京之后似乎皇帝的宠遇又加深了一层，自己再也不敢在皇帝面前直接添言，心中的怒火就日甚一日。

"奶奶的，我不相信安禄山不谋反！哼，圣上坚决不信，难道安禄山兴兵作乱时，圣上还对他宠遇有加吗？"杨国忠这日单独与鲜于仲通面对时，忽然破口大骂。

此时杨国忠的思虑甚为简单：皇帝不相信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如今安禄山在范阳厉兵秣马，终有出兵攻掠的时候，皇帝见此情景，当知自己当初的建言为实。

鲜于仲通道："是啊，安禄山反心毕露，听说数日前太子还到圣上

面前劝谏，奈何圣上坚决不信呢？”

“哼，圣上不信？也罢，就让安禄山加速谋反吧！”

“加速谋反？莫非杨大人有良策吗？”

“嗯，我这些日子想了两法，今日就与鲜于兄商议一番。”

杨国忠知道安禄山在京中眼线甚多，就派其门客何盈暗查这些眼线到底为何人。何盈不辱使命，很快向杨国忠禀报道，安禄山以其京中亲仁坊的豪宅为据点，派刘骆谷在京中主持，其手下又有李超、安岱、李方来、王岷等人，他们或四处打探，或与吉温等人来往密切，将京中情报源源不断地输往范阳。

杨国忠向鲜于仲通详述了这些人的举动，然后愤愤地说道：“鲜于兄，安禄山应当专心戍边才是，他为何刻意在京中遍植眼线？分明有谋反之心嘛！”鲜于仲通也知安禄山必将谋反，遂沉吟道：“杨大人意欲何为呢？”

“嗯，这第一个计策，就需鲜于兄来主持了。你可发兵将安禄山之宅团团围困，然后将那一干人一鼓作气而擒之，他们入了狱中如何说话，就看鲜于兄的手段了。”

鲜于仲通知道，杨国忠又想兴起一场狱事。将安禄山的这帮辖下拘入狱中，然后屈打成招，让他们指认安禄山谋反，非为难事。鲜于仲通毕竟老成，深知此事重大，遂说道：“请杨大人放心，事儿定会做得很妥当。只是下官担心，万一安禄山被激后果然反叛，朝廷能将之平复吗？”鲜于仲通此前率领剑南军往征南诏连输两阵，新近李宓往征又全军覆没，他此时心有余悸。

杨国忠道：“哼，我正盼着他反呢。他若不反，我尚无他策。鲜于兄，安禄山谋反开始，就是他丧亡之日。不说朝廷派兵征剿，就是他统辖的三镇之兵为大唐之师，能够听命安禄山一起叛乱吗？哈哈，说不定安禄山反声未落，那些将士当即将他擒下，就此解入京师呢。”

鲜于仲通心中存疑，然见杨国忠信心满满，就不敢再说。

杨国忠的第二条计策，即是将吉温等与安禄山相善之人皆贬出京城，以此彻底阻塞安禄山在京中的言路。杨国忠办这些事儿可谓手到擒来，第二日即将此事办妥。吉温被贬为合浦太守，罗希奭作为李林甫的仆从，这一次也成为安禄山在京中的眼线，也被贬为始安太守。不过杨国忠对待此二人还是有区别的，吉温始终恭维杨国忠可以顺利赴任，而罗希奭行至始安尚未就任，就被杨国忠派来的人宣敕废止，始安太守另授他人充任，罗希奭当场获重杖六十，从此成为流人。

鲜于仲通领兵团团围困安禄山之宅，从中搜出了李超等人，并将宅中搜掠一遍。李超等人入狱后连遭酷刑，几个人最后被生生打死，狱卒们最后用他们的死人指头在写就的伏辩上按上了指印。

刘骆谷平时不在安宅中居住，其警惕性颇高，居无定所，由此逃过一劫，他很快得知大变，遂逃出京城，然后昼伏夜行逃归范阳。

太监马承威携带李隆基的玺书前往范阳，安禄山先是托病不见，旬日后方才允许马承威入府宣旨。安禄山此前每逢圣旨来到，必大开中门，焚香洒扫，然后跪伏接旨。马承威此次入府，被人领到安禄山的寝室中，安禄山躺在榻上一动不动，马承威无奈，只好展书宣旨，安禄山听完，仅淡淡地说了一句："祝圣人安稳。"即令下人将马承威送回寓所。

是时马承威在京中多闻安禄山欲反，他待在寓所里无法动弹，心中恐惧万分，就日日请求返京。数日后，安禄山同意马承威离开。马承威就如脱钩之鱼，快速返回了京城，他面见李隆基详述传旨过程，话未说完已泪流满面，最后说道："臣几不得生还。"

李隆基闻言斥道："安卿有病，如何能尽全礼？你自己吓自己，现在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

又过了数日，安禄山向李隆基上了一道奏书。原来安禄山得知京宅被围，数名门客惨死，遂罗列杨国忠二十大罪，如此向李隆基反诉。

杨国忠此前已将那些死人的伏辩交予李隆基，李隆基阅之大怒，当场骂道："哼，人都打死了，又哪儿来的伏辩，岂不是死无对证？朕早就说过，安禄山忠心昭如日月，不可相疑，奈何你一味不听，莫非想将安禄山逼到绝路上吗？哦，对了，京兆牢狱的那一帮人趁早赶走，他们

妄用刑具，正是酷吏手段，再好的人儿经过他们折腾，皆成有罪之人。”

杨国忠想不到李隆基竟然如此这般反应，吓得不敢吭声。

李隆基现在见到安禄山的来书，暗思这对将相互相指斥，已然水火不容了，心中就矛盾万分：一边是戍守边境的得力猛将，一边是统领全国的丞相，都是不可割舍之人啊！李隆基在那里默思良久，终究无法取舍，只好退而求其次：先将杨国忠唤来斥责一番，继而认为此事的罪魁祸首为鲜于仲通，就将鲜于仲通贬为零陵太守，以平安禄山之愤。

杨国忠数番与安禄山交手，不料又败一阵，且此次还连带着将鲜于仲通贬至边远之地，心中的懊恼又加深了一分。

时辰进入了十月，大队人马又复入华清宫。君臣妃嫔或浴温汤、或观歌舞，一派悠然闲适的景象。李隆基身处温柔之乡里，有时偶然想起安禄山应该奉旨到来了，然过了月余，安禄山依然无影无踪。

安禄山上次如摆脱金钩而去，怎么会再来体验一遍恐惧呢？此时范阳冰天雪地，安禄山已然完成了诸般准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即将开始了。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八，范阳中军帐中

自八月开始，河东镇与平卢镇奉令调来八万人，加上范阳镇的七万兵，共十五万人，他们屯于雄武城之西，日日操练不已，且每隔五日，就要大飨士卒一回。将士们知道，看眼前情势，眼见要有一场大战事，然接连练兵到了十月，安大使依然没有出征的号令。他们私下议论，只好猜度不已。

这日五品以上官秩者皆来集合，中军帐中无论如何放不下，从三品以下者只好排列在中军帐外。辰牌三刻，安禄山那胖大的身躯在高尚等人的簇拥下入了中军帐。

众人知道，经过多日来的练兵，眼下肯定会有出征的方向了。

安禄山将胖大的身子塞入座中，然后沉声说道：“奉事官胡逸昨日自京城来，带来了圣上的密旨。杨国忠大逆不道，如今上欺圣上，下凌

百官，已现凶逆之象。奉密旨，遣禄山将随手兵入朝来，以平祸乱。”

众将恍然大悟，原来此次大张旗鼓练兵，为的是入京“清君侧”。然个中也有数个心思灵动者暗自想道：胡逸昨日方带来皇帝的密旨，大军却在八月就开始集结，莫非安大使未卜先知，早早就知道杨国忠要兴乱吗？安禄山道：“大军定于明日在蓟城南门外大阅誓众。大军南征后，由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云中。”

这三人闻唤，当即出列接令。

安禄山道：“此三地为我根本，又是众将士家属所居，你们三人须谨守本分，把这些地方守好了。”

贾循等三人急忙躬身接令。

安禄山又唤出云麾将军何千年、归德将军高邈道：“你们二人即日选出精骑二百，今日就赴太原，可以献射生手的名义经驿所行走，明日将太原留守杨光擒拿。你们得手之后，即可撤离太原到云中，与高秀岩会合。”

二将又躬身接令。

此计系高尚所献。若何千年能将太原留守生擒，此讯息能够很快传至长安，如此就造成安禄山大军将经太原直扑长安的假象。

安禄山最后说道：“明日平明即大阅誓众，你们各返己营分发兵器与粮草，晚间大飨士卒。”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至十二月初二，蓟城、博陵郡、邺郡、汲郡沿线

十一月初九平明时分，安禄山在众将簇拥下立于蓟城南门楼上，一番大阅誓众仪式过后，十五万兵马开始启动。

大军行走起初比较隐秘，他们夜半而行，平明而食，然后驻扎休息。沿途毫无抵抗，大军每日进军六十里。如此到了第十日，大军就进入了博陵郡。安禄山乘铁舆而行，看到大军进军如此顺利，起初的忐忑之心就归入肚中，回视高尚、严庄道：“哈哈，看来我们此前过于谨慎

了，如此一路走来，郡县皆望风而降，我们何必要夜半行军呢？自明日始，大军平明造饭，辰时启动，不用遮遮掩掩了。”

此后十五万步骑精锐白日行军，他们行走时烟尘遮日，鼓噪震地。无数张巨大的鼙鼓同时擂响，似雷声，又似旋风，如此更添从征战士的雄心。

安禄山大军所过之处，尚为安禄山所兼河北道采访使统辖的地面。沿途郡县慑于安禄山之势，其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擒戮，可谓望风瓦解。大军如旋风般掠过邺郡、汲郡，十二月初一即到达灵昌地面。

灵昌郡南临黄河，此时寒潮滚滚，朔风逼人，安禄山到了黄河边，指令人们连夜用绳索和草木将集来的舟船连接起来，然后横绝黄河。

初二一早，这些舟船经过一夜与河水激荡黏合，竟然冰合如浮桥。安禄山手指南岸，下令步骑沿桥过河。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十五日华清宫飞霜殿中

何千年率领的精骑到了太原，果然将太原留守杨光擒拿，然后呼啸奔至云中。太原火速将此情况向朝廷申报，李隆基见之不以为然，根本不相信安禄山会谋反。看来安禄山虚晃一枪欲行疑兵之计毫无效果，因为李隆基完全不设防。如此到了十五日，安禄山大军已开始攻入博陵郡地面，河北各地奏报安禄山的大军踪迹，李隆基此时方才明白：安禄山果然反了！

李隆基急唤杨国忠和陈玄礼到飞霜殿议事。杨国忠自从得知安禄山谋反，心间鼓荡，满溢兴奋，此时进入飞霜殿，脸上尚有难掩的亢奋。

李隆基脸上既有愤怒，又有萧索之色，叹道：“唉，看来还是你们说得对，胡人往往狼子野心，不足托以大事。安禄山谋反无疑，我们须有应对之策。”

杨国忠扬扬得意地说道：“请陛下放心，今反者仅安禄山一人而已！其将士被他一时蒙蔽，旬日内必知安禄山叛国，定会斩之来降。或者陛下发兵讨之，仗大义诛暴逆，则可兵不血刃而定矣。”杨国忠之所以激安禄山谋反，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虑：安禄山举反旗之日，就是其灭

亡之时。陈希烈还算持重，说道："杨右相所言甚是，安禄山逆势而动，定然灭亡。陛下，臣以为应当发兵讨之，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刚刚入京，此人有勇有谋，可将之召来询问行军方略。"是时高仙芝刚刚被授为右金吾大将军，安西节度使由封常清继任。

李隆基颇以为然，就派人去唤封常清。他知道大军压境，若一味听从杨国忠之言，等待安禄山的手下拿下安禄山，毕竟虚妄。于是令特进毕思琛赴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赴太原开始募兵。

封常清进入殿内，看到皇帝一副忧愁的模样，纳头便拜。

李隆基令其平身，说道："封卿知道安禄山反了吗？"

"臣也是刚刚得知。请陛下勿虑，安禄山不自量力，置皇恩于脑后，如此乱臣贼子，是不可长久的。"

"嗯，你说得对，朕推心待之，此贼却以谋反待朕。封卿久在边关，颇知军机之事，你现在来朕身边，实为上苍佐朕。如今贼势汹汹，当以何种讨贼方略来行呢？"

封常清稍稍凝思片刻，既而答道："陛下，如今安贼号称领凶徒二十万，无非虚张声势，臣以为实际兵员不过十万罢了。如此十万兵员侵犯中原，实为以卵击石，不足为虑。臣以为陛下可派上将一员赴东京，立即开府库，募骁勇，旬日间即可募兵二十万。待安禄山兵犯东京之时，我军即可以逸待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

李隆基见封常清说得如此坚决，脸上方才有了些许笑意。同样轻松之语，刚刚出于杨国忠之口，李隆基不予认可，现在能征善战的封常清也如此说，李隆基就有些信服，心中顿时释怀了许多。

封常清在安西多年，对于安西人皆习战很熟悉，却不知中原由于长期安定，金鼓之声不闻，应征之人哪儿能仓促上阵？其实前次剑南数战应当成为鉴戒，那些在京畿所募之兵接战即溃，奈何杨国忠将实际战情瞒得甚严，封常清根本不知，便用安西的情势来套眼前之势了。

李隆基于是说道："封卿，朕属意你去洛阳募兵迎战，如何？"

封常清没有惧色，再拜道："国难当头，臣愿领此职。"

李隆基就当场授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令其速往洛阳募兵迎敌。

封常清当日即离开华清宫向东疾驰。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二十二日长安兴庆宫

封常清前赴洛阳，李隆基心中得到一些轻松，就又在华清宫待了数日。安禄山此时攻下博陵郡，开始令大军鼓噪南下，李隆基心慌无比，下令返回长安。

十一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兴庆宫接连发出了数道敕令：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由卫尉卿张介然担任；以原先赴河东的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凡是叛军冲击的诸郡，皆设置防御使。

同日，李隆基下令斩杀太仆卿安庆宗，赐其妻荣义郡主自尽。安庆宗系安禄山的长子，父贵子显，所以能为朝中大员，且娶郡主为妻。

李隆基办完了这些事儿，又欲御驾亲征，并留太子在京监国。

杨国忠得知此讯，顿时惶惶不可终日。是时杨铦和秦国夫人已病逝，杨国忠就与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商议，其含泪说道："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姐妹便命在旦暮矣。"二女闻言大惊，急忙联袂入宫面见杨玉环。虢国夫人多年不与杨玉环朝面，如今事态紧急，也就顾不得了。

不知道杨玉环在李隆基面前如何说辞，最终让李隆基打消了御驾亲征的念头。

十一月二十二日，李隆基在勤政殿召集重臣，宣布以皇六子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由二人统率诸军东征。李隆基拿出内府钱帛，令二人先招募新兵，预定招募人数为十一万人。

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初一长安望春亭

李琬和高仙芝经过十余日募兵，再加上集来的边兵和京中部分禁军，虽未达到十一万人的规模，终于集齐约五万人。李隆基心急如焚，指令他们集齐的队伍名为"天武军"，约定十二月初一出征。

李隆基先在花萼楼里宴请高仙芝等出征将领，然后又到望春亭慰劳送行。李隆基举盏祝道："封常清此时已在东都募兵六万，其断洛阳桥防止贼军过黄河，并亲带骁骑到虎牢关拒守。高将军可驻扎于陕郡，与封常清前后联络，以奋勇杀敌。来，请饮尽此盏，祝马到成功！"

元帅李琬不明军事，还在京中遥领此职，则高仙芝为事实上的主帅，李隆基另诏宦官边令诚为监军将军，令其随同行军，以行监军之职。

如此一来，李隆基就在安禄山的进攻方向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然领兵一万，以陈留郡（今河南开封县）为依托，首先抗击叛军；第二道，封常清领兵六万，从虎牢关开始节节抗击，最后可依托坚固的洛阳城池拒敌；第三道，高仙芝领兵六万驻扎陕郡，其背靠潼关，成为拱卫长安的最后屏障。

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初二至十八日陈留郡至潼关沿线

李隆基精心构筑的三道防线看似坚固无比，然在安禄山的劲兵冲击下不堪一击。安禄山的大军渡过黄河之后，即直逼陈留郡。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刚到任数日，闻敌袭来，就亲率近万将士登城防守，奈何寡不敌众，被叛军袭破城门。安禄山此时得知长子安庆宗被斩的讯息，就仰天长号，为泄其愤，先将张介然斩于军门之前，再将俘获的近万人统统斩杀。

十二月初八，安禄山攻破荥阳，大军再前行二十里，就到了虎牢关前，是时封常清已至关上。封常清看到叛军漫山遍野而至，面无惧色，下令开关出门排阵迎敌。

安禄山所携十五万将士，其中骑兵占据大半，而骑兵中，又以"曳落河"万余人为核心。举目天下，马骑之精，骑手之术，这些人实为傲视天下。封常清不识利害，驱动其募来的乌合之众勉强排阵，如此正中安禄山下怀。待冲锋开始，就见那些马快刀利的番人骑手冲在最前面，很快将封常清的将士冲得七零八落。封常清到了此时，方悔自己不该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这些募来的六万兵士，不过匆匆集训旬余，如何是这些铁骑的对手呢？

封常清见机甚快，一面带领少数人退入关内，一面下令紧闭关门，

留在外面的万余人只好任叛军任意宰杀了。封常清知道虎牢关难挡叛军脚步，仅留下数百人据守关隘，自己带领残兵返回洛阳，意图用洛阳城池与叛军相抗。

虎牢关实为洛阳的东大门，武德年间，李世民率军围困洛阳王世充，闻听窦建德领兵来援，他不撤洛阳之围，自己亲带骁骑狂奔至虎牢关据守，终于以少胜多，先败窦建德，再逼降王世充，为大唐夺得了中原之地。李世民当时所带骁骑，实为经战事锤炼出的精锐之兵，由此所向披靡。不料百余年后，中原少有战事，天下的精骑集于安禄山之手。封常清此次东出据守虎牢关，实指望凭地利与叛军相抗，不料己方兵力太弱，由此一触即溃，若李世民地下有知，定叹后辈不肖。

封常清率众出关奔赴洛阳，其未行百里，就闻身后吹角鼓噪之声连天，且烟尘障目，自是叛军破关而至。封常清并不慌乱，将随行之兵分为两支，设伏于罂子谷。待敌军追兵入谷，即驱兵掩杀。那些叛军先头骁骑由于连战皆捷，不免有些懈怠骄矜，根本想不到这里还有伏兵。很快，数百叛军骑手被斩于马下。

如此叛军小挫一阵，然后续之兵无止无歇，封常清的这些残兵如何为其对手？封常清只好下令且战且退，好歹到了洛阳上春门，然追兵尾随而至，封常清只好留下一些人与追兵缠斗，仅有少数人随其入城。

十二月十二日，洛阳城被低垂的云团笼罩，夜来雪花纷飞，到了清晨，城内外的地面上皆大雪盈尺。此时，安禄山的全部人马已集于城外，辰牌一刻，安禄山下令攻城。于是，叛军开始从四面八方围攻。三万多守兵皆为临时募集而来的市井之人，他们先是一窝蜂地据守于城墙之上，待叛军射来密集的弩箭和飞石，即被打得哇哇乱叫，遂龟缩在能避之处。其实大军攻防之时，那些伍长、队正等人最为重要，这些人因战阵经验丰富，可以上领将军意图，下率士卒同时进退，而封常清仓促募来之兵中，那些伍长、队正从无战阵经验，实与普遍士卒相同，由此一个“乱”字了得。到了午时，洛阳城池就有数处被攻破，这些叛军素有攻城经验，入城后先去打开城门，使大队叛军得以蜂拥而入。这些叛军骁骑入城后，即纵马沿街杀掠，雪白的地面上，到处都洒满了殷红的血迹，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

封常清率领二千余骑且战且退，其先与叛军战于都亭驿，不胜；退守宣仁门，又败；再从提象门出来，砍伐大树，阻塞道路；最后从禁苑西边坏墙逃出，至于谷水。封常清回视身后，就见仅余百骑，不禁仰天

叹道："常清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众，以此抗凶寇，焉能保全？"再观雪幕中的洛阳，此时已落入安禄山之手，封常清无可奈何，只好带领从骑向西狂奔，投奔驻于陕郡的高仙芝。高仙芝在陕郡统兵五万，是为李隆基设立的拱卫长安的最后一道防线。

封常清见了高仙芝伏地大哭："六万兵马全军覆没，洛阳城也入敌手，高将军救我。"

封常清一直跟随高仙芝，其先为判官，继为安西节度副使，高仙芝实有赞襄之功。高仙芝将封常清扶起，问道："贼寇自十一月初九出兵，至洛阳城破仅三十四日，何其速也！你与敌接战数阵，当知其虚实，可将其详情叙来。"

封常清将交战的过程说了一遍，他此时早失却了当初在李隆基面前的豪情，知道以眼前的兵马难挡叛军之势，最后说道："常清累日血战，知道贼锋势不能当。陕郡无险可守，仅此五万兵马难与贼争锋，且潼关无兵，若贼寇狂奔，则京师危矣。常清以为，将军宜弃此守，退保潼关为上策。"

封常清起初投奔于高仙芝麾下，起初不过为一侍卫，之所以颇受高仙芝的赏识和擢拔，主要基于封常清才能出众。封常清经过数日来的激战，深识己军之弊，脑子冷静下来，就有了暂避敌锋、退保潼关之策。

高仙芝一生大小战数十役，其战事眼光超乎常人。他现在听了封常清之言，又冷静筹算片刻，觉得封常清的建言实为上策，就当即下令五万大军连夜拔营，退守潼关。

陕郡濒临黄河设有粮仓，名为"太原仓"，其中堆满了历年蓄积而来的粮食和布帛。高仙芝不忍这些财帛落入安禄山之手，就令人将太原仓打开，将其中的财帛分发至将士之手，那些不能带走的粮食只好就地焚烧掉。

是时洛阳失守的讯息早传遍军中，将士们生怕叛军快马而至，心中惊恐万状。现在高仙芝下令分财帛焚仓库，愈加证实了叛军将至的猜测。待他们手持火把向西撤退的时候，忽然有人惊呼："贼军来了。"这些人顿时如惊弓之鸟撒腿狂奔，再无队伍之形。

由于秩序混乱，士马杂相狂奔，或跌入沟壑，或互相践踏，由此死

者甚众。待平明时分，只见陕郡至潼关的沿途道中道侧，满目皆是丢弃的兵器、粮草及财帛，路边死尸甚多，受伤的将士撑着伤体向潼关挪移，那些负伤的马骑或躺在道侧，或漫步在田野里哀嚎。

监军边令诚目睹此惨状，就躲在关内修书一道奏与李隆基，而高仙芝和封常清此时正督促兵士加固关隘。

天宝十五载正月初一东都洛阳

高仙芝率部退守潼关之时，安禄山其实未派骁骑追赶。他自从得了洛阳，早已志得意满，无意继续西进，就开始在洛阳圆自己的皇帝梦。

正月初一，安禄山经东都耆老多次劝进下，在宫内乾元殿登上皇帝宝座。自称为“雄武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以原河南尹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和严庄为中书侍郎。

安禄山出兵以“清君侧”为名，即是要奉密旨诛杀杨国忠，不料他到了洛阳就将伪装撕下，可见其志在取天下，眼光早盯在李隆基的皇帝之位上。

安禄山满足于在洛阳称帝，无意在兵锋最盛的时候乘胜攻取潼关，由此给李隆基带来了喘息之机。

天宝十四载十二月长安与潼关

前方败绩的讯息接连传往长安，李隆基忧心如焚，又对诸事进行了安排。十二月十五日，即洛阳失守的第四日，李隆基授皇十六子李璘为山南节度使，皇十三子李瑊为剑南节度使。他之所以如此授任，自是基于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汴水漕运由是断绝，江淮租赋势必改道江汉，然后输入关中。李隆基令其二子主持山南和剑南道，其目的在于巩固京城的后方。

李隆基办完这些事儿，也没有忘记在潼关镇守的高仙芝和封常清。

同日，李隆基同时颁下两道敕书。一道敕书颁往河西镇，召哥舒翰入京前往潼关主持防务；另一道敕书，则由边令诚携带前往潼关宣旨。

这道敕书即是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死令。

边令诚先召见封常清宣旨，以“讨逆无效，丧师失地”之罪予以处斩。封常清早知死罪难免，就将早就写好的遗表捧至边令诚，让他转呈皇帝，表中说道：“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做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铤。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高仙芝再被唤来，他在百余名陌刀手的簇拥下，再见封常清的尸身已躺在芦席，知道自己今日难以独活。他听完圣旨，悲愤地说道：“我退兵至潼关，罪也，守死不辞；然以我减截兵粮及赐物等，实小人诬我也。”他如此说话，即是斥责眼前的边令诚。

是时将士们闻听欲斩高将军，不约而同地聚到门前，在那里大呼冤枉，以头碰地，其声震天。边令诚生怕将士生乱，遂令刽子手速斩。

高仙芝又看了看封常清的遗体，悲戚地说道：“常清，你随我自微及著，相处甚笃，今日又与你同死于此，实为天命啊！”言讫，从容被斩。

边令诚唤来右武卫将军李承光，令他在哥舒翰到任之前，署理这里的军务，然后匆匆返回长安。

第二十四回　促战溃败失潼关　闻惊仓皇弃长安

天宝十五载正月初一，哥舒翰被人抬至潼关门楼上向东眺望，此时的洛阳城内，安禄山正在那里举行皇帝登基仪式。昔日大唐的一东一西二位郡王，如今成为敌手东西对峙。

哥舒翰入朝行至半途，晚间入浴室沐浴之时，忽然中风瘫痪。李隆基授其为副元帅之时，一些人认为派一个瘫子主持潼关军务，令人堪忧。李隆基听闻这些风言风语不以为然，说道：“哥舒翰威名显赫，其虽瘫痪难行，而眼光智计不失，放眼天下能抵御安禄山者，唯此一人而已。”

李琬被授为元帅，不必亲赴前线，无非挂名而已。然其被授为元帅的第六日，忽然离奇暴死。如此一来，李隆基又授给哥舒翰一个全新的军衔，名曰“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即哥舒翰为皇太子李亨的先锋元帅，则此次东征冠以皇太子的名义。天宝十四载二十三日，哥舒翰率领

集来的八万将士奔赴潼关，这其中有哥舒翰从河西、陇右诸藩调来的五万部落兵。李隆基先在勤政楼与哥舒翰壮行送别，再令百官到郊外饯行。大军出发之后，就见旌旗兵戈绵延百余里，可谓壮观。如此八万余人再加上高仙芝、封常清的残兵，则潼关守军共计十余万人，对外号称二十万。

哥舒翰此时凝望关外，就见关下依次设有三道壕沟，这些壕沟皆宽二丈，深一丈，壕沟的前方更设有大量的鹿角刺木，如此态势再加上险要的潼关，委实易守难攻。哥舒翰观此情状，回首对众将说道："高仙芝与封常清当初弃守陕郡，退守潼关还是有眼光的。唉，只是叛军未大举来攻，他们自乱阵脚自伤太多，却搭上了高仙芝的一条命，可惜了。"

哥舒翰未到潼关之前，这里军务暂由李承光主持，其闻言说道："哥舒元帅所言甚是。高将军和封大使当时以为，贼军远来，利在速战。官军唯有凭险坚守，不可轻易出关，此为上策。"

哥舒翰道："不错，我若当时在此，也会选择此策。嗯，传我帅令，各部唯凭险坚守，不得出关一步，违令者斩！李承光，今后由你职掌步军，马军由王思礼职领。你们可分出一半人轮换守关，另一半在关内操练。唉，这十几万将士骤然集在一起，须下大力气让他们依军令而行。"

守军十几万人依然为乌合之众，除了哥舒翰带来的蕃兵稍有战斗力之外，其他人多为市井之徒。士卒们缺乏斗志，将佐们彼此摩擦，哥舒翰由此确立首先守关、再次整兵的方略，实为正确之举。

安禄山自立为皇帝，从正月十一日开始，接连派次子安庆绪、将领崔乾祐和田乾相继犯关。守军秉持哥舒翰的严令绝不出关，看到敌骑冲锋，即从壕沟中和关垒中现身，不绝地向敌人掷射去密集的弩箭和投枪。潼关之前场地狭窄，骁骑无法展开，叛军每次攻关之后，不过多了一片尸体，只好看着雄关嗟叹而已。

捷报传回长安，李隆基和百官兴奋异常，一直紧绷着的脑弦儿终于松弛下来。李隆基此时又有抚慰之意，就加封哥舒翰为同平章事，兼知尚书左仆射，哥舒翰由此成为宰相职。

安禄山攻打潼关受挫，又转而打起了江淮租赋的主意。自从安禄山

占了河南和洛阳，漕运为之阻绝，江南租赋只好沿长江上行到荆郡，再通过陆路辗转输往京师。李隆基之所以设置山南节度使，正是为了保护江淮租赋的畅通输送。

安禄山于是派出两路人马，一路向东攻掠，意图直奔扬州，以占领江淮地面，彻底掐断唐廷的租赋来源；另一路则南下直袭，意欲夺取江陵，斩断江水输运的粮道。然东路军到了雍丘，原真源令张巡不愿投降安禄山，集众在这里与叛军相抗，此后六十余日里，张巡率众与叛军大小三百余战，使叛军难以攻克雍丘，也就无力向东南方攻掠；另一路叛军到了南阳也遇挫而退，这里有南阳节度使鲁炅领兵相抗，鲁炅先依滍水立栅栏阻挡叛军，再退守南阳坚城与敌相抗，此时黔中节度使赵国珍等人奉朝廷之令来援，叛军眼见不是势头，只好退回洛阳。

安禄山眼见图谋江淮租赋的主意落空，又转而再思攻取潼关之计。他这一次决定自己亲自率兵去攻，然他西行至新安县，忽闻河北有了大乱子，只好折头返回洛阳，派兵二万渡过黄河驰援河北，以打通被阻绝了的洛阳至范阳的通路。

促使安禄山放弃攻打潼关的真正原因，缘于河北忠义勇士奋起自救，起义大旗蔓延河北二十四郡，其中又以颜杲卿、颜真卿兄弟最为著名。

颜杲卿为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太守，系初唐名儒颜师古的后人。安禄山自范阳起兵鼓噪而来时，颜杲卿表面上顺从，内心则暗自筹谋举兵大计；颜真卿为其族弟，时任平原郡（今山东德州）太守。

安禄山领兵横扫河北，李隆基待哥舒翰镇守潼关后喘息方定，某日哀叹道："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颜真卿一面招募勇士抗击叛军，并悄悄与颜杲卿私下联络，又上书至长安向李隆基表达忠心。其时安禄山正忙于琢磨获取江淮租赋的事儿，其东南两路军刚刚出发，颜真卿率先扯出义旗之后，河北诸郡义旗蜂起，并推颜真卿为义军盟主。李隆基看到颜真卿的奏书，得知河北诸郡义军蜂起，不禁大喜，顾左右道："朕不识真卿形状如何，不料英雄如此！"其时陈希烈在侧，禀道："颜真卿系开元二十二年进士出身，初为侍御史，后来因故贬为外任。其早年曾师从张旭学书，如今书法自成一体，世称其为'颜书'。"李隆基更为喜悦，当即加颜真卿为户部侍郎兼平原郡防御使、河北采访使。

颜杲卿暗自筹划，与常山长史袁履谦一起设计杀了叛军将领李钦凑，并俘获敌将何千年和高邈，使常山郡再归唐廷。如此一来，颜氏兄弟在河北大地上遥相呼应，河北诸郡纷纷响应，二十四郡中竟然有十七郡复归朝廷，诸郡兵员相合，计有二十万，由此威势大张。

安禄山视河北为自己的后院，如今后院起火，他唯有暂停攻击潼关，欲先定河北。颜杲卿占据常山郡，其位居洛阳与范阳通路的中腰，由此切断了驿路，令安禄山难以忍受。安禄山先令史思明自范阳领兵南下，再令蔡希德自洛阳带领二万人北上，合计五万兵马将常山城团团围困。颜杲卿毫无惧色御众守城，最终粮尽矢竭，城陷被俘。颜杲卿被解往洛阳，安禄山见了他怒目问道："我擢你为太守，为何要负我而反呢？"颜杲卿也瞋目骂道："你不过为营州的一个牧羊羯奴罢了，既蒙圣上恩宠，你不思报恩，为何要谋反称帝？实为乱臣贼子！我颜家世为唐臣，以忠义传家，我恨不能斩你以报圣上，岂能从贼为逆！"安禄山令将颜杲卿缚解天津桥处斩，颜杲卿一路骂声不绝，刽子手竟然钩断其舌，颜杲卿继续含糊相骂，从容就义。

安禄山好歹复夺常山城，打通了驿路，然月余之后，此路又被阻绝。

郭子仪被授为朔方节度使后，即奉旨率朔方健儿东讨逆贼。他率军长途跋涉，进驻单于都护府城内，击败安禄山的云中军使高秀岩，然后乘胜攻克静边军、马邑，最后进至东陉关。

李光弼此时任河东节度使，他募兵二万东出井陉，然后夜袭常山城，使此城二度回到唐廷之手。叛将史思明难以忍受常山城丢失，遂引重兵再围常山城，两军对垒，竟然相持四十余日。城中粮草有限，眼见就要断粮，李光弼遂派人向郭子仪求援。

天宝十五载四月初十，郭子仪率军到了常山，与李光弼会师，二人大败史思明于九门城南，史思明只好率残部逃走。唐军乘胜追击，又顺手攻克赵郡。

史思明逃归范阳后，又纠集六万人马再来挑战，两军就在嘉山进行了决战。是役唐军大胜，共斩敌首四万余众，俘虏千余人。史思明也被打落战马，最后赤足而逃，至暮方才逃回本营，然后拔营返回博陵郡。经此一役，唐军再次斩断洛阳与范阳联络的驿路，且使唐军士气大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归唐廷。

经过半年来的动荡，战局在向着有利于唐廷的方向倾斜。

安禄山近半年来深居宫阙，沉湎于酒乐歌舞，早失却了范阳起兵时的锐气。他这日得知了史思明在嘉山大败，洛阳与范阳的驿路又从此断绝，心中惧意顿生。安禄山攻克洛阳之后，眼中渐渐生出了一层白翳，目力由此急剧下降，此时已至半瞎，心情也随此愈益暴躁起来。他稍不如意，即破口大骂，甚至对人拳打脚踢。他率兵一路连胜，不免得意扬扬，现在闻史思明兵败，回范阳的归路被郭子仪和李光弼断掉，潼关又急切不能攻下，就迁怒于高尚和严庄，责备道："汝等令我举事，皆云必成。今四方兵马若是，必成何在呢？哼，分明是你等陷害我嘛，你们滚出去吧，我不想见到你们。"

高尚、严庄知道安禄山的性情大变，其詈骂乃至动手殴打也就罢了，万一他提刀来砍，又如何能阻呢？吓得二人当即抱头鼠窜而去，数日不敢面见安禄山。

哥舒翰镇守潼关坚守不出，如此保住了身后的京城平安，唐廷由此赢得了半年多的安定时辰。

李隆基身为皇帝，近半年的举措不失为一个明君之举。他看到三道防线已失，即派哥舒翰镇守潼关；再派郭子仪和李光弼袭扰河北，并对颜氏兄弟加封官职，示以鼓励；增援南阳等地，保障江汉漕运通道。

当然，李隆基也有失策之处，即是斩杀高仙芝和封常清。

杨国忠的心迹却与李隆基大不相同。

杨国忠初闻安禄山起兵范阳，心中大为畅快，脸上得意扬扬。他之所以如此，即是天真地以为，安禄山谋反之后将会很快被平定，这个讨厌的家伙也就会很快掉了脑袋。然此后的进程令杨国忠瞠目结舌，安禄山范阳起兵后到了第三十四日，竟然一举攻克东都洛阳，眼见长安也岌岌可危。杨国忠此时心中大惧，若安禄山击溃官军，俘虏皇帝和百官，那么最先掉脑袋的，说不定就是自己了。

眼前潼关坚固，使叛军无法西掠，而河北之地义军蜂起，郭子仪和李光弼又有了嘉山大胜，这些好讯息令杨国忠心中的阴霾顿散，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

杨国忠渐渐对哥舒翰有了防范之心，事情的缘起始于潼关守军的流言：安禄山范阳起兵时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其剑指杨国忠。大唐之所以形成今日之祸乱，皆因右相杨国忠胡搞所致，须诛杨国忠以定天下！

哥舒翰所辖潼关守军成分复杂，除了有五万河南部落之兵外，其他人多从京畿募集而来，其中也有一些京城宿卫之兵。将领中以京将为主，他们多知朝中详细，由此皆知杨国忠劣行，有此议论实属正常。

杨国忠却不这么想，他将这些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归到哥舒翰的身上，此时又有人暗自对杨国忠说道：“潼关当时非为流言，系马军将领王思礼等人多次相请哥舒翰对丞相不利。如今朝廷重兵尽在哥舒翰之手，若哥舒翰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

某个朝代气数将尽之时，或有一些奇怪的人儿出现，或有一些奇怪的事儿发生。李隆基励精图治，以再现贞观盛世为己任，一生孜孜不倦，忙于选任贤相，不料到了暮年，先信李林甫，再用杨国忠，就将自己亲手打造的花花世界折腾得乱七八糟。

杨国忠现在就是这个奇怪的人儿，他之所以奇怪，就在于他经常有一些奇怪的招儿。

他这样想道：安禄山为胡人，哥舒翰亦为胡人嘛！皇帝将这些胡人倚为心腹，结果呢？安禄山现在已然坐在洛阳宫中自称皇帝了。这个哥舒翰能值得信任吗？万一他“援旗西指”，说不定长安宫中，又多了一个胡人皇帝。杨国忠寻思至此，又忽然忆起当初皇帝封这二位胡人为东西郡王的事儿，对呀，他们说不定一东一西并为皇帝呢。

杨国忠有了这些思虑，就奏请李隆基办了两件事儿。一者，调派自己熟识的剑南军使李福德和刘光庭为统领入京，选出三千监牧小儿，由此二人在苑中日夜练兵；二者，招募万余人屯兵灞上，派自己的心腹之将杜乾运领之。

哥舒翰素晓军机，他见杨国忠以抵御叛军的名义行此两招，其意在防御自己，心中不过冷笑一声而已。因为这两招别说抵御叛军的脚步于事无补，在哥舒翰眼中也属小儿招数。哥舒翰现以“皇太子先锋元帅”统御京畿兵马，又兼同平章事，尚书左仆射，早未将杨国忠瞧在眼中。天宝十五载六月初一，哥舒翰召杜乾运到潼关议事，杜乾运到了关前未见哥舒翰之面就被斩下头来，灞上的万余人也奉调前往潼关。哥舒翰既斩

杜乾运，不过向李隆基奏报一声而已，书中言说杜乾运御兵无法，因而枭首示众。

杨国忠得知杜乾运被斩，心中又是恼怒又是恐惧，因为他对哥舒翰暂无报仇之法，心中就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以毒攻毒之计：你哥舒翰手绾重兵，我无法可施，然促使哥舒翰出关与叛军接战，那么安禄山和哥舒翰至少可拼个两败俱伤，我岂不是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吗？

也只有杨国忠如此赌性无忌之人，可以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虽在如此危急关头，仍不忘为一己私利胡乱出招。

李隆基看到战局已稳，且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心中就有了微妙的变化。自从安禄山范阳起兵，李隆基自恃国殷民富，未将安禄山瞧在眼中。杨国忠认为安禄山仅以己身反，其实无人支持，则可“旬日必斩之来降”，李隆基以为然；封常清言道：“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李隆基颇信其豪言壮语。然此后事势发展，安禄山既未被手下斩首，也未被官军打败，反而在洛阳自称为皇帝，李隆基此时方舍弃那些美妙的幻想，心中有了重视之意，就有了那些相对正确的举措。

如今安禄山西攻潼关止步，所遣东路军和南路军又分别受挫于雍丘和南阳，郭子仪和李光弼取得常山和嘉山大捷，河北义军蜂拥而至，这些佳讯令李隆基龙颜大悦。

杨国忠和陈希烈这日入见，杨国忠示意陈希烈说道：“陛下，兵部近日来连派斥候便装向东侦察，发现洛阳以西叛军甚少。叛军数月不再攻潼关，仅在陕郡那里驻军数千。侦者抵近叛军军营观察，发现这数千人皆为羸弱之徒，侦者又遍访周边庶民询问，也佐证了安禄山在陕郡并无其他驻军，且难见骁骑踪影。”

李隆基道：“不错，安禄山一路走来，所经地面须派兵戍守，近来又派兵东掠南下，又要派兵回河北增援，已然自顾不暇，哪儿还有力量再犯潼关呢？”

杨国忠适时说道：“陛下，臣与陈左相以为，安禄山气势已衰，该是官军大举反攻的时候了。哥舒翰在潼关领兵二十万，应当出关横扫陕郡，然后乘虚而入攻克洛阳，则安禄山定无遁身之地。”

李隆基对安禄山占据洛阳耿耿于怀，郭子仪和李光弼取得嘉山大捷之后，李隆基即令他们分兵南下，以进取东京洛阳，可见洛阳在其心中的位置。不过郭子仪深知叛军的实力，知道若分兵进击洛阳实为不智之举，就建言先取范阳再徐图他计，由此婉拒了李隆基冒进洛阳的不智之举。现在李隆基得知陕郡仅有数千叛军弱兵，心中的雄心顿起，觉得哥舒翰若继续屯重兵驻守潼关，实为浪费，若使之进攻洛阳，许是能一举荡平贼势！他于是颔首说道："嗯，哥舒翰若一味持重守关，什么时候才能把安禄山赶出洛阳呢？这样吧，你们将陕郡叛军驻员告诉哥舒翰，并由兵部移文，令哥舒翰速速出关东征吧。"

杨国忠不忘替哥舒翰添言，禀道："陛下，哥舒翰如今拥兵自重，兵部移文无法促其出关东征。臣以为，还是陛下下旨，差中使前去宣旨最好。"

李隆基闻言怒道："胡说，兵部移文为朝中制度。诸将不从即为抗旨，哥舒翰敢不从命吗？"

后二日，杨国忠兴冲冲地进入宫中，向李隆基呈上一书道："陛下，哥舒翰果然不听兵部号令，还说了一大通言语。请陛下观此书中所写，当知哥舒翰真实心机。"

李隆基接过展开阅览，只见其中写道："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拒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未多集，请且待之。"

哥舒翰久历战阵，知道安禄山久攻潼关无果，就想行诱兵之计，其放在陕郡的数千弱兵，分明为诱饵。其书中坚持官军现在须以坚守为主，可静观其变，也可待诸道征兵之后再行反攻。

李隆基阅罢，说道："对呀，哥舒翰书中也提到安禄山'兵势日蹙'，这句话最为要紧。哥舒翰既知安禄山'兵势日蹙'，为何还要推三阻四不肯出兵呢？"

杨国忠道："胡将心思深沉，难明其心迹。臣以为，前有安禄山为鉴，不可使胡将拥兵太多，此后诸道所征之兵不可由哥舒翰统辖，万一他成了安禄山第二怎么办？如今贼方无备，哥舒翰逗留不前，定会失却

良机。臣以为陛下须亲手下旨，遣中使前往潼关催促，务必使哥舒翰遵旨出兵。”

君臣二人一样让哥舒翰出关东征，而其心迹却绝然不同。李隆基有速胜之心，觉得若复取东都洛阳后，即可与河北之地遥相呼应，藉此彻底扭转战局；而杨国忠却想让哥舒翰与安禄山接战相斗，或者两败俱伤，或者一方败绩，都能消耗两者的气力，杨国忠乐见他们衰微，自己就可在皇帝面前长保地位。

李隆基不明杨国忠的真实心意，遂下手诏再由太监送往潼关宣旨。李隆基为了催促哥舒翰出战，未待传旨太监返回，又手诏一道再令太监送出，由此传旨太监在奔赴潼关的驿道上络绎不绝。

陈玄礼负责守宫之职，这日在宫门前看到一个个太监驱马绝尘东去，不知道有何要事发生。恰恰此时高力士路过此门，陈玄礼平时不愿多事，今日见到事情蹊跷，就询问高力士详细。高力士叹道：“他们一个个出宫，皆是前往潼关催促哥舒翰出关东征。唉，杨右相在圣上面前殷勤得很，我其实甚为忧心啊。陈将军，我近来有一种预感，凡是杨右相积极建言的事儿，结局往往很糟。你久在军中当晓军机，你觉得哥舒翰如今适宜出兵吗？”

陈玄礼坚决地摇摇头，说道：“末将久典禁军，深知禁军虚实。这些人或为圣上的仪卫，或者在京中弹压乱象，还是能尽职的；若让他们到了阵前真刀真枪与敌人相战，那就有些勉强了。近来募来市井之徒为兵，他们到了阵上还不如这些禁军，又如何能为叛军的对手？前次高、封二人之所以溃败，缘由于此，若哥舒翰失去险关依托，驱此乌合之众与叛军相抗，胜机甚少。”

高力士叹了一口气，心中顿时觉得不妙。

陈玄礼急道：“高将军向为圣上信人，当此危急关头，须向圣上力谏啊！”

高力士脸现萧索之意，叹道：“我在圣上面前早已尽力，奈何圣上不听啊！唉，这个杨国忠，若不将圣上逼上绝路，何时能够罢手呢？”

陈玄礼贴近高力士的耳边悄悄说道：“高将军，天下人如今皆知杨国忠误国。末将前些日子听人提起，潼关守军有一些人密谋诛杀杨国忠

以谢天下，不知高将军知闻否？”

高力士闻言轻轻摇摇头，叹道：“潼关守军有此密谋？他们如何能近杨国忠之身，不过痴人说梦罢了。唉，若果然有人能将杨国忠诛杀，实为去除了圣上身边的最大祸胎！陈将军，闲话少说，我要走了。”

陈玄礼目送高力士出宫而去，竟然在当地呆立良久，若有所思。

哥舒翰看到一个个太监相继而来，所传圣旨内容皆为出关东征之命。他不禁悲从心来，环视座下众将道：“圣上坚意出征，我若按兵不动，即为抗旨。左右都是一个死，众将官，这就随我出关吧。”

言讫，这位向来坚毅无比的猛将忽然伏案恸哭。

天宝十五载六月四日，哥舒翰下令启关出兵。王思礼率领五万骁骑居前，庞忠率步军十万继之，哥舒翰自带三万人押后。自潼关至陕郡地势狭长，北有黄河，南有崤山相迫，中间的狭隘中方可行军，这近二十万大军出关之后，竟然前后相连七十余里。

接连三日，去路上未见叛军一兵一卒。到了六月七日午时，大军前锋到达灵宝县西原，王思礼眼见后军扯得太远，遂下令前锋就地驻扎等待后军。

六月八日，哥舒翰坐船至黄河中流观察西原阵势。当他得知王思礼昨日曾与叛军接战一回，对方人数既少又无骑兵，早被打得四散而逃，遂大放其心。哥舒翰于是舍舟登岸，令后军三万人登上黄河岸上鸣鼓助威，再令王思礼开始向前攻击。

叛军将领崔乾祐故意出兵不满万人前来抗击。官军看到这近万叛军队列散漫，行军时或进或退步伐不一，皆望而笑之。官军前锋与叛军接触后，叛军佯装偃旗，作欲逃窜之状，官军于是紧紧跟随，很快就到山隘之下。那些溃败的叛军忽然四散而走，转眼不见了踪迹，留下一大片越集越多的官兵在那里发愣。

蓦地，叛军伏兵齐出，他们先是居高抛下木、石，使隘下越集越多的官兵死伤颇重。哥舒翰在岸边的高地上眼见不妙，遂下令后军推出“毡车”居前冲锋，开始向隘口攻击。此时已过午时，东边的隘口间忽然刮起强劲的东风，崔乾祐下令推出数十乘草车来抵挡官军的“毡车”，

草车行至官军人群之中忽然燃烧，东风助火势，将草车吹得烟焰张天，且缓缓西去。官军们瞧不清楚，还以为敌人躲在烟雾之中，遂乱发箭矢，待日暮时烟消矢尽，他们方知烟雾里没有一个敌人，所射杀之人皆为自己人。

此时，安禄山那二万同罗骁骑已悄悄绕至官军的身后，他们趁着暮色闯入官军后军之中，开始一路砍杀向前疾行。隘口的崔乾祐看到官军后队大乱，知道同罗骁骑已得手，遂呼唤身边的骁骑也跨马开始向后砍杀。官军由此首尾骇乱，当初高仙芝领兵回潼关的场面再次显现，官兵们竞相逃走，由此相互践踏，所死者远被敌人砍杀者要多。

隘中的官军溃败，随着哥舒翰立在岸边高地上的三万官军见状，竟然望之即溃，顿时作鸟兽散。哥舒翰指挥身边亲兵强自收拢，如何能制止那些拼命逃窜的官兵？哥舒翰此时无计可施，只好带领数百骑自河东县首山西进入潼关。

崔乾祐所带叛军不过二万余人，如此就轻松地击败了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崔乾祐先向官军示弱诱敌深入，继而巧设埋伏，再借东风，前后夹击，其阵前指挥要优于哥舒翰。

哥舒翰回到潼关，发现身边将士不足一万。他一面下令收关，一面收拢残兵，想以雄关与叛军继续周旋。六月九日平明，崔乾祐率领叛军进至关前，看到关门紧闭，稍往关前便箭矢如雨，他一时也无可奈何。

崔乾祐的好运气尚未到头，他在关前与官军僵持了一个多时辰，眼见攻关无望意欲撤兵的时候，忽见关门大开，一帮人策马而出。他正想排阵，忽听来人大声喊道："投降、投降、我们投降。"

崔乾祐将信将疑，令从骑严阵以待，生怕哥舒翰行诡计。

一人独驱其马靠近，他到了近前，方才发现其马上还横搭一人，骑手大声嚷道："崔将军，我名火拔归仁，此人正是哥舒将军。我与众将商议，认为大势不可逆挡，就绑了哥舒将军前来献关了。"

崔乾祐大喜，如此就轻松地占领了潼关。

火拔归仁系哥舒翰一手擢拔的突厥将领，他于辰牌三刻悄悄来到哥舒翰身边，劝道："元帅率大军二十万往击，竟然所剩无几。元帅有何

面目见圣上呢？元帅当知高、封二人的下场，不如降了安禄山献出潼关吧。”

哥舒翰如何肯降安禄山呢？就坚持不许。火拔归仁于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索将哥舒翰团团绑起，他事先已说通了十余位将领一同投降，于是开关将哥舒翰献出，还捎带着献了潼关。崔乾祐大喜，遂唤人将哥舒翰押解到洛阳。

哥舒翰一向与安禄山不睦，如何肯向他屈膝投降？其被解押的路上，一直在想法儿寻死，其间以头撞墙，或持棒击头，终究未死。只不过他到了洛阳之后，心思已然改换。

安禄山看到哥舒翰被押解到面前，就对瘫坐在地的哥舒翰道：“哼，你往昔讥我为胡人，意甚不堪，今日又如何？”

哥舒翰忽然双手及地，连连叩首道：“臣肉眼不识陛下，遂至于此。乞陛下宽恕小人之过，小人愿为陛下效力。”

安禄山冷冷地说道：“你现在为一个瘫子，有什么用呢？”

哥舒翰再叩首道：“陛下为拨乱之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鲁炅在南阳，来瑱在河南，此三人皆为臣昔日辖下，臣愿以尺书招之，可替陛下平三路兵马。”

哥舒翰果作书送至此三人处招降，这三人皆回书，不过将哥舒翰斥骂一番，鄙其向安禄山摇尾乞怜。

杜甫后来经过潼关时，曾写作《潼关吏》一诗，诗末写道：“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谨嘱边关将，慎勿学哥舒。”其中既叹惨烈的灵宝西原之战，又对哥舒翰乞降失却一世英名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安禄山的西进之兵仅有二万余人，手中又无多余兵力可派，一时不明前方官军的虚实，就令崔乾祐暂在潼关驻扎。

六月九日夜幕降临，李隆基得知平安火未曾燃起，知道前方战事许是不妙了。

所谓平安火，即是烽火。唐代烽候所置，每隔三十里置一烽火台，若遇敌情则放燃烽火，以一、二、三、四炬为差，表明敌人多少。自安

禄山占领洛阳之后，自潼关至长安恢复了烽候设施，每日初夜放烟一炬，然后站站传递，表明前线平安无事，烽火示警变为举火报平安。李隆基是夕看到无平安火，心中的恐惧顿生，夜里入榻，辗转反侧未曾合眼。到了卯时三刻即披衣而起，派人唤来杨国忠商议。

看到杨国忠匆匆入殿，李隆基劈头说道："知道昨夕平安火未燃吗？如此看来，哥舒翰的东征之军许是又败了。"

杨国忠极力撺掇李隆基催促哥舒翰出征的时候，心中盼望的是交战双方两败俱伤，也知道哥舒翰多是败绩的结局，所以此时脸上少有惊慌的模样，反而有些沾沾自喜。因为前线败绩，至少可以消除哥舒翰对自己的威胁。他于是叹了一口气，脸做悲戚之状，说道："陛下，臣得知平安火未燃之后，也是一夕未睡。唉，若官军败绩，则京城危矣。"

"是啊，潼关若失，从那里到京城一马平川，再无险关可依。朕现在将你唤来，就是要筹划下一步大计。"

杨国忠视蜀中为自己的后院，此次安禄山兴兵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前一阵子潼关守军又有不利于杨国忠的言论，皆令杨国忠恐惧万分，他早就开始琢磨自己的退路。早在数月前，杨国忠就派出自己的心腹崔圆返回蜀中，令他在蜀中增修城池，建置馆宇，储备什器，以备急需。现在李隆基向他问计，杨国忠不假思索道："陛下，蜀中虽窄，然其土富人繁，内外险固，可资利用。臣以为以眼前之势，陛下车驾幸蜀实为良策。"

"幸蜀？"李隆基想不到杨国忠有此主意，想到若从此拱手将长安丢给叛军，心中实有不甘。

杨国忠又继续道："陛下，蜀道艰难，安贼手下骁骑多为北人，其入蜀颇难，又不服水土，必不敢轻易犯蜀。陛下入蜀之后，可将江淮租赋转运蜀中，再资各方勤王之兵，假以时日，定可徐徐图贼。"

李隆基一时没有主意，就对杨国忠道："若离京幸蜀，实为大事，容朕好好想一想。国忠呀，所谓群策群力，你可召百官议论一番，瞧瞧他们是否另有良策。"

杨国忠到了辰时三刻，即在勤政楼里召集百官议事。是时，潼关的败退之人已入京，满城皆知哥舒翰东征失败的消息。高适是时任监察御

史，此前一直在潼关辅佐哥舒翰，昨夜随溃兵一起逃回了长安。今日杨国忠召集百官议事，高适未及换装，满面尘土地匆匆入朝。

杨国忠先让朝官叙说了潼关之败，然后向百官言道："潼关既失，则京城危矣。圣上命本官召集百官，访以救援安危之策。"

百官闻言默然不对，殿内一时显得很安静。

杨国忠目视陈希烈道："陈左相，你兼知兵部尚书，当有何策呀？"

陈希烈道："全凭杨右相主意。"

高适眼见百官无言，就伸手掸了一下衣上的蒙尘，然后出班躬身说道："杨大人，下官高适刚从潼关返回，现有建言呈上。"

杨国忠看到高适的狼狈相，不屑地说道："高御史想是昨夜逃回的吧？瞧你一脸惊悸之色，心中还有稳妥的主意吗？也罢，可试言之。"

高适道："下官以为，贼军据守潼关之人不过数万。如今京城宿卫之兵数万，再招募百官子弟及豪杰之人，可以集兵十万，然后兵出京城，与敌决一死战，定能将潼关夺回。"

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遇敌即溃，由此可见关中之人的心情低落，少有斗志，也可折射出京中官宦之人的心态。现在高适建言招募官宦子弟上阵杀敌，岂不是以羊驱虎？百官闻言顿时出声反对，殿堂内于是一片嗡嗡之声。

杨国忠道："哥舒翰率领二十万大军尚且不敌，叛军哪儿仅有数万人？高御史，想是你惊悸过度，故而胡言乱语，你退下吧。"

杨国忠再问群臣之策，这些人早就习惯了唯唯诺诺的模样，如何肯在如此危急关头妄语惹祸？他们又在殿内议论良久，终究无法可想。杨国忠最后说道："此前群臣累累上书，言及安禄山反状已显，奈何圣上不信。唉，今日之事，非宰臣之过也。"他到了此时，还想着推卸自己的责任。

是时潼关兵败的讯息已传遍京城，士民惊扰奔走，作鸟兽散，昔日里人潮汹涌的东西二市，这日却少有人影，颇为萧条。

杨国忠回宅之后，又匆匆地叫上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再复入宫，自是请见杨玉环叙说入蜀大计。杨国忠此时认为，既然无力回天，那么早早入蜀可以保得平安，实为上策。

六月十二日，李隆基亲御勤政楼召百官议事。李隆基端坐御座之后，却发现座下礼拜的百官仅剩下疏疏落落的数十人，那些不来朝见之人，显是已经逃离，或在宅中收拾细软，皆思身后之计了。

李隆基见此情状，也懒得细究，而是煞有介事地宣布，他要御驾亲征了。既要御驾亲征，势必要进行一些安排。

其一，诏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崔光远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边令诚掌宫闱钥匙；

其二，诏剑南节度使、颖王李璲立刻入蜀，并移牒至蜀，诏诸郡县设储供以迎颖王；

其三，为了御驾亲征，李隆基午后即从兴庆宫移驾北内禁苑，特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禁军，厚赐钱帛，挑选良马九百匹供护驾之用。

李隆基如此安排，看似为御驾亲征而设，其实是为其逃往蜀中布的谜局，陈希烈等人皆被蒙在鼓中。他们其实未曾细想，若皇帝御驾亲征，势必要大肆募兵，然皇帝对募兵之事未置一词，却移牒蜀中令其设储供，由此可见蹊跷之处。

六月十三日卯时，蒙蒙细雨笼罩着长安城，低垂的云层加重了黎明前的夜幕，城中人皆在睡梦之中。此时禁苑的西门（延秋门）忽然洞开，一行人自门中鱼贯而出，默默地向渭水便桥行进。由于禁苑西门远离城池，城中人难闻这里的脚步杂沓声和人声，他们的行为就显得颇为诡秘了。

李隆基前一日午后移仗禁苑之内，实为今晨隐秘出行的前奏。

这队人马计有五千余人，陈希烈统领禁军三千余人为前导并押后，中间所行的为李隆基、太子、亲王、妃主、皇孙、杨氏兄妹、高力士等亲近宦官与宫人等。至于那些皇亲国戚和百官，李隆基并未知会他们，任他们各安天命。

平明时分，这队人马匆匆过了渭水便桥。杨国忠生怕叛军追来，就下令从人烧断便桥。李隆基闻讯，流泪说道："今百姓仓皇，各求生路，何得断绝！"就让高力士走马至桥，阻止禁军烧桥。

朝中百官大部分人已逃散，到了辰时以后，还有二十余人依旧上朝。他们在兴庆宫门前等候，犹闻漏声从容，宫中三卫立仗俨然。待宫门开启，忽见内宫之人仓皇逃出，他们边跑边嚷道："圣上不见了。"这些朝臣闻言先是愕然，继而恍然大悟，顿时作鸟兽散。

皇帝失踪的讯息如风一般刮遍全城，城中的王公、士民纷纷逃窜，也有如陈希烈那样的官吏稳坐家中，打定了投降安禄山的主意。城外的山谷细民闻听京城大乱，纷纷入城争入宫禁和王宫豪宅，他们见物就拿，竟然有人乘驴入殿。有人直入大明宫左藏库中，先将其中的金珠绢绸搬取一空，又有人将其中的大盈库点火焚起，于是火光冲天，更添纷乱之势。

过了十日后，崔乾祐方带兵进入长安，如此一来，安禄山彻底地占领了两京，其叛乱战果达到了极致。

李隆基过了渭水便桥，回首凝望晨曦中的长安都城，心中的酸楚化做满面涕泪，一种负罪感瞬间传遍全身，不禁号啕大哭起来。

杨国忠与高力士等人见状，急忙靠近其身边来劝。

李隆基泣不成声，哽咽道："自高祖皇帝从隋炀帝手中取得长安城，已近一百五十年了。朕愧对列祖列宗，竟然拱手将两京让于胡贼，朕实为不肖子孙啊。"

杨国忠劝道："请陛下放心，两京终有光复的时候。我们暂避一时，不用太过伤心了。"

李隆基灰心至极，叹道："说什么光复两京啊。此前封常清、高仙芝和哥舒翰率领数十万大军东征，如今皆灰飞烟灭，光复之日，实在迷茫啊。"

太子李亨劝道："请父皇勿忧。安贼虽占了两京，然西北诸郡、蜀中以及江淮等地尚在朝廷之手，叛军如今已为强弩之末，假以时日，父皇定能再回两京。"

李隆基听了这句话，心里方才有了一些安慰，其凝视李亨道："嗯，太子如此说，我心甚慰。太子呀，为父年老气衰，今后平乱之事，你要多操心一些。"

李亨眼睛余光中看到杨国忠眼中似有阴冷的光芒，急忙躬身道："父皇英明无比，虽有小挫，定能光复两京。儿臣愿追随父皇，或为前驱，定效力驱逐胡贼。"

李隆基的心情很坏，兴致始终难以提起，就不再回头眷恋京城，开始低头默默赶路。辰牌时分，他们到了咸阳之东的望贤宫，然打前站的太监以及咸阳县令皆不知踪影，由此大队人马的早膳就化为泡影。

大队人马只好忍饥而行，时辰过了午时，李隆基饥肠辘辘无力再行，就下舆坐在路边的大树下。是时热风已起，李隆基肚中饥饿，心中灰暗，再加热风一烤，毕竟为七十余的老者，顿显枯萎之状。杨国忠令人到邻近市集上购来一些胡饼，然后亲手捧到李隆基面前，李隆基就着凉水胡乱将饼咽入肚中，由此稍有精神。附近的村民得知皇帝至此，且缺少膳食，遂将家中的剩饭搬来。那些皇孙早已饿得肚皮朝天，看到眼前这些杂有麦豆的粝饭，顿时视之为珍馐，争以手掬食之。李隆基见状，又一阵悲愤袭至心间，不禁掩面而泣。

村民中有一位老者名郭从谨，年龄与李隆基相若。高力士见皇帝悲戚，恰巧看到郭从谨在侧，就将之推到李隆基面前，示意他宽慰皇帝。郭从谨向李隆基叩首行礼，李隆基急忙将他搀起来，说道："朕逃难之时，无须行礼。瞧我们的年龄相仿，就以兄弟相称吧。"

郭从谨躬身说道："草民不敢。"

李隆基脸上挤出数丝微笑，叹道："唉，如此落难情景，让老丈见笑了。"

郭从谨摇摇头又说道："陛下不可如此心灰。陛下治国，草民治家，其实道理相若。草民数十年来，家境也是波折甚多，当有逆境之时，只要不灰心颓丧，终有起复的时候。"

李隆基见郭从谨说话不凡，顿时来了兴趣，喜道："好呀，不料老丈识见如此不凡啊。呵呵，看来草莽之中也有真知灼见呀。"

郭从谨道："陛下于开元之初励精图治，使天下庶民享受了无尽的富庶，草民心中一直感激不尽。今日能得见陛下，总算满足了草民感恩的心愿。"

李隆基颓然叹道："如今山河破碎，连累天下庶民动荡，此为朕之失啊！"

郭从谨道："陛下所言甚是。安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草民犹记宋璟为相，数进忠言，天下赖以平安。此后在廷之臣以言为讳，唯阿谀奉承而已，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若陛下再复开元初年精神，草民以为大唐必兴。"

李隆基想不到一个村中的老者竟然说出这些话来，心中猜疑他是否有人所教，就呆呆地凝视郭从谨良久，然此老者系村野中偶遇，又有何人所教呢？李隆基脑海中就将自己在开元年间和天宝年间的作为进行快速对比，方悟自己前后差异很大。他就在那里沉思良久，眼光凝视地上斑驳的树影，最后长吁了一口气说道："唉，如此破碎山河怎能从头收拾呢？"

待大队人马再上路后，李隆基就在舆中琢磨郭从谨的这番话，其间偶尔看到杨国忠的身影，一丝悔意油然而生：是啊，杨国忠怎么就成为宰相了呢？

子夜时分，大队人马好歹疲惫地行到了金城县。杨国忠派人出外募食，智藏寺的僧徒还送来了一些刍粟，众人勉强填饱了肚子。是夜驿中无灯，人们相互枕藉而卧，也就没有贵贱之分了。

从金城县向西二十五里，即为马嵬坡。待大队人马翌日到了马嵬坡，就要折向南行，从此进入真正的蜀道。

第二十五回　香魂归葬马嵬坡　太子北驰灵武城

六月十四日辰时，车仗离开金城县向西行走。这帮人包括那些禁军将士，此前皆处锦绣丛中，何曾受过如此又饥又累的大罪？

陈玄礼悄悄来到高力士面前，忧心忡忡地说道："高将军，仅仅一

夜之间，竟然有数百将士不知所踪。剩余之人也是窃窃议论，怨气很大，若长此以往，恐怕要生乱子。”

高力士叹道：“唉，大难当前，皆自思退路了。今晨起来，连袁思艺都不见了踪影。圣上此前待袁思艺恩遇殊重，连他都跑了，遑论他人！”袁思艺此前任内侍监，职掌内侍省，秩级正三品，是李隆基最宠信的宦官之一。当此危难之际，竟然不告而别。

陈玄礼此前与高力士相善，闻言着急道：“高将军还是速思善策吧。此去蜀中路途遥远且艰难，若从人四散逃奔，如何能维护圣上周全呢？”李隆基不愧有识人之能，他之所以让陈玄礼长期职掌禁军，就是瞧中了陈玄礼的一颗忠心。

高力士颔首道：“不错，圣上的平安也只有我二人一力维护了。嗯，陈将军，你刚才说将士们怨气很大，莫非仅仅因为饥饿劳顿吗？”

“此为诱因。他们议论到了最后，多指出此次逃难的罪魁祸首实为杨国忠。若无杨国忠激起安禄山生乱，又没有促哥舒翰出关兵败的事儿，哪儿有今日的狼狈之相？”

高力士闻言若有所思，沉吟片刻缓缓问道：“这些随行的将士随你多时，你有把握掌控他们不得生乱吗？嗯，就是说他们逃散一些尚可，勿得哗变危及圣上。”

陈玄礼面带忧色道：“这些随行将士，皆为挑选而来，末将知道他们肯定不会哗变。然逃散之人愈多，就会扰乱军心，若不能扼其势，终归难以收拾。”

“也罢，你这一路上不要随侍圣上身边，就与将士行在一起，观察他们的动静。陈将军，你我二人皆得圣上厚恩，圣上路上若有闪失，即是你我之罪，我们须有万般谨慎之心。”

陈玄礼答应后离去。

自金城县至马嵬坡仅有二十余里的路程，这一班疲惫之人行走得甚为缓慢，日过头顶后方缓缓到了马嵬坡。高力士将李隆基及妃嫔迎入驿中，随行的禁军将士则在驿外驻扎。

当车驾将至马嵬坡的时候，陈玄礼又借故来到高力士身边，悄悄说道："高将军，形势有些不妙。末将一路上让诸将努力约束士卒，然难以收心，许多人在那里骂骂咧咧。末将以为，今夜之后，这些随行的将士许是会散失大半，如何是好呢？"

高力士一路行走，起初脑中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逐步清晰起来，他不能容许事态进一步恶化，务必行果断措施，以保李隆基平平安安到达成都。他此时没有犹豫，问道："他们是不是以为，若杨国忠待在皇帝身边，事态就难以好转？陈将军，我这一路上也想了许多，杨国忠在蜀中经营多年，我们这些人到了蜀中，将来是否要全听杨国忠号令？"

陈玄礼颔首道："不错，军中之人既怒杨国忠此前胡作非为，又忧到了蜀中再受杨国忠祸害。他们纷纷逃之，多因于此。"

高力士断然道："陈将军，若斩杨国忠，是否能使将士收心呢？我以为，为保圣上平安，斩杀杨国忠可使将士归心，并可永绝后患，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陈玄礼微微一笑道："末将早就等着高将军这句话。斩杀杨国忠何足道哉，我此前只是担忧圣上会责我谋逆，若高将军今后能在圣上面前替末将遮掩则个，末将又有何惧呢？"

二人此时心心相印，其实不用多话，大计已然定矣。陈玄礼欲离开的时候，高力士又唤着他："如此大计，最好还是禀知太子一声。"

陈玄礼疑惑道："高将军，此事你知我知，事发前最好不宜扩散。太子日常谨慎小心，他如何肯为此事做主？"

高力士叹道："我等二人皆为臣下，太子毕竟为储君，如此大事最好由太子首肯。你这就去禀知太子不妨，杨国忠胡作非为，太子早已切齿痛恨。当初圣上或让太子监国，或让太子领兵为帅，杨国忠一直横加阻挠，你莫非不知吗？唉，此等大事有太子首肯，那么千秋万代之后，世人也不会指斥我们为逆臣。"

陈玄礼领命而去，一场大事即将发生。

驿中尚存有食物，可以让驿中之人混个半饥半饱；而驿外的将士处此荒郊野外，周边少有村落和集镇，他们又如何能觅来食物呢？陈玄礼

派人到邻近村落里买来一些食物，毕竟僧多粥少，难止将士们的饥饿。这帮将士昔日在京城，皆为锦衣玉食的主儿，然自昨日一大早离了京城，既无食物果腹，又行色匆匆，疲累无比，心中的无名火就越燃越旺。现在到了午后又无食物入口，一些将士就出言咒骂，现出混乱苗头。那些秩级较高的将领眼见势头不妙，就围至陈玄礼身边讨要主意。

陈玄礼观此情状，心中就暗赞高力士道：眼前无食物果腹，唯有斩杀杨国忠以转移视线，方为绝妙的唯一胜途！他待众将纷纷说完，然后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此前好好地待在京城，到底为何落到此等可怜境地？"

恰在此时，有二十余名身着吐蕃服色的使者到了马嵬坡，他们既无法入驿居住，又无物可食，得知杨国忠为朝廷丞相，就挡住杨国忠的坐骑诉说。

一将侧头看了看马背上的杨国忠，恨声说道："陈大将军明知故问！杨国忠实为国贼，先激反安禄山，再胡作非为沦丧国土。然杨国忠恃圣上之威，又怎能奈何他呢？"

众将皆以为然，纷纷点头。

陈玄礼看到火候正好，遂言道："不错。今天子震荡，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脑涂地，皆是杨国忠所为。哥舒翰好好地守着潼关，实有诛杀杨国忠之心，杨国忠为祸害将士，就撺掇着圣上逼哥舒翰出战，由此大败。我今日有心，欲诛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你们以为如何？"

众将闻言先是大震，继而异口同声地说道："好呀，我们早有此心。只要杀了此贼，就是得罪，亦为所愿。"众将说完，皆将目光斜向与吐蕃人说话的杨国忠。

眼前的时光似乎凝固，化做短暂的沉寂。忽然一将大声嚷道："杨国忠与胡虏谋反，欲挟持圣上入吐蕃，我们怎么办？"

众将齐声喊道："杀了他。"他们一面拔刀奔向杨国忠，一面招呼邻近的将士随同前往。很快，杨国忠与二十余名吐蕃人被团团围了起来。

杨国忠看到将士们激愤地围在自己身边，脸色一寒，张嘴欲叱，忽然一箭飞来，恰恰射中其前额，杨国忠顿时倒撞马下。

可怜杨国忠糊里糊涂就成为众人的刀下之鬼，那二十余名吐蕃人也被连累，皆被齐刷刷地砍下脑壳。众人杀红了眼，新任御史大夫魏方进恰在近旁，看到杨国忠被斩，就问了一声："你们为何杀宰相？"

其话音未落，也随即被砍下了脑袋。

杨国忠得知李隆基欲往蜀中，就先令家人扶持其妻裴氏和虢国夫人提前离开京城，此时已到达扶风地面。其长子杨喧此时任户部侍郎，与韩国夫人随大队行走。将士们杀掉了杨国忠，立刻寻来韩国夫人和杨喧，也是一刀砍落，二人顿时身首异处。

将士们欢呼声起，经过这番折腾，他们暂时忘记了饥肠辘辘。有人将杨国忠的头颅割下，然后挑在枪头之上，就立在驿门外悬首示众。

虢国夫人和裴氏后来得知了马嵬坡兵变，吓得不敢再向蜀中进发，只好向西逃窜到了陈仓地面。陈仓县令薛景仙闻讯，即率人追杀。虢国夫人、裴氏以及杨国忠的小儿女皆死在陈仓，显赫无比的杨氏家族就以这种方式凋落于世。

李隆基刚刚与杨玉环共进一些饭食，这里的饭食较之前一晚的刍粟要可口一些。李隆基瞧着杨玉环那憔悴的容颜，心疼地说道："出行仓促，不料遭罪如此。唉，到了蜀中，境况许是会好起来，这一路上，你不管饭食好坏，务必将肚中填饱。"

杨玉环脸上露出微笑，说道："陛下心忧国事，又颠簸劳顿，就不要替妾操心了。妾只要随侍陛下身侧，虽粗粝陋食，并无怨言，唯盼陛下多进食一些。"

李隆基摇摇头，无奈地长叹一声。

这时驿外传来喧哗声，且间以凄厉惨叫，让人听来觉得毛骨悚然，高力士见状，急忙出外察看。

过了一会儿，高力士返回驿中，李隆基急问外面为何喧哗。高力士先瞧了一眼委顿在地的杨玉环，继而言道："陛下，随行将士因无物果腹，由此喧哗，恰好有吐蕃使节到此，因一言不合，将士们就将这些吐蕃人砍翻在地。"

李隆基道："陈玄礼呢？他们砍翻吐蕃使节，即为大罪，陈玄礼为何不管？"

高力士叹道："众怒难犯，陈玄礼一人之力难成。观眼前之势，唯有陛下出外赦免将士之罪，许是能平息下来。"其实杨国忠之头就悬在驿门之前，高力士不说杨国忠已死，本意为不想惊扰了杨玉环。

李隆基于是起身，高力士一面上前搀扶，一面递上拄杖，然后二人一前一后步出驿外。李隆基出门后赫然看到杨国忠的首级，再见众将士将驿站围得严严实实，心中不由得大震，惊问道："力士，国忠怎么被杀了？他们……他们意欲何为？"

高力士躬身答道："陛下，臣刚才当着贵妃之面不敢明言。臣刚才问询明白了，将士门又累又饿，由此生变，最终认为杨国忠实为国贼祸首，为绝后患斩而杀之。将士们未奉旨而杀丞相，心忧有罪，如此就围了驿站，请陛下赦免其罪，就可解除眼前之厄。"

李隆基年轻时即数发宫变，如今老来弥辣，当然明白眼前的形势。他此时没有一丝停顿，大声喊道："陈玄礼何在？"

陈玄礼就从人缝中挤出来到李隆基面前，伏地叩首道："臣无能无力，由此惊扰了圣上，请圣上治臣之罪。"

李隆基知道，群情激愤之时，须因势利导，万不可一味斥责酿成祸端，由此惹祸上身。他先唤陈玄礼平身，继而言道："杨国忠倒行逆施，朕早有去除之心。将士们今日深明大义，毅然斩杀国贼，大称朕心。陈玄礼，朕赦将士们无罪，你速速代朕前去宣慰，并劝将士们各回本队，这就散了吧。"

陈玄礼叩首领旨，就转身来到将士们面前大声宣旨。将士们闻听皇帝赦免了擅杀朝廷宰相之罪，心头大觉轻松，然并不听从各回本队的旨意，脚步不动，依旧团团围困驿所。

陈玄礼又大声宣旨一遍，这时将士们齐声喊道："贼本尚在！"

李隆基闻听此言，知道将士们所指的"贼本"即杨贵妃，脸上颜色顿时黯淡。其身侧的高力士也是脸色一沉，心中暗暗叹道："果然连累了贵妃！"

陈玄礼又趋至李隆基面前，叩首道："陛下，杨国忠谋反，则贵妃不宜供奉。如今将士们群情激愤，愿陛下割恩将贵妃正法。"

李隆基脸如死灰，缓缓说道："朕当自处之。"言讫，拄杖缓缓进入驿门。李隆基入门后不忍去见杨玉环，就在那里拄杖倾首而立。他知道，眼前众怒难犯，自己虽为皇帝之身，也无能平息；若将杨玉环杀之以平众怒，自己又如何能舍得呢？

高力士和陈玄礼见皇帝入门后久无动静，二人对视一眼，皆心急如焚。他们一样的心思，知道若皇帝不能当机立断，许是会危及自身。陈玄礼先从地上爬起来，然后转对众将士行了一个手势，让众将士宽心稍稍等待，他就与高力士并肩入了驿门。

陈玄礼满脸焦急之色，又伏地连连叩首道："陛下，今众怒难犯，陛下安危在顷刻之间。愿陛下速决贵妃之事。"

李隆基先责陈玄礼："朕让你掌控禁军，难道让你们行兵谏之事吗？"他说话至此，深知人心难测，陈玄礼往昔虽恭顺忠心，万一他现在也有异心怎么办？遂再以柔言说道，"玄礼呀，你久随朕身边，当知贵妃常居深宫，又如何能参与杨国忠的谋逆？你还是出外好好劝劝将士们，让他们不要有畏惧之心，这就散去吧。"

陈玄礼听言后，知道现在不杀杨玉环，驿外的将士定不会罢休，他又不知该如何劝谏李隆基，只好一味叩首而已。

高力士眼见事态紧急，急忙躬身说道："陛下，臣知道贵妃未曾参与杨国忠的谋逆，诚无罪责。然将士们现在已杀杨国忠，若贵妃今后仍侍奉陛下左右，他们能心安吗？为防激变，臣躬请陛下速下决心，眼下唯有赐死贵妃方能解围。"

李隆基眼中涌出老泪，叹道："朕废了贵妃之位，仅保其命不可吗？"

高力士道："众将士之所以未曾入驿擒拿贵妃，实基于圣上之威及陈将军往昔统驭之功，若时辰久了，臣深恐事态扩大。陛下宜速断之！"

李隆基心头虽乱，也明眼前局势。那一刻，他心间忽然感叹，自己

贵为天子，竟然不能保有自己的宠妃之命，由此万念俱灰。地上的陈玄礼一直叩首不已，李隆基明白这二位臣子实虑及己身安危，遂长吁了一口气道："也罢，力士，你去办此事吧。"其说完话，就颓然坐于地上。

高力士知道眼前时刻危急，就说了一声："陈将军速侍圣上。"然后急急地带着数名太监跑向室内。

高力士先令数名太监将杨玉环引入驿后的佛堂，再令一太监将白绫悬于房梁之上，然后伏地叩首道："事态紧急，乞贵妃娘娘救圣上之危。"

杨玉环此时已知外面兵变，又从太监口中得知杨国忠之头悬在驿门之处，姐姐也死于非命，心中大惧，脸上梨花带雨。她闻听高力士之言，反而平静下来，问道："妾若身死，果然能保圣上安危吗？"

高力士急声道："将士们害了杨丞相，生怕贵妃今后在圣上身边对他们不利。圣上不忍赐死贵妃，然时辰久了将士们容易激变，老奴特来恳求贵妃……"

杨玉环打断高力士的言语，说道："不用说了。若因妾身之故，使圣上处于危急境地，妾当以死维护圣上。唉，不料未能诀别，就请高将军向圣上转呈妾意。"

杨玉环走至佛像前，默默地向佛礼拜。礼毕，她径直走向白绫处，将头颈伸入绫中，然后自己蹬开了凳子，一缕香魂由此升天。

高力士令将杨玉环的尸身抬至院中，自己疾趋前门。李隆基此时颓坐地上，看到高力士前来，已知他办完了事儿，豆大般的泪珠就不绝地滚出眼眶。高力士观此情状，心中也是一酸，然他知道大事要紧，就转对陈玄礼道："贵妃之尸已陈院中，陈将军，你速去唤来一些领头之人入院验尸，然后令众人散去吧。"

高力士搀扶着李隆基，缓缓进入室内。

将士们得知贵妃已死，遂收心散去。经过如此一番折腾，夕阳已开始散出最后的余晖。到了这般光景，大队是日无法前行，当晚就要宿在马嵬驿中。

杨国忠临死，还拉上二十余名吐蕃人陪葬，这些吐蕃人死得实在冤枉。此后吐蕃赞普闻听所派使节被杀，顿时大怒，就趁着大唐西北军力空虚的时候，大举攻入陇右、河西和安西之地，大唐的西域通路由此断绝。

高力士待李隆基的情绪稍微平复一些，轻轻问道："陛下，将士们看了贵妃的尸身已然散去，臣令人将贵妃尸身置于佛堂，陛下是否移步一观？"

李隆基实在不相信活色生香的杨玉环已然与自己人鬼殊途，刚刚平复下来的情绪又复激动，眼泪不绝落下，就摇摇头道："罢了，朕不想见她死人之面。力士，你先在左近找一个地方将她葬下吧。"

高力士道："或者将贵妃的尸身搬入蜀中，与其父母葬在一起？否则贵妃独自在此，也太孤单了一些。"

"胡说，她是我的妃子，将来须与我葬在一起！嗯，你也同时将杨国忠等人的尸首收拢收拢，让他们入土为安吧。两京终有光复的时候，届时再来替她移墓吧。"

马嵬驿向北不远有一土冈，被称为马嵬坡。高力士就在冈下掘坑，将杨玉环等人葬在此处，为防别人盗掘，高力士与陈玄礼仅寻来亲近之人秘密安葬，甚至在驿所附近设有疑冢。由于他们行事颇为隐秘，有人掘发疑冢之后发现其中仅有杨玉环的衣冠，由此妄言杨玉环未死，也就引申出了许多美妙的传说。

高力士办完了这些事儿入驿向李隆基复命，李隆基道："哦，你要记准贵妃墓的方位，将来我要去凭吊一番。唉，我今日周身无力，心中沉重如铁，竟然没有最后看她一眼。力士，她此时在阴间，会不会怪我薄情啊？"

高力士看到李隆基率性如此，就哽咽着说道："陛下……"话刚出口已然泪飞如雨，后面的话就无法说出了。

将士们杀了杨国忠和杨玉环，又觉饥饿，眼见夕阳西下，遂四处寻食，好歹混饱了肚腹。

夜幕张起，大家经过午后这场血雨腥风，脑中回复清明，忽然就明

日趋向开始了争论。事情还是从杨国忠被杀后开始引起，有人以为蜀中由杨国忠经营多年，那里的将吏势必与杨国忠“连谋”，若此数千人入蜀之后，实在微不足道，说不定杨国忠的同伙会危及皇帝和众人，因此不主张入蜀。此议一出，顿时议论纷纷，有人主张往朔方，有人提议到太原，更有人提出返回京师，由此莫衷一是。

李隆基在太子等人陪同下勉强进了些晚膳，众人看到李隆基遭此大变神情郁郁，场面就显得颇为沉闷。待高力士和陈玄礼将众人议论禀知李隆基，李隆基毫无兴致，仅淡淡地询问李亨道：“朕寸心大乱，毫无思虑，太子以为应去何方呢？”

李亨此次出京后一直随后军行走，午间休息时也未入驿中陪伴父皇左右，所以未曾目睹驿中兵变。待事情完结后，方急急入驿陪伴李隆基身边。他听到李隆基问询，即脱口答道：“儿臣全凭父皇主意。”

李隆基有些不满，摇了摇头，叹道：“我心力交瘁，能有什么主意？太子呀，如今危难之际，你须多替我分一些忧。”

李亨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闻言后答道：“儿臣愿替父皇分忧，父皇尽管吩咐。”

李隆基又长吁一口气，就转对高力士道：“高将军，我意还是入蜀，然不可再因此生出变故。这样吧，你代朕召集随行大臣和将领议论一番，还是要心齐归于一处，方为妥当。”

高力士见皇帝如此说话，明显是受了白日兵变的刺激，由此心有余悸，不敢再与众将领面对。他于是携同陈玄礼一起，走到驿门外张着火把开始议事。

众人依旧吵吵嚷嚷，各持己见。高力士待众人说完，方缓缓说道：“太原虽固，然地与贼邻，且那里原属安禄山统辖，则人心难测；朔方靠近边塞，那里人一半为蕃戎之人，易生变数；西凉悬远，沙漠萧条，大驾难动，人马难行，且那里物产缺少，恐难持久。蜀中虽窄，然那里土富人繁，表里江山，内外险固，则蜀道可行。”

高力士逐个分剖了利弊，最后认为还是入蜀为宜。众人闻言颇为信服，然数人终对杨国忠不放心，就有人说道：“高将军所言甚为有理，然杨国忠久在蜀中经营，说不定有连叛之人。我们人数太少，万一入蜀

之后被杨国忠的余党相攻，如何是好？”

高力士决然道：“蜀中郡县一样为大唐之土，又如何成了杨国忠的私人地面？大家莫非忘了吗？颖王已奉旨事先入蜀，他此时已在入蜀沿途驿中设好了储供，请大家放心，蜀中将吏定会恭迎圣上驾临，且使大家免去饥饿困顿之厄。”

强权之下，大凡威权丧失之时，人们方敢议论纷纷。众人这日杀了杨国忠，又逼皇帝赐死杨玉环，他们觉得昔日仰之弥高的皇权不过如此，因而才敢出声议论。现在高力士逐个驳倒欲往之地，力促入蜀而行，众人方才想到，皇帝欲往何方是皇帝的事儿，哪儿有他们说话的份儿？由此不再多言，次日入蜀就成为定议。

李隆基知道了议论的结果，就平淡地说道：“既决意入蜀，就让大家早点休息，明日还要赶路。太子，你不用候在这里，也去歇息吧。”

李亨躬身退出，就回到自己的栖身之地东厢房歇息。

陈玄礼当时寻到太子李亨，婉转表达了欲诛杨国忠的心意，李亨一贯谨小慎微，此时猜不透陈玄礼的真实心机，就在那里沉吟不答。

陈玄礼有些着急，疾声说道：“太子，若不诛杀杨国忠，路上定有祸变，则势必危及圣上和太子。臣请太子做主。”

李亨叹道：“陈将军不可如此说话，我为太子，亦为父皇的臣下。如此大事，最好还是恭请父皇示下才好，我纵想做主，又如何能做主了？”

“太子应当知道，杨国忠与贵妃随侍圣上身边，圣上如何肯责他们一句？太子，事态紧急，臣担着天大的责任，无奈出此策，心中还是记挂着圣上和太子的安危。若太子不便回答，还请太子将臣刚才说的话永藏心间，不可对外泄露一句。”

李亨多年来生怕父皇猜疑，尽力收敛自己的言行，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当李林甫屡行大狱，意图从外戚那里攀诬李亨的时候，李亨不惜接连休掉二妃以图自保；杨家威势凌然，李亨选择了努力避让的方式，不敢让自己进入杨国忠的视线之中。李亨是年已四十余岁，他能长期将自己装扮得乖觉恭顺，在李隆基和百官眼中实为一名碌碌无为之人，这份

隐忍功夫常人难及。

对杨国忠而言，李亨将其劣行瞧在眼中，绝不出言一句，心中早对杨门一家横行京城厌恶之极。其实李亨的这份冷静，也让杨国忠恐惧，当李隆基决定御驾亲征、令太子监国的时候，杨国忠顿时感到末日将临，就与杨家姐妹一起劝说李隆基取消此议。

现在皇帝带队西逃，随行的数千禁军就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陈玄礼职掌禁军，他若有意诛杀杨国忠，实为天赐良机。李亨当然乐见这种局面，若杨国忠身死，对李亨的安全而言就增加了不少平安。

李亨一开始摸不清陈玄礼的真实心机，就选择推却以察其意。刚才陈玄礼话中的意思，摆明了就是太子不首肯，他们也会决意去干，李亨由此心花怒放。他觉得自己不可过于冷漠，最好添火加柴，力促此事办成，就可永绝父皇身边最大的祸胎，遂说道："杨国忠胡作非为，今日国难，恒由其起！陈将军若能上应天意，下顺民意斩杀此贼，我并无异议。只是此事重大，须妥善筹谋才好。请陈将军放心，我绝对不会向外泄露一句的。我也想叮嘱一句，将来此事不管成败，父皇面前，还请陈将军不要提及我名。"

陈玄礼看到李亨支持此议，心中大喜，就拱手说道："末将今日既得了太子之言，则信心倍增。请太子放心，将来就是海枯石烂，今日所言终将烂于末将肚中，绝不会对外泄露一句。"

马嵬兵变的核心人物实为陈玄礼、高力士和李亨三人，陈玄礼和高力士之所以发动此变，主因在于保护李隆基路途安全，而李亨同意此议，心间又有其他想法。事发后三人绝口不提密谋之事，后世也就有了许多妄测。

李亨当时目送陈玄礼的身影向前疾驰，心中不由得叹道：陈玄礼向为父皇虔信的忠顺之人，不料出京未远，心中就开始酝酿大事，可见这世上最靠不住的就是人心！

待陈玄礼领兵诛杀杨国忠，又逼死杨玉环，李亨一直紧绷的心就安然落了下来。现在高力士力排众议，决意翌日仍然赴蜀，李亨的心中又若有所思。他回到东厢房，召来贴身太监李辅国悄悄问道："信使还没有回来吗？"

李辅国叹道："信使出京之时，尚不知圣上要幸蜀。他就是此时回京，也难寻我们的踪迹。"

李亨与李光弼一直来往甚密，其信使频繁在两地间穿行。李亨每遇大事，特别是近来的军国大事，皆要倾听李光弼的主意。

李亨决然道："明日再派人与李光弼联络，让他速就眼前情势评估。"

李辅国疑惑道："如今居无定所，信使返回时又到何处呢？"

此前李光弼来书中多嘱李亨勿要丧失信心，他认为安禄山谋反不得人心，其势难久，朝廷只要稳扎稳打，定能剿灭叛军。然哥舒翰兵败如山倒，皇帝也因此逃往蜀中，李光弼远在常山郡难知此情。李亨之所以速派信使前往常山，其实最想询问李光弼对眼前大势的看法。

李亨闻言喃喃说道："是呀，我们果然随大队入蜀吗？"然后缓缓坐下皱眉凝思。

李辅国不明其意，心想若不入蜀，又有何方可去？

李亨心间一个模糊的念头逐渐清晰起来：该是摆脱挥之不去的那团巨大的阴影的时候了。

多少个晨昏之时，李亨在镜中看到头上渐生白发，哀怜不已：这个太子之位，莫非要坐到满头白发之时吗？李光弼此前的来书中，多次向李亨勾勒了这样一个对阵形势：只要官军固守潼关，与叛军长期相持，届时郭子仪和李光弼可以率军逐步占领河北地面，再将安禄山的老巢范阳攻下，就可持叛军将领的家属相胁。如此到了反攻之日，官军可自北、西、东、南四个方向同时向洛阳压迫，则叛军定会土崩瓦解。李亨此时想道，潼关失守长安丢失之后，官军看似一败涂地，然朝廷还拥有西北、朔方、河东诸郡、江淮之地以及蜀中，河北还有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两支劲军，并未到山穷水尽之时。

李亨由此拿定主意，断然道："我们不去蜀中，明日须向朔方而行？"

李辅国道："我们不去蜀中，难道圣上也去朔方吗？"

李亨道："父皇欲去蜀中，我如何能拦阻？蜀中固然内外险固，无非守势而已，安禄山虽一时难以攻下，官军又如何攻得出来？反观西北之地，若令郭子仪和李光弼自河北会师，我们坐拥西北之地，就进可攻，退可守。"

李隆基此时锐意已失，只想找到一个稳妥的地方喘息而已。李亨此时心有大志，打定了与安禄山相抗的主意，眼光就与李隆基大不相同。平心而论，李亨此时决意弃蜀北上，再以郭子仪和李光弼所部为平叛主力，实为扭转眼前之势的唯一良策。

李亨心中既有主意，是时虽疲困无比，然兴奋难寐，就与李辅国等亲随密谋一番，然后分头行事。

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五日，老天仿佛为了适应李隆基的心情，夜半之后即狂风大作，继而暴雨如注。比及天明，小雨依然淅淅沥沥，连绵不断。辰牌三刻，李隆基步出驿门，随行人马开始缓缓行进。李隆基侧头向北眺望，前一日此时尚相伴左右的杨玉环已人鬼殊途，正长眠在那高冈下。李隆基思念至此，心里又是一阵抽紧，遂闭目稳定心神，就觉得飘拂到脸上的雨丝，如玉环那满头青丝般起舞，似向自己倾诉别去衷肠，其中既有伤感，又有幽怨，不觉两眼又流出清泪。

车驾在雨中行走更显缓慢，此去成都路途遥远，寻常驿卒行走尚需二十余日，如他们这样缓慢而行，至少月余方至。李隆基随着铁舆的摇摇晃晃，渐渐止住了泪水，又有困意袭来，就在那里睡了过去。

蓦地，前方的先导止步，行进的队伍也就戛然而止。李隆基此时如惊弓之鸟，感觉车驾停止了走动，顿时一激灵睁开眼来，疾声喊道："力士何在？力士何在？"

高力士闻言急忙跑到李隆基面前，李隆基问道："前面有何事发生？为何不走了？"

高力士禀道："臣已然问过了。前面不知为何聚集了数百村民，他们遮道相阻，恳求陛下不要入蜀，就留在此地集合官军与叛军相抗。"

李隆基闻讯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心想只要不再发生波折最好，就吩咐高力士道："这些百姓眷恋本土，并不为错。也罢，可取出一些财帛等物散与他们，让他们自顾安命吧。你嘱前队辟开道路，我们先行，

让太子带领后军抚慰他们。”

高力士领命而去，过了一会儿，车驾又开始缓缓行进。李隆基行经那些百姓身边之时，只见这数百人牵衣拦道而哭，果然情切意真，心里又是一酸，只好低头而去。

前队行了一个多时辰，眼见临近中午，就停止前进就地造饭。他们用完午饭，并不急着行走，要在这里等待太子率领的后队。然时辰一刻一刻地飞逝而去，后面的来路上难见太子人影。

李隆基心中忽有预感，就让高力士派人沿来路返回，以侦太子及后军行踪。三骑马由是疾驰而去，较之大队车驾的缓慢而行，这些快骑要迅疾许多。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前去侦知的三骑返回。李隆基急忙问道：“太子为何不来？”

其中一人答道：“禀陛下。我等到了马嵬驿前，就见那里又聚集了数千人。他们皆为临近的村民，就此将太子和后军团团围困，不让太子随同陛下行走。”

李隆基觉得奇怪，马嵬驿附近村落稀疏，为何能有数千人聚集？

那人继续禀道：“我等奋力挤入人群之中，如此得见太子之面。太子言道，乡民情殷意切，极力挽留太子抗击叛军，太子决计不再随陛下入蜀，就此带领乡民北上朔方募兵，以驱除安贼。”

李隆基此前的预感得到证实，看来太子决计与自己分道扬镳，他要独力扩充自己的势力了。李隆基想起杨玉环昨日猝死，今日太子又分道而去，心中感触良深，不禁仰天叹道：“天也！”

瞬息之间，李隆基脑中闪出了带人将太子追回的想法，然太子所带后军千余人，万一后军已奉太子为主，见面后两者再混战一番，岂不是损人不利己之策？李隆基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又思太子留在北方，可以召集官军抵御叛军，自己入蜀求安，让太子独当一面于国事有利，心里就另外有了主意。他就问高力士道：“太子妃张良娣在此吧？嗯，你选出数名妥当的宫女随侍，把她带过来。”

李隆基又唤过陈玄礼道："太子今后在朔方，身边须有卫士相护。后军千余人太少，可从这里拨出一千人，由你带领前去相护太子。玄礼啊，你随我日久，今后须以忠心侍奉太子吧。"

陈玄礼前一日主持兵变，令李隆基感触良深，他现在让陈玄礼随护太子，自是以为陈玄礼已与自己离心。其实不唯李隆基这样想，就是陈玄礼本人也知经过了这场事儿，皇帝定然会对自己有顾忌之心，就闻言伏地叩首，兼而涕泪横流道："臣奉旨拨出千人前去相护太子，然臣自从随了陛下，决计不敢离开陛下左右。请陛下体恤老臣之心，恩准老臣随侍陛下吧。"

此时张良娣也来到李隆基的面前，李隆基见陈玄礼如此动容，就叹道："你不愿随太子，就还在朕身边吧。你起来吧，速速去调兵，这就相护着张良娣去寻太子吧。"

陈玄礼不愿意离开李隆基，自是想表明发动兵变实为剑指杨国忠，其目的在于维护皇帝，自己对皇帝的忠心也不改。然李隆基并不领情，后数日，李隆基诏寿王李瑁统制禁军，就将陈玄礼撇在一边。

如此分兵，李隆基身边随侍之人仅剩千余人。众人冒着淅沥小雨再复上路，李隆基两日内迭遭两场大变，心中灰暗实已到了极致。他蜷缩在舆中一角，似在半睡半醒之间，连话都不想多说。

入蜀队伍在路上又行了二十余日，他们先到扶风郡再到陈仓，然后越过大散关进入汉中地面，其后沿嘉陵江向南，即为崎岖的蜀道。他们越过险峻的剑门关之后，七月十三日到达普安郡。剑南节度留后崔圆等人已相继前来迎驾，崔圆原为杨国忠的心腹之人，其见了李隆基之后颇尽臣子本分，令李隆基大为心安且感动，竟然流泪对高力士等人赞道："世乱识忠臣啊。"当即授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前路途中，李隆基心伤杨玉环之死，又叹太子不辞而别，心中就有无数哀怨，到了此时此地，心绪方才好起来。

李隆基其实不知道，此日此时的灵武城里，太子李亨已自称皇帝，在灵武城南楼即位，其颁布册书，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遥尊李隆基为"上皇天帝"，授任追随自己的三十余人为文武大臣。其中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太原留守，二人皆为同平章事，是为宰相职。

李亨的制书中写道："朕闻圣人畏天命，帝者奉天时。知皇灵睠命，不敢违而去之；知历数所归，不获已而当之。在昔帝王，靡不由斯而有天下者也。乃者羯胡乱常，京阙失守，天未悔祸，群凶尚扇。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予恐不德，罔敢祗承。今群工卿士佥曰：'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朕之所以治兵朔方，将殄寇逆，务以大者，本其孝乎。须安兆庶之心，敬顺群臣之请，乃以七月甲子，即皇帝位于灵武。敬崇徽号，上尊圣皇曰上皇天帝，所司择日昭告上帝。朕以薄德，谬当重位，既展承天之礼，宜覃率士之泽，可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上加两阶、赐两转，三品已上赐爵一级。"

天下人见了这段话，当知李亨之所以为皇帝，实为父皇传位，他在灵武称皇帝也就变成名正言顺了。

李隆基何曾有过"传位"的想法了？他此时在普安郡安下心来，继续以皇帝之身行事。多亏此时音讯不通，否则天下人定然迷惑：为何同时有两位大唐皇帝？

李隆基颁下《幸普安郡制》，制文首先缅怀了大唐盛业，指出自李隆基即位以来，"垂五十年，中原幸无师旅"，然由于皇帝陛下的不明，遂令贼臣内外为患。这里的内外贼臣，外指安禄山，内指杨国忠，说明李隆基经过这一路上的反思，已然彻底地认清了杨国忠对朝堂的危害，从而将杨国忠定性为逆臣。制文中还写道："伊朕薄德，不能守阙位，贻祸海内，负兹苍生，是用罪己责躬。"此制文本由贾至拟撰，这段话却是由李隆基亲笔添上，此文虽未以"罪己"冠名，然天下人读到此处，当知皇帝推心置腹，深深追悔自己往日的过失，因而下诏罪己！

李隆基虽老来怠政昏庸，其毕竟为睿智的本性，经历此大难，方能以清醒的眼光再观往事。那日行到咸阳望贤宫之时，老者郭从谨向李隆基进言一番，对李隆基震动很大。此后再经马嵬之变及与太子分离，李隆基一路上细细默想，方有了罪己的想法。

李隆基在制文中还对天下大势进行了一番部署。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让其南收洛阳、长安，担负平叛的重任。

制文中还构筑了对安禄山的包围圈，以永王李璘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使；以盛王李琦为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

淮南、河南等路节度使；以丰王李珙为武威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使。

纵观此制文，李隆基先追悔罪己，继而以李亨为兵马元帅，诸皇子分路协助致力平叛，其眼光部署皆为上乘。惜李亨已在灵武自立为皇帝，则此文就与李亨有冲突之嫌了。

七月二十九日，李隆基一行抵达目的地成都。他们自六月十三日离开长安，至今整整四十六天；出发时五千余人，如今到者仅一千三百余人。

崔圆将李隆基奉入事先准备好的行宫。该行宫此前系原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的使院，其院宇华丽、竹树茂美，实为盛景之地。李隆基一路上颠沛流离，或饥或寒，如此乍入行宫再处锦绣丛中，竟然有了恍如隔世之感。

李隆基的皇帝生涯，又在成都延续了十四日。其间他先颁大赦令，重申普安郡时所提出的平叛措施，书中写道："朕用巡巴蜀，问励师徒，命太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合其兵势，以定中原。"其还提出了对待叛乱胁从官员的新策，明确指出"安禄山胁从官，有能改过自新，背逆归顺，并原其罪，优与官赏"，以图分化安禄山的势力。

李亨在灵武称帝之后，当即派出使者前往成都，要将自己即皇帝位的讯息奏知李隆基。使者自灵武出发之时，李隆基尚在普安郡，此后他们又同时向成都进发，其间就隔有十余日的路程。李隆基进入成都行宫的第十四天，灵武使者方才进入成都请求觐见。

李隆基现在偏安成都，早将平叛大计交予诸子，现在李亨来使，他明白朔方在抗击叛军中的地位，心中渴望知道朔方的近况，就急令使者入室禀报。

使者入室后，例先行叩拜之礼，李隆基令其平身，使者手捧一书呈于李隆基，口中说道："上皇天帝，此为皇帝陛下所奉上表，请予御览。"

李隆基大惑不解，转视高力士道："嗯。朕如何成了上皇天帝？皇帝陛下又是何人？"

那使者躬身说道："皇帝陛下已于七月十三日于灵武即皇帝位，并改元为至德元年。皇帝陛下书中所述甚详，上皇天帝阅之可知。"

李隆基此时方知李亨已即皇帝位，其心中鼓荡，脸上颜色不免古怪，遂展表阅览。他将书仔细看了一遍，许久未语，最后缓缓说道："哦，原来是亨儿尊朕为'上皇天帝'。"

高力士此时已明灵武城里发生了变故，使者奉旨前来送书，哪儿知道李亨即皇帝位系自发行为，现在观李隆基似乎毫不知情，就在那里一头雾水。

李隆基缓缓放下李亨之表，转对高力士道："高将军，使者一路劳顿，先将他安置下来，明日再来吧。"

高力士答应了一声，就带领使者走出门外。李隆基瞧着二人的背影，就枯坐于那里默默发呆。高力士去而复返，看到李隆基似入定一般，就侍立一边不敢打扰。

李隆基这一坐便坐了一个多时辰，他长叹了一声，方才发现高力士在侧，就微笑道："呵呵，想不到亨儿在灵武成了皇帝。"

高力士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好默然以应。

李隆基似如释重负，又说道："如此甚好啊，亨儿即皇帝位，就将天下大任接入其肩，我今后就可在蜀中轻松了。嗯，还尊我为'上皇天帝'？什么'上皇天帝'，还是太上皇最为恰切。"

李隆基虽如此说话，心中其实也有许多酸楚，这个皇帝位不是他心甘情愿传给李亨的，反而是李亨自作主张。遥想李隆基当年，其迭设机谋，历经千辛万苦夺得皇帝位，今日儿子又趁火打劫将皇帝位拿走，李隆基心中的滋味一时杂陈。

大凡人的脑子清醒之时，所行之策也多为睿智。李隆基入蜀后反思深刻，如今李亨谋夺皇位，他也能冷静处置。八月十六日，李隆基颁布《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其中说道："今宗社未安，国家多难，宜令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且天下兵权，宜制在中夏，朕据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权，先取皇帝处分，然后奏朕知。待克服上京，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也。"如此说法，就为李亨窃据皇帝位彻底圆了场。其

诏中还收回此前命诸王分守之令，让他们皆归新皇帝节制。

又过了二日，李隆基令大臣韦见素、房琯等人携带传国宝玉和《皇帝即位册文》前往灵武，让他们代己举行传位李亨的仪式。

李隆基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皇帝生涯，此后就在成都安心地过着太上皇的日子。

第二十六回　太上皇月下忆昔　古栈道霖雨闻铃

李隆基虽对李亨夺去皇位有些不舒服，然眼前山河破碎，李隆基早已失去往昔的锐气，现在儿子既然愿意挑起平叛的千钧重担，他也就多了一些轻松，开始了悠闲的蜀中生活。

成都较之长安多山多水，满城似掩映在无边的葱茏树木之中，李隆基初入成都正是盛夏之时，满目的姹紫嫣红兼而满鼻的馥郁花香，可以抚慰李隆基那颗破碎的心灵。其行宫所在位于成都西南侧，宫内清流翠筱，树石幽奇，方圆百亩之地，其中建有新亭、流水、竹洞、月台、渚亭、竹溪、北湖、花岛、柳溪、西山、竹径、荷池、柳巷、镜潭、孤屿、梯桥、月池等数十处景观，眼前夏日之时，就见其中石寒水清，松密竹深，甘棠垂阴，皓壁如霜。李隆基初入行宫之时，某日叹道："想不到鲜于仲通如此奢华，这里的景观似胜过兴庆宫了。"

那些日子，李隆基白日里常常独自坐在柳溪之侧饮茶。他不许别人随侍，身边仅有一小童为自己烹茶。李隆基入乡随俗，现在偏爱剑南蒙顶石花茶，再从青城山间汲来泉水烹之。

时光渐渐流逝，品尝着清冽的茶水，李隆基开始静下心来回忆自己的往事，并反复咀嚼近半年来如电光火石般的皇帝岁月。

这日午后，李隆基午膳后在柳溪边的胡床上品茗歇息，又睡了一个多时辰。待他醒来之时，就见高力士正侧立于身边。

高力士微微笑道："陛下这一觉睡得很是香甜，只是外面湿气颇重，恐怕会对身子不利，今后最好还是在室内歇息。"

李隆基此前不许别人在侧，知道高力士现在前来，定是有事要奏，

遂说道："我喜欢如此景致，就随意吧。高将军，有事吗？"

"陛下，绵郡太守齐瀚求见。"

"齐瀚？"李隆基一时想不起此人为谁。

高力士道："陛下，齐瀚昔为中书舍人，曾经品评过姚崇和宋璟，因其颇知史事，善评人物，外人常称之为'解事舍人'。"

"哦，原来是他。算来他的年龄也不小了。竟然还活在人间，他如何又成了绵郡太守？"

"臣见齐瀚来此，也觉奇怪，就多问了几句。他当初因过被贬为县尉，此后又任两道采访使，再迁汴州刺史、润州刺史，后来不知如何得罪了李林甫，再迁为平阳太守，终为绵郡太守。"

"呵，想不到他的宦途如此曲折，能存留至今，实属不易了。嗯，让他进来吧，如今天色已晚，就留他共进晚膳吧。"

齐瀚入内，此时也是银髯飘飘，李隆基见之不免感叹道："岁月如刀啊，齐卿昔在中书省之时，何其俊雅飘逸，不料今日也成为一老者了。"齐瀚礼毕后，忽然老泪纵横道："臣入蜀多年，本想再难见陛下之面，不料陛下幸蜀，臣……臣感叹由之……"

李隆基打断他的话头，上前携起齐瀚之手，说道："罢了，不要再说这些感伤的言语。人言老来念旧，我今日见到故人，心里很高兴，我们要好好叙话一番。走吧，我们先去进膳，待膳后再来这里坐地饮茶赏月。齐瀚呀，你此次不要急着回去，在这里多陪我数日吧。"

他们入室坐定，齐瀚举盏祝酒，却见到李隆基面前没有酒盏，脸上有不解之色。高力士见状解释道："陛下此次幸蜀至于巴西郡，群臣以为蜀中气候温瘴，因而数进酒，陛下不许，并宣旨今后再不饮酒。齐太守若饮酒请自便，就不用再劝陛下了。"

齐瀚知道李隆基酒量甚宏，嗜酒成性，不料入蜀之后竟然断酒，心中顿有感触，遂将酒盏放下，说道："既然陛下不饮，臣如何能独饮？臣随陛下进膳便了。"

李隆基笑道："蜀中气候确实温瘴，饮酒有利身体。我不愿饮，齐

卿何必相随？你可随意呀。”

齐瀚闻言，顿改拘谨之状，举盏祝道：“如此，臣祝陛下身体康健，这就先饮一盏了。”此后齐瀚边吃边饮，共饮酒六盏，李隆基这日确实有异乡遇故人之感，其瞧着齐瀚畅怀饮食，心中甚觉惬意。

成都较之长安似水汽要多一些，虽一样为天上的明月，坐在成都地面赏月，似乎月轮要温润一些。李隆基与齐瀚膳罢，又携手来到竹溪旁，只听周围流水潺潺，虫鸣蛙声一片；再观水中的月轮随着流水而影影绰绰，与空中的明月群星相映，更添四周的静谧之感。

齐瀚酒量不大，饮了数盏酒后，话语不免多了一些。李隆基今日有了偶遇故人之感，少了一些昔日皇帝的威严，无形中又拉近了二人的距离，他们此时说话渐无拘束。

话题还是从齐瀚当初评价姚崇、宋璟时聊起，李隆基笑问道：“齐卿当初品评姚、宋二人，他们果然心服口服吗？”

齐瀚道：“臣实话实说，他们心中就是有些不满，终归无话可说。”

李隆基闻言，不禁哈哈大笑。

姚崇当时志得意满，某日向齐瀚问道，自己与贞观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是否能够相比，齐瀚断然答道：“不如。”姚崇之所以如此问，其实自诩与房、杜相若，闻言后不免沮丧无比。齐瀚此时又补充道：“然姚公不失为救时之相。”姚崇闻言大喜道：“虽救时之相，亦属不易啊！”后来宋璟又谦虚问道：“我不敢与房、杜相比，若与前任之相相比如何？”齐瀚率然答道：“不如。”自是说宋璟不如姚崇。

李隆基叹道：“不错，姚崇果然为救时之人。如今亨儿令房琯为帅兵至彭原，此人不足以破贼也。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

李亨近来在灵武大集士马，又从回纥借兵，就东至彭原，令房琯为帅率兵东进。房琯向为文臣，没有带兵的才能，李隆基由此不看好他。后来房琯与叛军战于渭水便桥，结果大败，由此可见李隆基识人眼光未失。

李隆基现在怀念姚崇，可惜姚崇已逝去三十余年。李隆基现在忽然

明白了姚崇当时让他三十年不求边功的深意，又叹道："姚崇当年不求边功，我当时还以为他是基于国家需要恢复生机之因。现在看来，其还是大有深意，姚崇如此不轻易在边关开战，实想形成威慑之力，使四夷畏惧大唐之势不敢轻易启衅，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也。如今安贼叛乱，朝廷不得已自西北等地调兵，吐蕃与南诏又趁乱掠地了。"

齐瀚见李隆基如此怀念姚崇，遂笑道："陛下如此器重姚崇，为何匆匆将他换下相位，以宋璟代之呢？"

李隆基叹道："是呀，现在想来，我当初失于匆促了。你品评宋璟不如姚崇，此评甚是，宋璟成为丞相，少了姚崇的赞襄之能，此后多以直言换其名耳。"

其实李隆基当时以宋璟代姚崇，是因为他看到姚崇为相数年后渐有结党之嫌，且其纵子贪赃，难为天下标杆作用，遂选有正直之名的宋璟代之。

齐瀚见李隆基现在贬宋璟而赞姚崇，心中不以为然，说道："陛下，臣当时品评宋璟不如姚崇，主要是因吏才而论，今日看来，陛下用宋璟取代姚崇，其实长远对天下有益。若让臣今日再品评二人，姚崇实不如宋璟也。"

"呵呵，齐卿为何有了现在的思虑？"

"陛下于开元之初倡贞观故事，罢酷吏之风，姚崇虽有吏才，然己身不正，万难实现陛下之志，而宋璟吏才稍逊，却能开贞观之风。"

李隆基呷了一口茶，叹道："想不到齐卿颠沛边鄙之地，还能凝思天下大计。好哇，我们今昔就开怀畅谈，好好叙说一番。"

齐瀚也微笑道："若陛下不嫌臣说话絮叨，臣就信口开河了。其中若有妄言，还请陛下恕罪了。"

"嗯，你还是先说宋璟如何能倡贞观之风？"

"陛下，贞观之初曾经有过一场争论。那日太宗皇帝召集群臣和学士在弘文馆议事，封德彝等人倡言治乱世须用严法霸道，而房玄龄与魏征等人却建言用教化之策。两帮人争论不休，太宗皇帝最终决意以教化

治天下。”

此为贞观时期很著名的故事，李隆基知悉甚细，便说道：“我之所以倡言依贞观故事，正是欲依教化之策治天下。”

“臣后来细思这场争论，愈加钦佩太宗皇帝的高瞻远瞩。秦代专用法律，汉代杂用霸道，到了董仲舒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历代视儒家为治国大道，唯有太宗皇帝身体力行，所以出现了‘贞观之治’。陛下此后依教化之策治国，也就有了开元盛世。”

李隆基叹道：“什么开元盛世？如今山河破碎，却与盛世扯不上干系。”李隆基说话时语调黯然，可知心中有无比的悔恨。

齐瀚谈兴正浓，继续言道：“陛下，人心叵测，孔孟圣人察知了人心幽暗之处，因而有了仁心君子之说。其努力使人心向善，较之秦始皇与隋炀帝的严法苛政相比，可使国家政治清明、人心思善和谐，使君权长治久安。陛下当初倡言去除酷吏之风，行清明政治，宋璟为相实有标杆作用。臣之所以妄言宋璟优于姚崇，实缘于此也。”

李隆基在月影下摇摇头，说道：“我当初禁毁《罗织经》，不料到了天宝年间，‘吉网罗钳’又复盛行于世，唉，此事颇为自嘲啊！”此前的日子里，李隆基不知道天下有“吉网罗钳”的名号，此次入蜀途中方才得知。

齐瀚宽慰李隆基道：“李林甫为保相位，方有了‘吉网罗钳’，却与陛下无涉。酷吏之行向为去除异己之手段，李林甫为了翦除李适之、王忠嗣等人，不惜罗织大狱。陛下，法律为国家公器，若沦为权臣打击异己的手段，则国家实属危矣。”

李林甫迭施机谋罗织刑狱之事，将朝中许多大员相继拿下，若非李隆基认可，其事难成。李隆基现在不愿意承认这些事儿与自己有关，仅仅说了一句：“是子妒贤嫉能，举无比者。”

齐瀚是夕多饮了几杯酒，说话时就少了一些拘束，听到李隆基如此说话，就追问道：“陛下诚知李林甫如此，为何任之久耶？”

李林甫任宰相十九年，其算计张九龄后独专宰相位十六年。此前李隆基授宰相之期多为三年左右，李林甫任期之长实为异数。究其原因，

李林甫为政时确实能掌控天下，且李隆基怠政放手，方有如此局面。李隆基现在见齐瀚如此来问，心中百感交集，不知从何说起，只好黯然以应。

齐瀚又道："李林甫嫉贤妒能，确实无敌于天下。然天下凋敝如此，臣以为李林甫实为始作俑者。"

李隆基想不到齐瀚对李林甫如此看法，心中不以为然，说道："李林甫虽有小过，毕竟能掌控天下，使朝政井井有条。齐卿如此说话，有些太过。"

"陛下，李林甫与前任宰相相比，其不同处何在呢？"

李隆基认真地想了一遍，说道："不过任期稍长而已，并无太多不同。"

齐瀚摇摇头，说道："此前相者如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他们虽各有所短，然皆有相同之处，即他们胸怀圣人仁之理想，愿以己身之力为国劬劳。以张说为例，此人既有功劳，又逢迎陛下，倾轧同僚，然其终以圣人理想治世，如此就与李林甫有了根本区别。再观李林甫，理政时能条理众务，增修纲纪，大唐天下由其手而得到驾驭。然其常怀妒忌之心，打压同僚，不重科举，使天下后继无人；其行事皆以保位为要，使朝政看似有条不紊，实为庸政；他还上瞒陛下，下绝诤谏言路，使百官沦为'立仗马'。李林甫心无圣人理想，整日盘算己身之利，看似他掌控天下大局，不过尸位素餐罢了。"

李隆基说道："若论个性，张说与李林甫确实相似，齐卿为何还要推崇张说呢？"

"陛下，张说在众人眼中，其优劣之处可谓鲜明；而李林甫似无迹可寻，这样的人儿其实最为可恶。"

李隆基笑道："我知道了，你之所以推崇张说等人，再贬李林甫，缘于你与张说他们皆为科举出身，由此鄙夷李林甫无文，不过党同伐异罢了。"

齐瀚摇头道："臣刚才说了，臣等之所以与李林甫不同，在于臣等常怀圣人之心。只要常怀圣人之心，有文无文其实并无差别。譬如某人

科举出身，然他抛却圣人理想，专爱如李林甫那样混迹宦途，这等人一样可恶。臣听说陈希烈累受皇恩，如今却投奔安禄山了吧！”

陈希烈未曾逃离长安，他端坐于家中，待叛军攻入京城后即率领一帮官吏向安禄山投降。李隆基后来得知此事，不禁感叹良久，此时切齿说道：“是呀，此人为左相时在李林甫、杨国忠面前唯唯诺诺，危难当头又降了贼人，真正是一个软骨头！齐卿，看来还是我识人不明，如此就看走了眼。”

齐瀚想起李隆基于开元年间时择相甚严，往往以三年为期另择新相，李隆基由此掌控国家大局，再令那些专任而不久任的丞相发挥所长，就将国家引领至富强的路上。孰料到了天宝年间，李隆基不肯再逞心力，让李林甫长期为相，就为帝国崩塌埋下了隐患，则皇帝的怠政实为主因。齐瀚这日说话已然直接凌厉，现在又想为尊者讳，不想直斥李隆基，就将话儿闷在肚中。

李隆基此时也许想到了自己的过错，遂叹道：“我昔为天子，任人不明，实为我之过错啊！齐卿，我将国家引入富强的路上，天宝年间的广运潭之会，天下珍货集于京师，则天下之富、庶民之康，实为有史以来的极盛之貌。我有此财富，将朝政之事交予臣子襄理，我持渐老之身享一些清福，难道不可吗？”

齐瀚道：“臣此前读魏征的《十渐疏》，起初觉得魏征确实有些吹毛求疵。太宗皇帝戎马取得天下，又励精图治，取得贞观之治，魏征为何对太宗皇帝接受了外藩的赠马和赠物横加指责呢？臣后来方才明白，天子之行昭于天下，其细微之行可以传递至百官乃至庶民，若奢侈风起，势必耗费巨大，由此用度加剧，而臣下为满足天子日益增加奢求，必想法增加赋税来搜刮百姓，由此荼毒天下。”

李隆基听出了齐瀚话中的深意，遂笑道：“齐卿这是在怪我啊！我在天宝年间重用王鉷、杨国忠二人，当时觉得这二人颇有吏治之能，听了齐卿一席话，方知他们能替我敛财，于是大称心意。唉，奢侈之风既害人又于国不利，天下人长期追求奢侈之乐，再不思习武应乱，结果叛军袭来，瞬间便土崩瓦解了。”

齐瀚觉得这日说话过于大胆，遂起身躬立道：“臣仅是思虑前事而已，万万不敢责怪陛下。”

李隆基令其坐下，说道："你叙话前说过，今日若说错了话儿，不许我加罪。你刚才说的皆为至言，并未妄言啊。嗯，齐卿，我致力于国殷民富，然民富之后就忘了战乱之事，那些募来的兵丁毫无战斗力，往往遇敌即溃，实在不堪啊。"

"陛下，安禄山之所以叛乱，缘于陛下给予他的权力太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初张说废除府兵制，李林甫继而全面实行募兵制，其实埋藏了安贼起乱的祸根；此后陛下大力任用番将，使边将势力日重，京师无制约之力，遂有此乱。府兵制虽笨拙，毕竟天下兵事集于朝廷之手，边将不敢有异心；如今天下皆行募兵之举，中原少有战事，就不堪为安贼对手了。"

李隆基听到此处，身子后躺仰望空中，双目直视月轮，似入定了一般，许久不再答话。齐瀚先是等待，继而怯怯地问道："陛下，莫非臣又说错话儿了吗？"

李隆基长叹一声道："你没有说错话儿。你的这番话又让我想起了九龄。唉，只悔当初未听九龄之言，使安贼终酿今日之乱啊！"

安禄山当初恃勇轻进招致大败，被张守珪解送京城，按例当斩。李隆基却觉得安禄山骁勇善战，可将之免职再回前线，容其戴罪立功。张九龄是时任中书令，数劝李隆基道："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斩之，以绝后患。"李隆基坚决不许，安禄山因而保命。

其实张九龄当时不能预测到安禄山后来果然谋反，仅以安禄山的面相猜测而已，不料一语成谶！

李隆基起身时已是满脸泪痕，其啜泣着说道："悔不用九龄之言啊！齐卿，两京终有克定之日，待返京之后，你代我前去韶郡曲江祭奠九龄，并持币恤其家人。"

齐瀚连声答应。

李隆基此时悔恨不已，忽然放声大哭道："齐卿啊，今日我们共叙往事，让我深悔已过啊！我此前自诩开元之治不让贞观之治，咳，太宗皇帝慎始慎终，我如何能及呢？"

齐瀚看到李隆基悔及往事，顿时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劝慰才好。

李隆基又悲声道："我也不如则天皇后啊！则天皇后逝后，尚能为我留下治世能臣姚崇、宋璟、张说等。如今亨儿继位，我为他留下能臣了吗？"

齐瀚劝道："如今圣上身边，文有韦见素、房琯等人，武有郭子仪、李光弼等将，这些人皆为陛下擢升而来，陛下须自心宽。"

李隆基道："齐卿不过宽我心罢了，平心而论，他们何人能比姚崇呢？"

齐瀚继续宽慰道："陛下使海内殷富，四夷来朝；使本朝涌现出来的文士、画者、乐师，可谓群星璀璨，仅此一节，即可傲视前朝。"

李隆基持巾抹了一把眼泪，稍稍思索了一下，既而淡淡地说道："山河破碎，他们不过嘲弄风月而已，于国于家，又有什么用处呢？"

是时，三位最著名的为诗者居于三地，且遭际不同。

王维在长安城破之日，职任门下省给事中，为正五品官员，未能随同李隆基逃入蜀中，被叛军执押往洛阳。安禄山知其诗名欲授其职，王维服药取痢，诈称有病以却伪官，安禄山将王维拘入普施寺继续逼迫，王维最终无奈，只好接受伪职。然其心向大唐，曾作诗《凝碧诗》，其中有句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后来官军光复两京，王维藉此诗脱罪，被李亨授为太子中允。此后的王维虔心佛事，下朝后即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又在辋川别墅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吟终日，成就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山水之诗。其中的《积雨辋川庄作》最能现其心迹，诗曰：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

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杜甫当初得知潼关失守，又闻李亨在灵武称帝，遂将家小安置在鄜郡，独自西向奔往灵武，不料被叛军俘获，被押回长安。他此后又逃出

京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得知李亨到了凤翔，遂前往投奔，被授为左拾遗。杜甫在此期间作诗不少，其中的《哀江头》描绘了长安被叛军占领的景象：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杜甫观眼前山河破碎，实在想不通本来繁花似锦的人世，为何成为今日之模样呢？遂对往昔有着深深的追忆，其《忆昔》一诗最能表现这种心情，诗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

安禄山起兵范阳的时候，李白正避居庐山吟诗玩水。永王李璘奉李隆基之命出师勤王，李白被李璘召入幕府。此后李亨成为皇帝，诏令李璘入蜀中陪伴李隆基，谁知李璘自恃掌控江淮租赋，遂引舟师攻下金陵，意欲割据一方与哥哥分庭抗礼。李璘最终兵败身亡，李白也因此被流放于夜郎，其行至巫山之时，恰逢朝廷大赦天下，李白成为自由之身，于是顺着长江乘舟而下，就有了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是时已年届六旬，其瑰伟绚丽兼清新奇特的诗篇妙绝天下，杜甫赞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被后人誉为“诗仙”。只是他一生锐意仕宦，然宦途曲折实为败笔，可见李隆基当初确实有识人之能，若李白以翰林供奉的身份领取一份朝廷俸禄，再如王维那样寄情山水，对其自身大有好处。可惜李白常怀“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之心，又难如陶渊明那样断然隐居，如此进退失据，最终闹了个被流放的境地，殊为可叹。

纵观中国王朝的兴亡，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过错大致相似。安禄山手握大唐精兵叛乱，很快攻据两京，官军忙于四处抽调兵力，然一触即败。李亨派房琯为帅进兵至渭水便桥，房琯竟从古书中搬出春秋时代的“车战之法”，被叛军打得大败。以当时而论，官军与叛军实为相持阶段，且叛军势力稍稍占优。

然此时洛阳城里，一场宫变正在发生，就为官军带来了有利局面。

安禄山的眼疾越来越严重，到了至德二载（公元757年）竟然双目失明，其性情愈加暴躁，动辄捶打身边之人。严庄某日向安禄山奏事，

一言不合，即被安禄山劈头盖脸捶打一顿。严庄早对安禄山宠信高尚不满，现在又遭暴打，心中就充满了愤怒，遂将目光转向安禄山的次子安庆绪。

安禄山现在最宠段氏，子因母贵，段氏所生之子安庆恩就成为安禄山最宠爱的儿子。李隆基当初斩杀了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作为次子的安庆绪认为自己年龄最长，理当成为太子，然观安庆恩风头正劲，其生怕安庆恩夺了自己之位，就日日恐慌不已。

严庄就与安庆绪一拍即合，又悄悄找来太监李猪儿相商。

李猪儿久侍安禄山身边，日常替安禄山穿衣解带，因而挨打最多。现在得知可以解脱苦厄，当然满口答应。某日晚间，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的寝殿之内，安庆绪和严庄持刀站立在帐外，李猪儿则手持大刀抢入帐内，对准安禄山的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受疼醒后猛呼，催动破腹中的肠、血滚滚而出，很快死于非命。

安庆绪由此成为“皇帝”，严庄也因此成为“中书令”。

人性很奇怪，譬如安禄山，哪怕仅剩下一口气躺在榻中苟延残喘，其部下皆畏势不敢动弹。现在安禄山死了，其部将之中总有人不服安庆绪，则安禄山之死就为官军带来了胜机。

李亨此时率臣下进驻凤翔，令李光弼戍守太原牵制叛军，再令郭子仪率大军十五万进驻长安西郊，与据守长安叛军展开决战。至德九月十二日，郭子仪率军打败叛军，并进入长安城，沦陷一年多的长安终于光复！捷报传到凤翔，李亨百感交集，涕泪横流。

郭子仪此后乘胜追击，先克潼关，再复华阴、弘农二郡，至德二年十月二十日，双方在陕郡西新店展开决战，严庄率领叛军倾城而出，结果大败。三日后，郭子仪率军进入洛阳城，此时安庆绪和严庄逃至邺城，从人不过千余人。

李亨在凤翔接到收复长安的捷报时，当即派人奉表入蜀，表言奉请李隆基返回长安继续为皇帝，李亨则继续为东宫太子。

李隆基得知官军收复长安，当即满心喜悦，然他看完李亨的上表之后，又复脸色大变，就对使者说道：“嗯，你这就返回长安吧。你须转

呈亨儿，朕当与剑南自奉，不复东矣。”

高力士在侧觉得奇怪，心想皇帝促请太上皇返回京城实为喜事，太上皇为何决计不回呢？

待使者走后，李隆基将李亨的上表交予高力士观看，并叹道：“高将军，我如何能回京城呢？”

高力士阅表后方知详细，也就知道了李隆基不肯回京的原因。

大凡皇帝之位，实为天下权力巅峰，历朝前代，为争此位虽有父子之亲、兄弟之谊，也会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弑父杀兄。李亨居太子位熬白了头发，终于得脱李隆基的控制自立为皇帝，如今整兵有道，光复两京，他如何肯束手交出皇位，再为太子呢？

不唯李隆基和高力士知道李亨此为虚言，就是其他人也皆会这样认为。

李隆基由此忧心忡忡，是夕晚膳之时竟然难以下咽，一连数日多在那里枯坐，连话也不肯多说一句。

三日后，李亨使者再至。李隆基阅罢上表，脸上露出喜色，多日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大笑道：“吾方得为天子父。”当即下诰离蜀返京。

李亨称帝不久，昔东宫供奉李泌飘然来投。李泌七岁能文，号为神童，及长后先为翰林供奉，后入东宫为官。后来李泌赋诗讥诮杨国忠、安禄山等人，杨国忠就将之贬至蕲春郡为小吏。李亨看到李泌归来大喜，欲授其官，李泌不受，就成为李亨身边的主要谋士。此后李亨光复两京，平复天下，其中李泌的赞襄之功实为首要。

李泌自长安返回，得知了李亨上表的内容，就婉转说道：“太上皇若见此表，定不肯前来。臣子七旬尚且要致仕归养，何况欲劳动太上皇以天下事乎？”李泌当然不敢说李亨虚情假意，就以李隆基已年过七十为由，推测李隆基不肯高龄劬劳天下，就让李亨听得无比顺耳。

李亨于是认为自己好心办了错事，急忙问道：“如今奉表使者已离开三日，难以将表追回，怎么办？”

李泌于是建言，此上表最好以群臣贺表的名义来写，李亨当然言听计从。李泌于是亲自捉笔，其中写道："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即李亨）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

此表中通过群臣之口向李隆基讲明：李亨北上是从马嵬父老所请，此后灵武即位缘于群臣劝进；如今克复京师，实为李亨君臣努力的结果，李亨此时旦夕思念太上皇，急盼太上皇返回京城颐养天年。李隆基阅表后得到一些慰藉，就喜动颜色决计返京。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李隆基率领六百余人离开成都，北上蜀道，开始向长安进发。是日长安那里，李亨率领文武百官自金光门中进入城内，父子是日一进一出，颇为巧合。

李隆基到了剑门关，仰观剑门左右岩壁峭绝，此时想起去岁凄惶惶奔入蜀中的景象，心中有感而发，遂赋诗道：

剑阁横空峻，銮舆出狩回。

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开。

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

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

此诗先咏剑门之险，继而写出"乘时方在德"的诗句，喻示了"在德不在险"的道理，全诗颇有气魄。只是他去岁经过剑门时明明是仓皇出走的落难天子，如今却变成了巡游打猎归来的皇帝，不免有些滑稽之感了。

过了剑门关，即是古栈道地段。是时已入冬月，栈道侧的树木早已褪去叶儿，唯将枝干挺立，以迎那一场寒似一场的冷风；嘉陵江水涛涛不绝，南向而去，浪花翻涌更添寒意。

栈道间或传来马帮行走的马铃声，李隆基裹着棉衣缩在舆中，半睡半醒之间忽闻此铃声，思绪又回到去岁行此道中的情景。

无边无际的细雨织就了一张巨大的低幕，将柔软、清凉的雨丝贴向山间的峭壁，令壁上的青苔愈发透出翠色，那苔上漫流的水痕，无止无歇兼而澄澈晶莹，分明似由泪珠儿凝成；细雨无声地浸润着山间葱茏的

树木，树梢相连而成的冠盖上因此弥漫了一层薄薄的白色水汽，微风漾动，这团白雾缥缥缈缈，似想将整个山体裹起，那是什么？分明是佳人白衣而舞，此时缓步漫回，似要欠身低吟，倾诉那别后的惆怅。

细雨忽然飘入舆中打湿了李隆基的面庞，进而迷离了眼睛，他伸手抹去，再凝望掌中的一泓清水，辨不清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

蓦地，山中传来了一阵隐隐的猿猱凄哀，李隆基闻此，顿时拨动心弦，脑中又想起马嵬坡下的那抔黄土，不禁又掩面而泣了。

铃声此时隐隐响起，其先是夹在雨声中有那么少许静响，既而铃声越响越近，其声就变得急促而杂，似乎细雨化为绵绵青丝，直撩拨李隆基那早已柔肠百结的心底。这时一阵山风低掠，吹动起舆前的金铃，两种铃声相映，李隆基早已泣不成声。

李隆基一路上难忘杨玉环，眼前的细雨淋铃，再荡起铃声，让他追忆起杨玉环往昔的音容笑貌。如此佳人，如今与自己人鬼殊途，此生再难会面，李隆基由此颇为伤怀。

后人写到此处，多有上佳文字，此段文字最能描绘李隆基此时的心境：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进。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

李隆基这日行在栈道上，闻听马铃声，眼前虽为冬天的景色，然思绪又沉浸入去岁入蜀时的苦雨时节，不禁又复泪飞沾襟了。

高力士是时紧随李隆基身后行走，得知李隆基又在那里无语落泪，知道他定是触景生情，许是又念起贵妃了。高力士生怕他情深伤身，就急忙令舆停下，再走至他面前请道："陛下，此去利安郡不远，晚间就在这里歇息了。"

李隆基抬起泪眼，向高力士投去感激的目光。二人长相厮守，早已

心灵互通，下一站的歇息处早就定在利安郡，高力士如此说话分明废话一般，摆明了是想打断李隆基的愁肠乱绪。

李隆基就抹了一把眼泪，抬脚走下舆来，说道："好吧，晚间就歇在利安郡。高将军，我们权歇一回，正好舒展一下拳脚。嗯，你将张野狐唤来，我有话说。"

李隆基当初逃离长安时走得匆忙，许多梨园弟子皆被丢下，仅有乐工数人跟随，其中仅张野狐善筚篥。张野狐闻唤趋步来到李隆基面前，李隆基手指眼前的山水说道："野狐，若以筚篥吹奏演绎眼前山水，你能识其韵否？"

筚篥自汉代的龟兹国传入，其声凄音悲，西域人曾吹筚篥以惊中原战马。其以竹为管，以芦为首，是时已成为梨园中的主要乐器。

张野狐凝视眼前的景物，只见栈道上下为青色的峭壁，山间的树木早被寒风吹光了叶儿，其枯黄的枝干与枯草相映，满目皆是一片枯萎萧条的模样；再观脚下的嘉陵江水，其激荡往复，唯清冽袭人。

李隆基看到张野狐满脸茫然神色，又轻轻说道："还记得去岁经过此地的景象吗？当时苦雨连绵不止，山间间有铃声，更兼轻雾弥漫。"

张野狐在那里若有所思。

李隆基道："此去利川郡不远，你路上就好好默思此景。我现在心中谱有一曲，曲名就为《雨淋铃》吧。晚膳之后，你持筚篥入我室中，届时记谱演之。"

张野狐躬身答应。

李隆基去岁经过栈道之时，低垂的云层与十余日的苦雨愈添其心中对杨玉环的深深思念，那雨中传来的铃声若杨玉环的幽怨倾诉，一下子拨动了李隆基的心弦，两行清泪不觉如注。他当时就有了以《雨淋铃》为曲名谱曲一首的想法，且主曲大致定型，今日再经此地，该曲就基本完成。

是夕，李隆基与张野狐对坐，李隆基取出乐谱令张野狐吹奏。张野狐按宫捺商，一曲忧郁凄悲的筚篥之音响彻在利川郡寒冽的上空。张野

狐一曲演罢，已知该曲寄托了太上皇对杨玉环的相思之意，方悟李隆基今日路上让他体味路景的深意。

筚篥声凄音悲，用之演绎苦雨悲铃，可谓得其形声。然要将此曲吹奏得缅怀无限，兼而情景交融，则演奏者务必要追随李隆基当时的心境。

张野狐既明李隆基的心意，再演奏时体会李隆基的真实心迹，筚篥声中就加入了人的情感，其音色就多了一些凄美悲情。按说张野狐万难完全体味李隆基的心迹，尽管这样，其曲刚奏大半，李隆基又复泪流满面了。

李隆基谱曲之时，还配有唱词，词曰：

百岁光阴，宛如转毂。悲乐疾苦，横夭相续。盛衰荣悴，俱为不足。忆昔宫中，尔颜类玉。助内躬蚕，倾输素服。有是德美，独无五福。

李隆基以往谱曲填词之时，杨玉环多伴舞轻唱。如今李隆基纵有新词，再无佳人试唱，也就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此曲后来又演变成词牌名《雨霖铃》。是岁二百余年后，一位名柳永之人以此词牌填词一阕，其中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成为后世名句。李隆基谱此曲抒写了生离死别的情感，且乐声化入人脑中又可有许多联想的感触；柳永此词极度渲染了离情别绪，然与李隆基此曲相比，又少了许多深沉的伤感，无疑就落在下乘了。

李隆基一行六百余人出了成都，其间经剑门，历汉中，过散关，这日到达凤翔郡，共历三十日。李亨此时派来三千精骑到凤翔迎卫，并解除了李隆基的随驾甲杖。

李隆基目睹此节，心中感叹万千。当初李亨虚言复为太子，那是当不得真的，他对数百名随驾卫士的甲杖如临大敌，又何谈自己退位呢？然李隆基此时已入李亨之手，其今后的命运就自此由儿子掌控，他只好无可奈何说道：“临至王城，何用此物？”

从凤翔出发再行三日，就到了马嵬地面，李隆基远远地看到马嵬

坡，就对高力士说道："力士，待我们到了马嵬驿歇足之时，你陪我去瞧瞧玉环吧。"

经历年余时辰，杨玉环的坟上早生出了一层新草，如今草枯土黄，这座孤坟就不起眼地静静躺在冈下。李隆基在高力士陪伴下到了坟前，就在那里久久呆立，心中思绪翻滚，不觉泪流满面。李隆基从高力士手中接过一个绢包，打开后可见其中有十余枚干枯的荔枝。

李隆基将干荔枝撒在杨玉环的墓前，哽咽道："玉环，这些荔枝系我亲手摘下，又贮藏至今。你在阴间，断难再食荔枝滋味，就以这些干果为伴吧。"

高力士听到其音凄然，不觉也掉出数滴眼泪。

李隆基回视高力士道："力士，回京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须以贵妃之礼改葬玉环。"

高力士恭谨地答应，心中却不以为然。因为数百名卫士的甲杖都被当今皇帝给缴了，是否能以贵妃之礼改葬，恐怕太上皇的话也当不了真。

李隆基又道："力士，玉环在佛堂自缢之前，果然容色平静，未有怨怼之情吗？"

高力士答道："臣此前所禀之言，皆为实言。贵妃当时说道，只要能保圣上平安，她不惜一死。"

李隆基长叹一声道："玉环生前给了我许多快乐，又因我而死，还是我负了玉环啊！力士，我以万乘之身，却不能保全一个心爱的女人，情何以堪啊！"

这是李隆基始终为之纠结的话题。

李隆基移爱杨玉环，将大唐国事委于李林甫署理，自己与杨玉环或歌舞、或游赏，失却了开元初年的雄心和锐气。平心而论，杨玉环不涉政事，也未曾在李隆基面前出过坏主意，然杨玉环间接地导致了李隆基愈益怠政，并使杨国忠列身宰辅，若言安禄山之乱与她毫无干系，也实在说不过去。

李隆基却不这样想，他始终认为自己造就了这个锦簇天下，那么自己喜欢一个心仪的佳人，再享受一些自己挣来的财富，有何不可呢？难道天下富庶无比，皇帝依然要过苦行僧一般的日子吗？

牢牢地掌控天下与享受富庶，莫非真的不可兼得吗？这一段公案，自由后人评说了。

武則天

杨焕亭 著

（全三册）

颠覆男权的智慧，问鼎天下的果决，
辉煌背后的孤独，饱受争议的女皇心计，惊心呈现

长江文艺出版社

序:女性题材的开掘与作家的人文视野

——记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

常智奇

继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全三册）出版后，壮心不已的杨焕亭先生再度挑战自我，又创作出了一部鸿篇巨制——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以两百多万字的皇皇大作奉献于广大读者，这再一次见证了他的创作实力和坚实的文学步履。在《武则天》即将出版之际，他特诚邀我为这部新作写几句话，以弁卷首。对于历史人物武则天，我素无研究，但盛情难却，遂写了下面的文字。

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女性主题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圣母，二是怨妇，三是烈女，四是祸水。圣母类有女娲、姜嫄、王母娘娘、吕雉、慈禧等。她们在温情、理性、独尊与细腻、敏感、阴狠的两极对立或爱恨参半中，把人的价值投向女权主义，在“德”与“才”之间，建构女性主体；怨妇类有刘兰芝、窦娥、琵琶女、林黛玉、祥林嫂等，她们在隐忍与闺怨、凄婉与郁愤、呻吟与苦难中，用自持与妥协把人的价值投向对封建神权、夫权、族权的控诉和责问；烈女类有杜丽娘、李香君、嫦娥、孟姜女、祝英台等，她们在儒家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环境中，对女性“内言不出阃外”的道德坚守之内或叛逆之外的两极处，把生命的价值投向挑战或冲破旧制度的黑暗，用生命的毁灭点燃心中理想的曙光；祸水类有妲己、褒姒等，她们在“男权中心”的道德歧视和压迫下，以一种扭曲的极端方式，把青春、爱的生命价值投向对落后势力的反抗。这些林林总总的女性题材作品，构成中国文学史上绚烂的画廊。而武则天则属于圣母这一类。

目前，表现圣母类题材的“女权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文坛风生水起，但这些作品大都是西方女权主义文库中“拿来主义”的观念移入和创作方法的借鉴。真正使女权主义文学创作走向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审美范式的作品，应从杨焕亭先生的《武则天》论起。

西方一位哲人曾指出：“看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应该首先看这个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在大唐时代，出现武则天这样一位彪炳史

册的女皇，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历史壮观、政治胜景，研究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政治因素、人文基础、吏制条件、精神构成、文化形态等，是促进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关于武则天，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误解和独断，她的形象往往被简单化为窃权大盗、“面首”政权、酷吏主义、反传统主义、家族主义等等。客观地讲，武则天有很多面具，要寻找自身同一的“真正武则天”不仅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没有一个统一的“真正武则天”，不等于没有一个多面孔的武则天，更不等于没有一个聚集在“武则天”名下而区别于其他思想感情的武则天。于是，深入细致地厘清武则天面具和臆语背后的思想真言，搞清楚她的思想感情与那些链接在她身上的种种猜测、臆想、独断的关系，尤其是分析她的历史作用、价值意义、正负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集诗书画于一身的杨焕亭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为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形象。

这是一个集历史意识与艺术审美于一体而完成的艺术形象

故事是从风云一世，伟业赫赫而又对武媚怀着复杂情感的李世民撒手人寰，唐朝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切入的，从而构成了她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宏阔背景。一方面，唐朝经过李渊、李世民两代皇帝的经营，进入经济、政治稳定时期，面临着发展和中兴的课题；另一方面，因为李世民晚年在立储问题上的失误，也积累了诸多的宫廷矛盾，它深刻地影响着武则天的命运。

武则天先侍奉太宗李世民，后又侍奉其子李治，其中的沧桑和苦涩只有她自己深味。这种身不由己的遭遇，使她成为一个踏破封建伦理的樊篱，无视封建道德的规范和约束，跨入价值论绿草地的历史人物。她的恢宏气度、超凡脱俗、心狠手辣和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都与此有关。而这些，都是见诸史籍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杨焕亭先生对弥漫于历史长河中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封闭的、保守的伦理判断的突破，贯之以一种动态的、联系的、全面的、开放的、进步的价值判断。

武则天的女权主义，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土壤之中的，是从人本主义生命激情中生长出来的，是从情感携裹着“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和“君权神授”的思想观念中生长出来的，是备受压迫和束缚的中国女性向皇权政治与血缘伦理的一次本能的反抗。她在取得权力的路上，与维护李氏王朝的势力做了一次次腥风血雨的较量，从长安大明宫到神都洛阳，从瑶光殿的丹墀内到诸王任职的州郡，时时唇枪舌剑，处处刀光剑

影，到处血污飞溅，人头落地。鲜血冲垮了横亘在权力途中的高山峻岭，白骨填平了她登上女皇宝座途中的深峪大川，经过浴血奋战，她才竖起了“大周”的旗帜。这不是个体自然生命的自由生长和绽放，是中国男权中心的皇权世袭制发展到极端处的一次女性反抗的总爆发，总展示。这样，《武则天》此书就不单纯是一个杰出女人的故事，而是被作者赋予了浓郁的人文色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从历史的逻辑出发，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勋代表因武则天是女性而反对她参与政治给予了道德层面的否定，这是本书的看点之一。

这是一个集性格主导性与多样性于一体而塑造的艺术形象

作为一位政治家，武则天有着从唐太宗那里继承来的胸纳万里江山的品格，有着杰出的治国才能、政治智慧和大局意识。为了推进经济发展，早在任皇后时期，她就提出了十二建言，提倡大兴农桑，节俭政治，特别是在执政以后，制定了经济发展纲领——《兆人本业》，抑制豪强兼并；为了推进政治改革，她可以摒弃前嫌，大胆起用曾经反对她的裴行俭，从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总章选制改革；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她不拘一格起用曾经打过败仗的王孝杰，一举收复西域四镇；而她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与刘仁轨、娄师德、狄仁杰、李昭德等人的肝胆相照，彼此心知，无论如何都是感人至深的。她的大局意识体现在绝不将国家政治生活与个人情感生活纠缠在一起，从而对苏良嗣痛打薛怀义、狄仁杰痛打王庆一的举止给予了容忍和宽恕。因此，她是一个携天子以令群臣，能驾驭复杂的人际关系，具有治国方略，能控制局面，精于权术，有雄才大略且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是一个敢为人先，开宗立派，革古鼎新，有胆略，有魄力的改革人物。所有这些，构成了武则天性格的主导性，使她能够光彩灼灼地站在中国古代帝王的行列。

武则天的生命价值体现在“求权力意志”的层面上。她认为人不可能在其被抛入的世界中被动地生存，人必须对存在的世界表态、发言，证明自己存在的智慧和力量，必须创造和建构自己“理想世界”的生存状态。人必须在一个“有定形”“有起源”“有终点”“有意图”“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有秩序”“有规律”“有尊严”“有地位”的世界中生存。在这条道路上她“损人利己”“呕心沥血”“煞费苦心”“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唯我独尊”“舍我其谁”地活着。武则天的权力生存论是由借助爱情、生育取得皇权，挟天子以令群臣，“清君侧”，形成以武氏为主的政治势力。集创作与评论于一身的杨焕亭先生通过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传记文献，

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基础上，展开艺术思维的丰富想象，用审美的表达对这三部分进行了形象生动而又鲜活的情感诠释。诚如黑格尔所说："性格的特殊性应该有一个主导的方面，但是尽管具有这个定型，性格同时仍须保持住生动性和完满性……"

这是一个内心矛盾与环境矛盾相交织而刻画的艺术形象

武则天是一个从宫廷底层一路冲杀，坐上女皇宝座的历史人物。这种特殊的经历浇铸了她独立、理智、进取、勇敢、冷静、隐忍、猜疑、妒忌、阴狠、残忍的性格，也夤演出她复杂的内心矛盾，扭曲了她与李治及其儿女们的关系。

在人性的层面上，从贞观十八年雪中相识到贞观二十三年被李世民遗诏发配感业寺；从永徽二年被接回宫，到最后被立为皇后，她对李治付出了一个女人的真爱。"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不仅寄托了对李治的思念，也把她婉丽的一面表露得淋漓尽致。即使在"二圣"并立的日子里，她对李治的情感都是真挚的，唯其如此，在李治驾崩后，她才倾其才华和情感，写下了千古绝唱——《述圣纪碑》。这也正是作者厘清武则天情感世界的一条线索，是对历来武则天爱情观评估的一种颠覆。作者的意图在于，从人的存在角度还原一个女人的原生心态。

问题在于，当面对权力诱惑和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时，她的内心就陷入剧烈的冲突。她淡漠亲情，残杀子女，嫁祸于人，排斥异己。尤其当她报复地看待男人的情感世界时，整个心理就被扭曲了。她认为"以她的美丽与魅力，就在这张皇榻上同时拥有两三个男人也不是不可以的。他们是什么？与自己脚上的鞋子一般无二，随时都可以换掉，而她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不仅仅是迥然相异的男人味道，更有旷古迄今从来没有过的女人的自尊"。她拥有薛怀义、沈南璆、张昌宗、张易之等面首。这时候，她的人际关系处理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她的道德观念是：自私、利己、自主、强权，强调恶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这种内心矛盾的复杂，是由她所生存的环境矛盾促成的。她一生执政五十多年，她周围的人在权力的交替中，形成剧烈的道德人格分化：许敬宗教子无方，其子与后娘乱伦；李义府自恃得宠，贪欲无度，连襁褓中的婴儿也要求封赐，他还私相授受，卖官鬻爵；薛怀义卖身求荣，恃宠跋扈；武承嗣杀人奸尸；来俊臣不断纳妾；武崇训与寺院女尼李裹儿私通；张宗昌、张易之侍女显淫，作恶多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

了狄仁杰、李昭德、娄师德、姚璹、姚崇、宋璟、徐有功、王孝杰这些杰出政治家，才使得她性格的主导性得以合乎逻辑地发展和完善。

上官仪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被武曌陷害绑赴刑场准备杀头时，“忽然发现他并不那么仇恨武曌。从长安到洛阳，他目睹了武曌应付裕如地处置朝廷面临的内政和邦交问题。平心而论，他很感佩她的定力和智慧超越了许多男人，包括当今皇上。别的不说，单是西击突厥，东伐高丽、百济的几次大战，她辅佐皇上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而且连战连捷，就足以让那些狎昵厮养，骄纵失度的唐室亲王们汗颜。”“姜恪也对皇后谋断极为赞同，不仅仅是这一次出兵高丽，多年来每每朝堂议军，皇后总有不凡之见，对天下军势了然在胸。”这些情节和细节的设置和描写，都是在“道德评判的二律背反”处，思考着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作用和价值。在这里，道德的二重性是用鲜活的生命演绎其历史的逻辑层次的。

正是在这两种势力的影响下，武则天成为直面人生，痛饮生活酿制的苦酒、委屈周旋、以守为攻、借力打力、以柔克刚、工于心计的坚韧女性。她从感业寺回宫后，遇到了两股势力的排挤和打击：一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等人的既得利益者；二是柳奭、长孙无忌、韩瑗、崔敦礼、上官仪、于志宁、裴行俭、来济和褚遂良等忠君护国大臣。左右夹击中的她强忍内心的苦楚，笼络人心，逢场作戏，竭力争夺，培植亲信，遍布耳目，恩威并举。她在许敬宗、崔义玄、李义府、袁公瑜、狄仁杰、李昭德、上官婉儿、武三思等人的极力拥戴下，竭尽全力，终于打开了一个行使女皇大权的政治空间。

武则天的个人成长史，是皇权中心与平民意识、男权中心与女性反叛、世袭势力与反抗力量、抱残守缺与除旧布新的斗争史。她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仕女，从太宗阶下的显才扬气、感业寺的青灯黄卷、宫闱深处的争宠夺爱、废黜皇后的生死较量，到多次以莫须有的罪名“清君侧”、泰山封禅显圣威、“二圣”临朝功卓著、培植家族势力与李氏抗衡，到神都受宝尊号为“圣母神皇”、天授元年称帝……这里有太多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更有丰富的人类社会政治学的内涵。

在作者宏大的叙事结构中，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浮雕感

武则天的政治斗争史，作者写的是风云诡谲的政治，是政治风浪中的人的情感，是政治家情感深处的隐痛和酸楚。例如武媚杀女诬皇后、

李　死后她的酸楚，狄仁杰死后她的感伤等，通过这些典型细节的描写，展现了她人性的一面。

李治在武曌胁迫下的压抑与隐忍，李旦的三次被迫让国，六年别殿空悬，爱妃双双失踪，他的自尊心被母皇摧毁得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心灰意冷和聊度余生……

宦海险恶，从者多艰，无论是忠实于李治的宰相还是追随武曌的大臣，他们各为其主，人人作难，个个自危，如履薄冰。武曌专权，随心所欲，排斥异己，贬狄仁杰为彭泽令、任知古为江夏令、魏元忠为涪陵令、崔宣礼为夷陵令……裴行本、李嗣真流表岭南，降皇太孙李成器为寿春王、恒王李成义为衡阳王、楚王李隆基为临淄王、卫王李隆范为巴陵王、赵王李隆业为彭城王，李昭德被贬为南宾尉……

女皇至高无上，一手遮天，不断制造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忠良。李贤面对李弘的碑石，潸然泪下，为他可怜的皇兄，也为他无奈的父皇。上官婉儿在李贤被害后的痛苦心情，李显与狄仁杰见面时的提心吊胆。

作者十分注重以细腻的笔触去刻画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例如长孙无忌“被皇上‘赐告’的日子里，他只带了府令和十几名卫士悄悄离开京都，前往昭陵拜谒先帝和故长孙皇后。车驾行了整整三天，才到岚浮翠绕的九嵕山下。抬眼望去，平原北缘的一座山峰直刺青天，环峰九座山梁，巀嶭峻峭，与主峰成拱卫之势。此时正是正午时分，五彩祥云时而攀上峰顶，时而飘落山谷，与浅蓝色的雾霭拥抱在一起，远远地可以听见跌落沟壑的飞瀑轰鸣。这一切，让长孙无忌浮想联翩，忆思漫漫……”“如今，嵕山依旧，人已去矣，长孙无忌久久地望着伏虎般的山陵，不禁老泪纵横。”……

人性在皇权高压下的呻吟，人情在仕途多舛中的哭泣，写得那么动情，那么入情入理。

给尘封的历史人物注入鲜活的情感血液，在人性的基点上寻找历史发展的逻辑层次，是作者极力追求的一种艺术表达

武媚从感业寺回宫后深藏不露，以德报怨，委曲求全地到褚遂良府上拜师学书，她对褚遂良的尊敬、恭维，对其字的评价，一下子打动了他，使他有“知音”的感觉。这就为后来褚遂良在武媚册封为“昭仪”一事

上的顺水推舟奠定了情感基础。

武曌最后还权李氏，“看着眼前几度被自己废黜的儿子，如今重新登上皇位，她心底五味杂陈，有着对过往的不舍，有着对命运的感喟，有着对早年的愧疚。”“其实，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应该是李贤才对。”“往事如烟，一切都已逝去，一切无可追回。此时，她忽然地就想到那个曾经同自己姐妹相称，最后圆寂于西山的明霁，那是她到洛阳后，第一次在龙门山遇见她。显然，那一次明霁对她的变化感到很惊异和困惑。两人分手时，明霁留给她的话是什么，她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明霁告诉她：“人生本是业报相续，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莫非自己的今日，即是业报因果。“几所不作，未得所失”，自己要早一天明白，也许不会有那么多人死去。这些描写都是很精彩，很动人的。

作者对女性寄予深切的理解、认知和同情，对皇权至上的封建思想和世俗观念给予无情的鞭挞和深刻的批判。在众多无子宫中妃嫔、婕妤、才人被驱赶到感业寺削发为尼，为太宗皇上守灵从戒一节的描写中，字里行间充满了无限的伤感、凄婉、幽怨、悲恸和隐忍。作品中明霁的陈述，上官婉儿的孤凄，太平公主婚姻的不幸，几个皇妃王妃的遇害……都看得出作者对封建社会妇女的深深悲怜。

作者很注意在叙述的过程中，用隐喻、暗示、象征的细节设置和描写表现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例如李旦知刘妃和窦德妃觐见武曌而惊昏，打破玉砚，裂口不偏不倚，恰好从中间断成两片，伤口的裂痕如刀切一般。这些形象的描写，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

作者的知识储备是渊博而充足的，政体吏制、朝廷议事、佛学法界、诗词创作、文言骈体、古语修辞、书法史论、美术品鉴、皇宫的衣食住行、古玩瓷器、中医病理、针灸穴位、周易天象、节气稼穑等方面的情节设置、场景和人物关系描写，都显示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应有的知识修养和艺术储备。

总之，这是一部具有史学骨骼、学术品质、传记色彩、文学精神的历史小说。我很欣赏。

（本文作者系原陕西文学院院长、研究员）

2014年11月22日于长安古都大明宫遗址公园

- 上卷：凤鸣天下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六章
  - 第二十七章

- 中卷：君临九州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五章

- 下卷：凤凰涅槃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上卷：凤鸣天下

第一章

英主托辅奔黄泉

武媚饮恨入禅院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正是小麦成熟的日子，京都长安却一连下了半个月的阴雨，从终南山飘来的乌云很快就覆盖了整个关中大地，哗啦啦的大雨倾泻而下，整个长安就像泡在水里，大街小巷弥漫着一股霉味。

坐落在终南山北麓的翠微宫，在雨雾中看上去比平时模糊了许多。廊庑下那些内侍省的太监、宫娥个个垂首而立，一副悲哀兮兮的样子。从含风殿里传出的浊重的呼吸，让他们的心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松懈。

他们怎么也不愿相信，去年皇上还雄心勃勃，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到剑南道打造舰船，准备发三十万大军征讨高丽，怎么说病就卧榻不起了呢？

刚过知命之年的李世民睁开沉重的眼睑，看着在榻前守护多日的太子李治问道："这雨下了有些日子了吧？"

"过了端阳节就一直下下停停，大概有半月之久了。"李治脸上掠过依稀的痛楚应道。他说完这话就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病体日重的父皇，眼里含着酸涩的泪花。

自从父皇病倒后他就负起了监国的重任，内政、邦交、祭祀，不管多艰难，他都可以同大臣们商议排解，唯有这天雨，非人力所能左右。因此，在父皇焦急的询问中，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李世民示意近侍把自己的后背垫高一些，可一垫高，他立时就咳得

胸闷气喘。太监王濛立即上前斥责近侍粗心大意，重手重脚。李世民摆了摆手，示意不干他事。

看着殿外阴沉沉的天，李世民情不自禁地长叹："今年京畿之地歉收，上天以灾象谴朕矣！"

"此阴阳大化之故，父皇不必多虑。儿臣已命京兆尹敦促京畿各县，趁雨停之际抢收。前日京兆尹来报，说百姓已经将火炕腾出来烘烤麦粒。"李治在一旁安慰道。

李世民点了点头说："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朕病疴染身，你当恭谨理政，不可掉以轻心。"

李治闻言忙道："父皇，儿臣愿病患加于己身，以减父皇之疾。望父皇不要忧虑，安心养病。"

就在收回目光的当儿，李世民惊异地发现太子这些日子竟瘦了不少。前些日子，贴身太监王濛告诉他，太子因为忧心他的病体而食欲锐减，他闻此禁不住心疼。为当初长孙无忌等力主立其为太子而欣慰，为自己在立嗣问题上的举棋不定而愧疚。他这样想着，从心底涌出由衷的感慨："你能孝爱如此，朕死无恨矣！"说完，他就把目光转向王濛，"司徒大人来了么？"

"陛下，长孙大人已在殿外等候多时了。"

"宣……他……进来，咳咳咳……"李世民咳了几声，说话有些断断续续。李治要上前为其捶背平喘，被拦住了。他一转身，就见长孙无忌已经跪在了病榻前。

"微臣参见陛下，殿下。"

李世民示意长孙无忌平身，又让宫娥赐坐，用爆满青筋的手久久地抚着长孙无忌的手道："朕这一病，朝政大事皆赖于司徒，看看，你的头发也越来越稀了……"

未料李世民话未说完，长孙无忌竟放声大哭，泪如泉涌。惹得众人也泪水涟涟，悲不自胜。

长孙无忌的哭声蕴含了太多的意味。从隋朝义宁元年跟李渊举事

起，他就几乎没与李世民分开过。那时他就发现李世民有雄才大略，便把妹妹嫁给了他。他与众人一起策划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太子李建成，鼎力辅佐李世民登上了帝位。至今他仍然记得，当初房玄龄提出“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的谏言时，他那句“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这正是促成李世民下决心为社稷而舍私情的关键之语。

其实他也清楚，论出谋划策，他不如房玄龄、杜如晦；论统兵打仗，他不如李靖、李[redacted]，但在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于凌烟阁时，李世民却将他排在了第一位，这份皇恩让他一想起来便铭感肺腑。

“唉！朕宣爱卿进宫是有话要说，你如此涕泪怆然，朕还怎么开口呢？”李世民叹息道。

长孙无忌闻言，哭声戛然而止，他抬起头看了看一起流泪的太子，就什么都明白了。皇上在这时宣自己进宫，必是与托孤有关。因为他现在不仅是当朝宰相，而且当初太子李承乾被废后，是他力主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的。

这事发生在贞观十七年，转眼已六年过去了。李世民也越来越觉得立晋王为储，他们兄弟都会相安无事，如果换成魏王李泰或吴王李恪，皇家就无法风平浪静。

长孙无忌有时候也觉得委屈，因为朝野至今仍私下指责他主张立懦弱的李治是因为其乃妹妹的亲子。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难道李泰就不是皇后亲生的么？他自觉如此是为社稷长治久安，问心无愧。

作为舅父，他也清楚李治的不足，所以总希望李世民龙体康健，好多传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和见识给太子。然而天不佑唐，皇上在这年五月就一病不起了。

其实，就算李世民不宣他，他也打算进宫拜见。最近他不断风闻太子私下与武才人过从甚密，这让他很是担忧。这样的事他也不好向皇上明奏，何况他还在病中。但他决定从武才人身上着手，平息这种议论。他擦了擦泪湿的眼角，就听见李世民对太子说道：“你先退下，朕有话要与司徒商议。”

听闻此语，王濛等人也自觉随太子退出了大殿。

见含风殿只剩下长孙无忌，李世民便把他的思虑摊在长孙无忌面前——

“爱卿可否记得，几年前李淳风曾为朕卜过一卦？”

“陛下说的是那‘女主昌’的卦辞么？”

“正是！那次卜卦后，就有人向朕进了民间流传的《秘记》，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那时朕怀疑左武卫将军李君羡，他的封邑名中有个武字，又自称五娘，正应了那个卦辞，故而朕将其外放为华州刺史。孰料他与妖人相通，朕一怒之下斩了他，结果非但没有破机，朕的病反而加重了。”

见长孙无忌听得很认真，李世民又继续说道：“朕前些日子又传李淳风卜卦，他说‘仰稽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已在宫中，为朕亲属。’以爱卿观之，此人该是谁呢？”

这话让长孙无忌心头“咯噔”一下，忙接过话茬道：“陛下之言令臣茅塞顿开，臣多日反复思忖，只是不知该不该向陛下禀奏。”

“你我虽为君臣，实乃兄弟，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呢？”

“谢陛下赦臣大胆直言之罪。臣窃以为太史所言之人，乃宫中武才人。此人虽为女辈，却性情刚烈。陛下可还记得，那年得一名马，刚烈狂躁，朝野无人能驯。唯武才人说可驯之，并要陛下赐她三件器物——铁鞭、铁剐和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铁剐剐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武才人固然聪慧，然阳刚之气正附了太史所言，她将来必会妨害大唐社稷。故臣以为，应速除之。”

长孙无忌的直言不讳，让李世民很吃惊。这些日子，他不是没有想到这层，现在听长孙无忌一说，所有纷乱的线索都很清晰了，可要他对自己曾喜欢的女人下手，还是心存疑虑，毕竟那个“武媚”的名字是他惊艳之后赐予的。尽管后来因为那次驯马的狂言，让他第一次对她产生了厌恶，可要除掉她，他内心还是有些不忍，觉得有些太残酷。

李世民没有直接回应长孙无忌的话，他疲倦地闭上眼睛说道：“这事容朕想想，朕今日召卿来就一句话——朕来日无多，治儿性情温良，宽仁孝友，朕倘有不测，还望司徒能辅佐太子，光大社稷。”说罢，他

将脸转向内侧，不再看长孙无忌。

“臣身为司徒，又是太子舅父，护卫大唐江山责无旁贷，万死不辞！”及至离去之时，长孙无忌又是泪流满面，那样子让王濛看了都心碎。

可路过太子的安喜殿时，长孙无忌却见一个身影闪进了殿门。看那体姿丰盈的模样，不是武才人又是谁呢？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在陛下重病的日子里也关心起龙驾的身后事了？长孙无忌的心头一下子又沉重了许多！不！过两天，等皇上精神好些，一定要重提“杀武”之事。这事关江山命运，他不能再有丝毫犹豫……

这本不是一个该流泪的季节，可大家的眼泪却像门外的雨一样多。武媚刚一掩上殿门，泪水就哗哗地涌出了眼眶。看着她脸上的脂粉被冲成一道一道的，李治就心里不忍，等宫娥和太监们退出去后，他就上前捧起武媚的脸缠绵地说道：“你为何又哭了？这对眼睛不好。”

武媚抽动着肩膀道：“臣妾是忧心皇上的病啊！”

“难得你如此牵挂父皇，本宫心里十分感激。”

可武媚接下来的话却让李治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皇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臣妾就只有依靠殿下了。”

“嗯……呵呵……今年这雨水为何这么多啊！”李治看着窗外，顾左右而言他，他知道武媚所言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在父皇昏昏入睡之时，他曾向太医询问过父皇的病情，尽管太医说得很隐晦，但他还是明白了，父皇已病入膏肓，西去只是时间问题。这意味着他在不久的未来，将成为大唐的执掌者。可即便如此，他也无法确定能否呵护眼前这个美艳年轻的女人。

他眯着眼睛，看着武媚那双满含期待的眸子。他觉得这双眼睛太迷人了，有种无法言说的诱惑，只要被她看上一眼，就注定今生都无法走出她情感的迷宫。

他们是在贞观十八年一个落雪的日子相识的，父皇征调了十万多人亲征高丽，刚刚立为太子的他奉诏监国，在三省的辅佐下处理军国大

事。

那是一个初雪的午后，李治阅看上表和奏章累了，在太监的陪同下到花园赏雪。

冬日的花园，卉木凋落，几只寒鸟在枝头瑟缩着，没过多久，他就觉得兴味索然。可就在这时，一阵清脆的读书声从雪中飘来，那声音温柔中透着刚劲，脆亮中含着忧郁。李治抬眼望去，就看见雪幕中那一缕耀眼的嫣红。

那红太惹人了，李治的眼睛顿时亮了，便向随侍的太监问道："这是宫中哪位女子如此痴心地在这埋头读书？"

"她就是曾因驯马而震动朝野的武才人，今年二十六岁，进宫已经十二年了。"太监见太子询问，回答得十分详细。

"哦？"李治有些走神，他因为内心的悸动而脸上发热，本打算转身回殿，可不曾想，武媚竟在他神情恍惚之中，袅袅婷婷地来到他面前。

"臣妾参见太子殿下！"

李治"哦"了一声，就感到一对热辣辣的目光投了过来，那目光仿佛一团火焰，融化了他肩头的落雪，又似两汪春水，汩汩流进他的心底。

四目就那么痴痴地对视，直到太监提醒，李治才蓦然觉出自己的失态，仓皇间收回目光就要离去，却听见武媚在身后柔柔地喊了一声"殿下"，他的脚就再也挪不动了。

武媚捧起手中的书道："臣妾近日在读《太史公书》，有些心得，都写在书眉了，请太子殿下赐教。"说罢，她将书放到李治的手中，然后施了一礼，转身就匆匆离去了。

风卷着雪花，吹起武媚润了毛边的斗篷，恰似春燕的翅膀，跃跃欲飞。望着她的身影融入雪幕，李治的心也跟着去了，只愣愣地说了一句："如今宫中，似这样潜心攻书的女子实在是凤毛麟角啊！"

后半天，李治的心思都随着武媚的读书心得徜徉了。他非常吃惊，一个久居深宫的女子竟对王朝兴废看得如此透彻，她在《秦始皇本纪》上这样写着眉批：

夫政之兴在人，政之废亦在人。秦四世而霸，据天下之雄图，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穆公问政于百里奚，问贤于伯乐。始霸西戎，诸侯盟会；孝公用商鞅，变法图强，法性十年，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山无盗贼；秦皇用李斯，并兼天下，四海为一。惜哉二世一朝，赵高肆虐，指鹿为马，纲纪大乱，遍国囹圄，赭衣载道，一朝倾覆，其亡也忽。嗟乎！兴废于人，其然岂其然哉？

李治读着读着就出了声，心随文动道："武才人，真奇女子也！"

然而，当他刚刚翻开新的一页时，却从书中掉下一张薄绢，拾起一看，却是她赠予自己的一段话：

殿下玉颜龙貌，气宇轩昂；温良恭和，宽仁德厚，乃帝王之资，人主之气也。性德凝寂，麋归心而不通；智地玄奥，感恳诚而遂显，乃社稷福祉也；妾身得遇殿下，实为枯木逢春，久旱遇甘霖，心邈邈而久仪，情纷然而思靡……

看那字体，刚健有力，颇有几分男子之气，然而，字里行间分明流淌着空有春色，不为人识的抑郁，于礼赞自己的辞藻中寄托了不尽的希望。李治屏退身边的宫娥和太监，迅速地焚烧了这些烫心的话语。

李治的情感顿然由欣赏转向了怜悯，他知道武媚的纠结都在那次驯马上，也许她的本意是要博取父皇的垂爱，却不料适得其反，从那以后，父皇就很少召见她了。

在这深深的宫苑中如被父皇冷落，就意味着一芳红颜将在寂寞中老去。李治觉得，这对武媚很不公平。

那一天，李治在武媚的眉批后写了很长的一段话，从此也掀开了名义上两辈人，而事实上是两个青春芳华之人间的相知相依的扉页。

武才人总是避开太监和宫娥把自己撰写的文章拿给李治看，李治看后也会予以呼应。数十日下来，两人都有了两情相悦的感觉。

事情的变化在贞观十八年的腊月，那天一整天李治都没有见武才人的影子，心里便不免空荡荡的，人也变得魂不守舍。那天他破例没有回寝殿陪伴太子妃，而是留在了明德殿。

在随便用了些晚膳后，他要太监和宫娥们到殿旁的暖阁去，不传唤不必进殿伺候。他手中握着文书，眼睛却看着暮色中的殿门发呆，就在这时候，一个身着男服的身影闪进了殿门。

是她！是她！她终于来了。

“媚！”李治在心里呼唤着她的名字，快步迎了上去。

仿佛一切是水到渠成，一切都顺理成章，无须任何的序幕和前奏，两个年轻人就拥抱在了一起。

那短暂的一个时辰是何等的刻骨铭心！他们将宫廷礼仪、名分和伦理都抛在一边，用男人的雄健和女子的狂热，完成了灵与肉的交融。在情如泉涌，销魂荡魄的那一刻，李治觉得过去与太子妃的生活，是多么刻板、呆滞和索然无味。

贞观十九年，秋天造访长安的季节，李世民率大军凯旋了。可曾为大唐社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魏徵却在这欢庆的日子里薨殒了。

大战告捷的喜悦与良相故去的悲痛交织在一起，李世民根本没心思对太子这几个月监国的行为进行详细的考察；他更不会想到，曾爱过也厌恶过的武媚，竟背着他夺取太子那颗宽仁的心。

四年的时间短暂而又漫长。明里，他们都自觉遵循着宫廷人际关系的藩篱，可暗里，武媚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李治的情感世界。她荡漾在眸子里的秋波，总是在不经意间搅动着太子的心田，使他躁动不安，心猿意马。他无法判定他们之间究竟能走多远，而她却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系在李治身上。

现在，她需要李治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李治不敢直面武媚往日炽热、而今却阴冷的目光，口中讷讷道：“只要本宫在，你无须担心。”

“殿下若是食言，臣妾定将你我之事公之于众。”武媚十分不满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从牙缝里挤出两声冷笑。之后，她又轻轻拉着李治的衣襟，说话的语气也明显地柔和了，“不过臣妾相信，殿下一定能够带着臣妾走出艰危的。”

那芬芳使李治无论如何也拒绝不了这个女人的请求，他抚摸着武媚的长发道："本宫一旦登基，你还愁没有出头之日吗？"

武媚望着眼前的太子，心中想——这句话说得还像个皇上。

然而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李世民既没有给长孙无忌诛杀武媚的机会，也没有给李治转圜的余地。

五月十一日亥时二刻，李治就被从含风殿过来的太监唤醒，说是皇上紧急召见，他闻言心一下子就悬到了半空。脚刚刚跨进殿门，就看见司徒长孙无忌、中书令褚遂良早已到了。太医署的几名太医正轮流为父皇诊脉，他们正双目紧闭，侧耳细听。

长孙无忌示意大家到外室说话。李治向太医令问道："父皇的病究竟如何了？"

太医令无奈地摇了摇头，领着太医们跪倒在太子面前。

长孙无忌见此便道："你就说尚有多少时日吧！"

"若过得了子时，陛下也许……"

褚遂良正要接着问话，只听见身后传来一阵猛咳，宫娥们急忙上前为皇上捶背抚胸，只见一口鲜血从李世民口中喷出，染红了宫娥手中洁白的丝绢。

李治见状先自慌了神，回身抱住长孙无忌道："舅父！父皇……父皇他……"

长孙无忌伸手为李治擦去泪水，脸上就多了许多庄重，话语中也带了几分责备："皇上以宗庙社稷托付殿下，殿下岂可效匹夫唯哭泣耳！"

李世民从昏迷中醒来，声音虽然微弱，但话语却很清晰："朕方才与皇后相约于昭陵。皇后言道，朕去之前，需处置好后宫诸事。褚爱卿，拟诏：后宫妃嫔、婕妤、才人诸等无子者皆令出宫，削发禅院，为社稷祈福。"

李世民喘了喘，目光就益发离散了，无力的手伸到帷帐外，指着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道："二卿近前来。朕今后事付与公等。太子仁孝，公

等所知，善辅导之！”

李治在一旁听着，又禁不住柔肠九曲，一声“父皇”……就扑倒在李世民的榻前。他感到父皇的手拂过自己的发鬓，轻若浮风，早没有了当年的温热和力度。那可是一双曾挽弓仗剑的手啊！

他很忧虑，当父皇这座山倾倒之后，他能不能担起这万里河山。他的肩膀因为过度的悲痛而战栗。

李世民似乎感觉到儿子的忧恐，几乎只用太子一人可以听见的声音说道：“有无忌、遂良在，你勿忧天下！”

随后，他留给褚遂良的最后一句嘱托是——无忌尽忠于朕，朕有天下，多其力也。朕死，勿令谗人间之。

也许他预感到了什么，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离开人间。

在儿子和臣下的注视下，他的脉搏慢慢地停止了跳动，两颊的血色也渐渐地褪去了……

长孙无忌从褚遂良手中接过遗诏，反复地看了几遍。他猜不透李世民的心思，一向从谏如流、果断刚毅的他为什么没听从自己的意见，向那个妖冶的武媚下手呢？他现在也只能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来解释这一切了。

皇帝驾崩，天摇地动。诸事都等着去处理，他再也没有时间去深究皇上的心理，回身对王濛道：“请公公速到掖庭宫宣诏，令后宫妃嫔、婕妤、才人等无子女者即日出宫。”

此时，长孙无忌还没意识到皇上留下这个武媚究竟会给大唐带来什么，而他作为辅国大臣，又将和她发生怎样扯不断的关系。

……

感业寺位于长安西北，寺后不到五里，就是汤汤渭水。山门坐北向南，远衔苍茫秦岭，上悬“感业寺”三个鎏金大字，潇洒俊逸，颇有王羲之的风骨，据说是皇上的笔迹。

入得寺门，修竹繁茂，古树参天，曲径通幽。主殿巍巍居中，供奉

着如来与各路菩萨；两边的偏殿供奉着四大天王、十八罗汉；早课房、说经坛、藏经楼等，构成一个占地三百多亩的庞大建筑群。

一大早，悠悠的钟磬声从大殿内传向远方，迎着太阳从遥远的天际冉冉升起。朗朗的诵经声打破了晨间的寂静，使每个走进它的僧尼或香客，都顿然产生一种朝圣的庄严感。

秉承遗诏，鸿胪寺崇玄署的官员早在李世民驾崩的那天凌晨，就飞马将“宫中妃嫔、婕妤、才人等无子女者发归禅林”的消息通报给了寺院住持明镜法师。

五月二十六日一大早，她就率尼姑们在法堂等候。

明镜已经老了，一脸的皱纹，目光看上去有些呆滞。皇上的妃嫔婕妤中无子女者落脚到寺院，这不是第一批，她自己就是隋宫中的婕妤。触景生情，她的心便泛起无言的酸涩。虽说禅林静处，修得正果也无不可，可作为女人，若有一线生机，又何必到这里孤守青灯呢？

这念头一闪现，明镜就有了一种亵渎佛祖的负罪感，她忙抬了抬已经松弛的眼皮，对侍立在身边的明月道：“到寺外去看看她们到了没有？”

明月还很年轻，整日的坐课诵经还没有褪去她脸上的青春。她匆匆来到寺外，远远望去，山门外的大道上，浩浩荡荡地来了十几辆车驾。

“哦！又是一群可怜的女人。”明月轻轻地叹息着，眼圈也红了。

其实，真正伤心的还是坐在车驾里的女人们。她们一个个都以泪洗面，说不清的惶恐和酸楚。她们中有人被皇上宠幸过，却一直腹内空空，生不了维系自己命运的皇子；有的数十年来连皇上的面也没见着。当此时刻，她们都明白，从此以后，她们将在寺内终老天年，不会再有风月之事叩问心窗了。

武媚的车驾走在车队靠后一段，身边是三个平日里为争得皇上的宠爱明里冷眼，暗斗心机的美人，直到坐上了这车驾，她们仍为过去的纠葛而耿耿于怀。

武媚心里有些瞧不起她们。她们太浅薄，只知钩心斗角，耍小心

眼，哪里懂得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呢？

一路上，武媚没有和她们说过一句话，甚至都懒得看她们一眼，只是低着头想着自己那些被爱和恨炙烤的心事。

追忆这十二年的日子，她觉得自己幸运多了，从十四岁进宫，她就受到皇上的宠爱，这一半来自于自己对皇上雄才大略的崇拜。当年她从父亲口中听到皇上的传奇故事后，就对能生活在他身边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她不像别家的女儿，等待着圣恩沐浴，她要抓住一切机会，把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展现在皇上面前。

另一半则源于李世民对武媚聪颖的刮目相看。李世民把宫内藏书给她看，她不但看了，而且能对许多事情做出自己的评判；李世民喜欢写字，尤其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就要武媚也临写《兰亭序》，她不但写了，而且几于乱真；李世民喜欢战马，她就学骑马，而且信誓旦旦地声言可以驯服烈马。

可李世民最终也没想要晋升她进入婕妤的行列。才人算什么呢？虽说官阶为四品，可在后宫，它属于中下之级。

从结识太子那时起，她就暗暗恨着如今躺在棺椁里的李世民。在被告知将要发送寺院的消息后，她更是恨得把被角都咬烂了一块，心里暗暗发誓——武媚若有出头之日，定要让这大唐社稷天翻地覆。

她也埋怨李治的优柔寡断。

王濛到掖庭宫宣诏时，声音尖细、严厉、冰冷。这是褚遂良事先安排的，他就是要告诉武媚，从此打消再回皇宫的念头，好好做一个早晚诵经的女尼。

武媚不知道这些，她仍希望李治在这时候能出面留住他。在其他妃嫔们嘤嘤饮泣时，她走到王濛面前，提出要见新皇上的请求。王濛的眼角不经意地流露出鄙夷和轻视，他懒得回答她，转身就上了回宫的车驾。看着王濛的背影，武媚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在心里骂道：“仗什么势？总有一天，我会要了你的头颅！”

“感业寺到了。”耳边传来崇玄署威仪使的声音。

在羽林军的督促下，武媚和后宫的女人们收拾好随身的物品下了车，她的目光穿过人群，就看到山门前站着许多迎接的尼姑。直到这时候，她满腹的怨恨才渐渐被一种惆怅的自哀所取代。

她在心里呼唤着李治，却已潸然泪下，泪水打湿了手中洁白的丝绢。那丝绢上面绣着一双劳燕和垂柳，这是她打算送给李治的，如今却做了自己的陪伴。

在即将迈进寺院的大门时，武媚禁不住回头望身后的长安，心想："皇上！你可还记得武媚吗？"

五天后，明镜法师在法堂举行了庄严的受戒仪式。武媚一身素衣进了法堂大门，低着头跪在明镜法师面前。

明镜毕竟是有过阅历的大师，当她要武媚抬起头听诫时，很快就从她那双秋水中捕捉到了一种不安分。她足足看了一刻时辰，才平静地说道："武媚听诫。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皈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离财离色，名两足尊。自心皈依正，念念无邪故，即无爱著，名离欲尊。自心皈依法净，一切尘劳妄念虽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众中尊。你可愿遵从？"

"徒儿愿意。"

明镜法师接着又说："佛家有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法师问一句，武媚答一句。可说到"不淫邪"时，武媚心里顿了片刻，就起了疑问，何谓淫邪？孟子曰：食色，性也。又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情相悦，人之性也，为何说是淫邪呢？可她明白，现在不是辩解的时候，于是她重重地点了点头。接下来的其他戒律，对她来说都是可以忍受的。

"既是愿意受戒，自当为我佛门中人。本住持就赐你法名'明空'，从此，红尘之武媚不复存矣！你当静心修行，早成正果。"明镜法师说完，转身吩咐侍立一旁的明月，"为她剃度吧。"

明月知道，此刻是女人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她捧着剪刀和剃刀来到武媚面前时，轻轻地说了一声："你静心些，过一会就没事了。"

面前的武媚却分外的安静，没有表现出任何悲哀的神情。明月心里

有些惊异，便知这女人小视不得，剃刀在手中也不听使唤了。

这一头秀发曾赢得了两代皇上的宠爱，陪伴她度过一个个幸福的时刻，武媚心里又怎么能不珍爱呢？女人没了长发，还是女人么？可她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绝不让人看笑话，反而安慰明月道："师姐不必犹豫，既入佛门，自当削发剃度，了绝尘缘，明空毫无牵挂。"

受戒的仪式整整持续了一个时辰才结束。武媚回到住处，打开包裹，翻检从宫中带出来的衣服，一件件靓丽鲜艳。尤其是那件石榴红的裙子和玫红色的披风，是先帝东征期间太子暗中赠送的。那是他们第一次暗合，也让她感受到殿下的男儿多情，宽仁温存，她被冷落的忧伤终于在太子那里获得了抚慰。

可现在这一切都用不上了。昨日，与她同舍的明月告诉她，现在穿在身上的衣服叫素衣，是专为尼姑缝制的。穿了它，心就离红尘远了，一心向佛，清静无尘，才能修得正果。

这些话武媚不爱听，即使在她受戒，跪在法堂的那一刻，她的心也不曾有丝毫的平静，她依旧深深依恋着昔日的太子，当今的皇上。

女为悦己者容。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皇上才能再看到她的艳服玉钗，花容月貌。武媚一下子扑到床上，嘤嘤地哭了起来。

……

风云一世的太宗到昭陵陪伴长孙皇后去了。

九嵕山因为一代帝王的"入驻"而显得更加巍嵯崔嵬，岚浮翠绕。"因山为陵"开创了帝陵形制的先河，也标示着"贞观盛世"已渐行渐远了……

太宗葬礼后的六月初一，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辅政大臣的主持下，李治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

尽管此前有过监国的历练，可坐在太极殿每日问政听奏，批阅书表，对李治来说乃是一种全新生活的开始。他现在很忙，也很勤政，登基没多久就一连发出几道诏书，布告朝野——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李治言出即行，将太宗晚年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从内宫传出的消息说，他每天接待的各路官员达十数人之多，询问着开辟清明新政的良策。

但言路一开，也不免鱼目混珠。这天李治从众多的上书中发现了一件由洛阳人李弘泰写的举报，指称长孙无忌谋反，这是通过中书省转呈给李治的。

褚遂良十分佩服先帝的英明，因此，当李治要他甄别真假时，他没有任何犹豫就回道：“陛下！此乃奸人诬告，长孙大人自随先帝以来，忠贞不贰，天日可见！”

李治的眉宇间也藏不住怒气：“爱卿所言，正合朕意。然依爱卿之见，可否追查幕后主使？”

“先帝将辅佐陛下的重任托付给长孙大人，必引起朝野奸佞妒忌。眼下陛下刚刚即位，朝纲待整，若兴师动众，必致人心大乱，正中奸人下怀。臣以为可将李弘泰正法，亦可震慑敌胆。”褚遂良建议道。

十一月，李治诏令大理寺会同刑部对李弘泰严加审理，以诬告之罪将其斩首。接着，又下诏封长孙无忌为太尉，位列三公之首。

对皇上的擢拔，尽管朝野有人认为长孙无忌之所以如此得到重用，全凭是皇上的舅父之故，可大部分朝臣还是从皇上的从谏如流，勤政怀民中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可眼看时近腊月，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却发现李治对几位辅政大臣关于册立皇后的奏章搁置案头，心里便有些不解。一日早朝后，朝臣们纷纷走出太极殿，发现天空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褚遂良紧走几步，赶上长孙无忌说道：“如此瑞雪天，大人可有兴致围炉饮酒一杯？”

长孙无忌明白褚遂良是有话要说，于是停下脚步问道：“那中书令大人欲往何处？”

“哈哈哈！难道大人想藏着府中佳酿不予下官享受么？”

长孙无忌也笑了笑道：“大人何时见过我小气？”说完，两人遂上了车驾。

好在他们都居住在崇仁坊，且相距不远。进了高大的坊门，街两边都是商铺和酒肆；酒旗飘飘，店幡高扬，街上人头攒动，熙来攘往，其间有不少异域的游人。尽管百姓们见了官员的车驾，都自觉地让在两边，但他们还是放慢了速度。

到了长孙无忌的府第，他急忙吩咐夫人准备酒菜，然后两人就在客厅里对饮起来，三杯美酒入腹，褚遂良的话就多了。

“陛下将我等册立皇后的奏章搁置，不知是何意啊？”

长孙无忌放下酒杯，却在空中停了箸头，听完了褚遂良的话，也不觉应道：“这也正是我纳闷的。”

“莫非陛下对王妃不中意？还惦记着那个武才人？”

长孙无忌叹息道：“依我的意思，当初就该杀了那个惑乱君心的武媚，可先帝偏偏在弥留之际留下一道诏书，让她遁入空门，往后再要怎么样就棘手了。”

“先帝将陛下托付给我们，下官是如履薄冰啊！可即便如此，也不能由着皇上的性子来啊！”褚遂良有些担心。

“我也是如此想，王妃是先帝亲自选定，立为皇后，上慰先帝，下合礼制。”

“有消息说，自武才人去了寺院后，陛下是常常传萧淑妃进宫呢！”褚遂良又说道。

长孙无忌沉吟片刻后道：“不管萧淑妃现在怎样，眼下只能立太子妃为后。虽说太子妃目前无子，但我已有打算，准备将后宫刘氏之子李忠过继到太子妃膝下，这个太子妃与刘氏皆无异议。事关社稷存续，你我不可踯躅彷徨。”

褚遂良十分佩服长孙无忌的虑事周密，他举起酒杯，由衷地说道：“大人高明！明日早朝之后，约上李⬆，就立后之事协力奏明皇上，务必在正月举行立后大典。”说罢，他就起身告辞了。

长孙无忌送到府门外，发现雪下得更大了，街巷都铺满了银色，好多店铺也早早地打了烊，街道上少了往日的喧嚣。

人世总有许多的无奈，各有各人的忧伤。

坐在龙案边的李治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就被无尽的烦恼所缠绕。在先帝最后的日子里，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发配寺院，作为当朝太子却一筹莫展。

这大半年来，他几次动了要前往感业寺的念头，可事到临头，他就踯躅退缩了。

刚刚即位，百事待举，在众目睽睽下去看一个先皇的才人，朝臣们会怎么看？别人不说，仅舅父长孙太尉这一关就过不了。他也明白，至少现在要堂而皇之地把武媚从寺院内接出来是很不现实的。

不过除了武才人，他也钟情于萧淑妃。这不仅是因为她生了一个皇子，两个公主，更因为她没有王皇妃的矜持与刻板。她的美貌和纤柔常常让李治将王皇妃惹起的烦恼转化为相拥交欢的醉悦。何况，她是前朝皇家后裔，生于名门望族，哪一点都比王皇妃强。

太尉和中书令的奏章在案头放了多日，他一直没有批。但是，今天他不可能拖下去了。朝会一结束，李治刚回两仪殿，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就跟着进来了。他知道他们是为何而来，却仍然问道："朝会上诸事均已议定，卿等何事，非要到两仪殿来见朕不可呢？"

长孙无忌撩了撩袍袖，清了清喉咙说道："陛下！臣等日前所奏，谏立皇后之事，不知陛下考虑得怎么样了？年近岁尾，臣……"

"这……"李治环顾了一下几位近臣，见一个个正襟肃穆，便挥了挥手道，"朕初临朝，政事烦累，立后之事，待以后再说吧……"

"陛下！"褚遂良不等李治把话说完，就接过话茬谏道，"后宫之安，关乎社稷，臣请陛下速做决断，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李治听了这话就有些不耐烦了，道："立后本属家事，朕自有分寸，何劳卿等费心，你们退下吧，朕要批阅奏章了。"说罢，他便低头翻阅案卷，把大家晾在一边。

这态度顿时惹起长孙无忌的不快，虽在行为上仍拘于君臣之礼，但说出口的话却是重了不少。

“陛下此言差矣！皇帝何言家事？”因为是在内殿，他的话语中暗含了长辈的教诲，“先帝弥留之际，榻前殷殷相托。今后宫无主，先帝泉下有知，岂非治臣等疏于职守之罪？陛下又怎么面对先帝呢？”

“太尉言重了。后位册立迟早何碍于江山大计？”李治还是不愿谈及此事。

褚遂良又跪下劝道：“太尉之言，亦乃臣肺腑之言。臣恳请皇上早立中宫！”

李🏠也跟着褚遂良跪倒道：“立后虽系陛下家事，然自古以来，家宁国兴。何况陛下衽领山河，袖系国权，实家国难分矣。请陛下早立中宫！”

李治看着跪倒在面前的三位大臣，笑了笑道：“卿等今日是要逼宫么？不怕朕治你等忤逆之罪？”

可长孙无忌毫无惧色，目光直视李治道：“为社稷而死乃是大忠。陛下纵然将臣等火焚鼎烹，亦难动摇臣等尽忠报国之心。”言罢，他挺起身子，一副不怕死的样子。

大殿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李治不免有些尴尬。且不说其他两位，长孙无忌乃亲舅父，甥舅龃龉，传将出去势必动摇人心。他起身来到丹墀，一一扶起三位老臣，话中就含了责备的意思：“卿等今日这是为何？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么？”

长孙无忌脸上的肃然渐渐退去，他站起身，装着样子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道：“这么说陛下是恩准臣等的奏章了？”

李治叹了口气道：“朕又何尝不想早日立后呢？只是皇妃进宫以来，一直未能为朕生下一男半女，她掌管后宫，只恐难服人心。”

“此事不劳陛下多虑，臣已托上安公主说服刘氏，将陈王出继给王皇妃。如此，皇后有子，国不愁无嗣，大唐将永享万世，岂非两全其美？”

长孙无忌这番话让李治再无推脱余地，他回到龙案前道：“难得众位爱卿忠贞为国，朕就准了卿等所奏，立王皇妃为后。择定孟春吉日，

于太极殿举行立后大典。并命太史推演阴阳，勘定改元年号。”

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闻言，同声高呼道：“陛下圣明！”

虽说此事随了众臣的心愿，可李治心中却是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感觉。王皇妃、萧淑妃、武才人的影子轮番在他脑中摇曳，望着三位大臣的背影，他忽然觉得很累，便仰面躺在龙椅上，口中讷讷道：“何谓圣明？朕连女人都不能亲选，这能叫圣明吗？”

第二章

黄卷不锁红尘梦

宫烛犹照寂寞心

转眼又逢五月，依旧是农家的麦收季节，依旧是荷池碧叶亭亭的初夏，只是朝廷元改历新，人事焕然。天气分外晴好，一连数日骄阳高照，热风漫野，京畿周围麦浪滚滚，一片金黄的世界。就在这丰盈和沉实的季节中，唐廷迎来了太宗的祭日。

五月十一日，李治亲率三省六部的大臣到太庙举行了盛大的祭典，献牺牲，颂祭文，行三叩九拜大礼。慎终追远的氛围使他再度回想起贞观的辉煌岁月，思考着自己未来的责任。五月二十六日，他又将亲往感业寺，参加由明镜法师举办的法事，为父皇的在天之灵祈福，为大唐享国长久而祝祷。

端午节后，鸿胪寺遣崇玄署令来感业寺宣达皇上的旨意时，尼姑们刚刚做完早课，捧着经书正准备散去。他的到来引起了武媚的关注，她猜想朝廷一定有重要官员要来寺院，但会是谁呢？是褚遂良？还是长孙无忌？如果是他们，那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宫中时，这两个老儿对自己最挑剔。那个长孙无忌甚至还当着太宗的面，责备自己举止张扬，难保他们不进谗言，抹去自己在当今皇上心中的美好印象。

武媚想到这里，转身便向藏经楼走去，近几个月来，她已经抄完了《华严经》，准备借《解深密经》来读。

藏经楼在寺院后面的松柏林旁，武媚沿着种满兰草的小径缓缓地朝前走着。如今也正是兰花开放的时节，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驱散了她方才荡起的淡淡忧伤。

武媚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朵兰花，放在鼻翼间贪婪地嗅闻着。她的举止很快引起了不远处在修剪花草的明远的批评："明空！你干什么呢？出家人第一戒就是不杀生，你怎能把好好的花摘下来呢？"

武媚皱着眉头瞪了明远一眼，心中埋怨，却并不多做理论，便继续朝前走去。过了前面一个拐角，一座两层高的建筑就出现在眼前，碧玉的琉璃瓦与粉白的墙壁在阳光下灼灼耀目。登上二楼，褐红的门半掩着，在这值守的明霁远远地看见武媚，出来迎接道："明空师妹来了，快进来吧！"

武媚进了门，呼吸着那诱人的檀香味道："多谢师姐。"

明霁接过《华严经》，将其放回经柜，然后两人就在蒲团上坐着说话。

"你都看完了？"明霁问道。

"嗯，我看完了。"武媚点了点头，随手从袖中拿出一卷手抄的经文说，"烦劳师姐看看，可有疏漏错谬之处？"

明霁接过抄卷慢慢展开，立刻就被武媚那一手小楷惊呆了，一笔一画，一丝不苟，显然是用了心的。她抬头痴痴地看了武媚好一阵子，才由衷地惊叹："明空！你好用心啊！我佛有灵，当赐福于你。"

武媚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喝着茶。

在这个寺院里，有谁能理解她的苦衷呢？一年来，她都是在思念和期盼中度过一个个遥夜的。她人在空门，心却在红尘，她忘不了与李治在一起的那些销魂酥骨的日子。去年六月初一，李治举行登基大典的消息传到寺内，她伤心地哭了。年底，又传来立了王皇妃为后的消息，她彻夜不眠，辗转反侧，诅咒上苍无眼，怎会让那个平庸的女人做了皇后？

她觉得日子过得太慢，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白天忙忙碌碌还好说，夜晚最是难熬，所有的伤心似乎都涌向了那时。开始，她是守着窗外的星星打发时光，可越数就越不能入眠；后来，她干脆就不睡了，拿了《华严经》来抄。她的字是经过太宗亲手指点的，风骨昭然。她又是个有心人，看了褚遂良、虞世南等人的字就细细揣摩，很快就入境了。果然，一俟抄起经书，她的心倒安静了不少，而且对经文的含义也益发熟稔了。

明霁比武媚大几岁，对她的事也有些了解，在续了茶之后，她问

道："师妹如此聪慧，抄了一遍经就会有不少心得吧？"

"也是一知半解吧。"武媚呷了一口香茗。

"依贫尼看，抄经也算'行者之功'。我佛'一切万法，唯识无境'，是以一切外境皆是诸识所变现的相分。因此诸尘境界、山河大地、有情无情，皆是此识所变现者，并无实体。能如此认识，则了达自心，不迷于境。能如此修为，则必渐次断除烦恼，心得解脱而不为境所转。"明霁慢慢说道。

"还是师姐解得深。佛经说，人生世间，有六烦恼，即'贪、嗔、痴、慢、疑、恶见'，我反复体味，六恼其实也就是两恼，一者'欲'也，一者"情"也。去'欲'则行善，去'情'则心宁。行善而心宁，断无烦恼缠身。"见师姐谈起佛理，武媚也接道。

明霁点了点头："师妹果然冰雪聪明。我佛慈悲，度你入慈航慧海，必能成大器。"

闻听此言，武媚掩口笑道："道理虽是如此，可真的要做到'断惑证真，达于无为之境'又谈何容易？"

她这么说着，却见明霁的眼角渐渐湿润，最后泪珠都涌出了眼眶。她不免有些疑惑，问道："师姐这是怎么了？"

明霁含泪讪讪地笑了笑道："还是师妹说得对，断绝尘缘，殊非得已啊！"说罢，她便背过脸去擦泪。

明霁师姐心中一定藏有许多的惆怅，今天我得好好跟她说一下心里话。武媚一想到这儿，就起身去把半开的门全掩上，又续了茶水，才回到座位上。这时候，明霁的情感也转了过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武媚见此忙道："都是明空不好，惹得师姐流泪。"

明霁摆了摆手道："不关你事，是贫尼想起了早年的一些事情，因此伤情。"

武媚将身子朝前挪了挪道："师姐若是不见外，不妨讲来给我听听，也许这样心里会好受些。"

这明空不同于其他尼姑，她善解人意，可以抛开刻板的教义谈论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个很不错的人。明霁这样想着，望了望窗外开得正盛的石榴花感叹道："但凡在尘世有一线生机，我等又何须在空门孤灯相守呢？"

武媚并不打断她的话，只用一双忧郁的眼睛看着她，听她慢慢地追怀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明霁的老家在并州，童年是在祁县度过的，那时她的父亲正好任祁县县令。十六岁时，她已出落得亭亭玉立，明眸皓齿。她自幼喜读诗书，父亲也教她儒家经典，让她知书达理，早日嫁个如意郎君。谁知她却被书中那些男女相恋的故事搅乱了一颗春心，在后花园荡秋千的时候，心里都在想着墙外有没有俊公子走过。有时候，她在绣楼里做女红，会忽然哧哧地笑起来，心问不知将来哪个有情男儿会穿上自己的针线。

那年清明节，她唤了丫鬟和家院去踏青。柳枝柔柔，草色青青，跟随着紫燕的翩跹漫步在香尘弥漫的阡陌，她被撩拨得心花怒放。她追捕着飞过墙篱的蝴蝶，却不料一个闪身，手中的丝绢随风飘到了一个公子的肩头。双眼对望的那一刻，明霁惊呆了，天哪！世间竟有如此的美男子。那模样不正是梦里千回看见的么？

那男子手捧着丝绢，目光穿过前面的柳枝，直直地看着面前这位姑娘，及至发现自己失态时，耳根不免有些发热，他走上前来问道："这是小姐的丝绢吧？这一对燕子绣得真是栩栩如生，在下物归原主。"

"多谢公子！"她觉得心跳有些慌乱，像怀揣了一只兔子。

"小姐的燕子绣得活灵活现，若是有诗相配，岂不更美。"那位公子又说道。见她没有拒绝的意思，他便吩咐书童拿过笔砚，顷刻间，一首心语就跃然绢上：

花上蝶对舞，绢中燕双飞。

缕缕知君意，相偕不须归。

看到此诗，明霁就这样把他装进了自己的心里。后来，她打听到那位公子就住在文水县城的另一条街上，就常常差丫鬟暗中向他索诗，并

绣在自己的小物件上，又让丫鬟送了回去，然后就是盈满蜜意的等待。

这样的爱来情往持续了大约两年，终于被公子的父亲发现。身为将军的他勃然大怒，不久，明霁的父亲竟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县衙的院内。衙役们赶到家里通报时，父亲的尸体已被雨水浸泡得面目全非了。

明霁的心被撕扯成碎片。如果不是清明的邂逅，横祸如何会上门呢？如果没有那些要命的诗，也就不会有家破人亡的惨剧。可这些都不能动摇她对公子的爱，她相信只要她坚不屈从，就有希望。

可是几天之后，公子遵从父命，将绣有诗句的那些丝绢退还给了她，并附了一首冰冷的诗：

炭冰岂相容，蒿芷难共生。

自兹断袍去，今世不再逢。

从此，她的心就死了。她绝望地孤身一人在世间茫然独行，不知何处是家园，何地是归宿。一天，她梳洗整齐之后，从容地投进了城外滔滔远去的河水，却不想被从这里路过的明镜救起，带进了寺院……

因为过于感伤，明霁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她不得不背过身去平息自己的情绪。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转过身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只是想起了往事，我十分惭愧！不过自那以后，我就不相信世上再有真情男子了。我现在已是心如止水，只求禅中有静，静中有禅，早日找到出世之谛。"

这故事听得武媚泪光盈盈，而满脑子都是李治的影子。贵为皇帝的李治都不能理直气壮地与自己相爱，遑论一个将军的儿子？世间的男人都是这样的薄情么？她自始至终没有说自己也是并州人，因为她十四岁就来到了长安，话语中都是长安口音。

看着时候不早了，武媚拿了一本《解深密经》离去，到楼下时，回看凭栏相送的明霁，一种顾影自怜的心境油然而生。

她一回到斋舍，明月就迫不及待地跑来说："明空！你知道吗？皇上要到寺内做法事呢？"

武媚心里打了一个激灵，急问道："是何人告诉你的？"

"老住持啊！她要寺内上下洒扫庭除迎接皇上呢！而且为了皇上的安全，羽林军还在周围布满了岗哨呢！"明月又道。

可武媚的目光却黯淡了，轻轻道："皇上来不来跟我们有何关系呢？我们还不得每日坐课诵经。"

"你这是怎么了？那些从宫里来的女人们听说皇上来了，一个个喜形于色，你倒好，态度冰凉冰凉的。"明月就有些不解地问道。

武媚没有答话，径自回到自己的床前想着心事。明霁与明月简直有天渊之别，一个是水晶般的晶莹剔透，一个却是石头般的缺乏慧根。不过明月整天乐呵呵的，倒是可爱，可偏偏话说不到一块。难道她真的把这佛门当成今生的归宿了么？

明月也觉得和一个冰冷的女尼在一起很无聊，听到外面有人喊她，便匆匆忙忙出去了。屋内只剩武媚一人时，她那锁不住的情感便像激流一样翻腾起来，浑身也跟着燥热，不一刻就汗湿了酥胸。她终于明白，世上有些事看似淡远了，可只要一个契机，它就会很快复苏，重新长成葳蕤的春草。她忘不了李治，她在心里祈愿他是为自己而来的。

她打开靠墙的箱柜，拿出许久不穿的服饰，才人在宫中属于正四品，服饰是太宗赐的，配着绛色或黛色的腰带、披肩和长流苏。头饰也是专为四品才人打造的，以祥云环绕的五尾凤簪。多少次，当她穿着这些衣服风情万种地出现在李治面前时，她看到的是他迷离的目光，如醉如痴的模样。

可如今，物是人非，铅华不再，这些衣裳自然是沉于箱底了。一头乌发也早已剃度，凤簪没了傍依，又如何能展翅飞翔呢？她不敢想象，当年的太子、如今的皇上见了她这副模样会做何感想。万般思绪，此刻都化作了她口头的诗句：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武媚吟着吟着，又潸然泪下。正欲取纸笔记下这字字含血的诗句，

却听见衣柜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她低头看去，却是一只硕鼠不知何时钻进了衣柜，将李治当年送给她的披风咬了几个破洞。她顿时蛾眉凝结，怒火填膺，一把抓住老鼠狠狠地摔在地上，用脚连连踩了好一会儿，才舒了一口气骂道："你可知道咬了何人的衣物么？你可知道逆我者的下场么？"

明月从外面进来，看见武媚极度扭曲的面孔，整个人就木然了，及至看到地上的老鼠，更是十分吃惊地问道："明空！你这是为何呢？你不知道出家之人不能杀生么？"

武媚恨恨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与我为敌者，必如仓鼠，死无葬身之地。"

明月便不敢再接话茬，忙拿了扫帚一边清扫，一边道："住持正传你问话呢！"

武媚回身看了看明月便出了门，她没有想到，明镜法师会带来一个让她命运出现转机的消息。

……

眼看五月二十六日一天天临近，李治的心也越来越焦躁。虽然他暗地让贴身太监李荣去了一趟感业寺，曲折地表示了要单独见武媚的意思。可他知道，要真的见上一面也不容易。虽说李荣回复说明镜法师已通知了武媚，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一个个瞪眼盯着，后宫的王皇后与萧淑妃更是虎视眈眈。

没能立萧淑妃为后，是他心里无法排解的纠结。辅政大臣们可以逼她立王氏为后，却无法遏制他的偏宠。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纤弱、聪慧、美丽的萧淑妃，在武媚在禅院苦熬的日子里，他夜夜传萧淑妃到甘露殿侍寝，在她身上寻找当初与武媚缠绵的感觉。

萧淑妃也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子，她不断变换花样迎合李治的情欲，她的轻盈、柔媚往往使李治在极度疲劳之后，却仍然企图重新雄起，于是不得不用春药去满足欲望。而王皇后只能独守空房，度过一个个寂寞遥夜。她也是女人，也需要男人的爱抚，更需要皇上的慰藉。可李治就是不宠幸她，她也奈何不得，便只有把这一腔怨恨都倾泻在萧淑妃身上。

这种积在心头的怨恨，终于在三月皇后亲桑那天爆发了。王皇后凭借手中权力，斥责萧淑妃违背圣意，怂恿家人糟害百姓；萧淑妃也不相让，反唇相讥王皇后怀不上龙种。

王皇后就觉脸上无光，回到京城，她就跑到皇上面前哭哭啼啼。李治非但没有责备萧淑妃，反而怒斥她心胸狭小，不能母仪天下。那天，王皇后回到清宁宫整整哭了一夜。当值太监把这个消息禀奏给李治，他也自觉有些过分，于是升迁王皇后的舅父柳奭为中书侍郎。

李治无法知道王皇后得知他在感业寺见武才人会是怎样一种心境，不知她会不会像对萧淑妃那样醋意大发，甚至说出一些极不得体的话来。他抬头看了看伺候在身边的李荣，便问道："倘若皇后对朕去见才人心生埋怨，你说该如何是好？"

太监是掌握皇上秘事最多的近臣，也是对皇上心事揣摩得最透的人。李治在东宫做太子时与武才人之间那些枝枝节节李荣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才会让他去知会明镜法师。他正在整理文书奏章，闻听陛下问话忙回道："才人乃先朝之人，曾恩宠有加，皇上借法事之际探视抚慰，于制于理都不为过，皇后贤惠大度，断不会不顾大局触怒龙颜的。"

"朕本不想与皇后同去，然又恐违逆先帝之意愿，也有违于制。倘若太尉、中书令和中书侍郎问将起来，朕也无法回答。"李治又说道。

"陛下，奴才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朕就是要你出主意，你还啰唆什么？"

"依奴才之见，既然宗庙祭祀是国事，劳动了朝野公卿，那法事就该是皇上家事了，无须再劳动各位大人，若只皇上与皇后同去，诸事自不难办。"

"嗯，卿之所奏，正合朕意。传朕口谕，五月二十六日，朕将携皇后前往感业寺，只需崇玄署令随从即可。"

宣完诏令后，李治的心才轻松了些，看着天色不早，便放下案头公务，对李荣道："移驾清宁宫，朕也有些日子没去看皇后了。"

“遵旨！”李荣一脸的喜色，朝着殿外喊道，“皇上移驾清宁宫！”

……

太阳渐渐西斜，五月的阳光，金色中透着白炽。殿外的大树枝头，叶子懒懒的挂在树梢上。王皇后望了一眼栖息在浓叶深处的两只倦鸟，眼里噙满忧伤的泪水。

这些日子，她一直失眠，常常在深夜醒来，之后就睁着眼睛呆坐到天明。久而久之，她又患了咳嗽的毛病，药倒是吃了不少，可就是不见好。

其实她自己很清楚，这病的根子在心上。在外人看来她是后宫的至尊，可她哪里能管得住妖媚的萧淑妃呢？半年了，皇上似乎忘记了这里还有一个耳鬓厮磨了十几年的女人在守望着他。甚至从甘露殿吹来的风都带着皇上与萧淑妃竟夜狂欢的味道，把她的心割成碎片，使她的杀心不断涌上心头。但她也只有这个心，没这个胆。若让萧淑妃不明不白死在后宫，皇上能饶得了她么？

王皇后擦了擦眼角，就听见司药在帐外轻声道：“娘娘，药已煎好，请您服药。”

她转脸看去，宫娥早就捧着漱口的茶盏在一旁待着，司药手中的药碗还冒着热气。

王皇后皱了皱眉头道：“本宫一闻见这药就五内翻腾，还是不喝了吧。”

司药上前微微曲了脊背道：“太医说了，这药能平咳息喘，娘娘服了就会见好的。”

王皇后没法，只得接过药闭着气一口喝了，之后漱了口才在榻旁椅子上坐了下来，对身边的宫娥道：“把那本《汉书》拿过来本宫看看。”她随手翻到外戚一卷，眼前赫然就是《孝武陈皇后传》。

在做太子妃的那些年月，她目睹了先帝与长孙皇后相濡以沫的爱情。长孙皇后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至诚至孝，不涉朝政。为了给后宫嫔妃立标建规，她还亲自编写了《女则》一书，采古代后妃之得失加以

评论警醒。先帝看后，感而恸哭，说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长孙皇后驾崩后，先帝亲为之选九嵕山为陵，并立下诏书，百年之后，将与皇后合葬。

在被立为皇后之后，皇上便亲手把《女则》交到她手中。她也正是从《女则》中见到了皇后们迥然相异的命运，她发现皇后们并不都像婆婆那样幸运。因此看到这卷《孝武陈皇后传》，她就把自己当下的处境与陈皇后联系在了一起。陈皇后是一面镜子，让她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初！武帝得立太子，长主有力，娶主女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十余年无子，闻卫子夫得幸……

她觉得“十余年无子”这几个字十分扎眼，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而一想到自己没有子嗣，她的肩膀不由得抖动得厉害，似乎感受到了萧淑妃鄙夷的目光和皇上积怨的嗔怒。

王皇后不忍再看下去，便放下书问身边的宫娥：“吴尚宫来了么？”

“奴婢来了！”吴尚宫从殿外匆匆进来，“不知娘娘有何吩咐？”

王皇后示意吴尚宫坐下，两人开始说话。

“那边有消息么？”

吴尚宫知道皇后指的是萧淑妃那边，便道：“自淑妃之子李素节被封为雍王后，最近又诏令他领雍州牧，娘娘说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呢？”

王皇后撇了撇嘴道：“呵呵！这孩子现在正春风得意哦！”

“听说萧淑妃逢人就夸她的儿子是神童，日诵古诗辞赋五百言，就连他的老师徐齐聃都说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呢！”吴尚宫又道。

王皇后听后就笑了：“再聪明也只有六岁，还是个孩子，连拉屎尿尿都要宫娥们伺候！”

“娘娘！要紧的不是他能怎样，而是皇上怎样看他，奴婢可听说皇上对这孩子可喜欢了。奴婢只是担心，万一皇上看中了他，立为太子，那……”吴尚宫放低了声音道。

“皇上那么多皇子，哪一个不比他强？”王皇后有些迟疑。

“皇上是有几个儿子，可他们的娘亲都出身卑微，有哪个像萧淑妃那样受宠呢？”

王皇后倒吸一口冷气，不能不承认她分析得有理，于是眉宇间便多了一些忧虑：“那依尚宫之见该如何呢？”

吴尚宫将身子朝前挪了挪道：“奴婢倒有一个主意，不知可否？”

“你不说，本宫如何能知恰当与否？”

吴尚宫看了看站在大殿内的宫娥，王皇后立即明白了她的意思，于是大声说道：“你等先退下，本宫有事再传。”等众人离去后，她又看了看吴尚宫，示意她说话。

“娘娘可知后宫有位刘姓的宫女？”

见王皇后不置可否，吴尚宫继续道：“奴婢听说她的儿子李忠与萧淑妃的儿子一样大，只是因为其地位卑微而遭冷落，为此刘氏常常黯然神伤，埋怨自己连累了儿子……”

王皇后伸手止住吴尚宫的话道：“你的意思是让本宫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

“奴婢正是这个意思。如此一来皇上就没了立李素节的理由，而且此事长孙太尉、褚大人会鼎力相助的。”

王皇后点了点头：“这不失为一条良策，可刘氏会愿意本宫夺走她的儿子么？”

“这……”吴尚宫想了想道，“娘娘明鉴，这世间哪有母亲不希望儿子出人头地呢？何况刘氏乃一宫女，如果不将孩子过继给娘娘，恐怕将来连命都保不住。”

经过这一番分析，王皇后明白了，眼下也只有这一条路可以断萧淑妃的后路了。可是她还是有些犹豫，问道：“只是这话由谁来说好呢？”

“奴婢愿效犬马之劳。”

“可这事情还得皇上恩准呢！”

“皇上那边应该没有障碍，何况奴婢听说这个李忠也非常聪颖呢！就是皇上也有所偏爱，到时候请长孙太尉出面，皇上就不好说什么了！”吴尚宫又道。

王皇后看了吴尚宫许久，觉得这女人也十分了得。她对后宫诸事如此清楚，思虑如此周密，她还真是个人物。好在她年纪大了些，否则将来难保不是自己的对手。

两人正说到关键处，却见太监进来禀奏道：“娘娘，柳大人进宫来了。”

“哦！舅父到了，快快有请！”

吴尚宫恰到好处地结束了谈话，很知趣地退下了，出殿门时，她遇见中书侍郎柳奭，忙施礼道：“柳大人来了，奴婢有礼了！”

柳奭点头笑了笑，表示还礼。进殿后，柳奭大礼参拜道：“中书侍郎柳奭参见皇后娘娘！”

王皇后道一声“平身”，便上前搀起柳奭，吩咐赐坐、上茶，而后问道：“舅父怎么进宫来了？”

柳奭捋了捋胡须道：“魏国公六十大寿，想举办寿宴，特请微臣进宫向娘娘禀奏，看要不要知会朝臣公卿。”

魏国公王仁佑是王皇后的父亲。虽说是皇上册封特进，享国公待遇，却是一个散官。王皇后也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能有今日，皆是因为自己的缘故，于是道：“为父亲庆寿，本是做儿女的责任。可皇上刚刚颁发诏令，要求朝野厉行节俭，不可铺张。本宫的意思就不必劳动各位大人了，到时本宫请皇上恩准省亲，再请褚大人写几个字，在府上小聚即可。”

“谨遵皇后旨意。”柳奭见王皇后如此说，就答应了下来。他正准备离去，却发现皇后近来瘦了许多。

她一定是遇见什么不畅快的事了。皇后怀不上龙子他是知道的，皇后遭到冷落他也有所耳闻，但劝谏的意思刚到口边，却变成了别的话

语，他也不愿意触及皇后的痛处："后宫诸事繁多，娘娘还要珍惜玉体才是，府上的人都牵挂着呢！"

柳奭的话一出口，王皇后的眼圈就红了："多谢舅父牵怀，可本宫这是心病啊！"她说完这话，就把一肚子的委屈全倒了出来，听得柳奭心里沉沉的。

柳奭是个明白人，如果任由眼下的情况发展下去，难免有一天皇后之位会被萧淑妃所取代，那时势必会危及王柳两家。当官事小，丢命事大，既是进宫来了，就该替皇后分担。如此想着，柳奭道：

"不知娘娘知否，皇上将在五月二十六日去感业寺做法事。"

"这事本宫早已知晓！皇上已降旨让本宫随他去为先帝英灵祝祷！"

"那娘娘可还记得那个削发为尼的武才人？"

"如何能不知道？正是这个狐媚当年迷得皇上神魂颠倒，为此本宫也没有少生气。"

"臣是在想，娘娘能不能说服皇上将武才人重新招进宫来呢？"柳奭眼睛转了转道。

王皇后闻言很是吃惊，不知自己的亲舅父怎会说出这种话来，不由生气道："舅父这是说的什么话？如今陛下身边已经有了一个萧淑妃，再引入一个武才人，这不是前门进狼，后门入虎么？"

柳奭笑了笑道："这就叫以毒攻毒啊！"

"舅父此话怎讲？"

"请问娘娘，武才人与萧淑妃相比何如？"

"武才人虽然妖媚，却博古通今，萧淑妃才气自是不如。"

"这就对了！陛下之所以宠爱萧淑妃，那是因为武才人不在身边。依臣观之，陛下没有一天不思念武才人。即使娘娘一千个不愿意，陛下要纳她为妃，您也是挡不住的。倘若娘娘大度一些，主动谏言陛下将那个武媚重新招进宫来，那皇上的心思必不在萧淑妃身上。"

“倘若两个妖媚合起来对付本宫呢？”王皇后有些担心道。

柳爽摇了摇头：“这个娘娘不用担心，一山不容二虎，两个美人碰到一起，只会相互嫉妒。岂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乎？”

王皇后沉思了一会儿，觉得舅父所言不无道理，可是在情感上一时半会也转不过弯来，于是起身对柳爽道：“寿宴之事，就请舅父将本宫的意思转达给父母，至于武才人一事，还是让本宫好好想想。”

于是，柳爽站起来告辞，临出宫时，他又强调了一遍：“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娘娘此事确实要细细思谋。”

舅父走了，大殿里就剩下她一人，吴尚宫和舅父的话便交替在她耳边回旋。盘算良久，她心底渐渐现出一丝光明来。吴尚宫的谏言自不待说，舅父的主意虽为下策，可眼下也没有什么良方能把萧淑妃击败。至于那个武才人，只要她知恩图报就行了，就算翻了脸，不是还有那几个讨厌她的大臣们管束么？

夕阳西沉，晚霞在天际染出一道道玫瑰色，殿外的大树枝头传来归鸟的欢叫，一天又过去了。李尚食进来问道：“娘娘，晚膳的时间到了。不知您想吃些什么？”

“本宫今日食欲欠佳，就喝点稀粥罢了。”

王皇后话音刚落，就听见殿外传来太监李荣脆亮的喊声：“皇上驾到！请皇后娘娘接驾！”

仿佛久旱逢甘霖，王皇后整个心软酥酥的。毕竟皇上太久没驾临了，她竟有些手忙脚乱了，忙率宫娥、太监等一干人出来迎驾道：“臣妾恭迎圣驾！皇上万岁，万万岁！”

“平身！”李治挥了挥手，自己先进了大殿。

一进殿他就闻到了淡淡的兰香，再看了看殿内的陈设，花草都换了新的。临窗几盆兰花，正开得欢艳。

他记得还是太子时，先帝为他选了王兰为妃。大婚的当晚，夫妻交欢甚笃，都觉得销魂。太子妃曾绵绵地告诉她，因为幼时名中有个兰字，所以，她十分喜欢兰花。虽说那时她的父亲王仁祐还只是个罗山县

令，可罗山上盛产兰花。为了她，她父亲派人上山挖了许多兰花回来，种满了府邸。

这故事曾让李治很感动，他爱屋及乌，便也在太子府的花园内种满了各式各样的兰花。

“这兰花刚开吧？”他淡淡地问道。

“禀陛下，这花是五月初开的，次第连接，二十多天不败。”王皇后忙回道。

“哦！既是如此，你就早该奏明朕，也好与皇后同赏。”

闻听此言，王皇后的心里就起了涟漪，幽幽道：“臣妾见陛下国事繁忙，不忍打扰。”

“哦，还是皇后有心。”李治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见李治没有将话题延续下去，王皇后也就刹住话头，小心地问道：“皇上还没有用晚膳吧？”

“陛下批阅奏章，直到白日西沉。”这时，李荣小心地在一旁插话道。

李治立即领会了李荣的意思，便道：“朕今日就在此与皇后共进晚膳。”

王皇后闻言忙传来尚食，要她准备了酒宴。席间，李治只说要和她去感业寺去做法事，却一句也没有提武媚。王皇后心里没底，只好顺着李治的话走，间或插些谈话调节气氛。二人相处得虽然很平和，却没了当年夫妻间的那种轻快和愉悦。

饭罢，夜色益发浓了。宫娥们奉茶上来，王皇后亲自捧给李治，然后就默默地坐在一旁。李荣在一旁见了，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皇后也是人，夫妻同床这样的事她怎好先开口，此时只有自己出来打圆场。

“陛下，陛下今夜……”李荣故意拖长语气，把下面的话留给了李治。

孰料李治的话让大家都很吃惊："时候不早了！移驾相思殿！"

在李荣愣神的同时，王皇后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自己也呆着不知所措。

"移驾相思殿！朕的话你没有听见吗？"李治的声音明显带了恼怒。

李荣正要再传口谕，突然听见"扑通"一声，就见王皇后跪倒在地了。

"陛下！臣妾有事禀奏。"

李治脸上冷冷的，语气十分平淡道："皇后这是为何？有话平身再说。"

但王皇后没有起来，就跪在李治面前把思谋了一下午的话说了出来。李治听着听着，眼圈就热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皇后会主动请他把武媚召回宫中。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他还是追问道。

王皇后说着话，泪水就模糊了双眼："臣妾也读了《女则》，深为长孙皇后之德行所感动。臣妾不才，然为社稷，为陛下计，臣妾愿陛下接武才人回宫。"

李治的心弦被王皇后的一番话弹拨得上下翻腾，没想到王皇后如此贤惠识大体，便为自己刚才的自私而生了微微的惭愧。

"你们退下吧！朕今夜就在这过了！"……

黎明的时候，萧淑妃才疲劳地睡去，等她醒来时，阳光已照进了窗棂。她一摸酥胸，汗津津的，便用丝绢擦了擦一对丰满的乳房，便有种麻酥酥的感觉在血液中弥漫。

萧淑妃朝外面娇滴滴喊道："蔡尚宫在么？"

"奴婢在！"蔡尚宫应声进来，站在帷帐外问道，"娘娘昨夜睡得好么？"

“好什么呀！没有皇上在身边，本宫一夜都梦魇不断。只有被皇上抱着，本宫夜里才睡得安稳。”

蔡尚宫没有答话，却在心里道：“娘娘也真是的，这样的话也说得出口。”

萧淑妃起身，身边的宫娥立即伺候她穿衣着裳。先是穿了一件束胸，那乳沟就显得分外明显；接着就是一件浅黄色的襦衣，外套一件红衫，长及膝下；下裳是裙子，高及束胸，然后是一件纱罗衫披上肩头；最后是束上腰带。不一会儿，萧淑妃就光彩照人了。

蔡尚宫上前扶着萧淑妃来到梳妆台前，几位宫娥开始为她梳头。

蔡尚宫在一旁问道：“今天为娘娘梳个孔雀开屏髻如何？”

见萧淑妃点了点头，宫娥们就一边编发辫，一边盘头，待盘成一个锥髻，就用珠翠制成孔雀开屏簪饰于髻前。

最后就是化妆，可此时萧淑妃的目光已不再那么集中了。蔡尚宫猜想，娘娘的心这会儿一定又四处放飞了。

的确，萧淑妃感谢父母给了她一张艳若桃花的脸，不仅养了皇上的眼，也让宫中的女人们羡慕嫉妒。但在她看来，嫉妒又算什么呢？只要皇上喜欢，嫔妃们就是恨掉牙也没有用。她也在心底感谢上苍，仅仅一夜，李唐未来君主的种子就在自己的肚子里生根发芽，并迅速长成了一个六岁的男儿，这使得皇后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她还得从心底感谢祖先，为她留下了高贵的门第，从根源上论，她也是南梁皇家的后裔呢！就说那个刘氏吧！她也为皇上生了个儿子，可是因为出身低微依旧抬不起头来。

等化完妆，半个时辰都过去了，蔡尚宫拿了镜子让萧淑妃前后照照，她也暂时刹住了心思，看着镜子里光彩熠熠的自己，自信地笑了。

“小王爷起床了么？”她问的是自己的儿子。他虽然担任了雍州牧，但实际上人还住在宫里，所有的军政事务都由朝廷派去的长史打理，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份文书传进宫里向雍王报告辖内情势。

“起来了！小王爷正在书房读《小学》呢！”蔡尚宫答道。

“传他来见！”

“是。”

一个宫娥去了不一会儿，雍王李素节就来到了相思殿。

向母亲行礼问安后，萧淑妃看着儿子，眼里就溢出满满的幸福。这孩子真是随了皇上，少年英俊，难怪皇上喜欢呢！

“《小学》读完了么？”萧淑妃等儿子坐下后便问道。

“母亲！儿臣快读完了，徐师傅说，下一步要为儿臣讲《大学》呢！”

萧淑妃点了点头：“好好好！节儿啊，你得文武皆备，才能当得大任。娘的全部希望都在你的身上，懂么？”

“儿臣一定不负母亲期望。”

“记住！你母亲可是皇家的后代，你不要与那些出身卑微的弟兄们混在一起。”

“可李忠、李孝都是儿臣的哥哥啊？大家在一起玩耍很有意思呢！”李素节有些不解。

萧淑妃闻言立刻变了脸，声音中就带了严厉：“凤凰与鸡能一样吗？你要不争气，娘可不饶你！”

见儿子点头答应了，萧淑妃才云破日出道：“嗯，那你回去吧！”

李素节便欢快地走了，像鸟儿飞出笼子一样。

看着儿子离去的背影，萧淑妃又问蔡尚宫：“陛下昨夜去了哪儿？”

蔡尚宫摇了摇头只说不知道。

萧淑妃的眉头顿然皱起来了——莫不是宫里又来了迷惑陛下的年轻女人。正胡思乱想间，一个太监进来禀奏道：“皇上那边传来旨意，说皇上与皇后去了感业寺，叫各宫娘娘不必随行。”

“你说什么？”萧淑妃大惊，直到消息得到证实后，她才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很久才狂怒地喊道，“出去！都给本宫出去！”

第三章

感业寺两情相泣

中书令中流触礁

按理，感业寺的佛事从春至夏先后有三场，第一场是年庆祝祷，在大年初一的早课时，大众一起唱赞、诵经，为国家祈祷风调雨顺，为护法檀那祈求福慧；第二场大约在清明前后，称为春祭，由明镜法师主持，祭奠德高望重的圆寂法师，或应朝廷诏命为重臣名将的亡灵祝祷；第三场叫作结夏，一般在阴历四月十五日，表明寺院生活进入夏日。

在这样的日子里，鸿胪寺崇玄署都会指派令丞来寺院转达朝廷的贺忱，或赠送皇上赐予的礼物。

可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的结夏推迟到五月才举行，为的是与太宗的祭日相合。而李治拒绝了朝臣的陪同，只带皇后和太监、宫娥们前往，这使得此行又带了几分神秘色彩。

鸿胪寺卿为新皇上的出行做了周密安排，除在五月初就派遣崇玄令知会了明镜法师外，朝廷又在五月中经过“三省”集议，由户部拨钱作为整修寺院的布施；临近法事前，李治还口谕崇玄署赐予每位尼姑素味膳食，在法事日饮用。

明镜法师从每个细节中都感受到贞观遗风的存在，自然对皇上的到来倍加重视。她将诵经和祭祀的每个环节都反复演练，而武媚因为勤于抄写佛经，精于“唯识”机理而很受她的青睐。除此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太监李荣秘密传递了皇上将见武媚的意思。

明镜内心就有些为难，在这样的日子和场合，让皇上与一个削发为尼的女人私下会见，这传出去了会影响寺风的。她苦苦思索了几天，终于想出了一个让武媚升座说法的点子。这样，皇上完全可以以询问经文释义的理由堂而皇之地与武媚见面。她把武媚叫到法堂内道：“出家人要远离红尘，六根清净，让你升座说法，你须专心致志，不可旁骛。”

武媚很谨慎也很庄重地回道："谢谢法师，弟子记住了。"

"此次说法非比寻常，皇上要亲自来听，你须当小心，皇上问什么，你就说什么，明白么？"

武媚立即领会了住持的意思，低眉顺眼道："明空明白，请法师放心。"

"好了！你下去准备去吧。"明镜说完这番话，闭目合十，但武媚是什么时候走的，她心里都一清二楚。

武媚走出法堂的脚步是轻快的，她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两朵红晕……

一年多没有见，她想象着此次皇上前来寺内做法事，应该是穿着冕服吧！这情形她只在贞观年间见过，那时她刚进宫不久，就看见了太宗前往宗庙祭祀时穿的冕服，那衣裳与平日的常服和朝服完全不同，上身为黑里带微赤的玄色，下裳为红色，上下绘着象征吉祥的章纹。而冕冠的顶部有一方长方形的冕板，缀有"冕旒"，表示虔诚和严肃。皇上及其率领的朝臣，都要按品级佩戴不同宽度的绶带、蔽膝和穿赤色的鞋。年轻的李治若穿上这一套衣服，那该是怎样的风采呢？

武媚从心底里感谢明镜法师破格让她升座说法，这样皇上就不用在一色素衣的尼姑中寻找她了。她已经盘算好了，一定要把经文解释得透彻而又清晰，让李治觉得她依旧是那个美丽而多智的武媚。

她入院以来难得的欢颜，让平时只知乐呵呵做事，而很少窥探别人内心的明月也颇感惊奇，她一边收拾炕铺，一边问道："明空！你有何事竟这样高兴啊？"

武媚没有抬头，眼看着经文，顺口回道："住持让我明日升座说法呢！"

"真的？"明月惊诧地睁大了眼睛。

"罪过！罪过！佛祖在上，我何时诳骗过他人？"

明月闻此便投来羡慕的目光："师妹不愧是宫里来的，刚刚一年就能升座说法了。"

武媚双手合十道："那要感谢住持提携。"

"师妹！你到时升了职司，可不要忘了我啊！"

明月所说的"职司"，就是寺院里专管各类事务的"知事"，一般由有才能而又深孚众望的尼姑担任。

武媚并没有正面回答，她心里笑着明月的没心没肺，把"职司"看得那么重要。

"呵呵！明月真是浅薄，我是什么人？岂是小小的'职司'所能拴得住的。"武媚心想。

……

五月二十六日一大早，感业寺钟磬高鸣，佛灯普照。宽阔的法堂内坐满了老少尼姑，每人手中捧着一卷《华严经》。另一部分专事迎送的尼姑，也早早地在山门外等候皇上的到来。

辰时三刻，皇上的车辇浩浩荡荡地停在山门之前。宫娥、太监们很快地分成两列，站在法堂门前的道路两旁；左右武卫将军率领的羽林军也四下散开，但只能在山门外警戒，为的是不打扰寺内的清静。

皇上还没下车辇时，太监李荣就来到左右武卫将军身边轻轻耳语了几句。两位将军闻言点了点头，立即吩咐属下："佛门圣地，你等只需尽心警戒，不可大声喧哗，惊扰佛祖，军法从事。"

随后，在李荣的陪同下，李治朝山门走了过来，在他的旁边是宫娥搀扶着的、步履缓缓的王皇后。远远望去，太宗生前题写的"感业寺"三字金光闪闪，恢宏而又耀眼。李治心中顿时腾起思亲追远的肃穆，目光中呈现出分外的庄重。

明镜法师上前双手合十道："贫尼恭迎圣驾。"

依照规制，由寺院乐师高奏迎送皇帝的法乐。沉闷而又宏大的旋律，从山门前传到不远的渭河，激起阵阵回音，每一个演奏者都将为皇上演奏看作荣耀，各自奉献着自己的绝技。

在一位负责礼宾的"职司"引导下，明镜法师陪同皇上进了山门。

感业寺建在平川，没有山寺那样的崎岖和曲折，一路上李治如同漫步，轻松而又惬意，时不时地指着道路两旁的树木、花草、厅堂，向法师提出问题，或者抒发感慨。进到寺内，又有一批乐师演奏起朝廷保留的音乐经典——庆善乐。

这庆善乐原为贞观九年太宗驾幸武功诞生地，宴请从臣于渭滨时所做的词曲。那“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的昊天壮志，那“霜节明秋景，轻冰结水湄”的触景抒怀，那“共乐还乡宴，歌此大风诗”的大气雍容，都让李治沉吟于视听之间，流连于万象之际，思接先帝宏文，心游佛山慧海。朦胧间，他似乎看到太宗就在眼前含笑而立，他暗地拜托父皇在天之灵，护佑大唐天下苍生。

他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这首可以与《大风歌》相媲美的诗，在被宫廷乐师广为传唱四年后，十四岁的武媚就进宫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李治只是觉得这女子有一种丰腴的美。

不过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她不但能熟练地演唱庆善乐，而且还能用楷书抄得整整齐齐送给先帝看，而先帝则把它拿给当时的太子承乾学习。

承乾没有注意的东西倒引起李治的瞩目，他细细看着那一笔一画，就觉得这女子太聪明了，有书艺的天赋。她进宫后不久，就能将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人的书法融于她的书写中。也正是这首诗的抄本，让他在贞观二十二年与她彼此心仪。

再看那演奏的阵容，乐器也不尽是中原的竽、鼓、琴、筝，还有西域的胡琴、南夷的芦笙、草原的马头琴、天山的六弦琴，甚至还有东瀛的乐器。他又是一番感慨，在他少年时，先帝与魏徵等曾讨论过大唐与异族之间的关系，先帝曾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父皇的这番见解，如今都在这些乐器上体现出来了。

这情景让李治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前些日子，龟兹国王布失毕立其弟为王，引起部落纷争。四夷不安，唐可安乎？这次回去一定要诏命恢复布失毕的王位，安抚各部落。这也正是父皇的“爱之如一”吧！

走完夹道，李治就到了大殿之前。明镜法师道：“今日法事先祭祀大唐列祖列宗，接着是请明空升座说法。”

李治心中暗称明镜是个明白人，对他的意思理解得很透彻，轻轻点头道："朕既进了这佛门净地，自然一切都听从法师安排。"

这个中秘契鸿胪寺卿却是一点不知，只觉得皇上今日心境很好，也就意味着他办事有力，脸上堆满了笑意，忙接着李治的话道："皇上圣明，皇上驾临感业寺，让这里山水生辉啊！"

等李治与王皇后在大殿如来佛像前站定之时，鸿胪寺卿代表皇上奉献了供品，都是些新鲜的果蔬，并无宗庙祭祀用的"牺牲"。他还虔诚地在佛像前焚香，乐师们高奏法乐渲染气氛。一曲终了，身着冕服的李治静心闭目，双手合十，心里默默祝愿，耳边听明镜法师念完一段《华严经》后，庄重地说道："我佛慈悲，超度苍灵。护佑大唐，业垂万世。"

接下来就是放生，李治与王皇后在一干人的簇拥下，来到寺内的放生池。鸿胪寺的官员将盛了鲤鱼的木盆和关了鸟儿的笼子放在池边，明镜对着生灵高声诵念："南无华严经门！南无华严经门！"

众人也跟着大声念，这是叫佛号，只有大声地从心底念出，被放的生灵才能听见，放生者才能获得果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在大唐疆域内，所有的生灵都是大唐要呵护的。李治在鸿胪寺卿和崇玄令的帮扶下端起木盆，将鲤鱼放入池中，它欢快地在水中游着。

这边，王皇后在吴尚宫的搀扶下来到挂在树枝上的鸟笼前，她轻轻拉开笼门，那鸟儿大概是关得太久了，一时有些惊慌，在笼子里转了几个圈，却找不见出去的门。王皇后看了，也许一时想起宫闱深深，人际纠葛的事情，竟泪汪汪的，她上前摇了摇鸟笼，绵绵地说道："鸟儿呀鸟儿，你若是听见法师的佛号，了然本宫的心情，就归去深林吧！"

这话刚刚落音，那鸟儿就"扑棱棱"地飞出了鸟笼，在空中盘旋了片刻后，就叽叽喳喳叫着朝藏经楼旁的松树林深处飞去。

明镜法师在一旁看了，很是感动，忙道："'诸功德中，不杀第一'，不杀为诸戒之首，而放生为众善之先；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娘娘善缘广远，必能感动佛天，功德圆满。"

跟随的宫娥和太监们也爆发出欢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

千岁千岁千千岁！”

等到把这一切身业做完之后，大家才来到说法的佛堂。吴尚宫、宫娥和太监们被留在了大堂之外。

佛堂前已摆了几个蒲团，李治、王皇后、明镜法师、鸿胪寺卿和崇玄令依次在蒲团上打坐，开始听武媚说法。

武媚一身素衣，刚刚长出不久的头发因为今天说法，又剃去了，远远望去有些发青。王皇后看了心里觉得很不好受。为什么入了佛门就非得要削发呢？一个玉做的人儿没了一头乌发，不知少了多少风情？

明镜是何等聪明之人，只瞥了一眼，就猜到了王皇后的心事，贴着她的耳朵道：“僧尼剃度是入法门的第一道关口。以佛法论，发乃红尘之源，削之脱尘去俗。故而入法门者须得剃发受戒，表明根绝尘缘，一心向佛。”

“唉！空长了一副美人眉眼了。”王皇后“哦”了一声，心中还是为坐在法坛上的武媚惋惜。她悄悄打量一下身边的皇上，他看上去还算平静，但眉宇间的怜惜之情是掩盖不住的。她的心七上八下的，说不清当初提出将武媚带回宫究竟是祸还是福。

武媚自知己心从没离开过红尘，然今日坐在法坛上面对皇上，纵然有千重的心潮也只能忍着、压着。她正襟危坐，肃肃然，手捧《华严经》，环顾一下便说道：“陛下、娘娘、住持以及众佛友，贫尼入寺一年，道行尚浅，对我佛经文一知半解。然法师不以贫尼浅陋，点名说法，贫尼且将平日心得略陈于此，疏漏之处，还望赐教。”

“唉！还是嘤嘤其鸣，却人非昨日了！”李治的眼就有些模糊了，掏出丝绢擦了擦眼角，生怕被泪水遮挡了眼睛，失去了注目昔日佳人的机会。

武媚并不矜持，她侃侃而谈，从佛学东渐说到玄奘西行；从宗教流派说到修行消业。她情感平静，像行走于空谷幽溪；她侃侃其论，若月下流泉旁修竹深处的抚琴；她释读透彻，若智者秉烛夜行，心灯洞明，最后，她把全部的论述集中到了华严宗的修行上——

各位佛友！依贫尼看来，唯识乃大乘之不共法。唯识之义，为令行

者了知：除心所有法外，尚有与心不相应的行蕴所摄之法，以及内外的十一种色法，以俾于修行时不迷于色、心等内外诸法。其终极之要旨，乃在“五重唯识观”，何也？夫贪、嗔、痴、慢、疑、恶见者，即人处尘世之六烦恼，又有忿、恨、覆、恼、嫉、悭、诳、害、骄、无惭、无愧、掉举、惛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乱、不正知之二十“随烦恼”，我佛慈悲，教众生修善断恶，遗虚存实、遗滥留纯、摄末归本、隐劣显胜、遗相证性，从而转识成智，而修成贤圣。

在结束说法时，武媚道：“我佛之所以又称之为‘慈恩宗’，也在于行善报恩。贫尼不才，然向来明白知恩图报之理，入寺年余，得住持教诲，谆谆其切，不胜感激。”

说着她走下法坛，来到明镜法师面前，双膝跪地，双手合十，缓缓三拜，众尼看了无不动容。

武媚转而来到皇上和皇后面前，如是三拜，待平身时，竟然无尘，素净异常。李治看了有些不能自已，目光中多了不尽的柔情，好在他与众尼同向而坐，背对着大家，没有谁能读得出他此刻的心境。

明镜法师早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忙对武媚道：“明空！你说法已毕，就先行退下吧！待会皇上、皇后还要咨问修行持静之法，你不可远离。”

法事告一段落时，就到了用膳的时间，寺院做了美味的素菜，仅豆腐做的菜肴就达十几种，吃得李治和王皇后频频称赞。

饭后，明镜法师请皇上和皇后到茶室饮茶。皇后却说要到寺内转转，还想到藏经楼去借些佛经回去诵读抄写。

“皇后尽可挑选些带回去就是。”明镜法师说着，对准备离去的明月吩咐道，“你去告知明空，让她陪皇后到寺内各处看看，然后到藏经楼挑些抄写清整的经文奉赠皇后。”

“是！”明月转过身，脸上老大的不乐意。哼！又是明空。住持这是怎么了？好像这寺内就一个明空。她有什么好？看她那一双细长的丹凤眼，就知必是一身的风骚，是那种惑乱朝纲的女人。

现在，茶室里只剩明镜法师陪着皇上说话。

李治接过女尼奉上的茶汤，细细端详，就见那茶叶如梭似毫，泡入杯中，芽头在徐徐展开时叶片齐齐向上，茶水淡黄而澄明，入口甘甜，余味含香，有一种润滑的感觉。明镜法师很适时地介绍道："此茶采自金州之西城，是佛友所赠。"

李治"哦"了一声："朕平日所饮之茶皆来自江淮一代，不知金州也有如此香茗。可见我大唐疆域辽阔，珍奇遍地啊！"

"要说这茶还与明空有些机缘，她去年刚进寺内不久，就随贫尼去金州赴友寺法会，她发现当地茶叶非同寻常，回来后就写了一篇《茶议》，畅言饮茶与向佛修行之理。从那时起，贫尼就觉得她是一奇女子。"

李治点了点头："朕今日听她说法，也是微言大义，甚是缜密，朕亦获益匪浅，此皆法师教诲有方之故。"

明镜听出话里的意思，顺势道："贫尼这就去传明空来，皇上有什么问题，不妨询问于她。"

见李治微笑点头，明镜忙要伺候在旁的女尼去传明空前来。女尼转了几个地方，都没有见到武媚，待到了后院的松林旁时，她才看见王皇后与武媚相扶着走下了藏经楼，远远望去，她们似乎很亲密。

不错！此时她们正谈论着还俗的话题呢！

到寺内这半天，王皇后才真正见识了武媚的才华，被她的博闻强识所震撼，被她的莺啼燕鸣所倾倒。刚才在藏经楼，她看了武媚亲手抄写的《华严经》，更是瞠目结舌，天底下竟有如此奇女。难怪太宗当年分外宠爱呢？而时为太子，现今的皇上就和她有了些说不清的关系，那时候她也哭过、闹过，但那都是发生在安喜殿里的事。眼看挡也挡不住，她也只有绝望地放手了。

在法堂听武媚说法时，皇后就动了心思。自从她提出召武才人回宫的谏言后，不是没有过忧虑和动摇。她最担心的就是皇上把心思都放在了武媚身上，那真就是引狼入室了。可反反复复了几次，她终于还是信了柳奭的话，眼下先把那个讨厌的萧淑妃制住再说。

王皇后相信感恩是人的本性，她谏言皇上召武媚还俗，无异将她从

苦海中拯救出来，她武媚负了谁，都不可能负她！特别是武媚说法结束时那番感恩的话，让她相信武媚不是那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之人。

眼看已走进了松林，王皇后终于决定把盘算多日的心事和盘托出，她掂了掂手上的经卷，就找了说话的由头："看姐姐这经卷抄写得工工整整，一目了然。本宫虽不懂书艺，也是佩服之至了。不过姐姐打算就这样在寺内一辈子，将青春都给了青灯黄卷？"

皇后突然这样一问，武媚还没做好准备，沉吟了一会儿，眼睛就湿润了："唉！此事还是不说为好，一说贫尼就空自伤心。"

"姐姐有话就说么，兴许还有转圜之机呢！"王皇后劝道。

武媚转过脸望着王皇后，发现这并不是皇后临场触机，她沉吟了片刻道："谢娘娘体恤，只是太宗驾崩，一道遗诏就把武媚发配到了禅院，如今虽事过时移，但又有谁敢违逆先帝旨意，引武媚出去呢？"

"当今皇上啊！"

武媚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眼看着刚才在眼眶里聚积的泪水，此刻都涌流出了眼眶："才人乃先帝所封，皇上就是有心，也慑于议论，哪里还……也许上苍注定贫尼的命该如此，就在这了此残生吧！"

这番话说得王皇后心里酸酸的，她把心中所思反复掂量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说道："若本宫说服皇上召你进宫呢？"

虽然武媚已揣摩出了皇后的意思，但当她听到皇后要向皇上陈奏召她进宫时，还是表示了难以言状的惊诧："娘娘为何如此呢？"

"本宫不能看别人受苦，更不能看着姐姐这样的美人把华年消磨在禅林僧院之中。"

武媚双手合十，转身站在皇后对面道："娘娘厚意，贫尼先行谢了。"

王皇后忙拉住武媚的手道："姐姐不必这样，本宫心领就是了。"

这时，女尼来到她们面前，忙施礼道："贫尼参见娘娘！住持传明空前去厅堂，说皇上有事要询问呢！"

王皇后点了点头，示意武媚可以离去。

“真是抱歉，贫尼不能陪皇后了。”武媚言罢，施礼之后转身便离去了。

王皇后又对那传话的女尼道：“本宫有些累了，师父就带本宫去客舍歇息吧！”

……

武媚到了茶室，明镜法师叮嘱她好好回话后，就很适时、很得体地告辞了。在走出茶室的时候，她严肃地对伺候的尼姑道：“皇上在里面说话，你等需远远地站着，切勿大声喧哗。”

李荣对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也心知肚明，他向宫娥和太监们挥了挥手，也撤到离茶室一丈远的地方：“皇上有要事询问明空师父，你等不经传唤，不可靠近，违者以律论处。”

“媚！这些日子你可还好？”李治话刚出口，喉咙就已经哽咽了。

“皇上！”武媚顾不得一身素衣，也忘记了刚才的侃侃而谈，忘情地扑到李治的怀里抽泣道，“皇上！臣妾没有一天不思念皇上啊！一道寺院高墙，隔不断臣妾思念皇上的心啊！”

“朕也想你啊！”李治俯下身子，吻着武媚的红唇。

武媚抬起含泪的丹凤眼，细细地打量着李治：“皇上瘦了，国事繁忙，万望皇上珍惜龙体。”她说这话时，手慢慢地顺着皇上的发髻朝下摩挲。嗯！他还如当初一样温情。她又悄悄隔着下裳去握那曾很熟悉，也曾给她欢悦的精灵，仿佛又回到了那缠绵悱恻的时刻。

李治闭着眼睛任泪水流淌，任武媚纤纤细指拂过他的肌肤。她的手依旧绵软和细柔，她的气息一如当初芬芳诱人。他站了起来让自己紧紧地贴着武媚，似乎她的心跳都听得清清楚楚。

“媚！你也瘦了。”李治捧起她的脸庞道。

“皇上！”武媚双臂勾着李治的脖子，“你可知当先帝遗诏后宫嫔妃无子者发往寺院时，臣妾曾要见皇上，可他们说什么都不让见，臣妾的

泪一直在心里流，在梦里流啊！”

“唉！”李治抚着武媚的肩膀道，“朕也想到去看你，可臣下们围着朕廷议登基大事……朕……唉……”

“臣妾不怪皇上，臣妾知道皇上的难处。今日皇上能来看臣妾，臣妾已心满意足了。”

“不！朕此次前来就是要召你回宫的。”

武媚眨了眨眼道：“真是如此么？皇后那……”

“就是皇后禀朕请求召你进宫的。”

“皇上！”

“媚！”

两人再度坠入情海……

一番云雨之后，武媚调皮地扯着李治的胡须道：“皇上，住持那里……”

“这你不用担心，朕自会向法师提出让你还俗的。”

当晚，李治与王皇后在寺院内歇息。

晚膳以后，李荣向明镜法师传达了皇上希望武媚还俗的意思。皇命如天，明镜自知无论如何是留不住了，遂找来武媚，望她往后多做些对寺院有益的事情，说到动情处，明镜法师流了泪，武媚也是柔肠百结，未言已泣。师徒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天，李治与皇后返回京城。明镜法师率了寺中众尼送到山门外，武媚也在送行者之列。看着皇上的车辇渐行渐远，她的眼睛模糊了，心里呼唤道：“皇上，你早点接臣妾回京吧，这寺院臣妾一天也不愿意待了。”

第二天，明镜法师私下里召见了武媚，对她道：“自今日起，你就作为俗家弟子单独居住，待长发蓄起后，我自会禀奏皇上的。”

武媚又是泪水盈眶道："弟子来到感业寺，多蒙法师教诲，心刚刚平静下来，还请法师奏明皇上，就让弟子陪伴法师吧！"

明镜法师分外感动，双手合十，闭目沉默良久才道："皇命如天！我不可违背，你且下去吧！"

李治诏命武媚还俗的消息很快就在朝野传开。几位辅政大臣终于明白，皇上的感业寺之行，就是奔着武媚去的。

早晨的朝会气氛有些沉闷，皇上要武媚还俗，遭到褚遂良的反对。他认为武才人出宫乃先帝遗诏，现在要接她回宫，那置先帝于何地呢？

长孙无忌率先响应了褚遂良的奏议，道："武才人乃先帝遗诏出宫人之一，纵然还俗，也该待朝政顺畅了之后再说。事出突兀，臣等莫衷一是。"

李治听了非常不高兴，申斥几位老臣道："先帝托万里江山于二卿，是要你等谋军国大事，正朝廷纲纪，谋久安之策，孰料卿等对后宫之事耿耿于怀，此岂是辅政大臣之所谓乎？"

"皇上！臣等所奏，正为社稷安危。"

长孙无忌还要争辩，被李治喝住："朕意已决，太尉无须再言。朕念太尉乃舅父，不予计较，还不退下！"

"皇上若要执意为之，请治臣等辜负先帝之罪。"

眼看两位大臣跪倒在地，李治气郁填膺，脸色苍白。正在这时，就听见阶下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皇上息怒！臣有本要奏。"

李治转脸去看，却是卫尉卿许敬宗，他靠在龙椅上，闭着眼睛，挥了挥手道："你说吧，看你还有何新词，都说出来吧！"

许敬宗并不着急，将手中的笏板举了举道："臣以为，召不召才人回宫乃皇上家事，无须顾忌旁人说三道四。"

李治的眼顿时睁得老大，看着许敬宗道："爱卿还有话说么？"

"臣以为武才人才识过人，乃后宫中之佼佼者。经年禅院固守青

灯，岂非屈才？今陛下拂尘还珠，乃圣明之举。所谓其他云云，皆是托词。”

许敬宗的陈奏既符合李治的意思，而且获得了包括辅政大臣之一的李🏠的赞同。李治当朝要中书省拟诏，责令感业寺好生安置武媚，一年后还俗。

退朝后，长孙无忌没回署中，在司马道上等着褚遂良。约一刻时间，褚遂良从太极殿出来了，看见长孙无忌在司马道上徘徊，隔着几步就打招呼道：“大人怎么还没有走？”

等褚遂良来到面前，长孙无忌便道：“这个许敬宗，他究竟想干什么？”

“下官刚才被皇上留住，就是说的这件事情。皇上说，这是皇后陈奏要武才人还俗的。”

“大人以为这是真的么？”

褚遂良道：“依下官看来，十有八九是真的。大人也知道，皇上宠爱萧淑妃，皇后这是要用武才人牵制皇上，使之不能偏爱！”

“糊涂！皇后真是糊涂，萧淑妃金玉其外，充其量就是希望多和皇上待在一起。可武才人就不一样了，我担心从此后宫将无宁日。”

“事已至此，我等只能尽力为之，避免这女人觊觎后宫。”褚遂良点头称是，“倘若武才人得势，莫说皇后，就是我等恐怕都难逃厄运。”

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幸言中了。从此以后，李治时不时地借节令之际去感业寺小住，而且每次都是偕皇后同往。太久的期盼，太久的分离，使他们彼此都有了一种焦渴。每一次都没有太多的语言，肢体的交织就是最美妙的篇章，武媚的万种风情，让李治的情感每次都能迅速进入高潮。

九月初，他们又一次见面。云雨之后，武媚道：“臣妾在宫中时就喜欢骑马狩猎，眼下正是秋高气爽时节，皇上择个日子，臣妾陪您外出狩猎如何？”

“朕也有此雅趣，待朕选好狩猎场，就一同前往。”李治痛快地答应

了。

“何须选择狩猎场？终南山正是最佳场所。”

九月二十七日，在左武卫将军李猛率领的百骑陪同下，李治和武媚便朝终南山北麓驰去，孰料刚到万年县就遭遇了大雨，好在县令得知皇上出行遇雨，匆匆赶来接驾。适逢谏议大夫谷那律在那儿查访吏情，也一同赶来见驾。

两人将李治一干人等接到县衙，命人烧了热水，为他们沐浴。

武媚的浴汤是县令夫人亲试的水温，又撒了采摘的玫瑰。武媚进了浴盆，县令夫人看着几位丫鬟为她洗发、擦身，梳妆，待她出来时，真是通体芬芳，染香了整个厅堂。她红润粉嫩的脸颊煞是美艳，尤其经过几个月的调养，那被剃度的头发就乌油油地长了起来，益发增添了几分妩媚。县令夫人心驰神往，心里道：“皇上就是皇上，身边的女人一个个貌似天仙，哪是我等小家所能比拟的呢？”

洗漱完毕，县令适时地来到厅堂对李治道：“皇上驾临敝县，乃上苍赐福。臣在菊香楼略备了些酒菜，为皇上和娘娘接风洗尘。”

“如此甚好！”李治十分高兴。

武媚虽然没有说话，但心里已经有数——这万年县令和夫人都是有眼色之人，将来必定有用。

“也请两位大人赏光。”县令转脸对李猛和谷那律道。

大家簇拥着李治来到“菊香楼”，店家早已将菜肴备好。酒过三巡，只见店小二端上来一盘菜肴，其丝细白如玉，汤汁也洁白如乳，旁边一朵雕刻牡丹，栩栩如生。李治夹一筷子入口，果然爽滑细嫩，忙对武媚道：“你也尝尝，此菜做得可谓色香味俱佳。”

武媚尝了也频频点头，问坐在一旁的县令道：“如此佳肴，本宫是第一次见到，不知叫何菜名？”

县令忙唤来店家询问，店家回道：“启禀皇上、娘娘，此菜名叫牡丹燕菜。是将萝卜丝漂去辣味，然后撒上太白粉入锅蒸成。”

武媚听罢，连道几个“妙”字。

这时店小二又端上来一盘菜，也是白红相间，不用说吃，仅是看看都是眼福。店家又忙着介绍道：“这道菜还未取名，是混合鲜奶、鲜虾加蛋白制成。鲜奶蛋白铺陈象征白雪，用鲜辣酱翻炒虎尾虾，装饰上头表意桃花。”

李治品尝之后，兴之所至，脱口而出道：“如此珍稀菜肴，无名岂不可惜？朕就赐名雪夜桃花吧！”

“皇上圣明！”谷那律和万年县令都住了筷子，“这道菜经皇上和娘娘赐名，臣等尝起来也觉得诗意盎然。”

“臣妾回到京城，就把这两道菜列进御膳，皇上想吃了，臣妾就去做。”武媚接着他们的话道。

李治高兴，看了一眼武媚，不无遗憾地说道：“你喜欢骑马狩猎，孰料天公不作美，早知如此，就该让尚衣备些油衣才是。”

谷那律身为谏官，此时却揣摩皇上的心思道：“皇上倘能以瓦为之，必不漏啊！”

李治闻言就笑了，他看了看窗外，正是雨雾蒙蒙，终南山若隐若现，于是对武媚说道：“今日这出畋就罢了吧！待日后另择良机！”

“皇上圣明！臣妾就依皇上，不过谏议大夫的陈奏倒让臣妾想起一件事。先帝驾崩年余，太极殿应留给朝臣瞻仰，再说皇上整天在那出入，总被怀远忆亲所扰，心也静不下来，依臣妾之见，不如搬进大明宫，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李治皱了皱眉头道：“朕早有此意，只是几位老臣总是吹毛求疵，借先帝压朕。”

“皇上乃九五至尊，岂能被几个臣下缚住手脚。如果皇上说话都不顶用，大唐还是大唐么？”武媚说罢，低下头饮酒，一时满座沉默，气氛显得有些沉闷。她的话锋芒毕露，让在座的臣下一时蒙了，不知道该怎样回应。谷那律在心里打鼓——这个武媚，绝非寻常的女人。

李治一回京就遇到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许敬宗和中书侍郎韦思谦

联名弹劾褚遂良，其罪名是抑价购买中书省译语人之地，有藐视朝廷，以权谋私，以上凌下之嫌。

许敬宗素与褚遂良不和，这是朝野尽知的事，而韦思谦作为中书省仅次于中书令的要员，举报弹劾，足见其确有其事。奏章谏言将褚遂良发大理寺审理，这让李治有些为难。

褚遂良是太宗临终托付的辅政大臣之一，而且当年在立他为太子时功绩卓著，现在要自己亲手将他送往监狱，这……

可李治并不清楚，这个韦思谦早年以进士入官，多年无缘擢升。后来，太宗年间的吏部尚书高季辅在看了他的履历后道："本官在吏部任职，职责是为朝廷选官，如此人才，岂能以小疵而弃大德？"遂举荐他做了监察御史。

太宗晚年，他又擢拔中书侍郎。然而他到任不久，就与褚遂良屡生龃龉。

褚遂良率直鲠亮，批评属下向来不讲情面，常常弄得韦思谦下不了台。积久成怨，当他得知皇上因武才人还俗一事贬斥他后，就觉得机会来了。恰在这时，署中译语人找到他，埋怨中书令凭恃位高爵显，在购买他的园地时压抑价格。韦思谦立即去了许敬宗府上，商量两人联名上书弹劾他。

许敬宗闻言之后喜形于色道："韦大人！机会来了！"

韦思谦佯装懵懂："下官愚钝，还请大人明示！"

"真是个老滑头！"许敬宗心里骂道，遂将褚遂良在朝堂上的情状一一详述，末了还道，"抑价易地，素为朝廷禁止，身为宰辅，以身试法。我等弹劾，亦是为了整顿纲纪，严肃律令。"

"那大人觉得胜算几何？"

"只要奏章递上去，朝野知道了这件事情，皇上就不能坐视不理。呵呵！至少他这个中书令是坐不稳了。"

果然，李治处在进退维谷之中。他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不在朝会上处理此案。遂在早朝后将长孙无忌、大理少卿张睿册、许敬宗、韦思谦

召到两仪殿询问。

李治扬了扬手中的奏章道："卫尉卿、中书侍郎弹劾中书令无视律令，以强凌弱，抑价估地，众卿以为该如何处置？"

张睿册道："依臣之见，时易土地，只要双方自愿，应视为无罪。"

他的话很快获得长孙无忌的支持，他捋了捋胡须，脸上就分外严肃了："微臣以为张大人所言甚是，褚遂良纵然有错，也不至于触犯律令，恳请皇上开恩。"

长孙无忌的话音刚落，就遭逢韦思谦的强烈反对："太尉所奏是在助中书令逃罪尔！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需，臣下交易，岂能准估而定。此风渐长，我朝威令何在？今后还有谁肯为朝廷效命？"

长孙无忌闻言有些愠怒，不再理会韦思谦，面君而立道："据臣所知，韦大人公办时常有错谬，中书令多所指责，故而挟嫌报复，请皇上明察。"

李治正欲说话，谁知许敬宗突然近前一步道："长孙大人所言差矣！下官以为且不说韦大人以律行事，出于公心，纵然有报复之嫌，亦非诬告，褚大人抑价已成事实。请皇上明察！"

"臣主案情审理，以为褚大人罪不当罚。"张睿册又道。

韦思谦严词驳斥，绝无退却的意思："大理寺掌管刑罚，竟欺下罔上，其罪当诛。"

两仪殿的气氛有些剑拔弩张，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李治，期待他作出判断。

李治觉得以眼下的情势，若不对褚遂良给予惩处，恐朝野难服，然诛之则亦难以让长孙无忌这帮老臣诚服。于是他走下龙案，在大臣间走了一圈，回到案头时，心里已有了主意。

"诸位爱卿，褚遂良无视律令，抑价估地，其罪不轻。然朕初即位而先杀老臣，先帝泉下有知，岂不悲乎？朕意，免去褚遂良中书令，迁同州刺史；张睿册罔视律令，迁循州刺史。韦思谦拟诏，送门下省签发吧。"

皇上的诏令送达给褚遂良时，他正在府上。

当初李荣把他看到的奏章内容暗送给褚遂良时，他就知道自己被政敌盯上了。他清楚这是政敌争斗的必然结局，但他还是很后悔，因为自己的不慎而导致外放。

送走宣诏的使者，他摈退丫鬟、府役，甚至连夫人也不许近身，一人在书房闷坐。他细细追溯，所有的风波都与他的性格有关。当初吏部擢拔韦思谦到中书省任侍郎时，他的确有些抵触情绪。他曾暗察过韦思谦的所作所为，虽无大过，却也瑕疵明显。因而平日里求全责备多了些，但这有什么错呢？当初魏徵就是这样要求他的。可他没有想到，韦思谦竟耿耿于怀。

至于许敬宗，虽说才华过人，然内心阴暗，少时正逢隋末乱世，其父许善心为隋朝大将宇文化及所害，他为了活命，反而舞蹈以庆之，孰料被时为内史舍人的封德彝所见，说与他人听。他怀恨在心，贞观元年，封德彝殒薨，许敬宗奉命撰写碑文，他以笔为刀，盛加罪恶，把一代名相涂抹得面目全非；他又贪财而好色，其妻裴氏有一婢女，生得花容月貌，许敬宗暗暗垂涎，裴氏刚刚去世，他就纳为继室。这样的人向来为褚遂良所不齿，朝堂上免不了言语冲撞，今日落在他手里，自己倒也坦然。

然而不管怎么说，总是自己行为不够检点，以致授人以柄。

褚遂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将事情看透，就不再生气。他起身来到案头，铺纸泼墨，笔走龙蛇，不一刻便满纸烟云，气象万千——

平生岂能尽如人意 回首但求无愧我心

刚放下笔，耳畔就传来一声高呼："好字！好字！"

褚遂良一听就知道是长孙无忌来了，随口答道："什么好字，不过是下官的心境表达罢了。"待转过身，他才发现还有一人——新任秘书少监上官仪。他年方四十，生得风流倜傥。

对这位秘书少监，褚遂良早有所闻，其为人耿介，文章锦绣。贞观元年，刚刚十九岁的他就以《对求贤策》《对用刑宽猛策》两篇文章深

得太宗青睐。贞观六年，他随皇上行至武功庆善宫，宴会上，他献诗《过故宅》两首，一时语惊四座。

这两人结伴而来，显然是有慰藉和送行之意。

褚遂良的字名闻域内，平日里索字者相望于道。然而，他的行草却是不大示人的。今日泼墨，皆乃性情之为，长孙无忌捧在手上看了半日，唏嘘不止："有言曰书者，心书也，大人平日多书楷书，多为修改诏书文稿，虽笔力雄健，却不难看出造作，今日字以情发，奔放如流，瀚逸神飞，此书艺之珍品矣！"

上官仪也赞道："大人这字潇洒飘逸，可见其胸怀坦荡，为人磊落，岂是几个小人丑类所能玷污的？"

"游韶（上官仪的字）所言，老夫深有同感。大人此次外放，也是情非得已，不消三年五载，大人还是大唐栋梁之臣。此次中流触礁，也是事出有因，往后你也要甚微慎行才是。"长孙无忌劝道。

"好在同州距京都不远，到时下官可找个理由去拜望大人。"上官仪道。

两位的一番话说得褚遂良心里暖烘烘的，他忙吩咐下去准备酒菜，且做壮行之饮。

酒菜上齐后，褚遂良先举起手中的酒杯，满怀感慨道："宦海沉浮，在下早将名利看淡了。只是皇上近来先召武才人回宫，是听信许敬宗等人之言。在下担心，往后去这朝中……"

长孙无忌闻言心里也沉沉的："大人所忧者亦本官所虑。现在皇上对武才人恩宠有加，本官只怕那李淳风之卜筮真的应验。"

褚遂良端起酒杯，热血就涌上心头："既然先帝将朝政托付我等，我等自当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上官仪刚过不惑，血气仍然方刚，一杯酒下肚印堂就红了，说出的话也是火辣辣的："在两位大人面前，下官高山仰止，然亦有忠肝义胆，若是有一日大唐需下官赴死，下官亦绝无畏惧。"说完，他借了酒意高声吟诵：

禁园凝朔气，瑞雪掩晨曦。

花明栖凤阁，珠散影娥池。

飘素迎歌上，翻光向舞移。

幸因千里映，还绕万年枝。

长孙无忌听罢，合掌击节道：“大人之诗，吟雪言志，气清怀高，将来必是前程无量。”

酒阑席散之后，已是暮色沉沉，踏着夕阳洒下的绛紫色，走在安仁坊的街道上，长孙无忌的步履有些踉跄。

第四章

朝事纷纭思佳丽

仲秋月柔归唐宫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元宵佳节在皓月日渐丰满的时光中终于到来了。

虽然自入冬以来就没有下过一滴雨，可当一年一度的佳节日益临近时，从大内官邸到闾里街坊，都暂且把灾情放在一边，一心一意忙于节庆了。

李治因为武媚就快还俗，心境显得轻松而又明朗。近来，他对王皇后有了新的看法，她不但提出召武媚回宫，而且还很热情地请求留她在身边……这使得两人一度冷却的情感渐渐升温，到元宵节前就近于和谐了。

李治显然对元宵佳节也十分上心，正月初五，他就传许敬宗过问宫内节庆的安排，他要求在太极宫里搭建“玉龙飞转”的灯轮、飞彩叠翠的灯塔和繁光远缀的灯楼。

“上元佳夜，朕要偕皇后登楼赏月观灯，与民同乐。”

他也没有忘记叮嘱许敬宗，让崇玄署知会明镜法师，在上元日点灯敬佛，除早课外，尼姑们放假三天。善于揣摩上意的许敬宗就想起了《尚书》中那句“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暗忖这不是佛光普天，而是大家都沾了武媚的光。

不管怎样，只要皇上高兴，他的心思就不会白费。至于长孙无忌这些人，爱说什么就随他去。

于是他会同工部尚书，抽调了少府寺最好的工匠，把宫观连属的太极宫装扮得灯天彩地。不仅如此，皇后和嫔妃们居住的后宫也是灯花绽开，银树玉立。

在这期间，许敬宗还专门去了一趟感业寺，察看灯节的筹备情况。此行之后，他更是十分感慨武才人在皇上心中的位置。

自去年皇上来过感业寺后，武媚就独居一室了。走过那座刻意搭建的“鲤鱼跃龙门”灯景，许敬宗不由自主地唏嘘了一声。唉！明镜法师算是把武才人的心摸透了，不久，这鲤鱼恐怕要成龙成凤呢！

明镜法师对着室内轻轻地问道：“明空在么？朝廷来人了。”

武媚闻声从室内出来，笑盈盈道：“师父来了，快快请进！”

许敬宗见了忙上前参拜道：“下官卫尉卿许敬宗拜见武才人！”

武媚莞尔一笑道：“谢许大人前来探望。”

明镜法师见两人并不陌生，便随口道：“许大人来此，必是皇上有旨，贫尼就不打扰了。”

趁武媚送明镜的当儿，许敬宗环顾了一下室内的摆设，梳妆台、黄花梨木榻床、红木书案、文房四宝、经卷诗书样样俱全，与宫中一般无二。特别是墙角的一盆兰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与对面花阁上的水仙相映成趣，映出主人明快的心境。不用说，这一切肯定是皇上命人置办的。

许敬宗觉得这武才人一旦回宫，很快就会如日中天，美倾三宫的。等她回来时，他又是一番惊异。天哪！不到一年，她当初那被剃度的头发重新瀑布一样地垂在肩头，一双丹凤眼顾盼生辉，饱满的红唇像樱桃般的滋润。

他怕武媚看出自己的失态，急忙把目光移往别处道：“下官奉皇上口谕，特来拜见才人。”

武媚见状心里觉得好笑：“朝野谁不知道你许敬宗是个色鬼，那点小心思还瞒得过我吗？”就在这一刻她打定主意，要将他紧紧握在手里。

“妾身感念皇恩，请许大人转达妾身对皇上的问候。”

“才人有什么要下官效力的，下官当竭尽全力。”

武媚没有对许敬宗的许诺做出回应，她知道许敬宗已读懂了自己的目光。

回到京城，许敬宗特意向皇上回奏了明镜法师对武媚的百般呵护，李治自然十分高兴，就差崇玄署令送去了赏赐。

正月十五，暮色刚刚降临，长安就沸腾起来了。天上明月繁星，地上满城彩灯，将天地融为一体，若此刻登上灯楼，浑然不知何处是凌霄，何处是尘世。从春名门到金光门，从明德门到宣武门，一家家店铺或宅第门前，人们手中都握着长长的“爆竿”，那声响仿佛春雷滚过长空。

除了建筑物上悬挂着各式各样的彩灯外，每人手上都举着一盏灯，于是长安沉浸在一片灯海之中，蔚为壮观。东西两市精彩纷呈的百戏一直喧闹到凌晨卯时，不夜之城又迎来了新的黎明。

大约在申时一刻，李治与王皇后、萧淑妃登上太极宫承天门，他们从这里远望，整个宫观都尽入眼底。

李治在中间位置就座，不过李荣很快便发现今天这两个女人有针锋相对的意思。王皇后牵着刚刚过继不久的陈王李忠，而萧淑妃身旁站着的是雍王李素节。

同为皇子，李忠更多地承继了父亲的温良宽厚，他看见李素节，急忙跑过去拉着他的手要一起玩耍，李素节也十分高兴，两人乐滋滋的。

这情景让王皇后心里极不舒服，在心底埋怨儿子缺少帝王的刚健，阴沉着脸喊道：“今日良宵佳节，你不陪着父皇看灯，哪里有皇子的样子，还不快过来？”

孰料话音刚落，萧淑妃就不依了，脸颊涨红，蛾眉战栗，批评儿子的话就带了别的意味：“你如何就不长记性，出来时本宫是怎么叮嘱的？要你为父皇背诵《西都赋》的，怎么跑到那边去了？”她一把将儿子拉到身边，脸上就挂满了冰霜。

看着两个女人又闹别扭，李治心里也是老大的不快，他瞪了一眼王皇后和萧淑妃道：“看灯就看灯，你们何其多事？朕记得为太子时，先帝就曾谆谆教诲，要朕善待诸王。他们兄弟平日见面不多，借这个节庆

说说话有什么错？”

两个女人便不再言语，将心思集中到陪皇上观灯上来。

这李素节虽然只有六岁，却博闻强识，看到满眼花灯绽放，爆竹轰鸣，一时少年意气，《西都赋》就呼啦啦地出口了——

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饰珰。发五色之渥彩，光焰朗以景彰……

那不失童稚的可爱，却又带书卷的气度，引来李治欣喜的目光，他抚摸着李素节的脑袋，一高兴就对李荣道：“此子可教也！传朕口谕，赏雍王钱五千。”

李素节闻言纳头便拜：“儿臣谢过父皇！”

王皇后侧目看去，萧淑妃眉眼间分明带着几分得意的神采，她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指着陈王道：“皇儿，你拿什么敬父皇呢？”

李忠吭哧了几声道：“儿臣近来正在读《论语》，有些心得。”

李治回眸看了一眼道：“哦？说来朕听听。”

“子曰：‘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儿臣以为德政与仁政，乃立国之基。”李忠娓娓道来。

李治满意地点了点头，也吩咐李荣给予赏赐。尽管萧淑妃多次在耳边吹风，希望能立李素节为太子，但现在看来，李忠于政事更熟知一些，而前些日子，长孙无忌、于志宁也相继陈奏，希望能早立李忠为太子。李治没有立即回复，他还需要听听其他臣下的谏言，毕竟这是关乎国脉的大事。

但他心中已有一个打算，作为对王皇后谏言武媚回宫的褒奖，元宵节后，他要擢拔柳奭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长孙无忌等人一起参与朝廷大事。

哦！那个黄门侍郎宇文节也应在擢拔之列，他虽年迈体衰，但性格

秉直，有了他，立储的障碍会小一些……

元宵节后的朝会上，这两项任命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就通过了。只是李治发现，三省辅首都年事高迈，这对于他来说多少有些遗憾。

狂欢总是短暂的，而烦恼却接踵而来。

朝会一结束，户部尚书高履行就进了两仪殿，他一脸的愁容。李治见了笑了笑道："何事让爱卿愁眉苦脸的？"

因为高履行娶了东阳公主，曾被册封为驸马都尉，又加上东阳公主在太宗女儿中排行第九，故两人说起话来并不像其他臣下那样拘谨。

"去年秋季，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罄乏。去冬至今春，又是数月无雨，臣不胜惶恐，夙夜不安，特来禀奏陛下！"高履行说出了他的担忧之事。

李治闻言沉默了许久，他不明白上苍究竟是何意。贞观时期，连年风调雨顺，府库充盈。怎么自己刚刚即位就灾情不断，莫非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么？他抬头看了看高履行道："那依爱卿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置呢？"

高履行从容道："年节一过，百姓面临的就是春荒。臣所忧虑者，乃百姓无粮而自乱。"

李治忙摆手截住了他的话道："爱卿的意思朕明白了，天下诸州，或遭水旱，此因朕之不德之果，兆庶何辜？朕自当矜物罪己，载深忧惕。这样吧，凡开春粮廪已空者则事资赈给。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赈贷。雍、同二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存问，务尽哀矜之旨，符朕乃眷之心。"

看着皇上处置起关乎安百姓、固社稷的事情来果断清明，特别是严于责己，果有太宗遗风，高履行就生出几分感动，忙道："陛下圣明！如此天下百姓可安心了。"

李治又接着道："赈济借贷，终非长策，爱卿可知会中书侍郎柳奭，拟诏颁布天下，令州县凿渠饮水，掘井汲泉，兴利除弊，大倡农桑。"

“皇上之意，正乃臣之所思，臣这就去拜见柳大人。”高履行走出殿门，却看见宗正寺卿李博乂正在塾门坐着，两人寒暄了一番，话音刚落，李荣就在殿门口尖声叫道：“皇上有旨！李博乂觐见！”

听见李博乂叩见的声音，李治抬了抬眼皮道：“平身！年节刚过，爱卿急着见朕，所为何事啊！”

听皇上这口气，李博乂倒有些嗫嚅了。

李治见了就有些不高兴了，道：“爱卿有话就说，在这儿支支吾吾，有何难言之隐么？”

李博乂闻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陛下圣明！臣有一棘手之事无解决之法，奏请陛下圣裁。”

他所奏之事还真是轻重不得，事主偏是李治长辈滕王李元婴。他是高祖第二十二个儿子，自小娇宠，纨绔成性。先帝曾将之封为滕王，孰料他在封地内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以致民怨沸腾，去年，李治将其贬为苏州刺史。他非但不思改过，反而变本加厉。竟然不顾太宗皇帝正在丧期，畋游无节，数夜大开城门，叨扰百姓。今年正月初一，他又别出心裁，登上王宫楼门，要属下弹射街上行人，击中者有赏。御史台将此事奏给宗正寺，李博乂知道了之后就显得十分为难。

“如此颓废，与晋灵公何异？”不等李博乂奏完，李治已是怒不可遏，掷下手中批阅奏章的朱笔道，“亲王如此，社稷安可固乎？真该将之……”

李博乂眼瞅着皇上，等待着下文。他也对这个滕王厌恶之至，如果皇上真下了决心，他也绝不会手软。他知道长孙无忌、于志宁这些老臣都是这样的想法。

然而发过脾气之后，李治的身子向后靠了靠，发出的却是一阵悠长的叹息。何况，荆王李元景等也都是蔑视朝制，目无法度的长辈，难道都要诛杀么？那样难免会发生一次“七国之乱”。

他直起身，望着阶下的李博乂，变了说话的语气：“爱卿所奏，乃朕之心忧。亲王如此，何以教化百姓？然则，先帝方去，国殇未竟，朕怎可妄开杀戒？朕当亲自修书一封，对其多所责备，促其醒悟。”说

完，李治便下笔叙道——

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闻《诗》《礼》，夙承义训。实冀孜孜无怠，渐以成德，岂谓不遵轨辙，逾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备不虞，关钥闭开，须有常准。

鸠合散乐，并集府僚，严关夜开，非复一度。遏密之悲，尚缠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纷纭？又巡省百姓，本观风问俗，遂乃驱率老幼，借狗求置，志从禽之娱，忽黎元之重。

时方农要，屡出畋游，以弹弹人，将为笑乐。取适之方，亦应多绪，何必此事，方得为娱？晋灵虐主，未可取则。赵孝文趋走小人，张四又倡优贱隶，王亲与博戏，极为轻脱，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为乐？家人奴仆，侮弄官人，至于此事，弥不可长。朕以王骨肉至亲，不能致王于法，令与王下上考，以愧王心。

人之有过，贵在能改，国有宪章，私恩难再。兴言及此，惭叹盈怀。

写罢，李治又吩咐李荣封了签，盖上了玉玺，这才郑重交到李博乂手中。

带着皇上的书信出宫，李博乂的心境很复杂。皇上在处置宗室的事情上优柔寡断，这让他感到担心，这样下去，以后那些“元”字辈的王爷们就越发目无朝廷了。

可还没有等李博乂走上司马道，又被李荣传了回去。李治并没有改弦更张，收回书信的意思，而是想了一个新的主意——

“朕反复思虑，与其挞伐，勿如分化。传朕旨意，赐诸王帛各五百匹，唯不赏滕王李元婴、蒋王李恽，并在敕命中加上一句——滕叔、蒋兄能自给自足，不须赐物，给麻两车以为钱贯。”

李博乂领旨后转身出了两仪殿，就忍不住笑了：“呵呵！陛下还真有意思，竟有如此理政的。”

内政不宁，边疆也就不稳。这不，兵部尚书崔敦礼的奏章呈上来

了。他在奏折中说，曾在西突厥内乱中投靠大唐，被封为瑶池都督、沙钵罗叶护的阿史那贺鲁听说太宗驾崩，竟自立为沙钵罗可汗，还夺取了西州、庭州等地，意图与天朝对抗！

李治看了之后大怒，狠狠地击打着御案道："反了！反了！如此背信弃义之徒，不诛不足以安边陲。崔爱卿何在？传朕旨意，命庭州刺史骆弘义发兵征讨！"

李荣忙跑到殿门外宣崔敦礼觐见。可还没等李治说出发兵讨伐之意，崔敦礼就呈上了骆弘义的奏报，提供了一个"上兵伐谋"的计策——阿史那贺鲁虽自立为可汗，可他焉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他的部落西边，乙毗射匮汗国正虎视眈眈，陛下若能遣使说之，则我朝不动刀兵，亦可安边。

李治放下奏报问道："崔爱卿以为此策如何？"

"臣以为眼下国丧未竟，唯安定可安人心。故骆大人之言，不失为定边上策。"

"好！那就依此策而行事。"

崔敦礼得了旨意而拱了拱手，但并未离去，而是近前道："陛下，突厥人生性强悍，多疑善变，不知法度，少守信义，仅仅安抚尚不能使其臣服。据臣所知，阿史那贺鲁长子现在长安担任宿卫，陛下何不授其官职，让其随朝廷使者同往瑶池说服其父？"

"爱卿所言，正合朕意，朕也觉得现在不是兴兵之际。崔爱卿以为何人能担当此任呢？"

"通事舍人桥宝明能言善辩，又精通突厥之语，必能胜任！"

"好！此事就依爱卿。传朕旨意，敕桥宝明为朝廷之使，即日前往瑶池宣慰！"

等批阅完这天的最后一道奏章，已是夕阳西垂了，李治第一次感到了疲倦。他闭目良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李荣近前问道："陛下，不知您晚膳在哪里进？"

"就在两仪殿。"

“那今晚由哪位嫔妃侍寝？”李荣又问道。

李治沉思了片刻道：“还是让萧妃进宫吧，朕也有事要对她说……”

大约酉时三刻，早早沐浴后的萧淑妃被太监们用锦被包了送到甘露殿，一路上她的心都是湿漉漉的，思绪伴着轿舆的闪动而飘荡。

被帝王宠幸，她不是第一次。皇上年轻，她也年轻，他们都需要激情和浪漫。当李治在宫娥们伺候下上了皇榻时，就把白天的烦恼都抛在了一边，全身心地付与这玫瑰色的夜晚。

粉色的帷帐，粉色的锦被，萧淑妃粉色的胸衣，都让他的情欲像礼花一样绽放。他们时而交颈呢喃，时而相互摩挲。皇榻像一汪湛蓝的海，浮着他们漫无边际地遨游。

比起其他女人放荡的疯狂，李治觉得萧淑妃浅浅的笑，微微的喘，带着猫儿叫春时的轻轻呻吟似乎让他更加曼妙和惬意。身子一步步深入，情感也一层层浓重。随着姿态的变换，萧淑妃也将崭新的感觉带给李治。

眼前是茫茫的大海，大海的中心是芬芳四溢的湖心岛，他们牵着手飞向湖心岛，一任情与欲放纵和驰骋……

高潮过去后，两人渐趋于平静，相对而卧时，萧淑妃看似很不经意，却把思谋了许久的想法提到了李治面前。

“皇上！”她柔柔地呼唤着。

李治摩挲着她卷曲的头发道：“爱妃有何话说么？”

“皇上亲政已经年余，还没有考虑立储之事么？”

李治没有立刻回答，事实上他也无法给她一个明确的回答。且不说立储向来为朝野所瞩目，仅仅是后宫就有无数双眼睛盯着。现在想来，元宵节那天王皇后与萧淑妃各自带了陈王和雍王，显然不是无意间的触机，女人们在这些事上往往感性而又聪明。李治的手离开了萧淑妃的发际，脸上变得严肃了：“立储事关国脉，岂可草率行事？这是要廷议的！”

“臣妾知道，可朝臣们还不是看皇上的眼色行事，您心里总有个数吧？”

闻言，李治的脸色渐渐变得不悦了：“自古立储以嫡，无嫡立长。眼下忠儿已由皇后收养，就是议立也……”他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怕萧淑妃脸上过不去。可萧淑妃却不管这些，她关心的就是儿子在皇上心中的位置。

“臣妾有一句话不知当讲否？”见李治没有阻拦的意思，她放胆道，“素节不管怎么说也是臣妾所生，可陈王就不一样了……”

李治顿时睁大了眼睛，那样子让萧淑妃心里开始感到害怕。她情知自己话说过了头，触怒了皇上，忙努着樱口嗫嚅道：“臣妾只是想……”

李治没有接萧淑妃的话，却对外面喊道：“来人，送淑妃回去。”

“皇上……臣妾……”萧淑妃的呼唤声从耳边渐渐淡去，但李治这时候一点睡意也没有了。王皇后、萧淑妃的影子交替在他眼前晃动，她们一个为自己的地位，一个为儿子的前程，何时将国家兴亡放在心中呢？尤其是萧妃，都是平时宠坏了，说起话来尖酸刻薄。她轻视李忠的出身，这让李治心里极不舒服，难道他身上就没有朕的骨血么？

可从感情上讲，他不能不考虑到萧淑妃带来的欢愉，不能不面对她那双秋水涟漪、楚楚动人的眼睛，也不能否认李素节的聪颖与博闻强识……

他们身上都流着朕的血液，哪一个都让他左右为难。他忽然觉得自己很无力，先帝不也曾想立吴王李恪么？他的母亲可是前隋炀帝的女儿啊！

唉！她们哪一个能和武媚相比呢？武媚心中常装着整个社稷，李治回想起先帝离京的那些日子他们之间那些推心置腹的书信往来和谈话。当时有臣下以为国家正逢盛世，当以兴工商、治农桑为要，高丽隔江相望，劳师远征，得不偿失。可武媚却不这样看，她认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威威天朝，岂能容藩国作乱？认为太宗征伐高丽是正确的。

尤其让李治不能忘怀的是，先帝亲征高丽之前，曾将军国大事托付给侍中刘洎，命他辅佐李治监国。他竟当着李治的面对先帝道：“愿陛

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

之后，李治与武媚幽会，具以告知，她当即指出——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实乃奸臣矣。她要李治禀奏太宗，宜早除此人。

记得在感业寺相遇时，两人虽不乏卿卿我我，然武媚的言谈举止中依旧是国之大事——皇上初即位，凡事不可操之过急，须体恤民意，善于纳谏，使贤者进而不肖者退。

面对立储这样的大事，她会怎样处理呢？李治很想传她到身边说说心里话。可感业寺之于皇宫，却远在天涯。

纵然朝臣中有许多人对武才人还俗持有异见，朕都要接她回宫。李治望着窗外渐渐明晰的曙光想。

……

立嗣的问题，不仅让后宫嫔妃和皇后之间纠结不断，朝臣们更是意逐情牵。

京畿之地过了端午就拉开了麦收的大幕。尽管一冬没有透雨，可清明节一连三天的春雨，就让庄稼噌噌朝上蹿。此刻登上城楼，放眼八百里秦川，袤袤金色，麦浪滚滚，从渭水岸边直到终南山脚下。

看着这样的情景，京兆尹李世年的眉梢每天都挂着掩饰不住的喜色，特别是去年秋天皇上籍田的地方，因有专人侍弄，庄稼长势分外见好。这些情况通过尚书省很快就传到了李治那里，他自然是龙颜大悦，不但在朝会上褒扬了李世年治理有方，而且要朝臣们有空就到城外走走，体验民情风俗。

邀请出去体验民情的名单是由李世年拟定的，但他明白以自己的官阶只能是应个名，没有长孙无忌点头，谁都不会应约的。他把自己关在房里冥思苦想，反复斟酌，才拿了草稿到太尉府聆教。

长孙无忌将草稿浏览一遍，觉得很合自己的意思。柳奭、于志宁、张行成、韩瑗……这几位都是在褚遂良案发后主持朝政的核心人物，更为要紧的是，他们当初都极力主张立王氏为后，现在又都在立嗣问题上

积极支持陈王。这些人走在一起，名义上是探视民情，实际上是为了得到一个说话方便的空间。

长孙无忌的眉宇舒展多了，将名单搁置案头，请李世年喝茶："如此甚好，三省之长大体都在，回来后更利于向皇上禀奏。"说完他拿起笔在名单里划去了自己的名字。

李世年有些不解，问道："大人！您这是……"

长孙无忌呷了一口茶后笑道："老夫年迈，近来又患足疾，不便前往。勉强去了也是大家的累赘，所以就免了吧！"

"既是如此，大人好好休息！只是少了大人，同僚们总以为憾。下官已让属县略备薄酒，还特地到终南山打了野味下酒，这一来……"李世年有些遗憾。

长孙无忌理了理胡须道："这个来日方长……"

离了太尉府，李世年仍然有些失落。他相信太尉真是病了，他后悔自己知道得太晚，没有带上看望的礼品。

李世年虽然办事利落，但为人太过老实，不善猜度别人的心思。他根本不知道长孙无忌之所以婉拒了他的邀请，是有更幽深的心机。

近来皇上在一些事情上，特别是在召武才人回宫的事上屡屡与他发生龃龉，甚至有时对他避而不见。进入二月后，他就不断提请皇上立陈王为太子，可李治就是缄默不言，而他对萧淑妃的倾情也让长孙无忌担心皇上会有立雍王的意思。这样，他苦心孤诣将李忠出继到王皇后膝下的计策岂不功亏一篑了么？

这样的争论在两仪殿已经发生过几次，因此他不想给人留下把持朝政，胁迫皇上的话柄，这次他要借助群臣特别是三省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长孙无忌起身向外走的时候，忽然想到岸边垂钓的老者……他忍不住笑出了声。

五月初十，柳奭一干人乘着车驾出了长安。沿着沣河一路走来，每到一处李世年都请各位大人稍做停留，品评麦子的成色，询问百姓的心

情。他们依照麦收的顺序由南向北，一行首先到了户县、杜陵一带。

张行成站在田头，揪了几株麦穗，放在手心揉了揉，金色的颗粒立刻弥漫着浓浓的麦香。于志宁手搭眉头朝远处看，田垄上农夫们面朝麦田背朝天，正在收割麦子。大家都被炎日晒得大汗淋漓，肤色黝黑。见此情景，于志宁的眼神有些模糊不清了："唉！天下最苦，莫过于种地之人。"

"大人所言甚是！《诗经·七月》曰：'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我等应爱惜民力，才不负皇上怀土爱民之圣恩。"

于志宁点了点头，深以为然。从贞观三年担任中书侍郎起，太宗对农商的关注让他深有感触，那时太宗每次外出暗访，都点名让他跟随。有一次太宗到周至查看"籍田"，不料一羽林卫误踩了嘉禾，被太宗当面鞭笞四十，在场的农夫当时都感动涕泪。现在，他从新主身上看到了先帝遗风。

柳奭在一旁看了，心里暗笑这老儿真是个书呆子，一垄麦子就激动成这样，忘了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脑子一转，便上前道："大人所感，在下感同身受。大人如有雅趣，不妨前去访访那位老者如何？"

见于志宁点了点头，柳奭又征求了张行成、韩瑗的意见，四人沿着田埂前行。家丁们立即追了上来，被张行成拦了回去："本官要和几位大人说话，你不必总是跟着。"

他们一行来到田头的一棵古槐树下，巨大的树冠投下浓浓的阴影，一阵微风拂过，柳奭顿时觉得清爽了许多，话也随着爽风出口了："二位大人！自褚大人任同州刺史后，皇上将中书省诸事委与在下，数月以来，在下所忧者乃立嗣大计，今日有幸与诸位聚在一起，不知各位大人有何意见？"

于志宁闻言便道："此亦是在下之所虑，端午那日，在下还与长孙大人谈及此事。内宫有消息说，皇上对萧妃情有独钟，难免不会将雍王放在首选。"

张行成也道："论家世，萧妃也是前朝望族，皇家世系。依礼该淑容娴静、知书达理，如皇上给她的封号一样。可她偏又刻薄尖酸，心胸狭窄，虽有花容月貌，却少国母之资，若是立了雍王，只怕后宫

将……”后面的话他没有说，但意思大家都明白了。

柳奭将脸转向于志宁问道：“不知太尉大人是如何想的？”

“《春秋》曰：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王皇后膝下陈王，虽非亲生，却是皇上骨血，长孙大人认为立陈王为国储，乃是正理。”

“只要长孙大人是这个态度就好说了。眼下能劝皇上的，也只有长孙大人了。”柳奭点了点头，但他还是有些担心，“不过，虽说长孙大人与皇上为甥舅关系，可毕竟一为君，一为臣，若皇上一意孤行，他也无可奈何。”

“这……”韩瑗沉吟了片刻道，“这倒不是什么难事。皇上宽仁慈爱，断不会做出违制之举。”

“请大人明示！”

“先帝所立‘五花判事’之制，中书省代皇上草诏，须得经门下省审议，方可由尚书省发出。倘若皇上立雍王为储，在下可在审议之时驳回，然后请太尉进谏，皇上必会从谏如流的。”韩瑗回道。

柳奭还是不放心，道：“话虽如此，可这样一来，未免有僭越之嫌。”

“这个大人不必忧虑。先帝已为后世立下楷模。贞观之初，唐与突厥大战，兵力匮乏，中书令封德彝谏言十六岁以上的丁男悉数从军，先帝准奏，令其拟诏。孰料在门下省被侍中魏徵驳回，先帝遂收回诏书，此事一时在朝野传为佳话。依在下看，此次皇上也必能采纳我等谏言。”张行成说得胸有成竹。

听了这番话，柳奭和于志宁也点了点头。

话说到这里，彼此都明白了心思。这时李世年过来了，后面跟着一干县府的差役，抬着一篓洗好的鲜桃。他喜滋滋道：“下官已在城内‘甘亭楼’备了酒席，见各位大人沿途劳顿，户县县令先送来当地鲜桃，为大人们解解渴。”说着他向后招了招手，户县县令忙跑过来，一边擦汗，一边拜见各位大人。

看到新鲜的桃子，大家这才感到真有些唇焦口燥了……

柳奭虽代理中书令，可三品的官阶使他仍事事必须倚重长孙大人。他一回到京城，就匆忙赶往太尉府，将一路上与张行成、于志宁等人所议禀告了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眉头掠过不易觉察的笑意道："如此甚好！大家因公而忘私，皇上一定会愉快纳谏的。"

第二天朝会一开始，柳奭就向皇上谏言尽快完成立嗣，尽可能在明春正月举行立太子大典。他的陈奏很快就得到了张行成的呼应，他也出列意气昂扬道："柳大人所奏，臣等感同身受，陛下已有四子，只有早立东宫，才能安定宗室，强本固基。臣朝暮思虑，唯陈王忠，乃诸王之长，仁厚敬德，请立为太子。"

韩瑗、于志宁等人几乎众口一词，力主立陈王为太子。李🏠虽然沉默，但张行成从私下里已得知，他从内心也是赞同立陈王的。

李治一直静静地倾听朝臣的陈奏，但他的心思一直在高速运转，他暗地打量着长孙无忌，一副平静如水的情态。他越是这样，李治就越觉得这一切都是他背后推波助澜的结果。

呵呵！李治在心里笑道，老人家这是借大臣的谏言逼朕下决心呢？在大家说完之后，李治站起来道："众位爱卿心忧社稷，朕甚知之。立储事关社稷，朕决定由太尉主持集议，三省之长与会形成议决，然后奏朕定夺。"言毕，他遂命李荣宣布退朝。

按长孙无忌的提议，集议在门下省公署举行。待大家坐定后，长孙无忌环顾一下道："皇上下旨集议立储大计，不知各位大人有何高见？"

张行成招呼署中曹掾给各位大人沏好茶之后道："依在下观之，皇上下旨集议，必有不便言明之心事。"

"是否与召武才人回宫一事有关？"柳奭猜测道。

他话一出口，长孙无忌的脸色就阴沉了："立储乃国家大计，绝不可与武才人牵扯在一起，误了社稷。"

他一想起那个妖媚的武才人就觉得愧对先帝，现在皇上竟要召其回

宫，他已下定决心，就算豁出衰朽之身，也要阻止她回京。长孙无忌喘了喘气，说话的声音明显粗了："老夫即便不做太尉，亦当冒死进谏，劝陛下息召才人归京之念。"

同僚们都为长孙无忌的凛然气度而感染，纷纷表示当追随其后，协力同心，尽肱骨诤臣之责。唯独于志宁不言，这引起长孙无忌的注意。

"大人为何缄默？难道是老夫错了么？"

于志宁赶忙作揖回道："非也！大人忠君之心，天日可见，下官高山仰止。然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皇上之所以将立储大计下旨集议，正是要我等在武才人这事上有所回旋。倘若我等就此纠结不前，势必让皇上分心。"

"那依大人之意该当如何？"

"悠悠万事，立储为大。我等不妨奏请皇上召武才人回来，这样也好让皇上同意我等奏议立陈王为储之事。其实，就算我等不陈奏，皇上也是要召武才人回京的，我等不妨顺水推舟。"

韩瑗闻言赞道："于大人此法甚好！退一步乃为进两步。能使君臣和谐，内外一体，社稷长久。"

长孙无忌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妥协："老夫只是担忧这狐媚一回来，从此后宫再无宁日。"

"大人所忧不无道理，因此我等须处处提防，使她不得册封，不得介入后宫诸事，更不得干预朝政。"张行成道。

"依老夫的性格，是断不会向皇上奏请此意的。"长孙无忌无奈地同意了。

孰料一直没有说话的尚书仆射李🏠这时候发声了："此事就由在下来说吧。"

长孙无忌愣愣地看着他心想：你这个老滑头真会抢时机，好事都让你干了。

他脸上十分不悦，李🏠很快就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苦衷——作为

跟随高祖起事的老臣，他整整陪伴了三代皇帝。出为战将，为扫除边患身经百战；入为重臣，为安定社稷呕心沥血，可太宗病中曾将他贬为叠州都督。高宗即位，他即被召回拜为尚书仆射。这前前后后的颠簸，使他深感唯有处处谨慎，才不至于仕途波折。他知道先帝之所以在临终之际做出那样的决定，还是担忧他和太子的关系。

尽管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他获得了赐姓的殊荣，但还是改变不了他骨子里是外姓的现实。因此，尽管他在内心对长孙无忌的坚守和抗争给予理解，可在场面上却总是保持沉默，或者以立储和册封后宫均是皇上家事为理由疏而远之。因此，面对长孙无忌的误解，他并不辩白。

可埋怨归埋怨，长孙无忌也觉得眼前只有李🏠是最合适进谏的人选。

于是集议的结果是由李🏠向皇上陈奏：一是议立陈王李忠为太子；二是谏言召武才人回京。朝廷内外终于以这样的妥协实现了君臣之间的和谐。

在皇上恩准集议结果的当天，柳奭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皇后。因此，关于武才人回京的筹备也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

时光就这样在朝廷人事的相互催促中到了中秋节。

遵照皇上的旨意，鸿胪寺崇玄署早在八月初就到感业寺宣达了武才人回宫的诏命，并以皇上的名义向寺院行了布施。明镜住持在感恩朝廷的同时，就越发觉得武媚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也许她就是佛祖赐予禅院的福祉。

不是么？自从她来了以后，朝廷的赏赐和布施就从来没有断过，而且数额巨大，她也由此而对武媚分外的照顾。从春天开始，她特地派了明月专门照看武媚的起居。

自从去年秋天约了武媚到京郊游猎之后，李治每逢节令就要到寺内进香。这种举止常是毫不声张的，只有李荣一人知道。明月正值青春年华，自然对男女之事十分敏感，总是在做完手中之事后就悄悄地退出了。这些不仅武媚，李治也心知肚明，时不时地让李荣赏赐一些寺院用得上的什物给她。

昔日的佛门姐妹，如今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明月有时候心里也不舒服，可她把这一切都归于上天的安排，归于佛家的机缘。也许，她今生就是这样的命运。

回宫日子越是临近，武媚的心境也越是复杂，她忽然发现对曾经很不习惯的感业寺有一种莫可名状的眷恋。且不说明镜法师的殷殷关爱，明月的早晚相伴，她尤其同情来自并州的明霁，为她将大好的青春消磨在早晚的诵经之中而惋惜。她决定在离开前一定要去看她一次，既是感谢，也是辞行。

这天，武媚带着抄好的经卷来到藏经楼，她远远地就看见明霁在二楼门口招手。待走到近前，明霁淡然一笑道："明空师妹！你何时走呢？"

武媚撩了撩额前的长发，莞尔一笑道："皇上有旨，中秋节我就要在宫中过。"说着，她就在明霁对面坐了下来。

明霁给武媚沏好了茶，看着淡黄色的茶水在杯子中晃动，明霁终于将斟酌了许久的心里话说了出来："师妹！贫尼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师姐与我情同手足，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明霁的眉毛都蹙郁在了一起，显出几般凄楚："你想过没有，回宫之后会有许多烦恼呢？"见武媚没有打断，明霁继续道："皇上倒是百般地爱，可后宫那些女人们恐怕就难说了……"

武媚点了点头，这些她怎会没想到呢？萧淑妃的冷眼自不必说，就是那个温言软语劝她回宫的王皇后，哪会甘心卧榻之旁有一位皇上恋着、护着、爱着的女人呢？她早看出来了，王皇后对她的亲昵其实是想借钟馗打鬼。此番回京，她就没打算过平静日子，谁要敢对她心怀叵测，她就要像踩死老鼠一样，让其死得非常难堪。

"师姐提醒的是，这也正是师妹之所虑。不瞒师姐说，师妹这次回京就一条，绝不让任何女人与我争宠，谁要跟我斗，不死也得脱层皮。"

闻言，明霁惊诧地瞪大眼睛看了武媚半天，没有说话。她忽然觉得

眼前这位并州同乡看上去十分陌生，她也第一次发现，原来师妹也是容不得别人夺爱的刚烈女子。

武媚显然也发觉自己吓着了明霁，那双丹凤眼又挂上了盈盈笑意："师姐这一年的恩德我是不会忘记的。他日倘能出头，我第一个感谢的就是师姐和明镜法师。"

武媚是怎样走的，明霁浑然不觉，她的心被烦乱塞得满满的。

八月十四，大约巳时，朝廷就来人接武媚了。除了鸿胪寺的官员，许敬宗、李博乂也来了。明镜法师率众尼姑在主殿门前迎接朝廷官员。

朝廷一干人先向佛祖进香施礼，叩拜之后才和寺院的住持、知事们一一见面。武媚在明月的陪伴下来到大家面前，许敬宗高声道："武才人接旨！"

武媚撩起裙裾，跪倒在地道："臣妾接旨。"

皇帝制曰：才人武媚，恭慧睿智，博古通今，禅院两载，带发修行，功德圆满，准予回宫，复其四品封赐，置于清宁宫。钦此。

武媚神情有些恍惚，她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把她安排在王皇后身边，而不给予萧淑妃一样的待遇。她的怒火很快地涌向大脑，眼看眸子就红了，甚至连谢恩都忘记了。直到许敬宗提醒，她才转过神来，伏地严肃道："臣妾叩谢皇上隆恩。"

她神情的细微变化，明镜法师是看在眼里的，她有些担忧，示意明月扶起武媚，然后缓缓地走到她的面前，双手合十道："明空！我佛慈悲，必度良善之人。你尘缘未尽，于今相别，来日方长，你还要好自为之。南无华严经。"

此时，武媚的眼角也涌出了复杂的泪水，上前双手合十，向明镜法师道别，当她抬起头时，就看见了人群中的明霁，便忘情地与她抱在了一起。

"明霁师姐！就算到了天涯海角，我也不能忘了你！"

这时，她耳边传来鸿胪寺官员的呼唤："请武才人上车。"

第五章

武才人巧于周旋

濮王府风起青萍

同州横卧在八百里秦川东端，绵延五十余里的铁镰山像一条巨龙，在城南展开它跃跃欲飞的雄姿，汤汤东去的渭水从城北汇入黄河。因其处在京畿，因为近水楼台，常常受到朝廷关注，所以城池也建得高峨耸秀。又因为建在平原上，因此城内的街道也显得宽敞从容，巷闾纵横，店铺林立。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春早，正月刚完，惊蛰就唤醒了沉睡的土地。特别是冻了一季的渭河，竟早早地解冻了。硕大的冰凌被寒冷的渭水托着，缓缓朝东涌去，相互撞击的声音汇成开冻的怒吼，回旋进古城的梦乡。

吹面不寒杨柳风！刺史褚遂良这些日子显得很闲适散淡，虽说离皇上远了些，可也有远的好处。这里不是边关，他干脆放手把署中事务都交给长史，甚至司马们前来请示，他都给推了。他每天除了看书，就是写字。谁要就给谁写，并且分文不取。不久，同州的大小商铺都挂了他写的牌匾，因而生意分外红火，府衙的税赋自然也日益丰盈。

褚遂良于是很得意，干脆走出州府，到所属各县走了一遭，他走到哪里就把字留到哪里。很快，各县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消息传到朝廷，李治就很感触，觉得这样的人外放非常可惜，有机会一定要召他回来。

皇上的心思褚遂良自然不得而知，他照旧在闲逸中打发时光。二月初，华县县令到州府拜谒，酒足饭饱之后，县令又要索字。褚遂良道："前些日子不是写了很多么？你怎么如此贪婪呢？本官倒成了你的县丞了？"

县令笑着忙道："大人海涵，下官哪里是给自己讨字，实在是因为本县杨氏宗族中出了一位神童，四岁即可吟诗，下官是想请大人给他写

几个字，奖掖一下。”

“哦！可是汉弘农杨震杨大人的后人？”

“大人英明！正是杨震胄裔，名唤杨炯，天资聪颖。”

褚遂良点了点头，弘农杨震的传奇他也听了不少，最熟悉的莫过于“深夜赠金”之事。有一年，杨震升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过昌邑县，曾得他举荐的昌邑令王密深夜来见，要送他十斤金子。杨震道：“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道：“暮夜无知者。”杨震就有些生气了，道：“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为无知者？”王密惭愧而出，从此廉明自律，不敢懈怠。

前次他去华县时，还看了矗立在杨氏墓园山门内的“四知方”牌楼，不想此家竟出了如此神童。

“不知该童是怎样的聪颖？”

“大人且听下官详禀。就在今年正月，杨家来了一位客人，正是闻名遐迩的骆宾王。他见杨炯生得眉清目秀，口齿伶俐，便要他当众赋诗。孰料一杯酒未喝完，他竟脱口而出：‘紫气逐夜来，人间日换新；檐下风吹柳，天地又一春。’此诗一出，语惊四座，连骆宾王都惊叹不已。”

“这骆宾王本官知道，平素有些倨傲，他看上的人自是不差。好！本官就写一副‘鸿鹄高翔’如何？”褚遂良道。

县令击节，连道三个“好”字！褚遂良正要铺纸下笔，耳边却传来一阵说话声，接着府令就进来禀告说京城来了人。褚遂良无奈地笑了笑，放下笔来到前堂，原是秘书少监上官仪到了，他高声道：“褚遂良接旨！”

褚遂良忙跪倒在地，山呼万岁。

制曰：着即同州刺史褚遂良回京听任。钦此！

“谢陛下隆恩！”

褚遂良接旨后便邀上官仪到客厅叙话，县令见两位大吏有话要说，

便知趣地告辞，孰料褚遂良将其拦住，将上官仪介绍给他。听说上官仪是门下省官员，县令纳头要拜，上官仪连道："免了，免了！贵县一定是来向褚大人索字的，本官就借机一饱眼福吧！"

"大人这样一说，下官倒真是恭敬不如从命了。"说着，褚遂良铺开宣纸，写下了"鸿鹄高翔"四字，然后题款、压章，客厅里顿时就溢满了墨香。他又把字的来由叙说一遍，上官仪就十分感慨。

等那字干了之后，县令才小心地收起。这时只听褚遂良道："自与大人京中一别，悠悠三载，今日相见乃天意也！在下已命人在'飞鸿楼'备下酒菜，县令大人不妨一起痛饮一番……"

这顿饭足足吃了一个时辰，出了店门，县令就告辞回华县了。褚遂良与上官仪回到刺史府，品茗三巡，酒就醒了几分，话也多了起来。

上官仪打趣道："大人这回真是鸿鹄高翔了啊！"

"大人这是话里有话呀？"

上官仪哈哈笑了，道："听说皇上要任大人为吏部尚书，兼同中书门下三品，你都当了宰相，今天这酒喝得值。"

褚遂良却不以为然，离京前他就是同中书门下三品，皇上这次召他回京，充其量也就是官复原职。

上官仪见此，诡秘地眨了眨眼道："不知大人可知否，武才人回宫了。"

"听京里的人说过。皇上就是太宽厚，太仁慈了。"

"可有一件事情大人一定不知道。"

"何事？"

"这次是武才人恳请皇上宣大人回京的。"

褚遂良十分吃惊，且不说自己曾力主先帝杀她，就算没有这事，皇上也不该听凭一个女人干政呀！皇上虽然懦弱，却不该如此糊涂。他听了连连摇头。

“自武才人回京后，就安排在皇后身边，皇上去萧妃那儿便少多了，大都待在清宁宫。”上官仪又道。

褚遂良闻言沉吟了一会儿，他的心不免沉重起来：“时候不早了！大人且先到馆舍歇息，待在下将同州诸事交代一下，就回京履职。”

两人走出府门，太阳已在西山山头了。城外飞来的群鸟纷纷落在府门前的大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褚遂良一声叹息，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眼都三年了。他无法知道，这次回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上官仪没有说错，半个月后褚遂良回到长安，就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天早朝后，李治在两仪殿单独召见了他。

“朕当时那样处罚爱卿，殊非得已。”李治以这样的语气开始谈话，褚遂良心中就十分感动。

“微臣深知陛下用心良苦，若非这样，微臣对百姓之疾苦又何以能如此熟悉呢？”

君臣都明白，时过境迁，此时就该同心同德，共谋大计。他们在默契中将不愉快的过去翻过了，把精力集中到处理眼下的朝政上来，褚遂良呈上拟任朝臣的名单道：“臣遵陛下旨意，已将拟任诸公列于上，恭请陛下圣览。”

李治展开奏章，看得很仔细：

宇文节任侍中；

柳奭任中书令；

兵部侍郎韩瑗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

看到这里，李治停下了，心中生出由衷的感慨——为褚遂良的胸襟，为他的以社稷为重。去同州前，这中书令本是他的，论理，这次回来也该是官复原职。但他却不计较这些，毅然地举荐了中书侍郎柳奭。其他的几位，有的比他年轻，有的却比他大了许多，他都能一一人尽其用，这不仅需要胸怀，更需要胆识和勇气。

“马上要举行立嗣大典，爱卿对太子之师可有谋虑？”李治放下奏章又问。

褚遂良闻言笑道：“微臣这另有一份名单，恭请陛下圣览。”

李治接过来看了一下，就觉得让他做吏部尚书真是恰当。看了看这些名字，就知道是费了心思的。

于志宁兼太子少师再合适不过了。在太宗时代，他就曾做过太子李承乾的左庶子，对他屡有进谏。他家学深厚，先后修过《隋书》《大唐礼仪》等，雅爱宾客，接引忘倦，刚正憨直。让这样的老臣来当老师，太子必是日有长进。

张行成兼太子少傅，更合朕意。其人锐言形成，体局方正，先帝以其为廊庙之才。做太子少傅，正是名副其实。

还有高继辅，为人刚正不阿，敢言直谏，又在先帝时任过中书令，治国理政，诸子百家，无不通晓。三人各有所长，琢璞成玉，正心塑形，传道劝学，太子未来必是一代圣君。

李治拿起朱笔，在奏章上批了“准奏”二字，眼里充满了欣慰：“爱卿虑事周详，乃社稷大幸。朕意让中书省照此拟诏，送太尉过目，如无异议，即可发送门下省复议颁布。”

“微臣谨遵陛下旨意。”褚遂良赶忙起身，准备离去。

“爱卿留步！朕还有话说。”李治说着走出了龙案，来到褚遂良面前，“武才人已经回宫，想来爱卿已经知道了！”

“臣一回京就听许大人说了。”

“她暂无册封，先留在皇后身边。只是她喜好书艺，多次向朕陈奏欲拜爱卿为师，不知爱卿意下如何？”

“这……”褚遂良捻着胡须没有回答。

李治一看便知道他的心思，他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心结还没有打开，而且还对召武媚回宫一事也颇有抵触。

让武媚跟褚遂良学书，也是为以后册封排除障碍。想到这一层，李治又道："后宫佳丽成群，可如武才人这样专于书艺者绝无仅有。若爱卿能加以指点，后宫以为楷模，岂非我朝幸事？"

皇上以商量的语气与臣下说话，褚遂良就是再有千重心结，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有点头同意："微臣自知书艺欠佳，诚恐误了才人。然皇上之意，臣敢不从？今日回府，臣就着手筹备此事。"

"如此甚好！"李治听了十分高兴。

走出两仪殿，褚遂良发现李荣在塾门前徘徊。看见褚遂良，李荣急忙上前问道："褚大人这是要回署中？"

褚遂良点了点头，随后又问道："武才人回宫后，皇上心境很好吧？"

李荣颔首称是，并道："武才人回宫后，一改刚烈性格，温柔随和，尤其在皇后面前百依百顺，对下人们也是开言即笑，后宫都说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褚遂良没有说话，心里就翻开了浪花——也许是自己多虑了，经过感业寺这番曲折，也许武媚的性格变了，他也不能总是揪住旧事不放。

一回到府上，府令就告诉他武才人来了，现正在前厅说话。他倏然一惊，这来得好快呀！他顿时悟到，刚才皇上在两仪殿的一番话就是打个招呼，其实早就说好了。不管怎么说，她是先帝的才人，眼下虽无封号，却是迟早的事。不管自己心里怎么想，行为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怠慢的。

他匆匆换了常服来到前厅，一进门还没等他开口，武媚就起身行礼了："妾身冒昧打扰，很是不安，望大人海涵。"

果如李荣所言，褚遂良急忙还礼道："不知才人驾到，下官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寒暄之后，两人相向而坐，夫人退下后，褚遂良命丫鬟续了茶水才道："不知才人登府有何见教？"

武媚掩口笑道："大人乃当朝名相，朝野共仰，妾身何敢言教？只

是奉了皇上口谕，向大人学书艺来了。”

褚遂良忙作揖道：“才人此言折杀下官了。才人想必知道，先帝朝有欧阳询公，楷书《醴泉铭》闻名遐迩；还有虞世南公，丹书昭仁寺碑文，可平涛息浪。微臣不过平日喜欢翰墨而已，何敢对才人赐教？”

“大人谦恭了。既是皇上命妾身前来向大人求教，自是因为大人的字超凡脱俗，自成一格。”武媚欠了欠身子接着道，“妾身虽为女儿身，却对大人的书艺揣摩神往已久。”

这段开场白的确让褚遂良对武媚刮目相看。先帝在时，他也听过不少关于武才人喜好书艺的传闻，他原以为这不过是女人一时起兴，写写消遣而已，未料她竟如此上心，忙道：“才人不吝赐教，下官愿闻其详。”

“大人如此谦虚，那妾身就不揣浅陋了，说错了还请大人见谅。妾身曾将大人的《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与欧阳询公的《醴泉铭》做过比较，依妾身拙见，欧阳询公笔力险劲，结构独异，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而大人之字，取法王羲之，融会汉隶，正书丰艳，自成一家，行草婉畅多姿，变化多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我大唐书艺，若是前有欧阳询、虞世南，后无大人创格，岂非故步自封尔？”说到这里，武媚又把话锋转了回来，“妾身点滴之见，让大人见笑了。”说完，她翘起兰花指端起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茶，樱唇显得十分红润。

褚遂良听得十分认真，这倒不是武媚的话对他多有褒赞，而是她的侃侃而谈让他忽然有一种“操千曲而知音”的感觉。写了这么多年的字，他也曾将自己与前贤后秀在心里做过比较，却不似如此细微，看来这武才人研磨自己的书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让他尤其感动的是，武才人竟把他的字置于大唐书艺的延变中去品评，这实是少有的做法，也让他十分高兴。

到了这时，武媚也觉得火候到了，随即拿出几幅自己的书法道：“妾身回宫以来，有幸每日聆教于陛下，胡乱涂了几幅习作，烦请大人给看看。”

褚遂良接过作品大体看了一遍，脸色便肃然起来，心中暗道，这哪里是习作？分明是书中上品。虽然以书家的眼光看微有瑕疵，可无论是

章法布局还是书体结构，都有一种兰香芳秀的气息在其间流淌，婉柔中隐寓刚烈，平和中偶见险峻，他禁不住脱口赞道："好字！好字！"

武媚闻言忙摆手道："大人此言，实在是折杀妾身了。"

"下官何时口是心非过？"接下来，褚遂良便对作品中的不足做了很适度的评价，武媚也从心底感叹褚遂良的目光犀利。褚遂良忽然觉得武媚并不那样让人生厌，而武媚则为自己的步步为营而暗喜。

她见时候不早了，便见好就收，起身告辞。褚遂良送到府外，直到武媚登车离去，他才回身进了前厅。他发现武媚将一幅字留在了几上，是一段她抄写的《华严经》。褚遂良捧在手上，双目有些迷离，他实在猜不透这女人的心思。

对了！我回来后还没来得及去拜望长孙太尉，我现在就拿着这字去拜望他，他一定能透过这娟秀刚劲的字迹，看透武媚微妙而曲折的心思……

武媚离开了褚遂良的府邸之后，却没有直接回清宁宫，而是去了李忠读书的凌烟阁，她在这见到了奉旨为李忠讲书的侍中于志宁。

六十四岁的于志宁须发都白了，只是因平日保养得好，脸色很红润，让人看不出他的真实年龄。去年过了年之后，他就向皇上提出，希望有年轻人到侍中任职，他自己干一些可以光前裕后的事即可。李治很体谅他，答应尽快遴选新人，要他将署中事务交予侍郎处理，到书馆来专心为李忠讲书，这实际也是一种暗示——李忠被立为皇嗣已成定局。

武媚的到来让于志宁感到有些突然，脸上不免显出几分矜持，但武媚温暖的笑意很快就化解了他的疑窦。

这老头现如今还有一个光禄大夫的虚衔，武媚一下车就先施了礼，随之出口的话也让于志宁没有婉拒的理由："老丞相一向可好？妾身是奉了皇后旨意前来看望陈王的。"

"陈王也牵挂皇后呢！"于志宁说着便邀武媚进了讲书堂旁边的客厅，并要人去通报陈王殿下。

不一会儿，李忠就出现在客厅门口。他已经八岁了，生得阔额浓

眉，只是目光有些游离彷徨，举止也有些拘谨。武媚在心里笑了，想这李唐皇室怎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呢？太宗叱咤风云，到了李治便少了些霸气而多了些温雅，而眼前这个孩子竟不带半分杀气！

不过她现在的目光却是分外的温柔，带着母性的暖意。她拉着李忠在身旁坐下，详细地询问他的饮食起居，文墨辞章，然后便转达了皇后的旨意："殿下一定要锲而不舍，刻苦自励，习文演武，将来成为有为之主。"

说完这些，她又从怀里拿出一方玉虎镇纸道："此为皇上所赐之物，殿下一定用得着，现在转赠殿下，也是妾身的一点寄望和心意。"

李忠接过镇纸答谢道："本王定不负父皇希冀，母后厚望。谢才人厚爱！"

武媚又拿出自己写的一幅字对于志宁道："妾身奉皇上旨意随褚大人研习书艺，现写了一幅字想赠予殿下，不知可否？"

于志宁接过书卷，展开一读，原来是摘录孟子的一段语录——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看完这字，于志宁觉得武媚实在是个有心人，她写这段话最适合陈王的处境，不唯王皇后看了高兴，皇上也一定会龙颜大悦的。他正揣摩着武媚的心思，又听见她道："孟子又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妾身常想，人之一生，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如果没有了困苦，没有了敌手，必怠于安乐，岂有不亡国的。大人以为如何？"

于志宁惊诧地看着武媚，半天才回过神来。在陈王身边的这几个月，王皇后时不时地召他进宫询问陈王的学业，那种怜子之情溢于言表。可她多为关注陈王能否立为国嗣，却少有思索何以能使其成为有为之君。他忽发另想，假若这孩子是才人的儿子，她又该怎样处置呢？这种纠结直到武媚离开后都没有散开。

难怪皇上力排众议要接她回京呢！看来她的确非同寻常，唉……暮色渐沉时，他心头生出无以言状的沉重……

天边还剩最后一缕晚霞，长安的大小建筑都涂上一层古铜色，坊间的街灯与店铺的门灯相继点燃，照着武媚的轿舆朝清宁宫移去。马蹄声“嘚儿、嘚儿”地敲打着地面，在武媚的心头演奏着明快的心曲，她的眉宇间溢出的是得意自信的微笑。

她在心里整理着回京几个月来的每一个细节，点点滴滴、枝枝杈杈，那是一支爱、恨、忍交织的心曲。她是何等聪明的女人，怎么会体味不出皇上安排她到清宁宫的苦心孤诣呢？那是为了能早晚都见到她。她看得出来，那个只知争宠，却不知怎样博取皇上欢心的王皇后对云雨之事并不专情，这又如何能让精力健旺的皇上守在她身边呢？

她不知道王皇后是否发现，皇上现在喜欢到清宁宫完全是因为自己。他们常在甘露殿幽会，她躺在皇上的怀抱里，常常在心里嘲笑王皇后的愚蠢——为了一个萧淑妃，她竟不惜让自己进宫。

两年的寺院生活，没有磨去她被太宗冷落、被驱赶出宫的仇恨。她觉得自己就应该是这后宫的主宰，自从被皇上接回京的那一天起，她就发誓要夺回失去的一切，要让那些曾图谋除去她的人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

长孙无忌、褚遂良……一想起他们她就咬牙切齿，甚至在向褚遂良求教书艺的时候，她都没忘记在谦恭的笑意之后掩藏杀机。才人对她来说只是过去的名分，它总让她在与皇上幽会时有不尽的尴尬，她迫切需要李治的册封，这使她不得不选择隐忍。

她不但要千方百计博取王皇后、大臣们的愉悦，更要时不时地对在王皇后身边的宫娥们施以恩惠。有几次，她在征得王皇后的同意后，将皇上赏赐的布帛都分给了宫娥们。于是她们成了她的耳目，常常把皇上与皇后、皇后与柳奭的谈话内容透露给她。

做这些事需要承担许多的屈辱和痛苦，但她不在乎这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她常用这样的箴言抚慰自己。

“吁”的一声， 驭手打断了她的思绪，清宁宫到了。当她出现在门口时，就看见了皇上那张烙下她不知多少唇印的脸……

尽管以许敬宗为首的一干人私下里不断进谏，希望李治在立嗣的问题上慎之又慎，但他的一切奔忙在以柳奭为首的皇后一系和以长孙无

忌、褚遂良为首的托孤大臣的反对中，有如狂风地里的灯盏，明明灭灭。

一天，当许敬宗把这一切告诉武媚时，她竟狠狠地斥责了他，还要他们改弦更张，支持立李忠为皇储。她嘲笑许敬宗太短视，不懂若欲取之，必固予之的道理："你真糊涂！不立李忠，难道还立那个雍王不成？你记住！是龙是凤，迟早要展翅高飞的。不然上去了到时也得下来！"

他没读懂武媚话里的意思——她现在还没有儿子，一切都只有到那时再说！

到了七月，立嗣的所有准备都就绪了。大典在太极殿举行，很盛大隆重，除了李泰称病没有到贺外，皇室的诸王、各州刺史都来了，高丽、新罗、突厥以及西域各国的使节也都送来了丰厚的贺礼，所有这些都让李治想起当年自己经历这一切时的情景。

李忠被于志宁牵着手走进太极殿面对如此多的大臣时，他陷入了短暂的惶恐，这一刻他忽然想起在掖庭深院的可怜亲娘，当他从皇后目光中捕捉到少有的威严时，心不由得就收缩了。是的！他现在是皇后的儿子。

当他从宗正手里接过太子印玺，并听凭长孙无忌将紫绶披上肩头时，李治宣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永徽三年的朝廷格局，随着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的任命而尘埃落定。

……

皇朝的秩序看起来平静如水，李治每天照常到太极殿批阅奏章，太子李忠也正式移到东宫明德殿居住，按时去凌烟阁听少师、少傅讲述各类经典。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天一大早，李博乂就急匆匆来到两仪殿禀奏道："皇上，濮王李泰昨晚薨了。"

李治闻言，放下正在批阅的奏章，潸然泪下，沉默良久才问

道："皇兄没留下什么话么？"

"王爷弥留之际，殷殷惦念陛下。唯祈陛下承先帝大业，光大李家社稷。"

"皇兄！"李治喊了一声，就昏了过去。李荣上前抱着皇上，又是呼唤又是掐人中，过了一会李治才缓过气来。他望着聚在身旁的众人道："你等何必如此惊慌，朕不过是过于悲痛罢了。"

太医忙上前为李治诊脉，虽然脉象有些异常，却是情之所至。大家扶皇上坐定，李治悲不自胜道："皇兄少善属文，才华过人，词采美丽，聪明绝伦。传朕旨意，制以'诏葬'，以鸿胪寺护桑，追赠太尉，雍州牧。自今日起，朕辍朝六日。"

宗正、太常、鸿胪寺推算卜筮，确定十一月二十五日出殡，但整个葬礼从下诏之日起就开始了。朝臣中除了太尉长孙无忌因舅父身份而免去吊唁外，在京诸王、公主都前往守灵和祭祀。宗正寺和鸿胪寺秉承旨意调动四十人作为仪仗，日夜守护在灵堂前，羽葆鼓吹，哀乐低回。

朝廷还特地拨出赙物三千段，米粟三千石，赐东园秘器。而且葬礼的费用皆从朝廷府库中支出，以表达皇上与濮王之间的兄弟情深。十一月十四日，朝廷又请法藏禅师到濮王府超度亡灵，为李泰的往生祈福。

李治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为了让朝野进一步体味当年先帝之所以传位给他，正在于他能够善待各位弟兄的缘故。

然而，这葬礼是一个舞台，此时此刻，常常来往于朝堂的、徒有虚位赋闲在家的、在太宗年间因犯事遭受冷落的都得以聚在一起，演绎出各种的悲欢哀愁，传递着驳杂而又迥异的心绪。有一进灵堂就扑倒在地放声大哭的，有默默流泪而一言不发的，有满目藏怒而顿足捶胸的。这情景让参与治丧的许敬宗感觉到，濮王的故去，也许会成为一场风雨的发端。

傍晚时分，法藏禅师的法事刚刚开始，许敬宗就看见两个人进了灵堂。他们一脸的悲痛，跪倒在灵堂前大呼道："皇兄！本宫来迟了！""皇兄！你文采一生，却英年早去，何其冤枉啊！"

这一声呼喊之后，顿时哀声满堂，泪雨纷飞。许敬宗不由得心头一

惊，这不是高阳公主和已故丞相房玄龄的爱子、驸马房遗爱么？顷刻间，往事重新涌上心头。

这高阳公主乃是太宗的第十八个女儿，年轻时因与玄奘法师的高徒辩机私通，受到太宗严厉斥责，令她自那以后不得进宫。

高阳公主无法释怀的怨恨是，当先帝对这件事严词追究时，她曾抱着希望去找父皇十分喜爱的九哥、当今的皇上，希望他能谏言父皇将大事化小，并赦辩机死罪。孰料李治非但不从中斡旋，竟然如同遇见瘟疫似的对她避而远之。

那天，她在李治的书房外站了许久，说了许多近乎请求的话，可连一个同情的字也没有得到。后来，李治推开门对她道："妹妹做下如此有辱家门之事，父皇怎能不降罪呢？你还是好自为之吧！至于那个辩机你就不要再管了，他死有余辜。"

从此，兄妹就断了来往。李治登基后，曾几次邀约几位公主，她和巴陵公主都借故婉辞了。

莫非吊唁逝去的人是为了给活人看的？她们这是要告诉皇上，她们心中牵挂的是一个曾差点从他手中夺走太子之位的人？许敬宗说不清楚，不知是什么力量驱使他朝这方面想。

然而，未及他理清头绪，只听耳边传来太监尖细的嗓音："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到！"

巴陵公主是太宗的第七个女儿，两人依礼进香、跪拜后，被太监、宫娥引领出了灵堂，到旁边的侧厅用茶。一进门，先期到的高阳公主和房遗爱忙站起来恭候道："姐姐也来了。"

巴陵公主擦了擦红红的眼角，就哽咽了："唉！你们说说，四皇兄年轻时身子该是多么劲健，以致找不到合适的腰带，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谁说不是呢？"高阳公主说着声音就低了许多，"前日妹妹去姑母处拜望，听她说皇兄这些年心境很不好。去年，皇上还责备他用度奢靡。"

“九弟也真是吹毛求疵。”巴陵公主撇了撇嘴，“作为皇上不悉心打理朝政，却对自家弟兄动辄怒形于色，你说说，他一亲王吃好些穿好些玩好些有什么错？又不是用朝廷的钱。”

高阳公主说着又伤心起来：“父皇临终时原指望他能善待诸王和公主，孰料他一登基就翻脸不认人，也只有到姑母那里还能说几句贴心话。”

她们说的姑母乃是高祖的第十五个女儿，太宗的御妹丹阳公主。虽说是长辈，但年龄上却与她们的长兄李成乾不相上下。太宗在世时，她最是骄横，动不动就闹到两仪殿。甚至当初为了拥立李泰，不惜以死相逼。太宗常常也无奈地叹息：“唉！朕的这个妹妹，比之汉朝的长公主刘嫖有过之而无不及。”

两位驸马虽然没有插话，但公主们的议论在他们心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可不是么？自从李治登基以来，朝事皆决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何曾想到他们这几位驸马呢？房遗爱更是一想起长孙无忌的老脸，气就不打一处来。

论起来，他家对社稷的功劳一点也不比长孙无忌差，连先帝都不止一次说父亲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可父亲去世才刚刚过了四年，新皇就将一代名臣置之脑后了。

今非昔比，房遗爱总忘不了太宗因喜欢高阳公主给予自己不同于其他女婿的礼遇——授予他为中郎将、散骑常侍、官至太府卿，掌握着朝廷的金帛、财帑，实是别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可一场公主与辩机私通的案子让他们的父女情分走到了尽头，以致太宗驾崩时公主竟没有一滴泪水。可即便如此，当今皇上也不该牵连于房氏，将他与兄长房遗直贬为房州刺史和汴州刺史啊。从那时起，房遗爱就对朝廷积了太多的怨恨。虽远隔重山，但他没有一天不想着回到京城。

三年来，他借向朝廷输送麝香、蜡、钟乳、苍矾石、布、麻等稀缺珍品的机会，将兵器带进在京城的府中，并招徕丁壮，伺机兵变。这件事他做得很隐秘，除了高阳公主，谁也不知道。

现在，面对与有同样心境的柴令武，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对这位

刚被免去卫州刺史，以足有疾而滞留京师的国公之后，他需要从一些话中把握他的心思。房遗爱放下自己的境遇不说，转而为柴令武鸣不平："就说世伯！生前也是先帝敕命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哪一点不如长孙大人，为何仁兄就被冷落了呢？"

柴令武道："有道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渐，现刚刚到了第二代就和光息锐，日趋日衰。往后去尚不知有怎样的厄运等着我们。"

房遗爱握了握拳头道："再怎么说我等都是将门之后，岂能为人鱼肉？"

这话是什么意思？它让柴令武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正要阻拦，却听见隔壁传来葬丧礼职司的声音："吴王殿下到！"

"哦！三哥到了！"

巴陵公主和高阳公主急忙刹住话头来到灵堂，就看见吴王李恪高大的身影。虽然他与李泰并非一母同胞，可血管里李氏血液让他早忘记了当年兄长被废后，兄弟之间围绕立储而发生的种种不快。

高阳公主和巴陵公主看见三哥的肩膀剧烈地抽搐着，鼻翼间的欷歔声听起来非常浊重："四弟！为兄来看你了！四弟呀！如今皇上圣明，朝政清明，你我兄弟正要乐享清平盛世，你如何就走了呢？你真让为兄肝肠寸断啊！四弟！"

高阳公主听着这些话心里就极不舒服，心想当初要不是长孙无忌等人执意要立李治，你何以落得如此下场？她上前扶住李恪的胳膊道："逝者已矣！三哥还要节哀，妹妹还有话与你说。"

李恪转过身，眼里布满了血丝："为兄过于悲伤，体力不支，就此与你们四个作别了。"说罢，在太监的搀扶下他朝外走去。

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一干人送到府外，看着李恪登上了车驾。

"姐姐！三哥怎么越来越胆小怕事了，自己兄弟姐妹说说话，皇上还能降什么罪？"

"谁说不是呢？"巴陵公主道，"自从废太子风波之后，三哥就解纷和光，甘做事外人了。他这是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能与九弟相比，他

是前隋炀帝的女儿所生。可他才气过人，深得父皇宠爱，要不是当年长孙无忌等人掣肘，他就是储君了。现在如果不收敛锋芒，恐怕会招祸的。”

高阳公主不得不承认巴陵公主的话有理，两人转身回到濮王府，见更漏已是戌时，法藏大师的法事已经结束了，正与许敬宗、李博乂在侧厅饮茶。

她站在门外的树影下打量着室内的三人，除了法藏大师正襟危坐外，其他两人脸上并无过分的悲郁，看许敬宗谈笑风生的样子，一定是官场很得意了。最近她不断从宫里得到消息，说自从武才人回京之后，这个许敬宗有事没事总往清宁宫跑，而且皇上也对他越来越器重了。

“哼！还不是皇上的鹰犬？”高阳公主在心里骂道，“小人得志！自古为鹰犬者，能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高阳公主扭过头对着巴陵公主，朝里面撇了撇嘴。巴陵公主却没有回应妹妹的表情，似乎有点神不守舍。

不错，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不大，但巴陵公主毕竟年长几岁，许敬宗的影子让她忽然有一种担忧，刚才她们在侧厅的对话不会被他听到吧？如果传到皇上那里，岂不要落个僭越犯上之罪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巴陵公主虽然生得晚，可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是整个贞观年间私下里都绕不开的话题。她的伯父、叔父均死于乱箭之下，他们的儿子也都全部赐死。

不知是内心的紧张，还是凉夜风冷，巴陵公主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她眼中的许敬宗一下子变得面目狰狞，她下意识地拉了拉柴令武的衣袖道：“祭奠已毕，我们还是速速回府吧！”

柴令武点了点头，就要府令去招呼车驾。高阳公主见状，忙问道：“姐姐这就要走吗？”

“嗯，时间不早了！还有一段路程，你我就此作别，有话留待日后再说。”说完这些之后，她又来到侧厅对许敬宗和李博乂道，“烦请两位大人转达本宫对陛下的问候，本宫告辞了。”

许敬宗和李博乂忙起身施礼："臣等恭送公主。臣等一定向陛下禀奏二位公主的盛意！"

高阳公主没有回两位大臣的话，就径直跟着巴陵公主来到府门外，早有府令在那里伺候着。两人执手正要话别，却见一人上前打拱施礼道："小人乃驸马薛万彻的府令，丹阳公主本意是今日约两位公主到府上叙话，不想在此延宕甚晚。明日我家主人在府上等候两位公主和驸马。"

不等巴陵公主说话，高阳公主抢过话头道："你去回禀姑母，明日一早本宫就与姐姐一同登门拜望。"话刚落音，她就挽起巴陵公主的胳膊道，"姐姐！请上妹妹的车驾，妹妹还有话对你说。"

车轮在石板道上碾出"咯咯"的声音，渐行渐远，但许敬宗的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心思追高阳公主等人的背影而去，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山雨欲来啊！"

李博乂有些不解地问道："好好的，大人何来这样一句话？"

许敬宗也不回答，拉起李博乂就回了侧厅，这才叹了一口气道："李大人不觉得两位公主和驸马的行为有些古怪么？"

李博乂为人老实，虽然管着皇室大小之事，却并不擅长于揣测别人的心思，不以为然道："濮王薨殒，他们理当吊唁，在下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啊？"

"大人的心思都用在丧事上，这也难怪。方才在下如厕路过侧厅，无意间听他们对陛下颇有诽怨，莫非是要借濮王丧礼闹出什么动静？"

李博乂一脸茫然道："大人之言有些危言耸听，现今陛下广布仁德，四海晏然，朝安其邦，民安其业，他们能翻起什么浪花呢？也就是发发怨气而已。"

许敬宗可不这么看，道："不！悠悠万事，社稷为大，你我同为皇上近臣，怎可疏于职守呢？大人且在这守灵，在下这就进宫去禀奏皇上。"

李博乂笑道："许大人糊涂了，现在已是子时，宫门紧闭，你如何

进得去呢？”

许敬宗闻言尴尬地摸了摸后颈：“还真是……那就等到明日早朝后再奏吧！”

第六章

武媚献计平内乱

长孙蓄谋除政敌

变幻了一夜的天空，终于在凌晨降下漫天大雪，纷纷扬扬地落在长安的大坊小闾。气温骤然变得奇冷，廊前的小径被人踩过的地方结了一层冰凌，但没过多久，就又被雪覆盖了。

这是永徽三年（公元653年）的十一月，薛万彻望着门外茫茫的雪雾，不免有几分烦躁："天公有知，当为濮王不平。"

他在客厅里坐了下来，喝了一口热茶，问门外的府令道："公主、驸马们还没有到么？"

府令看了看天回道："想来也快了。"

"如此拖沓，岂能成就大事？"他重重地拍打着案几，许多心事就从这敲击声中流到眼前。

说起来，他也是跟随高祖、太宗打天下的老臣了。远的不说，单说贞观二十二年，他以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的身份率众三万，渡海入鸭绿水，高丽朝野闻之震恐，纷纷弃城而逃。

大军凯旋，孰料太宗却听信了李[redacted]的进言，以"职乃将军，亲唯主婿，发言怨望，罪不容诛"的罪名，将他免官流放到象州，直到新皇登基大赦时才得以回京。

但这样平静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他就又被外放为宁州刺史。今年年初，他才得以归来，被授予司徒、左武卫大将军，属掌管京师宿卫的重臣。

但这似乎并不能消除他对两代皇上的积怨，他看当今皇上什么都不顺眼。论起治国，他比不上已薨的濮王李泰；论起治军，他不能望吴王李恪项背；论起才识，他哪里能和荆王李元景相比呢？他能当上皇帝，

不就是有一位权倾朝野的舅父么？

这时，府令在门外禀报道："老爷，高阳公主、丹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柴令武到了。"

他不得不把诸多烦心事放下，对府令道："速报公主得知！"

他说的公主是夫人丹阳，现在他一想起与公主的初婚之夜仍禁不住脸上发热。拙笨的他竟不知男女之事，夫妻数月不同床，太宗闻言，忍俊不禁，拊掌大笑。之后他邀来各位驸马，传以儿女缠绵之事，他方才开窍，生下一堆儿女。

此刻，几位公主和驸马都云集在司徒府的前厅。丹阳公主属长辈，与薛万彻坐在上首，巴陵公主与柴令武居左，高阳公主与房遗爱居右。他们要府令在门口守着，无论谁来，一概不见。

其实，这样的聚会已有过多次，现在不过是要梳理一下准备的情况。

房遗爱很自信地说道："小侄借回京奔丧之名，让别驾率汴州精骑与柴兄之兵在同州会合，于华山密林中埋伏，一旦有事，不用半日就可到达长安。另外，小侄府中所藏兵器足可武装六百勇士，此亦举事之奇兵。"

柴令武点了点头："小侄也在府内招了各路侠客，随时听候调遣。"

一阵风从窗外吹进来，众人打了一个寒战。薛万彻从座位上站起来，脸上掠过几分自信："老夫虽患了足疾，然坐镇京师，料定诸辈必不敢动。不瞒诸位，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出师有名。"

他并没有向两位晚辈透露自己所蓄的兵马，但他心里有数，自隋末追随高祖起事至今，数十年经营，他在京中的势力盘根错节，亲信不少。他相信只要振臂一呼，这大唐的半边江山就会坍塌。

高阳公主闻言蛾眉一转道："这有何难？他现在召那个武才人进宫，岂非淆乱人伦？仅此一点，就该交出大唐江山。"

她一想起早年的屈辱就觉得委屈，同为皇家后人，为什么际遇就如此不同。九哥作为皇上，可以与父皇喜欢的武媚卿卿我我，为什么她就

不能与辩机有一点私情呢？她至今都不认为那有什么错，不就是他生得英俊潇洒么？

她不止一次在心里为自己寻找与辩机私通的理由。父皇只看到房遗爱乃将门之后，身躯刚健，却并不知道他选了一个银样镴枪头，无法带给她女人所需要的一切。新婚第一夜她哭了，从此两人维持着表面的和谐，而内心却越来越冰冷。而就在这时，一次寺院的进香，让辩机走进了她的生活。

辩机是真正的男人，他的狂癫，他的遒劲，在她心头荡起从未有过的湟漾和澎湃，那一刻，她才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从寺院回来后，高阳公主曾有过短暂的惶恐，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房遗爱的目光。但很快，她就找到了平衡的方法。她为房遗爱找来两名宫女，这样，双方都明白了对方的需求，也学会用“一本正经”去掩盖彼此的龌龊和荒唐。不过，事情最终还是被太宗知道了，结局就是从此禁止她入宫。

但高阳公主觉得，作为九哥，李治千不该万不该，就因为房氏兄弟争夺房玄龄的国公封爵而将她的夫君贬到房州。

“哼！如此忤逆，枉为人君！”高阳公主气愤地丢下这句话。

巴陵公主立即拍掌叫好，以为这不失为一条有力的理由：“我等就再演一场‘清君侧’的好戏。”

高阳公主发现，这会儿唯有丹阳公主双眉紧蹙，没有说话，隐隐从叹息中听出几分伤感，她忙用试探的语气问道：“姑母为何沉默不语呢？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思虑不周之处？”

丹阳公主抬起头时，眼里布满了红红的血丝。自从薛万彻对朝廷屡生怨恨后，她就深深地陷入噩梦之中。现在，夫君竟要趁濮王殒薨之时举事，她的心就罩上了浓浓的恐惧。多少次她都暗自决计，要将这一切禀奏给皇上，好让朝廷有个警戒，但事到临头，她还是退缩了。她爱大唐江山，但更爱自己的丈夫和儿女，她不愿意看着一家人被推上刑场。

可事情的发展哪由得了她呢？她仿佛看见丈夫的脖子上套着法索；她又仿佛看见李治在血泊中痛苦地呻吟。她战战兢兢地转过身子，面对

侄女、驸马和夫君道："举大事必慎其终始，改换新主，非同儿戏，你等如此，就不怕落个谋反罪么？"

"糊涂！我等如此，也是为了拯救大唐社稷，何来造反之说？"薛万彻挥手打断她的话，朝外挥手，"来人！送公主回内室休息。"

丹阳公主被宫娥们扶出去时，依旧望着她那利令智昏的夫君。"夫君！三思而后行啊"的声音久久地在众人耳边回旋，薛万彻叹一口气，目光掠过短暂的冷峻："请房大人下令举事！"

房遗爱点了点头："姑父大人！小侄的六百勇士就交与您。请您设法让他们潜入宫内，控制宫禁。然后飞鸽传书，命房州长史率军火速赶到长安，埋伏在前往濮王府的路上，只要皇上从这里经过，就一定要逼其退位。然后昭告天下，说皇上私纳才人，有失国体，拥立荆王登基。"

薛万彻闻言拍手称快道："贤契不愧是房大人之子，事成之后，必是股肱之臣。"

"柴兄可拨一部分人马去护卫荆王府，另将一部分人马换上禁卫盔甲，去劫持李忠，以此逼迫皇上交出玉玺。"只是房遗爱忽然发现，在长安举事，他的兵马显然不足，当他将犹疑的目光投向薛万彻时，就从那双老迈的眼里捕捉到了桀骜和自信。

"贤契尽管放手去干，老夫在京城经营多年，卫营将军中断骨心腹十数人，他们都曾盟誓，愿意誓死追随老夫！"

"如此便胜券在握了！姑父果然是久经战阵之人，临事不惊。事成之后，当为司徒、太尉，光大李唐基业。"房遗爱大喜过望。

薛万彻摆了摆手道："诸事未竟，言此尚嫌过早。老子曰：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弗知也，而莫能行也。依老夫观之，皇上性格柔弱，还请两位公主明日进宫，多施以亲情，以分皇上心力。"

房遗爱闻言补充道："王皇后、萧妃不在话下，倒是那个武才人颇多心机，公主还要小心谨慎才是。"

"那本宫过两天就去皇后那探探虚实。"巴陵公主道。

随后，薛万彻举起酒杯，面对房遗爱、柴令武，声音略显沉重，但却是刚劲有力："大唐安危，在此一举。君我同力，共谋大业。"

……

"共谋大业？他们真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武媚冷冷地笑了。在两仪殿，她收起近日向褚遂良研习书法的习作，对李治和前来奏事的许敬宗道。

她的气度深深地感染了李治，使他在刚听完许敬宗陈奏后的情绪稳定了许多。自登基以来，他秉承先帝遗诏，谨遵祖制，待诸王宽，待臣下慈。甚至在他们骄奢过度时，也只是加以温婉的训诫。就说刚刚殒薨的李泰，且不说先帝在世时他尽享宠爱，以致朝野侧目。就是在当朝也是"车服羞膳，特加优异"，何曾委屈了他们？还有高阳公主与房遗爱，尽管因兄弟争袭国公之位，闹得满城风雨，他不得不将之外放房州，可一年之后，他就将其调回了京城。孰料他不图报恩，反而满腹怨诽，图谋不轨，岂不让人伤情？竟至于听了许敬宗的陈奏，他沉默良久，一时无法平静纷乱的思绪。

"朕以仁爱之心博施海内，视朝野群臣若手足，彼等为何要负朕？"

聆听着皇上的叹息，武媚不免觉得有些依稀的失望。过去与他在一起缠绵时，她多专注于他的风流倜傥，文辞清雅，却不曾对他执掌朝政后的作为有过多思考。如今，当杀机濒临时，他的优柔寡断让她感到困惑，难道他不知道江山社稷从来就隐寓着君臣反目，众叛亲离，甚至弑君杀宫，连龙案也染着血迹么？

武媚为李治斟了一盏茶，亲手奉上，那一双蛾眉顿时拉直了，透出凌厉的冰冷："陛下可知，抱仁怀慈，于不贰忠臣，虚怀君子，乃必知恩图报；于逆贼贰臣、背恩负义之流，无异于养虎为患。荀子曰：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所谓分均则不便，势齐则不一。陛下欲图泛仁博爱，实乃不可行矣！"

"才人所言至理矣！"许敬宗接着武媚的话道，"今乃房遗爱等人背义负恩，此非陛下之过，乃贼之罪也！除之，则上符天意，下慰列祖，社稷之幸也。"

“卿等所言，朕不是不明白，只是丹阳公主乃朕之姑母，高阳公主与巴陵公主皆朕之御妹，与朕血脉一体，朕实不忍对她们轻动杀机。”李治叹道。

“陛下之言差矣。昔齐桓公九匡诸侯，功业赫赫，易牙自烹其子为肴献于桓公，竖刁自阉而得宠，开方双亲丧而不归。管仲谏言逐三贼出朝，然不久桓公复召其回宫。后桓公病笃，三贼合谋，逼走太子。前车之鉴，望陛下速做决断，否则大唐危矣！”

武媚透彻的分析让许敬宗深受感染，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李治面前道：“事急矣！请陛下为大唐计，速速平逆讨罪！”

到了这个地步，李治也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刚要下定决心，李荣匆匆进来禀奏道：“陛下，殿外有一丫鬟装扮之人，声言是从薛司徒府来的，带了丹阳公主的密信，要面见陛下。”

三人闻言面面相觑，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一下子弄不清缘由。倒是武媚很冷静，马上就镇定下来道：“两仪殿岗哨林立，禁卫森严，料一个女子不敢妄生歹意，陛下不妨宣她进殿问话。”

李治点了点头。

女子身上的披风落了一层雪，她进殿也不看四周，纳头便拜道：“陛下，奴婢奉丹阳公主之命，有书信呈陛下圣览。”

从李荣手中接过书信，李治刚刚看了一行，就感到了危机近迫的气氛——

臣妾丹阳昧死上疏皇帝陛下：

先帝中道崩殂，陛下承继大统，掌握宇内。今四海升平，万民欣然，百业兴焉，恩泽昊昊。然国运昌盛，岂容风云骤临？圣朝威仪，岂忍兵戎交革？薛氏世受皇恩，岂能背主负义？然其拒逆耳忠言，生不测之心，欲图不轨，臣妾乃高祖血脉，历三朝而荣贵，与圣朝共衰荣。今叩请陛下为社稷荡枯腐之朽，为大唐还清朗乾坤。

然薛氏随高祖举义于隋末，建功于贞观，击窦建德于冀州，战薛延陀于朔州，平高丽与鸭绿水，姑念其功在大唐，臣妾冒死恳请陛下法外

开恩，免其死罪。皇恩浩荡，臣妾伏泣跪拜！

收起书信，李治的眼睛有些潮湿，姑母的一番话让他纠结盘桓，等李荣带女子下去后，他仰天长叹道："列祖列宗在上，非是儿臣要动兵戈，实是因为社稷安固存亡系于一身，殊非得已。李荣何在？"

李荣应声进殿。

"速传太尉、兵部尚书、尚书仆射进殿议事！"

刚才的一封信，使两仪殿本来就紧张的气氛更趋紧张了。李治擦了擦额头细密的汗珠，转脸看了看身边的武媚，却发现她并不惊慌，反倒格外平静。

就在李治将目光投向她的时候，武媚说话了："陛下无须担忧，我大唐十六卫精锐曾跟随高祖、太宗征战数十年，臣妾就不相信他们会跟着逆贼背叛朝廷。眼下最要紧者，莫过于陛下镇定自若，处乱不惊。只要陛下平贼意决，必是君臣同心，内外戮力。薛万彻之徒，必是黔驴技穷！"

"依微臣看来，贼众必借濮王丧礼兴风作浪。"许敬宗跟着道。

武媚眼里露出几许轻蔑："邪不压正。与其守株待兔，不如引蛇出洞……"

"那你的意思是……"李治瞪大眼睛看着武媚。

"依臣妾之意，陛下不妨放出话去，就说后天巳时要亲往濮王祭奠。贼众闻之，必于途中设伏，到时羽林卫将士一举擒拿贼首房遗爱。贼众无首，将不战自乱。"

许敬宗闻言连道："这万万不可！陛下金玉之躯，安危关乎社稷，岂可冒此大险？"

"尚书岂不闻兵不厌诈的道理？"武媚笑道。

许敬宗一听顿时就明白了，打心眼里被她的计策所折服。这女人实在了得，若是有朝一日直上九天，不知会有怎样的气象。

“房遗爱、薛万彻久经沙场，岂能轻信朕的口谕。”

“若臣妾没有猜错，此正是逆贼所期待的。”

武媚的智勇给李治很大的鼓舞，他豪气涌上胸膛，义正词严道：“那此事就依二卿，传朕口谕，后日巳时，朕与皇后要前往濮王府。”

“陛下圣明！陛下气度不输高祖、太宗，此乃大唐之幸，黎首之幸！”武媚赞道。

这时李荣进来说太尉、尚书仆射、兵部尚书到了，正在塾门候旨。

“太尉到了，臣妾在此多有不便，这就告退了。”说完，武媚施礼后就从侧门出去了。

李治看着她的身影一直在视线中消失，才回过头来道：“宣太尉、尚书仆射、兵部尚书觐见。”

……

自从濮王灵堂回来，十几个时辰过去了，李恪仍没有走出失去兄弟的悲怆，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回响。

外面，雪落静无声，而李恪的心里却翻江倒海，一浪高过一浪。远逝的、近前的、未来的……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谁也不见，甚至王妃几次敲门，都被拒之门外。

论起来，他也不过三十四岁，头发却过早地白了，顺着纶巾的边缘，可以看见鬓边的银霜。岁月的纹痕沿着两颊一直延伸到腮边，当年饱满的天庭变得阴暗粗糙，哪里还寻得到英气勃勃的影子？李泰的离去让他有种黄泉路近的蹙郁。

往事历历在目，桩桩都是抚不平的伤痛。在父皇的十四个儿子中，他虽排行第三，却因并非长孙皇后所生，又因母亲乃前隋炀帝的女儿，常常遭到长孙无忌等内臣的冷落和警惕。

从童年时起，留给他的记忆是辛酸多于温暖。他自小善骑射，有文武才，父皇常当着群臣的面以“类己”相赞，这自然引起了长孙无忌的警惕。他从皇上的口气中似乎感受到了一些什么。他们自知太子李承乾被废，而李泰因为过于张扬被太宗淡出视野，嫡系中还有谁能与他吴王匹敌呢？

无论于公于私，他们都不能容忍一个亡朝的外甥成为大唐的国嗣。果然，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李治被立为新太子。其实在李恪的心目中，这是符合情理的结局，他也根本无意介入国嗣之争。从此以后，他把才气收起来，只求和母亲平安度过一生。

新皇登基时，他是第一个送上贺礼的。大典那天，他向李治送了一道奏章，那言辞的恳切让李治十分感动——

陛下唯承祖训，尚德隆法，仁以施政，俭以吏风，贞观遗风，永徽新政，纯信明义，垂拱平章，四海晏然，圣朝基业赫赫，陛下圣光焰焰。臣与陛下，同气连枝，甚慰欣然……

在奏章中他隐约表达了退隐的意思，希望从此安享太平，不再参与朝政。但不知道是李治为他的诚意所感动，还是根本就没有看出他的心迹，竟诏命他为司空，这使得他进退维谷，以后言行不得不慎之又慎了，以致他有时远远地看见诸王或者公主就有意地回避了。

可世上有许多事情，你越是回避就越是不期遭遇。在濮王灵堂前与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的际遇，让他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他从房遗爱和柴令武的目光中读出了难以掩饰的怨恨，就担忧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想到这里，他再也在书房里待不住了，对外面喊道：“传王妃与几位王子到前厅。”

不一刻，王妃萧氏和长子李仁、三子李琨、四子李璟来到前厅。李琨和李璟因玩射覆游戏正在高兴处，对父王的忽然召见老大的不高兴，坐在一边不说话。

李仁毕竟十四岁了，他先向父王问安，然后问道：“父王传母妃（继母）与孩儿们前来，是有事要叮嘱么？”

“仁儿说得不错！本王传你等前来，正是要告知你们濮王叔父殒薨了。”李恪道。

李仁看了看萧氏道：“孩儿已经得知，正要禀奏父王前往吊唁呢！”

李恪摇了摇头：“本王已于前日去了，你等就不必兴师动众了。”

萧氏接道：“臣妾与仁儿商议过，不去恐朝廷怪罪下来……”

“亲王殒薨，是最容易生事端的时候，因此你要对他们兄弟严加管束，不可给人口实。这几天就命他们在府中读书，违者鞭笞二十。”李恪还是摇了摇头。

他没有将自己心底的担忧告诉妻儿们，不愿意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受折磨。他目光柔和地说道：“自你母亲与二弟去世后，本王视你们为生命，唯愿你等兄弟平安无事，修为积德，报效朝廷，明白么？”

见儿子们点了点头，李恪又道：“你们下去吧！本王有话要与你们母妃说。”

当前厅只剩下他与萧氏时，李恪终于将自己的担心说给了她，他拉着萧氏的手道：“你我虽贵为皇胄，但毕竟嫡庶有别，因此一定要谨言慎行，千万不可自招其祸。这几天若是有人来找，就说本王病笃，暂不见客。”

“哦！殿下如此说，臣妾倒想起一件事来。”

“哦？”

“昨日晚间，府役从门外捡到一封书信，那是写给殿下的，不想让臣妾给忘了。”

“什么书信？你为何不早说？快拿来给我看看。”

展读书信，李恪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那信中的文字让他心惊肉跳，呼吸骤然加快了：

王兄乃一代雄杰，文韬武略，朝野折服。昔日若非长孙无忌掣肘，今日新皇非王兄莫属……今陛下妄违祖训，无视人伦，欲纳武氏入宫；

妄听谗言，忠奸不辨，唯长孙氏之是为是。夫圣朝者，乃李氏之天下，非长孙氏一人之朝廷；兴社稷者，乃诸王、公主之共责，岂容庸主怠朝……

虽没有署名，但从笔迹上看，这是高阳公主写的。

李恪放下书信，呆呆地望着对面由阎立本所绘的太宗图，讷讷自语道："果然不出本王所料。"

"出什么事了？"萧氏问道。

"他们要反。信是高阳公主写的，这岂非要陷本王于不忠不孝么？"李恪说着就站了起来往外走。

萧氏一步上前，拦住他问道："王爷这是要去往何处？"

"本王要进宫禀奏皇上。"

"王爷这是要将书信交给皇上么？"

"本王心底坦荡，无须掩饰。"

"唉！王爷聪明一世，为何糊涂一时？"萧妃夺下李恪手中的书信，眼里就涌出了泪花，"王爷心底坦荡，未必长孙太尉就思想无邪。倘若他拿这书信作证据，王爷还能洗清自己吗？"

"那依爱妃之见呢？"李恪想了想，不得不承认萧氏的看法有道理。

萧氏将书信投进香炉，眼见那几页纸化为了灰烬。就在这时，门外传来紧急的脚步声，李恪抬眼去看，原来是府令站在厅外了。他无法判定，这事对他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

……

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欲图谋反的消息，没有让长孙无忌感到任何意外。

在皇上向他们通报了这个消息后，长孙无忌辛辣地讽刺薛万彻是个莽汉，嘲笑房遗爱不自量力、柴令武利令智昏："陛下岂不闻以卵击石

之愚乎！长安固若金汤，若非如此，老夫还有何颜面面对太宗仙灵。”

李🏠对长孙无忌的话深表赞同：“骄兵必败，房遗爱、薛万彻高估了自己的军力。据臣所知，仅左右金吾卫营中就有不少将军对薛氏的飞扬跋扈早已不满，只是没有个机会除之，只要陛下诏令一出，必是旌旗竞奋，将士同力！”

“有人谏言朕放出口谕，说将前往濮王府吊唁，引出叛军聚而歼之，诸位爱卿以为如何？”李治问道。

长孙无忌闻言很是吃惊，何人见解竟与自己所思如出一辙，且先于他而上奏皇上？但此时他也不便细究，只是点头连道：“此计甚妙！只是需有一人与皇上容貌相近，以此迷惑贼众。”

李治闻之又是一惊，感叹武媚知兵之深，暗自庆幸舅父没有深究。

李🏠接话道：“这个不难，微臣前日散朝后从司马门经过，见一执戟郎的容颜与皇上十分相近，现在就由他假扮皇上，诱敌出巢。”

李治转脸又问崔敦礼道：“那爱卿以为如何呢？”

崔敦礼忙回道：“两位大人高见。遵陛下旨意，微臣拟调左卫将军张延师率禁卫精锐在濮王府周围设伏，此人骁勇善战，又处事周密，定能手擒贼首。此外，微臣欲调右金吾将军庞同善率军夜围薛万彻府，一举剿灭叛贼老巢，调左武侯将军于东门拒叛军之援军。其余京师禁卫，各司职守，护卫太子、皇后。”

“微臣虽然老迈么，然擒贼平叛应付裕如，就由臣亲率禁卫守护太子，敢保太子毫发无损。”李🏠请命道。

事不宜迟，李治转脸对伺候在旁的李荣道：“传朕口谕，命濮王府众人于灵堂前迎朕。”

长孙无忌特别加重语气道：“此事声势一定要大，陛下可诏命许敬宗、李博乂和鸿胪寺卿随行，以迷惑叛贼。”

这才是真正的运筹帷幄，李治目光炯炯地环顾着身边的几位大臣，语意刚毅地说道：“三位爱卿听旨，此次平叛，悉由太尉总决，两位爱卿通力协同，贻误时机者斩无赦！”

“微臣遵旨！”

此刻，平日的政见相左、心性相隔，明哲保身的谨言慎行，都因为一场宫廷风雨的到来而淡远了。只有在这紧要关头，李治才体味到先帝托孤，对自己、对社稷是多么的重要，他情不自禁看着三位大臣，话语中带了浓浓的深情：“大唐的社稷都在各位爱卿身上了，望众位勿负朕望，朕在此静候捷音。”

出了两仪殿，李🏠看见长孙无忌的脚步明显地缓慢了，并且不时回头望着跟在后面的崔敦礼。他情知他们有事要说，遂向二位揖别。长孙无忌也不阻拦，待李🏠上了车驾，才对崔敦礼道：“大人陪老夫走走如何？”

崔敦礼见此说道：“太尉有话不妨直言！”

长孙无忌明显老了，背有些驼，却依然精神矍铄，目光中透出沉静和狡黠：“崔大人想过没有，刚才在殿中，无论是你我还是陛下都忘了一个人？”

“请太尉明示！”

“难道吴王与叛贼没有牵连吗？”

崔敦礼不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长孙无忌，他猜不透太尉的心思，为何忽然想起了久已不在朝的吴王。

“太尉过虑了吧？下官听说吴王素来严于约束，举止有度，行为循规，甚至禁止到访的朝臣议论朝政，每有外行，必先奏明皇上。如此淡泊之人，岂会有非分之想？”

“大人糊涂！”长孙无忌以长辈的语气批评道，“大人不闻昔日汉朝之梁王刘武么？他外表谦恭儒雅，敬畏景帝，背后里却觊觎储君，派遣刺客行刺拥立太子的大臣，岂非口蜜腹剑？今昔相比，你还能相信吴王已收敛了那颗躁动之心么？”

“太尉所虑也不无道理，然《唐律疏议》是大人写就，倘若轻信传言，不重证据，又如何向朝野交代呢？”崔敦礼还是有所疑虑。

“这个大人多虑了。”长孙无忌对自己的推断充满自信，“老夫既是为国除害，自然不会因证据不足给人以口实。”

崔敦礼便不好再说什么了，末了留下一句话：“下官署理兵部，对律例不大清楚，还请太尉与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多沟通，才好定夺。”说罢就告辞了。

长孙无忌望着崔敦礼渐行渐远，才收回目光，嘴角溢出依稀的冷笑，撒下一句“如此胆小，岂可统万军于麾下”的话，就上车离开了司马道。

辕马的蹄声缓缓地敲着地面，与车轮声浑然一体，将长孙无忌的思绪拉得很远。

贞观十六年，那是一个让他伤心纠结的岁月。他看着长大，又由他鼎力举荐的太子李承乾与太宗交恶了。事情缘由是承乾行为放荡，纵欲沉沦，竟与一个叫称心的乐人纠缠不清。太宗闻之大怒，杀了称心，还连坐数人。承乾怀疑是李泰告密，怨心逾甚。又在宫中搭起棚室，日夜作乐，悼念称心。右庶子孔颖达和左庶子于志宁规劝，他不但不听，反而招募刺客张师正追杀他们。

更令太宗不能容忍的是，承乾在听到李泰有可能取代他为太子时，竟勾结汉王李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扬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人谋反，欲纵兵入西宫。贞观十七年，齐王李祐反于齐州。承乾大笑，对纥干承基道：“本宫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事后纥干承基被抓，太子谋反之事暴露。

在社稷与亲情冲突之际，太宗选择了江山，将此案交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等人处置，最后太子被废。但让长孙无忌无法理解的是，太宗竟置朝臣立魏王李泰为嗣的陈奏于不顾，执意要立吴王李恪为太子。

那李恪算什么？他非嫡子，名不正言不顺；母亲又是前隋的公主，倘若他成了皇上，那无异于隋朝的复辟，这是长孙无忌所不能容忍的。

那天朝会后，他和太宗在两仪殿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以内兄和丞相的身份，疾言厉色地申明了自己的理由：“陛下此举，可想过长眠于昭陵中的文德皇后？微臣记得皇后弥留之际，多有托付，言辞恳切，

现嵕山犹在，而情已去矣？皇后泉下，岂不涕泪怆然？”

“立嗣之事，关乎社稷，贤者但举，与文德皇后何干？”太宗不以为然。

“陛下此言差矣！当年炀帝昏庸，民怨沸腾，遍地薪火，触之即燃。微臣与皇后追随高祖，与陛下共生死于战阵，同患难于艰危，皆为解民于倒悬，救世于危羸。今天下方定，陛下又欲立吴王为太子，莫非要复故隋之业，置英烈亡魂于不顾？”

李世民据理力争：“爱卿所言，未免危言耸听。李恪虽杨妃所生，亦乃唐室血脉。”

长孙无忌也毫不退让，以死相抗：“陛下若要立吴王为太子，请先除去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画像，杀了微臣。”

这样的激辩不止一次地在两仪殿延续。那也是长孙无忌最紧张的日子，他夜访褚遂良，私会李🏠，联络于志宁，发动朝野轮番向太宗力荐李治为太子。

作为亲舅父，长孙无忌对文德皇后生的每一个儿子都了如指掌，他不是不知道李治懦弱的性格，但他宁可用一个才气平庸，却能容人的李治，也不愿让大唐的国柄落到体内流着一半隋室血液的李恪手中。

李世民在朝野的强大压力下，终于将目光落在李治身上。

在长孙无忌看来，风波并没有平息。李恪也从来没有放弃觊觎皇位的野心。十几年来，他的眼睛一天也没有离开李恪，他断定李恪清静淡泊，不过是韬光养晦，是沉默的等待。他不相信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欲图谋反时，李恪能熟视无睹地去做一个旁观者。

既然李治把平叛的权力给了自己，他一定要趁机除去这颗在心头堵了十多年的赘瘤，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私心，做这一切都是效忠朝廷。

“吁！”驭手一声吆喝，车驾停在了府门前，打断了长孙无忌的思绪。他抬眼一看，雪渐渐地小了。

夫人一边为他清理着身上的雪花，一边要丫鬟拿来常服，嘴里还吩咐道：“如此大冷的天，老爷还出去办事，你们快去为老爷备几样小

菜，烫一壶热酒来驱寒！”

长孙无忌心不在焉地回应夫人的热情，却没听见她在说些什么，他还没有从思绪中走出来。

这时，府令在门口禀报道：“老爷，中书令柳奭大人、左卫将军张延师大人求见。”

长孙无忌闻言十分纳闷，不知这两人是怎么走到一块的。可他很快就判断出来，至少张延师前来是与平叛脱不开干系的。他的眉头顿时就展开了，立即吩咐下去准备酒菜，他要与两位做映雪之饮，还没忘记让丫鬟为两位大人打去肩头的落雪。这份热情与细心让那些平素见惯了他冷峻的丫鬟、府役们多少有些不习惯。

此刻，长孙无忌已换上干爽的常服出现在客厅门口，柳奭与张延师急忙起身相迎。宾主相互见礼后，张延师道：“雪天到访，甚是唐突，还望太尉见谅。”

柳奭也道：“太尉年事已高，还在为朝事奔波，我等还来讨扰，真是不安之至。”

“哪里！哪里！”长孙无忌也十分客气。

大家说着话，酒菜就上齐了，丫鬟为各位大人斟满了酒，长孙无忌的脸上就充满了融融的暖意：“窗外大雪纷飞，庭中炉火正旺，正是饮酒的最好时节！老夫敬两位大人一杯！”

柳奭和张延师正要起身，却被长孙无忌拦住：“此乃府中小聚，各位大人就不必拘礼了。”

饮了太尉的敬酒，柳奭和张延师自然也要回敬，如此酒过三巡之后，三位的脸上就带了春色。长孙无忌夹了一块肉，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话就显得不那么清晰了：“请两位大人尝尝，此菜名曰‘羊臂臑’，这是选了上好的羊腿肉，再佐以葱、姜、花椒烹制而成，食之补中益气，驱寒健体。”

他俩品尝之后，果然入口爽滑，舌尖生香，回味无穷。柳奭是个有心人，正在想太尉何以上了这道菜，是有什么用意吗？便听见长孙无忌

说话了："老夫每食此菜，常心生遐想，人这一生宁做饥饿的虎，也不能为安逸的羊。贪图安逸，必成饿虎口中之食。"

这番议论，又将话题转到正事上来了。

张延师道："崔大人已向末将转达了皇上的平叛旨意。末将已命各路校尉今夜一律白衣掩甲，埋伏在濮王府途中的酒肆、店铺中。"

"如此甚好！"长孙无忌并没有向他们透露由执戟郎假扮皇上的秘密，生怕不慎会引起叛贼疑虑，"陛下安危，俱系于将军，万不可大意？否则，吾等皆成千古罪人矣！"

"除了部署探哨外，末将还布置了强弩，叛贼若敢妄动，末将定让他们万箭穿心！"张延师又道。

长孙无忌点了点头，开始将话题往吴王身上引："拒内探禀报，叛贼拟在事成之后拥立荆王称帝，然素不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还需谨防有人趁乱而起，窃国篡位。"

柳奭立即明白了太尉的意思，问道："大人是指吴王么？"

"依老夫观之，吴王觊觎皇位远甚于荆王。一则荆王乃叔辈之人，虽有觊觎之嫌，却违逆太宗遗诏；二则其谋略才学远逊于吴王。相比之下，直接威胁陛下者，乃吴王也。"长孙无忌放下手中的酒杯，接着道，"将军若能拨出千人将吴王府团团围住，使之不能离王府半步，则陛下吊唁之行万无一失矣。"

张延师双手抱拳道："请太尉放心，末将这就去安排。不过……"

"将军但讲无妨。"

"末将伏击叛贼，房遗爱之流有负皇恩，诛之毫不足惜，只是高阳公主乃先帝之女，皇上的妹妹，末将不知该……"

长孙无忌将酒杯重重地击在案头，眼里立时结了冰，从牙缝里吐出几个字："除恶务尽！吴王犹不能赦，何况公主乎？"

末了，长孙无忌又加了一句话："今日所议，只在你我三人心中，不可让他人知道。"

“如此，末将便明白了。”张延师起身告辞，长孙无忌也不阻拦，他已从柳奭的目光中猜到，他一定有话要说。

果然，张延师一走，柳奭就把最近的新发现禀告给了长孙无忌：“近日，皇后宣下官与于大人一同进宫，询问了太子近日的学习。皇后说话间露出了惆怅和惶恐，说自武才人回京后，皇上倒是不再去萧淑妃那边了，可他却常常借口夜间观书而住在甘露殿，并且只传武才人一起论书。”

“哦！有这事？”长孙无忌眉头皱了一下，脸色顿时就严肃了，“那武才人近来都干了些什么？”

柳奭回道：“据皇后说，皇上把武才人安置在相思殿，又把宫中存书交与她看，还要她跟褚大人研习书艺。”

“哦？”

“这武才人甚会笼络人心，把皇上给予她的赏赐都分与皇后身边的人，这些人感恩于她，都喜欢看她的眼色行事。”

“老夫几次听陛下说，皇后常在他面前奏言才人之美，何以会有如此之事发生呢？”长孙无忌有些不解。

柳奭将酒杯推到一边，身子朝前挪了挪道：“太尉有所不知，刚刚进宫时，武才人确实卑辞屈己以事皇后，皇后宽仁贤惠，故常于皇上面前美言。然则人心叵测，知其面而难知其心。直到有一天吴尚宫禀奏皇后，言说才人要她报告皇后的起居诸事，她才恍然梦醒，识其真实面目。”

柳奭说到这里，长孙无忌已无法保持静心倾听的仪态，他很吃惊，这个武才人的权变之术让那浅薄的萧淑妃黯然失色，她竟想到以求学书艺为名而试图扫清册封路上的羁绊；他更惊异于她的精明，竟会以小恩小惠而攫取宫人之心。他“呼”地从座上起身怒道：“荒唐！荒唐！”他顿足捶胸，向着窗外的冬雪喊道：“先帝在天之灵，可知我大唐危矣！都是微臣一时手软，才留下如此祸根。”

他十分感叹，为何皇后就不懂得这些呢？他了解自己的外甥女，当今皇上醉心于风流，倘若有一天他事事听命于武氏，这大唐的江山岂不

要毁于裙钗么？

长孙无忌顿时感到一种灼热焚烧着胸膛，眼前顿时天旋地转，他突然昏厥在地。冥冥间，他似乎听见有人在呼唤：“太尉大人……”

第七章

败局恰似雪融水

昭仪终得云登天

雪住了，云层依然很厚，终南山终日隐藏在雾岚之中，偶尔可以看见积雪覆盖的山头挺立云霄，把寒气撒给广袤的关中平原。

长安在经过几天的兵戈相击之后，终于渐渐地归于平静。

这叛乱来得如此迅速，又败得如此惨烈。护城河里飘满了断头缺臂的尸体，血腥味被寒风吹到很远的地方。

房遗爱没有想到，房州的兵马根本没能进城，就被挡在了城外。同属十六卫的将士相互杀戮起来，连眼睛都不眨。长安东门护城河外，喊杀声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才平息下来。他是在焦急等待京外援兵的那个晚上被抓的。现在，躺在大理寺的监房里，他仍不相信这场周密策划的举事会如雪崩般地迅速失败。

当他命人放出信鸽，并且看着薛万彻给六百名门客换上禁卫盔甲时，他就断定不久的将来，这长安城将归属于他。

荆王算什么？不要以为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大谈梦里常常手抓日月的传奇就了不起，但在房遗爱的心中，他就是一具老去的尸体。一旦事成，他将会弃之如敝屣。大唐江山，也有高阳公主的一份。不仅他自己这样想，薛万彻、柴令武他们必是一样，只不过各怀异梦罢了！但他们有异梦又能怎样呢？他是举事的主帅，将来他们都得拜倒在自己脚下。

房遗爱将目光从窗外的雪幕转到身后的火盆上，红红的木炭之火让他想起战场上的烽火，踌躇满志的心一下子变得焦虑起来。依照他的估算，房州兵马早该在薛万彻的接应下进了长安，再顺利一点，就应该擒住那个风流皇上了。可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却一点消息也没有。

连一向心高气傲的高阳公主也有点沉不住气了：“信鸽该不会落到

朝廷的手里吧！”

“这怎么可能呢？举事之议甚是机密，朝廷岂可得知？公主大可不必担忧。”

但高阳公主仍疑窦难消：“本宫担心的是你那位木讷的兄长。倘若他向皇上举报，你我则完矣。”

房遗爱摇了摇头：“不会的！他那个胆量，诚恐树叶落下打在头上，焉能生出此等举止？”

话虽这样说，可他的心里也不踏实。即便是兄长严守父训，不生同胞反目之念，但眼前的沉闷也足以让他坐卧不宁了。

这时，只见府令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扑倒在地，喘着粗气道：“公主、驸马，大事不好了！朝廷的禁卫把府院给团团围住了！”

“什么！你说什么？”房遗爱“呼”地站了起来，从身后的剑架上取下宝剑就要往外冲。

高阳公主拦住他，厉声问道：“你慌什么？料定他们也不敢将本宫怎样。快随驸马上墙看个究竟。”

可是一切都晚了，她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前院人声嘈杂。房遗爱冲到前厅，只见数百身着棉甲的羽林军禁卫冲开府门，拥了进来，为首的竟是左武卫将军张延师的长史，口称奉命捉拿叛贼，免得血染了这皇家圣地。

房遗爱情知事情败露，也不答话，上前对着一个年轻的将领就是一剑，只听“当”一声，他的剑被铜锤破开，双方厮杀了不到十个回合，房遗爱一走神，手中的剑被击落在地，羽林军禁卫冲上前就用绳索将他缚了。

一位队正领着禁卫就要往里冲，将领厉声将其喝住，双手向内作揖道：“末将奉皇上之命前来擒拿反贼，请公主勿做无谓抵抗，随末将前去见长孙大人。”

“大唐朗朗乾坤，何来反贼？分明有人诬陷驸马。”高阳公主闻言蛾眉倒竖，话语中添了几分轻蔑，“你让本宫去见长孙老儿？笑话，本宫

乃先帝之女，当今皇上的御妹，岂能屈尊去见老贼，本宫这就随你去见皇上，看他能把本宫如何？”……

雪地上留下两条车辙，那是囚车碾过的痕迹，不过很快就被高阳公主车驾的辙痕覆盖了。

此刻，这辙痕还在房遗爱的眼前延伸，还能听到公主的呼唤。

皇上会怎么处置自己呢？思绪刚飞起来，就听见牢房里一阵脚步声，接着便是一阵沉闷的说话声！哦！那是薛万彻的声音，他也进来了。

房遗爱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到牢房门口，透过阴暗夹道之间的微光，看见薛万彻被狱卒推推搡搡地从眼前经过。他浑身是伤，一脸的血污，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在地上拉出哗啦的声音。

薛万彻侧过脸，就看见与他一样戴了刑具的房遗爱，顿时怒目圆睁，脱口骂道：“都是你多事，害得本官也跟着受累。”

“软骨头！”房遗爱闻言在心头骂道，他不再理会薛万彻，又埋头去想自己的心事。

隔壁的狱门“咣当”一声就打开了，狱卒叫了一声“进去”，就听见“咚”的一声，薛万彻就摔倒在地了，接着便传来他的嘟囔：“想老夫乃大唐健将，为国家效力岂不更好，焉何要掺和房遗爱谋反呢？”

闻言，房遗爱在心里笑他的患得患失：“哼！现在后悔，晚了！”

薛万彻环顾了一下牢房，与平日里金玉馔羞实在是有天壤之差，就觉得这些天发生的一切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他曾那么自信在府卫军中的影响，派出长史、别驾暗中联络各路将郎，可结果却是只有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追随自己，而从房遗爱那里接收过来的门客还没有进得大内就被识破，一个个做了阶下囚。

围攻薛府的将郎中，有不少曾是他交往多年的故旧。特别是那个右金吾将军庞同善，当年与他一同从军，一同擢拔。当年他没有福分做高祖女儿的驸马，如今却率军前来擒拿他了，这是天意，还是人意？

在刺倒了数十名禁卫，而自己也身负重伤后，薛万彻终于明白任何

反抗都是徒劳的，只能加重自己的罪行，因此，当他刚刚与庞同善交锋时，就放弃了抵抗。

“今日落到将军手里，老夫算是栽了。”

庞同善笑道：“不是栽在末将手里，是栽在大唐律令之下。仁兄戎马一生，功在社稷，如今生出如此叛逆之举，真是晚节不保。末将也是奉诏行事，多有得罪。”说着，他便命禁卫将薛万彻绑了推上囚车。就要离去时，却见丹阳公主哭喊着追了上来：“驸马！都是本宫害了你！”

薛万彻艰难地扭过头看着丹阳公主，他没有听明白她的话。

庞同善上前见礼：“事已至此，唯愿皇上法外开恩，能宽恕薛兄的罪行。”

公主流着泪道：“当初本宫之所以向皇上禀奏反叛之事，是希望皇上念在骨肉情分，开释夫君之罪。孰料，终了还是披枷带锁……唉……”

薛万彻闻言十分吃惊，当庞同善率领禁卫入府宣诏时，他就十分纳闷如此机密之事皇上为何这么快就知道了。及至现在知道是公主告密时，他的怒火再也无法遏制，大骂一声“愚蠢”之后转过脸去不再说话。

天渐渐黑了，狱卒燃起走道的灯火，昏黄的灯光照着四周，他有些臃肿的身影映在墙上，看去有些模模糊糊。牢门的铁索响了一声，耳边传来狱卒的吆喝声：“吃饭了！吃饭了！”

经过半天折腾，薛万彻这才感觉真有些饿了。他艰难地站起来，一步一步挪到牢门口，端起面前的瓷钵，眼见是粗糙的小米外加简单的菜肴，他顿时觉得喉咙发涩，没有了食欲，对狱卒吼道：“如此糙食，让老夫如何吃？老夫要喝酒！”

狱卒们相互看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他还要酒喝？半夜娶媳妇，做梦吧！就这糙米饭，你爱吃不吃！说不定哪天人头一掉，想吃都没有了。”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薛万彻叹息道。

草草地吃了钵里一半饭食，他再也吃不下去了，干脆靠着墙望着窗

外冰冷的雪天发呆，长安街头的情景再一次在他眼前浮现。

大理寺设在义宁坊内，义宁坊又在开远门边，正处于长安城的西北角。从薛府所在的大宁坊到大理寺狱要经过一条横街，羽林卫押着一位朝廷大员从街上经过，这消息很快在酒肆间传播开来，当囚车从街上走过时，他麻木的神经被各种议论催醒——

“可惜！英名一世，却毁在谋反上。”

“什么英明一世？他头上长着反骨，你还不知道吧？他早年跟着刘黑闼反朝廷，被太宗俘获，太宗不计前嫌，收他为将，高祖更将他招为驸马，孰料他竟以怨报德，反叛朝廷，真该千刀万剐！”

“看他一副凶煞煞的样子，就知道不是个好人！”

后来众人都说了些什么，他也无心听，也没有听进去，只觉得有无数双眼睛愤怒地看着他。到后来，有人向他扔烂菜叶、臭鸡蛋，甚至是剩饭，他也无力躲避了，脏物、血迹与雪水混在一起，让他面目全非。

他平生第一次尝到“倒行逆施”的苦果，可这苦果是自己种下的，怨不得别人。

城头的更声响过四次之后，薛万彻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灯影照着他蜷缩的身子。当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睁开惺忪的眼睛，他才发现对面的牢房里竟多了一个人。

天哪！这不是吴王吗？他怎么进来了，难道他也是举事者么？

但薛万彻立刻就打消了这个猜想，朝野谁不知道吴王向来不待见房遗爱呢？朝野谁又不知道吴王早已隐身在府第深院了呢？他现在还记得，新皇登基之时吴王情真意切的贺词，他怎么可能一起举事呢？

薛万彻爬到牢狱门口，以试探的口气问道：“殿下怎么也进来了？”

李恪轻蔑地朝这边看了一眼：“都是你等妄生歹意，反叛朝廷，连累了本王。”

薛万彻似乎明白了什么，发出一阵怪笑：“殿下有今日，恐怕是长孙那老儿造的孽吧！”

李恪转过脸不再说话。靠墙坐着，脊梁就一阵阵发冷，没有什么比被冤枉更令他伤心。

他很庆幸，在禁卫没到之前，萧妃就烧掉了高阳公主的那封信，否则事情会更糟。

张延师的部将在吴王府并没有遭遇反抗，当府中禁卫一个个剑拔弩张时，却被李恪坚决拦住了，他厉声喝道："你等还不退下？将军奉诏而来，你等是要僭越犯上么？"

守卫吴王府的旅帅一脸委屈地说道："逆贼反叛，与殿下何干？末将跟随殿下多年，深知殿下心地坦荡，光明磊落，英名岂容他人玷污？倒不如让末将率领禁卫拼上一死，救殿下出城。"

李恪慢慢按下旅帅手中的兵器道："你的苦心本王心知，然若真是如此，则是自污其面，就是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了。"

"可末将明知殿下冤枉，岂可袖手旁观？"

"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昔日屈原被靳尚之流陷害，流放沅江，行吟万里，终流芳百世；而王莽之徒，虽可乘一时之势，终究不能长久。大唐乃李氏社稷，非长孙氏一人所能遮天。本王相信陛下定能明辨是非，还本王一个清白。"李恪弹了弹衣袖的灰尘，很平静地向刑枷伸出双手，"本王知道，将军奉诏行事，就随你去吧！"

张延师的部将一时口涩，竟不知该如何面对。李恪的一番话铮铮有声，连他也怀疑这样坦然的亲王会参与谋反。

"末将……"

"将军忠于朝廷，乃职责所系。只是离开之前，本王尚有一不敬之请，还请将军宽谅一二。"

一个亲王竟用这样的语气对自己说话，其处境之难部将也是感同身受了，大声应道："殿下有话尽可以说。"

"王妃和几位王子现在后院夜寝，请将军勿为难他们，本王这里先谢过了。"……

往事如烟，李恪不愿意再想这些，他只盼萧妃与几个儿子能平安地度过这一劫。

……

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这些天一直处在不安中。他在署中待不住，总有大祸临头的感觉；他在太子身边也无法安心，因为他不敢面对太子那双稚气的眼睛，一看见他天真的模样，他就有一种负罪感。

在朝廷，宇文节有个“明习法令，办事干练，宽宏大度”的名声。可现在，他在东宫陪伴太子时，就觉得宽宏大度有时反而成为一种缺陷，比如他与房遗爱之间的交往就正是如此。

那还是太宗年间的一次朝议，年轻气盛的房遗爱给他难堪，他不但没有计较，而且也从未在皇上面前提及。高阳公主得知此事后，十分感动，遂督促房遗爱登门致歉，两人从此成为忘年之交。

前些日子，高阳公主忽然到东宫拜见太子，并且有意无意地打听太子的起居。她是大唐的公主，又是当今皇上的妹妹，他没有理由拒绝她。当时，他完全没有将之与谋反联系起来，直到事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挟持太子的叛军还没有动手，就被尚书仆射李🏠的人马打得七零八落，否则，他真成了千古罪人。

恼人的是，昨夜到狱中探望房遗爱的房遗直带来了他的亲笔信，希望他能说服皇上，看在高阳公主的分上，免除他的死罪。

这让宇文节十分为难，他是个很重友情的人，又高居相位，他情知反叛对皇上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掂量得出轻重。他于是觉得，永徽三年的腊月，每一个日子都似乎十分寒冷难耐。

从凌晨亥时起，他就再也无眠，起身来到书房，思谋着今日的朝会该怎样应对。卯时一刻，府令在门外禀告，说上朝的车驾已经备好了，他才理了理本就十分烦乱的思绪，匆匆忙忙地赶往太极宫去了。卯时三刻，宇文节的车驾停在司马道外。下了车驾，他抬眼望去，塾门前人头攒动，在晨曦中显得影影绰绰。及至他来到大家面前，就听见长孙无忌底气很足的声音：“大唐天下，朗朗乾坤，岂容几个蟊贼兴风作浪？陛

下圣明，一举剿灭叛逆，还我清平世界……”

“赖陛下圣明，太尉虑周，君臣同力，贼众必灭无疑。”太子少师于志宁接着长孙无忌的话道。

大家则纷纷点头称是。谁都知道，虽然坐在朝堂上的是李治，但朝政的决策一半是由长孙无忌说了算。

宇文节没有参与这种礼赞式的议论，他在为房遗爱的信纠结。但他觉得长孙无忌看他的眼里多了几许的冷漠和讥讽，这让他浑身不自在，似乎心里的秘密被人看穿了似的。

长孙无忌很会把握朝臣情绪的转换，当他看见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褚遂良出现在塾门外时，就很适时地收住了话头。他是个明白人，虽然现在褚遂良已不是三省之长，可他在皇上心中的位置，一点也不比自己轻。

他立即改变了在众大臣面前的态度，很谦恭地走到褚遂良面前道：“诸大人到了。”说着就牵起他的手，走进了两仪殿。那亲密的样子招来不少人羡慕、嫉妒的目光。

辰时二刻，李治出现在朝堂上，群臣一起下拜。

“众位爱卿平身！”李治坐在御座上，挥了挥手。

朝会的议题很集中，就是议论该如何处置房遗爱等一干罪犯。

大理寺卿和刑部尚书首先禀奏了案情审理情况，接着李治问道：“房遗爱图谋反叛，朝野共愤，然此案牵涉甚众，当罪当其罚，不知众位爱卿有何意见，即可一一奏来朕听。”

中书令柳奭出列道：“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皆驸马都尉，房遗爱更兼散骑常侍、右卫大将军，爵不可谓不显，位不可谓不高。然其不思报效朝廷，反纠集党羽，图谋反叛，不杀不足以震慑逆贼。”

宗正李博乂也出列附和道：“柳大人所言，甚合大唐律令。臣以为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身为宗室，骄恣甚过，有辱先帝风范，当削其爵位，撤去封赐。”

褚遂良立即接过李博乂的话道："臣以为仅此尚不显大唐律令之威，请陛下赐其自缢。"

但一说到丹阳公主，李治即为其开罪，见臣下们没有异议，李治又道："丹阳公主乃朕姑母，在紧要关头上书朝廷请求平叛，朕意其不在刑罚之列，令其居于府中，安享富贵。传朕口谕，丹阳公主举报有功，着宗正寺颇予抚慰，勿多刁难。违者斩无赦。"

说完这些，李治一转脸就看见一直低头不语的宇文节，问道："如此大案，有人要劫持太子，若非李🏠将军指挥若定，则太子危矣！你身为太子詹事，为何无言？"

宇文节顿时就失了色，跪倒在地道："微臣没能保护好太子，罪该万死，然臣对陛下忠贞之心，天日可见！"

"哼！"御史大夫韦思谦断然打断了宇文节的话，"据御史中丞韩瑗禀告，事变前两日，高阳公主曾经到东宫探访虚实，宇文大人能不知乎？"

经韦思谦这样一说，大理寺卿李道浴也想起了一件事，道："据典狱官禀告，房遗爱在狱中时曾托人带信给宇文大人，大人何不将信札公之于朝堂？"

长孙无忌听到这里便勃然大怒，厉声斥责道："宇文节为臣不忠，为人不义，朋党比周，当免去其侍中一职，下大理寺审理。"

在获得李治的允准后，长孙无忌对着殿外喊道："来人！将反贼宇文节押下去。"立即就有羽林卫进来，将宇文节拖了出去。从殿外传来的宇文节"冤枉"的呼喊声，在大殿回旋了许久。

可让长孙无忌纳闷的是，当他呈上对荆王和吴王处以极刑的奏章时，李治却置于案头问道："众爱卿是否还有事奏？若无，就此退朝吧。"

出了太极殿，褚遂良就追上了长孙无忌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是要赦免荆王和吴王的罪行么？"

长孙无忌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

褚遂良见此又道："此事不能就此罢了。"

"褚大人所言极是！要紧的不是这两人究竟怎么样，而是如果不除掉他们，今后还会有人打着他们的旗号图谋不轨。"崔敦礼也十分不解皇上的意图。

长孙无忌铁青着脸，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就听见李荣在身后喊道："三位大人慢走，皇上在两仪殿等着呢！"

事情不出褚遂良所料，面对三位大臣，李治把心思和盘托出："诸位爱卿也明白，荆王与吴王，一个是朕的叔父，一个是朕的兄长，杀之，朕心何忍？朕意免其一死，可乎？"

"不可！"长孙无忌因为过于严肃，话语不免显得有些矜持，"陛下所谓之情，乃叔侄兄弟私情，微臣所言乃国运社稷大情，舍小情而为大情，此陛下顺天应势之举，万不可犹豫彷徨。"

"太尉之言不无道理，然据朕所知，荆王虽行为狂悖，然并无谋反之实，乃为薛、房之徒所迫；至于吴王，更与谋反一案无关，骨肉相残，先帝在天之灵何安？"李治仍坚持己见。

"陛下圣明，微臣原也以为吴王与本案无涉，然据大理寺审理，房遗爱已供出高阳公主致吴王密札，欲图结党谋反。故而臣以为，当依律定其死罪。"崔敦礼也劝道。可他并不知道，为了给李恪罗织罪名，长孙无忌曾派遣心腹夜探大理寺狱，以赦免房遗爱死罪为条件，令其在公堂上言与李恪共谋之情。

平日深居简出的吴王陷入谋反案，这让褚遂良很是吃惊。可供词、信件草稿俱在，不由得他不相信，作为托孤大臣，他只有选择站在长孙无忌一边。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面向李治而立，话语中就带了惋惜和沉重："一位亲王竟蝇营狗苟于暗处，密谋篡位，故臣以为杀之可矣。"

到了这时，长孙无忌已从李治无奈的眼神中看到诛杀荆王和吴王已成定局，他不等李治开口说话，就连忙下拜，先声夺人了："陛下不以私情用事，诛杀逆贼，威德震慑朝野，即使是先帝在天之灵，亦必护佑大唐享国万世。"

褚遂良和崔敦礼也立即随着长孙无忌跪倒在地，口称："陛下圣明！"

李治还能说什么呢？

看着三位大臣出了两仪殿，李治的怒火都朝着李荣发来了："太尉即便是朕的舅父，总该居于臣位，岂可挟持于朕，真是岂有此理？"他郁闷地将奏章推到一边道，"朕倦了，传令移驾清宁宫，朕要与才人叙话。"

……

雪后的花园，一方静穆明澈的琼玉世界。

刚刚开放的蜡梅，在银雪的映衬下，直垂到结了冰的水面。阵阵冷香随风飘到院子里的小径上，在浓密的竹林枝头打着漩涡，久久不愿散去。而竹林此刻青枝素雪，劲节傲骨，偶尔有落雪坠地，发出沙沙的叹息；几只不晓寒冷的鸟儿，在道上留下一个个足痕，恰似梅花的倩影。

从院中的暖房里走来几个说说笑笑的人，清脆的笑声落进平湖，在冰面上荡起轻悠的回音。

王皇后漫步在刚刚扫过的砖铺小道上，一阵风来，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这情景，立即引起了武媚的注意，她忙要身后的尚衣给王皇后披上披风："皇后金枝玉叶，冻坏了身子，不唯皇上挂心，臣妾也必然会牵肠挂肚的。"

王皇后莞尔一笑，整个面容都是暖洋洋的，说出的话也带了春色："这还要多谢才人的细心关顾。"

武媚垂下眉毛道："若非娘娘在皇上面前美言，焉有臣妾今日，臣妾时刻都记着娘娘的恩德呢！"

王皇后闻言"咯咯"地笑出了声："你这张嘴呀，真能把八哥说下树来！"

接着，王皇后就谈到了前几日武媚送给她的墨迹："本宫不懂书艺，只觉着看上去很美！哦，对了！你写字的那墨是怎么来的？扑鼻的香味，本宫每日只要进了内室，就不由得多呼吸几下。"

听了这话，武媚在内心暗地鄙夷王皇后的浅薄，惋惜褚遂良这些书艺大家殷勤地为她送字，真是明珠暗投了。接着她又为李治抱屈，生在这皇家宫苑，却偏偏不能爱其所爱，与这等平庸的女人厮守，岂不误了青春？但她口里说出的话却是让王皇后分外的舒服："哎呀！娘娘慧眼。那墨是褚大人送给臣妾的，说是皇上赐予的，来自岭南呢！"

王皇后"呀"了一声道："难怪呢！从皇上和褚大人那来的自然都是宝物了。要不，怎么说我大唐物华天宝呢？"

"娘娘所言，令臣妾大受教益。"

王皇后忙摆了摆手道："本宫不会想得太多，就想着伺候好皇上，替皇上管好后宫就是尽本分。"

武媚没有回应王皇后的话，她从来不认为王皇后应该坐在后宫的宝座上，她认为这个位子就属于她。

此刻，王皇后却将话题转到武媚的儿子李弘身上来："弘儿近来可好？"

"托娘娘的福，弘儿现在都牙牙学语了。"武媚的丹凤眼顿时拉成了一条线，她轻轻为王皇后弹落在肩头的雪花，整个人就沉浸在甜蜜之中了。那是一种反复咀嚼，回味不尽的幸福感。

那次感业寺的幽会，皇上再一次向武媚证明，他是一个雄健的男人，而不懂风情的王皇后则是一方荒芜的土地。之后，就在她陪着李治到终南山下狩猎的第二天清晨，她就忽然不能闻油腥了，名厨烹饪的佳肴，她一入口就想吐。永徽二年八月刚刚回到宫中，她的弘儿就降生了。这消息让李治欣喜若狂，他为儿子起名为"弘"，并派太监到处访寻了乳汁丰满的乳娘。

她不是没有想过儿子的未来，但她更明白当务之急是先正了自己的名分。而且，近来她发现自己的身形又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那妊娠反应再度搅得她五内翻腾。与怀弘儿不同的是，她喜食辣，并暗中请了太医诊脉，获知将会是一个公主。

她旺盛的生育力更增添了她走向未来的自信，但她没有把这个消息

告诉王皇后，她哪里配分享做母亲的喜悦呢？

武媚跟上王皇后的脚步，与她并肩而行："娘娘对皇上最近的平叛如何看呢？"

王皇后没想到武媚会问这个，随口答道："本宫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太子的安危。如今太子安然无恙，本宫就放心了。"

这话让武媚怀疑她究竟有多爱皇上，她怎么只关心太子而对皇上的危难漠然置之呢？没有皇上，哪来的太子？

这半天游园就让武媚觉得她与王皇后之间话不投机，她顿时兴趣索然，却又不得不虚与委蛇。这时，只见从园门口进来一个人，那不是皇上身边的李荣么？

他先向王皇后行过礼，然后才传达皇上的口谕，说皇上在温室殿召见才人。

王皇后的脸上霎时就落了一层霜，对跟随在身边的吴尚宫说一句"回宫"，就抛下武媚转身走了。

当温室殿内就剩下李治和武媚两个人时，她忘情地扑进李治的怀抱，用柔软的发鬓蹭着李治的下颚，那酥痒的感觉让李治十分难耐，他用暖暖的手捧起武媚的脸，爱恋地说道："看看！这脸冻得发红，又是到园子里去读书了吧！"

"哪里呀！臣妾是陪皇后娘娘散心去了。"

"哦！"李治应一声，"难得你如此明白！倒是朕……"

武媚转身就坐在李治的怀里，她侧过身子，一双纤纤细手抚摸着他的脸颊道："皇上瘦了！一场平叛耗了皇上多少心思，臣妾一想起来，就恨不得亲手杀了那些佞臣叛贼。"

觉得武媚的身子有了反应，李治一边揉搓着她的酥胸，一边道："此次平叛，若非爱妃谏言，何来今日局面？"

武媚瞟了李治一眼道："臣妾不过进了一言，驱散云雾，皆在皇上圣明。"

“朕很吃惊，你所谏的竟与太尉不谋而合。”

“这不奇怪。反贼倒行逆施，国人皆可诛之，何况太尉与臣妾都是皇上身边人呢！”

李治点了点头：“依朕观之，爱妃才真是识大体，谋大局，乃治国御臣之才啊！”

武媚心中暗暗吃惊皇上的感知，嘴里却回避了他的话锋：“臣妾只想日夜依偎在皇上身边，藤缠树绕，恩恩爱爱。”

李治便有些动情了，抱着武媚便进了内室，想要温存一番。正要亲吻，却被武媚挡了回去：“皇上且慢！臣妾有事要禀奏。”

于是两人就并肩坐在榻上说话，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的气息。

“皇上准备如何处置这些国贼？”武媚问道。

一提起处置叛贼，李治刚刚被柔情平息的怒火就燃烧起来：“处置什么？朕都成了摆设了。”

武媚不说话，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李治。

“就算他是朕的舅父，就算他是托孤大臣，朕也非三岁幼童，事事都要顺着他。”

“皇上所怒究竟为何事呢？”

“荆王、吴王，一个是朕的叔父，一个是朕的兄长，朕欲赦免二人，太尉和吏部尚书却力主诛杀，一副挟持朕的架势。”

武媚眨了眨眼睛，没有任何犹豫：“太尉是对的。荆王、吴王乃心腹大患，早日除之，于社稷利莫大焉！”

“哦！为何你也如此说？”

武媚从榻上起来站在李治面前，那眉眼立时就带了冷峻：“荀子曰：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何谓黑白，是非之明也。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荆王、吴王心怀叵测，即使

此次未参与谋反，不能说日后不心怀叵测。”

见李治精心倾听，武媚又接着道：“道者，君之道也。然在臣妾看来，为君之道，莫若杀伐。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识奸邪而不能除，是误国也。”

“如此说来，是朕错怪太尉了？”

“也不全然是。太尉动辄以托孤大臣自居，挟天子以令群臣，此亦篡臣之为也，陛下不可不防。”

李治召见武媚，原为一吐心中不快，孰料她一番宏论，拨云见日，在他面前展示出另外一方新天地。灯影下，他看着眼前的女人，丰若有肌，柔若无骨，益发觉得其可爱，由不得情马脱缰，抱起武媚，在温室殿旋转一圈。但见那一双秋水，经这一撩拨，盈盈涟漪，闪闪其光；青峰兀立，半山虚掩，雪肤酥酥，两人便情难自禁。

武媚仰面娇滴滴道：“看皇上这样子，臣妾就遂了陛下的愿。只是陛下千万要轻点，臣妾这身子也是玉做的……”

李治搂着武媚的脖子，话便不清楚了：“朕明日早朝就提出册封你为昭仪。”

“陛下！”武媚如梦呓语中，就感到潮水波澜迭起地涌来了……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千方百计拖延的册封武媚一事，还是在永徽三年腊月的时候到来了。

这天早朝一开始，李治就把册封之事提上朝议。

卫尉卿许敬宗自然是册封的积极推动者，皇上的话刚落音，他就出列说话了。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就显得格外脆亮而有节奏：“才人自归京以来，身在后宫，屈己以事皇后，大度以待左右；谦恭以接臣下，善解人意，贤淑恭慧。待太子有若亲生，奉陛下以兰心蕙质。册封昭仪，顺天意而合人心。”这番话说得李治频频点头。

但他的谏言却遭到了秘书少监上官仪的反对，他逐一驳斥道：“许大人之言未免言过其实。所谓身在后宫，屈己以事皇后，依臣看来，乃是后宫女子分内之事；所谓大度以待左右，据臣所知，其间有不少乃陛

下所赐，她转而馈赠他人，是否有轻皇恩之嫌呢？至于待太子有若亲生，更是无稽之谈，她至今无名无分，岂能与皇后比肩？故微臣以为，册封不当，还请陛下三思。”

许敬宗也不相让，反讥上官仪气量狭小，不能容人。上官仪又批评许敬宗另有图谋。两人相持不下，李治就有些烦了，道：“二位爱卿为何打起口水仗了，分赠朕之所赐给尚宫、宫娥们，才人早就禀奏朕知晓了。”

长孙无忌一直暗地打量着两位同僚的争论和皇上的表情转换，他已从李治的话中听出了对上官仪的不快，他没有改变阻止册封的初衷，但他不想过早站出来说话，就是要借群臣的力量压皇上收回他的心思。

长孙无忌将目光转向于志宁、张行成和韩瑗，这三人都是同中书门下三品，他们的言语无论对谁都举足轻重。而三位也读懂了他的意思，先后出列陈说不能册封的理由，虽然每个人的角度不同，但长孙无忌觉得最要紧的还是都以当年李淳风与太宗的谶语为依据——

当年太宗与李淳风有这样一段对话：

太宗问于李淳风：“朕之天下今稍定矣。卿深明易道，不知何人始丧我国家，以及我朝之后登极者何人，得传者何代？卿为朕历历言之。”

对曰：“欲知将来，当观以往；得贤者治，失贤者丧；此万世不易之道也。”

太宗曰：“朕所问者非此之谓也。欲卿以术数之学，推我朝得享几许年，至何人乱我国家，何人亡我国家，何人得我国家，以及代代相传，朕欲预知之耳。”

淳风曰：“此乃天机，臣不敢泄。”

太宗曰：“言出卿口，入朕之耳，唯卿与朕言之，他人者不能知之耳。卿试言之。”

淳风曰：“臣不敢泄。”

太宗曰：“卿若不言，亦不强试，随朕入禁宫。”于是淳风侍太宗登

高楼。

太宗曰："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卿可为朕言之。"

淳风曰："乱我朝之天下者，即在君侧，三十年后杀唐之子孙殆尽。主自不知耳。"

太宗曰："此人是文是武，卿为朕明言之，朕即杀之以除国患。"

淳风曰："此乃天意，岂人力所能为耶？此人在二旬之上，今若杀之，天必祸我国家，再生少年，唐室子孙益危矣。"

太宗曰："天意既定，试约言其人。"

淳风曰："其为人也，止戈不离身，两目长在空，实如斯也。"

……

但在长孙无忌看来，这些都是旧话，还不足以说动皇上改弦易辙，他需要新的证据来引起皇上的注意。就在这时，太子少傅张行成出列说话了。

他挪动着老迈的身躯，走出阵列道："远的不提，就说近情吧！臣记得永徽元年，晋州地震，陛下问臣原因，臣当时对曰：天，阳也，君象；地，阴也，臣象。君宜动，臣宜静。今静者顾动，恐女谒用事，人臣阴谋。又诸王、公主参承起居，或伺间隙，宜明设防闲。且晋，陛下本封，应不虚发，伏愿深思以杜未萌。事情刚过去三年，房遗爱谋反案发，应了天象。今天下方定，然女宠用事一象尚未参验，臣启陛下慎思而行，以江山社稷为重。"

张行成的话在韩瑗心中引起强烈共鸣，等他一退回阵列，即上前道："少傅之言，金声玉振。微臣以为，地震者，乃天以灾象验证淳风之言。止戈为武，女人主阴，二者相合，正不可册封之据也，臣请陛下缓行册封之事。"

李治闻言依然有些犹豫不决。

到了这时，长孙无忌觉得该是自己说话的时候了。

“臣以为各位大人所奏，殷殷萦怀于社稷，切切忠诚于陛下。册封一事，关乎后宫，臣觉得陛下不仅要搁置册封，还应口谕皇后，对武氏严加约束，不可放纵。”

眼见反对册封者占了上风，许敬宗心里非常着急，怕皇上真采纳了反对册立的进言，这样，他私下里收受武媚的好处就成为一桩还不清的债。正在双手摩挲间，却听见皇上说话了：“褚爱卿、李爱卿这半天为何未有一言？”

褚遂良和李⬆相互看了看，急忙出列回应皇上的话。

“各位大人的话令臣颇受教益。然册封昭仪，毕竟不同于册立皇后，可急可缓。依微臣看来，封亦可，不封亦无碍朝局，臣唯陛下之意是从。”褚遂良道。

闻言，长孙无忌的脸上立时阴云密布，心里骂道：“这老鬼真是老奸巨猾，武氏求学书艺，让他不知好歹了。”但他没有想到，接下来李⬆的话又让他大为震惊，他将此事视为皇上家事，觉得让大臣们廷议此事是多此一举。

“李大人之言，于理于情无懈可击，既是皇上家事，何劳诸位大人唇焦舌燥？臣请陛下颁诏，册立武才人为昭仪。”褚、李的话让这半天有些招架不住的许敬宗大受鼓舞，一下子显得理直气壮。

见此，长孙无忌疾言厉色道：“许敬宗误国，请陛下将其发大理寺治罪！”

这半天，李治虽没有说话，但对长孙无忌的固执早已怒不可遏，不待他说完，就狠拍龙案道：“太尉之言未免太危言耸听了。”

长孙无忌却不以为然道：“皇上之言，臣不能苟同！”

大臣们纷纷把目光投向长孙无忌，不知他怎可用这样的语气与皇上说话。

“何谓误国？太尉是说朕是纣王，而武媚是妲己么？”

“臣不敢！臣只是……”

“只是什么？太尉可知道，第一个提出要朕坚决诛杀叛贼的不是太尉，而是武才人。太尉又知道是谁第一个赞同拘捕吴王的，还是武才人。”

“正因为如此，臣才忧心……”

李治决然地挥了挥手，制止长孙无忌继续说下去。

“太尉不要再说了，朕不是轻易可以挟持的君主。”李治抛下长孙无忌，直接问道，“中书令何在？”

柳奭应声出列。

李治以很严肃而又不无负气的口气道：“拟诏！册封武媚为昭仪！退朝！”

“陛下圣明！”大臣们用沉闷的声音恭送李治离开，接着，大家也纷纷散去。

大殿里只剩下长孙无忌一个人呆呆地看着龙位，他说不清此时此刻自己是什么心情。李荣近前提醒道：“长孙大人，皇上已经走了。”

长孙无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问道：“公公，武媚真的谏言皇上平叛了么？”

从李荣那得到证实后，长孙无忌仰天长叹道：“先帝呀！大唐从此国无宁日矣！”

蔡尚宫慌慌张张地回到甘露殿，甚至顾不得礼仪，就站在萧淑妃面前重复一句话：“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萧淑妃懒懒地倚在榻上，不耐烦地问道：“何事如此慌张？”

蔡尚宫咽了口唾沫道：“启禀娘娘，皇上册封武媚为昭仪了。”

“什么？”萧淑妃撇了撇嘴，一下子从榻上坐起来杏眼圆睁道，“你说武媚封了昭仪？”

她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她很清楚，这位居二品、列于九嫔之首的册

封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呆呆地望着从窗前飘过的云朵，泪水就顺着脸颊静静地流到了嘴角。而她的牙关却咬得很紧，以致樱唇咬出了血都浑然不觉。

蔡尚宫一见就慌了神，一个劲地呼唤道："娘娘！娘娘！您想开些。"

萧淑妃不说话，也实在想不出能恰当表达自己心绪的词句。自去年八月武媚被召回京后，皇上就很少传她进宫了。一年来，她在惶恐、抑郁中度过了一个个难耐的日子。她曾哭过闹过，在无法感动皇上之后，她开始变得心灰意冷，日日用烈酒麻木自己的情感。

哀莫大于心死，短短三百多个日子，她的青春容颜不再，形销骨立地守着一座空荡荡的宫殿。

遭受了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的打击，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能平安无事。可从中宫得到消息说，这位武媚很有心计，把皇上和皇后哄得团团转。蔡尚宫还告诉她说，这武媚笑里藏着王皇后不曾有的阴暗。

唉！现在她封了昭仪，说不定会有一天欺负到她的头上，进而危及儿子。

想到这里，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仿佛有一把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不要！不要！"萧淑妃瑟缩着身子惊叫道。

她的模样让蔡尚宫有些心疼，她跟了萧淑妃这么多年，第一次发现她如此恐惧一个女人。

"娘娘！您还是要想开些。"

萧淑妃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惊吓到了蔡尚宫，就有点不好意思道："本宫没什么，就是心里堵得慌。"

蔡尚宫沉思了片刻道："娘娘也不要过于悲伤，依奴婢看来，还有比娘娘更难受的人呢！"

"你是说皇后？"

蔡尚宫点了点头道：“皇后说动皇上召武媚回宫，原是为了排挤娘娘，然依奴婢看来，册封武媚昭仪，却是她不愿看见的。”

见萧淑妃听得很专注，蔡尚宫进一步道：“奴婢相信，不久皇后一定会过来拜访娘娘的。”

“真的么？”萧淑妃有些茫然地问道。

第八章

敬宗献媚荐党羽

后妃抗武释前嫌

永徽四年春，在长孙无忌的主持下，经过大理寺和刑部分别审理，株连千人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二月甲申，李治下诏判处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刑；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赐自尽；其胁从者皆流放。

李荣奉诏给怀孕的武媚送补品时曾道当他按旨在诏书上加盖玉玺时，皇上流着泪说：“先帝托国鼎于朕，曾言于太尉，立朕为太子，则魏王、吴王存，孰料朕却送他上了刑场，朕何其伤痛？知朕者几人也？”

武媚听罢回道：“陛下性情温柔，关键时不免优柔寡断，烦请公公转奏陛下，本宫也有三问，请陛下三思。其一问者，房遗爱、高阳公主犯上作乱，该不该以律问罪？其二问者，亲情国法，孰大孰小？其三问者，陛下拨定风云，剪除国贼，何愧之有？君者，课群臣而诛奸佞；法者，除暴虐而安良善，此乃天经地义，望陛下勿彷徨左右，贻误社稷。”

李治听了李荣的转奏，沉默良久后道：“昭仪之言，金声玉振，但话虽如此，然朕终不愿见宫室溅血。”

惊蛰那天，一大早便响了几声春雷，接着就下起了雨，雨虽不大，但夹带着丝丝寒意。位于长安西市十字街口的“独柳树”此时岗哨林立，羽林卫将前来观看行刑的百姓挡在十丈之外。

午时三刻，奉诏监斩的刑部尚书唐临下令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和参与谋反的几位将军推上行刑台。到了这时，他们已不存生的念想，一个个面如死灰。

在房遗爱、薛万彻身首异处后，柴令武的神志已经模糊，于毫无痛苦的混沌中走向了生命终点。午后未时，行刑官来向唐临禀告，说所有重犯皆被处决。

唐临起身望了一眼台下，失去头颅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泥水里，血已染红了地上的积水……

与此同时，前往宣诏的太监们纷纷回到两仪殿，向李治回奏，说荆王、高阳公主和巴陵公主均已伏法。李治问道："那吴王是如何处置的？"

"吴王那是太尉持了皇上诏书亲往的。"李荣回道。

李治挥了挥手，让众人退下，他想一人好好静一静。

躺在龙位上，他的思绪却十分纷乱，眼前尽是长孙无忌与李恪怒目对视的情景。李治在心里念叨——既是赐死，太尉就不要再难为他了，让朕将来面对先帝时，也好少些纠结……

李恪一梦醒来，才发现牢房都空了，一片死寂。

他梦见了太宗，他依旧那样天庭饱满、目光似电、神威灼灼。太宗抚着他的掌心问道："你母亲杨妃可好？与九弟是否和睦无碍？"

他勉强点了点头。

太宗对当初没有立他为太子表示了由衷的惋惜："朕知道你一向通晓大局，性度恢廓，既有文武大才，又有容人雅量，你一定要辅佐治儿打理好朝政。朕对突厥、高丽等边患常萦萦于怀，你一定要率军远征，拒敌卫国，护佑大唐。"

他正要说话，忽然一阵风来，太宗的身影升入云霄，李恪追了很久，终不见父皇音容，只从云端传来他杳渺的呼唤："恪儿！父皇走了，你好自为之。"

李恪一个激灵便醒来了，他回忆梦中的情景，不禁泪水潸然，暗暗沉吟："父皇！您可知道孩儿现在已身陷囹圄，拘捕孩儿的不是别人，正是儿时朝夕相处、血脉一体的九弟啊！"

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房遗爱等人都已被押往刑场，唯独留下了他。他抬头看了看，不知什么时候春雨也转成了雪花，从天窗飘落到牢内了。他忽然觉得，人就如这雪花一样的脆弱。自被牵连到房遗爱案中后，他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只是希望皇上念在昔日情分，善待萧妃母子。他觉得，以李治的性格，这点请求他不会拒绝。

李恪想到这里，朝着牢外喊道："狱卒！拿纸笔来，本王要上书。"

话音刚落，就听见狱门"当"的一声打开了。接着，传来典狱官谦卑的声音："太尉大人请！"

"李恪在么？"那是长孙无忌苍老的声音。

李恪立马就明白了，他没有机会上书皇上了。他靠墙躺下，闭了双目，尽量不再想那些伤心的事情。

此刻牢房已经打开，长孙无忌出现在门口高声道："圣旨下，李恪接旨。"

李恪艰难地爬到牢门口，忍着膝盖的伤痛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长孙无忌清了清嗓音，宣读道：

制曰：查吴王李恪，心怀叵测，觊觎国鼎，密与房遗爱谋反，罪不容赦，着即赐自尽。其子李仁、李玮、李琨、李祎并母萧氏，皆流放岭南，永不得进京。钦此。

李恪听罢，朝南面拜了拜，口称谢皇上隆恩。当他抬起头时，就看见长孙无忌讥讽的目光。

"殿下此刻心境如何？"长孙无忌笑问道。

李恪报以冷笑："太尉果真心中无愧么？"

"本官奉旨除患，何愧之有？"

"太尉肆权弄威，挟天子以令群臣，诬忠良为奸邪，敢说无愧于先帝，无愧于朝廷么？"

“哼！任殿下巧舌如簧，百般辩解，也难洗清谋反之罪，陛下念你为李氏血脉，赐你自尽，落个全尸，你该谢主隆恩才是。”

“太尉不觉此言出口，腑内心虚么？本王光明磊落，心底无私，今遭此诬陷，乃造化使然。倒是你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矣。”

长孙无忌顿时脸色通红，大怒道：“狱卒何在？赐他白绫，令其自缢。”

“不劳狱卒动手，本王去也！”李恪大喊一声，转身向牢房的墙壁狠狠撞去，霎时脑浆四溅，气绝身亡。

“没有想到他会如此。”长孙无忌不无遗憾地耸了耸肩，“本官是想看看他被勒死的丑相。”

二月乙酉，李治连下几道诏书，对与谋反案有染的官员给予了处置——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被流放岭南；太常卿王道宗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

在离开京城的时候，年过五旬的宇文节流下了伤感的泪水。他内心清楚，褚遂良与长孙无忌是借此机会，对与他们持不同政见者给予致命一击。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房遗爱谋反”是怎么一回事，只不过是在同这位驸马都尉酒中叙话时，说了一些褚遂良行事太霸道的话而已。出了长安的南门，他回望了一下城楼上飘着的“唐”字大旗，打马而去。

二月戊子，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被贬为庶人，置于巴州；尽管房遗直没有参与谋反，但也未幸免于难，皇上一道诏书，就将其贬为春州铜陵尉；薛万彻之弟薛万备流放交州；撤销房玄龄配飨太庙的资格。

然而，波虽平而心难宁。

长孙无忌没有从杀伐中获得任何快感，整个春天，他都陷入难以自拔的惊悸之中。他常常在梦中看到满脸血污的李恪，怒斥他颠倒是非，诬陷良善，天地不容，迟早要死无葬身之地。醒来后，他独对青灯，坐到上朝之时才匆匆离开府第。

坐进车驾，他耳边却总是回旋着李恪临死前的那句话——倒是你长

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矣。他不知道这句咒语，会在哪里应验。

他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辄对属下和家人大发雷霆。有一次丫鬟奉茶上来，他尝了一口便大骂："你是要烫死老夫么？"顺手端起茶杯，就向丫鬟泼去，当即将她的脸烫得通红。

仅仅对下人这样也就罢了，这些日子夫人最怕见他那张阴沉的脸。有一次他一人独坐在书房发呆，不想夫人盛了一碗银耳汤进来要他喝了补补身子。他伸手就打翻了汤碗，回身就给了夫人一巴掌道："你鬼鬼祟祟，是要吓死老夫么？"

及至反省这些行为，他又为自己的多疑而内疚。他有时甚至想，与其如此终日折磨自己，倒不如早些死了好！

春分那天，他终于在樊笼一般的府邸待不住了，只带了府令，到城南的曲江池畔去踏春。

杨柳如烟，桃夭娇艳，池水浩渺，但没有一处景物能让他流连。不到两个时辰，他就要驭手驱车回转。可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多日不见的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从对面的小径上转过来了。

褚遂良显然也发现了长孙无忌，急忙赶过来行礼道："太尉也来踏青了？"

"嗯！心中烦闷，出来走走。"

"在下也是纷事扰心，欲寻个排解之处。"褚遂良指了指前面不远处的桃花林道，"近来这桃林边上新添了一家酒店，大人若是不嫌弃，不妨与在下小饮几杯，也好去去这心中闷气。"

"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两人来到桃林边，但见一间不大的门面，檐头飘着酒旗，浓浓的酒香染得桃花都散着醉意。他们平日玉食馔羞吃惯了，如今倒对这民间酒肴有了新鲜感。店家眼尖，见来人虽着了常服，却是衬了洁白的衬领，便知不是普通的游客，就热情地请进雅间。

褚遂良让长孙无忌点菜，他道："老夫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日子，哪会点什么菜，还是你来吧！”

“彼此彼此！”褚遂良无奈地笑了笑，遂要店家拣了一些有乡间意味的菜肴，还温了一壶老酒。两人边说边吃，酒过三巡，话题就又扯到房遗爱谋反一案上来了。

长孙无忌道：“老夫近来一直不安。大人说说，那李恪临刑前的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有先见之明，知道日后有人要为难老夫？”

其实，褚遂良这些日子也害着同样的心病，据说那位王宗道离京时，也托人向他转述了同样的话，不过他还是宽慰道：“在下的遭际与大人一般，大人与在下随先帝历尽风雨，什么风浪没有见过，大人且放宽心，万勿自扰。”

长孙无忌将筷子停在空中，摇摇头道：“事情恐怕没有大人所言那样简单。老夫昼夜思虑，似乎置你我于死地之人就在身边。”

褚遂良心中暗惊，忙蘸了酒水在案上写了一个“武”字，问道：“大人是说……”

长孙无忌心怀几分忧虑，擦去那字道：“大人真是明鉴！老夫听说自从她被封为昭仪之后，皇上就对皇后越来越不待见了。”

褚遂良没有说话，当初因武媚跟自己研习书艺，在册封这事上态度暧昧，以致有今日之果，心里除了自责，生怕长孙无忌旧事重提。

果然，长孙无忌顺口便道：“大人当初如与老夫同心同德，何致有此忧呢？”

褚遂良脸上就有些发热：“过往之错，在下深以为疚，当务之急，还要我等携手，才能防患于未然。”

“不是未然，而是危机就在眼前。大人有所不知，此次平叛，武氏所见竟与老夫同，这岂是女流之识乎？房遗爱诸贼落马，皇上究竟是从你我之谏，还是纳武氏之言，我等还莫知其里。因此，依老夫观之，这武氏将来必是你我之患。”

褚遂良呷了一口酒道：“大人所言极是，在下也担心……”

长孙无忌摆了摆手，截住褚遂良的话头："酒喝到这里，你我也该回去了。"说罢，他让府令结了酒钱，两人先后出了门。

长孙无忌道："隔墙有耳，你我心知即可。大人不可一错再错，贻误社稷，如此，即便身后亦无颜见先帝龙颜。你我以后只要保住皇后，武氏之野心必不能得逞。"

褚遂良上前一步握住长孙无忌的手，脸上顿时严肃了："请大人放心，在下心在大唐，定与大人同舟共济，匡扶社稷。"

太阳西斜，耀眼的光芒照着春林，褚遂良抬眼远眺，禁不住"哦"了一声，长孙无忌有些好奇，回转身问道："大人看见什么了？"

褚遂良遂指着从曲江池东北方蜿蜒而来的花径道："那不是许敬宗大人与婺州刺史崔义玄么？他们怎么走到了一起？"

长孙无忌捋了捋胡须，若有所思道："这个崔义玄也曾参与隋末举义，随先帝大战王世充，屡立战功。先帝攻下洛阳后，转任他为隰州都督府长史。贞观年间，他做过左司郎中。听说此次回京，专为禀奏章叔胤叛乱一事。据说此人借陈硕真之名兴风作浪，破睦州，杀掠百姓。消息传到京城，皇上急召他进京询问战情。"

褚遂良记起来了，前几年，睦州确实出过一位名叫陈硕真的女子，曾举兵造反。后自言仙去，与乡邻辞诀，结果后来有人在另外一个地方看见了她，遂举报朝廷，皇上见其是一疯癫女子，便诏命开释，孰料事过数年，竟又有人假其名兴兵。

长孙无忌收回目光道："物以类聚，这两人走到一起，必有所蝇苟，你我须得提防。"说罢，他上了车驾便离去了。

褚遂良没有看错，许敬宗这会儿正和崔义玄环曲江池漫步。几年的江南为官，颠覆了他对曲江池的印象，过去烟波浩渺的一池碧水，如今在他看来就是一湾清溪。他之所以邀许敬宗出游，也是为说话方便。

他们刚在曲江池边的"望江楼"饮了京都名酒，品尝了曲江池的鱼肉。酒足饭饱之后，两人都有些懒慵，看眼前的景物都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的。

崔义玄伸了伸腰，话就随之出口了："不瞒许大人，虽说婺州山明水秀，可毕竟是蛮夷聚居之地，又距京城千里，还请大人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调下官回京。"

许敬宗道："在下怎能体味不出大人的心境呢？虽然在下入朝较晚，然大人之名早已如雷贯耳，大人久在边关，亦非长久之计。只是……"

见许敬宗欲言又止的样子，崔义玄忙道："莫非大人有不便之处，不妨直说。"

许敬宗环顾一下四周道："大人有所不知，京城鱼龙混杂，朝政皆由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把持，此二人沆瀣一气，挟天子以令天下。群臣敢怒而不敢言，就是陛下也莫之奈何。"

崔义玄"哦"了一声，不再说话，两人沉默着朝前走。

良久，许敬宗才打破沉闷："也不是没有直达天庭之路，只是不知道大人愿走否？"

"哦！"崔义玄紧走两步，要与许敬宗并肩，却不料被路旁的一枝玫瑰挂住了衣袖。许敬宗见了，就暗想——看来崔大人注定要与石榴裙结下不解之缘了。

"只要能调回京城，下官听大人的。"

"如此甚好！"许敬宗道，"大人离京之前，在下会带您去见一个人。"

"大人能否先告知是哪家大人？"

"到时您就知道了！"

"好！下官就等大人的消息了。"

谈完正事，许敬宗又问道："大人就在婺州为官，不知那里可有珍奇古玩乎？"

"婺州出瓷器，以青瓷为主，还烧黑、褐、花釉、乳浊釉和彩绘

瓷，这些都是朝廷贡品。下官此次进京就带了一些，也给大人准备了一份。”

“好！有了这个就好办了。”

三天以后的朝会上，崔义玄将婺州叛乱之情势禀奏给李治。李治当庭诏令他率州域府兵征讨叛贼，解民于倒悬。散朝以后，许敬宗又悄悄拉着他进了仪秋宫，后面还跟着崔府的府役，他们抬着一个大箱子，里面不知装的什么。

这仪秋宫原是武德年间修建供后妃居住的。武媚回京前，李治派人重新整修一新，青砖铺道，广植花木，特别是栽植了武媚喜欢的玫瑰。

正是阳春三月，玫瑰盛开之际，沿着花径一路走来，香尘纷飞，芬芳沁脾。崔义玄忽然联想起前几天游曲江时被玫瑰绊住的情景。

许敬宗告诉崔义玄道：“此乃皇上爱妃武昭仪居处，我等须得小心谨慎。”

闻言，崔义玄遂收敛了心神，紧随在许敬宗身后。

他们在殿门前看见了此宫的管事张尚宫，许敬宗忙上前施礼道：“请尚宫禀报一声，就说卫尉卿许敬宗与婺州刺史崔义玄求见。”

“两位大人少待，奴婢去去就来。”

等待的时候，崔义玄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他虽然从没到过中宫，但从殿前的陈设就觉出武昭仪的不同寻常。只见左右两边各竖一柱华表，其顶端用横木交叉成十字，似花朵状。上面用铁线绘制了莲花图案，扯丝拉蔓，一派生机勃勃。顺着华表往前看，又有两棵合欢树，还没有开花，但叶子却已很浓密了。贞观年间他在京城做左司郎中时，就听人说过武昭仪性情刚烈，曾声言要驯服烈马，不想她却是很有情趣之人。

他正想着，就听见张尚宫在殿门口道：“娘娘请两位大人殿内叙话。”

随后，许敬宗与崔义玄就双双跪在武媚面前。

“平身，赐坐。”随着武媚说话，两人才抬起头来，看见她手中捧着一部《太史公书》，眉宇间溢出几分笑意。

武媚显然与许敬宗很熟悉，待两人坐定后便道：“许大人可是有些日子没来了！”

“臣除了处理府中诸事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奉了皇上的诏命在编修国史，碌碌其忙，着实惭愧！”许敬宗答道。

“编修国史，唯在史识，若太史公之秉笔直书，方能流传千古。”

“娘娘所言，字字珠玑，臣谨记在心。”

“你这张嘴就会拣好听的说。今日来见本宫，又有何事？”武媚笑道。

许敬宗从怀中拿出一卷文稿道：“臣今日拜见娘娘，除了请安还有两件事：一件是臣将部分国史手稿清誊一份，想请娘娘赐教；二是婺州刺史崔义玄久仰娘娘芳誉，托微臣引荐。”

武媚从张尚宫手中接过文稿道：“既是尚书有意，那就先放在这里，本宫抽空瞧瞧，若有心得，定当奉告。”说着，她就把目光转向了崔义玄，“崔大人在太宗年间曾做过左司郎中，如今只做刺史，多少有些屈才。”

崔义玄忙道：“臣虽在京外，然素闻娘娘博通经史，淑德慧识。今番进京，带了些婺州的特产，想请娘娘慧目鉴赏。”

许敬宗听了忙在一旁帮腔：“听说娘娘喜好书艺，微臣特将娘娘赐予臣的题词托崔大人要婺州窑精心描摹，烧制了一只梅瓶，还请娘娘过目。”

见武媚面露喜色，许敬宗忙向崔义玄使了个眼色，崔义玄会意，忙要府役抬了梅瓶进来。

这瓶高有二尺，白釉如云，温润亮泽，大腹尖底，描摹了武媚的字——道源在天，境由心造。潇洒中见厚重，圆润中透刚烈。经过窑工烧制后，就有了很强的浮雕感。

张尚宫扶着武媚围着梅瓶转了一圈，眼见得她的丹凤眼笑成一条线，心想这许大人真是条虫儿，钻到娘娘的心里去了。武媚一边称赞做工精细，一边脸上却严肃起来："本宫那字比起陛下来，天壤之差，何敢上了瓷器，存之永久？"

许敬宗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揣摩不透她这话的意思，只有唯唯诺诺。但武媚的语气迅速转了过来，"既是拿来了，就放下吧，下不为例"，说着，她挥了挥手，要两人重新落座。

"崔大人有什么事情么？"

崔义玄闻言道："启禀娘娘，微臣久在边关，虽风餐露宿，但这是将士职责，不过微臣的老母已过茶寿，去日无多，臣欲床前尽孝，还请娘娘体谅。"

"哦！"武媚沉吟了一声，"皇上不是诏令大人婺州平叛么？"

崔义玄忙答道："臣定不负圣恩，剿灭叛贼，卫我社稷。"

"如此甚好！陛下用人，唯才是举，大人若能剿灭叛贼，本宫定当在皇上面前美言。若是大人要是渎职懈怠，贻误战机，不唯陛下要追究，就是本宫这里也绝无周旋之地。"武媚站起来，踱着步子道。

崔义玄听得出来，这话虽然很平静，但分明藏着冷峻。

武媚又接着道："一切皆在大人，本宫等大人捷报。"

许敬宗心中窃喜，他是何等聪明之人。他知道昭仪意在皇后之位，绝不愿屈居嫔妃之列。可是她也清楚，要走这一步，横在面前的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等人，自己若没有几个心腹，就是皇上也难以为她撑腰。而崔义玄的投奔，自然使她又多了一分力量。

出了仪秋宫，崔义玄一摸额头，汗津津的。许敬宗问道："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崔义玄尴尬地笑了笑："下官也说不清为什么，平日里杀起人来连眼睛都不眨，今日见了昭仪不知为何倒生出莫名的畏惧。"

许敬宗又何尝不是这种感觉呢？每一次拜见武媚，他的心弦都绷得

很紧。

“所以，我等要谨慎小心才是，不然连头颅掉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朝廷的人事在纷忙的日子里演绎出新的变化。九月，右仆射、北平定公、太子少傅张行成薨殒，李治趁机任褚遂良为右仆射，仍兼着吏部尚书一职；十月，任兵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位居三省之首。十一月，从婺州传来战报，婺州刺史擒获陈硕真和章叔胤，斩首数千级。

许敬宗将消息第一个禀报给武媚，并且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崔义玄临战布局，骁勇善战的细节：“微臣听说，下怀戍一战，贼众弓弩甚强，左右以盾遮蔽。崔刺史说，‘刺史避箭，人谁致死？’遂撤之。于是士卒齐奋，贼众大溃。大军进至睦州，降者以万计。”

武媚闻之，意味深长地说道：“看来崔刺史该回京了。”

不久，皇上下诏调崔义玄进京，拜为御史大夫。

崔义玄明白，这都是因为武昭仪的缘故，回京后，他第一时间就去拜见了武媚。

蔡尚宫的预见终于在永徽四年得到了证实。十二月初，王皇后破例地到了相思殿。

吴尚宫先来传话，说皇后一会儿就到。蔡尚宫脸上露出得意的神采，急忙转身进了大殿，向萧淑妃禀报，说皇后娘娘来了。

萧淑妃懒懒地抬了一下头，鄙薄地朝外看了一眼道：“现在倒想起本宫来了？就说本宫身子不适，不方便见人。”

“娘娘三思，奴婢猜皇后这次必是为了武昭仪之事来的，娘娘不见实是不妥。一则她是皇后，主持后宫，不见于礼不通；二则时过境迁，娘娘也可以乘机探探皇后的心思。”蔡尚宫劝道。

“这么说见得？”

“奴婢只是谏言，这事还得娘娘定夺。”

萧淑妃沉思片刻道：“好！那就见见吧！”

刚刚收拾妥当，就听见中宫太监高声传话道：“皇后娘娘驾到！”

萧淑妃率宫娥、太监一干人等出来迎接。昔日情敌相遇，脸上都抹不去旧有的矜持，然说出口的话却是热情和谦恭的。

“不知皇后娘娘驾到，臣妾有失远迎，还请恕罪。”萧淑妃迎道。

王皇后脸上的阴云顿然散去，言语中就多了诸多大度：“闻知妹妹偶有小恙，牵挂非常，早欲来看，无奈琐事缠身，以致延宕至今，还请妹妹见谅。”

“妹妹怎敢劳姐姐大驾？”说着话，萧淑妃就搀王皇后进了殿。

王皇后环顾了一下殿内的陈设，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显然，这几年萧淑妃也过得很沉郁，殿内的一切都显得老旧而凌乱，这情景让她生出隐隐的同情。

这两年，皇上所有的心思都在武昭仪身上，从不想要与她有过一夜温存。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她觉得自己老去了许多。晨起懒理妆，日晚倦梳头，靠对太子的寄托支撑自己。以己体人，她发现萧淑妃也瘦如黄花，形销骨立。

说起这两年落寞难耐的日子，萧淑妃的泪水就稀里哗啦地流个不停：“姐姐你看，这相思殿都快成‘想死殿’了，门外的花草已许久没有侍弄，都荒了。”

从殿外跑来一只金毛狮子狗，它腾地就跃上萧淑妃的膝盖，两只耳朵亲昵地蹭个不停。萧淑妃一边轻轻地抚摸着那一身泛金的毛，一边对王皇后说道：“只有这狗懂得妹妹的苦，终日陪伴，不离不弃。妹妹有时就想，人啊！有时候还不如物。”

“谁说不是呢？”王皇后朝前挪了挪，接着萧淑妃的话道，“本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说起来我还是后宫之主，可皇上什么时候拿我当皇后看呢？”她的一百句话抵不过武昭仪的一句话，就连她身边的张尚宫，也是奴仗主势，说起话来趾高气扬的。

有一次，吴尚宫从外面回来，眼泪巴巴地向她倾诉，说她带人到宫闱局去领取暖的木炭，恰好张尚宫也去了，非要抢在前面，甚至口出狂言，说皇后不算什么，她不敢动昭仪。

“妹妹你说说，这后宫到底是谁当家？还有规矩没有啊？”王皇后越说越气，竟忘了在嫔妃面前的尊严，耸动着肩膀抽泣个不停。吴尚宫见状，急忙递上丝绢，王皇后擦了擦眼角，抬起头时就发现萧淑妃正陪着流泪，便不禁感动：“往日姐姐有不周之处，还望妹妹宽谅。”

话说到这个份上，两人多年的积怨也渐渐远去了，彼此都觉得同病相怜。

萧淑妃也向皇后这边靠了靠，鄙夷道：“先伺候先帝，现在又来蛊惑皇上，这算怎么回事呢？”见王皇后没有阻止的意思，她又道，“妹妹不为自己，就是为姐姐遭此妖女欺凌打抱不平，也绝不能让她在后宫横行。”

王皇后叹一口气道：“谁说不是呢！可皇上就听她的，这有何办法？”

在蔡尚宫给王皇后续了茶之后，萧淑妃继续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抗争。我们姐妹多向陛下禀奏武氏恶行，臣妾就不信皇上一句都听不进去！”

王皇后点了点头：“妹妹说得对，孟子曰，国人皆曰杀，则杀。众人都说这贱人的不是，皇上总该三思吧！”

“以往都是妹妹年轻不懂事，让姐姐伤心了。从今以后，妹妹唯姐姐之命是从。”萧淑妃拉起王皇后的手道。

看着时间不早了，王皇后起身准备回清宁宫。萧淑妃忙命蔡尚宫拿了一件狐皮内褥，双手奉给她道：“腊月天寒，这内褥就送给姐姐御寒吧！”

王皇后接了过来，递给吴尚宫道：“改日我在清宁宫备宴请陛下光临，妹妹陪坐，怎么样？”

萧淑妃点了点头，心想——木讷的王皇后今天总算是开了窍。

回到清宁宫，值守的太监禀报："中书令柳奭谒见，现正在偏殿等候。"王皇后"哦"了一声，要吴尚宫传他到大殿。

行过朝礼，王皇后命人赐坐。她见柳奭一副惆怅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是朝事不顺，便询问道："舅父这是有什么心事么？"

柳奭喝了一口热茶，身子暖和多了，道："皇上近来一直在思谋对屈突通等十三位武德年间的功臣加赠官秩。如果没有障碍，年后就要颁布诏书了。"

"这些人都是早年跟随先帝南征北战的老臣，劳苦功高，加赠官秩也在情理之中，既是圣意，舅父遵旨拟定诏书即可，何必计较呢？"

"其中十二位功在社稷，褒奖亦无不可。只是那武士彠，一个挑担卖豆腐出身之人，虽说后来随高祖打过天下，可他出身卑微，又在贞观九年卒亡，亦在加赠之列，朝野多有不服。"柳奭皱了皱眉头，接续刚才的话道，"陛下这是爱屋及乌，是为了取悦那个武昭仪。"

"那太尉和右仆射是何看法？"

柳奭叹了叹气道："正是两位大人顶着，门下省的崔大人将诏书搁置了一段时间，前日驳回到中书省，微臣正愁如何向皇上禀奏呢！"

王皇后理解舅父的难处。如果皇上执意要将武士彠列进去，最为难的还是柳奭。他不像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树大根深，又有托孤大臣的身份挡着，就只能夹在中间了。

"如此，舅父这中书令是越来越难做了。"

柳奭摩挲着双手道："微臣的委屈都在其次，臣所忧者，乃皇后也。如今武氏势头正旺，皇上宠爱有加，臣又听说皇上对李弘也青眼有加，这样任其下去，势必会危及皇后和太子。"

王皇后内心从萧淑妃那获得的温暖，立刻被舅父的一番话浇冷，霎时又是泪光盈盈："本宫的心都被舅父说成一团乱麻了！"

见此，柳奭便以长辈身份批评道："臣以为，为了大唐社稷，为了太子，娘娘都应该设法阻止武氏图谋得逞。"

王皇后听后，便把与萧淑妃尽释前嫌，联手抗武的事情说给他听。柳奭一听，眉头顿时展开了："此不失为亡羊补牢之策。只是皇上对武媚百般宠爱，娘娘谏言要有理有节，万不可触怒龙颜，功亏一篑。"

"嗯，舅父也要多到三省走走，以达戮力同心之功。"

柳奭颔首称是，然后起身告辞了。出了清宁宫，他才发现在说话的时候，天空已黑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雪就要降临了。

腊月初七用过晚膳，王皇后就唤来李尚食，吩咐她精心烧煮腊八粥。

李尚食在宫中待了十几年，懂得煮食腊八粥的意义。往年都是由宫闱局事先将黍、稷、稻、粱、禾、麻、菽、麦八种谷物精心舂碾出多色主料，然后辅以精肉、芫荽、葱、姜等作料，从先一天晚间酉时一直煮到第二天辰时，直到达到黏稠、晶亮的程度，才很肃穆地和了"太牢"一起呈送至郊庙，这一则是告谷神一年耕耘收获之喜，二则是祈福社稷永世太平。按《礼记》记载，还要分飨粥食，尽享神灵恩泽。

辰时一刻，李尚食回奏说腊八粥已煮好。王皇后答了一声"知道了"便不再作声。看着李尚食退出大殿，她才对吴尚宫道："派个太监过去请萧淑妃过来品尝腊八宴。"

"皇上那边呢？"吴尚宫问道。

"本宫已派人禀知太子，他自会请皇上过来。"

天明时下起了雪，不大，落在地上静悄悄的。辰时三刻，李治率太子和百官来到城南郊庙的圜丘前祭祀五谷神，太常寺的官员主祭。这一行人早在前一天晚上就沐浴净身，黎明时又换上祭服，在庄严的《祀圜丘乐章》旋律中，献牺牲、腊八粥，奠玉帛，进熟食。李治率先品尝，然后百官依次分之。说是进熟食，只不过是个形式。

祭祀完毕，太常寺官员来到圣驾前禀奏道："郊祀已毕，请陛下移驾甘露殿歇息。"

这时，李忠来到御前道："儿臣有事禀奏。"

李治眯起眼打量着李忠，目光很慈祥、很柔和，心中涌动着父亲的

疼爱之情。一转眼，忠儿都十一岁了。看那眉眼，处处都留有自己的影子。他现在已想不起刘氏的模样，只记着他是皇后的儿子，当今的太子。他虽声音未脱少年稚气，但举止间却多了许多皇家的气度。

“忠儿有话就说吧。”

李忠扫了扫衣摆的浮尘，以显对奏事的认真：“启禀父皇，母后在清宁宫静守一夜，为父皇煮了腊八粥，邀父皇带儿臣去品尝腊八宴。”

李治“哦”了一声，却沉默了。

昨夜，他在仪秋宫与武媚缠绵时，武媚告诉他她又快生了，而且太医诊脉说这次又是一个皇子。闻言，他的心就如三九天忽逢小阳春般的舒坦，伏在武媚高高隆起的腹部久久不愿离开，整个人都沉浸在幸福的漩涡中了。

他并不知道武媚在胎儿的性别上隐瞒了真相，只为她旺盛的生育力而感奋。如果这回再添一个皇子，他就可以毫无愧色地站在列祖列宗面前了。他立即打消了要带她去祭祀的念想，吩咐贴身太监和张尚宫悉心照料。祭祀完毕，他哪儿也不想去，只想一门心思地回到武媚身边。

可太子的陈奏却使他有些为难。

且不说皇后怎样，太子长到这么大第一次郑重提出请求，他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拒绝的：

“好！你就和朕一起乘车同去。”

雪花在车驾周围曼舞，这日子落雪常预示着来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在这日子里飨食腊八粥，他的个人情感与社稷之情融合在一起，很难分清。这时，他才觉得冷落皇后太久了。

他看了看在一旁专注赏雪的太子，不经意地却是疼爱地拂去太子肩头的雪花问道：“你母后一向可好？”

李忠回道：“母后康健，每日早晚都在佛龛前焚香，祝父皇万寿无疆。”

李治没有回答儿子的话，他不知道如何回应太子的话，似乎觉得说

什么都显得虚假。他把话题转到太子的学业上，详细地询问少师每天都向他讲授些什么，少傅又要他做些什么。在李忠一一回答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道："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要日日精进，将来才能担得起治国大任。"

此时此刻，他才发现自己对太子关心得太少了，心里隐隐地生出一种身为人父的自责。

清宁宫到了，下了车辇，李荣迅速上前为李治撑开罗伞，却被他挥手挡开了，他话里话外都带了喜气："不妨事！有道是瑞雪兆丰年，朕喜欢感知来年的丰岁之兆。"

李忠闻言十分高兴，他越过李荣，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大殿喊道："父皇驾到！父皇驾到！"

等李治踏进殿门时，王皇后、萧淑妃已率两宫的太监和宫娥，呼啦啦地跪倒一片："臣妾恭迎圣驾！"

"平身！"李治挥手之间，发现萧淑妃也在迎驾之列，眉头暗地皱了一下，但这情绪很快就如浮云一样散去，毕竟，她是自己曾爱过的女人。

爱不爱在心，场面上总是长幼尊卑有序的，皇上与皇后自然坐了上首，萧淑妃居侧，太子坐在对面。

饮了几杯香茗之后，王皇后对李尚食道："吩咐御膳房，上腊八宴。"

宫娥们捧了酒肴鱼贯而入，一一摆好，待每人杯中斟满酒时，王皇后举杯来到李治面前道："年节将近，今逢上腊，喜降瑞雪，臣妾愿皇上万寿无疆，社稷德配长久。"接着是萧淑妃敬酒，李治都一一接受了。

轮到太子敬酒时，李治脸上的表情才活泛了。饮下美酒，李忠坐回到自己的位置问道："儿臣不明白，为何每逢腊八就要郊祀，还要食腊八粥呢？"

李治对太子的提问很满意，他以皇上兼父亲的语气开导儿子

道："《礼记·郊特牲》说：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祭百神以报啬也。飨农，以及邮表畷、禽兽等，仁之至，义之尽也。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故迎而祭之。祭坊与水庸，事也。故祝曰：'土反（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皮弁素服而祭之。你身为太子，将来要掌管江山，须记腊祭之要在尚农、兴农、悯农，国无农而不稳。"

"儿臣记住了。"

品尝了腊八粥，李治就有些心不在焉了。他人在清宁宫，心里却惦记着仪秋宫中的武媚，这情态王皇后和萧淑妃看得清清楚楚，她们相互传递了一下眼色，就双双起身跪倒在李治面前。

"你们这是为何？"

王皇后和萧淑妃回着李治的问话，眼泪也随之涌出："请陛下为臣妾做主。"

"你们有何委屈？"

于是，王皇后与萧淑妃，一个陈奏武昭仪如何忘恩负义，不念旧情，一旦册封，立时便傲岸不羁，常常口出不逊之言；一个则倾诉武昭仪如何收买下人，探听后宫消息。

萧淑妃说到伤心处，伏地而泣道："陛下若不为臣妾做主，臣妾之命则休矣。"

王皇后也跟着萧淑妃的话道："请陛下严责昭仪，使其不得放肆。"

两人正为武媚的恶行相互补证，孰料耳边传来一声怒吼："罢了！"

她俩的话音戛然而止，吃惊地看着李治，只见他脸色铁青，双目发红，手颤抖地指着王皇后斥责道："你身为后宫之主，不思礼让，搬弄是非，这成何体统？你要有昭仪一半才智，也不枉皇后之号。"接着，他又大声申斥了萧淑妃，然后朝着外面吼道，"回宫！"

那声音很响亮很恐怖，久久地回荡在清宁宫的各个角落。

李忠一下子跌倒在地，自被封为陈王，他就没见过父皇发这样大的火。

王皇后、萧淑妃也呆了。

第九章

长孙谏言论天谴

武媚杀女诬皇后

长孙无忌很懊恼，他对皇上追官的原委心知肚明，都是因为武昭仪要追封她的父亲武士彠，又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不得不抬出老臣们做陪衬，可他就是没有办法扭转皇上的意图。

追封的诏书经过侍中驳回，再拟，再驳回，再拟……来回几个回合，还是在永徽五年的三月庚申发出了。

要求为已故父亲追封，只是武媚册封后的第一次试探，她已经摸清了皇上的心性。

那一天，当李治伏在她的身上聆听胎儿的心音时，她带着几分娇嗔就提出了这个请求："家父追随先帝一生，臣妾如今又做了昭仪，每日沐浴皇上的恩泽，家父总得有个与眼下情势相符的身份，否则臣妾在外面也很难堪。"

李治抬起身子，面露难色地说道："昭仪之言不无道理，只是贞观以来功臣甚众，诸如屈突通追随高祖和先帝，随征西秦，平定刘武周；东击王世充，功居第一。独封你父，恐朝野不服。"

"这有何难？"武媚将李治的手从腹上移开道，"陛下可从故臣中选一些功高者一并封赐，家父也在其中，这既显陛下追远思旧的仁德，又平息了朝野的议论，岂不两全其美？"

听完这话，李治很感佩这女人的聪明，她说出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密不透风的。可他没有想到，这事最后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武媚很欣慰，皇上这回总算自己做了一回主。有一就有二，他今后完全没有必要再顾及那些老臣的情绪了。

长孙无忌也不得不承认，他在这场与这个女人的争锋中再一次败

北。而且他有一种预感，这仅仅是个开始，这噩梦将伴随他今后的每一个日子。于是他以有恙而“请告”，一连数日把自己关在府中，检查自己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失了算。

在被皇上“赐告”的日子里，他只带了府令和十几名卫士悄悄离开京都，前往昭陵拜谒先帝和故长孙皇后。车驾行了整整三天，才到岚浮翠绕的九嵕山下。

抬眼望去，平原北缘的一座山峰直刺青天，环峰九座山梁，巀嶭峻峭，与主峰成拱卫之势。此时正是正午时分，五彩祥云时而攀上峰顶，时而飘落山谷，与浅蓝色的雾霭拥抱在一起，远远地可以听见跌落沟壑的飞瀑轰鸣。这一切，让长孙无忌浮想联翩，忆思漫漫……

说起来那是贞观初年的事，有一天，才情横溢的太宗打理完一天的国政后移驾到甘露殿，随意翻阅着浩如烟海的藏书，无意间就看到了《上林赋》。那缤纷如云的遐思，那行云流水的铺排，那凌空万里的气度，让太宗心潮翻卷，尤其是读到“于是乎崇山矗矗，　　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差，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岩陁甗崎，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谽呀豁　”一段时，他的目光凝滞，完全沉醉在司马相如的描述中了。之后，他立即让太监宣长孙无忌来共赏。

“此地有如此美景，朕欲前往狩猎，爱卿可愿同往？”李世民问道。

他们之间既是君臣，又是兄弟，更是出生入死的密友。私下里，太宗常忘记身份之间的差别，而更多地将之视为知己。

长孙无忌当然没有不愿意的，但他完全没有想到，此次出行会开启“因山为陵”的先河，它的首倡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妹妹长孙皇后。

一想起端庄、贤淑、大度而又不显山露水的长孙皇后，长孙无忌心里就满怀惋惜，她不该就那么早离去。

贞观十年，三十六岁的长孙皇后英年殒薨，弥留之际留下一句“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唯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的遗言。因为他们的相濡以沫，使得太宗无法违背皇后的遗愿。那一刻，他想到了九嵕山。他要将钟爱一生的皇后藏进大山，让她与青山同在。他

将此陵命名昭陵。昭者，光明也，它是皇后高德风范的象征。

从此，在太宗的心里，昭陵就成为他和长孙皇后走向另外一个世界的起点。知太宗者，莫如皇后。他没有忘记那刻骨铭心的爱，因此后来他对长孙无忌道："朕百年之后，亦葬于昭陵。"

如今，九嵕山依旧，人已去矣，长孙无忌久久地望着伏虎般的山陵，不禁老泪纵横。

昭陵台署令闻知太尉前来谒陵，急忙率两位署丞和录事前来迎接："事前未接到宗正寺文碟，不知大人驾到，卑职有罪。"

"老夫此行，就是想来看看先帝和皇后，并未知会宗正寺，你不必自责，也不必总是陪着，老夫有府令和卫士跟着即可。"长孙无忌道。

"就依大人。"台令接着又要录事命膳厨到附近采买野味和菜蔬准备膳食、酒肴。

长孙无忌分外感慨，这就是身居要位的苦衷，想过常人的日子都难。只要他一动身，就总有大官小吏前呼后拥。加上与先帝和当今皇上的特殊关系，他更是让这些五品以下的官员手足无措。看看！阳春三月，台令的脸上却是豆大的汗水。

他一定是吓坏了——长孙无忌想着，就换了和悦的语气强调道："老夫只是私访，你等不必跟在左右，该干什么就去干好了。"

"大人！卑职……"

长孙无忌挥了挥手道："去吧！看你顾虑重重的样子，老夫反而不自在了。"

台令这才带着一干人马姗姗离去。

长孙无忌让府令和卫士远远地等着，他独自一人沿着北坡宣武门的司马道缓缓而上，就到了祭坛。香烟缭绕中，他怀着深深的愧疚伏地跪拜，口里吐出的每一句话都带着撕心裂肺的痛：

"皇上、皇后，微臣来看你们了。你们将大唐的社稷和陛下托付给微臣，微臣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以致妖人危乱朝政，臣罪该万死

啊！”

“皇上，您可听得见臣的声音。您在天有灵，请托梦于陛下，促其猛醒，臣纵九死而无悔矣！”

冥冥间，他听见有杳渺的声音自九天落下，很遥远，却很清晰！哦！那是先帝在说话：“大唐安危，悬于一系，爱卿乃国之砥柱，岂可知难而退？朕闻之，其忧何堪？”

长孙无忌抬头看去，只有几朵白云悠悠地挂在祭坛上空，云间飘来吟诵的声音：“止戈不离身，两目长在空。”

哦！这不正是当年李淳风留下的藏头诗么？要是当今皇上有先帝的知人之明，他又何须怀着这么多的纠结呢？

长孙无忌仰望上天，又听见九嵕山顶忽然响起阵阵雷声，顷刻间，祭坛上空下起了大雨。雨雾中，一团火球掠过陵顶，落在对面的山崖背后。眼见得一道壁立千仞的岩石被雷电击碎，腾起漫天烟雾。府令担心太尉年高不经风雨，就拉着他要到不远处的寝殿避雨，却被一把推开了：“此先帝以灾象警策于老夫矣！”

大雨很快将跪倒在地的长孙无忌浇了个透湿，但他完全不顾及这些，头紧紧地贴在地上，口中念道：“臣谨遵皇上旨意，纵然老骨粉碎，人头落地，也绝不让奸佞肆虐，妖媚得逞。”

当晚，长孙无忌便浑身烫热，昏昏沉沉中总是重复着一句话：“臣愧对先帝，愧对皇上。”

台令闻讯，匆匆赶到榻前轻声道：“大人年事已高，怎经得起如此发热？卑职这就差人进京奏明皇上，让太医署派人来。”

长孙无忌紧闭双目，摇了摇头道：“不必了！你就近请一位乡间郎中开些祛寒的药即可。”

经太尉这样提示，台令忽然想起来了，附近的陵户中倒真有一位郎中，相传是汉时太医坊名医淳于意的后人，遂唤了署丞去找。

半个时辰后，当这个叫作淳于显的郎中进来时，长孙无忌已烧得神志不清了。淳于显缓缓拉过太尉的手放在脉枕上，细细地诊着。府令在

一旁看着，就心里发急道：“大人究竟为何症，你快讲来！”

淳于显并不着急，诊罢脉，又看了看舌苔，但见舌苔厚而黄，偶尔伴有腥味，就心中有数了。

“启禀大人，太尉乃内火攻心，肝气郁结，外受风寒，斜侵其表。草民先开三剂汤药驱除风寒，待正气上升后，再去内火。”他边说边开了药方，然后又对台令道，“请大人派一位精细之人随草民前去抓药。”

府令闻言便道：“台令大人且在此守候，让在下跟随郎中前去抓药。”

吃了淳于显开的汤药，到黎明时长孙无忌的烧就退了。醒来后，他声言腹中饥饿，台令忙命膳厨熬了粥，长孙无忌一连喝了两碗才问道：“老夫这是怎么了？”

府令上前道：“大人昨夜发热，是台令寻了乡间的郎中诊治，大人吃了郎中开的药，精神好多了。”

长孙无忌闻言谢道：“有劳大人了。”

“只要大人康健，卑职就心安了。”台令连忙回礼。

“吩咐下去，老夫今日就起程回京。”长孙无忌说罢就要下榻，孰料忽然一阵头晕，就跌倒了。

台令急忙上前扶住，出口的话温暖而又至诚：“三剂药刚服了一剂，大人的身子尚显虚弱，怎经得起路途颠簸？不如就在此将息数日，再回京也不迟。”

有什么办法呢？毕竟自己已不再青春年少。可长孙无忌没有想到，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等他回到京城，夫人告诉他柳大人到府上几次拜望，说有要紧事通禀。

“他没有说是何事么？”

夫人诧异地回道：“老爷这是怎么了？他来找老爷，肯定是朝廷的事情，怎么好告知老身呢？”

于是长孙无忌便不再询问，他断定柳奭一定还会找他，他一定有要紧的事要和他说。

果然，他刚刚进了书房，府令就进来禀报："吏部尚书柳奭大人求见。"

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又问了一遍，直到确认后才相信是真的。看来在他离开京城的日子里，朝廷又发生了不少事情，而他最关心的还是任吏的变化。

来到前厅，柳奭正在那里呆坐，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看见长孙无忌进来，他忙起身施礼道:"大人一回家就前来叨扰，真是不好意思。"

两人坐下来说话，长孙无忌问道："老夫听下人通报说大人做了吏部尚书，这是为何？"

"是下官主动请辞中书令的。大人也知道，去冬今春，为了给武士彠追封，朝野反对者众而赞同者寡。然陛下执意要封，下官左右为难。门下省驳回，下官就得禀奏皇上。陛下不言先帝之'五花判事'，反倒责备下官办事不力。三思而后行，下官觉得倒不如辞官为好。"

"还有其他原因吗？"

"这其他原因么……本官不说，大人也明白。自从武氏回京后，陛下对皇后日渐冷漠。去年皇后辛辛苦苦准备了腊八宴，席间说到昭仪使人暗探中宫，飞扬跋扈。陛下非但不听，反而怒斥皇后太多事了。"

柳奭喘了喘气，继续道："自那以后，陛下就带着武昭仪住到京畿麟游的万年宫去了。下官担心如此下去，事事为难，还是早些辞了好。谁知本章递上去后，陛下只准下官辞去中书令，却改作了吏部尚书。"

长孙无忌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他希望能从这些话语中判断出皇上做这些决定有多少出自于内心，又有多少来自于武昭仪。皇上没有完全恩准柳奭的"请辞"，起码可以表明他并没有废除王皇后的意思，这多少让他感到欣慰："陛下留大人做吏部尚书，考课百官，选贤任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你当如褚大人一样恪尽职守，为社稷选忠信不谄之臣，为贤者开诤言无碍之道。"

然而，接下来柳奭说起的一件怪事却引起了长孙无忌的注意。

皇上带着武昭仪驾幸万年宫，忽然那里就遭了水灾。

万年宫原为九成宫，贞观年间，因时任太子率更令欧阳询的一篇楷书《醴泉铭》而在离宫别馆中倍有盛名。李治即位后，便改为万年宫，做了自己的避暑之所。

然而，今年开春以来，一直跟着褚遂良研习书艺的武媚忽然对万年宫的《醴泉铭》感了兴趣，她说在欧阳询生前时未能当面聆教，深以为憾，她就是想看看欧阳大人的字与褚大人有何不同？更重要的是她从李治批阅奏章的笔迹中看到欧体字的影子，她就越发地仰慕欧阳大人了。

李治闻言，心头就淌过汩汩的清流，他什么时候在王皇后和萧淑妃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请求呢？没有。她们除了争宠，就是喋喋不休地在他耳边说着昭仪的是非。

李治觉得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请求，于是刚过了春分，他就带着武媚上了凤凰山。

闰四月丁丑那日夜间，天空先是繁星密布，朗月当空，大约在酉时三刻，皇宫背倚的凤凰山头忽然乌云密布，顷刻间大雨倾盆，洪水暴涨，巨大的水浪直朝万年宫宣武门扑来。守卫皇宫的宿卫大惊，纷纷散走。

李治拥着身子日重的武媚，隔窗望着从空中滚过的惊雷大呼道："天杀我也！宿卫何在，快救朕出去！"

可没有一人回应他的话，只有越来越大的山洪声。正在两人茫然失措之际，从殿外传来一位年轻将领的怒吼。李荣跌跌撞撞奔到门外，看见宿卫们一片混乱。

"回去！快回去！哪有身为宿卫，天子有难而畏死者？"

俄顷，这名年轻的将领带着几名宿卫冲进寝殿，背起李治和武昭仪就冲出大殿，直奔高处。

他们站在一座山坡上，回望着山下的寝殿，它早已被大水封了门。借着闪电的光亮，他们又看到狂涛卷着山沟里的百姓奔向下游。李治环

顾周围，年轻的将领早已带属下撑起了一方油布，为他和武昭仪挡雨。他这才惊魂趋定，问道："少将军姓什名谁？朕要赏你。"

年轻的将军以军礼回道："微臣乃右领军郎将薛仁贵。"

武媚也十分赞赏薛仁贵的临危不惧，道："疾风而知草之劲，板荡而识臣之忠。此是岂赏赐所能概之？陛下当擢拔重用薛将军。"

李治又一次感到武媚的不同凡响，点了点头道："爱妃所言甚是，朕回京后就命人去办。"

薛仁贵连忙谢道："谢主隆恩，微臣有本上奏。"

"将军有话尽可说。"

薛仁贵道："今夜大雨来之突兀，宿卫为护卫陛下，溺死者不计其数，望陛下抚恤诸护卫家小，以慰亡灵。"

李治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武媚道："将不畏死，乃社稷大幸。臣妾回京后，当亲撰祭文，勒石刻碑，以为永志。"

这是皇上回京后在朝会上讲述的一段惊险，柳奭只不过复述了一遍。

"大人！依下官看来，这风雨来得也太蹊跷了。"

长孙无忌此刻已完全沉浸在他说的那个风雨夜的细节中去了，根本没听见他在说什么。闰四月丁丑夜，自己在哪里呢？哦！那不正是在昭陵陵台署发热的那个夜晚么？他瞬间将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就越是觉得先帝在天有灵，以灾意谴告皇上和自己。

平心而论，长孙无忌对武媚说的那些话十分敬佩，甚至认为这是应该由皇上说出来才更加合理，可偏偏这些话出自昭仪之口，他就不能容忍了。她越是语出惊人，就越是大唐潜在的"不幸"。

长孙无忌心头倏然地升腾起一种当仁不让的责任感，他必须遵循先帝的嘱托，阻止皇上在武媚的石榴裙下一天天沉溺下去。

他叮嘱柳奭一定要在任上守好选官的每一个环节，绝不可以给不肖

者可乘之隙。送走柳奭后，长孙无忌吩咐夫人，他要草拟奏章，不经允准，任何人不得进入书房。

长安五月的天气比京外热得早，长孙无忌拨亮灯盏，心思一下子都集中在给皇上的奏章中了，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他也顾不得擦，引笔铺纸，所有的忧虑都凝结在毫端了：

太尉臣长孙无忌上疏皇帝陛下：

《洪范》曰：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子又曰："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夫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贞观以降，民殷国富，乃正刑与德，以事上天之故。永徽之政，君臣和谐，乃因陛下圣德，感动于天。然则天道皇皇，周行不怠，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近忧远虑，不可不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

察天观人，丁丑之灾，雷逾宫观，山水喷薄，宿卫百姓或为鱼鳖，陛下可幸有惊无险，此岂非天意乎？夫昔纣王宠妲己，喜观炮烙而社稷倾覆；幽王之宠褒姒，嬉戏诸侯而国亡；前车之鉴，振聋发聩，臣望陛下察古知今，以史为鉴。塞奸佞之道，拒妖人之言。承先帝之遗愿，光大唐基业。臣纵以衰朽之骨，伏乞陛下！切切！

"看看！舅父又教训起朕来了。"

奏章送到两仪殿时，恰逢皇上正在看武媚撰写的《安丁丑宿卫亡魂书》。他正被武昭仪沉郁而又激昂，慷慨不乏婉转的文笔和一卷清丽沉稳的楷书所陶醉。此时此刻，他觉得后宫佳丽成群，没有能和武媚相比的。孰料太尉一纸奏章，坏了他的兴致。

武媚手捧奏章，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非但没有发怒，丹凤眼里反而露出几许嘲讽："在太尉的眼中，臣妾与妲己、褒姒无异。皇上何不准了太尉的奏章，岂不为朝廷除了一害。"

李治闻言就有些急了："爱妃何出此言？你巾帼不让须眉，何罪之有？"

武媚笑了，丹凤眼拉得很长，水汪汪的："臣妾要的就是皇上这句话，其他人爱说什么，就任由他说去。"之后她又抚摸着自己的腹部，话语中添了几分娇嗔："再有几个月，臣妾腹中的皇子就要呱呱坠地了，臣妾可不愿意让些许的不快给他添堵。"

这些话她是说给皇上听的，她这样的性格怎可能对别人的非议漠然无视呢？一回到仪秋宫，她就对长孙无忌恨得咬牙切齿："哼！与本宫过不去，迟早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谁又惹娘娘不高兴了？"她的话吓了张尚宫一跳。

"除了皇上那位老而不死的舅父，还能有谁？"

张尚宫"哦"了一声，随即禀报道："清宁宫的尚食传话来说，皇后又到萧淑妃那去了。"

武媚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张尚宫又禀报道："卫尉卿许敬宗大人又带来了一位官吏，现正在殿外等候娘娘召见呢！"

"好！宣他们进来吧！"

张尚宫出去片刻，许敬宗就进来了，和他并肩走着一位瘦削的汉子。武媚一看就笑了，她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中书侍郎李义府。两人见过礼，武媚赐座后就打开了话匣子。

李义府进宫自然不仅仅是为了一睹昭仪的风姿，因为他的仕途现在正面临不测。他一向善于阿谀逢迎，为长孙无忌所不齿。前些日子他在朝会上对长孙无忌的灾异说持有异议，惹恼了褚遂良和柳奭一干人，他们联名弹劾，李治迫于压力，将他贬为壁州司马。

在满怀惊惧等待敕命的日子里，他闻听卫尉卿与昭仪过从甚密，于是他找到许敬宗陈诉苦衷，欲从武媚这儿打通关节。

许敬宗没有回避废立皇后的纠葛，直接道："依在下观之，陛下早有立昭仪为皇后之意，只是因为担心长孙无忌等一帮老臣有异议才隐忍。仁兄若能与在下一起力谏皇上，岂非可以转祸为福？"

李义府一听便道："这有何难？在下愿追随尚书大人，全力玉成此计。"

现在，两人都觉得无须遮掩，直接将这个话题提到了武媚面前。

许敬宗道："微臣听说长孙无忌又向皇上陈奏，将万年宫水灾和昭陵雷火之事都归咎于娘娘，真是岂有此理！"

武媚淡然扬眉，看不出半点生气的样子："这些烦心事不说也罢！有道是清浊自知，本宫何许人陛下明白即可。"接着，她把目光转向李义府说，"朝中传李大人乃'笑中刀'，这是为何？"

李义府一惊，心道这女人果然厉害，口里却道："微臣不过是奏事和颜悦色，而处事刚猛了些，长孙无忌等人便诬蔑微臣笑里藏刀，这真是冤枉啊！"

武媚笑了笑，不置可否。

李义府接着又道："微臣素闻娘娘通略国史，善诗文，今日亲聆圣音，真帝王之姿也！"

武媚急忙摆了摆手，说话的语气却骤然严肃了："大人言重了，本宫只想陪伴陛下左右，并无非分之想，你等在这说说也就罢了，若是在外信口开河，就休怪本宫无情了。"

李义府一向很自信，连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都不放在眼里，现在面对从那双丹凤眼里投过来的冰冷，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周身都是鸡皮疙瘩。

但在一旁的许敬宗却并没有收住话头的意思，他接着李义府的话尾道："娘娘旨意，微臣谨记在心。不过，朝野上下都在议论，说当今皇后平庸无才、气量狭小，难以母仪天下，倒是娘娘您早该晋封皇后了。"

武媚不置可否地看了看许敬宗道："是么？"

"许大人所言，乃朝中众臣所愿。"李义府随即附和。

"两位大人言过其实了，褚遂良、长孙无忌就不在其列。"武媚不以

为意道。

许敬宗很鄙夷地撇了撇嘴说道："一帮老朽，螳臂当车。"

李义府接道："微臣今日与许大人来拜见娘娘，就是要禀奏娘娘，臣等要上奏陛下废了王皇后，另立娘娘为后。如此则后宫井然，陛下也好安心打理朝政。"

然而，武媚又说出了另外一番话来："各位大人萦怀社稷之心，自不待言。只是立后废后，事关重大。虽意在群臣，可权在陛下，强为之，峣峣者易折。本宫以为两位大人不妨与崔义玄、来济说说，这也可以集思广益嘛！"

从仪秋宫出来，李义府拉了拉许敬宗的衣袖道："昭仪娘娘真是聪慧过人，说话滴水不漏。"

许敬宗回道："娘娘度量岂是聪慧所能概之？依在下观之，昭仪胸纳万里，目极八荒也。"

他俩一个居住在永兴坊，一个居住在同兴坊，中间隔着一条大街，分手时李义府道："日后诸事，就要仰赖仁兄提携了。"

许敬宗连道彼此彼此，遂驱车回府。他这一生风流成性，心情一高兴，就想家里的虞氏了。

这虞氏乃他结发妻子裴氏的婢女，裴氏有病期间，他俩便有染。裴氏去世以后，他顺势就续了弦。与裴氏相比，虞氏不但年轻，人也水灵。两人在一起时，那女人撒娇颦笑，雀跃温柔，颠鸾倒凤，常常让他神魂颠倒，乐不可支。

他想着此时此刻，虞氏该是怎样焦急地等待着他，又该是怎样地沐浴净身，云鬓酥胸，艳若桃花。他禁不住浑身燥热，血液澎湃，额头就渗出了点点汗珠。

他心猿意马，不断地催促驭手加快行进，马蹄声比刚才密了许多。

远远地瞧见府门，许敬宗急不可耐地跳下车，恨不得立即见到他可心的美人儿。

府令在门口站着，许敬宗问道："夫人呢？"

府令脸上有些泛红，口里却嗫嚅着不说话。他撇下府令，径直奔向后房内室。及至来到门外，却听见从里面传来女人的娇喘和男人的声音："夫人之乳饱满若水蜜桃，子昂艳羡久之，今日终得以观，果然是洁如美玉，丰如山岳，难怪父亲爱之有加呢！"

女人道："公子！你我只做快事即可，休得提他。"

闻言，许敬宗的脚软了，他口里骂着，无法再迈进内室一步，只朝着外面高声怒吼道："府令何在？"

府令急忙赶来答道："小人在！"

"命子昂前厅见我。"

……

其实，日子最难过的还要数王皇后。

三月，皇上带武昭仪去了万年宫，她的心就被掏空了一样。偏偏在这时候，吴尚宫从宫外带来消息，说她的母亲魏国夫人和舅父柳奭拜见六宫嫔妃时没有礼节。她就更加心神不安，坐卧不宁了。

皇上回来后，她几次求见，都被挡在了甘露殿外。而殿里面却传出武昭仪娇嗔的笑声，让她听了心酸。这些，她无法对太子说，他还只有十三岁，盛不下人生的风雨迷离，道路坎坷。再说，她也不愿意给他白纸一样的心灵涂下过多的阴影。

可她一个人又怎能承受得了这么多的痛苦？她现在能够倾诉的对象就是萧淑妃。她们追忆了近两年来情感上遭遇的折磨，倾诉各自的心事。不过谁都没有也不敢指责皇上，而是把一切都归咎于武昭仪。每逢这时候她就充满了自责，要不是自己当初恳请皇上把这个妖媚的女人接回京城，哪里会有今天的结果呢？在这件事情上萧淑妃并不说话，她的话都在心里：你这叫引狼入室，自作自受！

她现在唯一的希望都在太子李忠身上。可是当武昭仪为皇上生下一个李弘之后，她的这种自信就动摇了。她发现自己与武昭仪是何等不同，皇上是因为太子才保留着她这个事实上已经没有了的位子。她于是

就担心有一天太子的位子会不会被那个只有四岁的李弘所取代，那样，她的下场不会比那些未沐圣恩的宫女们好多少。

有一天，她和吴尚宫在一起说起这些伤心事。吴尚宫比皇后年龄大，她看惯了后宫夺爱邀宠的悲欢沉浮，陪着皇后流泪。

“奴婢深谙皇后的伤痛。”吴尚宫把丝绢递到皇后手中，看着她擦去眼角的泪珠道，“奴婢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来听听。”

“奴婢听说宫中的太监是皇上的耳目，又最能说上话，后宫的许多人都是通过给他们行好处才打通关节，娘娘不妨也试试。”

王皇后沉思片刻后道：“尚宫此言乃为本宫着想，可本宫与皇上乃结发伉俪，又是先帝钦定，现今却要屈身这些人，传将出去，不唯本宫颜面尽扫，也有失皇上尊严，此法万万行不得。”

吴尚宫闻言无法接上皇后的话茬，于是又劝道：“尽管眼下皇上独宠昭仪，然则她毕竟是嫔妃，娘娘何不传她到宫中把话说开，告知她不可造次？”

皇后低下头叹息道：“如此以怨报德之人，岂是本宫所能说服的？不瞒尚宫，本宫看着她那双丹凤眼，不知怎的总有一种脊梁发冷的感觉。”

吴尚宫听明白了，皇后对武昭仪的感情已从当初的亲昵转为惧怕，这真是她的悲哀。

日子就在皇后的惴惴不安中推移到了十月。

立冬日，天空没有下雪，一大早太阳就暖暖地洒在宫墙上，温暖着每一条窗棂和雕花。临窗幔帐上留下翠竹的影子，偶尔从还没有开放的梅树枝头传来一两声喜鹊的啼唱。

触景生情，刚刚梳妆的王皇后听着一声声脆亮的歌唱，心底就投进了清晨的阳光。是啊！她许久没有听过喜鹊的歌唱了，这会不会是在报喜呢？也许皇上今日早朝后会驾临清宁宫呢！她心里就如揣了一只兔子般跳个不停，她急忙传来吴尚宫，吩咐将大殿内外清扫干净，说喜鹊传

报，一定会有人来。

吴尚宫的眼圈就红了，她从心底同情这个虽贵为皇后，却被寂寞缠绕的女人。她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从仪秋宫传来的消息禀奏给了皇后。

“启禀娘娘，那边生了。”

“哪边？”

“昭仪娘娘为皇上生了一位公主。”

“什么？你说什么？”王皇后一下子跌坐在榻上，好久没有说话。前前后后数十年，从萧淑妃到武昭仪，她发现自己同她们所有的冲突就在这皇嗣上。

“上苍不公，为何总是让恶人得势啊？”王皇后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一句话，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长途跋涉的人累到了极点，便向身边的宫娥们挥了挥手说，“你等退下吧，本宫想静一静。”

过了一会儿，当她抬起头时，才发现吴尚宫没有离去。

“你怎么还没有走？”

“奴婢不忍娘娘一个人伤心。”

“你说说，本宫的命为何就这样的苦呢？”

吴尚宫向前挪动了几步，就站在皇后的身边用试探的语气说道：“依奴婢看来，眼下就是一个转机。”

王皇后看着吴尚宫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神表明她很期待接下来的话。

“奴婢以为公主总是皇上的骨血，娘娘是该有探慰之意。再说娘娘这样做了，必然感动皇上广开天恩，与您重修旧好。”

王皇后沉思片刻后道：“此事容本宫再思忖思忖。”

几个时辰以后，王皇后就将尚宫、尚衣、尚食们传到大殿，宣布了要去探望武昭仪的决定，并且对该送些什么都一一叮嘱了。

这消息很快就通过平日收受武媚恩惠的李尚食传到了仪秋宫。

“呵呵！皇后要来啊！”听了张尚宫的禀报，躺在榻上的武媚眉宇间掠过不经意的得意，“让她来看看也好，让她见识一下女人是怎样生儿育女的。”

第二天上午巳时一刻，王皇后的轿舆就停在了仪秋宫的殿门前。张尚宫抬眼望去，皇后娘娘的身后跟了一大群尚宫、尚衣、尚食、宫娥和太监。太监们抬着皇后准备的礼物，一盒一盒的，都是些丝绸、参茸、凤凰蛋之类的名贵物件。

一名小太监扯着尖细的嗓子喊道：“皇后驾到！”

张尚宫忙率领仪秋宫的宫娥、太监出来迎接，哗啦啦地跪倒了一片：“昭仪娘娘刚刚分娩，命奴婢在此迎接皇后娘娘。”

王皇后道了一声“平身”，就示意张尚宫在前面引路进入殿内。

首先映入王皇后眼帘的是一张丰满的、青春的、毫无倦意的面孔，一双丹凤眼里充满了感激和谦卑：“闻知姐姐要来，妹妹感激涕零，本应亲自迎驾，无奈产后虚弱，不便走动，还望姐姐恕罪。”

王皇后难以相信这话是出自武媚之口，似乎她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龃龉，好像一直就是情同手足的姐妹。

毕竟冰冷了太久，王皇后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吴尚宫在一旁提醒道：“皇后娘娘为昭仪娘娘备了喜庆的礼品，是不是命太监们抬进来？”皇后这才恍然大悟，要吴尚宫奉上礼单。武媚看了之后吩咐张尚宫接收，随后自己与皇后坐着说话。

皇后很亲切地问到了昭仪产后的玉体可否安康，饭菜是否可口，乳娘可否找到，言谈举止间，她表现了一位后宫主人的大度和亲近。

武媚对皇后的每一个问题都认真地回答了，她还有意识地强调这一切早在临盆之前就由皇上亲自安排了。一提到皇上，她的丹凤眼就眯成一条线，一副幸福陶醉的样子。她用这样的方式炫耀了自己在李治心目

中的位置，又刺痛了王皇后。当她从皇后的脸上发现了些许的难堪时，她“咯咯”地笑出了声，保养得很好的脸颊容光焕发。

“不瞒姐姐说，妹妹在生产中才更能体味到陛下是很会体贴女人的。”

王皇后就这样被武媚冲得七零八落，她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应付接下来的场面。

武媚很快就揣摩透了皇后此时的心思，她缓缓地站起来道：“姐姐既然来了，就看看公主如何？”

王皇后心不在焉地跟到了内室，但见一只奢华的小床上，婴儿刚刚入睡，梦里含着稚嫩的笑。初生的婴儿毛茸茸的，还看不清到底是像李治，还是像武媚。但对于从未生育过的王皇后来说，就觉得这孩子太漂亮了。

她那母性的慈爱目光久久地停在婴儿的脸上，读着她淡淡的眉毛，读着她睫毛长长的眼睛，读着她翘起的嘴唇，眼前就幻化出梦境般的绚烂。仿佛这婴儿不是武媚生的，而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样，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芳香。唉！且不说给皇上生个龙子，就是生个公主也不枉到这后宫一场。想着想着，她的眼睛就模糊了，那种对命运的感喟就渐渐地塞满了胸臆。

她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扁平的腹部，“唉”了一声就转身朝外走去——她怕自己承受不了这种现实的残酷。

武媚跟在身后道：“姐姐累了吧！请到外室饮茶。”说着她向张尚宫使了个眼色，张尚宫会意，立即要宫娥们伺候皇后歇息。

武媚转身进了内室，就对着熟睡中的婴儿沉思起来。王皇后刚才看孩子时的那种贪婪，那种痴爱，她都看在眼里。她发现王皇后来得太是时候了，她的一颦一笑都让她看到了如何取代这个平庸女人的契机。要紧的是，她必须在孩子和后位之间做出选择。

她在心里问着熟睡中的婴儿，可她听到的只有孩子细微的呼吸。

哦！你不回答，娘给你回答，你就舍出自己帮娘这一回吧！你走

了，娘会时时念着你的。看着娘坐上皇后的位子，你能不高兴么？你不要恨娘，这个世界太残酷了，娘也是情非得已。

武媚的眼里含着泪花，牙齿紧紧地咬着衣袖，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但她随即就抹去泪水，拿起枕头向婴儿的面上压去，她整整压了半刻，直到确认孩子已经死了才放手。

这时从外室传来皇后的声音，那是她准备回宫的招呼。但就在这个时候，殿外却传来了太监李荣尖细的声音："皇上驾到！"

太监们依次向内传递："皇上驾到！"……

武媚转身就出了内室，和王皇后一起跪在了仪秋宫前。

李治已知道武媚生的是一位公主，但他并不计较这些，他依然把她看作是与武媚真爱的结果。朝会一结束，他就在李荣的陪伴下来到仪秋宫了。

随着轿舆的振动，李治的思绪也如春水一样荡起了阵阵涟漪，温馨而又惬意。

虽说前些日子长安外城坍塌，虽然太尉长孙无忌借此又以灾异上书警示他，但他依旧漠然置之。随着武媚的分娩，他更加相信天道与人道从来都是各行其常，互不相扰。如果说真有天意，那么他应该感谢上苍赐予了他一个公主。

现在，李治已经走下轿舆，在李荣和太监、宫娥的簇拥下来到仪秋宫前面。他环顾了一下拜倒在面前的人群，一眼就发现了皇后的身影，瞬间就生出了欣慰。皇后纵然有千错万错，但她还是识大体的。

"平身！"

李治挥手越过众人，在殿中央刚坐下，就听见了武媚脆亮的声音："谢陛下前来探望臣妾。"

"爱妃受苦了。"

在屏退左右后，李治也没有忘记皇后，道："难得你及时来看望昭仪。"

王皇后忙道："谢陛下夸奖。"说着话，她的眼圈就红了。

李治见了就有些不耐烦道："公主降生乃朕之喜事，你泪巴巴的成何体统？"

武媚笑着道："公主正在熟睡，请陛下进内室去看看。"

李治点了点头："好！"

于是两人来到内室，武媚俯下身子，很亲昵地说道："儿啊！你睁眼看看，父皇来看你了。"

"儿啊！父皇来看你了，你快笑笑！"

忽然，武媚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说话也不连贯了："陛下……这孩子……怎么脸色发青呀！"她说着说着，纤细的手指就伸向婴儿的鼻翼，之后就连连后退。

李治见状大惊，连忙来到跟前。

在确定孩子已经断了呼吸后，武媚转身就哭着跪倒在了李治面前："陛下！臣妾罪该万死。"

她凄厉的哭声在仪秋宫的每个角落久久地回响，也让坐在外室的皇后大吃一惊，她急忙走进来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昭仪为何如此悲痛？"

武媚并不答话，只是一个劲在那哭道："陛下！您要为臣妾做主啊！是谁竟如此狠毒，害了公主啊！"

王皇后心头一沉，急忙俯下身子去看，随后便"啊"的一声站立不稳，"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这是怎么了？臣妾刚进来看过，还好好的！"

"哼！"李治脸上顿时布满阴云，厉声责问道，"你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王皇后顾不得身上的疼痛，就跪在了李治面前："皇上明察！公主乃皇家血脉，陛下骨肉，臣妾何敢加害啊！"

李治不再理会王皇后，上前扶起武媚，抚着她的肩膀道：“爱妃还要爱惜玉体，朕会命人彻查此案的。”他宽大的衮袖拂过王皇后的脸颊，“你回宫面壁自省，不经朕允准，不许出宫。”

王皇后的心里一片空白，她没有发现，武媚此刻正在一旁冷眼看着她，眼角露出阴冷的笑意……

第十章

唐皇喜新欲废旧

朝野上下起锋争

这一夜对许敬宗来说，是一个难耐的不眠之夜。

坐在前厅等待儿子的时候，他心中五味杂陈，是愤怒，是酸楚，是哀伤，是饮恨，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觉得胸口像塞进了一块巨石，憋得难受。

他闷头不语地坐着，但没过多久，他就站了起来，在庭中来回地踱着步子，两手不停地摩挲着，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儿子做下苟且之事让他颜面尽扫，不要说他是堂堂的卫尉卿，就是寻常百姓也不能容忍。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如果不是想到去世的裴氏，他真想一刀结果了许子昂的性命。

更让他惊怵的是，这样的丧德之举若是被皇上知道，他这个卫尉卿必遭贬官丢职的厄运，若是被长孙无忌等人抓住把柄，说不定连性命都保不住。想到这些，他浑身不禁打了一个“激灵”，对着门外喊道：“府令何在？”

府令应声进来，许敬宗很严肃地对他说道：“告知府内上下，今夜之事若有外传者，杀无赦！”

“小人明白！”

走出前厅时，府令与从后房出来的许子昂打了个擦肩，他没敢多说什么，就匆匆离去了。

当衣衫不整的许子昂站在许敬宗面前时，他一转身就给了儿子重重一巴掌，眼看着儿子的脸上起了五道手印，许敬宗大怒道：“狗东西！你还是人么？”

“父亲此言差矣，父亲骂孩儿是狗，无异于自骂矣。”

许敬宗气得浑身发抖：“你！你怎敢如此放肆……你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么？”

许子昂满眼的不屑，反唇相讥道：“父亲还记得母亲么？如果孩儿没有记错，在母亲病重期间，父亲不但不思救治，反而夜夜与虞氏床笫寻欢，若说谁对不起，最对不起母亲的恐怕就是你。”

“你……”许敬宗被儿子一阵抢白，手指气得发抖，跌在座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再看看许子昂，他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父亲若无话说，孩儿便歇息去了。”说完，他一转身出了前厅，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望着儿子的背影，许敬宗连连叹息道：“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继之耳边却传来了虞氏的哭声，她半掩酥胸，头发蓬乱，一进门就跪倒在许敬宗面前放声大哭道：“老爷！你可要给妾身做主啊！”

“你个贱人，败坏家风，有辱本官，还有脸哭！”许敬宗脸色铁青，飞起一脚将虞氏踢倒在地，起身就进了书房。

冬夜漫漫，寒风扑打着窗棂，发出嘶嘶的哀声，似乎要撕破这薄薄的窗纸。尽管府令把木炭盆烧得通红，但许敬宗还是觉得阵阵冷气从脊梁处向全身蔓延，手脚似乎已被冻僵，动一动都刺骨地疼。当他咬了咬嘴唇，感觉到自己还活在人世的时候，许子昂和虞氏的影子就像鬼魂一样在他眼前晃动。

这已是他第二次发现他们在一起了，他断定他们已不止一次地幽会过。当初虞氏来做婢女时，年方十六，连个姓名也没有；许子昂也因“颇有才藻”而被皇上敕命为太子舍人，如此年华陪伴太子左右，甚是受人瞩目。他几位相近的朋友见了，无不称道许门大幸。

大幸？许敬宗自嘲地笑了，现在有谁能了解他此时的痛苦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种下的祸根还得自己来除。看来这个不孝子是不能待在京城了。眼看着武媚的势头日渐增长，册立皇后只是个时间问题，她需要他推波助澜，他也需要借此仕途精进，他不能因防着儿子

而分了心。

他打定主意，明日朝会上……不！现在已是凌晨丑时，应该是在今天的朝会上向皇上提出，将许子昂外放岭南。

可是以什么样的名义向皇上奏禀呢？说他与继母私通么？这样一来，岂非将家丑扬于朝野？他想来想去，最后决计还是以大不孝的罪名为说辞。

“狗东西！你不思悔改，就永远滞留岭南吧！”许敬宗这样想着就铺开了稿纸。

他在朝野素有“文名”，写起这类奏章来得心应手。可在罗织儿子的罪名时，他还是反复斟酌，谨慎措辞，既表明他遵照先帝旨意，秉承孝道；又要度量恰切，给儿子以改过回转之地。他觉得手腕下的笔很沉重，毕竟这是他唯一的儿子。

过了卯时，许敬宗终于在奏章上落下了最后一笔——

《吕氏春秋》曰：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武德以来，我朝以孝立国而四海为一。今臣子不笃谨孝道，居处不庄，莅官不敬。夫罪莫重于不孝。臣乞陛下，流臣子于岭外，以养仁者之性，以全忠君之志。

他发现“居处不庄，莅官不敬”这两个词最恰当地表达了心境，既隐含了对儿子的责备，又可以做出别的解释。

卯时三刻，许敬宗收拾好表奏就早早地上朝了。出得府门，他抬头看天，残星西坠，启明耀光，天空很净，没有一丝云彩。

坊间的酒肆、商铺早早地开了门，店主和店小二正忙忙碌碌地悬挂酒旗、店标，晨曦中人头攒动，人声熙攘，一派生机。

许敬宗打了一个哈欠，这才意识到昨晚一夜都没合眼。

“都是让这两个冤家闹的！”车驾碾过一条条街道，他仍然没有走出

对儿子和续弦的怨恨。

塾门已积聚了不少来上朝的官员，他感到气氛有些异乎寻常，就连平日里最喜欢在朝臣面前放言的上官仪今天也三缄其口，木然地坐在一旁。

在等待上朝的官员中他看见了李义府，上前拉了拉他的衣袖，两人便到塾门外说话，许敬宗问道："发生什么事了？看他们一个个脸上都带了霜。"

李义府眨了眨眼睛道："大人还不知道么？武昭仪刚刚生下的公主不明不白地夭折了。"

"啊？这是怎么回事？"

李义府摇了摇头，说话的声音更低了："听说先是皇后去探视了婴儿，须臾皇上驾到，昭仪满心欢喜地请皇上去看，却发现婴儿已经气绝了。"

许敬宗只是听，而思绪却在快速地旋转。他在京多年，对皇后的品性比较了解，说她嫉妒昭仪或许是事实，若说她杀人以泄私愤则是万不可能的。但他此时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是皇上对这件事的态度，他更希望此事成为他说服皇上改立皇后的契机。

"那大人你的看法如何？"许敬宗不动声色地问道。

李义府道："依在下观之，皇后的嫌疑最大。"

"大人所言与本官不谋而合。"接下来，他说话的语气就渐渐激愤起来，"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谋害公主，此举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义府随声附和道："谁说不是呢？待会上朝后，下官定要启奏皇上严查此案，缉拿凶手。"

晨曦微明中，许敬宗握了握李义府的手，很用力，那意思都在其中了。

可一直到巳时一刻也没有皇上临朝的消息，大臣们正议论纷纷，却见李荣出现在太极殿前高声宣布道："陛下偶有不适，今日罢朝。太尉

长孙无忌、右仆射褚遂良、司空李🏠到两仪殿回话，其余诸位大人各回署中。”说罢，他便转身向两仪殿去了。

看着朝臣们纷纷散去，许敬宗与李义府交换了一下眼色便上了司马道。

许敬宗道：“大人你立功的机会来了，本官倒要看看，长孙老儿对公主一案有何说辞。”

李义府环顾一下周围道：“如果下官没有猜错，陛下此刻正举棋不定呢！此乃陛下性格，我等该与崔大人联名上奏，谏言皇上立武昭仪为皇后。”

许敬宗点了点头：“此处非说话之地，请大人到署中详谈。”

说话间司马门便到了，两人各自上了车驾，心却在同一件事情上揪扯不断……

其实，在这件事上最为揪扯的还是李治。

如果说在此案发生之前他对王皇后与萧淑妃还只是厌烦的话，那么，现在废黜皇后的冲动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胸。

那天，当王皇后的自我辩解缺乏让他信服的依据时，他就认定她已被嫉妒和狭隘蒙蔽了善良的本性，丧失了作为后宫主宰应具有的德行。

就在许敬宗因为儿子与虞氏的苟且而长夜不眠时，李治也把自己关在温室殿里经历着情感的折磨和煎熬。在理智上，他不愿相信与自己厮守了十数年的皇后竟对自己的婴儿动了杀机，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使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之排除在凶手之外。

更漏敲响子时，李治面壁而立，悠长的呼唤让在外室值守的李荣和宫娥们一阵阵揪心：“父皇、母后，你们上天有灵，能告诉孩儿该如何面对吗？”

在两仪殿伴驾五年多了，李荣这还是第一次遭遇皇上如此大的情绪激荡，他几次想进去劝解，都被李治厉声呵斥了出来。至于其他宫娥太监，更是大气都不敢出。李荣先后伺候过许多后宫嫔妃，他是亲眼看着当时的太子和太子妃一起从贞观岁月走到永徽执政，从相濡以沫走到两

心相隔的。他最担心的是皇上因承受不了这件事的打击而病倒。

时间已是子时二刻，他终于决定，即便是皇上再次申斥，他也要尽到职责，让皇上走出痛苦。

他的脚步声惊动了李治，但他没有转身，只是冷冷地说："朕说过要一人静一静，你何其多事？"

"陛下！"李荣热泪如注，"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几乎是爬过一块块冰冷的地砖，来到李治身后，"陛下龙体乃社稷之所系，黎民之牵挂，朝臣之萦怀，万不可积郁成疾。如此，奴才罪莫大焉！"

李治转过身来，稍微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道："你起来说话。"

"谢陛下。"李荣站起发酸的双腿，而后转身向木炭盆里添了薪炭，又奉上了一杯热茶。

李治接过来喝了一口问道："你以为皇后会杀公主么？"

"这……奴才不好说。"李荣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照直说。"

李荣小心翼翼道："奴才不相信皇后会做出如此举止。"

"朕也不愿意相信，可不是她又会是谁呢？"

"这……"

"如此大案朕若不惩戒，恐从此后宫便会震荡不已了。"

"陛下！此事还需慎重处置。"

"朕总该给昭仪一个交代。"

李荣不能不承认皇上的忧虑有道理："此事尚需与太尉、右仆射大人从长计议。"

"朕会听他们谏言的。"

但当他在两仪殿面对三位辅政大臣时，却不知该从何说起。在大家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李治把在舌尖上来回滚动了许久的话说了出来："朕想听听三位爱卿对此事的看法。"

褚遂良随即问道："微臣闻听有人怀疑皇后与此案有染？"

"不是有人，朕就如此认为，那日在仪秋宫里，除了昭仪就是皇后，难道昭仪会亲手扼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么？"

长孙无忌则断然否定了皇后有嫌的可能："依微臣平日所见所知，皇后虽未有皇子，然一向仁厚贤惠，断不会迷失本性去残害人命。"

李治眉头间露出不满，道："难道太尉以为昭仪有嫌疑吗？"

"微臣虽无证据怀疑昭仪，然那日仪秋宫绝非皇后和昭仪两人，两殿尚宫、尚食、尚衣十数人，太监、宫娥也不少，焉知他们不会妄生恶念？请陛下敕命宗正寺与大理寺严查，此案必能水落石出。"

在两仪殿议事不同于大殿，无须顾忌君臣礼序，因此在两人说话间，褚遂良插了进来："微臣以为，太尉所奏乃查明真相之根本，轻易怀疑皇后，必致后宫人心不稳。"

李治道："爱卿此言差矣，难道遍查宫娥、太监，后宫人心就不会乱吗？"

"即使如此，也比随意怀疑皇后要好。"长孙无忌肃然道。

"朕就不明白了，为何太尉总是处处为皇后辩解？"

长孙无忌闻言已无法安坐着与皇上说话了，他呼地起身道："非微臣袒护皇后娘娘，还请陛下三思。皇后与陛下结缡十数载，其言行尽在掌握之中，知皇后者莫如陛下，臣相信陛下绝不会轻言皇后有罪。"

"听太尉的意思，难道是朕受人蛊惑了？"

李治亦无法尊尊然了，他说话的声音也明显地加重了。但长孙无忌毫不顾忌，干脆将话题指向武媚："依臣观之，必是昭仪思女心切，杯影生疑，请陛下明察秋毫，勿轻信人言，致成圣朝人心自危，先帝神灵不安。"

“太尉这是危言耸听了！”李治说着，将目光转向一直不说话的李⬆，“爱卿焉何无语默坐？”

长于披甲挂胄的李⬆对宫廷纠葛向来不大关心，这半会儿他听着甥舅二人争论不休，一则对太尉不顾君臣礼数感到心烦，二则也对皇上怀疑皇后持有异议。不过在他看来，不论太尉与皇上之间的语言如何激烈，毕竟都是亲属之间的龃龉。现在皇上点了自己的名，情急之中他生出一条计来：“纵然不是皇后所为，但光天化日之下扼杀大唐公主，此贼若不归案，那大唐律令何在？可兴师动众必使后宫人人自危，因此微臣以为，陛下可命三司暗查，一旦案情大白，既可洗清皇后嫌疑，又可使贼人落网。”

褚遂良跟着李⬆的话道：“司空所言不失为一条良策，太尉以为呢？”

长孙无忌在心里暗骂李⬆滑头，但面对与皇上的争执，他的情感也没转换过来，也没有良策，只有赞同李⬆的谏言。

至于李治更是进退维谷，李⬆的一番话终于破了僵局，他遂说道：“司空之言，甚合朕意。传朕旨意，命大理寺卿李道裕、刑部尚书唐临，还有新任监察御史崔义玄协同侦破此案。”

走出两仪殿，李⬆先行告辞了，长孙无忌也不挽留，看着他上了车驾才对褚遂良道：

“大人以为皇上真的释解了对皇后的怀疑么？”

“案子没有告破，皇上怎么可能释疑呢？”

“老夫跟随先帝半世，别的不敢说，但看人是向来无误的。陛下今天的说辞，必是来自武昭仪那里，只有她才会如此急于引火于清宁宫。”

褚遂良一点击破：“这样说，皇上今日还没有把话说完？”

长孙无忌道：“大人明鉴！皇上召见我等的本意就是想试探改立皇后的可能，只是你我执言，他不便再说罢了！”

“如此说来，查案只是个借口？”

“然也！倘若老夫没有猜错，不管有没有发生此案，武昭仪都要对皇后取而代之了。”长孙无忌站住了，他等褚遂良与自己并肩后才很严肃地说，“老夫豁出这项上人头也要阻止武昭仪入主后宫。不过若真到了那一天，大人将何以自处呢？”

褚遂良用力握了握长孙无忌的手，那说话的语气就十分的慷慨：“下官与年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知外甥者莫如舅父。看着三位大臣相继走出两仪殿，李治对自己没能准确地表达全部的想法而遗憾。召他们来的目的不就是要申明立武媚为皇后么？可他不得不承认这有一段很艰难的路了。长孙无忌绝不会屈从他废皇后，并且仅仅一个他就很棘手，何况在他周围还有褚遂良、韩瑗、崔敦礼、上官仪等朝臣，从召武媚回宫到册封昭仪，再到追封武士彠，哪一次他们没有阻挡过？

李治批阅奏章的心思被冲击得荡然无存，朱笔在空中举着，心却在武媚与皇后之间徘徊。若不是李荣在旁边提醒，他也许会永远就这样举下去。

“陛下龙体要紧，不可太费心思。”李荣见此揪心地说道。

李治没有听见他的话，依旧在那里发呆。李荣近前捧上一杯茶道：“陛下！请您歇息片刻。”

“哦！”李治放下笔，接过茶杯呷了一口，思路又回到武媚身上，“你说说，此事朕该如何处置？”

“唉！”李荣一边整理奏章，一边叹气道，“奴才何敢言此大事？”

“此时只有朕与你二人，你说又何妨？”

“依奴才看来……”李荣终于打消顾虑，顿了顿道，“以公事论，陛下为君，太尉为臣，太尉必须要听陛下的；然若以亲情论，则陛下为甥，太尉为舅，陛下为此事屈尊探访，亦在情理之中。”

“哦！朕明白了。”李治截住李荣的话头道，“你是说，舟行逆水，非人能为；不如转而顺风，赖自然为之。此乃贵柔守雌之道也。”

“奴才想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是说不明白。”

李治的眉头展开了，他从内心感谢李荣，他一句不经意的话为自己打开了思路，他现在不但自己要去探访舅父，他还要带上武媚，不管她对长孙无忌有着怎样的积怨，他都要说服她。

当他在仪秋宫对武媚谈此想法时，她对李治的旨意不仅心领神会，而且欣然愿意同往：“蒙陛下圣恩，臣妾被封为昭仪。若以亲情论，陛下的舅父亦是臣妾之舅父，探望长辈，亦在情理之中。”

她说这些话时的平静让李治感到很吃惊，他望着她的一双丹凤眼，试图从中捕捉一些什么，他心里暗惊，怎么她总是比朕先想一步呢？

但他随之就不免有些难堪。先帝在世时，她位居才人，与太尉是同辈之人，现在转而为晚辈，她竟然就认了，这女人究竟有着怎样的胸怀呢？

其实，两仪殿发生的一切都没有离开过武媚的眼睛。

李治并不知道，在他驾到之前，许敬宗刚刚离开，他们联名请求册封武媚为皇后的奏章现在就在她的内室藏着。送走许敬宗，武媚缓缓打开奏章，一句一句地斟酌着，思绪也随着文字而回转。许敬宗真无愧为巨笔妙手，他言废立之利害，论说弥伦，缜密无懈；他言昭仪之恢廓颖睿，思旷虑远，精稔法度，词彩旖旎，林泉幽明。

武媚不是那种利令智昏的女人，她看得出来这文稿中有哪些是名实相符，哪些是溢美阿谀。话说得太过反而会适得其反，难达目的。她要宫娥取来笔墨，将那些不实的句子一一删除。

当她的笔在文稿上留下墨迹的时候，思绪便转向了另一处。

前些日子，她读《周易·系辞》时，有一句话令她印象极深：“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她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几行字上，心里来来回回地揣摩着。想那虫儿都懂得以屈求伸的道理，那人呢？她很快就将之与自己目前的处境联系起来。人也该是这样，该屈的时候就得屈。她武媚纵然是龙，现今也必须蛰伏，以待风生水起之时。

只要长孙无忌在她走向皇后的道路上让开一方天地，要她怎么样都可以。她心思的这种微妙变化一旦面对李治，就立刻被涂上了温顺、驯良、豁达的色彩，她仿佛一只羊儿，让李治手中的长鞭无论如何也不忍哪怕轻轻地落在她的身上。

“难得爱妃如此通达。”李治拥着武媚，在她的脸颊烙上深深的吻痕。

然而两人的拥吻很快就被武媚的泪水冲淡了，李治有些慌神，捧着她丰满滋润的脸蛋道：“刚才还好好的，你为何又泪流满面的？”

“臣妾是想起了可怜的公主，刚刚来到人间就……”她抬起头，丹凤眼一下子就变得很冰冷，“若是查出凶手，臣妾定要将其碎尸万段！”她说话的神情与刚才的妩媚判若两人。

李治轻轻抚摸着武媚的肩膀道：“你放心，朕不会让凶手逃脱的。”

……

十月后半月的一天，长孙无忌正在前厅与夫人说话，他们正在商量如何迎驾。

前两天，李荣来宣达皇上的口谕，说十月十六日太尉生日那天陛下要驾临府上。

长孙无忌从来都是秉承长孙皇后的遗训，倡导节俭，不事张扬，免得给有些别有用心之人留下话柄。可这次皇上要亲自来，又是登基以来的第一次，他就不能不有所准备。

太尉府不缺山珍海味，宴席也好办，要紧的是皇上一人来，还是与皇后一起来呢？自皇后被列为嫌疑人后，已多日没有她的消息了，长孙无忌很希望他们能一起来。但他知道，这样的希望杳之又渺。因此，当夫人问起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皇上一人来吧！”

“也是。府令日前外出办事，回来说坊间都在传皇后谋杀了公主，夫君以为这是真的么？”

哦！连夫人都知道了，足见是有人刻意在城内散布此消息，长孙无忌暗忖此事定与武媚有关，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道：“皇后贞淑，焉能

做出这样的事情，显然是有人陷害……眼下，大理寺、刑部、监察御史正在加紧侦查，夫人不可轻信流言。”

“妾身素来不闻朝中、宫中事宜。妾身担心的是夫君生性刚烈，免不了有池鱼之殃。”

“先帝托孤于我，我岂能袖手旁观，尸位素餐，我自有分寸，不劳夫人操心。”

长孙夫人见此情景忧心忡忡，但她也知道，说也是徒劳，知夫莫如妻，长孙无忌从来不会听她的。于是她站起身，准备回后房去，却见府令慌慌张张地进来禀报说皇上驾到了。

长孙无忌心头一惊，问道：“就皇上一个人么？”

“皇上是偕昭仪同来的。”

闻言，长孙无忌的眉头骤然就紧了，心想这女人的到来断然不单纯是探访，必是与废皇后一事有关，他转脸就对府令说道：“你转告李公公，就说老夫身体有恙，不便见客。”

“不可！”长孙夫人急忙截住长孙无忌的话头道，“皇上乃国家之君，夫君乃朝廷之臣，君幸臣家，臣不相见，这会犯下欺君之罪的！”

长孙无忌还要说话，就听见府门外传来李荣的传唤：“皇上驾到——”

他来不及细想，就带着府内一干人跪倒在地道：“微臣迎接圣驾。”

李治急忙上前一步扶起长孙无忌道：“舅父平身！”

武媚觉得脸上无光，长孙无忌只拜见皇上，连她的名号也没有提，显然是有意冷落。李荣眼快，忙对长孙无忌道：“昭仪娘娘也来探望太尉大人了。”

长孙无忌向武媚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武媚不经意地笑了笑，心里想迟早让你老儿知道本宫的厉害，说出口的话却是：“闻知太尉华诞之日，本宫知道太尉一向不事铺张，见素

抱朴，送珍惜古玩不免亵渎了太尉的品格，故写了一幅字，还请太尉指缪。”说完，她命宫娥展开一副装裱一新的卷轴，但见上面用“二王”的笔意写了一首诗——

南极星辉逢令旦，松柏节操老而坚。

大江流湍歌砥柱，国有疑难问尊前。

再看这字行云流水，瀚逸神飞，刚者斧劈，柔者绕指，本朝的几位书艺大家欧阳询、柳公权、褚遂良的风格皆可寻见。长孙无忌虽然脸上没有退去矜持，却从心底感叹武媚的才情过人。而且她赠送的日期无可指摘，所书的贺诗也毫无过誉之嫌。他找不出任何可以拒绝的理由，只好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吩咐府令接了，遂邀皇上与武媚一同入席。

长孙无忌先以朝臣的身份向皇上敬酒，言道：“微臣向来疏于过寿，今日感念皇上在微臣寿诞之际驾幸府上，臣先饮此杯，谢陛下隆恩。”

李治急忙转过脸应道：“朕今日过府，完全是私下向舅父贺寿，何论尊卑？朕祝舅父松龄鹤寿，岁望期颐。”说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长孙无忌和夫人十分感动，也陪同一口喝下杯中之酒。

重新落座后，李治就把带来的寿礼说出：“舅父寿诞之日，朕岂能空手而来？闻听舅父有三子正当华年，朕欲令他们报效朝廷，特敕命为朝散大夫，随时听朕传唤。”说完，他命李荣将敕命文书交予了太尉。

皇上当着夫人的面为宠姬之子封赏，这让长孙无忌有些尴尬，但他只有沉默应接，叩谢皇恩。当他用余光打量夫人时，果然发现她脸上掠过短暂的不悦，好在她识大体，瞬间就转换过来了。

长孙无忌的心刚刚安定下来，又听见皇上道：“李荣，快呈上礼单请舅父过目。”

李荣忙屈身向前，长孙无忌接过来一看，上面是皇上赏赐的十车金宝缯锦。他想，如果这是在长孙皇后时期，这断然是不会有的。

“皇上！微臣……”

“朕说过了，今日只叙甥舅亲情，不谈君臣尊卑！舅父辅佐朕开创永徽新政，功莫大焉，区区缯锦，价值几何？”

这时，武媚很适时地出面说话了。她举起酒杯，丹凤眼里充满了敬意：“太尉年高德劭，国之大幸。本宫敬太尉一杯，聊表敬意。”

长孙无忌迟疑片刻，还是接受了，随后长孙夫人也向皇上与昭仪敬酒。于是，酒香人欢，似乎两仪殿君臣之间的龃龉都淡远无影，只有亲情在推杯换盏中缭绕弥漫。

看着说话的气氛渐浓，武媚悄悄地碰了碰李治的足尖，李治会意，举杯借机说出了今日来此的目的：“朕尚有一事，还请舅父玉成。”

见长孙无忌没有说话，李治接着说道：“皇后进宫十数载，至今无子，李忠出继，终非亲生。故朕以为，皇后该自辞椒房，另择淑贞。此乃后宫大计，尚需太尉顺势应时，为大唐社稷再建殊勋。”

长孙无忌这才明白了皇上今日来此的真正目的，前面所有的封赠都是为了这句话。他看了看皇上身边的武媚，就进一步确认皇上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肯定与她密议过。他顿时警觉起来，决定从此刻起每一句话都要慎之又慎，绝不可失马错局，致成不追之悔。于是他对夫人说道：“老夫不胜酒力，你且到后厨做些醒酒汤来，老夫陪皇上即可。”其实他这样说是不愿意让夫人为他担心。

在长孙夫人起身告退后，长孙无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双目迷离，一副深醉的憨态，以致吐出的每一个字似乎都散发着醉意。他以舅父的口吻追叙了长孙皇后离世时，李治尚不晓人事，先帝“荼毒未几，悲伤继及；岁序屡迁，触目催感”，竟然数年一人独处，不近后宫，亲自抚养皇上。他每思皇后音容，倍感先帝不以“夫不祭器妻”为约，建层观，望昭陵，爱之至深而念之愈切。说到伤心处，他老泪纵横，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了酒杯。

他说话颠前倒后的，刚刚说罢李治的童年，又念及对长孙皇后的礼赞，说她生前“布衣补丁”，“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堪称母仪天下，姜嫄再生。然则，她常以“牝鸡之晨，唯家之索”而自约，真是千古一人啊！

忽然，长孙无忌的思路就回到了现实，面对长空声泪俱下：“皇

后！今日陛下驾幸臣府，为臣庆贺寿诞，你看见了么？你有话要对他说么？”

眼看着事先设的局被长孙无忌的醉语冲击得零碎不堪，武媚就在一旁皱起了眉头，她断定太尉是为了回避皇上的话而装醉。可看他语无伦次的样子，又似乎是真醉。

最令她不满意的是李治，竟然跟着太尉的话涕泪怆然，跌入怀念母后的情感漩涡中不能自拔。她觉得这里的气氛不太对了，应该立即离开这里。

这个决定一旦做出，她没有丝毫犹豫就来到李治面前说道：“陛下，天色已经不早了，太尉年高，还是请陛下回宫歇息吧！”

长孙无忌并不阻拦，跌跌撞撞地来到府门前，口齿不清道：“陛下圣安，陛下慢行。”

寿宴过去了几天，期间武媚又托母亲杨氏多次去长孙府上说项，皆不果而归。

“看来！这个老儿是诚心与本宫过不去了。”坐在仪秋宫的殿中央，武媚的心境由郁闷转而恼怒，由恼怒而成仇恨。一想起那天在太尉府的遭际，她就禁不住柳眉蹙郁，五内翻腾，看宫中的人和物都不顺眼了，就连清晨在枝头吟唱的小鸟都罪该万死了。

“张尚宫！”武媚朝着外面高声喊道。

张尚宫一听这语气就猜出她生气了，急忙进来询问。武媚命令道：“叫几个人把那些讨厌的鸟儿轰走，一大早叫得令人心烦。”

张尚宫应了一声“遵旨”就退出去了，不一会儿，殿外就传来太监赶鸟的吆喝声。

武媚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又唤来张尚宫就是一通训斥：“本宫就图个清静，你等的声音比鸟叫还大，这不是故意给本宫难看么？”

张尚宫心里发怵，忙应道：“奴婢这就去要他们小声驱赶。”

出了大殿，来到太监们中间，张尚宫的嘴朝里边努了努低声

道："娘娘心烦着呢，你们小心点。"

看着大家一个个战战兢兢的模样，武媚也觉得不关他们的事，都是那个长孙老儿不识时务。他仗着自己是皇上的元舅，难道就可以挟持皇上为所欲为么？她现在想起来，认定长孙无忌那天根本就没有醉，而是装醉说话给自己听。什么"布衣补丁"？她倒是听说长孙皇后有一件珍贵的"羽衣"，光是鸟儿就选了数十种，不知有多少可怜的生命丧在她的手中；什么"牝鸡司晨，唯加之索"？这不是在变着法儿来骂本宫么？太尉有什么了不起？她的母亲再怎么说也是皇上追封的功臣之妻，他竟然不给面子。哼！他与感业寺中那只大鼠何异？逆本宫者，能有好下场么？

然而眼下严酷的现实是，朝臣们对皇上的废立之志多不赞同，她也明白，以自己目前的地位还不足以对抗。

好在昨天许敬宗又到宫中来了，武媚将删改奏章的初衷和思路一一告知了他，言语中就带了诸多暗示："不是本宫一定要争皇后之位，实在是因为王皇后肆意作恶，谋害公主，枉为后宫主宰，加之卿等鼎力拥戴，本宫亦不好推脱。明白么？"

许敬宗很快就明白了她话里的意思，随即回道："臣回署中后就将奏章文稿清誊一遍，然后立即送达皇上。"

武媚皱了皱眉头："可皇上册立的诏书要成立，尚需过中书等三省。现在太尉虽非三省之长，实则三省诸事不经他首肯，诏书断然会被驳回。前几日本宫随陛下去他府中说项，却被其拒之千里。"

许敬宗闻言沉思了片刻后说道："娘娘若是信得过微臣，臣即往太尉府中陈说利害，想他总该猛醒吧！"

"倘若如此，那当然再好不过，然而依本宫观之……"

武媚刹住了话头，但下面的意思许敬宗已经明白了，他接道："太尉年迈，不识时务。臣等先礼后兵，和则两利，若他一意孤行，到时还要请娘娘说动皇上大义灭亲。"

武媚点了点头，她希望许敬宗能够在长孙无忌封闭的幔帐上撕开一道口子。

……

清晨，太阳还躲在城墙背后，凌烟阁的正堂、花木和道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霜花，白茫茫的。进入十一月，冰冷渐渐地走向了深处，益发地彻骨了。每天，都有秋末残留的叶子星星点点地飘落地面，传递着萧瑟的气息。

太子少师于志宁下车时，太阳才露出半个脸庞，他银灰色的胡须被照得透亮，在冷风中丝丝晃动。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忽然就生出了“老之将至”的悲凉。

走进中庭，迎面可见墙上的二十四功臣画像。长孙无忌、房玄龄、屈突通等一个个神色专注地看着自己。他们有的早已作古，有的虽然还健在，却也是鬓发苍苍了。

贞观以来，这里曾坐过三任太子，从废太子李承乾到当今皇上，他都曾以左庶子的身份陪伴过，如今他又每日陪伴着当朝太子李忠在这里读书。

在张行成有病“请告”后，为太子讲书的责任就由他一人承担。经过一场“房遗爱谋反案”，当年的前辈和同龄沉沉浮浮，他都不知道该怎样向太子讲述墙上这些功臣们的生前身后事。他还是个孩子，他不愿意过早地给他讲太多的腥风血雨。

转身出了中庭，于志宁来到讲书堂，却没有发现李忠的影子。昨天他布置的一篇文章《论触詟说赵太后》，他也只写了几行字，后面是几点墨迹。

于志宁的心就悬到了半空，忐忑不安地走到一位太监面前问道：“公公没有看见太子么？”

年轻的太监抬头发现太子少师，就忙放下手中的活儿回答道：“昨日午后，太子埋头为文，忽然来了一位宫娥与太子耳语了几句，太子就匆匆离去了。”

于志宁回到讲书堂，手捧墨痕已干的纸，呆看了半天，忽然地就心头一沉：“莫非……”

关于皇后“谋杀”公主的风波初澜乍起时，于志宁就知道了，但他一直瞒着李忠，这除了他压根就不相信皇后会生此恶行外，更重要的是他怕伤害了太子。他们本来就非血亲，他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

于志宁心里充满了不安和自责，一双昏花的眼睛不断地在窗外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搜索着太子的影子。巳时一刻，他远远地看见太子从停在门口的轿舆上下来了，他也顾不得吩咐宫娥们退下，就踉踉跄跄地朝着讲书堂跑来了。一进门，太子就一头扑在于志宁的怀里放声大哭：“少师！母后她……”

于志宁轻轻抚摸着太子的手，发现它冰凉冰凉的。他心底叫苦道，这事还是让他知道了。

伴随着太子的哭声，于志宁的胸口一阵阵的绞痛。人生悲欢，殊难预料，眼看过了年就该为太子元服了，却不意中途风云突变，他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李忠住了哭声，但饮泣并没有停止：“少师，您说母后真的会杀人么？”

于志宁决然地摇了摇头：“皇后淑仪，朝野有目共睹，她怎会起害人之念呢？殿下切不可轻信流言。”

“不！少师在诳本宫，本宫听说父皇要废掉母后了。”

“殿下……”

“朝野无人不知，少师却瞒着本宫，这是何道理？”

“殿下……微臣……殿下又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呢？”

李忠的喉结颤了颤道：“昨日午后，许子昂与本宫言谈中说母后已涉嫌‘谋杀’公主，不久就会身陷囹圄。本宫随即到清宁宫去看望母后，母后却让本宫好自为之，恐日后再难呵护本宫了！”

“唉！皇后怎可如此轻率？”于志宁在心里想，转而安慰太子道，“皇后安然无恙，请殿下不必太过忧虑。”

话虽这样说，但他自己也无法在凌烟阁安坐了。当初是他与长孙无

忌、褚遂良、韩瑗等一起请求立李忠为太子的，如今若是皇后被废，那太子岂能安存？

他早已平静的血液被眼前的危机唤起新的涌动，他要去找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同僚联名上奏皇上，劝阻废立之议。想到这，他转身就跪在了李忠面前。

李忠很惶恐，忙道："少师这是为何？快快请起。"

"眼下朝廷内外流言四起，是非莫辨，微臣恳请太子静心读书，慎勿轻动。须知我不乱，人必自乱。太子明白么？"

见李忠点了点头，于志宁站起来摸了摸发酸的两腿，眼看着眼圈就红了："臣衰年朽骨，唯有忠心天日可鉴，纵使臣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言罢，他就出凌烟阁去了。

李忠茫然地望着于志宁的背影，心被压抑到了一个狭小的角落。

他想老师一定是去觐见父皇了，但愿他能够还母后一个清白……

第十一章

武昭仪频施心计

王皇后身陷谋网

车驾进了坊门转进小巷，许敬宗要驭手放慢车速，为的是给自己留下思考怎样对付长孙无忌的时间。

出了仪秋宫，他就为自己主动请缨的举止而后悔了。当时只是为了博得昭仪的好感，他才放言说可以去说动太尉，可话出口之后，他依旧心中无底。

虽然同朝为官，他与长孙无忌向来是政见相左，多有碰撞，私下里则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此前他都不知道长孙无忌住在哪个坊间。所以，越是接近太尉府，他的脚步就越是踯躅，猜不出他将会看到怎样一副冰冷的面孔。

天冷了，他伸出手哈气，就触动了装在袖中多日的奏章。他之所以一直放在身边，是因为他无法预测这道请求流放儿子的奏章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什么结果。现在，他决定先在长孙无忌这里探探虚实，不过依长孙无忌的性格，他对家风向来是不含糊的。

驭手长叫一声“吁”，车驾就停在了太尉府门前。

果真不是冤家不聚头，许敬宗刚跳下车，就看见从太尉府出来的于志宁与韩瑗。三人对视片刻，还是许敬宗先上前见礼道：“两位大人如何也来了？”

韩瑗接道：“大人平日与太尉少有走动，焉何有空来了？”

于志宁则不无讽刺地说：“呵呵！太尉府遇见稀客了。”

许敬宗就有些不好意思，道：“下官是有些事要向太尉请教，所以前来拜访。”

“如果我没有猜错，大人此行一定是为了皇后废立之事吧！”韩瑗说着又顿了顿，“若是如此，还是请大人回府去吧，太尉是不会折尊屈从的。”

许敬宗转了转精明的眼珠问道：“那么韩大人您是怎么想的呢？”

韩瑗肃然道：“皇后母仪万国，素无过错，废之不妥。本官将协同于大人等上疏，请陛下明察。”

“韩大人不怕担僭越犯上的罪名么？”

于志宁插话道：“我等心中无愧，何惧之有？倒是许大人要自省呢！”

许敬宗不再接话，转身便进了太尉府。

韩瑗望着他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自语道：“可惜了一身才情，未能尽忠朝廷，反成鹰犬！”随后便上车怏怏离去。

此时，许敬宗已坐在了长孙无忌的前厅，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下官素仰太尉大人刚正不阿，胸纳万川。往日多因署中公务缠身，错失聆教良机。今日登门拜访，甚是唐突，还望大人海涵。”

长孙无忌一脸严肃，挥手示意许敬宗喝茶：“老夫衰朽之身，何堪人仰？大人有话不妨直说。”

“不瞒大人说，下官眼下正有一棘手事，还望赐教。”许敬宗说着将奏章草稿递过去，“请大人看看这个。”

长孙无忌大略看了一下，侧目问许敬宗道：“只是不知令郎怎么不孝了？”

许敬宗低头沉默片刻，脸上就显得有些不自然：“下官十分惭愧，此家丑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长孙无忌不再问下去，便道：“老夫虽不便细问详里，然也知现今朝臣之子多纨绔不羁，目无法纪，恃父兄之威鱼肉百姓，若不严加管教，我大唐社稷总有一天要被他们葬送。大人深明大义，奏请皇上将令郎外放，历练摔打，不失为教子良策，老夫十分感佩。”

许敬宗忙施礼道："大人一言如醍醐灌顶，下官谨受教矣。"

长孙无忌深知许敬宗的为人，揣摩他登门肯定还有其他话要说，于是干脆直接点破："大人过老夫府上，不单是为一纸奏疏吧？大人有话不妨说来，老夫洗耳恭听。"

"大人果然料事如神。不瞒大人说，下官也是受人之托，难以拒绝。若有不周之词，还望大人海涵。"接着，许敬宗就把武昭仪如何伤心之至，皇上如何思女心切，皇后如何嫌疑重重等一一道来。

长孙无忌越听越不耐烦，打断他的话道："大人究竟要说什么？何必绕来绕去。"

"大人快人快语，下官也就不遮遮掩掩了。眼下虽然谋害公主案尚无头绪，然陛下废立之志昭然，我等身为朝臣，应深思圣意，顺势应时，此乃为臣的本分。切不可固执己见，触怒龙颜。"

"大人的意思是要老夫拥立武氏为后？此事乃昭仪求之不得吧？"

许敬宗笑道："是不是昭仪的意思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皇上这样想，大人必不愿背上胁迫天子的罪名吧？"

"罢了！"长孙无忌森森然打断许敬宗的话，"你这是在威胁老夫么？"

"下官不敢。"

"话都说到此等份上，你还有什么不敢的。"长孙无忌斩钉截铁道，"皇后无过，废后之说从何而来？武氏乃先朝才人，感业寺尼姑，其祖素无根基，立之难服朝野。"

"大人可知，王侯将相本无种乎？"

长孙无忌慨然道："任你巧舌如簧，也难移老夫之志。若欲立武氏，除非老夫陈尸长安！"

"长孙大人，你……"

"你不必再说了，还是朝堂上见吧。"说完，长孙无忌便朝外面喊

道，“送客！”

府令应声进来，对许敬宗说道：“许大人！请吧！”

许敬宗颜面无存，拂袖就出了太尉府前厅。

……

转眼就是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六月，朝臣中围绕皇后废与立的争锋愈演愈烈，李治的龙案上摆着两道奏章，一道是由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联名力保王皇后、反对册立武昭仪的上疏；另一道是由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和袁公瑜等人署名坚决要求另立中宫的表章。

这些表章只要送到李治这里，就没有武媚不可以看的，她看了之后不免有些焦虑，她担心“谋杀公主案”拖得越久，新的疑点就会越多，如果有一天长孙无忌等人知道是自己亲手杀了女儿，那她几年来的心血将会功亏一篑。

但她感觉得出来，这一年皇上对她的宠爱不仅没有丝毫淡去，反而更加浓了。在去年前往昭陵谒祭先帝和长孙皇后前夕，皇上已经答应她过了年就册封她的长子李弘为代王，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抚慰她因为女儿被害所蒙受的情感创伤。

也许是因为爱得太深，她在跨过三十岁后生育进入了旺盛期。女儿死后不久，她就又怀上了龙种，并在前往昭陵的途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子。李治欣喜万分，亲自为儿子起名曰贤。

那一夜，在礼泉县的行宫中，李治捧着武媚略显消瘦的脸庞深情地说道：“开年以后，朕要同时册封弘儿和贤儿。”

当时，武媚就紧紧地依偎在皇上的肩头，以婉丽的笑回应他的爱：“陛下待臣妾同气连理，臣妾无以回报，能为陛下生下几个皇子，臣妾死已足矣！”

李治忙用手捂住了武媚的樱口道：“爱妃何出此言？朕与你情同一人，身同一人，来日方长，切勿再出此言。”

武媚撒娇地回了李治一个媚眼道：“都是臣妾有罪，臣妾以后不说

就是了。”

但是，她的笑来得快，哭也来得快，正说话间，眼里又是泪光闪闪的。

李治伸手为武媚擦去泪水问道：“爱妃生下皇子乃社稷之喜，朕之喜，爱妃焉何又是泪水洗面了？”

“陛下！臣妾是想到了可怜的公主……”

闻听此言，李治就沉默了。

的确，这是一件既伤心又烦心的事。一年来，“公主谋杀案”毫无进展，　三司都为找不到证据而束手无策。李治觉得不可思议，如此大案怎么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呢？他为此还把大理寺卿李道裕、刑部尚书唐临和御史大夫崔义玄召到两仪殿严厉斥责，说他们办案不力。然而，随着李贤的呱呱坠地，他的思绪开始转换了，一个儿子足以疗治武媚内心的痛苦。他已打定主意，不再追究公主被害的案子，而把心思集中到废立皇后的大计上来。

“贤儿是上苍送给朕与爱妃的，”李治从武媚怀中接过婴儿，目光却停留在她的脸上，“朕要重重赏赐爱妃。往者已去矣，来者方可追，爱妃聪慧，自不难明白朕的心。”

武媚笑靥融融，却没有回应皇上的话，只是很庄重地点了点头。她已从皇上的话音中听出，他不准备再追究那桩无头案了。

她暗暗地咬了咬牙，将对女儿的思念存入心底。李治的优柔彷徨足以说明，他虽然对王皇后“谋害”公主心存疑窦，但并没有最终斩断与她的脆弱情丝。她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紧紧抓住皇上的心。

正月，她和皇上从昭陵回来，就遇到了一件牵涉到大唐与藩属国关系的紧急军情。

二月，新罗王的使者到长安来了，他急奏高丽国连兵百济、靺鞨侵入新罗北境，连下三十三城，请求朝廷火速驰援。朝会上，有的大臣认为新罗与大唐远隔大海，远途劳顿，谏言主要以调和为要；有的大臣则以为高丽、靺鞨、百济为本朝藩国，擅兴兵戈，目无朝纲，必欲诛伐，

方能见天朝声威。双方各持一说，莫衷一是。

退朝以后，李治闷闷不乐地来到仪秋宫，看见武媚正和李贤的乳娘说话。

“哦！几日不见，又长了许多，你看这双眼睛，多像朕。”李治将怀抱中的孩子还给乳娘道。

武媚眼尖，透过皇上眉宇间的细微变化揣摩着他一定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于是转身对乳娘道：“你先退下，记着多给孩子换褯子，不可马虎。”

此时，大殿里只剩下李治和武媚两人，她一边吩咐宫娥为皇上换上常服，一边问道：“陛下是遇到不顺心的事了么？”

“你怎么知道朕不愉快了？”

武媚笑了笑道：“皇上刚才逗贤儿时，虽父爱昭然，却也是强颜欢笑。”

李治无奈地摇了摇头道：“唉！朕的心都让爱妃揣摩透了。”遂将朝堂上战与不战之争述说了一遍。

武媚听完，几乎不待思虑就道：“如果臣妾没有猜错，主战者乃太尉与兵部尚书。”

见李治点头肯定，武媚又道：“太尉谏言乃彰显天朝声威之良策，区区高丽、百济、靺鞨，竟敢违旨逆行，轻我大唐，若不发兵征讨，大唐声威何在？更有甚者，诸藩从此以后各行其政，离信背义，此则害莫大焉。臣妾请陛下选良将率军征讨，勿可犹疑。”

“爱妃觉得远途征战，大唐能胜券在握么？”

武媚眨了眨丹凤眼，话语中就充满了自信：“听许敬宗说，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精稔兵法，多次负戈远征，皆战绩卓然，陛下何不大用之？”

“好！朕就依昭仪。”李治看着武媚，再一次在心里问自己，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

五月，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军击高丽、百济，大破之，杀获千余人。班师长安之时，旌旗耀日，兵戈如林，李治带着武媚亲自出城劳军。

武媚觉得经过这次战事，李治对她已从情感上的宠爱转到朝政上的倚重了。而这一切，王皇后永远不是她的对手。但她认为仅有这些还不够，她还需施些手段来加大皇上与王皇后的裂痕。可皇后谨言慎行，暂时无懈可击。

现在正是辰时二刻，武媚已早早地坐在大殿里看书了。六月的长安天气渐渐燥热起来，她有意着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紫色外装，内衬枣红色的束胸。接连生了几个儿女，她担心自己那一对饱满的乳房会垂落下去，因此孩子刚一坠地，她就让乳娘抚养。她的身体是益发地丰腴了，可这有什么要紧呢？昨夜在狂欢中，李治揉搓她的乳峰，说就喜欢她这样的身子。

她相信皇上说的话，他们之间的爱是深入灵魂的爱，她常在意念深处把自己与皇上看作一个人，皇上的哪怕一根头发，她都认为只能属于自己，绝不允许与其他的女人分享。

这种依偎从贞观十九年就开始了，它延续得越久，她就常常会生出奇想，真有那么一天与皇上一起坐在朝堂上听大臣们奏事，那该是怎样一种滋味呢？她不觉得这想法有什么不对，既然是替皇上分忧，这有什么错呢？但她明白，至少眼下这一切都还是那么遥远和虚幻。

这一会儿，她的心却飞到了朝堂上——皇上这会儿在做什么呢？又在为面对长孙无忌等人的诘难而尴尬么？

她迅速收回心思，把目光转到书上来，这才发现，无意中捧在手上的是回宫以后李治送她的一本故长孙皇后撰写的《女则》。皇上说他也曾向王皇后送过一本，她明白皇上的意思，这是要她效法古人，温顺守道，夫唱妇随。

这怎么可能呢？她是那样的人么？而且长孙皇后也不是那样的人啊！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这是长孙皇后写的诗，看样子她也从来没甘于寂寞啊！她说是不干政，却庇护了不少大臣。

武媚眉目间流露出不经意的讽刺，待她重新将目光停留在一段文字上时，却从中发现了三个触目惊心的字——巫蛊案。这段文字并不长，讲述了汉朝孝武皇帝的皇后阿娇，为与卫子夫争宠，做巫蛊祝诅情敌，事情败露后株连千人的故事。

“哦！巫蛊？不就是今日之‘厌胜’么？”武媚惊出了声。

追昔抚今，她惊疑地发现当年之汉宫与今日之唐宫何其相似？那王皇后会不会也像阿娇那样祝诅自己呢？嗯！困兽犹斗，何况人乎？她一定会这样做的，即使眼下没有，但心里一定早就如此想了。

武媚神采灼灼，为自己的发现而兴奋不已。她放下书，朝外面喊道：“张尚宫！”

“娘娘有何吩咐？”张尚宫应声进来。

“近来李尚衣那边有消息么？”

张尚宫立即明白昭仪是要听王皇后那边的动静，便答道：“自公主被害后，皇上命皇后闭门思过，就很少听到那边的传闻了。”

武媚显然对张尚宫的回答很不满意：“你们哪！就知道围着本宫说那些无用的话，一点也不长心眼。你能断定皇后就此收心了么？为何公主被害之事侦查年余，却不了了之了呢？”

见张尚宫低眉顺眼地听着，武媚接着道：“依本宫看来，王皇后必不会就此罢休。再说她受到皇上的谴责，闭门思过，你也该替本宫去探望呀！”

“是。奴婢明日就去清宁宫。”

张尚宫说罢，正要退出，就听见武媚低声吩咐她近前来，接着武媚在张尚宫耳边密语几句，眼见得张尚宫的脸色就变了：“娘娘！这个……奴婢……她可是皇后啊！”

武媚刚才还很温和的面容忽然就阴云密布，冷眼瞅着张尚宫道："哼！你怕皇后，难道就不怕本宫么？按本宫的意思去办，本宫不会亏待你的。"

"奴婢明白了，奴婢即刻去办。"

"如此甚好！下去吧！"望着张尚宫战栗的背影，武媚无言地笑了。

魏国夫人柳氏坐在女儿对面，禁不住流下浑浊的泪水。数月未见，皇后竟变得形销骨立，没了往日丰盈的影子。

"皇后娘娘凡事还要想开些，皇上不过是受了那个妖媚的蛊惑而已，总会回心转意的。"她相信自己的女儿是被冤枉的，她多希望皇上廓清迷雾，还女儿一个清白。

王皇后对母亲的话十分惊慌，连连摆手道："母亲千万不可如此说，那都是女儿的错。"

柳氏拉着王皇后的手说："皇后就是太柔弱了，老身明日就去见皇上，为你申冤。"

王皇后无奈地看着母亲，将脸转向一边。她认为母亲对后宫知之甚少，以为皇上当年看在她的分上，赏赐了一个魏国夫人的封号，她就可以在宫内外自由出入。

孰知这宫里每一块砖都浸着血和泪，每一道阶梯都是一座雷池，越过了就会有犯上之罪等着她。她更不知道，正是因为她借着魏国夫人的身份在嫔妃面前不讲礼数，为她的女儿招来了太多的对手。

"母亲！你倘是为女儿着想，为忠儿着想，就千万不要去惹恼皇上。须知皇上因为公主的事，已对女儿厌恶至极，你这时若是去，恐怕……"

"那老身不去就是了。"柳氏道，"可纵然老身不去，你舅父乃吏部尚书，每日出入于朝堂之上，他总该奏明皇上，澄清是非吧？"

"舅父原本为中书令，何以降为吏部尚书？皆因公主一案皇上震怒，舅父才被波及。"

柳氏沉默了，她不得不承认女儿说得有道理。日子就像做梦一样，变化莫测而又吉凶难卜，但她怎么也挥不去对往昔那些荣耀的眷恋。

若从高祖皇帝那里论起，李王两家就是世亲。当年高祖皇帝的亲妹妹，太宗皇帝的姑母同安公主嫁到王家时，她的女儿才初晓人事。几年以后，当她的女儿出落得亭亭玉立，出现在同安公主面前时，公主被她的美艳惊呆了。

公主很快就想到了时为晋王的李治尚未婚娶，如果将这门亲事撺掇成了，那她这个姑祖母岂不与汉朝的长公主刘嫖一样可以随意出入后宫了么？这念想一出，第二天同安公主就进宫去见太宗了，几天以后，她便将侄媳妇柳氏传到了厅堂，宣达了太宗的旨意——择定吉日，为晋王和侄孙女成亲。

不久，太子事发，晋王被立为太子，王氏晋为太子妃。

这真是生女如花胜生男。她的父亲王仁祐一夜之间从罗山县令升为陈州刺史。随着新皇的登基，王家的日子就如新春的太阳一样蒸蒸日上。皇上敕封王仁祐为特近、魏国公。她魏国夫人停留在司马道上的车驾，曾让多少人投来艳羡的目光。

然而，那荣耀的日子就如朝露一般，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一年来，虽然女儿还住在清宁宫，可失去了陪伴皇上的机会，这与打入冷宫何异？看着女儿终日以泪洗面，她恨透了妖媚的武氏。

“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没有皇后，何来她的今日？”柳氏一想到这些，就气郁填胸，“有一天犯到老身手上，定要杀了她。”

“怪就怪女儿有眼无珠，没有看透她那不安分的心。”

“难道就这样任人宰割么？”

王皇后正要说下去，却发现李尚衣站在了门外，一副拘束的样子。

王皇后打住话头，立即恢复了威仪：“有事么？”

李尚衣欲言又止：“奴婢……”

王皇后就有些不高兴，大声道：“有话就说，吞吞吐吐成何体统？

进来吧！”

李尚衣提起裙裾，小心翼翼地进前来，站在皇后母女面前：“奴婢看娘娘整日里愁绪满腹，泪水不断，益发恨那昭仪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

李尚衣的声音更低了：“门外有一人，自称巫师，能操‘厌胜’术，可为皇后祈福，诅咒恶人。奴婢就想，娘娘饱受妖媚欺凌，何不邀其做法，祛邪扶正。也许能感化陛下，使娘娘再沐圣恩，度过艰危。”

王皇后听着，先是浑身打了个激灵，继之脸上就堆起了恼怒，责备李尚衣不知深浅，敢在她面前兜售妖术，斥责她快快退下。

李尚衣正欲退去，就听见柳氏从旁说话了：“皇后何必惊慌呢？想那巫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与神鬼对语，可卜吉凶.....”

王皇后决然地拦住了柳氏的话头：“母亲，女儿乃皇上至亲，岂可信奉妖术？若是陛下知道，女儿岂不罪加一等？”

“皇后糊涂，倘不祝诅妖媚，唤回皇上一片真心，又如何重修旧好呢？陛下若怪罪下来，就由老身一人承担，千刀万剐，任由处置。”说着，柳氏就要李尚衣带巫师进来。

李尚衣出得殿门，眉目间就流露出揶揄的笑。她来到竹林旁的值守小室，将皇后母子情态一一告知了张尚宫。

张尚宫闻言之后道：“昭仪娘娘言道，事成之后将有重赏。”李尚衣这才将张尚宫从街头寻来的巫师带来见皇后母女。

那巫师穿着一件紫色八卦衣，散开的头发用一条黄丝带扎着，目光炯炯，美髯飘飘，俨然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进门之后，他大礼参拜，柳氏令其平身后就问道：“不知大师有何法术可以降服妖人？”

只见巫师从宽大的衣袖内拿出一盏卧有七条油捻的小灯轻轻吹了一口气，七条火苗竟然同时点燃，窜出半尺高。随后他眨了眨眼睛神秘地说道：“此灯乃命符七星灯，只要贫道念动咒语，善良者消灾免祸，作恶者必受天谴。”

接着他又拿出几个布偶，有的头上戴着脑箍，有的胸前穿着钉子，有的项上拴着锁子。他将布偶环着灯盏排列后，这才严肃地对柳氏道："布偶乃恶人之意象，夫人只需每日子时以针刺之，为恶者必周身剧痛。不消三日，必命归黄泉。"

柳氏在一旁听着，昏花的老眼渐渐发亮，及至巫师演示完毕，那眼睛都泛起了绿光。她不由自主地挪到七星灯旁，小声地问道："依大师观之，恶人现在何方？"

巫师沿着七星灯转了一圈，忽然地从腰间拔出木剑，指向仪秋宫所在的东南方，缓慢却有力地说道："老夫人请看，东南方彤云翻卷，妖人必藏身彼处，待贫道作法惩之。"

王皇后先还是茫然地听着巫师云里雾里的说辞，直至他拿了长长的钢针朝布偶猛刺时，她再也无法忍受，倏地从座上站起来声嘶力竭地喊道："住手！"

柳氏与巫师顿时定在当地，木雕一般地望着皇后。

王皇后来到大殿中央，双目痴呆地看着巫师，许久没有说话。巫师不禁有些心虚，向后倒退了几步道："皇后娘娘这是何意？"

"何方妖人竟敢在清宁宫作法弄鬼，来人！"清宁宫左卫将军应声率禁卫冲进大殿，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刀锋指向巫师。

王皇后冷冷地打量一眼惊慌失措的巫师道："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大唐中宫，是皇家圣地。你敢于此擅作妖术，实乃罪该万死！"

左卫将军领旨后大喝一声，禁卫们挥动兵戈，将七星灯和布偶刺得七零八落，几把宝剑瞬间横在巫师的脖颈上。巫师大惊失色，"唰"地跪倒在地，连呼饶命。

王皇后挥了挥手，众禁卫将他赶了出去。

清宁宫终于恢复了宁静，王皇后将这前后发生的事梳理了一遍，浑身像散了架一般，倒在榻上。

刚才一番刀光剑影让柳氏也怕了，等禁卫退出后，她才发现李尚衣

在混乱之中不见了。

王皇后挣扎着坐了起来，宣吴尚宫进来询问李尚衣的去处。

吴尚宫应道："奴婢方才看见李尚衣捧了两个布偶出宫去了。"

王皇后闻言后泪如泉涌，口中讷讷自语："母亲，您这回是害了女儿了……"

太阳升上长安城头的时候，两仪殿就渐渐闷热起来。尽管水车把清凉的井水不断引上殿脊，又顺着琉璃瓦流到殿前的水沟里，李治仍然汗流浃背，甚至顾不得威仪，将朝服敞开，露出胸部。

与武媚的夜夜竟欢，使李治近来频感倦怠，脸色也不像初登基时那样红润。皇上身子微妙的变化李荣是看在眼里的，因此，在他批阅完一卷奏章，刚刚放下手中的朱笔时，宫娥就适时地奉上了用玫瑰花苞精制而成的茶。李治轻轻抿了一口，顿觉神清气爽："此茶果然醒神解渴，难得你忠心耿耿，为朕想得如此周到。"

"谢皇上夸奖，这是奴才分内之事。"接着李荣又说，"李义府欲拜见皇上，正塾门候召。"

"李义府？"李治一时想不起这个人。

"李大人系中书舍人，长期在中书省供职。他说有要事禀奏皇上，奴才见皇上忙着，就让他在塾门等候。"李荣解释道。

一提中书舍人，李治就想起来了。前些日子，武媚曾向他提过这个人，说他才气过人，长期受到长孙太尉和褚遂良的挤压。接着这个人的足迹就越来越清晰，现在搁置案头提请册立武昭仪为皇后的联名奏疏中就有他的名字。

他顿时来了兴趣，他要看看这个被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不待见的中书舍人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李治直起身子，向李荣道："宣他来见。"

"奴婢遵旨！"李荣来到殿口，朝外喊道，"陛下有旨！中书舍人李义府觐见。"

侯门深似海，皇廷高如天。来自瀛洲饶阳的李义府，自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被剑南巡查大使李大亮以“有文才”举荐到朝廷后，就从未离开长安。然而曾几何时，太极殿、两仪殿对他来说是多么可望而不可即的所在，他用了整整十九年的春秋寒暑，才终于走进了皇上与大臣们商议军国大事的殿堂。

走出塾门，两仪殿辉煌的殿门就在不远的前方，李义府却有些踯躅彷徨了，那种久有的自卑和猥琐再度爬上心头，那浑厚结实的玉辅首似乎在一瞬间幻化成长孙无忌、褚遂良轻蔑的目光。往日，他只能在皇上出行时才能一瞻黄罗伞盖的奢华、皇宫禁卫的森严、仪仗的浩荡，却从无缘一睹皇上的风采，现在他迈着稳健的步伐一步步走进皇家大殿时，就尽其所能地勾画着坐在龙位上批阅奏章的皇上究竟是怎样的风采卓然，让接近他的每一个人都望而生畏。

他越觉得梦想终将成为现实，就越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充满了怨恨，他就是要让这些动辄以托孤大臣自居的迂腐们看看，他李义府照样可以辅佐皇上，与他们一起站在太极殿上参与军国大政。可在眼下，他还无法判断今天的朝见会对他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

他走进大殿的脚步轻得几乎让李治没有觉察，直到他跪倒在丹墀之内时，李治在抬头的一瞬间才看见了他，接着听到的就是他怯生生的声音：“小臣中书舍人李义府参见陛下。”

“平身。”李治打量着战战兢兢的李义府，他似乎并没有武媚描述的那样好，至少呈现在他眼前的笑脸看上去不那么真实，好像是画上去的一般。

而李义府也在心中想，皇上看起来倒不如昭仪令人生畏呢。

场面沉默了一下，李治就问道：“听说你有事要禀奏，说吧！”

李义府提起朝服下摆又要跪拜，李治拦住他道：“你就站在那里陈奏，朕好听得清楚。”

其实，李义府下跪的动作完全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紧张，现在见皇上还算随和，他的胆子大了许多：“启奏陛下！微臣所奏，正与皇后废立之事相关。”

“哦！”李治扬了扬眉毛，目光集中了许多，“说来朕听听。”

李义府见此，很快就知道皇上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说话的语气便顺畅起来：“臣前日已与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几位大人连署上奏，求陛下立昭仪娘娘为皇后。”

“嗯！朕看到了。”

“微臣今日觐见，正是要向陛下奏明此非臣等私谏，乃天下百姓之所望，朝野众臣之共识。故臣请陛下拂逆臣之言，择善言而从，速立昭仪为后。”

李治点了点头，脸上流露出满意和喜悦：“爱卿之言，坦荡真诚，朕就是想知道天下人对此事是如何看的？”

“臣任崇文馆直学士时，常有机会遍阅经史。汉武之废阿娇而立卫子夫，后宫井然，乃以德胜；光武帝废郭皇后而立阴丽华，人心所向，乃以才胜。前车可鉴，故陛下废立，天经地义，无须他人说三道四。”

“好！爱卿继续说下去。”李治听得很专注。

“前些日子微臣到并州公干，百姓闻昭仪娘娘回京，纷纷陈书州府，请求朝廷立昭仪娘娘为后。据许大人说，卫府官兵也都纷纷陈书署中，请求陛下速立昭仪，以顺上天之意。”

“卿之所言，知于史，察于今，言之成理，甚合朕意。”李治说着，对一旁的李荣道，“传朕口谕，赏中书舍人李义府珠一斗。”

第一次见皇上就受到如此礼遇，李义府不免受宠若惊，忙不迭跪倒，头紧紧地贴着地面，声音就带了哽咽：“谢皇上隆恩。”

李治上前扶起李义府道：“爱卿埋没太久，朕今日识之，犹觉晚矣。爱卿好自为之，日后朕择机大用。”

李治回到龙案，拿起案头的一份奏章问道：“许敬宗上表奏朕，以不孝之罪名求发子昂到岭南，爱卿以为此事该如何处置？”

李义府道：“许大人深明大义，严正家风，此事他也曾与臣言过。然在许大人看来，社稷事大，家私事小。为彰显我朝以‘孝’为本之国

策，故而才有这样的奏章。”

李治手摸着许敬宗的奏章，油然自语道：“看来这个许敬宗做卫尉卿是有些屈才了。”

闻言，李义府心中就暗喜，他知道自己和许敬宗的机会来了。

此行的目的已经到达，李义府很适时地向皇上告辞了。他还要把今天与皇上所有的谈话都告诉许敬宗，他们还要一起再去拜见昭仪娘娘。

李义府离开不久，李荣就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说是仪秋宫中的张尚宫有事禀奏。

“昭仪怎么了？”李治呼地从座上站起来，“速传她来见。”

张尚宫带给李治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有人在宫中行“厌胜”之术，诅咒昭仪娘娘，娘娘浑身刺疼，几于昏迷，口里只是喊着：“陛下救我！陛下救我。”

“何人如此大胆，竟敢祝诅昭仪。快移驾仪秋宫！”即将出殿门之时，李治又喊道，“命太医随朕前往。”

……

仪秋宫一片忙乱。

太监们在大殿里围了一圈，而宫娥们则把武媚团团围在中央，一个个哭成泪人儿，口中只是喊着昭仪娘娘！昭仪娘娘！

武媚咬紧牙关，紧闭双目，只重复着一句话：“陛下救命……”说着，她又侧了侧身子，低声呻吟，“哎哟，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李治赶到仪秋宫时，淳于太医已经到了，正牵着红色丝线为武媚诊脉。他听到外面喊“皇上驾到”，就收了丝线，随同太监、宫娥们来接驾。

李治下得轿舆，顾不得命众人平身，就直奔内室，来到武媚榻前，他的殷殷关爱便都在温言软语中了：“爱妃！朕来了，朕来看你了。”

武媚睁开眼睛，看见李治，眼角就涌出了两股泪水："陛下！臣妾休矣！"

"爱妃何出此言，朕这就命太医为你诊治。"说着，李治来到外室问道，"昭仪究竟患何病，你速与朕奏来。"

淳于太医道："启奏皇上，昭仪脉象有力、脉速均匀，乃无疾之征。"

"既是如此，焉何不堪其苦？"

"微臣亦感奇怪。"

这时候，张尚宫近前禀报道："昭仪娘娘曾言，'此病乃宫中有人祝诅所致'。"

淳于太医很不以为然，道："微臣从来不信什么'厌胜'之术。"

"太医既是不信，却对昭仪的病不知，岂非昏庸？"李治闻言便有些不悦，转头问张尚宫道，"你可查出是何人所为？"

张尚宫迟疑片刻道："现清宁宫的李尚衣就在外边，陛下宣来询问便知。"

"那还不宣她来见朕！"

李荣出去不一会儿，就带着李尚衣进来了，但见她手里捧着两只布偶，其中一只上面还扎了几根针。李尚衣依照武媚的吩咐，将王皇后与柳氏请巫师作法，祝诅之事详说了一遍。李治还没有听完，已脸色铁青，对着外面大吼一声："传朕旨意，魏国夫人自今日起不得入宫，皇后不经恩准，不得离开清宁宫半步。命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率领禁卫，前往清宁宫搜寻证据！"

武媚虽然闭着眼睛，但李治的话她一句不落地听了进去，皇上没有将皇后逐出清宁宫，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他在废立之事上仍举棋不定。她胸口顿时觉得堵得慌，上不来气，长呼一声："陛下救命……"

李治转身就奔向内室，紧紧抱住了武媚……

七夕前后，处在盛暑之中的长安忽然落了雨，从初一一直下到初六，初七凌晨云团才渐渐散去，到黎明时，已是晴朗的天空了。

酒肆、店铺的店主们一边挂酒旗、店标，一边与邻店的同行说着话，都说这老天有情，偏在这七夕的日子放晴，好让牛郎织女踩着鹊桥去赴一年一度的约会，好让人间的女子在夜间的井台边聆听来自凌霄的情话。

太阳刚刚升起，空气中便散发出碧树、青草的味道。这时候，从城西开远门走来几个人，当前的是一匹铁色青马，后面是一辆车驾，上面坐着一位妇人，再就是几个随行的府役。

柳奭勒住马头，回望长安城门，眼里布满了忧伤。

皇上是在朝会上贬谪他为遂州刺史的。对此，他没有感到意外，自武媚回京以后，他就知道这是迟早的事。他在内心埋怨姐姐糊涂，怎么受了“厌胜”之术的蛊惑呢？可就在昨夜饯行的小饮中，他释然了。既然是武媚设下的陷阱，那即便这次不被诬陷，必有新的风波在等着她们，她不取代王皇后是不会罢休的。

因此，当柳氏对他的离京表示自责时，他却以宽慰的语气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姐姐不必过于自责，兄弟只有一句话，我离京后，皇后那边还要你多费心思，万不可触怒龙颜。”

柳氏含泪点了点头，就泣不成声了。

世事难料，荣衰就在一瞬间。从中书舍人到中书侍郎，从中书令再到吏部尚书，直至成为一个州刺史，永徽三年以来的经历让柳奭对宫廷的变幻莫测有了切肤之感。思来想去，自己不过是一颗棋子，主宰不了自己，也主宰不了别人。但是，当告别长安时，他确信这棋局背后的操盘手已成了武媚，不只是王、柳两家，他确信往后去包括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顾命大臣都会随着武昭仪的意志而沉浮难料。

但他柳奭毕竟不是长孙无忌，随着皇后的失宠，他已经顾不上考虑这些了，他更多的是关心遂州对于自己来说将意味着什么。从巴蜀回来的人说，那里江河纵横、土地肥美，可毕竟那曾是夷族聚居之地。从京城到遂州，要翻越一座终南山，往来不易，恐怕今生就要将骨骸丢在远乡了。

这时，从身后的车驾里传来夫人的埋怨声："早知要受牵连，还不如有个百姓家的外甥女好。"

"糊涂！"柳奭回身看一眼夫人道，"人不能昧了良心。如果不是蓉儿做了皇后，老夫能成为三省之长么？能做到吏部尚书么？现在蓉儿蒙难，你却说出如此不通情理的话来，说得过去吗？"

夫人闻言不再言语，西行的路上就只有马蹄敲打路面的声音，寂寥而又单调。

第二天下午申时一刻，一行人来到岐州所辖的扶风，当晚在驿馆歇息，第三天早晨，岐州长史于承素便赶来送行了。

现官不如现管。扶风县令见长史前来，便一改前一天的冷漠，亲自在城中的"五凤楼"摆了酒宴，为两位州官接风。

人世炎凉，隔日恍若隔世，柳奭有说不尽的感慨。至于这位于承素大人，虽然他在任吏时见过名字，却没有见过面，柳奭猜想他大概是受命于州刺史，例行公事而已，孰料这位长史举杯时的一句话却让他十分感动。

"柳大人！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下官虽与大人从未谋面，却是在大人在吏部尚书任上迁为长史的。从京城来的友人告诉下官，柳大人多有美言。下官虽不才，然绝非落井下石之辈，请大人饮下此杯，公我就是朋友了。"

柳奭的眼睛发红，他冰冷的心因一句古道热肠的话而充满了温暖。他举起酒杯，"当"的与长史碰出声来，所有的话都随着酒意洒向内心深处。

酒阑席散后，两人都有些微醉，相携着回到了驿馆，柳夫人早早地睡了。于承素道："小弟仰慕仁兄久矣，既是嫂夫人安寝，你我兄弟不妨做竟夜之谈如何？"

柳奭闻言大喜，道："一切悉听贤弟安排。"

月牙儿很嫩，就挂在西边天际，黑魆魆的天空只有几颗稀廖的星星。驿令送来泡好的香茗，两人对坐而饮，不一刻，酒意散去，话也多

起来了，长史问："想当年，仁兄在中书令任上，朝野瞩目，焉何落得如此田地？"

"唉！"柳奭长叹一声，"真是一言难尽。"

"倘是仁兄不以小弟为外人，不妨说出来，心里畅快些。"

柳奭眯起眼睛打量了许久，确信无须戒备时，才将武昭仪如何设局，皇后如何失宠，自己如何受到株连悉数说与他听。于承素欷歔不止，连道宦海险恶，沉浮无定。

月牙儿早已在西天消失，不远处的农家传来雄鸡报晓的声音，两人才和衣睡去。不料刚刚入梦，就听见有人急促地敲门，柳奭昏昏沉沉地开门去看，却是随他赴遂州的老府令，他禀报说夫人昨夜受了风寒，现在已发烧咳嗽。

说话声惊醒了于承素，他忙来到柳奭面前说道："既是嫂夫人有病，仁兄也不必急于西行，扶风城里有几位名医，小弟命县令传来便是。"

柳奭忙谢道："如此真是感谢贤弟了。"

当下县令传来医家诊了脉，开了药，安排妥当之后，于承素才对柳奭说道："嫂夫人诊病诸事，小弟已吩咐县令尽职尽责，小弟尚有公务在身，不便奉陪了，还望仁兄海涵。"

柳奭急忙作揖谢过："贤弟风尘仆仆赶来，为兄已甚不安，焉敢再误朝廷大事？你尽管放心回去，为兄待夫人病情好转，也便登程去了。"

然而柳奭没有料到，夫人这一病就是半月，尽管有丫鬟司药送膳，他也得早晚陪着。期间，再也没有见于承素前来探望。他也没有多想，只当贤弟公务繁忙。

这一天，医家又来为夫人复诊，言病人已经康复。柳奭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他便准备去一趟县衙，一是表示感谢，二是打个招呼，准备启程。

进了县门街，县衙就在眼前，抬眼望去，只见衙门前多了许多京城

来的禁卫，柳奭十分惊异，不知是哪家大人体察民情，到这小县来了？

柳奭正欲进去，孰料一衙役上前拦住道："朝廷钦差在此，你速速离去。"

柳奭回道："烦请通禀一声，就说遂州刺史柳奭求见。"

衙役听说是一位刺史大人，立时换了笑脸："大人少待，待小人进去禀告。"

衙役去了片刻，出来后又换成冷脸道："大人有令，命你堂前回话。"

柳奭如坠五里云雾，懵懵懂懂地跟着衙役进去了。二堂坐着三个人，除了县令，一位正是多日未见的岐州长史于承素，另一位他却比较生疏。

柳奭向三人施礼，他们仿佛视若不见，没有任何的回应，一个个脸上挂了霜。他就越发不明白，转脸问于承素道："贤弟如何到了，也不告知为兄？"

孰料于承素一改前些日子的慷慨热情，看他形同路人：　"待罪之人，本官何齿于与你称兄道弟。"

"贤弟！这是……"

没有等他再说下去，那位生疏的人站起来说道："本官御史中丞袁公瑜，奉旨宣诏，柳奭接旨。"

柳奭来不及思考，就与于承素和县令跪倒在二堂，耳边传来袁公瑜的声音："据岐州长史于承素举报，遂州刺史柳奭在赴任途中，漏泄禁中之语，罪加一等，再贬荣州刺史。"

柳奭脑中"轰"的一声，一片空白……

当袁公瑜宣读完诏书，连道几声"柳奭谢恩"时，他才如梦初醒，纳头拜道："谢陛下隆恩。"待起身时，他心中的愤懑终于无法抑制，狠狠地瞪了一眼长史，"既有今日，何须当初？"

于承素眼睛转了转道：“大人休怪本官，实不相瞒，本官奉昭仪密旨，在此恭候多时了。若无当初，你又如何能道出心迹呢？”

柳爽不再说话，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条鱼，落入了一张很大的网中……

第十二章

仪秋宫敲山震虎

两仪殿生死相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永徽六年的中秋节眼看就到了，从终南山头吹来的风早已没了夏日的酷热。一阵清风拂面而来，没有什么比之更惬意、更舒心的了。然而，境由心造。现在行走在咸阳原上的三位朝廷大臣，却从秋的风讯中领略到一种暗含的萧瑟和寥落。

秦时明月今安在？当年摄制四海的一代帝都咸阳，已经繁华不再，沦落为京兆府下的一个县。只有秦宫的废墟，在秋风中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长孙无忌的目光越过高原的秋云，久望着不远处的安陵，勾起了对这位惠帝的追忆，瞬间，他的目光湿润了。当年高祖刘邦驾崩之后，吕太后临朝称制，一切政事皆决于吕后，可怜刘盈郁郁寡欢，英年早逝。而眼前的大唐，也正处在存亡的关头啊！

他忽然想起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永徽二年，正是在这一天，皇上不顾他和褚遂良等人的劝阻，执意将那个武媚接回京城。转眼五年过去了，从册封昭仪到追封武士彠，从“谋杀公主案”到现在意图废掉皇后，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不理解，为什么每一次武媚能都以胜者的姿态出现在皇上身边？难道自己果真年老迟暮了么？

长孙无忌回过头，看见褚遂良和长安令裴行俭的车驾跟在后面，就要驭手停下，自己干脆下车步行。他穿过安陵墓园的松林西行不远，就到了赵王如意陵。他不能不感慨吕雉的阴毒，虽然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成为“人彘”，虽然刘如意在宫中伴寝迟起而遭到“毒杀”，但你看看，她做给活人看的这些伎俩何其精致，如意的陵墓高峨，丝毫不逊色于惠帝的陵塚。那么！眼下的武媚呢？他不敢多想。

他这次是应裴行俭的邀请一起来咸阳原郊游的，这裴行俭乃隋初光禄大夫裴仁基的次子，父兄被王世充杀害，他幸免于难，投奔秦王帐

下，现在做到了长安令，官居五品。近来，他闻听皇上要立武昭仪为后，甚感不安。平心而论，他与武媚没有任何过节，只是在长安令任上去感业寺布施时遇到过这个女人。他也曾听说过她的一些传闻，心想如果这个女人成为后宫的主宰，那朝政还能皆决于皇上吗？

裴行俭明白，以他的资格根本不可能去劝谏皇上改弦更张。故而，他拣了这个秋天的日子，邀约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出游。他要避开许敬宗、李义府等武昭仪的耳目，把自己胸中的郁闷讲给两位大人听。

长孙无忌被裴行俭的刚直所感动，他欣然地接受了邀请。

他久久地望着赵王如意墓头的青草，重重的心事如这青草一样密密匝匝，以致他觉得胸口很闷，还隐隐疼痛——为着长眠在坟墓里的古人，也为了活在当今的世人。

褚遂良与裴行俭是在赵王如意陵墓边的柏树林下车的，两人说起近来的朝事，也是愁肠百结。

裴行俭道："社稷兴亡，匹夫有责，在下虽官卑职微，然一刻不敢忘记报先帝知遇之恩，更不愿意看到大唐江山毁在一个女人手里。"

褚遂良为裴行俭的凛然正气而感喟，也为自己在册封昭仪时的瞬间犹豫而自责，他接着裴行俭的话说道："足下所言，本官深有同感。此事责在臣下，而决在皇上……"

"大人明鉴！"

两人说着话，来到长孙无忌身边，他却没有发觉。褚遂良问道："大人在想什么呢？"

长孙无忌转过身来道："老夫想起了先帝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褚遂良道："裴大人今日要我等来这咸阳原，可以说是史镜人镜兼而有之。"

裴行俭接着道："在下也以为现在之朝事，虽无临朝称制之忧，却有山雨欲来之势。"

长孙无忌朝前漫步着，边走边说道："就人镜而言，昭仪比之吕太后，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褚遂良深表赞同，沿着长孙无忌的思路说："就史镜而言，高皇帝去后之势，与先帝驾崩之后何其相似，荣衰都在女人干政上。本官至今记忆犹新，册封武氏为昭仪时，皇上列举'房遗爱谋反案'中武氏所奏竟然与你我陈言一般无二，意在说武氏有治国之才。前些日子，皇上又当着本官的面褒扬昭仪对高丽之战的见解与太尉相合。"

"故而老夫常想，这两件关乎社稷的大事，皇上究竟是采纳了武氏的奏言，还是听从了我等的谏言，亦未可知。"

裴行俭忧虑道："现今武氏仅为昭仪，皇上已是言听计从，倘若真的做了皇后，那就……"

长孙无忌长叹一声道："不堪设想。"

说着话已是日近正午，裴行俭道："天色不早了，想两位大人已腹中空空，不如在下命人找咸阳县令来，安排在城中用膳如何？"

长孙无忌拒绝道："既是郊游，又有许多话要说，有个县令在身边反而不便，不如就在咸阳城中觅一家干净的酒肆，我等边吃边谈罢了。"

于是三人出了林子，乘车朝北而去，走了几里便从东门进了咸阳城。一路看着，三人由不得又是感慨万千。想当年咸阳作为秦皇兴业故地，东西四百里，南北二百里，渭水滻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宫观二百七十，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何其博大沉雄，然而，一朝覆亡，排山倒海，项羽一炬，易为焦土了。

"秦之兴也勃，亡也忽，罪在赵高，失在二世。"褚遂良触景生情。

三人走到城中央十字路口，发现东北角有一家酒肆，上书"西去天阁"四字，门前站着几位门迎，竟然高鼻阔唇，卷发络胡，一看就是来自西域的商贾。褚遂良言道："虽然膳食乃西域风味，店主却是我朝商贾，不过雇了些西域名厨。本官在同州任刺史时，曾来此一游，应店主之邀，遂写了店标。"

长孙无忌道："好！大人既是来过，那就是这里了。"

还没有进门，那几位西域胡人竟然用流利的长安话道："三位楼上请。"

"楼上可有雅间？"裴行俭问。

"上好的雅间有的是，客官尽管上去就是。"

刚刚上了几级楼梯，就听见耳边传来一声热情的招呼："哎呀！这不是褚大人么？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金天爽风啊！"褚遂良笑着捋了捋胡须，把长孙无忌和裴行俭介绍给店家。听说太尉大人到访，店家立时满脸堆笑，连道贵人到了。

三人随了店家登上二楼，拣了一间僻静的雅间落座，小二奉上菜谱，褚遂良笑道："拣些西域风味的菜肴上来，酒嘛，就上长安玉液好了。"

店家命小二前去准备，自己则为三位大人上了好茶，他先斟一杯给长孙无忌道："太尉大人有所不知，小店经营西域菜肴，因长安人不善食外来膳食，一度惨淡不堪，自褚大人写了店标之后，日日客满，生意兴隆，小人正不知道该怎样谢大人呢？好在上天把这个机会给了小人，今日的饭钱就算在小人账上。"

长孙无忌三人推了许久，终究架不住店家的热情，只好由他去了。

不一会儿菜上来了，竟然有一大盘西域的烤全羊，据店家说是用松枝烤的，鲜香扑鼻。还有西域的油炸食品，外焦内酥，咬一口余香不尽，其他几样菜蔬也都十分可口。店家向三人敬过酒后道："三位大人慢用，小人还要招呼其他客人，就不奉陪了。"

待店主走后，酒过三巡，他们又接上了刚才在汉陵前的话题。

裴行俭道："在下今天请两位大人来，也是为了躲开武氏的耳目，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要阻止皇上改立皇后。"

"不瞒裴大人，老夫与褚大人连署的奏章已经递送到皇上那里，皇上就是压着不批，显然心生恼怒了。"

裴行俭闻言欷歔不已："如此义举，大人就该告知下官，也好搭个帮衬啊！"

褚遂良呷一口酒说道："太尉也是为大人着想，不想牵连太多的人。"

裴行俭沉默一会儿后又说道："在下闻听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也连署上奏皇上，请求册封武昭仪为皇后。"

"有这等事。彼等取悦武氏，蒙蔽圣听，竟然在并州武氏故里教唆百姓连署上书朝廷，唯恐天下不乱。"长孙无忌听到这话，显然十分生气。

褚遂良也摇了摇头："可皇上高兴啊！大人只要看看朝廷近来的任吏，就不难看出皇上的心思了。皇上先是任韩瑗为侍中，改崔敦礼大人为中书令。接着，就任中书舍人李义府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这等于是与崔大人平分职权了。听说下一步皇上还要迁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长孙无忌叹息道："许、李二人皆武氏党羽，陛下如此的安排，足见武氏气焰甚盛。"

褚遂良对此深表同感。

"绝不能让武氏图谋得逞，为大唐社稷计，在下以为太尉和右仆射当激流勇进，力挽狂澜。若要在下出力，在下万死不辞。"

裴行俭的慷慨陈词，让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深受感染，三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举杯相碰。然而就在这时，却听见门外传来店小二的说话声："客官！您坐么？小人这就为客官上菜。"

来人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声张，偏那店小二没有眼色，高声说道："客官是不是想进那雅间，不过那里已经有三位京城来的大人用了。"

褚遂良对来人不知深浅、干扰他们说话很生气，猛地拉开门，大声斥责道："谁人在此高声喧哗？"

这一喊不要紧，褚遂良惊出一身冷汗，站在门外的不是别人，竟是御史中丞袁公瑜。

袁公瑜很是尴尬，忙上前施礼道："大人……也到这里来了？"

褚遂良借着酒力，面露不悦道："袁大人既是来了，何不进来同饮，悄声立于门外，这是何道理？"

"褚大人……下官也是偶然来此，不期与大人相逢，扰了大人的酒兴，罪过！罪过！"袁公瑜说着，仓皇失措地施了一礼，下楼去了。

褚遂良回到雅间，将前后经过说与二人，裴行俭惊道："莫非我等所言，皆被这小人偷听去了？在下猜他一定回去向武氏报信去了。"

长孙无忌不以为然，也毫不惊惧，欠了欠身子道："如此小人，理他作甚？老夫就是要让武氏明白，只要有老夫在，她休想踏进清宁宫一步。"

"大人如此肝胆，遂良亦愿肝脑涂地。"眼看时间不早，三人再度举杯相互砥砺。当晚，长孙无忌、褚遂良、裴行俭三人就在咸阳城中歇息。

八月十四夜间，正是冰轮渐次丰满之际，银色的月光从窗口投进来，淡淡地洒在地上，十分幽静。偶尔爽风从渭河吹来，三人便少了许多的睡意，于是就聚集在长孙无忌的房间品茗说话。

说起最近的几件事情，大家都感到十分郁闷。

本来六月间，柳奭被罢中书令后，皇上诏命来济任中书令，然而，他见废立举步维艰，遂要来济因隋制特置宸妃，位居一品，这样，皇后与武氏并立，后宫实为二主了。

褚遂良回顾了一下说道："此事本官也听说过。来大人以故事无之为由，劝阻皇上，终使皇上回心转意，罢了此念。"

裴行俭接着道："来大人此举显然获罪于武氏，仅仅做了两个月的中书令就离任了，崔敦礼大人继任了中书令。"

褚遂良道："崔大人为人正直，我等倒也放心。"

长孙无忌听着听着，不禁笑了："依老夫观之，现在门下、中书、

尚书三省皆廉官主事，武氏要想取而代之实非易事。”

话虽如此，可他们三人仍以为不能掉以轻心，给武氏及其追随者以可乘之隙。长孙无忌打算回京以后，由裴行俭上疏极言废立之利害，再由他和褚遂良直接面君，力劝皇上。

更漏过了子时，三人才告分手，送走褚遂良和裴行俭，长孙无忌索性不睡了，枕着渭水的涛声，他思谋起回京的举措来。这一次，是绝不能输给武媚了。

一声鸡啼，东方渐露晨曦，又是一夜不眠，长孙无忌自嘲，说是出来郊游，倒比在京城更累，这不，刚刚躺下，他脑际中又浮现出袁公瑜的面容。

哼！他一定是受了武氏的密遣，追踪他们来了……

长孙无忌没有猜错，大约在辰时二刻，袁公瑜已坐在仪秋宫的大殿里向武媚奏事了。

武媚先是对他的岐州之行给予了褒扬：“大人暗遣岐州长史探听柳奭心机，有功于朝廷，本宫当奏明皇上，擢拔大人。”

“谢昭仪恩典。臣仗义执言，就因为长孙老儿等把持朝政，意图挟持皇上，臣愤愤不平，忠贞之心，上苍可见。”袁公瑜连忙离座谢恩。

武媚眯起丹凤眼，看着眼前的御史中丞一副谄媚的表情，甚觉厌恶，不过在眼下，这个人还用得上。在示意他喝茶之后，武媚又问道：“近来那干人还有何动静？”

袁公瑜回道：“娘娘就是不问，微臣也要禀奏。”

“哦？”闻言，武媚立即坐正了身子，“说来本宫听听。”

于是，袁公瑜就将在咸阳城中的所见所闻述说了一遍，末了，他义愤填膺道：“长孙老儿、褚遂良且不说，裴行俭算个什么？一个五品的长安令，竟敢目无皇上和娘娘，岂非自不量力么？”

武媚嘴角撇了撇道：“看来这个裴行俭是在京城待得太久了，不晓国事民情，本宫欲让他去京外历练历练，你觉得如何？”

昭仪娘娘把话说得如此肯定，令袁公瑜非常吃惊。

三天以后的朝会上，李治果然诏命裴行俭任西州都督府长史。不要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就是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长事前都一无所知。口谕之后，李治严令中书省拟定敕命，责令裴行俭尽快离京，不可在京城延宕。说这些话时，他一直板着脸，没有一丝笑容。

许敬宗这回算是真正感受到了昭仪的果断和她在皇上心中的位置。

出了太极殿，李义府迅速追上许敬宗，小声问道："许大人对今天的朝会如何看？"

许敬宗小声回道："依在下看来，皇上这是第一次打破了'五花判事'的惯例，把三省撇在了一边。"

"依皇上的性格，会如此独断么？"

"皇上性淳温厚，在下以为此意皆出于昭仪，不过是借皇上的口说出来罢了。"许敬宗无意间回头，发现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就在身后不远处，于是他用手暗示了一下，加快了脚步，顺口放出了一句话："昭仪此乃杀一儆百之术，打在裴行俭的身上，却是痛在那帮老朽的心上啊！"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与许敬宗的看法一致。

褚遂良不无忧郁地说道："'五花判事'一旦破了，武氏将无治矣！"

长孙无忌接道："武氏这是给我等看呢。依老夫看来，用不了几天，皇上就会提出废立之事，此乃你我最后一搏，否则他日到了泉下，我等无颜见先帝了。"

"只是裴大人做了鱼肉，甚是冤枉。"

长孙无忌没有接褚遂良的话，他的心里很乱，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快地演变成今天这个结局。他在心里怒骂袁公瑜为人奸诈，发誓有一天要用他的头来为忠良报仇。

裴行俭没有参加太极殿的朝会，当他从褚府府令那里获知自己被外放西州后，没有丝毫的惊诧，从那天在"西去天阁"与袁公瑜遭遇后，他

就想到了今天的结局。因此，第二天，当李荣前来宣读皇上诏书的时候，他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作为太监，李荣不好对此事有什么议论，但他还是对裴行俭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此去西州，山高路远，大人有话，咱家可以代奏陛下。"

裴行俭道："微臣谢陛下隆恩，戍边卫国，乃朝臣之责；臣之事君，若子之事父，故臣当赴戎机，绝无滞留京都之意。"

"大人好自为之。"李荣的眼睛有些湿润，说完就转身回宫去了。

两天以后，咸阳原上，长孙无忌、褚遂良、新任侍中韩瑗、中书令崔敦礼都来为裴行俭送行。

一个五品官有这么多大人来送行，他很感动，想柳奭当初离京时的形单影只，抑郁的心境获得了少许的慰藉。

西州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大唐灭掉麴氏、高昌国后设置的州，远在天山以东，距京城长安万里之遥，沿途要经过西域诸藩国，天气变化无常，免不了风餐露宿。说是到那里去赴任，无异于流放，长孙无忌一想到他是代自己受过，心里就很不好受，想安慰几句，却是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借酒表达自己的心境："虽说是同品奉调，可毕竟不比京城，请大人饮了这杯，也好壮行。"

裴行俭理解长孙无忌话里的意思，急忙起身举杯相碰道："谢大人。好在在下本就是行伍出身，年轻时就戎衣被身，志在边陲，此去正好遂了心愿，也算是任当其所吧！各位大人不必牵挂。"

褚遂良说道："同是赴边，境有不同，大人此行皆因废立皇后而遭池鱼之殃，我想起来总是心中不平。"

想着几个月的朝事纠葛，长孙无忌眼睛有些发热："陛下为晋王时，长孙皇后殒薨不久，老夫看着他长大。善读书，知礼仪，宽仁、敦厚，岂可有此离经背道之举，倘是老夫没有猜错，此必武氏于陛下面前谏言所致。"

其实，大家也明白这个情势。倒是裴行俭即将西行，却也心事重重："为臣者，当以国之忧为己之忧。在下最担心仍然在于废立大计。

圣朝安危，在此一举。”

他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韩瑗，他慨然举酒，那话就从舌尖上滚动了：“大人尽管放心前去，本官虽蒙陛下垂爱，委以重任，然绝不敢因私废公，置社稷安危于不顾。纵血溅两仪殿，也绝不让武氏图谋得逞。”

崔敦礼也站起来，话语中也带了悲壮：“有太尉坐镇，三省联手，必能力挫武氏野心，卫我大唐社稷。”

于是，五人又杯盏相撞，长孙无忌用一句话做了结语：“他日大人荣归，倘是老夫骨骸尚在，定在‘西去天阁’摆酒为大人接风洗尘。”

日色过午，裴行俭上马时有些踉踉跄跄，崔敦礼急忙上前搀扶，他拦住崔敦礼，顺口就吟出了一首诗：

飒飒风叶下，遥遥烟景曛。

霸陵无醉尉，谁滞李将军。

长孙无忌很吃惊，他竟在醉乡中引出了自己早年游灞桥时的诗句。那时候，他正当盛年，雄心万丈，转眼已是华发霜鬓，只有这诗，还能够让他回到酒酣胸坦的岁月。长孙无忌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泪水模糊中说了一句：“大人等等。”

众人转头看去，只见长孙无忌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路边，折了一枝渐渐发黄的柳枝，来到裴行俭面前道：“带上这柳枝，长安就在大人心里了，纵是千山万水，难隔思乡之情。”

韩瑗见长孙无忌赠了柳枝，忙弯下身子用丝绢包了一抔黄土道：“这一抔土大人带上，撒在西州的土地上，故里就在身边。”

褚遂良也很动情，遂从袖中拿出一幅卷轴：“我就赠大人一副字——关山飞度，请大人收下。”

崔敦礼忙解下腰间的青锋剑，双手捧上：“请大人带上这把青锋剑，为大唐建功立业。”

众人一一告辞，褚遂良说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还是让裴大人

上路吧。”

于是，裴行俭辞别众人，扬鞭打马朝卫队追赶而去，在他的身后，卷起团团烟尘。

长孙无忌等四人的心里都觉得空落落的，一时没有话说了。还是崔敦礼打破了眼前的沉寂：“各位大人！裴大人走远了！可是我等还任重道远啊！”

众人不由得默默地点了点头……

九月，天渐渐清凉下来的时候，朝廷改任卫尉卿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许敬宗明白，这一切都是武昭仪从中举荐的结果，朝会一结束，他就进了仪秋宫，一进门就跪倒在地道：“谢娘娘恩典。”

武媚却没有他那样兴奋，她放下手中的书，要许敬宗在对面坐下喝茶：“感谢什么？你们就知道说好听的，只打雷，不下雨。本宫是白疼你们了！”

许敬宗唯唯诺诺，不发一言。

“那个裴行俭离开京城了？”武媚又问道。

许敬宗点了点头：“微臣正要禀报这事呢。听说侍中韩瑗、中书令崔敦礼都跟着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到咸阳西送行了。”

“兔死狐悲，古今常理。”武媚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哼！一个五品官，竟然想与本宫为敌，找死！”

许敬宗谄媚道：“微臣明白，娘娘这是做给长孙老儿看的。”

一听这话，武媚立即严正地说道：“本宫给谁看呢？事关社稷安危，本宫岂能被私情所扰。”

“微臣才疏学浅，不知娘娘韬略，请娘娘恕罪。”许敬宗闻言吓得忙道。

武媚不接许敬宗的话，把话题转了："下一步你等将如何做？"

"微臣已鼓动京内外诸多大臣再次连署上奏皇上，请求废掉王皇后。"

"本宫也不是非去做皇后，只是臣民拥戴，本宫也是盛情难却。"

许敬宗立即明白了武媚的意思，他赶忙接道："娘娘不说，微臣还忘了，臣已经向皇上禀奏，除了并州，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诸位大人的故里百姓数十万人也上书皇上，请求娘娘荣登椒房殿。"

闻听此言，武媚满意地点了点头道："本宫心怀社稷，天日可鉴。我大唐百姓，心系社稷，倒比那几个迂腐之人强多了。本宫就是要让长孙无忌等人看看，皇后不仅能治理好后宫，亦能辅佐皇上光大大唐基业。"

许敬宗立即恭维道："以娘娘之才，岂止是辅佐皇上，就是坐上龙位也必能让天下臣服，遐迩来仪。"

听了此言，武媚在心里笑了，但脸上却是顿然变了色："刚刚做了礼部尚书，你就如此放肆，本宫何时要做皇上？此话传将出去，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记住，陛下乃九五之尊，如果有人觊觎皇位，本宫会让他死得很难看。"

许敬宗的心一阵阵地收缩，忙不迭跪倒在地道："微臣知罪！微臣知罪！"

"起来吧！知错就行了。"武媚轻蔑地望了一眼许敬宗，立时换上一副笑脸，"爱卿不是有个儿子外放岭南了么？有信来么？"

许敬宗的心这才有了些微的松弛，忙回答道："犬子有信来了，言说岭南地广人稀，不堪其苦。"

武媚"哦"了一声说："让他忍耐些，有机会本宫自会禀奏皇上，召其回京的。爱卿是聪明人，该做什么不用本宫细提。你下去吧！"

出了仪秋宫，许敬宗整个人都软了。他觉得武昭仪真是捉摸不透，一转身就变了脸，往后去该处处谨慎了。

重阳节是朝廷法定的“三令节”之一，李治口谕停朝三日，官员纷纷出城登高。许敬宗也早早地协同宗正寺安排皇上和武媚去咸阳北原登高了。

第二天，李治与武媚游历谷口。他们站在大坝旧址，望仲山岚浮翠绕，葱茏蓊郁，滔滔泾水从谷底淌过，流入关中大地。遥想当年秦皇任用郑国凿谷口，通渠水，李治不由感慨万千，随口咏诵道：“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武媚在旁听了道：“秦皇凿郑国渠，汉武开白渠，虽利在百姓，然则，俱往矣。陛下选贤任能，必能再造皇皇新业，岂秦皇汉武所能比乎。”

这话李治听起来很顺耳，他禁不住就牵住武媚的手，登上一道高坡道：“知朕者，昭仪也。”

但接着武媚就说出了一番让李治很吃惊的话：“永徽政行六年，何以踯躅不前，陛下想过没有？臣妾近日夙夜思索，陛下正当盛年，踌躇满志。然身边都是前朝老臣，处处掣肘，何时才能复兴贞观盛世？”

话说得太突然，李治没有丝毫准备，一时也不好回答，他回头看了看武媚，没有说话。武媚于是接着说道：“国之兴者，在人，陛下身边所需者，不是倚老卖老之徒，乃年富精进者也。依臣妾看来，许敬宗、李义府这些中年朝臣，皆兴国之大才，治政之栋梁，却常常为一班老臣所排挤。陛下若能大用，何愁朝纲不振？”

许敬宗在后面跟着，闻言心中窃喜，看来，这回真是跟对了。

然而，武媚接下来提出的问题却让李治十分为难。她朝李治飞了一个媚眼，不无撒娇地说道：“陛下！臣妾想听听朝臣们议政，不知可否？”

“这……”

“陛下！”武媚用肩膀蹭了蹭李治。

“不可！后宫不干政乃我朝规制，母后犹不敢越雷池半步，况昭仪

乎？”

“昭仪！昭仪！皇上除了记得臣妾是昭仪外，还记得什么？皇上若是看臣妾不顺眼，干脆发回感业寺得了，岂非眼不见，心不烦了？”武媚说着，眼里就泪花蓬蓬的。

李治的心就被这一抔泪水泡软了，他伸出手为她擦眼泪，武媚一扭身子，喉咙里就传出饮泣：“陛下总说爱臣妾，可就是……就是……”

“好了！你容朕想想。”

过了一会儿，李治终于说话了：“太极殿爱妃是绝对不能去的。朕就在两仪殿设一帘幕，朕与群臣议政，爱妃就在帘后静听，若是有何针砭，待众臣退下后言之如何？”

武媚的脸上这才有了活泛的气象。也好！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总有一天，她会坐在朝堂听臣下奏事。于是她转哭为喜道：“臣妾谢陛下。”

“你呀！”李治爱怜地看着武媚，无奈地摇了摇头。

许敬宗和李荣都不知道刚才什么事让娘娘流泪，皇上又是用了什么法子让娘娘破涕为笑的，见两人重归于好，他俩的情绪也跟着轻松了许多。他们并不知道，从这一刻起，李治已打定主意，不管遇到多大阻力，回京后都要完成废立大计。

重阳节后第一次朝会后，李治召长孙无忌、李[illegible]、于志宁、褚遂良等到两仪殿。

出了太极殿，去两仪殿的路上，褚遂良对几位同僚说道：“今日陛下之召，多为中宫，上意已决，逆之必死，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功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见先帝？”

“大人此言差矣！老夫深受国恩，先帝临终之言，言犹在耳，皇上竟然忘却旧事，遑论追远。老夫今日进了两仪殿，并未有全身而退之备。”长孙无忌也决然道。

“太尉此言差矣。太尉乃陛下元舅，不可使陛下落下诛杀元舅之名。”说毕，褚遂良看了看太子少师于志宁，他低头不语。

看得多了，于志宁便道："褚大人看下官作甚？下官老迈，唯各位大人之见为见就是。"

褚遂良又望了望李⽊问道："司空何无言乎？"

李⽊不答话，却上前向长孙无忌施了一礼道："下官老疾又犯，眼前天昏地暗，难以自持。废立之事有劳各位大人，下官先回府去了。"

褚遂良上前拉住李⽊道："两仪殿就在前面，大人此时退出，甚为不妥，还是与下官一起进殿奏明皇上，传来太医，与大人诊治即可。"

李⽊抬起眼睛问道："大人说什么，下官为何听不见呢？"言罢，他推开褚遂良，跌跌撞撞地出宫去了。褚遂良明知他在装病，却又无法当面揭穿，只好怏怏不乐地望其远去。

长孙无忌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遂劝道："褚大人理他作甚，他是官做得越大越惜命。"说罢，转身就进两仪殿去了。

褚遂良、于志宁见事已至此，也不敢怠慢，跟着长孙无忌的脚步进去了。

三人进了殿门，很快就发现这议事的大殿有些异样，皇上的龙位背后多了一道青竹做的帘幕，里面黑乎乎的，褚遂良遂问道："陛下！这是……"

李治摆了摆手说道："不干你等之事，何须细问？"

三人手持笏板，齐刷刷跪倒在地道："微臣参见陛下。"

李治挥了挥手道："罢了！平身赐坐。"

武媚藏在帘幕背后，看着三人落座，在心里埋怨皇上太软弱，太顾及顾命大臣的情绪，心想她要是皇上，直截了当拟一道诏书，费什么口舌。这时候，李治又说话了："今日召诸位爱卿来，依旧是老话题。皇后无子，朕今欲废之，立武士彠之女，大家以为何如？"

三人相互看了看，没有说话。李治就有些不悦："召你等来，却不说话，这是何道理？如无禀奏，朕将命中书省拟定诏书，颁行天下。"

武媚暗中说，早该如此。

“不！臣有话说。”褚遂良抬起头面向李治，语气十分庄重，“皇后乃名门之后，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对臣说：‘朕佳儿佳媳，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无过，岂可轻废？臣不敢屈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你……”李治心中恼怒，却是无从发火，怒道，“武氏焉有过乎？回京以来，为朕生下二位皇子，功在社稷，难道不可以立么？”

“皇上如此说，无异于让先帝蒙羞？”长孙无忌从座上站起来，话音中就带了严厉，“武氏经事先帝，众所俱知，陛下纵可以掩人耳目，难道可以瞒过上天么？万代之后，史将何谓陛下？”

李治顿时满脸通红，额头淌下了一溜汗珠，尴尬、愤怒、无奈都写在了脸上。至于武媚，尽管躲在幕后，然而长孙无忌的话却如钢针，刺在了她心里的最软处。她意欲开口，却因事先的约定而只能暗暗地将牙咬得“咯咯”响。

台前幕后的李治与武媚正在难堪中，偏偏褚遂良又接着说道：“陛下必欲废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

李治被逼到绝处，发了狠话：“朕是非武氏不立。你等从之则生，逆之则死。何去何从，卿等思之。”

孰料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褚遂良这回却摆出一副不怕死的架势，他将手中的笏板放在阶陛上，干脆脱了冠冕，头在地上磕得“嘣嘣”直响，不一刻，就满面污血。

“臣今忤逆陛下，罪当伏诛。”褚遂良伏地而泣，泪水伴着血水染红了大殿的地砖，声声句句直指李治的心，“微臣既不能承先帝之托，又不能屈从陛下，这顾命大臣徒有虚名，倒不如还了陛下的笏板，陛下下一道诏命，放臣回乡罢了。”

大殿里每一个人都因为褚遂良的洒血乞归或吃惊，或无奈，或愤怒，或惭愧。

李治也很吃惊，他完全没有想到褚遂良会如此固执，他甚至想干脆

一刀斩断君臣情缘，然而，太宗皇帝临终的遗言让他无法循着自己的意志走下去。

于志宁也很惭愧，他低下了头，忽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当年在凌烟阁时的那种豪气被岁月磨光了，当年与诸位同僚相约的誓诺已在一场场的风波中丢失了。当武媚在他的眼前一步步地实现目标时，他甚至以“天意”为自己的不作为做借口。然而，此刻褚遂良让他感到无地自容，但他没有勇气站出来辩护，只在心里默默祈求皇上开恩，赦免褚遂良的冲撞。

因褚遂良面对皇上置生死于不顾而怒火中烧的还是武媚。这就是当初坐在前厅里与自己切磋书艺的褚遂良么？这就是追封父亲武士彠时通情达理的褚遂良么？武媚终于明白，他实是无为而无不为。这样的人，多在世界上留一刻，自己就多一个劲敌。她忘记了与李治事前的相约，怒不可遏地大声喊道：“何不捕杀这獠！”

“这个武媚！不是让朕难堪么？”李治在心里埋怨着，干脆转过身去，不再理会褚遂良。

武媚的声音让几位大臣惊呆了。尤其是长孙无忌，他久久地看着那面竹帘，心想皇上是从什么时候允许武氏暗中窥听大臣们议事的。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已顾不了许多了，当务之急就是阻止皇上对褚遂良动杀机。情急之中，他几乎不假思索，对着竹帘喊道：“褚大人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加刑。”

李治又一次气馁和无奈，对身后的李荣道：“带褚遂良出去。”然后他颓然地坐进龙位，对长孙无忌等人挥了挥手，“你等也退下。”

几位大臣刚刚退出，武媚就从帘后出来问道：“皇上为何不下旨杀了他？”

“你是要朕冒天下之大不韪么？倘是杀一个褚遂良就能让他们屈从，朕早下旨了。”

武媚叹一口气道：“陛下如此瞻前顾后，如何摄制天下？”

“你们是要逼死朕么？你也下去，朕想一个人静一静。”自从感业寺回到京城，李治第一次对武媚发了脾气。

然而，两仪殿的风波并未平息，第二天新任侍中韩瑗又掀起了一波激浪。

自与裴行俭作别后，连日来韩瑗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一个五品的长安令尚有勇气为社稷挺身而出，自己作为三省之长岂能对朝纲大事熟视无睹。他忘不了临别时裴行俭的目光，他认为绝不让远行之人失望。过了重阳节第一天朝会后，他直接到两仪殿觐见皇上，请求撤除废立之议。说到伤心处，韩瑗涕泣极谏。李治大怒，喝令他退下。可韩瑗并没有打算退缩，第二天又去进谏，李治干脆不见。第三天，韩瑗不再求见，干脆写了一道奏章，极言废立之危害——

匹夫匹妇，犹相选择，况天子乎！皇后母仪万国，善恶由之，故嫫母辅佐黄帝，妲己倾覆殷王，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每览前古，常兴叹息，不谓今日尘黩圣代。作而不法，后嗣何观！顾陛下详之，无为后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国，菹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吴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游于姑苏。臣恐海内失望，荆棘生于阙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来济上表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娴令淑，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兴《关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汉之祸又如此，唯陛下详察。

李治看后，良久不语。韩瑗将武媚比作妲己，他从内心不能接受，然则一句“作而不法，后嗣何观”却让他无言以对，他不能不对后人的评价有所顾忌。因此，他索性将奏章置之案头，不再理会。

褚遂良回到府上疗伤，长孙无忌称病不参加朝会，韩瑗、崔敦礼据理力争，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推波助澜，朝会上，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常常在吵闹中散朝。

事情的发展犹如中流遭遇礁岩，浪涌波激，李治一筹莫展，武媚心急火燎，不断地召见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责备他们办事不力：“本宫在皇上面前屡屡进言，擢拔你等，你们却连几个苍迈老人也无可奈何，将来还怎么辅佐陛下治国理政？”

许敬宗一边听着武媚的指责，一边思虑峰回路转的途径，忽然他脑际一亮道：“微臣记得那日陛下传几位顾命大臣时，原本也是传了李🏠的，不料中途他旧病复发，回府去了。”

经许敬宗这么一提，武媚也想起来了，她那天的确没有见到李🏠。

“娘娘，他究竟是真病了呢？还是故意装病？”许敬宗故弄玄虚地说道。

“嗯！爱卿所言不无道理。依本宫看来，李🏠必是与长孙老儿政见相左，故意托病罢了。”武媚想着想着，眼里就晶亮闪烁，眉宇便悠悠颤动，“看来是该奏请陛下召李🏠来问一问了。”

第二天早朝，李治闭口不再提“废立”之议，于是兵部上书禀奏，说右卫屯大将军程知节从葱北道来报，征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大捷。随即，李治诏命遣使前往劳军。

此事一了，户部尚书高履行出班禀奏道：“入秋以来，京外连降大雨，冲毁道路多处，陆运不通，京师米价暴涨。臣请开仓放米，平抑物价，请陛下定夺。”

李治回应道：“京城民心，关乎社稷，传朕旨意，从府库中出米粟，平抑市易。”

接着工部尚书禀奏，说洛州大雨，冲毁了天津桥。

李治道：“如此灾情，就由工部拨款修桥，严令洛州刺史督办，不可延殆。”

韩瑗站在丹墀之内，看着李治一件件地处理朝政，颇具太宗气象，就愈不能理解他为何在立后一事上不知回转。因此他决计等退朝之后就到两仪殿，奏请皇上批阅前几日的奏章。

然而，李治没有传他的意思，却听见李荣尖细的声音叫道：“陛下有旨！李🏠到两仪殿觐见。”

韩瑗失望地出了太极殿，步子显得有些迟滞。他虽然一时还猜不透皇上传李🏠所为何事，但他料定与废立之议脱不开干系。他忽然惊异地发现，自皇上提出要废王皇后，立武氏以来，就没有见李🏠说过一句话。他心里没底，不知道李🏠会对皇上说些什么。他正心猿意马地想着，却听后面传来了脚步声，他回身一看，却是礼部尚书许敬宗。

许敬宗满脸堆着笑：“大人为何在此徘徊？”

“本官是想起了一件事，故而……”

许敬宗狡黠地眨了眨眼睛道：“听说大人就废立之事陈情皇上……”

闻言，韩瑗的脸色顿时严肃了：“上朝奏事，乃臣下尽忠之责，不妥么？”

许敬宗干咳了两声道：“非也！可在下以为，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他人又何必妄生异议呢？”

“许大人这是什么话？两者岂可等同？”

“没什么意思。在下只是说了些识时务之言，请大人斟酌。”许敬宗说罢，不等韩瑗回答，就转身离开了。

“如此，则与狗彘何异？”韩瑗看着许敬宗的背影骂道……

第十三章

英国公一言破局

武皇后凤翼展翅

从太极殿到两仪殿的路并不长，但李𠈌却用了比往常更多的时间才走完。

有几次，眼看到了殿门前，他又折回去了。然而，一想到皇命如天，他就为自己的犹豫而惭愧、自责。

他的这种难堪，从围绕要不要召武媚回京就开始了。永徽二年六月的户县、杜陵之行，他主动请见李治，转奏长孙无忌等人以立李忠太子为条件而同意武媚回宫的谏言，在很长时间里，他被同僚们私下非议，很是纠结了一阵子。

现在，他又面临新的抉择。要么跟着长孙无忌等人走，坚决反对立武媚为皇后；要么顺着皇上的意思，不惜得罪同僚，站在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一边。他在心里埋怨自己，怎么越老越胆小怕事了呢？

他不是先帝临终选定的顾命大臣，却又是当朝资质最老的朝臣之一，皇上每临大事又偏要把他拉进这些人中间。他至今忘不了永徽元年，当他被刚刚登基的皇上从叠州任上召回京城时，君臣之间在两仪殿里的那一次谈话。

“朕初承宏业，百废待举，爱卿在先帝朝时，被称为‘纯臣’，还请为复兴大唐基业尽股肱之力。”李治当时显得十分诚恳。

李𠈌闻言十分茫然，他是“纯臣”么？长孙无忌乃太子元舅，自不必说，褚遂良凭什么就能成为顾命大臣呢？论资质，他二十三岁归唐，一直不离高祖和太宗皇帝左右，不曾有过任何的离心叛道之举；论功劳，他跟随李世民参与了讨伐刘武周、王世充等多次战役；太宗朝，他与李靖负戈被甲，先后多次征讨东突厥，平定北地，血染战袍。又在高祖兴业故地并州任都督十六年，被朝廷视为“称职”，入朝以后，先后任太子

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并被高祖赐姓“李”，这样的“纯臣”何以在太宗临崩之际，就忽然不纯了呢？难道皇上封他为英国公，仅仅是为了安定他这个异姓重臣的心么？

作为一代功臣，李𠈌出京拓边不是第一次，可唯有这次赴叠州，他是怀了千万纠结的。在叠州的日子，他反复思虑过半生的沉浮悲欢，唯一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仕途险恶，宦海无常”。

再次回到京城时，他已五十九岁，当年的雄心豪气早已在岁月的烟尘中散淡，建功立业已是昨日梦幻。他打定主意，要以一颗平静的心去看待纷纭朝事，为子孙求一个平安的处境。但这些事他只能藏在心里，当着皇上的面，他说道：“臣虽老迈，然忠唐之心不改。陛下垂爱，臣谨记在心，不敢懈怠。”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勤勉的，只要是皇上的旨意，他都尽职尽责地去办。

他对当今皇上也有着深深的感恩，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皇上命人为他画像，并且亲自为序。皇上在序文里说：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则哲之明，所寄斯重。……茂德旧臣，唯公而已。

每每想到这些，李𠈌总是心潮起伏，不能自已。

当李荣站在殿门口焦急张望的时候，李𠈌最终做出了抉择，他迈开步子，进了两仪殿。

李治对李𠈌的到来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不待他下拜，就急忙上前扶道：“老爱卿到了，快快请起。赐坐。”

待李𠈌坐下，李治又道：“听说老爱卿老疾发作，朕忙得都没有顾上！此朕之过也。”

一听这话，李𠈌很感动，也很不安：“臣些许小恙，何敢劳陛下顾念。陛下牵挂微臣，臣不胜惶恐。”

“朕召爱卿前来，想必你已清楚何意。”

“微臣愚钝，请陛下明示。”其实，李𠈌内心是清楚的，不过，这话由他说出来，总觉得不好意思。

“朕欲听听老爱卿对废立之事的谏言。”

“这……”

“爱卿不必顾忌，心所思之，口即言之可矣。”

李⽊沉思片刻，捋了捋胡须道：“臣以为，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哎！还是老爱卿明白！”李⽊没有想到，皇上还没有开口，倒从竹帘背后闪出一人来，他定神一看，却是武媚。

李⽊忙道：“不知昭仪娘娘在此，微臣多有得罪。”

武媚一脸的笑意，从丹凤眼里溢出的每一寸目光都是温暖和真诚的：“本宫素闻老爱卿识大体，顾大局，今日一见，果然如此。”说着，她就转过身来对李治施了一礼，“陛下！李⽊功在大唐，臣妾以为应该多加封赐才是。”

李治应道：“爱妃言之有理，朕明日就口谕吏部办理。”

李⽊是个聪明人。皇上该问的话问了，自己该说的话也说了，再留在这两仪殿就显得没有必要了。他起身准备告辞，武媚见状，又提醒皇上道：“前些日子老爱卿老疾复发，陛下何不传了太医为他诊治一番，也好彰显陛下体恤臣下之德。”

李⽊忙谢道：“区区小疾，昭仪的盛意臣心领了，臣还是回府治疗吧！”

“老爱卿这就不对了，赏功罚过，自古亦然，老将军戎马一生，宏绩卓劳，本朝能比肩者庶有几人？陛下垂爱老臣，您就领旨谢恩吧！”武媚笑道。

李⽊越发觉得尴尬和不安，前日分明是装病，现在倒弄巧成拙，若是太医查出无病，不唯成为朝野笑柄，也难逃欺君之罪啊！想到这里，他决计坚决离开，忙跪倒在李治和武媚面前道：“谢皇上隆恩，只是臣的病经过治疗已经好了，臣这就告辞了。”

李治看李🏠坚决要走，也就随口说道："既然如此，朕也不多此一举，老爱卿回府吧！"走出两仪殿，李🏠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真的有了一种说不出的不适，他在心里问自己，刚才在皇上面前的态度是否错了。纵然废立是皇上家事，可两仪殿是什么地方？那是皇上与臣下议决军国大事的地方，怎么可以在竹帘背后藏一个女人呢？即便是先帝，也不敢有此越制之举啊！唉！这是怎么了……

望着李🏠离去的背影，武媚眼中就流露出得意的笑意："呵呵！果然不出所料。"

李治见此十分好奇，就问道："爱妃在说什么？"

"陛下不知道吧？前日陛下召长孙无忌、褚遂良，还有李🏠几人到两仪殿，臣妾在竹帘后没有看到李爱卿，就情知他不愿意与那帮人同流合污。刚才他坚辞不让诊脉，正好证明了臣妾的猜测。"

唉！这究竟是怎样聪明的一个女人啊！李治在心里感叹。待他回身看去，却发现武媚正在翻看奏章，她抬头时，两人目光撞在一起，武媚静静地看着李治，眼圈就红了："陛下！您瘦了。"

一句话，李治的心就热了。聪明的女人总是能从细微处发现男人的变化。

"唉！知朕者，武媚也。近来为了废立大计，朕心力交瘁，有时候真想……"

武媚立即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她干脆把这层纸给捅破了："现在本朝能臣如云，何必在乎那几个老臣，该动纲纪就要动，方显陛下之威。"

"唉！朕又何尝没有觉得他们的掣肘呢？可先帝有遗旨，朕……"

闻言，武媚就笑了："陛下无须违背先帝遗旨，只需把他们外放出京即可。陛下眼不见，心不烦，彼等也免得看见臣妾心堵。"

"此事干系重大，容朕周虑之后再说。"

"臣妾谨遵陛下旨意。"武媚了解李治的性格，他这样说，等于接受了她的谏言，"哼！长孙老儿，看你这回如何执拗。"

至于下一步，她早已思谋好了。

几天之后，李治颁布了立武媚为皇后之前的最后一道诏书，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

当时褚遂良就在朝堂上，他没有做任何辩解，也没有感到任何意外。他很庆幸，皇上还是慑于先帝遗旨，没有对长孙无忌开刀。有他在，他即便骸骨弃于他乡，也无怨无悔了。

走出太极殿，褚遂良就有种从此诀别京都的伤感。此去的潭州乃荆楚故地，曾是楚国的南境，距长安千里迢迢，重山阻隔，恍若世外。他明白这一定是武媚的谋划，她也许欲将自己置于死地而后快，只是因为皇上的仁慈，才得以免除刑罚。然而，若想要重回京都，那希望是渺然若云了。

他忽然想起一代名士贾谊当年流放长沙时的苍凉情景。那一年，二十三岁的贾谊因谏言汉文帝应将位高权重的臣下外放出京，返归封地，而结怨于周勃、灌婴、冯敬等权臣，汉文帝面对强大的压力，只好贬他于长沙。抚今追昔，褚遂良觉得自己的结局与古人何其相似。

回看身后，除了太监和宫娥们低头忙着各自的事情外，朝臣们早已散去了。哦！他这才发现，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太极殿的。

九月的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自己仿佛瞬间被挤压成一片黄叶，随着萧瑟的秋风漂流无涯。褚遂良狠狠地捶打了一下胸膛，在心底埋怨自己还没有离京就先有了天涯孤鸿的悲哀。大丈夫岂能如此懦弱！

在即将走完司马道，车驾映入眼帘时，他想起了贾谊的《吊屈原赋》：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蹿兮，鸱鸮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锲铦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哀哉贾谊，吾随你来矣。褚遂良还是忍不住洒下了凄然的泪水。

贾谊“俟罪长沙”，屈原“遭世罔极”，当世人将盗跖、庄蹻视为廉者，而将镆铘视为钝刃时，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呢？

褚遂良最后回眸了一眼高峨耸秀的太极殿，慨然地登上了车驾，对驭手道：“回府！”

此时，长孙无忌、韩瑗、崔敦礼、上官仪等都聚集在褚府，等待他归来。下了车驾，听了府令的禀报，褚遂良内心不安，急忙换了常服，来到前厅见礼：“真是惭愧！让各位大人久等了。”

大家纷纷站起来还礼。

长孙无忌首先开口道：“皇上现今不经三省集议，随意贬官，不合本朝规制，又不给朝臣说话的机会。老夫明日就到两仪殿去问问陛下，先帝遗旨还有用无用？”

韩瑗、崔敦礼和上官仪闻言也都纷纷表示，定要追随太尉上殿，为他褚遂良讨个公道。

褚遂良苦笑道：“各位大人的心意下官领了，只是讨公道就不必了。现今违制之事非唯这一件，难道大家没有发现两仪殿现在多了一道竹帘，那个武氏就藏在帘后暗听朝臣奏事么？此乃我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事啊！”

长孙无忌长叹一声，对韩瑗和崔敦礼道：“欲亡其国，先亡其制，大唐危矣。两位大人正当盛年，又为三省之长，当以身赴国，挽狂澜于既倒啊！”

韩瑗应道：“大人嘱托，下官谨记在心。大人乃三朝元老，德高望重，有大人在前，下官绝无后退之说。”

崔敦礼应道：“诏书已颁，绝无收回可能。明日就由下官出面为褚大人饯行，各位大人出面作陪如何？”

褚遂良庄重地回道：“这些事就免了吧，陛下正在盛怒之下，我等聚集，让许敬宗之流知晓，又会惹出许多是非，给武氏提供口实，反而对各位大人不利。”

长孙无忌有些不以为然："老夫就是要看看，武氏能奈我何。"

褚遂良叹了口气道："陛下登基已有六年，自在下贬谪之日起，扶孤托孤云云不复存在，我等为大唐江山计，还是好自为之吧！"

大家都觉得褚遂良的话不无道理，乃风雨命途之参验。崔敦礼站起来，双手作揖道："想想八月裴大人离京时，大人与我等咸阳送别，慷慨悲壮，未料刚刚两月，大人又要远行，心中……"一番话说得众人心里酸涩异常，许久竟想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长孙无忌等相继离开后，褚遂良要府令把府役和丫鬟们传到前厅，见他们一个个蹙郁着脸，他禁不住就宽容地笑了："人生一世，变故甚多，聚散终有常，你等不必凄凄切切。"

几位丫鬟哭出了声，纷纷道："这些年来，夫人待奴婢有如亲生，今日夫人忽然要离开，奴婢这心里……"

褚夫人也掩面泣道："老身谢你等多年的关顾……"没有等再说下去，后头就哽咽了。

褚遂良见此不高兴道："夫人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好了不流泪的么？"

褚夫人又断断续续道："老身这是想着夫君冤枉。当初要不是受命托孤，也就不会得罪那个武氏，何来今日之果呢？"

"你这是什么话？先帝托孤于我，乃以我为信臣。为臣者不为江山谋，毋宁死。该来的你躲也躲不过，再说，这又不是第一次离京，你哭哭啼啼，还怎样说话？"

眼见夫人情绪渐渐平静，褚遂良开始安排后面的事情，他环顾了一下前厅的人群道："本官此次受命出任潭州都督，山高路远，日后还能不能回京亦未可知。故而召你们来，就是将家中所存银两、细软悉数分与你等，各自回家谋生。"

有几名府役当场表示不愿散去，褚遂良劝说良久，见其随意甚坚，只好答应带着他们，其余的人各自领了银两，说好等褚遂良离开京城后再行散去。

第二天卯时三刻，褚遂良早早起身，府令叫了四辆车驾，三辆装了必用的行装，一辆夫人坐了，静静地离开坊间，到了城门口。守门的司直见是褚遂良，忙上前施礼道："褚大人！您这是……"

褚遂良笑了笑道："本官奉调潭州，今日启程，烦劳司直大人打开城门。"

"唉！大人既是远行，朝廷总该有人送行才是。"

"本官向来不喜张扬，故而才选这时赶路，就是怕惊动同僚。"

司直十分佩服，忙让守门的士卒去开了门，眼看着一干人渐渐地隐入晨曦之中。

出了城门，褚遂良回看了一眼长安，又一次双目潮热："陛下！微臣去了。"

这时，从远方传来声声鸡鸣，在秋日的村舍间久久回旋……

王皇后与萧淑妃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到了李治关于"废黜皇后"、"撤去萧淑妃封赐"的诏书。她们共同的罪名就是暗中对武昭仪行毒，共同的去处是掖庭管辖的冷宫。

太极宫的太监手捧诏书来到清宁宫时，王蓉正和太子说话。

孤守寂寞的王蓉对这每五天一次的请安非常珍视，她早早地备了茶水、果蔬，等待太子的到来。

此刻，太子已经向她问过安，在对面坐了下来。太子虽然无法知道母后与父皇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发现母后日渐地消瘦了，往日保养得很好的皮肤开始泛黄，即使宫娥们敷了比平日多的脂粉，依旧掩盖不了难对铜镜的憔悴。他的心就很不好受，安慰道："母后！您瘦多了！"

一句话说得王蓉心肠绞痛，万般的委屈霎时涌上心头。本来武媚没有回宫时，皇上就很久没有到清宁宫了，自从武媚回到京城，他就更是人在咫尺，心在天涯了。她现在体味到这种落寞比当初武才人在感业寺中要残酷多了，比起囚犯来，她只不过多了些表面的浮华而已。

人世间到底有没有后悔药呢？王蓉现在连肠子都悔青了。当初怎么就迷了心窍，向皇上谏言召那个妖媚回宫呢？对这件事情不是没有人提醒过，她的母亲柳氏就不止一次地要她慎之又慎，可她就是不能容忍萧淑妃在自己眼前与皇上卿卿我我。

现在看来，那个萧淑妃充其量也就是与自己多争些皇上的宠爱，也就是甩些脸子给自己看，说些话给自己气受。　可这个武媚呢？她要的可是皇后的位子。而且动起手段来，何其阴险毒辣。她到现在也没有明白，那个刚刚生下的婴儿究竟是怎么死的。当皇上严斥她害死了“公主”时，有如晴天霹雳，惊得她半天合不拢嘴。她心里明白自己陷进了一个预设的局，以致无法找到洗清冤情的理由。

从那一刻起，她就与囚犯无异了。两年多了，她没有能够走出清宁宫一步，每天围着她转的除了吴尚宫外，就是些宫娥太监了。那桩案子后来究竟怎么样了，没有人告诉她。而在这期间，曾因告发自己行“厌胜”之术的李尚衣也忽然失踪了。一天，吴尚宫从宫外回来带给她一个消息，说在终南山下的一条山沟里发现了李尚衣的尸体，整个人裸着身子，仵作验尸后说有被人强奸的痕迹。依理说，这陷害自己的女子死了她应该庆幸才是，可她还是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她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要不是当初谏言皇上召回那个妖媚，李尚衣也不至于走上这条不归路。

她就是这个软性子，见不得别人遭难。可现今自己遭了难，有谁来怜惜呢？但这些话她不能对太子说。他年纪还小，她不愿意让他这么小就知道宫廷的血腥：“本宫就是觉得身子有些困乏，太医诊脉后说无大碍，调理调理就好了。”

“母后还要珍爱凤体才是，孩儿在凌烟阁读书才能安心。”

“你有如此孝心，本宫甚感欣慰。不过你身为太子，当秉承父皇旨意，潜心修学，将来大唐江山都在你肩头呢！”

李忠点了点头，然后提出一个让她十分难堪的问题：“母后可否告知儿臣，孩儿是母后亲生的么？”

王蓉脸色立时变了：“好好的！你如何提出这个问题？”

“那日于少师被父皇召到两仪殿问事，孩儿一人在凌烟阁作文，中

书侍郎李义府来了，闲叙之间，他说儿臣乃掖庭刘氏所生，过继到母后名下，儿臣就是不信，所以才问的。”

“此等流言，显然别有用心。是否亲生，你父皇最是清楚，何须你虚生疑窦？”王蓉不愿意将“母子”间的叙话延续下去，转头对吴尚宫说，“时间不早了，送太子回去吧。”

就在这时，殿外传来太监尖细的传唤：“圣旨到，王蓉接旨。”

王蓉心头“咯噔”一声，她来不及想，就拉着李忠跪倒在地上了。

太监一脸的冰冷，高声宣读道：“皇帝制曰，皇后王蓉、淑妃萧氏谋行鸩毒，加害武昭仪，着即废为庶人，牧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钦此！”

王蓉顿觉脑里“轰”的一声，霎时一片空白，仿佛惊雷在耳边轰鸣。

“王蓉谢恩……”

太监连喊三声，她才清醒过来，额头贴着地面，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说道：“臣妾……谢皇上恩典……”

李忠蒙了，爬到王蓉身边问：“母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蓉一把将李忠抱进怀里，终于哭出了声：“儿啊！娘冤枉啊！”

“儿臣不相信这是真的，父皇一定是搞错了。儿臣要面见父皇，替母后申冤。”李忠说着，来到太监面前，伸手一个耳光过去，就见太监的脸上起了五道血印，“都是你等在父皇身边搬弄是非，冤枉母后。本宫要面奏父皇，将你等一个个碎尸万段！”

太监低下头，唯唯诺诺道：“奴才只是奉旨宣诏，请殿下息雷霆之怒。”说着，他又对王蓉说，“陛下旨意，请娘娘交回皇后印绶，即日前往掖庭。”

“啊！”王蓉一个趔趄，几乎摔倒在地。宫娥见状，急忙上前相扶，却被她一把推开了。

好狠心的李治，我与你数十年的情分，你一道诏书就此割断了。她

心里怨恨地想着，嘴里却道："请公公殿外少待，本宫有几句话要对太子说。"

掩了殿门，来到内室。母子相拥而泣，李忠抬起泪眼问："母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娘正要告诉你，我现今已不是母后，更不是你的亲娘，李义府没有说错，你娘确是在掖庭受苦的刘氏。当初你娘生下你时，因出身卑微，怕耽误你的前程，遂将你过继给我。"王蓉说着，捧起李忠被泪水浸渍的脸，"你也看见，你父皇一道诏书，娘的皇后位子就烟消云散了，你问为什么，娘没法跟你说清，你得去问你的父皇。于今以后，我将和你的亲娘一样到掖庭受苦。儿啊！娘往后无力再呵护你了，那个妖媚可时时盯着太子的位子，你还要好自为之。"

王蓉说到这里便不再言语。李忠深深地拜了三拜，然后起身回宫。伴随着踯躅的脚步，是太子断断续续的声音："母后！您永远是孩儿心中的亲娘……"

隔着窗，王蓉看着太子的身影渐渐地远了，直到看不到才回过头，转身进了内室。不一会儿，她捧出皇后的行装和印绶对太监道："妾身且将原物奉还陛下，也烦劳公公转呈陛下，就说妾身是冤枉的，妾身并不曾有些许害人之心，请陛下明察。"

太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向随来的禁卫喊道："送娘娘去掖庭。"

其实，掖庭并不远，就在太极宫旁边。大约一个时辰后，王蓉就出现在掖庭门口。刚刚下了轿舆，就看见了萧淑妃的身影。比自己年轻几岁的萧淑妃韶华不再，形容灰暗，见了王蓉，她嘴角一撇。

王蓉一下子就读懂了萧淑妃眼里的话语，将忏悔的目光投了过去。她担心萧淑妃不能读懂她的心语，可她发现萧淑妃的目光里少了许多怨恨，而溢出别样的凄婉。

王蓉忽然明白，灾难唤起的总是久违的善性，共同的遭遇稀释了她们之间的恩怨，彼此有了一种同是沦落人的亲近。

这一切当然瞒不过掖庭令的眼睛，于是他当场又宣布了皇上的第二道诏令，要她们在掖庭悔过自新，不可随意说话，也不可随意走动。

李治还有一些没有写进诏书的口谕，那就是王皇后与萧淑妃虽贬为庶人，然则，她们毕竟与朕相守多年，不可等同于其他宫女，不可苦力虐之。违者斩无赦。而这一切，王蓉和萧淑妃当然无从知道。

随掖庭令来到深院，一位宫娥领着她进了一处屋宇："娘娘就在此处安歇，有事传唤就是。"说完，就退出去了。

王蓉环顾一下室内的陈设，显然不能与清宁宫相比，但是也一应俱全，收拾得还算干净。她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母亲，诏书已撤去了她魏国夫人的封号，往后免不了遭人冷眼，她心中五味杂陈，理不清是该怨、该恼还是该……

以往的日子，母亲和舅父不听她的告诫，对嫔妃们多有傲慢，不但积怨甚多，也为自己树了太多的敌人。她多希望母亲能对她自己的遭遇有所反思。

她很庆幸，皇上在诏书里没有提到父亲。他虽然已经去世，但只要他被追赠的封号没有被撤，母亲也会受到荫庇而逃过武氏的迫害。皇上不会连这最后一点情分都不顾吧……

"这是剪除逆贼，顾什么情分？"第二天，在仪秋宫，当许敬宗将掖庭的情况禀报给武媚的时候，她几乎没有任何考虑就击碎了王蓉的幻想。

许敬宗忙回应道："娘娘所言甚是，微臣也是如此想。"

"一个已死之人，扛着那么多的封号，就是庙里的一尊菩萨，不搬掉他，就总有人拿他做文章。"武媚道。

"微臣明天早朝就禀奏皇上，撤除王仁佑的封号。"

武媚点了点头："本宫要你跟踪那两个贱人是否搬进掖庭，情况如何？"

好厉害的武氏，果然要斩草除根，许敬宗心中暗想，嘴里却忙道："微臣听掖庭令禀报说，陛下曾经口谕，王、萧二氏封号虽废，然毕竟侍奉陛下一场，不可虐之。"

武媚听着听着，眉毛就竖起来了："皇上这是什么话，两个贱人欲

对本宫下毒，又有谋害公主之嫌，更不必说此前行“厌胜”之术诅咒本宫。不杀已是宽容，焉能养尊处优？皇上那边你不要管，你去向掖庭令传旨，将王、萧二氏居处四壁窗户尽数封闭，只留送食小口。本宫要让她们求死不得，求生不能。”

许敬宗站在那里没动，好像还在等着什么。

武媚奇怪地看了看他，怒道：“去呀！你还迟疑什么?”

“微臣遵旨！”

许敬宗转身就要离去，不料武媚在后面喊“回来”。他打了一个激灵，站在那里不动了。武媚上前道：“你此去还要告诉掖庭令，要他严守机密，若有半点泄露，拿他是问。”

看着许敬宗走出仪秋宫的背影，武媚脸上才有了笑意。这时张尚宫进来了，走进殿门的那一瞬间，她看见了昭仪的笑。那是一种春风送我上云端的得意，又是看着对方在痛苦中倒地的快意，还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畅意。张尚宫跟随武媚多年，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的笑会是如此丰富，如此复杂。然而，当她向武媚道一声“娘娘千岁”时，这一切瞬间消失了，留在她脸上的只有温雅和端庄。

武媚在榻上坐下来，问站在面前的张尚宫：“那个姓吴的尚宫现在何处？”

“启禀娘娘！听说她也被尚宫局遣往了别的嫔妃处。”

武媚眨了眨丹凤眼道：“本宫听说这吴尚宫当初可是铁心侍奉王氏的，这样的人倒比那背主子，讨好卖笑的人强多了。你去尚宫局传旨，调她到本宫身边来，本宫要善待她，让她看看什么人才是值得她悉心侍奉的主子。”

张尚宫忙恭维道：“娘娘如此宽怀，吴尚宫倘是知道，定会千恩万谢的。”

武媚目光很柔和，笑了两声：“此术非你尽知。去吧！”

……

褚遂良一走，长孙无忌的心就缺了一大块，骤然病倒了。李🏠站在武氏一边后，老迈的于志宁更是谨小慎微。

没有了太尉做领袖，韩瑗、崔敦礼、上官仪等虽然在两仪殿就此向皇上禀奏过几次，可他置若罔闻，有时候还捎带着斥责，他们便觉得自己的分量与老臣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内心就有了胆怯，说话也不如以前理直气壮了。想想围绕废立的风风雨雨，真有点曲终人散、青峰不再的凄凉。

朝廷的舆论现在是一边倒，早先由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联署拥立武媚为皇后的表章后面签名的人愈来愈多，到了十一月初，朝廷文武官员竟有大半都站在了拥武一边。许敬宗本来就善属文，干脆将原来的表奏反复修改，添加了许多的溢美之词，重新呈上。李治阅过大喜，立即传来崔敦礼，要他依照许氏文章的语气拟定诏书，向百官知会册立武氏的旨意。

制曰：武氏门第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钟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忤目。盛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文字既出自于许敬宗文笔，由李义府刀笔再造，送到崔敦礼这里，他几乎说不出什么可以删减之处。于是带了文稿，来找韩瑗。两人将文稿反复看了几遍，都从对方的目光中读出了惊诧。许敬宗笔下的武媚，比之长孙皇后不知要贤淑多少倍。韩瑗于是又找来上官仪，他大略看了一遍，哑然失笑："这许敬宗还真是位阿谀逢迎之徒。如此文稿颁布天下，岂不贻笑世人？"

崔敦礼素习兵务，不尚文辞，指着文稿问道："两位大人说说，这'事同政君'是何意思？"

上官仪道："大人有所不知，这是一段西汉甘露三年的掌故，是说宣帝时，太子刘爽所宠爱之太子妃司马良娣去世，太子思念，郁郁寡欢，宣帝遂选前绣衣御史王贺的孙女王政君为太子妃。太子在丙殿一见政君，顿时惆怅消去，结果一次宠幸，即身孕皇子，乃后来之汉成帝是也。陛下之所以要引这段掌故，不仅在于借政君故事表达对武氏的宠爱，为当年先帝临终前他与武氏往来寻找理由，更在于强调武氏为大唐生下了几位聪颖过人的皇子。其间的玄机两位大人还看不明白么？"

经上官仪如此一说， 韩瑗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摩挲掌心道："这么说，随着王皇后被废，太子也……"

崔敦礼道："皇后被废，太子又危，如之奈何？"

韩瑗站起来，在厅中踱着步子："现在太尉病倒，李[redacted]倒戈，我等势孤力单，硬来不仅于事无补，且会加剧太子的危机。"

"那依大人的意思该如何？"

"眼下拥武之势，百川沸腾，吾等只能静观其变，因势利导。"说完这些话，韩瑗又要上官仪在趁人不注意时，去太尉府上通报消息，商议对策。

可第二天早朝后，韩瑗就被李治传到两仪殿，遭遇到了一件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君臣私下相见，李治自然也少了朝堂上的肃然，免去许多礼节。他开宗明义，直奔主题："朕下诏册立皇后，朝野对此如何看？"

韩瑗回应道："陛下圣明。立武氏为后，天下所愿，百官所期，联署络绎不绝，即是明证。"

李治闻言就笑了，很开心地说道："朕听说爱卿也署名了。"

韩瑗没有直接承认，却说出一句无懈可击而又冠冕堂皇的话："人心所向，岂可逆动？陛下圣意，敢不从命？"

李治便觉得韩瑗到底是个明白人，先前也许是太尉所迫，于是就从心底里感佩武媚处事之周详："朕也要给爱卿看一样东西。"说着，他就要李荣将武媚的表奏拿给韩瑗看。

展开表章，见是一段让他无法捉摸的文字，看那颇有褚遂良书艺的清俊，显然出自武媚的亲笔——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廷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

后面的话他没有看，也用不着看，他完全被武媚的心机弄糊涂了。是欲擒故纵，还是尽释前嫌？他的神情引起李治的注意，遂道："爱卿这是怎么了？"

韩瑗用擦拭额头上的汗水掩饰自己的尴尬："谢皇后不计前嫌，臣只是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一时……"

李治走出龙案，抚着韩瑗肩膀哈哈大笑："爱卿是听太尉的说辞太久，故而吃惊。知皇后者，朕也。皇后胸怀宽广，可纳百川，岂是太尉所能理解的。"

韩瑗没有接李治的话，起身就跪倒在地："微臣不才，蒙陛下不弃，至有今日。然臣自知才疏学浅，难当相任。请陛下开恩，准予臣辞去侍中一职。"

闻言，李治就有些不高兴，眼看着脸拉下来了："爱卿这是何故？先前你等跟在太尉身后，极力阻止朕册立新后，皇后不予计较，反而奏朕褒赏。你却提出辞呈，岂非心怀积怨？"

"陛下息怒，此乃臣肺腑之言，还望陛下体恤。"韩瑗分辩道。

"眼下新后方立，盛典未举，朕不会允准的。念你中道省悟，迷途知返，朕不怪罪你也就罢了。退下吧！"说罢，李治不再理会韩瑗，埋头批阅奏章去了，一直到韩瑗告退时都没有再抬头。

出了两仪殿，韩瑗就看见李🏠在塾门等候皇上召见。因为当初李🏠在废立之争的折中圆滑，韩瑗在心里很是瞧不起他，两人每于朝堂上见面，总是有些矜持，今天韩瑗也没有打算多说话。孰料李🏠倒先起身向他打起了招呼："韩大人这是要回署中么？"

韩瑗便故作惊讶："哎呀！没承想老大人进宫来了，您一向可好？"

不管政见多么相左，甚至恨之入骨，偶然遭逢，仍然免不了应对敷衍，这就是官场不言自明的潜规则。韩瑗的热情，让李🏠多日来的困顿和不安稍有松懈，忙上前说道："唉！老迈昏庸，每况愈下，到了该致仕的时候了。"

韩瑗不再周旋于彼此的寒暄，问道："老大人这是要去见陛下么？"

"陛下召老夫进宫，不知道所为何事。听李公公言大人在里面，老夫只有静坐候宣。"

两人正说着话，就听见李荣在殿门口喊道："陛下有旨，宣司空李

🏠觐见。”

李🏠听宣，忙作揖道：“大人慢走！老夫先进去了。”

韩瑗一直望着李🏠进了两仪殿才转身离去，他猜想，皇上在这个时候召李🏠进宫，定是与立后大典有关。他无法理解，三省之长都在，宗正寺李博乂不是皇上的近亲么？怎么偏要召李🏠商议呢……

韩瑗当然无法知道，选定李🏠主持立后大典乃是武媚的意思。立后诏书刚刚颁布时，她就向李治提请由李🏠主持立后大典了。

在从两仪殿的竹帘后走到前殿的时候，武媚的眼里溢出的每一缕光彩都是柔和的，当她走到正在批阅奏章的李治身旁时，女人的全部柔软和多情都集中在那一张饱满而又滋润的嘴唇上：“臣妾之所以要请老爱卿授玺，就是要让太尉等人明白，臣妾也是个知恩图报之人，绝非彼等所言的那样无情。”

十一月下旬，立后大典在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终于在肃义门举行，距王蓉和萧氏被废仅仅半个月。

武媚不愿意再等，从贞观十一年进宫，她整整等了十八年，太久太久的忍耐让她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屈指数来，她已经三十二岁了，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十二岁呢？太宗阶下的显才扬气，感业寺的青灯黄卷，宫闱深处的争宠夺爱，她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反而有人把她描摹成蛊惑皇上的妖孽、欲图报晓司晨的牝鸡，这公平么？

她对李治选了这年终岁尾的日子举行大典十分感激，这意味着她将告别疲惫的昨天，从此步入辉煌的年月。

她对自己出现在百官面前时该是一种怎样的风姿分外注重。早在皇上刚刚决定废黜王皇后时，她就暗暗地将尚衣局的官员传进仪秋宫，详细地询问了当年立后大典上皇后的服饰。在听了尚衣局官员的介绍后，她指名要照当年武德皇后的那种色彩和款式去筹备。她要借此告诉百官，无论从姿色，还是从才智，她都要超越长孙无忌那个妹妹。长孙皇后有什么呢？不就是在太宗动怒时说了些醒脑的规劝话么？　她武媚要协助皇上打理国政。

她向李治提出，百官朝贺要放在肃义门，除了要打破以往册立皇后

大典的模式外，据说站在门楼上，可以望见城北的感业寺。她忘不了那些寂寞的岁月，也感恩那个钟磬悠悠的所在，常常念叨明静法师曾给予的关顾。

立后大典前夕，她特地要鸿胪寺崇玄署的官员到寺中去了一趟。他们回来说，明静法师已于去年圆寂，现寺内大小事暂由明霁代理。当晚，她就于皇榻上奏请皇上诏命明霁担任寺院住持，并要鸿胪寺以她的名义送去千两银子的布施。

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昨夜，她第一次失眠了，有几次她都悄悄地洒泪，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抚今追昔的感伤。

辰时一刻，武媚已在张尚宫、吴尚宫和祝尚衣的伺候下装扮整齐，按照皇后祎衣的配套，十二束花构成的首饰，成对分插在双鬓，一样的深红色；上衣是丝织的深青色绢帛，上面绣了羽毛绚烂、五光十色的雉鸡和长尾山鸡，是用五色、十二等的丝线织成的。至于袖口、领口的边缘，都用朱色染成的细纱闰绣。其他配饰也都是流光溢彩，连乘坐的轿舆也都按照大小尺寸配了花饰。宫娥们装扮完毕，就拿来两面铜镜，好让她前后观照，弥补不足，做到尽善尽美。

武媚前后左右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头，特别对一直在一边忙碌的吴尚宫说道："本宫看重的就是你的忠诚，不会因为你的过去而计较。"她有意识将王皇后的名字略去，觉得她不配在这样的时刻出现在她的口中。

"多谢皇后娘娘宽容。"吴尚宫在心里感叹自己的命运。作为亲眼看见武媚作为的女人，不管她表示出怎样的宽容大度，她都无法在内心深处原谅她。

辰时三刻，武媚乘着轿舆来到太极殿，宗正寺和吏部的官员都在这里等着。武媚第一次走进太极殿，远远地瞧见李[redacted]捧了皇后的印绶站在皇上身旁，也许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日子，他的脸上过于严肃，甚至近乎冰冷。

武媚在宫娥的搀扶下，由宗正寺卿李博义引导缓缓来到李治面前，行礼叩拜。

李治挥了挥手，目光里外都是爱怜。

武媚看见李治眼里溢出的湿润，她似乎听到了皇上的心跳，也深感这一天的来之不易。

李🏠秉承皇上的旨意，走上前去，将皇后玺绶交到武媚手中。整个过程时间很短，李🏠没有一丝的笑容，只是在武媚接过印绶的那一刻说了一句“恭喜皇后娘娘”，然后退在一旁。

这时，乐师高奏“庆善乐”，武媚在宫娥的搀扶下随着李治缓缓地离开太极殿，登上了前往肃义门的轿舆。

肃义门楼，张灯结彩，地毡铺展，从门口到二楼的台阶站满了羽林卫岗哨。楼前除威武森严的皇家仪仗外，百官从辰时一刻起就云集在这里。今天，担任护卫的正是万年宫的宿卫，于大水中救过皇上的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他骑着皇上御赐的白马，站在骑射队首，分外瞩目。

各国前来朝贺的使节被安排在百官之后，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标示着大唐德及万里、惠普八方的强盛。

当李治先行登上门楼入座时，乐声响起，爆竹轰鸣，百官拜倒，山呼万岁。那声音汇成巨浪，一浪高过一浪地扑进了武媚的胸怀。

登上门楼的那一刻，武媚倏然回眸望去，楼下人头仰望，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呼声都来自大唐域内的每一个角落。她伸开双臂，那绣了雉鸡的宽大衣袖仿佛凤翼，飘然欲飞。

大唐的万里江山都在她的怀抱中了……

第十四章

血淋淋二妪骨碎

恶煞煞武后梦魇

进入腊月，冬渐行渐深，长安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雪季。

从腊月初三开始，其间总是只有一两天晴日，接下又大雪漫天飞舞。晴时融了的雪刚刚冻成冰块，便被新雪覆盖。如此日复一日，到了腊月下旬，京城的巷闾便堆起了一座座“雪山”。

长安，就像一个大冰窖，人走在街道上，瑟瑟缩缩，牙齿打战，行人就益发稀少了，昔日繁华的坊间，如今显然萧条了。

在一些偏僻的街道，那些清晨起来打开铺门的人会忽然发现台阶上蜷缩着一个人，心想这样冷的天气躺在店铺门前算什么？于是伸手一推，那人一动也不动，整个都冻僵了。

到辰时三刻上朝时，臣僚们纷纷议论起街头冻死人的消息。朝会一开始，也成为当日廷议的中心。京兆尹出列陈奏道：“陛下，据闾里禀报，京城冻死者已过百人，多是无家可归的乞丐或疯癫之人。不知此事如何处置，还请陛下定夺。”

李治一听就很不高兴，责备京兆尹治理不当，遂要户部拨款赈济贫民：“皇皇京都，竟然尸体横陈，是朕之不德。令京兆尹率府下臣工，督促闾里将冻尸运往城外好生掩埋。贻误者，斩无赦。”

说完，他又转头对李荣道：“把朕的烤火木炭中拨出一些送往贫户门首，以表朕体恤百姓之怀。”

臣下们心里都清楚，皇上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唤起他们的爱民之心，等于在无言地斥责他们的冷漠。大家立即当殿表示，愿意拿出府上的积蓄赈济贫苦。为此，李治觉得今天的朝会总算少了一些空泛的议论而多了些实事求是。

退朝以后，走出太极殿，雪眼看着又大了，李荣吩咐黄门备了轿舆，送李治到两仪殿。早有太监和宫娥把殿内烤得暖烘烘的，仿佛与窗外是两个季节。

李治看了看红彤彤的炭火，回想起刚才朝会上所奏路有冻死骨的情景，心里就高兴不起来。他刚刚坐定，还没有来得及翻阅奏章，李荣就近前说道："陛下，礼部尚书许敬宗请求召见，现在塾门等候。"

李治心想，这许敬宗和李义府几个人是怎么了？有事不在朝会上说，偏偏喜欢背后奏事，但还是引他觐见了。

许敬宗要说的事还真是不好在朝会上说。眼看着年节将至，今年又逢武媚新立，朝野该如何举动，他已有一个筹划的奏章，言之甚细，不便当朝详奏。

"既是不便在朝会上说，你就对朕奏来。"

"微臣遵旨，"许敬宗现呈上奏章，"陛下圣览之后，臣再一一禀奏。"

李治大体浏览了一下奏章，发现许敬宗不愧"善文"之誉，不仅言语优美，且条理十分清楚。他的奏章大致有三条：一是既然立了新后，就该有除旧布新的气象，因此，他谏言朝廷命太常寺精算历法，考据经典，商议改元之事；二是今年除夕，百官当在太极殿向陛下、皇后贺岁，酒宴诸事亦应早有筹划才好；三是来年元日当由陛下率百官祭祀太庙，向先帝灵位奏明改立新后，以求上顺天意，下尊祖宗。

李治看完后放下奏章道："爱卿所言，甚合朕意。这些事情都是非为不可的，明日朝会上朕就命太常寺筹办，只是早朝上众位爱卿纷纷陈奏雪灾之情，朕甚悯之，故而一切宜从简，不可铺张浪费。此亦先帝遗旨，不可不遵。"

"皇上圣明！"许敬宗嘴上连道，其实心里早有了打算，皇上日理万机，哪顾得上过问每个细节，只要皇上恩准，余下的事他与武皇后直接定夺即可。而且他也看出来了，凡是武皇后所进之言，皇上很少驳回，她当然不会让这个入主后宫后的第一个年节过得太寒酸。只要既成事实，皇上就是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了。

李治在奏章上批了字，抬头时却发现许敬宗并没有离开的意思，遂问道："爱卿还有事么？"

许敬宗近前一步道："臣近来反复思虑，觉得此话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说。"

李治放下手中的笔道："何事让爱卿如此踯躅？"

许敬宗正了正衣冠，脸上顿时就严肃了："臣知道王皇后没能为皇上生下太子，才不得已将陈王过继到膝下。近两年，武皇后先后为皇上生了两位皇子，此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辉宜息。安可反植枝干，久易位于天庭？"

李治的手在空中停住了，他没有想到许敬宗会在年终岁尾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紧紧地盯着许敬宗，等待他说下去。

许敬宗见状便撩起朝服下摆，跪倒在地道："臣以为此乃倒裘裳衣，使违方于震位矣。"

李治心头一震道："皇后虽废，太子无错，爱卿勿复再言，还是退下吧！"

但是许敬宗却并没有后退的意思，反而挪动着膝盖，距皇上更近了些："微臣深知此乃陛下家事，父子之间，人所难言，朝野诸僚心知肚明，未敢尽言，臣更知所奏不无逆鳞之嫌。然臣忠于大唐，心洁如霜。纵然煎膏染鼎，臣亦甘心。"

闻言，李治的表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这一切当然瞒不过许敬宗的眼睛，他知道皇上优柔寡断，心里反倒平静多了。待李治要他起来奏事时，他猜想皇上的心开始向武皇后和她的儿子倾斜了。

李治还没有深思此事，许敬宗就进一步说："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所系心。且在东宫者，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自疑，恐非宗庙之福，愿陛下熟计之。"

经这样一提醒，李治忽然想起来了，半个月前，就刚刚将王皇后和萧淑妃送往冷宫的第二天，太子李忠就在于志宁的陪同下来到两仪殿，恳请他饶恕王皇后。

李忠涕泪双流地跪倒在地道："儿臣虽非母后亲生，然待儿臣远胜亲生。儿臣不信，如此贤惠豁达之人会对武昭仪下毒。儿臣恳请父皇严查，还母后一个清白。"

李治很为难，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李忠的请求。一切都已成定局，覆水难收。他抚摸着李忠的肩膀，不忍拂逆儿子的心愿，寻找了一句堂而皇之的话安慰道："朕定会让大理寺和刑部审理的，你身为太子，当以国事为重，不可陷入后宫是非。"

李忠头抵着地面，泣不成声："儿臣只求母后平安，只要母后转危为安，儿臣甘愿辞去太子之位。"

听到这话，李治的心都要碎了，他那天陪着儿子一起流了泪。

如今，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他又一次遭遇了难堪，犹豫道："忠儿已有自让之意。不过，他毕竟没有大错，再说太尉尚在，此事朕当周密虑之。"

可许敬宗还是不放手，立即接上他的话道："子曰：'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作为春秋时的人杰，太伯自让，遂成千古佳话。今太子自让，此正是改立国储的大好时机，望陛下勿再犹豫，宜速从之。"

"好了！朕知道了。你一大早就拿这些事情来烦朕，朕连奏章都看不下去了。"李治从案头站了起来，"你若无他事，就陪朕出去看看雪吧。"

"谨遵陛下旨意。"许敬宗见火候已经差不多了，就顺势答应了。

然而，李荣却力劝皇上待在殿内："京都大雪一下就是多日，周天寒澈，皇上龙体要紧，还是不去吧？"

李治甩了一下衮袖道："朕每日在殿内看那永远看不完的奏章，都快变成笼中的鸟儿了。今天你就是说破天，朕也要出去转转。许爱卿，随朕来。"说罢，他就向外走去。

李荣看皇上执拗，知道拦不住，忙要太监、宫娥们紧随身后，谁料却被李治一声斥责："朕就想自在一会儿，你等前呼后拥的，朕还怎么

与人说话，退下！”于是，只许敬宗、李荣跟着他步入庭院。好在这会儿雪小了，只飘着零星的雪花。

走在漫天皆白的宫苑，李治胸中的闷气一下子消散了不少。他抬头望去，高大的桧、松枝条被积雪压得垂了下来。风吹雪落，更见松柏的凛凛傲骨。松柏旁边，一树蜡梅矗立在天地之间，阵阵冷香扑鼻而来。梅花不远处就是一座亭子！哦！他记起来了，贞观十九年，他就是在这遇见武媚的。恍惚之间，已十年过去，两仪殿物是人非，先帝长眠嵕山，王皇后去了冷宫。世事浮云苍狗，让李治忽然生出了人生苦短的感慨。

他感到自己继位以来许多事情似乎都很不顺心，先是“房遗爱谋反案”让不少朝臣落马陈尸，接着一场“公主谋杀案”让后宫风雨迷离，长达一年的审理之后却是不了了之，中书令柳奭被外放。后来围绕废立皇后，又是君臣失和，又是后妃反目，又是褚遂良贬走潭州，长孙太尉一病不起。这到底是怎么了？他也说不清。

前不久，他遣李荣去了太尉府探视长孙无忌，带回来的是舅父的责备，言说他逆先帝遗旨，失忠奸之辨，让老臣寒心。李荣还说，太尉在说这些话时，浊泪涌流，几度咯血。李治听了，沉默良久，也是泪光盈盈的。

他感到很委屈。几年来，他如履薄冰，若临深渊，多次开仓赈济灾情，甚至不惜拿出皇室府库资财，何以就在舅父的眼里违逆了先帝的遗旨呢？

他明白，舅父的心结都在武媚这件事情上。可他思来想去，却无法判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难道皇上就该为了国事失去自己的所爱么？武媚又有什么错呢？她不该爱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么？不！他首先是一个男人，其次才是皇上。如果他连喜欢自己女人的权利都没有，那他宁愿不做这个皇上。他在心里埋怨太尉不知权变，太古板。他多么希望在改立皇后之后，不！在改立太子之后，朝事能够宁静如往，好让他把心思集中到理政上来，不知现实会不会如他所想。

前面有一条夹道，扫得倒也干净，沿着夹道看去，纵深处有一道门，并没有上锁。

李治问道：“这小巷通往何处？”

李荣忙上前回答："此乃掖庭偏门，平时下人们从这里出入，倘若掖庭死了人，也是从这里出宫的。"

李治"哦"了一声，忽然就把话题转到已废黜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身上来："她们可也在此思过？"

李荣点了点头。

"朕记得，当初要她们出宫时，朕曾经口谕，思过可矣，然不可非礼。"

许敬宗见皇上刨根问底，心里很不安，上前一步道："据臣所知，彼等过得也算安静，掖庭令并不曾为难她们。"

"爱卿身在礼部，倒对掖庭深院知之甚多呀？"

许敬宗听出皇上话里的责备意思，脸一下子就红了。朝臣是禁止到掖庭和永巷去的，违者要发大理寺诏狱或腰斩的。他忽然就觉得如芒在背，忙找话来搪塞："陛下！微臣也是听从掖庭出来的公公说的，至于内里如何，微臣也是未听未闻。"

然而，李治却没有再追问下去，却要李荣速传掖庭令前来回话。

李荣并没有马上离开，他知道，在那里居住的有被皇上宠幸一夜，未结珠胎，从此弃若敝屣的；有孤独守望，终生都无缘见皇上一面的；有不懂风月，惹恼了皇上，被发配到这里做苦力的。让皇上到这样的地方去，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呢？

许敬宗的心弦更是要绷断了，王蓉与萧淑妃的景况他一清二楚，若是让皇上看了龙颜大怒，追究下来，免不了自招其罪。然而，看皇上一副非去不可的样子，情知今天无论如何是躲不过去了。但他已在心里打定主意，明天朝会后就到清宁宫见武皇后。

不一会儿，掖庭令急匆匆地赶来了，李荣交代了皇上的口谕，掖庭令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煞白，呼啦一声跪倒在雪地上，战战兢兢地说道："皇上龙体要紧。天寒地冻，还是改日晴好了再去吧！"

"放肆！"李治脸色顿时充满了愠怒，斥责道，"你竟敢阻挡朕的脚步？"

掖庭令忙道："微臣不敢。"

李荣在旁边拉了拉掖庭令的袍袖，低声道："皇上龙颜不悦，你就不要自讨没趣了，快起来带路吧。"

掖庭令从地上爬起来，眼看着膝盖湿了一大片，可他此时只想着保命，哪里顾得了这些，跌跌撞撞地在前面走了。

几人从偏门进去，经过几道回廊，沿途一座座房舍倒还青砖琉璃，有些气魄。走着走着，他们就从中看出些级次的差别来。掖庭令小心翼翼地向李治介绍着每个房间居人的身份和境况。及至来到掖庭深处，李治忽然发现眼前的居室与别处相比有些异样，门从外面锁着，窗户都用青砖封闭，只有墙壁上有一小口，他不免心生稀奇，问道："此处所居何人？"

"这……陛下……微臣……"

见掖庭令说话支支吾吾，李治顿时起了疑心，说话的声音骤然高了许多："朕问你，皇后、淑妃安在？"

掖庭令正要说话，却从许敬宗的目光中看到了阴冷，话又从舌尖上滚回腹中了："陛下！微臣……"

"朕问你皇后、淑妃安在？你却搪塞支吾，来人，将掖庭令拿了……"随着李治一声令下，随行的羽林卫立即上前将掖庭令按倒在雪地上。

李荣见状，忙上前说道："还不从实禀奏，你要以身试法么？"

掖庭令头上冷汗淋漓，脸色煞白，牙齿"咯噔"地响个不停，他现在是进退维谷。不说，皇上饶不了他；说了，武皇后那里定难交代。他思前想后，进亦死，退亦死，毋宁先过了眼前一关再说。于是壮胆说道："皇上，室内关的正是王皇后，萧淑妃在另处关囚，境况若此。"

李治闻言大惊，忙吩咐打开室门。迎面一股夹带着腐气的冷风扑来，他已经顾不了这些，一步跨进门去，却是黑乎乎的看不见人，他嘴里喊道："皇后在哪里？皇后在哪里……"

许敬宗是最后一个进入室内的，他心中七上八下的，心想明日该如何向武媚交代。

室内没有生火，寒意彻骨，李荣怕冻着皇上，忙要掖庭令抬了旺火木炭盆来。借着火光，李治才看清楚，在阴暗的角落里坐着形容憔悴的王蓉，顿时，他鼻翼间就酸了："皇后！你如何成了这般模样？"

王蓉的身子已经冻僵，欲起身接驾，却无论如何也动弹不得，悲极而泣道："妾乃戴罪之身，何得更有尊称？"

"朕曾口谕，皇后册封虽去，然衣食供给如旧，今见皇后形同囚犯，朕何以忍？"说着李治回转身来，指着掖庭令的鼻子吼道，"小小掖庭令，竟敢视旨意如儿戏，该当何罪？"

王蓉见状道："陛下息怒，妾身至有今日，不关掖庭令之事。妾身初入冷室，原是境况如故，后来就每况愈下，其间必有隐情，陛下不问也罢。"

话一出口，听者各异。李治循音思事，大致已经明白幕后的主使，暗暗地就生出诸多无奈来；而许敬宗认为王蓉为掖庭令辩解，分明就是告诉皇上此乃武皇后加害之故；李荣虽对朝事向来小心，然而面对王蓉的遭遇，他也在心底感受到了武媚的阴毒；至于掖庭令，却是于危难中对原皇后有了瞬间的感激。

许敬宗情知这场面如果继续下去，掖庭令免不了实话实说，如此，则武媚的心机暴露于朝野，必成长孙无忌等人的把柄。想到这里，他忙上前道："天冷！皇上还是早些回宫吧！回到宫里，一切都好说。陛下九五之尊，臧否只在一念间。"

其实李治也明白，掖庭令并没有这样的胆量，除了武皇后，没有第二个人敢发令虐待昔日皇上的女人。而这样的话，他又不能当着王蓉的面说透，许敬宗的话正好为他解了围，他转身对王蓉道："你且少待，待朕回宫后就处置这件事。"说完，他最后看了王蓉一眼，转身就朝外走去。

从后面传来王蓉微弱的声音："陛下！妾身还有个不情之请，还请陛下恩准。"

闻言，李治的脚步就如何也挪不动了：“你有话就说，朕听着呢。”

“陛下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就乞陛下改此院为回心院吧。”

那一瞬间，李治的心顿时软了。也许当初的决定有些草率了，可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选择么？

……

“她还想再见天日，简直是异想天开！”第二天，在清宁宫，武媚对前来奏事的许敬宗说道，“她没有别的选择，她的出路就是一条，死！”

许敬宗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没有从武媚的言谈举止中看出她对皇上的发怒有丝毫的惊恐，倒是一对丹凤眼燃烧的火焰让他的恐惧胜过在皇上面前很多倍。

武媚在殿中央踱了一圈，然后就站在许敬宗的对面问道：“你说！这两个贱人该如何处置？”可她并不要许敬宗的回答，而是直接说出自己的主意，“先让人杖王、萧两人各一百，待彼等昏迷，断其手足，捉酒瓮中，令其骨醉。”

许敬宗很吃惊地看着武媚，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倘若陛下问起，又该如何？”

武媚的眼里露出得意的笑：“为什么要禀奏皇上呢？等处置了二妪之后，他就是知道了又能奈我何？许爱卿，你看何人去做这件事合适呢？”

许敬宗不敢怠延，忙道：“既是皇后的旨意，就由微臣去做吧！”

武媚摇了摇头：“礼部尚书焉能去做这等事，本宫日后还有大事与爱卿商议，岂能车干卒事？”

“那李义府呢？”

“也不妥，他现今参知政事，去杀两个囚犯式的女人，岂非笑话？”武媚沉思了片刻，眉毛一扬，“有了，就让袁公瑜去做，他不是总想进取么，本宫就给他个机会。”

许敬宗真的折服了，他猜不透这个女人是从哪里学来的御人之术。走出殿门，回望矗立在殿门前的那对石狮，他忽然生出瞬间的后悔。可现在已经晚了，面对这样一个女人，他情知身后已是绝壁，没有一寸退路，他必须要走下去。

两天以后，御史中丞袁公瑜就带着皇上的敕命到掖庭来了。他是从武媚手中拿到的敕命，至于这充满杀气的诏命是从哪里来的，他没有丝毫怀疑，也不敢有些许疑心。当他站在王蓉居室的中央宣读完皇上的敕命后，竟然没有从废后的脸上看到有多少惊恐。

王蓉挣扎着从冰冷的炕上爬起来跪倒在地，听完宣诏，她朝两仪殿方向深深地叩拜道："妾身谢陛下，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说罢，她慨然而又绝望地走出居室，融入了雪幕之中。

不一刻，从隔壁室内传来声声惨叫，先还高声呼叫"陛下救命"，而后渐渐地变成呻吟，到最后了无声息，一片死寂。

这时候，掖庭令战战兢兢地来报，说一切处置妥当，请他前去验看。待他来到隔室，王蓉已在昏迷中被砍去手足，置于一酒瓮中，只把血淋淋的头露在外面，分不出男女。

没人知道，王蓉在走上断臂台时，究竟是怎样复杂的心境，是恨还是悔……

袁公瑜平生第一次经历这惨烈的场面，眼前的情景让他两腿发软。他忙退出来，对掖庭令道："萧氏现在何处？速带本官去看。"

从最初听到来自王蓉居室附近惨叫的那一刻起，萧淑妃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被人夺爱，本已积了太多的仇恨，现在面对屠杀，她又怎么会甘心？她的神志自进入掖庭的当晚就开始狂癫恍惚，常常把居室冻死的老鼠当成武媚，生吞下腹，还从牙缝中挤出怨恨："你想害本宫，本宫先吃了你。"

然而，当袁公瑜宣读皇上的敕命时，她却格外地清醒，张口就把死鼠的血喷在了袁公瑜的脸上："狗官！甘做妖武爪牙，你不得好死。"

袁公瑜恼羞成怒，大呼一声："将萧氏的手臂砍了。"

但见禁卫中有人一刀下去，萧淑妃的左臂就掉在了地上。她惨叫一声，昏了过去，待片刻被疼痛催醒后，她又大骂道："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我生生扼其喉……"一言未了，右臂又被砍下……

这一切，就发生在掖庭令面前，他不敢相信那天皇上在掖庭探看王、萧时的眼泪到底有几分真诚，仅仅隔了两天，为何就是另外一副心肠。他越想越怕，以致当萧淑妃被装进酒瓮时，他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袁公瑜没有等到掖庭令醒来，就宣读了皇上的第三道敕命，称掖庭令居心叵测，不遵圣意，私设公堂，害死废后和淑妃，着令杖二百而死。

这场杀戮，直进行到暮色沉沉，才告一段落。

按照吩咐，袁公瑜令掖庭丞代管诸事，自己忙进宫向武后禀报去了。

……

湘江自南向北，昼夜不息地奔往洞庭湖，潭州在湘水南七十里，岳麓山横亘在县南，云母山雄踞于县北，拱卫着留下千古史事的荆楚大地。

褚遂良离京一路南下，虽然一路上江流滔滔，峰峦叠嶂，但他并没有立即赶赴潭州，而是让府令送夫人先行，而他沿着当年贾谊的路线，绕道平江，去汨罗城追寻屈原的足迹。

这不仅因为他眼下的境况与屈原、贾谊极为相似，更因为从儿时起，他就从父亲那里不断听到这位当年楚国的左徒是如何的才气逼人，为靳尚、子兰等人所嫉妒；是如何的为了表达对楚王的忠贞情怀，即使在流放沅江时仍然三次上书朝廷，试图唤起楚王抗击秦军的意志。当年父亲讲得最多的是，在秦军攻破郢都后，他怀石投江，以身殉国，留下千古悲歌。说起来，他与屈原同属江南人。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自进入宦海以来，就处处把屈原作为自己修身的楷模。

现在，他弃车骑马，只带着屈原的《离骚》《九歌》，顺着汨罗江

畔孤独地流浪。秋日的江水碧澄如镜，从岸上传来一声声纤夫的号子，远远望去，江心的一艘艘船被疲累的汉子们拖着，慢悠悠地远去。

是啊！当年就是在这江边，渔父曾经与屈原有过一段苍凉而又沉重的对话，渔父不能理解屈原的孤独，说他身为三闾大夫，何以落到如此地步？屈原则回道，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褚遂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醒乎？醉乎？清乎？浊乎？煎熬了多少人的魂灵，屈原大概不会知道，多少年后，他褚遂良会踏着他的足迹行吟喟叹。

从江对面驶过来一只小船，撑船的是一位老者，苍郁的歌声吸引了褚遂良的目光，遂招手让他过来，不一刻，船家就到了南岸。船家显然是在这渡口很久了，见多识广，一看褚遂良的装扮，就猜出是一位出身府衙的人，问道："官爷这是要过江么？"

褚遂良作揖道："请问老丈，此去屈原祠如何走？"

船家道："官爷是要拜谒屈原先生么？那屈原祠就在江畔的玉笥山。"说着，他指了指江北。

褚遂良抬头望去，那里果然苍山翠峰，白云缭绕。他想，屈原不用再忧国壮怀，他一定静静地坐在祠中，眼观过客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请问老丈！能渡我过江北去吗？"

船家就笑了："老小儿每日来往于江上，所渡之人大多是祭奠屈原的，因这个原因，老小儿的进项要比别处少一半。有左徒的眼睛看着，老小儿不忍多收船钱。"

褚遂良遂从马背上的行囊里拿出银两道："请老丈渡我和马匹过江，这银子就归老丈了。"

船家笑了笑道："官爷眼尖，老小儿这船正好容一人一马，再多了就需分两次渡，看官爷气度不凡，银子就免收了。"

褚遂良惊道："这怎么可以呢？如此，我岂不形同无赖了么？"

双方推脱再三，褚遂良只好收起银子，却又从行囊里拿出一副字来道："老丈既是不肯收银两，这字就请老丈收下，若是有一天不方便了，尚可换些银两。"

船家有些疑问："果真如此么？"

褚遂良指了指落款道："只要看到这名字和这印章，定是不会少给的。"

船家虽不识字，却听得出来这位先生的字必是千金之墨，遂收了字，安顿人马上了船，晃晃悠悠地朝北岸划去，但见船家一边荡桨，一边唱道：

屈子行吟已千年，

泱泱楚水思无边，

岁岁离骚端午泪，

满船米粽念先贤。

……

褚遂良又是一番感慨：一个人去了这么久，还在百姓的心里活着，他的伟岸自然不是当世人所能说清的，所谓流芳百世，也不过如此吧！如此想来，自己遭遇的诸多委屈和不公又算得了什么呢？

到了江北，褚遂良与船家相别，骑了马朝玉笥山走来。脚下白云缭绕，眼前松柏苍郁，林深鸟鸣，流泉潺潺。日色西斜时，他到得半山腰，才发现这座建于汉代的祠堂甚是雄伟。从正面牌楼入祠，道路两边兰草覆盖，秋菊盛开，修竹掩映；再往深处，又见回廊的墙上题满了后人吊唁屈原的诗句。过了丹池，就是中殿，内设有神龛，供奉着"故楚三闾大夫屈原神位"。褚遂良在这里伏膝三拜，才又向深处而去。到了后殿，殿中矗立着一尊石刻的屈原造像，刀工简练，取石之自然趋势，重在神似。他在京都时，没有少去过茂陵，对霍去病墓前的石刻耳熟能详，如今一见屈原造像，便知出自汉朝刻者之手。

大殿的四周，又有今人刻了屈原的辞赋。其中一段，让褚遂良流连忘返，心思神驰：

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

岂余身之所掸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褚遂良的心豁然就洒进了一缕阳光，想起在京都作别同僚时，他曾一度心灰意冷，原打算到任后将诸事委与长史，他就以读书写字聊度余生，不再过问是非！如今面对先灵，他心中就生出几分惭愧。他需要冷静地思虑在新地方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才对得起先帝的嘱托。处江湖之远，也不能忘忧国之责啊！

到长沙时已是十月初了，其间，他又到贾谊的故宅凭吊了几次，他的心又豁然了许多。贾谊屈于长沙，尚能忧国怀乡，况自己一方都督乎？接着，就去了湘江江防巡察和访问民间疾苦，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此来虽任的是军职，然因为在朝野的名声，又做过吏部尚书，故而潭州刺史每遇大事，总是很愿意找他商量。有一天，当他们在一起说到长沙附近的巴人、僰人与汉人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时，刺史忧虑道："往年每每事起，都督总是派兵镇压，结果是越压越烈，他们干脆据山为王，筑寨为垒，昼扰夜袭，民不堪其忧。"

褚遂良应道："下官此次巡察，正为解汉人与蛮人之阋。下官记得，先帝曾言：'自古贵中华，轻夷狄，唯朕爱之如一。'此言乃大唐社稷固本之基，不可不详察。"

刺史连连点头："在下正是此意。"

褚遂良站起来，望着窗外一岭一岭的茶山道："据当地巴人和僰人说，他们的茶山缺水，故而下官打算趁眼下无战事，调兵开渠引水，以解灌溉之难，也广张陛下圣德。"

刺史闻言，双手抱拳道："大人此议，利国利民。从此汉蛮亲为兄弟，共固大唐江山，真万世功业矣。"

十一月初，天尚不冷，褚遂良从军中抽调水工，勘测地势，寻找水源，绘制图谱。刺史也不闲着，在周围乡村广贴告示，僰人、巴人闻之，纷纷传扬皇上恩泽，不几日，聚集山寨的人也先后下山，投入到修渠引水的工程上来了。

腊月的一天，褚遂良正和水工们划定引水渠的走线，就见山下跑来一个人，乃是都督府的曹掾。

褚遂良收回目光，问："为何如此慌张，有事么？"

曹掾答道："京城来书，卑职怕是军情急件，不敢怠延。"

"哦？"褚遂良接过书札，拣了一个角落浏览起来，看着看着脸色就变了。合上书札，他的目光显得分散迷离，讷讷自语道："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呢？"

褚遂良的心被牵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他无心再在茶山上盘桓，便向水工交代了一番后，就下山去了。

等他回到都督府时，岳麓山头黑云密布，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雪就要来了。

褚遂良觉得很累，他躺在后庭的榻上，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信中所描写的情景不断地在他的眼前迭现，一道道血泪，一声声呻吟，一具具尸体……

信是韩瑗写来的，他在信中说王皇后和萧淑妃死了，四肢被砍掉后丢进酒瓮，连个全尸都没有留下。长孙太尉闻言，拖着病体去见皇上，据皇上说，这是掖庭令所为，他已畏罪自杀。然区区小令，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韩瑗在信中还说，武后肆权弄威，许敬宗、李义府之流大得其势，皇上已敕命李义府参知政事，现今武后在各个官署广布耳目，稍有不顺，即被诬获罪，朝野人人自危……

褚遂良从榻上起来，将书札投入火中，很快，随着一缕青烟，这一切化为虚无。

谁能说清他这都督府就没有武氏的耳目呢？他不能再让一位挚友死于酷刑之下……

做完这些，褚遂良就来到案头，铺开稿纸，开始给韩瑗复信：

潭州腊月，时逢岁尾。江风送寒，冬意渐深，所幸圣光普照，帝德

泽被，华夷一体，民心思定。仆虽不才，当秉承陛下旨意，兴农植桑，情赋黎首，保一方百姓，固大唐基业……

一阵阵冷风扑打着窗棂，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大雪在年关岁暮时到来了。

即将进入辰时一刻之际，太极殿的声潮终于归于平静。

朝臣们在向皇上和皇后举行了盛大的祝岁后，每人都在此刻收到了皇上赠送的“名刺”，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名刺”上同时刻上了两个人的手笔，正面是李治潇洒的行书，银钩铁画，行云流水，很有王羲之的气度；而背面则是武后亲书的“与民同乐”，清秀而又峭拔，颇有些巾帼不让须眉的豪爽。看来皇上对皇后爱之甚深，心仪“比翼鸟”的凌空并飞。

韩瑗与上官仪悄悄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就读懂了彼此的担忧：会不会有一天，皇上让武氏坐在朝堂上听大臣们奏事呢？其实，这种感觉在两仪殿挂上竹帘那天起就有了，他们多么想将这沉重的心事说给中书令崔敦礼听，可他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倒了。没有他参加新年的朝拜，他们都感到了势孤力单。

但有一些人是喜形于色的。李义府和许敬宗频频举杯，表达对来年的恭贺。似乎这个除夕夜注定属于他们，除了皇上与皇后，其他人都是陪衬。

许敬宗显然对自己筹办的第一个除夕盛宴很得意，他把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有条不紊。

当太常寺卿宣布进入新的一年时，李治很适时地颁布了第一道诏书——

制曰：自今夜子时起，改元显庆（公元656年）。

在大臣们轮番向皇上和皇后恭贺新春之际，皇上的第二道诏书下来了——

制曰：太子李忠降封梁王，同任凉州刺史；册封李弘为太子，四月举行加封大典，大赦天下。

伴随着一道道诏书，“皇上万岁，皇后千岁”的声音在太极殿一浪高过一浪地经久不息。

武媚即使在这样的氤氲中，也始终保持着一个女人特有的敏感。她发现皇上在接受臣下的朝贺时，仍然无法掩盖强颜欢笑的勉强。她明白，皇上仍没有走出王蓉和萧淑妃悲剧的阴影。但她并不担心，随着掖庭令的死去，这一案将永远成为一桩悬案，不会再有什么结果。她将用自己的柔情似水抚慰皇上受伤的心灵。她很自信，李治很快会在她的床笫之欢中忘记一切。

子时三刻，太常寺宣布了皇上的口谕——来年元日，皇上将率百官前往太庙祭祀天地尊神和先祖天灵，除夕的朝拜才得以落下帷幕。

此刻，李治与武媚已回到了清宁宫。他有些疲倦，宫娥们伺候他换上常服，他就躺在皇榻上呆呆地不说话了。甚至武媚被宫娥们簇拥着进来时，他也毫无觉察。

武媚屏退左右，静静地坐在李治身旁，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拂过他的额头，那是一种滑腻、芬芳的感觉：“新年节庆，皇上有心事么？”

李治转过脸来时，武媚就从他的眼角看到了两滴泪水：“朕忽然就想到了废后，她毕竟与朕共枕十数年，却遭此惨祸，朕……”

武媚伏下身子，饱满的两颊缓缓地磨蹭李治的鬓角，从她鼻翼间散发的玫瑰露味一丝丝地渗进李治的心脾，而出口的话语让他的沉郁渐渐地稀释了：“臣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每逢佳节，多思至亲。臣妾怎能忘记皇后感业寺的知遇之恩呢？好在掖庭令畏罪自杀，她在天有灵，也会心安的。陛下还是龙体要紧。”

武媚一边说，一边伸手为李治宽衣解带，接下来的话也就含了娇嗔：“除旧布新，陛下就高兴些好么？”

李治一任武媚将自己赤裸裸的身子呈现在守岁的宫灯之下，待他再睁开眼时，整个人就呆了。站在他面前的武媚，简直就是一个凝脂洁白的玉人，粉面桃腮，似乎轻轻一弹，那露珠儿顿时会滴落皇榻；卸去高髻后的长发瀑布般地垂在两肩，于是，那一双丹凤眼益发地顾盼生辉；一双丰乳，伴随着轻盈地一跃，眼见得与他的胸脯贴在一起了……

与武媚在一起，李治感受得到她的贪婪和旺盛的欲望，也从她的身子获取活力。

“睡吧！朕有些累了！”李治喘息着说，他的确有些累了，他发现她从来就没有满足的时候。

隔壁暖阁间的宫娥来为他们擦了身子，武媚仍然处在兴奋之中，她躺在李治身边，手却仍然握着软下去的阳根，柔声说道：“陛下！”

“皇后有话要说么？”

武媚给了李治一个吻：“臣妾想改名字？”

“哦？”李治转过脸，与武媚面对面躺着，很诧异。

“武媚这名字原本是先帝赐予的，与陛下在一起时，臣妾总是……”

李治立即明白了：“改什么名字好呢？”

“臣妾想好了，在感业寺时，臣妾法名明空，就用这两个字组在一起，起名武曌如何？”

李治就笑了：“亏皇后想得出，朕记得仓颉造字时，可没有这个字啊！”

“这世间的字本来就是造出来的，没有的话，臣妾就给它造一个不行么？”武媚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她的畅想，“就如这朝规一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顺势应变，国家才有前途，如长孙太尉那样，抱残守缺，何时大唐才能兴盛呢？”

李治不能不承认武媚的话有道理，顺手将她揽进怀里道：“好，朕就准奏，自显庆元年起，皇后就改名武曌。”

“皇上圣明！”待她转脸去看时，李治却已鼾声大作了。

“唉！他这身子骨，怎好满足女人的情欲呢！”说完，她自己也闭了眼，不一刻就入了梦乡。

在梦里她被一群老鼠裹挟着钻进了一个很大的不见天日的深洞，渐

渐地她就感到身子在收缩，到后来也变成一只老鼠，老鼠们拥立她为鼠中之王，抬着她在洞中游玩。忽然，一道绿色的光从洞外投射进来，那是一双多么可怕的绿色眼睛，在暗夜里搜索着猎物。随着一声猫叫，她就被生生地擒了去。

她惊魂失魄，声嘶力竭地大喊道："皇上救命！"身子一激灵就醒了，摸摸身子，竟是冷汗淋漓。哪里有什么恶猫，耳边是李治的呼唤："皇后怎么了？皇后怎么了？"

"皇上！吓死臣妾了！"她一头扎进李治的怀，把梦中情景说与他听，说着说着就哭了，"臣妾记得，那个可恶的萧淑妃临死前说，到了阴间，要化作一只猫，咬断臣妾的喉咙……"她惊恐地看着黑漆漆的窗外，浑身颤抖个不停，"猫！猫！猫就在窗外，皇上，臣妾害怕，臣妾害怕。"

见状，李治的心就软了，他紧紧地把武曌抱在怀里："朕明日就下旨，禁止宫中养猫！"

"谢陛下。"

武曌再次在李治怀抱中入梦的时候，已是卯时一刻了。她的梦并没有完结，她在梦中看见了王皇后与萧淑妃。她们鲜血污面，披头散发，衣衫褴褛，来到窗前，嗤着牙齿，恶狠狠地喊道："妖媚！还我命来。"

她拼命地奔跑，可怎么也跑不动，眼看着二鬼长长的指甲伸进她的肉体，她觉得自己完了，又是一声大叫"皇上救命"，整个人就缩成一团。

"皇后！皇后！"李治摇着武曌的身子，"皇后今夜这是怎么了？总是噩梦不断的。"

"陛下！王皇后、萧淑妃之死不干臣妾的事，可她们却在梦中向臣妾索命。"

"唉！梦乃虚妄，皇后不必害怕。朕乃九五之尊，神鬼能耐朕何？"

然而，当武曌睁开眼睛时，就分明看见王皇后与萧淑妃站在窗前。她再也不敢入睡，紧紧地搂着李治的脖子，眼泪哗哗地流："皇上！臣

妾死活也不在长安住了，就让臣妾迁往洛阳，今生再不愿意看到这两个恶鬼！”

李治已经被武曌的惊慌折腾得毫无睡意了，也许，她说的都是真的。回想登基以来的诸多变故，他竟然也对长安有了一种莫名的厌倦，鬼使神差地对武曌说：“就依皇后，今日早朝，就议定在洛阳新建东都，待一切妥帖后，就送皇后过去。”

东方渐渐发白，辰时二刻，显庆元年的元日拉开了崭新的帷幕，朝臣们早已云集在塾门，等待皇上前往太庙……

第十五章

洛阳宫静人不闲

敕命贬官几苍凉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洛阳宫殿终于修葺一新，消息传来，武曌心头的阴影终于有了一丝消散。一开春，她就说动李治，乘着车辇大摆仪仗，带着羽林禁卫浩浩荡荡地移驾洛阳。

武曌不止一次地对李治说，一旦洛阳宫殿修葺竣工，她就常住那里，不再回长安了。她受不了王皇后、萧淑妃夜夜梦中的纠缠。

可李治比谁都清楚，这不是普通的百姓搬家，它牵动三省六部和朝野官署的布局。从情感上说，他与武曌爱得太深，与她在一起，他获得的不仅仅是身心的愉悦，更在于每逢要紧时刻，她总是会有不同凡响的谏言，使他在陷入山重水复之时，总能峰回路转。　如果真的分开，那么刚刚过去的废立风波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宫嫔妃众多，而能够走进李治内心深处的就她一人，这是一种超乎肉体的相知。

还在去年十二月，老臣程知节率领大军西进鹰娑川，与西突厥四万人展开大战，前军总管苏定方率五百骑突入敌营，大败突厥军，杀获千五百余人，获战马及器械不可胜计。这引起副大总管王文度的嫉妒，不久，他竟然谎称皇上有旨，斥责程知节恃勇轻敌，将军旅交与他节制。随即，他收军不许深入。队伍班师途中，又遇归附的突厥散兵，王文度不顾苏定方反对，将其悉数诛杀。大军凯旋之后，王文度坐矫诏被判当死。然而此事涉及程知节，李治便有些举棋不定。他毕竟是跟随太宗多年的老臣，戎马一生，临到晚年却被处刑，李治于心不忍。

在和三省首辅在两仪殿就此商决时，武曌就在竹帘后听着，待大臣们一走，她就来到前殿道："皇上，古今治军，法度为先。此次贻误战机，责在王文度，然程知节不辨是非，轻信流言，致使三军追贼不及，倘不处罚，恐人心不服。其死罪可免，活罪必究，故臣妾以为，可以免

官论之。”

这话当然还是由李治在朝会上说，但是得到了侍中韩瑗和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等人的赞同。

武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介入朝政，而且李治也越来越觉得，有武曌在身旁，他在任何时候都是心清神定的，甚至不知不觉地总是将烦琐的朝事告诉她，她就像影子一样与他随时相伴。

可她却提出要常住洛阳，他不能设想，没有了她，他该是多么的寂寞和孤独；没有了她，他又如何在朝事的漩涡中应付裕如，御臣理政。

其实，武曌要常住洛阳的消息，不只是让李治踯躅，也在朝臣中很快引起了议论。

这一天朝会后，许敬宗没有马上回署中，而是来找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

这李义府是当初自己推荐到武后身边的人，可他一旦参知政事，就是事实上的宰相，与接替崔敦礼的来济平起平坐，让许敬宗一想起来就心中不快。难怪韩瑗等人暗地里叫他“李猫”，他那一直都微笑着的脸后不知藏了多锋利的刀子，生出了多少玄机。

以目前李义府的势头，他无论如何已经奈何不了，且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武后移驾洛阳的问题，他必须放下内心的不快，去和他商讨是跟随武后去洛阳，还是留在长安。

李义府没有忘记他是怎么到今天这个地位的。他尤其感激的，是显庆元年那件因艳事而惹起的风波。当时他闻听洛州有一位叫淳于氏的绝色女子被拘于大理寺狱，他就暗中嘱咐大理寺丞枉法将其释放，纳入李府。这事很快就被韩瑗等人抓住不放，他们联名发起弹劾，皇上大怒，命给事中刘仁轨拘拿他。李义府怕事情泄露，又逼死大理寺丞，因此激起朝野众怒，大家纷纷上书皇上，力主判他腰斩，若非许敬宗进宫奏明皇后，及时斡旋，恐怕今年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忌日了。结果，李义府非但没有受到追究，反而深得皇上重用，而跟着韩瑗等人的侍御史王义方却被贬为了地方的钱粮官。

李义府用从岭南采回的新茶招待许敬宗，掩上门，他便开宗名义直

奔主题："大人不回署中，却来找下官，不单是为了喝一杯香茗吧！"

许敬宗呷了一口茶，指着李义府道："人谓大人'李猫'，名副其实也，任何事都瞒不过大人。"

李义府道："若是下官没有猜错，大人定是为皇后移驾洛阳而来。"

许敬宗点了点头："若是皇后久住洛阳，朝臣势必两分，一班人留在京都，一班人迁往洛阳。你我何去何从，事关前程，不可不虑。"

"大人所言极是。"李义府说着就在许敬宗对面坐了下来，"不过，依下官看来，皇上必不忍皇后一人留在洛阳，故往后去陛下大概多在洛阳，长安只为留守罢了。"

"这样说来，三省六部均要迁往洛阳。"

"起码有一半人要跟随皇上过去。"

"如此我便明白了。"许敬宗道，"你我还是追随皇上为上。"

"对你我来说，与其说是追随皇上，倒不如说是跟随皇后。这些年在朝，下官算是看明白了，凡是皇后谏言的事情，陛下都乐于采纳。只要我等在皇后左右，任那班老朽如何恣肆都无济于事。"

李义府的一番话让许敬宗豁然开朗，忽然他眉头一皱，似乎若有所思："照大人如此说，洛阳迟早要和长安并立，我等何不奏明圣上，干脆就将洛阳定为东都如何？"

"好主意！如此一来，长安那些腐朽们来往奏事多有不便，久而久之，陛下必是人远心离，岂不清静了许多？"李义府击节称快，"不过此事事关重大，你我只能相机陈奏，眼下还是先做好陪伴皇上东去的准备。"

许敬宗点了点头……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李义府所料，二月，李治就与武曌一起移驾洛阳。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大理寺卿段宝玄、新任度支尚书（自显庆元年起，改户部为度支）杜正伦被留在长安；而礼部尚书许敬宗、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太子少师于志宁以及从三省六部中抽调长史以

下官员则随行。

对李治来说，他的心从此分成了两半，他无法摆脱对长安的眷恋，更对离开以后的政事萦萦于怀。当朝会对移驾洛阳毫无异议时，他反而有了一种担心。当大臣们纷纷离去后，他指名韩瑗到两仪殿问话。也许因为这是离京前君臣最后一次谈话，气氛不免有些沉闷。

李治问道："朕不日即将前往洛阳，长安朝事皆委于爱卿，爱卿有何建议吗？"

韩瑗的心境很复杂，自从去年为褚遂良辩冤遭到皇上的斥责后，他现在说话谨慎多了，他定了定神道："有陛下坐镇长安，臣早晚陈奏，心底踏实。然这一分离，臣的心就空落落的。"

"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好在爱卿处事稳健，朕就是在洛阳也心安。朕召你来，就是要叮嘱你，凡事多与诸位臣僚集议。大政要事，可快马报朕知道，不可擅处。当年刘洎自比伊、霍，擅开杀戒之训，应以为鉴。"

"既是如此，臣当殚精竭虑，勉力为之。不过，臣有不敬之请，还请陛下圣裁。"韩瑗接着道，"陛下能否将太子留在长安，臣若有事也好禀奏。"

"唉！"李治长叹一声，"他还只有六岁，能知道什么？"

韩瑗依然求道："臣观太子天资聪颖，见识敏捷，他留在长安，若陛下在矣。"

"此事容朕与皇后商议后再做定夺，爱卿退下吧！"

韩瑗施礼告辞，然而走了几步，他又转身回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爱卿还有话要说么？"

韩瑗嗫嚅再三，还是决定将压在心底的话和盘托出："臣因为褚大人辩冤，被陛下责备，然臣还是以为，褚大人体国忘家，捐身徇物，风霜其操，倘若陛下大开天恩，召其回京，则长安诸事定矣。"

闻言，李治觉得很为难，皇后在这事上一直很纠结，他若是赦免其罪，必致夫妻失和，即便到了洛阳，也难有个平静的日子。他沉吟良久后道："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逆犯上，故以此责之，还是等他反省之后再说吧。"

于是，韩瑗又一次失望地离开两仪殿，他不再提辞官归田的请求，他知道在这种情势下皇上是绝对不会答应的。一阵风吹来，他打了一个寒战，忽然就有了一种老之将至的感觉。

春分那天，皇上与皇后终于启程。太阳刚刚露出半个脸面的时候，太极殿前已经挤满了送行的大臣。李治与武曌站在车驾旁，与大家告别。来到韩瑗面前时，李治抚着他的肩膀道："皇后已经同意将太子留在长安，于老爱卿也留下。"

武曌接着道："太子年幼，尚需历练，还请韩大人费心。"

韩瑗忙拱手道："请陛下、皇后放心，有臣在，担保太子安然无恙。"

武曌却道："本宫要的不是大人关照他的起居，而是要教会他如何治国理政！"

然而，太子李弘却挣脱了于志宁的手，跑到武曌面前，哭着喊道："母后！儿臣要随母后去洛阳，儿臣不想一人留在长安。"

于志宁大惊，急忙上前劝解道："皇命如天，殿下不可任性。"

来济因兼着太子詹事，也急忙出来劝解。

"走开！"李弘一把推开于志宁，哭喊的声音更大了，"母后！儿臣绝不留在长安！"

"放肆！"武曌刚才还很温柔的脸上霎时怒若雷霆，她冷冷地望着李弘，厉声申斥道，"荀子曰：'学不可以无师。'少傅者，太子之师也，你竟敢如此无礼，还不退下！"

李弘惊恐地看着武曌，忽然觉得母亲很陌生。他不敢再大声哭闹，但是咬着袍袖低声哭泣，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这情景让武曌心里极不舒服，责备的话语就更加凌厉了："你身为太子，竟然如此贪恋私情，

何以能成大器？还不拉他退下！”说罢，武曌上了车辇，任李弘追着车驾呼唤，却是头也没回。

见此，韩瑗十分感慨武曌的刚强、凛冽。出行的队伍越来越远，他依旧站在那里沉思着，以致上官仪到了身边，他也浑然不觉。

“大人在想什么呢？”上官仪问着，却并不等他回答，“大人定是对皇后答应留下太子不解吧！她总是会有异于常人的举止。”

韩瑗却道：“大人有没有发现，来送行的臣僚中没有太尉的影子？”

“前日下官去探视太尉，他对皇上移驾洛阳十分不满，遂借口有病，不来送行了。”

听着这话，韩瑗拉着上官仪向司马门走去，在路上他感慨道：“太尉这样执拗，亦非长策。与皇后这样的女人周旋，硬来恐怕难以奏效……”

皇上、皇后移驾洛阳的消息由内侍府知会沿途州、县，刺史、县令们自是出城十里迎接，离城十里远送。东行队伍旌旗映日，仪仗连署，浩浩荡荡，绵延数里，许多州刺史为妥善安排如此多的人马，都忙得不亦乐乎。若是到了穷州穷县，往往是刺史府成了皇上的行宫，而官府的驿站到民间的旅店都被随行人员挤得满满当当。尽管如此，刺史们仍然提心吊胆，生怕龙颜不悦，招来大祸。

时近清明时节，李治和武曌终于到了洛阳，车辇从应天门进入皇城。洛阳令率属下大小官员，在宫城外迎接。

这洛阳宫原是隋朝的旧宫，当年隋炀帝大兴土木，将应天门建得十分奢华。门上飞观相夹，观有二重，上重为紫薇观，左右连阙高一百二十尺。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时为秦王的李世民率军攻破洛阳，他厌恶隋炀帝的荒淫无度，下令拆除应天门上的飞观。李治即位后，秉承先帝遗旨，洛阳宫一度落寞，渐渐地淡出百官的视线。

然而，一场废立风波竟唤醒了沉睡的宫观。李治不忍自己心爱的女人夜夜被噩梦折磨，终于答应了她移居洛阳的请求。现在，应天门经过整修，焕然一新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城门由门楼、朵楼、阙楼构成。向南突出的巨大阙门为三出阙，那是天子的最高象征。阙与城之间由城墙

相连，城门东西两侧的朵楼、阙楼以厩庑相连；两侧分布着整齐的柱洞，洞外侧砌有青条石基，基石中间以铁链细腰相连，固定在一起。洛阳宫不仅恢复了隋时的豪华和气魄，而且恢宏和瑰丽都远胜于旧宫。

车驾缓缓地行进着，武曌掀开窗帘朝外看，如此雄伟壮观的皇城，远远地超出了她的想象。这一切让她眼睛渐渐潮湿，看身边的李治都有些模糊了。

她知道，李治这样做都是为了自己。作为君主，他虽然逊色于先皇，然而作为一个男人，他比太宗更知道怎样去爱一个女人，更能读懂女人的心。她被情感驱使着，悄悄地朝李治身边靠拢，耳鬓的发丝轻轻地在李治的腮边摩挲："谢陛下对臣妾的厚爱。"

李治不说话，慢慢牵起武曌的手。他抬头一看，贞观殿到了。

李治携着武曌下了车辇，见随行的官员和洛阳府衙的大小官吏跪倒了一大片，山呼万岁。他伸开双臂，招呼大家平身。

洛阳令上前，小心翼翼地欢迎道："微臣恭迎陛下、皇后。"

李治笑了笑，问道："各省官署、羽林卫营盘可否布置妥当？"

这时，李荣便上前禀奏道："洛阳令早在开春前就将宫城布局绘制成图报内侍府，奴才日前曾禀奏陛下，陛下居贞观殿，平日里批阅奏章在武成殿；皇后居洛城殿；中书省官署在明福门，其他省部官署依次排列。"

李治听罢，看了看身边的武曌，对内侍府的安排十分满意，接着又对李荣耳语几声，然后就听见他尖细着嗓子喊道："陛下口谕，天庭据此，乃若北辰，位比长安。洛阳令晋升正五品，与长安令比肩！"

洛阳令忽感头顶圣光普照，一种温暖直向胸臆扑来，他忙率着大小官员齐刷刷地跪倒在了李治和武曌面前……

接下来的几天，来到洛阳的各省部官署、内侍府各府、坊相继安排就绪，李治和武曌开始了在洛阳的新生活。

白日，李治到武成殿批阅从长安送来的奏章；武曌或在洛城殿读书、习字，或到武成殿走动，隔帘听听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向皇上奏

事。有时，也外出踏青寻春。

夜间，一般来说，李治都到洛城殿与武曌温存。他不愿意因“贞观殿”的名字而惹起对旧事的回忆，免得因为尴尬而坏了他们的兴致。

武曌感到在长安自在多了，更重要的是，她终于告别了夜夜被厉鬼索命的折磨，不久脸色就开始红润，皮肤也恢复了往日的白皙和细嫩，一副青春焕发的风姿，连李治也常常梦一般地跟着皇后颠鸾倒凤，像是回到了当初的岁月。

自从过了而立之年，她越来越感到李治的精力大不如前，有时候还显得很疲倦。她想着应该为自己心爱的男人做些什么？于是找来李义府，要他安排皇上到周围走一走。

到洛阳后半个多月就是谷雨，春天的脚步一天天地走向深绿。有一天晚上，两人在床笫之欢后，对面躺着说话，武曌告诉李治，洛阳城南的伊河两岸正是花红柳绿之时，他可以前往一游，也好从每日看不完的奏章里解脱一下。

李治笑道：“朕知道！那确是一踏春好去处，更有北魏以来的石刻造像，气势恢宏，佛光氤氲。”

武曌的丹凤眼顿时光彩灼灼：“臣妾离开感业寺多年，总忘不了明静法师的关照，正想为她超度，为当年的姐妹们祈福。就让臣妾陪陛下走一趟吧！”

李治捧着武曌满月般的脸颊，话里就带了男人的温柔：“你呀！总是让朕难以拒绝。”

武曌的头就偎进李治的怀抱，撒娇道：“谁叫臣妾是武曌呢？”

第二天，李治便宣布罢朝三日，由许敬宗和李义府陪同，前往伊阙览胜去了。

春深时节的伊河两岸，数十里的柳林拉开一道绿色的长廊，清清的河水就从这长廊间流过。水流很急，不时荡起一个个漩涡，恰似武曌欢腾的心浪。河东岸不远处，花农种植的牡丹开得正盛，一朵朵芬芳馥郁，天香四溢，李治一会儿看看牡丹铺开的云霞，一会儿看看身边的武

曌，觉得她就如这牡丹，娇艳欲滴，心情顿时舒畅了许多。

武曌抬头看去，只见伊河西岸的龙门山上，洞窟连属，气势恢宏，便对李治道："臣妾欲往龙门山拜佛，恳请陛下恩准。"

李治点了点头，问身边的李荣可有舟船过河。

还没有等李荣回答，李义府忙上前禀奏道："皇上，臣已命洛阳令备了龙舟，请皇上登舟。"

一干人上了龙舟，没过多长时间，就到了河对岸的洞窟前。众人边走边看，每到一洞，李荣、许敬宗和李义府都代皇上进香和布施。

武曌很快就发现北魏的造像活泼、清秀、温和。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心中除了肃然和钦敬之外，又不免加了遗憾："看这秀骨清像，好倒是好，就是显得不那么丰腴，与我大唐风韵有隔世之遥。"

李义府忙在一边解释："皇后娘娘有所不知，孝文帝以瘦为美，故而造像偏于清秀。"

"所谓移风易俗，肥瘦之美，因时而迁。本宫既选定洛阳常住，自然要张大唐气度。"武曌说着，转而面向了李治，"臣妾以为，不妨在域内选能工巧匠，就在这龙门山上择窟造像，以我朝宫廷男女为模，将来必是另一番气象。"

李治闻言笑了，道："皇后总忘不了与佛结缘。"

"臣妾也是为祈社稷万世稳固啊！"

见此，许敬宗不失时机地响应道："微臣也觉得皇后之见深邃悠远，还请陛下虑之。"

"此议甚好！传朕口谕，命鸿胪寺崇玄署尽快拿出方案，朕要亲自过问。"武曌对李治投去一缕温柔的目光，情不自禁地挽起他的胳膊朝前走去。

几人来到古阳洞里，但见十九座造像碑记，银钩铁画，笔力沉稳，刀工遒劲，特别是那点画之间，峭拔挺峰，似有剑气如虹。

“陛下！如此书艺，弥足珍贵。上承汉隶，下启我朝楷书，真乃瀚逸神飞，美不胜收。倘是陛下有意，何不将我朝书法也勒碑刻石，岂不锦上添花，自成一方风景。”

“嗯！还是皇后虑远思邃，可褚遂良的也刻么？”

“人书两分，怎么可以因人废书呢？”武曌没有丝毫犹豫便道。

“此事不劳陛下与皇后费心，就由微臣去办好了。”许敬宗见机便把这事揽了过来。

李治很满意许敬宗总是善解圣意，高兴道：“爱卿去办此事，定是大功一件。”

武曌于是借题发挥：“朝廷要是多几个许爱卿与李爱卿，何愁大唐基业不能光大，哪像那几个老朽，不思报效朝廷，却处处掣肘。”

李治便不回应了，他不能忘记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要紧关头对自己的扶持，他不愿意让这些是非坏了自己的兴头。

武曌很快就读懂了李治的心思，也不再辩解，她心里却有了另一番打算，她绝不容许这种让皇上为难的态势继续下去。

然而，当李荣正要引导皇上继续览胜时，去看见武曌的两眼发呆了。

那不是明霁法师么？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一身素衣，脚蹬麻鞋，只是背影看上去有些佝偻。当年感业寺的日子一瞬间都涌上心头，武曌无法抑制心头的激动而温婉地喊了一声：“明霁法师。”

明霁回转身来，顿时陷入惊诧和慌乱中，她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见皇上与武曌。

“贫尼参见陛下、娘娘。”明霁双手合十，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道。

武曌忙向李治介绍道：“当年在感业寺，多亏了明霁关照，臣妾才不至于孤单。”

“朕早闻法师慈悲为怀，今日异地相逢，朕不胜欣喜。”

“我佛慈悲，能与陛下在此相见，也是佛缘。”明霁回应道。

武曌插话道：“许久不见，臣妾有些话想与法师说，恳请陛下恩准。”

“好，那皇后随意，许爱卿、李爱卿就陪朕到别处看看。”于是，随行的禁卫就跟着李治走了，还有一些远远地跟在武曌后边。

此刻，武曌已换了另一种语气：“师姐为何到了此地？”

明霁回道：“龙门的圆觉法师要登台说法，邀贫尼前来，不巧却在此处与娘娘相逢。”

武曌闻言便不依了：“你我姐妹一场，别总是娘娘这样叫着，难不成有一天我做了皇上，你还不见我了？”

明霁心里很惊异她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口里却改了称呼道：“明空！听崇玄署的官员说，你回宫后一切皆好，姐姐很是欣慰！”

武曌一撇嘴道：“好什么呀！那个长孙老儿总是与我过不去。”

明霁道：“我佛慈悲，宽大为怀，你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那怎么可以？若不是我这些年与之抗斗，早就成了刀下之鬼。”说着话，武曌眼里就火花飞溅，似乎站在面前的不是明霁，而是长孙无忌。

明霁就在心里感叹，她是枉进了一场佛门：“宫苑险恶，贫尼深知，娘娘还是好自为之。”

两人似乎都感到了话不投机，于是明霁就换了个话题道：“皇上追赠武大人为司空、司徒、周国定公，也是娘娘恪行孝道之故。”

武曌合十感谢：“不瞒师姐说，我已与皇上迁来洛阳，师姐若是不急着走，不妨随我回城中小住，也好叙同乡之谊。”

“南无华严经。”明霁双手合十，婉谢了武曌的邀请，“出家人以四

海为家，贫尼习惯了，住进皇宫，反倒给娘娘添了累赘。好在你我姐妹法门重逢，也见我佛慈海无垠，贫尼就此告辞了。”说罢，明霁转身便离去了。在路上，她的心情是沉重酸涩的，她虽遍阅《华严经》，却无法估量武曌的未来。可她有一种预感，这位同乡绝不是皇后之位能够满足得了的……

从龙门归来，武曌的心境也不那么平静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的影子总在她的眼前徘徊，她喉咙里就像扎了两根鱼刺，分外难受。她决计要给这些人最后一击。

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李治谏言，任命许敬宗为侍中、李义府为中书令，理由也是堂而皇之的。尽管现任的中书令是来济，然而自贞观以来，中书省都是两令并置，现在皇上又在洛阳，怎能没有一位贴身的宰辅呢？至于侍中，那个韩瑗怎能和许敬宗相比呢？而且李治也觉得这样安排，他打理起朝政来就方便了许多。

而在许敬宗等人的谏言下，李治已将每日视事改为隔日早朝，武曌有的是时间与这两位心腹见面。她人在洛阳宫，心并没有闲着，她的眼神穿越千山万水，紧紧地盯着长安的方向。

这一天，她把许敬宗与李义府传到洛城殿问话：“跟着皇上与本宫在这里消闲，有些乐不思归了吧！”

许敬宗与李义府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明白皇后话里带了批评的意思，忙道：“皇后有何吩咐，还请明示。”

一见他俩不明所以，武曌竖着丹凤眼道：“那就让长孙无忌、褚遂良对你们明示吧！”

“哦！娘娘指的是长安那边。您放心，微臣何曾有过一刻的松弛。这不，崔义玄、袁公瑜有消息来了。”说着，许敬宗呈上两件书札。

武曌打开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随之骂道：“这帮逆贼！若不早除，国无宁日。”

原来，御史大夫崔义玄和御史中丞袁公瑜联名在奏章中举报，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以桂州用武之地，授褚遂良桂州都督，欲以为外援。

封好书札，武曌一脸的阴沉："社稷安危，在举手之间，明日早朝，你等速奏陛下，不可延误！"

"微臣遵旨。"说罢，许敬宗、李义府起身告辞。

武曌又示意道："李大人先行，本宫还有话与许大人说。"

等李义府退出后，武曌问道："前些日子，龙门之行，不意与明霁法师相遇，爱卿可还记得？"

"哦！娘娘说的是感业寺住持，微臣看您待之甚厚，不便近前，就陪陛下看碑刻去了。"

"论起来，这明霁也算是本宫的乡里，然甚不识时务，仍以当年住持的语气训诫本宫，一想起来就气人。"

许敬宗明白了武曌的意思，立即做了个杀的手势。武曌并没有阻拦，而是叮嘱道："本宫只是不愿再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她知道得太多了。"

"微臣明白！定不留蛛丝马迹。"

辞别了武曌，出了洛城殿，许敬宗只觉得脊梁发冷，似乎是武曌的眼神刺透了自己的肌肤。他惊慌中回头看去，暮色中的殿门宛若一孔张大的口，仿佛随时都可以吞掉他。

是的！她连一个曾与自己共苦的尼姑都不放过，说不定哪天就会向自己举起屠刀。

从洛河上吹来的七月风，酷热而又潮湿，许敬宗的袍子贴在身上，黏糊糊的……

皇上的诏书到达长安的时候已是八月，秋已走下秦岭，进了京都的街坊，前些日子炎炎如火的天气一下子就有了凉意。

韩瑗、来济谢过皇恩，跪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谋反"这突如其来而又子虚乌有的罪名让两位宰辅蒙了。

皇上的诏书说得很严厉，然处置却很微妙，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查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密与褚遂良谋反，欲以桂州为外援，敕贬韩瑗为振州刺史、来济为台州刺史；褚遂良为爱州刺史、柳奭为象州刺史。终生不得朝觐。”

哦！韩瑗渐渐悟出，一切的根源就都出在这任命桂州都督上。

还是在二月，桂州下辖的几位县令联名上奏朝廷，言潭州都督褚遂良治理有方，汉人与巴人、僰人相处和睦，民安其业，恳请朝廷转任褚遂良为桂州都督。尽管奏章是由韩瑗呈递上去的，可皇上当时也为褚遂良不为位卑懈怠而动容啊！是皇上当殿命中书令来济起草诏书的，为何刚刚过了几个月,忽然就有了谋反的嫌疑呢？

要命的是，这一道诏书不唯将他与来大人贬谪出京，还株连褚遂良和柳奭，这对本来就命途多舛的他们岂非雪上加霜？

来济现在才明白，得罪了武曌会是怎样的结局。永徽三年，许敬宗曾登门说项，要他依附于武媚，被婉言谢绝；永徽六年，在废立的风波中，他又在褚遂良、韩瑗等人联署时签了名。面对皇上的诏书，他忽然发现当今皇上即位以来，最短命的就是三省首辅，他在任才刚刚一年。

来济仰天长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但韩瑗还是纳闷，既是谋反，当处极刑，何以贬官论之。

他们并不知道，李治在看了崔义玄、袁公瑜的弹劾奏章后，本以证据不足为由而驳回的。可就在这关头，武曌从竹帘背后出来，说既是在反与不反之间，皇上也不能毫无警惕。倒不如免了他们的现职，流放京外，永不朝觐。彼等若是果真被冤枉，自是坚冰严霜而不改其志。若果真有反骨，必是蠢蠢欲动，那时剿灭也不迟。

韩瑗从地上起来，打了打袍摆上的灰尘，就去拉来济。四十七岁的来济踉跄着身子起来，不由得悲泪双流，面向东方大呼一声：“陛下！臣冤枉啊！”

“大人不必过于悲观。”韩瑗劝道，“只要保住性命，今后就还有辩冤的机会，从今之后，你我天各一方，大人尚须珍重，以待来日。”

闻言，来济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韩瑗又道：“去岁，陛下任大

人为太子詹事，虽说职在掌管局、坊，然则实太子之师也，离京之前，大人尚需向太子与于大人辞行。”

来济叹道：“如此，大人与在下一起走一趟吧。”

然而，当他们来到凌烟阁时，却被值守的禁卫拦住了：“御史大夫崔大人奉皇后之命在此看护太子，你等罪臣，不得入内。”

韩瑗请求道：“那就烦请禀告于大人，就说我与来大人在阁外等候，向他辞行。”

禁卫冷笑道：“不必了！于大人已经发话，今日拒见一切访者，两位大人请回吧。”

见求告无用，两人遂转身离去。在路上，来济十分感叹人情冷暖：“想昔日这凌烟阁中，在下来去自由，禁卫们敬畏有加。如今倒成了路人，真是‘朝为座上宾，幕落阶下囚’啊！”

韩瑗安慰道：“大人不必如此，李🏠、于志宁两位大人是官越做越大，胆越来越小。彼等明哲保身，不见也罢。”

来济看了看韩瑗，他比自己年长四岁，自小生于关中，而今却要渡海远到振州任职，与囚犯何异？皇上诏书说得很明白，不许再朝觐，意味着从此将浪迹天涯。一想到这些，他又禁不住热泪盈眶，拉着韩瑗的手道：“大人珍重，小弟在府上略备薄酒，与大人饯行，就你我二人，不醉不休。”

韩瑗摆了摆手，很伤情道：“大人心意我领了。自永徽以来，如此聚会已非一次，每一次都怆然而散，饮下的是苦，留下的是念，何时有过欢悦呢？倘若皇上有一天大开天恩，你我定有缘再见，到时当一醉方休。”

“大人……”来济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

裴行俭来西州任长史已经五年了，高昌这地方虽处西北边陲，气候却是比岭南热多了。时值九月，仍然炎日如火，烤得人从早到晚都是大汗淋漓。

高昌这地名，是回纥语的音译，意思是“秦城”。裴行俭闲时观看当地史书，总是引起不尽的遐想，当年秦皇可曾挥剑西至，有哪位将军横扫了这遥远的地方呢？后来汉武帝远征大宛，猎猎旌旗又是怎样漫过这戈壁滩上呢？这一切都排解了他许多的乡愁，竟然在年复一年的边陲风雪吹拂下爱上这片灼热的土地。

九月，正是高昌葡萄、瓜果成熟的季节。昨天，当地回纥族部落首领就送来了甘美的葡萄和甜瓜。那葡萄一颗颗晶莹如玉，大如马奶，故名为马奶葡萄，咬一口嘴角流蜜，而不似长安的葡萄那样含了酸涩。裴行俭每每接到礼品，都先不吃，而喜欢坐在一旁静静地欣赏，看太阳一点一点地将它涂得晶亮。那光线从窗外投射进来，也一丝一丝地投进他的心苑，牵出一缕缕的追忆。

五年前，当他在“西去天阁”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相别西来时，官阶也从五品降为六品，他原以为这辈子不过如此，于边陲的冷月寒风中聊度余生。一路西来，沿途千里戈壁，茫茫沙海，昔日盛极一时的王国留下的断垣残壁，写满了他苍凉的胸臆。

两个月后，当他出现在西州都督府门前的时候，一幅让他感慨的场面将浓浓的愁绪洗得淡如残云。

西州都督麴智湛将军亲自率领幕府官员在帐外迎接他。裴行俭忽然就有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一种被灼烫的诚惶诚恐。在当晚的宴会上，唐将军的一番话给了他归家的温暖。

唐将军并不在乎官阶的差别，先行举起酒杯道：“朝廷的是非本将不大懂，也不想知道。然裴大人一手好文好字，却是闻名朝野的。本将自幼习武，粗通文墨，向来敬仰文人雅士。请裴大人饮下此杯，往后你我就情同手足了。”

那一夜，裴行俭虽喝得酩酊大醉，却是醉中风流。他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大喊：“拿笔来！”待幕府撰掾奉上笔墨，他狂笑着道：“褚大人有言，无精笔佳墨不能为书，下官则是笔无论精敝，墨无论优劣，皆可为之。”言罢，他就在丈二长的绢帛上泼出了巨大的“边关夜月”四字。其字疾如奔马，狂若飓风，飞白处形断而意连，墨发时若云霭重重，一时笔惊四座，满堂喝彩。

没几天，麴智湛竟把那字装裱，高悬于自己帐内，逢人便讲此字出于自己长史的手笔。

裴行俭虽官居六品，然因为有一个长史的头衔，位仅在麴智湛之下。因而，唐将军要属下的司马陪同他先巡视一番边关。半个月后，唐将军安排他主管西州农商、诸族的安抚，他这一干，就是五年。

麴智湛没有看错人，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当地回纥族兄弟寻找水源。一整个夏天和秋天，他就泡在回纥兄弟中间，带着酋长们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勘测，把自己学来的东西都用在了找水上。第二年秋天，当他开挖的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给百姓引来汩汩清流时，回纥的兄弟将他当作了神。在丰收的庆典上，十数名回纥小伙抬着他抛向了天空。不久，周围的王国都“慕义而归附”了。

“裴大人，你官居六品太委屈了。”麴智湛常常为他抱屈，于是每次向朝廷的奏章中，他都不忘大谈裴行俭的功绩。

现在，裴行俭已是四品长史了。他没有一天不想念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崔敦礼等一起从风雨中过来的同僚。只要长安来人，他都要打听他们的境遇。然而，显庆二年春以来，关于他们的消息却少之又少，他不免有些心急。

帐外传来说话声，裴行俭听出是录事参军的声音，忙对值守的卫士道：“快请参军大人进来。”

卫士连忙去请，录事参军进来后，裴行俭一边吩咐上茶，一边问道：“大人一早来此，有要紧事么？”

录事参军十分感慨，他俩的官阶相差了四个等级，可他从来没有从裴行俭身上感受一丝傲慢。仅从这一点，他就断定裴行俭将来必大有前程。他饮一口茶道：“大人到此数年，也喝惯高昌的奶茶了。”

裴行俭闻言哈哈一笑道：“在下现在非但能喝奶茶，就那牛羊肉，食之亦甘啊！”

“难得大人能随遇而安。”说着，录事参军从怀中拿出一封书札来，“潭州有信了，大人请过目。”

裴行俭眉宇立时展开，接过书札急不可耐地打开粗看了一遍，才知此信是春季写的，辗转到这已是秋日了。他心中十分感喟，大唐江山万里，真是天各一方啊。

从信中可以看出，褚遂良的心境比前一年好多了。因其在潭州治理有功，巴人、僰人与汉人情同兄弟，桂州诸县县令联名上书请他前往，朝廷已改任他为桂州都督了。他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是为大唐社稷建功。只是此行离朝廷是越来越远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不管怎么说，只要他活得不那么窝囊就好，裴行俭久悬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送走录事参军，裴行俭迫不及待地铺开稿纸，给褚遂良复信——

西州都督府长史裴行俭拜见褚大人：

京都一别，匆匆数载，云树之念，萦萦于怀。江湖虽远，忧乐在民，闻大人任上，功业赫赫，华夷一体，此所谓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者也。朝廷改任桂州都督，虽职属平移，褒奖之意不言而喻。桂州长安，遥遥千里，陛下在心，宛若咫尺。中书侍中，韩、来掌管，必达圣听，归京之时，指日可待。仆之身在西北……

裴行俭正要写下去，却又听到门外有说话的声音，不一刻，值守卫士进来禀报，说都督府的卫士送来书信，唐大人担心是大人家书，便急命送来了。

他只好把刚写了一半的书信停下，打开第二封书札，看那熟悉的字体，就知道是韩瑗的手笔。侍中日理万机，韩瑗却亲笔写了书信，必是有事。他抬头看了身边左右，待他们退下后才展开书信，细细读了起来。

这一读如同晴天霹雳，裴行俭顿感头晕目眩，险些跌倒。及至靠在榻上，他两眼就直直地望帐外越升越高的太阳，讷讷自语道："为何会是这样……"

韩瑗的信是八月写的，就是快马送来也得一个月，想来他在离开之前做了最后一次安排。裴行俭忽然觉得，与韩瑗、来济的遭遇相比，自己当年的冤情实在算不了什么。两位宰相就这样寒心地离开京都，去做

一个州的长史，皇上这是怎么了？而整天跟在武皇后左右蝇营狗苟的许敬宗、李义府竟然得以把持相位，皇上这是怎么了？褚遂良因政声甚佳而改任桂州都督，焉何就忽地成了内外勾结的“贼党”了呢？桂州与京都且不说数万里之遥，重山阻隔，单是沿途接垒连堡，区区一州兵马，能奈朝廷何？皇上这是怎么了？

裴行俭忽然打了一个寒战，心底的那一团疑云渐渐散开了，围绕废立皇后而生的风波并没有因为他和褚遂良的离去而结束，那个野心勃勃的武媚正一拨拨地清除着她的政敌。她最终要怎么样？他一时还理不清楚，然而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永徽新政正遭遇被颠覆的危险。

褚遂良走了，崔敦礼殒薨了，韩瑗走了，来济走了，下一个将会是谁呢？嗯！一定是太尉长孙无忌，在他周围的枝丫被一个个剪除之后，他一定会成为武氏清除的对象。武氏之所以这次没有将长孙太尉牵涉进去，根本的原因是他还有一个皇上元舅的身份。但裴行俭知道，以武氏刚烈、独断的性格，这一条十分脆弱的关系绝对挡不住她实现自己图谋的步伐。但长孙太尉目前却是他和韩瑗等人唯一的希望，不管遇到怎样的风险，他都不能再倒下了！

裴行俭已没有心思再为他的两位知己复信了，他对着帐外喊道：“卫兵何在？备马！”他要向唐都督告假，回长安去见太尉。

在西州都督大帐，麴智湛对裴行俭的行为很是不解：“没有陛下的诏命私自回京，就是擅离职守之罪，大人考虑过么？”

“韩大人在离京前给下官的信中说，皇上已与皇后一起去了洛阳，下官悄悄进城探视完太尉就回来，不会有事的。”

麴智湛虽是一介武夫，这些年很少去京都，可宦海的险恶他也是多少有所耳闻的，他不关心皇后该谁来做这种是非之争，他关心的是粮草供给和部下的安全。眼下，他最关心的是长史的安危，他不愿意自己千方百计擢拔起来的人才毁于无谓的纷争，他要裴行俭在对面坐了下来，以少有的冷静问道：“大人纵然平安回京，又能做些什么呢？”

裴行俭应道：“下官要提醒太尉，要对奸佞有所警觉。”

麴智湛一听，就觉得此话太单纯了：“请问大人，太尉与大人谁在朝时间更长？”

“这还需问么，自然是太尉。”

“那再问大人，对如今京都之风云，大人与太尉谁更详知？”麴智湛没有等到裴行俭回答就自言自语道，“那自然是太尉了。太尉身在陛下左右，犹不能阻止韩、来两位大人被贬，况大人于千里之外乎？本将与两位宰相未曾谋面，却知道他们乃大唐忠良，今遭奸人陷害，本将之愤慨甚于大人，然本将绝不许再有一位忠良之人落入陷阱，还请大人三思。”

裴行俭很吃惊，麴智湛的一番话至理至情，他很久没有说话。

没过多久，麴智湛又说话了：“大人的意思，本将明白；大人的情感，本将亦有体会。请大人修书一封，本将派遣心腹司马六百里加急进京送给长孙太尉，这总可以了吧！”

“多谢大人！”裴行俭说着，就提衣跪在麴智湛的面前，“知行俭者，大人也。”

第十六章

东都宫中雷霆骤

长安城里雨满楼

褚遂良是在赴任桂州都督的途中接到朝廷贬他为爱州刺史的诏书的。变故发生得如此突然，他不得不改道继续南行，于显庆三年春到了爱州。当北国依旧春寒料峭的时候，这里已是山木葱茏，稻花溢香，天气转热了。

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他忽然就觉得现在离长安非常遥远了，以致京城在他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了。他不能想象，当年的中书令、原任的刺史柳奭是怎样在这孤处一隅的天地里度过难耐的岁月的。

正在筹备移交的柳奭在九真城外五里地迎接褚遂良，这不仅是因为当年在朝廷时，褚遂良作为托孤大臣之一曾坚定地站在王皇后一边，更因为他二次从同州刺史任上回到京都后，宁愿屈居于吏部尚书，将他推上中书令的位子。现在，他们都被列入再次贬官的诏书中，同是天涯沦落人，自是更多了一分亲近。

站在九真城外的茅亭里，柳奭不时将焦急的目光投向远方，希望早点从不远的山道拐弯处看到褚大人的身影。他知道，爱州多山，褚大人一定会骑马来的。

终于，从松柏苍郁的山崖后面转出十数骑来。走在前面的，不就是褚大人么！柳奭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对陪在身边的九真县令道："快备好酒菜，我们就在这里为褚大人接风。"言罢，他就匆匆地奔山道上去了。

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两人相遇了，执手相看，彼此都从对方眼里看见了泪花。

"大人！您瘦了！"柳奭道。

“您也一样，不但瘦了，也黑了。”

柳奭笑道：“爱州天热，终年赤日炎炎，焉能不黑？”

这话说得有些轻松，其实，褚遂良这几年履职的潭州，亦与北国气候迥异，他的皮肤也被晒得黑黝黝的，一脸的美髯都显得不那么突出了。

九真县丞领着褚遂良的随从先行进了城，柳奭则邀了褚遂良来到茅亭，早有九真县令在那里迎候，看见褚遂良，他忙上前参见。

褚遂良道：“县令乃九真父母官，爱州治所就在九真，往后还请大人多关照。”

县令忙应道：“下官唯大人马首是瞻，当不遗余力。”

褚遂良打量一下案几上的几样菜，都不大知道名字。柳奭在一旁介绍，说此地民俗异于长安，菜肴都带着南方的色彩。说着，还给褚遂良斟了九真产的米酒。

褚遂良尝后，连道好酒！

饮过几巡，九真县令觉得是该知趣而退的时候了，遂起身道：“两位大人慢饮，下官尚需回城为褚大人安排起居事宜。”

柳奭也不阻拦，任其去了，遂把话题转到了目前的情势上。说到王皇后被废，又被武曌残害而死，柳奭流下了辛酸的泪水，对着远方黛色的青山怒吼：“武曌！你做下此等人所不齿之事，天理不容，将来必不得好死。”

褚遂良陪着柳奭流泪，并借着酒意告诉他朝廷已将洛阳定为东都，皇上和武后大半时间都在洛阳，朝廷大事皆决于武氏，许敬宗、李义府等鹰犬用事，就虚构了韩瑗、来济、褚遂良谋反案。

柳奭疑惑道：“未经大理寺审理，亦无嫌犯‘狱词’，焉能定谋反罪？”

褚遂良苦笑道：“本来就子虚乌有，何来‘狱词’之说。武氏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排除异己耳。将吾等贬谪出京，从此，陛下身边皆武氏之徒

矣。”

“难道皇上就任其恣意诬告忠良么？”

褚遂良无奈地摊开双手道：“兄台所言，乃书生之见耳。不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故乎？记得在同州刺史任上，在下曾到杨震祠中谒拜，闻当年皇帝乳母王圣大兴土木，奢靡惊人，公愤而曰：白黑溷淆，清浊同源。现今，我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忠而见疑，信而遭谤。大唐乾坤，究为何人天下？”柳奭站起来，凭栏眺望，远山重隔，他只能看到一里外的沟坳，“难道大人就此罢休，任人宰割么？”

酒喝到这个地步，两人都已深醉，褚遂良傍着柳奭而立，愤慨盈胸，用力击打着栏杆：“我等承先帝遗旨，深受陛下隆恩，岂能容奸人横行？在下遭此不白之冤，必上奏天庭以辩之。”

柳奭紧紧地握着褚遂良的手，那理解和相知都在其中了。

接下来的几天，柳奭就陪着褚遂良到九真以外的几个县转了转，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随后便向褚遂良辞行。他知道圣命难违，既是离职，滞留延宕，必授人以柄。褚遂良不无惋惜地说道：“本想和大人做推心置腹之谈，未料时局如此，在下也不强留，就送你出城，也好在路上说些话。”

这天晨曦初现时，两人各自带了随从，悄悄地离开九真城，踏上了北去之路。晨雾在山峦间缭绕，那山显得影影绰绰的，就如当今的朝事一样扑朔迷离。

褚遂良与柳奭将马交给随从，两人并肩而行，足尖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一阵清凉，褚遂良道：“我等现今就如这晨间行走之人，要想不湿履已无可能，皇上已在诏书上断绝了你我回京的机会，往后去你我就要好自为之了。”

柳奭有些伤感：“从今以后，你我便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只要武氏不去，断无回朝可能，纵然回去，也是引刀而死。”

“大人也不必过于悲观，在下记得马援将军曾经有言，‘男儿当死于

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你我生为大唐之臣，岂可因锋挫而悔初衷？”说着，褚遂良弯腰从山道上捡起几块红石，交与柳奭，“大人在爱州四年，政声甚佳，山水有情，带上这个，日后看见，也不枉为官一任了。”

褚遂良的豁达和大度深深地感染了柳奭，他感慨道：“闻大人一言，胜读十年诗书。在下就是明日遇难，今日仍将为大唐江山竭忠尽命。”

其实，此时两人心中都很明白，所谓“谋反案”的风波并未过去，许敬宗、李义府之流定会穷追不舍，借机滋事的，只是此时彼此都不愿意给对方心头投上过多的阴影。

韩瑗、来济被逐出京城后，当年反对立武氏的就只剩下太尉与上官仪了，他俩都不约而同地为两人的安危担心。

柳奭道：“唯愿陛下看在甥舅之面上，不要为难太尉。”

褚遂良闻言揣测道：“依在下看来，此次所谓‘谋反案’没有将太尉牵涉进去，多为陛下斡旋之故，以武氏之品性，最恨者乃太尉矣。然则彼亦有投鼠忌器之忧。”

看看已经走出十余里，柳奭谢道：“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在下与大人就在此分手吧。若今生有缘再会，在下当与大人一醉方休。”说完，柳奭上马便离去了。

褚遂良一直看着他们消失在丛山密林之中，才收回目光。

清明前后，爱州的早稻已经放黄，农夫们纷纷下地收割。褚遂良也不愿意一人待在府上，常常到田头察看收成，间或下到田间帮农夫插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六月的一天，眼看夕阳将沉，暮色渐浓之际，忽然西南方向黑云滚滚，霎时雷声大作。爱州长史刚招呼褚遂良离开田间，大雨就倾盆而下。卫士迅速撑开雨伞，护卫他来到一农家平时看护庄稼的草棚避雨。

褚遂良匆匆走进棚屋，却不料被一软乎乎的东西绊了一跤，卫士忙从旁搀扶，褚遂良定神去看，却见地上躺着一个人，蓬头垢面，分不清

男女。

卫士上前呵斥道："何人竟在此横卧，几乎绊倒大人，该当何罪？"

他正要抬脚去踢，却被褚遂良严词喝住了，他上前轻声道："你从何处来，如何成了这般模样？"

那人挣扎着起身，跪倒在褚遂良面前，声音微弱地道："不知大人来此避雨，小民罪该万死……"一句话没有说完，"扑通"一声又昏了过去。

褚遂良手拂过他的额头，感觉滚烫滚烫的，情知他患了病，就忙对卫士说道："救人要紧，待会儿雨住了，你背他回府，请良医诊治。"

卫士有些迟疑："大人，此人身份不明，万一他是歹人，我等岂不……"

长史在一旁责备道："你何来如此多的话？纵然朝廷重犯，也该救治之后再行处置。就按大人说的办，贻误诊治，拿你是问。"

山涧的雨就像小儿的喜怒忧乐，来得快去也得快，大家说话间，雨住云散，一道彩虹悬挂在西天，褚遂良一行背着病人回府。沿途百姓见刚才还在帮他们插秧的刺史大人如今又背了一位路人回家，纷纷拥到田头说道："大人体恤民情，解民疾苦，真乃民之父母。"

一回到府上，褚遂良便命府役为病人换上了干爽衣衫，又请来爱州城里的名医为之诊脉。医家细细地查了一遍，来到外间对褚遂良道："病人脉象平和，并无大碍，只因长途跋涉，多日未进食，体虚气弱。服一剂驱寒汤药，多进饮食，自会康复。"

安顿好病人，褚遂良回到后堂，因为心绪烦乱，没有多少食欲，草草用了些饭菜，便独自一人进了书房，摇一把蒲扇，想起心事来。

近年来朝廷风云变幻，他一想起来就为社稷的存亡而夜不能寐。当初，太子承乾谋反案发后，是他与长孙无忌力阻先帝立吴王李恪为太子，坚决拥立晋王李治，然而谁又能想到，他今天会被武氏所左右呢？也许当初他和长孙无忌都错了，竟没有发现他和武曌之间那些明明暗暗的瓜葛。

曾与他一起反对立武氏为皇后的同僚一个个被逐出朝廷，他就想起史上“清君侧”的故事来，可景帝面对七国之乱，诛杀晁错是显得多么无奈，何况他诛杀的只有一人。而今武氏罗织罪名，要击倒的是一大批人。他不敢想象，照此下去，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会怎样地祸国殃民，怎样地肆权弄威。

至于个人的境遇，他从选择站在太尉一边时起，就将荣辱置之度外。可如今将一个“谋反”的罪名加在头上，他感到的不仅仅是委屈，而是愤慨。当年周公被诬篡权，尚有岁月可以见证。而他如果不为自己辩冤，那么一旦客死他乡，谁能还他一个清白呢？

褚遂良的身子渐渐发热，以致汗水湿透了常服。他决计上奏皇上，洗雪加在自己头上的不实之词。他铺开稿纸，那满腔的委屈和愤怨顿时如潮水般地倾泻出来——

爰州刺史臣褚遂良伏乞陛下：

往者濮王、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时岑文本、刘洎奏称‘承乾恶状已彰，身在别所，其于东宫，不可少时虚旷，请且遣濮王往居东宫。’臣又抗言固争，皆陛下所见。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渐，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在草土之辰，不胜哀恸，臣以社稷宽譬，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区处众事，咸无废阙，数日之间，内外宁谧。力小任重，动罹愆过，蝼蚁馀齿，乞陛下哀怜。

在奏章的末尾，他之所以谨慎地选择了“乞陛下哀怜”的句子，是不愿意给能够看到这份奏章的许敬宗和李义府留下话柄。但这几个字从他的嘴里出来，让他感到十分悲哀，竟至于搁笔案头时，埋头号啕痛哭了许久：“陛下！臣之心天日可鉴啊！”

有敲门声从外面传了进来，接着是夫人的声音。他急忙止住哭声，擦干了眼泪拉开门。

“老爷！您这是怎么了，眼睛红红的，又伤心了？”

“不碍事！老夫刚才迎风落泪。有事么？”

“老爷！您救起的那个人原来是一位女尼。”

“哦！你带老夫去看看。”

两人来到旁厅，那人也洗得干干净净，女人的身姿便呈现在他的面前。

女子见褚遂良进来，忙起身多谢他的搭救之恩。这一看让褚遂良大吃一惊：“这不是感业寺的明霁法师么？焉何流落到此？”

明霁法师的伤心事被这句温婉的话勾起来了，顿时泪水夺眶而出：“大人！此事说来话长。”

现在回想起来，明霁依旧走不出那噩梦般的恐惧。

那天在龙门山与武曌相遇实出于意外，但极不投机的叙话让她顿时有了一种隐忧。她发现两年的感业寺修行没能使武曌脱去尘埃，她那绝不容许别人与自己争宠的性格已膨胀为觊觎权力的欲望，过度的仇恨使她给自己树立了一个个敌手。念在同乡之故，她坦诚地劝她对别人多些宽容。没想到，这番话会给她带来杀身之祸。

明霁从来不怨恨别人，也就少了对别人的警惕，她每日照旧到龙门寺听圆觉法师说法，晚上找一便宜的客栈过夜。开始的几天倒也平安无事，然而那一个八月后半月的秋夜，她做完一天的功课，托着疲累的身子躺进榻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半夜里，她被秋雨的声音唤醒，却听见窸窸窣窣拨门的声音。她吓坏了，蹑手蹑脚地回到床边，仓皇地钻到床下。

门被拨开，她听出是两个男人的声音。他们在屋里寻找了半天，后来只听一人疑惑道：“也许房间错了。”

另一个男人道：“怎么可能呢？白日里在下反复踏踩了的。”

“回去！禀奏皇后去。只要她没有离开洛阳城，就一定能找到。”

明霁这才明白，一切都是那天龙门相遇惹的祸。

后半夜，她是在战栗中度过的，黎明时分，城门刚刚打开，她就化装成乞丐逃了出去！

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到感业寺了，便沿途乞讨，躲过一个个关卡，一直往南，辗转一年就到了这里。

听完明霁的诉说，褚遂良怒不可遏："且不说法师与武氏有同乡之谊，她连给自己多方关顾的佛门姐妹都不放过，其蛇蝎心肠，可见一斑。"

"若非大人相救，明霁定然抛尸荒野了。"

褚遂良沉思片刻后道："法师既是到了这里，就在本官管辖之内。不过，本官料定那武氏断然是不会罢休的，因此法师不宜再出入于佛寺。就换一个法号，在府上住下吧。早晚诵经、功课，一切照旧。"

明霁起身又要拜谢，却被褚遂良拦住："本官对佛事略知一二，法师就改名清化吧！"

明霁道："悉听大人安排。"

从旁厅出来，褚遂良感到给皇上的奏章绝不能直送洛阳了，他要寻找一位心腹，将奏章送到太尉那里……

不管两京之间的任吏怎样变换，也不管武曌怎样将清除政敌的打击面不断扩张，但她始终没有忘记悉心辅佐李治，她对经国济世和邦交的大事从来都很上心，而且处理起来得心应手。

她知道通过"谋反案"扳倒了一批人，使长孙无忌一派元气大伤，可她更清楚那些还在朝的大臣时刻盯着自己的举止，寻求进击的机会。因此，她总是借助皇上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不，显庆三年刚刚开春，她就帮助李治处置了一件十分棘手的邦交事件。

惊蛰刚过，龟兹国王布失毕与其相国那利就几乎同时上表，陈奏君臣之间的交恶。事情的缘起是因为那利与布失毕的王妃私通，他虽然屡次训诫，那利却置若罔闻，他希望朝廷能够帮助他弹压那利。

李治一听此事就烦，如果每个藩国都拿这些事上奏朝廷，那他还怎么打理国政？可武曌在看了奏章后，却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藩国淫乱，有辱朝廷声威。她谏言将两人召进京，囚那利于大理寺狱。

随后朝廷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护送布失毕归国，由于途中布失毕病卒，朝廷干脆诏屯卫大将军杨胄与龟兹大将羯猎颠展开大战，后平定其部，并于其地建立了龟兹都督府，命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消息传开后，西域各国震恐，纷纷上表忠于朝廷。

八月，播罗哀獠酋长多胡桑等率众内附；十月，吐蕃赞普前来请婚。

这样，至少在东都洛阳，许敬宗等人都被皇后的举重若轻所折服。可当他们将溢美之词陈于武后面前时，总会受到她的呵斥："此皆陛下神威，本宫不过进言耳，你等需谨言慎行，不可放肆。"

其实，武曌有时候也很烦恼，她常常感叹亲手扶持起来的心腹们不自重，不争气。特别是那个李义府，自恃得宠，贪欲无度，连襁褓中的婴儿也要求封赐；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私相授受，卖官鬻爵，傲视臣僚，以致与中书令兼度支尚书杜正伦结怨甚深。有一天，他们竟然在皇上面前相互指责，李治一怒之下，干脆罢免了他们的宰相，贬杜正伦为横州刺史，贬李义府为普州刺史。

李义府不服，到洛城宫向武曌哭诉，却遭到她的严厉申斥："两位宰辅不和，何以为群臣表率？陛下贬官，乃宽宏之举。若是本宫，必诛杀之。"

武曌当然明白，李义府的离去，等于自己少了一只臂膀，因此在斥责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加以抚慰："皇命如天！你且去赴任，本宫会相机向陛下陈情，召你回京的。"

后来，她又及时向皇上谏言，改任许敬宗为中书令，大理寺卿辛茂兼任侍中。在她心中始终有一个原则——就是绝不给长孙无忌的门属登上相位的机会。她在做这一切时，往往不露声色。在与李治的谈笑间，她实现了情感与理政的契合，她自信皇上需要这样的辅佐。而且，她一直在寻找机会，要给长孙无忌最后一击。

机会终于来了。

显庆四年四月的一天，朝会刚散，许敬宗就心急火燎地来到洛城殿，一进殿门就先说了一句："娘娘！大事不好了！"

武曌放下正在阅读的《春秋》，眉宇间掠过短暂的不悦："何事让爱卿如此慌神？"

许敬宗从袖间拿出一卷表文道："臣前几日上朝时，路过司马门，接到有人告密，言说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结党营私，臣与侍中辛大人将其拘捕入狱，连夜审讯，韦季方招供，背后主使乃太尉长孙无忌。"

武曌"哦"了一声道："有这等事！可有证据？"

"韦季方、李巢狱词尽在。"

闻言，武曌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笑意："这老儿果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此等大事，今日朝会上何不奏明皇上？"

"事关重大！微臣还是先禀奏娘娘知道。"

武曌的脸上顿时严肃起来："长孙无忌乃陛下元舅，竟然觊觎天庭，天理不容。事急矣，你即刻去武成殿面见皇上，请皇上速做决断。"

"遵旨！"许敬宗立即告辞，转身准备离去。

"且慢！"武曌从身后又叫住了他。

"娘娘还有何旨意？"

"陛下性情温厚，遇事少决断。爱卿定当据实告之，使其勿犹疑不定，本宫随后就来。"

"微臣明白了。"许敬宗出了洛城殿，直接奔往武成殿。

"什么，你说什么？"李治对许敬宗的所述十分吃惊，"你说太尉参与谋反？这怎么可能呢？说太尉受小人离间，也许会有，但他绝不至于谋反。爱卿所奏，危言耸听，朕却全然不信。"

"微臣也不愿意相信太尉谋反，然微臣审案之后详细推究，觉得太尉反状已暴露无遗，可陛下却犹疑不定，恐非社稷之福。"许敬宗一脸的真诚，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暗中打量着李治表情的变化，他揣摩透

了皇上的性格，只要他不断加剧紧张气氛，皇上的情感就可能倾斜。他说着，就跪倒在地了，“微臣与太尉素无过节，绝无诬陷之嫌，微臣为社稷安危计，请陛下明察。”

果然，李治的脸色渐渐地变得惨白，眼睛也红了：“此社稷之祸，亦朕家门不幸。朕之亲戚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兹事若实，如之奈何？”

许敬宗近前一步道：“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势何所成！太尉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窃发，陛下遣谁当之？”

李治没有接许敬宗的话，他对此事感到很不可思议，他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可许敬宗按照与武曌事先的商议，绝不给李治犹疑彷徨的机会，他近前一步继续道：“今赖宗庙之灵，皇天疾恶，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

李治对许敬宗的话很不满意，眉头紧皱道：“元舅谋反，何庆之有？”

“陛下！臣恐长孙无忌窘急发谋，攘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陛下还需速做决断才是。”

然而，这毕竟是一桩大案，更关乎长眠在昭陵的先帝与母后，关乎一个曾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太子之位的重臣的命运，一旦铸成大错，他不但无法向朝野交代，更无法面对列祖列宗。

李治的心被许敬宗的陈奏搅得七上八下，他已无法在龙案里安坐，他在大殿里踱着步子，一双手来回地摩挲着，末了，他挥手对许敬宗道：“你且下去，此案关系重大，容朕与皇后商议后再说。”

“陛下！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李治的话音刚落，就见武曌从竹帘背后转了出来。

李治有些吃惊地看了看她，愕然道：“原来皇后一直在听啊？”

“臣妾与陛下休戚相关，同气连枝。陛下安危，即臣妾安危，臣妾岂能袖手旁观？”说着，武曌转脸对许敬宗道，“你且退下，本宫有话向

陛下陈奏。”

“皇后！国逢大难，朕之不德。”许敬宗一离开，李治就满脸愁容地拉着武曌的手道，“皇后难道相信元舅会谋反么？”

武曌扶着李治坐下，吩咐宫娥换了热茶，对伺候在一旁的李荣道：“你且退下，没有旨意，不可擅入。”于是，李荣领着一班内侍退了出去。

饮过热茶，李治两颊渐渐有了血色：“皇后！你说朕该何以处之？”

武曌并不急于回答李治的问话，而是轻轻理了理发鬓，话里就带了十分的体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臣妾又何尝愿意相信此案为真呢？”

“唉！还是皇后能体谅朕的苦衷。”李治说着，拉起了武曌的手。

“臣妾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见李治听得很用心，武曌继续道：“臣妾今日翻阅前朝实录，方知识人之不易。想那宇文述当初拥戴隋炀帝为太子，功绩卓著，杨广即位后，升其为左翊卫大将军，封许国公，又将自己的女儿南阳公主许给他的次子宇文化及为妻。然而，恰恰是这个宇文述，在隋末军乱中弑君夺朝，意图篡位，做了瓦岗军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请陛下明鉴，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陛下不可以不慎防。”

李治沉吟良久道：“皇后所言，不无道理。然元舅非宇文化及，若无确凿证据，非唯朕不信，也无颜以对母后在天之灵。先帝驾崩之际，曾说元舅乃忠臣，朕岂可信韦季方一面之词，以铸成千古遗恨。”

武曌便不好再说下去，就回到了洛城宫，当日她便暗地遣人传许敬宗进宫，要他连夜再审，定要拿出证据来。当晚，许敬宗对韦季方施以酷刑，终于取到了“谋反”的种种“细节”。

第二天一大早，许敬宗即去面见李治：“前者微臣审理不周，失之证据不足。昨夜，微臣复审，得之甚详，故而禀奏陛下。微臣问韦季方：‘太尉与陛下至亲，累朝宠任，何恨而反？’韦季方答曰：‘有一次去太尉府上拜望，恰韩瑗亦来访，说柳奭、褚遂良劝立李忠为太子，今太

子既废，陛下因而对太尉生疑。由此太尉忧恐，及至族侄长孙祥外放为荆州刺史、韩瑗获罪，太尉为自安计，因而谋反。’”

许敬宗说着，又拿出审讯的口供呈送李治阅看。他看完口供，就涕泪双流。许久，他才放下狱词，仰天而泣道：“即便如此，朕也绝不忍杀之。若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

“臣在编修国史时，曾对历朝故事多有检索。想那汉文帝之元舅薄昭，当年也曾扶持文帝登基，然一旦触犯刑律，文帝便遣百官素服而哭杀之。时薄太后尚在世，然天下以文帝为明主。今太尉忘两朝之大恩，谋移社稷，其罪与薄昭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敬宗说着，竟然伏地号啕大哭，“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陛下若疑微臣忠诚，可杀之，臣无憾矣。”

许敬宗的这番殷殷陈词，悲壮慷慨，让李治很感动，他上前扶起许敬宗道：“爱卿至诚，朕深领矣。”

由此，李治对长孙无忌谋反一案深信不疑，他不再对长孙无忌存依稀的系念，也觉得没有必要传长孙无忌来甄别事情的真伪：“许敬宗听旨，削长孙无忌太尉之职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

“请陛下三思。如此处置，日后必养痈为患。”许敬宗还想争辩。

“此事就到此为止，朕不能落千古骂名。”

许敬宗知道，眼下也只能如此，他尚需向武曌陈奏后再做进一步打算。他知道，没有达到皇后之期，她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他也不好交代。不能斫其主干，必当削其枝叶，于是，他急忙问道：“那长孙无忌之同党褚遂良、韩瑗、柳奭之流呢？柳奭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长孙无忌，陛下万不可姑息养奸。”

“好！就依爱卿所奏。诏削褚遂良、韩瑗、柳奭官爵，免于志宁官。”

“微臣遵旨！”

许敬宗正要离去，李治又道："诏除长孙无忌之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褚遂良之子褚彦甫、褚彦冲之名，长孙冲流岭南，褚彦甫、褚彦冲流爱州。"

等许敬宗走到殿门口时，李治又从身后喊道："遣发沿途道次兵援送无忌诣黔州。"

许敬宗不禁有些茫然："这个还请陛下明示。"

"他毕竟乃朕之元舅，又年过六旬，朕不忍看他长途颠沛。再说了，朕还恩准他准一品供给。你无须多言，退下！"

第二天朝会上，李治以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参知政事，责令他们会同李[redacted]、许敬宗一起办理长孙无忌谋反案。

朝会一散，许敬宗又来询问武曌。武曌淡然道："本宫明白了，照旨即行可矣。"

许敬宗离开后，武曌沉默半日，自语道："如此优柔寡断，岂人主之所为乎？"

……

蝉鸣鹊噪，长安的七月就显得慵懒和不安。

凌烟阁前的槐树枝头，蝉声尤其悠长又沉闷。太子李弘的注意力就无法集中，他时不时地瞅瞅外面的天空，心却穿越云彩，飞到洛阳去了。

自从朝廷定洛阳为东都后，父皇和母后就很少待在长安了。每年二月一过，他们就移驾东去，将自己留在长安。他很不理解，长安有什么不好？洛阳又有什么好，以致父皇和母后乐不思归？他更不能理解，为什么每一次都不带他去？他毕竟只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开母后的怀抱，他就感到寂寞和不安。

这一会儿，他又走神了。这让担任都讲令侍讲的上官仪很为难，他知道李弘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师生，还是君臣。尤其他是武曌的儿子，倘是责备过严，她必然怀疑他借太子发泄私愤。

上官仪轻轻地唤了一声，李弘没有回答，他又连喊了几声，李弘才转过神来："侍讲是唤本宫么？"

"太子有心事么？"

"本宫刚才在想，世间所有的母亲都不爱自己的儿子么？"

上官仪明白了，太子的心结仍然在武曌没有将他带在身边。然平心而论，上官仪在这一点上很感佩武曌，她并不娇怂儿子，而是早早地就让他独处，接受严格的宫廷教育。

顺着太子的思路，上官仪劝慰道："微臣今日所讲之《触詟说赵太后》，正是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前朝赵国太后，面临强秦虎狼，向齐国求救，齐国要赵公子去做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怜子心切，犹豫彷徨。左师官触詟闻言，对赵太后说，'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微臣以为，皇后深意正在于此，殿下勿复疑也。"

"本宫明白了，侍讲继续讲课吧！"

然而，上官仪却有些心不在焉了，他说不清为什么忽然就心跳加快了，精神有些恍惚，似乎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正想把课停下来，就见于志宁慌慌张张地出现在书堂门口，向他招了招手。

上官仪安排好太子温课以后，急忙来到室外，于志宁将他拉到一边的槐树下道："大事不好了！皇上从洛阳发来诏书，责令查处太尉谋反案，株连褚遂良、韩瑗、柳奭诸位大人及其亲属。三位大人已被除官，朝廷命大理寺遣人追捕，老夫也被免去太子太师之职。"

见上官仪十分惊讶，于志宁又很沮丧地道："老夫一向息事宁人，未料还是难逃厄运。"

上官仪叹道："武后之'清君侧'，比之汉代'七国之乱'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太尉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于志宁说："诏书已命兵部尚书任雅相大人、李[redacted]大人与度支尚书卢承庆，还有那个许敬宗审办此案。现在许敬宗尚在来长安途中，任大人要老夫借向太子辞行之机告诉大人，速去将此事禀报太尉，好有个应

对之策。”

“好！在下立即就去。”

上官仪回到讲书堂对李弘道：“微臣有些事情要出去一会儿，就先行告退了，太师有话要和殿下说。”说完，他施了一礼，就准备离去。

李弘见状问道：“发生什么事，侍讲为何如此慌神？”

“无事！太子安心温课吧，微臣回来要查看的。”言罢，上官仪直奔太尉府去了。

于志宁呆站在讲书堂外，他不知道该如何向李弘陈明自己的遭遇。他多少有些悔愧，自永徽五年以来，他明哲保身，结果不能自保……

凌烟阁外的嘈杂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转脸看去，见是右骁卫将军庞同善带着羽林卫进来了，他急忙退到一边。庞同善进了讲书堂，先向李弘行了拜见礼，然后禀奏道：“殿下，末将奉皇后之命，前来护卫。”

李弘疑惑道：“凌烟阁平安无事，禁卫终日值守，要什么护卫，你等还不退出去？”

“此乃皇后之命，微臣不敢违旨。”庞同善说完，就将羽林卫散开，凌烟阁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李弘又问道：“请将军明告本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庞同善为难道：“末将只奉了皇后旨意护卫太子，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说完，他站起来将图写的二十四功臣像反复地看了看……

这边，参知政事、兵部尚书任雅相正在司空李🏠府上为如何向长孙无忌宣诏而费心思。

任雅相很为难，一道诏书，他便由兵部尚书进入宰相之列。但他更明白，论起为将的经历，他根本不能与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相比，显庆二年，苏定方率军征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他只是燕然都护，被任命为苏定方的副将。然而仅仅两年，他就迁升相位。许敬宗曾告诉他，这是皇后谏言的结果。因而，从情感上说，他从心底感谢皇后的知遇之恩。

可他毕竟不是许敬宗，他虽对长孙太尉与皇后之间的龃龉略有所闻，但并不认为太尉有什么错，太尉不过是践行先帝的旨意而已。因此，在他刚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时，就先去拜望了长孙无忌。现在，他却要以“谋反”为名去治太尉的罪，他觉得进退两难。

“司空真相信太尉会谋反么？”任雅相问李⬆。

“老夫年迈，也难辨真伪。”说出这话的时候，李⬆都觉得十分别扭。他和长孙无忌都是曾辅佐先帝的重臣，他对长孙无忌还是比较了解的。说他性格执拗，敢于面折皇上是真的，然而要说他谋反，他绝对无法相信。

自永徽以来，皇上与武后待他不薄。在他寿诞之日，皇上与皇后都送礼过来；别的大臣进宫，从司马门起就要下车步行，皇上却特别恩准他乘小马出入宫禁；又不惮他老迈，授予他司空之职。一边是同度艰危的同僚，一边是有恩于他的皇上与皇后，他不知该做何选择。

“这么说！大人是相信太尉谋反了？”

李⬆还是没有说话，任雅相就有些着急：“皇命甚急，大人总该拿个主意吧？”

是的！作为臣下，怎可违背朝廷的旨意呢？更何况他一世忠勇，岂可晚节不保？李⬆最终做出选择，遵照皇上旨意，遣送长孙无忌出京。

可他并不知道，任雅相已将消息透露给了上官仪。他正要说话，府令就在门外禀报道：“老爷，中书令许大人到了。”

“快快有请。”李⬆与任雅相急忙起身，到府门前迎接许敬宗。

众人到了司空府前厅，李⬆便迎接道：“许大人来了，老夫与任大人心中就有底了。”

这个老滑头，许敬宗在心里骂道，脸上却堆满了笑：“下官奉陛下旨意前来与两位大人同办长孙无忌谋反案，实乃下官之荣幸。下官一到西都，就急忙来拜见两位大人了。”

看着许敬宗喝下一口茶水，李⬆道：“老夫正和任大人商议如何办理此案呢！”

许敬宗精明的眼睛转了转道："临行之前，皇后反复叮嘱下官，长孙无忌所恨者，唯陛下改立太子，因此需防逆贼以太子为人质，要挟朝廷。"

"下官已命右骁卫将军庞同善前往凌烟阁和东宫日夜护卫殿下，如果下官没有猜错，庞将军率领的羽林卫早已到了。"任雅相接话道。

许敬宗点了点头："任大人果然见微知著，皇后若是知道了，定当谏言陛下重赏大人。"

任雅相的脸上就有些尴尬："下官只想着为朝廷尽忠竭命，断无邀宠求赐之欲。"

众人闻言一笑，许敬宗又道："长孙无忌为三代老臣，在朝廷盘根错节，门生故吏甚众，一定要防止他罗织党徒，危乱京都。"

"这个许大人不必担心，老夫已和任大人议定，今夜子时，左卫将军张延师率领宿卫包围太尉府，绝不让逆贼逃窜。"李⬆道。

许敬宗赞道："司空大人果然身经百战，运筹帷幄，如此便万无一失了。"

任雅相又问道："许大人从洛阳来时，皇上还有什么旨意么？"

"没有了！陛下深信，两位大人定会不负圣望的。"在此，他隐瞒了李治要善待长孙无忌的细节。

"哼！长孙老贼，本官劝你依附皇后，你当面回绝，这次你死定了。"在与几位臣僚分手时，许敬宗暗地里对自己说。

许敬宗耸动着肩膀离开司空府的得意身影让李⬆看了很不舒服，他的心很乱。尽管寻找了皇命难违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可这非但没有平静他的心绪，反而如投石入水，他的心池因许敬宗的到来而变得十分浑浊。

回顾这一生，他曾受到朝廷和臣僚多次褒奖，先帝曾说他"参经纶而方面，南定维扬，北清大漠，威震殊俗，勋书册府"，还多次当着群臣的面夸赞他"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

及也！”当今皇上每临大事总是征询他的见解，尽管他有时候委曲求全，但自认绝无二心。

至于说与长孙无忌个人的关系，现在想起来，他们的战袍上都曾染着高丽人的血。贞观十八年，他们一起跟太宗皇帝征讨高丽，在一次激战中，他陷入重围，是长孙无忌率军冲入敌阵为他解围的。那次战后，他握着长孙无忌的手说，今生知己者，唯公也。

然而，现在他却要亲手去追查长孙无忌的谋反案，他内心的痛苦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现今的处境又有多少人理解？就是他自己似乎也不能原谅。也许，今生他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给长孙无忌安上“谋反”的罪名。

李🏠一夜无眠，他把自己关进书房，谁也不见……

第十七章

凄惨惨黄泉路近

威赫赫政归中宫

当上官仪匆匆赶到太尉府，将消息告知长孙无忌时，他倒没有丝毫的意外和惊慌，他很从容地合上正在看的《太史公书》，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呵呵！老夫料定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只是没有想到来得如此快。"

上官仪就有些着急了："刀都架到脖子上了，大人焉何就不着急呢？"

长孙无忌自嘲地笑了笑道："着急有何用？老夫总不能去求那个女人刀下留情吧？她是那种人么？"

"依在下的意思，趁皇上的诏书还没有到府上，大人不妨出城暂避一时，也许过一阵子皇上的情感平伏了，就会赦免大人！"

"为何要躲？躲得了今天，你能躲过明天么？老夫亲自修订的唐律，深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就是跑到天尽头，只要还在大唐域内，就时刻有被拘捕的可能。"

上官仪的脸色就越发沉重了："大唐可以没有上官仪，但不能没有大人。请大人速速改装，在下这就带大人出城，一直向南去爱州。"

"糊涂！"长孙无忌以责备的语气道，"他已为废立皇后之事担上了一个'谋反'的罪名，老夫若是前去，岂不让他又担上了窝藏钦犯的罪名？老夫毕竟是陛下元舅，任他武氏巧舌如簧，陛下必不忍置老夫于死地，大不了流放岭南。倒是老夫一走，能在陛下身边尽忠辅佐者唯有大人了。此地乃是非之地，大人不可久留，还请速速离去。"

上官仪的眼里就涌出了泪水："想那于大人一世谨小慎微，孰料仍没有逃脱武氏之手。既然苟且死，壮烈亦死，何不引刀向天，唯留肝胆

于后世，上官不才，愿与大人一起。”

“大人此言又差矣。自古有死为社稷者，有生为社稷者。倘生能为社稷谋，何须选择死？大人一死容易，然往后何人代老夫监视武氏？”长孙无忌说罢，不由上官仪再辩，对着门外喊道，“来人！送上官大人出府。”

待府令进来后，长孙无忌又道：“从后门出去有一小巷，人迹罕至，大人从那里绕道回府，不会引人注意。大人保重！”说完，他一把将上官仪推出去，掩了前厅的门，上官仪的心顿时碎了。

不一会儿，府令送上官仪回来，告诉长孙无忌说府前门外多了许多可疑的人。长孙无忌没有理会，叫他去传夫人到前厅议事。

不一会儿，夫人高氏在丫鬟的搀扶下来到前厅，一进门，就凄然泪下道：“老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夫人都知道了么？”

高氏摇了摇头道：“前两天收到兄弟高履行的书信，说皇上下诏，他已经由益州都督贬为永州刺史了。”

“都是老夫连累了他。”长孙无忌长叹一声，接着他又道，“上官仪刚才来过，说皇上发来诏书，要查办老夫与褚遂良谋反的案子。”

夫人听罢，就又哭了：“自古及今，哪有舅父反外甥的？又有哪个外甥如此对待将他扶上皇位的舅父的？老身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也要去洛阳问问，没有老爷哪有他？”

长孙无忌苦笑道：“夫人这就糊涂了。难道夫人没有看出，此皆武氏所为？皇上懦弱，难以自持，故而奸人得逞。上官大人冒险前来报信，说武氏已命庞同善到凌烟阁布置岗哨，老夫估摸着皇上的诏书已经到京了。”

夫人流着泪叹道：“此乃长孙一门不幸矣！”

“何止长孙不幸乎？前有柳奭，后有褚遂良、韩瑗、来济，我朝忠良岂止长孙一门？有此诸君，老夫纵死无憾矣！”长孙无忌止住夫人的哭声又说，“老夫要你来，就是商议将府役、丫鬟人等一概遣散，免遭

刀剑之苦。至于你我，就听天由命吧！”

夫人点了点头，哀叹道：“想老爷本洛阳人，现却被从洛阳发来的诏书治罪，岂非上天弄人啊？”

傍晚，太尉府上的人大都离开了，只剩下府令和几名卫士。长孙无忌对府令道：“老夫就在书房，朝廷来人了你速禀就是。”

接着，长孙无忌开始一件件地清理自己撰写的文书草稿，凡是与武氏有关的都一一焚毁。特别是贞观二十三年先皇病重的日子，他曾与褚遂良一起谏言诛杀武氏。现在想起来，似乎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他越来越觉得，这也许是先帝留下的一个错误。他试图透过那涂抹得面目不清的文字寻找曾经的思绪，却觉得曾经发生的和现实发生的事是多么虚妄。他将奏章草稿丢进火里，立即燃起一串蓝色的火苗，须臾之后就熄灭了。

他就这样一卷一卷地烧，忽然，在卷帙浩繁的文书中，他看到了熟悉的笔迹。哦！这不是裴行俭写给自己的书信么？那信是由西州都督麴智湛派人六百里加急快马送来的。自皇上移驾洛阳以来，他就再也没有接到这样的快信了。裴行俭希望他能出面为褚遂良辩冤，可他知道，有武氏在前面挡着，皇上哪还听得进去自己的话呢？屈指数来，与自己站在一起的臣僚中也就只剩下裴行俭和上官仪了，他期待他们将来能有所作为。

他很犹豫要不要烧掉这慷慨激昂的信件，那上面每个句子都在灼烧着他的心——

太尉国之砥柱，社稷之重臣，岂能苟安图生而置大义于不顾乎？如此，可面对嵕山昭陵乎？可面对长孙皇后乎？可面对上天重负乎？行俭虽在一隅，然大唐安危，系欲一怀。请太尉以国事计，力挽狂澜，挫贼之图谋。

遂良者，国之栋梁，托孤大臣，岂有二心？此皆奸佞所诬，还请太尉明察，谏言陛下改弦更张，召褚大人回京，共谋国是……

这封信曾让他心潮起伏、老泪纵横，却不知道该怎样回复，他记得当时只是写了些保重云云的话。他知道裴行俭一定会充满怨气，可远在西北边陲的他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处境呢？

长孙无忌最后看了一眼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然后狠心地投到了钵内，直看着它化为灰烬。“裴大人！保重。”长孙无忌在心里说。

该烧的都烧了，长孙无忌站起来时，就觉得腰酸背痛，精神也有点恍惚。

这时候，府令有些慌神地进来禀报，说左卫将军张延师率领宿卫已将太尉府团团围住，中书令许敬宗，兵部尚书、参知政事任雅相入府来了。

长孙无忌将头上的冠冕摘下，轻轻弹了弹道：“终于来了。你不必惊慌，请他们前厅等候，老夫换上朝服就来。”

然而，未等府令出去传话，就听见院内传来许敬宗的声音：“长孙无忌接旨。”

长孙无忌也不出来迎接，只要府令传话，说既是皇上圣旨到了，岂可随意为之，自然是要身着朝服拜接。许敬宗遭到抢白，又因制度使然，不好发作，只有耐心等待。至于任雅相本就不相信太尉会谋反，便沉默地跟在许敬宗身后亦步亦趋。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长孙无忌才出现在天井内，很庄严跪倒在地，口称：“吾皇万岁万万岁！”

许敬宗随即念道：

制曰：查太尉长孙无忌身为国戚，不思报效朝廷，前曾违逆圣意，反对立武皇后，今又密与褚遂良、韩瑗谋反，危乱朝纲，罪不容赦。朕念及托孤辅政有功，着即削去封邑、官爵，贬扬州都督，置黔。钦此。

虽是贬为扬州都督，却要发往黔地安置，这与流放无异，从此一定是抛尸僻地了。长孙无忌谢过恩，但他脸上依然很平静，没有丝毫的愤怨，仿佛这一切就是天定的，他不过是随了天意，走了一趟行程罢了。他面对东方道了一声：“陛下！罪臣不日即启程南行！”

任雅相上前劝慰道：“陛下忧虑大人年事已高，故而要本官遣宿卫援送至黔。”

与其说援送，倒不如说押解，长孙无忌心里明白这又是许敬宗的主

意，随即转身道："老夫与许大人同事一主，今虽遭诬陷，然忠心不改。离京之前，倒是有几句话送给大人。"

许敬宗没有搭话，心里暗笑道，将死之人，看你还能说些什么。

长孙无忌的目光中掠过一丝讽刺："老夫闻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大人以此为镜，不妨自问，忠臣乎，篡臣乎？多行不义必自毙，大人好自为之吧。"

许敬宗的脸腾地就红了，眼里分明就充满了怒色，他不置一言，甩袖而去，从身后传来长孙无忌的放声大笑："哈哈哈！此真是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啊！"

任雅相又怎能不理解长孙无忌此时的心境呢？当天井里只剩下两个人时，他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在下情知太尉被冤，然圣命难违，还望大人一路保重。在下就遣左卫将军张延师护送大人离京。"

闻言，长孙无忌就感喟世事难料。当初他一手制造了吴王李恪谋反案，就是派张延师去拘捕的，如今倒轮到了自己，这是不是报应呢？但他还是向任雅相表示了感谢。可第二天，他却在护送的宿卫中看到了中书舍人袁公瑜的影子。

车驾出了长安城，转向西行。回望京都长安，在六月的烈日下，岚气浮动，宛若波浪，那城便像浮在水中，晃晃悠悠，这情景，让长孙无忌忽然地就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他禁不住问走在前面的张延师道："张将军，为何袁公瑜会出现在宿卫队伍中？"

张延师道："末将亦不知其详，只听许大人说，这是皇后的旨意。"

长孙无忌便沉默了。

袁公瑜并不回避长孙无忌疑虑的目光，他以能为皇后押送朝廷钦犯而感到荣耀，他催马越过张延师，来到长孙无忌面前，故意大声道："下官奉皇后旨意，来送大人远行。"

长孙无忌冷看了一眼袁公瑜道："袁大人言重了，老夫现为朝廷钦犯，何来大人一说？"言罢，他头转向南边，看着遥远的终南山了。

袁公瑜落了个没趣，心里就老大不舒服，暗暗骂道，看你老儿还能活几天，随后便打马朝后去了。

七月，长孙无忌一行终于到达了黔州的治所彭水。贞观以来朝廷实行的“羁縻”制度，使得这里形成了以“三谢蛮”为核心的五十多个羁縻州，范围是东西五百四十五里，南北二百九十八里。朝廷为稳定西南边陲，遂分别授予其酋长以王、侯、伯爵位，任命为都督、刺史。此地人畲田耕作，刻木为契，宴聚则击铜鼓。

长孙无忌被发配的彭水系“南谢蛮”领地，他们岁岁向朝廷进贡当地的珍奇财宝，朝廷也借此机会任命他们的酋长为都督或刺史。酋长谢强当年到长安朝觐皇上时，与长孙无忌见过面。然而，当从洛阳的飞报中得知他已是朝廷钦犯时，谢强一时竟很茫然。远离京都的他只知道素来有“蛮人”因不满朝廷而反叛的，却不曾闻长安也会有人会向朝廷发难。可有一点他是明白的，长孙无忌既是朝廷钦犯，自然不能大张旗鼓地迎接；又因为他是皇上元舅，怠慢亦觉不妥。于是，谢强选择了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接风酒宴。

席间，袁公瑜以中书省使者、张延师以兵部遣将的名义向谢强转达了皇上的口谕，提醒他说长孙无忌虽系罪犯，然一切以一品待遇处置。

谢强举起牛角杯，先向两位钦差敬了酒，才转过身向长孙无忌敬道：“大人落脚黔州，乃我族人之幸。大人在黔，宛若家居，不必拘束。”说罢，他仰起脖子，将米酒灌进腹中。长孙无忌见他喉结耸动，腹内咕咕作响，始知“蛮人”饮酒之快意。

连敬三杯，长孙无忌脸色通红，加之天热，他索性袒了胸襟，露出毛茸茸的胸脯，要和谢强行酒令，输者连饮两杯。

张延师在一旁看着，内心很不平静，想这酒是什么？是苦闷之际借以发泄的缘由，是愤怒之际借以燃烧的火种，是快意之际借以畅怀的熏风？长孙无忌喝的是苦酒，这是很伤人的。他转过脸对谢强道：“太尉年高，大人还是适可而止，伤了太尉的身子，皇上那里不好交代。”

长孙无忌已有些浅醉，他从座上站起来，按住张延师的胳膊，话里话外都是豪气：“将军小看老夫了！当年老夫跟随太宗大战高丽，庆功宴上，虽无斗酒成诗之才，却是壮怀激烈，慷慨热血，些许米酒岂能醉倒老夫？来！来！来！接拳……”

袁公瑜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上前向长孙无忌作揖表示敬意："老大人真是英雄暮年，壮心不已。人生难得几回醉，下官借花献佛，敬您一杯！"

长孙无忌轻蔑地看了一眼袁公瑜道："你且站在一旁，老夫就要与刺史大人行拳。"

谢强就有些为难了，可酒喝到这个份上，情感就像决了堤的大水不可遏制，谢强只好接了长孙无忌的拳，连划了三局，都是长孙无忌饮了，到了最后一轮，谢强不敢再迁延，与长孙无忌同饮三杯，方"鸣金收兵"。

长孙夫人见老爷醉得一塌糊涂，倒在榻上就鼾声大作，忙命丫鬟拿湿巾为他擦脸："唉！你如何醉成这样？"

长孙无忌睡得很沉，他在梦里游走。时而回到长安的坊间，与褚遂良品茗对弈；时而到了嵕山昭陵，与先帝和妹妹洒泪相语；时而又到了洛阳，当面指责武曌惑主乱朝。武曌恼羞成怒，要皇上下令赐他自缢而死。他挣脱府卫士卒，大呼冤枉。

他眼里充着血，看着站在皇上身边的武曌怒骂道："你惑主乱政，必是逃脱不了鼎烹火燎的下场。"

"哼！"武曌的笑透着冰凉，"你说对了！本宫往后就是要造鼎烹火燎的刑具，只是你老儿看不到了。"

"你！"长孙无忌觉得心里堵得慌，他睁开疲倦的眼睛，果然看见袁公瑜和两个穿着夜行衣的人站在面前。他脑际"轰"的一声，知道自己完了。

"你们要干什么？"他试图挣开两个黑衣人有力的臂膀，却浑身使不上力，"你等竟敢暗杀陛下元舅，就不怕皇上判你等极刑么？"

袁公瑜很得意，说话的声音有点变调："本官奉陛下手谕前来处置反贼，何来暗杀一说？此乃皇上手书，你还有怀疑么？"长孙无忌借着昏暗的灯光看去，果然是他熟悉的笔迹。

袁公瑜小眼睛精明地闪着光，不无讽刺地说道："本官就再称你一

次太尉大人，你是选择自缢呢？还是让我们动手呢？”

长孙无忌的酒完全醒了，情绪反倒变得格外平静：“老夫自跟随先帝以来，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何须你等脏了老夫的身骨？老夫死而无憾，只希望你等不要伤害夫人。”

“本官一向心怀善端，让太尉大人一人上路，何其忍心？事到如今，本官不妨告知太尉，夫人已先行一步，您去吧！本官自会向皇上禀奏的。”袁公瑜又笑道。

长孙无忌彻底绝望了，他奋力推开两位黑衣人，从案头捡起丈二白绫扔上房梁，踩了案几上去，长啸一声：“陛下！臣去了。”

袁公瑜对两位黑衣人道：“还不助太尉大人上路。”黑衣人迅速撤去长孙无忌脚下的案几，他浑身颤抖几下，就气绝身亡了。

他只觉得自己的身子轻薄得仿佛一片枯叶，在天地间飘飘荡荡。周围团团黑云，阴风嗖嗖。他俯身看去，长安城在风雨中显得模模糊糊，洛阳宫在夜色里宛若一堆墓冢。

忽然，他看见对面走来的褚遂良，他一脸的血污，眼睛被血浸渍得殷红：“遂良！老夫看你来了！”

“太尉大人，遂良陪你来了。”褚遂良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遥远，他分不清是风声还是人声。

“好！我等一同去地府状告武氏。”

前面是一座悬在血河上的桥，那桥很窄，摇摇晃晃的，随时都可能坍塌。桥面很狭窄，仅能容一人通过，桥的那头，站一个个孤零零的老妪，那不是夫人么？长孙无忌想，这大概就是奈何桥了。

在长孙夫人身旁还有两个年轻的身影，他们面无血色，一身素衣，倚树而立。远远望去，就像悬挂在树上的两片薄纸。褚遂良发现那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两个儿子褚彦甫、褚彦仲。

“儿啊！都是为父害了你们呀！”褚遂良迅速越过长孙无忌，朝桥的对面跑去，风把他的本已褴褛不堪的衣裳剥得精光，他赤裸着身子在阴风里奔跑。

“褚大人，老夫来也！”长孙无忌跟着褚遂良的脚步跑过河去，投进了夫人的怀抱……

褚遂良一个激灵醒过来了，看着身边的夫人早已穿戴整齐，用一双惊恐的眼睛望着他：“老爷！您这是怎么了？浑身火烫火烫的，还整夜喊着甫儿、仲儿的名字。”

褚遂良觉得额头清凉清凉的，原来是夫人用湿巾敷在他的头上：“昨夜老夫做了一个噩梦，梦见长孙大人和甫儿、仲儿了。”

夫人伸手摸了摸，发现他的烧已经退了，便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老爷是想亲人了，故而才有这般梦境。”

“可这梦也太奇怪了。”褚遂良喝下夫人递过来的热茶，“老夫在梦中看见长孙大人脖子上有被勒的血印，看见彦甫、彦仲站在奈何桥边呼唤。”

夫人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有些怕了，可口里却安慰道：“杀人不过头点地。皇上罚也罚了，贬也贬了，还能怎样？”

褚遂良挣扎着起来，靠在榻上道：“老夫预感京都一定出事了。可这里距京都千里迢迢，消息闭塞，老夫……”

“老爷不要过于担心，倘是京都有事，甫儿、仲儿会有信的。”话虽这样说，可夫人的心里也七上八下的，甫儿和仲儿在京为官，已经许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褚遂良的心已被凿得百孔千疮，她不忍再让他担心。

后厨熬了点米粥，褚遂良喝过后睡了，褚夫人悄悄来到偏院，看见明霁法师正在佛堂前做功课，念完一段《华严经》，她双手合十道：“南无华严经！我佛慈悲，护佑褚大人举家安泰。”

褚夫人十分感动，忙在明霁身边跪下道：“佛缘无涯，度我褚家脱离苦海。”

做完这一切，两人相携着来到佛堂外边。明霁问道：“褚大人身体如何了？”

“吃过法师开的药，烧已退了，这会儿已经睡了。”

明霁放了心：“将养几日，必会康复，夫人但放宽心。”

“只是没有孩儿们的来信，他的心就不安宁。”

明霁安慰道：“两位公子都已成年，置身宦海，自会知进退的。”

“老身也是这样说，可他……”

褚夫人后面的话没有说完，就见府令进来禀报：“启禀夫人，京城来人了。”

闻言，褚夫人的心就“怦怦”跳个不停，她急忙向明霁告辞，跟着府令来到厅堂，见一浑身血污的人坐在那里，先自吃了一惊。

那人听见脚步声，一转身见是夫人，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出了声：“夫人！大事不好了！”

褚夫人已认出这是褚彦甫府上的总管，遂问道：“你怎么成了这般模样？甫儿、仲儿怎么样了？”

总管道：“武氏诬告长孙太尉谋反，褚大人被作为同党再次被牵扯进来，陛下将两位公子免官，流放爱州。少爷离京来此途中，遭恶人追杀，在距爱州二百里的深山遇难！都是小的无能，没有护卫好两位少爷，小的该死。”

总管的头在地上磕得“嘣嘣”直响，却听见耳边传来一声“儿啊”的哭声，顷刻间褚夫人便倒地不省人事了。

府令见状，忙对站在一旁的丫鬟道：“快！快去请清化法师来！”

丫鬟去了不一会儿，明霁就来了，她握着夫人的手腕诊脉，须臾间两眼便淌出清亮的泪珠：“夫人去了。”

这消息让府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丫鬟、府役哭成一片。明霁心中悲愤交加，想这一年来若非褚遂良夫妇关照，她也不知该如何度过。她在心里恨武曌，诅咒佛祖为何不将恶人收了去。但她更知道，褚遂良还在病中，她止住大家的哭声，问总管道：“朝廷对褚大人做何处置？”

“褚大人的官职均已免去，许敬宗已遣御史大夫崔义玄前来拘捕大人回京。”总管应道。

“事急矣！此事须速禀大人得知，好有个应对之策。”……

褚遂良在病榻上听完禀报，挣扎着起身，眼望北方，仰天长啸：“大唐危矣！”他只觉喉咙里有什么东西上涌，顿时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染红了白色的内衣。他仰面躺在榻上，昏过去了。

府令和总管扑上前去，抱着褚遂良呼唤道：“褚大人！褚大人……”他们并不知道，眼前的一切，正应了褚遂良昨夜的梦境。

明霁法师赶过来拨开人群，用力挤压褚遂良的人中，半日，他长出一口气，立时哭声弥漫了整个内室：“甫儿、仲儿，都是为父害了你们哪！夫人，我对不起你呀！陛下，微臣冤枉啊！”

见褚遂良醒过来了,大家的心落了地，纷纷上前安慰。褚遂良对围在身边的人道：“你等且退下，老夫有话要与清化法师说。”

待众人退了出去，褚遂良对明霁道：“朝廷钦差很快就要来爱州了，老夫已无力保护法师，还请法师早做打算才是。”

明霁流着泪道：“大人深陷危机，仍不忘贫尼安危，让贫尼铭感肺腑。贫尼不信大唐天下，没有贫尼立足之地。大人眼下还是养好身子要紧，不必为贫尼担心。”

褚遂良摇了摇头道：“武氏心狠手辣，必不会放过你，好在老夫这几年经营爱州，与辖下县令们相处甚佳，老夫现在就修书与崇平县王县令，让他护送法师继续南下……”

明霁十分感动，一时语塞，看着褚遂良写完书札，她已是泣不成声了。

褚遂良安慰道：“法师慈悲为怀，必得佛祖护佑，不必伤心。如无他事，法师且去歇息，老夫想一人静一静。”

明霁走后，褚遂良将前后发生的事情梳理了一番，情知武曌是下了斩草除根的狠心的。想到了这一层，他对两个儿子和夫人的遭际反而有了一种释然。倘是自己先被拘捕回京，腰斩长安西市，留下他们迟早还

是一死。现在，他觉得自己已了无牵挂，即便眼下就告别这是非颠倒的人世，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褚遂良脸上掠过一丝僵硬的笑意，其实生与死不过是一张纸，穿破这薄薄的隔离，岂非此亦彼矣，彼亦此矣。一切的一切都将化为烟云，有谁能说，今日之死不会换取来日之生呢？

褚遂良挣扎着起来，觉得整个人都是麻木的。这样也好，免得太清醒会留下太多的痛。他不再犹豫，从墙上的剑鞘中拔出宝剑，用力朝自己的脖颈抹去，一股鲜血从刀口处涌出，洒落地上，开出艳艳的花朵……

九真城外的山坡上新起了四座坟茔，其中有两座衣冠冢。清晨，从对面山头飘来的细雨默默落在坟头上，恰似离人的泪水，点点滴滴渗入赭红的新土中。

明霁早早地备了香烛，来到墓前。她的泪水与雨水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是人怨，哪是天怒。她双手合十，默默诵经，送这曾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的刺史大人和他的夫人、儿子远行。她多想为他们办一场法事，让他们的在天之灵早日告别苦难。可是此刻，她也只能默默地念道——

佛法宏大，无生无死，一切皆空，生亦空，死亦空，所以生即死，死即生，生死只是在一个轮回当中，死是另一个个体的生，生意味着另一个个体的死，一切都是缘法。我佛慈悲，慧海无涯，愿大人早逢轮转，更生涅槃……

虽然身在佛门，然明霁毕竟亦是肉体真情，又怎么可以忘记尘世恩怨呢？她脸上看似平静，而心里却在流血。当雨水顺着蓑衣“嗒嗒”地落在草丛中的时候，她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身后跪倒了一大片身影，不仅有曾随褚遂良来爱州的府令、丫鬟和府役，更多的是当地的百姓。这一刹那，她忽然明白了许多。她相信褚遂良没有死，他就在百姓的心中活着。

当她回身合掌，向众人道谢时，府令问道：“法师欲往何处？”

明霁看了看远方一峰接着一峰的山脉，缓缓地说道：“于今四海为家日，吾心安处即吾家。”说罢，她慢慢地朝着弯弯曲曲的山道走去，雨水很快淹没了她的足迹……

显庆四年七月，大唐的土地到处是鲜血和悲歌。

皇上诏命，御史大夫崔义玄赴振州、象州追索韩瑗、柳奭，就地处决。

长孙祥因与长孙无忌通书而处绞刑，他的兄弟长孙恩则被流放檀州。

凉州刺史赵持满只因姨母乃韩瑗之妻，就被枷押至京师。酷刑之下，赵持满毅然坚持身可杀，辞不可更。许敬宗便要狱吏代书“狱辞”，将之诛杀在西市。

驸马都尉长孙铨乃长孙无忌族弟而被株连，他化装成乞丐逃到“流所”，很快被人举报，当地县令不敢藏匿，当场命衙役杖杀。

凡是与长孙无忌一案有染者，皆流放岭南。

在许敬宗呈报给武曌的文书中说，长孙氏、柳氏贬降者十三人，于志宁一族贬者九人。韩瑗、褚遂良、长孙无忌三家除籍，永不为京都臣民。

坐在洛城殿里，武曌看着这些数字，丹凤眼就眯成一条线，她看着殿外开得正盛的木槿花，心里很是惬意，可说出的话依旧严厉而冰冷：“此等反贼，国之蠹虫，必除恶务尽而安之。要继续严查，不使一人漏网。”

许敬宗点了点头道：“微臣明白，微臣就安排大理寺去查。”

“李义府到了普州后怎么样？”武曌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他来。

许敬宗道：“李大人在任上官声甚好，只是没有一天不牵挂皇后。”

武曌长叹一声道：“难得他知恩图报。只是当初他和那个杜正伦闹得不可开交，竟然在朝会上唇枪舌剑，有失体统，陛下也是不得已才将他贬谪出京。好了！现在也该是召他回京的时候了。”

许敬宗犹豫道：“皇后娘娘所虑甚周，只是陛下那里……”

“陛下乃九五之尊，当然要听从他的旨意。改日本宫在陛下面前谏

言，先让他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曌说到这里，眼睛顿然睁大了，“政之兴衰在人矣。主持选任，事关重大，本宫可不愿意再落入他人之手。”

“娘娘明鉴！”许敬宗预感，从此以后这朝中的大小事宜，由皇后主事的日子已不远了。

八月中秋节前，李治偕武曌回到了长安。可此时他的心一片空落和怆然。因为心情的原因，他要车辇选择了距太极宫最近的通化门进城。一路西行，虽说时令刚刚交了八月，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可长安街头古槐的叶子却早早地黄了，一片片金色的叶子在风中飘飘荡荡，落在车辇周围，发出“窸窸窣窣”的哀歌，于是，莫名的惆怅便丝丝缕缕地环绕着李治，让他感到此地是如此的陌生。

这一次回归西都，他竟要李荣传口谕给皇后，希望与皇后分乘两辆车驾，但是遭到了武曌的婉拒，于是他便很违心地顺从了她的意志。是什么原因？似乎是清楚的，又是不清楚的。

一路上，他们晓行夜宿，李治的话比永徽年间少多了。有时候，他独自一人坐着，会从胸中吐出长长的叹息，尤其让他难熬的是，每到一处行宫，夜间总是失眠，勉强睡着了，也是噩梦不断，他常常看见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一身血污的样子。

一样的长安，不一样的感觉。武曌的目光恰如八月的秋阳，温暖而又鲜亮，看眼前的一切都是勃然而又畅心的。秋树多情，秋花有意，秋山清朗，秋水缓缓，显庆四年的中秋属于武曌，身边这个男人属于武曌。她不再担心长孙无忌的发难，也不再忧虑嫔妃们的争宠。这一切，都使得她的脸上呈现出滋润的水色，即便不化妆时也是白皙粉嫩的。她自信，在这个宫中，没有一个女人在她这样的年龄依旧如此容光焕发。

她之所以婉拒了李治的旨意，一定要和他共乘一辆车辇，就是要把这种感觉传达给留守长安的朝臣们。她轻轻地碰了碰李治的胳膊：“陛下，进城了。”

可她没有从李治脸上看到任何的欣喜时，她的感奋骤然退去。李治的脸色缺少光彩，目光呆滞，这让她有了担心。她心里很明白，自己导演的两场“谋反”案让他身边的近臣损折殆尽，他承受不了如此严酷的现实。他之所以容忍她这么去做，完全是因为太爱她的缘故。她不能看着

他就这样消沉下去，她要让他尽快走出旧事的阴影。

“陛下！此次回京，该为弘儿加元服了。”

“哦？”李治瞬间打了一个盹，近来他的头总是晕，“他还只有七岁，就是到了十月也才八岁，还不到年龄。”

“臣妾就是想让陛下高兴。”武曌向李治投来热辣辣的目光，“古往今来，便国不法古。年龄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李治最难拒绝的就是从那双丹凤眼中散发过来的炽热：“好！就依皇后，此事就由礼部和宗正寺操办，皇后替朕多过问便是。”

“谢陛下！到时候还要大赦天下，以彰陛下圣德。”武曌又趁机建议。

“好……”

李治回答着，似乎又要睡去，武曌却在一旁提醒道：“陛下！太极宫到了，大臣们都在司马道上迎接呢！”

“哦！朕又回到长安了！”李治应着，眼睛就有些湿润了……

人同此心，一回到长安，他们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想尽早看到自己的儿子——太子李弘。当天午后，李弘就在上官仪的陪同下来清宁宫拜见父皇与母后。

许久没见，母子不免有些矜持和生疏，这让武曌心里隐隐作痛，眼角潮湿了，她拉过李弘问道：“你心中还记恨母后没有带你去洛阳么？”

李弘忙回答道：“儿臣不敢！儿臣知道母后是为了儿臣好！”

“这就对了！”

武曌为李弘抻了抻衣襟，就听见李治问道：“弘儿近来在学些什么？”

上官仪忙在一旁回道：“启奏陛下、皇后，殿下近来在读《礼记》。”

“哦？”

李弘在一边解释道：“先是博士郭瑜讲解《左传》，儿臣发现里面尽是些篡臣弑君之事，儿臣不忍卒读，就改学《礼记》了。”

上官仪赞道：“太子聪颖，举一隅而以三隅反，此社稷之福矣！”

武曌听了也很高兴：“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诚至理也，然则，治国理政，素以礼法并重，前长孙太尉、李⬆曾撰《唐律疏议》，请侍讲择机授之。”

“皇后所言甚是，朕也是这个意思。”李治也很赞同。

闻听此言，李弘很不解地问道：“儿臣闻太尉因谋反而获罪朝廷，母后却要儿臣读他撰写的《唐律疏议》，儿臣甚是不解。”

武曌笑道：“这你就不明白了。其一，《唐律疏议》乃长孙无忌秉承你父皇旨意而撰，非私著也；其二，自古圣王治世，不因人废言。功罪两分，乾坤才能清朗。”

李弘听了唯唯点头，上官仪在一旁听着，也十分吃惊于武曌的高屋建瓴，心中便又添了几分忧惧。

这样的谈话少了许多亲情，看看时间不早，李治便道：“朕决定十月为你加元服，你定当刻苦自励，才不负朕之厚望。”

李弘向李治和武曌施了一礼，便起身告辞了。

出得宫来，李弘问上官仪道：“做皇上的儿子都这样么？”

上官仪没有回答，只是说道：“皇上、皇后的话殿下要谨记在心，距加元服大典不过一个多月时间，殿下要做的事情很多呢！”

从司马道旁的树枝上飘来一片黄叶，落在上官仪的肩头，他捡起黄叶，胸臆间顿时铺满沉郁和落寞。

第二天朝会上，李治先询问了自离开长安后的政事变化。当许敬宗将关于处置长孙无忌的奏章呈上来后，李治看了一眼就放在了一边，他不愿意再回首那些伤心的往事。

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府出列陈奏："自长孙无忌、褚遂良谋反案后，贬降朝臣很多，三省六部留下不少空缺，急需填补，请陛下圣裁。"

李治道："选贤任能，国之根基，爱卿不妨在州、县选拔有识之士充实朝官，奏朕知晓。"

"微臣遵旨！"李义府一脸的笑意，其实关于省、部的人选名单就在他袖中藏着，之所以没直接上呈，是因为他要先向武曌禀报。散朝以后，他就直奔清宁宫。

武曌刚刚起床，昨夜她又开始做噩梦了，直到黎明时才昏昏睡去，现在，她惺忪的睡意还没有退去。对于用人的名单她看得很仔细，不放过一个疑点："这个卢承庆任度支尚书不到一年，升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否有些快了？"

李义府解释道："娘娘有所不知，卢大人在先帝时曾任民部侍郎、检校兵部侍郎等职，本朝也曾多次奉旨出使突厥，后来，由于褚遂良诬告，被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简州司马，其人精于计算，量入为出，朝野皆以为能。"

武曌的眉宇展开了，心想受过褚遂良排斥者必是忠良之士，便道："如此甚好！你奏明陛下即可。"

当她没有看到崔义玄和袁公瑜的名字时，抬头看了看李义府。李义府立刻明白了武曌的意思："崔大人年迈不宜再任高职，他已向陛下陈奏，请求外放刺史。至于袁公瑜么，因为在谋反案中，他先后逼死包括长孙无忌在内的数人，朝野哗然。一下子擢拔恐怕……"说到这里，李义府刹住话头，小眼睛暗地打量着武曌。

武曌眉毛皱了皱说："爱卿所虑甚周。袁公瑜见风使舵，可以为鹰犬，却不能为栋梁。还是让他待在中书省起草诏书吧！"

接下来，武曌又在名单中看到了"许圉师"的名字："这个许圉师显庆二年就已迁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何以此次又加检校侍中？"

李义府道："许大人此次侦查长孙无忌谋反案时，虽未直接涉足，

却是搜集证据，多有建功。故而……”

“好！”武曌收起名单，“只要在平叛中建功者均予赏赐，就照这个名单起草奏章，呈陛下圣裁。”

“微臣遵旨！”李义府很谦恭地说道，“娘娘圣明！微臣明日早朝就呈陛下圣览。”

至此，显庆四年的三省六部班底基本上都按武曌的意思安排就绪了。

站在朝堂上的上官仪听到诏书上所列的名字，就在心里喟叹，从今以后，真是政归中宫了。

十月，太子加元服的盛典如期举行，李治当日同时下诏大赦天下。

立冬那天飘起了些微的雪花，武曌去了一趟感业寺。

今非昔比，鸿胪寺崇玄署官员早在前几天就知会了寺院，寺院就陷入一片仓皇。明霁住持自两年前去了龙门后，至今不知去向，这一年多时间都是职司们轮流主持法事。皇后又是曾在这里落过发的，弄不好降下罪来，谁也担待不起。大家在一起研判了许久，没有个主意，最后明清提出：“因为早年明月曾与明空在一起住过，还是由她代明霁迎接皇后娘娘吧？”

明月一听，连连摇头道：“不行不行，贫尼道行浅薄，怎能担此大任？”

明清劝道：“大家都知道你为难，可为了佛门姐妹，你就勉为其难吧！熬过这段日子，明霁回来就好了。”明月推脱不过，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明月司职后，首先布置的事情就是把皇后当年蓄发等待回宫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那是她希望的始点，也留下她与皇上最难忘的记忆；她还要明清去把藏经楼的经卷整理好，说不定皇后要借些经卷回去；至于法堂更是不待言，当年皇后就是通过说法才得以见到皇上的。

这天一大早，大家云集在山门口等待着皇后的到来。

远远地瞧见仪仗成列、旗帜漫卷、车驾辚辚，好一派皇家气度，众女尼们面面相觑，惊异武曌与当年被逐时的天壤之别。

隔着几丈远，皇后下了车辇，朝着山门步行而来，那闰了毛边的猩红色披风被雪映得分外鲜艳。

明月带着众人站成一排，双手合十迎接道："感业寺出家众恭迎皇后，南无华严经。"

武曌先去了佛堂，由张尚宫代为进香，闻听钟磬悠悠，许多的记忆都在一刹那涌上心头。待她在蒲团上打坐，听明清说法时，就感到了皇上的体温。是的，当年皇上与王皇后就是坐在这个地方听她说法的，物是人非，如今那个愚蠢的女人早已化为一抔黄土，而她还活着。

出乎明月的预料，出得法堂，武曌并没有去自己蓄发修行的房间，她觉得那是很屈辱的一段时光，不看也罢。她沿着松树林边的小径，直接去了藏经楼。她在当年与明霁叙话的地方站了许久，直看到楼下的雪越来越密，才向茶室而来。

一杯香茗滑过喉咙入了腹，浑身都是清爽的，武曌问道："不是明霁住持寺院么？怎么不见她来。"

明月的眼里就溢满了泪花："皇后娘娘有所不知，感业寺这两年遭逢大难了。"

"怎么了？明霁怎么了……"武曌的丹凤眼立时睁得老大，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明月饮泣道："两年前，明霁法师应龙门寺圆觉法师之邀前去论法，不想就再也没有回来。"

武曌眉头皱了皱，问伺候在一旁的张尚宫道："你随本宫在洛阳时，可曾见过明霁法师？"

"奴婢不曾见过。"张尚宫有些慌神，不敢抬头去看皇后。武曌对自己亲手布置追杀明霁一事如此镇定，这令她毛骨悚然。

武曌的丹凤眼里渐渐地蒙上一层薄雾，顷刻间就化为盈盈泪光："想那明霁法师与本宫是同乡，当年在感业寺时多蒙她关照，不

想……”

当晚，武曌以皇后的身份在法堂为明霁做了一场宏大的法事，女尼们为皇后的念旧怀远而深为感动。

第二天，武曌又召集女尼们道：“寺院不可一日无主，各位法师尽快推举住持，报朝廷恩准。”

离开感业寺时，入冬的第一场雪已经下得很厚了，车毂碾过，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武曌掀开车驾的纱帘，望着漫天飞雪，忽然看到在寺院墙外的一角，一树红梅开得分外灿烂，她仿佛听见，春天已经在南山那边起步，朝着长安而来了……

第十八章

武后锦衣归故里

梁王黯然囚黔州

再相爱的夫妻也有同床异梦的时候。对长安的情感，李治与武曌是大相径庭的。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留着慈母和严父的温馨，尤其是自东都西还后，他的这种眷恋益发浓了。每日早朝后，他就喜欢一个人待在两仪殿，看着那些旧物追忆似水年华。

那是贞观十年，他温柔、贤惠、仁孝俭素的母后溘然长逝了。当时已经封为晋王的他只有八岁，而妹妹晋阳公主只有三岁。父皇每思他们幼年丧母，暗自垂泪。在母后葬进昭陵第二年的清明节前，他因为思母心切，竟不顾乳母的阻拦，拉着妹妹跑到两仪殿哭着向父皇要娘。正在批阅奏章的太宗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丢下手中的朱笔，一边拢着李治的肩膀，一边抱着晋阳公主，悲不自胜，他当时流着泪道："明日朕就带你们去看母亲。"

第二天，太宗前往昭陵吊唁长孙皇后，没有带太子李承乾，也没有带魏王李泰，就带了他和晋阳公主。站在伏虎一样嵯峨的陵塚前，太宗悲极而泣道："皇后！你别朕而去，治儿初晓人事，兕儿年幼娇弱，朕不忍他们遭失爱之苦，故亲养于膝下。"太宗还特别嘱咐乳母，什么时候晋王和公主想娘了，不待恩准，即可到两仪殿觐见。

他就是从那时起发现父皇包举宇内的胸间始终保留着对母后深沉的爱，而且也有着一副怜子的柔肠。

然而，这些早年的忧伤，非但没有淡化他对长安的情感，反而使他将之视作与母后的相依。所以，尽管他为了武曌而移驾洛阳，甚至不顾韩瑗等人的劝阻而将之定为东都，但他依旧深深地眷恋着长安。

他有时候会懵懂地问身边的李荣："朕是不是不应该定洛阳为东都？"

李荣明白，皇上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皇后，他更清楚其间包蕴了许多无奈。可如此敏感的问题，要他怎么回答呢？毕竟武皇后不是王皇后，他只能顺着皇上的意思道："我朝自开国以来第一次有两都之设，此乃陛下深谋远虑之举，朝野皆以为善。"

"你们哪！除了唯唯诺诺，有几个能懂得朕的心啊！"李治摇了摇头，便不再问，他知道再问也问不出结果来，又低下头想心事去了。

武曌就不一样了，长安，带给她太多的积怨，太多的情殇，太多的恐惧。从八月中秋回到清宁宫，那中断了许久的噩梦再度于深夜走进她的帷帐。现在，每夜缠绕着他的不仅仅是王皇后与萧淑妃，还有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柳奭等人，他们每人手中持着一条绞索套在她的脖子上，让她几于气绝。她常常在梦中惊醒，直到天明也不敢再合一眼。她一天都不想在长安再待下去，为太子加过元服后，她就向李治谏言，要回洛阳。

李治捧着武曌日渐消瘦的脸庞，望着她因为失眠而布满血丝的双目，揩拭她莹莹如珠的泪水，心就软了。你爱一个女人，你就得分担她的痛苦——李治用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答应她十一月初就起驾回东都。

武曌很感动，她也明白长孙无忌这个案子给李治的创伤很重，她希望李治能换一个环境，尽快地走出痛苦。

这天，她得到李治的恩准，来向母亲荣国夫人杨氏辞行。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程序。到了显庆四年，只要武曌提出的请求，李治没有不答应的。

荣国夫人的府邸在离宫城不远的翊善坊，气魄比已故王皇后的母亲魏国夫人府要阔绰多了。不唯门楼高大奇伟，就是来往的官员从门前经过，也得下马住轿，悄然而去，生怕惊扰了皇家外戚。

清宁宫的太监前几天就知会了荣国夫人，整个府上就为皇后的到来洒扫庭除，张灯结彩。甚至连丫鬟们如何行拜见的礼仪，如何回答皇后的问话，如何进退都一一训练了一遍。

荣国夫人同时也知会了武曌的姐姐、韩国夫人武顺带着一儿一女前来迎接皇后。武氏姐妹三人，一人早殇，剩下的两位出脱得蛾眉玉颜，

宛若露花。

那是在武曌刚刚册封为皇后不久的一天，武顺偕丈夫、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进宫探望妹妹，恰好李治正与武曌在温室殿说话。当武顺夫妇双双拜倒在皇上面前的时候，李治不禁为她的美艳而吃惊。没过几天，皇上的诏书下来了，武顺被册封为韩国夫人，凭借“门藉”，她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宫禁了。

杨氏也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姐妹在一起聚聚。

大约是辰时三刻，皇后的銮驾就停留在了荣国府前。车驾刚停稳，一位小太监就赶快上前趴在地上。武曌在张尚宫的搀扶下，踩着小太监的脊梁下了车辇，母亲杨氏便率领府内上下跪地迎接。

“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荣国夫人和韩国夫人几乎同时喊道，后面的府役、丫鬟们也都跟着。

武曌扫视了一下面前的人群，道了一声“平身”，众人才小心翼翼地起身。大家分站在府门两边，看着皇后搀扶着母亲进了府院。到这时候，她才以女儿的身份向母亲行了参拜礼。在母亲仓皇中扶起她时，她看到母亲的鬓边又增添了不少的白发，但她仍然能感受得到，随着境遇的好转，母亲的脸色却是红润多了。

这是武曌最欣慰的。要说母亲也是弘农杨氏的后人，四十岁时嫁到武家做了续弦，那时候，先房相里氏生的几个儿子年纪尚小，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们成人，其间相继又生下她们姊妹三人，又跟着父亲走南闯北，居无定所，何曾有过一天的安宁呢？若非母亲一辈子笃信佛祖，但求清静，恐怕早就……

一想起贞观五年，在荆州都督任上的父亲武士彠去世后，几位同父异母的兄长武元庆、武元爽仗着是原配夫人的儿子，处处为难身为继室的母亲，她就恨不得杀了他们。

贞观十一年，太宗选了十四岁的武媚进宫，母亲哭成了泪人儿。在荆州的阳关道旁，伴随着州府官吏相送的隆重场面，母女们洒泪相别。武媚望着府门前的母亲，留下一句话：“娘！女儿一定要让你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此后，杨氏曾经回到文水故乡，却不承想遭到武元庆兄弟的挤对，只好又回到长安。而这时候，武媚已经进了感业寺。探望女儿回来，杨氏禁不住失声痛哭，不知偌大京都，何处是乡关？最后是许敬宗收留了她。

随着武曌的二次入宫，不但杨氏的境遇得到了根本改变，就连她的大女儿也被封为韩国夫人。现在母女坐在厅堂里说话，杨氏满心都是对女儿的感激之情。许敬宗也没有白付出，她从武曌那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韩国夫人不失时机地唤出儿子贺兰敏之与女儿贺兰蕊儿参见姨娘。两个外甥，一个生得玉树临风，一个生得楚楚婉丽，武曌平日里就喜欢有加。

贺兰敏之天生就是个坐不住的主儿，不一会儿就溜去后花园找那些丫鬟去了。倒是蕊儿一直陪着母亲坐着。

武曌问道："蕊儿今年该是——"

"十五岁了。"韩国夫人闻言道。

"也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武曌道了一声。

可蕊儿却在一旁说道："姨娘，皇上威严么？"

武曌一听这话就咯咯地笑了："你小小年纪如何这样说话？赶明日带你进宫见见不就知道了？"

韩国夫人连忙批评女儿："这孩子，不知整天在想些什么？"

此时，荣国夫人抚摸着皇后的掌心，一种血缘的亲情传递在她们的心间："皇上近来可好？"

"长孙无忌的案子让他身心俱伤，他没有想到元舅会谋反。女儿正想着让他换个环境，再回到洛阳去，今日就是来向母亲辞行的。"武曌还告诉母亲，皇上对武氏很关照，他已经接受了许敬宗等人的谏言，将氏族志改为《姓氏录》，以使升降去取，时称允当，礼部郎中孔志约等已将武氏家族升为一等。

杨氏感慨道："此皇上隆恩，亦是许大人之情。"

韩国夫人也插话道："此皆赖妹妹在皇上左右。"

武曌笑着应道："是皇上隆恩不假，可要不是有女儿在皇上身边，今生恐怕您都要居于人下了。"

杨氏点了点头，以为武曌说得在理，就不由得想起丈夫前妻的两个儿子来："依为娘看来，皇后返回东都后，当抽个机会回并州老家看看。"

武曌一听就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她是要借此做给自己两个兄长看。武曌被册封为皇后，李治又追封武士矍为太尉、荣国公。他们借着父亲的福荫一个做了宗正少卿，参与诸王和外戚事务的署理；一个做了少府少监，整天钻在朝廷府库里。朝野以为皆因皇后之故，可武曌心里清楚，此乃皇上对武氏一族的看重，若是从她论起来，是绝不会让他们进京为官的。

"女儿也正有这个意思。此次归乡，女儿要大宴亲戚故旧，让他们想想当年是怎样对待我们母女的。"

闻言，杨氏的眉眼中就溢出了笑意："最好请皇上北巡文水，一路圣德广播，万民山呼。"

武曌就在心里感佩，母亲虽然年过七旬，仍然如此机敏，难怪生下的女儿一个个精明非常。她是要借皇上为自己张目呢！

母女正说得高兴，丫鬟前来禀报，说后厨的酒菜已经备好，请大家入席用膳。

武曌笑道："女儿每日在宫中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吃过？倒是常常想起家乡的老陈醋、刀削面，甚是可口。"

杨氏道："家中正是为皇后备了这些文水的菜肴。"言毕，母女相偕着向后堂去了。

这顿饭吃了整整两个时辰，吃得武曌乡情悠悠，亲情绵绵，尤其是喝了些杏花村后，说起话来就口吐莲花，余香不散了。

出得厅来，抬头看看，日色西斜，武曌遂向母亲告辞回宫。杨氏也不阻拦，宫里有宫里的规矩，女儿现今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可不能由着性子来。

武曌离开荣国府后并没有直接回清宁宫，而是去了甘露殿，那是李治休憩读书之处，曾留下他们幽会缠绵的温馨。她想，李治一定在那里。

自八月回到长安后，无论是她还是李治，都忙于选配三省六部的班底，很少享受那种没有纷扰而又宁静的叙话和两情之间的浪漫了。她又是个情欲旺盛的女子，没有男人的情感滋润，她就觉得过得没有意思。

此刻，武曌已下了銮驾，她把所有的太监和宫娥都打发回了清宁宫，只留下詹事和张尚宫同行。看见甘露殿朱色的殿门，她被杏花村燃烧的情欲冲得浑身燥热，两颊绯红，额头香汗蒸腾。她回身对张尚宫和詹事道："你等在殿外伺候，本宫去见皇上。"

李荣看见皇后来了，忙上前施礼拜见。武曌问道："皇上可在？"

"正和太子殿下说话呢！"李荣回道。

刹那间，她涌出心坝的情潮消退了，欲望之火也迅速熄灭了："太子为何这时来了？"

"奴才也不清楚，只是见太子脸色有些不高兴。"李荣说着，就要进去通禀。

武曌拦住他道："不必了，本宫自己去看看。"说着，她就径直进了甘露殿。

当着太子的面，武曌先行礼道："陛下，臣妾回来了。"

"嗯。"李治不置可否地回了一声，武曌就在一边坐了下来。

李弘看见母亲，孩子天性顿时复苏，就要扑向武曌的怀中，却被她严厉的目光拦住了："你身为太子，怎可这样随意，宫廷的礼仪都忘记了么？"

李弘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不情愿地退回到原地，依照礼节向母后参

拜之后，才小心翼翼地入了座。

不知为什么，李弘自懂事时起，就觉得母亲虽然美丽，却不亲近，脸上总有他说不清的冰冷。正胡思乱想间，武曌却在一旁问话了："你不在凌烟阁读书，为何来见父皇？"

见状，李治替李弘做了回答："朕不日即移驾东都，欲留太子监国，不承想他说父子分居两地，他日夜思念朕和皇后，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欲随朕与皇后前往东都。"

李弘也怯怯地看了看武曌说道："儿臣……"

还没等他开口，武曌的脸色霎时变了："你如此儿女情长，焉何担得国政？甘罗十二岁便出使赵国，舌战赵国君臣，传为千古佳话，你也该如他一样学会担当。你父皇令你监国，正是要授你御国理政之术，你当悉心体味才是。"说着话，她挥了挥手，叫李弘退下！

但李弘并不打算走，却将目光转向了李治："儿臣此次随父皇、母后东行，非唯续亲缘之爱，更有他虑。方才儿臣已向父皇陈奏过，请父皇明察。"

武曌很诧异，转脸问李治道："他刚才说了什么？小孩子的话陛下也相信？"

李治沉思了片刻道："太子闻听皇后将回并州故里，以为此正察知民情之机，朕也觉得为君者当晓百姓疾苦，方能知民贵君轻之理，而爱惜民力，节俭从政，此乃贞观、永徽之风也。"

可武曌还是不依："陛下如此骄纵，他将来怎么担当大任？"

"弘儿所言不无道理，皇后不事娇惯，亦是为母之良苦用心，朕甚知之。这一回就允了他吧，总让他待在宫中，亦非良策。"李治的目光此刻变得十分柔和，对李弘来说，这目光散发着父亲的慈祥；而就武曌而言，则暗含了不尽的深爱。

武曌便也被这曾让她倾倒的眼神融化了！唉！国家大政与亲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她一时也有些梳理不清了，转过脸对儿子道："就且遂你一次愿，还不谢过父皇。"

李弘便高兴地笑了，纳头拜道："谢父皇、母后，儿臣这就回凌烟阁准备去。"

看着李弘退出甘露殿，武曌的眉头皱了皱道："唉！臣妾怎么觉得他倒不如贤儿聪颖豁达，遇事有主见呢？"

李治很不以为然："都还是孩子，贤儿不过四岁，封为潞王，领岐州刺史，不过是徒有虚名。"

武曌不再争论这些，在长安的日子不长了，她得珍惜这段时光："陛下！臣妾今夜就不回清宁宫了！"

李治看了看摊开在案几上的书道："朕本来还要将皇后转来的许敬宗撰修的《国史》稿子看看呢！"

武曌的脸上流淌着悠悠的春情，闪烁着一双丹凤眼道："臣妾与皇上在一起时，那些鬼魅就不敢来了。"随后，她缓缓地走到李治面前，帮李治理了理衣襟，那所有的爱都在这极不起眼的细节中了。

李治最不能抗拒的就是这双眼睛，他的心火迅速地被点燃了，呼吸也显得粗了，在武曌顺势躺进他怀抱的那一刻，他有力地抱起了她，朝内室走去。

武曌毫不掩饰她对男人的强烈欲望，她放肆的叫声让这个冬日的傍晚炫出与季节极不协调的躁动。

十一月初，李治与武曌带着太子返回洛阳，他重新恢复了每日在武成殿批阅奏章的生活。

这一天，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任雅相送上奏章，陈奏西域的思结都曼率疏勒、朱俱波、谒般陀三国反叛，已击破了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边陲告急。

登基十几年来，李治在处理起军务来倒是应付裕如的，他当即诏令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前往征讨。

第二天早朝后，任雅相又来禀奏，说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一举大捷。

李治放下奏章说："这个薛将军朕知道。永徽五年，朕避暑于万年宫，夜逢大雨，山水直冲宣武门，宿卫将士惧而走散，是他临危不惧，救朕与昭仪于危难之中，未料他驰骋疆场亦累累告捷。传朕旨意，遣兵部侍郎为使者前往高丽劳军，重重赏赐。"

任雅相告辞出去后，忽然就对皇上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虽然在处理武氏与长孙无忌的纠葛中皇上显得优柔寡断，可今天他调兵遣将，挥洒自如，颇具先帝遗风。

显庆五年的春节李治和武曌是在洛阳度过的，边关传来的消息让他们这个节过得很愉快：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兵临思结国马头川城下，将城池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曼自知难以挽回危局，遂开门投降。现在使者正押解都曼赶来洛阳。

李治看罢奏章，大喜过望："苏爱卿治军有方，战之必胜，乃我朝之栋梁，惜乎朕只在朝堂上见过几面。等他有一天入朝，朕一定要与他做竟夜之谈。"

在过了上元节的第一次朝会上，任雅相即向李治禀奏，说朝廷的使者已押解都曼到了洛阳。李治听后十分振奋，问丹墀内的众官道："诸位爱卿，如何处置都曼，大家不妨奏来朕听。"

大理寺卿辛茂闻言随即出列道："依律论之，思结国为属国，乃大唐臣下，臣请陛下将之交与大理寺审理，依法判罪。"

他的谏言立刻得到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义府赞同，他素知武曌心事，像如此关乎国威的生杀她绝不含糊，因此，辛茂的话音刚落，他就接道："臣以为辛大人所虑甚是。此斫枝以震叶矣，西域各国闻之，必震恐惊悚。"

许敬宗也以为杀之能以儆效尤。其他朝臣见武曌的几位心腹皆言必杀，以为这是她暗授机宜，一时之间喊杀之声弥漫了大殿的每个角落。

李治看了看群臣，禁不住感叹朝野现今如褚遂良等敢言直谏之士太少了。正喟叹间，只见任雅相站出来道："使者在押都曼回京之际，还带来了苏将军的亲笔书信，将军在信中言说当初是他承诺都曼若是投降，当奏明朝廷免其一死。"

李治接过苏定方的书信，觉得他所言甚和先帝“爱之如一”的国策，随之提高了说话的声音：“众位爱卿现今还以为必杀都曼方能安定西域么？”

大家一时摸不清李治话里的意思，便都保持了沉默。眼见得李治的脸色沉了下来，都讲令侍讲上官仪就说话了：“大唐岂可言而无信，杀都曼容易，损我朝形象事大，苏将军深明大义，请陛下圣察。”

“上官爱卿所奏正合朕意。对遐迩藩国，动之以威，抚之以礼，方能使其心服。”说着，李治又转脸对许敬宗道，“传朕旨意，免都曼死罪，令其归国报效朝廷。”

众臣这才异口同声道：“陛下圣明。”

朝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很快通过许敬宗和李义府之口传到武曌那里。武曌听了后道：“陛下如此处置西域国君，乃长治久安之策。你等目光短浅，当深解圣意才对。”

出得洛城殿，许敬宗还在回味着这番话，他对李义府道：“皇后真有些捉摸不透，刚乎？柔乎？”

李义府精明的小眼睛挤出一丝笑意：“我等愚钝，还是悉心揣摩上意吧。刀刃上的日子会不会过，就看能不能摸清皇后的心思了。”

其实，无论是许敬宗还是李义府，都无法读得懂武曌的内心世界。她从这消息中获得的并不仅仅是皇上在睦邻邦交中的智慧，更让她感到欣喜的是，皇上已经走出了长孙无忌“谋反”案的阴影，开始振作起来，她深爱的男人又重新坐在朝堂上指点江山了。

但她希望李治能进一步明白，陪伴在他周围的，不在于是李义府还是褚遂良，是长孙无忌还是许敬宗，要紧的是大唐江山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算什么？说好些，是朝廷的工具；说不好的，与走狗鹰犬无异。驾驭好他们，是做皇上的英明所在。

武曌觉得，这是提出回并州省亲的最好时机，而且他一定会答应的。果不其然，二月，李治与武曌离开洛阳，北上巡视。

尽管李弘要求跟随父皇和母后同往，但李治反复考虑，还是将他留

在了洛阳。在武成殿里，李治对李弘道："朕原也有带你北上的打算，然朝事纷纭，国不可一日无主，你留下监国，群臣才能遇事心定。"

李弘虽然一时还无法理解父皇的深意，但当他看到母后丝毫没有通融的意思后，自知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

离开洛阳时，李弘与留守的省、部大臣们到城外送行。他眼巴巴地望着李治道："儿臣愿父皇、母后一路顺利，儿臣在东都盼望父皇、母后早回。"

武曌闻言就有些不高兴了："你迟早要握国玺，为何如此贪恋父母之爱呢？"

在这个时候，李治并不想过多指责儿子："朕此去并州，多则三月，少则两月即回，你当勤于政事，不可懈怠。"

李弘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随后，李治又对上官仪道："太子读书之事，朕就托付你了。"

"微臣遵旨。"上官仪应道。

皇上出巡的队伍于二月半到达并州。在城外五里的柳林铺迎接的除了并州长史李冲玄，知顿使狄仁杰，文水、祁县县令外，还有武曌的两个兄长：宗正少卿武元庆和少府卿武元爽。

李治之所以对北行并州十分热心，并不仅仅因为这里是武曌的故乡，更因为是他做晋王时曾领过并州都督一职。虽说只是个头衔，可从此却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

当宿卫传来前面就是并州城外的柳林铺时，李治说了一句"速报皇后得知"，就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的丛丛柳林了。尽管午间的风还透出料峭的寒意，可他还是从浓密的柳树枝头捕捉到了星星点点的鹅黄。他的内心顿时涌动着滚滚春潮，恍惚之间，他登基已经十一年了。想想先帝当年这样的年龄已是功业赫赫，他不禁生出无言的愧意。

车驾停在柳林铺村口的阳关道上，李荣高声传道："陛下口谕，并州都督府长史李冲玄、知顿使狄仁杰前来见驾。"

太监们依次传过去，不一会儿，李冲玄便偕狄仁杰来到御驾面前，

他俩双双跪下道："臣李冲玄（狄仁杰）恭迎陛下、皇后。"

"平身。"李治道了一声，就和武曌一起打量起面前的这两个人。这位都督府长史虽是官居五品，却有些猥琐；倒是身边这位年方三十的狄仁杰，眉宇间透出儒雅之气，加之生得的器宇轩昂，武曌便先暗自喜欢上了。只是她没有料到，多少年后，就是这位狄仁杰成了她安邦定国的重臣。

武曌望了望前方的道路，虽说平坦，但并不像沿途别处州郡那样大肆整修过，不过是清除了道边的杂草和砾石而已。她顿生诧异，正待问话。狄仁杰就主动来到圣驾面前道："启奏陛下，李大人曾有意征发吏民数万新筑御道，被微臣劝阻，臣以为天子之行，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须新筑御道，此必不合圣意。"

"哦！"武曌沉吟了一声，忽然想起了行前的一件事。

原来朝廷曾知会并州都督府长史李冲玄，要他举荐一名熟悉当地民情风俗的官员担任知顿使，负责御驾在并州期间的食宿和道路。李冲玄立即想到都督府法曹参军狄仁杰是并州人，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了然于胸。加之其善读经史，口齿伶俐，便报给朝廷。

武曌平日听惯了许敬宗、李义府的阿谀之词，现在见狄仁杰如此坦荡，且绝无奉承悦上之意，暗惊此人明于圣意，胜过那个褚遂良。抚今追昔，她也很惋惜，其实她很看重褚遂良在同州的那段政绩，若非他一意孤行反对自己，也不至于那样的结局。

这时候，就听见李治说话了："爱卿此言甚合朕意，真丈夫矣！"

武曌的脸上也溢出了由衷的笑意，皇上这话也正表达了她此刻的心境，她也很适时地强调了自己的欣喜："难得爱卿如此体察君民之情，那我们进城吧！"

于是，李冲玄与狄仁杰骑马在前面引导，御驾随后，从跪在道旁的并州官员旁经过。

伴随着车驾的节奏，武曌的目光贪婪地抚摸着故乡的山水，自那年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并州后，这是她再次踏上生她养她的故土。当她低头去扫视道旁接驾的官员时，发现了武元庆和武元爽的身影，他们头贴着

地，不敢看恢宏的皇家队伍。她的心头霎时生出无言的厌恶：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武曌决然地转过脸去，不愿看到他们的嘴脸，她觉得武氏家族出了这两个趋炎附势之徒，简直是奇耻大辱。她在心里暗暗决计，一旦有机会，一定要让他们偿还当年欠下的情债。可她没有想到，刚刚住下，他俩就到行宫来拜见了。

当张尚宫将他们求见的话传进来时，她的脸上除了冰冷，看不到一息热气，她连头也没有抬就说道："陛下一会儿就过来了，让他们从哪来就回哪去，本宫不怪罪也就罢了。"说罢，她拿起一本《汉书》就读了起来。

过了好长时间，武曌抬头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张尚宫问道："他们走了么？"

张尚宫禀报道："他们还在宫门外跪着呢。"

武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两个无赖，让他们进来吧！"

闻听宣召，武元庆与武元爽急不可耐地跪在了武曌面前："微臣参见皇后娘娘。"

"此处何来皇后娘娘？只有你等虐待的奴婢！"

闻言，武元庆立时惊出一身冷汗，他头贴着地面连道："微臣有罪……"

武曌冷冷扫视了一眼跪在脚下的两个男人问道："说说！你们何罪之有？"

武元爽忙道："启奏皇后娘娘，微臣此次专程从长安来到并州，就是为了弥补当年冷落继母之过，恳请娘娘念在武氏血脉的情分上，饶恕微臣当年的无知。"

武曌放下手中的书卷，话语就带着十分的尖刻："情分？你等无义之徒，也侈谈情分？本宫且问你，父亲在荆州任上溘然长逝，你们面对我孤儿寡母，想过情分么？慈母携我姐妹三人回到并州，欲为亡父守孝，你等却百般刁难，那时候，你们想过情分么？本宫落难，栖身感业

寺，你们想过情分么？没有！可是你们更没有想到的是，本宫会有今天吧！”

这一番话说得武元庆、武元爽冷汗直冒，浑身战栗，心想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从长安赶到这里，他们悄悄地打量武曌的神色，真担心惹恼了她，把性命丢在这故乡的荒野。

“你等以为能有今日，是你们才智过人么？非也，皇皇大唐能士如云，若非皇上恩典，追谥父亲为荣国公，你们焉能有今日？”武曌来到武元庆和武元爽面前，指着他们的脊梁继续道，“若论你等当年所为，本宫恨不得处以绞刑，姑念你们亦为武氏血缘，本宫就不予追究了。本宫不愿再看到你们，你们走吧！”言罢，武曌转过身子，径自进了内室。

张尚宫看了一眼武元庆和武元爽道：“二位大人，请吧！”

武元爽抬头看了看张尚宫小声道：“不是说陛下待会儿要来么？下官还想拜见……”

张尚宫不禁笑道：“大人还想见陛下？没听懂娘娘的意思么？”

有武曌在中间，武元庆和武元爽情知是不可能见到皇上了，两人提起袍裾，悻悻地出了行宫……

连日来，李治与武曌在许敬宗、李义府和李冲玄陪同下，游览了并州域内的名胜。走在晋祠松柏掩映的殿宇间，李治油然想起了大唐与并州的渊源。武王灭商之后分封诸侯，把次子叔虞封于唐。叔虞死后，其子燮继位，因为境内有晋水，故改唐国为晋国。而他的祖父高祖皇帝七岁就袭封唐国公，隋末战乱中从此处起兵，成就了一统大业。这使得李治对脚下的这方土地怀着深深的情意。

太常卿代表皇上向叔虞神位献“少牢”，乐师们高奏雅乐，宗正寺卿李博乂以皇上的名义高吟祭词。庄严、肃穆的感觉笼罩祠内的每个角落，也久久地盘桓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而武曌的心绪却被另一个女人的故事深深地浸染了。史书中武王之妻、叔虞之母邑姜，在她的意念中复活了。她光彩照人的形象，她与武王周围的大臣并列而成为“治内”之臣，连孔子都不得不惊叹其“才难，

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而邑姜的父亲就是周朝的重臣姜尚。抚今追昔，邑姜的命运身世与自己何其相似。据说，邑姜被后世尊为圣母，难道大唐不需要一位光耀朝野的圣母么？

李治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武曌的微妙变化，当她默默地站在他身旁的时候，他已经把这种形式当成了习惯。

也许是因为曾有过感业寺的向佛岁月，武曌每到一处，都对寺院表示了分外的关注。回到并州没几天，她就谏言李治去看坐落在天龙山的佛洞。于是他们传话给狄仁杰，选了当地的法师做向导，追寻佛光而来。

狄仁杰是个细心人，他特地安排轿舆送皇上与皇后登上峰顶，倾听龙王洞泉水叮咚，潺潺流向山下。在山顶，他们环顾四周，群山起伏，松柏葱郁。武曌禁不住感喟道：“好一个洞天福地！”

李义府忙跟着道：“娘娘慧眼，臣亦观其佛缘氤氲。”

狄仁杰引领着皇上与皇后一干人等来到第八个洞窟，指着佛像道：“陛下、娘娘请看，此乃东魏造像，手法朴实、简洁，与洛阳龙门造像颇为类似。”

武曌顿时目光灼灼，禁不住“哦”了一声道：“狄爱卿果然目光犀利，观事入木三分。但本宫以为佛像之造，当随时移。大唐造像，当以丰腴为征。”说着，她转身向身旁的李治建议道，“皇上何不让鸿胪寺在此造像，成一方佛事，岂非美事？”

李治点了点头：“朕之佛缘，结于感业寺，自然要弘扬佛法。一俟回到洛阳，朕就命鸿胪寺去办。”

闻听此言，武曌心头一热，顿时有了春风扑面的感觉。世上多情男儿，莫过于皇上也！

的确，武曌能想到的，皇上都想到了。从天龙山回来。李治就道：“明日朕与皇后同去为荣国公扫墓。荣国公戎马一生，廉俭忠勤，抚循老弱，赈其匮乏、宽力役之事，急农桑之业，奸吏豪右，畏威怀惠，功在社稷。朕为他扫墓，也是在广张道义。”

“陛下！”武曌还能说什么呢？她依偎在李治怀里，感受着夫君浓浓的爱意。灯光下，李治的脸色有些苍白，眼里多了些许的血丝，尤其是两鬓间已潜入了星星点点的白发，她的心忽然就一阵绞痛。

“陛下！政事伤人啊！看看，您都有白头发了。”武曌从李治怀中爬起来，慢慢地拔了一根，捧在掌心，随之眼泪就下来了，“陛下！臣妾希望您永远年轻。”

李治并不在意，笑了笑道：“人生而有长，长而有老，运命使然，何必有杞人之忧。”

“不！臣妾不能看着陛下就这样消瘦下去。”武曌轻轻地将白头发藏进首饰盒内，拥着李治的脖颈说，“臣妾有一不敬之请，不知当讲否？”

见李治没有阻拦的意思，武曌继续道：“往后若是不要紧的奏章，就由臣妾批阅；些许小事，也由臣妾处置。陛下但思社稷大计，不知可否？”

“哦！”李治在发出感叹的同时，心里怦然动了一下。自古及今，从汉朝吕太后到隋朝的独孤皇后；从当朝的长孙皇后到王皇后，没有一个女人当着皇上的面提出这样的请求。李治望着武曌迷离的丹凤眼，他很迷茫，说不清这里面有多少是出于对自己的真爱，有多少是出于一个女人的权欲。

殿内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最终还是李治打破了沉闷的气氛：“夜色已深，还是早些歇息吧！明日还要祭祀荣国公，至于代阅奏章之事，容朕回东都后再议。”

不用说，祭祀武士彠的典礼是宏大庄严的，一切都依照礼仪进行。李治在闻听武元庆和武元爽也从长安赶来了，便口谕他们陪祀。

自有并州建制以来，历朝由皇上、皇后祭祀者，武士彠是第一人，自然惊动了周围十里八乡的百姓，墓前一下子拥来了数万人。有人说，老将军生前做梦也不会想到，身后会有如此的礼遇；有人说，还不是因为生了个当皇后的女儿……

很快两个多月过去，眼看着三月将尽，无论是李治还是武曌，都觉得离开东都时间不短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太子监国，他们也从内心感到

不放心。这一天，李治传来许敬宗、李义府和李冲玄到行宫议事，言皇后有意在并州朝堂宴请故旧邻里，要狄仁杰拟定名单，由宗正寺筹办。

从行宫出来，许敬宗向李义府讨教道："此次宴请花费，大人有何见教？"

李义府立即明白了许敬宗的意思："大人是不是想说，本次宴请费用悉由并州支出，内侍省和少府的钱就可以省下来了？"

"然也！在下的意思是账面上这笔费用仍从内侍省出，而实际上则由州府出，如此……"许敬宗的眸子转了转，"眼下并州都督空缺，诸事皆决于长史李冲玄，其人以取悦陛下为能，当不会细究。"

李义府诡秘地眨着小眼睛道："此事大人与下官不必出面，就让那个狄仁杰去说。"

"狄仁杰……"许敬宗顿了顿道，"此人精明过人，恐难以对付。"

李义府就笑道："大人不明白宦海深深的道理么？现今他一个小小的七品法曹，焉知内侍省的曲折。就说这是皇上的旨意，他还好说什么？"

许敬宗还是有些担心："若是事情败露，我等要犯欺君之罪的。"

李义府觉得许敬宗有些过于谨慎："他敢去问陛下么？他不想做官了？何况武元爽乃少府少监，眼下就在并州，他唯恐得罪了皇后。他来做证，还怕狄仁杰不信？"

经李义府如此分析，许敬宗的心稍许定了些。他知道，无论是他还是李义府，都嗜好女色，光靠朝廷的俸禄哪里应付得了女人无休止的开销？不趁机拿些，一天都甭想过下去。

当日午后，许敬宗传了狄仁杰。

接到中书令的传唤，狄仁杰料到皇上要回东都了。这两个月的知顿使他当得很累，从出行车辆的安排到一路观看的名胜，从祭祀的礼器置办到名胜的选择，他都要一一过问。那个李冲玄只知道每日不离皇上和皇后左右。

狄仁杰深感，皇家一餐饭，百姓度年粮，他从心底盼望着皇上早日踏上归途，好让百姓们安安静静地从事农桑。因此，一进驿馆，经过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就直接问道："大人传下官前来，莫非是皇上要回东都了？"

许敬宗很吃惊狄仁杰的见微知著，可他却没有直接表达皇上要离开的意思，而是把皇后要宴请故旧邻里的消息告诉了他："皇上口谕，皇后回归故里，万民欢悦。既是在并州地面，大人又是钦命的知顿使，此事就由大人去办。"

狄仁杰应道："为朝廷效命，乃下官职责所在，当竭力尽忠，不辞其劳，只是这开销……"

许敬宗显然已备好了说辞，待狄仁杰话音一落，他就接上了话茬："此事还是请并州长史李大人定夺吧！并州乃陛下首职之地，又是皇后故里，为朝廷尽力，也是应有之义。"

狄仁杰何等聪明之人，怎会听不出中书令的弦外之音呢?他整了整衣冠，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待他抬起头来，脸色就肃然了，然出口的话却是从容不迫的："我朝于武德年间颁布租庸调以来，每丁年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年为朝廷服力役二十日。此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百姓对朝廷之奉献，皆在其中。此高祖厚生养民之策，岂可制外又增负担？朝廷有制，公室开销，一应由内侍省和少府支出。陛下圣明，必不至有伤民之举，必是有人取悦于上而责之于下，向大人出此下策。"

许敬宗听后，脸色就有些不自然，微愠道："难道知顿使要抗旨么？"

狄仁杰慨然道："我朝向来以诚治国，以信立国，此贞观、永徽之政之所以得民心也，下官绝不相信此意出于陛下之口。"

"你！"许敬宗表情已从不高兴转为恼怒，"你年纪轻轻，如此放肆，难道不为前程考虑吗？"

"仁杰以身许国，非图一己之利，乃为社稷谋，为百姓思。大人若是为难，下官将面见陛下，陈明情委。"狄仁杰说着就要起身告辞。

许敬宗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斥责道："小小七品法曹，竟然如此桀骜，陛下万邦至尊，岂是你随意可以见得了的？此事你不必再管，传并州长史李冲玄来见！"

狄仁杰毫不相让："大人不必费心，下官既是朝廷钦命的知顿使，自然全权管理陛下起居事宜，纵然李大人前来，也是无济于事。下官告辞！"

"请便！"许敬宗手指着狄仁杰的背影，一时说不出话来。

却说狄仁杰出了驿馆，就直奔李治与武曌的行宫，要面见皇上。可禁卫并不认识他，既不通禀，也不说话。狄仁杰见状便要往里闯，却被禁卫阻拦。正争执之间，李荣从宫中出来了，他看见两人正在争吵，忙上前道："你们为何在此喧哗？这不是知顿使大人么？"

禁卫解释道："他要硬闯行宫，属下阻拦不住，因而争吵。"

"知顿使大人来此，必是与陛下、皇后明日宴会有关。"李荣呵斥了一番禁卫，转脸对狄仁杰道，"请狄大人少待，咱家这就进去禀奏陛下。"

李荣进去不一会儿，便出来道："陛下口谕，宣知顿使狄仁杰觐见。"

于是，狄仁杰随李荣进到殿内，恰好看见武曌也在这里，他却并无望而却步的胆怯，上前跪倒道："臣知顿使狄仁杰参见陛下、娘娘。"

李治道一声平身，待狄仁杰站起后，又问道："狄爱卿有事么？"

狄仁杰遂将在驿馆与许敬宗所谈一一奏来。李治听完，看了看武曌道："爱卿所奏，朕听明白了，你且退下，有事朕会让有司通知你的。"

看着狄仁杰离开的背影，李治问武曌道："皇后如何看待此事？"

回宫十数年，武曌对许敬宗的性格摸得很透，知道是他们又打着皇上的旗号对地方颐指气使。她虽私下里多次训诫，然他们秉性难改，偏又遇见了软硬不吃的狄仁杰，这不是败坏朝廷名声么？可她心里也清楚，许敬宗是她的心腹，也不能因事废人，于是宛转其词道："这个许敬宗说来也是老臣，为何如此不会办事。行前陛下有旨，并州之行用度

悉由内侍省与少府开销，何须为难地方，更何况并州乃臣妾故里，更不能用地方钱财宴请亲戚故旧，传将出去，会冷了百姓的心。”

“皇后所言，正合朕意。”李治很欣慰武曌与自己心意相通，转脸对李荣道，“传朕旨意，明日朕与皇后在行宫宴请故旧邻里，所有用度悉由内侍省开销，不得擅自滋事扰民。”

此时，武曌的脸上溢出由衷的笑意。明日，她将同皇上一起出现在乡里的宴会上，她要用汾河水酿的汾酒，感谢这方给予了她今天一切的土地……

四年血雨腥风，一任房州刺史，当年的废太子、现今的梁王李忠由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成长为十七岁青春少年。

巴山孤寂，楚水凄凉，因“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而得名的房州，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座囚笼。他每天看着房州城外望不尽的崇山峻岭，一种天涯孤鸿的悲凉之感挥之不去。

那一场围绕废立皇后而掀起的风波，残酷无情地摧毁了他头上大唐太子的光环。而那年元宵节，当着父皇面背诵夫子理政格言的李忠第一次品尝了宫廷的血腥。现在，已逐渐进入青春年华的他回顾自己以让出太子之位而试图保住王皇后的行为是多么的幼稚。

王皇后最终还是被废了，一个妖媚的女人鸠占鹊巢，让他的父皇陷入痴迷。他很快被降为梁王，接着又从都督贬为房州刺史。

他记得，离开京城前曾想再看一眼父皇，但皇上没有答应这个可怜的请求，甚至连一句“训诫”的话都没有给他。外放的路上，他一直在想，一定是那个可恨的武媚剥夺了他们父子相别的机会。

初尝世态炎凉，击碎了在凌烟阁读书时于志宁为他注入的鸿鹄远志。年仅十三岁的他忽然感到人生很虚幻，很无奈。从那以后，他将自己放逐于房州的山水之间，像一个农家子弟一样聊度人生，不再抱回长安的奢望。

但不久就传来消息，说已被废黜的王皇后与萧淑妃被砍去了手脚而亡，而被发配到掖庭做苦力的生母也不明不白地投井身亡。那一天，他没有流泪，只是从此夜夜都在梦中看到王皇后残缺不全的肢体，惊醒

后，他对着窗外黑魆魆的夜色悲呼：“父皇！这是为什么？”

从此，他精神恍惚，每次外出都觉得有一个身影在身后跟着。他担心有人企图暗杀自己，回头看去却什么也没有。

显庆四年的一天，房州长史从外地回来，匆匆来找他，说曾经鼎力扶持他为太子的长孙无忌谋反，被发配到黔州自缢身亡，褚遂良的两个儿子在流放爱州的途中，双双被刺身亡。

李忠顿时感到阴谋正一步步向他逼近，他颤抖的身子蜷缩在府厅一角，捂着双耳道：“本王不要听！本王不要听！”

长史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不知道，他只是重复着一句话：“本王要死了！本王要死了！”

这一夜，府役们被李忠高一声，低一声的号啕扯乱了心，无法入眠。东方刚刚破晓，李忠对外面喊道：“来人！”

府令应声进来，却不见梁王的身影，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着楚服，涂脂抹粉的女子。

“你看一下，本王如此装扮如何？”府令才看清，站在他面前的就是梁王殿下。

“殿下！您这是……”

李忠眼里挤出依稀的怪笑：“掩人耳目呀！如此装扮外出，刺客还能辨出本王么？”

“殿下！”府令捂着脸背过身去，“天哪！亲王被逼改换女装，这是什么世道啊？”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显庆五年三月的一天，李忠刚刚换好行装，准备带几名卫士外出踏青，却见府令出现在门口。

“有事么？”李忠问道。

府令神色有些慌张，禀报道：“殿下，朝廷的使者到了，现正由长史大人陪同向刺史府来了。”

“哦？”李忠很惊诧，四年了，没有人想起他。他不禁为自己身上的女装感到尴尬，“快！替本王换装！”

“不必了吧！”从门外传来一声讽刺的笑声。李忠抬头看去，见来人手里捧着铅封好的圣旨，他就知道一切已来不及了。

长史介绍道：“殿下，使者乃御史中丞袁公瑜大人。”

话音刚落，袁公瑜立即变得一本正经，高声道：“梁王李忠接旨！”

“臣接旨。”李忠连忙跪倒在地。

袁公瑜宣读诏书的声音高昂而又放肆——

制曰：查梁王李忠，不思报效朝廷，不谋农桑养殖，不恤黎民甘苦，私衣妇人服，又数自占吉凶，惑乱人心，诋毁皇后，着即废为庶人，徙黔州，囚成乾故宅。钦此！

宣完诏书，袁公瑜的声音拉得更长：“李忠谢恩！”

见没有回音，众人定神看去，见李忠已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袁公瑜暗自窃笑，怎么堂堂皇上之子，会如此骨软呢……

第十九章

飞凤得意扶摇上

司空献计改百官

袁公瑜回到东都的第二天，即到武成殿向李治复旨。

行前，他曾到洛城殿去讨皇后的口风。武曌放下手中的经卷，沉思片刻后道："事情不言而喻。荀子曾说过，男子女服，乃是乱世象征，恐非社稷之福。"然后，她的丹凤眼一转，莞尔一笑，"不过，爱卿不难明白，此陛下父子之间的纠葛，本宫不便多说，你从房州回来，径直禀奏皇上即可。"

袁公瑜立即明白了皇后的意思，既要置李忠于绝境，又要不留痕迹。

走完司马道，就到了武成殿前，恰遇李荣从殿中出来，忙上前施礼："陛下可在殿中？"

"陛下正与崔义玄大人说话呢，袁大人且在塾门等候片刻。"李荣回道。

"哦！崔大人是向陛下辞行来了。"袁公瑜进了塾门，心想此公先任刺史，年高回到京城，却不料又被外放。他的心便觉得沉沉的，说不清是怎么一种味道。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场长达几年的废立皇后风波过后，该擢拔的都擢拔了，唯有他仍然在中书舍人位子上徘徊。但他知道，上了这船就毫无后退的余地，生死都得往前走。

他刚刚呷了一口茶，就见崔义玄从殿中出来了，同病相怜，袁公瑜急忙上前问候道："老大人也进宫来了。"

崔义玄急忙回礼："老夫是向陛下辞行的。"

"大人这就要启程去蒲州了？"

崔义玄点了点头："圣旨已经颁布，老夫就不便在京多留了。"

"大人向皇后娘娘辞别了么？哦！您肯定去过了，大人是一定要去的。"

崔义玄读懂了袁公瑜话里的两层含义。一层是皇后有没有挽留的意思；另一层就是窥探他有没有对前些日子省、部官员的调整心存芥蒂，为自己没有得到重用而结怨在心。他并不想就此多说什么，他了解袁公瑜的为人，稍有不慎就会被他出卖。

其实，从回到长安时起，崔义玄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中，当他发现长孙无忌并不像许敬宗等所说的那样心怀叵测后，他就对自己的行为开始了检讨。他固然感激当初许敬宗说动皇后在皇上面前谏言将他调回了京城，可如果是以陷害他人的方式，他的内心便很难安静下来。因此，换个角度去想，自己没被擢拔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崔义玄以年龄为由回答了袁公瑜的问题，袁公瑜有些不信，笑道："老大人此去蒲州亦是暂住，很快就会回京的。"

崔义玄摇了摇头："老夫已将家小迁往蒲州，不打算回来了。"说完，他向袁公瑜作别，登上了回去的车驾。

袁公瑜很纳闷，崔大人怎么可能对外放蒲州心安理得呢？未及细究，就听见李荣宣他进殿的尖细喊声。

袁公瑜深知皇上急于知道李忠的消息，便将梁王的恐惧情绪污蔑成了"腹诽"，还将他"衣女服"说成是对皇上唯皇后之命是从的讽刺。此外，他还把在外听到的关于梁王"卜吉凶以求自安"的消息颠倒为"厌胜"之术。终于，在陈奏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听到了李治的一声怒吼："罢了！"

袁公瑜的声音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李治的"龙吟"："身为人主之子，行祝诅'厌胜'之术，与弑君何异？如此逆子，乃圣朝不幸！"

骂完，李治突然觉得头脑眩晕，看什么都很模糊，他揉了揉眼睑惊异道："朕这是怎么了？"

李荣吓坏了，急忙上前搀扶，却被他一把推开："袁爱卿且先退

下，朕想静一静。”

袁公瑜战战兢兢地退出了武成殿，他不知道自己刚才的陈奏是福是祸。

过了好一会儿，李治才问道：“袁爱卿走了么？”

“走了。陛下，您龙体要紧，可千万不要动气。”李荣应着，提出要传太医前来诊治。

“朕不妨事，只是很伤心。”李治不能接受袁公瑜所奏之事，更不能容忍来自亲骨肉的诅咒。在袁公瑜陈述的过程中，他几次动了杀机，临到嘴边又收了回去。他想起最后一次看到王皇后时，曾承诺善待太子，又想到了两仪殿前李忠为皇后而哭辞太子的情景。心想就是这样一个忠厚的皇子，如何会……

这时，李荣又低声上前禀奏道：“陛下，吏部尚书李义府求见。”

李治不说话，扬了扬手，李荣便明白是应允了，他来到殿门口喊道：“陛下有旨，宣吏部尚书李义府觐见。”

李义府一进殿就觉出皇上的神色不大对头，他又不便细问，只得小心翼翼地跪倒在地道：“臣李义府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治睁开眼睛看了看，又闭上了：“平身！爱卿有何事就说吧，朕听着呢！”

李义府声音顿了顿道：“陛下，有人弹劾度支尚书卢承庆因用人不当，致使征讨高丽的大军粮草转输不济。”

“什么？你说什么？”李治睁大了眼睛，听李义府复述了一遍后，顿时整个人垮了，“朕这是怎么了？子叛臣离，亲反人散。”

想这卢承庆说来也是贞观老臣，褚遂良在朝时曾屡有打压，是朕在汝州温泉遇到他，问明原委后重新起用的，孰料他竟犯下用人失察、渎职之罪。他有负于朕啊！李治忽然觉得整个大殿都在摇晃，仿佛那巨大的房梁就要直向他压来。他头疼得厉害，大叫一声“疼死朕了”，便昏厥了过去。

李义府见状，一步上前抱住李治呼唤："陛下！陛下……"见没有回应，他立即转脸向李荣道，"请公公速传太医进宫，并禀奏皇后娘娘知道……"

回洛阳几个月了，可武曌的心却静不下来，回想起在并州的日子，她每日都浸渍在皇上博大的爱河中。

她不能忘记那宏大的宴会场面，文水的"三老"来了，曾是父亲儿时的玩伴，如今已成耄耋老人的故旧来了，曾与母亲在艰难时世中朝夕相处的邻居来了。男人们被安排在行宫的外堂，女人们则坐在内殿。酒是家乡的汾酒，菜是闻名遐迩的晋菜，话是温暖的并州乡音。

乡亲们为故乡出了一位皇后而感到无限荣光，纷纷向皇上和她敬酒，每一句话都热腾腾的。他们也没有忘记向她远在长安的母亲送上祝福。

皇上也偏爱她的故里，当场传旨并州妇人年八十以上者皆授郡君，这也是大唐开国以来所没有过的。

更令武曌兴奋的是此次并州之行让她认识了狄仁杰，这个比她小八岁的法曹无论是气度、睿智还是干练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人才长期埋没在州郡岂不可惜？她已决计要向李治谏言，擢拔这样的年轻人到京都，到朝廷。她需要许敬宗、李义府这样的心腹，同样也需要狄仁杰这样的才俊。

正当她在遐想时，李荣急匆匆地进来禀奏道："娘娘不好了！皇上昏倒在武成殿了！"

"为何不速传太医令诊脉？"武曌闻言大惊，怒斥李荣。

"太医令已经到了，陛下要奴才请皇后前去见驾。"

武曌不再说什么，急忙乘轿舆来到武成殿。许敬宗、李义府、李博乂等人已经先到，正在候着。大家看见皇后来了，纷纷让开一条通道。

武曌一进内室，就坐在李治病榻前道："陛下！臣妾到了。"

李治起身去拉武曌的手，却感到天旋地转，看东西很模糊："皇后在哪里？朕何以看不见呢？"

武曌大惊，忙来到外面厉声问太医令："陛下病笃，你等却束手无策，就不怕本宫降罪么？"

太医令"扑通"一声就跪倒了，解释道："娘娘请息怒，陛下乃急火攻心，以致视听模糊，臣已邀集太医坊会诊，改了处方，不久定会康复的。"

武曌鼻翼间"哼"了一声："贻误了诊治意味着什么，想你也不难明白。"

这时李荣出来悄声对武曌道："娘娘，陛下有话要对您说。"

武曌又进了内室，看着李治痛苦的样子，她的眼泪就不由得流个不停。她抚摸着李治的发髻，哽咽着说道："陛下，臣妾……"

李治叹了一气道："太医们尽心尽责，你不要难为他们。皇后你近前来，朕有话对你说。"

待武曌向御榻边挪了挪，李治便问道："皇后，你还记得在并州时曾言代朕批阅奏章之事吗……"

"陛下！"武曌截住了李治的话头，"此事当下还是不说吧，陛下龙体要紧。"

"不！"李治欠了欠身子道，"你看朕风晕目眩，目不能视，往后百司奏事，朕怎么处置得了？"

"陛下！臣妾……"

"你不要推辞，朕知你生性明敏，处事皆能称职，乃上天赐你于朕矣。"李治说着，就对许敬宗道，"传朕旨意，自今日起，百司奏事，悉由皇后决之。"

"陛下！"武曌久久地看着李治，没有再说下去。她百感交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表达自己的心绪。她不知道朝野将会怎样看待皇上的这道诏书，但她却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显庆五年十月十三日……

次日清晨卯时，文武百官早早地聚在武成殿门口等待着隔日一次的

朝会，可眼看辰时三刻已过，仍然不见李荣的传唤，不少人就有些沉不住气了——

“往常这时候，朝会都快散了，今天怎么了？”

“不会是皇上龙体欠安吧？”

“你胡说什么？昨日还看到李大人到武成殿奏事呢！”

还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许敬宗、李义府、任雅相三位宰相也没露面。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时，终于看见三人与李荣一同出现在大殿前。李荣高声宣布道——

陛下口谕：朕苦于风眩头重，目不能视，自即日起，朝会暂罢，百司奏事，暂由皇后决之。百官臣僚往洛城殿奏事。

一听这个消息，众位大臣面面相觑，上官仪更是暗暗吃惊，皇上将朝廷大事悉委皇后处置，这是要干什么？回到东宫，他的心很纷乱，在向太子李弘讲书时，他半天不知所云。可事已至此，他知道已无回转可能。

接下来的日子，武曌便开始坐在洛城殿里听百司奏事。她是兢兢业业的，每一道奏章都看得很仔细，并且总是以皇上的名义提出处置的办法。她为自己规定了每天批阅的奏章份数，完成不了是绝不休息的。

你要爱一个男人，你就得分享他的欢愉，分担他的忧愁。每当一位臣下带着她留下朱笔墨痕的文书离开洛城殿时，她总是这样想。

做完这一切，她又匆忙踏着暮色赶往贞观殿探视李治，看着宫娥们熬好汤药，她亲自尝了凉热后又端到榻前，伺候李治服用。然后，她就坐在榻前将一天的朝事一件件地说与李治听。说到前方捷报时，她最大的快慰就是分享李治发自内心的笑意，她最喜欢看的就是李治的脸色一天天好起来。

“臣妾今日处置了一件邦交大事，陛下可愿听吗？”

见李治点了点头，武曌继续说道：“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遣使者押

解百济战俘到京，其中有百济王义慈。苏将军横扫敌国，功在大唐，然依臣妾看来，百济与我朝隔海相望。杀人盈城，非战之胜，服人心者，胜之胜也。故臣妾斗胆，将义慈以下皆释，还以陛下的名义下诏，依据我朝‘羁縻’之策，在百济设立了五个都督府、三十七个州。陛下，臣妾此举不知当否？”

“岂止当乎？此皇后彰我大唐神威，明朕之德惠也。百济百姓闻之，当南面而拜之。”李治缓了一口气说道，“朕不仅要开释百济战俘，且还要借此大赦天下！”

“陛下圣明，崇义虑远。臣妾明日就要中书令颁诏，大赦天下。”

“有皇后在，朕无忧矣！”李治屏退左右，忘情地与武曌拥抱在了一起。

自李治生病以来，两人已有多日没在一起感受肌肤之亲了。无论是武曌还是李治，都有了一种炽热的欲望，他们把一切政事置于一旁，而专心地共赴巫山……

后半夜，盈后复亏的月牙悬挂在西天，聆听着王朝地位最高的两位男女的绵绵情话。

武曌搂着李治的脖子道：“陛下，臣妾有一谏言，不知当讲否？”

“皇后有话尽管讲。”

“臣妾闻听许州气候湿润、山林鞠茂、颍河贯境，欲请陛下往彼处巡幸，以利康复龙体，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有皇后打理国政，朕正好出东都散散心。”李治沉吟须臾，便答应了。

几天以后，宗正卿李博乂便陪同李治东行许州。

摆脱烦琐的政务，李治全身心地投入山水的怀抱，他四处游猎、巡视，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当他十二月十九日回到东都后，武曌不仅把朝政打理得有条不紊，而且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这又让李治感到了震撼。

原来在李治出巡的日子里，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任雅相来到洛城殿，武曌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摆到了他面前："本宫近来观我朝与藩国交往，何以东北之高丽、西北之突厥、西南之吐蕃、吐谷浑等屡犯朝廷，禁而不绝？"

"微臣身在兵部，近来也一直在思虑个中原因。"任雅相立即从皇后的丹凤眼中捕捉到了威严。

"爱卿不妨讲来本宫听听！"

"微臣以为，我朝所行'羁縻'之策，威抚并用，固然效用甚大。然则藩国君主，多为唯利之徒，反复无常。故而屡剿屡畔，禁而不绝。"

武曌频频点头："倘若我朝集中兵力，聚而剿之，使其永无还手之力，后则常驻军于彼国，岂非久安之计？"

这一番话听似非常平静，然而任雅相却从中感受到帝王气度，忙道："皇后明示，令臣顿开茅塞，诚不以数倍于敌之军力讨之，不足以显圣朝之威！"

"那依爱卿看来，先取哪家为上呢？"

"百济既灭，则高丽可图矣。且高丽素来不尊朝制，倘出兵征剿，不仅事半功倍，且可杀一儆百，震恐西域各国。"任雅相似乎早有对策。

"爱卿所言，正合本宫之意，爱卿不妨拟一个出将名单送本宫阅看。"

武曌的果断又使任雅相吃了一惊。回到公署，他未敢怠慢，当日拟就出击高丽的将军名单，第二天一大早就送到了洛城殿。武曌又一一询问了每位将军的资历，当她从名单中看到"契苾何力"这个名字时，便讷讷自语道："此人本宫在先帝时就听说过。"

任雅相介绍道："皇后好记性，契苾何力将军本铁勒族契苾部人，出身铁勒可汗世家，后率部归唐，在征讨西域和高句丽战事中屡建战功。先帝驾崩后，他欲以身殉葬，为陛下所劝阻。其人忠肝义胆，烈烈其骨，朝野无不叹服。"

“好！就以契苾何力为　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和刚刚离任不久的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将军分道出击高丽！倘兵力不够，那朝廷开春将募大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马进军平壤、镂方行营；以鸿胪寺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率回纥等诸部至平壤。”

“天！此乃永徽以来未有之大军云集。”任雅相不敢抬头，只暗暗地打量武曌，猜不透皇后的用兵方略是从哪里得来的。

皇后精稔的调度，大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概，此岂是庸常女子所能为乎？那一天，任雅相是怀着钦敬的心情离开的。他很惭愧，为将多年，他何曾有过如此宏大的谋略呢？

李治一回来就得知了这个方略，他顿时呆了，许久没有回过神来。相依多年，他竟然对此知之渺渺。皇后的气度深深地感染了他，使他冷却已久的热血重新沸腾起来。他不但决定于来春改元，而且萌发了要亲征高丽的冲动：“大业振兴即在眼前，传朕旨意，来年改元龙朔，朕要亲征高丽，再续贞观华章！”

三月的一天，李治与群臣及外夷使者在洛城门饮宴时，特意安排了《一戎大定乐》，这是亲屯营排练的出征舞，他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欲御驾亲征的决心和意志。

不仅如此，李治还对武曌的方略做了调整，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并总计三十五军，水陆并进，欲一举剿灭高丽。

碍于皇上的颜面，武曌对兵力部署的改变没有提出异议，可皇上跃跃欲试的雄心却让她添了心事。她先后征询了许敬宗、李义府的意见，由于他们对于用兵方略不甚了了，于是她又传召了任雅相。

“依爱卿之见，皇上御驾亲征胜算几何？”

“这……”任雅相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御驾亲征，非同小可，爱卿当以社稷为重，万不可屈从上意，误了大事。”武曌鼓励道。

“胜算大概不上三成……”任雅相想了想还是说了出来。

“爱卿可否陈情得详细些？”武曌没有理会他的犹豫，又直接问道。

任雅相见此，便鼓起了勇气道：“陛下非太宗皇帝，上马取天下，下马治天下，久历战阵，知兵善谋，可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陛下就不同了，他自幼在宫中长大，又深得先帝宠爱，即便知晓些兵法，多为纸上之论。此不可一也！”

“那二呢？”

“这二么？皇上大病初愈，尚在康复之中，臣有些担心……”见武曌没有打断的意思，任雅相继续说，“其三，为君者，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今天下大定，戎羌臣服，猛将如雨，谋士如云，何须陛下亲征，使能臣干将畏首畏尾？”

听了任雅相的陈奏，武曌频频点头：“爱卿之言，也是本宫之意。本宫当不遗余力，力劝陛下为社稷改弦更张。”

三月下旬，朝廷的出征计划一直围绕着两条线展开。一条是朝廷上下紧锣密鼓，为进击高丽调兵遣将。边关将士严阵以待，只等皇上亲率大军到来；任雅相、萧嗣业等在朝任官之人抓紧移交署中事务，只等皇上召唤，即渡海出征。另一条则是武曌不止一次面劝李治放弃亲征。因此，关于皇上御驾亲征的消息虚虚实实，一直悬在空中。

将士们着急，武曌更是心急。

可李治被一曲《一戎大定乐》燃起的战争欲火却烈焰熊熊，似乎忘记了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的痛苦，那颗勃勃雄心将武曌的劝告拒之门外：“贞观十九年，先帝以多病之躯还亲率大军征讨高丽，朕才不过三十四岁，为何就不能出征？”

“陛下且听臣妾一句好不好？”武曌尽量柔声柔气，不愿在夫妻之间造成任何不快，“此一时彼一时矣。陛下病恙初愈，彼国海深风寒，若是旧疾复发，臣妾罪莫大焉。”

“皇后是担心朕不善用兵么？”李治固执地为自己寻找着理由，“朕乃太宗之后，在先帝身边耳濡目染，对兵法也知晓八九。高丽弹丸之

地，朕唾手可得。”

闻听皇上口出大话，武曌脸上就有些不高兴了，干脆直截了当道：“臣妾只是不愿意见陛下拿战阵做儿戏，贻误了江山社稷。”

李治的脸霎时变得通红，微怒道：“皇后是瞧不起朕么？朕巡狩许州，皇后布阵谋战，大兴兵戈，为何朕刚提出亲征，皇后就寻种种理由阻拦呢？朕就不明白了，这大唐究竟是姓李还是姓武呢？”

“陛下！”武曌骤然提高了说话的声音，话语里也带了明显的愠怒，“陛下若这样说，也请恕臣妾不恭。请陛下自问，与太宗皇帝相比，谋断若何？请陛下自问，社稷与陛下荣辱进退，孰轻孰重？请陛下又自问，此去究竟有几成胜算？陛下讳疾忌医，社稷之大不幸也，请您三思而后行。”

“你！”李治本来想说一句“放肆”，但还是没有说出口。这是自武曌回宫以来，他俩之间第一次发生如此激烈的口角。当李治回头去看时，才发现武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

“哼！都是朕平日宠惯，才致她如此目无尊上……”他颓然地望着大殿上空，久久无言，留下沉重的叹息。

而武曌更是一肚子的火。一回到洛城殿，她就劈头盖脸地将张尚宫、许尚衣等人痛骂了一顿。太监、宫娥们低眉顺眼地站在那里，一任皇后发泄，不敢说一个字。他们已经摸透了她的性格，在这个时候辩解，无异于自寻死路。

过了一会儿，武曌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她开始清理自己的思路，扪心自问道：难道你不爱一个雄视八荒的帝王么？难道你没有发现他身上流着太宗的血液么？唉！刚才的确是有些冲动了。男人最忌讳什么？就是将他与其他人比较——即便是他引以为荣的父皇。

在张尚宫奉上热茶的时候，她脸上的阴云渐渐消退，吹了一口浮在杯面上的茶叶，淡淡地说道：“你等退下吧，本宫想一人静一静。”

杯子里的茶水泛起微微的涟漪，武曌的思绪回到了刚才的争论上来，她自觉那三问真是太伤皇上的自尊了。

他何曾用这样的语气与自己说过话呢？没有！爱是细雨微风拂过心苑的谐和，是流云柔水缠绕情感的抚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这一切李治是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的，让她一想起来就如醉如痴。可今天……

不！她没有错。她需要的是如何让皇上接受现实。你爱她，就该想着如何让他读懂自己那颗晶莹的心。

她想起刚刚进宫时，常常听到有关长孙皇后的传闻。据说，有一次，侍中魏徵当着朝臣的面指责太宗皇帝，让他当场下不来台。太宗曾暗发狠言，要杀了这田舍翁。后来回到后宫，太宗和长孙皇后说起此事，长孙皇后听后退下，一会换了朝服出现在他面前，太宗很诧异，长孙皇后却说，主明则臣直，魏徵之直，乃见皇上知人之智啊！

“贤哉！莫如长孙之襟度也。”武曌决计不再争论，她要向皇上上书，诉说她的担忧、苦衷和真爱。她相信，一俟从感性回归理性，皇上一定能触摸到她刚烈背后的那一方柔软。

武曌听了思绪，放下茶杯，朝外面喊道：“来人，笔墨伺候！”

窗外，三月的雨淅淅沥沥地唱着清幽的春歌，武曌的心也被浸润得湿漉漉的，她铺开洁白的绢帛，毫端饱蘸浓墨，仿佛第一次与李治激情一样，将满腹的心事呼啦啦地倾在诉说的溪流——

孟子曰：“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夫高丽之与我朝，乃宗主藩国之设，臣之事君尊卑。故出命以讨罪，天子之事也；执命以伐逆，将军之职也。况高丽者，弹丸小国，焉用御征？远者昔苻坚不自将以犯晋，则不大溃以启鲜卑之速叛；窦建德不自将以救洛，则不被擒而两败以俱亡；近者岂不闻炀帝三征高丽，将损兵折；先帝雄兵渡海，坐困东瀛倭夷。何也？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然陛下居于北辰，将必口言而嗫嚅，足进而趑趄，此岂非用兵之大忌乎？一言若差，铸成危局，悔之晚矣，臣妾请陛下明察。

臣妾之爱陛下，甚于自身，不忍陛下远师劳顿，露宿惨风，旧疾初愈，又添新忧。陛下必不忍臣妾看朱成碧，泪雨沾襟，悠悠情殇，人何以堪？……

午后，李荣发现案头多了一封上表，封签上印着皇后之玺。他想这

必是重要信件，等李治一坐定，他立刻呈上，恭请圣览。李治看了看印玺，知道又是为了出征之事，遂放在一边，去批阅其他的奏章。

李荣见状，小心地上前道："皇后上表，必是大事，陛下还是先看看吧！"

"好！朕且听你一回。"李治先还是想了想，最后还是拆开上表。他脸色先还比较平静，看着看着就动容了，读到最后，他竟然情不自禁地出了声。

且不说武曌所论入情入理，言之有物，单是这柔肠百结的话语，就让他一时心魄摇荡，心波难平，他不禁赞道："贤哉！皇后矣！"

李治合上书表，动容地对李荣道："传朕口谕，朕罢亲征，征讨三军悉由兵部节制，诸将务必戮力同心，彰我大唐国威。"说完，他就起身向外走去。

李荣急忙跟了上来："陛下这是……"

"朕去看看皇后。"

"好嘞！奴才这就差人去传话。"

等李治来到洛城殿时，武曌已早早地到司马道上迎接。她远远地看见皇上，就率宫娥和尚宫们跪迎了："臣妾恭迎圣驾。"

李治急忙一步上前拉起武曌道："皇后这是干什么，快快平身！"

武曌挽起李治的胳膊，一边朝殿内走，一边回头对李荣等人道："你等先在殿外候着，本宫有话要单独向陛下陈奏。"

掩上殿门，两人都放下了在宫人面前的矜持，武曌忘情地扑到李治的怀里，一任他的胡须在脸颊蹭出痒痒的、麻麻的感觉；而李治却伏下身子，贪婪地嗅着武曌身上的淡香。

阴云散去是丽日。武曌抬起头，望着李治道："请陛下宽恕臣妾的任性。"

李治也捧着武曌的脸道："皇后的上表朕看过了，皇后说得对，朕

若御驾亲征，将军们当无所适从，不敢阵前决断，这岂不误了大事？”

“陛下圣明。常言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陛下欲在东线开战，不能不顾及西线突厥的虎视眈眈。”

“皇后所虑，亦朕之所忧矣。”李治看来也很担忧。

武曌向李治身边靠了靠道：“臣妾今日思谋，又与许敬宗、李义府和任雅相几位爱卿合议，想我朝倘能使吐火罗、嚈哒、波斯等十六个藩属国所置的八个都督府、七十六个州、一百一十个县和一百二十六个军府，都统一于安西都护府治下，那样西域诸国就在我朝掌握之内，则陛下无后顾之忧矣。”

“皇后所言，正合朕意。设州置县，悉由皇后以朕名义处置。”李治听后，欣然应道。

六月中，唐朝征讨大军分别在浿江、辽东、洛阳举行了出征仪式。在这样的场合，武曌自然是以皇后身份，而李治的一举一动都让将士们感到了朝廷的神威。

洛阳城外搭起了阅兵台，由三百多名军乐者组成的乐队分列在高台两侧，演奏着《一戎大定乐》。府兵组成了威严而又严整的方阵，旌旗猎猎，旌麾北向。年轻的司马、别驾们身着银色的、赤色的甲胄，骑着战马列在队伍之前。

午时三刻，李治在皇后、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的陪同下登上检阅台。他俯视着台下的军阵，向伺候在一旁的李荣点了点头。李荣便高声道——

高丽不尊朝制，藐视发令，南侵百济，西犯新罗，倚强凌弱，涂炭生灵。朕欲发兵讨之，昭告天下州郡，以高丽为戒，无犯朝廷……

之后，许敬宗代表皇上向任雅相授旗。

奉诏出征，对卒伍出身的任雅相来说不是第一次。显庆二年，他就曾随右屯卫将军苏定方讨伐过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可不知为什么，这次出征他的心绪很乱，不知是不是因为此次进军方略皆出于武后之手，真应了褚遂良生前所谓的“牝鸡之晨，唯家之索”的民谚。似乎总有一种不

祥的感觉盘绕在他心头，久久无法挥去。

从许敬宗手中接过绣了“唐”字的大旗，任雅相递给身边的掌旗司马。刚一转身，他就看见武曌满脸自信的模样，虽然他从内心钦佩武曌的用兵才能，但又不得不承认“牝鸡司晨”确是一种危险的征兆。

当长号吹出沉闷的号子时，任雅相勒紧马头，向皇上告辞。随后他拨转马头，朝东北方向驰去……

大军出征后不久，就接到了来自边关的战报，说苏定方破高丽军于浿江，连战皆捷，把高丽国都平壤团团围定。

一封封来自前线的捷报，催促王朝的脚步走进了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的春天。尽管风中依然有料峭的寒意，然毕竟是阳气蒸腾的季节，等到二月惊蛰一过，那涌动的春潮就从渭河升起，将关中平原铺出一片新绿。

当初因为皇上有病、由武曌代理朝政的格局，渐渐地演变为君臣习以为常的秩序，大臣们一般都是在洛城殿向皇后奏事，凡属于可以即刻处置的，就由武曌当场定夺；凡属于应该由朝会或集议来确定的，则由武曌面奏李治，由李治出面主持。当然，所有的诏书、敕命、令、制等都以皇上的名义发出。

这一天，武曌在批阅奏章时却常常停下笔来，思绪沿着奏章的文字呈现出空前的活跃。

那是一份已被李治批阅过的奏章，是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卢承庆离京赴任润州刺史前写给朝廷的。他在奏章中述说了自己因调度不周而导致讨伐高丽的大军粮草不济，因此必须负责，此外他还不无痛心地说道——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苟臣唯利君利国而为忠，并无荣辱进退之私忧。

臣闻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臣又闻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

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　，序五种，省农功，谨蓄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三省六部”、“五花判事”，历之弥久，陈陈相因，职而不通。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臣愿陛下明察……

他这不是批评朝廷职责不清么？而且矛头直指的是贞观以来的“五花判事”之制。

看到文末，李治在上面批了一段话——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三省六部”、“五花判事”者，先帝草创，历之两朝，官循其规，民安其制。所谓言改者，乱国之议……

武曌的笔停住了，她的思绪被卢承庆的奏章搅得波澜顿兴。她站起来在殿内踱着步子，一字一句地推敲卢承庆的话语，觉得他提出了一个被大家忽视，或者说渐次忘记的问题。固然“三省”之设，宰辅集议，利于集群之智；“五花判事”，皆执其奏，戒除阿从，鲜有败事。然久而自弛，亦所难免，中书门下，各执己见，岂不误了大事？　职责不清，难免推诿延误。

就说卢承庆吧，如果度支与少府职责清楚，就不会影响前方的粮草转输了。然人们只追人之失，而不思制之过，此一错再错之源啊！

她进一步想，以前长孙无忌等人不正是借“五花判事”之制在废立皇后一事挟持皇上么？若非皇上坚持不退，若非李[redacted]在关键时刻一言九鼎，哪里还会有她今天坐在朝堂上代皇上批阅奏章的机会呢？她转过身来到案头，提笔准备在卢承庆的奏章上留下自己的墨痕，却在举手的那一刻犹豫了。

事关朝制，她不可不慎重。她明白得首先在李治那通过了，才能拿到朝会上庭议。可由谁来说服皇上呢？许敬宗不行，他虽为心腹，然家风不良，皇上早有耳闻；那李义府更不行，他入朝以来贪贿成性，几度犯事，倘非自己庇护，他早就入大理寺狱了。

武曌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再去找司空李[redacted]。只有他出来说话，才可能平息因改制引起的任何风波。她觉得从并州回来这么久了，应该邀他

来东都看看，看看皇上恩准的龙门造像工程进展情况，看看东都可以与西都媲美的山水，顺便还可以把二儿子李贤也带来。

李贤已经七岁了，从长安来的臣下们说到潞王，都夸他聪颖非常；他的乳娘也曾说潞王相貌俊秀，颇似皇后。每次回到长安，李贤都会来问安，举止庄重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和太子李弘相比，他就不那么恋母，皇上与她移驾洛阳时，一次也没有听说他要跟随的话，甚至在大臣们送行时，都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了。

武曌也是个女人，既有着对李治炽热的爱，又有怜子的深情。她开始担心这样生分下去，一旦李贤长大成人，母子间会发生什么。她看得出来，在自己的两个儿子中，李治似乎更加宠爱贤儿，近来他也一直念叨，说许久没有见贤儿了。

武曌这样想着，开口就传了张尚宫……

三月底，洛阳桃花乱落如红雨的日子，李🏠奉诏护送李贤来到洛阳。他只说自己此行就是为了护送潞王，却闭口不提劝解李治改制之事。

事实上，自从接到武曌发自洛阳的密信后，李🏠的心就再也无法平静了，他感到自己再次遭遇了尴尬。如果说当初在废立皇后时他选择了站在武曌一边，是因为那的确是皇上家事，可这一次，武曌则把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甩给了他。显然，皇后邀他来就是为了说服皇上。可对于他来说，做这事简直是如履薄冰。他对武曌的心思揣得很透，她是要借改制来笼络人心，开启一个虽然她没有坐在朝堂上，却胜似临朝决事的格局。

但李🏠作为跟随太宗打江山，又被当朝皇上分外尊崇的老臣，他深知改“三省六部”和“百官”非同小可，牵涉到贞观之风的传承，弄不好，他就会成为离经叛道的贰臣逆贼，下场可能比长孙无忌还要悲惨。

这一切，李治并不知道，他因为见到了可爱的李贤而再一次感到了李🏠的以永终誉。

到达洛阳后的第二天，李治在瑶光殿设宴为李🏠接风。在座的除了他和武曌，还有中书令许敬宗。席间，许敬宗向李🏠说道：“老将军外击突厥，屡建战功；内辅陛下，殚精竭虑，出将入相，功在朝阁；在下

奉皇上口谕，特向老将军敬酒。”

之后，李⬆颤巍巍地来到李治和武曌面前敬酒，说出的话就带了黯然神伤：“知微臣者，谓微臣奉上忠，事亲孝，历三朝未尝有过；不知臣者，谓臣明哲保身，模棱两可。然臣无他，唯以唐室兴衰为挂也。”

李治知道，在废立皇后这件事情上，李⬆是为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所不齿的。但李治心里明白，李⬆没有从他这获得一息私利：“朕明白爱卿,知爱卿忠心，朕就饮了这杯。”

君臣落座后，李治又道：“司空护送潞王有功，朕要重重赏赐。”

李⬆正要推辞，却被武曌拦住：“司空大人就不要推辞了。”

李⬆只有顺势回道：“那臣就谢皇上隆恩。”

一个时辰后，武曌看李治有些累，就对李荣和许敬宗道：“二位先陪陛下回贞观殿，本宫还要向司空大人询问贤儿在长安的情况。”言毕，一干人便分头走了。

到了洛城殿，武曌先下了车驾，来到李⬆的车前叮嘱太监和宫娥道：“老将军年事已高，你们一定要小心才是。”等到太监们扶李⬆下车后，她又亲自搀着李⬆进殿。

李⬆就不免有些诚惶诚恐，连道：“皇后如此，真是折杀老臣了。”

武曌吩咐宫娥上了上好的武当云雾茶，说是醒酒。其实她也知道李⬆久在边关，几杯酒岂能醉了？喝茶不过是说话的引子罢了。

武曌热情地询问着路上的情况，特别还问到关中的春耕可已开始。李⬆都一一做了回答。

“听说大人有一虎孙叫李敬业，在太仆寺做少卿。”武曌不经意地将话题转移。

“谢皇后惦念。敬业年轻，不谙世事，平日里倒是喜欢结交一些文人雅士。”李⬆应道。

“本宫听说有一位叫骆宾王的年轻人很富才情，敬业与他交往甚

多。”

李⽕摇了摇头：“这个……微臣倒没有细问，皇后要见他问一问么？”

“本宫只是随便问问。敬业年轻有为，又喜好结交文士，将来定是前程无量。本宫要在皇上面前举荐！”

李⽕急忙站起来谢道：“敬业年轻，尚需历练一番才会大有出息，谢皇后惦记。”接着，他就把话题转到密信上来了，“皇后书中所言改制之事，臣不甚了了，还请您明示。”

武曌示意宫娥给李⽕续茶，接着身子向前挪了挪，显出几分亲切：“‘三省六部’、‘五花判事’之制设置久矣，本宫欲谏言皇上顺时而改，大人以为可行否？”

李⽕作了一揖道：“微臣想知道皇后是作如何想。”

于是，武曌将多日来所思前后讲述了一遍，然后，就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李⽕表情。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李⽕举起手中的杯子，看着橙黄色的茶汁，心随着袅袅的热气上下翻涌。经历过废立皇后风波，他不是没有看到“三省”权势太重的诟病。但他知道现今在三省任职的，都是皇后的心腹。不要看他们对皇后恭顺非常，可真要削他们手中的权力，未必不会抵制。李⽕呷一口茶，很委婉地将自己的思绪呈现在武曌面前：“皇后所虑，亦臣之所忧。《易》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故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积久成习，不思因革，国之患也。”

听了这些，武曌很是感慨李⽕虽为武将，却通于人文，因而并没有打断他的话，只是很专注地听着。

李⽕见皇后没有打断，便接着道：“然则，此事当循序渐进，未可一曝十寒。”

“本宫愿闻其详。”

“依臣之见，不妨先从更名开始，而职任如故。”李⽕说出了他的想

法。

听到这个后，武曌的眉头不经意间皱了一下：“此岂非名异而实故，与本宫所思相去甚远矣！”

李🏠似乎早已料到武曌会如此说，便微笑着放下手中的杯子道：“臣还有下意呢！自古有‘循名责实’之说，夫《春秋》一卷而注者百家，此乃以议训更其名矣。”

武曌立即明白了李🏠的意思——这职任如故是说给皇上听的，以议训改名，也就是根据新的名称对职责做出诠释，才是问题的要害。

她的眉宇间顿时闪烁着熠熠光彩，觉得李🏠不唯精明，而且是个城府很深的老头，看来褚遂良等人言他“狡黠”之评不虚。但她还是暗地将兴奋藏在了眼睛背后，而出口的话亲切中带了谦恭：“不瞒老将军说，本宫所虑乃陛下因陈旧制，怕乱求稳而已，老将军一席话让本宫眼开一域。如此，还要烦劳老将军向陛下呈明改名之便。”

“这……”李🏠犹豫片刻，终究还是答应了，“微臣遵旨，明日就去拜见皇上。”

“如此便多谢老将军了。”武曌连忙起身。

送走李🏠，武曌在案头边坐了下来，想到再过几天改制之议一旦上了朝会，臣下将会有怎样的心境？许敬宗和李义府又将会怎样想？他们会不会因为“三省”权力变小而心存疑虑呢？

这时，张尚宫进来，轻轻禀告道：“娘娘，时间不早了，该用膳了。”

武曌没有回应，仍然沉浸在李🏠的话语中……

第二十章

情悠悠情深结怨

心郁郁君臣互探

进入龙朔二年，太子李弘就十岁了，这正是人生最烂漫的季节。虽然他初晓人事，但是涉世不深，一切都透着想象和憧憬的青涩。虽说如此，可李弘却过早地告别了童稚的天真，先是四岁被懵懵懂懂地立为太子，接下来刚刚七岁，父皇和母后移驾洛阳，就诏令他监国。现在，虽然随驾到了东都，却总是觉得距父爱和母爱那么近，又那么远。

在洛阳，他进出的区域就是文思殿；陪伴他的是属于长者之列的中书令兼太子宾客许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太子中舍人杨思俭等。他们个个文思斐然，讲起书来口若悬河，可就是少了同龄人之间的天真无碍。

坐在文思殿里看着这些老臣每日走马灯般地围着自己转，中规中矩行臣下礼节，李弘常在心里问自己，不知他们这样到底累不累？反正，他作为太子已经很疲惫了。

他很怀念与李贤一起在长安的日子，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说想说的话，玩想玩的游戏。那时陪伴他的是上官仪，他以通达豁然的风度与太子殿下共处，除了为他们讲书，也为他们出些有趣的游戏取乐。

课听累了，上官仪就要公公们捧一瓯、盂之器物，覆盖某一物件，让他和陪读的李贤竞猜，猜错者罚酒一杯。结果常常是李贤胜出，酒都让他喝了。李贤很聪明，懂得和太子虽为一母同胞，却有着君臣的差异。往往在胜出几局后，他便有意猜错，既维护了太子殿下的面子，又不致兄弟情分失和。

上官仪在一旁看着，就在心底感喟，倘若宫廷永远没有血腥的争斗该多好。太子大概不会知道，他的今天是用多少人头落地换来的。

后来，李弘跟随父皇和母后到了洛阳，李贤却留在了长安。他就感

到了难耐的孤独，常常在梦里看见弟弟，他依旧是那样的聪颖有趣，那样的才思敏捷，那样的知礼明义，显然比三弟李哲强多了。尽管李哲只比李贤小一岁，可他怎么就那样木讷和呆板呢？与他在一起，李弘觉得索然无味。

太阳渐渐地升上洛阳城头，给清晨的殿堂涂上灿灿的金色，有几株桃树的枝头正开着娇艳的桃花，在刚刚吐了绿的嫩叶间迎风绽笑；从高墙外飞来几只紫燕，在桃花丛中嬉戏。

风带着花香飘进厅堂时，李弘的心就无法在书卷上停留了。他的目光追逐着紫燕的身影顾盼。他想着这样的时光，远在长安的李贤在干什么呢？是不是与他一样怀着云树之思呢？还是对天吟诗寄托他的志向呢？

刚刚晋升为中书侍郎的上官仪从外面迅步走来。春风吹起他宽大的袍袖，显示了主人的志得意满。他夹着一卷装裱得十分精致的文稿，一进文思殿就看见李弘正眼望天空发呆，就知道他的心思飞到了宫外。

站在大殿门口，他有意识地咳嗽了两声，才手捧书卷施礼道："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一连喊了两声，李弘才转过神来，望见上官仪手中的卷册，问道："师傅手中是哪家大人的杰作？"

"待微臣展开，殿下就一目了然了。"上官仪笑着，就要在一旁的宫娥展开卷轴。

李弘一看，不禁为它的恢宏气势、绝妙书法而感叹不已："真乃书中上品，文中精作。"

说起来这是龙朔元年的事情，那年重阳节，李弘邀许敬宗、许圉师、上官仪和杨思俭到文思殿后院的亭子饮菊花酒。席间谈及讲书，李弘道："古今嘉文妙品美不胜收，汗牛充栋，然诚如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倘能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岂不可达取精用宏之效？"

在座的几位都以为太子所议不失为功在当朝，利及后人之大计。上官仪更是为太子的妙思而感动，为自己这些年的讲授而欣慰，借着酒

意，他敞开胸襟，驰骋文思道："微臣建议，此书编成后就请太子题名为《瑶山玉彩》如何？"

大家纷纷击节称赞，孰料李弘却连连摆手道："本宫虽习字多年，但毕竟功力不深，还是请父皇题写吧！"

许敬宗犹豫道："陛下的字法自汉魏，直逼'右军'，笔走龙蛇，只是近来陛下龙体欠安，恐怕……"

见此，许圉师在一旁说话了："皇后娘娘的书艺早年颇得褚遂良的好评，她若能题写，最好不过了。"

杨思俭也赞同道："若如此，陛下一定高兴万分。只是这件事情就当请许大人代劳了。"

许敬宗当仁不让，第二天就进宫向皇后禀奏。武曌欣然应允，当即便题好了。

现在，此书的第一卷已装裱一新，李弘就觉得这是自己做太子后办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便感喟道："倘如潞王能看到此书就好了。"

上官仪笑道："殿下总是忘不了长安，潞王殿下早已迁为沛王，而且已于前日到了洛阳。"

闻言，李弘的眼睛立时就亮了，高兴道："真是太好了！本宫这就去看他。"说着，就要向外走。

上官仪上前拦住道："殿下何须着急，微臣刚从陛下那来，皇上与皇后已经恩准，明日沛王就要来拜见殿下了。"

"唉！本宫恨不得马上见到他。"李弘不得已收回脚步。

上官仪觉得李弘的性格中缺少了武曌的独断，却多了李治的宽仁，不知这对他将来承继国脉是不是一种幸运呢？其实他还有一件事情没告诉李弘，李贤之所以能来洛阳，完全是因为皇后欲推动改制，拉了李来说项的缘故。

自长孙无忌"谋反"案发后，上官仪明显地感到在朝堂里势孤力单，他不得不"曲中求伸"。作为太子近臣，他一刻也没有忘记用"贞观"风范

去雕琢李弘的品格，从不提起容易引起武曌警惕的人和事；作为中书侍郎，他谨言慎行，绝不给许敬宗等人提供排斥他出朝堂的机会。这倒不是他刻意去扭曲自己的性格，而是他始终想着长孙无忌那句“好自为之”的嘱托。也许正因为如此，武曌在去年秋天谏言李治晋升他为中书侍郎。

昨日，武曌在洛城殿召见了他，征询对改制的看法，他并没有表示反对。他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只要职任如故，名称无关紧要。

武曌显然对他的表态很满意，他看得出来，她最担心的就是他站出来反对。上官仪在心里想，再聪明的女人，也有疏忽的地方。

怀着这样的复杂心境，他开始了对太子的讲书……

第二天辰时二刻，上官仪与杨思俭陪着李贤到文思殿拜见太子李弘，并且还带来了一位玉面少年。

经年未见，李贤又长高了，习武演阵让他的身体变得更结实了，也让他更加习惯于遵循朝廷的礼仪：“微臣李贤叩见太子殿下。”随着声音落地，在他身边的少年也跟着跪下了。

李弘急忙上前一边扶起李贤，帮他拍打膝盖的尘土，一边说道：“自家兄弟如此繁文缛节，岂不生分？贤弟快快请起。”

但李贤仍然循规蹈矩：“臣弟谢太子殿下。”

扶起李贤，李弘看着他身边的少年问道：“贤弟！这位是……”

李贤拉过少年，眉飞色舞地介绍道：“他是臣弟近来新招的撰修，姓王名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其兄才藻相类，时人谓之‘王氏三棵树’也！”

听李贤如此介绍，王勃急忙上前施礼道：“臣久闻太子殿下才高气雄，今日一见，果然器宇不凡。”

上官仪见三个孩子在一起分外高兴，便向杨思俭使了个脸色，两人悄悄退出殿外：“难得殿下兄弟相聚，我等就不要在旁碍眼了，本官署中还有些事情，就先告辞了。”

杨思俭揖手回礼道："上官大人请自便。"

上官仪走出了一截，却又转回来道："本官有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不知大人想问何事？"

"本官闻听令爱与太子年纪相仿，生得美貌聪颖，不知可否属实？"

"哦！小女也就十岁，只是生于陋室，岂敢言蔽芾甘棠，妄攀龙姿？"

上官仪眉宇间就流出淡淡的笑意："大人鸿运来了。昨日皇后已向陛下谏言，要为太子选妃了。"

"不敢妄攀！不敢妄攀！"杨思俭忙摆手，可心里却是一阵暗喜，果真如此，他也就不用当这个随于显贵之后的舍人了……

望着两位大人离去，李弘孩子的天性终于得以毫无拘束地释放出来，他拿出上官仪送来的《瑶山玉彩》，与李贤和王勃一起赏玩。李贤就为太子做了如此一件大事而十分兴奋，特别是那些灿若珠玑的清词丽句，读得几位少年个个脸上飞彩，眉间溢情。

李贤是个有心的孩子，看着文书相映生辉的《瑶山玉彩》，不由得浮想联翩，顺口说出一番让李弘和王勃大为惊异的话来："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皇兄之举，堪为臣弟之师范。臣弟近听侍讲读范晔所修之《后汉书》，犹觉年代久远，掌故塞道，解之不易，故而有意召集我朝善治经史者加注释疑，不知皇兄意下如何？"

"贤弟才华横溢，鸿鹄志高，相比之下，为兄的《瑶山玉彩》倒显得小篇碎章了。"

李贤忙摆手道："惭愧惭愧，皇兄之言令臣弟无地自容。"

王勃听着两位皇子的话，不便插嘴，待到两人间歇期间，便将话题转到了欣赏武曌的题笺上来："皇后娘娘的字源于欧阳询，神却在褚遂良，点画之间柔中透刚，若非有皇后玉玺，真是男子英气多于巾帼阴柔。"

但这番话却没有从李弘兄弟那获得回应，他不免显得尴尬，忙道："微臣妄言，不知天高地厚，还请殿下恕罪。"

世间有许多共鸣只在心头震颤，并不都溢于言表。无论是李弘还是李贤，都不得不惊异王勃论字知人的敏锐。在他们的心中，母亲正是这样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皇后，可敬却无法亲近。从记事时起，他们就很少与母后待在一起，他们对乳娘的亲近远胜于生母。偶尔被母亲传到身边，也只是唯唯诺诺地听母亲训讲罢了。久而久之，母子之间倒不如父子之间亲近了。

这些话，他们不仅不能对王勃讲，就是兄弟之间也只是心照不宣。

接下来的几天，周王李哲也加入到兄弟相聚的行列中来了。他虽然在才气方面差了许多，但玩兴很浓，且常会想出许多游戏来。几天下来，孩子间的那些该说的话都说了，接下来干什么，他们却不知所从。

这一天，弟兄几人都觉得宫里生活无味，正不知如何打发时间，李哲便说话了："二位皇兄整日在宫中苦读，焉知洛阳城中有不少好去处。在承福坊就有一家斗鸡场，煞是有趣，不知二位皇兄可有兴趣一观？"

"你焉何知道有此游戏？"李弘疑惑地问道。

李哲的耳根子顿时红了，口里支吾道："臣弟也是听太监们说的。"

"太监们敢向你禀奏此事么？必是你趁机出宫，寻访到彼处作乐。你若实话实说则罢了，倘是支吾其词，我便禀奏母后。"李贤不相信。

"什么事都瞒不过皇兄。"李哲苦笑着将自己如何化装被太监带出宫外，观看斗鸡的事一一陈来。王勃在一边听了，解释道："眼下长安、洛阳斗鸡之风甚盛。朝廷并未严令禁止，微臣还听说有些州郡还筹办斗鸡赛，周王殿下偶尔出宫亦无大错。"

"照你如此说，我等亦可出宫看看。"李贤说着，看了看李弘，见他也心有所动，便问道，"明日我们兄弟也化装出去走走如何？"

李弘还是有些犹豫："此事倘被父皇、母后得知……"

李哲忙接上李弘的话道："你我兄弟不说，谁又敢多生口舌？"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李弘扮作富家子弟，只带了两个太监便悄悄出了城，来到重福门外，李贤、李哲各带了两名便装卫士在那里等候。加上王勃，一行竟有十人之多。

一干人进了重福坊门，就看见一家店铺门前聚满了人，那正是洛阳城中最大的斗鸡场。那鸡场所养的斗鸡个个如狼似虎，非置对方于死地才肯放手，真是斗者心弦紧绷，观者心惊肉跳。

店主人见来者气度不凡，知是非常人家子弟，急忙上前，觍着笑脸道："几位少爷到了，是要喝茶，还是斗鸡？"

李弘便向王勃使了个眼色，他连忙上前说道："店家，请问你这可有上好的斗鸡场？"

"少爷是要斗鸡啊！有，有！请随小人到后院。"店家抬手示意往里面请。

几个人来到后院，但见一只只鸡都在鸡栅里养着，看上去精瘦挺拔，身体轻巧，脖子上毛很稀，店家介绍说那是斗鸡时留下的痕迹。鸡群见有人来，一个个羽毛倒竖，脖子长伸，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势。

李弘对李贤和李哲道："你俩先斗一场，为兄看看再说。"

于是，李哲的眉宇间就表现出轻车熟路的架势，将李贤让在前面："这栅中有一只黑鸡和一只锦红鸡，二哥想要哪一只？"

李贤仔细看了看黑鸡，身材虽然瘦小，眼里却露出道道凶光，遂选了它。两人各自押了银子，又选了两位宿卫做持鸡手，来到院中决斗池内。双方各自放出手中的斗鸡，一场厮杀便宣告开始了。

两只鸡在池内相互对视，又转了两圈，各自寻找攻击对方的机会。那黑鸡似乎很胆怯的样子，锦红鸡则十分亢奋，不断地发起进攻，可每一次都被黑鸡躲过。正在锦红鸡志得意满间，不料黑鸡忽地转过头来，咬住了它扬起的脖子死死不放，锦红鸡摇头摆尾，试图甩掉对方，可终不能得手。再看看下面，四只爪子交织在一起，接连翻了几次，仍然撕扯不开。眼看着锦红鸡的脖子上鲜血直淌，它瞅着机会就扇动翅膀逃之夭夭了，黑鸡也不追赶，低下头吃持鸡手送来的豆子。

眼看选中的鸡败下阵来，李哲的脸色顿时通红，连道要再行决斗，如果连输三局，他甘拜下风。李贤却并不赌气，他雍容大度，干脆将李哲让在前面。结果两局下来，锦红鸡落荒而逃。

李哲很沮丧地要宿卫把银子给李贤，他却谢绝了："斗鸡原为娱乐而已，三弟何须认真？三弟若是真有兴趣，就去邀大哥应战。"

听了这话，李哲心想，失之桑榆，也许能收之东隅，便来到李弘面前叫阵："大哥焉何旁观，何不与小弟来斗一场？"

这一阵厮杀看得李弘眼急心跳，目光来回在两只鸡身上徘徊，甚至觉得自己的眼睛都不够用。然而，一旦偃旗息鼓，他的心却掠过莫名的悲凉，眼前的残酷、惨烈与宫廷争斗有何两样，不都是要把对方赶尽杀绝么？他忽然就对斗鸡生了不尽的厌恶。

他不愿意扫了两位兄弟的兴致，找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搪塞："今日我们本就是暗中出城，时候不早了，上官大人若是久不见我，势必惊动父皇和母后的。"

"兄长所言正是。"李贤点了点头，转脸又对李哲道，"你的银子就奉献出来，我们觅一家酒馆浅酌几杯如何？"于是众人向店家付过钱便出了门。

他们向前走了不到百步，只见一家店铺门前酒旗飘飘，酒香弥漫，大家便在店小二引导下上了二楼，拣一处僻静的雅间坐了。

店家将上好的菜肴和酒酿端上来，李弘以兄长的身份举起酒杯道："春风煦煦，春阳暖暖，难得你我兄弟相聚，为兄先敬各位一杯。"言罢，他仰起脖子先饮了。接着，李贤、李哲、王勃等相继敬酒。

然后，李贤看了看从斗鸡场到酒家都没有话的王勃道："人道王撰修六岁解属文，九岁读颜氏汉书，十岁包综六经，至于为诗为文，更是七步成诵，大有曹子建之风。今日相聚，就以斗鸡为题，若触目成文，我当重赏。"

王勃喝了些酒，印堂红光闪闪，双目迷离其神，也不谦恭推让，站起来先向李弘等人行了礼，转身高声道："不瞒诸位，在下今日确有奇

思，戏为《檄周王鸡》。”说着，他来到座前，摇头晃脑地诵起来。

观之愈切，状之愈真，一篇檄文，将斗鸡的激烈、现场的紧张、斗者的全神贯注、观者的人心起伏，描绘得荡气回肠。尤其是对两只鸡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

首先，它在李弘的心底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个王勃哪里是在写鸡，分明是以物喻人，言世道艰危之理啊！哎！李弘在心里惊呼，莫非他刚在斗鸡场上看穿了本宫的心理。

而李贤更是惊于王勃的才思泉涌。他岂止七步为诗，简直就是温酒属文。李贤不仅暗喜自己结交了一位才俊，还听出了王勃文章的弦外之音，向来喜听史事的他对王朝的兴替耳熟能详，便携着王勃的衣袖竟然趁着酒意把剑起舞了……

唯有李哲很不以为然，觉得两位兄长过于敏感，认为现今父皇、母后理政，天下太平，何须杞人忧天。

看着天色不早了，李弘说道：“我等出来有些时辰了，现在日色西斜，还是赶快回宫去吧。”

众人这才刹住兴头，各自回去了。

李弘回到文思殿，果然上官仪焦急地站在殿门前向远处眺望。看见太子，他顾不得行君臣之礼，急匆匆问道：“殿下这半日去何处了？”及至细看，上官仪发现李弘两颊绯红，便更吃惊，又问道，“殿下喝酒了?”

李弘点了点头，只觉得疲倦得厉害，竟然伏在案头呼呼睡去了。

上官仪无奈地摇了摇头，命宫娥给太子盖上锦被，自己一人苦思冥想该怎样应对皇上的追问。

唉！为师难，为皇家师者犹难。

当日相安无事，第二天一大早，李荣慌慌张张地赶来传皇上口谕，宣太子到洛城殿觐见。上官仪一听，就知道昨日的事情已经败露，便对太子道：“都是微臣失职，现在陛下与皇后尚在气头上，还请殿下小心应对才是。”

李弘一进洛城殿，发现李贤、李哲灰溜溜地站在那里，便小心翼翼地上前道："儿臣参见父皇、母后。"

李治铁青着脸道："太子尚知有父皇、母后么？你等竟然化装出宫，去斗鸡场游乐，这成何体统？"

李弘偷偷打量了武曌的脸色，只见她凤眼冰冷，便先自怵了，说话就显得畏畏缩缩："二弟初到东都，儿臣就想带他出去看看。还请父皇看在他年幼的分上饶恕这次吧，千错万错都是儿臣的错。"

"太子殿下倒很仗义啊！"武曌鼻翼间"哼"了一声，回身拿起案头的一卷绢帛道，"看看！你等都干了些什么事！"

李弘从地上捡起文稿一看，天哪！这不是王勃昨日吟诵的《檄周王鸡》么？原以为他只是顺口说说，却不料他竟然书成文稿，此岂非自招其祸么？

李弘并不知道，在重福门外分手后，李贤对王勃的文章依然萦萦于怀，要他赋墨为稿，连夜拿给了司空李⬆看。

李⬆将文章前后浏览了一遍，不禁为这些皇家子弟的纨绔放荡而吃惊，等李贤一走，他立即进了宫，将《檄周王鸡》呈给武曌。

"玩物丧志，国之大患。前朝炀帝，荒淫无度而丧国，昔滕王元婴，燕饮歌舞，狎昵厮养；巡省部内，从民借狗求罝，所过为害；以丸弹人，观其走避则乐而丧节。皇后不可不明察。"李⬆说得很沉重，也很痛心。

武曌也很吃惊，她原以为让兄弟相聚，以增进脉亲之缘，孰料惹出这样一场闹剧，她立即觉得这是做母亲的失责，拿着文章就到武成殿见李治。

武曌看了看坐在身旁生气的李治道："你等皆为大唐贵胄，身系国脉，竟不能待己严以周，依本宫观之，大唐国脉迟早要断于你等之手！"

李弘此刻已不敢再做任何辩解，低着头一任武曌训斥。李贤却对母后的话不以为然，加之他与武曌分多聚少，就有些口无遮拦了："母后

言重了。儿臣不过是偶尔出城嬉戏，王撰修的文章也不过一篇戏文，岂能为乱国政呢？”

“放肆！”武曌愤怒地斥责道，“你竟敢如此与本宫说话？”

李治亦大声斥责道：“小小年纪，目无尊长，你还不跪下？”

李贤拧着脖颈极不情愿地跪倒在地，侧目去看李哲，他已吓得浑身颤抖，也跟着自己跪下，口里却道：“儿臣年幼无知，都是皇兄唆使之故，还请父皇、母后宽恕。”

“哼！你就这点出息，将来也就是个……”李贤在心里瞧不起李哲。

武曌正要再行严斥，李荣进来禀奏道：“陛下，娘娘，司空李⬆大人求见。”

“本宫正要问他事呢，宣他进来！”武曌想也没想就应道。

李⬆一进门就觉得气氛紧张，明白都是那篇文章掀起的风波。此刻，他也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自悔。他们都还是孩子，若非那个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王勃唆使，焉有今日陛下、皇后殿堂训子？

他整了整衣冠，向李治和武曌陈奏了对此事的看法：“依微臣观之，三位殿下乃交友不慎之失，因此殿下可教而王勃其罪需惩。”

“哦？”李治有些疑惑，问道，“王勃何许人也？”

李⬆应道：“据臣所知，王勃其祖乃隋末大儒王通，其父王福畤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他自诩神童，常于人前显才夸能，实为纨绔不羁之徒。”

“都是些小聪明。走狗斗鸡，皆玩物丧志之为，偶尔有之，殊可宽谅。可你看看，这王勃都写了些什么！”

李治这么一说，李贤急了，顾不上自己正在受责备，站起来道：“父皇！王勃才气逼人，精通经史，然绝非纨绔之徒，还请父皇明察！”说罢，李贤转过身来，看李⬆的目光就带了恼怒和失望，“本王因你德高望重，在西都多有信任，才将文章送你观看，孰料司空竟然借此邀功争宠，于此不难见司空为人，难怪为长孙无忌所不齿。”

李⽜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殿下误会老臣了，老臣……"

李贤满眼的不屑："心虚了吧？哼……口是心非。"

李⽜没有想到遭到一个孩子的抢白，特别是提到了长孙无忌，让他很久以来就不安的心绪愈益烦乱，竟然一时语塞，想不出应对的辞藻。

这时候，就听武曌大喊了一声："还不跪下！你眼中还有父皇么？"

"儿臣不敢。"李贤应声而倒，再次跪在李治的面前。

《檄周王鸡》的内容大致是站在沛王一边，抨击周王的鸡，武曌浏览一遍后，说话的声音更加严厉了："此等扬才夸词之作，岂非离间诸王？来人！传皇上口谕，将王勃逐出沛王府，永不许再入。"

"母后！"李贤的泪水伴随着呼唤而下，"斗鸡檄文，皆王勃尊儿臣之嘱而作。儿臣纵欲任性，轻于修为，罪该万死，求母后严责儿臣，千万不要将王勃逐出王府！"

"父皇！儿臣知错了……求父皇饶了王勃。"

望着儿子满脸的泪水，听着不绝于耳的声声祈求，李治的心软了，他很为难地看了武曌一眼道："贤儿既已知错，皇后不妨……"

"前人尚知'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需早教，勿失机也'的道理，陛下岂可姑息怜悯，助长错谬。"说罢，武曌不再理会李治，朝着仍然滞留在殿中的李荣发火了，"你如何迟滞不行，是等本宫要了你的头么？"

李贤明白一切都无法挽回，便朝着李荣退去的背影大喊。武曌"哼"了一声道："喊什么？本宫还未问你等之罪呢！"说着，她传在外面伺候的张尚宫进来，命她传话给许敬宗、上官仪，叫他们对李弘严加管教，令其面壁思过。

张尚宫唯唯诺诺退出后，武曌又对李⽜道："司空离开洛阳时，请带沛王回长安，本宫不想再看到她。至于李哲，本宫念其年幼，暂免处罚，于今以后，不许再出宫一步。"

李⽜完全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他更没有想到，武曌会置

李治的旨意于不顾。背着皇后，他暗地打量，看到了皇上的无奈和难堪。

李🏠忽然就有了一种无以言状的惶恐和忧虑：这些日子以来，自己朝上朝下劝说皇上接受皇后改制的谏言，究竟对其一生护卫的大唐社稷是功乎，还是罪乎？

不管怎么说，李治在李🏠、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鼓动下，允准了改制的谏言，并同意将之提交朝会廷议。

李治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他很清楚许敬宗、李义府皆是皇后引荐的人，而且那许敬宗对皇后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有排危解难之恩，至于李义府，数次犯事都是皇后说情免于处罚的。而上官仪就不一样了，他早年追随太宗，后来又一直任秘书少监，受于志宁、张形成等影响颇深；又长期担任太子侍讲、中书侍郎，许多诏书都是他亲手起草的。所以，他希望上官仪能够在改制一事上陈述利害，疏导群臣。

可朝会上，上官仪不仅没有对改制提出异议，反而与许敬宗、李义府、许圉师等人一起鼓动、赞同，李治就大惑不解了。一场酝酿了几个月的改制，终于在龙朔二年春的朝会上最终勘定。

李治当场颁诏改百官之名，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九寺、七监、十六卫，皆以义训更其名，而职任如故。

朝会在“陛下圣明”的呼声中散去，在大臣们各自回署中时，李治留下上官仪到武成殿问话。

屏退左右，李治要李荣掩上殿门，直截了当地问上官仪道：“爱卿真以为改制乃因革之策么？”

上官仪沉吟片刻后说道：“微臣唯陛下旨意是从，既然陛下诏命改之，微臣当遵旨起草诏书，颁行天下。”

李治叹了一口气：“朕留下爱卿，就是要你据实告之，孰料爱卿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甚失朕望。”

上官仪连忙解释道："陛下，非微臣言不及义，实因为改制乃存亡继绝之大计，陛下、皇后皆有明示，微臣诚恐一言出口，引祸着身，殃及上官一族三百余口。微臣罪莫大焉，还请陛下恕罪。"

李治一叹，在榻上坐下，不无伤情地说道："朕至今犹记，永徽之初，朕大开言路，每日坐朝问事，百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逆耳诤谏者相望于道，金玉忠言者前后连属，进言献策者络绎不绝，何以今日却少闻金声玉振之说，更无剖心放胆之人，朕真愧于先帝也。"

上官仪分明看见李治的眼睛湿润了，不由得怦然心动。他虽然猜不透李治对此大动官名究竟有多少歧见，可他能从皇上沉重的叹息中感到许多无奈。也许他只是对皇后干政心生怨气；也许他从一官一职的演变中感到了隐约的危机。上官仪摸不透李治所想，所以仍然选择了以退为进来回应皇上的忧叹："百官改名，木已成舟。微臣所虑者，山雨欲来而风起于青萍之末，秋气未至而萌发于枝叶之落。所谓蝼蚁之穴，溃堤千里，陛下不可不察。"

李治看了看外面，静无人声，遂对上官仪道："爱卿可否一一告朕？"

"恕臣直言，自褚大人与长孙大人案发以来，朝堂中有多少人出自陛下选任？"上官仪压低声音，还是觉得话说得太露骨，又转了语气道，"陛下不妨详查，许大人以逢迎阿谀为能事，岂能有真言上奏陛下？李义府贪财好礼，岂能荐有识之士于朝堂？臣所虑者，彼等蒙蔽皇后，罢贤人而亲不肖，则为患大矣。"

李治忧虑道："那依爱卿之见，朕罢了他们的官如何？"

"不可！"上官仪决然地摇了摇头，"自李义府任吏部尚书以来，朝堂侍郎、长史及以下官员皆系许大人和李大人引荐，如今已成气候；且他们于皇后处专奏顺耳溢美之词，陛下若大动干戈，必致皇后于尴尬之地。"

"那依爱卿之见，朕当何以处之？"

"臣闻，王者之制，选贤以任能，量才而授官。于今之计，必自选忠义贤能之士，如此，则贤者进而不肖者退，朝纲之振指日可待矣。"上官仪沉默良久，又说道，"有两位良才，不知陛下尚记得否？"

“不知爱卿所指何人？”

“一位乃当年的长安令裴行俭，现在西州都督府任上已多年。臣闻裴大人恪尽职守，铨品人物，将材文雄。壮容伟绩，凛然英风。现西州都督唐休璟新薨，西州无人主持大计，陛下何不委以重任呢？”

“那另一位是谁呢？”

“这另一位……即是前任侍中、今庭州刺史来济大人。恕臣直言，长孙一案中，他遭逢池鱼之殃，在庭州任内，来大人廉明清正，官声甚佳。”

这番话让李治陷入沉思，现在想起来，两年前将百司奏事之权交与武曌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以致前几日处罚李弘兄弟时，武曌竟然当着李🏠的面置自己的口谕于不顾。今日如此，他日终将若何？尽管上官仪话很曲折，但他听出了其中的意思。可他一想到皇后，就有些发愁了：“朕又如何能忘记他们呢？裴行俭尚好说，来济在长孙一案中陷入太深，朕若起用，不唯皇后厌之，朝野必起风波。别的不说，三省宰辅那就是一关。”

上官仪觉得皇上的话很有道理，如今三省不就是许敬宗、李义府和任雅相几人么？纵然任雅相无歧见，许敬宗、李义府必鼓动皇后出面阻止。

李治也有自己的想法。裴行俭自到西州后，不再与长孙无忌有染，因此他已决计以西域事急为由，任命裴行俭为西州都督府都督。这样，他久在边关，皇后倒也去了心病。至于来济，他还是要先放一放：“远的先且缓图，当下朕先擢升爱卿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微臣谢陛下隆恩。不过，依臣之见，陛下还是与皇后商议后再定夺。”上官仪目光很专注，但话语很平静，“当初命百司奏事，皆由皇后署理，乃陛下朝会上宣示的旨意，现今陛下绕过皇后，必致朝野猜度，人心离散；再者，李义府大人乃吏部尚书，主持选举，亦当由他提交朝会才合制。”

李治不能不为上官仪虑事周密而感叹，君臣之间油然地就有了一种默契。在上官仪即将离开武成殿时，李治破例送到了殿门口：“今日之谈，君臣机密，爱卿勿示他人。”

上官仪庄重地向李治施了一礼道："请陛下放心，臣明白。"

走上司马道，上官仪忽然觉得自己的脊梁冰凉冰凉的。回看武成殿，在二月的阴云中显出几分凝重。他清楚，今天自己所说的一切对以后的日子意味着什么？他反复思索了刚才与皇上说的每一个句子，在确认没有任何可以授人以柄的纰漏后，才迈开了步子回署中。

他刚刚迈进公署的大门，就发现许敬宗正在与许圉师在厅堂说话。

这个许圉师说起来也是老臣，有才干，善艺文。显庆二年以来，就迁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显庆三年，因为修宫廷实录有功，而被朝廷封赐为平恩县男。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任上，他虽然从情感上对皇上废王皇后颇不赞成，却从未在朝堂上表露过。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也从不显山露水。长孙无忌案发后，他因无牵连而为皇上与皇后所看重。李治对他的评价是"此人无异心，少是非"。武曌则欣赏他的木讷，只有许敬宗一直怀疑他与长孙无忌暗中有牵连，却苦于没有证据。

这两个平日在朝堂上貌合神离的人坐在一起，绝非要说什么贴己话，一定是朝廷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见状，上官仪忙上前向许圉师行礼："侍中大人今日怎么有空过中书省来了？"

许圉师回答道："大人有所不知，边关来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任雅相大人在征高丽途中溘然殒薨，老夫前来与许大人相商，该如何向陛下陈奏。"

上官仪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顿时无言了。他了解任雅相，因奉诏而违心地与李[redacted]等一起查长孙无忌"谋反"案，在兵部任上，他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多少次，他在与上官仪饮酒时，常常在进入醉乡后而捶胸自悔："目睹无中生有，诬良为奸，重臣惨死而回天无力，本官羞在相位啊！""太尉冤枉，不知几时方能洗雪啊！"……

他后来之所以接受任浿江道总管的旨意，也正是要摆脱这难以释怀的心理重负。行前，他曾经对上官仪说，与其在朝廷这样负疚地活着，倒不如投身疆场，纵马革裹尸，亦无悔矣。

孰料此一去竟成永诀。

这消息让上官仪心中泛起阵阵酸涩，哽咽道："据兵部丞、令说，任相为将，从未奏亲戚故吏从军，凡卫府缺员，皆移所司补授，实属难得。"

许圉师对此话深表赞同，声音也有些喑哑："上官大人所言，正是任相光明磊落之处。老夫听说他常谓家人曰，官无大小，皆国家公器，岂可徇便其私。"

上官仪接着道："故而，任相统兵出征，士卒无不奋勇当先。无他，服其公也。"

许敬宗在旁听两人一唱一和，心中就有些不大舒服，似乎这话里都带着对他的讽刺。可为了一个逝去的魂灵，他也不便发作，于是就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敷衍："所谓盖棺定论。任相一生，足为楷模，吾等还是速速禀奏陛下得知为上。"

"下官看还是分头行事为妥，中书令大人禀奏皇后得知，侍中大人禀奏陛下知道，下官就等着听命于两位大人，拟诏昭告朝野吧！"上官仪眼睛转了转道。

闻言，许敬宗侧目打量了一下这位在中书省的副手，脸色有些扑朔迷离。自长孙无忌"谋反"案发后，他整个就变了一个人，随和、通达，有时候装糊涂，有时候又很圆滑，再也没有听到他在朝堂上为那几人辩冤了。官做到这个分上，也算明白了……

隔日的朝会上，李治在听到任雅相殒薨的禀奏后，流泪不止，当朝要上官仪拟定诏书，由吏部、礼部、鸿胪寺筹办，命慈恩寺、感业寺的僧尼于长安通化门外做法，迎接任雅相的灵柩回长安；并命同州刺史前往渭南任府宣示圣意，抚慰妻女。

接下来，应该是上官仪出列上呈改制的诏书了。可他刚刚举起手中的笏板，却看见李荣匆匆走到李治的身边耳语几句，就见皇上的脸色变了，立时对殿上的文武大臣说道："今日朝会就到这里，退朝！"言罢，他就带着李荣径自离开了。大臣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轿舆疾疾奔走，李治犹感太慢，不断地要李荣催促加快脚步。

当李荣将武曌胎气下沉的消息告诉李治时，他的心顿时乱了，再也无法坐在朝堂上听取大臣们的陈奏。有什么比武曌腹中的龙种更重要呢？自从感业寺回到宫中，这已经是她怀的第四个龙子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对她的爱胜过了宫中的任何嫔妃，而对她的任性和骄矜也给了一个大唐王朝至尊的男人才可能有的宽怀和理解："唉！好端端的，如何就忽然动了胎气呢？"

一路上，他反复寻找着致病的原因，却不得要领，便不禁埋怨起武曌的疏忽来。难道她不知道腹中怀着朕的龙子么？为什么还要强撑着身子批阅那么多的奏章呢？可他转念一想，这能怪她么？她不是为了替朕分忧么？

李治摇了摇头，打断了思路，问轿外的李荣道："到了么？"

"到了。"李荣一边回应，一边吩咐太监们落轿。

李治下了轿，顾不得太监们"陛下驾到"的传呼，口里喊着"皇后安在？皇后安在？"便进了洛城殿。几名太医看见皇上，纷纷赶来参见。李治甚至连"平身"都顾不得说，只一个劲地问道："皇后怎么样了？皇后怎么样了？"

没等太医回答，他干脆进了内室。只见武曌脸色苍白，一改昔日的俏丽和绰约，疲倦地靠在榻上。她看见皇上进来，挣扎着要起身，却被李治一把按住了："皇后！千万不要轻动。"

"陛下！臣妾……"

"皇后什么都不要说了，朕现今所盼，皆在你母子平安。"

"都是臣妾不小心，动了……"

"唉！是朕整日忙于琐事，忽略了皇后有孕在身。"李治早已将前几日因太子与诸王而发生的龃龉忘记了，生出了沉沉的负疚。

这种情绪武曌一一看在眼里，他了解李治的性格，他无法在自己的面前保持帝王的矜持。

说了一会儿温存话，李治又来到外室，问太医道："究竟什么原因致皇后胎气下沉？"

“陛下，微臣切皇后脉象，之中有阻隔凝滞之象。此乃气为邪阻，气机不畅。或情志拂逆，气机郁滞，则气不能畅达以鼓荡血脉；气机不畅，阳气不得敷布之故。”说到这里，淳于太医令顿了顿，“臣冒死问陛下，近来可有何事致皇后情志不舒么？”

李治想了想道：“皇后平日性情疏达，胸襟宽阔，当无气郁之机。”

淳于太医令沉默片刻说：“恕臣直言。隋人巢元方所著之《诸病源候论·气病诸候·结气候》指出：‘结气病者，忧思所生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气留而不行，故结于内。’臣反复思忖，此乃致胎气下沉之诱因。”

李治很清楚，皇后的病根就在诸子出城斗鸡上，而当时他试图宽恕儿子，也使她很失望。但这些话他又不能当着太医的面讲，于是就顺势道：“朕明白了，你等就以气郁疗治，不可疏忽。”

“微臣遵旨！微臣已为皇后开了一剂安气保胎的药，已命太医丞亲自调配去了。”

“你等不可擅离职守，否则，朕唯你是问。”

……

回到内室，与武曌相向凝视，李治发现她明显消瘦了，眼睛周围都有了一圈“眼晕”，衬托得两颊失去了往日的润泽。唉！她每日拖着有孕的身子还要听百司奏事，批阅奏章，不断就国政大事向自己建言，让他一想起来就很不落忍：“唉！都是太子和贤儿行为有失检点，惹得皇后气志不畅，此朕之过也。”

武曌凄然一笑道：“皇上也不要自责，臣妾所气者，在他们不知自励自强。魏徵有言，‘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纵欲极乐，亡国之兆；臣妾所悲者，乃他们皆臣妾所生，唯十月怀胎之艰，分娩之痛，乃知不成器之苦；臣妾所忧者，乃在他们都是皇家血脉，倘不凿磨，只恐毁了社稷。”

武曌的眼圈有些发红，看上去泪光盈盈的，浸得李治的心软了：“诸子虽系皇后所生，实乃朕之龙子，朕必不放纵姑息，当命少

师、少傅、詹事，尽职尽心，勿可懈怠。朕也当时时耳提面命，苦其心志。”

武曌欠了欠身子道：“臣妾谢陛下。”

看着武曌破涕为笑，李治忽而觉得原来准备好的许多话都说不出口了。他不好意思找借口收回她听百司奏事的权力，更无法中断她坐在洛城殿批阅奏章之习惯。他甚至想，在武成殿与上官仪的那番谈话是不是自己太多心，太狐疑了，辜负了皇后的一片真情……

第二十一章

许左相事发田猎

来刺史身殉疆场

龙朔二年六月十五日的太阳刚刚跃上嵩山顶的时候，便从洛城殿中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李治的第八个儿子、武曌的第四个儿子呱呱坠地了。

阵痛是从昨夜亥时开始的，当时李治正在武成殿中翻阅武曌此前批阅的奏章，李荣将张尚宫传来的消息禀奏后，他就再也无心品读那些充满智慧的文字了。他把这些文字引发的思绪抛在一边，就要前往洛城殿。李荣见此上前劝道："太医令早已带了几名'宫直'在'产阁'照顾，陛下在殿中等待消息即是。"

"皇后为朝事殚精竭虑，替朕分忧。当此之际，朕岂可置之不顾。速备轿舆，勿复多言。"李治不容置疑地说道。

武曌毕竟三十八岁了，加之先前为太子放纵不羁而致"流产"先兆，因服了保胎药剂，阵痛虽早，可婴儿却迟迟不能降生。皇上的到来，让太医令和"宫直"们的心悬在了空中，生怕有个闪失，招来杀身之祸。太医令叮嘱"宫直"们要小心谨慎，不可有一息疏忽。

李治深知太医们心中的紧张，以抚慰的语气道："朕觉得在这里坐着距皇后近些，你等不必胆怯，依医理处置即可。"

众人一听，心稍有宽解，但气氛依旧紧张。

李治先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产阁"，到黎明时终于扛不住，沉沉地入了梦乡。在梦中他看到从嵩山顶上升起的太阳，巨大如轮，金光万丈，将洛城殿上空的云彩照耀得五彩缤纷。霞光中，几名仙子捧着一个男婴袅袅婷婷地下界，直向自己的胸怀扑来。他伸开双臂正要拥抱，却被婴儿的啼哭唤醒了，忙问身边的太医令道："皇后怎么样了？皇儿怎么样了？"

未及太医回答，张尚宫欣喜地上前禀奏道："陛下！是个皇子。"

李治又问："朕可否进去看看？"

太医令道："皇后、皇子平安，陛下可近前亲近。"

李治进了"产阁"，"宫直"们正用温水绢巾为武曌擦拭汗水。刚刚降生的婴儿哭过之后，已酣然入睡了。李治从"宫直"手中接过绢巾，轻轻地拂过武曌的额头，她苍白的脸上就溢出了开心的笑意："谢陛下。陛下双目布满血丝，臣妾甚是不安。"

李治将绢巾交给"宫直"道："你等且先退下，朕有话与皇后说。"

待左右退出后，李治低下头，忘情地吻着武曌的额头："皇后受苦了！"

武曌抚摸着李治的脸颊，话里就多了疼爱："皇儿眉眼可像陛下呢！"

李治应道："朕希望他多些皇后的刚烈，将来好撑起大唐国鼎。"

武曌笑了笑道："还是先请陛下为皇儿起个名字吧！"

李治站起来在"产阁"里踱了一圈，又瞅了瞅熟睡的婴儿，将梦中所见说与武曌听，之后便道："皇子出生，应了朕的梦境，皇儿就起名旭轮吧！"

武曌也欣然同意："陛下！此名乃兆我大唐如旭日临海，蒸蒸日上。"

李治俯下身子，抱起婴儿就要亲，却被武曌拦住道："陛下的美髯虽好，可旭轮细皮嫩肉，何以受得了呢？"

李治闻言哈哈大笑，惊醒了怀中的婴儿，啼哭声惊动了值守的"宫直"："殿下一定是饿了，微臣这就抱他喂乳去。"

即使躺在产床上，武曌还是记挂着改制之事。李治告诉她诏书尚未发出，武曌便道："此事久拖无益，还望陛下当机立断，将诏书发出去。"

“此事朕已了然于胸，皇后不必担心，只是这三台宰辅，朕尚要斟酌。”李治又道。

“不知陛下欲选哪位爱卿？”

“朕意，左相可委与许圉师，右相么，眼下只能是许敬宗兼之，待有合适人选之后再行调配。”

“那李义府呢？”

皇后提起李义府，原在李治预料之中，在他们刚刚说起改制之时，他就想好了说辞：“李爱卿主持选举，政绩颇佳，现已是同东西台门下三品。朕意等许敬宗转为太子少师后，他再来做右相。”

闻言，武曌满意地点了点头：“陛下所虑甚周，让他等等无妨。”

见皇后心情不错，李治趁机就提出了两个人，一个是上官仪，一个是裴行俭。武曌沉默了一会儿道：“上官仪多年来在中书省代陛下拟诏，用功甚勤。臣妾看过他拟的《黜梁王忠为庶人诏》，行文简约，言辞犀利；尽管李义府曾报他与长孙无忌“谋反”案有染，然依臣妾观之，此人练达通畅，才思过人，尚可为我所用。不如就任他为西台少常伯、同东西台门下三品，仍兼太子少傅如何？”

“皇后所言，正合朕意。许圉师虽为左相，然则处事寡断柔和，若以上官仪补之，则三台相谐，贤者同力，朕也少操诸多心。”李治脸上露出不经意的惬意。

“至于裴行俭么……”武曌有些犹豫。

“裴行俭早年曾随褚遂良非议皇后，朕贬之出京，以儆效尤。他到任后克己自省，知错而改，协助都督唐休璟戍边保境，功业卓著。现西州都督唐休璟病故，任位空虚，朕恐为突厥所图。故欲任他为西州都督，久驻边城，无须回朝。”李治解释道。

武曌的脸色就释然了，忙道：“臣妾替陛下听百司奏事，岂是心胸狭窄之人。量才荐官，选贤任能，非唯陛下治国之要，亦臣妾治所秉持也。裴行俭改过自新，然尚需历练，臣妾之意，让其代行都督之职，以观品效，再起用不迟。”

“如此甚好！朕明日朝会上就让上官仪拟诏。”

李治虽一夜未眠，可皇子的诞生，就任吏与皇后交谈的融洽使他精神焕发，忘记了疲倦。一回到武成殿，他就召见了上官仪，安排了对三台宰相和裴行俭的任命。

上官仪走在司马道上的脚步轻快而又迅捷，对自己的任命在皇后那没有任何障碍他并没有感到意外，这些年的韬光养晦足以消除皇后对他的疑虑，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皇上信守他们之间的秘密，给皇上重新独尊以时间和机遇；令他感到意外的倒是皇后对裴行俭看法的转变，他忽然对以往关于皇后的旧见产生了瞬间动摇——难道是自己的感觉错了？不！他现在已经顾不得对这些进行深究了，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万里之外的裴行俭。

“上官大人！上官大人！”有人在后面叫，他回身一看，原来是新任左相许圉师。

上官仪停住脚步，等许圉师一赶上来，他第一句话就是：“恭喜大人荣任左相。”

“唉！老夫倒有些忐忑不安了。”

“哦？”上官听出许圉师话里有话，有些意外，“大人这是……”

许圉师长叹一声：“上官大人何等聪明之人，难道还看不出端倪么？与许敬宗一起共事，老夫能轻松么？”

这话说得有理，不唯许敬宗，许圉师一任宰相，立即就会成为李义府等人诋毁的目标。他们专以陷害诬告他人为能事，倘稍有不慎，即会陷入圈套：“大人所忧，亦在下之虑也。我等当好自为之，绝不为奸佞提供口实。”

“老夫自律，并非做给人看，乃为正纲纪、清政风。只是……”许圉师顿了顿道，“老夫素仰大人，故而也无须隐瞒。老夫有一犬子，名曰自然，现在宫中任奉辇直长，自幼骄纵，目无尊长，老夫担心……”

闻听此言，上官仪的脸色就严肃了，道：“现今百姓最痛恨者，即官宦子弟仗势欺凌，还望大人严加约束子嗣，万不可滋事生非。”

看看司马道就要走完了，上官仪与许圉师相揖话别，登上各自的车驾，心里都沉甸甸的。

许圉师担心的事，在他履任两个月后就发生了。

十月的一天，他从署中回到府邸，刚刚脱下朝服，府令就来到前厅禀报道："老爷，大事不好了！"

许圉师本来在朝堂上就因与许敬宗政见不和而憋了一肚子火，现在看到府令慌慌张张的，眉毛就拧了起来："你何时才能稳重些？老夫看着就心烦。说！何事不好了？"

"少爷今日出城游猎，踩踏了郊外田主的稼禾。田主甚为恼怒，出言不逊，激怒了少爷，竟然以鸣镝射之……"府令报道。

不等府令说完，许圉师就急忙问道："可曾伤着了田主？"

"幸未射伤。"

许圉师"哦"了一声，一股怒气直向着眼角逼来："蠢材！官已做到了七品，还如此让人不省心，会有多大出息？传他到前厅回话。"

不一会儿，许自然来到前厅，一进门，就招来了许圉师一记耳光，脸上顿时起了五道血印，随即又听到父亲严厉的责骂："蠢材！偌大年纪还不知深浅，还不跪下？"

许自然极不情愿地跪倒在地，手捂着脸道："父亲在朝中遭遇不快，就回到府中拿孩儿撒气。孩儿虽不才，也是七品朝廷命官，传将出去，让孩儿如何做人？"

"哼！"许圉师冷笑两声，"你还知道自己是朝廷命官。说，今日又如何滋事闯祸了？"

"孩儿以为多大的事，不就是踩了田主几株稼禾么？值得父亲如此雷霆之怒？"

"蠢材！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你踩踏百姓稼禾，本就有罪。进而以鸣镝射之，倘是伤及人命，就是他人不言，为父也会绑你上殿面君，自请领罪。"

许自然很不以为然："父亲未免小题大做，危言耸听。这大唐的万里江山姓李不姓许，只要您到朝野打探一番，那些王爷、公主有几个替祖宗基业忧虑的？滕王站在宫墙上弹射百姓，陛下不过训诫而已。别人都不珍惜，您倒看重了。说到底，你也不过是三台宰相之一，您问问，许敬宗大人都干了些什么？"

许圉师被儿子奚落，愈加恼怒，他手颤抖着指向儿子，脸色憋得铁青，口中却是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朝外面喊道："来人！"

府令进来了，许圉师喊道："将这个不肖之子拉下去，杖一百！"

府令大惊，"唰"地就跪倒了："老爷，一百杖少爷如何受得了，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还没有等许圉师回话，许夫人就被丫鬟搀扶着从后室来到前厅，人还没到，哭声就先回旋在梁柱之间了。及至来到面前，许夫人竟泣不成声了："然儿纵有千错，过在老身和夫君。训诫申斥，殊不为过，若论动刑，就先从老身始。"

许圉师见夫人竟然背了荆条，一跺脚，大呼一声道："糊涂！老夫若不严惩逆子，别人就要问罪了。"

许夫人拉着贴身丫鬟跪下道："别人问罪，且让他来问老身吧！"

"朝政反复，人心叵测，夫人知道什么？"

"老身就知道虎毒尚不食子，夫君毒于虎矣！"

夫人的固执让许圉师更加恼怒，他大喝一声："快扶夫人退下！没有听见老夫的话么？拉下去……"说完，他面墙而立，给了夫人一个背影。

不一会儿，隔壁就传来儿子的惨叫，每一声都像鞭子抽在许圉师的心上，他脸上的肉剧烈地抽搐着。打到八十杖时，儿子的声音渐渐小了，许圉师的心就一阵阵蜷缩。这时候，府令过来禀报道："老爷，少爷昏厥过去了，气息很弱，再打恐怕……"

闻言，许圉师回转身来，浊泪两行，喉头哽咽着道："老夫如此，也是为他长些记性。你们把他抬到后室好生调养。"

府令欲领命退下时，许圉师又补上了一句："备好银两，明日老夫亲自上门向田家道歉。"

第二天晨曦初露之际，许圉师着了常服，戴了纶巾，扮作商贾模样出城奔乡间去了。

按照儿子提供的地址，他找到了那位田家，那田家的妻子却说昨夜洛阳来人，将田主接走了。

"敢问大嫂，接走田主的人是何等模样？"府令问道。

"天黑灯暗，妾身也没有看清楚。来人只是说替夫君打赢官司。"

许圉师心头一沉，觉得大事不好，转身对田主妻子说道："犬子少教，老夫在此替他道歉了。留下些许银两，聊补损毁。老夫先行告辞，改日闲暇再来拜访。"说完，他拨转马头，回去了。

府令抽了坐骑一鞭，追上了许圉师，二马并行，许圉师满腹狐疑地问道："会是谁如此迅捷地接走田家呢？"

府令喘了一口气道："必是奸佞之徒，欲图借机滋事。"

许圉师点了点头，情知此事绝非教子不善那么简单，断然不可瞒皇上，他已决计在明日早朝时先于别有用心者向李治请罪。

"唉！老夫这宰相当的……"看看洛阳城渐渐近了，许圉师千般滋味无以言说，留在城外的只有久久的叹息。

……

褚遂良去了，司宪大夫（御史中丞）韦思谦的心却始终没有明快的一天。说起来那是永徽初年的事了，他一纸弹劾，致使皇上将褚遂良贬为同州刺史。当时，他以为自己不过是履行了一个谏官应尽的职责。几年以后，当褚遂良不顾个人安危，与长孙无忌等人一起力阻立武曌为后，当那场风波夤演成两件"谋反"案而导致近千人头落地时，当王皇后与萧淑妃惨死在武曌的"刀宰"之下时，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发现在以往的日子里对褚遂良了解得太少了，他为自己在褚遂良

掌握“选举”任上没有得到重用而徒生怨恨感到惭愧。

往事如烟，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等一个个喋血长安，而他却始终没有能够入武曌的眼。他现在依旧记得，袁公瑜带着许敬宗的手谕来找他，要他为褚遂良“谋反”举证时的情景。

袁公瑜眼睛滴溜溜地转，寻找着韦思谦的软肋：“当初若不是褚遂良挤压，大人何止于今日仍然在御史中丞的任上徘徊呢？”

“人臣苟利国家，知无不为，岂恤于私。在下弹劾褚大人，乃在为公，绝无以怨报德之行，今亦无落井下石之为。”韦思谦是这样回答的。他对自己这十多年固步不前并不后悔，他凭着一位谏官的良知，目不窥园，恪尽职守。

近来有人举报，说司列太常伯、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李义府凭恃皇后之宠，为所欲为，卖官鬻爵，又贪污抚恤驻朝鲜军之费用，他正不动声色地暗中调查。他现在处事谨慎多了，他知道自己触动的是皇后的臂膀，在没有铁证以前，他绝不声张。

今天不上朝，他整个上午都在署中整理文书。午后休息片刻后，他又投入到对举报者所言事实真伪的甄别中。李义府再不得人心，毕竟是陛下钦命的宰辅之一，退一步说，即便不在相位，他也应该秉以公心，务必做到罚当其罪。

这时，在公署门口值守的府役进来禀报，说西台舍人（中书舍人）袁公瑜求见。

“哦！又是他。就说本官正在处理公务，改日当登门求教。”话虽如此，但他还是赶忙将有关李义府的文书藏了起来。

果然，府役没能挡住袁公瑜，他一进司宪公署就尖着嗓子，不无讥讽地说道：“听说大人忙于公务，难道下官会有私务叨扰大人吗？”

韦思谦忙起身相迎，口中说道：“不知大人有何赐教？在下洗耳恭听。”

袁公瑜入座后，呷了一口茶道：“下官遇到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案子，特来向大人通秉一声。”

“哦？是什么事呢？”

“有一家大人的公子，论起来也是朝廷命官，他游猎于野，踩踏百姓稼禾，非但不道歉，反而欲箭伤田主。此等祸国殃民之徒，该不该办？”袁公瑜眼里透出几分神秘。

韦思谦问道：“不知是哪家大人的公子，竟然如此大胆？难道他不知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吗？”

“还会有哪家大人？”袁公瑜仰起头来说道，“下官若是说出来，就怕大人就要知难而退了。”

“身为谏官，弹劾不法，本在职内。大人不说出姓名，怎知在下就不敢弹劾呢？”

“好！下官钦服大人的胆识。”袁公瑜放下手中的茶杯，击节称快，然后就把许自然涉猎伤民一事的述说一遍，最后以不无挑衅的语气道，“如此败类，大人说该不该依律问罪呢？”

韦思谦应道：“未见百姓诉讼，单凭大人一言举报，在下亦无从问案啊！”

袁公瑜笑了笑道：“这个大人不用担心，下官已将人带来了。”说完，他走到厅前招了招手，但见院内蹲在大树下的一位乡人瑟瑟缩缩地过来了，一进署门便先行跪倒了，头贴着地，半日不敢抬头。

袁公瑜大声道：“上面坐着的乃当朝司宪大夫韦思谦大人，你有何冤枉，尽可道来，大人一定会为你做主。”

那乡人也不说话，只将从怀中掏出的诉状高高举过头顶，脸憋得通红，说出了几个字：“大人为小民做主啊！”

韦思谦接过诉状，大略看了一遍，便收起放在身后的案头，对跪在下面的乡民说道：“讼词本官已经看过了，你先且退下，待本官核实举证后，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乡人刚刚退出，袁公瑜亦起身告辞，韦思谦本就不耐其烦，故而也不挽留，吩咐司宪中丞送客。袁公瑜刚走，他就在心里叫苦不迭：“许大人！你如何能骄纵公子，此为相之大忌也！”

从司宪署出来，袁公瑜就到了许敬宗府上，坐在右相的客厅里，他按捺不住心头的亢奋，喜形于色道："天赐良机啊！大人，天赐良机啊！"

许敬宗脸上就有些不高兴了："你在朝为官已有多年，何时才能改掉这轻浮的毛病呢？是何事让你如此按捺不住啊？"

袁公瑜立时变得谨慎多了："启禀大人，前几日许圉师之子游猎郊外，踩踏田家稼禾，遭到田家斥责，又以鸣镝射杀，现被人告到司宪大夫韦思谦那里了！"

"哦！竟有这回事？"许敬宗心头掠过一阵暗喜。许圉师，你不是自诩两袖清风、家门风正么？当年任黄门侍郎时，你不是嘲笑老夫教子不严么？焉何你也有今天。但这些思绪一旦转到脸上，立时水波不兴，临而不惊，"许自然乃奉辇直长，秩虽低，亦是朝廷命官。他为宰相之子，若无证据，万不可妄言。"

袁公瑜身子往前挪了挪道："下官前日连夜访得田家，取来其射人之鸣镝，上刻有许自然的名号。此可谓铁证，岂能抵赖了之？"

许敬宗这才点点头道："身为宰相之子，不循法度，视百姓性命若草芥，此危害社稷矣。"

"是可忍，孰不可忍。"袁公瑜意气昂昂。

许敬宗看了看袁公瑜，觉得他虽然庸俗不堪，且浅薄浮躁，但关键时还是有些用处。听了事发经过，他对如何借机向许圉师发难已有了完备的思虑，他打算一会儿就前往洛城殿将案情禀奏给皇后，待获得明示后再启奏皇上；接着就要利用隔日朝会的机会，在朝臣中广为散布，让许圉师没有在皇上面前辩解的机会。

"作为西台舍人，举报臣罪有功，本官当奏明陛下，定有重赏，不过……"许敬宗对正在等待明示的袁公瑜说道，还故意拉长了说话的尾音，"据本官所知，韦思谦向来办案谨严，非有确证，绝不轻易为治，因此你当心中有数。"

"多谢大人明示，下官明白了。"袁公瑜退出厅堂，脸上便挂上了得

意的奸笑，似乎右相府邸长长的回廊在他面前铺开了金色的通达之道，一路上遍布美人与金银，“许自然，休怪本官多事，实在是因为本官在舍人位上寂寞太久了。”

袁公瑜一离开，许敬宗就差人前往司列太常伯（吏部尚书）、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李义府署中，相约一同前往洛城殿拜见武曌。这不仅因为他与李义府平日里在朝堂多相呼应，彼此深知，更因为李义府主持“选举”，决定着官员的升降臧否，有其在身边，他心中会踏实些。

现在，两位朝廷大臣相遇在洛城殿司马道口的冀阙下了。相互寒暄之后，两人先后走上司马道。李义府道：“不知皇后将对此案如何看？”

许敬宗笑了笑道：“皇后如何看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等如何禀奏。”

李义府心中暗笑，你许大人扳倒褚遂良，又扳倒了长孙无忌，论起无中生有，搜罗证据，比起我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其实在接到许敬宗的相约后，李义府就明白自己的机遇到了。对改制之后任许圉师为左相，李义府至今仍耿耿于怀。许圉师究竟对朝廷有何功劳呢？他不就是修了一部实录而受到皇上的青睐么？从其走进左相官署的那一天起，李义府就一直在暗中寻找机会。他没有想到，许自然竟为自己创造了扳倒他父亲的机会。

李义府油然生出一种“正义感”，作为主持“选举”的宰辅，他绝不允许官员无视律令、恣意妄为，撼动社稷根基，他凛然激昂地对许敬宗道：“下官决计向陛下上疏，弹劾许相失责之罪。”

许敬宗又补充道：“不止这些。上次褚遂良‘谋反’一案中，那个韦思谦拒不举证，这回看他又该如何？”

“真是一箭双雕。”李义府说完，两人相视一笑。

走到洛城殿外，登上一层层阶陛，就听见从殿内传来婴儿的笑声，他们才顿悟到小皇子殿下已经四个月了。

这时，张尚宫从里面走了出来，许敬宗和李义府急忙上前道：“烦请尚宫通秉一下，就说许敬宗、李义府求见。”

“二位大人少待。”

张尚宫转身进了殿，对正全神贯注逗小儿子玩的武曌道：“娘娘，许大人与李大人求见。”

“哦！宣他们进来。”武曌将旭轮递到乳娘手中，示意他们从偏门出去，然后拿起一本《春秋》，正襟危坐地等待两位大臣朝见。

当听到下面传来“微臣参见皇后娘娘”的声音时，她轻轻放下手中的书道：“平身！赐座！不知两位爱卿此时进殿，有何要事陈奏？”

李义府看了看许敬宗道：“还是许大人说吧！”

于是，许敬宗便把许自然田猎伤人之事详细叙述了一遍。他的陈奏刚刚落音，就看见武曌的脸色很难看了。他们知道，皇后一定是怒火中烧了，依她的性格，绝不会放过许圉师放纵儿子的行为的。

“糊涂！许圉师真是糊涂！奉辇直长系朝廷命官，生杀予夺当由大理寺判决，他身为宰辅焉何不循律法？不奏明陛下？岂非欺君罔上之罪乎？”

许敬宗和李义府相互看了看，都惊异于皇后的一针见血，他们倒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一起奉承道：“皇后圣明！微臣明白了。”

得知皇后的态度，两人欲起身告辞，却被武曌拦住了：“本宫还有话说。”

两人不知道皇后又有何事，心中不免忐忑不安，目光中也流露出几分惊惧。武曌见了就笑道：“卿等何须紧张，本宫有如此凶煞么？本宫是看二位爱卿奔走于朝廷内外，心有不忍，本想抚慰一番，不想吓着你们了。”其实，她心里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顿了一下，武曌又道：“本宫记得许大人有一子，早年曾流于岭外，不知近来可有消息？”

“臣感念皇后牵系。犬子流放岭南八年多，显庆三年，臣奏请皇上，乞犬子归京，然岭南蛮荒之地，犬子身心俱遭摧残，回京不久即病卒了。”许敬宗说着，眼眶有些湿润。

“那时本宫尚未听百司奏事，故而不甚了解。爱卿严整家风，殊为

可贵。然表乞流放，大可不必。”武曌说着，挥了挥手，“时过境迁，爱卿还是珍重为好。你可以退下了，本宫有话尚需与李爱卿单独说。”

闻听此言，许敬宗很知趣地出了洛城殿回署中去了。

武曌看了看李义府问道：“许相事发，爱卿做何感想？”

李义府眉毛颤动了一下说道：“臣有三痛。一痛许自然身为仕宦子弟，不思修为，不重官德，危害百姓，忤逆圣意；二痛许相身为宰辅，纵子犯罪，恐日后朝野难服；三痛臣作为选官，用人失察，竟致许自然这样的纨绔之徒入官，请皇后治臣失察之罪。”

武曌很满意李义府的回答，道：“本宫留你，正是要告诉你，许相事发，陛下必严惩不贷，许敬宗改任左相已是必然。右相空缺，爱卿素来中直干练，善解上意，本宫有意在陛下面前再荐爱卿，还望你好自为之。”

李义府的脸上立刻堆满了笑意，连道：“皇后待臣恩同再造，臣没齿不忘。”

但接下来武曌说话的语气就重了：“不过近来朝野对爱卿颇有微词，本宫就接到不少举报，言爱卿专以卖官为事。其间虽不乏捕风捉影，然爱卿不可不警觉。本宫爱才，向来是德才兼备，有才无德，与佞臣无异。倘爱卿触犯律法，本宫绝不姑息。”

这番话说得李义府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他立即跪倒在武曌面前道：“皇后之言金声玉振，微臣当谨记在心，不敢疏忽。”

走出洛城殿，李义府抬头看了看天空，又掐了掐胳膊，发现一切如常时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方才，他在皇后眼里看到的，不仅仅有女人的柔媚，更有大理寺的刑具、刽子手的屠刀。这些，既在武曌的眸子后面藏着，也在他的头上悬着……这种情绪一直伴随他回归府邸，都没有转换过来。

晚膳以后，李义府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思忖许久，觉得许圉师获罪，无论如何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尽管在朝制上，同东西台门下三品享有宰相的权力，参与大政的集议，可毕竟不是宰相，最终主持大计者依旧是左右相。他一向很鄙夷许圉师，因为其完全是靠

资历才熬成了左相。除了一部实录，他甚至找不出一件可以为朝野瞩目的业绩。在眼下这个当口，李义府觉得自己要小心翼翼，不能像许圉师因为一件小事而翻船。儿子、女婿都在长安，自己鞭长莫及，他必须向他们讲明情势。

李义府铺开绢帛，笔却在手头凝滞了，写什么能让他们克制欲望，清静其心呢？过去多年来，他们的一切作为有哪些没经过自己的默许呢？言之凿凿，岂非以墨涂面，弄巧成拙。踯躅半日，他终于在信笺上留下几句含义模糊不清的话——

东都秋雨迷离，长安秋色日深，你等需谨慎所为，万不可……

他在心底期望儿女们聪明些，能够读懂他文字背后的意思。

终年积雪覆盖的天山横亘在庭州南缘，形成了一道高耸入天的屏障，护卫着这方距京都迢迢千里的土地。

庭州有过辉煌的岁月，曾是西域王国的王庭。然而，连年战乱，使这里一直备受摧残，直到大唐在这里设置州郡，其地已铅华不再，萧条荒废，成为贼众出没之所。

一转眼，来济到这里任刺史已三年了。

长安秋一缕，轮台万里霜。清晨起来，他走出帐外，举目四眺，满地银霜，将茫茫戈壁涂成银色，壮观而又苍凉。今秋少雪，空气中弥漫着干涩的冷意。来济抹了一把两颊，冰凉冰凉的，始知长安只在遥远的思念中了。

显庆五年（公元659年），他到海隅台州还不到两年，朝廷的敕命便来了，将他从东南沿海的台州改任到西北的庭州。圣旨说得很明白，终生不得回京，就此断送了他的回朝念想。

路上跋涉了七八个月，等他踏上这方遥远的土地时，已是大雪纷飞的初冬了。在台州时，他感受到的是见云即是雨；而在这里，云就是雪的母亲。只要灰云覆顶，用不了多久就是大雪满弓刀。那一天，他在马上望着天山，有一种天柱巀嶭，候鸟绝迹的冰冷。

人，有时候很脆弱，有时候又很刚强，来济拥着坚硬的马鬃流泪

了，他知道自己今生将把残年衰骨抛在这里。这对曾任过太子宾客、詹事，又做过中书令，可谓权倾朝野的他，该是多么残酷。

也许是因为在李弘身边的缘故，尽管被牵扯进长孙无忌的“谋反”案，但他侥幸逃脱被诛三族的命运。当初离开京城时，他就把家小转回了江都故里。从此，他将一人在遥远的边城聊度余年。

他曾有过万念俱灰的消沉，将庭州统统交与长史署理，他则每日纵酒独醉，酩酊不醒。他自诩惬意、潇洒、自在，常常在深醉时拔剑起舞，潸然泪下。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不是他来济的品格。他可以麻醉自己的肉体，但是麻醉不了那颗报效朝廷的心。

有一天，他带着微醉的酒意驱马来到域内的轮台县。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块石碑。岁月的风雨已把它剥蚀得面目全非，然而，拂去沙尘，他看到了一个名字——李广利。对于此人，他并不生疏，任太子宾客时，他曾向李弘讲授过司马迁的《太史公书》，熟悉当年贰师将军西征大宛，灭掉轮台的故事。

李广利算什么？他在汉武一朝，是将军们嘲笑讽喻的对象。他尚且能够横刀仗剑，剿灭轮台，那我来济一朝宰辅，岂能沉没于酒中？我要重新振作起来，一改庭州荒凉破败的旧貌。

显庆五年冬，来济遍访当地三老，钩沉陈年轶事；踏遍茫茫戈壁，寻找湮没的辉煌。在显庆五年除夕夜宴边城将士的集会上，他把重修庭州城池的蓝图呈现在大家面前。

如今两年过去，蓝图已初成现实。它虽然与台州相比，不仅单调得只有一条街，而且几乎看不到一座像样的亭阁楼宇。然而，它作为大唐西域的边城，迎风飘扬的“唐”字大旗却十分耀眼。

让他最为欣慰的是，这里不论是穹庐还是屋舍，门皆东向，以表向慕皇风，心系长安之意。

庭州的城墙也很有特点，全部采用戈壁沙石砌成。虽然少了城砖的严整雄浑，却足以捍卫城中百姓的安定。来济还利用戈壁石的不规则，在城墙上设置了诸多参差的箭孔，让来犯之敌无以应对。它已经受了几次小规模进攻的考验，据说西突厥将军阿史那苾力曾不止一次地猜度，不知是大唐哪位将军驻守庭州，何以昔日荒凉之地就固若金汤了。

长安的消息很杳渺，闲暇之余，来济只能靠回忆温习那些曾经让他感动的细节。关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皇上和皇后，凡是接触过的事情，他都不放过。当初皇上废王皇后，一时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礼抗，便转而要将武媚封为宸妃，时为中书令的他和韩瑗以“古无宸妃”为由出面阻止。可武媚立为皇后后，非但没有问罪于他，反而上表称他忠公，请皇上加以赏慰。

现在，他能够说服自己的唯一理由是，武媚试图像对待许敬宗、李义府那样将自己拉到她的名下，可他却让她失望了。在被免去侍中的那一刻，他料定自己必死无疑，孰料竟然还能在刺史任上盘桓数年，他常常在夜色中向天而立，感谢上苍有眼。

“启禀大人，西州来书了。”一位录事参军站在他的身后。

“哦！是裴大人的书札。”来济将满腹心事搁下，回到帐内。他拆开书札，果然是裴行俭潇洒飘逸的笔迹。

裴行俭仍然以当年的语气与他讲话，遣词用语表现出十分的尊敬。他在信中言道，朝廷现今主要是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执事，皇后说动皇上改了百官名称，上官仪已是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上官仪曾多次在皇上面前为他与来济说情，都因为武后从中阻拦而失败。近来西州都督唐休璟殒薨，帐下无人，朝廷命他以长史身份代行都督职守。

裴行俭还告诉他，朝廷已以洛阳为东都，开有唐以来两都之先河。三省六部一分为二，一半在洛阳，一半在长安。

来济很久不闻朝廷的消息了，偶尔有长安文书，也是由都督府转送的。他真有一种被抛在天边的悲凉。

但现在他已不在其位，朝廷的风风雨雨与他没有关系，他更关心的是庭州的父老。

天山北麓的秋天与冬天无异，十月、十一月也是突厥人血液最骚动的日子。尽管显庆二年，朝廷派遣两路大军剿灭了西突厥，然盘踞在天山以北的残余势力阿史那苾力部仍然时不时寇边犯境，杀掠百姓。庭州新筑之城，因近年来边贸宏昌而备受突厥人垂涎。他必须早谋武备，以防突厥人偷袭。放下书信，他便要录事参军请长史、司马到帐中议事。

因庭州属于中、下州，故而来济官秩从四品，长史从五品上，司马从五品下。尽管如此，来济却不心生怨言，他将个人荣辱抛在一边，一心一意地为国戍边。

说到士卒情势，长史一脸的惆怅："大人知道庭州两万将士，多由肃州、瓜州、沙州征募。他们思乡心切，加之久不见朝廷抚恤，更无长安使者劳军，已积怨甚多。倘若突厥来犯，下官真担心……"

司马接着道："征募的士卒风霜经年，多已老衰，大人到任后，于当地征集丁男入伍，虽暂解兵源短缺之急，然庭州地广人稀，此策难以为继。故而……"

"两位的难处本官深有体味，然阿史那苾力磨刀霍霍，大战在所难免，吾等只有戮力同心，才能御敌驱寇，保境安民，此为官为将之天命矣！"说完，来济招呼两位幕僚来到庭州地图前，手指沿着天山以北缓缓移动，"诸位请看，庭州东南至伊州九百七十里，东至西州五百里，西至碎叶两千两百二十里，北至坚昆牙帐约四千里。除西州裴大人可借援兵外，其他只能是望梅止渴而已。故而，依本官看来，眼下只能靠我两万将士守城。"

两人幕僚点了点头："大人言之有理。"

"西州长史裴大人乃本官同僚，现代行都督之职，请长史速派一名干练使者前往通报突厥军情，两地联防，形成策应之势。"说完，来济转脸对司马道，"请将军立即召集各部将领，本官要军前训诫！"

"好！末将这就去传唤。"

大约一刻之后，庭州城内外屯军将官齐集刺史府前的校场。来济一身银色盔甲，配一把龙泉宝剑，在司马的陪同下出现在军阵之前。

环顾阅兵台下，年龄参差不齐的士卒组成的军阵让他心酸，但他更清楚，只有自己振作起来才能安定军心，共御强敌。来济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诸位！本官移职庭州，承蒙诸位鼎力同心，才有今日之形势。我军血沃劲草，骨埋戈壁，使庭州固若天山，突厥屡犯而不能克。此亦是陛下圣德之沐，大唐军威使然，诸位之功必彪炳青史，名垂千古。"

话锋一转，来济声音变得幽悲哽咽："然本官深知，自我朝屯兵庭州以来，士卒多者有历三代之久，如今孙辈已成少年；亦有孤身在军，老而无所者。庭州远离京都，孤悬一隅，使者罕至。然上苍有知，吾等忠唐之心可鉴。眼下阿史那苾力部正伺机来犯，本官虽已过知命之岁，然必当身先士卒，以身许国，与诸位甘苦共尝，艰危同担，虽九死而无悔。"

说到最后，来济从箭壶中取出一支箭，高高举起在手上道："众位将士，人人皆为本官军正，若见本官遇敌退却，人人皆可诛之。"言罢，他将箭拦腰折断，扔在地上。

他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将士，他们都知道来济曾是官居二品的中书令，现在被贬为从四品，在场有哪一位能比他更委屈呢？他已年过五旬，尚心雄万夫，志在千里，他们作为大唐臣民，护卫家园，也就是护卫自己。一位校尉终于无法再保持沉默，振臂高呼道："剿灭突厥，保我疆土。"

跟着校尉的呼喊，在他身后是此起彼伏的声浪——"剿灭突厥，保我疆土……"

来济此时心头的滋味难以言表。他深感惭愧，依他现时的处境，根本无法排解他们的乡愁，也无法给他们带来什么，可他们却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他。来济按捺不住心头的百感交集，在舌尖上回旋的只有一句话："来济谢过诸位了……"

当晚，来济和长史、司马一起到城墙上巡察了一遍，当他看到部属们瑟缩着身子在冷风中值守，他的心一阵阵绞痛。他觉得应该把这里的情况告诉远在江都的夫人，也许在她收到这封信时，自己早已不在人世了。但他要让儿子们知道，他是为大唐社稷而死的。

回到刺史府，他铺开绢帛，手有些发抖，便放在嘴边哈了哈，才赋笔属文："吾久当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当以身报国……"

最后一句话还没有写完，司马就冲进来了叫道："启禀大人，突厥人夜袭庭州了！"

他草草地折叠封签，交给随司马同来的录事参军，说了一句"速递江都"，就奔出去了。

庭州城外已是火光冲天，来济登上城楼远远望去，突厥骑兵已与城外的唐兵厮杀在一起。突厥人把骑射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在唐军阵中横冲直撞，战刀所指，一片人头落地。

来济发怒了，厉声问身边的司马道："我军的骑军呢？我军的骑军呢？"

"刚才探马来报，我军骑军在城外遭遇了数倍的强敌围攻，无法驰援步军。"司马应道。

闻言，来济转身就向城下走去，还随口吩咐道："你和长史大人誓死坚守，等裴大人的援军到来。"

"大人！您……"

"本官率卫士营骑兵出城迎敌，解救步军。"

"不可！大人万万不可！就是迎敌，也该末将前往。大人一介文官，若有意外，末将……"司马一把拦住来济。

来济挥剑，割开司马拽在手中的战袍道："你敢不从命？"

司马一愣，呆在了那里。

来济头也不回，踩镫上马，对紧跟在身后的卫队大喊："随我来！"

一阵迅捷的黑影掠过，秋风卷着马蹄声向夜色中滚去……

第二十二章

许圉师抗上获罪

李义府坠落尘埃

袁公瑜一走，韦思谦又把诉状前后认真看了一遍，虽觉此案不大，但牵涉到左相，自己能否公平断案，给田主一个交代，必然为朝野瞩目。于是他便无心静坐署中，收拾起案卷，径直奔往许圉师的府邸。

“有人将令郎告到下官那了。”在跟着许圉师走进前厅的当儿，韦思谦说道。

“此事已在老夫预料之中。无怪他人，乃老夫教子不严，疏于训诫，才有今日。老夫已将逆子杖刑一百，现已卧榻不起，正在疗伤。”许圉师说这话的时候满腹心事。

韦思谦暗暗打量一下许圉师，发现他似乎苍老了许多。他明白此案的分量，顿生恻隐之心，又为他杖下无私而感动。可他肩负台院监察之职，担检举弹劾之责，不能以情代法，只有保持沉默。

许圉师招呼韦思谦喝茶，遂将事发之后，自己如何扮作商贾登门道歉；如何知道当日夜间有人将田主接进东都，承诺助其诉讼的细节述说了一遍。韦思谦听着听着，就觉得此案绝非一起诉讼那么简单。联系到两个时辰前袁公瑜引田家入公署递交诉状之举，情知左相必是被许敬宗等人盯上了。

韦思谦放下茶盏，站起来问道：“大人可否让下官查看一下公子的伤情？”

“遵大人之意。若非他头上尚有奉辇直长这个头衔，老夫真想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许圉师说着，两人一起穿过后庭大门，进了一座四合院。

来到上房内室，只见许自然趴在榻上，脸色苍白，头发蓬乱。他见

父亲陪着一位朝廷官员进来，负气将头转向一边，一副不屑的架势。许圉师见此很不高兴，训斥道："司宪韦大人前来探视，你如何这等无礼？"

许自然艰难地扭动了一下身体道："既有当下，何必当初。父亲既然不念父子之情，何不将孩儿一顿乱棒打死，免得您看着心烦。"

许圉师一口气被堵在胸中，回不过话来，他瞪着儿子，正要怒骂，却被韦思谦拦住了："公子不必动怒，令尊如此亦出于无奈。公子在朝为官，自不难知道现今朝堂许敬宗、李义府一个个虎视眈眈，只怕没有机会扳倒……"

许圉师怒道："蠢材！你哪里知道，有人已将诉状递到司宪台了，韦大人就是专为此事而来。"

许自然却不相信，道："一个农家田主，连司宪台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焉何会呈诉状？即便诉讼，也当到洛阳令那里才是。"

"愚蠢！他不知道，有人知道啊！你涉世太浅，焉知宦海险恶？"许圉师恨铁不成钢。

许自然这才真正地担忧了，朝廷要处置起一个小小的七品奉辇直长，与掐死一只蝼蚁无异，他转过脸来时，目光中就多了惊惧："司宪大人，这可如何是好？"

韦思谦负有执法之责，自然不便多言，他上前轻轻掀开他的被子，低头查看一番，不禁暗暗吃惊许圉师下手之重。他的手稍稍触了一下，许自然便疼得龇牙咧嘴。

韦思谦覆上被子，道："公子好好休息，改日下官再来探视。"

回到前厅，韦思谦很是感动："大人先于律令严责令郎，乃为官之明，下官将在朝堂上奏明，恳请陛下不要因令郎涉案而陷大人于不忠不义。"

许圉师长叹一声道："老夫先谢过大人。然则老夫身为人父，岂能脱得干系？倘许敬宗等人咬住不放，只怕此劫难逃。"

"大人所忧，亦下官之虑。然下官之所以如此，非唯为大人考虑，

乃情在社稷。若是让许敬宗、李义府之流独霸朝堂，那将臣无宁时，国无宁日。自长孙太尉‘谋反’案发后，能抑二人者，唯大人与上官大人耳！”韦思谦宽慰道。

许圉师虽然心中无底，却不得不承认韦思谦所说乃一针见血。但他还是觉得不能因为自己而置大司宪进退失据，便慨然道：“大人所言，一片至诚，老夫心领了。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况犬子乎？大人当以律判案，该定何罪就定何罪，绝不要姑息怜悯；即便老夫领罪，亦无悔矣。”

看到许圉师两眼潮湿，韦思谦亦心绪烦乱，一时语塞，当下告辞。

走出许府，韦思谦抬头看去，已是日色西斜，光晕中多了淡淡的橘黄，将车驾长长的影子涂在坊间的路上。“嘚嘚”的马蹄声伴着驭手马鞭的脆音穿过林立排列的店铺，让他一下子回到了早年的岁月。

诞生在河南阳武的他似乎命运注定坎坷，刚刚举进士时，他踌躇满志，抱负满腔；他狂傲不羁，自恃才高，可自从应城令任上被时任的吏部尚书高季辅发现调到京城后，他就在侍御史任上徘徊不前了。他似乎不在乎这些，仍然很自信地来回于府邸到公署的路上，并且常常对身边的同僚放言：“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他读得懂同僚们投来的鄙夷目光，可他却不管这些，依旧我行我素地书写着自己的人生。

他办理的最大案子就是时任中书令的褚遂良强买中书译语人之地的要案，那时候李治刚刚登基，从谏纳言之风蔚然朝野，褚遂良被贬出京，但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到三年，褚遂良回京任吏部尚书，他一下子就被贬为清水县令，但这不能折他半寸锐锋。当友人劝他知进退，敛锋锐时，他报以自负的笑意：“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权，触机便发，固宜为身灾也。”

友人满含困惑问：“你这又是何苦呢？公若为此而殃及妻子，如之奈何？”

韦思谦先还能平静地倾听，此时却是满目肃然，一副凛然不可屈的模样：“大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

友人被深深地感动了，执手凝望良久，感喟万千："公威在正、在廉、在信、在无欲也。呜呼圣朝，为何因小疵而弃大德也？"

值友人时任潞王府长史，出于惜才，将他举荐到府中任仓曹，负责为潞王管理谷物。进府那天，友人不无期待地说道："公岂是池中之物，屈公为数旬之客，以望此府耳。"

果然，李治因为喜爱李贤而对他周围的人倍加关注，不久他就做了右司郎中。直到朝廷改制之时，他又被任命为大司宪，而且是在洛阳。但他没有想到，上任后第一件案子又是关于一家位居宰相的大人。

暮色渐沉，辕马发出几声"啾啾"的鸣叫，打断了韦思谦的思路，西天晚晖只剩下几片赭红色的残霞，而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跃出洛水，惨淡的银光洒在砖铺的道路上，他顿时感到了几分清冷和寒意。毕竟是十月了，韦思谦抚了抚肩头对驭手道："快点，天色不早了。"

"嗯！"驭手答应一声，一甩鞭子，那马儿的步子顿时快了许多。

韦思谦的思绪也在迅速运转。他将此案与褚案做了对比，发现了两点相异之处。一点是褚案系褚遂良直接触犯律令，而许案却是儿子犯案，父亲受到牵连；第二就是同为宰相，面对刑律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褚遂良一意孤行，拒不改过和认错；而许圉师就不同了，他不但严责了儿子，还决计要向皇上领罪。

当府门前灯笼闪耀着清亮的光芒时，韦思谦心中的云团渐渐散去，开始透出一线希望的靓蓝。他要说服皇上，说服朝堂上的同僚，将许自然犯罪与许圉师区分开来，或许这样可以为朝廷保留一位清正廉明的宰相，一股足以抑制许敬宗、李义府的力量。

"吁！"驭手一声吆喝，马儿在府门前停住了。

府令出来迎接道："老爷回府了。夫人正等着您用膳呢！"

"哦！冗事缠绕，回府晚了。"他说着，就到后堂换了常服。

来到中庭，见夫人正在那里坐着等候，案上摆满了各种菜肴，虽无山珍美馐，却也琳琅满目，还有杜康美酒。韦思谦不禁愕然："夫人这是……"

“孩儿恭祝父亲大人寿比松龄，福如东海。”话音还未落，两位儿女从一旁的门内走了出来，拜倒父亲面前。

儿子送的是一方巨大的“寿”字，其字甚是雄健，上款题曰：司宪韦大人寿诞志庆，下面的落款是西台主书冯承素。

一方印章，一款题名引起韦思谦的注意，他的眉头顿然皱了起来：“这冯承素虽官居八品，书艺却是超绝，有‘一字百金’之誉，你这字从何而来？”

“父亲忘了，孩儿因字迹清秀，被上官大人举荐到西台任修撰，恰与冯先生在同一署中。前日，孩儿向上官大人请告为父亲筹办华诞，不料被在一旁的冯先生听到。他仰慕父亲为人，便随手写了‘寿’字相赠，并分文不取。”

“你就欣然领受了？”

“韦氏家风甚严，孩儿岂敢收受他人礼品。孩儿是当着上官大人的面付了银子的。”

“如此甚好！为父一生多在御史台供职，办案无数，深谙人不畏我威而畏我廉。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你入仕时日尚短，万不可纵欲放任。”既是自己寿诞，他就不便太多教训，韦思谦点了点头，转脸笑看着女儿道，“你也备礼了？”

女儿莞尔一笑，呈上了一盘寿桃。那寿桃颜色甚是鲜艳，韦思谦看了十分高兴，连道还是女儿知为父也。他还顺便问了女婿近况，女儿一听此言眼里便充满了泪水，道：“夫婿远在西州裴行俭大人麾下，已有数年未见面了。”

韦思谦心感愧疚。当初女婿在京都宿卫中任校尉，本也安定无忧，可褚遂良复出后，寻机将之调往西州，由校尉降为旅帅。说到底，都是跟着自己受了牵连。好在裴行俭为人正派，量才授官，听说女婿又被擢拔为校尉了。韦思谦收下礼品，目光中就多了许多温柔：“为父知你孤守之苦，然则将士戍边乃天职也。况裴大人一代名将，跟随他必有大造。”

这时，夫人在一旁插话道：“你们父子平日忙于公务，好不容易借

夫君华诞，家人团聚，夫君言不离为官选将，岂非将府邸变了朝堂？饭菜都凉了……”

韦思谦不好意思地刹住话头道：“好！不谈国事！吃饭吧。”

经他这一说，妻子儿女如释重负，纷纷举杯向他祝寿。

但是，夫人还是敏感地觉察出韦思谦在整个筵席期间都心神不定，有时候，还对儿女的祝寿答非所问。她猜度着夫君定是在外面遭遇了难事，待酒阑席散后，她就有意留夫君到前厅饮茶。

丫鬟奉上茶具后，夫人亲自烧了滚烫的伊河水，放了大苏山产的“雀舌”，第一遍冲去茶尘，第二遍才轻轻地注入盏中。但见那茶形如鸟雀舌尖，茶汤淡黄微绿，滋味香醇。韦思谦缓缓抿一口入腹，顿觉神清气爽，脱口道：“好茶！好茶！”

“夫君有所不知，前些日子妾身到龙门拜佛，遇一佛姑，相谈甚洽，临别时她赠妾身一包大苏山的‘雀舌’。妾身正要问明法号，可一转身，她竟然无影无踪了。”夫人叙述着这茶的来历。

“哦！莫非她……”韦思谦忽然想到褚遂良被贬爱州时曾救过的一个女尼，据言当年她曾到过龙门。

夫人见状，便问道：“老爷认识她吗？”

韦思谦打了个岔道：“老夫如何认识她？夫人留老夫用茶，非唯叙家事吧？”

“老爷贤明！今日是老爷五十大寿，家人相聚，你为何心思彷徨，精神不定。是在朝堂上遇见难事了么？”

“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渐’，依老夫看来，到不了五世，即门风坍塌，泽光散去。治国不易，齐家犹难。”韦思谦叹了口气，遂将许自然践踏百姓稼禾，牵连到许大人的前因后果述说了一遍。

夫人一边听，一边欷歔感叹，末了道：“生下如此不肖之子，许大人当然心忧如焚了。”

“岂止许大人之子，现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皆因仕宦之子恃家

世之威，危害百姓，鱼肉乡里，此风不煞，总有一日要断送大唐社稷的。”

“此乃皇上所虑之事，老爷何须杞人忧天？不唯官宦子弟无视律令，滋事妄为，王公贵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老爷一人，有何回春之术？”

韦思谦很吃惊于夫人的一番话，她虽深居简出，倒对世事洞明清醒。然则，他一生耿介，性格使然，不得不忧：“夫人之言差矣。若是天下官吏皆浑浑噩噩，尸位素餐，一任奸佞横行，危害百姓，食朝廷俸禄者能无愧乎？”

“妾身跟随老爷半世，风雨相扶，深知仕途艰辛。还乞您为儿女着想，谨言慎行，不可再让当年故事重演。”

韦思谦也不辩解，只是道：“在其位一天，就要为社稷尽力一天。夜深天寒，夫人早些歇息，老夫还要起草明日上朝的奏章呢。”

“唉！秉性如此，其之奈何！”夫人为韦思谦加了一件外衣，“天冷了，老爷不可太晚了。”

送夫人走出前厅大门，韦思谦抬头望去，不禁“呀”了一声，原来天空不知什么时候落雪了。

卯时三刻，大臣们都早早地云集在武成殿外的塾门，等待隔日一天的朝会。韦思谦赶到的时候，许敬宗、上官仪、李义府、许圉师等人已先行到了。

也许是为了躲避大家的议论和目光，许圉师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一任塾门内外喧嚣声时起时伏。

许敬宗今天显得很活跃，他看见韦思谦来了，主动迎上来打招呼道：“大司宪到了？”

“右相表率，下官岂敢怠延。”韦思谦急忙还礼，心里在想许敬宗一定会问起许自然一案的。

果然，当两人相向而立之时，许敬宗便问道：“不知大司宪对许自然一案审理如何了？”

韦思谦略一沉吟道："下官办案，向来以大唐律令为绳，必重证据，请大人放心。"

这时，李义府凑上来说道："不知大司宪可否详告之？"

"大人位在宰辅之列，定当知道案情尚未真相大白之前，是不能公之于世的。下官身负检举弹劾之责，对任何以身试法者绝不姑息。"

"那是！那是！"李义府自讨了个没趣，忙转身来到许圉师面前，脸上堆着笑，但出口的话却带了讥讽，"下官闻听大人一向家教甚严，焉何公子竟然糟害百姓，举止无度呢？"

许圉师自知理亏，也不辩解，他看了李义府一眼，又低头想该怎样应付今天的朝会了。

辰时二刻，李治出现在朝会上。李荣宣布，朝臣有事，尽可陈奏。

首先是奉常寺奏请龙朔四年正月于泰山封禅，李治当场恩准，还要太常寺与鸿胪寺协力玉成；接着，宗正卿李博乂奏请立皇子李旭轮为殷王。对于此类宗室封赐之事，大臣们都不会提出异议。

接下来，李治问有何事还需要陈奏，就听见李义府出列道："启奏陛下，据西台舍人袁公瑜举报，左相许圉师之子、奉辇直长许自然出城游猎，踩踏百姓稼禾，不思道歉，反以鸣镝射伤田主。田主诉讼至大司宪韦思谦处，彼竟不审理案情，反而出入于相府，蝇营狗苟于密室。微臣以为许圉师、韦思谦无视大唐律令，纵容犯罪，罪不容赦，当免官发详刑审讯。"

"哦？"李治将脸转向许圉师问道，"爱卿可有此事？"

许圉师回答道："确有此事。"

李治闻言龙颜不悦，责备道："卿在相位，难道不知'君者，舟也；民者，水也'乃先帝箴言么？竟然纵子践踏民田，可知罪乎？"

许圉师随着李治的责问就跪倒在殿前了："启奏陛下，臣子身为朝廷命官，无视律法，践踏民田，罪在不赦。臣……"

“既是知罪，就该奏朕知道。”李治挥了挥手，又转过脸来问韦思谦道，“司列奏你不治罪犯，可有其事？”

韦思谦这才明白，塾门前李义府那一番话原是早有预谋。他觉得此时只有自己站出来说话，才能平息关于许自然案的种种流言。好在皇上追问，给了他说话的机会。

“启奏陛下！”韦思谦出列，正了正手中的笏板，“许自然践踏民田，意欲以鸣镝惊吓田主，依律当治罪。微臣接到诉讼后，即详阅诉状，亲临侦查，发现其情有二。其一，许大人闻知公子肇事，当即命府役杖击一百，致皮开肉绽，卧榻不起；其二，许相亲往田家致歉，加倍赔偿。因此微臣以为，许大人知过而改，善莫大焉。故而无须免官断狱，面壁思过可矣。”

追着韦思谦的话尾，许敬宗出列道：“韦思谦所言，分明是为许大人掩罪开脱。身为人臣，纵子犯罪，若不严惩，纲纪何在？臣为宰辅，以为不治许大人之罪不能安社稷，定民心。”

详刑寺卿辛茂将也以为朝臣犯罪，当严惩不贷，主张将许圉师免官治罪。东台侍郎刘祥道、司宪大夫窦德玄纷纷附和，强烈要求惩办许圉师。

在朝会上声音一边倒的时候，李治却表现了分外的冷静，他自认还是比较知左相的，他也相信韦思谦的话并非妄言，他从内心里希望许圉师能从自己的斥责中听出宽容的弦外之音。

“圉师为宰相……”他有意省去了左相的姓，希望许圉师能从这称呼的变化中感受得到他的良苦用心，“其子侵害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

孰料许圉师完全没有理解皇上的意思，把憋了半天的愤怒一股脑儿凝聚在反驳皇上的责备上。他脸涨得通红，近前一步高声道：“臣备位枢纽，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众心，故为人所攻击。”

这话一出，上官仪就急了，不断地使眼色欲图阻止他说下去，但许圉师全然不顾这些，依旧站在那里手舞足蹈，慷慨陈词：“至于陛下指责微臣作威作福者，臣愧不敢领。自古作威作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臣奉事圣明，闭门自守，安敢作威作福？”

上官仪的心就悬到了半空！唉！书生！你这不是当着朝臣的面让皇上难堪么？

果然，李治由最初的严厉责备转而发怒了，用从没有的高声怒道："放肆！"

李治颤抖的手指着许圉师："你是恨手中无兵么？依你之言，若是手握重兵，岂不草菅人命，为霸成性，意欲谋反么？"

许敬宗认为时机到了，往日朝堂的恩怨情仇，一瞬间都化为一举击倒对方的力量。当李义府不顾皇上身边有李荣与宫娥的侍奉而奔上前去抚着皇上的胸口劝他息怒时，许敬宗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箭语词锋直指许圉师，痛骂他与韦思谦狼狈为奸，包庇罪犯。说到激动处，许敬宗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人臣如此，罪不容诛！"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朝臣们都以为许、韦二人必死无疑，丹墀内大臣跪倒一片，要求将两人腰斩的呼声此起彼伏。

再看看许圉师，他好像知道辩解无益，干脆跪在一角等待着厄运的降临。

其实，此刻心急如焚的还要数上官仪。他完全没有料到，一件不算大的案子却使君臣陷入对峙的僵局。他非常清醒，这一切只能使忠者伤怀而奸佞得逞。他必须设法缓和这剑拔弩张的气氛，必须找到说服皇上的理由，必须让许敬宗等人无懈可击，必须保护两位臣僚。

上官仪迅速镇定了神情，走到许圉师身边低声道："大人过分了。以大人之聪慧，为何听不出陛下的宽惠厚爱，隆恩浩荡呢？令郎不羁，非唯伤民，亦伤君心。"接着他转过身面对李治，很恭敬、很从容地说道，"许自然身为朝廷命官，不思自约，恣意妄为，其罪昭然；许大人身为人父，难辞其咎；各位大人激愤之词，忠心可鉴；陛下对许相严责，非为一人之得失，乃在警示吾等为臣子者，意在正朝纲之律纪，约官吏之所为，明教化之本源。吾等当醍醐灌顶，警钟长鸣。"

这番话一出口，上官仪凭直觉感到朝堂上的气氛缓和多了。他又向前挪了挪身子，使自己与李治距离更近些："许相登门致歉赔偿，足见其体民疾苦之诚；杖责令郎，足见其怒子不羁之痛；至于未及上奏圣听，乃忧陛下龙体不适。韦大人受理诉讼，据实禀奏，实遵为臣之道。

臣僚之情，惺惺相惜，在所难免，然并无徇私枉法之为。故而微臣以为，许自然伤民之利，依律当治罪；许相教子不严，也理当自省。罚之可以，杀之不可，请陛下圣裁。”

说完，上官仪入列静站，等待着皇上的裁决。当然，他的眼睛也没有闲着，来回扫着每一个在场者的表情。许圉师和韦思谦从心底里感佩上官仪的回旋之术，尤其是许圉师，这会儿听上官仪侃侃而谈，心里似乎吹进缕缕凉风，纷乱的思绪渐渐归于清醒，不禁为自己刚才的举止而悔愧。若非上官仪出面，自己今天是死定了。

再看看许敬宗和李义府，他们平日里在朝堂上翻云覆雨，巧舌如簧，如今千般的心计都被上官仪的一番陈词化解了。李义府最担心的就是皇上在上官仪的谏言之后改变了主意，堵塞了他的相路，于是再度出列道：“上官大人所言不无道理，然在微臣看来，不思齐家者，岂能居相位而无为。许相纵然可免一死，亦无颜站在朝堂，为群臣之表率矣。故而臣以为当免去许圉师本兼诸职，令其闭门思过。”

上官仪不再反驳李义府，今日朝堂上的结局也只能如此了。

李治并不昏聩，即便许自然踩踏百姓稼禾，但罪不及死，他刚才所有的声色俱厉都是因为许圉师太不给他面子，竟然敢当面顶撞他。上官仪的话不仅让他挽回了面子，也促使他冷静了下来。但他也认为李义府所奏言之成理，威权并重。他环顾了一下站在下面的臣下，终于做出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裁决：“左相许圉师教子失责，不思改过，抗上逆礼，咆哮朝堂，着即免去左相，贬虔州刺史，以示惩戒；其子许自然，下狱问罪；大司宪韦思谦判案迟缓，降职侍御史，仍职司宪台，着任窦德玄为大司宪。上官仪拟诏，右相许敬宗初审，奏朕批阅。”

“陛下圣明！”

上官仪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他相信许圉师的外放只是暂时的，他为政清廉，朝廷必有重新起用的时候。

朝会散了，可李义府心中的疑团没有散，一向将笑容挂在眉梢的他目光呆滞了，出了大殿，他在司马道上等待许敬宗，希望他能说些什么。

“皇上这是怎么了？免了许圉师的相位，却不任命新宰相，难道他

要让左相的位子空着么？”

许敬宗也很纳闷，依他的判断，许圉师免了，他自然会转为左相，但是皇上却如演奏一曲乐音，在人心高悬之处，却戛然而止了。

“唉！此事恐怕还得从皇后那里着手。”

“大人言之有理，下官也是这个意思。皇后必不能容忍皇上任一位她看不上眼的臣下做宰相。”

许敬宗道：“世事难料，老夫发现皇后近来对那个上官仪倒颇有好感。”

李义府立即一脸的肃然：“一定要阻止上官仪的图谋，否则，我等在朝堂上就岌岌可危了。”

两人相互看了看，转道去了洛城殿……

来济以身殉国的消息传到洛阳，已是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正月了。元宵节后的第一个朝会上，上官仪向李治禀奏了这位前中书令不释甲胄，赴敌而死的悲壮事迹。李治听后黯然神伤，却因为其涉及当年废立之事，又不便多有褒奖，只传下口谕，准予将其灵柩接回长安，择地安葬。

朝会上，李义府被任为右相，许敬宗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门下三品。虽然朝廷未明确其为左相，但武曌向来是把他视同为左相的。每逢大事，都先听他的谏言，然后才向上官仪与李义府咨询。

也是在这次朝会上，司度上奏建大明宫费资过多，入不敷出。于是李义府进言减百官一月俸禄，同时加赋雍、同等十五州，以奉大明宫。

上官仪以为减百官俸禄以充作宫室用度尚可说得过去，但加雍、同等州民赋则有失民心，可他思之再三，还是将话咽进了腹中。他不愿意因小失大，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等他去做。

而司宗李博乂则上奏，说新城公主不明原因暴薨于府中，疑为驸马都尉韦正矩所害。李治当即下诏，要辛茂将将其拘捕，严加审理。

退朝以后，李治回到武成殿，想着自己最小的皇妹溘然离去，不由

潸然泪下："御妹可谓命途多舛，早年尚长孙铨，因太尉谋反而青春寡居；后又尚韦正矩，不想又遭此厄运。此上天以命谴朕也！"

李荣便也跟着流泪，早年在太宗身边时，他在宫中常常看到新城公主在宫苑中嬉戏，知道晋王兄妹之间的亲昵，便劝慰道："人已去矣，陛下龙体要紧。眼下惩办凶手，对逝者而言乃安灵之至要也。"

李治点了点头："若证据确凿，朕要将这贼碎尸万段，以慰御妹在天之灵。"

正月底，辛茂将陈奏了新城公主案情始末。李治下令在长安西市行刑，将韦氏父子斩首，其族流放岭南。

然而，龙朔三年的春天对李治来说似乎是个多事的季节，不顺心的事总是一件接着一件。三月的一天朝会后，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上官仪有意晚走一步，到武成殿将一封书札呈给了李治："此乃司宪台侍御史韦思谦的举报，臣恭请陛下圣览。"

李治从李荣手中接过呈上来的奏章，大致浏览一遍，脸色立时就阴沉了，问道："依爱卿观之，韦思谦举报属实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义府几起几落，皆与贪贿好色有关。朝野传闻其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言载道。韦思谦不以进退为意，侦查取证，其疾恶如仇之情昭然可见。"上官仪虽没有正面回答，但是其意思李治十分清楚。

"人之所失，皆因欲念，朕亦颇闻彼之作为。"李治沉思片刻，放下奏章，说话的口气反倒缓和了，"刚刚贬谪了一个许圉师，如今又现李义府贪贿之行。传将出去，朝野必议论纷纷，容朕三思后再做定夺。"

上官仪一听就立即明白了，皇上必是要与皇后商议之后才好决断，他也不强求皇上立即做决定。自武曌听百司奏事以来，他虽然厌恶她的独断与跋扈，却也常常对她嫉恨贪腐的态度深以为然。他相信，尽管李义府是她的心腹，但在治贪惩腐这件事上，她定然不会与皇上抵牾龃龉。

听着上官仪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李治脸上的和悦迅疾退去而变得心事重重了。他把一纸奏章反复地看了看，就不得不感佩韦思谦做事的周

密。那里面的桩桩事情都让他触目惊心——

李义府进封河间郡公，做了右相之后，其家上至去世老父，下至襁褓中的婴儿，皆有官衔，皆领取朝廷俸禄。

李义府之母、妻子、女婿，借卖官鬻爵敛财，以致求官者、为亲人寻求法外开释者连属塞道，门庭若市。

李义府改葬祖父，州县官员争相献媚，征召人夫、车、牛载土筑坟，昼夜不息。高陵县令张敬业因昼夜督工，竟然累死在墓场。至于改葬之日，文武百官争相送礼，各种器具、用品都极尽奢靡，车马、供帐相望七十余里。

……

写到这里，韦思谦在奏章上油然长叹——我朝自高祖以降，纵王公者，无如若此矣！

李治将奏章扔在案头，狠狠地拍打着案头怒道："如此贪蠹，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皇上在批阅奏章时如此震怒，殊不多见，李荣慌忙上前劝慰。然而，他很快就发现皇上的龙威来得快、去得也快，甚至有些沮丧地低下了头。李荣知道，皇上一定想到了皇后，他有着臣下无法理解的苦衷和无奈。

过了一会儿，李治抬起头的时候，李荣就从他的目光读出了不尽的沉郁："移驾洛城殿，朕今夜不回贞观殿了。"

李治不会想到，当他的轿舆停在洛城殿前时，李义府刚离开不久。他更不会想到，李义府向武曌禀奏的中心话题就是要她提防上官仪。他还特别举荐由东台侍郎刘祥道出任司列太常伯，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年老多病，且处事谨慎，这样选官诸事必时时禀奏而绝不敢自断。

武曌又一次褒扬了李义府的干练和多思，勉励他在右相任上多所作为。当她正为与李义府推心置腹的交谈而欣悦之际，就听见从殿外传来"陛下驾到"的声音。她并不像其他嫔妃那样惊慌，只是缓缓地站起来，让李义府从偏门退下了，之后才对张尚宫道："随本宫迎驾。"

李治已习惯了这种并不追求繁文缛节的见面，两人相携着进了洛城殿，他看见案头堆了不少奏章，这些都是要经过皇后阅看才呈给他的，有些不需要庭议的，皇后便布置有司去办。因此除三台宰辅之外，有许多朝臣很久不曾看见皇上了。

呷了一口热茶，李治觉得嗓子清润了许多，便对武曌道："朕龙体不佳，将所有的朝报、奏章、文书悉委皇后阅看，皇后也太辛苦了。因此朕今日寻思，太子已十一岁了，有司所奏之事，若无要紧，即可由太子阅办。"

武曌甜蜜地笑了笑道："陛下圣明。让弘儿历练历练也好，正好臣妾这里就有些无关紧要的文书，明日就遣人送去。"

用膳的时候，武曌将李义府所奏悉数说与李治听，中间也夹带着她的溢美之词。李治只是听，也不多插话，充其量就是微微颔首。武曌何等敏感，她从皇上微妙的情绪变化中嗅到了异样的气息。她立时刹住话头，向李治敬了一杯酒，将有关李义府的话题岔了过去。

晚膳以后，武曌传乳娘将旭轮小皇子抱来了。他已经八个月大了，见了李治便咿咿呀呀的。李治从乳娘怀中接过旭轮，俯下身子，亲吻他嫩嫩的笑脸，逗得他笑个不停。

"扑哧"一个响屁，接着他一泡尿便洒在了李治的怀中。武曌见状，立即怒目投向乳娘："你是如何看护皇子的，怎能将尿洒在陛下的龙袞上？"

乳娘诚惶诚恐，李治倒不那么在意，他被李义府惹起的烦恼此刻都被旭轮的一泡尿冲散了，他拦住武曌的话道："旭轮尚未学语，此乃哑语也，是与朕亲热呢！"

"皇上真会说笑。"武曌也不再追究，丹凤眼眯成了一条线。

"时候不早了，臣妾为皇上宽衣安歇吧！"见皇上心情好转，武曌遂要乳娘将旭轮抱了下去，那一双纤纤细手伴着嘤鸣就伸到李治面前。

李治借着灯光打量着武曌，旭轮的出生丝毫没有影响她政事之余的柔情似水，那漫过他身体的每一根手指都是富于弹性而又光滑的。这个时候，他总在朦胧中将坐在洛城殿里批阅奏章的武曌看作另外一个人，

眼前的她才是自己情感的依托，才是自己深爱着的武曌。

他对武曌的诉求是知之甚深的，尽管因年岁日增与朝事烦忧他有时候会力不从心，但他还是借助药物而满足了她的激情。可今夜他心不在焉，李义府的影子总是横亘在他和武曌之间，使他一次又一次陷于疲软。

武曌期待的冲击和高潮始终没有到来，她觉得自己的判断没错，她不再强求李治的雄健，而是直接问道："陛下有心事么？"

唉！朕的任何心思都瞒不过她！李治在心里感叹一声说道："为何朕十分信任之人，总是负朕？皇后以为李义府其人如何？"

"他诟病甚多，善于掩藏心计，不为臣僚认同，这些臣妾都知道，然则，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若论起体味上意、办事干练来，恐怕朝野可比者无几。"武曌评价得十分直接。

"单是不认同倒也无伤大碍，然贪欲无度，恃权弄威，则为社稷之蠹虫矣！"

"哦，陛下果然心中有事，是听到什么流言了么？"

"仅是流言倒也好说。"

李治遂将韦思谦诉状中所列一一道来，武曌听得丹凤眼瞪得老大，一副惊异的神色："有这等事？臣妾观他平日谦恭卑微，用度简朴，莫非……"

"韦思谦不畏相权，足见为人磊落，所奏俱实。"李治从胸中发出悠悠感喟，"两个月之间，两位宰相相继被弹劾，朕不知人矣！"

武曌没有接李治的话，李义府出乎意料的行为让她的自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些印象中曾经的殷勤、忠贞、善解人意都因为李治的一席话而被割裂得支离破碎。从情感上说，她的确需要李义府、许敬宗来实现她不断葳蕤着的梦想。可如果他们真如韦思谦所报，又岂能堂而皇之地站在大臣面前畅言朝政呢？听惯了她嘤鸣的李治被她的沉默吓住了，他上前抱着她的肩膀问道："皇后何以默然，是朕过于唐突了吧？"

"臣妾是难以置信啊！"武曌摇了摇头，很慵懒地躺进李治的怀抱。

看了一眼李治，她又很婉转地说道，“陛下所言甚是。两月之间两位宰相倾舟，非我朝幸事。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依臣妾之意，陛下还是先行训诫，若彼不思改过，当依律治罪。”

李治还能说什么呢？他同意了武曌的谏言，决计再给李义府一次机会。

可武曌仍然不放心，又建议道：“隔日武成殿中，陛下严词训诫彼等。臣妾隔帘听奏，若彼一意孤行，臣妾绝不姑息。”……

第三天朝会一开始，李义府便眉飞色舞地向李治陈奏，说诏书已六百里快马发往长安，同、雍等州刺史正加紧催缴民赋解往京都，以充公室之用；接下来，他又将百官减俸清单呈上。

李治接过名单，置于案头道：“爱卿果然雷厉风行，大明宫成指日可待。散朝以后，爱卿到武成殿，朕有话说。”

退朝之后，上官仪还在想着皇上刚在朝堂上的庄重神色，心里便生出几分疑虑，皇上不直接将韦思谦的奏章转交详刑卿问案，却单独留下李义府，究竟是何意思？他一时也猜不透，只有静观其变了。

“上官大人！上官大人！”这时身后传来声声呼唤，他回头一看，却是新任大司宪的窦德玄。

“呵呵！窦大人有事么？”

“上官大人见识卓远，依大人观之，皇上会与李相说些什么呢？”

上官仪浅浅一笑道：“陛下之事，臣下如何知道？”

“大人能不知道？下官听说李相听信杜元纪之言，以居府有狱气，宜积钱二十万‘厌胜’之。于是他加紧敛财，其间收受长孙太尉之孙长孙延钱七百缗。下官这里有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的密告一件，大人要不要看看？”窦德玄便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哦！有这回事？”上官仪眉头皱了皱道，“大人乃司宪台上官，可直接到武成殿禀奏陛下。”

“李相眼下正得宠于皇后，他又与陛下在武成殿说话，下官去不是……”窦德玄有些犹豫。

“你何须直接面圣，将此密告直接交与李公公即可。”

窦德玄顿开茅塞，连连道谢，转身就往武成殿去了……

此刻，李义府正站在武成殿中央等待着皇上的旨意。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三月的风吹动了他的袍裾，飘飘然若鸟儿双翼，他依旧保持着微笑和卑微：“陛下传微臣前来，不知有何旨意？”

李治摆了摆手道：“朕今天召你来非为他事，朕闻爱卿之子及婿不谨，多为非法，朕一直为爱卿掩覆，爱卿宜戒之。”

李义府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的这些行为会被皇上知晓，他精明的头脑快速地旋转着，判断着皇上究竟对此事知之多少。他认定皇上这只是一种试探，决计先发制人，不等李治继续问话，他就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怒不可遏地反问道：“又是何人在陛下面前搬弄是非了？”

李治闻言很不悦，道：“你只言朕所指真伪否？何须问其所从得焉？”

“臣问心无愧，何须言真假？”李义府向李治施了一礼，“陛下若无其他旨意，臣就告退了。”说罢，他便转身缓步离去。

李义府傲慢不羁的身影让李治的自尊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他怒吼一声“反了！反了！”便挥臂将案头上的卷宗哗啦啦地扫了一地。

李荣惊呆了，数十年来，没有哪个臣子会对皇上如此无礼。即便是身为元舅的长孙无忌也从来不敢在两仪殿上有些许的僭越和傲上。李义府，你多行不义，必自毙矣！

窦德玄赶到武成殿时，正遇见李义府怒冲冲地从武成殿出来，他急忙避到塾门，等他走远后，才来到刚在殿外站定的李荣面前道：“请问公公，陛下此时可在否？”

李荣向里面努了努嘴道：“正和皇后说话呢！”

窦德玄道："陛下既然有事，下官不便进去打扰，这里有一道奏章，烦请公公转呈陛下。"

李荣接过上书道："陛下龙颜大怒，待会儿我定然转呈。"

送走窦德玄，李荣进了武城殿，看见李治和武曌都是一脸的怒气。

李义府的确错了，武曌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起用他，也可以面对诸多的政敌保护他，更可以对他无关政局的错谬甚至不轨忽略不见。可她绝不能容忍他对所爱的李治无礼，对大唐的至尊轻慢。当她在竹帘后看到李义府满怀怨恨和不屑离开武成殿时，就在心中向他举起了刀剑。

"此等逆贼，不诛之不足以平朝野之愤。"武曌站在李治面前说道，"大唐疆土万里，绝不缺许圉师、李义府之流。"

"朕好言训诫，孰料他竟冥顽自负，逆法抗上，难道大唐律令形同虚设吗！"

"哼！李义府不知天高地厚，利令智昏。本宫可以用他，亦可以杀他。"

武曌的那个"杀"字几乎是从牙齿间挤出来的，听得李荣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他小心地上前禀奏道："陛下、娘娘，刚才大司宪窦德玄来过，托奴才转呈一道奏章。"

李治接过奏章递给武曌，少顷，就听见她一声大喊："好个逆贼，竟敢做'厌胜'之法，祝诅皇上。来人！传宪窦德玄、辛茂将进宫，立即拘捕李义府。"

受武曌情绪感染，李治许久因为头风而淡远的气度再度回到胸臆间，对武成殿詹事吼道："遣使者星夜前往长安，传李[redacted]来东都监审！"

"轰隆"一声，春雷在大殿上空炸响，开春以来的首场雷雨从洛阳城上空倾泻而下……

第二十三章

娇婴方啼相府内

风波又起宫苑中

第二天虽不是朝会的日子，然而李义府在武成殿遭到皇上训诫而恼羞成怒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朝野。尤其是闻听皇后为此而蛾眉怒竖时，大家断定这个平日里恃宠骄横的逆贼必死无疑了。特别是那些饱受欺凌的侍郎或令丞们，更是期待皇上能诏令将其腰斩，朝堂上也就从此清气俊朗，朗日耀庭了。

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上官仪却一直很清醒和冷静。他相信皇后面对李义府对皇上的无礼也许会发怒，甚至会起杀机。但风雨之后，难保她不会转圜，毕竟他们在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两案中有着盘根错节的牵系。显庆三年，不就有过一次李义府因为多树朋党、贪得无厌而被贬为同州刺史的经历么？可不久之后，皇后便借故追查长孙无忌“谋反”案而说动皇上将其复职了。

前车之鉴，犹未远去。因此，当韦思谦来到上官府，为自己一年多的侦查终于有了结果而兴奋之至时，上官仪却没有任何的重负卸肩之感：“老夫尚未接到皇上关于起草诏书的旨意。”

“那不过是朝夕之别，此贼触犯龙庭，罪在不赦。”韦思谦很自信。

“一切尚无定数，我等不可大意。”

韦思谦就觉得上官仪有些过于谨小慎微，离开相府的时候，他甚至不惜与上官仪打赌，言道若是李义府被皇上开释，他愿请上官仪饮酒。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上官仪所料，在十一月的朝会上，李治诏令将已经拘捕入狱的李义府流放巂州，子率府长史李洽、千牛备身李洋及婿少府主簿柳元贞并流廷州，司议郎李津流振州。

大臣们不禁面面相觑，不清楚一个蔑视当今圣上的人为什么会死里

逃生。

朝会结束后，韦思谦在司马道上等着上官仪，一见面就道："大人料事如神，下官惭愧之至，这顿酒请定了。"

上官仪摆了摆手道："酒就免了吧！老夫以为李义府大祸不死，必是皇后手下留情。不过其没有带职贬谪，终是圣朝之幸。"

尽管如此，朝野仍然因为除了一位奸人而弹冠相庆。许多令丞听到这个消息，甚至号啕大哭，不能自已。

以后好多日子，关于李义府的传闻便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洛阳街头还流传着一篇戏文，题为《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因为李义府在吏部尚书和右相任上，见人奴婢中之有色者，擅纳为妾。他被判流放后，这些人纷纷叛离。于是那文字便讽刺说，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

有一天，上官仪在司马道上遇见同来上朝的司刑太常伯刘祥道，打趣道："大人何时任了河间道行军大元帅了？"

刘祥道闻言有些不好意思道："大人取笑了，李义府一介书生，何用兴动兵戈？既然如此，十六卫府将军如云，也无须下官挂帅啊！"

上官仪也笑道："此露布来自民间，足见李贼所为不得人心。大人主审此案，也是顺乎天意民心啊！"

对李义府的流放，心境最为复杂的还要数许敬宗。当他从李荣口中得知李义府无礼抗上时，心中暗自叫苦不迭。唉！这个李猫，都做到右相了，为何还如此不知深浅啊！他不敢怠慢，匆匆赶到洛城殿拜见武曌，恳求她法外开恩。

武曌抬了抬眼皮，冷漠地说道："本宫念他有才，虽屡遭弹劾也用之。孰料他不思检点，竟然触怒龙颜，若不杀之，皇威何在？律令何在？"

许敬宗自知李义府的厄运无可挽回，于是退而求其次，他先是顺着武曌的语气将李义府痛骂了一顿，然后很婉转地说道："微臣无识人之能，罪该万死。李义府贪贿抗上，罪在不赦。然微臣知娘娘体爱臣下，

姑念他曾为娘娘尽忠效力，还乞陛下和娘娘开天恩，免其死罪。”

武曌先是毫无所动，渐渐地脸上才有了活气：“就依爱卿！本宫且去说服陛下，看能否给其一条生路。”

在李治诏令将李义府流放嶲州后，许敬宗没敢登门送别。可就在其被押解离京的前一天晚上，李府府令送来一个包裹，说是主人让交给许大人的，看能不能转给皇后。

许敬宗打开一看，里面有两首诗稿和一卷文稿。

一首诗题为《咏鸟》：

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

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许敬宗见此自语道：“非别人不肯借你一枝，是你不珍惜皇后这圣朝第一枝啊！”

另一首诗题为《咏鹦鹉》：

牵弋辞重海，触网去层峦。

戢翼雕笼际，延思彩霞端。

慕侣朝声切，离群夜影寒。

能言殊可贵，相助忆长安。

许敬宗判断这首诗是李义府在司宪狱中写的，你都深陷囹圄了，还想入非非，梦着云端的彩霞。唉，你本来就在云端，为何要触皇上这张“网”呢？

不过，这字里行间透出的忧伤和凄凉还是让许敬宗不禁动容了。这不但因为李义府是他引荐给武曌的，更因为这些年两人在朝堂上每每呼应，击倒了一个个政敌。现在，李义府一走，他顿时有了孤舟独木的感伤。

许敬宗放下诗作，拿起文稿，“度心术”三字赫然跃入眼帘。及至他展卷阅读，脑际突然“轰”的一声，似有飓风骤起。那些“治吏治心，明主不弃背己之人也”、“民心所向，善用者王也”、“权重勿恃，名高勿寄，树威以信也”、“贪，示廉者智也”、“敌之不觉，吾必隐真矣”的心得，让他再一次感到李义府的城府之深。他们虽然同朝为官多年，也算得上至交，可何曾听他说过这些呢？

这也许是一个更为真切的李义府，他这些年不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么？每日在朝堂上看到的李义府，谦恭和蔼，总是一副笑脸；对于皇后交办的事，他从来一丝不苟；他曾经在朝堂上激烈抨击卢承庆用人不当，度支省贪贿之行时有发生；到头来，他却成了最大的贪官。他许敬宗究竟对李义府知道多少？

许敬宗收起文稿，认真包好。他最终还是决定将这些送到皇后那儿去，也许，皇后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触。

几天以后，在武成殿，李治将李义府留下的手稿拿给上官仪看，并十分感慨道：“朕不敏，无知人之智。”

上官仪对李义府的心语没感到任何的意外，皇上被蒙蔽太久，以致养痈为患。他认为李义府此时倾覆，对朝廷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幸事：“陛下何须自责，李贼僭越犯上，罪该万死。陛下宽仁，流之嶲州，他当感恩才是。微臣记得先帝曾言，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人镜者，正与反两存也。故微臣恳请陛下以李义府为镜，诏群臣引以为戒。”

李治深以为然：“爱卿所言，正合朕意。痛定思痛，更知为何夫子言为政以德。德者！立人之本，治国之基也。朕近日阅看兵部呈来驻百济水军总管、青州刺史刘仁轨的奏章。言道我军虽在百济白江口海战大败高丽，然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他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途，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刘仁轨本武人，尚知为官以德，岂李义府所能比矣！”

“陛下圣明！显庆四年，刘仁轨因奉旨查处李义府贿赂案而遭到嫉恨，又逢李贼杀人灭口，查无实证，未能定罪，故而遭贬刺史。”上官仪趁机为刘仁轨解释。

李治微微颔首，情知皆是自己当初听信一面之词，又兼皇后说辞，以致忠臣被诬，奸佞得势，遂要上官仪拟诏为刘仁轨在长安筑府邸，并厚赏其妻子，还要派遣使者前往劳军。

趁着皇上心境较好，上官仪很适时地提到了裴行俭："皇上眼下最要紧的莫过于选贤任能。记得两年前陛下曾要裴行俭代行西州都督，据兵部朝报，他屯垦戍边，功业赫赫，尤其是在西突厥攻掠庭州之时，他率军亲往驰援，大败突厥阿史那苾力部，使其一年期间不敢东顾。"

"这朝报朕看过，就依爱卿所奏，擢拔裴行俭为西州都督。"

"谢陛下隆恩。"

上官仪起身告辞，李治却在身后道："爱卿留步，朕尚有话说。请爱卿另行拟诏，将李义府之罪行公诸朝野，令百官尽知。今后有欺君罔上、口蜜腹剑者，杀无赦。"

"臣谨遵陛下旨意。"上官仪点到即止，他没有把话说得太满，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许敬宗在皇后那里很得宠。皇后是何等聪慧之人，她若是闻听自己在皇上面前谈论德才，定然生疑。欲速则不达，他仍然需要忍耐。

转眼到了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八月，李治偕武曌，率领许敬宗、上官仪等人回到长安。他没有直接与皇后入住大明宫，而是去了当年的晋王府，在那里一住就是七天，直到皇后派詹事前来探视，才回到宫中。

李荣起初还有些疑惑，可住进晋王府的第二天傍晚，当他亲眼看到韩国夫人的女儿贺兰蕊儿进了王府时，便禁不住惊得瞠目结舌。天哪！在嫔妃们一提起皇后就噤若寒蝉的日子里，她怎么会想到自己的外甥女会夺爱呢？

接下来几天，他都能从皇上的寝宫里听到女子的浪笑和喘息声；在后花园的湖边，看到他们双双相依的身影；在御膳桌边，看到蕊儿与皇上推杯换盏的欢悦。直到有一天，皇后身边的詹事前来请驾，皇上才极不情愿地回了大明宫。

接下来，在回长安的第一次朝会上，李治诏任司列太常伯刘祥道为

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他还突然宣布，册封韩国夫人的女儿贺兰蕊儿为魏国夫人。他之所以选这个场合宣布这件本属内宫的册封，也是因为朝会上武曌不在场。

上官仪继续做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许敬宗专任太子少师、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知西台事，这结果上官仪是早就预料到了的。本来，刘祥道与窦德玄都因为在惩办李义府一案中立功而受到李治的青睐，可因为对上官仪不放心，故而武曌没有对刘、窦的任命提出异议。况且，李义府在任右相时，就曾因刘道祥年迈又谨慎而推荐他接任司列太常伯，为的就是让皇后方便介入官吏的选任。

上官仪不计较这些，他要的是为社稷尽忠的机遇。可刘祥道的心中却颇为不安。朝会上，他曾以年事已高为由恳请辞去右相而未果，现在，他紧追上官仪的脚步，不无愧疚地说道："论理这右相之位大人受之无愧，老夫春秋已高，霜雪满鬓，何德何能竟居相位？"

上官仪回了刘祥道一个坦荡的笑脸："大人不必如此，剪除国贼，大人于社稷功莫大焉。在下虽无实职，然亦列宰辅之序，当同大人同心同德，共辅圣上。"

刘祥道十分感动，说道："有大人此言，老夫视大人为知音也。今后还望大人多所指谬，老夫不胜感激。"

出了司马道，两人便各自回府去了。

十一月，是一年中最短的月份。车驾刚刚驶进坊间，天就黑了。一家家店铺前昏黄的灯火映出街道上的车影人影，模糊而又恍惚，只有马蹄敲击地面的声音带来依稀的归家之暖。

儿子上官庭芝的妻子郑妍近来就要生了，他虽然还不知道儿媳所怀究竟是男是女，然从内心来说，他希望是个男孩。儿子在周王李哲的府上任属官，秩禄虽不高，但因为陪伴在亲王身边，就分外引人注目。他亦反复叮嘱儿子不可恃宠滋事，昨日上朝之前，他把儿子叫到身边，要他向周王告假，回来照看儿媳，尚不知周王是否准告。

"吁……"驭手一声吆喝，车驾停在了府门前。府令看见上官仪，急忙上前搀扶，一脸喜色道："相爷！少夫人生了。"

“哦！”上官仪一边往府内走，一边问道，“男孩女孩？”

“相爷！是个千金。”

“哦，老夫知道了！”他没有表示出特别的高兴，这让府令有些失望，因为这毕竟是少爷的第一个孩子啊！

上官庭芝已在前厅等候父亲的归来，见上官仪进来，他便吩咐丫鬟帮父亲换上常服，就在这时，母亲从门外进来了，高兴道：“虽说儿媳生了个女儿，却是双目玲珑，粉面红唇，一看就知道将来必是聪慧娇娥呢！”

“唉！她尚在襁褓之中，焉能知道未来？老夫只求她健健康康足矣！”上官仪一脸的平静。

“父亲所言，孩儿记下了。既是女儿家，就请父亲起一个名字吧！”上官庭芝说道。

上官仪略思片刻便道：“孩子既是生得玲珑婉丽，就叫婉儿吧！”

众人都以为这名字起得好，顺口、好听、简明，一时都念起来。

用过晚膳，上官仪却没有了睡意。进了书房，府令早将炭盆火烧得旺旺的，又为他泡了上好的茶。坐在案几前，他将书架上的书拿来翻阅，却无论如何也看不进去，所有的心思都被婉儿的诞生缠绕得茫然无绪。

这次回到长安，他明显地感到皇上与皇后之间有了一种说不清的疏离。皇上为何不住进新起的大明宫，而对晋王府怀着深深的眷恋呢？据跟随去了晋王府的太监王伏胜说，每当夕阳西下时分，皇上总是屏退左右，独自一人坐在王府后花园的假山石边发呆。有几次，他都看到皇上暗自垂泪。李荣曾告诉他，早年皇上喜欢在晚膳以后同太子妃一起沿着花园的小径散步。也许是触景生情，眼前风物唤起了他如缕的追忆。唉！说到底他还是忘不了废皇后啊！

他猜度，皇上与皇后一定在洛阳时发生过语言抑或是情感上的龃龉。

哦！他想起来了，在回到长安不长的日子里，李治曾在宣政殿语焉

不详地向他透露过将政事委与皇后的追悔。刚刚说了几句话，李荣就禀奏说许敬宗来了。皇上立时转而对皇后机敏，政事处置周详礼赞有加。

风平而波未息，从此上官仪的心就难以平复了。他估摸这断了的语线一旦临场触机，还会获得接续。

然而，李治似乎把自己说过的话完全忘记了，一切都回到了原初，每日的奏章仍然由武曌批阅之后再送他，现在，太子每五天也听诸司奏事。但是上官仪还是从皇上的目光中读出了隐忍的压抑和忧伤。他担心如此下去，总有一天皇上与皇后会经历情殇的。而且他也很忧虑，担心这冲突最终会将他牵扯进去。婉儿在这样的时候降生，对上官家族，对她自己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外面飘起了雪花，朦胧的夜色中，那雪宛若散玉，轻扬而又无声地落在阶前，不一会儿就积了白白的一层。府令进来提醒道："现在已是子时，还请老爷早些歇息吧。"

"夫人可已歇息？"

"正在少爷房内照看小姐呢！"府令应道。

"嗯！你退下吧，老夫即刻就寝。"

看着府令离去，他走出书房，俯下身子捧了一捧雪，从额头开始，顺着两颊慢慢擦拭，顿时一股清凉沁入血脉，他整个人也清醒多了。等他再回到案头时，他的思路已变得十分清晰——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必须继续忍耐下去，直到皇上接续语线的那一天。

"启禀娘娘，外边下雪了。"张尚宫小心地站在纬帐外说道。

"知道了！"武曌伸了一个懒腰，坐起身来。

宫娥们扶着武曌来到梳妆台前坐定，依照装扮的程序，先为她细细地梳理着黑色的长发，等到顺溜光润了才开始挽高髻。接着，宫娥们分别在两鬓各插六枝花。做这些时，大家都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可当铜镜里映出武曌丰满的脸庞时，她还是手托香腮叫了一声："住手！"

宫娥们顿时心惊肉跳，不知道哪个环节惹得皇后生气了，一个个泥胎般地站在那不动了。

但她们并没有招来皇后的斥责，而是在铜镜里看到那双满含吃惊的丹凤眼。皇后的手正沿着眼角慢慢地下滑，向两颊移动。是的！一种伤春的情绪正顺着她的手指在心底蕴出一片惆怅。那些无法用脂粉掩盖的细纹是什么时候爬上眼角了？为什么再也找不回那个在太宗身边吟诗写字的武媚了，再也追不回当年那个与太子在崇文馆卿卿我我的武才人了？四十岁，对她来说是一个十分残酷的年龄。

所有时间的流逝，都记着身心的疲惫。从洛阳回到长安后，她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忽地有了一种无言的隔膜。皇上一回长安就住进晋王府，绝不仅仅是为了追忆少年时代的烂漫或者长孙皇后殒薨后仅剩的父爱。因为，那里还有另一个女人的余温。那就是曾经的太子妃、后来的皇后王蓉。她死在自己的手里，她们之间即使在梦境里也是一对情仇。她怎么能够容忍一个男人躺在自己身边，而心中却想着别人呢？

仅仅想想倒也罢了，他在皇榻之上的屡屡走神更是让她爱恨交织。她是天生的情种，渴望男人的身心抚慰，渴望夜夜不倦的颠鸾倒凤，渴望在男人身上获得满足。可他们往往是以激情始而以伤情终，皇上早年的雄健都到哪去了？每回没有多久，他就趴在她如雪的身子上气喘吁吁，任她撩拨挑逗，也无济于事。

她被威严和冰冷所掩盖的欲火常常焚烧着他们之间的情感。他越是回春无力，她就越是强烈渴求，在得不到床笫之欢的时候，她就会无端地在生活中挑剔，借故发泄。如果李治是个男人，面对她的叫阵发一次雄威，她也许心里还好受些。可他每每无奈的退却，便使得两颗曾经依偎的心渐渐地疏离了。她怀疑皇上有了新欢，并借故将身边的太监王安送到李治身边，要他早晚将皇上的举止禀告自己。

可她没有想到，王安带给了她一个怎么也想不到的消息，说内宫有人说，皇上经常在承欢殿与魏国夫人做竟夜之欢，以致误了朝会。

现在轮到武曌无奈了，当初是她不顾贺兰越石的感受而把姐姐带到宫中的。与其让那些嫔妃们在皇上面前散香示艳，倒不如姐妹共侍一主。后来也是她把蕊儿带到皇上面前的，当时在她看来，蕊儿还不过是个孩子。

可偏偏是这个蕊儿，让她品尝了鹊巢鸠占的痛苦。

这个该死的蕊儿，武曌在心里默默咒道。这些苦，这些恨，这些空虚和寂寞，身边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自己种下的苦果能够对谁说？况且这争宠夺爱之人出自武氏门下，她也无法告诉别人。

“继续吧！”武曌对着铜镜道。她的话永远是凌厉和威严的。

于是，先为王皇后做尚宫、后来在武曌这里改作尚药的吴泓，捧了用云母、白玉、人参研磨而制的“嫩面膏”，开始为武曌做面部保养了。她先从额部开始，最后涂满了整个面部。立时，有一种微微的清爽缓缓向着面部的各个角落渗入；紧接着，又是一阵暖暖的感觉，似乎是春花开放的声音。武曌闭着眼睛，想象着她十四岁的少女时代。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吴尚药用清水一点一点地将膏药洗去，然后又用泡了玫瑰花瓣的水清洗一遍。当武曌再次坐到铜镜前时，宛如换了一个人。

宫娥们捧了衣装过来。今天她选择是一件深青的祎衣，青衣、革带、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自从代皇上听百司奏事后，她只有在傍晚政事之余才换上便服。她这样做，一是为了彰显皇后的威严，二也是表达了她对大臣们的看重。

等到一切收拾完毕，冯尚食立即送来“驻颜安神粥”。武曌舀了一点含进口中，点了点头道：“还不错。”

这时候，张尚宫进来禀报道：“娘娘，袁公瑜大人前来拜见！”

武曌摆了摆手，让身边的宫娥们退下，然后对张尚宫道：“宣他进来吧！”

在李义府任右相时，袁公瑜是通过他将谏言转到武曌这里的。李义府被流于嶲州后，他很担忧了一阵子，生怕自己被牵扯了进去。直到近日，许敬宗重新找到他，要他为皇后觅一位懂得“厌胜”之术的人，他才又觉得希望来了。

在宫中施行“厌胜”之术，一旦被皇上知道是什么罪行，许敬宗比谁都清楚。当年王皇后、萧淑妃的血腥下场他是亲眼看见的。他可以为皇后做任何事情，唯独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慎之又慎。但袁公瑜却没有这样的敏感，他很高兴许大人的开明，把觐见皇后的机会给了他。

在听到张尚宫的宣达后，袁公瑜的心怦然直跳，以致走起路来身子有些僵硬。

“微臣西台舍人袁公瑜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平身！抬起头来！”武曌道。

袁公瑜惊魂未定，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来，看眼前的武曌。那丹凤眼中投来的每一道目光都是扑朔迷离的，让他捉摸不透。

武曌问道：“遣你所办之事，可有眉目？”

“微臣已将人带来，现就在塾门等候皇后宣见。”袁公瑜定了定神又道，“此人为终南山道人，名郭行贞。道行幽深，法术精妙。”

武曌挥了挥手，目光和说话的语气霎时变得十分冰冷：“好了，本宫知道了。今日之事你不可外传，若走漏风声，后果怎样，想必许大人已明告于你，退下吧。”

袁公瑜出了蓬莱殿，郭行贞忙从塾门出来急问道：“皇后可愿见贫道否？”

袁公瑜擦了一把头上的汗珠道：“娘娘正等着道长呢！你可要小心行事，不可造次。”

当郭行贞站在武曌面前时，他两手相抱道：“贫道参见皇后娘娘！”

武曌的脸上顿时充满了暖意，道：“闻仙长道行高深，本宫欲问‘厌胜’之术，还望仙长不吝赐教。”

郭道士眨了眨眼睛道：“夫‘厌胜’之术，名为一宗，实分两异。有以物‘厌’恶者，通常为用桃板、桃人作法，以祝诅恶行，轻者患病，重者死命；有以钱求‘安’者，以铸刻‘千秋万岁’、‘ 天下太平’、‘宜室宜家’钱币埋于地下，念动咒语，化险为夷，化凶为吉者是也。”

“本宫除恶求吉兼而有之，道长若能玉成此事，本宫定有重赏。”武曌眉头展开了，向外面喊道，“张尚宫！命王伏胜来见。”

王伏胜本是李治身边的太监，自武曌听百司奏事之后，他就负责将

她批阅过的文书、奏章呈送给李治。四五年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不一会儿，王伏胜进来了，先行过参拜之礼，然后就垂手而立，一副规规矩矩的样子。武曌遂将协助郭行贞作法之事委任与他。王伏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道："奴才谨遵皇后旨意。"但武曌还是反复叮嘱他此事万勿外传。

"奴才明白！"王伏胜还是一句话，就引着郭道人退下了。

一连数日，蓬莱殿中香烟缭绕，郭行贞围绕香烛，挥舞木剑，口中念念有词，又要宫娥们用钢针猛刺偶人，以驱除鬼魅；接着，又要宫中的太监将刻印了"千秋万岁"的钱币埋在从蓬莱殿前往宣政殿和紫宸殿的路上。他屏退左右，很神秘地对武曌道："只要皇上和皇后的轿舆从这里经过，都会有诸神护卫，蟊贼不敢靠近。如此坐朝则天下太平，退朝则宜室宜家。"

但武曌还是觉得郭行贞的说辞太虚无缥缈了，离自己所想的差距太大。除了赏赐之外，她又要王伏胜多加启发郭行贞，他也渐渐地明白了。有一天，在绕着蓬莱殿转了几圈，经过一番作法后，郭行贞来到大殿，以天帝的语气道："蓬莱诸仙，今圣母神皇在上，速来拜见。"一副肃然的样子。

武曌坐在上面觉得蹊跷，殿内明明除了香烛，就是她自己，宫娥太监们都被打发出去了，郭行贞却在那里振振有词，煞有介事。正将信将疑中，郭行贞来到面前道："启禀娘娘，各位神仙参拜之后，已乘云到上界为娘娘祈福去了。"

武曌抬了抬眼皮问道："仙长刚才言蓬莱诸神前来拜见，为何本宫看不见呢？"

"娘娘，人神迩近，只在心中，感之则有。此诚孔子所言，祭神如神在。"

"哦？"武曌就笑了，"仙长不是崇信道家么，何以又与孔子结缘？"

郭行贞解释道："儒道原为一脉，皆出于《易》。"

武曌又“哦”了一声，心里却埋怨他言不及义，空于饶舌。正要再问下去，却忽然听“哎呀”一声，待她定神看去，只见郭行贞圆睁两眼，神色惊异地看了她一眼，就跪倒在地了：“贫道参见圣母神皇！万岁！万万岁！”

武曌大惊，忙要王伏胜掩了殿门，立时就怒容满面了：“好个郭行贞，本宫传你来原是为大唐祈福，孰料你信口雌黄，一派胡言。王伏胜，给本宫拿了！”

可郭行贞闻言并不慌乱，他早已清楚这一切都是做给外人看的。他缓缓地站起来，摇了摇手中的拂尘道：“贫道乃上仙所遣，娘娘纵然杀了贫道，不过消了凡间肉身，也无伤仙体。只是方才所言虽出于贫道之口，却是玉帝旨意，言说几年之后必有圣母神皇出，其祖在并州，这岂非娘娘乎？”

“本宫念你多日辛劳，不降罪也就罢了。今日之事不可外传，若是泄露了出去，本宫绝不轻饶。”武曌的神色并没有丝毫放松，朝外面喊道，“张尚宫，带郭道长下去，多加赏赐。”

“奴婢遵旨。”张尚宫应了一声。

郭行贞刚刚出了殿门，武曌的脸色骤然就变得十分冰冷，她要王伏胜近前来附耳道：“此人不可久留，宜速除之。”

王伏胜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蜡黄，身子也筛糠般地颤抖个不停：“娘娘！奴才……这可是人命关天啊！”

“哼！”武曌怒道，“那就拿你的命抵他的罪如何？”

“娘娘息怒！奴才这就去办。”

“记住！不可用宫中之人。”

……

“蕊儿！朕就爱你的雪肤。”承欢殿里，李治搂着贺兰蕊儿，手顺着她光滑的腹部移到一对酥乳上，轻轻地摩挲着，那感觉真是惬意极了。麻酥酥的痒，蕊儿就禁不住“咯咯”地笑起来。

李治的情绪高涨，剧烈的冲击和震颤席卷了蕊儿娇嫩的身姿。往日在武曌那里压抑的情欲如出笼的猛虎被释放出来；而蕊儿的秋波滋润着他生命的每一缕时光。此时此刻，皇后从他的意念中淡远，他呼唤道："蕊儿！蕊儿！"

但无论是他还是蕊儿都十分明白，武曌不是废后王蓉，她不会容忍李治身边躺着另一个女人，她一旦知道了此事，定会在宫中掀起轩然大波的。

当风暴过去，港湾恢复宁静的时候，蕊儿就泪光盈盈地搂着李治道："陛下！臣妾好害怕。"

李治沉默了一会儿，说出的话却软弱无力："只要身边人不说，皇后怎会知道？"

蕊儿虽然年轻，可武曌的做派却让她刻骨铭心。自荣国府一聚后，她就将武曌的举止作为楷模。现在面对皇上的犹豫，她竟然说出了一句让李治十分吃惊的话："陛下若是爱臣妾，就不妨听臣妾一句进言。皇后恣肆弄权，陛下何不废了她？"

"你！"李治愣愣地望着蕊儿，心中翻起了巨大的浪花——天哪！她与当年的武媚何其相似。甚至连说话的语气、眉毛的颤动都毫无二致。她小小年纪，为何会有如此心机？

"此话你在朕这里说说无妨，传将出去是要招祸的。"李治不容蕊儿再说下去，便对着外间喊道，"来人！送魏国夫人回去。"

"陛下！臣妾……"

李治没有再看蕊儿一眼，直到她被太监抬出了承欢殿……

长安的雪这半个月总是下下停停，尽管宫娥太监们从一大早起来就不间断地清扫，可过不了多久就又是厚厚的一层。

唯有宣政殿前的积雪，近日来却停止了清扫。

李荣就是不能理解，那天皇上为何突然会对扫雪之事大发雷霆呢？他说那雪冰清玉洁，飘然若美人之窈窕，落地如琼玉之凝脂，悬于枝头，乃梨花纷然；化而为冰，犹琉璃之晶莹。你等如此横扫，岂不污了

这洁净、清韵？他当场就要将扫雪的小太监杖责二十，亏了李荣好言相劝，他才熄了心火。

后来，李荣才从王伏胜的口中得知，皇上的气生在皇后不经恩准，就去了荣国夫人那里之事上。

“越来越放肆了，她眼中还有朕么？”李治在批阅奏章时，常常会停下笔来，自言自语。可李荣只能听，他了解皇上的性格，他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对于皇后，他有着许多的无奈。

作为宦官，李荣对男女间的情感纠葛缺乏体验。他不明白，都是女人，都一个个如花似玉，为何皇上在王皇后面前的威势到了武皇后这里就难以奏效了呢？武皇后又凭什么让万邦至尊的皇上总是在紧要关头退却呢？他猜度，这里面肯定有他人无法知道的玄机。

辰时三刻，李治坐进龙案，翻开奏章对李荣道：“你出去看看，有谁动了朕的雪？”

李荣来到殿外，却看见新任司戎太常伯的姜恪从塾门出来道：“烦劳公公通禀一声，就说下官有军情陈奏。”

李荣进去不一会儿，就出来宣他觐见。

“朕闻爱卿有军情禀奏，是何事说来朕听。”

“臣遵旨！”姜恪说着，将一道奏章呈了上去，“此乃驻百济熊津都督刘仁轨的上书，恭请圣览。”

李治接过奏章，大体浏览了一遍后道：“朕不是敕命他还朝么，为何又上书恳请留下？”

还是在十月的时候，升任检校熊津都督的刘仁轨上书言道——

检校熊津都督臣刘仁轨上疏皇帝陛下：

臣伏睹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

臣问：“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

谓之义征，何为今日士卒如此？”

咸言：“今日官府与曩时不同，人心亦殊。曩时东西征役，身没王事，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渡辽海者，皆赐勋一转。自显庆五年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录，其死者亦无人谁何。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顷者破百济及平壤苦战，当时将帅号令，许以勋赏，无所不至；及达西岸，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非独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勋级以为荣宠；而比年出征，皆使勋官挽引，劳苦与白丁无殊，百姓不愿从军，率皆由此。”

臣又问：“曩日士卒留镇五年，尚得支济，今尔等始经一年，何为如此单露？”

咸言：“初发家日，唯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

臣检校军士所留衣，今冬仅可充事，来秋以往，全无准拟。陛下留兵海外，欲殄灭高丽。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今既资戍守，又置屯田，所借士卒同心同德，而众有此议，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张，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处置，恐师众疲老，立效无日。

逆耳之事，或无人为陛下尽言，故臣披露肝胆，冒死奏陈。

李治当时就被感动了，在这个朝堂上，他已经很少听到如此直接的逆耳忠言了。他当即敕命右威将军刘仁愿率军渡海以代旧部，敕刘仁轨还京。

可眼下这奏章……

姜恪早年曾跟随契必何力在铁勒道任过安抚副使，深知士卒戍边之苦，便道：“臣以为刘大人所奏，乃肺腑之言。刘大人在上疏陛下之际，微臣又接到右威将军刘仁愿来书，称他曾以自己的经历劝刘大人不要节外生枝，免遭别人诬陷。岂知刘大人慷慨陈词回道，‘人臣苟利国家，知无不为，岂恤其私？’”

李治又一次感喟道：“传朕旨意，令刘仁轨仍执熊津都督。六百里

快马前往东都，敕命百济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尉，协助刘爱卿召集余众。”

“遵旨！待上官大人拟定诏书，陛下亲阅后，微臣即遣人星夜送往东都。”

出得宣政殿，眼看着雪花又飘起来了，姜恪心想，关中琼玉皑皑，不知百济如何的冰天雪地了，真是苦了士卒了。

姜恪走后，李治越想越觉得刘仁轨所奏不那么简单。朝廷对驻守百济的将士勋劳授爵，生者慰劳，死者吊祭，原是定规，何以后来就名存而实弛了呢？显庆五年，度支尚书卢承庆因为用人不当，致使前方将士粮草不济，被贬为润州刺史，不知可与百济士卒贫敝有关?

这个意念一旦上了心头，李治就无法再批阅奏章了，他抬起头对李荣道：“明晨早朝后宣上官仪进宫，朕有要事问他。”

其实，宣政殿与东西台只是一墙之隔。宣政殿门外是绕着宫殿的回廊，东廊之外为东台省、史馆等，西廊之外为西台、中御府监。出了殿门，穿过横墙门，就到了西台。

这时候，一位小太监的身影在殿门口闪了一下，李荣就知道必是有大臣要觐见皇上了。他忙来到殿外，却看见了在蓬莱殿为皇上传递文书的王伏胜。

“皇后有奏章要转给陛下么？”

王伏胜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

王伏胜的忽然觐见，让李治有些诧异，便问道：“皇后不是去荣国府了么，焉何还有文书转来？”

王伏胜吞吞吐吐道：“奴才……”

李治便知道他必有不为他人所知的事情禀奏，遂要李荣到殿外看看司马道上的雪可否清扫干净，并要他掩上殿门。

直到李荣的身影消失在殿外，李治才转过身来，却见王伏胜“扑通”一声便跪倒在地了：“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在不赦。”

闻言，李治的脸就拉下来了：“你有何事尽管奏来，不必如此。”

“奴才犯了欺君之罪。”王伏胜遂将武曌最近的所作所为战战兢兢、断断续续地述说一遍。刚刚落音，就听见上面大呼“气杀我也”！待他抬头看时，李治却已倒在龙案后面，昏厥过去了。

王伏胜大惊失色，一面上前抱着李治，一面朝外面喊道：“来人哪……”

李荣闻声冲进殿来，扑到李治面前猛掐人中，半晌，李治才缓过气来，却是头风复发，天旋地转，眼睛模糊了：“朕这是怎么了？”

“陛下不过是头风复发，奴才这就去传淳于太医令进宫为陛下诊治。”

李治摇了摇头。王伏胜更是仓皇无措，跪在地上泪水双流道：“陛下！都是奴才该死，请陛下杀了奴才吧！”

李治闭眼养了一会儿神，疲累地说道：“你举报有功，何罪之有？且先退下吧。”

王伏胜还是不愿起来，道：“陛下即便大开天恩，蓬莱殿奴才也是回不去了。”

“唉！是朕当初要你前往皇后处的，你且留在宣政殿吧！”李治叹了一口气。

等王伏胜一走，李治又问道：“现今是何时辰了？”

“已是申时二刻了。”李荣应道。

“你亲自去上官府邸，密宣上官仪连夜进宫。”

“陛下！您的病？”

李治的声音顿然高了：“让你去就去，朕死不了。”

……

日月如梭，一转眼，卢承庆来润州已经四年了。

从度支尚书、参知政事降职为润州刺史，卢承庆除了时不时有些伤感，却没有任何怨言。有多少次黄昏，他沿着大江南岸骑马缓行，望着如血残阳映红一江碧水，甚至心生出对皇上的依稀感恩。

比起被贬到庭州的来济，被一贬再贬到爱州的褚遂良，甚至被贬到西州的裴行俭，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了。润州山清水秀，物阜民丰，气候湿润，民风醇厚。此若不是上苍的眷顾，他就只能感恩皇上的恻隐和宽怀了。

在他到任之前，润州域内官员贪贿成风，民怨载道。有些农夫不堪重负，聚集到湖河港汊处或到城郊的永镇山为寇，专以劫富济贫为生。他到任不久，就在润州城内广贴告示，宣布润州官员有收受贿赂者，民可举报，查有实据者，当即报朝廷免官；若有人举报刺史有贪贿之行者，可直送大司宪。

宜兴县令以身试法，判案时收受原告贿赂，颠倒是非，诬良为盗，被举报到刺史府。卢承庆亲自主审，还被告清白之名，当场革去宜兴县令之职，报吏部行文。好在那县令与主持选举的李义府毫无瓜葛，很快朝廷下达文书，县令便回老家以稼穑为业了。其他不干净的县令则纷纷退还贿款，或交到州府。消息传开，百姓欢腾，都说润州的天晴了。

他又亲往湖河港汊和山坳招徕流亡者，令归其业。不到一年时间，润州便民安其业，官勤其位。长史见状，要奏报朝廷表功，却被他婉谢了："下官尽忠朝廷，福祉黎民，乃为官者之责，何求虚名？"

长史闻言十分感动，一天，两人署理完政事，长史邀卢承庆泛舟太湖。四千多里的水域，在卢承庆面前展开千里烟波。正是午后时分，乳白色的水汽在水面扯丝拉絮般浮动，舟行湖中，宛如一片秋叶。这情景，让长史再度想到卢承庆的宦海沉浮，便感叹道："在下观大人沉浮进退，泰然处之，果真心波不兴么？"

卢承庆笑了笑言道："下官有一往事，大人可愿听否？"

长史微微颔首。

"下官在太宗朝曾主百官考课，有一官督漕运，遭风失米。本官考

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下官感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无喜容，亦无愧色。下官嘉之，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现在想来此事，比之其雅量，下官望而不及。”

“大人能着人善，令在下感佩。”长史赞道。

卢承庆望着远方的湖心小岛，目光迷离，沉入往昔的回忆：“下官此生沉浮莫定，若是心中块垒淤积，早就命殒中道了。”

但长史还是不能明白，言道：“难道朝廷的处置百无一错，都罚当其罚么？”

未及回答，行船忽遇一漩涡，就颠簸得十分厉害，船家不免惊慌，生怕两位大人有个闪失。然而，卢承庆却镇定自若地说道：“船家周年荡舟湖上，熟知水性，岂能为些许风浪旋流所惊吓，你只管从容应对，等过了这段，水面就当宽阔平缓、安然无险了。”

果然，不一会儿，船就平稳多了。再看看前面，一片芦苇葱茏苍翠，卢承庆朗朗的笑声就洒在了周围的浪花里：“宦海如行舟，时时有风险，下官宠辱不惊，其奈我何？”

“难道大人没有委屈之时么？”

卢承庆收住笑意道：“人非圣贤，焉能无忧，焉能不被曲解？”

长史虽系朝廷命官，却是土著人氏。贞观二十三年中进士后被任为吴县县令，后被擢拔为州长史，未再进长安。对朝堂风雨他只是耳闻，卢承庆一番话让他大开眼界，情知宦海险恶，非常人所能思之。

日暮时分，两人才回到城中，各自回了府邸。

卢承庆一进门，府令就告诉他说京都来人了，他不免感到有些惊异。自来润州后，除了与上官仪有间或的书信往来外，绝少京官来此。即便有，也是被贬路过之人。这大冬天的，有谁会餐风露宿、不期而至呢？他忽然就有了担心，是不是朝廷又要追究他了！

这样想着，他来到前厅，就见灯光下坐着一位年约五十的官员，看上去十分面熟，却一时没有认出。待那人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时，他不

禁“哦”了一声，这不是大司宪韦思谦么？他急忙上前见礼：“不知大人到此，下官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韦思谦摆了摆手道：“事非昨日。在下因为许自然一案为李义府陷害，已贬为司宪侍御史了。”

“又是李义府！”卢承庆又一声感叹。

“多行不义，必无善终。李义府因卖官鬻爵，贪贿无度，又因僭越抗上而免官，已被流放到巂州了。”韦思谦道。

“下官也闻听此事了，真是善恶有报。”卢承庆长舒了一口气。

丫鬟进来给两位大人续上热茶，卢承庆转了话题问道：“大人此行……”

“在下是奉辛茂将大人和上官仪大人之命，来向大人问一件旧案。听说大人当年将拨付给百济驻军抚恤军资悉数交与李义府了？”韦思谦问道。

“是的，当时李义府是遣了少府卿武元爽前来提取的。”

“百济熊津都督刘仁轨大人屡次上书朝廷，言及士卒疲羸，冬衣夏服，纷思西归，军心不稳。辛大人与上官大人疑为此资财为李义府私吞，后来审理‘厌胜’之案时果然发现二十万钱来路不明。”韦思谦道。

“这事只要问武元爽便知。此案若明，李贼难逃腰斩，下官的冤情也可以洗雪了。”卢承庆站起来，在厅中踱着步子，望着窗外的夜色悲喜交集，“上苍有眼啊！四年了，下官背着重负度日如年，盼的就是这一天啊！”

第二十四章

上官仪长安喋血

大明宫二圣临朝

上官仪听到宣他连夜进宫的消息，心弦顿然就绷紧了。若非紧要之事，皇上不会如此紧迫而又机密的。

李荣离开后，他来不及多想，就要府令唤醒睡梦中的驭手，悄悄上了车驾，急忙赶往宣政殿去了。

登上车轼的那刻，他没有忘记叮嘱府令千万不要惊动夫人和儿子、儿媳，以免他们担心。

可就在这时，从后庭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穿越静夜直扑他的心间，上官仪的脚步就显得踯躅了："你去看看，孩子为何啼哭？"说完，上官仪转身就登上了车驾。

雪越下越大了，车毂碾过，发出沉闷的声音，反衬出深夜的寂静。上官仪仰头看了看夜色中的雪幕，就打心头感谢天公作美，使他进宫的行踪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

他有预感，那天皇上中断的语线就要接上了，这让他喜忧参半。从理智上说，他倒希望这机遇来得晚几天，好让韦思谦从润州拿回李义府贪污的证据，但显然皇上不是为了李义府一案而夜里召他进宫的。

那又会是何事呢？上官仪摇了摇头，决计不再想这些事，一切待见了皇上自会明白。

车驾拐了一个弯，从左银台门进了宫，在一僻静处停了下来。上官仪下得车来，却发现太监王安在司马道上等候。王安带着上官仪曲曲折折一番，终于到了宣政殿。抬眼望去，里面的灯亮着，李荣正站在门外朝这边张望。

"哎呀！大人怎么才到？陛下都等得急了！"望见上官仪的身影，李

荣急忙上前迎接，随后要王安在塾门值守，他自己则带着上官仪进去。

李治在内室的皇榻上躺着，李荣隔着帷帐说道："陛下，上官大人到了。"

李治应道："哦，快请上官爱卿入内觐见。"

进入内室，借着灯火看去，上官仪不禁大吃一惊，仅仅一天时间，皇上形容消瘦，脸色蜡黄，目光也没有了往日的光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便多问，只是纳头便拜道："微臣上官仪参见陛下！"

"平身！赐座！"李治欠了欠身子。

上官仪这才问道："陛下龙体欠安，何不传太医进宫？"

李治没有答话，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李荣拉了帷帐，转身出了殿门。王安正在木炭盆前烤火，见李荣进来，忙起身让座，显得十分谦恭："辛苦公公了，快来取暖。"

等李荣在上首坐下，王安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了转，说话的声音就小了："公公！皇上这么晚传上官大人进宫，会有何事如此紧急呢？"

李荣的脸顿时拉下来了："这宫中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等只管伺候好皇上，不该知之事万勿妄探，否则，罪莫大焉。"

王安忙频频点头道："小的明白了。"

李荣暗自打量了一下王安，他已年过三十，从皇后那边过来也有四五年了。当时皇后的理由是照顾皇上，可李荣就不明白，皇上身边的宫娥、太监成群，哪用得上一个并无多少能耐的他呢？但皇上却没有拒绝，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不过，王安平日里少言寡语，倒像个实诚之人，但今晚他对皇上举止的上心却引起了李荣的警惕。他虽然还不能确定皇上与上官仪会谈些什么，可凭借在宫中多年的经历，猜度必是与皇后行"厌胜"之术有关。因此，他又多了几分谨慎，对王安道："你在此小心守候，不可远离，我进去看看就来……"

而李治此时正在琢磨怎么开启话题，他怕自己直截了当将心事袒露

出来，会让上官仪感到突然——毕竟他和皇后爱之至深，朝野尽知。

“李义府流放嶲州后，有何消息？”他以这样的语气开始了君臣之间的谈话。

上官仪明白皇上召他来绝不是为了说这些，但他还是将有关李义府的情况禀奏出来：“陛下，自熊津都督刘仁轨上书朝廷，言及百济官兵疲羸不堪、人心不稳后，微臣便会同大司宪侦查缘由，现今可以肯定李义府贪污军资，以致卢承庆被冤。臣已命韦思谦前往润州取证，不日即有结果。”

李治点了点头道：“朕是悔不当初。”

上官仪没有接李治的话，只是目不转睛地倾听。

“若非朕患头风而目不能视，既无皇后听百司奏事，亦无李义府恃宠弄权，贪占府库资财，卖官鬻爵，败坏政风等行为发生。”

上官仪渐渐听出皇上话里的意味，也触摸到他欲言又止的心迹。他特别关注“恃宠弄权”这几个字的分量，这显然是暗含了对皇后纵容的愤怨。可他仍然没有说话，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向榻前移了移，等待皇上把话题深入。果然，他看到李治的目光骤然暗淡，整个面容都含了不尽的痛苦，说话的声音也沉闷了许多。

“朕与皇后相濡以沫数载，自认爱之有加。然则……”李治顿了顿，“彼自感业寺回宫之初，尚能屈伸忍辱，奉顺朕意。然自显庆五年朕患疾以来，悉委朝政于她，她则渐生骄矜，专作威福，顺昌逆亡。朕每有所为，动辄钳制，以致李义府违旨抗上，目无国尊。”

上官仪的眉毛悠悠地颤动了片刻，感叹于皇上的坦率直言，心想这大概就是皇上前几日想说而又收回的话吧。上官仪的嘴动了动，又合上了。这倒不是他对皇上所言有同感，而是他无法从李治迷离的目光中判断他们夫妻之间的心沟究竟有多深？他了解皇上的性格，偶尔抱怨或许有之，若论分道扬镳，恐在两可之间。

但接下来，当李治将王伏胜奏武曌在蓬莱殿中行“厌胜”之术的作为告之时，它在上官仪心头引起的不仅仅是吃惊，而是义愤填膺了。他用长孙无忌、褚遂良、柳奭等人尸骨堆垒起来的忧恨顷刻间就燃成熊熊的

心火，他用忍耐压抑成的刚直迅速地膨胀为砥柱中流的责任感："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

"啊！"李治惊呼一声，"爱卿明达，深知朕意矣！"

可上官仪发现皇上闪烁的目光旋即暗淡了，他仰面望着窗外黑魆魆的夜色，说话的语气中便多了犹豫和彷徨："今日之武氏，既非昔日之王皇后，亦非初归时之武昭仪。其气骄而恣横；其势大而难御；其枝盘根错节，爱卿以为废之易乎？"

上官仪不免有些失望，但他以为机不再来，若不趁皇上龙颜盛怒之际废掉武氏，则李淳风当年所言必不幸言中："此势在必为，陛下不可踯躅。皇后自听百司奏事以来，以李义府主持选举，确多党羽配置，屡折国之栋梁。然则依臣观之，东西台有司多忠良之士，十六位诸司多忠勇良将。陛下一呼百应，百川沸腾，些许国贼，能奈我何？夫国有五蠹，譬若人之疽痈，如不早除，必为大患，臣愿陛下早下圣断。"

李治上前扶起上官仪道："前车之鉴，朕不忍爱卿步元舅、遂良之后尘。"

上官仪此时心中唯有废掉武曌之决心，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上前一步，跪倒在李治面前，激昂而又悲壮地说道："夫大丈夫者，身以死国，死而无憾，何惧鼎烹刀俎。倘果有难至，臣引刀碎骨，在所不惜。"

见上官仪慨当以慷、壮怀激烈，李治自是十分感动，眼眶顿时湿润了："难得爱卿忠肝义胆，就依爱卿，今夜拟诏，明日朝会上就废武氏。"说着，李治对外面喊道，"李荣何在？"

李荣应声进来。

李治的头痛此时已消了大半，人一时倒精神起来，他要李荣研墨备笔，又唤宫娥进来续了热茶，加了木炭，并在炭盆旁边置一案几。待绢帛铺开后，李治又要李荣去了殿外值守。

引笔开墨，上官仪心潮起伏，笔底风云惊，毫端爱恨交。静夜里，他似乎听见来自爱州的凄风楚雨，闻见来自黔州的仰天长啸。他的手剧烈地抖动，以致绢帛上撒了点点墨迹。

查皇后武曌，昔先帝驾崩，遣入佛门，孤灯黄卷，朝夕悲戚，朕甚悯之，诏以归宫，垂爱甚笃……

李治在一旁看了道："先帝朝旧事不提也罢。"

上官仪领悟到皇上不愿当年尴尬现于诏书，遂挥笔删去，继续写道：

朕垂爱甚笃，先昭仪而居嫔妃之首，后立后而主宫闱臧否。然则，彼屡负朕恩，恣意威福，性非和顺，把持百司，养奸惜佞，违旨妄为，甚失朕望；又私做"厌胜"之术，暗行祝诅之为，惑乱朝纲人心，逆天违制，罪在不赦。着即……

上官仪在砚中蘸了蘸墨汁，正要写"撤去皇后印玺，令其面壁思过"几字，却听见急促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他抬头看去，原来是李荣惊慌失色的身影。他来到殿中央，口中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了。"

"何事如此惊慌？"

"皇……皇后……朝宣政殿来了。"

"什么？你说什么？"李治"扑通"一声就坐在了龙案背后，两眼发直，"她如何会深夜而至？"

"奴才刚出殿去看，发现从皇后身边来的王安不见了。"李荣应道。

李治暗暗叫苦，心想何以将这个人疏忽了。

上官仪此刻已无法将诏书再写下去了，他多希望皇上危而不惊，直面严酷的现实。可当他将目光转向李治时，看到的却是一张仓皇无措的脸，一双茫然神散的眼睛，一个战抖不已的身影。他心头急速闪过两个字——糟了。

从进宫的那一刻起，上官仪已反复斟酌了此举的结局，他并无丝毫的惊慌，起身向李治施了一礼道："事已至此，请陛下将墨稿暂藏之。若皇后觉察，陛下尽可言此乃微臣谏言。臣不胜愚钝，然为国赴死，即无憾矣！"

李治略定了定神，对李荣说道："你先带上官爱卿暂避偏殿，皇后进来不见爱卿踪影，纵然疑虑，亦无实据。"

李荣与上官仪刚从偏门出去，就听见外面"皇后驾到"的声音，接着就是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想来是皇后进殿了。

上官仪的猜测没有错，当他铺开绢帛的时候，王安已偷偷地进了蓬莱殿，将皇上深夜召他进宫的消息陈奏给了武曌。

武曌没有任何意外，问道："你可知他们说了些什么？"

王安犹豫片刻后道："奴才不知。奴才只见上官大人一进宫，皇上就要奴才与李公公到塾门守候，不经宣唤，不许进殿。"

"你还见到了什么？"

"奴才白日伺候皇上，看见为娘娘传送文书的王伏胜进了宣政殿。"

这一下武曌真吃惊了，不禁从心底埋怨自己太疏忽，她只说让王伏胜处置郭行贞，却不承想他会去宣政殿告密。皇上召上官仪进宫，必是与"厌胜"之术有关。她无法再安然卧在蓬莱殿了，她令王安下去，朝着外面喊道："张尚宫！随本宫赴宣政殿。"

此刻，从蓬莱殿来的太监、宫娥呼啦啦地在宣政殿外站成一片，立即惊动了在暖阁值守的宣政殿太监和宫娥们，大家也纷纷拥了出来。李治呵护多日的雪地顷刻间被踩得面目全非，遍是脚印。

武曌的脚步一踏进宣政殿门，就立即看到了放在木炭盆旁边的案几和笔砚，眼中就溢出不无讽刺的冷笑："陛下真是勤政，深夜还要批阅奏章。只是您不在龙案上批阅而在丹墀之内，这未免有失体统。"

"这……"李治口中嗫嚅，含糊其辞，转开话题问道，"皇后不在蓬莱殿中安寝，为何深夜到此？"

武曌的话里就带了尖酸和刻薄："本宫与陛下同气连枝，本宫惦念陛下，不可以么？"

"皇后说笑了，朕是担心皇后路上受风寒之苦。"李治忙安慰。

“谢陛下！陛下平日龙体倦怠，不胜其劳，百司本章皆由本宫先行署理，今日却是雪夜召臣下进宫，让本宫莫知其因，陛下可否告知本宫实情？”武曌一双失去了温暖和妩媚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李治，让他有些发怵，他还发现武曌的话中少了臣妾的谦卑而直称本宫。

“皇后这是从何说起？大雪漫天，深寒覆野，朕召臣下进宫作甚？”

武曌的脸上立时布满了愠怒，对外面喊道：“宣王安进来。”

李治就更加慌神了，忙道：“皇后这是何必，就算朕传大臣进殿议事又有何妨？皇后不也常常于暮色中传许敬宗进宫么？”

李治的怯阵武曌看在眼里，她并不给他回旋的余地：“进宫议事，还要笔墨伺候，是边关军情紧急，还是朝臣僭越犯上？”

见李治摇了摇头，武曌紧逼道：“既然两者皆无，那必是有事瞒着本宫。”

“朕已将百司奏事委与皇后，何须隐瞒？”

“同床异梦亦未可知。”说着话，武曌就移步到了龙案前。

李治见状，忙上前拦挡，言道：“案头尽是皇后批阅过的奏章，李荣尚未整饬，纷乱无绪。”

武曌也不理会，就从奏章堆里发现了露出一角的绢帛，她顺手拉了出来问道：“这是何物？”

李治的脸色益发苍白，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及至武曌将文字看了一遍，那脸色顿然变得铁青，从鼻翼间发出震怒和讥讽的“哼哼”之声。她转身一步步朝李治走来，她每进一步，李治就掩面倒退一步，直退到大殿的一角，眼看着再无退路。

武曌满腹的愤怨终于化为无以遏制的怒火，厉声问道：“陛下是要废黜本宫么？”

“这……”

“白纸黑字，焉何支吾？”武曌的泪水在眼眶中旋转，但最终没有溢出眼角，“本宫未料陛下如此无情，想当初感业寺重逢，陛下与本宫海誓山盟，相爱终生，言犹在耳，陛下竟毁前言，纵百姓男儿亦无地自容，况陛下朝野至尊乎？本宫自回宫以来，房遗爱反叛，褚遂良、长孙无忌把持朝政，本宫悉心辅佐陛下，力挽狂澜，整肃朝纲，终使大唐乾坤朗朗，海内晏然。显庆五年，陛下风疾发，本宫每日听百司奏事，署理内政邦交，西击突厥，东征高丽，夙兴夜寐，一饭三哺，终使陛下龙体康健，朝事井然。请陛下扪心自问，本宫何负于陛下，今陛下竟起废黜之念，绝夫妻情爱？”

武曌转回身来，踱步到龙案前，将诏书墨稿扔在案头，将诉说做了一个结语：“呵呵！这龙案也该有本宫的一半，本宫非王蓉之辈，岂是一纸诏书废得了的？”

武曌回头看去，只见李治孤立殿角，惭愧之情难掩，她便知皇上在自己的疾言厉色下已退却了。这么多年，她十分清楚李治的性格，也知道他爱自己很深，他没有勇气与自己恩断义绝。于是，她迅速来到李治面前，挽起他胳膊，脸色也和缓起来：“臣妾知道，以陛下包容域内之心，体恤八方之情，定不会生此欲念，必是有奸人从中离间，撼我国基，毁我社稷。其居心叵测，罪在千刀万剐。”

武曌说这些话时，声音忽然变得十分高昂，上官仪在偏殿门后听了，就要冲出去。李荣一把拉住他，那目光是说大人不可妄动，且听皇上如何说。

果然，李治的心也软了。当他在武曌的搀扶下回到宣政殿中央的时候，终于忍受不了她复杂的目光，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重重地低下了头，把愧疚融进了低沉而又无奈的话语之中：“唉！朕何有此心，此皆上官仪教朕。”

武曌闻言，“扑哧”一声便笑了，笑声久久地在宣政殿上回旋：“哎！果然不出臣妾所料，若非他信口雌黄，搬弄是非，陛下岂能有今日之怨？”

说完，武曌挥舞着宽大的衣袖，带起的冷风吹得炭盆里的炭火忽亮忽暗。她刚才对李治的温婉顿然消去，代之而起的是疾言厉色，是恼怒呵斥，她一双丹凤眼来回在大殿偏门扫描，嘴里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锋利：“本宫知道你没有离开这大殿，也知道你藏于何处。你乃

国贼，亦乃男儿，做得出来就该担得起。何须遮遮掩掩，藏身暗处？”

话音刚落，就听上官仪高声应对：“本官在此，何须你枉费心机？”上官仪从偏殿走出来的脚步铿锵而有力，在大殿里敲击出“叮咚”的节奏。

“呵呵！除了你上官仪，别人绝无此胆，敢在陛下面前进言！”

“不对！”上官仪截住武曌的话头道，“你专恣弄权，凌君窃国，残害忠良，擅用奸佞，国人皆可诛之，本官不过代国人之意而为之。”

“放肆！你本乃长孙无忌余党，本宫惜才才将你擢拔相位，你不思图报倒也罢了，竟然蛊惑陛下，行废黜之行，真是罪该万死。”

“哈哈哈！”上官仪放声大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本官敢做敢当，千刀万剐，任凭处置。”

“来人！将上官仪拿下，交大司宪审理。”

蓬莱殿詹事率羽林卫冲了进来，却被上官仪冷眼拦住了：“本官一介书生，何须劳动斧钺？”说罢，他来到李治面前，行了臣子大礼。

当他被套上镣铐，走出宣政殿时，从夜色中传来悲壮的长啸：“长孙太尉、褚大人，下官追随你们来了。”

这声音让李治的身骨坍塌了，他在心里流泪，暗暗为上官仪送行。

可武曌在宣政殿荡起的杀气并没有随着上官仪的离开而散去，她先是下令拘捕了告密的王伏胜，接着命大明宫禁卫连夜前往上官仪府邸，抓捕他的儿子上官庭芝，搜查谋反证据。

当王伏胜被拖着从云集在殿门外的太监和宫娥人群中穿过时，他们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中，觉得皇后的刀随时可能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李荣从偏殿后门出去转了一个大弯，绕行司马道回到了宣政殿，他拨开人群，小心翼翼地来到大殿，就看见武曌含愠的眼睛：“公公这会儿不在宫中伺候陛下，何处去了？”

李荣战战兢兢道：“启奏娘娘，奴才奉皇上之命吩咐下面搬运木炭

去了，这不天冷么。奴才不知娘娘驾到，罪该万死。”

“罢了！”武曌不再理会李荣，转过身来到李治面前，“臣妾让陛下受惊了！自明日起，臣妾要坐朝问政。”

不等李治同意，她又传张尚宫进来，要她和李荣连夜知会御府监，在紫宸殿与宣政殿悬挂竹帘，误者格杀勿论。

当张尚宫和李荣退下后，大殿里只剩下武曌和李治了，她又恢复了女人的妩媚和温润，亲自为李治斟了热茶压惊。当她用纤细的手指梳理皇上蓬乱的头发，傍着他坐下的时候，就感觉到李治的身子在微微颤抖：“陛下这是怎么了？”

李治很赧颜，说道：“此刻已是卯时，宫深天冷，朕不胜其寒。”

武曌遂脱下自己身上的披风披在李治肩头，可随着这一举止，说出的话却让李治的颤抖加剧了：“臣妾今夜就不回蓬莱殿了，臣妾与陛下就在此等候宿卫抓捕上官庭芝的消息吧。”

“一切悉听皇后。”李治的牙齿碰撞出“咯咯”的响声……

上官府邸的府令一觉醒来，已是卯时，以往此时该是伺候老爷上朝的时候了。可老爷自昨夜进宫至今未回，他的心神就有些慌乱。正准备提醒少爷，却不料上官庭芝早已起身，来到前厅问道：“父亲可已起身？”

“唉！老爷昨夜被皇上召进宫中，至今未回，小的正牵挂呢？”府令应道。

“你为何不告诉我？”上官庭芝说着话，脸上就严肃了。

“老爷不让小的惊动家人。”府令又是一声叹息。

上官庭芝便不再说话，想着这是发生了什么大事，非要父亲连夜进宫呢？可他想了半天，也没有头绪，遂要府令帮他备车，想到周王府打听。

然而，府令出去了不一会儿，就仓皇地回来说道：“少爷，大事不好了！禁卫包围了府邸，蓬莱殿詹事带着禁卫闯进来了。”

上官庭芝的脑际“轰”的一声，顿时一片空白，心想一定是父亲出事了，便忙对府令道：“快去禀告老夫人，家中大小人等，没有允准一律不许出来。”

话刚说完，府令还没有来得及转身，蓬莱殿詹事已经来到面前，对身后的禁卫大声道：“速将前后围住，不许一人走脱。”接着又宣布道，“皇上口谕，上官仪目无朝纲，滋事妄为，欲图进言，废黜皇后。着即削去本兼各职，发司宪审理，其子上官庭芝并家人一并拘捕。敢于违抗者，杀无赦。”说罢，便向禁卫挥了挥手。

“慢着！本官父子触怒龙颜，理应伏法，然老夫人体弱多病，还望大人开恩。”上官庭芝上前阻拦。

詹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依旧要禁卫只管去后堂抓人，他则将上官庭芝缚了，推推搡搡地出了府门。

被锁进囚车的那一刻，上官庭芝在心里埋怨父亲的办事不慎，以致累及家人。但他相信，以父亲的阅历绝不会贸然提出废黜皇后，必是得到了某人的暗示或者陷入了别人预设的陷阱。

冷风穿过坊街，吹在上官庭芝的脸上，沙沙地疼。片片雪花落在眉毛和脸颊上，一片清凉。他艰难地回头看去，只见上官族的大小百余口人被驱赶出了府，他年过五旬的母亲被押上囚车，风吹来她的悲泣和模糊不清的诉说；他看到了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婉儿，也许是因为对女婴的恻隐，她们母子坐了府中的车驾。他记起昨夜女儿忽然无端地大哭不止，妻子欲图用母乳止住哭声，可她刚刚含了一口，就又哭了起来。哦！他明白了，那一定是父亲进宫的时刻。他很后悔，那一阵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唉！他忽然又想起当这个孩子刚刚降生时，父亲的惆怅和担忧。他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这孩子刚来到人世，就遭遇了厄运。

她也许就不该出生。他在心里默默地这样想。

囚车和长长的队伍上了长安大街之时，正是辰时一刻，大梦初醒的人们忽然看到一队囚犯从街头经过，纷纷驻足观看。不一刻，道旁就云集出两道人墙。其间，有见过上官庭芝陪同周王出游的，也有知道他是当朝宰相儿子的，纷纷发出了猜测和议论。

“这不是上官大人的公子么？犯了何罪，披枷带锁的？”

“还会有何罪？非贪即反，要不怎么会被关进囚车。”

“不是说上官大人一向清廉公正么？”

“唉！现今官场有几个干净的，即便上官大人清廉，能担保他的儿子也清廉么？”

上官庭芝闭上眼睛，听任各种声音在自己耳边此起彼伏。他现在最担心的还是父亲怎么样了。

囚车拐了一个弯，驶上前往刑详署的道路，上官庭芝似乎看见，死神在远方向他招手……

辰时三刻，大臣们在紫宸殿等待皇上到来，他们意外地发现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上官仪没有出现在朝堂上，而且紫宸殿的龙案后也添置了竹帘，大家都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何事。

李治终于在大家焦急的等待中上了朝堂，他一脸的疲倦，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目光也显得十分呆滞。

太子少师、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许敬宗在竹帘后看见了武曌的身影。他断定，从今以后皇后要临朝了。

当李荣宣布上朝之后，司戎太常伯姜恪即出列奏道：“陛下，大司宪已经查明，朝廷拨付驻百济抚恤官兵资费确系被李义府挪用，卢承庆一案系冤案，臣恳请陛下甄别。”

李治等了一会儿，见竹帘后面没有声音，遂道：“李义府流放嶲州，永不续用，此事就此了结。”

这时候，就听见武曌在帘后说话了：“李义府贪占军资，损我大唐国威，罪在不赦。今后遇改元大赦，其不在列。”

许敬宗见皇后说了话，忙率先道：“‘二圣’圣明！”

大臣们也都跟着道：“‘二圣’圣明！”

右相刘祥道对朝堂上的变化十分惊异，大唐立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皇上与皇后并尊的情势，他一时还适应不过来。正思绪纷乱间，又听见武曌在竹帘背后道："百济乃我大唐藩国，岂容倭国染指？我军常驻彼处，当倍加抚恤。请皇上追加伤者抚恤、死者吊祭费用，发往熊津都督府。"

"就依皇后。"李治应道。

"加太子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为同东西台门下三品，主持诏书草拟。"武曌接着道。

刘祥道又是一惊，且不说这两人未经司列选荐，单说草拟诏书向来由上官大人承担，何以中途忽然就易人了呢？但这话既是出自皇后之口，他自然不便再说什么。让他更为不解的是，皇上竟然又说"就依皇后"，连"所奏"二字都省去了。

许敬宗虽然未动声色，但他从皇后临朝，并指定两位侍郎奉旨拟诏上推断，上官仪一定出了事。

散朝以后，刘祥道在司马道上遇见了窦德玄，两人面面相觑良久，都很迷茫。

"究竟发生了何事？"

"在下也是如坠云雾，莫名其妙。"

"上官大人怎么了？"

无论是皇上还是皇后，都没有提上官仪半字。他们不好妄加猜测，但心情都比较沉重，无法判断皇后临朝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唉！你我均已年老，且顺势而为吧！"刘祥道说着，与窦德玄揖手告别。

……

许敬宗一进蓬莱殿，就遭到武曌劈头的申斥："你等整日浑浑噩噩，别人把刀架在本宫的脖子上了，你竟一无所知，甚让本宫伤心。"

许敬宗忙道："皇后息怒。上官仪作茧自缚，罪该万死。"

"你就会说这些，不想想这事该如何处置？"

"还请娘娘明示！"

"你是要让朝野都知道有一份要废黜本宫的诏书么？"武曌长叹一声，将上官仪草拟的诏书递到许敬宗手中。

许敬宗大体浏览一遍，不禁为其激烈的措辞而感到吃惊："这个长孙无忌的余党终究还是原形毕露了，真该千刀万剐。"

许敬宗一脸的愤懑，就要将诏书投向木炭盆，却被武曌一把夺走："如此美文，烧了岂不可惜。本宫的意思，你该明白了吧！"

许敬宗点了点头道："微臣记得上官仪曾做过废太子、梁王李忠的訾议参军，而那个王伏胜曾为李忠心腹。梁王被废，他心存愤怨，难保此次没有牵连。"

武曌不露声色道："本宫也是为陛下着想，此事若是传出去，朝野将如何看待皇上？只是，此事须可靠人去办！"

"臣已想好，西台舍人袁公瑜办起这事来得心应手。"

"好，此事就依爱卿！"武曌起身，"你退下吧！本宫要诵经了。"

许敬宗走后，武曌又把上官仪草拟的诏书反复地默诵了良久，虽然觉得那些文辞刺目伤情，然她却不能不为上官仪的文采所感喟。及至看到"着即"之后再无下文时，她不由会心地笑了笑。若非王安及时密告，一旦此事上了朝会，她如何能扭转逆局？只是没有结尾的文章未免残缺有憾，她便拿起笔在后面续了一句"收回皇后印玺，令其闭门思过，钦此"，然后就置于一边了。

武曌来到佛堂，宫娥与太监们肃立在外，陪伴她的是几位从感业寺来的女尼。武曌合掌静默之后，才在蒲团上打坐。一女尼在她面前摊开一卷她亲手抄写的《华严经》，她瞅了瞅，便在心里默诵：

慧眼明彻，等观三世；于诸三昧，具足清净；辩才如海，广大无尽；具佛功德，尊严可敬；知众生根，如应化伏；入法界藏，智无差

别；证佛解脱，甚深广大；能随方便，入于一地，而以一切愿海所持，恒与智俱尽未来际；了达诸佛希有广大秘密之境，善知一切佛平等法，已践如来普光明地，入于无量三昧海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

随着诵经，她的心回到了在感业寺的岁月，那苦涩伤感的记忆虽刻骨铭心，却让她终生与佛结缘。哦！龙门石窟造像该有些进展了吧！等回到东都，她一定要和皇上到龙门看看……

诵完经回大殿的路上，武曌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问张尚宫道："本宫闻上官仪之子上官庭芝生有一女，名唤婉儿，可有其事？"

"确有其事，奴婢还听说这婴儿生得十分乖巧俊美。"张尚宫回道。

武曌"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直到在蓬莱殿下轿舆时，忽然才道："上官仪有罪，婉儿无辜。你去一趟内侍省传本宫口谕，将婉儿母子配入掖庭。"

……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的黔州，冬天显得十分漫长。气候依旧非常寒冷，从沅江吹来的冷风，使这里的一切了无生机。

冬树瑟缩着身子颤巍巍地站在风中，偶尔有枯叶从枝头落进江里，随即就与冰凌凝结在一起。

抬眼望去，枯草在江岸铺开一片冷黄，似乎就这样永远地沉睡在梦中，苏醒无期。太阳每日懒洋洋地从天空走过，刚过午后就已散去依稀的温暖，苍白地挂在枝头。

这一天东方刚刚放亮，黔州城郊郁山深处的高墙内走出一个身影，晨曦投射在他的肩头，看上去有些单薄。也许是因为衣衫单薄，他的身子在冷风的吹袭下缩成一团。

他腋窝里夹着一卷纸钱，手中拎着一个食盒，左右看了看，才向郊外走去。在刚刚转过山道的时候，有两个身影也悄悄地跟了上去。

过了年，梁王李忠就二十一岁了。他现在已是一介庶人，父皇的一道诏书割断了他同皇家的最后一丝联系，从此他与彭水的老百姓无异。可因为他同王皇后的关系，他的生存境况却要比普通人家糟得多。他被

限制在这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每一步都得经过刺史谢强派来的旅帅允准。

谢强比谁都明白，李忠虽被贬为庶人，可他是皇家血脉这一点任何时候都改变不了。世事难料，说不定哪天皇上起了恻隐之心，他又会东山再起，成为赫赫一方的亲王。因此，他对李忠采取外紧内松的囚禁。只要他不走出郁山，而且有士卒跟着，就从不过分为难。

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谢强便将明囚改为暗囚。那一天，他亲自来到囚所对李忠道："在下向来对落难之人多有悯情，殿下……"这称呼刚一出口，他就觉得十分别扭，遂又改口道，"你只要不使在下为难，尽可在彭水城内外走动。"随之，谢强又召来旅帅，要他暗中派兵看守，不可因囚徒逃走而授人以柄。

其实，李忠自己也很清楚，在这四面环山的地方他也逃不出去。而且他至今也没有走出恐惧的阴影，担心有一天会被人刺死而抛尸荒野。因此他恪守着囚所的规矩，不敢越雷池半步。

然而，囚所可以囚禁他的身体，却锁不住他对往昔生活的追忆。与在房州不同的是，他现在更多的是追寻他的伯父——废太子李承乾的悲凉人生。那是贞观十七年的往事，伯父发动政变引起了一场宫廷血案，被皇祖贬为庶人。那年九月，李承乾被押到黔州，就囚禁在郁山。那是怎样的度日如年，怎样的忧愤悲郁，怎样的孤独寂寞，怎样的惴惴不安，而又是怎样的于心不甘。三年后的一个冬夜，伯父怀着对长安的眷恋郁郁而去，就葬在郁山。后来，虽然被允准移葬昭陵，魂归故都，可当地的百姓都说，每到更深夜半，郁山上都会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号啕，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算起来也不过二十多年，他却成为这里的第二个囚徒。他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再有一位废太子被投进这孤寂的深山。但他在梦里，总会看到伯父在召唤他。

自李忠来到这里后，那号啕声就搅得他心神不宁，有时候彻夜不能眠。那些看守的士卒都是些"蛮族"的孩子，每闻哭声，他们就龟缩在屋里不敢出来。

他们曾私下里问他能不能到山上祭奠一番，以使李承乾的灵魂得到安宁。昨天，他向旅帅请求去祭奠，竟然得到了允准。

太阳刚爬上山顶，那金色的光芒投在大地上，经过一夜聚集的银霜在阳光下闪光，很是晃眼。他感到很欣慰，终于有机会可以对同命运的亲人寄托自己的哀思了。

郁山囚所建在高坡上，几间屋舍被围在高墙内，但因为地势较高，站在门前就可以看到当地百姓在山上劳作。从远处传来几声牛叫，这也勾起李忠的向往，假若可以不被烦恼所困，他宁愿沉醉于农耕稼穑……

而现在，百姓们正埋头烧掉一坡的荒草，浓烈的烟草味伴着袅袅的白云在山谷间缭绕。对一个经年囚禁的皇家废太子，那呛鼻的辛辣也是芳香的。他贪婪地吮吸着，以致被熏得涕泪交流。看到他从面前经过，百姓们抬起头来憨憨地笑，目光流露出陌生的诧异。

山崖边有一湾滴水泉冒着热气，清幽如镜，须臾就荡起微微的涟漪，平静的那一刻，水面上映出山石的影子。像一个在沙漠里跋涉的旅者忽然发现了绿洲，李忠蹲下去掬起一捧水良久地望着，当那水从指间流尽，他第二次将手伸向泉水时，就在泉面上看到了自己须发皆白的倦容。唉！他才二十一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若不是那场变故，他该是加过冠礼的年龄了。

当李忠再度抬起头的时候，惊恐得两眼发直。他在头顶的一片翠云里看到了伯父——废太子李承乾。难道是上苍的点化吗？他降生在皇宫的时候，李承乾已殒薨多年，可他竟然一眼就认出那个站在云端的影子就是当年的废太子李承乾。他依旧潇洒风流，似乎刚与那姿容美丽的“称心”欢舞归来；他依旧脱落不羁，好像从来就没有谁能阻挡得了他的放纵。从云间飞来的笑声，爽朗而又清晰。

“伯父在上，孩儿有礼了！”李忠蒙了，他急忙跪倒在地。也许是李承乾的出现撞动了他苦涩的心弦，他终于无法压抑住扑打着心岸的情感激浪，伏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从云端飘来李承乾的声音，断断续续，缥缈而又怪异：“忠儿！你我同为太子，同为囚犯，当年先帝以‘谋反’之罪囚我于此；忠儿让贤又能如何？不照样做了囚犯么？所谓是亦非矣，非亦是矣。世间是非，皆人为之，天何言哉？”

“孩儿记下了。孩儿万念俱灰，只图了此余生。”

“忠儿，休看你远离京都，可要命之刀随时伴你左右。伯父赠你一诗为谶。”随即，那诗就随风在耳际回旋：

昔时山水还依旧，殿苑又逢一度春。

座上皆言宫锦好，笼中痛晓困囚辛。

几许锐锋成老钝，无多青鸟噪林深。

自是浮华梦里走，朝来喜有耕夫吟。

此时，从山谷间刮来一团云，在李忠周围环绕良久才飘然散去。眼前只有郁山连绵，春寒刺骨，不见了李承乾的踪影，李忠将手中的纸燃化，蓝色的火苗带给他依稀的温暖。他又从食盒里拿出黔州产的烈酒洒在地上，酒渗入地下，发出“咝咝”的沉吟，仿佛李承乾醉后的叹息。

他回到囚所，回望身后的山林，才发现一直有两名士卒跟在身后，而他竟浑然不觉。

“呵呵！殿下，我们又见面了。”他刚走进高墙，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及至发现是西台舍人袁公瑜时，大难临头的恐怖立刻布满了他的心头。

“在下已是庶人，不想见任何人。”李忠绕过袁公瑜，进了屋子。

“可长安有人惦记着殿下呀！”袁公瑜说着，就跟着李忠的脚步进来了。他在一旁坐下，一双眼睛来回地在李忠身上转，看得他心里直发怵。

“大人如何这样看在下？”

“呵呵！本官为殿下惋惜，如何当年倜傥的殿下却早生了华发？”

李忠不再回应，只将手来回地摩挲着。

“本官来此，是来接殿下回京的。”见李忠还是不作声，袁公瑜接着说道，“本官还给殿下带来一个好消息。”

李忠没有说话，满腹狐疑地看了袁公瑜。

袁公瑜也望着李忠，从他的眼里读出了关切，于是便故意拖着长长的声调道："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上官仪与宦官王伏胜密谋反叛，已发大司宪审理。"

这话一打住，袁公瑜就在李忠的目光中捕捉到了惊异，他继续道："上官仪早年曾在殿下府中做訾议参军，王伏胜亦在殿下身边做事。皇上、皇后有旨意，只要殿下举报二贼罪行，就接殿下回朝，或居京都，或居东都，任殿下选择。"

李忠跌坐在杌凳上，沉重地垂下了头颅。他猜不透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自己是祸还是福，但他明白，此时哪怕是一句错话，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大人知道，在下离京已有九年，九年来，在下潜心修为，面壁思过，对朝中诸事一无所知。"

袁公瑜抬头看了看窗外道："听说当年殿下为太子时，曾与上官仪谈论过《左氏春秋》，说到鲁国公子翬弑鲁隐公息姑、郑高渠弥弑郑昭公忽时，殿下以为是僭越犯上。而上官仪则以为，君有道则辅之，君无道则弑，可有此事？还有人说，上官仪曾在殿下面前说过，陛下性温厚，难抵昭仪柔媚。"

这些平日里因讲书而引出的议论很多，大都是因时因事而发。这些话是在什么情况下，哪种场合中说的，李忠的记忆里都是模模糊糊、似是而非的。他反复斟酌，决定还是以沉默应对。但袁公瑜并不在乎李忠说不说，他认为只要李忠沉默，就表示承认了。

两人默坐良久，袁公瑜突然高声道："李忠接旨！"

李忠本能地一哆嗦，顺势就跪在地上："吾皇万岁万万岁！"

袁公瑜高声念道：

制曰：查李忠心存叵测，耿耿于废黜之恨，萦萦于止水重波，密谋与上官仪、王伏胜反叛，罪不容赦，着即赐死。

念罢，袁公瑜向身后挥了挥手，早有随从将一条白绫套在李忠脖子上。

李忠早已昏厥，他没有任何痛苦地被推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嘿嘿！”袁公瑜笑了笑，从怀里拿出“证词”，拉起李忠的手在签名处按下去……

几天以后，郁山上便起了一座新坟。

第二十五章

长安西市血溅雨

岱岳峰下女与禅

袁公瑜带着废太子李忠的“证词”回到长安，已是麟德元年十二月了。

武曌密示许敬宗启动了审案的表奏。朝会上，李治口谕许敬宗、刘祥道、窦德玄和检校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乐彦玮、孙处约，会同详刑施宽集议，务必证据确凿，罪当其罪。

这时候，武曌在帘后发话了：“上官仪、王伏胜、李忠密谋反叛，罪不容赦，尔等须秉承陛下旨意，严加审讯，不可疏忽。”

“遵‘二圣’旨意。”几位大臣异口同声。

许敬宗听出了武曌话里的意思，案情性质已定，不管审理的粗与细，证据是否确凿，结局都是一样的。

退朝以后，在前往西台署的路上，刘祥道悄悄拉了拉窦德玄的衣袖道：“大人对此案如何看？”

窦德玄本是外戚，他的曾祖父乃高祖太穆皇后的父亲，祖父与太穆皇后是表姐弟。到了他这一辈，虽然与皇室的亲缘关系仍旧维持着，可毕竟情非昨日。故而，他一向处事小心。从内心说，他绝不相信皇上十分倚重、皇后非常看重的上官仪会犯上作乱，可面对右相的问话，他选择了谨慎的答词：“事发深夜，吾等尚在梦中，原委不甚了了。既然皇上与皇后都认定有罪，你我且遵旨行事吧！”

闻言，刘祥道的目光中就露出了失望：“大人与在下同为宰辅，人命关天，万不可视同儿戏啊！”

窦德玄回头看了看身后，见许敬宗、乐彦玮、孙处约与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才摇了摇头低声道："大人言之有理，不过，你没有注意到么？皇后是绝不会饶恕上官大人的。"

"在下也不是有意违旨，倘证据确凿，自然依律论处，只是在下总觉得此案疑点甚多。"刘祥道还是有些不甘心。

窦德玄正要说话，许敬宗跟上来高声问道："两位大人议论何事，不妨说给下官听听。"

不待刘祥道回答，窦德玄抢了话过去道："在下与刘大人正说此案非许大人领衔不可，否则不能结案。"

许敬宗闻言很高兴："陛下、皇后委重任与吾等，下官当尽心履责，绝不敢掉以轻心。"

乐彦玮、孙处约虽然刚刚进入宰辅之列，可永徽以来的朝堂风波他们是耳闻目睹。特别是孙处约早年与来济同窗，来济曾发誓定要做到宰相，他却把目标定在为皇上起草诏书上。对一个朝夕与皇上相伴的西台侍郎意图谋反，他满腹狐疑，所以没有随许敬宗的话尾，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此刻，五位宰相在署中围着炭盆而坐，大家都知道许敬宗在皇后心中的位置，纷纷把目光投向他。许敬宗也不谦让，问详刑施宽道："上官仪可有供词？"

施宽叹一口气道："下官先晓之以理，然他矢口否认其罪；下官无奈之下动了大刑，彼则干脆闭目封口，任凭处置。"

"那王伏胜呢？"

"王伏胜胆小惧死，刚一动刑就招了。"

许敬宗伸长了脖子问道："那他是怎么说的？"

施宽展开手中的"狱词"道："据他招供，上官仪多次要他探听皇后行踪，又多次密信黔州，与废太子李忠密谋反叛。"说着，他拿出袁公瑜带回的"证词"，让各位宰相阅看。

袁公瑜本就是许敬宗秉承武曌旨意派去黔州的，这“证词”他自然早已目睹，故而随意浏览一番，便递给身旁的刘祥道道：“人证确凿，上官老贼招与不招，于定案无碍。”

刘祥道没有接话，把“证词”反复看了看，就发现了不少漏洞：“诸位大人！在下以为，说上官仪勾结梁王，密谋反叛，有违常理。想来诸位不会忘记，显庆五年七月，上官仪为朝廷拟《黜梁王忠为庶人诏》，此举梁王不可能不心生怨恨，又如何会与他私相密谋呢？其二，梁王被贬为庶人后，囚之郁山，重兵看守，加之黔州距京都山高路远，上官仪如何密信往来？其三，梁王身为囚徒，无一兵一卒，纵有反心，亦无此力啊！”

许敬宗很吃惊于刘祥道的迂腐和固执，道：“大人这是什么意思？难道陛下与皇后会诬忠为奸么？难道朝廷会逼迫梁王做伪证么？”

“在下不敢。在下只是就证词真伪而言。”刘祥道说着来到窦德玄面前，指着“证词”后面的指印道，“大人曾任大司宪，定然多有参验。请大人仔细看看，通常由证人亲按指印，其痕必是色相均匀，然在下观此指印，却是呆板失重，且极不规则，显系强按。”

窦德玄捧着“证词”斟酌揣摩良久，正要说话，却见许敬宗冰冷地瞅着自己，遂改口道：“刘大人所言不无道理。故而在下以为，应拘拿李忠到京讯问，自然不难辨明真伪。”

孙处约在一旁道：“朝廷使者前往黔州时，陛下已有诏书，赐梁王自裁，葬于郁山了。”

刘祥道心中“咯噔”一下，知道死无对证了，便不再说话，沉默地坐在一边。

这时候，施宽说话了：“诸位大人！王伏胜现在狱中，他的‘狱词’亦是上官仪谋反之罪证。”

集议进行到这里，再说下去亦无多大的意思，检校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乐彦玮便出来打圆场道：“臣者，君之辅也，既是辅佐，自然不是主宰。此案陛下与皇后既已勘定，我等无须说三道四，只管定罪即可。”

这话立即得到了许敬宗的赞同："还是乐大人甚解圣意。既然诸位让下官领衔集议，故依下官之见，上官仪、王伏胜、上官庭芝应斩于西市，籍没其家，流于岭南。"

众人散去，刘祥道没有离开西台，独自一人坐在署中，由上官引刀油然想到自己，情知在相位上坐不久了。

果然，第三天的朝会上，李治除了诏令对上官仪等人处以极刑外，还免去了刘祥道的右相之职，改任为司礼太常伯。

走出紫宸殿，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刘祥道忽然想到又是一年春归时，再过几天就是麟德二年了，自己又老了一岁："唉！人命如草菅，都不能等到过了元日吗？"

"大人糊涂。"这时候，许敬宗从身后追来不无讽喻地说道。见刘祥道没有应声，许敬宗接着道，"大人可知当初是何人推举你为司列太常伯的么？是李义府大人。他在皇后面前多次褒扬大人处事稳健，谨慎殷勤。孰料大人所为甚失圣望，陛下如此，殊非得已。"

刘祥道至此才明白，他与李义府有着难以言明的瓜葛，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多说一句话，转身仓皇地走了。

冬雪在停了七天后，在腊月二十一的一大早又开始纷飞起来。

辰时三刻，长安西市街口的"独柳树"岗哨林立，从左右武威将军到别驾、校尉，从旅帅到伍长，一个个披甲带盔，荷弓持枪，专注地注视着前方。

朝廷要处斩宰相的消息一时成为长安的议论中心，这是自房遗爱谋反案后又一惊动京城的行刑。从昨晚子时开始，全城戒严，禁止走动，一街两行的岗哨平添了森森的杀气。宿卫士卒只要看见有人影晃动，立刻就会发出大声地呵斥；倘是感觉形迹可疑，便会立马拘捕。

上午巳时二刻，从东南方向传来车毂碾过的声音，将士们一改刚才冰天雪地下的瑟缩，一个个挺直身子警惕地朝来路张望。果然，十几辆囚车在禁卫的押送下呼啦啦地过来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太监王伏胜。大刑之后的伤口，血已凝固，寒风吹

过，呈现绛紫色的疤块。可他没有感觉痛苦，他的神经已经麻木，一任囚车载着自己驶过漫长的街道。

在事发当夜，胆小的王伏胜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且一步一步地被审案的侍御史们引向深处，把自己作为的每一个细节都与上官仪牵扯到一起。侍御史承诺，只要他能举报上官仪谋反的罪行，就可以禀奏皇后法外开恩，留他一条活命。可是当他在“狱词”上画押之后，便没有人再去理会他了。直到遍体鳞伤的他再度被投进司宪诏狱，他才明白这是一个骗局。手抓牢房的栅门，他号啕大哭，是悲凉也是自责。

从那天起他的精神就极度恍惚了。昨夜，狱吏送来上好的饭菜，他憨笑着大嚼大咽，喝得酩酊大醉。当他被推上囚车时，依然在梦中。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忘记对上官仪的愧疚。

囚车的轮毂撞上一块寒冰，剧烈的颠簸使得车驾几乎倾覆，可他依旧浑浑噩噩，在梦中憨憨直笑，似乎不是去赴死，而是赴一场盛宴。

“后面的那个高个子是何人？”一位士卒小声问身边的伍长。

“上官仪的公子，在周王府中当差。”伍长说完，做了个打住的手势。他盯着上官庭芝的囚车，不由得感叹有其父必有其子。看！他怒目圆睁，头颅高扬，人间果真有不怕死之人。

一向十分注重仪表的上官庭芝衣衫褴褛，血迹斑斑。他自那天黎明被捕入狱后就做了死的打算，审讯中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一任各种刑具在自己身上留下痕迹。上官庭芝至今仍不相信父亲会与李忠谋反，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武曌与许敬宗等人虚构出来的，所有的证词和狱词都是严刑逼供下成立的。所以说与不说，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还没有经历人世甘苦，就要陪着他一起上路了。

可在登上囚车的时候，他没有在囚徒队伍中见到妻子和女儿的身影。她们怎么了？是死在狱中了吗？

他十分沮丧，在心里埋怨自己太没出息，不仅没有让父亲满意的建树，死到临头了还如此儿女情长。

上官庭芝狠狠地闭上眼睛，将一切的家恨都驱除出脑际。他知道，

父亲的囚车就在后面紧紧跟着，他要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追随父亲。

由于系本案的主犯，羁押上官仪的宿卫比其他囚犯都要多，而且一个个虎背熊腰，凶神恶煞。但他却心如止水，很平静地看着街旁的禁卫一批批地进入目光，又一批批地滑出视线。这恰如这些年的朝廷，一批人来了，一批人走了，流水一样，他都记不清自己该属于哪一批。

他为无数人的擢拔、册封、贬谪和处死撰写过诏书，这期间有皇室的王公殿下，有自己内心视为知己的宰辅大吏，还有心怀叵测的朝廷蠹贼，也有后宫的失宠嫔妃。因此，自审案一开始，他就看透了武曌要将自己与李忠揪在一起的用心。

多少次面对询问，他报以轻蔑的冷笑，觉得这罪名编得太离谱。他曾亲自代皇上拟定诏书，贬梁王李忠为庶人，又怎么会与一个落魄而又手无寸铁的皇子谋反呢？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既然，前面走着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来济等为反对武曌而殉国的先驱，他的死无非就是步他们的后尘而已，所以他很淡定。

风卷着雪花，吹得他蓬乱的华发飘如芦花，睁开眼睛看，他知道刑场就在前面的“独柳树”。他咽了口唾沫，忽然发现他并不那么仇恨武曌。从长安到洛阳，他目睹了武曌应付裕如地处置朝廷内政外交上的问题。平心而论，他很感佩她的定力和智慧超越了许多男人，包括当今皇上。别的不说，单是西击突厥，东伐高丽、百济的几次大战，她辅佐皇上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而且连战连捷，就足以让那些狎昵厮养、骄纵失度的唐室亲王们汗颜。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力主皇上废黜了这个女人，以防李唐社稷易主。他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认为这只是尽了一个臣子的使命而已。让他感到悲凉的是，在他眼里很圣明的皇上竟然会在紧要关头方寸大乱，把君臣之约抛在一边。他死了有什么要紧，他忧心的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遏制武曌那颗骚动狂野的心。

在即将赴刑的前夜，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将发生在宣政殿里的事情写成文字，托人带出狱去，他要告诉远在西陲的裴行俭和在相州刺史任上的许圉师，他是为废黜武曌而死，并非诏书上所言的谋反。

好在进牢狱的第二天，他就从狱卒口中听出了江都乡音。狱卒是当

年流浪到京城，他当时就听说有一位乡里在朝为官。及至后来，当他得知他就是当朝宰相之一的上官仪时，顿时肃然起敬，为故乡有这样一位闻名遐迩的宰辅而感到脸上有光。没有想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司宪诏狱。

狱卒告诉他，说上官夫人及其家人已被流放到岭南，眼下大概已在途中了。

及至他问到婉儿母女，狱卒便摇头说不知道。上官仪在心里很自责，认为自己此生最对不起的就是夫人。

昨夜，狱卒送来一盘白切鸡、几样小菜和一壶老酒，上官仪便明白了，他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三杯酒过后，狱卒道："与大人相识一场，乃小人三生之幸。大人有何事要托付，小人一定尽力。"于是，上官仪将写好的书信悄悄地塞到他手中。从此他再无牵挂，将那酒菜吃得一干二净，倒在牢房里大醉入梦。

在梦中他看到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他们丝毫没有老去的迹象，一个风流倜傥，手捧一卷翰墨谈笑风生；一个矜持肃然，俨然皇上元舅的傲岸。两人在一棵亭亭如盖的松树下席地而坐，面前摆着几样菜蔬酒酿！哦！那不是自己用过的酒菜么？看见上官仪，褚遂良回首招呼道："呵呵！上官大人何以也来赴会？来，在下敬你一杯！"

上官仪正要举杯，却不料酒杯被从身后伸过来的一只手夺去，他回头一看，原来是韩瑗！哦，站在他身旁的不是来济么？他身上的盔甲还没有卸去。

"吾等为废黜武氏而聚，正所谓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此酒岂可独享。"韩瑗爽朗的笑声在天地间回旋，旷远而又空灵，引起一阵阵回声。

来济叹道："可惜，独缺了裴行俭……"

上官仪正要说话，忽然牢门"咣当"一声开了，他从梦中醒来，就看见牢房外站满了宿卫，一位狱吏上前为他换了一件赭色的囚衣道："请大人一路走好。"

上官仪淡然一笑，出了牢门，朝囚车走去，脚镣在地上拉出"当

当”之声。

同上官庭芝一样，他希望在上囚车的那一刻看到儿媳和孙女，尽管他觉得这孩子刚刚出世又要离去，然与其留在人世间饱受折磨，倒不如随自己一走了之。但是他没有看到她们母女的身影。是皇上忽生恻隐之心赦免了她们么？可那个武曌能容忍么？

刑场到了，上官仪被推下车，上官庭芝就站在他身旁，被两位刽子手钳制了臂膀。看见父亲，上官庭芝忽然泪水便涌流而出：“父亲！孩儿陪伴您来了。”

上官仪说着话脸色顿然就严肃起来：“大丈夫生当人杰，死亦鬼雄，为何流泪？”

“父亲！孩儿并非惧死，乃为大唐社稷而泣。”

上官仪心头一热，禁不住老泪纵横，仰天叹道：“先帝若在天有灵，当救我大唐矣！”

行刑官向监斩的施宽禀报：“午时三刻已到，请大人验明正身。”

施宽的步履有些踉跄，行刑官赶忙上前扶住。他并没有来到囚犯面前，而是远远地望了一眼就从案上投下火签，转身便回了监斩台。

王伏胜是在没有任何知觉下被砍去头颅的。

轮到上官庭芝时，他已不再流一滴眼泪，转身看一眼上官仪说道：“父亲！孩儿先行一步了。”言罢，他挺直身子，对刽子手道，“来吧！痛快点！”

那一双愤怒的眼睛让刽子手举起的刀有些颤抖，他不再有任何犹豫，一道寒光闪过，上官庭芝的头颅落进雪地，脖颈间喷出一股热血，糊住了刽子手的眼睛。

上官仪看着儿子圆睁怒目的头颅，仰天长笑：“庭芝吾儿，真人杰矣！”

刽子手一脸惊慌，手中的刀被狂放的笑声震落。上官仪看着刽子手的仓皇，放声大笑道：“老亦死，死于国亦死，岂不痛快？哈哈哈……”

上官仪的死成了覆盖在大唐朝野的漫天乌云。大臣们人人自危，生怕一句错话引来杀身之祸，朝会上几乎都唯李治与武曌之命而是从。

对这种现象看得最透还要数司空李🏠，从永徽初年回到京都后，他目睹了房遗爱谋反案和为废立皇后而一代代宰相倒下的严酷现实，从褚遂良到长孙无忌，他几乎参与了所有案件的审理，即便置身事外，李治也是多次遣人上门征询他的谏言。他有时也常常为自己要紧关节的退守而惭愧，但也只是瞬间一念，他很快就能找到原谅和开释自己的理由："与其为一个女人的去留而争锋，不如为效命疆场而尽忠。"

因此，尽管他对上官仪谋反一案存有疑虑，却从未在李治面前说出一个字。相反，当他与皇上在宣政殿叙话时，总是会顺着皇上的意思回话。

有一天，李治问道："朕闻炀帝拒谏而亡，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于今竟无谏者，何也？"

李🏠很快就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他记得上官仪刚刚入狱时，皇上曾遣人问政于他，他也明白皇上不甘于将上官仪送上断头台，但他还是回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二圣'诏命，臣之规范，唯从而已。"

后来许敬宗告诉他，皇后对他的回话十分满意，甚至要群臣效仿他的作为，忠于朝廷。

现在面对皇上暗含的批评，李🏠丝毫没有惊慌，似乎他早已准备好了说辞："陛下何须自责，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

"呵呵！"显然，他对李🏠的回答不尽满意。然而这话冠冕堂皇，似乎也无懈可击，李治只有一笑了之，将话题转到新的任吏上来，"上官仪伏法后，相位实缺，依爱卿之见，何人可以入阁？"

李🏠想了一会儿道："司戎太常伯姜恪可当此任。他因战功而入相，朝野不会有非议。"

李治点了点头，在几天后的朝会上，姜恪便被任命为司戎太常伯、同东西台门下三品。

依理，上官仪的死除去了武曌的心腹之患，她应该心境舒畅才对，

可刚过了正月，她的旧病就再度复发。特别是去了掖庭见过上官庭芝的妻子荣儿和女儿婉儿后，她的病就益发重了。

几乎是在上官仪父子赴刑的那个上午，武曌传张尚宫前来问婉儿母女的状况。张尚宫回说她们已到掖庭一个多月了。

“人言上官庭芝的女儿生得玲珑俊俏，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本宫倒要看看这上官仪的儿媳究竟为何方天仙。移驾掖庭。”武曌便去了掖庭。

听说皇后驾到，掖庭令急忙率左右丞和暴室丞前来迎接。

尽管武曌回到京都后，从来没有到过掖庭，可她对这里并不陌生。永徽六年，就是她下令将软禁在这里的废皇后与萧淑妃断臂置于瓮中的。不仅如此，她还将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囚禁在这里。

被宫娥和太监簇拥着穿过掖庭甬道，联想起一个月前那个深夜发生的事，她不禁有些后怕，若非王安深夜告密，也许她此刻就在这里遭遇折磨了。

掖庭令是在永徽六年后接任的，大家对这里曾发生的一切都讳莫如深，所以他对前事知之渺渺。当武曌的目光停留在一间幽暗的房间前时，他急忙上前禀奏道：“娘娘，此为失宠嫔妃之居处。”

“哦！你可知关过何人？”

“这……微臣……来得晚，也不清楚，只是听职守多年的老太监说过，似乎是一位废皇后。”掖庭令支吾道。

“谁要你说这个？”武曌一个激灵，忽然觉得风有些冷。她裹了裹凤袍，转身向前走去。

掖庭令吓出一身冷汗，忙不迭地上前道：“微臣该死……”

“婉儿母女现在何处？”过了一会儿，武曌的脸色便缓了过来，问道。

掖庭令道：“罪臣之妻，微臣罚她在后院做苦力去了。”

“传她到前厅来见。”

“微臣遵命！”

掖庭令去了不一会儿，便引着一位怀中抱着女婴的少妇进来了。她虽然着了苦力衣衫，却洗得干干净净，通体透着官宦人家妇人的知书达理。一进厅中，她先自跪下道：“罪臣之妻荣儿参见皇后娘娘。”

“抬起头来。”武曌令道。

那女子缓缓面向武曌，不卑不亢，果然生得温婉淑媛，眉目清秀，气度不凡。武曌惊异之余，想如此女子若是进了宫中，不定会惹出多少风波，转念又可惜她落在了罪臣之家。

“张尚宫！将那婴儿抱来让本宫瞧瞧。”武曌很快从荣儿的脸上察出惊慌，遂补了一句话，“你不必惧怕，上官仪伺机谋反，罪在不赦，然婴儿无辜，本宫也曾有过一女，可惜早殇，故而对你怀中婴儿生了怜悯。”

荣儿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婉儿递给张尚宫。

武曌抱着婉儿细细打量，这孩子生得玉儿一般粉白嫩红，淡淡的弯眉，宛若三月青杏，煞是可爱。婉儿对她也没有陌生感，逗一逗就“咯咯”地笑，仿佛懂得大人的疼爱似的。

武曌忽然想起母亲曾描绘过自己儿时的容貌，与婉儿在时的模样何其相似，那情感渐渐地就由怜悯转为喜欢，也许十四年后，唐宫里又会站着一位当年的武媚。

“她叫什么名字？”武曌不由得问道。

“启奏娘娘，婴儿名叫婉儿。”

“婉儿？”武曌将婴儿还到荣儿的怀里，“好名字！今日就到这里，你下去吧。”

荣儿向武曌深深施了一礼便出了门，想公公与丈夫此时正在狱中受难，她纵有千般怨恨也只能压在心头。其实身在掖庭的她哪里知道，就在她与武曌说话的当儿，亲人们已倒在血泊之中了。

武曌一直盯着荣儿的身影消失在甬道暗处才回过头来，她对掖庭令道："这孩子生得聪慧伶俐，将来必有造就，你须好生照管，不可为难她母女。若敢违旨，本宫定不轻饶。"

掖庭令急忙应道："微臣遵旨。"

"好了！本宫要回去了。"武曌说着，站起了身，张尚宫立即上前搀扶着她出了门。

掖庭令将武曌送到轿舆前，她正要踩着一位小太监的背上轿，忽然一阵冷风吹来，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但她并没有在意，处在人生巅峰的她，自认鬼魅不敢近之。

当晚洗漱一毕，她上榻看了一会儿《华严经》，便不知不觉地歪在枕上入了梦乡。她先是被两个厉鬼牵着在天地间漂游，接着来到一条深山古道，血水流淌，乌鹊群舞，从血河中站起一个个魂灵，都是死于刀下的当朝臣僚，而走在最前面的一对拖着沉重镣铐的赭衣囚徒，不正是被处决的上官父子么？他们脸上似乎没有怨恨，而从胸腔中发出的声音恰如闷雷滚过长空："武曌！你窃国篡权，残害忠良，欺君凌下，必无好报！吾等生前不能废你，即便到阴府也不饶你！"

冥冥间，她的脖子被套上绞索，两个厉鬼依照上官仪的吩咐用力向两旁拉。她顿时胸闷气短，一激灵便走出了梦境，浑身冷汗淋漓。

武曌朝外面喊道："张尚宫！"

张尚宫进来，见武曌满眼的惊惧，知道她又做了噩梦，急忙上前扶着她靠榻坐了，安慰道："娘娘定是劳累过度，等奴婢传太医前来诊脉开药，安神补心。"

但接连服了几剂药，武曌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益发加重了。太医们每听蓬莱殿召见，都提心吊胆，做了与家人诀别的打算。

武曌心里十分清楚自己的病因，长安再度让她烦不可耐，让她离心日增。终于，二月的一天，她向李治提出要回洛阳去。

这一回李治没有执意留在京城，上官仪的死在他的心里拉开了难以弥合的伤口。他也需要暂时作别这伤心地，调解一下心境。

这样，在春分到来之前，他们又带着朝野班署，返回洛阳，这回她没有再住进洛城殿，而是搬到了新起不久的合璧宫。

趁上官仪一案李治示软的余波，武曌在离开长安前，严令韩国夫人母女留在长安。李治心里虽然负气，却也没有干涉。

皇宫的生活回到了既定程序，朝野奏事仍然先由皇后听取，再转奏给李治。

武曌一回到洛阳，俨然换了一个人，处理起政事来不仅得心应手，而且精恰得当。

一天，司戎太常伯、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姜恪来奏，说显庆五年皇上曾任百济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尉，协助都督刘仁轨召集余部，安抚地方，共御高丽。可其因百济与新罗国素有世仇，至今不敢渡海履职，滞留在洛阳。

藩国不宁，圣朝岂安？武曌要姜恪传话给扶余隆，令其遵旨回国。她又向李治提议，诏命刘仁轨说服新罗王法敏与扶氏释却旧怨，若是再起战事，圣朝必重兵伐之。五月，扶余隆在唐军的护卫下回到熊津。八月，经过刘仁轨几个月的斡旋，扶氏终与新罗在熊津城结为同盟。

入秋以后，李治登基以来第一次泰山封禅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刘仁轨遵照朝廷旨意，邀新罗、百济、耽罗、倭国等藩国使者渡海来到洛阳。消息传到高丽，高丽君臣经过廷议，以为尽管唐朝未邀，然亦不能无礼，也不甘人后地派来了使者。

面对这样一场封禅大典，武曌的心也没有闲着，政事之余，她用了很大的精力听取许敬宗向她讲述历朝封禅的故事。她发现自秦始皇封泰山以来，历代的大典都是男人主祀。这让她感到不公，为何女人就不能参与祭祀封禅大典呢？

许敬宗立即领会了皇后的心思，道："微臣编修国史之日，每读汉武封禅之旧事，亦有同感。况当今'二圣'临朝，国威远播，四夷来服，皇后奠献，不唯正当其时，且人心所向。"

于是，十月十五日，武曌亲向李治上表，极言命妇奠献之利："封禅旧仪，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率内外命妇

奠献。”

表奏送达武成殿，李治就有些为难。他先是召来司礼太常伯刘祥道询问，刘祥道因上官仪一案被罢，惊魂未定，一听就知道是武曌向旧制发难。于是他支支吾吾，莫衷其事。于是李治又召来许敬宗，他直截了当道：“自古封禅，本无定制，全在当朝。微臣以为皇后奠献，乃我朝幸事，陛下当诏准。”

李治于是明白了，许敬宗必是先在皇后那里讨了口风，故而谏言与表奏如出一辙，他甚至怀疑这表奏就是许敬宗草拟的。

第二天朝会上，李治要刘祥道会同司宗寺（宗正寺）、同文寺（鸿胪寺）、司祠（祠部）就封禅诸事集议，却没有就命妇奠献说一句话。退朝以后，他立即要李荣召已恩准免朝的李⽜进宫问话。

“皇后表奏，明春泰山封禅由她率命妇奠献，朕孤陋寡闻，爱卿有何见地，可直言之。”

李⽜沉吟良久，却并如李治所要求的直言，而是讲了一段汉武帝封禅的故事：“当年武帝封禅时，曾问计于太常博士，或曰‘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或曰‘不与古同’。大哉汉武，摈弃旧说，驾行岱岳，大典俨然，刻石勒碑，遂成千古佳话。夫因革损益，天地常理，况乎我朝旷代盛兴，四海偃然，遐迩一体，垂拱平章。皇后颖睿，气度不凡，奠献亦无不妥。”

“哦！依老爱卿之言，皇后表奏应予恩准？”

李⽜虽然年迈，心里却十分明白，知道皇上挡也挡不住，不过寻一个台阶下罢了。他这一番话，等于送了顺水人情。

果然，第三天的朝会一开始，李治就下诏——

禅社首以皇后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封禅坛所设上帝、后土位，先用蒿秸、陶匏等，今宜改茵缛、罍爵，其诸郊祀亦宜准此，自今郊、庙飨宴，文舞用功成庆善之乐，武舞用神功破阵之乐。

十月二十八日，李治留太子监国，偕皇后及参与封禅大典的中、西、东台宰辅、各司公卿，从洛阳出发去泰山。沿途从驾的文武仪仗，

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互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率其扈从跟随，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塞道路，喧嚣非常。许敬宗走在朝觐队伍里，不禁感慨，大唐神威，逾秦汉甚矣。

皇上与皇后的车辇前有仪仗开道，后有羽林卫护驾，车队两旁又以骑射夹道，数十里外，即可闻鼓噪马嘶，气势十分恢宏。波斯国、乌长等国的使者第一次跟随大唐皇帝出行，一个个瞠目结舌，由衷地感叹。

这是自并州省亲后，武曌最畅快的旅程，她尽情地享受着沿途州府的高接远送。每一个州都派了精明干练的知顿使安排皇上、皇后途经本地的食宿、通途。

这也是一路感知天地的旅程，皇上与皇后每到一地，当地的州刺史们都尽其所能地推介辖内的名胜古迹。

十一月，李治与武曌的车驾来到濮阳。濮州刺史为帝后接风后，又亲自陪同皇上游览了五帝庙。

李治偕武曌漫步在殿宇古林间，感知上苍的浩浩恩泽，追思大唐文明隆盛渊源，流连忘返，竟不知暮色渐沉。李治问身边的臣僚道："濮阳谓之帝丘，何也？"

窦德玄紧随在皇上身边，见李治把目光投向自己，他的脸立刻憋得通红，低下头道："微臣孤陋寡闻，确不知其里。"

许敬宗在一旁听了，心里暗笑这些外戚只知道花天酒地，遂上前道："陛下，此地乃颛顼所居圣地，故而谓之帝丘。"

武曌听了就分外高兴，趁机说道："古人云'不学，其见不若盲'，窦爱卿当效许爱卿刻苦自励，以达天性。"

窦德玄很惭愧地揖手道："微臣汗颜。当遵皇后旨意，学而不厌。"

许敬宗很得意，他乐颠颠地移步与步履蹒跚的李🏠并肩行走，并说道："大臣不可以无学，下官见窦大人不能应对皇上之问，实在羞愧。"

他原以为李🏠会顺着自己的意思说出一番褒此贬彼的话来，孰料李🏠却道："许大人多闻，信美矣；窦大人之言亦善矣。"

许敬宗闻言脸上流露出不屑，心中骂了声老滑头，便径自追赶皇上的脚步去了。

这样，走走停停，等到了泰山脚下的齐州，已是麟德二年十二月了。一行人马歇息十日，才出发来到泰山脚下的博县。

时间抹去了上官仪之死给李治与武曌带来的隔膜，几个月来，他们第一次住进同一行宫，并且再度回到了当初那种依偎的浪漫时光。

他们都暂时地抛却了身上的光环和外衣，而把自己还原为一个本真的男人和女人，去感知狂欢、沸腾和快感，甚至在隆冬的季节把自己折腾得汗水淋漓，气喘吁吁。对武曌来说，情欲的饥渴远比因朝事歧见而生的夫妻龃龉更让她难受，在这个粉色的夜晚，她宣泄了一个女人所有的温情和魅力，以抚平前些日子横在他们面前的沟壑。直到更漏过了卯时，两人才渐渐地感到了疲倦。

武曌躺在李治身旁道："眼看岁尾在即，看来今年的春节该是在泰山过了。"

李治抚弄着武曌的长发，惊异于她驻颜有术。这头发乌黑油亮，与那些刚刚进宫不久的宫女一般无二。

听着武曌的呢喃，李治点了点头："无论在何处过年守岁，皆如京都。"

武曌从这话里感知到了李治的振作，道："臣妾以为开春封禅最好。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气升腾，万物萌生，皇天后土的恩泽都在春日了。"

"皇后所言，正合朕意。明日就让刘祥道传旨下去，正月举行封禅大典。"

"臣妾率命妇亚献，开旷古新举，可不愿意仓促应付。"

"据朕所知，尚衣局已经为朕与皇后置了祭服，华美而典雅。"

……

东方既白，从山谷里传来破晓的鸡鸣时，两人才沉沉地睡去。

一觉醒来，太阳跃出海面，将灿烂的光芒洒向每一道山峰，李荣和张尚宫站在帷帐外轻轻地呼唤。武曌很欣慰，昨夜她睡得很沉、很香，没有再看到索命的厉鬼……

这一天，刘祥道奉命到泰山查看祭坛修筑情况，齐州刺史先行到达等候。两人沿着山道一路漫步，先看“封祀坛”，再看“降禅坛”，最后登顶查看“登封坛”。

“封祀坛”在泰山南路四星处，为圜丘状祀坛，取法“帝丘”之意，上面置了从东西南北采来的五色土，以表大唐社稷“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之意。其中东方为青色、南方为红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中央为黄色。

忽然，刘祥道在“封祀坛”旁看到一道石碑，问齐州刺史道：“此碑是何人所立？为何双石同座，覆以石盖？”

刺史回道：“此事乃显庆五年皇后差遣许敬宗大人监立的，取名‘双束碑’，以表明皇上与皇后并立天下，共治四域。”

“哦！”刘祥道记起来了，那一年皇上的确曾有过封禅泰山的打算，只是因为天灾而搁浅，那也是皇上头风病重，皇后主政的日子。只是他没有想到，皇后竟然早在五年前就把“二圣”临朝碑记在泰山之侧了。也许从她回到京城那一天起，就一直为之而苦心孤诣着。

刘祥道终于明白皇后为什么表奏皇上，一定要率命妇亚献，她要通过这场大唐盛事让天下百姓都知道，大唐不仅有一位威加海内的皇上，更有一位胸有韬略、不让须眉的皇后。

这女人的心机太过玄微，刘祥道不敢往深里想，随即说道：“还是皇后虑远啊！”

新春的爆竹送走了温馨可意的除夕，迎来阳气直升的正月。正月十三，一场盛大的封禅大典在泰山下拉开帷幕。

辰时一刻，太阳冉冉升起，泰山主峰和西南方的社首山，沐浴在绚烂的阳光下。“封祀坛”前，数百名朝臣、几千名羽林卫和附近的百姓庄严肃穆地站在场上，一双双目光投向修葺平整的大道，等待着皇上与皇后的到来。

辰时二刻，李治与武曌庞大的车队终于进入人们的视线，场上立即爆发出海浪般的山呼：“皇上万岁万万岁！”

“皇后千岁千千岁！”

李治走下车来，旁边是皇后武曌，这种“二圣”并立的情景立即引起百姓的注意，有人在下面偷偷议论：

“看皇后的气度，比皇上还要轩昂。”

“不要胡乱揣度。江山万里主于一人，何来并立一说？”

但他们的议论比起欢呼声，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头一天，皇上与皇后已在“封祀坛”前祭祀了上帝，今日他们将登上峰顶，在“登封坛”封玉牒。

泰山县令为“二圣”准备的轿舆早早地停在了山下，精壮的轿手轮流抬着两挺轿舆，沿着弯弯曲曲的石阶缓缓而上，每个人都心弦紧绷，生怕颠着了皇上与皇后。

上山的速度也是极为讲究的，等来到“登封坛”前，恰好是巳时三刻。

登封坛四面出陛，站在坛前俯视山下，群峰逶迤，奔涌如浪；松柏苍郁，碧涛滚滚，祭场上的人宛若群蚁，密密层层。

在乐师演奏的洪大的“庆善乐”声中，奉常寺官员代皇上献“太牢”，然后，全场乐声静止，宣读祭文。李治从南面的阶陛升坛，将一封事先写好密封、藏于玉匮的玉简文书置于坛内石碱。据说这玉简文书是皇上禀报上帝的文书，或祷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外人莫能知之。

待皇上被执事引导退下后，就进入皇后率六宫嫔妃升坛。只见一群宦官举着锦绣织就的护帷，引导她们从北面的阶陛来到坛前，将盛在金匮中的、缠以金绳、封以金印的玉简文书奉给配帝的石碱。

武曌分外肃穆，在将玉简文书藏进石碱的那一刻，她许下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祈愿，期待有一天撤去竹帘，堂堂正正与李治一起坐在朝堂，听百官奏事，接受各国使节的朝拜。

她今天的服饰也分外耀眼，着了一件大红色凤袍，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站在嫔妃们前面，显得卓尔不群。

做完这一切，她在宦官护帷的遮掩下绕坛一周来到李治身边，与他一起观看下面的节目。

嫔妃们亦步亦趋地跟在皇后身后，连大气也不敢喘。王皇后、萧淑妃的惨死梦魇一样伴随她们走过了这么多年，她们早已不敢奢望能沐浴皇上的雨露，要不是武曌安排了这次亚献，她们恐怕今生再也无缘见皇上一面了。

接下来，奉常寺的祭祀官员酌酒入爵，再奉给皇上与皇后洒于地上，以为敬天之意。伴着阵阵的酒香，太乐署的歌者踏着鼓吹署乐师的旋律，登台献歌。

这一切，对武曌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她看重的是自己以皇后的身份出现在封禅大典上。而更重要的是，她超越了长孙皇后，真正将“二圣”临朝的局面呈现在天帝面前。

第三天，李治与武曌又降禅于社首山，祭祀后土。

第四天，李治与武曌在行宫接受朝臣与各国使节的朝觐、朝贺。来自波斯、乌长、高丽、倭国的使者因为这次大殿而对文物隆盛大开眼界，纷纷拜倒在“二圣”面前，发出“天朝万岁”的呼声。

武曌很欣慰，不久，“二圣”并立的消息将通过这些使节传遍海外。

也就是在这一天，李治接受武曌的谏言，改元乾元，大赦天下。

孙处约为皇上拟定的诏书这样写道——

制曰：岁逢吉年，国遇改元，赐文武官阶、勋、爵。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马、县令、妇人郡、县君；七十以上至八十，赐古爵一级。民酺七日，女子百户牛酒。永流罪者不在其列……

大典落幕，喧哗散去，可武曌的心并没有平静下来。从被太宗发配到感业寺，她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在泰山顶上成为朝野敬畏的巅峰。平静下来时，她常常想到年过七旬的司空李[redacted]。每一次，都是他在紧要关头为自己扫除障碍。

这一天午后，她应齐州刺史的邀请，与皇上一起游览城内的大明湖。她还特地召李⬆陪同，并乘坐了一条画舫。

湖水涣涣，碧波荡漾，远山如黛，层楼叠翠，这让武曌心旷神怡，情绪分外明朗，话自然地就多了："听闻老爱卿故里距齐州不远？"

李⬆忙回答道："回皇后娘娘，老臣乃曹州离狐（今山东菏泽东明县东南）人也。"

武曌的脸上立即溢满了笑意，对李治道："老爱卿戎马一生，老当益壮，白首霜心，功在大唐。皇上不是还要赴曲阜祭孔么，臣妾以为当中途转道曹州，以圆老爱卿还乡省亲之愿，也彰陛下体恤臣下之心。"

李治觉得武曌的谏言不唯及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愿，遂赞同道："此议甚好，烦劳皇后传旨给窦德玄、刘祥道和许敬宗，就说朕要取道曹州，亲往司空故里宣慰老爱卿。"

皇上与皇后的这番话让李⬆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样回应。良久，他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地跪倒在船上道："老臣谢'二圣'隆恩！"……

第二十六章

中秋夜心事各怀

蓬莱殿蕊儿折枝

乾封元年二月，刘仁轨被诏回京，任大司宪兼检校太子左中护。

自显庆元年因查处李义府一案被排斥出京，至今整整十年。他一直在海对面的高丽、百济，先后参与了显庆五年的唐灭百济大战、龙朔三年的驱除倭寇、救援熊津都护刘仁愿的白江口大战。

时任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的上官仪即刻将战报送至皇上案头，陈明当年冤情。李治随即厚加褒奖，并遣使渡海劳军。

那诏书就是由上官仪拟就的，当朝廷使者在熊津都督府宣读诏书时，六十二岁的他面西而跪，怆然涕下，高呼："陛下圣明，臣死无憾已！"

远征归来，长安已非昨日。不唯太极宫旁又扩建了大明宫，令他最为伤心的是曾在艰难时世中屡次为他伸张正义的上官仪已魂销人去。抚摸着西台署的旧案，似乎还残留着故人的余温，刘仁轨神伤无语。

其实，他与上官仪实在说不上私交。永徽年间，他在门下省任给事中，具体负责审议封驳诏敕奏章，秩禄正五品；上官仪在秘书省任少监，主要掌管经籍图书。在官署林立的长安，常常相逢而不相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由于涉足李义府的案子，他们才得以彼此知悉。

世界上最辽阔的是人心，最敏感的也是人心。对社稷的忧患，对大唐的忠诚，让他们冲破藩篱走到了一起。

在百济驻军的日子里，他本来是有许多话要对上官仪说的，可现在他只能托云霓带去他的思念了。

皇上已飞报长安，他在曲阜拜谒孔庙，并至亳州拜谒老君庙后，只在东都停留六日即返回长安。皇上要他执位以待，并过问西台诸事。

人生苦短，岁煎人寿。屈指算来，他已是六十六岁的老者了。他明白自己为朝廷效力已时日无多，因此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每日准时来到大司宪署，如在军中一样一丝不苟，他不能对不起上官仪。

这是三月的一天辰时，当他来到西台署时，几位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正聚集在一起，他们见刘仁轨到了，纷纷上前迎接，刘仁轨急忙还礼。进入署中，他见每个人脸上喜不自胜，不免感到诧异，问道："何事让诸位喜上眉头？能否说来老夫听听？"

"刘大人，李义府已死于嶲州。"一位谏议大夫说着，上前将一卷文字递了过去。刘仁轨展开一看，是李义府写给皇上的一首诗，题为《在嶲州遥叙封禅》。刘仁轨虽不懂诗词，亦觉得文采斐然——

天齐标巨镇，日观启崇期。岩峣临渤澥，隐嶙控河沂。

眺迥分吴乘，凌高属汉祠。建岳诚为长，升功谅在兹。

帝猷符广运，玄范畅文思。飞声总地络，腾化抚干维。

瑞策开珍凤，祯图荐宝龟。创封超昔夏，修禅掩前姬。

东后方肆觐，西都导六师。肃驾移星苑，扬罕驭风司。

……

特别是"创封超昔夏，修禅掩前姬"、"东后方肆觐，西都导六师"几句，极言皇上与皇后封禅名逾三皇五帝，功越秦皇汉武。但刘仁轨看得出来，这诗分明就是写给皇后的。何谓"修禅掩前姬"呢？自秦皇汉武封禅以来，未闻有皇后亚献的，武曌当属第一人。

刘仁轨顿生感喟。单凭才情，无论是许敬宗还是李义府，恐怕这个朝堂上没有几人可以媲美比肩的。可他们的德行，又该是多么令人不齿。他合上诗稿，有些感叹道："一首诗不值得诸位如此弹冠。"

这时候，就听臣僚中有一人道："大人有所不知，今春朝廷改元大赦天下，李义府以为止水复波之机到来，遂向皇上进了这首诗。孰料皇后旨意，长流之人不在此列，李义府闻讯，当夜吐血而亡。"

刘仁轨"哦"了一声，抬头看去，却是西台舍人源直心。他记得那年

奉命渡海为苏定方大军运输粮草，途遇海风，船沉粮没，消息传至京都，李义府乘机谏言皇上，将他拘捕入狱，正是这位源直心替他辩冤。十年归来，他却仍在舍人之位上，这让他不免欷歔。

“昔日李义府恃宠弄权，朝野自危。及其触怒龙颜，贬为庶人，人心大快。今见大赦，又闻此诗，疑其又东山再起。至知其无望而终，故而庆幸。”源直心又近前一步道。

“哦！老夫不知，臣僚惧李义府甚于虎矣。”

刘仁轨发现，就在大家众说纷纭的时候，有一人却沉默不语地坐在角落里。那不正是当年奉李义府之命，赴百济拘捕自己的监察御史袁异式么？记得袁异式到百济后曾对自己说，“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为计。”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他逃亡海外。他婉言谢绝了袁异式的提示说，“丢失粮草，过在自己，国有常刑，公依法弊之，在下无须逃命。若使遽自引以快仇人，窃未所甘。”他当即自戴枷锁，由袁异式押回京都。

也许袁异式还记着这件事情，内心很不安吧！刘仁轨来到他面前，先施了一礼，继之说道：“久违了，袁大人。”

袁异式十分惶恐地起身还礼道：“大司宪施礼，折杀下官了。”

刘仁轨笑了笑问道：“大人为何在此沉默不语？”

“这……”

“老夫知道，大人还在为当年之事纠结，大人不必郁郁在心，你不过奉命行事耳。”

众人都为刘仁轨的大度而感佩，纷纷说道：“大人久在海东，戎马倥偬，今日无事，大家不妨小聚，一则为大人接风，二则为庆李义府之死。”

刘仁轨忙摆手道：“各位大人的心意老夫领了，然前者将军戍边，乃为天职，回京履职，恩在皇上，无须滋事张扬；后者虽罪恶昭彰，然人去事亡，何来相庆一说呢？”

这高风亮节让袁异式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过了几天，他趁空闲力邀

刘仁轨小坐。刘仁轨心知如果不应邀赴宴，袁异式的心结永远不会打开，于是他欣然前往。席间，刘仁轨饮下袁异式的敬酒之后，将酒觞掷于地面摔得粉碎，慷慨陈词道："老夫若念畴昔之事，形同此觞。"

袁异式一步上前，拱手道："大人度量让下官惭愧，下官不才，愿以臃肿之姿追随大人。"

这话余音未散，四月底，李治便偕皇后从洛阳回到了长安。

五月初的朝会上，司戎太常伯、同西台三品的姜恪禀奏道："陛下，高丽国大莫离支泉盖苏文卒，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他初知国政，出巡诸城，使其弟男建、南产知留守事，孰料有人趁机向男建、男产进言，说男生素来厌恶两位兄弟，意欲除之，不如先为之计。于是，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讨男生。男生走保别城，派遣其子献城到熊津向朝廷求救。"

李治向刘仁轨问计："爱卿久驻熊津，依卿之见，当如何处置？"

"我军久攻高丽不下，皆因泉盖苏文父子挟国君以令臣下，抗朝廷而肆恣为，泉氏兄弟反目，此正我伐高丽之良机。"刘仁轨便趁机建议。

这时候，就听见武曌在帘后道："刘爱卿所言甚是。本宫以为渡海为战，不唯传输不易，且人地两生，倘能借重男生之力，岂不事半功倍？"

这是刘仁轨第一次听武曌论兵，便由衷感慨皇后知兵之精、善断之睿，就跟着道："皇后娘娘所言真乃制胜之道，微臣也以为解男生之围，莫过于借力还力，以彼攻彼。"

姜恪也对皇后谋断极为赞同，不仅仅是这一次出兵高丽，多年来每每朝堂议军，皇后总有不凡之见，对天下军势了然于胸。姜恪正思忖间，从帘后又传来武曌的声音："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本宫以为出师有名才可制胜。故当以安抚为号，方能赢得人心，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在朝臣们的惊诧声中，李治又道："皇后之言，正合朕意。传旨，以右卫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将兵救之；以泉献城为右武威

将军，充当向导；以右金吾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道总管，共讨高丽。”

退朝以后，姜恪并没有立即回署中，却来到宣政殿对李荣道：“烦请公公禀奏陛下，就说下官求见。”

“陛下此时正和皇后说话，请大人于塾门少待。”李荣回道。

其实这会儿武曌正就宰相人选向李治进言。说是进言，实则是商榷。自上官仪被诛以来，这已是司空见惯，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武曌一言定局。

“不知陛下可知李义府在蕲州已忧愤而死了？”武曌话音里带着惋惜，“论才气，李义府不在许敬宗之下，然则他不能自律，终于自毁，殊堪为训。”

李治点了点头，他为武曌没有对李义府之死耿然于心而欣慰。现在刘祥道又因上官仪一案受到牵连，被罢知政事，右相一职空缺，他需要就此征询皇后的意思。然而，没有等他开口，武曌倒先说了：“臣者，国之辅也，相位不可一日或缺，臣妾认为刘仁轨足以胜任。”

朝堂议兵，刘仁轨韬略在胸、见地非常，给武曌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心中把他与前任几位宰相做了对比，觉得他不唯兵法熟稔，且治政有思。她还读过他向朝廷上的几份表奏，都言之成理，直陈所见。

她暗暗打量李治的表情，就知道他与自己不谋而合了。果然，她在李治那里看到的是频频点头：“皇后所言，正合朕意。朕明日就召乐彦玮进宫拟定诏书。”

“陛下知人善任，臣妾欣慰之至。”见李治今天心境愉悦，武曌适时而又恰切地将自己思谋已久的心事说与他听，“冤家宜解不宜结。臣妾自泰山归来，久思武氏一门，虽同父异母几位兄长曾对家母无礼，然毕竟时过境迁。臣妾姐妹三人，姐姐已适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妹适郭孝慎，惜哉早亡。余者赖陛下圣恩，皆以公卿。臣妾有意由母亲出面于府中设宴，叙血脉之缘，释往日之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李治笑了笑道：“皇后此虑甚周，朕早有此意。如此，则定国公（武士彠）当含笑九泉。朕明日就命司宗寺会同内侍拨付钱币，以为资

费。”

闻言，武曌的脸上就绽开了暖暖的笑意，她急忙谢过李治，道：“臣妾之家宴，不用府库资财，朝廷为荣国府所拨用度足以开销。”

李治就为武曌的通达而感动：“皇后所为足为楷模，朕心甚慰。”

见时间不早，武曌便起身告辞，移驾蓬莱殿去了。这是上官仪一案之后，李治与武曌少有的坦诚，也让李治对武曌的郁结渐渐散去。

武曌走后，李荣进来禀奏道：“陛下，姜恪大人求见。”

李治闻言皱了皱眉头，心想出兵高丽之事，朝堂已经议决，他还有何事来见？但出口的话却道：“宣他来见。”

姜恪所奏和刘仁轨有关：“臣在司戎任上多年，辅佐‘二圣’西击突厥，东伐高丽、百济，赖陛下神威，边城捷报累进。然臣年事已高，自知力不从心，今刘大人还朝，微臣有意辞去大司戎之职，由他来做，于私于国两利，还请陛下恩准。”

李治停下笔，看了姜恪许久，不禁笑了：“请问爱卿，君与刘爱卿谁为长？”

姜恪一愣，进殿时他只管陈言，却未详细算过，现在皇上询问，他才在心里计算了一番，倏然赧颜道：“刘大人长微臣三岁。”

“哈哈哈！”李治大笑，“长者老当益壮，而次者却言老迈。何也？”

“这，微臣……”

李治截住姜恪的话头道：“爱卿不必谦让，刘爱卿忠厚，严于律己，恭谨好学，筹谋策划，皆有方度。朕另有任用，请不必多言。”

“陛下！微臣……”姜恪还要说话，李治挥了挥手道，“爱卿让贤之怀堪赞，司戎乃军务枢机，爱卿不可掉以轻心。”说罢，他就埋头批阅奏章去了。

从宣政殿出来，姜恪一身热汗，然而，他回署中的脚步却是轻快而又迅捷的。

七月，朝廷的诏书下来了，刘仁轨以大司宪兼检校太子中护之职，又被任命为右相……

转眼又是八月，眼看暑流消退，秋云浩空，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一天天地临近了。

这一天，内府监武元爽来到司宗寺探访兄长。兄弟坐定，丫鬟上了香茗，便打开了话匣。

武元庆了解他的性格，借着内府监的职务之便，喜欢走街串巷，名为朝廷置办器物，实则中饱私囊。外人慑于皇后之威，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登门来访，绝不仅仅是讨一杯茶吃。

果然，武元爽放下酒杯，从怀中拿出一纸信函道："兄长也收到此物了吧？"

武元庆看了一眼道："你是说杨氏邀我等中秋饮宴之事吗？我当然收到了。"

"兄长如何看这事？"

武元庆呷一口茶，喉咙清爽了许多："倘若为兄没有猜错，此定非杨氏主意，乃出于武曌之口矣。"

"哦？兄长何以见得？"武元爽往前挪了挪。

"所谓欲出行者，先观天色；入宦海者，先闻政声。自'二圣'视朝以来，李义府忧愤而死，许敬宗春秋日高，老迈不堪，武曌欲固其位，必先强其枝，此时当然会想起你我兄弟。倘是为兄没有猜错，唯良、怀远亦收到了杨氏信函。"武元庆挤了挤眼睛。

他说的武唯良、武怀远乃武曌伯父武士让的两个儿子，一个官至司卫少卿，掌管宫廷禁卫；一个任淄州刺史。

武元爽"啊"了一声，似乎明白了："老太太是要借血缘关系为武曌培植党羽，与李氏抗衡。"

"然也！"武元庆起身给杯中续茶，继续分析情势，"贤弟忘了，武后初立之时，曾向陛下进《外戚诫》，极言外戚之患，恳请对我等严加

管束，不可以宗亲而姑息放任。因此，你我兄弟至今官不过四品，宅不过二处。今日她忽续宗缘，岂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用心昭然也。”

武元爽不得不承认兄长见识之明，两人忆起显庆四年武曌还乡时遭受的冷落，犹感气愤难平。可他们也都有一个感觉，经过上官仪一案，武曌愈益专权，连皇上都让之三分，况他们并非重臣，硬顶恐非良策。

“那依兄长之见，我等赴宴否？”

武元庆道：“不管杨氏出身如何，然毕竟是我等继母，若断然拒绝，势必引祸。过几天怀远也要归京，到时再商量应对。”

最后兄弟俩商定，宴还是要赴，至于杨氏图谋须当警觉，绝不可轻易为人所用。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中秋节前夕，武怀远从淄州归京。他倒是自觉今非昔比，先去拜见了皇后，并献上淄州特产，然后才来看望两位堂兄长。

兄弟经年未见，武元庆在府中设宴招待。席间，武元庆问皇后近来的心境。他说皇后对所献美食欣然接受，而且反复叮嘱要他们到府上来看望两位兄长。

“呵呵！”武元庆举起酒觞，邀三位兄弟共饮，接着，就把一个他们很少去想的问题提到了大家面前，“诸位可记得王皇后当年邀武曌回京之事吗？诸位再想想，你我兄弟比之李义府与皇后之交如何？”

见众人摇头，武元庆继续道：“王皇后谏言陛下召武曌回京，结果死于‘醉骨’；李义府助纣为虐，结果武曌弃之若敝屣，死于舊州；郭行贞助其做‘厌胜’之术，事过亡命。前车之鉴，犹未远去，况我等当年与杨氏有隙久矣，大家不可不防。”

经这样一点拨，大家都觉得去赴宴有些为难，纷纷要武元庆拿主意。武元庆仰起脖子，饮尽杯中之酒，印堂就红云飞荡，话也显得不那么利落了：“有道是兵来将挡，毕竟她是皇后母亲，吾等继母，不去则理亏。故而依为兄之见，我等应不卑不亢，见机行事最妥。”

酒阑席散，武唯良、武怀远出得府来，借着酒意仰头看天，时值八

月十四深夜亥时，一轮明月悬空，几颗星星相伴。然而他们再仔细一看，那月亮却只露出半轮，一半被一团黑云罩住；万籁俱寂中，从城北飞来几只乌鹊，留下几声寂寞的鸣叫，听起来瘆得慌。武唯良的话语中就多了几许恐惧："此非祥音，令人发怵。"

武怀远的心顿时就沉重了，他也说不清此次归京究竟是福还是祸？但他还是安慰武唯良道："我等乃堂堂大唐命官，怕什么？"

武唯良没有接话，只是在心底念叨："父亲，叔父，愿您在天之灵佑孩儿平安。"

中秋节傍晚，西天的晚霞刚刚散去，月亮就从渭河河面升起。武元庆、武元爽、武唯良、武怀远兄弟相继来到了荣国府，府令和丫鬟们在门口迎候。看见武元庆、武元爽下了车驾，他们立即对着府内高声喊道："司宗少卿武大人到。"

目送武元庆进了正堂，府令不敢怠慢，接着喊道："内府监武大人到！"

等武唯良、武怀远兄弟进了府，被丫鬟引至后花园时，看到除了武元庆、武元爽外，还有一玉面少年在座。看见武唯良和武怀远进来了，他急忙起身相迎道："舅父到了，请上坐。"

武元爽指着就年轻人介绍道："他乃武顺之子，名贺兰敏之。"

"哦！"武唯良与武怀远没有深问，依序在武元庆下首坐了。武顺与皇后共侍一主的事在并州传闻甚广，他们总以此为羞。不过这敏之倒随其父贺兰越石，青春方开，已是玉树临风了。

大约晚上戌时三刻，月色落进后花园的湖水中，泛起点点银波；洒在湖岸的修竹花木上，婆娑温柔。看那悬空的月亮，玉兔飞动，桂树吐芳，却还是不见老夫人的身影，大家不免等得急了，眼睛不约而同朝花园口望去。这时候，就听见府令高喊一声："老夫人到！"

荣国夫人在丫鬟的簇拥下从花园门口走来。数月不见，杨氏发福了，体态显得臃肿了许多，她两鬓如霜，满脸皱纹，拄着一根龙头拐杖，据说是皇上钦赐的。武元庆、武元爽兄弟急忙起身相迎，拜倒在老夫人膝下："孩儿向母亲请安。"

“平身！”荣国夫人挥了挥手，表示了长辈的大度，接着，朝身后说道，“呈上来！”

随后，丫鬟捧着四卷字上来了。

荣国夫人道：“今日中秋，武氏一族多年有了第一次竟欢之聚，皇后闻之，眼开眉展，欣然命笔，为你等兄弟题了字。”说着，她吩咐府令一卷卷打开。众人围观，见给武元庆写的是“同气连枝”，这本出自南梁周兴嗣《千字文》中的话，如今由武曌写来，确是很有寓意的了。给武元爽题写的是“君子不器”，为武唯良题词曰“反求诸己”，给武怀远送了“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贺兰敏之问道：“皇后如何没有为孙儿写字？”

“你舅父在朝为官，皇后多些牵挂也是自然，你年纪尚轻，以后还有机会。”荣国夫人应道。

贺兰敏之没有再说话，但心里却想——本少爷生来爱色不爱字，不过是逢场打趣罢了，真要送来，只怕上面那些曲折的意思都让人心烦。

众人收好字再度入座，丫鬟们给每人都斟满了酒。武元庆率先起身向荣国夫人敬酒，言道：“今日中秋，天下共庆，孩儿祝母亲瑶池春不老，寿域日日祥。”

听了这话，荣国夫人的脸上就笑成了一朵花。她怀想今昔，恍若隔世，不由得从心底为生了武曌而欣慰之至。借着酒力，她的话也随之出口了：“你们尚记得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又何如？”

武元庆兄弟并不浑噩，荣国夫人分明没有忘记当年的龃龉，而且将他们兄弟今日的荣华尽归于皇后所赐。于是，便觉得这芬芳馥郁的酒酿里暗含了报复的意味，又有了要他们知恩图报的成分。他看了看几位兄弟，脸上果然都挂上了阴云。

此时，武唯良将一杯酒灌进肚里，就脸热眼红道：“唯良等以功臣子弟早登臣籍，揣分量才，不求贵达，岂能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如此，则夙夜忧惧，不为荣也。”

武元爽也不甘示弱，接着武唯良的话道：“孩儿不才，赖先严功业

得有今日，不敢数典忘祖，有辱家门，更不敢借皇后之故恣意妄为。”

“你等之言差矣。皇后有今日，非由武氏，乃因杨氏系弘农望族，世代入仕。先祖杨振，汉世一品；至于文帝，开大隋基业，成一代人主。反观武氏，勿论女辈，男子素以庶族苟安于世。须知你等至有今日，乃因尔父跟随高祖、先帝创业勋劳之故。今陛下恩宠有加，尔妹贵为皇后，洗雪旧辱。然则长孙诸臣，以身世之故，讥噪不已；上官叵测，屡兴风波，恶语相加，欲废后位。老身今日请你们几位过来，也是要叙血脉之缘，尽释前嫌，同气合心，共举大计。然听言观行，其心各异，不免令老身伤情。”荣国夫人说着说着，老泪就涌出眼眶，“老身已是八旬羸躯，去日无多，所思所虑皆在你等兄弟前程。此非老身一己之见，也是皇后之意。”

说完，荣国夫人用丝绢沾了沾眼角，不再说话。本来赏月饮酒的亲情之会，忽地就秋风萧瑟、冰冷沉寂了。仿佛一轮明月，洒下的不是千里银波，倒是一天寒霜。

荣国夫人很是失望，正要拂袖散去，却不料武元庆站起来说话了。

“老夫人所言甚是。”武元庆顿了顿，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忆起畴昔，我等兄弟无礼之处皆出于年轻无知，还请母亲见谅。来日方长，吾等当以孝为先，兄妹和睦。”

荣国夫人的神色这才活泛起来，举杯饮下一口酒，目光专注地投向武元庆，孰料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杨氏更加寒心。

“而今朝政大计，皆委与皇后，所决诸事，俱悉‘称旨’。自长孙无忌、褚遂良谋反案后，上官仪又引刀伏法。吾等兄弟闻之，惶然不可终日，尤恐遭遇不测，蹈王皇后、萧淑妃、太尉之覆辙矣。”

武元庆一番话在众位兄弟心中激起波澜，连一直没有说话的武怀远也站起来道：“长兄之言亦怀远所虑也。赖叔父功业，怀远乃得擢升，实如唯良兄长所言，不求闻达，只求平安足矣。”

武元爽虽没有说话，却跟着几位兄弟的声音频频点头。

荣国夫人十分吃惊，同是武氏一族兄弟，反而各怀心事，远没有许敬宗、李义府竭忠效命，她不禁在心中深深自责。早知如此，又何须费

心铺张。唉！她本该料到这个结局的，只能暗暗叫苦，不知该如何向武曌交代。

人是自己邀请过来的，她又是座中长者，不可怒形于色。荣国夫人顿然显得大度起来，道："老身一世坎坷，幸得皇后荫庇，终有晚岁之乐。今又逢佳节，亲人欢聚。难得你兄弟如此坦诚，有道是人各有志，何须强勉。今夜月色如昼，万方普庆，该说些高兴的事才是。"

然而此时武氏兄弟却已兴味索然，武元庆看了看大家，四位兄弟一同站起来向荣国夫人敬酒："夜色已深，母亲春秋已高，不堪劳累，晚辈就此告辞了。"

贺兰敏之却是弄不明白舅父们究竟要说什么，外祖母召他们来究竟是何意思。其实，这会儿他的心思也根本也没在这儿，而是飞到丫鬟群里去了。外祖母身边有几位好看的姑娘，或被他猥亵，或被他奸污，只是慑于皇后之威，她们不敢说罢了。看武元庆等人走了，他没有丝毫惋惜，劝道："走就走了吧！您老还难过什么呢？"说完，他就溜出花园，寻姑娘们去了。

近来，他时不时被太子召进宫中对弈，有一天，竟然看见了太子中舍人杨思俭的女儿到宫中来找父亲，他一下子就被她的美艳迷住了。他回到府邸与府役们谋划，一门心思在想怎样将这可心的女子弄到手。

酒阑人散，只剩下杯盘狼藉。荣国夫人感到从未有过的抑郁、愤懑和悲凉，她的自尊心从来没有像今夜这样受到如此的伤害。听着武氏兄弟相继离去的脚步声，她的脸如木炭在灼烧，从鼻翼间发出的声音让看惯了老夫人吃斋念佛的丫鬟们心里直战栗。

"哼！你等不仁，休怪老身不义。"她已打定主意，明日就进宫要皇后给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厉害瞧瞧。

……

风清月朗，云淡星稀，中秋的月光落进太液池，一泓碧水银波荡漾，碎浪涟漪，宛若万千颗明珠浮光耀金。偶尔有爽风吹过，摇碎了池中的簇簇树影和琼阁仙山。在这万方齐乐的时刻，上天也在回馈人间不尽的温柔。

李治与武曌的将赏月的地址选在太液池，真是颇费了内侍省的心思。

太液池是皇家的生命咏叹，遗下了秦皇汉武对仙境的向往。相传东海有汇沧海于其间的“归墟”，那里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乃神仙聚居之处。当年秦皇、汉武欲求长生不老药，遣方士往蓬莱求仙未果。后来秦皇曾于咸阳原的兰池宫筑蓬莱、方丈、瀛洲三山，以了向仙之愿。汉武帝效法秦皇，于长安城开掘太液池，堆土为山，高二十余丈，亦名之蓬莱、方丈、瀛洲。现在这太液池新修于贞观九年，龙朔二年，李治在居东都其间重整大明宫，疏浚太液池。后来每每回到长安，便将之作为理政之余休憩览胜之佳处。

当月亮从长安城头刚刚露面的时候，李治偕武曌、魏国夫人贺兰蕊儿已登上太液西池的蓬莱岛。在飞檐斗拱的亭榭里，赏月的酒酿、果蔬、点心都已摆好。李治在李荣的服侍下坐在上首，武曌、贺兰蕊儿坐在侧旁。除了李荣和张尚宫站在李治和武曌身后，其他宫娥和太监都站在亭外，时刻听候传唤。

李治抬头东顾，望见东池的瀛洲岛上灯盏高悬，人影绰约，分明是太子在临月赏景，因此他目光中充满了做父亲的慈祥。哦！太子真的长大了。这神情武曌看在眼中，暖在心头。时光如白驹过隙，当年临盆分娩时的情景犹在昨日，太子如今已是十四岁的少年了。本来她打算让太子陪李治赏月的，可又想他总有一天要独立主政，何须总是跟在父母身边，因此就没有这样做。

武曌轻轻地拈起一只蜜橘递给李治，说话就带了母性的温柔：“弘儿长大了，也懂事多了。自从陛下令其听政以来，唯几毓性，处置得当。故而，臣妾允准他独往瀛洲赏月，好在近在咫尺，与同席无异。”

李治点了点头：“皇后言之有理。过了乾元元年，他就十五岁了，该选妃了。”

“陛下圣明，臣妾听说太子中舍人杨思俭有一女，天生丽质，若是选为太子妃，自然是天作之合。”

“朕也听说过，不过总要弘儿满意才好。”李治笑道。

这时，贺兰蕊儿在一旁插话道：“这有何难？杨思俭终日陪伴太

子，对两个孩子的境况了然于胸。他与臣妾也不生疏，改日传进宫来一问便知了。”

李治颔首，以为蕊儿所虑甚周，但武曌脸上忽然就肃然起来。要说李治作为一国之君，身边多几个女人也不为怪，但武曌就是不能容许。姐姐在世时的那些耳鬓厮磨，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可她没有料到，蕊儿倒比她的亲娘还要厉害，近来常常趁她夜间批阅奏章之机，与皇上卿卿我我，越来越放肆。现在，她又要插手太子的婚事，岂非不知天高地厚？她正要说话，却听见池岸竽笙高奏、雅乐回旋，原来是太乐署为中秋节排练的歌舞开始了。

九春开上节，千门敞夜扉。

兰灯吐新焰，桂魄朗圆辉。

送酒唯须满，流杯不用稀。

务使霞浆兴，方乘泛洛归。

这不是自己写的那首《夜宴》么？记得那是在洛阳度元宵节时，当时面对火树银花、皓月当空，她一时诗兴大发，随口吟来，令在场的李治和许敬宗击节称快。之后，太乐署为之配了曲，并且以软舞演绎。但她听了那软绵绵的节奏，看了那婀娜的妖娆，心里就很不舒服，之后便不常关注了。

可此刻当秋风带着新编的乐曲飞到亭榭的时候，她的丹凤眼里顿时光彩灼灼。她欣喜地发现，歌舞中都流溢着男子的雄健和豪气。

融融月色下，一群身着盔甲的男子健步铿锵，旋转如风；而女子们身着配有饰品的软甲，下着喇叭式裙装。他们或聚或散，或环绕领舞者旋转，或成鹰展双翼。群舞云卷云舒，独舞丹凤奋翮；双人舞比翼齐飞，金色的盔甲与碧绿的软甲相映生辉。特别是在唱到“送酒唯须满，流杯不用稀”时，那醉后的胸热胆张，那豪饮的浩然气概，那男子的心雄万夫，那女子的娇若玉兔，看得武曌得意忘情，逸兴遄飞，仿佛这个秋夜只属于她一人。直到曲终舞退，她才收回目光。然而，就在转身的那一瞬间，她的眼睛突然僵直了。

灯影暗处，蕊儿正倚在李治肩头，把一只剥好的蜜橘送进他的口

中。李治也正陶醉在蕊儿的脂粉香里，如梦如幻，当他忽然看到月光下武曌愤怒而又吃惊的目光时，急忙暗地推了一把蕊儿，旋即正襟危坐，一脸的正经。

正当两人尴尬之际，武曌却笑了，把话题转到了对乐舞的观感上："陛下以为臣妾的诗配了健舞如何？"

"妙不可言！妙不可言！"李治此刻用武曌最愿意听的辞藻来掩盖自己的忐忑不安，但这种空泛的夸饰怎么可能减退武曌的怒火呢？只不过她有意不点破罢了。

蕊儿倒显得很坦然，没有丝毫的愧疚。在她看来，女人活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张粉嫩白皙的脸蛋，是那让洁雪逊色的肌肤，是能够唤起男人欲望的嘤咛。这些，她的姨母曾拥有过，因此击败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但她永远不可能再拥有了。对本应由男人们打理的朝政的过分热心，对身边情敌和政敌处心积虑的打击，使她华颜不再，秋倦早临。皇上也许需要她在国政上襄助，可他们之间不可能再有雪里吟诗的情趣了。她虽然一口一个"姨娘"叫得很亲，可还是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屑和得意。

武曌估计李治接下来一定还有话说，因此当蕊儿将一颗蜜橘递给她时，她欣然接受了，并且笑着道："蕊儿年纪也不小了，魏国夫人的封赐也已经年，总该往前走些才好。"

李治看着武曌，双目迷离，似醒似醉的样子，忽然地就有了一种迷茫。依她的性格怎么可能对刚才的一幕无动于衷呢？或许，是因为与蕊儿的亲缘吧！

待他将武曌反复打量之后终于确信，皇后一定接纳了蕊儿——是的！她一定认为与其让别的嫔妃去蛊惑那一颗不安分的心，倒不如让外甥女去填补他的情感缝隙。

李治收回目光，吩咐丫鬟给杯中斟满酒，邀武曌与自己对饮，接着就把在舌尖滚动了许久的话且露且藏地说给皇后听："朕有一事欲与皇后商议，不知可否？"

"何事？陛下但说无妨。"武曌就在心中发笑，而且她也猜到了皇上将要说什么。

“魏国夫人自入宫以来虽有封赐，却无内职。朕欲册封她为昭媛，不知皇后意下如何？”

虽说在床笫之欢时李治不止一次地许诺要册封她，可在这样的场合提出这样的话题，还是让贺兰蕊儿有些吃惊，她一双杏眼直勾勾地看着武曌，不知皇上这一番唐突的话会引出怎样的风波来。

可就像这头顶的月亮刚才被云彩遮住，顷刻间又钻出了云层，重现它的美丽一样，他们都没有在武曌脸上读出狂风暴雨，反而看到了很妩媚、温暖的一笑：“就依陛下。一转眼蕊儿都出脱成如花似玉的美人了，也该有个名分不是？”

多年了，李治第一回从武曌口中听到她对册封另外一个女人的赞同，便忙不迭地对蕊儿道：“还不快谢皇后。”

贺兰蕊儿心领神会，站起来就跪倒在武曌面前：“孩儿谢姨娘恩典。”

武曌很温婉地上前扶起她，倒一下子有了长辈的架势：“你要说谢，就该好好伺候陛下才是。”

“孩儿遵旨。”贺兰蕊儿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抬头看天，月影西移，李治起身准备回宫，武曌辞别道：“陛下，臣妾今夜还要批阅几道奏章，便不能陪伴陛下了。”说罢，她转身便自顾上了轿舆走了。

那上轿时的背影，让贺兰蕊儿有些仓皇无主：“陛下！臣妾……”

“没事，我们移驾承欢殿吧。”说完，李治携起贺兰蕊儿的手便出了亭榭。

武曌刚一坐进轿舆，脸色顿时阴沉得能滴出水来。她一使劲，就把手中的丝绢撕成两半，口中骂道：“小贱人，竟敢向本宫叫阵……”

直到坐在蓬莱殿内室的榻上，她的怒色依然挂在脸上，气喘吁吁的，吓得身边的宫娥太监一个个胆战心惊。大家都悄悄地退出大殿，在外面伺候。

她暗地埋怨自己太疏忽大意了。这些年来，她实际上活得太累。一只眼紧紧地盯着后宫嫔妃，而另一只眼则紧盯着朝堂。自显庆五年皇上赋予她听百司奏事的权力后，她夙兴夜寐，席不暇暖，也不承想将之交还给皇上。随着上官仪一案的结束，她还将竹帘挂到了紫宸殿。然而，她唯独没有想到一个在她眼皮下长大的外甥女会有一天占据了皇榻。

“本宫绝不容夺宫之行发生。”武曌咬了咬牙，举起宫娥们送进来的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她瞅了瞅碎在地上的残片道，“本宫要让你死得很难看……”

张尚宫在一旁听了，不禁打了个寒战。

第二天不逢朝会，刚刚辰时三刻，荣国夫人杨氏就进了蓬莱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将中秋之夜武元庆兄弟怎样在宴上发难，怎样不给她面子，怎样诋毁皇后的事叙说一遍。末了，她凄然唏嘘地说道：“老身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彼等自视武氏功高，不以皇后的福荫为意。”

这真是严冬又逢寒霜逼。蕊儿的不知进退，武氏兄弟的冷眼相对，都在武曌心中积起了巨大的块垒。及至听完母亲的诉说，她的丹凤眼里就充满了愠怒，继之双眉蹙郁，鼻翼扭曲，露出了满脸的杀气，从牙缝里挤出的每一个字都如冰凌一样地凛冽：“哼！一个个都活腻了，是想步上官仪的后尘么？本宫就给你等些颜色瞧瞧。”

第三天的朝会上，李治发布诏令，以武元庆为龙州刺史、武元爽为濠州刺史、武唯良为检校始州刺史。即日离京，不可盘桓。

武氏兄弟情知诏命虽由李治发出，然贬谪之意必源自武曌。

这原是预料中的结局，从紫宸殿出来，兄弟四人相会在司马道上，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武曌的心机，表面上看来是皇后对外戚的谦抑，实则是借机把他们赶出了京城。

武元庆不免怅然若失，从此再也不能那样逍遥了：“龙州之于京城，迢迢千里，与流放岭南何异？”

“得罪了那个妖媚，你我还会有好下场么？濠州自古乃贫瘠之地，多盗寇。去那里任官，一旦有事，罪名难逃。”武元爽也黯然神伤。

三兄弟中，稍好些的是始州，此地处巴蜀北缘，剑门关内，然亦多大山，不过荒僻之地。

武怀远本就在地方任官，对几位兄长的遭际倒是别有新见，道："诸位兄长何须惆怅，既是不愿在京都屈辱地活着，倒不如远走高飞，图个自在。"

四人正说着话，却见许敬宗从后面来了。四人避之不及，只好停住脚步。

跟随了武曌这些年，催白了许敬宗两鬓的乌发，眼看着就老态龙钟了。他上前向几位作揖施礼道："几位大人就要离京远去了，这一路山高路远，还望大家保重。"

武元庆谢道："皇命如天，下官不敢滞留京都，当即日起程。"

许敬宗叹一口气，话语中就多了过来人的体验："老夫为官多年，唯顺上而图存，大人何必让皇后伤情呢？她出此下策，也情非得已。还望各位大人好自为之。"

武元庆听得出来，许敬宗是来宣皇后之意的。他虽心存恼怒，却无法彰达，只有频频颔首道："多谢大人提示，下官告辞。"随后，他又向弟兄几人使了使眼色，便散去了。

"哼！长孙无忌、褚遂良乃扶孤大臣；上官仪乃当朝宰辅，皆死于皇后之手。你等本就是粪土之墙，纨绔之徒，无寸功于社稷，与皇后为敌，岂非自寻死路？"许敬宗望着武氏兄弟离去，不无讽刺地自语。

打发武氏兄弟出京，武曌的心没有丝毫的放松，她自感可以腾出手来处置蕊儿了。她一回到蓬莱殿，就要张尚宫去请魏国夫人过蓬莱殿小聚。

午后，贺兰蕊儿乘着轿舆来了。进得殿门，她看见武曌正在榻边看书，忙上前施礼道："臣妾参见皇后，千岁千千岁！"

武曌抬起头来，立时脸上就堆满了笑意。她急忙下得榻来，扶起蕊儿，眼睛就乌溜溜地上下打量，及至发现蕊儿眼边闰了一圈黑色时，就"哎呀呀"地半是惊讶半是嗔怪道："看看，这水灵灵的一朵花，怎么

一夜之间就蔫了？这皇上也是，这水做的人儿哪经得彻夜折腾，哪能只图自己痛快，不懂怜香惜玉呢？”

及至蕊儿在对面坐下后，武曌又道：“本宫与皇上这些年耳鬓厮磨，可知道他的性格，只要上了皇榻，他就是一头狮子，任怎样风情万种的女人都会被他折腾成一只羊羔。嘿嘿！”

蕊儿被皇后这一连串的话说得粉面桃腮，含嫣带羞，竟不知该如何回应皇后的戏谑，只是低头哧哧地笑。

“从蓬莱岛回来后，本宫一夜未眠，想我姐妹三人，你的小姨娘早年病故，未留一儿半女；你母亲承皇上隆恩，册封韩国夫人，不想又于去岁溘然殒薨；唯本宫一人，中秋之夜，形单影只……”武曌收住笑容，眼中泪花蓬蓬，拉起蕊儿的手道，“今日本宫传你前来，就是想叙叙话。”说着，她向外面喊道，“张尚宫！酒宴备好了么？”

“娘娘，酒宴早已备好了。”张尚宫进来应道。

武曌牵着蕊儿的手来到偏殿，不一会儿宫娥鱼贯而入，摆好菜肴，又给两人斟满了酒。

“此乃你舅父从淄州带回之酒，用上好稻米酿成，醇而不烈，最适合女人宴饮。来，为你母亲的在天之灵干一杯。”武曌举杯邀道。

酒过三巡，贺兰蕊儿起身正要向武曌敬酒，却发现杯中有一粒尘埃，便立时不高兴了：“你等为何如此粗心，杯中落了沙尘，竟浑然不觉。”

武曌见此情景勃然大怒，斥责张尚宫办事不力，又起身到膳房去看，不一会儿便换了新杯归来，要张尚宫给蕊儿斟酒道：“都是下人粗疏，还望蕊儿海涵。饮了这杯，我们母女好继续说话。”

蕊儿就分外感动，透过杯中的琼浆，她似乎看到了母亲夫人的笑靥。端起酒杯，她眼望窗外秋日的天空说道：“母亲在天有灵，这一杯孩儿代您饮了。”

一杯下腹，武曌忙道：“快吃菜。”

贺兰蕊儿正要举筷，忽觉五内剧痛，只说了一句“姨娘你……”便七

窍出血，倒地气绝而亡了。

武曌脸上掠过短暂的冷笑，旋而大惊道："蕊儿！蕊儿！你怎么了？来人啦！"

张尚宫带着宫娥进来，见魏国夫人口吐鲜血，便伸手到鼻翼间参验片刻，随后道："娘娘，魏国夫人去了。"

武曌先是吃惊，继之凤眼怒目道："好个武唯良，献酒是假，想毒死本宫是真。詹事何在？速传禁卫捉拿武唯良。"

詹事应声出去，武曌上前抱着贺兰蕊儿，眼看着她的皮肤一点点地变成青紫，一副"茫然悲哀"的模样："蕊儿！你是替本宫死的呀！本宫是不会忘记你的。"

良久，看着太监们抬着贺兰蕊儿出去，武曌吩咐张尚宫备车："本宫要面奏皇上，将武唯良腰斩西市，为蕊儿报仇……"

傍晚，天空黑云密布，到酉时二刻便下起了蒙蒙细雨。

第二十七章

刘仁轨拨乱反正

李司空魂归昭陵

贺兰蕊儿的香魂追着蓬莱殿外的云彩走了，当李治闻讯赶到时，她浑身已经青紫，面目分外难看，雪白而又柔软的身子蜷缩成了弓形。

李治眼看着心爱的女人顷刻间香消玉殒，却不能当着武曌的面垂泪送别，只有将一腔的悲愤发在武唯良身上："如此乱臣贼子，朕要将你碎尸万段！"他疯狂地掀掉了武曌案头的册卷，蓬莱殿顿时一片狼藉。

武曌第一次发现，一向温文敦厚、处事优柔的李治也有狂怒的时候。她在洒了一大堆眼泪后来到李治身边，帮他整理散开的龙衮，泪眼里透着不尽的悲哀："人已去矣！还请陛下节哀。臣妾已命大司宪严刑审讯，为蕊儿报仇。"

在后来的几天中，许敬宗秉承武曌的旨意参与了大司宪的审问。武唯良无法忍受大司宪的酷刑，终于招供。

这案子发得蹊跷，也判得迅捷。不久，武唯良被处腰斩。只是从此，后宫的女人们彻底断了对皇恩的期待，唯于日出日落中送走似水流年。而武曌也不再熬夜批阅奏章，而是将每一晚与皇上厮守的时间都填得满满的。

爱是如此断然无情地排斥了任何外力的入侵，而又是如此强烈而有力地促使守望者的反思。躺在李治身边，武曌常常扪心自问：在以往的日子里，她是否过于热衷朝政而给皇上的时间太少了呢？

可李治在武曌那里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回蕊儿带给自己的那种青春与活力，那种云水交激的烂漫和惬意。他的心境更加抑郁，而头风也一天天地加重。

终于有一天，他把武曌、太子李弘、右相刘仁轨、太子少师许敬

宗、左相兼司戎太常伯姜恪等召到宣政殿道："朕病体日重，难以自持，欲命太子监国，不知众卿以为如何？"

刘仁轨表示支持："陛下龙体欠安，修养至为要紧。好在太子已十六岁，前亦数度监国，臣等当鼎力辅佐。"

许敬宗跟着刘仁轨的话道："皇后性敏，胸有天下，有皇后在，陛下就放宽心吧！"

李治喘了一口气，将目光转向了李弘："二位爱卿所言，甚合朕意。你虽屡听奏事，然毕竟资历尚浅，凡事该请教母后才是。"

李弘的眼眶就湿润了，忽然有了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忙起身跪倒在地道："儿臣谨遵父皇旨意。儿臣见父皇遭采薪之忧，忧心如焚，倘上苍有眼，儿臣愿代父皇患疾，以尽人子之孝。"

武曌在旁边听了，脸上就很不乐意，丹凤眼投给李弘的都是指责："父皇让你监国，乃是社稷大计，你岂可辜负父皇重望，让本宫失望？"

面对母后的责备，李弘在内心却感到十分委屈，也为父皇对母后的忍让感到不安。他觉得母后作为一个女人，太好强专断，太不顾父皇的感受了，这对李唐江山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

借着这个机会，李弘借着前些日子朝廷敕命"凡征辽军士逃亡者，限内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斩，妻子籍没"一事向"二圣"陈奏道："军法严重，同队恐并获罪，即举以为逃，不暇堪当。直据对司通状关移所属，妻子没官，情实悲哀。"说到这里，李弘停下来打量着李治和武曌，他不知道自己的奏言父皇和母后能否接受。

"你既监国，当以国事为重，何必言而嗫嚅，吞吞吐吐。"武曌言道。

"《书》曰：'举其杀无辜，宁失不经。'儿臣伏愿朝廷收回敕命，对逃亡之家免以配没。"

太子的一番话，让刘仁轨和姜恪心中很不平静，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尚且能如此以近忧而及远虑，倒是他们这些久历战阵、自以为知兵的宰

辅、重臣唯皇上之命而诺诺。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从彼此的脸上读出一丝愧意。恰在此时，耳边又传来武曌的声音："几位爱卿以为太子所言如何，不妨奏来陛下与本宫听听。"

在这样的时刻，许敬宗是不甘人后的，他一开口就赞颂了太子的敢言直谏，继而话锋一转道："皇皇大唐，朝令夕改，陛下如何取信于天下？因此老臣以为当强令逃亡者自首，否则，籍没妻子，充军发配边城，以儆效尤。"

"许大人之言差矣。所谓人心向背，关乎社稷安危。故政之所施，在安民心。况乎，即尧禹安能无过？倘陛下收回敕命，则军旅之属莫不感念'二圣'之德。"刘仁轨有不同意见。

姜恪久在兵部，更知统军之难，立即对刘仁轨的话给予了积极响应，建议朝廷对逃亡将士多所抚恤，而安其心。

刘仁轨又近前一步道："辽东将士之所以逃亡，皆因多年前李义府贪据军资，屏蔽皇恩。而今李义府毙命，若再追讨，岂非是非混淆，法度不明？故当务之急，在于安军。"

在大臣们就太子所言各抒己见时，武曌的心思一直在旋转，她尤其对刘仁轨的不屈阿上意十分欣赏："二位爱卿所奏言简而意深。《兵法》云'乱军引胜'，自乱军心，无异于助敌克我，故安军心即安社稷矣。本宫以为当废敕命，终止追逃。"

见从皇后、太子到大臣们都对敕命不以为然，李治自然也有了新的反思。看了看身边的武曌，他随之发了一道新的旨意："传朕旨意，凡辽东逃亡军士不予追究，愿归军营者赐爵一级，愿解甲归田者，发盘缠归乡。"

武曌接着李治的话道："为宣示圣恩，刘仁轨兼辽东道副总管，专任收容事宜。"

这是发生在总章元年（公元669年）十月间的事情。

皇上的旨意很快传到了辽东道所辖各军，将士们无不称颂皇上圣明，一时回归军营者络绎不绝。

到了总章二年八月，刘仁轨春风满面地到洛阳向养病的李治报喜讯来了。

他带来了三件喜事，第一件是去冬今春，京师及山东、江淮大旱，李弘巡视军营，发现士卒有吃榆皮、蓬实的，就私下命令赐给他们米粮。而将士皆以为陛下怀惠抱仁，泽被天下。第二件是辽东道士卒归伍，军心大振。第三件是乾封二年奉诏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的李𠈌在征讨高丽大战中连战皆捷，首战就下十六城；副总管司列少常伯郝处俊、右金吾将军庞同善、辽东道安抚大使契苾何力诸将铁衣被身，率军长驱直入，终克平壤。老将军以右武威大将军薛仁贵总兵二万镇抚平壤，大军现正在班师途中。

“好！少而有为，老当益壮，诸将协力，国之大幸。”还没有等李治开口，武曌从竹帘后走出来，为三件喜讯击节称快，“前年右相谏言由司空任辽东道行军总管出击高丽时，本宫尚担心老将军年高，孰料他竟然运筹有度，势如破竹，真是英雄不减当年啊！”

李治点了点头道：“太子以资财赈济兵士，朕一则甚慰，一则不安。夫兵者，国之利器也，兵无食，国何以安？”

刘仁轨应道：“陛下之言振聋发聩，臣回长安后就督促州县致力农桑，充实府库。”

自李𠈌屡次在要紧时刻都站在皇后一边以来，武曌就多了对他的牵挂。闻听他已大胜而归，急切要亲睹老将军的风采，遂对李治道：“司空年迈出征，一举扫灭高丽，绝东部边患，本宫以为陛下当起程回长安，迎大军归来。”

“皇后所言，正合朕意。”李治转过脸对刘仁轨道，“爱卿明日就起程回京师，筹备奏凯大典，朕与皇后随后就到。”

十月中，在李治和武曌回到京师后三天，李𠈌率领大军回到长安。祝捷大典是在昭陵前举行的，阅兵台，祭祀台早在九月底就准备就绪。

秋末的九嵕山山峦起伏，冈峰横截，金叶飘舞，翠松蓊郁。虽进入了一年的枯水期，然千古不竭的流泉汇集成飞瀑，仍然在几里外就可以听见惊涛的轰鸣。昭陵在翠峰环绕下矗立，正看如笔架兀立，侧视如伏虎啸谷。

从高丽国归来的将士身着清一色的铁甲，衬褐色战袍，在灵前布成一个个旌旗林立的方阵。对李义府的查处，对追讨敕命的终止以及刘仁轨遵循太子旨意遣使者劳军，让久驻百济、高丽的士卒告别了贫病饥寒，在总章二年冬天即将到来之前，换上了崭新的棉甲。如今，他们趁着胜利的喜悦，集结在昭陵北坡。

从贞观十八年到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先后三次出兵高丽，终未能平定海东，带着未竟的遗憾而去。今日，李治要告知父皇，他完成了父皇的遗愿，以凯旋者的姿态接受他的检阅。

上午巳时，李治偕武曌在李弘、许敬宗、姜恪、刘仁轨的陪同下走上阅兵台。眼前铁甲映日，旌旗临风的气势，破阵乐的雄壮慷慨，让他心浪翻卷。他看了看身边的武曌，一时往事回环复沓，涌上心头。

武曌今天的情绪很好，也许是目前的大捷冲淡了她对往事的回忆，她的目光顺着刘仁轨的手指自东而西地念出了一个个将军的名字："辽东道行军副总管、西台侍郎郝处俊，左金吾将军庞同善。"当她没有在将军中发现辽东道安抚使契苾何力时，目光便凝滞了。

姜恪忙在一旁解释道："契苾何力将军为平壤都督，与薛仁贵将军一起驻军高丽，恢复农桑，安抚百姓。"

"哦！"武曌再一次想起当年李世民的箴言，"自古贵中华轻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便由衷地说道，"华夷一体，乃大唐无敌之故矣！"

武曌的目光最后定在李⽕身上了，秋阳下，他着一件金色盔甲，衬着猩红色战袍，头顶的盔缨在秋风中飘扬。他的气色看上去有些疲倦，却依旧不失为帅者的雄姿。武曌的目光温柔中多了庄重，这个人的命运不仅与大唐，而且与她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

李⽕的心情更是不平静。望着巍巍昭陵，他的喉头酸涩而又哽咽。先帝三征高丽，他都是先帝十分借重的将领。那难忘的盖牟城大捷，那血溅疆土的白岩城围歼；那惊鬼泣神的南苏城攻掠如今都一一地被记忆复活。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刘仁轨举荐他任辽东道行军总管时，他慷慨赴任。尽管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然而他发誓要完成先帝的遗愿。

现在，站在威武的军阵之前，他在心里轻轻地说，先帝啊！老臣回

来了！

在向昭陵献了“太牢”并行了三叩九拜大礼之后，盛典进入一个重要的程序，献高丽王高藏等君臣数十人于昭陵前。

长期被泉盖苏文挟持的高丽王高藏以及被俘的高丽大臣，在羽林卫的押解下来到昭陵前。奉常寺官员在庄严的庆善乐后宣读祭文，向先帝报捷；高藏等人面向昭陵行大礼之后，为自己不遵誓约，无视宗主国旨意，肆意派兵进犯辽东，请求朝廷恕罪。

当大家看着阅兵台时，武曌悄悄地在李治耳边说了几句话，李治便转脸对姜恪道：“将高藏等人押下去，待祭祀太庙后处置。”

在高藏等登上车驾之际，从军阵中发出欢呼的声浪：“皇上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千岁！”

随着声浪，将士手中的刀剑在日光下寒光直闪，与旌旗相映生辉。

李治往日的不悦都随着大军的凯旋而渐渐淡去。不管他对蕊儿的死如何难以释怀，也不管皇后对后宫嫔妃们如何的恣肆跋扈，他都不得不承认在这次出兵前，她的许多见地为赢得这场战争起到了决定作用。在走下阅兵台之际，武曌的手轻轻地牵起他的衮袖，他们都在这一刻，忘记了许多的不愉快，尽情地享受大捷的欢愉。

接下来的几日，朝廷又押着高藏前往太庙拜祭。这样的过程持续了大约十天，终于迎来了受降的日子。

受降仪式选在含元殿举行，依旧是武曌在帘后，李治坐堂前，可他口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两人私下里商定的。李治欣然接受了高藏的叩拜，接着，李荣代皇上宣读诏书——

制曰：高丽王藏，不遵誓约，罔视天朝，不惜民力，屡兴兵戈，侵我辽东。然念及政非己出，受人挟持，为体朕德惠，乃以高藏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僧信诚于兵临城下之际，起为内应，功德殊勋，赐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泉男产为司宰少卿。泉男建挟持国君，死守拒降，流黔中；扶余丰流岭南，分高丽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臣民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

高藏、泉男生等人呆了，以为是在梦中。大殿经过短暂寂静，随后哗啦啦地跪倒了一大片，连连道谢陛下圣恩。

当高藏等人以大唐臣僚的身份走出含元殿后，皇上的第二道圣旨又下来了，对李🏠及属下将领分别赏赐。

朝政到了再度蒸蒸日上的重要转机，尤其是刘仁轨因为推举李🏠为帅扫灭高丽，又以抚恤前线士卒而很被武曌看重。武曌时不时地传他进宫议兵，交谈研习《孙子兵法》的心得。而且凡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禀奏，武曌都欣然接受。

而随着许敬宗的日益高迈，他被武曌召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刘仁轨敏感地觉察到，为当年被许敬宗、李义府排斥的官员们洗雪冤情，把他们聚到皇上身边，重振贞观、永徽之政的机会到来了。

这天不逢朝会，李治召刘仁轨到紫宸殿叙话。这种君臣间的小坐往往是很随和的，李治不拘于礼节，臣下也不顾忌皇上会不会龙颜不悦。李治还特别吩咐宫娥上了滇州上贡的好茶，直到那黄亮澄明的茶汁散发出淡淡的香味时，他才拉开了话匣子。

他们先从李义府的获罪说起，继之说到长孙无忌的晚节不保，又说到许圉师的教子不严、卢承庆的渎职失责。

刘仁轨静静地饮茶，专注地倾听，并不打断皇上的话。

历数完臣下的过错，李治又感叹眼下人才的匮乏："朕屡次于朝会传旨，要三台、诸司和州县举贤，然则至今了无进展，不知爱卿以为何故？"

刘仁轨向皇上抱拳作了一揖后道："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引荐，为谗者已指为朋党，致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是以各务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不在臣也。"

毫不避讳而又直截了当的诤谏，让李治的面子一时很过不去，便道："朕要臣下举贤荐才，爱卿倒责难朕不惜才，何也？"

"陛下谓臣责难，乃折杀臣也。臣不过道出显庆以来朝堂的事实。

且不论贞观之政，即永徽年间，陛下临朝问政，孜孜不倦；从谏如流，传为美谈，至有永徽新政。然则，自显庆以来……”

李治担心刘仁轨继续下去，会说出更多的批评来，忙摆了摆手道：“过往之事，爱卿就不必重提了，就说眼下该如何办吧？”

刘仁轨心中笑了笑，想这就是皇上心理的微妙处，这已是承认了用人上的过错，他自然也该有礼、有节、有度，遂将座椅朝皇上面前挪了挪道：“眼下就有两人，应该得到朝廷的重用。”

“哦？是何人？爱卿说来听听。”

“西州都督裴行俭，文韬武略集于一身，履职西州，西域诸国皆多义附；临下以恕，师德宽厚，又乃绛州闻喜人也，与皇后故里相去不远。永徽六年，因小过而远行西州十四载矣，于今已过五旬，人生至若朝露，究有十年几何？此人不用，政之失也。”刘仁轨见李治听得很专注，知道皇上往心里去了，便继续道，“现任雍州长史卢承庆，博学而才、崇德尚俭，只因李义府贪据军资，诬良为奸，故而遭贬。现李义府一案真相大白，就该洗雪调回京都。”

李治却没有马上决断，言道：“此事朕当和皇后商议之后再定。朕既允准皇后临朝，当不该逾越独行。”

“陛下圣明。臣静候‘二圣’旨意。”刘仁轨嘴上如此说，但在心底却掠过淡淡的忧伤。走出紫宸殿，眼看司马道即将到头，可他的心境却没有些许的轻松，他想这事如放在太宗身上，又将何以处之？总不至于如此优柔寡断吧！

正这样想着，就听见耳边传来许敬宗的声音，他回头看去，只见他正在身后招手。他停下脚步，等他来到面前便问道：“大人这是从何处来？”

“老夫进宫向皇后禀奏太子学术之事。皇后要老夫带话给大人，请大人速去蓬莱殿回话。”

刘仁轨道一声“知道了”，便转去含元殿的路上，许敬宗却在身后喊道：“刘大人留步，老夫还有话说。如果老夫没有猜错，皇后传大人前去定是为了太子的婚事。”

“哦！这事许大人不是曾找过太子中舍人杨思俭么？”

“唉！大人有所不知，这杨思俭与长孙无忌、上官仪当初过从甚密，老夫又奉诏参与审理了这些案子，故……”

“下官明白了。”刘仁轨点了点头，就往蓬莱殿去了。

当他站在武曌面前时，果然她要谈的正是太子的婚事：“此事尚需大人出面知会杨思俭，择定吉日，举行完婚大典，也了却本宫一桩心事。”

刘仁轨完全能够体会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心，欣然表示即日即邀杨思俭到府上议事。但他又细思了一番后说道：“杨舍人的女儿，娘娘总该做些了解吧。毕竟今日的太子妃就是明日的皇后，不可不慎啊！”

闻听此言，武曌就对刘仁轨由衷喜欢。与许敬宗相比，他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心为公，却又独有主见。她今天心境很好，话也说得十分温暖：“爱卿所言，思虑甚远。本宫会设法了解的。爱卿文武兼备，出将入相，皆甚得体，朝野感服。本宫曾阅过爱卿自熊津都督任上发回的奏表，不唯明之大理，且忠贞刚直。”

听了武曌的称赞，刘仁轨忽然就有了新的想法，这岂非正是向皇后陈奏选举的良机？但出口的话却是从自谦开始的：“微臣谢皇后垂爱。然则论起知兵，臣不如一人；论起治政，臣又逊于另一人。”

“哦？不知大人所指何人？是许敬宗，抑或是……”武曌有些疑惑。

“非也！臣所指善知兵者，乃西州都督裴行俭；臣所谓善治政者，乃前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卢承庆。”刘仁轨接着就将在李治面前的话复述了一遍，不过又多了许多细节。

他发现武曌先开始有些不耐烦，但随着他的陈述一步步走向深入，武曌的目光转而凝重，旋而闪光，及至听完陈奏，她的整个眉毛就展开了：“孟子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裴行俭所犯过错，皆在年轻，本宫也屡闻他在西州屡建战功，此非过而能改乎？儒将之名，驰誉朝野，此非人皆仰之乎？至于卢爱卿，本就是一桩冤案。听爱卿的意思，是要召两人回京？”

面对武曌的聪敏机智，刘仁轨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频频颔首，舌尖上滚动的只有四个字：“皇后圣明。”

其实，刘仁轨所禀奏，正是武曌这些日子的心结。原指望中秋节聚会，在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间唤起久违的亲情，以强大武氏在朝野的枝干。孰料武元庆、武元爽等人却冷冰冰的。正是刘仁轨一言点破了她的心雾，她既然已经与皇上一同掌管朝政，为何不落个“唯才是举，知人善任”的名声呢？

“爱卿之言，乃为相者之海量矣！”武曌眼睛转了转，自言自语道，“让他们做什么呢？哦！就让裴行俭做司列少常伯，主持选举；至于卢承庆么，就做司刑太常伯吧！这是本宫的意思。本宫明日当即奏明陛下，调二卿回京。”

刘仁轨没有任何迁延，第二天就把李治与武曌的旨意传递给了西台侍郎乐彦玮。三天以后，司宪侍御史韦思谦和袁公瑜携带着皇上诏书同时离京。

刘仁轨亲自看着他们上马离去，才回了府邸。雍州距京都长安近在咫尺，他估计卢承庆不日即可返回京都，只是裴行俭尚需些时日，让他不免有些着急。

昭陵前班师大捷后，李🏠就病倒了。

其间，李治、武曌和太子都先后探视过，并且传了最好的太医前来整治，还开了不少药剂。然而，皇上和皇后一走，李🏠就严令府令置之一旁而坚不服用。

这让府令很为难，一方面，他怎忍看将军拒绝服药，另一方面，这药乃是奉了皇上和皇后的诏命而开出的处方，他更怕担违抗旨意的罪名。

今冬无雪，但天每日却是阴沉沉的，又奇冷无比。

这一天，府令早早起来，却看到李家二老爷、李🏠的兄弟司卫少卿徐弼过府来了。对皇上赐姓李氏，徐弼只在表面上才认可，私下里却仍守着徐氏的姓。

“二老爷到了，请到后庭。”说着府令在前面引路，来到后庭的寝室。丫鬟正站在那里流泪，药汤洒了一地，他明白是老将军又发脾气了。

徐弼向丫鬟摆了摆手，要她下去，自己亲自捡起药盏，来到内厨收拾，重新给兄长熬药。刚才遭遇训斥的丫鬟愧疚而又小心翼翼地过来道：“都是奴婢不好，惹老爷生气了，还是奴婢来吧！”

徐弼道：“不关你事，是他老人家心烦，还是我来吧。”

红红的火苗映得他印堂发亮，也勾起他诸多的心事。那还是乾封二年，右相举荐兄长为帅时，皇上、皇后也曾担忧过他年迈。然而，当李⬆听到朝廷的召唤后，那一颗心就不能宁静了，那被岁月磨洗过的血液就再度沸腾起来；而他作为兄弟，他也怕兄长以七旬之身出征，精力不济，尤其是侄子李震早逝，留下孙子敬业兄弟，如果兄长再有个闪失，他这一门……

兄长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他不但去了，且连战连捷，大胜而归。可现在，看着兄长躺在病榻上，肿得脸色发黄发亮的样子，他就情不自禁地要问，那场战争是不是兄长生命的最后绽放呢？

他往炉中添了一把柴火，眼角就涌出酸涩的泪水，他面对躺着的一座大山，心中唯有惭愧。兄长像他这个年纪，早已成为让突厥闻之丧胆的一代名将。而自己呢？眼看年过不惑，又有何建树？

浓浓的药香弥漫在厨房的各个角落，他筛出药汤，来到后室兄长的病榻前，轻声呼唤道：“兄长！兄长！”

李⬆睁开疲倦的眼睛，看了一眼黑褐色的药汤，银白的眉毛就蹙在了一起：“不是不让再煎了么，你为何又端来了？”

徐弼应道：“此乃陛下所赐之药，兄长不服说不过去。”

“唉！你等为何就是不知道老夫的心呢？”李⬆吩咐徐弼将药置于案头，要他坐到跟前来，“你在司卫寺供职，就该尽职尽责，整日里往这边跑什么？老夫本山东农夫，遭值皇上圣明，位致三公，年将八十，岂非命焉？修短有期，岂能医工求活？”

徐弼恳切地说道："兄长服了这药，也算是不负圣命。你不服事小，然皇后追究下来，我等都要担罪。"

"陛下若问起，你就说服过了不成吗？"

"兄长一世磊落，何曾说过假话？现今为病患欺君罔上，岂非笑话？还是服下吧！"

李⽊接过药盏，叹了一口气道："世间果真有强人所难之事。"随后闭上眼睛，一口气喝了。

徐弼笑道："这就对了！皇后闻之，定然高兴。"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李⽊果然觉得轻松多了，坐起来说道："还是兄弟说得对，服下药物轻松多了，你我兄弟很久没有在一起了，今日就饮几杯吧！"

徐弼急忙摇手道："这病还没有好，喝什么酒？"

李⽊握着兄弟的手，话里就显得很深情："为兄心中明白，人活七十古来稀，为兄已届八旬，也算长寿了！少饮无碍。"

闻言，徐弼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近来兄长总是不断地提到年龄，透露出寿之将终的伤感。今日忽地情绪好起来，他就觉得蹊跷。唉！兄长病到如此地步，还忍心拂逆他的意思么？于是，他急忙准备了酒宴，邀族中子弟相聚。

徐弼明白，兄长这样的状况已不胜酒力，故而席间多以叙话为主，酒便少饮了许多。侄儿们私下里受了徐弼的叮嘱，除了宴席开始之际敬了几杯后，再后来就是听两位长者说话。整个酒席不唯沉闷，且笼罩着淡淡的忧伤。酒阑之后，李⽊对兄弟道："让他们回去吧，你来内室，我有话要对你说。"

徐弼搀扶着李⽊回到内室，安顿他躺下，这才在榻前坐了下来。

李⽊语气有些哽咽地责备道："你身为族中长者，宴会上却泪水盈盈，弄得为兄心中也甚不好受。"

"兄长患疾，为弟忧心如焚，不能自已，故而……"

“我岂能不知？”李🏠打断了徐弼的话，“我自度必不能起，故借今日酒宴与你为别尔。你也不必悲泣，我这一生，自年轻时追随高祖、先帝，今又辅佐陛下，然究一生所为，不过三件大事：一是跟随先帝平内乱，一统天下；二是奉诏西讨突厥，东征高丽；三是遵陛下旨意，推立武氏为后，并参与了长孙无忌、褚遂良谋反案的审理。前两件事情，朝野当无异议。只是这后一件事至今非议之人甚多，然我心中无愧，功过当任后人评说。”

徐弼宽慰道：“天地自有公论，兄长不必梗揇郁蹙，而成木石块垒，这于病不利。”

李🏠觉得气力有些不足，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道：“为兄接下来要说的是后事。当年与我共历艰危的房玄龄、杜如晦均为凌烟阁功臣，然子孙不肖，为人不齿。因此为兄将子孙皆托付于你，待我葬后，你即迁入我堂，抚养孤幼。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

说完，李🏠双目微闭，两行浊泪顺着眼角淌下。眼看着气息越来越微，体温越来越冰冷了。徐弼先是以为兄长羸弱睡去，及至发现气绝之后，禁不住抱住李🏠号啕大哭，声声呼唤：“兄长！你如何就这样走了啊！兄长！你再看为弟一眼啊！”

此时正是总章二年十二月三日。

之后，徐弼对着外面大喊：“敬业！敬业！”

李敬业带着他的两个兄弟李敬猷、李思顺从外面跑了进来，伏在李🏠身上痛不欲生：“爷爷！孙儿来看您了！爷爷……”

这时，从府门外传来李荣的声音：“皇上、皇后驾到！”

“业儿！快去迎接圣驾！”徐弼赶忙拍了拍李敬业的肩膀，就跪在了前庭大堂，“微臣李弼、李敬业恭迎陛下、皇后。”

李治吩咐他们平身，接着问道：“老将军病情如何？”

徐弼泣不成声：“兄长他……他去了。”

“老将军……”李治只觉得眼前一黑，险些跌倒，李荣急忙上前扶他

坐了。

武曌也泪眼婆娑，道了一声：“老将军！本宫来迟了。”

徐弼上前道：“兄长临终之际，邀集族中子弟反复叮嘱，他身后诸子弟当同心同德，效忠朝廷，若有如房遗爱之类不肖者，先斩而后禀明朝廷。”

“老将军一去，大唐犹失天柱，此天欲考验我大唐矣！”

其实，比起李治来，武曌更能体味在后宫废立风波中，李🏠每条谏言的分量。他一边要深解皇上的情感，一边要应对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大臣，还不能授人以柄。那些日子，他是唯一能够让皇上下定决心的人。现在，面对亡灵，她从内心感到如果没有李🏠，也许就没有她的今天。若不是碍着皇后的身份，她多么想用哭声送这位长她三十多岁的老将军上路。

武曌的这种心思，刘仁轨看在眼里。他心想武曌也并非外界传说的那样冰冷无情，便适时地上前向李治与武曌禀奏道：“老将军远行，朝野悲恸。为今之计，是要勘定葬礼诸事。”

李治擦了擦眼角，对刘仁轨道：“李将军功在天地。传朕旨意，老将军陪葬昭陵。起塚如阴山、铁山、乌德健山。”李治停了片刻又说，“朕要亲自为李爱卿撰写碑文，以彰他护国殊勋。”

武曌很欣慰皇上在这个时候与自己十分默契，忙对刘仁轨道：“命司礼寺入终南山采上好石材刻碑，不得有误。”

第三天朝会上，廷议自李🏠逝世之日起，在昭陵脚下为之起冢，丧事所需并令官给。待陵塚竣工后，再行殡典。

一连三天，李治不闻大臣奏事，而是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为李🏠撰写碑文上。

对李治来说，李🏠几乎伴随他走过了童年、青年时代。早在他刚刚通晓人事时，就常常从先帝那听到这位徐姓将领的故事，后来知道高祖皇帝为表彰他的战功而赐姓李后，他就有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不过，这只是洒在岁月路上的一些情感碎片，最让李治刻骨铭心的还是在他登

基以后，在几乎所有的紧要关头，李🏠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他这边，甚至因此而不惜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误解。所有这些，都在李治的心中积起如伤筋断骨的“痛”，使他感到无论哪位朝臣的生花妙笔，都无法述尽李🏠对大唐耸若嵘山、长如渭水的功绩，也无法表达他对李🏠那种铸进心里的情感。

他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去思考该从何处着笔，直到夜色渐深，含元殿万籁俱寂之际，他的文思才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

李荣传来宫娥，一人在一旁研磨，八人扯起丈二绢帛在龙案上铺定，四周压了虎镇。当砚中的墨香逐渐在大殿内弥散之际，李治手握狼毫，未曾落笔，两行热泪掉进墨汁，两个漩涡久久不散。

“爱卿弥留之际，未予朕留一语便溘然西去，此乃朕之不德也，今日朕就借这丈二白绢与你敞心。朕知你临敌应变，动合适机，与人为善，纳玉撷英，处世躬俭，奉诏即付。因而楷书不足以彰爱卿之潇洒俊逸，草书不足以展爱卿之壁立刚锋，朕就用这行书与你说话。”言罢，李治遂饱蘸泪墨，洋洋泼洒开来——

朕闻四维纪地，坤元所以载物；八柱承天，乾策由其列耀。故轩丘御历，资六相以经纶；丰水膺图，凭九臣而缔构。莫不道符金砺，契叶盐梅，虎啸龙腾，风翔云起。

……

高祖神尧皇帝应昊穹而拨乱，顺斗极以龚行。四海乐推，兆人思戴。及密来投附，公独未归。既承其旨，方奉皇运，诚于所事，造次必形，风霜之节，其在兹矣。高祖乃诏公为黎州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寻改封曹公，赐同国氏。公临危守义，类文聘之怀忠；建策承恩，同奉春之得姓。武德二年，又授右武侯大将军。是时国步未夷，王涂尚梗。

太宗文武圣皇帝愍兹交丧，大拯横流。公出赞元戎，入参神算。受分麾之重寄，沐赐棨之殊荣。刘武周率彼犬羊，凭陵汾晋；先朝躬亲矢石，公则任属偏裨，萧斧才临，朝菌俄翦。王充窦德，潜议合从，南濒控鹤之山，北距飞狐之塞。拥周韩之锐卒，驱赵魏之枭兵……

浮革船而度紫河。穷雁海而倾巢，就狼台以探穴，遂使地空塞北，候静漠南。汉将勒燕然之铭，胡骑动阴山之哭。既而频丁巨罚，殆不胜

哀。累诏宽解……

故劳公暮年，出征外域。乃以公为辽东道安抚大使、行军大总管，韫玉帐之宏……纵间谍以知穷，因乡导而乘隙。殄兹寇垒，不藉九攻之劳；获彼凶渠，唯恃七擒之术。倾源拔本，海罄山空。万代逋诛，一朝清荡。及旋，拜太子太师，加封二百户。公自少及长，忘身奉国……

曰仁必寿。竟爽神期，天不憖遗，歼我良懿。以总章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六……

听先帝说，当年李密归附大唐时，李⽊是他属下，统东至于大海、南至于长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辽阔疆域。可他秉承一臣不事二主的信条，宁愿将土地、人口、军人造册清理呈给李密，而不愿意见高祖皇帝。高祖闻之大喜，曰“感德推功，实纯臣也”， 诏封李⽊为黎阳总管、莱国公，不久又加右武侯大将军，赐姓李氏。

如今，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及至写到李⽊以七秩高龄，奉诏出征，李治的心隐隐自责，倘若当时自己能够三思而行，也许可以使老将军延寿。他忽然觉得天旋地转，那笔就顺着指尖溜到了地上，将绢帛边缘染了一片淡淡的墨痕。

李荣急忙上前将李治扶到案边坐下，含泪道：“老将军已登仙途，而大唐社稷当续百代，皇上龙体要紧，万不可太伤情。”

李治闭着眼睛，心痛怀伤，语不成句：“是……朕害了他……”

东方既白，晨曦初露，李治终于收笔，他觉得很疲倦，上了内室的皇榻，他便沉沉睡去。

李荣打了个哈欠，正准备小憩一会儿，却见张尚宫进来传话，说皇后到了。他赶忙出门迎接，看到皇后两眼红红的，知道她也为李⽊殒薨而一夜没有睡好。

进得大殿，绕着龙案走了一圈，武曌不由得热泪盈眶，这才是当年那个才俊风流、文辞潇洒的李治。

李荣在旁边小声地问道：“娘娘，奴才还是去唤醒陛下吧？”

武曌摇了摇头，继续读着碑文——

内穷献替之言，外不彰其直；入尽弼谐之致，出不显其忠。就礼俗而存道，因善谑而申讽。抵掌宏议，庶政咸仗其谋；造膝诡词，群寮莫知其际。

在这里武曌停住了，皇上机敏，其间隐含了当年废立风波上的几多曲折，似乎有言犹未尽之处。她遂拿起案头的笔，在后面续写道："夷险一致，宠辱不惊。"

李荣看了连连赞道："陛下昨夜写到此处，亦觉未尽词意，只是没有想好，故而暂缺。如今娘娘这一笔正妙，真乃珠联璧合。"

关于安葬日期碑文也是空着的。是的！他走得太急了，所有的筹备都尚需时日。

也许正因为这溘然而去，让武曌一想起来就伤感，当她读到"竟爽神期，天不憖遗，歼我良懿"时，竟然嘤嘤地哭出了声。李荣和张尚宫也在一旁陪着流泪，只有他们才懂得，那个躺在棺椁中的老人对她来说曾有多么重要……

中卷：君临九州

第一章

裴少常力定选制

荣国府突生事端

“嘚嘚嘚”的马蹄声穿破暮色，劲风吹散了大漠孤烟，战马一声嘶鸣，前蹄在戈壁上磕出火星。都督府长史任惠急忙出了大帐，迎着翻身下马的裴行俭抱拳施礼道：“大人回来了！”

裴行俭还了一礼，回眸看去，远方一轮硕大的红日正慢慢地在大漠边缘沉没。他胸间顿时漫过一片苍茫，岁月如白驹过隙，一转眼来西州都十四年了。

在陪裴行俭回大帐的路上，任惠告诉他说朝廷的使者来了，现在正等着。

裴行俭“哦”了一声，不免心生诧异——多年了，他伴随着边关冷月，每日巡察在茫茫戈壁，目送着一队队商旅远去，也曾想朝廷会不会派使者前来抚慰。可是望断云山，留下的却是空寂的落寞。眼下，使者这久违的称呼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进了大帐，他就看见一位中年官员正就着灯光翻阅案头的书。那不是别人，正是司宪侍御史韦思谦。他连忙上前请道：“韦大人一路风尘，下官有礼了。”

韦思谦放下书，忙起身道：“在下一到西州，就听说裴大人巡视边陲，不辞辛劳，在下十分钦佩。”

裴行俭连道不敢。

等他话音一落，韦思谦就严肃起来，高声说道：“西州都督裴行俭

接旨！”

“微臣接旨。”

制曰：西州都督裴行俭，文雅方略，无谢昔贤，治戎安边，绰有心术，将材文雄，壮容伟绩。着即调回京履新，钦此。

“微臣谢陛下隆恩！”裴行俭伏地长呼，及至站起来时已泪水滂沱了。他感慨岁月蹉跎，将他乌黑的双鬓易为白霜；他感念十四年的朝堂风雨，多少知己先他而去；他感激皇上，没忘记在遥远的边陲还有一位铁衣忠良。

看着裴行俭热泪盈眶，韦思谦和任惠的眼圈也红了。特别是韦思谦，更是心有块垒，口不能言，郁结心头，挥之不去。

当晚，裴行俭在行辕设了小宴，为其接风，所上菜肴皆依西域风俗。一只全羊以木棒贯穿首尾放在炭火上烤，酒是五百里外庭州所产的玉液。显庆四年，他率军驰援庭州刺史来济，当地酋长赠了他一坛上好的酒。他一直珍藏至今，是为了寄托对来大人的念想，不过今夜他们放开喝了。

开宴之际，裴行俭高举酒酿，倾洒在地道：“来大人！今夜在下与你同饮，不醉不休。”

任惠会意，急忙在旁边添了一个空座与一套餐具。裴行俭每举一次杯，都要向空座上邀约。这情景，让韦思谦十分感动。

席间，任惠告诉韦思谦，说裴大人主政西州十四载，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在各族中官声斐然，百姓感陛下恩德，心皆向往长安。

“西州有裴大人，乃百姓之福；大唐有裴大人，乃社稷之幸。”韦思谦说着起身来到他面前仰首狂饮，脸被烈酒烧得灼红，话也慷慨苍凉起来，“作为使者，在下期待大人早日归京担负大任。在下虽愚钝迟滞，然愿以臃肿之姿追随于玫瑰之末。”

任惠也趁着酒劲道：“下官在西州多蒙大人观照，不胜感激，于此作别之际，下官尚有一不敬之请，不知大人可否为下官留一墨宝？”

“这有何难？”裴行俭将一杯酒灌进肚里，转脸对着外面喊道，“拿

笔墨来！”

不一会儿，两名士卒捧着墨砚进来了。裴行俭铺开绢帛，沉思片刻，挥毫便写就“心雄万夫”四字。刚刚落笔，身后就传来一阵掌声。

裴行俭也不客气道：“人谓褚遂良无精笔佳墨就写不出好字来，而不择笔墨快且好者，唯在下与虞世南矣。”

第二天，裴行俭和韦思谦骑两匹快马巡查边防，沿途营帐林立、亭堡壁垒，校尉旅帅军容整齐，因此，韦思谦由衷地感叹裴行俭治军有方。

两人放松马缰，漫步在草原戈壁之上，话题也变得宽泛起来。说到当今朝堂，裴行俭问韦思谦道：“听闻大人已做到了司宪少常伯，为何又复任侍御史了？”

韦思谦叹了一口气：“宦海险恶，大人自不难思解。当初许圉师大人为李义府所嫉，他趁许大人之子踩踏百姓稼禾之际，兴师问罪。在下秉公办案，不想遭池鱼之殃。好在陛下开恩，得以重履旧职。”

裴行俭望了望远方天山的白雪道：“大人光明磊落，就如这天山，洁者自洁，污者自污，岂是小人所能误解！好在李义府自毙，刘仁轨大人主政，朝野清朗。”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了许敬宗，便问道，“另一位许大人现在怎么样了？”

“年老失宠，皇后很少召见了。”

裴行俭“哦”了一声，看看日近午时，便向附近的军营走去。他们决定在那里歇息之后再返回行辕。

路上，裴行俭将百思不得其解的疑虑提到韦思谦面前：“像下官这样的贬官，陛下要召回京，皇后那一关能过么？”

韦思谦勒住马头，向裴行俭身边靠了靠道：“依在下观之，皇后虽恣肆专权，然于用人上却不失慧眼，不失胸怀。此次就是她接纳刘大人之谏言调大人回京的。”

闻言，裴行俭沉默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应韦思谦的话。他离京太久了，许多事他还要等到回京后亲自去参验……

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十二月，裴行俭回到了阔别十四年的长安。

坐骑驰过渭桥的时候，他勒住马头站在桥中央举目望去，渭河已结了厚厚的冰层，两岸的柳树上挂满了霜花，恰似万树梨花迎风怒放；河湾处的芦苇荡里偶尔飞起一只寒鸟，很快就融入茫茫大雾之中。

昨夜，他到了京郊的咸阳，就宿在当年赴西州时的西去天阁。他还点了永徽六年与褚遂良、长孙无忌春游时的菜蔬，在对面和旁侧各放了一只杯子，又给杯中斟满了酒，他满脸怆然地对着空座说道："两位大人，下官回来了。"言罢，他将酒洒在了地上……

他仿佛看见了长孙无忌棱角分明的脸庞，褚遂良潇洒的身姿，仿佛听见了上官仪爽朗的笑声。

今非昔比，时过境迁，长安物是人非，他需要从头收拾自己的心绪，重新面对十四年之后的朝廷。他不知道该怎样适应"二圣"并立的局面，尤其是如何梳理与武曌之间的关系。尽管刘仁轨在给他的书札中对皇后的用人气度不无感佩，但毕竟他是因为反对立武曌才被迫离开京都的，而且那时武曌还没有今天的气象。

也许刘仁轨的感觉是对的，裴行俭收回目光，轻轻地鞭策了一下坐骑，飞快向桥对面驰去！咦？站在桥南头的不正是刘仁轨么？他顿时有些惶恐，急忙下了马上前抱拳道："劳右相大人出城，下官不胜惭愧。"

"老夫之盼大人，若阳关之望归凤矣。"刘仁轨只这一句话，两个在往日并无多少往来的大臣就彼此交心了。

并马而行，两人进了长安城。一路走来，裴行俭不由得感慨世事沧桑，长安又新添了不少商贾店铺和皇家宫苑，让他徒生了诸多陌生。刘仁轨还告诉他，大明宫修葺一新，新建了不少殿宇。

"满目皆非昨日景，还将新花当旧花啊！"裴行俭满腹感慨。当年离开京都时，他的夫人因产后风而去世，刚刚出生不久的幼子也随母而去。他孤身一人，飘落西州，这也是刘仁轨很牵挂的。

"多谢大人还记得这些。下官在边塞十四年，多得诸族关照，期间

有一女子库狄氏善解人意，多有关照，后经已故都督唐休璟大人的撮合，乃为续弦，膝下生有一子。此次回京，下官先行一步，他们母子由长史遣人护送，随后才到。”裴行俭解释了一下。

刘仁轨闻言合掌道：“大人能与胡人联姻，也是佳话一则。”

说着话就到了，刘仁轨道：“大人刚回来，府邸尚需清扫，老夫已在府上备了薄酒，为大人接风。明日老夫就陪你觐见‘二圣’。”

裴行俭十分感动，就恭敬不如从命，客随主便了。

洗去征尘，裴行俭来到膳室，刘夫人早在那里等候多时。

裴行俭谢道：“劳嫂夫人费心，在下深感不安。”

“大人与夫君皆戍边多年，其间甘苦老身深知，何言费心，还请大人畅饮。”说罢，刘夫人举杯向裴行俭敬酒，“饮罢这杯，就请大人慢用，老身就不奉陪了，夫君也好和大人说说话。”

当室内只有两人的时候，刘仁轨才将近年来朝堂变故一一说与裴行俭听。其中有些他在西州时已有所闻，有些则是第一次听说。他听得很专注，时不时地住杯停箸，甚至连酒洒了也全然不知。

“大人有所不知，上官仪一案致使数百人死于非命，梁王李忠以参与谋反之罪名而被皇上赐死于黔州。第二年，太子请求陛下恩准才得以迁葬昭陵。”

裴行俭长叹一声道：“下官在西州闻听上官大人一案，为他的举止感到震惊又敬佩。”

“上官大人忠心天地可鉴，然则书生气太浓，做事操之过急，期待一纸诏书就可转不可逆之势，未免浮泛无根，到头来则事与愿违，不仅自己血溅西市，而且从此‘二圣’临朝，诸事皆决于皇后。”刘仁轨顿了顿继续道，“这也是老夫要对大人说的，眼下朝局非朝夕可扭转，故而你我需谨慎从事，顺势而为，多为朝廷做些实事为好。”

听了这话，裴行俭觉得刘仁轨虽久在海东，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外柔内刚，这也正是自己所缺少的。其实在回京的路上，他也曾反复梳理过这些年的宦海经历，从中也悟出不少道理。与其知之不可为而

强为，不如情系百姓而求实。如今，这些想法都与刘仁轨的话契合了，他不禁生出知音难觅的感觉，油然端起酒杯，把满腹的敬意说给这位大自己十二岁的兄长听。

刘仁饮干完杯中之酒，然后告诉裴行俭道："陛下已与皇后商定，任你为司列少常伯，主持选官。此乃大人大有可为之机。"

闻言，裴行俭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假若此议出于武曌之口，那么，这至少说明她对朝事变革是洞若观火，切中积弊的。

自武德以来，任官虽广开才路，然选仕之制唯以出身门第定高下尊卑，以致布衣卒伍者仕路阻塞。大唐立国至今五十余年，正逢中兴，若因循旧习，必致有志者报国无门。

"下官定辅助大人革新选制，为贤者开道，为能者造境。"

刘仁轨为裴行俭的雄心所感动，禁不住越过席位，抱拳道："大人正当盛年，报国有时，此老夫最感快慰者矣。"

日色过午，两人都有些微醉，出了刘府，裴行俭抬头看去，雾不知什么时候散了，岁末的太阳透出春的亮丽。他的心境也因这阳光而豁然开朗，屈指数来，该是腊月初八了。

他似乎听到冥冥间有一个声音在召唤。嗯！刘大人说得对，他要尽快开始新的生活，把积蓄了十四年的抱负捧给长安，献给朝廷……

裴行俭很快见证了刘仁轨在信札中对皇后的评价。回京第三天，正不逢朝会，刘仁轨偕裴行俭一同到宣政殿来拜见皇上皇后。

路上，裴行俭问道："皇后与陛下并肩问事么？"

刘仁轨告诉他："皇后在帘后，皇上在台前。"

裴行俭"哦"了一声，心想皇上能做到这样已很不容易了。

来到塾门，两人看见李荣，裴行俭忙上前见礼道："烦劳公公禀奏，就说西州都督裴行俭觐见'二圣'。"

"哦！是裴大人啊！"李荣惊异岁月如刀，在眉宇间刻镂下了每个人

流逝的年华。看看，裴行俭的鬓角已有了白发。而裴行俭又何尝不是如此想呢？李荣老了，老得须眉皆白，可还是一步不离陛下左右，真可谓忠心赤胆。李荣擦了擦眼角，转身进了殿，不一会儿便出来宣道："陛下有旨，刘仁轨、裴行俭觐见！"

当裴行俭遵循刘仁轨的提醒，跪倒在宣政殿中央，口称"微臣裴行俭参见'二圣'"时，李治放下了朱笔，睁开有些昏花的眼睛问道："裴爱卿回来了！"

"陛下！微臣回来了。"裴行俭抑制住激动的语气，忍不住热泪盈眶。

刘仁轨道："启奏'二圣'！裴大人一回京就急着要见'二圣'，只是臣因要与太子中舍人杨思俭商议太子婚典大计，故今日才来拜见。臣已向裴大人转达了陛下旨意，任命他为司列少常伯，与西台侍郎李敬玄主持选官。"

"如此甚好！本宫闻裴大人在西州选贤任能，不拘一格；华夷睦邻，人皆称颂，今回京参知选官，必能擢拔英才，举荐贤能。"随着一声赞叹，武曌从竹帘后出来了，她满面春风，对裴行俭的归来充满了喜悦，似乎早忘记了当年的龃龉和不快。

这情景让李治很欣慰，道："皇后所言，亦朕之所望。"

刘仁轨与裴行俭见此，几乎同声回答道："臣等定不负'二圣'厚望。"

然而，就在大家激动之际，武曌接下来的话却让大家有石破天惊之感："两位爱卿且不要急于断言。本宫夜观史籍，乃知秦四世而霸，其兴在于制。故制立则国强，制废则国亡。选官之制，累代沿袭，陈陈相因。世卿世禄，屡废屡行。有隋以来，虽科举勃兴，然旧制未除。纨绔者得先祖荫庇而入仕，贤达者空怀壮志而无路。别的不说，如本宫几位兄长，因周国公有功而得以任官，结果不思报效朝廷，反而恃权妄为，鱼肉百姓。更武惟良投毒谋刺，罪在不赦。我朝立国久矣，选官之制不改，人才匮乏，何谈中兴呢？"

这话无论是李治，还是刘仁轨、裴行俭都没有想到，武曌言及选制因革，先从自己说起。尤其是裴行俭，更是一时瞠目，话就由衷地出口

了："皇后圣明！"

李治便马上对裴行俭说道："朕给你十日时间，将因革选制呈与朕与皇后如何？"

裴行俭忙回答："微臣遵旨！"

眼见时间不早，武曌便道："裴爱卿刚回京，免不了造访应酬，可以退下了。刘爱卿先留下，本宫与陛下还有话要说。"

告辞出了宣政殿，裴行俭忽地生出一种如负泰山的感觉，皇后以武氏兄弟为据而言选官旧制之弊，令他很是震撼，只是还不知道在武氏家族发生了什么。

他问送自己出来的李荣道："皇后几位兄长安在？"

李荣回道："唉！说起来那是乾封元年的事了。皇后以谦虚之故，奏请陛下外放武元庆为龙州刺史，武元爽为濠州刺史。两人一在职上忧郁而死，一因被人举报贪贿而在流放振州途中病死。"

裴行俭"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他离京太久，这做法有多少出于公心，有多少源于私怨他还理不清。皇后与几位兄长不和，他是知道的。

"皇后的族兄武惟良竟大逆不道，欲投毒皇后，结果魏国夫人却不幸中毒身亡，皇后下令将其斩于西市。"

裴行俭又"哦"了一声，这些事他在西州的确不曾闻听。登上车驾，回头看了看李荣转身的背影，裴行俭双目迷离，那感觉却无法用一句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武曌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他开始追溯，从褚遂良到长孙无忌，从韩瑗、来济到他自己，是不是对武曌太疏于了解了……

此时，在宣政殿内，刘仁轨正向李治与武曌禀奏太子婚典的筹备。

"臣曾就此征询过杨思俭，他深感'二圣'知遇之恩，只是……"

武曌一听这话，便打断了："难道他不愿意么？"

"那倒不是！他是忧虑自己门第太低，教子不严，有辱皇家声誉。"

又是门第桎梏，这也让李治感喟之至。世人一旦发迹，往往看重门第，可哪里知道他们的祖先也是从贫寒起家的："朕与皇后皆悦，他不应再有顾虑。"

刘仁轨回道："臣也是如此说的，杨大人当即表示一切遵从'二圣'旨意。"

"这不就对了，本宫已问过太子，他言曾在偶然场合见过杨家小姐，他对这桩婚姻也心向往之。"武曌又表达了赞同之意。

刘仁轨便禀奏道已要司宗寺、奉常寺、内侍省同心协力筹办太子婚礼大典。而且太史推演阴阳，以明年秋日为吉时。

武曌十分感慨刘仁轨办事干练，不禁为当初听信许敬宗谗言，为了李义府贬他到边关而感到惋惜，于是说道："既是阴阳勘定，当是天意。爱卿当尽心为之，不可疏忽大意。"

刘仁轨觉得该禀奏的事都已说完，遂起身告退，不料武曌又叫住他道："本宫已奏明陛下，龙朔二年改制以来已有六年，朝野多言不便，请爱卿回去召集三台集议，看是否要恢复旧称？"

李治接着武曌的话道："朕自即位以来，愿听诤谏，朝野当以真言奏之，不可言不及义，口是心非，虚于应付。"

"臣不敢！"刘仁轨说着，便向"二圣"告辞。

出了宣政殿，他看见太子少师许敬宗在塾门等候。见刘仁轨出来，他忙上前问道："大人奏事完了？"

刘仁轨点了点头："大人这是……"

许敬宗咳了一声，显出一副老态。他迟疑片刻，才将准备致仕的想法说与刘仁轨听。

"哦？大人要告老还乡？"刘仁轨很诧异。

自永徽以来，许敬宗追随皇后，官至太子少师。然则，眼下已七十有八，步履蹒跚。

“陛下念臣年老，恩准骑马入宫，倘若老夫不知趣而退，待在朝堂，岂不碍眼？”

尽管刘仁轨因道不同而一向不待见许敬宗，回朝以来，诸事多与姜恪商议，可许敬宗这番话却在他心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岁月如梭，过了年，他也已年届七旬了，当急流勇退才是。好在裴行俭回来了，他芳林新叶，正当盛年，自己可以放心了：“大人清明！下官只比大人小九岁，开年也该乞骸骨致仕了。”

这时候，就听见李荣在殿门口喊道：“陛下有旨，许敬宗觐见。”

许敬宗转身的时候，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刘仁轨急忙扶住，许敬宗很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那眼里的慈祥和温柔在刘仁轨心里盘桓了多日，让他难以释怀。他一次次地感慨，善端者，人之本性，浮沉相扰，至有变异。像许敬宗这样的人，也有善心的时候。

王朝的选制变革，因为裴行俭的归来而风生水起。连日来，他遍访了东、中、西台及各司臣僚，征询对选官的灼见卓识。他很吃惊，朝野对选制的变革竟如此关注，以至于成为署中的中心话题。裴行俭很谨慎，他不仅仅听赞同的言论，更注意不同的声音。几天下来，他发现凡是反对新制的，大都是那些袭封了先祖爵位，而又在朝任官的功臣子弟。而拥戴者则多为农家布衣，以科举而入仕者。

这有什么要紧呢？自古及今，变法未有一帆风顺的。让他有底气的是，从李治到武曌，都对新制寄予了厚望。还令他颇为欣慰的是，与他一起推进选制变法的西台侍郎李敬玄更是不遗余力。两人博集众长，一连数日不知晨昏旦暮，终于将复杂的吏制理出头绪来。

十二月十八日的朝会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选官新制。

关于选制的奏章前一日已送至李治与武曌的案头，裴行俭知道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明晰地阐释新制的思路。他一脸的肃穆，暗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的臣僚，从他们迥然各异的目光中读出了对新制诞生的惶恐、兴奋和诧异。他撩了撩袍袖，又整了整冠冕，使自己跃动的心能够平静下来。然后，他才缓缓来到大殿中央，展开文稿说道：“大略选官之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身者，言其体貌丰伟；言者，取其言辞辩证；书者，取其楷发遒美；判者，取其文理优长。考虑资历、衡量劳绩而分别授任官职。”

此言一出，大殿中一阵骚动。他侧目看了看站在最前面的刘仁轨，从他坚毅的目光中获得了巨大的鼓励，便接着道："何以证身、言、书、判之臧否，乃在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体貌、言辞。及注授官职，须得征询其人便利。"

接着，他详细解释了选拔的过程："凡注授之官员，须在应试者中公开宣布，此所谓'已注而唱'。　然后分类罗列次序，由仆射选报东台省，给事中填注情况、意见，侍郎查核，东台审定，对不适当的提出异议，审定后上报皇帝，司列寺按皇帝旨意授官，分别发给凭信，称为'告身'。"

班列中又是一阵哗然，但裴行俭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他继续侃侃而谈。无论是刘仁轨还是姜恪，都从心底感慨裴行俭西州十四年没有白待。

在裴行俭就选制做了陈述后，李敬玄又就如何选拔边远地区的官员，如何考核官员政绩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在群臣的议论声中，李治说话了："诸位爱卿！政之兴在人，人之用在选官。选制之变，关乎社稷，众卿有何灼见，不妨奏来。"

大司宪乐彦玮、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孙处约，都是布衣出身，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对世袭门第早有异议。他们首先对新制表示了发自内心的赞同，极言新制广开贤路，大唐必人才荟萃，群英翔集。

"启奏陛下！臣有话说。"正当众人议论纷纷之际，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大家转脸看去，却是袭封英国公、现任太仆少卿的李[redacted]之孙李敬业。他将笏板举在当面，遮住自己不屑和放任的目光，"臣以为，新制贬抑功臣子弟，名为集贤，实乃不公，臣以为行之不便。"

他的话很快得到了袭封周国公、已改姓武氏的韩国夫人之子贺兰敏之的响应："李大人所言至为有理。夫君者，委任而责成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自精矣，选制在台，岂非暗讽陛下不知人矣！臣以为此乃奸人用心，当治罪。"

贺兰敏之的话音刚落，已故宰相窦德玄之子窦怀贞立即跟了上来，言道："新制选官权在司列，难免力所不及，照有所穷，如有人假公济私，阻塞才路亦未可知。"

贺兰敏之更是把矛头直指裴行俭："众所周知，裴大人当年是如何离京的，在下不言，裴大人心中自明。而今归朝，裴大人本当尽职履命，为何又生风波，实乃居心叵测，臣以为当严治罪。"

裴行俭很吃惊，这些功臣子弟沆瀣一气，才是朝廷潜在的危险。前有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为训，今又有贺兰敏之等人之行。他们凭借祖宗之功，趾高气昂，让裴行俭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把目光转向了姜恪，只见他颜面通红，摩挲双拳。果然，姜恪出列说话了，长期的兵戎生涯练就了他声若洪钟的气度："臣以为方才各位国公所言差矣。各位只见显爵之荣光，而不闻军功之艰辛。且不论别的，敢问李大人，可知故英国公李🏠将军遍体创伤几何？再问武大人，可知故周国公疆场险夷几何？你等不思报效朝廷，只为坐享其成，岂功臣之后所为乎？"

姜恪的话在刘仁轨心头激起层层浪花，可叹时人不晓"君子之泽，五世而渐"乃千古不易之理。他明白李敬业、贺兰敏之不过是其中的代表，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这样的官宦子弟，倘若再不改弦更张，总有一天社稷要毁这些人手里。想到这里，他面朝皇上，说话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启奏陛下，姜大人所奏切中时弊，臣以为选制当改、当新、当行，臣恭请'二圣'圣裁。"

武曌在竹帘后听着朝臣们的争论，内心也很不平静，尤其是贺兰敏之的陈奏让她很是失望。若非武元庆兄弟逆鳞，哪会让他袭封周国公的爵位。他不知感恩，反而大言不惭，反对选制，这让她十分恼火。她之所以一直强压心火，就是要听一听宰辅们的声音。如今，姜恪与刘仁轨已说了话，该是她出面的时候了。

"众位爱卿！方才听诸位爱卿奏言，一则喜，一则忧。所喜者，乃刘爱卿、姜爱卿情在社稷，心忧天下。所忧者，在功臣之后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浑浑噩噩。本宫倒要问一句，扪心自问，国公之爵可有你等一滴血，一寸功乎？本宫还想问一句，今日朝堂之上颐指气使者，是有否恃权贪贿，倚强凌弱，欺压百姓之为乎？"武曌此言一出，刚才还声高气粗的几位功臣之后顿时蔫了，悄悄地低下了头。

武曌厉声道："乐彦玮、卢承庆何在？"

两人同时回答："老臣在！"

"退朝后，司宪寺会同司刑寺查一查这些功臣之后，看看他们背着

陛下都做了些什么？如有触犯律令者，严惩不贷！”

李治觉得廷议到这个时候该是落幕的时候了，刚才皇后的一番话等于为这场争论做了结语，也代表了他此刻的心境，于是，他环顾了一下站在下面的臣僚说道：“传朕旨意，新选制于明春颁行，知晓州县。并改元咸亨，大赦天下。”

“‘二圣’圣明！”从紫宸殿发出的声涛，久久地在大明宫的建筑群间回旋……

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的春夏之季，李弘觉得每一个日子都是靓丽清朗的。在父皇与母后于坐落长安西南的九成宫避暑时，他与留守在京城的刘仁轨、裴行俭等一起署理朝政。

十八岁正是情窦初绽的年龄，太子妃的选定使他的梦想很快将触手可及。每当处理完政务，一人静下来的时候，他都会痴痴地面对殿门外馨香馥郁的花木，想象着那位佳人如云霞一般地飘到他的面前。

她到底是怎样的性格，是同母后一样温柔中多了阳刚，还是如表姐贺兰蕊儿那样小鸟依人呢？近年来，他看到父皇在母后凌厉目光下的怯懦，暗生了不尽的悲悯，他发誓将来太子妃一定不选母后那样的女人。他不在乎婚礼的浓重与否，他向往的是花前月下的厮守。

而另外一件让他高兴的事是，选制的变革使早年被父皇和母后严令出宫的王勃等才俊有可能重新入仕，他们就有机会一起谈文论诗了。因此，当李敬玄向他禀奏说已将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举荐给裴行俭时，他就期待着有一天与他们重逢。

现在正是上午巳时，八月的天气虽然在正午时分还有些热，但暑流的消退使得夜晚十分清凉。皇上已命内侍省传来消息，不日将回到京都，他需要将手头的事情处理好，好给父皇和母后一个交代。

他刚刚翻开一卷奏章，贴身太监郭纬就进来禀奏道：“殿下，姜恪大人求见。”

他知道司戎前来必是边关有事，忙停下手中的笔道：“宣他来见。”

果然，姜恪带来了一个令太子十分不快的消息。

说起来那是四月的事情，远在西南的吐蕃连下西域十八州，消息传来，朝野震惊。李治当即敕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总管讨吐蕃，并护送吐谷浑回归故地。

然而此刻却传来唐军大败的朝报，李弘很是震惊："怎么会这样呢？"

"据军中虞侯禀报，此事皆在郭待封。早年征高丽时，其与薛仁贵并列，及至征吐蕃，其耻于居下。故薛仁贵所言，他多违之。乌海一战，薛将军以为乌海险远，军行甚难，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然后率精锐倍道兼行，必大破敌军。然郭待封不用其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便遭遇吐蕃军二十余万，后因寡不敌众，大败而归。"姜恪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郭待封该杀！"李弘怒而击案道。

"吐蕃知我将心离散，接连攻击，我军全军覆没，仅三将脱身而还。"

"三将误国，是可忍孰不可忍！兵法云，'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今将不为民，争名于朝，焉能不败？"李弘顿了顿，说话的声音就加重了，"传本宫旨意，敕大司宪乐彦玮赴军，待将三人羁押回京后，关进大司宪诏狱。父皇、母后不日回京，待禀奏后再行处置。"

离开东宫，回望长长的司马道，姜恪有一种无言的欣喜。太子真的成人了，他处事的稳健、多思，使他对大唐后继有人充满了欣慰。

可李弘的心境却没有轻松，以致当尚衣令拿来婚典的服饰要他试穿时，他竟发了脾气："你等为何如此着急，不是九月才行大典么？"

尚衣令小心翼翼地回道："殿下先试穿，若有不适之处，微臣好让大匠们另做。"

"你等只求其表，何求其实？唉！本宫不与你等说，这礼装本宫不试了，拿下去吧。"

尚衣令道："这……此非微臣之所为，乃皇后旨意也！皇后前往九成宫前夕曾传微臣到蓬莱殿，明旨礼装做好后呈殿下试穿。"

李弘于是就很无奈，只好勉强试了……

八月底，李治和武曌结束了一年一度的避暑回到长安。两人对太子署理的国政十分满意，严令将薛仁贵、郭待封、阿史那道真免死除名，贬为庶人。

当李弘在宣政殿对朝政侃侃而谈时，李治与武曌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太子真是长大了，婚礼也迫在眉睫了。

回京第四天，武曌传司礼、司宗、奉常寺太常伯到宫中详细地询问了婚礼大典，知会各国使节以及州府朝贺等筹备进城，她对每个细节都寻根问底，直到觉得毫无纰漏才放心。末了她道："太子婚礼，关乎国威，不可疏忽。你等当尽职尽责，若有贻误，本宫唯你等是问。"

然而，武曌没有想到，在大臣们刚刚告退后，荣国府府令便慌慌张张地进宫来了。武曌一见，刚才还满怀喜悦的心境顿时变得老大不快，责备道："何事如此慌张失色，这成何体统？"

府令战战兢兢地说道："启奏娘娘，大事不好了！老夫人她……"

"老夫人怎么了……快说！"

"老夫人病体沉重了，要小的进宫来禀奏，说是要见娘娘。"

武曌顿时有些紧张，大声道："你老实说，老夫人究竟如何了？"

"从七月初起，老夫人就感不适，太子殿下曾多次探视，并遣太医诊脉司药，但终无起色。老夫人自言去日无多，便要小的进宫来，说有话要对娘娘说。"府令说着，眼眶就涌出了泪水。

武曌的心顿时绞痛了，她记得四月离开长安时，母亲尚颜面红润，体态康健，未料几个月过去，竟然病入膏肓。她不敢有丝毫的耽误，要府令速回荣国府，她随后就到。

"老夫人还说，让娘娘将太子妃带上。"府令又加了一句。

“知道了，你快回去吧。”看着府令离去，武曌朝外面喊道，“张尚宫！”

张尚宫应声进来。

“速遣人传太医令、太子妃素儿随本宫前往荣国府。”

张尚宫道一声遵旨，转身疾疾离去，武曌又在身后叫住了她：“你去禀奏陛下，就说老夫人病重了。”

随着张尚宫一声应答，武曌颓然地跌在榻上，忽然觉得心中空落落的，很疲倦地闭上了双眼，热辣辣的泪水顺着两颊淌到嘴角，苦涩的咸……

荣国夫人杨氏觉得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就像一片云被风吹着，在天地间游荡，眼前忽而风雨滂沱，忽而愁云重重。而每一朵云彩上，都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别人，是曾对自己十分冷落的武元庆和武元爽，还有武惟良、武怀远。他们一个个怒目圆睁，声言是武曌害死了他们，要向她索命。她恐惧而又声嘶力竭地呼唤丈夫武士彠来救她。

哦！武士彠来了，依旧是盔甲被身，依旧是风尘仆仆。他为她擦去眼角的泪水，牵她来到一座佛山前。那里金光四射，殿宇嵯峨。佛祖莲台高坐，对跪拜在面前的武士彠夫妇道：“佛法无边，度你入慈航慧海。”

就在此时，杨氏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自远及近地穿越云霭，在耳边回响。哦！那是女儿的呼唤。她回眸寻找，果然在蓬莱殿前发现了武曌。

“母亲！女儿看您来了。”

荣国夫人睁开眼睛，发现武曌带着太子李弘、太子妃素儿，还有外孙左散骑常侍贺兰敏之。

八十岁的她看上去很憔悴，两颊浮肿，黄中透亮，武曌心头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含着泪道：“母亲刚才睡过去了。”她不愿意用“晕”字，那太伤情了。

荣国夫人低声应道：“老身方才在天地间看见你父亲了。”

“那是母亲精神恍惚，也是父亲在天之灵牵挂所致。母亲不必担心，本宫这就命太医令为您诊脉。”武曌擦了擦眼角，便来到外间，传淳于太医进去。

淳于太医将一条丝线系在荣国夫人右腕，一头用三指捏着，专心地捕捉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他收起丝线来到外间。武曌急忙问道：“老夫人病情如何？据实说来，恕你无罪。”

淳于太医就跪倒在地道：“老夫人脉跳微弱无力，紊乱无序。依微臣观之，老夫人病入膏肓，难以为治矣。”

“依太医估量，老夫人尚有多少时日？”

“大概不过两日。”

“本宫知道了，你退下吧！”

来到内室，未至榻前，武曌已泪眼婆娑了。荣国夫人双目微闭道：“佛祖度我，老身自知不久人世，将去之际，萦萦牵挂，不绝如缕。你父亲乃一代开国功臣，战功卓著，屡蒙圣恩，多所追赠。还请皇后奏明陛下，再事封赠，以慰在天之灵；自武元庆弟兄去后，敏之续脉。彼虽行为无常，还请善待。老身当年初到京都，举目无亲，赖许敬宗大人关照，乃得有余生。老身去后，定要知会他。”

说到这里，荣国夫人微微睁开眼睛，两行浊泪纷然而下：“太子婚事，事关国脉，更牵后宫，若非老身病笃，当亲观婚典。”

武曌的心被浸透了酸涩，忙传李弘和素儿进内室。

李弘偕素儿来到榻前，轻声道：“外祖母，孙儿来看您了。”

荣国夫人侧过脸看着一对年轻人，她伸出清瘦的手摸索着素儿的头发，就难得地笑了：“看看！出脱得像个玉人似的。”

素儿母亲早逝，这些年在父亲和乳母的抚养下，出落得楚楚动人。她感受着一位将去的老人的手无力地拂过自己的乌发，油然想起自己母亲离开时的情景，禁不住泪流满面：“老夫人一定会好的。”

荣国夫人喘一口气，声音低微地说道：“难得太子妃一片孝心，老

身即便去也放心了。”接着，她又拉起李弘的手说，“你为太子，将来要主宰大唐江山。后宫安则朝事顺，婚典以后，你要善待太子妃。”

李弘的喉头就哽咽了，童年时被外祖母殷殷呵护的记忆犹在昨日。往事历历，不想她已成垂暮之人。岁月无情，天不憖遗一老。李弘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此刻的心境，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让老人毫无牵挂地去。他擦掉眼泪，换上笑容道：“弘儿谨遵外祖母教诲。”

武曌见状，忍住泪水道：“向你外祖母叩头谢恩。”

李弘遵旨一一做了。

贺兰敏之这会儿在干什么呢？当李弘和素儿在榻前听老夫人说话之际，他则一直透过薄如蝉翼的帷帐，暗暗地瞧着素儿发呆。

他从心底感叹造化怡人，生了这冰清玉洁的女子。不说那粉面桃腮，肌肤如雪，不说那青丝如瀑，螺髻盘旋，不说那纤纤素指，如丹朱唇，就说那一双眼睛宛若一泓秋水，波光涟漪，羞怯中含着沉静，顾盼中熠熠生辉，倒是与蕊儿生前有得一比。

他倾心素儿已不是一天两天了，还是在前年清明，他约了李敬业去踏青。在曲江池畔漫步，他的心思并不在桃烟柳雨，春和景明，不在水色山光，曲江流饮，他一双眼睛不断地在如织游人中搜寻着妙龄女子。当他的目光掠过池中央的画舫时，就被一位站在船头的女子勾了魂去。

“年兄是否动心了？”他的情态怎能逃过李敬业的眼睛呢？

贺兰敏之神魂颠倒，语无伦次道：“美哉！美哉！若可与之一谈，死而无憾了。”

李敬业笑道：“年兄既是喜欢，何不命衙役传来见见？”

贺兰敏之正要说话，却看见从舱内走出一位中年男子，正是太子中舍人杨思俭。他的心顿时收了，他担心自己的无礼行径被告到皇后那里。依皇后的性格，他不死也该脱层皮。

再后来，他就听说素儿已被选为太子妃。他曾嫉妒过，不平过，多少次在夜深人静之际问，李弘有什么呢？他哪一点比自己强呢？就因为他是皇上的儿子，就该把世间所有的美占为己有吗？

这种想法一旦脱缰而出，就漫无边际地横冲直撞，让他浑身燥热，血往上冲。就在这时，他看见了武曌那双冰冷的眼睛。

“敏之！你好生无礼！”武曌斥责道。

贺兰敏之打了一个寒战，急忙收回淫邪的目光。好在老夫人的贴身丫鬟出来传他进去回话，他趁机躲开了严责。

在几位外孙中，荣国夫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贺兰敏之。他父亲贺兰越石一生放荡不羁，对这孩子的影响太深。他空有一张英俊的面孔，一副挺拔的身子，却难成大器。荣国夫人已经拼了最后的力气留给贺兰敏之一句嘱托：“你要好自为之。”说完，便垂下了瘦骨嶙峋的双手。

“外祖母！”贺兰敏之一下子感到天塌下来了，扑到荣国夫人榻前放声大哭。

武曌没有再流泪，她知道母亲去了。往后，这荣国府人去室空，空留一腔思念。她打起精神，对蓬莱殿詹事道：“你速去禀奏陛下，就说了老夫人殒薨了。”言罢，她只觉得头晕目眩，张尚宫与宫娥们急忙上前搀扶。

可詹事还未离去，就听见府门外传来“陛下驾到”的宣唤。武曌急忙率太监、宫娥们出门迎驾。看见李治，武曌再也无法压抑断肠的悲痛，扑到他怀里便泣不成声了。

李治一声长叹，他进到内室，看了荣国夫人最后一眼，便来到外室对李荣道：“宣旨！”

李荣捧着圣旨，高声念道——

制曰：荣国夫人殒薨，苍峰举哀，渭水垂首，国之彻痛，敕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及外命妇并诣宅吊哭。故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彠功勋卓著，万古不朽。诏加赠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

陛下口谕：太子与太子妃为太原王妃守灵，太子婚典另择吉日。

这一切来得如此自然，而又如此突然。在这一刻，武曌尽享了李治对自己的深爱，感受到了父母在皇上心中的位置。她油然地跪在李治面

前，发自肺腑地道了一声："臣妾谢陛下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治一步上前扶起武曌，亲自为她拭去眼角的泪水，安慰道："为社稷计，皇后还要节哀。"

这时候，贺兰敏之上前请求"二圣"恩准他陪太子为外祖母守灵。

武曌闻言道："念你未忘记老夫人养育之恩，本宫就恩准你尽孝心。"

武士彠在一日之内由周国公追赠为太原王，使荣国夫人的丧葬立时成为朝野关注的中心。从后半天开始，在京的三台宰辅、各司首辅以及他们的夫人们都纷纷按照司宗寺和奉常寺的安排前来吊祭。荣国府内银羽纷飞，哀声动地，守灵和答谢盖由太子和即将过门的太子妃以及武氏家族的钦定续脉贺兰敏之履行。

暮色落地的时候，老态龙钟的许敬宗在府令的陪同下也到府中来了。他一进灵堂，就哭跪在灵前。他声声泣诉过往的岁月，一字一泪地追忆两家的友情。他的悲情让贺兰敏之感到极不舒服，他明白这哭声中含了太多的意味。

李弘则在还了孝子的礼仪后，以太子的身份安慰道："人已去矣！老师还需保重为要。"

在叮嘱郭纬送许敬宗上了车驾，李弘回转身子时，发现素儿脸色蜡黄，疲倦不堪。眼看时间已过酉时三刻，在她的父亲杨思俭吊祭之后，李弘就要府中丫鬟扶她到后房歇息。

贺兰敏之一直目送素儿转过了灵堂后面的回廊，才转过脸来对李弘道："时候不早了，吊祭者渐次稀少，殿下也去歇息吧，微臣在这里照看足矣。"

李弘难得看到贺兰敏之如此郑重其事地说话，他报以凄然，道："老夫人在世时，对本宫百般牵护，她如今去矣，本宫当替父皇、母后尽人主之情。你若困倦，不妨去厢房歇息。"

"那微臣谢殿下了。"贺兰敏之向李弘施了一礼，小心谨慎地退下。

他一出灵堂，没有去厢房，而是沿着后院的小径绕了一大圈，来到

素儿歇息的后房。

天阴沉沉的，月朦胧，树朦胧，墨影掩径，守候在素儿房门外的几位府役和丫鬟昏昏欲睡。从室内传出素儿纤细的、均匀的呼吸，仿佛静夜里缕缕馨香，直入贺兰敏之的心脾，让他心猿不定，口舌干燥。

他轻手轻脚地来到窗前，用手指穿破窗纸朝里面望，那呼吸就骤然凝固了。那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呢？

上苍该是多么的偏爱，怎么将人间所有的美都给了她。也许是室内暖融，素儿睡得微汗津津。一双细长的胳膊露在外面，恰如玉色藕节般圆润。鲜桃般的脸庞，似乎还挂着泪珠儿，洁白粉嫩的脖颈，这隆起的双乳，这柔滑的肌肤……上天哦！你该是多么的不公，为什么她就不能属于我呢？

李弘究竟能给她带来什么？他自幼体弱多病，形销骨立。哪有一点男人的雄健和威猛。他自信只有他才能给予这女人以海的汹涌，浪的喷薄；给她山的崔嵬，原的逶迤；给她情欲的蒸腾，梦幻的绚烂。现在躺在他眼前的不是皇上、皇后的儿媳，也不是太子妃，就是一个散发着芬芳，让他神魂颠倒的女人。

他不是没有想到后果，然而当情感将理智压缩到狭小空间的时候，当一种报复的心理淹没了人性的时候，他为自己寻找了条堂而皇之的理由。不要看皇上每日正襟危坐在朝堂上，可他的骨子里都是淫邪的。他的母亲本是有夫之妇，却要不时地被送上皇榻，而他的父亲还要在朝会时卑躬屈膝地面对皇上。

不！贺兰敏之不再多想，他绕开丫鬟、府役溜进室内，迅速扑灭灯火，像一头饥饿的狼向着素儿扑去……

第二章

李治且罢让位念

武曌鸩毒首摘瓜

结局是不言而喻的，贺兰敏之的行径不唯极大地伤害了李弘的尊严，尤其触怒了李治和武曌，不久他就被剥夺了太原王府续脉的地位，复其旧姓，并被逐出京城，流放雷州。

然而，这仍不能消解武曌的失望和愤怒，在贺兰敏之行至韶州时，她又密遣袁公瑜途中拦截，将其用马缰绞死。

这事让武曌伤心了很久，在武氏一门接二连三地出事之际，她不但颜面扫地，且感到很孤单。虽说皇子们都是自己亲生的，然而他们都是李氏的血脉，总不比武氏人用起来方便。因此，在袁公瑜即将离京前，她以武氏需要接续香火为由，在征得李治的同意后，特地要他绕道振州，召因受武元庆株连流放到岭南的侄子武承嗣回朝袭爵周国公，拜尚衣奉御，在殿中省供职。

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在监国之后，母子间在许多政见上经常发生冲撞，武曌需要一个贴身的人为她排解难题和消解烦恼。她很明白，以武承嗣的才思和人品，根本无法与李氏兄弟相比，可眼下除了他，还有谁能来承继武氏的血脉呢？

起始于龙朔二年的改制在运行了十年后，终于在咸亨二年恢复了旧制，仍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署理政务。武曌内心清楚，这样的结果不过是当初反对她涉入朝政的继续，也是她必需的妥协。

咸亨四年八月，武曌奏请李治加封武承嗣为宗正卿，取代了老迈的李博乂，从此为他进入三省扫除了障碍。也就是在这一天，这对因为武元庆之死而一度生疏的姑侄终于暂时抛却前嫌，在蓬莱殿进行了一次毫不设防的谈话。

武曌没有隐晦她与太子之间的龃龉，也没有隐瞒她与李治在用人上

的分歧。二十三岁的武承嗣对姑母的担忧表示了深深的理解："姑母所思，亦侄儿之所虑也。"

武曌问道："你以为刘仁轨、裴行俭这些人可靠么？"

武承嗣往前挪了挪道："论文韬武略，刘、裴皆在姜恪之上，眼下要推进朝事，不可不借重。然依侄儿看来，彼等总归与褚遂良、上官仪等人牵系甚深，不可不防。"

"那依贤侄之见，该如何处置呢？"

"臣闻听乾封元年，娘娘曾召集弘文馆直学士刘祎之、著作郎元万顷等为翰林院待诏，入禁中撰《列女传》《臣轨》等书，有九年了吧？"

武曌点了点头："确有其事，这又如何？"

武承嗣建言道："仅让彼等沉溺于编纂，岂非荒废了贤才？他们皆是治世之能臣啊！"

武曌没有打断武承嗣的话，她听得很专注。武承嗣的眼睛转了转继续道："臣倒有一计，今后凡朝廷颁行文书，百官奏疏，皆由诸生密议研判，再奏明陛下颁行。如此，则宰辅之权分也，皇后可解远虑近忧，陛下也不至劳心费神。"

武曌的眼前一亮，她断定流放岭南对武承嗣不啻为一次历练，他比贺兰敏之成熟多了，由此她的亲近感油然又增加了一层："好！贤侄所言，甚合本宫之意，你今日即可将此意转告彼等。"

"不仅如此，臣还以为必须设法使陛下不至于生疑。"

"你不妨详细奏来。"

"娘娘不难知道，陛下对长孙无忌一案至今犹存狐疑，耿耿于心。现在长孙无忌已死，无碍行政，娘娘何不奏请陛下复其官爵，说到底就是给亡人头上加光彩，安的却是陛下的心。"

"这……"

“微臣深解娘娘心结，故而得选一个适当时机自然为之，如此则陛下心安理得矣！”

武曌欣然笑了，这对姑侄终于在这个早上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契合：“如此甚好！本宫明日就去奏明皇上，追尊李氏先祖，追尊高祖太武皇帝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太宗文皇帝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

武承嗣立即领会了皇后的意思，接着话道：“微臣即以宗正卿身份奏请陛下，皇上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

眼看时间不早了，武承嗣起身告辞，在回眸的那一瞬间，他惊异地从姑母眼中发现了难得的慈祥和温柔，甚至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而武曌在武承嗣身后也留下一句刻骨铭心的话——武氏于此有续矣。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武承嗣所料，八月，朝野举行了盛大的祭典，跪拜在祖宗面前，李治又一次热泪盈眶。

大典后第三天的朝会上，李治颁诏，皇上从此称天皇，皇后从此称天后，改年号为上元，大赦天下。

武曌也不失时机地向李治提出，恢复长孙无忌生前的官爵，以他的曾孙长孙翼袭赵国公爵位。随后，李治又恩准长孙无忌陪葬昭陵。

这些事均出自武曌口，让李治十分感动和欣慰。他与武曌之间因素儿被强暴而发生的不快，终于找到了新的平衡。当他们在秋末与太子一起重返东都时，两人都感到了近几个月来少有的和谐。

上元元年十二月，洛阳周围落了一场数十年不遇的大雪，东都的坊间和街道雪盈三尺，以致有司不得不调动羽林卫上街扫雪，但常常是前一天扫过，到第二天凌晨又雪厚如旧。朝臣们的车驾往往陷入雪中不能自拔，朝会的时间因而推后了一个时辰。

今天虽不逢朝会，可无论是李治还是武曌的心都随着雪在天地间飘荡。

前天的朝会上，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刘仁轨上奏，说洛阳街头大批平民百姓冻死，每日都有数十具尸体运往城外。

李治的心便无法再沉浸在奏章里了，他时不时地来到武成殿门前，望着鹅毛般的大雪，发出悠长的叹息："此天以灾异谴告于朕也。"

这天，他正在眺望大雪，就见皇后身边的太监武钦踩着积雪高一脚低一脚地从司马道上过来了。

上官仪案子之后，武曌婉言谢绝了李治要内侍省遣往身边的太监，而是遣人到并州故里召了武氏族中一位年轻人，净身后安排在身边。

李治转身回到案头，李荣就引着武钦进来了，原来是武曌有奏章呈上。

"你且退下，朕阅后会告知天后的。"

李荣往殿中央的木炭盆里添了些木炭，看着黑色的木炭渐渐变红，殿内重新暖和起来后，才静静地站在一边。李治将手头的文书推到一边，聚精会神地看起了武曌的上书。

天后究竟在奏章中说了些什么呢？以至于陛下如此用心。李荣心里想着，但又不敢多问。他看着皇上先还是能平静地默读，后来就不禁念出了声，还喜不自胜地拍案击节，发出由衷的感叹："慧哉天后也！慧哉天后也！"

李治放下奏章，抬头看见李荣正吃惊地看着自己，便挥手招呼道："你来看看这奏章！来！你念，朕听。"

李荣捧起奏章，尖细的嗓音在大殿回响——

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李荣刚刚读完，李治击掌称快道："整整十二条。强国体、美教化、振纲纪、褒先进，真可谓针砭时弊，周密详致。"

从李荣手中接过奏章，李治拿起朱笔在奏章后面批了"言约而文要，缜密亦详致，行之天下，朝野大治"。写完这些，他见暮色渐浓，

便伸了伸胳膊，站起来对李荣道："移驾合璧宫，朕要与天后共进晚膳。"起身之时，他也没有忘记叮嘱李荣带上武曌的奏章。

从长安到洛阳几个月了，李荣第一次看到李治如此眉飞色舞，他的情绪也跟随着格外明朗了，他兴冲冲地来到殿外，尖着嗓子喊道："天皇口谕，移驾合璧宫……"

此刻，武曌正与北门学士们谈论下午送往李治处的奏章。因为这些人通常是通过皇宫北门出入禁中的，故而称北门学士。

弘文馆直学士刘祎之道："奏章虽由臣等草拟，然则条文思虑皆出于天后，臣等深受教矣！"

武曌看了看外面的雪道："大灾突降，本宫忧心如焚，当替天皇分担。"

著作郎元万顷道："天后圣明，建言所列十二条，条条关乎社稷，实乃治国理政之统要。我朝承平久矣，王公攀比，奢华成风，倘是蔓延滋长，必蹈前隋之覆辙。天后禁淫巧，倡怀素抱朴之风，中兴有望也！"

特地赶来参与十二建言修订的武承嗣也接着道："京官八品以上益廪入，乃人心所向也。天后体恤臣下疾苦，真帝王之度量，朝野闻之，当感'二圣'恩德。"

刘祎之又逐条对建言给予了赞誉，对它将产生的影响做了绘声绘色的展望，似乎眼前都是万民拜倒，山呼万岁的情景。

但武曌的心里非常清醒，这个朝廷不是几位北门学士所能左右得了的，即便李治批阅了奏章，还需上书、中书、门下集议之后才能由门下省发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不过武曌也很自信，她相信集北门学士群智而草成的建言，大多数都是出于平衡各方关系，体察民情民意，有利农商振兴。至于禁淫巧，得先从宫内做起，然后扩展到王爷、公主们，再说这也是极少的人。尤其是倡导王公以降皆习《老子》，更是李治孜孜以求的，故而当不会有多大阻力。

武曌觉得眼前的几位学士思维活跃，绝少腐气，将来都是治国良才。倘若当初就注重集思广益，调动诸生议政才能，如今当有不少人站在朝堂了，于是便鼓励道："诸位爱卿，本宫所呈之建言乃大家群智集益之果。大唐之兴，要在选才；选才之绳，要在实务。卿等不尚空言，本宫当奏明陛下，量才任用。"

武承嗣正要说话，却听见殿门外传来李荣的声音："天皇驾到！"

武曌使了个眼色，迅速整理衣冠，北门学士们个个刹住话头，将正在编纂的《列女传》《臣轨》等文稿摊开，这才前去迎驾。

李治进得殿来，见几位弘文馆学士和著作郎都在，便笑了笑道："天后这里甚是热闹啊！"

武曌在李治身边坐下笑道："臣妾召他们前来，是要看《列女传》等书编纂得如何了，随后也好禀奏皇上。"说完，她又转脸对武承嗣和几位学士说，"你等先下去吧！"

"微臣遵旨。"武承嗣等人趁机出了殿门，各自回去了。

"天后所呈建言十二条，朕看了，字字珠玑，条条实务，朕意颁诏天下行之，明日就命中书省拟定诏书。"

武曌心里十分快慰，在她的心里，这十二条不唯乃当下施政之纲，更应为长久国策。她从案头拿起一卷《臣轨》道："臣妾所修纂之《臣轨》已见大略，恭请陛下圣览。"

李治接过文卷，大略翻了翻，就感喟武曌精气健旺，每日要看许多的奏章，还要召集学士们著书立说，这些倒与母亲长孙皇后十分相近。

武曌指着前面的书名道："人主之道，在御臣；御臣之道，在立规。此臣妾编纂此书之要旨。"

李治点了点头："《书》曰：'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群英莅职，众彦分司，虽复已积忠良，犹且思垂劝励，《臣轨》一部。想周朝之十乱，爰著十章，左准绳，右规矩，资栋梁而成大厦，凭舟楫而济巨川。天后于唐，功莫大焉。"

武曌闻言笑得很灿烂，人一下子显得年轻了许多，忙作揖道："谢

天皇谬夸。臣妾诚惶诚恐。”

李治正在兴头上，并不关注这些细枝末节，接着又是一番感慨：“先帝曾著有《帝范》，计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十二篇，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今天后又著《臣轨》，相映生辉，主行有范，而臣道有轨，至美政矣！”

武曌趁机说道：“陛下何不为之作序，以彰御臣之道。”

“此议甚好，朕就为序一篇。”

此时，张尚宫进来说晚膳已经备好。

“陛下请。”武曌随之挽起李治的胳膊，出了殿门，朝膳室而来。

雪花纷纷扬扬落在额头，清凉凉的，张尚宫忙命宫娥打开黄罗伞盖，却被武曌拦住了，她眉毛蹙郁在了一起，接下来却是沉沉的叹息：“这场雪灾，真是苦了百姓。”

这话如重锤敲打在李治的心上：“唉！纵然朕有错，上天谴于朕可矣，何必殃及百姓呢？”

及至进了膳室，李治看见一桌的珍肴美馐，眉头就皱了起来。武曌会意，丹凤眼立时添了愠怒，唤来尚食斥责道：“雪灾未了，坊有饿殍塞道，路有冻死之骨，你说陛下与本宫能安然食之么？”

尚食低首忙谢罪道：“奴婢这就撤下去。”

武曌叮嘱道：“命宫人将饭菜送到街头，周济冻饿者。”

上元二年三月的大唐四域，被十二建言荡起新的春波。武曌在燕剪垂柳的日子里，到洛阳城北、黄河南岸的邙山祭祀蚕神，不仅宫中嫔妃随行，李治诏令百官及朝集使陪同。

殿中省官员很庄严地献上“少牢”，百官分列行三叩九拜之礼，然后武曌走进桑园，轻轻地采下三片桑叶。这消息很快被传遍四面八方，东都四周迅速出现了养蚕热。

十二建言不过是武曌初试牛刀，从此以后，凡是臣下送来的奏章都要先经过北门学士的点评，才决定是否呈送给李治。譬如裴行俭在考核官员中，提出司农少卿韦鸿机为司农卿，奏章送到“二圣”这里，武曌先遣人探听了此人的根基，在确定没有门派的牵连后，才转奏李治。

这样一来，李治每日批阅的奏章大大减少，负担轻了，来自朝野的消息也少了。好在他从显庆五年以来早已习惯了“二圣”共理朝政，加之随着年龄的增长，头风益发地沉重，心中就渐渐生了莫名的倦怠。

这一天，吏部尚书裴行俭到武成殿觐见皇上，就选官之事禀奏。

前些日子，有一位叫刘晓的臣下上疏批评礼部取士，以文章论高下，致使天下之士舍德而趋文艺，导致空虚之风蔓延滋长。李治将之批给裴行俭，要他查处。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三月的太阳照耀着洛阳的大街小巷，绿色铺满了坊间的高墙驰道。自回京以来，裴行俭从司列少常伯做到了吏部尚书，在天皇天后间巧妙周旋，小心翼翼地梳理各种关系，终于使“总章选官之制”不仅获得了“二圣”的赞誉，而且大多数臣僚都逐渐地适应了新的选举考课。现在，他朝着站在塾门口的李荣加快了脚步。

李荣看见裴行俭，忙上前催道：“天皇陛下等急了，大人还是快进去吧！”

裴行俭急忙脱下因为融雪而沾了泥水的朝靴，换上干净的布履才进了殿门。

免去一切繁文缛节，李治直截了当地要他禀奏查处礼部取士之弊。

“启奏陛下，臣到礼部查过，确有轻德重文现象，所幸录取之士的才智品性皆无失范之弊。因此臣以为此事提示即可，无追究必要。”

“爱卿之言，甚合朕意，此事就此了结。”接着李治就转了话题，问道，“自天后十二建言颁行之后，不知朝野有怎样的回应？”

裴行俭毫不掩饰自己对十二建言的赞誉：“天后建言十二条，堪为治世之纲纪也。纲举而目张，有了这十二条，所有的朝事都井井有条，肃然为序。”

李治要的就是这句话，他认为这来自曾被武曌疏远的官员的评议，较之袁公瑜这些人口中出来的要更加真实。

见李治心境不错，裴行俭趁机将观察了许久的两个人举荐到他面前。

“臣今日在审查集试文卷时，发现咸阳尉苏味道、绛州人王勮皆宰辅之才矣！”

“哦！他们年方几何？”

“启奏陛下，二人均是少年风华。就说这个苏味道吧，九岁能诗文，二十岁中进士。臣观其人，眉宇间流露出丈夫气，此阳征也。王勮亦是二十中进士，恰好都是二十七岁。”

“不知爱卿凭何而言二人前程。”

“臣赴西域期间，得高人指点，故通阴阳历数，善观人，不离者十之八九。”裴行俭解释道。

李治很是惊奇：“朕尚不知道爱卿有如此异能，那依爱卿观之，王勃、杨炯二人如何？”

裴行俭皱了皱眉头道：“这两人论才华皆可谓聪明过人，可他们恃才傲物，放荡不羁，一腹才华都用到饮酒作乐上了。”裴行俭理解皇上的意思，因为王勃做过李弘的撰修，便间接表示了否定的意见。

话说到这里，晨间的阳光从殿门外投了进来，集成一方鲜亮，李治的心油然地飞到了殿外。合上文卷，他对裴行俭道：“朕看奏折时间久矣，爱卿就陪朕在宫苑内走走如何？”

裴行俭知道，皇上的这种邀请往往是有些心里话要说，他当然不会拒绝。于是，李荣带了宫娥、太监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李治沿着宫苑的回廊缓缓前行。

风很柔和，抬眼望去，李治油然感喟节令无言的急迫。前几天枝头还是一片鹅黄的柳叶，现在已呈现出一片深绿，几只紫燕带了乳燕在林间穿梭觅食。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盛，花香被风吹向宫苑的各个角落，连小径边的春草都是香的。蓦然回首，有一缕白云从天边拉开细长的丝

带，在头顶盘旋，宛若曲江画舫荡起的浪花。

“岁月如流！一转眼，朕已过不惑之岁了。”阳光很亮，照得李治双目迷离，他流露出些许的忧伤。

裴行俭何尝不是一样的感触呢？五十六岁，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不敢有些许的怠惰：“陛下正处盛年，乃社稷之望。咸亨以来，政事顺畅，域内宴然，众心归附，皆陛下、天后运筹有致。”

“爱卿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去冬雪灾，乃上天之谴；今春新罗骚动，乃藩国异心依在之征。朕每思及此，就觉得愧对列祖列宗。”

裴行俭触摸到了皇上沉重的心事，似乎春天在他的心里还很远。他将之归于皇上的头风疾，随后他紧走几步，劝李治一方面放松心境，精心调养；一方面按时传太医进宫，勤诊脉，适时用药。

前面有一座假山，山石采自终南山，石上青苔泛绿，池中涟漪涣涣，刚刚出水的清荷才吐了两片叶子。李治就势坐下，李荣在后面看见了，急忙捧了坐垫上来，李治拦住他道：“天暖柳新，朕就石上坐坐何妨？你不必跟着，朕要与裴爱卿说话。”

但他还是接受了裴行俭从怀中拿出的丝绢垫在身下，眼睛望着柳荫深处的一对鸟儿发呆。那雄鸟似乎在何处受了伤，怯怯地卧在草丛中，雌鸟来来回回地将寻来的食物衔到雄鸟面前，又一点一点地喂进雄鸟嘴里。看着看着，李治的眼睛湿润了，他想起二十多年来与武曌的丝丝缕缕，恩恩怨怨，终于决定将埋藏在心头的话说给裴行俭听。

“自头风复发以来，朕思谋许久。”李治叹了一口气，“朕苦风眩甚，目不能视物，诚恐贻误社稷。天后性敏捷，谋虑周，见事疾，志刚烈，朕欲使天后摄知国政，爱卿以为如何？”

“这……”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裴行俭没有任何准备，一时语塞。在这一瞬间，上官仪被腰斩的情景复现眼前。他至今不能忘记，刚刚回京时刘仁轨对上官仪的评说。那时候，他只是作为一段往事来听的，孰料如今他已经站在当年上官仪的位子上，所异者，只在一废一让。

裴行俭迅速权衡，觉得自己比上官仪更为尴尬，起码，那时候上官仪与李治的思路是一致的。而现在却是皇上主动提出让位，他在内心感

到十分不解。

“裴爱卿！”

他没有听见皇上的呼唤。

“裴爱卿！朕问你话呢？”李治提高了说话的声音，把裴行俭从纷乱的思路中拉了回来。

“微臣在！”

“朕让你为难了么？”

裴行俭向四周看了看，见除了李荣和宫娥外，院内分外清静，这才凑到李治的面前小声道：“陛下之言，臣无异解矣！”他撩起袍裾，定了定心神继续道，“天子理外，后主内，乃天之道也。昔魏文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恐生祸乱矣！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以天后乎？”

“唉！朕又何尝愿意为之，只是朕这病……”

裴行俭迅速转换着思绪，寻找着为皇上排解惆怅的谏言。当他的目光转向那对鸟儿时，就定在那里。他眼睛一亮，迅速转过身来对李治道：“有了！”

“爱卿有什么话要说么？”

“微臣以为，天后乃巾帼女杰，有帝王气度。既如此，何不就让‘二圣’临朝现状维持下去，凡军国大事皆决于陛下，平日朝事依旧由天后处置，太子监国。如此，陛下可养龙体，天后可展其谋，岂不两全其美？”

李治依然沉默不语，似乎还是没有打消这个想法。

裴行俭近前一步，用几乎只有李治一人听得见的声音说道：“只要陛下还在朝堂，这江山就姓李，任何人都不敢生觊觎之心。”

闻言，李治沉思了片刻，最后终于打消了禅让的念头：“爱卿之言至忠，朕谨受教矣！”

正午巳时，裴行俭回到署中，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他不知皇上会不会如上次上官仪那样，将自己所言转告皇后。不过，他旋即就释然了："唉！你今日怎么了？所谓无私者无畏，你为社稷虑，心正胆正气正，何须惶恐不安？大不了如上官仪慷慨赴死罢了。"

这一次随父皇和母后来东都，李弘把一颗柔软的心留在了长安。现在想来，那完全是一次偶然的遭遇。

说起来那是去年八月的事，贺兰敏之案发，使李弘蒙受了巨大的屈辱。整整一个月时间，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素儿苍白的面容和无助的眼神。从噩梦中醒来，他对着黑魆魆的夜色狂呼："贺兰小贼，本宫要杀了你！"

他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自责，为什么会轻信贺兰敏之的热忱，以致对他放松了警觉，让那个人所不齿的禽兽摧残了一朵娇艳欲滴的鲜花。

杨思俭后来含泪告诉李弘，说素儿精神恍惚，已经不辨男女，整日蓬头垢面在府中乱跑。李弘听了之后就泪流满面："是本宫害了她啊！"

尽管武曌先将贺兰敏之流放岭南，继之又在途中绞死，然而，李弘从此在心中却种下了对武氏家族的愤怨，由此与母后有了一种无以名状的疏远。

刚强的武曌看着太子饱受折磨，流下了少见的泪水。她奏请李治同意，暂时终止了有司向太子奏事，又遣宫中太医精心调理。

不久，检校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向李治和武曌禀奏，说左金吾将军裴居道的女儿贤惠美貌，武曌便要戴至德从中牵线。

依照《礼记》，媒使应执白雁作为信物，恰在这时，从芙蓉园中获得一只白雁，李治闻之大喜："汉获朱雁，遂为乐府；今获白雁，得为婚贽。彼礼但成谣颂，此礼便首人伦，异代相望，我无惭德也。"

皇上派媒使上门，对左金吾将军裴居道而言是四壁生辉的幸事，当然满心喜悦。

本来太子婚礼就是朝野瞩目的大事，因素儿一事，武曌为了抚慰李弘，更是极尽铺张，从三省六部到州县官吏直至四域藩国，都来朝贺。

李治被这盛大的场面所感染，油然对李荣说道："东宫内政，朕无忧矣。"

婚后的生活看起来欢悦而又和谐，裴妃贤秀淑容，知书达理，处处依着太子，夫妻间倒也相敬如宾。然而，聪明的裴妃还是从温存时太子不经意地走神察觉到他内心的创伤并没有愈合。

有一天，她借省亲的机会向母亲泪诉自己的尴尬。母亲倒是通达，劝慰道："儿啊，你既是进了皇家，就该学会忍耐。太子遭了那么大的变故，一时转换不过来也是常情。你须知不忘旧人者皆纯情男子，亦当会珍惜新人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是秋天。看着枝头一片片黄叶被秋风吹得漫天飘落时，李弘的心头掠过无言的悲凉。在无朝事处置的日子里，他感到百无聊赖。这一天，他要郭纬陪同在宫苑里散心。

出了崇文馆，沿着雕梁画栋的回廊一路走来，沿途的菊花开得正盛，金灿灿地映出秋色的温柔。可李弘却吟出这样一首诗来——

此景无限好，霜来自凋零。

何似佳人去，焉知梦里情？

这些让郭纬觉得心里酸酸的，却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太子，只有跟着欷歔不止。

婚后几个月了，可太子就是忘不了素儿！唉！

隔着宫墙，一处殿宇的檐头横空而出，李弘问道："彼处就是常说的掖庭？"

郭纬点了点头。

"你陪本宫去看看如何？"

平日里，内侍省绝不许轻易进入掖庭，否则是要治罪的，郭纬有些为难。可这是太子的旨意，他只有硬着头皮去通禀。

掖庭令闻讯，仓皇出来迎接。李弘道："本宫今日无事，想到掖庭

看看，你且在前面带路。”

掖庭内道路曲折，依照宫女，被打入冷宫思过的皇妃、公主和没入后院苦力的臣僚妇人等级，造了大小不同的建筑群落。

当他们来到一座朱漆大门的屋宇前时，掖庭令显得很紧张，说话也不顺畅了：“殿下！此处还是不看了吧！微臣带殿下去别处看看。”

“这是为何？”

“这……”掖庭令眼见得脸色苍白了。

“莫非你有藏娇之嫌，若是如此，本宫要治你藏匿之罪。”

掖庭令“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微臣何来胆量掖庭藏娇，只是……”

“只是什么？快说！”

“只是天后有旨，这屋里的人不许任何人见。”

他这一说，李弘越发地感到稀奇：“你老实说，室内关着何人，本宫可免你无罪。若是隐匿真情，本宫今天就要了你的性命！”说着，他对身后跟着的郭纬喊道，“传羽林卫！”

掖庭令十分惊恐，忙道：“殿下息怒，微臣不敢隐瞒。此处关押者，乃已废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宣城公主。”

李弘“哦”了一声，心想这不是本宫的姐姐么，遂道：“打开门，本宫进去看看。”

“殿下！这……”

李弘不再多说，又要郭纬宣羽林卫，掖庭令只好打开门，只觉一股“腐气”扑面而来。院内杂草丛生，尘埃遍地，许久不曾打扫了。两位消瘦而又不修面容的女子倚门而坐，绝望地看着天空，眼里早已没有了眼泪。那个大一点的大概就义阳公主了，见头顶有白云，痴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直到消失在屋后，才憨憨地笑道：“又走了……又走了……”

小一点的该是宣城公主，可那蓬头垢面的样子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

李弘的眼睛迅速潮湿，同是父皇的儿女，为何命运竟如天壤？为何上辈的恩怨要儿女来承担。他忽然觉得母后很可怕，她杀了她们的母亲尚不解恨，还要将她的女儿囚禁在冷宫，终年不见天日。李弘的心隐隐疼痛，他轻轻走上前去，试图牵起两位姐姐的衣袖，却让她们一脸的惊恐，趴在地上一个劲地喊："大人饶命……"

郭纬上前道："二位公主不必惊惧，当朝太子殿下来看望你们了。"

"太子殿下？哦！你是李忠皇兄么？"

郭纬介绍道："他是李弘太子殿下。"

"李弘？没听说过。"

李弘忍着一眶泪水道："二位皇姐受苦了。"

只这一句话，催开了义阳、宣城公主心头的酸楚，她们一时无言，只是抱头痛哭不止。郭纬要上前劝解，被李弘拦住了："让她们哭吧，把这些年的委屈哭出来会好些。"

哭过痛过之后，她们清醒了，擦去眼角的泪水向太子施了一礼道："多谢太子殿下关怀，此处非殿下可来之处，还请殿下离开。"

当她们得知当朝太子乃武曌亲生，她们的李忠哥哥早已不在人世时，不仅绝望，更是警醒，她们最担心的是这次探视会给她们带来杀身之祸。

临别时，李弘留下一句话："本宫要救两位姐姐出去。"

第二天，李弘来到宣政殿，恰逢父皇和母后都在，他将两位公主的遭际如实禀奏，说她们均是大唐贵胄，为何要过那种非人的生活？李弘已发现了武曌的不悦，但他已经顾不了母亲的情绪："身为大唐公主，年近三十而不能婚嫁，整日囚于冷宫，岂非残酷无情？儿臣请求父皇、母后早日诏命两位公主出掖庭，择定吉日婚嫁。"

"唉！你不要说了，朕……"不等李弘说完，李治已凄然泪下，"朕

对不起她们……”他似乎忘记身边还坐着一位曾将她们母亲断了手臂的武曌，而对往日的一切追悔不已。可等他的情绪渐渐平伏下来，心里就忐忑不安，担心武曌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是的！李弘看得清清楚楚，在父皇忏悔的当儿，武曌的那双丹凤眼在结冰，在喷火。然而当李治抬头的时候，那一切顿然消失，代之而来的是莞尔一笑。那笑，很温暖也很温情：“陛下何须落泪？既是两位公主到了婚嫁年龄，自然不能养在掖庭了。”

李治没有想到，武曌对昔日情敌的女儿会如此宽宏，然而，他继之就释怀了。她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也许她的心被李弘的诉说泡软了。可就在这时，他听武曌说道：“恰本宫殿外值守者无妻，就赐予彼等吧！”

“你！”李治咽下一口气道，“她们好赖也是公主，你怎么可以如此……”

“此乃后宫之事，何劳陛下费心。”武曌脸上毫无表情，说完便朝外面喊道，“张尚宫，传两位值守者进来……”

李弘很吃惊、很茫然，对母后置父皇情绪而不顾生出无言的愤慨。

从那以后，武曌就很少召见他了。这次父皇赴东都，提出让他留在长安监国，武曌坚决不肯，宁愿将三省宰辅都带到洛阳，也不愿意将他留下。看来，母后是戒备日深了。

现在，望着窗外的春色，李弘十分惦念两位姐姐现在过得怎样。尽管他无法改变武曌的决断，可他从内心祝福她们过得幸福、平安，最起码受到两位皇宫卫士的善待。

这时，裴妃进来了。端庄秀丽的她看见太子在发呆，就悄悄站在一边，直到李弘醒过神来，才笑吟吟地上前问候道：“春日暖暖，殿下为何在此呆坐？”

“你是何时进来的？”李弘有些诧异。

“臣妾进来有些时候了，看殿下想事，就不忍打扰。”

李弘便觉得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本宫方才是想到了长安的两

位姐姐，不知道她们过得怎么样了？”

裴妃宽慰道：“难得太子如此宽仁。依臣妾想，既是陛下亲生女儿，两位卫士又有多大的胆子敢对公主无礼？”

李弘无奈地笑了笑：“他们自然不敢，本宫担心的是母后授意他们非礼两位姐姐。”

听了这话，裴妃便无言了。来宫中几个月了，她亲身体验了这位皇家婆婆的专横独断，在婆婆面前，她永远是温顺而又小心翼翼的。

两人正说着话，郭纬进来禀奏，说雍王李贤来洛阳了，现正在殿门等候召见。

李弘的脸上立时变得清朗多了，“快请他进来”，说着又急不可耐地拉起裴妃迎出门去。

虽是同胞兄弟，但自从李弘被立为太子那天起，就有了君臣之别。李贤看见李弘，急忙上前施礼道：“臣弟参见太子、太子妃。”

李弘却没有这么多讲究，拉起李贤道：“本宫正盼着你来呢！走，进去说话！”

李贤通禀了父皇、母后离开长安后的朝事，李弘都不在意，而是打断李贤的话直接问道：“不知义阳、宣城两位姐姐境况如何？”

见兄长问起，李贤长叹了一声，将他所知的情况都说了出来。一天，他受太子临行前的嘱托去看望义阳公主，却不想看见她伤痕累累。他大怒，命卫士招来她的夫婿就是一顿狠打。那人忍受不了鞭笞，只好据实交代。说到这里，李贤的脸色就阴暗了：“皇兄猜怎么着？他竟供出是奉母后之命，每日必须毒打皇姐三次。”

李弘的担心不幸成了现实，叹道：“唉！你我有如此母亲，必获罪于天啊！”

这一天兄弟俩谈了很久，两人都对武曌颇有微词，对父皇的处境很是同情。

李弘有些疑惑：“本宫就是不明白，母后为何要这样做。”

李贤道："臣弟亦有疑虑，她过去对武氏一族恨之入骨，现在又忽地将流放岭南的武承嗣召回京都，还要委以宗正卿重任。而贞观以来，宗正卿皆由李姓担任，她这是……"

"莫非她……"李弘禁不住"啊"了一声，旋即掩了口，他不敢再往深里想。

送走李贤，整整一个下午李弘都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裴妃问了几次话，他都是答非所问。裴妃不免有些担忧道："殿下何处不适，也该告诉臣妾，臣妾也好禀明母后，传太医诊治。"

李弘苦笑道："本宫何曾有恙，只是心里憋得慌，你何须惊动母后。"

见夫君终于说话，裴妃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就流了下来："殿下吓死臣妾了。"

李弘捧着裴妃的脸道："本宫有话憋在腹中，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裴妃目不转睛地看着李弘，一任自己的热泪洒在太子的衣襟上："臣妾既与殿下结发，当生死与共，殿下有什么话就对臣妾说吧，千万不可憋出病来。"

于是，李弘将武曌的所有事情一一都说了出来，听得裴妃心惊肉跳。她虽是将军之女，却也不承想宫廷之内竟如此血腥。

"听了殿下的一番话，臣妾终于明白了您内心的痛苦。敢情殿下做这太子，还不如百姓家平和清淡。"

"岂止如此？若真如本宫疑虑的那样，本宫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李贤经常来宫中叙话外，李弘也在获得"二圣"的恩准后，邀请几位兄弟到洛阳城郊狩猎。但他心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打算，他要亲自向母后提出，要她善待义阳、宣城两位公主。

重阳节到了，武曌特地在合璧宫中举行重阳歌会，除留在长安的周王李哲和豫王李旭轮外，李弘、李贤兄弟都奉旨赴会。

李弘本打算谢绝赴宴，可裴妃劝解道："既是节庆，百官齐集，殿下不去，反而使天后生疑。"这样踯躅徘徊良久之后，等到他们赶到合璧宫时，歌会已经开始了。

歌会显然是经过武曌精心构想的，太乐署出动千名乐工，鼓吹署、歌舞署各出了四百多名鼓者、歌者和舞者，可谓盛况空前。

李弘在太监引导下进了宫门，主殿上，王公、百官座前摆好了美酒佳馐。他携着裴妃悄悄来到紧邻李治身边的座位坐下，一转脸，就看见武曌恼怒的目光。他本想过去解释，又怕坏了母后的兴致，遂打算在歌会后去拜见父皇和母后。

裴妃暗地朝天后身边打量，就发现她身边多了一个十岁的女孩。那不是太平公主么？裴妃进宫后，只听说当初天后为给荣国夫人祈福，送她到感业寺修行，为何她没有佛姑的装扮呢？只见她正眉飞色舞地向李贤叙说着什么，连歌会也顾不上看。

李弘也在看太平公主。他记得在太平公主五岁那年，因身边养的宠物猫偷食了膳室的肉，她提起猫就摔死在阶前，从那时候起，他就觉得这位御妹的性格太像母后，倒是继承父皇的宽怀太少。所以他对她一直是疏而远之，倒是李贤同她相处还算融洽。

歌会是依照武曌的诗编的，一首一首演唱，都充盈着雄视八荒、包举宇内、俯瞰天下的帝王气度。每一首曲终，百官就爆发出"天后千岁"的山呼。武曌举起酒杯，向着百官高声道："请众卿与本宫举杯，共祝社稷万世永固，江山锦绣。"

这时候，司宗卿武承嗣便命署中官员献上一幅横匾，上书"二圣永寿"四字，武曌命李荣收了。接着，百官起立山呼"天皇万岁，天后千岁"。狂涛般的声浪，在合璧宫上空久久回荡。

这是尊李治为天皇，武曌为天后以来最盛大的歌会，直到深夜才降下帷幕。当百官们纷纷散去后，合璧宫中就剩下天皇、天后和几位皇子、公主。

当宫娥和太监们将宫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重新摆上醒酒的果蔬时，李弘夫妇来到李治和武曌面前。

李弘首先请罪道："儿臣因偶感不适，故而来迟，还请父皇、母后恕罪。"

李治摆了摆手："既是有恙也就罢了，更深夜阑，你们可以回宫了。"

可这时却听见太平公主说话了："太子皇兄哪是偶感不适，分明是轻慢父皇、母后啊！"

李治看一眼太平公主道："你何其多嘴，对太子无礼，还不向皇兄和嫂嫂道歉。"

未等太平公主说话，武曌接上的话就带了不悦的责备："公主有什么错？身为太子，不能践诺守信，将来如何执掌国政？"

李贤见武曌凤颜嗔怒，忙从旁插话道："儿臣昨日去宫中拜望，见皇兄确是身体不适，还请父皇、母后宽恕。"

太平公主却撇了撇嘴，嘟哝道："好呀！你们合起来欺瞒父皇、母后。"

李弘狠狠地瞪了一眼太平公主道："小孩子懂什么？如今如此张狂，大了难保不篡国窃政。"

这话一出口，裴妃的心就骤然悬到了空中，情知太子祸从口出，忙暗地拉了太子一把，要他退下。果然，武曌用力地拍打案几，震怒道："好啊！学会旁敲侧击、指桑骂槐了，太子是不是说本宫窃国了呢？好大的胆子，竟敢向本宫发难。"

李治见事情不好，忙打圆场："此话皆因太平而起，弘儿如何敢骂母亲？还不快向母亲谢罪！"可武曌在气头上，非要太子供出背后主使之人。

李弘情知言出于心，更不愿意牵连外人，拉着裴妃就跪倒在武曌面前："儿臣一时言语莽撞，冲撞了母后，儿臣罪该万死。儿臣言从心出，并无谁人主使，母后要治罪，就治儿臣一人。"

在这种场合下，李治最是无奈和尴尬。他看了看身边的李贤，希望他能出面平息事端。李贤会意，转身也跪在武曌面前道："今日重九，

日月并应，享宴高会，宜为长久。天皇天后，正应此瑞兆，儿臣请母后息雷霆之怒，且饮了菊花酒，为父皇母后祈福纳祥。”

听了这话，武曌的情绪才有了转变，遂要张尚宫到御膳房去备酒，又对李弘夫妇和李哲道：“你等且平身，这次就依贤儿所奏，本宫且饶了你们。”

李弘却没有起来的意思，裴妃就急了，暗暗拉了拉李弘的衣袖道：“母后让殿下平身呢！”

李弘并不理会，伏地而泣道：“儿臣尚有事要禀奏父皇、母后。”

武曌听了便很不耐烦道：“你还有何事？说吧！”

李弘的呼吸急促起来，生怕自己在一瞬间动摇和退却。他将目光直视武曌，把一腹的不平倾泻而出：“儿臣不明白，既是母后应允义阳、宣城两位皇姐出嫁，就该善待她们，为何又要夫婿百般虐待呢？”

“你胡说什么？”

“非儿臣信口胡说，贤弟可以为证。”

李治的脸色十分难看，转脸望着武曌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武曌的脸腾地红了，旋即大怒道：“你这是在指责本宫么？”

“母后也有子女，倘若太平遭此厄运，又该如何？难道义阳、宣城公主非李氏血脉么？”

李弘还要说，可武曌的情绪反而平静了，脸上掠过一丝笑意道：“果真有此事？倘是贤儿看见，当不会错。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义阳、宣城公主皆陛下骨肉，岂容彼等欺辱。本宫当命内侍省彻查此事，严惩不贷。”

李治的脸上终于有了依稀活气，道：“天后既已答应彻查，你当平身。”

在众人为一场风雨终于平息而庆幸时，谁也没有发现武曌在太平公主耳边暗语了几句，她就出门去了。

不一会儿，宫娥们一人捧着一个托盘走到李治、武曌、李弘夫妇和李贤面前。待每人举起酒杯时，李治脸上充满了由衷的欣慰："凤阙澄秋色，龙闱引夕凉，满盖荷凋翠，圆花菊散黄。饮了这酒，大家就早些回宫歇息去吧！"

话音刚落，就听见耳边一阵娇嘤道："还有我呢！"太平公主快步来到大家面前，端起酒杯，与父皇、母后和两位兄长的杯子碰出一声脆响，仿佛所有的恩怨都被这清淡的菊酒消融了，至少现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清风爽气，眉宇间都是朗月融融。

武曌似乎忘记了李弘方才的顶撞，她走到裴妃面前说道："弘儿体弱，你要悉心照顾才是……"

那一瞬间闪烁在母亲眉眸间的温柔，让李弘心底生出不尽的愧疚。踏出宫门时，他甚至想从此以后母子之间不再龃龉。可就在这时，他腹中忽地一阵剧痛，直感热血直向口中涌来。

李贤见状，冲上去抱住李弘，只见他口吐鲜血，两眼怒睁，手指无力地指向合璧宫内，未及说一个字就气绝身亡了。

"皇兄！太子殿下……"李贤抱着身子渐渐僵硬的李弘，悲哀的哭声在合璧宫的梁柱间环绕。

"殿下……"裴妃一声悲鸣，昏倒在李弘身旁……

第三章

天后含恨复摘瓜

李治苍凉绝人寰

这是永隆元年的三月。

上午巳时二刻，位于洛阳西的偃师西南景山脚下走来一队人马。为首的青年容貌俊秀，举止端庄，他身穿一件淡黄色箭衣，头戴一顶紫金远游冠，腰佩镂今雕龙鞘宝剑，骑枣红色骏马。中午的阳光洒在他的肩头和眉宇间，愈发显得他气度不凡，他就是大唐的新太子李贤。他的马鞭轻轻地甩在坐骑身上，那马一阵小跑，将身边跟随的几位官员甩了一大截。

他们是李贤的贴身太监郭纬，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张大安，太子洗马、兼充侍读刘纳言，洛州司法参军格希元。看着太子的马飞快前去，三人相互看了一眼，迅速跟了上去。

张大安是此次陪在李贤身边官阶最高的官员，他回头看着刘侍读与格参军说道："太子有心，赶在清明前去拜谒恭陵，为的是与谒昭陵避开，毕竟孝敬帝没有坐一天龙位。"

刘纳言长叹一声道："一转眼，孝敬帝薨殒已经五年了。好好的，他怎就忽然猝亡了呢？"

格希元赶上两位大人道："朝野对这事讳莫如深，极少谈论，你我就不要妄猜了吧！"

他们几位都是被李贤召到身边注释范晔所撰之《后汉书》的。几年相处下来，他们都有一个不言自喻的共识，那就是李贤是几位皇子中最杰出的。他不仅相貌奇伟，而且才思敏捷。他们注释的稿子呈上后，他都要字斟句酌地阅读，常常就其中的疏漏提出质疑；尤其让他们感佩的是，太子对书中人物的批注，总让他们感到耳目一新。

张大安尤其感佩太子的博学宏识，他在督促加快《后汉书》进展的同时，还批阅了有秦以来朝廷与藩国之间的历史，写就了《列藩正论》三十卷，其高屋建瓴、取精用宏，毫不逊色于晁错的《削藩策》。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太子颇似太宗，此天赐我朝圣主矣。”刘侍读的话引起张大安的警觉，作为宰辅之一，他曾目睹了太子与天后之间一次次的龃龉，他在内心认为天后对太子的行为干涉过多，甚至在他监国期间都不能独断朝事。可是他更知道武曌的性格，他至今仍怀疑李弘的死乃天后之故。因此，他在心底为李贤捏着一把汗。

张大安转过脸来看了看刘纳言道：“陛下龙体康健，天后精神健旺，太子就是太子，各位大人不可轻言圣主！”

刘纳言和格希元很快就理解了张大安话中的意思，迅速刹住话头，追赶李贤去了。

司马道就在眼前，李贤勒住缰绳，那马前蹄腾空，“啾啾”一声嘶鸣就停在了路口。抬眼远眺，春日下的景山祥云缭绕，松柏碧翠，五年前栽下的松树现在都蓊郁葱茏了。因山为陵，皇兄就长眠在这大山深处了。

李贤眼眶有些潮热，在心底呼唤道：“皇兄！弟弟来看你了。”

五年前的那个重阳节，是李贤挥之不去的痛，他怎能忘记皇兄在他怀抱里一点点冰冷，直至成为一具僵尸的惨景呢？他又怎么能够忘记皇兄薨殒后，父皇一夜之间白了双鬓的严酷呢？他记得，第二天父皇没有征求母后的意见，就直截了当地对刘仁轨、裴行俭、张文瓘、李敬玄、武承嗣下了口谕：

皇太子弘，生知诞质，唯几毓性。直城趋贺，肃敬著于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于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唯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徵，俄迁上宾之驾。昔周文至爱，遂延庆于九龄；朕之不慈，遽永诀于千古。天性之重，追怀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谥者，行之迹也；号者，事之表也。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谥为孝敬皇帝。

这是白发人唯一能够做到的，也是武德以来唯一身后被尊为帝的皇太子。

武曌没有阻止，其实她内心的彷徨和痛苦很少有人知道。她私下里要武承嗣一定要将李弘的葬礼按皇帝的品级办好，不管别人怎样看，她求得的是内心的安宁。不管太子生前同她发生过多少不快，此时此刻，她只有将所有的光环都加在亡灵身上，才足以让她不再在梦中看到太子一脸怨恨的样子。

李贤不能理解，父皇为什么置皇兄中毒的事实不顾，而以“疾遽”为由将这一页迅速地揭了过去，他究竟在怕什么？

上元元年六月，李贤被立为太子。但是不久，他和武曌之间就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他发现，母后对宫中其他嫔妃生的儿女都表现出一种厌恶。七月，她因憎恨杞王李世金的母亲杨氏，以致不能容忍已外放做了慈州刺史的杞王。她暗授有司搜集罪证，罗织了一个“腹诽”的罪名禀奏给李治，将其免官。接着，又以同样的方法处置了萧淑妃生的郇王、已被贬为申州刺史的李素节，剥夺了他进京朝觐的权利。

李贤很吃惊，难道他不是父皇亲生的么？父皇怎么可以听任母后为所欲为，而又容忍她身边的臣下诬忠为奸呢？他先去拜见父皇，希望他能出面阻止，可他从父皇那里得到的却是无言的叹息和默然的垂泪；他转而去拜见母后，恳请她明辨是非，能够善待他们，但招来的却是严厉的训斥：“你心慈手软，优柔寡断，此非帝王所应为者。”

第二次冲突是因为改元这事引起的。

上元二年十二月的一次朝会上，武承嗣忽然谏言改元仪凤，大赦天下。缘由是自陛下患疾以来，天后署理朝政，内修善政，大兴农桑；外平藩乱，海内臣服，四方来朝。

仪凤！百鸟来仪，这意味着什么？

李贤当时就坐在李治身边，他对武承嗣的谏言大为不满，这不分明是为母后张目么？不管臣僚们的心中怎样想，可在他李贤的心中，这锦绣江山姓李，父皇还坐在朝堂上，这也太明目张胆了！

朝会后，他直接找到母后，劝她拒绝武承嗣的谏言。

武曌很伤心，以至于十分恼怒。她同样不能理解，从自己身上掉下的骨肉为何就不能与她同心同德呢？那是她第一次大骂太子无知："难道武承嗣所言皆虚么？难道不可以女主而改元么？本宫就是要让朝野明白，天皇天后原为一体，天皇即天后，天后即天皇也。"

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的，父皇又一次屈从于母后，改元仪凤，而李贤的情绪也日复一日地抑郁。

而母子之间的第三次龃龉是因为周王李哲与豫王李旭轮的任职。

仪凤元年，吐蕃入寇鄯、廓、河、芳诸州，朝廷敕左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发兴州、凤州等兵防御。本来诏书中书省已经拟定，武曌却提出要时任洛州牧的周王李哲为洮州道行军元帅，任并州大都督豫王李旭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左卫将军契苾何力等征讨吐蕃。

虽然李哲与李旭轮领着都督军职，并且都在州牧任上，可知弟莫如兄。李哲性格懦弱，处事中庸，且玩物丧志；李旭轮虽谦恭孝友、好学，尤爱文字训诂，但不闻朝事。他们一个二十岁，一个只有十四岁，均无领兵打仗经历，让他们凌驾于契苾何力这些老将军之上，岂非徒有虚名？若是他们指手画脚，贻误战事，岂不要铸成大错？

他在朝会上据理陈奏，请求"二圣"收回成命，放手让将军们纵横驰骋，却遭到了武曌疾言厉色的斥责。

令李贤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位皇弟先是被朝廷的敕命惊破了胆，直到战事结束，都窝在京城不敢出来。甚至有一次，他们竟然跑到东宫，当着李贤的面埋怨母后的孤寡无情。

李贤无言以对，说不清是该为母后的决定感到遗憾，还是该为两位皇弟悲哀。

这些争执和龃龉，让母子间的情感也越来越远。更为可怕的是，宫中很快便传开了一种议论。

有一天，李贤正在为《后汉书》中关于东汉将领马武身世的注释而盘桓，贴身太监郭纬进来先给他奉了一杯热茶，接着帮忙整理书稿。李

贤在一边看了，觉得这郭纬倒是个实诚人，话不多，干事却是十分利索，难怪皇兄生前十分看重他。因此，在只有两人时，他们之间的说话常常是十分随便的。

“近来外面都有些什么消息呢？”

“这……奴才……”郭纬有些支吾其词。

“你今天怎么了？”

“奴才不知该怎样禀奏。”

“你我相处非只一日，有何话不能直言？”

“这……奴才……”

郭纬还是有些犹豫，李贤就有些不高兴了：“本宫问你话，你倒三缄其口，闪烁其词。看来你是在本宫身边待得太久了，本宫明日就禀明天后，让内侍省另遣一人来。”

“殿下息怒，奴才说就是了，”郭纬急忙跪倒在地，“近来宫中暗里有不少有关太子身世的议论，因为事关殿下，因此奴才踯躅彷徨，还请殿下恕罪。”

“哦？他们如何说的？”

“他们说殿下乃韩国夫人所生。否则，天后为何总是看殿下不顺眼呢？”

李贤又问道：“你信么？”

“奴才怎么会信这些毫无根据的信口胡说呢？”

李贤没有再问下去。当日下午，他把自己一人关在崇文馆里，反复检索二十年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从小乳娘就对他说，他是母后在陪父皇前往昭陵途中生下的，难道这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么？如果说这一切是真的，为什么在他被册封为太子后，母子间发生了如此多的不快呢？回想到皇兄的死，他对母后有了一种暗悬于心的恐惧，他担心皇兄的结局会在自己身上重演，从此，他做事就分外小心了。

但这似乎并不能让母后满意，他不断接到母后的书信，责备他不懂得为人子。

昨天，母后又差武钦送来两本书，一本《少阳正范》，一本《孝子传》，皆出自于北门学士笔下。很显然，这是一种警示。

而且，母后在随附的信中严厉责备他败坏宫中风气，竟与一位叫赵道生的户奴干起了“狎昵”的勾当，还不以为耻，反拒左庶子薛元超的进谏。在信的末尾，母后还不无忧痛地说道：“太子身系国脉，关乎社稷，其举止当否，朝野共睹之，本宫萦系之。万望反求诸己，严于约束，若再执迷不悟，勿谓本宫无情。”

唉！都怪自己一时糊涂，竟被那个面如粉玉的男子迷住了，着实有失检点。其实，细细想来，两人之间不过多了些超乎寻常男子间的彼此眷恋，李贤还是有分寸的。

李贤狠狠地摇了摇头，决计将这些烦心事搁下，一心一意谒拜他抱憾而去的皇兄。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驱散了早晨的凉气，暖暖地照着仲春的偃师土地，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蒸腾的蓬勃，李贤的头上也渗出点点汗珠。

他放松马缰，等郭纬、张大安、刘纳言、格希元几位来到身边，便将马交给了卫士，然后沿着司马道缓缓地一路北上。越过阙门，道边依次排开的三对翁仲、一对天马，一对望柱，左右相对，迎接着他们的到来。在东排第一、二翁仲之间，耸立着《孝敬皇帝睿德碑》。

陵台令率署中在碑前肃立等候，他远远地看见太子，便立即跪倒在地道：“微臣恭迎殿下！”

“待会儿本宫要到献殿祭祀孝敬皇帝，你等且去准备吧！本宫还要谒读碑文呢。”李贤挥了挥手让他们平身，陵台令等人便小心翼翼地退下了。

李贤来碑前，一脸的肃穆，目光默然扫过一行行银钩铁画的字迹，从胸腔间发出的叹息在碑石上荡起经久的回音，几位臣下便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李贤从字里行间触摸到父皇那一颗憔悴、苍凉而又无奈的心。他相信，这些赞誉字字都是带了情感的，皇兄虽然在这个人世间只有二十四年，但在当太子的十九年间，留下的都是勤政爱民的故事。

他记得自己曾陪太子在崇文馆读书多年，深知他对少师、少傅的尊重。然而，他却从不泥古，总是有自己的见解。当他不忍听《春秋》中杀父弑君的史事时，毅然接受了侍读的谏言，选择了读《礼》。多年后，两兄弟在一起回忆起早年的读书经历时，李弘说："不懂礼则无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之位，所以先王重视此道。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足见礼之于国，不可须臾离矣！"

李贤的眼睛模糊了，他依稀记得皇兄在自己怀抱里离去的时候，父皇就在身旁，他看着皇兄七窍淌血就昏厥过去了。在太子葬礼后一个多月里，父皇每日以泪洗面，人显见地苍老了。有一天，他去见父皇，父皇拉着他的手问道："贤儿！弘儿真是暴病猝亡的么？"李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断定父皇知道太子是死于中毒。

但是父皇隐忍了，他没有命有司追究太子死因，而在诏书中宣示李弘薨于暴病。这是一个十分冠冕堂皇而又无懈可击的理由，而所谓的禅让未遂也掩盖了多少泣然无语的细节。

为亡灵加了诸多的褒奖只是为了生者的心安理得，但李贤透过正午的阳光，却从父皇潇洒漂流、翰逸神飞的碑文里触摸到了点点血渍。

面对碑石，李贤潸然泪下，为他可怜的皇兄，也为他无奈的父皇。

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张大安最能理解李贤此刻的心境，他俩在平日里虽然都尽量避开这个话题，但彼此心里都是很明白的："陛下圣明，追谥先太子为孝敬皇帝，他当含笑九泉了，请殿下节哀。"

李贤点了点头，擦了擦眼角道："但愿他泉下有知，护佑大唐社稷享国万世。"

一干人来到献殿前，陵台令备好了牺牲、供品和香烛，乐师也早早地在廊庑间等候。虽不及太乐署那样声势浩大，却是笙、竽、鼓、吹俱全。李贤等人在陵台令的引导下，一一行三叩九拜大礼。

因为不逢清明，也非朝祭，诸如宣读祭文等程序都免了。

祭祀完毕，陵台令请李贤等到客厅饮茶，然后又将恭陵的营建进展一一禀奏。

李贤听后叮嘱道："孝敬皇帝生前仁爱宽厚，节俭勤政、你等须兢兢业业，不可懈怠。"

在陵台署用过午宴，李贤让陵台令不必陪着，一干人登上了景山之顶，大家头上都是汗津津了。李贤环视周围，但见半山间浮云沧海，回环缭绕，人在云上，宛若仙境，便连连赞道："白云峰，名副其实也！"及至极目远望，中原大地尽收眼底，此时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千顷碧海，万缕烟柳，桃若灿霞，草色晴翠。

江山如画，却染着多少将士的鲜血。李贤回头问张大安道："裴行俭大人有消息么？

调露元年，西突厥进逼安西，身为吏部尚书的裴行俭受命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途经西州时募得万骑，便假为畋猎，以计俘获西突厥都支。西州将士于碎叶城为他立碑记功。消息传来，朝野振奋。这年十一月，东突厥阿史德温傅、阿史那伏念反叛。李治与武曌不约而同地提出，改任裴行俭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钦命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将兵十八万征讨。李治亲为裴行俭设宴饯行，李贤奉皇上口谕作陪。席间，李治言道："爱卿有文武之才，今授爱卿二职，望勿负朕望。"

离开京城时，李贤以监国身份送行。执手相别时，裴行俭留下一句话："孝敬帝中道崩卒，殿下负命临位，东都冬寒，还望殿下为社稷计，倍加珍重。"

现在，他回想起裴行俭的别语，觉得自己之前却是忽视了这话外之音。

"姜（恪）大人接到边关捷报，裴大人在击东突厥时，以老弱士卒疲敌，以精兵伏敌，全歼叛军。"张大安回道。

"以本宫名义六百里快马驰书慰勉，大唐有此名臣良将，社稷之幸，百姓之幸。"李贤大为振奋。

郭纬应道："奴才回到洛阳，就遣人前往边关。"

这时候，刘纳言赶上太子的脚步，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李贤看他有些欲言又止，便问道："爱卿有何话要说？"

刘纳言犹豫了片刻，还是下定决心道："不知殿下可知明崇俨此人乎？"

"你是说那位谏议大夫么？本宫在母后那里见过几次，也看过他检举贪官的奏章，文理不错。"

刘纳言"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这时候，格希元在一旁说话了："微臣听说，这个明崇俨颇通'厌胜'之术。"

李贤听了很不以为然，摇了摇头道："身为谏官，不思规谏，却热衷于'厌胜'之术，终非正道。你等不可效之。"

"微臣谨遵殿下旨意。"

然而，当李贤的脚步踏上山道拐弯处的一块石头后，就忽然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了看张大安等人，心中不免就起了波澜。他们这是怎么了？为何忽然提起了明崇俨，是有话要说么？所言之事与本宫有干系么？

等到几个人赶上，李贤便问道："你等何以无故提起明崇俨其人？他需要本宫举荐么？"

见众人摇了摇头，李贤又问道："或是因其有罪，需向本宫举报么……呵呵！这也不是，那也摇头，你等必有事瞒着本宫。快说吧。"

张大安毕竟年纪大些，他一边拍了拍衣袖上的尘土，一边说道："臣等也是道听途说，殿下不信也罢。"

"本宫什么都不知道，何谈信与不信？"李贤面露不悦。

于是，张大安看了看郭纬道："事到如今，郭公公就不必犹豫了，还是禀奏为好！"

郭纬的脸霎时就白了，急忙要跪，却看到山坡陡峭，无处屈膝，只

好低了头道："还请殿下恕罪。奴才想了多日，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说。说了，奴才没命了！不说，殿下若是知道，也要治奴才的罪。故而……"

"有话快说，你是要急死本宫么？"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奴才奉殿下旨意，前去天后那送殿下批阅的奏章，不意却看见了谏议大夫明崇俨。"郭纬接下来的叙说让李贤触目惊心，"那明崇俨正奉天后旨意做'厌胜'之术，为殿下兄弟几人看相。大家都全神贯注地看明崇俨作法，谁也没有在意奴才就在暗处站着。那明崇俨双目迷离，神情恍惚，若仙若幻。天后很虔诚地问他几位殿下的前程若何？那明崇俨以神仙的语气说英王状类太宗、豫王最贵，只有太子殿下不堪大任。"

"他这话一出口，奴才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这老贼是唯恐天下不乱。奴才再也无心听下去了，转身就疾步踏上归途，不小心碰倒了花坛前的一块石头，弄出了声响。奴才情急之中藏身在假山背后的一丛藤萝中，等太监们毫无所获回去后，才胆战心惊地回到东宫。多日来，奴才只是将这事告知了张大安几位大人，却不敢直言于殿下，还请殿下恕罪。"

"唉！你有何罪？"李贤转身往山下走，一路上气氛显得非常沉闷。

虽说此为妄言，可谁又知道天后对此作何想法呢？

李贤又问道："这是何时发生的事情？"

"仪凤三年十二月。"

李贤的眼睛直了，心想糟了，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调露元年四月的一天夜里，明崇俨忽然在府中被杀，头颅悬挂在府门前。天后大怒，责令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合力追凶。她还禀奏李治追谥明崇俨为侍中，以褒奖他身在谏位，忠于朝廷的功绩。

这案子查了数月竟没有查出凶手，天后为此而将三部尚书传到合璧宫怒斥，声言如查不出真凶，将对三部尚书处以流表岭南。

哦！李贤想起来了，有几次他到合璧宫请安时，母后曾有意无意地

同他谈起此案。那时他根本不知明崇俨曾就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做过“厌胜”之术，只是依据平日的言行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儿臣闻听明崇俨身在谏位，却热衷“厌胜”之术，蛊惑人心，必是获罪于仇家，故而被杀。”

“是这样么？”武曌很不经意地笑了笑，便将话题转移了。

“唉！都是本宫疏忽大意，也许那时候母后已怀疑此事与本宫有关了。”他在心里埋怨郭纬，为什么不早点将此事告诉他，以致他在母后面前毫无防备。

几个人来到山下，已是日色西斜。从士卒手中接过马缰，即将踩着马镫时，李贤忽然一个趔趄，差点跌下马背。张大安情知太子的心绪烦乱，急忙上前扶住他道：“有道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虚妄之言，殿下何须上心？”

李贤没有回答，他上了马便狠抽一鞭，朝偃师城驰去。一路上他忐忑不安，不断在心里想是什么地方引起母后的警惕，是因为几次政见相左而惹恼了母后么？但直到偃师城楼映入眼帘时，他还是没有头绪。

“不在于自己有没有正气，而在于母后对此事如何看！”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思回到东都，他暂时中断了《后汉书》的注释，除张大安每日出入于宫禁，在皇上与太子之间走动外，刘纳言和格希元都被通知回了家。他自己也闭门谢客，在惊慌中靠闷酒打发时光。

这情景可急坏了太子妃房钰。她不知道为什么一场祭祀能让太子神志恍惚、忧郁沉闷，终日不语，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房钰避过太子传来郭纬，问在谒拜孝敬帝陵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郭纬一下子软瘫了，战战兢兢地跪倒在太子妃面前叙说了事情的原委。

房钰终于明白，原来太子的所有心结都在明崇俨之死上，他忧心皇兄的悲凉会在他身上重演。房钰的父亲在朝廷任奏议郎，她从小受到母亲严格的教养，向往过一种夫唱妇随的生活，何况太子又是如此的风流倜傥而又英俊奇伟呢？

她来到书房，从容而又镇定地牵着太子的手说道："臣妾出身将门，从小母亲就要臣妾忠孝节义。既然臣妾与太子祸福共担，臣妾当万死不辞。"

闻言，李贤捧起房钰俏丽的脸庞，禁不住眼热心潮："本宫最对不起的就是爱妃了。"

"殿下不要这样说，今生能与殿下结缡，乃臣妾三生之幸。"

"唉！"李贤凄然长叹，"假若你嫁到百姓之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岂不快哉？何以会有如此担惊之事呢？"

"茅檐草舍亦有风雨，况宫苑深深。祸福无门，岂止你我。"房钰说着，禁不住抱住李贤，泪如雨下。他们默默相拥，默默地为彼此擦去不断的泪水，默默地任时间流逝。他们觉得此时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因为厄运就在前面。

郭纬在门外轻轻呼唤，声音却有些急促："殿下！大事不好了。"

李贤将房钰扶到座上，拉开门道："何事如此惊慌？"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薛元超，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裴炎，还有御史大夫韦思谦奉天后旨意拘拿赵道生，据他招供，太子有反意。现在韦思谦、中郎将令狐智通大人在前厅等候。"

"本宫不过是多赐了些布帛财物给户奴，并无反心，何惧搜查？"李贤心里先是"咯噔"一下，但随之释然。

他来到前厅，韦思谦一见面，便上前见礼，然后捧出李治的诏书，高声宣读："查太子李贤，怠于修为，举止失范，天后闻之，屡有严责，然则其不思悔悟，反欲谋反，今命御史大夫韦思谦入宫搜查，钦此！"

"儿臣谢陛下、天后隆恩。"李贤站起来时，韦思谦显得十分为难。

李贤宽慰道："爱卿也是奉诏行事，有何为难？本宫心底坦荡，尽可放开让大人搜查，也好明本宫遭人诬陷之冤。"

令狐智通挥手招呼禁卫搜查，太子妃房钰急了，道："你等怎可对

太子无礼，不怕担欺君之罪么？”

“他们也是奉诏行事。”李贤说着，上前把房钰护在身后。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搜查的禁卫相继来报，说没有发现太子殿下谋反的证据。

韦思谦很不好意思，起身施了一礼道：“打扰殿下，微臣深感不安，微臣这就回去复旨。”

正当他准备离去，耳边却传来李贤的声音：“爱卿留步！爱卿既是来了，就不妨再细细搜查一遍，也好消除天后的疑虑。”

韦思谦的心中怦然一动道：“难得殿下如此宽宏，那微臣就再搜一遍。”

又过了半个时辰，领队的队史有些慌神地来到前厅，对韦思谦耳语了几句。韦思谦的脸色顿时大变，问李贤道：“殿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禁卫在后花园马坊中搜出皂甲三百余副，兵器若干。”

李贤“哦”了一声道：“那是本宫用于排演破阵乐时用过的，时过境迁，竟然忘了。”

“唉！”韦思谦有些失望，“此正与赵道生所供相符啊！”

闻听此言，李贤顿感事情严重，看着韦思谦口张了几次，最终没有说出话来。

房钰扑到李贤怀中，眼泪就淌在太子的衣襟：“殿下！你不是天后亲生么？为何会如此呢？”

韦思谦命禁卫将三百副皂甲和兵器装上车，拱手对李贤道：“微臣亦不愿相信殿下谋反，然事已至此，微臣只有如实向陛下与天后禀奏，告辞。”

韦思谦是什么时候走的，李贤全然不知。他的脑际都是兄长李弘吐血身亡的画面，是他与房妃相拥走向断头台的情景，一种大难将临的恐惧覆盖了他的心苑。

郭纬在李贤眼前晃了数次，见他毫无反应，便吓坏了。他双膝跪在地上，急切地呼唤道："太子殿下……殿下……"

李贤冥冥间看见李忠在远方向他招手，李弘在不远处向他微笑。他觉得自己的身子很轻，很薄，仿佛一片黄叶被风托着，在天地间飘荡，却总是追不上两位兄长。哦！他们已成了一片云，一片带血的碎云，融入了万里苍穹。

在天地间飘荡的李贤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呼唤他，他转身看去，却是房钰……

他睁开疲倦的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房钰的怀抱里……

"完了！一切都完了……"他的头深深地埋进房钰的胸间……

中秋在即，又逢万家团圆。

可在武曌的记忆里，这个日子很少让她畅快过。而永隆元年八月的洛阳，因三月无雨，气候依旧没有清爽的迹象。

太阳刚刚爬上城头，蝉噪就笼罩了宫苑，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坐在案头批阅奏章的武曌不得不一次次放下朱笔，要武钦吩咐宫人们驱赶。

武钦每逢这时候总是提心吊胆的，他出去一会儿，便回来奏道："娘娘，宫人们持竿满园驱赶，但此法难以奏效。"

"你等尽是无用之徒。"武曌扔下笔，眉头便紧紧地蹙郁在一起，身体朝后靠去。张尚宫急忙上前轻轻地为她按摩太阳穴，武曌的眉宇渐渐舒展开来，一任张尚宫保养得很好的手指滑过自己的额头。多年了，只有这种按摩才能使她的心境平静下来。

其实她心里很清楚，所有的烦恼并不源自蝉鸣，而在那个让自己揪心的太子身上。当臣下们将太子"狎昵"的消息禀奏给武曌的时候，她先是吃惊，继之失望，最后是恼怒。那些往日因政见相左而积累的不快都

在这事上聚结成了厌恶，她立即要两位宰相和御史大夫查处。她宁愿这是一场误会——因为她无法忘记永徽六年在前往昭陵的途中，为迎接他的降生而经历的阵痛。

然而，对赵道生审讯所得的“狱辞”比她想象的还要严重，他竟然试图谋反，这让她很伤心……

武曌闭着眼睛问道：“薛爱卿、裴爱卿等人可已到了？”

武钦应道：“几位大人都到了，正在塾门候召。”

“那宣他们进来吧。”

当薛元超、裴炎和韦思谦站在武曌面前时，却都不说话，担心她受不了这个打击。

武曌坐了起来，望了望面前的三位大臣，就明白了他们的心思，道：“爱卿们就如实奏来，本宫承受得了。”

可在听完韦思谦关于东宫搜查的结果后，武曌还是无法遏制心头的愤怒。她可以容忍他好声色，也可以容忍他对自己有怨气，可绝不能容忍他意图谋反。

大殿内陷入沉寂，几位大臣都屏住了呼吸。他们不安地打量着武曌，那难耐的沉默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

“谋反罪该万死。”武曌用力拍打案头，眉目剧烈地抽搐着，“本宫要废了他！”

随着这一声怒吼，几位大臣都跪下了。

薛元超反复揣摩着武曌的心思，迅速对自己的举止做了校正。他早年曾同李义府交好，在李义府被贬福州其间，他曾因在李治面前为李义府求情而获罪，被贬为简州刺史。后来，又因为与上官仪有书信来往，而被流放嶲州。在此期间，他曾多次托人向武曌上书，极力推崇“二圣”临朝，盛赞天后颖睿。

上元元年，他果然被召回朝廷，而且很快就进入了宰辅之列。他自认为许敬宗之后，他是最能读懂天后的臣下。他对那次明崇俨的“厌

胜”经过是了解的，他认为太子所谓的谋反不过是一个由头，根子还在那次相面之后，天后就有了废掉李贤的心思。

“天后圣明！”薛元超立即附和道。

可裴炎与韦思谦都以为废立太子，关乎社稷存续，应禀奏天皇决断。

武曌的眼眶此时也潮湿了：“本宫当然要禀奏陛下，不过，子欲弑父，父复何言？”

她话音刚落，就听见殿外传来李荣的声音：“陛下驾到！”

武曌擦了擦眼角，急忙起身出殿迎驾。

李治道了一声平身，进殿便落了座，对几位大臣道：“你等先退下，朕有话要对天后说。”

几位大臣走后，见李荣和张尚宫依旧在殿内候召，李治又道：“你们也退下吧！”

现在，大殿里只剩下李治和武曌，可气氛却异常沉闷和紧张，两人打量着对方，不知该怎样切入话题。

良久，还是李治先打破了沉默道：“朕想知道，天后对贤儿谋反一案的看法。”

武曌欠身面对李治，话语中就带了几分凄婉：“臣妾正要禀奏陛下，李贤身为当朝太子，屡次监国，竟置律令于不顾，私藏甲胄兵器，试图谋反，想陛下不难决断。”

李治的喉头有些哽咽，他多希望这只是一场误会。在李贤的身上，李治处处看到太宗的影子。他相貌俊朗，眉宇英气，才过诸王，这一切都使得他对李贤的宠爱更重于李哲和李旭轮，怎么能眼看着他被废掉呢？

李治用试探的口气道：“朕也明白，贤儿有罪。然念其年轻，还请天后三思。弘儿殒薨刚刚五年，又要治罪太子，传将出去，藩国将如何服膺朝廷？”

武曌明白李治的意思，为他的重情于法而痛心，她撩起裙裾，向李治身边挪了挪道："若论爱子之心，臣妾甚于陛下。然则，江山之于父子、母子之情孰大？想陛下不难明白。今太子犯法，可以网开一面，明日百姓获罪，将何以处之？"

"这……"

"曩者秦孝公变法，太子逆鳞，放逐乡野；汉武垂拱，太子获罪，发兵讨之；近者，成乾谋反，太宗废之。前车之鉴，陛下不可以不察。"

李治的目光充满哀伤，退而求其次道："天后大义灭亲，殊堪钦敬。纵然废黜太子，且保亲王如何？"

"不可！据赵道生供词，太子宫中参与密谋反叛者不下数十人，尚不算臣僚中之追随者，陛下犹豫少断，必遗后患。"武曌神色肃然，没有给李治留任何空间，说完，她朝外面喊道，"来人！"

李荣和武钦双双应声进来，武曌厉声道："传陛下与本宫旨意，废太子李贤为庶人。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即日将其送往长安，幽于别所。其党羽皆诛灭伏法。"

"贤本亲生，天后奈何若此也！"李治颓然地跌坐在地上……

张大安因受到牵连被贬为普州刺史，刘纳言流放振州，左卫将军高行真之子高政因为是李贤的典膳丞，武曌责令其父训诫，被父亲和兄弟刺死于府中。

几天以后的朝会上，李治下诏册立左卫大将军、英王李哲为太子，改名李显，并改元开耀。

这一天，洛阳城降下了第一场秋雨。这雨断断续续，持续月余，直到九月重阳节这天——也是李弘忌日，仍然阴雨蒙蒙。

李治每天独坐武成殿，望着秋雨默然垂泪，来来去去地重复一句话："贤儿！是朕害了你啊！"他不知道李贤囚禁在何处？他更怀念长眠在景山白云峰顶的李弘和葬在昭陵脚下的李忠。他们一个个离他而去，而他却很委屈地活着。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早年的浪漫早已逝去，留下的只有孤独的苍凉。他和武曌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了，如今再也唤不回早年的风流和激情，再也没有兴味咀嚼当年相守的炽热、相爱的温馨。李贤谋反案后，他心灰意冷，干脆把朝事都推给武曌去署理。这让他常常感到很惭愧，觉得难以面对沉睡在昭陵的父皇……

昨天，武曌遣武钦前来禀奏，说想在重阳节宴请从前线归来，被钦命为太子少傅的刘仁轨和改任太子少保的郝处俊，恳请他恩准并亲往合璧宫，但他以头风病重而婉拒了。合璧宫让他失去了两个儿子，他不愿意再看到那里的一廊一庑，一草一木……

自武曌署理朝政以来，改元也十分频繁，几乎是一年一改。

开耀刚一年，便改元永淳。

永淳一年后，又改元弘道。

李治的病体，也在这频繁的改元中走向沉重。其间发生的许多事情，让他的心备受煎熬。

先是开耀元年，吐蕃国遣使来到洛阳要求和亲，请尚太平公主。他怎么舍得让年仅十五岁的公主远嫁异乡呢？情急之中，武曌在洛阳城中修建太平观，以公主为观主而婉拒了。为了避免再生风波，武曌选了李治的嫡亲外甥——城阳公主的儿子薛绍为驸马。

接着是永淳元年四月，天空出现日食，朝廷的内政外交都面临困难。兵部陈奏，西突厥阿史那车薄率十姓反；关中饥馑，斗米要三百钱。李治的心绪一片烦乱，他又一次从京师出发返回东都，留下李显监国。

李显从被立为太子的第一天，就整天处于不安之中。几位兄长的被废在他心灵上涂下了浓重的阴影。在册立大典之后，他竟瞒着武曌来到武成殿，哭倒在父皇面前："儿臣自知理政不及李弘皇兄，驭臣不及李贤皇兄，今二兄获罪，儿臣战战兢兢，朝不虑夕，请父皇恩准，降儿臣为亲王。"

李治又如何不知道儿子的苦衷？然大唐江山已历三世，岂可断了国脉？即便是换了李旭轮，就能保证武曌放手让他独当一面么？可这些，

他无法对儿子说，他抚着李显的肩膀道："朕寄厚望于你。"之后，就再没有说话了。

在离开长安的前一天，李显再度拜见父皇，诉说自己的不安。李治只能好言勉励，叮嘱他诸事皆以天后为决，不可自行其是。这是他唯一能够对儿子说的话。

皇家的车队已经走出去很远了，李治回头看去，李显和留守京城的几位大人仍然站在道边，他的眼睛又一次发酸。这种情景让坐在后面车辇的武曌看了心中十分不快，她在心底埋怨皇上年纪越大，眼窝越浅了，动辄泪水盈眶……

在洛阳的日子，李治终日头晕，已不能视事，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完成封禅嵩山的盛典，为大唐江山祈福。八月，李治诏李显赴东都筹备封禅诸事。可到了十一月，他的病情骤然加重，不得不再一次下诏罢了来年的封禅。

这段时间也是武曌最揪心的日子，她除了听百司奏事外，其他时候几乎就守在李治身旁。他们之间有过龃龉的时候，可这与当年甘露殿的相识相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坐在竹帘背后听百官陈奏朝事，她的刚强和果断往往使包括刘仁轨、郝处俊在内的宰辅们感佩甚至汗颜，可谁又能体味她面对李治时的痛苦和惆怅呢？她多希望有一天醒来，能够看到一个永徽年间的李治重新坐在朝堂上。

她一遍又一遍地审查太医署的处方，一茬又一茬地撤换派往皇上身边的太医。

这一天，侍医秦鸣鹤被召进宫为李治诊病。秦鸣鹤乃汉代御医秦仲后人，他诊脉之际，武曌一直在外间等着。看见秦鹤鸣出来，不待禀奏，她便急忙问道："陛下之病可治乎？"

秦鹤鸣道："启奏天后娘娘，可治。"

"爱卿欲如何诊治？"

"针刺头出血，可愈。"

听了这话，一向果断的武曌犹豫了，她狐疑的目光反复审视着秦鸣

鹤，道："你要慎思谨行，这是在天子头上刺血，若有闪失，本宫岂容你生还？"

"这……微臣……"尽管武曌的话不无警告的意思，但他也知道，他面对的是大唐皇帝，他的银针不仅牵系着大唐江山，更牵系着他的妻子儿女乃至秦门百余口的性命。

正在他踯躅之际，李治说话了："唉！朕一病人耳，谈何天子？爱卿但刺之，未必不佳。"

"陛下！臣妾……"武曌还要说话，却被李治挥手拦住了。

秦鸣鹤这才指捻银针，轻刺百会、脑户二穴。刺百会穴时他尚心神略定，然而，针入脑户穴时，他却浑身大汗淋漓了。从医半世，他清楚此穴乃禁针穴位，若失轻重，皇上将从此失语，那秦门百余口都将死于非命。

可此时此刻，他已没有退路，他一边小心地进针，一边询问李治的感觉。当行针至二分时，从穴位处渗出些微血点，但见李治面露喜色道："朕目似明矣！"

秦鸣鹤浑身顿时瘫软，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就跪在了李治和武曌面前："此陛下圣德感动上苍矣。"

武曌的面容这时才渐渐活泛了，她快步上前，伸手在李治眼前晃了晃，当获得回应时，她禁不住喜泪盈目道："陛下复又能视，此天赐也。"

她转回身来，对张尚宫道："取彩缎百匹赐秦爱卿。"

秦鸣鹤谢过恩后，却没有丝毫的欣喜。他明白皇上已病入膏肓，他今日的冒险，也不过是解一时之痛。

十二月，李治疾甚，不得不从嵩山深处的奉天宫回到洛阳。朝臣们早早地赶到天津桥等候，然而，他已无力再见这些与自己朝夕相伴的臣下了。

当日，他以太子监国，以裴炎、刘景先、郭正一为同东宫平章事，并宣布改元。他本来是想登则天楼宣读这道诏书的，然而因不能乘车，

而只能让百姓云集于楼前宣敕。

十二月初七夜，刚刚担任辅政大臣的裴炎被紧急召进宫中。他急急忙忙来到皇上榻前，李荣老泪纵横道："皇上已昏厥了几次，一醒来就问大人到了没有。"

这时，就听到李治微弱的声音："裴爱卿到了么？"

裴炎就忍住眼泪回道："陛下！臣来了。"

李治睁开疲倦的眼睛，喘着气道："朕时日无多，请爱卿代朕拟诏。"

"陛下！您说吧！"裴炎跪在榻前。

"朕去之后，以爱卿辅政，太子于朕灵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说完这些，李治仿佛经历了一场疲惫的远征，便昏昏睡去了。他的灵魂离开肉体，回到了他的父皇和母后的怀抱。

时间是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八日凌晨卯时二刻。

第四章

心苍茫李显临位

泪潸然天后情殇

后半夜落雪了，气候骤然变得僵冷。

裴炎捧着李治的遗诏，哭拜在灵前，口中讷讷道："陛下之托，泰山之重，臣……臣万死不辞。"

李荣更是泣不成声："陛下！你怎么就丢下老奴去了呢？这大唐的万里江山，离不开陛下啊！"

太监们、宫娥们更是哭成一片。

见此情景，还是裴炎冷静，他刹住哭声对李荣道："天皇驾崩，国之大哀，请公公速奏太子并告刘仁轨、刘景先、王德真与武承嗣诸大人进宫，下官这就去洛城殿禀奏天后。"

李荣也知道这是正事，遂应道："请大人放心，咱家即刻去办。"

裴炎又叮嘱道："告知羽林军将军程务挺，严令禁卫恪尽职守，密布岗哨，自此时起，贞观殿只许进，不许出。"

李荣道一声"知道了"，便吩咐宫娥太监精心看护李治的遗体，自己疾步出了殿门，往内侍省去了。

裴炎的车驾碾过雪尘，也把他的思绪碾得十分纷乱。他反复咀嚼遗诏中要太子灵前即位究竟意味着什么。唉！从李弘到李贤，几位太子相继被废，在皇上的情感上拉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他显然担心事久生变，更担心天后另有所图。既如此，又为何要太子"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这也许是出于呵护新皇帝的需要吧！皇上明白，李显根本没有力量与武曌抗衡。

裴炎清楚地记得，皇上驾崩之际，眼睛与嘴唇许久也没有合上，似

乎在等待着什么？又似乎有许多话没有来得及说。

“哦！”裴炎在心底暗暗惊呼，皇上的手指南方，莫不是牵挂开耀元年被天后发配到巴州的废太子李贤吧？还有豫王李旦……

从绛州闻喜县走出的裴炎，凭借着聪慧好学，从官居七品的濮州仓参军做起，一步一步地做到侍中，亲历了长孙无忌、褚遂良被杀，上官仪引刀，太子李弘暴病殒薨，李贤苍凉南去等事件。到他迁升宰相时，朝廷大事悉决于天后，宰辅们每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他明白纵然有意遵照天皇遗旨于灵柩前拥立太子登基，但不经天后恩准也是枉然：“陛下！恕微臣违逆了。”

驭手“吁”的一声，车驾停在武成殿司马道前，裴炎下了车，一路小跑来到殿门外，对武钦道：“请公公速奏天后，就说裴炎有事求见。”

见裴炎深夜进宫，武钦知道必有大事，遂转身进了殿，不一刻，出来的却是知制诰上官婉儿，她问道：“天后批阅奏章甚晚，又忧心陛下龙体，才刚刚睡下，裴大人有急事么？”

“天皇他……”裴炎声音有些哽咽。

上官婉儿急了，忙问道：“陛下怎么了？”

“天皇他……晏驾了。”

闻听这个消息，上官婉儿顿时就呆了，忙对裴炎道：“下官这就禀奏天后”，说着一转身就疾疾进了殿门。

她来到内室帷帐前，却透过幔帐看见武曌睁着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屋顶。听见婉儿的脚步声，武曌“呼”的一下坐起来道：“本宫刚做了个噩梦，梦见陛下驾着云彩前来辞行，说是要远游仙山，去看李忠。本宫伸手去拉，不料一个激灵就醒来了。婉儿，你快说……这梦……”

自仪凤二年十四岁的婉儿被武曌召进宫后，她的美丽聪颖，文辞旖旎，都让武曌抛却了当年与上官仪的恩怨，毅然委以她知制诰之职，掌管宫中诏命。也许因为同是女人的缘故，上官婉儿也将私家恩仇置之度外，一心一意地侍奉着武曌。现在，刚满二十岁的她已是武曌须臾不可离开的心腹之臣了。武曌高兴了，喜欢与她分享；烦恼了，也愿意向她

诉说。

面对天后蛾眉蹙郁的样子，上官婉儿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一下子就伏在了武曌的榻前："娘娘，侍中裴大人来奏，说陛下晏驾了。"

可过了好一会儿，上官婉儿也没有听见武曌的回应，等她定神去看，却见天后昏厥在榻上。她急忙上前将武曌抱到怀中，向外面喊人！在殿外伺候的张尚宫快步进来，婉儿要她速备热汤，伺候武曌喝了。半晌，武曌才缓过气来，仰天长叹道："陛下！你我原为连理，你为何就抛下臣妾去了呢……"

她一任泪水哗哗地流向两颊；她埋怨该死的文书、奏章，以致让她错失了送他最后一程的机会；她在心中暗暗自责，以往给他的关爱太少……

但是她迅速冷静了，她知道此时不是流泪的时候，当她抬起头时，目光就迅速恢复了坚毅和恒定，对婉儿道："宣裴炎觐见。"

裴炎进殿后进行了简略的述说，然后建议道："太子未即位，故微臣以为不应宣敕，当务之急是要安定朝野。"

武曌点了点头，对武钦道："传本宫旨意，宣太子、刘仁轨、刘景先、武承嗣、王德真到贞观殿议事。"

武钦应了一声便出殿去了。

"裴爱卿随本宫同往贞观殿，本宫要亲瞻陛下遗容。"武曌看着李治的遗诏，又对一旁的婉儿说道，"你也随本宫前往。"

更漏已过卯时，武曌的轿舆停在贞观殿前，婉儿和张尚宫看见武曌下轿颤颤巍巍的样子，急忙上前搀扶，但被她挡开了。她的刚强和镇定让裴炎深受感染，他急忙紧追几步，随武曌进了贞观殿。

李荣在前面引路，武曌与上官婉儿、裴炎来到李治面前。

他脸上留下的焦虑，他半开的嘴唇好像隐藏了许多要说的话。那是对天后的叮嘱，是对太子的托付，还是对群臣的作别？他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每一个人，好像是在追寻什么。是舍不得天后，还是放不下膝下的一群皇子、公主，抑或是牵挂着未竟的大业？

这情景让上官婉儿心里很痛，祖父被杀的时候，她才来到这个人间。皇上的遗容让她想起远去的上官仪，她不知道他在走向刑场时有多少牵挂？但作为一个女人，她理解天后此刻的心境，他们毕竟一同走过了三十一年的漫长岁月，其间流淌了多少爱，留下了多少温馨的记忆，甚至连其间的龃龉都是没齿难忘的。

上官婉儿泪眼婆娑地上前劝慰道："陛下驾崩，国事仰赖天后，还望娘娘节哀，珍惜凤体。"

"哀家……怎能不痛彻心扉呢？没有他，哀家将青灯黄卷，聊度余生；没有他，哀家又怎会主宰后宫；没有他，哀家焉能听百司奏事，处理朝政？"武曌饮泣着摇了摇头，长叹一声说，"这个朝堂哀家多存疑虑，甚而非议，可有多少人知道哀家与陛下相濡以沫，相亲以知呢？"

婉儿安慰道："微臣深知天后失亲之痛，更知天后的苦衷。"

"难得你一片忠心。哀家此生所为，误解者多，理解者少。"武曌抬起泪眼看了看她，又俯下身子道，"陛下！您放心地去吧，臣妾定当辅佐太子，光大大唐基业。"说完，她细腻的手指轻轻抚过李治的额头、眼睛、嘴角。

皇上终于褪去了残留在脸上的痛苦和焦虑而平静地睡去了，仿佛经过一场远征，他进入了甜蜜的酣梦……

武曌转过身来的时候，就听见耳边传来号啕的哭声，是太子到了。

……

李显在梦中看见了父皇。

父皇已脱下平日象征皇权的衮服，着了一件仙家的黑色长袍。他脚步缓缓地来到榻前，温柔地梳理着他蓬乱的头发。这样的感觉李显许久不曾有了，他闭着眼睛一任这亲情的暖流从父皇的指尖流向他的每一条血脉，那一刻他甚至想，为了父爱，他宁愿就这样睡着而不要醒来。

可父皇的手骤然离开了，他用忧郁的目光望着李显道："朕要远行了，显儿，朕将这万里江山托付于你了，你要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取人之道，参之以

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你还要善待诸王，如是父皇方无忧矣。”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李显言罢抬头看去，却见天空只有一朵白云悠悠而去。

“父皇……”李显声嘶力竭的呼喊，惊动了身旁的太子妃韦香。

韦妃摇了摇李显叫道：“殿下！殿下……”

李显一脸的茫然：“本宫担心父皇的病……”

韦妃宽慰道：“殿下不是昨日才进宫探视过么？殿下的孝心当感动上苍，定会保佑父皇化险为夷的。”

“话虽是这样说，可本宫这心……”李显心神未定，就听见郑尚宫在帷帐外急切地奏道，“贞观殿来人了，宣太子殿下进宫呢！”

“父皇他……”李显“呼”的坐了起来。

韦妃一边为太子穿衣紧带，一边命太监王晖备辇，便匆忙地奔贞观殿来了。

雪已经下了约有几寸厚，没了车毂外轮。一阵风吹来，李显禁不住瑟缩身子。韦妃急忙帮他紧了紧斗篷，贴着他的耳朵问道：“倘若父皇真的……他会留下遗诏么？”

李显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韦妃，虽说他继任了太子，也许是汲取了李贤的教训，母后根本不让他插手朝政，只是要几位太子左右庶子陪他读书。清闲倒是清闲，可越是这样，他就越是提心吊胆。

李显知道，自己去年被召到东都，名义上是要为来年的嵩山封禅做准备，其实是因为自己留守长安，热衷田猎，被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规谏不听，于是他奏明天皇、天后，结束了自己远离父母的生活。可是有谁能理解他的苦衷呢？说他怠于朝政也好，说他韬光养晦也罢，只有韦妃知道，他是怎样地生活在两难之中。

“唉！本宫现今所系念者，唯父皇龙体耳，岂能顾得了其他？再则，纵然父皇有遗诏，不照样要母后恩准么？”

韦妃长叹了一口气，目光中就充满了失望的暗淡。这李唐宗室是怎么了？自太宗之后，没有一个男人能顶天立地的！于是她说话的语气就加重了："当此社稷存续之际，殿下万不可优柔寡断。"

李显不再回应韦妃的话，他有无以言表的无奈和苦衷，他自知做不了这个王朝的主。

车驾停在贞观殿前，羽林将军程务挺急忙上前迎接道："殿下节哀，天后已在殿内等候多时。"

李显闻言便知父皇已经驾崩，他顿觉泰山崩顶，天柱倾倒，一进殿门便长呼一声："父皇！儿臣来迟了！儿臣不孝啊！父皇，您为何弃大唐社稷，弃儿臣而去啊！"

他这一哭，先到的豫王李旦便跟着号啕不止，口中讷讷道："上苍啊！为何不让我替父皇患疾，以尽人子之孝啊？"

与武曌同时到的太平公主年已十八岁，出脱得亭亭玉立。想起父皇生前对自己的百般宠爱，也是泪光盈盈。可她见两位皇兄大放悲声，不能自已，心中却是很不以为然——父皇驾崩，朝野无主，你等却哭成泪人，哪有男人的气度！

李显痛到至处，转身抱着李旦而泣，韦妃与刘妃亦欷歔不止。他们的情绪很快感染了太监、宫娥们，大殿内哭声一片。

看着两个儿子抱头哭成一团，几成不可收拾之势，武曌对李治的怀念迅疾转换为老大的不悦，不禁怒声道："住了！"

两兄弟的哭声戛然而止。

武曌的眼睛红红的，话意却是分外刚强："陛下驾崩，哀家之痛逾于你等千百倍矣！然则国逢大丧，山川举哀，诸事未备，你等痛哭不醒，岂是帝王之所为哉？"

太平公主也跟着武曌的话说道："母后旨意，金声玉振。两位皇兄该振作起来才是。"

这话韦妃就不爱听，正要说话，却见裴炎上前扶起李显道："天皇驾崩，新主虚位，还望殿下节哀，听候天后决断。"

见状，韦妃只好收住了话头。

武曌在殿中央坐下，环顾了一下周围便问李荣道："几位大人都到了么？"

"启奏天后，太子太傅刘仁轨大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景先大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岑长倩大人，太常卿王德真大人，宗正卿武承嗣大人已在殿外等候。"李荣应道。

"宣！"

李荣正要转身离去，武曌喊住他叮嘱道："告诉他们，国丧待备，臣下节哀，违令者斩无赦。"

听到凌晨被宣进宫的消息，几位大臣顿时便知：一定是皇上病危了，大唐王朝又面临重要关头。他们不敢怠慢，纷纷向贞观殿聚集。

可这消息在每人心头引起的震荡却是迥然相异的。刘仁轨悲痛之余，最担心的还是武曌如何对待太子登基这件事。而武承嗣期待的却是武曌能够接过皇上的权柄，从而开武氏执掌国运的先河。于是，每个人都想从对方的眼里窥探一些有用的消息，却紧紧地关着自己的心窗，塾门的气氛显得沉闷而又紧张。

这时候，李荣在贞观殿门口高声宣唤："天后口谕，刘仁轨、刘景先、岑长倩、王德真、武承嗣觐见。陛下驾崩，国事待举，节哀勿泣，违者斩无赦。"

随后，几位大臣聚集在武曌周围，个个是一脸的悲哀和肃穆。

武曌擦了擦眼角，对裴炎道："宣诏吧！"

于是，众大臣纷纷拜倒在地，聆听李治弥留之际的最后一道旨意。

裴炎捧起李治的遗诏，先是沉默了许久，才将自己的情绪调整得稍为平静一些，随即诵读道——

朕闻皇极者天下之至公，神器者域中之大宝，自非乾坤幽赞，历数在躬，则凤邸不易而临，龙图难可辄御。所以荥河绿错，彰得一之符；

温洛丹书，著通三之表。缅稽前古，其道同归。朕之圣祖神宗，降星虹而禀枢电；乘时抚运，逢涣沸而属山鸣。濡足横流，振苍生之已溺；援手四岳，救赤县之将焚。重称九寰，止麟斗而清日月；再安八极，息龙战而荡风波。自彼迄今，六十六载。黎元无烽柝之警，区宇恣耕凿之欢。育子长孙，击壤鼓腹，遐迩交泰，谁之力欤？

朕以眇身，嗣膺鸿绪，钦若穹昊，肃雍清庙，顾諟明命，载迪彝伦。嘉与贤士大夫，励精为政，勖已想蛟冰之惧，为善慕鸡鸣之勤。幸戎夏乂安，中外禔福，亘月窳以覃正朔，匝日城而混车书。端拱无虞，垂衣有截，其天意也，岂人事乎。每导俗匡时，既宏之以礼让；恤刑薄罚，复跻之于仁寿。闻九农之或爽，则亏膳以共其忧；见一物之有违，则撤乐以同其戚。斯亦备诸耳目，非假一二言也。忧勤之至，庶有感于明灵；亭育之怀，谓无负于黔庶。就言薄德，遘疾弥留。往属先圣初崩，遂以哀毁染疾，久婴风瘵，疚与年侵。近者以来，忽焉大渐，翌日之瘳难冀，赐年之福罕邀。但存亡者人之晦明，生死者物之朝夕。常情所滞，唯圣能通，脱屣万方，无足多恨。皇太子显，握哀履己，敦敏徇齐，早著天人之范，夙表皇帝之器。凡百王公卿佐，各竭乃诚，敬保元子，克隆大业，光我七百之基，副兹亿兆之愿。既终之后，七日便殡。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不可暂旷。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诸王各加封一百户，公主加五十户。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各加一阶，三品已下赐爵一级。就徽以来入军年五十者，并放出军。天下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课役，废万全、芳桂等宫。

裴炎念完，已是喉头哽咽，语不成句。听到周围哭声连绵，抬眼环顾周围，只见同僚们一个个涕泪纵横。皇上很明白自己的病情，他很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将结束生命看作朝发夕至一样的旅程。可裴炎知道，这些日子，他承受着巨大的肉体痛苦和心灵折磨。

至于太子与豫王夫妇，更是柔肠寸断，口里只有两个字："父皇……父皇……"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李治的遗诏满怀深情，从皇太子即位说到武曌主事，从节俭治丧说到江山社稷，从百官晋爵说到百姓免课。说得在场几位大臣无不动容，追思漫漫。

武曌坐在上面，遗诏中每一句话她都一字不漏地吞入腹中。自显庆

五年来，她一直与李治共同担当着社稷，曾有过多次的不谋而合，也曾有过多次的抵牾。她感念李治的宽容，每当她任性或者固执己见时，他总是顺从了她的意思。如今，这一切都只在她的记忆里永存。他对她的爱岂是他人所能深解的？现在，她觉得最好的追念就是原原本本地依照李治的遗诏安排后事。武曌擦了腮边的泪水，对身边的几位大臣道："各位大人，国不可一日无主，定甲子（十一日）日扶太子登基，在武成殿召见群臣。"

刘仁轨等人急忙转身，面朝李显道："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旦夫妇与太平公主也都一一拜见。

李显不免有些惶恐，怯怯地看了看武曌，见她点了点头，才对众位大臣道："平身！朕唯秉先帝遗诏，尊天后为皇太后，军国大事未决者，咸尊太后决断。"说罢，他转身就拉着韦妃跪倒在武曌面前。

韦妃在下拜的同时，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衣袖，暗暗表达了心中的不快——既然皇上主事，又诸事咸听太后，这算什么皇上？她多希望皇上能收回刚才的话。李显怎么能不明白韦妃的意思呢？在以往的日子，两人在太子府就父皇生前的懦弱没少过微词。然而当此之际，他敢将这些陈说在母后之前么？于是他甩开韦妃的手道："父皇大丧，还请母后下旨。"

韦妃脸上微妙的表情，可以逃过神情恍惚的李旦的眼睛，却被敏感的太平公主看在眼里，她撇了撇嘴，心道：还没册封皇后，就想做了皇上的主，何其不自量力。

"平身！"武曌挥了挥手，待李显在身旁落座，武曌又道，"先帝遗诏，七日出殡，然一代天皇岂可草率安魂。先帝生前对京都眷顾非常，因此哀家以为应在长安京畿秉风水而置陵址，待成后送先帝灵柩西还。此事由太常卿王大人去办。甲子日，皇上于武成殿听奏先帝庙号、谥号勘定。"

接着，武曌又要武承嗣负责发丧、知会王公大臣吊唁。

"可知会二皇子李贤殿下？"武承嗣问道。

武曌眉宇一横道："他既废为庶人，何来殿下一说；他忤逆谋反，又有何资格吊祭？不必知会他了，令其在巴蜀思过！"

"自礼部尚书裴行俭薨殒后，此职一直空缺，臣意敕礼部侍郎知会各国使节，禀奏其国君前来行吊祭之礼。"刘景先禀奏道。

武曌看了看李显，彷徨了片刻后道："就依爱卿。"

"先帝驾崩，难免人心浮动，京师安危，不可不虑。故臣以为，应由兵部岑大人调集武威、左卫将军坚守四塞，而成拱卫之势；再者，诸王殿下中，难保没有觊觎皇位者。然韩王元嘉，修身洁己，内外如一，当代诸王莫能及者。其又地尊望重，倘陛下、太后多所加慰，致令宗室为楷模，则天下平矣。"刘仁轨也建议道。

武曌闻言十分欣慰，道："哀家之意，进授韩王嘉为太尉、定州刺史。由岑爱卿调遣卫府兵马，护卫京师，以安天下。婉儿即可拟诏昭告天下，永徽以来入军，年五十者放出军；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课役。"

上官婉儿说："谨遵太后旨意。"

更漏已是辰时一刻，武曌率领新皇、李旦、太平公主以及几位大臣，向李治遗体跪拜作别，人群中再度响起哭声，给凌晨的贞观殿涂上了哀哀愁云……

四天以后，李显在武成殿登基，尊李治为高宗，谥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武曌在帘后听政，上官婉儿站在她身旁。

李显第一次临朝，所有事项都是经武曌私下允准的。朝会上诏敕，以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刘景先为侍中，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郭正一为国子监祭酒。

新的宰辅班底的组成，预示着那个让李治尴尬和无奈的岁月已经过去，李显和他的母亲、太后武曌正走进一个新的更加繁复的时代。

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岑长倩禀奏道："太后、陛下，臣紧急调左威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大都督府，与府司相知镇守，一旦有事，即可发兵勤王。"

太常卿王德真也禀奏道："太后、陛下，为先帝择选陵寝的太常寺官员已委任韦泰真星夜驰往长安，不久便会有消息。"

武曌对宰相班底的设置，让武承嗣有些失望，然其又不便多言，只是遵循武曌旨意，将知会王公们吊祭诸事做了禀奏。

眼见时间不早，武曌在竹帘后道："众位爱卿，国忧当前，朝野定当戮力同心，共度艰危。"

"自明日起，诸王、公卿、各国使节前往贞观殿吊祭，朕与豫王日夜为先帝守灵。"李显接着说道。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让李荣宣布退朝时，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心里很乱，坐在皇上的位子上，他不知该怎样处置各种复杂的关系，特别是与太后的关系。他站起来看着朝臣们一个个离开大殿，又送武曌登上回合璧宫的车驾，才对李荣和王晖说，"随朕去贞观殿……"

上官婉儿随武曌回到合璧宫，就进了自己的居处，埋头草拟诏书。

铺开稿纸，一支纤笔就凝滞在半空了。她久久地瞅着雪白的素指，忽地就从一双明眸中涌出了珠儿一样的泪花，一点一点地掉进墨砚，很快就被黑色吞噬。

"贤！是婉儿害了你啊！"上官婉儿在心底轻轻地呼唤，现在一想起由她拟定诏书，让李贤由太子沦为庶人，并发往巴州，她就禁不住心里隐隐作痛，有强烈的负罪感。

祖父因图谋废掉武曌而被斩于长安东市的往事，是她从母亲那听来的，当年上官宰相伟岸的身躯她只能靠想象去描绘，远不如掖庭宫女留给她的印象深。

她只知道自己是在掖庭长大的，而且在十四岁以前，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女人不仅要求掖庭令对她们母女殷殷关照，而且不止一次地命人去掖庭探视，并要她的母亲教她读诗书，习礼仪。她就这样在一双丹凤眼的注视下脱去了童稚，渐渐长成一位妖冶艳丽、秀美丰盈的姑娘。

回忆起仪凤二年那个秋天的八月，她至今依然如在梦幻里一般。一天，掖庭令颠儿颠儿地跑来，一脸的谄笑告诉她天后要召见她。她那时还是一颗未脱去酸涩的青梅，并没有多想这次召见会给她和母亲的命运

带来多么大的转机。

她天生的率真，嗯！也许还有祖父遗传的倔强，使她在蓬莱殿内见到武曌时，并不像宫娥们那样战战兢兢。当武曌命题要她为文一篇时，她文不加点，须臾而成，且文气通畅，辞藻华丽。看得武曌凤颜大悦，先是惊呼此文似夙构而成，继之又感叹其有乃祖之风。

抬眼再看上官婉儿时，武曌就更多了亲近。当她得知婉儿年方十四时，就不得不惊异人间果真有如此缘分，当年她被太宗选入宫中时，不也正是这样的豆蔻年华么？她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这孩子了，便对近身的太监武钦道："传旨，免去婉儿母女的奴婢身份，婉儿选入宫中担任知制诰，起草文书。"

其时，李贤还身为太子，每隔五天就要到武曌殿中请安，他们母子常常就朝事交谈。太子的相貌奇俊、风流倜傥和谈吐不凡，很快地就摄取了婉儿那颗情窦初开的心。那些日子里，她在起草文书或代武曌批阅文书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走神，满脑子都是李贤的影子。她发现李贤并不像李显那样好声色，他喜欢吟诗弄文，身边聚集的也都是些骚人墨客。她听宫中人说李贤正与一帮博士注释《后汉书》，就期盼能一睹为快。

这一天，武曌要她将批阅过的一些文书送给太子，使他能从中悟出治国理政的道理。上官婉儿心中顿时就铺满春风，她对着梳妆台细细整理了容装，便脚步轻盈地前往文思殿。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张大安，太子洗马兼充侍读的刘纳言，洛州司法参军格希元正围绕着文稿高谈阔论，见皇后身边的知制诰飘然而至，知是有旨意宣达，都很知趣地告退了。

上官婉儿先礼见太子，然后传达了武曌的旨意，在李贤浏览文书的当儿，她大略地翻阅了一下他们刚刚完成的一部分书稿。

她天生聪敏，过目不忘，尤其是读了李贤的批注以后，顿时为他的文采倾倒了。她暗地把目光投向李贤，痴痴地望着他宽宽的额头、挺直的鼻梁，感受着从他身上散发的气息。

就在这时，李贤抬起头了，两个年轻人的目光热辣辣地碰在了一起。李贤为婉儿的美丽而惊异，及至发现自己失态时，才用文书中的一段话掩饰了过去。上官婉儿并不拘束，他们就《后汉书》敞开胸怀，无所不谈，李贤也被她的博学震撼了。

当他们陶醉于相爱的浪漫中时，李贤已纳左卫将军房仁裕的女儿房钰为妃，并且娶了南阳张氏为良娣了。

上官婉儿只能将对太子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她等待时机，希望有一天武曌恩准她到李贤身边，她不在乎什么名分，只要每天能看见自己心爱的男人就满足了。

然而，一场明崇俨被杀的案子莫名其妙地将李贤卷了进去，武曌要她起草贬李贤为庶人的诏书，这无异于用刀子扎她的心？

进宫后，她亲身经历了天后是怎样将一个个与她为敌的朝臣送上断头台的，她又怎么敢抗旨不遵呢……

李贤被押送回长安时，她曾悄悄地赶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不为人发现的角落默默地目送他西去。泪眼蒙眬中，她暗暗祝福他一路平安。

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看到李贤。后来她听人说，废太子被押解巴州时，房妃与几位王子衣衫褴褛，不忍卒睹。那一天夜间，她遥望西天，怆然涕泪。第二天，她在洛城殿见到了为李贤求添衣物的太子李显。

李显的叙述催下了李治辛酸的泪水，为自己的无能，也为儿子的命运；他为武曌的无情而纠结，也为李显的兄弟情义而欣慰，便叮嘱尚衣局备了衣物星夜送往巴州。这件事武曌知道后，倒也没说什么。

往事历历在目，天皇却已去矣。

上官婉儿放下笔，用丝绢拭干了腮边的泪水，刚刚以新皇的名义写下“朕闻天下者，民为本也……”就又停下了笔。她不能理解，太后为何对李贤如此厌恶，要剥夺他吊祭父皇的权利呢？纵然他是庶人，可也是天皇的儿子。太后即便不念母子之情，也不能不顾及躺在棺椁里的亡灵啊！

上官婉儿回转目光，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室外，值守的羽林卫在寒冷的雪幕中瑟缩着身子，几位太监忙忙碌碌地扫着雪。她知道自己这样想是徒劳的，只有收回心思全神贯注地写诏书。

人就是这样，往往是想丢下的东西反而盈盈系念，上官婉儿写完诏

书的最后几个字，吹了吹淋漓的墨迹，心却依旧锁不住地飞向巴州。不！没有理由不让殿下知道父皇驾崩的消息。她决计修一封书信，托可靠的人带往巴州。

上官婉儿长长地喘了一口气，重新执管，这次与刚才书写诏书的感觉何其相异，这是从内心深处喷涌的流泉，一个字就是一朵浪花。她不管他现在是庶人的身份，依旧亲切地称他为殿下——

知制诰臣上官婉儿敬拜沛王殿下：

洛阳一别，匆匆数载。念去去关山万重，锦书难寄；思漫漫凉夜孤灯，泪雨凝噎。叹风流之寒月凋零兮，命途多舛；悲秀木之狂飙摧折兮，落叶萧然。巴州迢远，楚水凄凉，寂然之奈何？

日来洛阳雪浓，伊水低回而悲咽；天皇中道崩卒，别社稷而远行。举国哀恸，行号卧泣，涕泗横流。新皇负重登基，天后力砥中流……

写着写着，婉儿的心思就纷乱了。她担心继续说下去，会情不可遏地说出许多愤愤不平的话语，这非但不能抚平李贤的心头创伤，反而会给他带来横祸，反复掂量之后，她终于以“珍重切切”而收笔。

上官婉儿刚刚拭去腮边的泪水，就听见张尚宫在门外询问值守的声音。她急忙将书信藏了，开门说道：“尚宫到了，外边天冷，请到室内叙话。”

张尚宫赶忙施了一礼道：“多谢上官大人好意，天后传召，你我不可在此盘桓太久。”

“尚宫所言甚是。”上官婉儿说着，携了写好的诏书，随张尚宫沿着清扫得干干净净的回廊来到武曌居住的大殿。

见过武曌，上官婉儿先呈上草拟好的诏书。武曌浏览了一遍，凄楚的眉宇间露出一丝欣慰。婉儿在诏书里不仅将天皇生前的生民之爱表达得婉转而又深情，且对新皇上体恤民意、太后的情怀黎首表述得恰到好处。武曌在诏书上批了些字句，要武钦速送皇上阅批，然后送侍中签署。

在张尚宫适时退出后，武曌说道：“天皇去后，哀家心神聚殇，不

胜凄然，你就来陪哀家说说话吧！”

“微臣遵旨。”上官婉儿说着，依照武曌的吩咐在对面坐了。暮色中，她悄悄打量着坐在上首的武曌，眼见她明显地消瘦了，满目的忧伤使得平日里坐在洛城殿听百司奏事的那个武曌从她的眼里渐渐淡出，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她的心里一下子就注满了同情，其实她也知道，处在这样的地位，别人的同情反而会伤了太后的自尊。然而，上官婉儿还是禁不住自己要这样想。

“太后！”上官婉儿欠了欠身子道，“您若是想到贞观殿去看看天皇，臣就陪您去看看。”

武曌叹息道：“三十多年了，每一个日子都刻骨铭心，他如今离去，哀家焉能不悲？只不过当着朝臣的面，忍住一抔眼泪罢了。”

上官婉儿安慰道：“进宫经年，太后待臣恩同己出。太后想哭就哭吧，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

于是，武曌的泪水再也无法锁在心堤内，哗啦啦地涌向眼眶。伴随着眼泪，是双肩剧烈地颤抖。她从不放声号啕，而只是哀哀饮泣：“天皇啊！您撒手人寰，从此列入仙班，可知哀家形影相吊，寂然独鸣，残灯长夜乎？”

对故人的怀念，使武曌毫不掩饰她和李治之间的情感。回忆起那些浪漫的日子，五十九岁的她似乎回到了二十六岁的青春年华，竟要张尚宫从衣箱中拿出当年李治赠给她的猩红色斗篷给婉儿看：“这是天皇在贞观二十二年送给哀家的，那时他刚刚二十岁，哀家二十四岁，因出言率直而受冷落。那一夜，他悄悄接哀家去会面。他看上去儒雅温文，可一俟上榻却是分外雄健，让哀家寂寞的身心沐浴甘露。黎明时分雪落宫苑，他将这件斗篷披在哀家身上……”

武曌又要张尚宫从首饰匣中拿出一只凤钗，对婉儿说道：“这是哀家立后时天皇赠予的。其实，尚衣局为哀家制作的皇后凤袍凤冠可谓朱锦金饰。然而，哀家独爱天皇在前往昭陵，夜宿礼泉那天夜间赠送给哀家这件金钗。”武曌捻动手中的金钗，咀嚼着早年的幸福，“也就是在那天子时，哀家生下了贤儿……”

上官婉儿心头一激灵，太后忽然提到李贤，这意味着什么呢？也许

她想到了他是他们夫妻的最爱，也许是对天皇的思念勾起了她对儿子的牵挂，也许这种情感会促使她做出让李贤回京吊祭的决定。可武曌的话到这里却戛然而止了，只见她的泪水断了线一般地落在金钗上："唉！情物依在，人已去矣，此痛何堪，此痛何堪……"

上官婉儿贴着武曌，俯下身子，为她擦拭着泪水，用试探的语气问道："太后是想召李贤殿下……"

"不可！如此逆子，岂可玷污天皇神灵？"武曌的脸色立即变了，横着眉毛，满腹狐疑地问道，"你为何如此谏言，替国逆张目？"

上官婉儿的心怦怦跳个不停，脸色一下子变得毫无血色，忙跪倒在地道："太后且息雷霆之怒，臣只是听太后提到他，故而……微臣无知，还请太后恕罪。"

"罢了！"武曌的心境完全被这看似突如其来却又顺乎人情的问话颠覆了，冰冷地瞪了一眼上官婉儿道，"哀家恕你不知，不追究也罢，你且退下吧！"

上官婉儿怯怯地告退，她转过身时的背影让武曌忽然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

弘道元年的除夕，因为李治的驾崩，往年的君臣大筵，精彩纷呈的歌舞、相扑、角抵、驯兽、舞狮、口技等都取消了，代之以臣僚之间的名刺恭贺。

酉时三刻，李显偕韦妃、李旦偕刘妃到合璧宫陪伴武曌守岁。服丧期间，饮酒便罢了，御膳房备了上好的茶汤、果蔬。在李显夫妇向太后行了大礼之后，李旦夫妇以臣子的身份向武曌和李显祈福祝岁。此时此刻，李显和李旦都尽量回避父皇离去的伤情，祝福武曌福寿康宁，祈求社稷万世永固。

母子们叙话到亥时一刻，武曌就要李显夫妇回去："待会儿刘仁轨、裴炎等宰辅要'入阁守岁'，皇上须得在宫中等着。"同时她也要李旦夫妇回去，不必就这么陪着她。

李显和李旦先后向武曌跪拜辞行，说元日一早带孙儿辈祭祀宗庙后，就来向太后恭贺新岁。武曌凄然地笑了笑道："百行孝为先，你等

心意到了即可。”

走出合璧宫，李显觉得脊梁冰凉冰凉的，他说不清原因，与母后在一起时，总被拘束和恐惧笼罩着，说话时舌尖都不灵便了。

韦妃看不惯李显的唯唯诺诺和战战兢兢，一上车驾就问道：“皇上登基已有数日，焉何太后闭口不提立后之事？”

李显小声应道：“此处乃合璧宫，有话回宫去说。”

韦妃很不以为然，道：“怕从何来？这朝廷究竟是姓李还是姓武，是陛下主事还是……”

后面的话没出口，就被李显捂住了嘴。韦妃一腔的恼怒，暗自叹息这李唐刚刚去了一个没有骨头的，又来了个扶不起的。

李显刚刚截住韦妃的话头，抬眼望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天！武承嗣与太平公主夫妇先后在司马道边下了车驾，正准备进宫。刚才的话要是被他们听见了，岂非又要惹来一场大祸？

武承嗣与太平公主也发现了李显的车驾，急忙过来施礼。武承嗣、薛绍十分谦卑，太平公主就自由多了，问道：“皇兄这是要回宫去吗？”

李显回道：“朕奉母后旨意，与群臣‘入阁守岁’。”

太平公主“嗯”了一声，见李显身边的韦妃一副气咻咻的样子，心想这女人怎么了？脸上便落了霜，转身对武承嗣和薛绍道：“快进宫吧，母后等着呢！”

韦妃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哼”了一声。一干人呼啦啦地离了司马道，朝东去了。

太平公主三人进了殿，就看见武曌正与上官婉儿说话。行礼之后，众人依序坐了，宫娥们上了果蔬、珍馐、茶点，说话顿时就多了亲情的温暖。

武曌问道：“长安择陵可有消息？”

“启奏太后，右武卫将军韦待价和曾经担任孝敬皇帝恭陵覆土之责

的韦泰真星夜奔往长安，以为京畿好畤县西南之梁山为最佳陵址。”武承嗣说着，展开韦泰真所绘梁山图，但见此地三峰对视，浮云缭绕，气象万千，“梁山距太宗昭陵不过数十里，距长安不过百里。北望昭陵，南观长安，可谓形胜。”

武曌要众人近前来看，并特别征求上官婉儿的看法。

“梁山居高临下，三峰突起，主峰苍润高峻，山麓林木葱茏，北望五峰，南雄太白，真帝王之气也。”上官婉儿分析道。

武曌点了点头：“婉儿慧眼，言之有理，就以此处为陵。”

“《易》曰：乾，天也。先帝谥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故陵名可定为乾陵，以象其至大至上也。”太平公主在一旁说道。

薛绍在一旁恭维道：“公主慧言，乾元者天，祥瑞之兆。”

太平公主脸上溢出由衷的笑意。平日里她总是笑薛绍不读书，孰料这一番话说得倒还得体。当初下嫁薛府，是为婉拒吐蕃和亲之求。他并非自己心目中的男人，若非榻上功夫了得，她早弃之如敝屣了。

待武承嗣收起图卷，武曌说道：“话虽如此，但还要送皇上阅看。破五之后，由裴相主持集议之后方可勘定。天皇承贞观之余烈，开永徽之新政；外御强敌，内修政治，功垂万世，故而，乾陵之形，类比长安，三阙进深，不可疏忽。”

武承嗣有些疑虑，嘀咕道：“太宗三出阙，天皇亦三出阙，这……”

“天皇一生功业赫赫，有何不可？”武曌一锤定音。

“微臣元日之后，立即宣读太后旨意。不过……”武承嗣连忙回应。

太平公主见武承嗣话里有话，就有些不耐烦了：“表兄有话就说，吞吞吐吐是何道理？”

“微臣听到有人上奏皇上，谏言将天皇葬于洛阳……”

“你说的是那位右拾遗陈子昂吧！”武曌道。

武承嗣道："哦！太后已经知道了。一个二十三岁的竖子竟敢口出狂言，极言长安饥馑，又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还指责太后不应大驾陪幸，真乃不知天高地厚。"

"如此狂徒，就该斩首。"太平公主也蛾眉横卧。

武曌转脸看了一眼上官婉儿道："婉儿以为呢？"

上官婉儿莞尔一笑道："书生之见，何须当真？彼姑妄说之，不听便了。"

"婉儿所言，正合哀家之意，况彼所言并非全无道理。天子四海为家，圣人包举宇内，不失睿言智语。传哀家口谕，赐陈子昂绢五十匹。"

闻言，上官婉儿又是一惊，太后算是摸清了这些文人的脾性。

更漏报子时一刻，又是一年春到人间。上官婉儿在一旁提醒："天色不早了，待会儿大臣们都要进宫贺岁，太后还是早些歇息吧！"

然而，武曌却毫无睡意。她感慨时光之逝如风驰电掣，当年与李治在一起的浪漫和惬意犹在昨日。过了子时，她就岁交花甲了。她喟叹上苍无情，夺她至爱，从此宫苑深深，幔帐绮丽，无人伴她入眠。她感念身边人事更迭，风景迥异，又一茬新人聚集在身边。她更感思社稷的未来，担心李显不能……她也知道武承嗣对没有登上相位而耿耿于怀，而她也觉得宰辅里不能没有武氏家族的人……

在这个春逐五更来的时刻，她把所有的漫漫忧思埋藏在心里，看着身边的近臣至亲，心想，又一年春到了……

第五章

匆匆弱木朝夕折

飒飒武后三摘瓜

一夜无话，第二天卯时三刻，东都洛阳晨曦微露，料峭的寒意虽还在大街小巷盘旋，可春天依然在举国哀伤的沉郁中悄无声息地到来了。

人勤春早！李显偕韦妃及诸位王子、豫王李旦偕刘妃及诸位王子以及太平公主一家早早地到武成殿向武曌恭贺新春。

其实，在皇上与豫王、太平公主昨夜离去后，武曌只是睡了一会儿就醒了。她抱怨上苍无情，不给她和李治更多的厮守时间。在梦中她厮守的李治还是太子时候的模样，他们打马曲江池畔，用柳丝儿系着太阳，让时光永远属于他们；他们对饮在安喜殿，在朦胧醉意中双双起舞；他们沉迷在温室殿里，尽情地挥洒情感的丹青，在她生命的幕布上涂抹出色彩斑斓的画卷……那是春花秋月的温情，是云追雨丝的浪漫，是波翻浪卷的狂癫。可他怎么忽地变了脸色，离他而去，甚至连头也没有回，就那么被云带走了……

她睁开眼睛，发现身边空荡荡的，大殿中央的木炭再红，也不如被男人宠着、抱着的感觉。于是，寂寞顿然覆盖了她的心胸。她不能设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没有男人的狂吻和摩挲，她将怎样打发百无聊赖的漫夜。

武曌觉得身上很燥热，一种无处发泄的力量在身子里涌动，她就禁不住流着泪想，陛下！你好无情啊……她坐起身来，对着外间唤道："张尚宫，现在几时了？"

张尚宫应声来到帷帐前，小心翼翼地回道："启禀太后，现时是寅时三刻了。"

"宣上官婉儿来见。"

张尚宫出得门去，觉得地上很亮，抬头一望，原来是雪住了，黑魆魆的天空布满了冰冷的寒星。心想，老天有眼，新皇上一登基雪就住了，也许这是来年的好兆头。

她来到上官婉儿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值守的宫娥出来禀报，说知制诰大人刚刚睡下不久。张尚宫传达了太后的旨意，宫娥进去了不一会儿就出来了："请尚宫回奏太后，知制诰大人随后就到。"

当上官婉儿站在武曌面前时，她很吃惊于太后脸颊上的团团潮红，这哪是一个年届六旬的老者呢？

"太后新岁吉祥，万寿无疆。"上官婉儿用一句祝福的话语掩饰了自己的惊异。

"哀家睡不着，你陪哀家来说说话。"

"臣也正要来向太后恭贺新年呢！"上官婉儿进到内室，在武曌的榻前坐了下来。她们之间已经习惯了这种近距离的交谈。

"唉！"武曌长叹一声道，"你还年轻，尚无法体会男人对女子的重要，彼若朝露，女若晨花，晨花无朝露之润，会蔫蔫然而枯槁！彼乃薪火，女若薪炭，炭若无火，何以燃也！女人的身子，是要靠男人滋养的。"

上官婉脸上有些发热，她这样年龄的女人怎会不懂这些呢？李贤对她来说，该是多么难耐的折磨："臣深解太后之心境，臣也是女人啊！"

武曌又叹道："女人啊！即如哀家，可以坐在洛城殿听百司奏事，可以与政敌殊死搏斗，唯独对这男人宠爱的缺失忍耐不了。"

上官婉儿眼里润润的，那是女人沉入情感的征兆："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否？"

"这是私房叙话，你但讲无妨。"

"臣就是不明白，这世道何其不公平，为何男子可以有三宫六院、三妻四妾，而女人就注定要从一而终呢？"

武曌的心怦然跃动，她怔怔地看着上官婉儿，越来越觉得这女子天

定与自己有缘分，怎么自己想到的，她都想到了呢？武曌情不自禁地拉起了上官婉儿的手心想，好聪明的女子。她知道这些话在臣下那里听不到，在儿女那更听不到。她本来想说知哀家者婉儿也，可话到口边，却收回去了，而提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哀家想今日就册封韦妃为皇后，婉儿以为如何？"

婉儿是冰雪人儿，韦香没有被封为皇后的情绪她是看在眼里的，她觉得武曌也一定看出来了，不过她也以为既然李显已经登基，韦妃册封皇后也是迟早的事情，于是就顺着武曌的意思道："太后圣明！臣以为此事关乎后宫安宁，当速决之。"

"如此甚好！现正值国丧，也不便举行封后大典，待会儿群臣贺春，即由皇上诏命先行册封，正好应了新春的喜气。"

"遵旨！臣这就为皇上起草诏书，待太后过目后就呈皇上。"

眼见时候不早了，武曌便起身梳洗整装后来到殿中央坐定。不一会儿，武钦进来禀奏道："皇上、豫王进宫贺岁了。"

"好！宣他们来见。"

李显、李旦应召进殿，双双跪倒在武曌面前，向她拜年，然后送上贺礼。

武曌在接受了儿子们的朝拜后，问韦妃："皇太孙来了么？"

她说的皇太孙，是指李显的长子李重润。他生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高宗过五十而得长孙，喜不自胜，在满月那一天，他改元永淳，大赦天下。并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当时的吏部侍郎王方庆闻讯奏道："臣闻晋惠帝、晋武帝皆曾置皇太孙，然未闻置官属也，太子官属即皇太孙官属"，才阻止了这场随兴之举。现在，李重润已经两岁了。

韦妃闻言，急忙回头吩咐乳母将李重润抱了过来。武曌看这孩子长得倒也宽额阔口、相貌奇伟，煞是喜欢，忙命张尚宫赏赐。

这样一来，刘妃心中不平了，急忙让乳母抱来刚刚出生几个月的王子李捻道："捻儿祝福太后福寿康宁。"武曌当然也照例给予赏赐。

太平公主虽然来晚了，武曌照旧对她的长子，三岁的薛从简给予了

赏赐。当孩子们分别由乳母带到偏殿玩耍时，武曌将册封皇后的动议提在了李显面前："国不可一日无君，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哀家欲提请皇上册封韦妃为皇后，不知皇上以为如何？"

李显即位，册封韦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太后之所以征询他们的意见，不过是寻找台阶。因此，他们以"母后圣明"来应对。至于李显和韦妃，更是纳头便拜。

"哀家已命上官婉儿拟好诏书，倘若皇上无异议，即可在朝臣们贺岁时于乾元殿颁诏。"

"儿臣谨遵母后旨意。"李显说着话，便从上官婉儿手中接过诏书。他浏览了一遍，不禁为她简洁、要约的文字所打动。他回看了一眼上官婉儿，就觉得这女子真乃上天造化，竟然将人世间的美都集中到她身上了。他心想，倘若她能到自己身边来，将来朝事岂不省心了许多？

他这种十分微妙的内心变化，当然没能躲过武曌的丹凤眼。从上官婉儿到偏殿拟诏的当儿，她就想到了这一层。自己儿子自己知道，李显不是韦氏的对手，早在他为太子时，她就常常闻听他在韦氏面前的懦弱。过一阵子她就打算让上官婉儿去辅佐皇上，也算是为她找到了归宿，不枉她六年来朝夕服侍在身边。

见李显没有异议，武曌遂要王晖去尚宝监加盖皇帝玉玺。

王晖刚刚离开，李荣就来禀奏，说大臣们来向皇上和太后贺岁，已云集在乾元殿塾门多时了。

雪后天晴，大年元日的阳光经过雪水的濯洗，显得尤其灿烂，金色中透着白炽，象征着嗣圣元年春天的生机。武曌站了起来，望着殿外，长舒一口气说道："移驾乾元殿。"

……

春天的脚步，浪漫地走进了扑面不寒杨柳风的二月。韦皇后的父亲，豫州刺史韦玄贞第一次到洛阳来了。

接到皇上的敕命，不仅韦玄贞以为是在做梦，就是他的上司普州刺史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远在蜀地的六品参军，一夜之间擢升为四品刺

史，而且就在东都畿地豫州。那一天，韦玄贞一人来到城外，对上天行三叩九拜大礼。若非那年那个不知名道长的点化，若非他配了旷世奇药，给了香儿雪肤皓目、花容月貌，特别是她身上散发的一股十步之外就能闻到的淡淡异香，又怎么会引得时为太子的李显的注意呢？

现在想来，他真是感叹天意怜幽草。那是一个草木蓊郁的四月，韦香正与丫鬟在后院荡秋千，偏偏太子李显从郊外狩猎归来，那围墙内的芳香让他销魂，让他驻马。他情不自禁地叩响了门环，尽管在韦香含羞离去的脚步中，他只看到了一个长发飘飘的背影。可从此她就进入了他的视线，再也走不出来了。不久，韦香便被召进宫中。

聪明的韦香懂得怎样博取武曌的心，她将道长的秘方献给武曌。武曌如法服用，宫中的太监、宫娥们惊异地发现，年届六旬的她骤然梅开二度，容光焕发，宛若少妇一般楚楚动人。

李贤被废，李显得以立为太子，是不是与韦香进宝有关，韦玄贞不知道，然而，走出蜀地的那一刻，他忽然觉得一个香儿，比几个儿子要强得多。

在洛阳宫飞香殿，韦玄贞以臣子的身份参见了刚刚被立为皇后的韦香。父女见面，先行君臣之礼，然后韦香才拜见父亲，仔细询问了一路东来的情况。当韦玄贞告诉她母亲尚在豫州治所时，韦香流泪道："都是女儿不好，让您二老饱受颠沛之苦。"

韦玄贞摆了摆手道："为父本普州小吏，蒙陛下恩泽，得以擢升刺史，如何还敢再生非分之想，皇后不必自责。"

韦香命宫娥给父亲的杯中续了茶道："父亲何须自卑？今非昔比。想当初先帝在位，王皇后入住椒房，其舅柳奭为中书令；武氏立为皇后，其父武士彠一再追封，至今已追谥为太原王。难道他们真就比父亲强么？"

韦玄贞闻言有些心惊，他朝四周看了看，小声说道："皇后还是谨慎从事为好。陛下初即位，诸事未定，身旁既有太后决事，又有顾命大臣掣肘，不可不防。"

韦香蛾眉颤了颤道："正因为如此，皇上身边才急需心腹，本宫要奏明皇上，擢拔父亲入禁中，参与朝政。"

韦玄贞还要劝阻，却被韦香用目光截住："此事父亲勿再多言，本宫心中有数。"接着，她吩咐张尚宫，安排在宫中为父亲接风。

当晚，韦玄贞回到皇后在东都为他置办的宅第，一大群丫鬟、府役服侍他沐浴、更衣。然而，躺上榻床，灭了烛光，他却被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折磨得毫无睡意。他发现两年没见，女儿变得他已经不认识了，言语间多了许多霸气、横气。这也许是皇宫深院立身的需要，可唯其如此，他觉得他们之间生出了无以名状的隔膜。他望着窗外浓浓的夜色抚着胸口问自己：此次进京，对韦氏家族究竟是福是祸？他轻轻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香儿！为父……"

"香儿！朕的香儿。"李显搂着韦皇后的脖子，一口噙着左边小山一样的乳房，一只手慢慢地揉搓着另外一只酥乳。那女人散发的玫瑰香味，让他迷醉若幻，让他勃然坚挺，心马脱缰。他忘记了皇后又有身孕了，就要冲上去。

韦香在李显的脸颊上烙下一个曲线很美的樱桃唇印，又缓缓地吹了一口气，随着淡香的气息沁入李显的心脾，她道："陛下！会伤了胎儿的。"

但她知道李显需要什么，他当初就是冲着那香气来的，因而，她不断地送香风给他。李显闭着眼睛，一任韦香在自己的身上抚摸、吻舔。但一会儿之后，韦香的手停止了，李显觉得有热辣辣的东西掉在自己的胸膛上。他睁开眼睛，吃惊地看到刚才还香风醉人的韦后，怎的就泪珠儿断线了呢："皇后这是怎么了？"

"臣妾是想到了椿萱二老，故而伤心。"

李显道："朕不是擢拔他为豫州刺史了么？"

"皇上的恩典，臣妾没齿不忘。"韦后的手指捋着李显的一缕头发道，"父亲这次到东都，臣妾发现，蜀中十数载的日月把父亲熬老了，鬓发白了不少，身子骨也远不及昔日。尤其是母亲，竟然不能随父亲来看望臣妾。臣妾这心里……"

李显明白了韦后的意思，道："这有何难，在京城造一府邸，接老夫人来住，刺史大人也可随时进京消闲作陪。"

韦后就叹息李显很不开窍，于是便转了话题道："陛下已继承了大唐社稷，今后有何打算呢？"

"朕就是雄心勃勃又能怎样？眼下裴炎等一干老臣，唯太后之命而是从，每每临朝，虽说太后帘后听政，可她不恩准，臣下何敢作为？朕名为皇上，实则与人偶无异。"李显长叹了一声。

韦后就知道她的话触到了李显的痛处。再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岂肯居于人下？她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想法提到了李显面前："陛下可还记得，太后身边之李义府、许敬宗乎？"

"那时候朕尚年轻，宫中常见他们，只是不甚了解。"

"当初太后若非李义府、许敬宗鼎力辅佐，焉有今日？反之，先帝若非长孙太尉、褚遂良掣肘，岂能在废立大计上举棋不定？"韦后玉润洁白的身子向李显靠了靠，那一对丰乳就蹭得他心里麻酥酥的。她向李显的脸颊吹了口气，继续说道，"臣妾的意思，陛下欲图社稷复兴，非有几位心腹不能有所作为。"

"哦！"李显点了点头，又迟疑了片刻才道，"皇后的意思是调刺史进京，就算朕有这个意思，太后那……"

韦香撇了撇嘴道："太后怎么了？太后终究是太后，这江山说到底还是姓李。陛下若是不想让武承嗣等人得逞，就不可优柔寡断。此社稷安危之计，请陛下三思。"

"此事容朕想想再说……"

说完这事，韦后便进入了梦乡，均匀的呼吸在李显耳边回旋，他反倒因为那一番话而睡意全无了。父皇生前的委屈，母后的跋扈，都使他不能不承认皇后说得有理。他一一地回顾了身边的几位老臣，发现没有一个可以与他共艰危的，反倒处处束缚他的手脚。培植心腹，就是延伸自己的臂膀。

启明星在东方闪烁其光的时候，李显打定主意，这次来个先斩后奏，将韦玄贞调进京城委以侍中再说。等到传到母后那里，木已成舟，她又能怎样呢？四个儿子，她已废掉了两个，如果再对自己开刀，她将何以面对父皇的在天之灵，又如何面对朝野？

话虽这样说，但李显知道，要将现任侍中刘景先改任他职也并非易事，太后这一关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的。他这样反复地斟酌，到辰时三刻朝会前，他决定等朝会结束后，先探探裴炎的意思。

果然，在武成殿里，他的话刚一开头，就在裴炎那遇到了障碍："微臣深谙陛下之意，然则先帝刚驾崩，朝事初定，还是安稳为好。况且，陛下已擢升韦大人为豫州刺史，可谓皇恩浩荡，他当尽忠履职才是。"

李显解释道："裴爱卿所言不无道理。然则眼下朝事纷纭，千头万绪，朕欲图社稷中兴，必须集能臣于朝，还请裴爱卿理解。"

裴炎向前挪动了一下道："即使如此，韦大人也难服人心。"

"这却是为何？"

"陛下知道，韦玄贞本六品参军，蒙陛下圣恩，平步豫州刺史，这已属越格，如今又要委以相位，且不说太后处做何感想，就是刘仁轨等几位大人那里，也未必会赞同。夫吏制，乃太宗所制，岂可因私情而废之；再者，选官新制，本天皇、天后缔创，须身、言、书、判集试，又岂能无考课而任之？"

闻言，李显的脸上就非常难看了，说话的声音骤然重了："裴爱卿是借太后胁迫朕么？说到底这江山姓李，别说任一个侍中，朕就是将这天下赠予韦玄贞又有何不可？"

裴炎忙起身作揖道："陛下且息雷霆之怒，微臣绝无此意。微臣的意思是，此事须征得太后……"

不提太后尚罢，一提太后，李显的脸色更加阴沉了，道："裴爱卿倘是无事，就可以退下了。"说罢，李显便埋头看奏章去了。

出得武成殿，裴炎只觉得背后发凉，他怎么也不相信，一向懦弱的皇上竟然变得固执起来。他担心如果皇上一意孤行，真要任韦玄贞为侍中，必会导致母子失和。他没有心思回署中，而是径直踏上了去洛城殿的路。

在洛城殿上，按照武曌的吩咐，裴炎在她的对面坐下来。

“中书令一早来见，有要紧事么？”武曌有些奇怪地问道。

裴炎面露难色，踯躅不语。

武曌见此就有些不高兴了：“裴爱卿有话就说，如此踯躅，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么？”

裴炎道：“微臣是在顾虑此事是否当讲。”

“爱卿但讲无妨。在哀家这里，若是臣下违律，爱卿尽可依律处置，若是诸王触犯刑律，则与民同罪。”

闻言，裴炎遂将在武成殿与皇上的争论述说了一遍。未及落音，武曌已是怒火中烧，蛾眉紧蹙，拍打着案头道：“反了！反了！刚刚登基，就意图弄权营私，倘若有朝一日羽翼丰满，焉能把哀家放在眼里？”

武曌的胸脯起伏着，气喘吁吁的。大殿里一片沉默，过了许久，只听从武曌嘴里吐出几个阴森森的字来：“看来！这孽障是不愿做这个皇上了。”

裴炎见状，忙劝解道：“废立事关社稷存续，还请太后慎思！”

“哼！”武曌转过身，来到裴炎面前厉声问道，“慎思者何？三思者何？难道要等到他将刀架在哀家脖子上么？”

“这！微臣……”

武曌的声音骤然提高了：“难道要等到他将大唐社稷让与那个普州小吏么？哼！好你个韦香，不知天高地厚，刚刚册封皇后就干预朝政，哀家岂能容你！”接着，她就要裴炎传令，召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勗进殿议事。

二月六日一大早，刘祎之到飞香殿宣达武曌旨意，要李显到乾元殿听政。

自登基以来，太后临朝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他倒没有多在意，便吩咐王晖准备车驾。他刚要离开，却见韦后从内室出来，问刘祎之道：“敢问刘爱卿，何事如此重要，竟要大人亲自来禀奏皇上？”

刘祎之回道："微臣只宣达太后旨意，具体情况还是请陛下去了才知。想来非西突厥犯边，就是高丽国有事，还是请陛下移驾乾元殿吧！"

看着李显上了车驾，在羽林卫的护卫下离开飞香殿，韦香的心中生出莫名的仓皇。皇上的车驾走了许久，她依然痴痴地站在大殿中央，像丢了魂似的。

辰时三刻，大臣们云集在乾元殿，在京官员职事九品以上分文武和品次排列。只是当大家看见太后出现在朝堂上，且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时，便感到了气氛的不平常。

就连侍中刘景先看了看身边的几位宰辅，也一脸的困惑。昨日午后，他去署中拜见裴炎，中书侍郎刘祎之说他进宫去了。孰料一大早，就碰到了如此严肃的气氛。

再看看坐在太后旁边的皇上，似乎也很是不安，大家便预感一定有事情发生了。

大殿里静极了，甚至连呼吸的声音都显得如此清晰。见时间到了，武曌向外面挥了挥手喊道："程务挺、张虔勗何在？"

只听殿外高声应道："末将在！"

随着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两位将军率领羽林卫呼啦啦地冲进了乾元殿，在两庑间散开，闪闪的刀光映得大臣们眼睛发酸，神情更加紧张。

武曌对身边的武钦道："宣哀家懿旨！"

武钦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声音有些发颤——

查李显有失人君作为，乏人主之德，着即废为庐陵王，即日监护离京，不可滞留。离京之前，幽于别所，违旨者斩。废皇太孙李重润为庶人。

只见程务挺、张虔勗身披盔甲，双双登上阶陛，扶李显下殿。

李显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没有料到，今日会成为他皇帝生涯的终日。他奋力挣脱两位将军的手，回头问武曌道："敢问母后，孩儿所犯

何罪？”

武曌厉声道：“你欲以天下与韦玄贞，还言无罪？”

李显明白祸从口出，在心里大骂裴炎，说话却换了语气：“请母后明察，孩儿冤枉。”

武曌并不理会李显的辩解，大声说道：“护卫庐陵王出殿！”

随后，她独坐龙位，目光灿灿，扫视群臣，话语里透着杀气：“先帝以万世基业托于哀家，哀家自不能容忍落于他人之手。于今以后，敢违逆旨意者，无论何人，格杀勿论。散朝！”

在羽林卫的刀枪下走出乾元殿，大臣们的脚步是沉重的，心境更是烦乱。他们猜不透武曌此举是否意味着从此要临朝称制，独揽朝政。

刘景先在司马道上久久盘桓，等待着刘仁轨和裴炎。看看他俩从道路那头过来了，刘景先急忙上前打拱道：“敢问两位大人究竟发生了何事，在下甚是懵懂。”

裴炎应道：“太后所指庐陵王之罪，大人还不明白么？”

刘景先感喟道：“果有此事啊！难怪太后凤颜动怒。那往后去……”

刘仁轨接道：“吾等唯社稷为重，至于其他，则听命于太后。”

裴炎觉得，三位宰辅在此，传出去未免引人生疑，忙说：“时候不早了，我等也散了吧。”

二月七日的朝会上，武曌宣布立雍州牧、豫王李旦为帝，册封刘妃为皇后；以李旦长子、永平郡王李重器为皇太子。

李旦是在案头研习书艺时被武钦宣到乾元殿的。二十二岁的他生得玉树临风、粉面乌发。自幼对书艺和训诂学的痴爱使他整日将《说文解字》抱在怀里。近年来，他又迷上了草隶，书艺大有长进。对宫廷的风云他早已置之度外了，有多少次刘妃在温存时问他往后就如此枉度日月吗？他笑了笑说，难道要本王步皇兄后尘么？闲云野鹤，未尝不是求生之道。

昨天，曾在李贤身边现在侍奉他左右的太监郭纬禀奏，说新皇李显被废，他就更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李旦并不糊涂，作为武曌的儿子，他体会到龙朔以来“二圣”临朝给父亲带来的痛苦。因此，皇兄被废，似乎在他的预料之中，他想母后临朝称制，乃木已成舟之事。

因此，当武钦宣他进殿时，他很不解。及至听到当殿立他为新皇时，他非但没有欣慰，反而增添了不尽的恐怖。在武钦宣读完懿旨后，他甚至浑身发软，力不能支，怆然跪倒在武曌面前道：“儿臣年轻，不足以御臣理政，请母后临朝称制，儿臣愿做豫王，以孝伺候母后。”

武曌并不理会他的请求，还在朝会上同时宣布——新皇居于别殿，不干预朝政。

李旦出殿时的掩面而泣，深深地印在大臣们的眼中。他们明白，从此太后不再垂帘，而要直接临朝理政了。

裴炎十分失望，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皇上是新立了，却今非昔比，李旦真成为消闲的皇上，这不唯距离高宗生前所望相去甚远，也脱离他当初阻止李显的初衷。他觉得很可怕，朝政没有落入韦氏之手，却不能保证不落入武氏之手。

裴炎很自责，若果真那样，他就无颜见先帝于九泉之下了！

而刘仁轨更是疑虑重重，两人在司马道上相遇时，都从彼此的眼中读出了相同的思绪，却是不敢多言，诚恐隔墙有耳。

刘仁轨没有想到，两天以后武曌就在武成殿召见了他。品茗中，她以征询的语气说道：“自哀家问政以来，爱卿在朝为相，选贤任能；出为行道总管，负戈远征，于大唐社稷功莫大焉。此次废立，殊非得已。哀家感爱卿胸谋大局，为朝野表率，殊堪嘉褒。”

从熊津都督任上回到朝廷后，正逢先帝病笃，委政于皇后，至今已过去多年。刘仁轨不是都对武曌的所有行为看得惯，在心中也有微词，可他同时也感佩她在处理邦交、内政时的大度和智慧。然而，近来的风云骤变使得他对这番话有些迷茫，但他毕竟饱经风霜，许多事情并不喜怒于行色：“谢太后隆恩。为臣者尽忠竭命，使命耳。”

武曌闻言，笑着说道：“哀家欲让爱卿知西京留守事，望爱卿万勿

推辞。”

“太后以西京安危悉委与臣，臣不胜感激，然臣自知老迈，恐负重托。”刘仁轨婉言推辞。

“昔日汉朝以关中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也。”武曌依然不放弃。

“西京乃祖庙所在，其任甚重，太后容臣思虑之后，再行禀奏。”刘仁轨不得不先应承下来。

当晚回到府上，刘仁轨只简单地用了晚膳，便吩咐夫人无事不许打扰，自己一人进了书房。他泡了杯浓茶，对着青灯陷入冥想。他忽然感到，自己又一次面临抉择。一句错话出口，就有可能带来灭门之祸。可就这样默然顺从，负命西去，他又焉能甘心？特别是在前天的朝堂上，当新皇上战战兢兢匍匐在地恳求辞去皇位，让武曌临朝时的怯懦；当武曌很专横地宣布由她代理朝事，而不需新皇参政时，他的确蓄积了许多的愤懑。他呷一口茶，讷讷自问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呢？”

一声鸱鸮的哀鸣，惊断了他的思路。接着又是几声，声声直刺刘仁轨的心。这是先帝在指责自己么？油然间，上官仪慷慨赴义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他的心就情不自禁地悸动了一下。当初他遭李义府诬陷，被外放出京，是上官仪多次在高宗面前进言，使他终于得以还朝。现在，也许轮到他洒血洛阳了。

刘仁轨捋了捋灰白的胡须，心绪坦然多了。唉！你都如此年纪了，还顾忌什么呢？早在开耀元年，不就请辞过一次么？自那以后又几年过去，现今八十有三，纵然引刀，何憾之有？想到这里，他不再犹豫，迅速拿起笔伏案疾书起来。

天一亮，他唤来已做了太子中舍人的儿子刘浚，要他将上疏交与武钦。

刘浚疑惑地问道：“不知父亲所奏何事？”

刘仁轨正色道：“你何须多问，照办即可。”

大约在巳时一刻，正与武承嗣说话的武曌接到了刘仁轨的奏章，其实，她最着急的就是刘仁轨对留守西京的态度。因此当武钦将奏章呈给

她时，她就立即中断了与武承嗣的谈论，迅速地展开了奏章，从字里行间听到了一位老臣的声音——

左仆射臣刘仁轨上疏皇太后殿下：

臣衰朽老骨，太后不以为意，委臣以西京留守，臣不胜感激。然臣戎马倥偬，履冰霜于西域，驱突厥于王土；经战阵于海东，灭百济于藩地。至今华发霜鬓，岁逾耄耋，举止迟暮，诚恐汲深绠短，举鼎绝脰，操刀伤锦，恳请太后体臣之老迈龙钟，不堪居守。

然太后置新皇于别殿，不允陛下御臣理政，臣以为不妥。曩者汉惠帝崩，少帝继位，吕后临朝称制，大封诸吕，才有陈平、周勃诛吕氏之祸。以史为镜而知兴废，臣以衰朽之身，恳请太后为戒……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前车之鉴，深以为虑……

武曌看完，将奏章交与武承嗣。武承嗣浏览一遍后道："仁轨老儿，分明对太后临朝心存不满，故而借古讽今。其朝野根基甚深，太后不如早除之。"

"鲁莽！"武曌瞪了一眼武承嗣，"或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仁轨以八秩之躯而敢言直谏，足见其无私。况其所言不无道理，你等在朝定当自律，不可放肆。否则，哀家定斩不赦。"

武承嗣虽然心里对武曌的话很不以为然，嘴里仍然道："微臣谨遵太后旨意。"

"哀家要修书一封，你代哀家前去慰谕。"

"那是否要宣上官婉儿前来？"武承嗣问道。

"不必了，还是哀家亲为吧。"武曌说着便铺开稿纸。

只一刻时间，书便已草成，加了太后印玺，武曌交与武承嗣道："命殿中省备些补品，就说哀家赐的。"

在前往刘仁轨府邸的途中，武承嗣还是不能理解，百司敬畏的姑母为何对一个行将就木的左仆射如此谦恭。直到在刘府门前停留时，他的疑窦仍然未消。

听说武承嗣来访，刘仁轨立即意识到与自己的上疏有关。他已做好了入狱的准备，故而要家人暂避后院，自己一人到前厅迎接。及至发现来者仅武承嗣一人时，他才稍稍心定，忙吩咐丫鬟上茶。

武承嗣也不客气，呷了一口茶水后道："太后命下官来宣慰大人了。"

刘仁轨不解地看了看武承嗣问道："这是为何？老夫有些不明白。"

武承嗣朝后面招了招手，只见几位太监抬了补品和布帛进来。武承嗣道："太后闻听大人年老体衰，特赏赐高丽参、鹿茸及绢帛给大人。这里还有太后御书一封，大人看过就知道了。"

刘仁轨启开封签，展开书信，神色霎时庄严起来——

今日以皇帝谅暗不言，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诫，复表辞衰疾，怪望既多，徊徨失据。又云"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始终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惘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且端揆之任，仪刑百辟，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太后在话语中不乏温和的责备，但是毫无降罪之意，这是何等精明的女人哦！她并未回避刚看到奏章时的心境，但难能可贵的是"静而思之，是为龟镜"。在书的末尾，她又以"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表达诚意，"匡救"二字重如千钧，置他于托孤之臣的地位，他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刘仁轨合上书，对武承嗣道："请大人代老夫奏明太后，老臣不日将偕夫人赶赴长安。"

在武承嗣即将离开刘府时，刘仁轨又道："前日有一商贾言，有人托他将此信札转交老夫，要老夫呈给太后。"

武承嗣问道："不知是何人之书？"

"封之甚严，老夫并不知情，还是请太后亲启为妥。"

这一趟差事出得武承嗣如坠五里云雾，仍不明白为什么太后对刘仁轨的规诫毫不反感，还要赏赐宣慰；他更不明白太后究竟在书中说了些

什么，以致让他感激涕零，慨然赴任。登上车驾的时候，武承嗣赧颜地摇了摇头。

几天以后，刘仁轨将刘浚留在新皇身边，自己带着家小前往长安，武曌命裴炎送行。

出了洛阳西城门，前面就是一座亭子。正是三月阳春的日子，亭边几棵垂柳挂了深绿，桃花谢了春红，在枝叶间长出毛茸茸的青桃。眼见已经出城十里，刘仁轨勒住马头，对身边的裴炎道："千里相送，终有一别。裴大人就此回城吧！"

裴炎在马上打拱道："裴某一生，阳关送客无数，然唯此次送兄，心境殊异。"

刘仁轨见裴炎的眼圈红了，他知道，废掉李显是裴炎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而武曌将李旦视同傀儡，更是出乎他的预料。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刘仁轨转身踏上西去的征程，裴炎直到那车队融入三月碧野深处，才长叹一声回城了。

刘仁轨终于答应做长安留守，使武曌松了一口气，有他在西都，她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经营洛阳上。

她觉得这些日子很疲倦，因此，在没有朝会的日子，她把所有奏章都委托给上官婉儿去批阅，摘其要者送给自己审核。她把空闲的时间都用来处置安葬李治的事宜。当着群臣的面她明确表示，五月，她要亲自陪送李治的灵柩回长安。

她还要亲自构思一篇碑文，尽书李治生前的文治武功。这样的事情，她最喜欢与上官婉儿在一起谈论。婉儿的聪颖常常使她们之间碰出语言的火花。

这是三月下旬的日子，暖暖的风吹着殿外的青竹丛林，林子边一簇簇的玉兰开得正盛，如玉色蝴蝶挂满枝头，又似雪花笑迎春阳。而铺满道边的兰草刚刚起身，绿油油的，美极了。它就像新酿的春酒，点点沁入武曌的心脾。

武曌六十岁了，然而韦香呈奉的秘方留住了她的光艳、玉润和风姿，就是不施粉黛，她看上去也不过刚刚四十出头，完全是成熟女人的风韵。这一点，不唯让拜见她的臣下感到不可思议，就是上官婉儿也很着迷。与武曌在一起的时候，她最惬意的事情就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看她的一笑一颦。此刻，当武曌字斟句酌地推敲碑文的时候，上官婉儿正眯着眼睛痴痴地望着她。

武曌一抬头，就看见上官婉儿痴迷的目光，禁不住笑了："鬼丫头！你为何如此看哀家？"

"微臣是觉得太后艳光四射，真乃社稷之幸。"

"人生若梦。哀家现在想来，往事如在昨日。"武曌停下笔，她没有将年龄这个词说出口，那太让她伤感，因此她转移了话题，"你看看，哀家此处如此写如何？"

上官婉儿接过碑文草稿，看到如下一行字——

想空谷以载怀，望中林而式则，出潜鳞于紫泉之里，收逸羽丹霄之上，五往三就，志切求贤，得士以昌，……刑不怒而威，不言而信，去罚实由于一德，胜残无杀于百年矣。若夫尧光四表，才临明昧之墟；禹奠九州，止届蛮要之服……

她读着读着就出了声，莺莺燕燕的煞是悦耳。似乎皇上的光热才刚刚开始散发，雄图才刚刚展开。这话未免过誉，但她惊诧的却是太后的才思："太后文笔，情真意切，光昌流丽，堪为至品。"

"哀家的这点文墨，得益于太宗皇帝啊！"

上官婉儿正为武曌撰写碑文怎的就忽然想起了太宗皇帝而不解，却看见武钦匆匆进殿来，在她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武曌脸色立即大变，叫道："呈上来！"

武钦战战兢兢地将一封书札呈给武曌，只见她打开之后，自右及左浏览一遍后便"啪"的一声拍在案头，震得刚才写的碑文草稿落在地上。上官婉儿急忙上前拾起文稿，随后小声地问道："何事惹太后动怒？"

"你看看吧！"武曌把书信丢给他。

上官婉儿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心底不禁“咯噔”一声。原来这是李贤的上书，对武曌不允准他回京吊唁提出了质问，言辞十分激烈。不过，最让她怦然心跳的还是那首《黄台抱瓜辞》——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她不禁在心中埋怨李贤处事不慎，为何用如此语气向太后说话呢？

武曌冷若冰霜，刚才的温和荡然无存，阴沉着脸对武钦说道：“召裴炎进宫，哀家要问是何人如此大胆，向罪人传递先帝驾崩的消息。”

武钦正要离去，不料上官婉儿却来到武曌面前道：“不必了，是臣向殿下寄书传递哀音的。”

武曌脸上的表情立时僵住了，她怎么也不相信，她宠爱如亲生的上官婉儿会做出如此非礼之举，她再也无法保持矜持，厉声道：“跪下！”

上官婉儿很镇静地跪倒在地。

“说！你为何要这样做？”

上官婉儿看一眼武曌道：“太后容禀。”

“说！哀家看你有何辩词！”

“古语有云：鸟有反哺之情，羊有跪乳之恩，况乎人也！李贤殿下虽获罪流表，然父子情缘未断，父子之序犹存。故太后不恩准他回京吊祭，上不合于天理，下不合于人伦，臣恳请太后开圣天之恩，召殿下回京以尽人子之孝。”

“大胆！”武曌打断了婉儿的话，“此乃宗室之事，何须你多嘴？你竟敢背着哀家私传信件，该当何罪？”

上官婉儿不再辩解，俯下身子向武曌施了一礼道：“事已至此，要杀要剐，任凭太后处置。”

“反了反了！”武曌气得浑身颤抖，对着外面喊道，“羽林卫何在？”

四名羽林卫应声进来，武曌颤巍巍地指着上官婉儿喊道：“押下去，囚于别室，待日后再和她理论。”

上官婉儿毫不惊慌地从地上站起来推开羽林卫，道一声“太后保重”后，转身便出殿去了……

整整一天，武曌像散了架子一般，拒绝一切臣下的拜见。她一人躺在榻上望着大殿发呆，她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哀家错在何处？为何最亲近的人都一个个背自己而去？不！错的是他们，是他们对哀家处理朝政有一种本能的抵触。

在她的几个儿子中，李贤曾是她的最爱。李贤在被立为太子的几年中曾三次监国，并得到高宗的褒奖和群臣的拥戴，足见他深知为君之道。正因为如此，她对他的任何叛逆之举不仅敏感，而且绝不宽容。现在，当她发现身边的人竟偷偷向李贤传递消息时，她的思绪就延伸到另一个方向，会不会有人借拥护李贤的名义，而对她废李显之举兴师问罪呢？

她的眉宇不再舒展了，“呼”的从榻上爬起来，对着外面喊道：“来人！速宣袁公瑜来见！”

一个时辰后，大理寺丞袁公瑜已站在了武曌面前。当年的他如今已垂垂老矣，在聆听了武曌要他前往巴州检校（监视）废太子李贤宅第的旨意后，他再也没有当初处置李忠那样的勇气了，“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武曌面前，布满皱纹的眼角淌下两行浊泪：“微臣铭感太后恩典。然臣已非昔日，垂老迟暮，恐难当大任。”他有种难以言说的委屈，到了这个年纪才做到大理丞，相比曾与许敬宗、李义府一同追随武曌的臣下，他的仕途不可谓不缓，这使他有些心灰意冷。

武曌并不怀疑袁公瑜的诚意，借着灯火看去，她惊异于岁月刻刀的残酷，油然就动了恻隐之心：“那依爱卿之见，何人能担此大任呢？”

袁公瑜回道：“臣以为左金吾将军丘神[redacted]堪当此任。”

“如此甚好！那爱卿可以退下了。”武曌点了点头。

在袁公瑜告辞的当儿，武曌走下龙案，对伺候在身边的武钦道：“传哀家旨意，赐袁爱卿帛五十匹。”

袁公瑜几乎是面对着太后退出武成殿的，他佝偻的身影在三月的阳光下看上去很可怜，这情景让武曌轻轻地叹息。可这也只是瞬间的感慨，她很快就恢复了威严的神态，对武钦道：“宣丘神🏠进宫议事。”

第六章

天平谷深葬英魂

西归路远诉衷情

天平山纵横数十里，奇峰耸云霄，空谷幽邃，苍松葱郁，碧草茵茵，青苔漫径，陪伴着废太子李贤一家种着苦涩的心田，收藏带血的情殇。

曾经的楼观攀郁只在记忆中存在，现在能够勉为栖身的只是几间当地人帮忙搭建的茅棚，孤零零地畏缩在山谷的一角。一道柴扉，四面土墙，隔出一个狭小的世界，李贤与曾经的王妃房钰、良娣张颖、女儿李嫣、大儿子李光顺、二儿子李守礼和随行的几位仆人，就在这打发着贫寂的时光。

他们现在已与当地人无异，不唯女儿和儿子衣衫褴褛，就是李贤与两位夫人遮体的衣裳也是补丁积纳，重重叠叠，早已看不见当初的本色。

大约是上午巳时一刻，房钰提起刚刚补好的衣衫，李贤伸进两只胳膊，房钰为他结好纽带，李贤赧颜道："都快成袈裟了。"

房钰的眼里就充满了亮亮的泪花："太子受苦了。"

"唉！你如何就是改不了呢？"李贤嗔怪地看了一眼她说，"大山幽谷，只有庶民，何来太子？传将出去，岂非自招其祸？"

房钰点了点头。

这时，从身后传来良娣张颖的声音："姐姐说说，夫君难道不是皇上的龙种么？为何就不能回京吊祭父皇？他不是母后亲生的么？为何被视为草芥呢？这世道，何言公平啦！"

房钰看一眼张颖，凄然而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问话。但她内心却已认同了良娣的愤懑和不平。跌落尘埃的残酷现实，阶下囚的苦难

历程，让这对昔日里曾为争宠而心存芥蒂的女人抛却了恩怨。她还是回应道："不去就不去，不说山高道远，单是睹物情殇，人情冷暖，夫君也受不了的。"

李贤低头收拾木桌上的书籍，听着两个女人的说话，眼边就润了一圈潮湿。想想四年来不堪回首的时光，品味着一千多个漫漫长夜的世情冷暖，他的心被揪扯着，在眉宇间凝成无以排解的惆怅。

他并非贪恋宫观深处的歌舞竽笙、声色犬马。自从被解往长安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勃勃雄心锁进了幽闭的心室，如同进入冬眠的一头猛兽，他只能在漫长的梦魇中等待春天的复苏。唯一能够支撑他活下去的，是即将完成的《后汉书》注释。

那次西行名为援送，实为监押。率领禁卫押送的是左卫将军张虔勖，洛阳到长安，路途并不算远，不几日到达后，他遵照武曌的吩咐，当着长安令将李贤一家交给左金吾将军丘神🏠和武承嗣遣来的宗正丞袁公瑾——大理寺丞袁公瑜的胞弟。

李贤至今仍不明白，母后为何要将他羁押在父皇为太子前的晋王府，这是要折磨父皇的情感么？既为庶人，自然不能再享受亲王的礼遇。武承嗣有过交代，所有衣食供给仅为遮体果腹之需。永隆元年冬的第一场大雪降临长安时，监禁的禁卫都已换上棉甲，而李贤一家依旧是夹衣裹身。他与房钰、张颖尚好说，只是苦了两个孩子。

有一天，李光顺瑟缩着身子问他，祖父不是当今的皇上么？为何孩儿连一件棉衣都穿不上？

李贤抱着他泣不成声，他无法向孩子解释这一切。他忍着冻饿，连夜向太子李显修书，第二天他找到袁公瑾，望他看在父皇、母后的情分报信给太子，聊解度冬之急。

袁公瑾很为难，武承嗣临行前是暗地有过交代的，不经他的允准不能有任何优礼之举："这……殿下，武大人那里……"

李贤道："贤纵有罪，吾儿无辜，且系皇孙。公今日救他们一命，他日贤定以十倍偿还。"

从侧室里传来李守礼的号啕哭声，言语中夹带着"母亲，孩儿冷"的

诉声，袁公瑾的心动了。他虽与袁公瑜出于一母，然而他向来看不惯兄长趋炎附势的举止。于是，他答应派可信之人将信札送到了太子宫中。

不久，从东都传来皇上的诏命，责令宗正寺为李贤一家置办冬衣和庆岁的酒食。除夕夜，他邀袁公瑾一同守岁饮酒。席间，袁公瑾告诉他说，太子看到他的书札后，凄然落泪，当即上奏恳请皇上赐衣。这些带着暖意的细节，让李贤感到兄弟情深，江山有望，他从此即便为庶民亦足矣。

除夕夜成了他生活的重要转折点，袁公瑾对他的监视明显松弛了。他常常借故走亲访友，把大量的时间给了李贤，让他有机会去完成《后汉书》的加注书稿。

然而，这样平静的日子没有多久就被打破了。

事情是从前线回来的检校礼部尚书、定襄行军大总管裴行俭引起的。当他听说因明崇俨一案，太子李贤被废黜，当即进宫面见天皇与天后，据理为太子辩冤，但遭到裴炎和武承嗣反对，不久，他便郁郁故去了。

开耀元年十一月，天后的旨意到了长安，徙李贤一家到巴州。

李贤并不知道，裴行俭的举止触动了武曌心底的隐秘，他更不知道，武承嗣借着裴行俭的谏言在武曌耳边吹风，极言他的势力盘根错节，党羽密布，这一切都促成了武曌流放他的决心。

巴州刺史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接到了朝廷的诏命，因此，他一到巴州，就被安置在偏远的天平山中。据跟随来巴州的袁公瑾说，行前太子李显曾向天皇呈送了《请给庶人衣服表》，听来催人欷歔——

臣闻心有所至，谅在于闻天。事或可矜，必先于叫帝。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有至于是，虽自取之。在于臣心，能无愤怆。天皇衣被天下，子育苍生。特乞流此圣恩，霈然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则浸润之泽，曲沾于蝼蚁。生长之仁，不遗于萧艾。无任私恳之至。谨遣某官奉表陈请以闻。

李贤听着，苦涩地笑了，那无奈都在笑声中了。李显深知武曌的性格，不敢提袁公瑾的名字，生怕给他带来横祸。他知道，李显的措辞意在说服天后，他再想想自己眼下的处境，真与蝼蚁无异，与萧艾无差。

“皇命难违，殿下且在此屈居。仪陇县令已在城中为在下安置了居处，平日若是有事，在下会及时告知的。在下在这里，殿下一家反而不自在。”袁公瑾打断了他的思绪。

“大人尽可放心，我熟稔大唐律令，不会做出违律之举牵累大人的。”李贤十分感激，觉得袁公瑾正派多了。

送袁公瑾下山，眼看着他的身影融进一片绿色，李贤忽地感到一种被抛弃的寂寞。毕竟他们在一起交往经年，从最初的心存疑虑到相互敞开心扉，从最初的监视到后来的陪伴，他们之间留下了不少难以忘怀的往事，后来，当他移开警惕的目光时，李贤反倒有些不习惯了。

造化弄人！李贤收回目光，眺望远方，重峦叠嶂，昂霄耸壑，发出对命运的感叹：天平山，天不平，上苍焉知，这山中藏着一位忍辱受屈的太子？

庶人的日子就是百姓的日子，无非多了几个仆人，可仪陇城中的富户，哪一家不是仆从成群呢？一旦回归民间，他才知道以往的宫廷生活是多么奢侈糜烂。尽管朝廷恩准了太子的上表，春秋之际供给换季衣衫，可在这最难耐的却是饥饿。在这穷乡僻壤，他得同山民们一样面对春荒，为饥馑发愁，他不得不要身边的仆人学会攀岩登高，寻找野果树皮充饥。

永淳元年二三月间，房钰、张颖的脸上再也看不到宫苑留下的痕迹，而充满了菜色……

李贤把这一切看作天意，他不再相信孟子把人生苦难同天降大任联系起来的箴训，而更愿意在艰难困苦中寻求内心的安逸和恬淡。空闲之余，他喜欢抄写禅宗的《华严经》。

在来巴州的途中，他路过木门县时领受了佛光的沐浴。那次遭遇，使他相信人世间真有说不清的机缘。那一天，眼看残阳西垂，暮色沉沉，李贤一行不得不叩响了木门寺的山门，恳请借宿一夜。谁知这一住下来，就遭遇了春雨，以致他在寺中滞留了数日。

有一天天阴，他到寺后的山披上散步，远远地就看到一位女尼在石上晾经。她将抄好的经书一页一页地摊开在石上，她做这一切时心无旁骛，似乎这世界上只有她和这些经书存在。

他走近晒经石时，她并没有发现，直到他叫了一声“法师”，她才抬头很温和地看了他一眼道：“南无华严经！施主有何指教？”

李贤忙施礼道：“不敢言指教。请问法师所晒何经？”

“此乃《华严经》，系玄奘大师从西天取回。”

李贤又问道：“敢问法师法名？”

“贫尼法名清化，云游八方四海为家。”

清化法师将经文一一摊好，这才转过神来与李贤相对，当她的目光掠过李贤的额头时，眉头不经意间就颤动了一下。她顿了顿说道：“若是贫尼没有猜错，施主乃皇家血脉。”

李贤大吃一惊，忙问道：“法师为何如此说？”

清化法师莞尔一笑：“这个，施主不必多问，贫尼久不闻凡尘中事。”

“法师可曾到过长安？”

见清化点头，李贤像是自言自语道：“不知法师可曾听说当年感业寺曾有过一位明霁师父？那时在下刚刚出生不久，后来渐晓人事后，不断听人说起。”

清化法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言道：“因缘所生诸事，如幻如影，不能自主，不能永存。唯佛性不生不灭，纵然遇到‘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亦必心地清净。身心安处，何处无家？”

李贤被这一番话点拨得心胸清朗，知道自己与佛结了缘，遂向清化法师求经。清化欣然答应。

手捧经卷，李贤感慨道：“与法师一席话，如醍醐灌顶，弟子顿悟，佛缘无边，后会有期。”

可第二天当他们要启程时，却发现清化法师早已离开。寺中住持告诉他，清化法师早年就在感业寺，后来不知因何变故就离开了，此次是从爱州云游而来。

爱州？那不是褚遂良一家遇难的地方么？

李贤哪里知道，她就是明霁，与他的母后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孽缘的明霁。她已从他的眉眼中断定他就是被废黜的太子李贤，所以才留下一卷经文，飘然而去。

他的经文已抄写了不少，心因此而安定了许多，他不再向儿子们絮叨宫廷的那些岁月，转而要他们跟着山人学会犁田，学会爬山，学会摘野果子充饥。

可是，他平息的心波还是被来自洛阳的消息再度掀起了悲浪哀涛。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除夕，当仪陇县令送来“抄手”（饺子）时，他才知道弘道元年过去了，新的春荒正在等着他们。

天气放暖的日子，很久没有碰面的袁公瑾上山来了，为他带来一封信，说是从洛阳到此的商贾捎来的。他打开信札，那熟悉的笔迹便映入眼帘：“哦！是婉儿！”

他可以忘记两都的一切，唯独忘不了与婉儿两心相仪的对望，忘不了他们围绕《后汉书》的倾心相谈，忘不了在洛阳城外回眸之时，那从树影背后探出来的一双垂泪的眼睛。

上官婉儿在信中向他传递了父皇已经驾崩，李显已经登基的消息，说太后已严令宗正寺不许他回京吊祭。

……君泱泱我唐之龙脉兮，何昊天以不公？君俨俨以人子兮，何夺爱以拒吊。迢迢千里于重山阻隔兮，音杳杳而不闻；愁云茫茫而思心无寄兮，惟哀哀而垂泪。遥夜漫漫而佳人独不寐兮，睹残月而凝眉；飞鸿过窗而托我所系兮，乃祁君以宁靖。

李贤的手剧烈地抖个不停，随着信札脱落在地，他大叫一声“父皇”，口吐鲜血，昏倒在地。

房钰正在房内为儿子缝补衣服，听见外面“扑通”一声，便急忙出来

看。只见李贤躺在地上，袁公瑾一脸仓皇，她急忙上前抱起李贤，用力掐他的人中，连声大喊："夫君醒醒，夫君你怎么了？"

这时候，张颖与几个孩子也都冲了出来，围在李贤周围哭成一片。

李贤睁开疲倦的眼睛，口中喃喃自语："我这是在何处？"

房钰告诉了他经过，李贤回想起刚才看信时的情景，禁不住仰天长啸："父皇！父皇他驾崩了！"

大家都惊呆了。此时此刻，张颖已顾不得品味上官婉儿那些很温情的话语，她唯一牵系的是李贤的身子。

张颖又怀孕了，她拖着沉重的身子上前安慰道："殿下也不要过于伤心，父皇驾崩，臣妾与殿下一样悲痛，然皇命如天，太后既是不允，殿下也不必强求。"

"母后！您为何如此无情？"挣扎着起身，李贤邀袁公瑾进到里屋，泪流满面地问道，"那商贾可还在？"

见袁公瑾点头，李贤又道："父皇驾崩，我进京吊祭，乃人子之责，为孝之道。因此我欲向母后请命，恩准我与妻儿回洛阳吊祭。我知大人有诏命在身，身不由己，故而托商贾带回京都，转交太常王德真人。不说谁的信札，母后看后自然明白。"

袁公瑾有些迟疑："这……"

"我现今可托之人，只有大人，还望大人玉成。"李贤打躬求道。

袁公瑾还能说什么呢？几年的相处，与其说他在监视李贤，毋宁说李贤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他。他慌忙扶着李贤道："殿下如此，折杀在下了。好！殿下的信就由在下转送就是。"

眼看二月过半，回京的消息却越来越渺茫，他的心也愈益地冷却。现在，听着两个女人的议论，他聊以自慰地回应道："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迹。我等心有父皇，他在天之灵必有感知。"

说完，他回身看了一眼张颖挺起的肚子，脸上就加了惆怅："唉！眼看春荒已到，这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殿下何必如此说呢，孩子何罪之有？纵使我等忍饥挨饿，也要抚养好孩子。”房钰抚着张颖的肩膀，向内室喊道，“丽芳！扶夫人进去歇息。”

李贤就觉得艰难时势见善性，不要说身边的两个女人如今情同姐妹，就是婉儿信中的缠绵悱恻，她们也都宽容了。

“还是夫人说得对。”李贤说着，起身向外走去。

房钰问道：“夫君欲往何处？”

“眼看着孩子们一天天大了，他们可以没有荣华富贵，却不能不知书达理。该去给他们讲讲‘小学’了。”

房钰笑道：“夫君这是读书读呆了吧？荒山野岭的，连一张纸都没有，谈何读书？”

“夫人这就不懂了，我当年在宫中就读过南梁散骑侍郎周兴嗣所作之《千字文》，至今仍记忆犹新，教起来何难之有？”说着，李贤出了茅棚的正屋，正要转身到“西厢房”，却看见有两人从山下走来，身影十分陌生。

及至跟前，却是县衙差役的装扮，他们上前施礼问道：“请问李贤在此处么？”

李贤还礼道：“在下就是，请问差官……”

一位差官道：“朝廷来人要见殿下，县令大人差小人请殿下去城中一趟。”

李贤问道：“敢问袁公瑾大人可在？”

两位差役摇了摇头：“小的只管奉命办事，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李贤回转身来，只见房钰、张颖与几个仆人站在身后，一双双惊恐的眼睛看着官差。他却笑了笑，心想朝廷来人了，是否意味着恩准他回京吊祭父皇了呢？也许是母后生了恻隐之心！唉！毕竟是她十月怀胎的骨肉哦！

李贤愁云紧锁的眉宇骤然展开了，对家人说道："朝廷来人要见我，你等在此等候，我去去就来。"

房钰却不放心，上前问两位差官道："敢问差官小哥，来者可是哪家大人？"

差官摇了摇头道："小的不知道，只看他是位将军。"

"将军？"房钰就生了疑窦。

"朝廷钦差，可以是文官，也可以是将军，夫人不必过于小心，我这就去了。"李贤说罢，对两位差官挥了挥手，"走吧！"

这是李贤第二次进仪陇城。刚来时他坐在车内，没顾得上详细打量。曾经在两都长大的他穿过狭窄的街道，看着两厢的店铺纷乱驳杂，有砖木堆砌的瓦房，也有竹木搭建的茅棚。特别是那些歇脚的茶馆，都是瓦房前延伸的几间茅棚，四面无墙，摆几张白木桌椅。店主人肩搭一条绢巾，在桌前招呼客人。他的身后就是一座茶炉，一位汗流浃背的大汉拉着笨重的风箱，一看就不是富人的去处。可现在他看这一切该多么亲切，多么温暖，觉得它就和长安的坊间一样的繁华炫目。

县衙就在街道中段，虽然不能京城相比，但在一片棚户屋中却也鹤立鸡群，看上去有些气象。

李贤正抬头看，就听见年长的差役说道："朝廷钦差与县令大人就在后堂等候，殿下进去吧。"

李贤点了点头，他转过一道萧墙，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小路来到后堂，就看见一位穿着朝服的钦差正坐在堂中与巴州刺史及仪陇县令说话。

哦！怎么是他？李贤心中"咯噔"一声，朝廷焉何要派遣左金吾将军丘神🏠当钦差呢？记得那还是调露二年，"二圣"移驾东都，他在长安监国。有一天，时任吏部侍郎的刘祎之禀奏，说这位左金吾将军纵子犯罪，鱼肉百姓。他当时就将之传到明德殿严加训斥，责令其缚子送到大理寺，后来他的儿子被判流表岭南。母后在这个时候遣他来巴州，是何意思呢？

丘神🏠并没有起身，看到李贤进来，便道了一声："殿下别来无恙乎？"

"托母后洪福，还算安好。大人此来巴州，可是母后要宣我进京吊祭父皇？"

丘神🏠并不急于回答李贤的话，一双乌溜溜的眼珠扫视了一遍李贤的着装，脸上就有了轻蔑的意味，心想真是人生无常，想当年坐在明德殿的太子何其清新俊逸，雅人深致而又气冲斗牛："殿下一定不会想到，有一天也会如犬子一样流于此地吧？"

李贤似乎早料到丘神🏠会这么说，但他并不理会，只是进一步问道："就请大人示下，母后可恩准我回京吊祭父皇？"

丘神🏠笑道："殿下觉得可能么？殿下也不想想，一个被废为庶人的皇子，还有资格进京吊祭先帝么？殿下千不该，万不该唆使袁公瑾私传信件，致使袁公获罪。本官已将他缉拿，不日即解往东都交大理寺卿审理。至于殿下么……"丘神🏠看了一眼巴州刺史和仪陇县令，从身后的案头捧过一卷黄色绢帛展开，大声念道——

太后懿旨：查庶人李贤不思悔改，妄议朝政，私怨成垒，着即与妻儿分居，幽于别室。

突闻此言，李贤的心顿时一落千丈，脑际一片空白。在丘神🏠的提示下，他额头贴地，谢过恩典。

"州中可有幽闭之处？"丘神🏠问坐在一旁的巴州刺史。

仪陇县令忙回答道："县衙内尚有一密室，专为审理重案所设，不知可否？"

"如此甚好！只是刺史大人还需派官兵严加看守，也是为殿下安危之虑。"丘神🏠道。

巴州刺史忙接道："接到大人传报，下官已命司马率军进了仪陇县城。"

李贤这时终于明白一切都完了，所有的祸端皆起于那封上书。他很后悔，自己的一时激愤为多少人带来了灾难。他不敢想象，远在洛阳的

婉儿会不会风摧花折，难逃厄运；而眼前，袁公瑾已经披枷带锁，由监视别人沦为阶下囚；他不敢多想，房钰、张颖和他的儿女会不会因此而葬身异乡？

丘神🏠起身来到李贤面前，不无讥讽地挥了挥手道："走吧！为殿下换个清闲去处。"

"慢着！"李贤推开丘神🏠道，"我一人获罪，然妻儿无辜，请不要伤害他们。上书乃我一人所为，不干他人之事，请大人放过袁公瑾。"

"殿下还以为自己是监国么？不过，本官可以告知殿下，太后口谕，本官职在检校殿下作为，并无追究妻儿家小之意，你尽可放心。"丘神🏠说完，立时就进来一队卫府官兵，将李贤团团围住。

哀莫大于心死。李贤这会儿万念俱灰，倒很坦然，他轻轻地拍了拍肩头的灰尘，对卫府官兵说道："不劳各位，我自己会走的。"

李贤坦然面对惨淡，可丘神🏠的心思却没有闲适下来。当晚，巴州刺史为他接风，两人喝得酩酊大醉。一觉醒来，正是更深夜半，月明星稀，山风吹来，吹醒了他的酒意，临行时太后若明若暗的话语此刻都涌上心头。

太后要他检校，以备外虞，是否说明李贤在诸王、都督和刺史中尚有余孽未尽？果然如此，难保没有人会拥立李贤向太后发难。

太后还说，若遇不测，让他相机处置，这是否是一种暗示？果真如此，为什么不趁这次在太后面前争一次立功的机会呢？

身材魁梧的丘神🏠不仅承继了父亲——左卫大将军丘行恭的身骨，更承继了他冷酷无情的秉性。早在他年轻时，父亲腰斩叛逆将军，掏其心肝而食之的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身为左金吾将军，他主管宫廷宿卫，属下每每犯纪，他动辄手刃其首级，悬于高杆以为戒；而他在喝得酩酊大醉时，往往杀了身边的卫兵，醒后又痛哭流涕，为此，他多次受到高宗的斥责。

然而，这鲁莽的性格并不妨碍他随机应变的处世方式。他清楚地看到，随着高宗的驾崩，李氏日益式微，但这又有什么呢？谁治国理政与他没有关系，只要不损害他的利益。

与其在这穷乡僻壤检校一位废太子，空耗时间，倒不如做出一个惊天之举。丘神🏠立即做出选择：他要设法让李贤自尽，然后回去复旨……

鲁莽的丘神🏠也有狡黠的时候，他并不急于将图谋付诸实施，而是每日在护卫下与李贤在城外散步，还时不时地询问些他为太子时的故事；有时候，他会以转达太后恩典的名义打开御酒，与李贤对饮；与此同时，他还要仪陇县令上山去告诉房钰和张颖，说殿下在城中有些事情要处理，让她们耐心等待。

春一天天走向深处，漫山杜鹃花渐次开放，火一样地烧红高天上的流云，烧红满目的青山，也焦灼着李贤一颗不安的心。他思念着在山上的房钰、张颖和儿女们，思念那虽然破陋却是充满着人情的茅棚；思念着那些陪伴自己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的书稿。他开始变得烦躁，时不时地问丘神🏠道："母后囚我究竟是何意，大人不妨明说。"

这是二月二十七日的上午，晴了多日的天空布满了乌云，眼看一场风雨就要来临。看着这天，李贤的心飞回了天平山，说什么也不能待下去了。他对着窗外大喊："来人！我要见丘将军！"

在他唇焦舌燥的时候，丘神🏠出现了，他脸上掠过冰冷的讥讽说道："殿下以为还能回得去么？"他说着话，向后挥了挥手，一名卫府官兵递来一条白绫，丘神🏠指着白绫道，"不瞒殿下说，新皇已废，豫王登基，太后临朝称制，闻听州县有人欲借殿下之名图谋反叛，故而赐殿下白绫以自裁。现今殿下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自缢而去，一条是本官依法处置，何去何从，全在殿下。"

哦！他们兄弟的命运不幸被他所言中，李显既废，李旦虚设，圣朝何在？母既不惜骨肉殄灭，子心何系？白绫在前，与其死于刽子手中，不如自裁。只是一想到大唐基业未逾百年，帝不过三代，即行衰微，他就禁不住泪如泉涌。但他迅速擦去咸苦的泪水，沉静而又凛冽地望着丘神🏠道："将军以在下监国时多所指责而含恨，我深解之。然则，我乃太宗之孙，高宗之子，岂可畏死。不劳将军，我自裁之。"

"悲乎！大唐危矣！父皇！儿臣来也！"李贤面朝北方，仰天长啸，慷慨登上杌凳，朝着悬在梁上的白绫伸出了脖子……

三月上旬，丘神🏠没有回长安，而是直接策马来到洛阳向武曌复

旨。

他走在司马道上的步子是铿锵而又自信的，他相信自己揣摩透了武曌的心思，为果断斩断了太后的隐忧而得意非常，甚至想象出了太后快慰的笑意。他看见武钦的身影，急忙上前见礼，询问太后所在。

“太后正和太平公主说话呢！咱家这就进去禀奏。”武钦进去片刻之后就出来宣道，“太后有旨，宣丘神🏠觐见。”

一路上喜形于色的丘神🏠一俟跪倒在武曌面前时，就收敛起喜色，很拙笨却很庄重地行了拜见之礼。

太平公主并不避讳，问道：“这是哪家的将军，如此灰容土脸？”

武曌道：“下面可是左金吾将军丘神🏠？”

丘神🏠连忙回答：“微臣丘神🏠自巴州归来，向太后复旨。”

武曌抬了抬眼皮道：“哀家命你前往巴州检校庶人李贤举止，你为何擅离职守，私自回京？”

丘神🏠闻言很吃惊，猜不透太后话里的意思，便忙不迭地说道：“微臣是要禀奏，太后隐忧已除……”

武曌断然打断了他的陈奏：“哀家秉承高宗遗志，张大唐基业，朝野肃然，内外晏然，何忧之有？”

“启奏太后，李贤殿下他……”听了这话，丘神🏠不知说什么好，神色十分慌张，平日就口喑，现在更是结巴。

“他怎么了……”

“他自缢了！”

武曌忽地向后靠去，似乎身体一下子就散了架。她双目紧闭，两行泪珠倏然流到腮边，心就阵阵地撕扯出千般疼痛来。她说不上是痛还是怕，是喜还是忧，只觉得眼前晃动着李贤扭曲的面孔和一双忧郁的眼睛：“贤儿，请原谅哀家的情非得已，你秀木招风，哀家只能如此；贤儿！你就去吧，千万不要再回到哀家的梦中；贤儿……贤儿……”

武曌正饮泣间，就听见太平公主厉声道："好你个丘神🏠，太后命你检校庶人，以备不虞，谁让你逼他自缢而死的，你该当何罪？"

这一声叫喊，让武曌幡然醒悟。废太子死于非命，对唐室来说是多么重大的事，她无论如何也得给朝野一个交代啊！她回身看了一眼太平公主，愤然拍案道："丘神🏠渎职失责，以致庶人李贤自缢而亡，着即贬为叠州刺史！"

"还不快谢太后隆恩。"太平公主立即接道。

丘神🏠蒙了，他不敢抬头看武曌母女。当现实发生的一切偏离了他内心的期许时，他的目光顿时变得迷茫。是他曲解了太后的旨意么？是他擅动了杀机么？他忽然感到，太后的变幻莫测是多么令人匪夷所思。

望着丘神🏠的背影，太平公主对武曌道："事已至此，母后将何以处之？"

"若不是殊非得已，为母者怎肯见杀亲生而不痛？然安国定邦乃大爱，骨肉之情乃小爱，舍大爱而趋小爱，此哀家不为也。贤儿已去矣，他的在天之灵焉知哀家失子之伤？"武曌长叹一声，神情萎靡。

"儿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否？"见武曌不置可否，太平公主继续说道，"儿臣所谏者四：遣钦差前往巴州，妥为安葬，以求亡魂安妥，此其一也；复皇兄王爵，以慰朝野，此其二也；接房氏、张氏及诸皇孙回京，此其三也；最后，安抚丘神🏠勿使其生事端。如此，方显母后好德怀仁，也塞谤者之口。"

武曌点了点头："贤儿！哀家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些了，你泉下有知，该体会为母者之良苦用心了吧。"言罢，她掩面而泣……

五月，洛阳周围麦子已大体收完，广袤的豫州平原裸露在骄阳之下。刚刚种下的糜谷星星点点透出绿色，城内的柳树枝叶也更加浓密，碧帘一样的垂挂在街头。皇宫殿中、内侍省为太后、皇上避暑而处于一片忙碌中。

这天，宗正卿武承嗣到武成殿来向太后奏事了。远远地，他就看见上官婉儿进了殿，他知道李贤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唯上官婉儿重新被召回到太后身边，那个逼死废太子的丘神🏠也重新被任命为左金吾将

军。为此，他不得不在心底里感佩姑母的手段。

武曌正在翻阅上官婉儿批阅过的奏章，那些娟秀的小楷使她渐渐忘记了她因私下为李贤传递丧信而惹起的烦恼，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和由衷的感慨。

上官婉儿就在一旁站着，除了回以谦恭的笑之外，并无其他。

看罢一卷之后，武曌侧过脸问道："待了半天，你怎么不说话呢？"

上官婉儿笑了笑说道："太后褒奖，微臣受之有愧，故而不敢多言。"

"你还在为哀家的处置心里不满吧？"

"微臣不敢。"

武曌相信她的话是真的，于是继续埋头看奏章，但她并没有发现，上官婉儿笑意后面隐藏的忧伤。自从听到李贤自缢的消息后，她明显地瘦了，那是用泪水浸渍的削骨，是用思念煎熬的清俊，是被愤怨交织的默然。多少次，她在梦中看到李贤扭曲而又痛苦的脸庞，似乎要对她诉说什么。醒来后，她向隅而泣，独坐天明。而就在这时，武曌宽恕了她私传丧信的罪行，从此，她便用凄然的笑封闭了挥之不去的思念。

"庐陵王李显一行已遵照太后旨意迁往房州，不日即可到达房州治所房陵县……"在这个场合，武承嗣说话的声音有意拖长了。

武曌听出了弦外之音，问道："你为何踯躅不语了？"

武承嗣见太后发问，沉思了片刻道："房州山深谷险，贼众出没无常，臣以为迁往均州昔濮王故宅为好。一则可解安危之忧，二则朝廷也好检校，以备不虞。"

"你思虑颇周，就依所奏。你遣人快马传哀家旨意，徙庐陵王于均州。"

武承嗣领旨，接着又向武曌禀报关于乾陵工程进展的情况。

武曌放下奏章，要上官婉儿也坐下来听听。

“在太常卿王德真大人的督促下，韦待价、韦泰真两人按图建筑，一丝不苟，到四月底，地宫已经开好，正在描绘壁画；三道阙门已经沿着司马道矗立在梁山南麓，其气势雄伟，能雄视渭水，远眺终南。”

听罢，武曌脸上绽出很久不曾有过的欣慰，她对武承嗣道：“明日早朝后，宣王德真到武成殿，议决先帝灵柩西归大计。哀家打算亲护先帝灵柩回归长安！”

“万万不可！太后凤体关乎社稷，当此先帝驾崩之际，太后万不可远途劳顿。”武承嗣连忙劝道。

武曌对此好像充耳不闻，她迷离着一双丹凤眼，那些早年幸福的枝枝节节似乎在这一瞬间都迅速在她胸中复活，是那样的鲜活如初。她保养得非常好的面颊泛起绯色的红晕，说话的声音就变得分外的温柔：“唉！你等焉知哀家与先帝之情乎？相识于霰雪之晨，相慕于经史之叙，相思于风雨迷离，不可谓不刻骨铭心，如今让他孤寂西去，哀家情何以堪？”

“这……”武承嗣有些语塞。

武曌转过脸，眼里的深情依然涟漪涣涣，她问上官婉儿道：“知制诰以为如何呢？”

细心的上官婉儿被武曌目光中婉丽和柔波打动了，她觉得坐在朝堂上指点江山并不妨碍太后对心爱之人的思念，先帝一定如生前一样地厮守着他们情感的泊岸：“微臣以为太后呵护先帝灵柩西归，乃爱之所至，情之必然，微臣愿随太后一同前往长安。”

“知哀家者，上官婉儿也。”武曌又一次发出由衷的感叹。

见此情景，武承嗣不好再说什么，他只有紧锣密鼓地为太后护灵西归做准备。

五月十五日，高宗的灵柩终于要回长安了。这天一大早，贞观殿南门外停着李治的柩车，巨大的棺椁周围堆积了晶莹的冰块，六匹昂首挺胸的战马系了白色的绸缨，齐刷刷地站在柩车前面。

诸王、大臣们送葬的车驾停在柩车后西边，而公主、嫔妃的车驾停

在东边。一律的原色，没有上漆，没有装饰，以表示对先帝的哀悼；车上的幔布与丧服的颜色相互映衬，愈益增添了哀伤的气氛。从贞观殿到定鼎门街道两旁，按照吉东凶西的顺序，每隔一段都张挂了帷帐，如雪漫洛阳，东都沉浸在一片哀思之中。

依据周礼，出皇城这一段路上要由孝子牵引⮌车。朝廷为防突生事变，禁诸王回京奔丧，所以只有新皇李旦走在⮌车前面。

大约辰时三刻，李旦从车驾上走下来，这是他登基后第一次出现在朝臣面前。他脸色苍白，目光离散，眼不斜视，仿佛世间只有他一人。在太常寺官员的引导下，他径直来到⮌车前，一任牵绳套在自己肩头……

这情景，裴炎看在眼里，悲在心头，他望了望身边刚刚擢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中书侍郎刘祎之，很快便从他的眼里读出了同样的感受。但在这样的场合，两人什么话也说不出口。

自李治的灵柩离开洛阳这一刻起，裴炎心头的自责渐渐变成一种信念，他扶着先帝的柩车，暗地提醒自己不要辜负了先帝的嘱托。他必须挽狂澜于既倒，让武曌将社稷还给李氏。

巳时一刻，武曌在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的陪同下登上护灵的大辂，周围是麾幢、佩剑的武士、虎贲甲卒等庞大的仪仗。

太常寺官员高呼一声“起柩”，鼓吹署的三百八十名吹鼓手鼓乐，柩车缓缓启动。跟在送葬队伍中的太监、宫娥们哭声大作。

武曌端然而坐，望着这长达十数里的送柩队伍缓缓移动，追思的大水苍茫而又汤然地漫过她的心海，每一个波流都旋流着爱的浪花。李治没有离去，他们仿佛再度相谐，去追寻爱舟起航的码头。

那是贞观十九年的一个晨间，雪中的一抹梅红，一个倩影，一曲吟诵，点燃了一个男人的青春之火！而他的眼睛，他的嘴唇，他的胸膛，就是在那个时候烙下她狂癫的吻印！

欲偕君之翔宇兮，何弃我而独翱。

君扶摇以九天兮，我秋水而涸枯。

……

太平公主伸手为武曌拭去腮边的泪水，她无法读懂父皇和母后之间那复杂而又曲折的感情。在她出生前一年，上官仪一案爆发，朝廷形成了“二圣”并立的局面。因此，从她记事起，父皇总是一副无奈和忍让的模样，这使她无形之中疏远了父皇而更愿意效仿母后的做派：“儿臣有些不明白，父皇为何总是对母后迁就再三呢？”

听了这话，武曌发出长长的叹息：“唉！岂止你等，朝中知你父皇者又有几人？自三代于今，皆以为男者主事。唯先帝卓尔不群，不拘旧格，先是让哀家听百司奏事，后又委朝政于哀家，虽非议者多，然有如此胆略，不唯本朝无二，即煌煌青史，也无人可比。你不知你父皇当时该有多难。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以托孤大臣之资，极言哀家听百司奏事乃‘牝鸡之晨’，而你父皇却力排众议，坚持让哀家视事。他不是软弱，而是独具慧眼，后来连长孙无忌都不得不承认哀家处事皆称旨。”

太平公主静静地听着。她发现母后被往事滋润的目光宛若一汪清泉，澄澈晶亮而又秋波潋滟，美丽极了。尽管她也觉得这目光与她花甲之岁的现实有些不相称，可她还是愿意那么专注地看着。

贵相知而心仪兮，拥锦衾以春宵；盛清露而花艳兮，怨黄鸟之早啼。太平公主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父皇在二十二岁时遇见母后，两人之间是怎样的炽热而又浪漫。武曌也攥着她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她在女儿的血流中寻找着李治的体温。她完全回到了流逝的岁月，她的情思在爱海情波中荡桨泛舟。

上官婉儿听着武曌母子一点一滴，一枝一叶地追忆，心就浸染在女人的情潮中了。其实，贵为武曌这样的女人，同样也需要男人的爱抚。

武曌是一面镜子，上官婉儿追随着她的回忆而自顾。进入五月，她就二十一岁了，她忽然地就有了一种伤春的惆怅。

……

第四天，队伍行进到潼关之下。虢州刺史、仙掌县令等着了祎衣在此等候。

太阳渐渐西沉，暮色笼罩仙掌县大街小巷的时候，庄严、凝重的夕

奠在县府门前举行。柩车前摆着羊、豕等牺牲，还有干肉三俎、黍稷两簋以及果脯、酒肉等。

李旦在太常寺官员的引领下来到高宗柩车前，行三叩九拜大礼，献牺牲等祭品，然后是随行的公主、朝臣们依序祭奠。

因为是为先皇举丧，故而不可在内堂用膳。虢州刺史命卫府官兵在仙掌县城内外用苇席搭了长棚供行进队伍用膳。熙熙攘攘，直到子夜才渐渐安静下来。

李旦与刘皇后的行宫距太后的行宫约有半里，李旦对太常寺的这个安排很满意，离母后越近，他的心神就越不安定。

子夜的月色依旧温柔淡然，洒下一地的银波。

上官婉儿已从梦乡中走出，完全没了睡意。她临窗而坐，檐下被月光涂下的竹影摇曳如画，浓浓淡淡，益发增添了春愁。她刚才在梦中又一次看到李贤，他悲泪怆然，拉着高宗的衣袖，问为什么不让他回京拜见……他拉着婉儿的裙裾，要她一起去面见父皇……

上官婉儿噙着泪水在心底轻轻吟唤："贤！你在何处？贤！那边也是五月了么？"她伸手掬起一缕月光，抹过脸庞，哦！湿漉漉的凉……

忽然，从内室传来微微的喘息声，她的心立时回到眼前。她担心太后身体不适，急忙轻手轻脚地朝内室走去。可她的脚步在帷帐前就倏然休止，呼吸也骤然屏蔽，目光是惊惧而又彷徨。

她看见太后裸着身子仰面躺着，双腿摩挲，呼吸急促，她显然不满足于这种虚拟的情境，泪水顺着眼角滴落在枕边。

也许这不是第一次……上官婉儿悄悄退了出去，留下一段空寂的时光。

第七章

易旗改制彰凤鸾

李唐宗室人自危

随着一场盛大国殡的落幕，甬道的三条巨石被铁汁浇灌，李治便永远长眠在了梁山深处。是时乃文明元年八月十一日。

秋云茫茫，秋雨霏霏，武曌在高两丈多，分为七节的《述圣纪碑》前站立了许久，那凝结着她的思念和追怀，由当时的皇上、现已远在异乡的庐陵王李显书写的文字，被填以金屑，闪闪发光。可它又怎么能尽述武曌与李治之间的依偎和缱绻呢？她冥冥间似乎听到一个声音——一切都过去了。

武曌的泪水在李治驾崩的这几个月中已经流干，留下的只有沉默。从此以后他们将阴阳两隔，只有在梦中对望了。可她毕竟是掌握了国鼎的当朝太后，因此，在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的先后劝说下，她最后回望了一次雨中的梁山，然后决然转身，登上了下山的轿舆。从此，长安对她就没有多少情感牵系了，回到京城的第三天，她就启程去了洛阳。

迎接她归来的，除了当初送李治灵柩出城，留守东都的裴炎等人之外，她一下銮辇，就发现了行前被召回东都，授予右卫将军的武三思。

当年她因一时之愤，贬武元庆为龙州刺史，谁知他不久就忧郁而死。随着母亲的西去，她也来越觉得，如果没有武家的人，终究无法与那些拥戴李氏的臣僚抗衡。特别是废黜李显后朝野的忧闷之气，更使她对当初的泄愤多了一些理智的反思。而就在这时，武承嗣向她禀奏，说武三思年方弱冠，风华正茂，自幼重文习武，颇多才智。他随着年龄渐长，对父亲早年对祖母的无礼深感歉疚，希望能有报效朝廷的机会。武曌的心境顿时豁然，当即要上官婉儿拟定敕命，任武三思右卫将军，即日起入朝奉事。

在裴炎率领留守东都的臣僚向武曌行了大礼之后，武三思才上前伏地而跪道："微臣参见太后。"

借着夕阳的余晖，武曌俯看着已经抬起头的武三思，她似乎瞬间看到了父亲的身影。哦！那浓眉大眼、宽宽的额角、那魁梧的身材，将军的气度，倒真是武氏的血脉。油然之间，她的目光就温柔了许多。

“平身！”武曌以平日少有的平和语气说道。然后上前挽起武三思的胳膊来到裴炎面前，“三思年轻，以后还多赖裴爱卿关照。”

裴炎口称遵旨，可心中却是老大的不快——任命一位宿卫将军，宰辅们竟全然不知，那太宗创立之议事制度岂非废了？可他也只能忍着，他十分清楚武曌的性格。好在宿卫将军成百上千，多一个无碍大局。

忙于应酬的武三思完全没有觉察到，有一双眼睛正默默地注视着他。待他转过身的时候，那张美丽清秀的脸庞顿时让他眼睛一亮。两人就这样对望了片刻，及至醒悟过来时，上官婉儿的脸就布满红晕，忙低下头挽起了武曌的胳膊。

这一瞥，彼此都把对方收入了心底，特别是武三思，自那以后每一次看到上官婉儿就走神，每次进宫他都要寻找各种理由与上官婉儿叙话，他发现她也并不反感。

这是九月的一天，武三思到武成殿向武曌问安来了。他自认为比武承嗣更亲近太后，向武曌请安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甚至比李旦还要理直气壮。

可只要上了武城殿的司马道，他的一切举止都是谨慎的，他总会向太监武钦先打听太后的情绪。他知道这武钦也是并州人氏，虽与自己不同族，可天下一笔写不出两个“武”字。

“公公好！太后可在忙着批阅奏章？”武三思来到武钦面前问道。

武钦叹息了一声：“从长安回来后，太后的睡眠一直就不好。这会儿知制诰大人正在为她按摩呢！”

“太后心情可好？”

“一大早就烦躁，这会儿被知制诰服侍得好多了。”

“烦请公公通禀一声，就说武三思来向太后请安。”

“好！将军少待！”

武钦进去不一会儿，就宣武三思觐见。武曌一看见他，就叫他赶快坐下，她有一个新的想法想说出来让大家参考。

武三思问过安，依照太后的旨意正好与上官婉儿相向而坐。他心里正在感叹造化弄人，将世间的所有美都给了这个女人，耳边就传来太后的声音：“哀家有意改官制，易服色，不知道你等意下如何？”

这想法上官婉儿并不陌生，此前武曌已在她面前提过几次。但武三思还是第一次听说，他忙面向太后说道：“微臣愿闻其详。”

“那就让婉儿说说吧！”

“遵旨。”婉儿应了一声便说道，“依太后意思，于今以后，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

闻言，武三思想了想说道：“太后主政，署中名称以鸾凤改之，甚为切当。”

“哀家主政，除旧布新，曩者官制，皆因男而设，哀家要开旷古未有之局，为巾帼长一回志气。”武曌笑了笑，心想这武三思果然揣摩透了她的心思。

“太后圣明。微臣许久以来也百思不得其解，曩昔男子可在朝廷做官，何以女子就只能主内，未免有轻视之嫌。”上官婉儿也表示支持。

“谁说不是呢？不过……”武三思有些疑虑。

“不过什么？”武曌的身子往前倾了倾。

“微臣担心裴大人他们……”

武曌眉头皱了皱道：“哀家不是没有想到这点。然自古及今，未有变法而一帆风顺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显庆四年，哀家曾说动先帝改百官，不久便被那帮老臣以行之不便而告终，此次绝不能半途而废。”

武三思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武曌接着说："调你进京，就是要你辅佐哀家成就大业，明白么？"

"微臣明白了。"武三思连忙点头。

武曌移开目光，望着殿外西斜的秋阳道："哀家不仅要改官制，还要将洛阳定为神都，将洛阳宫改为太初宫，看谁敢说三道四？自永徽以来，与哀家为敌者，没有不身败名裂的。"

武三思第一次听武曌用如此凌厉的语气说事，不免觉得惊怵，对先前发生的事他只是有所耳闻，现在亲耳听姑母说出，自然感觉不同。

"哀家将此议说给你们听，你等要心中有数。好了，哀家有些累了，你们都退下吧！"

出了武成殿，武三思与上官婉儿边走边说话。

武三思问道："不知可否叨扰知制诰讨杯茶吃。"

上官婉儿被武曌的气度浸染了不少，莞尔一笑道："将军莅临，蓬荜生辉，有何不可？"于是，武三思跟着上官婉儿来到她的居室。

一脚踏进门，他就被弥散在各个角落的兰香浸染得心旷神怡。他环顾周围，墙上悬挂着本朝几位书艺大家的字和阎立本的画。书案后面还有一幅字，遒劲中透着阴柔，潇洒中洋溢着霸气，他看了后面的玉玺，始知乃武曌所题，就感受到她与太后之间的关系。

武三思不大懂得书画，但眼前上官婉儿出水芙蓉般的清丽让他不敢有任何的粗俗和造次，甚至觉得这些字画与屋主人真是相得益彰，十分般配："知制诰这里真是室雅兰香啊！"

"让将军见笑了。"上官婉儿很吃惊，纨绔的武三思竟也斯文起来了。随之，她命宫娥泡了茶，两人坐下说话。

武三思问道："听说太后近来睡眠不好，究竟是何原因呢？"

"太后贵为至尊，可她也是女人！先帝驾崩后，太后形影相吊，不堪寂寞，此间苦衷只有我体味得来。"

上官婉儿一语双关，道出了女儿家的隐秘，正处在青春期的武三思怎能听不出个中滋味呢？可眼下他还顾不了那么多。父亲当年与姑母之间的龃龉和结怨还要他来弥合，武三思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世道也真不公平。皇上每日嫔妃成群，而宫中的女人却只能孤独守望。"

"将军所言，亦吾之所想。倘若女子身边也有三五男宠，在我看来，既不违人伦，也不越礼仪。难道这世间都是男人的么？"上官婉儿语出惊人。

这一番话如雷贯耳，武三思抬头看了上官婉儿一眼，就觉得她不愧是太后身边的人，举止做派，说话的语气，简直就是太后的影子。武三思还觉得这趟进宫收获颇丰，弄清了武曌的内心所想。他想如果能为太后找到一个排解寂寞的男人，她一定不会拒绝的……他要考虑的只是以什么名义，以怎样的形式去填补太后情感的空白。

"嗯！就是他了！"出了武成殿的殿苑，武三思忽然想到了一个人，脸上就露出得意的笑……

几天以后的朝会上，武曌口谕裴炎就改制大计召集宰辅们集议。

弘道元年以前的大臣集议，通常是在门下省公署内举行，自李显即位开始，集议便改为由中书省召集，场所也就移到了中书令公署。

参加集议的宰辅们，除了侍中刘景先，还有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王德真，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武承嗣，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刘祎之。左仆射刘仁轨因远在长安，故而缺席，但又增加了御史大夫韦思谦。

辰时二刻，裴炎已在署中等候了。对太后的建议，他从心底是不能接受的。先帝尸骨未寒，就对朝制做如此大的修改，且名之为凤阁鸾台，这意味着什么呢？她不是明目张胆地向域内外宣布，这个朝廷从此以后就由女人主政了么？那皇上将被置于何地呢？

昨夜，他为此而苦思冥想了半宿，终不得要领。作为集议的召集人，他不知该怎样主持这个会议。现在，他坐在案边，心里一团乱麻。秋日的阳光从窗口投射进来，按理说，那该是暖融融的，可裴炎不一会儿就一头的汗水。

“裴大人早！”裴炎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抬起头，就看见刘景先姗姗地进来了。

“谢刘大人。”裴炎一边起身打拱，一边要通事舍人为刘景先备座，奉茶。

两人落座后，通事舍人自觉地退了出去。刘景先看了一眼裴炎问道：“裴大人为何满目红丝？”

裴炎摇了摇头，一脸的无奈：“在下就是想不通，显庆四年的改制以不便而告终，为何太后又要重启此议？”

刘景先出身宰相世家，其父刘祥道于龙朔二年迁右相，然他处事谨慎，内怀忧惧。尤其看武曌专权，就曾数陈老疾，祈求隐退。关于显庆改制之得失，他从父亲那听说过。加之入阁后，他与裴炎相处甚笃，也就心无芥蒂，有话即说：“大人还看不出来么，太后先不要皇上理政，继之就是要颠覆太宗钦定的五花判事之制，然后集权于一身。”

见裴炎不住地点头，刘景先继续说道：“大人仔细想想，不唯阁名改得费心思，就连官名也颇有心机，太后将门下省首辅侍中改作纳言，这意味着什么呢？”

裴炎接住刘景先的话道：“昨夜，在下也是百思才明白。太宗当初设门下省，意在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现今一改纳言，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封驳之权尽失，只是传言者而已了。”

“中书令改为内史，亦不乏削权之嫌。如果没有记错，自汉以降，内史皆为署理京兆事务之职，在九卿之列。现中书令改为内史，岂非降职？”

说到这里，两人都明白了许多。

裴炎呷了一口茶，说话的声音有些沉闷：“因此，今日之集议无异于作茧自缚。”

刘景先叹道：“狂澜既倒，其挽也难。我等好自为之吧！”

这时候，从署门外传来武承嗣、刘祎之、王德真、韦思谦的说话声，两人遂收住话头，起身迎接。

事情一旦上了场面，许多真实就被掩盖在公允、中和的温情脉脉之下。现在，裴炎将繁复的心绪隐藏起来，换上了一副公事公办的严肃："各位大人！本官今日奉旨就改制一事集议，还请各位大人不掩珍藏玉，畅所欲言，直抒己见。"

武承嗣看了看年龄最大的太常卿王德真说道："还是王大人先说吧？"

闻言，王德真就有点进退维谷的尴尬，他向来胆小，对这种牵涉到各方的事更是讳莫如深，但既然被点了名，只有硬着头皮说道："在下以为，太后改制，上顺天意，下顺民心，势在必行。"

但他没有想到，刘景先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敢问大人，这势在必行可有解吗？"

"这……"王德真沉吟再三，却给不出明晰的答案。

在一旁的武承嗣就急了，接过王德真的话道："这有何费解呢？《礼》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诗》又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朝自高祖开国以来，已历七十余载，旧习迁延，循规蹈矩，不思进取，致有庐陵王将大唐江山私相授受之训，故太后临朝，于新其民，欲兴其国，改制因变，其势之所然也。"

王德真感激地看了武承嗣一眼道："大人所言，正是在下之意。"

"刘大人有何高见，不妨讲来。"听了大家的对话，裴炎将脸转向刘祎之。

其实，在武承嗣为王德真解围的当儿，刘祎之一直在思考自己接下来该怎么说。宦海沉浮，他是有过切肤之痛的。早年，他的一位姐姐在宫内任职，有一天，武曌令其探访母亲荣国夫人的病情，身为中大夫的他借机与姐姐见面，不料却被天后得知。一怒之下，将他流配舊州。好不容易近年来被召回朝，他又怎么能不珍惜呢？特别是太后临朝称制后，多次召他进宫问政。而他又每每参与其谋，改制就是他私下向太后陈奏的。因此，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撩了撩袍裾道："在下以为改制乃兴国之上策，足见太后治国之明。"

现在就剩下韦思谦了，裴炎大体上猜得出他将怎么说。果然，韦思谦的话与刘祎之如出一辙，他的这种选择是用官场屡次颠簸换来的“明哲”。

裴炎看了一下在场的阵势，知道再讨论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干脆不再征求刘景先的意见——免得他忍不住说出不得体的话来。有武承嗣在场，用不了一天，这里的话就会传到太后耳朵里。

“诸位大人！”裴炎站起来在议事厅踱了几步，“集议到此已很明白，吾等当鼎力辅佐太后力行改制，以光大唐基业。如无他议，各位大人且回署中，本官当禀奏太后。”

“慢着！”在大家起身准备离去的当儿，刘景先站起来说话了，“各位大人少待片刻，下官还有话说。”

裴炎知道他要说什么，忙道：“今日时候不早，大人有话还是留待以后再说吧！”

“大人此言差矣！既是集议，下官就该有话说在当面，免生猜忌。”见大家坐了下来，刘景先说道，“我朝自贞观年间所行之官署设置，百官以为便，显庆改制未果已是明证。今先帝方安寝，又复改制，下官以为不妥。”

此话一出口，武承嗣就不高兴了：“大人所言，上逆太后旨意，下背朝野舆情，难道不怕落逆反之罪么？”

“大人这是何话？太后下旨让我等集议，下官有话说在当面，何逆之有？”

从集议开始，就很少说话的韦思谦说道：“刘大人之言虽直言不讳，却不合时宜。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现今太后主政，万民欢悦，朝野井然，改制正当其时，吾等唯遵从而见忠诚，大人勿复多言了吧！”

刘景先很诧异，这还是当初为扳倒李义府而不怕贬官的韦思谦么？真是浮云苍狗，人心难料啊！他看了看韦思谦，不无讽喻地说道：“大人何时变得如此圆滑了呢？大人早年可不是如此啊！”

韦思谦虽然两颊发红，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他也不辩解，只是略带轻蔑地笑了笑。太后主政已非一日，岂是朝臣所能阻挡得了的。阻之无益，不如从之。倒是裴炎为这种场面着急，更为刘景先的安危忧虑，急忙站出来道："集议之刻，所见相左亦不为怪，何须伤了和气？好了！今日就到此吧。"

各位大人回到署中，刘祎之正伏案书写，见裴炎进来便问道："裴大人对今天的集议怎么看？"

"很好呀！众位阁僚对太后遵从不二，此在下最为欣慰者。"裴炎应道。

刘祎之没有马上回应，而是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也许大人所言俱实。然则，个中有人心怀叵测亦未可知，大人还是警觉为是。"

裴炎是什么人，还能听不出刘祎之话里的味道。虽说都在中书省履职，可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称号架在他头上，就与裴炎平分秋色了。而且他越来越觉得刘祎之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才是他必须谨防的。

"多谢刘大人提醒，在下先告辞了。"裴炎回了刘祎之一个微笑，转身出了署门，打道回府去了……

第二天，武承嗣就来到武成殿，将集议会上各位臣僚所为禀奏给了武曌。

"裴爱卿如何说？"武曌最关心的还是他的态度。

"裴炎倒还明白，只是那个刘景先……"

"刘景先怎么了？"武曌的丹凤眼顿时睁大了。

"刘景先声言改制多有不便，又颠覆太宗官署设置，是为不妥。"

"他为何与其父判若两人呢？"

武承嗣向前挪了挪身子道："微臣曾听韦思谦大人说，这个刘景先在先帝重病期间重拾上官仪牙慧，极言太后权重，主张削之。好在先帝圣明，未听其言。"

“可先帝还是任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将后事托付给了裴炎和他。”

武承嗣疾言厉色道：“如此贰臣逆贼，岂能让他把持相位，微臣以为该处之以弃市。”

“虽说哀家听百官奏事日久，然毕竟才临朝称制，滥杀则易乱。”武曌摆了摆手，冷冷地笑了笑，“看来是该给这位刘相挪挪位子了。”说完，她对站在身旁的武钦道，“传哀家旨意，以刘景先为太常卿、王德真为侍中、韦思谦为宗正卿。”

“姑母！微臣……”武承嗣不免有些失落。

“哀家知道你瞅着那个侍中的位子。哀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然则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你资历尚浅，过早擢拔则难以服众。换言之，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宰相何异？王德真固然平庸，却稳健些，此所谓用当其人，乃金石之策也。”

武曌呵呵笑了，站起来在殿里踱着步子来到武承嗣面前，抚着他的肩膀道：“你现今的礼部尚书可不要小看，主礼仪、祭祀、宴餐、学校、科举和邦交，整日不离哀家左右。当年许敬宗就是于此起步的。”

“谢太后隆恩。”

武曌挥了挥手：“话也说了，官也任了，你且退下吧，哀家累了。”

武承嗣很谦恭地向武曌行了大礼，才小心翼翼地出了大殿。在司马道的尽头，即将上车的当儿，他忽然改变了主意，对驭手道：“你且在此等候，我去去就来。”说完，他转身就去了李旦的别殿。

他已许久没到过这里了。他想，不唯是他，大概文明元年以来的朝臣都忘记了这里还有一位不理朝政的皇帝。与武成殿动辄朝臣连属相比，这里连门可罗雀都算不上。他之所以中途改道，正是要看看他这位表弟每天都在干些什么。

太监郭纬最先看到武承嗣，急忙上前搭话：“武大人到了，咱家这就进去通禀皇上。”

“不必了，我进去就是。”武承嗣挥了挥手。

“好！大人请。”郭纬往旁边让了让，看着武承嗣大摇大摆地进了别殿，心里一阵悲哀，就是“二圣”临朝的当年，没有太监的通禀，哪个朝臣敢直闯高宗的殿门。

其实，对武承嗣突然到来最为惊怵的还是李旦。

武承嗣进来的时候，李旦正全神贯注地画着一幅画。他画的是一棵古松，树杈间有一鸟巢，四只雏鸟嗷嗷待哺，旁边另一枝杈上，一只雌鸟正将一只虫子伸进最小的一只雏鸟口里。题款是《育雏图》，并附上了一首诗——

亭亭松如盖，悠悠慈母怀。

嗷嗷待哺者，唧唧盼亲来。

盖好名章、闲章，李旦俯下身子吹了吹，猛然抬头，却发现武承嗣站在旁边，他的脸色顿时苍白了，说话也不那么利索：“武大人何时来的？朕为何不知？”

武承嗣笑了笑道：“你我名为君臣，实为兄弟，何大人之称乎？还是叫兄弟更亲切。皇上这画画得好，太后看了一定高兴。”

“朕每日所思，唯母后恩德也，母恩浩瀚，朕终其一生未得报偿。”

武承嗣满意地点了点头：“皇上能如此想，实属难得，为兄定当禀奏太后。”

“如此便多谢表兄了。”李旦瞅了瞅武承嗣面前的杯子，一边招呼宫娥续茶，一边选择说话的措辞，“太后掌政，朝野晏然，表兄功不可没，朕钦佩之至。表兄若是喜欢这画，朕就将之奉赠予你。”

武承嗣接过画，忙不迭地说道：“皇上此言差矣，皇上为君，为兄为臣，该是赏赐才对。”

“母乃为天，朕乃为子，何敢言赐？”

闻言，武承嗣就觉得李旦对自己位置的认识，比李贤和李显清醒多了，忙道：“恭敬不如从命，为兄就收下了。”

李旦让宫娥把画装好，武承嗣觉得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遂起身告辞。李旦送到殿门口，话语益发谦恭："朕无他，唯书画诗词耳。表兄倘是喜欢，尽管来拿好了。"

武承嗣离去后，李旦回到殿中，发现刘皇后从后殿过来了，便问道："方才的话，皇后都听见了？"

刘皇后蛾眉拧在一起道："岂止是听见了，臣妾的肺都要气炸了，堂堂国君，竟在臣下面前唯唯诺诺。说到底，他还不是仗太后的势！"

李旦无奈一笑，并不反驳，但刘皇后并不因此而气消，而是继续发泄道："如此狂徒，能晓得何谓丹青？皇上竟送画给他，岂非珍珠落于粪溷？"

"朕哪是送他？朕是要他传信给母后，极表朕无心觊觎权力，唯母后之意是从。须知朕与皇后之命，皆系于母后喜怒。"说着，李旦的泪水哗哗涌流出了眼角。他又摸了摸刘皇后隆起的腹部道，"眼看皇儿就要出生，朕可不愿意他一降生，就惨死在淫威之下。"

"皇上！"刘皇后喉头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九月五日的朝会没有任何争议，朝臣们都对改制百般称颂。除了三省及其长官改名，左右仆射也改为左右相，从此，宰相这个一直掌握着朝政的职务成了一种褒奖功臣的虚职。与此同时，六曹以天、地、春、夏、秋、冬为职官名；至于秘书、殿中、九卿寺、少府寺、国子监等其他有司，也都以义类改之。朝廷还将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增设了右肃政台，以严肃纲纪。

武曌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凤眼看着下面的朝臣说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诸位爱卿，自今日起，改元光宅，大赦天下！王德真何在？"

"臣在！"

"哀家要你稽考神都源流，可有眉目了？"

"启奏太后，微臣与太常寺博士们遍查史籍，发现《礼记·月令》中曰：'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溯源稽古，考之典籍，乃知'神

州，洛阳也’。因此臣以为，改东都为神都乃顺天应命之举，大唐复兴之兆。”

“众卿以为呢？”武曌高声问大家。

群臣一片呼声，朝会就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结束了。

裴炎是怀着沉重的心境走出乾元殿的。一场集议让刘景先丢掉了相位，让他的心里很不好受。其实，这并没有出乎他的预料。只是从此他更加寂寞和孤立，有种独木难撑的痛苦。武承嗣、刘祎之、韦思谦站到了一起，留下一个老迈的王德真左右摇摆，他这内史还如何当？可一些事情就在这不经意间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十月，外甥薛仲璋忽然登门探望。他在朝廷担任监察御史，年方三十四五，正是年富力强之际，而且声誉不错。平日里甥舅之间忙于公务，偷闲来看看也是常理。

薛仲璋先到后堂问候了舅母，并送了一只高丽参，裴夫人自是十分感动，又询问他的母亲身心可康宁，精神可健旺。薛仲璋都一一做了回答。

“甥儿已得朝廷恩准，不日将出使扬州，巡察州县监察官员风纪。”坐在裴府前厅，薛仲璋对裴炎道。

“为何老夫事前毫无所闻呢？”裴炎有些惊奇。

薛仲璋解释道：“事出突然。本来甥儿是要到并州巡察的，可未及开行，却接到御史台命，哦！现今改肃政台了，言说扬州司马唐之奇举报扬州刺史陈敬之贪贿成性，故而将甥儿行程改为南行。”

“哦！如此老夫就明白了。”说话间，丫鬟上了酒菜，裴炎便道，“那今日老夫就借此为你饯行了。”

薛仲璋急忙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又抢在前面为裴炎斟满了酒，话匣子也借此开启了：“舅父怎么看太后的这次改制？”

裴炎很吃惊外甥这样向自己问话，下意识地环视了一下周围，脸色一下子就严肃了：“肃政台之责在严纲纪，弹劾不法官员。你母亲常为你在朝作为而担心，老夫也以为你当自勉上进，至于朝事纷纭，不问也

罢！”

“舅父用心良苦，甥儿深解。然甥儿至今犹记，少时舅父总不忘谆谆教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武氏专朝，玩皇上于股掌之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吾等身为大唐之臣，岂可熟视无睹？”

“唉！弱肉强食，自古亦然，当今皇上软弱无能，其母又强……”后面的话裴炎没说，一说他就忍不住心痛。

前些日子，他到别殿去看望皇上，说到处境，他比佛门中人还要淡泊，甚至连“唐室”二字都不愿意提，皇上到了如此不顾自尊的地步，也难怪武氏一族任意横为呢！可这些话，他不能对薛仲璋说，他太年轻，一旦说出去，连累裴、薛两家不说，皇上也难逃厄运。

虽是甥舅，可一旦打开哑谜，这酒就喝得寡淡无味。薛仲璋也隐瞒了一个细节，他暗中接到被贬谪为周至县尉的魏思温的密信，约他到扬州会见李敬业，商量起兵讨武之计。于是他转移了话题，笑着对裴炎道：“甥儿也就是在舅父面前说说。皇上都不奋起，臣下奈何？甥儿还是遵舅父嘱托，履行职责，察劾为要。请舅父干了此杯，明日甥儿就要出京了。”

但裴炎还是不放心，一说到南下，他立即就想到李敬业，贬他到柳州任司马的诏书就是他拟定的：“虽说你年过而立，但毕竟未在州县任官，因此老夫还要提醒你，此去有两个人你要谨为提防。”

“不知舅父所指何人？”

“一位乃柳州司马李敬业，其人出生在功臣之家，自幼骄纵其性，就因为在朝堂上大骂武承嗣被贬；另一位是唐之奇，此人因是李贤的幕属而受牵连流表岭南。”

“哦！甥儿明白了！”薛仲璋点了点头，心里却想，甥儿此去正是要见此二人。

这场酒从午后喝到日色将暮，甥舅二人都醉得较深，裴炎唤来府令，要他送薛仲璋上车。

“不妨事！我很清醒。”薛仲璋说话都有些口齿不清了，上车时一个

趔趄，差点跌倒。府令急忙上前扶住。

薛仲璋走后，裴炎的眉头就皱了起来，外甥这趟差让他很不放心，总感到要出什么事，却又说不清："快沏茶来，老夫要醒酒。"

丹水清清，从终南山南麓一泻而出，沿途不断有支流汇入，到均州已是浩浩汤汤了。它进入楚地南缘后又称为均水，均州之名便由此而来。均州雄踞在汉江之滨，武当山下，治所均阳西北的关门岩，像一道屏障呵护着它的生民。

从房州转道而来的庐陵王李显，在均州刺史的陪同下正站在关门岩前，望着滔滔东去的汉江而惆怅。

房州与均州，都地处楚地西北，本是毗邻，自古百姓说到两地都喜欢将"均""房"连称，唯其如此，李显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还没有到房州，母后就又来了旨意，要他转到均州，这意味着什么呢？一路上他都为此而惶恐不安，生怕被人暗害。

他这种心思，被一路援送的羽林将军张虔勗看在眼里。他心里暗笑先帝的几个儿子，除了李贤之外，为何一个个都如此贪生怕死呢？从内心上讲，他已将命运系在太后身上，只要太后有密令前来，他杀起人来是毫不犹豫的。可太后临行前有过交代，只要他一路上好生押解，绝不可伤及毫发，否则拿他是问。故而尽管他从内心瞧不起这个废帝，脸上还是表现得尊重有节："看殿下一副忧虑的样子，可否有话要对末将说？"

李显一激灵道："本王看到这武当崇山峻岭，汉江滔滔东去，忽然有了一种'逝者如斯'的感触。"

张虔勗又问道："殿下被废黜皇位，难道就不感到纠结么？"

他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李显立即警惕起来："错在本王，母后不杀已是开恩，本王只有感恩，何来纠结？"

想你也不敢徒生怨气。张虔勗心里想着，抬头看了看前面又对李显说道："前面就是关门岩，过了这关口就是均州地界了，末将向均州刺史交代之后就要回京了，殿下有话要带给太后么？"

“请将军代本王向母后祝福，就说本王一定静心思过，以纠往错。”

说着话，就看见均州刺史率属下在关口迎候，李显在心里悲叹：别了，东都；别了，长安！

当晚，均州刺史为李显和张虔勗一行接风。席间，刺史说道：“下官已在城中为殿下安排了王府，已派府卫士卒守护，殿下尽可放心安居。”

张虔勗接着道：“请刺史大人派人安排殿下入住，下官还有几句话要对您讲。”

刺史唤来守卫王府的司马交代了几句，待他离开后，张虔勗才将太后的旨意说给他知晓：“依太后旨意，庐陵王是要安置到房州的。可中途接到朝廷旨意，据说武承嗣大人以为房州不大安定，所以转来均州。庐陵王虽触犯国法，然依旧是一家亲王，防之可以，然虐之不可。还望大人谨记。”

第二天临回京时，在关门岩前，张虔勗又对刺史道：“每过一段时间，大人需将殿下在此情貌上奏朝廷。”

“下官明白了，还请将军代下官祝福太后。”

……

一转眼到均州已有月余，李显整日闷闷不乐，无所事事，有时候无端地发脾气，吓得刚刚一岁的儿子李重润大哭不止。

“殿下这是干什么？吓着润儿了。”

李显回看一眼儿子，内心就充满了歉疚：“唉！本王何愿如此呢？可你看看，门外有重兵看守，外出须向司马通报，这与囚笼何异？”说着，李显竟嘤嘤地哭出了声。

韦香的心就乱了，她一手抱着李重润，一手抚着李显的肩膀道：“臣妾听闻孔子当年绝粮时，尚能刻苦励志，诲人不倦，殿下今虽遭逆境，然衣食尚无忧。比之李贤皇兄，不知好之多少，何须如此不能自拔呢？”

闻言，李显止住了哭声，有些不好意思："多谢爱妃提醒，本王失态了。"

正是深秋的日子，夜里躺在榻上，听着蟋蟀啾啾鸣唱，李显的心头顿时豁然，第二天就唤来司马道："本王欲上山捉促织，请将军禀报刺史。"

过了一天，刺史到了，李显便道："本王待在府中久矣，想出去散散心，还请大人允准。"

刺史皱眉想了许久，还是有些为难："殿下心境，微臣深解。然太后有命，殿下不可出王府。微臣若是允准，岂非违背太后之意。"

"大人还信不过本王么？"

刺史还是十分为难，最后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由微臣陪同殿下去捉吧……"

有道是境由心造，站在关门岩前，望着漫山遍野的枫叶被秋阳映成一片殷红，让李显忽然想到了血。这是李弘中毒从七窍流出的血，是李贤自缢之后脖子上的血印，他的秋兴因这些联想而荡然无存，有些慌乱不堪地对刺史说道："本王想回府了。"说罢，他抬头看山，天旋地转，一下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再度醒来时，李显发现自己已卧榻在床，忙问道："本王不是在山上捉促织么？"

韦香见李显醒了过来，脸上才有了一丝欣慰的笑意，忙解释道："殿下昏迷已两个昼夜了。"

"啊！这……"

"不是臣妾埋怨殿下，好好的捉什么促织？结果……"韦香眼睛红红的。

"本王哪里是因为促织，实在是看到那满山的红叶，就想到了两位皇兄可怜的下场。由人推己，说不定本王哪天就……"

李显长叹一声，一句话没有说完就被韦香堵住了嘴："殿下千万不

要说出口，臣妾……”

“快叫父王。”韦香转过身去，强忍着心痛抱起李重润。她知道，只有襁褓中的婴儿，才是李显的希望。他只要看到孩子，一切都会好的。

孩子灿烂的笑容映入李显的眼帘，他心中的惧怕渐渐远去：“爱妃哪里知道，以本王现今的处境，哪还有心情去玩蟋蟀，那不过是隐晦求生之术罢了。”

“臣妾深知殿下的苦衷……”

韦香刚刚说了一句，就听见府令急忙跑进来道：“禀奏王爷，刺史大人来了。”

韦香连忙要李显躺下，又给他的头上蒙了一块浸了热水的绢帛，这才迎到外室道：“王爷病了，谢大人牵挂。”

刺史曾闻李显有一位十步闻香的王妃，却是第一次见。虽说是一落魄王妃，却是天生丽质、淡香弥漫、沁人心脾。及至暗中打量，那白皙的雪肤，那玲珑的目光，都不因际遇沧桑而有丝毫的衰退。也许是王妃的气质感染之故，刺史说话就不敢造次了：“王妃言重了，王爷为君，下官为臣，看望王爷本是臣下的职责所系。”说着，他向外挥了挥手，就见一名士卒捧着一个蟋蟀罐进来了，“这是昨日上山捉的优等蟋蟀，下官为王爷送来了。”

李显在内室听见，忙谢道：“烦劳刺史大人亲自送来，本王内心甚是不安。爱妃，请刺史大人近前叙话。”

刺史来到门前先问安，接着就捧上蟋蟀罐说道：“昨日下官捉了许多促织，便连夜请均州行家挑选了这只，一大早就为王爷送来了。”说着，他揭开罐盖，一只精瘦却硕大的蟋蟀趴在里面，“这是有名的‘关将军’，它的头部又圆且大，是所谓的菩提头。单从这头来看，就知道是促织中的上品。”

接着，刺史又从蟋蟀的“须”、“眉”、“脸”一一地解析下去，末了说道：“王爷的这只‘关将军’不唯卖价昂贵，而且斗起来十分凶猛，连斗三场仍气势汹汹，不见疲劳。”

刺史的话，听得李显瞠目结舌，忙不迭地说道：“本王今日大长了见识，原来斗促织亦有如此学问啊！”

刺史合上蟋蟀罐，对士卒道：“为王爷好生伺候，待王爷康复，下官邀城中斗家杀他一场！历来都言斗促织乃玩物丧志，可下官不如此看，此智、勇、谋俱用矣。胜败之间，可见谋略。”

听刺史这样说，李显又警觉起来，忙道：“本王不大懂斗促织，只是看热闹罢了。”

刺史心里就觉得遗憾。他早听人说过，李显在为太子时经常乔装到斗鸡场厮杀，也曾间或到促织店中观战，正要套话，却不料被他封了口。见时候不早，刺史起身告辞，李显唤来府令恭送他到门前。

刺史一走，李显就对韦香道：“爱妃信不信？不几日，本王的行为就会送到太后案头了。”

韦香“哦”了一声，似乎明白了什么……

第八章

武氏专权追远故

敬业谋反聚逆臣

这是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底的时光，清晨起来，城外道旁的杨树林落了一层金色的叶子。

一叶知秋，节令宣示了秋意的渐深。南望龙门，秋色如丹，霜叶烂漫；北顾邙山，苍郁浑厚，云雾缭绕，翠峰兀立，这些为神都平添了几分秀色。

大约在上午巳时，从宣辉门内奔出一队人马，为首的一位将军约四十开外，剑眉浓重、目光炯炯、气宇轩昂，他就是与张虔勗一起押解庐陵王的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

前几天，他接到武曌的旨意，被任命为单于道安抚大使，督军以备突厥。

这是他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出征，六月，突厥阿史那骨笃禄趁唐朝废黜新帝之际，率部入侵朔州，杀掠官吏百姓。他奉命紧急渡河，将阿史那骨笃禄所部逐出唐土，得胜而归。武曌闻讯后十分欣慰，视他为刘仁轨、裴行俭之后的又一位杰出将领，并给予了重赏。不仅如此，武曌还封他的儿子程齐之为尚乘奉御，擢拔他的兄弟程务忠为太子洗马。

作为屡建战功，与苏定方齐名的一代骁将程名振的儿子，他曾跟随裴行俭屡经战阵，率军突袭突厥牙帐，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不管裴炎是出于对裴行俭的私怨，还是出于与他的交好，都多次在“二圣”面前举荐他，因此，他得到了“二圣”的青睐，仕途一帆顺风。

按理说，他应该从一系列封赏中感受到朝廷的恩泽，尤其是对武曌应该更亲近一些。可在他回眸反顾洛阳城楼时，眉头却紧紧地凝在一起，他发现此行的心境与七月时该有多么的不同。

朝廷又一次改制之后，所谓的左相、右相的权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而裴炎由中书令改任内史后，虽依旧是集议召集人，可署理公务的回旋余地却大大地缩小了。加上知制诰一直在太后身边，许多诏命都不再经过纳言和内史公署。

这些使他一想起来就很不安，毕竟他是在名将之家成长起来的卫府将军，对太宗以来朝政变迁多有所闻。他担心这样下去会给朝廷带来纷乱和不安，更担心武氏有朝一日会取代李唐。所以尽管他西行主要是安抚人心，防止突厥进犯，但他还是无法遏制心头的纷乱。

在走出宣辉门的时候，他对前来送行的兄弟程务忠和儿子挥了挥手道："你们该尽忠用命、履职署中才是，不必来送。"

"孩儿观父亲心神不定，此行山高路远，父亲还要保重。"程齐之在马上向父亲作别。

"为父有下属照看，你不必牵挂，照顾好你母亲才是。"程务挺说完，又转脸对程务忠道，"为兄离京之间，你应该多去探看内史大人。"

程务忠点了点头，对侄儿道："时候不早了，我等回去吧！"说完他拨转马头，进城去了。

队伍走出五里地，程务挺再度回看洛阳时，已是影影绰绰了。他油然生出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正要掉头离去，却听见一阵马蹄声自远及近而来。不一会儿，从道路拐弯处飞过一骑，马上的人喊道："程将军，老夫送你来了！"

哦！是裴大人，程务挺让长史带领马队继续前行，他站在道边等候着裴炎的到来。

坐骑"啾啾"一声长啸，安静了下来。裴炎跳下马，上前作揖道："昨夜就思谋要为将军送行，不料一大早署中有些急务耽搁，故而来晚了。"

"末将怎敢劳动大人？"程务挺牵着马与裴炎并行，"文臣辅政，武将戍边，自古亦然，烦劳大人送行，末将甚感不安。"

裴炎坦然道："你我相交甚笃，送送何妨。再说老夫也有些话想同

大人说。”

程务挺“哦”了一声：“如果末将没有猜错，大人定是要说前些日子改制一事，其实，末将也有许多话想对大人说。”

马蹄声嘚嘚，荡起裴炎心头的浪花：“且不说改制以凤鸾名之，呈女主之势，也不说破天荒改东都为神都。单说我皇皇大唐一年三改元，这成何体统？朝廷威仪何在？”

见程务挺沉默不语，裴炎又道：“这还是其次，老夫担心的是从此以后，太后将毫无顾忌，大用诸武，则汉之吕氏故伎重演矣！”

“此为国之大忧也！”程务挺也表示赞同。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下一步太后还要大封武氏先祖，以平息朝野以为她出身低微的议论。老夫已打定主意，拼死也要阻止太后的恣意妄为。”裴炎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了，似乎有种身负泰山的感觉。

程务挺被裴炎的气度深深感染了，他撒开马缰，一把握住他的手道：“国危见诤臣，我朝有大人在，社稷幸甚。末将不才，然以身赴国，石赤不夺。大人有用得着末将之处，尽可吩咐。”

“我朝若是多几个砥柱之臣，何惧黑云压城？”裴炎紧紧握着程务挺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话说到这里，两人不知不觉已走出十里地。来到阳关路口，程务挺说道：“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大人还是请回吧。”

裴炎拱手道：“如此！老夫看着将军上路。”

“大人，末将去了！”程务挺说罢，打马追赶队伍去了。远方卷起一团烟尘，弥漫了裴炎沉重的心。

裴炎回到府上，府令告诉他，说太后有旨，要他明日早朝后到武成殿听宣。

“嗯！”裴炎眉毛闪了闪，心里想，也许是追封武氏祖上之事。

裴炎没有猜错，就在他与程务挺话别的当儿，武承嗣正借着陪同秋

游龙门山的机会，向太后陈奏追封武氏先祖之事。

武曌今天的情绪很好，改制的顺利完成、神都的确定，都让她有一种春风得意的快慰。

气之感物，摇荡性情，心境不同，看眼前风物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态。在裴炎眼里萧瑟的西山红叶，却在武曌的心中灿若云霞，　比春花更具韵味。

从伊河岸边下了船，沿着弯弯曲曲的石阶一路走来，她的目光在每一片红叶上都落下了情感的印记。自显庆二年她到西山踏春，并定下继续开凿大型佛像之后，鸿胪寺崇玄署的官员近三十年来不敢懈怠，现今，石窟无论在规模还是数量上，都远远地超越了北魏和隋朝。

崇玄令在前面引路，上官婉儿、武承嗣和武钦陪着太后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观看，她不时停下来，认真阅读石壁上的经文。这些洞窟造像多为佛、菩萨、天王、力士，也有世俗供养人和佛传、本生之故事。当她来到最大的、只是雕出了上半身的卢舍那大佛前时，巨大的佛像让她顿生敬意。记得当初决定开凿石窟时，她谏言造像一定要体现大唐的威仪和崇尚丰美的时尚。

眼前的卢舍那大佛丹凤眼迷离，面含微笑，脸颊丰润饱满，武曌看了就笑得很开心，跟在后面的宫娥和太监们也都陪同着笑了起来。

“微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上官婉儿眼睛很尖，见太后很专注的样子，顺着她的思绪说，“看这卢舍那佛天庭饱满，丰润毓秀，双目有神，眉如丹凤，倒很有些太后的气度。”

顺着上官婉儿的提示看去，武承嗣禁不住就“呀”了一声：“太后大福大贵，恩泽四海，人文化育，恰似佛光普照，普济众生。”

“就你这张嘴，能把鹦鹉说下树。”武曌的手指很温婉地弹了一下上官婉儿的额头。

“微臣可是肺腑之言，太后善行可比佛天。”上官婉儿的脸上掠过一丝娇笑。

“释教有禅宗一派，向来以为‘吾心即佛’，主张佛在心中，人人都有

佛性。以此推论，只要修行止境，自是成佛了。想来这造像者也是本于此宗旨才有此思的吧！”武曌对上官婉儿的话不置可否。

这一番话说得众人频频点头，尤其是上官婉儿为太后的手不释卷，博览广识而惊异，不免觉得自己有些懒惰了。

然而，一样的话到了武承嗣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他并不是太关心太后是否能立地成佛，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为武氏世祖的追封上。

图谋追封祖宗已非一日，自被召回神都以来，武承嗣每日出入于朝堂，最难受的就是臣僚们不经意间的那种轻蔑目光。尽管祖父武士彠追随高祖、太宗屡建卓勋，可他仍然抹不掉商贾后人的背景。在仕宦世家看来，他家出身低微，再怎么也难进入士族行列，这让武承嗣的自尊心有些承受不了。伴随着改制的完成，他觉得洗刷门第之辱的时机到了。

“听太后如此一说，臣茅塞顿开。看那卢舍那佛慈眉善目地望着太后，想来便是以佛观佛了。”武承嗣紧走几步来到武曌身边。

“就你会说。”武曌笑出了声。

“谢太后夸奖。”武承嗣忙上前挽起太后的胳膊，一副虔诚的样子，“臣有一事想禀奏太后，不知可否？”

“何事？”

“臣入朝之后，常听到有些同僚拿武氏家世说事，言语间流露出轻视之色。因此臣以为现今太后该不失时机追封祖宗，一可以安先灵，二可以平息妄议。望太后圣裁。”

武曌转脸看了看武承嗣，沉吟片刻后说道：“此事哀家不是没有想过，只是你祖母殒薨后，先帝已追封你祖父为太原王。现今再行追封，朝野会不会……”

“太后所虑不无道理，然彼一时此一时也。前些日子，臣去并州文水公干，乡亲们都以为只有再行追封先祖，才能与太后至尊之位相称，也使那些迂腐之辈不敢腹诽。”

“贤侄所言不无道理。追封之事非同小可，哀家还要听听凤阁鸾台的宰相们如何说后再定。”武曌点了点头，转身便往回走。离开卢舍那

佛的洞窟后，她的眼界一下子豁亮了许多。

宫娥们搀扶着武曌上船时，那洞窟门前的一缕余晖勾起了她的思绪。二十多年前，她就是在这里与明霁发生争执的，也是在这里起了除掉她的心思的。那样一个水灵灵的人就在自己的眼底下消失了，没留下一丝痕迹。

嗯！也许她早已不在人世了。武曌收回目光，决计不去想那些说不清也道不明的陈年旧事，就进舱了。

“明日早朝后，宣裴炎到武成殿议事。”武曌一坐下就对武钦说道。

……

早朝一散，裴炎就来到塾门等候武曌的召见。

“太后宣老夫觐见，不知所为何事？”裴炎一边喝茶，一边问武钦道。

武钦摇了摇头：“总归是朝廷大事，大人少待，咱家这就去禀奏太后。”

君臣见面后，武曌的第一句话却是：“左武卫大将军已经离京了？”

“程将军心忧社稷，不敢迁延，昨日微臣送他起程了。”裴炎坦然应道，丝毫没有避讳。

武曌又问起朝野近来对改制有何议论。

“国是太后既已勘定，臣下自是秉承旨意，尽忠竭命而已。”裴炎应道。

武曌含蓄地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心想：哼！你何时也学得世故了，自己的心结都没有打开，何谈其他朝臣？但她并不在这件事情上盘桓，她相信没人敢直接对此非议。因此，她很自然地，毫不经意地转移了话题：“听说裴爱卿有一外甥出类拔萃，颇有爱卿之风啊！”

裴炎立即听出太后的话重在后半句，这种似是而非的评说别人也许捉摸不透，但他是心知肚明的，太后这是存了戒心：“哦！太后说的是

薛仲璋吧？他现在肃政台任监察御史，已奉命赴江南巡察谏官风纪了。”

“嗯！待他回来，哀家要亲自召见，倘若真是一位能者贤才，哀家要重用啊！”

“谢太后恩典。”裴炎说着话，眼睛却悄悄打量着武曌的神色，他猜想太后绝不会毫无目的地提起薛仲璋，接下来她一定有更重要的话要说。

果然，在沉默了片刻后，武曌说话了：“今日召爱卿来，是有一件要事。近来不少臣下奏请，哀家故里并州、太原王当年的旧部也纷纷上书，要哀家追封祖上，立七庙。哀家举棋不定，故而与爱卿商议。”

裴炎情知这才是武曌召见他的本意，故意装糊涂：“微臣愚钝，愿听太后明示。”

“哀家也想追封先祖，这也是顺应民意臣心。”

“哦！”裴炎长吟一声后站了起来，面对武曌说道，“依微臣看来，首倡此议者，非奸即贼。”

“哦！何以见得？”武曌惊异地睁大了眼睛看着裴炎。

裴炎理了理胡须，尽量让说话的节奏平静些：“太后君临天下，当示至公，不可私于所亲。今有人要太后舍天下之公而营一姓之私，岂非奸佞？”

“哦？爱卿所言或有些危言耸听。先严追随高祖，尽忠太宗，体爱荆州黎民，大为天下，小光门第，追封其祖，亦不为过。爱卿何出此言？”武曌显见得不悦了。

可裴炎似乎并不顾及这些，他觉得太后唆使臣下进言造势，非主政者所为。因此撩了撩衣袖，向前一步继续说道：“当年吕太后临朝称制，大封诸吕。一日晏驾，陈平、周勃举事，尽诛诸吕。前车之鉴，微臣恳请太后三思。”

“裴爱卿此言差矣。”武曌也站了起来，在殿中踱了一圈步子来到他面前道，“哀家岂可与吕后相提并论？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哀

家今追亡者，何伤之有？”

“太后今日追亡者，焉知明日不会以权委生者？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是当防微杜渐，此风不可长也。”

裴炎如此固执，毫无退却之意，既在武曌意料之中，又出乎她的预料。她当初估计裴炎的抵触是一定有的，但没想到言辞如此激烈。她觉得这样再谈下去，已无多大意义，不过徒添烦恼而已。她挥了挥手，截住了裴炎的话头，说话的语气已不似刚才那样和蔼温情：“裴爱卿之意，哀家大致明白了，你退下吧！”

武曌疲软地向后靠去，紧闭双目，听着裴炎的脚步渐行渐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慢慢睁开眼睛，问武钦道：“那个老儿走了吗？”

“走了多时了。”

武曌狠狠地瞅了一眼殿门外远远的树影道：“如此不识抬举，该杀！传婉儿来见。”

“遵旨！”

武钦出去不一会儿，上官婉儿就来了，她见武曌一脸的愠怒，便小心地问道：“是何人惹太后生气了？”

“除了那个冥顽不化的裴炎，还能有谁？”武曌不再解释，而是直接下令道，“拟旨，尊哀家五世祖克己为鲁靖公、妣为夫人；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俭为太尉、太原安成王；先考武士彠为太师、魏定王。祖妣皆为妃。于文水故里筑五祖祠，以制吊祭。明日早朝时宣达。”

“微臣遵旨。”上官婉儿屈身一拜，然后转身出殿去了。

刚刚转过花坛，她却看见武三思从塾门出来，紧走几步来到她面前问道：“知制诰大人这是……”

“刚刚太后召见，要追封大人的祖上了。”上官婉儿道。

武三思脸上掠过一丝喜悦：“以太后至尊，早该追封了。”

上官婉儿不想纠缠武家之事，打住话头问道："将军这是要去见太后吗？"

武三思赶紧摇了摇头，就笑她健忘："上次知制诰大人说了太后失眠之症，在下回去后冥思苦想，终于找到疗治的良方了。"

"那就该禀奏太后才是，找下官干吗？"上官婉儿有些不解。

"此事重大，在下还是先和大人你商议过后再说。"

上官婉儿不再说话，默默地在前面引路，武三思跟着，来到她的居处。掩了门，上了茶，她对身边的宫娥道："本官有话要与将军说，你们先且退下，不经传唤，不可进来。"待众人退下之后，她转头问武三思，"说说，你给太后寻到什么良方了？"

武三思哼哧了半天，就是不知道从何说起。上官婉儿不免有些着急，问道："既是良方，为何吞吞吐吐的？"

武三思的脸顿时红了，小声道："在下说出来，上官姑娘可不能生气。"

"你没有说，焉知我会生气？再说，此事与我无关，我为何生气？"上官婉儿笑道。

"上回你不是说，太后失眠是因为失爱而致么？"

"那又怎么了？"

"那……那……"

"急死我了，你快说呀！"

"那在下若是为太后找一位健旺男子，可否冲淡她的寂寞？"

闻言，这下就轮到上官婉儿沉默了。她的粉面泛起桃红，手托香腮，双目迷离。女人能不能像男人那样三妻四妾，这话她与太后谈论过不止一次了，可临到头，她还是有些害怕。

"你能不能说得详细些？"

“是这样！上官姑娘可知高宗有一位姑母千金公主，因早年丧夫，常年寡居，私下有一男宠，名为冯小宝，乃神都洛阳卖脂粉儿。他年方三十，长得玉树临风。闻太后病症，公主欲将其献与宫内，在下以为可做补阳之身。只是不知太后意下如何？故而不敢直说。”

“这……”上官婉儿抬起头，水灵灵的眼睛看得武三思浑身燥热，“我也以为，太后之病要在补阳，小宝未尝不可。然则，太后毕竟母仪天下，此事尚需时日才能水到渠成，更需贴近之人引荐。”

“那何人引荐合适呢？”武三思追问道。

上官婉儿一转念，眼睛就亮了：“有了！这事若由太平公主去说，最是恰当。”

“上官姑娘言之有理，明日在下就登门拜访太平公主。”武三思说着，就向上官婉儿身边靠了靠，他贪婪地嗅着上官婉儿散出的芳香，口里讷讷道，“在下第一次见姑娘，就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

这一阵围绕太后失眠的话题，武三思详细地描绘了千金公主与冯小宝如何彻夜颠鸾倒凤，那些话看似粗俗，却让正在青春花季的上官婉儿浑身酥软，难以自持。她绵绵地歪进了武三思的怀抱，口中却是春山半掩地说道：“宫娥们都在外面呢！”

武三思也不答话，抱起她就走进内室。宽衣解带之后，武三思双手就抓住了她那一双粉嫩雪白酥胸。上官婉儿“哎哟”一声，两颊潮红，先还想把武三思推开，及至麻酥酥的感觉在全身蔓延时，她的手就垂了下去。

“将军！不敢……”上官婉儿如梦如幻地呻吟，试图护住那一方没有耕耘过的芳草地。可她怎抵得住武三思呢？那初始的酸疼掠过意念之时，她明白自己从此不再是刚刚绽开的花朵了。

武三思虽官居左卫将军，却也是情场高手。他懂得，温柔往往比放纵更能博取像上官婉儿这种初涉情海的姑娘的欢欣。他并不急于躁动，而是缓缓地出入，仿佛一位丹青妙手，在洁白的绢帛上皴擦点染，敷红描绿，一层一层叠加情感的厚度，一波一波地荡起上官婉儿的快感。

上官婉儿仿佛被云彩拖着，在万里长空悠悠飘荡。而眼前，是郁郁

葱葱的柳林，是芳菲馥郁的鲜花；她又觉得自己是一条鱼，被波澜推着，游过一个个岛屿。长这么大，她第一次品尝到做女人的滋味，它是这般不可思议又妙不可言。

之后，武三思有些疲累地趴在婉儿的身上，他想就此罢休，却不料腰身却被上官婉儿藕节一样的胳膊搂住了："你再待会儿，我……"她的眼睛很亮眼神却很散，她的话语很柔也很眷恋。

武三思被上官婉儿的美艳陶醉了，将舌尖伸向她的香唇，却招来她低声惊叫："哎呀！你看……"

上官婉儿指着身下洁白的绢帛，那是用女人初夜的血勾勒的图画。

唉！毕竟第一次。就凭这点，武三思就觉得很满足……

九月底，监察御史薛仲璋乘船一路南下到了扬州，但他并没有进城，而是到了黟县县令杜求仁的一处郊区别业。

杜求仁原本是洛阳的詹事司直，以弹劾官僚、纠举为职事，虽官位只居九品上，可臣僚素来不敢小视。后因为牵进庐陵王一案，他被逐出京城，来江南做了县令。

杜求仁准时出现在邗沟码头，看见有船靠岸，他急忙来到河边，见一位三十四五岁的中年官员下了船，便上前问道："请问阁下可是监察御史薛大人？"

薛仲璋点了点头问："阁下是……"

"下官乃黟县县令杜求仁，在此恭候大人多时了，请……"说着，他拉着薛仲璋就上了岸，登上了早已停候在岸边的车驾。两人刚刚进了车篷，驭手顺势就拉上了厚厚的幔帐。

"大人这是……"薛仲璋有些疑惑。

"此地人多眼杂，下官不欲别人知道大人来了。"杜求仁解释道。

约莫一个时辰后，车驾就到了郊外的杜氏别业。杜求仁先下车，对薛仲璋道："英国公就在里面，听说大人要来，他不胜高兴。"

进到室内，见有一巨大的弥勒佛慈眉善眼地迎接每一个人，只见杜求仁在佛像莲花座下扭了一下，背后竟自动拉开一道门，杜县令说道："英国公就在里面，请大人随下官来。"

沿着砖砌的台阶下到底层，薛仲璋借着灯光看去，发现这地下密室很大，装修也颇讲究。中间一张大案顶头坐着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英气勃勃，横眉阔额。

杜县令正要介绍，未料薛仲璋却抢先一步上前打拱道："薛仲璋参见英国公。"

李敬业起身还礼："薛御史一路风尘，辛苦了。"

"哦！二位认识？"

"英国公的祖父击突厥，平内乱，战功赫赫，乃一代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大人乃将门之后，在下久闻大名，十分敬仰。"薛仲璋解释道。

随后，杜县令又一一将李敬业的胞弟、周至令徐敬猷，曾任给事中、也因李显一案而被贬为栝苍令的唐之奇，曾任御史、被贬谪为周至县尉的魏思温和曾任过赤县主簿、如今辞官赋闲的骆宾王介绍给薛仲璋。

"呀！足下就是声名域内的骆宾王先生啊！在下久闻大名，今日有幸一见，果然气度不凡。"薛仲璋握着骆宾王的手，久久不松开。

"垂垂老矣，垂垂老矣。"骆宾王长叹一声，一句话说得在座的人脸色悲怆了许多。他当年七岁能诗，号称"神童"，一年朋友登门，适逢父亲正在放鹅，遂要他以鹅为题作诗一首，他不假思索，随口吟道——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永徽初年，他曾在道王李元庆属下，后来历任武功、长安主簿。仪凤三年为侍御史，后蒙冤入狱，次年逢朝廷改元，大赦天下，他不但得以复出，而且被任为临海丞。然而此时他已对仕途心灰意冷，干脆辞了乌纱做广陵游了。不料，今日旧事重提，勾起他的忧伤，算一算岁齿，

他已年过五旬，夕阳西下了。

“在下虽穷途末路，尚苟活于人世。可怜王子安早殇，唯一篇《滕王阁序》流传于世。”

这说的是王勃。当年他被逐出雍王府后，一度浪迹天涯。后来，裴行俭主持选举，他们被刘祥道举荐到朝廷。可在裴行俭看来，他们的行为不符合当时的“身、言、书、判”四个条件。

杜县令不无惋惜，又夹带着愤慨道：“都是那妖后不能容人，致吾等有今日。”

“当年子安在雍王府中做撰修时，不就是因为写了一篇《檄周王鸡》的文章，何至于妖后大怒，将其逐出王府，从此流落天涯。上元二年竟溺水而亡，岂不悲乎？”

于是，大家对武曌的愤懑就从追忆王勃开始。

听着同僚们毫无顾忌的发泄，李敬业内心很不平静。被贬为柳州司马，他觉得蒙受了巨大的侮辱。其实他有什么错呢？不就是在刺史任上隐瞒了上缴朝廷的税赋么？不就是将朝廷赈灾的库银用作自建府邸了么？她竟不念旧情，一纸诏书把他由眉州刺史贬为柳州司马。

从眉州出发的时候，他在心底大骂武曌忘恩负义。如果当年没有祖父的周旋，她又怎么能够成为皇后呢？如果没有祖父在要紧关头选择站在她一边，她又怎么能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置于死地呢？可她一朝得势，便把这一切都忘了。他暗暗发誓，一旦有机会，定要报这蒙羞遭贬之仇。他没有想到，当路过扬州的时候，竟然遇到了如此多对武氏怀恨在心的官员。他们因为官阶太低，都希望他出来主持举事。可现在他有些失望，这些官员视私恨大于国仇，所有的愤慨都走不出武曌对个人的不公，如此目光，岂能成得了大事？

李敬业暗地看了看旁边的魏思温，虽然他只是兄弟手下的一位县尉，可在有限的相交时间内他已发现，魏思温的才气、目光都是在座其他人所不及的。

魏思温很快就理解了李敬业的意思，在骆宾王话音刚落之时，他就站起来捋了捋胡须，话就随着一双精明眼睛的闪动而出口了：“诸位！

妖后逆天背唐，罪不容赦。吾等今日聚集在此，正为图举大事。依在下之意，还是请英国公赐教吧！”于是，众人收住话头，将目光投向了李敬业。

李敬业环顾了一下大家，知道他们都是一腹的怨气，可现在要紧的是有人出头拉起队伍。在他看来，这个首领非他莫属：“诸位！社稷者，乃李唐之社稷；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可妖后倒行逆施，翻云覆雨，诛杀忠良，可谓罪大恶极，天下当共诛之，人神共讨之。为今之际，最要紧的是要占领扬州，据以举事。而扬州刺史陈敬之乃武氏党羽，必先除之。”

“国公不必担心，下官奉肃政台之命，查处官员贪贿行径，明日就可进城，将其治罪。然后据扬州而号令天下，共讨武氏。”薛仲璋立即出面解决了这个问题。

“自古师出有名，吾等举事，若不以匡复大唐为号令，就很难达一呼而天下应之效。”魏思温又建议道。

“这有何难？”一直没有说话的徐敬猷站了出来，“眼下庐陵王正在均州煎熬，我等就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必是一呼百应，百川沸腾。”

魏思温想事总比别人更周密远虑些，他接着徐敬猷的话说道：“大人之言，如烛光照心。在下还有一言陈与各位大人，古今凡成大事者，千头万绪，主事一人。因此在下以为，当推举英国公为首，我等戮力追随，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众人以为魏思温所言正是讨武枢要，便一致推举李敬业为首。随后又议定在诛杀陈敬之后，在扬州开三府，一曰匡复府，一曰英公府，一曰扬州大都督府。李敬业自任匡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

这时候，杜求仁又从人群中带出一人来到李敬业面前。此人体格雄健，阔唇长目，着一身碧色箭衣，他上前施了一礼道：“不才王那相见过英国公。”

杜求仁解释道：“国公举事，身边不可少了卫士。那相乃下官外甥，生性仗义，因喜抱打不平而曾入狱。在下欲举荐他为卫士队正，不知国公意下如何？”

李敬业道："如此甚好！从此你就跟在本官左右。"

接着，魏思温又从众人中引出一人来到李敬业面前道："此人乃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教，善为刀剑、弓弩之技。我军新起，兵器匮乏，在下以为可命他总管兵器制作，以充军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生所虑周，就命他为弓弩司马，主管兵器制作。"接着，李敬业面对众人高声道，"诸位！吾等举事，遵天命，行大义。必当昭告天下，尽言武氏篡权弄威之罪。幸哉骆主簿明珠灿辉，就推举他为记室如何？"

众人纷纷称是，骆宾王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承蒙各位抬爱，观光（骆宾王的字）无他能，唯刀笔耳，定不负重托，写一篇讨武檄文，使其罪恶昭然天下。"

薛仲璋听一位叫李宗臣的与自己同为左右司马，却非常生疏，也不在场，不免心生疑窦。他的话一出口，杜求仁就笑了，道："大人有所不知，这李宗臣乃扬州刺史府士曹参军，掌钱坊、武库。此人虽官居七品，却对武氏废黜庐陵王耿耿于怀。大人明日进城将陈敬之入狱后，即可与之衔接。"

见诸事勘定，魏思温向杜求仁使了个眼色，杜求仁会意，朝着外室喊了声："来人！"但见一群衙役抬着一坛酒进来，给每人斟满，一名捕头抓了一只鸡，执刀朝鸡脖子上一抹，一股热血喷出。他无所顾忌，将血洒进每人的酒碗。

魏思温庄重地举起酒碗来到李敬业面前道："请大人主持盟誓。"

李敬业接过酒碗，高高举过头顶，大声道："吾等忠义之士，今日歃血为盟，共举讨武大业，匡复大唐社稷，誓死拥戴庐陵王，宁愿玉碎，绝不苟且偷生。有叛逆者，形同此碗！"

"有叛逆者，形同此碗！"沉闷的声音在密室各个角落荡起阵阵回音。然后，大家将饮完的瓷碗摔成碎片……

这是扬州九月末的子夜，从邗沟岸边传来逆水行舟的号子声——

嗨哟！嗨哟！河水滔滔，往北行哟！

嗨哟！嗨哟！男儿背月，上征程哟！

嗨哟！嗨哟！男儿头上，三把火哟！

嗨哟！嗨哟！哪怕风大，波浪涌哟！

……

太阳刚刚升上城头的时候，扬州长史陈敬之已打点好行装，来到府门前的轿舆旁——他今天要乘船从邗沟入长江，去迎接路过的柳州司马。

前些日子，他接到武承嗣传来的快报，说新任柳州司马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公李敬业。他桀骜不驯，目无法纪，被贬往柳州。武承嗣还要他在李敬业路过扬州之时趁机除掉他，以绝太后后患。可他命人在邗沟码头等了多日，也没有见到李敬业的影子。

昨夜酉时，忽然有人送来一封信，说李敬业的船今日到达扬州码头。陈敬之心中一阵窃喜，他要看看这名将的后人究竟是有三头还是六臂，竟然让太后心腹怀忧。他很自信，已在码头暗地布下伏兵，一旦李敬业的船靠岸，就难逃他布下的天网。

“你等要百倍警觉，不可使逆贼漏网。”陈敬之提醒率兵埋伏的司马。

“请大人放心，只要他出现在邗沟，就注定死无葬身之处。”

“李敬业乃将门之后，万不可掉以轻心，本官在码头与他周旋，若是本官理了官冕的帽翅，你等就从芦苇丛中出来打他个措手不及。若是本官不动声色，你等就不要轻举妄动，明白么？”

司马应了一声，急忙赶往码头去了。

巳时，邗沟的水面上腾起了缕缕白色的雾霭，在清风中缓缓飘荡，神秘而又美丽。往来的商船出没于水雾之间，宛若仙境。偶尔有水鸟成群结队从芦苇深处飞向天空，这情景让守在码头的陈敬之很不安，他生怕李敬业看出什么破绽，忙要身边的卫士去芦苇荡深处警示，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坏了大事。

大约在巳时二刻，从雾气中隐约驶出一条官船，虽然称不上雕舷画栋，却也是富丽堂皇。陈敬之不禁紧张起来，头上冒出了汗珠。他的手几次都想伸向帽翅，但都忍住了。

官船驶进码头，早有一撑船者出来在码头上搭起一张木板。接着，一位录事装扮的人来到码头，施了一礼问道："阁下可是扬州长史陈大人？"

陈敬之点了点头问道："先生是……"

"在下乃肃政台录事，现肃政台御史薛仲璋大人就在船上，请大人随在下去迎接。"

"录事"刚刚说完，薛仲璋就出现在甲板上，高声谢道："难为陈大人在此等候，下官不胜惶恐。"

陈敬之见来者不是李敬业，紧张的情绪渐渐消散，朝船上作了一揖道："不知薛大人驾到，下官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薛仲璋笑着回答："好说！好说！下官奉太后之命前来巡察，多有叨扰，还请大人见谅。"

"哎呀！原来是钦差到了。"陈敬之立即一脸的惶恐和谦恭，"请大人下船，下官在府邸为大人摆宴接风。"

"扬州城是一定要进的，只是临行时太后召下官进宫，叮嘱见了长史大人，有几句密旨宣达。因此还是请大人上船来，待下官宣达完太后密旨，你我一同进城如何？"

"这……"

"下官知道，这几天柳州司马李敬业将路过扬州，朝廷下旨要大人密切关注。不瞒大人说，下官正是为此事而来，不唯太后，就连武承嗣大人临行时也反复叮嘱，要下官速与大人见面，商议应变之策。"

看薛仲璋一脸的严肃，"录事"在一旁附和道："事不宜迟，误了大事，太后追究下来，我家大人与您恐怕都承担不起。"

陈敬之沉默片刻，又不经意地看了一眼芦苇荡，心里盘算着利弊，

这是在自己的辖域，且埋伏了那么多将士，他薛仲璋又能怎样？便答道："如此甚好！下官就上船拜见大人。"

陈敬之登上甲板，薛仲璋道一声"大人请"，便挽着他的胳膊进了楼舱。

这时，只见几位禁卫关了舱门，陈敬之惊疑之间问道："大人这是为什么？"

薛仲璋脸上的笑容骤然退去，大声道："陈敬之听旨！"

听了一声大喝，陈敬之糊里糊涂地跪倒在舱内道："太后千岁千千岁！"

"查扬州长史陈敬之密谋反叛，特命肃政台御史薛仲璋前往拘拿。钦此。"薛仲璋念罢旨意又道，"你还不谢恩？"

"谢太后隆恩。"陈敬之俯下身子讷讷道，等他抬起头来，眼里就充满了惊恐，"大人弄错了吧！下官深受太后恩泽，忠于朝廷，严守一方百姓平安，焉何会谋反呢？"

"录事"拿出举报状在陈敬之面前晃了晃道："此乃雍州人韦超之举报，还会有假么？"

"大人！下官冤枉啊！"

"你如有冤情，不妨随本官回神都面见太后，自可澄清。眼下还请大人委屈一下，先到狱中清闲几天。"薛仲璋说完转过身，对身后的禁卫道，"将陈敬之拿了！"

陈敬之一看周围的禁卫，自知已无法脱身，只好束手就擒。薛仲璋又来到甲板上高声对等待在岸上的扬州僚属们道："本官系朝廷钦差薛仲璋，扬州长史陈敬之有谋叛之嫌，已被本官拘拿。太后旨意，由本官暂代扬州长史之职。"

扮作录事的魏思温朝芦苇荡里努了努嘴，薛仲璋会意，高声喊道："芦苇荡中的人听着，本官乃朝廷钦差，你等若立即出来，本官将不予追究。"

埋伏在芦苇荡中的司马本就是按陈敬之叮嘱对付李敬业的，现在听说朝廷钦差到了，哪敢肆意抵抗，便出来迎接。薛仲璋在宿卫的护卫下，带着僚属们进了城。

当晚，几位司马在州府为薛仲璋安排饮宴，薛仲璋巧与周旋，编造了他与武承嗣如何往来，如何常常被太后召进宫中问政的情况。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告诉他们，当朝宰相裴炎就是他的舅父。

他说这些的时候脸不变色心不跳，司马们自是消除了满腹的疑窦，都表示愿意在薛仲璋的麾下尽力，为朝廷建功立业。

夜阑人静之时，几位司马喝得烂醉如泥，薛仲璋要宿卫将他们一一锁了关入牢狱，随后又要魏思温布置好岗哨。掩了居室的大门，薛仲璋笑着说道："先生这录事扮得滴水不漏啊！"

魏思温也恭维道："大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才是下官最为佩服的。"

"徐大人不日即到，先生速与李宗臣接洽，安排分发兵器事宜。"

魏思温应道："大人请放心，此事下官做起来得心应手，何况还有杜大人的信札在此。"

第三天，李敬业带着徐敬猷、杜求仁、唐之奇、骆宾王等人到了扬州。薛仲璋带着魏思温、李宗臣迎到州府。李敬业特地让魏思温、杜求仁传扬州僚属到府中议事。

待大家坐定，李敬业目光炯炯地环顾了周围僚属，声音洪亮地说道："今日请各位来是要宣布一件危及朝廷的大事，众位知道，高州乃蛮夷之地，朝廷历来以羁縻之策对之，然则，高州酋长冯之猷不思皇恩，图谋反叛，本官奉太后密旨发兵讨之。今欲在扬州募兵，即行告知。李宗臣何在？"

"卑职在！"

"你速速打开府库，集囚徒、工匠于兵营，发放盔甲、兵器，由徐敬猷抓紧操练，不日即赴高州剿贼。"

接着，李敬业又对唐之奇、杜求仁道："两位即日前往扬州郊县，

协同县令招募丁壮，以备急需。”

安排完这一切，李敬业又当场宣布扬州长史陈敬之密谋反叛，钦差薛仲璋已将其缉拿入狱，奉旨处斩。

陈敬之这几天在狱中反复思虑，从薛仲璋的举止中发现了诸多漏洞。昨夜，当他把这一切都梳理清楚时，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真正反叛的不是别人，正是薛仲璋。可是他明白得晚了，前来押解的士卒给他们嘴中塞了棉絮，他们是有口莫辩。

陈敬之被强压跪倒在地，当薛仲璋宣布他的罪行时，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愤怒，嘴中发出沉闷的“哼哼”声。他扭动着身子试图挣脱，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随着一道寒光闪过，他的头咕噜噜地滚到地上。

薛仲璋接过刽子手捧上来的人头，厉声道：“本官奉太后旨意，对密谋反叛的扬州长史处以极刑。英国公奉旨招募丁壮，不日将赴高州讨逆。州县官员敢逆太后旨意者，斩无赦！”

恰在这时，李宗臣提着一颗人头来到州府。李敬业问道：“兵器可分发了？”

“卑职前往府库调动兵器，录事参军孙处行拒不提供钥匙，被卑职一刀斩于库内，现今兵器已发囚徒、工匠。”李宗臣回道。

在场僚属们看到血淋淋的人头，知道倘若犹豫不决，必是同样下场，便纷纷表示愿随英国公讨逆。

“本官奉太后密旨，你等只可尽招募之责，切不可肆意张扬，泄密者斩。”李敬业扫视一下面前的僚属们，又提醒道。

接下来的日子里，徐敬猷、唐之奇按李敬业的安排，一方面招募青壮入伍，一方面加紧操练。不到十天，竟募得十万之众。

这一天，军师魏思温来见李敬业，建议道：“大人矫旨募兵，若延宕太久，必被有心者看出破绽，因此举事之期不可延宕。出师之名，亦需昭彰，不知骆记室写得如何了？”

于是，李敬业便命人传来骆宾王。他一进府厅，大家就闻到了一股酒气。李敬业面露不悦，道：“大敌当前，举事在即，先生还有闲情饮

酒？”

骆宾王眼睛通红，憨憨笑道：“扬州黄酒，绵长醇厚，初饮无事，然多饮易醉。不过，依在下酒量，岂是几杯就可以醉的？”

凡在酒中自言未醉者，大抵已醉得很深了，魏思温忙上前拉了拉骆宾王的衣袖道：“先生醉了！”

“在下何曾醉过，大人有话请讲。”骆宾王迷离着双眼。

魏思温不得已，只得硬着头皮问道：“徐将军之意，是想问大人的檄文起草得怎么样了？”

“什么檄文？”骆宾王打了一个嗝，喷出满嘴的酒气。

李敬业看着生气，狠拍了一下案头大声道：“人道文人无行，果然如此，十天前本官命先生起草《讨武曌檄》，现大战在即，先生倒将之置之脑后了。”

骆宾王“哦”了一声说道：“大人如此一说，在下记起来了。笔墨伺候。”

“先生醉得如此糊涂，焉能舞文弄墨？”

“在下若是食言，愿意当面领罪。”骆宾王拍了拍胸脯，从侍女手中接过饱蘸浓墨的毛笔，唰唰地写下“讨武曌檄”四字……

第九章

观檄文武后惜才

逼还政裴炎入狱

“讨武曌檄”四字一落纸，笔酣墨饱，仿佛一把利剑直指长空，将李敬业、魏思温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骆宾王这会儿已醒了大半，他转脸望着窗外的淡云秋水，心想该从何写起呢？有了！就从她的出身说起，如此，方见其非正宗道统也。他正了正头上的纶巾，又用手指捻了一下笔尖，笔走龙蛇，滔滔不绝，呈一发而不可收之势——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翠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藜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居汉地，或协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试看今日之域中，

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

“好！”魏思温在一旁看了，就情不自禁地击节称赞，“先生以‘伪’字起首，又言其出身寒微，词锋犀利，世人昭之，必奋而讨伐武氏。”

闻言，骆宾王微微颔首。

李敬业原本武将，不大理会文墨士者，他为魏思温的惊愕而感染，急忙俯身看去，但见翰墨淋漓间，句句咄咄逼人，忽地看到“掩袖工谗”，便问骆宾王道：“先生这是何意？”

魏思温在旁听了，上前说道：“将军是要问这四字的意思么？在下倒略知一二。”

李敬业“哦”了一声，转过脸来，魏思温撩了撩衣袖道：“论起这四字来，倒是有一段故事。曩昔魏襄王送给楚怀王一位美女，楚怀王对她非常宠爱。楚王的夫人郑袖知道楚怀王非常喜欢这个美女，就千方百计讨好这位美女。有一次她对这位美人说：‘大王非常喜欢你的美貌，可是不喜欢你的鼻子，你要想得到大王的长久宠爱，以后见君王时，最好把鼻子掩住。’这位美人听了后深信不疑，就按她说的去办。楚怀王对此大为不解，就去问郑袖原因何在。郑袖装出欲说不说的样子：‘我知道，但是不能说。’在楚怀王的再三追问下，她才说：‘这位美人是厌恶大王您身上的臭味。’楚怀王听后，非常生气，马上下令把这位美人的鼻子割掉。这里则借此暗指武氏曾偷偷窒息亲生女儿而嫁祸于王皇后，使皇后失宠的事。”

这一番话说得李敬业瞠目结舌，惊叹道：“一样的事情，为何在先生笔下便如此洋洋洒洒，以古喻今呢？先生一支笔，果能敌千军万马矣！”然而，当他读到“弑君鸩母”一句时却很不以为然，说杨氏殒薨，实属终老天年，先生却道是鸩毒，这又是何必呢？

骆宾王解释道：“将军不闻孔子删《春秋》，令乱臣贼子惧乎？不如此，怎激起民愤？此所谓褒贬之笔矣！”

“当务之急是号令州县响应，天下只需闻武氏罪行，何须计较真伪？”魏思温也在一边帮腔。

闻言，李敬业想想也是。

魏思温眼见得骆宾王心逐意而腾跃，文因情而湍急，章典掌故，信手拈来，就不禁十分佩服。就说这“霍子孟之不作”几句吧，叹唐室无霍光之中流砥柱，借刘章之亡而悲唐室之弱，龙漦溢出，化为玄鼋流入后宫，一宫女感而有孕，生褒姒，后幽王为其所惑，西周最终灭亡的故事指称武氏废杀太子李忠、李弘、李贤，致使唐室倾危。这种典故用在这里，实在是太贴切了，他正欲说话，却见薛仲璋从门外进来了，似乎有事情要禀报。

薛仲璋见李敬业摆了摆手，忙收住即将出口的话，顺着魏思温的手指，将目光投向纸上。

檄文文末这几句话既是对天下州县的号召，又暗含了“逆我者亡”的警告。真是回旋自如，揣摩透了大潮之际，朝臣们微妙而又复杂的心理。

在场的三人几乎同时喊出一声“好！”洪亮的声音绕梁而过，惊得屋檐下的雀儿扑棱棱地飞到了竹丛中。

“先生果然了得，后面这几句道出了本官起事的真意。自祖父起，徐家世受皇恩，岂敢有觊觎皇位之心，勤王举事，殊非得已。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李敬业尤为感叹。

魏思温倒是十分赞赏“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一句，对庐陵王和当今皇上而言，此事不可不思；对朝臣来说，此事不可不闻；而对武氏，则不可不惧。

骆宾王将笔掷于案头，伸了伸胳膊，长嘘了一口气。众人都被这沉闷的呼吸凝滞了，心里沉甸甸的，室内气氛呈现出难耐的沉寂。

“先生之檄文，大气磅礴，义正词严。武氏闻之，将不胜畏惧，州县闻之，将呈烈火燎原之势。”还是李敬业打破了沉默，他把目光转向魏思温，“事不宜迟，请军师招扬州城中之缮写者，将先生所撰檄文抄录出来，向州县广为散发，唤醒天下人共诛武氏之激愤。”

薛仲璋到这时才有了说话的机会，言道：“檄文一旦贴出，必是百川沸腾。一旦朝廷大军南下，必有一场恶战。故扬州非我军久留之地，我等既是勤王讨逆，就该早作打算。”

“长史言之有理。”李敬业领着两位来到地图前，“我等已在扬州滞留二十余日，十万之众不可能隐蔽太久。本官正要传你前来，与军师一同商议我军下一步该如何走。”

魏思温的手顺着地图上的标示慢慢北移，到洛阳时，眼睛就忽然地亮了：“将军请看，一条运河将洛阳与苏州、杭州、扬州串了起来。我军既是勤王讨逆，即宜率师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群起而响应！”

骆宾王也赞成道：“军师言之有理，只要攻下洛阳，则贼必亡。”

闻言，李敬业转脸问薛仲璋：“长史从洛阳来，以为如何呢？”

这半会儿，薛仲璋听着大家的话，思绪一直在迅速运转。在京多年，他对洛阳的城防比较清楚，那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尤其是成为神都以来，有司进一步整修、扩建，不仅在规模上超越了大业之时，而且城池也坚固了许多：

“依我军目前的情势看，虽有十万之众，然取洛阳显然乏力，倘若武氏召近畿军队自保，我军必寡不敌众。因此依在下之见，对洛阳宜缓图之。”

“大人未战而先灭自己威风，这究竟是何意？”魏思温惊异地问道。

薛仲璋似乎早已准备：“在下夜观星象，金陵有王气，且大江天险，足以为固，不如先取常、润，以为定霸之基，然后北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归！”

闻言，骆宾王转而又觉得薛长史说得有道理。

魏思温就笑道：“先生纸上谈兵犹可，若论排兵布阵，则暗之矣。若依薛大人之见暂居江南，则事迟也。一旦武氏回过神来，我等恐招架都难，遑论还手制胜？何况所谓霸业，则与我军举事之旨相悖，不可行之。兵法云，兵贵神速，我军只有一鼓作气，直取洛阳，才足以置武氏于死地。而我军之利，在匡复庐陵王，故而能得道多助，然一旦据江南而不北进，则必被人疑为自立谋反，武氏完全可以师出有名，大军浩浩南下矣！”

薛仲璋并不认同魏思温的见解："先生之言，不免危言耸听，我军眼下势孤力单，须得寻求援兵，常州、润州远离朝廷，独立一隅，正乃我军可借之处。况且……"

"况且什么，长史不妨直说。"李敬业不喜欢吞吞吐吐。

"不知大人可知润州刺史是谁？"

经薛仲璋一提示，李敬业想起来了，润州刺史不就是他的堂叔父李思文么？祖父去世时，他正随裴行俭出击突厥阿史那部，未能回长安吊祭。后来，李敬业承袭了英国公之爵后，他们就很少来往了。此次被外放柳州，他本是要转道润州拜见的，孰料魏思温等人于此举事，他被推为首领。不管怎么说，他总归是李氏血脉，不看僧面，也该看看祖父的情分。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位平日很少谋面的叔父让他对占据江南成霸业充满了信心，考量迅速朝薛仲璋这方倾斜："薛长史一言，让本官豁然开朗。明日本官就差人将《讨武曌檄》连同亲笔信送往润州，以求得叔父的襄助。"沿着这条思路，李敬业又说，"本官离京前，闻听薛长史的舅父、当朝宰相裴大人与妖后围绕废庐陵王一事屡生抵牾，足下若能修书一封，密传进京，说服其为内应，则我讨武大功则成矣。"

薛仲璋心里感到为难，他深知舅父的性格，他可以在朝廷犯颜直谏，可要他站出来与太后分道扬镳，是万万行不通的。但此时刚刚举事，他又不便驳李敬业的想法，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便道："好！在下明日就写信给舅父。"

魏思温感到很失望，他觉得李敬业目光过于短浅，怎么会把勤王匡复的大义之举变成独据一方呢？他本想再谏言其改弦更张，可当看到其决心已定，难以挽回时，他只有改换思路，极言攻城略地之重要。

说起打仗，大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于是当场议定一方面散发《讨武曌檄》，造举义之大势，另一方面则率兵攻打楚州。

不几天，由骆宾王撰写的《讨武曌檄》迅速传遍江南和岭南。当大军进攻楚州时，几乎兵不血刃，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山阳、盐城、安宜三县响应，唯有盱眙刘行举据城抵抗。李敬业大怒，派部将尉迟昭率众攻城。

尉迟昭要属下的旅帅乘战船到城下，搭起云梯，轮番进攻。刘行举

凭城据守，将滚油倾倒在爬梯的军士身上，又辅之以火箭，这时已是光宅元年十月，秋风乍起，火借风势，风趁火威，攻城的士兵或浑身着火，或因云梯被烧断，进攻受挫。

尉迟昭见一连三天攻城无果，便发狠斩了几位旅帅。在几次进攻被打退后，他又欲斩伍长，却被偏将一把拦住了："我军伤亡很大，将军如此滥杀，必致人心混乱。"

尉迟昭长叹一声道："本将何愿意杀人，只是本将不杀他，上将就要杀本将，如之奈何？"

"依在下之见，与其劳而无功地攻城，莫如暂停刀兵，与军师商议良策再说。"

事已至此，尉迟昭只有命令属下暂时罢战，在盱眙城外扎营，安排好对策，自己飞马朝总营而来。

魏思温听了尉迟昭的陈述，亦觉得再战无益，忙到后帐唤醒刚刚睡下的李敬业道："盱眙城地势险要，东、北濒临洪泽，我军伤亡太大，再攻也是徒劳。"

李敬业没有料到刚刚开战就受大挫，问魏思温道："那依军师之见，我军将欲何为？"

魏思温正要说话，却听见门外响起长长的一声"报"，接着一位录事参军进帐来禀报道："卑职奉命前往润州送信，孰料……"

"怎么了……"李敬业有些迫不及待。

"润州刺史非但不响应将军讨逆之请，还大骂我等乃叛国逆贼，还蛮横地要将卑职斩之刀下。多亏有人以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为由，卑职才幸免一死，他还要卑职转告将军，要将这里发生的一切报往洛阳，奏明太后知道。"

"知道了，你且退下吧。"

等录事参军一走，魏思温就急了，叹道："盱眙受挫，润州不降，此非吉兆也。"

“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可不发，军师就说如何办吧！”

魏思温站了起来，在室内踱了一圈后道：“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州县之所以敢对抗我军，是因为润州刺史乃封疆大吏。他若不降，江南各州必群起而应之，到那时危局难挽，功亏一篑，我等亦将死无葬身之地。”

“军师所言，甚合我意。传令下去，本官明日将亲率大军攻打润州。”李敬业道。

“大人不可操之过急，想那李思文拒绝我军所求，必然有所防备。不如我军暂且漠然置之，待他稍有松懈时出其不意攻之，则事半而功倍。等在下安排细作潜入润州，一旦有消息即可兴兵。”魏思温又出谋划策了一番。

“好！就依军师。”

是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天空留下一阵阵孤鸣，这声音令难以入眠的李敬业心中有种说不清的隐忧。他原以为一俟起兵，天下会竞相响应，不料连堂叔父都难以说服。他无法预测往后去战事将会怎样，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祖父统兵打仗是何等不易。

他步出帐外，登上营门前的土丘，就可以听见洪泽湖的涛声。月光下，远山水墨画般地在湖岸布开浓浓淡淡的风景。南望长江，对岸就是润州城。要打润州，就得南渡，这究竟是事半功倍还是得不偿失，他开始怀疑当初起事的决策是否正确。

身后有脚步声，他转身看去，见卫队队正王那相拿着斗篷披在他的肩头说道：“夜深风凉，请大人回帐吧！”

李敬业感激地点了点头。

耳边传来夜巡的口令和回答声，他听得出，那是薛仲璋的声音。

薛仲璋显然也看见了李敬业，急忙赶过来劝道：“夜深风大，大人还是回帐中歇息吧！”

李敬业嘘了一口气道：“盱眙攻伐不顺，润州据守不降，开局如此，本官焉能入睡？”

“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过于悲观。明日我军重整旗鼓，定能凯旋。”

“本官是在思虑，我等据扬州而成霸业，究竟胜算几何，是否谋之不周？”

薛仲璋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他之所以不赞同直击洛阳，乃因为以疲劳之师而对以逸待劳之旅，无异于以卵击石。加之所募士卒多系囚徒、工匠，与训练有素的京师禁卫难以抗衡。现在见李敬业一鼓之后而见衰微之势，不免有些担忧。他明白当初自己假巡察之命离开神都，除非颠覆武氏，否则就再无回去之可能：“依在下看来，我军之挫在润州顽抗，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渡江攻克润州。此役大胜，全局则活，江南州县惧我军之势，必然倒戈归顺。只要占得半壁江山，就不怕与武氏兴兵对峙。”

“长史所言，甚合我意。”李敬业说着话，就发现头顶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朦胧了。他再举目远眺，江面上起了大雾，二十丈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便大喜道，“此天助我也！”他要薛仲璋传令丑时一刻吃饭，三刻出兵，直奔润州城下。

再说润州城中的李思文从细作口中得知李敬业已放弃南过长江，攻打润州的消息，一颗心倒放下了。他判定李敬业根本无法攻陷洛阳，就从心底为自己庆幸。这样，他一不担心自己因亲缘之故，被拖进谋反案；二则润州百姓也无兵爨之祸。

当夜，李思文约了司马刘延嗣饮酒。

“大人料事如神，拒敌有方。倘若当初听了李敬业的劝降，将来必是车裂碎骨之下场。”刘延嗣盛赞道。

李思文仰头饮下一杯酒，喉咙里滚出得意的笑声：“敬业虽系吾侄，然其心浮气躁，与乃祖天壤之别，本官岂能为巧言所惑，做出有负朝廷之举？”

“将军韬略在胸，令职下敬佩之至。”接着，刘延嗣又行令劝酒。

李思文倒也爽快，输了就喝。到子时，两人已是酩酊大醉了。李思

文被卫士搀扶着回到后庭，躺在榻上呼呼入梦了。

梦中听见天空一阵猛雷，霎时电闪雷鸣，黑云翻滚。李思文大惊，口中喊道："司马何在？"

当他被值守的司马从梦中唤醒后，睁着血红的眼睛问道："何事如此惊慌？"

"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李敬业的大军攻进润州城了。"

"不是说北上洛阳了么？"李思文虽有此问，但他明白李敬业是用了声东击西之策，不禁心中暗暗叫苦。他想披挂上马，却是酒意未去，浑身无力。好不容易穿上盔甲，被司马用力托上马，就被从外面进来的刘延嗣挡住了。

刘延嗣一脸的血，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道："叛军已占领润州，李敬业的部将尉迟昭率部冲进府来了！"

李思文的酒这才完全醒过来，他接过兵器，率领身边的卫士就朝外冲。迎面而来的就是尉迟昭，他上前就是一刀，尉迟昭忙伸开长枪架住，李思文的胳臂被振得发麻。四面一片喊杀之声，李思文的心先自乱了。双方战了十个回合，李思文被擒于马下，连同刘延嗣一同缚了。

"将逆贼好生看管，等大人过江了再审。"尉迟昭对身边的士兵道。

……

太平公主将冯小宝引进贞观殿时，他显得紧张而又拘束，脸上不经意露出些微的抽搐，甚至额头冒出了点点汗珠。这毕竟不是在千金公主身边，而是去见一个生杀予夺都在眉宇一闪间的太后，一个让大臣们一想起就不寒而栗的当今至尊。

太平公主暗地打量着身边这个曾与千金公主夜夜耳鬓厮磨的男人，为他的窘态而好笑。这世间果真是物物相克么？在千金公主面前何等潇洒放肆的冯小宝，还没有见到武曌就先怵了，太平公主于是宽慰道："你不要过于忐忑，太后不是外界传说的那样不近人情，她很懂体贴人的。"

"嘿嘿！小人……"冯小宝愈益地不自在了，"小人并非忐忑，只是

有些……”

“有些惧怕是不是？那本宫问你，在千金公主面前你怕不怕？”

“那不一样的。”

两人说这话就来到殿门前，太平公主问站在门外的张尚宫道：“母后在么？”

“太后娘娘批阅完奏章，正在榻上看书呢！”张尚宫说着，就进去禀奏了。

在这当儿，太平公主又一次叮嘱冯小宝，要他一定要随和些，不可过于拘束、紧张。而她也借这个机会，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

前不久，当武三思把太医署关于补阳可以治疗失眠，而千金公主有意把冯小宝献给太后，并提出要她说服太后接受的时候，她的确有些为难。这样的话她怎好当着母亲的面说呢？可武三思说这是尽人间的大孝，“论心不论迹”，要紧的是能治好太后的病。她不得不承认武三思说得有理，而且，自那天她与上官婉儿就宫中男女不平等之事谈论后，她的心就没有平静过。皇上不停地换身边的女人，为什么母亲就该受孀居的折磨呢？但事到临头，她还是决定把话说得隐晦些，这样不唯太后心安理得，冯小宝也不那么尴尬了。

“太后有旨，宣公主进殿。”张尚宫出来宣道。

“遵旨！”太平公主看了一眼身边的冯小宝，催促道，“走呀！”

“公主，这……小人……”

太平公主俏皮地笑了笑，推了一把他。冯小宝一个趔趄便进了殿，公主也随之跟了进去。

“儿臣参见母后。”

“平身！”武曌放下书本，抬起头，看了一眼面前的两个人。

这一抬头仿佛一轮明月，银光灿灿地展现在冯小宝面前。他事前已知道太后与千金公主虽属两辈人，而实际年龄相仿。可眼前的武曌，哪

像个年过六旬的老妪呢？她目光水润，如秋水潋滟，被一双弯眉衬托得神采奕奕；白雪一样的脸颊闪耀着迷人的光泽，细腻得如同锦缎，没有一丝皱纹；而那一头乌发云鬓高髻，雍容华贵，隆起的乳房在朝服下不安分地悠悠颤动，俨然一位品尝了情爱甘甜的少妇，每一个毛孔都透着成熟的、无须掩饰的风韵。冯小宝惊呆了，忽然就觉得自己把青春消耗在千金公主身上是多么的不值。

有道是，男人要女人看。世间多情的女子对男人的感觉，甚至比男人对自己的感觉更为敏感。冯小宝在武曌迷离的双目中，看到了似曾相识，久别重逢的喜悦。武曌不用多想，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就断定这男人十分适合自己。他的眼睛、他的鼻梁、他的唇、他的宽阔胸肌，他的……她眯起的眼睛仿佛一面魔镜，眼前的男人被她剥掉了外装而赤裸裸地站在那里，让她回到了早年的岁月。

他们就这样相互默默地对视良久，直到太平公主悄悄提醒时，冯小宝才发现了自己的失态，仓皇地收回目光，跪倒在武曌面前道："小人冯小宝参见太后。"

"平身！"武曌的声音忽然有了嫩嫩的娇嘤，"张尚宫！赐座。"

无论是太平公主还是冯小宝，都窥探到了太后的不能自持。人同此心，当太平公主第一眼看到冯小宝时，就被带进无法自拔的迷幻，又怎么会对太后的心曲毫无所感呢？

但冯小宝也很明白，眼前不是一个普通女人，因此，尽管张尚宫置了座，他还是痴呆呆地站在那里。

"太医为母后所述之补阳术甚为有理，儿臣也把人带来了，请母后降旨。"太平公主恭请道。

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因此武曌并不感到唐突，也无须保持矜持，她柔柔地对张尚宫说道："你伺候公主到别殿歇息，哀家有话要对他说。"

太平公主会意地笑了笑，跟随张尚宫出去了。

冯小宝有些惶恐，叫了一声："公主……"

太平公主回看了一眼说道："好好待着，一切听母后旨意。"

"你等也退下，没有哀家的传唤，不许进来。"武曌看了看伺候在身边的武钦道。这情景与当年在感业寺与皇上重逢时何其相似，只不过那时候伺候在身边的是李荣。

武曌像欣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般，眼睛从冯小宝的额头起步，慢慢地抚过他的全身。

"宝儿！你近前来，让哀家好好看看！"说着，武曌转身进了内室。

冯小宝刚说了一声"小人遵旨"，脚步却在帷帐前停滞不前了。武曌回头看他的模样，心中不禁生了爱怜，伸手一拉，小宝就顺势倒在了武曌的怀中。

"宝儿！你看哀家老么？"武曌捧着他的脸，痴痴地问道。说着她俯下身子，在小宝的额头烙下了一个饱满的唇印。那身上散发的兰香，一阵阵地沁入小宝的心脾，让他骚动不安。但他还是不敢放肆，只是小心翼翼地应着。

见状，武曌拉过冯小宝的手就放在自己双乳上。到这个地步，冯小宝才算摸透了太后的心思，于是就放松了许多，他一面抓挠武曌的乳头，一面贪婪地吮吸她凤体的淡香。

"宝儿！"武曌绵绵地叫着。

"太后……"

"哀家喜欢你，不过，哀家毕竟是后宫之主，从今日起，你不能再叫小宝了。"

冯小宝感觉太后的身子在战栗："那小人该叫什么？"

"好宝儿！哀家为你已起好了名字，你现在的身份，就是公主丈夫薛绍的族叔，叫薛怀义。哀家安排你到郊外的白马寺任住持，到时，你出入禁中就方便多了。"

"就依太后。"冯小宝说着就进了武曌的身子……

当晚，薛怀义留在宫中侍寝。令他吃惊的是，太后的皮肤出人预料的滑腻和富于弹性，而她做起房中事来，竟与少女一般无二，欢腾得像兔子。

武曌的失眠症果然有了好转，她很适时地在卯时一刻让张尚宫送薛怀义离开武成殿，自己则甜甜地入了梦乡。

卯时三刻，正在沉睡的武曌被一阵急促的声音唤醒，她睁开惺忪的眼睛问已经站在帷帐外面的张尚宫道："有事么？"

"武承嗣大人求见，说是有紧急军情禀奏。"

"知道了！让他在塾门等候。"

辰时一刻，武曌梳洗完毕，已经坐在武成殿中央了。武钦站在门口高声道："太后有旨，宣武承嗣觐见！"

这半晌武承嗣心急火燎的，从扬州传来的消息让他如坐针毡，刚刚到了卯时，就急忙地进宫面圣了。

昨夜虽睡得很晚，但男人的滋养使武曌精神很好："你究竟为何事就早早地进宫了？"

"启奏太后，大事不好了，李敬业他……"

"他怎么了？不是去了柳州么？"

武承嗣大声道："太后有所不知，李敬业杀了扬州长史陈敬之，举兵造反了！"

"什么？你说什么？"武曌的眼睛顿时睁大了。在确认李敬业已聚集十万之众在扬州举事的消息后，她的脸顿时阴沉了，狠狠地击打身旁的案几怒骂道，"如此贰臣逆贼，哀家岂能饶他！"

武承嗣不敢怠慢，急忙又将李思文寄来的《讨武曌檄》呈上。武曌接过一看，"讨武曌檄"四字赫然映入眼帘，不禁冷笑道："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然而，当她看了几行之后，就屏住了呼吸，为满篇犀利的文字所震撼。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武曌情不自禁地念出声来，“此文若非指斥哀家，确可称得上好文章，只是不知是谁为之？”

“李思文在来书中称，文章乃婺州骆宾王所为。据说，此人在仪凤三年曾做过侍御史，后来获罪入狱，出来后被朝廷任为临海丞，然他辞官而去了。”武承嗣应道。

武曌放下檄文，沉吟片刻道：“此丞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随后，武曌便把话题转到平叛上来了，向武承嗣询问破敌之策。

“据报，李贼初始以匡复庐陵王起事。攻下润州后，又在岭南广为张扬，言说李贤未去，就在军中，号令三军荡平武氏。”武承嗣描述了一下当前的形势。

“逆贼欲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蛊惑州县，将谋反朝廷易为李氏宗室与武氏族战，其狼子野心，可谓狠毒。”武曌点了点头分析道。

武承嗣立即接着太后的话道：“贼之用心，正在逼武氏出战。因此微臣以为，当以毒攻毒，我出师有名，天下必蜂起响应，贼将失道寡助。”

“爱卿所言有理，只是李氏宗室中谁能担此重任呢？”武曌问道。

武承嗣精明的眼睛闪了闪道：“臣保举一人，此人名李孝逸，现在卫府中任左卫将军，可担此重任。”

“哦？他不就是郑王李亮之孙么？以礼，先帝该称他皇叔才是。”

武承嗣所言之李孝逸，乃是高祖皇帝八叔之孙，淮安王李神通之子，高宗时曾经做过益州大都督长史。在高宗立武曌为皇后时，他虽然没有在朝堂上表明意见，然而，当高宗就此事询问他时，他说：“皇上以为当废，自然需废；皇上以为当立，自然需立，朝臣自当遵旨而行。”也许因为这一点，武曌主事后对他多所关顾。

是的！以李孝逸率军讨伐，这场战事就是朝廷为讨伐叛乱而战，为捍卫李唐社稷而战，为天下百姓而战。想到这里，武曌的眉宇展开了：“今日早朝，就任李孝逸为左玉钤卫大将军、扬州行军大总管，率

军三十万南下克敌。”

此时已是辰时二刻，该是上朝的时候，可武承嗣却仍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武曌便问道：“你还有事要陈奏么？”

武承嗣犹豫了片刻后说道：“微臣怀疑裴炎与李敬业谋反有关。”

“哦？”

“李思文信中言到，裴炎外甥薛仲璋乃叛军主将之一，他出京城后，就直抵扬州，如今已做了李敬业的长史。”

“有这等事？难怪裴炎不向哀家禀奏南疆战事。”武曌昨夜与薛怀义床笫之欢的愉悦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冲得七零八落，联想到因庐陵王一事与她之间的龃龉，她的脸色顿时严肃了，“怂恿外甥犯罪，又不禀奏哀家，显见包藏祸心，哀家岂能容他？”

……

裴炎此刻真的无法形容自己的心境。卯时三刻刚过，他就匆匆来到乾元殿的塾门等候上朝。从前日接到薛仲璋送来的密信，他就感慨自己的担心终于还是成了事实。外甥离开京都时他的提醒还在回响，谁知他不但毫无顾忌地投进反叛队伍，而且密信要自己做内应，这怎么可能呢？

如此做，他将无法面对将社稷托付给自己的先帝，更会危及当今圣上。两天来，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心里乱极了。他现在最怕的，就是见到武曌。

他要密使转告薛仲璋，早日向朝廷认罪乃唯一出路，不要对他在朝内策应抱任何妄想。

裴炎还反复咀嚼了檄文中的每一句话，觉得倘若太后明白，借机还政与皇上，那么她将名垂青史。他心头顿然升起庄严的责任感，为了平息叛乱，为了大唐生灵免遭涂炭，他要劝太后还政于皇上。

洛阳十月的清晨，风中带了潇潇的寒意。裴炎裹了裹朝服，就见大臣们纷纷进来了。

司礼卿刘景先最先来到裴炎面前问道："李敬业纠集十万之众向朝廷发难，并声言雍王未薨，大人听说了么？"

见裴炎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刘景先附耳道："此皆太后擅权所致。"

闻言，裴炎急忙摆了摆手，刹住了他的话头。

果然，他们的低语引起了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的武承嗣的注意，隔着几步远，他朝这边喊道："二位大人说些什么呢？如此神秘。"

裴炎不自然地笑了笑道："不干朝事，不干朝事。"

这时候，武钦在乾元殿门前喊道："辰时三刻已到，请各位大人上朝。"

今天朝会的议题很集中，武曌也很坦荡，她命武钦将檄文送给几位主要大臣传阅后，朝臣中便起了骚动。有骂李敬业狼子野心的，也有担心朝廷安危的。

武曌从龙位上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大臣，出口的话语就重了："王德真、裴炎来了么？"

"臣在！"

"你等把笏板拿下来，看着哀家的眼睛回话。李敬业一介武夫，尚知用能士大才，你等身为朝廷宰辅，竟使骆宾王此等俊杰浪迹天涯，此非渎职乎？"

谨慎惯了的王德真面对武曌严厉的目光，有点慌神地说道："微臣惭愧！"

"惭愧？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哀家记得，《尚书·周官》曰：'官唯贤才'，'进贤兴功，以作邦国'，你等终日浑浑噩噩，不思荐才，难怪我朝人才匮乏了。你等当反思己过，亡羊补牢。"

裴炎正要说话，却被武曌制止了："你不要说话，朝会之后，哀家有话要问你。"

裴炎心头一惊，看来武曌已知道了薛仲璋叛逃之事，他的眉宇沉沉地垂了下来，再也听不到身边的廷议了。

这时候，武承嗣出列奏道："启奏太后，据南来的消息，肃政台监察御史薛仲璋假借巡察之机投靠叛军，助纣为虐。而他乃裴炎外甥，臣请治裴炎之罪。"

可让裴炎没有料到的是，武曌并没有理会武承嗣的禀奏，而是直接将话题转到了平叛上："李孝逸来了么？"

"启奏太后，臣在！"李孝逸出列回话。

"哀家命你为扬州行军大总管，李知十、马敬臣为副，将军三十万以讨李敬业。"武曌接着道，"李敬业愧对太宗赐姓之恩，自即日剥去李姓，改复姓徐。"

"微臣遵旨！"李孝逸道了一声，便出殿去了……

裴炎是最后一个离开乾元殿的，在前往武成殿的途中，他要将思路好好整理，以便陈奏更具说服力。为了表示自己的坦荡和磊落，他打算将薛仲璋送来的密信呈送给武曌，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乾元殿外，他遇到了正在等候的司礼卿刘景先。裴炎问道："在朝会上，大人何以缄口不言呢？"

"在下正要出列，见太后不让大人说话，故退而不谏了。不过，在下最担心的还是大人如何应对太后。"刘景先道。

"老夫决计向太后提出还政之谏言。"

"大人所谏，亦在下所虑，只是如此一来，诚恐太后怀疑大人与徐敬业反叛有染。"

"君子坦荡荡。老夫心底无私，何惧流言疑窦？"

刘景先被裴炎的气度深深地感染了，执手相望道："大人正气凛然，足为在下楷模。请大人尽可放心面圣，在下愿随大人之后……"

武曌一改朝会上的严肃，看见裴炎进来时神色反而平静了，道了一

声“平身”后便吩咐宫娥赐座。

但裴炎却没有起身，就跪在武曌面前，回话就带了浓郁的沉重：“微臣失责，恳请太后治罪。此乃薛仲璋劝臣策应之书，恭请太后圣览。”

武曌被感动了，她为自己没有采纳武承嗣的谏言而庆幸，她大致浏览了一下薛仲璋的信便放在一边说道：“爱卿能把这信呈给哀家，足见你对朝廷一片忠诚。”

裴炎对太后的褒扬表示了谢意，却没有过于激动，他觉得太后误会了他的意思。因此，在武曌真诚地向他询问平叛之策时，他暗地咬了咬牙，就把思考了几天的话推出舌尖：“太后以为徐敬业此举目的何在呢？”

“爱卿明知故问，徐贼觊觎朝廷，擅兴兵戈，罪该万死。”

“非也！”裴炎已站在了武曌对面，“臣反复读过檄文，其字里行间并没有反叛朝廷的意思，自始至终都是指向太后的。”

“背叛哀家与谋反有何不同？哀家今日坐朝理政，背叛哀家与背叛朝廷无异。”

裴炎听得出来，武曌的语气中已带了愠怒，但他心里更明白，这是个借乱逼武曌还政的机会，至于个人荣辱进退，他已不在乎了。

“启奏太后！能否听臣一言。”

“你且讲来，哀家洗耳恭听。”武曌的眉头凝结在一起，冰冷地看着裴炎。

“谢太后。”裴炎清了清嗓子道，“大唐不仅有太后，更有皇上。且皇上已经成年，却不能亲政，致竖子得以为辞，起兵谋反。倘太后念先帝在天之灵，就当还政于皇上，则徐敬业不讨自平矣。”

“罢了！”武曌高声截住了裴炎的话，蛾眉眼看着就倒竖起来，“哀家宣你来，是垂问平乱之策，孰料你不为哀家分忧，反而要哀家还政，此举与贼众何异？”

“太后息怒，臣所谏者，正在破敌平乱之根本。”

“你！你与徐贼内外呼应，沆瀣一气，哀家要治你谋反罪。”武曌颤抖的手指向裴炎，朝外面喊道，“武钦何在？速传武承嗣、韦思谦、骞味道进殿。”

裴炎知道自己触怒了天颜，要获得宽谅已不可能，干脆直截了当地说道：“太后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只需传武成殿詹事将微臣送往司刑监狱即可。”

“不！哀家光明磊落，定当于群臣面前定罪。”

半个时辰后，武承嗣、韦思谦、骞味道应召来到武成殿。

武曌问道：“众位爱卿，裴炎放言哀家还政，则乱自平，卿等以为如何？”

“现在看来，微臣所谏并非杞人忧天。裴炎勾结叛贼，意欲谋害太后，该处以弃市才对。”武承嗣来到裴炎面前，不无讽刺地转了一圈道，“自徐敬业叛国以来，本官数次探访平敌之策，你竟支支吾吾，原来竟早与反贼同流合污。”

左肃政大夫骞味道接着武承嗣的话说道：“裴炎乃先帝临终托孤大臣，早欲挟天子以令天下。太后圣明，拨乱反正，主政改制，裴贼心怀愤懑，唆使外甥投靠徐贼。如此贰臣，若不绳之以法，朝纲何在？微臣身为肃政大夫，审查裴贼，义在不辞。”

“爱卿以为呢？”武曌转而问韦思谦道。

“微臣唯太后旨意是从。”韦思谦没有更多的话。

“裴炎，事已至此，你还有何话说？来人……”

武曌的话还没有落，就听见武钦进来禀报道：“启奏太后，司礼卿刘景先求见。”

“哼！他这个时候来……宣他觐见。”

刘景先在武钦的传唤声中踏进武成殿，就感觉到了气氛的紧张。裴

炎梗着脖子站在殿中央，在他身旁的几位大臣一个个脸色阴沉，写满了怒气。再悄悄打量坐在龙位里的武曌，更是凤眼怒色，形容冰冷。他放慢脚步，来到武曌面前，撩起袍裾就跪倒了："微臣刘景先参见太后。"

"哀家未有传宣，爱卿为何自来觐见？"

"启奏太后。"刘景先并不等武曌的"平身"口谕，便将笏板遮住颜面道，"微臣在署中闻听有人诬告裴大人谋反，特来向太后奏事。"

"刘大人所言差矣，不是有人诬告，是裴炎谋反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震慑贼党。"武承嗣连忙接起他的话茬。

"本官向太后奏事，大人焉何插言，岂非违礼乎？"刘景先斜睨一眼武承嗣，转过脸继续道，"裴炎乃社稷元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可明其不反。"

"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武曌说着，要武钦将薛仲璋的书信拿给刘景先看。

刘景先只是扫了一眼："此信微臣见过。裴大人当时就严斥薛仲璋助纣为虐，并要信使转告他悬崖勒马。若是欲图谋反，何须如此？"

"若是裴炎真的谋反了呢？"骞味道反问道。

"倘若裴炎谋反，则臣亦反矣！"这意气之话一出口，刘景先就知道自己惹下祸了，忙道，"微臣之意，是太后不可冤枉忠臣，做出亲痛仇快的决断。"

但他的辩解根本无法平息失语带来的喧哗，武承嗣率先出列，严词斥责道："哼！裴炎虽有异图，尚知遮掩。你竟悍然承认谋反，此贼不杀，社稷危矣，臣以为当把裴炎、刘景先发司刑审理。"

"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你等无非包藏私心，排斥异己而已。"刘景先讽刺的笑意掠过眉心，他不再理会武承嗣，而是肃然面对武曌道，"太后若有雅量，请将裴炎谋反案提交廷议，臣敢断言，证裴炎无反者十之八九。倘那时众臣皆曰可杀，微臣情愿领罪。"

"好！为使你等死得明白，也将其罪昭然天下，哀家就容你等多活几天。"

“太后圣明！”右肃政大夫韦思谦很快做出了回应。

“将裴炎、刘景先发司刑诏狱严加看管，待明日早朝后再行审理。”武曌说完，转过身去挥了挥手，“你等也散了吧！”

……

第十章

裴内史喋血都亭

徐敬业兵败阿溪

一大早，薛怀义刚刚离开，武承嗣就急忙到武成殿向武曌陈奏，说裴炎下狱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刘景先为他说话，还有鸾台侍郎郭待举、凤阁侍郎胡元范等都称其无罪。

武曌皱了皱眉头，不以为然地责备武承嗣道："你已年过不惑，做事为何依旧如此沉不住气呢？些许风浪就惊慌失措，能成什么大事？不是还有骞味道和凤阁舍人李景谌都可以为他的谋反举证么？"

"他们都是些文官，倒也好说，要紧的是单于道总管、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素来与裴炎交好，闻说他下了司刑诏狱，也有密表来京。微臣担心这些人一旦闹将起来，岂非又是一个徐敬业？"武承嗣连忙将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

"呈上来哀家看看。"武曌闻言便道。

展开表奏，武曌的心就提到了半空，程务挺在上书中直截了当地说他与裴炎同朝为官，知其乃耿介忠诚之士，绝不至于营私结党，密谋造反——

夫人主之明，在知人善任，亲贤者而远不肖，今太后偏信于一面之词，徒生疑窦，滥杀忠良，岂非令谗言者快而忠贞者痛。如此迁延，焉知今日裴公下狱，明日李公、张公不重蹈覆辙乎？倘朝野人人自危，太后安可无忧乎？边将安可以身赴国乎？即微臣已终日惴惴然……悠悠万事，社稷为大，尚期太后明察。

"哼！他是在要挟哀家么？"武曌将奏章扔到案头，脸色十分难看，"哀家借重于他，他倒指责起哀家来了，岂有此理！"

武承嗣近前一步，说话的声色十分诡秘："事情远非太后所想的那

样简单，这个程务挺在神都时就与唐之奇、杜求仁等人过从甚密。据说，此二人外放出京时，他还到郊外相送，言语中不乏愤懑怨恨。今徐敬业谋反，唐、杜皆追随，焉知他们不会与程务挺同谋。”

武曌倒吸了一口凉气：“哀家为何就没有想到这层呢？倘二贼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则神都危矣！依你看，此事将如何处置？”

“臣闻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当年与程务挺同为裴行俭副将，常因战事歧见而多有龃龉，不如派他前往军中将其处斩，以绝后患。”武承嗣似乎早把这一切筹划在胸了。

“单于道乃边陲要地，军中斩将，军心不稳，又该如何？”

“这个太后不用担心，太后敕命裴绍业为单于道总管，正遂了其欲建功之志。”

“如此，哀家即命婉儿起草敕命，不日即可出发。”不过，武曌也没有忘记提醒，“程务挺乃军中名将，威震西域，故而须秘密处之，不可给突厥以入侵之机。”

“臣谨遵太后旨意。”

武承嗣刚离开不一会儿，武钦便来奏道：“娘娘，一位叫姜嗣宗的郎将从长安来，有刘仁轨大人的上书要呈奏。”

难道刘仁轨也要为裴炎说情么？她记得刘仁轨离开洛阳时，裴炎送出十里，一时在朝野传为佳话。于是她对武钦道：“就说哀家正在批阅奏章，不见。”

武钦去了一会儿又进来道：“娘娘，来人言刘仆射确有重大要事禀奏，请娘娘务必召见。”

哦？武曌的思路因这句话转了过来，刘仁轨向来处事稳健，公而无私，绝不会因友情而罔视社稷大计。于是，她停下手中的笔，宣来人觐见。

行过君臣之礼后，武曌问道：“刘仆射一向可好？长安情势如何？”

姜嗣宗一一做了回答，又把刘仁轨的密扎奉上。武曌命武钦拆开封

签，就看见了那熟悉的笔迹。

刘仁轨在上书中说，送信人乃卫府郎将，与裴炎相交甚笃。其人来长安后，言谈中不经意说出其早就发现裴炎有谋反迹象，却因重友情而没有举报。他以送书的名义将之送到洛阳，请太后依律处置。

贤哉仆射，真砥柱中流，股肱重臣矣。武曌心里这样想着，待她合上书札，脸上就带了愠怒："姜嗣宗，你知罪否？"

姜嗣宗大惊，忙不迭跪倒在地道："微臣不知所犯何罪，还请太后明示。"

"哼！你知仆射在上书中说了什么吗？"

"微臣不知，还请太后明示。"

"他在上书中说你早就知道裴炎心有异动，却藏匿不报，这与贼何异？"武曌说罢，大喊一声，"来人！将姜嗣宗拖下去。"

被冲进来的羽林卫缚了的姜嗣宗这时才明白，自己一言不慎惹下了杀身之祸，他便从心底大骂刘仁轨阴险狡诈。

可事情还没有结束。刚刚押走一个又来一个，外面的大声说话引起了武曌的注意，她立即要武钦去看。

武钦来到殿前一看，原来是裴炎兄弟裴爽的儿子、身为太仆寺丞的裴伽光，他正因羽林卫的拦挡而吵闹。

这已是他第三次要求觐见太后了，前两次都被羽林卫挡在门外未能得逞。看见武钦出现在殿门口，裴伽光舍下羽林卫急忙来到武钦面前施礼道："烦请公公代为禀奏，就说下官要觐见太后。"

"太后正忙于批阅奏章，大人还是请回吧！"

裴伽光没有搭话，直接从袖中掏出一个黑色口袋，上面贴了双重的封签，递到武钦手中。

武钦很诧异，问道："大人所奏之事如此秘密，还要用封事？"

原来这“封事”乃秘密条陈专用的封袋，非重大事由不为。裴伽光深知自己官卑职微，又是裴炎案中牵涉之人，不用此法，恐难以见到武曌。现在见武钦问起，他也不便言明，只是回答道：“下官书中所陈正与裴炎一案有关。”

武钦的眼睛就睁大了，莫非他有裴炎谋反的新证？亲侄举报，裴炎必死无疑，便连忙道：“大人少待，咱家这就去通禀。”

“又是为裴炎而来的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哀家即便杀了这个老儿又如何？”武曌抬头看了看武钦。

武钦小心地朝上看了一眼道：“奴才观那裴伽光似乎并无求情之意，倒是带了封事前来求见。”

“封事？这么说他是来举报的。好！宣他觐见。”武曌停下手中的笔。

随着武钦的一声传唤，裴伽光第一次踏进这平日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大臣才能来的地方，那庄严肃然让他的心里不禁忐忑不安。然而，他也只是眉毛微微颤抖了一下，旋即便恢复如常了。

他明白，这是上苍赐予他的唯一机会，随着裴炎一案的发酵，他的父亲也被下了司刑诏狱，他的家人在案情大白之前也被禁在了府中，失去了自由。如果他不抓住眼前的机会，那他自己的性命也在旦夕之间了。他在心里埋怨表兄薛仲璋，若非他投贼，如何全族人会招此大祸？可他明白，埋怨解决不了问题，他只有趁此一搏，也许还有转机。

从殿门到武曌面前不过数十步远，可他感觉是如此的漫长而又重峦叠嶂，及至跪在武曌面前的时候，他的脊梁已经湿透了：“微臣参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武曌抬起眼皮看了一眼裴伽光，问道：“你伯父谋反，你还有何话可说？若是有新证就呈上来，若是求情，哀家念你并非裴炎所出，且不与你追究，早早回署中去吧！”

“微臣是来为太后献计的，哪敢为伯父诉冤呢！”裴伽光应道。

“哦？”武曌发现这裴伽光说话果然不同凡响，脸上的表情就活泛

了，“你有何计，且向哀家奏来。”

裴伽光先呈上了封事，武曌打开一看，起首一行字便是“为太后高枕无忧计”，便放在一边说道：“你既然来了，就直说吧！”

“谢太后恩典。”裴伽光深深地伏地，待二次抬起头来时，却已泪流满面了。

武曌就有些不解，道：“哀家命你奏事，未言而先流泪，这却是为何？”

“微臣这是为太后流泪，为社稷流泪。”听武曌“哦”了一声，裴伽光继续道，“依礼制论，太后乃李唐儿媳，先帝弃天下，太后遂揽朝政，变异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诸武。吾伯父忠诚社稷，反诬以罪，戮及子孙……”

“罢了！你这是在指责哀家么？”武曌厉声问道，一股冷气直朝裴伽光的脊梁而来。

“微臣怎敢指责太后，微臣这是替太后惋惜。”

“哼！”

“太后所为如是，微臣实为惋惜。倘太后能够听微臣一言，早日复子明辟，高枕深居，则宗族可全。否则天下一变，不可复救也。”

“胡说八道！你伯父获罪朝廷，已发司刑诏狱，你本应举报新证，戴罪立功。谁知你竟敢出此狂言，哀家念你年轻无知，就饶你一回，还不退下！”

这半晌武钦也吓坏了，今天一大早，不顺心的事情接连不断，他生怕太后一怒之下在殿前杀人，现在他看太后宽容了裴伽光，急忙上前劝道：“大人还是请回吧！”

可裴伽光却是一步三回首，口里喊道：“太后今用臣言，犹未晚也！一旦有变，悔之晚矣！”

“哎呀！裴大人，你为何如此不晓人事，太后不追究已属不易，你何故如此固执？”

然而，就在裴伽光被武钦拉出殿门的当儿，他却再度跪倒在地，仰天长泣："太后！微臣劝您悬崖勒马……"

这回武曌真发怒了，每个字几乎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哼！你如此不识好歹，哀家岂能饶恕。来人，将裴伽光当殿杖击一百，流瀼州！"

羽林卫将裴伽光按倒在殿外阶陛前的平地上，就见雨点般的棍棒朝他的臀部打去。开始裴伽光还借喊叫缓解疼痛，到六十棍时，他已是奄奄一息了。武钦见状，忙进去向太后禀报。

"抬回府去，待伤情稍好后立即离京，永不续用。"武曌挥了挥手。

人是走了，但惨叫声却一直在武曌耳边回响。自裴炎案发生以来，为其鸣冤者络绎不绝，且个个都不惧死，这使她感到了裴炎的力量。因此，裴炎要么屈从她的意志，与武承嗣、武三思等人一起辅佐她；要么就必须去死，那是对以他为首的维护李氏力量的重击，也是对至今仍在左右彷徨的势力的震慑。

其实，她对裴炎还是了解的，他曾不止一次当着朝臣们的面犯颜直谏，而且她也多次接受了他的谏言，并且后来证明这都是正确的。他完全不用借助徐敬业来胁迫她！她一向看重裴炎的干练和清晰，认为他是刘仁轨之后最理想的宰相人选，可他偏偏……

一切的根源都在她废黜了李显，都在她对武氏宗族的封崇，可自己这样做错了么？她决计再做最后一次努力，只要他迷途知返，她打算不计较他的过去。

第二天，她召集了武承嗣、骞味道、李景谌和韦思谦，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了他们。

这事首先引起了骞味道的不安，一向果断的太后为何忽然变得优柔寡断了，一定有什么原因影响了太后。他很警觉，只要裴炎翻案，他骞味道就不可能继续留在内史的位子上，因此他力主杀掉裴炎："臣请太后三思，为何叛军如此甚嚣尘上，皆因裴炎是其内应。裴炎一死，徐敬业反叛无望，则自然散去。"

他的话得到了李景谌的回应，他知道自己的举证本身就是讨太后欢

心，多为捕风捉影之言，很难参验，一旦太后明白之后，他难逃欺君罔上之罪，于是便情绪高昂地说道："臣以为骞大人所言甚是。裴炎乃社稷之蠹，民之蟊贼，罪该万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他俩在说话的同时，都把目光转向了武承嗣，希望能从他那里获得支持。但武承嗣没有急于明确的表态，这段时间他与骞味道等人在朝中共事，明显感到他们与裴炎的差距。他们目光太短浅，过于注重个人得失，缺乏长远之谋。他反复揣摩了太后的意思，觉得倘能挽回裴炎的性命，则不仅他本人将感戴不已，就是太后这里也不失为一功。可当初是他第一个举报裴炎的，他也不愿意落一个出尔反尔的名声。就在大家等待的时间，他已将思路做了转换："诸位同僚，下官深深体味太后惜才、爱才之情，深谙太后为社稷的深谋远虑。因此，依下官之意，我等应体察上意，说服裴炎倒戈一击，叛贼则不战而胜。"

"承嗣所奏，正合哀家之意，只是谁能担此说服大任呢？"武曌为武承嗣这么快就理解了她的意思而欣慰，她朝大家看了看，见骞味道、李景谌相继低下了头，就知道他们未行先惧了，而且她也知道，让这两个举报过裴炎的人去见他，必会适得其反。她的目光在收回前的最后一刻，落在了韦思谦身上，"韦爱卿为何一言不发呢？"

韦思谦欠了欠身子施礼道："微臣以为，太后所虑，至为深远。夫斩易而服人心难，倘能说服裴炎遵循圣意，则更显太后海量宽怀，亦堵住叛军口实，使其失去人心，这岂不两利？"

闻言，骞味道的眉头就皱在了一起："韦大人之言听起来轻巧，做起来未必容易。裴炎何许人也，他是先帝托孤大臣，若能一言而使其动，还用进牢狱么？"

李景谌也附和道："与其徒费口舌，倒不如杀之痛快。"

韦思谦并不和他们辩驳，只是将目光对着武曌道："两位大人所言也许不无道理，然则太后惜才之情，令微臣感动，为张达圣意，微臣愿到诏狱去见裴炎一面。"

"如此便有劳爱卿了。即便裴炎辞气不屈，天下亦知哀家仁至义尽了。"见韦思谦愿意去，武曌的眉宇顿然大展。

太后既已表态，其他人自然无话可说。出了武成殿，李景谌对骞味

道道："太后这是要赦裴炎死罪么？"

骞味道摇了摇头："太后圣心无常，我等莫测其深，然则下官明白，裴炎只能死，否则，你我都不得全身而退。"

"大人有何妙计，可将这老儿置于死地？"

"下官深知裴炎品性，因此韦大人此行十之八九是徒劳无获。到那时我等力奏太后，将其处以极刑。"

……

这是十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下起的雨丝，从窗口飘进位于洛阳城东南的司刑诏狱，洒进裴炎的心里。他伸出手，一任冰凉的雨点落到手心，沁润他那颗焦灼的心。

从托孤大臣到反叛同谋，从座上宾到阶下囚，一切都如梦如幻。从被打入牢狱时起，他不再追忆那些站在朝堂指点大政的往事，更不眷恋那些被人尊敬和追捧的荣耀，这些，对于从风雨中走来的他来说，已经淡若浮云了。他只是痛心，曾经叱咤风云的太宗为何不能生下一个能够光大大唐基业的后人呢？为何一个威赫四域的王朝会落在一个如此有心机的女人手中呢？在他为了让这个女人把朝政还给李氏宗室而奔走的时候，为何就没有一个宗室之人振臂一呼呢？

到了这个牢狱后，他就听到司刑寺的令丞们私下议论，就在他进入司刑诏狱的第二天，当今的皇上李旦竟上书武曌，要求尽快将他判以弃市。他很吃惊，他之所以与武曌发生冲突，不都是为了他么？皇上惜命到了如此地步，这唐室复兴还有望么？

伴着长长的叹息，他用潮湿的手理了理蓬乱的白发，忽然就感到了眼角的老泪，及至最后竟然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起来："上苍啊！你何故如此毁我大唐啊！先帝啊！你为何弃你的臣民而去啊……"

他的哭声惊动了监狱的典狱丞，他来到牢房前，看着老丞相痛不欲生的样子，心中老大的不解。他敲了一下牢房的铁锁，朝着里面高声说道："裴大人，您这又是何苦呢？大唐官员汗牛充栋，又不只有您老一人。进了这牢房，您还是多想想自己吧。"

裴炎的哭声戛然而止，为自己刚才的失态尴尬："请狱丞大人见谅，老夫也是情之所至，不得不为啊！"

典狱丞摇了摇头，从外面递进一碗热水道："裴大人！天凉了，您喝口热水暖暖身子。"

裴炎接过碗，喝下一大口热水，身子果然暖和多了。他转过脸，投去一眼谢意。

"也许卑职少见世面，但就是不能理解朝堂上的大人们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为何身系牢狱还要牵挂那些想也无益的事呢？这有用么？倒不如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说不定……"隔着栅栏门，典狱丞自言自语道。忽然，他发现自己说溜了嘴，忙刹住话头，"卑职失语了，大人先歇息吧。"

典狱丞的脚步渐渐远去，也把裴炎的思绪带到了牢房外。他在想，朝廷是否已派兵讨伐了徐敬业的叛军？是谁来统帅官军？战事进行得如何？尽管他极不赞同武曌废黜李显，可他也极不赞成徐敬业等人谋反。从理智上说，他对这种僭越犯上的行为是十分厌恶的，他又怎会与之同流合污呢？身陷囹圄的他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使百姓免遭涂炭，朝野尽快恢复平静。

思虑完这些，他有些疲倦，可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这让他惊悚不安，难以入眠。

牢房的门再度响了，说话声自远及近。

"大人请！"这是典狱丞的声音。

"裴大人近来如何？"

"启禀大人，黄昏时分还大哭了一场呢！"

"你前面带路，本官去看看老丞相。"

裴炎睁开眼睛，就看见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官员来到牢房前。牢门打开后，那人对狱丞道："你且退下，本官有话要对裴大人说。"

这时，裴炎终于听出，来的不是别人，乃右肃政大夫韦思谦。他欠

了欠身子，举起戴镣铐的双手打拱问道："韦大人夜间到此，是老夫的大限到了么？"

韦思谦脱去斗篷，在裴炎的对面坐了下来，又命随从摆开几碟酒菜，给裴炎斟了一杯举过头顶道："大人饮过这杯，下官才好说话。"

裴炎并没有去接酒杯，揶揄地笑了笑道："太后要送老夫上路，尽可腰斩于市，也好警策世人，何须鸩毒？"

韦思谦知道裴炎误解了，干脆先饮了才将另一杯放在裴炎面前。待裴炎饮了，韦思谦这才说道："太后要杀大人，只需一道旨意即可，何须用鸩毒？下官自请来狱中，一则乃探望大人，二则也是有几句话想与大人说。"

"难得韦大人如此关顾，老夫借酒敬大人一杯，大人有话不妨敞开了说。"

"痛快！"韦思谦放下酒杯说道，"大人一世英明，托孤辅政，功莫大焉，此即太后亦念念在口矣。大人忠唐之心，天日可鉴，然大人也不难明白，自先帝弃社稷而去，庐陵王与当今皇上皆因懦弱，难当大任，太后主政，情非得已，大人又何须逼太后还政呢？且大人陈奏之时又在徐贼起事之际，难免给奸人造成口实，太后若不对大人加以处置，恐难平朝野舆情，此亦情非得已。"

"那依大人之意呢？"

韦思谦犹豫了片刻后说道："下官已向太后谏言，力陈大人忠贞不贰，绝无反叛之心。因此太后要下官宣达她的意思，只要大人收回谏言，太后将赦免大人。"

裴炎摆了摆手，截住韦思谦的话头道："韦大人不必再说了，太后的意思老夫已经明白，大人可以回去复旨了。"

"裴大人！您这是……"

"老夫感佩韦大人深夜探望，然老夫深受先帝恩泽，当初之所以支持太后废黜庐陵王，乃因他要将大唐江山拱手赠予韦玄贞，而绝非要转到武氏之手。太后一月两废，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举，骆宾王所

指‘人神共愤’，虽难脱夸饰之嫌，然太后玩当今皇上于股掌之中，不得人心，却是事实。老夫已无颜见先帝于泉下，岂可再助纣为虐。”

“大人……下官……”

“自古宰相下狱，岂有全身而退之理？大人若真以为老夫忠贞唐室，就请奏明太后，司礼卿刘景先不过胁从之人，还请太后开恩。”裴炎说完，艰难起身向韦思谦叩首。

韦思谦有些仓皇不已：“裴大人！这使不得……”

十月底，武曌下旨斩裴炎于洛阳都亭。在听取了韦思谦的陈奏后，将刘景先贬为普州刺史。裴炎族中兄弟流于岭南，永不许回京。

行刑那天，天气忽然清朗了，裴炎被押往刑场，在那里，他看到了即将被流放的家人。他十分感激监斩的韦思谦允准他在最后时刻与亲人话别：“你等虽为老夫兄弟，然所任之职皆个人奋发而为，无老夫分毫之力，却因老夫牵累，流表异乡，不亦悲乎！”

言罢，他慷慨登上刑台，没有再看亲人们一眼……

李孝逸率领的讨逆军来到临淮，他原以为徐敬业乃一伙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孰料战事进展得并不顺利。

闻说李孝逸的军马浩浩荡荡南下，徐敬业立即从润州北返回扬州，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他屯兵高邮的下阿溪，凭水拒敌；又派徐敬猷逼近淮阴，使别将韦超、尉迟昭屯兵都梁山，互为犄角，彼此支援。

李孝逸遣偏将雷仁智先攻都梁山，第一仗就被徐敬业的军队击溃，遂按兵不进。消息很快被据城坚守，盼望朝廷大军的州县官员飞报给洛阳。武曌闻听李孝逸首战失利，十分震怒。这时，武承嗣又举荐了左鹰扬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总管，前往驰援。

这一天，李孝逸正在帐中为战事踯躅而愁眉不展，随军察纠军纪的殿中侍御史魏元忠急匆匆地进来，将一封密札呈给他看。李孝逸拆开密札，大体浏览了一遍，眉头就皱了起来。放下密札，他一脸狐疑地问道：“果真如此么？”

“如果下官没有猜错，黑齿常之现今已在路上了。”魏元忠应

道，“大人不难记得，这黑齿常之乃百济人，早年曾率部与苏定方激战于百济西部，以骁勇有谋略而著称。龙朔三年，时任方州刺史的刘仁轨率军在白龙口一役中大败百济军，并招抚了黑齿常之，从此他成为卫府名将，在与突厥和吐蕃的战争中屡建功勋。此人虽已年迈，然宝刀不老。”

“这么说，太后怀疑本将不能平息叛乱了？”

魏元忠虽官只有七品，然思路清晰，见李孝逸情绪焦灼，遂趁机劝谏道：“天下承平已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一俟其诛。然将军却久留不进，远近失望，朝廷若以他将代将军，将军将以何辞逃逗桡之罪呢？将军还是迅速进兵，以立大功。不然，灾祸就要临头了。”

这话让李孝逸的心顿然提到了半空，他想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乃李姓宗室，倘彷徨踯躅，会不会被疑为待价而沽，与裴炎一样逼太后还政。

“速传李知十、马敬臣将军议事。”李孝逸不是裴炎，他没有这个胆量，也不愿意背这个名。

不一刻，二位将军来到中军帐。李孝逸没有客套，直接问道：“我军徘徊不前，太后震怒，我军将何以自处，请各位将军各抒己见。”

闻言，李知十献计道：“韦超凭险自固，士无所施其勇，骑无所占其足，且穷寇死战，攻之多杀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军直取江都，覆其巢穴。”

马敬臣则有不同看法：“超虽据险，其众非多，倘是我军多用兵击其所部，则前方兵力势必分散；如少留兵而守之，终为后患。倒不如我军先击韦超，此贼一败，其势必举。淮阴、高邮之地则望风瓦解矣。”

“魏大人有何意见？”有了事前的提醒，李孝逸十分看重他的建议。

“我军新到此地，雷将军失利，在于未知敌情。下官今日观察，贼之精兵，尽在下阿，乌合而来，尽在一决，万一失利，大事去矣。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徐敬业将徐敬猷摆在临淮城外，却是一大失误。”

李孝逸很惊异魏元忠的分析，追问道：“哦！大人不妨详说。”

魏元忠理了理胡须，很自信地道："这徐敬猷原本赌徒出身，只知道施些小伎俩，哪懂用兵之道！因此下官以为，诸军中以此最弱，其军心最易动摇。我大军临之，驻马可克。"

"我可虑之，敌亦虑之，奈何？"李孝逸又问道。

魏元忠笑了笑说道："徐敬业骄狂，君不闻骄兵必败，加之敌新胜，过于麻痹，等他想到救援，却是远途难解近危。"

"大人一言，胜却千军万马。"李孝逸当即决定大军于当夜出击，一路自己亲率，偷袭都梁山韦超部，一路由李知十率领夜袭徐敬猷部。马敬臣留守临淮，与魏元忠一起防敌入侵。

有道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公作美，到了傍晚，天空阴云密布，狂风大作。站在临淮城头，望着对面敌营灯火明明灭灭，陪同李孝逸观看敌情的魏元忠大喜过望道："此天助也！"

事情发展果然不出魏元忠所料，徐敬猷根本没有料到朝廷军队会在深夜来袭。

连日来战事倥偬，徐敬猷许久没有神游赌局了。随着韦超、尉迟昭新胜，他按捺许久的赌性迅速复发，不仅邀了几位别将在帐中大赌，连军营中的旅帅也趁机摆起赌局，借机敛夺士卒钱财。

中军帐中，李宗臣虽人在赌场，心却在却敌上。因此连输三局后，他便不想玩下去了，对徐敬猷说道："这样的天气最是敌袭之机，请大人千万不可大意。"

徐敬猷一边整理赌具，一边笑李宗臣胆小："论起来，且不说家兄威震南国，州县闻之，或顺然臣服，或望风而逃。今夜狂风大作，大雨将临，敌军焉敢轻易攻袭，难道不怕我军埋伏么？来！继续下注，本将若是赢了，就请众位将军喝酒。"

这样一直玩到子时，李宗臣内急，外出小解，看到门口的哨兵瑟缩着身子昏昏欲睡的样子，他上前就是一耳光，厉声斥责道："你等竟然睡去，敌军若是此刻来袭，你命休矣！"

一言未了，却听见狂涛般的声音滚滚而来。借着寨门口微弱的灯光

看去，天哪！官军仿佛从天而降，李宗臣暗惊大事不好。他一边转身，一边朝着中军帐的方向大喊："敌军来袭，各位司马速速迎敌。"

"这怎么可能呢？"徐敬猷呆了，望着散落一地的赌具讷讷自语。匆忙中他被卫士扶上马，从偏门逃进了浓浓夜色。

李宗臣率领各路司马匆匆上马迎战，他本是扬州曹仓参军，哪里是唐将的对手？十几个回合后，李宗臣打马败走。其他几位校尉见主将逃走，也无心恋战，纷纷四散。官军取首级千余级，拔除了这颗前出临淮的钉子。

再说李孝逸率骑兵五千从正面攻入韦超的营寨，还命雷仁智率步军一万在临淮周围设伏，专击逃窜之敌。

当晚，韦超为庆都梁山却敌制胜，于军营中摆酒设宴，喝得酩酊大醉，就酣然入梦了。他在梦中骑一匹神驹来到洛阳，将都城围个水泄不通。在洛阳城外，他将武三思斩于马下。武曌神色慌张地捧着玉玺向他称降，声言要还政于李唐。这时候，就听见身后传来大笑，回身一看，却是英国公徐敬业。

徐敬业手执宝剑正要砍去，突然天空滚过一阵猛雷，将韦超从梦中惊醒。他睁开惺忪睡眼一看，眼前哪有武曌的影子，却见一位旅帅惊慌失措地进来禀报，李孝逸亲率唐军攻进营寨了。

韦超顾不得多想，昏昏沉沉地披挂上马冲出营帐。只见夜色中火光熊熊，漫山遍野都是唐兵，他情知负隅顽抗只是徒然损兵折将，只草草应付几个回合，就趁夜色带人逃遁了。沿途又遭雷仁智的步军伏击，等到了下阿溪时，损折了将近一半的兵力。

第二天，李孝逸在都梁山召集军前会议，商讨下一步进军方向。

魏元忠趁着大胜分析道："都梁山和临淮城一战，我军士气高涨，正好一鼓作气，出击下阿溪！"

三位主将对魏元忠之言没有任何异议，于是决定先派一位叫苏孝祥的后军总管作为前锋，渡溪击敌。

魏元忠狐疑的目光掠过李孝逸的额头，问道："自我军讨贼以来，

下官有闻雷仁智屡与敌接战，未闻苏总管接敌之举，今命其为前锋，这……”

“请侍御史放心。苏孝祥乃末将之属，虽初临战阵，然深通兵法，此去必予敌以重击。”李知十宽心道。

“先生筹划游刃有余，然若论知将，则稍逊之矣。”李孝逸也随声附和。

见状，魏元忠便不好再说什么了。

两位副总管离开后，李孝逸反复揣摩了魏元忠的心理，也意识到他并非杞人忧天，遂又从自己部属中派遣左豹韬卫果毅成三朗率军协助苏孝祥。

守卫下阿溪前沿的是长史唐之奇，闻听官军压境，他一时惊慌莫是，一方面飞报徐敬业，一方面与偏将们商议应对之策。正当此时，细作来报，言说李孝逸率军渡溪探我军虚实。

唐之奇听罢，拊掌大笑道：“兵者，诡道也！李孝逸不知因变，沿用夜袭徐敬猷之策，此乃兵家大忌！”言罢，他当即命令在溪对岸设伏，张网以待。

这一切苏孝祥却全然不知，五千人马刚刚上岸，埋伏在草丛中的叛军立时杀声震天。苏孝祥知道中了埋伏，急令撤回对岸，但为时已晚。

唐之奇命令部属万箭齐发，唐军大部来自北方，不习水性，溺死者过半。

“此乃天灭我矣！”苏孝祥大惊，一句话还没有出口，一只流矢飞来，他便“扑通”一声落入水中。

“苏将军！”成三朗挥剑拨开箭雨，正要上前抢救，不料从身后伸来数支钩连镰枪，将他拉下船去，缚了押送到大帐。

唐之奇从未见过李孝逸，但见对方将领被俘，忙对身边的军士大喊：“受缚者乃李孝逸也！”他料定从此官军将不战自乱，进军洛阳指日可待了。

“李将军本李唐宗室，不思匡复唐室，却替妖后主军，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成三朗大喊道：“贼将眼拙矣。堂堂大唐主帅，岂是尔等乌合之众所能擒得了的，爷乃左豹韬卫果毅成三朗！”

闻言，唐之奇不免有些失望，喝令帐下的军士将成三朗推出斩首。

成三朗并不惧怕，仰天大笑，那声音让唐之奇听起来有些发怵，不禁好奇地问道：“将军生死在本官一念之间，何故大笑？”

“我笑尔等鼠目寸光，不识大体。须知官军大至矣，你等破在旦夕，今三朗一死，乃为大忠，朝廷封妻荫子，流芳百世；你死，则妻子籍没，终不及我也。”成三朗说罢，昂然朝帐外走去，“本将顶天立地，只求快死。”

唐之奇被成三朗痛骂，又羞又恼，他从军士手中夺过战刀，“嗖”的一声砍了下去。伴随着一阵冷风，成三朗的头颅跌落在草丛之中。

两天以后，李孝逸率领大军在下阿溪西岸扎营。刚刚小胜，又遭大败，特别是折了两员部将，他本就彷徨不定的心又复动荡起来。

这一点看得最清的还是魏元忠。大军一路南来，他见李孝逸用兵布阵平庸无奇，就由衷地感叹李氏宗室后继乏人。

果然，在三路大军的军前会议上，李孝逸忧心忡忡地说道：“自与叛军大战以来，我军屡屡受挫，一时克之甚难。不如暂且退兵，等黑齿常之大军到后再做打算。”

李知十见此劝道：“眼下我军虽战不利，然已给叛军以重创。如果此时退兵，叛军必定会趁势追击，则我军必败矣！”

马敬臣内心也赞成李孝逸的主张，沉思片刻后道：“为战者，在审时度势耳。末将以为李将军之策不失为良谋，等黑齿常之将军至，破敌指日可待矣！”

眼看着退兵的主张占了上风，魏元忠的心中十分着急，他猜太后遣黑齿常之为江南道总管，不过是要借此对李孝逸施加压力，同时截断徐敬业的后路。倘此时畏缩不前，一旦黑齿常之参战，则李孝逸逗桡之罪

难逃。如果是这样，自己作为监察的官员也难逃干系，可当面指责他们亦觉不妥。在三位将军围绕战与退各抒己见之际，他的思维一直在高速运转，等李孝逸向他投来征询的目光时，他已经胸有成竹了。

“各位将军所言不无道理。”魏元忠环顾了一下周围道，“不过！我军也不是没有克敌之良机。”

“哦？”闻言，三位将军不约而同地将脸转了过来。

“今日夕暮，下官临溪观天象，见乌鹊如云，盘旋于对岸叛军营寨上空，忽然记起当年曹孟德之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今下弦月而乌鹊飞，岂非敌之凶兆？其二，眼下正值隆冬时节，敌设伏之地乃溪对岸之芦荻荡，兵法云‘风顺荻干，此火攻之利’。今我军集天时地利人和而为一，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魏元忠自信自己的分析一定能扭转当前的局面，在等待主将做决策的时候，他的心已经平静多了。

三位将军的思路也因魏元忠的建言而发生了转变，以为其不失为克敌上策。当即，李孝逸发令回军下阿溪西岸，速速部署火攻。

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这天下阿溪沿岸大风骤起，水面冰封，魏元忠从溪边回来，兴冲冲地对李孝逸道：“此天助我也，将军今夜即可火攻制敌。”

李孝逸情不自禁道：“大人果然料事如神。”当即遣偏将雷仁智率三千人马渡溪火攻。

魏元忠没有猜错，下阿溪的徐敬业军此时已人心不稳。徐敬业没有想到，本来剑指洛阳的一场战争，却因长期盘桓在南国而不能北进。而因仓促起兵，供给不足，已是隆冬，属下兵士尚未换上棉衣；加之招募的士卒大多为当地人，大家思乡心切，军纪日渐松懈，有的已悄悄逃离了军营。唐之奇与杜求仁闻之，下令将这些逃兵追回斩首示众。可军需粮草无法解决，刑罚便失去了约束力，违反军纪者禁而不止。

十一月初，外出打探敌情的军士将从扬州和润州的街巷带回的几份通缉呈给魏思温，上面显示，赦扬楚民胁从者，得徐敬业首授官三品，赏帛五千；得唐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

看完之后，魏思温的眉毛蹙郁在一起，久久没有舒展。他明白，叛军中有不少人就是无赖，难保没有人为利益所惑，行暗杀之事。于是，他匆匆拿了通缉去见徐敬业。

出得营帐，忽见头顶上空乌鹊如云，北风呼啸，魏思温顿时就有一种不祥之感，进得徐敬业大帐中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军师这是怎么了？”骆宾王一把上前扶住他。

“不妨事！”魏思温尴尬地摇了摇头，他发现唐之奇、杜求仁、薛仲璋都在，遂将通缉令呈给徐敬业说，“将军看看这个。”

看罢通缉令，徐敬业脸色更阴沉了：“哼！武氏削夺李姓，正好，本官早不想姓那个李了，用三品官悬赏本官首级，价钱不低啊！”

薛仲璋也很惭愧，当初若不是自己坚持割据，也不至有今日之局面。这时候，就听魏思温说话了：“为今之计有三：其一，稳定军心，待士卒以亲，不可妄开杀戒；其二，释放润州刺史李思文，他毕竟为大人堂叔，不可不念骨肉之亲，此亦退路矣；其三，眼下正值隆冬，天气寒冷，不利于战，我军只能坚守，以待来春。另外，眼下天干物燥，须谨防敌军火攻。”

“唐军前次遭我重击，人心离乱，末将闻李孝逸正欲退兵。军师所言，未免杞人忧天。”唐之奇却不以为然。

杜求仁道：“难道他不怕引火烧身么？”

看着将军们互相争辩，骆宾王不免有些心灰意冷。当初他之所以投奔叛军，一是出于义愤；二是对英国公徐敬业匡复李唐满怀希望。可几个月下来，跟随徐敬业转战于扬州润州之间，他发现围绕在徐敬业周围的将领大多目光短浅，除了魏思温能在关键时刻献计献策外，其他人对行军打仗都不甚了了。进入十一月来，叛军日益艰难的处境常常让他想起当年在狱中吟就的诗句——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过去他感叹“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现在他更无法奢望别人对他选择的理解，一旦叛军败北，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了。但他并不后悔，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已与这支队伍绑在一起了。

“在下以为，还是多听军师的见解。”骆宾王道。

“十一月了，风向乃自西北来，而敌之营寨在下阿溪西岸，敌若火攻，我军则无救矣。”魏思温苦苦谏言。

“先生所言，不无道理。”徐敬业当下做出部署，一是要薛仲璋去军营放了李思文，二是要杜求仁和唐之奇立即提醒将士严防敌军火攻。

薛仲璋走出营帐，就撞进司马李宗臣的怀中，遂问道：“将军何事如此惊慌？”

“大人请看！”李宗臣的手颤抖着。

薛仲璋举目四眺，但见四面火光冲天，显然，唐军点燃了平日的天然屏障芦荻，火借着西风迅速从西北角烧进了大营。

“敌军火烧军营了！”薛仲璋大声惊呼，迅速向关押李思文的营帐处跑去。

中军帐中的每个人都听到了薛仲璋声嘶力竭的喊声，大家忽地站了起来，仓皇的目光一起聚焦在徐敬业身上。

徐敬业“嗖”地从腰间拔出宝剑，对唐之奇和杜求仁道：“二位速去率领我军向东南方向突围。”

“末将遵命！”两位长史旋即转身离去。

“敬业悔不当初。若是听了先生直捣洛阳的忠告，又岂有今日？现今我军置身火海，已临灭顶之灾。先生还是趁机逃走，也许朝廷有一日大赦，尚有生存之日。”徐敬业看着面前的魏思温缓缓说道。

魏思温摇了摇头：“思温虽一介书生，然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既然跟了大人，自然绝无反悔之意。思温愿生为大唐而战，死为大唐献身。”

接着，徐敬业又转身握着骆宾王的手，热泪倾眶而出：“先生追随敬业，以檄文昭告武氏罪恶，却没想失败来得如此迅速。也请先生速速离去，从此隐匿江湖，且待来日吧！”

“在下自写下《讨武曌檄》之日起，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即便逃得一时，也难逃武曌一生的追缉。在下不才，然愿效军师，与将军共生

死。”骆宾王也不愿意走。

“难得二位患难之际，生死与共！”徐敬业十分感动，只见他挥动宝剑，朝外面喊道，“来人！”

卫队队正王那相全副武装地应声进来。

“我军已陷入重重危机，自此时起，你率兵护卫本官及两位先生，须臾不可离开半步，明白了么？”徐敬业大声命令道。

王那相目光游离片刻，旋即高声回答：“明白！末将愿以生命护卫将军脱离险境。”

眼看着大火越烧越近，徐敬业的宝剑在空中划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大呼一声“随我来”，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第十一章

薛怀义恃宠跋扈

傀儡帝忍辱让国

光宅元年十二月，李孝逸率领大军凯旋。

这场事变导致举国大索，时间持续了月余，有人借此获得升迁赏赐，有人因涉案而受到贬谪流放，还有近万人身陷囹圄。

光宅二年（公元686年）春正月，为庆贺大捷，武曌宣布改元垂拱，大赦天下。

在新春的第一次朝会上，武承嗣谏言太后临朝主政，四海臣服，朝野井然。当今皇上久不理政，循名责实，太后该称“朕”，以明尊卑有序。

没有朝臣对此提出异议，骞味道、李景谌等人更是言辞急切地拥戴。

武曌在婉辞了一二后说道：“夫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天意民心，皆以为哀家必称‘朕’而纲纪方明，此岂可违之？从今以后，凡所颁制诰，皆以‘朕’谓之。”

接着，武曌又在武成殿召见了润州刺史李思文：“徐敬业罔视朝纲，恣意谋反，依律当族其户。朕念你深明大义，灭亲尽忠，故不予连坐，今拜你为司仆少卿，望勿负朕望。”

李思文战战兢兢地匍匐在地，口称谢太后隆恩。前些日子，他一直忧心忡忡，生怕因徐敬业反叛而被连坐。现在，太后的一番封赐让他明白风雨已经过去了……这时候，耳边又响起了武曌的声音：“另赐爱卿姓武，朕今不复夺也。”

“太后大恩，微臣铭感五内，没齿不忘。”李思文热泪盈眶，几不能语，心神似乎都在梦幻之中。走出武成殿，他觉得自己像脱胎换骨了一

般。

为裴炎辩护的刘景先再度遭贬，外放做了吉州员外长史，由三品跌到从五品；而与程务挺亲善的夏州都督王方翼，因为是已故废王皇后的近亲而被捕入狱，后又被流放到崖州。

祝捷的宴饮多少可以冲淡因为左相（左仆射）刘仁轨在长安殒薨而给武曌带来的忧伤。自显庆五年她与高宗共同执政以来，刘仁轨是李世🏠之外最能够体会她旨意的老臣，也是在大局面前丝毫不糊涂的重臣。她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刘仁轨，还有谁能替她管理长安。

二月二惊蛰这天响了几声春雷，接着就下起了立春以来的第一场雨，这是武曌心境最为惬意的日子。她要武钦宣已升迁为左豹韬卫将军、受封吴国公的李孝逸到武成殿，听取关于战事的详细禀奏。

踩着明亮的水花，登上武成殿的阶陛，李孝逸满面春色，微风吹起他洒了些许雨滴的朝服，似鸟儿双翼一般的飘飘然。自入仕以来，他从给事中做起，历经益州大都督长史、左卫将军、左玉钤将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风光和自信过。及至拜倒在太后面前时，说话的声音都显得比平日高了许多："微臣参见太后。"

"平身！"武曌看李孝逸的目光很温暖，出口的话语也很温婉，"平定叛贼，爱卿功莫大焉，坐吧。"

待他坐在武曌的对面后，李孝逸很惊诧太后近来芙蓉重发，那双丹凤眼梨花带雨，若皎月灿星般的生辉，略显富态的身子如今也有了惊鸿艳影的轻盈。出征前，他就听说太后以男宠补阳的传闻，如今见她的神采则使他对此深信不疑。

武曌笑得很开心："爱卿平定叛逆，除了大唐心腹之患，朕喜出望外。今日召爱卿来，就是想听听详奏，以解朕好奇之情。"

李孝逸忙恭维道："此役大胜，全赖太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武曌显然不满足这种没有内容的回答，接过话头说道："那徐敬业乃将门之后，彪悍好斗，精于兵法，爱卿不唯平定叛乱，且取了三贼首级，其间必有诸多故事，可一一道来。"

“这……”李孝逸捋了捋美髯，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绪，“启奏太后，《兵法》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乃战之首。臣纳侍御史魏元忠言，以火攻破敌，大败贼寇，斩首七千余级，溺毙下阿溪中者不计其数。徐贼率轻骑走入江都，欲偕妻子奔润州，从江上入海逃往高丽……”

武曌听得很专心，不时谔谔点头，及至闻说徐敬业欲逃海外，眼睛顿时睁大了：“爱卿又是如何擒得贼首的？”

“臣在扬、润二州广贴告示，声言能取徐贼首级者，依朝廷令授官三品，赏帛五千；得唐之奇等首授官五品，帛三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徐贼做梦也没有想到，最终取其首级者竟是他的卫士队正王那相。”李孝逸说到这才喘了一口气，那种心底的得意都溢于言表了，“第二天，臣正要遣司马往江上截杀贼众，魏侍御史带着王那相到帐前献了徐敬业兄弟和骆宾王的首级。叛贼一旦失去主将，顿时群龙无首，臣趁机与李、马两位大人四面合围，俘获徐党之魏思温、薛仲璋、李宗臣等人，至此，除贼将唐之奇葬身火海外，其余皆无一漏网。此乃太后神威，令敌丧胆。”

“也是徐贼逆天而行，失道寡助。”武曌听完后淡然道。

当李孝逸问到要不要给予王那相赏赐时，武曌的脸色顿时严肃起来：“将这个王那相处以绞刑。”

闻言，李孝逸的嘴张得老大，一时反应不过来，朝廷不是悬赏徐敬业的头颅么？怎么太后……

“如此临危卖主之徒，即为人臣也必将朝秦暮楚，毫无气节，留之无用。只是可惜了骆宾王一介俊才，却追随反贼，又被小人所杀，令朕扼腕。”武曌十分鄙夷。

“微臣谨遵太后旨意。”但李孝逸心中却是发怵，自己虽说讨逆功高，可说不定她哪日变脸了也会将自己置于死地。正心事重重间，却听见太后问起了在这次讨逆中立了大功的魏元忠。

“太后有所不知，这魏元忠曾是国子监监生，因恃才傲物，故而多年未能入仕。仪凤四年，其曾上书言我朝与吐蕃之战得失。”

“你这一提，朕倒记起来了。”武曌打断李孝逸的话说道，“这封密奏朕看过，却是切中时弊。”

“先帝爱才，授他以秘书省正字，人却在中书省听命。”

“嗯！朕记得，他后来做了监察御史。”

“是的，太后好记性，他现仍是殿中侍御史。”

闻言，武曌皱了皱眉头：“如此才俊久而无迁，屈才了，朕就任他做司刑正。”

“太后圣明！”

“改日朕还要召见他，垂问治国理政之策。”

果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武曌数次召见了魏元忠，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连上官婉儿和武承嗣这些整天围着太后转的近臣都无从知道。结果，魏元忠还没有到司刑署上任，就又转为洛阳令了。

这事很快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话题，洛阳令虽属五品，然因执掌神都，所以有机会直接向太后奏事。特别是随着官署东迁洛阳以后，长安日益式微，洛阳令比长安令更引人注目，非太后看重之人不能任之。

不仅如此，随着裴炎等人退出朝堂，武曌对宰相人选进行了调整。

除武承嗣、韦思谦、刘祎之留任外，五月，以修订大唐法律，勘定《垂拱格》而受武曌关注的地官尚书韦方质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六月，又以在建筑乾陵中功劳卓著，光宅以来精于荐才的天官尚书韦待价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七月，曾因与上官仪一案有染而流表岭外、又经人举荐做到文昌左丞（尚书左丞）的魏玄同被任命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曾接替刘景先为纳言的王德真因被疑与徐敬业有来往，而被流到象州，另任冬官尚书苏良嗣为纳言。

而对这些调整，最敏感的还是春官尚书武承嗣。在他看来，自从平叛之后，太后分外看重李孝逸引荐的人才，在朝会上也十分注意听取他

的谏言。后来太后相继任命的宰相中，有不少人早年曾是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的门生故吏。例如苏良嗣，就曾是裴行俭当年主持选举时十分看好的人才。他担心随着平叛的大捷，李氏宗室在朝廷的势力迅速膨胀。这种感觉，在垂拱元年十一月，终因发生在武承嗣府前的一场龃龉而更加强烈。

那天，武承嗣刚从武成殿回到府中，府令就来禀告，说李孝逸欺人太甚。武承嗣就皱起了眉头，询问何故。

“清晨起来，府役们就在清扫府前的落花，不料李孝逸府中的卫士驰马从府前经过，大骂武府的人没有眼色，挡了他们的道。说着还一马鞭下去，一位府役的肩膀上就出了血。小的上前与之论理，孰料那带队的旅帅口出不逊，甚是欺人。”府令回道。

武承嗣的眉头就竖起来了，问道：“彼等说了些什么？”

府令先是支吾其词，欲说还休，直到武承嗣黑了脸，他才不得已说了出来：“他们说武承嗣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仗着太后的势么？说这朝廷说到底还是得靠李姓来支撑，没有他家将军平叛，武承嗣能心安理得地做春官尚书，能跻身宰相之列集议朝政么？”

“放肆！”武承嗣没有等府令把话说完，一掌下去，震得案几上的茶杯落了地，“哼！李孝逸胆大包天，敢向本官发难。”他很后悔当初向武曌举荐李孝逸率军讨伐徐敬业，他原本是想要师出有名，向世人宣示徐敬业所谋反者非武氏，乃李唐社稷。孰料李孝逸不思感恩，竟自命不凡，狂傲恣肆。

但他很快地就觉出了自己在下人面前的失态，渐渐地收了怒容，转而以责备的语气与府令说话：“此事老夫知道了，你等也要多加自约，不可造次，否则，滋事惹祸，老夫绝不轻饶，下去吧。”

第二天朝会后，武承嗣就怀着满腹的愤怨进了武成殿。当年的“北门学士”之一，如今的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的刘祎之也在。

刘祎之看见武承嗣，急忙起身施礼，武曌拦住道：“爱卿不必顾忌，继续禀奏。”

“臣没有想到，朝臣中竟有如此推诿怠惰之人。前日在署中，一名

叫房先敏的员外郎因徐敬业谋反案连坐，左授卫州司马，他不服而诣宰相署中陈诉。然内史骞味道大人竟回答说，此乃皇太后处分也。微臣在旁，当即对房先敏曰，‘连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何出于太后乎？’微臣禀奏此事，意在陈明此风不可长。”刘祎之继续道。

“你以为呢？”武曌问身边的武承嗣。

武承嗣的心思仍在对李孝逸的私怨上，听到太后问话，忙借题发挥道：“骞味道等以平叛有功而傲视群臣，善则归己，过则推君，何其可恶。”

“两位爱卿所言甚合朕意。骞味道不存忠赤，着即贬为青州刺史，以示惩戒。任裴居道为内史。”武曌眉毛横了横，转而对刘祎之说，“爱卿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

“谢太后恩典。”刘祎之提起袍裾，跪倒在地。

武曌要他平身，接着不无训诫地对面前的两位大臣道：“夫为臣之体，在扬君德，君德发扬，岂非臣下之美事？且君为元首，臣做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未闻以手足之疾移于腹背，而得一体安者？日后再有诿过于君者，朕当重处。”

话说到这里，刘祎之知道自己该走了，就很知趣地起身告辞。

“一大早进殿，有要紧的事禀奏么？”武曌关切地问道。

“方才太后任裴居道为内史，这……”武承嗣没有正面回答问话。

“朕明白这个位子该由你来坐，然水至清则无鱼，徐敬业虽败，然宗室依旧人心浮动，朕若走得太急，岂非自覆其舟？这个裴居道虽无多大建树，却是孝敬皇帝的岳父，现今的秋官尚书（刑部尚书），任他做内史，一则朕不忘旧情，二则避免任人唯亲之嫌。”

“臣以为以太后至尊，即便用武氏族人，也没人敢说三道四。”武承嗣不以为然。

“侄儿此言差矣，朕要的是江山社稷，而非武家几人荣贵。你等虽为朕之至亲，亦不可恃威妄为。”武曌语气略微有点训诫之意。

“侄臣哪敢恃威妄为，即便谨言慎行，亦不为他人所容。”武承嗣“哼”了一声道。

这话一出口，即引起了武曌的注意：“你何出此言？”

武承嗣遂将府令所言对太后叙述了一遍。武曌听着听着，心倒渐渐平静了，待武承嗣一落音，反而以姑母的语气劝道：“侄儿不闻狐假虎威么？府令的话你也相信？他们常常仗着是你属下，口出不逊，惹是生非，你当严加管束才是。”

武承嗣一脸的委屈：“仅仅傲视侄儿倒也罢了，那李孝逸自平叛归来后，酒前宴后，逢人便说离了李氏宗室，太后将独木难撑……”

“哦！有这等事？”武曌看了一眼武承嗣说，“李孝逸平叛有功，朝野有目共睹。你先且退下，朕自有方寸。”

看着武承嗣很不满意地离开了武成殿，武曌的内心却不平静了。关于李孝逸恃功狂傲的举止她近来也有所闻，而今由武承嗣说出来，她便不能不注意了。可她也深知，作为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身上也承继了太多不良的品格。因此，单就他和李孝逸之间的龃龉而言，她也一时难辨是非，需要作进一步查验。

武承嗣在司马道口上了车驾，他回看了一眼春日阳光下的武成殿，多少有些失望，他没有从太后的话语中感受到对李孝逸的恼怒，也无法判断下一步该如何扳倒这个给他难堪的宗室将军。

车驾载着武承嗣的漫漫思绪，驶过洛阳的一家家店铺，偶尔有一片深绿的柳叶落在车轼。耳边不断传来少男少女们外出踏青的欢声笑语，他的心头骤然一亮，禁不住自问：那个姓薛的大师在忙些什么呢？他的思路迅速转过来了，要扳倒李孝逸，薛怀义的枕头风比自己的谏言更有力量。嗯！他要给这个藐视自己的狂徒重重一击。他放弃了回府的打算，对驭手说道：“去白马寺。”

驭手应一声“遵命”，便拨转马头，朝上东门走去。

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永平七年，相传汉明帝因夜梦金人，遣使前往西域拜佛取经，回来后敕令修建僧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故名为白马寺。自“二圣”定都洛阳以来，武曌倾资重新修葺一新，如今已是殿宇嵯

峨、禅房堂奥、钟磬悠悠的佛门所在了。

薛怀义现今正坐在“方丈”室闭目养神，他一边捻动手中的佛珠，一边如梦如痴地回味着昨夜与太后的颠鸾倒凤。

当年的卖脂粉儿如今已经落发，刮得很净的头皮泛着青色的光。当初削发时，他是多么不舍得一头乌发啊！可当他想到从此可以自由出入宫禁，在当今至尊身上发泄情欲时，便释然了。

他昨夜酉时进宫，今晨卯时三刻离开。为了保持旺盛的精力，他这个寺院住持被恩准避过众僧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仅如此，太后还要太医为他配了各种壮阳催情的药物。

他一旦登上皇榻，就不再是当初抱着千金公主的男儿，而是把自己变为一头狮子，一头猛虎。他也很吃惊，不知长眠在乾陵深处的高宗当年是怎样满足太后如火般的情欲的。

太后坐在朝堂上是何等的威严，处理朝政来又是何等的有序果断。然而，当她渡入情海欲波，立即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欢腾得像一只矫捷的兔子，变着法儿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这时候不仅太后忘了自己的年龄，薛怀义也觉得抱着的是位丰满而又风骚的少妇……

但他是个男人，是需要被人追捧，被人尊重的。可他并没有在朝臣们的脸上看到任何这样的迹象。无论是在白马寺进香，还是在洛阳街头，他都能感受到那种鄙夷讽刺的目光……

不过，他有自己的报复方法，他纠集恶少、无赖，唆使其削发为僧，乘着太后赐予的御马御辇横冲直撞于街头坊间，动辄对近之者肆意鞭笞，然后得意忘形地扬长而去；有时候他在外出途中偶遇道士，便极意殴打，强令剃去头发。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朝臣见了他便纷纷侧目而视，避之躲之。有时候躲避不及，他就肆无忌惮地对朝廷命官大打出手。右肃政台御史冯思勗欲将之绳之以法，差点被他打死。朝臣们虽然对他深恶痛绝，可碍于他是太后的男宠，人莫敢言。

他脆弱的虚荣心在目无法纪的支撑下，暂时获得了满足，他很得意地放言——举朝上下，能耐我者何？

“哼！跟我过不去，只有死路一条。”薛怀义一想起这段日子，便很是得意，笑出了声。

此时，一位寺院知事进来禀报，说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的武承嗣求见。

薛怀义迅速收回心马，对知事道：“有请！”

在洛阳，薛怀义与武承嗣最说得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与太后关系特殊，还因为他也是朝臣中最为谦恭的，常常施以童仆之礼。只要是太后传唤，武承嗣都乐于为他执辔。

此刻，武承嗣已坐在薛怀义对面品茗了，他觍着笑脸问道：“大师一向可好？”

薛怀义点了点头：“吃得、睡得、玩得，焉有不快活之理？武大人今日莅临鄙寺，不光是为了说这些淡寡如水的话吧？”

“大师果然见事洞明。不瞒您说，承嗣今日来正是有一事相求。”

听完武承嗣的话，薛怀义讥讽地眨了眨眼说道：“李孝逸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太后脚下的一条狗，竟敢无视大人。”

武承嗣长吁了一口气说道：“谁说不是呢？可太后以为他平叛有功，不便贬斥。”

薛怀义避过太后的评价说道：“大人这口恶气，就由贫僧与你出。只要他来白马寺，不打死他，也让他皮开肉绽。”

“谢大师出手，不过酿成命案，朝野也不好交代，最好就是将之逐出京外。”武承嗣谢道。

薛怀义就笑武承嗣又要撒气，又要立牌坊，打死个官员能起多大风波？

武承嗣也不辩解，心里却想，这样的人在太后身边，迟早也是祸害。

说来也真是冤家路窄，第二天，李孝逸就带着家小到白马寺踏青来

了。他近来心境不错，因此那天当府令将与武府的冲突禀告他时，他竟没有在意。现在，走在寺中的禅林佛院间，听钟磬声和诵经声掠过长空，李孝逸心中惬意极了，对身边的夫人道："前面不远处就是大雄宝殿，你我进去上炷香吧！"

夫人含笑点了点头。

到了殿门前，李孝逸要府役、丫鬟们在外面等候，自己偕夫人缓缓来到大殿。面对如来金身，他们双手合十，默默祈祷，然后行了布施，才双双行跪拜礼。

他们做完祷告，正要离去，却见一帮手持棍棒的僧人进来问道："来者可是左豹韬卫将军李孝逸？"

李孝逸见来人气势汹汹，急忙把夫人护在身后，上前答道："正是下官，请问师父有何见教？"

其中一位膀大腰圆，脸色很横的知事道："贫僧乃白马寺监司，我且问你，既是前来拜佛，为何不见本寺住持？"

李孝逸施了一礼道："下官外出踏青，路过宝刹，进香拜佛祈福，本属私家之行，实在不敢叨扰大师，还请见谅。"

"哼！'贵量'且下不了场，你还敢言'贱量'，给我打！"

李孝逸见状，连忙对身后的卫士旅帅小声道："速护夫人出寺，这里本官应付。"一言未了，就见十几名棍僧冲了上来，李孝逸拉开架势迎战。一名棍僧抡起棍棒就朝李孝逸头顶打来，他一偏身，顺势一拉，那棍僧就扑倒在地。李孝逸夺过棍棒做兵器，双方搏斗约半个时辰，棍僧们终不得近身。这时候，只听一位棍僧高喊"住持来了"，李孝逸一分神，当头挨了数棒，顿时血流如注，模糊了眼睛。

护送夫人下山的卫士们听到院内一片喊打之声，知道李孝逸遭了攻击，立时分了一部分人回到寺院。见自家主人负伤，队正大喊一声，冲进去就要厮杀。李孝逸见状高声喝道："住手！佛门净地，不可造次。"说罢，他转脸去看，果然薛怀义正朝这边走来。

薛怀义手捻佛珠，面目愠怒，盯着鲜血糊面的李孝逸道："将军好

大胆！这白马寺本是太后钦命重修，你竟敢在此撒野，该当何罪？”

“住持之言差矣！贵寺棍僧寻衅滋事，本官自卫，情非得已，何罪之有？”李孝逸分辩道。

薛怀义不由分说道：“你自恃功高，目无律令，来人！将之拿了，有理你找太后去说！”

队正护在李孝逸身旁，大喝一声：“谁敢动手，格杀勿论！”

李孝逸挥了挥手道：“你等且退下，本官跟他去见太后就是。”

“大人……你……”队正一跺脚，腿却挪不到前面去了。

李孝逸擦了擦眼角的血迹道：“堂堂大唐，朗朗乾坤，岂容奸人胡作非为？”

卫士们让开一条路，眼看着棍僧们将李孝逸捆绑起来向方丈室走去。

可是让李孝逸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从薛怀义面前经过时，却见他不知从哪找来一块砖朝自己头上打去，一股热血涌出脑门，接着棍僧中传出一声喊：“李孝逸打住持了！”

接着，棍棒雨点般地落在李孝逸的身上，他本能地将头藏进两腿间，一任棍棒在自己身上猛击……

李孝逸在府上躺了多日，外面的事情就知之甚少了。这天，府令从外面办事回来，告诉他说洛阳城中不闻将军被打的消息，却是白马寺住持薛怀义被殴传得满城风雨。据说，太后听了很生气。

“太后一向圣明，岂肯听一面之词？”李孝逸乃武将出身，不善猜度别人的心理，他想不到，不论是薛怀义自伤以栽赃他人，还是自己在白马寺与棍僧们的搏击，在经过薛怀义与武承嗣相互印证的陈奏后，都演变为他有意向太后发难了。

府令说完此事，又在门外禀奏，说新任纳言苏良嗣大人来访。

闻言，李孝逸便要起身迎接，从门外进到内室的苏良嗣按住他说

道："将军有恙，何须计较繁文缛节，老夫在此坐坐就走。"

李孝逸很感动，道："老大人岁交耄耋，尚为朝事奔忙，令晚辈感喟不已。"

"闻听将军被那个狂徒围殴，老夫甚是吃惊。"苏良嗣从丫鬟手中接过茶杯，呷了一口，"薛怀义不尊礼法，举止狂狷，本性使然。只是为何单向将军寻衅，老夫却百思不得其解，是将军得罪了什么人吗？"

"在下自平叛归朝，深居简出，并不曾与人有过节。"李孝逸突然想起府令所禀武府门前事，遂说了出来。

苏良嗣听罢，点了点头道："这就对了。此事与武承嗣脱不开干系，他兄弟眼下正得势，大人还是谨慎些好。"

从李府出来，苏良嗣益发感到自己这个纳言任得不是时候。世事多变，难保有一天他不和这些人发生冲突。但他内心很坦然，他是凭自己的才干坐到今天这个位子的，他处事向来光明磊落，不唯先帝知道，就是太后也明白他的秉性。

苏良嗣没有想到，他的感叹第二天就应验了。不过，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天早朝不知为何到得那么早。他在司马门前刚刚下了车，就不意与一疾行之人撞了个满怀。也许是那人走神的缘故，竟趔趄地跌倒地上，及至他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时，一腔的愤怨都写在脸上了，指着苏良嗣的鼻子骂道："你老儿没有长眼么？竟敢挡本住持的道。"

苏良嗣听出来了，这是薛怀义的声音，立时也一脸肃然，厉声道："哼！您就是薛怀义吗？也不看看这是何等地方，你竟敢妄自出入？"

自出入禁中以来，薛怀义如入无人之地，上自大臣，下至宫娥，无不避之，何时受过如此奚落。他不通文墨，一时搭不上话来，哼哧几声后道："贫僧将此事状告太后，治你轻慢之罪。"

这一来苏良嗣更是怒火中烧，冷笑道："不晓朝纲，不遵法度，太后也不会宽恕于你。本官今天就先替太后打你个罔视刑律。来人！"

宫中禁卫见宰相喝令，纷纷上前。

“将这贼按到地上，捽其脸颊。”苏良嗣不由分说道。

禁卫们平日里对薛怀义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积怨在胸，如今得了宰相之令，顿时来了精神。四人将薛怀义摁倒在地，两人左右抽打他的两颊，不一刻，他就脸面红肿，眼圈发青了。苏良嗣这才喝令住手：“本官今日打你，是因为你上冒犯先帝、太后神威，下欺群臣，置大唐法律于不顾。本官还要告诉你，往后去如发现你从南牙出入，见一次打一次，打一次就向太后禀奏一次。”

苏良嗣说到做到，辰时二刻朝会一开始，他就坦然地将在南牙司马门前殴打薛怀义之事禀奏太后，不唯太后很吃惊，朝堂上也一片哗然，熙攘了许久才平静下来。

武承嗣、武三思兄弟出来指责苏良嗣冒犯佛法，殴打法师，理应治罪；而新任内史岑长倩则认为薛怀义受命入禁中公干，该遵循法度，严于律己。苏良嗣没有错。

永淳元年，这个岑长倩曾官至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曾奉诏代即将出征却意外殒薨的裴行俭征讨匈奴。后来，几经起落，才在垂拱二年再度入了凤阁鸾台，参与政事。

其他臣下也都对薛怀义此举各有褒贬，大家在奏事时，都很明智地将指责的范围限制在目无法度上。

武曌听着群臣议论，情绪由当初的吃惊渐渐归于平静，薛怀义做下这等事情，只能怨他行为不检点。男宠是什么呢？她玩厌了，可以换一个，而江山社稷一旦丢失，则不可复得。何况大臣们无论褒贬，都没有一人提到他出入后宫为何。想到这里，她挥了挥手，很坦然地说道：“我朝重佛事，乃为社稷、黎民祈福纳祥，即便钦封的住持亦不能肆意妄为，苏爱卿打得对。朕还要传旨给殿中省，今后南牙只能宰相往来，违令者依律治罪。”

薛怀义隔了好多日子才再度进宫侍寝，在两人情感深醉时，他不失时机地倾诉被苏良嗣殴打之苦。武曌连训带哄地平息了他的委屈，抚摸着他滑腻的脸蛋道：“宝儿呀，那些宰相，不是功臣世家，就是永徽元老，就是朕平日也礼让三分，你惹他们干什么？往后你就从北门进入，不可违旨。否则，朕也爱莫能助。”

薛怀义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依旨行事，这样一来倒也没有再生其他风波。

事情就此过去了，可苏良嗣的内心有许多日子都没有平静，他为太后的通达而感动。

其实这事也引起了武曌的一系列联想。进入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春，此事无形地冲淡了她与薛怀义的床笫之欢，于是，许久不曾犯过的失眠症重新复发。当她与薛怀义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如醉如痴，兴奋之至，可过后接踵而来的是疲倦，是烦躁，动辄对上官婉儿、张尚宫、武钦等人发脾气，甚至责打身边的宫娥和太监，武成殿的气氛整日处在紧张之中。

她对自己一手搭建起来的朝政格局也不放心，总怀疑宰相中有人会像裴炎那样提出还政的谏言。李孝逸与薛怀义在白马寺大打出手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枕边厮磨时传到了她的耳里，她虽不无嗔怨地责备薛怀义不该鲁莽行事，但在内心却认同了李孝逸心存异志的说法。

李孝逸的话一定代表了宗室对她临朝的看法。从高祖到高宗，亲王、公主、将军、郡主盘根错节，他们才是最可怕的。

她越是担心，烦恼就越不时叩响她的心扉。这不！有人密奏，说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的刘祎之私议："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

她的眼睛透过眼前的奏章，似乎看到一双双冰冷而又仇恨的眼睛，她丢开手中的朱笔，闭目养神片刻，就再也看不下去了。

这时候，上官婉儿进了殿门，她一眼就看出了太后的走神。她站在殿中央，直到武曌睁开疲倦的眼睛，她才上前施礼叩见。

"有奏章要呈给朕看么？"

上官婉儿点了点头，缓缓来到太后身后，她一边轻轻地为武曌按摩脊背的穴位，一边回话："有位叫作鱼承晔的侍御史，不知太后可曾记得？"

"鱼承晔？"武曌先是摇了摇头，但继之忽然眉头一展道，"朕记起

来了，洛阳令魏元忠提过，他的儿子鱼保家据说被叛军裹挟，是朕赦免了他。”

“太后好记性。现今鱼保家向朝廷上书，言太后欲知人间之事，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

“那你以为呢？”

“此不失为广开言路之途。”上官婉儿表示了支持。

“爱卿所言，亦合朕意。可知会右肃政台，要韦思谦命有司绘图专制，布于两都、州县，凡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日六驿，送至京师。”

此时，上官婉儿已结束了按摩，正帮武曌整理衣领，她又忽然说道：“爱卿可拟一道诏书，贬李孝逸为施州刺史。”

闻言，上官婉儿很是不解，问道：“李大人平叛回来不到一年就外放出京，朝野会怎么看呢？”

“他竟敢殴打白马寺住持，又唆使属下在武承嗣府前滋事寻衅。朕若不处置，他们还不闹翻了。”武曌说着，从案头拿起一道奏章，“你看看这个。”

上官婉儿一看上面的标记，就知道是一道密奏，她打开一看，很是不解。刘祎之是太后最为亲近的大臣，怎么会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呢？

“既是密奏，当不会空穴来风。祎之乃朕所引用，亦有背朕之心，岂复顾朕之恩也。近臣尚且如此，遑论宗室？由此推之，宗室一定是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了。”

上官婉儿十分感佩武曌的警觉，去年下半年，李敬业在扬州举事，她就听说亲王中有人曾唆使诸王准备联名上书，乘势要武曌还政于皇上。孰料，徐敬业举事如同六月的阵雨，来得快也去得快，待平叛结束后，她遵照太后旨意，曾要武成殿太监暗中探听，却是不甚了了。

“太后圣明！祸因多藏于隐微，而发于未萌，不可不防。”

“你说说，朕若是还政于旦儿，彼等是否会弹冠相庆？”

“太后是要试探一下么？”

武曌很吃惊，旋即笑了，心想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上官婉儿。事情既已点破，她也不打算遮掩，干脆直截了当地说道：“朕就是欲试诸王之忠奸，人心之所向。”

上官婉儿沉思了一会儿后道：“这倒不难。太后不妨放出话去，就说准备还政于皇上，先看皇上如何举止？倘皇上欣然接受，则无疑身后站着诸王；倘皇上坚辞，则太后依旧临朝主政，朝野暗议便自然平息了。”

武曌眨了眨眼睛道：“你下去草拟一道诏书。”

“微臣遵旨。”

“朕不想给群臣留下虚与委蛇的印象，故而言辞定要恳切。”

“微臣知道。”上官婉儿暗暗感慨太后精于周旋，既要将事情做得圆满，又不给别人留下任何口实，她接着问道，“皇上那边的上书怎么办呢？”

“朕意由他亲笔来写，你可以润色，总是要见朝臣的么。”

“微臣明白了。”

但武曌似乎还不放心，在上官婉儿起身告辞之时，她还特别叮嘱此事只有她二人知道。

“也不让两位武大人知道么？”

“当然！”武曌没有留丝毫上的余地，“彼等见识太浅，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

离开武成殿时，上官婉儿的心境忽地变得复杂了。她说不清今天自己的谏言是不是一种忠诚，更想象不来皇上李旦在看到太后还政的诏书后是一副怎样的表情。一想到他将近三年来在偏殿过的那种门可罗雀的日子，她就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十分可怜，这一切都使得她的眼睛潮湿

和酸涩，回居处的脚步也变得沉重多了。

一连数日，上官婉儿把自己关在室内，为太后还政诏苦思冥想，她已揣摩透了太后的心思，就思谋着怎样将话说得恰如其分。

进宫以来，她代太后起草过无数的诏、制、敕，向来以文采斐然，遣词精准而受称誉。可这一回，她有种才尽词穷的为难。多少次刚有了一个大略的思路，可才写了几句又觉不妥，干脆撕掉，案边地上已积了一大堆废纸了。

中午，太后差宫娥送来饭菜，然而她没有食欲，吃着吃着就走了神。

第三天晨曦初露的时候，她终于将文稿收了笔。迅速地来到梳妆台前，以最快的速度梳洗完毕，便急急忙忙到武成殿觐见。

“文稿起草好了？”

“启奏太后，文稿初成，微臣恭请圣览。”

“看你两目有了阴影，便知昨夜煞费苦心了。”

武曌把诏书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眉宇间露出难以遏制的喜色，及至收起文稿，那满意都溢于言表了：“难得爱卿聪慧，深解朕之苦衷。请带上文稿到别殿拜见皇上，看他阅后如何应对？”

别殿距武成殿不远，上官婉儿进去的时候，太监郭纬正陪着李旦下棋。两人都对上官婉儿到来很吃惊，特别是李旦，眉目间立即充满了难以掩饰的恐惧。他们匆匆收拾了棋局，起身迎接。

上官婉儿严格遵循着君臣之礼，道：“微臣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旦从没有上过一次朝，似乎早已习惯了被人遗忘，当上官婉儿拜见他时，竟至于没有任何反应。上官婉儿只得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后，李旦才木讷地说道：“不知知制诰到此，有失远迎……”

上官婉儿忙说道：“皇上如此说，折杀微臣了。”

“母后近来可好？”其实，他自己都觉得这话是多余的，因为昨日他才刚刚携皇后问安回来。

“微臣是奉太后旨意来向陛下呈送诏书的。”上官婉儿没有正面回答李旦的问话，说完，就双手递上文稿。

李旦不知自己又犯了什么错，猜测太后在诏书中会说些什么，不免脸色有些仓皇。及至将文稿前前后后看了一遍后，他立时目光离散，脸色蜡黄，整个人呆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跪倒在地，对着案头的文稿，连连叩首道：“儿臣谢母后恩典，但还政之意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皇上失魂落魄的样子让上官婉儿心里有些难受。唉！论年龄，他才二十四岁啊！却过早地苍老了。她急忙上前扶起皇上，又倒了一杯茶为他压惊，同时直截了当地说道：“太后要臣带回皇上的回应呢！”

李旦不假思索，就决然地摇了摇头道：“此事万万不可。母后临政，朝野井然，圣威四域，民丰物阜，朕感佩之至。有母后主政，社稷大幸。”

上官婉儿继续道：“可太后自感日昃忘食，夜分辍寝，欲养闲高枕，庶获延龄，还望陛下三思。”

“母后若是执意还政，无异陷朕于不孝，还乞知制诰转告母后，朕就在别殿聆听母后教诲，不胜感激。”李旦坚持己见。

上官婉儿面露难色道：“此类大计关乎社稷，更关乎陛下母子之情，臣妾转达，恐为不妥。陛下若坚辞不受，不如亲自拟一道上书，臣妾呈送太后，待她阅后再做商议。”

“好！这个上书由朕来写，只是无须再做商议，恳请母后为大唐社稷虑亲理万机，临御天下，忧劳兆庶。儿臣将每日为母后康健祈福，凡有虑之不周者，悉听教诲。”说完，李旦便唤来郭纬引笔铺纸。

李旦万千感慨，却踯躅许久，无从下笔。眼前浮现的都是皇兄李弘暴死、李贤自缢、李显房州漂泊的画面，他的心一阵阵紧缩，仿佛大祸就在眼前，手也不由得战栗不止。犹豫了许久，他才将笔落在纸上。

好在刚才与上官婉儿的叙话中，他已明晰了思路，故而还是当场草就了辞让的上书，只是因心情紧张，写到最后，竟大汗淋漓了。

接过郭纬递来的绢巾，李旦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对上官婉儿道："你替朕看看，有何不妥之处尽可奏明，朕随手就改。"

上官婉儿也不客气，捧起上书大略浏览了一遍，见词诚意切，文句通畅，便道："微臣这就带回去呈送太后批阅，并将陛下辞让之坚奏明太后。"

李旦送上官婉儿到殿门口，一直看着她上了轿舆，身影在墙角处消失，才转回头来。他发现刘皇后正泪流满面地站在殿中央看着自己，便走到她面前拂去眼角的泪水道："好好的，你焉何又流泪了？"

"方才的话臣妾都听见了，陛下为何要辞让，是她提出要还政，又非陛下强争！"

"唉！你进宫多年，母后心思总该知道一二，焉何如此糊涂呢？"

"这江山本就姓李，她强夺而去，心亏理屈也是真的。"

"你难道忘记两位皇兄是如何死的？庐陵王是如何被废的了？眼看着宪儿、撝儿、隆基一天天长大，朕不愿意看到他们陷入灭门之灾。"

闻言，刘皇后就又哭了："陛下堂堂一国之君，居人膝下，仰人鼻息，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李旦拥着刘皇后，内心一阵痛苦，眼泪就打湿了她的肩头，想起高宗便感叹道："父皇！儿臣无能，愧对列祖列宗。"

正月二十日，依例朝会，辰时二刻，朝臣们分文武两班站立在丹墀内。当武钦宣布朝会开始时，大家惊异地发现，一直没有出现在朝会上的皇上竟坐在了太后身旁。

连武承嗣都十分纳闷，悄悄向新任内史裴居道问道："皇上现身，太后这是为什么？"

裴居道谨慎地摇了摇头："下官也不明白。"

朝臣的骚动正是武曌所需要的，待大家渐渐静下来之后，她朝身边的武钦点了点头。

只听武钦尖着嗓子宣道——

制曰：朕以庸昧，虔膺厚讬，宿承先顾，社稷宗庙，寄在朕躬。久亲庶政，勤倦成劳，自今日起，复政于皇上，朕方资药饵，冀保痊和，百官总已以听，有司尽职，上下一体，辅佐皇帝，朕当养闲高枕，庶获延龄。

宣读完诏书，武钦对呆坐在一旁的李旦道："陛下，请接旨吧。"

李旦两眼无光，显得十分倦怠，几经提醒后，才起身来到丹墀内，伏地拜了三拜，说话声就带了颤音："请母后收回成命。儿臣不堪重任，乞母后继续主政朝堂，此乃黎民之福，社稷之幸。"言罢，便潸然泪下了。

见此，武曌的脸就拉下来了："朕还政于你，乃思谋良久之举，皇上推辞，却是为何？"

"母后！文武之道，凭经纬而开国；春秋之功，藉生杀而成岁。母后临御天下，忧劳兆庶，宵衣伫旦，望调东户之风；旰食忘眠，集缉南薰之化。故得中外禔福，遐迩乂安。儿臣诚乞母后君临紫极，抚育苍生，普该有识之流，为启无疆之福。"

此刻，武钦暗地将昨日上官婉儿带回的稿子对照着看，发现李旦所述竟与文稿一字不差，知其用心良苦。

"皇上是要累死朕么？"武曌又问道。

这时候，只见武承嗣出列奏道："皇上上书，意切词诚，微臣请太后为社稷虑而受之。"

韦方质、韦待价、魏玄同、魏元忠、韦思谦等一班宰相先行跪倒在地，祈求武曌继续主政，接着，朝臣们纷纷跪倒一大片。只有刘祎之保持了沉默，显然，那道密奏事出有据。

看看火候到了，武曌也见好就收，她欣悦地环顾了一下丹墀内的朝臣们道："皇上坚辞，朝野挽留，悠悠万事，社稷为大，朕不惜衰朽之

身，昧旦忧勤，不遑寝食。于今之后，君臣同力，光我大唐基业。”

见太后心情大悦，裴居道趁机出班奏道：“纳言苏良嗣大人表奏，宁州刺史狄仁杰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臣请太后下诏表彰。”

这消息让武曌分外欣慰，她当年还乡并州时，狄仁杰还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自仪凤二年奉调进京后，这些年没少历练，终于没有让她失望：“传朕旨意，即日起狄仁杰调任神都，任冬官（工部）侍郎。”

接下来，武钦又当朝宣布了太后的旨意，指责刘祎之非议朝政，惑乱人心，着即发司刑诏狱审理。

除登基大典那天外，这是李旦第一次参加朝会，他对母后的多变十分吃惊。他做豫王时，刘祎之曾是他的王府司马。他擅书能画，文藻绮丽，使得他们之间超越了君臣的藩篱。况且，朝野都知道他是太后的心腹，怎么能……

李旦忽然热血上涌，从座上站起来要说话：“母后！儿臣……”

可武曌根本无视他的存在，对武钦说了一声“退朝”，便径自出殿去了。

第十二章

告密风似飙过野

劝农雨如酥润心

李旦从乾元殿回到别殿，埋头扑在案头大哭，口中断断续续地自语道："朕无能，救一臣下尚且无力，何谈社稷？刘爱卿！朕对不起你啊！"

宫娥和太监们顿时慌了神，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样劝慰皇上，只有小心翼翼地在一旁伺候。

郭纬明白，皇上的伤心都来自于乾元殿上刘祎之被贬，遂使了个眼色要众人退到殿外。他掩了殿门来到李旦身边劝道："木已成舟，覆水难收，陛下还是要看开些。"

李旦抬起头来，泪水打湿了衣襟，耸动着肩膀道："既是太后临朝，干脆就直接称帝罢了，何须虚设帝位，连朕说话的机会都不给……"

"陛下！"李旦一句话没有说完，就被郭纬断然截住了，他上前附耳道，"陛下！您需谨防隔墙有耳啊。"

李旦的身子一哆嗦，遂收住了话头，对郭纬道："你速去告知刘祎之家人，就说朕一定要上言母后，为他辩冤。再说他曾是母后心腹，当年'北门学士'之中坚，也许母后会念其纂修有功，会发恻隐之心，赦他死罪。"

郭纬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内心却埋怨皇上糊涂。武元庆，太后兄长，一旦获罪，流表南疆，身死异乡；雍王李贤，太后亲生，杀而不皱其眉，况刘祎之区区臣下耳。可他觉着这样说让皇上太难堪，于是答应往刘府走一趟："奴才谨遵皇上旨意，这就去刘府告知其家人。不过陛下也知太后秉性，聊尽心耳。"

面对严酷的现实，李旦也无话可说，目送郭纬离开别殿，他对伺候在外面的宫娥喊了一声："来人！笔墨伺候。"

宫娥急忙滴水研磨，李旦刚刚弹了弹笔尖，就听见殿外一声传唤："皇后驾到！"

李旦放下笔，皇后窈窕的身影就进入眼帘了，去年刚生下小皇子李成器的她，依然朱唇红颜，莲步轻移。李旦心中掠过欣慰的涟漪，这几年若不是她早晚陪伴，大概自己早已不想苟活于世了。

"陛下安好！"皇后问候道。

李旦点了点头。

刘皇后瞅了瞅案面摊开的笔墨纸砚，问道："皇上这是要作画吗？"说着，她从宫娥手中接过墨碇，撩起衣袖研了起来。

李旦长叹一声，刘皇后循声看去，这才发现皇上的脸上泪迹斑斑，霎时便杏眼圆睁，惊道："皇上遇到不顺心的事了么？"

李旦屏退左右，伤感之至地将乾元殿上太后如何假意还政，他又怎样地奉表固让，太后如何听信谗言，当殿将刘祎之发司刑诏狱的情势叙说了一遍，边说边涕泣不已，刘皇后那颗早已愤怨蓄积的心就无法平静了。

"太后专横，欺人太甚了。"刘皇后蛾眉倒立。

"皇后小点声。"说着，李旦向殿外努了努嘴。他现在是草木皆兵，似乎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太后的密探。他想起去年小年时，刘祎之到别殿拜见，君臣品茗间，刘祎之触景生感，说他有一天同凤阁舍人贾大隐饮酒，席间说起当今朝政，他言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当时，贾舍人倒也没说什么。孰料就在这还政礼让的朝堂上，母后便对刘祎之开了刀。

"显然是贾贼告了密。"刘皇后断定道。

"你说如此境况，朕哪有付于心丹青呢？"

刘皇后被李旦的一番话说得泪花蓬蓬，情不自禁地上前替他擦拭着

眼角的泪水："如此度日，与牢狱何异？"

"更有甚者，有人建言太后铸铜匦以受天下密奏，此风一开，告密蜂起，诬良为盗，诬忠为奸者得以升迁，则天下危矣。"

"今日座上宾，隔夜阶下囚，这岂不让人人自危？"

"刘祎之因朕获罪，朕若置若罔闻，岂非让臣下寒心？朕决计上言母后，请其开恩，赦刘祎之死罪。"言罢，李旦起身就向案头走去。

刘皇后上前一把按住李旦的手道："陛下三思，太后专断，焉可听陛下之言。救人未果，而自招其祸，累及诸子，到头来事与愿违。"

"皇后好糊涂！"李旦推开刘皇后的手说道，"朕记得皇兄李贤流放巴州后，曾在给上官婉儿的信中吟《黄台瓜辞》，今三瓜已摘，留朕孤守藤蔓。朕就不信，她真能无情地把朕摘掉。"

见李旦意决，刘皇后不禁为之动容。两年多来，她第一次见皇上拍案而起，就由不得拿起案头的笔递到他手中："既是陛下必欲为之，臣妾当随左右。"

李旦虽生性懦弱，然自幼善文辞，执笔在手，情开湍流，一泻而出，将刘祎之对太后的忠贞不贰，屡建卓劳描绘得淋漓尽致。写着写着，李旦随心逐浪，涉及了铜匦告密一事——

儿臣以为，徐敬业倒行逆施，朝廷讨之，天道人心。然则，执事者疾徐敬业首乱唱祸，将息奸源，究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按。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恐非伐罪吊人之意也。

儿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乃其究竟，百无一实。母后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母后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

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冤人吁嗟，感伤和气，群生疠疫，水旱随

之。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法，盖惧此也。昔汉武帝时巫蛊狱起，兵交宫阙，无辜被害者以千万数，宗庙几覆。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伏愿母后念之！切切顿首。

写完最后一个字，李旦觉得十分疲惫，他仰面靠在龙位上，闭目不语。刘皇后捧读墨迹未干的上言，想起自弘道元年以来朝廷的变故，回味两年来偏居别殿，门阙冷落的遭际，不禁潸然泪下。及至读到对告密风起的种种忧虑，她转过脸来看了看疲惫不堪的李旦道："陛下一时激怒，言辞过激，臣妾……"

"朕是忧心朝纲废弛，百川沸腾，社稷危亡。"

刘皇后又问道："皇上要不要盖玉玺呢？"

李旦苦笑道："玉玺现在尚宝监处。即便有，朕敢盖么？"

刘皇后便无言了，停了一会儿又问："此书该由谁去送？是托人转交，还是直达天听？"

李旦想了想道："皇后可否让身边的袁尚宫去一趟，她虽年轻，然处事机灵，定可周旋恰当的。"

刘皇后觉得李旦说得有理，当下传来袁尚宫反复叮嘱，袁尚宫道一声明白，便转身去了……

自跟随刘皇后以来，袁尚宫不是第一次进武成殿，路径并不生疏；对上官婉儿她也熟悉，只是没有说过话。走完司马道，拐上廊庑，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她又折向了一条花径。二月春寒料峭，花枝尚未长苞，不免寂寥，倒是两边垂柳的柔枝，渐渐地挂了鹅黄。知制诰的门前，有几位宫娥正在打扫枯叶尘土。袁尚宫上前道过缘由，宫娥见是皇后身边的人，自是不敢怠慢。不一会儿，那领头的宫娥就出来让袁尚宫进去。

上官婉儿这会儿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太后亲书的《垂拱集》，她一双明眸滴溜溜地随着太后的书法和文辞而流转，口中发出"啧啧"的感叹。她不知祖父当年因何原因就是对太后看不上眼，可眼前这一本仿王羲之书体而写就的文集，以中锋起笔，侧锋丰姿，捻转提顿，流转自然，时而云烟藏岫，时而锋芒毕露，着实令她赞叹。至于章法，首尾呼

应，笔意顾盼，朝向偃仰，疏朗通透，形断意连，气韵生动，风神潇洒。其神其韵，几于乱真，却又透出女人的婉秀，尤其是太后梳理了自显庆以来奉诏听百司奏事，坐朝理政之参验，更是弥伦群言，高屋建瓴，邃思幽意，堪为策论之范。

上官婉儿尤其感动的是，太后竟把叙述自己进宫经历的文章给自己看，这份情感就是当今皇上也未能沐浴的啊！但是她也是理智的，那些蕴含在字里行间的宫廷争斗，尤其是太后十分得意的权谋之争，她从内心是厌倦的。而且，她对太后的独断专行也不无微词，可这一切，与太后机敏聪慧、韬略过人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她放下书卷，双目迷离，整个心神都随着太后的文字走了。她由太后的做派又想到了她的几个儿子，唯有李贤最像太后，却早早死在了太后的威势之下。她无法想象，当今皇上是怎样打发那度日如年的时光的。

袁尚宫的脚步声打断了上官婉儿的思绪，她睁开双眼，就听见袁尚宫道："尚宫袁婧参见知制诰大人。"

上官婉儿含嫣一笑道："尚宫客气了，坐下说话吧。"

"职下是奉皇上旨意来请知制诰大人转呈上书的。"袁尚宫说明来意后，就将奏折递了过去。

上官婉儿接过李旦手书的奏章，大体浏览了一遍，就不露声色地对袁婧道："请袁尚宫转奏皇上，微臣一定转呈皇上之书。"

可等袁尚宫一离开，上官婉儿的双眉就紧皱了。皇上昨日刚刚礼让朝政，今日就呈送言辞如此激愤的上书，太后会怎么看呢？这不是指责太后专肆么？就这样呈上去势必会被疑为不愿意让政，倘若触怒了太后凤颜，皇上必难逃李贤下场，最起码也会如庐陵王一样，被流放京外。那时候，这李唐江山究竟归于谁手，就真难说了。

上官婉儿摩挲着双手，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该怎么办呢？大约半个时辰后，她拉开门对外面的宫娥说道："本官要处理太后送来的文卷，你等不可喧哗，不经传唤，也不可贸然进来。"说罢，她转身关了门来到案头，一笔一画地临摹起李旦的笔迹来。

当年在掖庭受到武曌的关照，她从小便临摹书艺大家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字，练就一手技巧。凡眼前文字看过几遍，即可通晓结体、章法、风范，仿出个八九不离十，若不细看，是难辨真伪的。

她细细揣摩起李旦的书艺，竟与太后相类，便心中暗自欣慰。她铺开稿纸，一字一句地抄了李旦上书中就刘祎之一案的陈言，而把关于告密的议论删除了。末了，她又反复看了看，觉得毫无破绽，才放心收入卷内，继续阅读起太后的文卷来。

第二天不逢朝会，一大早，上官婉儿便带了《垂拱集》来见武曌。

“朕的文卷你看完了？”武曌放下正在批阅的奏章，示意她坐下说话。

上官婉儿洁净如玉的脸上就充满着玉兰般的微笑：“微臣惭愧。”

“哦？”

“微臣不知陛下日理万机，竟写得一手王右军的行书！真可谓遒劲，绝代更无。”

“呵呵！此乃后人礼赞右军之语，朕何堪当之？”武曌笑道。

“太后当之无愧。”

“朕向来以为，书艺者，天赋、心源、造化三者合一方能为之。”武曌说话时，脸上露出难以遏制的兴奋，毫不掩饰地言道，“此皆太宗教诲之功也。”

上官婉儿从年过六秩的太后脸上读出了少女的光彩。果然，武曌接过《垂拱集》，便动情地讲起一段让她难以忘怀的往事。

“往事如烟，然唯此一事，刻骨铭心。当年朕方进宫时，正值豆蔻已过，及笄未至，常在太宗身旁伴驾。太宗命朕研习右军之《兰亭序》，并悉心指点，殷殷不倦。也是朕生性喜爱书艺，日有精进，太宗十分喜欢。有一日，先帝进宫，太宗要他点评《兰亭序》文辞及书艺，他一时语塞，朕不忍其窘，乃冒胆提示。太宗龙颜顿怒，斥责朕不该多嘴，命朕当庭回答三问，若是答得上来则罢了；若是答不上来，则乱棍打死。朕毫无惧色，娓娓道来，不唯有条不紊，还独出新见，使太宗龙

颜大悦。岁月如隙，转眼数十载过去了。若无当日，朕焉有今日？后来，先帝发奋，终成正果。他为李世🏠亲撰御书碑文，比之朕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上官婉儿静静地听着，幽幽情思伴随着武曌的追忆而丝絮般地飘舞着。面前这个曾经爱过两个男人的女人，也许因背伦而引起男人们的非议，可在她心中，太后活得坦荡，活得真实，活得有声有色。这就够了，女人这一辈子，有几个真爱过的男人存在心底，就是最大的欣慰了。

“婉儿！”

上官婉儿的心像云彩一样飘着，飞过大唐男人的丛林，他们金戈铁战、羽扇纶巾，他们峨冠博带、风流倜傥，他们诗林拔萃，文海泛舟，哪一个又将是自己的最爱呢？是那个武三思么？是那个武承嗣么？或许……

“婉儿！”

上官婉儿一激灵，这才发现自己走神了，脸颊顿时泛起红晕，掩了口道：“太后是在传微臣么？”

“看你目光飘忽，心思都飞到殿外去了吧？”

上官婉儿欠身回道：“微臣是被太后的往事感动了。读《垂拱集》时，微臣为太后的文章书艺而撼动，以为古往今来，集政事、才情、文章于一身者，唯太后耳。”

“朕希望你在身边能有所作为，朕已在心底谋计，今后我朝应选巾帼女秀入朝任官，与男人一样在朝堂议事，奉旨出使。”武曌很高兴上官婉儿能有这样的感觉。

“太后圣明！男人可以青史留名，女人也一样可以彪炳汗青！”看太后情绪很好，上官婉儿从衣袖中拿出李旦的上书，很婉转地说道，“微臣还有一事禀奏太后。”

“说吧！”

“是……”上官婉儿顿了顿道，“昨日皇上差袁尚宫送来一道上

书……”

“哦！有这等事，呈上来。”

武曌接过上书阅看，待停留在最后一句话上，脸色勃然大变，“唰”地将上书摔在地上，怒骂道：“如此孽障！竟敢口出狂言，为逆贼说情，对朕说三道四。”

上官婉儿的脸便也严肃了。

“朕本欲还政于他，是他上书再三推让。如今，倒指责朕处置刘祎之不当，看来，他内心对朕积怨甚深，让政不过故作姿态罢了。”武曌并不等上官婉儿回应，就对武钦说道，“传朕旨意，令皇帝面壁思过，一日三省。”

上官婉儿明白，话说到这个地步她已没回旋的余地，只有道一声“太后圣明”，便起身告辞，出殿去了。

……

春分已过，伊河的浪花最先感知了“日暖春柳新”的融融和煦。

然而牢房里的人心，却离春天渐行渐远。刘祎之望着在牢房窗外盘桓的紫燕，油然想起去年这个季节，他在太后面前弹劾内史骞味道推过于君，致使其远行青州的旧事。此事犹在昨日，而自己的下场却比他更惨，说来真是人生无常。

晚饭还没有送来，刘祎之望着窗外树枝上的绛红色，就知道太阳即将在苍山之后隐没了，难熬的一天又过去了。他伸出带血的手指，在牢房的墙上划了一道。数了数，已经有三十多道了，自己已身陷囹圄一个多月了。

人在排解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唯一方法就是追忆往事。当年，他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四人以文藻而为世人称道，同为弘文馆学士。孟利贞早在龙朔二年先他三人而去，高智周也在四年前寿终，郭正一走得更早，永徽年间便终老天年了。四人中数他最年轻，却受到时为皇后的武曌的看重，使他得以入禁中，成为“北门学士”的一员，参与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书的编纂，并且有机会就朝政

私下密议，最后以皇后的名义陈奏高宗。那时候，他是何等春风得意。尤其是在皇后上书高宗《十二建言》后，更是如日中天，很快由朝议大夫迁为中书侍郎，并兼豫王府司马。如果不是那次到荣国府私下看望姐姐惹恼了皇后，被流放蕲州，他的仕途本来是平直宽坦的。

也许是他当年的才气给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后，他被召回京城，恢复原职。他从心底感谢太后的恩泽，他相信太后也感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让他参与了废黜李显，册立李旦的谋划。

他对李旦的情感远浓于李显。作为曾经的豫王府司马，他从心底希望新皇上有所作为，成为继高宗之后的又一个中兴之主。可他没有料到，就在新皇登基的当天，太后就剥夺了他坐朝理政的机会。有一天裴炎与他谈起这件事时，他很为难，也很尴尬。一边是对自己有恩的太后，一边是朝夕相处的皇上。在理智上，他不能不承认太后当政，不仅李旦望尘莫及，就连高宗与之相比，也很逊色；但从情感上说，他更希望李旦真正成为一个坐朝问政，光大基业的皇上。

他原本是保持沉默的。可谁知那个该死的贾大隐不但让他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引出了那么多关于帝后之间的话。酒醒后，他很沮丧、后悔，可是晚了。贾大隐直接去皇宫告了密，而接受告密的不是别人，正是武承嗣……从那时起，他就觉得自己完了。

牢房的走道里亮起了灯盏，晃晃悠悠地，映出他佝偻的身影，一种凄惨惨黄泉路近的忧伤流过眼角，凝结成昏黄的泪珠。他没有食欲，望了一眼狱卒放在牢门口的晚饭，肠胃翻腾、恶心欲吐。这时候，就听见从身后传来说话声，那是夫人的声音："这点银子请大人收下，给弟兄们买些酒喝。"

"好！你尽量快些，让上面知道，我要受责罚的。"

"请大人放心，韦思谦大人已经打过招呼。"哦！这是儿子的声音。

狱吏来到牢房前开了牢门。只听夫人叫了一声"老爷"，刘祎之一步上前抱住夫人，焦急地呼唤："夫人！夫人！你怎么样了？

夫人睁开眼睛，那泪水就哗啦啦地淌到了胸前，嘴里只是"老爷、老爷"地叫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儿子跪在面前，凄然涕下道："孩儿不孝，让父亲大人受苦了。"

刘祎之欣慰地摆了摆手，问道："你与母亲为何能来探监？"

儿子从怀里拿出一张绢帛递到刘祎之手中，他看着看着，仰天长叹了一声："吾必死矣。"

儿子大惊，痴呆呆地看着父亲道："父亲，您不能吓孩儿啊！"

"非为父吓你，实因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陛下上表，徒使吾祸速至矣！"刘祎之将身子转向牢窗，怅然良久道，"陛下！你害了微臣啊！"

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刘祎之反倒平静了，他对夫人和儿子道："若是皇上不上表，也许太后念老夫当年纂书之功，贬谪流放，皆可回旋。可皇上如此一掺和，太后必疑我为帝党，必杀不可。既然其祸不能避之，毋宁坦然相对，你回去好好赡养母亲，教子读书，勿失我望。"言罢，他端起夫人和儿子带来的酒，一饮而尽，便不再说话。

待儿子和夫人走后，刘祎之唤狱卒拿来笔墨，他要草书上表，言还政之利，恳请太后改弦更张，取信于天下百姓——

夫嵬乎大唐，猛将如雨，文士如云，希美之死，形同蝼蚁。然则，太后专断，上以代皇上临朝，下以开铜匦之殃，致仇者竞相诬告，奸佞徒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赭衣塞道，遍野哀鸿，其悲然悲乎然也。嗟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微臣黄泉将赴，了无牵挂，唯念大唐江山，伏乞太后，明殷鉴之伤，暴秦之祸，纳贤者之言，尊上苍之意，还政于宗室，则天下黎首无不仰拜……

刘祎之很明白，这些奏疏只会加快他走向死亡的步伐，但他并不后悔，每日照样吟咏不止。其间韦思谦又来狱中探看过两次，意图说服他收回这些谏言，终无果而归。韦思谦不能理解，裴炎力主还政，乃先帝之托，刘祎之本太后心腹，何以固执己见而不知返。他也曾就此问过刘祎之，可他只是笑而不答。

武曌虽然对刘祎之逆鳞很惋惜，毕竟它曾是"北门学士"的中坚，为她能有今日建过卓勋。可当韦思谦、武承嗣先后向他禀奏了刘祎之的固执后，她终于决定，赐他家中自缢。

“朕不忍见他身首异处，枭首刑场。”武曌这样说道。

清明节前一天，天空飘起了立春以来的第一场雨，本来暖和的天气骤然转凉了。清晨起来，刘祎之正在牢窗前出神地看雨，忽然听到牢门打开，有人高呼“太后敕到”。

那是韦思谦低沉的声音：“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祎之违逆圣意，欲图谋反，着即于家中赐死。”

刘祎之很平静，没有丝毫的惊慌，并以揶揄的语气反问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韦思谦无言，他不得不向将死的刘祎之道出了一个残酷事实，那就是太宗亲创的五花判事制早已形同虚设，宰相议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讨论如何执行太后的旨意。他已经老了，早已没有当年查处李义府之时的激情，更没有勇气直指政弊。

囚车押着刘祎之回府时，雨渐渐地大了，浓密的雨丝落在囚车内，冲洗着刘祎之身上的血迹。即将到达刘府时，他竟面目一新，除了无法洗去的伤疤外，周身干干净净。监刑的韦思谦十分惊异，莫非人世间果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造化：“上苍不让他带一丝尘埃上路啊！”他暗自感叹。

刘祎之走了，他走得很悲壮，即使在行刑的最后时刻，依然镇定地要儿子为他濯足，说是脚底也不能沾一丝污垢，才能去见高宗皇帝；他还自操数纸，援笔立成，给太后上了最后一道奏章。

刘祎之的绝命奏章在武曌案头放了多日，令她一想起来，就心中不安，难以释怀。刘祎之曾是她的股肱之臣，已然走上离经叛道之路，那其他朝臣呢？她不敢往深里想。一天夜里，她情不自禁地把这种感觉说给床笫依偎的薛怀义听。

“太后何须忧虑？不是有人建言设铜匦么？太后可奖掖告密，只要有人举报，立即治罪，还怕有人心怀叵测么？”薛怀义道。

“此事总需有人来做，宝儿看朝中何人可担当此任？”

“治有罪之人，须得意坚手狠之人。朝中诸臣，心慈手软，不能当

此重任。微臣推举一人，此人名索元礼，乃西域人，在洛阳多年，是微臣义父，做起此事来定是利索，不知太后意下如何？”薛怀义建言道。

“哦！你不妨详说。”

“据臣所知，近来就有告密投书，状告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曾为反贼徐敬业制作过刀车弓弩。”

“好！此事就由他办。”

第二天朝会上，武曌不但召见了索元礼，而且擢升他为游击将军，为推使，可在洛州设置机构，审理“谋反者”。

正所谓作茧自缚，当初向武曌提出设铜匦纳密奏的鱼保家，没有想到索元礼审理的第一件案子竟是他。

索元礼将自己多年来研制的刑具悉数献给朝廷，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件，一件是狱持，即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胁签爪，悬发熏耳，卧邻秽溺；第二件叫作宿囚，即昼禁食，夜禁寐，敲扑撼摇，使不得瞑。这些都是刑狱从来没有过的刑具。

鱼保家第一次受审，不肯招供，索元礼就令行刑者抬出铁笼，鱼保家看着这刑具，先自软瘫了，当下招供，不久就被判为死刑。

审判结果上奏到武曌那里，索元礼立即得到赏赐，于是他更加有恃无恐，上任不到一个月便办理了几件案子，牵累人数达千人之多，一时洛阳城内血雨腥风，囹圄人满。

对这件事表现出浓厚兴趣的是两个“永徽”前后出生的年轻臣僚，一个是刚满四十岁的文昌台都事周兴，另一个是刚过了三十五岁生日的侍御史来俊臣。他们一个是长安人，一个是京畿万年县人，两人几乎先后相跟着来到洛阳。

清明刚过，洛阳城周围的麦子眼见得拔节起身，不几天就齐刷刷地站在平原上了。这也是一年最好的时节，读书抑或入仕的英俊少年，久居闺房的小姐丫鬟，还有宝马香车的公主驸马都在这样的日子，把自己放飞在蓝天白云之间。

自北魏在这里开凿石窟，尤其是武曌迁到洛阳居住后的二十多年

间，伊河两岸成为春游的圣地。这一天，在伊河东岸的香山石径上，走着来俊臣与周兴。虽说同在秦地京兆，但这两人在洛阳却甚少来往。神都的官员常常以此来作为秦地人不朋党，喜好“窝里斗”的证据。其实，各自都把对方看作仕途上的政敌，这才是事情的症结，不过心照不宣罢了。两个人今天走在一起，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香山上的野花开得正盛，红黄蓝白，分外妖娆，一群群彩蝶在花中飞舞，但这些对矮胖的周兴和清瘦的来俊臣似乎都没有引力。周兴关心的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来俊臣为何忽然主动邀自己出来春游。

登上半山坡，转过路旁的一块巨石，周兴问道：“来大人今日约在下来此，不只是为了看着山花春草吧？”

“大人说呢？”来俊臣捻了捻下颌的胡须，不等周兴回答，又接着道，“依大人的岁齿和才气，真安于都事这个位子么？”

周兴叹了一口气说：“在下何尝愿意徘徊不前呢？然则，上天无路，报国无门，想也是枉然。”

来俊臣道：“索元礼以酷刑而治告密案，受太后擢拔之事周大人不可能不知道吧？”

“那算什么？西域蛮夷之人，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在下审起案子来，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周兴眼角掠过一丝轻蔑。

来俊臣毕竟年轻，走了几步，停下来等周兴与自己比肩后道：“眼下全国告密风甚盛，倘你我能够联手，还愁没有前程么？”

“听大人之意，已是胸有成竹了。”

来俊臣得意地笑了笑说道：“不瞒周大人，在下研习刑具已有多年，颇有心得，大人可愿闻之？”

周兴暗自吃惊，看这来俊臣年纪轻轻，其貌不扬，倒很有些心计，便忙表示愿意洗耳恭听。

前面是一方平地，植了亭亭如盖的青松，空地上设了许多石案几、石凳，供前来游山、拜佛的人小憩之用，场边就有一家茶铺。这会儿正是上午巳时，阳光从松枝的缝隙间投射到地上，将阴凉切割出大小不同

的图案。山静鸟谈天，远处的沟壑传来一阵阵鸟鸣。周兴见状建议道："上山路高，走得热了，不妨到林间小坐如何？"

"好！"

两人来到林间，挑了林深处的案几坐了。来俊臣不待周兴说话，就喊来店小二要了一壶"渠江薄片"，他向周兴斟一杯道："此为我朝首推名茶，色浓味香。"

周兴呷了一口，果然清香沁脾："大人对品茶倒颇有心得。"

"消闲而已。"

待茶饮过三巡以后，来俊臣对周兴道："近年来，在下研造出一套刑法，大致说来，颇多精彩。譬如说'凤凰晒翅'，将嫌犯手脚串联于木椽之上，朝一方旋转，裂骨疼痛；又譬如'驴驹拔撅'，用物抵住腰肌，反向扼其项；再如'仙人献果'，令嫌犯跪在地上，在枷上垒瓦，贼不堪重负，必招供无疑；还有'玉女登梯'，让嫌犯立于高台之上，从后面强拉住颈上之枷。大人以为，比起那个索元礼如何？"

周兴听着，由衷地发出"后生可畏"的感叹，心想自己这些年于刑罚上多有创制，未料小同乡竟也费尽心机，一时真有些惺惺相惜的感慨。

"大人果然厉害。"周兴放下茶杯，捋了捋胡须赞道。

来俊臣忙摆了摆手："在下闻说大人于刑法上亦有高妙之作，何不赐教一二？也好让晚辈开开眼界。"

"雕虫小技，不敢与大人相比。日后若是行刑，一定请大人赐教。不过，在下倒是十分关注，大人有如此严刑酷法，何不呈给太后以治告密案呢？"周兴问道。

来俊臣叹了一声道："总需有人引荐才行。"

周兴眼睛转了转道："你我不妨去拜见武承嗣大人。他眼下最惧者乃人心叵测，正欲借铜匦之设排斥异己，此正你我用武之时。"

"大人如此一提，在下倒想起来了。外间传言武大人喜欢古玩珍宝，下官家中有一件高颈竹节铜训炉，是西汉阳信公主所用之物，此时

正派上用场。”来俊臣也随声附和道。

眼见时间不早了，他们起身下山。两人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思，至少在眼下，他们都觉得有联手的必要。

事情的发展果不出来俊臣所料，武承嗣盯着手中的明光闪闪的高颈竹节薰炉，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及至看了他们介绍刑具的图册后，就觉得他们正是眼下可用之才：“本官眼拙，明日就向太后禀奏，举荐两位大人专理告密案。”

隔了一天，武承嗣进了武成殿，就看见武曌一脸的不高兴，忙上前小心翼翼地问候道：“微臣参见太后。”

武曌放下手中的奏章：“平身！坐下说话。”

“微臣见太后凤颜不悦，不知所为何事？”武承嗣试探着问道。

“还会有什么呢？铜匦之设，朝野沸腾。这些学士们不晓大政，却喜欢说三道四。前有骆宾王，眼下又有个陈子昂。”

“哦！太后这一说，臣记起来了。太后所说，就是那个在麟台（秘书省）任正字的陈子昂。”

“他在上书中极言铜匦之弊，以隋末杨玄感之乱暗喻徐敬业谋反，以隋炀帝大开屠戮而暗讽朕设铜匦。所谓‘大穷党兴，海内豪士，无不惧殃’，所谓‘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靡然，始思作乱’云云，这岂非危言耸听，他是要胁迫朕后退么？”武曌说着便有些愠怒了。

武承嗣听着，心中暗喜，立时怒形于色道：“依微臣观之，陈贼乃徐敬业之党，与骆宾王之流无异，该千刀万剐。微臣今日参见太后，正是要向太后举荐两人。一人乃文昌台都事周兴，另一个是侍御史来俊臣。二位皆年富力强，处事干练，于刑罚颇有创建。”

武曌有些误解，她关注的是朝廷律法，遂问道：“两人对刑律知之甚深？”

武承嗣立即听出了武曌的意思，遂将刑具的残酷掩藏于心底道：“臣观二位，颇具汉之张汤风范。”

武曌点了点头道："就依爱卿所奏，任周兴为秋官（刑部）侍郎，任来俊臣为左御史中丞，与索元礼、丘神🏠一起办理告密案。"

"太后圣明！"武承嗣接着上前一步说道，"启奏太后，陈子昂目无天尊，口出不逊，不妨命丘神🏠将其下狱，叫周兴与来俊臣审理。"

"不可！"武曌断然道。

"微臣不解，如此狂徒，留之何用？"

"糊涂！莽汉亦能治世乎？文武之道，社稷两翼。马上取天下，未必马上可治天下，太宗当年就十分注重对学士的重用。昔汉武临朝，欲将长安京畿之周至、宜春扩入上林苑，受到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当堂阻止，汉武非但不治罪，反而赐金银绢帛以奖掖；魏徵一介书生，曾多次当朝犯颜直谏，太宗爱之如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朕岂能对手无寸铁的士人肆意开刀？再者，彼直言于朕，比之骆宾王撰写檄文骂朕要强多了。"武曌这样边分析边教训道。

"这……微臣倒是没有想到。"

"你入朝较晚，诸事尚需三思，退下吧！"在武承嗣告辞之际，武曌从身后厉声叮嘱，"不可伤及麟台正字毫发，否则，唯你是问。"

武承嗣出得殿来，仍然很纳闷，太后忽兴告密之风，忽又对一群狂徒网开一面，她到底要干什么？他一时如坠云雾之中。

等他回到署中，周兴、来俊臣早在那里等候，武承嗣把消息告诉他们后，又加了一句："明日早朝才能宣布，此前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两位大人不可大意。"

他把与武曌在宫中所言告知周兴、来俊臣，两人也大惑不解。来俊臣冷哼道："陈子昂若犯在下官手中，不粉身碎骨也绝活不了。"

武承嗣忙道："你还没有到任，切不可狂言，尤其不可违逆太后旨意，明白么？"

两人会意，连连表示："大人放心，没有太后旨意，在下绝不动他。"

……

这一年，成了靠告密升迁，因告密死伤无数的年份。

雍州醴泉人侯思止靠卖饼为生，因行为不轨而受到恒州刺史裴贞杖罚，他怀恨在心，密奏裴贞谋反，被擢升游击将军、侍御史。

王弘义，以无德行见称，告乡里谋反，擢授游击将军、殿中侍御史。

其间，许多无辜蒙冤者不是被酷刑折磨而死，就是被打成终身残疾；不少人都是如鱼保家一样，刚刚看见刑具就先招供了。周兴、来俊臣根据诉状上奏朝廷，大批人或伏诛，或自裁。秋官署每日接到司刑上报的拘人、死人数量节节攀升。

朝臣们往往先一天还在朝堂奏事，当夜就被刑拘，第二天就传来不堪重刑而死的消息。因此，许多官员上朝前，先向家人安排后事，以示诀别。

一向懦弱平庸的内史裴居道每日更是如临深渊，惴惴不安，生怕有一天武曌想起他与故太子李弘的关系而动了杀机，他几次以年老多病为由，求太后允他致仕，都被拒绝。

裴居道辞归不能，干脆守住一句话——太后圣明，微臣依太后旨意是从。

他对自己的行为也严加规范，每日从署中回到府上，立即闭门谢客。他批阅文书也小心谨慎，一般都不说具体所指，只在别人批阅过的文书上写上一个“知”字。

在进入夏日的时候，朝廷的任吏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变化。老臣韦思谦被任为纳言，于垂老之年得以入相；苏良嗣改做了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的韦待价做了右相。

让武曌欣慰的是，苏良嗣的正气凛然，重于修为，使他成为继刘仁轨之后在朝臣中威望最高的宰相。一年来，从洛阳到州县，告密者累百聚万，却没有触及苏良嗣的，因而在武曌看来，他无论从政绩上还是从品德上，任左相都当之无愧。

这些，苏良嗣当然也深有所感。他不仅处事谨慎，光明磊落，而且对妻子儿女都严管重教，不使他们在外惹是生非。武承嗣命周兴等人私下里搜罗许久，终无所获，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太后常召他进宫问政。

一天，武曌传苏良嗣进宫时，他把夫人叫到面前道："太后召老夫进宫，吉凶未卜，倘有不测，速将家中细软散与府役、丫鬟，遣散众人。"

夫人就流着泪道："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

苏良嗣道："老夫不过心存忧虑，未必就一定祸从门入，你哭什么？"

苏良嗣的这种心境，直到在武成殿看到和颜悦色的武曌时，才有了松弛。

君臣坐定，武曌说道："朕近来阅观贞观、永徽之治，深感整肃朝纲与兴农活商不可偏废。铜匦之设，乃在整饬纲纪；兴农活商，在固根基。不知卿有何感触，说来朕听。"

苏良嗣沉吟片刻后道："自永徽年来，先帝屡次颁诏，督课农桑，然诏制之行，时过境迁，民依然无所遵循。微臣以为，　陛下应罗织文学士编纂各业行为则循，颁行天下，永为之志。于官，考课有据；于民，遵循有规。如此则民殷国富，社稷固强。"

"爱卿所奏，甚合朕意。朕已想好了书名，就叫《兆人本业》如何？"武曌击掌称快道。

"太后圣明。此名一则让天下百姓知我大唐天地之广，人口甚众；二则知我大唐域内百业兴盛，乐业务本。"苏良嗣在心里分外称道武曌的敏捷，忙回应道。

"朕将纂修之事悉数委与爱卿，不知可有难否？"

苏良嗣忙道："微臣谨遵太后旨意。臣回到署中，就召集文士商研纲目。"

"人你不用找了。朕当年曾命刘祎之等编纂过《列女传》等书，一时才俊云集。现今擢拔的擢拔，犯罪的犯罪，然尚有周思茂、范履冰等

在，爱卿可带他们起草文稿，也免得凤阁鸾台、诸尚书间掣肘扯皮，朕可不愿意为这些事费神。”

这就是武曌的不同他人处，她要将一切都掌控在自己手中。苏良嗣老辣多谋，将太后的心思看得很透，只要是于民有利，于社稷有益，由谁来撰写并不重要。

自那以后，苏良嗣每日除了处置署中日常公务外，就将主要精力都投在了编纂《兆人本业》上。他先找来地官尚书，了解了垂拱年间国家的人口和诸业种类，然后由周思茂、范履冰等人分门列类，阐释介绍，提出农桑四时要则，规定地方官员对农业的管理，凡是能够达到“田畴肯辟，家有余粮”的，擢拔赏赐；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轻则贬官，重则革职查办。

时值九月，书稿终于杀青。苏良嗣在前面写了奏章，附上书稿，到武成殿来见武曌，却不意碰见了从殿内出来的武承嗣。寒暄之余，苏良嗣问道：“大人这是要回署中？”

“正为一件案子禀奏太后，讨个主意。”武承嗣应道。

苏良嗣便不再往下问，打了一拱，准备转身离去，武承嗣却上前道：“此事与前些日子雍州山踊有关。大人一定记得，雍州新丰县有山踊出，初时六七尺，至月余而三百丈。群臣皆以为祥瑞，四方毕贺，太后降旨，改新丰为庆山。”

“不错！庆典方过，君民皆欢啊！”

“可偏偏出来个多事的江陵人俞文俊，竟然上书太后，声称‘以女主居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山变为灾，臣以为非庆也……’这下惹恼了太后，要下官传旨，将其举家流表岭外。”

苏良嗣对武承嗣的话保持了沉默。因为这牵涉到对太后的指责，他担心应了反被诬告，心想这位江陵人大概也算是一位学人，武曌不愿落个乱杀文人的名，否则就该“凤凰晒翅”了。

“大人办案有方。”苏良嗣说着，拱手告辞，进了武成殿。

武曌将《兆人本业》前面的奏章大体看了一遍，连声道好，深感苏

良嗣是体会了她的意思的。此书不仅编纂的思路非常清晰，体例非常规范，文笔细腻而质朴，且很实用，并不艰涩，一卷在手，业事尽知。

“文稿且留朕处，待朕阅后，若无不妥，即可颁行州县。”

“太后圣明，《兆人本业》行之州县，来年必是五谷丰登。不过……”苏良嗣有些犹豫。

“哦！爱卿有话不妨直说。”

“启奏太后，臣闻州县豪强，兼并成风，以致农者贫无立锥之地。故而，《兆人本业》之行，前提是耕者有其田，如此，民心才能安定，太后圣恩方能及于域内。”

“爱卿所言极是。朕意由爱卿牵头，宰辅集议一次，议定抑制豪强之策，与《兆人本业》一同颁布天下，由地官署以朝廷名义赴州县查案，凡密告豪强者有赏。”武曌频频点头。

苏良嗣正要离去，武曌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传朕旨意，凡新开之地，免征三年赋税，以资奖掖。”

听着苏良嗣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武曌心中的快意如浪花一样翻卷，一时难以平复。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人奏称告密风致人人自危，为何苏良嗣却镇定自若，一如既往？故而，在她看来，畏惧者非贪即反。

嗯！苏良嗣虽春秋已高，然而夕阳晚照，灿烂如晨，此人尚可大用。她油然想起自刘仁轨去后，西京留守一职一直空缺，倘使苏卿前去，定能胜任。

因苏良嗣她又想到一人。去年，曾诏命在地方颇有政绩的宁州刺史狄仁杰回朝，孰料宁州官吏、百姓万人签名上书，恳请朝廷暂留其一年，狄仁杰也表示还有些公务要处置。春花秋月，一年很快过去了，八月中秋前，朝廷曾六百里快马传敕召狄仁杰回京，想来他该在路上了吧！

第十三章

武承嗣献石图谶

唐宗室密谋匡复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春正月，神都洛阳年气依然，它在除夕响遍街坊的爆竹声中，在乾元殿的觥筹交错的饮宴上，而官员们的内心却是冰结雪铸的冷。

元日早上，皇上李旦、皇后刘媛带领在垂拱三年被册封的恒王李成美、楚王李隆基、魏王李隆范、赵王李隆业、内史岑长倩、检校纳言魏玄同、左相苏良嗣、右相韦待价、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鸾台侍郎、地官尚书韦方质和即将赴长安留守的裴居道等人，在举行过祭祀大典之后，来乾元殿向武曌贺岁了。

武曌的气色很好，一年多来薛怀义的侍寝，使她的脸上丰满而又红润，就是脖颈处露出的皮肤也是白皙滑腻的，没有一丝皱褶。大臣们每每抬头仰望太后，都在心里为她的驻颜有术而惊叹。

李旦理所当然地走在前面，率领皇后与四个皇子先行向太后拜贺。这也是自朝堂让政以后，他第一次在如此宏大的场合与大臣们见面。当耳边传来“皇上春祺”的声音时，他很僵化地笑着招手，仿佛这山呼与他没有关系。按理，他是要接受山呼万岁的朝贺的，可现在，有过去一年举国杀戮的阴影在，谁还敢冒太后之不韪，而喊出“万岁”两个字呢？

带着皇后和几个儿子，李旦庄严地来到母后面前，感谢她的恩典。他的头深深地埋在衣袖间，泪水顺着眼角一滴滴地落在地上：“皇儿感念母后恩典，愿母后寿延无量。”

一刹那，武曌的眼睛湿润了，这情景让她想起了很多往事，那长眠在梁山怀抱的高宗皇帝，那先于白发人而去的李弘、李贤，也许，她还想到了刚刚从均州转到房州的庐陵王李显。

天生的母性在这亲情的氤氲中回到了她的眉宇间，她本该享受他们

带来的天伦之乐的。

然而，不能，站在她的角度，没有别的选择，即便是母子之间。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苏良嗣、魏玄同、裴居道等都被皇上的跪姿强烈地震撼了，他们在心底震颤着同一个声音——陛下可怜。

接着，是太平公主与驸马都尉薛绍带着儿子向太后贺岁。

太后与皇上向臣下赐酒，武曌身板很直，她举起酒杯，面对朝臣道："戊子初元，万象更新，朕与众位爱卿，与天下百姓共贺新春。"

臣僚们举起酒杯，面朝武曌，山呼"太后吉祥如意"！

谁也没有注意到，刚刚四岁的楚王李隆基忽然从乳母怀中挣脱，他越过李旦，径直来到武曌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奶声奶气地喊道："孙儿恭祝皇祖母万寿无疆！"

李旦见此情景吓坏了，他急忙上前跪倒在地道："是皇儿教子无方，还请母后恕罪。"

武曌却笑了，她上前抱起李隆基道："小小年纪，即晓得君臣之礼，将来必成大器。"

李隆基童稚的脸紧紧地贴在武曌的胸前，很亲昵的样子。武曌低头看去，赫然吃惊——这孩子一点也不像他的父亲，口唇、额头处处都有太宗皇帝的影子，尤其是那双细长的眼睛炯然卓光，她的心片刻间生出莫名的悸动。

武曌与李隆基亲热了片刻才将其放下。她再去看李旦，他脸色苍白，一副很惊恐的样子。

贺岁进行了两个时辰，在群臣散去后，武曌留下苏良嗣、武承嗣和新任冬官侍郎狄仁杰到武成殿叙话。

大年元日本是假期，苏良嗣猜不透太后这时候召见会有什么急事。离开神都一年多，朝廷已物是人非。走路生怕被落叶打了头的纳言裴居

道接替他任了西京留守，接续他为纳言的韦思谦也在年前以太中大夫身份致仕。朝廷今后有什么事情，还会遣人去垂询，然而，他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防着周兴、来俊臣等人了。而告密骤风的旋转，让多少风华正茂的忠良陷入囹圄，枭首殒命。

从乾元殿到武成殿并不遥远，也许是岁逢元日，感慨良多；也许是顾影自盼，又老了一岁，苏良嗣的思绪一下子拉得很远，离开神都时太后为他饯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一天苏良嗣紧赶慢赶，刚刚走完司马道，就发现武钦焦急地朝这边张望，他急忙上前问道："下官来迟了么？"

"太后已在殿内等候多时了，大人就随咱家进去吧。"

也许是他的年龄与当年刘仁轨离开神都时相仿吧，武曌见苏良嗣进来，脸上立时充满了笑容。

苏良嗣打量了一下膳室，见酒菜早已备好，忙说道："微臣见驾来迟，还请太后恕罪。"

"不妨事，朕今日略备薄酒，就是想与苏爱卿叙叙话。爱卿且先饮一杯，权作说话的引子。"武曌笑道。

在这样的时刻饮酒，臣下常常只是一种表示，并不敢畅饮。苏良嗣轻轻碰了碰杯子，就听见武曌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刘大人殒薨后，朕反复思虑，朝中再没有人比爱卿更适合去经营长安了。"

苏良嗣回应道："刘大人德高望重，乃微臣楷模。"

"爱卿所言极是。朕看重的就是他胸有大局，磊落忠贞，敢言直谏。"

"臣当年出仕时，就尝闻刘大人诸多佳话，至今想来，仍感慨不已。"

酒过三巡，武曌的脸上就泛起了红晕，话也多了起来："长安，太宗经略之京都，先帝神位之所在，爱卿此去，务必殚精竭虑，勿失朕望。"

“臣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苏良嗣急忙起身。

“听说爱卿乃雍州武功人氏。”武曌又问。

一句话勾起了苏良嗣的悠悠乡情，他已有许多年没有回故乡了。此次回去，他感到肩上的使命沉重，觉得这每一滴酒都是朝廷的一份责任。

武曌缓缓饮了杯中之酒，说话的声音也更柔静了：“爱卿可知太宗就诞生在武功，他年轻时在那留下许多的诗句。”说着，武曌轻启朱唇，哦哦诵道——

代马依朔吹，惊禽愁昔丛。况兹承眷德，怀旧感深衷。

积善忻馀庆，畅武悦成功。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

白水巡前迹，丹陵幸旧宫。列筵欢故老，高宴聚新丰。

驻跸抚田畯，回舆访牧童。瑞气萦丹阙，祥烟散碧空。

孤屿含霜白，遥山带日红。于焉欢击筑，聊以咏南风。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

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

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

武曌吟罢，长吁一声道：“朕很惋惜，终究没能去武功看看太宗先妣之旧宫为何让他如此眷恋不已。”

苏良嗣的眼睛湿润了，端起酒杯的手也微微颤抖。不管内心他对太

后临朝有多么纠结，然此时此刻，他还是想起了太后协助高宗理政，在高宗驾崩后署理朝政的赫赫功业。他很明白，像太后这样的至尊，以诗话别都不是文人墨客的闲吟，而是含着对太宗的深深怀念，寄托着对他的殷殷期望。

“苏大人在想什么呢？如此出神。”

苏良嗣收回思绪回看一眼，见武承嗣与狄仁杰过来了，忙打拱道：“向大人祝岁，老夫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

武承嗣也笑应道：“辞旧迎新之际，人们总会抚今追昔。大人心境，晚辈深解。”

狄仁杰忙上前向苏良嗣恭贺新春：“下官去岁应召回神都，途经长安时与大人一叙，至今想来，真是胜读十年之书。”

他说的是第一次被武曌召回的旧事，当时路过西京，他先去拜谒了太宗昭陵、高宗乾陵，后又专程到长安城中拜见了苏良嗣。在宁州刺史任上，他就闻听苏良嗣痛捽薛怀义的事，而苏良嗣当年在担任荆州都督府长史时，也听说狄仁杰以知顿使身份阻止许敬宗、李义府要并州地方出资为皇后筹办谢父老宴的凛然正气。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

苏良嗣对狄仁杰毫不隐瞒神都的腥风血雨：“大人回来得真不是时候。”

狄仁杰举酒对苏良嗣道：“大丈夫当以身赴国。时艰而见忠良，怀英（狄仁杰的字）不才，然愿效大人品节，绝不屈从权贵，必以热血殉我社稷。”

当夜，两人大醉，梦做得很沉也很香。孰料一觉醒来，朝廷的六百里快马急件到了，说宁州吏民上书朝廷，竭诚挽留狄仁杰延职一年。离开长安时，苏良嗣率西京留守署的官员将他送至咸阳以西，才依依马上相别。

现在，两人都为能在神都聚首而感欣慰。

苏良嗣谦虚道：“大人性刚正，品务实，故而深得宁州百姓拥戴。老夫那些话不过是人生一些参验，何敢言胜读，折杀老夫了。”

武承嗣在一旁打趣道："年节之际，本是万象更新之时，两位大人倒对旧事念念不忘，莫非真的老了？"

两人相视一笑，并不直接回答武承嗣的话，而是转变了话题："太后等着呢，我等速速进去吧！"

武钦引着三人进了殿，武曌已端坐在那里等着了，见诸位大臣进来，遂开口道："各位爱卿！年节之际本无朝会，还要召各位前来议事，朕甚不安。"

几位大臣纷纷道："过节事小，社稷事大，非有要事，太后不会召见。"

"还是几位爱卿能体会朕的心境，其实，这事朕早在节前就反复思虑过了，只是因为吐蕃犯境，朕忙于处置，现韦爱卿已率军出征，朕终于有机会与众位商议宗庙大计了。"

太后说这话的时候，武承嗣脸上有些不自然。当初，拜韦待价为西道行军总管负责征讨吐蕃时，他曾提出要指派军中御史监军，遭到了武曌的责备——古者明君遣将，阃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需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有功。当时，武曌说得武承嗣满脸通红，为自己的心思被看破而十分尴尬。他忙接话道："夏官署报，韦相率领大军一路西去，所向披靡。"

"此皆朕不设监军，将军纵横捭阖之故。"武曌言罢，把话题又收了回来，"今日朕召几位爱卿来，就是要就宗庙大计问政于卿等。洛阳勘定神都多年，朕也很少再回西都。朕以为自今年起，在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西庙之仪。与此同时，朕亦欲为武氏先祖立崇先庙，诸位爱卿有何见奏，朕想听听。"

苏良嗣与狄仁杰相互看了看，都了解彼此的意思，遂把目光投向武承嗣道："武大人定是胸有成竹，不妨先说。"

遇事敏捷的武承嗣立即领会了太后的意思，立李唐宗庙是人心的需要，而立武氏宗庙才是真正意图。既然两位大臣推举自己先说，他也就当仁不让，起身来到武曌面前提了提嗓子道："太后此举，上顺天意，下合民心。前日，微臣秉承旨意就宗庙数垂询过司礼寺（太常寺），有博士谏言，武氏宗庙应为七室，李氏宗庙应为五室。盖因太后临朝，万

民敬仰，皆先祖光前裕后之故。”

苏良嗣这回算是听明白了，原来太后一方面遣韦相出征，而她和武承嗣并没有闲着。而且博士们也学会了阿谀逢迎，见风使舵。大唐江山乃高祖初创，太宗光大，高宗固之。无大唐焉有武氏？无高宗焉有太后今日御臣理政的机会？岂可本末倒置。不管太后平日如何看重自己，他都认为此举违背制度，他身为左相，不能坐视：“启奏太后，《礼》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此百王不易之义也！今博士别引浮议，广述异文，不以国家常度为法，臣请太后三思。”

武曌的眉头皱了皱，便转头问回京不久的狄仁杰。狄仁杰亦不假思索地应道：“微臣以为苏大人所言甚是。微臣深念太后亲承顾托，光显大猷之宏略，慎终追远，承先启后之苦心。然则，《礼》有所源，国有法度，不可轻废，故而崇先庙应如诸侯之数。”

武承嗣没想到两位同僚一致持反对意见，一时着急，便说出不顾身份的话来：“两位大人之言未免乃抱残守缺、孤陋寡闻之见。所谓移风易俗，因变故也。今太后承太宗宏业，禀永徽之治，内而使国泰民安，外而使异族臣服，前光世业，后昭来者，武氏崇先庙为何不能以七数？”

狄仁杰回朝以来，第一次与武承嗣直面，对其仗太后之势，颐指气使的神气也很看不惯，凛然道：“武大人之言差矣。古者便国不法古，治世不循旧礼，然商鞅之变，在耕战也；汉武之变，在强国焉；贞观之变，在纲纪也；永徽之变，在中兴焉。今大人为一族之私而言变，不唯成世人笑柄，恐怕首先是曲解了太后的意思。”

武承嗣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狄仁杰的词锋犀利，一时回不上话来，脸憋得通红道：“你……你信口雌黄，敢蔑视太后。”

苏良嗣见状忙道：“太后这不是征询臣下谏言么？武大人何须动怒，年节之际伤了和气，于身心大不利。”

这话软中带讽，武承嗣怎会感觉不出来？可面对苏良嗣的笑脸，他却是无论如何也发不起脾气来。

其实，武曌此番问政也是要试试人心向背，现在，见两位自己平日十分看重的大臣均直言不讳地反对将武氏宗庙立以七数，这至少说明许

多事情欲速则不达。她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思路，以责备的语气对武承嗣道："苏爱卿所言，亦朕之所思也，这不是大家在一起商议么，你何须怒形于色？那些博士都是些书呆子，怎么可知朕的衷肠呢？亏得两位大人提醒，否则一旦颁诏，甚失人心。"

说到这里，武曌伸开双臂，很大度地对三位大臣道："朕意已决，崇先庙立以诸侯数，唐室宗庙以礼为七数。此事不复再议，你等也无须在朝臣中传播。"

三人不约而同地赞道："太后圣明。"

武承嗣遭到两位朝臣的驳斥，心中愤愤不平，便借旧事发泄："臣闻李孝逸贬为施州刺史后，积怨朝廷，腹诽太后，竟然云自己名字中有白兔，又道兔乃月中之物，故而，他有天子之相。"

"哦！有这等事？"武曌的眼睛睁大了。

苏良嗣与狄仁杰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此皆传言，未经证实不可轻信。微臣建议派人南去一问便知。"

"苏爱卿之言，正合朕意。"武曌说着，将脸转向狄仁杰，"狄爱卿！近来有人密奏，言吴、楚等地多淫祠，朕欲任你为江南道巡抚使前往查案，就便转道房州，代朕探视庐陵王，也到施州问清李孝逸的案情，如何？"

"微臣谨遵太后旨意。"狄仁杰应道。

眼见时间不早了，武曌便挥了挥手道："今日元旦，卿等本该与家人团聚，却被朕耽误了，大家都回去吧，朕也要与公主团聚了。"

出得武成殿，武承嗣因话不投机，先行告辞走了。苏良嗣与狄仁杰也相跟着朝司马门走去。

新春的气息凝聚成淡淡的雾霭，在晨间的宫阙间徘徊，硕大的宫灯悬挂在司马道两旁的高竿上。但毕竟距立春还有三四日时间，因而，偶尔掠过的寒风扑到脸上，仍然是冷飕飕的。

在苏良嗣的记忆中，神都的春节有过两次低潮，一次是高宗驾崩那年，神都的所有歌舞竽笙都停止了，也禁止燃放爆竹，整个正月都是冷

冷清清的；再就是这一回，因告密泛滥，臣僚出出进进都悬着一颗心。与高宗驾崩那年相比，这一回却是冷在心里。据说，有的朝臣把除夕年夜饭当作诀别饭来吃，再好的菜都被泪水淹成了咸涩。

“郝处俊你该知道吧？”突然，苏良嗣轻声问了这么一句。

狄仁杰回道：“知道！仪凤年间，下官调大理寺丞时，他任吏部侍郎，上元初，他为中书令，可谓一代名相。”

苏良嗣看了看周围，小声道：“上元中，高宗因头风病重，欲逊位与皇后，他竭力阻止，结果，祸及孙辈象贤。象贤为太子通事舍人。去年，他的家奴为了讨封，诬告主人谋反，太后命周兴拘之，严刑逼供，终不能令其开口，被强判极刑，临刑前，他大骂太后。太后闻之大怒，令肢解其尸，掘其祖坟，自此，凡行刑犯人，必于口中置木丸，以堵其口。”

狄仁杰摇了摇头，叹息道：“此风蔓延，实非朝廷之幸。”

苏良嗣提醒道：“狄大人初回京，说话也当谨慎，不应给奸佞口实。”

“多谢大人提醒，然下官以为为人臣者，当以诤谏而事主，勿以逢迎而谄媚，方见得忠诚。”

两人说着话走完了司马道，临上车前，苏良嗣告诉狄仁杰，这乾元殿不久也要拆掉改作明堂了：“据说，太后厌朝会之争论不休，又鄙薄儒生清谈，故而只与北门学士商议定制。他们说明堂当在国阳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薛怀义奉旨丈量，恰在乾元殿处，太后已命薛怀义主持此事了。”

“哦！此事下官倒是第一次听说。”狄仁杰的心情骤然沉重了许多，这次调回神都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一时也很纠结。

苏良嗣上了车驾，渐渐淡出了狄仁杰的视野，他收回目光，吩咐驭手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两人一个住在城东的坊间，一个住在城西的坊间。

“即将奉旨出京，你不可胡思乱想。”狄仁杰在心里提醒自己。就听

驭手一声吆喝，马儿撒开了四蹄，朝前奔去……

在狄仁杰出使吴楚的日子里，武承嗣的心一直在翻腾着。元日一大早太后接受苏良嗣与狄仁杰的谏言，将武氏宗庙降为诸侯级，让他心中愤愤不平了许久。以致后来他多次谏言武曌改弦更张。武曌不但没有听从，反倒责备他处事太鲁莽。说苏良嗣、狄仁杰都是忠心耿耿的重臣，不可对他们心生疑虑。而这个朝廷就像一个大染缸，各色人等都要有，不能少了周兴、来俊臣，更不能少了苏良嗣和狄仁杰。而且苏良嗣和狄仁杰的话都是为朝廷着想，他若是为朕谋，就该找出朕之理政上合天意之证。

武承嗣回到府上，就陷入了苦思冥想，到哪去寻找证据呢？恰在这时，他的堂弟、左卫将军武三思来访。

听了堂兄的倾诉，武三思笑道："兄长如此聪明之人，岂能被些许小事难住？"

武承嗣惊愕道："听贤弟的意思，已是成竹在胸了？"

"成竹不敢说，然为弟提一件事，也可开兄长思路。"武三思娓娓道来，"兄长可记得进京后，太后要为弟读《太史公书》一事。一天，为弟看到始皇帝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秋的一段记载：荧惑守心（星象名）。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不知兄长认为此事影响如何？"

武承嗣很不以为然："为兄要找上合天意之据，你说这些何用？"

武三思就笑道："兄长焉能不知天意乃人意乎？为弟以为，那石壁本就是有人刻好置于彼处的。"

武承嗣明白过来了："贤弟是说，这天意皆人为之矣！呵呵！贤弟一句话，令为兄茅塞顿开。只是这样的事情，谁来做呢？"

武三思道："此事不劳兄长，为弟去找怀义大师，他眼下正在督建明堂，还怕找不到刻石的人。"

兄弟俩总算眉头舒展开来，武承嗣要家人备了些酒菜，两人相坐对

饮，酒过三巡，武承嗣问道："为兄闻听贤弟近来总喜欢去武成殿看婉儿姑娘，可有此事？"

武三思笑了笑道："兄长也知道为弟的情况。为弟不喜读书，今太后命读《太史公书》，为弟哪读得懂，只好去找婉儿姑娘讨教啊！"

武承嗣听罢，哈哈大笑，以致杯中之酒洒入了怀中。

"兄长大笑，却为何来？"武三思有些疑惑。

武承嗣好不容易止住笑声，用筷子指着武三思道："事情恐怕没有贤弟所说那样简单吧？为兄可是听说，你总喜欢偷个……"

武三思闻此打住武承嗣的话道："兄长如此说就显得俗了，此所谓闻香识女人也。"

"呵呵！说说，是何滋味？"

"说婉儿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都不妥。若用肤若凝脂，腰如束素，暗香袭人更合适些，与她在一起最是销魂。"武三思迷离双眼，痴痴地看着面前的武承嗣。

武承嗣的脸上却是严肃起来，道："此事若被太后知道，你可就大祸临头了。"

武三思忙求道："此事还请兄长一定为小弟守口，万不可让太后知道。至于兄长所托之事，不需三日定有消息。"

三天以后，武承嗣刚刚回到署中，录事就来禀报，说有一汉子求见，说有要事。

"好！传他来见。"

不一会儿，录事引一手中捧了石头的汉子进来了。见了武承嗣，那汉子纳头便拜："小民参见大人。"

武承嗣情知薛怀义的人到了，煞有介事地说道："报上名来。"

"小人唐同泰，雍州人氏。"

武承嗣问道："你欲向本官禀报何事？"

"启禀大人，小人是来向朝廷献瑞石来了。"那汉子道。

"哦！瑞石？呈上来。"

从录事手中接过一个包裹，武承嗣慢慢打开，只见被杂物铺垫的包裹中间有一块洁白如玉的石头，上面赫然写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那汉子说，数月前他在洛水边为人佣耕，歇息时间忽见滨水有一物闪闪发亮，他近前一看，原是一刻了字的石头。他不敢怠延，遂入城献与朝廷。

武承嗣心中暗喜，想这怀义大师也真能编，这故事不唯绘声绘色，而且天衣无缝。遂对录事说道："带他下去领赏。"

"启禀大人，小人还有个不敬之情，大人能否引荐小人去见太后？"那汉子问道。

武承嗣道："太后日理万机，哪有时间见你等乡野之民。本官会向太后转奏你的忠心的。"

这事情前后做得十分隐秘，以致薛怀义当晚在宫中与武曌厮守时，也没有透露半点消息。

第二天不早朝，辰时二刻，武承嗣就带着瑞石来到武成殿。将前前后后、根根节节向武曌陈奏了一遍。

武曌十分奇异，问道："果真如此么？"

"恭请太后圣览。"武承嗣呈上白石。

武曌反复把玩手中的石头，色泽亮丽透明，石质圆润如玉，所刻字体为汉隶，拙朴而不失大雅，心中暗道天意果然垂爱于朕，一双丹凤眼顿然灼灼有光地说道："《周易·蘩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礼记·礼运》又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朕观其石，圆而润，且名之为宝图。传朕旨意，册封唐同泰为游击将军。命司礼寺择定吉日，朕将受图。"

当然武曌也没有忽视受图谶所面临的障碍，她要苏良嗣召集检校纳

言魏玄同，四年前因诿过于君而被贬谪、刚刚出任内史的骞味道，鸾台侍郎、地官尚书韦方质，加上春官尚书武承嗣，集议受图诸事。

图是由武承嗣敬献的，他当然是“受图”的积极推动者，他当着众位宰相的面眉飞色舞地描述“宝图”出水的机缘、时间、地点，说这应了易书所言之“书出洛”，此天以大任降太后矣。

骞味道几乎不假思索就对“宝图”大加礼赞，四年前一句错话险些丢了性命，这次能够重回神都，他以前事为鉴，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诸位大人，下官以为天意不可违。”

魏玄同见两人一唱一和，内心很不平静。早在任吏部侍郎时，他就对选举人才“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的弊端给予过猛烈抨击，以为“有志之士，在富贵之与贫贱，皆思立于功名，冀传芳于竹帛。”后来，因上官仪一案而遭流放。然宦海沉浮而不折其腰，他又怎么能任由虚妄的“图谶”蛊惑太后呢？

“诸位大人！老夫一生见闻世事，虽凤鸟河图之说见于典籍，然至今未见实证，故而孔夫子才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感叹。现在如何可以轻信一乡野之人的信口雌黄呢？”

魏玄同的话刚落音，就遭到武承嗣的谴责：“大人是何意思？难道太后名之‘宝图’也是妄说么？大人是不是以为太后也不如大人呢？”

“大人何出此言。”魏玄同很不满地看了一眼武承嗣，“太后命吾等集议，老夫本于职责坦言所见，此乃正遵循太后旨意矣，何来僭越？集议政事，人人皆可畅所欲言，何谓犯上？”

“魏大人此言差矣？太后已为神石命名，足见其邃不可测，妙不可言。上天以宝物示我朝，于子民言，太后乃圣母；于朝纲言，太后乃神皇，大人还是顺从天意为佳。”骞味道附和武承嗣。

苏良嗣一直很认真地听着大家的话，他很快就从武承嗣与骞味道的话里听出这一切都是太后事先授意的。即使集议没有通过，依太后的性格仍然是要一意孤行的。何况，“圣母神皇”的尊号并没有改变皇上仍然存在的现实。尤其是正值告密风盛之际，弄不好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作为太后亲委的集议召集人，他不能看着武承嗣等人借机在太后面前搬弄是非，嫁祸于人。于是，他在骞味道说完话后就站了起来：“诸位大

人，集议本就是各陈己见，政见相左亦不为怪，不可因情伤事。老夫以为各位大人所言皆金玉之见，即便‘宝图’不出，太后于我大唐，上承太宗大业，下开垂拱新局，尊为圣母，当之无愧。故而，当由老夫陈奏太后、陛下择定吉日，拜洛受图。”

本来众人以为苏良嗣的主意不失为上佳，集议到这个时候就不应再盘桓于细节了。可就在此时，地官尚书韦方质却说话了，除了对太后旨意表示遵从外，话锋却直指苏良嗣：“大人之言模棱两可，下官闻苏姓同僚中曾经有一位‘苏模棱’，未料大人也深通此术。”

苏良嗣的心就为韦方质的斜出而郁闷，好在众人都已起了身，他硬是忍住没有再多说话。

众人散去后，魏玄同也留下了，他责备苏良嗣中庸，苏良嗣也不埋怨，抚着魏玄同的肩膀道：“你我皆两鬓如霜，在下实不愿周兴之流借此兴风作浪，残害好人。”

魏玄同却不以为然：“哼！周兴能拿老夫怎样？当年若非老夫提携，焉能有他今日？”

苏良嗣劝道：“世间万物，唯人心难量。大人还是谨慎为好。”

在第二天的朝会上，苏良嗣不等武承嗣禀奏，就抢在前面将集议结果奏给武曌。武曌很高兴事情如此顺利，当朝下旨将在五月十一日（戊辰）亲拜洛，受宝图；祭祀南郊，告谢昊天；还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明堂举行朝觐，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集于神都。

诏书还特别强调，太后将在五月十八日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制神皇三玺。

朝廷的诏书以六百里快马疾速分发各地，到达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治所时，已是四月中旬了。

李冲是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贞之子，与李旦乃堂兄弟。不仅人生得相貌奇伟，而且受祖父的影响，又秉承父亲兼涉文史，长于骑射的家渊，从年幼时起，他就每日闻鸡起舞，夜半孤灯，故而博学多才，在宗室子弟中以才行而闻名。

安顿好朝廷使者，李沖回到署中，把朝廷的诏书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觉得事多蹊跷。太后临朝理政这是朝野尽知的，为何偏偏要造出个“河洛出图”的神话呢？而且，还要宗室前往神都朝觐，她究竟要干什么？他再继续读下去，“圣母神皇”四字如同钢针向他刺来。不唯称圣母，还要称神皇？这不是野心昭然若揭么？

四月的天气，李沖却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似乎看到了一幅血淋淋的画面！哦！她也许是要趁机将李唐宗室杀戮殆尽，以穷称帝之后患。他的眼睛无法再在诏书上滞留了，朝着外面喊道：“来人！传长史萧德琮来见。”

不一刻，萧德琮到了，两人又对朝廷的诏书字斟句酌了许久，不放过一个疑点。

“王爷所言甚是，属下也从诏书中读出了凛凛杀机！”

“依长史之见，本王该如何处置？”

萧德琮进言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前者徐敬业举事，因为仓促，故而被朝廷击溃。王爷当有所准备才是。”

李沖站起来在厅内踱着步，若有所思地道：“长史所言甚是。现今朝廷使者尚在驿馆等候，本王应该如何回应他？”

萧德琮附耳密语几句，李沖点了点头道：“就依长史。现今要紧的是做好两件事情，一件是火速遣人前往豫州，与老王爷商议对策，最好能劝阻他进京；第二件事情就是由你秘密募兵，以防不测。”

“王爷放心，属下当不负重托。”萧德琮应道。他跟随李沖多年，对其人其志深有了解，他有时候甚至想，以李沖之才，为何就不能做皇帝呢？别的不说，就眼下两件要紧事的部署，就足见其谋略过人。

第二天一大早，朝廷使者刚刚梳洗完毕，就见州刺史府的录事参军急匆匆地来禀报道：“大事不好了，王爷昨夜发热，已不省人事，长史请大人过去看看。”

“昨夜筵席上不是还好好的么？焉何一夜就病重若此？”使者有些疑惑。

“大人有所不知，朝廷诏书到达之前，王爷已患病数日，因为大人奉旨宣诏，王爷不敢怠慢，辜负了太后圣望，故而强打精神，勉力为之。”录事参军解释道。

使者“哦”了一声，两人相跟着来到李沖内室。帷帐倒垂，影影绰绰可见李沖躺在榻上，从胸腔中发出一阵阵的呻吟，一位年过六旬的郎中正在诊脉。

使者正要近前看望，却被郎中一把拦住道：“大人！使不得。王爷所患乃伤寒，发热、怯冷。大人千万不可靠近，以防有染。”

闻言，使者倒退一步，额头上渗出了汗珠。这时候，就听见李沖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道：“使君大人，本王乃不治之症，大人不可靠前，就在远处听本王几句话。”

使者相信李沖是真病了，忙应道：“王爷有话请讲，本使一定转奏太后。”

“请使君转奏太后，沖虽为侄辈，然尊太后胜于尊母。太后受宝，国之大事，本王本当朝贺，无奈伤寒染体，朝不保夕，还请太后宽恕。一俟康复，沖即赴京请罪。”言罢，李沖咳嗽不止，郎中端着铜盆上前，但见从他口中喷出一股血，人顿时昏过去了。

郎中抱住李沖大呼道：“王爷……王爷……”

身边的府役、丫鬟们见状，呼啦啦地跪倒在地，哭成一片。

使者上前问道：“先生！王爷他……”

郎中摇了摇头道：“呕血者，乃病入膏肓之征也，长则半月，短则三五日矣。”

使者隔着帷帐说道：“王爷且静养，本官回朝，一定转奏王爷病情。”

“王爷有病，下官就送大人归朝，车驾就在外面。”这时候，萧德琮从外面走了进来，陪同使者离开了。

送走朝廷使者，萧德琮急忙回到刺史府，只见李沖从榻上坐起来吐

了口中含的鸡血道："一股咸腥味，本王何曾受过此等罪？"

萧德琮上前笑禀道："王爷这出戏演得形神兼备，使者上车时还在为王爷英年患绝症而惋惜不止呢！"

李沖淡淡一笑，随即又郑重起来："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毕竟朝觐乃举朝重典，我等可以骗得了使者，却骗不了武氏那双眼睛，因此诸事都要抓紧。派往豫州的人走了么？"

"今日一大早就快马走了。"萧德琮回应道。

"唯愿父王能看穿武氏图谋……"李沖心中默默然。

"本王饱经风霜，观几多兴废沉浮，焉能看不穿其阴暗图谋。"在豫州府，越王李贞指着朝廷诏书，眉目间露出不屑和鄙视。

说起来，他在太宗诸子中排行第八，是高宗的兄长。可就因为是燕妃所生，便只能以亲王身份对九弟称臣。从青春风华到两鬓染霜，数十年来，他的纠结从来没有打开过。作为两小无猜的玩伴，他对李治的懦弱是看在眼里的。如果李治有一点太宗的秉性，也不至于让武曌占据了朝堂，对宗室又打又压。

在太宗诸子中，李贞向来以才干多思而与纪王李慎受到宗室的看重。在吴王李恪被杀后，他和李慎实际上成为诸王的首领。

可现在，他的眉宇紧紧地凝在一起，透过这道诏书，他似乎看到李唐宗室人头纷纷落地的惨景，听到耳边阴风嗖嗖的哀鸣，但他却找不到一个婉拒的理由。

是夜，天空阴沉沉的，没有月亮，只有汝河水滔滔地从城外淌过，沉闷的涛声击打着不眠人的心。室内，烛光将李贞修长的影子印在墙上，他问坐在对面的裴守德道："你说！本王该以何策应对？"

裴守德是汝南县丞，也是他的女婿。端起酒杯，他与王爷一碰，酒就进了腹中，话也随之出了口："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今京都情势不明，总该打探清楚才好。"

李贞点了点头道："依你说，这趟神都本王还非去不可？"

裴守德进一步道："父王不仅要去，而且还要备厚礼呈上，如此才能打消太后和武氏的疑虑。"

李贞眉毛一扬道："本王之意也是这样。然吾等太宗子弟，高宗同胞，岂能忍看大唐社稷落入妖后之手，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神都就是一屠场。"

"父王所言不无道理，然依小婿看，未必'受宝'之际，即是杀戮之时。"裴守德分析道。

"哦？愿闻其详。"

"一则，王爷们虽然聚于神都，然其部属与子弟部属皆在京外，一旦有事，朝廷无力四面出击；二则，'受宝'本是大喜，王爷们奉诏朝贺，乃遵旨行事，朝廷擅开杀戒，师出无名，于法无据，即便是太后也难以收拾残局。"

李贞频频颔首，以为裴守德分析得有理："本王也以为太后之所以要宗室云集神都，亦在试探，吾等不妨将计就计，也试探一番，不过，本王迟早要与武氏翻脸，因此不能坐以待毙。"

李贞说着，举起手中的酒杯，邀裴守德将最后一杯酒饮尽，说话都带了浓烈的酒气："你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本王赴京后，州中诸事就由你打理。山雨在即，眼下最要紧者四件事，一要迅速修书，询问诸王境况；二要抓紧时间募兵，以备不测；其三，本王长子现在博州任上，速遣人送信于他，劝其不要进京，一切听候本王消息；其四，少子李规年轻气盛，在本王离开其间，你要多加约束才是。"

一番话说得裴守德内心繁杂了，似乎岳父有一种赴难的苍凉和悲壮，遂急忙双手打拱道："父王放心，小婿不才，然情知本乃大唐臣民，岂肯屈命于妖后。父王所嘱诸事，小婿即可去办。只是，给王爷们的信该怎么说才不易露出破绽。"

李贞仰头望着黑魆魆的窗外，沉思片刻后道："本王想起来了，前日收到黄国公李撰来书，他只写了一句话——'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你就转这句话，诸王一看就明白了。"

"父王所言甚是，如此可保万无一失了。"

“去吧！”李贞拉开门，一缕疏雨扑面而来，与汗水混在一起，他骤然五内翻腾，满腹的酒都吐在门外的雨地上了。

……

五天以后，也就是四月二十二日，李贞带着天中山泉水酿造的“中州玉液”数十坛、银器数百件，还有绢帛千匹，由府兵护卫前往神都。他之所以要早些进京，也是要趁机会会诸王，特别是纪王李慎，就日后起事做些准备。

裴守德携家人前来送行，王妃、钰钟郡主与王爷挥泪而别。他走出一大截，女儿的声音还在耳边回旋：“父王，早日归来……”

大约在李贞离开两个时辰后，李沖的信使到了。

听了信使的禀报，府令呆了：“世事为何如此阴差阳错，王爷刚刚走了两个时辰。追恐怕来不及了。”

信使闻言又道：“小王爷有重要信件呈给老王爷。”

“差官少待，待我去请王妃。”府令说罢，就去请王妃。

不一刻，王妃来到前厅，信使施礼见过，王妃接过信一看，心就碎了，泪水哗啦啦地淌个不停，口中只是讷讷道：“时世多艰，王爷要保重了。”

府令在一旁劝道：“王爷一向处事稳健，此次必能化险为夷。”

“安排信使下去休息，拿笔墨来。”王妃止住泪水，就在案头铺开稿纸，将对儿子的思念，对时世的担忧，对越王命运的牵挂倾泻于纸上。末了，她语重心长地叮嘱李沖——

汝父进京，命悬一线。在汝父逗于神都期间，汝慎勿妄动。切切！

府令在旁边看了，觉得王妃心事沉重，却想不出一句劝慰的话来。

范阳王的名号听起来很大，实际上封邑就是涿州的一个县域。说起来，身为李唐宗室，面对武氏专权，大家都同仇敌忾，正所谓“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然在宗室内部，嫡、庶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李霭

作为太宗十九子鲁王李灵夔的儿子、高宗皇帝的堂兄弟，被册封到偏远的范阳，数十年来，倒也独安一隅。

他本来已心境淡泊，自心底感念高宗的宽仁，打算就在这幽燕之地看看书，狩狩猎，了此一生。然则左玉钤将军李孝逸平定徐敬业叛乱，反遭贬谪的消息传来后，他的心就不能平静了。同为宗室中的非嫡系，他有了唇亡齿寒之感。说不定哪一天太后一道诏书，他就会身陷牢狱。

他相信这种感觉不只是他有，其他亲王也不例外。与其为人鱼肉，不如奋起一搏。但他也很清楚，独木难撑乾坤，何况他这样的旁系亲王呢？如何才能把这种感觉传达给诸王，他是颇费了心思的。说白了，怕被人告密；说得太隐晦，又担心别人另作他想。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高祖第十一子、现任青州刺史的韩王李元嘉之子李撰的书信，他很隐晦地写了“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的话。李霭很快就猜中了其中的意思，感受到了每一个字背后暗藏的玄机，他立即将这信抄给了堂兄李贞和他的儿子李冲。近几年，他同李贞父子走得很近。

这些天来，他一直处于忐忑不安中。一方面，他无法判定李贞父子是否看懂了那话的意思；另一方面，他将李唐宗室排了一个序，从太宗的兄弟那一辈起，韩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轨、他的父亲鲁王李灵夔、越王李贞、纪王李慎，再到下一辈琅琊王李冲等，要说实力，足以与武氏抗衡，逼其退位。可他也很迷茫，为什么这些年来武氏却一再得逞，及至到了取代当朝皇上的地步。

“诸王各求自保，焉能成得了大气候？”这是他最直接的感觉。

朝廷使者尚在驿馆，眼看着四月中已过，范阳距洛阳迢迢千里，去与不去他都得做出选择。正举棋不定间，录事参军来报，说是琅琊王派人来了。

李霭眉宇顿展，忙道：“快快有请。”

来人正是李冲的录事参军。李霭问道：“王爷可已启程赴京？”

录事参军道：“启禀王爷，我家王爷身患伤寒，已请朝廷使者代为请告。王爷怕您担心，故命属下前来送信。”

李霭“哦”了一声，他猜透了李冲的用意，遂又问道：“老王爷呢？”

“属下离开博州时，听说老王爷已经从汝南出发前往京都了。”录事参军回道。

李霭又“哦”了一声，他料定李贞此去神都，定有所谋，因为他已得知父王李灵夔也在路上了。

他打开信件，就看到了李沖熟悉的笔迹，除重复了李撰的话意外，还特别在下面加了一段话——内人病笃，已入腠理，非猛药不能遏其势，非施术无以去其疾。弟于博州遍访名医，皆言须标本兼治，内外相应，天人同力，以药固本，以术去痈，以气补体，乃得见奇效。

他这是要动刀兵啊！李霭心头怦然一动，血霎时就沸腾起来。为李沖的血气方刚，为宗室中终于有人奋戈而起。

李霭反复品味着李沖的话，他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他明白，对李沖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支持，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可他一想起徐敬业举事时，其兴也勃而其败也忽的教训，就觉着仇恨和热情是一种力量，可以使人拍案而起，却也能使人丧失理智，在复杂情势面前不思则罔。李沖气盛，眼下最需要的是冷静。

李霭来到案头，握笔沉思片刻，在稿纸上写道：“内人痼疾，非一医可以奏效，非一药可以除患。须得邀四方名医，会而诊之，若夫群医并起，事无不济。”

搁下笔，李霭问身边的录事参军：“琅琊王使者可曾用过膳？”

“早已酒足饭饱，就等王爷的回音呢！”录事参军回答道。

“本王欲使你同博州使者同往，亲将书信呈与琅琊王，不可贻误。”

“请王爷放心，属下定不负使命。”

做完这一切，李霭对外面喊道：“来人，请朝廷使者。”

不一刻，朝廷使者来到王府，两人见过君臣之礼，李霭就一脸的热情说道：“让使君久等了，还请见谅。”

“王爷谦恭了。敢问王爷何时启程？”使者急着想完成使命。

“本王请使君来，就是要告您，本王准备三日后与使君一起赴神都参与太后‘受宝’之仪。只是不知该送些什么礼品，还请使君赐教。”李霭一副谦虚求教的样子。

使者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因为这趟外差，也许会改变他的命运……

第十四章

南下方晓心向背

受宝暗藏山雨情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四月，正是吴楚之地春草葳蕤，春景明媚的季节。然江南道巡察使狄仁杰的到来，使得沿途州县的官员们再也没有心境沉醉在弱柳从风、丛兰裛露、芳草怀烟、密云衔雨的春色中了。

这是狄仁杰第一次负命南行，他一路上雷厉风行，推倒了滥建祠庙一千七百多座，只保留了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他留给江南官吏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刚正廉明，执法不阿。以往对朝廷巡抚高接远送，馈礼赠金的习惯在狄公这里无法施展了，甚至连通常的饮宴都被他一次次地拒绝，官员们虽然当下尴尬，有失面子，或者有些官宦生出被弹劾的隐忧，但大部分官吏还是觉得不必再为接待大费周折，心境便轻松了许多。

刺史、县令们私下议论，朝廷的钦差若都能像狄大人这样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何愁朝纲不振，民心不顺？

其实，这样狄仁杰也不感到别扭。一切都在律令的范围内处置，风清气正，是非分明，他也不必背上额外的负担。

狄仁杰一路都在想着一个不解的问题。江南鱼米之乡，苏湖乃朝廷粮仓，忽然兴起了淫祠之风，原因恐怕不是官员们说的那样简单。他的这种思虑直到进了房州之后，才开始有了转换。

房州刺史任杰闻听朝廷钦差到了，一大早就率长史、司马到城外迎接。

州治所房陵城坐落在州中部的河谷、平坝处。马栏河静静地从城南流向远方，河两岸多为丘陵。四月间，山上修竹苍翠，树木葱茏，通向山外的道路就在蓊郁的林间穿越延伸——这也是到达房州的唯一大道，任杰焦急的目光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山道转弯处，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而

慢待了朝廷大员。

论起来，秋官侍郎与刺史大体都是一个品阶，有的甚至还要略低一点，然因为他是奉太后旨意前来巡察，自然就不可小视了。

眼看日色已近正午，却仍然不见巡察使的影子。任杰就有些不安，担心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头对身后的司马道："你速带府兵沿着山路往前搜寻，直到接到人为止。"

然后，他又看一眼长史说："大人且先回州府，令膳厨备好酒菜，狄大人一到就开席。"

两人离开后，他又守候了一会儿，眼看时间已经过了午时，便觉得倦怠袭身，打了个哈欠说道："看来狄大人今日是来不了了，回城。"

而狄仁杰这会儿在哪里呢？他就在房陵的集市上慢悠悠地穿行。他在一家卖米的摊位上，捧起一把白生生的大米，问货主价钱，他恨惊异房陵民风的朴实。他们自产的大米，花费了多少心血，可是他们在计算价格时，常常忘了这一项。因此，这里的米价比别地的便宜了许多。不着官服的狄仁杰看上去就像一个乡间的老者，并没有进入这些货易者的视阈。

此刻，他正在米市的摊点旁蹲着与货主叙话。

"敢问老者高寿？"

货主忙摆手道："刚过花甲，不敢言高寿。"

狄仁杰笑应道："在下五十九，该称你老兄才是。"

货主被这和善的老头感染了，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先生从何处来，又要到哪里去，在何处高就？"

狄仁杰道他从中原来，闻听太后颁行了《兆人本业》后，深受百姓拥戴。去年成为大唐立国以来最丰实的年份，尤其是江南大米，闻名遐迩，就想着来做做生意。

这话一提，货主的眉毛就跃跃如飞了，说道："先生来得正是时候。朝廷颁行《兆人本业》，使百姓定其位，安其心，乐其业；朝廷又

颁令百姓实田，以实际占有地亩计税。如此，则豪强夺田之事锐减。法行半年，天人相应，去秋的晚稻就丰收了。百姓无不称赞《兆人本业》是兴农活商的及时雨。”

狄仁杰回头看了看跟在左右的属下，笑得很舒心，对百姓的赞誉他由衷地点头称是。由此，他想到了当年在侍御史任上就为武曌的《十二建言》所感奋，那里面的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薄徭赋”。在“二圣”临朝期间，大唐国力渐盛，人口激增，万民乐业，这是包括上官仪等一贯反对她的臣僚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他进一步想，徐敬业反叛之所以短命，人心所向是一个重要原因。

狄仁杰站起来向老者告别，货主急忙问道：“先生不买米了？”

狄仁杰捋了捋美髯，神秘地笑了笑道：“在下做的是大生意，那一袋米不够。”说罢，他道一声“叨扰了”，就转身融入了熙来攘往的人流。

身着便服的卫士队正跟上去叫道：“大人……”

狄仁杰连忙用目光拦住他，队正始知出错，忙改口道：“老爷这是要去哪里？”

“看看植桑养蚕者去。”狄仁杰应道。

前面有一商号，店小二远远地看见一位老者走来，脸上立时堆满了笑意：“老先生请到里面看看。”狄仁杰闻言便走了进去。

这是一家经营丝绸的店铺，店家摊开一卷湖蓝色的绵绸道：“先生请看，这是去秋蚕丝染织而成，丝是上好的丝，颜色、花型也是时下最时兴的，先生要是有意，本店可让价给您，回去给夫人做件春衫是再合适不过了。”

狄仁杰摸了摸绵绸，果然手感、质地都不错。问过价格，他买了两匹，交给队正扛着。他站在柜台前与店家叙话，从《兆人本业》的颁行到地方官员的督促；从整饬欺行霸市到鼓励蚕农多养蚕出丝，店家发自内心地感谢朝廷的英明。

狄仁杰一边听，一边问道：“刺史任大人如何看待朝廷的诏策？”

店家很警惕地问道："先生为何问这个，您是……"

狄仁杰也不避讳："他是在下的一位朋友，多年未见了。"

店家道："刺史大人为施行《兆人本业》，专门把地方豪绅召集到府上转达太后的旨意，还要他们将《兆人本业》广为传抄，发给百姓诵读。"

狄仁杰合掌击节，快意道："这个办法好！韩非子曰，'宪令铸之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就是这个道理。"他看得出，店家的称道是由衷的，是发自内心的。

出得店门，狄仁杰看见从对面坡上下来一对女子，手里提着刚刚采来的桑叶，袅袅婷婷地到集市上来卖，伴随着她们的脚步，山坡上飘来一阵阵歌声。狄仁杰听得出这是当地的乡曲，他很开心地对队正说道："民为邦本，百姓的日子好过了，江山就固若金汤。"

再往前走，就是房陵县衙，门前拥了一群人，正在熙熙攘攘地议论什么，狄仁杰上前打问，方知堂上正在审理一起地产纠纷案。于是，他不动声色地站在人群中观察。原告乃当地的几户农夫，状告本乡豪绅关某采取殴打、私设刑讯手段，逼迫他们卖地。县令依据诉状，细细审理，开始的时候，关某仗着财大气粗，又有亲戚在京城做官，不把县令放在眼里。在事实面前，百般抵赖。县令下令将其按倒在地上痛打一顿，在场百姓都拍手称快。

听着县令对豪绅的严词申斥，狄仁杰满意地点了点头，悄悄离开。他抬头看了看，日色已是正午，于是便对队正说："听闻房陵黄酒很有名，你我寻个小店且饮两杯如何？"

队正知道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回避地方的宴请，忙道："卑职就依大人。"

队正悄悄对身边几位卫士使了个眼色，几个人分别走在狄仁杰的前后左右。大家来到北街，那里果然有一家小店，经营的都是当地山间的小吃。他们上了二楼在一个角落坐下，店家立时赶来，问他们想吃什么。狄仁杰点了几样当地土菜，又要了一坛黄酒。等菜上齐后，狄仁杰夹了一筷子竹笋炒木耳对队正说："这黑木耳可是房州的贡品，放在这里，就是寻常菜。什么事情一沾了官气，就离地气远了，诸位以为然

否？”

这番话说得众人频频点头。

用过午膳，他们才缓缓地来到房州刺史府门口。队正上前对守卫的士卒道：“烦请通秉，就说江南道巡抚大使狄大人到了。”

“狄大人！哪个是狄大人？”

狄仁杰上前道：“老夫就是狄仁杰。”

这士卒也算是在刺史府值守多年的老兵，迎接过不少朝廷大员，可哪一个不是轿舆宝车，前呼后拥呢？现在眼前这个和善的老者竟称自己就是威震一方的巡抚大使，他说什么也不相信。

“您真的是狄大人？”

狄仁杰笑道：“难道不像么？”

那士卒就有点不好意思，忙道：“请大人少待，卑职这就进去通禀。”

不一会儿，府门大开，任杰率领刺史府的幕僚迎出门来。

“哎呀！狄大人！”任杰一步上前，急忙施礼道，“大人这一路微服私访，可是苦了在下了，派人沿山路探寻了十多里。”

狄仁杰上前还礼道：“老夫就是想到处走走，看看民情风俗。”

任杰又把幕僚和地方官一一介绍与狄仁杰见面，轮到介绍房陵县令时，狄仁杰赞道：“不用了，老夫看过县令大人审理案件的过程，县令一身正气，是非分明。大唐县令都如大人这样，太后《兆人本业》何愁不能落到实处。”

县令很是吃惊，心想他是怎么看到我审案的？

任杰见状，便转换了话题：“大人一路劳顿，下官在府内备了薄酒，为大人接风。”

“不劳刺史大人了，老夫方才已品尝了房州的黄酒，甘醇、清冽，尚有养生延年之功，真是好酒！”狄仁杰笑道。

任杰的脸上不免尴尬，但随即释然。他已从周边州县了解了狄仁杰一路的举止和起居，现在果然名不虚传，也就不勉强了。于是便邀狄仁杰到府内厅中坐下，品茗说话。

茶过三巡，狄仁杰道：“老夫奉旨一路南行，入了房州境内，却不同于苏杭，除民风淳朴，也绝少淫祠之作，却是为何？”

任杰解释道：“不瞒大人，房州辖内除佛、道、儒外，确少异祀。依下官看来，淫祠之蔓延，既因政风，也因经济。夫法之大行，邪恶不作；农桑大兴，庸闲不存；政风清廉，贪腐遏制，人心思定。当此之时，民之信任人力过于信神力，何须滥祀而茫然屈从于邪力。”

狄仁杰觉得任杰这刺史没有白当，他一路上的思索在这里找到了答案。他由任杰的话引出了新的思考，道统与人心何者更重要？太后恐怕不能光听朝堂上的议论，民心乃天，太后的《兆人本业》已深入人心了。

“大人所言，金声玉振。不出华堂，岂能闻如此金玉良言，老夫一定禀奏太后。”接着，他把此行房州要办的第二件事情提到了任杰面前，“老夫此行房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奉太后旨意探视庐陵王，不知殿下近况如何？”

任杰道：“自庐陵王迁来房州后，先住在房州城西二十里处的‘化龙’，然殿下惴惴不安，忧惧‘化龙’二字被人曲解，惹起大祸招身。于是下官又在不远处另建庐陵王城。”

狄仁杰赞道：“大人对朝廷的忠诚天日可鉴，倘无不便，烦劳大人与老夫同往探视如何？”

“一切听从大人安排。”任杰言毕告辞。当晚，狄仁杰在州驿馆歇息。

第二天一早，狄仁杰率数十名卫士，任杰又命州刺史府曹仓参军押了上好的酒酿和干菜、肉脯等，浩浩荡荡地往庐陵王城来了。

马队沿着化龙河谷缓缓前行，河水不大，但水流较急，从谷底哗哗淌过。河谷两边的半山坡上，麦子已经放了黄亮。狄仁杰心中又是一层浪花——百业之兴，在于仁政啊！

二十里路大约走了半个时辰，便远远地瞧见在化龙河畔的一处平台上建了一座小城。其规模虽然较之京都王府小了些，然而也算是云阁连栈，檐牙高凿。远远望去，城头上有府兵巡逻。城门口两边站着两位府兵，见州刺史大人到了，急忙上前参拜。任杰大声喊道："江南道巡抚大使狄仁杰大人奉旨探视庐陵王殿下，你等速速放下吊桥……"

那府兵去了不一会儿，吊桥就落了下来，一干人从王城东门进去，狄仁杰就觉得任杰的确是有心之人，一座王城，王府就占据了六成的地盘，余下的四成用作修筑苑囿，虽不大，却也是四季常绿，三季有花。为了排遣李显的寂寞，城中还设了古玩、斗鸡场所、当地的风味茶餐等。王府门前，自是有另外一批府兵把守。

"这样很周密。他曾是皇上，也不能保证有一日还会再回京都。"狄仁杰在心里说。

李显至今仍不明白，初始本是将他贬到房州的，中途却传来一道太后的旨意，就转到了均州，可刚刚稳定下来，太后的旨意又下来了，要他返回房州。

那是发生在垂拱元年的事情，从那时候起又过去了四年，他现在甚至想不起当年在神都时过的是一种怎样的日子。六年前，他曾赌气要将社稷赠予的岳丈韦玄贞在流放地去世，岳母崔氏被杀，他们的四个儿子韦洵、韦浩、韦洞和韦泚全部死于刀剑之下。消息传到均州，陪伴他的王妃韦香当场昏厥了过去。

这消息如同鬼魅，无时无刻不盘桓在他的周围，使他终日处在惊惧之中，精神日益恍惚。看到他这副模样，韦香的心都要碎了，常常以泪洗面。她的心境很复杂，一方面，她觉得愧对于殿下，如果没有自己当初一再的要求，李显就不会在裴炎面前说出那样的话；另一方面，她又觉得李显太消沉了，一蹶不振，这不像是太宗后人该有的行为。因此，她一夜又一夜在床头苦口婆心地劝他振作起来。

李显当然有自己的道理。他知道，母后那双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远在异乡的他。他越是消沉，母后就越放心。

比起李贤当年在巴州的境遇，他已很满足现状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界不要干扰他的生活，他恳请任杰不要跟时跟节地来探视，尤其害怕听到朝廷钦差到来的消息，每一个人的到来，都意味着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可他越是害怕，事情就越是不期而至。

清晨起来，用过早膳，他约了韦妃在檐下逗画眉玩。这画眉是他来到房州不久，一位云游四方的大师送的。那位法师看上去似乎与母后同龄，似乎也是并州人。他问法师年龄，她只是说入寺时，殿下还没有降世呢！旋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觉得，她身上一定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现在，这一对画眉已学会不少人语，它可对李显说“殿下请”，也可以对王妃说“娘娘万福”，它还可以对客人说“恭迎您到来”。这不，它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李显，一条巧舌就在两片喙间弹奏出清脆而又清晰的声音：“客人来了！”

他一回头，就看见王府司马站在了身边：“启禀殿下，江南道巡抚大使狄仁杰求见。”

“何人？你说何人？”

司马刚刚重说了一遍狄仁杰的名字，未料李显一阵昏厥，向后倒去。司马眼快，赶快上前托住李显瘦弱的身子，韦香掐住人中，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气来，口中讷讷道：“吾命休矣！吾命休矣！”

韦香的心就伴随着泪水的涌流而疼痛。当年李忠、李贤的遭遇让他们得出教训，朝廷钦差登门之际，也就是流放者生命终结之时。这些年，李显只要一听到朝廷来人就惊恐万分。韦香随即做出一个决定，她要司马扶李显到后殿歇息，自己去见狄仁杰。

狄仁杰看见韦香，忙起身施礼道：“微臣狄仁杰参见王妃殿下。”

韦香道：“二位大人不辞劳苦，远途而来，我代庐陵王先谢过了。”

“启奏王妃，微臣此次是奉诏前来江南巡察淫祠之事，临行时太后叮嘱，要微臣转道房州，探视庐陵王和王妃殿下。”狄仁杰解释道。

“臣妾谢过太后恩典。不知太后差大人前来意欲何为？要杀要剐亦当明示才是。”韦香开门见山，毫不避讳。

好个伶牙俐齿的韦妃！狄仁杰心中暗叹，嘴里却说道：“王妃误会了，庐陵王久在房州，太后以慈母之心，昼夜牵萦，故而命微臣前来宣慰谕意。”

一直没有能够插上话的任杰趁机说道：“卑职与狄大人备了些好酒、菜肴送来，还请王妃过目。”说着，他向后挥了挥手，府兵们抬着酒坛等什物鱼贯而入。

韦香一一看过，却是不卑不亢，保持着仪态说道：“多谢两位大人，多亏刺史大人关顾，殿下衣食足矣。”

狄仁杰又道：“微臣前来王城，就是想见见庐陵王殿下。”

韦香也不隐瞒，直截了当道：“狄大人有所不知，只因此前两位皇兄皆薨于朝臣之手，故庐陵王对朝廷大臣拒而不见。”

狄仁杰正色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微臣为人，想必王妃在宫中时也有所耳闻，岂是鹰犬之流乎？”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误斫昭陵柏树，当时，身为大理丞的狄仁杰奏罪当免职。高宗大怒道：“善才斫陵上树，使朕不孝，必杀之。”

太监李荣见皇上作色，暗中劝狄仁杰退却，然而他却毫不退让道：“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高宗听后，便罢了此事。这件事情，一时在朝中传为美谈。

看狄仁杰的神色，也不像是来行刑的样子。韦香脸上的疑云渐渐消去，回头对身边的宫娥道：“去请庐陵王殿下。”

李显在宫娥的搀扶下来到前殿，见了狄仁杰，他脸上的情绪很复杂，惊惧未去，又添矜持：“本王身患小恙，还请大人海涵。”

狄仁杰与任杰很严肃地起身，跪倒在李显面前道："微臣参见庐陵王殿下。"

这声音很久远了，以致李显有些迟疑，直到韦香在耳边提醒后，他才不无惶恐地说道："二位大人平身。"

众人坐定后，狄仁杰转达了太后的牵念之意，又问李显有什么话要带给太后。

李显明白母后的意思，她让朝臣前来探望，有作为母亲的思念，但更多的恐怕还是不放心。遂道："请大人转奏母后，托母后洪福，本王在此心安理得，读书以养生为要；每日夙兴夜寐，皆为母后祈福，愿母后驻颜益寿，长生久视。"

狄仁杰表示一定转达。众人又聊了一会房州的山水人文，狄仁杰发现，李显不再想朝堂上的纠葛了，他的心在山水间徜徉，在诗书间遨游，倒真有些返璞归真的淡泊。可他毕竟是同曾高居皇位的人说话，深浅俱难，说者难受，听者也别扭。好在他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看看天色不早，便起身告辞，李显、韦香也不强留。

看着两位大臣的身影消失在宫门之外，李显又一次感到韦香的重要，他也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刀下之俎："唉！本王又活了一次。"

"殿下不要如此说，殿下刚过而立之年，焉知没有再起之时？"

"异时幸复见天日，当唯卿所欲，不相禁制。"李显一回身就抱住了韦香，两行热泪滴落在她的脸颊上，热辣辣的。

辞别庐陵王，经数日辗转，狄仁杰于五月初来到了施州。在这里，他见到了刺史李孝逸。

当晚，李孝逸在府中宴请狄仁杰。

施州这地方，蛮夷聚居，风俗各异，山高地贫，然民风朴实，因朝廷多年在这些地方实施"羁縻"之策，故而在李孝逸之前，州刺史多为当地部族酋长。

说是宴请，也就是几样当地的风味菜肴和酒酿，始喝尚觉醇绵，一会儿就在腹中燃烧起来。狄仁杰饮过几杯，借着酒劲，话就出了

口："将军一世聪明，焉何相信图谶之术？"

李孝逸很纳闷狄仁杰怎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遂道："大人所言下官不明白，还请大人明示。"

狄仁杰放下酒杯道："有人密奏太后，说将军拆字道，'名中有兔，兔乃月中之物，当有天分'，可有此言？"

李孝逸很吃惊，关于朝廷告密风起，他也有所耳闻，但自己这里僻乡远地，这又有何干？孰料事情就冲着自己来了。李孝逸把一杯酒灌进腹中，仰天长叹道："下官冤枉啊！如果下官没有猜错，此必武承嗣所为。"随后，他又将几年来与武承嗣之间的龃龉述说了一遍后，"当初徐敬业谋反，太后委以重任，下官至今难忘；我军大捷而归后，太后又多加赏赐，下官感太后天恩犹恐不及，何以会生出如此邪念？所谓拆字云云，纯属子虚乌有。"

狄仁杰相信李孝逸的话，他若是心存异想，当初何必要与徐敬业大动干戈呢？

"人言可畏。本使回到神都，定要向太后禀明事情原委，还将军一个清白。"

"如此下官多谢大人了。请大人转奏太后，下官定当尽职竭命，不辱使命。"李孝逸举起酒杯谢道。

酒喝到最后，已是戌时一刻。在回驿馆的路上，半轮如钩的山月悬挂在山头，淡淡的清辉照得远山如水墨画一般。白日喧嚣的县城宁静地伫立在夜色中，只有清江从城外滔滔流过。狄仁杰忽地就生出"心远地自偏"的感觉，他不知道，当初李孝逸是以怎样的心境来到这里的。

旅途劳顿，狄仁杰真累了，加上喝了些酒，他很快地就沉入梦乡，等他醒来时，太阳已经升上山头。他刚刚洗漱完毕，驿令就上来了，说早膳已经备好，请他入席。

狄仁杰来到膳室，却只有长史一人，忙问李将军在哪？

"大人还不知道吧？昨夜子时，朝廷的圣旨就到了，称李将军所为逆鳞，图谶谣言，欲图谋反，本该斩首，念其平叛有功，着即流放儋

州，已于黎明押送登程了。”长史回道。

狄仁杰手中的筷子“当”的一声就落在地上，痴痴地说道：“怎么会这样呢？”

“李将军在施州声誉妇孺，却遭此厄运，实属不公。”长史命人为狄仁杰换了一双筷子，接着说，“李将军临行时要在下转告大人，回京以后一定要为他辩冤。”

狄仁杰又问道：“长史可知，前来宣诏者是哪位大人？”

“过去不曾谋面，听李将军介绍说，彼乃左肃政台中丞来俊臣大人。怎么？狄大人认识吗？”长史略一思索后道。

狄仁杰点了点头。他明白了，还是李孝逸说得对，一定是在他离京期间，武承嗣再度陈奏太后，诬告忠良，混淆是非。狄仁杰打定主意，回到神都后一定要向陈明原委，为李孝逸洗冤。

“请长史放心，本使对此事绝不善罢甘休。”

……

“哼！人都死了，他不罢休又能怎样？”武承嗣对从儋州归来的来俊臣道，“此事可做得干净？”

“大人放心，李孝逸死于心痛，有当地医家为证。”来俊臣拿出证据抖了抖。

武承嗣冷笑一声道：“此所谓顺昌逆亡也！”

闻言，来俊臣心里打了一个寒战，他不知道这命运什么时候就落在了自己头上。他立即谄媚地笑了笑，对武承嗣道：“李孝逸之死在于警示宗室，勿生妄想。否则，结局会更惨。

“大人言之有理。眼看‘受宝’在即，宗室云集神都，随时都会风云突变，你我须当谨慎应对才是。”这话是在武府说的，送走来俊臣，武承嗣想，“受宝”是一个机会，何不谏言太后将李氏宗室一网打尽呢？

这念头一出来，他就一夜无眠了。刚刚辰时二刻，他就急急忙忙地

进了武成殿。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当他被宣进殿时，竟在这里看到了从豫州刺史任上回京述职的越王李贞。他忙上前见礼，口称道："微臣参见太后、八王爷。"

武曌道一声"平身"，示意他在李贞旁边坐了，然后继续与李贞说话："皇兄不以年高，不辞劳苦，进京参加'受宝'之礼，朕欣慰之至。"

李贞忙欠身道："豫州地处淮北，地脊人贫，微臣就带了些当地的古玩珍奇、土产布帛以表贺忱。祈求太后美意延年，祈祷我朝本固邦宁，享国万世。"

"那真是谢谢皇兄了。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朕也要送皇兄一件礼物。"武曌说着，对伺候在身边的张尚宫道，"拿朕的《兆人本业》来。"

张尚宫误了片刻，捧了一卷书进来，武曌指着书卷道："此乃朕富民强国之策，今赐予皇兄，还望皇兄为中兴大唐戮力同心。"

李贞捧着《兆人本业》，看着书笺上的题字，心里先是一惊，接着就动起了心思——太后送此书究竟有什么意图呢？是一种示威，还是一种笼络，抑或是一种试探。她明知道自己在诸王中的地位啊！李贞接过书卷，忙不迭地说道："微臣谢太后恩典。"

"旦儿羸弱，朕临朝理政，乃先帝临终之托，朕勉力为之。皇兄聪颖多智，社稷之固，还仰皇兄及各位王爷率先垂范，表里楷模，共图大业。"武曌话中显出送客之意。

李贞遂起身道："臣谨遵太后旨意。武大人有要事禀奏，微臣就此告退了。"武承嗣忙站起身来恭送。

武曌对武钦道："送王爷出殿。"

李贞刚一离开，武承嗣就对武曌道："截至昨日，宗室诸王已全部到京。微臣以为应趁此机会将之剪除，也免其生风滋事。"

闻言，武曌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朕命你筹备'受宝'大典，你却尽思谋这些……"

“侄臣这也是为姑母着想。姑母以为李贞之流真会效忠么？”武承嗣尽量装得很委屈。

武曌笑道：“彼司马昭之心，朕焉能不知？然则，诸王是遵旨前来参加大典的，若无异动，朕岂可做无名之举？”

“这……侄臣以为，今日不除诸王，将错失良机，悔之晚矣！”武承嗣仍不死心。

“爱卿之言不无道理。然古今成大事者不仅要进，更贵于忍，小忍而图大谋。眼下，朕只能静观其变，伺机而动。”武曌略思片刻后又说道，“你出去后立即去找左金吾将军丘神🏠，除京师卫戍要多增兵员外，尚需派出密探，密切注视宗室行迹，不可疏忽大意。”

“侄臣明白，这就去宣达太后旨意。”武承嗣走出武成殿时，仍然以为太后过于谨慎了。

落水北岸搭建了一座“受宝”台，高两丈，阔数丈，上面放置了洛神的神位。相传洛神乃上古伏羲氏的女儿，一天，她生了遍游天下的念想，便沿着“河水”一路南下到了洛水边，她为这里的山清水秀而缱绻，遂在此定居。武曌就是据此将洛阳定为神都的。

早在太宗身边为才人的时候，她就从屈原的《离骚》中读过洛神的足迹，“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　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让她对这位美丽的女神日夜向往。后来，她跟着高宗来到洛阳，就在这洛水河边，她不止一次地从建安才俊曹子建的《洛神赋》中读出她的美貌，那“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襛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的描述，带给武曌无穷的遐想。终于有一天，她向高宗提出，她要如洛神一样地留在神都。有时候她甚至想，自己就是洛神再世。今日，她终于有机会表示对这位女神的敬仰了。

高台四周，插着绣了“唐”字的彩旗，龙出云水，鳞光闪闪。从地面登上“受宝”台的阶梯都铺了猩红色的地毡，台上台下都有京师禁卫守卫。

不仅如此，在城南也设置了祭祀点。武曌深信，这“宝图”注定是上天的启示，回想这么多年自己在风云际会中走过的道路，她就对孟子“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箴训深信不疑。故而，她诏令群臣，在拜过洛神之后，还要祭祀天地。

司礼寺这几日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既要筹备祭祀的程序和物品，又要为太后缝制祭祀的祎衣。虽然这些都是由尚衣局采买制作的，然司礼寺要依照礼制提出要求。

至于宰相以下的朝臣们，遵照太后旨意，需要多次演练祭祀的步法、秩序。

苏良嗣作为左相，不仅时不时要被太后召进宫中就大典事宜咨询，更要率先参加排演。但他毕竟年事已高，几天下来已疲惫不堪。中间小憩时，他小声问魏玄同道：“大人果真以为‘宝图’乃上天赐予的么？”

魏玄同看了看不远处的内史骞味道和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的韦方质，眨了眨眼睛，那意思是说隔墙有耳。苏良嗣遂收住话头，但他在内心从来不认为上天有意，他始终怀疑这是一场人为的预谋。

进入五月，神都的天气渐渐变热。五月十一日卯时二刻起，洛水边就聚满了人群，为拜洛神而开辟的场地上，人们依据事先的划分组成一个个方阵。最东边的是由龙门寺和白马寺来的僧尼，西边是司礼寺来的博士，中间是朝臣们聚集的地方，靠着朝臣的是从各地来的李唐宗室。沿着洛水，左右金吾将军部署了众多禁卫警戒。

辰时二刻，与往常朝会一样，武曌由李旦、苏良嗣、武承嗣、上官婉儿陪同，出现在群臣面前。人群中发出“太后圣明”的声涛，从脚下一直蔓延到洛水对岸，在山野间荡起经久不息的回声。

武曌今天着了一身新作祎衣，大带，随衣色，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青衣，革带，青袜、舄加金饰。

登上“受宝台”，武曌抬眼远眺，洛水自西南的崤山一路奔来，在洛阳城下因伊河的交汇而形成宽阔的水面，阳光蒸腾起的乳色水汽，随着风在河面上扯丝拉絮，婀娜缠绵。身后就是神都洛阳，她心头涌起千里江山奔来眼底，万世社稷掌中握定的不尽感慨。她十分看重这次受宝，因为它不仅象征着天意，也代表着民意。

巳时一刻，武承嗣宣布“受宝”大典开始。

白马寺住持薛怀义率领僧尼来到方阵前的空场打坐诵经，那些从《华严经》中摘出的经文都是武曌熟悉的。其间有些段落，她在感业寺时背诵过成百遍，现在从薛怀义等人的口中念出，她更有着别样的感觉。昨夜，她与薛怀义狂欢之际，他曾许诺，一定要把“受宝”大典上的佛事做得肃穆而隆重，那一片由杏黄色袈裟组成的风景，标示着薛怀义在太后心中的地位。虽然朝臣们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心知肚明，可在这样的场合，一切都被蒙上了神圣的色彩。

接下来，是由宫廷学士们诵读曹子建的《洛神赋》，那又是完全不同的氛围。曹植文采奕奕，联类无穷，沉吟于视听之区，流连于万象之际的情感徜徉，听得武曌心驰神飞，让她回到了与高宗相识相知的年月。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怡；无良媒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

初读《洛神赋》时，高宗还是太子，而武曌也正值青春年华，多少次在崇文馆里，他们依偎在一起，被这旖旎的文章激荡起情爱的涟漪。

颂完诗文，就该宣读拜洛水的祭文了。

祭文出自上官婉儿的手笔，文稿起草好后呈送给武曌时，她一连读了两遍。哦！这婉儿也太聪明了，无论章法还是辞藻，她都很满意。武曌破例，就直接点名要上官婉儿宣读。

当上官婉儿莲步轻盈地来到台前展开文稿时，台下一度荡起一阵喧哗。然而，随着那婉转嘤咛的诵唱如春水般淌进他们的胸臆时，僧尼、官吏和诸王都屏住了呼吸。

彼伏羲之淑媛兮，结河伯以为俪；悲伯而伤之矢兮，牵后羿而洛嫔。思洛水之清流兮，乃移舟而南来。眷恋恋而不思归兮，乃教民以结渔。彼乌发以垂肩兮，若飞瀑之落谷；彼明目以览世兮，若皓月之临空……夫佑我社稷，福我子民……

上官婉儿的话音刚落，在典雅而又恢宏、凝重而又婉转的祭祀乐曲中，武曌率领李旦、苏良嗣、武承嗣缓缓来到洛神神位前，行三叩九拜

之礼。

等他们回到各自位置的时候，盛典的最后一个节目开始了。遵照旨意，苏良嗣手捧已经装入盒子的“神石”来到武曌面前，高声念道：“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武曌接过盒子转身递给上官婉儿，面向台下的僧尼、大臣和诸王高声道：“昊昊上苍，降大任于朕；尊尊洛神，托社稷于朕，朕当不负天意，欲图中兴。”

台下又腾起一阵声浪：“太后圣明！”

李旦就站在武曌身边，他跟随着台下的声浪而祝母后万寿无疆，德陪日月。他的目光暗淡而冰冷，因为他从上官婉儿的祭文和武曌的话中没有听出“中兴大唐”的字眼，一切都是含混不清的。然而，恰恰是这种含混不清，让他感到了危机。他用余光悄悄地朝台下看，就看到了一个恶煞的身影，那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杀了太子李贤的丘神🏠。他又转脸打量左相苏良嗣，但见他脸色严肃，没有任何兴奋的表示。李旦觉得浑身发冷，似乎如陷入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随时都有被倾覆的危险。

父皇！您在何处，您能体会儿臣的痛苦么？李旦在心里呼唤。

随后，一行人到洛阳南郊祭祀天地。

第二天，武曌又在正在建筑中的明堂接见朝臣，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并当着朝臣们的面展示了太后的三颗玉玺。它标志着，太后今后完全可以不用皇上的玉玺就能发布诏书。

李旦虽然陪伴在左右，可母后没有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在人们狂欢的声浪中，他被遗忘在了一个尴尬的角落。

可有人没有忘记他。在几天的大典仪式中，李贞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李旦，皇上暗淡的目光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猜得出皇上眼下的心境，他有着同样的感觉。

一向被诸王视为唐室砥柱的李贞人在明堂坐着，然武曌滔滔不绝的声音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从心底埋怨皇上的软弱。他打量着坐在前后左右的亲王们，情态各异的面容让他有些捉摸不定。

难道就这样束手就擒，做了武氏刀下的鬼魂么？纵然不为李唐江山忧虑，也该为自己的生死存亡着想吧？

李贞的目光暗地掠过人群，在不远处看到了纪王李慎。他眉宇平展，形容安静，很专注地注视着坐在上面的武曌。似乎所有的变故，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在太宗诸子中，他虽然排行第十，可他聪颖勤勉，见事敏锐，早在贞观年间任襄州刺史时，就以善于治政而受到辖内百姓的拥戴。他也是诸王中最有主意的人，不可能对目前的局面无动于衷吧！

李贞决计，待朝会散后，屈兄长之尊去纪王府一趟。

此时，纪王府中，李慎很恭敬地与兄长叙着话，追忆着儿时的趣事，询问豫州近年来的农桑丰歉，皇兄一家的起居安康，又很热情地往李贞杯里续茶，就是不说正题。李贞不免有些焦急，他放下茶杯道："十弟以为兄长来此就为了讨一杯茶喝么？"

李慎回应道："为弟愚钝，还请兄长明示。"

李贞问道："不知十弟可曾听说，皇叔李孝逸在流放儋州途中被杀了？"

"太后不是说此事乃一伙强盗所为么？"

"你难道会相信这个？李孝逸与我等相比，乃平定徐敬业叛乱的功臣，先是被贬，继之被杀，十弟不感到寒心么？难道十弟没有看到太后'受宝'背后的玄机么？"

刚刚过了五十岁生日的李慎摸一把下巴叹道："此皆上天之意，你我又能有何作为？"

对于这个回答，李贞很不以为然，道："何谓天意？荀子曰，从天而颂之，无如制天命而用之。武氏如此铺排张扬，分明是要取唐室而代之，这一点，十弟真没有看出来么？"

"皇上都无良策，我等又能如何？"李慎迷离着眼睛，很平静地看着李贞。他怎么会看不透武曌的用心呢？在来神都之前，他已同身边的长史做了反复的磋商研判，深感自显庆以来，太后经多年经营，已鹰爪满

朝，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从感业寺归来，在皇上面前哭哭啼啼的武媚了。而让他更感沉重的是，他的母亲韦贵妃本来就是北周遗老的孙女，虽贵为贵妃，并且为太宗生下了他，可从未得到太宗更多的恩宠。而他还有七个儿子，有的已入朝为官。一旦动起兵戈，不免流血折命。

李贞看一眼李慎道："皇上懦弱，我等不能坐视社稷易主。武氏一旦觊觎神器，必不能见容于你我兄弟。"

"兄长之言不无道理，然以为弟观之，眼下尚非举事之机。"李慎沉吟片刻，向李贞作了一揖道，"以为弟之见，兄长不如密与诸王商议，待时机成熟后再举事不迟。"

这话在李贞听来，无异于下了逐客令，可他又不便发作。

从纪王府出来，李贞很失落，眼眶中就噙满了悲凉的泪水。曾被高宗赞为"渐天汉而含润。资日观以载文，艺重三雍，道优二陕，梁池挺秀，燕馆趋贤，位表衔珠"的李慎尚且进退维谷，踯躅犹豫，那其他亲王可想而知。更让他不安的是，远在博州的李沖还在等待着京城的消息。他怕李沖心浮气躁，贸然出兵，引火烧身。

在李贞逗留京都的日子了，又发生了两件事情，促使他对举事有了更加紧迫的感觉。

六月初一上午巳时，天空渐渐变得阴暗起来，李贞临窗仰望，只见黑云正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太阳，不一会儿，整个街坊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街道上脚步杂沓，人生嘈杂。有高声呼唤亲人的，有号啕大哭以为灾难降临的。

李贞读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日食在这个时间出现，对武氏家族和李氏宗室将意味着什么。他很快就想到了两点，一是武氏号称"圣母神皇"，必是得罪了上天和洛神，而以灾异谴告之；二是警示李唐宗室诸王，时不我待，机不再来，应该顺应天意，举事讨武。

日食的第二天，皇叔李元嘉之子，通州刺史李撰、范阳王李霭登门来了。

李贞问道："二位兄弟焉何到此，身后没有人跟着么？"

李撰笑了笑道："为弟什么人？岂是那些蠢材能跟踪得了的。为弟转了几条街才到了这里。"

李霭问道："八兄可曾听说，东阳公主封邑被削，二子徙往巫州。"

"哦！有这等事，是何原因？"

"还能有何原因，不就是因为她曾尚高履行，而高又与长孙太尉乃姑表兄弟，太后因而恶之。"

"岂有此理！她心目中还有没有太宗？"

东阳公主是太宗的第九个女儿，本来就因为高履行一案受到牵连，接着又遭遇新城公主暴亡在府上，高宗怀疑夫婿韦正矩是元凶，怒而将其诛杀。东阳公主因为其保媒而受到处罚，迁往集州。

李撰愤愤不平地说道："事情已过去数十年了，复又削掉封邑，岂非让宗室难堪？"

李贞的心就"咯噔"了一下，感到真是到了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地步了。

李撰接着问道："受宝那日，兄长注意皇上了么？"

"没有！皇上怎么了？"李贞明知故问。

李霭悲道："皇上脸色苍白，双目无光，眉含悲郁，其心之痛可想而知。"

其实，李贞又何尝没有同感呢？他能体会到皇上身在宫苑，如入囚笼，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滋味，只是慑于太后淫威，不敢有所表示罢了。何况，他的痛苦已不属于个人了，而是整个宗室之痛："为兄也以为皇上表面上很顺服，其实在内心是日夜盼望我等起兵勤王，斩除妖后，还我大唐朗朗乾坤，匡复先帝基业的。"

两人听了都频频点头。李撰出主意道："既是皇上有此意思，我等何不矫诏，就说'朕遭幽系，诸王宜发兵相救'。"

李霭也在一旁支持："我等不才，愿将勤王之军交由兄长统领，誓

死匡复唐室。”

李贞握着两位兄弟的手说道：“当此之际，为兄应担当重任。”接着，他们又在一起商议了联络诸王的方法、起兵时间。

“为兄就不相信，当唐室大军兵临城下时，妖后还能坐在武成殿泰然无事。”李贞满腔悲愤道，“人言撰弟善属文，这勤王之诏就由你来写。”

李霭又道：“为弟已听说，七月武氏还要大封洛水、举行嵩山封禅，朝野都为此奔忙，此正是我等聚兵之良机。”

“显庆以来，宗室皆被武氏遣往各地，故同时举事尚需时日，我意十月最佳，二位兄弟以为如何？”李贞建议道。

两人都以为李贞不愧为诸王之首，深谋远虑。当下决定以书信通知诸王，十月同时在各地起事，共趋神都。

为避过朝廷耳目，李霭、李撰一直待到子时才趁着夜黑回到自己府中。临行时，李贞送至府门口，还特别叮嘱朝觐结束后，不要同时离开京城，以免武氏爪牙生疑。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贞独自一人，或坐车，或乘马，遍游神都山川风物、佛寺道观，兴趣来了还要吟几首诗，托上官婉儿呈给武曌批阅。武曌对这位皇兄也是刮目相看，每有感触也都写成文字加以褒扬，似乎大有知音难觅之感。

然而，只有武承嗣明白，太后这一切都是做给诸王看的。她私下里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李贞的关注。

“八王狡黠奸诈，不可掉以轻心。”她这样叮嘱武承嗣。

眼看六月已经过半，诸王相继离去，李贞觉得是该回去了。这天一大早，他来到武成殿向武曌辞行：“微臣在神都期间，吟了几首谬作，承蒙太后不弃，微臣甚感恩遇之隆。”

武曌笑道：“人言八王善骑射，涉文史，兼有吏干。朕拜阅大作，果然不凡。”

李贞忙谦虚道："微臣惭愧，太后赠《垂拱集》，微臣反复读解，果然字字珠玑。"

"哦！那你说说，朕的那个《垂拱集》有什么好呢？"

"字潇洒飘逸，自不必说。文章深意，微臣只用一字概之：真。"

武曌很吃惊，她看着面前的李贞，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评价自己的著作，这个人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啊……

第十五章

李沖博州独起兵

武曌神都操胜券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七月，远在博州的李沖收到了通州刺史李撰矫皇帝之名发来的“诏书”。

“诏书”痛数武氏专权，大兴告密之风，囹圄人满，朝野人心浮动，百姓怨声载道。说朕名为皇上，实与囚徒无异。继拜洛水、受“宝图”之后，武曌又于七月丁巳，更“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洛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垂钓，祭祀比四渎，定为中祀；又将“圣图”所出的泉水命名为“圣图泉”，在泉水所在地置永昌县。不仅如此，太后还封嵩山为神岳，封山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止放牧。同时，将发现瑞石的汜水改为广武。诸多举止，都在移社稷于武氏，大唐危若朝露。

李沖反复看着“诏书”，透过这沉重的文字，似乎看到皇上痛苦的挣扎，武曌淫邪的狂笑，昭陵的溃塌，乾陵的飘摇。

况且前不久，父亲李贞从豫州遣专使送来书信，详述了五月神都洛阳的情势，话虽然说得很隐晦，但字里行间都是山雨欲来的险象。两相照应，他的血液都被急火点燃了。

尽管父王在来信中已经告诉他，皇上囚入深禁，无力发诏，故而矫诏情非得已。然而，在他看来，诏书真假已经不重要了，要紧的是李唐宗室面临被宰割的劫难。如果他这时候不出来担当，有何颜面见列祖列宗？

他的心中油然升腾起“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浩然。

他相信，宗室诸王必然也都收到了同一份“诏书”，这使他对讨武的必胜充满了信心，他相信徐敬业的悲剧绝不会重演，而专横的武曌必然被这熊熊大火焚毁。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眼看中秋节即将来临，却没有诸王起兵的消息传来。一天，他接到了通州刺史李撰的来信，言语间显露的情绪较之发布“诏书”时低落了许多，说不少王爷但求自保，对起事犹疑不决。特别是在诸王中颇有影响力的纪王李慎，竟然在来书中指责他们鲁莽，说此匹夫之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乃愚师也；还说太后固然专权，然施政多得人心，此时大动兵戈，是失道寡助，难逃败局；自古识时务者为俊杰，诸王不可轻兴兵爨，致宗室喋血，生灵涂炭。

“人言纪王以善政闻，现今观之，徒有虚名耳。”李沖放下书信，情不自禁地感叹。

中秋节那天，他又接到范阳王李霭的来信，说派出去联络的使者回来，都是一副沮丧的模样，有的以为，眼下尚未准备好，不宜鲁莽；有的表示，待其他宗室王爷起事后必应之。李霭在来信末尾再次提醒李沖，鉴于眼下人心殊异，举棋不定，不如暂藏兵锋，待宗室四面并起之时，再行举事不迟。

李沖将信件扔到案头道：“这是什么话，群龙无首，焉能成事？若夫等待观望，讨武无期矣。”

太阳落于苍山之后，一轮明月从城头升起。博州城大街小巷人头攒动，万家团圆，一派节日气氛。然而，李沖的心却不在此，他让家人一同到后花园饮酒赏月，自己却约了萧德琮到书房议事。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沖也不隐瞒长史了。屏退左右，关了书房门，他便将范阳王的来信递给了萧德琮：“依大人观之，眼下情势如何？”

“这个么？”

“你我相知，无须避讳，直言即可。”

萧德琮捻须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不是下官小看宗室，诸王爷皆寸目也。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往昔诸侯尚知，诸王竟茫然若瞽，岂非愚钝？须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各自自保，必为武氏各个剿灭。”

“大人所言，正是本王的意思。”李沖站起来，望着殿外的秋月感慨道，“故而本王以为，今日不为，明日必死。不管别人如何，本王欲九月起兵。只要做起来，就不怕无人回应。”

“王爷所言极是。不过……”

“你不必顾虑太多，有何话，放开说。”

萧德琮道：“博州之于神都，在北，豫州在南。若能南北夹击，则洛阳在我掌握之中，届时诸王见武氏大势已去，必群起而攻之。”

李沖点了点头道：“大人所言，乃克敌制胜良策，待本王修书一封，星夜驰往豫州，报与父王知晓。之前本王要你招募兵马，现境况如何？”

“下官已募得兵马五千。”

闻言，李沖忧虑道：“我军乃新募之旅，战力当不能与府兵相比，须得加紧操练才是。”

萧德琮自信地回道：“自五月出榜招募以来，从者甚众，下官命熟悉为战之司马吴希智日夜操练，现已历三月，阵法与兵器都大有长进。王爷若是有空，不妨随下官到校场一观。”

“如此甚好！”

第二天，李沖披一件银色铠甲，骑一匹赤兔马，长史则着了黑色铁甲，骑一匹雪青马，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刺史府，直奔设在聊河河滩的演兵场而来。

八月，秋汛刚过，聊河水清澈见底，偶尔有落叶落入水中，宛若一叶叶小舟，摩肩接踵，缓缓远去。马蹄踩着河滩的鹅卵石，风驰电掣而来。

萧德琮高喊一声“到了”，两人便紧了紧缰绳，那马一声长啸，在聊河岸边停了下来。

隔河眺望，但见在河对岸宽阔的沙滩上，一队队的士兵正在队正的指挥下演练枪术。喊杀声在河湾的丘陵处激起阵阵回声。

一位年轻的士卒出枪不力，被队正看见，他上去一脚将其踢倒在地，厉声喊道：“站起来！”

士卒挣扎着站起来，队正手持长枪，站在他对面喊：“出枪！”

士兵犹豫了一下，队正迎面又给了他一记耳光，骂道：“练时不出力，战时必然要流血。你是出汗，还是要命？”

队正并没有发现王爷和长史的到来，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见耳边传来一声吼：“不对！”

队正一怔，转过身见是王爷，赶紧跪在了地上：“卑职叩见王爷。”

李沖看着眼前的这些年轻人，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一二岁，与自己儿子的年龄不相上下，若非战争，他们绝不会在这沙滩上摸爬滚打。他把手中的马缰递给身后的卫士，一脸严肃地来到阵列前面高声道：“队正只说对了一半。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自己存活固然重要，然则，最终还在于灭敌。舍此目的，练兵何为？”

他从一位士卒手中接过枪，来到队正面前，问敢不敢较量一番，队正赶忙低眉垂眼地说不敢。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不是本王，而是反贼。你定要心中有敌，才会眼中有敌，明白么？”

队正高声回答：“明白”，随后手持兵器，朝着李沖就是一枪。

这真是一场让人眼花缭乱的好厮杀，但见寒星点点，银光皪皪，时而刺、挡、格、斗，时而疾行如飞，时而形虚实实，时而腾空下扎，时而斜出猛刺。一个是雏鹰展翅，一个是浪里白条；一个枪雨滂沱，一个稳如泰山。双方大战数十回合，李沖卖出一个破绽，待队正再来进攻时，拦腰打去，队正便气喘吁吁地摔倒在地了。

这一阵厮杀吸引了沙滩上的士卒都来观看，数百双眼睛跟随着搏击的起伏滴溜溜地转。精彩处，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掌声。

“如此练，方能有真功夫。”李沖转身拍了拍膝盖的尘土。

长史急忙赞道：“王爷好枪法，真有太宗皇帝遗风。”

李沖对这个评价感到很欣慰，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担当起匡复基业，扫除妖后的重任了。

队正问长史："卑职斗胆问大人一句，我等如此苦练，将要应对何方敌军来袭？"

长史说："你等只需练好功夫便可，多问无益。"

落霞孤烟时分，李沖与萧德琮一干人回到刺史府，洗漱完毕，李沖对萧德琮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还要加紧操练，否则，战事一到措手不及。"

走进大门，看见王妃与乳母正带着小王子在花坛前玩耍，他的心一下子就柔软了。他明白，这孩子自从他决定起兵之日起，将同他的父母一样不得安宁。

"叫父王！"李沖看儿子的眼睛有些发热。

儿子怯怯地叫了一声"父王"，李沖笑了，但几滴一直在眼角藏着的泪花却在笑声中落了下来。

王妃吃惊地问："王爷，这是怎么了？"

李沖摇摇头说："没什么，本王只是想起了一件往事。"

王妃将儿子交给乳母，陪李沖来到膳室用膳，李沖有些心不在焉，吃着吃着就住了筷子，陷入沉思。王妃呼唤了几次，他的思绪才转过来："抱歉。本王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王妃说："臣妾深解王爷心境，眼下武氏专权，百川沸腾，民怨载道，王爷欲替天行道，剪除妖后，故而……"

李沖叹一口气，放下筷子说："惜哉李唐宗室，王公成群，竟然相互观望。若是本王再不出头，恐怕明日就为人鱼肉。"

李沖往王妃的食碟中夹了一块鸡肉说："一旦举事，胜负难料，若是……"

"王爷不要再说了。"王妃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下，含在口里的菜无论

如何就难以下咽了，“臣妾既随王爷，就当艰危共担，真到了那一天，臣妾先自刎于王爷面前，绝不落于贼手。”

这场晚膳用得太沉重。走出膳室，李沖还在心里埋怨自己……

节令一个接着一个，中秋的月光尚在李沖的心头徘徊，重阳节又一天天临近了。

节日前一天，李沖约了长史萧德琮和各路司马到府中议事。

“各位！眼看秋已过半，一旦入冬，天寒地冻，战事殊难展开。故而，本王决计重阳节举事。今日邀各位来，就是商议战事布局，还望众位畅所欲言。”

长史萧德琮说：“我军此举，目标直指神都，故而，南下第一要津，就是济州。刺史薛顗，乃驸马都尉薛绍兄长，不知他对举事如何看？不妨先派使者试探，如能说服彼与我等一起举事，则再好不过。”

司马吴希智说：“欲取济州，当先取武水。武水一旦占领，济州门户大开。”

“好！”李沖说道，“二位所言，正合本王之意，可派一使者前往济州游说，只要他不阻拦我军南进，就与举事无异。”

长史萧德琮道：“王爷放心，此事就由下官去办。”

第二天，萧德琮派了一位参军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济州，其他人则做攻打武水准备。

郭务悌很吃惊，七月以来，不断有消息说琅琊王在辖内招募兵马，他原以为是奉了朝廷之命，为与突厥作战秣马厉兵，如今看了萧德琮的来信，他更是惊讶不已，陷入两难境地。他很明白，以武水县的军力，止暴惩恶尚可，要与李沖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若是随了反军，他日若事败，自己也难逃一死。

然而郭务悌毕竟早年在府兵中做过参军，官虽卑微，经验却是不少，当下传来县丞、县尉和师爷说：“琅琊王起兵，乃反朝廷也，吾等乃朝廷命官，岂能应之。”他要县丞火速修好表奏，今夜从南门出去，一路所过驿站，换马不换人，以六百里加急奔往神都，禀奏博州战情。

又对师爷说："你速修书一封，从东门出去，赶往济州刺史大人处求援。"

安排完这一切，他才对县尉说："等信差走后，你率领城中官兵和乡勇，紧闭城门，日夜防守，等待朝廷援兵。"

"谨遵大人之命。"

郭务悌长叹一声："老父随本官久居武水，平日里忙于公务，未能膝下尽孝，本意重阳节陪父登高，看来只能留待来日了。"

县尉说："反贼渡河，尚需些时间，不如今夜大人先回府与老大人团聚，属下巡察即可。"

郭务悌摇摇头说："琅琊王多思多疑，本官担心他识破，还是先部署为要。"

县尉很感动，道："大人对朝廷的忠心，天地为证。"

郭务悌说："我倒没有想朝廷重用擢拔，只求武水百姓平安度日。"

两人说着说着走上街头，夜色已经渐渐地浓了，白日很清爽的秋风，现在吹到身上却很瘆人，郭务悌不由得就打了一个喷嚏。他的心顿时沉重了，这清冷的风对于他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不敢多想。

此时，一队府兵掮着长枪，来到城墙根，准备上城楼去，被县尉一声喝住，一一检查了士兵的武装，叮咛队正，夜间要倍加警惕："我军力不济，要多备滚木礌石。"

"明白了！"队正答道，转身带着府兵上城楼去了。

郭务悌说："你我也到城楼上去看看吧！"

登上武水县城城楼，满目幽蓝色的天空，一道弯月寂然悬挂，身边只有几颗明明暗暗的星星，再往远处看，一切都被夜色所淹没。但郭务悌知道，博州就在河对岸，此时，也许萧德琮正掌灯阅看自己的复信，也许正在与琅琊王商议明日如何进攻武水。

郭务悌对身边仗剑而立的县尉说："本官就是不明白，博州沃野千

里，平川如镜，粮丰民安，独据一方，偏安一隅，王爷何必要大兴兵戈呢？”

昏黄的灯光下，县尉茫然地看着郭务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其实对于他而言，只要能保境安民，至于这朝堂究竟是该姓武还是姓李，他关心不了，也并不关心……

第二天，前往济州的县吏回来了，言说济州刺史薛顗薛大人道李冲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杀鸡焉用牛刀，不日将派遣莘县县令率军驰援。

看着刺史大人的文书，郭务悌一头雾水，摸不清他到底在想什么？再想到敌我众寡悬殊，心里顿时吃紧了。

就在郭务悌接到薛顗文书的同时，济州使者录事参军高篡却进了李冲的博州府。

高篡没有带薛顗的片纸只字，但是带了口信，言道刺史大人深为王爷壮举感奋，本欲响应，然驸马都尉在京，故而有投鼠忌器之恐。但大人表示，若是义军途径济州，只作虚于应付状，绝不阻挡。

高篡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临走还转达了刺史大人的祝福。

更漏进了子时，预报着新一天的开始，然而，李冲却依然毫无睡意，他反复琢磨高篡话中的意思，试图读透其间的每一个字和隐藏其后的心思。

“大人说，薛顗究竟怀的什么心思？所谓虚于应付，究竟又是什么？”李冲问着身边的萧德琮。

萧德琮回道：“薛大人的话不无道理。然而人心叵测，眼下情势复杂，王爷不可轻敌。”

“长史所言，不无道理。然也不必过于谨慎。即便他变卦，我五千人马，又岂是小小武水县所能阻挡得了的？”说着，李冲又对身边的司马吴希智和别驾孟青道，“为防不测，你等各率五百军士，分别部署在西门和东门，倘是郭务悌开门迎接我军便罢，否则，你二位就攻城，以分散敌军兵力。”

萧德琮说道：“明日进军，下官可率千人走在前面，一路搜索前

进，防止济州守军伏击。”

“就依长史。”李沖对待在一边的司兵参军道，“传令下去，寅时造饭，卯时出兵。”

卯时三刻，东方晨曦初露，博州刺史府下的五千军马，加上早先老营的千余人，总计六千多人，分为前后左右四军阵，集结在博州城下，看上去黑压压一片。书写着“唐”和“李”字的大旗迎着晨风飘扬。

李沖在萧德琮的陪同下登上阅兵台，直到这时，才向士卒亮出了讨武的旗号。

“各位将士，武氏专横，囚皇上于宫禁，聚党羽于朝野。欲夺李唐社稷之心昭然若揭，本王遵循天道，自今日起，聚义起事，讨伐武氏，匡复李唐，诸位将士当戮力同心，奋勇杀敌，直捣神都。立战功者奖，畏罪退缩者斩无赦。”

人群中一阵喧哗，有的脸上就流露了不安，有几位军士小声说：“王爷这不是要造反么？你我怎么能为他垫背呢？”

一位年龄稍长的军士说：“事到如今，又能怎样？弄不好眼下就没命了。且走且看吧。”

李沖厉声要军伍肃静，向萧德琮挥了挥手，只见他抽出宝剑，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高声喊道：“出发。”大军便浩浩荡荡地朝黄河边奔涌而去，滚滚的烟尘很快就淹没了他们的身影，只有马蹄声在晨间的旷野久久回荡……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已经距武水县城不足四十里了。这时候，前往侦察敌情的探马疾驰而至，向长史萧德琮禀报说，前面五里地，发现有府兵游动。

萧德琮问：“有多少人？”

“大约不足千人。”

萧德琮心中就打鼓，很疑惑这近千人马从何而来？然而，军情紧急，容不得他多想，忙对身边的传令兵说，速传两位旅帅来见。他忽然想到昨日济州使者高篡的话，心里道，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虚于应付了。

他便在心里骂薛顗奸猾，竟然脚踩两只船。义军胜了，他可以借此邀功；倘是官军胜了，他也可以借莘县县令平叛，洗清与李沖的牵连。难怪他只派了使者，却不曾写一句话。

“你率一支人马，从左边的林子过去，在身后袭击敌军。”他又对另外一位旅帅道，“你率军与本官同行，在正面迎接敌人。”

不错，迎面而来的，正是莘县县令马玄素率领的军队。

州府的文书一到，马玄素就对自己的县丞和县尉感叹道：“刺史大人这是一步进退自如的棋路啊！”

但马玄素还有自己的心事，既然是驰援武水，为何薛顗不让司马率府兵解围，却要他马玄素出兵？他怀疑薛顗只是作壁上观，做做样子罢了。莘县城内人马总共只有千人，现在抽调七百人援助武水，倘是不敌反军，自己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故而，从离开莘县的那一刻起，他就十分谨慎。每走二十里，军伍就要停下来等待前面的消息。

这不，部队刚刚停下来，探哨就来禀报了，说前锋在距后军所在地不足三里处，遭遇了反军的伏击，寡不敌众，已向这边逃来了。马玄素大惊，说未料反军战力如此厉害，我军若是硬顶，必陷灭顶之灾。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对身边的县尉道：“传令我军向东撤退，入武水城，如此，则不仅不负刺史使命，亦可与郭大人同商退敌之策。”

县尉道一声“遵命”，号令部属呼啦啦地朝东而去。

县尉又留下几名士兵，用树枝扫乱马蹄足迹，防止李沖兵马追来……

又是一年好风景。神都洛阳周围的山岭都渐渐地披上了金色或者红色，比起春天倒有了一种别样的美。

垂拱四年的重阳节，对于武曌，犹如雨后晴天一样的明朗和洁净，没有任何的杂陈和阴影。往年这个时候，她总是有意无意地会想起这是李弘服毒而死的日子，为此，她多年的九月九都是独自在武成殿度过的，那种自责和愧疚总是折磨得她食不甘味，席不安寝。

但是今年，这种情绪终于因为有了薛怀义而消失无踪了。他的玉树

临风，他的巧思妙想，他的乖巧顺服，都给她带来诸多的愉悦，使她心中的纠结已然散去，而活出了新的春色。

春天，她终究还是拒绝了左相苏良嗣、内史岑长倩的诤谏，毁掉了乾元殿，并以薛怀义为监工，举国调集徭役者数万人，开始实现多年来欲在神都建明堂的夙愿。

一个女人，对自己所爱的男人会发狂到不顾一切。当年的冯小宝，现今的薛怀义，在武曌心目中不仅仅是侍寝的男宠，而且是心怀巧思的能人异士。垂拱二年，她就欲召薛怀义入住皇宫主持宫廷营造。然而，苏良嗣却要求将之逐回白马寺。

武曌就有些不高兴，说："尚贤使能，古之理也。朕观怀义乃能者，又有何妨？爱卿说三道四，肆意指责，是指责朕昏庸么？"

关于太后与薛怀义的缠绵撕扯，苏良嗣心知肚明，但那是太后个人私情，他从不提及，也不多想。可一个男宠堂而皇之地住在深宫，这是绝对违背礼制和祖训的。

苏良嗣向太后拱手作揖道："臣何敢指责太后。臣记得当年有位叫作罗黑黑的异族琵琶演奏者，技艺精湛，太宗皇帝欲使之教宫人乐音，也先行阉割，后为给使。今陛下若以怀义有巧性，欲于宫中主持营造，臣请阉之，庶不乱宫闱。"

"你！"武曌被苏良嗣的话噎得一时回不过神来，却又找不到治罪的理由。而且苏良嗣如此说话，分明回避了让她难堪之词，她不能不承认这老儿的精明过人。因此随即转换思路道，"此事容朕再想想。"

从此，这事便没有了下文。

然而，在一夜一夜的欢愉中，她没有放弃当初的打算。时间推移到了垂拱四年，四月，她召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和武承嗣，征询对由薛怀义主持明堂修建的意见。

武承嗣与薛怀义因李孝逸之事而早已结成朋党，他自然是太后动议的坚定支持者："太后圣明，用人不拘一格，微臣以为，建明堂，非薛怀义大师莫属。"

武曌又问道："前年朕欲让他主持宫室营造，遭到苏良嗣反对。内史如何看呢？"

骞味道忙说道："苏相不辨是非，太后岂能听他的。臣以为，怀义大师识见广博，定能胜任。"

"好！就依二位爱卿。朕意命苏良嗣回京，趁他回京之前，一切事情已成定局，那老儿就是有话也无可奈何。"

武承嗣就不明白了，建议道："一个苏良嗣，老朽不堪，太后惧怕他作甚？调回神都，投之牢狱，岂不快哉？"

"你不明白，杀苏良嗣容易，平伏人心难。"武曌对此嗤之以鼻。

如今几个月过去了，投入数万人的明堂主体已然耸立起来。对于工程的每一个环节，薛怀义都不忘在与太后狂癫到高潮时，半是表功，半是撒娇地吹嘘描绘一番。

然而，他还是以明堂总领和白马寺住持的身份在武成殿向武曌禀奏了明堂修建的进度，并且邀请太后在重阳节这天到场巡视。

"好！就依卿所奏，朕明日走一遭。"武曌转头对武钦道，"传朕旨意，知制诰上官婉儿、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春官尚书武承嗣、地官尚书韦方质、左金吾将军丘神🏠、左卫将军武三思，随朕一同前往明堂。"

"皇上那边……"武钦又问道。

"你过去问问他，若是身体不适，亦可不去。"

果然，当武钦前往别殿探视时，刘皇后说："皇上昨夜作画到深夜，偶感风寒，特向太后请告。"

闻讯后，武曌一脸的不悦："不去也好，免得看了心烦。"

九月九日，秋阳爬上洛阳城头的时候，几位大臣早已站在司马道旁等候武曌。

辰时二刻左右，从贞观殿走出来一群宫娥、太监，两边是手持兵器

的宫廷禁卫，接着是张尚宫在前面开道，然后，武曌在宫娥的搀扶下，缓缓地朝着司马道上走来。

武曌顾盼生辉，看着道旁一盆盆的金菊，她更是开心地笑了，显然对薛怀义的细致周到很是满意。花儿金风飘寒蕊，人却玉露摇丰姿，人花相映，重阳的节气就分外地透了浓香，武曌鬓边还插了张尚宫特意寻来的一小枝茱萸，看上去绿莹莹的。

武曌这一身装扮，让上官婉儿完全被太后的妩媚惊住了。她紧走两步，到太后身边，轻轻说了一句："太后美艳绝伦。"

武曌斜睨一眼婉儿，叹口气道："是么？朕感觉老了。"其实，在内心，她很高兴婉儿的赞美。

上官婉儿不经意间抬头朝前望了一眼，脸就腾地泛起红晕："哦！三思！看他玉树临风的样子。这些日子去往何处了，如何不见进宫来呢？"

她有些魂不守舍，急忙用衣袖掩了面，生怕别人看见自己内心的秘密。

明堂距贞观殿还有些距离，故而在司马道口，武曌被宫娥扶上轿舆，在即将拉下垂帘的当儿，她把头伸出轿舆，对上官婉儿喊道："知制诰，朕赐你骖乘，上来。"

"谢太后。"

丘神🏠一直看着上官婉儿的身子被垂帘遮住，还没有收回目光。这情景，让左卫将军武三思很不舒服，他上前狠狠地拍了一掌，丘神🏠转过脸来，恼怒地说道："干什么？吓我一跳。"

"上马吧！丘大人。"武三思一跃上马，狠抽一鞭，追着轿舆队伍去了。

丘神🏠朝地上吐口唾沫，骂道："仗谁的势！"也一打马跟了上去。

薛怀义早已率了大匠们等候，看见呼啦啦地来了诸多轿舆，他急忙上前，双手合十道："白马寺住持薛怀义恭迎太后，阿弥陀佛。"

武曌一手挽着上官婉儿，一边扶着宫娥，下得轿来，她打量着头戴禅巾、身披袈裟的薛怀义，丹凤眼便溢出舒心的笑意。这身行头是她亲自命尚衣局做的，薛怀义身材挺拔，眉目清秀，穿在身上自是十分得体，想起他一夜夜地给自己带来快慰，她的心头就涌起无言的怜爱。

武曌点了点头说："大师督建明堂，劳苦功高，朕将于明堂建成之日，重重赏赐，并对白马寺广送布施。"

"谢太后。"薛怀义赶紧施礼，随即扫了一眼随行的朝臣，当他确定没有苏良嗣时，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下了。这才快步走到太后身旁，向她禀奏明堂的建设情况，"据贫僧所知，周朝时的明堂为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凡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汉明堂高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圆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屋高八十一尺，象九九之数。九室法九州，八窗法八风，十二重发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发七十二候。各个方面都比周明堂大了许多。"

武曌边走边听，觉得武三思、太平公主的眼力不错，这薛怀义果然聪明，虽在佛门，却对儒家礼制十分熟悉。

"历来一代胜于一代，此物生生不息之理也。"武曌道，"说到汉明堂，朕倒想起一些史事来。当年汉武帝十六岁即位，雄心勃勃，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长安杜门外建明堂。孰料遭遇窦太后之阻，不唯罢了窦婴、田蚡相位，而且推倒明堂。此于朕看来，未免狭隘。"

上官婉儿看了看太后说道："哦！婉儿明白了，此所谓过犹不及也。太后圣明，尊佛而不废儒，乃再造春秋盛事矣。"

"朕以为，同则不继，和实相生。儒、释、道，于我圣朝完全可以各展其长，互为补正，何须扬此抑彼，有我无你呢？故而，朕此次建明堂，不以司礼寺住持，而以白马寺怀义大师住持，正是要打破儒释不相容之窠臼，开孔、佛互照之新局。"

"太后真乃千古神皇。婉儿跟着太后，每日聆教，胜于学馆。"

"你倒会说。"武曌很满意地看了看上官婉儿，转而问薛怀义，"记得朕曾看过我朝明堂图，觉得胜于前朝。"

此时，一干人已经来到工地，薛怀义不失时机地跟太后说："神皇每每于图上的批阅，贫僧反复体味，与大匠精研细改，不敢疏忽大意。"

他指着眼前一排排高大的梁柱道："我朝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中有巨木围，上下通贯，栭栌撑枇藉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泉。"

薛怀义咽一口唾沫，喉结颤了颤，继续道："贫僧已经想好，明堂建成以后可号为'万象神宫'，太后意下如何？"

上官婉儿在旁边听着，心里很惊异，薛怀义如何用这样商议的口气与太后说话？朝臣中也没有敢如此的。然而，武曌却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反而很高兴地说："此名甚好，怀义才思过人，深知朕的心思。"

薛怀义边走边介绍，几位朝臣渐渐地也看出些名堂来。骞味道碰了碰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的韦方质说："大人可看出些道理了？"

韦方质眼睛眨了眨，回答得很谨慎："富丽堂皇，大大超越了前朝明堂的规模。"

骞味道为自己的发现很兴奋，笑道："仅仅只是富丽堂皇么？"

"还有什么，大人不妨明说？"韦方质问道。

骞味道压低了声音说道："我朝坤胜乾衰，阴盛阳衰之势于此可见矣。"骞味道指着明堂上的雕塑，进一步说，"大人仔细瞧瞧，自古龙为乾，主阳；凤为坤，主阴。可看看我朝明堂，圆盖上施以铁凤，九条龙围绕其周，岂非阴盛阳衰之象？"

韦方质心里"咯噔"一下，仔细一看，果然有九龙朝凤之意，心想这薛怀义算是揣摩透了太后的心思，但他立即一句话岔了过去："嘿嘿！在下愚钝，倒是没看出个子午丑卯来。太后已经走远了，我们还是快点吧。"说罢，他加快脚步，与骞味道拉开了距离。

武承嗣与武三思走在一起，细细品味，却从薛怀义的介绍中读出另外的意味来。

武三思附耳对武承嗣说道："为弟听说，'咸'字在《易经》中有男女交媾之意。不知仁兄可否看到，怀义大师所建明堂，除了太后主政意象以龙凤呈现外，还嵌入了男女阴阳交合之意。"

"哦！何以见得？"武承嗣转过脸来，眨了眨眼睛。

"外界传怀疑大师命根坚挺。"武三思说着话指了指挺立的站着铁凤的圆木，武承嗣细心打量，会意地笑了。

武承嗣想随着明堂的建成，薛怀义将更为太后垂青，往后许多事情都得借重于他了，便看了一眼武三思道："往后去，你我都得在怀义大师面前谨慎些，这风那风，不如太后耳边的枕头风。"

武三思说道："兄长高见。为弟倒有一主意，日后怀义大师进宫，你我为之牵马坠镫未尝不可。"

武承嗣却没有回答，说不清该怎样回答。

左金吾将军丘神🏠本就是个莽汉，看这眼前的建筑高大宏伟，与宫殿无异，就不理解为何太后他们看得津津有味。加上秋日太阳温暖而不炎热，不一会儿就昏昏欲睡了。

有道是祸从口出。二次回朝的骞味道完全因眼前宽松的氛围而松懈了。在走遍明堂的各个角落后，又对身旁的韦方质发起议论来："伟矣哉，明堂之嵯峨乎。古者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近者施以珠玉，涂以丹青，铁鹫入云，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

韦方质顿时听出了骞味道话里的意思，却明知故问道："大人所言何意，是礼赞，抑或非议？"

曾经受过刘祎之弹劾的骞味道没想到韦方质会这样提出问题，心里不免有些慌乱，脸也红了，口也塞了："大人这是何话？在下当然是礼赞了。"

韦方质没有再问下去，眼睛却流露出几分诡秘的笑，让骞味道瘆得慌。

其实，不只是骞味道作如是感怀，走在太后身边的上官婉儿也为明堂建筑的奢华而吃惊。她自幼博览群书，读过《淮南子》，那里面

说，“文王周观得失，遍览是非，皆著于明堂”，换言之，古之明堂，在读经、讲经、朝诸侯，故而多为节俭，以警策朝野。而今明堂，雕梁画栋，着意铺张，太后意在夸功耀迹，于本意相去远矣。但她将这些藏在了心底，她明白，太后作为女人，对自己男宠的杰作，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的。

参观完明堂，薛怀义很谦恭地对太后说：“贫僧就在这明堂膳室为太后及各位大人备了素餐，还请太后品尝。”

武曌回转身来，对朝臣们说道：“朕悉心向佛，喜食素餐，不知各位大人可习惯否？”

陪看的朝臣们便纷纷附和……

这是武曌最感惬意和舒畅的日子，从拜洛水到“受宝”，从嵩山封禅到建明堂，一切是这样的顺畅。她甚至断想，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她给自己加上“圣母神皇”的光环了。她预计，不久的将来，她的命运将会迎来一个更重大的转折。

转眼日子到了九月底，武曌的情欲却并没有因为秋日的肃杀而有丝毫的减退。这天夜间酉时，薛怀义依照太后旨意来到了贞观殿。他是走偏门进到内室的。

灯火很亮，武曌在宫娥的伺候下，以芙蓉花浸泡沐浴，又服了当年韦香献的药方，皮肤立刻透亮白嫩，隐约可以看见皮下血脉的流动；而自内向外散发的香气，从帷帐深处飘向殿堂的各个角落，仿佛这高屋广厦绽开了芙蓉的芬芳；在张尚宫拉合了帷帐后，武曌迷离着丹凤眼说：“你且退下。”

“奴婢遵旨。”张尚宫很得体地向武曌施了一礼，转身离去。

顷刻，帷帐外就传来男人的脚步声。她立刻闭上了眼睛，只有修饰之后的睫毛在眼睑处烙下淡淡的眼影。这几乎是所有女人在情感的潮汐即将到来时都会有的风姿，也是一个女人最迷人的时刻。然而，今夜，她等来的却是一个男人无奈的声音。

“太后！今夜可否早点歇息。”薛怀义怯怯地说道。

“却是为何？”武曌睁开眼睛，看着薛怀义。

“贫僧连日来在明堂工地忙活，有些力不从心。”

“你是要朕杀了你么？”武曌的脸上顷刻变得十分冰冷。

薛怀义本能地打了一个寒战。

武曌对着外面喊道：“张尚宫！”

张尚宫应声进来。武曌说道：“去偏殿取来‘千金秘精方’和‘长相思’。”

张尚宫取了药来，武曌便让宫娥端了黄酒伺候薛怀义服下……

丑时二刻时分，武曌和薛怀义刚刚平息情波，准备睡去，一向得体而知趣的张尚宫却不经传唤就进来了：“启奏太后！夏官尚书岑长倩、春官尚书武承嗣求见。”

“何事如此紧急，还要深更半夜进宫，就说朕已安寝，不见。”

“二位大人说军情紧急，故而进宫。”

“知道了。伺候怀义大师偏殿歇息，宣他们进殿。”

不一会儿，武曌已经穿戴整齐，在贞观殿等候两位大臣到来。岑长倩和武承嗣一进殿就不约而同道：“太后，大事不好了。”

“哼！身为朝廷重臣，每临大事，须有静气，纵然外敌入侵，亦不必如此惊慌。”

武承嗣道：“非突厥、吐蕃之攻也。济州刺史、武水县令相继急报，琅琊王、博州刺史李沖起兵造反了。眼下贼兵已渡河，将武水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贼众有多少人马？”

“济州刺史的朝报说，李沖在博州，募兵五千，加上原有府兵，约六千人众。”

武曌闻言就笑了，道："六千乌合之众，就将你等吓成这样，圣朝若如此，还有希望么？"

岑长倩解释道："倒不是六千贼众有何之惧，微臣所忧心者，乃星火燎原耳。《尚书·盘庚》道：'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故而微臣深夜进宫，奏明太后。"

武曌收敛了笑容，岑长倩的话让她认识了事态的严重。五月拜洛水时，武承嗣曾经谏言趁宗室云集神都，一举剪灭。她顾忌无凭无据，怕惹起朝野风波。孰料几个月后，果真有人出来向她宣战。

"哼！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话虽这样说，但她内心却是十分担忧，看了看面前的两位大臣问道："依二卿之意，该如何处置？"

岑长倩作为夏官尚书，主兵部，自然得先拿出对策："微臣以为，应派卫府将军中之能征善战者，率兵星夜北上，讨伐叛贼。"

武承嗣附和道："还要传旨给济州刺史，命他于当地募兵，阻击贼众南下，并与援兵相应，聚而歼之。"

"如此甚好！朕反复思虑，左金吾将军丘神🏠出兵最为合适，他有勇善战，定可克敌，大胜而归。"武曌点了点头，接着问，"那个八王爷近来如何？"

武承嗣回道："据报他在神都期间，曾经登门游说纪王李慎谋反，遭到拒绝。"

武曌进一步部署："先帝诸兄弟中，八王爷最是老谋深算，不可不防，传朕旨意，以左金吾将军丘神🏠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以岑长倩为中原南道行军大总管，遏制李贞北上与博州之贼会合。"

岑长倩从内心感佩武曌的处乱不惊，镇定应对，忙说道："臣谨遵太后旨意，不日即率军南下拒敌。"

"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光辅为诸军节度。"

"这个么？太后……"

武曌摆了摆手道："朕知道爱卿要说什么。光辅久在京都，也该阵

前历练，日后方能大用。”

岑长倩便不好再说什么。

武曌又问：“还有何事，不妨奏来。”

武承嗣从怀里拿出一卷黄色绢帛说道：“州县急报，李唐宗室都收到了皇上发出的诏书，号令宗室诸王发兵勤王，同驱神都。”

武曌接过来，借着灯火仔细观看，不禁一时血液上涌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他竟敢号令宗室杀他母后！速传尚宝监。”

不一会儿，尚宝监便神色慌张地来了。武曌见面便问道：“你可知罪否？”

尚宝监低头拜倒在地道：“微臣不知，还请太后明示。”

武曌把盖着皇帝玉玺的勤王诏扔在地上道：“你自己看吧。”

尚宝监捧着诏书，反复观看，良久才抬起头，面对众人肯定地说道：“启奏太后，此矫诏也。”接着，便将自己平日管理皇上诏书，对玉玺篆刻线条的体味比对眼前的“诏书”述说了一遍，“陛下请看，这玉玺边款毛糙，线条无力，乃赝作矣。”

武承嗣狠狠地瞪着眼睛说：“你敢断定这诏书是假的？”

尚宝监说：“若有误，奴才甘愿领罪。皇上玉玺藏在尚宝监，奴才日夜派重兵把守。钥匙由奴才与两名佥书分别掌管，缺一人即无法打开印库。”

“朕险些冤枉了皇上。”武曌听罢，心一下子松了，朝后靠去。此时，更漏正报卯时三刻。

第十六章

李贞父子皆殒命

狄公奉诏赴豫州

武水县县尉站在城楼上，远远瞧见一队人马朝这边奔来，忙令军士备好滚木、礌石、弓箭以迎战，又遣人速报县令郭务悌。

说话间，那队人马已经来到城下，领军的官员对着城头喊道："城楼上可是郭县令，速命属下开城门。"

县尉从城垛上伸出头问道："敢问阁下是何方军伍？"

领军的官员道："在下乃莘县县令马玄素，请速放下吊桥，放我等入城。"

县尉正要回答，只听身后传来脚步声，郭务悌已过来吩咐道："让本官与他说话。"

马玄素与郭务悌乃同科进士，二人并不生疏。郭务悌见城下果然是马玄素，忙令守门军士放下吊桥，马玄素即刻率领七百人马气喘吁吁地拥进城内。刚刚拉起吊桥，就听见护城河外马蹄生波，人声嘈杂，郭务悌定神一看，原是李沖的长史萧德琮率领的一千多人马到了，他不由得心底打鼓，好险哪，若是稍晚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日午间，两位县令就在县府小酌，席间说到迎敌之策，马玄素说道："既是大人向薛刺史求救，为何不见济州出兵？"

郭务悌也皱了皱眉头道："下官也十分疑惑，按理，薛刺史与驸马都尉薛绍乃同宗兄弟，看在太平公主的面上，薛刺史出兵平叛，责无旁贷，此亦立功良机，却不知为何迟迟按兵不动。莫非……"

马玄素呷一口酒，苦涩而又辛辣，点头道："大人之虑，不无道理。眼下我等只能固守自保，投降是万万不可的。吾观琅琊王之众，军容纷乱，定难持久。"

郭务悌赞同道："马兄高见。下官接到密报，朝廷已任左金吾将军丘神🏠为行军大总管，星夜赶往博州平叛。我军只要忍耐几日，就可等来援军。"

二人说话当下，即命两县军士加强防守。

再说萧德琮率领的博州军已在城下叫阵半日，一直无人应声，正要号令攻城，旅帅来报，说琅琊王到了，就在距城一里地的林间扎营。萧德琮即命司马吴希智率军攻城，自己则快马赶到李冲营寨。一见面，他就不无遗憾地对琅琊王禀报："慢了一步，让贼人逃进了武水城！"

李冲命卫士给萧德琮上了茶水，胸有成竹道："武水不是洛阳，本王已命军中望气观了天象，这两天就会有风，倘是用柴草塞其城门，届时趁了风势，以火攻之，还怕城不能破？"

"王爷果然运筹帷幄，胜券在胸。"

当即，琅琊王帐下别驾孟青便率军士用装满草垛的车子塞了城南门。

傍晚，营寨前的军旗果然猎猎作响，李冲走出帐外，禁不住大喜过望，忙对身边的萧德琮道："此真天助我也。大人可速命弓箭手将火把投向草车，两千步军随后，单等城门一破，就夺取城池。"

"好！下官遵命。"萧德琮唤来别驾孟青，两人率了步军埋伏在护城河边的草丛中，又命弓箭手将蘸了羊油的箭镞集中射向草车。不一会儿，十几辆草车便火势熊熊，浓烟滚滚，城楼上的官兵士卒被熏得咳嗽不止。萧德琮见时机已到，便对身边的孟青挥了挥手，草丛中的伏兵纷纷腾跃而起，朝着火光奔去。

然而，就在这时，风向突然急转，热辣辣的火苗不烧向城门，反而向着萧德琮的队伍扑来。风助火威，火借风势，冲在前面的士卒身上已燃起了火苗，发出惊惧的呼喊。跟在后面的军士怕殃及自己，潮水般地向后退去，不少行动迟缓的，被踩在脚底，不一会儿就没命了。

这情景被守城的郭务悌、马玄素看见，又命弓箭手连发火箭反攻，两千博州步军顿时陷入一片火海。哭喊声、惊叫声、大火熊熊燃烧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指挥攻城的孟青惊呆了，朝萧德琮投去疑问的眼神。萧德琮也摇了摇头说道："在下亦莫名其妙，望气不是说风向在北么？为何忽而转南？"

孟青看着士兵一片片地倒在火海中，气得破口大骂："若是见了望气，定将其碎尸万段，方解我心头之恨。"

但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城中的两位县令见风向大变，当下派一队弓箭手，悄悄地出了东门，绕到李沖大营背后，趁乱放了火箭，烧了营帐。叛军措手不及，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见大势已去，也趁着夜色逃散了。

黎明时分，李沖、萧德琮和司马吴希智才得以在黄河岸边相遇。一个个焦头烂额，蓬头垢面，哪里还有一点举事的气概呢？

李沖问道："孟青呢？"

吴希智摇了摇头，萧德琮叹一口气道："想是葬身火海了。"

吴希智气咻咻地说道："望气不是说天象宜于火攻么？为何风向却反而烧向我军。"

李沖这才想起，自昨夜起，就没有见望气的影子，愤然道："二位不必太气馁，捉住望气者，定要将其斩首，祭祀我义军亡灵。"

萧德琮环顾了一下周围，五千募兵早已四散无踪，身边仅剩下亲兵、家童数十人跟随，忙对李沖道："此地不可久留，倘是追兵赶来，我等寡不敌众。下官以为，还是渡河回博州再图来日。"

李沖点了点头，无尽伤感："莫非天灭我唐？何以首战即溃。"

三人正准备到草丛中寻找来时的渡船，就听见不远处传来喊话声，李沖顺着声音望去，那不正是望气么？顿时变了脸色，骂道："好个望气，竟敢蒙骗本王，今日你是活到头了。"他转身对吴希智说，"去把那贼捉来，本王倒要看看他有几条命。"

不一会儿，吴希智押着望气来到李沖面前，他没有任何惊惧，也不说话，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情。

李沖黑着脸问："你为何蒙骗本王？"

"王爷果真想知道么？"望气大义凛然道，"王爷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在下虽蓬麻之辈，然尚知忠君之理，岂可与反贼为伍？"

"好个贼人。"李沖大吼一声，手起剑落，望气人头落地，草叶上贱满了殷红的血。

吴希智见李沖握着剑的手在发抖，说不清他是因为内心恐惧，还是愤怒交加，忙上前安慰："王爷何须与这等小人计较。"

李沖在战袍上擦了擦血迹，很疲累地说道："渡河吧！"

李沖前几日靠李霭信件支撑起的自信如春来冰融般地坍塌了，他回看一眼望气血淋淋的头颅，拖着分外沉重的脚步转身离去。望气临死前的话虽然简短，却是人心的标识，五千募兵顷刻四散，是否也是因为有了与望气一样的心境？

他的脚踩在松软的秋草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他担心草丛中会不会忽然涌出一簇伏兵，要了他的头颅。然而他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兵败会成为一种情绪，瘟疫一样地在宗室诸王中传播，使许多人缩回手脚。那样，他的全部努力就付诸东流了。

他很后悔没有听从李霭的话，等待诸王联络好后同时举事，此次仓促起兵，也注定是这个结局。

他哀叹宗室被太久的安逸抹去了当年高祖太原举义，太宗浅水原大战的锋锐，如今的宗亲已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一局失而局局失。"李沖讷讷自语，道不尽的繁复心绪。

吴希智劈开芦苇，好在来时的船只尚在。数十人分乘两条船向北岸驶去，船到中流时，李沖狠狠地拍打船舷，仰天长叹："天不容我矣。"

萧德琮听闻潸然泪下，劝慰道："王爷何须悲叹，我博州尚有千余精锐，留得青山在，何愁春不至。下官虽然愚钝，然愿追随王爷，重整旗鼓，再张风帆，以图南下克洛。"

吴希智没有回应两人的话，心里已打起了退堂鼓，武水弹丸之地、

辖下小城，尚一败涂地，遑论神都。但下一步究竟如何走，他还没有想好。他迷茫地望着对岸的山水，梳理不清自己的情绪。

九月二十二日，过河后又经过两天的疲累行军，一干人终于来到博州城下。

正是午时，大家腹中饥饿，便在城外的岗子上坐了歇息，李沖唤过吴希智吩咐道："让城门司直放下吊桥，本王要进城用膳。"

吴希智道一声"遵命"，转身去了。大约半个时辰后，他才回来。

李沖疑惑地看了看吴希智问道："如何去了这么久?"

吴希智回道："守城军士误以为是朝廷府兵来攻城，故而犹豫不决。见了卑职后，才相信是王爷回来了。"

"既如此，王爷就进城吧。"萧德琮见李沖依然不放心，他接着说，"谨慎起见，下官走在前面，若有变，也好应对。"

吴希智见状忙说："长史尽可放心，卑职就在王爷左右，即使生变，卑职当以身保护王爷。"

及至走到吊桥中央，李沖看到城门口的士兵阵容整齐地列队迎接，悬着的心方才落地。想到立即就要见到王妃，几天来的疲劳顿时远去，正要转脸去褒扬吴希智，却吃惊地看到，六七名军士用力关了城门，将他的随从全关在了城外。

"这是为何？"李沖警惕地去抽腰间的宝剑，却不想吴希智早已将剑架在了他的脖颈。

"你……"

吴希智冷笑着说道："在下若是再跟随王爷盲动，必死无葬身之地。与其如此，倒不如用王爷的头换得千人的命。"言罢，揪着李沖的头发，手起剑落，头颅就在手上了。

一股热血"噗"地喷到走在前面的萧德琮身上，咸腥的味道，让他一阵恶心，不等他回头看，就被守军穿胸刺了一刀。他只沉闷地"哼"了一声，就扑倒在地，气绝身亡了。

吴希智仗剑站在城门中央对身边的军士说道："诸位已经看见，李沖谋反，短短七日，即遭惨败。我等朝廷臣民岂可附逆。本司马自今日起，主持博州事务，等待朝廷大军到来，敢违令者斩，肆意杀人及盗者斩。"

旅帅见机立马带头高呼："听凭将军调遣……"

九月二十四日，丘神🏠率领朝廷大军，一路浩浩荡荡地来到博州。吴希智率了博州录事、司功、司仓、司户、司田、司兵、司法、司士等七曹参军及市令、丞、文学、医学博士等大小官员出城迎接。

吴希智以临时主政的身份上前说话，言李沖等人谋反，违天理、逆人心，他忠于朝廷，已斩了李沖、萧德琮，并率博州大小官吏前来迎接将军。

丘神🏠冷冷地看了吴希智一眼，"哼哼"笑道："如此说来，司马功在朝廷了。"

"卑职不敢邀功。然将军兵不血刃而得博州，太后闻之，当大大封赐。卑职无他，只求在将军麾下效力，报效朝廷。"

"呵呵！如此说来，你为大忠了？"

吴希智听出丘神🏠话中有话，不敢再说下去，只说道："但凭将军调遣。"

丘神🏠从腰间拔出宝剑，在空中挥了挥，闪过一道弧光，厉声道："好个贪婪小人。李沖谋反，本官奉诏讨逆，正要生擒逆贼，发肃政诏狱，疑虑问罪，谁料你私动杀机，灭口毁迹，该当何罪？来人，给我拿下。"

话音刚落，早有两名校尉出来，将吴希智缚了。

"将军！你不可如此，卑职冤枉啊！"吴希智绝望的喊叫，不仅使得迎接朝廷大军的官吏们毛骨悚然，也激起丘神🏠杀人的快感，这位曾经逼死太子李贤的将军许久没有用人头发泄情绪了。

"你不是说本官夺取博州兵不血刃么？本官今日就给每一个士卒的刀刃都染上血。"丘神🏠来到吴希智面前说着，面对跪在地上的博州官

吏大喝一声，“此等贼众，跟随叛贼李沖，图谋问鼎神都，及李贼兵败，又转脸攀附朝廷，岂能容留在世。来呀，将反贼头颅砍下，悬挂城楼，示众三日，有敢收尸者斩。”

官吏群中一阵骚动，知道今天难逃厄运，有的挣扎起身，大骂丘神🏠滥杀无辜，必遭天谴，有的昏厥过去，有的跪地求饶，有的感到与其哀求无望，倒不如死个痛快，从地上爬起来，迎着府兵的刀锋，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府兵们得了丘神🏠的将令，狞笑着一拥而上，有的抓住官吏的头颅，一刀割下来，举在手中放肆地狂笑；有的将之按倒在地，剖了腹，揪出肠子，挑在刀尖。短短半个时辰，博州城外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丘神🏠一眨不眨地看着府兵们杀尽博州官吏，觉得还不足以向朝廷禀奏讨逆功绩，又把几位司马叫到面前，吩咐屠城一日，破袭千家。

“若遇王妃，其将奈何？”

“除恶务尽，格杀勿论。”丘神🏠没有丝毫犹豫，言罢又对跟随在身边的录事参军道，“今夜就在琅琊王府歇宿。连夜草拟奏章，飞报朝廷，就说我军进入博州，大举破贼，斩首两千余级。琅琊王死于乱箭之下。”

录事参军正要转身离去，丘神🏠又在身后说道：“同时奏报神皇，济州刺史薛顗怯敌渎职，坐失剿敌良机，按律该问罪。去吧！”

……

“怎么可能呢？”李贞手持裴守德送来的急报，怆然涕下，“从起事到殒命，只有七天啊！难道这是天意么？”

他摇晃着站起来，遥望北天，深长呼唤：“沖儿！你是为大唐捐躯，你是去见先帝了么？你要禀奏先帝，大唐危在旦夕啊！”

裴守德抚着李贞的肩膀，提醒道：“岳父大人，现在不是悲痛之际，朝廷派了夏官尚书岑长倩为行军总管、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节度，率领十万大军，奔豫州而来，岳父当有对策，方能御敌啊。”

两人说话的地方乃上蔡县城。

李沖在博州首义的消息传到豫州，李贞当即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焦虑之中。他在内心埋怨儿子的处事不慎，在诸王还处在观望之际，他为何就贸然兴兵了呢？

他忙找女婿裴守德商议。他一直觉得裴守德任县丞显然是屈才了，此人虽然官卑职微，然善谋多智，稳健慎思。

果然，裴守德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岳父大人，为今之计，只有我豫州起兵，南北策应，方能牵制妖后，使其顾此失彼，以免琅琊王陷入孤立无援之险境。"

"好！贤婿所言，正合本王之意。"九月二十二日，李贞在豫州举事，率军北上，一举攻下上蔡。

那天站在上蔡城头，他很乐观，断言他们父子如此举动，必然可以起到登高而招、一呼百应的效用，用不了多久，大唐域内，必若火之燎原，陷妖后于灭顶之灾。

然而，他完全没有想到儿子会败得这么快，他的大军还没来得及从上蔡出发，李沖死于叛将刀下的消息就如三冬的寒风，吹冷了他的心。他该如何面对还留在豫州的王妃的泪水？现在，他又一次面临选择。

"青州那边有消息么？"他说的是霍王、青州刺史李元轨。

裴守德有些讥讽地说道："老王爷以为眼下不是起兵良机，他尚需看看朝廷情势，让岳父大人也千万不可轻动。"

"那么，江都王那里呢？"

"眼下尚无消息，据说是在日夜募兵，细节无从得知。"

"唉！一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不可与谋矣！"李贞在室内踱着步子，约有一刻时间才住了步子，将目光转向裴守德说，"事到如今，还有一条路可走。"

裴守德没有说话，但听得很专注。

"既是诸王观望，我等独木难撑，不如本王自缚往神都向太后请

罪，她念及先帝同脉之情，也许可以赦免本王，即便我一人伏诛，能救王妃、儿女也值得了。”李贞言罢，仰天叹息，“想我一字亲王，落得如此下场，悲夫。”

裴守德很惊讶，一向善于治政的越王竟会一下子万念俱灰，忙劝道：“不可！万万不可！太后是什么样的人王爷不是不知道。她为陷害王皇后，不惜杀死亲生女儿；她为专肆朝政，不惜毒死太子李弘；她派遣丘神⬆逼死雍王李贤时，连一滴泪水都没有。请问岳父大人，您与太子、公主相比孰亲？彼等尚不能见容于太后，况王爷乎？”

“可眼下……”

裴守德正要说话，却见一录事参军进来，低声耳语几句，便把一封信递在他手中。裴守德拆开一看，对李贞说：“寿州刺史赵瓌大人与常乐公主复信了。”

“哦！呈上来。”李贞接过书信，一看就知道是常乐公主的笔迹。

常乐公主是高祖皇帝第十九女，论辈分他该称她为姑母，论起年龄，也该在七旬了。她十分感谢越王为李唐宗室命运而敢于担当的举止，在信中气宇轩昂地写道：

若诸王皆丈夫，不应掩久至是。昔杨氏篡周，尉迟迥乃周出，使天下响震。功虽不成，威震海内，足为忠烈。况诸王国懿亲，宗社所托，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诸王不舍生取义，尚何须邪？祸且至矣。人臣同国患为忠，不同为逆，王等勉之。

合上书札，李贞面带愧色道：“姑母乃女流，尚有如此气节，我乃李氏之脉，何以优柔寡断，进退踯躅，真愧对列祖列宗也。”

裴守德接过信看完说：“公主所陈，正眼下宗室之危。岳父大人勿可犹疑，也许，置之死地方可后生。小婿闻新蔡令傅延庆募得乡勇两千人，所属各县兵丁，大约五千人，总计七千人马，尚可御敌于豫州城外。若战事顺利，沿途招募兵丁，不日即可募得十数万。”

李贞的斗志被常乐公主的信件和裴守德的分析再度激发出来：“所谓兵不厌诈，严密封锁琅琊王的消息，放出话去，就道琅琊王连克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只要我等力战，援兵朝夕至矣。”

两人当下议决，将七千兵勇分为五营，授裴守德以大将军，负责调度部署军力御敌。

正说着话，只听见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裴守德急忙出去，原来是李贞少子李规要进帐参见父王被卫兵拦住了。他知道，李规这时候来，定是与出兵有关，便要卫兵放他进来。

李规一进门，就直截了当地问道："大战在即，父王为何要孩儿回汝南去？"

李贞解释道："现大兵压境，本王担心你母亲的安危，故而要你赶回汝南，护卫你母亲。"

"父王之言，孩儿不敢苟同，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上蔡守不住，汝南也难逃厄运。与其让孩儿守在母亲身边，倒不如让孩儿在这里阻敌，为母亲做一屏障。"

一番话说得李贞眼潮，叹气道："唉！你还年轻，你兄长已殉国，你再……"

李规挺了挺胸脯说道："孩儿年已二十，当年霍去病率军翻越祁连山，长驱数千里，也不过十八岁。大丈夫浴血疆场，马革裹尸又有何妨！"

李贞抱着李规的肩膀，两行浊泪顺着脸颊而下，喉咙也禁不住紧了。这情景，让裴守德心中五味杂陈，油然感动，然而，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以七千之众对朝廷十万大军，无异以卵击石。即便少将军武艺超群，终难扭转危局。他更知道，当今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自己身边没有能征善战之将，何以调度布阵？想到这里，他站起来向李贞施了一礼道："请岳父放心，母妃那里，有郡主照管，她虽无布阵带兵经历，却也懂得些兵器，防身当无大碍。就让少将军留下，您也有个照应。"

话说到这个分上，李贞还能说什么呢？本来此次起兵，就兵微将寡，再走一个，便更显势孤力单。

"好！本王就依大将军所禀。"李贞抚着李规的肩膀道，"本王命你与裴大将军一起，在豫州城东四十里据守。"

李规大义凛然道："孩儿定不负父王嘱托。"

"战场上刀枪无眼，本王要你慷慨而去，平安归来，如此，我才好向你母妃交代，明白么？"李贞满眼疼惜，转身他又对裴守德说，"本王把规儿托付给你了。"

李规抱拳跪倒在地答道："孩儿明白。"

话分两头，且说岑长倩与张光辅率领讨逆大军一路朝西南方向而来，行至距豫州城六十里处时，安下营寨。隔数里就可以望见营帐连属，旌旗映日。

虽奉了朝廷诏命共同出兵，但岑长倩一路上的心境是压抑的，以职论，他是夏官尚书，掌朝中兵务，且为同平章事，而张光辅此前只是夏官侍郎、同平章事，是自己的副手。岑长倩不能理解，太后为何要让他来节度战事。说到底，还是对自己不放心啊。

岑长倩就是这样的性格，尽管在心底对朝廷的任命心存不满，然而，在事关社稷存亡的大计面前却是毫不含糊的。因此，刚一住下，他就骑一匹快马，到二里外的张光辅帐中商议进军事宜。

张光辅心里也明白，自己虽为节度，朝职毕竟在岑之后，若论起排兵布阵，他也不如屡次出击突厥的岑长倩，所以他也担心岑内心不服，同僚掣肘，于是，特地向武曌奏请，带了洛州司马房嗣业、洛阳令张嗣明来。这两人，一个少读兵书，以迅捷称；一个精通兵器，以善战而名。岑长倩进来的时候，两位将军正和张光辅说话，见了夏官尚书，三人忙起身迎接。

张光辅说："大人有什么事情，命曹掾或参军知会一声，在下过去即可。大人屈尊自来，折杀在下了。"

岑长倩笑笑坐了说："你我均为朝廷而战，又都在夏官署，何分彼此。本官来就是想和大人商议如何进军。"

张光辅说："在下正要与两位将军过大人处，房将军已于昨日进军途中先行派探马潜入上蔡城中打探消息，获知豫州署中九品以上官员五百余人，皆受胁迫，我军只要摆出必欲灭之的强势，必致人心浮动。敌军倘从内倒戈，如此则豫州可取矣。"

岑长倩心中惊异张光辅虽一介文官，却懂得“兵不厌诈”之术，点头道：“房将军所陈甚为重要。李氏宗室不是总诽谤太后治政乃违天逆人，离太宗之径，背高宗之道么？一旦官吏倒戈，归附朝廷，其言不攻自破矣。”

“大人高见。”张光辅赞道。

岑长倩接着说：“据探马来报，贼众人不过七千，所谓李沖二十万兵马朝夕而至，乃虚张声势，沖贼早于九月二十三日在博州城被所部司马所杀。故而，本官认为，可兵分三路，一路由本官率领，攻打上蔡；一路由房将军率领，直取豫州；一路由张将军率领，在上蔡、汝南之间布兵，使敌首尾不能相顾。”

张嗣明又献计道：“依末将之见，我军对外摆出围而不打之势，另遣小股人马混入城中，待到夜阑入梦之际，在街巷间广播官军攻城消息，敌不知其里，必先自乱，我军趁势攻城，不知可否？”

岑长倩击掌道：“此计甚妙。二位将军可速去准备。”

当节度帐内只留下岑张二人时，岑长倩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提了出来：“贼众与我相比，众寡悬殊，战事将不会持续多久，多则三五日，少则一二日，如何善后，尚需你我定夺。”

张光辅道：“有消息说，丘神[redacted]将军将投降贼众尽皆杀戮。在下以为，此正合神皇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之意。在下以为，豫州之投降官兵，亦应做如是处置。”

岑长倩沉吟须臾说：“大人既已知道豫州官吏为贼胁迫，若是不辨是非而屠城溅血，恐失人心，还请慎思。”

张光辅不以为然：“大人未免过于拘谨。眼下虽只豫州在战，然观之域内，诸王暗地磨刀霍霍，若不开杀戒，何以震慑宗室诸王。我等深受神皇恩泽，岂可心有旁骛？”

岑长倩便沉默了，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听张光辅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他早年在署中做侍郎时的谦恭到哪里去了？他之前为了取悦主上而不惜滥杀无辜的谈锋让岑长倩非常担心。

看着时间不早，岑长倩起身告辞，回去的路上，张光辅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回旋。他似乎看见一张张血污的面孔，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唉！已经有一个丘神🏠在博州酿造了惨绝人寰的血案，他不能再看到豫州域内冤魂塞道。

不！绝不能让张光辅的图谋得逞，他要阻止张光辅用无辜者的头颅去邀功争宠。回到帐内，已过了酉时，岑长倩却毫无睡意，他要将博州和豫州发生的一切上奏武曌。

夏官尚书同平章事臣岑长倩启奏陛下：

李贞父子，不思圣恩，密谋反叛，罪在不赦。讨逆伐罪，天道人心。然臣观之，罪在一人，余皆所迫。闻官军至，降者成蹊，若久旱之地，而逢甘霖；若途之饥者，而闻炊烟。伏地跪拜，山呼神皇。人心向背，于此见于一斑。故臣乞陛下，惩办首恶，宽恕胁从，慎勿伤及无辜。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 、 蹇叔之言，以败其师，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臣愿陛下慎思慎行，则社稷之幸，万民福祉。

他没有直接点出丘神🏠和张光辅的名字，他相信武曌一定能够明辨是非。写完奏章，反复看了几遍，他又在末尾添了几句：

我军三十万大军逼近豫州，破贼指日可待。李贞伏法，豫州空虚，乞陛下早定刺史，以安民心。

封好奏章，看看帐外，后半夜的残月冷清地照着中原大地。想到明天，或者是后天，这里将面临一场战事，他的心别有一番滋味，忽然想起兵法上说“兵者，国之凶器也”，自己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让守卫把录事参军喊了进来，将手中的奏章交给录事参军，叮嘱道：“明日一早，你人乘快马飞驰洛阳，交给知制诰直呈陛下。记住，不要让张节度的属将看见。”

送走录事参军，岑长倩才稍稍平静了。他估计，张光辅要向朝廷报功，也得在战后，那时他的奏章早已到了武曌面前。

接下来的日子，三十万官军将上蔡和汝南两城团团围住，却没有进攻的迹象。

九月底，厚厚的云层积为连绵阴雨，每日落入汝水之中，以致河水骤然暴涨，一座汝南城，真的成为“悬瓠之城”，而上蔡城中的街巷更是成了小河。

李贞每日看着雨雾茫茫的天气，眉头都被愁云锁住了。他十分清楚自己军队的底细，这样的天气越是绵延，他们就越是被动。各路旅帅也不断前来禀报，说城中粮草紧缺，人心不稳，他真担心酿成内乱。

绝不能坐以待毙，他已打定主意，要督促裴守德和李规主动出击，杀出一条血路来。想到这些，李贞对外喊道：“来人！”

进来一位司兵参军，李贞便让他出城传小王爷与裴守德进城议事。司兵出帐不一会儿，又慌慌张张地回来禀报说：“大事不好了，小王爷与裴将军营地被官军趁雨夜袭，两位大人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全线溃败，现带着随从正朝王爷府奔来。”

“如何会这样呢？”李贞一下子跌倒在案边，望着黑漆漆的窗外，只是不停地说，“完了！完了……”

卫士上前扶他，却被挡开，他无力地挥了挥手说：“速去外面打探，看战况究竟如何？”

这时候，只听见府门外一片嘈杂，惊慌的脚步声声声敲打在李贞的心坎上。忽然就听见有人高喊：“官军打进城了！逃命啊！……”

李贞浑身一个冷战，“嗖”地拔出宝剑，就向外冲去，正好与进来的李规、裴守德撞了个满怀，“咚”的一声，三人都跌倒在地上。朦胧中，李规听见父亲熟悉的喘息，便放声大哭：“父王！完了，一切都完了。”

李贞抱着李规已经没有了眼泪，只是双手捧着李规流泪的脸庞说：“孩儿！父王不怪你。此天不予我也。”

裴守德的头紧紧地贴着地面，饮泣着述说了被夜袭的经过：“小婿罪该万死，都是小婿轻敌，原以为官军在这样的雨天不会出战。”

然而，李贞此时已没有心情追究责任，他更担心汝南城破后王妃与女儿的命运：“可有救王妃及郡主之计？”

裴守德大哭道：“张嗣明见上蔡战起，必率人攻取汝南。我等纵有

此心，已回天无力了。”

“如何会是这样，如何会是这样？”李贞还是不敢相信兵败如山倒的严酷现实，“难道我七千之众，如此不堪一击么？”

裴守德说：“固然敌众我寡，难以取胜，然则，更令人惧之者，乃在我辖内官员闻官军夜袭，临阵倒戈，若非小王爷与卑职醒得早，早成了奸细的刀下之鬼。人心叵测，难以识之。”

三人正说着话，就见一录事参军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启禀王爷，大事不好了，有人打开城门，现在官军正潮水般地向王府开来。”

三人没有一人回应录事参军的话，本能地抱在一起。李规紧紧地贴着李贞，哭说：“孩儿不想这么年轻，就死在乱刀之下。”

“我等既已举事，就当慷慨赴死，岂能沦于贼手。”裴守德言罢，从腰间拔出宝剑，向脖颈抹去，一股热血喷出，他仰面躺倒，眼睛圆睁，望着王府的楼顶，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李贞被强烈地震撼了，一把推开李规，仗剑在手，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李规说：“非是为父绝情，实在是因为与其酷刑死于敌手，倒不如自裁，少了许多的屈辱。”

李规没有回避父亲刺来的剑，在利剑穿胸的那一瞬间，他浑身痉挛，血直往外涌，染红了李贞的战袍。

“规儿！规儿！”李贞抱着李规渐渐僵硬的身体，声嘶力竭地呼唤。当又一把剑穿透他的后背时，他甚至没有感到痛苦，只说了一句“父皇，儿臣来了”，便双双倒在了血泊中。

官军，真的打进城了……

十月初，江南道巡察使狄仁杰在徐州运河岸边下了船，换乘坐骑踏上了回洛阳的归程。

他感慨时光飞逝，光阴荏苒。奉诏南行时，还是桃花乱落如红雨的清明时节，麦子才刚刚起身拔节，而归来时，中州大地已是金浪翻卷，糜谷飘香了。坐在马上，搭眼远眺，满目一片丰收景象，他又一次感到《兆人本业》和朝廷轻徭薄赋的深得人心。

这一天，他来到东邻神都的郑州。刺史曾泰是他在宁州刺史任上的长史，现升任州府大吏，自是十分感激恩师的栽培。一大早，曾泰就赶到城外五里地迎接。他知道狄仁杰不事张扬，因此没有带更多的随员，只他和长史两人。

师生见面，免不了一番寒暄，曾泰说："恩师鞍马劳顿，辛苦了。"

狄仁杰挥了挥手中的马鞭说："效忠朝廷，何谈辛苦。倒是二位贤契为黎民谋福祉，可谓夙兴夜寐，不堪其劳啊！"

"学生不忘先生教诲，不敢懈怠，生怕有负皇恩。"

狄仁杰说："皇恩浩荡，当应感戴，然则，孟夫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官者，当以民之疾苦视同己之疾苦。不顾民利，取悦于上，争利于市，为我等所不为也。"

曾泰说道："谨记恩师教诲。学生在舍下略备薄酒，为先生洗尘接风。"

狄仁杰赞许地点了点头说道："如此甚好，本是友情，一放进官邸就变味了。"

长史在一旁说道："刺史大人担心在城中酒楼设宴，被先生责备，故而改作家宴。"

狄仁杰呵呵笑道："无须鸡鸭鱼肉，那是富家的膳食，本官享受不了，只要有两件东西即可，一个是郑州的胡辣汤，一个是并州的刀削面、老陈醋，足矣。"

曾泰跟着狄仁杰笑了，说就吃几样小菜，然后喝胡辣汤，吃刀削面。

心畅而步快，不到半个时辰，三人已经来到一深巷，在一座门楼前下马。府令赶忙上前，引了几位大人到前厅。

曾泰夫人正当中年，生得眉清目秀，是当年在宁州时狄仁杰保媒的，现在看见狄大人远道而来，十分高兴，当下见过礼，吩咐下人上了菜肴。喝的是狄仁杰家乡的杏花村汾酒。三杯下肚，浓浓的乡情顿时暖

了心窝，话也随之多了起来，曾泰告诉狄仁杰，说自从《兆人本业》和减赋税的诏书颁布以来，郑州民心舒畅，五业兴旺，百姓都盛赞太后爱育黎首。

狄仁杰也大略地述说了此次江南之行的所见所闻，大家听了心里乐融融的。

放下筷子，狄仁杰却是往事涌上心头，便侧脸问曾泰："记得霍王曾任过郑州刺史。"

"大人好记性，"曾泰随之神色庄重起来，"霍王已被来俊臣下了牢狱，罪名是与越王密通，图谋反叛。"

狄仁杰"哦"了一声，道："宗室反叛之事，本官在归途已有所闻，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多人牵涉进去。二位对此事如何看？"

长史答道："依我朝律令，罪在不赦。"

曾泰接着长史的话说："宗室心存异想，故而纠结，所谓偏颇。"

狄仁杰吃着菜，略一思索道："二位所言不无道理，然则，本官还是那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者，百姓之天下，非一人一己之天下。贞观盛世，乃在民乐；永徽新政，乃在民安。今太后临朝，乃在民富。此三者，是非之权衡也。不闻政声，不观世风，不晓民意，单以族统论事衡人，难免走眼。"

曾泰与长史深为狄仁杰一番话所折服，对于宗室谋反的性质有更深的理解，也进一步摸清了狄仁杰对事变的态度，双双举起酒杯道："大人一席话振聋发聩，我等醍醐灌顶，请大人饮了这杯。"

夜阑席散，曾泰说道："驿馆路远，不劳恩师远足。学生家中有上好的客房，不妨住了。"

狄仁杰忙摆了摆手道："还是住到驿馆好些。我本朝廷钦差，住进私宅，难免被人猜度，大人就送本官回驿馆吧。"

长史又是一阵感动，感佩狄大人瓜田李下，慎微慎独。当下两人上马，踩着夜色归去。

第二天一大早，曾泰早早地来到驿馆，陪狄仁杰用了早膳后道："恩师平日忙于朝事，今归京途中，稍事宽余，不如由学生陪了，到新郑谒拜轩辕黄帝故里。"

"难得你一片热心，这回就免了吧，本官已离朝数月，又逢宗室事变，太后必是等得急了，就此作别，后会有期。"曾泰死活不答应，坚持要送他。于是，两人骑了马，出了西门，缓缓走来。

多年的师生之谊使得二人生出好些别离的惆怅。一路上，曾泰的话少多了，走出了一二里路后，狄仁杰率先打破沉默说："本官昨夜观书，叹当地乐俗。再度感到对一人一事都不可概尔论之。就说这郑乐，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本官不甚了了，后与太后论之，方知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于是，便觉得，刘勰所谓'《韶》响难追，郑声易启'，较之夫子，高出一筹，其别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故也。然郑声易学，也是它的长处。"

曾泰明白，狄仁杰这些话看似在谈论音乐，实则是开导他该正确看待太后掌理朝政，要他远离宗室是非。他在马上作揖道："恩师良苦用心，学生明白。学生定不负恩师高望。"

在五里外的长亭边，狄仁杰拦住曾泰道："千里送行，终有一别，回去吧。"

"恩师先行，学生等恩师走后再回去。"但狄仁杰坚决不答应，直到看着曾泰拨转马头，自己才打马加快了脚步……

人急马快，两天后，狄仁杰的马已经停在洛阳的府门前了。

"啾啾……啾啾……"马嘶声惊动了府令，他出门一看，喜出望外，对着里面喊："夫人！老爷回来了。"

狄夫人闻声出来，看到风尘仆仆的狄仁杰，眼圈先自红了，待回到前厅，第一句话就是："看看！半年多没在京城，人都瘦了。"

狄仁杰从夫人手中接过热绢巾，擦了擦脸，呷一口丫鬟捧上的热茶说："夫人何须这样，老夫不是好好的么？"

“光远近来有信么？”他惦记儿子不能尽职尽责。

“前日来过一封，说在州司马任上还好，就是近来宗室起乱，州县分化，他生怕本州刺史糊涂，随了诸王。”

狄仁杰忙道：“老夫明日就寄书与他，当此风云变幻之际，他要稳住操守，不可糊涂。”

“谁说不是呢？老爷回来了，妾身就放心了。”

狄仁杰道：“不出华堂之门，必然闭目塞听。老夫到江南走一趟，百姓对太后新政拥戴之至啊。”

当晚，夫妻二人剪烛叙话，夫人告诉狄仁杰，宫中的武公公来过几次，要老爷一回来就进宫面圣，说神皇有要紧事要召见。

狄仁杰“哦”了一声，却是没有深问，朝廷的事情，他从来不拿回家中说，而且夫人知道得越少，家中就多一分安宁。然而，他的心却是不能平静了。熄了灯，他睁着眼睛瞅窗外的疏星，猜度太后召见他的目的。回想在郑州与曾泰说的那些话，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虽然从情感上说，他对于贞观之治和永徽新政都有着深深的追念，然而，从理智上说，他不能不承认李氏宗室自高宗以后，尚无一人能够担得起社稷大任，既如此，为什么不能面对太后理政的现实呢，诸王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固守道统而已。

雄鸡啼晓之时，他对自己的选择做了再一次的确认。辰时二刻，他便已整好衣冠，匆匆赶往宫中拜见武曌。

武曌此时正坐在武成殿里看上官婉儿和武承嗣分别转呈的奏章。

一道奏章是夏官尚书岑长倩前几日飞报进京的；一道是张光辅的捷报，极言官军在豫州连克上蔡、汝南两城，斩贼首数千级，李贞父子畏罪自裁。审案中连坐六七百家，籍没五千人口。

两道大相径庭的奏章，让武曌陷入沉思，究竟哪一份更接近事情的真相呢？尽管她对李贞父子率先发难恨在心头，但她更知道，这不是孤立的谋反案，她不能不慎而又慎。昨日她就此征询上官婉儿的看法，她极力推举狄仁杰为豫州刺史，前往处置善后事宜，这也很对她的心思。

武曌放下两道奏章，抬起头问武钦道："狄仁杰来了么？"

武钦回应道："启奏神皇，狄大人已在塾门等候多时。"

武曌的眉宇霎时就展开了，眼里流溢出不尽的快慰："为何不早禀奏，快宣他进来。"

狄仁杰从秋日的晨光中走进了武成殿，走进了武曌的眼睛，那熟悉的气度让她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快步走到殿中央，一脸喜气地说："爱卿一路风尘，不惧辛苦，朕甚慰之。赐坐。"

狄仁杰纳头要拜，但被武曌拦住了，她又打量一番狄仁杰，话里就多了几多的抚慰："千里迢迢，风尘仆仆，眼见的瘦了不少。"

狄仁杰赶忙拱手道："谢太后垂念。"接着，他就把自己此番到了吴楚等地，如何清除淫祠，整肃民风，如何代太后去探视庐陵王，如何办理李孝逸谶语案，如何从百姓安居乐业中感受到太后劝农桑之策的圣恩远播一一述说了。话语虽平实无华，但在武曌听来已是十分有滋味，仿佛自己也去了一趟江南。尤其是《兆人本业》在民间的广为传播，使她对今春以来的一系列决策更是充满自信。

"管子曰，'夫霸王之所始，以人为本'，自古成霸业者，莫不本于民心。朕越来越相信，百姓要的是寒而衣暖，饥而果腹，富而安乐。谁能为之谋利，他就认谁为人主，爱卿以为然否？"

狄仁杰用温和的笑意回应了武曌的问话，接着以转达庐陵王对她的祈福岔开了话题。武曌正在兴头，倒也没有在意这微妙的变化。接着，狄仁杰就把李孝逸一事提到了武曌面前："臣奉诏侦查李孝逸将军案，李将军道，倘有异心，何须风尘被甲，远征徐敬业。他要微臣代他致意太后，所谓'名中有兔'之谶，显系奸人陷害，还乞太后明察。然而，臣未离开施州，来大人又跟随而来宣诏，贬李将军到儋州。微臣惑然不解，还请太后明示。"

武曌脸上就掠过些微尴尬，说："此案已经过去，好在儋州隔海，他也不必再战战兢兢了。"

狄仁杰顿时睁大了眼睛道："神皇难道真的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武曌没有回答，在等待下文。狄仁杰“唉”的一声悲叹，垂下了头道：“他在前往儋州途中，被人暗杀了。”

武曌一愣，她很快就猜到这必是出于武承嗣之手，她摩挲双手，怆然而惋惜地说道：“儋州蛮夷之地，想李将军必是触怒了当地土人。他泉下有知，知道朕的心。”

狄仁杰见状也不好再深究。武曌不失时机地要武钦将两份奏章拿给他看，狄仁杰大体浏览一遍，心中就有数了：“李贞父子谋反，微臣在回京途中已有所闻。虽未到豫州，然为太后计，臣以为岑尚书所言，情切而意真。夫获罪者，越王一人，余皆被迫。倘是竞相连坐，籍没杀戮，必违太后仁恤之意，又离吏民忠于朝廷之心，上下交忌，社稷岂能稳固，臣望太后三思。”

“爱卿所言，亦朕所思。左相和婉儿都举荐爱卿做豫州刺史，朕也以为，拨乱反正，非爱卿莫属。还望爱卿体恤朕意，勿予推辞。”

太后的这个意图，狄仁杰在阅看两道奏章时，已经料到了。而且，他也知道豫州一案牵扯了太多的人，明辨是非，权衡轻重，乃天意民心使然，自己绝无推脱的理由，他也不打算退却。

狄仁杰起身，很庄重地对武曌道：“臣深解太后旨意，不日即动身前往豫州主事。”

武曌动容地说道：“怀英！朕没有看错你……”

第十七章

宗室悲歌如雪乱

太后心志逐日高

岑长倩一接到狄仁杰将任豫州刺史的消息，就明白武曌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奏章，并且听进了他的谏言，心中多日的纠结霎时就散了一半。尽管以官阶论，他居于狄仁杰之上，然而，他还是喜不自胜地出汝南县城，去阳关路口迎接狄仁杰。

汝水清清，秋云淡淡。岑长倩手搭凉棚远望，从秋林边缘走来三五个黑点，渐渐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嗯！是狄大人，那潇洒的纶巾，那绯红色的刺史朝服，都让岑长倩脸上布满喜色。他催动胯下的战马，迅速迎了上去。

“狄大人到了！”岑长倩翻身下马，情不自禁地喊道。

狄仁杰急忙下马，疾步前趋，躬身行礼道：“怀英何德何能，劳大人远途来相接。”

岑长倩道：“本官闻知大人将赴豫州，满心欣喜，就盼着早日谋面。”

两人上了马回城。路上，狄仁杰询问平叛情况。岑长倩道：“百姓盼望天下太平，厌倦兵爨，叛军不得人心，战场对阵，一击而溃，军士阵前纷纷倒戈，贼众土崩瓦解。我军小试牛刀，即获大胜，此皆太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故矣。”

狄仁杰深表赞同，顺着这个话题，将自己江南之行沿途所见一一说给岑长倩，末了以一句“得人心者得天下”做了结语。

岑长倩问狄仁杰道：“太后有否带话给本官？”

“太后口谕，待豫州稍定，大人即需回朝主持夏官署兵务。”

岑长倩又问到神都情况，狄仁杰沉默了一会儿说道："神都风雨莫测，虽说骞味道归京后被任了左肃政大夫，然而，审案诸事，皆归于周兴、来俊臣等人。此二人虽然一个才官居秋官侍郎，一个也只任职左御史中丞，然而，因与武承嗣纠缠在一起，故而许多狱案皆可直接上奏太后。"

这一回，轮到岑长倩沉默了，他开始明白，为什么张光辅一定要株连众多无辜，又以节度的身份拒绝他的谏言了。之前他俩围绕如何处理豫州官员中的涉案者，已经发生多次争论，每到要紧处，张光辅就一句"太后诏命本官节度诸军，大人就不必矜持于尚书之职了吧"将他噎了回去。

狄仁杰敏锐地觉察到了岑长倩心绪的微妙变化，便问："大人为何忽然不说话了？"

岑长倩叹一口气道："有些事情，你见到张节度就明白了。"言罢，在坐骑屁股上抽了一鞭道，"廉颇老矣。"

狄仁杰跟了上去，看着前面的岑长倩头发中已落了霜。他想，岑尚书与张光辅之间一定龃龉很深了。

这使得狄仁杰对自己此行赴任的艰难和棘手有了几分预感。

对于张光辅，狄仁杰多少了解一些，他处事干练，善于言辞。狄仁杰在任大理丞时，他是司卫少卿，掌管宫闱值守，一般只在朝堂上见面，听他陈奏，条理清晰，声色俱茂。但他也听说，其人比较阴暗，善于揣摩上意。后来，狄仁杰到宁州做了刺史，张光辅也做了长安令，垂拱以来，不知怎的他就做到了夏官侍郎同平章事。难怪岑长倩无可奈何。

岑长倩了解狄仁杰的性格，加上对张光辅的戒备，安顿好狄仁杰后，便打消了设宴接风的念头，拱手告辞了。

府是昔年旧府，官是履职新官。狄仁杰把刺史府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就发现越王兼任的刺史与非宗室的同一官阶有许多的不同。不维高凿檐牙，广布苑囿，就是这府门前的石狮，也比其他州县的大。住在这样的官署，他须时时警示自己啊！

稍事休整，他便开始查看案卷。一轴一轴地看下去，狄仁杰的眉头也越锁越紧。果然不出他所料，被牵进越王党羽者达六七百家，五千多人。其中不少人在“狱辞”中都留下“被胁迫”的印记，然而，节度却一律将之上缴司刑寺，单等批文下来，就地处斩。

狄仁杰的心境格外的沉重了。因长史已经获罪，一连数日，他便找来录事参军，认真询问举事过程，梳理主线。人命关天，岂能视同儿戏？他决计要向朝廷上书，奏请太后甄别真伪，纠正诖误，以彰显神皇圣德。但他的措辞还是很谨慎的，绝不给武承嗣、周兴等人留下口实——

臣数日来，查阅案卷，遍阅狱辞，知彼皆诖误。本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无不言，空乖陛下仁恤之旨……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宽恕其罪，使彰显太后圣德，朝廷恩泽。

他特地命使者将其带给左相苏良嗣，要他直接呈给太后。

其间，他到节度张光辅的行辕拜访了一次，纯粹的寒暄客套，张光辅回避了许多实质问题，绕着圈子要狄仁杰识时务，遂人主意，不要固执己见。狄仁杰笑而不答，适时告辞。张光辅却在他背后说道：“狄大人！好自为之。”

出了节度行辕，刚辰时三刻的样子，他忽然觉得腹中有些饥饿，遂对跟在身边的卫士队正说：“到前面的小店中喝碗胡辣汤，吃几个包子去。”

队正说了一声“遵命”，就要去驱赶正在吃饭的百姓，狄仁杰厉色拦住他，小声道：“不就是一顿饭么，如何要惊动百姓呢。到了街上，你我与百姓一般无二，不可造次。”

队正的脸就红了，忙道：“属下错了。”

店小二见一和善老者，带了几位随从前来，看阵势就是一名官家，忙上前问道：“大人想吃点什么，小人这就去张罗。”

队正看了看狄仁杰说道：“每人一碗胡辣汤，两个肉馅包子。”

店小二答了一声“大人少待”，不一刻就把小菜、汤食和包子上齐。

狄仁杰正要招呼大家吃，就听见不远处传来呼救声。原来是几个府兵追着一位少妇，有的抢过她手中的包袱，有的搂着她要非礼，女子惊恐地缩作一团，却招来一阵淫邪的笑声。

狄仁杰举在空中的筷子停住了，大声道："光天化日之下，岂容强抢民女，去看看。"

这时候，店小二从里边出来对狄仁杰道："大人还是撒手吧！这些人惹不得。"

狄仁杰"哦"了一声，问道："这却是为何？"

店小二压低声音道："这些人都是张节度属下的府兵，自进入汝南城以来，屡屡抢占民房，强奸民女，有反抗者，非杀即关。"

狄仁杰听着，脸色赫然严肃了起来："今日本官就要管管这事。"随即他放下筷子，带了随从朝出事地点走去。

那几位府兵正欲架着民女离去，却不料队正执了腰刀从旁拦住，厉声道："朗朗乾坤，岂容你等胡作非为，速速放手还则罢了，否则定不轻饶。"

"呵呵！口气不小啊！敢问哪路来的，竟敢与爷如此说话，不要命了。"

"新任豫州刺史狄大人在此，还不见过。"

"狄大人？不认识，爷只知道节度张大人。快快让开道。"说罢，那人向其他几位府兵使了个眼色，扯着少妇就要走。

这情景让狄仁杰不禁勃然大怒，大喝一声道："将这几位狂徒拿了。"

队正和随从们得了令，迅速出刀与府兵厮杀在一起。队正飞起一脚，朝府兵中为首的旅帅扫去。旅帅本就理亏，因此心神不定，一个猝不及防便跌倒在地，眼看着刀架在了脖子上，先自慌神了。其他的几位府兵也纷纷败北。

这一场厮杀，惊心动魄，又逢近午时，正是街头百姓云集之际。大

伙纷纷为狄仁杰除暴安良而感奋不已，有几位平日里受尽官军侵扰的百姓，更是冲出人群，出拳就打，队正拦住大家，劝慰道："请诸位散去，狄大人定会以律处置这几个不法之徒的。"

众人散去后，只留下那民女还站在原地瑟瑟发抖，狄仁杰要队正拿了些散碎银子送她。

狄仁杰对那女子道："想你二老和丈夫在家都等得急了，快回家去吧！"

民女纳头便拜道："今日若非大人，民女就没命了，救命之恩，没齿不忘。"

直到那女子的身影消失在街巷深处，狄仁杰才收回目光，眸子里多了许多的沉郁，一种愧疚感油然而生。来了这么多日子，自己总是忙于审阅案卷，却不承想案外情势比之案内更复杂。他觉得，无论如何都该与张光辅做一次直面的深谈了……

狄仁杰命随从将几位扰民的府兵押回刺史府，认真审理，取了"狱辞"，决定第二天再去节度行辕。不料午后不久，跟随张光辅来豫州的洛州司马房嗣业倒登门向狄仁杰要人来了。

房嗣业转达了张光辅对狄仁杰的歉意："张大人之意，这几位府兵是末将的属下，就由末将带回去严加管束，不劳大人审理了。"

"本官已经审讯过了，几位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本官正要去见张大人呢。"接着，狄仁杰又话锋一转，"至于那几位罪犯，本官作为刺史，职在除暴安良，既是在本官辖内犯事，自然由本官审理，不劳司马费心了。"

房嗣业倒吸一口冷气，过去在洛州，就听说狄仁杰处事刚锋，不轻易折腰，今日一见，果然如此。但他明白，如果这几个兵卒留在狄仁杰手中，等于授人以柄，这也是张光辅最为担心的。

"狄大人！"房嗣业刚才挂在脸上的谦恭和微笑顿然退去，"我朝纲纪，尊卑有序。今两位宰相率军平叛，大人私扣末将属下，这对两位宰相有所不恭吧！"

狄仁杰不经意地笑了笑，理了理美髯道："司马大人就不必作态了吧，案情审理清楚，本官自会向两相陈明的。"

"好你个狄仁杰，本官一再谦让与你，孰料你却一意孤行，等着吧！"房嗣业负气拂袖而去。

狄仁杰知道，房嗣业不会善罢甘休，定会说动张光辅兴师问罪的。与其坐等，倒不如主动上门，也正好给张光辅敲敲警钟。

第二天一大早，狄仁杰就带着"狱辞"抄本去了节度行辕。

张光辅正为狄仁杰不给自己面子在帐中生气，发誓要书奏太后，弹劾狄仁杰目无纲纪，私扣府兵，为谋反者开脱。狄仁杰的突然到访，让他有点措手不及，连忙示意房嗣业和张嗣明两位退到帐后，方才吩咐道："快快有请狄大人。"话未了，就听见狄仁杰的声音传了进来："不用请，下官来拜见大人了。"

张光辅吩咐卫士向狄仁杰奉了茶，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昨日房司马言语多有冲撞，还望大人海涵。"

狄仁杰呷了一口茶，放下杯子拱手道："臣僚之间，因歧见而言语龃龉，不足为奇。下官倒是担心，倘不严格约束属下，伤了百姓的心，那就有负太后的厚望了。"

张光辅的脸上就有些不自然，点了点头，随即端起茶杯，掩饰了自己的尴尬。

狄仁杰趁势将自己来豫州后的所闻所感和盘托出："下官来豫州后，闻说豫州军民闻听官军至，降者塞道，附者云集，以致越王父子溃败如水。然将士恃功，多所求取，恕怀英不能留情。"

张光辅的脸霎时充血涨红，话也带了怒气："刺史大人这是在讽刺本相治军无方么？"

狄仁杰并非不在意张光辅情绪的变化，只是随着帐内气氛的紧张，说话的口气也骤然加重了："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万贞生。"

张光辅再也无法保持节度的仪态，忽地站起来指着狄仁杰的鼻子

道："狄怀英！你这话是何意？是说朝廷不该平叛么？须知你如此说，与叛贼无二，本可以杀了你！"

"大人不必动怒。怀英此言，绝非妄言，天见之，地感之，民知之。明公统兵三十万众，所诛者至于越王贞。而踰城出降者四面而成蹊，大人纵将士暴掠，杀降者以为功，非万贞而何？"

"你……信口雌黄，本帅要向太后弹劾你。"

狄仁杰的话如利剑直指张光辅的要害，触摸到了他色厉内荏的虚弱。此时，狄仁杰胸中的多日来的闷气、面对强权而不屈的胆气，都汇成一股饮犊上流的豪情："以大人之所为，上污苍冥，下污朝堂。怀英恨不得尚方宝剑，加大人之颈，即怀英虽死，如归耳。"

张光辅完全被狄仁杰凛然不可犯的气概震慑了，他不敢看狄仁杰，却对着帐后喊道："送客！"

狄仁杰抬起胳膊，拂了拂膝盖的纤尘，冷笑两声道："不劳送！下官告辞。"

狄仁杰昂首阔步离去了好一会儿，张光辅才回过神来，对着帐外狠狠地跺脚："放肆！竟敢威胁本相。"

房嗣业和张嗣明从帐后转出来，一人抚着张光辅的背，一人为他摩挲胸口，劝道："如此狂徒，大人何须与之计较。"

张光辅将手中的茶杯摔向帐外，正砸在进来禀报的卫士头上，张光辅骂道："你没有长眼睛么？还不退下？"卫士再也不敢说什么，捂着头跑出去了。

张光辅眼睛充了血，恨恨地说道："如此狂徒，还希望太后赐你尚方宝剑，做梦吧。"

一提到"尚方宝剑"，房嗣业眼前一亮，冷笑道："他不是还没有尚方宝剑么？"

"此话何意？"张光辅闻言一惊，立刻问道。

张嗣明马上会意，道："房大人的意思是，他没有尚方宝剑，就表

明奈何不了我们，我们却可以先发制人，向太后举报他与叛贼沆瀣一气。”

张光辅顿开茅塞，也十分赞同：“若不给这狂徒一点厉害瞧瞧，他将来受到太后恩宠，还不置我等于死地么？”

房嗣业建议道：“要弹劾，就连岑长倩一起弹劾。自狄怀英来豫州后，两人同气相连，多次于行辕密谈，若无他背后主谋，一个州刺史，岂敢如此放肆？”

三人正说着，值守的卫士在门外喊道：“岑大人到。”

张光辅便急忙收住了话头……

十月底，朝廷下了两道诏命：一道是命岑长倩和张光辅班师回朝，豫州政事悉数移交狄仁杰；另一道是恩准了狄仁杰的陈奏，将被胁迫参与了反叛，而后来投降的五千人流放丰州。

丰州在塞外，乃秦皇室五原郡故地。又逢冬至，狄仁杰最担心的还是流民旅途的安危。

大军回朝的前一天，狄仁杰邀请岑长倩到豫州城外的一家酒肆小酌，依依惜别之情都在酒中了。喝至半酣，狄仁杰拱手对岑长倩道：“怀英预感，接下来，治宗室党羽将会延及更多朝臣，人心叵测，万望大人珍重。”

送走朝廷大军，狄仁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流放的五千人口选择了一位司户带队：“此去地阔路远，要翻越长城，跋涉塞外，时近冬来，天气日寒，扶老携幼，不堪其苦。”

“本官知道，他们要过宁州。若遇时艰，可找当地乡老，就说狄怀英命你等求助，可解断炊燃眉之急。”

司户应道：“大人体恤百姓疾苦，卑职怎敢懈怠。请大人放心，卑职定不负使命，将他们平安送至丰州。”

第二天，晨曦初露之际，流放的五千人众顶着萧瑟的寒风，带着家小，踏上了背井离乡的征程，人群中哭声此起彼伏，绵延数里，仿佛满地银霜都是他们的泪水凝结而成。

司户率领士卒前后照应，当他带着队伍走出汝南五里地时，忽然看到秋阳下的高坡上有一个人影，那不是狄大人么？他顿时来了精神，回头朝着身后的人群喊道："狄大人送大家来了。"

人们加快脚步来到土坡前，纷纷跪倒在地，"感谢狄大人救命之恩"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狄仁杰急忙走下高坡，扶起走在最前面的老者连道："众位父老乡亲，快快请起，怀英承受不起"，自己却满脸是泪。

这一刻，他的心头油然回荡起太宗皇帝的名言："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狄仁杰的忧虑很快被严酷的现实所证实。

李贞父子的惨败果然成了向宗室开刀的导火索。整个十一月，从神都洛阳到诸王任职的州郡，到处血污纷飞，人头落地。

最先被处置的是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和常乐公主。这三人因是宗室，太后诏命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直接审理。几天以后的朝会上，骞味道奏报，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二位亲王与李贞父子同谋。武曌很不满意，一怒之下，将案子交与来俊臣。

来俊臣才不管王爷，还是公主。他并不急于审案，而是押着他们去看刑讯过程。他特地选择了用铁圈套住头颅，在头颅和铁圈之间钉楔子的刑罚，眼见那罪犯随着木楔的增加，由惨叫到昏厥，最后脑骨粉碎，脑浆四溢时，李元嘉瘫软了，李灵夔更是当场昏迷不醒。倒是常乐公主冷眼观看了整个过程，明白即使不受刑也难逃腰斩，趁着行刑者与两位王爷周旋的当儿，撞死在了刑室的墙上。

李灵夔被冷水泼醒后，对来俊臣说："御史丞不就是要本王承认与李贞父子同谋么，不错，本王确染指博州、豫州两案，诸多布阵排兵，皆出于我等。"

来俊臣脸上露出神秘的笑意道："二位王爷明白，也少受皮肉之苦。"说着，要录事拿了"狱辞"，李元嘉与李灵夔先后画了押，按了手印。李元嘉毕竟习武出身，在来俊臣看狱辞的时节，夺过门口值守府兵的刀，一刀结果了李灵夔的性命，接着，顺着自己的脖颈抹去，一股鲜

血喷涌而出。

李元嘉衰弱地道了一声“先帝，微臣死不瞑目啊”，便重重地倒在地上，气绝身亡了。

来俊臣拿着李元嘉、李灵夔和常乐公主的狱辞去拜见武曌，密奏骞味道与二王同谋，欲掩盖其罪行。武曌当殿下令，将骞味道及其子辞玉处斩。

行刑那天，骞味道回顾自己的仕途，真后悔当初推过于君，惹恼了武曌，可也悔之晚矣。

十二月，青州刺史李元轨连坐越王谋反案，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可从陈仓翻越终南山时，槛车不明原因地翻进万丈深渊，人车俱毁，渺无踪迹。押送囚车的司马回来说，当日中午，队伍行进到大散关以南秦、蜀分岭的山梁时，忽然雷声大作，从东南方向飘来漫天乌云，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囚车被风卷起，卷进深沟，在沟底化为一团火球。好长一段时间，李元轨的遭遇都被渲染得充满了神秘，让听到的人毛骨悚然。

接着是江都王李绪等被戮斩于市。

至于因越王案而连坐，被处以极刑的朝臣更是不计其数。往往是朝会开始时，还在向武曌奏事，朝会还没散，就有人被革职查办，就连他们的姓氏也被改为与五蠹相关的，几位亲王都被改作“虺”姓，意为大毒蛇。

每天都有人被押往刑场，每天都传来有人被周兴、来俊臣的酷刑折磨而死的消息。身在济州刺史任上的薛顗惶惶不可终日，连睡觉是都不能定神，常常梦到自己被周兴、来俊臣的酷刑折磨得粉身碎骨，醒来后浑身冷汗淋漓。

他夫人虽然对神都血案有所耳闻，但在她印象中，夫君根本就没有参与李沖举事的任何迹象：“别人是别人，夫君是夫君。既是没有参与谋反，何须惊慌失措，反而授人以柄。”

薛顗擦了一把汗水道：“你懂什么？太后自李沖举事后，就风声鹤唳，任何不慎都会遭她怀疑。”

“难道夫君……”夫人慌神了。

“唉！本官哪有这个胆量啊！要命之处在于本官与李沖自幼交好，举事前，他又派遣使者到济州联络。本官碍于情谊，也遣录事参军高篡回访了博州。”

“哎呀！”夫人惊呼一声，“夫君这是自招其祸啊！”

“好在本官多了一个心思，没有留下片纸只字。”

“吓死我了。”夫人软瘫在薛顗肩头。过了片刻，夫人又问，“这个高篡现在何处？”

“此时此刻，他还能去何处？就在本官麾下栖身。”

“这就好说。”接着，夫人对薛顗附耳说了几句。

薛顗的眼睛睁得老大，心想自己的夫人如何也有了如此心机。

夫人一眼就看出了薛顗的心思，眉毛一横道：“这个关头，救命要紧，你不杀他，不定他什么时候告密到太后那儿，夫君完了不说，牵累妾身及儿女忍受酷刑，生不如死。”夫人说着，泪水稀里哗啦地淌了满脸。

第二天夜间，高篡不明不白地被人杀死在家中。只留下血淋淋的身子，头颅不知去向。

司马前来禀报时，薛顗刚刚洗漱完毕，闻言大惊道：“朗朗乾坤，白日天下，竟然有人暗杀本官属下，是可忍，孰不可忍？”当下命司马率府兵全城大搜。然而，多日过去，案子终因毫无头绪而不了了之。

薛顗命人为高篡刻了木雕头像，妥为安葬，并向朝廷呈上一道奏章，极言李沖罪行，表达对太后的一片忠诚。

然而，薛顗没有想到，当初他派遣去声援武水的莘县县令早就怀疑他与李沖暗中同谋，告密的书信几乎与他的奏章同时到京。

而获知这个消息的不是别人，正是驸马都尉、武曌爱女太平公主的夫婿薛绍，他连夜派人往济州报信，可已经晚了。左卫将军武三思的人

马更快到了济州，将薛顗一家锁进囚车，押往神都了。

“你看到武三思了？”在薛府，薛绍问中途返回的使者。

“卑职到济水边正要渡河时，听到一阵战马嘶鸣和车毂滚动的声音，便急忙隐藏起来了，须臾就看见武将军骑马走在前边，而紧跟着他的，就是大老爷的囚车，再后面，就是夫人和孩子。”

“完了！”薛绍失魂地跌坐在座位上，过了一会儿，无力地挥了挥手说，“你且下去，本官要静一静。”

使者正要转身，薛绍又叮嘱道：“此事千万守口。”

薛绍明白，瞒什么人都不能瞒太平公主，这不仅因为公主有着与她母亲一样的性格，最恨被人蒙骗，更因为眼下也只有太平公主才可能救薛氏家族于水火。

太平公主这些日子正忙着为武曌即将在十二月举行的明堂落成盛典献计献策。从四月到十一月，她时不时地到怀义大师主持的明堂工地巡游，与其说她关心母后倾情的嵯峨建筑，倒不如说她更牵挂着风流倜傥的怀义大师。

当薛怀义陪她在工地的各个角落转悠时，她总会情不自禁地暗暗打量这位削了发的青年，而心中对母亲有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嫉妒。她太幸运了，这样的美男子竟然倒在她的怀抱。甚至还因此对薛怀义生出微妙的抱屈，他正当盛年，却要陪伴一个年过六秩的老妪，岂非耽误了大好青春。哦！他清俊的面容若是再配上一头乌发，那一定更玉树临风了。

这些复杂而又说不清的心绪，让她对明堂很上心，尤其是对明堂落成大典热心非常。她不仅亲自到尚衣局为母后设计大典穿的衮冕；还到上官婉儿那里阅看了朝廷关于大典的程序。其实，这些都是既定的有司职责，然而，她就是要借此证明自己是太后最可心的女儿。

那天，暮色渐沉，归巢的鸟儿在明堂上空翻飞，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一抹余晖涂在明堂的金顶上，闪着耀眼的光。怀义大师送她上了车，把最后的笑留进她的心，才合掌告辞。

“回去吧！”太平公主斜睨一眼薛怀义，便要驭手驱动了车子。

太平公主没有想到，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正等待着她。

“哎呀！公主焉何如此晚才回来呀！”薛绍一边将公主迎到厅中，一边说。

太平公主看一眼薛绍问道：“这不是明堂落成典礼在即么。何事如此慌神？”

宫娥将太平公主肩上的斗篷脱下，又奉上驱寒的热茶，才小心翼翼地退下。薛绍这才迫不及待地看着太平公主说：“大事不好了！”

太平公主便在薛绍对面坐下，听他把薛顗获罪入狱的前前后后述说了一遍。话音还没落，太平公主的蛾眉就立起来了：“看来！母后当初没说错，你们薛家一个个都是添堵的主儿。”

她说的是陈年旧事，当初她为了躲避吐蕃和亲而不得不嫁到薛家时，武曌认为薛顗的妻子萧氏出身不够高贵，想逼薛家休妻，经人反复劝说才罢休。这件事对薛顗的自尊心伤害很大，当他了解到太平公主与武曌性格十分相近，又常常着男服出入宫禁，也怕太平公主身份太高而招来祸事。因此，虽然论辈分，该是大伯与弟媳的关系，而实际上二人并无任何交情。

“哼！果然，现在有事了，倒来寻本宫。”

薛绍很殷勤地给太平公主续上茶，一脸苦相道：“公主也知道周兴、来俊臣之流的手段，万一兄长忍受不了酷刑，信口诬我为同谋，于公主也是利害攸关，还请三思。”

太平公主没有说话，但心却动了。是呀！若是真的祸从薛顗口出，不唯薛绍受到株连，连自己也洗不清了，李贤就是前车之鉴啊。她回看一眼薛绍道：“你要我如何做？”

“恳请公主进宫拜见母后，说明真相，消除疑窦。”

太平公主双手摩挲了好一会儿，才答应进宫试试。

第二天一早，太平公主先去了一趟尚衣局，见为武曌做的祎衣已经完工，便要李尚衣装了匣，随她同来武成殿。她人没有进去，笑声就先进去了：“恭喜母后，祎衣做好了。”

武曌放下正在批阅的奏章，抬眼看一眼女儿，笑着说："朕都不急，你倒坐不住了。"

"儿臣不是尽孝么？"太平公主红唇绽出盈盈的笑，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芬芳的。说着她便让李尚衣帮武曌试穿新祎衣。披肩、插花、束带、佩环，一一上身。

太平公主围着武曌前后转了两圈，惊讶地叫出了声："哎呀！此衣该是天工仙造，穿在母后身上，是如此合身，如此华贵。"说着便急忙命宫娥拿了两尊铜镜，前后照了照。看到武曌脸上飞满喜色，李尚衣紧张的心才松了些。

试罢祎衣，收拾好一切，太平公主要李尚衣妥为保管，自己留下来与武曌说话。

从太平公主带着李尚衣走进武成殿那一刻起，武曌就猜到了她必有所求。现在，母女二人独处了，武曌便直截了当地说："有何事，说吧。"

"母后圣明！儿臣正有一件事情要陈奏母后呢。"太平公主身子向武曌身边挪了挪，遂将从薛绍那里听到的转述了，末了便跪在武曌面前："母后明察，想薛绍兄弟乃皇家至亲，断不会追随李沖之流，祸乱朝纲。"

"罢了！"武曌脸色大变，试衣时的喜气荡然无存，"武水、莘县两令均有密奏，三思也已赴济州详细审理，得知薛顗不仅暗中与李贼通谋，而且事后杀了属吏高篡灭口，可谓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除李贼余党。"

太平公主接着问："驸马呢？难道也要株连入狱么？"

"不提他倒也罢了，一提他朕就气郁填膺。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成这门亲事。"

"母后反悔了？"太平公主不依了，"当初不是母后要儿臣嫁与薛家么？此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话都让母后说了。"

"江山与驸马，孰为重要，想你不难明白。"

太平公主依然不服气："母后是要儿臣像母后一样寡居么？"

"放肆！你怎敢如此与朕说话。"武曌用力拍打公案道，"朕平生最恨者，乃背主离经的贰臣逆贼，纵骨肉亲生，亦不能容，遑论缘亲。"武曌起身，冰霜满眼，对着外面喊道："来人！"

武钦应声进来，武曌大声道："传朕旨意，薛顗通敌谋反，罪在不赦，着即诛之，驸马薛绍，隐情不报，杖击一百，发司刑诏狱。"

仿佛晴空霹雳，太平公主蒙了，先是呆呆地望着武曌，继而大呼："母后……"话未说完便昏倒在地。

宫娥、太监们顿时慌了神，七手八脚地围了上来，武曌看一眼众人，厉声道："送公主回府思过，一个月不能入宫。"

薛绍如何能受得了一百棍重击呢？不久也就死在了狱中。

太平公主没有亲自为夫婿收尸送葬，她的泪水也没有滴在地上，而是化作报复的胚芽，深深地埋进了心田。

明堂落成庆典，终于在十二月的朝会上，议定于二十五日举行。

武曌就是要借此向朝野宣告，宗室在与武氏的博弈中再一次败北。与早年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等宗室维护者相比，这一次是她与李氏诸王直接对垒，他们不仅输了，而且输得更惨，付出的代价更大。

武曌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别殿的关注，她想知道住在别殿里的李旦会如何看待太后与宗室的这一场厮杀。朝会一结束，她就把左相苏良嗣传到武成殿，要他前往别殿传达太后的旨意，大典之日，皇帝、皇太子陪同武曌参加盛典。

武曌没有特别点明要苏良嗣试探一下别殿对诛杀李氏宗室的看法，她料定这是苏良嗣不可回避的话题。

苏良嗣已经八十二岁了，在朝廷兴起告密风之际，他曾以年高体弱而几次请求致仕，均被武曌婉拒。

如今，当他步履蹒跚地来到别殿时，他的老态龙钟催下了李旦心酸

的泪水——为了他，也为了自己。

“臣以衰朽残年，参见吾皇万岁。”苏良嗣颤颤巍巍地跪倒在地，当他抬起脸看皇上时，禁不住老泪纵横。李旦上前扶苏良嗣，发现他两膝僵硬，挣扎了许久，才起了身。

苏良嗣沉重地坐下说道：“太后要老臣传旨，二十五日明堂落成大典，请陛下随行。”

李旦点了点头。他已经麻木，对朝廷内的任何事情已经可以做到熟视无睹了，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能不能在武曌身边活下去，而不要重蹈李弘、李贤的覆辙。

但苏良嗣还是忍不住问起皇上对宗室举事的看法。李旦却顾左右而言他：“朕乃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只要母后悦目娱心，朝事顺畅，朕足矣。”

苏良嗣脸上掠过无奈的痛苦，他非常理解皇上的心境。但他还是将李沖父子、霍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的遭遇陈奏给李旦。李旦虽然没有说话，但已忍不住地默然淌泪。

苏良嗣劝慰道：“尽管诸王矫皇上诏玺，假陛下声名而号令宗室，然太后明辨是非，拨云见日，对陛下信任有加。”

李旦的神色这才有所活泛，道：“爱卿春秋已高，当松鹤延年，相期荼寿。”

说着，李旦来到案边，铺纸引笔，不消半个时辰，为苏良嗣绘就一幅鹤寿图，加了私章说：“不知爱卿何时寿诞，朕又不便过府，就此赐画，聊表贺忱。”

苏良嗣分外感动，欲再次跪拜，被李旦的贴身太监郭纬拦住随即送他出宫。

苏良嗣一走，李旦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面向云天，凄然道：“父皇！儿臣苦啊！”

郭纬见状，急忙在旁边提醒：“陛下！隔墙有耳。”

李旦的哭声戛然而止，万千苦悲又咽回腹中了。

他怎么可以对宫廷的腥风血雨熟视无睹呢？他又怎么可以对亲王们伏诛殒命无动于衷呢？自从郭纬打听到李沖父子举事的消息后，他就曾经埋怨宗室诸王不该妄生事端，他知道这样非但于事无补，弄不好他这个挂名的皇上也难逃厄运。那样的话，父皇一脉就剩下空落落的瓜蔓了。

一天，郭纬从外面回来，告诉他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范阳王李霭、黄国公李撰矫皇上诏玺，号令诸王齐集神都勤王。他当时就昏过去了，以为必死无疑。这几个月，他就是这样提心吊胆走过来的。

如今，事情终于过去。李旦吩咐郭纬道："到后堂佛龛，烧一炷香，聊表朕之诚矣，然后传太子来见。"

依制，太子是要居于东宫的。然而，李旦尚且住别殿，太子当然不能奢望以旧制居所，只不过有个读书的地方罢了。

郭纬去了不一会儿，太子李成器携五岁的楚王李隆基前来拜见父皇。李旦很惭愧，因为自己的软弱，连儿子们也在朝臣面前直不起腰来。特别是武承嗣和武三思，常常用讽刺的目光打量他们兄弟，这让李成器心中积了太多的愤怨。

李隆基虽然是窦德妃所生，却因为英俊多艺而很受李旦的喜爱。从四岁起，就安排他跟着太子陪读。他人聪明，与太子形影不离。现在，他听说父皇要带着太子去参加明堂落成盛典，便问道："请父皇赐教，什么是明堂？"

李旦解释道："明堂者，朝廷祭祀天地，宣明政教之处所也。"

"如此说来，父皇可以去那里为臣下宣达旨意了。"

李旦就很尴尬，不知道该怎样对儿子解释这一切，李成器毕竟长李隆基数岁，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听父皇说话。"

李隆基却不依，非说也要参加落成盛典。

李旦有些不悦："太后只恩准父皇与太子参加，你须遵照太后旨意。"

李隆基噘着嘴道："儿臣就是不明白，父皇作为皇上，为何处处却要听太后的。儿臣有一天做了皇上，一定要自己说了算。"

"放肆！"李旦沉闷的呵斥，让李隆基吓了一跳，"小孩子，信口胡说，须知祸从口出。带楚王退下！"

之后很久，李隆基离开别殿时的哭声都在李旦耳边回环不绝。

李旦一大早的心境被一老一少搅得一片纷乱，再也无心埋头画案了。李隆基虽然年幼，然而，他的问话却如重锤一样敲击着李旦的心弦。他无法回答儿子的问话，甚至怀疑就连这样的日子都不能过到头。

时光流转，大雪小雪又一年。腊月二十三，时令进入小年，洛阳的年味因为明堂的落成显得比往年更浓。大街小巷，坊里坊外，每日人头攒动、熙来攘往，店门大开，酒旗飘飘。

薛怀义这些日子十分忙碌，遵照太后的旨意，他对明堂做最后的修整。他的心情很好，每夜靠春药与武曌耳鬓厮磨，情欲互取；白天则一心一意地筹办典礼。

但他总觉得缺了什么，当驻足在鎏金铁凤前时，他明白了，他的所有落寞都源自于一个女人身影的消失。他有几天没有看到太平公主了。当他看到奉太后口谕前来查看盛典筹备的太监武钦时，就急忙迎了上去。

武钦见礼之后便道："咱家奉了太后口谕，来查看大典准备得怎样了。"

"好！贫僧这就带公公到处看看。"薛怀义捻了捻脖颈上的佛珠道。

武钦十分惊异薛怀义的调度能力，明堂一切都井井有条，各归其位。

薛怀义看看身边的武钦，看似不经意地问："这些日子，焉何不见太平公主？"

"唉！"武钦长叹一声，"此事咱家本不该说与大人。可大师毕竟深受太后恩典。前些日子，薛驸马因为涉嫌与李沖父子同谋，被杖击一

百，殒命狱中了。”

“哦！”薛怀义恍然大悟，只是他夜夜与太后在一起，却没有听她提过一个字。

两人边说边走，来到明堂北侧，但见一五级高台，上面贮一巨大佛像，薛怀义与武钦登上三级台面，这才刚刚走到佛的脚底，抬眼看去，佛身直插云霄。武钦细细打量佛的仪态，颇类似太后姿容，由不得在心底感佩薛怀义对太后内心揣摩得透彻。

“此乃天堂，所贮之佛小指上可容数十人站立，开魏、隋以来巨佛之先河。”

武钦很吃惊地眨了眨眼睛说道：“如此巨佛，如何立得起来？”

薛怀义诡秘地笑了笑：“世间只有不愿为之行，却绝无不能为之事。贫僧所铸之佛像，乃谓之夹纻，以麻布与干漆混之，塑造成像，敷以金粉。故而体虽大，却轻便。”

这一席话说得武钦频频点头，连道：“太后闻之，必将重赏大师。”

薛怀义回应武钦的话，其实，早在床笫狂癫之余，太后已经许诺他要封赐他为将军。他相信，这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他在心底嘲笑岑长倩等人，戎马一生，也不过只是将军。而他……

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了，昨夜，太后破例地没有让薛怀义侍寝，因此，卯时二刻，他就早早地起身，带着大匠和众僧，将明堂的各个环节重新查看了一遍，才回到处所。众僧换上杏黄色的崭新袈裟和僧帽，肃然而又整齐地排列在明堂前，等候典礼时刻的到来。

明堂毕竟是儒学的象征，故而从卯时三刻起，司礼寺的博士们也来到明堂前，一个个纱帽高耸、皂靴整齐，青色朝服，手持笏板，肃穆庄严，与旁边的杏黄色方阵形成鲜明的对照。博士们都是第一次看到明堂，其中有不少人惊异于它与典籍中所载的迥然相异，暗中嘲笑薛怀义不学无术，亵渎先师，可他们焉知这一切皆出于太后旨意。

辰时二刻时分　，一冬无雪的神都太阳很亮、很暖，文武官员浩浩荡荡的车队来到明堂前，依照事先的安排，府卫将军们站成一个方阵，

宰相以下，九品以上文官站成一个方阵。

辰时三刻，庞大的宫廷鏀薄出宫了。先是甲盾禁卫作为先导，接着是手执金瓜、宝顶、旗幡的仪仗，再后面是太乐署的舞者和鼓吹署的乐工数百人，然后才是执金吾将军丘神🏠率领的府卫护卫着武曌的銮驾缓缓而来。

宏大的鼓乐、竽笙声久久地回响在通往明堂的道路上空。

跟在太后车辇后面的是皇上李旦和太子李成器。

父皇的遭遇使得李成器自幼养成了恭谨、小心的性格，他很拘束地坐在父皇的身旁，看着父皇木讷的脸，心里酸酸的，自六岁略通人事时起，他常常看到父皇独坐垂泪，总也弄不明白他为何如此的脆弱。现在，他已经九岁了，多少也明白了一点，但仍忍不住问道："父皇！为何母后没有一起来？"

李旦眨了眨眼睛，没有回答李成器的话，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今日天气很好，三九小阳春。"

李成器便不再问，忧伤地看向前方。

他看到太后的背影，开始对这位将自己的父皇冷落在一边的女人有了一种无言的愤懑。

武曌坐在车辇里，丹凤眼望着浩荡的鏀薄队伍，联想此时明堂门前文武云集，儒释分列，旌旗猎猎的恢宏，心浪如潮水般地翻腾。那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快慰，一种旷古未有的新局，一种让男人们艳羡的风景。那个汉朝的吕雉没有做到，那个本朝的长孙皇后没有做到，而她做到了。她终于让那些轻视女人的男人们一个个死在了自己的刀下，一个个拜倒在自己的脚下。这个冬日的上午注定属于自己。不！这四时行焉，百物兴焉，永远属于她。

她唯一感到不快的是，太平公主借口有病没来参加盛典。然而，这有什么呢？仿佛是故意做给任性的女儿看，她特赐上官婉儿骖乘，与她坐在同一个车列。

鼓吹署的鼓乐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后，终于在明堂前静了下来。

接下来，就是“神皇圣明”的山呼此起彼伏地涌动。武曌就在这样的欢呼声中，由宫娥搀扶，在上官婉儿的陪伴下，走下车辇，缓缓来到“万象神宫”的中央，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群臣。

典礼由新任天官尚书武承嗣主持，太乐署的乐工和舞姬演奏了由武曌亲自撰写的《登歌》，作为盛典的主题歌舞，一千四百人长袖翻飞，裙裾飘飘，生出万千变化来，正所谓：

礼崇宗祀，志表严禋。

笙镛合奏，文物维新。

敬遵茂典，敢择良辰。

絜诚斯著，奠谒方申。

这一切，都在武曌的眼前幻化成江山的逶迤巀嶭，皇权的威仪至尊，四域的遐迩一体，朝事的垂拱平章。她在心里对高宗道：“陛下！您生前屡次欲建明堂，臣妾今日为您圆了梦。”

一个多月前，当太乐署的官员陈奏明堂典礼尚需雅乐时，她欣然提笔，写下了如上的诗句。她反复斟酌了开篇的句子，很郑重地用了“礼崇宗祀”四个字，就是要告诉那些恣意谋反的宗室子弟，她理所当然地是李唐社稷的承继者；但她更希望从自己这里，开启一个完全不同的朝局，她选择了“文物维新”这四个字，恰当地把当下与前朝划为两个篇章。

不错，不仅她在这样的场合，用这样的形式，传达了一种酝酿巨变的消息，而且在场的皇上和大臣们也都听明白了。

左相苏良嗣与右相韦待价暗暗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小声说：“大人听出其间的玄机了么？”韦待价肯定地回看了一眼苏良嗣，两人的眼睛不禁都有些湿润……

新任内史岑长倩的感觉最为敏锐，作为此次平叛的直接参与者，他在心里问自己：“太后究竟要干什么，难道她要废黜……”他吃力地摇了摇头，想把这可怕的想法驱除出去。

其实，李旦明确地听出了《登歌》的意思。他的脸死灰一样地阴

暗，手不由自主地拉了拉旁边的太子李成器。

李成器惊惧道：“父皇，您的手好冰凉。”

一句话说得李旦泪水涌流，唉！他知道，即便是这个徒有虚名的皇上，大概也做不了多久了，太子……李旦情不自禁地紧紧抱着李成器。

祭祀天地的程序一如往日。在司礼寺的官员宣读完祭文后，武曌率领百官，献太牢、珍禽、奇兽、杂宝于坛前，行了隆重的祭拜礼。

乐工们高奏庆典雅乐。武曌跟随着乐声的落伏，让武钦宣读了两道诏书：

制曰：明堂之成，普天同庆，人神宫喜，朕垂爱四域，大赦天下。自即日起，开放明堂，民可入观，参拜我佛。改河南县为合宫县。

制曰：白马寺住持薛怀义主持明堂修建有功，着即册封为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人群中立刻一阵骚动，但很快就被东南角杏黄色的袈裟方阵压了下去：

贺喜大师！

神皇圣明！

薛怀义手持法杖，披着冬日的阳光，一步步走到太后面前来了。

在他的身后，是金光闪闪的夹纻大佛。

……

第十八章

李旦逊位子让母

武曌革命周代唐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八月，神都洛阳暑流减退。

太平公主一大早就到上阳宫参拜武曌来了。越过观风门，一路走来，浴日楼、丽景台、七宝阁、九州亭和曜掌亭缓缓地从她眼前滑过，这里有她太多难忘的记忆。上元年间，父皇和母后在这里署理朝政时，她才九岁。当时因为随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祈福而被送进佛门，但每隔一段时间荣国夫人就送她到这里与父皇和母后团聚。

那时候，她经常在落日余晖中跟随父皇沿着曲径散步。天性活泼而又聪颖的她常常问父皇，为何历朝历代都要立男儿为太子，而不立女孩儿为太子；为什么父皇身边除了母后，还有那么多女人？每逢这时候，高宗总是爱怜地抚摸着她的头说："你天资聪颖，可惜生就个女儿身。"

她对父皇的回答很不满意："女儿身怎么了？难道这大唐天下只是男人的么？"

而从母后眼睛里，她感受更多的是温柔、偏爱。及至后来大了些，连她自己也惊异，为何自己的容颜中就没有留下多少父皇的痕迹，而方额广颐，倒是与母后十分相像。再大些，她的脾性就越来越像母亲。在母后的心中，她多权略，善言辞，故而许多事情即便不与几个儿子商议，也总喜欢听听她的看法。

这种偏爱，使得她的封赐大大地超过了同龄的公主们。依朝廷规制，公主食邑为三百户，可母后一次又一次地加封，使得她的食邑达到了三千户。以致朝野百官见了她都侧目而视之。

太平公主不是那种趋小利而舍大局的女人，武曌的做派给她的烙印太深，她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像母后一样成为权倾朝野的女人。

然而，因为薛绍的案子，让她同母后站在了情感的两端。这固然有着夫婿被杀的积怨，然而，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她是将自己作为李唐宗室一员看待的，她十分怀念才情横溢、相貌奇伟的二哥李贤，更同情被冷落的小皇兄李旦。所有这些，都使得她在薛绍死后就很少到上阳宫里来了。

这种境况，直到七月，太后提起她与武攸暨的婚事时才有了转机。

一片落叶随风飘落在九州亭前的池中，太平公主停住了脚步，久久地注视着那发黄的叶子，心里感叹着世事无常。

张尚宫见故提醒道："太后在殿中等候公主多时了。"她白了张尚宫一眼，心里嘀咕道，如此老妪，母后如何就想不到要换一个女人呢？

她转身离开九州亭，又转过耀掌亭，观风殿熟悉的雕梁画栋就呈现在面前了。

"儿臣向母后请安！"太平公主上前施礼。

"平身，赐坐。"

"不知母后传儿臣来，有何旨意？"

武曌笑道："知你一人在家烦闷，朕到这里赏秋，就是想让你来散散心。"

太平公主说："谢母后恩典，如果儿臣没有猜错的话，母后还有要事要与儿臣商议。"

武曌就越发地为太平公主的聪明而感喟。她从案头拿起一卷经文，递给太平公主说："此东魏国寺法师法明编纂的《大云经》，朕看了，觉得言简而思邃。"

太平公主随意浏览了一番，就从前面的序文中明白了武曌的意思，她毫不避讳地说："此哪是经文，分明是一道劝进表么？"

"唉！"武曌一脸无奈，"近来劝进的表奏雪片一样，堆满了朕的案头。你承嗣、三思表兄也屡有奏章，力谏朕称帝。朕进退维谷，召你来，也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太平公主丝毫不感到意外，表兄们的这种运作，从洛水献石就开始了，无非就是拥戴武曌称帝。

放下法明的《大云经》，太平公主毫不犹豫地说道："从显庆年间算起，母后临朝数十载，就是立马称帝，也是顺理成章，何须要人来推举劝进呢？"

武曌很欣慰，她终于找回了昔日那个敢想敢为的太平公主。但她毕竟有着与旧臣和宗室血搏数十载的经历，她更愿意将之归于天意、民心。她向前挪了挪身子说道："称帝之事，非同小可，须得上合天意，下得人心，岂能贸然为之？朕需听听各方的谏言。"

她正要进一步说下去，武钦却进来禀报，说右卫中郎将武攸暨求见，现在殿门等候。

武曌便就此打住："宣他觐见。"

趁武钦出殿的当儿，太平公主问："母后为何宣他来见？"

"朕想问问他将婚典筹备得如何了。"

"一切悉听母后旨意，有何筹备的？"

武攸暨是武曌伯父武士让的孙子，太平公主称武攸暨为表兄。她也知道他有了妻室，所以，当七月的一天，武曌提出要她嫁给武攸暨时，她当着上官婉儿的面婉拒了武曌："儿臣乃堂堂大唐公主，圣母神皇之女，岂可嫁与已婚男儿？"

武曌当时没有表示什么，似乎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可两天以后，便有消息传来，说武攸暨的妻子在一天夜里被人杀了。司刑寺查了数日，一无所获，遂不了了之。

而武攸暨却到公主府邸拜见来了。说一口并州方言的他并不避讳此次联姻与太后的关系，但他也丝毫不隐瞒多年来对公主的暗恋。他说从十二岁在合璧宫第一次看到公主时，就喜欢上了她。那时候，她就是他心中的星星，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她。公主与薛绍婚典的那一天，他一个人躲到神都的一家酒肆，喝得酩酊大醉。

夜很静，灯烛却不那么亮；茶已淡，心却在浮动。借着灯影看武攸

暨，太平公主就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

他的举止很谨慎，话虽俗却透着对她的痴爱。他的脾性分外温顺，其间她多次试图激怒他，都被他憨憨的笑容化解。他很殷勤，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他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地把斗篷披在了公主肩头。

当夜，他没有留在公主府邸，他不愿意因此而毁了自己在公主心中的形象。

他们以后还有过几次会面，武攸暨都是应约而来，有礼而去。公主的心就被这实诚的微笑泡软了。她也渐渐开始主动打开与母后的心结，设身处地去替母后着想。是的，她一个女人，掌管着大唐社稷，要面对多少男人的目光，迎接多少诘难。特别是李沖父子一案后，她对母亲安排几位表兄担任宰辅之举有了更深的理解。

于是，她答应了与武攸暨的婚事。那是八月初的一个雨夜，武攸暨又一次叩响了公主府邸的门环。太平公主孀居经年的焦渴终于在那一晚，化为疯狂的深吻。

一个丧妻的男人与一个寡居的女人用他们的狂癫把理智挤压到一个狭小的角落，用躯体的温热驱散了殿外的风雨声。当武攸暨的身子掠过公主纤细的腰肢时，她吃吃地笑了，笑他这些年与自己的妻子是如何度过良宵的。

生了两个儿子的武攸暨做起这种事情来依旧笨手笨脚，少了许多的风流和趣味。

她调动了一个女人所有的风骚和魅力，引导他一步步深入，一步步雄起，一次又一次地挥洒激情，一波又一波地冲击情浪。武攸暨从公主身上第一次感受到了女人那种妙不可言的馨香和柔软……

这时，从殿外传来武钦“宣武攸暨进殿”的尖细嗓音，打断了公主的思绪，她适才沉醉的自乐被武曌看在眼里，她知道风雨已经过去，公主将成为她称帝的有力推动者。

武攸暨进殿来了，他一眼就看见公主坐在那里，急忙上前施礼：“微臣参见太后，拜见公主殿下。”

太平公主笑着看了一眼武攸暨，心里道，床上的笨熊倒也学会一本正经了啊！

武攸暨在武曌要他平身的那一刻，并不等太后问话，就有些结巴道："启奏太后，祥瑞降临，社稷之幸，黎民福祉啊！"

"哦！"武曌的眼睛立时闪烁着光彩，忙道，"何谓祥瑞，快快与朕奏来。"

"微臣方才来的路上，忽见天空霞光万道，一只五彩凤鸟朝着上阳宫飞来，它披着团团祥云，落到左台的梧桐树上。顿时，满宫苑群鸟争鸣，纷纷聚拢在凤鸟四周。臣不胜惊奇，忙奏与太后。"

这消息如同秋日的阳光，洒进武曌心间 ，她忙对太平公主说："竟有如此情景，快与朕去看。"

几个人来到殿外，抬眼看去，果然梧桐枝头，有一五彩巨鸟，被群鸟围着，正应了"百鸟朝凤"。武曌情不自禁地说："此天意眷顾朕啊！"

太平公主却在盘算，母后称帝后，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储。谁来做国嗣呢？她觉得，比起她的几位皇兄来，她是最有资格成为李唐社稷继承者的。倘是母后登了基，那就为女人驾御朝纲扫除了一道千年不越的障碍，就意味着自己完全有可能追随着母后的风帆，也能在某一个早晨站在含元殿号令天下。

武曌回到观风殿，便对面前的太平公主和武攸暨说："朕意在八月中秋为你等举行婚典，封赐攸暨为驸马都尉，增食邑三百户。敕命文武百官、夷国使者，前来致贺。公主要遣画师将今日所见之景着意写真，作为贺礼，奉之婚典。朕闻长安关中父老九百人有劝进表上呈，也在婚典出示群臣。"

到这里，无论是太平公主还是武攸暨才终于明白，母后召他们来的本意，是要将婚典当成改朝换代的预演。

太平公主笑道："这有何难，就画一幅《百鸟朝凤》。儿臣相信，武大人看到的，群臣必然也是看到了，故而，此画要表达的是朝野的意思。"

武曌将脸转向武攸暨说："民之所愿，朕之所从。孟子曰，国人皆曰可，则可，至理也。朕临朝称帝，乃天命难违，情非得已。你今日回去，即可遣人前往并州，广征故里父老上书，以达民意所向。"

武攸暨说："臣侄明白，此事臣侄与承嗣、三思兄早有安排，不日即可有消息到京。"

"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们也退下吧！"

太平公主对武攸暨说："武大人先行一步，本宫有话要对母后说。"

现在，观风殿只有母女两人相对而坐，武曌问："你还有何话，不妨直接奏来。"

太平公主撩了撩宽大的衣袖说："其实儿臣不说母后也明白，李沖一案，宗室殆尽，其幼弱存者皆流岭南，现今朝中武门居于显位。故而，儿臣陈请母后善待两位皇兄，勿再重蹈雍王覆辙，以慰父皇在天之灵。"

武曌心中"咯噔"一声，隐隐一阵痛心，但她旋即转了情绪说："你尽可放心，只要你等不违旨，不谋反，朕绝不对亲骨肉开杀戒的……"

观一叶而知秋，这些年，每逢秋气渐深的日子，李旦总是会对着落叶暗暗垂泪。郭纬担心这样下去，皇上会抑郁成疾。因而，当他出现在殿门口的时候，就大声呵斥那些刚刚值守的太监和宫娥："皇上仁慈，不忍斥责尔等，可尔等也不该如此怠惰。触怒了龙颜，还想不想活？"

太监和宫娥们垂手而立，一副拘谨恭然的神情，可谁心里都清楚，皇上现今连自己都朝夕不保，何谈大怒？

郭纬当然更明白，自己说这话时是多么没有底气，他不想纠缠，吩咐大家速速将落叶扫去，以免皇上看见伤心。

大家正要散去，却不料从身后传来李旦的声音："不要动，如此甚好。"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郭纬更是不解地看了看皇上道："谨遵陛下旨意，各执其事去吧！"

李旦对郭纬说："你且去殿中，整理昨日的画稿，朕想一人静一静。"

郭纬看一眼目光黯然的李旦，心里就一阵阵隐痛，说道："外面风凉，陛下看看就请回。"随即转身轻手轻脚地进殿去了。

风吹动李旦额前的头发，乌黑中夹带着日渐增多的灰白，遮住了印堂上刻下的几道皱纹，但眼角的鱼尾纹是无论如何遮盖不了的，那悲秋的泪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锁在眼眶里的。

滴答！一滴泪水落在叶子上，很快就消失了。接着，一滴、两滴，仿佛断了线的珠子，从李旦的眼角滴落。

李旦模糊的眼睛，看到的不是满地落叶，而是横陈在他面前的一具具尸体。

一场因李贞父子举事而引起的杀戮，持续了两年多，每一次人头落地，都折磨着他一颗被岁月揉碎的心。

永昌元年七月，本以为拒绝了李贞的邀约，没有参与反叛的纪王李慎也难逃厄运，改姓"虺"氏，槛车押往巴州流放，行至蒲州时，猝死途中。没有人追究原因，而他的几个儿子，也先后被杀。

九月，杀宗室鄂州刺史郑王李敬等六人，李敬的叔祖滕王李元婴的儿子李修琦等六人也被流放岭南。

最近的一次是前不久，太后又命周兴等人杀了太子少师、曾任纳言的裴居道。对于这位孝敬皇帝的岳父，李旦还是比较了解的。裴居道并不似韦玄贞那样雄心勃勃，他一生小心谨慎，唯太后之命而是从，出任内史、纳言，奉诏留守长安，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可太后依然不能容忍他。他是在太子李成器的弘文馆被拘捕的，九岁的李成器吓坏了，回到别殿，一连两夜噩梦不止，醒来后号啕大哭。

九月，似乎注定就是一个流血的月份，不久传来消息，说安南王李颖等宗室十二人又惨遭杀害。

昨天，李旦正在作画，郭纬从外面回来告诉他，春上刚刚被授予安乐郡王和犍为郡王的故太子的两个儿子，被来俊臣鞭杀于诏狱，面目全

非。还有永徽年间高宗的两个儿子杞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和诸子也死于非命。

郭纬继续道："从宫里传出来的消息说，此事是因为武承嗣密奏几人谋反。听说许王是在龙门山自缢而死，泽王知道后，愤而自杀。"

李旦手中的笔"当"地就落在了地上，李上金、李素节且不去说，李光顺兄弟都是他看着长大的，当年他常常去太子府上对弈，他们嬉戏打闹的情景历历在目，可他却保护不了他们……当夜，李旦来到后殿的佛龛前，面对夜空，哭诉衷肠，恳请皇兄宽恕。

"母后！你为何要如此无情？"

……

一阵风来，吹得秋叶沙沙作响，仿佛是宗室子弟的哭泣，直抵李旦脆弱的心房，他骤然觉得浑身发冷，似乎秋叶中满是愤懑、哀怨、绝望的眼神。

忽然，从宫墙外刮进一股旋风，卷起阶前的落叶，和着尘埃，围着他团团旋转，很快，他的眼睛便被迷住了，他觉得自己像被几只手撕扯着，忽而东，忽而西，完全失去了自持的力量。他抱着双肩，浑身发抖，对着殿内喊道："郭纬何在？快救朕。"

在院内捡拾落英、清扫司马道的太监宫娥们纷纷赶来要冲进大风漩涡，却被刮倒在地。大家便十分惊慌地呼喊："皇上！皇上！"

正在收拾画稿的郭纬闻声跑出来，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奋力冲进漩涡，牵起李旦的衣袖退入殿内，掩了殿门。

很长时间，李旦还惊魂未定："朕有罪于先帝。此上苍以怪异之象谴告于朕矣。"

"时值秋日，阴阳之气交融，就会成旋风，陛下不必惊慌。"

李旦身子仍然颤抖个不停，说："朕在风中看到光顺和守礼了，他们埋怨朕不能力挽狂澜。"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别殿地上，惨白而又

清亮。郭纬打开殿门一看，不由得陷入一片茫然，阶前的落叶早已渺无踪影，从司马道到别殿前，仿佛被清扫了一般，干干净净，了无纤尘。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不敢多想，便吩咐尚食煮了安神汤，服侍李旦服了，不一会儿，李旦便在榻上睡去了。

看着梦里眼角依然泪珠盈盈的皇上，郭纬深深地叹息一声，又去整理画稿。是的，皇上现在除了画稿，案头再无别的陈列。早先，太后还时不时地送些文书过来，自从李贞父子举事之后，便再也没有片纸只字给他，倒是左金吾将军丘神🏠加派了诸多的禁卫。虽是名义上护卫皇上，实际上就是不让皇上出宫苑。

他刚把一卷画稿收拾好，就看见刘皇后进来了。郭纬小声告诉她，说皇上刚服了安神汤，睡着了。

刘皇后来到内室，看看李旦苍白的面容，心里很不好受，轻轻掖了掖锦，出来轻声道："困兽囚笼，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

郭纬吩咐宫娥为皇后奉了茶道："皇后驾到，老奴光顾着替皇上收拾画稿，未得远迎，还请恕罪。"

刘皇后呷了一口茶道："唉！终日惶恐，何谈凤驾。本宫方才见宫苑旋风刮得昏天黑地，很担心陛下龙体，故而急急忙忙地赶到前殿来了。"

自李旦居于别殿几年间，她也看出，从故太子李贤那里转来的郭纬为人诚实，忠贞不贰，并不以太后旨意而是从。他们夫妇已经将他看作是一家人了。

刘皇后指了指外面，郭纬领会了皇后的意思，说："太后命来俊臣鞭杀了雍王府的两位王爷，皇上正为此事难过呢！"

刘皇后沉默一会儿说："太后这是要将李唐宗室赶尽杀绝呀。"

郭纬来到殿外，看了看周围，禁卫们都在不远处值守，正值巳时二刻，宫娥和太监们按照自己的吩咐，到后花园整修落叶去了。他回转身，掩了殿门，这才回来说话。

郭纬用只有刘皇后一人才能听到的声音道："太后年高多疑，不光

是宗室，即便身边近臣，一旦被疑，亦格杀勿论。皇后可记得，苏相上回来府中传达太后旨意时提到的张光辅吧？”

“就是那个夏官侍郎，他不是因为剿灭李贞父子有功，被任为内史了么？”

郭纬说：“谁说不是呢？可他已经被周兴杀了。”

刘皇后眉毛颤了颤问：“这却是为何？”

郭纬接着说道：“说来他也冤枉，他当初剿灭越王时，带了两名司马，一为洛州司马房嗣业，一为洛阳令张嗣明，这二人被告曾为徐敬业余党张敬真逃往突厥给予资助。事情败露后，房、张二人反诬张光辅同谋，结果，三人同时伏诛。”

“他多行不义，罪有应得。”刘皇后不屑一顾道。

“还有那个地官尚书、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因为患病期间怠慢了前去探视的武承嗣，后以神都盗贼肆虐、民喜群殴为由，也被弹劾了。韦方质又将责任推到苏良嗣身上。太后闻之大怒，流他到儋州，籍没全家。”

“唉！最可怜的还要算苏良嗣大人，”郭纬顿了顿说，“虽然被太后宽恕，回到府邸不久就溘然长逝了。”

刘皇后说：“这件事情本宫知道。苏相出殡时，满朝文武为之吊祭，皇上还书写了挽幛。”

郭纬没有回应，平心而论，苏相的这个结局在宰相中属于圆满的。然而，他却不敢确定，这些身后的殊荣会不会有一天也被剥夺了。

郭纬接着又提到另外一位宰相魏玄同，因为在高宗年间得罪了时任洛阳令的周兴，现在周兴做了秋官侍郎，便诬告他私下里议论太后年高，不如还政于皇上。太后闻之大怒，赐死于家。据说，他临死前，有人劝他告密，以求能见到太后，为自己辩解。魏玄同说，事已至此，人杀我与鬼杀我已经没有什么两样，岂能做告密人邪！

话说到这里，刘皇后陷入不能自已的惊悚和恐惧：“这究竟为何啊？焉知本宫还有没有明日。本宫死又何妨，只是皇儿们年纪尚小，岂

能就这样离开人世。”

郭纬就后悔了，心想不该将这些告诉皇后的：“都是老奴该死，请皇后恕罪。”

刘皇后喘一口气，擦掉眼角的泪水说：“公公何须自责，朝事如此，是非颠倒，黑白莫辨，你何罪之有啊！在本宫看来，总该想个万全之策啊！”

话说到这儿，身后传来李旦的惊呼：“皇后救命！皇后救命！”

刘皇后与郭纬赶紧来到内室，轻轻喊一声：“陛下！臣妾在这里。”

李旦一把抓住刘皇后的手说：“刚才朕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被许多强人追杀。朕跑到一条河边，水面很宽，没有渡船，眼看强人追来，朕情急之间，跌入河中……”李旦喘了口气，痴痴地看着皇后说，“朕是不是……”

一句话没有说出口，被皇后用手捂住，心疼地说道：“陛下千万不能如此想。”她摸摸李旦的额头，汗水津津，冰凉冰凉的，转脸对郭纬道，“命宫娥为陛下奉茶压惊。”

喝过一口热茶，李旦清醒了许多，想想四年多形同软禁的生活，夫妻相拥而泣，无以言表，郭纬在一旁也陪着流泪。

当天的晚膳，李旦吃得很少，只喝了几口汤。刚进口时有些烫，他便怀疑有人要毒死他，抓起汤碗就向御膳房的侍者甩去，侍者的脸上顿时血流如注。

晚上亥时三刻时，李旦忽然坐起身，摇了摇身边的皇后：“醒醒！朕有话对你说。”

其实，刘皇后根本就没有睡着，白日里郭纬讲的一件件惨绝人寰的事情，让她心神不安。现在，听见李旦呼唤，她急忙起身问：“陛下有何话说？”

李旦说：“朕反复思忖，目下宗室山崩，亲缘离析，能自救者，唯你我耳！”

“哦！陛下到底想说什么？”

李旦说：“朕这个皇上形同虚设。然在母后眼中，恰如骨鲠在喉。倒不如干脆就把这大唐社稷让与母亲，让他堂而皇之地称帝，朕只图几个皇儿平安无事。”

刘皇后摇摇头说：“万万不可。如此，则宗室子弟泉下不会宽恕陛下。”

“皇后此言差矣。”李旦缓缓拢过刘皇后，让她靠在自己肩头，“自垂拱四年，母后称圣母神皇以来，事实上已一天天朝这一步走。远的不说，就说永昌元年春正月，母后大飨万象神宫，服衮冕，搢大圭，为初献，以朕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她将武士彠列在先帝之后，共享帝祀，这意味着什么呢？接着又于则天楼御群臣，大赦天下，这又在彰显什么？她就是要让群臣知道，唐宗室没有任何人再能与她抗衡。”

李旦呼一口气，接着说：“去年二月，她对朕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追谥武士彠为周孝太皇。这又是何征兆，皇后难道看不出来吗？”

刘皇后向李旦胸口靠了靠，紧紧抱住他的肩膀说：“她是在试探朝野。如此说来，她称帝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她之所以对宗室必欲除之而后快，也是要为这一天奠基，”李旦的脸贴着皇后的鬓角说，“朕就是不说话，到时还是要被逐出别殿的。”

刘皇后暗暗呼唤：“上天！你是真要让李唐社稷绝续灭种么？”

“朕意已决，不日就上书太后，拥戴她称帝。”

刘皇后不说话，也许皇上说得有道理。夜色沉沉，残月西坠，刘皇后觉得深夜就是一个巨大的囹圄，他们被困其间，不见天日。

过了很久，刘皇后疑惑道：“就算陛下有意让国，母后也未必就信。”

李旦讷讷自语道：“朕在弘文馆时，曾经读过汉王充《论衡·感虚篇》，那里面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朕一心一意拥戴她，她会感知到的。”

“陛下！”刘皇后无法再保持平静，窝在李旦怀抱里泣不成声了……

第二天巳时一刻时，郭纬慌慌张张地进了殿，站在帷帐外禀奏李旦，说千金公主来了。

千金公主，不就是那个寡居多年的祖姑母么？算算年龄，也该七旬了吧！她曾将一卖脂粉儿的冯小宝养为男宠的传闻，曾为李旦所不齿。加上她本是由高祖皇帝身边的宫女所生，只因生得聪明俊俏，为高祖喜爱，才封赐千金公主。若不是她突然来访，李旦几乎都要忘记这个人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她终归是长辈，不见有失礼仪。于是，李旦对郭纬说：“请公主在前厅稍候，朕即刻就来。”

李旦携着刘皇后来到前厅，站在门外看去，千金公主银发高髻，虽年届七秩，却是雍容华贵。李旦与刘皇后上前道：“不知祖姑母驾到，有失远迎，还请恕谅。”

千金公主忙起身回话，开口却是：“皇弟一向可好？臣妾奉母后之命前来探视皇弟。”

李旦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公主神志昏迷，不辨长幼，竟然将孙辈当了同辈人称呼。

刘皇后更是被眼前突然降临的女人惊呆了，忙要郭纬去传太医进宫，为祖姑母诊脉，这一举动却被千金公主一把拦住：“本宫知道会被你等误会，且坐下，待本宫说给你们听。”

千金公主丝毫没有赧颜和尴尬，她很坦然地向李旦夫妇说，太后已经将她收为义女，改姓武氏，赐名武菁，更号“延安大长公主”。她现今是出入宫禁方便，宝马香车相伴，宫娥太监成群。

“如此说来，皇上与臣妾不是该以姐弟相称了么？”“延安大长公主”说得眉飞色舞，“母后经天纬地，垂拱社稷，万民拥戴，圣母神皇当之无愧。”

李旦不敢以皇姐称呼眼前的“延安大长公主”，而且他也叫不出口。她的浅薄和俗媚，让他想起宗室的另外一个女人。她就是被太后诛杀的

纪王李慎的女儿东光县主李楚媛。论起来，她才真的是他的宗室堂妹。她自幼以孝顺而名，后来嫁给司议郎裴仲将。婆母有病，她亲为之尝药膳，平日与妯娌们相敬如宾。时宗室子弟多以骄奢相尚，唯她守持节俭。有人劝她说，“人生富贵在得志，独勤苦，欲何求。”她答曰，“幼而好礼，今而行之，非适志欤！观自古女子，皆以恭俭为美，纵侈为恶。辱亲是惧，何所求乎；富贵倘来之物，何足骄人。”众人闻之，皆以为愧。闻纪王被太后诛杀，她号啕恸哭，呕血数升，守丧期满，发誓二十年内不用润发的油脂。

唉！宗室子弟，若楚媛者庶几几人，若千金公主又庶几几人？李旦在心中喟叹，顿然觉得，眼前的祖姑母猥琐而又丑陋。他便不再以祖姑母的身份称她，便道：“不知公主今日驾到，有何见教？”

千金公主说：“臣妾奉太后口谕，一则来告知皇上，太平公主自驸马都尉薛绍获罪之后，孀居经年，太后欲使其适伯父之孙，右卫中郎将武攸暨，请皇上届时前往贺忱。”

李旦心里就打鼓，论起来，这武攸暨与自己也算得上远房表亲，他入朝以后，也曾奉太后口谕来过几次，知他在并州已有妻室，自己的妹妹嫁过去，到底算什么身份？

千金公主一下子就猜到了李旦的心思，撩了撩衣袖，遮住颜面，喝了一口热茶，话也就随着笑声出口了：“皇上是担心武攸暨有了妻室么？嘿嘿！天下还有母后办不到的事么？”

刘皇后在一旁插话说：“皇上的意思，是怕委屈了公主。”

千金公主斜睨一眼皇后说：“这就不劳皇后费心了。太平公主是什么人？她是母后的爱女，想想，母后能让妹妹受委屈么？”

刘皇后就在心里埋怨自己多嘴，是的！是她将女儿嫁给娘家人，关自己什么事呢？于是，刘皇后转面莞尔一笑说：“公主所言甚是。”

“请公主转奏太后，朕到时一定重礼相贺。”李旦本想借口作画，下逐客令。思忖之后，又觉得她现今是太后身边的红人，得罪不得，便只得暂时按捺住心头不快，示意宫娥给千金公主续茶，他猜想千金公主今日来此，绝不是仅仅谈论太平公主的婚事，一定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使命。

果然，千金公主接下来要说话的样子，就显得神秘多了。她将老迈的身子向前挪了挪，调子也低了许多："皇上说说，世上竟有这般奇事？"

见李旦夫妇没有打断她话的意思，千金公主继续说道："东魏国寺有位叫法明的师父可知道？"

李旦摇了摇头。

"这个法明大师最近撰写了《大云经》四卷，上表太后，言说太后乃弥勒佛降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臣妾就是听听皇上对此事如何看？"

嗯！这才是太后指使千金公主前来的目的，就是要来探他的口气的。尽管他们也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但如此不遮不掩、明火执仗的，还是让刘皇后感到吃惊。她正要说话，却被李旦用眼色拦住，他换上了一副十分热心和谦恭的色容说："朕与皇后昨夜还在说，准备上表拥戴太后称帝，至于朕的去留，一切遵太后旨意而行。"

"哦！"千金公主惊讶地回应了李旦。来此之前，她虽然想到李旦不会明目张胆地反对，却也不曾想到他会如此痛快。她不禁为自己的成功而击节称快，"哎呀呀，难得皇弟如此通达明白，要臣妾说，此亦是天意啊！"

"既是公主来了，朕即刻草就表章，请公主代为呈送母后。"李旦言罢，起身来到案边，执管在手，不假思索，就写下了一道"劝进"表章，其意之诚，其情之切，都在字里行间了。

目送千金公主的轿舆消失在楼宇叠翠的宫苑之间，刘皇后一转身，就觉得五内翻腾，有腹中之物向喉头涌来，先是吐了早膳的食物，继之呕了几口血，顿觉天旋地转。李旦被吓坏了，一面大呼"来人"，一面抱起皇后，焦急地唤她的名字。

在后殿的窦德妃欲送李隆基去弘文馆陪太子读书，见宫娥来报，说皇后在前殿昏厥过去，丢下儿子就跑过来了。当初册封皇后的时候，虽然两人因为争宠而明争暗斗过，然而，后来她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实在经不起艰难时世的磨洗。如今，留在她们之间的，只有惺惺相惜。她用洁白的丝绢擦去刘皇后嘴角的血迹，纤纤细手缓缓地在她手腕的脉

络处摩挲，不一会儿，刘皇后的呼吸声终于游丝一样地传递到李旦的耳边。

刘皇后睁开疲倦的眼睛，凄然泪下说："世间竟有如此无耻巧媚之徒，竟然以姑母身份做了别人的女儿，真乃宗室之大辱。"

李旦伏下身子，贴着刘皇后的耳朵说："此等令人不齿的小人，你和她计较什么？"

这时候，郭纬带着宫娥进来，将一碗安神补气汤呈上，皇后饮了大约半个时辰，脸上才渐渐有了血色。郭纬对李旦说："这汤药的方子是一位在神都漂泊的女僧人给的，里面的君药乃千年灵芝，有起死回生之效。"

闻言，李旦忽然想到，那一年李贤从巴州写给自己的信中，也说到有女僧赠予他《华严经》的故事，莫非就是同一个人，她究竟与宗室是什么关系？这他还来不及细想，便让窦德妃扶皇后躺在榻上，然后，屏退宫娥、太监，只留郭纬在身边，他要将自己逊位的消息告诉大家："朕已向太后上表逊位，拥戴太后称帝。此朕救皇子、公主唯一之良策也。自今日起，皇后与德妃皆应训诫皇儿，一切皆应循礼，改姓武氏，不可造次，更不可滋事生非，明白么？"

两个女人含泪点了点头。

郭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皇上……老奴……"

李旦喉结悠悠颤动道："这些年难为你了。"

天授元年九月七日，洛阳宫则天楼前，从卯时起就文武云集，禁卫森严，太乐署、鼓吹署的乐工歌伎们从凌晨子时三刻就来到楼下的场上，演练盛大的乐舞。

文武大臣按照司礼寺的安排，分别在直对则天楼的区域内排列，紧挨着朝野官吏的是来自东瀛和西域的各国使节；由此下去，才是各州刺史和洛阳京兆各县的县令。阵列前面有一大片空地，是乐舞演唱的专属区；这些区域的四周用锦带围起来，每隔一丈远，就有一名禁卫值岗，将百姓挡在外面。

这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日子，武曌将在这里举行盛大庆典，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

则天楼是洛阳宫城的正门，本是前朝的建筑，它因太过奢华曾经被太宗皇帝视为隋炀帝贪腐的象征而拆毁，后来却成为高宗皇帝重新修葺后赐给武曌的礼物。新修后的紫薇观，较之隋朝是更加崔嵬雄健。

为这个日子筹谋多年、耗费了大量心血的文昌左相武承嗣在卯时二刻便早早地来到楼前，抬眼望去，一轮残月悬挂在空中，平日里繁密的星云如今在则天楼和周围炫彩耀辉的灯光下，显得黯然失色，回望门楼，紫薇观周围布满了岗哨。军士们一个个持戈肃立，阵容整齐。

左金吾将军丘神🏠一眼就发现了武承嗣，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跟前道："左相大人到得好早啊。"

武承嗣急忙应答："将军辛劳，本官没有猜错的话，你又是彻夜不眠吧！"

丘神🏠点了点头道："为防奸人图谋不轨，末将在各个坊间都部署了岗哨。至于则天楼周围，更是水泄不通。不过，为神皇尽忠，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武承嗣赞道："将军两次受命，剪除奸党，平息谋反，功莫大焉。"

"呵呵！彼此，彼此。"丘神🏠心想，大主意还不是出自你武大人之口么？

在这个日子，薛怀义破例没有着袈裟，反而穿了右卫大将军的甲胄，只是从头盔后面露出剃得青白的发际，显得不伦不类。去年，他出任新平军大总管，北出幽州，讨伐突厥。结果走到紫河，也没有机会与突厥军接战。站在阴山脚下的单于台上，遥想当年汉武帝勒兵十八万，长驱漠北的旧事，他忽然有了一种英雄豪气，俨然在单于台下勒碑纪行。回到神都后，就被封为鄂国公了。

武承嗣虽为左相，见了薛怀义也是毕恭毕敬，先行礼节，寒暄再三。

薛怀义早已脱去了当年的流气，举止间傲岸多了，出口的话也充满

了感慨："今非昔比，如今，满朝都是你我等太后的心腹了。"

武承嗣略一思忖，还真是，看看！那边一辆车子停下来了，从车子上走下来的不是新婚宴尔的太平公主和右卫中郎将武攸暨么？太平公主总是这样，人还没有到跟前，声音倒先到了："哎呀呀！几位在说什么呢？如此兴致勃勃。"

"看劳燕相伴，臣等艳羡呢。"武承嗣打趣道。

武攸暨忙道："谢兄长赴公主与为弟的婚典。"

的确，那种宏大热烈的场面，武攸暨在前妻那里是没有经验的。然而，在太平公主看来，要紧的是，太后借此为称帝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人世间所有的感受，说到底就是一种心理的趋向，当左卫将军武三思捧着《百鸟朝凤》的画来到武曌面前时，她的光泽让一切顿然改变了颜色。武攸暨在上阳宫见到的情景，经过画师的丹青妙笔，顿时成为朝臣们共同的所见，大臣们争先恐后地描述八月朝会上，有凤凰自明堂飞入上阳宫的情景，还一个比一个讲得更详细。于是，武承嗣借着酒力，极言此乃上天让太后临朝称帝之征兆，于是，朝臣们哗啦啦地跪倒一片，山呼"神皇万岁"。

这时候，一位来自汲县，叫作傅游艺的侍御史出列了，说是为婚典献礼，实则呈上的是民间劝进表，声称关中九百余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接着，武曌故乡并州的县令也都呈上劝进表。傅游艺一出面，州县官吏唯恐自己落伍，干脆数字越报越大，到宴会结束时，竟然达到了六万人。

在太平公主婚典进入尾声时，司礼寺卿请武曌说话，六十七岁的武曌目光灿灿，带了母性的温纯，环顾满座宾客，高举酒杯说："各位爱卿、异国使君，请饮下此杯，朕有话说。"

傅游艺率先高呼："神皇万岁。"

满场的人们也都跟着喊，巨大的声涛甚至淹没了太乐署的演奏。

武曌挥了挥手，等大家静下来时才高声说道："今日乃公主与武攸暨大婚之日，未料诸位爱卿以劝进为礼，达民心于上庭，感天意于革

命，然朕慎思慎为，当继唐室基业，于今之后，称帝之议，无须再提。”

正当群臣愕然之际，却见李旦从座中站了起来，来到武曌面前，一脸的虔诚和恭谨地说道：“儿臣前已有表章上呈，恳请神皇临朝称帝，今日，借御妹婚典之际，群臣拥戴之刻，再请母后择日称帝，勿失天意所示，勿冷臣民之心，勿负儿臣至诚。”

这一番话是如此清晰而又果断，大臣们即刻把目光聚焦在皇帝身上。

“唉！你这不是在逼迫朕做违心之事么？既是皇上有意，容朕斟酌之后，再行决策。”武曌无奈地摇了摇头，再一次举起酒杯，太乐署的乐声进入了一轮新的高潮……

自婚典之后，李旦不再以皇上自视，终日关闭殿门，与几位皇儿和皇后厮守，等待着命运最终时刻的到来。

九月三日的朝会上，武曌终于决定，顺应臣民和皇帝之请，改唐为周，改元。

太平公主今天风姿绰约。婚后二十多天来，她一直在猜测，称帝以后的武曌将把当今皇上置于何处，会不会像庐陵王那样外放出京，于某个角落聊度余生。那么，谁又会是未来的太子呢？会是武承嗣么？昨夜，她反复推想，否定了这种可能。再怎么说，他总是侄子，哪里有亲生的近呢？

她曾经很婉转地去寻找上官婉儿，想捕捉武曌内心的秘密，然而，直到今天登基大典前，她也得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似乎武曌就想着今天，而忘记了明天。

太平公主摇了摇头，不再让飘忽不定的漫想烦心，一切的结果，就在今天。

辰时一刻，一对宫廷侍卫护卫着李旦和刘皇后下了车辇，武承嗣与丘神🏠、薛怀义远远望见，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都躲开了。武承嗣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尴尬的场面，该称呼李旦什么。倒是太平公主以“皇兄”之称，打了招呼。但她也明白，这个日子，任何语言，不管是喜庆

的，还是庄严的，都只会让李旦伤心。在李旦礼节性的回应之后，她迅速地离开了。

不只是武承嗣等，李旦很快就发现，几乎所有的朝臣看见他都远远地避着走。他自己倒不觉得难堪，事已至此，荣又如何，辱又如何？比这更要紧的是皇子们的生命。他理解他们的难处，也不计较他们的无礼。这些日子，他的泪水已经流干，留下的只是木然。

巳时一刻，武曌的车辇停在了在则天楼前，与她一起下来的，还有知制诰上官婉儿。

武承嗣、岑长倩、李旦、太平公主、武攸宁（武攸暨之兄）、邢文伟、太平公主等跪拜恭迎，然后，一起陪同武曌登上则天楼。

一步一步攀登砖砌的台阶，脚下发出钟磬般的声音，武曌低头看一眼那青色的硕大的砖，一如重修后的崭新，而岁月却经历了多么起伏跌宕的变化。她至今仍然记得，弘道元年十二月那个上天垂泪的日子，与他耳鬓厮磨半生的高宗拖着病体从奉天宫回到洛阳，欲登则天楼宣敕，托付后事，终因体力不支而作罢。从那时候到眼前，又是七年过去，年华的风雨让多少人化为尘埃，又有多少人平步青云。裴炎走了，刘仁轨走了，刘祎之走了，苏良嗣走了。长眠在梁山深处的李治，会不会想到大唐宗室会有今天呢？倘是有一天，他们泉下相逢，他又该如何评价她现在的作为呢？

骤然，一个数字闪耀在她的脑际，皇上驾崩时是十二月初七，而她登上则天楼是九月初七。难道苍冥间果真有宿命存在么？也许，她曾经深爱的男人就以这样的意象昭示了对她的期待。

“治！你在天有灵，就护佑武媚吧！”她的心曲轻轻地滑过情感的琴弦。

站在紫薇观前，俯视楼下，旌旗竞奋，人海茫茫，臣民们的眼睛一齐朝着楼上仰望，让武曌油然想起那幅《百鸟朝凤》的巨制，而太乐署为了这个不平凡的日子谱写的乐曲，就是以《百鸟朝凤》命名的。

武承嗣宣布登基大典开始。依照程序，九月初四，专事祭祀了宗庙。故今日典礼的第一项，就是李旦尊武曌为圣神皇帝的诏书。

武曌没有选择岑长倩，而是由知制诰上官婉儿担任诏书宣读。

上官婉儿今天着一袭绯红色儿朝服，乌纱也是与男官一般无二，她缓缓出列，展开李旦的最后一道诏书——

制曰：多难兴王，殷忧启圣。朕之不敏，受寄于缀衣之夕，荷顾于仍几之前，然病体不济，难承大业，乃顺天依民，尊圣母神皇为圣神皇帝，以达社稷之幸，兆庶之福……

台下方才涌动的潮声顿时宁静下来，他们很想知道武曌的诏书如何说。上官婉儿顿了顿，展开了武曌的第一道诏书——

制曰：天无二主，帝业唯恒。朕自辅先帝理政以来，宵分辍寝，日旰忘食，勉思政术，殷殷不敢倦怠。奈何上苍降任，以赤雀朝凤告之；皇帝上表，以帝业道统托之；黎庶诣阙，以万方兴亡期之。朕可各方之请，号为圣神皇帝，改国号曰周。君临紫极，抚育苍生；启无疆之福，遐迩乂安。槐省棘署，众僚庶尹，宜竭乃诚，各扬其职。钦此。

接着，武曌的第二道下来了——

制曰：社稷之固，在于续嗣；宗庙之祀，在于脉延。朕既即位，周不可一日无嗣。今以旦为国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钦此。

李旦以礼制受太子册封，当他从武钦手中接过盖了圣神皇帝玉玺的诏书时，眉宇间分外平静。不是因为他虽然失去了皇上的名分，却依旧居于储君的地位，他暗地庆幸他和妻儿又活了一次。

至此，一场权力的转换已经完成。在“圣神皇帝万岁”的山呼声中，人们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欢庆阶段，盛大的《百鸟朝凤》乐舞，在则天楼下掀起新的歌海情潮……

狂欢，总是让人们忽略了许多的细节。谁也没有注意到，在楼下广场红紫翻飞的翩跹中，太平公主悄悄地离开了喧闹的人群……

第十九章

立嗣再起谲诡浪

狄公不改诤谏风

岑长倩出了武成殿，心绪就像这灰蒙蒙的天一样，纷乱而又茫然。

这是天授二年的七月，正是神都的酷暑，他浑身都是汗，走路也不那么利索了。

五月，他奉了皇上的诏命，担任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西击吐蕃。大军行至中途，忽然又接到一道来自神都的敕命，要他立即回京。究竟是什么原因，皇上却没有说。他只好将军务交代给副总管，自己一人回到京城。

这一回来就是数月，皇上至今没有解释这件事情，仿佛从来就没有过出兵的诏命。

其间，皇上提出要着手改州为郡，让宰相们集议，宰相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唯皇帝之命是从，没有谁愿意认真思考这件涉及改制的大事，几乎都是看着武承嗣的眼色说话。只有他岑长倩一人站出来说话，以为“陛下始革命而废州，为不祥”。这话不出两日，就被人弹劾到武曌那里。好在皇上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不仅因为他自高宗朝起，就一直在夏官署任事，屡次出击突厥、吐蕃，更因为在武曌临朝称制后，在平叛等许多大事上他都能是非分明，敢言直谏。

因此，私下召见时，皇上说“爱卿之所言出于公心而无私欲”，遂罢了此议。

然而，大军还在青海盘桓。作为主帅，进与退，他得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答。于是，今日朝会后，他到武成殿参拜武曌。

他没有想到，武曌把这件事情看得很轻松：“陈兵青海，对吐蕃形成威慑，使其不敢生觊觎大周疆土之野心，岂非良策？”接着她话锋一

转，“近来有人进言，求改立武承嗣为太子，不知爱卿如何观之？”

岑长倩迅速整理自己的思绪，思考着怎样回答。关于这件事情，他早有所闻。五月的一天，在家里用膳时，儿子灵原告诉他，近来有一位叫张嘉福的凤阁舍人，唆使一位叫王庆之的人上表皇上，要求改立国嗣。

他当时觉得这些人乃是异想天开，白日说梦。现太子不仅曾经是皇上，更是圣神皇帝亲生，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策呢？

现在，武曌将这个事关社稷存续的问题提到了自己面前，他真不知该如何作答。

“爱卿是为难么？”武曌问道。

就在这一刻，岑长倩耳边响起了在豫州分手时狄仁杰的话——“诤臣者，唯设计存亡，何计生死耳”。他的脸顿时有些发热，手执笏板，面向武曌站定了：“启奏陛下，今皇嗣在东宫，并无大错，故不宜有此议。请陛下严责上书者，告示令散。”

这一回轮到武曌沉默了，而且脸色迅速就转了阴沉。

大殿里静极了，甚至可以听见呼吸声。岑长倩认定自己闯了祸，便做了最坏的打算，静静等待皇帝的裁决。

武曌终于说话了，口气却并不似岑长倩担心的那样：“你且退下，此事容朕思虑之后再议。”

在司马门阙前，岑长倩回望武成殿高峨的楼宇，回想起一年来的朝事纷纭，陷入无以名状的迷茫，走路的脚步也慢多了。

天授元年登基后没多久的九月十三，皇上打破了贞观以来“帝七王五”的规制，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妣姒曰文定皇后，追尊她的祖先武居常为睿祖康皇帝、她的父亲武士彠为太祖孝明高皇帝。至此，武氏宗族的祭祀庙数与李唐宗室居于同等地位。相比于垂拱四年那次欲将武氏与李氏宗庙比肩的尝试，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于拿“礼制”来反对了。

岑长倩记得，当年他在兵部任职时，就听说过武元庆、武元爽兄弟当面冷落荣国夫人，又轻视时为皇后的武曌，因而，最终都死在了她的

刀下。可现在，皇上在对逝者大肆追尊的同时，立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又封伯父的几个孙子武攸暨等均为郡王，诸姑姊皆为公主。

这些，随着皇上的临政，都不难理解。岑长倩感到困惑的是，皇帝在任命新的宰相班底时，完全被情感所累，竟然只以是否推动革命为则，而丢弃了总章以来由她参与的“身、言、书、判”条件。司宾卿史务滋因为在任期间，对薛怀义主持的白马寺殷殷关顾，而被任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因为多次劝武曌称帝而被任为内史；曾在太平公主婚宴上呈送关中九百人劝进书的侍御史傅游艺，被任命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与夏官尚书、右相岑长倩，因为押送庐陵王李显而有功的左玉钤大将军张虔勗，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为亡父守孝三年刚刚归来的侍御史来子珣，一同被赐姓武氏。

回想与这些庸碌之辈共事的枝枝节节，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难道周朝真是到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地步了么？那个靠摇唇鼓舌起家的傅游艺，一年之间，由九品升至三品，光是朝服就换了青、绿、朱、紫四色，真可谓是四时仕宦。

岑长倩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断定这些人不会长远。他们比之汉武帝时谏言“推恩制”的主父偃才差天壤，主父偃都昙花一现，他们又如何能久居显位呢？

果然，一个月后，宗秦客因为一桩贿赂案受到连坐，被贬为遵化县尉。

再过两个月，史务滋被来俊臣弹劾，罪名是在与来俊臣审理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二人谋反案时，以为凭据不足，不可定罪而被诬为同谋，因惧怕酷刑而在家中自尽。

至于那个傅游艺，在任逾月，即被罢为司礼少卿。

武承嗣在这一年中，作为皇上身边的亲王，分外殷勤，私下里谏言说：“陛下称帝，皆《大云经》昭之，请封赐东魏国寺。”

于是，皇帝敕命洛阳、长安两都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由经文撰写者高座讲解，参与经文疏证、诠释的九位僧人，皆赐爵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

过了些日子，武承嗣又谏言："陛下得以称帝，释氏功莫大焉。"武曌于是又下诏，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

岑长倩一路走着，反复思索，在酷刑肆虐的几年间，只有两人洁身自好，那就是司刑丞徐有功、李日知。

但徐、李身在墨中，岂能独善。他们要以事实为据判案，就必然会遭到来俊臣等人的嫉恨。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被诬谋反，徐有功据理而争其最无据。来俊臣旧法炮制，向皇上弹劾徐有功同谋，当斩。好在武曌对徐有功为人知之较详，只做了免官处置。

这件事情是后来武钦暗地里告诉岑长倩的，他于是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铜匦告密"之策大概难以为继了。

这时，从雾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打断了岑长倩的思绪，那不是武承嗣么？他一定是为改立国嗣又去游说皇上了。他不愿意与之照面，便急忙上了车子，吩咐驭手速速驱马离开了。

岑长倩的感觉没有错。徐有功虽然只是个司刑丞，但他的遭际却引起了武曌的反思。不久后，当司刑丞李日知亦因据实办案被诬参与谋反时，她的心境就更复杂了。

这些年，因为"告密"而死了多少人，她没有让有司计算过。然而，仅是索元礼一人手下就死了数千人，以此类推，武曌惊出一身冷汗，她不得不重新评判当初由一个小小的鱼保家提出的谏言而掀起的酷刑风，到底给她和社稷带来了什么？

然而，今非昔比，当她以圣神皇帝的身份坐在朝堂上听臣下廷议此事时，她除了暗里自检外，更多的还是要顾及自己的尊严。因此，当不断有人进言减轻刑罚时，她虽然没有治这些人的罪，却也处于听与不听之间。于是，案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判着，每天几乎都有大臣被杀的消息。

先是左金吾将军丘神🏠被告谋反，她将这案子交与周兴去办，丘神🏠以罪死。消息传开，臣僚们暗中议论说，丘神🏠杀害李贤太子，罪大恶极，至有今日，大快人心。

接着，曾任内史，后来被贬为司礼少卿的傅游艺，因为向一位至亲

夸口自己梦登湛露殿而被告发。他知道，比起酷刑，自杀要干脆多了，也少了许多的痛苦，于是，在一个深夜选择了后者。等来俊臣发现时，尸体已经僵硬。

再下来，左玉钤将军张虔勗被告谋反，在狱中被杀。

至此，天授元年以来的宰辅班底等于全都成了反贼，这直接的后果，就是从此朝堂上再也没有人说话，朝会变得索然无味，只有皇帝发布敕命、诏书和朝臣们的附和声。

武曌是在贞观年间从谏如流、君明臣贤的氛围中长大成熟的，又是在永徽新政那种君臣和谐、勤政廉明的政风中登上皇后位置的。在她称帝之前，她需要一批人为她礼赞，制造各种来自上苍的神话；需要他们罗织罪名，将一切政敌置于死地。然而，现在周朝江山已运于掌握之内，她多么需要听到整肃朝纲、振兴农桑等谏言，甚至一些不同的声音啊。

她对鸦雀无声、唯唯诺诺的朝堂渐渐生出了诸多厌倦。有时候，她坐在武成殿批阅奏章，在举笔不定时，会不自觉地喊出裴炎、刘仁轨或者苏良嗣等人的名字。

武曌忽然就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她需要有一个人听她倾诉，而如今能够与她轻松说话的，只有薛怀义，而且只能在他们依偎的特殊时光。

薛怀义现在光环加身，威临朝野，既是将军，又是国公，这种身份使他再没了早年被苏良嗣殴打的尴尬，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宫禁。

但两人的情感却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武曌毕竟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了，宫廷的药方再有奇效，也抵不住老去的脚步，这也是薛怀义暗中感到极不满足的。从建明堂时起，他的眼睛就盯着太平公主了。他不知道皇上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竟然很快地将她嫁与了自己的堂侄武攸暨。后来，皇上又几次诏命他为行军道总管，使得他在她身旁侍寝的机会少多了。

但薛怀义明白，没有皇上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无论是否心甘情愿，他能做的就只有小心翼翼地博取皇上的欢心了。

八月中秋的前一天，他应皇帝的口谕走进了上阳宫。

女人们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贵为皇上，还是相夫教子的柴门主妇，在寂寞时都需要男人的抚慰。武曌很看重他们之间的会面，因此在宫娥的伺候下早早地洗漱、化妆了，等待他的到来。

夜间酉时三刻时分，薛怀义被太监从北门引进上阳宫。他先按照张尚宫的吩咐，细细地沐浴之后，才来到武曌的寝殿内室。张尚宫一言不发地为他撩开帷帐后，便很知趣地退出了殿外。在浓芳馥郁的气息中看武曌，虽然早年的风韵还依稀可见，却毕竟没有初见时的绰约了，只从那一双眼睛中读得出久盼的焦渴。

可这一次，眼前这个衰老的女人却无论如何也激活不了他生命的张力。他有些害怕："陛下！怀义……"

武曌心里就起了疑窦，他往日的雄劲都到哪里去了："这却是为何？朕的性格你知道的。"

薛怀义赤裸的身子就颤抖了一下，忙说："陛下息怒！怀义因出征回来不久，有些疲劳。"

"果真如此么？"

"臣不敢欺瞒圣听。"

"好！朕就相信你一回。"武曌说着，朝外面喊来人，要张尚宫去拿《千金秘精方》和《长相思》。药物调制好后，武曌要左右退下，她自己亲自看着薛怀义用药。药物终于唤起了男人的躁动，也让武曌醉入皇榻。

自然，男女间的事情从来都是相互的。武曌知道，只有当薛怀义从自己身上获得快感的时候，她对他的占有才是稳定的，否则，即便是杀了他，于自己的情欲却是无补，而只能让后来者恐惧。

子时过了，从宫墙上传来的打更声悠悠地传到宫殿之际，两人都从对方身上获得了满足，便开始说话。

于是，活生生的人隐去，二人恢复了尊卑之序和君臣关系。

武曌将近来朝堂上的萎靡不振说给薛怀义听："一个朝廷，没有人敢于说话，还是朝廷吗？"

薛怀义想了想道："微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说无妨。"

"群臣之嗫嚅其口，乃在告密和酷刑，尤惧周兴之无据定罪，当今之际，当于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三人中选一人治罪，方能消除朝野恐惧。"

武曌点点头道："此事朕不是没有想过，只是铜匦之设，乃朕意为之，他们不过遵旨行事罢了。"

薛怀义侧过身来对着武曌说："铜匦之设，本意在敞开言路，博采民意，不料为个中奸佞所用，亦不足为奇，夫去一恶而百善至，杀一人而朝野安。群臣闻之，必感服陛下圣明。请陛下三思。"

薛怀义一番话武曌是真的听进去了。死人无数的现实总得有人抵罪，他们三人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依爱卿看，谁的积怨最大呢？"

"依怀义观之，周兴乃臣僚最恨者，他发明酷刑名目繁多，又凭借推论定罪，而不重实据，冤案定然不少，若是拿他开刀，当能以慰人望。"

"嗯！还有那个索元礼，杀人数千，也一并杀之，平伏人心。"武曌加上一人又问，"谁来拘拿二人最合适？"

薛怀义几乎不假思索："古人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能治周兴者，唯来俊臣耳！"

"好！爱卿其言甚善。"武曌在薛怀义的脸上摸了一把，"此事就交由爱卿来办，朕才放心。"

第二天，薛怀义将来俊臣传到白马寺，宣达了皇帝的旨意，说此案若是办得干净利索，圣神皇帝必有赏赐。

来俊臣忙拱手道："请大师放心，下官不敢懈怠。下官正要禀奏皇上，近来有人密告周兴曾与死犯丘神🏠同谋，反叛朝廷，下官正要拘

拿。”

辞别薛怀义，反观云雾中的白马寺，来俊臣的心也开始云里雾里，踯躅烦乱了。且不说他与周兴一个是雍州万年人，一个是京兆长安人，有着乡里之缘，也不说当年香山之约，两人盟誓，结下同好之谊。单说办案，就十分棘手。周兴是什么人，他的奸诈和狡黠，岂是能轻易上钩的？

过了伊河，下船时，来俊臣觉着腹中有些饿了，恰见前面飘着一面旗子，上书“洛州烤饼”四字，倒勾起对故乡万年烙馍的食欲，他便进得店来，找一僻静处坐下。唤来店小二，要了红豆稀饭、小菜一碟、烤饼两个。不一刻，饭菜上齐。来俊臣拿起一个烤饼，果然外焦里嫩，酥脆深黄，咬一口余香满齿，遂问店家这饼的制作过程，店家也就一一道来。可来俊臣眼前浮现的却是周兴以大瓮炙人的刑罚，竟与这烤饼无异。

隔了几天，来俊臣以乡里之谊邀周兴过推事院饮酒，事先在侧室置一大瓮，四面架上木炭，烧得通红。

推事院乃是奏请武曌恩准，在丽景门设置的一个皇家监狱，专门供来俊臣等酷吏审理嫌犯使用。凡被关进这所监狱的人，都是活着进去，死尸出来，无一例外。

平时只管折磨别人，还不曾被人折磨的周兴并不知道，死神就在这里等着他。

酒过三巡，两人脸上都泛起了红晕，来俊臣说：“下官正有事要请教大人，若是囚犯不认罪，当用何法？”

周兴很得意地将杯中的酒饮尽，抹了一把胡须说：“要囚犯认罪，易如反掌耳，只需置一大瓮，以木炭围之，置囚于瓮内，形同烤饼，何愁不招？”

来俊臣哈哈笑道：“大人于刑罚果有研究。下官今日要审一囚犯，就在侧室，不妨看看去。”说着两人来到侧室，但见木炭烧得正旺，大瓮散发出灼人的热，却是没有见囚犯的影子。

周兴见状问道：“囚犯何在，本官倒要看看，他的骨头能有多硬？”

来俊臣指着周兴的鼻子道："大人不就是囚犯么？"

"大人说笑了吧，本官如何会是囚犯呢？"

来俊臣脸色就忽然冰冷起来："有人密告大人与丘神🏠同谋，反叛朝廷，皇上已敕命本官审理，本官念在同乡之情，还请如实招认，免得皮肉受苦。"

周兴大惊道："本官自入朝以来，忠心耿耿，必是有人诬告，还请大人明察。"

来俊臣指了指烧得通红的大瓮说："看来，大人是要体味自己的创制了，那就请君入瓮吧！"

周兴经手办过多少案子，又有多少人死于大火炙烤之下，没想到今天倒要"作茧自缚"了。他明白，只要进了这瓮，就将化为灰烬，倒不如先认了，也许还能有机会。于是他"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大人不必动刑，罪臣认罪就是。"

来俊臣见状便让录事拿来事先写好的狱辞，让周兴画了押。又命将周兴脱去朝服，换上囚衣，押在死牢，自己揣着狱辞去见皇上了。

不久，武曌的诏命下来了，判周兴流表岭南，索元礼斩刑。

看着周兴被押上囚车，渐渐地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来俊臣转身回了署中，从内心讲，他对这个结果还是感到了一丝欣慰。他知道皇上反复无常的性格，焉知明日之来俊臣，不会成为今日之周兴呢？

因此他的心情还是沉重了许多日子。他明白，踏上了这条路，他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他只有不断地办案，才能在皇上面前见证他的存在对大周是多么重要。

不管怎么说，臣僚们既惧怕，又恨之入骨的两位酷吏终于得到了惩治，大家暗地里都舒了一口气。

其实，武曌心里最清楚，宰相班底那些人，除了岑长倩，其他的都是因为拥戴自己称帝才得以擢拔的，无论是就资质还是才能，都难当大任。他们被密告谋反，虽不排除有冤假错案，但说到底还是举止龌龊，德薄才鲜。因此，在擢拔新的宰相班底人选时，她很自然地想起了洛州

司马任上的狄仁杰。

天授二年九月，武曌诏命左羽林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与冬官侍郎裴行本并为同平章事。

接到朝廷的诏命，狄仁杰来到滔滔远去的洛水边，久久地徘徊。他看着远方嵩山山头的红叶，炽燃如火，感慨万千。从豫州刺史到复州刺史，再到洛州司马，宦海颠簸，人生沉浮。想起在汝南与张光辅那一场唇枪舌剑，犹在昨日，自己已是六十一岁的年齿了。此去京都，尚不知等待他的是什么，而曾经与自己推心置腹的岑长倩又怎么样了。

落日的余晖在西边天际抹下一缕丹霞时，洛阳城已经在眼前了。夕阳给城楼涂上凝重的绛紫色。城门口站着一位老者，正聚精会神朝远处看。狄仁杰定神望去，不仅“哦”了一声，接着喊道：“岑大人……”便迫不及待地下了马，先拱手行礼了。

“劳大人在此等候，怀英甚是不安。”

岑长倩双手按着狄仁杰的肩膀，端详了良久，叹一口气道：“瘦了！也黑了！”

“看大人精气矍铄，怀英不胜欣慰。”

岑长倩笑道：“闻知大人归来，老夫在府上备了薄酒，有许多话要说。”

“如此怀英恭敬不如从命了。”

“只是这样一来，就劳弟妹倚门守望了。”

两匹马一前一后，慢悠悠地走过街道。正是暮色苍茫之时，也是洛阳夜市刚起之际，街道上人头攒动，穿过一条大街，又拐进一条小巷，前面有一府邸，门前挂着两盏宫灯。两位进到客厅，早有府上的丫鬟捧了铜盆、面巾在那里等候，洗漱之后，顿时清爽多了。这时候，岑夫人在丫鬟搀扶下来到前厅说：“老爷昨日闻听大人将回京履职，高兴得一夜未眠。”

狄仁杰忙贺道：“嫂夫人精神健旺，乃大人之福。”

岑夫人吩咐丫鬟摆上酒菜，举起酒杯说道："老身不胜酒力，敬大人一杯，就不奉陪了，大人与老爷一醉方休。"说罢，施了一礼，便退席了。

狄仁杰要起身向岑长倩敬酒，被他一把拦住说："老夫知大人廉洁自律，故而只在家中为你接风，请先饮了老夫的接风酒再说。"

狄仁杰执拗不过，只好从命。

豫州往事就如觞中的醇酿，流淌着记忆的馨香，狄仁杰十分感谢岑长倩在豫州讨逆时对自己的百般关照。岑长倩举起杯子说道："老夫所襄助者，乃大人持正秉直、关爱黎民的政风，非私心耳。只是回朝以后，没能阻止张光辅的谗言，至今想来依旧惭愧之至。"

往事如烟，狄仁杰更关心眼下的神都情势，便焦急地问道："京都近来都有何新消息？"

岑长倩摇了摇头道："京都朝野，扑朔迷离。狄大人此番回京，凡事尚需谨慎为好。"

"大人能不能说得详细些？"

岑长倩道："大人大概还没有听说，去年的众庶、朝臣、州县劝进的风潮刚刚消停下来，近来又有人闹出改立国嗣的喧嚣。"

狄仁杰的眼睛顿时睁大了，问道："天授元年不是立了国嗣么，这话又从何说起？"

岑长倩示意狄仁杰喝酒，接着说道："三月，凤阁舍人张嘉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联络数百人，上表朝廷，要求立武承嗣为太子。皇上征询老夫意思，老夫以为不可。"

"难道朝廷就再也没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么？"

"后来，皇上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格大人也以为不可，并指斥武承嗣有觊觎帝位之心，提请皇上警惕。结果没过几天，格大人就被来俊臣拘拿，当晚就死于酷刑之下。"

格辅元此人狄仁杰并不陌生，仪凤年间，他被调回神都任大理寺丞

时，格辅元任御史中丞，两人一起参与过案件审理，算是当今不多见的刚直之士。他的兄长格希元在故太子李贤那里，深得信任，曾经参与了《后汉书》的注释疏证。

岑长倩说到伤心处，浊泪双流，滴在面前的酒杯里："老夫也差点伏诛，来俊臣为取得老夫谋反的证据，挟持了老夫的长子灵原，硬说他与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谋反，好在欧阳通受尽酷刑，终无异词。皇上念在老夫边塞有功，放回家中赋闲了。"

"此事毋庸猜度，定然是武承嗣指使。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狄仁杰重重地放下酒杯道，"怀英只要在朝一天，就不能让国贼图谋得逞。"

然而，岑长倩还是劝他慎言慎行，千万不可触怒凤颜："皇上喜怒无常，大人当见机行事，不可过于执拗。"

岑长倩还告诉他，眼下朝臣中正直之士者，有夏官侍郎李昭德，其人见事敏，重于行，是他夏官任上很得力的副手，平时也谈得来，若是有事，可以与他一起商量。

"多谢大人，怀英明白。"看看时间不早，狄仁杰担心夫人和儿子牵挂，便起身告辞，岑长倩坚持送到府门外，狄仁杰坚持不让再送，他才住了步子。

狄仁杰走出一段路程，驻马回眸，感叹岁月真是一把刻刀，当年马上驰骋的将军，什么时候变成一位佝偻着脊梁的老者了呢？

狄仁杰回到府上，夫人与儿子光远已在家等候多时，夫人略有埋怨道："知道老爷今日要回京，老身早早地命膳房做了上好的饭菜，都热了几次，不料夫君到现在才回来。"

狄仁杰歉意地笑了笑道："刚进城，就被岑大人接到了府上。老夫又不好拒绝，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夫人无奈地笑了笑道："夫君一辈子，都是四海为家，何时想过妻儿呢？"

狄仁杰知道，夫人这些年，跟随自己吃了不少的苦，前年调洛州司

马时，夫人被留在神都，为他担惊受怕。可有什么法子呢？身为朝臣，为社稷尽忠，职责所在："等老夫致仕告老，回到并州，整日陪伴夫人可矣。"

当晚，他问了问如今做了太子洗马的狄光远职上的事情，他说道："太子现今心静如水，终日以作画为乐。"狄仁杰心里就很不好受，一国太子，不能过问朝政，人世间大概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

狄光远也提到有人上书要立武承嗣为太子的事情，狄仁杰用一句话岔了过去。宦海险恶，他不愿意儿子在这些事情上陷得太深："你只管尽职尽责伺候好太子即可，余事不必多问，明白了么？"

"孩儿谨遵父命。"狄光远言罢，到后院打来热水，亲自为父亲沐了足，才回了自己的房间。

狄仁杰人虽然躺在床上，但心却由岑长倩的话牵出万千思绪来，进一步联想到自己这次回京，还能做些什么呢？皇上的诏书说，任他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格辅元伏诛后，地官署将实际上由他主事，许多事情都得从头收拾。子时二刻时，夫人醒来，见他仍在身边辗转反侧，便问："想什么呢？还不睡？"

但越是想睡，就越是睡不着，到了卯时三刻，倒是无论如何躺不下去了，干脆起身，唤来丫鬟、府令，洗漱一毕，看书消磨时光，等候去向皇上复旨。

辰时三刻，狄仁杰已经出现在武成殿门口了。

武钦让他少待，说皇上正听王庆一的陈奏呢？

"哦！王庆一？"就是他联络二百多人上表要求皇上改立太子的啊！

"都来了数次了，看样子皇上都有些烦了。"武钦说完，转身就回了殿。

狄仁杰看一眼武成殿的门，心想这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怎么自己一回京，就碰上了这无赖。正想着，就见武钦送出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他穿一身青色袍服，应是九品的官阶，想来就是王庆一了。看他与武钦推推搡搡的样子，定是不愿意离开武成殿。

“足下请回吧，皇上已经明白了足下的忠心，定会认真思虑的。”

王庆一并不理会武钦的劝告，对着殿内喊道：“陛下！臣忠心赤胆，天日可鉴啊！”

“回去等待皇上的旨意吧！”武钦挥了挥手，把一张盖了皇帝印玺的纸递到王庆一手中，“陛下已经口谕，足下今后进宫，须得持这印纸，明白么？”

王庆一接过纸，揣进怀里说道：“武大人满腹经纶，治政有能，立为国嗣，众望所归，小臣还会向皇上上表的。”

狄仁杰在一旁看得火起，一步上前，扯起那人的衣袖说：“公公已明白告诉你，皇上会斟酌裁取的，你为何仍在此胡闹，堂堂大周宫苑，如此无规无矩，成何体统。”

王庆一翻了狄仁杰一眼，一副不以为然的神色：“你是哪路神仙，竟敢对本官如此说话？”

武钦忙介绍，他就是刚从洛州司马任上归来的新任地官侍郎、同平章事狄仁杰大人。

“呵呵！你就是狄大人啊！”王庆一一笑，“素闻狄大人刚正不阿，是非分明，今日看来，也不过如此。”

武钦见状，忙拉了拉王庆一的衣袖说：“狄大人是来向陛下奏事的，足下请回吧！”

但王庆一并不理会，继续说：“当今太子昏庸无能，又非武氏族室，下官奏请改立太子，天意民心。大人竟然指斥在下无礼，岂不是非不辨？”

狄仁杰眉毛一横，大声道：“本官今天就以是非不辨，打你个目无朝纲。”说着，他挥动手中的笏板，朝王庆一头顶砸来。

王庆一没想到狄仁杰会真的打他，他本能地抱住了头，仓皇地向司马道奔去，口里却骂道：“好你个狄仁杰，回头我就告诉武大人，治你个谋反罪。”

狄仁杰也不理会，收回笏板，不无讽刺地笑道：“如此无赖，究竟怎样做到九品的，皇上竟然还要见他。”

武钦说：“大人与他计较什么，皇上在殿内已经等候多时了。”

狄仁杰肩披九月的阳光，走进了武成殿。他挺拔的身躯、飘飘的美髯、铿锵的脚步，立即引起了武曌的注意。

放下手中的朱笔，武曌很欢悦地与狄仁杰打招呼：“狄爱卿回京了。”

狄仁杰忙用笏板掩住颜面，跪倒在地说：“臣狄仁杰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赐坐。”武曌挥了挥手，立即有宫娥奉上座椅，“爱卿是何时回京的？”

“微臣昨日回京，今日就来向陛下复旨。”

武曌又问：“爱卿在洛州，那里民生如何，爱卿不妨奏来。”

“陛下的《兆人本业》与劝农桑诏书颁行后，州县兴业有循，黎首大受其益，称颂陛下恩泽浩瀚。”

武曌欣慰地点了点头：“爱卿为地官侍郎，当尽责履职，督促州县，务本兴农。”

狄仁杰连忙表示一定不辜负陛下圣望，当殚精竭虑，宵衣旰食，为国效力，为民造福。

武曌接着就把话题转到豫州平叛的往事上来，也许是出于某种程度上的歉意，也许是要说明她自己本来的心思，她的目光中含了诸多的温和：“爱卿在汝南甚有善政，然被贬为复州刺史，又复贬为洛州司马，可知是何人在朕面前弹劾的么？”

狄仁杰挺了挺胸说：“怀英只知效忠朝廷，并不惧流言蜚语。荀子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臣相信，依陛下圣明，定会明辨是非，甄别错谬的。”

这个狄怀英，倒生得一副伶牙俐齿，什么话从他的嘴里出来，就总是春风扑面。武曌怎么能听不出话里的味道呢？但坐在她面前的狄仁杰，那稳健和持重，那种大度雍容，都使她喜欢听他说话。他越是这样，她就越是觉得不该回避当年听信张光辅谗言铸成的错判："朕之不敏，少知人之明，当初张光辅在朕面前弹劾爱卿，指称爱卿对朝廷诛杀李贞父子有微词，朕竟然就听了。然爱卿不以个人荣辱进退为悲喜，职复州，境内晏然，职洛州，除暴安良，誉满四方，朕甚慰之。我朝臣僚都能像爱卿这样，朕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狄仁杰听闻此言，内心不由得涌起一阵感动，不管天授以来朝事如何的纷乱，然而，作为皇帝能够如此坦诚地当着大臣的面检点过失，实属不易。作为对皇上的回应，狄仁杰的话显得宽容而又豁达："陛下以臣为过，臣改之；陛下不以臣为过，臣之幸也。至于何人谗言，臣不会计较了。"

武曌心头又卷起一层浪花。借着融融的秋光看去，狄仁杰浓眉、阔额，挺直的鼻梁、乌黑的美髯，都像一个人。哦！对了，他的品格，他的胸怀，都太像太宗皇帝了。她说不上是不是一种爱屋及乌的情结，狄仁杰说出的话，在她这里，都是入情顺理的。

她惊异自己竟然喜欢上了这位比自己小六岁的地官侍郎了。她爱听他说话，也就自然地将关于立嗣的争论提了出来："入秋以来，难得今日天蓝日丽，爱卿就陪朕在宫苑内走走吧！"接着，武曌又对武钦说："告诉他们，不要总跟着，朕要和狄爱卿说话。"

出了殿门，登上甬道，整个洛阳宫就在眼底了。枫叶如丹，槐叶如金，驱散了深秋的萧萧寒意，盛开在宫苑花坛里的秋菊，浮光耀金，散香吐芳，竞相争艳。整日为案牍劳神费心的武曌，迈着蹒跚的步履，边走边看，身边只留了狄仁杰和武钦。

她很久不曾这样散步了，当初，代理国政与现今的感觉是多么不同。那时候，皇上虽然是个虚设，可毕竟在她的意念中，江山是李氏的，总隔着一层说不清的距离。而一旦真正成为大周至高无上的主宰，就有了一种分娩之后，看着身边婴儿的亲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它。此刻，她感到头顶的太阳是这样鲜亮，而从身边吹过的风是这样的和煦，时光对于她是这样的自由。

然而，这种心境随着她把目光转向东边而很快被抑郁所取代。东宫

那一片楼宇深处，住着她的儿子，当今的太子李旦。他依旧每隔五天，就来给自己请安，只是履行做儿女的责任，从来没有一句话过问朝事。这既让她放心，又让她不安。一个国家的储君，焉能不问朝政？

唉！秋色恼人。

武曌侧目去看身边的狄仁杰，竟然也把目光投向了东宫，她于是问道："近来朝野有不少人谏言朕改立承嗣为太子，爱卿如何观之？"

狄仁杰撩了撩袍裾，说："陛下是说那个王庆一吧，微臣来时已看到了。"

"恐怕不只是看到了吧，如果朕没有猜错，一回京爱卿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狄仁杰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笑着。两个绝顶聪明的人走在一起，要掩藏什么是分外难的。既然皇上已经看破了，那他还有什么顾忌呢？狄仁杰收回东望的目光说："陛下若是恕臣无罪，臣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个狄怀英，狡黠得可爱，武曌心想，接着就大度地说道："这不是在朝堂上，朕不怪罪你就是，有话就说吧！"

狄仁杰作了一揖道："臣谢陛下隆恩。"

"哎呀！怀英，有什么你就说吧，朕都要急死了。"

"好！"狄仁杰紧走两步，来到武曌面前道，"立嗣，关乎社稷存续，即使微臣不言，陛下当深谙其重。微臣要说的是，天皇，乃陛下之夫，皇嗣，乃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而为万代基业，岂得以侄为嗣乎?"

武曌沉吟片刻后道："非朕定要改立皇嗣。乃有臣下谏言，道大周者，武氏天下，承嗣武姓，于朕亲缘。"

狄仁杰步步为营，虽据理而不卑不亢，温文尔雅，每一句话都斟酌再三，滴水不漏："陛下所虑，不可谓不周。然臣记得，去岁陛下登基之时，以太子为皇嗣，已命之改姓武氏，依臣观之，此正陛下圣明之处，过人之虑，而为皇嗣顺理成章。"

见武曌点了点头，狄仁杰抓住机会，进一步说："自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基业接续之通理，自茅舍百姓至庙堂之君，概莫能外。臣才疏学浅，从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

武曌的心怦然一动，狄仁杰知道他的话触动了皇上心底的最软处，便趁机继续阐释不能改立皇嗣的理由："况陛下受天皇之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

说完这些，狄仁杰悄悄地观察武曌的表情，先还是眼角湿润，继之泪花闪闪，他想，皇上此刻一定回到了与高宗皇帝深爱的那些岁月，那些许久不曾被人提起的缠绵往事。倘若自己一生相守的人得不到祭祀，那她有何颜面在泉下去见他呢？

"狄爱卿。"武曌声音哽咽着说道，"你的一番话令朕梦魇大醒，从今以后，有人再敢言改立皇嗣者，杀无赦。"

狄仁杰与武钦悄悄地交换了一下眼神，都为皇上终于心神安定而欣慰，武钦趁势上前说："外面风大，陛下还是回去吧！"

"好！回去。"武曌转身回殿的脚步轻松了许多。

秋深虫草鸣，夜长人不眠。在魏王武承嗣的府上，张嘉福、王庆一正为谏言重立太子受阻一事而一筹莫展。

"皇上不允，如之奈何？"王庆一问道。

"太后怎么说？"张嘉福在一旁问道。

"在下奏道，自古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皇上谴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

武承嗣接着问："皇上还说了什么？"

王庆一说："在下伏地涕泣，不肯离去，皇上以印纸遣我退下，说今后要进宫，须得向禁卫出示此纸。"

武承嗣看一眼张嘉福问道："依舍人观之，皇上这是什么意思？"

张嘉福眨了眨眼睛说道："依在下观之，皇上这是在探水之深浅。王爷不记得了？当初朝野劝进时，皇上不也是再三推辞，甚至呵斥么？最后怎么样，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武承嗣频频点头，以为张舍人所言甚有道理："所谓水滴石穿，以其韧也。皇上既是赐纸给你，说明她并不拒你于殿门之外。以后，你可隔日一次，直至皇上感动，必然采纳陈情。"

"本王姑母执国，立武氏为国嗣天经地义，若是事成，本王当在皇上面前，力荐两位为中坚，万勿失我望。至于那个狄怀英，本王自会对付的。岑长倩身为左相，已败到我手，区区狄怀英，能奈我何？"武承嗣从座上站起来，举起面前的酒杯继续道，"当初徐敬业反叛时，骆宾王曾向域内发问，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哼哼，当今天下者，武氏之天下；当今社稷者，武氏之社稷。武氏后胄不为国储，昊天不公。从今以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送走张嘉福和王庆之，武承嗣唤来府令问道："王妃睡了么？"

府令回答道："王妃白日看春燕为诸姬教习妆梳，有些累，先行歇息了。"

"哦！知道了。"武承嗣转身进了书房，对府令说，"传春燕到书房，本王要问她教习妆梳诸事。"

府令犹豫了一下说："已是子时，春燕恐怕已经……"

"啰唆什么？睡了也要叫起来。"武承嗣沉闷的声音中分明带了恼怒。

府令忙应"遵命"，转身就去了王府后面的厢房。

值更的丫鬟为魏王沏了茶，知趣地退下。在这座王府里，凡美貌的丫鬟没有不成为武承嗣口中羔羊的，她们的泪水在心底流，却是要笑在脸上。王爷深夜传春燕到书房问话，她们就为她捏着一把汗。

武承嗣喝了一口热茶，随手拿起一卷国史书稿，大体浏览了一下，看到在他为武氏先辈编纂的专卷后，武曌用很清秀的行书批了一段赞语，对他的构想、文笔都有所褒扬，他眉宇间就流溢出难以抑制的喜

色。是的！他断定皇上之所以推诿彷徨，就是要观朝野的舆情，而在心底是希望立自己为太子的。

皇上年逾六十八，她还能在朝堂坐多久呢？她身后……武承嗣闭着眼睛，展开遐想，被群臣参拜的威严，华衮的富丽堂皇，嫔妃成群的簇拥……

一阵香破窗而入，打断了武承嗣的思路！哦，这是女人的芬芳，一定是春燕。

他殷殷期待的春燕，乃周朝补阙乔知之的一位婢女，生得美丽婀娜，且能歌善舞，尤其是化妆术十分精到。容貌平平的一个女儿家，经她梳妆打扮，立时容光焕发，摇曳多姿。乔知之风流多情，自是将她视为掌上明珠。然而，一个偶然的场合，就在她被传唤敬酒的当儿，偏偏被武承嗣瞧见了。从此武承嗣的脑子整天里都是春燕……终于有一天，他向乔知之提出，想借春燕过府为诸姬教习梳妆。乔知之敢不从命么？眼睁睁地看着魏王府的车子载走了美丽的春燕，并且从此有借无还了……

外面的脚步声在门口止住了，接着就是春燕纤弱的声音："奴婢参拜王爷。"

武承嗣拉开书房门，说话的口气顿时和气了许多："快快请进。"

将春燕让进屋里，武承嗣很大度地挥了挥手道："坐下说话，深夜传你来，真是不好意思，就是想问问教习诸姬妆梳可还顺利？"

春燕不肯坐下，遂将半月来教习情况一一陈清。但武承嗣的心思根本不在此，春燕那粉嫩白皙的皮肤，那一双勾人魂魄的眼睛，那微露还掩的丰胸，让他五灵出窍，魂不守舍。春燕究竟说了些什么，美姬们研习得如何，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他贪婪的目光，看得春燕毛骨悚然，她掩了掩胸口，战战兢兢地说道："王爷！奴婢告辞了。"

武承嗣不等春燕转身，就从后面抱住了她："美人儿，本王喜欢你。"

“王爷！千万不要这样。”

武承嗣把她放在榻上：“你随了本王，可以让你荣华富贵，那个穷酸的书生有什么好？”

可他想错了。春燕先是求饶，实在无助情急之时，竟在武承嗣的胳膊狠咬了一口，眼见得血顺着手腕滴到了榻上。

武承嗣大怒，一边用力掐住春燕脖颈，一边骂道：“今日你就是死，本王也要你的身子。”

可怜春燕先还是双腿狠蹬，到后来就软塌塌地一动不动了。武承嗣手伸到她鼻翼间，就知道她已气绝身亡了。

“晦气！”武承嗣剥开春燕的衣裳，对她渐渐冰冷的身子发泄了一通，才用力将春燕的尸体踢下床榻。从她衣襟里露出一条白色绢布，武承嗣展开一看，不是别的，正是乔知之写给她的情诗：

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

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

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

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

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

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

武承嗣仿佛看到一双充满仇恨的眼睛喷出的火正一团一团朝自己烧来……

第二十章

恨切切洛阳梦残

冤深深宰相遭捕

天才放亮，武承嗣就命府令速传梁王武三思过府说事。

武三思刚刚起床，却不料兄长传唤，连早膳也顾不得用，就赶到魏王府来了。

“兄长如此急传为弟来，有何要事？”武三思打了一个呵欠问。

武承嗣一脸的窘迫，遂将昨夜与春燕的长长短短述说了一遍，末了道：“此事若是陛下知道了，为兄立嗣之事休矣。”

武三思揶揄道：“你还知道这些？现今是什么时候，朝野对于皇上改立国嗣本就微词不少。过去，一个岑长倩就够闹心了，现在姑母又把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狄仁杰调回了京城，要是他们拿这个说事，就是姑母也没办法。”

武承嗣说：“贤弟所言，为兄深知，这不是与兄弟商议对策么？”

“需要为弟做什么，不妨直说。”

“皇上一向看重婉儿，故而，有些奏章都是先送到她那里阅看的，你看能不能……”

“哦！兄长是要婉儿截住弹劾的奏章？”武三思想了想，“这个倒不难，可一旦皇上知道了，婉儿可是要担罪名的。”

武承嗣无奈地说：“能瞒一时就瞒一时，待为兄被立为国嗣后，皇上就是有气，也不会废黜的。”

武三思表示他可以去游说上官婉儿。接着，又批评武承嗣眼角太小，不就是一个补阙喜欢的婢女么？值得如此倾心和疯狂么，以致酿出

人命来？皇上身边的佳丽成群，喜欢哪个，跟她老人家说说，还不是任你挑拣……

武承嗣“唉”地叹息一声说：“贤弟不知道，那女子真是太可人了，为兄听说庐陵王韦妃通体芳香，这女子馨香优雅不让韦妃，谁知她性格那样倔强。”下面的话他没有说，但那色眯眯的神色告诉武三思，他还没有从梦中醒来。

“那女子的尸首呢？”

“还在后院柴房里停着。”

“哎呀！兄长好糊涂，快命人投入井内，将井填了，上面栽植花草。”武三思说着，就要向外走。

武承嗣在后面喊道：“你这就要走？”

武三思回头应一声：“为弟这就进宫去。”

武承嗣跌坐在前厅，对外面喊：“来人……”

武三思出了门，上了车子，驭手一甩马鞭，车子朝皇宫方向跑去。

半个时辰以后，武三思的车子已经停在司马门外，守门的北阙司马认识武三思，急忙上前见礼说：“王爷早！”

武三思问道：“知制诰没有出宫么？”

司马道回道：“没有看见知制诰出宫。”

武三思点了点头，要驭手在外等候，自己匆匆上了司马道。

时光流逝，又是好多日子没有与婉儿姑娘在一起了，她此刻在干什么呢？是为皇上遴选必看的奏章、上表，还是在吟那些他似懂非懂的诗作？每一次拥着上官婉儿，他都会生出既志得意满又自惭形秽的复杂心理。同是吟风弄月，感事抒怀之作，从她口里出来，他听着就是舒服，却无论如何也体味不来那种曲尽缠绵，脱俗清雅的意味。

但他发现，上官婉儿不在乎这些，她爱的是与一个男人的拥颈厮

磨。为什么？她没有说，他也没有问。也许，和她与姑母的情结有关系吧！

几位宫娥在门口打扫落英，看见梁王来了，急忙施礼。

一位宫娥心照不宣地对他说："知制诰正在里面阅看文书呢？"

武三思轻轻地叩响门环，里面应了一声："进来！"

武三思推开门，上官婉儿就抬起头来了，他们已经摈弃了同僚之间的礼节，一切都很随意。上官婉儿停下笔问："王爷为何一大早就进宫来了？"

武三思笑道："听姑娘的意思，是不喜欢本王来了？"

"是王爷好些日子没有来了啊！"上官婉儿喝一口茶水说。

"本王陪怀义大师外出云游去了。"武三思解释道。

上官婉儿说："你倒是有闲心。"

武三思无奈地笑了笑说："怀义大师不知因为什么，近来心情不畅，故而本王陪他出去散散心。"

上官婉儿心想，这兄弟二人也真是，堂堂的亲王，倒在薛怀义面前毕恭毕敬。有一次，她看到薛怀义从宫中出来，武承嗣与武三思一人在左边扶马鞍，一人在右边牵着缰绳，口中还不断叮嘱"大师小心"，这要是让狄仁杰等朝臣见了，成何体统？

可武三思并未不好意思。上官婉儿问起这件事情时，他说："此非忠于怀义大师，乃忠于陛下矣，为臣子者，其忠无他，唯陛下之喜而喜，陛下之怒而怒。我兄弟尊重怀义大师，亦即忠于陛下也。"

后来，听说武曌知道了这件事情，却未责备兄弟二人有失身份，反而对他们的印象愈发好了。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武承嗣才敢唆使王庆一联络了二百多人上书皇帝，奏立武承嗣为太子。谁想中途却出了春燕这件恼人的事情。

武三思问道："本王进来时，姑娘又在写什么？"

“凤阁送来替皇帝草拟的两道诏书，一道是立故于阗王尉迟伏　雄之子尉迟暇为继王。另一道将军一定记得，去年皇帝曾经下诏，遣巡抚使者到州县发现人才，无闻贤愚，尽加擢用。一时无法任用的，可为补阙或者拾遗。结果，这两类无实职官员太多，有人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有一叫沈全交的举人为之续诗道，‘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你猜怎么着？皇上看了，竟然拊掌大笑说，‘如果有司不滥荐人才，何恤人言。’这不，要臣起草诏书，将不称职者，或寻谪黜，或刑诛之。”

“做个皇帝还真是不容易啊！”武三思说着拉起婉儿的手，“多亏了有一个你，否则，以她的春秋，如何承受得了？”

上官婉儿一个趔趄，就坐进了武三思的怀抱，回他一个妩媚的笑：“王爷这张嘴是越来越会讨女人的欢心了，是不是对别的女人也是如此？”

武三思的手就伸进那一双酥胸了，一边揉搓一边说：“天地良心，本王除了姑娘，可是心无旁骛的。若有半句假话，就……”这句话没有说完，就被上官婉儿的樱口按住，那女人的芳香都沁入心脾了。

上官婉儿娇嗔道：“谁要你对天诅咒的。”

武三思乘机就把武承嗣误杀了春燕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给她听了。上官婉儿撇了撇嘴说：“王爷这兄弟是怎么了？一个个猫儿一样，见了腥就迷了，那春燕有什么好的，让他生出如此不慎之为？”

武三思也不辩驳，道：“眼下正是奏请改立皇嗣的要紧关头，兄长不想因为这个贱人坏了大事。”

上官婉儿立即明白了武三思的意思，“咯咯”笑道：“有色心，却是没有色胆。”

武三思急道：“都什么时候了，姑娘还说笑。这事就托付给姑娘了。”

上官婉儿点了点头：“下官每天都要替皇上看一些七品以下官吏送来的奏章，只是不知道乔知之属于哪一级官阶？”

武三思略一思索道："他就是前年皇上要巡抚使者举荐的士人，现在是补阙，充其量也就是个九品吧！"

上官婉儿说道："果真如此，就好办了，只要下官看见，就一定给他抽出来，不呈给皇上就是了。想他那样的官阶，要见皇上也是如同登天。"

武三思回了上官婉儿一个吻道："姑娘真是个人精。"说着，就要将她抱起来。

上官婉儿拦住道："皇上急着要看发出的奏章呢。"

武三思就有些失望："好不容易见一面，就这样了？"

上官婉儿转身从榻上捧出一个衣箧道："下官这儿有一套中人衣冠，王爷晚间可以穿上进来。"

武三思懊丧地说道："堂堂大周亲王，却要穿着这套行头，也真是寒碜。哪日奏请皇上，干脆赐婚于你我，做个长久夫妻如何？"

上官婉儿并不回应，却道："时候不早了，王爷先离去，下官待会儿也要去武成殿。"

武三思离开上官婉儿，走到武成殿前时，却是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哦！那不是邀集了二百人上表，奏请皇上立武承嗣为太子的王庆一么？只见他手中捧着一张纸，奋力挣脱押解他出宫的禁卫，对着殿内喊道："皇上圣明，臣忠于大周之心，天日可鉴。"

武钦喝道："还不退下，惹恼了皇上，连命都没了？"

可王庆一心记着武承嗣的叮嘱，根本不把武钦的话当回事，干脆伏在地上号啕大哭，只是重复一句话："魏王立为国嗣，众望所归，祖典所系啊！"

武钦见劝解不住，正为难间，却见狄仁杰从殿中出来了。狄仁杰一早就来了，他是来向武曌呈送垂拱元年以来各州户口的，却不料碰见王庆一再度求见皇上，就改立国嗣陈奏"民意"。

武曌经过这些日子朝臣的劝奏，心事终于平定，对王庆一说："当今国嗣乃朕亲生，又改姓武氏，承继大周基业，天理人心，朕念及你心诚，不予追究，今后勿复再奏。"

"陛下！臣就是死，也要拥戴魏王为国嗣。"

武曌听言十分恼怒，对着狄仁杰道："狄爱卿！请引王庆一离开，倘再执拗，杖一百。"

"臣遵旨！"

武钦看见狄仁杰出来，也不说话，指着地上的王庆一只是叹息。狄仁杰会意，对押解的禁卫大喊一声："此贼欲废我皇嗣，本官奉皇上旨意，痛打之。"

禁卫们听说是皇上旨意，纷纷上前，对其一阵拳打脚踢，王庆一抱着头仍然在喊："陛下！臣忠心可鉴啊。"不一刻，他的口鼻耳都流了血，躺在地上呻吟不止。

狄仁杰见状，本欲放手，转而又想，如此无赖，今日不除，来日必成后患。于是又对禁卫喊道："皇上旨意，杖一百。"

禁卫们抡起手中的棍棒狠狠打下去，却再没听见任何声音，上前试了试鼻息，对狄仁杰说："启禀大人，王贼已气绝身亡。"

这时候，就听见身边传来一声"打得好"的喊声，狄仁杰看去，正是夏官侍郎李昭德。

李昭德向狄仁杰伸出了大拇指："此贼混闹武成殿，已非第一次，在下也曾进言皇上，速除之。大人今日又为国除一害，功莫大焉。"

"此乃以儆效尤，看今后何人再敢以身试法！将王贼送往家中，令其家人葬之。"狄仁杰说完，便转身走了。

李昭德对武钦说："边关有消息来，请公公通禀，就说臣求见陛下。"

武三思躲在一边，眼看着王庆一被活活打死，却慑于狄仁杰的刚锋，始终没有露面。直到狄仁杰走远了，他才来到武钦面前问道："这

是怎么回事？”

武钦摇了摇头说：“王爷有所不知，这个人也太不知进退了。”

待他将事情经过叙说了一遍，武三思的心也沉到了底：“这么说，皇上不再考虑改立国嗣了？”

“这……咱家亲口听皇上说，于今以后，有再敢言改立国嗣者，斩无赦。”

武三思心想这下完了，转身就上了司马道，直奔魏王府去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听了武三思带来的消息，武承嗣颓唐至极，低着头坐在厅中，脸上没有了血色。

过了好一会儿，他问武三思：“果真是狄仁杰命人将王庆一杖击而死？哼，好个狄仁杰，你跟本王过不去，就离死期近了。”

武三思正要说话，府令却在门外禀告说左御史中丞来俊臣求见。武承嗣忙道：“快快有请。”

来俊臣一见武家兄弟，就传递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启禀殿下，岑长倩昨夜在狱中自尽了。”

武承嗣睁大了双眼：“没有听说大人拘捕此贼呀，怎么就死了？”

“是昨日后半夜拘捕到推事院的。下官审理此案事前，先让他观看了‘玉女登梯’的刑罚，受刑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司礼卿欧阳通，下官让其站在高木台上，从后面拉住脖子上的枷用力后扯。这个欧阳死硬不招，大约半个时辰就死了。岑长倩见状，当即碰死在狱中的石柱上。”来俊臣说着，将狱辞呈给武承嗣看。

岑长倩在“狱辞”里承认自己在豫州平叛时，曾经私下通李贞父子，回朝以后，又对太后称帝存有腹诽。

武承嗣问道：“岑贼果真承认了么？”

来俊臣指了指下面的手印说：“承不承认有何要紧，只要有了这手印，就是铁定的案子。皇上看了，也会深信不疑的。”

武承嗣放下“狱辞”，长叹一声道：“去了一个岑长倩，又回来个狄仁杰，一个个都是浑身长刺，油盐不进的逆贼。”

来俊臣已经听出武承嗣的话外之音，一双精明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操着一口秦音道：“莫非殿下有要下官办的案子？”

武承嗣便要武三思把王庆一之死述说了一遍，末了道：“所谓打狗欺主。杀王庆一，是狄仁杰向本王下了战书，就休怪本王无义寡情。”

来俊臣笑道：“这有何难，下官找个借口，将这老东西拘捕到推事院，随意安个‘谋反’的罪名，他还会有活路么？”

武承嗣有些迟疑：“狄仁杰分外精明狡黠，单凭刑具恐怕很难制服他；加之皇上不知因何原因十分器重他，若无实据，皇上这一关都很难过。”

来俊臣很自信地说：“这个不劳殿下费心，下官会让他有根有据的。”

武三思在一旁插话说：“不仅仅是一个狄仁杰，宰相中任知古、裴行本，还有新任的司礼卿崔宣礼、文昌右丞、御史中丞魏元忠都与这老贼是一丘之貉。”

来俊臣几乎没有犹豫，道：“一并拿了，除恶务尽。”

武承嗣依然有些犹豫：“这可是皇上钦定的宰相班底，你这样，不是把朝廷枢机掏空了么？陛下能答应么？”

来俊臣大声道：“皇上最忌恨者，乃谋反也，等她知道了，贼人一个个都已经死了，谁来对证？”

别人不说，来俊臣对任知古和裴行本这两位为官平平，素无声名的人忽然地被任命为同平章事早就心怀芥蒂。他们究竟为朝廷做了什么，竟得皇上如此青睐。要说擢拔晋升，他才是当之无愧的，可皇上至今仍只让他在御史中丞的位子盘桓，连个左肃政大夫都不给。

“哼！他们早该去坐‘驴驹拔撅’了。”来俊臣恶狠狠地说。

“好！此案就仰赖大人去办，办好了，本王定在皇上面前多多举

荐。”

……

又是一年春风至，时光在朝野一片忙碌中来到了天授三年（公元692年）春，武曌再一次改元长寿。

这些日子，狄仁杰陷入从未有过的郁闷中，他常常在梦里看到岑长倩华发霜鬓的影子。

那天打罢王庆一，午间回到府邸，就听到从署中回来的狄光远告他说，岑长倩不仅承认了谋反罪，而且在当日黎明时分，于推事院狱中自尽。

狄仁杰顿时呆了。一向人情练达、胸襟开阔的岑相怎么会谋反呢？又如何会认罪呢？他顾不上劳累，就打马奔向岑府去了。可当他赶到时，正看见禁卫押解着岑府老小在府门集结，黑漆漆的大门上，赫然已贴上了司刑寺的封条。府令告诉他，公子灵泉尚在囹圄，岑夫人及百口家小，尽皆流表岭南，皇上的诏书说，即日出发，不许滞留京城。

豫州平叛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从洛州回到神都的樽酒夜话余温尚在，可他与岑相却已是隔世之人，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岑长倩会谋反。

他很后悔前些日子对武曌的一席陈奏，也许是因为它给了来俊臣们借口。

去冬的一天，他拿着来自陕州刺史关于关中大旱，恳求开仓赈济的奏章去见武曌，恰逢一位叫王循之的太学生上表告假还乡，武曌批了“恩准”二字。他看到皇上的确很疲劳，趁势奏道：“臣闻人君者为生杀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够；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太学生告假，都是丞、薄所管之事，何劳陛下亲览。”

他当时从武曌的愉悦和频频点头判断皇上是听进去自己的谏言了。然而，像岑长倩这样的宰辅，右相，怎么可以轻易地交给一个左御史中丞去审理呢？

依他的性格，是要挺身而出为岑长倩辩解的，然而，令他陷入被动的是，当武曌将一纸“狱辞”摆在他面前时，他纵有千条理由也抵不住囚犯的一纸供词。

三月三日是上巳节，武曌邀集朝野文人到洛水岸边举行歌会，演唱她亲自写的诗歌。正字陈子昂、咸亨年间进士杜审言、上官婉儿等竞相献诗。狄仁杰觉得，大部分诗人所吟，礼赞皇上威及海内，恩泽八方，言出心声，但也有专事献媚的流俗之作。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境遇，他并不苛求别人与自己心灵共颤，但总觉得听起来别扭。

好不容易挨到散会，他没有直接回府，而是独自一人到岑长倩的墓冢前站了许久。

因为是囚犯，墓地不但置于荒草丛中，且小得极不起眼，墓碑上只是由府令请人写了“岑长倩之墓”五字，别无其他。狄仁杰俯下身子，掬起一抔黄土，撒在坟茔上，不善吟诗的他满怀悲愤地仰天长吟：

将军百战戴金甲，忍辱受屈应有涯。

来春雾散天开日，煮酒坟头绽春华。

狄仁杰在心底发誓，一定要还一个忠臣良将的清白。

“岑大人！您等着，怀英当为大人洗冤昭雪。”狄仁杰将酒杯高高举起，一饮而尽，“大人泉下有知，当与怀英共饮此杯。”

“哎！李大人，元忠看您来了。”一阵哭声，被春风吹得颤颤巍巍，愈加显得凄凉。狄仁杰转脸去看，原是御史中丞魏元忠，跪在不远处的一座坟前燃化香纸，那是李孝逸的坟茔。

狄仁杰见状便最后向岑长倩墓作揖告别，也来到李孝逸坟前，伏地跪倒，烧了纸钱，殷殷叮嘱道：“李将军！春日融融，天暖风和，大人带些纸钱，到扬州战场、施州旧地看看，也好了却一番心愿。”

魏元忠这才看见狄仁杰，忙起身施礼道：“大人没有去歌会？”

狄仁杰说：“散了后，老夫来看看岑大人。看看，几年过去，李将军的坟上已经青草葱茏了。”

魏元忠仰天长叹："可惜，一代忠良，譬如朝露，叱咤风云一生，就这样背着罪名长眠于此了。"

两人拍打了膝盖上的尘土，魏元忠道："闻说大人自洛州归来，早有心登门拜访，却是奸佞眼杂，怕给大人带来不便，今日坟园相遇，也是有缘，不妨随便走走，下官也有些话想对大人说。"

狄仁杰赞同道："老夫也有此意。"

两人于是沿着白马寺旁边的官道缓缓而去。正午的太阳暖暖地照着中原大地，道旁的柳林间，归来的紫燕正带着乳燕觅食，"唧唧"的歌唱被风带向远方；不远处，麦子已经起身，齐刷刷的千顷碧绿，风一吹，绿波滚滚，金顶寺院如同帆船一样浮在绿色的"海面"。

狄仁杰看了一眼还没有从哀思中转换过来的魏元忠问："垂拱四年，老夫以江南道巡抚大使身份去施州看望李将军，分明听说他被来俊臣杀于流放途中，焉何此处会有他的坟茔？"

魏元忠回看一眼来路说："说来话长。来俊臣从施州回来说，李将军在流表途中企图乘船去东瀛，被当地夷人杀死，尸体莫寻。而他的家人因涉嫌谋反被斩杀殆尽。下官不忍将军孤魂漂泊于天地之间，就起了这衣冠冢，因他是宗室，连碑石都不敢立，只有下官每年暗地来此祭奠。有几次被薛怀义看见，下官只好道是舅父的坟茔。"

"魏大人相信李将军会谋反么？"

魏元忠道："知李将军者，莫如元忠。他本是李姓宗室，如果怀有异心，战场上完全可以与徐敬业握手言和，合军一处，那即便是黑齿常之将军来，也莫之奈何，然而，将军以社稷计，浴血驱敌，取徐贼首级于火攻之后。下官当时就在军中，亲眼见将军夙夜不寐，帐前运筹。如此忠良，忽而谋反，岂非咄咄怪事？"

两人走着走着，却发现前面没有路了，内心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回转身时，魏元忠眼睛红了，索性将近几年的遭遇和心中的苦闷一一道给狄仁杰。

李孝逸并非"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将军，他自知平定徐敬业叛乱，魏元忠功不可没。回到神都后，李孝逸多次在武曌面前举荐魏元

忠，皇上以功而升任他为洛阳令，然而，随着李孝逸谋反案的发生，他也被周兴拘捕入狱。周兴用尽刑具，终不能使他屈服，于是，周兴瞒着皇上，由武承嗣签发，押往刑场斩首，他到现在也不清楚，当初是谁向武曌禀明了此事，自己捡回一条命来。

“皇上圣明，感念臣平叛有功，改判流放黔州。”魏元忠顿了顿说道，“当时武公公奉皇上口谕，怕慢了误事，先遣禁卫刀下留人，可当监斩官要放在下时，下官倒如坠梦中，言道‘未知真假，焉敢轻易赦之’，直到武公公宣了皇上旨意后，下官才放心了。”

狄仁杰没有打断魏元忠，他的思绪跟随着魏元忠的语流激荡起层层波浪，他的心境很复杂，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在神都的皇上呢？如果不是她对李氏宗室的那份戒心，何来血洒扬州，兵爨豫州的悲剧呢？如果她凡事总能约束武氏族人，又怎么会听信武承嗣、周兴、来俊臣这些小人的谗言呢？可就是这同一个武曌，却在紧要时刻救了魏元忠。而且，他后来听说，皇上自始至终都对李孝逸谋反一案将信将疑，只是她更顾及的是自己的面子。

太阳已经升到头顶，温暖中透着些许的热意，两人都走得额头汗水津津。魏元忠指了指前面酒旗飘飘的地方说：“大人若是公务不大繁忙，且进去小酌几杯如何？”

狄仁杰笑着点点头说：“就依大人。”

二人来到酒家门前，只见几间茅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周围的几株桃树花儿开得正盛，仿佛云霞挂满枝头，旁边栽着几株翠柳，真有点“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散淡。

店主见来了两位官爷，急忙上前答话。狄仁杰道：“切二斤牛肉，烫一壶杜康老酒，还有什么时兴菜蔬，各上一盘。”

店家说：“近来新苜蓿下来，就为两位大人来一盘油炝苜蓿，还有鸡子炒香椿如何？”

魏元忠连连道：“甚好！甚好！在城里难得吃这样新鲜的菜蔬。”

不一会儿，菜已上齐。狄仁杰举杯相邀，两人饮下浓香的杜康，随口吟起曹孟德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魏元忠从吟咏中触摸到狄仁杰的忧思漫漫："是啊！岁煎人寿，人啊！最不经老，一转眼你我都不年轻了。大人这些年辗转于朝堂州县之间，沧桑悲欢，该有所参验吧？"

狄仁杰没有回答，却转而问魏元忠道："大人相信岑相会谋反么？"

魏元忠摇了摇头说："岑相为人忠厚，又是平定豫州叛军的功臣，岂会谋反？"

狄仁杰怒道："彼等残害忠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魏元忠沉默良久说："下官等对于朝廷，一如曹孟德诗中所言，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悲莫大于被人误解。你我都一把年纪了，还能为朝廷效力多久？"

二人吃完出得店来，魏元忠忽然有一丝后怕，问狄仁杰道："君我今日叙话，不会隔墙有耳吧？"

狄仁杰朗朗的笑声被春风带向远方的麦田："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等既是说了，何惧被人偷听？"魏元忠想想也是。

暮色降临时，狄仁杰回到了府上，夫人与光远兄弟在家中等候多时，不见他回，便用过晚膳，早早歇息了。

第二天逢早朝，狄仁杰在含元殿司马道前下了车子，远远地瞧见塾门前等待上朝的臣僚们似乎熙熙攘攘地在议论什么，便快步走到大家面前寒暄道："各位大人好早。"谁知众人见是他，竟纷纷散了。

冬官尚书、同平章事裴行本把狄仁杰拉到一边说："大人不知道吧？魏元忠昨夜被侍御史侯思止拘捕到推事院了。"

“啊！”狄仁杰一口凉气攻心，半晌说不出话来，天哪！还真让魏元忠说中了。

早在宁州刺史任上，狄仁杰对侯思止其人就有所了解。他本是一位目不识丁的街头卖饼者，因为在诛杀李氏宗室中告密有功，而被武曌擢升为游击将军。但他并不满足，要求任他为御史，武曌笑着说，你大字不识一个，谈何御史？他耍无赖说，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觸邪耳。其人心狠手辣，魏元忠落入他的手中，让狄仁杰十分揪心。

“罪名呢？”

裴行本回道：“听武大人刚才说，似乎与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案有关。”

经他如此一说，狄仁杰想起来了。在朝廷刺史中，像李嗣真这样的文官出身并不多，他醉心于画艺，本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专以书画取悦皇上，可他就是不能容忍武承嗣、来俊臣等人草菅人命，冤案频出。在潞州任上，便上书武曌，说“古者狱成，公卿三听，王必三宥，然后行刑。比日狱官，单车奉使，临时专决，不复闻奏。倘有冤滥，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并且直指来俊臣构陷无罪，离间君臣。而当时这道奏章就是由魏元忠呈送给武曌的。

辰时三刻，朝会开始，武承嗣首先出列上奏道：“御史侯思止查潞州刺史李嗣真与魏元忠通谋，反叛朝廷，诋毁皇上，已在昨夜被侯思止拘捕，正审理中。”

左台中丞来俊臣接着武承嗣的话道：“据臣察知，李嗣真一案牵涉朝中官员甚多，臣当出于公心，严密侦查，绝不容国贼逍遥法外。”

来俊臣的话音刚落，狄仁杰出列反驳道：“来大人何必危言耸听！依本官观之，我朝野众臣，竭力尽忠，图谋不轨之徒终为个案。就以魏元忠言，其扬州平叛，勋功卓劳，所谓谋反云云，纯属子虚乌有。至于潞州刺史李大人，不过说了些真话而已，何罪之有？请皇上明察。”

这时候，武三思忽然出来说话了：“有人举报魏元忠与狄大人于白马寺外酒店借酒诽谤朝政，可有此事？”

狄仁杰的心“咯噔”一声，知道被人跟踪了，但他并不打算否认，更不打算回避。他整了整衣冠，很坦然地来到丹墀中心，凛然道：“昨日臣骑马去白马寺外踏青赏春，不意与魏大人相逢，小酌几杯，亦不违制。至于诽谤朝政，乃构陷之词，臣请陛下明察。”

武曌细细揣摩着每一个人的陈奏。从理智上说，她不大相信狄仁杰与魏元忠会参与谋反。然而，她更不愿意扫武承嗣等人的兴，她断定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武氏天下。因此，在双方唇枪舌剑，争执不下的时候，她便适时地平息纷争：“众位爱卿所奏，朕悉听细思，告密之风，固然也有错判之恙，然则，毕竟为固社稷，功不可没。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审案之责，在左台、推事院，据法甚至，务求实据。散朝。”

武钦尖着嗓音喊道：“陛下旨意，若无他奏，散朝。”

出了含元殿，狄仁杰回顾刚才朝会上的情景，体味皇上话中的意味，感佩武曌的过人之处。论起御臣之术，她更愿意将来俊臣等人当作一把刀，时刻悬在臣下的头顶。因而，尽管这些人的作为她很清楚，却是不愿减其权力。

然而，狄仁杰很自信，他相信皇上会明忠奸之辨，观是非曲直的。

这时，他见裴行本从后面跟上来了。他对裴行本今日在朝会上缄口不言有些遗憾，待他到了身边，就直截了当地说道：“大人明哲保身，必不能自保。”

裴行本脸上就有些热，嗫嚅着说道：“在下不是不想陈奏，只是众说纷纭，在下没有机会。”

狄仁杰冷笑了一声，说：“大人作为宰辅之一，当以国事为重，社稷为先，岂可明哲保身，在大事上装糊涂。”

裴行本就是这个性子，他觉得狄仁杰的话虽尖刻了些，却是坦荡磊落，无须设防，也就不计较了，反而自检说：“大人一席话，令在下惭愧之至。”

其实，狄仁杰因为知之甚深才这样说，说过了，也就心境平复了。

当日署内署外，看起来倒也平静，然而，狄仁杰自己很清楚，他毁了武承嗣的太子梦，武承嗣又如何会善罢甘休呢？拘捕魏元忠，正是要从他那里打开缺口，为他罗织罪名。

一想到这些，他不免纠结。当晚回到府中，从太子身边回来的狄光远告诉他，李旦听闻武承嗣筹谋取代于他，心中惶惶不安，又欲让位。狄仁杰就很伤感，如此懦弱，臣下奈何？但是，他还是要光远密告太子殿下，皇上已回转心意，搁置改立国嗣之意，故而一定不可再生颓废之心。韬光养晦，忍辱受屈，历练心志，以待时机，方能当得天下大任。

后半夜，狄仁杰如厕，正准备起身，就听见一阵脚步，未及他反应，就被人用黑布蒙了头，又三两下捆了绳索，向府门外拉去。刚刚走了几步，耳边传来光远的声音："何方贼人，竟敢深夜劫持本朝宰相。速速放开，否则要尔等性命。"

接狄光远话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职下奉了来大人之命，拘捕嫌犯，还请少将军勿生枝节。"

预料中的，终于来了。狄仁杰对押解他的府兵道："请去掉老夫头上所蒙之物，我有话说。"

狄仁杰睁开眼睛，儿子狄光远一把宝剑横在府兵面前，一脸的杀气。

他对儿子道："彼等也是奉命行事，为父自知清白，何惧拘捕。让开，为父去去就来。"

狄光远挥着手中的宝剑，目光中含着怨嗔，对父亲说："堂堂一国宰相，上无朝廷诏命，说抓就抓，成何体统？"

夜色中，狄仁杰呵斥着儿子："不可放肆。侍奉太子要紧。"

"父亲！"随着手中的宝剑"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狄光远跪下了。

"走吧！"狄仁杰绕过儿子，昂然向府门外走去。

这时，从身后传来夫人的哭喊声："夫君！这到底是为何啊！"

狄仁杰没有回答，径直上了推事院的车子，消失在晨曦中。

此时正是神都开市之际，押解狄仁杰的车子穿越一道道街坊，朝丽景门的方向走去，狄仁杰含笑凝视远方，仿佛不是去碎骨掉肉的监狱，而是赴一场盛典。

太阳升上洛阳城头的时候，狄仁杰已经坐在推事院的审讯室了。看看周围布满了血污的刑具，狄仁杰很快明白了来俊臣的意思，是要借此向他施加压力。

果然，当他回转目光的时候，来俊臣出现在面前。他的脸上挂着诡谲的笑意，不无讥讽地说道："狄公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与在下见面吧？"

狄仁杰回答道："这样的场合很好啊！有冤魂相伴，本官倒也不寂寞。"

来俊臣没有想到狄仁杰会这样回答他的问话，想来他也是心有所备的："在下还要告知狄公，李嗣真谋反案牵涉嫌犯甚众，凤阁侍郎、同平章事任知古，冬官尚书、同平章事裴行本都进来了。有机会邀他们到这里聚聚，看看在下是怎样审案的。"

狄仁杰轻蔑地说道："如此甚好！也让他们看看你来俊臣的刑具是如何吃人不吐骨头的。"

话说到这里，来俊臣显得很尴尬，觉得不好再交锋下去，免得出丑，遂起身对狄仁杰说道："狄公少安毋躁，在下立即遣判官来审理你的案子。"

不一会儿，进来一位中年判官，自报姓名王德寿，身边还有一位录事，负责记录问案过程。依照程序，王判官先问了狄仁杰的姓名、官阶，接着就要他交代如何与李嗣真勾结，反叛朝廷的："来大人要下官告知大人，倘能承认犯罪，可免死罪，否则，酷刑之下，大人难逃毙命。"

狄仁杰笑了笑，没有回答。

王德寿又说："前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大人认识吧？他一进推事院，就承认自己乃唐室老臣，谋反据实。虽一死了之，却是少了许多的痛苦。"

狄仁杰捋捋颌下的美髯，出口的话不但直接，而且很清晰："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怀英图谋反叛是实。"

这个回答，大大出于王德寿的预料，他接着又问："还有细节么？"

"前日朝会上，已昭然于大庭广众，何须细节，大人尽可拿狱辞来，本官画押就是。"

狄仁杰如此干脆，审讯的时间大大缩短，王德寿命将狄仁杰羁押在重犯牢中，自己则带了狱辞去向来俊臣禀报。

"果真如此么？"

"千真万确，下官不敢隐瞒大人。"

来俊臣也十分吃惊。狄仁杰声名太大，又是武曌很看重的宰相，他怕拿不下，正准备去找武承嗣奏请皇上降敕，给予他行刑权力，未料这个狄怀英这么快就招认了。他反倒觉得没趣："如此简单的供状，难以取信于皇上，倘能举报杨执柔谋反罪，皇上必深信不疑。"

第二天，王德寿来到狱中，见狄仁杰很安详地面壁而坐，口中念念有词，便感叹道："身陷囹圄，尚能背书，狄公心之安静，于此可见一斑。"

狄仁杰转过身来，靠墙坐着说："曹孟德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活一日，即不能不为学。"

王德寿就不能理解，将死之人，学有何用。他也不想讨论这些没有丝毫意义的事情，遂将话题转到杨执柔身上来。

"杨执柔你知道吧？"

"同朝为官，他为夏官尚书，老夫为地官侍郎，焉能不知？"

王德寿说："有人向来大人举报，说杨执柔有反志，憾无实据。来大人要我转告大人，若能举证夏官尚书反状，可减罪焉！"

狄仁杰很是困惑，论起来，杨执柔与武曌母亲荣国夫人同为弘农杨氏，以亲缘论，该是皇上的外家族人，当初皇上擢拔他也是出于这个原

因。来俊臣拿他说事，究竟要干什么？狄仁杰忽然有了一丝害怕，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皇上，假若有一天，武承嗣与这些人执掌了国柄，还有皇上的宗庙可言么？他不禁为来俊臣等人的龌龊而怒火中烧，“呼”地从地上站起来，指着王德寿的鼻子说：“皇天在上，后土在下，狄仁杰堂堂七尺男儿，岂能诬陷他人以自保，若如此，毋宁死。”言罢，奋力向墙壁碰去，霎时血流如注。

王德寿大惊，急忙命人上前抱住狄仁杰，一边说，不愿就不愿，何须以死相挟，随即悻悻地出了门，向来俊臣复命去了……

一天，狄仁杰正在牢房里打坐，想把近来发生的一切理出个头绪，每想起一件事情，就在牢房的墙上划一道。若是大事，就划两道。正反复检索，就听见隔壁“咣当”一声，牢门开了，几位狱卒抬着一个嫌犯，说一声“进去”，就扔进牢狱的柴草上。

“唉！不知又有哪家大人遭此横祸？”狄仁杰叹一口气，重新想他的心事。

过了一会儿，听见那边传来咳喘声，忙敲了敲墙壁问：“请问可是魏大人？”

隔壁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是在下，请问大人是……”

“连老夫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狄仁杰。”

“呵呵！狄大人，这样说来，你我是邻居了。”魏元忠苦笑道。

两人正要说话，狱吏走了过来，大声呵斥道：“不许喧哗，更不许串供。”

魏元忠便不说话，躺在柴草堆上，望着外面发呆。刚刚受过重刑，每一块骨头都像碎了一样地钻心疼，血将皮肉与袍服粘在一起，挪一步皮肤就像被撕开一样。

人世无常，前几日，窗外这融融的春天还属于他，可一夜之间，就被隔绝在另一个黑暗的角落。环顾周围，墙上印着一个个血手印，有的已经发黑，从那些手印背后，似乎能看见一双双忧伤而又愤怒的眼睛。

这是他第二次入狱了。

第一次是在永昌元年，多亏皇上在行刑前发了赦令。这一次，他自知在劫难逃了。现在回想起来，他不禁在心底埋怨自己太疏忽大意。记得那天出了酒店，他就瞧见一个穿着僧服的年轻和尚一路小跑着仓皇离去，进了白马寺。谁知当日深夜，自己就被抓了进来。现在想来，那小僧定是薛怀义遣出的密探，专事搜集臣僚们的行踪。

走过生死场，魏元忠已将去留看得很淡，当御史侯思止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甚至有一种无言的轻蔑，旋即转为一种悲哀。都说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杰，可西都长安这方水土，却不仅仅诞生了如太宗这样的千古圣皇，也出了不少为人不齿的蠹毒。眼下得宠的三位酷吏，竟然都出自长安。他不知道长眠在昭陵和乾陵的两位皇上在九泉之下，该是怎样的心境？

侯思止看看坐在刑座上的魏元忠，先抛出一句话："足下踏春甚有所获吧？说说，你是如何与狄仁杰密谋反叛的？"

魏元忠明白了，祸从口出便赞道："大好春光，大人却龟缩于暗室，蝇营狗苟于草菅人命，岂非有负上苍的好生之德？"

侯思止并不理会，只是目露凶光道："足下就不要绕圈子了，说，如何密谋反叛的？"

魏元忠哈哈大笑："大人早已知我谋反，何须再问？"

侯思止恼羞成怒，指了指刑讯室的刑具说："这些可都是好东西，说说，足下是想尝尝'仙人献果'，还是想'玉女登天'，抑或是'凤凰晒翅'呢？"

"悉听尊便！"

"来人！"侯思止大呼一声，立刻就有四个行刑手进来，一个个腰圆膀粗，凶神恶煞，"给这老贼来个'驴驹拔撅'，看他还嘴硬。"

行刑手上前按住魏元忠，缚了手脚，拉上一个木台，用一只杠子顶住腰部，另一个行刑手拉着他脖子上的刑枷，全力往后拽，魏元忠顿时感到呼吸被阻塞，腰部就像断了似的。

侯思止在一旁看着，露出狰狞的笑意："滋味好吧？还不快快招

认。”

在行刑手松手的那一瞬间，魏元忠喘了喘气说：“无中生有，你让我从何人说起？”

侯思止对着外面喊道：“带进来！”

几名府兵带着小僧进来，侯思止指着魏元忠说：“你昨日所见，可就是他？”

小僧被魏元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吓呆了，说不出话，只是频频点头。

侯思止说：“人证已在，你还要嘴硬么？”

魏元忠明白了，他和狄仁杰的对话果然都被小僧听去了，他咬了咬牙说：“侯思止，你不得好死。你若需魏元忠的头则取之，何必使这么多手段！”

侯思止大叫：“上刑！”

魏元忠一阵剧痛，就昏过去了。

现在，躺在牢房里，白天的一切就是一场噩梦，他不知道整个刑讯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感到只有躺着，哪怕是躺在柴草上，都是福祉。这才仅仅是第一次过堂，只要他不招认，这种折磨就会重复下去。他抬头看窗外，天空呈现出铁黑色的幽深，仿佛一个张大口的魔鬼，他脆弱的生命时刻都会被吞噬了去；牢房里很静，狱卒们大概都昏昏睡去了。这也是他最容易思念家人的时候，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夫人和儿子。

“元忠一死何妨，可儿子还年轻。”他看着墙壁，讷讷自语，泪水顺着脸颊，打湿了胡须。

隔壁传来轻轻的敲击声，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魏大人。”

他听出是狄仁杰的声音，便回答道：“狄大人受苦了。”

狄仁杰“嘿嘿”笑了说：“倒没有受多少刑，他不是说，只要承认谋反就可不受刑么，老夫就承认了。”

“唉！狄大人，你好糊涂，谋反可是死罪，你如何可以承认呢？”

“只要不死，就有大白于天下的机会。”

“话是这样说，可谁知道何时项上的人头就没了。”

“老夫知道，从承反到行刑，还会有一段时间。老夫相信，皇上一旦知道我等境况一定能够明辨是非的。”

魏元忠说：“在下与大人不同，你不是说过，皇上是知道我被拘捕的。”

狄仁杰说：“故而，老夫一定要设法让皇上知道我等是被冤枉的。”

“大人有良方么？”

“眼下还没有，但老夫不会坐以待毙。睡吧！”狄仁杰说。

魏元忠根本睡不着，每当思绪停滞的时候，疼痛就从各个伤口处迸发，向心集中。他用浮肿的手摸摸脖颈处凝结的血渍，开始思考狄仁杰的话，他也许是对的。

尽管皇上已经知道他魏元忠被捕，但将自己生拉硬扯到李嗣真的案子，他觉得实在太冤枉。在朝堂，他与李嗣真来往很少，说不了几句话。及至他检校潞州刺史，就更是没什么交流了，即使见了面，也就是寒暄几句而已。

魏元忠想，自己不过一御史中丞，不算什么？然而，狄仁杰、裴行本、任知古等可都是股肱之臣，如何会甘于伏诛呢？而且他相信狄仁杰一定会有办法的。

牢狱外的天渐渐有了亮色，魏元忠朝栅门外喊道：“来人！我要见侯大人。”他决计承认谋反，以此赢得活命的时间。

狱吏跑过来说：“你想明白了？早该这样啊！”

第二十一章

武曌终明告密弊

八载酷刑终转衰

无论是来俊臣还是侯思止都没有想到，对狄仁杰、魏元忠的审理会如此顺畅。接下来的程序，就是拿了此案所有人的“狱辞”，奏请皇上批准行刑的日期。

等待是难耐的，可对狄仁杰而言，却也是从容的。他现在终日思谋的都是如何让皇上知道自己的冤情。

而对来俊臣等人来说，他们不但要向武曌奏明，这些人的“狱辞”都是出自内心的承认，并无刑讯逼供；还得向皇上证明，推事院对这些人很优待，起居照顾得很周到。来俊臣深信，只有这样，才能在皇上面前掩盖他一手制造的一桩桩冤案。

洛阳的天气就在双方的等待中进入了五月，夏天的脚步一天天地临近了。

推事院的牢狱，因为污脏、狭小，空气显得浊重，比监狱外更早地感受到酷热的到来。狱卒送来午膳，狄仁杰吃得满头大汗：“这鬼天气，才刚刚过了端午，焉何如此热？”

擦汗擦着、擦着，他的目光就停留在衣襟间不动了！嘿嘿，他发现，机会来了。

判官王德寿见狄仁杰逍遥自在，丝毫没有悲观的样子，不免生奇：“狄公是否觉得这推事院牢狱是方福地？”

狄仁杰笑了笑道：“是否福地不敢说，倒是少了许多的公务，每日只是吃与睡，倒也轻松了许多。而不必像来大人与足下，整日想着如何对付别人，太累。”

王德寿命狱卒打开牢房，又让其搬了一张杌凳进来，坐在狄仁杰面

前，问了两份“狱辞”上的许多事情，狄仁杰一概回答“不知道”，道：“子曰，六十而耳顺，老夫偌大年纪，自己承认谋反也就罢了，岂能无中生有，拉上他人为自己垫背。”

王德寿情感的弦就无意间震颤了一下，说不清是惭愧，还是感动，却放下“狱辞”中的订正不再过问，而将话题转到了狄仁杰判案上：“下官听说总章年间的宰相阎立本曾赞誉狄公‘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可有此事？”

狄仁杰摇了摇头：“阎大人过誉了，老夫充其量一并州村夫耳，不过多读了些书而已。”

王德寿又问：“在下又闻仪凤年间，狄公在大理丞任上，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积案，涉及一万七千余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神断，可有其事？”

“呵呵！何敢妄称神断，但无冤案倒是真的。当时，当今皇上常代先帝听百司奏事，当殿询问其故，你猜老夫怎么说？”狄仁杰明白，王德寿这样的判官根本无法理解其间的缘由，干脆直接说，“老夫陈奏，公生明，廉生威。老夫办案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必重证据，故而无冤案错案。”

“在下自任判官以来，也是从未贪赃枉法啊！”

狄仁杰捋捋美髯，侃侃而谈：“足下能如此，诚哉可贵，然作为执法者，公与廉，两不可缺。而‘公’在良知，在官德，在修为。”

“愿闻其详！”

狄仁杰就提起一个人名来：“汉武之季的张汤，想来足下不会陌生？”

见王德寿点了点头，他继续说道：“张汤任侍御史时，自廉自律，府上清贫，他去世后，其母以牛车运送灵柩，家存钱币不足五百，有棺无椁。然则，审案不公，株连无辜；重推轻据，骂名千年。何也？无他，非公也！老夫赴大理丞之际，老父严加训诫，老夫至今不敢须臾忘之。赖高宗圣明，皇后慧眼，调露年间，老夫被任侍御史，司农卿韦弘机做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耗资甚巨，老夫弹劾他诱帝追求奢泰，皇

后从谏如流，罢其官职。”狄仁杰讲完故事，不无感慨地说，“多年后，老夫见到韦大人，谈及当年之事，他毫无怨言，自我检讨说，虽省俭钱缗，亦民脂民膏，铺张豪奢，罪当其罚。”

王德寿的表情渐渐地凝重了，他不知道该怎样评价狄仁杰的行为，但他冥冥感到，有某种东西触动了他心底最软处，让他有了些微的不安。

在之后的日子里，王德寿借口核查罪证，时不时地来到牢房，听狄仁杰讲那些散落在陈年旧岁里的故事，久锁在情感堤坝中的冰块悄无声息地融化、沉淀、澄清。狄仁杰讲这些故事当然不是无的放矢，王德寿脸上的每一处细微变化，都引起他密切的关注。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终日跟着来俊臣的判官心窗上已裂开了一道缝，阳光就从这缝隙中照进了他的心房。

他觉得，时机来了。

这一天，他又向王德寿讲了左司郎中王立本恃恩用事，臣僚惧之，独他犯颜直谏，将之治罪的故事。之后，两人沉默了许久，狄仁杰道：“老夫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足下可变通否？”

连王德寿自己都说不清，什么时候他对狄仁杰的称呼也变了：“大人有何吩咐，尽可告知下官。”

狄仁杰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道：“你看老夫进来时，神都尚是春寒料峭，现今都入夏了，这衣裳装了棉絮，太热。大人能否让家人抽调棉絮，也好度夏。”

王德寿道：“这事想来不难。大人想找何人？”

“犬子光远乃东宫四品侍卫，设法让他来见。”

王德寿应道：“好！这事就由下官去办，不过，不可以让来大人知道。”

两个多月来，狄光远每一天都是在牵肠挂肚中度过的，他忘不了父亲临行前严厉的目光和呵斥，若非父亲极力制止，他此刻也许也身陷牢狱了。自父亲被拘捕后，母亲就病倒了，他除了在太子身边尽职尽责，

一回到府上就坐在床前安慰母亲那颗憔悴的心。

都说清明时节天垂思亲的悲泪，长寿元年的清明却是艳阳高照，这对蒙难中的狄氏家人，意味着什么？清明过后，天气渐渐地热了，狄光远就分外牵挂父亲的换季衣裳何时能送到牢狱去。

这些纷繁的事情一扰心，他做起事情来就有些魂不守舍，这又如何能够瞒得过李旦的眼睛呢？

李旦放下画笔，朝着站在殿门口的狄光远喊："狄爱卿，狄爱卿。"一连几声，他都没有回应，李旦就提高了声音。狄光远这才回转身来，急忙打拱道："殿下是传微臣么？"

李旦问道："狄爱卿是有什么心事么？"

狄光远也不隐瞒："家父遭奸人陷害，正遭牢狱之灾，微臣牵念不已，故而……"

李旦摆了摆手，道："爱卿不说，本宫也明白。抽空去探视方为人子之道。倘有不便，本宫去恳请陛下恩准。"

"谢殿下，臣父乃为罪臣，岂敢劳动殿下，再者，陛下对臣父知之甚深，想来一定会恩准的。"

李旦眉宇间掠过依稀忧伤，他为狄光远的善解人意而感动。事实上，他自己也很清楚，若是由他出面，也许反而弄巧成拙。他转身对郭纬说："命詹事另遣侍卫来侍奉本宫，狄爱卿可回府上料理探视之事。"

但狄光远婉谢了李旦的好意，直到太阳西沉时，侍卫交了班才离开东宫。

他一进门，就看见母亲正坐在室中抹泪，心就悬到了半空："母亲！发生了何事？"

狄夫人擦了擦发红的眼睛说："推事院的差官送来了你父亲的棉衣，说让换一件夹衣去。"

"哦！母亲不必着急，待孩儿来看。"说着从案边拿起棉衣，来回翻看，就觉着肩膀处明显比其他地方厚一些。摸一摸，似有东西在里面藏

着。

“这棉衣是何人所送？”狄光远警觉地问母亲。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差官，说是判官王大人差遣的。”

狄光远不禁为父亲的冒险捏了一把汗，然而，他旋即释然，父亲一生经历过多少沧桑，应对过多少风浪，没有把握是绝不会如此做的。他对母亲说：“父亲有信来了。”

“哦？”狄夫人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只见狄光远抽出随身的匕首，划开棉衣肩膀处，果然藏有一片从内衣撕下的残布，起首赫然写着：

罪臣狄仁杰叩见吾皇陛下：

臣自入仕至今，蒙先帝垂爱，陛下恩宠，供职大理寺，屡断冤狱；出受宁州刺史，抚和戎落，修睦边陲；巡抚江南，严禁淫祠；豫州平叛，广张圣恩，民感陛下，山呼万岁。风雨半世，殷殷系念者，社稷矣；眷眷顾怀者，生民矣。忽遭拘捕，以刑讯之，逼臣承反。然知臣者，陛下也；爱臣者，陛下也，臣乞陛下明察……

狄夫人叹道：“你父亲是要你上殿面君，呈送奏章啊！”

“孩儿明日一早就去拜见陛下。”狄光远收起奏章。

狄夫人还是有些不放心，道：“你凡事须小心谨慎，万不可触怒圣颜。”

“请母亲放心，父亲安危，系于一瞬，孩儿自有分寸。”

第二天，狄光远拿了父亲的奏章，到武成殿面见皇上。武钦说皇上正和上官婉儿在里面说话，要他在塾门等候。

狄光远不会想到，武曌此时与上官婉儿所议的话题，正与推事院酿成的冤案有关。

前日朝会后，武曌在上官婉儿陪同下，到大司农寺巡察州、县春耕、春荒情势，看见一位不满十岁的小男童在院内扫地，便深感不解，就要上官婉儿上前询问。孰料那男孩不是别人，正是前任同平章事乐思

晦的儿子。

上官婉儿问道："你小小年纪，不在父母身边读书，焉何来此服徭役？"男童道他已家破人亡，又听说来司农寺的就是当今皇上，立即挣脱婉儿的手，跌跌撞撞地来到武曌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道："请陛下为臣申冤。"

武曌详问情由，男童回道："臣乃是宰相乐思晦之子，只因家父为来俊臣陷害身死，臣母担惊受怕，撒手人寰，臣孤身一人，被没入大司农。"

武曌问道："不是你父亲自供谋反么？"

男童答道："来俊臣大施酷刑，逼父亲承认谋反。"

武曌不信，问身边的婉儿和武钦。男童道："陛下不信臣言，可问朝臣之忠清，陛下平素所信任者，只要进了推事院，没有不承认的。"

所谓童言无忌，武曌相信小孩子不会说假话，只是她从武承嗣那里获得的消息，都是关于罪臣主动承认谋反的奏言啊。她对坐在对面的上官婉儿说道："难道承嗣他们有何事瞒着朕么？"

上官婉儿自然选择了很谨慎的措辞。爱屋及乌，她既是与武三思厮守，就不能不顾忌武承嗣的感受。何况，她已经答应了武三思相机在太后面前为武承嗣开脱。然而，她却无法抹去男童菜青色的、挂着泪珠的脸庞，这让她进退维谷。

"启奏陛下。"上官婉儿想了一下道，"男童所诉，也许不假。然他毕竟不满十岁，又是在陛下面前，难免言语恍惚，所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陛下何不差人到推事院巡察，自知分晓。"

"嗯！"武曌应了一声，"爱卿所言甚合朕意，爱卿若无碍，不妨走一走。"

上官婉儿忙答道："遵陛下旨意，微臣明日就前往推事院看个究竟。"说罢，她起身告辞。

武钦见状便对狄光远说："待咱家进去为大人通禀。"

狄光远便上前拜见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问："大人不在太子东宫，来此是有要事么？"

"末将是有事要禀奏陛下。"见狄光远闪烁其词，上官婉儿不由得叹息人与人之间心的距离，便不再问了。不过，她知道，狄仁杰被押在推事院已有两月，狄光远进宫必是与这件事情有关。

"如此，大人且少待，本官就告辞了。"上官婉儿说着，转身离去。这时，从身后传来武钦的声音："陛下有旨，狄光远觐见。"

狄光远一进武成殿，就跪在武曌面前道："微臣参见吾皇万岁。"

武曌要他平身说话，他却依旧额头贴地道："家父性命危矣，请陛下救臣父脱难。"

"有何话站起来再说。"

狄光远说："微臣父亲从狱中捎来奏章，陛下一观便知。"

"哦！又是一件从嫌犯手中来的。"武曌接过奏章，大略阅过一遍，与男童所诉毫无二致，便不得不倍加注意了。

命武钦收起奏章后，武曌问道："牢狱栅门，你是如何得到奏章的？"

狄光远回答："天热，家父要换夹衣，于是，将奏章夹在棉絮里带出。"

武曌看了一眼狄光远道："你且下去，朕今日就遣人前往推事院巡察，若事情属实，定会有所甄别。"

她没有对狄光远说要追究来俊臣的罪行，依然处在犹豫徘徊、将信将疑中。

狄光远一退出大殿，武曌的脸色就很难看了。即便是嫌犯，也该有换洗衣裳啊，这不是损朕的恩德么？她立即传来张尚宫，要她告诉上官婉儿去推事院时，专门查一查下嫌犯衣着境况。

上官婉儿一回到住处，就看见了武三思的身影，便问："王爷为何来了？"

武三思回道："进宫有事，就来看看姑娘。"

"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嘿嘿！还是姑娘聪明。"武三思说着，跟上官婉儿进了室内。他先搂着吻了一口，却被上官婉儿推开道："一大早，外面有人呢？说说，来此有何贵干？"

武三思收敛了笑容道："姑娘忘了前些日子兄长托办之事吗？"

上官婉儿答道："确有乔知之诉状，被下官压下，硬是没有呈给陛下。"

武三思忙谢过婉儿，并且告诉她，乔知之府上着火，他在睡梦之中被烧死在内室了。

"又是你等干的吧？你们也真胆大，竟敢在皇上鼻子底下枉法杀人，要是让……"

一句话没有说出口，她就被武三思从后面搂住："我的姑奶奶，你能不能小声些。"

两人正说着话，就听见外面有人在问知制诰在么？一位宫娥回答，说正与梁王在里面说话呢。上官婉儿急忙推开武三思，开门道："何人在外喧哗？"及至看见是张尚宫，忙问，"是陛下那里有事么？"

张尚宫看了看武三思，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上官婉儿见状道："不妨事，你就直接说吧。"

张尚宫转达了武曌要她查看嫌犯换季衣带的旨意。上官婉儿忙应承了下来。

现在，屋里又只剩下两人，武三思就坐不住了，说："皇上宣姑娘去，究竟是为何事？"

上官婉儿遂将乐思晦儿子诉状之事前后叙述一遍，末了说道："你

等营私，却让皇上落骂名，大热天，你让狄仁杰穿着棉衣，这成何体统？”

武三思忙撇清道：“这可不关本王的事。”

上官婉儿眯着眼睛看着武三思道：“来俊臣还不是听魏王的？”

武三思这会儿心已经乱了，站起来要走，上官婉儿也不拦着，笑道：“又是去传消息的吧？你们呀，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上官婉儿猜得没有错，武三思出了门，绕过武成殿，就翻身上马朝魏王府奔去了……

无论是来俊臣还是侯思止，都十分感激武承嗣及时把武成殿的消息转告给他们。整个推事院用了整整两天时间，由狱卒带着嫌犯将狱室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

魏元忠因为受刑后挪动不得，被狱卒拖到栅门之间的走廊坐着，借着从外面投进来的微光，第一眼就看见了挥着扫帚打扫的狄仁杰。

狄仁杰也是第一次看见受刑的魏元忠，那遍体的伤痕，让他吃惊于酷吏们的残忍。

当狄仁杰拖着扫帚从他身边走过时，魏元忠悄悄地问：“究竟为何事？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

狄仁杰看了看左右，没有人跟着，便小声说道：“老夫料定，皇上知道了这边的情况。”

“怎么会呢？谁有如此能耐，能直达天听？”

“无须多问，再过数日，便见分晓。”狄仁杰一转身，发现狱吏朝这边走来，两人就此打住。

狱吏手中捧着一件衣衫，上面盘了带子，对狄仁杰说：“换上吧！”狄仁杰也不拒绝，接过就穿上。据此，他进一步断定，狄光远已将奏章送到了武曌那里。

三天以后，上官婉儿带了左肃政台的曹掾们，来到位于丽景门的推

事院。来俊臣、侯思止等早早地在大路口迎接。

远远地瞧见阵势很大的巡察队伍，来俊臣清瘦的脸上堆满了笑："知制诰大人驾到，下官未得远迎，还请恕罪。"

上官婉儿下了车子，说道："本官今日奉陛下旨意，前来查看牢狱，还望大人如实禀告。"

侯思止从旁插话道："知制诰大人一路劳顿，还请到厅中喝杯茶，歇息片刻，卑职就与来大人一同陪大人查看狱室。"

"还是先去看看狱室吧！"上官婉儿道。

于是，来俊臣在前引路，来到狱室，但见嫌犯们既未披枷，亦未戴镣，一个个纶巾腰带，衣着整齐。来俊臣解释道："狄仁杰等下狱，臣未尝褫其巾带，寝处甚安。"

上官婉儿打量了站在走廊里的狄仁杰等人，似乎身上也没有留下什么伤痕。及至走进狱室，平日的柴草早已踪影无寻，换上了较为舒适的榻床，就连以往血污的墙壁也刷上了白粉。

上官婉儿从心里感叹动作好快啊！她不禁有些后悔将消息传给武三思了。

看完狱室，来到前厅，来俊臣已命属下备好了茶点。上官婉儿喝了一口茶，继续问话："皇上闻说大人等以刑逼供，可有其事？"

来俊臣一脸委屈地说："若无实据，就是下官再用刑，嫌犯们也不会承认啊！"

闻言，上官婉儿说话的声音就加重了："陛下圣德浩瀚，即嫌犯亦多所体恤，两位大人办案以来，甚有建树。然则，还请深谙圣意，万不可做违律之事。"

来俊臣与侯思止频频点头说："我等不敢妄为，还请大人禀奏陛下，臣忠于大周，天日可鉴。"

"本官当然会如实向陛下奏禀这里发生的一切，两位大人就好自为之吧！"接着，上官婉儿就又问起狄仁杰和魏元忠的情况。在她的印象

中，狄仁杰素以干练、多智而颇受皇上青睐；而魏元忠本身就是御史中丞，当属冬官尚书的辅助，对于大周律令熟稔在胸。说这两个人谋反，真是疑窦丛生。

来俊臣察言观色，立即明白了这不是上官婉儿的意思，必是皇上分外重视此案。他当然明白，自狄仁杰入狱以来，虽不曾遭受重刑，但魏元忠遍体鳞伤是掩盖不住的，一旦让他出狱，最终倒霉的是自己。因此，他前两天就以狄仁杰的名义，写了一份谢死书。不仅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而且甘愿伏诛。

“果真是狄仁杰所写么？”上官婉儿手捧谢死书，满目的狐疑。

来俊臣忙解释道：“狄仁杰性格，想必姑娘也有所闻，他若是不愿意写，虽施酷刑也是无用。”

上官婉儿想想也是，再看笔迹，确与狄仁杰类似：“好！两位大人就静待皇上的旨意吧！”

上官婉儿的这一趟推事院之行，让来俊臣心里没了底。他猜不透皇上的心思，心情就像这雨前的神都，雾蒙蒙的。

回到院中，两人沉默对望许久，侯思止问道：“大人今天怎么了？不是说好谢死书由魏王转呈皇上么？焉何又给了知制诰？”

来俊臣叹一口气道：“不是话赶到一处了么？谁知她会忽然提起狄仁杰呢？本官近两天反复思虑，皇上如何对这里的一切知道得这样详细，为何不差魏王来，却遣了知制诰来？”

“假谢死书一旦被识破，我等就是欺君之罪啊！”侯思止有些害怕。

来俊臣叹一口气道：“百密一疏啊，事到如今，也只能且行且看吧？

“依在下之见，不如将那老贼……”说话间，侯思止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来俊臣连连摆手：“祸积忽微，我等已错失一局，再不能因小失大。狄仁杰是何等人物？他向来受到皇上垂爱。皇上没有遣魏王来，本就蹊跷，他再死在狱中，必然引起皇上疑虑。”

外面起了风，如雪的柳絮纷纷扬扬地从窗前飞过，白茫茫一片……

武承嗣跪在武曌面前，口中嗫嚅道："陛下！侄臣……"

武曌厉声道："你不要再说了，身为亲王，本该遵法表率，你却为了一个婢女而杀了朝廷命官，如此胸怀，岂能成就大事？"

武承嗣一头雾水，武三思明明告诉他，乔知之的上书被上官婉儿抽掉了，事情是从何处败露的？

他根本不会想到，他本人就是"告密"者。

乔知之虽为一介补阙，但对朝廷的人事布局看得很清。他对春燕并非图一时之快，而是出于真诚的爱。自从春燕被武承嗣以教授姬人妆梳"借"入府中，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春燕。果然，不久就传来春燕投井自尽的消息，他痛不欲生，喝得酩酊大醉，反复吟咏两人最后一次私会时他写给她的诗句：

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

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

他不甘心一棵含珠带露的玫瑰被摧折，即便玉碎，他也要上书朝廷，控告武承嗣草菅人命的罪行。在草成上书之后，他担心武承嗣的爪牙遍布宫中，上书无法顺利地到武曌手中。于是，他将上书又抄写了两份，一份投往北阙，一份投进"铜匦"，一份缝进自己的衣襟。

在大火炙烤他的时候，他庆幸于自己已有准备。

现在，这两份上书都已到了武曌手中。上书的日期，正是王庆一闹着要她立武承嗣为太子的那些日子,武曌就很感佩狄仁杰的见事之明，也为自己未改立国嗣而庆幸。

武承嗣悄悄地用余光看了一眼武曌说道："都是侄臣一时糊涂，贪恋女色，才酿成如此后果，请皇上赐侄臣死罪。"

武曌看看武承嗣，不由得为武门子弟不争气而叹息："你父亲目光短浅，才招致流表。本期望贺兰敏之能撑起门户，孰料他淫性不改，朕

自当清理门户。如今，你又……”

武曌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朕命你自今日起，闭门思过一月，未经朕恩准，不必再到署中。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你今以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退下吧！”

武承嗣连忙叩首谢恩，正要告退，就见武钦、上官婉儿走了进来。

上官婉儿先呈上代皇上分拣过的奏章，然后说道：“微臣从推事院归来，特来向陛下复旨。”

武曌脸色阴沉地看了看武承嗣说：“你先不要急着走，听听推事院那边的事儿。”

武承嗣听得出，姑母的恼怒已经过去，而且上官婉儿所说之事，也是他最关心的。

上官婉儿将牢狱所见一一禀奏之后，见武曌满意地点了点头说：“看来！这个来俊臣还真是办事周密有致。”遂将话题转到狄仁杰身上来。

武承嗣心中自然十分清楚，自己的消息没有白送。

上官婉儿说：“狄大人衣衫整洁，气色尚好。不过，据来大人说，狄大人自承反后，就向皇上写了‘谢死书’，甘愿伏诛。”

“哦！有这等事？呈上来。”武曌接过绢帛，果然乃狄仁杰手笔，字体严谨，章法工整，遣词真诚，自语道，“这个狄仁杰，前日上书辩冤，现今又求速死，究竟想些什么？”

这一层上官婉儿当时的确没有想到，经武曌一提示，也颇感奇怪。

此时，武承嗣在一旁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他将死之人，企图做最后一搏，也属常理；求而无望，但盼速死，亦不奇怪。故臣斗胆进言，请陛下择定刑期，将反贼狄仁杰、裴行本、任知古、魏元忠斩首。”

“没让你说话。”武曌瞪了武承嗣一眼，转过脸对上官婉儿说，“依你之见呢？”

“微臣原也没有想那么多。经陛下提示，亦觉不解之处甚多。”

“你断定这‘谢死书’出自狄仁杰之手？”

“来大人亲口对微臣所言。”

武曌沉思片刻说：“这也不难，来人！”

武钦应声进来，武曌下令道：“速带人快马前往推事院，提嫌犯狄仁杰来武成殿回话。”

武承嗣一听就急了，上前阻拦道：“何劳公公。就由侄臣命人去提，岂不快捷。”

武曌的眉毛就横了，大声斥责道：“要你闭门思过，明白么？”

武钦见皇上发怒，忙答一声“遵旨”，就带着禁卫直奔丽景门。

半个时辰后，估摸武钦差不多快到了，武曌这才回转身来，厉声要武承嗣退下。

一个时辰后，狄仁杰已经跪倒在武曌面前了：“罪臣狄仁杰，拜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武曌眼睛冰冷地掠过狄仁杰的额头：“狄仁杰！你可知罪？”

“微臣不知，还请陛下明示。”

武曌冷笑一声：“承认谋反‘狱辞’在此，还敢说无罪么？”

“启奏陛下，微臣深受皇恩，纵肝脑涂地，无以回报，何敢徒生异心，反叛朝廷；其二，臣乃一介书生，手无寸兵，如何反叛？其三，臣父子三代皆朝廷忠贞之士，无由反叛。”

“既无叛心，焉何承认谋反？”

“启奏陛下，臣若不承认谋反，则已死于拷掠也。御史中丞魏元忠不承认谋反，被施以酷刑，遍体鳞伤，至今犹不能动。知制诰前几日查看牢狱，当有所见。”

听狄仁杰如此说，武曌想起乐思晦之子的哭诉，两相对照，当是实言。但她仍然不能理解，既然上书为自己辩冤，为何又表奏谢死？

狄仁杰很吃惊地睁大眼睛："微臣不曾表奏谢死啊！"

武曌对上官婉儿说："拿给他看。"

狄仁杰将表奏来回看了几遍，由衷地感叹道："世上竟有如此奇人，模仿微臣笔迹几于乱真，实属难得。"但他接下来就笑了，说模仿终究是模仿，乱真毕竟不敌本真，请陛下将臣的上书与谢死书两相对照，自然不难看出马脚。

武钦于是将两份文书摊开在案头，狄仁杰一眼就看出谢死书的漏洞来："请陛下细观，别的不说，就臣狄仁杰这三个字，与臣奏章中之书写习惯就不尽相同。陛下再看，臣的字偏于欧阳公，重于恭谨，而其人之字，显然在欧阳询、褚遂良之间兼取，故而虽像，却还是破绽百出。"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切都明了了："由此观之，爱卿果真被冤了。"

狄仁杰说："此次冤案，非臣一人之冤。任知古、裴行本、魏元忠诸位大人，迫于酷刑而承认谋反，然其忠周之心，可比伯夷、叔齐。"

武曌道："好了！爱卿不必再回推事院，朕即刻命你回府与家人团聚。其余诸事，朕自会决断。"

风雨终于过去，狄仁杰伏地拜谢皇恩，久久不愿起来。武曌分明看见，狄仁杰的泪水滴落在地。

唉！原来男儿有泪，只在伤心处哦！武曌朝着外面喊："来人！送狄爱卿回府。"

狄仁杰走了，但他泪水津津的样子却在武曌脑海里回旋，引出她诸多的心事。

"依知制诰观之，朕该如何处置此案？"武曌问身边的上官婉儿。

"这……"上官婉儿拖长了声音，这件事情的确让她不好回答。在武

曌身边这两年，她从皇上身上学到的，不只是御臣理政之术，还无形中承继了她性格中许多只在意会中的东西。以至于有一次武三思与她在一起时，说她说话的神态与陛下像极了。闻言，她当时真有些害怕。

一方面，作为上官仪的孙女，她对于狄仁杰这样的忠臣良将有着发自内心的敬仰，但同时，她又喜欢壮实而又英俊的武三思。在武曌的几个侄子中，三思在相貌上，是最像武曌的。于是，她选择了反询的语气："陛下圣明，定会做出圣裁的。"

"朕是如此谋虑的。单就此案而言，几位爱卿理当官复原职。"

"陛下是不是说，对这几个人的处置，关乎大周初创基业？"上官婉儿立即明白了皇上的意思。

武曌起身道："朕以为，此案要置于革命大计上研判之。大周初立，人心不稳，臣僚中不少人身进了大周，可心还在唐室。倘是重新启用狄公诸卿，承嗣与三思等也有所顾忌。但若有些臣下效仿魏元忠等口无遮拦，事无分寸，岂不乱了朝纲。"

"陛下的意思是，不追究死罪，但仍需降职使用，以震慑朝野。"上官婉儿望着年届七旬的皇上，深感上苍让武曌降生到人间，就是驾驭群臣的。就是狄仁杰这样的大贤，在她的手中，都不过是一颗棋子，怎么出，放在什么位置，她都经过了深思熟虑。贬他们的官，是做给别人看的。大臣们就如同风筝，线永远在武曌的手里。她由衷地感佩道："陛下所虑甚周，微臣明白了。"

"你替朕拟一道诏书，贬狄仁杰为彭泽令、任知古为江夏令、魏元忠为涪陵令、崔宣礼为夷陵令……裴行本、李嗣真流表岭南。交天官署阅过，若无异议，明日朝会上宣布。"

一场涉及数名大臣的谋反案终于落了幕，可是被诬陷者遭到贬谪，诬陷者却没有被追究。朝臣们的心也还是终日悬着，担心不定什么时候，同样的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因此，早朝的氛围也是万分的凝重。

早朝后，武曌特意传狄仁杰到武成殿说话："朕知道卿有不白之冤，然则，此案涉及人数太多，如裴行本、李嗣真者，确有反状，所谓'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爱卿既有染，朕就得给朝野一个交代。故贬

彭泽，情非得已。”

狄仁杰拜倒在武曌面前说：“微臣铭感陛下不杀之恩。官有大小而责无巨细。彭泽虽一小县，然臣不敢略有懈怠，必竭力尽忠，以报君恩。”

一番话说得武曌心头潮热，眼睛湿润了，她上前抚着狄仁杰的肩膀说：“此去多则两年，少则一年半载，朕定当调卿回京，为大周社稷股肱之臣。”

武曌一直看着狄仁杰的背影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之中，才收回目光。她这一生中，斩杀朝臣，不计其数，贬谪朝臣，数不胜数，但从来没有谁像狄仁杰这样牵动着她的心绪。

朝政仍需一刻不停地运转。一批人走了，自然另有一批人来填充空白。朝廷相继任命司刑卿、检校陕州刺史李游道为冬官尚书，主持宫廷修建，以秋官尚书袁智弘为同平章事，以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为文昌右丞、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与司宾卿崔神基并同平章事。

说起来，李游道也是法吏世家，他的父亲李叔慎就做过刑部侍郎。然而，一想到左肃政台那批武承嗣擢拔的酷吏，他就觉得这冬官尚书做起来十分棘手。他是在长寿元年正月十四被任命的，那天，他跪在含元殿许久，直到朝臣们散去，仍然没有起来，他恳请辞去职务，仍然到陕州去做刺史。可皇上并不理会他。

还有二月任命的秋官尚书同平章事袁智弘，更是战战兢兢。那天，他走出含元殿，满腹心事地对李游道说：“公以为比之狄仁杰，你我如何？”

李游道说：“在下不敢妄议，依在下而言，狄公乃凤凰，在下乃燕雀耳。”

袁智弘叹一口气说：“在下亦有同感。狄公若猛虎，在下乃麋鹿耳。狄公尚不能自保，为贼所陷，贬谪彭泽，你我上任之日，项上人头恐怕已落了一半。”

宰相班底中，最为引人注目者，乃夏官侍郎李昭德。他出身望族，

其父李乾祐为太宗贞观年间的殿中侍御史，祖母去世时，太宗还遣使到墓前吊丧。李昭德虽为妾所生，然强势干练，颇得乃父遗风。天授二年，王庆一上书改立国嗣时，他也曾劝谏武曌，不可助长此风。因此，皇上对他还是颇为欣赏的。

狄仁杰一案落幕后，他是朝臣中唯一送狄仁杰出京的高官。那一天，两人从丽景门出城，路过推事院时，李昭德问道："大人当时就是在这里度日如年的？"

狄仁杰用马鞭指了推事院门前的岗哨说道："处官任事，全在心境。不瞒大人说，从被拘捕的那一刻起，老夫就没想能活着出去。心想生死不过一程路而已，便也心安理得了。"

"嘿嘿！"李昭德自嘲道，"只要铜匦仍在，来俊臣诸人不死，说不定哪天在下也进了这牢狱。"

对于狄仁杰的为人，李昭德早从心底感佩，两人出了城，边走边说话，都为朝事的纷纭而忧心忡忡。

"老夫此番离京，陛下虽言情非得已，然一旦下去，三年五载必不能回京。虽然皇上对于酷吏任事，有所反思，然要告密之风彻息，恐非易事。老夫素仰大人刚直，当担当社稷重任。"

"大人所言，鞭辟入里。在下正要就此请大人赐教呢！"

狄仁杰忧心忡忡："想来大人也知道，老夫之所以入狱，全因打死拥立武承嗣的王庆一而起。然依老夫观之，此事还没有完结，武承嗣、武三思还会再起风浪的。眼下最要紧的是，皇上用人唯亲，武承嗣权力过大，势必有一日，会凌主逼宫，大人须当警之。"

李昭德听得出狄仁杰心头的沉重，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如此想呢？他环顾皇上新任命的袁智弘与李游道，皆胆小怕事之辈，因而就有了一种孤鸿的寂寞："大人这一走，在下少了一位良师益友，心中顿感十分孤单。"

狄仁杰看着眼睛湿润的李昭德，也是感慨万千："老夫虽人在天涯，然与大人心意相通，会时刻关注神都风雨的。老夫拜托大人，务必以社稷为重，无惜此身。"

两人惜别，李昭德一直看着狄仁杰消失在阳关尽头，才姗姗回身。

不久，狄仁杰所有的担心和忧虑就被验证了。刚刚履职的李昭德就与武承嗣在朝会发生了担任宰相后的第一次冲突。

五月十九日朝会一开始，李昭德陈奏吐蕃酋长曷苏率部落请求内附，请武曌定夺。

武曌处理起这些事情，向来是胸有成竹的："尽管大周素与吐蕃修睦善邻，然其动辄犯边掠地。今曷苏来附，削敌之力，壮我军威，当善待之。"

李昭德十分赞同："陛下圣明，微臣也以为若能善待之，并安置于大周境内，必能分化吐蕃国内之主战挑衅流，求得边陲安宁。故臣以为，当派遣右玉钤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将精卒二万人迎之。"

"爱卿所奏，甚合朕意。传朕旨意，诏命张玄遇为安抚使，前往宣达谕意，置其部落于莱川州，令其安居乐业，臣服朝廷。"

接下来，冬官尚书袁智弘出列禀奏，说初由凤阁侍郎李昭德大人主持的文昌台、定鼎、上东诸门的改建和外郭城修建，已经竣工，恳请陛下前往一观。

武曌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李爱卿于我大周，功莫大焉，外城既修，神都固若金汤。明日不早朝，诸位爱卿就随朕前往一观吧！"

李昭德最是感动。当初要他主持修建外城，他生怕给武承嗣等人留下把柄，对下属严厉约束，自己更是行若由夷，不染一尘。今日获得皇上的赞誉，总算是值了。

接着，武曌便问："诸位大臣，还有陈奏么？"

人群中沉默了一会儿，魏王武承嗣捧了一块赤纹白石出列。奏说有西都长安人献瑞石，呈陛下观之。

武承嗣这一段时间很沉默，很谨慎，尽管武曌没有就乔知之的死再追究下去，但他明白，立为国嗣是不可能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消除姑侄之间的阴影，扭转皇上对自己的印象。

一天，武攸暨匆匆赶来，说是有一位从长安来的商贾欲献瑞石给皇上，他用重金买回来反复把玩，觉得应了天人之交，便拿来供王兄鉴玩。

武承嗣将那石头捧在手上，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与其他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还是惊呼道："哎呀！兄弟慧眼，此乃神石也。"接着便极力从颜色到纹理细细品评恭维了一番。

武攸暨不学无术，被武承嗣说得乐不可支，说太平公主平日里总是讽刺他有眼无珠，这回看她还有何话说。

武承嗣手捧白石，始终没有松手，对武攸暨说："为兄出两倍价钱，你就卖与为兄吧！"

武攸暨先是不肯出让，后架不住武承嗣规劝，终于心动，拿了钱乐颠颠地走了。

武承嗣深知，自从洛水边拜"宝图"后，皇上对来自天外的神石情有独钟，视其为国之祥瑞，朝之福祉。

武曌见此石圆润玉泽，晶莹透亮，特别是红色的纹理中竟然隐约可见是条龙在白云间腾跃，脸上霎时布满了喜色。

武承嗣不失时机地说："微臣以为，神石之出，乃我朝盛事，请陛下与洛水'宝图'等同视之，不唯册封，还要举行盛典，中外朝贺。"

经武承嗣这样一说，大臣们纷纷附和，不仅称赞武承嗣慧眼识宝，尤其将之与大周中兴联系起来，铺排演绎，尽情想象，一时朝堂上人声鼎沸，及至后来，竟然哗啦啦地跪倒在朝堂上，山呼万岁，不能自已。

李昭德深深为朝臣的虚伪和昏聩而悲哀，因此，当武承嗣喋喋不休地向武曌诠释神石的"色白而心赤"时，遭到了他辛辣的嘲讽："依武大人所言，此石赤心，那下官斗胆问一句，难道天下的白心石头都存有反心么？"

李昭德的话在朝堂上引起哄然大笑，武承嗣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大声喊道："你等为何发笑？神石出水，我朝幸事，很好笑么？即便石心无反，但你等之中必有怀反心之人。"

臣僚们被武承嗣的气势所震慑，顿时鸦雀无声，把目光投向武曌，不知道皇上就此会做出怎样的决断，唯独李昭德没有退却，他上前一把从武承嗣手中夺过赤纹石，对着外面喊了一声“拿刀来”，于是禁卫进来奉上腰刀。李昭德举起石头，对武曌说：“臣只要一刀下去，即可见真伪。”言罢，用腰刀在石纹上来回刮削，不用一刻时间，那些涂在白石外表的红纹纷纷脱落。

李昭德看一眼武承嗣说：“请问王爷，这该如何解释？”

“这个？本王怎么会知道此乃作弊之作？”

李昭德凛然而立，全然不把武承嗣放在眼里：“启奏陛下，此石显然是别有用心之人欲取悦陛下，故而以假充真，既戏弄了王爷，又犯了欺君罔上之罪。臣请将此人发司刑寺问罪。”

武承嗣将头深深地垂在胸前，不敢看臣僚，也不敢看武曌。

武曌坐在龙案里，脸色更是青一阵白一阵，狠狠地盯着武承嗣，心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使她对几个侄儿很失望。

这时候，冬官尚书李游道出列说：“微臣以为，奸人献石，王爷不知，所谓不知者不罪，臣今日散朝后，就命有司拘拿嫌犯，以欺君之罪斩之。”

可谁也没有想到，武曌却对大臣们说：“虽石有假，然心无恶，且罢了吧！退朝！”

武承嗣再次从心底感谢姑母给了自己一个台阶，若是真要追究下来，李昭德定不会放过他,这既会让陛下伤心，又有损武氏在朝中的力量。走出含元殿，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哼！竟敢欺瞒本王，纵然皇上饶恕了你，本王也定要杀了你！武承嗣在心里想。走了一个狄仁杰，又来一个李昭德，武承嗣觉得，如意元年的夏天让人分外烦躁。

八月底，彭泽县令狄仁杰向李昭德发来一封书信，要他代为转呈自己提请皇上省刑罚的奏章。李昭德为狄仁杰“居江湖之远而怀其君”的胸

襟所感动，打开奏章，刚看了几句，他的心潮就滔滔翻卷了——

彭泽县令臣狄仁杰叩见吾皇陛下：

夫法者，国之权衡也；若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角量。所以决疑而明是非，百姓所悬命也。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

今既革命，民心思定，宜省刑尚宽。曩者李斯相秦，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不知易之以宽和，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之以礼义，传世十二，此知变之善也。

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目无纲纪，豫州兵祸，生灵涂炭，故不设钩距，无以顺天应人；四凶拘难，扬州遭劫，人心浮动，故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设神器，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奸佞尽处，四海偃然，然则，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伏愿陛下览秦汉得失，考时事之宜，审糟粕之可遗，顿艰险之锋芒，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

李昭德心中积蓄许久的话，都被狄仁杰这淋漓酣畅的文字点透了，他卷起奏章，南望云天，由衷感喟："国有怀英，中天一柱；民有怀英，民之安乐。"

狄仁杰奏疏中所列，正是周初政之弊端，它积之于显庆年间，而终于在此刻暴露出，与当今上下思定的祈愿相去甚远。如果不决然切除，则总有一天，会有社稷倾覆之危。李昭德相信，狄仁杰这道奏疏，如惊雷横田，如醍醐灌顶，一定能引起皇上的深思。

狄公远在江南，尚胸怀社稷，昭德如何能毫无作为，他意气风发地喊道："来人！"

值守的丫鬟进来，李昭德兴冲冲说道："润笔研墨，本官要上书……"

第二十二章

旗猎猎大军西去

雪哀哀二妃香消

这一夜，李昭德几乎无眠，起草完奏疏，便将自己的文字与狄仁杰的文字两相对照，就很得意于两人的息息相通，一个谏言省刑罚，一个提请慎用人，相得益彰，珠联璧合。他明白，这不是偶然，而是源于对大周朝政的共识。

他兴冲冲地招呼丫鬟服侍洗漱。掬一捧清亮的水，敷在额头，顿时觉得爽快了许多，思路在这一刻也变得更加清晰，昨夜的冲动也渐渐消退，手中的绢巾就停留在空中了。

狄仁杰的遭遇就是一面镜子。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往往欲速则不达，他不能再重蹈狄仁杰、魏元忠的命运了，他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密奏给皇上，而不是在公开场合与武承嗣他们对垒。

李昭德重新回到书房，将两份奏章藏好，才上车奔含元殿去了。

就在他等待时机的日子里，四月以来新组的宰相班底中，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等被以谋反罪论处，流表岭南。

告发他们的是一个叫作王弘义的左台侍御史，早年因为告密，曾经被授为游击将军。据说他审讯嫌犯时，喜欢选择狭小的房间，地上铺满蒿草，在蒿子上面铺一层毡褥，嫌犯被熏得透不过气来，就会招供，或者牵涉出他人。袁智弘就是在酷刑下把王璿、李游道等人指为同犯的。

案发以后，李昭德惊出一身冷汗，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次自己倒侥幸地置身事外了。也许是因为皇上近来在各种场合不断褒扬他的缘故。

机会终于来了。

八月二十四日的早晨，武曌起床盥洗之后，由宫娥服侍着梳妆。铜

镜里映出她六十八岁的面孔，虽不及前几年那样丰满，然而，宫廷御医们精湛的驻颜术，还是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许多，加之敷粉描眉之后，整个人顿时显得光彩照人。

“朕还不老吧？”武曌问站在一旁的张尚宫。

张尚宫忙回答说：“陛下寿春永在，风华依旧。”

武曌很开心地笑了，这一笑不要紧，在她身后的张尚宫就有了新的发现，原来皇上前些日子脱落的几颗牙齿处竟然长出了新牙，洁白而润泽，张尚宫“哦”的一声，转过身就跪在武曌面前道：“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武曌收回笑容问道：“一大早，喜从何来。”

张尚宫说：“陛下的落齿更生了！”

“啊！真的么？”张尚宫要宫娥拿来铜镜，捧在武曌面前，当她看到了那白色的米粒一样刚刚露头的新牙后，自己也惊呆了。

武钦见状，就率领贞观殿的太监和宫娥跪倒了一片，言道落齿新生，乃陛下返真还童之象，亦国家振兴之兆。说得武曌心花怒放，忙要张尚宫传来上官婉儿，要她拟一道敕命，重阳节那天，于则天楼大宴群臣，大赦天下，宣布改元。

重阳节这天天气格外好，秋高气爽，则天楼耸立在蓝天之下。

不管李昭德在内心怎样地以为此事有些小题大做，但他表面上却也满面欢喜，与皇上一起分享那个朝野欢庆的时刻。

武承嗣人瘦了不少，他似乎比往日沉稳了。他期望这件事情尽快过去，重新赢得在姑母心中的地位。跟在武曌的身后，他发现姑母明显老了，早年挺直而柔美的腰身如今已经有了略略的佝偻，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很沉重的现实。

他很主动地与李昭德打招呼，李昭德回武承嗣一个笑说：“每日朝上、朝下、署中、府上，忙忙碌碌。”

武承嗣故意问道：“大人可知道王璿、李游道谋反案？”

他的意思是，你李大人老奸巨猾，竟然没有被牵涉进去。这样的话，李昭德怎么会听不出来呢？但他觉得，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场合，任何尖锐的辞藻都会给人留下好斗的印象，于是他转而回答说："下官有今日，多谢武大人百般关照，等哪一日有机会，定当报答。"

话里话外的讽刺意味，武承嗣是听出来了，却是找不到一点破绽，只回道："应该！应该！"

官场的奥妙也正在这里，各怀心事却面带笑容，似乎每一个人都显得很大度、很宽容，而骨子里却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

在这次庆典上，朝廷不仅宣布采用新的纪元，而且把每年的九月定为社日，就从今年重阳节开始，颁布了改元、大赦的诏书后，便开始社祭。

佛事是长寿元年社祭的主要活动。武承嗣发现，皇上意外地没有选择白马寺，而是去了龙门寺；而且，与上次祭洛水，受宝图和改唐为周、称帝不同，薛怀义也没有率领众僧，而只是一人参加了改元的大典。典礼一结束，他便跟武曌说寺中有些事要处置，告退了。不只是武承嗣，李昭德等一班宰相也都看到了。

龙门寺的圆觉法师早已率领寺中的知事们在山门外迎接。

"南无华严经！贫僧在此迎候陛下。"圆觉法师一手持着法杖，单手行礼，

"南无华严经！"武曌则以双手合十回之。

接下来，圆觉法师便陪同武曌先到大雄宝殿进香，然后来到法堂，开始说法。

鹤发童颜的圆觉法师面目和蔼，雍容大度，侃侃而谈。武曌在蒲团上打坐听讲，那一句句经文，都勾起她对青春年华的追忆。特别是永徽元年感业寺法师明静为了她与皇上见面，特意破格要她登坛说法的往事犹在昨日。然而，她已岁近"从心"了，她的美丽到哪里去了？曾经的依偎到哪里去了？本来面对佛祖，该是心绪宁静的武曌，此时却是泪光盈盈，丹凤眼里闪回的都是红尘滚滚、命运颠簸的画面。张尚宫急忙拿来

丝绢递给皇上，借以掩饰她的失态，又在她耳边说："陛下落齿更生，乃童颜再发征兆，该高兴才是啊！"

武曌这才渐渐地笑颜复现，待圆觉法师讲完经文，她再次上前合掌感谢。武曌从武钦手中接过三卷装裱后的经文说："此朕手抄《华严经》经文，在这个特别日子赠予寺院，聊表朕向佛之心。"

接下来，圆觉法师陪同武曌及其随行大臣们参观石窟造像。这许多洞窟，开凿长达数十年，几乎与她一起走过了神都洛阳的风雨历程。特别是卢舍那大佛，每次看都让武曌心情不能平静。这一回更是感喟万千，在梵文中，卢舍那佛是"光明遍照"之意，又作"净满"之意，这正应了"曌"的含义，回顾自己称帝的经历，就对佛的情缘又深了一层。

武曌转身对武承嗣说："传朕旨意，明日即遣司礼寺官员为龙门寺、白马寺和东魏国寺僧众广送布施。"

"遵旨。"武承嗣忙回答

说完这些，武曌抬头一看，忽见河对面香山隐蔽处矗着一座佛塔，便问圆觉法师："记得朕上回来时，尚无此塔。"

"此乃法师明霁圆寂之处。"

"哦？记得朕刚来神都时，就在这龙门山上与明霁大师有过一面之缘，不想再见时，竟是两界之人。"在武曌的心里却是重现着一个曾经与她一起度过感业寺寂寞岁月的并州同乡。多年来，她曾经秘密遣人刺杀明霁，都未能果。天意乎？人意乎？明霁先她而去，也让她少了一块心病。

武曌遂要圆觉法师陪她乘船渡河，一起来到塔前，合掌默诵一段佛经道："我佛慈悲，度法师慧海慈航，早日转生。"

陪在她身旁的大臣，几乎没有人了解她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只是深深地被皇上的襟怀所打动。

李昭德赞道："臣闻陛下平日理政之余，抄写佛经，今日一见，果然佛心浩瀚！"

武曌笑道："其实，无论儒家、释门还是道家，都是向善思慈，体

恤上苍好生之德而已。”

臣僚们纷纷称道她日理万机，尚能俯仰天地，真乃神明之君，大周圣皇。武曌欣然领受，并不作谦。她相信，伴随着这口新牙，她的生命将会出现第二次春色烂漫。

她临坡而站，俯视山下，神都洛阳，广厦联署，宫观盘郁，则天楼如卓尔鹤姿，傲然耸立，岚浮翠绕，当她伸开两只胳臂拥抱它时，婉丽江山都在她的怀抱中了……

就在武曌心境最愉快的日子，李昭德来嘉郁殿拜见她了。

罢君臣礼数，李昭德启奏，说彭泽令狄仁杰有奏章来了。

武曌因为心境不错，加上本来对狄仁杰外放就心存惋惜，如今听说有奏章到了，立刻眉宇大展，笑着说：“这个狄怀英，倒是有心之人，还惦记着朕。”从武钦手中接过奏章，武曌细细读着，刚才轻松的表情渐渐地凝重起来，及至放下奏章，抬头看了看李昭德说：“爱卿如何看待怀英这道奏章？”

“狄大人不以位卑而忘忧国，其心如日月，磊落光明，其言若警钟长鸣，金声玉振。”

武曌没有回应，却只一个“哦”字，还提高了尾音。

“微臣很惭愧，身为朝廷重臣，却无狄大人敢言直谏的气概。不过，微臣也有几句心里话想对陛下说，都写在奏章上面了。”说着，李昭德双手将奏章举过头顶，递到武钦手中。

武曌又“哦”了一声，待阅罢奏章，再度抬起头来时，语气中就含了少有的平静和嗔怪：“爱卿与朕，有何话不能当面说，还要写成奏章，岂非君臣隔心？”

李昭德脸上就有些发热，忙说：“微臣惭愧。”

武曌看了一眼武钦，他就知道皇上有话要单独与宰相说，于是就带着一干宫娥，退到了殿外。

“有话你就直接说吧，朕可不愿意你藏着掖着。”

李昭德所有的顾虑都被武曌这番话打消了，但他还是很机敏地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陛下恕臣无罪，臣才敢放胆说。"

"朕恕你无罪！"

李昭德这才整了整衣冠，近前一步道："臣斗胆以为，魏王权太重。"

"他不是朕的侄子么，故而有些事就委托他办得多些。"

"臣敢问陛下，侄之于姑，与子之于父何如？"见皇上没有回答，他知道触到了武曌的最敏感处，"子犹有弑父篡国者不绝于史。南朝刘宋之刘劭，元嘉三十年，与其弟刘浚共谋率兵夜闯宫弑父篡君；隋炀帝杨广，于文帝弥留之际，囚之僻室，病饿而亡。子犹如此，况侄乎？"

李昭德暗暗打量武曌的表情，发现她听得很专注，就知道她上心了，就继续说下去："今魏王既为陛下之侄，又为亲王，又为宰相，权侔人主，如此下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矣。"

"咦！"武曌感叹一声，没有下文。显然，李昭德的话触碰到了她心底的隐秘。他所列举之事，远者不过三百年，近者不过数十年，严酷而又现实，仿佛一块巨石投进水波不兴的湖面，顿时浪花飞溅，涟漪不绝。

"不瞒爱卿说，这些事情朕真的从未思量过。"

李昭德脸上充满着忧患和诚恳："陛下千年，社稷百代，不可不思啊！"

"此话到此为止，只你我君臣知之即可。"

"谢陛下听完臣的陈奏，如此，臣告辞了。"

李昭德正欲转身，却不料武曌说："爱卿留步，朕还有话说。朕近来接到西州都督唐休璟朝报，请求收复前被吐蕃所侵之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朕亦觉得，此时正是收复失土，振我大周国威之良机。只是不知哪位将军可担重任，爱卿久在夏官署，可否举荐一二？"

这一回轮到李昭德感叹了。原来皇上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边

境，她的心时刻牵系着边陲的安全。

“唐休璟数十年来，两任西州都督，久在边陲，实属难得。臣乞陛下，予以褒扬。此既为夏官署职责，亦体现陛下爱军之恩泽。至于举荐挂帅之人，眼下就有一人，可担大任。”

“哦？”

“臣所举之人，乃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

“这个人朕知道，近来新任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娄师德也向朕举荐过其人。仪凤二年，他曾随中书令李敬玄西击吐蕃，结果大败。与工部尚书刘审礼同被吐蕃赞普俘获，流落多年，才回到京城的。”

武曌所提到的娄师德，是李昭德任凤阁侍郎后进入夏官署的，郑州原武人，永徽年间以进士入仕。高宗皇帝在位时，从县尉做起，累迁监察御史，上元年间，朝廷招募“猛士”，以击吐蕃，他以文官应召，很快成为兵部瞩目的新星，尤其在保障军需和营田方面颇有建树。他一上任就举荐王孝杰，这让李昭德很欣慰。

“臣在夏官署供职多年，常闻王将军凭栏长啸，为不能复当年被俘之仇而遗憾。近年来，他率部演练，夜而枕戈待旦，晨而闻鸡起舞，可谓兵精将良，他若出兵，定会大获全胜的。”

武曌皱了皱眉头说：“此朕称帝后，第一次收复四镇大战，于外，要震慑四夷，于内，要振作朝纲，只可胜而不可败，利害关系，爱卿自是不难明白。王孝杰……”

李昭德很自信地说：“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微臣举荐王将军，不唯当下兵势甚旺，更在于他当年被吐蕃赞普俘获后，吐蕃王以‘貌类其父’而厚待之，故而，吐蕃虚实，他知之甚详，定能稳操胜券。”

话说到这儿，武曌也觉得以王孝杰挂帅最为合适，于是说：“就依卿所奏，明日朝会就命其出征。”

第二天朝会上，武曌即任命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一起，率军进击吐蕃。与此同时，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单

品武承嗣为特进，以纳言武攸宁为冬官尚书，以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执柔为地官尚书，并罢政事。而以秋官侍郎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𦍒为文昌左丞，以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

对于这个任命，最感欣慰的还是李昭德，这倒不是因为他由夏官侍郎擢拔为凤阁侍郎，而是因为武曌听进去了狄仁杰与自己的谏言。只不过皇上处理起这些事情来更加不露声色，名义上给武承嗣加了特进，实际上使其权力更加虚了，对武攸宁则直接降职使用。论起为人来，武攸宁要比武承嗣好许多，惜乎其才能平平，实在不堪大用。

“众位爱卿！”等武钦宣读完皇上的诏书，武曌站起来，宽大的衣袖在空中划出一个弧形，“西州四镇，皆我大周国土，然近年来，吐蕃凭其距神都甚远，鞭长莫及之故，日益蚕食，致我四镇相继落入贼手。朕今欲发征伐之师，收复国土，保境安民。王总管……”

王孝杰出列答道：“臣在！”

“朕要为将军于神都城外举行出师大典。朕望大军此去，横扫吐蕃，收我失地，壮我国威。”

大臣们被武曌雄视八荒的气概深深地感染了，跟着喊道：“收我失地，壮我国威。”

王孝杰也感染得激情澎湃，上前双手作揖道：“臣定不负陛下厚望，用吐蕃将士的血濯洗四镇陷落的耻辱。”

走出含元殿，王孝杰从置于殿门口的剑架上拿起宝剑，佩在腰间，两颊仿佛饮了烈酒般的滚烫。看见李昭德过来，他迫不及待地上前说：“末将忍耐多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感谢大人举荐。”

李昭德辞谢：“此非本官知人，乃陛下善任之明。”

在司马道尽头，李昭德拱手与王孝杰作别：“等将军凯旋时，只要本官还在这个位子，一定奏请陛下为你举行庆功大宴。”

……

马思边草，将盼战阵。王孝杰的心此刻早已飞往天山脚下。永昌元

年，皇上派遣薛怀义任新平军大总管北击突厥，这让他很纠结，薛怀义一个靠卖脂粉起家的男宠，通什么兵略，知什么打仗？从内心讲，做这种徒有虚名者的副手，他难以心服。与其如此，倒不如栖身兵营，以待来日。

现在，这一天来了！他倒有些心神不定，生怕自己的一点失误，辜负了陛下的热望。

九月下半月，神都的气候日渐清冷，清晨起来，洛阳周围的山川都蒙上了一层霜。

从则天楼起，每隔半里地，就有一座用从香山上采来的松枝搭建的彩门，每个门边，都站着两名全副武装的府兵，一直绵延到宣辉门外。在这里，耸立着阅兵台，上面铺了猩红的地毡，四周布满了羽林卫。即将出征的府兵由司马和别驾率领，组成一个个方阵，每个方阵的四角都竖着一面“周”字大旗，旁边有一面稍小一点的旗帜，上面书写了紫色的“王”字。

这是武曌称帝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誓师仪式，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军旅的豪气和胆气。

阿史那忠节的军伍已在武威道整装待发，在神都举行出征誓师的是王孝杰的府卫将士。

上午巳时二刻，武曌在李昭德、武承嗣的陪同下来到阅兵台。军阵中立刻爆发出“大周威武”的声浪，从宣辉门外传到很远的地方，荡起此起彼伏的回声。

李昭德作为主管夏官署的宰相，主持了今天的誓师。太乐署的乐手们演奏了武曌亲作的《享昊天乐》十二首：

奠璧郊坛昭大礼，锵金拊石表虔诚。

始奏承云娱帝赏，复歌调露畅韶英。

一曲完毕，武曌庄严地来到后土、神州、岳镇、海渎、原川等大军将要经过的方位和山川神灵面前献“太牢”，为将士们焚香祈福。武承嗣宣读了由司礼寺起草的祭文。在祭旗之后，李昭德高声道：“请王将军

接旗。”

王孝杰着一身铁色铠甲，褐色战袍，足登云靴，腰佩宝剑，铿锵有力地登上阅兵台，先向诸神焚香，然后向陛下行军礼。当王孝杰双手作揖，向武曌行注目礼时，武承嗣在皇上耳边悄声说：“他焉何如此无礼，见了皇上也不下拜？”

武曌瞪了一眼武承嗣道：“你孤陋寡闻，岂不闻军中不行跪礼的规制？”

武承嗣脸上掠过些许尴尬，退到一旁。王孝杰来到李昭德面前，庄严地接过军旗，面对皇上肃立，高声宣誓：“皇命在上，臣等奉诏出征，戮力同心，誓伐吐蕃，竭忠用命，誓保大周社稷。”

“竭忠用命，誓保大周社稷。”

“竭忠用命，誓保大周社稷。”

……

在滚滚的声潮中，王孝杰走下阅兵台，将军旗交给掌旗官。这时候，一对士卒抬着宰杀的牲畜，绕着军阵，缓缓而行，殷红的血滴在地上，当“牺牲”来到王孝杰面前时，他从剑鞘中抽出宝剑，让鲜血染红了兵器，以示勇往直前，虽死不辞。这个过程，叫作“殉阵”，含着“不用命必斩之”的意思。接下来，每一军阵前站立的别驾和司马，也都给自己的战刀淋上血迹，战鼓、金铎上也都淋了血。将士们也都热血沸腾，一个个似乎都到了战场。

李昭德看着一道道礼仪完成后，便来到武曌面前请示道：“请陛下训示。”

武曌挥开左右的宫娥和武钦，从座上站起来，台上、台下立即安静下来，数万双眼睛一齐投到台上。武曌今日着一身金色软甲、粉色战袍，头戴粉色盔缨的铁盔，腰佩龙泉宝剑，一身英气，看上去哪像七秩老人？

她来到检阅台前，目光自远及近地掠过面前的军阵，沉默良久，这才大声对即将奔向战场的将士们说道：“朕记得年轻时，太宗得名马曰

狮子骢，性格暴烈，军营中无人驯服。朕对太宗道朕能驯服，只需铁鞭、铁挝、匕首耳。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槁槁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我大周雄师，负戈出征，当怀虎狼之志，槁敌之首，断敌之喉，壮我军威。朕于神都，等待大军凯旋。”

人群中又是一阵“皇上万岁”的欢呼……

武曌走下阅兵台，来到王孝杰面前：“将军远行，朕赐御马一匹，见马当心系神都矣。”只见御马监牵来一匹深红色的军马，但见这马，高头、扩胸，四蹄有力，“啾啾”昂首嘶鸣，铁蹄在地上磕出闪闪的火花。

武曌道说：“此马乃朕登基时，突厥王所赠，今朕赐予将军，请将军勿负朕望。”

王孝杰从御马监手中接过马缰，一用力，踩着马镫上了马，作揖道：“陛下赐马，恩同瀚海，微臣当以身赴国，请陛下在神都等待捷报。”

说完，王孝杰勒转马头，来到队伍面前，拔出宝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光，大喊一声：“出发！”

长寿二年春节前，中原落了一场雪，洛阳城内的高低建筑，城外的大小山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位于洛阳城东南方的东宫，在这样的日子，多少显得有些寂寥。武曌称帝后，李旦虽然从皇上降为国嗣，生活的境况却一如既往，他照样深居简出，从不参与朝政，也没有人过问他对当下朝政的看法。

对于他，现在是既不为日月盈亏而悲喜，也不为个人遭际而感叹，每日晨起，洗漱完毕，就开始铺开绢帛作画，而且很投入，一旦进入到丹青世界，仿佛这个世间就只有他一人存在。

走出后宫，前往庄静殿的路上，他抬头看看天，哦！落雪了。李旦伸出手，接住飘飘荡荡的雪花，在脸上擦拭了一遍，整个人就觉得清爽了许多。沿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司马道一路走来，郭纬已经在殿门口等候了。

他正要下拜，却被李旦上前拦住说："天天如此，你累不累？"来到案头，郭纬已经把昨天没有画完的绢帛铺开了。他画的是一幅《楚天湘水图》，画面上湘水滔滔，两岸千山对出。

郭纬每日在太子身旁陪伴，看过他无数幅画，唯独对这幅湘水图看不透。他不明白，太子身在神都，何以对湘楚情有独钟。每当他就此问李旦时，得到的都只是一句很简单的回答："大凡世间之人，诉诸丹青者，皆心源之于造化质感，或者梦中所见矣。"

呵呵！也许太子是在梦中看到楚地了吧！

李旦很庆幸郭纬没有看透他的画，否则，一不小心传出去，他一家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湘水波涛、山间云霭是当年他从已故宰相阎立本那里学来的线描，很细腻，也很有气势，但在他看来，总没有将自己心中所期待的那种韵味表现出来，却苦于一时找不到新的手法。今天，他将要完成画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右下角那一方松石了。

他先勾出山石的筋骨，然后采用斧劈皴的方法，画出山峰的峻峭险拔。待半干后，用石青敷了色彩。

李旦搁下笔，退到远处，眯着眼睛看了许久，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郭纬问："殿下此画题为《楚天湘水图》，何以见物不见人乎？"

李旦摸摸下颚，就笑了："夫画者，迁想之作也，此处虽无人物，然却是在画者的心中。所谓大象无形者是也。"

郭纬懵懂地点了点头，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有听懂。他少小进宫，先是跟随故太子李贤，后来被武曌安排到李旦身边。他没有读多少书，自然读不透太子的画作，忙奉上一杯茶，说："天冷！殿下暖暖手。"

人心是一口井，站在井边的人只是看到井底之水，永远看不到水下的世界。李旦表面的平静又怎么可以取代他思念儿子的焦渴呢？

他的几位皇子，除了皇太孙李成器留在东宫，其他的都封在京外。

而他最为喜欢的三子李隆基，也远在长沙。他不知道这个年节还能不能回来与他团聚。而更揪心的还是他的母亲窦德妃思子心切，几度病倒榻前。

李旦看着看着，禁不住热泪盈眶。郭纬就愈发地不解："殿下画成，本乃喜事，焉何落泪？"

李旦没有回答，却望着窗外的雪说："如此大的雪，也不知隆儿能否归来与本宫一起过年。"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见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位窈窕女子站在了殿门外，软声细语地禀报："启奏殿下，楚王回京了。"

"哦！如此雪天，本宫真还担心……"随即，李旦转身对郭纬说，"快去迎接隆儿。"

之后，李旦对那女子说："本宫知道了，你且退下。"

"遵旨！奴婢告退了。"女子低眉顺眼地悄悄打量了一下李旦，怯生生地转身离开。

李旦久久地望着殿门前那一串小巧的足迹，目光陷入迷茫。

这宫娥叫团儿，是几个月前上官婉儿奉武曌的口谕送到东宫来的。东宫宫娥成群，太监塞道，母皇却还把团儿送到自己身边来，显然还是对自己不放心。

于是，他对团儿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戒备，暗地里叮嘱郭纬，绝不让她走进前殿，更不容许她翻看自己的画作和文书。

之前深秋的一个夜晚，李旦在庄静殿作画到深夜，正要吩咐郭纬收拾残纸碎片，团儿却进来了，手中捧着一个四方托盘，上面放着一碗银耳燕窝汤，说是奉王妃旨意送来，为殿下消除疲劳的。

团儿还向郭纬传话，说窦德妃有事传公公前去，殿下有她侍奉就放心吧。

郭纬离开后，殿中就剩下李旦和团儿两人，团儿双目迷离，轻移莲步，袅袅婷婷来到李旦面前，脸颊就浮上了红晕，一对丰满的双乳蹭着

李旦的额头说，说话如白云般的绵软：

“奴婢见殿下终日郁郁寡欢，心中很不好受，倘奴婢能为殿下排解惆怅，就请殿下……”说着，团儿低下头去吻李旦。

李旦自幼长在深宫庭院，每日身边美女如云，无论是在当相王时还是在别殿当玩偶皇帝时，都曾经有过借美女排解心绪的举止。这也是皇上能给予他的最大的自由了。然而，面对团儿，他警觉了。

李旦一把推开团儿，对着外面喊道：“来人！”

守护在外的狄光远闻声进来，李旦挥了挥手道：“团儿姑娘偶感不适，你带她下去吧！”

“殿下！”团儿满目愤怨地回看李旦……

但李旦事后并没有向武曌陈奏此事，他不能不顾虑到母皇的情感。

经过那个夜晚，两人之间都有了一种暗中的尴尬。开始的时候，团儿见了李旦还有些怯生生的，但自从被武曌传进宫中问了一回话后，回来就变了，似乎此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再出现在李旦身边时，坦然而又淑良，这倒让李旦心中更多了几分不安。

也许是自己想得太多了吧！

“儿臣参见父王。”李旦转身去看，九岁的李隆基英气勃勃地跪倒在自己面前。

李旦上前扶起李隆基，目光从他的额头起步，一点点地移动，直到他穿着虎头靴的足尖：“嗯！是隆儿，是隆儿，本宫不是在梦中。”

一年多没见，李隆基又长高了不少，那相貌就越发地像太宗了。这是李旦最大的欣慰：“如此冰天雪地，隆儿能够回到神都，甘苦本宫自知。”

李隆基倒没有父王那样沉重，言道：“儿臣到达陕州时，才下开雪的，儿臣率领卫士和别驾弃车骑马，星夜奔驰，用不了几日就回京了。”

“见过你母妃了？”

“还没有，儿臣见过父皇，就去看母妃。”

说了一会儿话，李隆基拜别父王，转身出了前殿，向后宫而来。路过殿宇之间的花坛时，远远地瞧见他的兄长，皇太孙李成器穿一身蓝色箭衣，正在扫开的空地上舞剑。伴随着剑花飞舞，在他的周围环绕着腾腾热气。屈指数来，兄长已经二十二岁了。

李隆基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李成器，直到他平气收势时，才上前施礼道：“见过王兄。”

“哦！弟弟回来了。”李成器将宝剑插在鞘中，递给身后的太监，一步上前，就抱住了李隆基，“这一年，想煞为兄了。”

兄弟俩携手来到后宫，从延义门进去，向左拐，就是后宫，刘妃住在袭芳殿，窦德妃住在飞香殿。他们先到刘妃殿内请安，然后李成器回了自己居住的文思殿，李隆基则去见自己的母亲窦德妃。

因思子而病卧榻上的窦德妃看着李隆基平安归来，不由悲喜交加，久久地抱着儿子，目光一刻也不愿意离开。

“隆儿！你瘦了。”窦德妃捧着儿子的脸，泪水哗啦啦地流淌。

李隆基倒不像母亲那样伤感，安慰母亲说：“少年英雄，古已有之，甘罗十二岁奉旨出使，舌战赵国庸臣；汉武十六岁执掌国柄。凡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儿臣乃李唐之后，焉能怠于安乐。”

窦德妃吻着李隆基的额头，心中很是欣慰。唉！他的父王太软弱了，才任武氏蹂躏宰割。期望从他这一辈，能有转机。但她还是提醒儿子，京城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皇上春秋日高，性格乖戾，他须处处小心才是。

接下来的日子，李隆基每日除了向父王、母妃请安外，就是与皇兄一起舞剑论书。他发现，李成器对于龟兹乐音研读甚深，便于一个雪天邀了恒王李撝、郑王李范、赵王李业几人来听龟兹乐音。

木炭火将文思殿烘得温暖如春，滚热的酒酿在殿内各个角落弥漫着芳香，大家听着龟兹来的几位琵琶手、五弦琴手、箫演奏手弹拨吹奏着

李成器谱写的曲子，那旋律中含着一种青山远去的忧伤，浮云藏狗的苍凉，听得几位亲王心里酸酸的，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李隆基见状，举起酒杯说："你我兄弟，册封在外，难得一见，如此伤情，岂不辜负了如此美景。我在这里敬王兄与诸位兄弟一杯。"

几杯酒下肚，李成器脸热胸袒，站起来说："为兄为诸位兄弟起舞助兴一番如何？"

他跳的就是龟兹舞，先是独舞，接着是几名女乐手伴着起舞，继之，李隆基等兄弟四人也都加入了进来。旋转、歌吟，让他们暂时忘却了积蓄太久的压抑，沉浸在春前的狂欢中，直至夜阑人静。

当那悠长的音乐渐渐停止时，几位兄弟才想到时间不早了，纷纷起身告辞。这时候，李隆基却说话了："年节之后，兄弟又要各回封邑。来日相期，渺若云汉，何不同榻而卧，做竟宵之谈？"

李撝就笑他太痴，何来能覆五人之棉被。

李隆基狡黠地眨了眨眼睛说："不劳各位兄弟费心，我早有所备。"说着，他对跟在身边的太监挥了挥手，只见两位太监抬过一卷棉被。李隆基吩咐展开，大家一看，果然十分宽大，足够五人同寝；李隆基又挥了挥手，见两个宫娥抬出一个大枕。李成器的眼睛顿时睁大了，这小小细节已足见李隆基处事的周密。

当夜，兄弟五人同卧一榻，彼此叙说着埋在心头许久的话，说到父亲李旦虽身为太子，却不能过问国政时，李成器潸然泪下，李隆基则愤愤不平，发誓有朝一日，要重振大唐基业。

李撝急忙伸手捂住了李隆基的嘴说："隔墙有耳，兄弟……"

第二天早起，雪停了，李隆基又相约几位兄弟踏雪狩猎，说在这样的天气，猎物外出觅食，是狩猎的最好时机。李成器摇了摇头说："你我兄弟，前呼后拥，弓箭在腰，难免引人疑虑，倒不如踏雪寻梅如何？"

李范附和道："王兄此议甚好。小弟知道，神都城外东魏国寺就有蜡梅开得正盛，不妨一观。"

当下弟兄五人，在身边宫娥和太监伺候下，换了棉外氅、风帽，率了侍卫出宫去了。

他们一行来到建春门前，城门司直见是李成器，急忙吩咐开了城门，放下吊桥。五人正要驰过吊桥，却听见身后声音嘈杂，李隆基回头去看，见一队人马冲了过来，一边喊“闪开”，一边挥动皮鞭抽打躲避不及者。有一位旅帅的马鞭恰好打在了李成器的卫士肩头，顿时渗出一股血。这一来，卫士不依了，狠狠地回了旅帅一鞭。

旅帅火起，对身后的属下喊道：“大胆狂徒，竟敢殴打本将，给我打。”

双方很快扭打在一起，从马上打到马下，从徒手搏击到抽出兵器对峙，眼看就要酿成大祸。李成器见状，拨转马头，对着纷乱的人群大喝一声：“住手！同是大周府卫，大打出手，成何体统？”

话音刚落，就听见从不远处传来一声怒吼：“何人在此喧哗？”李成器转脸去看，却是继任丘神🏠的执金吾将军武懿宗，也是皇上的族侄。

武懿宗策马来到城门前，看到旅帅脸上的血印，脸顿时拉下来了：“殿下对卫士不加管束，以致随意出手打人，心中太没有皇上了吧？”

李成器掂量得出这话的分量，忙说：“都是本王疏于约束，还请将军息怒，今日回去，定当严训。”

然而，武懿宗却并不给他面子，说此事定要禀奏陛下。

这话一出口，早已按捺不住的李隆基不依了，催马上前道：“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

话虽不多，却一下子噎得武懿宗半晌说不出话来。

事情最后还是以李成器道歉让步了结，李隆基就感到十分窝火，一干人霎时游兴索然，转身回了宫中。

窦德妃看见儿子气呼呼地回来了，便问道：“不是与你皇兄踏雪去了么，为何如此早就回宫了？”

李隆基将马鞭递给身后的太监，一屁股坐下说："如此忍耐，何时可终？"

听完儿子的叙说，窦德妃心中很不是滋味，然而，她明白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便拉着李隆基的手说："昔越王勾践兵败吴王夫差，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儿啊！不可做匹夫之勇啊。"

"母亲！儿臣是为父王憋屈啊！"李隆基看着日渐消瘦的窦德妃，眼内涌出两股热泪。

在儿子回到自己的殿中后，窦德妃急忙来到袭芳殿，见刘妃正皱着眉头发愁，还没有等窦德妃说话，刘妃就开口道："这些个孩子不懂事，本宫担心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皇上若因此怪罪太子殿下，那就……"

窦德妃叹道："谁说不是呢？他们只管自己痛快，怎的就不想想他们父王的艰难呢？"

整个晚上，两个女人都提心吊胆，睡不安稳，生怕夜半府卫闯宫问罪。

这是腊月二十八发生的事情，除夕一大早，郭纬却带回一个消息，说皇上听了武懿宗的陈奏，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夸誉李隆基像个热血男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连李旦也蒙了。

除夕夜，李旦偕刘妃和窦德妃带着儿子们去与武曌守岁。在那里，他看到了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对李隆基格外偏爱，拉着他来到武曌面前笑着说："哎呀呀！也就是他才敢当面顶撞懿宗表弟，母皇说是不？"

武曌抚摸着李隆基的肩膀说："朕诸子皆雅柔有余而刚气不足，隆基脾性，颇类太宗，朕心甚慰矣。"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不仅让李旦感到无地自容，而且让东宫嫔妃都十分震惊。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元旦清晨，武曌循着近年惯例，于万象神宫举行祭祀大典，却以魏王武承嗣为亚献，以梁王武三思为终献。祭祀大典上，演奏了皇上亲自制作的神宫乐，舞者达九百多人，气势较之往年更大。虽然祭祀的列祖列宗包含了武氏宗室和李氏宗室，但主祭人没有一个出自李唐宗室。

皇上做出这样的安排，连宰相班底一干人都不知道。李昭德悄悄打量站在祭祀班列中的李旦、刘妃、窦德妃和他们的几个儿子，见他们一个个都脸色苍白，十分难看，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几个时辰的祭祀大典，对李旦来说形同牢狱。好不容易挨到典礼结束，车驾一回到东宫，他就颓然跌倒在榻上，两眼呆呆地望着殿顶，沉默不语。

“简直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刘妃气咻咻地说着，从身上脱下斗篷，递给韦团儿。

窦德妃也接着道：“即便不看太子之面，也该顾忌宗庙吧！武承嗣算什么，凭什么资格亚献？”

正说着话，李成器带着几个弟兄来到庄静殿，纷纷替父王鸣不平。

李旦从榻上坐起来，挥手阻止了众人的议论说：“母皇自有道理，我等愚昧，何以能知之？你们各自回自己的殿中去吧，万勿再生事端。”

刘妃眼里噙着泪水道：“从皇上当到太子，到头来连祭祀宗庙的资格都没有了，殿下不觉得，这是让东宫蒙羞么？”

李隆基接着刘妃的话说：“母妃一语中的。惹急了，儿臣就上嘉豫殿问个究竟。”

李旦大喝一声“罢了”，眼泪终于忍不住顺着两颊淌到嘴角：“你等万不可鲁莽，若是希望本宫多活几天，就万万不要有违逆之举，否则，母皇追究下来……”

可平日里温雅淑静的窦德妃今天却难以咽下这口气，说：“殿下也不必太过于谨慎，皇上所生四子，二子死于非命，一子流放房州，唯剩

殿下一子，臣妾就不信她还真的能将蔓上之瓜摘完。”

李旦长叹一声：“你们哪……”

午后，李旦醒来，郭纬禀告，说刚才宫中来人，传韦团儿进嘉豫殿去了。

“什么？你说什么？”李旦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母皇这会儿传她进宫，绝非吉兆。”

郭纬亦觉事出蹊跷，但他还是安慰李旦道：“殿下也不必太过于忧虑，毕竟母子连心，陛下不会因几句议论就对亲子开杀戒的。”

韦团儿手捧扎了钢针的人偶跪倒在武曌面前，将在刘妃与窦德妃殿脚发掘祝诅器物的经过叙述一遍后道：“奴婢以为，二妃对陛下在万象神宫未召太子亚献怀恨在心，才出此毒计。”

“哼！这两个可恶的女人，恐怕是活腻了。”“教子不严，罪在当诛。”武曌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但她转脸面对团儿的时候，整个的人就平静多了，“朕知道了，你且回东宫去，一切如常，勿动声色，若是对太子稍有不恭，朕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明白么？”

“奴婢明白。”团儿急忙回应，然后战战兢兢地退出去了。

正月初二一天，东宫沉浸在年节气氛中，一切风平浪静。李成器与李隆基等几位兄弟结伴出游时，再也没有发生建春门那样的冲突，大家从心底感谢皇上的宽怀，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倒是两位太子妃心中不安，觉得误解了皇上。

正月初三，窦德妃到袭芳殿向刘妃拜年，对她说道：“依礼，今日你我作为儿媳，该朝拜母皇才是。”

“就依妹妹。我等如此，非为别的，单为太子殿下平安无事。不过，依母皇的性格，本宫总觉得平静背后有蹊跷。”刘妃还是心有疑惑。

“她是当今皇上，凡事总得依律才行。”接着窦德妃就向刘妃说了初二早上武钦特地传李隆基进宫的情景。

武曌毫不掩饰她对李隆基的喜欢，她还拿出自己撰写的《垂拱集》抄卷赐予李隆基。

刘妃听了后说："妹妹说得也许有道理，这不仅因为隆基这孩子长得太像太宗皇帝了，还因为永昌元年，母皇诏命将之过继给故孝敬皇帝李弘为子，以续香火。她不好对他怎么样，否则对朝野也不好交代。"

不管怎么说，问安拜年总是要遵循礼制的。刘妃想，也许是自己多虑了，两人遂一起来到庄静殿，跟李旦商量。

以往王妃朝拜皇上，也是常有的事情，然而今天，李旦却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有了一种莫名的担心："本宫意思，爱妃改日进宫，亦无不可，破五去亦不违制。"

刘妃笑着说："依制，五日一请安。因为年节，错到今日，若不去，母皇降罪下来，如何了得？"

李旦没有理由再阻拦他们："爱妃所言甚是，不妨早去早回，好让本宫放心。"

刘妃就笑了，说遵殿下旨意就是。

出了东宫，刘妃对窦德妃说："殿下今日神色似有些不安，想必是前日为了祭祀大典之事，团儿又被传进宫中问话。如今他有所犹豫，亦在情理之中，相濡以沫十数年，知夫者莫若妻，他就是这个性格，遇事胆小谨慎。"

这话若是放在过去，窦德妃心中定是不乐意了。然而，近年来，李旦的坎坷境遇磨平了两个女人心底的芥蒂，使她们之间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宽容和理解。窦德妃点点头说："姐姐说得对！妹妹听说殿下幼年时期，也是胆气十足，背着母皇出去斗鸡，如今，凡事谨小慎微，皆因世事沧桑之故。"

刘妃深以为然。她们的话题便又由李旦延及到几个儿子身上，刘妃的心情就沉重起来："孩子们不懂事，不了解这宫中每一块砖都流着血和泪。有时候，因为血气方刚，看不惯眼前世故，总会说些不得体的话来。本宫意思，今日进宫，你我姐妹要察言观色，若有变兆，尽早吩咐他们离京。"

说着话，车驾便到了嘉豫殿前，两人相携着下车步行，节日的嘉豫殿，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司马道两旁挂满了宫灯，一直到殿门前。

张尚宫正在殿门外等候，看见两位王妃后急忙上前见礼。

她们就这样进了宫……

嘉豫殿的殿门，在她们踏进宫殿的那一刻，缓缓地合上了。

李旦今日的心里乱纷纷的，手中的笔也不听使唤，他画的是《寒雪栖禽图》。他先用笔勾出一枝古松，添加了几丛针叶，又在右上角画了一只寒禽，孤立枝头，眺望远方，似乎是在期待乳禽归来，又似乎是在独自落寞。雪是靠大片留白渲染的，云雪飘扬，大有万象错布的感觉。郭纬在旁边看着，击节称赞殿下的画艺愈来愈精了。

然而，在画禽眼时，竟然因含水太多而流墨了，好好的一只禽眼顿时成了一团黑。李旦的心一下子就乱了，回身时，衣袖竟然扫落了案头的玉砚，只听“咯噔”一声，碎成两块……

李旦顿时浑身软瘫了，近乎声嘶力竭地喊道：“爱妃她们……”

朦胧间，他看见韦团儿出现在门口，却是无论如何也喊不出声音，头一歪，昏厥过去。

第二十三章

李太子饮恨自保

王孝杰挥师大捷

东宫太监去了半个时辰，太医署的秦鸣鹤就来了。

郭纬引着秦太医来到庄静殿内室，但见李旦双目紧闭，脸色苍白，秦太医忙拿了脉枕垫在他的腕下，屏住呼吸，细听脉跳。只感觉尺脉脉壁紧张度增高、脉搏张力增加而出现弦直状态，脉体弦长、绷细而紧张，且滞涩不畅。

秦鸣鹤又换了个姿势诊断，脉跳很快从指下掠过，出现振动消失的空寂感，其间缺少平稳的过渡，几乎脉搏一出现，指下感觉有如一个很小的豆状往上顶一下就过去了。他这下心中就有数了，宫中的事情本就错综复杂，加上皇上性格善变，嬗于权变，太子殿下日子艰危啊。

郭纬迫不及待地问道："殿下究竟为何症？"

秦鸣鹤捋了捋银白色的胡须，缓缓地说："脉象显示，殿下之病，乃遭受惊恐，又兼心气郁结，故而昏厥。在下先开几剂药，用以安神清淤，如需再诊，随时传在下进宫。"

开完方剂，郭纬命可靠的太监去尚药局抓药，自己陪着李旦，问要不要禀奏陛下知道。李旦摇了摇头，凄然泪下说："本宫自知病因，即便秦太医不诊脉，也是清清楚楚。"

"玉砚落地，乃物之损毁常事，殿下无须思虑太多。"

李旦叹道："二位王妃前来辞行时，本宫就要她们速去速回，现已这个时辰了，却不见踪影，你说……"

郭纬劝慰："年节之际，兴许陛下高兴，留两位娘娘进膳呢。"

李旦摇了摇头："母皇从未有过此举，即便是庐陵王之韦妃，当年

与母皇情笃，亦从未留在宫中用膳，何况……”

发了一会儿呆，李旦又问：“成器他们兄弟呢？”郭纬说他们都到去投壶了。

“此事先不要告诉他们。”话虽是这样说，可李旦明白，瞒得了一时，瞒不过今天。到晚上还不见他们的母亲回来，又将会发生什么，他简直不敢想。

东宫太监从尚药局回来，郭纬亲自安排细心的宫娥为李旦煎好药，并亲自侍奉服下。不一会儿李旦就进入了梦乡，他这才收拾摔碎在地上的玉砚残片。他捧起玉砚的一半，细细端详，禁不住在心底惊呼“怪哉”，裂口不偏不倚，恰好从中间断成两片，伤口的裂痕如刀切一般。他的手就不由自主地颤抖：“唉！两位娘娘八成是回不来了。”

他将玉砚的碎片收进旁边的匣子中，回转身来到内室，看见李旦额头汗水津津，口里依稀呼唤：“爱妃……爱妃……”

他擦了擦潮湿的眼角，来到外室，寂然独坐，以备李旦随时传唤。

李旦在梦中看见了刘妃和窦德妃，可她们平日里清丽的面容却变得模糊不清。她们的身子很轻，脚板离开地面，似乎是在空中飘浮的片云，他隐隐约约听见她们凄婉的哭声：“殿下！臣妾不忍离殿下而去啊！”

“殿下！臣妾冤枉啊！”

“殿下！你要为臣妾报仇雪恨啊！”

那声音忽而很遥远，忽而又很贴近，忽而有如风声，忽而有如水声。

李旦腾空而起，奋力追赶着她们的身影，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即。他使劲高呼：“爱妃！等着，本宫来救你……”不知她们是否听见了他的呼唤，却始终停不住脚步。

李旦追着两位王妃到了一座殿宇前，那殿宇周围，黑云涌动，阴风簌簌，她们双双进了殿宇，忽然从殿宇的上空喷出一股鲜血，顿时染红了半边天。李旦置身于血色的云霓中间，被风裹着，怎么也冲不出去，

他大声喊道："母皇救我……"

郭纬听到李旦梦中大喊，急忙来到内室，只见太子的双手压在胸前，口中呓语不断。他忙上前轻轻挪开他的双臂，李旦一激灵，醒来了，奋力将郭纬推到一边，惊恐地说："你是何人，为何要加害本宫？"

郭纬大惊失色，从地上爬起来，双膝挪到李旦榻前说："殿下！奴才是郭纬啊！"

李旦睁开迷离的双眸，发现跪在面前的确是日夜陪伴他的太监，心绪才稍稍安定了些。

问："两位爱妃还没有归来么？"

郭纬失望地摇摇头，李旦无力地靠在榻上，眼望殿外纷纷扬扬、越下越大的雪，独自垂泪，口中讷讷自语道："爱妃定是遭遇不测了。"

李旦又问几位王子可否回来，郭纬禀告说，午后，他们与侍卫狄光远一起在后花园冒雪练剑，这会儿应该是各回殿中去了。

"速传狄爱卿来见。"李旦下令。

郭纬出得庄静殿，就看见狄光远一人正站在殿外不远处的雪中，他紧走两步上前说："狄将军，殿下传你进殿。"

狄光远手按剑柄，来到郭纬身边说："看公公神色慌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郭纬长叹一声说："唉！刘王妃与窦德妃进宫朝拜皇上，眼看天色已晚，仍不见踪影，殿下牵挂不已，恐生事变，故而要在下传将军商议对策。"

狄光远的心就"呼啦"一下悬在了半空，清晨他到东宫巡察时，曾看见两辆车驾出了东宫，后面跟了一群宫娥、太监，却不承想是两位王妃。

进了庄静殿，狄光远惊异地发现，这才半日没见，太子竟像换了个人，精神疲惫，双眸浮肿。看见狄光远进来，李旦挥手免去了参拜之礼，直截了当地说："自今夜起，爱卿就不必回府上了，率领宫中禁

卫，小心巡察，直至王子们离京回到封邑。”

“请殿下放心，有臣在，贼人休想近得东宫半步。”接着狄光远话锋一转道，“微臣听闻两位王妃进宫面圣，至今未归。微臣清早看见有宫娥、太监伴随王妃进宫，传他们来问话，也许有助于弄清情由。”

狄光远一番话让郭纬顿开茅塞，当下传来王妃身边的两位尚宫问话。她们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到了嘉豫殿前，王妃吩咐，让奴婢在外等候，她们问安一毕就出来，孰料奴婢等了半日，却不见娘娘踪影。奴婢到殿门口去问，值守的太监说两位王妃早就离开多时。奴婢回到东宫，一直等待娘娘归来，故而没有及时禀奏太子殿下。

郭纬脸拉得老长，责备两位尚宫为何不早说。

李旦已经没有心思再去斥责尚宫们了，他有一种预感，刘王妃与窦德妃已不在人世，他的心一阵阵绞痛。她们曾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个艰难的时刻，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屈辱。多少次，他为自己的尴尬地位而心灰意冷，甚至曾经萌发过绝世之念，是刘妃苦口婆心地殷殷劝慰，一次又一次抚平他心头的创伤；有多少次，他连眼下这个太子也不想再做，欲向皇上上书辞让，都被窦德妃劝阻，说他如此会为武氏留下以身胁迫的把柄。也许，当初她们来到自己身边时，只求获得一份皇家的宠爱，然而，风雨人世却把他和她们结为了同沉浮、共悲欢的心灵知己。可现在，她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李旦终于无法忍受久抑的沉郁，仰面捶胸，号啕大哭：“爱妃！是本宫害了你们。”

“二妃已去，本宫安能苟活人世？等着，本宫来了。”李旦扑下榻床，朝着殿中央的梁柱撞去。

狄光远飞步上前，从后面抱住李旦劝道：“二妃虽去，诸妃尚在，王子尚在，殿下岂可毁于一念而留下千古遗恨？”

郭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说：“为李氏宗庙计，请殿下珍惜玉体！”

李旦颓然跌坐在地道：“身为太子，无力呵护至亲，何谓太子？”

狄光远扶起李旦回榻道：“于今之计，是要呵护诸位王子不被伤害，还请殿下慎思对策。”

“本宫心乱如麻，茫然无计，依二卿观之，此事该如何了结？”

郭纬起身，到殿门口看了看，回来掩上门说：“依奴才观之，诸位王爷留在京城，百害而无一利。”

狄光远暗示郭纬到殿门外守着，他沉吟须臾后道：“微臣以为，今夜子时，密召诸位王爷进宫陈明利害，遣他们早早离京。为防止皇上生疑，不可以一次离京，应错开时间，如此，既合于朝制，又不违人情。”

“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李旦点了点头。

郭纬站在大雪纷纷的殿前，不一会儿足尖就被雪覆盖，冻得生疼，脊梁也冰冷冰冷的，身子缩成一团，却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宫里上灯时分，韦团儿端着一个方盘，上面盛着酒菜，从延义门出来，朝这边来了，他立即睁大了眼睛，瞅着她袅袅婷婷的样子。

隔着几步远，韦团儿向郭纬打招呼说：“天寒地冻的，公公不在殿里侍奉殿下，却站在雪地里发呆。”

郭纬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小声道：“殿下刚刚睡着，你轻点。”

“现在又不是夜间，殿下睡什么觉，团儿感念殿下天冷作画，温了一壶酒，御膳房做了上好的小菜，给殿下暖暖身子。”团儿欲绕过郭纬。

郭纬伸开双臂，拦住团儿道：“殿下作画疲累，刚刚睡着，你去了，若是殿下怪罪下来，无论是咱家还是姑娘都难以收场，你就交给咱家吧！”

团儿无奈，只好说道：“如此不劳公公了，团儿夜间值守，殿下何时饿了，传唤一声，我送进去就是。”言罢，她转身便走了。

“哼！”韦团儿进了延义门，回看一眼风雪中的郭纬，嘴角露出得意的笑，“蠢材，焉能知道这一切，皆我所为呢？”

郭纬的心思当然没有因为团儿的离去而停歇，他猜想，团儿此时来定是已经获悉二位王妃进宫不归的消息，想探个究竟。待她走远后，便急忙进来说明原委。

狄光远自幼跟随父亲，学了些断案技能，便分析说："依臣观之，这团儿断非寻常宫娥，说不定二妃失踪与她干系甚大。故而，微臣猜度，不消两日，皇上定会召见殿下询问东宫事变。臣奏请殿下，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安之若素，从容淡定，绝不要在皇上面前流露丝毫愤懑。"

郭纬说："奴才奏请殿下，各位王爷离京前定要去向皇上辞行。若是问起宫中情况，皆答一切如常。"

夜色渐渐深了，李旦看着面前的两位心腹，只是默默点头，心却是随着两位皇妃去了。

更漏过了子夜，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从延义门内传来杂沓的、低沉的、踩着积雪的沉闷脚步声！哦！他的儿子们来了……

正月初三凌晨子时，父王忽然密召众位兄弟到庄静殿，言明二位王妃外出不归的噩耗，九岁的李隆基就从心底断定母亲的死与嘉豫殿脱不开干系，他倒没有如皇兄李成器那样痛哭流涕，他忍着丧母之痛，强使自己的泪水往心里流，暗暗发誓，有一天定要报这弑母之仇。

正月十六辰时二刻，李隆基在狄光远和随身别驾护卫下来到嘉豫殿。值守的太监说陛下正月初四就搬回武成殿了。皇帝移驾，自是要通知东宫的。李隆基这样做，正是要给武曌留下闭目塞听的印象。

现在，武成殿就在眼前，听到武钦传宣的声音后，他在殿门口平静了一下心绪后，才缓缓走到武曌面前，深深地跪倒在地说："孙儿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武曌放下手中的朱笔，来到李隆基面前，看着他英姿勃勃的样子，脸上就露出由衷的喜悦："在神都度新年，还开心吧？"

"启奏陛下，孙儿沐浴圣皇恩泽，聆听陛下教诲，十分开心。"

武曌没有接李隆基的话茬，却用一双丹凤眼抚摸着李隆基的脸颊，那目光透着浓郁的母性，唉！他太像太宗了，怎的就有了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娘呢？一刹那，武曌的眼睛有些湿润了："闻说你母后失踪，朕不胜伤感。"

李隆基觉得，眼前的陛下，让他觉得很陌生，也有几分惧怕，但他很快想好了说辞："母亲失踪，萱堂蒙悲，然有祖母圣恩沐浴，孙儿也很幸运。"

武曌对李隆基的应对自然很满意，却也很纳闷。小小年纪，对宫中重大变故泰然置之，何以有如此帝王气度？

"好！难得你孝心一片，你母亲闻之，亦当含笑。"她没有说出后面两个字，却换了期待的口气继续说，"楚地民风彪悍，望你好自为之，多想着为朝廷效力。"

祖孙之间的谈话以李隆基的"孙儿遵旨"而结束，听着李隆基的脚步渐行渐远，武曌心头忽然就萌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遗憾。偌大的武门，何以就出不了如李隆基这样的少年英杰呢？

二月二，惊蛰日，立春后第一声惊雷响过神都上空时，武曌正在武成殿批阅奏章，武钦进来禀奏，说禁卫发现嘉豫殿方向火球滚动，有一棵巨大的松树被雷击起火。武曌手中的笔就搁在了案头，她的心顿时缩紧了，立即想到了二位王妃的死。

其实，正月初三那一天，刘妃、窦德妃走进嘉豫殿的时候，并没有见到皇上，这一切都是来俊臣事先安排好的，皇上早已提前离开了大殿，隐身到另一处等待消息。据来俊臣后来呈送的"狱辞"说，二位王妃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甘愿领罪。她们死于乱棍重击，就埋葬在嘉豫殿的地下。

这也是她后来搬回武成殿的主要原因。

曾经荡漾着君臣笑声的嘉豫殿成了一座死殿、孤殿，只有前后殿门上的大锁在寒风中摇出"咣当"的哀鸣。有夜里值守的太监私下里传说，每当子夜时，就从殿内传来女人凄厉的哭声。皇上一怒之下，将那个值守的太监杖击一百，当场毙命，从此，二妃之死也成了大周朝野讳莫如深的禁忌。

可这恼人的雷声，让孤魂鬼影再度爬上了武曌的心头，让她重新回到如长孙无忌当年被杀之后一样的心境。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的旦儿对二妃的不归至今置若罔闻，她派到东宫去的韦团儿近来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带给她。

“武钦！速去知会东宫，午后移驾庄静殿。”

武钦道一声“遵旨”，转身出了武成殿。武曌靠在榻前，闭目深思。他们母子很久没有敞开心扉说话了，她应该想想，该对他说些什么？

不仅是武曌，李旦对于母皇忽然要来也十分惶恐。送走武钦，他便转身问跟在身后的郭纬：“母皇忽然驾临，显然与二妃失踪有关，爱卿说本宫该如何应对？”

“当此之际，武承嗣眈眈于国嗣，殿下纵有千般委屈，也该忍在心底，从容镇定，万不可任性自为，坏了大事。”郭纬说着，眼睛就潮热了。

两人正说着话，狄光远在殿外禀奏说：“陛下驾到，已经进宫来了。”

他的话刚刚落音，就听见武钦尖细的声音：“皇上驾到！”

李旦率狄光远与郭纬来到殿外，跪倒在地说：“儿臣迎接母皇圣驾。母皇万岁万万岁！”

武曌说一声“平身”，待李旦起身，才在郭纬引导下进了庄静殿。环顾四周，所有的摆设都是当初入住东宫时武曌敕命殿中省安排的。进门两边的墙壁上，悬挂的是武曌的两首诗作，迎面的台案后面，是已故的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相比于褚遂良的同题临摹，冯书在形似中带着明显的个人标志。它本是呈给高宗的，现在悬挂在这里，也是对先帝的追念。除了这些，太子没有任何自己的笔迹墨痕留下。

武曌来到案头，翻了翻一卷已完成的画作，其中有一幅松鹰图，那鹰眼高瞻远瞩，那松枝，龙爪虬枝。李旦见状，忙上前道：“闻知母皇甚爱松鹰，儿臣原想装裱以后呈奉母皇的。”

武曌点了点头说：“百行孝为先，你有此心，朕甚欣慰。”

郭纬向外面招了招手，宫娥们立刻捧着茶点鱼贯而入，向皇上和太子呈奉了茶水。李旦先饮后武曌才缓缓地呷了一口，母子之间，还如此警惕，这个细节让李旦有些寒心。

武曌放下茶杯，随意问了太子平日的起居，知他除了作画，就是读

书，履行每五天向皇上请安，每晚睡前，还要到后殿的佛龛前为母皇祈福。

武曌的表情平和而又慈祥，看着李旦日渐消瘦的面容，天然的母性让她不无哀婉地说："刘妃、窦德妃失踪月余，至今渺无消息，知道你心中不好受，其实，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李旦的心头顿时就忐忑了，转身拜倒在地说："儿臣谢过母后恩典。儿臣有母皇足矣！"接着又问，"是否让儿臣传卢贵妃、王德妃和王贤妃来拜见母皇？"

武曌摆了摆手说："不必了，朕就来看看太子，坐坐就走。二妃失踪后，她们都很怕朕吧？"

李旦形容淡定地说："母皇言重了，刘妃、窦德妃失踪，皆造化所致。各位王妃早晚都净手焚香，佛前三拜，为母皇祈福纳祥。"

"倘真如此，朕甚慰之。"说着，武曌起身问道，"这半晌，怎的不见团儿？"

李旦忙命宫娥出去传唤，不一会儿，团儿便进来拜见皇上。武曌一脸正色说："朕遣你来东宫，原是要你陪伴太子，你为何玩忽职守？"

李旦见状，忙说："非团儿不遵职守，是儿臣得知母皇驾临，要她督促御膳房备酒肴去了。"

武曌却不以为然："宫中有尚食，何须她多嘴多舌。"但她话说到这里，却是锋头一转，要她往后小心从事，不可疏忽大意。

在场的郭纬和狄光远都听出了皇上话里的弦外之音，不由得为太子捏了一把汗，孰料李旦的一句话使转机倏然出现："此事原不怪团儿，是儿臣所虑不周，往后让她早晚陪在儿臣身边就是。"

武曌又问狄光远，近来可有狄仁杰的消息。狄光远很恭谨地回道："微臣谢主隆恩，一定向家父转达陛下恩泽。"武曌倒是很喜欢狄光远对家风的传承，说话、气度都有狄仁杰的影子，便由衷地说了一声"乃父家教甚严啊"，便起身要武钦起驾回宫。

李旦就有些急了，一步上前道："膳房菜肴已经备好，请母皇用膳

后再回宫！”

武曌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朕就是过来看看，晚膳已定好回宫用。来日方长，你好自为之。”来到殿外的轿舆边，武曌忽然对跪倒恭送的李旦等人说：“团儿随朕回宫一夜，朕有话说。”

郭纬和狄光远都痴痴地望着武曌离去的方向发呆，半晌没有回过神来，看看李旦，更是陷入六神无主、仓皇不安的境地。他们面面相觑，猜不透皇上心里究竟想什么。

武曌被雷声引发的郁闷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来自边陲的战报冲淡了。

第二天朝会上，李昭德带来一个振奋朝野的消息。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在安西与吐蕃大战中大获全胜，已收复二镇，目下正乘胜谋划新的进军。

武承嗣、姚🔗、崔元综等纷纷出列，盛赞皇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功比太宗。

武曌脸上终于有了近几天来不曾有过的喜色，她的目光掠过大臣们喜悦的眉头说：“王将军出师大捷，终雪垂拱三年韦待价兵败西陲之辱，旧土回归。传朕的旨意，命王孝杰一鼓作气，夺回安西四镇，朕将重赏三军。”

“遵陛下旨意，臣立即广张圣恩，提振士气。”李昭德心中的闷气终于因为王孝杰的大捷而一吐为快了，他暗中打量了身边的武承嗣，却发现他举起笏板，一副要说话的样子。

武曌也注意到了武承嗣，问道：“左相有话要说么？”

武承嗣趁机出列道：“西陲大捷，可喜可贺，然则，内乱不可掉以轻心。据推事院举报，失踪至今仍不见踪影的窦德妃之父、润州刺史窦孝谌之妻庞氏，因其女失而不归，疑被人所杀，故而于府上祝诅皇上，请陛下明察。”

武曌刚刚温暖的脸顿时冰冷了，厉声道：“如此逆贼，岂能容得，传朕旨意，命推事院严查重判，绝不姑息。”

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的十八万大军集结在西州都督府治所高昌城外，军队的帐篷绵延十数里，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寨门，门前旌旗猎猎，军阵森严。寨内巡逻的士卒来回穿梭，由旅帅们带领的军演喊杀连天，此起彼伏，一派即将大战的架势。

今天的军前会议商定在西州都督府举行，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将军与长史相约着一起进城。

一路且行且看，王孝杰由衷地感喟岁月匆匆，物是人非。矗立在火焰山南麓的高昌城，自乾封年间裴行俭任都督以来，秣马厉兵，励精图治，使之成为呈长方形、方十一里、内城外城相互照应的坚固城池。举目远眺，每隔几里，亭堡林立，连属相望，而当年坚守西州的老将军却已长眠地下。那时候，王孝杰尚年轻，但裴行俭掀起总章选制热风的场面他是有所耳闻的。

睹物思贤，王孝杰深感此次出兵责任的重大，便对阿史那忠节道："我等身负皇命，当以先贤为范，戮力同心，共击吐蕃，收复失地。"

阿史那忠节系突厥血统，其父亲阿史那忠自追随太宗以来，屡立战功，声名赫赫，尽管在唐时突厥族将领时有反叛北归者，然而，他的父亲却矢志不改初衷。裴行俭的故事，他在神都任职时没少听，故而对王孝杰的话很有同感："大人所言，正是末将之愿。"

两人的战马刚刚来到西州都督府门前，现任都督唐休璟就紧跑慢跑地迎出门来。

进入都督府前厅，王孝杰环顾厅中设置，虽是简朴，却弥散着战阵气息。公案后面，置兵器架，上有一青锋宝剑。两边呈八字形的兵器架上，陈列着各种兵器。墙上挂一幅西州兵略图。

室内生了牛粪饼烧的炉子，倒也暖融融的。

唐休璟命录事参军给两位大人斟上奶茶，说："末将自上书朝廷，陈请收复四镇后，日夜盼望朝廷大军到来，诚恐失了歼敌良机。"

王孝杰呷一口奶茶，心中荡起悠悠的边陲情怀。仪凤二年，他随工部尚书刘审礼西行出击吐蕃，九月，两军战于青海大非川，唐军被困，

时为行军总管的中书令李敬玄畏敌怯战，按兵不救，以致他和刘审礼被俘。那时候，他终日喝的就是这奶茶："许久没有喝此杯中物了，味道如旧啊！"

阿史那忠节更是喝得津津有味，似乎从中品出了族脉的隽永。

话题很快转到军情的分析，唐休璟带着两位将军来到西州兵略图前说："末将之所以要上书朝廷，请求出兵，盖因吐蕃新赞普弃都登基时尚年幼，朝政大事悉归宰相钦陵主持。随着弃都年齿渐长，日欲亲政，对于钦陵权倾朝野心怀不满，两人神离久矣，天授二年，弃都削钦陵主盟权，从此，君臣之间剑拔弩张，动荡不安。末将审时度势，以为此正是我收复失地之良机。"

王孝杰频频点头说："大人所奏，亦陛下所虑。末将与阿史那忠节将军率兵来此，正要一举收复四镇，雪我失地之辱，振我大周国威。"

阿史那忠节问道："依末将之意，我军远途奔袭，只宜速战，不可盘桓。不知眼下哪一镇兵力较弱？"

唐休璟指着地图说："若论兵力，龟兹最弱。自高宗上元二年龟兹王归附我朝领都督以来，十七年间，屡次出尔反尔，时而投奔吐蕃，时而依附大唐。以致我朝镇制，屡建屡废。末将以为，先打龟兹，最易震慑诸镇，且师出有名。"

唐休璟进一步强调："最为有利者，莫过于龟兹王白素稽老迈，镇内围绕继嗣明争暗斗，正好趁机出兵。"

王孝杰与阿史那忠节频频颔首，当下商定，由王孝杰率一军攻打龟兹，阿史那忠节率一部向西南方向布军，以防疏勒镇兵马驰援，待攻下龟兹后，合兵一处，直取疏勒。唐休璟部则往南拒于阗、碎叶两镇兵马。

随后，唐休璟便用西州地方菜蔬宴请王孝杰与阿史那忠节，牛羊肉溢香，马奶酒醉人。席间，唐休璟频频举杯，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与吐蕃决战而干杯。

"两位大人。"唐休璟仰起脖子，将一杯酒灌进腹中，印堂显得红而闪亮，"四镇几归几废，想来令人感慨良多，最近一次，乃垂拱二年，

他匐之役战败后，朝廷不得不弃置四镇。然末将未有一天不想到要重头收拾山河，再完金瓯。这一天终于来了，末将要感谢二位大人。”

“此皆陛下运筹之故。”王孝杰言罢，三人的杯子一声脆响，碰在一起。

三位将军散席时，唐休璟说：“二位将军住在城外风餐露宿，末将甚为不安，还是将行营搬进城中来吧！”

“为将者当沙场醉卧，马革裹尸，行辕设在城外，进退自如。大人的心意本将领了。”王孝杰说完便翻身上马，一声鞭响，朝城外奔去了。

回到行辕，日色过午。王孝杰立即传将军高仙芝、张怀寂、韩思忠等到帐前听令，两位将军一位二十一二岁，一位刚刚十八岁，都是自小在西域长大的青年才俊，听说要打仗，顿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好男儿当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末将随时听命出征。”

王孝杰高声道：“高将军虽然年轻，但已在西域经年，本将出征前，就曾向陛下和李大人点名要你。此次出击吐蕃，首战务胜。明日卯时，趁着夜色出兵，奔袭龟兹，可有难乎？”

高仙芝说：“没有！末将之骑兵，皆以西域战马为坐骑，只消一天，便可到达龟兹城下。”

王孝杰紧锁的双眉顿时展开了，道：“将军前行，本将行辕紧随其后。”

张怀寂见状也出列道：“大帅！末将请命出征。”

王孝杰又部署道：“张将军率部，在龟兹城西布兵，策应阿史那将军，伏击疏勒驰援之敌。”

“末将遵令！”两位年轻将军转身出营去了。

王孝杰对着外面喊道：“来人！传录事参军，收拾行装，行辕前移。”

第三天卯时一刻，高仙芝的军队踏着晨间的幽暗，来到龟兹城下

时，一钩残月还冰冷地悬挂在黑色的天幕上。对于自幼就跟随父亲在这里长大的高仙芝，这冷月天山早已司空见惯，他现在心中唯一所愿，就是用自己的刀去为头顶的盔缨增添光彩。

借着淡淡的月色看去，这座所谓西域最大国的都城周长不过八里，每面城墙长不过二里，最短处也就小二里，构成了不规则的正方形城池。夯土筑成的墙最低处六尺，最高处二十一尺。也许，它作为一国的国都，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然而，自从沦为大唐或者吐蕃的军镇后，早已铅华不再。

前几日派出的细作禀报说，龟兹城内的白素稽和属下根本不知道大周大军兵临城下，依旧在围绕谁为继嗣争论不休。高仙芝闻言大喜，立即传来旅帅，要他带领属下扮成吐蕃军模样，前去叫城。其他大军埋伏在城周围，待城开后一举攻入。

卯时三刻，一位身着牛皮盔甲的“吐蕃副将”率领大约二百人马来到东城门下，用吐蕃语对着城上守城的官兵喊道：“我等受钦陵宰相差遣，来助白素稽王爷守城，速速开门，让我等进去。”

不一会儿，从城垛伸出一个脑袋，借着羊油灯火看去，似乎也是一位副将，瞅了瞅城下的军伍道：“弃都不是赞普么？焉何将军会持钦陵宰相之命而来。”

“副将”解释道：“弃都赞普违逆天意，欲投降大周，钦陵宰相明于大义，将弃都软禁，命各路将军奔赴各如（吐蕃军队单位），加强军备，以防周人来攻。”

“哦！如此说来，钦陵宰相掌握国柄了？”

“正是！否则，你我都会当了大周的刀下之鬼。”

“将军少待，待末将禀奏王爷。”

过了一会儿，城门果然开了，那位副将率了士卒出城迎接，两人寒暄片刻，副将便道：“天气寒冷，还是请将军进城吧！”

于是，龟兹守军在前，高仙芝的军队在后，刚刚进到一半，只见那位扮作吐蕃副将的旅帅从身后一刀取了守城副将首级，他的部属未及反

应过来，就被大周军士斩于城门口。旅帅回身招了招手，早已埋伏在城外的周军在高仙芝的率领下，潮水般地涌进城来。

城楼上的龟兹守军发现情势不对，急忙冲下城来，为首的一位判官大声对身边的一位百夫长喊道："速去禀告王爷，周军攻进城了。"言罢，他便率领部下与周军厮杀在一起。

白素稽是在睡梦里被侍卫喊醒的，他已精疲力竭。昨夜，他的两个儿子来到王宫，逼着要他做出选择。弟兄二人说到激动处，拔出腰刀格斗许久，结果，大儿子白虎将小儿子白龙刺伤，侥幸没有伤及性命。白虎临行前留下话，三日之内要结果，否则，将率军投奔疏勒王，那时候，父子兵戎相见，必伤情感，也难以保全父王。

面对甩手而去的白虎，白素稽伤心之至。过去，他只听说史上有弑父篡位的故事，不想今日在自己身上应验。他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后悔当初叛唐投奔吐蕃，现今弃都、钦陵之间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又怎么可能分兵助他呢？看来，只能期望疏勒驰援了。

白素稽直到丑时方才睡去。他在梦中被白虎持刀追杀，连喊救命。睁开眼睛，却是亲兵站在榻前禀报，说大周军队打进城了！

"真的么？怎么可能呢？从未听说周朝发兵啊？"

"千真万确，现在，街上已血流成河。"

白素稽慌了神，匆匆忙忙披挂上马，冲出府邸。晨曦中，城内火光熊熊、浓烟滚滚。火光中，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将军，大声喊着："白素稽老贼，朝廷待你不薄，你却屡次叛国投敌，还不快下马投降，可免你一死。"

一看来将的年纪，白素稽就明白遇到克星了。他也不答话，手执双鞭，就开打了。高仙芝轻轻一拨，震得白素稽手腕发麻。勉强战了十数个回合，白素稽拨转马头，朝西门奔去。

高仙芝挥着大刀，紧追不舍，追至西门口，却驻马不前，对身边的旅帅说："速速清扫战场，将大周旗帜插上城楼。"

旅帅们很不解，问将军焉何不追了？

高仙芝笑笑说："那边正有人张网以待呢，我等就等着王总管进城吧。"

白素稽冲出城门，回头一看，不见了追兵，不禁松了一口气。判官禀告道："在凌晨的大战中，白虎被乱军砍死，白龙不见踪影。城池已被周军占据，下一步，王爷欲往何处？"

白素稽仰天长叹："两位蠢子，自相残杀，给周军可乘之隙。于今之计，只有西去疏勒了。"

一干人驱马向西，约五里地，天色才渐渐放明，白素稽不禁大笑道："人言周朝人杰辈出，不过如此，竟然百密亦有一疏，周人于此处设伏，本王休矣！"话音未落，只见前面红柳林中涌出一支军队，为首的将军不过十八九岁，高呼"活捉白素稽"，杀将过来。

白素稽魂惊魄飞，哪有心思恋战，勉强应了几个回合，即落荒逃走。谁知不远处，正有沙坑等着，他一个跟斗就陷进去了。

太阳从盘桓在戈壁尽头的云彩间跃上天空时，阿史那忠节的军队与张怀寂的军队在龟兹城西汇合。

当白素稽被张怀寂押到阿史那将军的马前时，他心里道：可谓冤家路窄，当年自己与忠节的父亲一同归附唐朝，太宗分别授阿史那忠宁州都督，授他以龟兹都督，但他不久就叛唐而去。正思绪纷乱间，就听见耳边传来阿史那忠节的声音："你不辨是非，鼠目寸光，出尔反尔，杀掠大周臣民，罪在不赦，今日终成囚徒，还有何话说？"

白素稽笑道："今日落在将军手中，本无生望。只是如将军这样的突厥族裔，效命大周，终非长策，此处地在边陲，将军正可趁机倒戈，回归突厥。"

阿史那忠节大怒，喝断白素稽的话说："将死之人，竟敢策反本将。来人，将之押回龟兹城中，等候王总管处置。"

白素稽一离开，阿史那就对张怀寂说："张将军擒贼有功，本将当奏明朝廷，以期赏赐。"

张怀寂正要说话，便有探哨进来禀报："吐蕃疏勒驻军正向龟兹方

向而来。”

“敌从西南驰援而来，此时疏勒城中必然空虚，张将军听令！由你率军拦截西来敌军，本将乘机夺取疏勒城。”接着，阿史那忠节喊来军中司兵，要求传令下去，早膳之后开拔，绕过东来敌军，朝疏勒方向迂回。

张怀寂深为阿史那忠节的气度所感染，在马上作揖道：“请将军放心，有末将在，绝不让敌军东进一步。”

张怀寂把白素稽押到龟兹城中时，王孝杰的行辕也前移进了龟兹城，他谢绝了高仙芝要他住进王宫的建议，而在城中间扎下行辕大帐。身边的侍卫和录事参军刚刚部署好一切，高仙芝便进帐来禀告攻取龟兹城的过程，王孝杰听了，击节道：“高将军善于用疑兵之计，不伤一卒而得一城，首战即胜，功莫大焉，本官要奏明陛下，为将军请赏。”

高仙芝自谦道：“末将久闻老将军用兵如神，今日终于得以就教于麾下，荣幸之至。”

王孝杰摇了摇头说：“为将者，不能总记着出五关，更当牢记走麦城。说本将用兵如神，乃徒有虚名耳。仪凤二年，不就被吐蕃俘虏了么？多年来，本将常以此为训，检点思过。”

高仙芝道：“胜败本兵家常事，老将军何必纠结于心。”

王孝杰却笑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本将流落吐蕃之际，乞黎赞普刚刚驾崩不久，弃都赞普登基，思父心切，第一次见到本将，竟误以为父王复活。及至知本官容貌颇类其父时，待为上宾，使得本将有机会摸清吐蕃军情。后来，唐与吐蕃修睦，本将得以还乡。然雪耻之心，未有一日冷却。”

高仙芝深为王孝杰的虚怀若谷而感动，由衷地说道：“末将年轻，还望老将军不吝赐教。”

两人说着话，出了营帐，沿着街道缓缓而行。迎面吹来的风沙打得脸颊有些疼，王孝杰拉了拉风帽说：“高将军自幼随父亲在此戍边，也真是苦了青春年华。”

高仙芝按了按剑柄说："末将倒没有觉得有多苦。这里的龟兹乐音沧桑动人，听来如饮甘醇。"

"哦？"王孝杰侧耳去听，从城中的某个角落传来琵琶、五弦、横笛的和声，悠扬中透着几分苍凉和忧伤。

高仙芝说道："将军若有逸兴，不妨去看看。"

于是，两人循声而来，只见东南角的穹庐内，一群龟兹土人正随着琴音翩翩起舞。四位舞者，皆用朱砂涂额，穿绯红色的小袄，下着白裤，脚蹬帑乌皮鞋。女舞者头发很长，飘洒起来，煞是优美。

见有人推门进来，一位老者立即认出是大周朝廷的人来了，起身施礼，邀请他们入席。高仙芝告诉他们，朝廷王将军很喜欢龟兹舞蹈，希望大家不要拘束，继续欢歌。

王孝杰挨着老者坐了，一边观看舞蹈，一边品尝龟兹人的食品，一边听高仙芝转达老人的话。老者告他，吐蕃士兵滥杀无辜，民不聊生。龟兹人盼望大周军队很久了。对此，王孝杰更深地体味到陛下为什么要打一场收复安西四镇的战争了。

告别百姓，出了穹庐，老者的话一直在王孝杰的耳边回响。是的！民心者，社稷之本也，朝廷应该考虑在这里重置都督府了。他决计将军情写成奏章，快马送往神都。同时，奏请恢复四镇镇制，由朝廷官军长期驻守。

高仙芝说："还是老将军虑事周密详致，时间不早了，将军早些歇息，末将还要查查岗哨。"

回到大帐，王孝杰却毫无睡意，传令士卒押解白素稽进来。仪凤二年，两人就曾经有过交锋，见了面，王孝杰问："无耻叛贼，见了本将为何不跪？"

白素稽不以为然地看了看王孝杰说："昔日败军之将，本王为何要跪？"

王孝杰脸上不由得有些发热，然而，旋即转换过来，不无讽刺地说："你今日终被大周军队俘获，本将正要用你的头颅祭奠当年西征的

将士。”

白素稽暗暗打量王孝杰，果然目光中杀气逼人，知道他不是恫吓，浑身就不由得颤抖个不停。

这又怎会逃过王孝杰的眼睛呢？他来到白素稽面前，静观良久，才说道：“本将临行时，大周皇帝有旨，战非图杀戮，乃以复地为要，倘你能道出于阗、碎叶军情，不唯可以免死，本将当奏明皇上，可依旧羁縻封赐。”

白素稽用余光暗扫王孝杰，没有说话。

王孝杰并不理会，喊了一声“来人”，伺候在帐外的士卒应声冲了进来，一个个手中的刀寒光闪闪。

“将这叛贼押出去砍了首级，报送朝廷请功。”

士卒们齐刷刷地道“遵命”，七手八脚地上前扯着白素稽身上的绳索就朝外拉。几双脚刚刚迈出大帐，白素稽却挣扎着喊道：“且慢！本王有话要说。”

王孝杰知道他的心理壁垒终于冲破，于是吩咐士卒退下，对白素稽道：“你还有何话，不妨直说。”

白素稽疑惑道：“倘本王讲出军情，果真可以活命么？”

“本将乃堂堂大周行军总管，岂能言而无信？说吧！”接着，王孝杰命士卒为白素稽松了绑。

白素稽摸了摸酸胀的胳膊道：“于阗、碎叶，虽然依附于吐蕃，然近年来吐蕃内乱不断，鞭长莫及，疏于过问。故而两城仅有本部人马坚守。”

王孝杰的眼睛眨了眨，头伸到前面问道：“还有呢？”

“九月于阗祭祀天地时，本王应邀赴会，闻于阗老王伏酸雄病入膏肓，天年有限。其子伏酸降年幼，赖辅政大臣主事……至于碎叶么，本大唐所置，后与四镇沦入吐蕃。”

话说到这儿，王孝杰已经获得了最重要的消息。他要重新思索进军方略了。待士卒将白素稽押出帐外后，他立即要录事参军传话给高仙芝，大军在龟兹休整五日，待疏勒那边有了消息后，再行南下。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王孝杰没有想到，此次进军竟会如此顺利。

坐在案头，想起了皇上临行时的旨意："为战之上，乃在不战而屈人之兵，故前方战情，瞬息万变，将军须应物策决，不可墨守旧规，影响战局。"现在，机会就在面前，起码于阗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取之。

但他总结边镇之所以几置几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依赖羁縻之策，朝廷不曾有边将值守，这一次四镇恢复后，他以为必须由朝廷派遣镇守使，与四镇旧王族共同戍边，遏制其反叛图谋。

尽管牛粪火烧得很旺，然而，茫茫戈壁，到了深夜与凌晨交接之际，仍然寒风袭人。王孝杰哈了哈冰冷的手，要录事参军研墨铺绢，向朝廷直达自己的意见：

……

置镇屯兵，固边之要。曩者我朝边镇几度置废，盖因羁縻姑息，疏于监督。然则，边镇之于神都，万里之迢。羁縻都督，或缘于吐蕃诱惑，或迫于生计，或期于割据，乃逐利择主，了无定势。一旦事发，远水难熄火患，鞭长不及野骥。故臣以为，固边者莫过于置镇，置镇者莫过于选将。凯旋之际，陛下宜颁诏，任镇守使官，以主军务；羁縻之官，劝业兴农，乃安边固土之长策也。

将军高仙芝、张怀寂，风华俊茂，精兵通略，若镇守边镇，必可胜任……

写完奏章，天已大亮。他要录事参军安排快马送往神都。

五天以后，唐休璟以西州都督身份前来龟兹劳军，而阿史那忠节在夺取了疏勒城交与张怀寂镇守之后，也快马到了龟兹城。

当晚的军前会议上，阿史那忠节讲述了夺取疏勒城的过程，盛赞张怀寂英勇善战，精于谋划，在龟兹城西拦截疏勒援军，大获全胜。疏勒残军逃回时，城池已被他占领。

“将军谋略不逊于霍去病啊。”阿史那忠节最后感叹道。

王孝杰点点头说：“大人所言甚是，高仙芝将军二十二岁，然排兵布阵，有卫青之风，本将已奏请皇上，待凯旋后，任他们为四镇镇守使。”

唐休璟更是感慨良多，江山万里，才人代出。自己若从麴智湛任都督开始，先后为两任都督辅助，最使他难堪的是裴行俭，他本是长史，可麴智湛殒薨后，一举起任都督，他却仍居于副都督之位，可现今的年轻人，二十岁就做了将军。

唐休璟带给王孝杰、阿史那忠节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说在于阗的线人禀报说，于阗王伏酸雄晏驾，他的儿子伏酸降生性脆弱，被几个王妃生的兄弟挟持，加之距吐蕃都城太远，已秘密派遣使者潜入西州，欲图归附。然慑于钦陵之弟跋论压力，请求驰援。

王孝杰大喜过望道：“此天助我也。我军当不失时机，进驻于阗，至于剩下一个碎叶，取之如囊中探物之易耳。”

阿史那忠节忙道：“碎叶城就由末将率军攻打，以末将属下韩思忠军为前锋，直击跋论，两位大人速往于阗镇压军乱，稳定局势。”

“如此甚好！”王孝杰挥着大手道，“留高仙芝镇守龟兹，我军不日南开，直指于阗。”

第二十四章

娄师德奉旨营田

韦团儿案发东宫

二月下旬，王孝杰的奏章送达神都，凤阁侍郎李昭德不敢怠慢，立即赶往武成殿，呈送给武曌批阅。

他来到塾门，武钦告诉他，说皇上这会儿正在殿中传东宫婢女团儿问话。

李昭德就十分纳闷，问道："一个婢女，何劳皇上亲问？"

武钦小声道："大人有所不知，这个团儿，就是皇上遣往东宫伺候太子起居的。"

李昭德"哦"了一声，多少明白了些，不再往下问，只是端着杯子喝茶。大约一杯茶的工夫，从武成殿门口走出一位妖冶女子，杏眼桃腮，弱柳身材，倒也有几分姿色。

武钦进去不一会儿，就出来站在殿门口喊道："陛下有旨，李昭德觐见。"

一见李昭德，武曌立刻换了喜悦的面容："爱卿匆匆忙忙进殿，又有何让朕高兴之信报来呢？"

李昭德上前打拱道："启奏陛下，王将军从边关发来奏章，臣不敢延殆，故而专事进宫呈报。"

"哦！安西有战报发来。"武曌的眼睛顿时灼灼闪亮，不用宫娥扶持，倏然起立，从武钦手中接过奏章，哗啦啦地展开，那丹凤眼上方的眉毛就跃跃欲飞了，"王将军建斯功劳，竭此款诚。如此忠恳，甚是可嘉。"

合上奏章，武曌的心便跟着奏章飞往边关了，她踱着步子来到李昭

德面前，鸟翼一样的衮服衣袖在空中舞动，目光炯炯有神，似乎是自语，又似乎是对李昭德说："安西大捷可贺，朕何以能忘记？永昌元年，朕任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西道行军大总管，欲图收复四镇，然寅识迦河一战，我军惨败。痛定思痛，乃朕用人之失。韦待价既无将领之才，又狼狈失据，焉能制胜。"

话锋一转，武曌又说道："安西收复，雪朕心头之愤，爱卿与娄师德举荐良才，功莫大焉。"

李昭德忙道："此皆陛下知人善任，运筹帷幄。安西四镇复归，得之不易，故而臣……"

"嗯！爱卿的意思朕明白了。"武曌拢了拢发际道，"近来朕反复思虑，早年我朝因财力拮据，远征不便，故推'羁縻'之策，以夷制夷。四镇复得复失，几度沦于吐蕃，足见其策积弊甚重。今番回归，断不能苍黄翻覆，再为鱼肉。"

"臣要禀奏的正是这个意思。"

但李昭德的话还没有说完，武曌又道："朕的意思，羁縻之策不可全废。朕欲以异族首领主政，以朝廷将领主军，如此政、军两行而又相监，边关安之久矣。"

李昭德深感武曌思虑周密，自己想到的，她想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她也想到了，便由衷地感叹道："陛下虽身在神都，然万里江山拢于一怀。臣十分惭愧。"

"自古以来，无先知先觉者，所谓智者，皆出于参验，朕之思虑，乃因安西战事翻来覆去之故。"武曌摆了摆手，转身回到龙案，继续道，"朕欲凤阁拟诏，任高仙芝为于阗镇守使、张怀寂为龟兹镇守使、韩思忠为碎叶镇守使、封常清为疏勒镇守使，统归安西都护府节制，治所置龟兹，以许钦明为都护。至于王孝杰，班师回朝后朕另有任用。"

"陛下圣明。"李昭德为武曌的知人之明而感喟。她所点到的这几个人，都是多年征战的骁将。韩思忠自幼习武知兵，军旅生涯即从安西起步；封常清虽年仅十八岁，然排兵布阵，已现奇思。至于许钦明，少以军功任左玉钤卫将军，曾经做过梁州都督，分量当然不轻。这一个班底，至少十年内可保西陲安定。

“微臣遵旨，即刻拟诏。”

李昭德起身告退，却被武曌留住道：“爱卿对娄师德印象如何？”

李昭德沉吟道：“这……”

“这不是在朝会上，爱卿有何话不妨直说。”

李昭德赶紧解释说：“臣不是这个意思，臣与娄相同朝为官，深感公宽厚、忍让，君子之怀。有一次，臣奉旨集议，诸臣僚皆如期到，唯公迟矣。微臣谑其体胖腰圆而行缓，曰‘田舍夫’，公应之，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

李昭德还没有说完，武曌已开怀大笑道：“此公真宰相腹矣。朕知他早年在先帝朝任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时，就知营田事，颇有佳绩。天授初年，虽为金吾将军，领丰州都督，然依旧知营田事。近两年，爱卿任凤阁侍郎后，他迁夏官侍郎，为安西大捷赞划军务，亦颇尽力。然朕以为，彼之长在营田，故而拟改任其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地及河、兰、鄯、廓等州的检校营田大使。不知爱卿以为如何？”

李昭德觉得，武曌知娄师德甚深，也能把握他的长处，营田大使对于此公说再合适不过了。他还有一个预感，这是皇上在为王孝杰归来做准备，但皇上不说，他也不好再问，只是说：“娄公出使，必见大效。”

“好！如此也请爱卿拟一道敕命，命娄师德近日出京巡察。”

李昭德出了武成殿，没有回凤阁署中，而是直接去了夏官署，他要将这个消息告诉娄师德，让他早有个准备。尽管平日在朝事来往中，他们经常互相戏谑，然在政见上是相通的。而且他以为，皇上这次命娄师德巡察营田，也是为解安边将士衣食之需，足见皇上胸存大略，朝事缓急，运于掌握之内。

夏官侍郎的室门微闭着，一位主事坐在外间，专心撰写文书。他猛一抬头，却发现是宰相大人到了，忙起身施礼，又要沏茶，却被李昭德挡住道：“本官是来会会娄大人，他在么？”

“大人正在里面与兄弟娄师范娄大人说话呢！”

哦！李昭德记起来了，前日朝会上，皇上任命娄师范任代州刺史，

他定是来向兄长辞行了。李昭德欲转身回署中，主事却道："娄刺史进去已有些时间了，下官估计话也快说完了，大人不妨在此少待片刻。"

娄师德与兄弟的话题这会儿的确已经转到官德上了。

其实，娄师范前来拜见长兄，原本是为感谢家兄这些年的养育之恩的。早年，兄长以进士身份而任县尉时，却遭逢不幸，父母逝于时疫。兄、嫂便将娄师范接到官署，尽慈父之责，别人怎么样，他不知道，他是亲身体会到了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恩德。入仕以后，尽管兄长一再耳提面命，他也时时刻刻遵循兄训，不敢有丝毫违制之行。然而，此番出京，他觉得请兄长到酒肆小坐，总不违朝制，亦合人情。因此，朝会一散，他就转道夏官署了。

"不可！"娄师德肥胖的身子蠕动了一下，看上去简直就是弥勒佛，却是没有笑意，"弟得以升迁刺史，非为兄任宰相之故，乃陛下慧眼知人，你若怀感恩之情，就当即日赴任，报效朝廷。何生此举？"

"兄长所言甚是。"娄师范在兄长面前踱着步子说，"正因此，故弟不邀友朋，只你我兄弟二人小酌，应无大碍。"

"两人亦不可。"娄师德脸上没有丝毫的松动，"赖陛下圣恩，为兄十数年来知营田事，手中所过钱粮数以百万计，不差毫厘，即如此，犹有奸人借故弹劾。好在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终无实据，才得以免祸。弟虽以兄弟情分小宴，然若让奸佞知之，不免又要小题大做。慎微知著者，当为训矣。"

娄师范便不好再强求，郁郁寡欢地起身告辞，娄师德腆着肚子站起来说："且慢，在你赴任之际，为兄尚有几句话说与你听，望弟三思。"

娄师范只得又坐了下来。

娄师德目光中含了血脉的深情说："圣恩浩荡，为兄备位宰相，你复为州牧，荣宠过盛，人所嫉也，你将何以自免？"

那目光悠长而又忧虑，娄师范"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眼睛潮热地说："兄长训诫，弟谨记在心。于今以后，虽有人唾我面，我拭之而已，绝不让兄长为难。"

“不对！”娄师德上前扶起兄弟，话语中就多了庄重，“此正是为兄所忧虑的啊！别人唾你面，是要激怒你，你擦了，正遂了他的意。唾有什么呢？你不擦，它自然还是会干的。你笑而受之，则塞其口矣。”

看着弟弟一脸无法接受的样子，娄师德语重心长地说：“记住为兄的话，受用终生。好了，时候不早了，你速速回府准备去吧。晚间，我当与你嫂嫂在府上为你饯行。”

送兄弟出来，娄师德一眼就看见坐在外室的李昭德。娄师范与李大人见过礼后，先行离去了。娄师德见状便笑着说：“宰相大人今日何有雅兴来访田舍翁？”

李昭德亦笑道：“舍翁善食，故体胖也。”

“非善食，乃心宽矣，君不闻心宽而体胖之理么？”

这两人见面不讽不说话，却总是肝胆相照，毫无芥蒂。

两人进了内间，娄师德命主事上了茶，然后打趣道：“李大人来此，绝非为讨一杯茶喝吧？”

李昭德说道：“让大人说中了，陛下欲遣大人前往河源、积石、怀远等地巡察营田，不日敕命将至。”

“此下官意料中事。安西四镇大捷，镇制恢复迫在眉睫，若无粮草为续，何以拒敌？即便陛下不说，下官也准备陈奏。”

李昭德就惊异于娄师德的料事如神，道：“大人出将入相，真乃陛下股肱辅佐也。”

于是，两人便说起仪凤三年旧事，那正是刘审礼、王孝杰大败之际。唐军已无斗志，娄师德挺身而出，集结散亡将士，提振全军士气。他还力排众议，只身赴赤岭与吐蕃赞普言和罢兵，之后，边陲多年无战事。

追忆往昔，娄师德以谨慎之言作结：“夫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所谓‘强而避

之’，即绝不为不可为之战，当时也是出于无奈。”

李昭德说：“老夫听闻，大人亦曾于陛下面前举荐王孝杰？”

“仪凤年龙支之败，责不在王孝杰，在中书令李敬玄。”

李昭德很是赞赏他的明断，便把话题转到眼下来说：“令弟何时离京？”

“三日后启程。”

李昭德提出为之饯行，被娄师德当面婉谢：“方才下官正是就此与他叙话。要他谨言慎行，不可滋长官气骄气。”

“大人高风宽怀，当为风范。”

五天以后，就在娄师范离京后的第三天，娄师德也奉敕起程，前往河源等地巡察。行前，他专程去武成殿向武曌辞行。

“爱卿素积忠勤，兼怀武略，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爱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勤劳之诚，久而弥著，览以嘉尚，欣悦良深。”

武曌褒扬了营田大使十几年的呕心沥血，正是因为他在北方营田十余年间，储备粮食数万斛，才为安西四镇大捷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对此，李昭德也数次在皇上面前提到过。

“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爱卿须不惮劬劳，更充使检校。”武曌对他再度检校营田大使寄予厚望，还让他看过尚方宝剑，“剑在如同朕在，有玩忽职守，贪贿不廉者，先斩而后奏。远途跋涉，爱卿还是乘车去稳妥些！”

娄师德深感责任重大，也十分感动于皇上的体恤和关顾，凛然道：“臣虽以臃肿之身，然屡经战阵，骑马已成习惯，还是骑马快些。”

长寿二年（公元693　年）春三月，洛阳的天气刚刚转暖，清早起来，春风中还带着几丝寒意，但桃花却红艳艳地开遍了神都城乡，从四面山上飘来的红尘让京都成为一座花城。出发地定在光政门外，刚过辰

时一刻，娄师德已经先到了。

随行判官李牧看时间尚早，建议他敲开附近的店铺等候，却被他婉拒了："为官者，当为属下表率，倘是他们来时，见不到老夫，将会怎么看？"

判官就为难了，想宰相偌大年纪，加之又有脚疾，岂能久站？当他目光四顾时，就发现不远处有一巨木，尚可歇脚，忙对娄师德说，请大人就巨木歇息片刻，坐骑即到。

老实说，娄师德这半晌也的确感到右足疼痛难忍，便欣然应允。李牧便从马鞍上解下行囊，扶娄师德坐了上去。

"难得你如此费心，老夫这里谢过了。"

"能为大人分忧，是下官的荣幸。下官听闻大人在任监察御史时，到陕县巡察，适逢旱灾，民间求雨，禁杀牺牲，然则，县令为奉承大人，宰杀羊肉，遭到大人讽喻，可有此事？"

娄师德哈哈大笑道："陈年旧事，陈年旧事。当时老夫年轻，言语不免孟浪，询之县令，焉何违逆民意，宰杀牲畜，答曰豺狼噬，下人夺其口矣，须臾，又上鱼肉，我复问之，答曰：豺狼噬之，下人夺其口。我闻之，甚觉滑稽，遂曰：何不言水獭啖之。彼愧不堪言。"

李牧听罢，也笑得前仰后合，还从中品出了诸多的滋味。

天色微明，晨曦初露。出行的一干人相继到来，看到娄大人早到了，一个个低下头。

娄师德也不责备，反而道："此去山高水远，风餐露宿，大家需多做准备，来迟在所难免。"

大家便愈发觉得不好意思。几位司田、司户纷纷表示，于今以后，当以大人为楷模，刻苦自励，勤奋自勉。娄师德见督促自律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命侍卫牵过坐骑，踩镫上马，却不料触及足伤，疼得他龇牙咧嘴，李牧见状道："倘是大人觉得不便，不如就奏明朝廷，缓行一二日也无大碍。"

"此言差矣。"娄师德挣扎着上马说，"自古君无戏言，岂知臣亦无

戏言。老夫既已当殿许诺皇上，即日出征，岂能擅改。”言罢，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一行七八人踏着晨光出宣辉门西去了。

出城五里地时，他要李牧传令，让大家停下来。自己勒马站在人们面前高声说：“诸位，于此刻起，我等就不仅是朝廷命官，更是皇上特使，一言一行，关乎国体。故而本官要在行前叮嘱几句：营田所获，乃为边陲屯粮，以供军需，据此，所过驿站，不可奢华，此其一。其二，近年我朝兴起高接远送之风，地方官吏中之别有用心者，专以逢迎为事，故所到之处，禁受礼品。其三，我等将去之地，周年缺水，因此，不可与兵民争水，更不可用水无度。此约法三章，仰各自律，违者严惩不贷，明白么？”

大家纷纷答明白了，他这才吩咐重新上路。

大约十天以后，娄师德一行到达灵州驿站，驿令闻知来者乃夏官侍郎、同平章事检校营田大使娄师德大人，早已率了录事和驿卒到站外迎候。

正当午时，阳光下一行人马滚滚而来，西北少雨，故而马行过后，荡起一阵烟尘。

不一刻，众人到达驿前，驿令上前作揖道：“大人远道而来，卑职未能远迎，还请恕罪。”

娄师德却笑道：“你可知已犯大罪乎？”

驿令大吃一惊，“哗啦啦”率领属下跪倒在地道：“卑职身犯何罪？还请大人明示。”

娄师德又道：“本官问你，吾等入驿，可曾验看火牌与勘合？”

驿令闻言，悬着的心反而松了，道：“大人乃当朝宰相，朝廷钦差，我已知晓，免验无妨。”

娄师德的脸色顿时严肃了，连发三问：“假若细作冒充朝廷钦差呢？”

“假若是异族化装刺探我军情呢？”

“假若有盗贼盗我军粮呢？”

驿令急得一脸的汗，伏地跪拜，连道：“卑职有罪，卑职有罪。”

娄师德上前道：“你且起身，验过火牌。”李牧递过火牌，驿令认真看了，确信无误，便十分感动于宰相大人的一丝不苟。

“听大人一席话，卑职胜读十年书啊！”驿令道。

“驿站乃我朝内外转输枢要，不可不慎。依你所犯之罪，本相本欲鞭打，然以一朝宰相而打驿将，未免有污声名，若向你州县道破，你性命不存，姑且放你过去。”娄师德道。

驿令在此十数年，接待过众多的朝廷命官，有敷衍塞责者，也有颐指气使者，今天确实遇到了一代贤相，忙要口头谢罪，却被娄师德拦住道：“你真要感谢本官，就当恪尽职守，依律行事，不可疏忽。”

然而，驿令被免一死，终觉过意不去，又慑于宰相大人严以自律，奢华必然再受责备。当晚，他便私下里找到驿站的膳厨，要他外出换些上好的白面，给大人们做一顿当地的揪面片，想来也不为过。

夜色渐浓，驿令便命膳厨端上了揪面片。娄师德借着灯光一看，只见面盆上飘着一层葱花和油花，又调了灵州老醋，香气扑面而来。不说吃，闻一闻都陶醉了。在他将要举起筷子时，手却踯躅了，问膳厨道：“驿站内士卒都食面汤么？”

因为有了驿令的交代，膳厨很镇定地回答道：“启禀大人，我等与大人所食毫无二致。”

“真的么？”

“真的！”

膳厨口气中流露出一丝犹豫不决，这让娄师德越发地狐疑满腹，说：“你带本官去看看。”

“这……驿令大人有过吩咐，说大人一路劳累，千万不要打扰。”

“你带本官去看，出了事本官为你担着，如何？”

膳厨见没有回转余地，只好带着娄师德来到另外一用膳处。由于去冬今春干旱，市易粮食紧缺，驿站官兵都吃的是苦黍和着菜做的晚膳，加上缺水，每人每餐就只供一碗水，看着他们蹲在地上艰难吞咽的情景，娄师德呆了。良久，他从一位驿卒手中端过碗，夹一筷子入口，果然干涩，后味还有些苦。

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十分难看，厉声道："驿令何在？"

其实，自打娄师德一出寓所的门，驿令便觉大事不好，悄悄地在一旁静观事变，现在见宰相发怒，才战战兢兢地站出来应道："卑职在！"

"此即你所谓的毫无二致么？"娄师德指着碗里的苦黍菜叶汤道，"灾年粮缺，官员却食白面，你是要致吾等犯贪腐之罪么？"

驿令跪倒在地连道："卑职不敢，卑职只是不忍大人一路奔波，还请大人恕罪。"

娄师德不再责备驿令，对身边的判官说，将面片盆端来，与驿卒共享。本官再次申明，有违行前誓约者斩无赦。

李牧从里屋端来白面，娄师德令将其倒进苦黍汤中，混为一体，并先来了一碗。

李牧分明看见，当驿卒们将混了白面的苦黍汤捧在手上时，一滴滴泪水都洒进碗里了。

灵州三月，柳树还没有发芽，夜风呼呼地掠过驿站，发出"嗖儿、嗖儿"的哨音，一阵阵地扑打着窗棂。娄师德躺在驿站的炕上，只有脊背暖和，手脚却是冰凉。

娄师德与判官李牧同居一室，他在里间，李牧睡在外间。

也许是风声的骚扰，虽已是子夜，娄师德却毫无睡意。今日的情景，让他想得很多。记得当年自己刚入仕时，父亲曾经要他读《韩非子》，他至今仍然可以很流利地背出"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撩之烟焚"。青春年月，他很自信，以为只要心中堤坝不倒，就可以立定脚跟，清风两袖。现在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祸起于未萌，在很多情况下，它往往是极不易觉察的，虽说属下官

吏的细微之举未必都包藏祸心，但有时就恰恰是这些关爱，会成为奢华的起点。今日可食一白面，焉知明日不会受重金乎？

他轻轻地披衣起床，来到外间，才发现李牧也没有入睡，便问："判官想什么呢？"

李牧赶忙坐起来，把枕头搬到另一头，两人面对面坐着说话。

李牧说道："下官在想白日的事情。大人今日之举，令下官汗颜。据实而言，下官从未将之视为大事，以为不过人之常情。"

"朝纲之废，恰在这些所谓的人之常情。后汉之丁鸿曾曰：'若敕政责躬，杜渐防萌，则凶妖消灭，害除福凑矣'，此为政者警钟长鸣之词。老夫年近六旬，尚慎微慎独，你年纪轻轻，万不可怠于貌似人之常情，而实则溃堤千里。老夫记得，陛下当年在给高宗皇帝的十二建言中，第一条就是戒奢华，倡节俭。惜乎至今践行者少而浑噩者多。"

听到此处，窗外的风在吼，李牧心中的风也在吼。

韦团儿近来很失落，她虽人在东宫，每日却是郁郁寡欢，独自一人时便自叹命途多舛。

一样的美人儿，为何上官婉儿就能得到陛下的宠爱，而自己却总遭到皇上的责备呢？

团儿在五岁时就没了亲娘，她是在姨娘膝下长大的。在她八岁的时候，姨娘开始教她女红，先是学刺绣，再大些就学缝纫。团儿天资聪颖，处处都领先姨娘的几个女儿，可她总是遭到姨娘的责打和白眼。

有时候，她做女红太投入了，家人用过了膳，她就只能饿着肚子，等待下一顿。而姨娘每每拿了她的绣品到集镇上卖了好价钱，买回来的新布料、新玩具，却没有她的份。

她幼小的心灵中逐渐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她开始学得刻薄、尖酸，并且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有时候，姨娘外出的时候，她就对妹妹们百般折磨，并且威胁她不能告诉姨娘，否则，将会招来更大的报复。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就像一株山桃花，越是风刀霜剑，就越是开得艳丽。有一天，姨娘忽然发现她已经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了。她

围着外甥女前后左右打量，像欣赏一件精美的作品。她透过外甥女窈窕的身段，似乎看到了她的价值。

而就在这时候，朝廷殿中省掖庭署到民间来招收女红。姨娘明白，进了掖庭，今生都不会再有出宫之日，于是早早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藏了起来。

姨娘没有想到，团儿非但不躲避，反而找到当地县令，要求进宫做女红。她的美艳当时就引起了掖庭官员的注意，在众多的姑娘中，她脱颖而出，自然被选进了皇宫。

离开家乡那一天，慑于掖庭官员对户婢修为的关注，她礼节性地向姨娘辞行，脸上却春风融融，没有掉一滴眼泪。她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姨娘，飞到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然而，韦团儿最终并没有落脚在掖庭署，当她随着全国各州县的户婢们浩浩荡荡来到神都时，正值武曌筹备登基，韦团儿便选拔成了为皇上做衮服的户婢，进入了尚衣局。

那是一场何等精彩的测试啊！当她在绣架上精心绣出一朵含珠带露的牡丹时，全场轰动，连尚衣监都禁不住鼓掌叫好，当即将为皇上绣制衮服的大任交给了她和几位户婢。

韦团儿把这看作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她精心地描绘底样，选择彩线，从龙的鳞甲到眼眶，每一针、每一线都寄托着她的梦想。当衮服上的花团锦簇大部分绣成后，尚衣监拜见了时为宰相的武承嗣，欲请武曌为龙点睛，不想武曌竟答应了。

那天，太阳温暖而又鲜亮，武曌在武承嗣陪同下到尚衣局来了。尚衣监小心翼翼地铺开衮服，向她禀奏承担每一个部分的女工。他发现，当武曌细细端详那神采奕奕、栩栩如生的龙时，那保养得很好的白皙的脸在龙鳞的映照下泛着红光。

“此龙何人所绣？”武曌问道。

“启奏陛下，此龙出自新招户婢韦团儿之手。”说着，尚衣监传韦团儿上前参见。

韦团儿莲步轻移来到武曌面前，很温柔地拜见太后，她轻声慢语地行礼道："奴婢见过太后。"

武曌的眼睛顿时睁大了，她显然被团儿的美艳和手艺的精巧所触动，目光落在团儿身上，久久没有离开。她想起那年召上官婉儿进宫的情景，相比之下，团儿虽少了上官婉儿身上的贵气，却多了小家碧玉的活泼。

武曌收回目光说："你等不是要朕来点睛么，谁为朕配线？"

韦团儿没有丝毫的犹豫，也不顾及周围的目光道："奴婢愿为陛下效命。"

不一刻，团儿就配好了点睛的丝线。武曌在绣架前坐下来，平心静气，凭借年轻时的根底，寥寥数针，那龙的眼睛就活了，似乎刚刚穿越云霓，眼角还闪烁着灵光。

顿时，满场"陛下圣明"的欢呼声一片。

然而，就在这时，武曌说话了："传朕旨意，韦团儿自即日起进东宫伺候太子，不得有误。"

就这样，她来到了李旦的身边。开始的时候，她并不敢有丝毫的非分之想，只按照皇上的安排，每日暗暗记录太子起居，定时到嘉豫殿禀奏给皇上。至于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不明白，也不多问。

过了一段时间，她的心就不那么安分了。不错，太子身边的王妃很多，宫娥成群，可有几位能和她韦团儿相比呢？她有的是美貌，有的是青春，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未来呢？

可是，她错了。屡遭蹂躏的李旦早已心灰意冷，在那个让她难堪的夜晚，太子殿下不但拒绝了她，还严令郭纬将她赶出了庄静殿，她期待被宠爱的心境，从那刻就生出了复仇的火苗。

机会终于来了，因为长寿二年元旦万象神宫祭祀时太子亚献的身份为武承嗣取代，刘妃与窦德妃对皇上的不满的对话，被韦团儿清晰地听见并及时地禀奏给了武曌。

两位太子妃失踪的当天，东宫陷入一片混乱，韦团儿虽然脚步不歇

地穿梭在纷乱的人群中，然而，她的心中却是高兴的。

哼！你不是让团儿丢脸么，那我就让你最爱的人从人世间消失！那一夜，端着温酒从延义门走向庄静殿的路上，她就是这样悻悻然的表情。

这一次得手，韦团儿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希图围着太子转，而把博取皇上的欢心看作最重要的事。她相信，只要皇上高兴了，哪家王爷不是她的栖身之处呢？何须一定要死守在东宫呢？二月二惊蛰之后，皇上特意召她询问东宫的情况。

皇上问得很仔细，特别对二妃失踪后太子的言辞最为关注。这给了她一个明确的感觉，皇上母子并不像寻常母子那样和睦同心。她于是有了一个大胆而又危险的设想，既然可以让二妃消失，为什么不可以让皇上厌恶甚至怀疑太子的忠诚呢？

最能揣摩透团儿心理的还是武承嗣，那天她从武成殿出来，恰好武承嗣要进殿奏事，在询问了皇上对团儿的问话之后，他暂缓了进宫，而用车子载着团儿进了魏王府。

虽然鼓动皇上改立国嗣的图谋屡遭拒绝，但武承嗣从来没有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结局。尤其是当有一天他在皇上面前诋毁李昭德时，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遭到申斥。武曌直截了当地说："朕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朕劳，你勿复再言。"他一度很郁闷，这种心境直到皇上要他查窦德妃母亲庞氏"厌胜"案时才有了回转。现在，听了团儿的述说，他的思路倏然开朗，既然庞氏为太子岳母，为何不可以将太子牵连进来呢？如此，则可达一石二鸟之目的矣。

偏偏在这当儿，有两名朝臣因为私谒太子而被处腰斩，这让武承嗣更加自信，扳倒李旦只是时间问题。

"你放手去查，太子若是干涉，有本王为你做主。"在魏王府，武承嗣对团儿说。

谁知韦团儿立即跪倒在武承嗣面前说："奴婢感念王爷垂爱，倘王爷不嫌弃妾身，愿以身相许。"言罢便投入了武承嗣的怀抱。

武承嗣此时获得的不仅仅是嫁祸太子的机会，更为韦团儿衣袖间散

出的兰香所陶醉，为那一双绵软的乳峰所迷恋，为那一双魅惑的眼睛所融化……

如今，虽已是长寿二年三月了，韦团儿回忆起那一夜仍然心旌荡漾，不能自已。她来到东宫后花园的一株栗子树下，轻轻掀开草丛，用手刨了刨，潮湿泥土中便露出一具“人偶”，上面扎满了钢针，脊背上隐约可见“武当死，李当立”的字样。她警惕地看了看周围，才迅速离开栗子树，快步出了东宫，朝武成殿的方向奔去。

而此刻，武承嗣正在向武曌陈奏查处“厌胜”案，武曌先还是耐心地听着，听到后来，眉毛就竖起来了，声色俱厉地道：“庞氏当斩。”

武承嗣不失时机地道：“微臣谨遵陛下旨意。”

他的话音刚落，武钦就进来禀报道：“侍御史徐有功求见。”

武承嗣的脸色立刻变了，道：“微臣以为，陛下还是不见为好？”

“这却是为何？”

武承嗣道：“此贼狂妄，竟然受庞氏之子窦希缄蛊惑，认定庞氏无罪。”

“哼！朕倒要看看，这个徐有功有何说辞，宣他进来。”

武钦急忙转身来到殿门口，高声喊道：“陛下有旨，徐有功觐见。”

徐有功从塾门走进武成殿的脚步是沉重的，他知道，自己的每一步都牵涉到窦氏一族数十口人命。在左肃政台，人们留下了“遇徐、杜，则生；遇来、侯，必死”的传言，盖因为他虽然官卑职微，然在审理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谋反案时秉公重据。然而这一回，他的心中却是忐忑不安了。

武曌看着跪在地上的徐有功，话语冰冷得让他发怵：“徐有功，朕听闻你对庞氏一案持有歧见，这是何道理？”

徐有功迅速调整着自己的情绪，他以笏板掩面，平静地说道：“微臣查阅案卷，至今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庞氏‘厌胜’，故而臣以为无罪。”

“哼！好你个伶牙俐齿。朕问你，你与同在肃政台之臣僚相比，办案失出何多？”

“启奏陛下！”徐有功也不退缩：“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

“你！”武曌被徐有功的话噎住，一时沉默。

武承嗣却是怒目圆睁，上前道：“小小侍御史，竟敢顶撞陛下，显系窦孝谌同党。陛下，应将徐有功发司刑牢狱问罪。”

徐有功鄙视地看着武承嗣说：“为大周朝纲，纵死何妨？况岂我独死，诸人永不死也？”

正在武承嗣、徐有功词锋语箭之际，武钦却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东宫户婢韦团儿抱了人偶要见皇上。

武承嗣立即禀奏道：“团儿此来，必有新证，请陛下速宣进殿。”

徐有功立即反问道：“王爷未见团儿，焉知团儿会出示新证，莫非事先设计？”

武承嗣没想到徐有功反应如此之快，顿时面红耳赤，指着徐有功的鼻子骂道：“你！十恶不赦，百死不惜。”

徐有功反而“哈哈”地笑了，他相信陛下已经听清楚了意思。可他的笑容很快收敛了，开始担心韦团儿出证真的把太子牵涉进去。

韦团儿抱着人偶进来向武曌陈奏，说今晨她到后花园，发现这具人偶，上面写着“武当死，李当立”，不敢怠慢，来向陛下奏报。

“呈上来。”武曌从武钦手中接过人偶，看那银针根根刺向心窝，就隐隐觉得自己心中真的绞痛起来，及至翻看脊梁上的刻字后，脸色“嗖”地灰暗了，“看来！李贞父子阴魂不散啊！有人盼着朕速死呢！”

武承嗣很得意地看了看徐有功，对武曌道：“证据确凿，微臣以为，嫌犯必是与润州窦孝谌遥相呼应，沆瀣一气。此物既出自东宫，太子当难脱嫌疑，故微臣奏请陛下，由金吾将军武懿宗率禁卫入太子府查看，定会有新证。”

武曌还没来得及回应，徐有功却说话了："且慢！微臣还有几句话要问团儿。"

武曌平日里虽对徐有功的固执己见颇烦，但从心底却是喜欢他的直率，况且，此案牵扯到太子，她也不能不慎重，于是便恩准了他的请求。

武承嗣很严厉地看了看韦团儿说："徐大人要问你话，你须如实回答，不可信口胡言。"

徐有功并不在乎武承嗣的态度，转身来到韦团儿面前，先很专注地看她的眼睛，直到发现她有些仓皇时才问道："本官问你，此人偶你何时看见的？"

"今日辰时一刻，奴婢于后花园栗子树下发现。"

"辰时一刻，你不在庄静殿伺候太子，跑到后花园作甚？"

"这……奴婢是路过那里，忽然看到树下有新土，故而……"

"从后宫到庄静殿，要从延义门出，你焉何南辕北辙？"

"这……"韦团儿有些慌神。

徐有功乘机紧追不舍："你可见有人埋了人偶？哦！既然没有看见，难不成这人偶系你所埋，还不从实招来！"

韦团儿被徐有功犀利的目光盯得浑身发毛，方寸自乱，暗暗转脸向武承嗣求救。

武承嗣便有些按捺不住，声色俱厉地说："徐大人这是何意？倘是团儿所为，她还敢来向陛下禀奏么？分明是太子为二妃之死怀恨在心，故而做'厌胜'之术，诅咒陛下。"

徐有功听罢，仰天大笑，武承嗣便浑身不自在，质问他笑什么？"下官笑大人妄自推论，漏洞百出。此类流俗小技，岂是太子所为？"

武承嗣问道："若非太子所为，焉能出自东宫？"

“这也正是下官要问大人的，就算是太子所为，他不在别处埋藏，偏选了东宫后花园，岂非掩耳盗铃，画虎类犬？下官不妨问王爷，倘王爷身为太子，能出此下策么？”没等武承嗣回应，徐有功接着说，“哦！下官记起来了，天授二年，朝堂上一片改立国嗣嚣声，王庆一甚至以死相挟，敢问王爷何不亲自出面陈奏皇上？无他，乃瓜田李下之虑也。王爷都不愿为之，焉何就断定太子必为呢？”

武承嗣的嘴张了张，终于没能回上话来。

徐有功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暗暗打量武曌的情绪变化，及至发现她的脸色逐渐趋于平静，便知是见好就收的时候了。他转过身来，举着笏板对武曌说：“微臣以为，韦团儿未脱嫌疑，然此案与润州刺史夫人庞氏‘厌胜’之事交织在一起，甚是蹊跷，故而臣奏陛下，先将韦团儿留于武成殿中，待案情真相大白后再回东宫不迟。”

武承嗣一听却不答应了：“微臣以为不妥，团儿姑娘前来禀奏，反受嫌疑，当属不公。”

在武承嗣与徐有功舌辩之际，武曌的心如风起青萍，荡起波澜阵阵。她虽然遣韦团儿到东宫，然本意在监视李氏宗室与太子的交往，却从来不相信儿子会诅咒母亲的。现在，人偶出于东宫，她既是吃惊，又感疑虑。当韦团儿刚刚把人偶呈上来时，她的确怒在心头，但随着徐有功的层层辨析，她也渐渐平静了。一方面，她不得不承认徐有功的话滴水不漏，合情合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武承嗣的怀疑不无道理，毕竟她和太子之间确有心结，难保他不会与庞氏心通而做出忤逆之事。

当然，这些只在她心中咀嚼，现在，她要的是真相，她已经暗暗打定主意，倘若坐实太子使“厌胜”术，那么，改立国嗣就是必然的了。

武曌看了看面前的几个人，毫无偏倚地说：“二位爱卿所言，各有道理，此案既是疑问甚多，不妨两案并查，团儿暂留宫中，待真相昭然时再作去留。然查案事宜，朕以为还是由来俊臣与徐有功协同。务必做到证据确凿，无论何人，僭越犯上，诋毁朕者，杀无赦。”

武承嗣与徐有功几乎同时应道：“微臣遵旨。”

武曌挥了挥手说：“你等退下，朕累了。”

武承嗣与徐有功各怀心事地走出了武成殿，武曌目光追逐着他们的背影很长时间才收回来，却发现韦团儿仍旧跪在那里，眼睛倏然冰冷了："你且退下，好好思忖究为何事？回头朕再追究。"

"陛下！奴婢……"

武钦在一旁道："陛下意思很明白，快去女红室暂且栖身吧！"

韦团儿这才忐忑不安地出了武成殿，一路上，她的心如一团乱麻，远远望着在偏门外的女红室，脚下不小心，绊了一下，跌倒在地，那眼泪就哗啦啦地淌下来了。

武曌这会儿却是真的累了，这累，不在身而在心。她靠在座椅上，睁开迷离的眼睛，发现武钦在身边站着。

"你相信太子会诅咒朕么？"

武钦低下头说："老奴不敢轻言。不过，依人之常情，太子当不会生此违逆之举。"

"朕也做如是想。"

武钦眨了眨眼睛说："这半晌，老奴看得有些糊涂。"

"哦！如何糊涂了？你说说。"

"老奴不解，在庞氏案中，来大人与徐大人歧见分明，为何陛下还要他们同查太子一案。"

"来卿长于酷刑，快自然快矣，然则大刑之下，难免屈招。徐卿性稳健，却是偏于固执，故而朕命二人协查，乃阴阳相合之理也。"

武钦还是不能完全明白，一脸茫然，武曌看他的眼睛，就知道没有听懂，笑了笑挥挥手说："此为君之道，非你所能解矣，下去吧。"……

就在韦团儿拿着人偶匆匆忙忙赶往武成殿的当儿，李旦也洗漱得清清爽爽，进了庄静殿，开始一天的第一幅画作。

郭纬早已将绢布铺好，研得很精细的墨散发着淡淡的芳香，与在大

殿一角的兰花相互侵染，那香就变得很有层次了。不管李旦静夜里如何思念离去的刘妃和窦德妃，只要一走进这氤氲中，就会暂时将一切痛苦搁在一边，全身心地投入绘画。

进得大殿，李旦问道："团儿呢？"

郭纬说："一大早就没见人。"

"难不成从母皇身边过来的人都是这个样么？"李旦讽刺道，这让郭纬就不好接话了。

自从韦团儿被皇上遣到东宫以后，研墨之事多由她做，今天只能由郭纬代劳了。

他今天继续昨日的绘画，一青苔碧翠的巨石旁，站着一位美人，黛眉紧锁，春愁满腹，双目望着远方，似在等候远道归来的郎君。一枝寒梅斜插画面，点缀出深寒季节。

与其说是在画美人，不如说他在宣泄自己心中的思念。他用的是阎立本阎相线描法，施以淡彩。现在，在即将点睛之际，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怆然心绪，泪花点点，滴在绢布上，将点燃在石缝间的青苔洇成一团一团。郭纬在旁边看着，也由不得心酸落泪。

"二妃已去多日，还请殿下节哀。"郭纬知道自己的劝说无济于事，但也只能是尽心而已。

李旦在一丛梅花上敷色时选择了黄色，不一会儿，蜡蒂满枝，暗香浮动，他在心里对二妃说："愿君夜夜伴我入梦。"

画已作成，李旦要郭纬拿过印章，正要题款，却不料一个小太监慌慌张张地跑进来道："启禀殿下，大事不好了。"

一见此景，郭纬脸上就挂了霜，道："殿下正在作画，你慌手慌脚的，成何体统？"

太监颤抖着身子说："武将军带人来……来搜宫了。"

"什么？你说什么？"李旦手中的笔"当"地就掉在了地上。

话刚落音，就听见金吾将军武懿宗在门外喊道：“启禀殿下，末将奉陛下之命前来搜查‘厌胜’之物，还请殿下恩准。”

李旦走出殿门，看到同来的还有来俊臣与徐有功，顿时脸色蜡黄，说话也有些断断续续：“本宫在东宫，每日以作画为趣，何来‘厌胜’之物？”

武懿宗一脸的横气道：“末将只是奉旨行事，其他一概不知。”

这时候，东宫侍卫狄光远匆匆赶来，按剑而立道：“东宫乃国嗣重地，岂能有污秽之物。将军如此兴师动众，能搜得见还则罢了，若是扑空，惊扰了太子殿下，该当何罪?”

这声音好生熟悉，来俊臣觉得似乎在哪里听过！哦！对了，它的节奏，它的浑厚，与狄仁杰何其相似。于是，他便对眼前这个年轻人分外注意：“想来将军就是狄公子了。当年狄公于推事院遭遇审讯之事犹在昨日，眼前将军不以为训，是要重蹈尔父旧辙么？”

“你……”

狄光远眉宇间布满怒气，正要辩解，不料徐有功从旁边插话进来说：“来大人请勿急于指罪，狄将军身为东宫侍卫，陛下赋予他护卫太子之责，出面说话亦是遵旨行事，似无不当之处。现武将军奉旨搜查，一切且待查后方见分晓。”

随后，徐有功转身来到李旦面前，先行了君臣之礼，才气平语和地说：“武将军！本官与来大人皆是奉旨行事，本官深信殿下磊落光明，心底无私，断不会出‘厌胜’之策。故而，不妨放手让禁卫去查，也好让真相大白，是非明辨。”

面对此情此景，李旦也知道若是不许查，定会授人以柄，于是近前一步说：“如此本宫就依大人。”

这话一出，武懿宗立时盛气盈目，挥动手中宝剑，大声喊道：“来人！兵分三路，一路查后花园，一路查后宫王妃殿宇，一路查庄静殿。”

禁卫们呼啦啦地散开，而李旦的心却就此悬吊起来了。

狄光远见状，倏地一步跃到武懿宗面前，伸手握住他的手腕一扳，只听“哎哟”一声，武懿宗双臂发麻，那寒光闪闪的宝剑“当”的一声就落在了地上。

狄光远眼里却溢出意味深长的笑意，大声道：“剑锋无情，不要惊吓了太子殿下……”

第二十五章

狄光远剖腹明志

娄使君边城斩官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武懿宗属下的旅帅果真捧着一具人偶前来禀报，说是在袭芳殿前的花坛中挖出的。

李旦闻言大惊，眼看着汗水就流下来了，连道："本宫与陛下母子连心，岂能有大逆不道之举，必是有人陷害本宫。"

武懿宗一脸的不屑："既然从东宫掘出，本官自是不能隐瞒，必要禀奏皇上处置，还请殿下海涵。"说罢，他挥了挥手，率领属下就要离去。

孰料狄光远率领东宫禁卫，横剑而立道："将军不假审理，就断言太子所为，是否武断？焉知非奸人陷害之举。"

武懿宗冷笑着说："殿下乃当朝太子，钦立国嗣，何人敢恣意陷害？"

"说得好！"狄光远接过武懿宗的话道，"在下不妨也问一句，殿下乃大周国嗣，接续国脉，顺理成章，焉何要诅咒陛下，岂非违背人之常伦？"

"这……"武懿宗没有想到狄光远会借力打力，倒一时语塞，旋即道，"此事不劳将军费心，陛下自有公断。"说着，就要属下开路。

狄光远脸色顿时黑了，大声道："将军今日若是说不出个究竟，恐怕这东宫的门……"

眼看着东宫禁卫个个拔剑在手，怒目横眉，庄静殿里的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了。

武懿宗素知狄氏父子的厉害，不免心中发怵，嘴上却不松口："你

等要干什么，是要谋反么？难道将军忘了李沖父子的前车之鉴么？”

李旦被双方的剑拔弩张强烈地震慑了，他担心一旦真动起武来，流血伤亡不说，母皇闻之，他更是百口莫辩。他挥了挥手，示意狄光远退下，自己上前，很恭谨地对武懿宗说：“将军奉旨查案，光远年轻，还望将军海涵。本宫自知无僭越之心，更知清者自清，身正何惧影斜之理。‘厌胜’之物就由将军带回。来日本宫亲自拜见母皇，陈明真相。”

武懿宗的脸上这才显得松泛了些，拱手道一声“末将告辞了”，才带着属下出了东宫，直奔武成殿而去。

喧闹了半日的庄静殿一旦宁静下来，又沉入可怕的冷寂。放走了武懿宗，李旦的心却是七上八下的没了着落。他明白，这一切因二妃之死而起，却与韦团儿脱不开干系；他也知道，韦团儿所有的怨恨都因那夜他的拒绝而生。虽然“厌胜”之术荒诞不经，然而，它触动的却是武曌心底最敏感的部分。

他的思绪，就如清晨的雾霭，扯丝拉絮，绵延不绝。他想到了前些日子喧嚣一时的改立国嗣风波，此事尽管在狄仁杰、李昭德等宰辅的周旋下，随着王庆一的死而终于落潮，然而，韦团儿的到来，“厌胜”之物的突现，都告诉他，事情还没有结束，暗流依然涌动，武承嗣的野心毫无收敛，而母皇在两位大臣因私谒他而被处死以后，干脆就禁止大臣们进入东宫。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立嗣问题上母皇仍在犹豫不决，这一切，都将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与其中途搁浅，不如急流勇退。他曾在皇上之位上几次退让，以致母皇得以称帝，如今何在乎这个如同囚徒一样的太子呢？已经有两个女人为自己而殒命，难道还要儿子们身陷囹圄，身首异处么？

“唉！本宫反复思忖，这个太子不做也罢。”李旦长叹一声，对身边的狄光远与郭纬说。

郭纬不解地说：“殿下何故忽出此想。”

李旦说：“本宫若不退让，风波便永无定期。二妃尸骨无踪，本宫怎忍她们魂牵于儿女安危？”

“陛下！万万不可。”狄光远亦劝道，“自豫州平叛以后，短短几年

间，李唐宗室，秋风落叶，折戟殆尽。庐陵王远在异乡，艰危莫知。曩者皇皇大唐，今唯殿下所系。若殿下退辞，宗庙何安？”

“纵然不退，既无出入宫禁之身，又无参与朝政之机，本宫形同虚无，守又何益？”

“不然！”狄光远说，“眼下武承嗣觊觎太子位久矣，依臣观之，二妃之亡，‘厌胜’物出，皆武氏兄弟主谋，其心昭然，就是要逼殿下退位。倘殿下请辞太子，岂非正中下怀？”

郭纬也附和道：“狄将军所言，正切当下宫廷风云枢要。殿下万不可自乱方寸。”

“唉！”李旦摇了摇头说，“本宫又何尝不想守列祖列宗之业，然天不予我，何妄求之？”

李旦的话让狄光远很揪心，父亲离京赴彭泽时曾经反复叮嘱，务必力保太子不受侵害，他的声音凝重而又哽咽：“臣者！国之辅也；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拳，臣之责也。风摧而不折其志，骨碎而不折其腰，慷慨赴死，在所不辞。目今太子处境艰危，你须以命殉之，可能做到？”在获得肯定回答后，父亲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这件事情，是他们父子之间的约定，也是他们共同严守的秘密。即便是留在京城的母亲都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他深为李旦的软弱而寒心。

自二妃案发以来，他已经有些日子没有回府上看望母亲了。他打定主意，今天就回去看看母亲，明天，他要亲自上殿面见武曌，为太子辩冤，即便引刀颈上，也绝不后退。

想毕，狄光远转身来到李旦面前跪倒说：“殿下不必彷徨担忧。微臣已决计明日拜见陛下，为殿下辩冤。纵然玉碎，也绝不容亲痛仇快，贼人图谋得逞。”

李旦急忙上前，双手扶起狄光远，涕泣道：“前者狄公仗义执言，鞭挞王庆一，怒责武承嗣，为奸佞所陷，以三品之职而贬谪县令，飘零彭泽。本宫每思及此，甚感不安。如今爱卿又要为本宫负重千钧，狄氏一门，父子忠烈，然爱卿春秋尚富，本宫何忍于爱卿奋不顾身，一切皆

因本宫而起，还是……”

“万万不可！”狄光远截住李旦的话头，“臣意已决，殿下也不可退却。微臣深信，陛下母子情深，血脉情长，定能拨云见日，还殿下一个清白，臣已离家数日，今日特向殿下告假，回府探视母亲，回来后就去武成殿拜见陛下。只是臣要殿下不再存退却之思。”

“好！本宫答应你！”

狄光远退出庄静殿，没有回头，生怕李旦又生顾虑。

府令最先看到狄光远的身影，便上前见礼道：“少爷回来了，刚才老夫人还在家里念叨，说狄家一老一少，都是不着家的主儿。”狄光远笑了笑，来到后堂，看见狄夫人正坐在绣架前绣一幅兰花，紫色的线在母亲手中如云丝般穿梭，仿佛堂内的各个角落都飘着兰香。

但狄光远第一眼看见的还是从母亲鬓角垂下的一缕白发，仿佛一片芦苇花，飞进他的胸臆。论年龄，母亲比父亲小六岁，年龄不算大，然而，父亲的遭际，岁月的风霜，吹白了母亲的秀发，吹皱了她的额头。在他童年时，母亲为父亲的刚正不阿而提心吊胆；在他青年时，母亲把心的一半给了父亲，另一半给了儿子，而唯独没有自己……

狄光远的眼睛湿润了，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母亲绣完一个花瓣，才上前跪倒在地道：“母亲！孩儿回来了。”

“哦！光儿回来了。”母亲一分神，指尖就被针刺出了血。狄光远眼尖，顾不得礼仪，挪动着膝盖来到母亲面前，拿起带血的指头，就放在自己口内吮吸，又对后堂喊道：“来人，拿白药来。”

“些许小伤！你何须大惊小怪！”母亲爱怜而又欣慰地看着儿子。

狄光远不说话，很仔细地从丫鬟手中接过白药，轻轻地洒在伤口，又用白色绢帛包了，很愧疚地说：“都是孩儿不孝，还请母亲恕罪。”

“回来就好！”狄夫人说着，就吩咐后厨准备晚膳，“你在太子身边，其责重大，为娘明白。既是告假回来，就一家子在一起吃顿饭。”

太阳最后一缕余晖消失的时候，狄府的灯亮起来了。狄光远母子入席就座。“父亲远在彭泽，家中大小诸事皆赖于府令，请他也入席

吧。”见狄夫人点了点头，府令反倒拘束了。狄光远道：“你在狄府，就是一家人，坐吧。”府令这才很不安地坐了。狄光远端起酒杯，对母亲说：“孩儿平日忙于朝事，无法在母亲床前尽孝，请您饮下这杯。”

狄夫人举起手中的杯子，说：“为娘知你一片孝心，只是忠孝不能两全，为娘只盼你精忠报国，守护太子。府上事有老身。有空了，向你远在彭泽的父亲写封信问安。”

“孩儿记下了，明日过后，孩儿就写。”狄光远转身又举起杯子，对府令说，“母亲体弱有病，府里上下，辛苦府令了，请您也饮下这一杯盛意。”

府令就很惶恐，站起来双手举杯过头说：“谢谢少爷。”

饭后，狄光远扶母亲到前厅又叙了一会儿话。

“你父亲从彭泽捎书来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他已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并说陛下已传旨，免去彭泽一年税赋，要求打开府库，赈济贫民。”

狄光远问道：“父亲可说到近来身体如何？”

“你父亲身体尚无大碍，就总是惦记太子。”

狄光远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这引起狄夫人注意：“你为何不说话，是太子有事么？”

狄光远笑了笑说：“母亲不必牵挂，太子殿下近来一切尚好，每日作画倒也优哉游哉。”狄光远不敢将这个话题再继续下去，生怕被母亲看出什么破绽，忙转移了话题，“孩儿平日总是忙，今天略有闲暇，就为母亲洗洗脚吧！”

“嘿嘿！你呀……”狄夫人看着儿子笑了笑，“为娘无病无灾，岂要你劳动。”

狄光远也不回答，亲自到后堂温了水，试了几遍，才端到母亲面前说：“孩儿就是再大，在母亲面前也是孩子。”说着，就为母亲脱了袜子，将一双脚轻轻地浸入水中，又问烫不烫？狄夫人摇了摇头。他才小心地捧起母亲的脚，撩起水，轻轻地摩挲。温热的水顺着指尖，洒在母

亲的脚掌、脚腕，也洒进了狄光远的心中。那些童年的记忆便都顷刻间涌上心头了。

七岁那年秋天，父亲为他请了先生授书，每日温课都要很晚才能就寝。一个冬天的夜晚，他因为抄写文章，直到夜里酉时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才发现窗外已是大雪纷飞，站起来后，才发现一双脚已经麻木冰冷。他挪着艰难的步子回到寝室，母亲就跟进来了。母亲什么话也不说，默默地捧起他的脚就放进自己的怀里。　那一刻，他看着母亲美丽的眼睛流出了泪水。

唉！《诗》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可他自入朝以来，在母亲身边待的时间太少了，欠母亲的太多了。而明天在皇上面前，尚不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倘是触怒皇上凤颜，这性命指不定都难保。

狄光远撩水的节奏慢了，最后不知不觉地停留在那里，目光也离散了。

"光儿！你有心事？"狄夫人问道。

狄光远脱了缰的思绪被母亲的呼唤拉了回来，赧颜笑了笑说："孩儿会有何心事，孩儿是想父亲了。"说着，他为母亲擦了脚，又扶上榻，看着母亲躺下，才深深地施了一礼退出。走出母亲寝室那一刻，狄光远在心里说："母亲！原谅孩儿不孝。"

第二天不逢早朝，狄光远洗漱一毕，没有到东宫，而是直接去了武成殿。武钦告诉他，武承嗣、武懿宗正在里面向皇上禀奏东宫人偶之事呢。"好呀，下官也正为此事而来。烦请公公禀奏，就说东宫侍卫狄光远求见陛下。"

武钦面露难色："这恐怕……两位大人正在奏事，这个时候，将军进去……"

狄光远解下腰间的宝剑，放在殿门外的剑架上，口里道："不瞒公公说，下官正要当着两位大人的面，明辨是非，还太子殿下清白。"

武钦虽从谱系上说，也算是武氏一支，却从不愿意与武承嗣兄弟同流合污，他也为太子的遭际欷歔不止。可要他放狄光远进去，陛下若是

追究下来，他轻则鞭笞，重则入狱。

设身处地，狄光远深解武钦的为难，看看左右无人，用力撕下半片战袍，递在武钦手里小声说："下官闯宫，公公拦挡，陛下若是追究下来，就说扯下战袍也未能拦住。"

而此时，武曌正狠狠地说道："好个李旦，朕念及骨肉之情，立你为国嗣，孰料你不思报恩，反倒结仇，诅咒'厌胜'，僭越犯上，罪莫大焉，朕岂能容你？"

武承嗣暗暗打量武曌苍白的脸色，知道这一回李旦是在劫难逃了，便撩了撩袍裾火上浇油道："微臣以为，太子对二妃之死疑窦未消，且仇积于胸，故而生此忤逆之举。微臣以为，其祸心在觊觎皇位，复李氏国号，是可忍孰不可忍！臣请陛下圣裁……"

"罢了！"武承嗣没有想到，武曌却反过来斥责说，"你虽贵为王侯，却是志大才疏，除了在朕耳边传些是非之词，何曾有过治国良策？"

武承嗣被斥责，一脸的通红："微臣是为陛下着想，绝无……"

武懿宗也在一旁帮腔："魏王殿下对陛下赤胆忠心……"

他的话刚说了半截，就被殿外的争吵声打断——

"将军！你不能进去。"

"请公公放开，末将有事要上奏陛下。"

"将军你……"

两人回头去看，狄光远一阵风似的冲进了武成殿。武懿宗忙上前拦住，大声道："陛下正与宰相议事，你好大胆，竟敢私闯皇宫，罪在不赦。"

狄光远也不搭话，伸开左臂一用力，武懿宗一个趔趄，他没有拦得住，狄光远却已跪倒在武曌面前了："微臣狄光远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武曌看一眼狄光远，用力拍打案头道："狄光远！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私闯皇宫，该当何罪？"

武承嗣趁着武曌的口气，顿时义愤填膺，摆出一副护驾的势头，大声呵斥道："逆贼狄光远，目无皇上，藐视朝堂，依律当处弃市。来人，将这反贼拿了。"

在殿外值守的禁卫"呼啦"一声就涌了进来。

狄光远并不理会武承嗣，面对武曌跪着说："微臣闯宫，罪该万死，却是情非得已。请陛下容臣奏完本章，臣死而无憾。"

武承嗣不容他分辨："将死之贼，何来奏言，拉出去！"

"你且退下，朕倒要听听，他有何话说。"武曌一转头，对狄光远道，"朕念及你父忠贞可嘉，恕你起身说话。"

狄光远从地上站起来，弹了弹足尖的尘土，缓缓地来到武曌面前说："微臣蒙陛下恩典，赐臣四品东宫侍卫，臣不敢懈怠渎职，陛下圣言，萦萦于心；太子安危殷殷系念。"狄光远顿了顿，加重了说话的语气，"臣终日追随太子殿下左右，每见太子早晚于佛前焚香祈福，愿陛下万寿无疆；倘闻陛下采薪之忧，涕泣不已，祷之上苍，愿以殿下之躯，代陛下病患；及知陛下康复，喜不自胜，跪之月下，洒酒苍天，又怎会有异心诅咒陛下？请陛下明察。"

武承嗣说："人偶掘之东宫，当作何解释？"

"必是有人陷害殿下。"

武懿宗说："本官现场查看，人偶于东宫后花园栗树下掘出，岂能有假！"

"奸人暗埋，亦未可知。"

"人偶两度俱在东宫，岂容你巧言令色，信口雌黄。"武承嗣转过身对武曌说，"狄光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欲图掩盖太子异心之迹，显系太子羽翼。臣闻狄光远常于静夜之际，与太子密谈于深宫，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臣请将狄光远发司刑牢狱问罪。"

然而，就在武承嗣转身吆喝禁卫的时机，狄光远忽地从腰间摸出一把匕首，脸色铁青，傲然而立，武承嗣大惊，对着禁卫喊道："逆贼欲图行刺陛下，还不拿下。"

禁卫一拥而上，将狄光远团团围住。狄光远一手高举匕首，喝令禁卫散开；一手拉开腰带，露出胸襟，高声喊道："陛下不信微臣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言罢，他举起匕首，朝胸口划去，顷刻间五脏皆出，血流如注。

武承嗣呆了！

武懿宗呆了！

宫廷禁卫呆了！

武曌呆了！

一双双眼睛只是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狄光远手捧溢出体外的脏腑，忍着撕心裂肺的痛苦，流着泪对武曌道："陛下！臣何惧一死，但能为太子洗冤，死无憾矣。"

武曌霎时似乎明白了，对武钦喊道："速传太医进殿。"又要禁卫抬着狄光远进到内室，放在榻上，用绢帛暂且包了。

武承嗣、武懿宗见事情大了，趁着禁卫忙乱中，悄悄地出了武成殿。

武曌俯下身子，附着狄光远的耳边说："爱卿忍耐些，太医片刻即来。"

不一刻，太医沈南璆匆匆赶来了。武曌观这沈南璆年不过而立，生得英俊潇洒，不禁对其医术怀疑起来，也顾不得君臣礼数，一脸狐疑地问："依爱卿之见，狄将军可有救乎？"

沈南璆一边查看伤口，一边回答武曌："好在刀伤尚新，血尚热，救之有望。"

他将一紫色的药粉点燃，朝着狄光远的鼻子吹，不一会儿，狄光远就昏厥过去，他又要两位太监帮忙，将光远的内脏置入体内，然后从药

箱里拿出一根钢针，放在火上烧燎去毒，绾了桑树皮线缝合，缚了白药，待血止住后，开了药方，交给一名太监，去尚药局取药。

待这一切安排妥当，沈南璆这才来到外室向武曌禀奏，说他为狄光远施了止痛迷药，又为他敷了宫廷特制的白药，今夜无事，如果顺利，明日即可苏醒，不消半月，即可康复。

武曌舒了一口气，对沈南璆道："你今日不可离开武成殿，就在宫中照管狄爱卿。"接着又传来武成殿詹事，要他派遣可靠禁卫严密守卫，不经恩准，任何人不能进宫。

这时候，从内室传来狄光远的呓语："陛下……太子无罪……臣愿一死，为太子……辩白……"

这断断续续微弱的声音却似惊雷，让武曌不得不扪心自问：难道朕真的错怪太子了？

武曌紧皱双眉，忽然就想到一个人，立即对武钦说："速传郭纬到武成殿。"

郭纬战战兢兢地来了，下跪时浑身颤抖个不停，说话时磕磕巴巴。武曌说："你不必惊慌，朕传你来，就是要问你，如何看待今日狄卿殉身一事。"

在来武成殿的路上，武成殿太监已将狄光远剖腹明志的经过大体述说了一遍，郭纬没有任何犹豫道："启奏陛下，'厌胜'之术，乃东宫户婢韦团儿所为。"

"朕待她不薄，焉何要含恨诅咒？"

"她既诅咒陛下，又欲加害太子。"郭纬遂将韦团儿如何欲图在深夜以姿色诱惑太子，遭到拒绝后怀恨在心，才千方百计设计陷害太子缘由述说一遍。

武曌心里"咯噔"一声，人就颓然坐在了一边，口中道："这个小贱人，本是乡间女红，朕选她进入东宫，她非但不思回报，反而淫心浮荡，恶性丛生，差点铸成大错。速去尚衣局拿韦团儿来见，朕倒要看看，彼乃黑心还是红心。"

武钦带着禁卫来到尚衣局时，恰逢韦团儿捧着一沓绢帛出来，准备到绣房去，看到皇上身边的公公来了，忙上前笑脸相迎说："公公到尚衣局，是陛下有事情么？"

武钦铁青着脸，也不答话，尖着嗓子大喝一声说："给我拿了。"

禁卫一拥上前，将韦团儿上了绳索。她一边挣扎，一边喊道："公公这是为何？奴婢犯了何罪？"

武钦冷笑道："有罪无罪，到陛下面前说吧！带走。"

一进武成殿，韦团儿单从武曌的表情就判断出事情已经败露，无力地低下头去。

武曌厉声道："抬起头来，看着朕的眼睛说话。"

"奴婢不敢。"

"抬起头来，看着朕的眼睛说话。朕问你，为何要加害太子？"

事到如今，韦团儿明白以自己的身份，不可能获得皇上的宽恕，便只有低头不语。武曌情知其罪坐实，大喝一声："将韦团儿发推事院牢狱，严加审讯。"

韦团儿彻底绝望了，在被推出武成殿的那一刻，她声嘶力竭地喊道："奴婢还有话说。"

"带她进来！罪证俱在，你有何话说？"武曌怒道。

韦团儿抬起头时，泪水已经将脸上的粉黛冲得横一道竖一道的。她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她恨这个世界如此的不公。为什么同是红颜，有人就青云直上，有人却要终身受人奴役？她恨太子，为什么就对她无动于衷？可现在要她一人承担全部的罪名，她不甘心。她也知道，武承嗣乃皇上的嫡亲，身居王位，即便如此，她也要皇上明白，他才是"厌胜"之术背后的主谋。

韦团儿没有回避自己纠缠太子之事，也丝毫没有歪曲太子拒绝的细节，在说完这一切后，她把话题转到武承嗣身上："那日奴婢从陛下殿中出来，遇见魏王，她传奴婢到他的府上，询问窦德妃母亲庞氏祝诅陛

下一案，并且要奴婢将人偶埋在东宫后花园栗子树下和庄静殿前的花坛间，以嫁祸于太子。奴婢出于对太子的愤怨，就答应了。奴婢罪该万死。”

听着韦团儿的叙述，武曌的脸色先是苍白，继之涨红，接下就冰冷铁青，她只说了一句话：“传朕旨意，户婢韦团儿，陷害太子，嫁祸魏王，罪在不赦，着即腰斩。”

韦团儿被这晴天霹雳击打得人事不省，她被拉出去的时候，形同死人，浑身软塌塌的……

武成殿恢复了宁静，只从内室传来狄光远的鼾声。武曌的内心激浪翻卷。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让她震惊，也让她忧伤。改立国嗣的风波并没有因为她听取了李昭德、狄仁杰的劝谏而告终，暗流一直在这皇宫地下滚滚翻腾。而她自责的是，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武承嗣操纵了这件事情呢？可现在真相大白时，她却犹豫了。治武承嗣的罪么？不管怎么说，比起李唐宗室来，他都是武氏嫡亲，姑母是当今皇上，他觊觎国嗣亦不为过。现在治他的罪，无异于折断自己的一只臂膀。

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让韦团儿将所有罪责背起来，以她的死求得暂时的安定。此事也进一步验证了当初狄仁杰、李昭德等人谏言劝阻改立国嗣的正确。承嗣的确难当大任，把大周江山交给他，她委实不放心。

第二天，武曌来到武成殿偏殿，狄光远已经苏醒，并且搬到了偏殿。

武曌亲自来到榻前，看狄光远年纪轻轻，却大伤元气，疲惫不堪，心中生出几缕恻隐，道：“旦虽为朕子，不能自明，使爱卿至此，朕心何忍？”

狄光远声音微弱地说：“谢陛下挂怀！臣以贱躯做证，殿下对陛下忠贞不贰。”

武曌俯下身子，为狄光远掖了掖被角说：“这个朕明白。朕没有看错人，狄氏父子，皆忠良也。爱卿安心将息，有何需求，尽可向武钦提出。”

转身回到正殿，武钦已将来自各方的文书整理好，堆放在一边。她掀开一卷，却是娄师德从巡察点发来的奏报，大略是说在西去途中，遇武威道总管王孝杰，检举鄯州、廓州营田署屯田将军有贪贿盗卖军粮行径。武曌的眉头锁起来了，自语道："克扣军粮，万死不能消朕之恨。"正要提起朱笔批示，却看到娄师德在文末写道，"臣执尚方宝剑，立斩二贼，士卒欢呼陛下英明。"

她的眉宇这才稍稍有所松展，道："这个田舍翁办起事来果然脚底生风，腕上刚锋。"

放下奏章，她的脑际忽然就浮现沈南璆的身影。他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不凡的谈吐，在昨日为狄光远疗伤时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嗯！他比起薛怀义来要儒雅、要倜傥多了，怀义虽房中之术颇为精到，也能揣摩她的心思，可就是过于鲁莽，目无朝纲，常常闹出些让她尴尬的事情来，这个沈南璆断不会有这些毛病。

武曌抬起头，问武钦道："这个沈南璆是何时到太医署的？"

"奴才也不清楚。待问过太医令便知。"

武曌想了想，莞尔一笑道："不用了，明晨你宣武三思来见。"

她知道，武三思办起这类事情来得心应手，滴水不漏……再说了，武钦一个中人，怎么可能读懂她那颗心呢？

长寿二年五月，娄师德到了鄯州。

湟水河自西向东，滔滔而去，鄯州都督府坐落在临河的半山坡上。虽为都督府，因为居住在这里的都是羌人，故而都督府所在地也远不能与内地的州府相比，沿着河川，满是山民的土屋、牧民的帐篷，再就是军营的营帐，绵延数里，看上去别有一番风味。

不过，坐落在城中心的都督府倒是檐牙高凿，很有气魄。

鄯州都督毕武早已闻知朝廷钦差一路所行，故而也不敢肆意铺张，就在府中小宴接风。饭后，两人来到厅中，娄师德问起营田诸事，都督的脸色就不大好看，说鄯州营田将军谭桧眼中根本无他这个都督，随意

殴打士卒，欺侮周围乡民，败坏朝廷声誉。

娄师德问道："本官接到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将军举报，谭桧贪污军粮，倒买倒卖，可有此事？"

毕武应道："虽曾闻说，然要坐实，恐怕还得详查。"

"哦！这如何说？"

毕武举例道："近年来，鄯州风调雨顺，营田丰实，依理，供给军需当无问题。然每逢吐蕃进犯，谭桧总是寻找种种理由，极言军需困难，供需难以为继。下官也以为其中必有蹊跷。"

"那就请都督明日一起与本官巡查一番。"

"下官责无旁贷，只是即便握其罪证，没有陛下诏命亦无可奈何。"

"这个都督不必担心。"说着，娄师德对判官李牧点了下头。

李牧怀抱武曌钦赐的尚方宝剑，庄严地置于剑架之上，然后高声说："见剑若见陛下。"

娄师德立刻拉着毕武跪倒在地，行三叩九拜之礼，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待礼毕娄师德从地上站起来时，他的脸上就写满了自信："都督还疑虑本官不能手诛贪官么？"说罢，他将剑从剑鞘中抽出来，但见寒光闪闪，冷气逼人，耀得毕武眼花缭乱。

望着门外渐浓的夜色，毕武自语道："好个谭桧，看你这回还有何高招。"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在鄯州营田署，谭桧不无讽刺地嘲笑毕武挟朝廷之力而与自己对垒。

谭桧与毕武，虽然一为营田将军，一为都督，然而，因为营田向来是由夏官署直管，且由武曌亲自过问，故而事实上是不归鄯州辖管。每每毕武要营田将军提供军需，谭桧都以与吐蕃作战之需为由，延宕推诿。后来，毕武闻知谭桧私下里将军粮卖往吐蕃，从中牟利，曾欲奏报朝廷，却苦于其将营田署上下打点得铁板一块，他也无可奈何。

其实，谭桧对朝廷钦差的巡察比之毕武更早得知。对这个娄师德他并不陌生，早在他刚刚到达河源时，就有人飞鸽传书，将消息告诉了他。因此，近些天他对属下管束甚严，也停止了与吐蕃暗中的军粮交易。

他料定娄师德明日一早定然要来营田署巡察，他更知道毕武会抓住这个机会实施报复，现在，他正与自己的副将任惠、录事参军等商议对策。

录事参军说："这个娄胖子圆滑精明，他是一定要先查账务的，不知大人可有应对之策？"

谭桧将目光投向会计，会计应道："依照大人吩咐，卑职敢保万无一失。"

"是么？"谭桧点了点头，对录事参军和会计道，"你等且退下，本官还有事要对任将军说。"

看着两人退下，谭桧对任惠说道："此次娄贼来者不善，他素来精通算数，仅是在账务上动作，恐怕很难瞒过他的眼睛，将军可还有何万全之策？"

与吐蕃的交易，虽说出自谭桧的运筹，而实际上是由任惠直接办理的，他当然知道自己与谭桧如今是荣辱一体。他晶亮而又带点惶恐的眼睛眨了眨，就想出一条计来："末将倒是有一条计，只是不知大人可敢为之。"接着，他就上前附耳说了几句。

谭桧点了点头道："不仅如此。还可告知附近吐蕃将领，今夜来袭，火灾加袭击，既是天灾，也是人祸，看他娄师德如何处置？"

当天后半夜，起了西风，营田署的官兵正在睡梦中，忽听营外传来"吐蕃来袭"的喊声，慌慌张张仓促出来迎战，不少人懵懵懂懂地做了吐蕃军刀下的冤魂。夜色中，吐蕃骑兵绕着粮库旋转一周，一把火将身边的柴草点燃，霎时火光冲天，热浪翻卷。火光中，谭桧跃马上前，与吐蕃将领大战几个回合，吐蕃将领虚晃一枪，匆匆离去。谭桧追出一里地，与任惠的骑兵会合。两人相视一笑，拨转马头，朝大营奔来。

惊魂未定的几位判官见两位将军奔来，纷纷沮丧道："吐蕃深夜偷

袭，火烧三座粮库，计数万石，朝廷追究下来如何是好？”

谭桧长叹一声说：“吐蕃军夜袭粮库，我军将士奋力杀敌，终救危于一悬，本官当上奏朝廷，陈明原委。”

任惠过来低声问道：“会计死了没有？”

谭桧一惊，急忙下马，来到粮库旁边的会计室，踩着残木断瓦，走了一圈，却是不见他的尸体。谭桧的眉头就拧在一起，疑惑道：“莫非他趁夜逃走了？”

任惠摇了摇头：“如此漫天大火，他垂老之躯，怎么能轻易逃出，是化为灰土了吧！”

“即便烧死，总该有骨头呀。”谭桧摆摆手，心迅速紧缩，低声对任惠说，“速派人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断然不可让他同朝廷钦差见面。”

任惠刚刚离去，就有值守的士卒来报，说朝廷钦差与都督大人到了。

“好神速呀！”谭桧不敢怠慢，忙率了判官、录事参军等一干人到署外迎接。

隔着老远，娄师德的鼻子便耸了耸问道：“何来烟熏味道？”

鄯州都督毕武未及回答，耳边就传来谭桧的声音：“哎呀，不知两位大人驾到，末将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娄师德宽容地笑笑，上前打拱道：“本官奉陛下之命，前来巡查，大人不必客气。”说着，随谭桧进了营房。

一阵风来，吹起浓烈的烟味，娄师德追着风源望去，但见东南角三座被烧粮库裸露在众人面前。有的粮食已经烧成灰炭，有的才刚刚烤熟，散发着淡淡的香味，有的在高温下结了块。谭桧读懂了娄师德的目光，脸上立刻布满了苦痛道：“大人有所不知，吐蕃军趁我夜深入睡之际，偷袭粮库，杀我士卒，末将和副将任惠率军力战，才将敌兵杀退。可惜，粮库已被付之一炬了。”

娄师德与毕武交换了一下眼色——吐蕃人迟不袭击，早不袭击，焉何钦差到达鄯州当日夜里就来偷袭，难道是要给大周钦差以警告么？

两人沿着废墟转了一圈，心中疑云更深了，吐蕃人既是偷袭粮库，自是为粮食而来，为何却烧了粮库匆匆而去？

回到营田署坐定，谭桧命人奉了热茶，娄师德喝一口，又苦又涩，顿感将士的辛苦。放下茶杯，他便问道："自上次本官巡察之后，又是几年过去，不知鄯州营田扩了几许？"

谭桧拱手道："大人好记性。近年来，末将率屯垦将士，修渠引湟水河之水灌田，又开新田近千顷，到今年春上，总计达五千余顷。"

娄师德眯起眼睛看谭桧，他就觉得很不自在。果然，娄师德将话题转移到王孝杰举报上来："本官巡查途中，于河源接到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将军告急信，言供需不足，军粮紧缺，敢问将军是何原因？"

毕武也在一旁敲边鼓道："非但王大人，就连下官也是寅吃卯粮，难以为继，不得不命军中市令去百姓家中购买。"

娄师德捋了捋胡须道："两位将军俱言缺粮，大人总该有个说法吧？"

这些问话，丝毫没有让谭桧精神紧张，自钦差从神都出发，他就思谋好了应对之词。他转过身时，眼眶了就带了泪花："都是末将无能，辜负了朝廷的信任。先说王孝杰大人那一宗，末将派遣得力判官，押解粮草往西北战场，孰料中途经过数百里戈壁，人烟稀少，行至鄯州往于阗途中，在戈壁被吐蕃军伏击，将士们以身殉国，末将闻之，心痛如裂。也曾派遣将士拦截，然吐蕃人出没无常。至于毕大人那里……因四镇大战，粮草告急，故而多有虑之不周，还请大人海涵。"

毕武脸色阴沉，正要说话，却被娄师德悄悄按住："本官此次巡察，一则查看田亩，上奏营田业绩；二则查阅营田账簿，理清出入计数，还请将军方便一二。"

谭桧立即接上话说："那是自然，末将虽鲁莽，然朝廷纲纪，却是了然于胸的。"

话刚落音，他就看见任惠的身影在门口晃了一下，又很快消失了。谭桧会意，很谦恭地起身说："二位大人少待，末将去去就来。"

出得署门，来到一僻静的胡杨树下，谭桧焦急地问："会计可有踪迹？"

任惠懊丧地说："搜遍周围数里地，未见踪影。"

谭桧就更忐忑不安起来，忙道："二贼尚在署中，本官不宜滞留太久，恐生疑心。你继续寻找，不可松懈……

毕武见谭桧匆匆而去，看了看娄师德道："大人不觉得谭桧有些神不守舍，行踪诡秘么？"

娄师德说："大人所言甚是，且看他下面有何举动。有尚方宝剑在，他就是奸猾抵赖，也难逃法网。本官的脾气大人是知道的，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闻言，毕武心想，谭桧这回算是遇到克星了。

"两位大人说什么呢？什么事情让大人绝不罢休？"谭桧转回来的时候，听了个尾音，问道。

娄师德没有直接回应谭桧的话，却道："请将军拿出账目来，本官看看。"

谭桧摊开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哎呀，不瞒大人，末将刚才出去，就是要找人将账本奉上，供大人阅看，孰料昨夜吐蕃兵焚烧营帐，殃及计室。会计连同账簿被吐蕃人焚毁，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焦骨。"

"哦！如此说来，近年来账目无法找到了？"娄师德虽然还无法断定昨夜大火是否谭桧与吐蕃军密谋，然而，绝与谭桧脱不开干系。他沉思片刻后问道，"难道就只有一本账目？"

谭桧说："然也！末将为官，一向清廉。岂敢留两本账？"

毕武撇了撇嘴道："大人该不是此地无银吧？"

这一句话让谭桧勃然大怒，他来到毕武面前说："大人这是何意？

想我谭桧自弱冠及第以来，即以忠于朝廷为圭臬，以事君爱民为己任，何曾想过贪贿。昨夜之火，系吐蕃所放，末将马上厮杀，奋力保我军粮无恙。大人不上奏朝廷褒奖也就罢了，反而横加指责，是何道理？”不等毕武反驳，他接着说：“末将自知因耽误鄯州军粮，大人怀恨在心，挟嫌报复，在所难免。然大人乃朝廷命官，岂可信口雌黄，颠倒是非？若不是看在娄大人分上，末将定与你论个高低分明。”

毕武也毫不相让：“下官愿奉陪到底。”

娄师德见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便笑眯眯地说：“两位大人何须争论不休，本官既是奉诏行事，定不会因丢失账簿而终止巡察。证据迟早会有。所谓事缓则明，积雪终厚，难掩陈尸。本官之意，请谭将军仔细回想，定可水落石出。今日就到这里，今晚我等就在鄯州城中暂住。”

一出营田署，毕武即迫不及待地问娄师德：“大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难道不怕这贼趁机逃到吐蕃军中，背叛大周？”

娄师德笑着挥了挥马鞭，跑出一里多地，才回过头来说：“他不跑，焉知其罪乎？”

“明白了！”毕武追上娄师德笑道。

娄师德又神秘地看了看毕武道：“至于他能不能跑得出去，就要看毕大人的了！”

毕武立即参透了娄师德话中的玄机，朗声道：“这个请大人放心。”

一切安排妥当，两人才草草地用了些晚膳，然后到厅中叙话。娄师德呷了一口温茶，涮了涮喉咙道：“本官料定，会计未死，毕大人信否？”

“何以见得？”

娄师德分析道：“所谓出门观天色，说话观神色。本官发现，副将在门口闪身瞬间，他即仓皇外出，如果没有猜错，定是为会计失踪之事，此其一；其二，既是会计死于大火之中，总该有余骨留世。既不见尸，可知人必未死，大概藏身某处；其三，本官还断定，此人对于谭桧必含愤嫉，故而趁夜逃走，不久他就会找上门来的。”

毕武很惊讶于娄师德的判断，但还是说道："大人如此肯定？下官却不信。"

娄师德笑笑说："大人可敢与本官打赌?"

"赌什么？"

"输者受鞭笞。"娄师德说。

一夜无话，第二天辰时二刻，司马飞报，说昨夜子时，谭桧与副将任惠欲逃往吐蕃，被司马中途伏击擒获，现正羁押在州府牢房，等待两位大人审问。

娄师德抚着毕武的肩膀道："大人先输一局了！"

话刚落音，判官李牧进来禀报："门外有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者前来，要求见大人。"

娄师德拊掌大笑："大人输定了！快传老者来见。"

过了一会，老者背着一个包袱进了前厅，一看见娄师德，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放声大哭道："大人救我。"

娄师德上前扶起老者，要他落座，毕武吩咐卫士上了热茶，他连喝两杯，脸色才慢慢地缓了过来，不待娄师德问，他就禀报道："小人乃鄯州营田署会计，大难不死，来投大人，就是想助大人破案。"

娄师德在任何时候都是心平气定的："你不必着急，慢慢说。"

老者喘了一口气，从包袱里拿出一本账目说："此谭贼近年来与吐蕃交易，私卖军粮的账目。谭贼怕事情败露，曾命小人做了一本假账，以应巡查之用。但他仍旧不放心，干脆于昨夜暗通吐蕃将领偷袭营寨，放火烧了粮库，他的本意是要账目连小人一起烧死，以达死无对证之目的。孰料小人有所警觉，趁乱带着真账偷偷逃了出来，在鄯州城南湟水河畔的草丛中，才躲过一劫。"

娄师德翻开账目，听老者一笔一笔地计算，一笔一笔地澄清。谭桧在营田署任上，暗中与吐蕃交易军粮，数量之大，获利之多，令人发指。待老者说完，他循着话题问道："本官发现，数量如此之多的钱

币，一部分由谭贼与任惠四分，一部分用来分给士卒，还有一部分发往神都了，敢问先生，发往神都何处呢？”

老者摇了摇头说：“这个小人就不得而知了。”

娄师德思索片刻，抬起头来时，目光就亮了，对老者说：“如今二贼被擒，营田署无人支持，本官意欲请先生协助判官李牧前去安定人心，不知意下如何？”

老者忙不迭地下跪道：“昔日在谭贼帐下，受尽折磨，动辄训斥责骂，而今大人拨云见日，小人扬眉吐气，欣然从命。”

娄师德当下传来李牧，交代署理营田各项事务，让他带着老者去了，这才转过神来，对毕武道：“该与两贼见见面了。”

毕武很不好意思道：“大人料事如神，下官输了，甘愿受罚。”说着，他就要脱衣服。

娄师德一把拦住他道：“嬉戏耳，大人何须较真，还是先审二贼要紧。”

娄师德处理起这些事情来，向来是应付自如，有条不紊的。他先请出尚方宝剑，置于大堂之上，行过大礼后才坐上主审的位子，毕武作为陪审自然坐在一边。毕武发现，这个肥胖的宰相审讯的次序也很别样，他不是从谭桧开始，而是先传副将任惠。

任惠被押进正堂时，面如死灰，低着头并不看人。娄师德喝道：“抬起头来！”任惠一惊道：“罪臣不敢。”

“恕你无罪，抬起头来。”

任惠这才抬起头来，谁知第一眼就看见高悬堂上的尚方宝剑，先自软瘫了。只几个回合，就交代了与谭桧一起盗卖军粮的罪行。

谭桧就不一样了。他的官阶乃左玉钤将军，在营田署经营多年，自恃与京都武承嗣兄弟过从甚密，料定即便是宰相娄师德也奈何不了。自进了公堂，他一脸的不屑。毕武看着就气不打一处来，厉声问道：“见了钦差为何不跪？”

谭桧瞪了一眼毕武道："所谓成王败寇，我今日落在你等手中，招亦死，不招亦死，跪之何益。"

娄师德要的是嫌犯的口供，并不在乎细枝末节，遂依照惯例逐条审理起来。每逢嫌犯否认时，就出具证据，坐实罪行。谭桧先是全部推到吐蕃侵犯上，继之又推到天灾上，继之见证物俱在，抵赖不过时，才低头认罪。

"谭桧！"娄师德敲打着公案问道，"据会计举报，你每年将与吐蕃交易军粮所获之四成解往神都，送往何处，你还是从实招来。"

谭桧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会计果然没有死。他明白，绝不能将武承嗣兄弟供出，那样不仅他自己必死无疑，要紧的是在神都的父母与妻子儿女也会因此招祸。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大呼一声，咬断舌尖，但见鲜血直流……

这一举动不唯让毕武吃惊，更激怒了娄师德，他大呼一声："来人！"

鄯州别驾率领士卒应声进来。

娄师德将尚方宝剑抱在怀中，来到谭桧面前道："看看这是什么？此物在此，如同陛下亲临，今日本官若不斩了你，鄯州营田将毁于一旦，边陲安危不保！"接着高声宣布，"逆贼谭桧，贪污军粮，私通吐蕃，罪在不赦，着即斩首，首级高悬营田署门前高竿三日，以儆效尤。"

那天正是长寿二年五月初四，第二天就是端午节。

下卷：凤凰涅槃

第一章

冤上冤宰辅遭贬

妒亦恨男宠焚情

延载元年（公元694年）腊月二十五日，彭泽县狱吏王谦一大早起来，发现天空竟飘着雪花。江南气候暖，少雪，骤然飘起几朵雪花，倒让王谦的心里湿润多了。

神都洛阳的狱吏官有多大，王谦不知道。但他明白，自己当了这彭泽县的狱吏，就是个看管嫌犯的角色。这个县城，只要沾了朝廷的，官都比自己高，谁都可以对自己撒气，而他没处发泄了，就只能找个犯人发发火。

这些年，彭泽令换了一茬又一茬，没有谁注意关在这里的囚徒，有的县令从到任至离开，都不知道监狱安在县城哪个角落。王谦也就有了一种天不收、地不管的感觉。平日里，只要囚犯们不闹事越狱，他便不怎么为难他们。他对狱卒们也是这样说的："当差居官，为的吃穿，你等只要把犯人看管好，就大家相安无事。"

然而，自去年七月，狄仁杰来这里任了县令之后，他的逍遥日子就结束了。

狄县令到任的第五天，就到监狱来巡察，沿着各个牢房转了一圈，回到狱吏住的地方，看到墙角的一堆酒瓶，眉头就皱了起来正色道："狱者，相告以罪名者，乃人之悔过洗心之处。狱吏终日醉酒，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

王谦看了看狄仁杰，心里道，这里有几个不是亡命之徒，希图他们改过，岂非梦语？但这话到了舌尖上都成了顺从和谦恭："小人谨遵大人之命！"

狄仁杰问道："前任县令大人来过么？"

王谦摇了摇头，狄仁杰于是就叹息："所谓不知者不为罪，没有人提醒他们，也难怪。"但狄仁杰已经打定主意，牢狱从自己任内开始，要成为宣示礼义、明晓荣辱的所在。他要狱吏从自己做起，将所住的一室先打扫干净："本官过几日，还要来查看的，倘是知而不改，定然不能饶恕。"

狄仁杰又吩咐王谦道："自明日起，你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每日要带领嫌犯习读礼义、法典，使其明罪之为罪的缘由，从而对判决心服口服；二是要允许有冤情的犯人诉讼，本官当亲自调阅案卷，重审甄别。"

王谦虽然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却未从内心接受。孰料，过了些日子，狄仁杰果真又来了，所幸他将一切做得很妥帖，才免受责罚。又过了些日子，狄仁杰果真开堂审案，当堂改判了三件错案，已报司刑寺死刑的几名犯人放声大哭，直呼"狄青天"。

这一回王谦才真的服了，一天夜间，他竟然跑到县府，要私下里拜狄仁杰为师，学习断案。

而更令王谦不能忘怀的是，当年重阳节，狄仁杰竟然命府衙为犯人送来月饼。县丞说："大人言道，犯人也是人，当此节庆之际，思念缘亲，人之常情，月饼虽不值几钱，却可唤醒善端。"

屈指数来，如今已经是腊月二十五日，再有五天，就是新年，尚不知狄大人还会有何新招。

王谦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伸懒腰，开始打扫自己的房间，刚刚扫了一笤帚，却看见县丞从门外进来了，他赶忙出门迎接："大人一大早来到牢狱，必是有要事。"

"还真让你猜对了，"县丞说，"狄大人一会儿要来与囚犯叙话，我来就是提醒大人，牢狱要干净，囚犯要规矩，千万不可惊扰了狄大人。"

王谦道："这个是自然，在下这就去安排。至于牢狱干净与否，自狄大人初来查看之后，天天都扫，现今通畅明亮，了无杂尘，大人随时

可以来看。”

“好！如此我便回县衙复命去了。”

上午巳时时分，狄仁杰踩着雪花来到彭泽县牢狱。王谦发现，陪同他的只有县丞一人，并未带县尉和衙役，心想这县令大人也真是够胆大的，也不怕囚犯闹事？他一边出门迎接，一边暗地叮咛随身狱丞加强警戒，以防出事。

狄仁杰似乎看出了狱吏的意思，笑了笑道：“狱吏大概对本县未带衙役不解吧？荀卿子曰：‘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本官相信，经过一年的礼仪教化，囚犯中当有不少人会改恶行善而恻隐、仁爱之心发也。”

王谦虽然在内心深处承认狄仁杰的话有道理，但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便回道：“大人在年关之际，来探视牢狱，囚犯们闻之，当感戴不已。”

“不！本官今日来，可不仅仅是探视，尚有一事与你商量。年节之际，人皆有思亲恋家之心，本官想从囚犯中选一些认罪伏法，改恶从善，而又刑期不多者，令其归家与家人团聚，年后依旧归来，如何？”

王谦闻言，两眼就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大人你就饶了小人吧？你把他们放回去，倘是他从此聚堞山泽，为匪为寇，或者杀人越货，闹出人命案来，小人如何担待得起？”

狄仁杰摇摇头说：“你快起来，本官这不是与你商议么？”

王谦不起来，就一句话：“人是绝对不能放，大人若是执意要放，就请先免了小人这小小的从九品官，让小人先回去向家人告别，然后任杀任剐，听凭大人处置。”

“唉！你起来说话吧！”狄仁杰双手扶起王谦，心中五味杂陈。他从并州入仕，先后做过几次县令大小的官，特别是这一次到彭泽一年多，查阅了大量累积的案卷，改判了不少错案，其间不少是因为地方上恶少欺男霸女，欺行霸市，恃强凌弱，逼得百姓无路可走，才做出手刃恶贼的事情。他当然明白，这些人该依律伏法，但他始终相信，他们的本性不坏。至于有些人被冤枉入狱，就更是苦不堪言了。但放眼尘世，究竟

有多少人替他们想过呢？

狄仁杰仿佛看见，一双双老去的眼睛，正望着阳关道，盼望亲人归来；又似乎看见一个个身影，倚门等待，等待自己的丈夫、儿子团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狄仁杰的眼睛湿润了。当然，他不是没有考虑到此举的后果，倘是王谦的担忧不幸言中，他这个县令……想到这里，狄仁杰对王谦也多了一些理解。

狄仁杰从案头拿起笔，顺手写下一张纸条，声明节庆期间，若放归囚犯有不归者，情愿领罪，与狱吏无涉，又要县丞郑重地盖上县令的印鉴，交到王谦手中说："这个你妥为保管，该放心了吧！"

"非小人怕事，实在是关乎小人一家性命。"王谦说罢，在纸上列出了六个平日里行为规矩，且又罪行较轻的囚犯。狄仁杰大致看了看，有些人的名字，他在复审案件中大致已经知晓，尤其是那个叫李三的，只因当初自己的妻子被人霸占，怒而误伤人命。如今他登堂复审，理清案情，已缉拿恶少，但李三毕竟有命案在身，须服刑期满，算起来，再有半年即可出狱了。

王谦在一旁插话道："这个李三，现今举止文雅，徭役勤快，也受到囚犯的尊重。"

狄仁杰很满意地看一眼王谦道："狱吏一年来教化有方啊！就照这个名单传他们前来问话。"

不一刻，囚犯们都被带了过来，狄仁杰一一询问了他们在狱中的情况和几年来的感受。囚犯们纷纷说，自狄大人到任后，牢狱境况大大改善，冤情得以申诉，真凶得以处治，罪囚深深感念大人的大恩大德，定然要改恶从善，早日与家人团聚。

"你等能如此想，本官自然备感欣慰。"狄仁杰捋着美髯说，"本官今日来此，就是要再给你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本官从王狱吏口中得知，你等在服刑期间循规蹈矩，明大义，知律令，恶念日去，善心复萌，故而本官决定，今年节庆之际，放你等回家与亲人团聚，可愿否？"

囚犯们面面相觑，半晌不敢说话，以为是在梦中。县丞急忙在一旁提醒："还不谢过大人。"

囚犯们这才如梦初醒，哗啦啦跪倒在地说："狄大人恩德，如同再造。"个中激动者，头磕得"砰砰"作响。

"且慢磕头称好，本官也不是毫无约束地放你等回去。"狄仁杰站起来，在跪倒的人群前走了一圈，回到座上说，"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本官放你等回去，你等亦须守信，正月初五务必返回，有敢不归者，本官派人缉拿归案，从重治罪，明白么？"

狄仁杰接着说："你等回家缺少路资，本官特在俸禄中拿出些钱币分送你等。现由狱吏逐一分发，可为妻女添置些许年货，也算一片心意。你们需将指印留下，以备有事查找。"

几位年老的犯人泪水就哗啦啦地流淌，说进牢狱这么多年，何曾敢生探家欲念。狄大人如此待我等，我等也不能让狄大人为难。

五个囚犯领了钱币，披着雪花踏上归途，狄仁杰长舒一口气，回头却见李三一人站在那里垂泪，心想放你回家去见亲人，本是好事，为何流泪？不料李三未等狄仁杰问话，就说道："当年小人之妻被人强暴，含羞受辱，一气之下，悬梁自尽，小人才杀了那歹人。小人被捕后，父母忧心忡忡，不久相继离去，小人现今是家破人亡，成了天地间漂泊之人了。"

"哦！"狄仁杰沉默了。他的心里很不平静，好好一个乡民，就这样被毁了。这世道好人不能扬眉吐气，恶人不能得到惩罚，还算是清平世界么？回想起在京城那些日子，被拘于推事院所承受的煎熬，狄仁杰对李三的心境多了许多的理解。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他该在哪里过年呢？

他转过身来，对王谦说："李三过年，就由你来安排，自此时起，他不必再回到牢房。"说着，他又要县丞拿出些钱币，交给王谦，作为李三年节期间祭奠祖宗和亡亲的费用。

王谦心里就老大不愿意，却又不好当面拒绝，只好对狄仁杰说："属下就勉力而为吧！"

安排好这一切，出了牢狱门，雪渐渐地大了，看来这个年注定是要与雪为伴了。

大雪小雪又一年，骑在马上，回看身后，马蹄印一串一串，深深浅浅，狄仁杰不禁感喟流年似水，倏忽间来彭泽经年，整天忙于公务，连家书都很少捎回去，尚不知妻儿在神都境况如何。离开京城时，夫人卧病在床，他至今都忘不了她婆娑的泪眼。中间虽然去过两次信探问，夫人都说早已康复。然而，相濡以沫数十载，他知道她的性格，再苦再难，她都会咬牙忍着。

唉！眼看年节在即，她不定整日倚门守望他的归来呢！这一生，他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夫人。

一朵雪花落在额头，湿漉漉、冰凉凉的，狄仁杰伸手擦掉雪水的当儿，心事就转到了儿子身上。在他到彭泽令任上不久时，曾接到光远的来信，叙说太子深陷韦团儿和庞氏两案中，本来几近弥合的母子情感又复崩裂，武承嗣等人乘机又掀起废立风波，多亏内史李昭德数次诤谏，徐有功据理抗辩，才躲过一劫。但自那以后，至今都没有儿子的消息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他绝不会与武承嗣之流同流合污，他担心的是，儿子涉世太浅，不敌奸佞陷害。

突然间，坐骑的前蹄在地上磕得“嘣嘣”响，死活不愿往前走了，狄仁杰抬头一看，自己想事太专心了，到了县府门前却全然不知。主簿发现大人回府，忙上前牵了马缰，来到后堂，到马厩里拴好马，才再度来见狄仁杰，一边沏茶，一边看着外面说：“这江南也怪，从来不下雪，一下起来就老大。只是苦了穷人了。下官刚才在县门巷发现一位老者，衣衫褴褛，躺在雪地里。下官不忍看他冻死，就拿了旧棉衣为他御寒，又给了些钱币，劝他回去。”

狄仁杰的眉头就皱起来了：“他要有家可归，焉何困倒街头？”说罢，就朝外走，主簿紧紧跟上，来到县门巷拐弯处，人早无踪影，狄仁杰的心头顿时充满了自责。当他抬起头，从主簿的眼睛里读出懊悔的神色时，脸上就和悦多了，“既已离去，但愿他过一个平安的年节。”

路上，狄仁杰告诉主簿，今后遇见鳏寡孤独之人，定要禀告他知道。其实，他在内心已经有一个筹划，就是为这些漂泊之人营造一个好去处。

重新回到后堂，主簿把一封来自神都的信件呈给狄仁杰。他一看笔迹，就知道是李昭德来的，心中甚是高兴。现今，能够站在朝堂上与武承嗣之流抗衡的，也就是李昭德、娄师德和姚🔗了。而李相无疑是擎天

一柱，让他们望而生畏。

李昭德在信中告诉狄仁杰，殿中丞来俊臣、王弘义之流因为收受嫌犯贿赂巨大而被革职，来俊臣贬谪同州当了参军，王弘义被流表琼州。行至中途，被武承嗣等人假敕追回为由，遣人杖杀之。

狄仁杰读着读着，禁不住自语道："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也有今天。"

但随之他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李昭德告诉他一个惊破心胆的消息，说狄光远为了替太子辩冤，当着陛下的面剖腹明志，幸亏御医沈南璆临场抢救，才幸免一死，此举为太子洗刷了冤情，使得太子躲过一劫。看看时间，那还是发生在长寿二年春节的事情，转瞬都一年了，但是，无论是夫人还是儿子，都没有向他透露一个字，这让他很纠结。然而，当李昭德的文字告诉他，沈南璆妙手回春，公子转危为安时，他释然了，他猜想儿子当时一定到了非剖腹不能明志的境地，他为儿子的壮举而感动："光远！你无愧狄氏祖宗啊！"

狄仁杰欲放下书信，然而，几行字映入他的眼帘。李昭德在信的末尾说，他因为遭武承嗣等人陷害，已被罢免内史，贬为南宾尉了。

狄仁杰牙齿中发出"咝咝"的声音，整个人都觉得冷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眼看年节将近，李昭德却只能离开京都，现已在去南宾的路上。

"哦！南宾属钦州，境内多异族。"狄仁杰放下信，在室内踱着步子，心就随着飘飘荡荡的雪花，追着李昭德去了，"一个正三品宰相，降为县尉，他的下场比我更糟。"

李昭德人在路上，行无定所，他就是想写封信安慰安慰，都不知道该投向哪里……

当晚，狄仁杰草草用了些饭菜，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给儿子和夫人写信。一旦铺开绢帛，他的心就如长江的波浪，难以平复——

光儿刚烈，剖腹辩冤，忠勇可嘉。然事发经年，隐而不禀，乃不孝也，须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焉可轻易伤之。所幸太子冤明，　陛下恩至，此天佑大周矣！

彭泽岁暮，雪落寒深，遥望神都，魂牵梦绕，你母春秋高，身心交病，尔须早晚床前尽孝，未可稍有懈怠。为父远在江南僻地，心力不济。唯托云传书，多所探问，待有一日回朝，举家团聚，幸莫大焉。

狄仁杰在信的末尾，还特意向狄光远询问李昭德被贬谪的缘由……这样折腾下来，到封好信笺，腊月二十六日的晨曦已临窗而至了。

冬日的运河已经封冻，水路阻塞，李昭德骑着马，沿运河西岸一路南下。

从正三品一下子沦为九品，自然也就没有了前呼后拥的卫士，一路上只有书童做伴。

虽然无雪，但一路上天气总是雾蒙蒙的，一里外就很难看清田野村庄了，只有结了霜的冬麦倔强地站在寒风中。

李昭德裹了裹身上的外氅，手搭凉棚，朝前望去，不远处有一户人家，门前似乎飘着酒旗，想来该是一处酒家，便对书童说："天气寒冷，你我且到前面暖暖身子。"

书童说："谨遵大人吩咐，小的先到前面打听打听。"

那年轻的背影让李昭德心头温暖了几许。不可想象，这一路上倘是没有了书童的陪伴，他该有多么寂寞。

李昭德下得马来，站在运河边，看河面封冻如镜，在神都的遭遇油然浮上心头。

一切似乎都事发偶然，然现今想起来，他显然是被别人设局陷害了。

先是延载元年五月，魏王武承嗣率两万六千余人上书皇上，要求上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此议一出，朝野欢呼，只有刚刚被人任命为鸾台三品的夏官尚书、武威道总管王孝杰与检校内史李昭德犯颜诤谏，以为陛下前已加尊号甚多，远远逾于先帝，现今再加，必致身心之累，劝告皇上放弃。然而，正在兴头上的武曌一句也听不进去，坚持于则天楼受了尊号，大赦天下，改元延载。

李昭德本来还要谏言，申明朝廷改元频繁，不利决策，然而，武曌

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从那时候起，李昭德就知道皇帝对自己心存芥蒂了。

这事过去刚刚两个月，洛阳及周边正闹大旱，一天朝会上，武三思上奏府库空虚，建筑天枢费用紧缺，谏言皇上加征农器赋，以充实府库。

武曌虽然对歌周贬唐的天枢很上心，然而，在赋税这件事情上，她还是比较谨慎的，于是要李昭德召集宰辅集议，魏王参加。

集议在同心阁举行，结果意见却大相径庭。武承嗣等人力主加赋，而李昭德、姚𬭚、王孝杰和苏味道等人则一致以为，今年神都京畿春旱、夏旱相接，百姓苦不堪言，非但不能加赋，还要减赋。

集议没有解决，又上了廷议，李昭德凛然陈述不能加赋的情由，自然又遭到武承嗣、武三思煽动的凤阁舍人逢弘敏等人的围攻。逢弘敏得武承嗣面授机宜，直指李昭德凭恃陛下委与，颇专权使气，人多疾之。

逢弘敏奏道："蚁穴坏堤，针芒泄气，权重一去，收之极难。"

夏官尚书王孝杰、纳言姚𬭚自然又指责武承嗣等人诬忠为奸……如此一来，加收农器赋之议便不了了之了。只是，从此武承嗣、武三思等人与李昭德更是结下了不解之仇，他们从那天朝会上太后眉宇不经意的一颤，知道逢弘敏击中了皇帝软肋，便紧接着唆动一位在武成殿担任长上果毅（唐代的宿卫官职）的郑注，据逢弘敏之见写了《石论》数千言，极言权臣之害，并托了每晚侍寝的沈南璆带给武曌。

虽然武曌严厉责备了沈南璆不该介入朝臣之间的是是非非，然而，她还是把郑注的文章带到了武成殿。整整一上午，她用批阅奏章的时间逐字逐句地研读了郑注的文字，内心渐渐布满了阴霾。她在心里问自己，是不是对李昭德太倚重了呢？

之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则直接导致李昭德命运的急转直下。

冬十月，洛阳的寒气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了些。从坊间到宫宇，万木萧瑟、千花凋敝。可这天一大早起来，武曌却发现武成殿花坛前的一棵梨树上新开了一朵梨花，迎着晨光，显得分外耀眼。

恰在这时，姚🔗、苏味道等前来奏事，见此情景，纷纷道此乃大周祥瑞之兆。

武曌的脸上立刻就如梨花一样的绚烂，连道“诸位爱卿言之有理”，并吩咐张尚宫悉心照料此花，勿使其落。

她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司马道上传来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诸位之言差矣！”

大家回头去看，原来是李昭德。姚🔗平日里与李昭德交好，见状，急忙跑过去低声说：“因为罢免农器赋一事陛下多日来心境灰暗。此事又不关兴废，不就是图个陛下高兴么？大人何必认真？”

“为取悦于上，就可以言不及义么？就可以指鹿为马么？如此，君其愧为我友矣！”李昭德说着话，来到武曌面前，施了一礼说，“今草木荒落，而独此发荣，阴阳不时，咎在臣等。”

一句话噎得几位宰相半晌说不出话来，苏味道见状，为了缓和气氛，便急忙吟出一首七绝——

岁暮寒正浓，此花至发新。

天地知人意，冬深先报春。

武曌却笑了，上前抚着李昭德的肩膀说：“爱卿真宰相矣！”大家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可是不久，李昭德便被贬为南宾尉。他至此才明白，武曌并没有原谅他，但他自以为问心无愧，更感激几年来陛下对他的信任，使他能够有所作为。临行时，他到武成殿向武曌辞行，却被那位叫作郑注的长上果毅挡在殿外，说他已是九品县尉，没有资格再见陛下。他明白，这一切，都是武氏兄弟的精心安排。

李昭德的眼睛潮湿发酸，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心境，他朝着武成殿深深地打拱，在心底呼唤：陛下！微臣冤枉，臣乞陛下明察。

想到此处，书童归来了，见李昭德黯然神伤，连忙劝道：“大人，事已至此，您还是想开些吧！”

延载元年腊月是小月，二十九日这天中午，他们来到杭州，准备从这里转道西南，跋山涉水，前往南宾。

除夕的杭州，人们都忙着迎接新春，一街两行的灯笼，烘托出浓浓的年味儿。如果还是往日，依着宰相的威赫，这里的州刺史早该出城迎接了，可他现在是什么？一个偏远穷县的九品县尉，距刺史差了两个官阶，人家断然不会理会他。李昭德打算找一家僻静的客栈住下，等过了正月初五再起程。可主仆二人从东走到西，始知所有的店铺都早早地打烊关门，回家过年去了。

在西头最后一家客栈前，李昭德看看书童，脸上露出无奈的笑："看来你我今日是注定要露宿街头了。"

书童上前敲了很长时间，只听"吱呀"一声，门开了，露出一张相公模样的脸，冷冰冰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敲门？"

书童道："我与我家主人急着赶路，不料误了投宿，请店家方便一二，可否留住几天？"

店小二忙摇头道："这个小的可做不了主，我家主人回家过年了，我只是看门护院而已。看你们也不像恶人，在下就给你们指条路吧。从这里一直往西走，在西湖西边天竺山稽留峰下有一法净禅寺，也许可以栖身。"

李昭德在一旁听了，忙谢过店小二，将行李放上马背，两人步行，朝稽留峰下而来。好在无雨，路不难走，半日即到了。

李昭德见这寺院四面环山，景色优美，寺内传出的悠悠钟磬声在残阳中随风飘向远方。过了山门，沿着石台阶一步步到得寺前，书童正要上前问话，却被李昭德拦住，亲自对正在门前打扫的小和尚施了一礼道："这位师父！在下这里有礼了。"

小和尚一抬头，见是两个外地人，急忙还礼。

"敢问寺院住持可在？"

"法师正在法堂说经，"小和尚拄着扫帚问，"施主有事么？"

李昭德说道："烦请师父禀报住持，就说有两位从神都洛阳来者，

恳请拜见。”

小和尚点了点头说道：“二位少待。”不一会儿，就见一位大约年过六旬的住持，披一领杏黄棉袈裟，手捻佛珠出现在寺门口，见了李昭德，先合十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才彬彬有礼地问道：“二位施主是要找贫僧么？”

李昭德细细一看，禁不住就叫出了声：“哎呀！怎么会是法师呢？”

住持也吃惊道：“这不是李内史么？快快有请。”

小和尚一看住持与来人很熟悉，急忙牵了马到马厩，然后带书童到寝室取暖喝茶。

而此时，住持了悟已与李昭德在方丈室品茗说话了。谈起前年白马寺佛事，了悟记忆犹新，当时的李昭德作为皇帝的近臣那是寸步不离左右的，可眼下……于是他便问道：“今日除夕，李相不在神都过节，焉何风尘仆仆来到此处？是要回乡探亲么？”

李昭德喝了香茗，身上暖和多了，呼出一股热气感慨道：“在下乃长安雍州人氏，岂会南辕北辙到此？实不相瞒，内史一职于在下已成往事。”随即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末了说，“在下原知此去山高水远，本拟在神都过完年节再行，无奈圣命难违，只好黯然登程了。”

了悟法师虽已不在红尘间，可李昭德的遭际还是让他内心波澜迭起，难以平静。不过，在他看来，李相的命运中也许就该有此一劫。

了悟起身为李昭德续了茶水，再回身坐下时，慈眉下的一双慧眼便又恢复了水波不兴的平静：“贫僧远离红尘，不闻宦海沉浮，名利得失。然我佛向来以为四大皆空，此空非虚无之空，乃言有无皆无定数，即所谓既有，既无，既无有，既无无，此为恒常之法。故而，佛家讲究‘一切皆空，唯自性永存’， 自性即佛性。如此说来，宦海也该如此，施主不必过于纠结。”

李昭德听着、想着，觉得法师说得很有道理。人世间本就没有铁定的官位，又何必为一时之得失而苦恼呢？李昭德从蒲团上起身，很恭敬地向了悟法师敬茶道：“法师一席话如醍醐灌顶，在下一路上的烦恼尽去了。今日除夕，得遇法师，可谓三生有幸。”

了悟道："既是逢了年节，施主不妨多住些日子，清静心性，远离凡事，也少了诸多苦恼。只是佛门吃斋诵经，无鸡鸭鱼肉，委屈施主了。"

除夕当晚，寺院里佛烛高照，分外通明。众僧齐集，先在法堂诵经，然后到膳室吃团圆饭。了悟法师本来打算让李昭德在别室用膳，但此时，他的心已经被佛法浸染，执意要与大家一起进餐，了悟以为这也是一种慧觉所在，难能可贵，便答应了。

走进膳室，映入李昭德眼帘的是亮亮的一片杏黄，原来佛门也有除旧布新的习惯，今夜，大家都穿了新袈裟或者百衲衣。至于膳食，则与平日无异，皆为素品，图的就是个气氛。书童与和尚们坐在一起，李昭德则与了悟法师和几位寺院的职司一起。

没有酒，没有肉，没有喧哗，每个僧人心头的新岁都是平静而又庄严的。一口膳食入口，李昭德的思绪倏然回到了京都，想着夫人与儿女们，眼睛就潮湿了。但这种情绪转瞬即逝，因为他很快从众僧的目光中读出了活着的恬淡和宁静。李昭德很惭愧，觉得这一天在法净禅寺所学的，比在朝堂数十年的都要多。

膳后，了悟法师邀李昭德巡看了藏经楼，又从浩如烟海的经卷中选了几卷赠给李昭德道："贫僧知道施主此去南宾，穷乡僻壤，每日诵诵经卷，心底的尘埃便会一扫而光。"李昭德万分感动，连忙道谢。

子夜，了悟法师又邀李昭德与众僧一起敲钟，随着洪亮的钟声传向远方，新的一年到来了。此刻，李昭德想，万象神宫中一定张灯结彩，在除夕夜再一次向世人宣示武曌的赫赫威势。他记得，临行前，武承嗣一伙人就唆使众人上书，要加武曌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而自己当时已被罢免了宰相，回天无力了。他就是不能理解，曾经在太宗皇帝身边陪伴多年的武曌，为何就没有承继半点太宗皇帝实事求是的作风呢？焉何对这些虚名如此钟情呢？

他的心绪变化，被了悟法师看得清清楚楚，法师无奈地摇了摇头，为他走不出宦海孽缘而悲哀。

夜深了，寝堂内传来僧众们酣甜的鼾声，李昭德却毫无睡意，他侧身看了看不远处的书童，才发现他也没有睡。

“想家了？”李昭德在黑暗中问道。

“有点！”

但李昭德听得出，书童的喉头哽咽了，他一定很思念家人，便无奈地安慰道：“跟着老夫委屈你了。”

书童没有回答，只是流着泪。

过了一会儿，书童翻了一个身问道：“大人也想家么？”

“岁交新旧，人之常情。老夫知道，你家在长沙，孤身一人在神都，如今又与老夫一起远赴他乡，如不嫌弃，往后就将老夫当作父亲好了。”

书童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孩儿早有此愿，只是大人位居宰辅，不敢高攀，好了，现在孩儿在远方也有家了。”

但他毕竟年纪尚轻，情感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或许是他的夙愿获得了满足，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李昭德忽然觉得，自己到这法净禅寺，也许就是上天的旨意，让他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对名利得失有了新的领悟。是的！三品宰相怎样，九品县尉又怎样，最后不都是化为尘土？要紧的是心清气静地活好当世。

“过了正月初五，就登程，不可因官卑职微而懈怠。”他这样想着，打了个哈欠，就听见了远处传来的鸡鸣……

神都也迎来了新的一年。

武曌欣然接受了武承嗣等人的谏言，受封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近年来，每加一次封号，朝廷就要改元，延载年号刚刚不到一年，又于（公元694 年）正月改元“证圣”，朝臣们也无人敢进言，一切都随着皇帝的爱好和兴趣转换。

正月初二，武曌在则天楼举行了盛大的受封庆典。

武承嗣与武三思终于实现了在魏王府定下的三大夙愿：为太后寻找一个新的男宠，建成与明堂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天枢，将李昭德最终赶出神都，因此二人眉飞色舞，分外高兴。

看着武曌日渐蹒跚的背影，武承嗣那冷却了许久的愿望再度炽热起来：李昭德已经走了，改立国嗣之事也许会重新回到陛下的案头、眉头和心头。想到此处，他看了武三思一眼。

武三思自然明白武承嗣的意思，低声说："下一步，就是将那个懦弱的李旦……"随即发现了只隔几步远的上官婉儿，话随之就转了过去，"知制诰安好！"

上官婉儿回三思一个柔笑，算是搭话，接下来却说了一句："王爷这回称心了吧！"

武三思当然明白婉儿话里的意思，他们兄弟处心积虑的事情，没有一件瞒过上官婉儿。

而这一切又如何能逃过太平公主的杏眼呢？她拉了拉身边亦步亦趋的武攸暨，撇了撇嘴。武攸暨不解地问："怎么了？"公主便很失落地什么也没说。唉！他永远只能是武承嗣的走卒，成不了气候啊。亲历了改立国嗣风波的太平公主最瞧不起的就是武氏兄弟一遇顺境就得意忘形的浅薄，他们以为只要驱逐了李昭德，就扫除了立嗣路上的障碍？笑话，你等这副模样，如何能够承继大周基业？

这江山到底该谁来掌管呢？母皇之后，除了她太平公主，无论李唐宗室还是武周家族，没有第二个人。她身上的血，一半属于李氏，一半归于武氏，太宗遗风、母皇性格铸就了她的果断、刚毅和善于权谋，而这正是做一位治国理政的皇帝所必需的资质。她现在越来越觉得，两位表兄谋求立嗣的图谋该是多么不自量力，无异于梦语。她绝不会让武承嗣的图谋得逞。

太平公主看着前面搀扶着母皇的沈南璆，便紧走了两步。

沈南璆不是薛怀义，不管朝臣们怎样猜度他与陛下的关系，他都是太医署堂而皇之派遣到皇帝身边的御医，他的职责就是呵护陛下的凤体安康。

“沈太医！”公主很温柔地喊了一声。

沈南璆转过脸来，见是公主，立即诚惶诚恐道：“见过公主。”然后他就一心一意地伺候在武曌身边，直到看着武曌在则天楼落座，并与武承嗣说话去了，才抽身来向公主施礼。

“在母皇身边还习惯么？”

沈南璆尴尬地笑了笑，算是做了回答。他的确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很惊异于陛下以七旬高龄而仍有如此旺盛的欲火，连他这样的青春男儿都有些力不能支。

太平公主也就不再问下去，只是叮嘱他小心谨慎。

在他们说话的当儿，陪同的大臣们也借着庆典之前的机会，互致新春的祝贺。

新任内史豆卢钦望向杜景俭、姚𬭚、韦巨源打拱道：“向各位大人恭贺新春。”

几位急忙施礼道：“同喜同贺。”

来自长安京兆的豆卢钦望，虽然因为族望荫庇而入仕，然而，数十年来，却与那些自恃先辈功绩的纨绔子弟不同，他一生慎微慎独，才得以在垂拱二年被任为司宾卿，现在，虽然代李昭德为内史，然而，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无论是从威望还是能力都不及李昭德。因此，李相离开神都时，他亲自登门相送，一时在朝野传为佳话。

与他有所不同，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杜景俭却是出于明经科考，才得以进入仕途。当年曾经与来俊臣、周兴、徐有功、侯思止等专理制狱，却因秉公重据而常遭到来、侯弹劾。然而，他凭着以柔克刚的性格，竟然多次化险为夷，皆得益于李昭德的呵护，因此，他和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𬭚，文昌右丞、同平章事韦巨源都是同李昭德过从较密的臣僚。

李昭德被贬九品县尉，他们也曾愤愤不平，表示要上书陛下，却被李昭德坚决拦住：“昭德者，区区臣僚耳，何须诸位不惜玉碎而辩之？朝廷多一忠良，则奸佞何敢妄为？社稷为大，吾为轻，君须慎之。”

如今他们回想起来，李相真可谓知圣朝情势深矣！

“然不知李相行至何处了。”

“现今是冬日，他只能沿运河一路南下，受风霜之苦了。”

几人正说着话，听见鼓乐喧天，笙竽高奏，急忙收住话头，入了宰辅阵列。

程序一道道走过，庆典进入高潮，九百个乐师高奏雅乐，武曌面对天地，接受加封。武承嗣秉承皇帝旨意，宣布改元证圣，大赦天下。武曌在雅韵高蹈的浓烈氛围中移驾端门，举行酺会。

端门是洛阳皇城的正门，正月里在这里举行酺会，象征大周王朝的升平。朝廷还特地在这一天，为彰显皇德而允许百姓聚众饮酒。

相比于则天楼的加封盛典，酺会就带了节日的轻松和自由，从午后一直到夜里酉时，歌声、鼓乐、欢舞，一浪高过一浪。

其间最为宏大的是根据武曌诗歌演绎的歌舞，一千四百多人的歌舞队伍掀起的歌潮，宛若春雷滚过洛阳上空：

神功不测兮运阴阳，包藏万宇兮孕八荒。

天符既出兮帝业昌，愿临明祀兮降祯祥。

武曌写这首诗的时候，洛阳才被确定为神都后不久，高宗也不过四十左右，这诗就是专为他写的。她讴歌大唐的运符阴阳、包藏万宇，她期待上苍降吉祥于大唐，说到底都是因为爱着这个掌握着社稷命运的男人。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似乎它就是一则神灵谶语，一种久藏玄机的预言，都应在了今天大周的基业上。

武曌环顾左右，武承嗣心领神会，立即起身邀沈南璆起舞，沈南璆只得应约。有他这一表率，大臣们纷纷起舞，连武攸暨也笨拙地加入了。

武三思自然不会放过与上官婉儿同舞的机会，上前做了个邀约的姿态，上官婉儿也不拒绝，二人一边跳舞，一边说话，几圈下来，上官婉儿一时香汗浮额了。

回到座上，上官婉儿饮下一杯酒，忽然五内翻腾，急忙捂了口，她想："今夜恐怕要出事。"

她有这个参验，前几次都很灵验。看到她脸上蜡黄，武三思忙问："姑娘怎么了？"

上官婉儿摇摇头，依旧莞尔一笑道："没什么！只是有些疲倦。"

她暗暗地祈愿自己的痛苦快快过去，上苍将一个平安的节庆赐给大周。

太平公主举起手中的酒杯，脸上写满了温暖："儿臣看眼前盛世光景，皆母皇恩泽。"

武曌饮下一杯，目光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光阴如过隙，朕若再年轻二十岁，亦翩翩起舞矣！"

"母皇身心康健，社稷福祉。"太平公主忙劝慰道。她的目光投向武承嗣和武三思，意味深长地说道，"只是几位表兄，未能安分守己，举止颇为乖张，还请母皇明察。"

这话一出口，武曌就明白她下面要说什么，并不直接应对，却把目光转向舞场，只见金吾将军武懿宗穿过狂舞的人群，朝这边走来了。他顾不上与公主打招呼，神色有些慌张地在武曌耳边低语几句，武曌的眉毛迅速地颤悠了片刻，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道一句"你速查之"，便依旧看眼前的舞蹈了。

太平公主问道："发生了何事，看他六神无主的样子。"

"没什么！"武曌很淡然地回答，但她的眼睛已经告诉公主，加封号带来的愉悦正在消退，她对眼前的景象很疲倦……

太平公主忽然眉头就皱了起来：呀！这半日只管节庆，怎么就没有看到薛怀义呢……

精明的太平公主立刻断定，刚才武懿宗所报之事，定与薛怀义有关。

火是从立在明堂的纻麻大象脚底烧起的，因为当初建时佛像巨大，

不得不改用纻麻空腹来结构，现在却都成了引火的绝佳材料。当第一把火从足可以容纳数十人的佛像指尖燃起时，站在坑道里的薛怀义望着蹿向夜空的火苗，放声大笑："烧吧！让这一切化为乌有，化为灰烬。"

然而，当大火烧向佛像隆起的胸脯时，薛怀义又满脸恐惧地跪倒了，他捂着络腮胡子包裹的脸，从指缝间涌出两股热泪："陛下！怀义……"

薛怀义捶打着地坑墙壁："沈南璆！我要杀了你！"

大火已经漫过了佛像线条柔美的脖颈，蛇信子一样的火苗正吞噬着那丰腴而又微笑的唇、高高的鼻梁和宽宽的额角，这一切多么熟悉。那每一个角落，都曾经落下他疯狂的吻。陛下的皮肤永远是光润的，丝绸般的绵柔。他们在一起时，她总是用双唇轻轻吻他的额头，口里重复着："宝儿！朕的宝儿。"

嗯！他不能容忍另外一个男人在她的身上留下痕迹，他要在自己的心底将这一切抹去。然而，那又是多么痛苦的折磨。

皇上加封号的庆典之前，怠惰于白马寺的薛怀义是收到了殿中监的请柬的。可那不是发给皇上的"宝儿"的，是给白马寺住持、鄂国公的。那一刻，他忽然发现，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受到陛下的召见了。那个该死的沈南璆现在一定很快意吧？他心里愤愤不平，却无处发泄，于是就用车载着钱币，到街头抛撒，看着信男善女们争拾而取乐……

如此一来，好好一个法会倒成了薛怀义戏弄僧俗信众，夸富泄欲的机会。他也明白，自己这样做，有违于教义，可他除了以此来引起陛下的注意，再也想不出别的方式。

他看着手中的请柬，一股无以名状的心火骤然冲向头顶，他屏退身边的僧人，将自己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地来到明堂，乘着夜色，举起了手中的火把。

他觉得浑身灼热，仰头望去，大火已经烧到佛像的头顶，心就揪出一阵阵疼痛。仿佛那大火正在燃化皇上高耸的发髻。那发髻不属于别人，而属于自己，自从他以白马寺住持身份侍寝后，皇上就不再让宫娥们宽衣解带了，这丝丝发髻，每次都是他亲自为皇上松开的。那头发如波浪一般地从他的手上涌出，涌成曲线的瀑布，而皇帝那张比实际年龄

要润泽许多的脸，看上去便也不那么老了。那些日子，他就是凭借这种感觉活着。

此时，纻麻燃起的火苗掉进地坑，正一步步剥夺他生命的空间，薛怀义害怕了，他踉踉跄跄爬出地坑，这才发现，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整个明堂都葬身火海了。远远望去，神都半边天都被映得通红，他隐隐约约地看见，皇宫禁卫们正在奔走救火……

薛怀义的醉意终于被彻底唤醒，他开始意识到这一回祸闯大了，是他亲手将自己苦心建起来的明堂毁于一炬了，一旦皇上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岂能绕过自己？

薛怀义略一思索，便迅速佯装救火，一边大喊着“救火”，一边朝金吾将军武懿宗身边跑去：“将军！发生什么事情了？”

武懿宗闻到一股酒气，就有些不屑地回答：“大师没有看到众人正在救火么？”

薛怀义赧颜地摇了摇头说道：“贫僧昨夜喝了点酒，睡得一塌糊涂，睡梦里听到人声嘈杂，就赶来看看。”

接着，薛怀义环顾了周围的火势，顿时捶胸顿足道：“明堂！明堂！这可是陛下明政教之场所，祭祀、朝会、庆赏、选士大殿之所在，如何就毁于一旦了呢？陛下，都是……”

第二章

一把火开谏言路

满腹怨杀骄恣人

二月的寒风让禁卫们的汲井扑火陷入“杯水车薪”的尴尬，以致大火到天明才渐渐熄灭，但烟尘也没有及时消散，神都的大街小巷弥漫着刺鼻的呛味，沿街的店铺都不得不关了门。

太阳刚刚从伊河升起的时候，秋官尚书娄师德，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𦍒，文昌左相、魏王武承嗣，梁王武三思等就赶到了明堂废墟。

金吾将军武懿宗正指挥禁卫收拾着，见宰相们来了，急忙上前迎接。

眼前的情景让大臣们面面相觑，且不说纻麻佛像早已被化为灰烬，明堂上高一丈饰以黄金的铁凤也被烧得面目全非，至于上为圆盖、高二百九十四尺的主体建筑，因为是以木为瓦，更是首当其冲地被大火吞没，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未散的黑烟随风围着人们飘荡……

姚𦍒问身边走着的武懿宗道：“听说将军昨夜一直在此救火？”

武懿宗回应道：“朝廷新春酺会，末将率禁卫巡察时路过此处，忽然发现从天堂地坑里蹿出一股火苗，‘呼’地就烧着了纻麻佛像，末将命禁卫就近取水灭火，孰料火势太大，水泼上去就化为蒸汽。不一刻，三层天堂火势汹涌，并且向明堂蔓延，末将急忙禀奏陛下。可等末将回来时，整个神都半座城都照红了。”

“可曾发现有可疑之人出现？”姚𦍒又问道。

“并不曾看见可疑之人，只是在末将离开酺会回到明堂时，看见怀义大师双手提着大桶，投身救火，后来见火势失控，跪倒在地放声大哭。”

自汉以来最大的明堂毁于一夕，让臣僚们欷歔不止，究竟是天火还是人为呢？

武承嗣抚摸着留有余温的一段枯木，很久没有松开，它透过春寒，带给他的，不是温暖，而是莫名的烦躁。自从火起，他就不相信这是天火，现在，他的朝靴踩过满地灰烬，眼睛却不漏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忽然，一颗散落在地上的佛珠映入他的眼帘。他捡起佛珠，翻来覆去地看，当他顺着佛珠的纹路将近来宫里宫外发生的事情梳理了一番后，骤然张开了嘴，半天都合不拢："天哪！莫非是他……"

武承嗣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除了薛怀义，还有谁会对皇上经常莅临的"万象神宫"有如此大的怨恨呢？唉！男人与女人之间，有多少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啊，只是薛怀义这次真是太过头了，只怕是性命不保了。他将佛珠悄悄地藏进自己的衣襟，才继续朝前走。

在过去的几年里，无论是武承嗣还是武三思都对薛怀义格外谦恭，为他牵过马，扶过镫，而薛怀义也先后帮他们对付了李孝逸、狄仁杰等人。而且薛怀义还是武三思通过太平公主推荐到皇上身边的，一旦纵火真相败露，他们能脱干系么？他突然发现娄师德手中也握着一颗佛珠，这薛怀义处事也太不慎了！朝野谁不知道娄师德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呢？这下算是完了。

武承嗣立刻一脸惊讶地来到娄师德面前问道："娄大人这佛珠是从火场捡到的么？"

"据此可以推断，纵火者当是一位僧人。"娄师德点了点头。

武承嗣心底"咯噔"一声，但他却极力地轻描淡写："大人的推论不无道理，不过昨夜救火之人中亦不乏僧人，疾走之间佛珠被扯断也是情理中事，焉知就一定是纵火者呢？本王知道，娄大人办案，一向重证据而不轻信狱辞，想来此次也当谨慎。"

姚𦍒本就一向处事缜密，他在进入阁僚后，就建议武曌撰写《时政记》，受到皇帝褒扬。他此时从娄师德手中接过佛珠，把玩片刻道："僧人之举，在有罪无罪两可之间。如果是僧人纵火，必在着火后逃离现场，不可能留下佛珠；倘是僧人救火，那么根据遗留佛珠的位置推断，他也许已丧生火海。只是尸骨不见踪影，其谜深矣！"这话显然把大家的思路又朝前推了一步。

娄师德见状便道："姚大人所见甚卓。此案重大，本官之意可由魏王把查看结果禀奏陛下，由陛下裁度。"

武承嗣正担心薛怀义与此案有关，娄师德的话正顺了他的心思，忙不迭答道："既是诸位大人相托，本王也不推辞，当如实将今日所见禀奏陛下。"说着，他又把话锋一转，对娄师德道，"不过，陛下既已诏命大人查案，本王以为不可以今日所见为止，我等应务必查明真相，缉拿真凶。"

娄师德点头道："这个不劳王爷担心，下官身为秋官尚书，务拿真凶，责无旁贷。"

武承嗣想起武曌临行前交代的事情，又对姚𤇆道："陛下旨意，明堂复建一日不可怠延，大人身兼天枢与新明堂监使，万望不辞辛劳，夙夜匪懈，早成大功。"

姚𤇆忙拱手道："这个请陛下一定放心，下官定当宵衣旰食，继晷焚膏，不负圣望。"

眼看时光不早，娄师德建议大家散去，待武承嗣禀奏皇帝后，再行议决下一步该怎么做。当明堂废墟上只留下姚𤇆和娄师德时，他们彼此看了一眼，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

娄师德先开口道："大人若是不忙，你我不妨走走？"

姚𤇆当下要驭手退避，两人便有意识地放慢了脚步。

娄师德小声问道："大人对明堂火灾如何看？"

姚𤇆抬头看了看周围，确信无人跟踪，这才说道："如此明显的案子，还需查么？在下料定，此火定是薛怀义所纵。"

"哦！大人为何如此肯定？"

姚𤇆就讲了前些日他看到的情景，说有一天他到白马寺拜访薛怀义，本想就天枢工料成色不够之事询问，却不料到了住持门外，竟听见武三思正和薛怀义在里面说话，便觉得自己来得太不是时候，正准备离去，谁知此时就听见了薛怀义"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逼急了，一把火烧了明堂"的吼声。所以昨夜一听到火灾的消息，这声音便再度回

到他的耳际。

“大人说说，这火不是他纵的，又会是何人？”

娄师德不能不承认姚⛓说得有道理，但他很快想到了武曌：“大人以为，陛下会如何处置此事？”

姚⛓摇了摇头，讳莫如深。

娄师德就在心里笑他奸猾，心里明明白白，却还装糊涂。娄师德相信，此时姚⛓心里所想的定与自己毫无二致。这件案子一定会让陛下很伤心，很尴尬。当初是她不顾朝臣劝阻要薛怀义主持明堂修建的，现今正是他亲手毁了她引以为傲的“神宫”，她该如何接受这个事实呢？

娄师德因此也并不点破，双手打拱道：“朝野无人不知大人为人精细，哑谜可打，心事难去，设身处地，下官体谅大人的难处，你我各回署中公干吧！”

姚⛓急忙回礼，并用力握了握娄师德的手……

的确，明堂火灾就像一把刀子，刺得武曌胸口绞痛。尽管当武懿宗前来禀奏火情时，她不动声色地继续酺会，可那只是顾全大局罢了。

其实，她的心早就乱了。

第二天她便破例遣散了朝会，要宰相们前往明堂查看火灾，自己则回到武成殿，进了内室就卧榻不语了。

她一闭上眼睛，烧红了半边天的神都、大火蔓延的天堂、一层层溃塌的明堂，便纷乱而又灼热地从脑际飘过。她的足尖剧烈地疼痛，浑身燥热，有一种要被融化的恐惧，似乎那火烧毁的不是纻麻做的佛像，而是她日益老去的躯体。她似乎感到，那火已经烧到了她的脖颈，灼热的大火烘烤得她喘不过气来，继而又点燃了她的长发，“咝啦、咝啦”的声音揪扯着她的脏腑，剧烈的疼痛从每一条血管向全身各个角落蔓延，而熊熊火焰中伸出的赫然是薛怀义结实的五指。

火“点燃了”整个武成殿，眼看着一个个梁柱倒塌，直向她的胸口压来。她想喊却喊不出声，想逃也动不了身，恍惚间，她听见一个宫女说道：“陛下刚服药躺下，知制诰大人待会儿再来好么？”

上官婉儿明白，皇上的病都因昨夜大火而起，并且不是伤在凤体，而在凤心。她料定这火与薛怀义脱不开干系，便暗暗埋怨这鲁莽的和尚不知深浅，再怎么说，明堂也凝结着他与陛下的情分，焉能说烧就烧了呢？想到此处便道："既然陛下不适，那下官就不进去了，待陛下康复再来禀奏。"

上官婉儿正要转身离去，就听见殿内传来武曌的声音："外面说话的可是婉儿？进来吧！"

进了殿，上官婉儿大吃一惊，昨日酺会上神采奕奕的皇上一夜间竟变得如此憔悴！她的心便一阵阵地疼。当时她就坐在皇上身边，当武懿宗禀奏火情时，她一下子就猜到了纵火者。人世间许多事，往往知之愈甚，伤之愈烈。皇上这几年对薛怀义恩宠有加，所以一旦撕裂伤口，那血就止不住地往外流。

上官婉儿将文书放在案头，才过来向武曌行礼。武曌抬起疲倦的眼睛问道："有紧要的奏章么？"

"陛下凤体不适，还是等……"

"拿过来。"武曌不等上官婉儿说完，就挣扎着从榻上起来道，"朕岂能以一己之身而误社稷大事？有何要紧事，速奏朕听。"

上官婉儿一听这话便很感动，道："陛下可曾记得，前几年河内有一老尼乎？"

武曌略微一想便记起来了，三年前，有司奏河内有老尼叫武什方者，自言能配长生不老药，武曌曾遣乘驿前去采药，可食后毫无功效，于是问道："可是武什方？"

上官婉儿接着武曌的话道："陛下好记性，司宾卿奏说，这个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却烹羊宴乐，左右拥有子弟近百人，淫秽奢靡无所不为。更有甚者，明堂火灾后，她竟要求见皇上表示唁慰。"

"罢了！"武曌挥手打断了上官婉儿的禀奏道，"她放言可知来生前世，焉不知明堂起火乎？如此蟊贼，岂能容得？传朕旨意，命司宾寺崇玄署遣人前往河内捕之，其徒皆没为官婢。至于武什方，一俟发现，即

行绞杀。”

上官婉儿嘴里答着“谨遵陛下旨意”，心却收紧了，皇上虽然人在病中，然而杀起人来依旧果断决然，毫不犹豫，这样的意志，若是放在先帝身上，当不至于有周代唐的结局。

她正想着，武曌有些沙哑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前些日子，夏官署奏突厥来犯，朕命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北上抵御，不知可有消息？”

“王将军大军北去，一路浩浩荡荡，眼下已与敌接战，不日将有战报传来，　陛下就安心养病吧！至于还有不急表章，等陛下康复之后再阅不迟。”上官婉儿说着，准备告辞出殿。可就在这一刻，她从武曌的目光中读出了孤独和忧伤。

“你先不要急着走，近前来，陪朕说说话。”武曌指了指榻前的杌凳道。

这情景在以往的时光里也是有过的，但今天的感觉明显不同。皇上已完全没了刚才处理国政时的果断，此刻，她深深埋藏在心底的脆弱都在一瞬间飞上了眉宇。她伸出手，轻轻地在上官婉儿掌心摩挲，传递着女人之间才会有的相知相惜：“知制诰怎样看昨夜的火灾？”

“这……”上官婉儿迟疑了片刻，但她立即从武曌的眼睛里获得了鼓励，便决计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她欠了欠身子道，“依微臣看来，昨夜纵火案案情清楚，不待查而明了。”

“哦？”

“臣虽尚无证据在手，然从情感上推论，凶手非薛怀义莫属。”上官婉儿点到为止，并没有提及沈南璆，她想皇上一定想到了。

武曌眉头微微颤动，心也“咯噔”一声响，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生生地疼。唉！还是婉儿知道自己的心，便叹了一口气道：“这个怀义，这件事情让朕很难堪，很伤心。”

“陛下欲如何处置？”

“这也正是朕的为难之处。”武曌从上官婉儿的掌心抽回手，“当初

是朕要他主持明堂修建的，后又册封他为梁国公，并多次任命他为行军道总管，甚至将王孝杰这样的百战将军置于他的属下。他如今有负朕望，你说，朕作为一国之君，又该如何面对群臣？”

她怎么会忘记，当她与薛怀义颠鸾倒凤之际，他吻过她的额头、她的眼睛、她的鼻梁、她依旧饱满的唇，他说陛下是人世间最美的皇帝，他要依照她的容貌，塑一尊巨大的佛像，让陛下的神采人神共仰。她一直深信，那不仅是臣下对皇上的承诺，也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深爱。民间一夜夫妻尚难以割舍，何况她与薛怀义有过长达十年的耳鬓厮磨呢？

上官婉儿眨了眨眼睛，她当然知道武曌在想什么，于是很委婉地说道：“微臣倒有一谏言，陛下可命魏王亲查此案，面授机宜，但云“工徒”误烧纻麻佛像，酿成火灾，再从牢狱中随便提一人杀之，既可平息朝野议论，又可为薛怀义开脱。”

“眼下也只能如此。”武曌沉思片刻，随即眼睛一闪，立即又做出一个决定，“不仅如此，朕还要命他主持新明堂的修建。”

“陛下……”

武曌长叹一声道：“他毕竟伺候朕这么多年。他自幼以卖脂粉为生，不识朝野大礼，举止鲁莽，情有可原。不过，朕也就饶恕他这一次，再有罔视朝纲之举，朕绝不宽恕。”

上官婉儿真的很唏嘘，再厉害的女人，也有一颗柔软的心啊。她为武曌掖了掖被角后，便告辞出殿去了。

三天以后，司刑寺在神都广张告示，对纵火的“工徒”处以腰斩，监斩官是司刑少卿皇甫文备。皇上之所以让这样的高官监斩一个“工徒”，正是要朝野明白她对此案的重视。

接着，武曌在朝会上宣布，任命薛怀义为新明堂营建使。

朝臣们轰然喧哗片刻之后，立即静下来，齐声道：“陛下圣明。”

“众位爱卿！”武曌伸开双臂，高声道，“明堂者，朕布政之所，今毁于一旦，朕之不德，上天以灾异谴朕。明日朕罢朝，亲往宗庙祭祀，以告先灵。姚🔗何在？”

“微臣在。”姚𦍒出列答道。

“由内侍府拟制，颁布天下，广开言路，凡直言朝纲积弊，而言之有据，持之有故，论之成理者，朕将擢拔赏赐。”

随着姚𦍒一声“臣谨遵陛下旨意”，朝臣们的脸上布满了阳光，大殿里的空气似乎也活泛了许多。在姚𦍒的记忆里，似乎自总章选举之后，朝廷就再也没有过这样轻松的气氛了。

姚𦍒的思绪正翻卷间，武曌又道：“姚爱卿，你的《时政记》当记下这个日子，包括朕在宗庙前的忏悔。”

大臣们又是一番感慨。

娄师德很困惑，他无法对武曌放过真凶做出合理的解释。出了大殿，他避开武承嗣等人的目光，拉了拉姚𦍒的衣袖问道：“陛下怎么了，弄一出李代桃僵来，下官作为秋官尚书，真是无颜面对律令啊！”

姚𦍒闻言就笑道：“一向豁达的娄大人焉何忽然糊涂了，不这样处置，陛下的脸上如何过得去？”

“即便如此，她也不该让那个狂徒再主持明堂重建啊！”

“这你就不明白了，陛下这叫欲擒故纵，后面的文章且拭目以待吧！”果然，接下来的日子里，上官婉儿向武曌转来不少奏疏，大臣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围绕朝廷大倡佛事及续建明堂之事，很快形成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个叫刘承庆的七品左拾遗上疏道：“火发既从麻主，后及总章明堂，所营佛舍，恐劳无益，故微臣以为，应该罢修明堂，将财力用于周济州县灾情和军需。”

他还不无感慨地批评朝廷大臣没有责任感，说既然明堂乃统和天人之所，一旦焚毁，朝臣们却无动于衷，照旧酺会宴饮，岂非作壁上观。

同样一件事情，专职记录皇上每日起居的左史张鼎却认为：“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陛下何须自责于宗庙？”

通事舍人逢敏则据理驳斥道：“近来有人论及明堂失火，举弥勒佛

成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为例，试图以祥瑞之象解之，微臣以为此皆妄言邪说。臣乞陛下体恤民情，无戾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如此则兆人蒙赖，福禄无穷。”

武曌大体上翻了翻，抬头问上官婉儿道：“你觉得这些谏言如何？”

上官婉儿也不隐晦自己的看法：“陛下只要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所呈奏章者皆七品以下职吏，宰相们却缄口不言，恐怕他们说得再多，分量也还是不够。当然，他们敢于说话，总比战战兢兢强多了。”

武曌点了点头：“你有没有留意，有两个人至今也没有奏章来。”

“陛下说的是狄仁杰与李昭德吧！”

“正是！此二人见事明，知人智，往日朕对其恩遇不浅，本不该默然啊！”

上官婉儿沉思片刻后道：“二位大人大概也是碍于现今官阶太低，人微言轻，故而犹豫彷徨。”

“呵呵！他们两人可不一样。你去对秋官尚书娄师德说，让他以老友身份，向狄仁杰、李昭德去信，就说朕十分想听到他们二位陈言。”

哦！好个精明的皇上！上官婉儿心里想。

证圣年间的二月，洛阳依然春寒料峭，但彭泽却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雨霏霏的日子。常常是一夜风雨，清晨起来，县城的街巷就会传来农家女子卖杏花的吟唱——

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

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

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

狄仁杰被这绵长的叫卖声唤醒，一看窗外雨停了，院里的花坛里落了几朵被风雨打落的玫瑰，心就顿然颤动起来。匆匆洗漱之后，他来到花坛前，见那花瓣都带了泥渍，面目全非了，只从残留的粉色中散发出淡淡的香。

“唉！一夜天上雨，窗前几落红啊！”狄仁杰讷讷自语，然后弯下腰，捧起落花，慢慢地散入花坛内的泥土，“明年今日，且看花神归来，艳香如故，可记得这护花的落红？”

书童见老爷去了花坛，急忙跟了来，狄仁杰的一番话他全听进去了，暗笑老爷华发霜鬓，倒怜香惜玉起来了。狄仁杰一眼就看出了书童的心思，笑道：“鬼精灵，难道只有年轻人才落花感慨么？老夫乃借花惜才也。”

狄仁杰说的可是心里话。在李昭德离开神都后，内史豆卢钦望、同平章事杜景俭、韦巨源、苏味道等人也因附会李昭德而遭到武承嗣等人的弹劾，一个个都离开了神都。韦巨源被贬麟州，杜景俭被贬溱州，豆卢钦望去了赵州，苏味道去了集州，他们可都是大周的栋梁啊！

现在，一场大火之后，朝廷又要朝臣们直言，岂非画饼？所以，尽管朝廷的“制”已到了多日，狄仁杰依旧如故，他要等新消息到来再做定夺。

回到二堂，看到案头多了一束杏花，主簿正在清理案头的文书。狄仁杰走到花瓶前嗅了嗅，好香！便问这花可是他买的？主簿点了点头道：“街头卖花女子大都家境贫寒，多买一束花，也许可以帮他们一把。”闻言，狄仁杰很欣慰于主簿的改变，与两年前初来时冷漠的他可谓判若两人。

收拾好案头，主簿拿起一封信给狄仁杰道：“今晨刚到，看封签就知道是神都来的。”

“嗯！田舍翁来当说客了！”狄仁杰说着抽出书信。

主簿不明就里，在一旁疑惑地问道：“田舍翁何许人也？”

狄仁杰开心地笑了，道：“田舍翁者，秋官尚书是也。因心宽体胖，举止迟缓，故而戏呼田舍翁。嘿嘿！他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娄师德在信中很热情地问候他，又对彭泽二月的春景表示向往，接着话锋一转，不无批评地写道——

江都二月，桃烟柳雨，春水涣涣，大人沉溺于其间而不思社稷兴亡

乎？春景如画，春风醉魂，大人迷恋于其间而不知黎民之疾苦焉？今陛下之制已下，求振兴朝纲之真言，谋固本强基之良谋，至今月余，未见大人一字，竟为何故？

恭敬而逊，听从而敏，不敢有私抉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与也，是以顺上为志，是事圣君之义也。今陛下大略经国，睿韬御臣，海内咸服。大人素以孝、忠、廉称之为大义，岂可因私怨而缄其口，因逢挫而折其锐，因奸人而和其光，在下观之，绝非大人之所志者也……

合上信札，狄仁杰的微笑就上了眉毛，这哪里是田舍翁的意思，分明是陛下坐不住了，催他说话呢。

狄仁杰站起来，在室内踱着步子。其实，自接到朝廷的“制”后，他的心就没有宁静过。虽然在武曌身边履职的时间不算长，但他自认为是了解皇上的，她无法摆脱武氏亲缘的羁绊，往往因此而做出些不妥的事情；她沉湎于情感，总是对自己钟情的男宠过于放纵，这也是唐室一直不能接受她的主要原因。然而，她作为一代女皇，在军国大事上从不含糊，却也是事实。也许，当初她将自己和任知古、裴行本几位贬谪京外，亦有自己的无奈。因此，来彭泽这几年，只要有朝廷官员来巡察，总会带来皇上的慰问。他早已认真研读了“制”文，并且就朝廷有人借非常之庆申“再造”之恩，挥霍府库资财、官员贿赂成风以逃避律令惩罚、罢裁冗官累员等形成了己见。现在见了娄师德的信，仿佛听见了武曌的召唤。

狄仁杰忽然觉得浑身发热，有一股热血直向指尖奔流，便下意识地转过身，向案头走去，却不料此时主簿带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那年轻人玉树临风、文质彬彬，见了狄仁杰，急忙大礼参拜道：“小生久闻大人声誉，今日终得一见，真是三生有幸。”

见狄仁杰一脸诧异，主簿忙拉过年轻人介绍：“此乃获嘉县主簿刘知几，春游到此，久仰大人品格，欲当面聆教。”

“唐突之举，还望大人海涵。”刘知几忙接上了主簿的话茬。

狄仁杰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年轻人，当下沏茶叙话，得知刘知几生于显庆年间，于高宗永隆年间取进士，授怀州获嘉主簿。他自幼喜爱治

史，也曾上书陈奏朝弊。狄仁杰记起来了，那是他从宁州刺史任上回到朝廷不久，任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曾经接到过一道来自获嘉的上书，抨击朝廷任用来俊臣、周兴之流，祸乱朝纲，言辞犀利、锋芒毕露，他当时出于保护这位青年才俊的考虑，悄悄将之压了下来。

于是，这一对忘年交又亲近了许多，狄仁杰对主簿道："老夫向来不事铺张，你去命县府膳厨采买几样时兴菜蔬，就在后堂为贤契接风。"

主簿领命离去，狄仁杰又问道："眼下朝廷'制'文已发往各地，征集直言，贤契有何见地，不妨说来听听。"

刘知几看了一眼狄仁杰，有些忐忑地说道："不瞒大人，晚辈正拟定了一份上疏，陈述'长寿'以来的积弊，只是慑于才疏学浅，欲请大人定夺。"说着，他便从衣袖中拿出文稿呈与狄仁杰。

狄仁杰接过文稿，一边看，一边就念出了声——

用事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预恩光，作恶者独承侥幸……

刘知几一口气列举了四条，条条切中时弊，读得狄仁杰眉飞色舞，连呼："后生可畏，后生可畏！贤契所言，正是老夫欲言矣！像贤契这样的才秀，长期担任主簿，岂不屈才？老夫要亲自上书皇上，举荐贤契到朝廷，为大周社稷尽力。"狄仁杰难以抑制心中的欣喜。

正在此时，主簿进来通传："饭菜已经备好，请二位入席。"

狄仁杰却激动地铺开了绢帛，奋笔疾书起来："不急！待老夫写好上书再用不迟。"

狄仁杰先写了一道奏章，除了推介刘知几等个年轻人外，还特别强调："知几所述，亦自己平日所虑，望陛下明察之，慎思之，畅纳之，臣虽处江湖之远，然没有一日不牵萦陛下！"

接着，他又写了一封给娄师德的信，介绍了刘知几的才思和见解，希望能够推介一二。封好信笺，狄仁杰对刘知几说道："贤契到京都后，可直接去找两人，一人乃秋官尚书娄师德，一人乃鸾台凤阁平章事

姚𦍒，他们都会向陛下举荐的。”

刘知几万分感动：“外界传狄大人做事雷厉风行，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恩师在上，请受晚辈一拜。”

狄仁杰急忙扶起刘知几道：“言重了，言重了。饭菜已经备好，我等就入席吧，边吃边说。”

姚𦍒这些日子很烦闷，作为复建明堂和新建天枢的监使，每日除了处理署中公务外，还必须随时带人到工地上查看进度和建筑的优劣。可他却已经多日没在工地上见到营建使薛怀义了，这令他很恼火。

这日，太阳刚刚升起，姚𦍒没有去署中，而是直接到了天枢工地，他希望今天在这里能看到薛怀义，与他认真地谈一谈。

几位监工见宰相到工地巡查，纷纷上前见礼，并陪伴姚𦍒到各个角落察看。可问到营建使大人在何处时，几位监工先是支支吾吾，见姚𦍒一脸的肃然，只好如实相告：“营建使昨夜喝得酩酊大醉，已被送回了白马寺，现在大概还没醒呢！”

姚𦍒叹了一口气，继续朝前走，他的心也烦乱了。材料横七竖八地堆放在道上，以致他不得不绕道而行；刚刚雕琢的瓦当，不但文理粗糙，还与旧明堂的图文不可比拟，甚至比坊间的还要差。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黑着脸呵斥道：“如此粗糙的做工，如何向陛下交代？”

其中一位年龄稍长的监工就面露难色道：“不仅大人如此看，小人们也有同感，可此事小人们说了不算，须得怀义大师发话。小人也曾禀报大师，可他却让小人不要管。”

一向温文尔雅的姚𦍒此时也已怒发冲冠，回身厉声道：“明堂复建，乃陛下旨意，你等是要抗旨么？立即重做，否则，本官定不轻饶。”

这边正说着话，那边却传来了吵闹声。姚𦍒有些疑惑，问道：“何人在此喧闹？”

一位中年监工回道：“那位穿僧服的也是监工，是怀义大师从白马寺调来的，他经常克扣工匠饷钱，定是为此而吵闹不休。”

“岂有此理！你去传本官之意，若再有人无理取闹，定发秋官牢狱治罪。”姚𦍒对为首的监工说完，便拂袖转身去了白马寺……

薛怀义从醉乡中醒来时，发现太阳已经爬上树梢，便长长地出了一口浊气，昨夜与武三思饮酒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武三思显然是带着皇上的旨意来的，要他遵守佛家戒规，不再饮酒，以免污了白马寺的名声。还要他深深体味皇上这次没有深究明堂纵火案，反而要他担任复建明堂营建使的深意，要他从此摈弃积怨，专心致志地营建好新明堂和天枢，以报陛下的恩典：“陛下的性格想来大师不会不知道，亲子有错，尚不能饶恕，况外人乎？宗室反叛，顷刻雪崩，况大师一人乎？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愿大师审时度势，不可再生沉沦之念。倘若大师一意孤行，恐怕到时连本王与魏王爷都救不了大师。”随后，武三思举起手中的酒杯接着说，“念及多年来与大师交好，今晚算是本王最后敬你一杯，希望明日清晨，看到一个洗心革面的怀义大师。”……

哼！你武三思算什么东西？想当年我得宠于陛下之际，你等兄弟为我牵马坠镫， 口口声声“大师小心”，今日竟然也教训起我来了，岂非落井下石？什么摈弃积怨？这能怪我么？是她喜新厌旧，现今倒怪罪起我来了。我若是对她身边睡着另外一个男人无动于衷，还算是男人么？薛怀义刚从一位小和尚手中接过热茶，却因想起这些烦心事而怒气冲天，当即给了小和尚一脚，把热茶也砸了出去。小和尚机敏地躲过，在薛怀义“滚出去”的骂声中退了出去。

“我这是怎么了？”良久，薛怀义在心底问自己，颓然跌坐在蒲团上发起呆来。

一切的一切，都怪那个可杀的沈南璆，若没有他中道求欢邀宠，何来后起的风波？若没有他兜售什么推拿术，又怎么能到皇上身边呢？薛怀义想起这些就浑身灼热，怒气冲天，对着外面大吼：“我要杀了你！”

薛怀义举起佛龛前的香炉就朝外面摔去，却不意落在迎门而来的姚𦍒脚边，他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很尴尬地收敛住发狂的目光，上前合十施礼道：“不知大人驾到，贫僧失礼了。”

姚𦍒也是一头的冷汗，道：“若非下官躲避，大师这一炉下去，又是一条人命。”

薛怀义忙唤来小和尚，匆匆忙忙打扫了住持室，这才招呼姚𦍒落座：“不知大人今日驾到，有何赐教？”

姚𦍒喝一口茶，心里定了许多，正色道：“陛下以大师为营建使，下官为监使，你我二人本该密不可分。然下官今晨巡察工地时，场面混乱，工匠怠工，僧人克扣钱饷，大师当严查严惩，方不负陛下重托。”

薛怀义刚刚平静的怒火，因姚𦍒这一句话而再度复燃，眼露凶光道：“你是在指责贫僧么？”

姚𦍒以宰辅的身份道：“下官耳闻目睹，岂能有假？法师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难免获罪于朝廷，陛下若怪罪下来……”

“罢了！”薛怀义一甩袈裟的袍袖，将姚𦍒面前的茶杯扫落在地，指着他的鼻子，出口的话也凌厉了，“姚𦍒！你休拿陛下压我，我在陛下身边时，你不知在何处？”

“放肆！”姚𦍒满脸涨红，指着薛怀义的鼻尖呵斥道，“岂有此理，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唯污了陛下名声，也污了这佛门净地。”

孰料薛怀义闻言，仰天大笑道：“佛门？若非陛下图一时之快，怀义岂能屈身这灭绝人欲的地方。”

话说到这个地步，姚𦍒自知已无退路，冲到薛怀义面前道：“你如此不顾廉耻，已犯下弥天大罪，本官要奏明陛下，拘你入秋官诏狱。”

“拘捕本法师？只怕你没有这个能耐。念你乃一朝宰辅，今日且饶了你，速速滚下山去。若再敢兴师上门，休怪本法师杖下无情。”薛怀义言罢，便对着外面喊道，“来人！送客！”

拉开住持室的门，姚𦍒大吃一惊，一百多名棍僧个个面带杀气。看来，这薛怀义早有逆鳞之备啊！

从白马寺出来，姚𦍒就直奔武成殿。

“哦！他果真想杀了沈太医？”武曌在听了姚𦍒的陈奏后，并不显惊慌。

“仅仅一个沈太医也就罢了，”姚𦍒心有余悸，“微臣最担心这狂徒

举止出格，干出危害陛下的蠢事。”

“呵呵！从他疯癫之日起，朕就有所防备。”

“哦？”姚𦍒十分惊异于武曌的先见之明。

“今日朕就让爱卿见识见识她们的功夫。”说着，武曌便要武钦让后花园演武的警跸到大殿来。

武钦去了不一会儿，百余名女警跸齐刷刷地站在了大殿前，一个个披戴银色盔甲，着粉红色战袍，身佩青锋宝剑，腰挎震天弓，英姿飒爽。为首的队史，双手抱拳，向武曌行军礼，说话的声音铿锵而刚毅：“启奏陛下，后宫警跸集结完毕，请陛下训示。”

姚𦍒看了这阵容，心里很是震撼。年过七旬的陛下什么时候竟有了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内宫女警跸？他不能不叹服武曌的未雨绸缪。

“姚爱卿要见证你等功夫，不妨演示一番。”

“遵旨！”女队史转身对警跸们命令道，“王伍长出列，为陛下和姚大人演示利剑劈石。”

年轻的王伍长看上去并不那么勇猛，甚至还有些娇弱，但见她很平静地走出队列，从殿门外搬来一块石头，放在殿中央，竟然大气不喘，然后从腰间抽出寒光闪闪的宝剑，运足气力，“嗨”地大喝一声朝石头砍去。姚𦍒还没有看清她是如何发力的，石头已经碎成两半。

接下来，女警跸们又演示了擒拿术。

武曌侧脸去看身旁目瞪口呆的姚𦍒，禁不住笑了：“爱卿感觉如何？”

姚𦍒这才回过神来，忙回答道：“有如此警跸，陛下可高枕无忧了。”

“呵呵！吓着爱卿了。”武曌收回目光，对女队史说，“你等退下吧。”

看着女警跸门步伐整齐地退出，武曌便说道：“姚爱卿近前来，朕

有话说。”

武曌低声对姚🔗说了几句话，姚🔗的脸上就露出吃惊的神色，问道：“这样可以么？”

“你只管遵照朕的意思去办即可。”武曌的脸上很平静。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很平静，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姚🔗不但在朝会上照常禀奏朝事，散朝后就到工地转转，而且专事向薛怀义表示道歉。他告诉薛怀义，陛下闻说他到白马寺后，严厉地斥责他有眼无珠，竟敢对怀义大师发难。姚🔗甚至说，陛下最挂念的人其实就是大师。

这些话让薛怀义躁动的心渐渐平复下来，其实事后他也觉得那天对姚🔗确实过于鲁莽，只是嘴上不说罢了。

眼看着证圣年间的上巳节一天天临近了。这一天，薛怀义正在明堂就安置“明堂鼎”之事与几位监工商议，宫里的张尚宫却到了，并且要与薛怀义单独说话。

“陛下真的要见贫僧？”薛怀义满腹狐疑地看着张尚宫。

作为在武曌身边尽职数十年的老内官，张尚宫对武曌与薛怀义长达十年的情感纠葛虽不能说了解每一个细节，但她很清楚薛怀义所有的怨恨都在沈南璆的介入。当武曌要她前往白马寺约见薛怀义时，她并没有看出什么异样，也许是皇上没有忘记旧情，也许是因为火灾让皇上产生了弥合裂痕的想法，所以，她给予薛怀义的回答是肯定的：“不错！陛下旨意，大师于今晚酉时到瑶光殿。”

“陛下再没说其他话么？陛下的心情还好么？”

“陛下今日的心情很好，她分外牵挂明堂与天枢之进展，欲图从大师这里听到喜讯。”

“嗯！陛下没有忘记贫僧。”薛怀义脸上的紧张渐渐退去，换上的是轻松与和悦，“请尚宫转奏陛下，贫僧定会向陛下认真陈奏明堂复建之大含细入的。”

前几日还疯癫狂躁的薛怀义因为这个消息而变得收敛和温文，他彬

彬有礼地送张尚宫出了山门，直看到她的轿舆消失在大道尽头，才收回目光。

“看来！明堂一把火让皇上清醒了。”薛怀义很得意地笑了笑，开始收拾自己的容装。

他让小和尚烧了满满一锅水，一遍一遍地试了水温，又撒了菊花进去，才惬意地躺了进去，由小和尚慢慢擦洗起来。随着温暖慢慢地在脉管里蔓延，他的思绪也展开了翅膀，他一定要用男人的威猛和温顺唤回当年的激情……

夕阳在苍山背后坠落，急不可耐的薛怀义一人骑马出了寺院，向洛阳城中匆匆而来。谁知怀清从后面追上来问道：“大师欲往何处？可用贫僧派遣几位棍僧护卫大师前往？”

薛怀义很自信地挥了挥手：“回去！看好寺院，我明日一早就回来。”

薛怀义来到应天门前，却见楚王武攸暨早已在门口迎候：“陛下在瑶光殿等候大师，请大师交出佩剑和马匹，步行前往。”

薛怀义并没有多虑，就将腰间的佩剑交出，自己随禁卫走了进去。皇宫即使在初春时间也是松柏苍郁、碧树葱茏的。瑶光殿在宫城深处，中间隔着一段夹道的松柏林，因此其他地段都有宫灯，唯独这一段黑魆魆如墨。

薛怀义也担任过行军大总管的武威大将军，但眼下黑黑的夜色和幽深的松林，让他心头生出莫名的恐惧，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间的宝剑，才想起已在入门时被武攸暨收缴了。倘是此时从松林中拥出一批刺客，他是必死无疑。

他的脚步踯躅了，环顾左右，一切都是静谧的。不！在他的感觉里，是一片死寂。然而，当不远处瑶光殿的灯光映出武曌熟悉的身影时，他释然了。薛怀义抻了抻袈裟，迈着自信的步伐朝灯光走去。

就在这时，松树林里冲出一群禁卫，未及他回过神来，就把他装进了一布袋。

“你等要作甚？贫僧可是陛下召见入宫的，你等不怕犯欺君之罪么？”

“呵呵！事到如今，你还这样迂腐。”这声音如此熟悉！对了，是太平公主。

“公主焉何如此？贫僧不明白。”

“哼！本宫今天就让你明白。”太平公主让女警跸们用绳索将布袋捆严实，只让薛怀义露出头来。他这才看清，刚才捉拿他的，不是宫廷禁卫，而是一群身穿夜行衣的女子，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太平公主的乳娘张夫人。

“你等何许人也，敢拘捕武威大将军、白马寺住持？”薛怀义仍然色厉内荏地问道。

张夫人道：“看来你还不明白。她们都是对付你的后宫警跸。”

“好你个薛怀义，陛下早已知晓你乃明堂纵火元凶，然念及你建堂有功，不予追究，且任为复建明堂使，孰料你不思悔改，行为狂悖，触怒凤颜。本宫今奉陛下旨意在此擒拿。”

太平公主冰冷地向张夫人使了个眼色，张夫人大喝一声：“来人！将逆贼薛怀义就地处以缢刑。”

一道白绫很快缠上薛怀义的脖颈，他知道一切都完了……那一刻，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仿佛白马寺粉白的墙面。

第三章

洛阳宫中梦如艳

营州边塞战犹酣

白马寺后院的塔林里新增了一座浮屠，因薛怀义生前的地位，这塔比其他的都要高大雄伟。三月春风吹过的时候，塔顶上总会浮霭缭绕，久久不去，仿佛不愿远行的魂灵。代理住持怀清的眼睛被浮霭模糊了，他面塔而立，双手合十，默默诵祷，眼角却溢出晶莹的泪花。

怀义的尸体被送来时，是卯时三刻。听司宾寺崇玄署官员说，他的尸体是在城墙一角找到的，依据痕迹判断，是被人缢死的。

一代法师，遭此劫难，武曌闻之，不胜惋惜，降旨要司宾寺做佛事超度。

佛事整整做了三天。怀清尽管在理智上相信死如再生、死如换衣的道理，然而在情感上，他始终不能接受怀义被恶徒缢死的现实。大师虽然早年以卖脂粉为生，可自从任白马寺住持后，常年习武健身，一身好功夫，平日三五贼人奈何不得，焉能轻易死于绳缢之下？他痛恨自己为什么在大师离开寺院时没有多问一句他的去向呢？

只要一想到这些，怀清就泪水盈眶，可耳边却响起了怀空的声音："皇上要来寺院做佛事，崇玄署命全寺僧众须到山门前接驾。"

怀清率僧众到山门前时，皇上浩浩荡荡、威仪赫赫的仪仗队已然可见，他的脸也一下子肃然了。这是怀清第一次作为代理住持接驾，心中不免忐忑不安。

车辇来到山门前，武懿宗将禁卫散开部署在寺院周围，仪仗则跟随皇上之后。陪同皇上同来的有知制诰上官婉儿，魏王武承嗣，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𤇾。武曌掀开绢帘，面前合十而立的僧众让她久在尘世的心一下子就清净了。

怀清忙上前施礼道："白马寺代理住持怀清恭迎圣驾。"

武曌道一声"免礼"，转身向寺中走去。

眼前的一切都是这样熟悉，石牌坊、放生池、石拱桥，留下几多风雨痕迹；天王殿、大佛殿崔嵬嵯峨，旧貌依然，静立在碧树葱茏中。在怀清的引导下，武曌一行来到大雄殿，向"三世佛"行礼，武钦代表皇上献了贡品、上了香烛，然后来到法堂，席地而坐，听法师讲经。

武曌似乎很专注地聆听着，其实内心早已五味杂陈。这是她第二次来白马寺，第一次还是在她任命薛怀义为白马寺住持不久时，那也是她最惬意的一次佛院之行。

那一天，薛怀义一直陪伴在左右，不厌其烦地向她讲述这里的一切。她感觉得出他目光里的深情，恰似一条无形的丝带，绕着她旋转。对离开高宗许久的她来说，是多么需要这种目光的抚摸啊，就冲这一点，她就从心底喜欢他。在放生桥前，她从薛怀义手中接过一条红鲤时，眼睛就湿润了，骤然想起在感业寺的那些落魄的日子，皇后王蓉也与她一起放生过一条红鲤。

欢悦的时光如梦一般，来得快，去得更是不知不觉，转眼十年过去，等她再度来到这法堂聆听讲经时，却已是物是人非了。这一切，让武曌睫毛下的泪儿悠悠地颤，别有一番酸涩。

人世间只有"情"这东西，恩恩怨怨、枝枝蔓蔓，最是说不清。它可以让人以身相许，也可以令人神魂颠倒，还可以让人反目成仇。武曌可以对朝臣呵斥、处决，唯独在这情上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回答。

唉！这也许就是佛家所谓"报恩、报怨、讨债、还债"的"四缘"吧！三界通苦，乐会变成苦，苦可不会变成乐，也许，缘分注定她与他在十年前相遇，又在证圣元年春天缘尽恩绝吧。

武曌默默地擦了擦潮湿的眼角。她的这个细微的举止，立即被陪坐在一旁的上官婉儿收入眼底，也不禁为她唏嘘不已。武曌曾像一个初嫁的姑娘似的对她说起过他们之间的浪漫，甚至是小别扭。但谁也没有想到，薛怀义竟然会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毁掉了自己。

她暗暗收回目光，也由皇上想到了自己。不知道武三思怎么今天没

有陪着皇上来。

她同武三思之间牵牵绊绊也有几年了，在这个深宫里，他似乎成了她情感的小榭。他每一次进宫，都会到她那里去，用男人的雄健裹挟她娇弱的、纤细的身子。可风暴过去，他就匆匆地离去了，她顿时就会心里空落落的。

前些日子，武三思来找她，说是由姚𦍒任监使的天枢建成，皇上命他在为捐资者树的碑上写一篇文字，颂大周之德。他就为难了，平日里写写公文，尚可应付，可要写传之后世的碑文，他就有些捉襟见肘了。于是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官婉儿。他是在拥抱时提出这个请求的，她也就无法拒绝了。她熬了一个通宵，终于把一篇文采斐然、情感激扬的文字呈现在他的面前，武三思万分感动。那一天，他们在一起相拥相吻了许久，彼此都不说话，她坐在他的怀里，就那么静静地待着。

可她也有自己的烦恼，明知武三思是有家室的王爷，而她又不愿意去做妾，两人就这么明明暗暗地拖着，这一拖，流走的可是自己的青春年华啊，眼看着都三十一岁了……上官婉心里发酸，无言地低下了头。

此时，讲经也已到了尾声，怀清讲完后便请皇上到方丈室品茗，却被婉言谢绝了，武曌要崇玄令向寺院行了布施，然后对怀清吩咐道："你陪朕去塔林看看吧！"

"贫僧遵旨。"于是一干人在怀清导引下来到了寺院后面，武曌一眼就看出了薛怀义的寿塔，它鹤立鸡群地站在那里，仿佛他雄健的身姿。

姚𦍒知道，皇上为明堂被毁之事很伤心，而他又明知此案的真凶是薛怀义。薛怀义的死是否与此有关，他不知道。然而让皇上来这种地方，他又总觉不妥，于是便上前劝慰道："塔林风大，陛下还是不过去为好。"

武承嗣很清楚武曌到塔林的目的，他倒觉得，让皇上从此对昨天做个了结，也未必不是好事，便从旁插话道："既是陛下有意看看塔林，还是请怀清法师前面引路。"

武曌摆了摆手："不必了，塔林又不是很大，朕就是想一个人静静地站一会儿。"

武承嗣闻言，忙吩咐武懿宗将羽林卫在塔林周围散开，臣僚们自觉地与皇上拉开了距离。

踩着刚刚散去露珠的林草，拨开花落叶碧的迎春柔枝，走过几座佛塔，薛怀义的寿塔就在面前了。因为是新塔，周围很干净，没有一棵杂草；新砌的塔砖在春日下看去很宁静，与旁边长满绿苔的寿塔相比，似乎更庄严些；塔周弥散着泥土的芳香和火窑的呛味，有几只燕子绕着塔顶旋转，叽叽喳喳地唱着春歌。

武曌闭目合掌，面塔而立，似乎看见怀义落拓不羁的眼睛和宽阔的胸膛。

没有眼泪，没有忧伤，只有在心头打着旋涡，却是无论如何也飞不上舌尖的话语，默默地诉说给眼前的亡灵——

怀义！朕今日来看你，你知道么？朕与你厮守十年，对于你，是不忍，又不能容忍。朕念及昔日情分，一次次地原谅你，可你不知进退，竟然纵火焚毁明堂，实伤朕心矣！朕命你复建明堂，本是给你改过之机，可你……你有今日，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你若是佛性尚在，这里有朕抄写的两份经文，今日赠予你。望你早日超度托生，勿再于梦中相扰。

随后，武曌将两篇手抄的经文燃化，看着橘黄色的火苗在空中飞舞，她决然地转身离开。此刻，在她心里回旋的就只有一句话——一切都已过去。

臣僚们见走出塔林的武曌脸上轻松多了，便知皇上的心境不错。怀清住持便建议道："陛下每日为社稷而案牍劳累，既是来到鄙寺，不妨多住几日，贫僧也好聆听陛下向佛的参验。"

武曌决然地摆了摆手道："不必了，朕即刻就回神都。起驾。"

"陛下有旨，起驾回宫。"武钦尖细的嗓音便在寺院里回响。

怀清急忙招呼僧众到山门前为武曌送行。他有一种预感，随着薛怀义的死，白马寺将渐次转向衰落了……

沈南璆原以为皇上去了白马寺，他便可以松泛一日了，于是便回到

了太医署。秦鸣鹤看到他回来，自是十分高兴，拉他到自己的寝室品茗叙话，询问他在宫中的情况。

沈南璆怎么说呢？不管他愿不愿意，总是做了。好在场面上他是一个御医，这一点就比薛怀义少招许多非议，而且他也从未与臣僚们发生过龃龉。

一想到薛怀义，他的心里便沉重了。他很清楚，薛怀义所有的怨恨都与自己脱不了干系。可这能怪得了自己么？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也许薛怀义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一想到这一层，他就愈发高兴不起来了，说话也就常常走神。

“你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吧？”

“唉！”沈南璆摇了摇头，“没有！就是深宫大院，看不到师父，心里清冷。”

秦鸣鹤笑道：“呆子，书念得太多了，像你我这样，命都在别人手中握着呢，哪能由着性子来。”

沈南璆的眼睛就潮湿了。唉！知沈南璆者，师父也！然而，要紧的是，皇上虽然年届七旬，然而，她求之无度的情欲真是让他有点招架不住。他是御医，深知春药在调动人情欲的同时，也摧残着人的生命。

秦鸣鹤任太医令多年，从武皇后到武皇帝，武曌的一切他都清清楚楚，自然不难理解沈南璆的苦衷：“哦！陛下今天去了白马寺，也许要暂住一段时间，你就好好地在太医署待着，养养身子吧！”

可就在此时，门外传来武钦的声音：“奉陛下口谕，宣沈南璆进宫。”

秦鸣鹤的心就“咯噔”一声，回来得好快呀！

沈南璆起身，向太医令行了大礼道：“师父在上，徒儿这就回宫中去了。”

瑶光殿的灯烛已经点燃一片灿烂，那明亮的光线穿破刚刚落幕的夜色，使得寒冷的三月也变得温情脉脉。

在司马门前下了轿舆，沈南璆踯躅地走向瑶光殿，路过那片松树林时，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据说薛怀义就是在这里被人缢死的，他似乎觉得松林里也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便本能地加快了脚步。

在距瑶光殿几十步远时，他惊异地发现，瑶光殿的幔帐换了，由杏黄色换成了玫瑰红，窗棂上映出一个丰腴的、长发披肩的人影——皇上回来了。沈南璆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哆嗦，心里想着加快步子，可一双脚却是不听使唤。

见沈南璆来了，武钦便隔着殿门禀奏道："沈太医到了，等待陛下召见。"

里面便传出武曌轻柔的回答："宣他进来。"

沈南璆进了殿门，一阵奇香沁入心脾。他环顾左右，似乎并无奇花异草装点。哦！那奇香不是来自别处，就是从武曌身上散发出来的。伺候皇上这么长时间，他第一次闻到如此奇异的香味。但他觉得这是一种对男人特别有诱惑力的气味，显然，武曌将今夜看作一个新的开始，她要将薛怀义从心头彻底抹去。沈南璆刚才的紧张也被这奇香消解，迅速恢复了男人的雄力。

沈南璆不知道的是，武曌为了这个夜晚，从白马寺回到瑶光殿就命张尚宫带着宫娥帮她沐浴了。韦钰随着庐陵王远行了，但她留下的香药却成为武曌驻颜的秘诀。

沈南璆觉得一切都宛若梦境，躺在他面前，穿着一身薄如蝉翼的睡衣的武曌，哪里还有半点朝堂上的威严？那妩媚足以让任何一个与她在一起的男人销魂。

"沈爱卿，"武曌含情脉脉道，"到朕跟前来。"

"微臣拜见陛下。"

还没等他跪倒在地，武曌伸手一拉，他就到了她的怀抱，两颊上留下那一双纤手拂过的酥然："朕是不是已经老了？"

"不！"沈南璆有些惶恐，"陛下春色不减，艳丽如初。"

武曌把沈南璆抱得更紧，她身上散发的香气让他双目迷离了……

直到黎明时分，这场风暴才终于过去，沈南璆离开的时候，回看东方，启明星已经升起。

武曌很快就入睡了，这一夜她果然没有梦到薛怀义，等她醒来时，已是辰时三刻了。阳光从窗棂间偷偷进来，窥探她残留在眼角的情痕，睫毛间的笑意。武曌一睁开眼睛，就看见张尚宫，便问道："朕睡过头了，有事么？"

"刚才武公公来奏，说秋官尚书娄师德大人求见。"

"哦！朕知道了，让他少待。"武曌便起身梳洗……等她将一切收拾妥当，一个时辰已过去了。

"宣娄师德进殿！"

娄师德挪动着像肉球一样的身子进了瑶光殿，那臃肿的憨态逗得武曌笑了："爱卿一大早来，有何好事禀奏呢？"

"启奏陛下，狄大人上书了。"

"这个怀英，终于还是说话了。"武曌从娄师德手中接过上书，大体一看，自语道，"怀英怎么了？自己不说话，却道刘知几的话就是他的话，这刘知几何许人也？"

娄师德按照狄仁杰给自己的信中的描述，大略介绍了刘知几的情况。武曌想起来了，昨日去白马寺前，上官婉儿是转过一道上书，好像就是获嘉县主簿刘知几的。当时她急着去白马寺，就放下了。

娄师德道："狄大人在给微臣的信中极言他乃一代才俊，可堪大用。"

"哦！怀英都说好，当不会差。"

武曌打开刘知几的上书，先是被那一手蝇头小楷吸引了，接着读下去，就仿佛听到惊涛骇浪拍打石岸的声音——

皇业权舆，天地开辟，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则时藉非常之庆，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

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或有名垂结正，罪将断决，窃行货贿，方便规求，故致稽延，毕沾宽宥。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预恩光，作恶者独承侥幸。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谓也。望陛下而今而后，颇节于赦，使黎氓知禁，奸宄肃清。

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至于朝野宴集，公私聚会，绯服众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皆荣非德举，位罕才升，不知何者为妍蚩，何者为美恶。臣望自今以后，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无才者咸知勉励。

陛下临朝践极，取士太广，六品以下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秽皇风。

今之牧伯迁代太速，倏来忽往，蓬转萍流，既怀苟县之谋，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仍明察功过，尤甄赏罚。

武曌反复看了，不由得"咦"了一声道："这个刘知几，远在僻乡，见事倒明，切中时弊啊！"

尤其让武曌震撼的是关于朝廷冗官的评说，与当年的正字陈子昂可以比肩。多年来科举取人，开了才路，但与此同时，六品以上官员汗牛充栋，徒添朝廷重负，身在京城的官员久在其间，却不闻其弊。她顿生了要见一见这年轻人的冲动。

娄师德知道，皇上真的看进去了，忙趁热打铁道："此人现在殿外，等候陛下召见。"

武曌闻言笑道："人常言青云有路，依朕看来，他是青云有门。你说说，若非怀英推荐，爱卿引荐，他一个小小主簿焉能见朕？好！宣他进来。"

武钦听罢，站在殿门口高呼："陛下有旨，刘知几觐见。"

正在塾门等候的刘知几简直不敢相信，高居琼台的皇上会召见他区区一个九品主簿。因此直到武钦连喊了几声，他才仓皇地跑到殿门口，向武钦道谢。

武钦笑道："刘大人别客气了，还是进去见皇上吧！"

刘知几应一声，提起袍裾，向殿门迈开了自信的步伐。

洛阳！曾经是刘知几青春梦的起航处。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二十九岁的刘知几第一次离开故乡彭城，来到洛阳。那时候的他就像河里的鱼儿不经意间游进了江水，满目都是滔天波浪。都城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宽阔的街道、高耸的楼宇、来往的车驾、繁华的坊间，让待了数十年的彭城在他心中一下子寥落起来。

但他没有心情流连于神都的亭台歌榭、繁华盛景，他是为着功名而来的，他忘不了临行时父亲的殷殷嘱托、母亲的默默送别、乡亲的热望期待，便在京郊寺院里寻了一处安静的居处，开始温习功课。

他投考的是进士科，考试要求考生按照特定题目创作诗、赋，有时也会加入帖经。刘知几自小精通辞赋，又熟稔帖经，因此他从容应对，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赋，议论朝政积弊，谏言整顿纲纪。此卷恰被刚刚从高丽归来的新任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看重，特地将他的文稿拿给武曌看。

武曌看了刘知几的试卷，心境颇为复杂，一方面，觉得他才华横溢，见识敏捷，纵论朝政，鞭辟入里；另一方面，又为他的锋芒毕露而惋惜，思虑半天，便以年轻之故而任命其为获嘉主簿。

这是刘知几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从此，他在获嘉一待就是十五年。若非他这次南下遇见狄仁杰，他是绝不会再到京城的。

一条长长的司马道，他用了整整十五年时间，自然有着说不清的感慨，但他明白，眼下不是自己抒发感慨的时候，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位九域震颤的君王。

"微臣刘知几参见吾皇陛下。"他不敢抬头，眼睛盯着地面，两腿一个劲地打哆嗦。他就在心里嘲笑自己，埋怨自己，你是干什么来了？不就是响应朝廷"制"命，畅言朝政么？

武曌俯视下面，并要他抬起头来。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武曌竟怦然心动，没想到写出如此犀利文章的竟是一位如此俊朗的年轻人，于是便道："卿之所奏，直指积弊，朕甚重之。站起来说话。"

“谢陛下。”

“朕宣你来，就是希望你能将上书所陈当面对朕讲讲，即便言语有误，朕也不予追究，如何？”

娄师德见状，忙转身对刘知几道：“陛下命你说话，你就放胆说吧！”

刘知几略思片刻，抬头道：“微臣还是从来神都后的见闻说起吧！”

说起来，那就是昨天的事情。辞别娄相，刘知几来到端门外的坊间，找了名为“东来顺”的客栈住下，简单地用了饭菜，他尚觉不那么累，便出了客栈，沿端门大街一路漫步。沿途身边不断走过红男绿女，让人眼花缭乱，确与京外有很大的不同。

他正目随心动地看着，就听见耳边传来了一阵马蹄声，接着就有卫兵高喊“闪开”，正埋头挑选货物的百姓立刻慌了手脚，纷纷向两边散开，有躲闪不及的，肩头便被鞭子抽出了血印。

他刚刚躲进路旁的一家酒肆，就见一位少年策马而过，在他的身后，跟着十几名卫士。他心里老大地不愉快，便问惊魂未定的店家：“谁家少年如此狂妄，光天化日之下，抽打百姓？”

店家一把捂住他的嘴道：“公子！此乃京都，千万忌口。”

刘知几应道：“在下从彭泽来，店家不必太谨慎了。”

店家闻听是外地人，这才小心翼翼地朝门外看了看，压低声音道：“不瞒公子，刚才过去的正是当今魏王武承嗣之子武延基。”

“哦！”刘知几明白了，怪不得这样飞扬跋扈，不仅是亲王的儿子，更是皇帝的侄孙，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怀中写给陛下的上书，可见自己远在江湖担忧的，都在京城应验了。

娄师德听到此处，立马着急了，暗地朝刘知几使眼色。可话说到这个份上，刘知几也已经无法刹住了，他干脆直谏道：“臣闻商君有言，‘法之行自上犯之’，今陛下临朝践极，须知社稷之固，在民心，民心之顺，在正法。正法之途，在表率。陛下亲戚，同气连心，倘不能约之以法，必伤民心。请陛下明察。”

“有这等事？”武曌一转脸，就对娄师德道，“自古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爱卿下去后详查，若果真如此，绝不姑息。”

话虽是这样说，可关于武延基的消息还是让她心里很不舒服，尤其是当着娄师德的面，这让她脸上很过不去，看来此人尚需历练打磨啊。

武曌起身，来到大殿中央，眉目间露出由衷的喜悦：“怀英眼力不错，爱卿乃可造之才。你且留在京城，就在定王武攸暨的府中任仓曹，为他管管采买！”

娄师德没想到皇上会做这样的决定，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回应“谨遵陛下旨意”，他正要带刘知几出去，武曌却要他留下。

出得殿来，刘知几看看神都的天，如昨日一样的湛蓝，风，如昨日一样的轻柔，但他忽然就有了难言的落寞。虽说定王府仓曹，官阶在从七品，但对于刘知几来说，他的志向却不在此啊。

他在司马道上来回盘桓，一看到娄师德从殿内出来，就走上前去，先是感谢他的举荐，接着说道：“在下还是回获嘉吧，反正都是做事。”

娄师德就在心中感叹年轻人少经历，受不得挫折，便劝慰道：“皇命如天，岂能视作儿戏？你就安心待在定王府，有机会老夫会相机举荐的。”娄师德还告诉刘知几，刚才皇上留下他，是要他赴任武威道兵马副总管，协助王孝杰与吐蕃大战，不日就要离开京城。

“既来之，则安之。老夫这就带你去定王府应卯。”……

娄师德没有想到，这一次与皇上的叙话，竟成为他仕宦生涯的转折点。

皇上在任命他为武威道副总管的同时，又任他为左肃政大夫，其他检校的职务不变，表面看，这是一种信任，但不知为什么，他的心头总有一种说不清的隐忧。

娄师德离京以后，王朝的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走进了暮春。四月，武三思兄弟鼓动许久的天枢终于建成，天枢高一百五十尺，直径达到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一百七十尺，以铜铸蟠龙环绕而上，上为腾云呈露盘，直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曌亲为榜书

——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重阳那天，武曌率群臣祭祀天地于神都南郊，同时加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改元天册万岁元年。这也是年初以来的第二次改元，皇上一道“制”令，急坏了司宾寺官员，连夜招呼博士们寻找典故，为改元提供依据。

李昭德、娄师德离京后，同鸾台平章事姚𦍒觉得很孤单，宰辅们集议时，纷纷顺着武承嗣的语气说话，他虽然很委婉地提出改元频繁，不利于朝政稳定，但还是遭到了武承嗣的当面指责，他干脆就不说话了。即便如此，皇上还是很快就知道了他的态度。好在天枢是他监督建成的，皇上也就没有计较。

武曌在这一年精力似乎格外健旺。这不，刚刚进入腊月，她又冒着严寒到嵩山举行了封禅大典，距上次改元这才三个月，又改元万岁登封，免天下百姓赋税一年，君臣大酺九日。

时间推移到了万岁登封元年三月，新明堂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比之旧明堂规模小多了，号曰“通天宫”。武曌为之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大赦天下，在第三次改元不到四个月后，再度改元万岁通天元年。

姚𦍒的心境便日复一日地沉重，过去有个心结，还可以找娄师德、李昭德等人说说，现在，他只能一人默默地承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时政记》中记下这些日子的变迁，也许多年后，后世会对这一段历史做出自己的评价。

然而，危机却在这一片歌舞升平中暗暗地降临了。

先是夏官侍郎、新任凤阁鸾台、同平章事的孙元亨奏报，王孝杰与娄师德与吐蕃大战于素罗汉山，周兵大败。武曌盛怒之下，贬王孝杰为庶人，娄师德为原州员外司马，被打入另册。据宣诏回来的太监说，娄师德在接到皇上的敕命后，竟然如释重负，连道：“亦善，亦善！”

武曌听后，仰天长叹：“唯田舍夫能若此矣。”

五月的一天，朝会刚刚结束，检校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就到武成殿奏报，说营州契丹松漠都督、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叛，已经

杀了都督赵文翊。

武曌举在空中的朱笔凝滞了："怎么会呢？朕不是严令赵文翊'羁縻'谨慎么？"

孙元亨解释道："叛乱起因恰恰是因为赵文翊的刚愎自用。"

"哦……"

地域辽阔、水草丰美、稼穑丰盛的营州，是大周疆域上的一颗明珠。它东至辽河，南至大海三百四十里，北至秦长城。在这河水滔滔、层峦叠翠的土地上，汉、契丹诸族用自己的汗水和情爱编织着春去春来、年丰年歉，岁月的悲欢沉浮，命运的浮云苍狗。

这里曾经牧歌阵阵，也曾经禾香百里。

先帝太宗对华夷爱之如一的恩泽，周年温暖着汉与契丹百姓的心。不管朝廷派到这里实施"羁縻"的官员怎样与土著的酋长们明争暗斗，在百姓的心目中，他们都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可这种淡远而又温馨的和睦相处在赵文翊任营州都督后便不复存在了。

赵文翊可谓春风得意，他刚刚四十三岁就当上了营州都督，这不仅因为他平日里处事干练，也因为前任都督终老任上，他则因为常年担任长史而近水楼台先得了月。他自认为太宗以来朝廷推行的"羁縻"之策过于怀柔，而对待归附的契丹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加重他们的赋税，使他们对朝廷俯首帖耳。

恰逢万岁通天元年三月以来，营州遭遇春荒饥馑，居住在此的契丹人食不果腹，饿殍遍野，不少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新任长史便将这一情况禀报给赵文翊，希望能上奏朝廷予以赈济："他们既已归顺，就都是大周臣民，依律当给以赈济，方见陛下恩泽。"

赵文翊冷笑着喝下一口酒道："陛下的恩泽大如天，怎么可以施给这些蛮夷呢？他们过去长期寇边犯境，现在饿死乃上苍报应。"

"这……"长史一听这话便很为难地说，"契丹酋长都在帐外等候大人的回复呢？"

"呵呵！是要造反么？"

赵文翊走出帐外，契丹酋长带领他的族人要进来，被卫士拦挡在阶前，一看到都督大人出帐，酋长便伏地痛哭道："恳请都督大人开仓赈济，救救契丹人吧。"

这情景不但没让赵文翊生出丝毫的恻隐之心，反而让他很不愉快，大声呵斥道："你等要是试试本官的锋刃么？来人，将酋长拿下，有再敢僭越犯上者，杀无赦。"

酋长年高，曾经在童年时代听过不少太宗体恤异族的往事，可眼前今非昔比的情势让他十分伤心，站起来便道："身为大周官员，不张陛下恩德，反而草芥百姓，将军杀我一人可，请放过族人老小。"说罢，他趁卫士们没注意，奋力朝行营门前的拴马桩撞去，霎时鲜血奔涌，气绝身亡了。

跟随他来寻求朝廷赈济的契丹父老见酋长死于非命，顿时燃起熊熊怒火，朝前冲去。眼看着潮水般的人群压了过来，赵文翊也有些慌神，喝令卫士拦截："有再往前冲者格杀勿论。"卫士得了将令，一个个举起战刀，向手无寸铁的百姓刺去，不消一会儿，行营前已是尸横一片。

赵文翊知道，这消息如果被陈兵营州两侧的契丹降将松漠都督、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知道，必会星夜报往神都，陛下追究下来，他难保项上人头。

当日午后，在府兵移走尸体后，他速速传来录事参军，要他草拟奏章，飞报朝廷，说契丹人反叛，被大周营州都督赵文翊察觉，当场斩敌首级四百。

录事参军有些疑惑，便道："卑职清点过，只有一百五十人啊！"

闻言，赵文翊不耐烦地说："就照本官所说去写，啰嗦什么。"

奏章送走后半个时辰，长史进来一脸无奈地说道："将军此举，实不慎矣，倘契丹降将李尽忠真反了，如之奈何？"

赵文翊一甩袍袖道："一群乌合之众，惧他作甚？本官正好借机磨剑。"

发生在营州都督府前的血案，很快就传到了李尽忠的行辕。

从族系上说，李尽忠属于酋长一族血脉，他的祖先李窟哥当年之所以冒着杀头的危险归顺大唐，也是向往太宗的恩光。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李窟哥死，继任松漠都督的阿卜固率契丹诸部与奚族连兵叛唐，不久兵败，唐高宗因他乃李窟哥之孙，封为武卫大将军、松漠都督，统领契丹八部。

谁料如今酋长反倒死于大周将军剑下，他的心顿时碎了，对着营州方向放声大哭："大父之亡，天柱崩塌，奇耻大辱，岂能干休。"言罢，他抽出腰间的宝剑，朝着案几一角砍去，眼见得一片火花闪过，案几失了一角，"不杀赵文翊，吾形同此案。"

傍晚时分，从西北方向飘来团团彤云，夹带着凝重的黑色，很快覆盖了营州上空。到了申时三刻，狂风大作，紧接着，鸡蛋大的冰雹倾天而下，五月的松漠大地，冷若寒冬。到了酉时二刻，又转为大暴雨。

李尽忠走出穹庐，抬头看着黑魆魆的天空。大雨下在冰雹上，脚踩上去，发出"吭哧、吭哧"的声响，他不由得道一句"此乃天助我也"。他当即传来长史、别驾和司马，他们也都是契丹人，当年跟着李尽忠一起归了大唐。

待大家坐定，李尽忠给每个人盛了一碗马奶酒，然后抽出小刀，在腕上一拉，那殷红的血就滴进酒中，其他的几位也都一一效法做了。李尽忠举起酒道："我等当年归顺大唐，乃因高宗秉承先帝之策，以夷人自治，孰料今营州都督赵文翊不体民情，不尊圣意，饥不加赈济，视酋长为奴仆，又杀我大父。此仇不报，我等还是契丹人么？"

长史仰起脖子，将一碗血酒饮尽，将碗摔在地上道："请将军下令，在下宰了这狂徒，为酋长报仇。"

众人也都相互碰杯，饮出一身虎胆，纷纷发誓，要跟营州都督向赵文翊讨还血债。

李尽忠放下酒碗道："今夜狂风、冷雹、大雨，赵贼料定我军不会在这样的天气进攻，我军即来个出其不意，杀了此贼。"

"杀了此贼！"

李尽忠当下部署，亥时一刻举兵，由长史率五百人马攻打营州东门，别驾率一千人马攻打西门，他自己与司马一道攻打正北门，直冲营州都督府，亲取赵文翔首级。

事情果然不出李尽忠所料，当冰雹降临时，营州都督府长史匆匆赶到行营，提请赵文翔警惕李尽忠军夜间偷袭，赵文翔呷了一口烈酒，眼睛里就布满了不屑："这样的天气，他契丹人不要命了？放心吧，来，陪本官喝一杯。"

长史勉强应付了一杯，起身告辞，出了都督府，他长叹一声"营州休矣"，便消失在风雨中。

其实，赵文翔也不仅仅是轻敌，他也有着自己难以诉说的烦恼与痛苦。他自从军起，从什长到旅帅，直到左卫将军、营州都督，却从来没有进京的机会，甚至南下的机会也没有给他。他一想起武三思、武承嗣这些人，既不能治国理政，又不能戎马戍边，头上却罩着一顶顶桂冠，他就很不平："什么将相本无种，扯淡！"

赵文翔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带着复杂的心绪进入梦乡，因为只有在梦里，他才能感受到峨冠博带的荣耀，感受到厮杀的快感。一个个人头落地，一顶顶高冠加身，他就坐在皇上的身边，皇上的恩泽如太阳一样暖暖地照在他的肩头……

他梦见自己的儿子们都被封为卫府的将军，甲胄披身，盔缨飘飘，跟随着他驰骋在洛水岸边。

他看见自己的妻子，凤冠祎衣，莲步轻轻，被一群丫鬟、侍女簇拥着，登上去龙门山的大船。那船，张灯结彩，瑰丽辉煌，被滔滔伊河水推向远方。

人生之幸莫过于封妻荫子，他都拥有了，夫复何求？

没想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他的美梦，他睁开惺忪的眼睛，刚才的一切都化为乌有。长史站在帐前，语不成句地禀报道："大人！大事不好了，李尽忠从北门攻进来了。"

"什么？你说什么？"赵文翔从酒意中倏然醒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李尽忠会这么快就打进来。他欲起身，却觉得头脑昏昏，脚底失

重，差点跌倒，长史要上前扶他，被他用力推开，“你扶我作何？速去东门拒敌呀？”

“东门守军已经与敌接战，敌军攻势猛烈，我军正严防死守，不让敌军靠近东门一步。”

“那么西门呢？”

“据属下所知，西门乃敌军最强者，守之亦难，恐怕……”

“你快去西门督战，只要西门不开，正面之敌就无法施展。”

赵文翊的话刚刚落音，就听见门外传来一声“报”，一位队史进来禀报：“西门已被攻破，敌军正和北门之敌会合，向都督府进发。”

这消息让赵文翊颓然跌坐在地毡上，仰天长叹一声“此天灭我赵文翊矣”，随即从腰间拔出宝剑，来到后院马厩，牵过自己的坐骑，飞身上马，朝府门外奔去。他的侍卫也不敢怠慢，紧紧地追着都督的背影，把一串带着烟尘的蹄波留在了营州大地。

赵文翊冲上街头，眼前烟尘滚滚，耳边杀声连天。逃难的百姓、从北门败下来的官兵和追击的敌军，拥满街头。他一手提刀，一手搭凉棚朝远处看，潮水般的叛军正滚滚而来，他来不及多想，横刀就向前面冲去，眼看着几个营州百姓便做了铁蹄下的肉酱。

这时候，营州司马也向他冲来，隔着包围他的敌军高喊：“赵大人！末将在此。”

“司马救我！”赵文翊一边回答，一边来到司马面前，两人合兵一处，朝叛军比较薄弱的东门冲去，他手起刀落，血肉飞溅；他所到之处，人头落地，连他自己也分辨不清哪些是叛军，哪些是自己的属下。

他们刚刚冲出一段，就听见耳边传来一声怒吼：“赵贼！哪里逃？”原是李尽忠率领一队叛军，拦住了去路。

赵文翊扶了扶头盔，指着旗帜下的李尽忠骂道：“好个逆贼，陛下待你不薄，你不思报效朝廷，却起兵造反，该当死罪。”

李尽忠在马上回应道：“逆贼！倘非你违逆圣意，杀了酋长，何来

今天兵戎相见？还不下马伏法，本官可饶你不死！”

赵文翊被骂得满面蒙羞，也不答话，举刀直取李尽忠首级。李尽忠轻轻一闪，避过刀锋，顺势一枪，刺向赵文翊咽喉。赵文翊见状，忙举刀挡开，两人在马上大战十几个回合，赵文翊气力渐渐不支，趁机拨马跳出圈外，营州司马便上来接战，两人战至五个回合，李尽忠卖出一个破绽，故意让司马进来，司马求胜心切，直向前扑来，不料一个闪空，跌落马下，李尽忠一枪上去，刺中咽喉，待他拔出枪尖，回头一看，赵文翊却已策马跑出一箭之地。

李尽忠追出一段路程，立马高处搭箭射去，不偏不倚，正中后心，赵文翊“哎呀”一声跌下马去。李尽忠冲到跟前，下马割了首级。望着城头的契丹旗帜，李尽忠长啸一声“仇报”，这洪亮的声音荡起久久的回声。

太阳刚刚从草原升起的时候，战事已经结束了。录事参军早早地将李尽忠行营搬到了营州城中。待一切部署停当，长史、别驾和司马们也都到了。

待大家坐定后，李尽忠命人捧上赵文翊的首级，置于案头，要录事参军去请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前来参加酋长祭祀仪式，话音未了，帐外就传来说话声：“不用请！我来也。”

李尽忠知道孙万荣先自到了，急忙率属官们起身迎接。

孙万荣在李尽忠对面坐下，一脸严肃地说：“祭奠大父可择定吉日，眼下最要紧者乃善后事宜。”

“请兄长明示！”李尽忠道。

孙万荣喝了一口奶茶，平静了一下情绪道：“营州素为大周重镇，为兄以为朝廷闻营州兵变，必派大军讨伐，我等若无应对之策，何以拒敌？”

“还是兄长虑事周全，此事在杀了赵文翊后，弟已有所虑。似我等这样归顺的将领，是两边都不待见，大周视我等为异己，契丹视我等为叛逆，如今又复叛周，纵然回归，契丹岂能容我？故弟决定以营州为据，另立汗国，以兄长为于越（相当于摄政王），今日在场的各位司

马、别驾当为宰相，共谋建国，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齐声道：“可汗圣明。”

李尽忠骤然被人呼为可汗，倒有些不习惯，挥了挥手道：“当务之急，乃在抗击周军来犯，本汗决计亲任兵马大元帅，广募兵卒，以兄长为先锋，率军却敌。”

“遵可汗旨意。”

众人散去后，李尽忠又留下孙万荣，具体安排了进击崇州事宜，之后又谈了自己的想法：“崇州乃北方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占据崇州，南可以弯弓图神都，北可以拓展疆域，兄长务必一战即胜，壮我军威。”

孙万荣拍着胸脯道：“此次非我要反大周，实在是因为赵文翊欺人太甚，大汗放心，为兄当一举拿下崇州，将之据为我立国后第一城。”

随后，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似乎听见，崇州城下已是杀声震天了……

第四章

梁王受命赴辽西

王师败北硖石谷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5年）五月初，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等二十八位将军组成的平叛大军浩浩荡荡北上了。曹仁师任前军总管，张玄遇为右金吾卫大将军，麻仁节为副总管，燕匪石、宗怀昌为后军总管。

朝廷大军过了黄河，日夜兼程，五月底先头军队便已到达了与营州毗邻的平州。正为叛军攻势凌厉而惊惶不安的平州刺史看到朝廷大军到了，顿时愁眉大展，亲自到城外迎接。

当晚，平州刺史在城内设宴为将军们接风，夜深席散后，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麻仁节四位主将都留在了行辕，听平州刺史介绍军情。

平州刺史命膳厨给每人烧了一碗酸辣醒酒汤，又沏了解渴的大碗花茶，这才开始说话。

“不瞒各位将军，叛军此次起兵，乃赵文翊将军刚愎自用，违逆太宗‘羁縻’之策所致。多年积怨一朝爆发，叛军振臂高呼，从者数万。眼下营州周围的几个州治所均已失陷，崇州讨击副使钦寂被擒，敌将围安东，欲使钦寂劝降，可他大义凛然，对着城楼守将裴玄珪喊道：‘狂贼天殃，灭在朝夕，公但励兵谨守，以全中节。’言罢，便慷慨赴死。贼众正欲攻打卢龙城，下官闭城坚守，等待援军，若禾苗之盼甘霖矣。”

闻言，曹仁师问道：“依大人之见，可有破敌之策？”

平州刺史皱了皱眉头道：“契丹人虽归附大周多年，然游牧习性未改，常常是倏忽即来，倏忽即去，战机殊难捕捉。我军若贸然深入，反而为敌所陷。”

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出身靺鞨族，自小就在辽西长大，他归附唐朝

后，很快就以武功赢得高宗和武曌的关注，三十一岁就做到了右金吾将军，掌管京师宿卫，奔走于皇宫之间。听得刺史一番话，他便点头接话道："刺史大人所言甚是。末将本辽西人，熟知契丹人用兵之法。我军不可不慎。"

麻仁节虽然略知兵务，然而久居京城，致力农桑，根本没有想到皇上会点到自己，如今这一番议兵，让他先自怯战了。

曹仁师沉吟片刻后道："今夜就到这里吧，各位且去歇息，待本将与李将军商议之后再做定夺。"

当行辕内只剩下曹、李两人时，曹仁师望着窗外，一轮明月悬挂在树梢，虽是五月麦黄天气，但辽西夜间还是清凉有加，他裹了裹身上的战袍对李多祚说道："月明风清，将军若是不累，与本将出去走走如何？"

李多祚点了点头。两人走出行辕，踩着月光洒下的碎银，追着潮湿的水汽一路前行。远方传来几声凄厉的鸮鸣，愈益增添了战前的恐怖。不远处，青龙河的涛声在静夜里也显得格外响亮。此情此景，最易勾起征人对往事的追忆。

"本将闻说，当年汉将李广就曾在此驻军，匈奴闻之不敢南下牧马。"曹仁师道。

李多祚点了点头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飞将军戎马一生，在云中、朔方、雁门、龙城各处驻军，知己知彼，此次集结之我军，久在中原，未经战阵，末将心中实无把握。再说，将军……"

曹仁师登上一个小冈子，远远望去，燕山若隐若现的，就像浓浓淡淡的水墨画，他们此刻的心情也是如此。曹仁师知道李多祚要说什么，自己之所以被点将，完全是因为王孝杰、娄师德罗汉山之役失败，被降罪免职的缘故。他知道，皇上此次并未完全将军队调遣的权力交给他，而只是以他为二十八位将军之首，临时节制军务罢了。这一点，他相信李多祚也看出来了。曹仁师也明白，若论起排兵布阵，他不能与王孝杰相比；论阵前鼓动士气，他比之狄仁杰则望尘莫及。故而，在过了黄河之后，他的心就日复一日地沉重了。

而李多祚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惊异于其人的见事之明："如果末

将没有猜错，皇上很快就会再遣朝中王公前来节制我军的。”

“哦！李将军何以见得？”

“将军不妨详察，此次朝廷调集府卫二十八位大将北上，又恰在李尽忠、孙万荣反叛之际，陛下岂能放心？”

“嗯！”曹仁师转身往回走去，一阵风来，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也将慌乱的心境掩盖了过去。李多祚说得很有道理，他侧过脸打量着这位靺鞨族将军，中原的风已经改变了他草原的肤色，只有那双眼睛还保留着民族的特征：“那依将军之见，这仗应该怎么打？”

一对哨兵巡逻过来，李多祚打住话头，看着队伍走远，这才说道：“眼下贼众势头正猛，全是因赵文翊的刚愎自用激起的，尤其是契丹人李尽忠、孙万荣都很能打仗，我军不宜正面接战，可在平州周围部署两道防线，拒敌于城外，以防龙城失守，另外我可派一万军马由几位将军率领，在营州、檀州之间寻找战机，小股歼敌，不可恋战，等待朝廷援军到来。”

“正合本将之意，如此甚好，就依将军。”曹仁师点了点头。

出乎曹仁师预料的是，第二天军前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位将军对战局部署提出异议。可在寻找战机的人选上，却有不少将军极尽推诿，找种种理由要留下来守城。

李多祚实在看不下去了，遂挺身而出，提出由他率领麾下人马出城扰敌。

整个六月，大周军队据守龙城，却始终没有见到叛军前来攻城。但曹仁师一刻也不敢松懈，每日都巡视城内和城外守军，提醒将士不可稍有松懈。果然，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李尽忠派遣别帅何阿小前来偷袭，被驻守在城外的张玄遇部击退，之后便再也没有遭遇大的袭扰。

与此同时，李多祚在潭州与营州之间广阔的草原上与叛军也有过几次交锋，都小有斩获。

七月，皇上的诏命就到了行辕，以梁王、春官尚书武三思为临榆关道安抚大使，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𤦺为副使，以备战役的扩

大。

三天以后，有使者来报，说大使行营就设在距卢龙不足百里之地的守捉城，并要各路将军即刻到行营议事。曹仁师与李多祚、张玄遇商定，由麻仁节等将领坚守平州，他们三人与刺史一起前往谒见大使。

守捉城在临榆关南部平原，城池坚固，城楼高耸，大周旌旗迎风招展。自唐以来，它就是朝廷专为控辽西、固中原而构筑的要塞，平日里除了驻军和粮草库外，并没有百姓定居。由守捉城往北，是丘陵，再往北，就是地势险要、地形复杂的山地。那山地如一道屏障，拱卫着这座虽不大，却为兵家要地的城池。曹仁师一行从山口进入，还需走二十里地，翻过一座山才能看见艳阳下的城池。

在走出山口的那一刻，李多祚回望葫芦状的山道，惊魂未定地说："此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设行营于此，乃有高人谋也！"

战马一旦进入平原，便撒开四蹄，云舞尘飞，不一刻，就到了守捉城下。

武三思与姚𦍒早在行辕等候多时，四位将军先后与安抚正副二使见过礼，即开始军前会议。先自然是平州刺史先禀报了前方战事，李多祚随后受曹仁师委托，大体禀报了朝廷大军到达平州后的战况，最后道："两月之久，两军胜负参半，我军虽未大胜，然李尽忠贼流南下之势锐减。吾等坚守以待王爷定局。"

曹仁师知道，武三思兼着春官尚书，掌控朝廷官员的升贬臧否，故而说话就十分谨慎："王爷驾到，定会运筹帷幄，末将随时听候调遣。"

武三思的两腮随即尴尬地颤动了一下，这微妙的表情只有姚𦍒读得懂，从来没有经过战阵的武三思又能拿出什么御敌良策呢？

果然，武三思说道："本王之职在于防敌，至于如何拒敌，还得仰赖各位将军戮力同心，大捷之后，本王当奏明陛下，擢拔赏赐。"

后半句话倒是实在，他有这权力。姚𦍒心里这样想，嘴里却道："诸位将军有何破敌高见，不妨畅所欲言。"

闻听此言，曹仁师首先建议道："据探哨禀报，平州城西百里有东

西硖石谷，谷道狭窄，好进难出，故依末将之见，我军不妨以平州为战场，与敌展开决战，驱敌于硖石谷内，然后守住谷口两端，且不说斩杀敌首若探囊取物，即便围而不打，不出数日，敌粮草断绝，不战自溃，则我军胜券在握矣。”

“将军慎言！”曹仁师话音刚落，李多祚就反驳道，“东西硖石谷虽在平州境内，然素来为契丹与大周必争之地。契丹人对它分外熟悉，岂肯轻易进入。依末将之见，我军应北上在幽州与张九节大人合兵，寻找战机。”

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则跟着道：“李大人之言，未免舍近求远，末将不信，我二十八位府卫将军会抵不过李尽忠、孙万荣这群乌合之众，请王爷速做决断。”

伴着将军们的陈言，武三思的眼睛在曹仁师、李多祚和姚𦍒的脸上来回扫过，心中却一点头绪也没有。他这些年的心思都花在了谋立皇太子、排斥异己上，完全就是空落了一个右卫将军的名，哪懂得什么排兵布阵。

“姚大人以为如何呢？”武三思最后把焦点转到了姚𦍒身上。

姚𦍒也十分不自在，文官出身的他，对于兵法，不能说一无所知，但多限于纸上走马，从未经历过阵前浴血。武三思把事情推给他，他也没有理由回避，只得硬着头皮说道：“下官以为，李将军之言不可不深思。他毕竟生于此地，山水皆在胸中。”

“启禀王爷，”这时，张玄遇说道，“据末将所知，此乃王爷首次主战，朝野瞩目，陛下盛望集于一身。王爷倘是犹豫彷徨，失去战机，则悔莫大矣，还请王爷三思。”

一石入水，波澜顿兴。武三思不会忘记临行前皇上忧郁而又凝重的目光，她对第一次出战的侄子道：“梁王任重，朕于神都静候佳音。”他不会忘记，上官婉儿深情而又眷恋的眼睛，在她的居室，上官婉儿勾着他的脖颈落下深吻，红红的唇印直到此刻仿佛还在散香：“朝野素来轻看武氏兄弟，三思，你该为陛下争光，为武氏争气才对。”两个女人，一样的情怀，倘是自己优柔寡断，有朝一日回京，将如何面对她们？

武三思收回思绪，俨然有了决策者的气度，他用力拍打着案几说

道："本王决计在平州与敌决战。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三位将军专注于驱敌，务必驱敌进西峡石谷。李多祚将军在平州城西与敌接战，旨在诱敌，不可贪功。其余将军围敌于平州城外，使之不能借海外逃。"

"遵命！"随着众位将军齐刷刷的回应，姚𦍒明白，这一切已成定局，然而，作为副使，他深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知侄莫如姑母，皇上要自己跟随武三思来前方，他自然明白皇上的担忧。但他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提醒各位将军："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各位将军务必通晓敌情，方可做决断。"

武三思对即将开打的战局却很乐观，晚膳以后，他甚至还召来驻扎在守捉城的部将问此地可有歌舞竽笙享用。部将回应道："边城烽烟连年，了无歌舞留滞。军中倒是有当地人的角抵，不知大人可有兴趣？"

武三思问："好看么？"

"角手养体，王爷养眼。"

武三思一听，遂要部将去邀姚𦍒同去。

姚𦍒借口身累婉谢了，一人在行辕赏月散步。

淡淡的月光给守捉城的大小建筑和营房镀上了一层水银，皎洁而又温柔。不远处偶尔传来的低沉的角声，告诉他这是距神都很遥远的边城。风不凉，吹在身上很舒服；路不宽，然而蜿蜒向前，也有曲径通幽之趣味。两三名卫士在不远处跟着，任他一人漫步。而他又想起了在神都时，那场关于讨逆用人的争论。

那一天，武曌接到来自营州的边报，一下子就怒了，她一方面埋怨赵文翊违背"羁縻"之策，另一方面怒斥李尽忠、孙万荣不思朝廷恩惠，背信弃义，当殿怒道："将李尽忠改名李尽灭，孙万荣改名孙万斩。"

满朝的大臣们又是一片附和之声，姚𦍒却在暗自叹息女人还是太感情用事。好在朝议很快地转向挂帅讨逆的人选，姚𦍒很自然地想到了王孝杰和娄师德。

"启奏陛下！"姚𦍒撩起袍袖，出列奏道，"微臣以为，当此国有危难的用人之际，陛下须审慎选人。依臣之见，宜速召王孝杰、娄师德回

朝，北上讨贼。”

检校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也曾在王孝杰麾下当职，深知他韬略在胸、指挥若定，因此也站出来举荐王孝杰担任北征主帅。

武承嗣却站出来反对道：“王孝杰、娄师德战吐蕃大败而回，刚刚受到朝廷责罚，复又召回，大周律令岂非儿戏？”

姚𦍒力争道：“王爷所言甚是，然下官以为，个人荣辱进退事小，国家存亡事大。当今贼势迅猛，非王、娄二位莫能御。”

“大人之言，未免言过其实，王、娄既是帅才，何以大败而归，使大周蒙羞于吐蕃？”武三思当即列举曹仁师、张玄遇等数十位将军道，“我大周地广万里，猛将如云，非只王孝杰一人。大人左一个王孝杰，右一个娄师德，却无视府卫众将，如此偏袒罪臣，意欲何为？”

武曌一直在静听争论，而她的心亦随着词锋语箭上下翻卷。她不能不承认姚𦍒所言皆是实情，她也没有忘记四镇大捷后，她曾给予了王孝杰“贞观中，西境在四镇，其后不善守，弃之吐蕃。今故土尽复，孝杰功也”的褒奖，然对她来说，边关的安定重要，皇上的尊严亦不可少。毕竟对王孝杰、娄师德的处置才刚刚过去三个月，故而武承嗣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何况，起用新人也是她常有的举止。

武曌决计终止这场无谓的争论，她从案后站起来，挥了挥宽大的衮服，丹墀内便很快安静下来了：“众位爱卿！边城告急，你等在此唇枪舌剑，于事无补，朕意已决，调集曹仁师等二十八位府卫将军即日北上讨贼，务求必胜。违令者斩无赦。”

皇上没有给姚𦍒任何辩解的时间和机会，这使他有些闷闷不乐，他实在是为即将拉开的战局担忧。他发现夏官侍郎孙元亨没有走远，显然是在等他。当他们并肩而行的时候，孙元亨对皇上的决定大惑不解：“二十八位将军出征，焉能没有总管？群龙无首，岂能操胜券？”

其实，这一点，姚𦍒在退朝时就想到了，只是他也不明白皇上的用意，遂对孙元亨道：“陛下之意，着实费解，大人在夏官署履职，有消息当告老夫知晓。”

姚𦍒在文昌阁任职，居于文昌左相武承嗣之下，但一般性的公务却

都是由他处置的。六月底的一天，他刚刚签发了皇上将长安李氏崇尊庙改为太庙、拒受大食国进献狮子的诏书，武成殿的太监武钦便来了，说是皇上有急事召见。

姚𦍒急急地赶到武成殿，却见皇上一脸的愁容。

“都是朕虑事不足。”武曌没有等姚𦍒行君臣之礼，就很坦荡地说道，“从平州传来消息，主将因无节制，遇事相互推诿，战事进展缓慢，以致贼众在攻取营州、檀州后，又向幽州进发。此朕之不德也。”

姚𦍒的心中顿时生出微澜，避开皇上的话道：“陛下召臣来是……”

武曌示意姚𦍒在自己对面坐下，道：“朕反复思虑，欲遣三思为临榆关道安抚使身份前往平州，防敌南侵，不知爱卿意下如何？”

姚𦍒没有说话，只是很专注地听着，武曌接着道：“先皇（武士彠）曾是大唐名将，朕的几位兄长虽无大功，也还差强人意。只是承嗣、三思、攸暨、攸宜几位，未历战阵，却身居高位，朝野颇有微词，故而朕才考虑让他出征……”

姚𦍒这才明白了，皇上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弃立武氏为太子的念想。可即便如此，也不能拿社稷做赌注啊。可他说出口的话就变委婉多了：“陛下将心迹坦言于微臣，臣不胜感激，梁王任左卫将军，现今又主事春官署，担此重任，未尝不可，只是……”

“朕知道，三思无排兵布阵经验，加之平日骄矜，故而，朕欲以爱卿为副使。一则，爱卿遇事沉静多思；二则爱卿中直敢言，朕放心。”

“陛下……臣乃文官出身，对于军务知之寥寥，臣以为，还是请王孝杰将军……”

可姚𦍒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武曌打断了：“至于王将军，朕自认比爱卿知之更深，然而他毕竟临阵有失，朕作为一国之君，若朝令夕改，岂能让天下心服？朕又该如何面对那些战死疆场上的子弟？此事无须再议，今日爱卿回府上料理好家事，即刻随三思北上。”

一阵风吹来，打断了姚𦍒的思绪。他对武三思的好大喜功分外担忧，倘是叛军在硖石谷设一支伏兵，引官军入谷，必致官军覆没。他不

能看着将士们做无谓的牺牲。

抬头看看夜空，已是月上中天，他转身朝武三思的行营走去。

武三思刚刚看过了驻军表演的角抵，正在浴盆中沐浴。一名当地女子将一瓢瓢热水顺着他的脊梁缓缓浇下，顿时他的血脉活跃非常，女子纤细的手指轻轻划过他的肌肤时，他的心便如脱缰的野马，奔跑在欲望的原野。

他抚摸着女子被蒸汽洇成桃色的脸颊，目光中荡漾着贪婪的流波。那女子第一次为一个来自京都的王爷沐浴，难免有些紧张，呼吸也不均匀起来："王爷……"

"嘿嘿……"武三思趁着热气的蒸腾，忽地站起来。那女子便益发地惊慌，想躲开，孰料武三思顺势一拉，女子便跌入浴盆，武三思三两下就把她身上的衣裳脱了个精光……

就在巅峰时刻，卫士突然在外禀报，说安抚副使姚🔗求见。

他贲张的血液迅速退潮，在心底大骂姚🔗坏了他的好事："回告他，就说本王累了，有何事明日再说不迟。"

卫士嗫嚅着："姚大人说，他有紧急军情要……"

"白日刚刚议完，现在有何军情？没听见本王的话么，不见！"

……

"哈哈！周朝竟遣了这样一个绣花枕头来，此天助我也。"李尽忠把一口酒灌进腹中，从银盘中撕一块鹿肉，大嚼大咽道。

"大汗圣明！"孙万荣举起酒杯，与在座的几位将军"当"地碰了一下，酒就下了肚。比起李尽忠，孙万荣显得更成熟持重一些。当他与李尽忠的目光碰在一起时，就把自己思忖许久的谋虑和盘托出了："大汗在上，尽管武三思并非王孝杰，姚🔗也非娄师德，然官军将领二十八位，军旅二十余万，我军在数量上还是略逊一筹。因此依臣看来，此战只能智取而不能强攻。"

"哦？"李尽忠放下手中的银碗，侧过脸来说，"请兄长尽陈其详。"

“大汗可还记得，当初我军攻下营州后，曾俘获周军数百人，现在正好派上用场。臣可放他们出去，传言我军因粮草不济而不能自存，闻官军至，欲降朝廷，请求接应。敌闻之必趁势而来，我军于西硖石谷设伏，一举歼敌，定然大胜。”

李尽忠沉思须臾，道：“此确为一条妙计，只是不知哪位将军愿意前往诈降？”

别帅李楷固将啃光的鹿骨头扔到了穹庐一角，从地毡上站起来，打拱道：“末将愿往，末将定会把官军引入谷中。”

“别帅追随本汗多年，见事机敏，足智多谋，必能诱敌深入。来！换大碗！”李尽忠的眼睛顿时亮了，看李锴固连饮三大碗马奶酒，脸膛发红，就开心地大笑，“那个妖女不是要改本汗的名字为李尽灭么？依本汗看，该送给武三思一个‘武三灭’才对。”

话刚说完，穹庐内便传出一阵大笑，惊得草丛中的芦雁冲天而上，向南飞去。

但孙万荣在任何时候都是冷静的，待大家笑声散后，他又说道：“武氏动辄为人改名，此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我等亦无须介怀。当务之急，是要迅速实施诱敌之策，李别帅率领骆务整、何阿小两位将军在西硖石谷埋伏，可汗率大军在幽州、营州间与敌周旋，务必造成我军未进硖石谷的假象。”

“好！就依兄长。”

商议完毕，一干人出了穹庐，举目西望，橘红色的夕阳渐渐沉入青山背后，暮色拉开了它幽深的帷幕……

第二天，李楷固遣录事参军到营州地牢“慰劳”战俘。打开地牢，一股阴风夹带着霉味扑面而来，录事参军急忙掩了鼻翼。在看守军士的引导下，录事参军沿着长满绿苔的潮湿台阶下到地牢，借着昏黄的灯光，看到数百双饥饿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心里不禁生怕，干咳了两声，才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本官奉李楷固将军之命，来放你等出去。”

狱卒便打开地牢，战俘们将信将疑地跟着军士上到地面，白花花的阳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录事参军要随身的军士将战俘分成几排，席地

而坐。又对身后的军厨挥了挥手，只见几位军士抬着几只大木桶，里面盛满了刚煮开的糠粥，热气腾腾，惹得战俘们分外眼馋。

待将糠粥分发给每一位战俘后，录事参军道："李将军有言，养你等则无食，杀了你等又不忍，故而决定卖个人情，放你等回去。"

坐在最前面的一位大汉，看样子是一位旅帅，三两口就将糠粥喝完，还用舌头将残渣舔得干干净净，放下碗时，眼睛就充满了狐疑："真的会放我等回去吗？"

"李将军言出即行，岂会诓骗你等？"录事参军说着，来到旅帅面前，"不瞒足下，李将军现今对反叛朝廷悔之深矣，欲重归大周，共享圣朝之光，由此已与李尽忠反目。请足下回到周军大营，将此情转告曹仁师将军，就说我军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矣。"

说着，录事参军又把一串钱放在旅帅手上："路上做个盘缠，这里还有李将军一封信札，务请足下转交曹将军。"

见状，战俘们这才心安理得地散去。

两天以后，战俘便已到了曹仁师的军营，带头的旅帅详细地向他陈说了被释放的过程，还特别转交了李楷固的信札，曹仁师打开信札一看，果然满是归降之言——

李尽忠欺瞒众将，倏然反叛，天理不容。楷固自归顺大周以来，备受皇恩，泽被举族，岂能为人鹰犬，助纣为虐。闻朝廷大军至，乃若枯木逢春，引领南望。

为避与李贼同流合污，楷固乃将所部隐于西硖石谷口。一俟官军到来，即率本部人马出山迎接。切切此意，天日可见。

合上书札，曹仁师大喜过望，如果说前几日的议军上，他毫不犹豫地站在武三思一边，是因为他春官尚书的头衔，那眼前的这封书札，使他强烈地感到立功的机会来了。于是，他立即传张玄遇、麻仁节、李多祚前来帐中议事。

曹仁师完完整整地将李楷固的信念给诸将听，他从他们脸上获得的是兴奋，是跃跃欲试的热情，是急于建功立业的躁动。可是，他却没有

从李多祚那里看到任何回应。

“虽信札由我方俘虏带回，亦不能证明其真假，”李多祚道，“倘是敌于硖石谷暗设伏兵，我军即面临全军覆没之危险，末将请将军详察。再说白纸黑字，他就不怕我们将之转给李尽忠么？还是禀告安抚使大人定夺吧。”

李多祚的一番话噎得曹仁师说不出话来，只好遣军中校尉当日快马驰往守捉城请示。结果，武三思不顾姚⛓的劝解，竟然允准受降，还嘲笑姚⛓畏缩不前。

当晚酉时，校尉从守捉城行辕赶回，曹仁师再度部署受降事宜，自信道：“以我数倍于敌之兵力，还怕他反悔么？”他还提议由李多祚任前军先锋，可是被他婉言谢绝了。

“各位大人，非末将临阵拒命，盖因敌军狡诈，末将不得不防，末将愿率领本部人马趁夜色潜入硖石谷口密林中，近可以随时接应我军，远可以钳制驰援之敌。”李多祚言罢，便起身告辞了。

卯时三刻，曹仁师、张玄遇和麻仁节诸部大军，踩着黎明的露水出发了，辰时一刻，西峡石谷便已经在望了。

三位将军驻马眺望，但见谷口草色蓊郁，林木密扎，而就在这密林里，藏着李多祚的军队。一想到这位出身靺鞨族的将领，麻仁节就忘不了他昨夜忧郁的眸子，加上一路进军过于顺利，让他对李楷固的意图也多了许多疑虑。他便勒住了马头，对身旁的张玄遇说道：“将军不觉得我军一路太顺利了么？”

张玄遇甩了甩马鞭道：“末将也觉得疑点重重，数万之众的李尽忠大军到哪里去了？”

闻言，曹仁师很自负地笑道：“二位将军何须多虑。本将听说李尽忠正在北边与驻守幽州的清边前道副总管张九节周旋，根本无暇顾及李楷固；二则，李将军欲降我军的密札岂能让李尽忠知晓？以本将之见，此正是李将军处事周密之处。”说罢，他打马朝前飞驰而去，掌旗官扛着写有“周”字和“曹”字的大旗紧跟其后。

接下来便是骑兵“嘚嘚嘚”地从步兵身旁驰过，惹起一阵骂声：“神

气什么，惹恼了老子，砍你的马腿。”然而，落在他们头上的却是骑兵的马鞭。

张玄遇看见后，大声呵斥道：“大敌当前，为何起哄，是要本将斩了你等的首级么？”说罢，他自己也追着曹仁师去了。

大军刚刚进谷口时，道路还算宽敞，可越往里走越狭窄，深入一二里地后，竟只能容一队人马行走。曹仁师抬头看看，也只得见一线的天空，他的心渐渐地悬到了半空，便问紧随其后的张玄遇：“军中可有本地人？”

张玄遇忙吩咐校尉去找。不一会儿，来了一位士卒，自称曾经在此地戍边，知道这西峡石谷又名黄麞谷，因谷内常有大量黄麞出没而得名：“此谷地势险要，外宽内窄，行走不便，深入其间，回旋很难。”

曹仁师听着，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难道真让李多祚言中了？可事到如今，退回已无可能，他只有让身边的校尉吩咐下去：“军队呈长蛇状推进，将士随时准备迎战！”

麻仁节的队伍走在最后，刚至谷口处，他便接到校尉传来的消息，霎时心里变得不安起来，埋怨曹仁师用兵不慎。然而，这般部署也是武三思的意思，他若中途退却，回到京都定也难逃牢狱之灾，便对身边的司马道：“传令下去，谨慎行进，提高警觉，以防敌军埋伏。”

队伍又向前推进了将近五里地，山间又起了大雾，乳白色的雾霭乘着山风，从这座山头飘向那座山头，缠绕在褐色的山石周围，以致一两丈之外的景物看上去都模模糊糊的。

曹仁师催动坐骑登上一高坡，环顾峡谷两岸，林深树密，却依然看不见李楷固的旗帜，心中益发地慌乱。

正在这时，却听见前面传来一阵吵嚷声，他便急忙命人前去探问。

校尉去了不一会儿，便带回几名老者，这几人见了曹仁师纳头便拜，声称是奉了李将军之命在此迎接官军。

曹仁师很疑惑，问道：“那李将军现在何处？”

其中一位老者道：“由此进深约五里地，有一开阔地带，半坡有一

山洞，李将军的人马就在那里等候。”

曹仁师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对老者道：“我等奉皇上之命，前来剿灭贼寇，你须从实禀报，若有半点诓骗，本将手中的利剑随时都可结果你等性命。”

老者忙不迭地说道：“小人怎敢欺瞒大人，就是大人不杀小人，李将军也不会饶过小人的。”

“如此甚好，请老者前面带路。”

曹仁师打马冲下山坡，走在队伍前面。可当他们来到谷底道上时，却发现大批老牛瘦马占道，大军难以通行，老者上前驱赶良久，牛马仍怡然自得，毫无所动。

老者见状便站在道旁，朝山谷深处高声大喊：“此乃谁家牛马，怎可阻挡官军前行？”那声音在山谷间荡起此起彼伏的回声，传到数里之外。

“唉！你对牛言语，与对石说话何异？”曹仁师长叹一声，吩咐步军缓行，自己却率骑兵向前赶去。

就在这时，两山的密林中传出一阵鼓噪，接着，仿佛一场大雨倾盆而下，喊杀声迅速覆盖了整个山谷。

万千利箭随即从山坡上倾泻而下，眼看着官军一片又一片倒在了谷底的小溪旁。曹仁师情知受骗，抬眼寻找老者，见他正欲逃走，便追上前去一剑刺穿了他。

本来就疲惫至极的官军此刻更加混乱不堪，想活命者，凭借自己的气力将同伍者推到前面作为挡箭牌；欲逃命者，踩着别人的身子向山崖后面躲去；年老迟缓者，则纷纷被踩死脚下……

不一会儿，鲜血染红了溪水，尸体挡住了水流，很快在曹仁师面前形成一处殷红的水洼。

曹仁师愤怒了，他挥动着宝剑，一连砍杀了数名临阵脱逃者，才使得队伍暂时稳定下来。

然而，待曹仁师命令撤退时，后面的路已被堵死，最要命的是叛军已从山林间涌出，“活捉曹仁师”的喊声潮水般向他涌来。他知道已无退路，只有拼死一搏了。他冲到一股叛军面前，手起刀落，几名叛军霎时倒地，可顷刻就又有一批叛军冲了上来，他只顾杀敌，却没想到这时从山崖背后飞来数根飞索，套住了他的脚踝、手腕和脖颈。

曹仁师手中的刀“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他很快被拥上来的叛军捆绑结实，向峡谷深处的山洞押去。他回看身后接二连三倒在血泊中的属下，沮丧地低下了头……

再说张玄遇的军队当时也被李楷固的司马截断了，与曹仁师首尾不能相顾，如同一条蛇，被抖散了腰骨，只有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张玄遇很快就被叛军的飞索擒获了，在被押往李楷固行营的路上，他一直屈辱地低着头。

深入黄麈谷十里地处，便是李楷固的营寨。这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所在！山道拐弯处，矗立着一面山崖，崖面齐刷刷的，仿佛神工斧凿一般，中间一个供人出入的洞门，进了洞门，才是一片开阔地，溪水潺潺，碧草青青，林子间露出绣了契丹图腾的旗帜——那是一只狼，虽然因为相隔甚远，有些模糊，但他仍能感受到它的凶狠。

他惊叹契丹真不愧是狼的种族。相传上古时，契丹始祖诞生之际，险些成为虎口之食，孰料正在危急之际，一群狼骤然出现，护卫在始祖母亲周围，直到始祖诞生。从此，狼便成了契丹人的神灵。而他们的性格也由此嵌入了狼性，不但彪悍，也很狡黠。当他们孤立无援时，会俯首向强者称臣；而当他们强大时，就会叛离而去。可是只要不侵犯他们的领地，也能和睦相处。赵文翊正是不懂这一点，而成了大周的罪臣。

“如果没有赵文翊的刚愎自用，自己焉能为敌所虏？赵文翊真该死！”张玄遇暗地里骂道。正想时，一行人已经进了洞口，回看身后，巨大的洞门竟然闭上了。他不能不惊异于李楷固的狡诈，有谁能想到他会把行营设在这里呢？而此处距平州不过百里，刺史为何就没有发现这藏兵要地呢？

张玄遇被押进营帐时，才发现曹仁师和麻仁节也被捆来了，三人一照面，就从彼此的目光中读出了无言的愧疚。

此时，他们心里都想起了一个人——李多祚，他不是在谷口密林中

埋伏么？

……

李多祚透过密林的缝隙，看着曹仁师等将的人马一路向黄麞谷内移动，渐渐离开了他的视线，不祥的预感也愈来愈甚。

在辽西长大的李多祚虽然没有到过黄麞谷，但兵法上“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的道理他是懂得的，士气正盛的李楷固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投降呢？他显然是看透了曹仁师的立功心切，故“利而诱之”，再利用官军地形不熟的弱点，“乱而取之”。

想到此处，李多祚唤来所部司马，要他带五百人马悄悄出林，顺着河谷，潜入谷口埋伏，随时接应官军。

然而，半个时辰过去了，一切都是平静的。

一个时辰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

这种诡谲的宁静让李多祚内心更是不安。他悄悄来到密林边缘，守候在一丛灌木背后，以便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来自谷内的消息。

八月正午的太阳让人燥热万分。李多祚发现握着剑柄的手早已出了汗，忽然，他的目光定格了，而且吃惊地张大了嘴。

司马竟带着一干人，顺着河谷朝密林这边跑来了！

出事了！

果然，带兵的司马一进密林，就扑倒在李多祚面前，放声大哭：“大人！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告诉李多祚，他们在深入谷中八里地时遭到了李楷固的伏击，大军被截为三节，死伤弟兄无数……唉！血流成河啊！

“那三位将军呢？”

“三位将军……三位将军被叛军飞索擒获，押到行营去了。”司马道。

李多祚呆了，他的忧心终于成了现实。

“一局失而全局失哦！武三思，我看你如何向陛下交代？”李多祚跌坐在草地上讷讷自语。

司马又道：“请将军下令，末将率领一队人马，进谷去救三位将军。”

“糊涂！”李多祚摇了摇头道，“敌有所备，贸然进谷，非但不能救三位将军，还必将全军覆没。”

“难道就此罢休了么？”

“非也！此次贼众反叛，咎在赵文翊，若非他杀了酋长，断不会酿成事变。据本将所知，李楷固一向忠于大周，只不过乃李尽忠属下，只有勉力随之。故而，三位将军性命当暂无大忧，本将担心的倒是守捉城那边.....”一想到这层，李多祚眉宇间瞬间拧成了疙瘩，他“嗖”地从腰间拔出宝剑，对司马道，“快！传令下去，移师临榆关。”

“遵命！”司马转身而去。

李多祚又对录事参军道：“你速遣人驰往平州城和守捉城，将这里的战况通报诸位将领和安抚使大人，让他们在平州城布防，严防贼众南下。”

待队伍集结完毕，李多祚正要发令出发，却见谷口跑来一群兵卒，声称是从峡谷里逃出来的，要随李将军击敌。为首的一位队史手握一支箭，高声道：“不报血仇，形同此箭”，言罢，他便将箭镞一折为二。其他的伤兵也跟着发誓，要与贼众血战到底。

李多祚见此很感动，挥手让他们入列，宝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光：“出发！”

武曌睁开惺忪的眼睛，发现阳光透过窗棂在殿门口投下鲜亮的光晕，煞是耀眼：“现在是何时了？”

张尚宫站在帷帐外轻声回答：“启禀陛下！已是辰时二刻。”

“哦！今日不逢早朝，朕睡过了。”武曌微微笑了笑，伸开酸困的双

臂，很舒服地眯着眼睛，懒懒地说，“扶朕起来。”

于是，随着张尚宫的传唤，几名宫娥小心翼翼地鱼贯而入，扶她起身来到梳妆台前。用了整整一个时辰，宫娥们终于让武曌神采奕奕了。

刚刚坐定，武钦就来禀奏，说上官婉儿求见，武曌一挥手，便宣她进来了。

上官婉儿今天身着一件粉色的祎衣，内配玫红束胸，两只高耸的乳峰伴随着莲步轻移，颤颤悠悠。武曌看着看着，就想起自己当初与高宗幽会时……武曌十分喜欢上官婉儿，她总能安分地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从不管不该管的事情。

上官婉儿带给武曌一个新的消息，说吐蕃使节带了赞普钦陵的信札，请求和亲。

“如此甚好！”武曌道，“眼下我军正与叛军对战，无暇西顾，和亲不失为上策。”

“微臣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依爱卿看，该让谁去呢？”

上官婉儿眉头皱了一下道：“有一个人最为合适，他久与吐蕃交战，熟悉其风土人情。只是现在被贬了……”

“哦！你说的是娄师德。”

上官婉儿点了点头。武曌犹豫了片刻道：“爱卿所言极是。朕以为，他虽新败，无统兵排阵之资，然充邦交使未尝不可。你替朕拟一道敕令，宣原州员外司马娄师德即日进京，担任出使吐蕃使节，商议和亲事宜。”

她又转脸对武钦说道：“传朕旨意，明日早朝，朕要在含元殿见吐蕃使节。”

武钦道一声“遵旨”，就出殿去了。

当殿内只留下两人时，上官婉儿的话语中就多了对前方战事的牵

挂："也不知讨伐李贼的战事如何了，至今竟仍无战报。"她话面上虽是担心讨逆平叛的战局，眼睛里却流溢着对武三思的惦念。

武曌对此事本也十分纳闷，正要问上官婉儿，不料她倒先提起来了，于是便道："明日早朝，也许孙元亨就会有消息前来，朕一想起让三思前去督战，心里就很不安，他毕竟是第一次。"

两人正说着话，一位太监进来禀奏道："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大人有紧急军情禀奏。"于是，两个女人的心瞬时都被这消息吊了起来。

孙元亨一听到皇上召见，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急忙连走带跑地进来了，待跪倒在武曌面前时，他已经有些气喘吁吁了："启奏陛下，前方传来战报，我军在平州城西之硖石谷遭到叛军伏击，两万人马葬身此地，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三位将军被俘。敌气焰嚣张，正欲北夺幽州，南下平州。"

武曌闻言，急得身子剧烈前倾，喘着粗气问道："武三思现在何处？"

"梁王与安抚副使姚𤦺驻军临榆关之守捉城，得李多祚将军护卫，敌未能靠近一步。临榆关北部之山峰，重峦叠嶂，十分险要，李将军于此布重兵，却敌于山外。"

上官婉儿的脸色这才平静下来。

武曌听说武三思安然无恙，也松了一口气，这才想起追究战败之责，遂颓然长叹道："三思无能，误朕大计。"言罢，她双目紧闭，疲惫地向后靠去……

第五章

李尽忠再设伏局

娄师德舌战钦陵

八月十七日，踩着大周将士的尸体，李楷固、骆务整押解着曹仁师、张玄遇和麻仁节回到了营州大营。李尽忠和孙万荣已等候多时了。

李楷固与骆务整骑着高头战马，气宇轩昂地走在队伍前面，他们身后则是契丹猎猎林立的狼旗和李楷固、骆务整的军旗，接着是押解曹仁师三人的囚车。

走过吊桥，曹仁师艰难地抬头四顾，战后的营州满目疮痍，只有道路两旁整齐的士卒阵容让他感受到李尽忠治军的严谨。曹仁师此刻也怨不了别人，只怨自己求胜心切，以致酿成数万部属陈尸峡谷的惨剧。

作为前军总管，他清楚自己的分量，李尽忠当然不会放过他。然而，他自幼饱受父训，深知为仁由己，是求生以害仁，还是杀身以成仁，他必须做出选择。他已经错了一次，绝不能再错。与其苟且于契丹人膝下，毋宁慨然而死，也能稍减自己的愧疚。

下定决心后，曹仁师含笑面对高秋，视道旁的士卒如秋草。他的这种情态，深深地感染了临街观看的百姓，都对他投来钦敬的目光。

曹仁师情绪的变化都被李楷固收入眼底，可如此强大的阵容，对他来说却形同乌有，这让他有些懊丧。正所谓“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看来，征服曹仁师这样的将军，恐怕还是攻心要紧。

李、骆二人在大帐前下了马，不一会儿，帐内就传出李尽忠的声音：“将三位俘虏押进来。”

几位士卒打开囚车，曹仁师迈着艰难的步履出了囚笼，只因他昨日被飞索拉下马时，脚被荆棘扎伤了，至今仍然红肿，实在是剧痛难忍。一位士卒见状便要上来扶他，却被一把推开：“本将会走，何须叛军扶

持。”

他回头打量了同为俘虏的张玄遇和麻仁节，却见他们灰溜溜地垂头低眉，心里便极不舒服：“二位这是怎么了？堂堂大周将领，焉能被叛贼小视？打起精神来。”

三人被推进大帐，曹仁师见正中虎皮椅上端坐着一位将军，断定就是李尽忠，遂转过脸站在了大帐中央。年轻的骆务整见状大声呵斥道：“如今已成败军之将，为何见了可汗和大帅不跪？”

他这话一出口，立即就有两名武士从后猛踢三人的膝盖，却被李尽忠拦住，并下令为三位卸了镣铐。

“怎么样？”李尽忠围着三人转了一圈，“嘿嘿”地笑出了声，“首战即败，曹将军做何感想？”

曹仁师很不屑地看了李尽忠一眼，凛然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倒是将军，身为朝廷都督，恣意反叛，背信弃义，不得人心，迟早难逃弃市！将军若是能听我一言，早日迷途知返，我可在陛下面前陈奏缘由，兴许还能饶你等性命。”

孙万荣听罢，放声大笑道：“将军此言未免异想天开。武氏改唐为周，违天意，逆人心，天下人共诛之。将军不思择主之过，反为鹰犬，竟然还放言劝降，本帅只要一声令下，即让你身首异处，你可信乎？”

“信！”曹仁师说，“我今落入你手，绝无生还之念。士可杀而不可辱，要杀要剐任你处置，要我降你，乃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这一句话激怒了李尽忠，他从牙缝里挤出两声冷笑道：“你想激怒本汗让你速死，谈何容易，来人！”

早已等在帐外的刀斧手闻言立即冲了进来。李尽忠大声吼道：“将贼将曹仁师押往校场，用铁钩穿透锁骨，吊于高杆，用弯刀一片一片剐其肉！本汗不信，他的骨头能硬过刀俎！”

“逆贼！你等不得好死……”曹仁师被推推搡搡出帐时放声叫骂不休，直到脖颈被紧紧勒住，还从喉咙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李楷固跟随李尽忠多年，可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凶狠，再看看跪

在地上的张玄遇和麻仁节，面如死灰、恐惧万分。他正要说话，却被李尽忠用眼色拦住，对卫士道："押他们到校场，让他们瞧瞧寡人如何惩治朝廷爪牙。"又对孙万荣等属下道，"你等不妨去看看热闹，那惨叫声可是下酒的绝妙音乐。"

路上，孙万荣不解地问道："如此贼将，一刀结果了性命，何其痛快！可汗如此，不知有何用意？"

李尽忠笑道："兄长可知'战者心战也'的道理？想营州校场，昔日乃周军演武场，今却被本汗做了处决俘虏的刑场，不唯能震慑张玄遇、麻仁节之流，倘是传到洛阳，那个妖媚还不气死？"

李楷固又问道："那为何又要刀剐而死？"

李尽忠指了指身后，大家立即明白了，原来是为了从精神上打垮张玄遇和麻仁节。

只见校场上被吊起的曹仁师已被剥光了上衣，两只锋利的弯钩从锁骨穿过，鲜血一滴一滴地顺着前胸落到地上。他已昏厥过几次了，都被冷水泼醒，虽然声音弱了许多，但叫骂之声一直不绝："逆贼！你倒行逆施，天诛之，地灭之，人噬之，不得好死。"

李尽忠向骆务整点头示意后，骆务整来到曹仁师面前问道："本将军只要你一句话，投不投降？"

"生死已置之度外，何劳你费心。"

骆务整向两位行刑兵挥了挥手，他们便一个向曹仁师的小腿剐去，一个向他的脚底割去，曹仁师一声惨叫便又昏了过去。行刑兵又一刀一刀地剐，每剐一次，都会让曹仁师浑身战栗。另外两个行刑兵抬着一桶凉水，朝他泼去，曹仁师一激灵，又醒过来，但已是体无全肤。

骆务整再问："投不投降？"

曹仁师拼尽力气，朝骆务整喷出一口血，骂道："逆贼！纵然千刀万剐，我也会忠于朝廷。"

骆务整大怒，对行刑兵声嘶力竭地喊道："剐！剐！将他的头剐掉，心掏出来煎了下酒。"

在行刑兵的刀锋一次次挥向曹仁师时，李尽忠捅了捅身边的孙万荣，又指了指囚笼里的张玄遇和麻仁节，只见两人筛糠般地颤抖，几于昏厥。

“哼！这叫作杀鸡儆猴，看看，他们害怕了吧！”

曹仁师此刻已断了气息，血染红了大片土地，散发出刺鼻的腥味。那刀剐在曹仁师身上，却疼在张玄遇身上，他两颊剧烈地抽搐着，说话的声音也很微弱：“恳求大汗饶了末将，末将愿投降。”

麻仁节跟着张玄遇道：“大汗要末将做什么，末将倘有违命，甘愿领罪。”

李尽忠见目的已经达到，便吩咐把曹仁师的尸体放下来，可怜曹仁师已没有一块好肉。随着锁骨的断裂，他扑通一声摔倒在血泊中，脸上的愤怒永远凝固在眉宇间，像一把剑直刺李尽忠的眼睛。

李尽忠的心暗暗颤抖着，一股风从脊梁掠过，冷飕飕地直向胸膛窜，他说不清曹仁师的死究竟带给了他什么。在松漠任都督多年，他杀人无数，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钢骨烈烈的将军！

其实，最震撼的还要数李楷固，曹仁师的死像一面镜子，映出他的卑微。要说朝廷这些年对契丹将领并不薄，只是因为赵文翊恃势傲物，才招致兵变。世事难料啊，说不定何时自己也会成为朝廷战俘，那时候，他将如何面对？

李尽忠深深地向曹仁师鞠了一躬，对骆务整道：“本汗平生最敬忠义节烈之士，曹仁师虽死，风骨犹存，以将军礼厚葬，勒碑颂祀。回府！”

接下来，就是审讯张玄遇和麻仁节了。李尽忠自信地断定，这二人的精神和意志已被刚才血淋淋的一幕彻底摧毁了。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回到大帐时，清扫战场的别帅何阿小却带来一个意外的消息：“刚才在西硖石谷掩埋双方士卒身体时，捡到一方行军总管的印玺。”

“呈上来。”李尽忠接过何阿小手中的印玺，端详良久，又让孙万荣

和李楷固看了。

李楷固将这方印玺在手掌心翻来覆去地品鉴了一番，末了很肯定地说道："此乃前军总管印玺无异……"

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李尽忠的大笑打断，三位将军把目光投了过来，不约而同地问道："大汗为何发笑？"

李尽忠收敛了笑容道："硖石谷之战乃天助我也!有了这方印鉴，还怕周朝军队不听调遣么？"

孙万荣立即伸出大拇指道："大汗圣明！如此灭官军如探囊取物，指日可待矣！"

李尽忠让何阿小近前来附耳说了几句，何阿小道一声"遵命"，便转身出帐去了。

李楷固见此有些疑惑，便道："大汗这葫芦里卖的何药？不妨明白示之。"

李尽忠含笑答道："待会儿自见分晓。"

不一会儿，帐外传来通报之声："张玄遇、麻仁节带到！"

李楷固抬头去看，张、麻二人已脱去了脏兮兮的战袍，换上干净清爽的契丹服装，一进帐就双双跪倒在李尽忠面前，连连求饶。

李尽忠上前扶起二人道："二位将军受惊了，快快赐座。"

但张玄遇、麻仁节还是战战兢兢地不敢落座，直至李尽忠强按下去，两人才惶惶不安地坐了。

李尽忠回到座上，很大度地说道："二位将军愿意归附，乃本汗之幸！武氏专权，百川沸腾，天怒人怨，必遭灭顶，两位将军弃暗投明，不失为明智之举。"

张玄遇、麻仁节尴尬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李尽忠又有意提示道："二位仔细想想，方才在大战中可有遗漏之

物？”

两人都茫然地摇了摇头。

李尽忠从案头拿起一方红绸包裹的东西，神秘地笑了笑道：“将军不妨打开看看。”

张玄遇一看红绸和那东西的形状，就知道是印玺，不禁暗暗埋怨曹仁师，为何不把印玺交与平州城中军正保管，带在身上干什么？他解开红绸，银印在眼前闪闪发光，映得他眼睛有些酸涩。他怎么会忘记出征那天，武承嗣代表皇上将前军总管的印玺交给曹仁师的那一幕呢？他又如何会忘记皇上“务求扫平叛贼”的叮咛呢？可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因此，当他把印玺还给李尽忠时，出口的话显得轻描淡写：“哦！这是皇上……武氏颁给曹仁师的总管印玺，现在曹仁师已死，不过废物一件，大汗何须看重！”

“不！大有用场！”李尽忠看了看身边的几位将军，站起来在张玄遇与麻仁节身边转了两圈，若有所思道，“不是还有二十五位将军么？”

张玄遇、麻仁节茫然地看着李尽忠，他猛然回转身，冷冷地说道：“倘若本汗没有记错，周军的后军总管乃燕匪石、宗怀昌两位将军。”

见张玄遇点了点头，李尽忠继续道：“倘若两位将军能够修一文牒督促他们来攻，则于契丹功莫大焉！本汗不仅要重重赏赐，且要加官晋爵！倘有一日拿下神都，定以两位将军为国公！”

张玄遇这才明白……唉！投降，果真是一杯苦酒，无异于饮鸩止渴啊！至于麻仁节，从背弃朝廷的那一刻起，他就再无荣辱之分，盘桓在心间的唯有“苟活”二字，遂问道：“不知大汗要末将写些什么？”

李尽忠毫不迟疑地说道：“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

张玄遇不禁在心底倒吸一口冷气：“这与自己亲手杀死同僚何异？”

正在他犹豫之际，麻仁节却已从何阿小手中接过笔道，“还是末将来写吧！”言罢，他展开绢帛，依照李尽忠的吩咐书文牒一封，又按朝

廷程序封签，盖上总管印玺，交给了李尽忠。

李尽忠看了看，没有纰漏，才对何阿小道："送两位将军下面歇息，好生款待，有慢待者，军法从事。"

李楷固从内心感慨李尽忠精通韬略，善于用兵，忙打拱道："大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臣断定经过此役，周军不复再战矣！"

军前会议当下商定，由李尽忠、孙万荣率军在幽州峡谷设伏，李楷固进军临榆关，直取守捉城。李楷固觉得，这简直就是上苍的恩赐，倘是武三思被俘，那"守捉城"就名副其实了。

且说后军总管燕匪石和副总管宗怀昌率领的十四位将军到达辽西后，眼见得营州被占，崇州失守，遂将拒敌重点放在了幽州外围。在和清边道副总管张九节商议后，决计张坚守幽州，燕、宗二人负责外围拒敌。因此，在李楷固、骆务整硖石谷伏击官军时，孙万荣率军攻打幽州却失利了。

气焰甚盛的孙万荣部在鏖战三日后，忽然撤退了，燕匪石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天，他在巡营归来时，远远瞧见一骑飞驰来到自己面前，那人翻身下马打拱道："请问大人，燕总管现在何处？卑职从平州来，有紧急军情禀报。"

"本将军就是，你是……"

来人仔细看了看燕匪石道："卑职乃曹仁师将军信使。"说着，他从行囊里拿出一封信札，燕匪石接过来见封口处果然盖着总管印鉴，便收起信札，问起曹仁师军近况。

来人道："张将军率前军在硖石谷伏击贼军，大获全胜，期与将军会师于营州。"

"哦！"燕匪石沉吟一声，对录事参军吩咐道，"安排信使歇息，本将军很快就会有信让他带回。"

燕匪石到了军帐中才打开信札，只见几行冷冰冰的字映入眼帘——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他倒吸一口冷气，就勃然变色了："岂有此理，同为三军总管，他凭什么用这种语气对本将军

说话？难道就因为打了胜仗了么？若无我等在此牵制贼军，何来硖石谷之胜?”

宗怀昌毕竟年龄稍长一些，不像燕匪石那样冲动，他从案头拿起信札，反复看了几遍后说道：“印鉴虽系总管印玺，然这话的口气倒似出于梁王，他不是以安抚使身份节制诸军么？”

“哦！”燕匪石想了想，还真有些道理，便道，“那依将军之见，我等该如何应对？”

宗怀昌皱了皱眉头道：“如若真是梁王发话，你我都得谨慎应对才是。他现今得宠于陛下，我等若不遵命，则难逃获罪下场。故末将以为，应向张九节副总管申明梁王之命，要他百倍警觉，我军则移师营州。”

燕匪石又问行军路线，宗怀昌道：“从幽州到营州，走官道最近，却也最易遭敌伏击。末将之意，不如走幽州峡谷西道，其西边山势险峻，贼众绝不会想到我军会选择此路。”

“好！就依将军！”

当下他们便派了二人，一人进幽州城向张九节禀报新军情；一人知会各路将领，第二天亥时出发，在辰时二刻入峡谷。燕匪石又写了亲笔信，交与信使带走了。

当后军将领们闻知官军收复营州的“捷报”后，士气顿时高涨起来，行军的速度比往常快了许多，刚刚辰时一刻，前锋便已经进了峡谷。

启明星在东方眨着晶亮的眼睛，一弯残月还悬挂在西边山顶，间或还有鸟儿成群结队地向高空飞去，这情景引起了燕匪石的警觉，他问并辔而行的宗怀昌：“前面有惊鸟飞起，该不会有埋伏吧？”

宗怀昌的心也因此布满犹疑，但他随之释然，信当不会被贼军截获，退一步说，敌军纵然知道了，也不会如此神速。如此想着，他挥了挥手中的马鞭道：“也许是猛兽袭巢而惊鸟，将军不可过于谨慎。”但燕匪石还是要传令兵提醒诸将，随时做好大战准备。

队伍又前行了大约两个时辰，倒也平安无事，燕匪石的心这才落了

地。

进入崎岖山道后，道路上满是碎石，踩上去脚底生疼，遇见小山岭会有矮小的隧洞，只是无法骑行。燕匪石曾到过雁门关，据说那里的隧洞是前人用大火将石头烧得滚烫，然后激以冷水，冷热交替，石质粉碎。眼前这短短的一段隧洞，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火烧水激，他由衷地感慨先贤的智慧。

正午时分，几万人马终于全部进入谷内，前后绵延数十里。八月的太阳加上翻山越岭，官兵们此刻已疲惫不堪。基于一路上平静无事，宗怀昌便提出让将士们就地暂作歇息，吃些糇粮。

“此时此刻此地歇息，本将军总觉不妥，还是等过了峡谷再宿营不迟。”燕匪石应道。

可宗怀昌坚持道：“将军不必过于谨慎，眼看峡谷已然走了一半路程，敌军若是伏击，早动刀枪了。”

“那好！传令下去，歇息片刻，吃罢糇粮，即刻开拔，此处绝不能久留。”

燕匪石的话音刚落，只听耳边“嗖”的一声，从暗处射来一支箭，不偏不倚，正中宗怀昌咽喉，他只说了“有埋伏”三个字，就直勾勾地瞪着眼倒地气绝了。

燕匪石大惊，忙手搭凉棚朝后看。天哪，刚才所过之处，火光熊熊，尘烟弥漫。队伍已完全被困在箭雨之下，成片成片地掉进溪水。事已至此，他已没有退路，也无暇顾及后面十数里外的军队了。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朝前冲，尽快突围到峡谷的下一个出口。

燕匪石挥动宝剑，对身边的官兵大呼：“冲啊……冲出峡谷。”

不久，他就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此地据峡谷出口还有至少五里，叛军早已在那里张网以待。他只得在几位卫士的护卫下进了隧洞，凭借山石，躲避弓箭的袭击。过了大约半个时辰，身边的卫士已全都阵亡了，只留下遍体鳞伤的他。

燕匪石此刻才明白那封信是个圈套，他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怀有身

孕的妻子，他的第三个孩子还没出生就失去了父亲……

这时候，半山坡传来倒海翻江般的呼喊，说官军已败，要他识时务，明前程，投降便可以获得赏赐。

他明白，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这样可以保住性命，但溃塌的是气节，留下的是千古骂名；要么以身殉职，取义成仁，丢掉的是生命，留下的是名节。

燕匪石很自责，一切的过失皆在于自己。他只有以死明志，才足以告慰两万多将士。他走出隧洞，面对群山，高喊一声“陛下！臣有负圣望”，宝剑在脖颈间划开一道口子，随后跃入了白云缭绕的山崖。

李尽忠、孙万荣就在河对面的山谷间，燕匪石落入峡谷的身影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两人对视了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

然而李楷固的进军，却并不如预见的那样顺利，他在榆关北部的峡谷口遭到了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有序而顽强的抵抗。

他们一个是契丹族将领，一个是靺鞨族出身，都是喝辽西水长成的，这里的每一道山，每一座梁，都烙着他们情感的印记。战场相遇，可谓棋逢对手，不过，李多祚早到了一步，抢占了先机。

李多祚一到榆关，就骑马沿着山道巡视了一番，那葫芦状的峡谷走向，那蓊郁葱茏的林茂山青，都让他由衷地感叹这是一处易守难攻的要冲，更是伏击歼敌的绝佳之处。而这里又是通往守捉城的唯一路径，因此只要守住榆关，叛军休想前进一步。

回到行营，李多祚立即召集几位司马、校尉帐下议军，命令两位司马率三千人马在丘陵地带设伏，自己则率领五千人马在山口截击叛军。

五天以后，他们便与李楷固的前锋别帅骆务整在关口遭遇。沉浸在新胜兴奋中的骆务整根本没有把小小的榆关放在眼里，可他先后发动两次攻击，都被击退了。骆务整这才有些焦虑了，第二天干脆自己亲率部下攻城。李多祚便派一位校尉接战，两人厮杀方十几个回合，校尉拨马便向关内败走，骆务整则得意扬扬地催马在后紧追。然而他坐骑的前蹄刚上吊桥，城头上的守军便奋力拉起吊桥，骆务整连人带马瞬间翻倒，被早已埋伏在关门两旁密林中的官军当下拿住。

骆务整被押进李多祚帐中却并不下跪，倔强地站在大帐中央道："本将军数闻李将军骁勇善战，精通兵法，可惜乃武氏爪牙尔！今日既是落在将军之手，并无生还之愿，只求将军来痛快点。"

李多祚并不生气，微笑着上前为骆务整解开绳索道："本将不与你计较，准备放你回去。"

骆务整狐疑地看了看李多祚，没有说话，倒是李多祚很大度地说道："本将言出即行，绝无设局诓骗之意，不过，想请将军带几句话给李楷固将军。"

李多祚吩咐属下给骆务整看座，又沏了上好的茶为他压惊，这才说道："将军就在辽西，想来也熟知榆关地形，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何况本将早已料到将军要来袭击我军行营，因此已于数日前在此严阵以待，岂能轻易让你过关？请将军思虑，自我等归顺朝廷以来，屡受皇恩，以都督之职'羁縻'自治，朝廷还多次为辽西百姓免除税赋。此次兵变，乃赵文翊一意孤行，背主妄为之举。还请将军转告李将军，倘能回归大周，本将将在陛下面前力奏，保诸位同享圣恩。何必大动兵戈，令百姓遭殃，生灵涂炭。"

这一番话，语重心长，入理入心，骆务整不知该怎样回答。李多祚见状又道："本将并不要二位将军立马回答，何时想通，尽快告知本将就是。"

骆务整便起身告辞，李多祚亲自骑马送出二里地，才马上作别。

待李多祚回到行营，几位校尉围上来，纷纷道："骆务整在硖石谷杀我数万将士，今日既被我擒获，就该用他祭奠亡灵，将军却怀柔绥靖，将之释放，此为何意？"

李多祚笑着说道："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本将放走一个骆务整，等于退敌三万，本将相信，于今以后，叛军不再会顾榆关而蠢动了。"说完，他唤来录事参军道，"速将今日战况，快马上报守捉城梁王知晓。"

当晚，李多祚在行营设宴，招待将士，酒至半酣时他起身举杯道："兵者，诡道也。尽管本将对骆务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两军交战，变数甚多，小胜不可大骄，我全军将士须得严守榆关！守住榆

关，就是守住守捉城，守住守捉城，陛下才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校尉、司马们齐声回应：“遵将军之命！”

娄师德接到朝廷诏命后，心中暗暗吃惊，他刚刚离开京都半年，边城竟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尽管三月间被贬原州时，他把一切看得很淡然，一笑而别。那是因为他相信，皇上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让他出山的，只是没料到会如此之快。

他以员外司马的身份恭敬地向原州刺史辞行。刺史为自己能够与一代名相相处数月而备感欣慰，当下就要设宴饯行，却被娄师德拦住道：“在下多蒙刺史关顾，在原州甚是愉快。在下应召回京，乃因朝廷事急，切不可劳动大人，更不必兴师动众。”刺史见他态度坚决，也不便勉强。

第二天卯时三刻，原州城还在梦乡之中，娄师德便悄悄离开了原州，一路东去，踏上了回京的征程。

战马疾驰，娄师德的心却比战马还要急，他通知沿途驿站，换马人不停，只在打尖时才歇息片刻。他已是六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如此颠簸，等回到京城，他整个人都散了架。夫人看他灰头土脸的样子，心酸得直流泪，他却笑着说：“老夫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么？请夫人速命膳厨上些茶饭，老夫饿坏了。”

孰料饭菜端上桌时，他却已躺靠着座椅上睡去了，阵阵鼾声在堂中回荡，夫人摆了摆手，吩咐丫鬟们下去，自己却静静地坐在一旁抹眼泪。

这一睡就是三个时辰，等到他从梦中醒来时，洛阳已是暮色沉沉了。夫人急忙将热好的饭菜再端上桌，在一旁看着娄师德狼吞虎咽，由衷道：“原州地僻天远，妾身担心老爷身子受不了，现在看来，人倒是没有瘦。”

这一句话说得娄师德哈哈大笑：“老夫这身板，喝口凉水都发胖，还能瘦得了？”

“老爷总是这样，没心没肺的样子。”

娄师德此时终于吃饱了，他放下碗筷，看着夫人说道："倒是夫人这几个月，白发添了不少。"

两人正说着话，就听见门口有了人声，夫人闻声便说道："云儿回来了。"

说着话，娄云进来了，见是父亲回来了，不禁喜出望外，忙来见礼。

娄云现在与狄光远同在太子宫中供职，他是仓曹参军，专管太子宫中器物采买，虽官阶比之狄光远低了两级，但两人相处甚笃。娄师德问到太子近况，娄云回道："太子的生活一如往常，近来边患和邦交之事不断，朝廷根本顾不上太子。好在太子现在心静如水，以作画为乐，倒也相安无事。"

娄师德很欣慰，太子这些年学会了韬光养晦，明白了这是自保的唯一途径。自李显远离京都，偏居房州后，他就是李唐宗室在神都唯一的血脉了。

"太子身系国脉，你等定要百般小心，不可疏忽。"娄师德嘱咐儿子道。

娄云接着又告诉他，朝廷与契丹的战事很不顺利，娄师德皱了一下眉头道："此事与你无关，你只需履行好呵护太子之职即可。时间不早了，去看看你妻儿吧！"

娄云向父母施了礼，这才回自己住所去了。看着儿子的背影，娄师德自言自语道："陛下性多疑，他若不谨言慎行，会殃及太子啊。"

第二天一大早，娄师德就来到瑶光殿觐见武曌。

娄师德的归来，给武曌抑郁的心境投进了一缕阳光。她吩咐宫娥给娄师德赐座后，第一句话就道："素罗汉山之战，我军大败，朝野哗然，朕将爱卿贬谪原州，也是为了平息舆情，还需爱卿体谅朕的苦衷。"

娄师德依旧是一副乐天的模样，真诚地说道："微臣身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本乃死罪，谢陛下宽恕之恩。"

武曌就喜欢娄师德的这一点，顾大局而略枝节。

两人遂将话题转到邦交和战事上来。听武曌介绍完与契丹两战皆败的消息，娄师德也不隐瞒自己的看法道："恕臣直言，梁王久在京城，论起筹建'天枢'，功莫大焉。然其虽为将军，却从无战阵之实，运筹难免力不从心。"

武曌闻言就有些尴尬，道："朕当初也是希望他能到前线历练历练，以当大任，孰料他让朕甚是失望。前日，他通过婉儿转来上书，极言榆关之危，竟然恳请朕宣他回京！"

其实在武三思任安抚使的消息传到原州时，娄师德就参透了武曌的心思，但此刻他并不去点破，而是问道："前方可有战报？"

"三思上书不久，安抚副使姚🔗发来战报，说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在榆关痛击叛军之骆务整部，大获全胜，敌进攻之气焰得到遏制。"

"好！"娄师德击节赞道，"现正是宣梁王回京的好时机啊！"

武曌的双眼瞬间闪起了光彩，心想：是啊，此时调梁王回京，有榆关大胜为据，朝野当不会说三道四。这个娄师德，回来得真是时候！于是，她转身对武钦道："你去向知制诰传朕的旨意，敕命武三思将军中诸事交与姚🔗，即刻回京。"

然而，榆关之役的胜利又岂能消除损兵近十万之众带给武曌的羞辱？她从案头的文书中摘出一件，交给娄师德道："朕已命上官婉儿拟定了一道制文，爱卿不妨看看，直陈所见。"

娄师德接过文书，但见上面赫然写着——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官赏其直，发以击契丹……

娄师德收起制文，很吃惊地看着武曌道："微臣不敢妄加揣测，敢问此议乃出于陛下之思，还是来自于臣下？"

"契丹背信弃义，杀我边吏，朕欲发国中之力而讨之，有何不可？"

娄师德提起袍裾，就跪倒在武曌面前，劝谏道："陛下！万万不可！"他并不等武曌发问，就接着道，"陛下欲免天下罪人及募诸色奴充兵讨击契丹，此乃权宜之计，非天子之兵也，且陛下掌国政，四海晏

然，刑狱久清，罪人极少；奴多怯弱，不惯远行，纵其募集，未足可用。况今天下忠臣义士，万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诛，何劳免罪赎奴，损国大体？臣恐此策未能威示天下矣。”

武曌闻言就有些不高兴，道：“朕的二十八位骁将遇契丹而顷刻冰塌，乃大周奇耻大辱，不雪此恨，朕何以堪？”

娄师德见状便转换了语气道：“臣闻此前陛下已下制，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如若以同州刺史、建安王、右武威大将军武攸宜为清边道总管，以讨契丹，此安邦定国，平叛击贼之上策也。”

闻言，武曌的情绪这才有了转换，娄师德急忙接着道：“兵不在多而在精。滥竽充数，于国无利，请陛下明察！”

话说到此处，是非已十分明确，武曌便再没有坚持己见，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向了应对吐蕃上面，她告诉娄师德道：“吐蕃宰相钦陵遣使来和亲，朕一月前在含元殿召见他，使者竟然要以我大周归还龟兹等四镇为条件才答应和亲，真是岂有此理。”

“何止欺人太甚，简直就是趁火打劫。”娄师德满面义愤，“四镇乃大周国土，吐蕃屡次侵噬，赖陛下神威，长寿元年收复，天经地义。何来归还一说，此强盗之论也。”

“爱卿所言甚是。朕命司宾寺留住吐蕃使节，正是要宣爱卿回京，钦命为吐蕃使节，赴逻些面见钦陵，申明大义，勿使其徒生事端，扰朕平叛大计。”

“微臣定不负陛下圣望。”

“朕亦为爱卿安危计，欲遣一位左卫将军率骑兵同行，如何？”

“谢陛下隆恩，然臣为大周使节，道义在身，岂能为彼所胁迫。况率兵前往，亦非睦邻之姿。”娄师德说罢，便起身告辞道，“臣今日就去驿馆与吐蕃使节商定行期。”

望着娄师德臃肿、宽厚而蹒跚的背影，武曌一时想起许多往事，情不自禁道：“板荡识诤臣啊！”

九月初，娄师德便率使团从洛阳出发，前往吐蕃。秋已渐渐地来

了，洛阳道旁的槐树叶子已是金灿灿的一片。一路西行，田里的糜谷飘香，看来又是好收成啊。回眸洛阳城，娄师德忽地就生出一丝缱绻之情。

他本是郑州原武人，然而，一生中几次赴任或者担任钦差，都是向西北方向而去，这大概也是与西北的缘分吧！不擅作诗的他此刻竟也情之所至，于马上随口赋了一首《西行》：

持节负命去，秋色云悠悠。

秦山千浪起，黄水一怀收。

青春忆还在，华鬓愁上流。

啾啾斑马啸，皇命系节头。

判官李牧也曾经跟随娄师德巡视河源、鄯州，深知他生来就是乐天性格。然而，今天这五律却是如此沉重，令他一时很是感慨。

是的！娄师德情知此行不同于往常，不仅因为大周军队当下连遭惨败，更因自己刚经历了素罗汉山一役的惨败。此刻虽刚刚离开神都，他就能想象得出钦陵那盛气凌人的模样。

发生在万岁通天元年的素罗汉山大战，是大周在长寿元年收复四镇五年后主动发起的一场战争。当时武承嗣等人提出将之作为彰显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神威的战役来打，唯一可以说得过去的依据是钦陵与新赞普之间有矛盾，大周可趁乱得利。正在兴头上的陛下并不怎么了解吐蕃军的战力，当即任命王孝杰为行军总管、娄师德为副总管，出兵征讨罚论（宰相）钦陵军，而拒绝听取谏言。

那是一场多么惨烈的战事啊！虽已屡次与大周军队对阵，而且胜多败少的吐蕃军对十万官军的滚滚而来也很震惊。开始几战，大周军都略占优势，当年大胜而收复四镇的王孝杰因此而生了轻敌之念，谁知老谋深算的钦陵很快就看出了这一点，随即以“诱敌”之策应对大周军的进攻，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吐蕃军败退今素罗汉山口，貌似坚持顽强抵抗，可开打没两个时辰，就丢下数十具尸体向深山逃去。那一刻，娄师德警觉了，他快马赶

到正欲挥师进山的王孝杰身边道："穷寇莫追，我军还是鸣金收兵，明日再图歼敌之机。"

王孝杰很不屑地看一眼娄师德道："进退如何，本将自知，钦陵军仓皇逃窜，此时不击，更待何时？"

娄师德却并不计较王孝杰的轻慢，继续劝道："常言道，兵不厌诈，焉知不是诱我之策？"

王孝杰道："有如此用将士生命诱敌的么？将军没有看到吐蕃将士尸横遍野么？本将亦知兵无常势，倘敌真败，而我失去歼敌之机，陛下追究下来，将何以应对？"

娄师德见王孝杰执意要攻，于是退而求其次，要求自己带一支军伍跟随其后，一旦有变，也好呼应。

"好！就依大人。"

可才过了三个时辰，悲剧就发生了。将近八万大周军队被埋伏在素罗汉山的十万吐蕃大军团团围住。双方大战两天两夜，到第三天天明时，王孝杰的周围堆满了将士的尸骸，鲜血顺着河谷流到山口……

娄师德率领剩余的两万人马沿山行进十里，却终未见吐蕃军踪影，他担心在此遭遇伏击，急忙撤了出来。焉知钦陵的儿子早在归途中等着他，双方就在素罗汉山前展开厮杀，大周军在丢下近千尸体之后，终于突围到安西都护府辖内。

娄师德与王孝杰再一次见面就是在神都了。据王孝杰所言，他被吐蕃军俘获后，误被当作吐蕃人给释放了，他当时很惭愧自己没有听娄师德的劝告。

在朝堂上，面对同僚们的指责和抨击，娄师德并未推诿，而是与王孝杰一起承担责任，也一起受到了武曌的贬谪。

如今走在西行路上，他很怀念王孝杰。是的！他有时候很鲁莽，缺乏细密的思考，甚至很武断，但他有一颗忠于朝廷的心。

十月底，娄师德终于到了吐蕃国都逻些。举目北望，圣山白雪皑皑，雄踞在瓦蓝的天空下；沿着逻些河畔，是数里长的穹庐和寺庙建

筑，甚是壮观。十月，逻些天气已转冷，逻些河也进入了一年的宁静期，清悠悠地从城下流过，诉说着这个国度的偏远与散淡。

吐蕃使节向娄师德介绍道："此山名为喜马拉雅，梵语中乃'雪域'之意。"

"为何贵国国都名为'逻些'呢？"

吐蕃使节答道："吐蕃语中，逻些意为'佛地'或'圣地'。"

二人聊着，便已到了城下。

钦陵作为"论"，在城外迎接娄师德。到吐蕃驿馆后，他以宰相身份宴请使团，吃的是牛羊肉，喝的是青稞酒和马奶酒，一色的银器，豪奢而又华美，席间，女奴们先后进来跳舞，劝酒。如不接受敬酒，则歌不止。

钦陵端起酒碗，不无挑衅地说道："战场上胜负已见，酒场上总不至于如素罗汉山之战那样吧！"说着，几位窈窕舞女便袅袅婷婷地围着娄师德唱起劝酒歌来。

娄师德满脸涨得通红，怒视钦陵良久，却忽然转而笑道："兵者，国之凶器也。两国交战，生灵涂炭，本使奉诏前来，非为挑衅，乃在睦邻。大人不必让舞女劝酒，本使当奉陪之。"

李牧知道娄师德年高，不胜酒力，便上前道："如此好酒，就由在下代大人饮了吧！"没想到娄师德挥手将他拨开，仰起脖子，竟一口气连干了三碗，那气度让在座的各位惊呆了。

"看来！这位娄大人不比王尚书！须得小心应对。"钦陵对坐在一旁的副相小声道。

第二天的议婚在钦陵府上进行。他决计以战胜国的姿态迎接大周的使节，为归还四镇之事铺平道路。因此，从穹庐到街道的路口，全都铺上了猩红色的地毡，更站满了刀光闪闪的卫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

娄师德从踩上地毡的那一刻，就猜透了钦陵的心思，他挺直身板，气宇轩昂地从卫队前走过，似乎眼前林立的不是吐蕃军人，而是一群羊

或者石头罢了。

双方坐定后，钦陵命女奴们献上奶茶，接着举起银碗，高声道："此次娄使君莅临逻些，商谈和亲事宜，饮了这杯，我等就说正事吧！"

娄师德以礼相还道："既是贵国提出和亲，有何请求，不妨直言。本使能断者当断，不能断者当奏明陛下。"

钦陵击掌道："使君果然痛快。想来使君不难明白，我吐蕃在与大周大战而胜之际提出和亲，足见睦邻诚意。"

"大人此言差矣。"娄师德打断钦陵的话，慷慨道，"今日之会，既为和亲，当不该节外生枝，大人战事之言喋喋不休，本使实在看不出有何诚意。"

钦陵在吐蕃素以知书达理而著称，不料却败给了娄师德，一时被噎得回不上话来。

"本相昨日多饮了些酒，一时失言，还望使君见谅。本相之意……"钦陵特意打量了坐在对面的娄师德，看他形容淡定，才接着说道，"既是和亲，贵国不妨也拿出些诚意，请从龟兹四镇撤去大兵……"

"大人又走题了。"娄师德根本没有打算给钦陵留有余地，站起身来到他面前，振振有词道，"大人邀大周使者前来，原为和亲，孰料大人闭口不谈婚礼，却又生出四镇撤兵之事，岂非南辕北辙？四镇十姓，与吐蕃本殊，今请撤军，岂非有兼并之志？"

"这……"钦陵见自己的心思被娄师德戳破，脸上不免尴尬，"使君误解了本相之意，吐蕃苟贪土地，欲为边患，则东侵甘凉，何须窥利于万里之外乎？"

"哈哈哈！大人果然精明。"娄师德一个转身，回到自己座上，饮下一碗奶茶，才侃侃而谈道，"安西四镇自隋朝起，就归于我朝辖内，已历数十载，其间虽被吐蕃屡次掠夺，然心向我朝之志未移，所谓人心向背，社稷之本，大人不可以不察。占得土地，未必占得人心，此理昭然，不待雄辩。"

接着，娄师德话锋一转道：“两国邦交，要在诚信。不以诚信交之，则不得也。孔夫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贵国若是欲我罢四镇之兵，那就请先还曾经归附我之吐谷浑。”

钦陵呆了，他完全没想到娄师德会剑走偏锋。吐谷浑紧靠吐蕃，乃吐蕃东邻，先是归顺唐朝，后复入吐蕃。娄师德此举，着实击中要害。

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娄师德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新赞普春秋日富，正当风华，完婚乃国之大事，亦大周之乐见之事。大皇帝尽心玉成佳缘，还望大人不要妄生枝节，促成两国万世睦邻，岂非青史留名之善举……”

“这个……哈哈哈……”娄师德听着这笑声，就知道钦陵承认自己失败了。

果然，钦陵朝着帐后高喊道：“呈聘礼上来……”

一队侍女便捧着礼盒鱼贯而入，乐队奏起了高亢而又华美的雪域雅曲……

第六章

偏师智借默啜部

临危受命狄仁杰

在娄师德赴逻些议婚的日子里，武三思奉诏从营州前线回来了。

如今他虽已坐在了上官婉儿面前，但回忆起李楷固攻打榆关的情景，他仍惊魂未定："若非李多祚将军严防死守，本王差点就见不到姑娘了。"

上官婉儿的眼睛湿漉漉的，一副欲说还休的伤感。她细细地打量武三思，人黑了，脸瘦了一圈。多年厮守，她深知他的心神绝不是消耗在了运筹调度上，而是在担惊受怕中丢了魂。唉！他虽出身将门，祖辈功勋卓著，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他这一辈，就没有几个能上阵杀敌的。以陛下慧明，何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呢？

这些心底的叹息和焦虑，伴随着前方战报一次又一次地折磨着上官婉儿，让她常常在睡梦中惊醒，独坐到天明。现在，他终于回来了，活生生地坐在她面前，她那往日萦萦于怀的思念都化作晶莹的泪花。

武三思伸出手为上官婉儿擦去泪水，温柔说道："本王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么？"

"多亏了娄师德，若非他及时谏言，哪能如此快呢？每日战报上看到的，都是数日前的情况，我就是想听听战场上到底怎么样？为何我二十八位将军竟然不敌李尽忠和孙万荣，是我军衰微，还是贼众强势？"

上官婉儿这一提，武三思才下心头的惊悚又重新爬上眉头，他一把拥过上官婉儿，似乎生离死别就在眼前："哎呀！姑娘是没有见过那阵势啊！一场硖石谷战役下来，我军损失三万余众，五位将军。从幽州峡谷逃出来的士卒说，漫山遍野的契丹兵一个个都杀红了眼。"

隔着朝服，上官婉儿都能感觉到武三思的战栗。过了许久，他才恢

复到常态，看着眼前自己心爱的女人，他不禁赧颜："让姑娘见笑了。"

"好在一切都已过去，你终于还是回来了，回来了就好。"上官婉儿轻轻地吻着武三思的额头，像是抚慰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她说不清自己这是怎么了，反正，她就是情愿为他牵挂，为他担忧。

然而，武三思并没有因上官婉儿的安抚而轻松。

上官婉儿告诉武三思，皇上不甘于接连失败，正在调集军队全力对敌，除了任命武攸宜为清边道总管，张九节继续任副总管外，已经急敕彭泽令狄仁杰回京，商议讨敌大计："你今日来是要见陛下么？你要如实将战况禀奏天听，以便朝廷判断敌我情势，运筹破敌方略。"

"这……"

不等武三思说话，上官婉儿就捂住了他的嘴："千万不可因为我军损失惨重而隐瞒真相，皇上是以榆关之役大胜为由调王爷回京的，至于硖石谷与幽州峡谷之失，责在张仁师、燕匪石。"

纤纤素指散发出淡淡的兰香，拨开了武三思的顾虑。这该是何等聪明的女人！武三思伸出双臂，便要拥抱上官婉儿。上官婉儿读得出他的意思，笑着推开道："时候不早了，王爷该去拜见陛下了。"

武三思讪讪地笑了笑，起身告辞。

转过一畦开得正盛的菊花，又绕过一座假山，便是瑶光殿后面的秋池了，眼前败落的残荷，又让武三思不禁想起了战场的惨景……一阵秋风掠过，吹落几片黄叶，牵引着他的目光转向了前方。咦！从司马道上过来的，不正是刚刚归来的狄仁杰么？

武三思紧走两步，热络地招呼道："狄大人何时回京的，这是要去觐见陛下么？"

狄仁杰也打拱道："彭泽令狄仁杰见过王爷。"

武三思忙摆了摆手："陛下召大人回京，定有重任，岂可依旧以彭泽令自称呢？"

狄仁杰揶揄道："进殿之前，不还是彭泽令么？"

武三思就不免尴尬，他听得出狄仁杰话里的意思，当初不就是在他和武承嗣的唆使下，来俊臣才将狄仁杰、裴行本、任知古、魏元忠等人投入推事院的吗？武三思干咳两声道："此一时，彼一时也，陛下这不又把大人召回京了吗？"

狄仁杰笑道："若非王爷到得平州，陛下也不会如此着急地催下官进京啊！"

两人心照不宣地哈哈大笑，狄仁杰说了一声"请"，将武三思让在了前面。

"国难思忠良哦！"狄仁杰望着走在前面的武三思的背影，满腹的感慨。

九月底，正是彭泽收获的季节，狄仁杰又带着县府衙役到城外五里地的仁义村，帮当地百姓收割稼禾。自狄仁杰到任后，每年这个时节，县府衙门的主簿、衙役乃至捕快们，都得跟着狄大人下田劳作。

今秋狄大人更是别出心裁，竟要狱吏王谦带牢狱里安分守己的刑徒也来帮忙。王谦就有些为难道："在县城干些杂役尚可，将之放于田间，若是起了纷争，或者趁机逃走，卑职可担待不起。"

"唉！足下为何总是前惧狼后怕虎，不是还有老夫么？之前连续两年年节放他们回家，不都按时回来了么？子曰，泛爱众而亲仁。本官相信，只要我等发乎情，止乎礼义，人都是会向善的。"

见狄仁杰亲自下田，下属们自然也很踊跃。仁义村的里正见县令亲自帮乡亲们收割，自是十分感动。见日上三竿，天气渐渐转热，富户的女人们煮了甘甜的酪醴为大家解渴。里正先给狄仁杰盛了一碗，道："这酪醴是本地米所酿，醇厚甘甜，大人先饮一碗解解渴。"

狄仁杰心宽体胖，站起来接碗时不免气喘吁吁，叹一声"廉颇老矣"，接过碗尝了一口，果然甘美爽心，忙问："刑徒们可有？"

里正回答说："有！有！已经差人送去了。"

狄仁杰放下碗正要弯腰收割时，却听见从路边传来"狄大人……狄老爷"的呼唤，他回身一看，原来是县衙值守的户曹。

户曹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过来道："大人，朝廷的使节来了，说是陛下要召大人回京呢。"

其实，自听到这个消息时起，狄仁杰的心就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前些日子，儿子狄光远来信说营州方向战事吃紧，他便没有一刻不牵系的。

彭泽县各乡的三老，各村的里正闻说狄大人要回京，纷纷赶到县衙，提出由各村出费用，设宴为大人饯行；有的村甚至还将新收的大米拉了好几包，说是要大人带给家人尝鲜。傍晚，王谦也来拜见狄仁杰，说犯人们想要当面给狄大人叩几个头，感谢他的恩德。

面对这些火辣辣的话语和目光，狄仁杰感慨颇深。在京城时，同僚们对来俊臣之流的严刑酷法总喜欢用"人在做，天在看"来自我宽慰，可天是什么呢？是"四时行焉，百物兴焉"么？天！就是百姓啊！你的每一个作为，他们都会铭记在心的。

"各位父老！"狄仁杰激动地说道，"怀英在彭泽四年，赖父老乡亲厚爱，县境移风易俗，民心和顺。怀英感戴万分。现正是收割季节，请大家暂且回去，怀英还有些公务要交代，临行时一定向众位辞行。"

第三天卯时一刻，天空星云密布，彭泽万籁俱寂，狄仁杰悄悄起身，将一封信留在了县衙的公案上，带着书童出了县府大门，向江边走去。他将在那里乘船逆流北上，以最快的速度回洛阳。

借着熹微的星光，书童最先发现了聚集在江边的人群："大人！您看！"

"哎呀！"狄仁杰不由得惊叹一声，黑压压的送行百姓不知什么时候已守候在此。

"唉！民心如天！"狄仁杰再也忍不住了，任由两行热泪流下。

"民心如天，赵文翊不懂此理，故违逆民情；你武三思不明此理，故而畏敌如虎，临阵怯战。须知道义在我，蟊贼岂能得逞？"武曌严厉的斥责，狄仁杰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他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是怀英回京了么？宣他进来。"

“臣狄仁杰参见吾皇陛下，万岁万万岁。”

随着一声“平身”，狄仁杰与武曌的目光相遇了，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神里读出了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武曌转脸对武三思道：“战况朕已大致了然，你且退下。”

“刚才朕的话怀英都听见了？”在所有的朝臣中，狄仁杰是当今皇上唯一直呼其“字”的。

见狄仁杰点了点头，武曌又道：“今番调爱卿回京，正是因为贼众势猛，战事吃紧。武三思从前方回来说，贼众在攻占营州、崇州后，近来又取了冀州，杀了冀州刺史陆宝积，河北震动，人心惶恐。朕欲任爱卿为魏州刺史，前去御敌，挽狂澜于既倒。”

狄仁杰不等武曌征求自己的意见，就起身道：“臣定不负圣命，与清边道总管武攸宜、副总管张九节、安抚副使姚🔗同心同德，克敌于河北。”

闻言，武曌心中十分感慨，这就是狄怀英，进而不惧湍流，退而毫无怨恨，此君子之德也。但这话只在她心底盘旋，她了解怀英的性格，他要的不是赞誉，而是她的信任。

“朕有一则来自突厥的上表，爱卿不妨一观。”武曌说着，从案头拿起文书，递给武钦。

从武钦手中接过上表，狄仁杰将其大体浏览了一遍，眉宇间就露出了微微的笑意。

表奏是东突厥可汗阿史那默啜写给武曌的，他在表奏中恳请皇上接纳他为义子，并希望能在大周朝廷中为自己的女儿择婿，还愿意率部为大周讨契丹，以换取河西降唐的突厥人。

放下表奏，狄仁杰就明白了武曌的意思，道：“陛下之意，是否要微臣去见默啜，说动他践诺助我大周平叛？”

武曌不禁笑出了声道：“就你最懂朕啊。朕就任你为宣慰使，前往东突厥宣大周册封诏书，命其即日出兵河北，合力击敌。朕还为爱卿物色了一位副使，摄司宾卿田归道。”

“微臣谨遵陛下旨意，不过……”

“爱卿有话不妨直说。”

狄仁杰道：“借师驱敌，古已有之。如信陵君之窃符救赵是也。然则，依臣观之，契丹、突厥皆夷族，不通礼义，常会出尔反尔。陛下亦须防之。”

武曌点头叹道：“爱卿之言亦朕之所虑也，可眼下借助突厥之师，乃因其在辽东，随近逐便。爱卿到了黑沙城后，也要洞察毫末，见微知著才是。”

“请陛下放心，一旦有变，微臣定当表奏陛下。”

话虽这样说，但当狄仁杰出了瑶光殿，走在司马道上的时候，就忽然有了一种泰山压肩的重负感。究竟该先走哪一步棋才能扭转当下战场的被动局面，他必须精心筹划。

十月中，狄仁杰一路风尘来到阴山脚下。

在使团一行刚刚进入阴山峡谷时，狄仁杰便先遣一判官快马传信，因此，他们到达地处阴山北麓的黑沙城外五里地时，就感受到了迎接的浓烈气氛。旗帜招展的夹道从阴山下一直通到黑沙城外，而且每隔一会儿，就有一个扛着彩旗的骑士前来送上可汗的恭迎之语。

年轻的默啜可汗与他的弟弟默咄左厢察、兄长默矩右厢察（相当于匈奴的左右贤王）肃然端坐，台下是各个叶户统领的各“设”军队，每面旗帜上都根据本设军力绣着一匹奔跑的狼。

“禀奏大汗，大周使者据此已不足二里！”

“再迎！”默啜挥了挥手。

待骑士离开后，默咄左厢察不解地问道：“现大周军队在河北节节败退，大汗不助李尽忠部，却要认大周皇帝为母，究为何因？”

默啜诡谲地笑了笑道：“李尽忠虽我突厥部落，却独霸一方，掠我领地，杀我兄弟。本汗早欲灭之，奈何其先投靠大唐，继之背倚大周，本汗奈何不得。此次其却与大周翻脸，鹬蚌相争，正是我等借刀杀人之

良机，何乐而不为？”

默矩摇了摇头道：“即便李尽忠被灭，大周也未必会将辽西、河北之李尽忠领地予我。”

“兄长此言，见识浅矣。此次兵乱，乃因赵文翊违逆‘羁縻’之策，我若助其灭掉李尽忠，周朝对此地鞭长莫及，定然继续‘羁縻’自治，那你说说，这土地该是谁的呢？此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经他如此一说，左右厢察豁然开朗，拊掌大笑道：“大汗高见。”

说话间，骑士又来禀奏，说大周使节到了。兄弟三人急忙刹住话头，走下阅兵台。他们远远地瞧见一队人马朝城门口走来，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气势不凡，想来就是大周使节。三人忙依照周朝礼节，上前行礼：“恭迎大周使节。”

狄仁杰还礼道：“本使奉诏前来，庆贺大汗被大周皇帝陛下纳为义子。”

默啜率领左右厢察拜倒在地，高呼“母皇陛下万岁万万岁”。

狄仁杰便捧起皇上的诏书，高声念道：

制曰：默啜可汗身处边隅，情驰魏阙，求为朕子，朕甚慰藉。着即册封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其下左右厢察、叶户、设等比此赏赐，各授官阶。并命率部进击李尽忠叛贼，不负圣命，钦此。

狄仁杰的余音未了，军阵里便已爆发此起彼伏的声浪：“皇上万岁！万万岁！”

在欢呼声中，狄仁杰受邀登上阅兵台，尽管在猎猎旌旗中，他时不时会看到“周”字旗在飘扬，而且在尺幅上也比部落旗大，然而他知道这只是矫饰罢了。

副使、摄司宾卿（代理司宾卿）田归道看了突厥部的阵容更不相信他们会为了大周而进击契丹，欲附耳问狄仁杰，却被他用眼色拦住。随后，默啜可汗来到狄仁杰面前，很客气道：“请使君进城。”

当晚，默啜可汗在王庭设宴款待大周使团。粗犷的草原鹰舞、婀娜

的女子群舞，伴随着美酒，演绎出突厥人的彪悍和热情。尤其是默啜可汗精心安排的劝酒女子，个个都是豪饮者。

狄仁杰先给三位王爷敬了酒，接着说道："客随主便，自古亦然，本使既是到了王爷本部，自当入乡随俗。不过，只是畅饮未免单调，大周有行令之趣，输者饮之，如何？"

默啜觉得很新奇，道："敢问使君，如何行令？"

狄仁杰笑道："副使田大人颇通此道，不妨介绍一二。"

田归道遂起身施礼："由我使团出两名曹掾，殿下出两名女子。一人说一四字语，后者接上四字的首字该是前者的尾字，断接者饮之。"

双方商定，由左厢察默咄和狄仁杰监赛。

默啜当然不知道，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妙语瀚海，两名曹掾平日饮酒，就多以此决胜负，如今自然是应付裕如，连绵不绝。而那些妖冶多姿的突厥女子却处处被动，三轮下来，酒全让劝酒女子喝了。

狄仁杰见好就收，对默啜道："饮酒原为庆贺，恰到好处甚佳。殿下还是说说何时出兵吧！"

默啜年轻，自继位后，从未到过神都，今日见神都来人有如此风度与才华，心里肃然起敬，当即吩咐道："三日后从黑沙城出兵南下，解冀州之围。"

"好！痛快！本使在魏州静候佳音。"狄仁杰拉着田归道给默啜热情地敬酒。

回到驿馆，田归道迫不及待地问道："大人真的相信突厥会出兵契丹么？"

狄仁杰神秘地捋了捋美髯道："彼今归之，必有所图。他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土地而战，陛下早看清楚了这一点。眼下只是为了借力打力而已。契丹、突厥向来不睦，此番他们是想趁火打劫罢了。"

"如此说，陛下也不相信突厥会归顺我朝啊……"田归道感叹道。

“魏州刺史独孤思庄因畏敌怯战，已被朝廷免官并拘捕回京，本使明日就要奔赴魏州履职了。这里还请田大人费心运筹，一定要看着默啜出兵，再行回京复旨。”

田归道听闻狄仁杰要走了，不免心里没底道：“借军克敌，乃陛下决策，下官不敢懈怠。只是大人这一走，下官就是临时有事，也缺个商议之人。”

狄仁杰握着田归道的手，目光充满了期待：“道义在胸，大人放胆处置，本使回京后，定在陛下面前多加举荐。”

……

十天以后，狄仁杰赶到魏州治所贵乡城时，留守魏州的长史禀报了一个令他十分振奋的消息：“十月二十二日，李尽忠因戎马倥偬，劳累过度，吐血身亡了。主帅孙万荣代理可汗，继续统兵攻掠城池。突厥默啜可汗趁契丹举丧之际，奔袭松漠城，将李尽忠与孙万荣二人之妻掳掠而去，以致他一下子乱了阵脚。听说田归道大人星夜将之禀奏朝廷，陛下遂晋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哦！”狄仁杰闻言，觉得皇上对前方战事不甚了了，对突厥人的性格也知之甚少，因小胜而喜形于色，晋拜甚高，这可不是太宗、高宗遗风啊！他担心有一天会养痈为患。然而，木已成舟，他只能察微知著，先保境安民，直面契丹的进攻再说吧。

长史并没有察觉到狄仁杰微妙的心理变化，继续禀报道：“孙万荣在安葬李尽忠之后，立即发兵攻克冀州，现正向瀛洲方向而去，只要他们下了瀛洲，魏州就完全暴露在叛军面前了。”

闻言，狄仁杰的表情立刻凝重起来，这才是他希望知道的消息，当务之急，是先加固魏州城防，研判破敌之策。

午后，狄仁杰传来长史，让他陪同自己到城中各处看看。

从州府出来向西而去，街道上全是人，因为战乱，大多数人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席棚里。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有的人似乎很久都没洗过脸了，辨不清男女老少。

每隔一里地，就有官府的人或善心的富户在给难民施粥，人们都争先恐后地举着碗抢着。

狄仁杰心里很不是滋味，长史也是满脸的无奈。再往前走，就到了孔庙，庙门前也有一间粥棚，难民们正在抢粥喝，有两个年轻人为插队打了起来，一个举起手中的碗向另一位头上砸去，眼看着血就淌了下来。

长史忙上前大声喝道："都是魏州的父老乡亲，为了一碗粥而在先师庙前大打出手，这成何体统！"长史又唤来一位维持秩序的旅帅，要他多加注意。

离开粥棚，狄仁杰问道："贼众尚在冀州方向，焉何城中有如此多的难民？"

长史回应道："独孤刺史担心叛军猝至，故而将百姓尽驱城内。"

狄仁杰不由得在心里叹息，堂堂大周刺史畏敌如此，难怪叛军会势如破竹。

回到府中，狄仁杰便要长史召集各路司马、别驾商议魏州防务。他认真地分析了敌我的态势后道："孙万荣突遭突厥袭掠，一时回不过神来，无暇顾及魏州。此正是我军加强防务的大好时机。眼下我们要做好三件事：一、由长史大人出面遣散流入城中的难民，令其回到村庄，一如往常。再拨一队人马白日协助百姓耕作，夜晚布好岗哨，防敌来袭。叛军来攻，见我军民协力同心，必自退。二、城中将士与百姓一起，加固城池，多备滚木、礌石、麻油，置于城墙之上。第三件事情最重要，就是要清查混入城中的奸细，绝不能让贼人弄清虚实。"

一位司马道："其他都好说，就是这清查奸细最是难办。他们往往混迹于百姓之中，实在难辨。"

狄仁杰笑道："你可闻车辙马迹之说么？所谓飘风冻雨，聊窃比于先驱；车辙马迹，遂周行于天下。人世间没有不留痕迹的事。你附耳来……"

司马听着，频频点头道："末将明白了，这就去安排。"

众位将军散去后，狄仁杰留下长史道："大人还需做一件事情。老夫即刻修书两封，一封给清边道总管武攸宜将军，请他严阵以待，坚守渔阳，务必不让叛军南下。一封是给守捉城的安抚副使姚🔗大人的，请他命仍在辽西、河北的将军们利用默啜出兵的大好时机，频繁出击，寻找战机，如此，不消数月，则战场形势转矣。"

冬日的魏州，天黑得早，难民们被遣散回乡后，城中的大街小巷一下子清静了许多。酉时二刻时分，店铺已经纷纷关门，街上冷清清的，只有巡逻的士兵来回穿梭。

约莫亥时一刻时分，一个黑影顺着墙根向前溜去，逢见夜巡官兵，立即藏在阴影处，他来到城门口，与一位守门的士卒暗语几句，便又朝回走，就在这时，狄仁杰附耳密授机宜的司马率领官军冲了出来，将两人押解到州府。长史审问之后，这两人果然都是潜入城中的叛军细作。长史当下命令将两位奸细斩首，封锁城中所有消息，城内人一律不许外出，城外人则必须凭借州府发放的"门藉"入城。

孙万荣得知魏州刺史独孤思庄被治罪后，主职空缺，群龙无首，城中百姓，人心惶惶，便立即要何阿小南下攻取，以壮士气。

何阿小率领所部，来到据魏州城十里的之梁庄镇安营，即刻派探哨前去打探军情，设法与城中的细作接头。

可探马一去两日没有任何消息，他就有些不安起来。第三天午后，他的不安逐渐转为焦虑，连烹制的上好羊肉，他也没有胃口，而是心事重重地来到寨外，朝远处张望。

不一会儿，有两骑向营寨奔来，马蹄荡起的烟尘淹没了他们的身影。及至来到何阿小面前，才发现正是他派出去的探哨。谁知探哨一见是主将，心弦一松，翻身下马便不省人事了。

何阿小急忙命卫士将其抬入帐内，灌了水，探哨才慢慢苏醒过来。

问到魏州军情，探哨道："卑职奉将军之命，意欲混进城中刺探军情，与我军细作接头。然大周军队管制甚严，凡入城者，须凭借门藉，上面盖有官府印信，卑职实难得逞。不过卑职在城外芦苇丛中隐身两夜，倒是看到了许多可疑之处。"

“哦？你快快讲来。”

探哨喘了几口气道：“此前孙大帅不是说魏州百姓被悉数驱入城中了么？可据卑职所见，魏州四围百姓安之如常，每日田间劳作，间有军人协助耕作；年轻人受训习武，全无大战降临的惊慌。”

何阿小惊异道：“你可知眼下魏州守将是何人么？”

“禀将军，卑职闻听前任刺史独孤思庄因为不敢与我军接战，已被治罪拘捕，现任刺史乃狄仁杰。”

“狄仁杰……此人听来好熟悉啊！”何阿小心想，这狄仁杰看来还真不好对付啊，便在帐中来回踱步，沉思不语。周围的部将们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搅扰了他的思路。

眼看着太阳西斜，卫士便悄悄上前，小心翼翼地说道：“将军还是吃过饭再说吧。午间只吃了一点，您……”

可就在这时，何阿小发话了：“传令下去，今夜子时撤军，转战瀛洲。”

第二天一大早，狄仁杰刚刚洗漱完毕，就见长史兴冲冲地来了，人还没进门，声音就先到了：“大人果然神机妙算！”

狄仁杰笑道：“有何消息，让足下如此欣悦？”

“大人！果然不出您所料，贼将何阿小于昨夜子时撤兵了。”

狄仁杰听后忽然觉得有些疲倦，闭上双眼，良久吐出一句话：“老夫又唱了一出空城计哦！”

“今番我军之空城计，与昔日孔明之空城计殊非一事。孔明空城乃真空也，我军之空城，实有备也。”

“嗯！有备才能无患。贼众虽撤，然未必不会卷土重来，我军须常备不懈。须知，我之安矣，瀛洲危矣。即刻命人打探消息，一旦瀛洲吃紧，须当立即驰援……”狄仁杰又叮嘱道。

长史告退后，狄仁杰便开始翻看案头的文书，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

姚🔗的回信，说尽管突厥默啜部参战，但贼众的气焰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孙万荣的大军已经攻取冀州，冀州刺史陆贾积死于乱军之中。姚🔗还在信中沉痛地反思——

兵法云，“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夫汉武之卫青、霍去病者，斯将帅也；贞观之李靖、李🏠亦将帅也！然则，此役之我军，将不以民为保，帅不以尊君为德，进则畏敌怯战，退则避罪诿过，何以操胜券而卫社稷？冀州失陷，军民震恐。仆虽一介书生，然报国之志犹在，唯乞大人，进言陛下，早日召王孝杰将军归朝受命，力挽危局。否则，大周危矣！

字里行间，寂然凝虑，狄仁杰不禁感喟道：“贤哉姚公，在下与君声求气应，息息相通啊。”

但接下来的一封信却让狄仁杰的心境蒙上了一层阴影。信是武安王、清边道总管武攸宜发来的，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悲凉之气——

贼众气焰甚盛，我军难以克敌，黄麞谷一役，元气大伤；幽州谷遭伏，再添冰霜。本官虽有报国之志，然乏回天之力，当一城自保，等待朝廷援军……

“唉！这是一个亲王该说的话么？武士彠将军的遗风扫地啊！”

冬日午间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洒在狄仁杰的肩头，天空中一只孤独的大雁朝南飞去，狄仁杰的心也随着大雁回到了神都。一想到回京那天在瑶光殿前见到武三思的情景，他的心就愈发沉重，就在那次拜见皇上时，他还对武攸宜任清边道总管满怀信心……可现在看来，是他高看他武攸宜了。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当今朝廷，据此五德者，舍王孝杰其谁？”狄仁杰讷讷自语。

当王孝杰与娄师德三月在素罗汉山战败时，狄仁杰尚在彭泽的山水间，当他接到娄师德赴原州途中的来信时，十分吃惊。但他还是认为皇上对两位将领的处置有些过了，世间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常胜将军。尽管他知道自己也无法改变定局，但在他奉旨离京时，还是去看望了赋闲在家的王孝杰。当时他随府令来到后院时，王孝杰正与府役对剑，他时而

拦腰横削，时而纵深腾跃，时而长剑反撩，时而猛虎穿心，身似星云，势若猛虎，看得狄仁杰眼花缭乱。

直至练罢，王孝杰转脸才发现站在一旁的狄仁杰，急忙把手中宝剑扔给府役，上前见礼道："不知大人驾到，还请恕罪。"

狄仁杰笑着道："看大人的剑法，就知道心没有冷。"

回到书房后，狄仁杰告诉王孝杰，河北战事吃紧，他奉诏即将奔赴魏州，特来看看他。王孝杰摩挲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马思边草，雕盼云雷，为将者之心，没有一时不系着边关，可……"

下面的话他没有说，狄仁杰也很无奈，只能安慰道："陛下因战事失利，一时凤颜愠怒，过一段时间，定会召将军回朝的。"

王孝杰的眼睛就红了，道："大人此去，任重泰山，唯愿能砥柱中流，力挽败局，建功边关。"

"论起治政，老夫尚能勉力为之，然若论统兵打仗，非将军莫属。一俟有机会，老夫定要向皇上谏言，重新起用将军。"狄仁杰还告诉王孝杰，"老夫此次北上，还有一重任，就是作为朝廷使者，接纳突厥可汗默啜为皇上义子，并说服他出兵共击契丹，将军如何看待这事？"

王孝杰将茶杯捧在手中，良久道："突厥乃虎狼之师，引其入战，无异于饮鸩止渴，必有后患。"

"老夫也这么看，只是圣命难违啊。"……

想到此处，长史进来，小声对狄仁杰附耳道："大人！大事不好了，李楷固、骆务整现已兵临瀛洲城下。瀛洲刺史急求武攸宜总管驰援，孰料他竟不敢出兵。"

"可恶！误国之徒。速遣张司马率军两千前往驰援，不得有误。"狄仁杰当即下令。

长史离开后，狄仁杰觉得是时候举荐王孝杰了。他疾步走向书案，铺开绢帛，奋笔写道：

大周宣慰使魏州刺史臣狄仁杰叩见吾皇陛下：

冀州陷落，瀛洲告急……

孙万荣攻取冀州后，不仅将城中财物抢掠一空，还将那些妙龄女子分配给将士享用，之后让李尽忠的妹夫乙冤留守，自己则率李楷固、骆务整直奔瀛洲，在子牙河西岸安营扎寨，等待来自魏州的消息。

冬日的子牙河柳林一片枯槁，寥落的枝头上偶尔可以看见一两片枯叶孤零零地迎风瑟缩，结了冰的河面上笼罩着一层雾气，使得太阳也显得格外惨淡。孙万荣远远望去，瀛洲城仿佛浮在云霭上的一座仙城，琼楼半掩，欲露还藏，平添了几分神秘。只是他不知道，面对大兵压境，城中的瀛洲刺史许闻还有没有赏这雅境的兴致。

至少，孙万荣现在没有这样的心境。自举事以来，大军披靡，铁蹄所向，狼烟遍地。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可恶的突厥可汗阿史那默啜竟会袭击他的后院——松漠，还将李尽忠和自己的妻子押解到了黑沙城。

消息是由从松漠逃出来的乙冤带来的。那天晨曦初露，乙冤率领余部进了营州城，一见面就扑倒在孙万荣的面前，放声大哭："大帅！完了，松漠完了！"

孙万荣让卫士递给乙冤一皮囊水，问道："你如何是这副模样，快说，松漠怎么样了？"

"阿史那默啜派军夜袭了松漠都督府。"乙冤喝了口水，定了定神接着道，"进攻松漠的是突厥左厢察默咄，我军只防着大周军队，却不承想他们会在梦中自天而降。敌军打进都督府时，姐姐仓皇起身，只带小外甥出了门，却不承想被突厥士卒缚了，押往了默咄大营。默咄看阿姐年轻美貌，竟然要纳为偏室，阿姐死不从命，挣脱士卒，触拴马桩而死，小外甥则被默咄部下摔死了。"

孙万荣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揪住乙冤的衣领，撕心裂肺地吼道："贼军入侵时，你在何处？为何不救夫人母子。乙冤，你罪该万死！"

乙冤满眼恐惧，语不成句道："为弟……为弟发现阿姐被劫，忙率军去救，无奈寡不敌众，近身不得，后来闻说姐姐已死，便于夜色中拼杀突围，奔往瀛洲了。"

“默咄！我要食你骨，啖你肉，血洗黑沙城！”孙万荣将乙冤推倒在地，对着外面大吼，“来人，传令，打回松漠去！”

但他举在空中的手，却被另一只胳膊架住了，他回头一看，正是别帅李楷固。

李楷固按下孙万荣的胳膊劝道：“大帅少安毋躁，松漠被袭，末将亦义愤填膺，可当下之急，是剿灭大周二十万大军。”

“难道就这样完了么？”

“当然不能。突厥为何忽然夜袭松漠，其缘由尚不得知。末将担心大周暗遣使者厚贿默啜，许以松漠之地‘羁縻’自治。否则，默啜岂能贸然出兵相扰？”

“这个本帅倒是没有想到。”

“请大帅权衡，倘是我军再回松漠，必被大周军抄了后路，危亡之机临矣。眼下，我军当全力攻取大周州县，一旦将其逐出辽西、河北，默啜自然慑于我军威势，拜于膝下。”

孙万荣当下接受了李楷固的劝诫，随后一举攻下冀州，挥师瀛洲，使北边的幽州孤悬一隅。

接连的大胜冲淡了孙万荣因夫人之死而生出的沉郁和愤慨，对大军纵横辽西、河北充满了自信。可至于下一步该怎么做，他却没有了主意。他与李尽忠起事的直接原因就是不满于赵文翊的借大恃强，根本没有想过要去问鼎洛阳。现在，李尽忠已死，他虽然统领叛军，却至今也没有接过“可汗”的称谓，仍以“大帅”号令上下。

此刻，当他漫步在子牙河岸时，他的心里很乱，攻下瀛洲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

太阳升起来了，晨雾渐渐散去，尽管他穿着皮袍，寒意依旧侵袭到他的脊梁，冰凉冰凉的，他转身对卫士道：“回大营，传两位别帅议事。”

大帐里，木炭燃起的火很温暖，孙万荣哈了一口气，鼻子上、眉毛上便是水珠，看着对面的李楷固与骆务整，他说道："冀州得手，瀛洲在握，不久魏州也将成我囊中之物，今天召两位将军来，就是想听听大家日后的打算。"

李楷固端起银碗，喝了一口马奶酒，觉得浑身都是清爽的，开口问道："难道大帅依旧以攻城略地为旨么？"

孙万荣听出李楷固话里有话，便道："将军有何打算，不妨直说。"

李楷固道："兵法云，'王者之道，厚爱其民也，令民与上同意，与众相得。'自夺取冀州后，末将一直想，默啜出兵，必是受了大周恩惠。然我军重于战而轻于人心，居无定所，久而久之，人心必散。我军何不谋一号令天下之策，如此则师出有名，得道多助矣。"

骆务整看一眼李楷固道："你无须转弯子了，该怎么做就直说吧!"

李楷固握了握拳道："虽然武氏称帝，然当今天下，大周臣僚中不少人仍然以李唐为正统，假若我军提出'归我庐陵王'之号，岂非直击武氏软肋？"

闻言，孙万荣的目光凝定了："怎么说？"

"末将知道，可汗李姓，乃太宗先帝所赐，倘我军以'归我庐陵王'为号，天下李姓必群起而应之，如此，我军何必只盘桓于辽西、河北，洛阳亦可以去得。"

李楷固一番话，让孙万荣与骆务整豁然开朗，由衷感佩他的胸怀大略。武氏不是指斥契丹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么？如此一来，我等反倒成为匡复正义之师了。

骆务整顺着李楷固的思路说道："我军自举事以来，屡经战阵，将士疲劳，倘能一次说服瀛洲刺史许闻倒戈，岂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么？"

孙万荣大喜过望，当即命军中曹掾修书一封，派人送给许闻。随即又命随军文士将"归我庐陵王"书成告示，在瀛洲城外广为张贴。如此没几天，从瀛洲到营州，从魏州到平州，"归我庐陵王"的口号就传遍了。

这天，孙万荣正在帐中询问各地对号令的反应时，攻打魏州的何阿小归来了。他禀奏了魏州战场军情，不无惭愧地自责自己无能，慑于魏州军民严阵以待，未敢贸然进兵，遂全师带回，请求责罚。

孙万荣问道："魏州刺史独孤思庄不是畏兵怯战么，何以会无功而回？"

何阿小答道："大帅有所不知，独孤思庄已被大周治罪，现任刺史乃狄仁杰。"

"狄仁杰！"孙万荣念出了声，"此人曾拜周朝宰相，足智多谋，善于用兵，也难怪。"所以孙万荣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以"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而止"之论而释然。何阿小很惊诧，几日不见，大帅如何变得斯文了。

孙万荣将军前会议的商定向何阿小叙说了一遍，并命他带上书信，第二日就进城游说瀛洲刺史许闻。

"归我庐陵王"的告示很快就被周军细作送到镇守临榆关的李多祚那里，他一见自然不敢耽误，立即亲自送往安抚副使姚𤧛处。

姚𤧛反复斟酌告示的文字，就很惊异叛军中竟有如此高人，将一场叛乱与李唐宗室联系起来。倘若此号令传遍州县，必然会使这些年韬光养晦的李氏遗脉异想天开，蠢蠢欲动，到时候，免不了又是一场血雨腥风！

姚𤧛收起告示后问道："依将军看来，叛军中何人有此高议邃论？"

李多祚不假思索道："此人非李楷固莫属。上次临榆关之战，末将曾要骆务整带话给他，要他审时度势，良禽择木。"

姚𤧛就感慨如此多谋善断的将领，竟然不能为朝廷所用，而他更为担忧的是，瀛洲之战，刺史许闻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他倘遣人以此说服，许闻临阵倒戈，亦未可知。再由李楷固想到武攸宜兄弟，姚𤧛更是百感交集，这武氏兄弟，一个任安抚使，却不思退敌之策，热衷于拈花惹草；一个则空有将军称谓，闻见敌人鼙鼓就心惊胆战……

想想当下的局面，姚𤧛的脑际便不断出现瀛洲城破，贼众屠杀百

姓，血流成河、尸骨遍地的画面。身为朝廷安抚大臣，他深感责任重大，便一步上前对李多祚道："事急矣！请将军留两千人马坚守临榆关，你亲率大军奔赴瀛洲驰援。务必使许闻坚守拒敌，不可弃城投降。"

李多祚双手抱拳道："请大人放心，末将即刻发兵瀛洲，绝不让贼众近城池一步。"

其实前不久，在狄仁杰上书举荐王孝杰出山之际，姚🔗也向朝廷写了同样内容的奏章，想来也该到神都了吧！

郭纬一大早匆匆赶来庄静殿，才发现已经迟到了，李旦早已就着灯火伏案作画了。画面上，霰雪飞舞，寒意潇潇，几棵枯树，寂然而立，枝头一只鹊鸟，瑟瑟其身。

李旦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一眼，问道："今日焉何到迟了？"

郭纬眨了眨眼睛道："老奴在路上遇见武公公了。"

李旦"哦"了一声，继续埋头作画，郭纬忙近前一步道："殿下可知道，朝廷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都与本宫没有关系。这画已经画了几天，今天无论如何是要收尾的。"李旦依旧在纸上走笔。

郭纬见状不免很着急，道："这回可真与殿下关系大着呢。"

李旦总算是停住了笔："何事能与本宫有关系？皇上凤体康健，朝政百事顺畅，边关晏然无事，这些都有皇上呢，本宫就一心作画吧！"说着，他在笔洗里涮了下笔，搅起几许涟漪，但顷刻间又平静下来。

郭纬憋得难受，脱口而出道："辽西契丹李尽忠反了，朝廷派大军讨逆，战事不顺。"

李旦仍无回应，这事他是第一次听说，但他相信母皇的威势，贼众断不会长久，而且越是在这个时候，自己就越是要缄口谨慎，免得给儿子们招来杀身之祸。

“贼众为了笼络人心，以‘归我庐陵王’号令天下李氏宗室响应，说是要匡复大唐。”郭纬说这话时声音很低，只有他和李旦能听见。

这一回李旦眼睛睁大了，目光也专注了：“这些贼人，这是要陷皇兄于不忠不孝啊！”

“谁说不是呢？”郭纬尖着嗓子道，“再说殿下乃钦定国嗣，贼众抬出庐陵王，意欲何为？不是要挤对殿下么？”

闻言，李旦就笑了：“众皇兄为太子时，尚能监国，而本宫完全是一个人偶，当不当又有何要紧呢？倘若皇上真的愿意迎庐陵王归京，本宫倒想将太子之位让与皇兄。”

“殿下万万不可！殿下难道准备永远做这孤立枝头的鹊鸟么？眼下，正是殿下说话的时机，依老奴之意，殿下可上书皇上，声讨贼众，阻止庐陵王归京。”

“糊涂！”李旦一甩袍袖道，“你以为贼众真要拥戴庐陵王么？这是蛊惑人心，以母皇的性格，非但不能接受，甚至会置皇兄于死地。”

郭纬很吃惊，原来李旦并非置身风雨之外，他对朝事洞若观火、察微见著啊！沉默了一小会儿，李旦吩咐道：“你速去告知狄光远与娄云，要他们二人派心腹之人出京，奔赴巴陵王隆范、彭城王隆业、临淄王隆基处，要他们千万按捺住，不可受贼众的蛊惑。”

郭纬愣住了，半天没有反应。

李旦急了，大喊一声：“去呀！”

第七章

张氏兄弟入禁中

尚书英魂断悬崖

神宫元年（公元697年）二月，出使吐蕃的娄师德从逻些回到了神都。

他带回了一个让武曌欣慰的消息，钦陵收回了索要安西四镇的条件，两国达成和亲之议，永结友好睦邻，不再起战事。

“爱卿不虚此行，朕心甚慰。”武曌放下娄师德的奏章，脸上多日来第一次有了笑意，“田舍翁三寸巧舌，独战钦陵幕僚，也是大周奇事一桩！这一趟逻些之行，爱卿是益发发福了呀！”

娄师德憨憨一笑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奈何？”

武曌道：“爱卿说说，那盛气凌人的钦陵怎的就放弃了四镇呢？”

娄师德自信地回道：“道义在我，人心在我，赖陛下神威，钦陵其奈我何？只要吐蕃不生事端，我朝尽可专心平叛讨逆。于此而言，皇上运筹帷幄，千里却敌，真圣皇矣。”

一句话说得武曌笑出了声，道：“爱卿这张嘴，真乃舌灿莲花，慢说钦陵，死人都能说活了。”

武曌又转身对伺候在一旁的武钦道：“传朕旨意，任娄师德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娄师德至此方才明白，皇上外放他果然是为平息舆情。

待娄师德谢完恩，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当前战事上来。武曌毫不隐瞒对武三思、武攸宜几位侄子的愤懑，感叹先尊英雄一世，后人却一个个都是粪土之墙……

娄师德只是静静地听，他完全理解皇上对前方战事的焦虑，便趁机道："国家有事，他王孝杰怎么可以赋闲在家呢？"

武曌就暗地笑娄师德，便也回他一个调侃："爱卿如此聪颖，焉何未老迟暮？王将军已在路上了。"

"啊！"娄师德满心感佩，忙道，"陛下圣明，起用良将，必可扭转局势。"

"你等啊！一个姚🔗上书，接着狄怀英也上奏，都举荐王孝杰，朕要再不召回，岂非太无器量？"武曌接着说道，"明日朕就召几位宰相进宫，选一家大人或者王公的女儿，朕要封她为怡和公主，赴匈奴和亲。"

"陛下圣明！"娄师德言罢，起身便欲告辞。

武曌却摆了摆手，示意他在对面坐下，从案头拿起一道奏章问道："徐有功此人爱卿还记得吧？"

"哦！记得，他不是审过德妃娘娘的母亲庞氏'厌胜'案么？"娄师德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徐有功闯进武成殿的直言敢谏，倏忽之间，他已被流表四年了，皇上怎么忽然想起了他？娄师德很审慎地看了一眼武曌，没有说话。

"有人写了一份奏章，谏言朕重新起用他，爱卿怎样看？"

娄师德将武钦递来的奏章浏览了一遍，就大体摸清了皇上的思路，便顺势道："徐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诚节，臣以为陛下召他回京，此圣明之举也。"

"哦！你也这样看。"武曌的兴趣便被娄师德调动起来了，"那依爱卿看，徐有功于今谁与为比？"

闻言，娄师德眉眼中溢着笑回道："四海至广，人物至多，臣不敢妄言，然若问臣所见闻，唯徐公一人耳！"

武曌的身子向前移了移："徐有功与汉张释之相比如何？"

娄师德就笑出了声道："陛下博古通今，然臣以为，释之不过逢文

帝时天下晏然，故所行者甚易；徐公逢革命之秋，属唯新之运。李唐遗老，包藏祸心，使人主有疑，如周兴、来俊臣，乃尧年之饕餮、穷奇、梼杌、浑沌四凶也，而徐公守死善道，忠贞不改，所行者难。难易之间，优劣见矣！故而，陛下召回徐公正当其时。”

“难得爱卿如此敢言直谏，朕知道了。”

就这样，徐有功被擢升为左台殿中侍御史。

武曌又问：“姚元崇这个人你熟悉么？前些日子，狄怀英从魏州上书，举荐其人。”

娄师德便很感慨狄仁杰的惜才爱才，于是回道：“元崇承继乃父遗风，精文习武，正当盛年，乃可造之才。”

“爱卿所见与朕甚同。朕见他所报战报，剖析如流，拟擢升其为夏官侍郎，爱卿以为可否？”

“陛下圣明！”

娄师德觉得这趟宫进得很值。走出瑶光殿，他忽然想到了曾与自己一道共事的李昭德，有机会也该在皇上面前提提他了……如此想着，他便已到了司马道口，正要上车，见前面銮驾、仪仗已塞了道路，禁卫们挥动马鞭驱赶着行人，有些行动迟缓的甚至被抽出了血印。娄师德不禁皱了皱眉头问道：“这是哪家公主，如此排场？”

“是太平公主的銮驾。”驭手应道。

娄师德这才注意到，走在仪仗前面的两位骑马男子，一位是楚王武攸暨，另一位生得玉树临风、面如敷粉，似乎有些面生。

扑面不寒二月风。太平公主坐在车辇内，缓缓地掀开帘子朝外看，粉色的纬帘经过春阳的照射将她的两颊染成了胭脂色，那着意修饰过的眉毛也就益发地立体起来。

不管边关的战事再紧，太平公主依然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近来，她的心思都用在为母皇寻找新的侍寝上。薛怀义不明不白地死了，沈南璆便成了唯一夜夜厮守在母皇身边的男人，其实他也是太平公主引荐给皇上的。要从母皇那边说，倒是对这沈南璆很满意。可公主却渐渐地觉得

他不入眼了。这沈南璆太书生气，他虽然人在皇宫内，心却还是惦念着太医署，惦记着那些把脉开药的琐碎日子。有几次，他竟然暗地里对公主表示过想回到太医署，这岂非不识时务？她太平公主是何等人物，没有她，他沈南璆怎么可能进入皇上的视线？可几年过去了，他居然一点回应都没有，甚至连登门拜谢都没有，这岂非忘恩负义？

其实太平公主当初在太医署第一眼看到沈南璆时，就对他很倾心了。有几次，她趁着武攸暨外出的机会，请沈南璆前来对饮，甚至还为了他着意沐浴、更衣、秋波频频，可他始终没有回应，难道他只愿守着一个七旬老妪么？

这所有的怨恨逐渐在太平公主心里积为一种厌恶。若不是母皇处处护着他，他早已成了她的刀下之鬼。

“哼！本宫就来个以桃代李，让你死不了，却也活不好。”太平公主在心底暗地打定了主意。

二月二惊蛰那天，她与武攸暨到郊外的神都苑游玩。

神都苑坐落在毅水西岸，与东岸的上阳宫隔河相望。当初高宗皇帝为了排解武曌的梦魇，移驾洛阳，特命户部郎中韦泰真为大匠，在前隋苑囿基础上修建了神都苑，以供皇后游玩。如今，经过数十年经营，它已经成为一座分为几个不同游览区、方圆数里的皇家园林了。

北方的春天本还含着料峭的寒意，可神都苑内却已郁郁葱葱，一片苍翠。尤其是栽植在曲径周围的翠竹，在春阳的照耀下，那绿就显得分外有层次，外面是嫩绿，越往里走，就越是绿得深沉，绿得凝重。穿过翠竹，远远地便望见一大片梅树，枝头花朵开得正盛，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层层叠叠，煞是好看。人花相映，太平公主顿时心花怒放，心也香了，人也香了，两腮绯红，不断地向武攸暨身边靠。

然而，武攸暨却毫无反应，一双眼睛只痴痴地盯着梅林边走过来的一群女子，全然不知公主早已在旁边杏眼怒目了。

太平公主毕竟是皇家贵胄，大庭广众的不便发作，只是把一口牙咬得“咯咯”响，向宫娥们喝了一声“开道”，便径自来到一泓碧水前。池边的垂柳还没有发芽，枯黄柔软的枝条在风中抖动着软软的身子，微风拂过水面，荡起阵阵涟漪。就在这时，太平公主的目光凝滞了，情不自禁

地“啊”了一声，进而捂住了樱口。

原来码头上坐着一位垂钓的男子，只见他着一身浅绿色圆领翻袍窄袖棉衫，没有合上颈下胸上的一段衣襟，而让其自然松开垂下，形成一个翻领的样子，头戴一顶黑色幞头，两边各有一硬角，从鬓角处露出乌黑的头发，于是那皮肤就被衬得格外白皙，显然，他很懂得时尚，绝不像沈南璆那般古板。太平公主自小生在宫中，也见过不少俊美的男子，却还没有见过如此皓雪凝脂、丰肌秀骨的。太平公主心想不知哪家父母生得如此的玉面男儿？在她印象中，大概已故的表兄贺兰敏之在他面前，也要稍逊一筹吧！

此男子身旁放着一个鱼篓，鱼竿没入水里，他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忽然，水面上起了些许的微澜，接着那浮标就忽悠悠地下垂了几次，那人迅速地拉起鱼竿，果然是一条足有半斤的红鲤鱼，摇摇摆摆地溅了一池的水花。他将鱼儿放进鱼篓，姿势真是潇洒极了。

做完这些，当他抬头的那一刻，就与太平公主痴痴的目光相遇了。

太平公主急忙收回目光，对身边的宫娥低声道：“你去传他过来。”

宫娥道一声“遵命”，刚要离去，却又被公主叫住嘱咐道：“你举止须得有礼，千万不可惊吓了他。”

宫娥去了不一会儿，那男子就过来了，向太平公主施了一礼道：“下官见过公主。”

太平显得有几分矜持，道：“敢问大人在何处高就？”

男子答道：“下官乃春官郎中张昌宗，今日闲来无事，故而来此垂钓，不想惊动了公主，还请恕罪。”

太平公主忙道：“无妨！大人真可谓年轻有为。倘是有空，不如就在前面的亭子间小坐如何？本宫命宫娥们备了些酒菜，咱们可边浅酌边叙话。”

张昌宗求之不得，忙拱手道：“恭敬不如从命。”

两人正说着话，武攸暨恰好走过来了，所谓相形见绌，武攸暨也被张昌宗的风流倜傥所震撼，在太平公主面前越发没有自信了。如是平常

在府中，他这半晌不见人，早已遭到呵斥，然而如今当着外人的面，太平公主还是顾及了他的面子，遂引见了他二人。随后，三人来到亭子间，太平公主举起酒杯道："今日得遇张大人，也算是一件快事，本宫先饮为敬了。"张昌宗急忙陪饮，之后又回敬公主夫妇。

酒过三巡，太平公主道："看大人如此仙姿秀骨，不知可懂音律否？"

"不瞒公主，下官自幼随父亲学过琵琶，只是今日走得匆忙，未带……"

"这不需大人费心。"说完，太平公主转脸对武攸暨道，"烦劳王爷去这神都苑乐坊借琵琶一件，以尽大人雅兴。"

武攸暨怎么会看不出她眼中的春波潋滟？可即使对太平公主的支使有一百个不愿意，他却也不敢不照做，只好悻悻而去。

这空当，太平公主没有说话，就那么痴痴地看着面前的男人。张昌宗偶尔回看一眼，公主那热辣辣的眼神就让他有种被烁熔的感觉，他忽地感到浑身燥热，很不自在。待他的目光转向梅林时，就为那一树寒香而动心，于是他急忙离席，折了一枝红梅回来，对太平公主道："初次见面，未有礼赠，权以梅花为礼吧！"言罢，他竟轻轻地把那梅花插在了公主鬓边。

这些举动，让太平公主心中自是十分熨帖。

正此时，武攸暨回来了。他不但借来了琵琶，而且带了几名美艳的乐伎来，太平公主见此就有些不高兴。倒是张昌宗很豁达道："有乐伎合奏，自是别有一番情趣。"当下，他怀抱琵琶，随口就唱出一首《太平公主山亭侍宴》来：

淮南有小山，嬴女隐其间。

折桂芙蓉浦，吹箫明月湾。

扇掩将雏曲，钗承堕马鬟。

欢情本无限，莫掩洛城关。

一曲奏完，太平公主就两面潮红，眼见得醉入情海了。

张昌宗就这样走进了太平公主的眼界，也走进了她的府邸。武攸暨自然是心知肚明，却也只能装糊涂罢了。

一天，太平公主向张昌宗提出，有意将他引荐到皇上身边。他沉默了片刻，就答应了，他想，自己命运的转机到了。

太平公主的车辇停在了司马门前，下了车子，她对武攸暨道："本宫要与张大人一起去见母皇，你就在此看护车辇人等吧。"言罢，太平公主彬彬有礼地对张昌宗道了一声"请"，便踏上了司马道。

武钦正在瑶光殿外守着，看见太平公主带着一个男人进来，急忙上前见礼。

太平公主问道："母皇还在忙么？"

"启奏公主，陛下刚刚听完娄大人的陈奏，有些累，躺下了。"

"哦！那烦劳公公进去看看，母皇睡着否，就说本宫求见。"

武曌的确有些累，斜倚在榻上闭目假寐，睫毛还在悠悠地颤。她近来常常做梦，梦见前方不断吃败仗，就连沈南璆的推拿也无法让她安眠了。刚才武钦提出是不是传沈南璆来，她也拒绝了。

她怎么能睡得着呢？虽说李尽忠已死，可那个孙万荣的势力却越来越大。前方那么多将领，除了李多祚屡建战功外，其余人竟都不堪一击，她不得不重新召回王孝杰，王孝杰奉诏星夜赶往了前线。她现在担心的是，王孝杰因雪耻心切而冒进，因此临行前，她曾反复叮嘱，遇事要多与狄仁杰和姚🔗商议。

武钦再度进来时，脚步很轻，但还是被武曌听见了："有事么？"

"启奏陛下！太平公主求见。"

武曌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宣她进来！"

太平公主按常理向母皇施礼、问候，武曌也没太注意，蓦地看见太平身边的美貌男子，她倒是吃了一惊，不由得问道："他……"

太平公主连忙介绍道："他就是儿臣前些日子向母皇奏过的张昌宗，现在春官署任郎中。"

张昌宗还是第一次面圣，不免战战兢兢："微臣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抬起头来！"武曌说着，便仔细端详起来，这一看不要紧，那人仿佛是一束光照进了她的眼睛，她惊异于朝内真是藏宝隐珠，竟有如此美貌男子！

武曌记得在和高宗皇帝相爱时，曾读过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如今想来，这段话用来描述眼前这男子是最贴切不过了。

武曌所有的心绪变化，太平公主都捕捉到了，张昌宗集薛怀义的雄劲与沈南璆的文雅于一身，她相信他不久就会博得皇上的欢心的。

"启奏母皇！"太平公主近前一步道，"闻说母皇近来身心不宁，夜间少眠，儿臣特荐张大人为您分忧。"

"好！你等起来说话。"武曌挥了挥手，又问张昌宗，"朕近日气血不畅，健忘少眠，公主荐你来为朕分忧，你可有良方？"

张昌宗何等聪明，立即领会了皇上的意思，急忙答道："微臣有一兄长名易之，现在司仆寺骅骝署任尚乘奉御。他不但精通音律，且能炼制丹药，可延年益寿。如陛下有意，微臣改日带他来见。"

"尔兄比之爱卿如何？"

太平公主在一旁回道："这兄弟俩可算是神都双璧，易之比之其弟，有过之而无不及。"

武曌闻言大悦，拊掌道："如此，你兄弟二人都来，朕定当病痛消除、神清气爽，只是你等出入宫中，须合情合理……朕就任你为云麾将军，行使左千牛中郎将职务。张易之为司卫少卿，赐住宅一处。"

张昌宗听后自是从心底感谢太平公主，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握好这千载良机。

张昌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额头贴着地面道：“谢陛下隆恩！微臣日后就是陛下的坐骑，任陛下鞭策，虽九死而无悔。”

太平公主见火候已到，遂借故武攸暨还在府上等候，很适时得体地告退了。武曌也不挽留，看着她出了殿，随后，她又对武钦耳语几句，武钦便急忙追出门去，喊道：“公主留步，陛下口谕，陛下会命沈南璆回太医署，要公主不要为难他。”

“本宫明白！”太平公主回身去看时，粉色的幔帐已经拉上，张尚宫带着宫娥们纷纷退出瑶光殿，在阶下肃立……

有道是“人唯求旧，器唯求新”。武曌此刻却是人求新，身上的器也求新。张昌宗给她的一切都是全新的，他远比沈南璆会揣摩她的需要。武曌在精神恍惚中仿佛回到了与李治相拥的岁月，那时她总称他为“九郎”……如今，她便唤这张昌宗为“六郎”。

夏官尚书、清边道总管王孝杰到达平州前几天，就已经知会魏州刺史狄仁杰、安抚副使姚𤇾和前军总管张九节在平州城相聚，共商破敌大计。会议在王孝杰行辕举行。

与王孝杰同来的还有羽林将军苏宏晖，此人曾跟随薛怀义讨过突厥，结果还没等到两军接战，敌便自退了，薛怀义和他都受到了皇上赏赐。

旧友重逢，说起坎坷人生，不禁感慨万千。王孝杰很坦荡，为自己在素罗汉山的大败而羞愧，觉得皇上贬自己为庶人正当其罪。

“陛下在用人之际，召臣出山，臣不胜感激，必将戴罪建功，奋力杀敌。只是下官初到前阵，对敌情不甚了了，还请各位大人不吝赐教。”

张九节道：“敌欲进军檀州，已被属下击退。”

狄仁杰则道：“同仇敌忾，乃我边将之责，还是请平州刺史大人向总管介绍军情吧。”

平州刺史大致介绍了近来战况，着重言道突厥默啜部参战以后，对敌挫之较大，然孙万荣麾下的几名战将李楷固、骆务整、何阿小都颇有

战力，故而眼下尚无败敌之势。

狄仁杰见他说完，便道："眼下，田归道尚在黑沙城，默啜不放其回神都。下官所忧者，突厥人唯利是图，若是在孙万荣利诱下，临阵倒戈，则我军形势危矣。因此下官也已去信田副使，要他镇定应对，巧与敌周旋。"

"大人此言甚是。"姚🔗变换了一下姿势接着道，"下官已经接到朝廷诏命，不日即返京赴长安留守，故而临榆关镇守就仰赖李多祚将军了。"

"请大人放心，临榆关有末将坚守，绝不让他们前进一步。"

大家此时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周官军急需打一场胜仗来鼓舞士气。苏宏晖是第一次与契丹作战，不免求胜心切，他端起案头的茶水，仰起脖子灌进腹中，手按剑柄道："我军此次调集十七万众，又有王尚书坐镇统帅，何愁不能破敌？末将愿率三万人马为先锋，灭敌威风。"

他这话说得很豪爽，但李多祚却从中嗅出了一股轻敌的气味，因此苏宏晖话音刚落，他便接上话茬："将军初到前阵，还是多听听狄公和姚大人之言，须知骄兵易败。"

闻言，苏宏晖很不以为然："久闻将军骁勇善战，孰料说出这一番话来，未免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

见状，狄仁杰正要说话，却见王孝杰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环顾了一周道："下官倒觉得苏将军所言不无道理。若说骄兵，叛军正是骄横至极，彼连胜我军，气焰嚣张，必然料定我军不敢轻易进击，我正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下官决计将李楷固、骆务整部驱赶进东硖石谷聚歼，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万万不可！"狄仁杰匆忙站起来，来到王孝杰面前，眉毛凝成一个疙瘩，"将军须知，我军黄麞谷之败正在于峡谷。倘敌于东石硖谷设伏，我军奈何？"

"那依大人之见呢？"

"下官之意，我军应以目前兵众之势，与渔阳之武攸宜部成掎角之

势，将敌分割包围，在移动中歼敌。如此，则贼众首尾不能相顾，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必被我军分而食之，此操胜之大计也。”

此刻，姚🔗也在一旁劝说王孝杰须谨慎。

王孝杰很不以为然地笑了笑道：“大人之计，乃分散军力，恐怕是未能歼敌而为敌所灭。下官既受皇命统帅三军，自然得负其责，若是此举导致战败，下官自当回神都领罪。”

话说到这个份上，狄仁杰与姚🔗一时之间都无话可说。王孝杰回到案头，便命李多祚率军继续坚守临榆关，警惕贼众取道海上逃窜；魏州刺史狄仁杰率本部人马在魏州至瀛洲间布防；另遣人知会渔阳守军武攸宜以防叛军攻取幽州；张九节据守檀州；自己则亲率本部人马与苏宏晖一起在平州以西与敌决战。

王孝杰印堂发红，双手抱拳道：“诸位，下官以身许国，效命疆场，只有勇往直前，绝不退缩怯敌。请各位监督，下官若畏缩不前，全军共诛之。同理，诸位中有贻误战机者，莫怪军法无情。”

大家纷纷表示要戮力同心，共战强敌，当日便各自回营寨备战去了。

狄仁杰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当年狄仁杰尚在相位时，王孝杰还只是右鹰扬卫将军，收复四镇后，他官至夏官尚书、同平章事，而那时的狄仁杰却正被诬陷而身陷囹圄。但狄仁杰的政绩和声名，王孝杰是清楚的，因此，他向来十分尊重这位长自己十岁的同僚。

看到狄仁杰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便上前问候道：“孝杰知道此次能够重新出山，皆大人与姚大人力谏之果，孝杰不胜感激。今日天色不早了，大人就在下官营中且待一夜，下官略备水酒，以表谢忱。”

狄仁杰捋了捋美髯道：“老夫向来从简，酒水有无并不重要，老夫只是想知道，大人为何急于要与敌决战？”

王孝杰给狄仁杰的杯中续上茶水，才在他对面坐下来，目光中带着严肃和些许忧伤道：“大人也知道，素罗汉山一战，孝杰罪该万死。然此次陛下不仅任孝杰为清边道行军总管，且恢复了夏官尚书之职，陛下如此隆恩，孝杰唯有以死相报。”

狄仁杰很能理解王孝杰急于雪耻的心境，但这也是最可怕的，为将者感情用事，往往会蔽大局而拘于一隅。喝了一口热茶后，狄仁杰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道："大人之心，老夫岂能不解？然则兵法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说着，狄仁杰便来到地图前，指着营州、冀州失守后敌我双方的情势图接着道："眼下我军众而敌寡，加之默啜部参战，故而我军从容而敌焦虑。我军只需将孙万荣部分割包围，断其粮草，不消半月，敌自乱矣。"

王孝杰诚恳地点头道："大人所言不无道理，然兵法又云：'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我军远道而来，只宜速战。大人以为然否？"

见狄仁杰陷入了沉思，王孝杰便又接着说道："孝杰一向敬重大人，为将者最忌优柔寡断，因此请大人给孝杰一次雪耻的机会吧。"

两人正说着话，就见有一旅帅进来禀报，说探马已经探听清楚，近来孙万荣欲图幽州。在平州周围的，乃是骆务整所部，人马不足两万。

王孝杰闻言大喜，当下便立即传来行军参谋，要他将军情禀报苏将军，两天以后进击平州西之骆务整。

王孝杰因这及时的情报而心境十分明朗，当下要录事参军通知军厨备好酒菜，他要与狄仁杰畅饮。不料狄仁杰却死死拦住道："现在还不是庆功时节，将军既是决计要战，老夫也不强拦。然为万全之计，老夫回到魏州后，将寻机出击李楷固、何阿小，以解幽州之急。"说罢，他便对着帐外喊了一声"牵马来"。

王孝杰看着狄仁杰打马而去的背影，高声道："等到全歼叛军，孝杰定与大人一醉方休。"

他没有听到狄仁杰的回应，但他相信狄仁杰一定听到了，并且一样期待胜利的到来……

而事实上，在平州以西迂回的不只是孙万荣的别帅骆务整，还有何阿小。王孝杰要与叛军决战的消息很快通过平州城中的细作传到骆务整

的帐中，他立即请来何阿小商议。

长寿元年王孝杰率领大军一举攻克安西四镇的往事，仍留在骆务整的记忆中，他的骁勇善战曾令西域诸国，包括最为强盛的吐蕃都闻风而怯。所以，骆务整从情报中感到了自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他跟对面的何阿小说道："武氏此次调集十七万官军，由王孝杰节制，敌众我寡，如之奈何？"

何阿小却很从容地喝了一口奶茶，笑道："末将潜入敌营的细作也传来消息，说王孝杰求胜心切，故而拒绝狄仁杰的劝告，定要与我军决战，足见其气躁。"接着，何阿小指指地图上的东石硖谷道，"就在此处设伏，必能胜敌。"

骆务整摇了摇头："将军之言，未免轻敌。曹仁师等人已在西硖石谷吃过一次亏，他们不会再上钩的。"

"所谓兵不厌诈。王孝杰目前只知骆将军在平西，而不知末将也在此，因此末将可秘密潜往东硖石谷口密林中埋伏，将军则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与之接战后再撤往谷中，待诱敌深入后，末将将谷口封住，敢保无一人漏网。"

"好！就依将军。倘是王孝杰真的上钩，他就死定了。"骆务整也觉得此计可行。

三月十二日夜间，平州下了一场春雨，细蒙蒙的，悄然无声。本来已椭圆的朗朗明月便被黑云遮住了，远山近水也就陷入了朦胧之中。王孝杰觉得这正是歼敌的大好时机，便命令部属，子时用饭，丑时出兵。

披着朦胧月色，骑兵一直向西行进了两个多时辰，沿途虽不断遇到小股叛军阻击，但很快都被官军击散了。眼看着辰时已到，曙光初现，却还是没有看见叛军主力，苏宏晖这才感到犹疑，忙命参谋向王孝杰禀报，并放缓了行军速度，增派了探哨前去打探。

参谋刚刚驱马离去，苏宏晖就看见前面的一道土坡背后忽然火光冲天，马蹄杂沓，片刻之间，万千人马便已旌旗林立地出现在官军面前。为首的一位将军浓眉阔唇，肩披长发，身披铁色盔甲，骑一匹黑色军马，手持大刀，站立阵前，那就是叛军主将骆务整了。

骆务整很镇定地走出军阵，高声喊道：“来将可是夏官尚书王孝杰？”

苏宏晖挥动手中的铜锤回应道：“杀鸡焉用牛刀？本将乃左羽林卫将军苏宏晖，还不快快下马受死。”

骆务整也不生气，反而打拱道：“武周倒行逆施，契丹可汗奋而举义，乃在迎回庐陵王，匡复唐室，将军若是明白人，不如阵前倒戈，共取神都如何？”

苏宏晖没想到骆务整会抬出庐陵王李显，他在神都洛阳听到的都是李显昏庸，欲赠江山于岳丈的罪名，现在面对骆务整这一番说辞，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只有挥动铜锤喊道：“杀啊！”身后的大军随即便如潮水般向叛军冲去。

苏宏晖舞动一双铜锤冲到骆务整面前，二人大战了约二十个回合，却忽然不见了骆务整的踪影。几位“小将”却将苏宏晖团团围住，可他们并不恋战，一拨刚刚打上几个回合，另一拨就上来替换，宛若大海波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苏宏晖左冲右突，虽杀伤士卒不少，却冲不出去。待他寻机抬头远望时，但见高坡上有一面旗帜，四角还配有无数面小旗帜，大旗挥动，军队便移动，卷起一个个漩涡。

“呀！我军入了敌军的鱼鳞阵。”苏宏晖很吃惊，契丹人中竟然有如此熟悉阵法的将领。他一面挥动兵器护身，一面环顾四周，只见己方的骑兵纷纷倒地，鲜血四溅。他情知再战必陷敌人重重包围，于是拨转马头，大喊一声“撤”，便向来路奔去。

他才冲出去几十步，就看见王孝杰迎面杀过来了，两人相遇，苏宏晖气喘吁吁道：“我军误入敌人的鱼鳞阵，总管现在回撤还来得及，再打下去，会越陷越深。”

王孝杰横刀立马，脸色铁青道：“主将临阵慌乱，必一乱俱乱。杀回去，不消片刻，敌将自散。”

苏宏晖将信将疑地回转身子，对部下大喝一声“杀啊”，便率先冲到敌阵边缘，果然刚才呈层层漩涡的叛军，忽然纷纷散开，把一直站在门旗下指挥阵法的骆务整暴露在官军面前。

骆务整一看阵法被破，再也无心恋战，虚晃几刀，率部向西逃去，一路上丢下干粮、弓箭、盾牌无数。

苏宏晖来到王孝杰面前，看到他镇定自若，仿佛临池的垂钓者，再回想自己刚才张皇失措的样子很是惭愧，额头上汗津津地说道："方才叛军将我军围了个水泄不通，焉何忽然乱了阵脚？"

王孝杰挥了挥手中的马鞭道："兵者，技阵之道也，无非阴阳五行之术。以阳而立者，阴必能破之，有相生必有相克。敌之鱼鳞阵，最惧背后遭遇打击。在将军刚刚冲入敌阵后，本将即遣一名校尉率军从敌后攻入敌阵，此正其薄弱处，距门旗最近，故敌即乱耳！"

说完，王孝杰下马沿着高坡走了一圈，又对身边的苏宏晖道："契丹人行军民合一之制，军士参战，盔甲、干粮自备，故而逃走时，丢下许多随身携带的器物。"

王孝杰说着又翻身上马，对身边的几位参谋道："告诉将士，不要贪恋战利品，迅速集结队伍，直追疲敌，论功行赏。贻误战机者，杀无赦。"言罢，他招呼着身后的卫士，向前飞驰而去。

再说骆务整大军西去二百里，于第二天中午，才在一处叫作太平镇的村子停下来。他并不扎营寨，而是就地住宿。之后派人赶往东石硖谷口，禀报密林中设伏的别帅何阿小，诱敌之策已经成功。

回想起昨日的高坡大战，骆务整很为死伤的部属心痛，这诱饵代价太大，那可是数百条生命啊！契丹军制，耕战合一，战争一来，除了女人，男人都得点卯。有的甚至兄弟、父子均被征入伍，不知道昨日的大战，有多少妻子从此没了丈夫，多少母亲从此没了儿子，多少孩子丧失了父亲。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么？可这是战争，他得让王孝杰真切地感到他的军队是被打败了，而不是佯败。

大军一住下来，他就命军中祭司悼念亡灵，并亲率麾下几位将军面向东北方向，取血和酒，焚烧祭品，礼拜上香。之后，他对身边的将军吩咐道："派遣探哨打探周军消息，不可松懈。"

第二天破晓，骆务整刚一醒来，派出去的探哨就来禀报，说王孝杰正率领万余人朝西边追来。骆务整闻言，情之所至地大呼一声："好呀！鱼儿终于上钩。传令给各路将军，稍战即退，不可恋战，兵往东硖

石谷，在谷口与敌决战。”

一转念头，骆务整重新唤回传令的卫队队帅道：“告诉各位将军，留一部分人，临行前将镇上的百姓全部杀光。”

“这个……他们手无寸铁……”

骆务整怒吼了一声：“不要问……尽管去传令。”

正午巳时，王孝杰、苏宏晖率领官军赶到太平镇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漫天大火，一具具被砍掉头颅的尸体散乱在街道两旁，到处弥漫着血腥味。他驱马来到第二条街，看到一队契丹军人正在焚烧房屋，一位老者带着全家老小跪倒在地，恳求手下留情，招来的却是契丹人的放声狂笑：“哈哈哈！你去找官军求情吧！”

那队帅一挥手，他的部下手起刀落，这一家人顿时倒在了血泊中。

王孝杰被眼前的情景激怒了，挥动手中的宝剑大喊：“杀了这些畜生。”

官军的骑兵飞驰而过，明晃晃的战刀在空中闪出一道寒光，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留下屠镇的契丹军人便被全部剿灭了。旅帅带着几位从火中救出的百姓到总管面前，他们一见王孝杰，就跪在地上千恩万谢。

王孝杰很惭愧，如果自己早到半个时辰，这古镇也不至于葬身火海。他上前扶起乡亲，喉头有些哽咽道：“快起来，怪本将来迟了。”

百姓中一位长者告诉他，贼众屠镇后，朝东硖石谷方向去了。王孝杰便命卫队将随身带的干粮分一部分给百姓，转身又对身边的参谋道：“传令下去，兵发东硖石谷。”

行军大约一个时辰后，前锋部队来报，说发现窜往东硖石谷的贼军丢弃的盔甲，隔一里地，还可以看见贼军的旗帜。

闻言，王孝杰又命令道：“命令前锋部队，紧紧咬住不放。”

“遵命！”报马转身离去。

王孝杰又对身边的另一位参谋命令道：“速去禀报苏总管，加快行

军速度。”

大军行进到距硖石谷二里地时，前面烟尘滚滚，火光冲天，喊杀声阵阵，官军已然遭遇贼众主力。一霎时，素罗汉山的惨败、被贬为庶民的煎熬、太平镇百姓的呻吟，全都化为奔涌的热血，直冲王孝杰的心头。他两腿狠击马腹，战马便奋起一跃，四蹄闪着火花，冲到敌军阵前大吼一声：“贼将！拿人头来。”

骆务整一看王孝杰必欲取之的势头，就知道太平镇的屠杀激怒了他，而这正是他想要的。面对飞速而来的大刀，他急忙伸出长枪迎战，两人大战数十回合，骆务整的胳臂被王孝杰的大刀震得发麻，有几次，若非躲闪及时，他就被取了项上人头。为此，他不能不惊异于年近五旬的老将军身手仍如此矫健。

战到三十回合时，骆务整卖了一个破绽，转身就向东硖石谷内奔去。王孝杰大吼一声“贼将哪里去”，挥动大刀便追了上去。官军见敌军败北，便也在各自司马的率领下，潮水般地追随着主帅的身影而去，一路上又取了数百叛军的首级。

与西峡石谷相比，东硖石谷并不算长，骆务整的军队且战且退，王孝杰紧追不舍，进到峡谷深处时，道路越来越窄，紧紧跟随在身边的参谋劝道：“请大人谨慎行军，卑职怀疑此乃敌人诱兵之策。”

王孝杰虽然也心存犹疑，看他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兵法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桡之”，贼众若是真的诱我深入，必不恋战，何以几天来两军咬得很紧呢？他自信敌军必是寡不敌众，仓皇逃窜。他看了看幽深的山谷，对参谋道：“世间哪有用近千人的生死为诱饵者，须知不爱惜士卒，此为将之大忌也，传令各路司马，不可彷徨，弃马步行，奋力杀敌，有功者赏，退却者斩。”

然而，到了峡谷内的叛军却不恋战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朝峡谷深处撤退，直到南谷口在望时，才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

王孝杰又一次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以为全歼贼众的时刻到了，挥手指着侧面的高坡，对参谋道：“传令下去，将我军大旗插上去，全军以旗为号，呈锋矢阵，主军先进击敌军，两翼襄助，背靠山崖，进可攻，退可守，胜券在握。”

卫队旅帅刚刚把军旗插上高坡，未及王孝杰发令，却听见两面坡上轰隆隆的一阵吼声传来，他定神去看，天哪！从峡谷两山间推下的滚木礌石，直朝官军冲来，接着，猛雨一般的火箭射向谷底，顷刻间，滚木被火箭燃成一片火海，滚滚浓烟遮住了王孝杰的视线，耳畔充满凄厉恐惧的喊声。

王孝杰蒙了，茫然自语道："这是为何？不是说只有骆务整一支军队么？为何有埋伏？"但他顾不得多想，挥动大刀对着谷底喊道，"朝谷口突围，出去就是活命。"

可不一会儿，已浑身鲜血的司马来报："谷口已经被贼军封住，强行突围，只是死路一条。"

"苏宏晖呢？他焉何不来驰援？"

司马摇了摇头："从进入峡谷以后，就没有看到他！"

王孝杰彻底绝望了，仰天长啸："上苍！你果真要杀孝杰么？"

这时候，就听见谷口传来骆务整的喊话："王将军，本将素来敬重将军骁勇。武氏倒行逆施，篡位称帝，人神共愤，将军晓明大义，何不投靠孙大帅，吾等戮力同心，迎回庐陵王，光复唐室。"

王孝杰心头一动，贼众果然打着迎回庐陵王的旗号，他沉思片刻，并不直接回应骆务整的劝降："本将之有今日，乃天意也，与朝廷无涉。若有胆量，放马过来，谁取谁的首级亦未可知。"

骆务整并不应战，挥了挥手中的短刀，大呼一声："拿下王孝杰者，赏獐皮四张。"

叛军立即朝着这边拥来，王孝杰推了一把参谋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设法逃出去，将战事实情禀奏朝廷。"

参谋凛然道："卑职就是死，也要与大人死在一起。"

王孝杰厉声道："糊涂！你要让本将蒙冤么？"

"遵命！卑职一定回神都禀奏实情。"参谋擦一把眼泪，说完便转身在一丛灌木中隐去。

敌军此时已冲上来了，王孝杰率领仅剩的几名卫队士卒朝山顶退去。等到得山顶，才发现跟随的旅帅和卫士不知何时均已殉职。但叛军并不放过自己，仍然蜂拥而来，“活捉王孝杰”的喊声在山谷间此起彼伏，回荡不已。

他的左胳膊中了一箭，鲜血直淌，随后腰间又被砍了一刀，钻心地疼痛，他用宝剑支撑着疲累的身子，回眸去看，身后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染红了幽深的山谷。

王孝杰擦了擦嘴角的血，惨淡地笑了笑：“想不到我戎马一生，竟然让青山掩埋了忠骨。”

他一步一步地挪到悬崖边缘，回身看了一眼包抄上来的叛军，大喊一声“陛下！臣就此拜别了”，之后，便纵身跃入了山谷。

“陛下！臣就此拜别了……”

“陛下……”

四面传来阵阵回音，撞击着骆务整的心。

第八章

九鼎不抵边事紧

狄公智识破危局

就在李尽忠、孙万荣反叛之时，武承嗣却在忙一件试图让他姑母凤颜大悦的事情。

事情缘于万岁通天元年二月新明堂落成之日，皇上于“通天宫”（新明堂）大宴群臣之时，那时的武三思因为全力推进天枢建成，深得武曌欢心，所以她常召武三思进宫侍宴，有时还毫无来由地赏赐他许多玉器、布帛。当时武承嗣的心便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皇上如此看重武三思，是不是有改立国嗣……这个字眼一旦出现在他的脑海，就立刻让他芒刺在背，惶恐不安。那种共御外敌的情绪迅速被一种“兄弟阋于墙”的嫉妒所取代，他决计要把姑母那颗飘摇不定的心拽回来。

一天，他闷闷不乐地独自一人到神都苑踏春，遇到了白马寺住持怀清。二人说起薛怀义之死都欷歔扼腕，品茗之间，武承嗣也把自己的心结说与怀清听了。他极言皇上对他恩如再造，他却无以回报，想起来就分外忐忑。

怀清举起茶杯道：“贫僧以为，眼下殿下就有一件大事可以做得轰轰烈烈。”

“哦？还请大师快快明示。”武承嗣脖子伸得老长，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

“殿下想想，神都诸神器中尚缺什么？”怀清故作神秘。

武承嗣想了半天，仍不得要领，憋着红脸道：“本王想不出来，大师还是直说吧！”

怀清撩了撩袈裟，俨然危坐道：“据贫僧所知，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

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故汉武曾铸鼎荆山。今之明堂、天枢贵为神器，然则，非国柄之征也。今陛下君临天下，七载有余，四海富庶，天下咸归，正铸鼎佳期。倘能复铸九鼎，必再显君威，岂不善哉！”

武承嗣闻言大喜，连道：“闻大师一言，醍醐灌顶，本王回京就向陛下谏言铸鼎。”

不久的朝会上，武承嗣便上奏，提请由他督铸九鼎，以表天下咸宁。朝臣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即便有人反对，也难成气候。况且，包括娄师德、姚𤇾等宰相也都认为鼎乃国之征象，社稷之基，不可不铸。于是，许久不曾有过的朝野同声、君臣同音的局面出现了。

对武承嗣此举，上官婉儿自然看得十分清楚，一天，武三思来她处时，她便若明若暗地将自己的感觉告诉了他，并说道：“你堂兄是怕你与他在陛下面前争宠吧？”

武三思听后十分感佩，叹气道：“本王焉能看不到？只是他毕竟是兄长，不好闹得太僵罢了。”

上官婉儿见状便宽慰道：“殿下无须担心，年轻就是资本。只要有机会，定会赢得陛下宠爱的。”

这之后，武三思便被任命为安抚使了，也正是此任让他陷入尴尬之地。

一年来，武承嗣奔走于司府寺、尚方监，又到各个州县铜山采矿冶铜，如今总算是大功告成。四月的一天，他兴冲冲地来到瑶光殿禀奏道：“陛下，九鼎均已铸成，还请陛下明示安放之处。”

这些天，武曌正在为前方战事不顺而烦恼。王孝杰已奔赴清边道，可至今也没有捷报传来，她不免有些焦虑。武承嗣带来的消息恰如一阵清风，吹散了她心头的阴霾。

“哼！撼山易，撼国鼎难。”武曌想这也许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平叛的战事将局面大开。

“难得你如此忠心，朕会记着的。”武曌笑着对武承嗣道，“九鼎一成，万世咸安。此上天赐国寿于大周矣，故而九鼎就安放在‘通天

宫’吧。”

“微臣遵旨，明日就徙九鼎于通天宫。请陛下亲临观鼎。”

“如此甚好！”武曌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还让太子和几位宰辅皆陪同前往。

这是自营建“万象神宫”以来最为盛大的迁徙工程。天刚亮，玄武门内长长的街道上就挤满了人，其间有参与搬运的牙宿卫兵，也有来观看盛况的百姓。九鼎的铸造，严格依据《尚书·禹贡》所分之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一州一鼎。因神都居于豫州，所以豫州鼎高一丈八尺，重二百石；余皆丈四尺，上面图刻当地山川、物产，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

因为九鼎乃社稷之征，故司仆寺秉承武曌旨意知会朝野臣僚，都要参与搬运。

太阳刚刚露出城头，武曌与太子李旦的车辇就出了皇宫，向玄武门而来，沿途仪仗整肃、鼓乐喧天。

武曌今日的心情比前几日好多了，她期冀九鼎能给大周带来兴盛，使乱臣贼子伏法，使外夷臣服。随着车毂轰隆隆地转动，她也顾盼左右，贪婪地感受着春天的葳蕤勃发。

而李旦的心情就不一样了，这一年来他是第一次陪伴皇上外出。他的脸色有些苍白，神情木然，似乎窗外的花开花谢、鸟飞鸟来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当然也没有任何人与他亲近。

在有过几位臣子因私下拜见太子而被杀、被囚甚至剖腹明志之后，便再也没有大臣敢走进东宫了，遑论是在这样的场合。不过，李旦早已对此司空见惯，他很自觉地与大臣们保持距离，甚至连目光的偶尔交会都没有。

刚刚应召回京，即将赴任长安的姚𤩽在人群中看到了李昭德，他就明白娄师德的谏言皇上是听进去了。可李昭德如今的官衔只是监察御史罢了。

李昭德自然也看到了姚𤩽，当年的众位宰相，如今只有姚𤩽和娄师

德还留在相位了。也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才有这重新出山的机会，于是他满怀感激地来到姚𦍒面前，拱手作揖道："李昭德见过姚大人。"

"闻听大人回京，在下甚感欣慰。"姚𦍒连忙回礼，可抬起头时，他就从李昭德的眉宇间捕捉到了难以拂去的忧伤。在这样的场合，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他便只感慨了一句，"回来了就好。"

"呵呵！李大人回京了？"正此时，来俊臣从旁边插了进来，狡黠的目光在李昭德身上滴溜溜地转。

李昭德不冷不热地答道："还好上苍有眼，没死了；蒙陛下恩重，本官又回来了。"

刚刚升任洛阳令的来俊臣早已将流表的往事置于脑后了，志得意满道："几年流表，大人该明白些为官之道了吧？"

李昭德冰冷的眼睛扫了来俊臣一眼，丢下一句"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便转身离开了。

来俊臣不屑的目光追着李昭德的身影很久，才慢慢移开："哼！焉知鱼之乐？你能知道本官之乐么？神都的好女人都让本官尝了鲜，你能享受得了么？就是那个后赵的石勒也不过如此吧？"

"呵呵！来大人和谁说话呢？为何言及石勒？"不知什么时候，武三思从身后走了过来。

来俊臣吓了一跳，一脸的尴尬，忙搪塞了过去，便告辞离开了。

武三思便也快步向拉纤的队伍走去，很自然地站在了朝臣、宿卫前面，拉紧了绳索。

不过谁都明白，朝臣拉纤不过是形式而已，如此笨重的铜鼎，自然非人力所能移动。每一个铜鼎前，都有几头很壮实的牛和白象，可即便如此，当司仆寺官员挥动手中的旗子，负责赶牛和白象的宿卫伴随着鼓乐的节奏，齐刷刷地驱赶牲畜时，那铜鼎移动的速度依旧很慢。

嗨呀！嗨呀！

九鼎成呀，嗨呀嗨呀！

国运盛呀，嗨呀嗨呀！

万民乐呀，嗨呀嗨呀！

天下定呀，嗨呀嗨呀！

……

号子声从玄武门开始，一路撼天动地，滚滚而来。

令观者惊异的是，那些拉鼎的牛和白象似乎也懂得人语，行进的步子竟然能齐刷刷地踩在鼓点上。这情景，让坐在“通天宫”观景台上的武曌很惊诧。她忽然觉得，此时此刻，她距天最近，距神最近，她就是上天派遣到人间治世的。

武曌看了看身边的上官婉儿和几位宰相，那喷珠泻玉般的诗句就含香出口了：

羲农首出，轩昊膺期。

唐虞继踵，汤禹乘时。

天下光宅，海内雍熙。

上玄降鉴，方建隆基。

武承嗣在旁边听了，忙唤太乐署的官员把武曌的诗作记录下来，并命其谱成歌曲，广为传唱，使之家喻户晓。

武曌的目光追着武承嗣忙碌的背影，心事再度飘忽不定起来，自问道：“难道武氏一门真的没有可以承继社稷的人么？”

终于，豫州铜鼎到了指定的位置。巨大的鼎身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武曌的丹凤眼也被耀得眯成了一条线，武承嗣奏道：“启奏陛下，微臣尚有一事禀报。现九鼎新成，绽光炳耀，然久而久之，日晒雨淋，即生铜绿，斑驳其面，不忍目睹。”

武曌睁开眼睛，打量着矗立在面前的豫州鼎，沉思片刻道：“朕闻金色历久弥光，倘每尊铜鼎以千两黄金涂之，岂非一劳永逸？”

“陛下圣明。臣立即命尚方监去办理。”武承嗣迅速回应。

“不可！”

谁知此时从旁边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武承嗣转脸去看，正是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𦍒，他禁不住在心中骂道：“迂腐老儿，又来搅局。”

姚𦍒并不在乎武承嗣满脸的不悦，上前奏道：“臣闻九鼎乃神器，贵于天质自然；且臣观其五彩焕炳相杂，不必以金色为炫耀。故臣请陛下收回成命。”

他的奏言立即得到了娄师德、李昭德等人的响应。

娄师德附言道：“九鼎者，国权也，乃彰皇上德配于天，享国长久之意，以其坚不可摧，固不可破，尊不可犯，严不可侵。所谓道法自然，非人之伪。见素抱朴，现其本真，守其纯朴。眼下边事吃紧，省下资财，以充边用。臣请陛下明察。”

至于李昭德，因回朝不久，虽刚锋未折，然措辞却是谨慎多了：“陛下圣明，自有圣裁。”

几位大臣的话武曌是听进去了，尤其是娄师德的一句话最为关键，平叛未果而倾金饰鼎，民心必不顺，但她同时也对武承嗣的忠诚颇为赞赏。

为难之际，武曌便将脸转向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心领神会地缓缓起身，来到武曌面前道：“微臣以为，众位大人所言皆出于社稷之怀，忠君之心。臣闻《易经·杂卦》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武周革命，除旧布新，金饰九鼎，非不能，而在时也。故臣以为，平定叛贼，乾坤勘定之日再行涂金，为时未晚。”

她这一番话，左右逢源，武曌很满意地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几位大臣，顺势道：“知制诰所言甚合朕意，此事容后再议。武承嗣听旨，高奏雅乐，上太牢，祭祀上天。”

……

安放九鼎的仪式一直持续到傍晚才宣告结束，姚𦍒的车子驶入坊间门时，道路两旁的灯火渐次放明，店铺、酒肆里座无虚席，洛阳的暮

色，在春日里显得生机勃勃。

姚⿰金有些累，便要驭手松开马缰，一任马儿散淡地穿行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他知道，自己的累很大程度来自于内心的压力。今日白天，自己坏了武承嗣的好事，他迟早会在朝堂上伺机报复。自己是李昭德宰相班底的人，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一次又一次地避过构陷，全凭他温婉而又豁达的性格，谨慎而又圆润的处事方式，但他今天却迷惑了，无法判断皇上接受自己谏言到底出于什么心理？

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从临榆关行营归来后，他几乎每夜都在噩梦中盘桓，他在梦中看到一队队官兵倒在血泊中，一群群百姓被砍下首级。醒来后，便独自一人来到前厅，泡一杯热茶，坐到天明，眼见得人便日益地消瘦下去了。他这样子，让妻儿都有些害怕。

“唉！你等未经战阵，焉知何谓生灵涂炭啊！”姚⿰金感叹道。

也正因为这种情结，给了他今天的勇气，使他在那样的场合阻止了一场浪费府库资财的奢华。

千两黄金，对于皇室也许不算什么，然而，它可抚恤多少阵亡将士的亲属啊！作为一朝宰辅，能不思忖么？

府门前的灯笼在夜色中显得有些昏黄，驭手“吁”的一声，马儿就停下了，等候在门外的府令立即上前搀扶姚⿰金，不想却被他推开了，并问府上有没有什么事情。

府令压低声音道：“禀老爷，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哦！”姚⿰金的眉毛不经意地颤动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待回到府中，在中堂坐下，夫人命丫鬟沏了茶，又要张罗饭菜，姚⿰金才摆了摆手道：“老夫已在外面用过晚膳，快说说，来者何人？”

夫人有些仓皇道：“妾身也不知道，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只说是要见老爷，妾身命丫鬟安排其洗漱、用膳之后，现正在前厅等候。”

姚⿰金没有说话，起身来到前厅，但见一汉子正对着青灯发痴，便问道：“敢问足下尊姓大名，有何事来找老夫？”

那人回过身看见姚⿰金，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启禀相爷，大

事不好了。”

“你不必慌张，且慢慢道来。”

来人道：“卑职是夏官侍郎、清边道总管王孝杰将军的参谋。王将军在平州以西之东硖石谷遭到叛军伏击，被逼下山崖，以身殉国了。”

“啊！”姚⛓颓然跌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回京前议军会上的争论还历历在目，没想到悲剧这么快就发生了。一时之间，他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模糊。参谋顿时慌了神，忙上前扶着姚⛓。

姚⛓抬起蜡黄的脸道：“老夫只是觉得事出突然，不妨事。你快告诉老夫，前军总管苏宏晖怎么样了？”

“听说苏将军已经脱逃，不知去向。王将军罹难前反复叮嘱，要卑职到神都拜见姚大人，请大人速奏陛下知道真相。”参谋又道。

姚⛓顿觉事情严重了，便让夫人安排参谋到别院厢房歇息，随后对府令道：“军情紧急，老夫要进宫去。”

府令有些迟疑道：“天色已晚，大人还是等明日上朝时再禀奏陛下吧！”

“国家大事，老夫心中有数，何须你多嘴。备车。”

夜色沉沉，酒肆里传出狂热的猜拳行令声、斗鸡声，沉浸在升平中的人们没有谁关注一辆马车的来去，但姚⛓忽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觉得每双眼睛都在盯着他。

禁卫虽然常常看到姚⛓出入宫禁，但还是很严格地验看了他的门藉，这才做了个“请”的手势，姚⛓心中有事，讷讷点头示意，人已经向里面奔去了。

瑶光殿的粉色幔帐拉得严严实实，武钦、张尚宫以及一班宫娥、太监在廊下伺候。

姚⛓把武钦叫到一边道：“烦请公公速速禀奏陛下，边关有紧急军情来了。”

武钦挠了挠头，一副为难的样子。皇上正和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悱恻缠绵，他这会儿奏事，惹恼了凤颜，还要不要命了……可他也从姚⿰金夕焦虑的目光中看出，事情不仅紧急，还很严重。思虑了片刻，他只有隔着殿门，怯生生地说道："启奏陛下，姚大人求见，说是边关有紧急军情。"

过了好一会儿，武曌才应道："张尚宫可在？"

"奴婢在！"张尚宫应声进去，就见武曌躺在皇榻上，左边是张昌宗，右边是张易之。她便躬身而立道，"陛下有何吩咐？"

武曌吩咐道："领他们从后门到偏殿歇息，服侍朕起来。"

又过了半个时辰，武钦从殿内出来，尖着嗓子传道："陛下有旨，宣姚⿰金夕觐见。"

等到姚⿰金夕走进大殿的时候，武曌已正襟危坐、满目威严了。听罢姚⿰金夕的奏报，她的丹凤眼越睁越大："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及至确认王孝杰以身殉国、苏宏晖临阵脱逃、武攸宜闭关怯战后，只听"啪"的一声，她的手击打着皇榻的扶手大怒道："苏宏晖该杀，武攸宜误国。"

姚⿰金夕没有接话，沉默地站在那里。武曌颓然地垂下头，过了好一会儿又问道："狄仁杰呢？他不是去了魏州么？"

姚⿰金夕道："微臣在临榆关行营时，狄大人就在魏州率军民击退了叛将何阿小。"

武曌眉毛此时已凝成一对"翅膀"，方才放纵的欢愉被冲得了然无痕，代之而起的是极度的恼怒："好你个孙万荣，大周带甲百万，岂容你小儿践踏！传朕旨意，以左金吾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将兵击契丹。命狄仁杰在魏州、平州间拘捕苏宏晖。追谥王孝杰夏官尚书、耿国公。"

"微臣遵旨！"姚⿰金夕退出瑶光殿时已是子时，新的一天开始了。

王孝杰喋血东石硖谷的消息在朝臣间引起了强烈震动，第二天早朝前，这也自然成了大臣们的中心话题："知道么？左鹰扬将军王孝杰将

军殉国了。”

“天哪！连王孝杰都败在叛军手下，那还有谁能为帅出战呢？”

武懿宗是中途来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他近来很得意，正月，朝廷接到一件刺史密谋反叛的密报，武曌将此案交与他办理，他趁机将平日与自己过不去的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等三十六人投入监狱，受尽酷刑而后尽诛之，连坐亲属流放达千人之多，因此而受到武曌的赏赐。现在，看着同僚们如惊弓之鸟的样子，他蔑视道：“你等未见贼面，先惧之不已，还是陛下的股肱之臣么？”

姚𠗦和刚刚进来的娄师德听了这话，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什么话也没有说，先进含元殿去了。

朝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增兵讨逆，当武懿宗接到任命他为神兵道总管，即日率军出征的诏命时，他呆了，姑奶奶怎么会将这样的事情摊在自己头上呢？他的骨头霎时就软瘫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陛下！微臣难以……”

但他的话立即被武曌的愤怒打断了：“国有危难，你不该担当么？你立即领兵出征，抗旨者斩无赦。”

“微臣……遵旨。”他跪了许久，皇上也没让他平身，而是兀自退朝了。

子夜时分，当率残部逃到魏州的苏宏晖被接到刺史府时，一见到狄仁杰就跪倒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悲凉的哭声揪着狄仁杰的心：“大人！末将有罪啊！末将罪该万死啊！”

狄仁杰无奈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不该临阵脱逃，见死不救啊！”

苏宏晖抽动着肩膀，断断续续地说道：“叛军不是一部，何阿小竟然也在！末将眼看着三万余众被围在东石硖谷，箭矢如雨，血流成河，末将也曾欲救援，可从谷口密林间冲出的何阿小将末将所部堵在了谷口，好一场厮杀啊，末将力战，方得以脱身。”

“王尚书呢？”

“末将不得而知。”苏宏晖惭愧地低下了头。

“将军且起来说话，你我均为臣僚，无尊卑之分，你如此，折杀老夫了。”狄仁杰扶起苏宏晖，命膳厨准备饭菜。

在苏宏晖用膳的当儿，狄仁杰来回踱着步子，他暗地埋怨王孝杰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为何会被敌军的诱兵之计所惑呢？放在别人身上，也许可以宽恕，可你王孝杰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啊！三万精锐都葬送在你的手里，哎……

不过，王孝杰即使铸成大错，也还是忠良之错，壮士之错。他也许已死于乱军之中，这死，必是沉雄悲壮的，而不会如张玄遇之流的奴颜婢膝；他也许还活着，他活着也必是反躬自问，内心饱受炙烤。

狄仁杰的心境十分复杂，尽管朝廷没有诏命他统帅十四万余众，然而作为魏州刺史，他必须尽快筹谋在魏州寻机打一仗，挫挫敌人的嚣张气焰。

第二天一大早，狄仁杰便在院子里练剑，见苏宏晖来了，便收了势，将剑交给卫士，约他到书房说话。

来到书房，苏宏晖立即被狄仁杰满屋子的书震撼了，往日在神都，只听说狄仁杰才思敏捷，能言善辩，今日方知此非一日之功啊。

待上茶的丫鬟退出后，狄仁杰方问苏宏晖道：“将军下一步有何打算？”

“末将心里很乱，还请大人明示。”

等苏宏晖一杯茶入了腹，狄仁杰给他续上茶方道：“东硖石谷之失，王尚书固然有责，然将军临危退出，难辞其咎，老夫估计，朝廷不久就会有追责的诏书下来。”狄仁杰用“临危退出”这个温和的辞藻，是为了避免太伤苏宏晖的自尊。他接着说道，“不知将军之后军，尚有多少人马？”

苏宏晖如实回应道：“东硖石谷损伤万余士卒，眼下末将麾下尚有四万人马，均在平州城外屯驻，由副总管统领。”

闻言，狄仁杰击掌道：“如此甚好。请将军修书一封，老夫派快马

送往平州行营，留两万与平州刺史一起镇守。其余两万调来魏州，在魏州治所贵乡东北之沙麓山伏击李楷固、骆务整，倘我军一举获胜，老夫愿陈情皇上，免除将军临阵脱逃之罪。”

东硖石谷一战，苏宏晖尚惊魂未定，听闻此语，便满腹疑窦地看着狄仁杰道：“叛军奸诈狡黠，焉能上钩？”

狄仁杰满怀自信道：“老夫到任后，曾实地勘察过地形，这沙麓山起自贵乡东北，向东南延伸，五道近似平行起伏的山梁酷似五只顾盼左右、相互呼应的梅花鹿。此山高峨巀嶭，东临黄河，为魏冀之咽喉，河北之锁钥，中原之屏障。敌若南下，必经此地。”

狄仁杰一番话让苏宏晖茅塞顿开，多日来的阴霾渐渐淡去，他忙起身拱手道：“听大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末将愿听大人调遣。”

狄仁杰摇了摇头，又笑道：“老夫也就是个州刺史，大局还得总管来定。”

五天以后，后军副总管率领两万将士在魏州城外安营扎寨，同时带来了一悲一忧两条消息。所悲者，清边道总管王孝杰拒敌劝降，跳下悬崖，以身殉国；所忧者，驻守渔阳之武攸宜闻王孝杰大败，大为震恐，不敢轻进，致敌攻陷幽州城邑，武攸宜遣将攻之，数日不克，仓皇退回渔阳去了。现何阿小与孙万荣会合，骆务整与李楷固会合，正欲南下再攻魏州，进而渡河，越漳水直逼洛阳。

“好啊！这可是不请自到啊！”狄仁杰闻之大喜，接着便操着并州口音为众位将领分析敌我形势，建议兵分三路：一路坚守城池；一路北上阻击叛军，打苏宏晖残部的旗号，迷惑敌军；一路则前往沙麓山设伏。

狄仁杰还要将士们多备绞索，务必生擒李楷固与骆务整。副总管闻言就有些不解，问道：“此二人皆叛军骁将，双手血迹斑斑，军中皆以杀之方能断敌臂膀，大人却要生擒，岂不冷了将士的心？”

苏宏晖急忙使眼色截住了副总管的话头，打圆场道：“狄大人如此安排，必有深意，无须多虑。”

当下决计，魏州长史率州司马、别驾与百姓一起坚守城池，副总管率军正面与敌接战，狄仁杰和苏宏晖到沙麓山腹地埋伏。

散会前，狄仁杰又强调："城中守军不可轻易出城应战；阻击之军不可恋战，不可怯战，要给敌人以虽力战而不能胜的印象；伏击之军不可躁动，待敌深入后方可出击。军队所向只禀于将军知，以免走漏消息。"

送走各位将军，狄仁杰屈指算来，据东石硖谷之役过去已尽一月，打完这一仗，朝廷的旨意也该到了。他便回身看了一眼苏宏晖，语重心长地说道："生死在此一举，务请将军珍视。"

苏宏晖没有说话，他掂得出这话的分量，自己已经错了一次，绝不能再错第二次……

刚刚过了望日，月色如银地洒在战火频仍的河北大地。月光下，山川、村落仿佛皴染的水墨画，浓浓淡淡两相宜；扬花的麦田散发出清幽的芬芳，偶尔有露水从麦叶滴落到地上，发出脆脆的低吟。穿过麦田间的官道，前面就是一片密林。据说这是齐僖公时栽植的，前后绵延数里，至今已有千年，最老的松树已有几人合抱粗了。

骆务整眯着眼睛，望着黑森森的密林很久没有离开，低声道："此处倘有一支伏兵，我军休矣。"

李楷固勒住马头，觉得很有道理，他忙唤来一位将军，要他遣士卒到前面林子边打探，大部队则停止行进，等待消息。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一位队帅带着几名士卒回来禀报道："卑职沿着林间小径向周围搜索了二里地，没有伏兵迹象。"

李楷固拢了拢垂到前面的长发道："看来东硖石谷一战，官军已吓破了胆，大概早已闻风而逃了吧！"说罢，他与骆务整相互看了看，发出得意的笑声。但他还是叮嘱队伍疾行穿过松林，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五里路的森林，用了也有一刻时间，前面露出依稀光亮，正是晨曦初露之时，李楷固看了一眼骆务整道："狄仁杰也不过如此啊！"

可当队伍再前进二里地时，一骑飞驰而来禀报道："前锋部队已与官军接战。"

李楷固道一声"再探"，扬起鞭子，在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几下，越

过步军，朝前奔去。隔着百步远，果然看见一位中年将军挥舞一杆长枪，左冲右突，契丹军则成片倒地。一位将军拍马上前，战了不到五个回合，就被挑下马去。自开战以来，还未见自己所部如此不经打，李楷固不禁怒从心头起，冲到阵前，大喝一声："何方狂徒，敢于本将军面前撒野？"

"本将乃大周讨逆军后军副总管！"那中年将军顺手就是一枪，朝李楷固迎面刺来。李楷固急忙挥刀架住，但他从内心根本没有将这副总管放在眼里，总管苏宏晖都落荒而逃，区区一个副总管竟负隅顽抗，真是不知深浅。两人在马上刀来枪往，交战数十回合，眼见得中年将军气喘吁吁，力不能敌，他便虚晃一枪，调转马头，朝西南方向跑去。

叛军中几位将军追出一里地，被从后面赶上来的李楷固拦住道："看样子，此并非周军主力，乃苏宏晖残部，无须穷追。我军目标在魏州，速去告知骆将军，向沙麓山进发。"

太阳从黄河的浪涛中跃上晴空，金色的光芒照着西岸的沙麓山。与矗立在河东岸的太行山相比，这山其实算不上高，在春阳下呈现出北方山脉的苍茫雄浑，山谷间树木不多，但大小沟壑纵横错落，曲折蜿蜒。

队伍行进了半晌，一位队帅跑上前禀报道："骆将军要将军警惕敌人埋伏。"

李楷固看了看远方起伏的山梁，便笑骆务整过于谨慎。且不说苏宏晖在东石硖谷逃走，至今了无消息，也不说狄仁杰坚守魏州，自顾不暇，单说这沟道内草枯树疏，怎么藏得住兵呢？

"回告骆将军，就说本将军知道了。"之后，李楷固转脸对身旁的将军校尉道，"急令全军快速出谷，直取魏州。"

队伍前进了大约五里地，有旅帅来报，前面山体垮塌，有巨石挡住了去路。

李楷固抬头看看朗朗晴天道："既未下雨，何来垮塌？"随即命将士移走土石，继续前进。

"遵命。"旅帅转过身去，正要下沟，迎面一支箭射过来，正中咽喉，他便"哼哧"一声，滚下沟去。接着，箭雨从四面八方倾泻而来，队

伍顿时大乱，士兵们有被箭矢射杀的，有为了躲避箭矢而相互踩踏的，当下死了不少。

“速速传令，队伍一直向前，不可滞留，否则全军有覆没之危。”李楷固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急忙挥动大刀，拨开一支支飞来的箭矢，冲下土台大喊一声，“冲啊！冲出沙麓山，直取魏州城。”

几位将军也跟着他喊，一时间山谷里“冲出沙麓山，直取魏州城”的喊声此起彼伏，叛军在李楷固的率领下，一直向南冲击。有道是“两军相逢勇者胜”，求生的本能使得契丹将士不顾一切，他们奋勇杀敌的气概再一次让山梁背后的苏宏晖震撼，甚至满目恐怖地看了看狄仁杰。

狄仁杰手捋美髯，镇定自若，示意身边的卫队旅帅挥动大旗，正在沟底阻击敌军的周军便迅速转进一条小沟，不见了踪影。

李楷固仿佛觉得进了一座迷宫，这时候只听见一阵喊杀声从另一条沟道震天而至，可让他百思不解的是，这支队伍只有喊杀声，却不见人影。他不敢多想，率领队伍继续向南冲击了一里地，又发现前面的路被一棵倒下来的大树拦住，他于是两腿狠击马腹，试图越过大树，可没想到马的前蹄刚刚落地，就落入青草覆盖的陷阱，战马一阵嘶鸣，四蹄被连钩拉住，摔倒在地。

李楷固立马被绑了，押解到狄仁杰和苏宏晖面前。狄仁杰笑道：“百密总有一疏，一向胜券在握的李将军不会想到，有一天会马失前蹄吧！”

李楷固看了一眼苏宏晖，轻蔑道：“没有想到，你会逃到这里。”

苏宏晖脸上极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对旅帅道：“将叛贼押解到魏州城。”

旅帅带着几名士卒正要押李楷固离去，狄仁杰在身后嘱咐道：“李将军早年事我大周，屡建战功，不可慢待了。”

说完，狄仁杰转身来到一大群契丹俘虏面前高声道：“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殊非得已。今本官告知各位，契丹归顺大唐，后事大周，华夷一体，情同袍泽，各位若愿意放下兵器，仍为我大周子民，共享圣恩，本官将不予追究。”

俘虏们纷纷拜倒在地，山呼“感谢陛下圣恩，感谢大人不杀之恩”。

三天以后，李楷固在魏州城里看到了同样被俘的骆务整。他们同被关在州府后面的房间中，虽然派有重兵看守，却是好酒好肉地款待。

这一天，用过晚膳，两位将军下了一会儿围棋，李楷固心不在焉，连输两盘，顿时兴味索然，喊着要喝酒。旅帅让他稍等，不一会儿，不但送了酒，还带了几样小菜。

“呵呵！狄老是要送我等上路吧？”

“管他呢！落在官军手中，我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今日有酒今日醉吧！”骆务整毫不在意。

酒过三巡，两人的脸逐渐热了起来，话也没有边际地多了起来。

说到被俘经过，骆务整至今仍十分佩服狄仁杰的出人意料。当他从前来报信的卫士口中闻知李楷固的军队遭遇埋伏，要他迅速撤出时，他也曾命令军队奋力抵抗，试图从来路冲出去，孰料还没到山口，就被折返的苏宏晖军副总管堵住而难以脱身，终因埋伏的绊马索而被擒获。

骆务整叹了一口气道：“没想到，你我会在囚室内重逢。”

李楷固没有接骆务整的话。其实，从被俘的那天起，他的心就没有平静过。从去年五月至今，他跟随李尽忠与孙万荣转战河北，攻城略地，可至今唯一能够站得住脚的理由就是赵文翊杀了酋长，增加了赋税而已。至于其他，却是再也没有了，倒是常常想起李尽忠任松漠都督时朝廷接二连三的赏赐。

想到此处，李楷固方才说道：“大汗病逝，孙大帅主事。不论战事如何顺利，我总在想这仗是怎么打起来的，为了什么？”

骆务整夹了一块牛肉送进口中，说话便显得不那么顺畅：“这还用问么？若不是那个赵文翊杀酋长，加重赋税，怎么可能打起来呢？”

“哎，说到底，这仗是因为赵文翊而起，与朝廷并无关系啊……”

骆务整疑惑道：“怎能没有关系？赵文翊是朝廷命官，没有陛下的旨意，他怎敢蔑视大唐以来的‘羁縻’之策呢？”

“可你看看狄仁杰，他的宽仁是不是也是朝廷的声音呢？我等在东硖石谷斩杀万余周军首级，被杀是必然的，可如今却还能在此饮酒叙话。王孝杰不足畏，苏宏晖不在话下，只有这狄仁杰，才是最难捉摸的呀。”李楷固感叹道。

经他这么一说，骆务整道：“临榆关战役时，他也曾被李多祚擒过一次，李多祚不仅放了他，还要他带话给李楷固，说此次兵变，乃赵文翊一意孤行，背主妄为之举。倘能回归大周，他将在皇上面前力奏，保享圣恩。狄仁杰既不杀，也不放，难道也有劝降之念么？”

正此时，门外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两人一惊，转过头来，却是狄仁杰从门外进来了。两人并无行礼的打算，都坐在那里没有动，倒是狄仁杰打躬作揖道：“都是老夫关照不周，让两位将军受惊了，万请海涵。”

这一举止，使得李、骆两人有些不好意思。狄仁杰让看守添一双筷子，笑道：“老夫今日有些空闲，不妨与将军饮上几杯。老夫在宁州任刺史时，就曾听说两位将军骁勇，多次为朝廷建立战功，今日得见真乃三生有幸。请举杯，接受老夫的敬意。”

见狄仁杰谈笑风生，待他们宛若老友重逢，李、骆两人也就不好矜持下去。李楷固先举杯回道：“末将亦是早闻大人断案神奇。今日一见，大人果然气度不凡。”

狄仁杰忙摆手道：“那都是抬举老夫之语罢了，千万不可信，来来来，饮酒，饮酒。”

放下酒杯，狄仁杰笑眯眯地说道：“方才骆将军所言，老夫都听到了。老夫绝无劝降之意，只是有些心里话说与二位，全当老友推心置腹。至于去留，悉听尊便。”

见两人没有抵触的意思，狄仁杰的语气越发和风细雨，从大汉皇帝与匈奴和亲，说到昭君出塞；从蔡琰的胡笳十八拍说到倭国遣唐使在长安的留诗；从武德九年刚刚即位的唐太宗亲临渭水，与突厥颉利可汗结渭水便桥之盟说到唐朝便有大量突厥、契丹将领在朝为官……他饱含真情，娓娓道来，说得二人十分动容。末了，狄仁杰道：“太宗先帝有言，‘自古贵中华轻夷狄，朕能独爱如一’。然则，忠奸暴良，每朝难免，二位将军岂能以赵文翊之罪迁怒于朝廷，遗祸于百姓，致生灵涂

炭，山川蒙尘？”说完，狄仁杰又邀李楷固与骆务整喝了几杯，临走时留下一句话：“将军有何请求，随时可以告知老夫。”

第二天一大早，狄仁杰正在府院练剑，录事参军便前来禀报，说李楷固与骆务整要见他。

狄仁杰收起剑器，洗漱一毕来到后堂，李楷固与骆务整已在厅中等候。见面第一句话狄仁杰便道：“二位将军昨夜睡得可好？”

李楷固忙起身施礼道：“听罢大人一席话，末将夜不能寐。”

狄仁杰哈哈大笑，连道“罪过罪过”。

骆务整接着李楷固的话道：“不瞒大人，这话李多祚将军也说过。只是经大人昨夜一番分析，末将的心更透彻了。只是……”

“将军的担忧老夫明白。只要将军归顺朝廷，老夫敢保将军无恙，不仅如此，还要举荐将军担任要职，建功于大周。”

李楷固、骆务整听闻此言双双跪倒在狄仁杰面前道：“感谢大人，末将愿与孙贼决裂，重归大周。”

“好！老夫今日就上奏朝廷，陈明缘由。”这是狄仁杰最快慰的日子。

六月，狄仁杰忽然接到快马来报，说新任清边道副总管娄师德，前军总管、右武威将军沙吒忠义率领二十万大军已驻扎在平州行营，娄副总管不日即到魏州前线。

“呵！田舍夫来了。”狄仁杰眉宇顿然展开。他相信娄师德的到来，必将加快讨敌的步伐，他也得为苏宏晖之事准备好说辞了。

娄师德来了，一见面，狄仁杰便打趣道：“听说大人前往逻些商议和亲，牛羊肉吃得脑满肠肥，眼看着又胖了。”

“彼此！彼此！”娄师德在狄仁杰肩膀上打了一拳，指着狄仁杰的便便大腹接着又笑道，“在平州行辕就听说大人巧设伏局，克敌制胜的消息了，可喜可贺啊！”接着他又看了看左右问道，“苏宏晖呢？让他接旨。”

狄仁杰忙命录事参军前去寻他来。苏宏晖正与李楷固、骆务整在校场观兵，听说来了朝廷钦差，慌忙驱马来到府门，拜见了娄师德。娄师德整了整衣冠，严肃地捧起诏书念道：

制曰：夏官尚书、左鹰扬将军王孝杰，以身殉国，加谥夏官尚书、耿国公。查前军总管苏宏晖，临阵脱逃，着即斩以徇。钦此。

娄师德宣读完诏书，高声喊道："来人！将苏宏晖推出斩首。"

苏宏晖顿时面如死灰，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狄仁杰。

狄仁杰从容地对他眨了眨眼，接着对娄师德说道："先让他接了旨再说吧。"

苏宏晖战战兢兢地接过诏书，行叩拜大礼："微臣谢陛下隆恩。"头却是贴着地面不肯起来。

娄师德正要再喝令行刑，狄仁杰却摇了摇头道："此间还有些隐情，大人能否待老夫陈明缘由再行刑不迟？"

娄师德也是个明白人，于是吩咐属下将苏宏晖暂时羁押起来。

苏宏晖一走，娄师德扭动着臃肿的身子道："你这个狄老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狄仁杰依旧不肯明说，只是笑道："老夫带大人去个地方就明白了。"

随后，二人便一起驱马来到了沙麓山。刚刚过去半个多月的战场，还残留着官军与叛军厮杀留下的斑斑血迹、兵器残片。两人沿着谷道前行了五里地，又折了回来。路上，狄仁杰对自己的运筹只字不提，而是把一切归功于苏宏晖。

"苏将军在东硖石谷临阵退却，实属不该。然而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更之可贵。大人以为如何呢？"

娄师德很感动，他一到平州行营就听到军营里纷纷传说沙麓山大捷，狄仁杰神算的故事，可狄仁杰此时却避而不谈。这样的胸怀，满朝庶几几人？娄师德明白了狄仁杰的心思，便顺势道："既是如此，老夫

将奏明朝廷，言明苏将军功过。”

说到娄师德任清边道副总管之事，狄仁杰又问道：“前些日子，皇上不是任左金吾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了吗？为何至今不打照面呢？”

娄师德无奈地笑了笑说道：“武大人闻说王孝杰将军东石硖谷殉国，心生恐惧，军队未进幽、冀，就匆匆撤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去了。”

狄仁杰惊讶道：“怪不得前日大人到来之前，长史说何阿小占了赵州。唉！他如此鼠胆，妄称将军，不愧乎？”

回城的途中，娄师德告诉狄仁杰，自他来到魏州后，朝廷的人事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前年被召回京任司仆少卿的来俊臣近来竟升了洛阳令，其罗织罪名、陷害忠良的恶习丝毫未改。二月间才回到朝廷任监察御史的李昭德看不惯来贼作为，被诬陷谋反，再度投入牢狱，已于六月中斩首了。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啊！李相若非大人苦谏，陛下也不会召他回京。”狄仁杰听到此处，长叹一声，回忆起延载元年李昭德被贬，在冬日沿着运河南下，转道彭泽看望自己的情景，“当初陛下有言，有李相在朝，她才能夜间安寝，为何后来就.....”

“唉！他的性格太刚烈。当时营建天枢，府库拮据，武三思提出要增加赋税，可又恰逢洛阳旱灾，李相坚决反对，故而获罪。”

“此所谓峣峣者易折。”狄仁杰也很无奈。

“大人也许还不知道，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入侍禁中了。”娄师德继续说道。

狄仁杰立马明白了娄师德话里的意思，挥了挥手道：“此陛下私室之事，不说也罢。”

“理虽然是这个理，老夫所担心者，这些人若是与武承嗣兄弟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朝廷还会有清明和安宁么？”娄师德又叹了一口气。

“嗯！大人所虑甚是，这一层老夫倒是没有想到。”

娄师德接着狄仁杰的感喟道："其实，在老夫离京时此事已现端倪。那天老夫到瑶光殿向陛下辞行，偶遇前来请安的太子。听他的随身太监郭纬说，太子欲向陛下上书逊位国嗣，您说这……"

这一回狄仁杰认真了，他干脆勒住马头，两人就在沙麓山北的密林边缘停了下来："唉！他太软弱，怎么可以轻言逊位呢？"

"武氏兄弟觊觎国嗣之心不泯，倘彼得逞，大周社稷危矣。"

狄仁杰沉思片刻，计上心来："老夫到任后，经常听到贼众打出'还我庐陵王'的旗号，大人看这样……"说着便附耳过去。

"回京后，老夫会相机行事，绝不让武氏兄弟图谋得逞。"娄师德点了点头。

午间的太阳，将两位老臣的影子投在地上，浓重而又真切。

第九章

来俊臣触山自毙

孙万荣途穷路末

有道是祸从口出。

九鼎安放仪式过去了好久，来俊臣还没有走出惶恐，在署中处置政务时，他常常走神。

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那天在李昭德背后的一番自语，武三思到底听见了没有，听了多少，倘是他暗中禀奏给皇上，自己还能活命么？

恰在这时，主簿从外面进来，见他一脸苍白便问道："大人是不舒服么？"来俊臣就借势以精神不佳为由，将手头的文卷交给主簿处理，自己回府去了。

一进府门，就见夫人王氏弱柳扶风的正与丫鬟说话的背影，来俊臣也无心打照面，径自进书房去了。

要说这王氏，也算是名门望族出身，在门阀兴盛的南北时期，祖先曾与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七族并列为五姓七族高门，享受着一流门阀世族的荣耀。

王氏生得粉面桃腮，窈窕婀娜，本已许给一位叫作段简的豪门弟子，孰料一个踏青的偶然机会，被以猎艳为乐的来俊臣看见。他于是矫皇上的诏命将之强夺了过来，段简只有忍气吞声。

自从王氏进门后，其他的女人都被来俊臣冷落到一边，王氏倒也把昔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段简忘了，一心一意地与他厮守。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夫君便积习难改，不断地纳妾，王氏徒生嫉恨，却是无奈，生怕自己闹将起来，给族人带来祸患。

夕阳把余晖投在窗棂上，蔫蔫的，没有一丝生机。来俊臣坐在案头，东翻西找，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在寻找什么。忽然，他的目光定格

在架上的一卷书上，久久没有离开。

那是他精心编纂的《罗织经》，那一年他才三十七岁，还在侍御史任上。自从长寿二年被流京外做了通州参军后，他已经很久没有翻看了。

展开书卷，那抄写得工整规范的蝇头小楷是那么亲切，如果没有它，也就没有后来的推事院，他也就不会有得宠于皇上的机会。可这《罗织经》里透出的一张张沾满血污的面孔，又让他触目惊心，似乎那些惨叫声就在耳边，一天也没有远去。

来俊臣一篇一篇地读下去，待读到“为人臣者，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时，他放下了书卷，在室内来回踱着步子。皇上现在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呢，不就是担心自己最亲近的人谋反么？李弘死了，李贤死了，李显流放了，就剩下个明哲保身，不闻朝政的李旦。如今觊觎太子之位的，都是武氏一门的宗室……

“嗯！与其坐以待毙，毋宁先下手为强。只有击倒对方，才能保护自己！”来俊臣坐下来，铺开稿纸，可只写了“吾皇陛下”几个字，笔就停在手上不动了。

他深知此举的利害，他要告的都是皇上的至爱近亲，不是她的侄儿，就是她的女儿……稍有不慎自己就会粉身碎骨，还会祸及家人。

他开始回忆这些年有关武氏兄弟和太平公主的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细节。

在武曌接受狄仁杰、李昭德的谏言，两度搁置改立国嗣后，武承嗣竟然曾当着薛怀义的面狂称皇上的江山就是靠他武氏兄弟，才得以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的，还说“若是有一天离开我等，皇上的龙位怕是一天也坐不下去”，这不是存心谋反么？

还有！皇上遣梁王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孰料他竟然怠于酒色，按兵不动……

至于那个从长相到秉性都酷似武曌，专横跋扈、自以为是，把一个个美男子引荐给陛下的太平公主，更是野心勃勃。表面上看来，她是为皇上效力，实际上却是盯着含元殿的龙位。据说，薛怀义生前与之过从

甚密，谁知有无苟且之事，而明堂的被焚，肯定也与她脱不了干系……

来俊臣的目光闪亮，透着老狼一样的绿光。他很自信地笑了笑，不再犹豫了，在端砚里饱蘸浓墨，漫漫思绪奔涌出心堤，哗啦啦地流淌在绢帛上。

来俊臣并不像侯思止一般不学无术，除了施行酷法，别的一窍不通，他不但文笔流畅，且书法很见功力，不一刻，洋洋洒洒千字的奏章就写成了。文末，来俊臣写道：

臣本布衣，蒙陛下不弃，得以近沐圣恩，万死而无以回报。臣深知魏王、梁王皆陛下至亲，公主乃金枝玉叶，然为人臣者，唯以忠于陛下为念，社稷大计为系，故而，臣不敢饰垢掩疵，窜端匿迹，请陛下明察。

搁笔抬望，夜色沉沉，更漏已经过了酉时，来俊臣这才觉得腹中饥饿，便对外面喊道："来人！"

府令应声进来，来俊臣吩咐道："备些酒菜，传夫人与其他几位过来，陪老夫饮几杯。"

接下来的日子，来俊臣一如既往地出入于洛阳府公署，朝堂上每每与武承嗣、武三思相逢，他总是恭敬有加，而内心却是七上八下的，也不知皇上会如何圣断。

六月的一天，上官婉儿到瑶光殿向武曌呈送阅后的奏章，便被留下说话。

武曌拿起一封密札递给她道："知制诰以为此检举如何？有几分可信？"

上官婉儿打开一看，自是一阵惊惧，这密札显然是通过铜匦直送皇上的。她万万没想到，武承嗣的鹰犬来俊臣竟然会回过头来反咬主人一口！看完奏章后，她只觉得整个脊梁一阵阵发凉，一时之间竟无言以对。

武曌眉宇间掠过一缕伤感，感叹道："朕一生心怀社稷，情牵黎首，不意竟众叛亲离，儿子们相继背朕而去，如今连自己的女儿、侄子

都相继发难，不亦悲乎？”

上官婉儿见皇上如此沉重，便基于平日对来俊臣的了解说道：“微臣绝不相信奏章中所谓的‘事实’。”

她理了理垂到胸前的长发，也借机整理了自己的心情后道：“微臣以为，此来大人挟嫌报复之举，说魏王、梁王谋反，这如何可能？没有陛下，哪有魏王、梁王？二位王爷心知肚明，岂会忘恩负义？”

“你所说不无道理，然朕数度搁置改立国嗣之事也是事实，他们难免心中纠结。”

上官婉儿回道：“依微臣看来，纠结难免，谋反断不可能。他们非李氏宗室，焉何要冒身首异处之险，与陛下为敌呢？”

武曌点了点头，来到殿中央与上官婉儿面对面地站着，上官婉儿的头自然地就微微下垂，一副恭谨不苟、执事笃敬的样子。武曌喜欢的正是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镇定自若，颇有分寸，这也许正得益于掖庭的那一段生活。

“爱卿实事求是，朕甚慰之。”武曌拉着婉儿的手摩挲道，“所以，朕要把此事交与爱卿去办，勿负朕望。”

上官婉儿顿时有些惶恐：“这个！微臣非御史，焉能……”

“正因为此案不便御史台插手，朕才让你去办，懂么？”

上官婉儿忙跪倒在武曌面前道：“微臣谨遵陛下旨意。”

上官婉儿正准备退下，武曌却又叫住她，叮嘱道：“此事不能声张，暗中作为即可。”

上官婉儿自是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只是她现在心很乱，也很着急。孰料她一回到居所，武三思已在等她了。武三思本来是要进宫禀奏处决李昭德、孙元亨之后，左肃政台、夏官署缺员的递补事宜的，却还是忍不住要来看看上官婉儿。这已是他十多年的习惯了。

也许是心急脚快的缘故，上官婉儿微微娇喘着，脸颊泛红，眉宇间多了些许仓皇，见了武三思，她也不搭话，径直往自己的卧室走去。她

这样子让武三思很不解，便急忙跟了进来，掩上门就要搂抱，却被她轻轻推开，瞟了一眼道："都何时了，你还有心思……"

"怎么了？"

"怎么了？哼，你等好大的胆子，竟敢谋反，该当何罪？"

武三思就笑道："姑娘说笑了，也不该拿如此严肃的话题打趣。本王深受皇恩，报之不尽，何来谋反之说？再说本王本乃武氏血脉，谈何谋反？"

上官婉儿平静了一下心绪，继续道："没有？那为何被人密告？而且证据确凿，难道冤枉了你们兄弟不成？"

说完这些，上官婉儿自己都吓了一跳。皇上要求暗查，自己倒先说了出去……弄不好要担上欺君的罪名。可她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一定要保护自己心爱的人！她已经失去了李贤，她不能再失去武三思！

上官婉儿告诉武三思，告密信是通过铜匦呈送的，因此她没有看到。她看着武三思，就是不明白昔日唯魏王马首是瞻的来俊臣是什么时候与他反目的呢？

"想来王爷定是触到了来贼的软肋，才招致他反目的。"

武三思自然比上官婉儿更为震惊，这个消息就像一记重拳击在他的心上，可他思虑良久仍不得要领，不禁懊恼不已。上官婉儿便在一旁提醒道："你再想想，他是否有何秘事被王爷得知，让他不安？"

"哦！"武三思想起来了，"在安置九鼎那天，本王曾在人群中看见来俊臣与李昭德说话，大概是因为话不投机，李昭德断然转身离去。本王只听见来俊臣很阴沉地说了一句：'神都的好女人都让本官尝了鲜，你能享受得了么？就是那个后赵的石勒也不过如此吧？'本王也没有多想，就上前询问，他却支支吾吾，匆匆离去了。不知此事与告密有无关系？"

上官婉儿听罢，拍手道："这就对了，他是担心王爷将这句话禀奏皇上，故而恶人先行，欲置王爷于死地。"

经上官婉儿这样一分析，武三思更感事态的严重，尽管武曌与自己

是姑侄，然而皇上生性多疑，连亲生的儿子都不能容忍，遑论外戚。武三思忽地起身，眉宇间就带了怒色："好个来贼！早年若非魏王百般提携，你等何以能达天听？如今却得鱼而忘筌，以怨报德。本王何须告密，径直向皇上禀奏，让你不死也得脱层皮！"

上官婉儿不禁在心里埋怨两位亲王实乏识人之明，怎么能与这样的小人同流合污呢？她向武三思身边挪了挪，话语却很温软："此事没那么简单，既要击倒来贼，还要消除陛下的疑虑，这里边尚须细细谋划，王爷还是与魏王、公主商议之后再行定夺吧。"

武三思听罢，便紧紧地拥住上官婉儿，感受她的心跳和气息，也感谢上天将她给了自己。他捧着上官婉儿柔嫩的脸颊，给了一个深吻，便转身去瑶光殿了。

当天，武三思便约了太平公主一起到了魏王府上，将来俊臣如何密告他们谋反一事述说了一遍。太平公主闻言就十分吃惊道："怎么会呢？来俊臣诬告谁也不会诬告二位表兄吧？正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即便不报，也不能反咬一口吧？至于本宫么，平日与这贼素无来往，为何会受此池鱼之殃呢？"

武承嗣的脸就变了颜色，他知道太平公主向来瞧不起他们兄弟，可此时此刻，他必须让她明白，从那封告密的信札送到皇上案头起，她的命运就和他们息息相关了。

武承嗣起身来到太平公主身边，以兄长的语气说道："公主此言差矣。岂不闻池鱼林木乎？本王近读《淮南子·说山训》，'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宋君亡其珠，池中鱼为之殚'，来贼既已将你我兄妹一并告密，一旦陛下查将下来，公主岂能免祸？"

太平公主想想也是，加之她平素本就看来俊臣不顺眼，便道："整倒本宫的人尚未出生呢！来贼虎口拔牙，本宫岂能饶了他？二位表兄说说，此事该当如何？"

三人正说着，府令忽然来报，说有一位叫作卫遂中的人有要紧事禀报。

"卫遂中？他不是在来俊臣署中么？他来做甚？就说本王身子欠安，不见。"

武三思眼睛转了转劝道："兄长还是去见见吧，说不定有利于我等的消息呢！"

武承嗣离去大约一刻时间，等到回来时，脸上就写满了喜悦，刚进大门就朗声道："这卫遂中来得太及时了！原来来俊臣宴客时，卫遂中不期而至，却因身份太低被拦在门外。他一时心结气郁，就到本王府上告状来了。"

接着，武承嗣告诉武三思和太平公主："卫遂中举报了三件大事，件件都可将来贼推上断头台。"

太平公主一脸的不屑："哪三件事？王兄快别卖关子了。"

武承嗣呷了一口茶道："其一，来贼在府中排列砾石为靶，上书朝臣名字，每日以石击之，击到谁，谁就会被以谋反罪投入牢狱。前几日，就投到了你我兄弟名下。来贼当时就对卫遂中道：'休怪本官查他，此乃天意也。'其二，这来贼好色，辄遇美女，必欲得之。常矫诏以强娶。此非欺君罔上之罪乎？其三，他常于府中自比后赵皇帝石勒，这些岂非谋反之罪？"

武承嗣的话音刚落，武三思就迫不及待地接上话茬："来贼确有此言，那日九鼎安放佳期，他就说过自己比之石勒有过之而无不及。"

太平公主听着，眉毛就微微地颤动起来，眼睛放着异样的光彩，高声道："有这三条，来俊臣就死定了。"她踱了一圈，重新落座后，就有了新主意，立即建议把当今太子也拉进来："那个曾当过豫王府司马的刘祎之，不就是被来俊臣审讯致死的么？"

武三思有些担心道："太子已多年不问政事，焉能对此事上心？"

太平公主当场就笑武三思迂腐，说道："奏章上签上他的名字，事后告知他即可。皇兄胆小，岂能相抗？"

武承嗣觉得太平公主说得有理，三人当下商定，由武三思执笔起草奏章，由上官婉儿转给皇上。

六月的一天，一大早，武曌就召上官婉儿到瑶光殿，询问武氏兄妹谋反一案的暗查结果。上官婉儿很适时地递上了武三思的奏章，并禀奏

道："微臣奉陛下旨意暗访了不少朝臣，发现来大人所举报之谋反事，多为猜度、推理，并无事实细节，很难立论。"

上官婉儿说这些话时，语速非常缓慢，一双明澈的眼睛暗暗打量着皇上情绪的变化，但她没有获得任何信息。这种少有的平静告诉她，皇上并未打消疑虑。于是，她忙从众多案卷中抽出武三思的奏章道："这里有一道与来大人有关的奏章，请陛下过目。"

武曌浏览了奏章后，刚才平静的情绪便倏然被打破了，别的不说，单是矫皇帝诏强娶民女一项，就足以令她拍案而起，凤颜大怒；至于他自比后赵皇帝石勒，更是罪该万死。看来上官婉儿说得对，与来俊臣举报武承嗣兄弟的奏章相比，这道奏章不唯有事发的时间、地点，事情经过也很具体。

但武曌并未表现出来，关于上官婉儿与武三思之间的卿卿我我，她多少有些耳闻，放在别人身上，她是绝不容许的。然而，上官婉儿与年轻时的自己太像了，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何况，尽管来俊臣所判的不乏冤案，但是扫除了她称帝路上的许多障碍。

武曌将奏章轻轻放到案头，对上官婉儿只说了一句："朕知道了，你退下吧！"

上官婉儿深深地向皇上施礼，踯躅着出了瑶光殿。

一连多日过去，武曌似乎忘记了来俊臣的案子，一切都显得超乎寻常的平静。这无论对于来俊臣，还是武氏兄妹，都是一种蚀骨的折磨。

"事久则变，你我不可不察。"在太平公主府上，武承嗣忧心忡忡地对公主说道。

太平公主漂亮的眉毛就皱在了一处，她不能不承认表兄所言有理，她绝不能让李贤、李显的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

此时，武攸暨从外面进来，小眼睛转了转神秘地说道："有一个人，定能在此案上说上话的。"

太平公主转过身来，一脸的不屑："楚王平日木讷，会想起什么人来？"

当着王兄的面被太平公主抢白，武攸暨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憋了一口气道："张易之。"

"焉何将他们兄弟忘了！"太平公主一拍手，"呀"了一声，说着便向武承嗣拱手道，"此事不劳表兄费心，交给本宫得了。"

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这些日子可真是春风得意，他们获得的可是令人侧目的前程。他们不是糊涂人，深知这一切都因为太平公主的引荐而来，因此，当太平公主约他们见面时，张易之立即就答应了。

太平公主早早就在府上泡了玫瑰花瓣澡，又用兰香将自己的祎衣熏得芬芳怡人，这才来到坊间深巷张易之的宅院。

进了宅院，转过萧墙，沿着花草装点的小径一路走来，太平公主便惊异于母亲的出手大方。这宅院虽说比不上皇宫的雕梁画栋，从外面看来也极不起眼，然而，里面却曲径通幽，单单那树木参天、亭榭相望、碧池清荷的花园，都足足占了这坊间三分之一的面积。

张易之自是早已专意在门口恭候公主。他是何等聪明的男人，从两人先后很有礼节地走进客厅那一刻起，他就读出了公主眼里的潋滟秋波。因此，在茶点上齐后，就将侍女们全都打发了出去。

掩上门，太平公主的脸就笑成了一朵花，很关切地询问道："大人在母皇身边还习惯么？"

张易之只是用一句"皇恩浩荡"做了回应，太平公主当然明白话里的意思。二人说着话，便心领神会地向卧榻走去……在满足了相互的需求之后，二人重新坐在客厅里说话。

太平公主把来俊臣不思报恩，在皇上面前诬告武氏兄妹的经过都说给张易之听了，她也丝毫没有隐瞒母皇在这件事情上的举棋不定。

"五郎！"太平公主情不自禁地拉起张易之的手，来回摩挲着。

"嗯！"张易之理了理乌黑的长发，回了太平公主一个深吻。

太平公主接着说道："五郎能否在母皇那里问问，她将怎样处理来俊臣谋反案？"

张易之立即拱手道："在下愿为公主鞍前马后。"

看看时间不早，太平公主起身告辞，临别时斜睨着张易之道："五郎！你不可忘了本宫！"

张易之当晚就在皇榻上将太平公主的担忧很委婉地提了出来："来俊臣作恶多端，人神共愤，实该千刀万剐，方能平息朝野之恨。"

武曌丰腴的双臂一边搂着张昌宗，一边搂着张易之，说了一句"朕知道了"，却是再无二话。

张易之便不好再问。

事实上，张易之的话的确让武曌心动了，这么多人都来告来俊臣，可谓是千夫所指，看来也不好再护着他了。但她真正下这个决心却是几天之后了。

这一天，姚𤦺奉旨即将离开神都赴长安留守，前来向武曌辞行。

武曌动情道："太宗之陵、先帝之陵均在长安，朕百年之后，也将去陪伴先帝，爱卿到了长安，代朕扫墓祭灵，朕将不胜欣慰。"

"老臣年迈，此一去能否回到神都，尚在两可。微臣临行之际，有句话想陈奏陛下。"姚𤦺说着便提起袍裾，就跪倒在地，"来俊臣者，国之蟊贼、蠹毒，若不除之，国无宁日，请陛下明察。"

武曌急忙起身扶起姚𤦺，恳切地说道："爱卿拳拳忠贞之心，朕甚感之。此事朕会依律处置的，请但去无虑。"

三天以后的朝会上，武钦宣读了皇上的诏书，以谋反罪将来俊臣下了狱。不久，在前线的娄师德与狄仁杰分别接到了儿子从神都寄来的信。

娄云在信中说道："尽管来俊臣已下狱，然陛下念其有功于国，欲赦之。一个叫吉顼的人在陛下身边任奉辇。有一日，陛下乘马游园，吉顼执辔，陛下问以外事，吉顼回答说，外人唯愿来俊臣死。陛下曰，俊臣有功于国，朕方思赦之。吉顼曰，来俊臣聚结不逞，诬构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陛下圣明，终于将其斩首了。"

狄光远在信中说："来俊臣被斩首后，仇家争噉其肉，恃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践踏成泥。陛下闻之，方知天下人皆恶之，乃下制数其罪状。且曰：'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神都百姓闻之，奔走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背始贴席矣。'"

放下信札，狄仁杰双目湿润了，急忙拿出丝绢擦拭，口中讷讷道："此岂万家之贺？国之梦魇，于此挥去；朝制灾难，于此终结。先帝闻之，当含笑九泉矣。"

临窗而立，狄仁杰忽然觉得，比起国家结束了长达十四年（光宅元年至神功元年）的噩梦，个人的沉浮都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李昭德没有看到这一天。他默默来到州府后院，燃起一炷香，双手作揖道："李相！你可以瞑目了。"

进一步想下去，狄仁杰又觉得这消息实在没有多少分量。来俊臣焉何能够肆虐达十四年之久呢？如果没有武承嗣、武三思之流的怂恿和蒙蔽圣听，他又怎么可能以一介御史而残害忠良呢？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可不管怎么说，总算是除了一个祸害。他觉得应该将这个消息告诉娄师德，他们需要趁着朝内的好势头，一举剿灭孙万荣部。

所谓心有灵犀，狄仁杰想到的，娄师德也想到了。收起儿子娄云的信，娄师德笑得很开心，他猜想狄光远一定也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狄仁杰。

人世间有许多事情，就是一种缘分，当年他与狄仁杰同朝为官时，耿介中直的狄仁杰经常当着皇上的面就向他发难。但他却不计较这些，反而常在武曌面前褒扬狄仁杰见事敏、办事公正。当皇上告诉狄仁杰这一切时，狄仁杰深受感动，竟然亲自登门向娄公道歉，两人从此便成为莫逆之交。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的儿子都在太子府中宫直，这岂非前世修来的机缘。

娄师德想到此处，对着外面喊道："来人！速去魏州城请狄大人前来行辕议军……"

娄师德并不知道，此时，在突厥牙帐黑沙城，一场舌尖上的争夺战

正在激烈展开。

这一天，大周使团的副使田归道来到默啜的穹庐，转达了朝廷对他们进击松漠的褒奖。默啜闻之大喜，立即吩咐摆下酒宴，款待大周使团。席间，默啜兄弟盛赞大周人才济济，尤其是像田归道这样的文士。

田归道却并不为其盛赞所惑，他知道默啜之所以愿意为朝廷效力，就是盯着辽西大片的土地和牛羊，他必须谨防的是他们因不能得偿所愿而阵前倒戈。

田归道举起银碗，向默啜可汗敬了酒，又来到默咄左厢察和默矩右厢察面前，将碗里的马奶酒一饮而尽道："大周地广万里，甲兵如云，良将如雨。孙万荣不自量力，不思报恩，却图谋反叛，岂非螳臂当车？"

默咄和默矩纷纷以礼相还，不约而同道："使君斯言，金声玉振，令吾等茅塞顿开。"

田归道回到座上时，就不失时机地向默啜可汗表达了辞行之意："我大军陈兵辽西，不日即大举进攻，收复冀州，我朝使节狄仁杰大人正在魏州前线巧布奇兵，弹指退敌，故而请大汗允准本使回朝复旨。"

"喝酒！喝酒！"默啜笑着应道，"使君既是奉诏而来，也不在这一日两日。眼下战事正急，路途常有叛军出没，倘若有个闪失，本汗何以面对大周皇帝的赏赐。"说完便又示意田归道坐下饮酒。

田归道心头一沉，他从默啜的眼里读出了其欲将使团作为人质的狡黠。他正欲坚决辞行，却进来一位将军对默啜附耳说了些什么。默啜的脸色立刻变得严峻了，对田归道道："天色不早了，今日酒足饭饱，还请使君与使团早些歇息吧，本汗尚有些事情要处理。"

"甚好！大汗既是有要事，本使就不打扰了，就此告辞。"

田归道出得穹庐，扫视了一下周围，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发现了穿有契丹服饰的身影，他们正被几位叶户陪着，向默啜的穹庐走去。

一定是契丹的说客。

田归道回去后便立即要身边的卫士化装成突厥人模样，连夜潜出城去，将这一消息禀报狄仁杰；又遣一耳目，悄悄埋伏在默啜穹庐不远处的草丛中打探消息。

田归道看得没有错，此时坐在默啜穹庐里的正是孙万荣的三位使者。他们带来了一个让默啜兄弟十分震惊的消息：大周夏官尚书、左鹰扬将军王孝杰率领的讨逆军在东石硖谷被契丹军伏击，三万之众无一生还，王孝杰跌崖而死。

“孙大帅要本使告诉大汗，契丹与突厥虽有龃龉，然同属夷族，只要大汗与我联手共敌周军，不仅不计前嫌，而且江山可以分土。”

这消息显然与方才田归道所言大相径庭。默啜捻着短须沉默良久，深觉使者所言不差，汉与突厥纵非血亲，人心隔腹，难保死了一个赵文翎，不会再来一个张文翎？

默啜与左厢察默咄耳语几句，对外面喊道：“来人，拿绯袍来。”

不一刻，女奴奉上绯袍，默咄以礼道：“突厥礼节，尊贵客人必赠绯袍，请使君转告孙大帅，本汗不日将举兵南下，共击周军。”

宾主双方举起酒碗，“当”地碰在一起，那声音让伏在草丛中的大周使团成员曹掾大吃一惊，心中大骂默啜有奶就是娘，急忙回去禀告田归道。

田归道深知危机降临，使命在肩，他不但要设法阻止默啜与朝廷为敌，更要为使团数十人的安危负责。果然，连续两天，他要见默啜，都被卫士拦在穹庐外，却看见大批突厥的骑兵离开黑沙城。第三天，田归道再次来到默啜穹庐，上前道：“请禀报大汗，就说大周副使田归道求见。”

卫士也不搭话，只管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田归道干脆趁卫士一不留心，闯了进去。

这时候的默啜早已非前日的默啜，冰冷的目光盯着田归道，形同陌路，大声喝道：“何人如此大胆，敢闯本汗大营，还不拿下！”

卫士应声进来，四把刀架在了田归道的脖子上，寒光照得他睁不开

眼睛，耳际传来队帅的喝问："见了大汗，为何不拜？"

田归道也不答话，反而哈哈大笑道："大汗如此出尔反尔，何以取信于天下？纵然大汗无视礼仪，杀了本使也难掩你背信弃义的罪名。"

默啜大吼一声："拉出去砍了。"

田归道环顾周围，弹了弹冠冕上的灰尘，镇定自若道："大汗执意要杀本使，也该待本使陈明利害，再杀不迟。"

话音刚落，就听见门外人声嘈杂，一个人扯着嗓子高声喊："田大人，你可在里面？狄大人有战报来了。"

这声音让默啜吃了一惊，他无法判断狄仁杰送来了什么消息，可来人的音调那么高亢欣喜，莫非是大周军队胜了？默啜可汗刚刚被契丹使者怂恿起来的反心又开始动摇了……虽然他仍存怒容，说话的声音却是柔和多了："让他进来！"

那人一进来，见到如此情景便跪倒在地道："参见大汗、田大人，狄大人有战报来，我军在沙麓山大获全胜，契丹别帅李楷固、骆务整已归降大周，在娄师德总管帐下听命。"

田归道这才松了一口气，笑了笑道："看来本使不用多说什么了。"

来人又从腰间解下两个包裹，扔在地毡上道："这是前来黑沙城的契丹的第二批使者，在下已经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如今交与大汗处置。"

默啜呆了半日，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时，左厢察默咄进得帐来，对默啜耳语了几句。默啜随之便急忙上前，将田归道拉到身边坐下道："方才不过是一场误会，都是孙万荣的使者假传信息，蛊惑本汗，还请使君海涵。"

田归道打心眼里感谢狄仁杰，若非他命旅帅将战报及时传回，今天可就性命难保了。

田归道很大度地笑了笑道："大周有言，君子之过，从不惮改。还是请大汗发兵吧！本使也要回神都向陛下复旨了。"

默啜可汗急忙道："请使君回到神都务必转达本汗的诚意，突厥归附大周，绝不食言。自此刻起，我军将发兵新城，取其新巢，直捣老巢，一举灭之。"

孙万荣这几日一直心神不定，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甚至不知道"夺下幽州"对他来说，究竟是胜利还是沉重的负担。

也不知是自己过于乐观，还是细作送来的情报有误，原以为渔阳定是不堪一击的，谁知清边道副总管竟将自己紧紧缠住，不能克，也无法脱身。更要紧的是，李楷固、骆务整、何阿小几位别帅自东石硖谷之战后，就一直没有音信，幽州实际上已成为一座孤城。如此下去，即便是武攸宜围而不打，再相持几个月，城内也会人心大乱的。

他本来是想借东石硖谷伏击大胜之机一举拿下幽州，并在此自立可汗，再图南下，兵指神都的。可现在看来，事情并不似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久，他就得到消息，狄仁杰在沙麓山伏击了李楷固、骆务整所部，二人在狄仁杰的说服下竟重新回归大周。这消息，让孙万荣惊呆了，他实在无法相信这是事实，怔忡了许久才清醒过来大哭道："神明的狼神啊！你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契丹被剿灭么？"

当日，孙万荣急急召集了所部将军、军师议军，大家都有一种感觉，懦弱怯战的武攸宜一定是受了高人的指点，才能够如此镇定地对幽州围而不打，看来他们是要消磨契丹军的意志，以达不攻自乱的目的啊。

在众说纷纭之时，军师却一直没有说话，孙万荣便问道："军师焉何默然不语？"

军师见主帅问起，便拂了拂袖口的灰尘，站起来环顾了一下诸位将领道："诸位所言，皆乃实情。自李、骆二人倒戈之后，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已尽去。依在下看来，当务之急，莫过于自保，故而新城之危不能不虑。"

新城是孙万荣在节节胜利的情势下，于营州东南四百里处构筑的一座城池，专门用以囤积从战场上掠取的财物，并安置本军的老弱病残。倘新城失守，则契丹军无以据守。

孙万荣很欣慰军师的见事清明，便道："军师能如此想，必是已有破敌之策。军师不妨讲来，本帅洗耳恭听。"

军师清了清喉咙便道："周军北来，长途疲累，虽有良将，尚不足畏。所畏者，乃突厥人耳。彼在我军后方，若是偷袭，则我无还手之力。然据在下观之，突厥之顺服周朝，无非图我契丹之土地人众而已，大帅不妨派遣使者前往说项，许诺破周军后，与之分土，必离间其与周朝关系，解除我军后顾之忧。如此，则克周军也许有望。"

孙万荣闻之大喜过望，当即派遣三名使者前往黑沙城，然而却一去半月，毫无音信。他急忙又要军师选军中之佼佼者两名，再度北上，可至今仍无音信，孙万荣便陷入了起兵以来前所未有的焦虑和不安。

夕阳在城西的燕山群峰后缓缓落下，把漫天晚霞洒向长空。孙万荣登上城头，举目远眺，周军营寨的旗帜在几里外迎风飘扬。攻城的鼓声虽暂远去，连绵的角声却呜咽着哀愁。

刀枪相见的一天过去了，周军除了一部分骑兵还在来回巡逻外，步兵已开始就地用膳了。回头再看看城头上的契丹兵，都是一副饥饿难耐的模样，与刚刚进城时判若两人，他的心里就很不好受。

回想起一年前的五月，他与李尽忠起兵时，是何等的兵强马壮！那时节，周军在他们眼里简直不堪一击，接二连三的胜利让他们觉得拿下神都指日可待。也正是这一点，支撑他在李尽忠病逝后坚持了下来。可如今他明白了，周朝不只是武攸宜、武三思，还有智慧过人的狄仁杰、娄师德啊!

西天最后一缕晚霞渐渐失去了亮丽，易为一片乌云。当六月的热风拂过眉头时，孙万荣忽然就有了一种深深的寂寞。他在心底轻轻地呼唤着祖父。他的祖父孙敖曹曾是隋朝的光禄大夫，武德四年归附了唐朝，唐高祖便将营州城交给了他，授辽州总管，那时也算是封疆大吏，独霸一方。就是他孙万荣，在垂拱年间不也曾被当今皇上授了左玉钤将军、归诚州刺史么？可如今……

李楷固、骆务整可以重新归降，然而他不能。

回到大帐，军中膳厨已送来了肥嫩的牛羊肉，可他没有胃口，只是随意喝了几口马奶酒就躺下了。然没有多久，他就被军师唤醒，说是他

的妹夫、新城守将乙冤逃到幽州来了。

孙万荣“呼”地从榻上跳起来，才发现乙冤已跪在了他面前。

“怎么回事？”孙万荣厉声问道。

乙冤放声大哭：“新城完了。突厥兵受周朝蛊惑，杀了我使者，又攻我新城，末将拼死抵抗，然寡不敌众，突厥军尽杀我老弱病残，掠囚女及财物而去。”

孙万荣顿觉精神恍惚、天旋地转，霎时昏了过去，军师忙传医官来，经过一番救治，他才醒转过来，第一句话就是乙冤该杀，突厥人背信弃义，幽州危矣！

军师没有回应他的话，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孙万荣的心就提到了半空：“周军是否攻城了？军师快告诉本帅。”

军师这才咬了咬牙道：“方才城头值守的将军来报，周军已经趁着夜色攻城了……”

话还没说完，一位将军便仓皇地奔进来禀报：“依附于契丹的奚人军队见大势已去，遂开了城北门，迎接周军进城了。大帅还是趁敌军尚未到帅府，从东门突围出去吧。”

孙万荣铁青着脸，从腰间拔出宝剑，仰天长啸道：“此天亡我也！即便如此，本帅当与幽州共存亡。”说罢，他就要朝外冲，却被将军拦腰死死抱住。

这时又冲进来几位将军齐声道：“请大帅率军突围，吾等誓死追随大帅，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军师也上前扶着孙万荣劝道：“留得今日身，方图明日事，大帅速速从东门突围吧！”

孙万荣沉思片刻，无奈道：“好！本帅就此离去，来日回来定当与诸位共享天下。”

言罢，他便匆匆上马，朝东门而去了。

阳光普照时，孙万荣和他的骑兵终于在距离幽州五十里的燕山南麓暂时刹住了脚步。回看幽州方向，曾经巍然的城楼不见踪影，曾经的营帐连属不见踪影，曾经的元帅大帐也不见踪影，跟在他身边的军士也只剩下区区两千余骑了。

将士们分食了仅剩的一些干粮，从谷底取来溪水解了渴。孙万荣则靠着一棵树，闭着眼睛养神。

在这六月的天气，披着铁甲厮杀奔走，战袍早已被汗水浸透，粘在身上，十分难受，嗓子眼更是干得冒火。队帅用头盔盛了水来，孙万荣喝了一口，这昔日苦涩的沟水，今日却是如此甘甜。

孙万荣舔了舔嘴唇的水珠问道："下一步我军该作何打算？"

军师道："于今之计，只有重回辽东再作打算。此地距山林太近，恐有伏兵，不宜久留。"

孙万荣便唤来将军，要他整顿人马，正要继续东行，"嗖"的一声，一箭从密林中射来，正中军师胸部，军师霎时口吐鲜血而亡。

孙万荣情知遭遇了埋伏，大喊一声"上马"，便率先向东奔去了。

埋伏在密林中的娄师德眼看着叛军纷纷落马，便不由得感喟，难怪契丹军久攻不克，单是他们以生命保护主帅的气概就足以说明。他身旁的李多祚道："请总管大人允许末将率一千人马，捉那孙贼回来。"

娄师德笑了笑道："强弩之末，何劳将军动干戈？老夫料定，张九节将军正在前面等着他呢，我等还是静待佳音吧！"

这是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六月三十日，正是头伏，酷热的太阳炙烤着幽东大地，在张九节一路追杀下，孙万荣身边仅剩十余骑。

人马疲劳到了极点，饥饿到了极点，意志低落到了极点。太阳就像钉在天空一般，奔走了几里，抬头看去，它似乎没有任何移动。军士们一见到潞水河，便纷纷奔了过去，将头浸在水中半晌不愿意出来。

干粮早已吃完了，大家都饥肠辘辘的，他便让几位军士到附近的农家找些吃的，只留了队帅一人在身边应急。

坐在树荫下，孙万荣的眼睛潮湿了。自出了幽州城后，他发现自己变得格外脆弱，眼里总浸着酸涩的泪水。如果哭能扭转败局，他宁愿对天大哭一场。回想这一年，简直像是一场梦，可这梦到今天大概也就醒了。

队帅巡视了一圈后，回到孙万荣身边道："大人！倘是能够得朝廷宽恕，归降也不失为一条活路。"

孙万荣立刻警惕了，目光一下子变得十分犀利："你是要投降吗？"

队帅回避着他的怒视道："卑职只是不想大人痛苦。"

孙万荣颓然地靠在土坡上，讷讷道："今欲归周，定难宽恕，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

"与其如此痛苦，倒不如让卑职为大人解痛吧。"队帅说着便从背后刺了孙万荣一刀，孙万荣只说了一个"你"字，就倒在了栗子树下……

第十章

立嗣又起新风雨

化险方迎旧血亲

一场风雨终于过去。随着大片失地的收复，狄仁杰也升任了魏州都督，武攸宜、娄师德则率领大军凯旋。

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的朝会上，围绕如何处置平叛后事，群臣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曾闻叛军而退避相州的武懿宗奏请："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除之。"此议立即遭到朝臣的一致反对。

首先是娄师德出列奏道："这些百姓素无武备，力不胜贼，苟从之以求生，岂有叛国之心？臣恳请陛下赦之无罪。"

武懿宗很不以为然，争辩道："河北民风彪悍，素为贼众所用，杀之方能震慑一方，保社稷平安。娄大人乃朝廷重臣，何以替刁民开脱？"

娄师德很不屑地看了一眼武懿宗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望风逃走，贼众滋蔓，又欲诿罪于乡野诖误之人，传将出去，岂非让天下人耻笑？"

武懿宗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无言以对。

见娄师德说话，平日对武氏的飞扬跋扈早已心怀愤懑的官员们都纷纷站出来说话。其中一位名叫王求礼的左拾遗甚至奏道："武懿宗为臣不忠，若非他临阵脱逃，河北百姓岂会遭此屈辱？应杀之以谢天下。"

司刑卿杜景俭虽不像王求礼那样激愤，但同样认为："此皆胁从之人，请原谅之。"

证圣初年，杜景俭就是被武承嗣诬为李昭德党徒受到牵累，贬为溱

州刺史的，直至来俊臣伏法后，才被召回神都。

令武懿宗十分不解的是，武承嗣竟然没有出来为自己说话，他侧目看了几次，武承嗣都视而不见，这让他很伤心。

其实，武承嗣又何尝愿意看到武懿宗遭抨击呢？只是武懿宗作为三军总管临阵退却，自然是罪无可恕，自己又能说什么呢？

皇上虽然平日对武氏家族多有偏袒，可像这样战场畏敌的行为她是绝不能容忍的。果然，武曌义正词严道："诸位爱卿，孙贼一死，河北重归清朗。诸卿所奏，正合朕意，对胁从贼众之百姓，不予追究，令其归田，安居乐业，以显圣朝仁政。"

"陛下圣明！"大臣们齐声感叹，但朝臣们却没有听到任何对武懿宗的处置，不免感到很失望，但也都默然不语。

接下来，武曌当朝宣诏："以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凤阁鸾台三品；娄师德继续任纳言。"

本来朝会到这时已近尾声，大家谁也没有准备，只想快些散朝，武曌突然问道："顷者来俊臣、周兴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国有常法，朕安敢违！中间疑其不实，使近臣就狱有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周兴、来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难道真的没有冤枉么？"

这话问得突然，朝臣们一时都愣在了那里，但每个人的心间都激起了浪花。

武承嗣依旧保持了沉默，不是他没有听懂皇上的话，而是担心会引火烧身，那些案子，哪一件不是他亲自授意的呢？如果皇上忽然心血来潮，要将这些人昭雪平反，自己岂非自招其祸？

正此时，夏官侍郎姚崇出列说话了。武曌的眼睛顿时一亮，自平叛以来，她越来越觉得这个姚崇的举止言语都很遂她的意，于是，在他刚刚举起笏板的时候，武曌就欣然点了点头。

姚崇道："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来俊臣、周兴等罗织罪名，自以为功。陛下虽然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能自保，何敢对案情提

出异议？再说了，所问者若有反复，惧遭重刑，不若速死。赖天启理心，兴等伏诛。故而，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

所谓听话听音，姚崇这番话不唯将以往的冤案与皇上的关系彻底斩断了，还盛赞了皇上亲自将来俊臣、周兴之流治罪，说得武曌凤颜大悦。更重要的是，他并无追究冤死者案情的意思，而断言未来不会再有谋反之人，可以说这话说得各方都不得罪。

因此，武承嗣追着姚崇的话尾赶忙道：“姚大人之言，金声玉振，小王感佩之至。臣启奏陛下，应对姚大人予以重赏。”

武曌顺势道：“传朕旨意，赐姚崇钱千缗。”

然而，总有人会追究历史积案的，去年（万岁通天元年）刚刚被召回京城、任了左肃政台殿中侍御史的徐有功，就对姚崇的话很不以为然，出列奏道：“前任洛阳令魏元忠，当年在平定徐敬业叛乱时曾担任军中监理，多次出计胜敌，战功卓著，班师后被陛下任为司刑正，进而迁洛阳令。然则，终被来俊臣、侯思止陷害，流放于岭南。当初审案时，微臣亦在司刑寺，多次申明其为冤案，却昭雪未果，今二贼伏诛，当还他一个清白。”

闻言，武曌就觉得姚崇与徐有功一柔一刚，所奏均甚是有理，便当朝下旨召魏元忠回京，任肃政台中丞。

娄师德、豆卢钦望、杜景俭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感慨徐有功此奏真是太及时了。特别是杜景俭，曾与徐有功二人因与来俊臣、周兴等人在审案上思路相左，主张重证据、轻刑罚而被称之为“徐杜”，此时的他自是十分欣慰，当年的徐有功又回来了。

娄师德借机又禀道：“幽州都督狄仁杰，在魏州刺史任上平叛有功，应予褒奖。”

武曌就在心里开心地笑了，这两个人如今真是珠联璧合，甚是默契啊。其实，就是娄师德不说，武曌也已经对狄仁杰有了新的打算。

武曌抬起头，看一眼娄师德道：“爱卿所奏，正合朕意。朕对狄怀英的安置早有打算，不久就会有消息的。”

散朝以后，刚回朝的几位朝臣都有说有笑地相携着离开，武承嗣却阴沉地望着几位的背影，心事渐渐地沉重了。他实在不明白，皇上这是怎么了？把那些罪臣纷纷召回神都，这以后还有平安日子过么？不过，他觉得，武氏一族在皇上心中还是有地位的，起码武懿宗并未受到惩罚，这也算是一个兆头。

十月，朝廷下诏，以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杜景俭为凤阁侍郎，两人同为平章事。至此，垂拱以来受压的臣僚都回来了。这也是狄仁杰第二次入阁成为宰相，几度沉浮，他自己也是感慨万千。

狄仁杰回京后的第一道奏章，就是谏言皇上继续太宗年间的“羁縻”之策，对四夷以安抚为主，武备为辅，他在奏章里道——

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使夷狄无侵侮之患可矣。何必穷其窟穴，兴蝼蚁校长短哉？但当敕边兵，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

狄仁杰这番奏言很快获得了武曌的首肯。当武承嗣等人弹劾狄仁杰上任之初就欲松懈军防时，反而遭到了她的申斥：“你等昧于大局而关注枝节，但凡你等有狄怀英一半，朕也就高枕无忧矣！”

武承嗣一惊，皇上这话似乎在什么地方说过……“哦！”他记起来了，当初皇上也是这样看李昭德的。

从瑶光殿出来，武承嗣便闷闷不乐，回到府上，就见武三思、武攸宜、武懿宗都在府上等候多时了。说起平叛，众人就一肚子委屈。

武懿宗道：“为弟且不说了，攸宜乃行军总管，平叛凯旋，为何皇上的赏赐倒不如那个魏州刺史狄仁杰、田舍夫娄师德？”

武三思长叹一声，责备武懿宗道：“都是你坏了武氏兄弟的名声，你最大的不该就是未见贼寇而先撤军。结果，让皇上在大臣面前颜面无存，自然也影响了建安王的赏赐。”

武懿宗轻蔑一笑道：“王兄还好意思说为弟，王兄不也畏敌怯战，躲在临榆关不敢出来么？”

闻此，武三思的脸就“唰”地红了，正要发作，却被从外面进来的武

承嗣喝住道："奸人都在为重聚神都而弹冠相庆，你等还有心思在此内斗，传将出去，不唯皇上伤心，且让奸人耻笑。"

大家这才安静下来，一心听武承嗣说话。

武承嗣讲了弹劾狄仁杰，却遭到皇上斥责的情况，然后分析道："眼下的朝廷情势，与李昭德当年在相位时十分相近，甚至皇上说的话都如出一辙。只要这些人在朝堂多待一天，你我就多一分风险。因此，我等该同心同德，定要将那狄贼、娄贼挤出朝堂。"

武承嗣问起东宫境况，武三思道："近日知制诰奉旨到太子府上探看，说是李旦整日作画为乐，对朝事越发地冷淡了，翻来覆去的也就那一句话，'一切唯母皇之命是从'罢了。"

"那么皇上如何看呢？"

"知制诰说，皇上听后，沉默良久，接着就感慨自己与高宗皇帝风云一生，焉何自己的儿子都是扶不起来的蓬蒿呢？"武三思咽了一口唾沫继续道，"听说皇上还发制命太子监国，可太子死活不受。"

武攸宜就笑道："太子还算是个明白人，皇上是在试探他呢！"

武三思很是赞同武攸宜的看法，也说道："你我兄弟皆乃亲王，不管怎么说，好赖都上过战场，随着皇上春秋日高，她不得不重新考虑国嗣大计。"

武承嗣听到此处，眉头就凝结在了一起，河北战事刚起时，他曾经担心皇上命武三思出征，是欲立他为国嗣，因而纠结了好一阵子，好在他竟寸功未立。现在，倘是重新议定改立国嗣，舍他其谁？但这事情总须有人推动，便试探道："知制诰整日与皇上在一起，可否推动一二？"

武三思面露难色："皇上只是让知制诰批阅文书奏章，起草诏书制诰，并未让她过问朝政啊。"

两人正踯躅间，却听见武懿宗说了一句："有两人可以说动皇上。"

"快说说，谁可当此任？"

"二张。张昌宗、张易之啊！"

武承嗣静思片刻，但旋即摇头道："不可！皇上向来公私分明，断不会任他们议论朝政。"

武三思却狡黠地笑了，心想堂兄在朝这么多年，焉何如此古板？古往今来，有多少君主抵得住枕头风呢？何况皇上再怎么说也是个女人。但到了嘴边，他却并未多言："兄长不试试焉何知道呢？"

"好！"武承嗣的眉头展开了，当下几位兄弟商定，由武三思出面，邀请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到白马寺赏秋、放生、品茗。

十月的白马寺沉浸在一片秋色中。禅林中的枫叶红了，仿佛烟霞从天而落，殷红如火，秋风拂过，落霞满地，踩上去软绵绵的；与红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雄宝殿背后郁郁葱葱的松柏；再往后的塔林间，除了松树，还有槐树，更是满目金色；走过放生桥，就是放生池，金鳞翔水，浪花翻卷，好一派深秋美景。

为了迎接张氏兄弟的到来，怀清法师遵照武承嗣的吩咐，将禅院的小径扫了一遍又一遍。

上午巳时一刻，对面的坡上便来了一队人马。

怀清忙对站在身边的怀空说道："快去知会僧众，在山门前一字排开，迎接魏王一行。"

那队人马终于到了山门前，怀清惊异地发现，身为魏王、梁王的武承嗣和武三思竟然把自己的马交给卫士牵着，却分别为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牵马。

"前面是上坡，大人小心。"武承嗣对坐在马上的张昌宗说道，"大人金枝玉叶，若有个闪失，小王如何向陛下交代？"

张昌宗的脸就微微红了，可很快又恢复了正常，微微点头道："多谢王爷提醒。"

眼看到了坡坎边缘，都能看见山门了，这时张易之坐骑的前蹄却磕到了石头，差点摔倒，武三思顿时变了脸色，急命身后的卫兵前去护卫。随后，他擦了一把额头的汗珠，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大人受惊了！大人受惊了！小王……"

张易之轻松道："在下没事，王爷不必惊慌！"

可直到在山门前下了马，武承嗣和武三思悬着的心才总算落了地。

随后，一众人等便在怀清法师的导引下来到了茶室，职司奉上了香茗。

放下茶杯，张昌宗道："王爷请我兄弟来此，想必不仅仅是为了喝一杯茶，也不单单是为了赏秋吧？

武承嗣转脸对怀清道："不逢佛事，我等就在这里闲叙，法师有事就先忙去吧。"

怀清便很知趣地退了出去。

武三思站在门后，直看到怀清的身影转过法堂，消失在松林间，才掩了门，吩咐随从抬来两只箱子。打开箱盖，但见金光闪闪，耀得张氏兄弟睁不开眼睛。

武承嗣说道："大人每日侍奉陛下，颇利于陛下执政，小王深感欣慰，无以相赠，就将这些西域奇珍送与大人赏玩。"

张昌宗忙摆手道："王爷这是为何，在下怎敢收取如此贵重的财物？"

武三思狡黠道："大人收下了，小王才好说事呀。"

张易之捧起箱内的珍奇古玩看了看，见其间不乏价值连城的，便道："恭敬不如从命，我兄弟暂且收下，王爷有话不妨直说。"

二张并不知道，这些珍奇古玩都是武氏兄弟收受的贿赂，早在前几日，就遣人送来藏在白马寺的地室里了。

见张昌宗兄弟接受了赠礼，武承嗣这才将近来朝廷任吏的变化述说了一遍，末了才道明邀请二人前来赏秋的原因："想来两位大人也知道，太子入主东宫已有七年，然平庸无奇、毫无建树，仅醉心于声色翰墨，此岂储君之所为乎？如此下去，大周社稷何以为续？小王思之，不免忧心。"

张昌宗立即明白了，看来二人果然是为了改立国嗣之事啊。

“你我同事一主，陛下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张昌宗想了想，“陛下向来不喜欢将私情带进公事，故而……”

“所以，才请两位大人到郊外的白马寺商议呀，”武三思立即接上话道，“不过，小王知道两位大人一向干练通达，长于周旋，定能玉成此事，还请不要推辞。”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昌宗也不好推却，侧过脸看了看张易之，两人会意地点了点头道：“王爷所托，在下当不遗余力，但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且看王爷的造化吧！”

武承嗣赶忙谢过，调侃道：“大人何时也参了佛理？”

张易之拊掌大笑道：“大人难道忘了‘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道理？侍奉皇上，焉能不潜心向佛？”

张昌宗将杯中的最后一口茶喝完，起身道：“既是来到了这佛门净地，理当进香拜佛，向善放生。烦劳王爷安排一二。”

“甚好！”武三思说着便叫来手下吩咐了几句，四人便一起来到大雄宝殿，早有寺中的职司持了香火在那里等待，四人便都上了香，许了愿。

从大雄宝殿出来，过了放生桥，已有几名职司在那里等着，旁边放了两只木桶，一个里面存了小龟，一个里面放了几条鱼；另外还有两只鸟笼，分别装着喜鹊和翠鸟。

张昌宗很谦恭道：“王爷请！”

武承嗣便放飞了一只喜鹊，祈愿自己能如这喜鹊一般飞向一个好的前程。张易之选了翠鸟，放飞天空，仰头看了许久，为鸟儿也是为自己。武三思则选了鱼，取其如鱼得水之意。张昌宗是最后一个放生的，他捧着小龟，瞅着它的小眼睛看了好大一会儿，才放进水中，他是希望自己青春永驻、岁比彭祖。

至此，各位也都不虚此行了。因此，每个人回看山门时，都是满面春风。

二张一回到宅院，府令就告诉他们，瑶光殿来人了，传两位大人午后申时进宫，从北门进去；申时三刻，与皇上共进晚膳。

“知道了。”张昌宗嘴上这样说，心中却是老大的不快。说起来，自己也封了云麾将军，为何还是必须走北门呢？难道南门真的就只能走宰相么？当然他也只是想想，这念头很快就过去了，一心等待夜晚的到来。

申时二刻，兄弟俩各自乘了自己的车子到了瑶光殿，张尚宫带着尚衣、尚食等几位在殿门口等候，看见两位，急忙上前施礼，导引他们进去。两人坐了片刻，就听见武钦尖着嗓子喊道：“陛下驾到！”

“微臣恭迎陛下。”两人急忙起身跪倒在地。

武曌情之所至地在张易之脸上拧了一把道：“平身吧！”

张昌宗兄弟轮流向武曌敬酒。武曌问他们白日都去了哪里，张易之抢先回答说去了龙门寺。他知道，白马寺乃皇上伤情之处，怕自家兄弟不小心说出口惹皇上不高兴。

张昌宗立即明白了兄长的意思，忙接口道：“微臣随兄长到龙门寺为皇上祈福了。”

闻言，武曌就分外高兴：“难得你们心中挂记着朕，朕就赐你等饮酒。”

席间，张昌宗几次示意张易之，但他都装作没有读懂，依旧小心翼翼地吃饭。他们这些微妙的交流又怎么会不被武曌发觉呢？她饮过一杯酒问道：“两位爱卿是有话要对朕说么？”

“这……”

“有话就说，何须吞吞吐吐。”武曌放下筷子，一本正经。

张昌宗沉吟片刻，终于很谨慎地说道：“微臣是怕惹陛下不高兴。”

武曌笑了，很温婉地说道：“自两位爱卿陪伴以来，朕身心健旺、愉悦情畅，有话尽可说，朕不怪罪就是。”

“微臣也是为社稷虑。”张宗昌这才放胆将重启改立国嗣之议奏给了武曌。末了，他还特别强调，“陛下开启武周革命，移风易俗，四海咸归。李氏宗室，虽经打压，木摇而叶落，然至今暗流依然。前不久李尽忠反叛，打的就是匡复李唐宗室的旗号，足见革命之难，易帜之艰。何况立嗣事关国运，臣望陛下以远虑而排近忧。”

张昌宗说话时，显得诚惶诚恐，赶紧又补充道：“微臣明白不该妄议朝政，然则，微臣为陛下计，不吐不快，请陛下治罪。”

出乎张家兄弟预料的是，武曌并没有生气，反而很欣慰地说道：“这事在李尽忠反叛时朕就想过，只是尚有诸多顾忌。两位爱卿既然陈奏，朕当然不会不考虑的，吃饭吧！”

饭后，武曌要张尚宫安排宫娥们为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沐浴。张昌宗就有点受宠若惊，往常都是先在宫外沐浴之后才进宫的，今日享受殊遇，足以证明他们的话皇上听进去了啊。

第二天，张昌宗就把皇上的态度转告给了武承嗣。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春节过后的第一次朝会后，武曌特地留下了鸾台侍郎狄仁杰。

自万岁通天元年以来，武曌总喜欢在瑶光殿批阅奏章，今日转到武成殿，狄仁杰立刻意识到皇上必有大事要问自己的意见。

一向在群臣面前不苟言笑的武曌与狄仁杰说起话来，却总是很随和。如今也一样，君臣虽然分尊卑而坐，但说话的气氛很随便。武曌问道：“近来有不少大臣谏言朕改立承嗣为皇太子，朕就想听听，爱卿如何观之？”

狄仁杰不答反问道：“不知哪家大人言出此议？”

武曌笑了笑说：“这就不是爱卿该打听的事情了，朕只想知道，爱卿如何看此事？”

狄仁杰很从容地回道：“臣铭感陛下恩泽浩荡，与臣坦然相谈，为此臣不敢隐情。臣以为文皇帝（唐太宗谥号为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唐高宗谥号天皇大帝）以二子托陛

下，今陛下乃欲移之他族，非天意耳。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

武曌依然有些固执道：“子与侄皆朕血亲，无厚薄之分。朕只是以为，旦儿平庸，难当国任，故而欲改立承嗣，有何不可？”

狄仁杰依旧从容地阐述：“一为子，一为侄，在陛下虽无厚薄之分，然在太子、魏王，却有远近之别。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之后，陪享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

武曌也不生气，她就喜欢狄仁杰直率却不违礼的说话方式，便也畅言道：“爱卿此言，未免危言耸听。此朕之家事，爱卿无须预知啊！”

狄仁杰并不退后，坚持道：“陛下之言，不无道理。然则，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为宰相，岂可不预知之乎？”

“你呀！这张嘴……”武曌指着狄仁杰，接着轻松而欢快地说道，“好了！今日就此打住，容朕思虑之后，再做决策。”

狄仁杰出了武成殿，就要回署中，刚刚上了车，却被喊住，他回头望去，原来是娄师德。遂先拱手行礼道：“大人好！这厢有礼了。”

“何须拘礼。”娄师德腆着大肚子摇摇晃晃地过来了。随后，他告诉狄仁杰，“老夫大概不会在神都待太长时间了，皇上已经要老夫继续任检校营田大使了，免不了又要西行。听与张昌宗、张易之同为控鹤监供奉的吉顼说，陛下近来又在酝酿改立国嗣之议，老夫心中甚是不安啊！”

控鹤监是武曌专为招纳男宠而设立的“公署”，由张易之、张昌宗掌管，并设有丞、主簿等官。

狄仁杰点了点头道：“不是听闻，而是真有其事。今天，皇上就是找在下征求看法的， 不过，在下持理禀奏，该说的也都说了。”

娄师德很赞同狄仁杰的处事态度，也很欣慰自己当初没看错人：“记得在平州前线，君我曾经有约，要迎庐陵王回归。”

狄仁杰感慨道：“如何能够忘得了呢？”

娄师德当即表示："看来，老夫也要进宫面见皇上，表明对改立国嗣一事的看法，绝不能让武氏觊觎储君的图谋得逞。"

说完话，两人便在司马道口别过了。

武曌没想到，走了一个狄仁杰，又来了个娄师德。本来心中有些不快，可"田舍夫"臃肿的身姿却让她生不起气来。况且，娄师德并没有直接说出此行的目的，而是先提起了营田之事："据微臣近来私下侦查，各地营田将中，确有人有盗卖军粮之嫌。微臣已然决计，等春耕开始，就西行巡查，断然将嫌犯捉拿归案，以正朝纲。"

武曌就十分喜欢娄师德这种做事方式，点头道："有爱卿出马，朕就高枕无忧了。"

娄师德忙谢过了皇上的恩典，接着就把改立国嗣的传闻提了出来。

武曌先是一愣，接着就坦然地告诉他道："近来有不少朝臣谏言，然朕只是咨询了宰相，并未决定。"

"万万不可！"娄师德没有二话就跪倒在了武曌面前，言辞恳切，"叛乱刚平，战火方息，陛下又复改立国嗣，倘有外贼趁机入侵，岂非又添新乱？"

武曌"咦"了一声，这一层她的确没有想到，忙上前扶起娄师德道："爱卿所言有理，改立国嗣，乃是大计，朕岂可随意为之？待朕缜密思考后再说。"

"陛下圣明！"娄师德见机便起身告辞。

武曌竟将他一直送到殿门口，特别叮嘱道："西行巡检，山高路遥，爱卿珍重。"

武曌没有想到，改立国嗣的动议很快将朝臣分为了两股。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王方庆，同凤阁鸾台三品王及善等随后也相继上书劝阻。武曌的心就陷入了平叛后从未有过的纷乱，似乎连张昌宗、张易之侍寝也无法排解。有时候，她也会无端地发怒，将二人赶出寝殿。

张昌宗、张易之十分惶恐，忙将之告知武承嗣、武三思，二人除了大骂狄仁杰、娄师德之外，却也拿不出对策。

一天，张昌宗、张易之在控鹤监遇见任右肃政台中丞的吉顼，闲聊起皇上近来的喜怒无常。吉顼并不感到意外，还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解铃还须系铃人。"

"足下此言何意？愿闻其详。"

吉顼诡秘地眨了眨眼睛问道："二位近来可在皇上面前提到改立国嗣一事？"

见二人不置可否，吉顼就压低了声音接着说道："改立国嗣一事早在垂拱年间就起过风波，这么多年过去了，大人重提旧事，必有缘由，如果能告知在下，兴许可以为两位大人解忧。"

张易之压低声音道："吾等兄弟只管侍奉皇上，哪有闲情管这些事情。只是两位王爷有求，吾等兄弟不便拒绝罢了。"

"这样就好！"吉顼来到两人面前，很有点面授机宜的做派，神秘道，"既是如此，话已带到，大人也算对得起王爷了。于今之后，切勿在皇上面前再提此事，在下料陛下定会凤颜大展的。"

张昌宗心头的重压这才有所缓解，连道："听君一席话，醍醐灌顶啊！"

从此以后，张昌宗、张易之只一心一意地当好侍寝，再没有从他们口中听到关于国嗣的只言半语。

大约半个月后，正是桃花落罢、梨花开放的时节，武钦急忙到署中宣达皇上口谕："听闻神都苑梨花怒放，传狄仁杰陪朕前去赏梨花。"

狄仁杰忙将手头的公务放下，跟着武钦来见武曌。这一对君臣，一个锦心绣肠，一个目达耳通。狄仁杰知道，皇上宣他绝不仅仅是赏花踏春，恐怕离不了改立国嗣这个话题。

果然，当他来到瑶光殿门前时，只有皇上的銮驾威赫赫地排列在司马道上，他正四处张望，却听见车辇内传来武曌的声音："别寻了，朕今日就宣爱卿一人。"

这可是平日朝臣们极少享受到的殊遇。狄仁杰很愉快地上了车，并

且自然地担任了导引，武曌由衷地点了点头。

待武曌和狄仁杰走在满目的花潮雪海中时，满身都染了淡淡的花香，肩头还时不时地落了一两片花瓣。武曌在花色的映衬下，皮肤益发显得白皙，她踱着很悠闲的步子，足尖偶尔染上点点清露，便有一种清凉的惬意。兴致来了，武曌还会摘一朵花在掌心把玩。武钦与张尚宫很少见到皇上如此消闲，只有狄仁杰透过她优雅的一颦一笑，感受到了她心头的云翻浪卷。

等狄仁杰从后面赶上来时，武曌将手中花瓣扔在地上，看了一眼他说道："朕今日有几梦，百思而不得其解，爱卿可愿为朕解之？"

狄仁杰道："臣早年曾读过几天易学，愿为陛下分忧。"

武曌转过一个弯，放慢了脚步说道："数日前，朕梦见一鹦鹉，双翼皆折，几不能动，醒后颇感奇异。爱卿以为此梦预示着什么？"

狄仁杰捻了捻美髯，若有所思道："启奏陛下，微臣浅陋，窃以为鹉者乃陛下姓氏之意象也；折翅者，乃指陛下二子也。"

"果真如此？"

狄仁杰并未直接作答，却借着孔子的话说："子曰，祭神如神在。陛下信则有之，不信乃臣姑妄说之，陛下不妨姑妄听之。"

武曌沉吟不应，过了一会儿，却又把第二个梦说给狄仁杰听："朕前日夜间，梦见自己与人双陆（下棋），频不见胜，这又是为何？"

狄仁杰掐了掐指头说："双陆不能胜，盖宫中无二子也。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虚备位哉？"

这一回武曌真的惊诧了："近来朕一直所想之事皆断于朕的胸中，爱卿为何知之甚详？"

狄仁杰笑看着武曌道："臣上观乾象，无易主之文，中察人心，实未厌唐德。陛下可曾记得？当年匈奴犯边，陛下使梁王招募兵卒，月余而不到千人；后庐陵王踵之，未及二旬而得五万人众；陛下再忆此次平叛，何以贼众要以'归我庐陵王'为号？以此观之，人心尚可测之，而天意万不可违。"

武曌的脚步在梨园中心的空地上停住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道："爱卿为朕解梦，今乃应矣。朕欲立太子，何者可得？"

狄仁杰觉得话说到这个地步，是该帮助皇帝厘清轻重的时候了，便道："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取舍详择，断在宸衷啊！"

这话武曌听着顺耳，狄仁杰果然说话滴水不漏。他并不像李昭德那样将武氏侄子说得一无是处，可所有的褒贬却都在不言中了。一个"宸衷"，便把抉择的权力呈给了皇上。

两人从此无言，一直沉默地走完梨园曲径。来到林子边缘时，武曌终于说话了："爱卿真乃孔明在世，朕有圣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癣？不过……"

狄仁杰立即接上武曌的话道："微臣明白陛下之意，毕竟是陛下亲手废了庐陵王的帝位，现今召回，难免有纠错之嫌，有损圣誉。臣倒有一谏言，不知当否？"

"爱卿快说。"

"可托词庐陵王有疾，召殿下、王妃、诸子偕行，回京疗疾。既不揪扯旧事，又显陛下圣恩，岂不两利？"

"哎呀！你这个怀英……"武曌的笑声中带了明显的轻松，"你这心思都是从何处学来的，朕真不知道……"武曌望着面前的狄仁杰，忽想假若当初偏信了来俊臣的谗言，将他斩了，岂会有今日的君臣对语？她不禁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而快慰。

纠结了数十日的改立国嗣一事终于有了决定，武曌忽然觉得，这三月的风分外和煦，太阳也分外亮丽。

不久的朝会上，武曌便宣布："房州来书，报庐陵王身体有疾，着派遣得力臣僚前往，接其回京疗疾。"

然武曌毕竟不是狄仁杰，一旦坐上龙案，她不得不平衡各方的情绪。她知道，武承嗣和武三思并非浑噩糊涂之人，而且他们数十年来一直追随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此武曌当朝罢去了极力阻止改立国嗣的王方庆的鸾台侍郎、同平章事的职务，任命其为麟台监，罢去杜景

俭凤阁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其为秋官尚书。

喧闹非常的第二次改立国嗣之议就此浪息波平。

三月的房州，气候较之汉江以北，就显得有些热了。各种花草树木都呈现出一年中最为勃发葳蕤的样子，满山的野花姹紫嫣红，染香了每一条溪水，染红了洒在山谷间的阳光，也迷醉了每一条山径。

丹江从三月起，也已进入汛期，汹涌而又磅礴。

但对李显来说，这一切都已司空见惯，季节在他心中早已混沌一片了，他每日无非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罢了。

如今，他站在丹江口，望着滔滔远去的江水，一切的记忆都模模糊糊的，那离京时的泪洒行道，那迢迢南下的风餐露宿，那走过关门岩前的思愤，那二次迁回房州时的担惊受怕，似乎都很清晰，又似乎都很淡远。转眼，他已是四十三岁的人了。

往事并不如烟，有几件事情他是刻骨铭心的。一是光宅元年徐敬业谋反时，先是以雍王李贤尚在人世为号，事情败露后，又打起了“还我庐陵王”的旗号。那是他噩梦如魇的日子，他暗暗叫苦，埋怨徐敬业不识时务，以卵击石，更担心将自己牵扯进去；那也是他完全被当作囚犯的日子，王府周围终日满布岗哨，甚至连如厕都要向岗哨禀报。好在徐敬业起兵如昆仑雪崩，来得快也败得快，自始至终没有一人到房州见他，他才得以躲过一劫。

李显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自知治国不能与长兄比，论才干也不能望已故太子李贤项背，论起地位，李旦如今还是国嗣。可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谋反者都以他为号呢？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当他在房州度过三十二岁生日时，出席酒宴的房州长史带给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博州刺史李沖起兵反叛，以‘归还庐陵王’为号。”他当时就吓昏了……

再者，前不久的松漠都督李尽忠反叛，同样打出了“还我庐陵王”的旗号。他为此而提心吊胆了将近一年时间，直到孙万荣败落被杀之后才得以安心。

他就这样被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折磨催白了双鬓，刚刚四十三岁，就

老态尽显。更让他痛苦的是，长子李重润年已十六。高宗在世时，非常喜欢他，曾立其为皇太孙。随着他被废帝位，儿子受到株连，也贬为了庶人，这些年跟着自己饱受磨难，尚不知何时能回到神都。而后宫嫔妃生的三个儿子究在何处，他更是茫然无知。

陪伴在旁的房州长史深谙庐陵王此时的心境，便劝道："时候不早了，王爷还是回化龙王城吧！

李显点了点头，转身上了马，狠抽一鞭，向南奔去了。

李显结束了这次经刺史大人允准的春游，在两日后回到了房州治所。他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有朝廷使节在此等他。来人乃天官署职方员外郎徐彦伯，早年做过永寿尉、同州司兵参军等职。

房州刺史刘琛忙将徐彦伯介绍给李显。徐彦伯急忙上前依大礼参拜，李显一时间很是惶恐，除了当年狄仁杰来此时有过大礼参拜，多年了，他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身份……以致他很久才反应过来："爱……爱卿平身……"

徐彦伯在行过君臣之礼后，才站起来道："庐陵王接旨！"

李显又是一愣，旋即清醒过来，忙跪倒在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制曰：朕闻庐陵王李哲，远在房州，体多疾患，萦萦系念，着即偕其妃、诸子归京疗疾。复其名显。钦此！

房州府内静极了，静得只剩下徐彦伯的气息。

李显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就像冬日里银光皑皑的莽原，分不清何处起伏，何处凹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惶恐之后，接下来就是浑身战栗，脸色苍白。"母皇何以现在忽然起了恻隐之心？"他已经十来年没有回神都了，此次回去是否意味着自己生命的终结？

看着面前的李显，徐彦伯心中也掠过不尽的悲凉，高声道："庐陵王谢恩！"

可没有人回应。他一连喊了三声，才听到房州刺史刘琛在一旁提醒："大人提请殿下谢恩呢！"

“谢陛下隆恩。”李显这才如梦方醒，头贴着地讷讷道。继之伏地号啕恸哭，“母皇要儿臣死，儿臣不敢不死。何必要押回神都呢？”

忽然，李显从地上爬起来，发疯地一边朝外跑，一边大喊：“我不回去！干脆就地自裁罢了！”说着从值守的卫士手中夺过刀，就要朝脖子上抹，却被从后面追来的刘琛死死抱住。

“殿下这是怎么了？回神都疗疾，本是喜事，殿下这是何苦呢？”

李显的泪水滴在刀柄上：“回神都死，房州亦死，何必长途跋涉？”

徐彦伯长叹一声，上前跪倒在李显面前道：“殿下少安毋躁，请允准臣奏明原委。”

于是，他将神都如何围绕改立国嗣而生的风雨，狄仁杰、娄师德等人如何进言皇上都述说一遍，末了又劝道：“陛下在神都，夜夜梦中看到殿下，醒后遥望南天，殷殷念记，泪湿衫袖。微臣请殿下打点行装，早日起程，皇上还等着呢！”

听到这些后，李显的情绪这才稳定下来，欷歔抽泣道：“母皇！儿臣没有一天不思念您啊！”

其实，眼前这个结局也是房州刺史刘琛没有料到的。他至今还记得前任刺史任杰离任时对他的一片肺腑之言。

那天，任杰在酒至半酣之际道：“刘大人！州中其他事务均已列在清册，在下就不多说了，就是城西二十里地的化龙王宫，乃庐陵王居处，还请大人多加关照。”

“还请大人明示。”

“庐陵王虽如今是庐陵王，但与李贤太子境遇不同，说不定哪天就翻过身来。为此大人须知进退，不可被奸佞所惑。”

此刻，刘琛便很惊异于任杰的见事之明，急忙上前搀扶着李显道：“微臣恭喜殿下得回神都。”

李显已恢复了王爷的气度，对刘琛说道：“本王在房州十年，亏得

两任刺史大人关顾，方有今日。回神都以后，本王定当奏明陛下，以期擢拔。”

房州夜色，远峰如黛；月明星稀，清风徐徐。众人被浓烈的土著酒喝得共入醉乡，直到夜阑之际，李显方回驿馆就寝。

一道诏书，让李显的安危成为房州的要事。当夜，驿馆周围一连布了三道岗哨。刘琛又遣司马率了十数名高手在屋顶、屋角暗处守护。

第二天，李显一觉醒来，已是红日临窗，起身一看，徐彦伯和刘琛正在门外说话，不禁感慨自己睡过了。多少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如此心神笃定地进入梦乡。

用过早膳，刘琛便陪同徐彦伯出城，沿着化龙河谷行了约二十里地，王城就一点一点地映入了眼帘。城门大开，房州府别驾率领值守列队恭迎，城门外的广场上彩旗飘飘，李显又是一阵不解。

刘琛紧催坐骑，追上李显道：“昨日后半晌微臣就命别驾率军前来部署了，王妃正在等候殿下呢！”

李显点了点头，眼睛湿润润的，鞭策胯下的战马，朝城内奔去。这时，他身后传来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大周万岁！”

“陛下万岁！”

他的心不禁五味杂陈，是的，物是人非，十四年风雨迷离，他已不认识这个世间了。曾让他沐浴恩泽的皇皇大唐不复存在了，他即将回到的神都，是大周王朝的国都；他现在既不是大唐的皇帝，更不是大唐的亲王，而是大周的庐陵王；十四年的隔山隔水，使他与母亲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离开时，她还是大唐的太后，而今她已是大周的皇帝。他真不知道如何去适应这一切。

王妃韦香就在宫门前站着，一大群宫娥太监簇拥着她。隔着老远，他就闻到了从她身上散发的玫瑰香。一夜皇都风，俨然两代人，站在他面前的韦妃雪肤丽质、光彩照人、粉黛蛾眉、朱唇饱满。

在这一刻，他忽然就想起垂拱四年狄仁杰来访后，他曾拥着韦香说

的一句话：“异时幸复见天日，当唯卿所欲，不相禁制。”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李显忘情地翻身下马，跑上前去与韦香紧紧地抱在一起。

“殿下！你有出头之日了！”韦香的哭声在耳边回响，“殿下！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第十一章

残梦一缕随烟散

沧桑满眼思让宫

六月，一夜南风吹黄了神都城郊的夏禾，也吹来了北方藩国突厥的使节。

因平叛有功，受到朝廷册封的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默啜，在致武曌的上书中，希望能兑现战前的诺言，让自己的女儿与大周的王公子弟通婚。担任此次使节的不是别人，正是左厢察默咄。

面对大周皇帝，默咄虽然礼数周全，但话语间分明带了夸功邀赏的意思，说若非突厥出兵，孙万荣之败断不会如雪崩冰释，朝夕溃散……

武曌越听越不明白，问道："这些朕早已知道，不是敕封默啜为报国可汗了么？"

闻此，默咄便挑明了道："陛下可曾记得？战事正酣时，大汗曾遣使者来，愿以陛下为义母，并求以女儿与大周和亲。现战乱平息，乾坤清朗，陛下却迟迟没有回音，大汗不免心中纠结。"

武曌心头一惊，前几个月，为处置战后事宜和改立国嗣之议，分了不少神，倒把这事搁置了，于是很大度地说道："泱泱大周，言而有信，岂能毁约？只是战事方平，善后诸事堆积，故而延宕，还请使君回去告诉你家大汗，朕当尽快选佳婿与公主联姻。"

武曌转身对代理司宾卿杨齐庄道："请左厢察到驿馆歇息，朕与诸位爱卿商议之后，即刻便可回复。"

默咄走后，武曌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默咄的话软中带硬，显然不单是为了联姻而来。这事当初是由狄仁杰出使黑沙城签约的，好在他现今就在阁中，正待要武钦去宣，却不料武三思来求见了。他带给武曌一个十分揪心的消息：太子太保、魏王武承嗣病倒了多日，请求陛下准

告，暂不能上朝议事。

武曌的心顿时就“咯噔”了一下，也没有心思召狄仁杰了，转而对武钦道：“移驾魏王府，朕要亲往探视。”

武钦答应了一声，急忙命身边的太监到殿中省备齐补品，又要张尚宫去太医署传秦鸣鹤。等这一切安排妥当，已是上午巳时一刻。

皇上的车辇出了重光门，转入东城区，从宣仁门进去，就到了魏王府坐落的景行坊。

六匹纯色的马载着武曌，也载着她的思绪在天地间回旋。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她将武承嗣从流放地召回到眼下，恍惚之间已是二十八年了，从宗正卿到宰相，其间虽有沉浮，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左右。当初若没有他的提醒，她就不可能重用北门学士而将那些掣肘的臣僚排斥在外，也不可能向高宗提出“十二建言”。那时候，她刚刚二十三岁，该是多么年轻，如果没有武承嗣的推动，她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称帝。可如今他却在刚刚进入知命之年时病倒了，她便有了一种怅然若失的痛苦。

别人不了解他，武曌却最清楚武承嗣的病根，两次改立国嗣的风波，前后历时八年，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可武曌也感到很无奈，有些事情，即使高贵如她也无法扭转天意人心。

在她看来，他又有什么错呢？当王朝的国柄由李氏转入武氏手中时，他欲继承国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魏王府到了，请陛下下车。”武钦禀奏之后，张尚宫急忙上前伺候。

在府门前迎接的是武承嗣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是右羽林将军武延基，次子是淮阳王武延秀。武延秀已经二十四岁了，比他父亲归京时还大一岁，眉眼、身板乃至说话的声音，都太像武承嗣了。

“臣妾迎接圣驾。”

“微臣武延基、武延秀接驾。”

“平身！”武曌在说话的当儿，看着武延基和武延秀，眼睛就湿润

了。

“在羽林将军任上你还顺心吧？”

武延基忙回答：“启奏陛下，孩儿年纪轻轻，就被授予右羽林将军，孩儿记着祖姑母的恩德。”

“你能如此想，朕甚欣慰。”武曌点了点头。

再看看眼前的武延秀，这孩子早年在突厥当质子的情景便涌上了心头。

说起来那是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的事情了，这年十一月，朝廷以天官尚书韦待价为总兵，发兵讨吐蕃。为安定东陲，时为太后的武曌趁着西突厥可汗亡，十姓无主，部落散亡之际，擢升突厥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将军，兼崑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为了表示朝廷的诚意，当时就选了十岁的武延秀代李唐宗室入突厥为质子，这一去就是五年。

武曌记得很清楚，当武承嗣带着归来的儿子跪倒在武成殿时，她惊呆了。大漠的风沙，草原的牛羊肉已将初晓人事的武延秀养成了一个腰圆膀粗的少年。他目光中少了中原人的憨厚而嵌入了草原人的野性；他舌尖上滚出的是流利的突厥语；他举手投足间都带了突厥人的彪悍。

那一天，武曌破例地用宫廷御酒为侄孙接风，席间，武延秀着突厥服，登牧人靴，为太后跳了一曲潇洒奔放的胡旋舞，看得武曌赞不绝口。不久，她就发现，王族中的少年纷纷学起了胡旋舞，再过一些日子，武钦就向她禀奏，说整个神都大街小巷都兴起了胡旋舞。

转眼间，他已是可以站在朝堂上与狄仁杰、娄师德等一班老臣一起议事的淮阳王了。

武曌向他们母子点了点头，便在其导引下来到前厅。武曌略吃了点茶便问：“承嗣的病如何了？为何不早早禀奏朕知道？”

夫人忙回奏道：“王爷说陛下日理万机，国政邦交，事事挂心，他既不能为陛下分忧，就更不敢打扰了。”

闻言，武曌转脸向随行的秦鸣鹤吩咐：“速去后堂为魏王诊治。”

“微臣遵旨。”随后，秦鸣鹤随武延秀到后堂去了。

大约一刻之后，秦鸣鹤回到前厅禀奏道：“臣观王爷舌苔，呈白淡之状，观之脉象，弦细迟滞，乃肝气郁结，无以疏通，积而成疾之故。”

“可有疏泄之径？”

“王爷之疾，非一日之致。只是平日忙于朝事，未能早察，一旦爆发，其势甚猛。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若抽丝，须得慢慢调养才是。微臣开了几剂汤药，服下之后，当有好转。”秦鸣鹤拱手道。

“那魏王的精神如何？”武曌又问。

秦鸣鹤答道：“昨夜大概睡得好，这会儿精神尚好。”

武曌闻此言，便撩起裙裾起身道：“既是如此，朕就到后堂看看。”

夫人见状，自是慌了手脚，诚惶诚恐地劝阻道：“陛下能来，臣妾已是铭感肺腑，怎敢劳动圣驾？”

武曌的脸色顿时就严肃了：“朕不只是皇上，还是承嗣的姑母，去看看又何妨，不是还有秦太医跟着么？”言罢，她径直离开客厅，向后堂走去。

武承嗣这会儿正对着墙壁发呆，因为身子虚弱，加上六月的天气，头上汗津津的。此刻，他看见窗外有一只折翅的鸟儿，几次想奋力飞过墙去，却每一次都重重摔在地上，发出阵阵哀鸣。如此努力几次后，它大概绝望了，头朝着高高的府墙撞去，就那么无声无息地跌落尘埃，魂销骨散了。

这就是世间，残酷而又无奈。

睹物思人，这鸟儿的命运与自己何其相似。早年，因父亲与姑母之间的情感纠葛，下一辈人也被殃及。皇后一句冠冕堂皇的谏言，就把他一家赶到了偏远的岭南，而且一去就是多年。等他回到神都时，父亲已是岭南的一抔黄土了。老实说，那时候的他对堂姑母怀有深深的怨恨，在绝望中甚至决计今生都不再见她。

可世事无常，一场围绕废后的纷争，让姑母将他召回了身边。他也开始一心一意地辅佐姑母，帮她把称帝路上的一个个政敌置于死地。

他怎么会忘记天授元年导演的一场场惨剧呢？这年九月七日，武曌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觉得李旦的太子之位应该是他的。

他相信，皇上也是这样想的。于是，他时而借助于舆情推动，时而借助于朝内各种关节，试图造成必欲代之的局面。可他唯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朝廷里，皇上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两次改立国嗣的失败，让他身心俱疲……正在这时，他看到了窗前的两个人影。

那不是李义府和许敬宗么？那“李猫”依旧笑容可掬，许敬宗依旧狡黠干练，他们的目光中含着不尽的意味，似乎想说些什么，可武承嗣只看到他们口唇嚅动，怎么也听不见声音；他们似乎很想走到自己窗前，却又只见其身体摇晃，不见其迈动脚步，就连那招手的姿势也显得虚无缥缈。

“李大人，许大人！”武承嗣呼唤着，可等他再度定神去看时，却什么也没有。

武承嗣突然觉得浑身很冷，一个劲地打寒战，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武钦尖锐的嗓音：“陛下驾到！”

接着，就是武曌责备的声音：“他患疾在身，你惊吓了他如何是好？”

哦！是皇上来了，真的是皇上来了。武承嗣转过脸来，就看见了姑母温暖的笑容，他极力挣扎着要起身，却被武曌按住道：“你有病在身，不必拘礼了。”

“微臣还思谋着要将国史编纂完成，可……”武承嗣不无歉意地说道。

武曌在榻前坐下，从目光到话语中都充溢着温柔和慈爱：“朕已让秦太医替你把过脉，你之疾乃劳累所致，并无大碍，只要精心调养，即可康复。”

“谢陛下隆恩。知臣病者莫如臣。秦太医纵有回春妙术，恐怕无回天之力。”武承嗣长叹一声，言罢潸然泪下。

武曌当然明白武承嗣话里的意思，可在这样的场合，她只能回避这个话题道：“爱卿何出此言？大周能人异士如雨，岂能医不好你的病？朕还等着你上朝议事呢！”

说到朝事，武承嗣强打起精神道：“微臣听延秀说，突厥的颉跌利施大单于默啜派了使者来神都，重提和亲之议。”

“朕正要听听爱卿之见呢。”武曌点了点头。

“这……”

武曌不等他继续便接着道：“朕欲以淮阳王为婿，前往黑沙城接颉妍公主为妃。”

“陛下……微臣……”武承嗣怎么也想不到皇上竟会做如此的安排。

武曌却并未等武承嗣把话说完，也未顾及身后武承嗣夫人的泪花蓬蓬，便道：“朕如此考虑，一则延秀早年曾经质于突厥，知晓突厥语，熟悉突厥人情风俗；二则，此次和亲不同于以往，是突厥颉妍公主嫁到神都，而非我中原之女远嫁突厥。三则，与突厥和亲，原是朕借兵与默啜时的承诺，况且他已是朕的义子，与你情同手足，和亲有利于两国讲信修睦。此利国利民之举，你何乐而不为呢？”

武承嗣还想挽回，孰料还没有开口，武延秀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微臣谢陛下赐婚，微臣愿前往黑沙城完婚。”

武承嗣根本不知道，武延秀早在黑沙城当质子时，就爱上了美丽的颉妍公主。那时候，默啜让他向颉妍公主教授大周语言，而颉妍公主也乐于教他草原的刀剑之术。不知有多少次，他们外出狩猎，就在草原上找一块地方拢起大火烤，然后一起分享猎来的美味。

一次，他们一起到草原上学习跑马，却因为太专注而贻误了时辰。眼看着天色已晚，突然还从山梁后冲过来一群狼。从小在神都长大的武延秀何时见过这种场面，顿时就陷入惊慌之中。倒是颉妍公主镇定自若地伸出胳膊，让武延秀骑到自己的马上，然后撕下袍裾做成火把，随从

们见状也都高举起火把，狼群终于退却了。从那一刻起，武延秀就把颉妍公主藏在了心底。转眼八年过去了，他想，颉妍公主一定出落得更加婀娜可人了。

武延秀满心欢喜地接受和亲，让武曌的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她上前扶起武延秀道："你乃朕之亲孙矣！"言罢，转脸要武钦宣达旨意，还命尚衣局加紧准备小王爷和亲礼服和颉妍公主的婚服，择定吉日，前往黑沙城。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承嗣夫妇也无话可说，只有谢恩罢了。

第二天朝会上，武曌便宣诏："特命淮阳王武延秀入突厥，纳颉妍公主为妃。另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以春官尚书名义、杨齐庄以司宾卿名义，押金帛巨亿而送之。"

这高宗时的宰相、画家阎立本的侄孙阎知微立即出列道："微臣一定不负圣命，平安接回颉妍公主。"

但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反驳道："臣以为，此事不妥。"

武曌抬头一看，竟是凤阁舍人张柬之，她记得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的贤良科目召试时，他以六旬高龄，于千人中对答策问，名列第一，一时传为佳话。现在该是六十有六了，竟然还是满面红光，精神矍铄。

张柬之举起笏板，激动道："自古未有中原亲王娶夷狄女者，臣请陛下三思。"

但是，曾经出使突厥的田归道却不这么认为："微臣倒不认为中原亲王不可娶夷狄之女。汉时，昭君可以出塞，今默啜之女当然亦可入中原和亲。臣所担忧者，乃默啜可汗不守誓约，中途变卦。所以臣以为可两手应之：一者，陈兵于河北、辽西，以应不测；二者，力促和亲。"

"田大人所奏实乃危言耸听。默啜者，陛下之义子；颉妍者，陛下之义孙；淮阳王者，陛下之侄孙，和亲修睦，足见陛下胸纳四海，包举宇内之气概，张、田二位大人多所指摘，不知是何居心？"对两位大人的建议，阎知微很不以为然。

见自己的建议被驳斥，田归道便不依了，面红耳赤道："阎大人此言，才是别有用心。"

大家各执一词，武曌却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转向狄仁杰问道："狄爱卿如何观之？"

狄仁杰撩了撩衣袖，很平静地出列回道："和亲之约，本是微臣奉旨前往黑沙城与默啜可汗所签。现叛乱已平，大周自当践行诺言，早日和亲，以取信于天下。不过毕竟是和夷族联姻，因此诸事须有礼有节，以防出错，贻笑天下。如此，微臣欲保举一人为监军，则大事成矣。"

"谁？"

狄仁杰撩了撩衣袖，继续奏道："监察御史裴怀古大人可担此任。"

武曌想了想，这裴怀古应该是仪凤二年举贤良而得以入仕的，官声不错，且有狄仁杰保举，当能胜任，遂问道："裴怀古在么？"

裴怀古应声出列，武曌道："朕命你为和亲监军，你须尽职尽责，不可有误。"

"臣领旨。"裴怀古领旨退回班内。

狄仁杰继续拱手道："然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察，故有备才能无患。陛下不妨令河北、辽西诸州加强戒备，以防不测。不过，此宜密行之。"

武曌十分欣赏狄仁杰见微知著，不偏于一隅的见识，当即表示："命司常寺以易学为经，择定出行吉日；密传朕旨意到河北、辽西诸州，务必强军备，精武备。"

如此安排完毕，武曌正欲宣布散朝，可张柬之却再度说话了："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泱泱大周，屈从突厥，有损国威，臣以死谏言，请陛下收回和亲之约。"

这一回武曌就不依了，如此不识时务，焉能待在朝堂："传朕旨意，任张柬之为合州刺史，即日离京，不可久留。散朝……"

张柬之之事让武曌十分郁闷，回到武成殿后，她闭上了疲倦的眼

睛，极力想把诸多烦恼赶出心苑。可就在这时，武钦却来禀奏，说武三思求见。武曌心底禁不住“咯噔”一下，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忽地，她从榻上坐起来道：“速宣他觐见。”

武三思几乎是跌跌撞撞走进大殿的，他一看见武曌，就号啕大哭地拜倒在地：“陛下！大事不好了，魏王他……”

“魏王怎么了？”

“魏王薨了……陛下……”

闻言，武曌一下子就跌坐在龙椅上了……

从魏王府吊唁回来，李旦把自己关进了庄静殿，很久没有出来。

郭纬隔着殿门叫了几声，都没有回应，便担心出事。他悄悄推开殿门，却发现李旦在面壁垂泪，欷歔不止。郭纬便困惑不已，这个作恶多端的魏王，十四年来，几度对太子身边的人大肆杀伐，几度欲将太子取而代之，对这样的国贼，纵死百回亦何足惜？可太子却为何如此伤心？

李旦抬头见郭纬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便道：“唉！本宫非为魏王而悲，乃悲世事之无常也。”

闻言，郭纬便默然不语了。

世事最怕看穿，一旦看穿，所有的“有”都会易为“无”，所有的“有所谓”也都会显得十分“无谓”，李旦现在就是这种心境。前半日，当他在武承嗣灵前的挽幛上写下“鹤归华表”四个大字时，他不禁想，高冠巨辇、黄罗伞盖、威赫赫一世，终了难免化为黄土；茅屋草舍、粗茶淡饭，最终要驾返泉台，空赚得亲人几滴眼泪而已。假若当初自己不仅仅让出帝位，就连这太子之位也让给那武承嗣，如今又将会是怎样的境地呢？

在魏王府，他还见到了李显。虽然他知道，李显早在三月底就回到了神都，兄弟俩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太子因有过朝臣来拜见而招杀身之祸的教训，所以，他很谨慎，从来没有过请皇兄进宫的想法。庐陵王也很自觉，他不仅在向母皇问安时，从来不提及太子，甚至根本连去东宫的打算都没有。

可如今终有机会重逢相见了，两人却有些陌生了，一时间也不知该从何说起。到底还是李显长几岁，他主动上前向李旦行了礼。可终究二人也只客套地互问了些一别多年的境遇，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闲话罢了。

这情景，让随来吊唁的两家的妃子，豆卢妃与韦妃都各自感慨着。在温良顺贞的豆卢妃看来，兄弟俩是可怜相逢不相语，对望几成陌路人。然在韦香看来，乃是李旦放不下太子的架子，在皇兄面前装矜持，一时话里就带了刺儿："太子殿下这些年高居东宫，宫娥成群，出有高车，居有华室，焉能记得房州有个庐陵王呢？"

豆卢妃从十五岁就入宫为李旦孺人，数十年来，慈惠秀发，敦悫素静，面对韦妃的刻薄，只以笑脸相陪罢了。倒是韦妃的冷嘲热讽让李显甚为忐忑不安，生怕被武曌知道，招来祸端，草草寒暄几句，匆忙作别了。

"嗯！这太子本来就该是他的！"李旦望着窗外渐渐西斜的太阳，自言自语道。

这时候，就听见门外传来女人的说话声，还有一个少年的声音，是豆卢妃与临淄王李隆基来了。

这声音让李旦的思绪骤然回到长寿元年那个多雪的正月，刘皇妃和窦德妃进宫面圣，却从此一去不回，七岁的李隆基从此没了亲娘。那一夜，在李隆基为躲避祸乱离京奔赴荆楚时，李旦便让他拜了贤淑善良的豆卢妃为继母。让李旦欣慰的是，六年来，这对母子二人情同亲生。

母子二人此时已进得殿来，与李旦见过礼，便坐下来说话。

十三岁的李隆基已经脱去少时的稚嫩，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年，言谈举止间都流露出太宗的气度。这让李旦暗暗生出无言的惭愧，自己今生是无望了，唯愿他将来有一天能光复大唐基业。

说起去魏王府吊唁之事，李隆基大惑不解道："表舅父仅为一介亲王，何况他一生并无建树，殒薨后皇上却要诸王和州县官员均去吊唁，未免小题大做。"

这话一出口，惊出李旦一身冷汗，忙以严厉的目光拦住话头："慎

终追远，人之常情，陛下旨意，岂能不尊？你休得胡言乱语。”

豆卢妃也在一旁劝道：“殿下亦乃亲王，举止当合礼义，不可造次。”

“孩儿回京以后，听闻武承嗣几度唆使他人上书，要求改立他为国嗣，孩儿就不明白，于今之天下，到底是谁家之天下？即便是陛下，不也是李唐的门媳么？”但李隆基依旧心中不平。

闻言，豆卢妃的脸色骤然就变了，怒道：“你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还让你父王活不？”

李隆基急忙起身，向豆卢妃谢罪道：“孩儿也是一时激愤，仅在宫中发发怨气，到了外面，孩儿自有分寸。”

“好了！你们几位兄弟，平日天各一方，难得见一次面，去和他们说说话吧！”李旦挥了挥手，无力道。

见此，李隆基便起身告辞了。李旦看着他出殿的背影嘱咐道：“记住！莫谈朝事。”

“孩儿明白了。”李隆基嘴上虽这样回答，心里却想，“父王一生胆小谨慎，何日才能匡复李唐社稷？总有一天，我要让武氏交回国玺。”

待庄静殿只剩下李旦与豆卢妃时，李旦吩咐郭纬道：“掩上殿门，本宫有话要与王妃说。”

四下无人之后，李旦发现，豆卢妃的眼眶红红的，知道她还在为魏王府吊唁时与韦妃的龃龉而伤心，便劝慰道：“你进宫多年，她那个性格你还不知道，何须计较？”

豆卢妃惨然一笑：“臣妾哪是和她计较，臣妾就是觉得殿下太委屈了。”

“委屈？不，本宫不委屈。本宫正要和你说呢，现在皇兄已经回来，本宫打算将太子还给他。”

“这又是为何？”

李旦拉着豆卢妃的手，慢慢地摩挲道："在东宫多年，本宫所受的折磨爱妃必也感同身受。爱妃不妨想想，人世间还会有何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有何人在身边的近臣惨遭杀戮时爱莫能助呢？又有哪一朝的太子被朝臣们视为灾祸而不敢亲近呢？爱妃说说，这种日子与牢狱何异？本宫实在不愿见亲人怆然垂泪，提心吊胆；再者，他为兄，我为弟，假若不是当初他犯错，这太子本就是他的。"

豆卢妃沉默良久，抬起头时，那泪水便淌个不停："臣妾何尝不能理会殿下的难处！臣妾唯殿下之命是从就是了。"

"如此甚好。爱妃可差袁尚宫出宫一次，请秋官尚书把本宫的上书转呈给皇上。他此次回京后，颇受母皇看重，定能向皇上奏明本宫的意思。"

"好！就依殿下。"豆卢妃依偎在李旦怀中说。

李旦紧紧地拥着豆卢妃，就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很重。她也不过三十七岁，可已有了零星的白发。他轻轻地拔下一根，讷讷道："都是本宫连累了你。"

豆卢妃默然不语，将泪水咽回，起身来到案头，为李旦研墨。看着砚台中一圈圈的墨痕，她忽然觉得这些年她和李旦不正如这砚中墨吗？无论如何都走不出皇上设定的墨池。

第二天一大早，豆卢钦望便接到了李旦的上书，心境非常复杂。他深知这些年太子备受煎熬，身心俱伤，也深谙他此时选择退却的明智。可更换储君，毕竟是一件撼动朝野的大事，自己的荣辱进退且不说，他担心一旦皇上起了疑心，又会把许多朝臣牵扯进去。

他把李旦的上书翻来覆去地看，一时倒没了主意。这样盘桓半日，一个人的身影忽然从心底跳了出来！是的！这样的事情该去找狄仁杰，他才智过人，颖悟绝伦，定会回筹转策、处置得当的。

豆卢钦望豁然开朗，不敢迁延，立即要府令备了车子，直奔鸾台来了。

而此时，狄仁杰正在署中与左卫郎将田归道谈论武延秀赴突厥的事情。

田归道道："一天夜间，下官的一位幕府巡街回来，发现突厥使者左厢察默咄趁着夜色向阎知微将军府方向去了，幕府感到奇怪，便暗中跟了上去，发现那车子后面装着一只箱子，到了府门前，阎将军出来迎接，还命人将那箱子抬了进去。默咄在阎府待了大约一个时辰，直到午夜亥时三刻才出来。大人明鉴，一国使节，其行为当磊落光明，见一位我朝的将领，完全可以正大光明，焉何要选深夜呢？"

狄仁杰认真地听着，也觉得事情蹊跷，疑云密布。可这毕竟只是捕风捉影，没有拿到实据，便道："大人所言，确是值得关注。在证据不足的情势下，只能提高警觉，暗中监视。老夫要亲自与司宾杨齐庄大人说，让他一路多所警惕，万不可掉以轻心。今日所议之事，只你我二人知道，万不可外传。还望大人告知幕府，定要谨言慎行，不可走漏消息。否则，酿成邦交是非，难以收拾。"

"这个下官自然知道，请大人放心。"田归道起身告辞，狄仁杰送至公署门口，心里很不平静。说来这个阎知微也是相门之后，他的祖父阎立本当年颇受臣僚尊重，当时夏官尚书姜恪以战功擢升左相，阎立本以绘画擢升右相，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美谈，何以就有这样的子孙呢？他转而又想当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孙辈，能够横刀立马、傲立朝堂的，可谓凤毛麟角。

"唉！谈何五世而斩，刚刚三世就衰竭了哦！"想到此处，狄仁杰兀自叹道。

"呵呵！什么三世而衰呢？"这时，他身后传来豆卢钦望的笑声。

听到笑声，狄仁杰一转身道："哦？是豆卢大人。为何这么早就来了呢？"

"进内间说话。"豆卢钦望说着，就往里走。

狄仁杰跟了进来，笑问道："何事如此神秘？"

"大人看看这个。"豆卢钦望在狄仁杰的对面坐了下来，顺手递出文书。

狄仁杰接过文书打开一看，心想："果然不出老夫所料，这一天还是来了。庐陵王刚回京三个月，太子就提出逊位的请求，这绝非一时意

气之举，乃是见可而退、殉国忘己的明智选择啊。”合上文书，狄仁杰便道：“太子以国为重，删华就素，可亲可敬。”

“请大人明示。”

“大人不妨想想，当初二妃失踪，殿下犹能忍辱受屈，退求自保，乃因武承嗣觊觎储君之位。今日境况大有所异，庐陵王归来，兄弟之间，当有伯仲，太子此时辞让，乃不忍兄弟反目矣。”

豆卢钦望若有所悟，问道：“太子给皇上的上书该如何处置？”

狄仁杰便答应与豆卢钦望一起面见武曌。

二人来到瑶光殿，发现武钦在殿外立着，便上前问话，武钦告诉他们，新任春官尚书阎知微大人正向皇上奏事。

狄仁杰眉头皱了皱，没有说话，内心却多了一份沉重。如果田归道所言属实，那么这趟和亲成与不成，就在两可了……

田归道的观察没错，前几日夜间默咄送的一箱金子，就让阎知微明白了突厥人此次急于和亲不过是一个借口，其真正的目的还是那一片曾被契丹人占据的土地。

阎知微当然清楚，接下了这箱金子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刚开始，他还坚决推却，可默咄的一番话让他彻底地瘫软了：“大汗久仰大人，才命本使深夜拜会。今晚大人接了这金子，你我就是朋友，若是拒绝，明日早朝时本使就把大人的事情禀奏给大周皇上，到那时，恐怕大人难逃通敌叛国、腰斩都亭的下场吧！”

如今，他站在武曌面前，一想起昨夜的情景，依旧不寒而栗，但事已至此，不管前方是高山还是深渊，他都得往前走。

“启奏陛下！突厥使节默咄希望六月底，最迟七月初，和亲队伍就得出发，说默啜可汗早已做好了准备。故而，微臣以为，彼有诚意，我须应之。”阎知微奏道。

“不可！”武曌闻言怒道，“魏王殒薨，举国致哀。此时让淮阳王远赴大漠，于国礼不合，于孝道有违。”

阎知微仍不死心，道："微臣明白，魏王去世，微臣哀之甚矣，然微臣担心，如此迁延，恐怕又起战事。"

武曌一拍龙案，大声道："他是在威胁朕么？默啜既已上书甘为朕子，就当以大周臣僚事朕，今以战事相挟，毫无道理。你去对那默咄说，朕意已决，八月淮阳王武延秀前往黑沙城，不再更改。"

闻此，阎知微暗暗叫苦，不知该如何回复默咄，但看到武曌凛然冰冷的神色，也不敢多言，道一声"微臣遵旨"，就退出了瑶光殿。他一路低着头，竟没有发现在塾门候召的狄仁杰和豆卢钦望。

"气杀朕了。"武曌一看见狄仁杰与豆卢钦望，就直言阎知微带来的不快，"作为三品春官尚书，竟唯异族意志是从，这成何体统？"

听罢武曌的叙述，狄仁杰已认定了田归道的怀疑，遂道："如此看来，田大人谏言陛下两手为之，并非事出无因。陛下可于和亲队伍历经之日，敕命河北各州，秣马厉兵，枕戈待旦，以防不测。正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豆卢钦望接着道："狄大人所言极是，微臣也以为只有敢战方能言和。"

"明日早朝，朕就命夏官署去办。二位爱卿有何事么？"武曌点了点头。

豆卢钦望看了看狄仁杰，狄仁杰也不回避，呈上了李旦的上书。

贾生曰："弟爱兄谓之悌。"故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至亲者莫若骨肉，至爱者莫如手足，曩昔皇兄显远在房州，儿臣勉为国嗣。今皇兄归宫，母子相聚，兄弟重逢，不亦喜乎？弟之事兄，乃为仁之本欤，本于此，儿臣恳请母皇下旨，改立皇兄为嗣。儿臣当以臃肿之姿，随于后……

看到这里，武曌心头便起了微澜，问道："二位爱卿如何看？"

"微臣以为，太子所择，乃慎思慎行之举，绝非一时冲动。"豆卢钦望先说了自己的看法。

“豆卢大人所言甚是。殿下礼让，循于长幼有序，本于仁爱孝悌，意在安于社稷，体陛下仁心，磊落光明，必成千古佳话。”狄仁杰接着附议。

见两位股肱之臣如此说，武曌的眉头展开了，但说话时仍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旦儿聪颖，慈孝悌友，虽言辞恳切，然旦与显皆朕之骨肉，容朕思虑之后再做定夺。”

“陛下圣明。”狄仁杰与豆卢钦望同时行礼。

出了瑶光殿，豆卢钦望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道：“下官一直提心吊胆，生怕陛下生疑，殃及臣僚，现在好了……”

狄仁杰捋了捋胡须，默默含笑，没有回答。皇上的心思他看得清清楚楚，看来李显立为国嗣的时间不远了……

梁山在七月的阳光下，烟岚缭绕，安卧在山顶的乾陵也显得若隐若现。远远望去，北峰十分险峻，与之相比，南面的两座山峰就显得低了。天空一碧如洗，似乎多一丝云彩都会破坏这纯净与蔚蓝。当年奉旨主持修筑这座与昭陵遥遥对望的帝王陵墓的两位大臣，文昌右相韦待价与户部郎中韦泰真均已作古，只有这庞大的建筑群仍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上午方辰时二刻，乾州刺史、好畤县令、乾陵陵台署的陵台令就已带领署丞和录事在神道口等候。陵台令不住地手搭凉棚向远处眺望，生怕怠慢了前来乾陵参拜的庐陵王。

约莫上午巳时二刻，从山下驶来一队前呼后拥的人马，虽不及皇上的銮驾那样整肃，但也显出赳赳气象。

回到神都三个月后，武曌才恩准李显前往乾陵。

李显就有了一种鸟儿飞出囚笼的快慰，韦香则更甚，受了这么多年委屈，自然将之视为扬眉吐气的征象，早早就要尚衣局为自己准备了庄重而又绮丽的祎衣和礼服，她就是要借长安之行告诉世人，当年那个颇得宠于武曌的韦妃——不——是当年的韦皇后又回来了。

一干人晓行夜宿，于六月底到达长安，上任几个月的长安留守姚

出城十里迎接。当晚，就在昔日的麟德殿举行宴会，席间竽笙高奏，歌舞翩跹，李显仿佛又回到了做皇帝的岁月。

夜阑酒散，姚⿰钅奏请庐陵王安居在含凉殿，说它紧邻太液池，碧树掩映，正是避暑的好去处。

夜风习习，新月如钩，李显与韦香临池依偎，静听池中鱼儿荡起“叮咚”水声，仿佛夜曲般的惬意。人在这种时候，是最容易浮想联翩的。

韦香牵着李显的衣袖道：“回神都三个月了，母皇为何对殿下没有安置之意呢？”

李显倒没奢求，道：“十四年房州苦守，能够回到神都已属万幸，本王只想过几天消停日子，焉敢有非分之想？”

“殿下怎么可以如此想呢？我们回京所为何来？不就是要把失去的重新拿回来么？那个李旦算什么，李弘、李贤之后，太子本来就应该是殿下的，如今回来了，他就应该主动让出来。”

李显的心头就多了一层烦恼，正色道：“立嗣大计，事关国脉，焉能说改就改，还是遵照母皇的旨意行事吧！”

韦香闻言却不依：“臣妾一回神都就派人打听了，狄仁杰和娄师德等臣僚都打算谏言皇上，立殿下为太子，殿下何不找他们吹吹风……”

“还是等回去再说吧！”李显还是不想此时谈及此事。

韦香推了一把李显，撒娇道：“当初在房州，殿下可是说过，‘异时幸复见天日，当唯卿所欲，不相禁制’的。如今这是怎么了？”

李显听后没有说话，只是沉默不语。

乾陵。不知不觉，父皇已在这里长眠了十四个春秋了。如今母皇远在洛阳，长安日益凋敝，陵前的幼苗已浓荫遮蔽，父皇独自一人躺在这大地深处是否寂寞呢？

长安留守姚⿰钅在一旁提醒：“殿下！乾陵到了。”

“哦！”李显下得车来，四周立刻布满了禁卫。

道口，乾州刺史、好畤县令、陵台令等跪倒了一片：“微臣恭候殿下驾临。”

“平身！”李显说着，挽起从另外一辆车上下来的韦香。

姚🔗示意陵台令在前面带路，他则亲自陪同李显从神道口起步，慢步而上。

“这道边的翁仲都是陛下当年钦点的，要与真人一般无二，守卫皇陵周围。”

“这个本王知道，母皇曾将韦待价和韦泰真宣到跟前，亲自查看了乾陵图。”李显点了点头。

“这些石雕狮子和鸵鸟，当年都是工匠们依照实物雕刻的，很真切，听说来自西域各国。”陵台令不失时机地禀奏。

“哦！”李显的泪水已不自觉地模糊了双眼。在一里多长的神道两旁，那排列有序、肃穆庄严、仪态迥异的翁仲，那形神毕肖、刀工精细、线条流畅的瑞兽，那昂首对视、胸如张弓、跃跃欲飞的天马，可都是在他去了房州之后才完成的。

弘道元年十二月八日，是李显毕生难忘的日子。父皇在那天凌晨卯时三刻，疲惫地走完了他五十四岁的人生旅程，怀着不尽的牵挂走了，而他就在父皇的遗体前接受了遗诏而登基。与其说，父皇是因头风而驾崩，毋宁说是两个儿子的命运揉碎了他那颗过早苍老的心。

一干人接着来到了朱雀门外，这里矗立着一座碑亭，内置高二丈一尺的巨碑。陵台令介绍道：“此碑为方形，顶、身、座共七节，表示日、月、金、木、水、火、土，寓意先帝文治武功光照天下，顶部为庑殿式，屋檐四角雕刻一力士石像，檐雕斗拱中间为五节碑身，下为碑座，各部分用榫卯相接……”

陵台令还要再说下去，却被李显挥手拦住了：“不必再说了，这碑本王很清楚。”

仰头站在碑前，李显细细地默读着上面那些熟悉的文字，他不能不

感佩母皇的才气卓绝。不管她与父皇在漫长的厮守中有过多少次的政见相左和情感龃龉，但他相信，在撰写这些文字时，她是怀着深深的追念之情的。当时，母皇可足足用了两个通宵才将碑文撰成。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文字刚刚被刻上碑石之上，他就从帝位上跌落下来……

想到此处，他还是毅然转身离开了。而且他已从韦香的目光中读出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懑，他生怕她在这时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再者，每读一行文字，他就会想起被废时那种蚀骨的痛，那些被岁月抹平的伤口便会被再度撕开。

再往上走就是献殿，县令担心李显太累，奏请他乘轿舆上陵，却被李显婉拒了。

从献殿出来，拾级而上，便登上了陵顶，南望乳峰，浮云苍茫；东顾昭陵，九嵕绕翠；北眺莽原，沃野绵延；西观眼底，村舍点点。秦中锦绣，一览无余。李显问身边的乾州刺史："本王在房州时，听说母皇恩准将李贤皇兄陪葬昭陵了？"

"确实如此。安放灵柩那天，关中州、县官员都前往祭奠了。"乾州刺史答道。

"好！本王明日就前往昭陵祭奠太宗皇帝，看望皇兄。"

李显先后用了十多天时间，参拜了乾陵、昭陵。等他回到长安城时，已是七月半了。本来依照姚🔗的安排，还要前往老子庙的，可一纸来自神都的六百里加急打断了他的行程。

他已被皇上册封为太子了，皇上要他尽快赶回去，参加册封大典。

李显有些蒙了，盯着制书，半天回不过神来："这是为何，这是为何……"

倒是韦香欣喜若狂地摇着李显的肩膀，连声道："殿下！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随行的人已是齐刷刷地跪了一地："恭喜太子殿下，贺喜太子殿下……"

第十二章

默啜毁约兴兵爨

狄公奉旨再出征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八月，武承嗣之子、淮阳王武延秀离开神都，前往黑沙城迎娶颉妍公主。

行前，他陪着母亲去了魏宣王陵前祭拜。面对日渐衰老、泣不成声的母亲，武延秀流下了泪水。他觉得父王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母亲，他只顾着谋求太子之位，并且为此而弄得朝野厌之，却总对母亲不闻不问，让她孤守寂寞。

虽说此次前往突厥和亲乃皇上钦命，但也是他自己慷慨答应的，只是唯一牵挂的还是琴断朱弦的母亲。因此，在出行前的日子里，他特地向皇上请告，在家中陪伴母亲。武延秀尽其所能地向母亲描绘了心目中的颉妍公主，说她的性格并不像她的父亲那样狡黠多变，说她螓首蛾眉，善解人意，他此去不久就会带她回来，母亲一定会喜欢的。

魏王夫人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抚摸着儿子的头叮嘱道："你虽说头上有顶王冠，可在娘的眼里终究还是个孩子。塞外风高野旷、人烟稀少，早晚要注意增减衣裳。"

临行的前一天，武延秀到瑶光殿向武曌辞行。武曌的心境就酸酸的，刚刚送走父亲，儿子又要远行，她也觉得太仓促。可她是一国的君主，言出即行，怎么好再迁延行程呢？便嘱咐道："爱卿此去，身负修睦邦交重任，望你大局为重，遵循礼义，不卑不亢，勿负朕望。"

接着，武曌命武钦宣阎知微、杨齐庄进殿，大概询问了和亲礼品的准备情况。阎知微禀奏："此去除了金银以外，还备了玉器百件、绢帛两千匹，为颉妍公主备的祎衣、礼服也都一应俱全。"

武曌点了点头，又问杨齐庄道："那个默咄还在神都么？"

杨齐庄急忙回道："默咄明日将来向陛下辞行。"

武曌点了点头道："对突厥使节要以礼相待，以诚相待，然彼毕竟乃我藩属国，切不可失了大周的国格。"

这话让阎知微心头"咯噔"一声，皇上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她听到了什么风声？但他旋即释然，深信自己与默咄深夜相见并无他人知晓，便当即表示："臣明白，臣奉旨出使突厥，乃为宣大周国威，播大周礼义，彰大周恩泽。子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何况臣为一国使者，宁可玉碎，而不可有伤国格。"

听了这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武曌很欢悦，看来自己的眼光不错："爱卿怀乡报国之志，朕深解矣！明日出发时，朕将遣各位宰相到定鼎门外送别，为淮阳王与诸位爱卿'祖道'，以祈平安。"

武延秀、阎知微、杨齐庄为皇上的恩典深深感动，齐刷刷跪倒在地："谢陛下隆恩。"

长长的车队和运送礼物的卫队呈"之"字形在草原上匆匆奔走，塞外的风将旗帜吹得哗啦啦直响，映出金色秋阳的温暖；身后的阴山波浪般地向西翻涌，白云在遥远的天际悠悠漫步，珍珠般的羊群伴随着阵阵牧歌"咩咩"相应——

阴山高啊！高不过突厥汉子的肩膀，

大黑河长啊！长不过妹妹对哥哥的情。

是雄鹰，就该破云而飞，

是骏马，就该驮着妹妹去寻找幸福。

只要哥哥的马缰系着我的心，

就跟你走到天尽头。

这歌声该是多么熟悉啊！九年前，刚刚十五岁的武延秀，便常常在这样的歌声中把颉妍公主托上马背，在草原深处奔驰。那种情感是多么的天真无邪啊，纯得如大黑河的水一样，看得见河底水草的每一片叶子。谁也没有想到，多年后他们会真正地走到一起。

一想到这，武延秀问身边的左厢察默咄道："颉妍公主还好么？"

默咄狡黠地笑了笑道："好！颉妍公主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她正盼望着大唐的王爷呢！"

"大唐？"武延秀心头一抖，但也只是一瞬，这也许是他们多年的习惯，毕竟大周立国时间不长。但他细微的表情变化还是引起了阎知微的注意，他急忙催马上前低声道："殿下不要太在意，在突厥人眼里，唐、周素来混为一谈。"

武延秀的确没有在意，他如今唯一关心的是能够尽快见到公主："请问左厢察，本王何时可以见到公主？"

默咄眯着眼睛看了看武延秀，笑道："殿下不用着急！公主乃大汗的女儿，用你们的话说，她是金枝玉叶，岂能随随便便地嫁人，总要依照礼仪而行吧！"

闻言，武延秀的脸上便流露出些许的不自然，为自己的迫不及待而暗中惭愧。但当他坐在马上，走过一顶顶穹庐的时候，还是想起了许多让他大惑不解的情景。

记得队伍刚刚过了长城，眼看暮色降临，朔风乍起，默咄便建议就在长城脚下搭起帐篷过夜。

阎知微和杨齐庄以臣下的身份安排武延秀单独住一顶帐篷，并且安排了武艺高强的禁卫值守。半夜里，他起身如厕时，发现值守的两名禁卫竟然靠着拴马桩呼呼入睡了，他正要大声呵斥，却不意间看到阎知微的帐篷亮着灯火，映出一个熟悉的人影，那人正是默咄。他不由得满腹疑窦，便蹑手蹑脚地朝阎知微的帐篷移动脚步，谁知这时两位值守醒了，惊慌失措地来到他面前，连道"属下有罪"。武延秀只得转身，问跟在身后的两名禁卫："说！你等何罪之有？"

年长的禁卫应道："阎尚书临歇息前交代，塞外偏僻，猛兽出没，要属下看护好殿下，尤其是夜间，不要轻易走动。谁料连日行走，人马疲惫，属下一不留神就睡着了。"

武延秀点了点头道："本王就是如厕，便不追究你等失责了。"

队伍行进了两日，到第三日太阳升起时，队伍来到了黑沙城下。抬头望去，黑沙城头绣着狼图腾的大旗呼呼飘扬，并无张灯结彩的迹象，武延秀正有些疑惑，就听见默咄的副使对着城头上喊道："左厢察从洛阳归来，速速放下吊桥，让我等进去。"

武延秀又是不解，大周乃宗主国，突厥乃藩属国，既是结和亲之好，就该在城外五里迎接，何以城门紧闭？他所记得的突厥人一向能歌善舞，英武善射，岂是如此冰冷？他看了看阎知微和杨齐庄，两人面目严肃。在这样的场合，他也不好再问什么。

吊桥放下来后，默咄便来到武延秀面前道："请王爷进城。"

队伍过了吊桥以后，默咄始终以主人身份走在前面。

武延秀边走边观赏街道两旁的风物，却是与九年前没什么两样，只是多了些富人住的穹庐。来往的当地突厥人看见浩浩荡荡的大周使团，纷纷驻足观看，可人群中传出的议论让武延秀心中很不安：

"听说大唐使节是来和亲的。"

"可不！颉妍公主要嫁到中原去了。"

"看这年轻王爷生得英俊倜傥，只是不知是哪家王爷？"

"还能有哪家王爷？定是李唐宗室。"

武延秀回头看了那几个人一眼，他们便立即把目光转向他处。他心中的疑云就越发沉重了，便侧过脸低声问身边的阎知微："阎尚书可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阎知微顿了顿，回答道："殿下不必介意，平头百姓知道什么？"

"尚书再看看，此种气氛像是结亲的样子么？"

"殿下多虑了，所谓客随主便，我们到了这里，可汗自会有妥当安排。"

"不！下官也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

阎知微转脸去看，说话的乃是随迎亲队伍而来的监军、监察御史裴怀古，脸上立刻布满阴云道："有何蹊跷？"

"大人乃春官尚书，难道看不出气氛有些异常么？"裴怀古尽量让自己的马靠阎知微近些，低声道，"一国公主出嫁，都城毫无迹象，这正常么？"

其实阎知微也觉得默啜可汗做得太过分了。大军刚刚越过长城的那个晚上，默咄悄悄来到他的帐篷，言明和亲只是一个说辞，而真正的目的是要皇上将昔日契丹占据之松漠连同牛羊、人口赐予突厥。这让阎知微很为难，他深知武曌的性格，便只口头答应相机行事。默咄当即表示了极大的不悦，指责皇上言而无信，甚至道："突厥世受李氏皇恩，若非河北战事，焉知大周乎？本使知阎大人素来心向北境，若是大汗做出不尽如人意之举，还望大人海涵。"

如今，面对裴知古的发问，他只有暗暗叫苦，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送亲的大周使团终于到了突厥王城，右厢察默矩早已率了将军、叶户、苏尼、特勤等大小官员在外迎接，这也让阎知微稍稍松了口气。

默咄上前与默矩耳语几句，转身对阎知微等人道："本使已将诸君迎进王城，于后诸事皆由右厢察处置，本使就此告辞了。"说完，他施了一礼，翻身上马，率领卫队离开了。

见状，阎知微便率司宾卿杨齐庄与监军裴怀古近前见礼道："大周使者阎知微送淮阳王武延秀赴黑沙城和亲，拜见默矩右厢察。"言罢，他便请武延秀与默矩见面。

一副络腮胡子的默矩虽然看起来有些凶悍，然举止倒也彬彬有礼。当他来到武延秀面前时，看着这个在自己眼皮下长到十五岁的孩子，不免多打量了几眼。九年的岁月，已让当年稚嫩的弱苗长成了一位挺拔的男人。

武延秀急忙施礼道："小王重返黑沙城，请右厢察多加关照。"

待默矩见过监军裴怀古后，杨齐庄不失时机地朝司宾丞挥了挥手，司宾丞立即将礼单奉上。杨齐庄手捧礼单道："大周皇帝陛下甚为看重王爷与颉妍公主之联姻，特命以金银各两千两，玉器百件、绢帛两千匹

为聘礼，与为颉妍公主所备之祎衣、礼服一并呈上，请右厢察过目。”

默矩接过礼单，大体浏览了一遍，便交给了身边的礼宾官，然后对阎知微道：“大汗旨意，安排淮阳王及迎亲使团到驿馆歇息，明日在汗庭迎见大周使节。”

“右厢察大人，小王何时能见到颉妍公主？”闻言，武延秀不免有些急躁。

默矩凝了凝眉毛道：“王爷少安毋躁。本厢察记得，汉人有一句话叫，入乡随俗。突厥自有突厥的婚俗，一切且待阎大人见过大汗，自有分晓。”

裴怀古听着这话心里就很不舒服，上前道：“大汗既已入大周为陛下义子，自当听从陛下旨意。然自大周迎亲使节入境以来，竟未见一灯一彩，这是何道理？”

阎知微见状，忙拦住裴怀古道：“右厢察所言，自有道理。所谓十里乡俗各异，况两国乎？就依右厢察之意。”

默矩的脸上便流露出不经意的得意，派了一位叶户陪同武延秀与大周使团前去位于黑沙城西北角的驿馆区，又道：“本厢察与阎大人进王庭谒见大汗。”

说是驿馆区，实际上就是一簇穹庐。叶户对武延秀道：“王爷乃上宾，独住一庐。阎大人独住一庐，司宾卿与监军大人合住一庐，其余宾客四人一庐，值守由大周使节所带禁卫与突厥士卒同任，饮食起居皆随突厥。”

默矩与阎知微此时则已来到了王庭。从步入王庭区的那一刻，阎知微就觉得气氛十分紧张。从穹庐外半里路的地方起，就布置了严密的岗哨，明晃晃的战刀队伍一直排到了王庭门前，再看看那些卫兵们，一个个身材挺拔、目露凶光。阎知微先自怯了，悄悄地对默矩道：“两国结亲，本是喜事，为何剑拔弩张？”

默矩道：“大人不必惊慌，此乃我突厥迎接上宾之礼。”

说话间，两人进了王庭，阎知微忙上前施礼：“大周使节、春官尚

书阎知微奉陛下旨意，前来迎亲，拜见大汗。”

“平身！赐坐。”

阎知微在右厢察默矩身边的地毡上就座后，默啜便道：“和亲之议，乃本汗所提，然闻陛下遣武氏侄孙武延秀前来迎亲，此非本汗初衷矣！”

阎知微对他们的企图自是心知肚明，只是作为使节，场面上的文章他无论如何都是要做足的，便侧了侧身子道：“本使不明白大汗所言，还请明示。”

默啜抚摸着硕大的耳环道：“别人若是听不明白，本汗尚可宽谅；若是阎大人故作不明，就非突厥朋友了。”说完，他大喝了一口马奶酒，眉眼里就带了讽刺，“本汗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

阎知微嗫嚅道：“此乃陛下旨意，本使只是奉旨行事。”

默啜示意阎知微喝酒，继续道：“突厥世受李氏之恩，闻李氏尽灭，唯留两儿，本汗当将兵辅立之。”

阎知微心头一惊，这岂不是刚从前门驱走了孙万荣这头豺狼，却又从后门冲进了默啜这头猛虎？他正思谋着应对的言辞，默啜又高声笑道：“本汗欲以阎大人为南面可汗，你我携手共图大举如何？”

这笑声阴森森的，阎知微不由得脊背发凉，他十分熟稔突厥官制，所谓“南面可汗”，也就是个“小可汗”，与儿皇帝无异。阎知微满脸都是尴尬和不自在：“大汗说笑了，本使才疏学浅，岂能担此大任。”

默啜早已从默咄的飞鸽传书中全面了解了这个阎使节，知道只要再稍用力，便可奏效，于是朝外面喊道：“来人！”

门外便立即冲进来四个荷刀侍卫，默啜道：“看来阎大人是不给本汗面子，那好，拉出去砍了，头颅挂在王庭高杆上示众。”

一直坐在旁边看戏的默矩见火候已到，知道该是自己出面的时候了，便起身挡开了侍卫的战刀，来到默啜面前假意劝道：“阎大人乃突厥上宾，岂能擅杀？大汗且息雷霆之怒，待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他又转过身来到阎知微面前，抚着他的肩膀道："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武氏擅权，妄自称帝，人心尽失，大人又何须死守一道呢？大人如今已是人在船上，不行，大汗焉能放过大人？倒不如择木而栖，接受'南面可汗'的封赐，共图大事。"

阎知微浑身筛糠般地抖个不停，事到如今，看来此次是不可能完成任务了，回去也是个死，不如……"右厢察一席话令阎某豁然开朗，下官愿追随大汗，鞍前马后，听任驱使。"

"好！大人果真明白之人。"默啜一招手，早有女奴将"南面可汗"的官服、饰佩捧上来换了。但当阎知微从铜镜里看到自己身着异族服饰的模样时，不免心中五味杂陈，落魄失魂，目光也分外地离散了。

默矩围着阎知微转了一圈，虽说看着他如此装扮有些不伦不类，却仍是夸张地称赞道："哎呀！大人，不！是南面可汗穿了这身服饰，披裘登靴，气宇轩昂啊！本厢察先贺喜可汗了。"

阎知微回了默矩一个难为情的笑，心想从这一刻起，就一任命运之舟载着自己漂流了。他不敢想象，在神都的妻子儿女会是什么下场……想到此处，他不由得眼角潮热、酸涩，而不得不背过身去。

事情的发展如此残酷而又骤然，默啜随后便毫无顾忌地发出一道道旨意，每一声都让阎知微战栗不已——

"来人！将武延秀囚之别所。"

"传旨，令杨齐庄、裴怀古立即投降，有敢抗旨者，格杀勿论。"

"命小可汗匐俱为兵马元帅，左厢察默咄为副帅，即日随南面可汗兵发静难州，匡复李唐宗室。"

看来，自己是死定了，阎知微听完后更是一阵腿软。

颉妍公主已经二十二岁了，草原的风吹着她，草原的雨淋着她，草原的太阳晒着她，草原的牛羊肉滋养着她，可她还是生就了如雪的肌肤。她白玉般的脸庞上嵌着一双灿星一样的眼睛，明亮而又多情。

她骑着一匹名为"雪花"的白马，在夜色中穿越一座座穹庐，在她的身后，是一位叫玛娜的侍卫长。她娇羞地回过头去问道："玛娜！玛

娜！你说，武延秀还会是九年前的样子么？”

“嘻嘻！公主想他了？依玛娜说，他定是越来越风流倜傥了。”

公主笑了，笑得含嫣撒露：“是么？想他傻乎乎的样子……”

“公主不说真心话。”玛娜轻抽马匹，跟上公主的脚步。但她很快发现，公主脸上的笑意不知不觉已褪去了，代之而来的却是惆怅和叹息。

“公主怎么了，刚才还……”

颉妍公主摇了摇手，玛娜便收回话头，默默地跟着。

怎么跟玛娜说呢？当初父汗提出和亲时，她就在心底许了一个愿，希望这幸运能落到武延秀身上。不久，默咄飞鸽传书回来，真是武延秀！她的心一下子就乐开了花。

她想象着当年那个浑小子如今成了什么样儿?

他以亲王的身份外出，一定与自己一样前呼后拥吧？

他站在朝堂上奏事时一定威风八面吧？

她恨不得他立即飞到自己身边，甚至急不可耐地要玛娜派侍卫前去打探关于他的一切。

他来了，与他庞大的使团一起来了。可侍卫带来的消息却让她很失望，父汗竟因为他不是李氏血脉而要毁掉婚约！

她的心顿时就碎了，她把女儿家的自尊和羞怯抛到一边，直接跑去王庭质问父汗为何要背信弃义，撕毁婚约。她用草原人的直接向父汗表明，她等待的就是九年前分手的那个少年武延秀。

默啜却斥责了女儿，说这是国家之间的事情，并让身边的近卫送她回自己的穹庐好生看管，绝不能让她与武延秀见面。

半夜里，公主借口天冷，命身边的侍卫轮番向看管他的队帅敬酒，直喝得他酩酊大醉。她和玛娜便蹑手蹑脚地来到马槽前，牵了“雪花”向外走去。

“公主！您真的决定辞别父母，跟随武王爷南去神都么？”

“嗯！”公主很认真地点了点头，低声道，“我已打定主意，生生世世就和他在一起。”

两人正说着话，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原来是夜间的巡逻兵过来了，她们急忙寻找一道土墙隐蔽起来，等巡逻兵过后才继续上路。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玛娜低声对颉妍公主道：“前面就是驿馆了。”

“小心！不要惊动侍卫。”公主小声嘱咐道。忽然，她美丽的眼睛睁大了，指着前面的火光道，“你看！那是怎么回事？”

驿馆区穹庐门前人声嘈杂，密集的火把映红了夜空，火光中传来一位叶户的声音：“查淮阳王武延秀借迎亲之机，刺探突厥军情，本叶户奉大汗之命前来捉拿。来人，将武延秀锁了。”

一群突厥兵在队帅的带领下立刻冲进穹庐，不一会儿，武延秀被绑了推了出来；从另一座穹庐内推搡出来的是司宾卿杨齐庄，他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见了武延秀便哭丧着脸问道：“王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武延秀也很迷茫地摇了摇头，问道：“敢问叶户，有何证据说明本王刺探军情？我乃大周亲王，岂能干出此等蝇营狗苟之事！”

叶户从腰间拿出一卷绢帛展开，但见上面绘有黑沙城山川形势图：“此物就是证据，殿下既是前来和亲，为何要偷偷绘制我黑沙城地图？”

武延秀怒骂道：“你等欲离间大周与突厥，竟然诬陷本王！本王要见可汗。”

“哈哈哈！”叶户的笑声在夜里听起来益发狂放，“本叶户就是奉大汗之命前来捉拿你等的，你找谁去？”

叶户的属下便也跟着大笑，将武延秀围在中间推来推去。武延秀飞起一脚，将一名军士踢倒在地，却立即招来雨点般的拳打脚踢。正在这时，后面的穹庐发出一声“不得无礼”的怒吼，军士们吃了一惊，慌乱地回头看去，从火光中冲出的正是监军裴怀古，他的凛凛气度，让刚才狂

放不羁的叶户和队帅都愣住了。

裴怀古用力推开人群，来到武延秀旁边，满怀自责道："都是属下未能尽职，让王爷受惊了！"他伸出手为武延秀擦去嘴角的血迹，然后转身面对叶户和他的属下大声呵斥，"你等好生无礼，竟敢夜闯驿馆，绑架王爷，劫持副使，罪莫大焉。若是朝廷知晓你等背信弃义，毁约谋反，你等必陷灭顶之灾。本官念及两国睦邻，劝你等迷途知返，否则……"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却被杨齐庄截住了话头，弱怯怯道："事到临头，大人就不要嘴硬了吧，还是保命要紧……"

"奴才！"裴怀古一口唾沫吐到杨齐庄脸上，"你说此话，真是污了头上从四品的冠冕，陛下托重任于你等，你等竟然变节投敌，此乃大周奇耻大辱。有朝一日，回到朝堂，定逃不脱千刀万剐的结局。"

这话顿时激起了叶户的怒火："好个狂徒，不知生死！来人，给我打，看是他的骨头硬，还是老子的鞭子硬。"

军士们得令，都"呼"地上前把裴怀古按倒在地，马鞭暴风雨般地落在他的身上，裴怀古是个文官，哪里经得起如此痛打，不一会儿就昏厥过去了。

看时间不早了，叶户喝令属下住手，便押了武延秀和杨齐庄向牢狱方向而去。

看到这里，颉妍公主总算明白了，父汗不只是要毁掉和亲，还要反叛朝廷。国家交战，她管不了，可她绝不允许叶户将自己心爱的男人带走。她暗地向玛娜伸出一个指头朝前指去，玛娜会意，从腰间抽出弓箭，两人用满力气，只听"嗖"的两声，一支箭射中脖颈，一支箭正中左胸，两个军士应声倒地气绝身亡，叶户大惊，手举宝剑大吼道："何人如此大胆，竟敢劫持罪犯，还不速速出来受死。"

颉妍公主与玛娜将弓箭插回箭壶，手持马刀来到队伍面前，大声道："本公主在此，谁敢妄为？"

见来人是公主，叶户急忙上前行礼："末将拜见公主。末将奉大汗之命，前来捉拿刺探军情的奸细。"

“笑话！堂堂大周亲王，为何一夜间就成为奸细？分明是你等肆意陷害，还不放了王爷！”颉妍公主说罢，亲自上前要为武延秀解开绳索。

“公主！请不要让末将为难！”叶户欲上前拦挡，孰料玛娜的剑锋却架上了他的脖子。

就在这时，武延秀拨开了公主的手。颉妍不解地看着他道：“你这是为何？难道甘愿被指为奸细吗？”

武延秀摇了摇头：“小王日思夜盼，就是有一天能够再见到公主。只是没有料到，是在这样的场合。”

“都是父汗背信弃义。”颉妍公主依偎在武延秀肩头，她抬起头来时，目光就闪烁着倔强的光芒，“颉妍要救王爷出去，你我到人迹罕至处，不要宝马香车，不要穿金戴银，就过百姓的日子。”

“傻瓜！”武延秀低下头，吻公主的头发道，“黑沙城防守严密，你以为真的能出去么？再说了，小王一身清白，若是逃走，就永远也说不清了。”

“王爷……”

“公主……”武延秀抬起头，对叶户道，“本王原是奉旨和亲，自然与公主之间有些私话要说，还请叶户命属下退后。”

闻言，颉妍公主也跟着道：“你等还不退后，是要本公主杀了你等么？”

见叶户吩咐属下散开，武延秀低声对公主道：“公主若是欲与小王结为连理，就请遣身边的可靠侍卫化装出城，连夜赶往神都，将这里的情况奏报陛下……”

“殿下保重！”颉妍红着脸转过头道，“若非淮阳王深明大义，要本公主不要为难你等，今天非杀了你这糊涂的叶户不可。”

“这么说，公主放行了？”叶户忙招呼众人离去。

“滚开！”颉妍公主背过身去，直到押解武延秀与杨齐庄的队伍的脚

步声渐行渐远，才抬起头，朝着夜色呼唤，“父汗！这是为什么……”

册立新太子的大典虽已过去多日，入住东宫的李显依旧似在梦中，仿佛还在房州城外化龙河畔的王城，他仍是战战兢兢，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这天，从瑶光殿请安后，一回到庄静殿，韦香就扯着李显的衣袖道：“殿下到底是怎么想的？既是立殿下为太子，就该允准参与朝政，为何形同闲人，除了请安，终日无所事事？”

李显就感叹韦香还没有汲取教训：“十四年了，刚刚回到神都，当年的老臣，判罪的判罪，老死的老死，朝堂上皆是陌生臣下，本宫……”

“陌生怎么了？难道他们还敢将当朝太子不放在眼里？要依臣妾说，他们都是被皇上吓坏了胆。”韦香说着说着，忽然就冒出了一句，“行将就木之人，还把持朝政，成何……”

“体统”两个字还没说出口，被李显伸过来的手捂住了嘴：“爱妃！你不想活了？”

韦香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她急忙朝周围看了看，见没有人，脸色才恢复了正常。

李显对韦香道：“爱妃且回殿中歇息，本宫想在这里静一静。”

“殿下不可以太软弱，该说的、该做的，就该放手去做，像相王那样，岂非盘中菜乎？”韦香还是不肯罢休。

李显没有回答，韦香什么时候告辞的，说了些什么，他全然没有印象。他这会儿脑子里都是母皇与李旦的影子。

当年在神都与王勃一起斗鸡的兄弟四人，如今只剩下两人，使得李显与李旦之间油然地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如果不是因为大势所趋，李显宁可就住在宫外，让李旦留在东宫。

因此，当李显遵旨搬进东宫，李旦搬进相王府的那天，兄弟俩相拥而泣，久久不愿分开。在太监、宫娥们忙碌的当儿，李旦邀李显到偏殿品茶，动容道：“这是为弟在东宫与兄长饮的最后一杯茶了。”

李显接过茶杯，细细打量李旦，心中就十分心疼他，不知他是如何熬过这十四年的……由此不禁感慨道："为兄在房州十四载，对朝事知之杳杳，今后，如何与母皇相处，望弟弟不吝赐教。"

李旦低眉道："荀卿曰，类不悖虽久同理。你我虽然先后为太子，然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再是大唐的皇嗣，而是大周的储君。以为弟多年经历，唯母皇之命而是从，乃为太子本分，此其一；闭门静心，千万不可随意召臣下进宫，此其二；谨言慎行，以防祸出于口，此其三。"

李显频频点头，他知道这简简单单的三条，都浸渍着痛苦的泪、臣僚的血。

李旦又问："母皇可已命司宫监派新的太监到身边来？"

李显道："贴身太监依旧是王晖。"

李旦点了点头："这就对了，倘是新人来……"

李显自然是懂李旦话里的意思。

如进入主东宫已有些时日了，他回想起刚才在瑶光殿问安时，母皇说的一番话，就陷入纠结矛盾之中。

今日请安后，武曌并不似往日的威严和冰冷，而要李显和韦香坐下来说话："显儿已过四十，有道是四十而不惑，此次回来有何感想，不妨说与朕听。"

李显很谨慎地看了看身边的韦妃道："母皇牵系儿臣身体，令儿臣铭感肺腑。此次回京，看到四海升平，民富物丰，臣僚勤勉，深感母皇治国实在可比秦皇汉武。"

这种常态的赞誉，武曌早已司空见惯，倒也不觉得有什么新鲜。她想知道的是李显与李旦究竟有哪些相异的地方？他的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于是，她有意无意地把话题转到朝政上来："前日，朕要狄仁杰举荐尚书郎，他举荐了自己的二儿子司府丞狄光嗣，太子如何看？"

李显斟酌半天，还是选择了一句"请母皇明示"的话来回应，武曌索

性就把石头再投出去："朕以为他内举不避亲，有点昔日祁奚的风度。这个光嗣倒没有辜负其父的期待，拜地官员外郎后，很称职。朕喜欢的就是狄仁杰这样的光明磊落。"

祁奚这个掌故李显是了解的，对狄仁杰的举止他从内心也是认可的，但他只是道："母皇知人善任，令儿臣惭愧之至。"

这样的谈话自然让武曌兴味索然，便挥了挥手道："安也问了，话也说了，太子回吧！"

哎，如今想想，还好有李旦嘱咐的那三点啊！

李显正兀自想着，从窗外传来一阵女孩子的笑声，清脆而又鲜亮。哦！是惠儿，他被废那年生下的婴儿，如今都长到十四岁了，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了。

李显起身来到殿门前，李仙蕙轻盈的身影便映入他的眼帘，蕙儿长得与她的母亲韦香实在是像极了，尤其是一双眼睛，明澈中带着桀骜和倔强。这一会儿，她的心思都在捕蝶上，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一道慈祥的目光正抚过她的肩头。

李显收回目光，脑际忽然浮现出另一个男孩的影像来，他不是别人，正是表弟武三思的儿子武延基。他离开京都时，这孩子也只有两岁，虽然回京以后，至今没有见过面，但算算也该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哦！他们两个要是……那么，母皇应该会对自己更放心吧。

这念头令他自己都很吃惊，问自己是否过于自私。可当他又想到李弘、李贤的结局时，他又释然了。在夹缝里屈从地活着，不但需要一种勇气，还需要一些手段。在这一刻，他打定主意，背着韦香将自己所想禀奏母皇，只要她那一关过了，其余的都好说。

可第二天早晨，当他怀着思虑了半宿的想法走进瑶光殿时，遭遇的却是朝廷的巨大变故。

"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藐视圣朝，是可忍孰不可忍！"武曌横眉怒目，将突厥使节发来的文书扔给李显道，"你看看，也好知道邦交之难。"

与我蒸谷粮，种之而不生，一也；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二也；我与使者非紫皆夺之，三也；缯帛皆蔬恶，四也；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也，门户不敌，罔冒为婚，五也。我为此起兵，将取河北耳。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李显正看着，就听见武曌怒不可遏的声音，“来人！将突厥使节推出去斩首。”

“万万不可。”狄仁杰见状，急忙上前奏道，“国之邦交，斩来使，乃大忌也，请陛下缓行。”

“难道就这样一任默啜罔视圣朝么？”

“当然不是！裴怀古大人历尽磨难回到神都，他当清楚黑沙城情势，陛下还是听听他的陈奏吧！”狄仁杰又应道。

裴怀古脸上的伤疤犹存，一想起一路归来的艰辛，就百感交集。

那个草原的夜晚，让裴怀古一想起来就有些后怕。当他从昏迷中醒来后，武延秀已经被突厥兵带走了，他只觉得四面黢黑，冷风森森，浑身酸痛。这时候，他听见一位姑娘的声音，自称是颉妍公主的侍卫长，受公主委托前来营救。她为裴怀古换上一身突厥装束，又用公主的腰牌送他连夜出了城。

可就是这一身突厥服饰，让他在路过李多祚、李楷固将军驻地时险些丧命。眼看着城头上的军士就要放箭，他急忙声嘶力竭地大喊：“我乃大周御史裴怀古，速报李将军得知。”后来也是在他们的护送下，他才回到神都。他没有回自己的府上，就先去找狄仁杰。

但现在，当着皇上的面，他不想多谈个人遭遇，而是奏道：“微臣以为，物必自腐而后重生。”

“哦？”武曌一下子就睁大了眼睛。

“据微臣所知，阎知微早在京都时就与左厢察默咄暗中勾结。及至到了黑沙城，他又受封为‘南面可汗’，劫持了淮阳王，才致今日变故。不仅如此，阎知微还甘愿为敌犬马，与虏联手，攻打赵州。他遣人在赵州城下踏歌《万岁乐》，赵州守将陈令英大骂：‘尚书位任非轻，乃为

虏踏歌，难道不感到羞愧么？’默啜大怒，遣将攻城，长史唐般若临阵倒戈，刺史高叡夫妇拒降被杀。”

“罢了！”武曌突然猛击案头，吓得李显手中的突厥来书都掉在了地上，忙转身跪倒在武曌面前，“母皇息怒，突厥者，蛮夷之族，能奈我大周万里江山？”

“阎知微通敌卖国，若是被擒，朕定要噬其骨，啖其肉。传朕旨意，裴怀古勇赴国难，迁为祠部员外郎。追赠高叡冬官尚书，谥曰节。改默啜为斩啜。”

裴怀古此时并不在意个人进退，他希望皇上速做决断，出兵河北，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他深深地向武曌施了一礼，请求跟随大军出征，营救淮阳王归来。

这一回，武曌没有首先想到武氏宗族，而是将目光放在李显身上，她当然有自己的考虑。自武承嗣郁郁而终后，她也是心力交瘁，从此不再有武氏续嗣的念想，而对自己的几个儿子无形中亲近了许多。从徐敬业到李冲父子，从李尽忠到默啜，起兵无不以“复唐”为号，也许，太子出面会有助于事态尽快平息。

武曌看了看狄仁杰道：“于今之计，在讨贼平逆，狄爱卿以为何人堪当统兵大任？”

狄仁杰几乎不假思索道：“当然非太子殿下莫属。”

于是，武曌转脸看着李显道：“狄怀英荐你为河北道兵马大元帅，你可愿否？”

武曌这话一出口，李显就慌了神。在他的记忆中，数十年来除了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吐蕃寇鄯、廓、河、芳诸州，时任洛州牧的他被朝廷任命为洮州道行军元帅外，自己再也没有过统兵打仗的经历。而就连那时，他只有二十岁，根本就没有到过阵前。孰料二十多年过去，竟然又复旧辙。方别“囹圄”，又遇兵爨，运乎？命乎？李显很为难地看一眼武曌，口中嗫嚅道：“母皇陛下，儿臣……儿臣……”

武曌见此就很不高兴：“你到底要说什么？莫非未战怯阵？”

“这……”

可当武曌从狄仁杰眼睛里读出满满的自信时，她的心境豁然开朗，高声道：“狄怀英听旨。”

“臣在！”狄仁杰赶忙挺了挺胸膛。

“朕任你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文昌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肃政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右肃政台忠诚吉顼为监军使，裴怀古随军参谋，即刻募兵，发河北道御敌，不得有误。”

狄仁杰丝毫没有谦让，当即回应道：“微臣领旨。微臣定不负圣望，保境安民，护卫社稷。”

武曌便又对李显道：“有怀英坐镇，太子不必担忧。出征之日，朕亲到外郭城外送行。”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显自然再无话说，施礼道：“儿臣谢母皇恩典。”

接下来的日子，除了朝廷派遣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陀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张仁愿为天兵东道主管，率军三十万先行外。狄仁杰以“河北道兵马大元帅李显”的名义，在京畿招募兵卒。

“臣料定，百姓闻太子出任行军大元帅，必为陛下盛威所动，应者云集。”狄仁杰当着武曌的面说。

事情的发展也确如狄仁杰所料，连日来，京畿各县的城镇所在处都挂起了募兵的招牌，从早到晚报名入军者络绎不绝，几天之内，数盈五万人。狄仁杰命宋元爽、崔献等人将所募兵马按照骑、步、弓弩等分类加紧整训，以应战事急需。其间，他邀请李显几次到校场观兵，鼓舞士气。李显从排兵布阵中深感狄仁杰文能辅国、武能挥兵，从而对战事操胜平添了许多的信心。

依照唐制，太子任行军大元帅多不亲征，而以副帅主军。每次离开校场时，李显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有爱卿统军，不唯本宫无忧，陛下亦高枕无忧矣！”

然狄仁杰却以为太子以行军大元帅身份，适时出现在将士面前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李显每一次前来校场观兵时，他都不忘提醒太子披戴盔甲，佩龙泉宝剑。

在操戈磨剑、淬火冶钢的紧张军训中，出征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

这一天，喊杀连天的军营迎来了当朝皇上武曌。秋阳下，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武曌着一件桃花色的软甲，头戴紫金冠，身佩一支短剑，驱马来到正在演阵的将士面前。

狄仁杰吩咐宋元爽继续演阵，不必因皇上到来而停止，唯此方能见实战氛围，他自己则陪同皇上登上了阅兵台。将士们见皇上亲自来观阵，更加意气风发，一个个眼中有铁。在一个多时辰的排阵中，“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厮杀，一时演兵场上烟尘滚滚、马嘶矢鸣、星旗电戟、如火如荼。

武曌从十四岁进宫起，屡次看过太宗阅兵，但以皇上身份登台观阵，这还是第一次。走下阅兵台时，武曌满怀喜悦地看了看身边的狄仁杰，由衷道：“怀英真帅才矣！朕明日将率百官在外郭城外为爱卿祖道。”

狄仁杰撩一撩战袍道：“臣谢陛下隆恩。臣将在军前迎候陛下与太子殿下。”

“朕乃万邦之主，亲往慰军，可矣。至于太子……”武曌皱了一下眉头。

狄仁杰紧追两步，陪伴在武曌身边道：“臣以为，太子莅临祖道，其利者三：一者身为行军大元帅，盟誓挥旌，乃职也；二者，太子虽立，外议犹疑未定，苟此命不易，丑虏不足平也，故太子赴外朝，乃安臣僚之心也；三者，太子殿下陪陛下阅兵，足见母子同心，朝野同力，揣测不待释而自平，臣为陛下虑，皇上明鉴。”

武曌手抚胸口，暗自惊叹狄仁杰思虑之密，这一层自己倒是没有想到，转而笑道：“就依爱卿，传朕口谕，知会太子，身临祖道。”

“陛下圣明！”狄仁杰从内心地感喟皇上的欣然从谏……

第十三章

扫眉才子溅血花

逸群儒帅安群黎

午后的秋风吹过宫苑，一片金色的柳叶轻盈地从窗口飞进来，落在上官婉儿临窗的书案上，也落进她的心池，她再也无心埋头在文稿、奏章里了。掀开半卷窗帘，一抹秋色盈眼而来，她不禁感叹岁月如此不经磨洗，转眼就是圣历元年（公元689年）十月了。

她从案头捡起落叶，托在掌心，久久地凝视，因为忙于公务而淡去的惆怅就在这一刻迅速地飞上眉头。蓦然回首，她已经进宫整整二十年了，那带着青涩的丽质天成、豆蔻碧玉，仿佛都是昨天的事情，可她如今已三十四岁了，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出水芙蓉般的人儿了。

说起来她也是宰相之后，为什么就不能有个完美的归宿呢？自李贤殒命后，十几年来，她暗里将自己给了有家室的武三思，她不能不承认他给了她一个女人所需要的一切，然她深知，他不可能给她任何名分。陛下在高兴时也提到要为她寻一个可心的男人，可春来春去，一切都只是镜花水月，他究竟在哪里呢？

上官婉儿掀开置放诗稿的匣匮，把那片落叶藏进去，可就在那一刻，她亲写的诗句跃入眼帘，让她伸出去的手又收回来了。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

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

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冷冷的月色，孤寂的身影，绵绵的思念，让她忍了又忍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哗啦啦”地落在了发黄的纸上，新湿掩盖了旧痕。

这诗中的人永远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只在上官婉儿的记忆中清晰地活着。永隆元年对上官婉儿是一段泣血洒泪的日子。她心仪的李贤太子莫名其妙地就被牵涉进明崇俨被杀案中，时为皇后的武曌威逼高宗将之贬为庶人，迁往长安闭门思过。

李贤离京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早晨，她不敢有任何的缱绻和眷恋，帮助皇后整理完奏章、文书后，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夜没有合眼。后来，不断从长安传来消息，说他生活困顿，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那时候，她真的无法相信，皇后对亲生的儿子也如此残酷。

李贤被害的过程她也很清楚，因此她也陷入了一生都无法摆脱的自责和悔恨。作为曾经的皇太子，不能回京为父皇守灵，这事情若是放在别的亲王身上，她也许不会那么激愤。可偏偏就是李贤，她无法保持旁观的心态了。如果不是那封信，李贤又怎么会丧命呢？太后传丘神🏠到宫中，她是亲眼看到的，那一刻，她的心就碎成一片片了。

李贤死的消息是丘神🏠自蜀地归来，向太后邀功时她获知的，当时她的天一下子就塌了。但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让他永远活在自己的诗中。

可这诗该怎么写，临到提笔时她却为难了。她不能因为自己的诗句给自己和李贤的家人带来灾难。踯躅了多日，琢磨了多日，终于写就了这首《彩书怨》，那个让她痛彻心扉的男人被想象成蓟北的征人，而她也乘着怀想的翅膀，变成了江南的思妇。这不是她蘸着墨香，而是蘸着自己的血写就的心曲。之后，她又以同样的笔法写了《葬心赋》，收拾起那颗为爱而骚动的心：

夫心葬者，乃心死之故也。夫昔者尧据天下，英、娥不觅，沅江泪痕，洇成斑竹；子长风华，经纶满腹，皇皇史卷，穷究天人；兰芝素手，箜篌天音，锦织春色。奈何兮东风不与，怅怅然欢情至薄。汗青山卷，史录海翰，盖折腰摧眉者，哀莫大于心死，身葬莫过于心葬。举凡心葬者，孤影残阳，浑浑噩噩，苟安于奄息向晚，残喘于万念俱毁，意冷冷而壮心不在，情灰灰而泪洒沧溟，不易悲乎？

心死矣，身骨虽在，徒皮囊耳。

她知道，自己从此不复有爱，因而将自己放纵在茫茫人海中。所以当武三思走进她的生活时，她很快就接受了。而事实上，她是将自己一

分为二了，“爱”给了心中的男人，身子给了眼前的男人。她庆幸的是，武三思至今也没有看透她的心思。

上官婉儿收回思绪，很谨慎地将黄叶夹在诗稿间，锁上匣匮，独自一人对着铜镜发呆。

铜镜里映出她并不年轻的面容，桃腮乌发，都已消磨在永远看不完、写不尽的文书和奏章中了。当年被皇上青睐而带到宫中，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在惶惶然找不出答案之际，宫娥前来禀报：“启禀知制诰，楚王来了。”

“哦！知道了。”她迅速擦掉腮边的泪水，整了整头发，站了起来。

前不久才从春官尚书擢升为内史的武三思丝毫没有春风得意，脸上反而是难以掩饰的仓皇，因此他也没有发现上官婉儿脸上的泪痕，一进门就说：“大事不好了。”

上官婉儿将案头的文书拢到一边，示意武三思坐下来说话：“何事让王爷如此惊慌？”

武三思头垂在胸前，一副懊丧的样子：“唉！先行的几位总管为何就如此不经战呢，突厥人在占据赵州之后，又先后攻取了飞狐、定州，杀了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以致天兵西道总管沙陀忠义将军闻之，不敢轻易进军。昨夜，夏官尚书武攸宁一接到前方战报，就来府上找本王，却是不敢去禀奏陛下。”

听完这些，上官婉儿就很感动武三思从不在自己面前隐瞒什么。可接下来他却把一个难题提到了自己面前：“你也知道，本王在平息反叛时的那些事，陛下每每说起都耿耿于怀。你说现今战场如此情况，本王作为内史前去禀奏，不是往刀口上撞么？”

上官婉儿看了看武三思，头就垂了下去，好久没有说话。武三思的心就一个劲地打鼓，摸不清她的心思。

过了一会儿，上官婉儿抬起头说道：“王爷有何话不妨直说。”

武三思面带惭愧道：“这消息，本王是想请姑娘……”

“下官的职责就是向陛下递送文书，战报放在这里，下官会于今日之内转呈皇上的。”上官婉儿说得很平静，其实她的内心很不情愿，可这由不了她，在武三思面前，她从来没有学会拒绝。

因这件事，两人都没有心思再相互依偎了，上官婉儿命宫娥给武三思泡了茶，他这才发现上官婉儿脸上残留的泪痕，忙道：“何人惹姑娘不高兴了？你告诉本王，本王为你出气。”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以何速啊！”上官婉儿怅然道。

她这是在无奈自己的身份，又埋怨他们之间这种暗里的情缘啊，武三思听了十分赧颜：“都是本王之错，姑娘要打要罚，听凭裁决。”

“谁要你说这个？”上官婉儿转过身去擦泪水，“你们男人就是心粗。”

武三思叹一口气道：“人非草木，焉能无情？本王知道这些年亏了姑娘。可你也知道，进了这宫廷，人就是朝廷的，不！就是皇上的，身不由己了。然本王可对天盟誓，若有负于姑娘，雷霆焚之。”

“不许胡说。”上官婉儿急忙捂住了武三思的嘴。

看看时候不早了，武三思便吻了吻上官婉儿白皙的额头，起身告辞。

送走了武三思，上官婉儿便从案卷里抽出战报，细细地琢磨起来。说起来，三路“天兵”总计三十万人，怎么就挡不住默啜的草原骑兵呢？不能耽搁了，必须立刻把前方战报呈送皇上。

她刚刚将文卷归好，就听见张尚宫在门外道：“知制诰在么？”

上官婉儿立即来开门，谦恭道：“下官在，请尚宫进来说话。”

张尚宫也老了，几十年的宫廷岁月，已把她变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媪，可皇上至今也没有更换她。只是此刻上官婉儿从张尚宫身上，仿佛看到了以后的自己……

张尚宫是来传达皇上口谕的，说这些日子，知制诰为朝事操劳，不辞辛苦，人眼见得瘦了，要她过去陪皇上进晚膳。

“哦！”上官婉儿问道，“就陛下与下官么？”

“还有春官侍郎张昌宗、麟台监张易之两位大人。”

“下官明白了，请尚宫先行一步，下官还有些文书要呈送皇上批阅，随后就来。”

闻知张昌宗要出席皇上的晚膳，上官婉儿的心又不能平静了。

那一场邂逅是出乎上官婉儿预料的。七夕的酉时，她本是带了两个宫娥到瑶光殿后花园乞巧。孰料在她们焚香净手，面对星空拜谒之际，却从花荫深处走来一位男人的身影。他风流倜傥，口吐莲花，尤其是在七夕这个特别的日子，吟咏中就含了不尽的怜香惜玉：

七夕今何夕？鹊桥相会时。

隔岸十二月，牵发心痴痴。

去岁见君面，红颜云鬓舒。

风雨经四季，美人已暮迟。

上官婉儿的心被这诗句顶得生疼，千般苦汁都在瞬间溢了出来，顺口就和了几句过去：

自云日暮迟，望月垂泪丝。

河汉几淼淼，相思复相思。

衔草织心结，环环与君知。

今世无缘聚，来生待有时。

这诗一出口，上官婉儿的脸腾地就红了。自己这是干什么呢？张昌宗是皇上的人，你和他在这七夕之夜和诗，是不想活了么？

心慌意乱中，她匆匆向张昌宗施了一礼，就带着两名宫娥落荒而逃了。回到居室，靠着门半天，她的心还“突突”地跳个不停。

最要命的是，就在张昌宗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那一刻，她忽然发现，他居然与李贤那么像！不唯身材，连说话的声音都一般无二。她被自己这一发现弄得辗转反侧到天明。

第二天，当她捧着一大摞文书走进瑶光殿时，武曌立即就看出了她的疲倦。

“昨夜没睡好吧？眼圈都黑了。”武曌不无疼爱地要她珍惜身体，不可太劳累。而她却像做了亏心事似的寻了理由搪塞，并且很快就告辞出来了。

事情倒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严重。以后的几个月里，日子水波未兴。她于是就庆幸自己紧要关头的清醒。她总是有意地回避着张昌宗，远远地瞧见他，就从另外的小径绕开。她千不该万不该将他与逝去的李贤联系在一起，这意念一旦住进心灵，就如魔鬼一般挥之不去。

因此，当皇上要她陪膳时，她就担心这魔鬼从什么地方跳出来，让她难以自控。可皇命如天，她如何能违呢？张尚宫的脚步在门外消失很久了，她还是站在原地没动。

“去吧！”她提醒自己，“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千万不可以引火烧身。”

上官婉儿到时，膳食已经上齐，可皇上与两位面首还没有到。谢天谢地，她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梳理梳理自己的心情。眼前的晚膳并不复杂，但每一道菜都很精致。其中有一道菜她从来没有见过，上菜的宫娥告诉她：“这道菜名为‘雪夜桃花’，是永徽年间皇上与先帝出游时最喜欢吃的，听说这菜名还是皇上给起的呢？”

上官婉儿就打心眼里感佩皇上的雅趣，正此时，就听见尚食的声音传了进来：“陛下驾到。”

上官婉儿忙垂手站立一旁，迎接武曌的到来。

四人入席后，武曌当然坐在上首，张氏兄弟陪侍两边，上官婉儿自

然地就坐在下首，正好可以看见兄弟俩的冠玉明眸。

开席后张氏兄弟便轮流向皇上敬酒，然后是上官婉儿。可她全然没了平日的游刃有余，反而有些拘束地先向皇上敬了酒，又向张氏兄弟回敬。

武曌不经意间看见一旁的案几上堆了一摞文书，随口问道："有要紧的么？"

上官婉儿答道："有从河北前方来的战报。"

"战况如何？"

"不容乐观。叛军在攻下赵州后，又接连攻下了飞狐、定州。"

武曌的脸色倏然就变了："这些个无用的东西，连一顿饭都不让朕吃安生！拿过来朕看看。"

武曌看得很仔细，一边看，一边推想武重规等人的战场得失。那些文字虽然简明，却含了诸多信息，可狄仁杰在何处，战报上并没有写。

"这个狄怀英，出京多日了，焉何没有消息？"武曌自语着抬起头，然而，就在这一刻，她呆了。

上官婉儿正痴痴地看着张昌宗，似乎已忘记了他人的存在。刹那间，一股怒火从心底喷出，武曌没有丝毫的犹豫，便对外面喊道："来人！将这小贱人拉下去，处以黥刑，让她永世不可狐媚。"

上官婉儿自知咎由自取，在被押下去的当儿，没有哭也没有求饶。倒是张氏兄弟吓坏了，双双跪倒在地，不断告饶。

武曌气喘吁吁道："你等活腻了，竟敢当着朕的面暗送秋波。"

"请陛下明察。微臣自进宫以来，一心陪侍皇上，不敢有一丝懈怠，与知制诰从无往来。"张昌宗战战兢兢地辩解。

……

后半夜，上官婉儿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囚室里，额头

一阵阵刺心的疼，抬起手轻轻抚摸，有白色丝绢包裹，便知道自己真的受了黥刑。花容月貌毁于一旦，她禁不住涕泪双流，号啕恸哭起来。

她哭自己的命途多舛，深陷宫苑而不能解脱。

她哭自己青春不再，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埋葬在了文山书海之中。

她哭自己举止不慎，以致招来如此横祸。

哭过了，痛过了，她便倚着墙看窗外的星星，可就连这秋天的星星看上去也是那么的冰冷无情，毫无暖意。

这时门响了，进来一位中年汉子，从衣着打扮看，他就是行刑人。他走到上官婉儿面前，很温和地问道："知制诰醒了？"

她没有回答，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

汉子并不生气，反而满怀慰藉地说道："大人的创口无大碍。"接着，他在上官婉儿面前坐下来，也不管她爱不爱听，只管述说自己的行刑过程，"姑娘如此娇容，在下怎忍毁之；可皇命在上，又不能不为。情急之间，在下在姑娘的额头雕出一朵梅花，待伤好后，徒添新美，益发动人。我佛慈悲，当知我之为善矣。"

上官婉儿的眸子此刻才由愤怒转向平和，由混沌转向明澈，仿佛幽深的湖水归于宁静，她不再顾及自己的身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头埋了下去，久久不愿起来："多谢大人妙术，来日出狱，当涌泉相报。"

"在下是不忍姑娘遭此厄运，故而此事只你知我知，千万不可传将出去，否则，在下就没命了。姑娘且好好将息，在下告退了。"汉子忙应道。

囚室恢复了宁静，上官婉儿开始回顾整件事情，她不能不承认自己在心里的确是把张昌宗当成李贤的"化身"了。当她从侧面去看张昌宗的时候，李贤一下子就活过来了，若不是面前坐着武曌和张易之，她几乎喊出了李贤的名字。而武曌的敏感也让她十分吃惊，她居然对男人的占有欲会如此之强！如果仅仅是误解倒不要紧，她是怕皇上哪天忽然动了杀机，那她真是步了祖父的后尘。上官婉儿想着，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她也就在这纷乱的思绪中进了梦乡。

她又梦见了李贤，他依旧那样清新俊逸、仪表堂堂，只是眉宇间流溢出淡淡的惆怅，手中还捧着尚未注释完的《汉书》，口中念念有词：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这诗句如此的熟悉，她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李贤在抬头的一瞬间，看见了上官婉儿，立即彬彬有礼地问道："知制诰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

上官婉儿依礼参见了李贤，但心里却埋怨他怎的就不知道自己的心呢？难道他在太后的殿中时，没有感觉到自己从背后注视他的目光么？难道他没有体会到自己望云思念的那一份情么？难道他从向他透露高宗皇帝驾崩消息的信中触摸不到一颗女人灼热的心么？

李贤邀婉儿到一仙山的亭阁间小坐，那山似乎是飘在云端，她凭栏远望，就看见洛水滔滔淌过中原大地，看见神都瑶光殿的画栋雕梁。她收回目光，用温柔的目光抚着对面的李贤，他似乎多了几许仙气。他告诉她，每日闲暇时，他常在云间漫步，人间发生的一切他都尽收眼底，明堂是怎样着火的，薛怀义是怎样被杀的，刘妃与窦德妃又是如何惨死在皇宫的，李旦为什么要把国嗣让与李显，每一个细节他都了如指掌。但他没有一个字提到皇上，她想，他是被伤得太深了吧。

忽然一阵风来，云聚云散，她眼巴巴地看着李贤踏云而去了，云层里传来他缥缈的声音："我要回乾陵陪伴父皇去了……"

窗外的鸟鸣惊醒了上官婉儿的梦，她抬头看看囚室外，天色阴沉沉的，看来是下雨了…… "唉！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啊！"上官婉儿伸了伸酸困的臂膀，决计忘记那梦中的温馨。

狄仁杰率军一路奔袭，于九月中到了赵州所辖之临城县。他在太行山东麓扎下了营寨，这里距突厥人所占据的赵州城不过八十里地。

十万大军一路朝西北而来，到处都是战后的凄凉，杀气横边、骨横

朔野，一群一群为躲避战事而南下的难民，脸上都浮着菜色。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永远起不来了，悲思亲人的哭声此起彼伏。有几次，狄仁杰都让随军的将士将自己的干粮拿出一部分，周济老人和幼童。及至进了赵州境内，他才发现，这种救助无异于杯水车薪。

赵州，是一方多难的土地，它因地处幽州、冀州之要冲而备受兵家关注，先是遭受到契丹孙万荣军的蹂躏，刺史被杀，黎民遭劫，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又被默啜部占领，财物被抢掠一尽，百姓流离失所。

每逢有难民从身边经过，狄仁杰都要下马，询问前方的敌情，有人告诉他："突厥来去无定，防不胜防，尤其是那些弱女子，被突厥军人掠去，分给军士糟蹋，惨不忍睹。"

"官军呢？"

"唉！别提他们了。他们听闻突厥人要来，比百姓还逃得快。河北百姓现在提起幽州都督狄大人，还是怀念不已，都希望他能来救救我们啊。"

那人还告诉狄仁杰，最可恨的是那个投靠了突厥人的阎知微，竟帮助突厥人屠杀百姓。

狄仁杰望着远方耸立的太行山，沉默许久，扶起那人说道："请放心，本官听闻狄仁杰奉皇上旨意，正星夜赶往前线，不久你们就可以回到家园的。"

辞别了百姓，狄仁杰的心情格外复杂和沉重，今日之局面是他赴黑沙城借兵时就预料到的，也曾向皇上提醒过。可皇上当时处在对李尽忠、孙万荣背叛的激愤中，根本听不进去他和娄师德的谏言，以致养痈为患。

错已铸成，追亦无益。他的责任就是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军伍在临城一驻下来，他就要参谋传天兵西道总管沙陀忠义将军、幽州都督、天兵中道总管张仁愿速来议军。

正为突厥滥杀无辜而愁眉不展的沙陀忠义听闻狄仁杰来了，蒙在心头的阴云顿时散去了一半，立刻飞马到了临城。一见狄仁杰，他先自责道："末将惭愧，未能克敌。"

狄仁杰正要搭话，侍卫来报，说张仁愿将军到了。狄仁杰急忙出帐迎接。

参加议军的除了两位总管，还有狄仁杰的长史宋元爽和监军裴怀古、司马崔献以及临城县令。

问到为何官军出师不利时，沙陀忠义将军感到十分憋屈。

出身沙陀部落的忠义将军，对突厥军的残暴知之切肤，当年在族名是“处月”的年代，它本是以朱邪为姓，在金娑山麓（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格达山）过着平静的日子。可有一天，西突厥阿史那部打进来了，杀了他们的部落首领，掳掠了他们的财物妇女，余部则不得不归降了唐朝，太宗以博大的胸襟接纳了，并且赐姓李。沙陀忠义每每想起本族苦难的历史，总是对大唐充满了感恩，因此也在平息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部的战争中屡建战功。

可这一次，沙陀忠义却在突厥的杀戮面前踯躅了：“在我军到来之前，突厥默咄部杀掠赵、定二州万人，放言官军每前进一里，即杀所掠百姓一百人。末将慑于人命，故而只能持之，而不敢战之。”

“畜生！”狄仁杰愤而拍案，“竟然以百姓为盾，与鬼魅何异？”

随后，狄仁杰转脸问天兵中道总管张仁愿道：“将军的伤情可有好转？陛下闻听将军负伤，甚为关切，命本官带了御药来。”

对张仁愿，狄仁杰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虽然出自渭南下邳农家，然自幼便文武双全，任殿中侍御史时，有大臣上门游说，要他在立武承嗣为太子的上书上联章，被他严词拒绝了。当突厥默矩部袭来时，他以幽州都督身份节制东道官军，奋力厮杀，屡次击退敌军。前不久在一场攻防战役中，他的左臂还中了箭。听说陛下赐药，他十分感动，对于不能克敌也更加自愧：“都是末将这不争气的胳膊。眼下，默咄部据守赵州，衽牵定州，臂及飞狐，表面看来不可一世。然细究详析，敌已有兵力分散之弊。”

狄仁杰问：“那依二位将军来看，克敌之难在于何处？”

张仁愿长叹一声道：“敌已知我军投鼠忌器，从战事之始就裹挟百姓为之构筑工事，故而我军不敢冒进。”

沙陀忠义接着道："末将听说此议乃出自伪'南面可汗'阎知微之口，他作为曾经的朝廷命臣，认贼作父，残害百姓，实属十恶不赦。"

话说到这里，狄仁杰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了。他起身在室内踱了一圈，眉头渐渐地展开了。

"诸位总管，请来看。"狄仁杰挥了挥衣袖，来到地图前，"所谓上兵伐谋。谋在何处？即在人心。敌可以裹挟百姓，但人心不在彼处，而我却可以号令百姓戮力同心，共克敌军。"

张仁愿、沙陀忠义相互看了看打拱道："请大人详析。"

狄仁杰指着赵州周围各县道："距三城远郊各县，乃兵力不可及之处，饱受战事之苦，我军可与百姓一起，在赵州、定州城外另开新渠，将供城中的水源断开，本官料定，不出五日，敌必自乱。"

沙陀忠义道："此计虽好，无奈百姓粮食为敌所掠，空腹怎可退敌？"

狄仁杰笑道："将军只说对了一半，确如兵法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因此我军不但要断敌之水，还要断其之粮，"说着，他将脸转向长史宋元爽，"探马可已回来？"

宋元爽立马回道："我军到达临城后，就派出探马探听敌军粮道，得知今日敌欲从临城往赵州运粮五百车，我军若途中伏击，不唯可断敌军给养，且可解百姓缺粮的燃眉之急，争取人心。"

宋元爽的话让两位总管豁然开朗，纷纷感佩狄仁杰思路开阔，当即表示回到营地后即着手部署军队，断水绝粮。

军情紧急，时不我待，议军会散后，狄仁杰便立即召集帐下长史、司马部署前往赵州近郊断渠和截粮的兵力。

临城县令没有走，问狄仁杰县府该为平叛做些什么。

狄仁杰笑道："不急，等截了粮食，自然是由县府主持赈济了。"

"请大人放心，下官定然秉公散粮，广布圣恩。"临城县令早闻狄仁杰在宁州任刺史时官声甚好，早已将他视作自己为官的楷模了。

第二天子夜时分，河北道司马崔献率领三千人马，埋伏在了临城以西的蝎子沟。

河北的九月，天气已经比较寒冷了，凌晨的露水打湿了将士们的甲胄，崔献便让旅帅叮嘱军士，在敌人未进入伏击圈时，绝不可以轻动，违者斩无赦。

太阳已从太行山顶跃上了天空，金色的阳光洒向千山万壑、平原丘陵。崔献朝沟道里望去，却一直是空空荡荡的，根本没看到突厥押粮队伍的影子，心中不免焦急起来。尽管当地百姓告诉他，此去赵州，蝎子沟是唯一的通道，但他还是传来身边的旅帅，要他越过前面的山梁，监测敌军的行踪。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旅帅悄悄来报，说运粮队伍过来了。

崔献立即对身边的传令兵道："擂鼓为号，发箭为令，先以弓弩手射杀，然后步军发起进攻。"

这话说了不大一会儿，就见突厥押粮的队伍浩浩荡荡地顺着沟道过来了，一共五百多辆车，都由全副武装的骑兵在护卫，前后拉开了两里多路。崔献按捺住心头的兴奋，眼睛一转也不转地盯着沟道，直到突厥军的队尾进了沟道时，才命鼓手擂鼓。他随后举起弓箭，拉满强弓，向走在最前面的一位突厥叶户射去，叶户中箭落马。与此同时，埋伏在两山丛林中的弓弩手万箭齐发，突厥军突遭袭击，顿时大乱。

只见密林中竖起一面"周"字大旗，步军见旗，一跃而起，朝沟道冲去，而此时突厥军失去了主将，早已无心恋战，或做了俘虏，或被腰斩而亡。一个时辰以后，蝎子沟横尸数百具。官军意气风发地清点了所获，除了五百车粮食外，还收获了运往赵州的药物。

此时崔献的心潮翻滚，深为狄仁杰的料事如神、运筹帷幄而心悦诚服。

可最让他惊异的还是当天傍晚临城的赈粮场面。

被战火驱赶得疲惫不堪的难民，听说临城县府要赈济粮食，从下午申时开始就聚集在了狄仁杰的营寨前面，队伍一直排到了一里外。

县令早早地就来了，除了叮嘱掌管衡器和量器的主簿要秉公分配

外，还从领粮的百姓中推出一位老者，监视赈粮过程："狄大人有令，此次截取的突厥粮食，一两不剩，全部分给逃难百姓。大家不要拥挤，耐心等待。"

县令的话音刚落，难民们就跪倒了一片，高呼"狄青天"，高呼"皇上万岁"。　崔献至此方真的领会了狄仁杰所言之"民心在我"的真谛，急忙帮助县令维持秩序。

有一位老者来到崔献面前，作了一揖道："百姓们希望能够拜见狄大人，请将军代为转达。"

崔献就有些为难道："狄大人军务繁忙，大家只管领粮，末将一定将大伙的盛意禀报大人。"

正在此时，营门内传出狄仁杰的声音："不必禀报，老夫来了。"

"啊！那就是狄大人。"几位汉子不约而同地喊出声来。至于老者，更是兴奋异常，分开人群来到狄仁杰面前，反复打量道："您就是狄大人？"

狄仁杰捋捋胡须，笑了："不像么？"

老者一拍大腿说："嗨！您不就是前几日向小民询问战况的那位大人么？"

狄仁杰定睛一看，忙打拱行礼道："正是下官，老丈好眼力。"

"百姓们要见副帅，末将担心大人……"崔献解释道。

狄仁杰寻找一块高处，面向大家而立，高声道："父老乡亲，狄某有礼了。"

"狄大人，狄大人……"人群中再次爆发出有力的声浪。

"方才有乡亲称老夫为父母官，狄某受之有愧，亦觉不妥。自古以来，为社稷出力流汗者何人？是天下百姓。为朝廷官吏供奉衣食者何人，还是天下百姓。因此该是民为官之父母，民为社稷之基，民为制胜之本。老夫奉陛下旨意，前来平叛讨逆，离不开百姓鼎力而助，在此谢过父母百姓了。"

“狄大人！使不得！”老者急忙推辞。

“老哥哥，天理人心若此，你我就顺应了吧！”狄仁杰捋了捋胡须，扶起老者。说罢，他吩咐继续分粮，转身回营寨去了。

狄仁杰一番话说得崔献和临城县令如沐春风，两人相互看了一眼，都从心底涌出了同一句话：“狄大人，国之砥柱矣！”

这场赈济用了好几个时辰，到深夜亥时方才分完最后一斛粮食。崔献进来禀报：“许多青壮年虽然领了粮食，却是不愿意散去，纷纷要求参军平叛，解救被默咄掠去之亲人。”

宋元爽闻言，顿时动容道：“狄大人此举，深得民心啊。”

狄仁杰笑道：“非老夫颖悟，古贤早有箴训，只是年深日久，我等都忘记了。眼下民心高涨，万不可挫。宋大人，本帅命你率领百姓，连夜潜往赵州近郊，助我军开渠断水。白日于密林中潜伏，夜晚施工，三日之内，必要见效。”

宋元爽道一声“遵命”，出帐去了……

这一切，驻守在赵州城中的默啜一无所知，他还在得意于自己用百姓生命做赌注的办法，果然阻滞了官军的进攻。

大军进驻赵州城后，默咄便向可汗谏言：“连日征战，将士疲劳，官军慑于我裹挟之百姓在营中，不敢逼近，借此机会，不如让将士歇息数日。”

“就依兄弟。”默啜转了转眼睛道，“然则，轻敌必败，为防止官军袭击，该知会南面可汗阎知微，将防守官军之事悉数交与他。贻误战机者，本汗定斩不赦。”

“是。”默咄出了可汗的大帐，就诡秘地笑了。自幼喝草原牛奶长大的默咄，对于金银财宝并不稀罕，却对大周女人垂涎不已，她们和草原上的女子完全不同……

一回到自己的穹庐，默咄就召集所部之叶户、将军，部署休整事宜，接着便狞笑道：“今日开戒，三日之内，你等可以尽情夺取大周的财物，尽情享用大周的女人，只为战事一开，奋勇杀敌，多斩官军首

级，明白么？”

默咄的附离（侍卫）队帅觌着笑脸道：“属下已经挑选了五名水灵灵的大周女子，供大人享用。”

默咄一听便一阵狂笑，那笑声掠过穹庐上空，久久回响……

一连数日，赵州城中都火光冲天，一幢幢民房被烧，一棵棵大树倒在烈火中，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哭声从清晨绵延到日落西海，一具具尸体高悬在树梢、门楣……

这是九月的一天，默啜可汗正与左厢察在帐中研判大周军情，附离急匆匆地进来禀报：“从临城方向押送粮草的一位小将军伤痕累累地归来了。”

默啜心头一惊，料知途中出事了，忙对附离道：“速传他进来。”

小将军一进帐，就放声大哭：“大汗！大事不好了。”

听完陈奏，默啜呆了，厉声问道：“何人如此大胆，敢截本汗粮草。”

当他得知是狄仁杰部属所为后，牙齿恨得“咯噔”直响：“又是狄仁杰！本汗若是擒住他，定要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但接下来的消息，带给他的不仅仅是吃惊，而是恐惧。连续两天，都有达干（统兵官）来报：“供城中用水的水渠忽然断水，军士食肉干，难以下咽；马匹食干草，萎靡不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默啜一脸的迷茫，对达干怒吼道，“速派人去查看啊！”

“不用查了。”默咄扔掉空了的酒碗道，“定是狄仁杰令人破渠断水所致，臣这就遣属下出城夺水。”然而，他派出去的将军和军士也是一去不返。

正是暮色降临，默咄兄弟焦虑之际，一位军士带回了河北道兵马大元帅狄仁杰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前者可汗上表天朝，求为义子，又倡和亲之议，陛下游目骋怀，宽仁恢廓，恩及阴山，册封可汗，多有赏赐，讲信修睦。且于八月，以淮阳王赴黑沙城迎亲。孰料可汗言而无信，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扣押使者，囚禁亲王，攻城略地，恣行无忌。陛下盛怒之下，发兵讨逆。本帅大军，所到之处，人心大振，箪食壶浆，十里相迎。此所谓得道多助者也。为城中百姓虑，今夜子时供水，丑时断流，乃在小惩大诫。万望悬崖勒马，勿再执迷不悟，一错再错，河北未得而漠北尽失。切切。

“危言耸听！”默啜将狄仁杰的信扔到地毡上。可当他得知大周军队防守甚严，他们众寡悬殊，将军很快就被官军长史宋元爽擒获时，才真正感受到了狄仁杰的非同凡响。当下，默啜便重新拿起狄仁杰的信，与默咄一起细细分析其中每一个字的分量。

默咄沉思良久，不无感慨地说道：“狄仁杰断水又放水，足见其诡计多端，工于心计，非阎知微流所能比。”

接连数日，从突厥军最初攻取的静难到定州、飞狐等地都纷纷传来战报。阎知微说沙陀忠义不断袭击突厥粮库，或火烧，或抢掠，粮荒已现端倪，担心再坚守下去，军心不攻自乱。默矩则在来书中说，定州城中素来食沙河水，然近来官军对取水的突厥军频频出击，张仁愿又遣人在上游筑坝断水，城中陷入空前恐慌。

“狄仁杰这是釜底抽薪啊！这老儿精通兵法，殊难对付。”默咄叹道。

闻言，默啜也有些不耐烦：“你就说如何办吧？”

默咄从地毡上起身，来到地图前，望着漠北良久方道：“骑战乃我之长，守战乃我之短，今孤守一城一池，乃以我之短对敌之长也。于今之计，就是撤回漠北，独霸瀚海，方能扭转战局。”

“难道要本汗将城池还给他们不成？”

“当然不是。”默咄诡秘地笑了笑，“不是还有阎知微么？”

“你是说让阎知微收拾局面？”默啜睁大了眼睛，“彼乃平庸之辈，岂能与狄仁杰相抗衡？”

“此等卖主求荣之辈，形同狗彘，留在突厥亦是祸害。倒不如驱使其与武周为敌，此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是也。”默咄挤了挤眼睛笑道。

默啜便点了点头：“还有那个武延秀，该如何处置？”

“依眼下情势看，重提和亲，未免弄巧成拙，也一并交与阎知微处置，彼若归还了武延秀，武周定以为是突厥示好；彼若杀了他，那必遭武周除之，突厥也消了心头之患，岂不两利？”

默啜的脸上这才轻松了些，道：“兄弟之智，不输孔明也。”

三日后，阎知微来到赵州，默啜大摆盛宴招待。

酒菜上齐，阎知微抢先一步向默啜兄弟敬酒：“若非大汗，臣焉有今日？请大汗饮了这杯，聊表臣之忠心！”

默啜举起酒杯时，笑得格外温暖：“好说！好说！南面可汗深明大义，弃暗投明，本汗要敬你一杯。”

如此推杯换盏，酒过几巡，默啜问道：“草原的马奶酒可汗还喝得惯么？”

平心而论，阎知微根本不能闻马奶酒的腥味，但此时此刻，他绝不敢说出口，忙打拱答道：“喝得惯！喝得惯！”

默咄接着问：“可汗是愿意永久地做一国之君呢？还是准备随时回归武周呢？”

闻言，阎知微的脸色就变了，还没来得及吞的牛羊肉喷了出来：“左厢察是怀疑在下的忠心么？”

默咄看着阎知微尴尬的样子，很是好笑，忍住道：“如此甚好！突厥视南面可汗为兄弟，故而才助你南下，连下飞狐、定州、赵州。大汗离开黑沙城日久，决计今日北归，欲将所占土地委与‘南面可汗’。如此，北联突厥，南抗武周，此万世大业矣。”

这消息犹如晴空霹雳，阎知微一下子呆了：“大汗……您……要回黑沙城，那臣……”

“左厢察说得很明白，助你建国，赐你土地啊！”默啜语波不惊地说道。

“万万不可！”阎知微转身就跪倒在地毡上，声泪俱下，“臣抛妻弃子，投靠突厥，乃为安身立命。大汗北归，丢下微臣，岂非弃羊，迟早落入虎口。请大汗念在臣忠诚无二，带臣回黑沙城，臣定以死相随。”

默啜的脸色骤然冷峻了，吐出的每一个字都阴沉而暗含威胁：“南面可汗之意是想将诸州归还武周么？本汗之意已决，将所据四州连同武延秀悉数交与你，若是有背叛之意，本汗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说完，默啜便哈哈大笑起来。这冷森森的笑声让阎知微不寒而栗，眼见得软瘫了……

第十四章

天津桥武曌施威

瑶光殿皇亲盟誓

武三思到囚室来看望上官婉儿了。

她一看见武三思，满腹的委屈都化成泪水，湿了衣襟："你怎么才来，你是来替我收尸的吧！"

武三思任上官婉儿使着性子，一直等到她情绪稍稍平静，才告诉她，皇上已经宽恕了她，并且要他接她回宫中打理政事。

上官婉儿没有说话，但她知道，一定是武三思在皇上面前求了情，才使她得以赦免。

武三思托着上官婉儿的下颚，仔细地端详她的伤口，并让随行的太医沈南璆为她疗伤。沈南璆小心翼翼地打开缠在她头上的绢帛，待那红色的伤口渐露全貌的时候，就禁不住"啊"了一声，连道："知制诰大人真是因祸得福。"

武三思顺着沈南璆的手指看去，天哪！莫非上苍真的眷顾婉儿，那经过休整后的伤口，恰似一朵绽开的红梅，镶嵌在上官婉儿的额心。她本就出水芙蓉，天生丽质，如今显得更加明艳动人了。

沈南璆道："前朝宫苑中女子，也有化梅花妆的，但大都是剪了梅花，贴在额头。似知制诰大人这样浑然天成，真是凤毛麟角。"

武三思拿出武曌赐给上官婉儿的祎衣要她换上，道："车子就在外面，姑娘还是回宫中去吧！皇上正等着你去阅看奏章、文书呢。"

上官婉儿便又是一阵伤感。进了这宫苑，她就不属于自己，也无法把握自己。皇上发怒了，可以把气撒在自己身上；皇上高兴了，她也要跟着一起喜悦……

走出囚室，上官婉儿抬头看了看天，虽只有几日，却恍若隔世，九月的阳光对于刚出来的她似乎太刺眼了，她不得不手搭着凉棚，眯了眼。

路上，武三思告诉她："皇上一早就宣本王进了宫，说是前线战事吃紧，文书堆积如山，要本王接你回来。皇上很赏识姑娘的才干，总说你身上有她年轻时的影子。"

这样的话上官婉儿这些年来听过不止一次，这也许正是皇上宽容自己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方战事如何，狄大人那里有消息么？"

"这个狄仁杰还真不能小看。其他几路将军，三十多万人马，都不敌突厥叛军；狄仁杰十万将士，且多为新招募者，却将突厥打得节节败退，从前方来的战报说，突厥撤往漠北了。"

上官婉儿点了点头，她觉得此时回去正是时候，皇上因为前方战局的扭转，心境转而明朗，也许风雨会远去……

说着话，车子已在司马门外停了下来，可走下车子的那一瞬间，上官婉儿的脚步忽然生出了一些犹豫，在车轼边踯躅了片刻。这次的牢狱之灾，让她对眼前的殿宇有了恍若隔世的陌生。她怯生生地回头看了一眼走在身边的武三思，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某种鼓励："陛下真的宽恕臣了么？"

"陛下口谕，岂能有假？"

到了瑶光殿前，武三思对武钦道："烦劳公公通禀，就说梁王与上官婉儿求见。"

"王爷与大人稍候，小人这就去禀明皇上。"武钦再出来的时候，便笑得如菊花般灿烂，尖细着嗓子喊道，"陛下有旨，宣梁王、知制诰觐见。"

风雨过后是丽日，霭云散去见蓝天。

张昌宗的反复解释早已消除了武曌的疑云，而且，天长日久的相互依赖，近来繁忙的国政和因为年高而带来的精力不济，都使她越来越离

不开上官婉儿了。她对跪在面前的武三思与上官婉儿道："抬起头来。"

武曌看似不经意地看了看婉儿的伤口，就禁不住"啊"了一声。那一朵暗香浓艳，开在眉心的梅花，把年过三十的上官婉儿衬托得红飞翠舞，益发端庄了。若非身份的顾忌，武曌差一点就发出"因祸得福"的感喟来。她走下龙位来到上官婉儿面前，伸出手指轻点疤痕，寂然无语，良久才道："这梅花开在额心，整个人更水灵了。朕看就叫作'梅花妆'甚好。"

上官婉儿歉疚地拜倒在地，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微臣谢陛下隆恩。"

"事情已经过去，你不必太多重负。"武曌看了看一旁的武三思道，"你也起来说话。"

武曌道了一声"赐坐"，宫娥便伺候武三思和上官婉儿入座。武曌这才接着对上官婉儿说道："近来朝事繁忙，朕不胜疲累，这些奏章朕委与你阅看，重大的呈朕批阅。"

"微臣遵旨。"

"眼下就有两道要紧的制书要起草。"武曌说着，从案头拿过一卷文书，"河北道兵马副帅狄仁杰上书，要安抚突厥劫后百姓。你拟一道制书，令流散黎民悉归田业，朝廷免其一年赋税。另，三品春官尚书阎知微、司宾卿杨齐庄违背圣意，助敌反叛，又受封为南面可汗，制命河北道兵马副帅狄仁杰、天兵中道总管武重规、天兵西道总管沙陀忠义、天兵东道主管张仁愿围而歼之。"

上官婉儿点了点头道："微臣下去就起草制书。"

武曌又转脸对武三思道："命夏官侍郎姚崇六百里快马赴河北宣制。"

出了瑶光殿，上官婉儿看一眼武三思说道："多谢王爷在陛下面前求情。"

武三思闻言就道："你我之间，说这些不觉得生分么？"

上官婉儿的脸上就有些发热，忙掩口含笑道："那就不说了！今日

政事急，改日请王爷到舍下饮茶。”

武三思便不好再磨蹭，正要告别，却见迎面走来一群宫娥，一个个语笑嫣然、楚楚动人，到了二人面前，众人急忙行礼。其中一位宫娥眼尖，发现了上官婉儿眉心的梅花，围着她转了一圈，惊呼道：“梅香扑面，大人这妆化得真是绝妙之至。”

这喊声顿时引起了宫娥们的注意，众人将上官婉儿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感叹这梅花画得栩栩如生、美不胜收，纷纷要她教授。

上官婉儿心头就荡起一阵酸楚，脸上却带着笑道：“陛下抬爱，已命这妆为梅花妆。我今天有急务在身，改日一定传之。”

武三思见状，道：“你等如此怠于劳作，在这里围着知制诰闲话，若是陛下知道了，定让你等脱层皮。”宫娥们闻言，便立刻散去了。

上官婉儿回眸莞尔一笑道：“多谢王爷解围。”

武三思望着上官婉儿的背影，忽然就生出无言的怅然来。

只是让上官婉儿没有想到的是，她用鲜血染成的“ 梅花妆”，竟然在宫中流行开来，不几日，宫娥们的眉心便都有了一朵鲜艳的“梅花”。

事实上，姚崇将制书送到前线时，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夜醒来，突厥人已从赵州、定州、飞狐三地撤出，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了阎知微和杨齐庄。

天气变得很阴沉，灰色的云块笼罩了赵州城头。

阎知微偕杨齐庄登上城楼，朝远处的阳关尽头望去，只见被风吹起的尘埃裹挟着瑟缩摇曳的衰草绵延到远方的阴山，眼前一片苍茫。

阎知微这才有胆量大骂突厥人都是畜生，要紧关头，抛下他们不管了，骂他们置誓约诚信于不顾，背信弃义，悔婚滋事。当他的目光落在城外的空旷地时，就看见新招募的军士正在演练，他们一个个驼背蛇腰，都是不堪一击的模样。

“依丞相看，我们能自救么？”

杨齐庄对“丞相”这个称呼很满意，前些日子，当着突厥人的面，他不得不扮演“左厢察”的角色。而今突厥人一撤，一切都恢复到唐制，顺口多了，但这并不能缓解严酷现实带给他的惆怅。他该怎样经营这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怎样对待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而一心向着大周的臣民呢？他相信，作为被默啜册封的南面可汗，阎知微一定与自己一样，满怀着因为不检点生出的不尽悔意。如果当初他们不是因为怕死，如果他们始终记着朝廷赋予自己的责任，如果他们如裴怀古一样的大义凛然，也不至于遭逢眼下的局面。

他不是没有考虑再回到大周，但他一想到武曌那威严而又冷峻的眼神和狄仁杰一干人鄙夷的目光，就犹豫了。其实，他是有过一次可以逃离的机会的。那是在默啜刚刚占领赵州时，因为战事而流落突厥的唐室元老段志玄之子、承袭褒国公的段瓒，曾在一个月黑风高夜悄悄找到他，劝他趁突厥入城不久、一切混乱之际，逃回到神都去，可懦弱的他竟放弃了这个机会。

现在，一切都晚了。

上午巳时，他们才从城楼下来，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赵州府邸。彼此看去，对方的眉毛、胡须上都结了一层霜。阎知微骂道：“如此蛮荒之地，才十一月竟冰天冷地，奈何？”

喝一口热茶暖了暖，两人将城头上的情景梳理了一番，就都沉默了。

这时，录事参军来报，说默啜可汗遣一名叶户送淮阳王已到了城下。

闻报，阎知微的眼睛顿时亮了，忙道：“速令守城将士放下吊桥，迎接王爷，”接着便招呼杨齐庄，“长史与我同去吧。”

杨齐庄心头一惊：“才半天时间，丞相又改称‘长史’了？”

武延秀衣着整洁，看上去精神焕发，似乎没有受到突厥人的折磨和摧残。他刚一下马，阎知微与杨齐庄就迎了上来,双双跪倒在武延秀面前道：“微臣阎知微、杨齐庄参见王爷。”

武延秀轻蔑的目光掠过二人的肩头，话里就带了揶揄的味道："面前不是突厥南面可汗么？你先是出卖本王，受默啜三品朝服；继之又以南面可汗之名，欲主河北大周臣民；焉何今日倒俯首称臣？本王真有些承受不起。"

听了这些话，阎知微脸上就红一道白一道的，支支吾吾道："都是微臣一时糊涂，误入了默啜的陷阱，每思及此，微臣悔愧交加，无地自容，幸得殿下平安归来，不日微臣就送殿下到河北兵马副帅狄大人行辕。"

"哦！狄大人到了河北。"武延秀被囚禁在黑沙城，对外面的战事一无所知，"既是如此，本王便不在此滞留，速速送本王过去便是。"

阎知微急了，挪动双膝，上前扯着武延秀的袍裾道："王爷少安，微臣自知有负圣命，罪该万死，闻知王爷归来，早于城中备了酒宴，为王爷压惊洗尘，请王爷赏光。"

杨齐庄和几位主簿、参军也在一旁相劝。如此推脱再三，武延秀才勉强答应。

在去酒楼的途中，武延秀目睹了城中巷闾满目萧条、狼藉不堪，不时有乞丐迎着冷风沿门乞讨，方知因为自己和亲，竟惹得生灵涂炭，心境不免又沉重了许多。

宴席设在酒楼二层，武延秀来到雅间，并不急于入座，而是推开雕花门窗，凭栏远眺起来。赵州城风物顿时尽收他眼底，特别是看到横卧在洨河水面的赵州桥，虽历经战火，却依旧岿然屹立，抑郁的心境才稍有安慰，道："历尽沧桑人各异，长虹尤知思君恩啊！人心不若物情，不亦悲乎？"

阎知微与杨齐庄听着，脸就发热，忙请武延秀入席。菜肴自不必说，酒也是当地有名的"燕山红"。阎知微举起酒杯，小心翼翼地敬道："都是微臣无能，未能促成和亲，又误入迷途，为虎作伥，罪该万死，请殿下饮下这杯，微臣方敢落座。"

阎知微方罢，杨齐庄又跟上来道："当初段瓒劝臣逃离，臣因牵挂王爷，故而失却时机，为敌所迫，委曲求全，以待殿下归来。请殿下受臣一敬。"

武延秀并不回应，自斟自饮，三巡过后方道："二位请本王来，绝非只是叙旧忏悔，一定还有话要说，不妨直言。"

阎知微尴尬地笑了笑道："殿下虽年纪轻轻，然见事敏，臣感佩之至。"

武延秀很不耐烦，脸顿时拉下来了："好！既是不说，那就请送本王前往狄大人行辕。"

阎知微与杨齐庄闻言，急忙跪在武延秀面前道："非是微臣不说，实在是愧不堪言。"

武延秀将头转向一边，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殿下所言极是。"阎知微、杨齐庄接上话茬，"微臣自知罪孽深重，欲回归大周，戴罪立功，还请王爷在陛下和狄大人面前多多美言。微臣铭感肺腑。"

"你等起来说话！"

"王爷若是不答应，微臣就一直跪在这里。"

"本王答应就是。"武延秀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又沉思片刻后道，"战事平息，朝廷也许有制书安排善后事宜。你等不妨跟随本王前往临城，本王将相机斡旋，以明二位归朝之意，狄大人权衡利弊，自会原谅你等的。"

"这……"

"哼！二位如此迟疑不决，乃不信任本王，极好！那就权当本王未说。"

武延秀便欲起身下楼，却被阎知微伸手拦住："王爷息怒，微臣亲护殿下前往狄大人行辕就是。"

而此时的临城行辕，姚崇已宣达完朝廷旨意，正与狄仁杰在大帐里说话。

姚崇第一次以宰相的身份出使，这让狄仁杰十分欣慰。还在平息李

尽忠、孙万荣叛乱期间，姚崇还在夏官署任郎中时，就因为对前方的战报剖析如流而受到狄仁杰的格外关注，后来他担任夏官侍郎后，更是多次参与朝廷讨伐突厥战事的筹划，此人精通兵法、善谋多计，一直被狄仁杰视为知己。就连让太子李显出任兵马大元帅一议，虽出自狄仁杰之口，其实也源自姚崇之心。因此，狄仁杰在出任河北道兵马副帅，向皇上辞行时，也极力推荐了姚崇为同平章事。

姚崇自是十分感激狄仁杰的知遇之恩，道："大人于陛下面前多次举荐，令元之铭感肺腑。"

狄仁杰却将之看作顺理成章的事情，当年娄师德不也是这么对自己的吗？想到娄师德，狄仁杰问道："娄大人近来可好？"

姚崇感佩道："娄大人以古稀之岁而职营田大使，奔波劳顿，真乃朝廷股肱之臣，元之楷模啊！"

狄仁杰点了点头："他对本官的引荐之情，也让本官没齿难忘。"

说到战事，狄仁杰告诉姚崇："在默啜率领突厥军队撤回漠北后，阎知微已是独木难撑，道穷途末。本官已知会各路总管分进合击，相信不日即有战报传来。"

"大人用兵如神，先知预见，元之自愧不如。"姚崇赞道。

"过誉了。"狄仁杰立即摇了摇手，旋即严肃起来，"自古兵民乃制胜之本。本官不过上体陛下圣意，下依民心之所向而已。"

这两人相差了整整二十岁，却算是无话不说、神交意会的忘年交。姚崇明白，作为兵马副帅的狄仁杰最关心的还是有关太子的消息。利用续茶的机会，他便把话题换到了太子身上："本来太子听闻前方大捷，奏请亲自到临城劳军，却被皇上驳回，要他潜心读书，心无旁骛。"

狄仁杰没有回答姚崇的话，内心却是十分无奈，先帝二十二岁即位，可如今太子已经四十三岁，尚不能问涉国事，果真有一天宫车晏驾，他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午饭后，狄仁杰便陪同姚崇到行营以东的太行山麓转了一圈，说到在蝎子沟伏击敌军的运粮车队，狄仁杰极言此次能够逼突厥兵退漠北，

河北百姓功不可没。他深有感触地说道："此次本官对'民乃社稷之基'有了更深的体味，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矣。"

说着无意，而听者有心。姚崇从狄仁杰的话中捕捉到了先贤对于后秀的期待，情有所衷道："与大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元之谨受教矣。"

狄仁杰唯独没想到，等他回到行辕时，局面竟出现了让他始料不及的变化。

走进营门，远远便瞧见长史宋元爽站在大帐前，心急火燎地朝外张望着，他一看见狄仁杰，急忙上前道："大帅，淮阳王回来了。"

"哦？"狄仁杰二话没说，拉着姚崇进了大帐。面朝帐内站着的一位年轻人，听见身后的脚步声，便回转身来，果然是武延秀！狄仁杰和姚崇忙双双见礼。

"殿下受惊了。"狄仁杰问候道。

武延秀大致叙述了突厥将自己交给阎知微、杨齐庄的经历，然后告诉狄仁杰和姚崇："二贼慑于朝廷大军合围，决计回归朝廷，并亲自送本王到了临城。刚一进大营，就被宋大人拘了，现正关在营寨里。"

狄仁杰听罢，双手击节道："如此看来，河北之战胜局已定，此皆陛下运筹有章，神威震敌之故。"

"二贼就擒，该当如何处置？"见此，宋元爽插缝问道。

"多行不义必自毙。"狄仁杰说罢，看了一眼身边的钦差大臣。

姚崇立即就回应道："阎知微为三品大臣，杨齐庄乃司宾卿，依律当由陛下圣裁，本官既是朝廷钦差，就将二贼押往神都，交由司刑寺羁押。待审清罪行后，上奏朝廷。"

一整个下午，官军大营上上下下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狄仁杰破例吩咐："今晚于中军帐设宴，一则为平叛大胜，二则为淮阳王与姚崇大人饯行。"

酒至夜半，众人皆散，唯独姚崇没有走。狄仁杰命侍卫泡了上好的

醒酒茶，两人便就着后半夜的月色，且饮且话别。

狄仁杰建议道："阎知微、杨齐庄背主投敌，依律当斩，然其送还淮阳王，图归大周，罪不至死。还请大人上奏陛下，免其死罪。"

闻言，姚崇就为狄仁杰的宽宏大量而感动，当即表示定将此意转奏陛下，恳请从轻发落。

"从轻发落？岂非姑息养奸？"半个月后，当姚崇站在瑶光殿向武曌禀奏河北宣制之行时，她断然驳回了免去阎知微、杨齐庄死罪的谏言："阎知微、杨齐庄二贼阳奉阴违，背主保命，险些致淮阳王埋骨异国；又另立汗国，上不忠君，下不恤民，敌国之奴，大周之贼，罪恶昭彰，数不胜数，朕若饶恕了他们，岂不冷了百姓的心？"

说着说着，武曌的言语中就有些责怪狄仁杰和姚崇的意思："二卿皆宰辅之臣，国之栋梁，理当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为何对国贼温良有加，真糊涂。"

姚崇明白，此时固执己见定是于事无补，便不再辩解。

武曌则拿起朱笔，在狄仁杰的奏章上毫不犹豫地批道——

阎、杨二贼，投敌卖国，罪大恶极，不死不足以正天理，平民愤，着即处磔刑于天津桥南，使百姓共射之。剉其骨，夷其三族。

"由秋官尚书杜景俭监斩。"末了，武曌又命道。

腊月初三，干旱了一冬的神都从凌晨子时起，便飘起了洋洋洒洒的雪花，到晨曦初露时，从洛阳宫到城头，从坊间到道路上都落了一层薄薄的雪。尤其是行道两旁的树木，被雪装点得粉玉琼瑶，仿佛带雨携露的梨花。

天津桥北的通天宫迎风兀立，昔日碧翠的琉璃瓦，撒上了洁白的雪；天枢耸天入云，在雪幕云气的笼罩下，显得朦朦胧胧。

卯时三刻，杂沓的脚步声打破了寂静。被惊破酣梦的胆大百姓悄悄推开窗户，掀开窗帘，便见桥南桥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士们一个个荷枪持剑，禁不住捂住了自己的嘴："天哪！又要处决哪家大人？"

天渐渐放亮，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晨光中，人们这才发现，不仅仅是天津桥南北，押解囚犯到刑场必经的路上都岗哨林立，刀光闪闪。

辰时三刻，秋官尚书杜景俭踩着雪尘，策马来到了桥南。登上早已搭建好的监斩台，一阵冷风吹来，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跟随他前来的主簿急忙命卫士把木炭火盆挪到监斩案附近，杜景俭暖了暖手，清俊的脸上才泛起血色。他侧脸问了一下身边的主簿："武将军可曾到来？"

话音未了，就听见耳边传来金吾将军武懿宗洪亮的声音。作为今天的行刑官，他深感肩头责任的重大，尤其是处决阎知微、杨齐庄这样的高官，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杜景俭邀武懿宗到炭盆前烤火，随口问道："陛下命百姓共射阎、杨二贼，射手可已备好？"

武懿宗在红红的炭火上烤了烤手，顿觉暖融融的，回道："早在皇上制命下达之时，就招募了五十名猎户出身的精壮男子，严格整训。现严阵以待，单等行刑时间一到，即刻就位。"

杜景俭听后，脸上也轻松了许多。在朝堂上，这主意本就是武懿宗出的，现在由他来主持正好。

上午巳时三刻，两辆囚车在羽林卫的押解下，分开密密匝匝围观的百姓，向刑场中心走来。囚车轮毂碾碎了雪花，也碾碎了阎知微、杨齐庄的心。

阎知微神情木然，目光呆滞，似乎生死已与他无关。走到今天，他说不上该不该后悔。在牢房的这些日子，他想了很多，其实当他从默啜手中接过南面可汗的衮袍开始，他就死了。当求生的希望幻灭后，他万念俱灰，形同腐尸。

他没有看身边的杨齐庄，杨齐庄却艰难地转过脸来看他，他的木然和混沌让杨齐庄怀疑他已经死了。杨齐庄很懊悔，当初没有听从段瓒的劝告逃回神都。如今，他只希望死亡能来得痛快些。

午时三刻已到，杜景俭环顾刑场，只见羽林卫将百姓隔在数十丈外，五十名百姓分布在刽子手的周围。武懿宗已经登上观刑台，杜景俭

便开始宣读皇上制书——

阎、杨二贼，投敌卖国，罪大恶极，不死不足以正天理，平民愤，着即处磔刑于天津桥南，使百姓共射之。剉其骨，夷其三族。

“吾皇万岁！万万岁！”武懿宗回转身高呼，等他再转过身时，目光顿时插上了两把刀子，犀利而又威严地下令行刑。

只见身着大红衣裳的刽子手，往尖刀上喷了一口酒，缓缓来到囚犯面前，往他胸口喷了一口酒，说一声“皇命如天，休怪在下刀下无情”……阎知微和杨齐庄的肉体和灵魂就这样被肢解了，从第一刀的惨叫到声息魂去，每人都用了整整一个时辰。

两名主囚犯处决以后，第二批刽子手登台了，三百多口人又整整砍了一个时辰，直到午后申时三刻，才宣告结束。有的刽子手行刑到最后，刀刃被热血浸泡软了，刀口都被白骨崩成了锯齿般的豁口。

这是一场让围观百姓最为荡魂摄魄的屠杀，每割一刀，人群中就会发出此起彼伏的惊叫，但这也是百姓最为快意的行刑。

在大胜突厥的喜悦中，王朝步入了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春天。

与契丹、突厥连续三年的战事，消耗了大周的巨额资财，也让武曌心力交瘁，精神大大不如以前。正月十五一过，她便将朝事暂时委与太子处置，自己则带着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上了嵩山。

二月二日这天，天空响了几声雷，万物复苏，阳气上升，也唤醒了蛰伏了一冬的生灵。

太子李显自是分外勤勉，辰时一刻，便已坐在东宫庄静殿等候朝臣奏事了。自光宅元年以来，这还是皇上第一次让他代为处理政事，他不由得因此陷入诚惶诚恐之中。他猜不透母皇的真正目的，却又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好在曾做过宰相的太子宾客豆卢钦望每日陪伴在身边，许多棘手的政事在他的点拨下，倒也处置得得体而又顺畅。

此时，太阳已升上洛阳城头，暖暖地洒在院内的花木上，昨日傍晚还秃秃的枝丫一夜间竟然长出淡红挂绿的嫩芽，鸭嘴一样的叶片上面挂满了露珠，看上去生机勃勃。李显的心境也因此变得明朗起来，信步走

出了殿门，豆卢钦望已经在外候着了。

“他总是这样殷勤，从来都没有迟过。”李显在内心感喟。

“微臣参见殿下。”

“你我君臣终日相伴，就不必太拘礼了，殿中说话。”李显一边说着，一边吩咐王晖看座。

李显从案卷中抽出夏官署和司宾寺的联名上书道：“爱卿看看，此事该如何处置？”

豆卢钦望接过奏章，浏览了一遍后收回目光，就由衷地愉悦道：“看来与突厥这一仗打得值得。这不，吐蕃主动来降了。”

当初吐蕃赞普弃都松年幼，诸事悉决于论钦陵兄弟，他们肆意攻城略地，为患大周王朝二十多年。及至弃都松年长，有感于论钦陵兄弟威胁王权，便暗地里与论严谋杀之。于是，趁论钦陵外出之际，弃都松诈云出猎，拘捕论钦陵亲党二千余人，又遣使召论钦陵兄弟归朝，却被拒绝。弃都松发兵讨之，论钦陵大败。恰在这时，大周大败突厥兵，弃都松遂上书朝廷，将率部来降。

豆卢钦望收起奏章，轻舒一口气接着道：“微臣以为，此时正是受降良机，然此事关乎睦邻长远，恐怕还得禀奏陛下。”

李显点了点头：“本宫也是这个意思。虽说夷族来降，乃圣恩之故，然安边之事，甚为重要，不可稍有逾越。”

“微臣明日就起程前往嵩山，取陛下旨意。”豆卢钦望应道。

李显又拿起一份文书，不无感慨地说道：“有人弹劾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其弟司农卿宗晋卿，坐赃贿满万余缗，广置宅第，母皇虽然将其贬为播州司马，将宗晋卿流放峰州。然本宫听说，太平公主到其宅第观览，竟然叹曰‘见其居处，吾辈乃虚生耳’！”

“这些旧事，不说也罢。”豆卢钦望沉思片刻后劝道，可内心却想，从早年的李义府、许敬宗到当今的武三思、武懿宗，哪一个没有收受贿赂？可他们都是陛下的心腹，恐怕陛下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这个宗楚客，不也就是借着是皇上堂姐的儿子，才为所欲为的么？

李显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人便结束了这个话题。正要开始讲书，王晖却进来禀报道："梁王武三思求见。"

李显一听，忙与豆卢钦望一起起身迎接。

武三思带来了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陛下在缑氏县患疾，制给事中阎朝隐祝祷，传旨殿下与太子妃前往。"

李显立刻慌了，问道："母皇正月出行时，精气尚佳，为何忽然就病了？"

"二月四日，陛下移驾缑氏城，拜谒升仙太子庙（周灵王太子姬晋）。一时触景生情而撰写碑文，并亲为书丹'飞白体'，盛赞升仙太子'骖鸾驭凤，升八景而戏仙庭；驾月乘云，驱百灵而朝上帝'的潇洒。大概是因为陛下用心过度，故而染疾。"武三思回道。

李显听着，眼睛就湿润了，当下传来王晖，准备车辇，疾疾赶往缑氏城。

武曌此时正躺在榻上，紧闭双目，一任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按摩着全身，以减轻筋骨的疼痛。

张昌宗的一举一动都很温柔，每按一处，都要低声询问："陛下！轻些了么？"直到武曌明确地点头之后，才挪动自己的手指。但皇上的肌肤与初进宫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明显松弛了，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张易之则手捧一方丝绢，用温水为皇上擦拭手心，据秦太医说，擦拭手心可以活血化瘀，舒展筋骨。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以减轻皇上的痛苦。

武曌半睁开眼睛问道："太子到了么？"

武钦低声回答："梁王已回神都了，想必很快就会来的。"

"你等退下吧！朕想一人静一静。"武曌挥了挥手。

"请陛下安歇！"张昌宗说着，向张易之使了个眼色，两人双双退出

殿去。

宫娥们也都百般小心地伺候在殿外，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当内室鸦默鹊静的时候，武曌的心反倒不安静了。二月四日那天，她将亲手书丹的“升仙太子碑”立在姬晋庙面前时，便想起了姬晋升仙的传说。相传姬晋升仙时，曾在嵩山对周室的侍从桓良说：“告我家人，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到了那天，家人来见，果然见其乘白鹤驻于山头，举手谢时人而去。

“若是朕有一天也能升仙，也该是上天的恩赐吧。”武曌当时就这样想。

谁想到，她从缑氏山归来后就生病了。躺在病榻上，她既牵挂朝政，担心太子不能应对与突厥战后的复杂局面；更忧心自己身后，太子与武氏宗族不能相容，惹起一场“诛杀诸吕”的朝乱。她觉得自己应该将这些事情做好，也算是对高宗和武氏先祖的一个交代。

而最佳的机会，就是给事中阎朝隐为自己祝祷之际。因而，前两天，她差武三思回神都通报了自己的病情。当然，她这样做也是要看看太子的反应。

想到这时，武钦在外面轻声禀奏：“太子请求参拜陛下。”

“宣。”

李显和太子妃韦香一进大殿，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几乎是爬行着到武曌榻前：“母皇！都是儿臣不孝，儿臣罪该万死。天若有情，何不让儿臣代母采薪。”

李显凄凄惨惨的诉说，反而惹起武曌心中的烦乱，她睁开眼睛，看看榻前的一对夫妇道：“罢了！朕还没有死呢。”

李显与韦香便被吓得哭声戛然而止。

“朕偶患小恙，给事中阎朝隐欲为朕祝祷，朕传你等来，无非聊尽儿女之心而已。”言罢，武曌对武钦道，“宣阎朝隐进来祝祷。”

不一会儿，阎朝隐进到行宫大殿，他先行了礼，然后到偏殿沐浴净身。其间有两位童子抬了一条砧案上来，口含烈酒将案上的铁钉一一喷

过，又燃了黄表，熏烧一遍，就见阎朝隐赤裸着上身从偏殿出来，童子便用蘸了酒的黄表将他的脊背擦拭了一遍。但见他吸了一口气，将那肚子鼓了起来，躺上了钉板，紧闭双目，口中念念有词道：昊昊天地，请让朝隐代陛下受疾。又吟诗曰：

圣泽如东海，天文似北辰。

荷叶珠盘净，莲花宝盖新。

陛下制万国，臣作水心人。

李显夫妇就在一旁站着，眼见得一个个铁钉扎进阎朝隐的脊梁，韦香便紧闭了双目，李显也浑身打战，可待再看时，却不见有血点渗出，两人皆以为神。

大约过了一刻时间，只听阎朝隐大吼一声，从砧板上一跃而下，长舒一口气，来到武曌面前禀奏："启奏陛下，天帝慈恩，陛下小恙不日即可痊愈。"

武曌当即对李显夫妇和阎朝隐道："朕的病经爱卿祝祷，已愈大半。"

李显暗中端详，皇上的气色较之初见时果然好了许多，便更感神奇。

"传朕口谕，赏阎爱卿银千两，帛百匹。"

送罢阎朝隐回来，武钦发现武曌竟已走下病榻，与李显夫妇坐在外室说话了。

李显向武曌禀奏了吐蕃赞普弃都松派遣使团来京，求为藩国的消息，武曌顿时凤颜大悦，当下要李显回京后，即刻命天兵军兵马副帅、陇右军大使娄师德、凤阁侍郎检校并州刺史魏元忠前去迎接。

李显又提到薛元超之子薛稷奏称自古无控鹤监一官，今设之有违道统，谏言罢之。武曌的脸色立时就阴沉了："其父当年泯顽不化，其子又固执己见，什么古无此官？难道朕不能设一个么？太子乃国嗣，岂能耳软？传朕旨意，迁薛稷为水部郎中。"

韦香眼快，看到武曌脸上不高兴了，忙附和道："母皇圣临天下，旷古迄今未有之也，设个控鹤监有何不可？"见此，李显便不敢再有二话。

武曌脸上的表情这才活泛了些，把话题转到了自己所忧心的身后大计上来："朕宣你来还有另一层意思。朕已赐你武姓，说来你与三思皆天潢贵胄。眼看朕春秋日高，所忧心者，唯恐你兄弟姐妹不能相容，故而朕不日回到神都，有意让你等于祖宗面前盟誓，相约善待彼此，不可内讧自残，不知你意下如何？"

李显忙不迭地回答："谨遵母皇旨意。"

"如此甚好！你回朝后先知会诸位亲王公主，待朕回到神都后再做定夺。"

当晚，李显夫妇就在缑氏城行宫过夜，并陪武曌、张昌宗、张易之进了晚膳。

酒阑席散，回到殿中，掩了殿门，韦香就将憋了一肚子的话全倒了出来："说什么赐了武姓？难道这样就能抹去李氏血脉的事实么？殿下在内心深处承认过自己是武显么？陛下竟还有盟誓之思，相王自不必说，先得问问武氏兄弟会不会守诺吧！真是笑话。"

"你这张嘴？难道被废的悲剧还要重演一次么？本宫可是怕了。"李显惊慌失措地上前捂住了韦香的嘴。

韦香没有再辩解，暗地里却发狠，迟早要将武氏一族斩尽杀绝……

二月十二日，武曌从嵩山回到了神都，直接入住瑶光殿。随着年事日高，她越来越不愿意待在武成殿，而更喜欢瑶光殿修竹撒翠、紫兰飘香的宁静和张氏兄弟的伺候。

而今天，她要在这里等待的，却是一群让她牵肠挂肚的儿女宗亲。

在清亮的晨光里，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第一个到了司马门前，正要下车上路，却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辆车子也停下了，从车上走下来的正是相王李旦。自李显回朝后，这兄妹俩已经许久没见面了。相互见了礼，一同上了司马道，话题自然集中在盟誓之事上。

“皇兄对母皇的旨意如何看？”太平公主像是不经意地问道。

“母皇深谋远虑，为兄唯母皇之命是从。”李旦回答得不假思索。

太平公主笑了笑道：“皇兄倒是明白。”其实，她压根儿就不认为盟誓会有什么用处，武氏与李氏乃血海深仇，盟誓也只是表面文章罢了。何况，她一直觉得只有自己才配继承皇位，又怎么会与这些人修好？她正想着，就看见武三思、武攸宜、武懿宗、武攸宁四人也跟着过来了。

这四人中，武攸宁是最为斯文的一个，也是任职最多的一个。他十分羡慕的兄长武攸绪早早地就隐居了，而自己却置身于宗亲漩涡之中不能自拔，看着几位兄弟，他长叹一声道：“陛下如此做，也是为了武氏之将来啊！”

这话一出口，就引来武懿宗一阵大笑：“将来？你以为李氏都是痴人么？依我之意，趁陛下精神尚可，干脆将那几个窝囊废除掉，直接扶三思登基罢了。”

武三思狠狠地瞪了武懿宗一眼，伸手指了指前面太平公主的背影，武懿宗急忙收住了话头。

当他们各怀鬼胎地走进瑶光殿时，李显已先到了。

大家都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似乎李、武之间从来就是彼此礼让、相亲相爱的。他们齐刷刷地跪倒在瑶光殿的丹墀内，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太子千岁千千岁。”

这情景让武曌的眼睛顿时湿润了，很愉快地道了一声：“平身。赐坐！”

她破例地没有坐在龙案里与儿女们说话，而是来到他们中间，大家自然把最中间的位置留给了她。离得这么近，武曌几乎可以听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心跳和呼吸，他们投过来的每一丝目光都温暖着她苍老的心。

这一切，让武曌心潮翻卷，不能自已，她相信他们一定读懂了自己的用心，便说道：“朕今日召你等来的目的，想来你等早已知道。到圣历二年，朕已是七十六岁春秋。朕一生历经风云，虽不敢自比秦皇汉武，然则上无愧于苍天，下无愧于黎民。朕唯望者，乃百年之后，你等

兄弟姊妹相谐友善，无起纷争，共铸大周基业，因此朕草拟誓文，树立约束。你等若无异议，朕将择定佳日，于明堂告之天地，铭于铁卷，藏于史馆。武钦，替朕宣读誓文吧。”

“老奴遵旨。”武钦颤颤巍巍地从案头捧起由上官婉儿拟定的誓文，尖着嗓音念道——

夫昊天苍苍，而生万有之灵；金土茫茫，而养芸芸苍生。宗室根脉，绵延而不绝；同气连枝，情深而逾海。吾等皆乃武氏支脉，承皇天之雨露，沐大周之光泽。据此盟誓：肝胆相照，血浓于水，推诚相见，无彼此猜忌，无竞相残杀，孝人天下，泽流万世。若有违者，天谴者，人诛之，切切此誓。

随着武钦的落音，瑶光殿里霎时陷入了极度的安静，只有武曌呼吸的声音飘过每一个人的心头。显然，那重若千钧的措辞，那天谴人诛的警示，击中了每一个人心底的最软处。

过了许久，诸位宗亲才异口同声道：“泽流万世，切切此誓。”

此时，李显清晰地看见，两行热泪顺着武曌的眼角，流到了腮边……

第十五章

铁卷难消人心异

珠英怎掩风流迹

李显从瑶光殿一回到庄静殿，韦香就询问道："有何要事，以至于母后必须将李氏兄弟与武氏兄弟都宣到瑶光殿问话？"

李显从宫娥手中接过茶杯，看着她退出殿门，才苦笑着道："现今只有武氏，何来李氏？本宫和相王都被母皇赐姓武了。"

听到这话，韦香的眉毛一横，说话的声音就高了："殿下焉能如此说？陛下煞费苦心，从谱牒中抹去了李氏血脉。然在臣妾看来，一纸赐姓岂能隔断血脉？殿下与相王生死都是唐室后人，任谁也改变不了。"

这话自然说出了李显的心声，但他也只岔开了话题："还不就是之前所言的盟誓之事……"

李显还没说完，韦香就笑了，前仰后合地揶揄道："真是白日做梦，靠一纸盟誓就能将李氏与武氏的血海深仇化解么？"

李显就很无奈，一任韦香在一旁絮絮叨叨。这么多年，无论是做皇上，还是做太子，每逢静下来时，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静静地打量韦香。他总是觉得韦香和母皇的性格颇为相似，她们都不甘心做个相夫教子的女人，而对社稷更为关注。

"殿下须牢牢记着，是谁将您从皇位上拉下来流于房州的；又是谁将高祖、太宗的万里锦绣家邦易为周朝的！"韦香来到李显身后，轻轻地抚着他的肩膀道，"殿下万不可忘记，您是太宗皇帝的嫡孙，不可忘记这江山姓李啊。"

李显回头看一眼韦香道："可是以本宫眼下的处境，又能做些什么呢？"

"等待时机。"韦香果断地应道，"殿下不闻吕后驾崩，诸吕被诛之

事么？眼下，陛下龙钟高岁，还能有……”

“罢了！”李显断然截住了韦香的话头，“不管本宫如何委屈，也不论她对本宫有多少误解，可她毕竟是本宫的亲生母亲，岂可……”

闻此，韦香顿时蛾眉倒竖道：“若是你等兄弟有太宗一半的气度，也不至于有今日形同囚徒的遭际。臣妾的话殿下还是好好想想吧。”言罢，她便转身出殿去了。

李显一人呆坐了许久，心中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铁卷存之史馆，接下来的日子倒也相安无事。太子、相王和武氏兄弟偶然在朝堂上相遇，也亲近了许多，武曌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暂时放下了。而朝事仿佛也甚遂人意，喜事不断、佳音连连。

八月初，娄师德从陇右行营传来消息：“弃都松赞普率领臣下已从逻些起程，预计两个月后到达。”

八月中，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请求内附。

几乎就在这同时，由于狄仁杰的大胜，西突厥的一支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来到神都。武曌命娄师德前往安抚，他便受到了突骑施乌质勒部落的最高礼遇。

一时之间，大周已成为天下咸服的中心。

武曌许久都没有过这样轻松的心境了，她的活力在从缑氏城回到瑶光殿后终于恢复了。

这是圣历二年八月的一大早，太子宾客豆卢钦望早早地起来，却没有去庄静殿，而是直奔了崇文馆。

虽说已近中秋，但暑流残迹仍在街巷间游荡，等他急忙走进讲书堂时，已是汗流浃背了。往常，李显总会在他行过君臣之礼后道声问候的，可今日却毫无回应。

豆卢钦望立即意识到，太子如此，定是与明堂盟誓有关。不过，太子没有主动说，他也不便深问，只是打开书卷问道：“微臣为殿下讲书吧？”他今天要讲的是皇上推荐的新书《贞观政要》，编纂者乃二十九

岁的国史撰修吴兢。皇上将这部尚在修改中的书交给太子，意思也很明白，就是要他研习太宗的治政参验。

李显摇了摇头道："本宫有些烦闷，豆卢大人可否陪本宫出去走走？"

"这……"豆卢钦望有些迟疑。

李显知道他是怕皇上追究，于是提起当年与李弘等化装出宫游走斗鸡场的往事。豆卢钦望明白，太子必是欲图躲开宫廷的耳目，有话要对他说。当下君臣换了商贾的服饰，只带了几名换了府役装束的羽林卫，连韦香都没有打招呼，就悄悄地出宫去了。

李显很谨慎，白马寺自然不能去，怀清与武三思、张昌宗和张易之过从甚密，那里必有他们的耳目；龙门寺更不能去，那里的圆觉法师是皇上钦封的住持。虽说佛门遁世，不染红尘，可究竟有几人能真正地做到呢？两人在街头徘徊了良久，豆卢钦望眉头一皱道："有一去处煞是清静，殿下可愿一游？"

"不知爱卿所言何处？"

"芳华苑。"

"哦！此苑本宫在儿时随父皇去过几次，后来就很少光顾了。"

豆卢钦望告诉李显，这芳华苑原是隋时洛阳宫城西苑，当年茂林修竹，碧水清流，亭台歌榭，相望于道。至于殿内陈设，更是珠玉满堂、奢华无比。贞观初年，太宗倡导节俭理政，西苑慢慢地就被冷落了。待高宗、武后又逐渐修建了许多名苑后，它就更萧条了。

一干人专拣小巷行走，李显边走边道："本宫听闻那苑中夜半有厉鬼弄箫，可有此事？"

豆卢钦望笑道："如此呓语，殿下也能相信？臣早前亦闻此说。后来，臣因李昭德案流落州县，便未能体察。前几年回京后，闲来无事便专去苑中体察了一番，原来箫声不是来自别处，乃在灵璧石与太湖石堆砌的假山上。每于夜阑人静之刻，风吹石孔，发而为声。臣便想起庄周曰：'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

者，似污者。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所以此非鬼魅弄箫，乃天籁之音也。”

“哦！流言止于智者啊。”李显感叹了一下。

秋日的芳华苑果然十分清静。枫叶还没有红，只是叶脉间些微有些色变；倒是刚刚开放的秋菊流光溢彩，金紫映日，淡淡的清香越过花墙，随风飘到面前，沁人心脾。豆卢钦望以管家的身份上前叩门，好一会儿才从门缝中露出一张老皱的脸来，睡眼惺忪的样子，问：“有何事？”

豆卢钦望指了指李显道：“我家老爷闲暇无事，想到苑中看看。”

老者很不解地开门道：“这地方除了鬼，是人谁来这里？”

豆卢钦望眉毛皱了皱，正欲发作，却被李显用眼色拦住了，他要扮作府役的禁卫塞了些银两，老者立刻转嗔为喜，双手打拱道：“老爷请进。”

进了园子，又是一番情景。前朝栽植的松柏如今都已长到了碗口粗，当年的殿宇楼台，依旧于秋色中肃立，只是朱颜不再，覆满了灰尘；早春开过的牡丹到了这个季节，已开始枯萎，有的下面还落了一层枯叶。正所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也许是春天开得太绚烂，此刻它的叶子发黑、发黄，远不如枫叶那样耀眼。沿着曲径前行，李显不禁感叹起着江山兴废，人事代谢来：“繁华亦是浮华，盛时即是衰时啊。”

豆卢钦望当然明白这话的意思，他看了看左右无人，禁卫们远远地在后面跟着，便道：“殿下的苦衷微臣深解。想当年，太宗……”

李显挥手拦住了豆卢钦望：“往昔伤情之事就不回首了，爱卿以为，铁卷盟誓有用么？”

“微臣以为，陛下此举恐怕是一厢情愿。不是殿下与相王要违背圣旨，而是武三思兄弟叔侄不会遵守盟约。”豆卢钦望回头看了看远方龙门山上的白云缭绕，继续道，“自武承嗣郁郁而薨后，武门中觊觎太子位的就是武三思了，他怎么可能遵照陛下旨意让社稷再回到殿下手中呢？虽说陛下已赐殿下武姓，可微臣相信，殿下心底绝不会忘了自己乃李唐血脉……”

豆卢钦望跟上李显的脚步，接着道：“不唯殿下，就是臣下中姚🔗、娄师德、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诸位大人，其身在周，其心亦在唐啊。否则，殿下怎会有重入东宫之机呢？”

李显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说起来也真奇怪，豆卢钦望乃李旦豆卢妃的伯父，如今却任了李显的太子宾客，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始终属意于李唐宗室。

豆卢钦望又道：“曹孟德有言，神龟虽寿，犹有竟年，况乎人也。陛下百年之后，李、武终难一体，分道扬镳，乃为使然，殿下不可不早虑。”

“那依爱卿之见，本宫该如何处之？”

“三国时，有名曹冏者，写了一部《六代论》，殿下可曾看过？”

见李显不置可否，豆卢钦望接着道：“曹冏当年上书曹孟德，所谓‘枝繁者荫根，条落者本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扶之者众也。譬之种树，久则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叶，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宫阙之下，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犹不救于枯槁，而何暇繁育哉？”

对这番话，李显不太明白，问道：“爱卿可否说得仔细些？”

“微臣之意，殿下一定是听进去了。今日之域中，既非光宅之殃，又非垂拱之祸。殿下与相王膝下的几位王爷春秋渐富，羽翼渐丰，可悉心教之以御臣治政之术，以待来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啊！”

李显很吃惊于豆卢钦望的见事机敏。平日里他木讷少言，甚至有些枯燥乏味，孰料心思却是如此细密。面对太子宾客如此直言，他便也不再掩饰自己的想法了：“爱卿所言，乃复兴大略，本宫深以为然。此事就交由爱卿去做，本宫若有一日重登龙庭，爱卿功莫大焉！”

然而，豆卢钦望却十分谨慎道：“微臣谨遵殿下旨意。不过，陛下身边耳目甚多，就连殿下的东宫也无密可言。因此此事眼下只能暗中备之，不可留任何蛛丝马迹。”

李显点了点头，两人便继续朝前走。孰料走到小径尽头时，豆卢钦

望却见不远处的楼阁后面有两个人影："殿下，那不是楚王武三思与河内王武懿宗么？"

"咦？"李显倒吸了一口冷气，看着豆卢钦望问道，"爱卿不是说此地人迹罕至么？为何他们也在此？"豆卢钦望茫然地摇了摇头，忙挥手让身后的禁卫藏进密林，自己则与李显原路返回，来到松林深处。

"王兄真以为太子与相王归心武氏宗室了么？"武懿宗手扶着楼前的一只拴马桩，若有所思地问道。

武三思则迈着缓慢的步子一边朝前走，一边摇了摇头道："昔者楚成王乃一代霸主，然难逃儿子商臣刀俎之运，成王求曰：'寡人爱吃野味，已命御疱烹制熊掌，食之，虽死无恨。'然商臣不允。曹丕与子建，同出一母，七步吟诗，凄然泪下。况李氏之与武氏，名为皇亲，实乃寇仇，岂能两存？"

"可咱们已铭文盟誓了啊！"

"陛下善之善矣，岂能相信我等空言。"武三思理了理鬓角道，"陛下春秋日高，忧心身后，殊可理解。然仅凭铁卷一件，恐难阻血雨腥风必来之势。"

武懿宗跟上武三思的脚步，说出了一番连梁王也十分吃惊的话来："依为弟之见，趁着李氏宗室历经两次战乱，泉竭流涸、根朽叶枯，而我武氏方盛之际，兵谏陛下，废掉李显，立皇兄为太子，岂不除了心头之患？"

武三思转过脸来，反复打量眼前的武懿宗，忽然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好像变得陌生了。这个在平定契丹叛乱中闻敌而逃，置大周社稷于不顾的同宗兄弟居然还有此等心思。可武三思比谁都清楚，他们的对手不仅仅是李显兄弟，他们身后还有一大批如狄仁杰一样的追随者。娄师德、杜景俭、徐有功等自不必说，就连他们曾经寄予希望的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不也站在李显那边了么。所以说，最要紧的不是宗室，而是拥立太子的那股力量。更让武三思忧虑的是，在接连两场与契丹、突厥的战事中，狄仁杰、娄师德、姚崇、魏元忠、姚🔗等皆有建树，深得皇上倚重，而武氏兄弟却因怯敌而屡遭责备。在这个时候，自己若发动兵变，岂非自投罗网，自招其祸？

两人来到久已不曾修葺的鱼池前，绿色的水中尚有龟活着，那龟看起来十分宁静，安然伏于池中。然当它发现有食物游来时，便会毫不犹豫地出击。武三思指着一只觅食的乌龟道："王弟可曾想过，鱼类皆亡，独龟存之理乎？"

武懿宗摇了摇头道："兄长何须卖关子，不妨直说。"

武三思就暗地里笑武懿宗愚笨，解释道："龟之所以能够击败天敌而长寿，在于它静中求动，以待时机。"

武懿宗摸着脑袋道："兄长的话，为弟明白了，是说吾等眼下只能潜伏待机。"

"世间事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无为也。"武三思离开鱼池，继续往前走，说话的声音就低多了，"当前能够做的，无非五件事情。其一，时刻盯着东宫，见其有觊觎皇位之心，即禀奏陛下，久而久之，皇上必生疑。其二，武攸暨虽然少思，然太平公主却是精明过人，彼虽李氏骨血，然素来与太子疏远，吾等举事，不可不借重。其三，张昌宗兄弟不可不关注，当以金银厚贿之。其四，你我兄弟不可造次惹恼陛下，还当于朝事有所建树，方能抵消狄仁杰等人之影响。其五，弟为金吾将军，京师禁卫当严治之，旅帅以上当为心腹，一旦有变，便可为我所用。"

武懿宗听后万分感佩武三思虑事周密，不禁为自己的孟浪和轻敌而惭愧。武三思摆了摆手道："自家兄弟，好听的话就不必说了，好自为之吧！"

话说到此，两人抬头看了看天色，已近午时，便觉腹中有些饥饿。出得园门，武三思问看门的老者道："此处可有上好的酒家？"

老者道："由此返回约二里地，有一家'翠红阁'，店家乃附近有名的娇娥，人称'赛西施'，酿得甘醇，大人不妨尝尝。"

武懿宗连忙接道："今日小宴，为弟做东。"

"好！就依兄弟！你打马前行。"说罢，一干人便向来路奔去。

这一切，李显与豆卢钦望在密林中看得清清楚楚，直到武三思及其卫队的身影驰出视线，李显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道："真所谓冤家路

窄，今日这身商贾装扮若是让武三思看见，岂不又要在母皇面前搬弄是非？”

豆卢钦望更是惊出一身冷汗道：“殿下受惊了。”

李显的情绪再也提不起来了，道了一声“回宫”，便上马朝相反的方向奔去了……

事实上，武三思兄弟并未能安安静静地用餐。他们刚刚坐下，就见随从匆匆上楼来对武三思耳语了几句，武三思立刻站了起来对武懿宗道，“回去！”自己便转身先下楼去了。

武懿宗跟着武三思出了店门，仍十分不解：“王兄为何……”

武三思双腿一夹马腹道：“娄师德死了。”

武懿宗轻松地“哦”了一声，“掐指算来，这老儿刚满七十岁，为何就走了？不过也好，从此朝堂上又少了一位劲敌。”

武三思看一眼武懿宗，就为他的头脑简单而叹息：“皇上可不这么想。”

当他们来到瑶光殿，武钦道：“狄仁杰和姚崇等已先行到了，请王爷速速进殿去吧。”

瑶光殿中，武曌脸色严肃，目光中尽是哀伤，看了看面前的几位大臣道：“娄爱卿在河陇前后四十余年，恭勤不殆，民夷安之。未料终于赴陇右迎吐蕃赞普途中殒薨，功在大周，义在天下，朕不胜伤悲。朕欲遣使臣前往会州迎灵柩，众卿以为谁能担当此任？”

姚崇出列道：“微臣愿往会州，迎娄大人灵柩回京。”

狄仁杰亦出列道：“娄大人一生沉厚宽仁，素有‘腹中行舟’之谓，出将入相，安边辅国，忠诚可嘉。为此微臣奏请陛下，赐谥号以彰其德。”

“狄大人所言固然有理，可微臣听说娄大人巡察梁州屯田时，曾为犯罪乡里说情，此亦宽仁乎？”武三思有异议。

狄仁杰立即正色道："王爷所闻乃传言耳，此事下官尽知，那人自称娄大人乡里，意图令其开释，后梁州都督许钦明以之告娄大人，娄大人言犯国法，即便是亲子亦不能舍，何况乡里？极言许钦明不可因自己而宽恕罪犯。结果许都督为讨好娄大人，私下开释。此事是非清楚，不容颠倒，臣请陛下赐娄大人谥号'贞'。"

"准奏！"武曌很严肃地对武三思道，"有道是盖棺定论。娄爱卿一生磊落光明，你勿再吹毛求疵。身为内史，当效娄爱卿腹中行舟之风，切莫蝇营狗苟、心胸狭窄。误了自己事小，误了国事则无补矣。"

武三思脸涨得通红，低下头道："微臣知罪了。"

武曌接着道："你既为内史，娄爱卿的葬礼就由你去办。明日起，遣崇玄署出京勘定墓址，择定吉日，以国礼葬之。"

过了几天，武曌又任狄仁杰为纳言（侍中），居于宰相之首，主持朝事集议。

一日退朝后，武曌召狄仁杰到瑶光殿，君臣说到近来四方藩国纷纷来附，武曌道："此乃怀英精于运筹，恩威兼施之故。娄爱卿之后，爱卿堪当大任也。"

"此皆陛下神威，微臣不过奉旨行事而已。"狄仁杰连忙拱手回应，他是何等的聪明，深知皇上宣自己来一定还有什么事要说与自己听——这已是君臣多年的习惯。

果然，武曌将铁卷盟誓的事情提到狄仁杰面前，随后问道："朝野对朕此举如何看？"

"微臣在署中倒是没有听到多少关于这事的议论，大概是因为此事乃陛下家事吧！"

"自古帝王之家，朝事与家事焉能分清？"武曌微微一叹，然后口气一转继续问道，"就以家事论，爱卿如何看？"

狄仁杰便笑道："陛下是想听微臣的心里话么？"

武则天嗔怪地看一眼狄仁杰道："朕何时让你说假话了？今日君臣叙话，你不必顾忌。"

狄仁杰转过身，谦恭地回道："臣有一个比方，不知得不得体。倘若将一堆黄土合而为泥，塑形一，可有争乎？"

"无争！"

狄仁杰接着又问道："倘若分半为佛，半为天尊，可有争乎？"

闻言，武曌就笑了："怀英要说什么呢？从来佛、道各行其道，焉能无争？"

"陛下所言极是。微臣要说的是，宗室、外戚各行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乃陛下驱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也。"

话说到这里，君臣都沉默了，大殿的气氛显得十分沉闷。最后还是狄仁杰打破了沉默道："微臣为大周社稷计，故而冒昧直言，还请陛下恕罪。"

武曌抬起头，目光中就含了诸多无奈："朕亦知之，然业已如是，不可何如？故而才以铁卷盟誓，存之史馆，以约束其行。"

狄仁杰起身道："微臣深谙陛下良苦用心。但愿诸王、外戚戮力同心，此便乃社稷之幸，黎民之幸，陛下之幸。"

这之后不久，武三思就与崇玄令一起上奏，说娄师德的墓址已经选好，在京北博浪县之黄河边。

武曌对这个墓址很满意，道："娄爱卿一生经营陇右，与河水为伴，观涛声而行，也算归有其所了。"

出殡那几天，十月的天空接连下了几场雨，浓密的雨丝携带着灰色的霭云每日在黄河上空浮游，忽而浓重，待一阵雨后，又复薄明。送殡的狄仁杰仰天久望，对身边的姚崇说道："娄公殒薨，陛下致哀，苍天垂泪。此前世今生修为之故。相传民间有诗曰'中年涉事熟，欲学唾面娄'，吾等虽不才，然当效娄公。"

武三思主持了安葬仪式，狄仁杰代皇上宣读了祭文——

哀哀娄公，杰出文武。道符忠孝，性与清白。四海慕其风范，千里仰其谈柄，一代名相，功著千秋，永垂不朽。

诵者声声含情，听者凄然泪下。其中有几位营田将军当初因疏于职守，受到娄师德的责罚，此后便幡然悔悟，屡建战功，擢拔晋升。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哭倒在娄公墓前，百姓中也荡起一片哭声，呼唤娄大人归来。

送葬的队伍散去后，狄仁杰和姚崇却没有急于走。

十月博浪的秋风夹带了丝丝寒意，吹到狄仁杰脸上，冰冷冰冷的，他的脸色便有些苍白。虽然早在魏州前线，他与娄师德就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然而当他站在墓前，看着燃化的纸钱黑蝴蝶一般在风中飞舞时，他仍对自己早期对娄公的处处发难自愧不已。

姚崇见状便上前劝慰道："死者长已矣，大人还要节哀。眼看吐蕃赞普就要到京，大人任重责严，还要珍重身体啊。"

狄仁杰收回目光，看着眼前刚刚四十八岁的姚崇，便追忆起了娄公的知遇之恩，末了不禁动情道："娄公风范，永垂千秋。他今一去，朝堂再无二人了。"

"狄大人所言，元之感同身受。"姚崇也沉浸在狄仁杰的讲述中，对于他来说，狄公不也一样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么？

正午时分，狄仁杰与姚崇最后看了一眼墓园，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这还是吐蕃赞普弃都松第一次在中原过春节。

自十月娄师德葬礼之后，狄仁杰与姚崇一回到京都就接到武曌的口谕，要狄仁杰亲往长安迎接赞普到来。等他们星夜赶到西京时，便听闻赞普已经过了天水，直朝陈仓而来。狄仁杰不敢怠慢，便约长安留守姚🔗直奔雍城等候。

等到见面，他们才发现赞普十分年轻，率领的使团也十分庞大，包括了曩论掣逋（内大相）、曩论觅零逋（内副相）、曩论充（内小相）等二百多人，他们带着献给大周朝廷的皮毛、牦牛、野羚羊等许多珍稀

礼品。

自迁都洛阳后，长安城从来没有这样喧闹过。爆竹、锣鼓绘织的风景，一直绵延到驿馆门口，直到赞普踩着红地毡进了驿馆大门，仪式才告一段落。

年轻的赞普第一次到中原，一时眼花缭乱，一路东来，游长安、登华山，看看停停，等到了洛阳，已是十一月了。

十一月初，武曌在含枢殿召见了弃都松。当曩论掣逋巴桑代表弃都松呈上礼单时，武曌笑道："赞普远道而来，朕甚欣慰，我朝秉承太宗大统，历来华夷一体，一视同仁。朕册封赞普为右卫大将军，将其部守洪源谷，以拒突厥。"

当日，武曌在含枢殿举行国宴，为弃都松洗尘。席间，弃都松盛赞中原文明，发誓要与大周修万世之好，绝不起战事。

武曌饮下赞普的敬酒，开怀地笑了。前后四五年，大周用数十万将士的生命，终于赢得了边境的和睦，而吐蕃重新来附，无疑是圣历二年邦交上最大的收获。

接下来的日子，狄仁杰又命司礼寺官员陪同弃都松遍游神都周围的秀美山川，尤其是到白马寺和龙门寺听过说法之后，弃都松的心离大周也更近了。除夕夜，弃都松又与武曌一起观看了烟花，那惊天动地的响声，那玉龙飞转的花灯，让他的心顿然回到了雪域高原，飞回到他的臣民身边。以往这个时候，在逻些，正是万民围着自己起舞的时候。因此，正月十五一过，他就向武曌辞行，带着大周赐予的数十车银器、丝绸，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归途。

狄仁杰又一次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并在正月十五后的第一次朝会上，代替武三思做了内史，而武三思则做了太子少保。

但是，狄仁杰不仅毫无喜悦，反而甚是忧心，武三思去做太子少保,这不是让太子又多了一份危险么？他清楚地知道，皇上会对武氏宗族褒贬，但绝不至于刑罚。就在这次朝会上，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就因为与武懿宗发生争执而被贬为了安固尉。其实就是吉顼说话的声音高了些，让皇上的面子过不去，她便凤颜大怒道："顼在朕前尚卑我诸武，将来怎么可以依靠呢？"

这一天，姚崇进了内侍官署，一见面就对狄仁杰道："吉大人离京了。"

狄仁杰命主簿上茶道："老夫已经知道了。"

姚崇便感叹道："听武钦说，离京前，吉大人曾到瑶光殿向陛下辞行，说到李氏与武氏之间的关系，君臣都掉了泪。"

"哦！还有这回事？"狄仁杰对这个吉顼还是比较了解的。此人早年虽然糊涂，附和来俊臣等人，可后来却力劝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在陛下面前进言，迎李显回了京。他之所以无法在神都待下去，还在于默啜反叛之际，他当着皇上和满朝文武的面揶揄武三思招募月余，仅得数百人，而李显任兵马大元帅，不消数日募众五万，讽刺武氏诸王不得人心。

姚崇点了点头道："前有上官仪，后有李昭德，今有吉顼，皆峣峣者易折之徒也，殊堪为训。"

"大人言之有理。"狄仁杰起身在署中信步道，"尺蠖之曲，以求伸也。大丈夫，伸不难，难在曲也。既要不失操守，又要游刃有余，实属不易。"

"于此一点，大人乃元之楷模也。"

狄仁杰挥了挥手，算是将这件事情翻了过去，两人重新落座说话，狄仁杰问道："大人来此，绝非为了讨一杯茶喝吧？"

姚崇放下杯子后道："还真让大人猜中了。皇上要将控鹤监改为奉宸府，大人听说了么？"

"前几日觐见时，陛下提过，要老夫考虑考虑。"狄仁杰点了点头。

"哦！大人怎么看？"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此议必出于二张之口。"

姚崇不免有些想法："陛下年事已高，在控鹤监养美少年甚众，未免有损先帝声誉。"

狄仁杰摇了摇手道："倘乃陛下私事，不问也罢。只是改为奉宸府，二张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站在朝堂，故不可轻视。"

姚崇离开后，已是暮色将至，狄仁杰便也收拾回府。一路上他都在沉思，有几次，连驭手的呼唤都没有听见。

夕霞散尽的时候，狄仁杰才回到府中，儿子还没回来，夫人正与儿媳坐在前厅说话，二人听见老爷回来，忙起身迎接，并要丫鬟准备饭菜。

狄仁杰道："老夫在外面用过晚膳了。"少夫人便又命丫鬟上了茶水，掩上门先回房了。

狄仁杰问起狄光远的近况，夫人回道："好多天没回府上了。"

"哦？"狄仁杰有些诧异地睁大了眼睛，就听夫人又道："光远说，三年前，张昌宗向陛下举荐洪州僧人胡超炼制长生不老药，耗资百万，近日药成，陛下服之，果然有效。陛下以为神，终日于内殿行乐，以太子与诸武作陪。武懿宗却每每借机奚落太子，故而他也不胜郁闷。"

"嗯！"狄仁杰双手摩挲，眉头紧皱，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想起白日与姚崇在署中所谈，他心里渐渐又沉重了，"他一门心思呵护太子，难怪无法回府上看看。夫人歇息去吧，老夫还要到书房坐一会儿。"

此刻，瑶光殿里却是歌舞翩跹，乐声大作，武三思与二张为武曌安排的宴乐才刚刚拉开帷幕。乐池四周围了一圈案几，上面摆放着各种果蔬、佳肴。武曌坐在上首，身边有几名谨慎的宫娥伺候着。太子、武三思、武攸宜、太平公主和武攸暨等围乐池而坐，中间空出一片表演区。

今晚最引人瞩目的节目是张易之根据武曌《赠胡天师》谱曲的歌舞，一群若仙若灵、婀娜多姿的舞姬云朵一样地飘了进来，伴着太乐署乐师笙、竽、铙、钹的节奏，且歌且舞，摇曳多姿，身如春柳，目若秋水：

高人叶高志，山服往山家。

迢迢间风月，去去隔烟霞。

碧岫窥玄洞，玉灶炼丹砂。

今日星津上，延首望灵槎。

胡超今日着一身绣金红袈裟，内着杏黄色七衣（僧人常服）。不管他内心如何不清净，在场面上还是不喝酒的，武曌便特地要内侍省给他上了茶。

他知道，历来的帝王到了这个年纪，都无法抗拒丹药能延年益寿之说。听着皇上的诗句，就知道她对仙境的神往了。他不失时机地举起茶杯，来到武曌面前，很恭谨地祝她万寿无疆。

武曌以酒对饮，眼睛里满是喜悦："朕服了仙师的丹药，果然神清气爽，精力健旺。"

"仙师神丹，陛下精气，微臣深有所感。"张昌宗也不失时机地凑上来敬酒。

当他很谄媚地望着武曌的时候，皇上一伸手，纤纤的指尖就朝他光亮的额头戳过来了："你个小东西，一张嘴专拣好听的说。"

这一切武三思等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只管喝自己的酒，说自己的话。

武三思饮一口酒，夹一块"凤凰肉"（鸵鸟肉）送进口中，很得意地对身边的太平公主道："胡天师的丹药可真是神啊，看看皇上的气色，哪像是一个年过七旬的人呢？"

太平公主戏谑地看一眼武三思道："谁知道你等用了什么法子，专哄皇上高兴呢。"

武三思拍着胸口道："天地良心，本王可是忠心耿耿啊！"

武攸暨太老实，也不大关心李氏、武氏之间的纠葛，却是被舞姿翩翩的歌姬们弄得神魂颠倒，那样子，惹得太平公主杏眼圆睁，暗暗地拧了他一把。武攸暨却不解其中的情由，收回目光，嘟囔道："这又是为何呢？"

太平公主今生最伤心的事，就是遵照母皇的旨意招了武攸暨为驸

马。他不仅其貌不扬，更是没心没肺，上不了台面。

一曲终了，歌姬退下，可袅袅之音仍绕梁不散，在座诸位都惬意非常。武曌便邀大家饮酒，一众人等忙面向武曌山呼万岁，而新节目就在这呼声中上场了。

此乐舞的旋律刚健而又有力，舞伎如飓风般旋转，铿锵有声地“踢踏”，展示出高原人豪放、彪悍的性格。张易之贴着皇上的耳朵道：“此乃弃都松赞普离京时留下的高原舞伎。”

突然，张昌宗穿着一件雪白的羽衣，乘一架木鹤，吹着笙上场了，那样子亦仙亦鸟，轻盈而又玄幻。而他吹的曲子不是别的，恰是武曌写的《催花诗》：

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那是天授二年，即武曌登基第二年，卿相欲诈花发，请陛下游上苑。武曌许之，但她很快就明白，大臣们是想借此机会，发难于她，便有了这首《催花诗》。谁料就在第二天凌晨，真的名花布苑，争奇斗艳，群臣咸服其异……

偏偏那天太平公主患病发热，没有看到百花是如何于寒冬腊月开放的，只是听武攸暨回来说，所有的花都应时而放，唯有牡丹不从，武曌一怒之下，令将其火焚了。谁知第二年春天，那焦木上竟又长出嫩叶，开出嫣红。

此时，在座诸位纷纷称赞张昌宗乃仙人下凡。

武三思更是对自己的杰作很得意，前几天，他向陛下陈奏，极言张昌宗乃缑氏城仙太子姬晋的转世，是专来侍奉陛下的。

武曌竟然就信了，真以为自己同仙人昼夜为伴。

张昌宗吹着笙来到武曌面前，驾鹤行三鞠躬礼，然后一招手，那些翩翩的吐蕃舞伎便都绕着他旋转，一时间内殿浪花翻飞，云霞交错。

武曌看着这一切，绯红扑面，兴奋不已。

张易之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将控鹤监改为奉宸府。这奏议是他提的，他并不满足于夜夜侍寝，而时刻想着要站在朝堂上议事。他趁着皇上心花怒放，很适时、恭顺地问道："陛下，五郎听闻朝臣中有人对改控鹤监为奉宸府持有异议？"

武曌很温柔地看了一眼张易之道："有异议何妨，他们谁敢违背朕的旨意么？"

"陛下神威，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违抗天命？微臣只是觉得最好有一个名义，省得成为朝野话柄。"

"五郎！"武曌伸出手，在张易之脸颊上摸了一把，那滑腻的手感让她很惬意，"你依你说，如何处置才好？"

张易之忙道："微臣知陛下精通音律，深通书道，何不集天下文士，采儒、释、道诸家诗作，汇集成卷。既可功垂万世，又可塞奸佞之口，岂不两利？"

武曌迷离着一双凤眼道："好！就依五郎，朕明日朝堂上就宣监察御史李峤召学士四十人进宫修书。朕干脆就名之为《三教珠英》，看他们还有何话说。"

"陛下圣明。"张易之很适时地举起了酒杯。

胡超也不甘寂寞，趁着张易之敬酒的机会，凑上来道："陛下，贫僧有一言不知当讲否？"

"大师有话尽管说。"

胡超饮下一杯茶，一脸的虔诚道："贫僧观陛下容貌，颇像卢那舍佛，故而，贫僧欲在神都造一巨佛，供天下人朝拜，还请陛下恩准。"

闻言，武曌的眼睛顿时睁大了，薛怀义焚烧明堂佛像的情景霎时又闪回了脑际。这本是她多年来难以释怀的惋惜，而今，胡超竟然要来重圆她的残梦！她忽地坐直了身体道："好！此事就由大师去办，若成，朕当重赏！"

此刻，太平公主一双精明的眼睛正左顾右盼着，场上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她都没有放过。她很厌烦五郎的轻佻，更鄙视武三思在二张面前的

谄媚。当她将目光落在李显肩头时，心底就充满了同情。

唉！兄长何其孤独，没有人与他叙话，他也不屑于与别人搭讪，就只有一人喝闷酒。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向母皇送上自己的祝福，可他仅此而已，仿佛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李显其实并非古板的人，无论是在房州，还是回到神都，他对母皇养男宠之事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可他实在看不惯他们居然公开地，当着儿女的面调情。因此，整个宴乐中，他都低着头，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权当他们都不存在。他在心里庆幸韦香并没有来，否则，依她那样的性格，恐怕又要惹祸了。

正在这时，太平公主走过来敬酒，打断了他纷乱的思绪，对这位颇像母后的妹妹，他一向有些疏远和惧怕。

“谢御妹！”他举起酒杯刻板地回应着。

这种客套，让太平公主很不舒服：“这个酒宴上，唯有我二人是同胞，皇兄何须如此矜持呢？”

李显尴尬地看看她道：“御妹所言有理。”

太平公主建议道：“皇兄若是不习惯，不妨到殿外走走。”

李显的目光便投向了武曌，太平公主是何等剔透的人，道：“母皇这会儿哪里顾得上我等，走吧。”李显这才小心翼翼地起身，跟在太平身后来到了殿外。

外面比殿内凉爽多了。夜风徐徐吹来，太平公主与李显并肩而立。他们仰望着星空，只见北斗星斗柄朝南，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呈勺状分布。太平公主颇有感触道：“不知皇兄何时据北辰而众星拱之？”

李显没有正面回答，却道：“御妹豁然练达，处事皆相宜，得母皇真传矣。”

“难道皇兄愿意这样一辈子身居东宫么？”太平公主却紧逼道。

“为兄别无所图，唯愿母皇寿比彭祖，则是你我之福也。”

闻言，太平公主有些伤心，武氏兄弟平庸，李氏兄弟又懦弱，怎就一个个扶不起呢……

他们之间的谈话进行不下去了。但李显说得没错，太平公主在心底不止一次地埋怨母皇，为了太子废立一事几度起伏，为何她的目光就总是盯着几个不成器的男人呢？不管怎么说，她都是高宗的亲生女儿啊，何况她在这群人中明显就出类拔萃啊！

“皇兄若有事须小妹协助，小妹定万死不辞。”

那一刻，李显心中起了些微的波澜，眼睛也有些湿润了。可他并不知道，就在前些日子，太平公主还宴请了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人，且馈赠甚厚。

不久，奉宸府就集中了不少的学士，其中有两人堪称翘楚，一个是监察御史李峤，一个是内供奉张说。

平心而论，两人对二张这样的绣花枕头共事并不情愿，可是皇命难违。

张说毕竟年轻，问李峤道：“所谓《三教珠英》者，何也？”

李峤略思片刻道：“顾名思义，当是将儒、释、道之英华采撷集纳成书之意吧！”

“呵呵！这倒有点意思，也算是奉宸府做了一件正事。”张说苦笑道。

“皇上旨意，我等当勉力为之。”

闻此，张说就笑李峤世故，但嘴里却不说，顺手拿起了文稿……

第十六章

度量如海纳百川

正气似虹纠帝错

之后的朝会上，武曌以召集学士撰修《三教珠英》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将控鹤监改为奉宸府，并任张易之为奉宸令。她还对炼制了长生不老药的胡超赏赐颇丰，并将只用了几个月的“大足”年号又改为“久视”。不过，武曌没有将重新铸造巨佛之事提上朝会，而是让司常寺崇玄署的官员到瑶光殿筹谋，而负责此事的首选之人就是监察御史李峤。

这个李峤，以才思闻名，20岁就中了进士，先后做过县尉等职，虽然晋升缓慢，然而论起诗作，却与当过宰相的苏味道齐名。狄仁杰记得在彭泽任县令时，他就读过李峤的《风》，诗中感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显然是在暗喻仕途险恶，宦海沉浮。当时因自己的处境，他对这首诗印象颇深。入阁以后，李峤时不时地会到他府上叙话，还算彼此相通。所以狄仁杰是期待李峤进入内殿的，希望他能够抑制原来控鹤监的污浊之气，给奉宸府带来一股新风。

但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桩丑闻，与这奉宸府脱不了干系。

事情缘于张易之的弟弟张昌仪。张易之任了奉宸令后，张昌仪随之晋升洛阳令。有一位姓薛的人想入朝做官，便以金五十两贿赂他。张昌仪收了贿赂，便将举荐信送到天官侍郎张锡那里。过了些日子，张锡发现举荐信不慎丢失了，便来找张昌仪询问。张昌仪却骂道：“你如何能这样对待我托付你的事情呢？我早已不记得了。”张锡窝了一肚子气，却碍于二张兄弟的得宠，只好忍气吞声地回到署中，在各地举荐的贤良中搜到六十余名薛姓人选，可他无法断定哪位是张昌仪所荐之人，干脆将其一律注册留官了。

这一天，新任纳言韦巨源到署中听说了此事，明知此乃朝廷一大丑闻，当立即上奏天听，可一想到二张他又有所顾忌，便将此事告诉了狄仁杰。

听完整件事后，狄仁杰自然明白了韦巨源的来意，便道："好！既然韦大人有难处，老夫便不勉强，明日老夫就进宫面圣，谏言惩处贪腐。"

韦巨源的脸上便溢出了笑意，道："下官向来感佩于大人的敢言直谏，相信陛下一定能够从谏如流，肃整纲纪。"

狄仁杰应道："选官任吏，本内史职责所系，老夫不过尽责而已。"

韦巨源随即起身告辞，狄仁杰也没有挽留，只是看着他姗姗离去的背影，心里就不明白，这种胸无大局的人怎可任纳言呢？而他屡次推荐的张柬之，皇上却……

正想着，便见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姚崇从门外进来了，还没有等打招呼，姚崇已经先一步行礼了："大人早啊！"

刚进了署门，姚崇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道："前方来报，左玉钤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将军骆务整征讨契丹残部，大胜归来，估计今日就可以率部归京。"

"好！二位将军果然不负圣望。"狄仁杰立即吩咐侍卫备马，和姚崇、夏官署少卿、判官、主簿等出城迎接。

一路上，狄仁杰向姚崇谈起当初在皇上面前为二人担保的旧事，感叹道："若不是老夫据理力谏，二人早成了冤魂。不瞒大人说，老夫也是提着头作保的啊。"狄仁杰长舒一口气，在马背上抽了一鞭，那马就撒开四蹄，腾起一阵烟尘。

姚崇望着狄仁杰的背影，感叹他已是七旬老翁，还如此矍铄，才思敏捷、胆识过人，真乃圣朝之幸，后学之幸啊。

一干人出了徽安门，飞驰五里，战马才渐渐地慢了下来。狄仁杰手搭凉棚眺望远处，可除了烟柳在风中舞动柔枝，大道尽头一个人影都没有，他有些心急道："不是说今日归来么，怎么至今了无影踪？"

姚崇就笑道："下官在署中公干，属下皆以为下官性急，未料今日比之大人，下官逊色了许多。"

闻言，狄仁杰便"哈哈"地笑出了声音，道："老夫不是想早些见到

两位将军么？算起来经年有余了，彼等铁衣被身，风餐露宿，可谓披坚执锐。一想到他们，我等还有何理由不尽忠效命朝廷呢？”

太阳渐渐西移，狄仁杰身胖体宽，不耐日晒，汗水已湿透了官服内的薄衫，判官忙送上水囊，狄仁杰正要喝，却见远处飘扬而来的“周”字大旗。太阳下驰来一队骑兵，为首的将军穿一身银色铠甲，煞是威风。狄仁杰便将水囊递给判官，勒紧马缰，朝前奔去。

无论是李楷固还是骆务整，都没有想到两位宰相会冒着酷暑前来迎接，他们一时陷入惶恐，忙向后挥了挥手，待军伍停下脚步后，便急忙翻身下马，上前行礼道：“末将参见两位大人。”

“将军劳苦功高！”狄仁杰和姚崇急忙还礼，说完一人捧上一只水囊给两位将军。

李楷固和骆务整接过水囊，一阵猛喝，才喘了口气开口说话：“劳两位大人出城远接，末将深感不安。”

狄仁杰擦了擦额头的汗珠，乐呵呵地说道：“剿灭契丹余党，北陲百姓重归安乐，将军功莫大焉。”

骆务整赞道：“此皆陛下神威，大人运筹之故。”

“骆将军所言，亦末将心迹矣！当初若非大人在陛下面前力荐，末将焉有今日？”

“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不提了。”狄仁杰挥了挥手，他看了看两位将军身后的将士，个个汗流满面，不无调侃地说道，“二位喝足了，可将士们还干渴呢？”于是，他转身对判官道：“速去府兵大营报知，就说李、骆将军凯旋，备好饭菜，不得延误。”

四人上马回城。狄仁杰让姚崇去禀奏陛下，自己则与李楷固等去了兵营，为归来的将士安排食宿。他忘不了当初在朝堂上提出接收李楷固等时，许多大臣都担心其为诈降。现在好了，他们不但诚心归顺朝廷，而且保境戍边，战功卓著。他只是担心神都的府兵会轻视他们。

果然，他刚刚走进营门，就看见帐篷前站着一堆人，并传来十分清晰的吵闹声。

“你等叛逆之徒，还要与我等争占营盘，岂有此理，让开！”一个府兵高声呵斥着。

李楷固的部属也不相让，反唇相讥道：“你等养尊处优，尸位素餐，怎知我军与敌鏖战之苦？你有何资格在此大呼小叫？要说让，也是你等先让。”

“就不让，你能怎么样？”

“李将军奉陛下敕命班师，你敢不遵皇命？”

“别拿皇上吓唬我，我们武将军还是皇上的侄子呢！”

彼此唇枪舌剑，越说越气，但见武懿宗属下的旅帅大喝一声，操着家伙就冲了上去。李楷固属下的队正也招呼自己的士卒，亮开刀剑，眼看一场厮杀就在眼前。

狄仁杰急忙上前，站在两队士卒中间，大声喊道：“休得无礼！本官乃内史狄仁杰，还不放下兵器。”

两队军士一听是狄仁杰，心里先自畏惧了，纷纷收了手。这时，李楷固和骆务整也赶来了，上前就给自己的队正一个耳光，骂道：“此乃神都，陛下高居之地，岂容你无理取闹？还不向狄大人谢罪。”

队正很委屈道：“都是他们先挑衅的。”

李楷固自然不好责备武懿宗的部下，只能对自己的部下骂道：“你还嘴硬，是想尝尝鞭子的滋味么？”

见状，骆务整在一旁劝道：“将军息怒。将军若是再惩罚，狄大人脸上也不好看。”

李楷固这才收了鞭子，对队正说道：“还不退下！”

处理完这事，李楷固和骆务整急忙向狄仁杰作揖道：“都是末将等疏于管教，让大人见笑了，惭愧！”

“今日之事，老夫看得清清楚楚，不怪他们。”接着，狄仁杰便来到武懿宗的部属面前，和颜悦色道，“如果老夫没猜错，你等也是从平叛

前线回来的吧！当初战场境况如何，老夫不说，想来你们心里也明白。倘有一颗良心，亦当自愧。”

狄仁杰见旅帅低下了头，说话的语气更加平和：“既然他们回到了神都，大家就是一体，何分你我？你等戮力同心，大周社稷才能稳固，是不是这个道理？”

旅帅嗫嚅道：“谢大人教诲，卑职明白了。”

狄仁杰也只点到为止，眼看事情已经平息，他便对李楷固和骆务整说道：“我们到其他地方看看吧！”

狄仁杰一顶帐篷一顶帐篷地巡视，一旅一旅地询问，直到李、骆所部吃住都有了下落，才松了一口气。李楷固和骆务整十分感动，送狄仁杰到营寨门口才忽然想起，如此暑热天气，狄大人这大半天却滴水未进，顿时心生愧疚，急忙命参谋拿来水囊。狄仁杰喝罢水，欲转身告辞，却见姚崇骑着马来了，他满面喜色道：“陛下听闻大军凯旋，喜不自胜，钦定五日后在含枢殿接受献俘，并为两位将军洗尘。”

李楷固、骆务整闻言即刻双双跪倒在地，连呼“吾皇万岁万万岁”！

当夜，李楷固、骆务整却许久无法入眠。这些年命运颠簸，与大周官兵的多次对垒，却始终抹不掉心底的那种漂泊感。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为将士们谋求到一个稳定的去处了，这也是最大的欣慰。

虽然进入神都只有半天，但发生在身边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了朝廷博大的胸怀，特别是皇上要亲自在含枢殿接受献俘，这是他们不曾想到的。

“真不知道见了皇上，该说些什么？”李楷固有些忐忑，自语道，“说来也奇怪，论杀起人来，在下从不眨眼，不知为何现今却有点怯阵了？”

骆务整笑道：“事到认真反成累，将军就不要多想了，车到山前，自有大道通衢。”

话虽这样说，但骆务整的心境并不比李楷固轻松。主要是下午那一场争吵在他的心头涂上了一层阴影。他想，这也许仅仅是个开始，今后

会有更多的难堪等着他们。出生入死他不怕，他不能容忍的是被误解，被诬蔑，被轻视，还有始终摆不脱的“叛贼”二字。

不知不觉，外面雄鸡唱晓，李楷固起身洗漱。待他走出营房时，几位司马早已带着军队开始了演武布阵，此时喊杀声震天，他心头就很熨帖。

李楷固看了看骆务整，他已卸去甲胄，换上了朝服，不禁为自己的粗疏而笑了，他重新换了着装，又命一位司马率了军士，押解了战俘跟在后面，朝坐落在登封县石淙河畔的三阳宫飞驰而去。

从洛阳到三阳宫，全程一百四十里，本来不消半日即可到达，可因为押解着战俘，就慢了许多，直到日色将暮，才到了石淙河畔。隔着半里路远，就听见哗啦啦的河水声，及至跟前，才发现河水汇聚成潭，两岸群峰林立，崖下潭水深幽。山涧鸟语花香，青峰耸秀，真是避暑的绝妙佳处，难怪皇上将行宫建在这里。

两人驱马沿着河岸走了一遭，便感到了皇上对他们凯旋的重视。只见河岸两边的驿馆门前停满了文臣武将的车子和战马，还不停地有人前来，足见这次含枢殿聚会的盛大。他们正四处看着，一位身着从四品朝服的官员问道：“来者可是李楷固、骆务整两位将军？”

两位急忙还礼道：“正是末将！请问大人……”

“卑职乃司宫监从四品内侍，在这里已恭候将军多时。”说着，来人引他们来到一座驿馆门前道，“将军今夜就住在这里。膳食、起居自有人照顾，卑职告辞了。”

刚刚送走内侍，又来了一位身穿从五品官服的官员，说是奉司刑少卿徐有功大人之命，前来押解战俘到牢狱看守。骆务整忙唤来司马，办理了交接手续。

第二天晚上，狄仁杰与姚崇到驿馆看望李楷固和骆务整，狄仁杰叮嘱了些含枢殿献战俘应该注意的方面，二人到夜阑人静时方才离去。

盛宴当天，待李楷固、骆务整赶到三阳宫时，大臣们已在塾门聚集，等候上朝了。多数大臣还是第一次见到李、骆二人，难免聚在一处不停地打量并窃窃私语，李、骆二人自然是十分不自在，好在武钦很快

便宣道："时辰已到，请各位大人上朝。"

朝会开始，姚崇以夏官侍郎、同平章事身份向皇上陈奏："左玉钤将军李楷固、左武威将军骆务整清剿孙万荣余党大获全胜，率部凯旋，今日向朝廷献战俘，恭请陛下御览！"

李楷固和骆务整立刻出列行大礼。

武曌伸开双臂，高声道："两位爱卿平身。押战俘上来。"

大臣们的目光便齐刷刷地转向殿门口，只见全副武装的羽林卫押解着一位契丹别帅进来，通过文武大臣之间的甬道时，何阿小一眼就瞅见了站在将军行列中的李楷固等，目光中便满是轻蔑和不屑。

司刑少卿徐有功上前，命何阿小向武曌下跪，遭到拒绝后，飞起一脚，踢到他的后膝，何阿小龇了一下牙，顺势跌倒了，便大骂道："好个妖后，篡唐谋位，肆意专权，海内沸腾，民怨载道。又妄自称帝，牝鸡司晨，侮辱列祖，天下人皆可诛之。今日落在你的手中，本将毫无生还之念，只求速死。"

然而，武曌却笑声朗朗道："骂得好！你虽伶牙俐齿，然比起骆宾王，当望尘莫及。你虽善于用兵，然为李、骆将军所俘；你虽年轻，然不识大体，不谋大局，懵懂而为孙贼所用。朕当然不能放过你。徐爱卿何在？"

"臣在！"徐有功应道。

"将叛贼何阿小押至司刑寺，严加审讯，以行论罪。"

接着，上官婉儿便代表武曌宣读制书——

制曰：左玉钤将军李楷固、左武威将军骆务整清剿叛军余党有功，钦赐李楷固武姓，封燕国公。赐骆务整金百两，帛三百段。召公卿合宴。

此时，不管是对这册封心怀异议的，还是以为皇上此举乃一统天下之英明决策的，都齐刷刷地山呼"万岁"，恭颂"陛下圣明"。随之而来的便是三百人的乐队高奏庆典旋律。

骆务整在李楷固的带领下，先向武曌跪拜敬酒，祝福皇上万寿无疆。接下来，逐一与朝臣碰杯，当他来到武三思、武懿宗兄弟面前时，显得格外严肃和庄重道："末将素仰二位王爷威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凡，请接受末将敬意。"

李楷固的话让武懿宗的脸顿时拉下来了，这不是在嘲笑自己临阵脱逃么？因此，当李楷固的杯子伸过来时，他却转身朝武攸宜而去了。

好在此时狄仁杰和姚崇满怀欣喜地端着酒杯过来了，满是祝贺之词地敬了他们一杯。

等狄仁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却见武曌在上官婉儿陪同下，端着酒杯朝自己走来了。

狄仁杰立刻诚惶诚恐地躬身行礼，武曌却笑吟吟地说道："叛军尽灭，骁将归周，此皆爱卿之功，朕不仅要赐酒一杯，还要重重赏赐。"

狄仁杰的眼睛顿时湿润了，忙不迭地跪在武曌面前道："此乃陛下神威，将帅尽力，臣何功之有？陛下的赐酒臣领了，至于赏赐则万万不可。"

"怀英总是如此坦荡啊。"武曌很是欣慰，转身面对大臣们高声道，"功成而弗居，为而不恃，此宰辅之胸襟矣，前有娄师德，今有狄怀英，百官当奉为楷模。朕要册封狄怀英梁国公。"

"吾皇万岁万万岁！"可大家都没注意到，狄仁杰挣扎了两次，才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含枢殿上欢庆的余波在朝臣中激荡了许久，大家都感叹于狄仁杰和陛下的君臣之谊。在这个朝堂上，有对皇上的旨意唯命是从的，也有敢于犯颜直谏却因忤逆圣意，被杀被贬的，而唯独娄师德和狄仁杰例外。尤其是狄仁杰，虽好面引廷争，陛下却总是能够欣然接受，即使有时候意见相左，却从未伤了君臣和气。

大臣间还传闻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狄仁杰跟随皇上出游，忽然一阵风来，吹落了狄仁杰的纶巾，惊了坐下的马匹，正危急关头，陛下要太子追上去用力拉住马笼头，终于避免了受伤。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没有人追究。可就在含枢殿献俘之后，武曌特别恩准，鉴于狄仁杰年事已高，以后进宫不必再跪拜。上官婉儿亲眼见到，陛下的眼睛里布满了忧伤道："每见公拜，朕亦身痛。"她甚是感叹，一天，当上官婉儿把这话说给武三思听时，他却很不以为然："皇皇大周，何缺一垂老之臣耳！陛下何须如此，难道他功过李⽜么？"

上官婉儿便从心里叹息武三思太肤浅，无法理解殿下从臣子身上观照到自己也日益老去时的心境。想想，当他们在并州见面时，一个三十六岁，一个三十岁，转眼都已老态龙钟，这中间经历了多少人生风雨，多少沉浮变故！皇上又怎么能不感叹岁煎人寿的无情呢？

的确，别人都没注意的细节，却强烈地撞击了武曌心底的最软处。在含枢殿，当她看到狄仁杰很艰难地跪倒，而又很艰难地在站起来的那一刹那，武曌的眼睛模糊了。那一刻，她甚至觉得自己的筋骨也隐隐作痛。

唉！

这就是那个曾经雷厉风行而又才貌双全的狄仁杰么？

这就是那个让契丹人闻风丧胆的狄仁杰么？

而狄仁杰自从含枢殿归来后，就觉得浑身无力，耳鸣心慌，膳食也大大地减了。他是个明白人，尽管一生仕途坎坷，两次拜相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年，然岁月催人老，到了自己该致仕之时，他也绝不留恋官位。因此，狄仁杰不久就向武曌递交了辞呈。

"爱卿这是为何？"武曌边叮嘱身边的宫娥赐坐，边问道。

"微臣自并州得见陛下凤颜，蒙圣心不弃，多有恩典。拯救于水火之中，受命于为难之时，赏赐于朝堂之上，听谏于廷议之刻。臣每思及此，铭感肺腑，涕零如雨。然臣年迈体衰，难承大任，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还请陛下恩准臣致仕。"

这一番话，说得武曌心里酸涩不已，泪水盈盈："爱卿……你……往朕这里看，朕比你还要大六岁，难道不知道老之将至的道理么？然社稷萦怀，朕岂能……"

“陛下！”狄仁杰喉头哽咽道，“臣虽欲退，然情系江山，未释忧国之怀。只是臣精气不济，当推贤者主事。”

武曌便道：“爱卿前次所举之张柬之，朕不是将之由荆州长史擢升为洛州司马了么？”

狄仁杰撩了撩衣袖道：“臣所荐乃宰相之才，非司马也。”

“就依爱卿，朕擢拔他为秋官侍郎。若参验考量，果有宰相之才，当大用之。”武曌沉吟了片刻后道。

“谢陛下隆恩。”

狄仁杰下意识地又要起身下拜，武曌忙道：“爱卿怎的又忘了？”

狄仁杰憨憨地笑了笑：“陛下恩准臣不拜，臣且忘了，遑论国事，还是请微臣告老吧！”

武曌语重心长地说道：“当此之际，娄公方去，朝政尚需爱卿尽力，朕不会允准的。”

“陛下……臣……”

武曌眉毛一皱，对身边的武钦道：“传姚崇来见。”

过了一会儿，姚崇便匆匆进殿，他看见狄仁杰在座，情知有要事商议，忙与皇上见礼。

“朕宣爱卿进殿，是有一件事情要告知。爱卿跟随狄大人在阁中经年，其风范品格，当入你心。狄怀英春秋日高，朕甚悯之，于今以后，非军国大事，勿烦狄公。”说着，武曌将辞呈发还给了狄仁杰。

狄仁杰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接过辞呈道：“臣虽年迈，然若国有大事，当不惜衰朽之骨，肝脑涂地。只是臣尚有两件事情要禀奏陛下。”

“爱卿有话尽管说。”

狄仁杰看了看姚崇，武曌立即会意，对姚崇道：“朕传爱卿来，就

是交代关顾之事，爱卿可退下了。”

姚崇离去后，狄仁杰调整了一下坐姿道：“第一件，臣闻奉宸令之弟张昌仪收受贿赂，致六十几名薛姓选人未经考核即注册留官。”

武曌显然对此事了然于胸，顿了顿道：“此事确有差池，然与易之无涉，乃张锡所为，朕已严责了他。”

“陛下之言，恕臣不敢苟同，若无奉宸令位高爵显，得宠于陛下，昌仪岂能有恃无恐？”

武曌便不好再辩解：“爱卿当知道，朕虽属意易之，却绝不以私情误国，朕定会命婉儿侦查此事的。第二件呢？”

“第二件事有涉陛下私情，还乞海涵。”狄仁杰捋了捋灰白的胡须，见武曌没有不耐烦的意思，他才放胆说道，“臣深解陛下乃性情中人，故而对于陛下以至尊而养男宠并无异议。然臣以为内宠者，张昌宗、张易之足矣，近闻奉宸府广纳美少年，其间不乏无礼无义之徒，臣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闻言，武曌吃惊地睁大了眼睛道：“有这等事？”

“臣恐有人存有异心，借机朋党比周，陛下不可不察。”

武曌不无感慨地说道：“朕明白了，若非爱卿直言，朕还被蒙在鼓里。朕午后即传奉宸令来问。”

见狄仁杰在司马门外颤颤巍巍上了车子，武钦才擦了擦自己脸上汗珠，感叹道：“也就是狄仁杰，放在任何一个官员，今天这两件事情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消闲的日子，对于为江山劳碌一生的狄仁杰来说并不那么轻松惬意。

每天清晨，他早早地起身，督促儿子及时到东宫应卯值守，自己则到庭院中打一套拳，然后浇浇花。等到太阳爬上墙头时，他便简单用过早膳，就进了书房，开始整理自己这些年来置身宦海、参与治国的人生参验。他决计将这些启迪后学、弥足为训的阅历撰修成文，传给儿子。

这日，书童已经为他磨好墨，又给他泡了杯热茶，随后悄悄告退。狄仁杰在书案前坐下来，他摊开宣纸，思绪便回到了当彭泽令的那一段岁月。对他来说，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日子，于是信手便写下“荀卿子曰：‘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可再往下写，却被浮上心头的诸多事情搅乱了思绪。

昨天，姚崇到府上来，说武三思、张昌宗等向皇上谏言，令天下僧尼日出一钱，由僧人胡超监制，重建当年被薛怀义毁掉的巨佛。姚崇虽然当堂直谏，皇上却执意要颁制于天下寺院。姚崇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狄仁杰能够出面阻止这件事情。狄仁杰虽然当时没有明确表明态度，但心里却再也无法平静了。一天多来，他一直在思考，是上疏还是进宫面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薛怀义将自己一手监建起来的天堂巨佛付之一炬，这足以说明，游生借托佛法，诖误生人，他不能再看着皇上沉迷于此。狄仁杰迅速将刚刚写了一句话的宣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重新引笔铺纸，慨然写道——

昔梁武、简文舍施无限，及三淮沸浪，五岭腾焰，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有勤王之师？游僧皆托佛法，诖误生人；经坊过于宫阙，而功无寸于社稷……

连他自己都很惊异，一旦投入朝事，文辞竟如滔滔大江，一发而不可收。在奏疏的末尾，狄仁杰满怀忧虑地写道——

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

狄仁杰将文稿前后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又认真誊抄整齐，再抬头看看窗外，日色已近午时了。他吹了吹墨迹，正欲起身，忽觉头昏目眩，胸中似有异物要呕，便顺手拿了宣纸，刚刚放在嘴角，竟然咳出一团血来。

此事断然不可让夫人、光远知晓。狄仁杰在心里想，便在血纸外面又裹了一层宣纸，才放进纸篓，呼来书童，将废纸销毁。

午膳的时候，狄夫人发现他脸色有些苍白，便问道：“老爷身子不适么？老身让光儿禀奏陛下，传宫中太医来诊治诊治吧？”

狄仁杰笑着摇了摇头："整日闲暇在府中，会有何病恙？大概是昨夜未睡好！"

狄夫人拢了拢鬓发道："陛下既然恩准老爷将息，非有大事不用上朝，老爷就收收心吧！"

"就依夫人，老夫到内室小寐一会儿。"狄仁杰推开面前的碗筷便起身了。

也许是因为吐血之后，精气不支，也许是因为完成了一道奏疏，紧绷的心放松了，狄仁杰很快进入沉沉的梦乡，微微的鼾声拂过狄夫人耳边。

狄夫人爱怜地为他掖了掖被角，见他睡得很沉，便轻轻地退了出来。

这一睡，醒来时已红日西沉，暮色将至。一睁眼，却发现儿子站在面前："父亲是因为身体不适么？"

"你如何回来了，宫中的事完了？"

狄光远回道："夜间宫卫轮值，今夜是娄云大人，太子就恩准孩儿早点归来伺候父亲。"

狄仁杰"哦"了一声，起身时有些摇晃，狄光远便有些担心，执意要去太医署请医官。

"不妨事！你何须大惊小怪。"狄仁杰言罢，向膳室走去。狄光远紧追一步，上前搀扶，狄仁杰平生第一次没有拒绝儿子。

用膳时，狄仁杰问到太子近况。狄光远回道："太子明日将起程前往龙门寺，陪皇上安葬舍利。"

这消息让狄仁杰伸出的筷子停住了："不用说，必是那僧人胡超的主意。陛下何时离京？"

"太子说，辰时三刻在天津桥集结。"

"好！老夫知道了。"狄仁杰朝外面喊道，"来人！"

府令应声进来，狄仁杰吩咐道："明日卯时三刻准时备车，赶往天津桥。"

狄夫人一听这话就急了："老爷这又是为何？"

"老夫要面奏陛下，言佛僧之恙。"

闻言，狄夫人就不依了，看了看狄光远道："光儿一句话，为何到了老爷处就生风？也不看看，偌大年纪了，陛下已经恩准，平日非有大事不扰，你又何必……"

狄光远也在一旁劝道："父亲年高，有何事尽可告知孩儿，不劳父亲亲自去的。"

"你……"狄仁杰看看儿子道，"只恐你的分量难以让陛下改弦易辙。事关社稷，老夫岂能熟视无睹？你等不必再说，老夫去意定矣！"说罢，他转身出了膳室。

狄光远与母亲面面相觑，只是无奈罢了。

看着母亲泪水盈眶，狄光远上前安慰道："皇上毕竟还没有恩准父亲致仕，母亲就是锁了他的身，也难锁他的心。天色已晚，母亲后堂安歇，好在明日孩儿也要前往，定当悉心照顾。"

知父莫如子。狄光远深解父亲那颗永远属于朝廷的心，第二天卯时二刻，他就起身与府令一起备好车马，在府门前等候。

见父亲在母亲陪伴下来到车前，狄光远上前作揖道："今日去天津桥，孩儿为父亲驾车。"

狄仁杰没有回绝，只是要驭手骑了他的马跟在后面。

到达天津桥时，桥的南北已停满了车子，都是奉旨观看舍利安葬的臣僚，那阵势不亚于当初置放九鼎时的浩荡。

狄光远喝了一声"吁"，马儿便在桥南约半里路处停了下来，他来到车边轻轻地唤了一声，却没有听到回音，连续喊了两声，狄仁杰才"哼"了一声问："到了？"

“到了！”狄光远的声音带着潮湿和哽咽，心也一阵阵地绞痛，父亲曾经是何等的潇洒俊逸，可如今说老就老了。

狄仁杰被扶着下了车子，便对儿子说道：“你速去迎接太子，不可误事。”

“时间还早，父亲不用担心。”狄光远笑了笑，又对驭手叮嘱了几句，才转身离去。

辰时三刻，太阳已出来了。武曌在上官婉儿、武钦的陪伴下出了瑶光殿，绕过九州池，来到司马道口，仪仗、车驾都在那里等着。

武三思、胡超看见皇上的身影，忙撩起袍裾，跪倒在地，同时高喊道：“微臣在此迎驾。”

“平身！”武曌挥了挥手，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地向天津桥方向而来。

今日的仪仗里多了数十名身披袈裟的僧人，他们抬着如来佛祖的铜像，在队伍前缓缓而行。其中有一职司手捧着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正是佛骨舍利。

张昌宗小声问兄长：“陛下如此看重舍利，究竟是何意呢？”

张易之立即做了个封口的手势，用只有兄弟才能听见的声音道：“莫问太多，只要陛下高兴就行。”言罢，他回头看了看车子，见一切如常，就稍稍放了心。

车驾仪仗一路吹吹打打，等到了天津桥，太阳已经到了树梢。接受完大臣们的朝拜，武钦传达旨意，说皇上要前往龙门寺。

队伍还没来得及动，就听见热风中传来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微臣狄仁杰参见陛下。”

“哦！怀英到了？”刚刚还昏昏欲睡的武曌立刻来了精神，吩咐武钦撩开垂帘，“朕多次口谕，非军国大事不报，孰料还是惊动了爱卿。快快平身！”

狄仁杰没有动，道：“微臣有事禀奏陛下。

“朕允准你陈奏就是，还是平身吧。”

狄仁杰这才站了起来，施礼道：“臣闻陛下要去龙门寺观看佛骨舍利安葬，故而前来。”

闻言，武曌就欣慰地笑了：“难得爱卿如此忠贞，舍利者，即是无量六波罗蜜功德所重，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舍利在，即如法身所在，佑我黎民，固我社稷。朕欲亲往，礼拜菩提树、金刚宝座、佛经行之足迹，广结佛缘。朕念及爱卿身体，故而未予知会。”

“陛下所言，正是臣之所忧。”狄仁杰向前挪动了几步，说话的语调也严肃了，“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

这话一出口，武曌的脸色就变了：“朕既已成行，爱卿便不必多说。来人，送狄公回府。”

狄仁杰却并无退却之意，反而来到车驾前，牵着六驾首马的笼头决然道：“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以惑远近之人，山高路狭，不容侍卫，非万乘所宜临也。”

这一番话引来哗然一片，首先是武三思上前斥责道：“陛下向佛，心为社稷，狄仁杰妄言指责，乃僭越犯上，微臣以为，当下司刑寺治罪。”

胡超更是怒容满面：“狄仁杰罔视佛法，必获罪于佛祖，致大周臣民蒙灾。贫僧以为，当火焚而可消业。”

武懿宗也因河北战场上的积怨而报复道：“狄仁杰罔视朝纲，欲挟持天子，罪在不赦，来人，将其拿下。”

“且慢！”当禁卫们准备一拥上前时，姚崇站出来道，“狄大人以年迈之体，直陈陛下，乃内史职责所系，至于陛下采纳与否，权在圣明，狄大人何罪之有？”

他的话音刚落，秋官侍郎张柬之也出列道：“狄大人所言，乃为陛下凤体虑，其忠心天日可鉴，你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岂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为陛下谋是假，挟嫌报复乃真。”

随后，张柬之转身面对武曌道："臣以为，佛骨舍利远途来到中原，真伪不辨，陛下至尊，无须劳动。"

正当众臣于天津桥上争论不休时，武曌的思绪便高速运转起来，时而感到狄仁杰不免迂腐，时而又觉得武三思、武懿宗等人确有报复之嫌，可张柬之的话却提醒了她，是啊！胡超从洪州来，有谁能证明他的舍利是真呢？倘若是假的，岂不会留下笑柄？

武三思和武懿宗知道皇上自年轻时就向佛抄经，必不能容忍狄仁杰车前犯颜。孰料她竟道："众位爱卿！朕思虑之后，以为狄爱卿、姚爱卿、张爱卿所奏甚合朕意。所谓吾心即佛，一念则心安，何须繁文缛节。朕意已决，舍利由胡大师安葬，狄爱卿随朕回宫。"

听闻这话，武三思和张氏兄弟顿时蒙了，面面相觑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眼看着武曌的车辇调转马头，狄仁杰、上官婉儿的车子和庞大的仪仗也都折返了，三人也只得拨马追了过去。只有胡超和僧人队伍停在桥上没有动，皇上中途改变主意，让他们的脸上很无光。

李显不动声色地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切，却没有吃惊，只是对身旁的狄光远说了一句"回宫"，便闭上双目不再言语。狄光远会意，向东宫侍卫挥了挥手，也离开了。

武曌一进瑶光殿就拉下脸，对跟进来的狄仁杰道："朕已对阁僚们有言，非军国大事勿烦爱卿，你何其多事，致朕中途回驾。所谓君无戏言，你让群臣如何看朕？"

"群臣只会以为陛下圣明。"狄仁杰双手作揖道，"昔者太宗在朝，欲发国中十六岁男丁从军击突厥，诏书草拟后，却在门下省被魏徵驳回，指出此乃竭泽而渔之策。太宗闻之，旋即改矣。君王从谏如流，乃社稷之福。臣如冒犯天颜，请陛下责罚。"

武曌的脸色这才开始活泛了。任何时候，只要一提起太宗，她的心头就会升起一种庄严和肃穆，于是，武曌挥手示意狄仁杰坐下说话："也就是你才敢当着臣下的面阻拦朕……"一句话还没说完，自己倒莫名地笑了，"你这个人啊！让朕怎么说你好呢？"

但狄仁杰却没有收敛的意思，顺手就从怀中拿出早已拟好的奏章道："臣闻陛下欲使天下僧人每日出一钱以铸造巨佛，此又一失也。"

武曌叹一口气道："自怀义烧毁天堂佛像之后，朕至为心痛。朕母孝明高皇后一生向佛，纵为朕祈得福祉。朕虽为天子，然佛心依旧，故而欲造佛像，以了善愿。而且现今州县水旱不节，战事频仍，朕不忍加赋于百姓，故而……"

"陛下之言，臣不敢苟同。今之伽蓝，制过宫阙，功不使鬼，止在役人，如何能不加赋于百姓？夫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

"这……"

"诚如陛下所言，比来州县水旱不节，战事频仍，当此之际，若费官财，倘一隅有难，将何以救？"

"朕不也是为百姓黎民祈福消灾么？"

"即如陛下所言，亦背佛祖宗旨。然佛像既造，尊荣既广，不可露居，覆以百层，尚忧未遍。至于廊宇，不得全无，如来设教，慈悲为怀，岂欲劳人，以存虚饰？"

狄仁杰层层析理，环环相扣，无懈可击，而语调却完全是规劝的苦口婆心，尤其是那真诚的目光，似乎面对的不是当今皇上，而是肝胆相照的至亲密友。他十分注意武曌的情绪变化，从最初的责备到后来的平静，狄仁杰知道，皇上的心动了。因此他继续道："臣深知陛下以黎民疾苦为怀，今有游僧不事修行，托言佛法，蛊惑生人，但陛下不可不察。"

大殿里静极了。除了二张兄弟，武曌从来没有如此柔和地注视任何一位臣僚，那神情有几分贪婪，又有几分期待。她问自己为何在他的面前，无论怎样浮躁的心都可以瞬间水波不兴，风息澜安呢？

武曌收回目光，慨然道："善矣哉！公教朕向善，何得相违？来人！"

武钦闻声进来："老奴在。"

"命知制诰拟旨，罢造像之役，有再敢进言者，斩无赦。"

"谢陛下圣恩！陛下见事之明，不逊于太宗。"狄仁杰再度由衷地跪

倒在武曌面前，老泪怆然，“可惜微臣垂垂老矣，难以辅佐陛下再图大业，微臣……”

这泪水涌出狄仁杰的眼眶，却瞬间涌进了武曌的胸间，让她也伤感不已：“爱卿的心事朕明白，朕明日早朝就任命张柬之为同平章事。”

狄仁杰再次庄重地向武曌行叩拜礼，可就在这时，他又一次觉得胸中发热，口中便喷出一团鲜血，染红了瑶光殿的地砖。

武曌呆了，顾不得自己年高，上前边扶狄仁杰边大声喊道：“张尚宫！速传沈太医……”

武钦急忙帮着扶住狄仁杰，看着他苍白的脸色，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一会儿，沈南璆就匆匆来到别殿榻前为狄仁杰诊脉。

狄仁杰恍恍惚惚，似乎身子离开了瑶光殿，到了曾经任过县令的彭泽，身边都是些正在收割夏稻的农夫，还有县府县丞、主簿等，纷纷向他禀报今年的收成。忽然，他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抬眼去看，来人却是李昭德。狄仁杰喊道：“李大人，你为何也来此了？”

李昭德讪讪地笑着说道：“老夫特来邀狄兄游太虚山。”

“太虚山？此山在何处？”

李昭德诡谲地眨了眨眼睛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说无却有，说有却无。”说着，他拉着狄仁杰就要登程。就在这时，狄仁杰突然听到夫人的声音，便甩开李昭德的手，朝山道岔路口奔去。

“夫人……”空旷的山涧回响着狄仁杰的呼唤。

狄仁杰睁开双眼，却见沈南璆正在为自己把脉，便问站在一旁的武钦：“公公！老夫为何到了这里？”

武钦叹了一口气，正要说话，却被沈南璆用眼色拦住：“大人只是劳累倦怠，并无大碍，下官这就去开方，三剂药后，定有回春之喜。”

待沈南璆来到大殿，武曌便迫不及待地问道：“狄爱卿病情如何？”

闻言，沈南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奏道：“狄大人他……恐怕不久人世了……”

这话如一声霹雳，武曌跌坐在龙椅上，仰天长叹：“此天不予朕矣。”

第十七章

蜡炬燃尽君臣泪

隐语暗藏公主心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的八月似乎是一个上苍垂泪的月份，从月初开始，霏霏阴雨就笼罩了整个神都，空气终日湿漉漉的，呼吸一口都能滴出水来。

一场秋雨一场寒。七八天的雨下完后，眼见得落叶萧萧，秋已走向季节的深处了。

狄仁杰躺在榻上，痴痴地望着云霭携带着浓密的雨丝从窗前飘过，在檐下的梧桐叶上汇集，多了、重了，便落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便禁不住长长地叹息："好好的，如何就忽然地弱不禁风了呢？"

他收回目光，不愿意再看这伤情的风景。

这些日子，他总是在想，自己是怎么进入皇上的视线的，又是怎样被她一次又一次地宽容和接纳的，以至于最后二人有了心灵上的默契。他是在仪凤年间升任大理丞的，那时候，他兢兢业业，秉公执法，一年间判决了涉及一万七千人的积案，竟无一人诉冤，他一时名声大振，引起了时为天后的武曌的注意。

有许多知遇的细节，狄仁杰一想起来心头总会涌起感动的温暖。而最让他铭感肺腑的还是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在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任上，武承嗣勾结来俊臣诬告自己谋反。在面临危亡之际，是皇上明辨是非，又一次拯救了他，并且安排他去了彭泽。后来，在他重新回到神都后，就听到不少同僚告诉他，在离开神都的几年里，武承嗣等屡次于皇上面前陈奏要诛杀他，都被皇上严词拒绝了。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尽管这些年狄仁杰在内心仍恪守着李唐之孙乃正宗的理念，对皇上对李氏宗室大开杀戒心存芥蒂。但他从来都是将这些与皇上内修政治，外睦邦交，体恤黎民分开看待的。正因为如此，

他总是理智而又毫不含糊地辅佐武曌。

有一段时间，因为在迎接李显归朝这一点上与右肃政台中丞吉顼契合，两人不免就多了些交往。一天，吉顼邀他外出赏秋，饮酒期间，吉顼问道："大人可知朝野如何议论大人的么？"

狄仁杰眯起眼睛抿了一口酒，笑着道："哦？都说了些什么？"

"同僚们对大人有诸多的不解，论年龄，大人比陛下小，然陛下却常称大人为国老。大人常好面引廷争，焉何陛下每每屈意从之？陛下出游，常让大人随行，这又是为何？"

狄仁杰放下酒杯，捋着美髯笑道："称在下为国老，乃陛下宽怀之故；所谓屈意从之，乃谬言耳，非陛下屈从，乃从谏如流也。依老夫观之，陛下颇有太宗之风。说陛下出游，仆必随之，倒是有些言过其实，大人不也常常随陛下出游么？"

吉顼闻言一时语塞，便也就一笑了之了。

……

这些回忆，在蒙蒙秋雨中，化为一缕缕阳光，照进他的心苑，让他暖烘烘的。然而，越是这样，他的心就越是不安。他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可上苍给予他的时间太少，并州与陛下知遇的情景犹在昨日，他却已垂老病榻了。想到此处，两行热泪不由得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此时，丫鬟陪着夫人端了汤药进来，狄仁杰欠了欠身子，就皱起了眉头。沈南璆曾说，服三剂即可见效，这都吃了多少剂了，却总是没有起色，他现今最怕闻的就是药味。

智慧过人的狄仁杰在病中俨然一个孩子，竟然拒绝服药："端下去，自今日起，老夫不吃药了。"

丫鬟就很为难，回头看了一眼老夫人。

夫人接过药盏，莞尔一笑道："哪能不吃药呢？老爷不是期盼着还能为朝廷做事吗？没有好身子，这就是一句空话。"

狄仁杰一脸的苦相："终日服药，心都腻了。"

夫人用调羹舀起一口药汤，递到狄仁杰嘴边："老爷不是常常以良药虽苦利于病劝解别人么，为何到了自己这里就不顶用了呢？喝吧……"

狄仁杰便不好再说什么，夫人则一边喂药，一边又道："昨日老爷睡着的时候，宫里的武公公来了，说陛下要他来问问老爷的病，需要什么一定及时禀奏，随时可以遣太医过来。"

狄仁杰就不安道："唉！老夫病卧榻上，已属累赘，还劳烦陛下询问，惭愧啊……"

服罢药，嗽罢口，狄仁杰靠在榻上，对夫人道："将陛下赐的紫袍、龟带拿来。"

闻言，夫人不解地问道："老爷又不上朝，要它作甚？"

狄仁杰憨憨地笑了笑道："老夫就是想看一眼。"

"自己都病倒了，还惦记着紫袍、龟带！真有你的！"夫人嗔怪着，但还是转身去后堂拿来了。狄仁杰缓缓地展开紫袍，就看见由武曌亲笔书写，尚衣坊绣的十二个字："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陛下是把自己当作臣僚的楷模来看待的啊！

抚摸着那金色的字，狄仁杰方才平静的心又激荡起来，讷讷道："知怀英者，陛下也。"说着，他就要下床，夫人想拦都拦不住。

"你帮老夫将这朝服穿上。"

夫人便瞪大了眼睛："老爷这是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狄仁杰孩子般地笑了，"久不上朝，就想穿上朝服在内室走一圈。"

这一回夫人不依了，泪花涌满了眼眶："老爷也不看看身子成什么样了？人都瘦了一圈，还想着朝事，老爷倘是……你叫老身如何对光儿、昭儿、嗣儿交代？"

狄仁杰屏退左右，上前轻轻抹去夫人脸上的泪水劝道："你不要太担心，自己的病只有自己知道。老夫朝堂一生，如今不能为朝廷尽力，不能为陛下分忧，穿一穿朝服，心里也可以平静些。"言罢，他先自下榻，未料一阵昏厥，差点跌倒，夫人赶忙扶住："看看，不让动，偏要动。"

"不妨事。"狄仁杰强自笑了笑，仍强撑着穿上紫袍，系上龟带，可才几日工夫，紫袍显得何其松兮，脖颈处竟然露出很多。他伸开臂膀左右瞧瞧，自嘲道，"老夫身轻如燕了啊！想当初，心宽体胖，陛下让老夫试衣，还觉得绷得太紧，这下好了……"

接下来穿朝靴，他的脚却半天伸不进去，夫人用手指按了按，竟是一个凹坑，半天回不上来，分明是浮肿了。见此，夫人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捧着狄仁杰的脚放声痛哭："老爷！你……"

狄仁杰也伤感不已。他们一生相濡以沫，共渡艰危，却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他赴被贬到彭泽县的那几年间，夫人日日为他揪心，还要一人承担起理家、教子的责任，虽说儿子们都大了，可仕途险恶，她又怎能不担忧呢？

狄仁杰枯瘦的手抚摸着夫人不再丰润柔软的脊背，多年了，他整天忙于政事，何时给过夫人温暖呢？如今二人终于仿佛夕阳与晚霞相依偎，自己的身体却……

他其实早就脚板浮肿了，只是一直隐瞒着，不愿意让夫人知道。现在，夫人既然已经看到了，就不能让家人抱太多的幻想。狄仁杰将脚从夫人的手中挣脱出来，脱下紫袍龟带，重新回到病榻道："你都看到了。"

夫人泪眼婆娑地点了点头。

"好！难得你我得闲，老夫今日有几句话想说说。"狄仁杰咳嗽了几声，夫人急忙递过热水，他喝了一口，气息平了下来，眼里就满是坦然，"人生譬若朝露，转瞬即逝。神龟犹有尽年，何况人乎？老夫一生虽无建树，然磊落光明，忠于朝廷，纵死而无憾矣。"

"老爷不要如此，老身受不了……"夫人忍不住抽泣道。

“你也已年过六旬，何以如此不明事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所能为之。老夫今生清风两袖，家无余财，若有不测，你万不可有求于朝廷，一定要节俭、就近葬之。”

“老身明白了，老爷就歇息吧。”夫人点了点头。

狄仁杰喝一口水，继续道：“光儿先后陪伴两位太子，颇得狄氏家风，忠贞不贰。光嗣乃老夫亲荐，亦足称职。老夫唯担心者乃光昭，他入仕时老夫恰在彭泽，少有提示，恐……”

他这一说，夫人倒有了同感。前几天光远从东宫回来，就道外间传狄光昭在魏州任职，官声不佳。她担心夫君，便默默地愁在心底。此时此刻，她仍然无法将这消息告诉狄仁杰，就劝慰道：“老爷给朝野百官做了楷模，孩儿们也不会差，老爷放心。”

“但愿如此。”狄仁杰说着，身子疲倦地向后靠去道，“你且忙去，让老夫一人静一静。”

雨似乎又大了，隔窗听雨，“唰唰”的声音恰似秋的哀歌，一阵阵地敲击他的心房。今日已是八月十四，明日就是中秋，可看这天气，怕是不给世人赏月的机会了。

往年的这个日子，他要么陪伴皇上去通神宫祭月，要么在后花园与家人静坐。也许真是上天有情，看他躺在榻上，便将这月也藏在云雨中了。本来平日不大作诗的他，此刻也百感交集，便随口吟道：

枕上思来秋又半，年年此日共团圆。

青天已误嫦娥老，碧海难归玉兔寒。

醉时犹有冲天志，醒后还为种豆倌。

我欲乘风步云汉，几回雪鬓芦羽间。

狄仁杰反复吟诵几遍，又在腹中改了几个字，才唤来书童代他将之书于纸上。

书童伏在案头铺开稿纸时，暗暗打量眼前的狄仁杰，他哪里还有在彭泽时的潇洒和朝气？脸色蜡黄而发亮，那是浮肿的痕迹；两鬓间的白

发如冬日的雪花，蒙着生命的萧瑟。他禁不住泪涌心痛。狄仁杰见状笑了笑道："你跟着老夫十数年了，总该学得坚韧些，男子汉，不可以轻易流泪的。"

书童"嗯"了一声，急忙低下头写字。

看着书童一字一句地将诗落在纸上，狄仁杰忽然觉得很疲倦，闭上眼睛，就进入了梦乡。

暮色降临时，狄光远从东宫回来了，他先到母亲房中请了安，又到父亲的病榻前，见狄仁杰痴痴地看诗稿，唤了一声"父亲"，就跪在床前了。

"回来了？"

"嗯！孩儿向父亲请安。愿父亲早日康复。"

狄仁杰向儿子点了点头，示意他起来说话。狄光远坐在床前，便说道："明日中秋，皇上特遣太子、张柬之大人和武三思到府上探视父亲。"

"唉！"狄仁杰皱了皱眉头，"老夫病疴缠身，不能为陛下分忧，已属惭愧，又怎么敢劳动太子殿下前来探视？你该奏明陛下才是。"

"孩儿也曾面奏太子，然皇命如天。"

"这不是要陷老夫于不忠么！"

"此陛下之恩典，父亲也不必推脱。"

狄光远说着给父亲倒了一杯热茶，就准备离开，狄仁杰却在身后叫住了他，问道："有光昭的消息么？"

狄光远愣了一下，转而笑道："昨日见到从魏州回来的朋友说，昭弟在魏州官声甚好，百姓称赞说有父亲的风范。"

"他就不能比老夫做得更好些？老夫一生庸碌，何来风范？百姓这样说，你等不可以如此想。"狄仁杰显然对儿子的回答不够满意。

应完父亲的问话，狄光远便仓皇地逃到母亲房间，他忍不住心头的郁闷，便将狄光昭在魏州贪婪残暴，民怨沸腾之事都禀告给了母亲："母亲不知道，百姓由光昭而迁怒父亲，将当年为父亲修的生祠都毁掉了。"

狄夫人听着听着，眼睛就发直了，狄家一门忠烈，为何就出了这个孽障呢？她双手在膝盖上来回摩挲，问道："此事你父亲知道么？"

狄光远摇了摇头。

"远儿，你父亲的病看来是积重难返了，眼下这个关头，只能让他高高兴兴地过好每一天。他要知道了，恐怕活不到重阳节。"

"也不要让你妻子知道。"狄夫人反复叮嘱。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狄光远已经起身，匆匆地洗漱之后，骑马赶往东宫了。

雨虽是住了，然天空仍然阴沉沉的。

因为太子要莅临府上，狄府上下就显得分外忙碌。狄夫人吩咐府役、丫鬟们洒扫庭除，布置客厅，又用香薰了狄仁杰的房间，等一起准备就绪，已是巳时一刻了。其间狄仁杰几次欲图到府门前迎接太子，都被夫人苦苦阻拦了，他便只好在病榻上长吁短叹。

巳时二刻，太子的车驾到了，警跸和禁卫很快在周围散开，李显被王晖扶着下了车子，武三思、张柬之和太医沈南璆紧跟在后面。狄夫人与府上人等呼啦啦地跪倒了一片，异口同声道："恭迎太子殿下。"

李显不见狄仁杰接驾，想必他真是病重了，便忙道："老夫人平身，快引本宫进府探视狄老爱卿。"

"还是先请殿下到前厅用茶。"狄光远及时赶到李显面前道。

"先不必用茶，直接到后堂探视狄爱卿。"李显摆了摆手，转身又对王晖说，"命宫娥、公公们在府外等候，你与梁王、张大人随本宫一同进府。"

"老奴遵旨！"王晖说着，与狄光远一起在前面导引，一干人跟随狄

夫人来到后堂。

落座后，狄夫人吩咐丫鬟奉茶，却再次被李显拦住道："夫人进去通秉狄爱卿，就说中秋佳节，本宫与几位大人来看他了。"

一言未了，却听见内室传了狄仁杰的声音："微臣一恹恹病夫，劳殿下大驾，真是折杀微臣了。光远，扶老夫出去拜见太子殿下。"

李显站起来就要去内室，被狄夫人急忙拦住道："若是这样，老爷回头会埋怨老身的，君臣有序，他要出来，就让光儿扶着得了。"

狄光远进到内室，看到父亲颜面浮肿灰暗，尤其是在为他穿鞋时脚都伸不进去，情知父亲已是病入膏肓，禁不住伤心落泪。狄仁杰忍住泪水，小声训道："朝廷命官，岂能轻易落泪，快扶老夫出去见殿下。"

狄光远掀开门帘时，狄仁杰奋力推开儿子，虽然步履蹒跚，却面带笑容地出现在李显面前。李显眼快，生怕他向自己跪下，忙抢上前去，拉着狄仁杰的手道："母皇有旨，大人进宫不拜。本宫当遵母皇旨意，狄爱卿快坐吧。"

待大家都坐定后，李显命王晖送上中秋节礼品和武曌亲书的烫金匾额"厥功卓异"。

望着金光闪闪的大字，狄仁杰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说道："臣不过……尽为臣子的职责而已，何功于朝廷？陛下过誉，令臣惭愧之至。"说完，他便坚持不住，疲惫地靠在座椅上闭上了双目，众人见状，又将他扶进了内室。

这情景让李显十分揪心，忙传沈南璆为狄仁杰诊脉。沈南璆感觉与前些日子相比，其脉象沉微，如丝线应指，微脉极软而沉细，沉者重按筋骨乃得，像投水如裹砂，内刚外柔，脉细直软，举手无有；再望脸色，但见面颊潮红；大汗湿透内衣，手足厥冷……他的心就一个劲地往下沉。此病放在狄仁杰这样刚强的人身上，尚能支撑到今日，若是意志脆弱者，早已驾鹤西去了。

沈南璆松开狄仁杰的手腕道："大人稍待，下官这就去开药。"

李显见沈南璆诊毕，急不可耐地问道："大人病情如何。"

沈南璆看了看周围，对李显道："请殿下、夫人与几位大人到前厅，微臣有事禀奏。"

然而，武三思却道："既有殿下做主，本王就在这里陪伴狄大人。"

当外室只剩下府令和书童时，武三思道："你等也退下，本王与狄大人有话要说。"

府令和书童正迟疑间，却听内室传来狄仁杰的声音："王爷既是有话要说，你等退下就是。"

"夫人吩咐，要卑职小心伺候大人，不可须臾离开。"府令应道。

"梁王奉旨前来探视，你等有何疑虑？还不退下。"狄仁杰说完，好一阵咳嗽。府令和书童便不忍拂逆了狄仁杰的意思，便出了外室。

狄仁杰喘一口气道："下官病体，难以支撑，王爷有话，不妨进内室来。"

武三思便起身来到内室，看着狄仁杰，他一脸的忧郁道："昨日陛下宣本王进殿，说起大人病患，忧心如焚，特意要本王陪太子殿下前来探视。陛下言道，大人采薪正忧，纵有多少不快之事，亦不可在大人面前提起。"

狄仁杰听出武三思话里有话，回想昨日狄光远回来，问到狄光昭境况，他也是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心里顿时起了疑云，便勉强支起身子，急切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快告诉下官知道。"

"少将军没有禀报？"武三思显得很惊异。见狄仁杰摇了摇头，他又显出为难的样子，"既然少将军未说，本王也不便言明，大人还是歇息吧！本王到前厅去听沈太医的诊断。"言罢，他起身要走。

狄仁杰拉住他的衣袖道："王爷是要急死下官么？"

武三思便不得不转身再度坐下道："本王实在不愿意说出事情原委，一则因为陛下有旨，为臣者不可违背；二则，大人在病中，此事又牵涉到大人家事。然本王生性直率，不忍看大人急痛攻心，只好实言相告。大人听了，千万要挺住，不可往心里去。"

他这一说，狄仁杰更是急杵捣心，连道："下官多少风雨没有经见，王爷就快说吧。"

"光昭触犯刑律，陛下降旨，将其拘拿司刑寺了。"接着，武三思便一股脑儿将狄光昭在魏州司功参军任上，利用考课、祭祀、礼乐、学校、选举、表疏、医筮、考课、丧葬等职务之便，贪贿暴敛，民怨沸腾，以致百姓毁掉了狄仁杰的生祠等说了出来。

其实这也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他就是要风烛残年的狄仁杰明白，他自己一生刚直不阿，屡惩贪贿，可他的儿子却毁了他的一世英名。

他的话音刚落，狄仁杰就怒骂"逆子"，一时间脸色铁青，"啊"的一声喷出一股鲜血，仰面倒在榻上昏迷过去了。

武三思伸手到狄仁杰的鼻翼间试了试，发现他已气绝身亡，便冷冷地笑了笑，转身对着外面大喊："来人啊！狄大人……狄大人……"

府令和书童闻言冲了进来，武三思"悲怆"地摇了摇头说道："狄大人他……殒薨了！"

府令和书童一时悲痛交加，伏在狄仁杰床前放声大哭：

"老爷！您醒醒啊！"

"老爷！您怎么说走就走了啊！"

前厅的狄光远闻听后堂哭声，猜想一定是父亲病危，便转身疾步来到内室，书童听见身后的脚步声，回过头就扑在狄光远的面前："将军！老爷……"

狄光远推开书童，趴在父亲的床头，撕心裂肺地呼唤："父亲！你怎么了？"哭声惊动了前厅的人们，沈南璆一听便道："不好，大人不好了。"

一干人来到后堂，见武三思正在劝解狄光远。狄光远在狄仁杰的遗体前行了三叩九拜大礼，然后站起来，狠狠地质问武三思道："你对父亲说了什么？"

狄光远眼里充血，看上去十分恐怖，武三思惊恐地后退道："你想

怎样？本王可是奉陛下旨意来探视的。”

狄夫人赶到后堂时，正看见狄光远与武三思对峙，忙擦了擦泪水喊道：“太子殿下在此，远儿不可无礼。”然后转身又道，“老身让殿下受惊了，乞殿下恕罪。”

李显眼睛有些潮湿：“老爱卿百年归寿，尸骨未寒，你等就在此龃龉，让他在天之灵何以安息？”

张柬之也上前劝道：“当此之刻，纵有多少纠结亦当渐息。此事须及时禀奏陛下，安置灵堂，启动治服素事。”

听了众人的劝告，狄光远的怒火这才渐次平息，他扶母亲到卧房歇息，又吩咐府令率全府上下布置灵堂，披挂素帷、素帐，陈列祭祀礼器，分发素丧服，声钟给赙，告知朝野。

李显、武三思、张柬之在吊唁之后，便一同进宫向武曌禀奏去了。

用过午膳，武曌只留张尚宫一人在身边，便歪在榻上小憩了。

虽然天空浓云密布，但朝廷欢度中秋的宴会正按部就班地准备着，自大清早起，尚食局、尚衣局就忙碌开了，这个中秋节盛典无论是精彩程度还是规模都要超过往年。

四海睦邻，域内升平，使得武曌心中的月亮比之九霄之上的月亮更加皎洁清朗，银辉万里。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好把精神和兴致留给融融月色，留给君臣同乐，留给她与张昌宗和张易之的依偎。

一旦掩上大殿的门窗，那啾啾的鸟鸣，竽笙的吹奏，便都远去了，她和张尚宫只说了几句话就进入了梦乡。

她在梦中看见了狄仁杰，他依旧和颜悦色，依旧风度翩翩、美髯飘飘，只是眉目有些模糊不清，既是他自己，又好像是娄师德，仿佛风尘仆仆地巡察回来，又仿佛匆匆地离京远去。狄仁杰告诉她，他即将远行，到昭陵去拜谒太宗皇帝，去探视章怀太子，去乾陵陪伴高宗先帝。她要他留下来，辅助她打理朝政。他却推辞，说一代新臣已脱颖而出，姚崇年方中道，慧心巧思，张柬之精明智慧，七行俱下，微臣老矣，当归仙山。随后，狄仁杰向她施了一礼，转身飘然而去，她的眼前只有重

峦叠嶂，千山万壑。隐约间从深谷间传来狄仁杰悠长的声音：“陛下！珍重……”

四面群山间随之荡起经久不息的回声。

武曌一激灵，睁开惺忪的眼睛，问张尚宫道：“狄爱卿刚来过了?”

“启奏陛下，没有人来。”张尚宫摇了摇头。

“奇怪！朕明明看到狄爱卿来向朕辞行。”武曌打了一个呵欠，忽地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一定是狄仁杰的病加重了！她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再一次问张尚宫，“可有狄爱卿的病情禀奏？”

还没有等张尚宫回答，武钦便在殿门外奏道：“太子殿下、梁王殿下和秋官侍郎张柬之大人求见。”

武曌情知一定是狄仁杰的消息，忙道：“宣他们进殿。”

李显一进殿门，就喉头哽咽道：“启奏母皇，狄爱卿他……”一言未了，已是泣不成声了。

武三思接着李显的话说道：“狄大人已于今日午时三刻殒薨了。”

武三思没有听到任何回应，待他定神一看，原来武曌已昏厥在榻上，人事不省了。张尚宫顿时慌了，俯下身子抱着武曌，贴着耳朵呼唤：“陛下！陛下！”

李显见状，一面要武钦速去太医署传太医，一面上前用力按武曌的人中，过了好一会儿，武曌才醒转过来，发出悠长的涕泣：“上苍啊！你是要降罪于大周么？去岁娄爱卿离朕而去，今狄爱卿又复殒薨，朝堂空矣！”

李显跪在武曌面前，涕泪怆然：“母皇节哀，狄大人乃积劳成疾，身染肺痨，咯血而去。”

张柬之呈上一张诗稿和一道写了一半的奏章道：“此是在狄大人病榻前发现的。”

武曌接过诗稿，反复看了几遍，心益发地绞痛，尤其是最后两

句："我欲乘风步云汉，几回雪鬓芦羽间。"曾经的风华正茂，曾经的踌躇满志，皆如烟云，还没有来得及品味，已是白发苍苍了。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如梦如幻，那种同龄人之间的同感涨满胸臆。

她再看那道奏章，狄仁杰赫然列举出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张锡选官受贿，提请她此风不可蔓延，那"政风之腐，社稷之危"八个字是狄仁杰最后留给朝廷的话。

武曌情感的堤坝被强烈的悲痛拉开一道裂缝，她已顾不得臣下的目光，且泣且诉，每一个字都浸着殷红的血，都承载着数十年来君臣之谊——

嗟乎！汾水汤汤兮，苍山莽莽；惟君而独秀兮，出太行以脱颖。幸吾归乡而欣遇兮，睹风采以俊逸。上尊君而效命兮，下爱民而宽惠；政令教化以安良兮，执行罚以除暴。人谓河曲之明珠兮，曰东南之遗宝。思仪凤之春荣兮，涉洛水而入神都。为政而清廉兮，知无欲而骨刚。理积案而呕心沥血兮，乃拨乱而为正；朝野以为神兮，惟朕知之甘苦。

嗟乎！江水泱泱兮，彭泽袤袤。念君之俊杰兮，惟德而是蹈。常勤政而不寐兮，忧民生之多艰；免租赋而施甘霖兮，以朝恩而远播；兴农桑之为本兮，趋四时而耕耘；重人文而化育兮，省刑罚而劝善。处江南之远兮，殷殷以怀君；据神都之殿宇兮，夙夜劳而为公。

嗟乎！漳水浩浩兮，燕山巀嶭。怀君之忠贞兮，惟皇命而是赴。契丹陷冀州兮，河山而为之震动。卿临危受命兮，慷慨以负重。安民心而归田兮，敌闻之而遁逃。疆场识将而至爱兮，感化之而善用；朝堂荐才而度量若海兮，品兰而足为楷模……

嗟乎！洛水深深，嵩山嵯峨。失君而朕痛兮，泪潸潸而盈袖。悲圣朝而丧砥柱兮，叹朝堂以为空。国有难朕与谁共商兮，望孤星而寂寥……何日君归来兮，与朕而醉饮……

武曌的声声泣血让在场众人魂魄感荡。张柬之深为狄仁杰与武曌之坦荡而又默契的君臣之谊感动，急忙从案头拿了笔墨，将这记了下来。

武曌说完这些，身子再也支撑不住，武钦和张尚宫急忙上前，扶她到榻上歇息。随后，张柬之又上前奏道："陛下之文，叙狄公之伟绩，吊忠烈之英灵，情真而词彩，意深而思邃，臣请将之作为狄公殡葬祭

文。一则彰陛下恩德，戴天履地；二则，为朝野树立楷模。”

武曌睁开泪眼点了点头：“传旨下去，罢中秋庆典，罢官民游乐，罢丝竹之律，举城致哀。”

张柬之十分理解武曌此时的心境，去岁娄师德、今岁狄仁杰的相继离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

李显因其坎坷的经历，自然对狄仁杰倍加感戴，上前道：“母皇悲伤过度，凤体欠安，儿臣奏请为狄大人亲笔丹书。”

“如此甚好，狄公在天之灵，当瞑目矣。”武曌声音微弱地回应道。

武三思这半晌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武曌对狄仁杰之死的悲痛让他十分吃惊和不解。在他的记忆里，武承嗣殒薨时，皇上也只是哀白发人送黑发人之伤，并没有如此一泻千里的倾诉。他之所以选择沉默，是因为他清楚，是他加速了狄仁杰的去世。

“启奏陛下，狄大人殒薨乃举国之殇。微臣以为，陛下应颁布制令，命朝野臣僚前往吊唁。”武三思思虑了一下便提出了这个建议。

“如此甚好！命知制诰草拟制书，宫中誊抄数十份，在宫内外广为张贴。”

果然，这话也打消了李显对武三思的疑虑，他想，也许是岁月磨平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怨，让武三思也渐次地走向澄澈了吧。

洛阳城东二十里的白马寺山门外、邙山之阳新起了一座极不起眼的坟冢，远远望去，也就是新土堆起的一个土丘，与生者生前的地位和政绩相比，有一种相形见绌的寒酸。这让曾经将他视为师长的姚崇和张柬之受到强烈的震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狄仁杰去后百日之际，两人乘马来到坟前，献了供品，燃化了纸钱，默默地站了许久。

张柬之感慨道：“老夫虽与狄公同龄，然论起做人，不能望其项背，今后唯有效公之松风竹节，多为朝廷效力，方不辜负他擢拔提携之情。”

姚崇更是感慨良多：“生如邙山之嵯峨，去如抔土之无声。大人品节，怀瑾握瑜，我辈高山仰止啊！”

之后，两人说起皇上与狄仁杰之间的君臣默契，都禁不住为之动容。

“从来刚强的陛下这次一连数日不上朝，真是前所未有啊。”张柬之道。

“泱泱大唐，皇皇大周，为相者以百人计，然前如魏徵，今如狄公之诤臣而主爱者，凤毛麟角。”姚崇也感叹道。

他们说的是实情，狄仁杰的辞世，让武曌心中的月亮缺了一大块，久视元年的中秋便不再有了团圆的意思。然而去者长已矣，生活还得继续。十月十三日，皇上下旨，罢免了韦巨源的纳言职务，任为文昌右丞，而以文昌右丞韦石安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

韦石安的父亲曾是大业年间的民部尚书，因此他也是望族之后。只是在文昌右丞任上，一向淡泊宁静，故而朝臣少知其详。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拜见对象，不是武氏兄弟，也不是二张，而是姚崇，而且言谈举止中，他对二张也表示出明显的不屑。姚崇当时虽然给予了不置可否的回应，但他很喜欢这个人，便道：“这个韦石安为人还算正直。”

张柬之眉头一扬：“大人说的是宴上抗张之事么？”

“哦！原来大人也知道此事。”

张柬之笑了笑道：“于此可见一斑。”

原来是有一次，武曌在宫中设宴，与二张兄弟、韦石安同饮，宴后以下棋为乐。然而，当韦石安看到张易之带了一位商贾进来时，就不依了，起身向皇上奏倒，“商贾贱类，不应得与此会”，并命左右将其驱逐出宫。张昌宗、张易之不由得怒形于目，陪侍在旁的武钦也顿然失色，担心武曌动了杀机。孰料皇上竟当着大家的面称赞他为人刚直，为言率真，还赏赐了绢帛五十匹。

“此事也足见狄公对陛下影响之深。”姚崇深有感触。

两人说着话，便拨转马头朝回走，却见一身孝服的狄光远从墓侧的茅棚中出来了。

被恩准丁忧的狄光远泪水涟涟地向两位大人行礼，邀请他们到附近的镇子饮上几杯："李多祚、李楷固、骆务整三位将军刚刚离开。父亲在病重时曾经反复叮嘱，他身后不许铺张，不许抛开公务祭奠，只要我们兄弟怀忠义之心，为朝廷效力，他就会含笑九泉。因此，一大早，光嗣祭奠之后，又去地官署了。"

张柬之、姚崇一听，又是一番感慨："难得几位将军如此重情义，难得狄公一生活得如此明白啊！"说着，二人便谢绝了狄光远的盛情邀请，打马回京去了。

二人刚刚驰上阳关道，就远远瞧见前面有一队人马，想来就是三位将军。

张柬之心头油然升起一种预感，也许在将来的某个要紧时刻，他们会成为朝廷的砥柱中流。只是究竟是什么时候，他一时还理不清楚。

大约午时一刻光景，李多祚、李楷固、骆务整和他的卫队进了建春门，行走在熙来攘往的街道上。李多祚虽然系靺鞨族出身，然多年在朝廷供职，对廉吏们心存百姓的情怀感知甚多，每每效仿于行。因此，他的军队所到之处，从来秋毫无犯。特别是在与契丹的战事中，他的部属与武懿宗之属形成鲜明对比。为此，班师回朝后，狄仁杰多次在皇上面前对他称赞有加，此事也令李多祚一想起来就铭感五内。他觉得，自己唯一能回报的就是将军队管好、带好。

怀着这样的心情，在即将入城之际，李多祚便下令卫队缓缓而行，绝不允许对道边的行人、幼童呵斥、打骂。

建春街的百姓们对这支队伍的有序规整投以欣喜、敬仰的目光。有的说，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太宗遗风；有的说，这军伍必是经过狄大人调教过的；有的说，看他们的面相，似乎不像中原人。李多祚、李楷固和骆务整相视而笑，一脸的温暖。

前面就是天津桥，过了桥，再往前走，就是府兵军营了。可他们却突然被一支旗帜林立的队伍拦在了桥北的半坡。

"怎么回事？"李多祚对侍卫队正吩咐道，"前去查看情由，何人如此盛气凌人，竟然旗幡塞道？"

三位将军的队正来到桥上，对走在前面的将军施了一礼道：“右羽林大将军，左玉钤将军、燕国公，右武卫将军于此经过，请将军让道。”

“呵呵！口气不小！”那披甲戴胄的旅帅笑道，“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车驾？车里坐的哪家王公？若是识相，就赶快让开，免得伤了和气。”

“今日若是让了道，还则罢了，若是肆意横行，那先问问爷的刀答应不答应。”三位队正见旅帅一脸横气和狂傲，气就不打一处来，交换了一下眼色，三人“嗖”地拔刀出鞘，摆开迎战的姿态。

旅帅也不让步，朝身后的禁卫喊道：“来人！将这伙贼徒拿了。”

顷刻间，眼看一场厮杀就要发生。李多祚、李楷固和骆务整久等不见队正归来，匆匆赶到桥头，就先对着自己的部属怒斥道：“不得无礼，还不退下？”

对峙也引起了车驾中太平公主的注意，她便也下得车来，呵斥随员不懂礼仪。

旅帅遭了斥责，立刻霸气锐减，懊丧地退到一边。三位将军见是公主，急忙上前施礼道：“都是属下无礼，让公主受惊了，还请恕罪。”

“一时误会，将军海涵。”太平公主莞尔一笑，接着眉头一转道，“有道是遇得早，毋宁说遇得巧。本宫早已闻说三位将军威名，总想请到府上叙话，不想今日桥头偶遇，此乃天意。将军若是赏光，就请到前面通神宫旁的‘飞凤楼’小坐，不知众位意下如何？”

李多祚、李楷固和骆务整对看了一眼，忙道：“如此多谢公主盛意。”

飞凤楼坐落在通神宫西面，因官吏常于闲暇之际来此小饮，生意倒也兴旺。一干人来到楼前，见那“飞凤楼”三字笔力雄健，飘逸风流。识别落款，原是已故吏部尚书裴行俭所题，时间是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看来是有些年份了。店家见是太平公主，忙热情地迎到二楼雅间，君臣分次序坐了。

店家捧着菜谱，询问大家想吃些什么。太平公主也不看菜谱，便对店家道："菜肴拣最好的上，酒就喝永徽玉液。"

三位将军彼此看了看，虽然没有说话，但心里就生了疑问。当下酿者为了表示忠于大周，避免带来灾祸，纷纷改酒名曰"仪凤"、"丹桂"等，而太平公主却点了与"唐"有关的酒，究竟这是临场触机还是有意为之？

不一会儿，酒菜上齐，太平公主以主人身份举杯在手道："契丹叛乱平定，皆三位将军之功，本宫先敬一杯。"

三位将军齐刷刷地站起来，忙道："我军大胜残敌，乃陛下神威。谢公主！"

三人又一一回敬，太平公主笑着说道："三位将军的酒本宫是一定要喝的，其间含着忠义，含着韬略，饮之畅意。"

酒过三巡之后，眼看着太平公主两颊泛红，灿若霞绯，一双凤眼润泽生光，话也多了起来，句句都充满了对高宗的追念："遥想当年，先帝视本宫为掌上明珠，拥之怕摔，含之惧化，每日回到宫中，只有看到本宫才用膳。记得本宫七岁时，患病在榻，父皇竟然罢朝三日，终日守在身边，直到热退病去，才愁容大展。先帝驾崩，本宫……"

下面的话她没说，但将军们已看到太平公主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流了下来。

她举起酒杯，饮下一杯酒，接着说道："本宫兄妹五人，皆母皇所生，而今大哥去了，二哥也去了，唯余太子、相王与本宫三人。可夜阑人静之际，总是忘不了童梦快意……本宫娇蛮，凡是喜欢占先，大哥宽仁，总是让着本宫。记得有一年，兄妹几个以投壶为戏，二哥投八中七，本宫投八进三。本宫不依，大哥即让再投，直到赢了他们……"

太平公主的话说到这里，又打住了，说起另外一件事情："当今太子，乃本宫兄长，李氏血脉，还仰赖各位将军辅佐……"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

待了一会儿，太平公主抬起头，又眯起丹凤眼看着三位将军问

道："你们忠于朝廷么？倘若母皇与本宫有事相约，可愿从命？你等为何不说话，是怕了么？"

李楷固附在李多祚耳边道："公主喝醉了。"

李多祚点了点头道："某等不才，然公主者，陛下之至爱，依礼乃君，末将乃臣，敢不从命？"

"好！"太平公主站起来，身子有些摇晃，"君无戏言，臣亦应有真言，本宫相信诸位的话是真的。你等皆大周忠贞之士耳！"

这时候，武钦从楼下急急忙忙上来道："宫中来人，陛下传公主回宫。"太平公主这才在武钦的搀扶下下了楼。

三位将军似乎明白了什么，却又一时说不清。

第十八章

念旧犹牵新疑案

飞雪怎释爱恨情

狄仁杰去了，武曌忽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许多事情显得力不从心。虽每夜都要二张兄弟侍寝，却又总是很挑剔，找了各种理由责备他们无法让自己适意，弄得二张很是提心吊胆。

她这种情绪在朝堂上也未能控制，每逢议事，她总是喜欢以狄仁杰为标尺，动辄责备臣僚不思治国，不谋理政，不致邦交。有一天，她甚至直接指着武三思的鼻子怒斥："你等有狄公三成，为政焉能无绩，驱敌焉能不胜，治家焉能不齐？"

"狄仁杰怎的就成为风范了？他的儿子不是被陛下您抓进牢狱了么？"武三思心中不服，暗自心语。

他的表情并没有逃过武曌的目光，她又继续指斥道："你还不要心存不服，狄怀英虽有一子纨绔，然两子皆国之忠良。你当以狄公为楷模，闭门思过，洗心革面。"

"臣谨遵陛下旨意。"

武三思言毕，起身就要离去，武曌又叫住他问道："崇训近日境况如何？"

武崇训是武三思的儿子，与太子长子李重润同庚，只小几个月。李显从房州回京后，为消除母皇疑虑，将女儿永泰郡主嫁与武承嗣长子武延基。从此，武崇训因与堂兄叙话、游猎之故，常常出入于魏王府中。在那里，他与安乐郡主李裹儿一见钟情，两人常常借探亲私下幽会。据武延基说，近来两人几乎每隔一日就要见一次面。武三思真担心这样下去，会弄出宫廷之丑来。

可现在，面对武曌的不悦，他没有胆量求皇上做主，将安乐郡主许

与自己的儿子，他只是道："崇训近来习武读书，还算上心。"

"你等在朝为官多年，朕更为牵系者乃孙辈。《礼记·大学》曰，'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崇训年已十九，该懂些礼义，须严加管教才是。"

"臣一定不辜负陛下期待，为武氏宗室光耀门庭。"武三思立即点头表示。

出了瑶光殿，武三思没有回府上，而是直接到了奉宸府，恰遇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在署中。他们看见武三思，便起身迎道："梁王到了。"

等三人坐定，张易之命府役给武三思上茶："王爷从何处来？"

"从瑶光殿来。"武三思告诉他们，接着就将方才瑶光殿皇上如何以狄仁杰为衡尺，对自己多所指责，又要他严教孙辈的事前前后后述说了一遍。末了，他迷茫地看着张易之道，"一个狄仁杰为何让陛下神不守舍，精神恍惚呢？看我等都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

"谁说不是呢？"张易之也附和道，"陛下近来对我和昌弟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弄得我等一看见太阳西沉就提心吊胆，生怕步了薛怀义的后尘。"

"王爷来之前，我兄弟正为如何让陛下高兴起来发愁呢！"张昌宗也是心有不安。

武三思可算是找到了知音，三人苦思冥想半日，张昌宗忽然心生一计："陛下不是信佛么？"

"那又怎样？"张易之茫然道。

但武三思却一下子被点开了窍，眼睛立刻闪烁出光彩，他将茶杯置于案几，在室内踱着步子，等他在二张兄弟面前站定的时候，前些年的往事便一一浮上心头："垂拱四年，堂兄承嗣为了博得陛下欢心，曾经花钱雇人在石头上刻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促成武周革命。今若能以佛天之意，昭示国之昌运，社稷之固，陛下定会凤颜大悦的。"

经他这一说，张昌宗立马附和："当年薛怀义造巨佛像，我等何不造巨佛足迹，以为瑞兆？"

“此计甚妙！”武三思欢快地击节。三人当下商议，由张易之出面，矫武曌口谕，从司刑寺牢狱提出三百刑徒，在圆狱外墙角造巨佛足迹。再以舆论喧之，这必然引起皇上关注从而冲淡皇上对狄仁杰的追念。

第二天，张易之到了司刑寺，见到司刑少卿杜景俭，便宣达了武曌近日要驾临司刑寺的 “口谕”：“请杜大人依照陛下口谕，集刑徒三百人于狱外墙角整修御道。”

杜景俭宦海一生，饱经风霜，对张易之所言将信将疑，可他也素知皇上向佛，加之刚刚降职，而张易之又是皇上男宠，亦不便当面阻拦。不一会儿，杜景俭就找来一位狱吏，要他于日内提供伏法、服管的刑徒名单。张易之要狱吏近前来，耳语几句后又大声道：“你若是能够秉承陛下旨意，修好御道，本官当奏明陛下，擢升厚赐。”说完，他便起身告辞。

杜景俭也没有挽留，只当着张易之的面，他要求狱吏精心筹备，悉心施工，使之成为社稷祈福之举。

狱吏出了司刑署，心中暗喜，于当日下午选择了三百刑徒，造出名册，送杜景俭审看。这一会儿，杜景俭的思维已经完全转换过来了，想当年狄大人在彭泽时不也命狱吏带上嫌犯到田间收割过稼禾吗？是的！他们闲着也是闲着，何不让其为国家做些事情呢？

看罢名册，杜景俭问道：“刑徒中可有冥顽不灵，肆意性恶的？”

狱吏急忙回答：“所选罪犯皆伏法认罪，在牢狱内循规蹈矩。”

杜景俭满意地点了点头，叮嘱道：“一定要提高警觉，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暮色降临之际，狱吏吆喝刑徒们在院内集合，分发器具，然后在狱卒的押解下来到狱外，开掘足型沟穴，长约五尺，深约五寸，宛若巨型足迹。

刑徒中有好事者问监工的狱卒道：“敢问大人开此沟穴作甚？”

狱卒按照狱吏事先的安排道：“随我至内间说话。”

不一会儿，那好事者回到刑徒中间，暗中将狱吏所言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三百人便都知晓了密语，而且获得了事成之后对他们大赦的承诺。

正月初三夜间，忙于祭祀和贺年的朝臣们才松了一口气，安心在府上与家人团聚。半夜，司刑寺牢狱外却传来几百人异口同声地惊呼。狱卒明知缘由，却佯装不知，出门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刑徒们纷纷道："夜色中有一圣人出现，身长三丈，面作金色，言说吾等冤枉，无须怕惧，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了吾等。"

"空口无凭，何以见得？"

头日那个好事者便急忙站出来道："大人若是不信，小人引您去看。"

刑徒引领狱卒来到墙角，指着事先挖好的巨大足迹道："小人正要谒见大仙，孰料他一顿足，跃上天空，只留下这双脚印。"

"原来神话却是可以由人造的。"狱卒低头看了看，心中暗笑，但面对刑徒，还是煞有介事地要他们看护好脚印，自己径直奔司刑寺禀告杜景俭去了。

正月初五一大早，武三思驱马一百四十里，来到坐落在石淙河畔的三阳宫，对守候在殿门前的武钦说有要事向皇上禀报。武钦告诉他："皇上正与奉宸令兄弟在殿内呢，待老奴禀奏。"说罢，他转身面对殿门，轻轻喊道："启奏陛下，梁王求见。"

里面传出武曌懒洋洋的声音："让他在塾门等候。"

来到塾门，武钦命宫娥向武三思奉了茶："王爷且在这里少待，老奴这就去伺候陛下起身。"言罢，他就进了正阳殿。

武曌已穿戴整齐，正襟危坐在大殿内，张氏兄弟分侍两侧。看见武钦进来，武曌便问道："今逢破五，梁王不在府上与家人团聚，到此有何事？"

张昌宗一听说武三思来了，断定几人的合谋已成，忙在旁边道："王爷此时来见，必是有无法拖延的要事，陛下还是宣他觐见为

宜。”

“朕欲宁静几日都不能！好！宣他来见。”武曌皱了皱眉头。

武钦道一声“遵旨”，便回身来到殿门口，尖着嗓子喊道：“陛下有旨，武三思觐见。”

在进殿的那一瞬间，武三思的目光迅速地与二张碰在一起，彼此不经意地相互点了点头，武曌丝毫没有察觉。

行过礼后，武三思就把巨佛足迹之事声情并茂地述说了一遍。他一边说，一边暗暗打量皇上的神色，当他发现武曌目光炯炯，口唇半日合不拢时，他就知道皇上是听进去了。

果然，武曌惊诧地问道：“真的有大仙降临？”

张易之在一旁煽动道：“启奏陛下，梁王所奏当不会虚。然狱吏所奏难免有出入，陛下若是亲往察看一番，真伪自知。”

“我佛慈悲为怀，也许，是‘天堂’大佛归来了呢。”武曌沉思片刻，转身对张易之说，“传朕旨意，明日起驾回神都。传各位宰辅同往。”

……

站在巨佛足迹前，武曌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佛光中了，她相信，虽然再塑巨佛的动议因为狄仁杰的拦阻而搁浅，然她的诚心佛祖是领会了，故而才在这一年之初降临神都。她只是非常遗憾，竟然与佛失之交臂，无缘礼拜。她冥冥中有种感觉，此时，巨佛就在云端看着她，而她的心顷刻间获得了一种皈依，一直以来因狄仁杰去世的悲怆心境也变得明朗多了。

武三思见状，急忙上前建议道：“佛赐巨迹，乃圣朝之瑞，社稷吉祥之兆，臣奏请改元大足，大赦天下。”

凤阁侍郎、左肃政台御史大夫魏元忠近前仔细查看足迹周围，发现有新土残迹，心中便起了疑窦：“臣闻汉景帝年间，有方士曾在殿门外阶陛间埋玉诳主，事情败露，景帝怒而杀了方士。臣今见土质尚新，疑为人掘之，请陛下明察。”

秋官侍郎张柬之也道："改元久视，刚刚一年，又复改元，多有不便。"

张昌宗对两位宰相的话很不以为然，他年轻，又深得皇上恩宠，说话的口气便难免张狂："听两位大人的口气，是对我朝改元频繁颇有微词，亦即对陛下心存腹诽了。臣以为逢吉改元，乃天意民心，两位大人违天意，悖民心，险且危矣。"

这不是借皇上的势威胁臣僚么？魏元忠的气不打一处来，正要发作，却被姚崇的眼色拦住了，他微笑着对张昌宗道："二位大人所言，即臣子牵萦社稷之故，并无政见相歧一说。微臣以为，改元未尝不可，吾等皆遵行陛下旨意。"

他的话立即获得了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新任鸾台侍郎韦安石、复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苏味道的赞同。他们都从姚崇的精于周旋上看到了狄仁杰的影子。

于是，武曌当场下旨："由司常寺、司宾寺共同拟定，改元大足。大赦天下。"

出了瑶光殿，张柬之追上姚崇，埋怨他不该效仿"苏模棱"，姚崇笑了笑道："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此类事无关社稷存亡，不过就是遂了陛下的兴致，何必认真？倒是陛下依赖二张主事却是需要警觉的。"

望着姚崇登上车子，张柬之心底油然生出后生可畏的感喟："说来自己已是七旬之秩，反而不如年轻人见事之敏。"

武三思与张氏兄弟很得意，这还是狄仁杰殒薨后，武氏一派的谏言第一次获得凤阁鸾台阁僚们的一致赞同。散朝后，张锡便邀武三思等人到通神宫旁的酒楼畅饮庆贺。

在司马道门口，张锡又邀苏味道同往，苏味道看了看车上的武氏一族，便明白了八九分，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两圈道："哎呀！张大人、王爷请客，在下焉敢推辞？可夫人今日心口又疼了，下官正要求医问药去呢！"

武三思明知此为托词，却又不便发作，只在心中道："老奸巨猾！'苏模棱'非虚名也。"

席间，张锡提到对去年选官时，涉及薛姓一案的担忧，生怕皇上因为追念狄仁杰而重提此案。

“此事除了大人，似乎还有凤阁侍郎苏味道知道？”武三思放下酒杯问道。

见张锡点点头，武三思又道：“这就好办了，‘苏模棱’其人既不投本王门下，又与姚崇、狄仁杰少有走动，但他好属文赋诗，皇上甚是喜欢，陛下若是追究，必然牵扯到苏氏。此所谓投鼠忌器也。”

张锡说道：“还是大人明鉴。”

“不过！此事说到底还是与奉宸令有干系，还请大人屈尊前往奉宸令府走动走动。张昌宗虽然年轻，却好古玩珍奇。本王闻说大人故里贝州盛产白毡、绵、绢，何不厚赠之？”

张锡眉毛顿时展开道：“王爷一席话，让在下茅塞顿开。不唯张大人兄弟，自然也是少不了王爷的。”

武三思笑了，笑得很开心，没有狄仁杰，他觉得这朝堂又回到了武氏手中。武三思趁着酒热，站起来举杯相邀道：“诸位！陛下春秋已高，社稷重任须得吾等担当。本王且以此酒敬各位，日后诸位须得合胆同心，绝不让奸人乱我朝纲。”说完，几个酒杯便“当”地碰在了一起。

转眼间已是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三月。这一天早朝后，武曌召姚崇到瑶光殿，任他检校相王府长史，以其曾任兵部侍郎的资质，为时任左、右羽林卫大将军的李旦赞划京都防务。姚崇十分感喟皇上的英明，没有将京师卫戍交给武氏兄弟，而是交给了李旦。他坐在武曌对面深有感触地说道：“陛下圣明，相王掌管京师卫戍，陛下可高枕无忧矣。”

但武曌却并不乐观：“相王乃朕之子，知子莫如母。他为帝软弱，为嗣怠惰，为将疏于兵务。怀英去后，唯有爱卿精通兵法，望爱卿不负朕望。”

姚崇急忙拱手道：“微臣当不遗余力，鞠躬尽瘁。”

武曌看着眼前的姚崇，一举手、一投足，都酷似狄仁杰，便又禁不

住感人伤怀，泪眼婆娑道："狄公去后，朕没有一天不思念他，想起他临终禀奏的几件事情，至今萦萦于怀，不绝于耳。他定是忧心忡忡地离开朕的。"

姚崇立即问道："陛下所牵系者，可是张锡、苏味道选官一案？"

"常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况怀英一世忠良，他病中奏事，定是觉得案情重大，危及朝堂。"武曌点了点头。

"陛下明鉴。不过，此案当时搁浅，遗患在今，臣前日收到天官侍郎崔玄暐举报，说张锡竟然以向选人泄露禁中试题收取贿赂，其数达万钱，微臣已将举报上书转交知制诰了。"

这崔玄暐是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明经科进士，少有学行，深为叔父秘书监行功所器重。后来，官做到天官侍郎，与张锡同僚。

"有这等事？"闻言，武曌的脸色立刻变了，转脸对张尚宫道，"宣知制诰觐见。"

张尚宫去了不一会儿，上官婉儿就抱着一摞文书进殿来了。

武曌正色问道："彼处可有姚大人转交的举报？"

上官婉儿一看坐在殿里的姚崇就明白了，她原是要先给武三思看的……见状忙道，"微臣正要呈陛下圣览呢！"说着，便将上书呈给了武曌。

武曌展开文卷，从头至尾阅读一遍，其间列举的事实让她触目惊心。就是这个张锡，竟然将朝廷科考的试题论价泄露给选人，收取贿赂，其数甚多，他不但承诺阅卷时关照，而且答应在任官时多加照拂。举报人乃一位选人，因家贫，无钱行贿，虽文章锦绣，却是榜上无名。崔玄暐不无惋惜和遗憾地写道：

夫圣朝之兆，莫过于贤者进而不肖者退，忠贞者擢而奸佞者罢，然观今之朝，立身则轻楛，事行则蠲疑，进退贵贱则举佞悦，其人一日权柄在握，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取侵夺，如是者危矣。

"荒唐！"武曌将上书扔在案头，凤眉紧皱道，"朕治天下，四海晏然，彼诬我朝任用奸佞，论罪该斩。"

姚崇见武曌迁怒于举报者，忙在一旁劝道："崔玄暐言语狂悖，意气用事，着实有罪。然陛下静心推敲，字里行间皆有实据，陛下若是舍此而追究举报者，未免本末倒置，臣请陛下明察。"

"知制诰如何看呢？"武曌又问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踯躅片刻后说道："微臣以为姚大人所言甚是，张锡身为天官侍郎，收受贿赂，罪在不赦。"事到如今，她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只能顺着姚崇的意思说，就是不知武三思是否牵涉其中。

"那依爱卿之见，此案该由谁来办好呢？"武曌把征询的目光投向姚崇。姚崇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徘徊，就提出由凤阁侍郎、左肃政御史大夫魏元忠牵头，由秋官侍郎张柬之审理此案。

"爱卿所言，正合朕意。明日朝会上，朕就下令严查此案，以正朝纲。"

但武曌接下来的决议却让姚崇十分意外："崔玄暐出言不逊，着即免去天官侍郎之职，迁文昌左丞。"

姚崇便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暗地里替崔玄暐惋惜。

出了瑶光殿，上官婉儿行礼作别，姚崇便转身离去。那背影犹如一块石子，打乱了上官婉儿的心波。张锡是武三思任天官尚书时举荐的侍郎，想必肯定与这案子有关，怎么办呢？

上官婉儿茫然地在室内踱着步子，一对漂亮的弯眉，在白皙的额头打了一个结。

方才在瑶光殿，她分明从武曌的脸上看到了对自己迟滞转呈举报的不悦。她不敢再冒十几年前为李贤传递消息的风险了，可她又怎么忍心置与自己厮守多年的男人于不顾呢？

不！她决计要拯救梁王。当她抬起头时，就看见门外木槿花树下正在整理花枝的宫娥，她的眉头顿然舒展了，迅速从柜子拿出一盒岭南的云雾茶，匆匆写了一张纸条，塞进茶包，封好，拉开门，轻轻朝宫娥招了招手。

宫娥莞尔一笑，就朝这边走来。她很喜欢上官婉儿，在这个宫殿里，只有她将这些宫女视同姐妹，隔着几步远，宫娥就笑吟吟地问道："知制诰有何吩咐？"

上官婉儿一把将她拉进门内，掩了门，脸上就泛起两片绯红，宫娥明白了："大人是否要给梁王……"

下面的话没有出口，就被婉儿捂住了："知道了还说？"她当下将封得很严实的茶叶盒递到宫娥手中，"陛下赏赐了些茶叶，我想让梁王尝尝，劳烦妹妹去一趟，可否？"

"不就是送趟茶叶么，有何不可？"宫娥接过茶叶，转身便去了。

上官婉儿感觉得到自己心跳的加速，她双手合十，在心底祈祷武三思平安无事。

魏元忠的才智，因张锡向选人泄露禁中试题一案而得以再度绽放光彩。

他并不像来俊臣、周兴之流，依靠严刑酷法迫使嫌犯招供。在那天朝堂上将张锡、苏味道剥去朝服，押往司刑寺后，他就叮嘱杜景俭和徐有功，虽不必每日酒肉伺候，但对他们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促其主动招供。然后，他就到历年选人中查访去了。

他听说神都城东有一乡村被人誉为"进士村"，便化装成测字先生前去暗访。谁料他一进村就被乡人团团围住，有要求测算儿女婚姻的，有希望为自己消灾免祸的。魏元忠一一回答，竟然都对上了。

"先生可真是神算啊！"

"呵呵！神算不敢说，就是想着为父老们祈福消灾，图个善举。"魏元忠捋着胡须笑道，"方才都是些雕虫小技，在下最擅长算仕途。"他的话音刚落，人群中一片哗然，不一刻，涌上来四个人，声言都是今年刚刚考试完的选人，想让魏元忠一卜吉凶。

"各位选人皆将来国家栋梁，不用急，一个一个来。"魏元忠说着，对最前面的青年人说道，"请先生写下姓。"

那人在宣纸上写下一个"魏"字，魏元忠看了看便道："这'魏'字乃左

右布局，左边乃‘委’字，从禾从女。本意是指庄稼的尺寸矮小，委身于他。又‘委’与‘屈’乃近义字。至于右边一个‘鬼’字，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若是在下没有猜错，足下参选，必误入委身于人的‘鬼道’。”

那选人闻之大惊，忙跪倒称道：“先生真神算矣。”遂将自己从天官府曹掾手中购得试题，并重金送与张锡之事附耳告知了魏元忠，末了问道，“先生可有回春之术？”

魏元忠并不正面回答，却对旁边瞠目结舌的几位选人道：“如果在下没有猜错，诸位都与这位先生有共同的经历。有话不妨直说。”

众人大惊，纷纷道出其间的苦衷：“论起才学，我等虽不敢狂言饱学之士，然十年寒窗，却也是怀才抱器。无奈天官署张大人放出话来，言说照此试题方能入选，又以重金相挟，故而我等才犯下此错，还望先生点化迷津，使我等化险为夷。”

魏元忠眯着眼睛笑了笑道：“这个不难！诸位只需将事情缘由叙写清楚，由在下呈与上天文昌贵人，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首先问卜的年轻人目光中顿时就布满了狐疑。魏元忠早已猜透了他的心病，反而起身准备离去，大度地笑了笑道：“诸位不必勉强，所谓人各有志么。”几位年轻人见状，纷纷挽留他，不一刻，大家都写好了诉状，按了指印。魏元忠吹了吹纸上鲜红的印记道：“诸位自今日起，不可随意走动，就在庄中静候音讯，否则惹恼了文昌贵人，会前功尽弃的。”

他依法炮制，连续又到郊县走了几处，对案情就了然于胸了。泄露试题主要是张锡所为，与苏味道无涉。四月初，他一回到京都，就奔秋官署询问嫌犯招供的情况。

张柬之告诉魏元忠：“审案过程并不如预设的那样简单。前日，麟台监张易之来牢狱，转达陛下口谕，要对张锡宽仁相待，故而他虽在牢狱，却是出庭乘马，意气自若，舍于三品院，帷屏食饮，与平时无异。”

魏元忠问：“那苏味道呢？”

“陛下口谕只恩及张锡，却并不曾提到苏味道。因而，他步至系

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

魏元忠叹息一声：“‘苏模棱’自以为聪明，不得罪奸佞，此次自食其果。不过，据老夫探访结果，他与本案无涉，明日老夫就奏明皇上，将张锡以重刑处之。”

说着话，杜景俭、徐有功进来了，看见魏元忠，他们急忙上前施礼：“大人回来了？”

“大人辛苦了。”魏元忠起身还礼。

徐有功忙道：“我等同为社稷，何言辛苦，只是那张锡实在可恨，非但不肯招认，反而放言要见陛下。”

“老夫当年遭来俊臣陷害，流表岭南时，常听乡间人说，贼没赃，硬如钢。老夫已掌握证据，不怕他不招认。好在二位审案谨慎，未曾动刑，不会授人以柄。”魏元忠很自信地笑着，便将据状递给张柬之道，“大人看看，你我明日一同面见陛下。”

张柬之将据状翻阅一遍，暗暗惊叹魏元忠颇有狄公遗风，对杜景俭、徐有功道：“烦劳二位连夜审案，利用据状，点其要害，不怕他不招。”

第二天朝会上，魏元忠、张柬之先后将案情与审理情况禀奏了武曌。其涉案之广，受贿钱数之多，不唯武曌吃惊，更令朝堂一片哗然。

张柬之在陈奏张锡罪行时，用了“臧满数万”四个字。谁也没注意到，当这四个字从张柬之口中说出时，武三思的脸色一刹那变得苍白，转而又蜡黄。

武曌便想起了狄仁杰最后一道奏章中所写“政风之腐，社稷危矣”，她转而怒视武三思，厉声问道：“朕将天官署交与你，你却将如此败类举荐到侍郎高位，致其败坏政风，该当何罪？”

武三思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自上官婉儿将消息暗传给他后，这些天来他一直心神不宁。见武曌发怒，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微臣用人失察，罪该万死。”

“罢了！”武曌不再理会他，转而高声道，“张锡扰乱选制，收受贿

赂，罪在不赦，着即腰斩于都亭。由张柬之监斩。”

张柬之立即应道：“谨遵陛下旨意。”

魏元忠很欣慰，作为监察官员的肃政台，终于能告慰狄仁杰在天之灵，为大周社稷除掉蠹虫而尽一份力了。于是，他出列奏道：“启奏陛下，臣多方侦查，同为考官的凤阁舍人、检校侍郎苏味道并未染指此案，请陛下明察。”

“就依爱卿，赦苏味道无罪，复其位。”武曌言毕，威严地看着大臣们道，“用人之道，事关国之盛衰，岂容玷污？于今之后，有再敢贿赂考官，谋求入选者，不唯考官处以极刑，行贿者更必枭首。”

臣下们谨慎而又肃穆地山呼：“陛下圣明。”

随着武钦尖细的一声“退朝”，朝臣们纷纷走出了大殿。丹墀一下子变得分外寂静。

武三思没有走。他木然地跪在丹墀内，脑子里一片空白。偌大的殿宇，让他匍匐在地的身影显得格外渺小。他根本不会想到，一个时过境迁的案子会被重新抖出来，他更不会想到武曌对它如此重视。因此，当上官婉儿给他送信时，他的方寸就乱了。

他很清楚，去年张锡收受薛姓选人黄金百两，但是忘记了姓名，以致将六十多名薛姓选人全部录用之后，又使人暗中以每人百两黄金为限，共得黄金六千两，张锡自得一千两，给了他两千两，张氏兄弟各得一千五百两。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张锡在牢狱中扛不住，将自己牵扯进去。自武承嗣去后，他就一直在期待着自己能取李显太子位而代之。一旦张锡将自己供出来，那就全完了。

此时，武钦来到武三思身边，低声道：“王爷！散朝了。”

这声音却吓了武三思一大跳，惊得他浑身颤抖，惊慌失措道：“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王爷！散朝了。”武钦无奈地笑了笑。

武三思一脸的尴尬，自嘲地笑了笑，便从地上爬起来，转身向外走去了。那踉踉跄跄的背影，哪里还有一点昔日趾高气扬的样子呢？

哦！额头湿漉漉、冰凉凉的，抬头一看，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变得灰蒙蒙的，还飘起了雪花。三月落雪，这对他意味着什么呢？武三思的心又是一阵紧缩。

往日不用多长时间就可以走完的司马道，现在却显得格外的长。回眸身后的脚印，他想到："必须摆脱眼下的处境！"可他多么需要一个智慧的人商讨对策啊。

正此时，一阵马嘶引起了武三思注意。那不是麟台监张易之的车子么？对，就是他们兄弟，一旦事发，他们也难逃罪责，只能靠他们了！这样想着，武三思立即坐上车子，对驭手道："跟着麟台监的车子。"

"遵命！"驭手的马鞭在空中来了个脆响，马蹄儿快速地向前奔去……

毕竟是三月了，银色的雪花一俟落地，立刻就会化为晶莹的水花，渗入大地。

白马寺在融融春雪中显得静穆而又庄严。关不住的春色，总是浮现在从墙内伸到墙外的桃花枝头，云霞一样地绚丽在天地之间，而大雄宝殿覆满灰尘的琉璃瓦，也被这一夜的雪水濯洗得碧绿明耀了。循着大殿高峨的脊梁往后看，那片松林也益发苍翠了。

披着雪花，寺前的官道上走来几位骑着马的男女青年。最前面的穿一身杏黄锦袍，虽然头戴风帽，却是难掩紫金冠的闪耀；在他旁边的，是一位郡主，身着桃色斗篷，边上润了洁白的兔毛，内着瑰红色的锦袍，映得两颊的桃腮艳若灿霞。在她右边的，从打扮来看，也是一位小王爷。再往后看，还有两位，一位年约十六岁，一身大红斗篷，看上去英气勃勃；而一旁的女子，看上去也有十四五岁模样了。

"邵王爷，你为何走得那么急？踏雪寻春，又不是出兵打仗。"郡主娇喘吁吁地策马追赶着，试图跟上前面的速度。

被称为邵王的少年回过头来哈哈笑道："是妹妹等待夫婿，跟不上脚步了吧。"

"兄长又欺负我，回头禀奏父王，看怎么罚你。"

陪伴在郡主身旁的男子附和："何须禀告父王？本王直接奏给姑祖母，杖他二十。"

这话一出口，被称为邵王的少年亲王立刻沉默了，眉宇间凝出一个"川"字。他就是伴随着父王命运起伏而过早经历世事沧桑的李显的长子李重润，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在人生进入十八岁之春时，他被封为了邵王。

可对他来说，与其说这是祖母、皇帝陛下的恩赐，倒不如说是一种屈辱。如果不是她中途蛮横地废掉父王的帝位，他现在早该是太子了。

邵王算什么？他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是高宗钦封的皇太孙。

关于童年的往事，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那些曾经的荣耀都是母亲后来告诉他的。母亲怀他时，父亲还是太子，然他的降生却给大唐皇室带来了接踵的变化。不仅在满月时，高宗大宴群臣，大赦天下，而且还改元永淳。

一天，五十四岁的高宗召来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庆，询问可否立他为皇太孙。两位大臣便道："礼有嫡子，无嫡孙。汉、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晋立愍怀子为皇太孙，齐立文惠子为皇太孙，皆居东宫。今有太子，又立太孙，置官属，于古无有。"

但高宗就是不愿意循古礼："自朕始之如何？"

大臣们见皇上立意已决，只能找理由道："依礼，君子抱孙不抱子，孙可以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孙，本支千亿之庆。"

高宗大悦，不但举行了隆重的册立大典，而且特为皇太孙置府与官属。敬彝等奏置师、傅、友、文学、祭酒、左右长史、东西曹掾、主簿、管记、司录、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级。

那是李重润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皇上爱孙之情，甚于爱子；重太孙甚于太子。他封嵩山，竟然要太孙留守长安，而全然不顾那时他只是个几岁的孩子。以致朝臣们纷纷议论，皇上有意传位于皇孙。母亲后来告诉他，那时候他是她唯一的希望。

然而没过多久，高宗就丢下他的万里江山，丢下他喜爱的皇太孙溘

然远去了，接踵而来的就是由祖母一手掀起的风刀霜剑。光宅元年那个冰冷的春天，父皇的帝位被废，遣往房州，而四岁的他却被强留在神都。他模模糊糊地记得，车出定鼎门时，乳娘抱着他追了好长时间。

十四年漫长的岁月，他与乳娘朝夕相伴，从来不敢问父母去了哪里。在他被废后，还被囚禁在神都一所偏僻的宅院里，周围终日有羽林卫巡逻看管。乳娘是一位善良的宫女，她把李重润当作亲生儿子抚养，倾注了一个女人所有的慈爱。

有时候，他想念父母，就任性地要她带他去面见太后，去求太后召回父母。乳娘总是含着泪把他抱在怀里，告诉他，无论何人问起他想不想亲生父母，一定得回答不想："殿下！只有这样，你才能有机会再见到亲生父母，明白么？"

李重润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没明白，果然有一天，武曌到别所来了，问他愿不愿意见到父母，他按照乳娘叮嘱回答了。武曌很高兴，不久，就遣司常寺的官员来为他教授《大学》《论语》《春秋》。等他十八岁再见到母亲时，在房州出生的御妹永泰郡主都十七岁了。

也许是一母同胞的缘故，永泰郡主对从未谋面的哥哥却是一见如故。她时不时地向他叙说父母在房州的艰难，说他们实际上与囚徒无异，甚至于每次出行，都要向当地刺史禀告。这些穿越岁月风尘的旧事，逐渐在李重润的心头积起难以言状的愤懑和不平。这让身为太子的李显忧心忡忡，生怕他有一天会说出不得体的话来，惹恼了皇上。

李重润拂了拂肩头的雪花，对紧随在身边的永泰郡主李仙蕙道："前面就是白马寺，不妨去看看？"

李仙蕙转脸看了看身边的武延基，见他点了点头，随即回道："就依王兄。"

去年九月刚大婚的李仙蕙已怀上了武延基的骨肉，这让武延基十分开心。当初李显做主将郡主嫁给武延基时，她内心是极不情愿的，是李显滚热的泪水泡软了她的心。她知道不能再让父王为难，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皇上的疑虑，才能保住全家。好在一年过去，她发现武延基并不像他父亲那般心机深重，他悉心呵护着自己，也毫不隐瞒对皇上的看法。夫妻二人常常在夜阑人静之际说到朝廷的是非，对姑祖母养男宠之

事也很是不屑。平日里，武延基和武氏的其他兄弟也走得不近，而是更喜欢与李重润待在一起。

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武崇训与小妹妹安乐郡主。武崇训近来总是有事无事地找安乐郡主李裹儿。这让李仙蕙很不快，难道李氏宗室的女人注定要嫁给武氏么？姐妹成了妯娌，兄弟成了连襟，这算怎么一回事？但她很无奈，她发现裹儿也很喜欢武崇训。

今天，李重润本来是约了她出来的，可恰巧裹儿在身边，就软磨硬泡地跟来了，而且还带了崇训来。

到了白马寺门前，李重润的贴身太监李越秀便上前叩门，不一会儿，一个小和尚开门探头问道："不知施主有何事？"

李越秀横了横眉毛道："烦劳禀告住持，就说邵王殿下要到寺中一游。"

听说是朝廷来人，小和尚忙道一声"少待"。不一会儿，怀清住持便手拄禅杖来到了山门外，双手合十道："不知殿下驾到，多得有罪。"

李重润一干人急忙下马还礼："本王与几位兄弟姐妹到寺中看看，叨扰了。"

怀清忙回道："殿下驾到，禅林生辉，何言讨扰。贫僧已在禅室备下香茗，请殿下先行。"

来到禅室，李重润四顾室内陈设，果然兰香怡人，茶香醉人，尤其是墙角置一古琴，指尖拂过，叮咚作响，足见住持的宁谧与雅致。趁着职司给大家上茶时，李重润把永泰郡主等一一介绍给怀清。

怀清眨了眨眼睛："两位郡主有些眼生，至于两位小王爷，倒是随魏王和梁王来过两次，只不过如今长高了。"

李重润毕竟年轻，对住持的话没太在意。用罢茶点，怀清问大家要不要到法堂听经，被李重润婉言谢绝了："我等出来，就是为了能到处走走，看看。大师若是有事，不妨派一位小师傅导引，我等随便看看便是。"

怀清忙道："既是王爷要到处走走，贫僧定然要奉陪的。只是不知

王爷想看哪里？”

听了这话，李重润把目光转向李仙蕙，她便说道：“佛门讲究慈悲为怀，我想还是先到放生池吧！”

武延基便附和道：“听闻寺院后面有一塔林，乃众僧圆寂处，殿下可愿一观？也好上香诵经，以渡苍生。”

“如此甚好。”李重润欣然同意。

一干人来到放生池边，早有僧人准备了两条红鲤鱼，李仙蕙舀起两条鱼，但见那浑身带了水珠的鲤鱼活蹦乱跳，洒了郡主一脸的水珠。武延基见状，忙接过渔网，放入水中，那两条鱼儿见了水，“扑棱”一个翻身，霎时活跃了许多。李仙蕙双手合掌，默默祝祷。那虔诚的样子，惹得裹儿“扑哧”一声，将笑声洒进池内道：“姐姐何时立地成佛了？”

见状，李重润没有笑，脸色也很严肃，道：“陶令曾经有诗曰，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鸟儿只有回到山林，鱼儿只有回到水中，才会自由自在。”

这句话说得李仙蕙泪光盈盈，武崇训便有些不解了，问道：“郡主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

李仙蕙没有回答，却是嗔怨地看了一眼裹儿。没心没肺的裹儿啊！他武崇训从小受着父王的呵护、皇上的宠爱，哪里知道漂泊异乡的苦，哪里会明白被囚禁的痛。

武延基从袖间拿出一方绣了梅花的丝绢，为李仙蕙擦去泪水，柔声劝慰道：“一切都已过去了，郡主不必过于伤情。”

李重润看着他们夫妻恩爱的样子，想这武延基还真是个好男儿，魏王的爵位他没有白袭。

放完生，一干人便向塔林走去，但武崇训和李裹儿却要到大雄宝殿去看看如来金面。怀清只有唤过一位职司带他们去了。

春雪融融，塔林里的每一座塔身都是湿漉漉的，仿佛被上苍濯洗过一样。环绕佛塔的砖铺小径上，星星点点的残雪是那样的不经消融，刚刚还洁白如玉，转眼去看，就变作晶莹的水花了。在春雪的浸润下，路

边发芽不久的小草，正生机勃勃地注视着每一个走过的身影，塔林周围的松柏也抽出了嫩绿的新芽。

李重润伏下身子，缓缓地从草叶上掬起一捧水珠道："春风一夜过，送我登瑶台。"

"浓云锁不住，丽日次第开。"李仙蕙立即接上。

这一唱一和，让怀清的心"咯噔"一声，天哪，他们这不是暗讽皇上么？那意思分明是说，不要看眼前武氏得势，可迟早还是李氏的朝廷。他的这个想法刚刚爬上心头，李重润就指着一座格外高峨的塔身问道："这浮屠内圆寂者是哪位大师，为何塔体高过其他的呢？"

怀清忙上前双手合十，肃然道："此乃薛怀义大师圆寂处。阿弥陀佛。"

"哦！"

李重润长吟一声，没有说话，但怀清已从这叹息中捕捉到了他内心的微妙变化，于是对他说道："这座佛塔往南，就是寺院的南外墙，墙外有一片桃林，正是花开季节，贫僧去叮嘱看护后门的僧人，在那里等待殿下一行。"

闻言，李重润忙施礼道："大师请便。我等看过之后，即刻就来。"

怀清走后，武延基道："听说薛怀义是因为嫉妒沈南璆才烧毁天堂佛像的。"

李重润仰望着涌到头顶的云块道："本王真不知道，她将如何面对先帝的在天之灵？"

李仙蕙接着李重润的话，替父王抱打不平："我记得伯父、先太子李贤曾有一首《黄瓜台辞》，王兄说说，陛下怎能如此狠心，将亲生之子一个个置于死地呢？"

武延基说起这些，更是满腹的愤怨。他从武三思那里得知，自己的祖辈武元庆、武元爽都是死于武曌之手，就是他的父亲武承嗣，当初也是从流放地被召回朝廷的。

“不瞒王兄，”武延基乘着年轻气盛信口道，“一想起张氏兄弟祸乱朝廷，我就恨不能率领羽林军杀进奉宸府，取下二贼的首级。”

李重润绕着薛怀义的灵塔转了一圈，回到武延基夫妇面前便道：“即便是眼下，父王虽然做了太子，却仍无权过问朝政，而这张昌宗、张易之却兴风作浪，朝臣们敢怒而不敢言。真所谓瓦釜雷鸣、浮云蔽日。”

“张昌宗、张易之凭借一副皮囊，不仅迷惑陛下，而且与宫中多人有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说起这些，李仙蕙的目光就充满了鄙夷。

正说着话，就听见武延基大喝一声：“何人在那？”

兄妹俩的声音戛然而止，惊恐地回看着武延基问道：“怎么了？”

武延基有些慌神：“刚才我看见几步外的松树动了一下，怀疑是有人偷听我们说话。”

“也许是风吹树动。”李重润自我安慰地想了想，但是没了说话的心境，转而道，“到寺后看桃花去吧。”

在李重润兄妹前往塔林的当儿，武崇训拉着李裹儿进了大雄宝殿，二人上了香，武崇训许愿道：“愿佛祖广结善缘，玉成小人与郡主姻缘。”

李裹儿的脸腾地红了，手指戳了戳崇训的额头嗔怪道：“佛祖在上，不可胡言。”

出了大雄宝殿，武崇训对职司道：“本王与郡主走得累了，想借一间茶室歇息片刻，还望师父费心。”

“这……”职司有些为难。

一对青年男女，同处一室，总是于佛门不恭。正在这时，怀清住持过来了，听了职司的禀告便道：“二位，一个是梁王的小王爷，一位是太子的郡主，论起来，还是姑表兄妹，能有什么事？开一间茶室，备好香茗，供王爷、郡主享用。”

“如此，请二位随贫僧来。”职司看了怀清一眼，便在前面引路。

武崇训一掩上茶室的门，就按捺不住地抱起李裹儿，口里含糊不清道：“想杀本王了，想杀本王了。”

李裹儿在武崇训的怀里来回挣扎，娇喘道：“殿下！不可以的，不可以的。”

武崇训很惊异李裹儿身上天然的香味。他曾听说，裹儿的母亲韦妃年轻时就香气袭人，莫非遗传了她母亲的香味？他低下头贪婪地吻她的脖颈、额头、耳根……逗得她捂了嘴哧哧地笑。

他把裹儿放在床上，就伸手为她宽衣，却被死死拉住：“王爷！绝对不可以的。我有了……”

“有什么了？”

“傻瓜！还能有什么，我怀了王爷的骨血了。”

“啊！”武崇训一声惊呼，放开了裹儿，“怎么会这样呢……”

第十九章

夜茫茫张锡殒命

恨切切青春折腰

三月的雪，飘过牢狱的小窗，落到张锡面前，带来些许的寒意。

牢门“咣当”一声锁住了，墙壁上映出他披枷戴锁的身影。透过小窗望向外面渐渐转暗的天色，他估计已是傍晚了。往常这个时候，都会有狱卒准时送来上好的饭菜，毕恭毕敬地请他用膳，可今天都这个时候了，连个人影也没见着。

怎么会突然发生变故？他内心很惶惑。没有饭就没有吧！那就将近来接受审讯的情况做个梳理吧，看看能不能从中捕捉到转圜的游丝。

开始的时候，是司刑少卿徐有功审理。他虽然来自当年来俊臣的推事院，却从未对他用刑，而只是以三寸巧舌，劝自己悔悟，供出幕后主使者。因此张锡觉得，司刑寺似乎并没有掌握他多少证据。而且他相信有武三思、张易之兄弟在外面，他们也寻不出什么证据来。而只要没有证据，他的受贿案不但不能成立，他还要反告魏元忠等人诬陷。

“本官遵旨行事，一向廉洁，真不知该如何说。”张锡不无讥讽地看了一眼徐有功道。

“张大人说笑了，没有证据，会在朝堂上剥掉你的官服么？没有证据，大人能到这里来么？”徐有功眼睛眯成一条线，笑出了声，“大人还是想想吧！想起来就告诉本官一声。”

第一场审理就这样结束了。回到牢狱，狱卒跟进来说道：“请大人准备行李，给您换换地方。”他当时吓坏了，以为要对他行刑。狱卒见状就笑道：“麟台监奉了皇上口谕前来，让给大人安排一个敞亮的地方。”他灰暗的心底一下子就投进了阳光，张氏兄弟和武三思果然没有忘记他。于是，在第二次审理时，面对杜景俭的审问，他愈益地强硬，放言可以对天发誓，绝没有受贿之举，若被查出，甘愿凌迟而死。

杜景俭并不着急，从案卷里抽出一页纸在他面前扬了扬道："请大人回忆一下，这东西可曾流到选人中间？这里可有选人们的据状，大人还想抵赖么？"

张锡并没有回应。而杜景俭也不慌不忙，就着灯光念了几句，然后说道："选人现就在庭外，大人要不要传进来对质？也好洗清大人的罪名啊！"

闻言，张锡霎时瘫软了，埋头跪倒在地说道："不劳大人催逼，下官招认就是，试题确是下官遣人卖出去的。"

"很好！继续说。"

但张锡只说到这里就打住了，他怀疑他们是在诱供。当年来俊臣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禀告杜大人，下官也就卖过一次。"张锡不再看杜景俭。

第二次审讯之后，有好几天都没有动静，直到今天黄昏，他又被从三品院转移到这里，他的心才真的沉重了。他猜想魏元忠之流一定掌握了诸多证据，梁王与张氏兄弟一定陷入了很被动的境地，否则……

他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人心叵测啊，他长期在武三思属下供职，对他和二张的秉性十分了解，他们可不是狄仁杰，要紧关头舍掉自己亦未可知。哼！不过本官知道你等龌龊之事甚多，真要逼急了，休怪本官无情。

他知道，隔壁就是苏味道。这苏味道因长于诗文而颇受皇上青睐，可他对苏味道的为人却是不能苟同的，他竟然能说出"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的话来。然而，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该你遭际的，再回避也无用。这不，连续两年他都与自己一起担任选官主考，不明不白地就被魏元忠送进来了。

他轻轻地敲了敲墙壁，试探道："隔壁可是苏大人？"

苏味道听出是张锡的声音，话里就带了讽刺："张大人不是在三品院，吃着和府中一样的美味佳肴么，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此一时彼一时么。"张锡有些尴尬地回应道。

随后，隔壁又传来一阵笑声。他抑制不住好奇，便问道："大人焉何发笑？"

"真是造化弄人，你说本官一世清廉，怎么会同你等同流合污呢？可还是被冤枉到了这里。"苏味道收住笑声感叹。

张锡闻言大笑道："这都是你模棱两可的结局。你以为不跟梁王就能相安无事么？姚崇、魏元忠早把你看成武大人的人了。"

"胡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本官不曾有贪贿举止，相信陛下会甄别清楚的。"苏味道在隔壁大声表达不满，接着随口咏诵道：

金祗暮律尽，玉女暝氛归。

孕冷随钟切，飘华逐剑飞。

带日浮寒影，乘风进晚威。

自有贞筠质，宁将庶草腓。

这本是他前几年写的诗，可是正合了当下的境遇和心情。

他的意思张锡听出来了，"自有贞筠质，宁将庶草腓"，哼!都什么时候了，还自命清高。他立即回了一句："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大人欲将自己洗清，恐怕今生是没有希望了。"

苏味道正要回话，却听见牢门响了，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杜景俭与宫中的武公公。二人一进门，武钦就大声道："苏味道接旨。"

苏味道猜不透这圣旨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从地上起身，慢慢地来到牢门口跪下，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

制曰：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苏味道，与选官一案无涉，并无贪贿证据，着即恢复原职，明日准时赴早朝。钦此！

苏味道先是一愣，转而深深地行叩拜礼，哽咽道："微臣谢皇上隆恩，谢陛下隆恩。"

“是魏元忠大人暗访选人，查明真相，鉴别真伪，为大人脱了罪。”杜景俭在一旁解释。这情景对张锡的打击太大了，他双手扒在牢房的门框上，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喊道：“陛下！微臣冤枉啊……”

天渐渐黑了，傍晚刚停了的雪这会儿又纷纷扬扬起来，三五片从小窗飘进来，落到张锡面前的碗里。那是一碗很粗糙的饭菜，不要说与平日府上膳食相比，就是同前些日子也无法相比。可这些都无关紧要了，苏味道的离去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呆呆地看着白菜帮子和糜谷饭，眼泪扑簌簌地掉进碗里。这一天来的变化足以说明，魏元忠已掌握了他贪贿的事实，接下来会有什么命运等待着自己呢？也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武三思等人的举报。

想着想着，他又使劲摇了摇头：“不！不会的，他们一旦供出我，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他端起饭碗，夹了一筷子菜入口，牙齿就被沙子硌了一下，便骂道：“如此狗彘不食之物，也拿给本官吃！”他发狠地端起碗朝牢门外甩去，碗碰在墙上没有碎，饭菜却洒了一地。

狱卒见状持了棍棒过来，大声呵斥道：“你要怎样？饭菜就这一份，不吃就饿去吧！”

张锡见狱卒骂骂咧咧地走了，便挪到床上，仰面躺下，他拉开脏兮兮的被子，眼睛盯着窗外想心事，不一刻，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他在梦中看见选人们一张张愤怒的脸，一双双鄙夷的眼睛，一个个青面獠牙，有的向他索要榨取的钱财，有的向他索命，忽然，那些面目化作飞沙走石将他团团围住，一会儿将他抛向空中，一会儿又摔在地上。张锡抱着头到处躲藏，绝望叫喊：“王爷救命，王爷救命。”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他便醒了，哪里有什么王爷？分明是狱卒站在牢门边呵斥：“喊什么喊，是遇见鬼了么？安静些，别人还要睡觉呢。”

狱卒转身离去，牢房里一片寂静，对面传来的鼾声搅得张锡再也无法入眠。他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王爷！你不会扔下张锡不管了吧！”

其实，他并没有睡多长时间，更漏报出酉时一刻时，牢门再度响了。

接着，是狱卒很谦恭的声音："大人！这边走。"

张锡的心就一阵阵收缩，看来，是活不过今夜了，来人肯定是将自己押赴刑场的。他悄悄打量着来人，只见他一身黑衣，包得严严实实，不像是行刑官。哦！那一定是来搭救自己的。

牢门打开，狱卒恭谦道："杜大人并不知道您进来，还请快些。"

"你且退下。"来人开口便道。

在确认周围无人后，来人才卸掉头顶的风帽，露出一双狡黠的眼睛，张锡终于看清，来人乃金吾将军武懿宗："将军如何夜半来了？"

"梁王与奉宸令、麟台监要本将来看看你。"武懿宗说着，命随从打开食盒，拿出备好的酒菜，"梁王闻知大人被转移到这里，心中甚为焦急，想你受苦了，特备了些酒菜为你压惊。"

张锡心头便一阵安慰，梁王没有忘记他，奉宸令也没有忘记他，他们一定会在皇上面前为自己说话的！张锡的眼睛有些湿润，说起话来便断断续续的："下官感谢梁王，请大人一定代下官捎话给几位大人，张锡在这里守口如瓶，杜贼一无所获。"

"饿坏了吧？此狗彘之食，大人焉能用得？"武懿宗斟了一杯酒说道。

到这时，张锡真的觉得饥肠辘辘，便从食盒里拿起一只鸡腿，又从武懿宗手中接过酒杯，边吃边饮。不消多时，食盒里的酒菜便被一扫而光了。他拍了拍隆起的腹部道："今天总算是吃了一顿舒心饭。"

吃饭时，武懿宗详细询问了案件审理的状况，得知张锡还没有供出更多的细节，也没有涉及武三思和二张兄弟，他的一颗心就放下了。他看了看面前毫无警惕的张锡，觉得没必要再说什么了，反正他将永远睡去，不会再看见明早的太阳了。

一想起张易之操纵的这一切，武懿宗就从心底感到可怕。他们试图灭口的手段简直可以说天衣无缝——为张锡配置的毒药并不是立即发作，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毒性才能散开，进入血脉，进而危及五内；其二，在这个过程中，被害人没有任何疼痛的表现，而只是昏昏沉沉地

睡去；其三，人死后，七窍如常，表面上看不出任何中毒的痕迹。

看着时间不早了，武懿宗便起身告辞，临走时留下一句话："麟台监已在陛下面前斡旋，不久大人就可安然无恙地出狱了。"

武懿宗走了，张锡的一颗心也终于安静下来了。他在内心笑魏元忠之流竟然与武氏对抗，岂非以卵击石？他敲了敲墙壁，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哦！"苏模棱"出去了。出去了有什么了不起，过几天本官也将出去……

他觉得眼皮有些沉重，遂到床上躺下，朦胧间，似乎自己轻飘飘地飞出了牢狱，飞回到侍郎府上。妻、妾和儿女们正倚门翘望，看到他，他们一个个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张锡怒道："哭什么，老爷这不是回来了么？"可他们仍号啕不止。

张锡就有些生气，转身来到梁王府，却被禁卫持刀拦住，厉声问道："何方厉鬼，竟敢私闯王府，不怕吃刀么？"

他看不清自己的面容，怎么会是碧眼红发的厉鬼呢，他对禁卫道："请你禀报，就说下官要见王爷。"

那禁卫并不说话，举起刀就向他砍来。他一闪身躲开禁卫，落荒而逃。忽然，一阵风来，他被托上天空。回眸俯视，身下的王府广厦联署，树影婆娑，似有人影晃动……

武三思在梦中看见了张锡，并且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呼唤，"啊"的一声就醒过来了，喊声惊得身边的王妃倏然起身，问道："王爷怎么了？"

武三思赧颜道："本王刚做了个梦，梦见了一位远逝多年的友人，故而惊呼。"

王妃娇嗔地看一眼武三思，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丰腴的胸口道："王爷一声喊不要紧，吓死臣妾了，摸摸，心跳都快了许多。"

武三思抽回手，他已许久没有与王妃一起缠磨了。并不是王妃不美，只是他一想起上官婉儿，就觉得王妃如一只敝屣，随时都可以扔掉。对于这点，王妃也不是毫无觉察，她也有自己报复的手段。有一天，白马寺的怀清住持来府上拜访，恰逢武三思外出，饮茶期间，两人

就从彼此的眉眼中读出了欲望，当然是王妃先把自己的香腮贴了上去，怀清便将佛家的“十重戒”置之脑后了。王妃此后便常常借了进香还愿到白马寺与怀清幽会。

当然场面上的戏还是要演的，明知武三思不待见，可她还得装出一副娇媚的样子。她的身子软软地靠向武三思肩头，武三思一闪躲问道：“现在是何时辰？”

“禀王爷！现时是卯时三刻了。”外面立即有丫鬟回答。

“唉！又该上朝了。伺候本王更衣洗漱。”武三思吩咐丫鬟。

“天天上朝，都烦死了。”王妃懒懒地躺下去，一扭身，面朝了里面。

武三思也不理会，洗漱一毕，用了简单的早膳，出门一看，雪还在下，不由得骂了一句。他登上车子，驭手一声鞭响，马蹄儿踩过泥水流淌的石板路，朝洛阳宫方向而去。一路上，昨夜梦里的情景总在他的心头盘桓，不知道武懿宗的事情究竟办得怎么样了？

车子在司马门外停住了，他心绪烦乱地一下车，就遇见了苏味道。

苏味道很谦恭地拱手行礼道：“王爷早安。”

武三思还礼道：“大人平安无事了？”

苏味道说：“陛下圣明，王爷力保，苏某才有今日，深恩永志，深恩永志。”

“好说！好说！”武三思有些尴尬。

两人先后来到塾门，已经有许多臣僚在候着了。姚崇、魏元忠、张柬之等看见苏味道，纷纷上前为他疑冤终得昭雪而庆贺，苏味道都是回一样的话：“赖陛下圣明，大人力保，苏某才有今天，深恩永志不忘。”

“真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经过这场风波，‘苏模棱’依旧如故。”姚崇就在心里感叹。

其实，姚崇并不知道，苏味道此时内心正在酝酿着一个思虑了一夜

的谋划。

辰时二刻，武钦站在含元殿门口高声喊道："时辰已到，请各位大人上朝。"

一切如常礼之后，武曌便要大家平身奏事。

苏味道抢先出列道："臣有事陈奏。"

"哦！苏爱卿受惊了。"

"谢陛下。"苏味道举起手中的笏板，接着朗声道，"三月落雪，乃圣朝之瑞，丰年之兆，臣以为，应由宰辅率百官前往通神宫恭贺。"

他话音一落，朝臣中就轰然起了议论，赞许声与鄙夷声并起。首先是秋官侍郎张柬之出列道："苏大人所言甚谬，恕孟将（张柬之的字）不敢苟同。荀卿子曰：天有行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倘以苏大人所言，三月雪为瑞雪，即腊月雷乃瑞雷乎？"

苏味道向来在朝堂上以辩才著称，却不意张柬之出言铮铮有声，倒一时语塞，情急之间道："大人可以不以为瑞，然下官以为瑞。大人拜否下官不知，下官是一定要拜的。"

魏元忠觉得"苏模棱"很有意思，定是被这选官案吓坏了，就想了法儿讨皇上高兴，于是接着他的话说道："苏大人忠心可嘉，然以天象比附人事，虽俗人亦不齿。元忠以为，此乃阴阳大化之故，无须大惊小怪。"

姚崇在任何时候，都是持静守定的仪态，出列奏道："微臣以为魏大人之言甚有道理。倘是将灾情误以为瑞兆，则四时之序乱矣，臣请陛下明察。"

武懿宗、武攸宜等人暗地看了一眼武三思，见他没有参与争辩的意思，便也就三缄其口了。

武曌打量了一遍一众大臣，问张昌宗道："奉宸令以为如何？"

令武三思没有想到的是，张昌宗直截了当地站在了姚崇等人一边："微臣以为，此非瑞兆，乃灾情矣。"

武曌点了点头，但并没有责怪苏味道。她还是喜欢他的诗的，她知道，苏味道此举也是为了取悦自己罢了。武曌挥了挥手，宽大的衮袖在空中飘扬，声音中就带了低沉的威严："众位爱卿，三月落雪，殊难称瑞，此上天以灾情谴告朕也。朕决计自今日起，斋戒五日，以示忏悔。"

事情到了这里，本可以退朝了，可就在这时，武钦匆匆来到武曌身边，小声附耳几句，武曌脸色顿时大变道："立即宣他觐见。"

杜景俭便急匆匆地跪倒在丹墀内禀道："启奏陛下，选官受贿一案首犯张锡于昨夜在牢狱中死了。"

"你将详情一一奏朕，若有半点隐瞒，定斩不赦。"武曌很疲倦又很恼怒。

杜景俭起身道："昨日傍晚，微臣将张锡由三品院转至牢房，其虽烦躁不安，然并无自裁征兆。今晨，狱卒检索牢中嫌犯，才发现昨夜不知何时他已死去，尸骨已经僵硬冰冷。微臣忙传狱中医官查验，乃心病猝发致死。"

武曌紧逼着问道："没有服毒迹象？"

"医官言道，若是服毒，必七窍出血。然观之嫌犯，神态安详，脸部并无痛苦，似是梦中去世。"

武曌长吟一声，环顾臣僚后问道："诸位爱卿如何看张锡之死？"

"张锡之死颇有蹊跷，他迟不死，早不死，恰在转出三品院时死去，是否有人暗中相逼？或者暗送毒药进狱，都需侦查清楚。"张柬之一听就觉得有问题，他的话得到了魏元忠、徐有功等人的赞同，却遭到了张易之和武三思的反驳。

先是武三思出列道："几位大人所言不无道理。然按大周律令，办案者须重证据，杜大人有言，医官查验，并无中毒迹象，乃系心病猝发而死，陛下圣明，不难做出圣裁。"

从早朝一开始就沉默的张易之也很适时地表达了自己看法。张易之在任何时候都不忘保持自己在武曌面前风流倜傥的姿态，他很潇洒地挥

了一下衣袖，很文雅地行礼道："微臣以为，梁王所言甚是。张锡贪
贿，败坏政风，玷污圣朝，罪不容赦。魏大人、张大人为此案殚精竭
虑，弥足可敬。今张锡自绝于陛下，乃罪上加罪，故臣以为应将其暴尸
三日，以儆效尤。"

他的谏言立即获得了武懿宗的支持，以为这样既可以结案，又可以对有罪者给予惩罚。

武曌一直很认真地听着臣僚们的争辩。有时候听不清楚，便会转过脸问站在一旁的武钦，就在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她很适时地说话
了："张锡畏罪自裁，　　死有余辜。其族流表岭南，即日离京，不可延
宕。退朝。"

朝会就在武曌庄严的诏令中散了，大臣们都怀着各异的心情离开了含元殿。

武三思、张易之如今再不用怕被张锡牵连了。为了避免大家怀疑，他们在走出大殿后，就各自回了署中。

而此时，武曌正与魏元忠谈论着另外一件有关社稷的大事。

话题自然还是从审案开始。

"爱卿明察暗访，索取证据，终于使选官一案真相大白于朝野，朕总算是可以安慰狄公在天之灵了。"说完，武曌转头对进来的武钦
道，"将此案结果知会太子，让他从中汲取教训，日后临朝，也好遵循
纲纪。"

魏元忠是何等敏锐之人，他从武曌说话的口气就捕捉到了皇上心底的微澜——她不再拒绝太子参政了，也许……还没等他往深里想，武曌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朕闻吐蕃近来政局纷乱，担心西陲不稳，故而欲任爱卿为灵武道行军总管，以御吐蕃。爱卿可愿否？"

"身为朝臣，为社稷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微臣愿遵旨即行。"

武曌十分感慨："朕从爱卿与姚崇身上屡屡感受到狄公的精魂犹
在，此乃社稷之幸矣。"

君臣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加上刚才武曌话中透露的信息，魏元忠觉

得积在心里许久的话是时候一吐为快了。趁着武曌对狄公的追念，魏元忠进言道："狄公者，圣朝国老，臣等楷模。明于此，臣当效狄大人之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臣在离京之前，有些话想当面向陛下陈奏，不知当否？"

"爱卿有话，尽可直言，无须将言而嗫嚅，朕非昏庸之君，亦非拒谏之主。"

但魏元忠还是起身向武曌施了一礼，才很严肃道："陛下钦先圣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敬天顺人，二十年矣。岂不闻帝舜褰裳，周公复辟，舜之于禹，事祗族亲。旦与成王，不离族叔。族亲何如子之爱，叔父何如母之亲？"

武曌的眉头颤了颤道："你我君臣，心有相印，何须引经据典，帝舜周公，直言无碍。"

"陛下从谏如流，乃社稷福祉。臣的意思是，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壮，若使统临宸极，何异于陛下之身。陛下年高既尊，宝位将倦，机务繁重，浩荡心神，何不禅位东宫，自怡圣体？"

魏元忠知道自己说到了武曌数十年来的敏感处，而且多少人还为此流血殒命了啊，说完他便情不自禁地悄悄打量了一下武曌，却没从她的目光中读出厌烦和恼怒来，这使他有了信心，干脆咬了咬牙将剩下的话也说了出来："自昔理天下者，不见二姓而俱主也。当今梁、定、河内、建昌诸王，承陛下之荫覆，并得封王，臣谓千秋万岁之后，于事非使，臣请黜为公侯，任以简闲。"

说到这里，魏元忠又抬头看了看武曌，那目光告诉他，皇上期待听下面他还要说些什么。于是，他调整了一下身姿，继续道："臣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今无尺寸之封，此非长久之计也，臣请分土而王之，择立师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夹辅周室，屏藩皇家，斯为美矣。"

这一番话，听来和风细雨，可对武曌来说却如洪钟大吕，响鼓重钹，震得她耳膜嗡嗡作响。她在何处听过这些话？哦！她想起来了，苏良嗣说过，李昭德说过，狄仁杰也说过。她也曾试图以铁卷盟誓化解这些纠结。可张锡一案疑窦重重，使她不能不重新换一种眼光看待这盘根错节的关系，虽然她还不能给魏元忠一个明确的回答，但她对这些话已不再像早年那样厌烦和反感了。

武曌慢慢地向魏元忠那边挪了挪身子，昏花的眼睛里就荡漾了柔和的光彩："爱卿所奏，正乃朕夙夜不寐，困心衡虑所在，这样……"武曌的口气显得大度和宽怀，完全是一副商量的姿态，"容朕澄心涤虑后，再行知会爱卿如何？"

"谢陛下宽怀。"魏元忠起身告退，其实，他也没有奢望武曌今日就做出决定。

魏元忠告退后，武曌挥了挥手，对张尚宫与武钦道："你等也退下，朕想一人静一静。"

她很伤心，父亲叱咤风云一生，可他的儿孙们为何没有一个能够为武氏争回哪怕一缕光彩呢？她御臣执政，搏击风云数十载，为何最亲近的人总是让她最揪心？而每一次平叛或者驱敌，要么是李氏宗室的将军，要么就是如狄仁杰这样的大臣。她也曾数次任命武氏一族的侄子们为行军总管，可他们要么怯敌不前，要么闻风逃遁，让她很没面子。

尽管直到目前，她仍然摆不脱血缘对她情感的羁绊，其实，她根本不相信张锡乃心病猝死，可她之所以不再深究此事，就是担心武三思被牵涉进去。她开始对自己把希望寄托在武承嗣、武三思身上有了动摇。

想起魏元忠临行的一番陈词，她想，这么多年了，一代代的大臣们都在同一件事上纠结，她没有理由不认真对待。突然，有一个遥远的声音传了进来，似乎在提示着什么。

"菁华已竭，褰裳去之。"那是《卿云歌》里的两句词，是说舜帝年老力竭，将大位传给了禹。这声音为何在此时传到自己的耳际？她大声问站在外面的武钦："谁在殿外吟唱？"

武钦战战兢兢地禀奏："陛下要静一静，老奴命所有音乐都停了。"

她于是断定，这是上苍以古音警示于她。

一阵风带着雪天的春寒，从窗口拂过武曌的额头，也拂过她多味的心头。

说话间，就到了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九月。张锡的案子终于过去了，武三思也有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这一天，他在宫中与上官婉儿耳鬓厮磨后，心情格外好，便想与王妃一起用一顿午膳，因此没在外盘桓，就径直回了府上。

隔着老远，他就看见府令在府门前朝这边张望，那种久违的归家感瞬间就填满了他的胸怀，他很愉悦地对驭手道："加快步子，本王饿了。"

车子停在府门前，武三思下了车子，府令很热情地迎上前来道："王爷回来了。"

武三思"嗯"了一声，边进府门边问道："王妃呢？"

"小的只在门前迎候王爷，至于王妃……"府令迟疑了片刻应道。

武三思便不再问话，径直朝后堂而来。沿着天井边的回廊，进了后堂的门，他就听见内室传来男人的"哼哧"声和女人的调笑声："大师！你好有劲！"

"美人儿，比之怀义如何呢？"

女人哧哧地笑道："没有试过，焉何知道？"

武三思头脑"轰"的一声，这一对狗男女何时到一起了？他挽起袍袖，就要往里冲，却被跟进来的府令轻轻拦住："王爷息怒，家丑岂可外扬？"

武三思向府令努了努嘴，府令会意后高声道："启禀王妃，王爷回府了。"

里面的调笑声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儿，王妃慌张地在内室应道："知道了！"又过了一会儿，头发有些蓬乱的王妃走了出来，怯生生地问府令道："午膳备好了么？臣妾这就陪王爷用膳。"

"出来吧！本王知道你是谁。"武三思冷冷地对着里面说道。

王妃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浑身立刻颤抖不已，两腿一软，就跪倒在地了："臣妾有罪，还请王爷宽恕。"

怀清明白，隐藏已无可能，干脆走出内室，武三思怒不可遏，当头

给了怀清三个耳光："蠢驴！竟敢在本王府上放肆，来人，拿了。"

府役们纷纷持刀上前，可怀清却并无恐惧的意思，反而冷笑道："王爷若是不欲陛下知道王爷所为，就让他们退下吧。"

武三思心头就立刻吃紧起来，猜想怀清究竟掌握了自己什么。于是，他使了个眼色，要左右退下，又挥了挥手，示意怀清到前厅去。

怀清果然对张锡一案的始末知之甚详，甚至包括他与张易之在什么地方商议配毒药，在什么时候派遣武懿宗进牢狱，什么时刻离开，都一清二楚。怀清在说完这一切后，淡淡一笑说："贫僧相信，陛下根本不相信张锡乃心病猝死。倘若她真的知道了王爷……"

"你想怎样？难道本王怕你不成？"武三思打断他的话。

"贫僧不想怎么样，只想送王爷一句话，与人方便，就是于己方便。"怀清还是淡然一笑。

这一句话，倒把武三思噎住了："说！你还知道什么？"

怀清却是答非所问地问了一句："小王爷近来可好？"

一提起儿子崇训，武三思就是一肚子的火，这孩子终日在外游荡，他已经好几日没看见他的影子了。

怀清道："小王爷常常与一女子到鄙寺来。"

"啊？"武三思吃惊地看了一眼怀清，心里就泛起无可奈何的愠怒。他一定是和安乐郡主一同去了，近来关于这两个年轻人的消息时不时传到他的耳内，这让他很不舒畅。延基已经与永泰郡主结了一门本不情愿的亲了，他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再和政敌的女儿纠缠在一起呢？当着怀清的面，武三思强压住心头的怒火问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怀清放下茶杯道："贫僧听说，那女子已身怀有孕了，室内的职司说，那女子好像是安乐郡主，此事若是让陛下知道……"

闻言，武三思颓然倒在座椅上，由愤怒迅速地转换为无奈。怀清知道这一局算是自己赢了，但毕竟是自己的错，也不想将关系弄僵，便顺口说了一句："同行者还有……"

“如此说来，他们还不是两个人？”

“正是。据贫僧所知，同去的还有邵王、继魏王武延基和永泰郡主夫妇。”怀清撩一撩袈裟，看了看武三思凝在一处的眉宇，叹息道，“仅仅游玩倒也罢了，只是他们非议朝政，贫僧就不能熟视无睹了。”

武三思顿时睁大了眼睛，脖子伸出老长，吃惊道：“这是何时的事？”

“三月间……”

“你个秃驴，焉何此时才告知本王？”

“若非今日之事，贫僧本就没有打算传扬。”

“哼！他们小小年纪，胆敢非议朝政，快告诉本王，他们说了些什么，本王定当奏明陛下，依律处置。”

作为平息事端的一种交换，怀清遂将塔林里李重润、武延基与永泰郡主所议话题，加上自己的理解评判，详细地述说了一番。武三思一边听，一边就动了心思，好个李显，平日里装出一副事不关己、静居东宫的模样，内里却对陛下当年废掉他的帝位耿耿于怀。如果不是他与韦妃私下议论，李重润等焉何知道这些事情？

怀清说完这些，毅然起身便走，只留下一句话：“王爷记住一句话，与人方便，于己方便。”

望着怀清离去的背影，武三思发狠地骂道：“秃驴！本王迟早要杀了你。”

午膳时，王妃很殷勤，又是劝酒，又是夹菜。武三思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他已经决计，为了声誉，可以不休她，但他从此不会再与她同床共枕了。

饭后，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研墨赋笔，他决计将怀清所陈上奏皇上。他很自信地断定，这定是给李显最有力的一击。他铺开稿纸，写下了第一句话，然而，举在手中的笔又停滞了。他忽然想到，此案还牵扯到武延基，倘是皇上盛怒之下，连武延基一同治罪，他又怎么面对长眠地下的堂兄呢？武三思搁下笔，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试图想出一个

两全其美的法子来。当他踱步到第十个圈时，脑际忽然一亮，一个人的身影就入了心苑。怀清不是说李重润等人议论张易之兄弟吃软饭么，如果将之告知张氏兄弟，那将会是怎样的局面呢？

他迅速地将开了个头的稿子揉作一团，对着外面喊道："来人！"

府令应声进来，武三思吩咐道："备车！去麟台监府。"

"王爷刚刚回来，又要出去么？"府令有些迟疑。

武三思就不高兴了："休得多言，叫你去就去。"

府令便无奈地道了一声"遵命"，随即出了书房，唤了驭手牵马套车。

车子在驶出坊间的门时，武三思忽然想到崇训与安乐公主的事。倘是三月，现在该是六月之身了，他必须先行一步，奏明陛下，为这个蠢子完婚，否则，又会弄得满城风雨。

……

太监王晖匆匆进了庄静殿，将一件来自瑶光殿的文书递给了太子李显。

李显拆开文书，一眼就认出是上官婉儿的手笔。那娟秀而又飘逸的行书，那流畅而又简洁的文字，一下子让他的眼睛亮了。他心头不禁惋惜，此等佳人，却在母皇身边荒废青春，能不扼腕？自从回京以来，他时不时地都会见到上官婉儿，她明澈的眸子、嘤嘤的语调，真让他觉得她是这个人世间最美好的女子，甚至想过，倘有一天，她能够与自己朝夕相伴……

但这也只是一闪念罢了。他知道，母皇十分依赖上官婉儿，他如果提出什么非分之想，岂不是惹恼凤颜么？

他摇了摇头，将纷乱的杂念赶出脑际，埋头看文书，原来是遵照皇上旨意，向他知会张锡一案的。皇上在文书中要求诸王自行约束，不可恣意妄为，一俟发现，依律处置。

近来，皇上先是任相王李旦为兵马大元帅，后又不断地送朝政文书

给自己，这一切，都带给李显一种预感，皇上对李氏的子孙们不再如早年那样冷酷无情了。

此时，太子宫尹豆卢钦望匆忙地进了庄静殿，他一脸的慌张，对站在一旁的王晖道："请公公回避，下官有些话要单独禀奏殿下。"

看着王晖出了殿，豆卢钦望掩了殿门，对李显说道："殿下，大事不好了。"

李显示意豆卢钦望坐下，随后才问："何事让爱卿如此惊慌？"

豆卢钦望就很吃惊太子的消息如此闭塞，道："昨晚相王府的豆卢妃暗中遣人化装到府上，说是邵王和永泰郡主夫妇在白马寺私议陛下与张氏兄弟宫闱之事，被张易之得知，已经禀奏陛下了。陛下大怒，已降旨由金吾将军武懿宗率羽林军拘捕几位小王爷和郡主去了。"

"蠢材！你是要害全家么？"李显一声长啸，只觉五内翻腾，胸口一热，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霎时昏了过去。

豆卢钦望情急之中抱着李显，一边呼唤王晖，一边按摩李显的胸部，过了半天，李显才睁开眼睛，无力地伸了伸手指，指着殿外说："速请王妃、重润、郡主和驸马到殿中来。"

王晖去了不一会儿，韦香先到了。她走进大殿，将李显扶到内室榻上，又命宫娥奉了热茶，喂李显饮下。豆卢钦望也简单告诉了她事情的始末，看着太子脸色慢慢地添了红色，她才含泪安慰道："事情既已发生，殿下也不必伤心。眼下最要紧者，莫过于躲过劫难。"

李显浊泪涌流，捶打着自己的胸脯道："本宫愧对列祖列宗，疏于管教，以致让蠢材惹下此等祸端。"

韦香擦干眼泪，眸子里就平添了刚强和不羁道："陛下不检点，做下此等愧对先祖、愧对晚辈的事情，难道还害怕非议么？"

李显一听这话就更心痛，都是她平日里说话毫无遮拦，以致影响了儿女，他闭着眼睛摆了摆手道："母皇已责成梁王查案，他身为太子少保，岂能轻放，王妃就少说两句吧。"

韦妃也知道事态严重，当年废黜帝位的噩梦历历在目，一切的得来

和失去都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自进宫以来，韦香深知武曌的为人做派，多年漂泊异乡的参验使她意识到，当下最要紧的是保住太子，不给武氏留下任何借口和把柄。想到此处，韦香狠狠地擦掉腮边的泪水，转而满脸愠怒，对王晖喊道："命狄光远、娄云速押李重润和李仙蕙、武延基夫妇到殿中来。"

李显挣扎着起身，惊慌失措地问道："你要干什么？"

韦香傲然而立，满目森严地说道："蠢材不尊法度，非议朝政，罪在不赦，本宫要将他们交给金吾将军，严加惩处。"

"你疯了么？此一去凶多吉少，作为母亲，怎可将亲子送上断头台？本宫绝不答应。"李显这一说，太子宫尹豆卢钦望和身边的太监、宫娥哗啦啦跪倒了一片。

"请王妃念在殿下与王妃漂泊房州的年月，邵王被囚别所，饱受煎熬，好不容易有今日，怎忍……"豆卢钦望也劝慰道。

韦香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就是忍着没有让它淌下来，她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大声道："宫娥们退下，豆卢大人留下，本宫有话要和太子与大人说。"

韦香从衣袖间拿出丝绢，轻轻揩去地上的血渍，哽咽道："常言道，虎毒不食子，本宫岂能心甘情愿将亲生儿子送入牢狱？可殿下与豆卢大人想想，眼下最要紧的是什么？是太子，只要太子在，将来总有一天能为他们洗雪沉冤，倘是太子不保，万事休矣。"

众人都沉默了，他们不得不承认韦妃言之有理，但李显就是接受不了，忍不住涕泪怆然："作为国之储君，当朝太子，本宫尚不能呵护自己儿女，这太子纵然做了，又有何意思呢？"

其实，韦香又何尝愿意将亲生儿女送出去呢？她怎么会忘记女儿李仙蕙出生的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身边只有李显和乳娘，从头一天夜间开始阵痛，到第二天凌晨女儿才呱呱坠地，其间几次她都痛得昏厥过去了。当听到婴儿第一声啼哭时，她像散了架一般，只有泪水流淌。更不消说润儿，四岁离开母亲，十四年生离死别。她此举不过是去下赌注罢了，也许，皇上会因为太子原谅他们兄妹的年幼无知。

韦香背过身去，她不敢面对李显绝望的目光。

这时，狄光远和娄云带着李重润和李仙蕙夫妇到了大殿，韦香倏然转过身来，饱含着痛惜、愠怒、幽怨地看着三位年轻人，口张了几次，终于下令道："将李重润、李仙蕙、武延基拿下。"

李重润拉着李仙蕙就跪倒在父王和母妃面前，放声大哭："都是孩儿不孝，致父王母妃遭受牵连。孩儿死不足惜，只是妹妹腹中怀有李、武两家骨血，请父王恳求陛下，饶了妹妹。"

李仙蕙更是泣不成声："请母妃奏请陛下，待孩儿生下腹中婴儿，自去领罪。"

武延基悲愤交加，仰天长啸，上苍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多少年来，他亲眼看着李、武两族屡兴血雨腥风，多少重臣良将为此死于非命，多少皇亲国戚为此喋血宫闱？就是他的父亲不也因为不能遂愿，郁郁而终么？他厌倦了这种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因此，当新婚大典之夜，他与郡主相拥而坐的时候，就盟誓，绝不让父辈的恩怨在自己身上延续。有一天，郡主告诉他已经怀上他的骨血时，他甚至给未来的孩子起了"怡和"的名字，他要让他们的后代永远忘记这些仇怨。

"孩儿要面见陛下，问一问究竟是为什么？"武延基说着，就要向外冲。

韦香厉声喝住他道："狄光远、娄云，速将他们拿下。"

"王妃……"狄光远、娄云手按剑柄没有动。

"好！你等不动手，本宫亲自动手。"韦香转身从两位将军手中抢过绳索，狄光远看着韦妃铁青的脸色，忙上前将三人锁了。

李显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痛不欲生，对着窗外呼唤："父皇啊！您在天有灵，救救重润和仙蕙吧！"

"圣旨到。"随着宫门外一声喊，一位府役仓皇地进来禀报，说武懿宗带领禁卫来了。

"扶本宫起来。"李显对王晖道。他刚刚下得榻床，就看见禁卫在庄静殿外密密麻麻地排开了，武懿宗捧着皇上制书高声道："陛下有旨，

请太子殿下接旨。”

一众人等都随太子跪下后，武懿宗看一眼李显，展开制书，念道——

制曰：查邵王李重润、继魏王武延基、郡主李仙蕙，非议朝政，图谋反叛，着即赐死。钦此。

庄静殿霎时陷入一片死寂。接着，就是断断续续、此起彼伏的哭声。

“太子谢恩。”武懿宗在一边提醒，但他没有听到来自李显的回应，接着声音就提高了，“李显谢恩。”

跪在身旁的韦妃撞了撞李显，率先头贴地道：“谢陛下隆恩。”然后转过头去看三位受缚的儿女，倏然发现李仙蕙已昏厥在地，身下淌出的血染红了地砖。她急忙上前抱起郡主，手伸到鼻翼处试了试，似已气息奄奄。韦香泪如泉涌，吻着女儿的额头呼唤：“蕙儿！蕙儿！”

李仙蕙睁开迷离的眼睛，挣扎着说：“母妃……孩儿对不住母妃、父王……孩儿……”不一会儿，她眉宇间凝固着一息痛苦，便气绝身亡了。

武延基发疯般地挣脱押解他的羽林卫，扑到李仙蕙身上，放声大哭：“郡主！是我害了你啊！郡主，我对不住你啊。”

哭了一阵，武延基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来武懿宗面前，眉宇间凝聚了极度的轻蔑：“我要问问，您为何要这样？您以为将李氏宗室赶尽杀绝，就可以坐上储君的位子了么？您的这些想法譬之犹以指测河，以戈舂黍，以锥餐壶，您残害忠良，总有一天要遭天谴的。”

面对指责，武懿宗脸上白一道、红一道，说话的声音却有些怯颤：“你……放肆……”

韦香最后看了一眼李仙蕙逐渐冰冷的身子，慨然擦掉眼泪，吩咐将李仙蕙的尸体抬往偏殿，又命贴身的李尚宫跟去查验。不一会儿，李尚宫过来，附耳对韦妃道：“郡主因受惊吓早产，又因为胎位不正而难产，胎死腹中，郡主因为失血过多而身亡。”

韦香狠狠地盯着李显，在心里想："当初若非你为自保而撮合这桩婚姻，焉有今日？"

李显对眼前的一切已经木然，没有悲伤，没有愤怒，没有泪水，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已离他很远了，仿佛眼前的劫难发生在别人的府邸。他就那么坐在地上，沉默而无助。

这时，跟随武懿宗来的一位宫中太监传达了武曌的口谕，将李重润、武延基杖杀。

当死神真正降临时，那种初始的恐惧已被因难以抗拒而生出的冷静所取代，李重润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他先向李显深深地叩头，感谢父王带给他的一切。他唯一遗憾的是，在天各一方十四年之后，与父王相聚的时间太短："来世若有缘，孩儿还与父王做父子。"

这一句话让父子相拥而泣，李显道："儿啊！父王救不了你，若是有来生，定要觅一位雄杰做父王，万不可如本宫……"

李重润来到韦香面前，长跪三拜，对自己给母亲带来的一切深深负罪。

韦香一狠心，甩开李重润的袍裾，咬了咬牙道："皇命如天，你去吧！"

武延基面对李显，带着深深的歉疚道一声："是武氏对不起李氏宗室。"

羽林卫便上前将他们押向了别殿，不一刻，便从别殿传来了惨烈的叫声，每一声都让李显浑身战栗。

渐渐地，喊声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听不到一点声息，李显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抱恨而去了，便忍不住大哭："先帝啊！你可知儿臣的丧子之痛么？"

这时，忽然有雷声从天空滚过，庄静殿上空蓦地闪现一道电光。王晖很吃惊，重阳节前雷声大作，上天真的发怒了么？

第二十章

隐忍为磨心中剑

思归难破梦里结

临淄郡治所历城，南倚泰山，北临黄河，素来被称为商旅繁盛、富可敌国之地。相传当年舜帝就曾在这里躬耕垅亩，故而境内的历山又称为舜耕山。不过，现在它却以数以千计的石佛而得名千佛山。

九月，秋高气爽，也正是千佛山香火旺盛的季节，南来北往的善男信女们在佛窟间穿梭礼拜。有的求早得贵子，承继家业；有的为先慈先严祈福纳祥；有的则为了自己的仕途前程求签卜运。当然，也有不信这些，而只是徜徉于明山秀水之间养心怡情的。

太阳悬挂于树梢时，从山下走来一干人，为首的少年大约十五六岁，着一身紫色箭衣，披一件猩红斗篷，腰挎龙泉宝剑，气宇轩昂、英姿勃勃。他时不时地抽一鞭胯下的坐骑，对后面的人喊“跟上”，自己则先冲向前去，留下一团滚滚烟尘。

跟在他后面的随从们大多也是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听见呼唤，便争先恐后地放马过去，官道上一阵急急的马蹄声，引得过往的路人侧目不已。

“这是哪家少爷，生得如此英俊?”

“他可不是哪家少爷，是当朝的王爷。”一位商旅模样的中年人不无夸耀地说道。

“足下如何得知？”

“这……”中年人卖了个关子，但还是忍耐不住，“有一日，王府的人找在下采购海鱼，说是给王爷享用，若是好吃，今后就专事购买在下的。当在下被引进王府时，就看见一位少年在厅中念书，其他人见了他都毕恭毕敬的。那少年就是刚才过去的这个人。”

看他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周围人都投来信服和羡慕的目光。

中年人说得没错，策马而过的正是大周相王李旦的三子、临淄王李隆基。从长寿二年改任楚王以后，他远离京城已经八年了，当年那个八岁的孩童，如今已长成翩翩少年了。

一干人来到山下，李隆基勒住马头，回身看了一眼卫队队正和年龄稍长的府令道："山路陡窄，干脆寻一家车马店拴了坐骑，步行登山，一则是对佛心虔诚，二则也可沿路观景。"

队正应声"遵命"，从李隆基手中接过马缰，率领卫队向道旁的车马店去了。

借着等候卫队队正的当儿，李隆基与府令一起向前面人群聚集的地方走去。

人群中不断传来"呼、嗨"的喊杀声，他挤了进去，就瞧见一夷族女子正在舞剑，一把宝剑到了她手中呼风唤雨，云涌涛卷，随着她翻腾跳跃，周围笼罩着一层热腾腾的水汽，显得她益发地俏丽动人，英姿飒爽。李隆基禁不住在心底惊叹：不想这食肉驱马的夷族，竟有如此美貌女子。

就在这时，从路南走来一群夷族男子，拨开人群，对女子道："可汗有旨，请公主回去。"

那女子也不理会，只是停下舞剑，平定气息，收拾行囊，向外走去。那几个男子见状，相互传递了一下眼色，口中道一声"公主见谅，得罪了"，便亮开兵器将女子团团围住。

那女子眉毛一横，从鞘中抽出宝剑迎战，双方厮杀在一起。不一会儿，女子终因寡不敌众，娇喘连连，想卖个破绽跳出圈外，不料却被死死缠住，脱身不得。忽然，那为首的汉子大喝一声"给我拿下"，上前一脚，那女子失势倒地，目光中满是绝望和哀怨，却仍凛然道："将军今日纵然杀了本公主，也难收我南去之心。"

李隆基顿感愤愤不平，挥起宝剑，上前一步，将女子与几位汉子分开道："有话好好说，为何动起刀枪？朗朗乾坤，岂容你等妄生事端？放了她……"

那汉子见半路杀来个翩翩少年，便不以为意地扫了李隆基一眼道："何处来的雏鸟，竟敢在此说三道四，来人，轰出去。"

"遵命！"几个黑脸汉子凶煞煞地朝李隆基扑来。他一个闪躲，为首的汉子扑了一个空，失去支撑，扑通一声趴在地上。接着，他飞起一脚，向接着冲上来的那人踢去，那人一躲，李隆基趁势刺去，那人几个滚翻，虽未伤及生命，心里却是慌了。

另外两人见擒拿无法近身，干脆手持兵器，向李隆基发起夹攻。李隆基的一把龙泉剑恰似蛟龙出水，时而平刺，猛虎掏心；时而上刺，直取天庭；时而当空力劈，壁立千仞。只见剑光闪闪，喊杀阵阵，李隆基剑锋所指，对面就传来一声惊呼。刚刚准备散去的人群纷纷又围了上来，发出起伏连绵的欢呼。

李隆基年轻气盛，听见欢呼，更是心力倍增，意气高涨，瞅着左侧的一位，一个斜刺，只听"哎呀"一声，剑刃上就沾了血。那汉子捂着胳膊向一边退去，另一个见状正要转身逃去，却不料遇见了匆匆赶来的队正和随身卫士，一番厮杀后，那汉子就地毙命了。

为首的男子一看大势已去，骂一句"今日且放了你，回头再算账"，便仓皇逃进了山边的小沟。队正欲率人追赶，却被李隆基拦住，接着，他来到姑娘面前，双手打拱道："姑娘受惊了！"

那女子对大周礼节似乎很通晓，急忙还礼："多谢少将军搭救之恩。"

李隆基收了宝剑，问道："姑娘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女子警惕地看一眼李隆基，嗫嚅道："这……敢问少将军是……"

话音未了，府令便上前介绍道："此乃大周临淄王。"

李隆基笑着补充道："在下姓李，名隆基。"

"哦！"女子惊叹一声，心里道，当初见那武延秀一表人才，今日见了这小王爷，方知中原人才济济，个个玉树临风，潇洒俊逸，忙屈身见礼："参见王爷。敢问王爷神都有一位武延秀王爷，您可否认得？"

李隆基就笑了："岂止认识，他就是本王的表兄。"

“他在神都可好？”

“他很好！敢问姑娘尊姓大名，又是如何认识本王表兄的？”

女子目光中便流溢出淡淡的忧伤道：“我乃突厥默啜可汗的女儿颉妍公主。”

“姑娘既是公主，却因何被一伙强人追杀？”

“此事说来话长，待有机会再禀告王爷。”言罢，颉妍公主便欲转身离去。

李隆基拦住她道：“方才让公主受惊了。想公主孤身一人，若是再遇到此等强人，亦是寡不敌众。公主若是不介意，不妨随本王和各位侍卫一同游山，也好有个照应。”

颉妍公主看李隆基言谈举止礼貌而儒雅，是可信之人，便颔首道：“恭敬不如从命。”

于是，一干人沿着盘山路缓缓而行，大约走了一二里路，前面有一凉亭，亭前有一槐树，亭亭如盖，金色的槐叶飘飘洒洒地落了一地。府令告诉李隆基道：“此槐乃贞观年间左武卫大将军秦琼所植，原是做拴马用的。不想七十多年过去，龙枝虬爪，夏日浓荫遮蔽，眼见得长成参天大树了。”

李隆基抚摸着槐树沧桑斑驳的树身，心中油生感慨道：“本王读《说文》乃知槐，木也，从木，鬼声。鬼者，归也　，故而室外植槐，乃寄怀乡之意。”话说到这里，他就不再往下说了，但府令却听懂了殿下的弦外之音。是啊！从长寿二年至今，八年过去了，除了皇上在通神宫举行朝觐大典时才有机会回到京都以外，其余时间他都只能待在历城，甚至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暗中监视。这样的亲王，还有何贵可言？倒不如普通百姓自在。

李隆基的话也在颉妍公主心中激起了怀乡的涟漪，黑沙城外的草原多么辽阔，她本该是草原的女儿，如今却为了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真爱而背井离乡。她没有读过《说文》，但她理解临淄王所说的那个“归”字，只有回到家里，心才能靠岸。可她的家在哪里呢？

继续往上走，就到了半山腰，李隆基止步回眸，但见近处，“历水波”水面如镜，波光粼粼，远处，黄河如带，东归大海。要说临淄这地方，也算是天下福地。当年齐国在这里称霸一隅，挟周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一方盟主。惜乎齐王建昏庸无能，太后主政，最后竟被强秦鲸吞。这一段历史让李隆基很是感慨，追昔抚今，当今皇上与齐太后何其相似。但这些话他只能藏在心里，凭栏远眺，油然叹息人事代谢，江山兴废，吟出一首七绝来：

满眼风来秋色愁，黄河历水一望收。

几度兴废烟波里，忍将浊醪醉国忧。

颉妍公主虽然没听懂诗中的意思，但李隆基吟诗的神采，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爷果然才思敏捷。”颉妍公主称赞道。

“随口吟来，不成章句，见笑了。”李隆基憨憨一笑。

几人转身继续上山，就到了贞观年间修建的兴国禅寺。府令问道：“要不要知会寺院住持？”

李隆基摆了摆手：“本王不过是闲来转转，何须兴师动众？”这话又让颉妍公主一阵感动。

随着人流，大家便到了大雄宝殿，李隆基命府令买了香火，然后合掌闭目，聆听耳边钟磬声声，心却是飞到神都了。据当地人说，天授元年武曌称帝后，又在寺院后面的山崖上凿了不少石窟。多年过去，气象越发地壮观了。

可李隆基就是不能明白，对佛事如此上心的皇上为何行为举止却总与佛意相违。长寿二年，他的母亲窦妃与刘妃进宫面圣，不明不白地失踪，至今仍是个谜。还有祖母逼迫父皇让出帝位时，他们兄弟的艰难处境。这些往事让他一想起来就觉五味杂陈，便暗暗地立下夙愿：有一天定要夺回大唐的万里江山！

境遇教会了他许多。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力量还不可能与皇上抗衡。他年龄虽小，却深知韬光养晦的道理，只要他回京，就一定要到武

成殿去拜谒皇上，毕恭毕敬地陈奏他在封邑内的一切，极言临淄百姓如何沐浴大周恩典。

可现在，面对着佛像，他眼睛却湿润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祝祷母亲的在天之灵能安息。当他侧目看身边的颉妍公主时，惊异地发现她不知何时已泪流满面。她和武延秀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他知道武延秀曾奉旨到黑沙城和亲，可具体细节就不得而知了。

从大殿出来，已是正午，府令便向李隆基禀奏："殿下，该用膳了，山下有一家齐地风味酒庄，名曰'历水居'，菜肴虽出于民间，却是十分可口。"

李隆基点头应允，遂邀颉妍公主一同用膳。

到一雅间坐了点好菜，不一刻，酒肉便上齐了，酒是当地产的"高阳春"，初饮味甘醇，多饮则易醉。李隆基平日在历城，今日难得潇洒，便放开了饮。颉妍公主也为途中结识了又一位大周亲王而兴奋，加之来自草原，有些酒量。几巡下来，便都有些微醉了，特别是颉妍公主被酒染红的两腮，艳若桃花，边喝酒边和李隆基聊起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自默啜与大周朝翻脸后，她本来准备救出武延秀，并跟着他私奔到洛阳的，孰料中途事情败露，武延秀被囚禁，而她也被默啜锁在穹庐里不许出来。后来，她听父汗说，已经将武延秀交给了阎知微，而阎知微为了讨好武曌，护送武延秀回了神都。于是有一天，她用蒙汗药酒灌醉了看守她的侍卫，化装逃出了黑沙城，一路朝南而来。她相信，总有一天会再见到武延秀的。

一个突厥女子，宁愿舍弃公主生活，千里奔波，就为能够与自己心爱的男子在一起，这种勇气让李隆基很感动，他没有理由不帮她。借着酒意，李隆基承诺道："本王要派侍卫护送公主去神都完婚。"

颉妍公主流泪了，向李隆基行礼道："多谢王爷，颉妍一定会报答王爷的。"

李隆基一回到历城，郡刺史王彦就遣人送来了皇上的制书，那是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消息：邵王李重润、继魏王武延基因为妄议朝政而被皇上杖杀了，同案的永泰郡主李仙蕙也已早产身亡了。

李隆基感到万分悲愤，他似乎听到了李重润惨烈的呼喊声和李仙蕙羸弱的呻吟，看到了他们愤怒的目光。他来到窗口，仰面向西道："王兄！你一定是冤枉的。"他比李重润小两岁，与李仙蕙同龄，如果是生在寻常人家，这个年龄正是烂漫花季，可他们都过早地背负了宫廷的风雨。

李隆基想，仅是一般的朝事，显然不足以让皇上如此大开杀戒。想必是他们的议论伤了陛下的自尊，触动了她最敏感的部分，那么除了那几个面首，还能有什么呢？

李隆基很快就明白了，皇上之所以要颁这个制书给各个亲王，就是要杀一儆百，堵住诸王的口。他很庆幸自己平日里谨言慎行，没有在属官们面前流露出任何不该有的情绪。而且，他在心头盘算着，如何让皇上淡忘李重润、武延基之事。思虑了一会儿，李隆基对着外面喊道："来人！"

侍卫队正应声进来，李隆基吩咐道："传长史、司马和咨议参军到王府议事。"

在队正传唤各位属官的当儿，李隆基进一步梳理了自己的思路。他觉得自己眼下必须要办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平安无事地将颉妍公主送到神都，此举必能达一石二鸟之效：其一，它可以消除武曌因为默啜背约而积在心头的块垒，尤其是武延基被杀后，武承嗣一系唯有武延秀是她最喜欢的，皇上会因此而对他更加信任。其二，此举足以麻痹武三思、武攸宜等人。欲图大事，必须隐忍，这也是李隆基从父王的沉浮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正在此时，队正进来禀报："各位大人到了。"

在前厅坐定后，李隆基便把皇上的制书给大家轮流看，众人面面相觑，都深感恐惧。长史关心道："想邵王深受皇恩，报犹不及，怎能暗怀私愤？必是有人谗言陷害，故而属下以为，殿下应多加警惕，以防有人诬报。"

"长史大人所言极是。"司马也点了点头。

闻此，李隆基就笑了，道："各位在本王身边任职经年，对本王秉性应该熟知。本王对陛下的忠心，天日可鉴。眼下当务之急，是要让陛

下明本王之志，大家有何良策，不妨讲来？”

“临淄，齐之故地，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纯女无不能，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陛下重女红，不如选绣女进宫如何？”司马一听，便如此建议道。

李隆基看了看咨议参军，问道：“参军以为如何呢？”

咨议参军乃在座的长者，沉吟片刻后道：“司马大人所言不无道理。不过，以属下看来，尚衣局绣女三千，何在乎些许绣工？属下以为，殿下召臣等来，必有计在心头。”

李隆基点了点头：“正是如此。眼下陛下春秋日高，阶前亟须分忧之人。前年本王回京觐见，闻说奉宸府令张昌宗、麟台监张易之兄弟二人年轻干练、辅政有能，故而有意上奏朝廷，谏言陛下封其为王，如何？”

“这……”长史和司马都很吃惊，一向深明大义的李隆基怎么会出此下策？

咨议参军精明的眼睛转了转，不由得诡谲地笑了，他已明白殿下的想法了。这定是大隐于朝的韬光养晦。咨议参军毫不犹豫地赞同李隆基的决策，并且自告奋勇要承担奏章的撰写，孰料李隆基站起来道：“本王口述，参军来写如何？”

不一刻，侍卫铺开绢帛，笔墨。咨议参军执管，笔走烟云地开始了——

臣虽远处齐地，然迢迢千里，不隔牵念陛下之心；关山重重，难阻祖孙血脉之情。魂牵梦绕，唯陛下寿海福山。夫陛下春秋日高，不可一日无分忧之臣；朝事多风云，不可一日无股肱之辅。奉宸令者，体强思锐，深谙圣意；麟台监者，才高智深，直谅多闻。功在大周，情在社稷，臣乞陛下册封王位，此安天下，强社稷之大计也。臣顿首，切切。

这一番话，说得属官们瞠目结舌，一时回转不过来。李隆基不是没有看到他们迷惑的目光，但在他看来，属官明白不明白，甚至误解，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太子伯父和父王明白就行。

长史似乎从两人的表情中明白了一些，却又不敢确定。到历城这些年来，他总是将李隆基当孩子看待，可今日之事若真如自己所想，真是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想到此处，他不禁追悔自己见事太迟，急忙站起来说道："属下愿专程赴京呈送殿下的奏章。"

李隆基眨了眨眼睛道："不必劳动大驾，呈送的人有了。此人不是别人，乃是突厥国颉妍公主是也。"

大家又是一愣。李隆基并不多做解释，只说颉妍公主逃离黑沙城，欲往神都与淮阳王完婚，他欲遣司马护送。

众人散了后，李隆基留下司马："你明日就起程。临行前，到王府来，本王有给父王的家书，你务必送至王府，不可让颉妍公主知道，明白么？"

司马领命便退下了。

……

李旦看着李隆基的书信，久久不发一言，由衷地惊叹他长大了。

儿臣近读《庄子》，其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夫欲图存者，必欲能忍；欲雄起者，必先能忍；于谋大举者，必定能忍。畴昔汉之高祖能忍，而有大汉之兴；项籍不能忍，乃招垓下之悲。于今朝堂，李氏式微，当以强力忍垢，而后有社稷兴，皇兄暗于此道，故而喋血瑶光。明于此，儿臣已上奏陛下，求封奉宸令、麟台监，万望父王解之……

李旦转过身，在烛火上燃化了密信，当那些纸片化为黑色蝴蝶后，相王府长史姚崇便进殿来了，他向李旦施了一礼后说道："微臣刚从东宫过来。"

李旦挥手示意姚崇在对面坐下，随后便问道："太子情绪如何？"

"唉！太子情殇之至，每日晨起，念着邵王和永泰郡主的名字，悲泣不止。"

"中年丧子，情何以堪？若是在本王身上，必有过之。"李旦长叹一声，喘了口气接着说，"本王碍于处境，不便探看，还请大人代本王聊

表慰藉之情。”

“太子深解殿下难处，要微臣转致谢意，毕竟兄弟情深。只是韦妃悲愤交集，终日凤噪，吵着要面圣质问，太子担心……”

听闻此话，李旦的脸色严肃了：“明日爱卿再去东宫劝解，定要韦妃明了大局，不可因小失大。”

“微臣责无旁贷。”接着，姚崇就谈到今日朝会上，皇上对李隆基派司马护送颉妍公主来到神都很是高兴，说她早就看出，隆基身上有高宗的遗风，当殿便命武三思、武攸宜兄弟为武延秀择定吉日完婚。

李旦的脸上这才活泛多了，心里道，果然不出隆儿所料。可姚崇没有提到李隆基向皇上呈送奏章之事，便带着试探的口气问道：“皇上没有再说什么？”

“没有啊！陛下言语中似乎流露出想回长安的意思。”姚崇应道。

李旦“哦”了一声，这的确是他没想到的，但也不便多问，便另起了一个话题：“自重润与仙蕙出事之后，本王内心一直不安，依爱卿之见，本王该如何对儿女们说这些事情呢？”

姚崇沉思片刻后道：“有道是祸从口出，小不忍则乱大谋。臣以为殿下当告各位王爷与郡主，务必约束言行，方能不蹈邵王覆辙。”

李旦又“哦”了一声，他相信姚崇是真诚的。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些日子对姚崇的戒备是不是有些太过了。他已打定主意，今夜就与豆卢妃等几位嫔妃商议，给寿春王李成器、衡阳王李捻、巴陵王李隆范、彭城王李隆业写信，要他们守死善道，慎为慎行，各安其位。

姚崇也从李旦的眼睛里看出了与往日异样的目光，他很欣慰，那种无形的隔膜终于被信任打破了。

第二天，武钦到相王府来传武曌的口谕，召他到瑶光殿觐见。他便又陷入忐忑不安中，他猜不透母皇召见他为了什么。不知是不是隆儿在奏章中说了触怒凤颜的话？

登上车驾的时候，他又在心底埋怨自己，这些年自己是不是太杯弓蛇影了？

这一次，他的确猜错了。当他跪倒在瑶光殿时，武曌很高兴地让他平身，然后坐下来说话。在李旦的记忆中，这种情景寥寥无几，他竟然一时走不出肃然和矜持。

还是武曌先打破了沉默："朕欲近日返回长安，留下太子监国，故有意任你知左右羽林大将军事。"

李旦就一脸的仓皇，口中讷讷道："母皇赋重任于儿臣，儿臣不胜感激，然神都安危，事关社稷，儿臣恐怕……"

"正因为京师安危，关乎存亡，朕才命你统卫戍之师，以备不测。你也知道，太子羸弱，凡事皆决于韦妃，朕担心……"下面的话武曌没有说，但她相信李旦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你不必忧虑徘徊，朕之所以任姚崇为相王府长史，正是要辅佐你掌管京师禁卫。其人任夏官侍郎，精通兵务，又知平章事，有他在，你尽可安心。"

李旦忙起身行礼，感谢母皇的信任。

他早已没有享受母子间不用设防，不谈国事，只叙亲情的氛围了，一切都是刻板的。在接受了皇上的任命后，李旦起身准备告辞，武曌却又问道："隆儿从临淄呈送奏章，要朕封张昌宗、张易之为王，你如何看？"

李旦暗暗地打量武曌，可从她平静的脸上看不出倾向，只有保守地回道："隆儿年幼无知，若是有不得体之言，还请母皇恕罪。"

"常言说，知子莫若父。你竟然对隆儿一无所知。朕记得光宅元年除夕，他母亲抱着他向朕贺岁时，朕就看出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你听听，他写给朕的文字。"武曌说着，竟然将李隆基奏章中的话一字不落地背了下来：

然迢迢千里，不隔牵念陛下之心；关山重重，难阻祖孙血脉之情。魂牵梦绕，唯陛下寿海福山。夫陛下春秋高，不可一日无分忧之臣；朝事多风云，不可一日无股肱之辅。

"听听！朕这孙儿可比儿子们更能懂得朕的心啊！"

李旦见状便道："隆儿所言，正儿臣欲奏之事。为社稷谋，为母皇

康健虑，亦应封奉宸令和麟台监为王。想必朝臣们也会倾心拥戴。”

“是这样么？”武曌睁大了眼睛。

李旦向前挪了挪身子，真诚道：“儿臣所奏，皆为实言，望母皇明察。”

武曌的眉宇这才展开了，笑得很开心。她相信，李重润的死对宗室是一个警示；她也很欣喜，圣历二年的铁卷盟誓没有虚设。她多么希望这种局面能继续下去，这样，即便有一天她去了，也可以瞑目了。

“隆儿之奏，情真意切，不过，朕不久就会回长安，一切待到了长安再说吧。”武曌颤颤巍巍地要起身，武钦急忙上前搀扶，却被她推开了，“朕还没有到龙钟之岁，你何须多事？”然李旦要搀扶她的时候，她却没有拒绝，儿子的体温让她觉得很温暖，那是一种久违的亲情。她回过头，很慈爱地看着李旦，从额头到口唇，似乎要寻回早年的记忆。

“京都卫戍之事，你与太子和姚爱卿商议，今日就从武懿宗那里尽快交接，他要随朕回长安去。”武曌叮嘱着。

九月的太阳，淡淡的光芒从殿门口投射进来，洒在武曌和李旦的肩头……

大足元年十月初三，在为武延秀和颉妍公主举行了婚礼盛典之后，武曌便起程西入潼关，开始了她回归长安的旅程。

临行那天，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以及留守神都的姚崇等大臣到天津桥送行。

李显的车驾走在最前面，他也是先上前向皇上话别的，然拂不去的伤子之痛，使李显泪雨凝咽，一时语塞，直到车辇驱动时才憋出一句话来：“母皇保重。”

韦妃陪伴在李显身旁，低眉垂首，机械地履行着宫廷的礼节，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昨夜，李显反复叮嘱她，纵有多么大的痛苦都要忍着，他已失去了润儿和蕙儿，不能再失去她。

武曌是否听到了李显的声音，不得而知，可他矜持而肃然、悲痛而不能自拔的情绪让李旦很担心，让太平公主很纠结。

望着浩浩荡荡的车队渐行渐远，太平公主和武攸暨来到李显面前问安并劝慰道："事情已经过去，也是他们失之谨慎，皇兄还要珍重。"

李旦也在一旁相劝："凡事还请皇兄放眼看，青山犹在，春之必至。"

韦妃冷眼看了看太平公主，话就带了气："没有痛在自己身上，自然什么话都可以说。若是公主之子被杀，又该是何心境？"

太平公主的脸一下子落了霜，道："本宫与皇兄说话，你何需多言？所谓子不孝，教之过。都是你这做母亲的惹的祸。"

武攸暨见两人说话都带了气，暗地拉了太平公主一把："王妃也是失子之痛难忍，公主就少说两句吧！"

"多嘴！退一边去。"太平公主一甩衣袖。

武攸暨很是尴尬，众人也顿时愣了。

浩浩荡荡的车驾、仪仗行了十九天，终于在十月二十二日到达长安。

长安，对武曌来说，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结，千头万绪的感喟。这里，有她青春的体温，记载着她与高宗浪漫的温馨；也留下了她失落的泪水，演绎过她同嫔妃们的钩心斗角。这一切，都如昨日一样，她却已垂垂老矣。车过潼关那天，望着南峰苍郁的松柏，她想，当年栽在乾陵上的松柏也该是亭亭如盖了吧！都说是白头偕老，连皇家夫妻都不能如愿，遑论百姓之家？武曌的心酸酸的，眼睛有些湿润。

当她在朝会上提出要西归长安时，包括姚崇在内的宰辅们十分不解，她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其实，只有她明白，她无法忍受一夜又一夜的梦魇，自李重润、李仙蕙和武延基死后，她又回到了当初杀死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境况，不管张氏兄弟如何地调情狂欢，可只要她一合上眼，李重润、武延基和李仙蕙就会浑身是血地出现在她的榻边。他们仇恨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口口声声要向她索命。有几次，他们竟然要拉着她去阎王那里评理。然而，张昌宗、张易之除了安慰她外，别无良方，她为此而一脚将他们蹬到榻下。

她传来沈南璆，推拿多日，依旧头昏脑涨，见效甚微，她就断定，必是那几个该死的魂灵作祟。

她思谋多日，终于决定回京师长安。

即便是走，她也是怀着诸多的牵挂踏上旅程的。她没有想到，武延秀会在几年后等来默啜可汗的女儿颉妍公主，虽然婚礼大典很是热闹喧哗，可她知道，武延秀对武延基的被杀必是悲痛难去的，他是否会因为婚典而淡化了对她的埋怨？离开时，李旦父子提出封二张兄弟为王，她虽然以回归长安为由暂时搁浅，可这事她总得给二张兄弟和宗室一个明确的交代；还有，临行前姚崇陈奏，天官侍郎崔玄暐被罢，降为文昌左丞，乃有人诬告，毫无实据。她曾答应他予以甄别，也因为急匆匆西来而搁置。

这真是：心事浩茫无边际，眉头心头两相结。

回到长安，武曌的第一道旨意就是恢复了高宗在龙朔三年改为蓬莱宫的大明宫宫名。当年高宗改大明宫为蓬莱宫时，她只有三十九岁，皇上只有三十四岁，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充满了遐想和憧憬，而今，往事何堪回首，她更愿意以一种新的心境在这尘封多年的殿宇间行走。

接下来的第二道旨意，就是将年号由大足改成长安，这样，从十一月起，就是长安元年了。这个带着浓浓的回忆色彩的年号，没有遇到任何障碍，无论是留守神都的太子、姚崇，还是随她来西都的二张、武三思以及长安留守姚𤩽等，都一致拥戴。

连她自己也说不清，自久视二年起，她就十分喜欢在追忆中度过政务之余的时光。只要上官婉儿来送检索过的奏章，她都要留她说话，向她讲述早年与高宗的故事；即便是夜间，当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侍寝时，她也会在完事之后絮絮叨叨地说那些琐碎的但在她看来却很幸福的往事。有一天，她要张昌宗为她修面，而让张易之为自己画眉。她的眼睛里悠然地就复活了早年的水色，说先帝年轻时，常常会为她画眉装扮。她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完全沉浸在自我世界中。这样一来，张昌宗和张易之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了疲倦，却慑于她的威势而穷于应付。

长安留守姚𤩽早在皇上还没有起程时，就把诸事安排得十分妥当。这让武曌非常满意。于是，紫宸殿又多了一位可以陪她说话的老臣。她

到长安后的几天，姚⿰⿰⿰

姚𦍒赶忙回礼道："崔大人好！"

武钦在一旁笑道："看崔大人的气色，皇上一定是施恩了。"

"陛下圣明，下官的冤情终于得以昭雪。皇上恢复了下官的夏官侍郎之职，并赐彩七十段。"崔玄暐说话时满眼的笑意。

"可喜可贺！皇上明察秋毫，乃臣下之幸，社稷之福。"姚𦍒言罢告辞，进了紫宸殿。武曌因为刚才恢复了崔玄暐的夏官侍郎职务，正在兴头上，看见姚𦍒进来，忙要宫娥为之赐坐。

姚𦍒谢过恩典，肃肃然坐下说道："陛下归京，微臣以垂老之躯，打理宫观殿宇修葺，难免不周，深感惭愧。"

武曌笑道："爱卿留守京师，功莫大焉。朕自回到大明宫，神清气爽，在神都时的梦魇之症现在好多了，此皆爱卿殊勋。"

姚𦍒忙起身要下拜感谢皇上体恤之情，却被她拦住了："朕正要召爱卿进宫议事呢，不想爱卿倒进宫来了，可谓心有灵犀。"

皇上这句话一出，姚𦍒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原来打算说的话也只有暂时收起来，等着武曌说话。

"朕近日总在思虑凉州兵备。长安之于凉州，千八百里，西去吐蕃不远，朕闻吐蕃频岁奄至城下，不唯百姓苦之，更危急朝廷，依爱卿之意，该如何处置？"

"微臣任长安留守期间，常闻雍州都督发兵往陈仓，以备吐蕃。陛下圣明。凉州者，长安之屏障也，故而须得骁将明帅守之，臣举荐一人，可担重任。"闻言，姚𦍒就觉得皇上思虑甚远。

"哦！不知是哪位将军？"

"臣以为，夏官尚书唐休璟可以胜任。"

"就是那个继任裴行俭为西州都督的唐休璟？"

姚𦍒发现皇上听得很专注，便继续道："唐休璟任西州都督多年，素来掌握吐蕃情势，必不负陛下重望矣。"

“爱卿之言，正合朕意，朕即刻命上官婉儿拟制，任唐休璟为检校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南可以控凉州，拒吐蕃；东可以拱卫京师；北可以与魏元忠灵武道遥相呼应。此长安金城汤池之策也。”武曌很高兴，解决了京师的防守问题。

“陛下圣明。”皇上如此高龄，思路如此清晰，实在让姚𤇆惊异。他在心中掂量了许久，还是从怀里拿出焐了体温的辞呈，递给武钦。然后俨俨然起身，来到武曌面前，伏地而泣道，“臣蒙陛下恩泽，久居留守，不胜感激，然臣年近七旬，华发垂老，不胜政事，故臣乞骸骨，恳请陛下恩准臣致仕。”

“爱卿这是为何？”武曌诧异，他好好地怎么就想起了辞职。

“臣乞骸骨，非临场触机之念。当今我朝才俊云集，贤者蜂起，老者有张柬之，少壮有姚崇，臣若让贤，必是长江东去，后浪迭起。”

武曌相信，姚𤇆的话是真的，在这个朝堂上，可以谏言尽忠的臣下很多，但真正能够与自己在一种很宽松的气氛中议论国政的，只有早年的刘仁轨、后来的狄仁杰，再就是姚𤇆。但她挽留他也绝无虚意。她艰难地挪了挪身子，对匍匐在地的姚𤇆说道：“爱卿请抬头，看着朕说话。”

姚𤇆怯怯地抬起头，就从武曌的眼角发现了两行晶莹的泪水：“朕已七十有七，尚坐在朝堂治国理政，爱卿小朕九岁，焉敢言老？”

姚𤇆的心绪一下子变得很复杂。是的，当年那个年轻美丽的武曌永远回不来了，她也该颐养天年了。他在留守任上多次欲上奏朝廷、而最终作罢的那些话一时都涌上了心头。

姚𤇆的膝盖悄悄地、缓缓地往前移，直到距离武曌很近的地方，才声音有些发颤地说道：“微臣不唯自己要归老，有几句知心的话也要对陛下讲，请陛下恕臣直言之罪。”

没等武曌恩准，姚𤇆担心自己对陈奏发生动摇，一口气说道：“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李氏旧基。当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实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而见李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必反，器满则倾，故臣以衰朽残年奏请陛下，

慨然还政于太子，此陛下天年之明，圣者之智矣。”

说完自己心中的话，姚🔗仿佛卸下了一肩重负，至于接下来是武曌凤颜勃然，治罪投狱，抑或赦过恕罪，对他都不重要了。要紧的是他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也表达了朝臣中耿介、忠直之士的心愿。

大殿里陷入难耐的沉寂，武钦悄悄地打量着武曌的情绪，暗暗埋怨老留守不知深浅，毫无顾忌地要皇上让出帝位，难免招来横祸，却慑于武曌的威势动不了脚步，只能呆若木鸡地站着，一会儿看看皇上，一会儿看看姚🔗。

武曌的脸色时而苍白，时而泛红。这样的奏言她在哪里听过？哦！早年的裴炎、后来的狄仁杰不止一次地这样规劝过她，以致病入膏肓时也不改初衷。

“倘太后念先帝在天之灵，就当返政于皇上，则李敬业不讨自平矣。”

那是裴炎的声音。

“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

那是刘祎之的声音。

“陛下钦先圣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敬天顺人，二十年矣。岂不闻帝舜褰裳，周公复辟，舜之于禹，事祗族亲。旦与成王，不离族叔。族亲何如子之爱，叔父何如母之亲。”

那是魏元忠的声音。

曾经是北门学士中坚的刘祎之为此而引刀殒命，裴炎为之喋血都亭。

而面对魏元忠和姚🔗，她再也唤不回当年那种凛冽之气了。今非昔比，她不能不承认，无论是狄仁杰、魏元忠还是姚🔗，都说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往者不可追，来日已有时。她不能只顾自己，在日益走向衰老的日子里，她需要逐渐地居于退守，才能使身后的武氏家族避免劫难。

武曌轻轻地抚摸自己的胸口，长长地舒一口气，似乎要将所有的不快和伤感一吐而散。她示意武钦扶她起来，来到姚𦍒身边，弯腰要扶姚𦍒，却不料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姚𦍒眼快，慌忙上前抓住皇上的胳膊。

“爱卿平身。”武曌气喘吁吁地说道。

“谢陛下不杀之恩。”姚𦍒站起来时，膝盖已经麻木。

“爱卿所奏，亦朕之所忧，朕会认真思虑的。”武曌很疲倦地靠在龙位里，微闭着双眼。过了一会儿，她又挥了挥手说道，“明日早朝，朕就准了你的辞呈，回乡颐养天年吧！朕会传旨有司，依旧以三品秩禄待之。”

……

长安二年的新春说到就到了。

除夕夜，武曌接到了太子、相王、太平公主早在腊月就起程送来的祝岁礼。申时二刻，上官婉儿、武三思、武攸宜、崔玄暐、张柬之、苏味道等纷纷来到紫宸殿，除了向皇上祝岁，就是跟随武曌到宗庙祭祀。自天授元年称帝以来，她一直试图让武氏宗室在祭祀规模上超过李氏宗室，但都没有奏效。每逢除夕夜，这样的祭祀也是最让人纠结的时候。她高居朝堂，但总是摆不脱对娘家的眷恋。

尤其是今年，中宫和东宫天各一方。虽然刚刚进入腊月，她就命司宗寺精心筹办神都两家宗庙的祭祀，然而，她不在的时候，谁知道是否可以让先祖在天之灵心安理得呢？

长安夜灯初上之际，浩浩荡荡的车驾从丹凤门驶出了大明宫，先前往李唐宗庙，依据“天子七庙”的礼制，这里供奉着李唐七代先祖的神位。车驾走在长安大街上，借着一街两行的灯光，武曌的目光摇过一座座熟悉的建筑。物是人非，长安市景依然，而逝者长已，生者日老，她不忍目睹眼前风物，干脆闭上了双目。坐在她身旁的上官婉儿见状便问道：“陛下凤体不适么？”

“唉！物是人非，流水落花。”武曌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

上官婉儿拿出崭新的丝绢，为皇上揩去腮边的泪珠，并劝慰道："除旧布新，陛下该高兴才是。"

"想亦无益，不想了，除旧布新，高兴！"武曌赧然地笑了笑。

申时三刻，祭祀的队伍准时在崇尊庙前站定，司宗寺和崇玄署的官员备好的太牢都已摆放齐全。太乐署的乐师们高奏《郊天旧乐章·豫和》。武曌带着臣僚们庄严地来到先祖神位，正要行三叩九拜之礼，孰料耳边传来一个洪亮而又凌厉的声音："且慢！微臣有事禀奏。"

武曌回身一看，是秋官侍郎张柬之，便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道："今夜乃先灵归庙之际，有事下去再奏不迟。"

张柬之提起袍裾，来到武曌面前说道："微臣所奏之事正关乎宗庙祭祀，恳请陛下恩准臣陈言。"

"说吧！"武曌挥了挥手。

张柬之的脸色顿然严肃起来，双目炯炯有神，环顾了一眼随祭的朝臣道："宗庙乃先帝、大帝神居之所，德合天地，泽流河海，庶物和平，灵光充塞，岂容佞臣末流玷污？臣请将张昌宗、张易之逐出庙堂。"

武曌的思虑一下子回转不过来，她没有想到老迈的张柬之会在这个时候发难："他身为奉宸令、麟台监，为何不能随祀？"

未料话音刚落，复职不久的崔玄暐出列响应张柬之的奏言："高宗大圣皇帝神位在此，张昌宗、张易之随祀，必致大帝蒙羞。臣以为应劝二位张大人退出。"

崔玄暐一句话噎得武曌回不上话来，眼看凤目怒睁，正欲说话，孰料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出列说话了："请陛下恩准臣等退出祭祀。臣等受陛下恩泽，只知陛下而不知李唐，不拜也罢。"言罢，他们向武曌深深施了一礼，转身离去。

太乐署的祭祀乐典旋律冲天的时候，主持祭祀的司宗寺少卿高声道："祭拜先灵，护佑社稷，享国长久。"

然而，武曌似乎没有听见，仍然木然肃立。武钦被这种情景强烈触

动了，低声说了一句：“看这节过得……”

第二十一章

洛水难载积年怨

长安开启思过心

爆竹在洛阳坊间撼天动地的时候，相王李旦已在王府大厅里坐了许久了。

昨夜守岁本就睡得很晚，但是当第一声庆岁的爆竹响起时，他就又醒了。宫娥们服侍洗漱完毕后，他就来到前厅细想昨夜祭祀的风波。

母皇不在，宗庙祭祀的主祭自然是太子李显。夜色渐沉的申时二刻，李显、李旦、太平公主、武攸宜、武延秀等都先后到了李氏宗庙门前。依照礼制，他们应先在这里祭奠李氏列祖列宗，然后去武氏宗庙祭祀。

司宗寺的官员早早地在门口迎接太子和各位王爷、大臣了，他高昂的声音在祭祀乐声中听来有些沙哑："时辰已到，请太子殿下、各位亲王殿下、各位大人就位。"

谁知，当李显携韦妃刚刚迈进供奉着列祖列宗神位的献殿，耳边就传来武攸宜的声音："太子且慢，臣有话要说。"

李显的脚步便倏然停滞了，回转身来看了一眼武攸宜道："时辰已到，列祖归来，何事有祭祀要紧？待会儿再说吧。"

武攸宜一挥衣袖，穿过众人，便来到了李显的面前："微臣所言，正为今夜祭祀之事。敢问殿下，何人是当今皇上？"

"王爷这是何意？"李显一脸的不解。

"陛下领四海臣民，御九域锦绣，德配天地，享国万世。天授元年，陛下降旨，将武氏宗庙改为七庙，依情该先往武氏宗庙祭祀，今太子逆鳞而行，意欲何为？"武攸宜大声道。

“你……”李显顿时满面通红，而身边的韦妃早已按捺不住，蛾眉横卧，双目怒视，李显生怕她说出不该说的话来，暗暗用力握了握她的手，韦妃才没有发作。

李旦见状，上前道：“除夕之夜，朝野尽欢，王爷何须计较枝节？”

“慎终追远，国之大维，焉能谓之枝节小事？陛下既已赐武姓予太子、王兄，就该以武氏血脉为耀。为何耿耿于李姓不舍，是否以为这大周江山不姓武而姓李呢？”武攸宜瞪着眼睛，他这句话噎得李旦十分愤怒，但也无话可说了。他知道自己若是意气用事，说出大周托大唐之基的话来，就恰好中了武攸宜下怀。

而武延秀也跟着武攸宜的话，指责太子无视皇上，轻慢武氏祖宗。这些话句句都刺在李氏子孙的最痛处，大家却又不便发作。

这时，武攸暨暗暗拉了拉武延秀的衣袖说道：“你一个孙辈掺和什么？还不退下？”

武延秀一瞪眼，甩开族叔道：“叔父若怕惹事，就闭口罢了。祖姑母乃当朝皇上，武氏庙祀理所当然为国祀。”

武攸暨一脸的尴尬，正进退两难间，就听见太平公主厉声道：“你怎么说话呢？乳臭未干，世事不晓，竟敢目无尊长？来人，将这不知大小的狂徒拿了。”

第一次参加祭祀的颉妍公主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双仓皇的眼睛时而瞅瞅武延秀，时而看看太平公主，及至看到禁卫执刀上前拘拿武延秀，才一下子扑到他身旁伸开双臂，对冲上来的禁卫喊道：“不可以！不可以！”

正此时，太子宫尹豆卢钦望和相王府长史姚崇穿过爆竹声匆匆来到李显面前，因为城中燃放爆竹，行道阻塞，他们绕了两条街才赶到。

两人瞬间都感到现场气氛的沉闷和紧张，又不便问李显情由，便急忙退至一边，拉过司宗少卿悄声问道：“眼看申时三刻将过，为何迟迟不行祭祀，难道不怕列祖列宗降罪么？”

司宗少卿叹了一口气，附耳对姚崇道：“本来太子都要进献殿了，

建安王却提出要先往武氏宗庙祭祀。”

闻言，姚崇便明白了，他缓缓来到武攸宜前施了一礼道：“微臣有事禀奏，王爷可否借一步说话？”

武攸宜点了点头，两人便来到庙前的旗杆旁，姚崇谦恭却很明晰地对武攸宜说道：“王爷所言极是。天授元年，陛下确曾降旨将武氏祭祀改为七庙。然王爷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就在同年，陛下颁制，将长安李唐宗庙改为崇尊庙，因此，祭祀当以崇尊庙为先。微臣想，此时此刻，陛下一定是在崇尊庙献殿上香、献太牢。倘是陛下闻知王爷为祭祀先后而置气，岂不要以违旨论之？”

“这……”

姚崇笑了笑，语气益发地和缓：“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故孝悌者，国之本也，论心不论迹。李氏如何，武氏又如何，说起来都是兄弟，兄弟之间全在一个‘悌’字。微臣记得，圣历二年，陛下命武氏诸王与李氏诸王明堂盟誓，以铁卷书之。倘陛下闻之武、李兄弟为祭祀而反目，能不伤心？故而微臣以为，以崇尊庙祭祀为先，乃合陛下圣意。”

话说到此处，武攸宜自然也无话可说。

姚崇见事情有了转机，忙向武攸宜施了一礼，转身来到司宗少卿面前低语几句，于是，乐声重新响起，庄严肃穆的气氛立刻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李旦紧跟在李显后面，泪眼模糊中，似乎看见先帝忧伤惆怅的眼神，正一点一点地抚摸自己的额头，但他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涌出眼眶。

可这多年的积怨在李显那已化为锁不住的波涛，在跪向祖宗神位的那一刻都泻出了心堤：“父皇！儿臣来看您了。儿臣携润儿、蕙儿的祈福来看您了。您可记得，润儿降生，您欣喜盈胸，大赦天下，改元永淳，排众议而立为皇太孙，赐宫宇而置属官。恩泽浩瀚，没齿难忘。可他……哎……父皇啊！儿臣心痛啊！”

“父皇！你听见儿臣说话了么？他们兄妹春秋正富，本该为朝廷尽力效命，为社稷临深履薄。然彼等语无轻重，青春早殇，儿臣无能，未尽教子之责，愧对父皇先灵。想润儿、蕙儿夫妻已拜于膝下，还乞父皇

天灵，撒甘露于心，降恩泽于身，慰儿臣追念之苦……”

泪水载着不尽的辛酸，从李显的腮边流入韦香的心苑，一时间，早年得宠的如鱼得水，为皇后时的志得意满，流放房州时的度日如年，太子妃后的抑郁不申，丧子失女后的柔肠寸断，都一起涌上心头，她跟随着李显哭诉的尾音，凄然长呼道：“父皇！润儿、蕙儿冤枉……”谁知一口气堵在胸口，竟无法哭出声来。

乐师们的心也被李显夫妇的哭声搅乱了，宫、商、车、徵诸音不谐，后来干脆弦息管哑，寂然无声，献殿的各个角落都弥漫着李显的悲泣。

这出乎预料的情景让李旦惊呆了。这情景倘是传到长安，授武三思、张昌宗和张易之等人以柄，宫廷难免又是溅泪洒血，天日易色。他悄悄拉了拉豆卢钦望的衣袖，豆卢钦望很尴尬，作为太子宫尹，出了这样与祭祀极不协调的事情，他直感难辞其咎，更担心皇上追究下来。但他也不知怎样才能尽快摆脱这种局面，于是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姚崇：“大人！此事何以处之？”

“即止。”姚崇只回答了两个字，就站起来越过人群，来到司宗少卿面前说道，“岁交冬春，时换新旧，雅乐彻夜，何故中途乐止？”

司宗少卿暗暗指了指李显夫妇，姚崇装作没有看见，严厉地对司宗少卿道：“倘惹恼了太宗、大帝先灵，以灾祸谴告，你罪莫大焉！”

见此，司宗少卿顿时明白了，他惶恐地转过身去，不久，两庑间的乐声重新响起，立刻淹没了李显的哭声。

姚崇又躬身来到李显身后，耳语道：“众目睽睽，殿下却号啕不止，有失国体，即请节哀。”

其实，就在乐声重奏的那一刻，李显已经知道自己失态了。他暗地握了握韦香的手，韦香也止住了哭声。豆卢钦望不失时机地起身来到大家面前，展开祭文，高声宣读。那些礼赞贞观之治，永徽盛业，神皇伟功的雅瞻翰藻，迅速冲淡了方才的气氛，唤起新春的紫气跨过洛河，铺满神都的坊间巷闾。

其实，要说痛悲和积怨，李旦比之李显更甚。三次被迫让国，六年

别殿空悬，爱妃双双失踪，时而太子时而相王，人世间再没有像他这样被亲生母亲玩于股掌之中的了。他的自尊已被母皇摧毁得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心灰意冷。可谁又能想到，母皇在前往长安之前，竟将掌管神都禁卫的要职委与自己，这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试探，又有多少是出于对母子情感裂痕的修复呢？他很庆幸，岁月将自己的情感打磨得近乎麻木，虽有些冰冷，却也是一种沉稳。

但他从昨夜回到王府后，一想起献殿中的情景，就陷入忐忑不安之中。

迎春的爆竹声渐渐平息之际，豆卢妃穿戴整齐地来到前厅，向李旦恭祝元日新岁。李旦笑着回了一句“天地同喜”，豆卢妃便在李旦的对面坐下了，她有些忧伤地看了一眼李旦后道：“年节之际，隆范、隆基兄弟却不能回京，这节庆就显得冷清多了。”

李旦理解豆卢妃的心境，她最牵挂的还是李隆基，自从窦德妃和与刘妃神秘失踪后，她就把李隆基视为己出，倾注了一个母亲全部的情感。隆儿是个重情感的孩子，他也视豆卢妃如生母。早在腊月间，她就不断打问隆儿的消息，希望在年节时，母子能在一起说说话。

“王妃是明白人。他们现今都是朝廷钦封的亲王，只有在每年十月朝觐时才能回京。随意回京，那是要担罪名的，本王的处境你也不是不知道，归来于彼无益，于本王无益。”

豆卢妃掏出丝绢，擦了擦眼角后道：“妾身明白，也不过是说说罢了。”

李旦借着晨光看去，心里就是一阵疼痛。自刘妃、窦德妃去后，豆卢妃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眼见得已失去了青春的光彩，眼角也悄没声息地爬上了皱纹。

豆卢妃的贤惠、忍让，使她总能在要紧关头提醒李旦，相王府因此而少了许多的麻烦。现在，想起昨夜宗庙祭祀的情景，她拧了拧手中的丝绢后道：“待会儿到了东宫，还请殿下劝解太子，凡事想开些，千万不可惹恼母皇，若再来一次改立国嗣，于社稷并非幸事。”

她说的是元日清晨的“诗宴”。朝廷的宴会被定为三级，其“韵宴”为官吏饮宴，“诗宴”为王侯饮宴，“文宴”为皇帝饮宴。

“王府无事，王爷倒不如先行一步，好和太子说话，免得待会儿人多嘴杂，徒生事端。”豆卢妃又道。

李旦点了点头，转身要郭纬去备车。

辰时三刻光景，李旦进了东宫。节日的东宫，张灯结彩，煞是鲜亮，各个殿宇也都装扮一新，空气中弥漫着清晨迎春爆竹留下的淡淡的呛味，乐坊里传来盈耳的笙竽吹管，丝竹缠绵。宫娥和太监们对面而立，从庄静殿前一直排到司马道口。在他们的后面，是宫廷禁卫组成的阵列，一个个披甲戴盔，雄姿勃勃。每隔一段路，都有一位领班的太监或宫娥负责招呼前来拜年的臣僚。

李旦的车子刚刚停在司马道口，立刻就有几名太监上前行礼道：“恭迎相王殿下。”

王晖见是李旦夫妇，忙快步上前，大礼参拜道：“老奴恭迎王爷、王妃殿下。”

李旦挥手示意王晖平身，王晖道谢后接着说道：“太子殿下正在庄静殿中，王爷、王妃请。”

李旦一进殿门，就拉着豆卢妃跪倒在地：“臣弟恭贺太子殿下新春之喜。”

这是场面上的礼节，李显知道，不行这礼，其他的都无法继续，他只有欣然接受。然后，才以皇兄和嫂子的身份邀请他们入座。宫娥们鱼贯而入，送上新春茶点，顿时，茶香弥漫，年味儿也越发浓了。

李显兴致勃勃道：“为兄从江南带回一盆兰花，现开得正盛，就在别殿放着，兄弟若有兴一观，为兄奉陪。”

于是，四人便一起来到别殿。只见中央那盆兰花开得甚是雅致，花枝很繁密，整整有二尺高，紫色的花朵散发的淡香在大殿的各个角落弥漫。李显解释道：“此兰乃腊月有人自南国带回，原是放在暖房里，故而开花了。”

韦妃拉着豆卢妃的手插话道：“不就是一盆兰花么，兄弟若是喜欢，待会儿席散后随车带走就是。”

“岂敢！岂敢！既是有人送给皇兄，自是有缘由的，为弟就不掠美了。”李旦急忙摆手。

韦妃说话随意，笑道：“难不成兄弟担心本宫夺了你的心爱之物不成？”

“姐姐说笑了。哪天臣妾接姐姐过府上去，有喜欢的宝物尽管拿去。”豆卢妃忙解围道。

大家便一阵脆笑。然而就在这时，李旦脸上的笑容倏然隐退了。他发现在大殿的另一头的案几上，竟然竖着两尊牌位，上面写着李重润、李仙蕙和武延基的名字。

李旦沉默了片刻，问道：“皇兄这是……”

“润儿……”还未开口，李显已是泪流满面了，“唉！他们兄妹去了，母皇无安葬旨意，为兄只有在这里为他们设置灵位了。”

“自古及今，未有如母皇如此对儿孙大开杀戒的。善恶有报，本宫料定她不能善终。”韦妃接上李显的话茬。

“爱妃思子心切，本宫深解，然须谨言，万不可祸从口出。”李显连忙瞪了一眼韦香，随后看着孩子们的灵位，自己也忍不住感叹道，“为兄至今仍不能相信润儿和蕙儿已经离去，似乎总能在这宫中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欢笑的身影。尤其是到了夜间，为兄总感到他们就站在门外，披风戴霜，瑟缩发抖。可开了殿门，除了值守的太监，就是穿过林的风声。旦弟，你说说，他们怎么就走了呢？”

李旦能说什么呢，只能陪着流泪。他暗暗打量皇兄，禁不住感喟生活的残酷。刚刚年过四十五岁的李显，短短几个月，鬓角就撒上了银霜，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

豆卢妃也牵着韦香颤抖的手，尽力安慰着。

突然，韦香松开豆卢妃的手，来到李显和李旦面前道：“陛下临行长安前，不是降旨旦弟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么？”

李旦很诧异，不知韦妃为何忽然提起这件事呢？他点了点头。

“现今陛下在长安，对神都鞭长莫及，旦弟何不借此机会兴师兵谏，逼迫陛下还政于李唐？也好雪天授以来宗室被害的耻辱。”

韦香这话一出，大家都大惊失色，李显更是着急得直跺脚。

李旦看着韦妃圆睁的杏眼，似乎看到母皇的影子，而韦香并不等他回答，紧逼一步说道：“机不可失，错过了这个机会，将会铸成遗恨千古的大错。”

“王妃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不是要陷本宫于不孝么？”李显脸上写满了惊恐。

韦妃横着眉毛道：“臣妾也是为李唐宗室着想。这江山乃高祖兴业，太宗创业，大帝励精图治而来，他武士彠无非一将，武曌凭什么以周代唐呢？”

李旦示意豆卢妃关了殿门，回转身来对韦妃道：“尊嫂所言，也是实情，然则，此时朝局纷乱，如母皇不来执政，则奸佞得逞。故臣弟辞让政事，也是为了朝廷。”

韦妃不以为然：“旦弟此话似有言不由衷之意。当时陛下虽立旦弟为帝，却囚之别殿，不许过问朝事。皇帝空悬，太后霸朝，可谓一鹞入林，鸦雀无声。本宫相信，辞让之举，旦弟也是实出于无奈。”

李旦便语塞了，他其实与李显是一个心思，就是绝不能违背孝道，兴兵讨伐母皇。而且他深感此时举兵，亦非其时。他看了看李显，又分析道：“皇上虽委臣弟主持左右羽林大将军事，可她为何又将武攸宜留在了神都？武攸宜与府卫经营长久，盘根错节，爪牙耳目甚多，焉能轻易听令于臣弟？还有一个武延秀，说不定彼等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东宫呢！一旦动起刀枪，非死即亡，不唯李唐恢复几成泡影，你我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听完李旦这番分析，韦妃双手就在胸前反复摩挲，她的确没有想到武攸宜、武延秀这一层：“如此说来，李唐宗室只能如此了么？”

李旦摇了摇头：“臣弟记得先祖老子有言：‘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昔者孙仲谋怂恿曹孟德称帝，孟德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母皇现为武三思、张昌宗和张易之等奸佞所惑。彼等数度蠢动，欲封二

张为王，吾等何不推波助澜呢？”

李显的眼睛一亮，顺口道：“旦弟是说，踞二张于炉火上焉？”

李旦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道：“这也是尽孝，母皇春秋高，身边不可无分忧之臣啊！”

李旦并没有说明此议是出自李隆基之口，他只是强调，待会儿宴前，此议由李显率先提出，随后作为一道奏章，由姚崇草拟后送往长安。

“此乃最重之新春大礼也。”李旦最后又补充了一句。

这时候，王晖在门外禀奏：“各位王爷和大人都到了，现在庄静殿中等候呢。”

“为兄不欲外人知润儿、蕙儿灵位，故吾等从后门出去。”说完，李显又对王晖道，“本宫一走，你立即锁上前后殿门，任何人不许进来。”

“遵太子旨意。”

东宫的“诗宴”整整持续了三个时辰，其间除了丰盛的佳肴山珍外，还上演了盛大的乐舞。乐舞的歌词乃武曌所写，太乐署经过精心排练，一套随武曌去了长安，一套留在了神都，不过出于礼制的要求，在人数上较之长安少了很多。

宴会的最后，李显端起酒杯道：“诸位爱卿！自陛下返归京师后，本宫夙夜思念，寝不能安。陛下春秋高，左右不能无股肱辅佐之臣分忧。奉宸令、麟台监，风流云集，龙跃凤鸣，如日中天，乃母皇左右股肱，故本宫与相王商议，决计上疏陛下册封二位大人为王，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这消息如一石击水，引得一阵哗然。武攸宜和武延秀不禁有些失落，这谏言本该是由他们提出的，却让李显抢在了前面，于是只得率先响应了倡议。

武攸宜道：“太子所言，正是臣之所愿。臣将在上疏上签名。”

武攸暨很不解，早年踌躇满志，扬言要将社稷赠予韦玄贞的太子，

如今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跟着武氏叔侄的脚步，便很不自然地看了看身边的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并未理会他，而是站起来高声道："本宫以为，殿下所举，深得人心。本宫早有此意，故而与安定郡王必是要签名的。"

不管李氏宗室和武氏家室对李显的动议怀着怎样的心态，但在朝臣们看来，他们倒在这一次是戮力同心了。太阳快下山时，新春宴会才结束，朝臣们纷纷出了东宫，打道回府。

豆卢钦望和姚崇被李显留下，他们商议如何将上疏写得入情入理，让母皇凤心欢悦。一切拟定以后，二人乘着元日新春的喜气走在了司马道上。豆卢钦望不无感慨地说道："不知道陛下对这道上疏将会如何看？"

姚崇摇了摇头说道："依在下观之，陛下必是要拒绝的。"

"这却是为何？还请大人明示。"

"当然，从内心说，陛下也许欣然愿册封二张。然毕竟彼等系男宠，此朝野尽知之事，陛下何等聪明之人，她总得试探舆情啊！"

"大人言之有理。"豆卢钦望点了点头。

姚崇眨一眨眼睛，就诡谲地笑道："太子殿下这一出戏演一场不行，恐怕还要多演几场才能奏效。"

姚崇的感觉一点也没错。

上疏是由东宫四品侍卫狄光远专程以六百里快马送到长安的。临行时，李显特别叮嘱，上疏先送到武三思那里，如果梁王没有异议，即可签名呈送陛下圣览。但后来武曌只看了一遍，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批了"缓议"两个字，就束之高阁了。

除了武三思和上官婉儿，张易之兄弟自然是最先看到皇上的批阅的，这让他们很不解，也很郁闷。

不管心境怎样，长安的元宵节还是以它不同于神都的风韵而来了。

武三思督促司常寺精心地安排了武曌到望仙门楼观看元宵夜景。二张、苏味道、张柬之、崔玄暐、武懿宗以及刚刚调回京城任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的唐休璟、知制诰上官婉儿等陪同。

暮色刚刚降临，大小街巷便成了灯的海洋。千姿百态的花灯，有的悬挂在大门前，有的悬挂在亭榭间，有的干脆就挂在树梢，恰似万朵春花绽放，使得月色都显得黯然。尽管新春最隆重的时刻在元日，因为那是对祖先恩德的追忆，对未来的期待，但是在长安，元宵才是新春的高潮。这一天，城内的才子佳人、高官显贵，往往要乘车前往郊外观看花灯，而城外的百姓也纷纷进城感受灯市的繁华，因此，朝廷命令，这一天的城门彻夜敞开。武曌平日理政的疲惫也被眼前的绚烂华彩驱散了，随口问在一边的凤阁侍郎、同平章事苏味道："如此好景，爱卿焉能无诗？"

苏味道起身，略思片刻后道："微臣小吟一首，请陛下指谬。"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好诗！朕要赐你御酒一杯。"

苏味道连忙谢恩，他虽官居宰相，可处理起政事来，远不及姚崇、张柬之应付裕如。也只有在这样的场合，他才有一种池鱼归渊的自在，也才能真正在朝臣心目中赢得尊敬。

武曌又转身问上官婉儿："今夜可有诗？"

上官婉儿嫣然一笑："启奏陛下，微臣白日阅看奏章，有些疲累。随奉一首，献丑了。"

阳祛寒气去，灯逐明月来。

遥知三月里，桃花丽人裁。

武曌笑道："苏卿诗虽好，但只写一时盛景。知制诰此诗写得很有气势，连类绵延，看到来日春色，境界高出一筹矣。"

张柬之是第一次陪同皇上观灯，深感皇上虽一女主，却于吟诗中因会发明，语出精湛。

武曌再转脸看去，不远处夏官尚书唐休璟却是昏昏欲睡的样子，便问道："唐爱卿在西州久矣，未曾有过此景乎？"

唐休璟为自己的走神很不好意思，道："异族之节，与我中原之节殊异，微臣确是初见。"

"爱卿数十年戍边卫国。此次回京履职，还要多有谏言。"武曌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

唐休璟戎马一生，一听皇上询问起武备，立刻来了兴趣，趁势说道："微臣奉调回朝，巡察复位，见将军皆华发垂老，少有少壮。微臣谏言设置武举，选拔将才，如此则远可以御强兵，近可以备吐蕃、突厥之扰。"

"爱卿此言正好，此事就由爱卿与武三思、姚崇、崔玄暐议定，呈朕审阅。"

"微臣遵旨。"武三思见点到自己，忙应和道。

整个观灯过程中，张昌宗和张易之一直都是沉默不语，武曌知道，他们的心结在封王上，便也没说什么。

子时时分，在长安东市、西市坊间撼天动地的爆竹声声中，武曌回到了紫宸殿。

司宫监在她回来之前已将木炭火烧得红红的，一进殿门，融融暖气就扑面而来，仿佛春天就在窗外。

一回到紫宸殿，武曌被诗情抚慰的心立刻又陷入了难言的孤独和寂寞。她咬了咬下唇，就觉得这个夜晚绝不能这样过，它该属于自己。她唤来张尚宫，要她传宫娥来为自己沐浴，又让武钦到别殿传来二张兄弟。

热腾腾的水汽弥漫在武曌周围，疏通着她的每一条血脉，洗淡了她苍老的痕迹，仿佛经过一次补水，那些凹进去的沧桑又恢复了活力。武曌闭上眼睛，一任宫娥们小心翼翼地将透亮的、洁净的水洒在她的身上……这场洗浴持续了半个时辰，武曌才在宫娥们的伺候下出了浴盆，上了皇榻。

张尚宫很适时出现在帷帐外，轻声禀奏道："奉宸令与麟台监已经沐浴更衣，现正在别殿候旨。"

"宣他们进来。"

张昌宗、张易之刚刚洗过的躯体，浑身上下都有不尽的蒸热在膨胀，特别是那白玉般的肌肤，在新岁的灯光下，绸缎一般闪闪发光。

可张昌宗很快发现，春药也顶不住心境的郁闷。武曌就很不高兴了："你怎么了，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张昌宗打了一个寒战道："六郎该死，六郎该死。"

武曌纤细的手指点着张昌宗的额头说道："你那点小心思朕要是看不出，就枉为人主了。你不就是惦记着那个'封王'么？朕就不明白了，一个亲王的封号对你就那么要紧？朕赐你等田宅无数，美玉盈室，又追封你父亲为襄州刺史，难道不比这个虚衔强？"

"陛下！"张易之给了武曌一个吻道，"微臣对陛下之心，天日可鉴。然微臣总是在想，除夕夜那个张柬之凭什么对微臣说三道四，不就是看不惯微臣在陛下左右伺候么？微臣是想，如今太子、相王、公主均上疏陛下册封，也是人心所向。"

武曌斜睨了一眼张易之道："你等说来也算是官宦世家，为何对政事人心茫然无知？你如何就断定太子上疏是出自内心呢？朕还要看看他们究竟意欲何为。"

张昌宗、张易之这才多少有些理解了，武曌便道："时间不早了，你等回府去吧。朕还要提醒你等，朝臣之间当戮力同心，共固社稷。若再搬弄是非，朕定斩不饶。"

张昌宗兄弟走了，大殿里恢复了寂静，可武曌却睡意尽消。她问自

己，太子为何忽然也提出要封二张为王，是因为李隆基么？

报晓的时候，武曌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她在梦中看到了高宗，他看上去面色很红润，完全没有生前病恹恹的样子。他来到武曌榻前，告诉她李重润、李仙蕙和武延基都在自己膝下，终日诵经念佛，他还埋怨她不该负气与他们诀别。武曌脸上有些发热，道："他们非议朝政，臣妾不得已而为之。"

"真的如此么？朕在仙界俯瞰人间，目及八荒，天后一举一动朕看得清清楚楚。你年过七旬，该是急流勇退，追往思过之时了。"李治说完这些，停顿了一下又道，"除夕夜张柬之之举，壮怀激烈，忠贞可嘉，天后不可妄生问罪之思。否则，朝纲大乱，生灵遭劫，圣朝危矣。"

"陛下！臣妾……"

然李治没有答应，转身而去。武曌欲起身去追，可眼前只有云霓翻卷，旭日临空，照得她睁不开眼睛。

"陛下……"武曌一使劲，忽然就醒了。

"陛下！"张尚宫听到声音赶忙进来，武曌应了一声，问道，"朕昨夜睡得晚了，朕刚在梦中说了什么？"

"皇上刚才在梦中呼唤陛下。"张尚宫小心翼翼地回答。

"唉！朕梦见先帝了。"武曌长长地叹息，"现在是何时辰？"

"启奏陛下，辰时二刻。"

"哎呀！朕睡过了。快扶朕起来。"

张尚宫急忙招呼宫娥进来为武曌梳洗装扮，等她在案头刚刚坐定，武钦就进来禀奏："东宫四品侍卫狄光远求见，现在塾门候召。"

"宣狄爱卿来见。"

狄光远是来向武曌辞行的，在返回神都前，他希望能得到武曌对太子、相王等上疏的回音。武曌很关切地询问了狄光远母亲的境况，在得

知狄仁杰去后，狄光远兄弟膝下尽孝，老夫人身心康健后，她很欣慰："狄公一世，光明磊落，功绩辟伟。朕望爱卿以你父为楷模，效忠朝廷，光耀门庭。"

"微臣谨遵陛下旨意，牢记父训，不敢懈怠。"

武曌从案头拿起一封书札，要武钦递给狄光远后道："回去告诉太子，多思国政，勿生他念，封王一事，暂缓图之。"

狄光远告退以后，武曌想起昨夜的梦境，一整个上午便再也没有心思批阅奏章了。梦中李治的音容使她油然想起了感业寺。日月流转，自永徽二年回宫以后，恍惚五十二年了，她再也没有到过那曾让她感伤的寺院。而当年情同手足的明霁法师，在她后来的追杀下，辗转漂泊，最后也在神都郊外的西山圆寂了。她顿然萌生了要去感业寺看一看的想法，便立即要武钦传话下去，命司宾寺崇玄署知会感业寺，准备迎接圣驾。

第三天，武曌一行便起程前往感业寺。这一回，她没有感伤，没有离愁，车驾载着他，警跸护着她，仪仗开道，奉御驾车，向北而来。

这是自去年十月回京师后她的第一次出行，她破例没有让二张陪伴，而宣了武三思、张柬之、上官婉儿随行。

武三思一听说上官婉儿随行，心中自是十分高兴。他早早地来到紫宸殿前等候，远远地看见上官婉儿出现在门口，便兴冲冲地上前打招呼："知制诰亦奉旨前往？"

上官婉儿莞尔一笑道："明知故问。"

张柬之这次被宣随皇上去感业寺，这让他很是意外，除夕夜他厉声进言将二张排除在随行祭祀的臣僚之外，原是准备接受皇上降罪的，不想后来却风息浪宁了，这使他想起狄仁杰曾对皇上给予的"荦荦大端"的评价，看来狄公所言非虚啊。他猜想，皇上点名要自己随行，绝非无意触机之举，定是有朝事咨询，搞不好就与太子上疏册封二张有关。他正这样想着，就见武三思过来了。

"张大人到了？"

“王爷安好！”张柬之打拱回礼。

两人寒暄几句，武三思随口问道：“太子、相王上疏言及册封司仆卿与麟台监张大人为王，大人作何想？”

“此事下官也只是听说，并未见到上疏，不过，依下官……”张柬之一句话没有说完，就听见耳边传来武钦尖细的嗓音，“陛下有旨，移驾感业寺”，张柬之便中断了自己的话，转身迎接皇上去了。

“老奸巨猾！”武三思望着张柬之的背影骂道。

立春才半个多月，北国还是冷风凛冽，加之关中去冬无雨，天气就显得干冷。感业寺山门前的两棵杨树光秃秃地站在天地间，明静法师早已圆寂，在寺院后面的塔林长眠二十多年了，现任感业寺住持的明月法师率众女尼在山门前迎候。

当警跸、禁卫们在寺院周围散开后，武曌被宫娥搀扶着下了车辇。当武曌和明月相对时，两人倏然就回到了贞观二十三年那个忧伤的日子，回到了永徽初年在一起的时光。当年颖悟绝伦的明空如今是万里江山的君主了，却也老了，而那个大大咧咧，被武曌视为没心没肺的明月也是一脸的皱纹了。

今非昔比，明月自然不能再以姐妹相称，而且因为明霁的出逃，使她对武曌有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隔膜。于是，一切都归于刻板和程序，明月双手合十道：“明月率寺院众尼恭迎吾皇陛下万岁万万岁！南无华严经。”

“南无华严经！”随着众女尼的颂声，武曌的眼睛模糊了，明月又道，“请陛下到寺内饮茶。”

走进茶室，早有职司将上好的云雾山茶奉上，武曌和随行的臣僚呷了一口茶，顿时余香满口。明月一边品茶，一边介绍道：“佛门清静，不染荤腥，故而以饮清茶为上。”可明月刚说完，就觉得自己有些好笑，当年武曌在寺中待了将近两年，焉能不知这个？

“一如往日一样的清香怡人。”武曌倒是没有在意。

这时候，一位职司的身影在门外晃了一下，明月便道：“今日恰逢

鄙寺说法之日，陛下稍等，贫尼去去就来。”

武曌看了看随行的臣僚后道：“既是来到寺中，不妨也去听听，感受我佛慈悲。”

于是，在明月陪同下，一干人来到了法堂。

在法坛上说经的是一位中年女尼，看上去大约刚过三十岁，然而，于华严宗却是十分精到。她今天讲授的主题是“忏悔罪业”，她从世间人为何无法跳出三界，讲到前世今生的善缘和恶缘；从冤亲债主讲到精进忏悔业障。她的眸子平静如水，可是当讲到“六道轮回之根孽，在众生与众生之间冤冤相报，相互还债，无有边际”时，眼眶里就湿漉漉的，这情景让武曌心弦悠悠颤动，想当年自己坐在法坛上时也不过二十六岁，一时间百感交集。

在讲述了“作法忏”、“取相忏”、“无生忏”三种修行之法后，那位中年女尼很虔诚地说道：“各位佛姑，贫尼这里要告诉诸位，往昔苍生所造之罪业，倘不想尝相报之苦果，则定要精进忏悔业障！何谓忏悔？一言以蔽之，忏者，发露昔日之旧恶；悔者，知错而知其所以错也。忏悔之合，即求冤亲债主之宽谅，世间至无冤孽矣。”

走出法堂，明月问道：“陛下可要放生？”

“初春时节，寒意料峭，能放的大概只有鱼儿了。”

于是，一干人便又来到放生池旁，各选了一条鱼放入池中，又撒了些鱼食进去，方返回方丈茶室。

正午的太阳驱散了晨间的寒意，春阳亮亮地照着寺院，一切都在悄没声息中葳蕤勃发，尤其是枝头杏花的花苞，已隐约可见红萼点点。在砖砌的小径上缓缓漫步，方才说法的声音还如“佛乐”一般在武曌心头回旋，那“忏悔”二字恰如两盏心灯，照着她的胸臆。难道人来到这世间，真注定要冤冤相报么？而武三思却在这时候打断了她的思绪。

“近日朝臣中有为扬州徐敬业、豫州李贞谋反案之余党鸣冤叫屈，以为陛下肆意牵累众人。微臣以为，为反贼张目，罪同谋反，当依律严惩。”

“哦！有这等事？”武曌转过脸来问张柬之，“爱卿在秋官署，掌管刑狱，如何观之？”

张柬之捋了捋美髯道：“方才法师讲到冤冤相报何时了，臣深以为然。夫儒家讲究宽容，荀卿子曰：‘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大事也’，佛学讲究‘消业’，门不同而其理一也。徐敬业、李贞父子伏诛多年，余众多为胁迫所为。故而臣以为，陛下当赦免其罪，天下闻之，必称颂陛下宽仁厚德。”

武曌侧目打量张柬之，就觉得狄仁杰慧眼识人，他的一番言语入情入理，很对自己的心思。看来，确如狄仁杰所言，柬之有宰相之才，便点头道：“爱卿所言，正合朕意。知制诰替朕拟敕，告言扬州、豫州、博州余党，一无所问，内外有司不得再理。”

这个旨意给了张柬之很大的鼓舞，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把另一个重大事件提到了武曌面前。他近前一步拱手道：“臣闻陛下已知来俊臣之奸，并处以极法，微臣作为秋官侍郎，乞陛下恩准详察来俊臣所推狱案，纠正狂滥，甄别是非。”

此话一出，立即遭到武三思反对：“张大人此议，未免节外生枝，来俊臣虽奸佞，未必所断之案皆冤狱，倘遇事都要详察，岂非危乱朝纲？”

张柬之正要申辩，耳边却传来武曌的声音：“三思此言差矣。来贼酷刑之下，焉无冤案？朕意，由张爱卿总理，监察御史苏颋协理，甄别来贼审案的真伪，昭雪冤情。”

“微臣遵旨。”张柬之不失时机地表示皇上英明。当他侧目看去，武三思的脸拉得老长。

从感业寺回来后，武三思又几次谏言册封张昌宗和张易之，却都被武曌搁置了。

转眼到了七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姚崇从神都来长安觐见了。

君臣相见，武曌询问了神都朝野诸事，姚崇一一回答，言说太子秉承陛下旨意，悉心署理神都政事。说到李显、相王和太平公主请封二张之事，武曌问道：“爱卿对此请如何看？”

姚崇不假思索地答道："殿下此议，乃大孝大忠之举。陛下春秋日高，长安、洛阳迢迢千里，殿下欲行孝而不能及，于是望二位张大人为陛下分忧。"

武曌"嗯"了一声，却没有了下文。姚崇猜想，皇上一定是心动了，可良久之后，武曌却说道："太子之议且不去论，爱卿以为可册封否？"

自打离开神都那一刻起，一路上，姚崇都在思索如何应对皇上。他已经很清楚太子的用意了，也明白二张根本不具备册封王侯的资格，若是依了太子的谏言，必然冷了前方功臣的心；而武曌出于对男宠的私情，很可能接受太子的谏言，恣意要册封。他担心的是，这种滥行封赏会导致君臣离心。可如今他忽然发现，皇上在这件事情上并不似自己想象的那样，皇上其实也举棋不定。他知道，自己说话的时机到了："微臣记得贞观年间，太宗于凌烟阁图写二十四功臣时，其异姓王皆出将入相，或驰骋疆场，被坚执锐，屡立战功；或辅佐圣主，挽狂澜于既倒。即如李🏠者，身后也不过册封为英国公。请陛下权衡，二位张大人与李🏠相比，孰伟？"

武曌听得很认真，心想这姚崇受狄仁杰的影响颇深啊，特别是以李🏠为镜。此人在显庆年间屡次对她的支持，至今历历在目，虽说他去世后国公是皇上册封的，但是出自武曌之意。她离不开二张，但大周的天下更重要，她需要股肱臣僚为社稷竭忠尽命。

眼前这个姚崇，真是聪颖过人，他不但坚定了自己放弃封二张为王的意念，而且为自己打开了思路："爱卿所言，亦朕之所虑也。朕会斟酌的。"她暂时放下这个话题，却问起朱敬则其人来。

这朱敬则乃亳州人氏，祖辈均以孝义名世，咸亨年中（公元672年），高宗闻其美名召见他，拟擢拔任用，但被中书舍人李敬玄所贬毁，只授了洹水县尉。长寿中，任右补阙。

"近来张柬之向朕举荐正谏议大夫朱敬则，爱卿以为如何？朕记得，就是他曾上疏指斥来俊臣用法严酷，诬良为奸，提请朕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朕当时以为善。"

"张大人之言甚是。朱敬则恪尽职守，朝野传为美谈。故臣也以为

其堪当大任。”

闻言，武曌便很高兴姚崇在她徘徊之际来到了长安，当下要武钦知会御膳房，赐宴宫中，并要武三思、张柬之作陪……

姚崇在长安逗留的日子，游历了周围的山川秀景，又在唐休璟的主持下，与崔玄暐等夏官署官员议定了武举的科考项目。到他于七月底离开长安时，皇上已经下旨，册封张昌宗为邺国公，张易之为恒国公了。

第二十二章

回思路徘徊曲折

谏诤臣又遭贬谪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七月，谏议大夫朱敬则以同平章事之位跻身宰相行列。这时候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者了，从初任洹水县尉走到今天，他耗费了几乎半生的时间。与他一同起步的许多人早已入阁任相，而他总是壮志难伸。因此在接到皇上的制书后，他感慨盈胸，满心都是说不尽的辛酸。

与他同时任为同平章事的，还有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璟。

他听武钦说，此次自己能够入阁，得益于两个人，一个人是秋官侍郎张柬之，另一个人是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姚崇。而年已七十九岁的张柬之却没能拜相，这让朱敬则内心很是不安。于是，在七月的一天，他专程到秋官署拜望张柬之。

“张大人翼戴兴运，谟明帝道，沉厚多谋，资质才干在敬则之上，如今却才高运蹇，令弟深为忐忑。”

张柬之却将这一切看得很淡然，抚着朱敬则的肩头道：“大人不必如此想，我等出仕，未为稻粱谋，乃在国之兴昌。”

朱敬则就愈益感佩张柬之的品格：“大人襟怀，可以容海，日后，敬则还要仰仗大人。”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两人见面后没多久，他就遇到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张昌宗和张易之举报，说凤阁侍郎魏元忠曾与司礼丞高戬私下密谋，说陛下老矣,不若挟天子为久长。武曌闻之大怒，严令秋官署将魏元忠、高戬下狱。

散朝以后，他追上张柬之，十分疑惑地问道：“魏大人与高戬密谋

挟持陛下，大人以为可信么？”

张柬之左右看了看道：“老夫决然不信。想想，高戬乃太平公主男宠，此为朝野尽知之事。魏大人一向谨慎，焉能与一司礼丞谈及此类秘事，显系陷害。”

“那魏大人究竟为何事得罪了太平公主？”

张柬之长叹一声道：“他哪里是得罪了太平公主，是因为他阻挡了张易之的兄弟张昌期的仕路。尤其是近来皇上多病，二张担心有一日陛下晏驾，自己被魏元忠所诛，故而罗织罪名，张昌期之事不过是个由头而已。”

说起来，这还是在八月的朝会上，天官侍郎崔玄暐陈奏，说雍州长史薛季昶年迈，亟待选勤廉之官接任；而夏官署也陈奏，西突厥之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奏请朝廷商议应对之策。

夏官尚书、新任同平章事唐休璟便出列道：“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陛下可命安西诸州兵马接应，利用西突厥内讧之机，正好固边。”

大臣们没有任何异议，皇上也通过了唐休璟的谏言。

可当武三思提请皇上以张易之之弟张昌期代雍州长史薛季昶之时，事情就不那么顺利了。

首先是苏味道积极响应武三思道：“张昌期者，恒公之弟也，定然能够胜任。陛下得人矣。”

武攸宜随后便附和道：“苏大人所言甚是，张大人年轻少壮，相貌堂堂，正乃国之栋梁。”

朱敬则刚刚入阁，又长期在国史馆供职，对于任吏景况知之渺渺，见大家都赞同张昌期，便迎合了众论。唐休璟也附和了武三思的谏言，他本是武将，毕其一生精力保境戍边。对于朝堂奥妙，他不甚了了。

但这种时候，武曌总是十分注意听取魏元忠的意见：“魏爱卿为何一言不发呢？”

魏元忠见皇上问话，便不假思索直言道："若论知雍州，朝臣中无如薛季昶者，彼于任内，惩治豪强，除暴安良，辖内百姓安居乐业，朝野誉为历任长史之佼佼者。微臣不解，为何陛下要撤换他。"

"薛爱卿老矣！"

听闻陛下如此感慨，魏元忠就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依稀记得，当年任洛州长史时，张易之之弟张昌仪借其兄之势，每次都以主将的身份听事，他的前任敢怒而不敢言。魏元忠到任后，第一次就怒斥其不懂法度，由此也得罪了张易之。还有一次，张易之的家奴恃主威势，当街殴打百姓。恰逢魏元忠从此经过，严令侍卫杖杀之。当时由于证据确凿，皇上只有责备张易之了事。如今已是他第三次得罪二张了，看来必遭弹劾了。

但是，他更知道雍州位置的重要，不能为了迎合皇上而置社稷大计于不顾。他把所有的顾忌都抛到一边，直面武曌道："昌期年少，不谙吏事，其在岐州任刺史，巧取豪夺，置百姓疾苦于不顾，以致岐州户口逃亡殆尽。雍州京畿，事任繁剧，他当然不如薛季昶强干习事。"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发现皇上面呈愠怒之色，宰相们也都用吃惊、担忧的目光暗地打量着他，朝堂上的气氛一下子凝住了。

张柬之在此刻，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魏元忠一边："魏大人一向知人善任，臣以为魏大人所言甚是。"

崔玄暐也跟着张柬之的话道："微臣也以为，魏大人之言顾全了大局。"

"那你们就是说朕错了？"武曌横了横眉毛。

"微臣不敢。微臣只是觉得魏大人言之有理。"张柬之见武曌震怒，连忙辩解。

"张大人绝无此意，请陛下明察。"魏元忠也急忙为张柬之开脱。他何尝不知这样做的后果呢？

前些日子，他刚一回京，张柬之就兴冲冲来府上拜访，说皇上七月去了感业寺后，情绪大变，赦免了扬州、豫州反叛余党，甄别了来俊臣

时期的冤案。

魏元忠在感动之余，却没有特别轻松。皇上执政五十多年，积习日久，要一下子改变确实很难。但他自觉还是比较了解武曌的，因此，在陈说了理由之后，他很坦白、也饱含情感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声音有些发颤道："自先帝以来，臣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尽死节，使小人在侧，臣之罪也。"

武曌黑着脸，没有回应魏元忠的话，宣布散朝。

走出含元殿的时候，魏元忠的脚步分外沉重，甚至有些僵硬。

张柬之想到此事，便接着道："谁又知道，过了几天，不但张昌仪被任为尚方监，而且还发生了举报魏元忠意图挟持陛下的案子，还举出高戬为证。唉……"

"难道就没有转机了么？"朱敬则又问。

"也不是没有转机。陛下口谕，要魏大人与张昌宗廷辩。如有第三方佐证，也许可以洗清冤情。不过，其人须得秉正刚直，实事求是，不妄言，不谄媚才行。"张柬之顿了顿，又问道，"大人可知昔者汉朝窦婴、田蚡廷辩的故事么？"

朱敬则点头道："下官此前终日在国史馆，焉能不知？想那窦婴自恃有先帝诏书护佑，对廷辩并不惧怕，孰料府令受贿变节，藏了诏书，以致他百口莫辩，冤死狱中。"

"焉知我朝没有受贿作伪证者？"张柬之叹了一口气。

二人正说着话，就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呼唤："二位大人慢行，下官有话要问。"

张柬之回头一看，是凤阁舍人宋璟从赶上来了。

这宋璟年方四十，生于龙朔（公元663年）二年，眉清目秀，却留着美髯，人称"髯公"。 他年少便博学多才，擅长文学。十七岁中进士，首任义昌令。刚过三十岁就任了监察御史，现在做到凤阁舍人，以职掌制诰。然而，自从武曌用了上官婉儿以后，其人就清闲多了。平日不显山，不露水，但在张柬之的印象中，此人做事明析毫厘，擘肌分理。

张柬之和朱敬则停住脚步，等宋璟来到面前后问道："大人有什么事？"

宋璟左右看了看，小声道："方才下官走得晚了些，听到武三思、张昌宗、张易之几位说，不仅高戬知道魏大人所言，张说也知道，他们欲在明日廷辩时召张说出来做证。"

"张说……是曾与张昌宗、张易之、李峤等一起编纂了《三教珠英》的张说么？现与宋大人同为凤阁舍人？"朱敬则有些疑惑道。

见宋璟点了点头，张柬之耸了耸肩，摊开双臂道："看！果然不出在下所料。"

再问到宋璟与张说的关系，宋璟道："其人性烈如火，自命清高，且好利贪财。不过，与在下官倒还有些机缘，平日交往较多。"

"大人的话，他听得进去么？"

"可以一试。"

张柬之随之对宋璟附耳密语几句，宋璟点了点头："下官明白了。"随后，他就向两位告辞走了。

见此，朱敬则便问道："大人刚向宋大人说了些什么？"

张柬之皱着眉头道："成败就在这张说，他能不能秉持公正，出以公心，现在还尚未可知啊！"

朱敬则明白了，也为自己在朝会上贸然站在张昌期一边而惭愧不已，当即表示："下官既然进入内阁，就不能听任忠良遭诬。明日廷辩，下官将仗义执言，为魏大人辩冤。"

再说这张说刚送走张易之的府令，便屏退左右，打开了府令送来的锦盒，里面竟是一尊金佛，那闪闪的金光刺得他都睁不开眼了，他的脸色也随之不大自然了。张易之遣府令登门的来意不言自明，可平心而论，他哪里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呢？但是他若执意不从，不唯得罪了二张，更会惹怒陛下。他正犹豫间，就听见府令慌慌张张地在门外禀报："凤阁舍人宋璟过府来了，现正在前厅等候。"

张说闻报，急忙收拾起礼品，藏之密处，平静了一下心境，才来到前厅。一进门，他就抱拳道："不知贤兄到了，未能远迎，还请恕罪。"

两人互相客套了一番，然后坐定，张说让丫鬟奉上了好茶便道："你等退下吧。"

在凤阁舍人中，其他几位张说都看不上眼，就是与宋璟很谈得来。这全是因为宋璟其人颇有才华，且品格高洁耿直，颇得阁中同僚称赞，即使与同僚稍有嫌隙，他也总能及时化解，让人如沐春风。

张说笑道："什么风把贤兄吹到寒舍来了？"

宋璟也不遮掩，直言道："金佛之风啊！"

"他是如何知道此事的？"张说心中暗惊。

其实宋璟并不曾知道二张送了些什么，只因为本朝时兴送佛，他也是顺口一说罢了，孰料却歪打正着。张说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瞒广平兄，方才张易之遣府令前来，确是送了一尊金佛。"

宋璟也很是惊讶，便道："如果在下没有猜错，张易之必是为魏元忠一案。"

见张说没有否认的意思，宋璟又问道："请问贤弟年方几何？"

张说不解道："贤兄为何问及这个？你我同在凤阁，难道不知为弟刚刚过了三十六岁？"

"贤弟正是风华正茂、前程无量之时。故而，有些话在下就不能不说了。"

张说道："阁中人谁不知你我交好，贤兄有何话不妨直说。"

宋璟亦不再客气道："魏大人一案，是非十分清楚。本就是蓄意诬陷，无中生有。魏大人一朝名相，岂能与高戬之辈谈论朝事，更不必说共谋挟持陛下了。张易之今又送你金佛，其居心昭然。因此，为兄要奉劝贤弟，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助邪陷正以求苟免。倘贤弟果遇不测，为兄当叩阁力挺，与君同死，乞贤弟慎思慎行。"

宋璟一番话，荡气回肠、磊落慷慨，让张说深受感染，何况他已将金佛之事和盘托出了，倒不如明日一搏，落个好名声。想到此处，他当即道："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人，恶乎成名？请贤兄放心，愚弟绝不助纣为虐，落井下石。"

"贤弟深明大义，令人感佩之至，请受宋某一拜，且替魏大人谢过了。"宋璟立即起身，向张说行大礼。

这场廷辩一方是曾颇受武曌器重的宰相，一方是皇上的宠臣，自然引起了朝野的瞩目。当卯时三刻临近之时，塾门已聚集了不少臣僚。武三思到得最早，他刚走完司马道，就看见了二张从紫宸殿出来的身影，便主动上前问候，并小声问道："昨夜大人可见到张说？"

张易之道："府令回来说，张说欣然接受了礼品，表示定当相机行事。"

武三思点了点头："只要他接受了礼品，说不说就由不得他了。否则，就告他收魏元忠贿赂。"

三人正说着话，朝臣们也纷纷到了。张易之一眼就看到了张说，隔着十几步远，便热情地招呼道："张大人到了。"

张说和颜悦色，谦然回礼，看不出情绪上有何变化。可他一转身，殿中侍御史张廷就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而站在他身旁的左史刘知几也说了一句"无污青史，为子孙累"，他立刻就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倘是今天做了伪证，那可真是要落千古骂名的，他不禁在心底感谢宋璟的提醒。他环顾左右，朱敬则、张柬之、宋璟等人反倒很平静与坦然。

辰时三刻，当初升的太阳照向长安宫苑时，武钦站在含元殿门口，尖着嗓子喊道："时辰已到，请各位大人上朝。"

进了含元殿，臣僚们发现，今日的朝堂与往日有很大的不同。以皇上的宝座为准，两边呈半圆形散开，一边为文官行列，一边为武官行列，中间有一大块空地，留备廷辩之用。

武曌一上朝就满脸肃然，把目光投向司刑少卿徐有功并点了点头。

徐有功便高声喊道："陛下有旨，带嫌犯魏元忠。"朝臣们闻言都看向殿门，只见魏元忠戴着镣铐，被禁卫押了进来。

在牢狱的这两天，他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苦，真可谓昨日还是座上宾，一夜之间就成了阶下囚。今日一大早，徐有功就来了，一是关切他昨夜睡得可好，并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早膳；另外也告诉他今日的廷辩证人乃凤阁舍人张说，让他心中有数。

因此，当魏元忠站在大殿中央时，他的内心很平静，他相信只要心底坦荡，也就无所畏惧了，自己一定能够洗清冤屈的。

武曌看了看张说，问道："张昌宗言道，你知魏元忠谋反言，可有此事？"

张说低着头没有说话。

魏元忠见状，很鄙夷地看了一眼张说道："你为何要与张昌宗罗织罪名陷害本官？"

张说也不示弱，以鄙夷的口气回应道："魏大人乃一朝宰相，怎能效委巷小人之言？"

张昌宗见张说言语模糊，不免有些着急："张大人何其啰嗦，只言魏元忠有无反心可矣。"

孰料这一来，张说更是满腹委屈，面向武曌陈奏道："陛下已经看见，当着陛下的面，张大人犹自逼臣如此，况在外乎？"

武曌狠狠地瞪了张昌宗一眼，对张说道："你据实言之，何必在乎逼迫？"

张说双手打拱道："臣乃一朝凤阁舍人，知制诰事，最明实事求是乃立身之本。今日对质朝堂，不敢不以实对。"

他这话一出，朝堂上立刻一片寂静。正当众人心异而目灼之际，张说凛然道："臣实不闻魏大人有此言，乃张昌宗、张易之逼臣诬证耳。"

此这话一出口，朝堂上顿时喧哗不已。朱敬则、张柬之没有急于应对，但张昌宗、张易之顿时被张说的证词和朝臣的议论弄得六神无主，

心想这小人收了大礼还不领情，真是岂有此理！但眼前他们顾不上这些，冲出朝列声嘶力竭地大呼道："张说与魏元忠同反。"

其实，最为闹心的还是武曌。昨夜皇榻上张昌宗兄弟还亲口告诉她，张说知道魏元忠的反词。他们不是对廷辩信心满满么？为何如今又道张说与魏元忠是同案犯呢？

武曌凤眼冰冷，直视着张昌宗，厉声道："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昌宗转而举报张说道："臣闻张说每谓魏元忠可比周、尹。昔者，帝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于桐宫；武家驾崩，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张说乃以尹、周比魏元忠，非欲反而何？"

张说闻言，仰面大笑，良久方以揶揄的口气道："人言张大人不学无术，于今可见一斑，试问你就是如此读史的么？"

听张说这样一讲，武曌的脸色就红一阵、白一阵的。

"当初魏大人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贺，听魏大人谓客曰：'无功受宠，不胜惭惧'，臣曰："明公俱尹、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为忠臣，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学尹、周，当使学谁邪？且臣岂不知今日附张昌宗立取台衡，附魏大人立致族灭？但臣畏魏大人冤魂，不敢诬之耳。"张说说完，大殿里再度陷入一片死寂，几名宰相也都面面相觑。苏味道心说这年轻人疯了，竟敢在朝堂上连同皇上与她的宠臣一起挖苦，岂非伸着脖子挨刀。那张昌宗、张易之更是面色发紫，怒发冲冠。

就在这时，武三思说话了："启奏陛下，张说狂徒，出言不逊，乃魏元忠党徒，当发司刑牢狱。"

武懿宗跟着武三思的话道："如此反复小人，岂能容他，当杀之以正朝纲。"

张说却含笑道："陛下若是欲见张大人行贿诸事，微臣已命府令在殿外等候。"

事到如今，武曌是又恼又恨，对二张兄弟的愚蠢积了一肚子火，却

无处发泄，她更担心这张说真的将行贿之物供出来，自己更加尴尬。情急之中，她怒不可遏道："张说反复小人，宜并系治之。散朝！"

"且慢！"宋璟大声喊道。

武曌刚要迈开的脚步顿时停住了，回过头来，几乎是竭尽全力地喊道："你有何事？"

宋璟"扑通"一声跪倒，头贴着地道："张大人忠贞刚锋，不畏生死，乃在秉持正义，护卫朝纲，却遭此下场，请皇上赦免魏元忠、张说，否则，臣愿与之同死而无憾。"

"反了！反了！"武曌只觉得眼前一黑，昏厥了过去。武钦见状，急忙上前扶住……

"陛下！"当宋璟高喊着抬起头时，张易之惊呆了，只见宋璟的额头已是血流如注，头下的地砖已是一片红。

二张精心设计的这场廷辩，就这样啼笑皆非地草草收场了。可魏元忠被押离大殿时，内心却没有丝毫的轻松，反而被一种隐痛所折磨。他痛在朝纲废弛，皇上是非不明，讳疾忌医。唉！当年那个坐在武成殿与自己竟日交谈的皇上到哪里去了？那个曾经颁布了《兆人本业》的皇上又到哪里去了？魏元忠抬头望了望前面，张说已被推上了囚车，他内心就更添了一分牵累旁人的负疚感。

武曌病倒了，这一病还不轻，接连多日，朝会都被取消了。每日的奏疏都由上官婉儿念给她听，并由二张代为处理后报与洛阳的太子知晓。

为皇上诊病的是太医署的沈南璆，当他看到皇上革带移孔，心里便升起了一种无言的酸涩。不管当时是怎样地慑于皇命，毕竟他也是与皇上有过肌肤相亲的人。他精心地为皇上诊脉看病，可岁煎人寿啊，皇上老了，这一病恐怕就很难风云再起了。

二张如今谈论最多的就是皇上晏驾了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自知树敌太多，恐怕难逃千夫所指的结局，如果不趁着皇上在病中，多剪除些劲敌，恐怕日后就难以招架了。而魏元忠一案就是最好的机会，他们一定要对张说施加压力，把魏元忠谋反案办成铁案，从而达到杀一儆百，震

慑朝野的目的。

这几天，他们都秘密遣人到牢狱里劝解张说，要他推翻朝堂上的证供。可张说不为所动，宋璟都血溅朝堂了，他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这一天，二张来到武曌的病榻前，先是悉心探问皇上的病情，接着又将张说之事添油加醋地禀与皇上，武曌听后不无责备："朕将朝事委与二卿，然区区一案举证亦无良方，遑论理政？"

张易之道："微臣不能为陛下分忧，忧心如焚。臣以为像张说这样的狂徒，不动大刑，定不会招供。"

"那就让武懿宗给他点颜色瞧瞧吧。"武曌沉吟片刻后道。

然而三天以后，当他们再度来见武曌时，带来了一个更不好的消息：不仅张说在大刑之下毫无所动，更为严重的是，正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呈上了为魏元忠辩冤的上疏。

张易之又诬陷道："依臣观之，朱敬则亦魏元忠同党矣。"

武曌瞪了他一眼道："朕还没听他说些什么，焉知其乃魏元忠同党？武钦，为朕念上疏。"

"遵旨！"接着，武钦尖着嗓子念道——

元忠素称中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

陛下革命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恟恟，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贤良，忠臣烈士，皆抚髀于私室而箝口于公朝，畏忤易之等意，徒取死而无益。方今赋役繁重，百姓凋敝，重以谗佞专恣，刑赏失中。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外，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

武曌听着听着，呼吸就紧迫起来，以致后来咳嗽不断。二张交换了一下眼色，双双跪倒在武曌面前连道："陛下息怒，凤体要紧，为此等奸人怄气，实在不值。"

武曌摆了摆手，平息了一下呼吸道："还有事么？"

“如此忤逆乱贼，臣以为当千刀万剐。”张昌宗又加强了语气。

“你等且退下，让朕静一静。”武曌说完就闭上了眼睛，二张兄弟便只得离开了。

第二天，服过沈南璆开的补中益气汤，武曌的精神稍好一些，便对武钦道：“宣上官婉儿来与朕说说话。”

不一会儿，上官婉儿便到了。她一见皇上脸色苍白的样子，眼泪就忍不住淌了下来：“陛下为社稷操劳，身子如此虚弱，微臣不胜其忧，心都要碎了。”

“朕无大碍，传你来就是想叙叙话，你倒好，哭天抹泪的。”武曌强颜笑道。

上官婉儿就赧然笑了，等宫娥伺候上官婉儿在对面坐了，武曌便道：“如果朕没有记错，你该已是三十九岁了。数十年来，你跟在朕的身边，耽误了大好青春，朕于心何忍？待返回神都，朕要册封你为太子嫔妃，也好有个着落。”

闻言，上官婉儿便泪花盈盈道：“微臣陪伴陛下，乃天臣下之大幸，臣无憾矣。”

“朕亦是女人，最能懂得孤守空房的苦楚。眼看着朕日渐衰老，误你年华，朕之罪也。”武曌婉柔地抚摸着上官婉儿的手道。

“陛下深恩，臣不胜感激。”

聊完这些私情，武曌便拿起榻上的奏章，递给上官婉儿道：“你都看过了？”

“微臣都看过了。”

“跟朕说说，你怎么看？”

上官婉儿欠了欠身子道：“朱敬则言辞虽然过激，有些事实也不尽当，然其敢言直谏之气度，让微臣想到了狄大人。当年狄大人在朝任凤阁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时，屡次犯颜直谏，陛下都欣然听之。今朝堂之上，秉承狄公遗风者，唯魏元忠、姚崇、张柬之、朱敬则耳。故而，臣

以为陛下宜慎听之，慎处之。眼下魏元忠已在狱中，若是又将朱敬则治罪，臣恐……”

“知制诰的意思朕明白了。”

随后二人又叙了些闲话，上官婉儿怕武曌累着了，便起身告辞。她出殿没走多久，就看见武三思朝自己的居处去了。唉！又是多日不见，她对这种生活都有些厌倦了。她知道，武三思近来心境亦不舒畅。早年，武承嗣在世时，皇上几度欲改立国嗣，武承嗣都是唯一人选。自武承嗣去后，皇上就很少提及改嗣之事了。此次皇上卧病之际，却把长安的朝事悉数委与二张，这让武三思更加失落，却又无处倾诉。掩上房门，武三思便急不可耐地拥了上官婉儿在怀中，道：“想杀本王了。”

上官婉儿半推半就地依偎在武三思肩头，却道：“你们这些男人啊，都是心口不一。明明自己心中有事，偏要说想女人，岂非言不由衷？”

武三思有些郁闷道：“姑娘真是冰雪聪明，不瞒你说，本王近来着实很抑郁。你说说，二张是什么人？不就是长了一副好身骨，一个好脸蛋么？凭什么将朝事委与他们？”

“此也是臣妾不解之处，不过这样也好。”上官婉儿平静地说道。

“这话怎么说？”武三思很疑惑地看着婉儿漂亮的眼睛。

“王爷也不想想，眼下魏元忠的案子闹得朝野沸沸扬扬，二张本欲借廷辩之机，置魏元忠于死地，孰料张说殿前倒戈，不唯他们弄巧成拙，而且让陛下也下不了台。这样，臣僚们怨恨二张者多矣。新任宰相朱敬则在上疏中就直指其为奸佞，王爷若是此时掺和进去，岂不自招祸患？”

经上官婉儿这么一说，武三思才算是明白了，连道：“还是知制诰有见事之明，心里想着本王啊。”

上官婉儿接着说道：“不仅不能掺和，王爷还要劝陛下，对魏元忠从轻发落，这样才能赢得人心。”

武三思立马凑上去给了她一个深吻，上官婉儿娇嗔地瞄一眼武三思

道："臣妾这都是替王爷着想。"

武三思又想到了那个高戬，便道："那个高戬不是太平公主的最爱么?为何也牵进了魏元忠的案子？"

"二张之蠢，正在于此。太平公主是什么人？他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上官婉儿笑道。

武氏家族的女人们一个个都是情种，太平公主也概莫能外。

九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然在安定郡王的府邸，却是夜色凉如水，心境有如冰。太平公主已三十八岁了，可看上去不过二十八九岁的模样，她常常借故将武攸暨支出府邸，自己则与男宠们嬉笑欢爱。

她的这些作为，让武攸暨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他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却慑于武曌的威势而只能忍气吞声。不仅如此，武攸暨在儿子武崇敏、武崇行面前也没有任何父亲的尊严，他们总是当着母亲的面讽刺父亲徒有空躯。

这是重阳节后的一天，太平公主忽然地起了恻隐之心，一大早起来，就说要和武攸暨一起去神都苑看枫叶。这一天，武攸暨分外殷勤地为太平公主张罗前后，太平公主玩得尤为开心。

回到府上，武攸暨又吩咐丫鬟们悉心为太平公主沐浴，温热的水将太平公主洗得浑身芬芳、血液充盈、面如桃花。

太平公主懒洋洋地躺在榻上，对武攸暨说道："王爷也去沐浴吧！"

"嗯！"武攸暨转身就出了卧房。他太激动了，他已许久没有沾过公主的身子了。可当他想到那些男宠时，心中便又生出满满的畏惧和憎恨来。

太平公主很快猜透了武攸暨的心思，便从床上爬起来，轻轻地拉他在自己身边躺下，贴着身子去亲吻自己并不喜欢的那张脸，可任她使遍浑身解数，武攸暨都没有任何反应。终于，太平公主满脸怒气地飞起一脚，将武攸暨蹬到了床下："你真让本宫丧气。"

冷战就从这一刻开始，武攸暨无奈地站起来，到侧室去过夜了，留下太平公主孤零零地躺在床上想心事。她的脑际闪过一个个男人的身

影，冯小宝、张昌宗、高戬……

与高戬认识还是前年四月她到龙门山踏春时的事。那日，满山碧草翠树，装点着坡坡岭岭，桃花之后山花次第开放，香透了伊河水和少男少女的袍裾袖头。太平公主在丫鬟的陪伴下沿着石砌的山道缓缓而行，不一会儿，便娇喘吁吁，汗水津津。武攸暨见她累了，便让丫鬟在道旁的石头上垫了蒲团，扶她歇息片刻，可就在她准备坐上石头的当儿，却悚然喊道："蛇！蛇！"

武攸暨定神一看，一条长蛇正从石头底下的缝隙里往上爬，他也仓皇失措，欲喊府役们打蛇，又怕激怒了那蛇，伤了公主。正犹豫间，忽听耳边传来一声"退后"，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男子飞身来到太平公主身旁，一把掐住了蛇头，顺势提起来。那蛇在空中不停地抖动着，不消一会儿便死了。随后，那男子来到公主身边，彬彬有礼道："公主受惊了。"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又过了几日，太平公主在安定郡王府答谢这个年轻人，席间，他告诉公主，他名为高戬，乃高宗时户部尚书高履行之孙，年方二十六，现在洛州府任曹仓参军。高戬的儒雅和勇猛让太平公主十分心动，因此那次会面之后没多久，这两人就在一起了。

再过了些日子，高戬便被任为司礼丞，在司宾寺任职。高戬明白，这都是太平公主在皇上面前举荐的结果，这样，他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但让太平公主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种欢悦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十一月，皇上起程回长安时，竟点了高戬随行。她没有任何理由阻挡，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阳关尽头。

这一夜，太平公主到黎明前才睡着，到醒来时，已经是秋阳绚烂了。她感到有些眩晕，但也无心继续歪在榻上了，她准备去东宫见太子，看能不能向母皇上一道奏疏，以神都需要礼仪官员的名义，将高戬调回来，没有他的日子里，她的每一个时辰都是灰暗的。

若不是为了高戬，她是绝不愿意踏进东宫的，她无法容忍韦妃的刻薄和尖酸。

巳时一刻，太平公主已经进了东宫，沿着司马道向着庄静殿而来。

王晖最先看见了她的身影，忙上前施礼道："老奴参见公主。"

太平公主点了点头后问道："殿下在殿中么？"

王晖眨了眨眼睛说道："在呢！长安来了使者。"

太平公主"哦"了一声，本能地加快了步子。长安来人，会不会带来高戬的消息呢？但她旋即笑自己太痴情了，像司礼丞这样的官员，满朝数不尽数，怎么可能有他的消息呢？

太平公主突然出现在殿门口，让李显有些吃惊，她是怎么知道高戬出事了？难道长安有另一路使者到了安定郡王府么？

使者见太平公主来了，先行了礼，随之起身告辞道："陛下旨意，让微臣在神都等着，殿下有什么话，微臣带回去就是。"

送走信使，李显问太平公主："御妹为何一早过来了？"

太平公主回应道："小妹惦念母皇，特来问问长安的消息。"

见妹妹问起，李显也不隐瞒，很严肃地说道："长安出事了，说是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趁母皇生病，欲图挟持陛下，以令天下。"

啊？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顿时让太平公主蒙了，但她旋即笑道："定是有人拿了这消息寻开心吧，高戬怎么会做出如此不理智的事情？何况他一个小小的司礼丞，如何能号令天下？这岂非笑话？"

"事出蹊跷，为兄也难以相信，可这是知制诰亲笔起草的文书，说魏元忠与高戬已在狱中了。"李显也是不得不信。

"啊？"太平公主惊呼一声，拿过文书，看了几遍，一颗心就飞到长安去了，"他定是遭人陷害！妹妹绝不相信他会有此鲁莽之举。"

李显示意太平公主在对面坐下，然后说道："举报魏元忠、高戬的不是别人，而是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

"啊？"太平公主再一次惊讶地捂住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接着，她就在内心大骂二张忘恩负义，当初若不是自己引荐，他们怎么能到母皇身边？如今，他们不思报恩倒也罢了，反而陷害自己心爱的男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她恨恨地说道，"妹妹定要上疏母皇，将这两个逆贼碎尸万段。"

“养痈为患，何必当初。事情绝非御妹所想的这样简单，从长安来的使者说，母皇因为廷辩之事已病倒了，并将朝事悉数委与二张署理，所以这事岂是一道上疏可以改变得了的。”李显摇了摇头。

“难道就让这两个贼人为所欲为么？”太平公主思虑了片刻，随后灵机一动说，“妹妹倒有一计，只是不知兄长敢为否？”接着她就把如何认识李多祚、李楷固等几位将军的过程大致述说了一遍，也托出自己的打算，“不如由妹妹出面说服几位将军发兵长安，迫使母皇杀了二张。”

李显吃惊地看了看太平公主，很快否定了她的动议：“万万不可！你难道忘了李贞父子的惨局吗？母皇尚在，我等起兵，无异于僭越犯上，罪莫大焉。”

“皇兄就这一点不好，畏首畏尾，结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太平公主恨恨道。

“为兄已命娄云宣豆卢钦望和姚崇两位大人进宫商议此事，御妹少安毋躁。”

而此时，豆卢钦望和姚崇刚刚下了车子，朝殿前而来。两人在司马道上相遇，互致早安后，姚崇问道：“殿下急召你我进宫，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下官只是听说，好像长安来了使者，带了陛下的制书。”豆卢钦望也是一脸的不解。

姚崇皱了皱眉头，情知长安一定是出事了。会是什么事情呢？去年七月，他从那里回来时，一切都很顺畅，而且他举荐的朱敬则入了阁。咦！莫非……姚崇的脑际一闪，毕竟皇上已八十岁了……

豆卢钦望被姚崇的叹息惊了一下，问道：“大人想起了什么？”

姚崇却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王晖早已在门口等着，看见两人忙道：“太子殿下等候多时了，请二位大人快进去吧！”

见太平公主也在，姚崇断定自己的估计没有错，一定是皇上的凤体欠安了。两人刚刚请了安，李显就把从长安来的文书拿给他们看。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魏大人为人持重，足智多谋，焉能有如此不慎之举？”姚崇一脸的不信。

“再者，两人一为宰相，一为丞，年龄也相差甚远，是什么机缘让他们单独走在一起的呢？时间、地点皆很模糊，为何定罪为谋反呢？”豆卢钦望也以为定是有人陷害。

“长安使者言道，为举证定罪，二张曾奏请廷辩，并要张说做证，孰料在朝堂上，张说指斥二张陷害。皇上凤心愠怒，病倒在宫中了。”李显在一旁细说详情。

“不是有朱敬则、唐休璟、苏味道几位宰相么？为何会让事情闹成这样？”

“唉！”李显叹气道，“母皇病中，将朝事悉委与张昌宗和张易之了，连武三思都不能插手。本宫担心，二张真的会借机挟持皇上，以令天下。”

“殿下所言极是。微臣最担心者，唯因此而人心离散，国无宁日。”姚崇也表示同意。

“本宫以为，诛杀二贼乃当务之急。”太平公主见状便插话道。

见太平公主如此激进，豆卢钦望分析道：“张昌宗、张易之背天逆人，千夫所指，然要除掉彼等，非借陛下之手不可，依微臣观之，眼下时机尚不成熟。”

太平公主最关心的还是高戬的命运，见几位大人议而未决，不免急躁道：“诛之不能，讨之不能，如之奈何？”

“如今之计，莫过于洗冤，既然张说指证二张诬陷，足见其证据不足，加之张柬之执法如山，徐有功、杜景俭办案有序。只要我等力主魏、高两位大人无罪，陛下必有圣裁。”姚崇顿了顿，继续说道，“请公主修书一封给武三思大人，言明利害，力求皇上甄别此案，不要轻易定罪。微臣与豆卢大人同时上疏皇上，言明此案于理不通，于情不合，于据不实，陈请陛下明察。”

李显很满意姚崇的分析，对太平公主说道：“魏、高二卿，一脱俱

脱，一罪俱罪。”

于是，众人当下商定，由姚崇起草上疏，太平公主回到府上，给武三思修书。姚崇还提醒李显，让他将长安来书知会留在神都的武攸宜，要他听令于相王，稳定禁卫军心，不可给二张以可乘之隙。

午时一刻时分，太平公主回到了府上，武攸暨正坐在客厅里打着呵欠，昨夜他在侧室一夜无眠，现在还头昏脑涨。

巳时一刻时，他一个激灵醒来，随后来到内室，却发现公主出门了。他本是在并州故乡度过少年时代的，若非这位堂姑母成了皇后、太后、皇上，他今生恐怕只能守着祖产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当初薛绍殒薨后，他就不该遵照皇上的旨意，与太平公主成婚，他们本就不是一类人，他太木讷，而她太风流。如今，太平公主与薛绍生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人，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都大了，分开已不可能，只是不知这样苦涩的日子，还要过多久……武攸暨想着想着，竟是泪流满面。

午膳时，太平公主还没有回来，他草草地用了膳，就来到前厅发呆，而就在这时，太平公主回来了。她一改昨夜的冰冷，满脸堆着笑坐到了他的旁边，温柔地问他是否用过午膳，要不要与她对饮一杯，并为自己的任性向他道了歉。武攸暨一时感动道：“都是我不好，惹公主伤心了。”

太平公主摆了摆手，唤来丫鬟，要她们备些酒菜来，当夫妻举杯对饮的那一瞬间，仿佛所有的不快都已淡去。

酒过三巡，太平公主不失时机地向武攸暨讲述了长安发生的事情，并且提出了要他向远在长安的武三思修书的请求。武攸暨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

第二十三章

老凤归巢意迷乱

姚崇将行风云激

接下来的情势急转直下，连武三思也上疏武曌，声言魏元忠谋反无据。

张昌宗、张易之捧着上官婉儿转来的一卷卷奏章，面面相觑，却不知所措，只有到病榻前向武曌陈奏。

武曌看着年仅二十四岁的张易之和二十二岁的张昌宗，目光中就含了爱怨交加的责备："你等年少，更事未多，总干些授人以柄的蠢事。现今如何，弄巧成拙了吧？"

张易之跪在武曌床头，一副做错事的孩子模样："微臣这也是对陛下忠爱有加之故。事已至此，还请陛下明示。"

"此事你等撒手吧，一切皆由朕来处置。"武曌用枯瘦的手指戳了一下张易之的额头，长叹一声，"五郎！让朕说你什么好呢？"

两天后，武曌贬魏元忠为高要县尉，高戬、张说流表岭南。

杜景俭到牢狱宣读完制书，发自内心地替魏元忠欣慰："大人吉人自有天相。只是此去路途遥远，大人年迈，还望保重。"

魏元忠走出牢门，抬头看了看九月的长安，天还是那样的蓝，地还是那样的宽，天地间弥漫着菊花的淡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就发现张柬之在不远处站着，陪伴在他身边的，还有徐有功。

"多谢大人秉持正义，使在下冤情得以甄别，这里谢过了。"

张柬之忙谦让道："大人不必这样。大人主持左肃政台，奸人闻之丧胆。今劫后余生，赖陛下圣恩。至于贬谪，也是陛下为自己寻个台阶下而已，不久，相信你我依旧会重逢于长安的。"

魏元忠看了看张柬之，再看看自己，脸上掠过一阵苦笑，心想二人已是黄土埋颈之人，不知能否等到那一天。他倒是从内心对张说怀着深深的愧疚，他却因为自己而误了前程。因此，他已决计不管皇上见不见，都要在临行前向皇上辞行，不为别的，就为要给张说讨个说法。

九月初十一大早，他就来到紫宸殿外，在塾门等了一会儿，就看到正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出来了。在牢狱的日子，杜景俭告诉他，朱敬则曾向皇上上疏，为他辩冤。魏元忠便怀着深深的谢意上前向朱相施礼。

朱敬则忙拦住道："轻身重义，君子之气，况大人乃国之栋梁，下官定当义无反顾。"

这时，就听见武钦在殿门口高呼："陛下有旨，魏元忠觐见。"

太好了，皇上没有忘记自己，魏元忠想着道："大人慢行，在下进去了。"

魏元忠一进殿就发现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立在皇上身边，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凝重了。

武曌示意他在病榻前的杌凳上坐下，直到看完一卷奏章，才回过头来与魏元忠说话："凡事总得有个转机，你也要给朕一个转变的机会，毕竟这是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朕总得给臣僚们一个交代。"

魏元忠道："感谢陛下不杀之恩。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走遍天涯海角，江湖之远，然心在陛下身边。微臣今来，一则是向陛下辞行，二则是为了张说之事……"

武曌断然打断了魏元忠的话："张说罪有应得，你不必再为他说情。他年轻气盛，朕流他到岭南，正是要教他些做人的道理。"

可魏元忠还准备继续，武曌就不高兴地挥了挥手，那意思是示意他该告退了。然而魏元忠装作没有看见，继续道："臣老矣，今去高要，九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谏言之时。"

武曌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神告诉他，她十分关注他的话。魏元忠挺直了身子，指着张易之和张昌宗，厉声说道："此二小儿，终为乱阶。"

张易之、张昌宗的脸色立刻变得十分难看，忙不迭地跪在武曌面前，连呼“冤枉”。

“站起来，你等这是干什么？”武曌严斥道。

“陛下！微臣去矣。”魏元忠没等到二张站起来，就离开了紫宸殿。

第二天，就有人向张易之禀报：“魏元忠离京时，宋璟以及门生崔贞慎等借送行之机，谋划反叛。”

消息传到武曌耳内，她道：“前次刚刚经历尴尬，如今又是听风即雨，世间诸事，流言止于智者。你等须明辨真伪。”

秋渐渐深了，站在大明宫甬道，凭栏远眺，终南山隐没在灰色的秋云中，影影绰绰；俯视墙外，已是落叶萧萧；北顾渭水，汤汤远去。武曌蓦然回首，不禁惊呼韶光易逝，一转眼，她回到长安已两年多了。接二连三的变故，让她总走不出埋在心底的对长安的厌倦。每每触机，这厌倦就会从被遗忘的角落再度复苏，折磨着她的灵魂。

这些微妙的心迹，只有不离左右的张氏兄弟看得很清楚。于是有一天，他们向皇上谏言，再回到神都去。

“好！回去，那里才是朕的归宿。”

如此，十月初，在留下左武卫将军武攸宜为长安留守后，武曌的车驾又踏上了回神都的旅程。可她一回到神都，就遭遇了接连的闹心事。

在那天喜迎武曌回神都的朝宴后，太平公主就跟到了瑶光殿，哭着埋怨母皇将高戬流表岭南之事，说母皇心中只有社稷，没有儿女。

武曌先是忍着性子劝说，可太平公主就是听不进去。她就生气了，责备道：“高戬是你什么人，值得你如此牵肠挂肚？”

“五郎、六郎是什么人，值得母皇言听计从？”孰料太平公主软软地回了一句，噎得她半晌答不上话来。如果这事放在太子和相王身上，早就囚之别殿了。可在她的眼里，太平公主最像她，她始终还是偏心的。

“放肆！你何敢与朕这样说话？”她只是青着脸色斥责了太平公主，便罢了。

而就在二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苏味道借归葬父亲之机，侵毁乡人墓田，使役过度，被肃政台弹劾，她不得不将这位颇为喜欢的近臣贬为了坊州刺史。接下来，夏官侍郎崔玄暐又禀奏，始安郡（今广西桂林）有一位叫欧阳倩的僚族女子，拥众数万，攻取州县，直逼郡治所桂州，希望能派一位良吏前去平息。

朝会上，武曌询问何人堪当此任，正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奏道："尚书主爵郎中裴怀古可前往平叛。"

武曌记起来了，圣历元年（公元697年），突厥默啜汗国有和亲之请，然中途毁约。阎知微、杨齐庄相继叛国，裴怀古不为之屈，冒死回到神都。于是，武钦秉承皇上旨意，宣裴怀古到瑶光殿问话。

自回到神都后，裴怀古许久没有见到皇上了，所以在去瑶光殿的路上他就想好了说辞。当武曌问他如何平息欧阳倩的聚众动乱时，他没有丝毫的踯躅："请陛下明察，欧阳倩乃一猎户女子，若非官吏逼迫，焉能舍弃父母，聚堞山泽，为匪为寇？臣听闻始安郡州县官员无视陛下《兆人本业》之规制，任意加重赋税，每个猎户每年要向当地州府交二十张鹿皮，给县府交十张。否则，就抓入牢狱。"

"哦！有这等事？"

裴怀古又道："其实，此类消息在朝臣中已非秘闻。然当今臣僚为讨陛下欢心，报喜隐忧，因此，唯陛下不知耳。"

裴怀古说这话的时候，张昌宗、张易之的脸色就极不自然。武曌也明白裴怀古所指，但她现在不愿意听这些，于是将话题转到平叛上来："爱卿可有破敌良策？"

"臣不带一兵一卒，一骑赴之，广播陛下恩德，使民知陛下厚德宽仁，然后，晓之以理，示之以威，减之税赋，寇必自散矣。"裴怀古很自信地说道。

张易之对裴怀古的话很不以为然，转身对武曌道："陛下，夷僚无信，不可忽也。臣以为必兴王师讨之，方能还大周朗朗乾坤。"

裴怀古用余光扫了一眼二张，犹自道："臣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

武曌当即传下旨意，以裴怀古为桂州都督，充招慰讨击使，前往始安招安。

再接下来，便是力挺魏元忠、举荐裴怀古的朱敬则生出了告老还乡之念。

当初姚崇、张柬之将他推到皇上面前时，他确是踌躇满志的。可几件事情下来，他的心逐渐又冷了。魏元忠一案真相大白后，他多次在皇上面前奏请，恢复其凤阁侍郎、同平章事的职位，却遭到了武曌的拒绝；与此同时，诬告良吏的二张却由往日的侍寝转成终日陪侍皇上左右……

每日清晨，朱敬则便对镜自顾，心中总在不断地问自己，年已迈、华发生，守在这个位子上不唯挡了年轻人精进之路，更感不愿与这些小人同朝置气。既然不能达而兼济天下，不如退而独善其身。因此，他也曾隐晦地向武曌提过退隐之意，却被她默然拒绝了。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二月十七日，去心日切的朱敬则向皇上递交了辞呈。

武曌打起精神，将朱敬则的辞呈仔细地看了一遍，问二张兄弟："二卿如何看朱老爱卿的致仕呢？"

张易之没有任何犹豫："微臣以为，朱大人让贤致仕，高风亮节，襟怀广大。夫江水滔滔，后浪前涌；芳林陈去，新叶葳蕤。朝中老臣若能以朱大人为楷模，何愁朝纲不顺，国运不昌？"

张昌宗也跟着张易之的话道："朱大人既有退意，陛下不如玉成，也好让老大人退居乡里，颐养天年。"

朱敬则并不理会二张，一直沉默地站在那里，等待着皇上的旨意。

武曌反复读了朱敬则的奏章，被最末的几句感动了——

夫臣区区乡老，蒙陛下不弃，得以入阁。然微臣白发苍颜，体衰耳聋。徒食俸禄，效国力不从心；志在千里，羸弱形同驽马。与其空占台衡，于国无益；无如让贤退居，以利后秀。臣虽告老，然依旧唯社稷以系念，忠心赤胆，天日可鉴。

贤哉爱卿！武曌在心里感叹着，便放下辞呈道："朕就恩准爱卿致仕吧。"接着，她又对身边的张易之说，"传朕旨意，朱敬则告老，秩三品依旧。"

朱敬则向武曌深深叩拜，抬起头时，已是老泪纵横："魏大人忠国老臣，高要地远土瘠，臣乞陛下召他回京。"

武曌没有说话，给了朱敬则一个背影。

这所有的焦心事，都使得武曌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朱敬则致仕后的第三天，她又病倒了，浑身无力，食欲不振。张昌宗和张易之传了淳于太医诊脉开药，可服了几日，总无回春之象。

病中的武曌，性格也越来越不可捉摸。她采纳了武三思的谏言，将设在石淙河畔的三阳宫拆毁，以其材在偃师县与伊川县交界处的万安山修建了兴泰宫，寓否极泰来之意。武三思发两县数万徭役，历时三月，终于在三月底竣工。此宫刚刚落成，武三思就请武曌住了进去。

她对平日笃信不移的佛门也愈来愈关注，希望在禅林寺院里获得内心的宁静。于是，她采纳了张易之、张昌宗的建议，以金吾将军武懿宗为督建使，将曾遭狄仁杰等人劝阻的重造大佛之议付诸了实施。朝会上，地官署禀奏，其耗资巨亿。武曌便敕命天下僧尼日税一钱，地址选在洛阳城北北邙山麓的白马坂，又是役工数万。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姚崇和新任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到兴泰宫觐见了。

两人一同出了洛阳城，李峤对走在身边的姚崇道："大人没有发现，陛下现今越来越倚重二张了么？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皇上将朝事委与他们……"

"年龄不是问题所在。"姚崇说，"三国周瑜联刘抗曹时，年不过二十八岁，要紧的是，皇上的这一对宝贝除了侍寝卖好、进谗诬良，恒舞于宫内，酣歌于室外，别无他能。"

几个月前刚刚被任为内史的李峤，近来接到不少举报，说武懿宗派遣到白马坂的监工随意盗卖劳役粮食，动辄打骂服役的百姓。有一天，役工们忍无可忍，将一监工围而打死，这数十人便都被武懿宗抓进了牢

狱。这位武大人担心继续发生骚乱，干脆给役工都戴上脚镣，有人的脚磨出伤后未能及时治疗，溃烂得都生了蛆……李峤想到此处，便感慨道："大人说说，如此下去，社稷安能稳固？"

"而张易之、张昌宗之流报喜隐忧，蒙蔽圣听啊……"姚崇说到这里，忽生一念，"你我何不到工地上查看一番，也好向陛下禀奏实情。"

"大人之言，亦是下官之意。"李峤附和道。

两人说罢，便放开马儿奔向前去，大道上只留下一路烟尘。

不一会儿，白马坂就在眼前了，那里果然人头攒动，号子连天。姚崇和李峤翻身下马，吩咐身后的侍卫跟着，向工地走来。他们沿途所见，都是一堆一堆的役工在忙碌，有的正在精心雕琢莲花座，风尘飞扬中，莲花基座已见雏形；有的在雕刻巨佛头像，从眉宇间的笑容判断，是一尊弥勒佛。役工们脚踝上果然都戴了脚镣，他们苦不堪言的表情，让李峤与姚崇都眉头紧锁。

姚崇上前问一位埋头干活的役工道："这位小哥，你在这做事，一天之膳可能饱腹？"

那役工冷眼看了看，见是一位穿着官服的人，并不答话，继续埋头做工。如此问过三人，都是一样的结果。恰在这时，耳边传来李峤的呵斥声，他一转身，就看见一位监工正在用皮鞭抽打一个青年役工。那青年腿部显然受了伤，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留下皮肉的碎屑。

"他已受伤，你何故还要打他？真是岂有此理。"李峤举手拦住监工喝道。

那监工看上去与青年役工的年龄不相上下，睃了一眼李峤道："你是哪里来的鸟官，敢拦爷的公事，闪开！"

姚崇凑上前道："年轻人不得无礼，他是内史李大人。"

那监工一笑道："李大人？爷就不曾听说过，爷就认识武大人。"说着，他扬起脚就要踢躺在地上呻吟的役工。这时候，四面响起了一片"不许打人"的喊声，监工已彻底激起了众怒。

但那监工并不惧怕，大吼一声道："你等要干什么？是要造反么？"

“两位宰相在此，你等尚且如此，不知平日何等地作威作福！”姚崇也被激怒了，向跟在身后的侍卫吼道，“今日本官不打别的，就打你个仗势欺人。来人，将这个不知深浅的狂徒杖击二十。”

侍卫们一拥上前，夺了监工的鞭子，顺手拿过工地上的抬杠狠狠打去。开始的时候，这监工还在咒骂，到后来，声音便越来越弱。待二十杖打完，他早已皮开肉绽了。姚崇看了看周围叫好称快的役工，大声道：“本官知道，你们中就有监工，本官正告你们，你等也有兄弟姐妹，倘再对役工无礼，本官一旦发现，定斩不饶。”说罢，他们便翻身上马，一干人呼啦啦离开了工地。

役工们望着他们的背影，纷纷议论道：“这是哪家大人？敢在武大人头上动土。”

一位年长的役工小声猜测：“我平日听说朝中有一位姚大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不知是否就是他……”

正说着，众人远远地瞧见武懿宗在督工司马的陪同下朝这边来了，便急忙散开，各自干活去了。

武懿宗来到躺在地上无法动弹的监工面前，吃惊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一位监工跑过来解释道：“刚才一位役工偷懒，被王大哥发现，鞭挞处罚，不料来了两位大人，不由分说，将王大哥按倒在地，杖责二十，差点让他丢了性命。”

那监工声音微弱地哭诉道：“大人！小人冤枉啊！”

“他们朝哪个方向去了？”

监工指了指去偃师的路口道：“好像朝那边去了。”

“好呀！竟敢做给本王看？等着吧！”武懿宗看着远方，咬牙切齿地自语。

洛阳到偃师，六十里行程，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

四月，正是万安山岚浮翠、碧草葳蕤的季节。姚崇和李峤驱马行走在山道上，马蹄被各种不知名的花草染得芬芳扑鼻。远望坐落在密林间的兴泰宫，他们心底有种难以言状的滋味。当初，武三思发京畿数万人赶修兴泰宫之事，也曾遭到他们还有张柬之的反对，可皇上十分坚持，武三思也因此与皇上更加亲近了。

二人登上高坡，却看见在兴泰宫外已拴着一匹马了。看来，是有臣僚先他们而到了。

值守的禁卫看到两位宰相到了，急忙上前牵住马缰。

“不知是哪家大人的坐骑？”姚崇一边向殿前走，一边问。

禁卫回答：“陛下正与梁王在里面说话呢。”

姚崇“哦”了一声，就见武钦道：“两位大人到了，咱家这就去禀报陛下。”

姚崇与李峤向皇上行过礼后，转而问候武三思道：“王爷倒先下官而到了。”

武三思点了点头，算是回应。

武曌因为身子不爽，就坐在榻上与臣下说话，张昌宗和张易之分立两侧。她看了一眼姚崇和李峤，对武三思道：“你继续说，姚爱卿和李爱卿不是别人。”

武三思便只得接着道：“微臣听武懿宗说，白马坂上的佛像进展神速，大概五月即可开光。微臣以为届时当知会州、县官吏，令各国使节前来朝贺。”

“好！此事就由你来办。”武曌道。

姚崇和李峤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先站起来道：“微臣与李大人也刚从白马坂来，正有些事情要向陛下陈奏。”

“哦？说来听听。”

于是，姚崇将在白马坂所见一一禀奏给了武曌，当她听闻役工都是

戴着脚镣干活时，惊得张大嘴道："真有这等事？"

武三思的脸上就红一道、白一道的，吞吞吐吐道："微臣也听武懿宗说过，凡戴镣铐者，皆囚徒和强人也。"

"王爷之言恐怕有误吧？"李峤正色道，"微臣到工地查看，见人人皆有镣铐，而且，司马伙同监工克扣盗卖役工粮食，致彼等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还有，司宾寺崇玄署官员禀报说，眼下天下僧尼日税一钱，许多寺院已是入不敷出。"

武三思随便应了一句："寺院不够，可以向州县征缴啊！"

"王爷之言差矣。天下编户，贫弱者众，造佛像之资十七万缗，若将其散施，人与一千，可济得十七万户。岂非正我佛慈悲为怀之光？"李峤显然不买账。

姚崇也跟着说道："夫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动，顺诸佛慈悲之心，霑圣君亭育之德，人神皆悦，功德无穷。故方作过后因缘，岂如现在果报，愿陛下明察。"

这一番说辞，有理有据，二人相补，严丝合缝，武三思就急了，暗中向二张使眼色。

张易之看了看两位宰相道："两位大人所言不无道理，然世间诸事，总以善始善终为好，现今既已开工，岂可中道罢役？"

"与其半途而废，毋宁一鼓作气。"张昌宗也附和。

姚崇明知这三人沆瀣一气，看来只是讲道理，尚不能说动皇上，于是，他又搬出了边关军情道："臣记得，陛下方回神都，朱敬则大人曾举荐司封郎中裴怀古任桂州都督、检校招慰讨击使，征讨始安僚族猎户女子欧阳倩。前日，夏官署来报，说裴大人已将欧阳倩一众招安，急需安置费用。且同凤阁鸾台三品、检校梁州都督唐休璟大人也来报，近来吐蕃屡犯边境，需充实军力，恳请府库补给。然现今府库空虚，难以供给，倘他日吐蕃进犯，长安危矣。"

武曌闻之，沉默不语。

李峤便趁热打铁又道："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安边境，蓄府库，

养人力；以释教论之，则宜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臣愿陛下察臣之愚，行共佛之意，明察秋毫，以理为上，而勿以人废言。”

听了这些，张昌宗正要说话，却被武曌拦住了：“此事容朕思虑之后，再做定夺。二卿今日来见朕，是有什么事要奏么？

姚崇先道：“前些日子，陛下任臣检校夏官尚书，臣反复思虑，臣已为相王府长史，不宜典兵马，恐不益于王。因此，臣恳请辞去夏官尚书一职。”

武曌沉思片刻后道：“爱卿此言，至诚矣。朕改卿为春官尚书如何？仍以唐休璟检校夏官尚书。”

姚崇便跪倒在地道：“谢陛下隆恩。”

李峤所来目的与姚崇一样，也是以已任同凤阁鸾台三品为由，恳请自解内史之职。武曌也答应了，却问姚崇：“依姚爱卿之见，谁任内史合适呢？”

未及姚崇回答，武三思却抢先道：“臣举荐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延载元年，他就任过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内史一职必能胜任。”

姚崇却皱了皱眉头：“其人当年任同平章事间，因贪贿而被免官，前车之鉴……”

“大人此言，未免心胸狭窄。杨再思当年固然有错，然早已改之，岂可揪住不放。”

武曌听了也点了点头：“杨再思虽然年高，然办事尚干练，就以他为内史。”

其实，在此过程中，武曌一直在心底权衡如何处置佛事与边事之矛盾。她郁郁于武三思竟然不报实情，更感到边关安宁关乎社稷，因此在姚崇、李峤起身告退之际，她终于做出决定：“二位爱卿所奏，令朕猛醒。与其塑佛于山，毋宁存佛于心；与其诵佛于经，毋宁慈悲为怀。朕决计罢白马坂之役，将所募资费充府库，以作御敌之用。”

姚崇、李峤顿时拜倒高呼“皇上万岁”，可出了兴泰宫，二人的心境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皇上终于肯罢这无谓之役，忧的是居然让杨再思

做了内史。

“皇上应该知道，杨再思向来善阿谀逢迎，取悦于上，欺凌于下，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重新入阁呢？”李峤愤然道。

“此后武三思又多一爪牙矣！”姚崇其实是想举荐张柬之的，可是……

七月，武曌从兴泰宫回到了洛阳。

杨再思从心底感激武三思举荐了自己，使他得以东山再起。因此他特地邀了武三思、二张和二张的堂兄张同休在府上饮宴。

酒菜上齐后，杨再思请大家入座，举起酒杯道：“下官因遭狄仁杰排挤，而被罢相。今能重新入阁，亏了王爷与诸位大人。下官在此先干为敬了。”

武三思却只是摆了摆手，夹了一口菜肴入口称赞道：“后厨妙手，这菜做得颇富晋味。”

杨再思道：“不瞒王爷，下官这后厨还真是来自并州。”

“哦？”武三思顿时有种亲近感，并心生一念道，“大人也知道，陛下就喜欢吃晋菜，倘能割爱，将其送入宫中任御厨如何？”

杨再思立即道：“此乃下官荣幸，改日下官就送到王爷府上！”

酒过几巡，张易之道：“在下观杨内史有高丽人之相啊！”

经他这一提，大家仔细打量，纷纷道确有几分相像。张易之又道：“内史可会高丽舞乎？”

“既是王爷与几位大人高看，下官就献丑了。”杨再思谄媚地笑了笑，即翻披紫袍，歌之舞之，足之蹈之。但他毕竟已年过七旬，身材臃肿，扭捏作态，不伦不类，引得众人大笑。他也笑道，“能逗大人们高兴，下官足矣。”

其实，从内心来讲，武三思实在瞧不起这杨再思，只不过为了不让姚崇等人得逞，他情急之下便出了这下策。如今，看着他一副丑态，武

三思内心就更不是滋味。

谈笑间，府令忽然匆匆进来对杨再思耳语了几句，眼见得这杨内史就慌了神，转身来对武三思低声道："王爷！大事不好了。张同休大人犯事了，左台署官兵正朝这里来呢。"

武三思心中一惊，当即站起来道："本王府上还有些事情，今日到此为止吧。"说罢便急急地离开了。

见二张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杨再思忙解释道："有人向陛下禀奏，说司礼少卿张同休大人、汴州刺史张昌期大人、尚方监张昌仪大人涉嫌暗分白马坂工地资费，现左台官兵正朝本府而来。"

二张和张同休一下子就瘫软了。他们心中都很清楚，私分巨佛资费，他们都有份，倘是被左肃政台查出来，难免倾舟。张易之抓住张同休的胳膊直视着他道："事到如今，为弟对兄长只有一句话，若真的被抓进牢狱，不可牵累旁人，为弟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正说着话，就听见门外人声嘈杂，杨再思出门看去，见是左肃政台御史中丞桓彦范，他便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上前施礼道："不知桓大人来府上有何要事？"

桓彦范出示了皇上的敕命道："还请内史遵旨行事。"

杨再思知道拦不住，遂将桓彦范请到府中，却见张昌宗、张易之正押了张同休出来，看见桓御史便道："兄弟情谊虽深，然当依律行事。"当下将人交与了桓彦范。

众人回署后，继魏元忠任左台御史大夫的李承嘉却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张昌宗和张易之是否亦牵涉其中，尚未可知。

桓彦范道："这个不难！只要审过张同休、张昌期和张昌仪便知分晓。"

"从何人身上入手更容易些呢？"

桓彦范回道："依下官观之，张昌仪虽纨绔却胆小，只要严加审问，便没有不招的。"

“好！就从他身上入手。好个二张，平日里狐假虎威，陷害魏大人，看你这回还有何话说？”

果然不出所料，当日后半夜，桓彦范便敲响了李承嘉的门，欣喜地禀报：“张昌仪全招了。但张昌仪声言，此事与张易之无涉。武懿宗也断然否认知道此事。”

“你可用过大刑？”

桓彦范笑着说道：“此贼胆小如鼠，焉用大刑？他一看见那些刑具就竹筒倒豆般地说了。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张昌宗果然牵涉其中。”

“张易之、武懿宗呢？”

“贼人们都说，武懿宗、张易之不知此事。”

李承嘉便冷笑道：“怎么可能？”

天一放亮，李承嘉与桓彦范就带了张昌仪的“狱辞”来见武曌，却发现平日侍立皇上左右的二张今日却未到。二人互看了一眼，便将审案经过陈奏给了皇上。

“当真如此？”武曌满腹狐疑道。

桓彦范便将张昌仪的“狱辞”呈上。

武曌十分恼怒道：“六郎甚失朕望，着令拘捕。”

“微臣遵旨。”李承嘉、桓彦范正要离去，却被武曌唤回，示意他们坐下。

武曌的语气很和蔼，也很庄重：“二位爱卿为国除腐，功莫大焉。然白马坂私分资费一事非同小可，爱卿所拘之人为邺国公，当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朕还要召丞相集议，才好定夺，今日之奏，切勿外传。”

见两位肃政台有些迟疑，武曌就肃然道：“事关社稷，岂可儿戏？二卿只管遵旨即可。”

出了瑶光殿，桓彦范茫然地看了看李承嘉道：“陛下这葫芦里卖的

是什么药？又是要拘捕，又是要丞相集议，下官就糊涂了。”

李承嘉心里很明白，皇上这是担心自己的男宠受刑，却又不便明说，便道：“继续审张同休和张昌期，本官就不信，铁证如山，皇上能如之奈何？”

可李承嘉与桓彦范根本不知道，皇上昨夜便已知道此事，而且这些决定也是与武三思商议后的结果……

第三天朝会上，武曌降旨，要姚崇领头，对私分白马坂造佛资费一案进行集议，还特别传了口谕，让武三思参加。

集议的地址在纳言韦安石的公署。首先是左肃政大夫李承嘉向大家介绍了案情，然后请各位大人就如何处理此案各抒己见。李承嘉内心很踏实，经过这两天的审讯，他从张同休、张昌期口中又获得了不少证据，而且已牵出了武懿宗。他断定张昌宗这回定是身败名裂无疑，就连皇上也救不了他。

待让各位大人说话时，众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姚崇。姚崇做事本就从不推诿，也就不推辞地说道：“依照审理结果，不仅案中主犯金吾将军武懿宗、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宝监张昌仪当依律治罪，张昌宗亦应免官。”

李峤与韦安石均以为姚崇之言依法重据，言之成理，主张以此上奏朝廷，将张昌宗绳之以法。但这时候，武三思却说话了：“几位大人之言，不无道理，然则既是集议，就应集思广益，广纳众意。”他说着，将脸转向杨再思，“大人有何话要说么？”

还没等杨再思说话，桓彦范便抢先道：“据张昌仪供词，张同休兄弟各分得四千缗，均当免官。”

“大人所言，不辨是非，不分功过，难以令人信服。”杨再思打断桓彦范的话，“据本官所知，张昌宗献合神丹，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故本官以为，应该奏明陛下，恭请圣裁。”

“本案的涉案人皆是王公，依照律令，一并恭请圣裁。”武三思接着杨再思的话说着，又把视线投向了唐休璟。

唐休璟虽官居宰辅，然长于军务，对朝堂之事并不关心，虽然对张昌期贪腐之举颇为义愤，然当武三思提出“恭请圣裁”时，他也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于是道：“梁王之言有理。陛下圣明，相信一定会公平决断的。”

他这话立即得到了杨再思的响应：“吾等皆臣下，纵毕其才智也不及陛下万一，与其坐在这里互不相让，不如提请陛下裁断。”

武三思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姚崇自然很不满意，在大家走出公署的时候，他大声道：“古云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纵然陛下裁决，亦不能置大周律令于不顾。”

出了公署，姚崇有意等着唐休璟，问道：“大人这是怎么了，焉能失之思虑，为奸人利用。”

“交与圣裁，不就省了许多事。”唐休璟有些不知所以。

“唉！大人所言差矣！”姚崇低声道，“大人回朝的时间已经不短了，难道对张氏兄弟所为一无所知么？彼等恃宠不臣，乃国之大患。”

唐休璟便道：“在下以往只知外贼当防，对朝事确实不上心，但经大人这么一说，在下刚才所为确实不妥，还请恕在下冒失。”

姚崇说：“大人署中事繁忙否？若有空，与在下喝几杯如何？”

唐休璟便忙道：“恭敬不如从命，在下也正有事要向大人讨教呢！”

几天以后，皇上对私分资费一案的决议下来了：武懿宗、张易之以失察之责，令其闭门思过；张昌宗因献合神丹有功，功过相抵；张同休贬为岐山丞；张昌仪贬为博望丞。

制书是在朝堂上宣布的，朝臣们除了以“陛下圣明”回应外，便只能私下腹诽。

散朝以后，张昌宗和张易之服侍武曌回了瑶光殿，一进殿门，二人就双双跪倒了，感谢不杀之恩。

武曌爱恨交织地指着张昌宗的额头道：“你们哪！纵然不为社稷

谋，亦当为日后虑。朕年事日高，又兼多病，总不能永远陪着你等。一旦有事，你等如之奈何？”说着，武曌的眼角竟涌出了泪水，又道，“还有你那几个兄弟，总该好好约束。下次若再犯案，朕也救不了他们……”

八月底九月初时，朝廷先后任命韦安石兼检校扬州刺史，唐休璟兼陶营都督、安东都护，姚崇兼灵武道行军总管，未及行，又改任为灵武道安抚大使。

三位宰相相继兼任外职，这让姚崇对太子和相王的安危很是担心。他觉得自己在离开神都前，一定要做些什么。

这一天，姚崇到瑶光殿向武曌辞行，他并不避讳二张道：“陛下春秋日高。社稷者，乃万世基业矣，不可一日无主，请皇上勿将政事尽交于近臣，当委政于太子。”

“此事爱卿提过多次，朕必善思而慎虑之。”武曌的眉头就锁紧了，她知道对杨再思的任命，让姚崇一直很纠结，便决计给他一个荐才的机会，“依爱卿观之，诸司中尚有何人堪当宰相？”

姚崇不假思索道：“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已年高，唯请陛下急用。”

“好！爱卿所言，正合朕意。”

姚崇一走，张易之就道：“张柬之春秋已高，老态龙钟，且多次面折圣颜，臣恐其……”

武曌狠狠地瞪了一眼张易之，打断了他的话道：“你勿复再言，你等若是遵纲守法，又善治大事，朕焉能用一老者？”

过了两天，武曌便颁旨任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同平章事。当圣旨送达他府上时，适逢其八十岁生日，姚崇、李峤、韦安石、崔玄暐等均向他恭贺，他自我解嘲道：“不晚，比起冯唐来，老夫尚差十岁。”

然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随他笑，心里都酸酸的。

以往，姚崇曾数次奉旨出京赴任，却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因为最近皇上病体日重，朝会的次

数越来越少，许多事情不再是武钦转达，而是由二张兄弟传递。他最担心此二贼与武氏兄弟私下密谋，挟持皇上，矫制废掉太子，那就麻烦了。因此在他觉得离京之前，一定要提醒太子提高警觉。

离京前一天，他便到相王府辞行。

李旦至今仍对朝政疏而远之，倾心于作画。见姚崇到来，他放下手中的画笔道："大人不日即行，本王今日就在殿中为大人饯行。"

两人坐下后，侍女们奉上香茗。李旦又道："此茶乃太子殿下所赐，说是南方送来的，颇有清心明目之效。"

姚崇也不客气，喝了一口热茶后说道："依微臣观之，殿下着实需要借茶明目了。"

李旦听出了姚崇话中有话，便笑道："爱卿有话，不妨直说。"

"殿下真的对神都风云漠不关心么？"

李旦笑了笑说道："本王让帝位于母皇，让储位于皇兄，早已无心帝业，唯丹青为伴。"

"殿下此言差矣。"姚崇长叹一声道，"殿下即便不为自己想，也该为李氏宗室考虑吧！"接着，他侃侃而谈，为李旦分析了自"私分白马坂资费案"后朝廷情势的变化，以及对皇上之疾的担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李唐宗室，殿下危矣。"

李旦就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依爱卿观之，本王该当如何？"

"殿下知左右武卫将军事，京师禁卫，即便不能全部掌握，亦当有一部分可以听令于殿下。将军李多祚，虽系靺鞨族，然归唐以来，骁勇善射，忠贞不贰，处事沉稳，一旦有事，可大用之。"姚崇说着说着，就跪倒在了李旦面前，声音哽咽道，"陛下、太子安危，关乎宗庙，殿下责任，重于泰山啊！"

李旦扶起姚崇，感慨万分："本王明白了，大人尽可放心而去，一旦有事，本王当飞鸽传书，告知大人。"

从相王府出来，姚崇直接驱车来到东宫。他没想到，在这里看见了同凤阁鸾台三品的唐休璟。

看来，之前他们的那次小坐奏效了啊。那是一次推心置腹的心交，他们从西州都督麴智湛说到裴行俭，又说到唐休璟。姚崇盛赞他早年拜马嘉运、贾公彦为师，学习《易经》《礼经》，后以明经科及第，在与突厥的战事中，屡立战功，是难得的文武兼备的军中骁将。唐休璟则十分感激像姚崇这样刚年过不惑的朝臣，能如此尊敬一位戍边老将。在两人叙话渐渐深入时，姚崇不失时机地给唐休璟分析了朝廷情势的变化，也对他平日的贸然表态给予了恰当的提醒，姚崇的口气很谦恭，但唐休璟却是大受裨益。

显然，唐休璟谒见太子，绝不仅仅是因为要离京而专程辞行。作为后学，姚崇在向太子行过礼后道："晚辈特来向殿下辞行，不料前辈倒先来了，惭愧惭愧。"

二人便围着太子坐下，唐休璟也不避讳姚崇，对太子道："微臣今日来，既是向殿下辞行，也有些心里话要说。好在姚大人不是外人，微臣就直言了吧！"

唐休璟向李显禀告了一个让姚崇也十分震惊的消息，他说有一日到京城外赏秋，途中饥饿，遂于洛阳宫西苑附近一家酒店用膳，却不料在那里看到了二张。这二人鬼鬼祟祟，嘀嘀咕咕地密语，他只听到了"隔绝觐见"四字。他们究竟要隔绝谁呢？他觉得此事显然与皇上近来病笃有关，便诚恳道："微臣以为，二张恃宠不臣，必有为乱之心，殿下宜备之。"

姚崇一击掌道："大人所见，与晚辈同。晚辈刚从相王府上来，说的也正是备乱防变之事。"

"两位爱卿乃股肱之臣、大周栋梁，就是二位不来，本宫也正要召二位进宫呢。"李显十分感慨。

三人正说着话，王晖在外禀报道："太子宫尹豆卢钦望大人来了。"唐休璟闻报，便刹住了话头。

姚崇见状便道："豆卢大人乃太子近臣，大人但说无妨。"

其实，豆卢钦望来此，也正是因为听说二张近来与术士过从甚密，担心其危及皇上，才急忙来向李显禀奏的。

姚崇据此分析："种种迹象表明，若陛下凤体不愈，沉疴日深，二张必图谋不轨。"

"可否将二张拘拿，促陛下醒悟？"唐休璟建议。

"眼下陛下虽病，然思路尚清，加之对二张倚重太多，强力为之，必授武氏以柄，我等更是难逃谋反罪名。因此当相机而行。"姚崇摇了摇头，停顿一会儿，他又道，"相王掌京师卫戍，不可掉以轻心。若二张妄动，可召李多祚将军议之。朝中有异动，可召张柬之、崔玄暐、宋璟密议之。"

但姚崇却不曾料到，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一场密议正在紧锣密鼓的商议中……

第二十四章

满朝尽发除奸吼

神龙政变周归唐

姚崇的确没想到，在他们进入东宫之际，张易之、张昌宗与杨再思，新任凤阁侍郎、同平章事的韦承庆等人也正在秘密聚会，商议皇上病体不愈时的应对之策。

韦承庆乃光宅年间左肃政台御史大夫韦思谦之子，此前任过凤阁舍人、天官侍郎，前不久才被张易之举荐到皇上面前，任为宰相，因此，他一直对张易之怀着感恩之心。

张易之先是恭贺韦承庆晋升宰辅，接着说道："大人之父在朝为肃政大夫时，刚正不阿，官至鸾台三品，韦门父子皆相，可喜可贺啊!"

韦承庆忙欠身打拱道："下官有今日，全赖恒国公提携。日后国公大人有何吩咐，下官定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痛快！眼下就有急事需与各位大人商议。"张易之闻言便举起酒杯，接着他转脸对张昌宗说，"你将陛下的境况知会各位大人吧。"

张昌宗一边邀请两位宰相吃菜，一边说道："依在下观之，陛下凤体违和已久，加之春秋八秩，不敌疾侵，每况愈下，如今已是久不上朝，难免使大家人心惶惶。今天我等邀请两位大人小坐，就是来议议应变之策。"

韦承庆忽然觉得，自己入相的时机与父亲当年何其相似，都是多事之秋啊。

此时，杨再思眉头紧皱，心生一计道："下官倒有一策，不知当行否？"

"哦！大人有何妙计？快说说看。"

“陛下凤体染疾，一半乃阴阳失和，一半乃为国积劳。倘能觅一静处，暂绝案牍之劳，也许康复有望。”

“此计甚好！本官夜观国史，乃知帝王寝疾，多在长生殿。长安有长生殿，洛阳亦有长生殿。若陛下移驾彼处，止百司奏事，所有上疏、章奏，悉由本官与昌宗转呈，或可凤体安康。”张易之分析道。

“仅仅这样还不够，”韦承庆从思绪中回转过来，打断道，“姚崇、唐休璟、韦安石虽然离京，李峤也被罢为地官尚书。然据下官所知，朝臣中尚有左台中丞桓彦范、凤阁舍人宋璟等，此皆姚党中坚，不可不防。”

“这有何难。一则不让他们与陛下见面，让他们有话无处说；二则，说动陛下将宋璟调出京外即可。”杨再思却不以为然道。

听闻此言，张昌宗很自然地想到了武氏兄弟，便提议传书给长安留守武攸宜，并密联武懿宗，让其枕戈待旦，以备事变。

张易之听了两位宰相的话，顺势站起，击节称快道：“此计甚妙！为护卫陛下，除贼安国而畅饮。”说完，几只酒杯便“当”的碰出一声脆响。

散席之后，韦承庆有意留下没有走，向张昌宗建议道：“下官近来结识一术士，号曰邙山真人，其人可测前程，且十分精准，大人可愿一试？”

张昌宗沉吟良久道：“倘是有人禀奏陛下，岂不要落个诅咒圣上之罪么？万万不可。”

韦承庆笑了笑说道：“天下事有欲为而成之者，大人何不事前禀知陛下，就说作法为陛下祈福祛疾。”

“这……”张昌宗仍是举棋不定，孰料张易之在一旁应道，“陛下最为揪心者，莫过于凤体康复，因此必会恩准，此事就由本官去办。”

送韦承庆出了门，张易之便站在府门口抬头看天，刚才还可见一轮朗月，皎如白昼，此刻便被从龙门山飘来的黑云覆盖了。他顺着门口西望，几盏街灯发出昏黄的光，徒添了这夜的神秘和阴森。此时，城中角

落里传来几声凄厉的枭鸣，仿佛鬼魂的哭泣。张易之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急忙转回院中，要府令关了府门。

张昌宗看到兄长的脸色有些苍白，便问道："方才还好好的，如何出去一趟就不适了。"

张易之摇了摇头："没什么！你且回府歇息去，为兄想一个人静一静。"

当厅中只剩下他一人的时候，张易之忽然就产生了想照一照镜子的欲望。秉烛自照，铜镜里就显现出他青春的面容。他十分感谢父母，几乎把男人和女人最美的地方都给了他。相传那个魏晋时的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可他的身体不堪劳，遂生病而死。看卫玠的，不过是些市井平民罢了，而看重他张易之的，却是当今的公主，是皇帝陛下。

的确，在刚刚入宫的那一段日子，他几乎天天都在感谢上苍，感谢自己能有这陪伴君侧的机会。可几年过去后，他亲眼看着掌握大周江山的女人在自己面前一天天老去，以致卧床不起，他就有了一种无言的失落和害怕。皇上给了他如此奢华的宅院，却不能给他一个年轻的女人，他只能属于皇上。这对他来说，既是一种恩宠，也是一种桎梏。

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他拿什么来补偿这些年流逝的青春。他终于明白，必须把皇上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挟持也罢，架空也罢，他要借这行将就木的老妪实现自己对权力的占有！他要将自己这些年所受的屈辱，转换成作为男人的荣耀。

张易之放下铜镜，回到座上，开始筹划明天如何说服皇上离开瑶光殿，搬进长生殿……

腊月初五的夜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降临在中原大地。飘飘洒洒的雪花把神都一夜间装点成了一个银色的都城，昔日错落参差的楼台、亭榭掩在白雪之下，倒是少了许多的喧嚣，而多了些许的静谧。

武曌一觉醒来，睁开眼就看见张昌宗和张易之正在埋头翻阅奏章的身影。

大殿的夹壁墙和殿中央的木炭，在这隆冬也能营造出春天的温暖。

殿宇的一角飘来淡淡的梅香，武曌侧目看去，就在目光可及的地方，一盆蜡梅正开得正盛。那瘦枝横斜，几多黄花，正于孤寂中期待着春日的到来，她的心顿时也飞出了窗口。

武成殿与长生殿只一墙之隔。当年从长安来到洛阳，后来在这里称帝，武成殿留下了她多少苦涩却又欢悦、温柔却又冷酷的记忆啊。长孙无忌、褚遂良的罢官去职，李义府的埋骨他乡，刘仁轨、裴行俭的人生起落，刘妃、窦德妃的悄然而去……数十年春秋寒暑，在这一瞬间“复活”。唉，人生啊！再怎么轰轰烈烈，风云叱咤，到头来属于自己的，也就是连接生与死的一寸光阴。

宫娥上前掖了掖被角，武曌问道：“朕在这长生殿中待了多久了？”

宫娥小心翼翼地回答：“启奏陛下，已经月余了。”

“太子、相王和公主没有来过么？”

还没等宫娥回答，张昌宗放下手中的奏章，来到床前道：“陛下，微臣已知会太子、相王和公主了。”

“既是知会了，为何不来看朕？”

“微臣想，他们不久就会来的。”张昌宗做了个无奈的手势。

“不知孝道，何以立国！”武曌觉得心口不禁堵得慌。

这时，武钦引着宫娥来到榻前道：“禀奏皇上，该吃药了。”

望着褐色的汤汁，武曌便一阵发呕，摆了摆手道：“这药都吃了数十服了，就是不见好，朕不吃了。”说着，她便孩子般地背过身去。

武钦悄悄来到二张兄弟面前使了使眼色，他们只有停下手中的事情，来到床前，双双地跪地劝道：“陛下要回到瑶光殿，就得好好服药，臣僚们盼望陛下康复，若久旱盼甘霖一样迫切啊。”

说到这里，张昌宗不禁眼睛湿润了，又道：“陛下就是为了大周江山，这药也该服啊。”

武曌还能说什么呢？她紧闭双目，憋着一口气，将苦涩的汤药咽进

腹中，宫娥急忙递上净水，为皇上漱了口，又扶她躺下，才退了出去。

武曌喝完药便又开始漫无边际地想心事，想太子和相王、最疼爱的太平公主为什么不来看她？难道他们真的如此恨朕么？她决计一旦自己能够坐朝问事，定要将他们一个个叫到面前责问。可还没等她想清楚，就感到眼皮越来越沉重，晃晃悠悠又睡了……

“陛下……”张易之放下正在翻阅的奏章，轻轻呼唤了两声，却没有听见武曌的回答，但她均匀的呼吸声让他悬着的心落了地。

张易之来到外间，张昌宗便问道：“陛下真的睡了？”

张易之点了点头，小声道：“看来!这药还真管用，要不，这些奏章……”

张昌宗将一道道奏章摊在案头，眉头蹙郁地说道：“你看看！这些千刀万剐的贼子，竟敢向皇上举报你我。”

张易之接过那一卷卷奏章，看着看着，额头就汗水津津，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个不停。

东平王李续（唐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的儿子）的外孙杨元嗣竟飞书皇上，检举张昌宗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卜天子之运。幸好他们事先禀奏了皇上，否则，早就被姚崇他们抓住不放了。

还有那个先是做了肃政台中丞，而今又检校司刑少卿的桓彦范也在奏章中说：“张昌宗无功荷宠，而包藏祸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诛，则违天不祥。且张昌宗既云奏讫，则不应再与弘泰往来……”

还有那天官侍郎崔玄暐之弟崔昇竟也跟着趁火打劫……

可如果说这些奏章还都是以举报为主，那刚刚由凤阁舍人迁为御史中丞的宋璟直接送到长生殿的奏章则更是字字都剑拔弩张、杀气腾腾——

张昌宗宠荣如是，复召术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称巫得纯《乾》，天子之卦。张昌宗倘以弘泰为妖妄，何不送有司？虽云奏闻，终是包藏祸心，法当处斩破家。请收付狱，穷理其罪。倘不授罪，恐其

摇动众心。

“哼！这不是必欲杀之而后快么？”张昌宗咬着牙道。

“罢了！罢了！”张易之将数十份奏章掷于案头，就觉得眼前昏花一片，一个趔趄就跌倒在地上。

张昌宗急忙上前扶起兄长，给他递上一杯热茶道：“现在，皇上就在你我手中，看彼等能奈我何？”

张易之摇了摇头：“姚崇之辈，盘根错节，我等须小心应对才是。”

午后未时，武曌再度从昏睡中醒来，吃了些午膳，便歪在榻上叫来二张兄弟，询问起近来的朝事。张昌宗正要回答，就听见殿外传来嘈杂声，武钦急匆匆地进来禀奏：“崔玄暐大人要觐见陛下。”

张易之瞪了一眼武钦说：“我不是对公公说过，陛下寝疾，百司不得扰动么？让他回署中，有何事等到陛下康复了再奏不迟。”

一言未了，就听见武曌在内室问道：“武钦，有何事进来说。”

武钦趁机来到内室，将崔玄暐要觐见的消息禀奏给了皇上。

“朕今日精神尚可，宣他进来吧！”对于崔玄暐，武曌素来印象很好，而且刚刚任他为检校天官侍郎，相信他会带来好消息的。

“老奴遵旨。”武钦转身就跑出去尖着嗓子喊道，“皇上有旨，崔玄暐觐见。”

崔玄暐在殿门前掸掉身上的雪花，又顿了顿足，才进了殿。武曌隔着幔帐，就看见他的身影，道：“爱卿不必拘礼，进内室回话。”

崔玄暐是从太子李显那里来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问清为什么皇上不让大臣们觐见，还没等他开口，武曌便先问道：“你等何以不来向朕奏事？”

闻言，崔玄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启奏陛下，自陛下采薪长生殿，诸位宰相忧心如焚，结伴前来探视，都被张易之、张昌宗阻于殿外，言说陛下有旨，患病期间，不见朝臣。微臣今日冒死觐见，还请陛

下恕罪。”

武曌瞪了瞪二张兄弟道：“怎么回事？”

张易之、张昌宗跪倒在崔玄暐身侧道：“微臣担心陛下凤体违和，不堪其扰，故而……”

崔玄暐接着道：“太子殿下、相王殿下仁明孝友，足侍汤药，要微臣奏明陛下，愿不令异姓人出入。”

武曌沉默了一会儿道：“百行孝为先，心到可矣，你转告太子、相王，朕知他们孝心若此，足矣。至于昌宗、易之，他俩忠贞不贰，你等勿复多疑。爱卿可以告退了。”

崔玄暐一走，张易之就对武曌道：“臣等谏言陛下移驾长生殿，本欲为陛下凤体着想，孰料却遭到贬斥、误解，微臣闻之，战战兢兢，还是请陛下宣太子进宫伺候吧。只要陛下凤体康复，臣纵死无憾矣。”

张昌宗更是声泪俱下：“微臣召术士是为陛下祈福，然则其人口吐狂言，竟然推卦谓臣有天子相，臣当即指斥其为妖言，并奏陛下得知。孰料宋璟、崔玄暐揪住不放，必欲置臣于死地。臣请陛下圣裁，陛下要臣死，臣毫无二话，陛下……”

一声声啼哭钻进武曌的心，那种酸楚就来回折磨着她，毕竟耳鬓厮磨数年了，她绝不相信他们会存有异心。如此想着，她侧过身子，抚摸着张昌宗的脸道：“六郎于朕，不可须臾不在矣。你等起来，朕心中有数便是了。”

从此以后，凡是朝臣们举报二张罪行的上书，武曌都搁置一旁。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张柬之、宋璟、崔玄暐等人感到危机正一步步临近。

腊月十五，皇上以崔玄暐非议朝政为由，要司刑寺官员议其罪。会议是由武攸宜举荐的司刑卿崔神庆主持的，司刑少卿崔昇因为替兄长辩护，而被处以大辟。

腊月二十三，大雪送崔昇上路。他没有丝毫的悲痛和恐惧，含笑着走向行刑台，对前来送行的兄长道：“二十年后，崔昇又是一好汉矣，

兄长勿复悲伤，替为弟膝下尽孝可矣。”

他们的母亲卢氏竟没掉一滴泪，只是道：“老身有此子，乃列祖列宗之荣矣。”

而就在这一天，御史中丞宋璟接到了皇上的敕命，要他前往扬州处置当地发生的一起聚众叛乱案。敕命是由杨再思送来的，他在宣读完皇上的敕命后，又传达了武曌的口谕，要他即日离京。宋璟接过诏命，置于案头，对杨再思道：“请内史转呈陛下，就说臣知道了。”

“陛下想知道，大人何时动身？”

宋璟埋头书卷，不再回答，却对外面喊道：“送客！”

府令进来，看了一眼杨再思便道：“请吧！”

杨再思脸上无光，悻悻而去，只留下一句话道：“请大人想想抗旨的后果吧。”

第二天，崔神庆带着皇上的第二道敕命来了，要宋璟奔赴幽州查都督屈突仲翔贪腐案，宋璟一如头日一样回答。

第四天，杨再思再度登门，捧着皇上的第三道敕命，又任命宋璟为陇、蜀安抚副使。

宋璟心明如镜，皇上所做的这一切，无非就是一个目的，要将他外放京城。这一回，他干脆直截了当地对杨再思说道：“看来大人口拙，没有陈明本官的意思，不劳大人枉费口舌了，本官直接去面见陛下。”

杨再思刚刚回到长生殿，向武曌禀奏了宋璟拒不肯行的举止，武钦就来禀奏，说宋璟求见。

武曌重重地应道：“宣他进来！看他有何话说？”

宋璟肩头的雪花还没来得及拂去，足上的雪泥还没来得及掸掉，就匆匆进殿来了，宫娥们忙上前为他脱下斗篷。宋璟顺势就跪在武曌面前道：“微臣参见吾皇陛下。”

武曌一脸的不快，问道：“你知罪否？”

“微臣不知何罪，还请陛下明示。”

“哼！朕三道敕命你外行，你竟敢抗旨，该当何罪？”

宋璟向前挪了挪膝盖道：“启奏陛下，往者，州县官有罪，品高则得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请陛下明察。”

见武曌没有阻止的意思，宋璟继续道：“今陇、蜀无变，不知陛下遣臣外出何故也？故而臣皆不敢奉制。”

杨再思在一旁插话道：“古语云，君叫臣死，臣若不死，乃为不忠。今宋璟抗旨，即为不忠之举。”

宋璟听罢，仰天大笑，笑得张易之、张昌宗和杨再思毛骨悚然。杨再思又指着宋璟问道：“中丞大人为何发笑？”

“若说有罪，臣确实有罪，臣之罪在于没有将与术士妖言欺君者绳之以法，愧对列祖，愧对大帝，愧对陛下。”

武曌辩道：“术士作法，昌宗已自奏闻。”

“非也！”宋璟站起来，挺立在殿中央，慷慨陈词道，“张昌宗为奏疏所逼，穷而自陈，纯属狡辩。且其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若张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

话说到这个地步，武曌也不好再一味维护自己的近臣了，于是，她转换了面容，语意也温软多了：“爱卿所言，不无道理。然谁能无过，改之者善也。依朕之意，令其面壁思过可矣。”

孰料宋璟并没有给武曌这个台阶，而是声色俱厉道：“臣知祸从口出之理，然义愤填膺，虽死无恨。”

宋璟的义正词严，让武曌一时无言，也让二张兄弟深受震慑。杨再思见事情陷入僵局，忙在一旁道：“陛下有敕，宋璟退下。”

宋璟忽地转过身来，以讽刺的目光冷冷地看着杨再思道：“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

杨再思又落了个大红脸，只得退到了一旁。

武曌这才对张昌宗道："总是错在爱卿，你就随宋爱卿去肃政台说清楚事情的原委吧。"

"陛下……"张昌宗情知此去定是凶多吉少，便苦苦地哀求着……

宋璟却不由分说，对着外面喊道："来人！"

禁卫立即拥了进来，将张昌宗押出殿去了。

"陛下！救救六郎！"张易之扯着武曌的衣袖，跪倒在病榻前……

杨再思叩响梁王府门环的时候，天色已渐渐暗了。

武三思正在灯下看《战国策》，那还是许敬宗亲手抄写，送给他父亲武元庆的，后来父亲在流表期间病逝，弥留之际，又转送给了他。他随手一翻便看到了"鹬蚌相争"四个字，目光也定格了。当前神都的情势可不就是如此吗？如果二张兄弟与拥戴太子的臣僚就是这"鹬"和"蚌"，那么自己不就是渔翁了？任何一方的败北，对自己都是一个机遇啊。

张易之有一点说对了，就是要有所准备，可这不是为二张准备，而是为自己准备。如今，他只需作壁上观，看这"鹬""蚌"相争即可。武三思如此想着，便拉开了书房门，却见府令匆匆走来了。

"有事么？"

"王爷，杨内史来了。"

"哦！"武三思立即想到，一定是长生殿那边出了事，便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前厅。两人一见面，杨再思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张昌宗被宋璟带走了。

"什么时候？"

"午后未时。"

武三思顿了一下问道："陛下呢？陛下怎么会同意？"

杨再思道："有人飞书陛下，而且也向左肃政台举报了。这宋璟真的好生厉害，一副无惧生死的架势，陛下也是无计可施了。"

武三思没有再往下问，而是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对杨再思道："大人不来，本王也要遣人去造访大人呢。眼下时局扑朔迷离，你我皆要清醒些，切不可为人所用。"

"请王爷明示。"杨再思眨了眨眼睛。

"二张窃幸蒙宠，但其恃宠生娇，迟早会惹起众怒，大人不可陷得太深。"

杨再思这才明白，连连在心里感叹还是武三思高明，忙回道："谢王爷提点，下官定然谨遵王爷吩咐。"

送走杨再思，武三思向远在长安的武攸宜修书一封，大致的意思是要他做好准备，以应突变，然眼下万万不可轻动。

他传来府令，让他将书信送给武攸宜的司马带去，又嘱咐道："你从驿馆出来后，不要急于回府，亲去左金吾大将军府上，就说本王请他过府议事。哦！对了，传安定郡王亦来。"

在这个雪后的黄昏，张柬之的府门也被一个陌生的身影叩响了，府令拉开门问道："壮士这是要问路，还是要借宿？"

来人道："请您禀告张大人，就说有一位从荆州来的杨姓汉子求见，他自然明白。"

府令转身回府，对正在想事的张柬之如实传达了，他立即不胜欣喜，起身就向门口走去。

来人果然是荆州前任长史杨元琰，故旧相逢，两人好生欢喜，一见面便抱在了一起。

进得厅里，张柬之立即要府令准备酒菜，为杨元琰驱寒。

忆起昔年旧事，两人都是满腹感慨，那还是圣历元年，张柬之因反对武延秀前往突厥和亲而得罪了武曌，被贬为荆州长史，接替了杨元琰。在交接的日子里，两人经常徜徉于荆州山水，泛舟于浩浩大江。一

天，两人说起武周革命，杨元琰慷慨抒怀，声言一旦有机会，定要匡复唐室，张柬之至今想来仍是十分钦佩，便道："就为大人当年的一腔壮志，老夫亦当敬你。书信大人收到了？"

"不唯收到了大人的信，连司卫寺的文书也收到了。"杨元琰回道。

"正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相王殿下早知将军中直，期待多时了。眼下神都波谲云诡，人心浮动，正用人之际。"张柬之言道。

杨元琰双手打拱道："士为知己者死，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去岁的除夕还历历在目，新的年节又说到就到了。

除夕夜，武曌因为在病中，不仅没有参加祭祀宗庙，而且传下口谕，除了太子、相王、太平公主及武氏诸王，臣僚们从除夕夜到元日，都不必进宫恭贺新春。然而臣僚们还是收到了朝廷送的"名刺"，官员们也通过司宫监向皇上呈送了新春贺词，期待皇上早日康复。

大年初一，皇上颁布了制书，宣布改元神龙，大赦天下。

可武曌的病却并没有因为改元而减轻，反而益发地重了。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时候还自言自语，口口声声恳求原谅自己早年的错失，仿佛她对面坐着一个人似的；有时候，她突然在睡梦中就会悚然大呼"皇上救我"；有时候，她人躺在榻上，眼睛却盯着门外讷讷道："弘儿、贤儿，你们回来看朕来了。"

武钦见状，便在一旁抹泪。

这一日的长生殿显出少有的寂然，昨夜武曌闹腾了半宿，直到黎明才睡去。

"也不知武攸宜收到书信没有？"张易之有些焦急。

"想来也该有回音了。"张昌宗沉闷地回答。比之张易之，张昌宗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虽说在宋璟审讯的紧要关头，他被皇上特赦了，又回到了皇上身边，可他明白，事情远没有结束。随着年节过去，宋璟还会追究的，"为弟感觉杀机四伏，危在旦夕啊。不知长生殿禁卫可靠否？"

张易之说："长生殿卫将余仲乃心腹，尽可放心。至于宫外，武大人定会襄助的。"

"事关生死存亡，兄长不可不慎。"张昌宗还是不放心。

张易之点了点头道："你且在此守候，为兄这就去找余仲细细筹谋。"

然而，从元旦到破五，一切平静如常，除了太子和太平公主过来请安外，并无任何不妥。

元宵节，武曌已不能登上则天楼与臣僚同乐了，节日的气氛也就淡了许多。朝会也许久没开了，官员们有要紧事，还是由二张记下转达，至于不要紧的事，即往东宫向太子禀奏。这一切都让张易之觉得，也许是庸人自扰罢了，只要皇上一息尚存，就没有人敢怎样。

正月二十二日，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姚崇从灵武道回到了京城。但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趁着暮色到了张柬之府上，适逢左台中丞桓彦范也在，两人一见姚崇，立即眉头大展，急忙要府令准备饭菜："大人远途归来，先果腹再说。"

姚崇的确有些饿了，他也不客气，抓起一张蒸饼就狼吞虎咽地塞进肚子，桓彦范见状，忙奉了一杯茶。姚崇口中含着饼食，说起话来便有些含混不清："陛下凤体如何？"

张柬之回应道："陛下疾甚，除夕祭祀都是太子主持的，元日也谢绝了百官的恭贺。据武钦说，陛下如今膳食锐减，脸颊浮肿。"

桓彦范接着介绍："麻烦的是，陛下越是病重就越是依赖二张，已到了不可须臾离开的地步。"

姚崇用完膳，净了手说道："太子对此事有何看法？"

"唉！太子担心惊扰中宫，会加重陛下病症。"张柬之捧起雪白的胡须继续道，"老夫去日无多，若不能扶太子正位，有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见状，姚崇做了个斩杀之势，眼睛闪着冷光，又指了指外边问，"那边呢？"

张柬之明白他指的是武氏兄弟，便回道："还看不出异动迹象。"

"依在下观之，不要看平日里武氏与二张阿党比周，然若真的诛杀二张，他们未必会出手相助。他们是等我等与二张厮杀起来，好坐收渔利。"

姚崇又问起举事兵力，张柬之道："老夫已与李多祚、杨元琰将军盟誓，共杀国贼，两人现都在相王属下任羽林将军。"

桓彦范还提到一个叫李湛的散骑将军，姚崇立即道："此人不是李义府的儿子么？"

桓彦范忙解释："李将军虽为李义府之子，然性格与乃父殊异，为人刚正，不畏权贵，对李义府生前所为颇为不耻。"

姚崇便又问起太子身边的兵力，张柬之便道："除了狄光远、娄云两位带刀侍卫，还有安阳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王同皎，左威将军薛思行。半个月来，老夫已同他们反复商议过了，他们对二张的恣意横行早已义愤填膺了，纷纷表示愿意相助。"

姚崇十分感佩张柬之虑事周密，断然道："万事俱备，事不宜迟。吾等须抢占先机，一役除贼。"

姚崇回到府上时已是午夜，母亲和夫人见他深夜归来，十分不解。母亲很生气地埋怨儿子道："皇上任你为灵武道行军总管、安抚使，你不在边城保境安民，却回到京城。若是陛下知道了，岂不降罪于你？"

姚崇先向母亲叩首拜年，又从囊中拿出一件羊羔毛的冬衣，对母亲道："孩儿知道，此物神都不缺，然这毕竟出自灵武草原，乃上好的皮货，可为母亲御寒。"

但老夫人的神情并未好转，依旧训斥道："你当知晓，为国者乃大忠，亦即大孝；事父母者，乃为小孝。你若不说清为何归家，纵然老身可以原谅，然姚门家法定不轻饶。"

闻言，姚崇便扶着母亲坐下，再向母亲拜了三拜，才将回京诛杀二张，护卫太子的计划从头至尾说与母亲听了，末了道："儿虽久怀报国之志，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今夜归来，孩儿是探视母亲，也是辞

行，若孩儿遭遇不测，还请母亲保重。”

老夫人闻言，自是惊讶不已，过了许久，才上前扶起姚崇道：“儿啊！你乃社稷之臣，不为江山而战，生欲何为？为母岂能不解？纵然事败，老身与你同往。”

“夫君！”妻子也在一旁道，“如此大事，夫君岂能瞒着妾身。妾身虽一女流，然亦知为国尽忠乃男儿本分，岂能阻挡于你？”言罢，她怆然涕下。

“谢母亲、夫人。”说罢，姚崇拱手相别，消失于夜色之中了。

正月二十三日丑时三刻，神都还沉浸在梦乡之中，下弦月清冷地悬挂在早春的天际。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就在此时悄悄地来到了玄武门。

夜色中，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散骑侍郎李湛、驸马都尉王同皎等来到姚崇和张柬之面前小声道：“启禀大人，已到玄武门前。”

张柬之看了看姚崇道：“李将军率军在此接应，请驸马都尉进宫谒见太子。”

“遵命！”禁卫们迅速散开，在暗处埋伏。

张柬之对杨元琰道：“玄武门内有一千骑兵，乃由殿中监田归道统领。田归道当年与阎知微一起护送武延秀赴突厥和亲，阎知微叛国，然田归道正气凛然，不为敌动，此真忠义之士也。将军可遣使说明利害，不可强攻。”

“大人所言，在下记下了。”杨元琰点了点头，当即找来一位司马，令其上前叩门。

值守的队正喝道：“你等为何深夜到此？玄武门是什么地方，你难道不知道？”

司马抱拳道：“末将要见田大人，烦请通禀。”

队正见来人不像是寻常之辈，便进去通禀了。不一会儿，田归道来到门口，看眼前的司马很是面生，遂警觉道：“司马夜闯玄武门，可是死罪！”

司马打了一拱道："末将奉张大人、杨将军之命，前来诛国贼张易之、张昌宗，请大人交出骑兵。"

田归道大吃一惊道："本官在这里值守，事关陛下与太子安危，未得陛下旨意，太子之命，焉能轻信！"

"张柬之大人如今就在玄武门外，大人可出门一问。"

田归道却并不理会，转身就要离去。熟料杨元琰仗剑上前，对身后的禁卫道："护送田大人出门，不可慢待。"

几位禁卫立即上前对田归道彬彬有礼道："请吧！田大人！"

田归道便不得不随了禁卫来到门外，面对张柬之，他不无纠结地问道："大人完全可以面奏陛下，弹劾二张，何须如此大动干戈？"

张柬之微笑道："大人忠厚，本官不难为您，待日后详说。"

这时候，杨元琰已将门内的一千骑兵集合起来，言明了来意，骑兵们平日里早已看不惯二张对他们作威作福，便纷纷道："我等愿意听命太子，共诛国贼。"

张柬之于是让王同皎进宫去请李显。

王同皎率领十几名禁卫进了东宫，到袭芳殿前时，恰逢王晖夜间出来。他忽然看见几个黑影，以为是刺客，正要喊叫，被王同皎捂了嘴拉到暗处："别喊！我乃驸马都尉王同皎。"

王晖舒了一口气，差点软瘫了，低声道："驸马爷为何深夜至此？吓死老奴了。"

王同皎轻轻附耳几句，王晖惊慌地点了点头，急忙进殿禀奏。李显正拥着韦妃在睡梦中，忽然被叫醒，他以为武曌病危，急忙起身。待王晖说明情由后，李显的脸色顿时变了，倒是韦妃镇定自若地对王晖道："宣驸马进来回话。"

不一刻，王同皎进殿说明了情由，接着道："姚大人、张大人都在玄武门外等候，小婿来接殿下。"

李显仍然很犹豫："你等为何如此？"

"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两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诛凶竖，匡复社稷，愿殿下至玄武门，免负众望。"

然李显却是惴惴不安，进退维谷："凶竖诚当夷灭，然上体不安，得无惊怛，请你转告诸公，此事宜缓图。"

"存亡大计，岂能缓图？"韦妃在一旁说话了，"殿下此言差矣。诸将相不顾家族性命以殉社稷，殿下如何能让他们枉死？"

"王妃所言甚是。"王同皎忙附和。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显也别无他法，战战兢兢地与韦妃一同走出殿外。此时，狄光远和娄云已手按剑柄，英姿勃勃地站在面前了。王同皎便要两位护卫东宫，绝不使逆贼近皇宫半步，自己则扶了太子上马，来到玄武门外。

久等不出，姚崇都有些着急了，看见太子过来，他忙拉了一把张柬之，就率领将军们跪倒在地道："让殿下受惊了。"

李显忙抬了抬手："诸位爱卿平身。"

张柬之拱手道："请殿下发令，微臣进迎仙宫（长生殿在其内）诛杀二贼。"

李显犹豫了片刻，点了点头，张柬之立即转身对李多祚和李湛道："二位将军到迎仙宫前，与杨元琰将军会合，进殿杀贼。"

李多祚等立即领命，此时已是卯时二刻。

此时，迎仙宫羽林将军余仲已巡查完岗哨，回到营所就在心里笑张昌宗、张易之成了惊弓之鸟。整个一个正月，一切都很平静，会有什么事呢？尽管如此，他还是荷甲坐寐，以备不测。连日来的劳累，使他很快就入梦了，如雷的鼾声从窗口一直传到院内。

正朦胧间，他忽然被人叫醒，睁眼一看，一位旅帅在面前惊慌失措道："不好了，宫门外火光耀天，恐有事发。张大人要将军速去长生殿

护卫陛下。”

余仲二话没说，从剑架上拿过宝剑就冲出了门。这时候，潜伏在宫中的内应早已开了城门，羽林军一拥而入。火光之中，余仲挥动宝剑，对跟在身后的禁卫大喊“诛杀叛贼，护卫陛下”，只是迎面就遭遇了李多祚。

余仲仗剑而立问道：“陛下病笃，将军夜闯长生殿，不怕落下谋反的罪名么？”

李多祚应道：“张易之、张昌宗挟持皇上，矫制横行，本将领太子之命，诛杀二贼，请将军速速闪开。”

余仲没有回答，手执宝剑就刺将过来，李多祚奋臂挥刀，镇定迎战，两人大战数十回合，余仲终被李多祚一刀结果了性命。

等李多祚提着余仲的首级到长生殿前时，杨元琰和李湛手里也各提着张昌宗和张易之的首级。

姚崇、张柬之进到殿内，武曌刚从昏睡中醒来，她似乎在梦中看到了血腥的厮杀，睁眼看见两位宰相，忙问道：“乱者谁也？”

张柬之回答：“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奉太子之命诛之，恐有漏泄，故而没有惊动陛下。”

“臣等称兵宫禁，殊非得已，罪当万死。”姚崇言罢，来到外面，请李显进来。

武曌这会儿已完全清醒了，情知事已至此，难以挽回，于是当着太子的面褒扬了诸将相。

李显跪在武曌面前，凄然流泪道：“二贼欲挟主以令天下，儿臣命诸将诛之，母皇若降罪，就诛儿臣，与臣下无涉。”

武曌便换了宽怀的口气：“二贼咎由自取，你等何罪之有？现叛乱既平，你还是回东宫去吧。”

见状，张柬之上前问道：“太子安得东归？”

武曌不解，问道："爱卿这是何意？"

"昔天皇以太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实为不妥。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之令诛杀国贼，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左台中丞桓彦范上前请道。

武曌忽然发现人群中有一位年轻将军，遂问姚崇："此乃何人？朕似曾相识。"

崔玄暐回道："他是李义府之子。"

"朕对你们父子不薄，奈何有今日？"武曌终于低下了头。

李湛不知该怎样回答，只有沉默地退向一边。

武曌又对崔玄暐道："他人因人而进倒也罢了，你是朕亲自擢拔的，却也来倒朕。"

崔玄暐并不提崔昇被杀之痛，却道："此举正是报陛下之大德。"

武曌彻底绝望了，她看了看身边的臣僚，只说了一句："朕已决计，即日传位给太子，请姚爱卿、魏爱卿择定佳期，请太子登基。"

当日，武曌发了在位的最后一道制书——

朕以虚寡，宿承先顾，社稷宗庙，寄在朕躬。亲理万几，年逾二纪，幸得九元垂佑，四海乂安。何尝不日昃忘食，夜分辍寝，战战而临宝位，乾乾而握圣图。忧百姓之不宁，惧一物之失所。但以久亲庶政，勤倦成劳，顷日以来，微加风疢。逆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比缘薄解调炼，久在园苑驱驰，锡以殊恩，加以显秩。不谓豺狼之性，潜起枭獍之心，积日包藏，一朝发露。皇太子显，元良守器，纯孝奉亲，知此衅萌，奔卫宸极，与北军诸将，戮力同心，剿扑凶渠，咸就枭斩。斯乃天地之大德，幽明所赞叶者乎！岂惟朕躬之幸，抑亦兆庶之福。朕方资药饵，冀保痊和，几务既繁，有妨摄理，监临之寄，属在元良。宜令皇太子显监国，百官总已以听，朕当养闲高枕，庶获延龄。可大赦天下。

制书是由上官婉儿草拟的，她含着热泪一字一句地斟酌着，直到觉得恰当时才落笔。她想，这大概是自己为武曌起草的最后一道制书了。她丝毫不记恨武曌曾让她血洒宫中，也不记恨祖父死在她手中，反而为

她的今日感到悲凉，为一个女人的命运而忧伤。

两天以后，李显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唯张易之余党不在其列。李旦加封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加封太平公主号镇国太平公主。以姚崇为太仆卿、同凤阁鸾台三品；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暐为内史；袁恕己为同凤阁鸾台三品；桓彦范为纳言，并赐爵郡公；李多祚赐辽阳郡王；王同皎为右千牛将军，琅琊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将军、赵国公；田归道授为司仆少卿；其他在诛杀二张中建立功劳的，也均有赏赐。但不知什么原因，宋璟在凤阁舍人位子上没有动。

接下来，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先后归案，被枭首于天津桥。韦承庆、崔神庆等一干二张余党先后也被革职，投入了牢狱。

张柬之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杨再思仍留在相位上。

正月二十六日，武曌徙居上阳宫，由散骑侍郎李湛任宿卫。

正月二十七日，李显率百官到上阳宫朝见武曌，尊之为则天大圣皇帝。

尊号典礼后，群臣很自觉地退下，将空间留给了武曌母子。

一场神龙事变使得武曌的病体已成不愈之势，勉强参加完典礼，她便很疲累地被李显亲自扶到了榻上。看着眼前几度被自己废黜的儿子如今又重新登上了皇位，她心底五味杂陈，心里对自己说，“其实，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应该是李贤才对。”

往事如烟，一切都已逝去，一切无可追回。此时，她忽然想到了那个曾经同自己姐妹相称，最后圆寂于西山的明霁，明霁告诉她：“人生本是业报相续，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莫非自己的今日，即是业报因果？

她慈祥而又温柔地看着李显，从他呱呱坠地到将近知命，她从来没有这样用一个母亲的目光看过自己的儿子。他什么时候成为一位中年男子了？她现在觉得，这样看着儿子，其实就是一种享受。

“你近前来，朕有话对你说。”武曌道。

李显将杌凳向病榻前挪了挪道："母皇对儿臣有何训示？儿臣静心聆听。"

"你已是当今皇上，朕无训示给你，只是有一事相托，不知皇上愿否？"

"母皇请讲。"

武曌轻轻地说道："朕去日无多，唯有一事牵挂。婉儿从十四岁进宫，至今已二十七年，她聪慧贤淑，处事得体，朕望你立她为昭容，任她继续做知制诰如何？"

李显没想到母亲记挂的是这样一个让他心仪已久的女人，当下就答应了："儿臣谨遵母皇旨意。"

"如此甚好！朕就放心了。朕累了，皇上也回宫去吧！"

在武曌与李显说话的当儿，姚崇一人来到谷水边，望着淙淙远去的河水，眼睛渐渐地就模糊了。他的心境此刻非常复杂，毕竟他在武曌朝堂十数年，亲自见证了她的大功与大过，于私而言，武曌待他不薄。

他不知道张柬之和桓彦范什么时候站在了身后。

张柬之道："今日皇上登基，本为国之大喜，公岂可涕泣？"

姚崇擦了擦眼泪："在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在下前日从公诛奸逆，此乃人臣之义，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矣。"

张柬之便也无言以对，只是长长地叹息。

当日，姚崇主动请辞，出为博州刺史。他离开京都时，张柬之不顾八十高龄，亲自出东城相送。两人并马而行，张柬之依依惜别道："大人正当盛年，乃为国效力之时。朝廷不可一日无大人，何须如此耿耿于心？"

姚崇道："为人之难，正在于忠。太后以周代唐，固然有违人心，然而，伟业皇皇，著于青史，千秋功过，可对日月。在下深受太后之恩。突遇此事，总该有个过程。不是在下有意诋毁，无论是陛下还是相

王，与太后相比，尚差强人意。朝廷诸事，全仰赖大人了。过个一年半载，皇上若是想起在下，也许在下还会重回京都。”

张柬之也无法遏制地老泪纵横：“只怕到那时，老夫早已驾鹤西去了。”

姚崇无言，只有深深地作揖，然后转身打马而去。身后传来张柬之的声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

二月甲寅，复国号曰唐。

神龙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曌驾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二。弥留之际，以“则天大圣皇帝”名义遗制——

去帝号，称则天皇后，王（皇后）、萧（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亦赦之。

遗言——

身后立无字碑。

十二月，李显朝会，议太后合葬乾陵。

后记

走进一个千年女人的世界

——写在长篇小说《武则天》之后

暮秋的夕阳在阳台上留下橘红色的光晕时，我终于在长篇小说《武则天》第三卷写下了最后一段颇有些生命诗学意味的话：

二月甲寅，复国号曰唐。

神龙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曌驾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二。弥留之际，以“则天大圣皇帝”名义遗制——

去帝号，称则天皇后，王（皇后）、萧（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亦赦之。

遗言——

身后立无字碑。

那是一个曾让史学家众说纷纭的女人对生命的终极交代，也标志着一颗升在初唐星空的灿烂帝星，在燃烧了近半个世纪以后，最终熄灭在浩渺的夜色中。

至此，我长达两年之久的伏案，也随着作品中武曌生命的终结而告一段落了。

沉迷在作品中的日子，总是寸阴尺璧，如白驹过隙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出版时的情景，犹在昨日，可蓦然回首，我已在武曌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的生命中，穿梭两年之久了。

思绪回溯到2013年“近腊饶风雪”、“暖帐温炉前”的一个月，当时三卷本长篇小说《汉武大帝》刚刚出版上市，一时网络上好评不断，而我也沉浸在跋涉后的欣慰之中。有一天，我又接到了《汉武大帝》的编辑

田敦国先生的约请。他问我还有没有精力再写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并且提议我写武则天。我想，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基于他对图书市场需求的明晰把握，更因为武则天从来就是史学界和文学界十分关注和颇受争议的人物。艺术地呈现她辉煌而又复杂、丰富而又多变、执着而又曲折的政治生涯、情感世界和心路历程，无疑会为琳琅满目的文学画廊增加一个新的艺术形象。说实话，我当时很疲倦，因此，对于能不能完成这部物理长度初步设计为百万字的长篇作品心中并没有底。然而，田先生敏锐的文学目光，奔涌的青春激情和炽热的情怀强烈地感染了我。好在我自己在大学读的就是历史专业，也曾因为得到授课老师好评的原因，对隋唐史有过一段专攻。因此，我对他说："给我一段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话虽是这样说，然而，事实上，我的心已经被他荡起了滚滚的思潮，也被他激起了创作的冲动。于是，我将书架上珍藏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重新搬上案头，一本一本地阅读，一条一条地摘录汇集"武则天记事"，一次又一次地做关于作品结构的构想、故事线索的设定和重要人物形象的勾画。"出岸桃花红锦英，夹堤杨柳绿丝轻"的二月初，我们如约相聚在新的文学渡头，开始了编辑与作者携手登程的新跋涉。

题材从来都是客观的存在，而选择题材却是一种浸渍着审美意识的主体行为。对于广大读者，武则天给予他们的深刻印象，丝毫不逊色于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她曾以超人的勇气和胆识，悍然发动了一场带着血与火的"武周革命"，取代了生机勃发的唐帝国，并且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的姿态进入了恢宏的中国历史画卷，书写了属于她也属于那个时代的精彩。而她对于传统道德的颠覆、极度膨胀的女权欲望，以及因为她的多疑和独裁，而酿成的史上少有的酷吏政治，都给后来的历史研究留下了诸多争论不休的话题。另一方面，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不仅有过不少文学文本，而且相关的影视作品也屡屡见诸银屏。这一切都注定了我们的选择从一开始就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但我和田先生都相信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审美从来都是个性的。作家笔下的武则天，绝不仅仅是历史人物的复制，它必然打着作者的审美印记。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历史的真实中引出艺术的真实。马克思曾说过："如爱尔维修所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武则天出现在初唐贞观之治后，有着内在的必然因素，至于她所谓的"武周革命"，不过是一

种形式，要紧的是她把李世民开创的大唐的帝国经济与政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而为后来的开元盛世铺垫了基础。她从一个宫廷才人走到权力的巅峰，既有着李世民去世后唐朝经济、政治风云变幻的推动，特别是李世民晚年在选择权力继承者上的“失误”是她突出烟岫的诱因，也与她复杂而又立体的性格特征、过人的政治智慧、丰富的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从“人”和“人性”的视角去刻画一个“艺术真实”的武曌，是对于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和遵循。

整部作品，在三条线索上展开故事：一条是武曌的生命线。她十四岁进宫到在后宫血雨腥风中被立为皇后，继之垂帘听政直至登基称帝，她就像一颗灿烂的星，燃烧着自己，也影响和观照着周围的人们。一条是她的事业线。她登基前后，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推行节俭政治、重视经济发展、关注文化繁荣，改革吏制、肃贪反腐，从而赢得了人心，这样，她最终登上帝位，就不是突兀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一条线是她的情感线。武则天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女人，她敢于冲破宫廷的束缚，把女人的青春付与宽仁厚德的太子李治。因此，单纯地将之视为出于攫取权力的需要是不客观的，我在作品中也酣畅淋漓地描绘了她与李治的真爱痴爱；而她与几位男宠之间的情感纠结，也散发着人性的本然。以往人们容易忽视的武曌与辅政大臣之间那种纯洁却又充满着温馨的情感，在本书中也得到了理性而富于质感的描写。特别是与李🏠、刘仁轨、苏良嗣、娄师德、狄仁杰等几代宰相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关爱，成为武曌情感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她也有残酷、无情的一面，唯其如此，她才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诚如托尔斯泰所说：“所有的人，正像我一样，都是黑白相间的花斑马——好坏相间，好好坏坏，亦好亦坏。”

小说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结构的艺术。《武则天》这部小说的题材资源决定了它必会以史诗式的品格实现叙事和审美表达。作品依据黑格尔关于“史诗”作品的三大要件，力求在历史的意蕴上展示初唐经济、政治的演变对于历史人物命运、情感的影响；力求对于贞观以后唐帝国到周帝国转型中重大事件和人文生态做全景式的反映和真实的再现；力求对主要人物的性格有完整的、立体的刻画，使之成为“众多人物、激烈冲突、曲折情节、宏大结构”的综合体。

一切的艺术真实都取决于细节的真实。因此，从一开始着笔，我就十分重视对于细节的刻画，从礼仪制度到朝会程序、从服饰纹理到民情风俗，都努力使之符合唐代文化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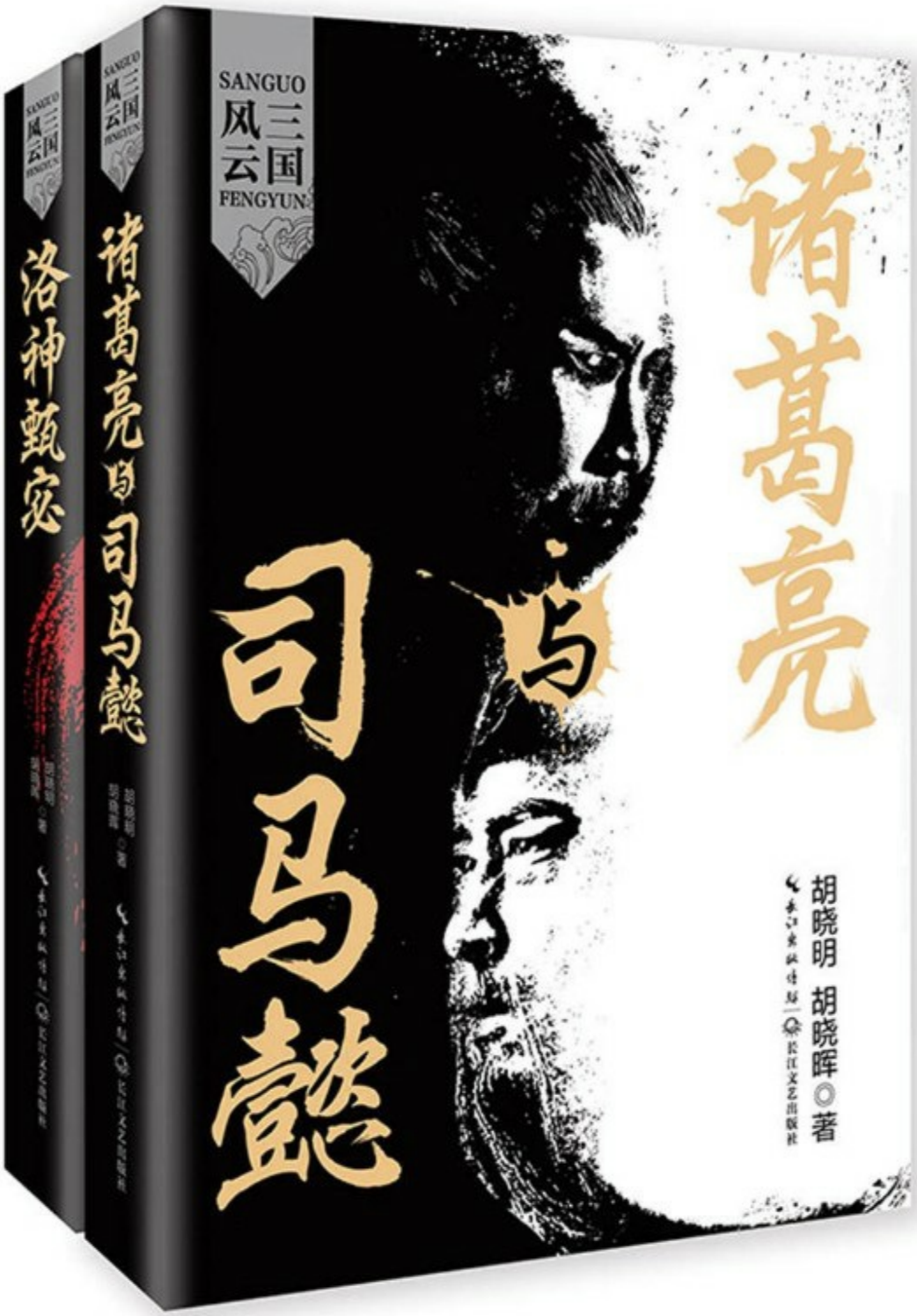
以上几点，既是我将近两年间的一直努力的目标，也是多年来信守的创作和审美原则。至于能不能达到心中的理想和期待，只能等待读者的判断和批评了。

我十分感谢编辑田敦国先生、方莹先生，从相约创作开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阶段，他们都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富有见地的建议和意见；我十分感谢出版社的领导，使这部作品很快就同读者见面；我十分感谢这些日子与我结伴而行的文学挚友，是他们给我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克服年龄、精力等许多困难，最终完成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作品；我十分感谢原陕西文学院院长、著名评论家常智奇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

谨以此书回报给予了我生命的三秦热土。

杨焕亭

2014年12月于咸阳


SANGUO
风云三国
FENGYUN
诸葛亮与司马懿
胡晓明 胡晓晖◎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洛神甄宓

版权信息

三国风云（全二册）

作者：胡晓明 胡晓晖

目录

版权信息
三国风云之洛神甄宓
洛神甄宓
第一章 邺城陷落，美甄宓初见曹丕
第二章 漳河射鹭，痴子建又逢佳人
第三章 来使献雉，曹仓舒徒生恶疾
第四章 曹冲早丧，四兄弟生离死别
第五章 正堂训子，曹司空独会甄宓
第六章 孔融遭诛，甄宓奔走护其子
第七章 心忧社稷，杨修荀彧推少主
第八章 精明谋算，司马氏暗怀异心
第九章 情深缘浅，曹植难解心中结
第十章 嫉妒心盛，卞夫人暗弄机巧
第十一章 南征失利，忠荀彧力谏曹植
第十二章 高台作赋，曹子建才高八斗
第十三章 司马酿谋，曹植寻计见杨修
第十四章 欲承父业，曹丕后堂献奇计
第十五章 父子聚议，立嗣事暂定大局
第十六章 忠心汉室，荀文若被逼身死
第十七章 安插郭姬，司马懿计有所出
第十八章 擅入宫门，崔夫人祸事临身
第十九章 孟德病薨，曹丕代汉建大魏
第二十章 煮豆燃萁，曹子建七步成诗
三国风云之诸葛亮与司马懿
诸葛亮与司马懿
序幕 惊魂梦魇，刘玄德思计托孤
第一章 波诡云谲，蜀皇宫暗流涌动
第二章 内外相制，刘备诏命升李严
第三章 鞠躬尽瘁，白帝城临危受命
第四章 益州疲惫，诸葛亮顺势裁军
第五章 内忧外患，托孤臣苦撑危局
第六章 挑拨离间，黄氏力劝戒杀心
第七章 蓄势待发，义兄弟怒闯皇宫

第八章 未雨绸缪，成都大乱化无形
第九章 痛定思痛，蜀丞相欲揽大权
第十章 伏阙上书，呆儒生威逼君相
第十一章 与民休息，诸葛亮开府执政
第十二章 东和孙吴，邓伯苗不辱使命
第十三章 暗度陈仓，中都护移师江州
第十四章 行美人计，司马懿欲取兵权
第十五章 恃宠而骄，蜀后宫鸡犬不宁
第十六章 声东击西，大军兵发征南中
第十七章 追魂夺魄，司马氏计除政敌
第十八章 微服出宫，刘阿斗一心玩乐
第十九章 擒杀内侍，黄皓言语挑君臣
第二十章 谋定而动，出师北伐风云起
第二十一章 纸上谈兵，马谡刚愎失街亭
第二十二章 成都空虚，李都护趁机进兵
第二十三章 人心思安，蜀后主不图进取
第二十四章 出师未捷，诸葛亮魂归大汉
后记

三国风云之洛神甄宓

洛神甄宓

我在水中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你在路中行色匆匆马乏车停

你为了我的多情而爱慕

我为了你的爱慕而多情

暮霭迷茫我轻舒长袖

以流风回雪的舞姿

挥去泪滴

烟波浩渺你怅然长叹

以建安风骨的词章

留下追恋

水中的我走不到路中

路中的你走不到水中

第一章　邺城陷落，美甄宓初见曹丕

1

大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五月，漳河之畔。

司空、车骑将军、武平侯曹操立马高岗之上，俯视着远处的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谋士荀彧、郭嘉，大将曹洪、夏侯渊等十数骑雁翎般整齐地排列着，侍立在曹操左右。众谋士和大将身后，是五百衣甲鲜明、戈矛闪亮的护卫亲兵。高岗之下，是一座又一座军营，绵延直至天际，有若一条巨大的铁链，牢牢锁住邺城。每座军营都建有高大的望楼，每处望楼上都飘扬着一面大旗，上书乌黑的一个大字——曹。

乌云漫天，遍地野草随风摇曳，犹如波涛般起伏不定。

突然，鼓声大作，无数兵卒从军营里冲出。每一个兵卒肩上都扛着装满泥土的草袋，快速向邺城扑去。

邺城城墙高达五丈，在乌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雄浑壮观。从城外望去，城墙上静悄悄地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一面破旧的大旗在城楼上迎风招展，旗上醒目地绣着一个黑沉沉的大字——袁。

荀彧、郭嘉、曹洪、夏侯渊等人不觉屏住了呼吸，悄悄向曹操望过去。众人都是久经战阵，心中明白——愈是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沉寂不动的敌人，则愈是意志顽强可怕的敌人。

曹操面露微笑，左手抬起，悠然地捻动着腮上的几缕胡须。

眼看兵卒们已冲近了城墙，城垛间忽地闪出了密集的人影，紧接着弓弦声大响，飞蝗般的羽箭从城墙上劲射而出，狂风暴雨一样扫向曹军。

刹那间，惨呼声响成一片，曹军兵卒一个接一个倒在了地上。但众兵卒并不后退，直到冲至离城墙五六丈的距离，这才抛下草袋，转身狂

逃。

羽箭的厉啸声清晰地传到了高岗上，凄厉的惨叫声清晰地传到了高岗上。

曹操端坐马上，依然是面露微笑，仿佛什么也没听见。

鼓声一阵紧似一阵，冲出军营的兵卒一队紧连着一队，而城墙上射出的羽箭也是一阵密似一阵。鲜血染红了大地，兵卒们的尸体铺满了大地。

渐渐地，邺城之外多出了一道高达丈余，由鲜血、尸体和草袋垒起的“城墙”，这道城墙又分出了数条双层夹峙的“岔道”，通向波涛汹涌的漳河。

每条“岔道”和漳河堤岸的连接处，都站立着数百名身体强壮，手持铁锄、铁铲的兵卒。

曹操望着那多出的“城墙”，满意地点了点头，左手松开胡须，先是往上一抬，接着往下猛地一劈。

高岗上升起了一面火红的三角令旗，对着河堤方向连摇了几下。

兵卒们疯狂地挥着铁锄、铁铲，挖开了河堤。

哗啦啦——汹涌的漳河水顺着“岔道”直向邺城冲去。

“哈哈哈！”曹操望着奔腾咆哮的漳河水，仰天大笑，声震长空。

“哈哈哈”……曹洪、夏侯渊等武将亦是大笑了起来。

“唉——”荀彧和郭嘉几乎同时发出了一声叹息。郭嘉的叹息很轻，轻微得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荀彧的叹息却十分沉重，沉重得使马上的曹操听了，身子竟是一晃。

“文若，依你之见，在此水攻之下，邺城几日可破？”曹操亲切地叫着荀彧的字，尽量以平静的语气问着。

“属下以为，邺城不必强攻。司空大人集十数万大军于坚城之下，

致使许都空虚，实为自蹈险地。方今袁绍虽死，而其子冀州刺史袁尚、幽州刺史袁熙、青州刺史袁谭及其婿并州刺史高干仍是拥兵割据，一旦军势联合，必成心腹大患。且荆州刘表、江东孙权、汉中张鲁、西凉马超，还有刘备等贼，俱视司空大人为敌，倘若乘虚攻击许都，则司空大人前后不能相顾，势必陷于苦战之中。依属下想来，司空大人只需留下一将，统兵万余，便可围住邺城，然后尽起大军，速速扫除袁氏兄弟和高干，解除后顾之忧。邺城虽为袁氏根本之地，但袁氏兄弟既已扫灭，则守城将士必是拱手而降。”荀彧恳切地回答道。

曹操听了，似是若有所思，又叫着郭嘉的字问道：“奉孝，依你之见，我军是否应当强攻邺城？”

郭嘉迟疑了一下，答道：“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邺城乃河北第一坚城，强攻之下，损伤必重。”

“哈哈哈！”曹操又是一声大笑，说道，“文若、奉孝熟知兵法，满腹谋略，能得二位相助，实乃吾之大幸也。然法无定法，谋无定谋，当依时而变，依势而行。方今天下，能与本司空相敌者，惟有一袁绍耳。官渡之战，袁军大溃，袁绍惊惧而亡，则天下已是指日可定。刘表乃一昏庸之人，孙权乃一乳臭未干小儿，张鲁乃一愚妄之徒，马超乃一有勇无谋之匹夫，刘备虽稍有才智，却寄人篱下，无立足之处，此等贼子，不值一扫，何须忧虑？至于袁氏兄弟和高干，只是豕犬之类，但知自相撕咬，绝无联合的可能，岂足为患？邺城乃袁氏根本重地，资财堆积如山，吾若破之，养兵之费足矣，倘若先败袁氏兄弟，再攻邺城，必致多费时日，空劳军卒，非是善策也。”

“只是眼下军粮不足，难以长久围困坚城。”荀彧委婉地说道。

“营中军粮可支几日？”曹操问道。

“可支一月。”荀彧回答道。

“本司空借水神之威，十数日内必可破城。”曹操傲然说着，却又话锋一转，“不过为了安定军心，还是应该从许都多运些粮草来。嗯，此事就有劳文若督办吧。”

“属下以为……”

“文若！”曹操陡地提高声音，打断了荀彧的话头，“军粮之事至重，耽误不得！”

“是……属下遵命！”荀彧拱手说道，心中忧急如焚，思绪就似眼前流动的漳河水一样翻腾不休——曹公一向见识远大，善纳人言，今日却为何这般强词夺理，坚持攻城下策？以水攻城，必致城中百姓死伤惨重，古今良将非到万不得已之时绝不会用水攻之计，以避残暴不仁的恶名。何况邺城乃一孤城，早晚可破，曹公雄才大略，为何偏偏不明白这样浅显的道理呢？曹公如此急于破城，究竟是为了什么？

2

秋风渐至，遍野的乱草青中带黄，透出萧瑟之意。

将军曹丕、夏侯尚登上高高的望楼，向敌方据守的邺城望去。

草袋垒成的“城墙”依然紧紧包围着邺城，汹涌的漳河水依然不停地冲击着邺城。

忽然轰隆一声，就似天边爆响了一个巨雷——高大的邺城崩开了一道两三丈宽的缺口，咆哮的河水巨蟒一般闯进了城内。

“城塌了！城塌了！”曹丕、夏侯尚兴奋地大叫了起来。

鼓声大起，一队精锐兵卒抬着早已准备好的木筏，奋力冲向城墙的缺口，企图借着水势攻进城内。但是守城者早有准备，缺口两端羽箭齐射，将冲锋的曹军全数赶了回去。与此同时，缺口两端抛出了无数巨石和装满泥土的布袋，渐渐堵住了汹涌的水流。

“唉！”曹丕不觉叹了一口气，“又让他们堵住了。司空大人说，水攻之下，十数日便可破城。可是自从水攻以来，已经三个多月了，这城墙也前前后后崩塌了十几次，却又每一次都被敌军堵住了。”他看上去很年轻，不过十七八岁，外貌俊雅，眉宇间隐隐透出一层难以掩饰的戾气。

“司空大人纵横天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料碰上了这座孤零零的邺城，却是嚼不动，咬不烂，实在让人想不明白。”夏侯尚说道。他年龄和曹丕相当，生得唇红齿白，眉清目秀，不似一位统兵作战的将

官，倒更像是一位成天寻花问柳的富家公子。

“自从二月以来，十数万大军屯于坚城之下，差不多有大半年了，耗费的钱粮不可计数，战死加上病死的军卒亦是成千上万，士气大伤。”曹丕忧郁地说道。

“是啊，这大半年待在军营中，我可是受够了罪。春天害了一场大病，差点病死，夏天又差点热死，若不是……若不是司空大人军纪太严，我早就逃回许都去了。”夏侯尚苦着脸说道。

“听说近来常有兵卒逃走，是吗？”

“是啊，就我们营中，昨日便逃走了八十多个兵卒，后来又抓回了三十多个，当众砍了脑袋。”

“常言道，‘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司空大人当初若听从文若先生的谋划，先扫灭袁氏兄弟，这邺城自是不战而下，我等也可少吃许多苦头了。”

“子桓兄，你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啊，倘若让司空大人听见了，定会甩下八十军棍，打烂了你的屁股。”夏侯尚叫着曹丕的字笑道。

“唉！”曹丕又是叹了一声，“没有文若先生的谋划，我军就不可能在官渡大战中击败袁绍。司空大人一向对文若先生推崇备至，言听计从，不知为何偏偏在围攻邺城这件事上固执己见，拒不听从文若先生的进言。”

“这大半年过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好在要不了几天，我们就会回到许都。”夏侯尚感慨地说道。

“要不了几天就会回到许都？”曹丕听了，不觉一怔，“夏侯兄，你不是在做梦吧？”

夏侯尚连连摇头：“青天白日之下，我怎么会做梦呢？”

“你没有做梦，怎么说起了梦话？”

“子桓兄怎么知道我说的是梦话？”

“邺城不破，司空大人决不会下令撤军。既然没有撤军之令，我们如何能够回到许都？”

“据我所知，三日之内，邺城必破。”

曹丕不觉冷笑了起来：“莫非夏侯兄胸藏神仙之术，可令邺城守卒不战而降？”

夏侯尚笑道：“我当然没有神仙之术，可是我耳朵长啊——可以听到别人无法听到的消息。”

曹丕心中一动，忙问：“你听到什么？”

夏侯尚故作神秘地左右看了看，然后压低声音说道：“昨夜司空大人到我二叔那儿去了。当时我也在二叔那儿，司空大人一到，我就退到了帐外。不过我并没有走远，又悄悄折回来贴在帐边儿偷听。我听到司空大人说邺城守将审配的侄子审荣已有归降之心，那审荣守着东门，司空大人让我二叔挑选三千精兵，埋伏于东门外，与审荣里应外合，一举破城。”

“如此说来，我等当真可以回到许都去了。”曹丕不再怀疑夏侯尚的话——夏侯尚的二叔，是曹操的心腹大将夏侯渊。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一个大宦官，并无儿子，便抱了同乡夏侯氏之子为嗣，取名为嵩（即曹操之父），故曹操实际上和夏侯渊是叔伯兄弟，关系极为密切。曹操的许多机密之事，常常交由夏侯渊办理。

“子桓兄，你不是一直不明白司空大人为何死围邺城不放吗？”夏侯尚带着炫耀之意问道。

“莫非你能明白？”

“以前小弟并不明白，今日倒是略知一二。”

“哦，这倒要请夏侯兄指教了。”

“司空大人死围邺城不放，原来只是为了一个美女。”

“只是为了一个美女？”

“正是。想不到司空大人英雄盖世，竟也过不了美人关。”

“那美人是谁？”曹丕的声音突然尖厉起来。

“是袁绍次子袁熙之妻甄……甄宓（fú）。”夏侯尚回答着，不觉后退了一步。他发觉曹丕的神情变得异常狰狞，有如在战场上面对仇敌一般。

“当真如此，当真如此吗？”曹丕厉声喝问着，右手按住了腰间佩剑的剑柄。

“昨夜司空大人……司空大人反复……反复叮嘱我二叔，说……说一旦城破，须得紧守袁氏府第，不得让任何人进入其中。还说……还说我二叔须得亲自看住甄宓，不得出半点差错。”夏侯尚恐惧地说着，眼中全是疑惑之意。他实在不明白，曹丕为何一下子变得这般可怕？

“又是这样，又是这样。”曹丕喃喃念着，脸色苍白。

“子桓兄，你……你这是怎么啦？”夏侯尚小心翼翼地问着。

曹丕不答，目光从夏侯尚脸上移开，盯着远处的邺城，久久不语。

一阵风吹过，望楼上的大旗飞扬起来，发出呼啦啦的声响。

“子桓兄，你……你……”夏侯尚想说些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夏侯兄，你知不知道，我平生最敬爱的人是谁？”曹丕声音低沉地问道。

“子桓兄最敬爱的人，当然是司空大人。”

“不。司空大人虽是我的父亲，但我最敬爱的人并不是他。”

“那……那会是谁呢？”

“是我大哥。”

“啊，这……”夏侯尚大感意外，一时怔住了。

曹丕的大哥名为曹昂，建安二年在曹操征讨张绣的战役中不幸战死于乱军之中。

“我大哥本来可以不死的，本来可以不死的啊。”曹丕说着，眼中泪光盈盈。夏侯尚默默无语，曹昂战死的过程，他听长辈们说过——曹昂的确可以不死。

张绣本为董卓的部众，在董卓死后逃至荆州，投奔了刘表，被刘表安置在宛城（今河南南阳）。曹操因宛城处于许都侧后，地位十分重要，遂起大兵进攻。在曹操强大的攻势面前，张绣不敢抵抗，拱手而降。曹操得意之下，见张绣的婶母貌美，竟强掳至军中寻欢作乐。

张绣闻知大怒，当即率兵反叛，直攻曹操大营。曹操措手不及，被打得大败，仓皇而逃，不料坐骑却被流矢射倒，眼看就要死于追兵之手。危急时刻，曹操长子曹昂将坐骑让给了父亲，自己徒步迎敌。曹操在儿子的掩护下，终于死里逃生，而曹昂却被追兵乱刀杀死。

“自从司空大人起兵以来，我就住在兵营里。司空大人忙于军国大事，很少看顾我。而大哥虽非我一母所生，却十分疼爱我，一有空闲便教我骑马射箭，读书写字。若是行军征战中遇到了危险之事，大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张绣反叛之时，大哥立刻把他骑的一匹快马让给了我，并且让他的亲卫兵卒保护着我速速逃走。大哥自己只骑着一匹寻常的战马，结果落在后面，遇上了司空大人，就……就……”曹丕声音哽咽，说不下去。

曹昂之死，是司空大人最为忌讳的一件事，我还是不提为妙。夏侯尚在心里想着，仍是默默不语。

“司空大人为了一个女人，害死了我大哥。如今他又……哼！虽说是子不言父过，可是我……可是我心里忘不了大哥，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次，我决不能让司空大人如愿，我要、我要抢先进城，杀了那甄宓，杀了那甄宓！哼，我看到了那个时候，司空大人会是一副什么模样。”曹丕说着，脸上浮起快意的微笑。

“子桓兄，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你大哥已去世多年，如今你便是司空大人的嫡长子啊。听我二叔说，将来司空大人平定了天下，必会登基称帝。自古立嫡以长，到时你就是太子了。子桓兄若是意气用事，得罪了司空大人，对将来定是大为不利啊。”夏侯尚慌忙说道。

“太子？”曹丕嘴角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将来司空大人若立太子，那一定不是我，不是我！”

“不是子桓兄，又会是谁呢？”夏侯尚迷惑地问。

“是……是……唉！不说也罢。”曹丕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司空大人从来不喜欢我，从来也不喜欢我。他喜欢的只是那些乖巧伶俐，会耍小聪明的儿子，而我呢，不是这样的儿子，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儿子。”

“就算如此，子桓兄也不能……”

“你住口！”曹丕猛地打断了夏侯尚的话头，“明日你一定要帮我杀了甄宓。不然，我就立刻去见司空大人，告你泄露军情，将你斩首示众！”他边说边刷地拔出腰间佩剑，向前一挥。

“啊！”夏侯尚惊骇地叫着，连连后退。

“哈哈哈！”曹丕盯着额上沁出冷汗的夏侯尚，仰天大笑起来。

3

只一刹那间，雕阑玉砌，朱窗绣帘，犹如天堂般的袁府就成了人间地狱。

“城破了！”

“曹兵杀进来了！”

“大伙儿全都没命了！”

……

鬼哭一样的嚎叫声里，众护卫兵卒、门客家仆、女奴乐工等东奔西逃，跌跌撞撞地奔行在花园里、厅堂上、楼阁中，忙乱疯狂若无头的苍蝇。

一个女奴被门槛绊倒，从怀中掉出了一串珍珠。两个兵卒见了，立刻扑上前，夺走了珍珠。一个乐工紧紧抱着一座雕金香炉，低头急奔。

几个手执利剑的门客见了立即冲上来，乱剑齐下。乐工惨呼声里，栽倒在血泊中，雕金香炉亦被摔落在地，裂成了十余瓣，众门客各抢得几瓣，狂逃而去……

只有两个人没有随众奔逃。那两个人紧挨着坐在高高的大堂上，神情木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两个人都是妇人，一个年在五旬上下，头发斑白，身穿素衣。一个看上去正当青春年少，只是长发披肩，遮住了大半个脸庞，使人无法看清她的外貌。

好像过了许久，又好像只是一瞬间，整个袁府突然寂静下来，就似没有一个人一样。

微风吹过，花树沙沙轻响。

“都走了，都走了！这些人啊，平日里卖乖弄巧，一个比一个聪明，怎么今天就没有想一想，又能走到哪儿去呢？”老妇看着空空的庭院，脸上竟露出了一丝笑意。

“孩儿也该走了。”少妇低声说着，双手缓缓抬起。她的手上，捧着一条白绫，明洁似雪。

老妇伸出手，在那白绫上轻抚了几下，道：“不急，不急，还不到用它的时候。”

“孩儿身为幽州刺史的妻子，不能受辱于贼。”少妇说道。

“谁人是贼？”

“曹操。”

“曹操身为朝廷司空，名列三公，又奉皇上圣旨征战，如何是贼？”

“这……”

“成者王侯败者贼，古今同例。今日之势，贼非曹操，而是袁家啊。”老妇感慨地说道。

“可是孩儿身为……身为袁家之人……”

“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了袁家。”老妇打断了少妇的话头。

少妇听着，双手不觉一颤，那长长的白绫悄无声息地掉在了地上。

“其实，贼人本该是曹操，本该是曹操啊。”老妇带着无尽的遗憾说着，“汉室自高皇帝得天下以来，立国有四百年了，已到了气数将尽的时候。先是黄巾造反，接着是董卓作乱，把少帝和太后杀了，另立陈留王为帝。天下的英雄都不服气，从此不再听从朝廷的号令，各自占据一方。后来董卓为温侯吕布所杀，群贼无首，天下就更乱了，连皇帝都没有着落，到处飘荡。当时天下人议论纷纷，都说能够平定乱世的英雄有两个人，一是我们袁家的大将军（即袁绍），一是曹操。但曹操哪能和大将军相比呢？大将军出身于名门望族，四世都有人在朝廷担当‘三公’的高官，门生故吏遍天下，登高一呼，四方响应。而曹操的祖上却是一个宦官，大汉的天下，就是坏在了宦官手中。曹操的家世不仅不能给他带来荣耀，反而会使他多出许多仇人。可是大将军却偏偏败在了曹操手中。曹操这个人，有一肚子智谋，又能招贤纳士。在这点上，大将军的确不如他啊。本来，大将军可以把皇帝抢到手的，可是他却犹豫不决，难下决断。结果皇帝让曹操抢到了许都，使曹操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做什么都占了‘名正言顺’的便宜。还有，荀文若谋略过人，是天下公认的大贤，甚至有人说谁能得到荀文若，谁就能得到天下。荀文若本来是大将军的人，却投奔了曹操。曹操听了荀文若的谋划，便在官渡之战中打败了大将军，活活把大将军气死了。唉！官渡大战时，大将军领有冀州、青州、幽州、并州之地，兵马数十万。而曹操只领有兖州、豫州，兵马不过十余万。天下人都说，大将军定能打败曹操，可结果呢，结果却是大将军败了，败得好惨啊……这一切看来不仅仅是人谋，还是天意，是天意啊！”

少妇对老妇的话似听未听，目光透过乱发，直愣愣地盯在大堂的门槛上。

一只小鸟飞到堂前，在门槛上快活地蹦蹦跳跳。

陡然，喊杀声大起，犹如天边的滚雷，愈来愈清晰地逼向袁府。

少妇的身子忽地一抖，弯下腰，拾起了白绫。

“怎么，你害怕了吗？”老妇望着少妇，嘴角泛出一丝嘲讽的笑意。

“孩儿不是……不是害怕，孩儿……孩儿不是害怕。”少妇不敢与老妇对视，垂下了头。

“是啊，你根本用不着害怕。”老妇笑道，“天下英雄杀来杀去，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想夺走别人的东西吗？我们是什么？是女人。女人是什么？是最好的东西啊。”

“不！”少妇痛苦地叫了一声，“我是幽州刺史的妻子，我不能让幽州刺史蒙羞。”

“但是幽州刺史再也不会回来了，再也不想回来了。曹操围城围了多久，围了八个多月啊。在这八个多月里，幽州刺史，还有青州刺史、并州刺史都不曾发兵来救。他们为什么不来救？因为他们身边有的是女人。他们根本不在乎曹操得到了你，会使袁家蒙羞。他们都很清楚——战胜者得到战败者的女人，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老妇异常平静地说着，似乎没有听到那滚雷般的喊杀声。

“不！”少妇陡地站起身，“我是袁家的人，不能落在曹操手里。”

“我们并不是袁家的人。”老妇冷冷地说着。

少妇一怔，疑惑地望着老妇。

“你姓甄，我姓刘，本来就不是袁家的人。当初我并不愿意到袁家来，可是我的父母兄长贪图袁家的势力，硬逼我嫁到了袁家。你呢，也一样不愿嫁到袁家。但是你们甄家虽为官宦之后，家境却已衰落，要想重新振兴，只有与袁家结亲。于是，你也来到了袁家。”老妇说道。

“我……我……”少妇欲说什么，却是一句话也无法说出。

“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了袁家，可刘家还在，甄家还在。我刘家的人，不说也罢。你甄家的人，可都指望着你啊。当初你父亲早亡，是你母亲和几位兄长辛辛苦苦才将你抚养成人的。怎么到了这个要紧的时刻，你却只记得袁家，而忘了甄家，忘了你的母亲，忘了你的兄长呢？”老妇质问道。

“我没有忘记母亲，没有忘记兄长……”

“你忘了。你应该知道，曹操是一个既宽厚而又非常残酷的人。对于敌方那些有着才名、贤名的人，他会十分宽厚。但对于敌方那些无甚用处的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你的几位兄长都是大将军的属下，是曹操的敌人。虽说你的几位兄长俱为良善之人，却一无才名，二无贤名，只能坐等曹操的诛杀了。你明明知道兄长陷于死地，却不思解救，反倒念念不忘袁家，岂不是太过爱惜自身，而忘了孝道吗？”老妇逼视着少妇，厉声喝问道。

“不是，我不是你所说的那样……”少妇辩解着，突然停下了话头。

滚雷般的喊杀声倏地停止，就似时光倏地停止一样。

老妇晃动了一下，差点歪倒，但又很快坐正了身子。

脚步声响起，一下又一下，沉重而又清晰地向大堂上传来。

少妇如同秋风中的孤苇，摇摇欲坠。

老妇猛然伸出手，将少妇一拉。

少妇的身子一歪，头伏在了老妇怀中。

老妇从容不迫地拿过少妇手中的白绫，绕在自己的手腕上。

4

曹丕手执佩剑，大踏步走到了堂上。

老妇微笑着望向曹丕，看不出有任何畏惧之意。

曹丕似是感到意外，他放慢脚步，缓缓走到老妇跟前，缓缓抬起手中的佩剑。剑刃上鲜血淋漓，一股逼人的腥气在大堂上弥漫开来。

老妇就似没有看见锋利的剑刃，依然是满脸微笑，道：“如果罪妇没有猜错，将军定是司空大人的公子。”

曹丕眉毛一扬：“不错，你见过本将军？”

“十多年前，你母亲卞夫人奉司空大人之命，曾带着你来到邺城，祝贺罪妇的贱辰。虽然那时你才有五六岁，但已是英气勃勃，使罪妇一见难忘。”老妇语气异常亲切地说道。

“这么说来，你是大将军的夫人了。”曹丕说着，眼中全是嘲讽之意。

“罪妇正是刘氏。”

“十多年前，本将军只是一个顽劣小儿，你今日居然能够相识，倒也不易。”“将军英伟之姿，与司空大人极为相像。纵然罪妇从未见过将军，也不难猜出将军是谁。”

“久闻大将军夫人非是寻常女流之辈，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嗯，你既是这般善于猜测，想必也能知道我此刻为何来到这里吧。”

“将军来此，自然是奉了司空大人的将令。”

“不错，不错。本将军正是奉了司空大人的将令。”曹丕眼中的嘲讽之意更加明显。

啊，这曹家公子眼中为何竟是这般的神情？莫非一切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不，不！十多年前，大将军和曹操常有来往，曹操的性子我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也许过了这么多年，曹操的性子已经变了……不……曹操不会变的……刘氏心绪纷乱，脸色苍白。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曹丕盯着刘氏的双手，做出惊讶的神情。

“罪妇乃朝廷叛逆的家眷，心中惶恐，故自缚以待将军……以待将军处置。”刘氏只觉如山的恐惧当头压来，使她几乎无法保持镇定，声音里竟带着颤抖。

“哈哈哈！”曹丕冷笑了起来，“大将军英雄盖世，名震河北，我还以为他的家眷会在城破之时以白绫自尽，好保得袁家的声誉，却不料他的家眷只是以白绫自缚其手。倘若大将军地下有灵，真不知他该作何之想。”

“袁家乃是朝廷叛逆，早已毫无声誉可言。”刘氏竭力以平静的语气说道。

“好，好一个‘朝廷叛逆’，大将军有这样深明大义的贤德夫人，又怎么不会兵败身亡呢？”曹丕厌恶地说着，陡地将剑锋指向少妇，厉声问道，“此乃何人？”

“此为……此为罪妇之子妇甄氏。”刘氏连表面的镇定也难以保持，全身都在颤抖。

“好，好！哈哈哈！”曹丕在大笑声中，刷地举起了佩剑。

“将军，你，你……”刘氏惊骇地叫了起来。

“我要杀了她！”曹丕狞笑着，一副猫戏老鼠的神情，将高高举起的佩剑又轻轻地压在甄宓的肩头上。

甄宓一动不动，似僵卧一般。

“将军，你不能杀她！”刘氏拼出全力大叫道。

“本将军为何不能杀她？”曹丕边说边一点点加大剑刃的力道。

眼看剑刃已刺破肩衣，而甄宓仍是一动未动，就似毫无知觉一般。

“将军，此女天姿国色，纵然西施再世，也难相比，杀之岂不可惜！”刘氏声嘶力竭地叫着。

“天姿国色？”曹丕目光若刀一样逼向刘氏，“听说大将军占据邺城之后，收罗了五位宠妾，个个都是天姿国色，迷得大将军神魂颠倒。后来大将军暴病而亡，遗体尚未入棺，刘夫人便杀死了那五个宠妾，并且让行刑者将那五个宠妾的头发剃光，容貌划破，以免她们到了地府还会去迷惑大将军。这件事，我没有说错吧。”

“这……这……”刘氏张口结舌，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哼！自古以来，美人便是祸水，留在世上，只会乱了天下。”曹丕说着，再一次高高举起了佩剑。

“将军，将军！你听我说！你听……”刘氏绝望地大叫着，忽又停住了话头。

甄宓陡地站起了身，犹如遮掩在无数枯木之后的一株玉树，极其明艳又极其突然地展现在曹丕面前。

曹丕吃了一惊，不觉连退了两步。

一阵秋风吹进堂中，甄宓的长发似轻柔的云雾一样从脸庞上飘散开来。

曹丕呆住了，神思恍恍然如飘向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天上浮满了乌云地上生满了荆棘，曹丕孤零零一个人在阴森森的荒野上艰难地行走着。绿莹莹的光斑在荆棘间一闪一闪，似埋伏着无数凶恶的野兽，随时会扑到曹丕身上。恐怖如山一样压下来，使曹丕一步也无法走下去……

忽地一阵清风吹来，满天乌云倏然消散，宝石般清碧的夜空升起了一轮圆圆的月亮，将洁白温柔的光辉洒在大地上，也洒在曹丕的心头上。荆棘消失了，绿莹莹的光斑消失了，恐怖消失了，一切阴森森的事物都消失了。

曹丕只觉遍体清凉，心如水晶一样空明透亮……

当啷一声中，佩剑连同着曹丕的满腔杀意掉落在地。

曹丕一步步向甄宓走过去，就似一个迷失在路途中的孩子向家园走去。

喊杀声又一次响了起来，无比清晰地响了起来。

曹丕对那喊杀声毫无反应——他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想听见。

刘氏的脸上重又现出了镇定自若的微笑，她轻吁了一口气，心里道——男人到底只是男人。

几片赭黄的落叶随风飘进大堂，在刘氏脚下翻动着，发出低微的声响。

第二章　漳河射鹭，痴子建又逢佳人

1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五月。

漳河如一条柔软的玉带，自西而来，优雅地绕过邺城。

河岸上柳树成行，微风吹来，低垂的柳枝轻轻飘拂，远远望去就似青翠的烟雾在天际浮动。甄宓陪同着一位年约三旬的妇人，缓缓行走在柳荫里。在她们的身前身后，各有三个侍女，或握着长柄羽扇，或抱着卷起的芦席，或捧着铜壶，或拎着香炉，还有一人托着长长的玉筝。

一株柳树斜斜伸出粗大的树干，将浓荫泼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

侍女们将芦席铺在那平坦的草地上，又将铜壶、香炉等物放在席旁，然后退到一边，垂手侍立。

甄宓和那妇人坐在席上，凝目远望。

河水悠悠，天高云淡，几只红嘴翠鸟忽高忽低，在清碧的水波上嬉戏追逐着。

“真没想到，邺城还有这么清静雅致的地方，难怪司空大人要将此地圈为禁苑了。”那妇人说道。她穿着一袭玄色罗衣，面容清丽，却又布满风霜之色，发鬓中还隐隐透出几根银丝。

“司空大人想在此地大建亭台楼阁，尽享声色之乐。”甄宓说道。

“不会吧。我读司空大人的诗作，其中有‘侈恶之大，俭为共德’之句。司空大人既然将奢侈视为最大的罪恶，又崇尚俭朴之德，怎么会大建耗费资财的亭台楼阁呢？”妇人说道。

“诗为口中之言。世上之人，心口不一者，数不胜数。”甄宓冷冷说道。

“依愚姊看来，司空大人应该是言行如一的贤者。”妇人说道。

“文姬姐姐真是这样看的？”甄宓似笑非笑地问道。

“司空大人如果不是贤者，又怎么会把我蔡文姬从苦寒的匈奴之地赎回来呢？”

“所以你为了报答司空大人，就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来充当说客来了。”

蔡文姬脸上泛起红潮，有些发窘地说道：“司空大人也是一片好意，他担心你……”

“这些话，你根本不该说的。”甄宓陡地打断了蔡文姬的话头，“论公，我是司空大人属下的妻室；论私，我是司空大人的子媳。司空大人若是贤者，就没有必要对属下的妻室表明他的好意，更没有必要向他的子媳表示担心。”

“宓妹，不论你怎么说，我也相信司空大人对你的关切是出于一片好意。因为你……你实在是有着太多令人担心的地方。”

“我到底有什么地方令人担心？”

“我听司空大人说，自从你进入曹家以来，就从没有露出过一丝笑容。”

“文姬姐姐，你博学多才，一定知道‘桃花夫人’的典故。”

蔡文姬听了一怔，默然不语——

桃花夫人传说是春秋之时息侯的夫人。后来楚文王攻灭息国，将桃花夫人掳去做了王妃。桃花夫人在楚国王宫中一住十数年，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但始终不说一句话。楚文王奇怪之下，追问不休，桃花夫人答道——身为女子，嫁有二夫，只差一死，还有何言可说？

两只黄鹂从河对岸飞来，落在碧绿的柳枝上，轻盈地跳动着，并发出悦耳的鸣叫声。

甄宓和蔡文姬不觉都转过了头，向那两只黄鹂望过去。

“唉！”甄宓忽然轻叹了一声，转回头，仍将目光凝在悠悠流动的河

水上。

“宓妹，你莫非是在自比‘桃花夫人’？”蔡文姬也转回了头，若有所思地问道。

“我只是想告诉文姬姐姐——我直到现在，才明白桃花夫人为什么在楚宫中不说一句话。”

“为什么？”

“因为桃花夫人的心已经死了，她活在世上，只是一个毫无生气的躯壳。”

“宓妹，你其实和桃花夫人不一样。司空府中，亦非楚国王宫。”

“从古到今，女子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

“依宓妹说来，我也该和那桃花夫人一样——心丧若死了。”

“不，文姬姐姐不一样，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蔡文姬凄然一笑，“桃花夫人只嫁了两个丈夫，而我呢，我已经嫁了第三个丈夫。自从我一来到人间，厄运便紧紧相随。先是父亲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迫逃亡，我小小年纪，也跟着到处流浪，受尽了磨难。到我十六岁时，总算安定了下来，还嫁了一户好人家。谁知后来……后来天道不仁，又使我早早失去了丈夫。而此时董卓擅权，天下大乱，父亲不明不白地让司徒王允杀害了，我也……我也为乱军所掠，流落到了匈奴……那一段……那一段的日子，想起来就似到了地狱之中，不知……不知该如何说出口。”

“不知如何说……就……就不说也罢。”甄宓说着，微微垂下了头，眼中似有泪光闪烁。

“我要说，因为我无法明白，我不负上天，上天却为何给了我这么多苦难，我不负神灵，神灵却为何让我骨肉分离，使我孤零零漂荡在世上，生不如死！”蔡文姬痛苦地说道。

“文姬姐姐，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别太……别太放在心上。”甄宓劝慰道。

“可是我忘不了啊。有时只要我一闭上眼睛，过去的事情就清晰地浮现了出来，好像我的第一个夫君卫仲道，还有我留在匈奴的两个子女，都在牵着我的手。卫仲道他年纪轻轻就病故了，我虽然时时思念，也知他和我天人异路，今生今世不可相见。只是……只是……我那两个孩子，留在苦寒之地的两个孩子，分明还和我同在一个世上啊。两个孩子都是那么聪明可爱，那么活泼善良，却……却……”蔡文姬声音哽咽，再也无法说下去。

甄宓听着，眼中一片潮红，欲再出言劝慰，却久久无语——蔡文姬被乱军所掠，最终落到了匈奴贵族左贤王手中，被迫与左贤王生活了十二年，并且为左贤王生下了一子一女。曹操派人以金帛赎回蔡文姬时，本欲将蔡文姬的一双儿女一并带回，但因左贤王坚决不允，只得作罢。

唉！文姬姐姐虽然得以生还故乡，却又失去了亲生骨肉，心中自是伤痛至极，世上的任何言语也难以劝慰她啊。只是……只是这等伤心之事，文姬姐姐为何要在我面前提起呢？莫非她是有意如此，使我对她生出同情之心，不知不觉听进她的劝说？不，不，文姬姐姐不会这样……甄宓心绪纷乱，眼中不觉透出了疑惑之意。

忽有一阵旋风掠过，柳枝连晃，将两只黄鹂惊起，呼啦啦飞到了天空上。

“在匈奴的时候，我最想看到的就是天上的鸟儿。”蔡文姬说道，她的神情似已平静，声音也渐渐平缓下来。

“在这禁宛中，我最想看到的也是天上的鸟儿。”甄宓说道。

“那时候，我常想，如果我是一只鸟儿，就可以飞回故乡。”

“现在就算我是一只鸟儿，也不知道飞向何方。”

“宓妹，你听愚姊一句话——人生在世，就该好好活着。愚姊受了那么多苦难，也没有心丧若死……”

“文姬姐姐，你难道真的不明白——你和我不一样吗？”

“宓妹，你……你为何总是这样说呢？”

“文姬姐姐，流落在匈奴的中原女子数不胜数，为何司空大人偏偏

把你赎了回来？”

“因为司空大人与先父一向友善，不忍见故人之后沦落他乡。”

“与司空大人友善的故人甚多，他们的后代也有沦落他乡的，司空大人对待他们为何不似对待你这般关切？”

“以宓妹之见，这是何故？”

“因为在司空大人眼中，你不仅仅是故人之后。”

“不仅仅是故人之后？那还是什么？”

“还是一个博学多才，诗赋俱佳，记忆惊人的文士。”

“文士？”

“正是。司空大人不仅喜好武功，也极爱文章，他渴望当世会出现司马相如、枚乘那样的大文士以华彩的文字颂扬他荡平天下的不世之功，粉饰离乱之后的太平气象。”

“如果真是这样，司空大人一定会失望。我不论怎么说，也只是个小小的女子，写不出司马相如、枚乘那样的华彩文字。”

“文姬姐姐何必太谦。女子有才者并不少见，春秋之时，许君夫人以一首《载驰》之诗传遍天下，而班固之妹班昭为其兄续写《汉书》更是文苑美谈，足可流芳千古。文姬姐姐之才，丝毫不逊于许君夫人和班昭，必能名传后世——就连司空大人，也将会因你之故，在史册上留一善德。”

“其实宓妹之才，也不逊于当今任何一个文士……”

“不！”甄宓猛地一摇头，道，“我和文姬姐姐不一样。在司空大人眼中，我永远只是一个女子，可以任凭英雄豪杰们掠夺的女子。司空大人现在还愿意关切我，不过是因为我此刻不在他的手上罢了。司空大人一直认为我应该是属于他的，并且认为我明白他的这种感觉。为此，我应该又是哀怨又是感激——哀怨我为什么不能得到司空大人的宠幸，感激我身为子妇还能依旧得到司空大人的关切。可是我偏偏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表露出司空大人想看到的那种哀怨和感激。于是，司空大人就

让文姬姐姐来了……”

“宓妹，你错了，司空大人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文姬姐姐，我不想再从你口中听到司空大人这个称呼。”

蔡文姬怔住了，甄宓也不再说什么。

空旷的堤岸上分外寂静，只听得见水波的起伏声和风吹杨柳的沙沙声。

“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景致，我们为什么不弹奏一曲呢？”蔡文姬忽然问道。

“今日来此，本来就是为了能够一听文姬姐姐的雅音。”甄宓微微一笑，向端着玉筝的侍女招了招手。

那侍女立刻走了过来，小心翼翼地将玉筝置于蔡文姬面前。

蔡文姬也不推辞，随手调了一下筝弦，便弹了起来。

清脆的音韵犹如玉石相击，又似珍珠一粒粒落在铜盘上，伴随着轻柔的水浪声和柳枝摇曳声，恍若传说中的仙乐一般。甄宓听着，微微闭上眼睛，脸上泛起红晕，就像饮下了美酒一般。

蔡文姬一边弹着玉筝，一边轻声吟唱——

有美一人，宛如清扬。

妍姿巧笑，和媚心肠。

知音识曲，善为乐方。

哀弦微妙，清气含芳。

流郑激楚，度宫中商。

感心动耳，绮丽难忘。

离鸟夕宿，在彼中洲。

延颈鼓翼，悲鸣相求。

眷然顾之，使我心愁。

嗟尔昔人，何以忘忧？

“文姬姐姐！”甄宓陡地睁开眼睛，低呼了一声。

蔡文姬吟唱的是一首名为《善哉行》的乐府诗歌，为曹丕所作，赞颂一个美女姿态既佳，心肠又好，还多才多艺，通晓乐曲。这首乐府诗歌词语清丽，早已流传街市之间，成为宴饮场合的常备之曲。

“怎么，我是唱错了吗？”蔡文姬从弦上移开手指，问道。

“我不想听这首曲子。”

“听说这是子桓将军专为宓妹所作的，文辞极佳……”

“文姬姐姐，我不想听到这首曲子！”甄宓提高声音说道。

“宓妹既是不愿听，我就另弹一个曲子吧。”蔡文姬说着，拨动筝弦。再次吟唱起来——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

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

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

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

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

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

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

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文姬姐姐！”甄宓又一次打断了蔡文姬的吟唱。

蔡文姬这一次吟唱的同样是一首乐府诗歌，名为《美女篇》，为曹丕之弟曹植所作，其词之婉转清丽，更胜于曹丕的《善哉行》，因此更受欢迎，已成为邺城富豪之家宴客的必唱之曲。

“宓妹又是不愿听么？”蔡文姬问着，已露出不悦之色。

听曲者屡屡打断演奏者，是一种十分不礼貌的举动。

“非是我有意为难文姬姐姐，而是我实在不能听人弹唱曹家之诗。”甄宓带着歉意说道。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曹家所作的诗不好吗？”蔡文姬又问道。

甄宓不答，只是低叹了一声。

“其实愚姊也不是有意要唱曹家之诗，而是当今文士所作的乐府诗歌，佳者甚少，难与曹家相比。”蔡文姬说道。

“当今能诗之人甚多，难道就没有作出一首乐府好诗吗？”

“司空军谋祭酒陈琳曾作了一首《饮马长城窟行》，在民间广为流

传，只是其诗立意虽佳，文辞却略带俗语，且过于悲凉，有违‘哀而不伤’的乐理。”

“人但凡哀到极处，自然心伤，何必为了乐理之故，反而拘束了自己呢？”“可是……”

“你也别‘可是’什么了，就唱陈琳的这首《饮马长城窟行》吧。”

“这……”蔡文姬犹疑了一下，还是拨动筝弦，低声吟唱了起来——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

善侍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

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

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

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

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通！通！通……陡地战鼓声大响，就似天边的闷雷一样从河水上游

传来。“咚”的一声，筝音戛然而止。

蔡文姬手指颤抖，已拨断了一根筝弦。

“文姬姐姐，你怎么啦？”甄宓诧异地问道。

蔡文姬脸色苍白，身子摇晃不定，口张了一下，似是欲说什么，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甄宓忙扶住蔡文姬，让侍女端来铜壶，将壶中之水喂进蔡文姬的口中。

喝了几口水之后，蔡文姬的神情渐渐镇定下来，脸上也透出了几丝晕红之色。

“文姬姐姐，你可吓死我了。”甄宓松了一口气，微笑着说道。

“唉！”蔡文姬低叹了一声，道：“当初我被乱军掠去，强迫西行，一路上只要鼓声响起，便有许多走不动的百姓被……被杀，那些杀了人的军卒还……还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到处摇晃，有一次他们……他们故意晃到我的面前，把鲜血都涂……涂到了我的脸上。我当时就昏晕了过去。从那以后，只要一听到鼓声，我就……我就……”

通！通！通……鼓声又一次大响起来，打断了蔡文姬的话头。

“啊！”蔡文姬颤抖着，扑倒在甄宓怀中。

“别怕，别怕。”甄宓轻拍着蔡文姬的肩头，柔声说道，“子桓近日演习水战，常乘着战船在河上巡游。这鼓声是子桓他们敲击的，并非是你想象中的那些乱军。你如今身在太平之时，没有人敢伤害你。”

“我知道没有人会伤害我，只是……只是一听到鼓声，心中仍然……仍然发慌。”蔡文姬垂着头说道。

“那我们就别听这讨厌的鼓声，回去吧！”甄宓边说边扶着蔡文姬站起了身。

“都是我连累了你，以致今日不能尽兴。”蔡文姬带着歉意说道。

“如今在这个世上，惟一能让我诉说真情的人，就是文姬姐姐。如果我有什么话说得失礼了，还请文姬姐姐别见怪。”甄宓说着，顺着河堤向来路行去。

众侍女连忙将草地上的芦席等物收拾好，跟随在甄宓和蔡文姬身后。

“今日唱了三首乐府诗歌，都没能唱完，实是憾事。日后若有机会，定当好好向宓妹请教一番。”蔡文姬边行边说道。

“文姬姐姐，你唱的乐府诗歌，都是别人所作。什么时候，你能自作一首，唱给我听听呢？”

“我也想自作几首乐府诗歌，只是每当提起笔，从前的种种伤心之事，都涌到了眼前，使我无法写下去。”

“诗为心声，只要是你心中的真情，就可以写下去。”

“也许以后我能写出，可现在……现在我只怕写不出来。”

“不论你什么时候写出来，一定要唱给我听听啊。”

“只要我能写出，你一定是第一个听到我吟唱的人。”蔡文姬说着，停下了脚步。

河堤上出现了一条岔道，直通向柳林深处。

“子桓不在家中，文姬姐姐可以去我那儿坐坐。”甄宓说道。

“改天再去吧。愚姊这就告辞了，请宓妹代我向子桓将军问好。”蔡文姬说着，弯腰深施一礼。

甄宓连忙还礼，说道：“请文姬姐姐代我向董都尉问好。”

董都尉名为董祀，和蔡文姬是同乡。蔡文姬从匈奴回到中原时，亲戚俱已亡故失散，无从依靠。曹操哀怜之下，便令屯田都尉董祀娶了蔡文姬，并赐下许多礼物，用作嫁妆。

蔡文姬依依不舍地望了甄宓两眼，这才带着一个侍女，向柳林深处

行去。

甄宓站在原地，凝望着蔡文姬的背影，直到再也望不见了，才转过身，依旧顺着河堤缓缓行走。

2

嘎——嘎——嘎——天空中忽然响起了悲鸣声。

甄宓停下来，抬头向天空望去。

但见从远处飞来一只白鹭，摇摇晃晃如断线的风筝一般掉落在河岸上。

“啊！”甄宓不觉惊呼了一声，疾步向那只白鹭奔去。

马蹄声骤然响起，一匹雪白的骏马飞驰而至，马背上骑着一位身穿紧身短装的少年，右手挥鞭，左手握着一张牛角弯弓。

是曹植！甄宓望着马背上的少年，猛地停下了脚步。

曹植见到甄宓，立刻勒住马头，将弯弓和马鞭挂在鞍上，然后飞身跃下，抢步上前，弯腰深施了一礼：“见过大嫂。”

甄宓侧身回礼，问道：“这么热的天，你也出来行猎啊？”

曹植拱手答道：“司空大人在玄武池召见荆州使者，命我等兄弟前往演示武艺。此鹭乃是我行进途中，偶尔射下的。”他年约十六七岁，五官清秀，双目炯炯有神，顾盼之间，神采飞扬。

“看你，行在路上，也不安分。这只鸟儿好好的飞在天上，你又射它作甚？”甄宓摇摇头，走到了白鹭跟前。

白鹭挣扎着，竭力想飞起来，但它的右翅上插着一支锋利的羽箭，一动便鲜血迸流，以致无法张开翅膀。

见到甄宓走近，白鹭不再挣扎了，两眼定定地望着甄宓，露出楚楚可怜的哀求之意。

甄宓只觉心中一痛，缓缓伏下了身，眼中泪光盈盈。

“大嫂，我……我其实也不想射它的，只是……只是……”曹植望着那只白鹭，神情尴尬，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植弟，这只白鹭就送给我，好吗？”甄宓站起身，问道。

“好。”曹植连忙回答道。

“玉儿。”甄宓轻唤了一声。

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侍女应声走上前来。

“你把这只鸟小心拿好，快快送到府中，让辛管家把它的伤治好了，放它一条生路。”甄宓说道。

“是！”玉儿答应着，把白鹭从地上抱起，快步向河堤尽头走去。

“大嫂，是我不好，我不该射下这只鸟儿。”曹植不安地说着。

“植弟不射下这只鸟儿，别人也会射下的。谁让这只鸟儿无知，竟飞到司空大人的禁苑中来了呢？还好，它只不过是一只鸟儿，若是一个百姓，就会惹下‘私闯禁苑’的大罪，不仅自身性命难保，连家人都要带累了。”甄宓语含讥刺地说道。

“今日幸亏大嫂心地仁慈，使小弟免了杀生之罪。”曹植自我解嘲地说道。

“心地仁慈？”甄宓摇了摇头，“这倒说不上，顶多是物伤其类罢了。”

“物伤其类？”曹植眼中满是困惑，“大嫂怎么……怎么能和一只鸟儿比为同类呢？”

“鸟儿无知，自己飞到了禁苑之中。我呢……我也是身在禁苑之中。不同的只是鸟儿有一双翅膀，而我没有。可是鸟儿纵有一双翅膀，也不免被利箭射中。”

“大嫂，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你还小，许多事情都不明白。”

“我不小了。似我这个年龄，已经能够上阵杀敌，建功立业了！”

“是啊，你的确不算小了。”甄宓望着曹植，若有所思，“听说你很快就要成亲，做新郎……”

“不，我不成亲！”曹植不等甄宓说完，陡地大叫了一声。

“为什么不呢？听说新娘子是邺城大族崔家的女儿，又聪明又美丽……”

“我不要什么崔家的女儿，谁也不要！”曹植再次打断了甄宓的话头。

甄宓望着曹植，见他额上青筋暴跳，脸色涨得通红，眼中全是痛苦之意，不觉诧异起来：“你这是怎么啦？崔家的亲事可是司空大人定下的，由不得你任性啊。”

“明明是我娶亲，却为何不能由我做主？”曹植似是在问着甄宓，又似是在问着自己。

“自古以来，婚姻大事便是凭着媒妁之言，由父母做主。”甄宓说道。

“这种规矩，是哪个混账东西立下的，竟然祸害至今？”曹植愤愤地说道。

甄宓看着曹植气鼓鼓的样子，不觉笑了：“你呀，又没有见过新娘子，怎么就这样一肚子不情愿呢？也许等你到了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反倒会喜欢得跳了起来。”

“我不会喜欢她，决不会喜欢。”

“这倒怪了，莫非你自己喜欢上了哪个姑娘。”

“也……也可以这样说吧。”

“她是谁？”

曹植不语，怔怔地望着甄宓。

甄宓穿着一袭青色罗衣，在柳枝的映衬下，整个身子就似融化成了烟雾。而在朦朦胧胧的烟雾中，又隐隐透出几点晶莹的星光，惊魂夺魄般射进曹植的眼中。

曹植一阵眩晕，心跳陡地加快，微微喘出了粗气。

“植弟，你这是怎么啦？”甄宓看着神情异样的曹植，不觉后退了一步。

甄宓心中无端地怦怦大跳起来，一阵阵发慌。

我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甄宓恐惧地在心中问着自己。

“我的话，只想……只想说给大嫂一个人听。”曹植低低地说着。

“到底是哪位姑娘迷住了你，使你如此神魂不安？”甄宓竭力以平静的语气说着，挥手让侍女们远远退开。

曹植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头，向清碧的河水望去，低声吟道——

其象无双，其美无极。

毛嫱彰袂，不足程式，

西施掩面，比之无色。

……

甄宓听着，不觉愣住了。

曹植所吟乃是宋玉《神女赋》中的一段，大意是——

她的美貌世上无双，已至极处，纵然是天下最著名的美女毛嫱、西施见了，也是自惭形秽，羞得掩面而去。

风吹着甄宓的衣袖，发出呼啦啦的声响。

堤岸上站立的两个人久久不语，似是在等待着什么。

“植弟形容的，分明是天上的神女，人间哪能见到呢？”终于是甄宓先开口了。

“她不仅是‘其美无双’，更令人难忘的是她志趣潇洒，高雅娴静，虽是神仙之姿，却又幸而生在人间，只是不幸……不幸……”曹植说着，猛地停住话头，眼中晶莹闪烁，一片潮红。

“幸而生在人间……只是不幸……你的话倒让我听糊涂了。嗯，这姑娘到底是谁啊？”甄宓话一出口，立刻生出了悔意，心道，在这个时候，我还问他干什么呢？植弟虽然善良，可到底是曹家的人啊，我既然心如死灰，就当不理会植弟才对。可我为什么每次见了植弟，都控制不住自己呢……

曹植缓缓转过头，凝望着甄宓：“我心中爱慕的那人分明近在眼前，却好像是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甄宓心中剧震，骇然望着曹植：“你……你在说什么？”

曹植只觉浑身热血上涌，冲口说道：“我心中爱慕的人，就在眼前，就在眼前！”

甄宓听着，只觉天旋地转，一个踉跄，差点栽倒在了地上。

“大嫂，你怎么啦！”曹植慌忙上前，伸手欲扶甄宓，却又似想起了什么，把手缩了回去。

甄宓退后几步，背靠着一株柳树，心绪纷乱如麻——天啊！曹家的人为何都是这样？莫非他们一定要将我逼进死地，方才称心如意。不，不！植弟好像不是这样，他和曹操、曹丕不一样……不，曹家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大嫂，我……我……”曹植脸色红涨，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甄宓脸色苍白，喃喃道：“植弟，你，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终于说出这句话来了。可以……可以死而无憾了。”曹

植说着，只觉全身似火一般滚烫。

“不，不！”甄宓痛苦地摇着头，“植弟，你不该这样说，你不该……”

“是的。我不该，不该！可是我无法……无法忘了你。”曹植走上前一步，梦游一般说着，“自从两年前，我从许都来到邺城，见到了你，就再也无法忘了你。我几乎夜夜都梦见你，梦见在春花盛开之时，我和你同乘一车，在桃林中漫游。风吹来，满天桃花雨一样落下来，落满在你的身上，也落满在我的身上。夏夜星光灿烂，我和你同乘一叶扁舟，在芙蓉池中漂游。我坐在船尾鼓琴，你坐在船头吟唱，唱的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别说了，你别说！”甄宓陡地打断了曹植的话头，眼中隐隐闪出了泪光。

植弟他和曹操、曹丕不一样，不一样！他只是个孩子，一个毫无机心，不知人心险恶，又不懂世故的孩子。他只是一时迷惘，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不能伤害他，更不能让他这么迷惘下去。只是……只是我又该怎么对他说呢。甄宓心中的乱麻愈理愈乱。

曹植看到了甄宓眼中的泪光，不觉垂下了头。

“我不该说出这些话的，我本来已在心中发誓——永远也不对大嫂说出爱慕之语。可是我又无法管住自己，无法管住自己……”曹植的声音愈说愈低。

“植弟，你……”甄宓的喉头似堵着什么，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这么对大嫂无……无礼。我其实也恨死我了，恨我为什么会做出那么荒唐的梦来。白天，我恨不得抽出剑来，将我的双眼刺瞎了，让我永远见不到你，好让我不再做那样的荒唐梦。可是到了夜间，我又……我又盼着能在梦中见到你……我受不了，受不了！我再也不能待在邺城，再也不能！我要请命出征，讨伐叛逆！我要纵横沙场，匹马直冲敌阵，于千万人之中直取上将首级！纵然我被万箭穿心，也毫无畏惧……”

“别说了！”甄宓大声叫道。

曹植身子一颤，停下了话头。

“植弟，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只是一个孩子，说了些你自己也不明白的糊涂话。其实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天下美丽的姑娘多着呢。从今以后，你别再胡思乱想了，更别去请命出征。你还太年轻，你根本不知道战场上是怎么回事。”甄宓缓缓说着，竭力使她的声音听上去十分平静。

“我不年轻了。当年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远征匈奴之时，也不过是我这般年岁。如今中原虽已平定，荆州、江东等地还未归顺朝廷，大丈夫生于此时，就该立功沙场……”

通！通！通……战鼓声又如雷一般响了起来。

曹植转过身，向河上望去。

从河水上游驰来了一艘战船，船身长约三丈，宽有丈余，船头置着大鼓，桅杆上飘扬着大旗。

曹丕手握长剑，傲然站立在船头。烈日当空，汗水不断地从曹丕的额上流下，湿透了衣领。

数十个兵卒手持长矛盾牌，如临大敌伏在船舷上，一动也不动。

3

见到岸上的曹植和甄宓，曹丕大感意外，立即下令战船靠岸停下。

战船渐渐抵近岸边。兵卒们待到战船停稳之后，抬出一块长长的木板，搭在岸上。

曹丕踏着木板，缓缓走近岸边，然后猛地一跃，飞身掠到曹植面前。

兵卒们仍是保持着战斗姿势，伏在船舷后一动不动。

“见过大哥。”曹植拱手行了一礼，他的心绪尚未宁定，话音微微带着颤抖，脸上满是潮红之色。

甄宓也向曹丕行了一礼，却什么话也没有说。

曹丕脸色阴沉，目光若刀一样在甄宓和曹植身上掠来掠去。

甄宓迎着曹丕的目光，脸上毫无表情。

曹植却垂下了头，不敢与曹丕对视。

一直低头吃草的白马忽然昂起头来，发出长长的嘶鸣之声。

“三弟，司空大人命我等兄弟前往玄武池演武艺，你却为何身在此处？”曹丕陡然问道。

“顺此河岸，亦可行至玄武池。”曹植答道。

“好一个亦可行至玄武池！”曹丕在鼻孔里哼了一声，“司空大人召见，是何等重大事，你不疾驰而去，却偏要绕道而行，是何道理？你这般不知轻重，将来若是领军征战，必坏大事！嗯，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走，走！”

曹植看了甄宓一眼，默默转过身，跃上白马，猛甩一鞭，飞驰而去。

曹丕望着远去的白马，一言不发。

甄宓背倚着柳树，亦是一言不发。

地上的日影渐短，微风也渐渐停息，柳枝如凝固般悬在空中。

一只知了在柳梢上叫了起来，尖厉的声音在甄宓和曹丕的心头上一遍又一遍划过。

曹丕只觉全身燥热，就似投身到火炉中一般。他猛地转过头，对战船一挥手：“你等且上岸歇息一会儿。”

汗水湿透战衣的兵卒们如逢大赦，争先恐后地跃到岸上，远远蹲在树荫里。

曹丕上前一步，两眼直直地盯着甄宓，怒声喝问道：“我早已说

过，不许你和三弟相见，你今日为何偏要与他相见？”

甄宓仍是一言不发，转过头，向河水望去。

水波荡漾，日光映在其中，闪烁着刺目的亮斑。

“四年了，我得到你已经整整四年了，你却还是这个样子！你从来不肯在我面前露出一丝笑容，从来不肯和我多说一句话。你在我的面前，就似一块寒冰，不论我怎么热乎，也让你给冷透了。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我还不够抬举你吗？我让你成了后堂的主人，家门以内的事情全由你说了算。我得到的俸禄赏赐，也全交给了你掌管。还有府内的花园，城外的禁苑，我都任你游玩，使你尽量快乐。我能给的都给了你，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曹丕低声吼叫着，脸上的神情被愤怒扭曲，显得异常狰狞。

“你想得太多了，我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对于我来说，能够活在世上已经很满足了。”甄宓平静地说道。

“你若满足，又为何要与三弟相见？”

“植弟只是个孩子。”

“他不是孩子。他已经十六岁，不小了。当初……当初我得到你时，比他大不了多少。”

“对我来说，他仍是个小孩子，我已经二十六岁，比他大了许多。”

“不，三弟不是小孩子，他不是。我看得出来，他一见了你就不自然，常常兴奋得手舞足蹈，忘了身在何处。而你呢，你也喜欢见到他。你在我们曹家，见了谁都是那么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毫无笑容。可你惟独见了三弟，却能露出笑意。你别不承认，我曾眼看到你在三弟面前笑眯眯的样子。你……你在三弟面前，竟是那般快乐。可你在我面前呢，却一点也不快乐，一点也不快乐！”曹丕痛苦地说道。

“既然我活在世上，令你这般痛苦，你何不把我杀了，一了百了。”甄宓冷冷地说道。

“你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吗？我当初就想杀了你。可是我……我……”曹丕怒睁双眼说着，语气忽然软了下来，“过去的事，我不想再

说了。你已经是我的正室夫人，我并不愿意失去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快乐。你也不要折磨我，不要让我心烦。你知道吗？我很快就要南下征战。这次征战不同往日，我们这些惯常骑马的北方人，要乘着战船和南方人厮杀。我不愿意去南方征战，我害怕一去便不能回返，再也见不到夫人。可是……可是我又怎能违抗军令呢？我不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啊！”

他又要征战了，又要杀人或被人杀了。甄宓的心中忽似压上了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坠着，她缓缓转回头，凝视着曹丕，清晰地说道：“我已经顺从天意，将你视为夫君，自会知道如何立身处世。人世间的快乐，永远也不会属于我。但是我决不会让你心烦，因为我和你已有了共同的至爱——睿儿。有了睿儿，我就是有了一切，不会再有任何奢求。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不论你在何处征战，我也会盼着你平安归来——因为睿儿他不能没有父亲。”

“真的，你真的会盼着我平安归来？”曹丕紧盯着甄宓问道。

甄宓点了点头。

“如果我不能平安归来，你会怎样？”曹丕又问道。

“若是没有睿儿，我会相从夫君于地下。现在有了睿儿，我会竭尽为母之道，将睿儿抚养成人。”

曹丕听着，默然无语，过了好一会儿，才长长叹了一口气。

微风又起，柳枝轻摇，发出沙沙低响。

曹丕忽然转过身，大步登上了战船。

众兵卒见了，慌忙站起身，急急向战船上奔去。

通！通！通……在闷雷般的鼓声中，战船顺着水势，向下游疾驰而去。

甄宓望着远去的战船，心中一片茫然——我真的会盼着他平安归来吗？

第三章　来使献雉，曹仓舒徒生恶疾

1

一条宽约五丈的大沟引导着漳河水缓缓流向邺城之南，注入一个周长百丈的大池。池畔立有一块高达丈余的巨石，上面以朱漆涂写三个篆书大字——玄武池。

在玄武池的北面，有一块十余丈见方的平坦空地，空地两侧是密密的柳林，其中隐约可闻人声马嘶。

空地上方建有一座高大的厅堂，堂前的石阶上站满了手执长矛的兵卒，在炙热的日光中一动也不动。堂上宾客满座，远远望去，人影晃动，十分热闹。

厅堂正中的木榻上，高坐着大汉司空曹操。在木榻左右的长席上，依次坐着文武官员。尚书令荀彧、侍中华歆、别驾从事崔琰、文学掾司马懿、太中大夫孔融等文官和伏波将军夏侯淳、典军校尉夏侯渊、厉锋校尉曹仁，扬武中郎将曹洪等武将坐在前面最醒目的位置上。

众文武官员连同曹操在内，俱是穿着朴素，布衣葛巾。惟有木榻右侧紧挨着曹操坐着的一人与众不同，身穿华丽的绣衣，光彩灿然，极是引人注目。

“诸位，此乃荆州邯郸先生，是为当今名士，文章好，又精通兵法，且写得一笔好字。荆州人常道‘邯郸先生一字，可值千金’，待会儿你们可别放过了他，非让他留下‘千金’不可。哈哈哈！”曹操手指绣衣人，大笑着说道。

众文武官员见曹操如此推重绣衣人，不觉纷纷站了起来，争相向那绣衣人行礼。

绣衣人连忙还礼，拱手道：“邯郸淳奉命入朝，进献方物，不过是一偏州使者耳。众位大人如此多礼，本使实不敢当。”

“荆州拥有八郡土地，方圆数千里，带甲兵卒十余万，哪里只是一

个偏州呢。”华歆说道，他年约五旬，身材瘦削，说话中不时捻着花白的长须，神态间甚是得意。

“荆州牧刘表仁德宽厚，望重天下，当世名士王粲、蒯越、韩嵩、赵戬、娄圭等俱为其座上宾客。邯郸先生既被刘荆州拜为使者，自然不是寻常之辈。”孔融说道，他看上去有五十余岁，玉面乌须，气度娴雅。

“刘表虽有好贤之名，却无用贤之心，不过是一庸碌之人耳。”华歆不以为然地说道。

“刘表若是生于盛世，或者不失为辅国安民的良善之臣。可惜他生在乱世，就只能是一个昏乱之臣了。”崔琰说道。他年约五十一二，相貌端正威严，眉浓目亮，乌黑的长须直垂至胸脯。

“崔公之言，令人费解。刘荆州能为盛世良臣，如何在乱世就成了昏乱之臣呢？”孔融不服地问道。

“盛世之臣，只需清廉自守，无为而治，便可称为良善。而乱世之臣，则须多谋善断，刚毅果决，并对天下大势了若指掌，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如此方可有所作为。刘表其人，遇事犹疑，只知退避自保，又不明天下大势，只能算是一个昏乱之臣。”荀彧说道，他看上去意态潇洒，但眉宇间却透出了一种旁人难以察觉的忧郁之意。

“哈哈哈！”曹操又是一声大笑，“文若之言，可为至理矣。只不过刘表虽是不明天下大势，但他手下的贤才一定有明白天下大势的人，此时也定在为刘表议论天下大势。”

“司空大人明察秋毫，实是令人钦佩。如今我们荆州的智谋之士，几乎日日在议论天下大势。”邯郸淳说道。

“但不知荆州人是如何议论的，还望贵使告知。”曹操大感兴趣地问道。

“荆州人对天下大势的看法大致相同，都说自董卓之乱以来，天下纷争不休，无一日安宁。幸有司空大人力保汉室，削平群贼，方使得中原一统，万众归心。只是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天下大势，荆州人却争得面红耳赤，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邯郸淳答道，他看上去已在七旬

开外，却是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毫不弱于壮年之人。

“是哪两种不同的想法？”曹操问。

“王粲、蒯越，韩嵩等人认为，司空大人能够一统中原，不仅是出于天意，也是人谋所至。董卓乱后，袁绍吞灭异己，军势最盛，领有四州之地，拥带甲兵卒数十万，天下为之震动。而司空大人在四面受敌，兵疲将寡之时，却能于官渡一战中大败袁绍，并且乘胜而进，克邺城、斩袁谭、诛高干，扫灭乌桓，降伏辽东太守公孙康，建立不世奇功。汉室若非司空大人奋然独撑，早已社稷崩塌矣！当此之时，我荆州之地应速向司空大人表示诚意，誓言从此以后，听命于朝廷。如此，荆州八郡可免涂炭之祸，刘荆州亦可不失为汉室忠臣。但娄圭等人却以为，司空大人虽然一统中原，又奉天子之命征伐四方，却未必可以占据荆州。因为江东孙权已有三世经营，人心畏服，兵甲不弱，且极善水战。而西凉马超勇悍无比，并不甘心臣服朝廷。司空大人若是南征荆州，孙权、马超必从侧翼攻击。如此，司空大人首尾不能兼顾，非退兵不可，故刘荆州不必未战先降，当尽快与江东、西凉联络。”邯郸淳侃侃说道。

“好，好！”曹操拍手叫道，“这两种想法，俱为高明之策，但不知刘荆州他赞同哪种想法？”

“刘荆州举棋不定，他心里赞同娄圭的想法，为此甚至把韩嵩关押了起来。只是刘荆州又害怕与司空大人对阵决战，故派在下前来邺城，打探司空大人的虚实。”邯郸淳答道。

“那么贵使又是赞同哪种想法呢？”曹操明知故问。

“在下当然是赞同王粲、蒯越、韩嵩等人的想法。”邯郸淳神态自若地答道。

“唉！”孔融长长叹了一口气，盯着邯郸淳说道，“刘荆州居然派你为使，果然是个昏乱之臣。”

“孔大人是责我不忠主人吗？”邯郸淳问道。

孔融只是在鼻孔里哼了一声，并不回答。

这个孔融处处当众与我作对，惟恐天下不乱，实是可恶，早晚得收

拾了他。曹操心中恼怒，脸上神情不变，仍是满含着笑意，向华歆望了过去。

华歆立刻拱手向邯郸淳施了一礼，朗声说道："邯郸先生乃是汉室臣子，奉劝刘表听命朝廷，使刘表免于叛逆之名，实为大忠臣，其见识更非凡俗浮华之徒可比，在下深为钦佩。"

"华大人之言，实是过誉，在下愧不敢当。在下临行之际，曾对刘荆州诵乐府辞一首，以表明心迹，并希望刘荆州能够免除在下的使命。无奈刘荆州听了在下的吟诵之后，却并未收回成命。"邯郸淳回礼道。

"不知邯郸先生吟诵的是哪一首？"曹操问道。

邯郸淳手捻胡须，放声吟诵起来——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众人听着，俱是默默不语，露出感伤的神情。

邯郸淳吟诵的乃是曹操的《蒿里行》，是曹操自认写得最好，也最为人传诵的一首乐府诗歌。

"唉！"曹操叹了一声道，"当年董贼等群凶作乱，我关东诸军本可一鼓灭之，可惜众人俱怀私心，甚至自相残杀，终于酿成中原战端大起，祸害亿兆生灵，今日回想，犹自令人心伤不已。"

“邯郸先生对刘表吟诵《蒿里行》实际上是在向刘表进谏——司空大人不仅是用兵如神，所向无敌，且深怀仁者之心，以拯救万民出水火为己任。刘表无论如何，也不能对抗司空大人。否则，将上失天意，下失民心，自取败亡之道。”一直未说话的司马懿开口道。他年约三旬，身形伟岸，相貌堂堂，在众文官中显得最为年轻，神情也十分谦恭。

嗯，这司马懿出身于世家大族，一向目无天下英雄，但自从受老夫征召以来，却能谨慎自守，知进知退，不愧是个良善之才。曹操满意地在心中想着。

“依邯郸先生之言，刘表内心并不愿意归顺朝廷，但先生向刘表透露了心迹之后，刘表却并未对先生加罪。如此看来，刘表或许在权衡大势之下，已然改变了心意。”荀彧思索着说道。

“不，”曹操冷笑一声道，“刘表并没有改变心意，他遣邯郸先生为使，施的是缓兵之计。”

“司空大人所言极是。刘荆州年老多病，心忧后事，他想把儿子扶植起来后，再与司空大人周旋。”邯郸淳钦佩地说道。

“听说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幼子刘琮，不知他要扶植的是哪个儿子？”曹操问道。

“是刘琮。”

“刘表一向标榜崇尚礼法，却又弃长立幼，想来这刘琮定是聪明过人。”

“刘琦、刘琮兄弟俱是无甚见识、才德平平之辈。刘琮所以得宠，是因他娶了刘表后妻蔡氏的侄女，深得蔡氏的欢心。且荆州军中的大将蔡瑁、张允也拥戴刘琮，故刘荆州疏远刘琦而着意扶植刘琮。”

“既是如此，刘琦心中必是不安。”

“是啊，刘琦惟恐受到谗害，便自请出外，做了江夏太守。”

“昔者晋国太子申生留在京城，被献公所宠的骊姬害死，而重耳逃亡在外，却大得后福。刘琦自请外出，实是一条妙计。由此看来，这刘琦也不是全无见识之人。”曹操赞赏地说道。

“刘琦能行此妙计，全是受人所教也。”邯郸淳说道。

“受何人所教？”

“刘备之军师诸葛亮也。”

“诸葛亮？”曹操皱起了眉头，“此为何人？”

“诸葛亮乃是琅琊人氏，因避战乱，隐居南阳隆中，躬耕自食。其人学识渊博，智计过人，喜谈兵法，常以管仲乐毅自比。刘备投奔荆州之后，到处访求智谋之士，曾三顾茅庐，方使得诸葛亮答应出山。刘备为此喜不自禁，逢人便说——吾有诸葛先生，大业可成矣。”邯郸淳答道。

“哼！”曹操不屑地一摇头，“乱世之中，到处可见狂妄自大的轻薄之徒。这诸葛亮不过是一村野匹夫，能有什么本领？刘备如此推重诸葛亮，只是自欺欺人耳。”

“司空大人不可轻视了这诸葛亮，荆州名士但有和诸葛亮交往者，无不对其交口称赞。若是那诸葛亮并无过人之处，又怎能如此呢？如今诸葛亮既归刘备所有，必对司空大人有所不利。”邯郸淳说道。

“刘备仅有新野一地，兵微将寡，纵有诸葛亮为其出谋划策，亦不足为患。”曹操说着，话锋一转，“刘表有子，吾亦有子，今日且请邯郸先生品评一番——吾子与刘表之子相比，到底如何。”

“在下虽然身在荆州，亦知司空大人教子有方，几位公子俱是文武双全，才德过人，今日若能相见，实为至幸也。”邯郸淳兴奋地说道。

“哈哈哈！”曹操得意地大笑起来，边笑边站起身向厅堂外走去。

众文武官员忙站了起来，跟随在曹操身后。

2

厅堂前旗帜飞扬，在风中发出呼啦啦的声响。

曹操、邯郸淳和众文武官员站立在高高的石阶上，俯视着水波荡漾

的玄武池。

石阶的左侧设有一只大鼓，两个身材高大的鼓吏手持鼓槌，肃然而立。石阶的右侧悬着一只闪闪发亮的铜钲，钲旁站着两个手持钲槌的魁壮军卒。

“击鼓！”曹操陡地大喝一声。

鼓声顿时大作，轰隆隆如巨雷一般在众人耳边震响。

鼓声中，一只战船顺着大沟急速驰入玄武池中。

曹丕稳稳站立在船头上，手执一面鲜红的三角小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不停地挥动着。

战船随着三角小旗的指向，或左旋，或右冲，极是灵活。船上的兵卒则依托着船舷，借着战船的起伏晃动之势，时而持矛猛刺，时而舞盾遮挡，个个身手矫健，勇猛威武。

“此乃吾长子子桓也。”曹操手指着船头上的曹丕说道，“此儿自幼精于骑射，却不习水战。吾于一月之前，方命其日日驾舟操练。邯郸先生来自荆州，对水战之法应是熟知在心。不知在先生眼中，子桓的水战之技是否能搏一笑？”

“在下常在荆州观看水军演练，虽其精锐之师，亦不过如此矣。”邯郸淳说着，眼中满是钦佩之色。

“哈哈哈！先生过誉了。”曹操笑着，摆了摆手。

当！当！当……军卒敲响了铜钲。

铜属于“金”类，军中行军征战，历来是闻鼓则进，闻金则退。

曹丕听到钲响，立即指挥战船退出了玄武池。

“击鼓！”曹操又是一声大喝。

如雷的鼓声中，一匹赤色骏马从柳林驰出，疾冲至厅堂前的空地上，然后忽地一旋面对着玄武池立定。

马上骑着一位戎装少年，手挽一张黑漆长弓。

一个兵卒手持木笼，迅速奔到池畔，打开了笼门。

三只水鸭从笼中奔出，跃入池中。

兵卒连连挥手呼喝，惊得三只水鸭飞也似的游动起来。

眼看三只水鸭已游至百步开外，赤色骏马上的少年弯弓搭箭，连射而出。

嗖——嗖——嗖——随着三声羽箭的厉啸，三只水鸭已哀鸣着沉入池底，只在水面上留下三点殷红的血花。

“好！好箭法！”曹操身后的武将们大声喝起彩来。

少年勒转马头，缓缓行到厅堂之下，在马上行了一个军礼。

“鸭在池中，随水波而动，且又远至百步，实难射中。而这位小将军却能箭无虚发，实是令在下大开了眼界——但不知这位小将军是司空大人的哪一位公子？”邯郸淳拱手问道。

“这就要请邯郸先生猜上一猜了。”曹操手捻长须，笑眯眯地说道。

“这个么……”邯郸淳凝神向那少年望过去，见他年约二十，方面大耳，剑眉星目，唇上有一圈淡淡的黄色胡须，模样仍是刚正威猛，令人一见便生畏惧之心。

他究竟是谁呢？邯郸淳想着，心中忽然一动——听说司空大人的次子曹彰勇武过人，射术出众，被司空大人爱称之为“黄须儿”，莫非眼前的少年便是此人？邯郸淳心中想着，口中已是说出：“这位小将军当是曹彰曹子文也……”他话说半句，顿觉失言，忙停住了口——他身为“客人”，怎么能当众直呼“主人”之子的姓名呢？

“哈哈哈！邯郸先生好眼力，此正是吾之黄须儿也。”曹操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邯郸淳的失礼之语，仍是满面春风，开怀大笑。

司空大人虽已执掌朝政大权，威震天下，却仍能不拘小节，大度豁达，仅此一端，已远胜刘荆州矣。邯郸淳心中感慨着，拱手施礼

道："有其父必有其子，吾今日才知此言不虚也。"

"子文虽然精通骑射之术，也只是匹夫之勇耳，不值一提。"曹操边说边摆手让曹彰退下，传命击鼓。

轰隆隆的鼓声中，曹植手持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从柳林中走出，大踏步行至厅堂之前。众人见了，眼前俱觉一亮，不知不觉间向前移动了几步。

但见曹植穿着一件纯白长袍，大袖宽宽，一头乌黑的长发披散下来，直至腰际。风吹来，宽袖和长发一齐飞扬，使曹植整个人似在云中飘行一般，恍恍然如世外仙童。

"好一位少年公子！"邯郸淳忍不住高声称赞起来。

就在邯郸淳的称赞声里，曹植陡地仰天长啸，身形倏地跃起，左右腾挪，宛若蛟龙出水，鹰击长空。

与此同时，曹植手中长剑连刺而出，有如狂涛乱卷，电闪雷鸣。

石阶上的众人看得眼花缭乱，心驰神迷，竟连喝彩都忘了。

曹植一边疾舞长剑，一边放声吟唱——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吟唱声止，曹植的剑舞亦是倏然而止，整个人笔挺地立在地上，若高崖上一株背负长天的青松。

石阶上一时异常寂静，只听得风吹大旗发出的呼啦啦声响。

“好！”

“好剑法！”

“好诗！”

……

石阶上突然喝彩声大作，就似是一阵春雷从众人头顶掠过，回音久久震荡在天际。

“哈哈哈！”曹操放声大笑，目光向邯郸淳脸上扫去。

邯郸淳再次向曹操深施了一礼，道：“久闻司空大人的三公子年少英武，才思无双，今日一见，方知传言之谬——三公子的十分风采竟未说出一分来。”

“邯郸先生一眼便能认出子建，实是大快吾心，实是大快吾心啊。”曹操大声说道，毫不掩饰他的得意之态。

众文武官员见曹操高兴，更是争相称赞曹植，喧哗声响成一片。

惟有孔融面带傲然之色，背负双手，仰面望着天空，对曹操父子看也未看一眼。

曹操听着众人的称赞，连连点头，满脸都放出红光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挥手让曹植退下。

“刚才听三公子吟唱之声，在下只觉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驰奔沙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矣。荆州文士甚多，能诗者数不胜数，然而能写出三公子这般雄浑昂扬、大气磅礴的诗句者，绝无一人！”邯郸淳望着曹植远去的背影，由衷地赞叹道。

子建此诗，乃乐府歌词，他能作之，本不足为奇。但此诗意境阔大，慷慨激昂，词句壮美，非凡俗之作可比，子建年岁尚幼，哪里能够写出呢？子建此诗，多半是府中善文者捉刀代作，只是不知这代作者到底是谁？曹操心中想着，口中道：“诗文之事乃雕虫小技耳，不值一提。小儿辈如此搬弄，乃是为诸公助兴耳。邯郸先生名满天下，可否一展绝技，令我等大开眼界？”

“在下不过是一庸碌之人，岂敢在司空大人面前献弄？”邯郸淳慌忙说道。

“莫非中原丧乱之后，缺少知音，难以欣赏先生的才华吗？”曹操问道。

“哪里，哪里！有司空大人的诸位公子在此，天下还有何人敢于小视中原？在下徒有虚名，并无真实才学，实不敢在司空大人面前献丑。不过，在下此次从荆州来到中原，倒是带了一件稀奇之物，可与司空大人助兴。”邯郸淳说道。

“哦，是何稀奇之物？”

“一只山鸡。”

“山鸡？此物随处可见，有何稀奇？”

“此山鸡非比寻常，能够随乐而舞，姿态极是美妙。”

“这就有些稀奇了。吾素爱乐舞之事，却从未见过山鸡之舞，今日倒要大开眼界了。”曹操兴致勃勃地说着，领众人回到厅堂上，按次序

坐下，然后唤上一队乐女，令其奏乐。

悠扬悦耳的乐声中，邯郸淳的从者捧着一只山鸡走到了厅堂上。

“好漂亮！”曹操忍不住赞了一声。

但见那只山鸡朱冠高昂，雉尾长长，五彩斑斓，两粒眼珠发出宝石般的闪光，艳丽至极。

从者将山鸡轻轻放下来，双手连招，逗引山鸡起舞。

不料那山鸡竟是呆呆地站立着，对从者的引诱毫无反应。

从者大急，弯下腰，双脚连跳，两只手如鸟翅一样扇动，模仿着山鸡的舞姿，样子甚是滑稽。

“哈哈！”曹操一笑，望着邯郸淳说道，“此等‘山鸡之舞’，倒也别具风味。”

邯郸淳神情尴尬，讷讷说道：“此鸡……此鸡在荆州的确极善舞蹈，怎么到了中原，就……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莫非山鸡也如同人类一般，有水土不服之病？”曹操说着，目光向众文武官员扫去，“诸位可有妙法，能令此山鸡起舞？”

众文武官员兴致大起，纷纷献计，或说可用精食诱之，或说可用彩带逗引，或说可用刀棒吓唬，甚至说山鸡惧热，应该使人以羽扇驱去厅堂上的热气……

只有孔融对那只山鸡无动于衷，袖手坐在席上，一言不发。

孔融这匹夫如此轻视于我，莫非是自恃有些名望，我不敢杀他么？曹操心中怒极，却不动声色，令人依照众文武想出的方法，一一试着去做。

然而各种方法都试遍了，山鸡仍是呆立着一动不动。

邯郸淳心中叫苦不迭，额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

“你等也不必瞎忙了。依吾观之，惟有一人可令此山鸡起舞。”曹操说道。

“此人是谁？”邯郸淳连忙问道。

曹操笑而不答，轻轻一挥手，对侍立在身旁的堂吏说道：“让仓舒来吧。”

3

不一会儿，堂吏便引着一位少年走到了厅堂上。

那少年年约十三四岁，穿着朴素，身材单薄，脸上微带病容。粗粗看去，那少年似是十分平常，毫无引人注目之处，但若细加观察，就会发现那少年目光深邃，幽幽若古潭之水，透出远非其年龄所具有的睿智光芒。

那少年步履从容，面对着厅堂上的众人，毫无拘束之意，先向曹操深施一礼，然后又向众文武官员深施了一礼。

众文武官员慌忙站起还礼，神态间对那少年极是恭敬。

一直神情傲然的孔融见了那少年，竟也站起来拱手还礼，似乎那少年比堂堂的司空大人更值得他敬重。

此少年定是来历不凡。邯郸淳想着，不觉也对那少年深施了一礼。

曹操亲昵地将那少年拉到身边坐下，转头对邯郸淳说道：“先生再也不必为那只山鸡发愁了。”

“这个……”邯郸淳眼中露出了困惑之意。

“先生不信吾言么？”曹操问道。

“不敢，不敢。”邯郸淳慌忙答道。

曹操笑了一笑，又问：“吾年过半百，经过的事情数不胜数，但平生最得意的事情，却只有一件。先生知道这是哪一件吗？”

“当是官渡大破袁绍之事。”

“非也。”

“当是攻占邺城之事。”

“非也。”

“当是千里突袭，平定乌桓，迫使辽东太守公孙康慑于天威，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奉上之事。”

“非也！”

“这……这……”邯郸淳不知如何说才好。

“吾平生最得意之事，便是得此佳儿也！”曹操拍着那少年的肩头，大声说道，毫不掩饰他的骄傲之意。

那少年神态平静，似乎未听到父亲的赞赏。

听说司空大人有一幼子，名唤曹冲，字仓舒，聪明过人，甚得司空大人喜欢，想来便是这位少年吧。只是这位少年看上去并不怎么出色，远逊于曹丕、曹彰，更难与曹植相比，怎么司空大人竟对他这般宠爱，视得到他为平生最得意的事情呢？看来老父喜欢幼子，实为人之通病，不论是刘荆州还是司空大人，俱是如此。邯郸淳感慨地想着，拱手道：“天下英才俱出于司空大人府中，实是可喜可贺。”

“英才二字，已不足以称誉此佳儿也。”曹操笑眯眯地看着爱子，朗声道，“去年江东的孙权曾给朝廷送来了一头大象，其身体极为庞大，引得众人纷纷猜测，不知它到底有多么沉重。吾对此亦是大感有趣，令人称象。只是一般的秤具又无法对其称量。邯郸先生，你有什么办法称此大象吗？”

邯郸淳想了想，道：“在下愚钝，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别说你想不出来，整个朝廷上下，都想不出任何办法。最后只得请来吾家仓舒，方想出了一个主意。”曹操笑道。

“是什么主意？”邯郸淳问。

“吾家仓舒也不用秤，只是让人将大象赶到了船上。”

“既是称象，怎么称到了船上呢？”

“是啊，大伙儿当时和邯郸先生一样，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连我也弄不明白。仓舒待大象上了船之后，就让人在船上沿着水线画了记号，然后把大象牵下船，接着又命人把许多石块搬到船上去，使船下沉，一直沉到先前留有记号的水线为止……”

“啊！在下明白了，明白了！此时只要称得船上每一个石块的重量，相加计算，就可知道大象的重量。”

“哈哈哈！邯郸先生倒也聪明，一下子就明白了。”曹操大笑了起来。

“公子小小的年岁，居然能想出如此绝妙的办法，实在是天纵其才，天纵其才也。”邯郸淳说着，不觉重新打量起曹冲来。

曹冲凝目注视着地上的山鸡，默然无语。

啊！他如此年少，却能这般宁静，当真有些不同寻常了。邯郸淳在心中感叹道。

“仓舒，你能令此山鸡起舞吗？”曹操怜爱地问着儿子。

“能。”曹冲只回答了一个字。

“公子又如何能使这山鸡起舞呢？”邯郸淳抢着问道。

“拿一个铜镜来，镜面越大越好。”曹冲并不回答，只是对堂吏吩咐道。

堂吏很快搬来了一面铜镜，并且依照着曹冲的指点，将铜镜置放在山鸡面前。

山鸡看到镜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同类”，顿时兴奋起来，立刻展翅而舞。

厅堂上的众人齐声欢呼起来，赞颂之声如潮水一般涌起——

“公子绝世聪明，古今少有！”

“公子实非凡人，乃天上之神仙也！”

“就算是天上的神仙，也找不出公子这样的奇才啊！……”

邯郸淳虽然对曹冲的才智佩服得五体投地，却并未随众赞颂，而是暗暗观察着曹氏父子的反应。

曹操听着众人的赞颂，哈哈大笑，手舞足蹈，已是得意忘形。

曹冲听着众人的赞颂，仍是神情如常，专注地望着舞动的山鸡，并未露出任何欣喜之色。

了不得，了不得！此子长大之后，必是千古难得一见的大智大贤之人！邯郸淳在心中惊呼起来。

山鸡在铜镜前不停地舞动着，双足连跳，双翅连连扇动，其姿态的美妙，众人果然是见所未见。

“妙啊！”曹操拍手叫着，“我平日行猎，常可见到山鸡，也曾见其于溪边池畔徘徊，本该想到——山鸡性爱比美，若能见其身影，争雄之心定然大起，自会跳起舞来。可是我想了好半天，也没有想到拿一个铜镜来让山鸡照见其影，实在是愚不可及，愚不可及啊，哈哈哈！”

“在下枉活了七十余年，方才见到了司空大人文武双全的三位公子，已叹为人世间百年难遇的奇事，哪知还能见到仓舒这样的天生奇才。在下……唉！在下纵然是生出了百张利口，也不知该如何表示心中的羡慕。”邯郸淳心悦诚服地说着。

“吾儿之中，子桓、子文、子建虽然各有所长，也只是人中之杰，可供朝廷驱使，或为民之良牧，或为边塞战将。而吾之仓舒，却是应运上天而生的大贤之才，将来必能建立流芳百世的功业，使当今朝廷亦为之增光矣！”曹操满怀豪情地说着。

啊！司空大人此语，分明是要将整个天下给予曹冲。此等豪壮之语，也只有司空大人能够说出。难怪司空大人手下的文武大员们会对曹冲如此恭敬，原来他竟是曹操身后的承袭之人啊。邯郸淳心中感慨着，又一次向曹冲望了过去。

曹冲的脸上忽然现出忧色，怔怔地望着那只山鸡。

众人见曹冲如此，目光不觉全都移到了山鸡上。

但见那只山鸡愈跳愈是兴奋，舞姿也愈是美妙，就像一块五色的美玉在阳光下不停地旋转，看得众人眼都花了。

“快，快，快把铜镜拿开！”曹冲手指堂吏，失声叫道。

堂吏迟疑着，向曹操望去。

“山鸡正舞至妙处，众人尚未尽兴，吾儿为何要移开铜镜呢？”曹操不解地问。

“山鸡不知镜中的山鸡只是它的影像，为了比美争胜，它会不停地跳下去，一直跳到死去。”曹冲说道。

“是这样。”曹操点了点头，命堂吏速将铜镜移开。

堂吏慌忙移开了铜镜，但仍是迟了——山鸡失去争胜的对象，陡然停下来，又陡然倒了下去，一动也不动。

音乐声倏然而止，众乐女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它怎么啦？”邯郸淳慌忙向从者问道。

从者奔上前，在山鸡的身子上抚弄了几下，抬起头，欲说什么，又未说出，眼中全是绝望之意。

“它死了，为了它的美丽而死了。”曹冲喃喃地说着，脸色灰白。

厅堂的众人听了，神情俱是不安起来——邯郸淳献上五彩山鸡，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吉祥之事，但这只山鸡偏偏当众死去，不仅把吉祥之意冲得干干净净，反倒透出了一种阴气沉沉的凶兆。

“死就死了，也不过是一只山鸡罢了，吾儿不必将此事放在心上。”曹操心中亦是不快，却又强露笑意，安慰地说道。

“荆州之地，善舞之山鸡甚多，下次若有机会，定当为公子多奉上几只。”邯郸淳心中惴惴，竭力以镇定的语气说着。

“它不仅仅是一只山鸡，它……它……”曹冲说着，身子忽地一晃，往后便倒。

“仓舒，仓舒！你怎么啦！”曹操一把拉住儿子，惶急地叫着。

曹冲双目紧闭，嘴唇微张，好像在说些什么，但却没有一丝声音发出。

一片阴云遮住了太阳，厅堂上顿时昏暗起来。

仿佛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厅堂上下死一般沉寂。

陡然，曹操的声音如裂帛划破了沉寂——“快请神医华佗！快请神医华佗！”

第四章　曹冲早丧，四兄弟生离死别

1

邺城之北，司空府中。

连日阴云密布，天气异常潮湿闷热。

司空府内厅堂重重，每一处厅堂都是帘幕高卷，惟有后院一座偏堂却是例外，竟在湿热中紧闭门窗，帘幕低垂。

曹植站在偏堂的台阶下，神情忧虑，不停地走来走去。

一个侍女小心翼翼地将偏堂门拉开一道细缝，探出上半身，低呼道："有请三公子。"

曹植放轻脚步，慢慢走进了偏堂。

顿时，一股潮热的气浪伴随着药香扑向了曹植，熏得曹植胸口发闷，几欲呕吐，眼前一片模糊。

曹植忙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然后又睁开眼睛，这才看清了偏堂中的景物。

偏堂正中摆着一张屏风，屏风下是一架木榻，曹冲正卧坐在木榻上。

偏堂内犹如火炉一般，但曹冲身上却盖着锦被，头上也缠着丝巾。

"仓舒，你……你怎么成了这样啊。"曹植走至榻前，望着形销骨立的曹冲，只觉心如刀绞。

"三哥，你且坐下，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曹冲声音平缓地说着。他的言语神态和平时毫无区别，似乎并未身患恶疾，正在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

曹植在榻前的席上坐了下来，四面望了望，问道："仓舒，怎

么……怎么没有见到夫人呢？”

曹植所说的夫人，是指曹冲的生母、曹操的宠姬环夫人。

“夫人和司空大人正在向神灵祈祷，希望能够消除我身上的病灾。”曹冲答道。

司空大人一向不大相信神灵之事，今日为了仓舒却在诚心祈祷，倘若仓舒有了不测之事，司空大人只怕是……只怕是……曹植不敢想下去了。他脸色苍白，手心里满是汗水。

“小弟本来不想惊动众位兄长的。只是平日众位兄长对小弟十分爱护，手足情深，使小弟不愿这么无声无息地离开众位兄长。”曹冲说道，声音里隐隐透出几丝伤感之意。

“仓舒，你可千万不要这么想，你很快就会……很快就会好的。”曹植安慰道。

“不。”曹冲摇了摇头，“我不会好的。自从见了那只山鸡，我就知道，我不会好的。我很小的时候，就像是一只山鸡，可以向许多人炫耀的山鸡。我呢，也想尽力展示羽毛的美丽。司空大人就像是一面铜镜，我可以从铜镜中看到自己的美丽。于是，我就竭力舞动着羽毛，一直……一直到再也不能舞动。其实，我也很累，我也有不想舞动的时候。可是……可是我还在舞动，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大家都在舞动，为了铜镜中虚幻的影像而舞动。我想，如果山鸡不是那么美丽，不是那么善舞，也许就不会被人捉到了铜镜之前，以致对着一个虚幻的影像不停地舞动，一直舞动到它死……”

“仓舒，你想得太多了。”

“是啊，我不该想得太多。我现在不论怎么想，也是迟了，迟了……”

“仓舒……”

“三哥，你知道吗，我今天是有意让你先来一步的。”

“这……这是何故？”

“因为有些肺腑之言，我只能对三哥一个人说。”曹冲说着，轻叹一声，“唉！在众位兄长之中，我最感到亲切的就是三哥。我实在担心，在我之后，三哥也将成为我这样的山鸡，会不由自主地舞动起来。”

当真会这样吗？曹植听着，心中一震，半晌说不出话来。

“三哥，你文武全才，比小弟强多了，只可惜不够沉稳，有些意气用事，将来恐怕会在这上面吃大亏的。”曹冲面带忧色说道。

“仓舒，你要安心静养，别多说话。”曹植说着，眼圈发红，心想，仓舒他已病到这个份上，却还在为我担心。上天为什么这般无情，将灾难降到如此仁德的仓舒身上呢？

“我不多说了。我只想告诉三哥，当你日后感到累的时候，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去舞动。其实，山鸡在舞动的时候并不明白——人们只是利用它的争胜本性在引诱它舞动。山鸡不知道它只是人们手中的玩物，它以为它是在为着它的美丽而舞动。”

“仓舒，你……”

“公子！”一个侍女打断了曹植的话头，上前禀道，“大公子、二公子来了。”

“让他们都进来吧。”曹冲说着，凝目注视着曹植，“三哥，我今日对你所说的话，只要你心中记着就行了，不要告诉任何人，也不要告诉司空大人。”

曹植忙点了点头，他的眼中一片潮湿，喉头哽咽，已说不出话来。

2

曹丕和曹彰一前一后，悄然走进偏堂。

曹冲面露微笑，挣扎着拱手行礼：“二位兄长，小弟连累你们受热了。”

曹丕急步上前，扶着曹冲：“你快躺着。”

曹彰一句话也不说，默默站在榻前，眼中隐隐有泪光闪烁。

曹植从席上站起，向两位兄长弯腰施礼。

三弟他怎么在我之前就到了呢？曹丕一边还礼，一边在心中疑惑地想着。

“三弟且坐着。”曹彰拱手还礼道。

“二位兄长请坐下吧。”曹冲说道。

曹丕、曹彰对望一眼，坐在了榻前的芦席上。

曹冲凝视着曹丕，默默无语。

曹丕面对着曹冲，心潮起伏——仓舒，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恨你都恨得快要发狂了。我是司空大人的嫡长子，自幼习文学武，才智勇力决不输于当世任何一人。可我却偏偏不能得到司空大人的欢心，终日在众人的冷眼中过日子。每逢遇到征战之事，司空大人就令我冲锋在前，毫不在意我随时会命丧黄泉。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仓舒你啊，是你夺走了本来属于我的一切。有了你，司空大人纵然富有四海，也与我毫无关系。有了你，纵然我立下绝世武功，写出惊世文章，也是毫无意义。总之，有你仓舒活在世上，我这一辈子就是毫无指望。仓舒啊仓舒，你何德何能，竟会受到司空大人的如此宠爱呢？你不过是生得乖巧一些，有些小聪明罢了。仓舒，你难道不知，我是嫡长子，论礼法，无论你多么聪明，也不能越过了我啊。你如今身患恶疾，是上天对你的惩罚啊。上天有眼，容不得你违背礼法……

“大哥。”曹冲忽然幽幽叫了一声。

“啊！”曹丕身子一颤，“仓舒，你……你……”

“大哥，你是我们曹家的嫡长子，身上的担当太重太重，小弟我有几言要告知大哥。”曹冲说道，他的脸上渐渐泛出红光来，双眼也灼灼发光。

“你说吧，我听着呢。”曹丕说着，心中暗暗吃惊——看仓舒的样子，竟是要好了起来？不，不！连太医都说他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他怎么会好起来呢？看他这样子，也许是回光返照吧，对，他这是回光返照。

“如今我们曹家大业有望，已成为天下人仰望羡慕的所在，无数人会如赌徒一般使尽招数，要在我们曹家身上谋取富贵。大哥英武仁厚，本与兄弟极为友爱。可是小弟担心……小弟担心将来会有奸恶之徒从中挑拨，使我曹家兄弟不和，重蹈袁氏覆辙。”曹冲缓缓说道。

“仓舒，你放心，我曹家决非袁家，绝不会有兄弟不和之事。”曹丕连忙说道，心中却是剧震——就算仓舒不在了，司空大人也不一定会对我另眼相看啊。二弟、三弟也是嫡子，司空大人对他们也很宠爱。何况因为甄宓，司空大人还对我记恨在心呢。唉！当初我怎么鬼迷心窍，竟把甄宓收纳了呢？如今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有大哥的这句话，小弟死也安心了。”曹冲说着，目光向曹彰望过去。

“仓舒，你放心，将来若有奸恶之徒挑拨我们兄弟不和，我就一剑劈了他！”曹彰大声说着，只觉心中憋闷得快要炸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仓舒好好的一个大活人，怎么一下子成了这个样子呢？老天啊老天，你真是不长眼睛啊，那么多混账鸟人你不管，却偏偏要将灾祸降到仓舒身上……

“二哥性情耿直，素为小弟敬佩，只是太刚易折，二哥今后遇事须冷静些才是。”曹冲殷切地说着。

“你的话，我会记在心上！”曹彰大声说道。

“二哥，你轻点声。”曹植忙提醒道。

“啊，我……”曹彰慌忙垂下头来，暗暗在心中骂自己——怎么在这个时候，我还如此粗莽。真是该死！

“大哥、二哥、三哥，我好羡慕你们。你们……你们都是人中豪杰，又是一母所生，合则并美，分则两伤，分则两伤啊！小弟多么想和众位兄长在一起……长久在一起啊。只是，只是……唉！”曹冲带着无限遗憾之意轻叹了一声，吟诵起来——

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家室，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曹冲的声音渐渐喑弱下来，几不可闻。

“仓舒！仓舒！仓舒……”曹丕、曹彰、曹植呼唤声里，同时站了起来，扑到榻前。

曹冲两眼大睁着，却已毫无光华，再也不能回答众位兄长的呼唤。

“仓舒！仓舒……”曹彰、曹植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曹丕心中陡然一阵刺痛，眼中灼热，盈满了泪水——我为什么要恨仓舒？他虽与我不是一母所生，却也和我毫无怨仇啊，平日里他对我十分敬重，绝无半点失礼之处。我以前实在是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3

阵风忽至，阴云渐渐裂开，日光不时从云缝中漏下来，使得地上忽明忽暗，变幻无常。

司空府中的后堂帘幕低垂，沉寂无声。

卞夫人恍若游魂，在阴暗的后堂上走来走去。她看上去年在四十上下，额上眼角虽已布满皱纹，但并未显出苍老之态，反倒衬出一种别致的风韵，令人忍不住去猜想她年轻时惊人的美丽。

后堂十分宽敞，在高大的屏风前铺着丈余见方的芦席，席上放置着一架黑漆案几，案几上摆着一张七弦古琴。

卞夫人绕席走着，神情忽忧忽喜，忽又露出恐惧之色。

哗啦——堂外发出了一声轻响。

卞夫人身子一颤，厉声喝道：“谁？”

堂外无人回答，只听得见风吹帘幕发出的呼啦啦声响。

卞夫人扑到堂前，撩开帘幕，向外看去。

后堂外空无一人，庭院里惟有几丛花树在阵风中摇曳着，其中一丛花树旁歪倒着一柄竹枝扫帚。

“原来只是一把扫帚倒了。”卞夫人自言自语着，放下帘幕，退至席旁，又徘徊起来。

日光再次被阴云遮住，阴暗的堂上仿佛升起了烟雾，昏茫茫似幽冥地府一般。卞夫人猛地停下脚步，喃喃道：“没有人的。所有的人都让我打发了出去，没有我的吩咐，谁也不敢进来。”

她口中说着，却仍是不放心地四下看了看，然后缓缓蹲下身，轻轻将芦席卷开一角，用镇石压住。

席下是尺余见方的陶砖，一块块紧密相连，拼合成平坦的地面。

卞夫人深吸了一口气，费力地揭开了一块陶砖。

砖下现出一个小坑，坑中平放着一枚长约六寸的木头小人。

卞夫人双手颤抖着，将木头小人从坑中拿出。

木头小人的胸上包着黄绢，上面写着醒目的两个血红小字——仓舒。

在仓舒二字上，密密插着十余根铁针。

卞夫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脸色苍白，仰望着屋顶低声道：“老天爷，你不要怪我，不要怪我啊。我卞氏本是良善之人，并未想着要咒死仓舒。只是……只是司空大人他……他长幼不分，对仓舒太过偏心，竟

要将大业许给仓舒。常言道，母以子贵，一旦仓舒尊贵起来，我这正室夫人的名分就保不住啊。我丢了名分倒也没什么，可我的丕儿、彰儿、植儿该怎么办啊。仓舒的母亲生得花容月貌，肚中却藏着蛇蝎心肠，她一旦得势，定会将我母子置于死地。可怜我一个女流之辈毫无势力，容颜也难比从前，无法让司空大人回心转意。无奈之下，我只能……只能这么诅咒仓舒……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儿子。如果这是……这是罪孽的话，老天爷要惩罚下来就罚我一个人好了，千万不要为难我的丕儿、彰儿、植儿，他们对这件事毫不知情，毫不知情啊。”

阴暗的堂中回旋着卞夫人的声音，嗡嗡似无数人在窃窃私语。

“是谁？”卞夫人惊恐地叫了一声。

无人回答，堂上依旧只有风吹帘幕的呼啦啦声音。

“没有人的，没有人的。”卞夫人一边低声说着，一边将木头小人上的铁针取下，解开黄绢。

“老天爷，你做好事就做到底吧。仓舒虽然走了，可是司空府中仍有妖魔作祟啊。”卞夫人说着，把写有“仓舒”二字的黄绢藏到怀中，然后从袖中抖出了另一块黄绢。

那块黄绢上一样写着血红的两个小字——甄宓。

“司空大人到现在还忘不了这个贱人，还时时在念叨着她。可是这个贱人偏偏和丕儿在一起，偏偏把丕儿迷得神魂颠倒，甚至连植儿见了她也不自在。这……这……这太可怕了。长此下去，他们父子兄弟之间，非闹出些事来不可。丕儿、植儿都是我的命根子，绝不能出什么事啊。老天爷，你就做做好事，把这贱人收走了吧，收走了吧！”卞夫人虔诚地说着，又将黄绢包在木头小人的胸上，接着把一枚枚铁针牢牢扎在“甄宓”二字上。

宽敞的后堂上虽然垂着帘幕，但并不太热，不时有凉爽的阵风从帘缝中吹进来，然而卞夫人却是大汗淋漓，身上的衣裳都湿透了，脸色也是白中发青，似刚刚大病过一场。

卞夫人再次四下里看了看之后，小心翼翼地将木头小人放进土坑中，把陶砖盖好，最后展开芦席，一切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老天爷啊，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也没有害人之心，我只想保住我应该得到的一切，只想保护好我的儿子。”卞夫人低声说着，盘腿坐到黑漆案几之前，手抚琴弦，欲弹又罢。

司空大人若是知道我在这个时候弹琴，定然生气。卞夫人想着，站起身，再一次绕着座席徘徊起来。

忽有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直向堂上逼过来。

是谁，竟敢不听我的吩咐，擅闯后堂？卞夫人心中大怒，疾步走到堂前，呼地掀开了帘幕。

“母亲！”曹植满脸泪痕，跪倒在堂前的廊柱下。

是子建。卞夫人松了一口气，怜爱地望着儿子：“你怎么总是这样冒失，不让人通禀一下就闯了进来呢？若是司空大人见了，又会说你轻狂无礼。”

“母亲，是您门上的侍女不给我通禀，她们说母亲正在静坐默祝，谁也不能打扰。”曹植说道。

卞夫人轻叹了一声，道：“仓舒这孩子实在可怜，我想默祝神灵保佑与他。默祝之时，一定要心诚，不能被人打扰……”

“母亲，您……您也不用……不用默祝了。”曹植哽咽着说道。

“莫非仓舒他……他……”

“他已不在……不在了！”

“不在了？”卞夫人惊疑地说着，心中想，傻孩子，我身为司空府中的女主人，什么事不是最先知道，还要你来告诉我啊。

“仓舒他还……他还这么小，老天爷为什么偏不容他活在世上呢？人人都说天道公平，为什么老天待仓舒就这么不公平呢？我……我……我想不明白，怎么也想不明白……”

“好孩子，仓舒已经去了，你就不要乱想……”

“我不是乱想，我……我只是不明白，老天既然让仓舒生得这般聪明，这般仁厚，又为什么如此不容他呢？”

“老天爷自有老天爷的道理，我们这些凡俗之人不必想得太多。”

“我不能不想，我恨……恨这个老天……”

“啊，你可千万别说傻话，你要是心里难过，就……就哭一场吧，哭出来就好了，哭出来就好了。”卞夫人慌忙上前抱住儿子，轻拍着儿子的肩头。

“母亲！”曹植扑倒在卞夫人怀中，失声大哭起来。

唉！我的植儿聪明好学，心地仁厚，一点也不比仓舒差啊，怎么司空大人眼中只看得见仓舒，偏偏看不见我的植儿呢？但愿司空大人从今以后，能够像看待仓舒一样看待植儿。卞夫人一边想着，一边抬头向天上望去。

阴云忽地翻涌起来，就似狂风掠过的河水一般。

轰隆隆——随着一声巨雷劈下，豆大的雨点洒落在堂前的石阶上。

4

一场透雨落下，顿时凉爽起来。

曹丕呆呆地坐在书案前，望着窗外。

天空碧蓝，白云悠悠，远处的青山绿树仿佛一下子近了许多，历历如在眼前。

微风一阵阵吹来，带着雨后清新的气息，轻柔地从曹丕身上掠过。

曹丕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感受不到。他只觉有一座无比沉重的大山压在身上，压得他气都喘不过来——老天爷让仓舒去了，分明是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啊。我万万不可放过这个机会，万万不可！我是曹家的嫡长子，理应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天下终将为曹家所有，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亦将是整个天下的承

袭之人。如果我能握有整个天下，就是握有了一切，就可以为所欲为啊。到了那时，我就能够尽展平生所学，做出一番远远超过秦皇汉武的大事业来，从而永垂史册，传之万世……

可是……可是，只有司空大人，才能决定谁会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我虽然拥有嫡长子的名分，且文才武艺绝不低于世上任何一人，却偏偏得不到司空大人的欢心。

如果得不到司空大人的欢心，我又怎么可能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罢，罢！既然我得不到司空大人的欢心，又何必枉费心力……

不，不！我绝不可放过了眼前的这个大好机会，否则，我仍然会和从前一样，终日在众人的冷眼中过日子，每逢征战，就被迫冲锋在前，一辈子永是个受人驱使的军卒……不，不！我决不能只是个受人驱使的军卒，决不能……

我一定要得到司空大人的欢心，一定要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只是……只是我又如何才能得到司空大人的欢心呢？

司空大人宠爱仓舒，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居然命我这嫡长子去为仓舒那个庶子守灵，实是荒谬！

唉！我既是要得到司空大人的欢心，从现在起就必须绝对顺从司空大人的意愿，时时不忘司空大人的好恶，以司空大人之好为好，以司空大人之恶为恶。

司空大人不是宠爱仓舒吗？我就应该对仓舒的去世表示万分哀痛，并且让司空大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我的这种哀痛，从而改变对我的看法。

但是我又该怎样去做，才能表示出对仓舒的万分哀痛呢？

司空大人说他将在正堂召见我和二弟、三弟，这可是我向司空大人表示心中哀痛的最好时机啊，只要我对仓舒的哀痛能够打动司空大人，就一下子把二弟、三弟给比下去了，这对我日后进一步获得司空大人的欢心极为有利，我决不可轻易放过这个时机。

我一定要在去往正堂之前，找到一个表示对仓舒哀痛的最好方

法……

哇——室外忽然传来小儿的啼哭，打断了曹丕的思绪。

曹丕压在心底的烦躁一下子涌遍了全身，再也坐不下去。他猛地站起来，暴喝道："来人！"

两个侍女慌忙奔进室内，齐齐弯腰行礼。

"是谁把小公子惹哭了？"曹丕怒声问道。

两个侍女互相望了一眼，低垂着头，不敢作声。

"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不回话！"曹丕更怒，上前一步，抬腿便狠狠踢了出去。

"啊！"左边站着的侍女惨呼一声，倒在了地上。

曹丕正欲向右边的侍女踢去，忽见甄宓走进了室内，抬起的腿不觉垂了下来。

"刚才睿儿怎么也不肯识字，我瞪了他一眼，他就哭了。"甄宓说道。

曹丕哼了一声，欲说什么，向两个侍女看了看，又未说出。

挨踢的侍女强忍疼痛，从地上站起，身子一晃，差点又倒了下去。

"小玉、小翠，你们出去吧。"甄宓望着两个侍女，柔和地说道。

两个侍女答应一声，退到了室外。

"子桓，你怎么啦……"

"住口！"曹丕不待甄宓说完，又是一声大喝，怒道，"每次我要教训这些贱奴，你便从中拦阻，让我颜面大失，究竟是何居心？"

"子桓，你身份至重，又何必在这些小事上与家奴计较……"

“连这些贱奴都敢与我作对，我还有什么身份可言？”曹丕再次打断了甄宓的话头，满脸红涨地说道，“哼！就算在你眼中，我又有什么身份？如果我真的是什么身份至重，你会如此冷淡我吗？你会成天在我面前装出一副活死人的样子吗……”

曹丕说着，说着，猛地停下话头，心中急跳起来——大错，大错！

我怎么就忘了，司空大人至今仍是对甄宓十分在意啊。如果司空大人知道我和甄宓常常争吵，定是不悦，也就对我更加厌恶了。

不，不！我怎么能让司空大人厌恶我呢？

从今以后，我绝不能与甄宓发生任何争吵。不仅不能与甄宓争吵，还应该像……应该像敬重司空大人一样敬重甄宓……

不，甄宓分明是为我所有，我想对她怎么样就怎么样，岂可自灭威仪……甄宓本就对我甚是轻视，如果见我对她敬重，只怕会借机坐大，更不肯将我放在眼中了……

虽然我名义上得到了甄宓，却从未获得她的真心，若是我在她面前失了威仪，则从此以后，将更难令她对我心悦诚服了。

不，不！甄宓和整个天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我得到了整个天下，就算永远不会获得甄宓的真心，也……也没什么要紧。何况……何况我如果真的得到了天下，甄宓必然会改变对我的看法，也就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须牢牢记住，从今以后，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得到司空大人的欢心。

为了得到司空大人的欢心，我必须敬重甄宓，必须敬重甄宓……

曹丕心中的念头不停地转来转去，脸上的神情也变幻不定，忽惊，忽忧，忽怒，忽悲。

“子桓，你怎么啦？”甄宓诧异地问道。

“唉！”曹丕叹了一声，带着歉意说道，“仓舒不幸夭亡，我心中悲伤至极，难以安宁，因此对夫人多有冲撞，还请夫人见谅。”

啊，这是曹丕说的话吗？甄宓难以置信地望着曹丕，眼中满是困惑之意。

“以前我对夫人过于苛求，实是……实是不该，还望夫人不要见怪。”曹丕的声音异常柔和，神情亦是异常谦恭。

这不是曹丕，不是！甄宓面对着曹丕，就似面对着一个陌生人——在这个世上曹丕最痛恨的人就是仓舒，他怎么会为了仓舒而悲伤？

曹丕在我面前，只会表现他的痛苦，只会表现他的猜忌，只会表现他的恐惧……

他什么时候对我说过如此柔和的话语，他什么时候对我有过这般谦恭的神情？

究竟是什么让他变成了这样，是什么？

“夫人，难道你……难道你不肯原谅我吗？”曹丕问着，心中不觉恐慌起来——莫非甄宓已经看穿了我的心思，知道我不敢得罪她，就……就开始坐大……坐大了？

“我只是为你曹家所有的一个弱女子，哪里担当得起大公子的原谅呢？”甄宓的话语冷如冰水。她已豁然明白——曹丕还是曹丕，变了的不是曹丕，而是时势。

仓舒的夭亡，使司空大人失去了一个最佳的承袭之人，却给曹丕兄弟带来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曹丕又怎么能够放弃这个机会？曹丕又怎么能够不改变呢？

曹丕要想抓住这个机会，就必须得到司空大人的欢心。

司空大人对我的“好意”，曹丕自然知道。从前曹丕根本没有成为曹家大业承袭之人的可能，因此曹丕也就不用理会司空大人对我的“好意”了。可是现在，曹丕却再也不敢不将司空大人对我的“好意”放在心上。他哪里是在对我谦恭，他谦恭的只是司空大人的“好意”。

看来我又将陷于一场男人们的争夺了，这一次的争夺，结果会是如何？

唉！他们的争夺的结果，又和我有什么关联？

男人们的争夺，改变的永远只是男人们的命运。

女人们的命运早已被上天注定，永远也不会改变。

可是……可是曹丕他如果放弃了那“最好的机会”，放弃了争夺，而又能够对我说出那么柔和的话语，该是多么……多么令人神往啊……

不，曹丕不会放弃那“最好的机会”，不会放弃争夺的。

在这个世上，也绝不会有一个男人会真正放弃“最好的机会”，放弃争夺。

唉！那“最好的机会”当真“最好”吗？那争夺当真是对男人们不可缺少吗？

古往今来，为了那“最好的机会”，发生了多少父子相残，兄弟厮杀的惨烈之事？为何那一代又一代血淋淋的事情总是不断地重复，又总是不能令这些男人们望而却步？

也许这一样是上天注定的吧……

其实我只是一个女人，心丧若死的女人，又为何要想这些事情？

不，不！我不仅仅只是一个女人，我还有睿儿啊。我可以对他们这些男人间的争夺毫不关心，却不能不对睿儿毫不关心，而他们这些男人间的争夺，却又分明和睿儿的命运相连啊。

我该怎么办？难道为了睿儿，我也要和他们这些男人一样去争夺吗？

不，我永远也不和他们这些男人去争夺。只是……只是我又必须保护我的睿儿，不能让我的睿儿受到任何伤害。

天啊，你怎么偏偏将我安排在了这个曹家之中呢……

“夫人，我是一片真心啊。”曹丕见甄宓言语冷淡，顿时急了，忙上前一步，拉着甄宓的衣袖，恳切地说道。

“你的真心，我早已明白。”甄宓强压着纷乱的心绪，甩开曹丕，走向室外。

曹丕啊曹丕，或许在这以前，你还对我有些真心。在那个时候，你也还有些让人尊重的地方。可是从今以后，你再也不会对我有什么真心了，也不敢对我有任何真心……

曹丕是否有着真心，其实都与我无甚关联，难道我竟会在意曹丕对我有没有真心吗？

只是我又为何起了这样的念头，难道我并不是真的心丧若死吗？难道我对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指望吗？

甄宓只觉双腿沉重如铅，几乎连室中的门槛也无法迈过。

啊，她果然坐大了起来！曹丕望着甄宓的背影，心中的酸甜苦辣全都涌了上来，不知是个什么滋味。

我不必去管她，更不必去想她！我只需牢牢记住——得到司空大人的欢心！就行了，就行了！曹丕再一次提醒着自己，竭力镇定下来，在室中来回走动，四面望着。

室中的陈设十分简单，仅是一架屏风，一张席，一个书案而已。

曹丕忽地停下来，望着那个书案，心中怦然一动——司空大人一向对文章之事极为看重，我何不写一篇文章来表示对仓舒的哀痛呢？

妙，妙！如此一来，既可让司空大人真切感受到我的哀痛，又能展示我的文才，岂不是一举两得？

曹丕兴奋地想着，几大步便走到书案之前，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

第五章　正堂训子，曹司空独会甄宓

1

红日西沉，司空府上空不时飞过一群群雀鸟，消失在苍茫的天际。

曹丕、曹彰、曹植身穿丧服，神情悲伤地踏着石阶，缓缓走进正堂。

正堂是司空曹操与下属议论军政大事的地方，但除了比寻常的厅堂显得高大宽阔之外，并无特别之处。惟一引人注目的，是屏风旁的一座高达丈余、有十数个分枝、通体雕满鸟兽纹饰的华丽烛架，烛架上每一个分枝上都插着手臂粗的巨烛，燃着半尺长的火焰，犹如一棵传说中的仙山火树，将整个正堂照得闪闪发光，明亮辉煌。

曹操坐在屏风下的木榻上，一动不动，就似一个深山修道的隐士。

在曹操的身旁，放着一具马鞍和一件锦绣袍服。

“拜见司空大人！”曹丕兄弟走近木榻，跪下行以大礼。

“罢了。”曹操说道。他的声音听上去低沉喑哑，气息衰弱，仿佛是大病初愈一般。

曹丕兄弟站起身，立在榻旁，微微垂着头。

“抬起头来，看着我。”曹操命令道。

曹丕、曹彰、曹植抬起头，向父亲望过去，心中不禁一颤——他们的父亲脸色灰黄，双眼布满血丝，那本来乌黑发亮的长须上透出了斑斑点点的白色，就像是落满了雪花。

“是我害死了仓舒，是我害死了仓舒啊。”曹操喃喃说着。

曹丕、曹彰、曹植吓了一跳，互相看着，眼中露出惊疑之意——司空大人怎么说出了这样的话呢，莫非他已是神志不清了？

“司空大人，仓舒仙去乃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挽回。司空大人身系天下，当善加保重。”曹丕上前一步，低声劝慰道，心中想——我身为嫡长子，就须做出嫡长子的样子来，既要处处争先，敢于说话，又得事事小心，绝不能出了差错。

“什么仙去，分明是夭亡，分明是夭亡啊。”曹操痛苦地说道。

曹丕不敢再说什么——男子未成年而亡，称为夭亡。对于人们来说，夭亡是个非常不吉利的字眼，纵然真有哪家的孩子夭亡了，众人也不会把这个字眼说出来。但曹操此刻却似毫无顾忌，什么话都能说出。

“司空大人，仓舒他……仓舒他……”曹彰想安慰父亲，又不知他该如何说才好，憋得满脸发紫，恨恨地在心中骂着——我怎么就这样笨呢，连句话也不会说。

“司空大人……”曹植欲说什么，喉头却似被堵住了，哽咽着无法说出。

“什么天意，什么人力不可挽回，都是自欺欺人之谈。仓舒本来可以不死的，是我断绝了他的生路。我不该杀了华佗，我不该杀了华佗啊。”曹操说着，眼中隐隐有泪光闪烁。

曹丕、曹彰、曹植听着，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曹操的大呼——快请神医华佗！

华佗与曹操同乡，为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极精医道，最善治疗各种疑难病症，其术之奇，已至匪夷所思的境地。传言华佗只要看人一眼，便能知人是否患病，只要说出一句话，就能活人性命。有一个叫作严昕的人，是华佗的朋友。一日华佗在路上遇到严昕，说严昕已患有重病，千万不可饮酒。严昕却自恃身体强壮，对华佗的话根本不信，偏要饮酒，结果酒入肚中，竟立刻病发身亡。又有一个太守患了恶疾，百般医治不愈，慕名请来华佗。然而华佗只望了太守一眼，也不说什么，留下一张药方便走。太守看那药方，却是满纸咒骂之语。太守勃然大怒，口吐黑血，立刻派人去追杀华佗，但追杀者刚出大门，便为太守之子拦住。原来华佗已在事先告诉过太守之子——令尊须大怒之后，方可病愈。而太守发怒过后，果然病愈，并亲自登门重谢了华佗一番，使得华佗名声大震，人人呼为神医。

曹操患有头痛之疾，发作之时苦不堪言，曾请过许多名医诊治，也吃了无数汤药，却俱是无效。后来曹操慕名请来华佗，只让华佗在他身上扎了几根针，头便不痛了。

曹操大喜，厚赏华佗。只是没过多久，曹操便又旧疾复发，痛苦更甚往昔。曹操只得再次请来华佗，详问其故。华佗答道，司空大人之疾，非一次可以治愈，须长久医治，方可见效。曹操言道，既是如此，先生就请留下，随时为本司空医治。华佗不肯，道："司空大人之疾，并不会伤及性命，也非日日发作，用不着小人留下，到时司空大人发病，自可随时传唤小人。天下病者甚多，小人身为医者，当尽量多为病者医治。"

曹操大为不悦："本司空身为国家重臣，岂是寻常的病者可以相比？"遂强迫华佗留下。

然而华佗人虽是留了下来，心中却是不甘，终于借妻病为由，回到家乡，并一再拒绝曹操催促他回返的命令，曹操大怒之下，派人将华佗抓到许都，问成死罪。

朝中大臣闻知，纷纷为华佗说情，曹操却拒不听从，言道："医者之术乃是小道，华佗这等鼠辈纵然死了一千个，也无损天下大局。"

华佗自知必死，临刑前将医书一卷赠给狱卒，却被狱卒之妻一把夺去投入火中，并言道："飞鸟因其羽毛而死，华佗因其医术而死，夫君又何必自惹杀身大祸。"

杀死华佗之后，曹操令人携带重金，到处访求名医，以治其头痛之疾。

只是名医寻到了无数，却没有一个能像华佗那样迅速止住曹操的头痛。

曹操失望之余，心中也甚为后悔，从此不准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华佗。

没有谁敢违背曹操的禁令，众人不仅当着曹操的面不提华佗，背着曹操也不提华佗，仿佛天下从来没有出现华佗这个人。不料曹冲突然发病倒下时，曹操自己却喊出了华佗的名字，并称之为神医……

“华佗不死，一定可以救活仓舒，一定可以救活仓舒。”曹操茫然地望着儿子们，不停地自言自语。

“司空大人，仓舒虽去，还有……还有我们啊。”曹彰总算是想出了一句安慰父亲的话语。

“你们？你们比得上仓舒吗？”曹操愤怒地喝问道。

“我不是说……”曹彰正欲辩解，却见曹植对他使了一个眼色，忙停住了话头，心中想，三弟这是在提醒我——千万别在这个时候惹司空大人生气。

“你不是说什么？哼，你们都不服气，都认为我太看重了仓舒，轻视了你们，是吗？你们都是嫡生儿子，却要为仓舒这个庶生儿子守灵，心中俱感耻辱，是不是？告诉你们，能为仓舒守灵，不是你们的耻辱，而是你们的荣耀，是你们的荣耀，明白吗？”曹操厉声说着，他心中的悲伤之意似乎全都化成了怒气，不可抑止地爆发了出来。

曹丕、曹彰、曹植不敢与父亲的目光对视，再次垂下了头。

“仓舒是谁，你们知道吗？仓舒已不仅仅是我的儿子，他是天生的大贤之才，必可成为千载难得一见的‘圣君’，将使我曹家流芳百代，福泽万世！”曹操大声说着。

曹丕、曹彰、曹植听了，俱是心头大震，忍不住抬起头来，互相望了一眼——司空大人此语，分明是在说将来大汉的天下，必会成为我们曹家的天下。

其实曹丕兄弟早已在私下里听人议论或与人议论过——汉室气数已尽，刘氏的皇帝宝座该让给曹家了。但这些话毕竟只是私下议论而已，谁也不敢当众公然说出。

曹操曾无数次当众宣布——曹家世受汉室之恩，永远是汉室忠臣，绝无取代之心。

偶然有人在公开场合说出了曹家代汉之言，便会被曹操毫不犹豫地定为“谋逆”大罪，抄斩全家。

曹操并且还常常对曹丕兄弟告诫道，身为臣子，便须谨守臣节，万

万不可口出“逆言”。

但今日曹操却当着曹丕兄弟之面，说出了谁也不敢说出的“逆言”。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会说仓舒是千载难得一见的‘圣君’，你们知道吗？”曹操盯着儿子们，厉声喝问道。

曹丕、曹彰、曹植慌忙垂下了头，不敢回答。

“你们都给我抬起头来，看看，仔细看看这是什么？”曹操大声喝道。

曹丕兄弟抬起头来，见父亲正指点着身旁的马鞍和锦绣袍服。

司空大人把这两件东西摆在正堂上，本就透着奇怪，此刻又让我们仔细去看，到底是什么用意？曹丕兄弟望着那马鞍和锦绣袍服，眼中满是疑惑。

“马鞍是我的，袍服是仓舒的。”曹操说道。

这马鞍既是司空大人的，我们怎么从未见过？曹丕兄弟在心中想着，不觉向那马鞍多望了几眼。

马鞍十分陈旧，看上去已很久未使用了。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擅权，欲拜我为骁骑校尉，企图以此将我收服。但我身为大汉忠臣，堂堂男儿，岂肯屈从奸贼？不仅不从，我还要亲手杀死董贼，为国除害。只可惜天不助我，未能成功。为此董卓恨我入骨，派出了许多人追捕我，要将我置于死地。当时我单骑逃出洛阳，日夜兼行，经历了无数凶险之事，方才逃回家乡，起兵举义，最终削平群雄，一统中原。为了永远记住创业时的艰难，我将当时骑乘的鞍具留了下来，令库吏善加保管，以传给后代儿孙。”曹操沉浸在回忆中，语气渐渐缓和下来。

那时候我只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二弟、三弟还未出世，难怪没有见过这具马鞍。曹丕心中想。

“我每隔一段时日，都要去府库中看看马鞍，并对库吏说，若马鞍有半点闪失，就拿你的人头来见我。库吏听了我的话，自是千小心，万

小心，却仍是出了差错——竟让老鼠把马鞍咬破了一个大洞。库吏当时惊骇至极，自以为必死无疑。但后来他不仅没死，反而得到了我的赏金。你们说，这是为什么？”曹操问道。

这当然是仓舒救了库吏。曹丕、曹彰、曹植在心中答道，却又想不明白——司空大人一向执法严明，仓舒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竟能将那库吏救下呢？

“你们一定知道，是仓舒救了库吏。但仓舒并没有向我求情。仓舒偶然路过府库，知道库吏犯了死罪，就动了恻隐之心，上前安慰库吏，让库吏隔天自缚请罪，可保无事。然后仓舒回到家中，立刻用小刀将他惟一的一件锦绣袍服刺了一个破洞。你们都知道，我不喜奢华，不准家人身穿锦绣衣服。仓舒的这件锦绣袍服是皇帝赐下的，本可破例穿在身上，但他却从来不穿。只是他虽然不穿，对这件锦绣袍服还是十分喜爱，时时会拿出来观赏一番。然而……然而仓舒那天为了救一个身份低贱的库吏，却毫不犹豫地将他喜爱的锦绣袍服刺破了一个大洞……”曹操边说边拿起锦绣袍服抚摸着，声音哽咽，一时无法说下去。

仓舒如此，定是受了他母亲环夫人的教导，以讨得司空大人的欢心。曹丕在心中说道。

仓舒要救库吏，为何先把他的锦绣袍服刺破了一个大洞呢？曹彰皱眉想着，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仓舒心地如此善良，我等兄弟远远不及他啊。曹植在心中感慨不已。

“我每天都要和仓舒相见。”曹操稍停了一停，又说道，“那天仓舒见了我，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见了自然十分奇怪，就问仓舒，吾儿为了何事忧愁？

“仓舒答道，人常言，锦绣之服不可遭受鼠咬。否则，就会有不吉之事。孩儿的袍服不幸被老鼠咬了一个破洞，怎不令人忧愁呢？

“我忙安慰道，此种怪力乱神之言，不足为凭，吾儿不必为此忧愁。

“仓舒道，孩儿虽知传言不足为凭，心中仍是不安，望司空大人近

日休动刑罚，积善消灾。

“我自然是答应了仓舒。次日，库吏便自缚向我请罪。我先是大怒，欲将库吏推出斩首，但转念一想——连仓舒身在居室之中，衣物有环夫人看管，尚不免为鼠所咬，何况置于库中的马鞍呢？再说，我又答应了仓舒积善消灾，怎么能擅动杀刑呢？于是我不仅没有杀了库吏，反而给了他一些赏钱，奖励他知罪认罪，没有刻意隐瞒。

“唉！一个小小的库吏，不会给仓舒带来任何好处，仓舒却愿尽力去帮助，实在是难得啊。然而更难得的是仓舒做了任何善事，都不刻意宣扬，纯是出乎本心。这件事，还是在仓舒去了之后，库吏悲痛中说出来的。老天啊老天，你为何这般不仁，要夺走了我的仓舒呢？丕儿、彰儿，植儿，非是我有偏心。你们自己想想——如果你们知道库吏犯了死罪，也能如仓舒那样心地仁慈吗？”

如果我知道救了库吏，会讨得司空大人的欢心，我当然能够像仓舒一样心地仁慈。曹丕在心中答道。

不会，我决不会如同仓舒那般心地仁慈。在我眼里，库吏这等低贱之人都是猪狗之辈，见了他们我看也不会多看一眼。曹彰在心中答道。

我平日只愿与文才出众的雅士和武勇过人的侠客来往，绝不肯理会一个库吏。纵然我明知那库吏犯了死罪，也不会去想法救他。曹植在心中答道。

“你们不会，你们谁也不会像仓舒那般心地仁慈。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仓舒能够成为圣君的缘故。”曹操说着，长长叹了一口气，“唉！自从文王、武王之后，天下已是千余年没有出现过一位圣君。仓舒去了，不仅是我曹家的不幸，也是天下的不幸啊。”

未必，未必！曹丕在心中反驳着，脸上却露出了异常悲痛的神情。

“子桓，看你的样子，好像十分哀痛？”曹操问道。

曹丕声音哽咽，道：“人之亲情，莫过于父子兄弟。仓舒仙去，孩儿伤悲之下，夜不能寐，于烛光下做《哀弟赋》一篇，以寄哀思。”

“你还作诔文？嗯，拿来我看看。”曹操大感意外，说道。

曹丕忙从怀中拿出一卷纸笺，上前几步，恭恭敬敬地递给父亲。他在退回原位时，悄悄向曹彰、曹植看了一眼，见二人满脸茫然之色，心中不禁大为得意——这一招你们没想到吧。哼！论起智谋来，你二人还太浅薄了，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曹操展开纸笺，念出声来——

於惟淑弟，懿矣纯良。

诞丰令质，荷天之光。

既哲且仁，爰柔克刚。

彼德之容，兹义肇行。

猗欤公子，终然允臧。

宜逢介祉，以永无疆。

如何昊天，雕斯俊英？

呜呼哀哉！

惟人之生，忽若朝露。

促促百年，亹亹行暮。

矧尔既夭，十三而卒。

何辜于天，景命不遂？

兼悲增伤，侘傺失气。

永思长怀，哀尔罔极。

贻尔良妃，襚尔嘉服。

越以乙酉，宅彼城隅。

增丘峨峨，寝庙渠渠。

姻媾云会，充路盈衢。

悠悠群司，岌岌其车。

倾都荡邑，爰迄尔居。

魂而有灵，庶可以娱。

呜呼哀哉！

曹操念着念着，陡然怒气勃发，忽地从榻上站起，厉声道："仓舒夭亡，是我的大不幸，却是你等兄弟的大幸。你等怎么会如此悲伤？你等应该仰天大笑才是！啊，你等为何不笑，为何不笑！"

曹丕大惊失色，慌忙跪倒在地。曹彰、曹植也忙跪了下来。

我这篇《哀弟赋》并未写错半句话啊，其中的哀痛之情，也表现得十分真切，为何司空大人看了，竟是这般狂怒呢？莫非我此举反倒是弄巧成拙，错走了一步？可是……可是我又错在哪里？曹丕脸色苍白，恐惧地想着。

司空大人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莫不是他伤悲之下，神智模糊不清了？曹彰、曹植二人心中亦是惊骇不已。

曹操举起那卷纸笺，就要向曹丕头上掷去，但他的手臂刚刚抬起，却又陡地垂了下来。他怔怔地望着跪在面前的儿子们，一声不语。

曹丕、曹彰、曹植见父亲默不作声，更是不敢说出话来。

宽阔的正堂上一片沉寂，只听得见众人的微微喘息声。

"唉！"曹操沉默半晌后，长叹一声，缓缓坐回到木榻上，柔和地说道，"起来吧，你们都起来吧。"

曹丕、曹彰、曹植互相望了一眼，从地上站起来。

"我今日让你等兄弟来此，本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却又……却又

不知如何说出。不过，我要说些什么，想必你等兄弟已是明白了。”曹操说着，目光在三个儿子脸上掠来掠去。

我当然明白。司空大人是要在我兄弟三人中选出一个可以和仓舒相比的人。哼！这还用选吗？我是嫡长子，从礼法上来讲，甚至连仓舒都不能与我相提并论。曹丕在心中愤愤地想着。

司空大人是想让我成为仓舒那样聪明而又仁慈的人。可是我天生愚鲁，只爱弓马之技，一心只想纵横沙场，杀敌立功，只恐要让司空大人失望了。曹彰在心中无奈地想着。

司空大人其实想说——他不愿过早选定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这……这岂不是要使得我们兄弟相争吗？而仓舒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曹家兄弟相争啊。司空大人一方面想让我们兄弟成为仓舒那样的人，一方面又要让我们兄弟去做仓舒不愿看到的事情，这……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曹植在心中疑惑地想着。

“唉！”曹操又叹了一声，“你们兄弟都是我的嫡生儿子，都是可以傲视天下的豪杰，为父看见你们，心中便是十分高兴。可惜，你们兄弟又非尽善尽美，令为父深为遗憾。”

“孩儿自知无论才德都与仓舒相差太远，还望司空大人多加教诲。”曹丕谦恭地说道。

“你们兄弟都愿意听我教诲？”曹操问道。

“孩儿愿听教诲。”曹丕、曹彰、曹植答应声里，弯腰深施一礼。

“我当然要对你们多加教诲。只是……只是我今日实在是心力交瘁，难以对你们多说什么。我只想告诉你们——最近你们兄弟三人，都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不满意。现在你们兄弟自己说说，那件事是什么？”曹操问道。

“孩儿……孩儿本该日日操练水战，可是有几天孩儿趁司空大人到许都去了，竟偷着出城游猎。尚书令荀大人发现了这件事，就对孩儿加以劝止。孩儿不仅不听，反将他羞辱了一番。”曹丕痛悔地说道。

“丕儿知道这件事做错了，很好。但不知丕儿打算怎样改正这件错

事？”

“孩儿当亲至荀大人府中，当面赔礼认错。”

“好。”曹操赞了一声，向曹彰望去。

“司空大人让孩儿熟读……熟读《左传》《尚书》《毛诗》《十三篇》《太史公书》，孩儿却不能……却不能静心读书，成天跑到校场上去骑马射箭。”曹彰费力地说着，心中道，我天生就不是读书种子，难道司空大人看不出来吗？

“好。彰儿打算如何改正？”

“孩儿今后当静下心来，多……多下功夫读书。”

“彰儿能说出这番话来，倒也不易。但愿彰儿今后能够说到做到，不要让我失望。”曹操说着，目光转向了曹植。

“孩儿不孝，对司空大人为孩儿定下的亲事心怀……心怀怨意。”曹植艰难地说着。

“仁孝二字，乃天下至德。植儿你既知失德，当思改正。”曹操的声音又严厉起来。

曹植扑通跪倒在地，行以大礼：“孩儿年岁尚幼，不愿早定婚姻。孩儿恳求司空大人……”

“住口！”曹操大怒，手指着儿子，“你怎么如此糊涂，竟不能明白我的一片苦心！”

“孩儿只是不愿早定婚姻之事……”

“你居然顶撞为父！”曹操猛地一拍木榻，“滚！给我滚了出去，都滚了出去！”

“孩儿……”

“你们难道没有听到我的话吗！”曹操再次打断曹植的话头，厉声吼道。

曹植心中如遭雷击——司空大人为了婚姻之事，竟对我如此严厉，看来我是必须和崔氏之女成亲了。不，我不能……不能和崔氏之女成亲。可是，可是我又怎能违背司空大人的严命……

三弟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如此固执呢？曹彰心中不解，暗暗用靴尖踢了曹植一下。

曹植木然地站起身，随着曹彰、曹丕向堂外退去。

就算三弟不听话，司空大人也不必这般怒气大发啊。这其中莫非有什么古怪？曹丕边退边疑惑地想着。

曹操望着三个儿子一步步退行而去，只觉心中空落落地，整个人就似漂浮在半空中，无法落到实处。

眼看曹丕、曹彰、曹植三人就要退至堂下，曹操忽似想起了什么，突然叫了一声："丕儿留下！"

夜色深沉，不时有风掠进正堂。

烛影摇曳，光芒闪烁不定。曹操父子默然相对，久久不语。

司空大人为什么要单独留下我？他又为何一言不发？曹丕心中七上八下，无法安定下来。

我的嫡长子为什么偏偏是他呢？曹操一样是心绪纷乱，无法安宁。

梆——梆——梆……巡夜的护卫兵卒敲响了木梆，一下又一下清晰地传到了正堂上。

"你回去告诉宓儿，我要见她。"曹操陡然说道。

啊，司空大人果然仍是……仍是十分在意甄宓！曹丕心中大跳起来，一时竟忘了回应。

烛架上有几根蜡烛燃到了尽头，渐渐熄灭，明亮的正堂上一下子暗了许多。

曹操抬手挥了一下，示意曹丕退下去。

曹丕浑身冰凉，强自镇定着向曹操深施一礼，缓缓向堂下退去。他只觉双腿似被什么无法看见的东西扯住了，每迈出一步，都是异常艰难——

司空大人将我留下，竟然只说了一句话，而且这一句话说的又是……唉！早知今日，当初我就不去招惹甄宓了……

罢，罢！到了这个时候，后悔已是无用，我须得打起精神，仔细揣摸司空大人的用意。

司空大人要见甄宓，自可随时传唤，为何要特意告知与我？

莫非司空大人是对甄宓有什么企图……不，不！司空大人虽是对甄宓十分在意，倒也不至于真有什么企图。毕竟甄宓已经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还生下了睿儿……可是，可是司空大人又为何要对我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2

万里无云，烈日当空。

司空府后花园中古树参天，竹阴森森，将酷热的暑气挡在了高墙之外。

古树之下，竹林侧畔，是一座看上去十分简朴，却又极为精致华美的檀木草亭。

曹操身穿葛布长袍，手执羽扇，神态安然地坐在亭中的凉席上。

甄宓依然是一身翠色罗衣，背南面北，斜倚亭柱站立着。

微风阵阵吹来，亭柱和栏杆中隐隐透出檀木的清香，使人顿感目明神畅，全身通泰。

“早在许多年前，我就知道邺城的大将军府中有一座香风亭，暑天只要进入亭中，便是遍体生凉。当时我还不信，但如今每到暑天，我竟是离不开此亭了。”曹操感慨地说道。

“如果在许多年前，有人告诉我，袁家的大将军府会成为曹家的司

空府，而我也会由大将军的子妇成为司空大人的子妇，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甄宓毫无顾忌地说着。

自从曹操将司空府置于邺城之后，就不愿听人提起“大将军”三个字，谁若触犯禁忌，必会遭到严厉的处罚。

“甄宓，你知道吗？早在十一年前，我就曾见过你。”曹操说道，他好像根本没有听见甄宓说出了“大将军”三个字。

甄宓默然不语，眼中透出愤怒之意：曹操直呼子妇的姓名，不合于礼法，带有轻薄之意。

“你们甄家也是世代大族，只不过到了你父亲这一代已是日渐衰微了。你的父亲叫作甄逸，官居上蔡县令，文才出众，声名远扬。只可惜他时运不济，早早就在任上去世了。那会儿你好像很小，只有三四岁吧。当时天下大乱，你们一家滞留在上蔡，无法回到河北故乡，日子过得甚是艰难。袁绍与你父亲有过交往，算是好友。当袁绍势力渐大，占有河北之地时，便想起了你们甄家，就派人把你们接回河北。这时你已经长大了，到了出嫁的年龄。袁绍听人称赞过你的品貌，便将你聘为次子袁熙之妻。当你们北上路过许都时，我因仰慕你父亲的缘故，特地向你们赠送了一些礼物。你母亲知书达礼，带着你和你的几位兄长当面向我表示谢意。我就是在那一刻看见你的。那时我已经四十余岁了，却如同少年人一般春心大动，几欲把你留下来。”曹操说着，眼中透出无限遗憾之意。

“司空大人为什么不把我留下来？”甄宓盯着曹操问道。

“如果我当时留下了你，现在你会后悔吗？”曹操问着，眼中闪出奇异的光芒。

“或许我会后悔，但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女嫁二夫。”

“你想错了。当时我若留下了你，或许你现在是一女嫁三夫、四夫。”

“为什么？”

“当时我处于张绣、吕布、袁术的三面围攻之中，只有袁绍不是我

的敌人。因为袁绍想借我之力为他除灭南方之敌，好让他能够集中全力打败公孙瓒，以扩大兵势，进而吞灭天下。如果那时我硬将你留下来，则非与袁绍为敌不可。而一旦兵势最强的袁绍过早与我为敌，曹家必败无疑。那时你仍会落到袁家，但袁家终究是难保长久。你的结果，也就很难预料，不知会流落何处。”

“司空大人果然是当世英雄，决不会为了一个女子丢失了江山。”

“对于一个真正的英雄而言，江山和美女同样重要。”

“真是这样吗？”

“本朝光武皇帝，可算得上是一位英雄？”

“光武皇帝上除王莽之乱，下安万民，使大汉社稷失而复存，当然是一位英雄。”

“光武皇帝曾留下了一句名言：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你听说过吗？”

甄宓不语，目光越过曹操，向亭外的竹林望过去，心想，古往今来，能有几个女人似阴丽华那般幸运？她不仅和光武皇帝情投意合，且二人终生恩爱，留下了千古佳话。

“光武皇帝二美兼得，既立下了开创大功，又能够和他爱慕的美人厮守终身，实在是幸运之至。在历代英雄人物中，光武皇帝不是我最钦佩的，却是我最羡慕的。光武皇帝开始的时候志向不大，只想做一个护卫皇帝车驾的将官——执金吾。我在最初的时候，志向也不太大。如果和光武皇帝相比，我在功业上或许不弱于他，但在得到心爱的美人这上面，我永远也不可能如光武皇帝这般幸运，永远也不可能。”曹操喃喃说着，声音愈来愈低，几不可闻。

“在司空大人面前，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甄宓说道。她清晰地听到了曹操所说的每一个字。

“是的，如今我想做任何事情，也没有谁敢加以阻拦。”

“那你为什么不做？”

“是我不愿去做。”

“为什么？”

“因为你。”

“我？”

“正是。因为你并不愿意我不顾一切，率性而为。”

我愿意！甄宓话到口边，又强行咽了回去——只要我愿意，必能使你不顾一切，率性而为。这样，你和曹丕定然势不两立，不是儿子杀了父亲，就是父亲杀了儿子！其实我又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是你曹家依仗势力，强迫我一女嫁二夫，永远为人所耻……不，不！我不是已经顺从天意了吗？又为什么这样想呢？我这一生，只是为睿儿活着罢了。除了睿儿，我什么也不必去想，什么也不必去关心……

“其实，我也曾为你不顾一切，也曾为你率性而为。”曹操凝视着甄宓说道。

甄宓神情冷漠，仿佛没有听到曹操的话语。

“自从我见过你之后，就再也无法忘掉你，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掉。当我兵围邺城之时，明知不可强攻，却偏偏不顾一切，督师猛扑坚城。那时候我谁的话也听不进，什么危险也看不到。我只担心……只担心你一时糊涂，做了袁家的烈妇。后来我终于攻破了邺城，以为就要得到你了。当时……当时我是欣喜若狂，欣喜若狂啊。却不料丕儿竟先我一步，竟先我一步……”曹操满脸都是无法掩饰的痛苦神情，怎么也说不下去。

那时我为什么不寻个自尽，一了百了，为什么？甄宓心中一阵刺痛，仿佛是谁在她未愈的伤口上又狠狠刺了一刀。

“其实，就算丕儿先进了袁府，我也一样可以把你收进后堂。可是我却没有这么做，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曹操强自镇定下来，竭力以平静的语气问着。

甄宓不答，心中的恨意不可抑止地涌上来，对于你们这些战胜者来说，战败者的女人不过是如同府库中的物品一般，可以任意掠取，还要

问一个为什么吗？

“因为我不想杀了丕儿。”曹操自我回答道。

甄宓仍是一声不语，眼中透出几丝嘲讽之意，心道，上天将我如此安排，或许正是对你曹家的惩罚吧。

“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话？”曹操又问道。

“我相信——卫宣公杀了急子；楚平王逼死了太子建，俱有前例。”

“卫宣公、楚平王都是因为强纳子妇之故，将亲生儿子置于死地。但你不同，你并不属于丕儿所有。你本来是属于我的，是丕儿强从我手中夺去了你。丕儿他眼中已没有了我这个父亲，早就该杀了！”

“那你为何不杀？”

“因为我杀了丕儿，就会被人看作卫宣公，楚平王。”

“你害怕了？”

“是的，我害怕了，尽管你当时并不属于丕儿，但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杀死亲生儿子，必定会被天下人看作是卫宣公、楚平王那样的昏暴之徒。不，我不想被人看作是卫宣公、楚平王，留下千古恶名。我如今最大的愿望，是想成为周文王那样的圣贤之人，可以流芳百世。”

“我一直不知道，司空大人竟然也有害怕的时候。”

“我害怕的时候，远远要多过无所畏惧的时候。在这个乱世上，人心最为险恶，谁也不可轻信。惟有父子同心，方可做成一番大事。我之所以不杀丕儿，还让丕儿娶了你，也不仅仅是害怕留下恶名。我更害怕父子相残之下，给了外人可乘之机，毁了曹家大业。”

“司空大人既然不愿父子相残，又为何对我说出这番话来？”

“因为我仍然无法忘了你……”

“司空大人如果真想成为周文王那样的圣贤之人，就不该对我如此说话。”

“你放心，我绝不会对你做出有越礼法的事情。”曹操露出苦涩的笑意，缓缓说道，“我早已在心中发下誓愿——今生今世，我一定要竭尽全力，给予你我能够给予的一切，让你每天都是快快乐乐，无负上天赐给你的绝世美貌。”

真是这样吗？甄宓心中似被什么猛击了一下，怔怔地望着曹操，他竟会对我如此说吗？难道，难道他对我是一片真心……

“看来你是不相信我了。其实……其实我既然成全了丕儿，的确不应该对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但你……但你在曹家之中就似日日受着苦刑般，毫无欢悦之意。我每次见了你，心中便是十分难受。今日我既对你言明了心意，也请你告诉我——你如何才能快乐起来？”曹操恳切地问道。

还是这样，还是这样。你们曹家已将我这个人掠到了手中，竟仍不满足，竟要把我的心也掠夺去！司空大人啊司空大人，你无非是认为我得到了你的关切，就应该像进了天堂一般幸福快乐，就该日日在你面前显得受宠若惊，就该时时不忘把媚笑挂在脸上。

你们永远也不会明白，永远也不想明白，当一个女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之后，其实已是永远失去了快乐。

除非我重新拥有了做人的尊严，我才能够真正快乐起来。可是，可是你们会还我做人的尊严吗？不，不！在你们的眼中，女人根本不是人，只是一件东西，可以夺来夺去的东西……甄宓心绪纷乱，激动中脸色红涨。

“唉！我知道，你不会说的。其实你不说，我也明白。”曹操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

他明白，他居然明白？甄宓望着曹操，眼中满是惊奇之意。

“你不快乐，是因为我不喜欢丕儿。”曹操说道。

哈哈！他怎么如此想呢？甄宓的一声冷笑几欲冲口而出。

“我不喜欢丕儿，你就无法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曹操说道。

“我想得到什么呢？”甄宓忍不住问道。

“我曹家终将得到整个天下。承袭我曹家大业的人，也必将威临天下，你希望丕儿能够承袭曹家的大业。这样，你就有可能得到女人最大的荣耀——母仪天下。”

“司空大人是说——我只有得到了母仪天下的荣耀，才会快乐起来？”

“可惜我以前无法给予你母仪天下的荣耀，因为丕儿他绝无承袭曹家大业的可能。”

“难道现在司空大人会喜欢子桓吗？会让子桓承袭曹家大业吗？”

“不，我不喜欢丕儿，一点也不喜欢。可是……可是突然起了变故，起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变故。虽然我仍是不喜欢丕儿，但丕儿却最有可能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司空大人说的变故，是指仓舒吗？”

“正是。在我的众多儿子之中，除了仓舒，就只有丕儿、彰儿、植儿最为出色。丕儿身为嫡长子，名分占优，且文武全才。我若将他立为承袭之人，可以安定人心，免除许多隐患，与我曹家大为有利。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我又不甘心，我曹家的大业，本该……本该由仓舒来承袭啊。”

“但仓舒已经不在了。”

“难道丕儿、彰儿、植儿就不能努力上进，成为仓舒那样的人吗？”

“司空大人是说——在子桓兄弟三人之中，谁能成为仓舒那样的人，谁就可以承袭曹家的大业。”

“正是。”

甄宓听着，默默然无语，心中想，如此一来，曹丕、曹彰、曹植兄

弟定将陷于残酷的争斗之中。

“或许我的这个想法对于丕儿他们来说，是过于残酷了。但是为了曹家的大业，我只能如此，这便是成大业者必须付出的代价。”曹操带着些无奈，却又异常坚定地说道。

甄宓的心中忽地一颤，眼前仿佛出现了曹植的面容。

啊，植弟他还只是一个孩子，也要陷入那无比残酷的争斗之中吗？

植弟虽然才华过人，却又过于任性，缺少心机，怎么会是曹丕的对手？一旦他争斗失败，又将怎样生存下去……

“宓儿，这些话，我本来不想告诉任何人的。却不知……却不知为何对你说了出来……”曹操说着，陡然停下话头，怔怔地望着甄宓。

她就在我的眼前，就在我的眼前，只要我一伸出手，就得到她了……不，不！我这一伸出手，就再也不能面对丕儿了。

此时此刻，我绝不能和丕儿闹出了什么事，绝不能！

孔融那帮混蛋，还有宫中的那个皇帝，正盼着我曹家闹出些事来，好让他们趁机作乱。

对我来说，宓儿虽是近在眼前，其实却是远在天边，远在天边啊……曹操心中一阵痛楚，不觉闭上了双目。

“司空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吗？”甄宓问着，竭力让纷乱的心绪平静下来。一切自有上天注定，植弟的命运如何，用不着我去担忧。

“我有三件事情要告诉你。”曹操睁开眼睛说道，他已镇定如常，神态安然。

“是哪三件？”

“我虽然不喜欢丕儿，但心里却盼着他能努力上进，成为仓舒那样的人。这样，我就可以早些让你快乐起来。你呢，也该好好帮助丕儿，时时提醒他，让他尊崇圣贤的遗训，以光明正大的手段来显示他的聪明才智，争得他应该得到的一切。”

古往今来，谁在争夺父辈的“大业”中使出了光明正大的手段，谁就是失败者。司空大人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甄宓心中冷笑着，口中道：“司空大人的吩咐，孩儿自当记在心中。”

“除了仓舒，我最喜欢的就是植儿。只是……只是植儿到底太年轻了，有时难免会意气用事，甚至不惜与我当众顶撞，我真担心他和丕儿之间……唉！我的意思想来你也明白了：兄弟相争，是我最不愿看到的事情。但以眼前的情势来论，又不可避免。我盼着你既是一个贤妻，又是一个贤嫂，能够让丕儿对植儿大度一些，也能够让植儿敬重兄长一些。”

司空大人的这番言语，倒不失为父子情深。只是我若听从了司空大人的话，岂不是……岂不是陷在了他们曹家的争夺之中？不，我决不能陷在他们曹家的争夺之中。否则，我将无法保持心中的那份安静……甄宓的心绪又纷乱起来。

“宓儿，你要相信，在关乎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事上，我绝不会以私心喜恶来做定夺。不论是丕儿还是植儿，我都一样看重，决无偏袒。”曹操见甄宓不作声，忙又说道。

“司空大人好像还有一件事没有吩咐吧？”甄宓问道。她忽然感到有一种沉重无比的力量压了过来，使她无法在亭中待下去。

“这第三件事，十分要紧。仓舒早亡，未及婚配。我不愿仓舒一个人待在地府中。听说你兄长有一个女儿未及十岁，便已去世。我想让甄氏亡女与仓舒合葬，也算是为仓舒尽了一番心意。”

“司空大人这番话，应该告诉我的兄长。”

“我不愿见你甄家的人。或许是上天让甄家的福运都落到了你一人身上，使你的几位兄长才智太过平庸，为官又贪求无厌，缺失甚多。如果是旁人，我早就将他们治了重罪。可是我不想让你为此忧心，对他们的缺失也就容忍了。但就算如此，我也不能让你的兄长担当朝中重任，只会给他们一些十分荣耀的虚衔。让甄氏之女与仓舒合葬，其实是给你的兄长加上虚衔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目。我的这番苦心，你应该明白。”

我当然明白。如果我不对司空大人的关切感激涕零，如果我竟敢违背司空大人的意愿，甄家的人就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甄宓心中冰冷，

脸上却罕见地露出了笑意："司空大人的好意，我全都明白。"

"你明白就好。"曹操说着，手中的羽扇向亭外挥了一下。

甄宓弯腰行了一礼，向亭外退去——司空大人啊司空大人，你既然使出了这般恩威并用的权谋手段，又何必在我面前妄说什么誓愿？

我居然差一点相信了你，相信你是个非同寻常的男人。

其实你费了这么多苦心，无非是让我顺从你的意愿活下去罢了。

在你面前，我连桃花夫人也做不到，桃花夫人还能使心中保持一份安静，哪怕那是死水一样的安静呢。可是我却不能，我必须听从你的吩咐。我必须成为曹丕的贤妻，必须成为曹植的贤嫂，必须成为你想看到的那个样子……

我活在世上，只是为了曹家而活。我的身体，我的心，也必须完完全全属于曹家。

不，我真要忍受这样的日子，永远忍受下去吗？

既然我注定无法保持心中的那份安静，何妨去努力争夺，争夺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可是，那属于我的一切是什么呢？我失去的已经永远失去了，再也夺不回来。

是曹家使我失去了一切，我又为什么要做曹家的贤妻，为什么要做曹家的贤嫂？

我难道不能报复曹家吗？我难道不能让司空大人的一番谋划成了泡影吗？

不，不！我不能这样想，不能……

可是，我又甘心就这样顺从曹家吗……

斜阳西沉，天上浮满了云霞。

曹操依然坐在草亭中，只是身旁多了两个手持绢扇的侍女。

晚风习习，暑气渐消，但两个侍女却仍在不停地向曹操轻挥着绢扇。

曹操凝望着亭外的石径小道，恍若又看到了甄宓的身影——我在此时此刻单独召见甄宓，是否明智，是否会引起丕儿的疑心？

可是我今日不召见甄宓，只恐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但愿宓儿明白了我的一片苦心，能够依照我的吩咐去做。

她离去的时候好像神情不宁，是不是因为我说得太多了，她心中……

一阵脚步声响起，打断了曹操的思绪。

曹操的神情顿时肃然起来，挺直腰，端端正正地坐在席上。

侍中华歆迈着小碎步走进草亭，向曹操深施一礼："属下拜见司空大人。"

曹操双目微闭，看也没有向华歆看一眼，问道："皇上近来如何？"

"皇上好像十分高兴，饭量比以前增加了许多，还常常让伏皇后弹琴唱歌。"华歆垂着头，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不论我有任何不幸之事，都会让皇上高兴。如果我此刻暴病而亡，皇上只怕会喜欢得发疯。哼！皇上你也不想想，没有我曹操，你今日还能安安稳稳地坐在宫中吗？你总是盼着我死了，却永远也不会明白——我身死之日，也就是你的皇位到了尽头之日。曹操心中愤怒地想着，脸上并无任何表情，淡淡地问道："孔融还是那么忙吗？"

"他很忙，家中日日宾客满座，高谈阔论直到深夜。"

"他们都谈些什么？"

“他们说，司空大人家遭不幸，乃是上天示警，今年不应有杀伐之事。”

“原来如此。嗯，荆州和江东有什么动静吗？”

“边关守将曾擒获了一个江东奸细，从他的身上搜得一封书信。”

“信上怎么说？”

“书信上说，司空大人心中伤悲，已有十余日不议公事，朝廷南征之举，将不会进行。”

“哼！”曹操不觉冷笑了起来，又问道，“我让你去请教文若，如今荆州、江东不服朝廷之命，时势非同寻常，当罢三公官职，重新设置丞相之位。文若是怎么回答的？”

“文若说，司空大人如今威震海内，妒忌者甚多。为安抚人心，当修仁德，不必急于变更朝廷官职。”

“好。文若说得好。”曹操点点头，挥手让华歆退下。

云霞渐渐消散，花园中暮霭深锁，一片灰暗。

曹操站起身，向草亭外走去，心中有如海潮般狂涛乱卷——孔融这贼依仗他有些虚名，竟是毫无顾忌地广交宾客，并借着仓舒之死大放厥词，危言耸听，企图阻止我南伐荆州、江东，进而一统天下。如果我仍然对他加以容忍，只恐要坏了大事。何况此人自许忠心汉室，将来终会成为我的死敌。若要除掉此人，就须趁早动手。只是孔融又无大罪，杀他该用什么名目呢？

我南征之意，早已明示朝廷内外。如果仅仅伤心仓舒夭亡，便改变主张，岂不是贻笑天下，还有什么威信可言？而且刘表病重，嗣子无能，部众不和，正是我南征的绝好时机啊。

汉室自光武皇帝中兴以来，惟恐臣下权势过重，便罢去了丞相之职，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共同辅佐皇帝，分掌朝政。虽说如今我的权势无人可及，但毕竟只是三公之一，独掌朝政未免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容易受人非议。如果恢复了丞相之职，我总揽朝政便是名正言顺，谁也找不出攻击我的理由。

可荀彧他为什么不赞同我恢复丞相职呢？莫非他已生出异心，要背叛我么？

不，不会！荀彧对我一向忠心耿耿，且又足智多谋，是我的左臂右膀啊。没有荀彧，我根本不可能一统中原。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背叛我，不会！可是，他又为什么不愿我恢复丞相官职呢……

第六章　孔融遭诛，甄宓奔走护其子

1

微风吹过，厅堂前的柳枝轻轻摇动，发出沙沙低响。

厅堂的前檐长长伸出，遮住了酷热的日光。

阴凉的堂柱下铺着光洁的芦席，甄宓抱着三岁的儿子曹睿坐在席上。在甄宓身旁，坐着小玉、小翠，二人手中都托着一件旧衣，仔细缝补着。

曹睿瞪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珠，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堂前的柳枝。

几只红艳艳的蜻蜓在柳枝前上下翻飞着，有如几瓣迎风舞动的花朵。

甄宓看着飞针走线的小玉、小翠，神情茫然——我终究只是一个“贤妻”，精心帮助夫君的“贤妻”。

司空大人喜欢俭朴，我就给夫君找出了旧衣，并且在不太显眼而又能让人看见的地方补上几块补丁。

子桓穿上这样的旧衣，定能受到父亲的称赞。

如今子桓最渴望听到的，就是父亲的称赞。而我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使他不断地受到父亲的称赞，直至他被父亲看成了是仓舒那样的人。

如果司空大人知道我此刻正在做什么，他定会十分满意，定会认为我将顺从他的心愿，一步步接近他能够给予我的最大快乐——母仪天下的荣耀！

我为什么要如此顺从司空大人？难道我真想得到那母仪天下的荣耀吗？不，不！不论曹家给予我什么样的荣耀，也不能使我得到真正的快乐。

既然如此，我又为何要顺从司空大人……

“啊——”小玉忽然叫了一声，打断了甄宓的思绪。

“你怎么啦？”甄宓忙问道。

“我一不小心，让针扎了一下手指。”小玉笑了笑，将那被扎的手指送进唇中，吮了一下。

“别急，这些旧衣也不是等着要穿，你们慢慢缝吧。”甄宓微笑着说道。

“夫人，大公子真是要穿这些旧衣吗？”小玉问道。

“嗯。”甄宓点了点头。

“大公子近些时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从前对旧衣裳看都不看一眼，谁若不小心把这些旧衣裳翻了出来，他还会大发脾气呢。哪知道他现在竟会穿补丁的衣裳了，我总是觉得怪怪的，有些不明白。”小玉说道。

“你日后不明白的事儿多着呢。”甄宓笑道。

“大公子的脾气也变好了，见了夫人声音软软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小翠说道。

“小翠，你的腰还在痛吗？”甄宓问道。

“不痛了。其实那天大公子只踢了我一脚，也没伤着什么。”小翠答道。

“大公子的性子有些急，今后你们看到他的脸色不好，就离他远点。”甄宓说道。

“嗯。”小翠答应一声，说道，“这些日子大公子挺高兴的，就算我们犯了些小错，他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发怒了……”

“娘，娘！”曹睿忽然叫了起来，两只手向天空上抓着。

“睿儿，你怎么啦？”甄宓一边问着，一边向天空上望去。

几只红蜻蜓互相追逐着，飞向高空，转眼间便望不见踪影。

“我要，我要！”曹睿带着哭音说道。

“别闹，别闹，蜻蜓是回家看它的娘了，一会儿就要转来的。”甄宓轻轻在曹睿肩上拍着，心中一阵酸痛——我也该回去看看娘了，娘当初把我们兄妹拉扯大，真不容易啊。

其实我不仅仅要为睿儿活在世上，也要为娘活在世上啊。

我惟一能够报答母亲的，就是……就是甄家保持兴旺。而甄家要保持兴旺，就离不开司空大人的恩赐……

唉！我命中注定只能顺从曹家，又何必心中不平呢……

曹睿在母亲的轻拍下，打了一个哈欠，两眼欲闭。

“睿儿，睿儿！你才醒来，怎么又要睡呢？嗯，你跟娘背诗好不好？睿儿你背好了，娘就带你到蜻蜓家里去，看到好多好多蜻蜓。”甄宓说道。

“好。”曹睿立刻睁大了眼睛。

甄宓望着厅堂前的柳枝，低声念道——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曹睿跟着诵读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夫人，夫人！”一个侍女急匆匆奔了过来，跪下禀道，“蔡文姬求见。”

如此暑热的天气，文姬姐姐怎么来了？甄宓大感意外，忙把曹睿交给小玉抱着，站起身向外迎去。

甄宓将蔡文姬迎进厅堂，叙礼之后，分宾主坐在屏风下的凉席上。

蔡文姬脸色苍白，额上全是汗水，气喘吁吁。

“文姬姐姐，你别慌，有话慢慢说。”甄宓说着，心中暗惊，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蔡文姬长长吸了一口气，竭力以平静的声音问道：“宓妹，你……你知道司空大人杀了孔文举吗？”

甄宓一怔：“文姬姐姐是说……是说孔融被司空大人杀了？”

“正是。”

“这怎么可能？孔融名满天下，仁孝节义称为当世第一，连司空大人也对他十分推崇，岂能把他杀了？”

“孔文举被杀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他的……他的一子一女被好心人收留，送到了我家里。”

“这……这孔融被杀，是因为什么罪名？”

“诛杀诏令上说，孔文举‘招合徒众，欲谋不轨；谤讪朝廷，大逆不道’。因此……因此将他处斩。”

“这分明是罗织陷害啊！孔融乃圣人之后，向来以忠孝名闻天下，怎么会‘欲谋不轨，谤讪朝廷’呢？”

“孔文举性情刚直，言语无忌，得罪的人太多了。司空大人一定是误听了奸徒挑拨，以至于错杀了好人。”

未必如此，未必如此！司空大人智计过人，明察秋毫，岂能轻易听信了旁人的挑拨？司空大人诛杀孔融，定是有着难以对外人言说的缘由。甄宓在心中想着，默然无语。

“当初我父亲最推重的人，便是孔文举和司空大人。我父女俩逃亡至齐鲁一带时，曾经得到过孔文举的保护。在这个世上，孔文举和司空大人都是对我有着大恩的人，我一向存有报答之心。谁知，谁知司空大人竟是杀了……竟是杀了孔文举，我……我心中……”蔡文姬说着说

着，泪流满面，再也无法说下去。

“人死不可复生。文姬姐姐还是看开一些，别太伤心了。”甄宓安慰地说道。

“我知道……我知道人死不可复生。可是……可是司空大人不仅要杀了孔文举，还要把他的子女也给杀了。”蔡文姬哽咽着说道。

“这……这孔融的子女，还是……还是幼童吧？”甄宓震骇地问道。

“是啊，孔融眼下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儿。男孩刚满九岁，女孩才有……才有七岁啊。”

“如此幼小的孩子，也要杀害，岂不是……岂不是太过于残酷了？司空大人怎么……怎么下得了手呢？”

“司空大人本来不想杀了孔文举的两个孩子，可恨奸徒多说了几句话，才使得司空大人动了杀心。”

“奸徒多说了什么话？”

“奸徒说，孔文举被抓时，两个孩子正端坐下棋，毫无惊恐之意。旁人感到奇怪，就问道，‘父亲被抓，你们怎么无动于衷呢？’男孩子不回答，女孩子只回答了一句话，‘覆巢之下无完卵’。唉！就是女孩儿的这一句话，让司空大人听了脸色大变，立刻派人到我家中，强行……强行将两个可怜的孩子抓走了。”

“覆巢之下无完卵。”甄宓喃喃念着，“是啊，失去了窠巢，小小的蛋儿又怎么保得住呢？一个七岁的女孩儿，竟然……竟然对她的命运看得这么清晰。这实在是……实在是上天不仁，上天不仁啊。”

“我救不了孔文举，可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小孩儿惨遭杀戮啊。我让董祀去向司空大人求情，董祀却不敢去。我就……我就自己到司空府来了，可是……可是我虽然进了司空府，却又……却又无法见到司空大人。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我只得来求宓妹了。”蔡文姬说着，竟是伏下身来，对甄宓行以大礼。

甄宓慌忙上前扶起蔡文姬：“文姬姐姐这般大礼，小妹如何受得？若是在平时，我……我一定引你去见司空大人。可是……可是近些天

来，司空大人日夜都待在正堂上。而以礼法来论，妇人……妇人绝不能进入议事的正堂啊。”

“宓妹虽说不能进入正堂，但子桓将军可以去啊。”

“文姬姐姐想让子桓去劝说司空大人？”

“子桓对孔文举十分尊重，一向以师礼相待。他必不忍心看到孔文举的两个孩子无辜被杀。”

子桓或许不忍心看到孔融的孩子被杀，可他绝不会在此时此刻去冒犯司空大人，绝不会！甄宓的一番话已到了喉头上，却又无法说出。

蔡文姬眼中全是哀恳之意，令甄宓不敢正视。

“宓妹，我知道，这件事很难……很难……可是……可是……”蔡文姬说着，又一次屈身向甄宓行以大礼。

甄宓忙又扶起蔡文姬，心头忽地一阵滚热，冲口说道：“文姬姐姐放心，等子桓回来了，我一定让他去劝说司空大人！”

“谢谢宓妹……谢谢……”蔡文姬感激之中，不知如何说才好。

甄宓凝望着蔡文姬，眼中泪光盈盈，心潮起伏——文姬姐姐，你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心地却依然如此善良，我远远不如你啊。只是……只是在这个如狼似虎的世道上，又怎能容得下你的善良呢？

2

一轮圆月高悬在清碧的夜空，洒下遍地银辉，将白日的暑气一扫而空。

甄宓端坐在内室中，膝上放着一张七弦古琴。她伸出纤纤十指，拨弄着琴弦，发出古雅而又激越的旋律。

曹丕手握一柄青铜古剑，在琴声中挥剑舞动，边舞边放声吟唱：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唱毕，曹丕仍是不停地舞动着手中的青铜古剑，心中大感畅快——甄宓她一向对我甚是冷淡，绝少为我弹奏乐曲，哪知我今日才说要舞剑，她就主动弹起琴来了。

想来甄宓也明白了，只要我努力上进，就极有可能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而我一旦获得了承袭之人的地位，甄宓也就可能获得女人中最大的荣耀了。

甄宓她深得司空大人的关切，只要肯全力帮我，何愁对付不了二弟、三弟。

但愿从此以后，我和甄宓能够夫唱妇随，同心协力，尽早得到司空大人的欢心……

甄宓从琴弦上移开手指，站起身，走近曹丕，柔和地说道："夫君歇歇吧，别累着了。"

曹丕垂下手中的青铜宝剑，意犹未尽地说道："没想到夫人的琴技如此美妙，让我今日大饱耳福了。可惜夫人只弹了这么一曲《大风歌》，难以令人尽兴。"

"贱妾岂敢惜此区区薄技，使夫君不得尽兴？只是心中有一事无法放下，故难以专注乐律。"

"夫人有何事无法放下？"

"今日文姬姐姐来此，让我恳求夫君劝谏司空大人，不要杀了孔文举的一双儿女。"

"夫人答应了？"

"贱妾不能不答应。"

曹丕默然无语，心中的畅快一下子去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全是酸涩之意。难怪甄宓她今日愿意为我弹琴，难怪她言语间这般柔和，原来她

只是有求于我。

“莫非夫君不愿劝谏司空大人？”甄宓问着，心中一阵阵发冷——他果然不肯冒犯司空大人。

除非我是个疯子，是个失了心智的傻瓜，才会去劝谏司空大人。曹丕强压着心中的不快，以平和的语气答道：“不是我不愿劝谏，而是我无法劝谏。”

“夫君不是对孔文举十分钦佩吗？”

“孔文举学识渊博，文章高雅，且豪爽重义，坦荡待人，不愧为圣人之后。这些都是我不能不钦佩他的地方。然而孔文举对天下大势却不甚明了，且又喜好空谈，不管是否适宜，就对人对事妄加评论。他自许不畏权贵，常常对司空大人的举措大加非议，并将他的非议广传朝廷内外。故孔文举被杀，实为自取其祸，谁也无法救他。”

“就算孔文举该死，又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年幼的子女呢？”

“孔文举的一双儿女虽说年幼，却偏偏聪明过人，留下他们必成祸根。”

“夫君最喜高祖皇帝的《大风歌》，难道不知高祖皇帝连他最痛恨的仇人雍齿都愿意封赏吗？司空大人雄才大略，胸怀天下。夫君若以高祖皇帝故事相劝，或许司空大人能够回心转意。而一旦司空大人接受了夫君的劝谏，则朝中内外，必对夫君的仁德之举大加称颂，使夫君名扬天下矣。以贱妾想来，司空大人也必会因此对夫君更加看重。”甄宓竭力搜寻着理由，想让曹丕相信：他去劝谏父亲，一样会得到许多好处。

曹丕听了，却是一笑：“夫人想得太简单了。你既然知道高祖皇帝封赏雍齿的故事，想必更知道高祖皇帝诛杀韩信的故事吧。”

甄宓无言以对，心中道，子桓说得一点不错，自古成大事的英雄，都杀了许多在后世看来十分冤屈的人。如今司空大人权倾朝廷，杀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又算得什么呢？别说子桓不愿劝谏，就算子桓答应了我，只怕也无法让司空大人回心转意。

“其实，我也想去劝谏司空大人。孔文举毕竟是我一向钦佩的人，

看着他的下场如此悲惨，心里也不好受啊。”曹丕说着，将青铜古剑插放在屏风下的木架上，然后把甄宓拥在怀中，“只是司空大人近来脾气十分暴躁，我去劝谏，定会惹得他大发脾气，对我日后极为不利。”

“是啊，夫君做梦都在想着怎样才能得到司空大人的欢心。而我却想让夫君去冒犯司空大人的威严，实在是愚不可及。”甄宓冷冷说道。

“夫人，我想得到司空大人的欢心，其实也是为了你啊……”

“是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甄宓猛地从曹丕怀中挣出身来，“因此我被司空大人召去了一整天，你问也不敢问一声。”

啊！甄宓她……她怎么说出了这样的话？曹丕如遭雷击，脸色唰地变得惨白，怔怔地站立着。

甄宓话一出口，亦是怔住了——我这是怎么啦？我不是听从了司空大人的意愿，要成为曹丕的“贤妻”吗？但我此刻竟说出了这样的话来，还算是一个“贤妻”吗？

内室中一时异常寂静，听得见曹丕和甄宓的呼吸声。

渐渐地，曹丕的脸上恢复了血色，竟露出笑意来：“司空大人召见夫人，只是为了给仓舒寻找一个合葬的良家女子，这事又何须去问。”

啊，他听了我的话，居然毫无羞耻，居然还能笑容满面！甄宓愤怒之中目光若刀一样刺向曹丕：“夫君真的相信，司空大人召见我，只是说了些仓舒的事情吗？”

曹丕微微侧过身，避开甄宓的目光，但心中仍然如刀刺一样剧痛——司空大人召见甄宓决不会只说些仓舒的事情。司空大人早就在打着甄宓的主意，如今终于下手了。

司空大人到底是司空大人，他一直忍到现在，料定我不敢与他对抗时，才下了手……

唉！身为堂堂男儿，却不能保住妻子，实是奇耻大辱，实是奇耻大辱！

只是……只是我又有求于司空大人，我只能忍受司空大人强加给我

的耻辱……

和整个天下比起来，甄宓毕竟……毕竟算不了什么。再说，司空大人有碍于名分，也不能公然将甄宓收进后府。其实甄宓仍然是为我所有。何况……何况司空大人或许看在父子份上，并没有把甄宓怎么样……

不，不！司空大人向来把女色看得比父子之情更重，当初他不就是因为女色害死了大哥吗？我夺得了甄宓，他也因此恨我入骨，不顾我是嫡长子，偏将庶子仓舒看作了承袭之人。近些天来，司空大人好像对我和气了许多，这是不是因为甄宓的缘故，使他心中有愧？

若真是如此，司空大人对甄宓的召见，倒是对我谋取大事十分有利。

自古成大事者，必须有着坚忍之心。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我又为什么不能忍受司空大人强加的耻辱呢……

“夫君怎么不回答我呢？”甄宓逼问道。

“司空大人至圣至明，天下共知，我岂能妄加猜疑？”曹丕正色答道。

“你就算有什么猜疑，又怎敢在我面前说出！”

“夫人说哪里话来，你我乃是患难夫妻，有什么事情不可言说？”

“患难夫妻？”甄宓凄然一笑，“你若真将我看作患难夫妻，能容忍司空大人召见我吗？”

“夫人，你要相信我。我如今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你日后能够得到一个女人最大的荣耀。为了这一天早些到来，我什么都可以忍受。”曹丕恳切地说道。

为了我能得到一个女人最大的荣耀？你们曹家父子所说的话，怎么竟是如此相像？当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甄宓心中更加愤怒，言语也更加锋利：“如果我此刻去见司空大人，你也能够忍受吗？”

“这个……”曹丕又怔住了。

甄宓猛地转过身，向室外大步走去。

曹丕慌忙挡住甄宓的去路："夫人，你这是……你这是……"

"我要去劝谏司空大人——他不能滥杀无辜！"甄宓坚定地说道。

曹丕大惊："你……你疯了吗？休说你此刻不可能见到司空大人，就算你见到了，司空大人也绝不会听从你的劝谏。"

"我知道，司空大人不会听从我的劝谏，但我一定要让司空大人明白——天日昭昭！他滥杀无辜的举动，难逃人间公论！"

"啊……你。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说？"

这个人一定是疯了，一定是疯了！曹丕惊恐地想着，双腿一阵阵发软："夫人，夫人！你如此任性，司空大人定会大怒，于我……于你，都是……都是极为不利啊。"

"你让开！"甄宓逼视着曹丕，低喝道。

"夫人，我……我求你了！"曹丕再也支撑不住，竟扑通一声，跪倒了下来。

啊，他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堂堂男儿，居然在我面前跪下了？甄宓看着面前的曹丕，心中溢满了悲哀。

"夫人，你不能这样任性啊，你不能……"曹丕垂着头，不敢与甄宓的目光对视，声音也低不可闻。

甄宓一声不语，陡然绕开曹丕，径直向室外走去。

曹丕想扑过去，拉住甄宓，双腿却无法站起。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牢牢压在了他的身上——甄宓竟是无所顾忌，率性而为！她为什么敢于这样？分明是……分明是她自以为受到了司空大人的宠爱，就不须畏惧任何人了——连她的夫君，也不须畏惧。

她如此下去，不仅我无法忍受，只怕司空大人也是无法忍受。

到了那时，司空大人定会迁怒于我，不知会怎样折磨我……

曹丕的脚下仿佛突然出现了一个黑洞，将他吞了进去……

3

甄宓几乎是奔跑着穿行在重重门廊之间。小玉、小翠紧紧跟在主人的身后，累得呼呼直喘粗气。

道路忽然宽阔起来，一座高大的门楼出现在甄宓面前。

门楼两旁站立着数十名衣甲鲜明的魁梧兵卒，手中的长矛在明月下闪着森冷的光芒。

甄宓放慢了脚步，她知道，在这座戒备森严的门楼之后，就是那高大的正堂。

一个人忽然从那门楼里走了出来，迎向甄宓。

是曹植！甄宓大感意外，不觉停了下来。

是大嫂！曹植一样大感意外，怔怔地站着，竟忘了行礼。

明亮的月光下，曹植面容憔悴，双眼布满血丝，看上去瘦了许多。

“植弟，你怎么了？”甄宓问着，一种怜惜之情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升了上来——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却也被司空大人推进了兄弟相争的境地。

他知道这一切吗？他又能够承受这一切吗？

“我……我没什么。”曹植恍若梦中醒来，慌忙弯腰，深施了一礼——啊，大嫂她还是这么关切我，一点也没有怪罪我的样子。

那天我怎么一点也把持不住自己呢？竟对大嫂说出了那么多无礼之言。不，不！我不是无礼，我是一片真心啊。可……可我纵然是一片真心，也不该对大嫂那样说啊……

甄宓侧身还了一礼：“植弟脸色为何这般……这般不好，是不是病

了？”

“我……我这是为仓舒守灵，多熬了夜。”曹植掩饰地说着，问道，“大嫂怎么来到了这里？”

甄宓不答，反问道：“植弟为何来到了这里？”

“我想见司空大人。”

“这么晚了，你还来见司空大人？”

“我有……我有要紧之事。”

“什么要紧之事？”

“这……”

“是不是为了孔文举的一双儿女？”

“大嫂，你……你怎么知道了？”曹植惊异地问道。

“你是不是想劝谏司空大人，让司空大人改变诛杀孔文举儿女的决定？”甄宓问着，眼中泪光闪烁。

“大嫂，你怎么连这也知道了？”曹植的惊异中又带着迷惑。

“我其实早就应该知道，你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甄宓喃喃说着，心中陡地涌出一个强烈的念头——为什么曹丕不是曹植？为什么曹丕不是曹植……

“大嫂，你在说什么？”曹植不自觉地上前了一步，关切地问道。

“我没说什么。”甄宓忽地打了一个寒战，仿佛她仍然站在后花园的草亭中，仿佛她仍然面对着手持羽扇的曹操——司空大人其实也害怕他的儿子们相互争斗啊。

司空大人为什么要我做曹丕的“贤妻”，又为什么要让我成为曹植的“贤嫂”？他是又要儿子们争斗，又想让儿子们得到保全啊。

或许我难以做曹丕的“贤妻”，但我一定要成为曹植的“贤嫂”。

曹植他还太年轻，太意气用事，根本不知道他已处在了险恶的境地中。

如果我真想成为曹植的“贤嫂”，就应该立刻劝止他，让他明白——他必须绝对听从父亲的教导，绝对顺从父亲的意愿！

只有这样，曹植才能得以保全……

“大嫂，你……你好像有什么事？”曹植看了看甄宓身后站着的小玉、小翠，欲言又止，心道，今日我说话一定要谨慎些，可不能再对大嫂无礼啊。

“植弟，司空大人愿意见你吗？”甄宓强压着纷乱的思绪，向曹植问道。

“司空大人不愿见我。”

“司空大人为什么不愿见你？”

“司空大人知道我想劝谏他，因此不愿见我。”

“这么说来，司空大人对你今日的举动很不满意，是吗？”

“是……”

“为人子者，明知他要做的事情父亲会不满意，却偏要去做，是为不孝，你知道吗？”

“我知道，可是……”

“可是什么？今后你要牢牢记住，千万不要去做这样不孝的傻事。”甄宓猛地打断了曹植的话头。

“我做的不是傻事。”曹植不服地说道，“孔文举并无大罪，杀他已是有损司空大人的仁德，如今又要诛杀其子女，天下人如何能服？司空大人一向礼贤下士，宽厚待人，决不会做出这等昏暴之举，此中定有奸徒挑拨……”

“植弟！”甄宓再次打断了曹植的话头，“你……你真是……真是太傻了。”

“我太傻了？”曹植喃喃念着，“大嫂，你怎么……怎么会这样说呢？”

“植弟，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如今你……如今你的身份已和从前大不相同，司空大人对你寄予了厚望啊。你做任何事情，都要用心想一想，用心想一想啊。”甄宓望着神情迷惘的曹植，心中就似压着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十分难受——植弟这个样子，又怎是曹丕的对手呢？他若继续如此，将来定会吃大亏的。

“我想过，反复想过。虽然此时司空大人会不满意我的举动，但他最终会明白过来——我的话没有错！我决不能让奸徒的挑拨得逞。我要一直等在这儿，等到天亮！我不相信到了那个时候，司空大人还不肯见我。”曹植坚定地说着。

啊！植弟如此固执，司空大人定会发怒。甄宓心中着急，厉声说道：“植弟，你错了！自古以来，便是‘子不言父过’。你若强谏不止，将置司空大人于何地？你且听我一句话，快回去吧！”

“我没有错，我不回去！”曹植毫不退让。

“植弟，就算……就算我求你回去，好吗？”甄宓凝望着曹植，柔和地说道。

曹植心中一颤，垂下头，默然不语。

“植弟，我让你回去，是为了你好。”甄宓又说道。

曹植抬起头，眼中晶莹闪烁：“大嫂的话，我本该听从。可是……可是今天这件事，我只能……只能让大嫂失望了。”

“植弟，你……”甄宓喉头被一股热流堵住，说不出话来。

“大嫂，如果你是我，难道不会去劝谏司空大人吗？”曹植问道。

甄宓无法回答，那强压下去的思绪又纷飞起来——植弟是个孩子，又不是个孩子。他宁愿冒犯司空大人，宁愿不听我的劝说，也不肯失去

赤子心肠。如今这个世上，似植弟这样的人，实是太少了。可恨他偏偏生在了曹家，可恨他偏偏是司空大人喜欢的儿子……

忽有脚步声响起，直向甄宓和曹植逼过来。

甄宓、曹植转过身，不禁都怔住了——卞夫人在十数个侍女的簇拥下，站在甄宓、曹植面前，神情威严，脸上罩着一层寒霜。

甄宓和曹植跪了下来，行以大礼。

卞夫人看也未向曹植看一眼，目光紧盯在甄宓身上。

甄宓面对着卞夫人的逼视，神情坦然。

“宓儿，你跟我来。”卞夫人说着，转回身，向司空府后堂走去。

甄宓默默站起身，跟在卞夫人后面。

曹植望着甄宓远去的背影，恍恍惚惚，不知身在何处——我又见到大嫂了，又见到了！这一次不是梦，绝不是梦！可是我都和她说了些什么呢？她好像是在劝我，而我偏偏不听。啊，我怎么能不听她的话呢？她是不是生气了……

4

后堂上烛光忽闪，将卞夫人的身影长长拖出，黑幽幽地遮住了大半个屏风。

甄宓微微垂着头，站在卞夫人的身旁。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坐在凉席上的卞夫人问道。

“孩儿不知。”

“是司空大人让我叫你来的。”

“司空大人他……”

“司空大人知道蔡文姬去了你那儿，担心你会到正堂去，因此让我

把你叫来了。”

甄宓不语，心想，司空大人到底是司空大人，什么都能预先知道。

“你难道不知，身为妇人是不能到正堂上去吗？今日我幸好拦住了你。不然，你若硬闯正堂，司空大人非得严厉处置你不可。”卞夫人道。

我到正堂去，正是要看看，司空大人会如何严厉处置我。甄宓在心中说道。

“你为什么不说话？”

“孩儿无话可说。”

“这么说，你是知道错了？”

甄宓又是默然无语。

卞夫人的语气缓和下来：“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犯错。只不过文姬她求了你，使你不得不如此罢了。可你想过没有，你就这么硬闯，能够见到司空大人吗？”

是的，我这么硬闯，根本不可能见到司空大人。但是我的举动至少能让司空大人知道，他的所作所为，都在众人眼中。他纵然权势熏天，也不能封住所有人的口舌。甄宓在心中答道。

“宓儿啊，你是我曹家长媳，做什么都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卞夫人说着，声音愈加柔和。

“孩儿知道。”甄宓低声说道，眼前忽地闪过刘氏的面容，心想，我今日的举动，大大违背了曹家的家规，假若我还是在袁府之中，有了同样的举动，刘氏定会紧紧抓住不放，狠狠整治我一番。如今卞夫人虽然一开始也很生气，却并未借此大摆威风，实是不易。难怪府中上下都说卞夫人心地善良，至为贤明。从前我因痛恨曹家之故，对卞夫人并不如何敬重，未免太过失礼了……

“你刚才和植儿说了些什么？”卞夫人问道。

“孩儿在劝说植弟，让他别太性急了，做什么事都要先想一想。”甄宓答道。

“好。植儿做事，向来顾前不顾后，太过冒失。你身为长嫂，自是应该劝劝他。”卞夫人说道。

“我劝了半天，植弟也不肯听。若是司空夫人劝他，或许他就不这么固执了。”甄宓说道。

“该劝的，我自会劝他。只是植儿也不小了，凡是和朝廷有关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拿主意为好。司空大人也是这意思，说我曹家的男儿，绝不能让女人替他做出决断，哪怕这个女人是他的母亲也不行。今后只要是外边的事情，你就不要和植儿谈起。倒是崔氏之女这件事，你若有机会，就好好劝劝植儿吧。因为仓舒的缘故，植儿的婚姻之事也许得拖一拖，但也不会拖很久的。如果到时植儿使起性子来了，司空大人又会不高兴的。唉！我真不明白，那崔氏之女究竟有什么不好，让植儿这般不乐意呢？”卞夫人忧愁地说道。

啊，植弟在婚姻大事上使性闹气，和我……和我也有些关联。我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都应该在这件事上好好劝劝植弟。甄宓想着，带着愧意地点点头：“司空夫人的话，孩儿一定记在心里。”

“你记着就好。我们这种人家外面看上去荣华富贵，如天堂一般，其实却有许多令人难言的苦衷，不为外人所知。尤其是你我这等妇人，能平安待下去就算不容易了。”卞夫人感慨地说着。

司空大人喜好女色，内宠甚多，卞夫人周旋其中，不知要忍受多少闲气，耗费多少心思。甄宓同情地想着，深施一礼：“孩儿一向任性，不知礼法，还望司空夫人多加教训。”

“宓儿出身世家，知书达礼，府中上下，谁不称赞？只是宓儿过于安静，到后面来得少了。今后宓儿若有空闲，是否能常到后面来和我说说话儿？唉！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实是寂寞。”卞夫人叹道。

“司空夫人但有召见，孩儿立刻便来。”甄宓说道，毫无犹疑之意。

“好，好。今日天太晚了，你且回去吧。”卞夫人连连点头，微笑着说道。

甄宓又是深施一礼，缓缓退到堂外。

卞夫人看着甄宓走下后堂，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了，露出痛苦仇恨的神情。

夜风吹进后堂，拂动帘幕，发出阵阵轻响。

“辛毗！”卞夫人陡然低喝了一声。

“小人在。”一个身穿官袍，年约四旬，矮小瘦削的中年人幽灵般出现在后堂上。

“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小人正在尽力去办。”

“我要你在三个月内办好这件事。”

“这个……”

“怎么，这点小事，你堂堂的辛管家就办不来吗？”卞夫人怒声问道。

辛毗慌忙跪了下来，行以大礼：“司空夫人若是要找一个寻常的美女，休说三个月，三个时辰内小人便能办到。可……可司空夫人要找的，却是能和甄宓相比的美女，这……这就不容易了。”

“在你们这些混账男人眼中，甄宓当真是那么天下无双吗？”卞夫人更怒。

辛毗不敢回答，只是连连磕头。

“好吧，我就宽限你几个月。只要是在今年之内把事情办好了，你就算立了一功。”卞夫人强忍着怒气说道。

辛毗松了一口气，忙又磕头行了一礼，站起告退。

“回来！”卞夫人喝道。

辛毗身子一颤，停下了脚步。

“这件事，司空大人反复叮嘱过，须得悄悄去办，不能走漏了任何风声。”“小人明白。”

“去吧。”

“是！”

辛毗退了下去，后堂上只坐着孤零零的卞夫人。

老天爷，你睁开眼睛看看——甄宓这贱人更加猖狂了啊！她居然毫无顾忌，公然去正堂见司空大人。

是谁使得贱人这般猖狂？这分明是司空大人在纵容她啊。司空大人却假惺惺地让我照看贱人，让我阻止贱人去往正堂。这不是专拿刀子往我心上扎吗？

更可怕的是，司空大人自恃他权倾朝廷，可以无所顾忌，竟然不顾礼法单独召见这贱人。

丕儿毫无骨气，对这贱人怕得要死，连贱人犯了家规他也不闻不问。

植儿他见了这贱人，更是不堪，痴痴呆呆地毫无男儿模样。

不！我不能让贱人这么猖狂下去，决不能！

如果让这贱人猖狂下去，她必将成为司空府中为所欲为的“女主人”。到了那时，贱人不仅会害了丕儿、害了植儿，甚至连我也会被她害了……

医者常说以毒攻毒，我要对付这贱人，也须得以毒攻毒，另寻一个绝色美女来……

老天爷，你可得帮帮我，帮帮我啊……

卞夫人双目微闭，在心中祈祷着，一遍又一遍祈祷着。

第七章　心忧社稷，杨修荀彧推少主

1

血红的朝霞铺满天空，沉沉地压下来，仿佛要把世间的一切都压进血色之中。

曹植缓缓走上正堂，他的双腿似受了重刑般肿胀疼痛，每迈出一步，都是十分艰难。

曹操端坐在屏风下的木榻上，凝视着愈来愈近的儿子。

曹植走到木榻前，跪下行礼："孩儿见过司空大人。"

"罢了！"曹操只淡淡说了一声。

曹植欲站起来，不料身子一晃，差点扑倒在地上。

屏风旁侍立的众堂吏见此情景，忙抢步上前，要将曹植扶起。

"让他自己起来！"曹操猛地大喝道。

众堂吏吓了一跳，只得退下，看着曹植接连挣扎了好几下，才站起身来。

"听说植儿在外面走了整整一夜，是吧？"曹操问道。

"孩儿心中无法安宁，便走来走去，不知不觉走到了天亮。"曹植答道。

"好。"曹操赞道，"如此看来，你虽然太过固执，却也有些坚毅之力，不愧是我的儿子。"

"孩儿等了整整一夜，是为了能够见到司空大人……"

"且慢！"曹操打断儿子的话头，向周围扫视了一眼。

众堂吏见状，立刻退了下去。

“你如此急着见我，究竟是为了何事？”曹操明知故问，心道，看他这副倔样，我今日只怕要多费些口舌了。

“司空大人……”

“你错了——从今以后，应该叫我丞相大人。”

“丞相大人？”

“对！朝廷的旨意今日便会传示天下：废三公之职，设丞相之位！”

“啊……孩儿恭贺丞相大人！”曹植说着，就要跪下去行以大礼。

“罢了，罢了！”曹操摆了一下手道，“你我父子之间，还论这些俗礼干什么？你且站着，有话快讲。过一会儿，我便要召见文若和夏侯将军，布置南征之事。”

“孩儿等待整整一夜，只是为了恳求司空……啊，是恳求丞相大人，孩儿恳求丞相大人以仁德为念，赦免了孔文举的一双儿女。”

“孔融乃是大逆之臣，论国法当夷三族。如今只斩其子女，已是法外施恩了。”

“孩儿不信孔文举是大逆之臣，恐……恐有奸徒在其中挑拨，还请丞相大人明察。”

“你凭什么认定孔融不是大逆之臣？”

“孩儿凭的是丞相大人的教导。”

“我的教导？”曹操愕然望着儿子，眼中全是疑惑之意。

“孩儿六七岁时，与兄长争夺玩物，哭闹不休，丞相大人便教导孩儿，说有一个名叫孔融的贤者四岁时就已知晓礼仪，一次与几位兄长吃梨时，不争不抢，专挑最小的梨子吃。旁人问那孔融，为何不挑大梨？孔融答道，我年纪小，当然该吃小梨。丞相大人因此让孩儿学那孔融，处处谦让，礼敬兄长，长大了做一个贤者，成为曹家的荣耀。丞相大人

的教导，孩儿一直记在心里，并不敢忘。”

“这个……孔融在年幼之时，的确知晓礼仪，有贤者之风。”

“孔融似孩儿这般年岁时，为掩藏遭人迫害的兄长之友张俭，被官府押进了死囚牢中。孔融只需说出张俭是兄长之友，便可脱身。但孔融为了保护兄长，却承担了一切罪名。当初丞相大人对孩儿说起这件事时，盛赞孔融仁孝侠义，是个敢作敢当的血性君子。”

“我的确对你这样称赞过孔融。”

“孩儿不明白，孔文举如此仁孝侠义，怎么成了大逆之臣？”

曹操默然不语，两眼定定地望着儿子。

曹植只觉一种无形的力量似山一样压向了他，使他几欲无法站立，差点跪倒下来。

不，我决不能在此时此刻跪下来！曹植在心中奋然大叫着，猛一挺腰身，更直更稳地站在父亲面前。

“植儿，你是真不明白？”曹操沉默了半晌之后，开口问道。

“孩儿真不明白。”

“你已经不小了，应该明白。”

“孩儿愚钝，还望丞相大人教导。”

“植儿，你其实说得一点也不错，孔融仁孝侠义，根本不是大逆之臣。不仅不是大逆之臣，还是大忠之臣。”

“啊……既是如此，丞相大人……丞相大人又为何……又为何将大逆之臣的罪名加在了孔融身上？”

“孔融如果不是大逆之臣，我怎么杀他？”

“丞相大人为何定要杀了孔文举？”

“因为他是大汉的忠臣，而非我曹家的忠臣。我如果不杀了孔融，孔融便会置我曹家于死地。”

“啊……”曹植惊呆了，他万万没想到父亲会说出这番话来。

“植儿，你须明白，曹家代汉，乃是天时使然，并非我情愿如此。孔融不明天时，处处与我作对，欲坏我平定天下的大业。他这般逆天行事，实是自取其祸。逆天之人即为贼人，是贼人便可诛之。故以大逆之罪斩杀孔融，名正言顺，毫无冤屈之意。”曹操肃然说道。

曹植听着，就似被人猛击了一闷棍，脸色苍白，作声不得。

“植儿，你和丕儿、彰儿都是曹家的嫡子，身负天下之重任。你切不可忘了自己的身份，遇事更须以天下大局观之，万万不可拘于小节。”曹操又说道，语气柔和了许多。

曹植呆呆地站立着，仍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植儿，你怎么啦？”曹操关切地问道。

“丞相大人，难道……难道我曹家非得……非得代汉不可吗？”曹植好不容易说出了一句话。

“我说过，曹家代汉，乃是天时使然，并非我情愿如此。这其中的道理，不用我多说，你也应该明白。植儿，你聪明睿智，又有仁孝之心，我为此深感欣慰。望你能够谨慎自守，好自为之。”

“丞相大人，就算孔文举是自取其祸，也不该……也不该连他的子女也杀了啊。”

“孔融虚名甚高，足以迷惑天下。其子女又颇聪明，长成后若为奸徒所用，与我曹家极为不利。”

“丞相大人威重如山，奸徒岂能撼动？丞相大人若是以仁慈为怀，赦免了孔文举的子女……”

“植儿所说的仁慈，乃是妇人之仁。而胸怀天下者，必须具有圣贤之仁，方可成就大事。”曹操不悦地打断了儿子的话头。

“何为妇人之仁？”

“只从小处着眼，只救得一家一人之难，便为妇人之仁。”

“何为圣贤之仁？”

“从天下大局着眼，讨灭群凶，平服叛逆，使九州归于一统，万民安乐，外无战死之壮男，内无幽怨之少妇。然后教化百姓，以文章礼仪归服万邦，成太平盛世。此谓之圣贤之仁也。”

“难道杀了孔文举的儿女，也是圣贤之仁？”

“正是。奸徒祸乱天下，无所不用其极。诛杀孔文举的儿女，是堵塞祸乱之源，使无数人免于杀戮之刑，仁莫大焉。”

啊！丞相大人怎么……怎么会是这样呢？如此看来，他诛杀孔融儿女的举动是有意而为，并非听了奸徒的挑拨。若是这样，我又怎么能劝他改变主意？何况，丞相大人的话，听上去也有些道理……不，不！滥杀无辜，岂能有理……曹植心绪纷乱，再也站立不稳，扑通跪倒在地：“丞相大人，孩儿不知道什么是圣贤之仁，只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滥杀无辜，必遭恶报！求丞相大人看在……看在孩儿一夜苦等的份上饶了……”

“住口！”曹操勃然大怒，“你竟是如此愚蠢，枉费了我的一番教导！难道在你眼中，孔融那双儿女的性命，都胜过了我曹家的大业吗？”

“丞相大人说过，仁孝乃是天下至德，孔文举既然有着仁孝之名……”

“你不听为父之言，便是不仁不孝！”曹操不等儿子把话说完，便怒吼起来。

“孩儿只是恳求丞相大人以仁德为怀……”

“你还敢狡辩！”曹操狂怒中暴喝一声，“来人！”

几个身材高大的堂吏应声走到了正堂上。

“把这逆子给我赶出去！”曹操大喝道。

堂吏们一拥而上，扭住曹植，就往堂下拖去。

“丞相大人！丞相大人……”曹植一边大声呼喊着，一边奋力挣扎，却又哪里挣扎得动？

曹操听着那渐渐远去的呼喊，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中就似灌了铅一般，沉甸甸往下坠着——如果仓舒活着，一定会恳求我赦免孔文举的儿女，但他决不会似植儿这般率性而为，丝毫不顾及为父的颜面。唉！仓舒啊仓舒，你真不该这么早就离开了我，真不该啊。

植儿的心地仁孝，其实不在仓舒之下，只是性情太过放纵，缺乏理智。

刚才我如此疾言厉色，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不，不！情势如此，容不得我有丝毫心软啊！

上次为婚姻之事，我有意对植儿严加训斥，盼着他能明白我的一片苦心，从此以后能够严于律己，收束性情，以天下为己任。不料他今日仍是如此，丝毫没将我的期望放在心上。

假若我稍有心软，植儿必是更加放纵，最终将成为一个庸碌无为的豪门子弟。

植儿啊植儿，为父是把你当作了可能承袭大业的嫡子，这才会严加教导啊。也许我现在对你心狠了些，但你若真是大贤之才，必能明白为父的一片苦心。

不过，植儿毕竟太过年少，阅历有限，许多事情无法明白，须得良师指点。

朝廷内外的才智之士甚多，谁可充做植儿的良师？

不急，不急。为植儿择师之事，可缓行一步，眼前最要紧的事情是发兵南征，一统天下。南征之中，我还可以借此观察众位才智之士，为植儿寻一良师……

2

烈日当空，玄武池中似隐隐浮起了一团雾气，犹如铜鼎中即将煮沸的汤水。

雾气中，十余艘战船一字排开，在池中演练着水战阵形。

曹丕站在第一艘战船的船头上，不停地挥着手中的佩剑。

咚！咚！咚……战船上的鼓声随着曹丕佩剑的挥动，一阵紧似一阵地传到了池畔的空地上。

空地上醒目地张着一柄红罗盖伞，曹操身穿葛袍，站在伞下，凝目向池中望去。

辛毗全副戎装，左手握着一面鲜红的小旗，右手按着佩剑，侍立在曹操身旁。

曹操和辛毗身后，站立着十多个府吏，除一人手执红罗盖伞外，余者俱是捧着一坛黄泥封口的美酒。

众府吏身后，是数百身披甲胄，手执长矛，依着队列肃然而立的护卫兵卒。

战船渐渐向池岸靠近，曹操清晰地看到了曹丕那张被阳光晒得紫黑的面孔，心中不觉感慨万千——丕儿到底是年长几岁，知道他现在该做些什么。

听说丕儿对甄宓也尊重了许多，这样做显然并非出自他的心愿，却能让他获得父亲的欢心。

能够迅速明白时势，并随着时势的变化迅速做出决断，是丕儿最大的一个优点。如今天下未定，朝中奸徒甚多，我曹家大业的承袭者，应该是一个明白时势而又能够迅速做出决断的人啊。

可惜丕儿又有着难以除掉的乖戾性情，缺少仁孝之心，难以成为一个名传千古的圣君。

植儿的仁孝之心，要远远超过丕儿，可惜他又太过任性，遇事不知

轻重。

丕儿和植儿为什么偏偏是两个人呢……

“丞相大人，天气太热，且让大公子上岸吧。”辛毗的说话声打断了曹操的思绪。

“不行，他们还得再演练一遍。”曹操说道。

“是。”辛毗答应声里，举起小旗向天空挥了两挥。

曹丕又连连挥动佩剑，指挥战船向湖心驰去。

“辛毗，三公子干什么去了？”曹操目视着远去的战船，问道。

“三公子从正堂下来，便骑马出了府门。属下看他神情有些……有些疲倦……”

“不仅仅是疲倦，恐怕还有着一肚子委屈吧。”曹操打断了辛毗的话头，微微露出笑意。

“正是。”辛毗也笑了起来，“属下看三公子那副委屈的样子，本不想将他放出府门，可又想着丞相大人早有吩咐，只好让三公子就那么一副样子出去了。”

“让他出去散散心，有好处。”

“是啊。从前三公子有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出去骑马跑一圈就好了。”

“这一次，他只怕要多跑几圈，才会好起来。你呢，也须对他多照看些。不过，你的照看切勿太露痕迹，免得他发觉了心中不安，反倒另外生出了事端。”

“属下遵命。”

“这次朝廷南征，你就不必去了。邺城乃是丞相府的所在之地，极为要紧。你须得小心谨慎，千万不能出什么事情。”

“属下遵命。”辛毗响亮地回答着，心中却满是遗憾——

丞相大人这次南征，定可大胜，随行文武，俱能立下战功，大有所得。

而我镇守邺城，须得随时向丞相大人禀告丞相府内外的大小事务，倘若所禀之事不合丞相大人的心意，轻则会受到斥责，重则会惹来祸事，实在是一件苦差……

“这次南征，三公子也不去了。他年少不知世事，你有空时要多陪陪他，好好教导他。”曹操说道。

“属下遵命。”辛毗的回答仍是迅速而响亮，心想曹植是丞相大人眼前最喜欢的嫡子，我借此机会对他着意结纳，将来必是大有好处。

“当年朝廷能够破邺城，辛大人功劳甚大。近些年来，丞相府内的诸多繁杂事务都由辛大人担当，功劳亦是不小。还望辛大人能够善始善终，更立新功。”

“属下能够被丞相大人驱使，已是至幸。且又蒙丞相大人不弃，引为腹心。属下虽是肝脑涂地，亦难报丞相大人知遇之恩也。”

“辛大人忠心耿耿，吾一向深知……”曹操正说着，忽地一阵热风吹来，使他胸中发闷，脑中也隐隐生出刺痛之感。

啊，莫非我的头痛之疾又要发作了？不，此时此刻，我万万不可生出疾病啊。曹操心中发慌，眼中不觉透出了一丝忧惧之意。

“丞相大人，这风中带有热毒，宜避其锋，小人恳请丞相大人以国事为重，保全万金之体，且至厅堂稍做歇息。”辛毗见曹操神情有些异样，连忙劝道。

“辛毗，你留下，代……代本丞相赏赐水战之卒。”曹操不敢在热风中待下去，也不愿到厅堂上去歇息——他永远不能忘记那厅堂上“山鸡起舞”的情景，而他只要一想到那“山鸡起舞”的情景，就无法控制心中的悲伤。

我眼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立即南征，尽快一统天下。我切不可因为儿女之情，误了军国大事。曹操在心中说着，抬手一摆，示意回到丞

相府去。

3

玄武池畔的柳荫中坐满了兵卒，每十余人围成一圈，大口饮着美酒。众兵卒在烈日下演练了大半天，疲惫至极，已是无力说出一句话来，以至于柳林中除了饮酒的“嗞嗞”声外，竟是听不到任何声响。

曹丕坐在远离众兵卒的一座凉亭中，虽也极是疲惫，却竭力强打精神，不停地举起装满美酒的玉杯，向坐在他对面的辛毗敬着酒。

二人之间隔着一张乌漆木案，上面不仅放着一坛美酒，还摆着几样精致可口的菜肴。

“下官今日能够代丞相大人赐酒，实为荣幸之至，也是沾了大公子的光——若非大公子统领的水军这般出色，丞相大人又岂肯赐以美酒？来，来！请大公子干了这一杯，略表下官的谢意。”辛毗举起玉杯说道。

“大人即将被拜为丞相府长史，食禄千石，是为朝廷大臣矣。”曹丕说着，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然后再次斟满，抬起手道，“我今日就借丞相大人赐下的美酒，恭祝大人步步高升，早日封侯，光宗耀祖！”

“大公子言重了，言重了！下官就算被拜为丞相府长史，也还是如同从前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料理丞相府中细务的管家而已，哪里称得上是朝廷大臣呢！”辛毗连连摇头，声音中却透出无法掩饰的得意。

“昨夜贱内行事乖张，使我惶惑不已，难以安睡。若非大人及时将贱内的详情告知与我，则我今日必是心神纷乱，无法演练。”曹丕感激地说着，心中道——看来平日着力结纳辛毗的举动，实是一步妙棋。不然，辛毗就不会将甄宓昨夜的举动详细告知与我了。

唉！昨夜若非丞相夫人把甄宓劝走了，必致生出大事来，与我大大不利。

看来甄宓对丞相夫人的话还能听得进去，今后我须得多向丞相夫人表示些孝心，让丞相夫人多多劝说甄宓。

从前我结纳辛毗，是怕丞相大人会对我有什么不利的举动，好预先

有个防备。今后我要获得丞相大人的欢心，须得更加倚重辛毗才是……

“昨夜下官对你说的那些话，俱是丞相夫人吩咐的。下官只是听命而为，不值一提。”辛毗说着，心想——如果不是仓舒死了，我才不会对你曹丕如此巴结呢！纵然是丞相夫人有所吩咐，我也不会那么急着告诉你。何况我告诉你的那些话，丞相夫人根本就没有吩咐。只不过我此刻绝不能在你面前露出巴结之意，这才假托了丞相夫人的名义。

唉！仓舒这么一死，丞相府中不知要生出多少麻烦事来，我须得小心了又小心。

如今丞相大人似是最喜欢曹植，却又好像十分看重曹丕。

我在着意结纳曹植的同时，万万不可忽视了曹丕。

“听说辛大人与文学掾司马懿甚是相熟，不知近日可有来往？”曹丕问道。

“司马懿不喜交往，我只是与他的兄弟司马季达有些相熟。”

“听说司马懿甚有才学，我很是钦佩，只是从未拜见过他。”

“司马季达家中常有宴乐，大公子若是愿与司马兄弟同饮一醉，下官或许能够效劳。”

“如此便有劳辛大人了。”曹丕大喜，举杯相敬。

辛毗笑着举杯回敬，心道，这曹丕倒也机灵，知道他应该对朝臣广为结交，培植势力。

曹植那小子在这上面就差远了，好像还没开窍，糊里糊涂什么也不明白。不过，曹植还年轻，或许会后来居上。

4

红日渐渐西沉，暑气却并未消退，大街上车马稀疏，行人少见。

一乘高车十分醒目地出现在宽阔的街道上，车上坐着一人，布衣葛巾，手持羽扇，看上去年在三旬上下，长眉修目，面如白玉，意态甚是

潇洒。

高车缓缓而行，车上之人轻摇羽扇，双目微闭，似是若有所思。

突然，街道尽头响起了暴雨般急骤的马蹄声，由远及近，直向高车逼来。

车上之人睁开眼睛，正看见曹植骑着雪白的骏马，风驰电掣般从高车旁飞驰而过。

“子建，子建！”车上之人连忙喊道。

曹植似未听见，头也不回，仍是驱马狂奔。

“子建，我是杨修，我是杨修！”车上之人高声喊道。

然而曹植已去得远了，转瞬之间，白马仅仅成了一个模糊的小点。

“唉！”杨修轻叹一声，摇了摇头。

高车继续前行，接连拐过两处街口，停在一座宅院之前。

从外面看上去，那座宅院泥墙木扉，甚是简陋，但门楼外却站着两个健壮的家仆，显出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

杨修下车行至门前，尚未踏上台阶，早有一位年轻公子迎出门来，拱手一揖：“荀恽拜见主簿大人。”

杨修连忙回礼，问：“尚书令大人可在家中？”

“父亲正惦念着主簿大人呢。”荀恽笑道，将杨修迎进院内，引至正堂。

荀彧满脸忧色地从屏风后走出，对儿子摆了摆手。

荀恽再次向杨修行了一礼，然后退至堂下。

荀彧和杨修稍作礼让，分宾主在屏风下的木榻上坐了下来。

“太尉可好？”荀彧问道。

“家父这几天夜不能寐，精神差了许多。不过大人也不必担心，家父今日的气色已好转了，和平日没有两样，想来不会有什么大碍。”杨修答道。

“愚兄与太尉心意相同啊，这几日也是寝食难安。愚兄早就想请贤弟过来，又想着太尉离不开贤弟，就忍住了。今日愚兄正忍不住了，想派人去请贤弟时，贤弟就来了。”荀彧说着，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

“司空大人疑心甚重，小弟若是太早过来，只恐会引起他的注意。”杨修说道。他的神情看上去十分悠闲，见不到半丝忧愁之意。

“从今日起，司空大人已是丞相大人了。”

“不错，他是丞相大人了。他如此快便走了这一步，倒是有些出乎人意料。”

“这是因为仓舒去世了，丞相大人心怀忧惧，不得不如此。”

“以大人之见，在丞相大人的诸子之中，谁可代替仓舒？”

“仓舒是谁也不能代替的。”

“但丞相大人必须找到一个代替的人。”

“是啊，这便是丞相大人的难处。在丞相大人的诸子之中，最出色的只是曹丕、曹彰、曹植三人而已。”

“曹彰过于粗莽，丞相大人不会满意。”

“不错，若无特别的意外之事，丞相大人不可能让曹彰承袭他的大业。只是曹丕和曹植二人，恐也难以令丞相大人满意啊。”

“然而就眼前的情势来看，丞相大人将不得不从曹丕、曹植兄弟中选择一个承袭之人。”

“依贤弟看来，丞相大人最终会选择谁？”

“对我们而言，最要紧的不是丞相大人会选择谁，而是我们希望丞相大人会选择谁？”

“德祖到底是德祖，一眼便看到了关键之处。”荀彧叫着杨修的字，赞赏地说道。

“丞相大人有头痛之疾，未必能够长寿。他执掌大权的时日，顶多只有十来年。”杨修沉静地说道。

“这就是说，我们有十年的时间来影响丞相大人的选择。”

“如果我们运气好，也许用不了十年。”

“贤弟还没有说，我们希望丞相大人会选择谁？”

杨修微微一笑：“我们且猜上一猜，看看是否想到了同一个人。”他说着，把右手放在了身后。

荀彧也笑了一下，把右手藏在身后。

“大人请！”杨修说着，猛地将手伸出。与此同时，荀彧也迅速伸出了手。

两只手的姿势一模一样，都是拇指、小指弯曲，其余三指则高高竖起。

“哈哈哈！”杨修不觉大笑起来。

“还请低声。”荀彧忙提醒道。

唉！文若兄什么都好，就是太过谨慎了。杨修心中叹了一声，压低声音说道：“大人和小弟俱愿丞相大人选择三公子曹植。但在丞相大人心中，只怕更倾向曹丕一些。”

“是啊。”荀彧点头说道，“曹丕身为嫡长子，名分上大占优势，且阅历甚多，文武兼备，又颇有智谋，在许多方面，曹植都比不上他。”

“但曹植心地仁厚，又为曹丕远远不及。”

“在丞相大人眼中，心地仁厚未必是那么重要。”

“可是在我们眼中，心地仁厚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曹植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不然，我们的谋划全都会成为泡影。”

“今日小弟前来，便是想请教大人，如何才能使曹植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曹植心地仁厚，却又是血性少年。对于他，我们不能过多地使用什么计谋，必须以真情相待，方为上策。”

“大人是说，我们必须将真实图谋告诉他吗？”

“正是。”

“这……”

“贤弟莫非有什么顾虑？”

“曹植太过任性，如果过早对他说出我们的真实图谋，只怕他会不小心泄露出去，坏了大事。”

“这件事我反复想过，如果不一开始就对曹植说明一切，我们在以后的日子中便很难得到曹植的信任，而失去了曹植的信任，我们的图谋也就无法实现。”

“曹植毕竟只是一个少年，毕竟是曹家的嫡子，我们的图谋，他能接受吗？”

“我们的图谋虽是出于维护仁义大道，但在世俗之人眼中，定是迂腐不堪。而曹植虽然年少，却一向追慕前贤，有仁者之风，绝不是一个世俗之人。这些年来，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并且时时都观察他。我相信曹植一旦知道了我们的良苦用心，定会赞同。”

“只是小弟有些担心……”

“要想成就一番大事，就必须有铤而走险的决心！”荀彧神情凝重地

说道。

杨修定定地看着荀彧，忽然弯下腰来深施一礼。

荀彧连忙回礼，眼中露出困惑之意："贤弟这是……"

"小弟刚才还在心中责怪大人太过谨慎，其实大人胆识过人，远非小弟所能想象。"杨修有些惭愧地说道。

荀彧苦笑了："贤弟过誉了。我等欲成大事，须谨慎而又谨慎，非到万不得已之时，决不可弄险。"

"小弟能与大人同心协力，共谋大事，实为至幸也。"杨修钦佩地说道。

"若无太尉当年的不吝赐教，愚兄岂有今日？太尉已近古稀之年，仍是心忧天下，愚兄又岂敢有苟且之念？唉！愚兄枉称知人，却远远不及太尉。当初太尉一见丞相大人，便视为不世奸雄，愚兄却不以为然，以至于今日追悔不及。"荀彧感慨道。

"丞相大人心机之深，古今罕见，岂能轻易将其识破？"杨修安慰地说着，话锋一转，"依大人之见，我们什么时候能向曹植说明一切？"

"当在丞相大人南征回师之后。"

"大人说过，我们如此谋划，是因为丞相大人不会在他活着的时候以曹家取代汉室。但若丞相大人南征大胜，回来后必是忘乎所以。他如果因此野心勃发，立行代汉之举，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丞相大人此次南征，定难大胜。"

"此为何故？"

"因为丞相大人的劲敌不是刘表，而是孙权，丞相大人应该兵分两路，一路为虚，诈称攻取荆州，将刘表和孙权的兵力吸引在江汉一带；另一路为实，以精兵猛将日夜疾行，自合肥直捣江东腹地，使孙权措手不及，只得俯首而降。孙权若降，则刘表不值一提，仅派一使者大言恫吓，便足可平定荆州。可是丞相大人却欲倾举国之力，先下荆州，再平江东。此举实是本末倒置，不合兵法，难以获胜矣。"

“此等言语，大人是否告知过丞相大人？”

“今日丞相大人在正堂召见愚兄，布置南征事宜。愚兄本想说出心中的忧虑，可到了最后，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荀彧说着，低叹了一声，“唉！我对丞相大人一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今……如今竟是……竟是背叛了他，这心中实在……实在……”

“大人此言差矣！是丞相大人背叛了大人，而不是大人背叛了丞相大人！”杨修正色说道。

“虽说如此，我心中还是十分难受……十分难受啊。其实我一直是盼着丞相大人能够早日平定天下，重现尧舜盛世。如果丞相大人南征获胜，天下一定能够平定……”

“天下平定之日，便是丞相大人代汉之时。”

“是啊，所以我不能让丞相大人如愿。唉！如今我不仅是有负丞相大人，也是有负初衷啊。”

“大人太过自责了。其实今日之丞相大人，早已不是当初的司空大人了。”

“是啊。自从丞相大人杀了孔文举，我心中对丞相大人的最后一丝希望就断绝了。”

“丞相大人杀死孔文举，是明白地告诉世人，他南征归来，便要以曹家代汉。谁若不服，谁就会像孔文举那样人头落地。”

“孔文举死得太冤枉。丞相大人此举，失尽了人心。”

“听说曹植为了这事，也和丞相大人闹了一番。”

“是啊。曹植为了请求丞相大人赦免孔文举的子女，竟在正堂外整整等了一夜。从此事上看，更可证明曹植的心地仁厚。”

“刚才我还在路上遇到过曹植。他大约是心中委屈的缘故，竟打马狂奔，我喊了他几声，他也没有听见。”

“性情太过外露，是曹植最致命的弱点。”

“今后我们要让曹植明白这一点，并及早改正。”

“曹植的弱点还有很多。但我们今日最要紧的事情，是须得将朝廷中的情势理出个头绪，看看哪些人能够为我们所用。要做出一番大事，仅仅靠我们二人的力量，远远不够。”荀彧说道。

杨修点点头，眉头紧锁，陷于沉思之中。

5

暮色深沉，柳梢上的知了一声又一声尖锐地鸣叫着，似刀锋一下又一下在坚硬的石墙上划过。

甄宓和蔡文姬坐在内室的凉席上，面对面望着，俱是默默不语。

在二人中间，摆放着一张精美的玉筝，密密的筝弦泛出晶莹的光泽，令人忍不住欲伸手抚弄。

“宓妹，我该走了。”终于是蔡文姬打破了沉默。

甄宓仍是不语，眼中隐隐有泪光闪烁。

“我给宓妹弹唱……弹唱一曲吧。”蔡文姬又说道。

“是弹唱你自己的诗句？”甄宓问。

“不是。”

“为什么不是？”

“我无法写出我想写出的诗句。”

“不是你的诗句，我就……我就不听。”

“可是……可是我该走了。”

甄宓又是默然不语，眼中一片潮湿。

“宓妹还是……还是让我弹唱一曲吧……”蔡文姬哽咽着说道。

侍女小翠走进内室，弯腰禀道："大公子回来了。"

"我……我真该走了。"蔡文姬的声音中透出无法掩饰的痛苦之意。

"文姬姐姐，恕我不能相送。"甄宓说着，猛地低下头——她不想让蔡文姬看到眼中的泪水。

蔡文姬默默站起身，向室外走去。

甄宓听着那脚步声渐渐远去，觉得她的心中似也流出了什么，正在渐渐失去……

一种难言的孤寂似蛛网般罩在了她的身上，无论她怎么挣扎，也无法挣脱。

脚步声忽又响起，这一次是由远及近，最后在甄宓的耳畔停了下来。

甄宓抬起头，看见曹丕满脸困惑地站在她的面前。

"文姬走的时候，你怎么不送送她？"曹丕尽量以轻柔的语气问着，心想，甄宓她不守家规，丞相大人却无一语相责。可见……可见丞相大人对她仍是极为看重。虽然她从昨夜开始就不肯理会我，但我却万万不可与她一般计较。

无论甄宓她怎么羞辱我，让我难堪，我也决不能动气，这一点我须得牢牢记在心中。

"没有必要去送。"甄宓回答道。她的眼中已无一丝泪光，有的只是冰冷的寒意。

"这是为何？你……你一向和文姬亲如姐妹，今日怎么忽然对她这般无礼？"曹丕大感意外，却又十分高兴——甄宓言语间虽然甚是冷淡，却愿意和我说话，这说明她已不会再给我难堪了。

"因为文姬姐姐再也不会到丞相府来了。"甄宓喃喃说道。

"再也不来？这……这又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你应该明白。”

“难道是因为……是因为我不肯为了孔文举的事情去劝谏丞相大人？”

“为你还不值得如此。”

“那……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在文姬姐姐的心中，丞相大人应该是一位胸怀仁德的至贤之人。但是现在，文姬却发现那至贤之人原来是泥做的，轻轻一碰便碎了。而文姬姐姐的心，也是……也是碎了。”

“就为了一个孔文举，蔡文姬便是如此，也太……也太过分了。”

“过分？”甄宓冷笑了起来。

曹丕神情尴尬：“当然，丞相大人也有些过分。那孔文举杀就杀了，又何必把他未成年的儿女也斩了呢。”

“这些话，你怎么不去对丞相大人说？”甄宓逼视着曹丕说道，心中溢满了悲哀——我就算犯了曹家的家规，就算让丞相大人知道了我的举动，又能怎么样呢？

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在依照着丞相大人的意愿去进行。

我只能是一个女人，一个只依从丞相大人的意愿活下去的女人。

我仍然要做一个“贤妻”，一个让丞相大人满意，也让曹丕满意的“贤妻”。

我其实根本不必这么逼问曹丕，甚至连这些话也不必对他说出一句。

我又为什么要这样逼问曹丕，为什么……

“啊……我今日本想陪你和睿儿吃晚饭的，偏偏文学掾司马懿请了我去赴宴。司马氏乃是世代大族，名重天下，我不能不去应付一下。”曹丕不敢回答甄宓的逼问，转过话头说道。

“你去就好了，又何必来对我说。”甄宓转过头，向窗外望去。

“丞相大人已布置好了南征之事，我很快就会随军出发。临行之际，心里有许多话要和你说。”曹丕赔笑说道。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何必再说。”

“此次南征，我定当奋勇杀敌，立功报国，让丞相大人高兴。只是……只是这次三弟他并不随军出征……”

“你放心，我不会在你出征之后与三弟相见。”甄宓猛地打断了曹丕的话头。

“我不是不准你与三弟相见，只是……只是……唉！我也不知该如何说才好。”曹丕懊丧地叹了一口气。

“你放心南征去吧。我还是那句话：盼着你能平安归来。”甄宓竭力以平静的语气说着。

“你也放心，我一定能够平安归来。”曹丕见好就收，立刻退出了内室。

甄宓垂下头，怔怔地望着面前的玉筝，心绪纷乱——前些时曹丕还不愿南征，还感到害怕。今日他却要奋勇杀敌，立功报国了。

曹丕所以如此，也只是为了让丞相大人高兴。

可怜植弟他什么都不明白，偏偏要与丞相大人作对。听说他在劝谏之时触怒了丞相大人，竟被丞相大人喝令赶下了正堂。

这次丞相大人不让植弟随军出征，是不是对植弟已失望了？

不，不！丞相大人决不会这么快就做出了决断。

可是植弟这么下去，又怎么会得到丞相大人的欢心？

如果植弟最终失去了丞相大人的欢心，会是什么结果？

从古到今，争夺承袭大位的失败者，哪一个有好下场？齐桓公一登

大位，兄长公子纠便人头落地。齐桓公乃春秋五霸之首，号为贤君，尚且如此，其余就不必说了……

甄宓想着，突然打了一个冷战，眼前仿佛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血淋淋的人影……

第八章　精明谋算，司马氏暗怀异心

1

月明星稀，清风阵阵。三三两两的蝙蝠不时从空中掠过，在幽静中透出些诡秘的意味。

文学掾司马懿府内的后堂烛光辉煌，高大的屏风上悬满晶莹的玉璧，显示出主人富贵而又高雅的身份。

屏风下的木榻上相对坐着曹丕和司马懿二人，木榻两旁各站着一位美貌侍女，手持长柄羽扇，轻轻往榻上扇着。

“久闻仲达先生府中的美酒为邺城之冠，今日得有口福，实为至幸。”曹丕笑道。

“大公子文武全才，名传海内，天下英雄无不钦佩，以能见大公子一面为终生荣耀。在下今日能得大公子屈尊俯就，惊喜之情，实是难以言说。”司马懿说着，拱手向曹丕施了一礼。

曹丕连忙还礼道：“河内司马氏乃是名震天下的大族，世代官居高位，道德文章俱为当世之冠。贤昆仲更是人中龙凤，皆为非常之器。在下不过是借着丞相大人之威德，略有一些虚名而已，哪能与贤昆仲相比呢？只可惜刚才饮宴之时，仅能与仲达先生同乐，实为憾事。”

“本来家兄和诸弟亦是极欲一睹大公子风采，只因事先未及向大公子禀报，怕过于唐突，故不敢相见。”司马懿谦恭地说着。

“饮宴同乐，乃是寻常小事，何须事先告知？仲达先生实在是太过谨慎了。”曹丕说着，心中大为高兴，司马懿既为世家子弟，又是当今名士，却对我如此敬重，并不自作清高，实是难得。今后我若能得到此人相助，必是大为有利。

“来日方长，只要大公子不嫌弃，家兄和诸弟自当洒扫庭院，恭候大公子驾临。”司马懿说道。

“哈哈哈！好一个来日方长。”曹丕更加高兴，问道，“天下人俱呼贤昆仲为‘八达’，是否因为贤昆仲字中都有一个‘达”字？”

“正是。在下字仲达，家兄字伯达，诸弟依次为叔达、季达、显达、惠达、雅达、幼达。”

“天下人还言道，八达之中，仲达为日、伯达为月，其他六达为星。”

“此乃过誉，在下实感惭愧。”

“仲达先生何必太谦？当初丞相大人征召先生时，特地向以知人著称的文若先生询问过，仲达此人如何？文若先生回答了八个字，令我至今难忘。”

“但不知是哪八个字？”

“是为‘聪亮明允，刚断英特’也。”

“啊，文若先生实在是……实在是谬赞了。”

“什么谬赞，今日我眼中的仲达先生，远非那八个字所能形容也。”

“大公子此语，令在下无地自容。”

“仲达先生什么都好，就是太过谦虚了。太过谦虚，未免有自傲之嫌。仲达先生既然是如此自傲，吾岂敢久留？”曹丕说着，做出要站起身的样子。

“在下久慕大公子的贤名，正欲多加请教，怎么，大公子竟要走呢？莫非大公子是嫌在下招待不周？”司马懿说着，慌忙起身相拦。

“今日有幸与仲达先生相见，恨不得作长夜之谈，岂愿告辞？只是过几日丞相大人就要点兵出征，有些军中之事须得料理，故不敢在外久留。”曹丕带着歉意说道。

“既是大公子军务繁忙，在下怎敢留客？”司马懿说着，高呼了一声，“来人！”

几个健壮的家仆抬着一个三尺见方的乌漆木柜，走上堂来。

这是什么东西？曹丕望着司马懿，眼中满是疑惑之意。

“此乃在下的一点心意，还望大公子笑纳。”司马懿说着，让家仆打开了木柜。

曹丕的双眼顿时放出光来，都看得痴了——柜中竟盛着一副铠甲。粗粗看去，那副铠甲似是无甚特别，黑沉沉之中带着许多利刃划过之痕，显然已十分陈旧。但细细一看，就会发现那副铠甲在黑沉沉中闪出沉郁凝重的光华，透出其无比坚韧的本质。

“这……这是犀甲吗？”曹丕激动地叫了起来。

“此正是犀甲也。在春秋之时，楚地多有犀牛，楚人以其皮制成铠甲，天下竟无物可摧。故当时楚军战无不胜，列国闻风丧胆。只可惜后来楚人太过贪心，猎杀犀牛殆尽，致使犀甲愈来愈少，到今日已成稀世之物。此犀甲传说为当年西楚霸王所有，辗转流落数百年，侥幸归于我司马氏之家。然而我司马氏向来文弱，不堪当此重宝，故特地献于大公子矣。”司马懿边说边向曹丕深施了一礼。

曹丕连忙从榻上站起还礼：“如此重宝，吾岂能承受，还望仲达先生收回。”

“大公子即将南征，此物正可使用。俗语云‘有用为宝，无用为草’。此物归于大公子，方可称为重宝，若留在我司马氏之家，则是明珠藏于粪土矣！”司马懿说道。

征战之中，随时都会发生凶险之事，我若有此犀甲护身，当可放胆在丞相大人面前一展武勇矣！曹丕心中想着，也就不再推辞：“仲达先生既是一片美意，在下只得领受了。”

“哈哈！能向大公子一表寸心，大慰平生矣！”司马懿笑了起来。

“吾平生最感畅快之事，莫过于今日矣！哈哈哈！”曹丕更是得意地大笑不止。

司马懿亲自将曹丕送出大门，然后又回到后堂。

此时后堂上已见不到一个侍女，却多了一位壮年之人。那人的外貌与司马懿甚是相像，只是眉目间缺少些神采，年龄看上去也显得大了许多。

“大哥今日必是有所感慨吧。”司马懿笑问道。

“我司马朗乃是堂堂男子，却要偷偷躲在屏风后听人谈话，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能不感慨吗？”

“小弟之所以让大哥如此，是想让大哥能够更加明白我的谋划。”

“今日我总算是明白了。”

“那么大哥是否赞成小弟的谋划？”

“这……”司马朗犹疑起来。

“难道曹丕其人，不是小弟预料的那样吗？”

“从刚才的情形来看，曹丕身受过誉之词而面无愧色，彬彬有礼却又喜口舌争胜，见厚礼竟不推拒，确乎是贤弟认为的那样：外示沉静而内实浮华，表面宽和而心中忌刻，虽有智谋，却惑于小利而缺少远见。”

“既然如此，大哥为何又有疑惑之意？”

“唉！愚兄总觉得贤弟之谋，太过弄险。”

“欲成大事者，不避行险。”

“贤弟是否……是否痛恨曹家？”

“当然痛恨，而且是痛恨入骨。前几年，曹操为粉饰天下，欲尽召名士入朝，将小弟也列于征召之中。当时小弟见曹操势大，有篡汉之谋，便不愿入朝，以免有损我司马氏的名节，于是诈称有风瘫之疾，难以行动。不料曹操闻知，竟派刺客潜入小弟家中，欲向小弟行刺。当时小弟猜想曹操是有意试探，便一动不动。那刺客见此情景，以为小弟真

有风瘫之疾，便未下手。唉！现在小弟想起来，还是害怕啊。当时小弟如果没有坚忍之心，哪怕是稍微动一下呢，也必会被那刺客杀死。”

“所以当曹操再次征召你时，你便说风瘫之疾已经医好，‘欣然’来至朝廷。”

“小弟仍是不愿入朝。但小弟当时已买通曹操左右，知道了曹操的真实意图，原来曹操料定小弟会拒绝征召，因此对使者下了诛杀之令，想以小弟的人头来吓唬那些拒绝征召的清高之士。”

“这一次曹操又失算了，他没有想到贤弟会‘欣然应召’。”

“可是曹操对小弟依然心存猜疑，只给了小弟一个掌校典籍的文学掾官职，毫无实权。”

“但不论怎么说，曹操对贤弟还算看重。依贤弟之大才，若从此以后谨慎侍奉曹操，则三五年内，必可成为朝廷重臣，光大我司马氏矣。”

“哼！我司马氏乃名满天下世代大族，却要依靠曹操这阉人之后来光大，实为奇耻大辱。”

“贤弟此言差矣。自古英雄不问出身，何况曹操父亲的官职也曾做到过太尉，名列三公之中。”

“哈哈哈！”司马懿不屑地一笑，“曹操父亲的那个太尉，是花一亿个铜钱买来的，臭气熏天。”

“买来的太尉也是太尉。”司马朗正色道，“贤弟之谋划因痛恨曹操而成，全无理智可言，不可实行。贤弟还是听从愚兄之劝，顺从天意谨慎侍奉曹操吧。”

“大哥错矣！”

“愚兄错在何处？”

“小弟虽然痛恨曹家，却也绝不会因此而定大计。小弟之谋划，是思之又思，慎之又慎，仔细观察了天时人情之后，方才做出的决断。”司马懿神情凝重地说道。

“这天时人情，难道不是在曹家的掌握之中吗？”

“从前可以这么说。但如今上天不佑曹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上天如何不佑曹家？”

“上天如果庇佑曹家，就不会让曹冲夭亡。”

“曹冲不过是一个童子，怎么他夭亡了，就算是上天不佑曹家呢？”

“因为曹冲不死，曹操便不会举止失措，自弃天时人情。”

“这个……这个愚兄不太明白，还请贤弟详细道来。”

“首先，大哥看轻了曹冲。以小弟看来，那曹冲虽是小小年纪，却有大仁大智。曹操得此佳儿，便是毫无后顾之忧，自可从容平定天下，缓缓收服人心，将大汉基业一点一滴移至曹家手中。如果真是如此，小弟也就只好顺从天意，忍辱事奉曹操，做一个太平臣子。但是曹冲突然去世后，曹操悲痛之际忧惧交加，接连做出了几件失策之事，给了我司马氏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司马氏若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实在是上负苍天，下负列祖列宗矣。”

“曹操做的是哪几件失策之事？”

“至少有三件。第一，不速立承袭之人。第二，诛杀孔融。第三，设立丞相之职。”

“不速立丞袭之人，是曹操想经过仔细观察，选定一个可以长久保持基业的圣贤之才。”

“但是在天下尚未平定之时，先求自身安稳为第一要务。速立承袭之人，虽然稍嫌仓促，却可安稳人心。曹操不愿速立承袭之人，其腹心必然怀有私意，相互结党，极易酿成祸乱。再说，曹操出色的儿子就那么几个，且都已成人。若曹操肯痛下决断，还是能够选出一个他较为满意的承袭之人。”

“这……这个算是贤弟说得有理。然而诛杀孔融，是曹操整肃朝廷的举动，虽然有失人心，却也不至于是失策之举啊。”

“孔融其人，虚名甚高，却无真才。将他留在朝廷，虽然会给曹操带来一些麻烦，但绝不会有大的祸害。然而曹操却过高地估量了孔融，不能克制心中的怒气，以致动了杀心。孔融乃汉室忠臣，人人皆知。曹操诛杀孔融，使朝中心存汉室的臣子大为惊怒，虽一时不敢轻举妄动，却会出于激愤和自保之念，暗暗与曹操作对，使曹操处处受到牵制，难成大事。天下未定而擅杀名士，自树敌手，不为失策，又是什么？”

“设立丞相之职，乃是揽权之举，应该对曹操有利啊。”

“不错。设立丞相之职，有利于曹操揽权，但却侵夺了许多人的私利，把本来不是敌人的朝臣变成了敌人，实在是得不偿失。比如，丞相府设东西曹掾，东曹掾为崔琰，主掌朝廷重臣的任免，这不仅是侵夺了尚书台那帮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郎的权益，还使得朝廷重臣认为他们须受丞相府的一个属吏管辖，心中自是羞辱难当，难免不会对曹操生出恨意。西曹掾为蒋济，主掌丞相府内官吏的任免，使人一眼便能明白曹操的用心——丞相府中的官吏纯为曹家私人，与朝廷无关。如此一来，承相府中的官吏和朝中的大臣就天生成了对头，必会互相轻视，争斗不休，无形中反倒削弱曹操的威权，与曹操大为不利。”

“贤弟这么一说，好像曹操的这三件事确为失策之举。只是愚兄想不明白，那曹操本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怎么会变得如此糊涂呢？”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小弟说过，是曹操痛失爱子，忧惧之中举止失措。第二个原因，是曹操自认为他已平定中原，即将一统天下，其威势赫赫足以吓倒任何敢于反抗他的人。”

“不错，不错。曹操近年来骄态日露，已是得意忘形。”

“曹操行此三策，让三岁小儿都会看出他有篡汉之心，等于是自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天时，自弃‘兴复汉室，平定天下’的人情，实在是愚不可及。”

“天时人情，俱已离曹操而去。是否可以说曹操离败亡已经不远了？”

“这倒不一定。曹操过快败亡了，小弟的谋划也就无从实现，对我司马氏来说，反倒是一件不利的事情。”

“贤弟是说，曹操不会很快败亡，但其功业亦难有所进展？”

“不错。曹操其人，毕竟是一代奸雄，谋略才智远非常人所及，何况他大势已成，根基也甚为深厚，绝不会轻易败亡。但他一统天下的功业，只怕难以实现。”

“贤弟是说曹操此次南征，不能成功？”

“正是。曹操此次南征，从整个布置上来说，就是大错。首先，这盛暑行军，便犯了兵家大忌。其次，曹操将大军集中一路，直迫荆州，未免使关西、合肥两线空虚，倘若马超、孙权自关西、合肥两线来攻，曹操势必首尾难以兼顾，进退不得。其实曹操也未必不知他的布置不甚妥当，但他太过轻敌，急于求成，想一鼓而下荆州，然后挟战胜之威，逼迫孙权不战而降。荆州之主刘表懦弱无能，又身患重病，曹操或可一鼓而下，但那江东的孙权却是血气方刚，部下谋士战将如云，又岂肯不战而降？”

“如果孙权不降，难免会有一场大战。我中原之兵想在南方水草茂密之地取得大胜，恐非易事。”

“依小弟看来，这场大战曹操绝难获胜，他能确保荆州而还，便是十分侥幸。”

“贤弟能看出曹操布置上的大错，旁人就看不出来吗？”

“旁人当然能够看出。”

“贤弟所指的旁人，究竟是谁？”

“朝中智谋之士比比皆是，如荀文若、贾诩、满宠、荀攸、杨修等人，其中不论是谁，都能看出曹操布置的不妥之处。”

“这些人好像都是曹操的心腹，他们为何不出言提醒曹操？”

“从前这些人当然都是曹操的心腹，但今后却未必是。”

“贤弟是说，曹操自弃天时人情，已使得众人大为疑惧，不敢多说什么。”

“只怕也是不愿多说什么。”

“贤弟所言，似乎有些意思。曹操的功业不能进展，又不至于很快败亡，这中间便有一段‘平静’的时日了。”

“牢牢把握住这段时日，把曹操丢弃的天时人情一点一滴掌握在我司马氏手中，小弟的谋划便可成功。”

“贤弟谋划的关键，好像是在曹丕身上。”

“正是。小弟的谋划中有一个最要紧的地方，就是曹丕必须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难道曹丕就是这么不可缺少吗？曹操的儿子之中，曹植亦是十分出色，甚得曹操的喜爱。万一曹操选中了曹植为承袭之人，贤弟又当如何？”

“如果曹植成了承袭之人，小弟的谋划便成为泡影矣。”

“当真如此吗？”

“必是如此。”

“这个……这个还请贤弟详细讲解。”

“小弟之所以把曹丕看得这么要紧，是因为我司马氏虽然有些虚名，但与曹操的势力相比，则差得太远，无法相敌。况且曹操又是不世而出的雄才，智谋深不可测，若正面交锋，小弟未必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司马氏须得暂退一步，就像山中的猛虎一样，在时机未到之前，只能潜伏于草野之中，蓄养力气。而曹丕就不一样了，他虽然文武全才，但其见识和智谋远逊其父，小弟对付他并非难事。至于曹植，论文论武他都不输于曹丕，可是在见识和智谋上，他就比不上曹丕了。但小弟若想对付曹植，却远非像对付曹丕那般容易。”

“这是怎么回事，愚兄都听糊涂了。”

“因为曹植是一个血性之人，使他难以为利所惑，更难以为权欲所控制。”

“不错。听说曹植为劝谏父亲赦免孔融的子女，竟在正堂外等了整整一夜，的确称得上是一个血性之人。”

“小弟的谋划，至少要达到三个目的：一、削弱曹家的权势，使曹家疏离元老重臣。二、让曹家宗族亲党互相残杀，猜疑不断，自损根本。三、我司马氏可以逐渐扩充权势，广植亲信。如果曹丕做了承袭之人，我的这些目的便不难实现。”

“不错，不错。曹丕外示沉静而内实浮华，就不能虚心纳谏，礼敬贤者，自然也就疏离了元老重臣。”

“他表面宽和而心中忌刻，就会对同族大起猜疑之心，甚至兄弟之间也难以相容。”

“他有智谋，但惑于小利，缺少远见，必视我司马氏为心腹，并授以权柄，使我司马氏能够广植亲信而不受怀疑。”

“曹植则不然，他既然难以为利所惑，难以为权欲所惑，必会对那些元老重臣礼敬有加，使我司马氏难以在朝中弄权。”

“曹植他既是一个血性之人，就不会猜疑族人，更不会兄弟相残。”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曹丕成为曹家的承袭之人。”

司马朗忽然沉默下来，两眼定定地看着司马懿。

“大哥，你难道还是不肯赞同小弟的谋划吗？”司马懿问道。

司马朗一声不语，就似没有听见司马懿的问话。

司马懿也就不再问了，背起手，神情悠闲地欣赏着屏风上悬挂的玉璧。

“哈哈哈！”司马朗陡地大笑起来。

“大哥，你……”司马懿露出困惑之意。

“贤弟的谋划，愚兄其实早已赞同。”司马朗得意扬扬地说道。

“那么大哥刚才是故意为难小弟了。”司马懿心中大喜，脸上却满是委屈之意。

“非也，非也。”司马朗连连摇头，“我只不过是有些不放心，想知道贤弟是否思虑周密，有无缺失之处。”

“大哥现在是否放心了？”

“放心，放心。”

“大哥没有发现小弟的缺失之处？”

“没有。”

“但是在小弟的谋划之中，的确有一个缺失之处。”

“什么缺失？”

“我司马氏若想辅佐曹丕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还必须对付一个女人。然而直到此刻，小弟也没有想出对付那个女人的办法。”

“一个女人？她是谁？”

“甄宓。”

“是她？贤弟是说，那甄宓乃是绝色佳人，有可能控制曹丕，使我司马氏白白辛苦一番？”

“不，甄宓虽为绝色佳人，却不是那种惑君乱政的妖狐之女。我要对付她，是因为有她的存在，曹丕只怕很难获得父亲的欢心。如果曹丕得不到父亲的欢心，也就不可能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为什么有甄宓的存在，曹丕就难得到曹操的欢心？”

“难道大哥没有听到那些传言吗？曹操早就被甄宓迷住了。”

“我听到了许多传言，却并不相信。”

“传言中的事情，往往比亲闻亲见更加可信。”

“不会吧。如果曹操真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那么早在当年攻占邺城之时，就会把甄宓收进后府。”

“据说邺城被攻破时，曹丕抢先得到了甄宓。”

“那又有什么呢？曹操并不重视礼法，而甄宓当时只是一个女俘。曹操若想得到甄宓，实是易如反掌。当然，曹丕可能会不情愿，但是做儿子的，又怎么能和父亲抢夺一个美女呢？”

“这其中定有什么隐情，为你我所不知。不过，曹操至今仍然迷恋甄宓，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贤弟为何这般肯定呢？”

“大哥，你知道辛毗吗？”

“当然知道。他是曹操的心腹之人，听说曹操已给了他一个丞相府长史的官儿当着——其实他只不过是丞相府的管家而已。”

“当年辛毗出卖袁氏兄弟，使曹操最终攻破了邺城。但辛毗的家眷及族人，也大多被邺城守将审配杀死。曹操因此对辛毗极为信任，许多机密之事，都让辛毗去办。”

“这我都知道。”

“辛毗近来与季达交往甚多，大哥也知道吗？”

“这个……这个我倒不知。”

“辛毗为什么与季达交往，大哥知道吗？”

“这……这个季达是我司马氏兄弟中最不成器的家伙，成天只知斗鸡走马，贪恋女色。”

“正是因为季达贪恋女色，辛毗才肯和他交往。”

“此为何故？”

“季达贪恋女色，也极善寻找女色。”

“啊，莫非辛毗是想让季达帮他寻找美女？”

“正是。”

“这……辛毗不像是一个贪恋女色的人啊。”

“辛毗是奉命寻找美女。”

“奉命？是曹操的命令？”

“正是。曹操让卞夫人示意辛毗，给曹丕找一个美女。并且说，这个美女必须能够和甄宓相敌。”

“啊……曹操这是何意？”

“曹操的用意，是想以另一个美女来安抚曹丕。因为曹操已经在单独召见甄宓。”

“果真……果真如此？”

“我曾让季达灌醉辛毗，诱使辛毗说出了许多我想知道的事情。”

“这曹操单独召见甄宓的事情，也是辛毗亲口说出的？”

“当然是辛毗说出的。”

“如此说来，曹操果然是迷恋甄宓了。唉！我也知道曹操好色成性，却没有想到他好色已经好到了这种地步。”

“如今甄宓已为曹家生了长孙，曹操绝无公然占有甄宓的可能，只好在私下里召见甄宓。”

“曹操当真是……当真是色令智昏了。他这么荒唐下去，极有可能与曹丕发生冲突。”

“所以说，有甄宓的存在，曹丕就很难得到父亲的欢心。”

“这便如何是好？”

“其实曹操也不愿意与儿子发生冲突，因此才让辛毗去寻找美女。只是要找到能够和甄宓相敌的美女，只怕很难。”

“季达也找不到吗？”

“季达倒是找到了一个李姓美女，论其色艺，或许不低于甄宓，只不过……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那美女我见过，她好像缺少些什么，难以与甄宓相敌。我已吩咐季达暂缓将那美女交给辛毗，且再花些心思去搜寻一番。如果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就只能把那姓李的美女拿出来充数了。”

“如果确有另外一个美女代替甄宓，曹氏父子就不会发生冲突。”

“难，难啊。若是甄宓能够代替，曹操就不会如此迷恋她了。总之，我们的谋划要想成功，非得对付了甄宓不可。只是……只是到底该如何对付甄宓，小弟实难想出一个妥当的办法来。”

“贤弟也不必如此为难，我司马氏有八位堂堂丈夫，难道就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女子吗？”

司马懿听了，先是一愣，随即大笑起来：“大哥所言，极是有理。哈哈哈！”

笑声在堂上回旋着，发出诡异的回音，传入幽静的夜空中，竟如同鸱鸮的怪啸一般。

3

红日渐渐升起，邺城的市场亦是渐渐热闹起来。

邺城地当冲要，又是冀州和魏郡的治所，更设有大汉丞相府，其繁华富庶，早已超过天下任何一座城池。

虽然正当盛暑之时，但出入市场的车马行人却似流水般源源不绝，喧闹声响成一片。

夏侯尚骑着一匹高大的青色骏马，扬鞭驰入市场中。

十数个健壮的家仆紧跟在马后，每一个家仆手中都握着一根手臂粗的枣木大棒。

市场中的人们见到夏侯尚，都慌忙闪开，有些走得急的，竟至摔倒在地，发出恐惧的哭喊声。

夏侯尚高昂着头，对众人视而不见，纵马直向市场深处的一株古柳驰去。

那株古柳枝干高入云端，浓密的树叶遮下来一片方圆十余丈的荫凉。

古柳旁，是一间茅草盖顶的酒肆，从敞开的大门中透出阵阵诱人的酒香。

市场内店铺如林，无论是北方匈奴之地出产的牛羊皮货，还是西域之地出产的美玉宝石，或是江南之地出产的丝绢明珠，俱是随处可见。至于日常所需的铜器、锡器、铁器、木器、漆器、陶器以及花果鸟兽、鱼肉菜蔬、凉席草鞋等等，更是数不胜数，堆积如山。

然而市场内最不可缺少的酒肆，却极难见到。

邺城的市场方圆达数百丈，但酒肆仅有四五家，因此每一家的生意都是出奇的兴旺。

古柳旁的酒肆店面最大，酒质最好，名气也最响，被人称为“柳下”。

平日“柳下”中人进人出，几乎是邺城市场里最拥挤的地方。只是近些时来，“柳下”的门前竟是十分清冷，难得见到一个客人。

“柳下”只有一个人在进进出出。

那个人便是夏侯尚。

每当夏侯尚走进“柳下”时，十余个健壮的家仆就横眉怒目地站在门外，任何人只要稍稍挨近“柳下”，必遭大棒迎头痛击。

夏侯尚很快就驰至古柳之前，他一甩手中缰绳，跃下马背，大步往“柳下”酒肆中行去。但夏侯尚只走出了两步，就陡地停下了脚步——“柳下”酒肆中居然有了客人。

客人有二位。一位身穿玄衣，胡须花白，面容清瘦。一位身穿青衣，年约十八九岁，外貌十分英俊。“柳下”酒肆供客人饮酒的店面放置着十余张座席，那二位客人坐正中的席上，隔着乌漆酒案相对笑谈，对站在门前的夏侯尚竟然不觉。

夏侯尚望着酒肆中的二人，脸色由青转红，又由红转青。他猛地一跺脚，转过头对身后的众家仆狂吼起来：“给我打！打进去，打断了他们的狗腿！”

众家仆轰然答应一声，一齐往“柳下”酒肆冲进去。

“柳下”酒肆的店门并不宽大，众家仆无法同时冲进去，只两个腿快的奔在了最前面，余者紧跟在后。

席上的二人似乎并未听到夏侯尚的狂吼，更未看到猛扑进来的众家仆，仍是安然坐着。

眼看那两个腿快的家仆已冲到了二人面前，并且举起了手中的大棒。

二人中那个年少英俊者像是动了一下，又像根本未动。

“啊！啊！”随着两声惨叫，那两个腿快的家仆竟仰天摔倒在地。

后面紧跟着的众家仆不及停下，前后相挤，俱被绊倒在地，扑通扑通摔成了一堆。

夏侯尚愣住了，怔怔地望着酒肆中的少年，就似身陷在一场噩梦之中。

那少年抬直右臂，将一柄佩剑放在了酒案上。

寻常的佩剑，都插在皮鞘中，而那少年的佩剑，却装在一只笨拙粗糙的长木匣中。

木匣上惟一使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在靠近剑柄之处刻有两个苍劲的篆字——太阿。

“周不疑，是周不疑！”夏侯尚忽然大叫了起来。

“哈哈哈！”那胡须花白的老者大笑起来，“不疑老弟无论身在何处，就会一眼让人看破本来面目，可谓名满天下矣！俺左慈枉活了一百八十岁，却不为人知，哪怕是身在闹市之中呢，遇到的也全是有眼无珠之辈，着实可恨，着实可恨。”

在老者的笑声中，有几个家仆已爬起了身，再次举起了大棒。

扑通！扑通……那几个家仆爬起来快，摔倒得更快。

这一次夏侯尚看清楚了——那少年的确动了一下，仅仅只一下。

少年抓起插着佩剑的长木匣，向前一伸，然后仍将长木匣放回原处。

就是那长木匣一伸，使一个家仆往后便倒，而那个家仆的倒下，又将另外几个家仆连带着撞倒在地。

啊，难怪人称周不疑为当今第一剑客，他看上去竟比传言中所说的更为厉害。夏侯尚心中惊骇，双腿忍不住颤抖起来。

“邺城到底是邺城，人人都知礼敬长者。”胡须花白的老者看着倒在地上的众家仆，满脸都是遗憾之意，“你等行此大礼，小老儿本该赏给几个铜钱才是，只可惜小老儿还没找着主顾，手中空空，有心无力啊。”

“反了，反了！”夏侯尚又是狂吼起来。老者的话，使他一下子明白了过来，他其实根本用不着害怕，在邺城之中，势力最大的便是曹家和夏侯家，而曹家和夏侯家又实为一体，休说是一个剑客，就算是当朝大臣也不敢不避让三分。

“什么反了？”夏侯尚的身后陡然响起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夏侯尚忙回过头，先是一惊，随即大喜——他身后站着一人，身披白袍，腰悬长剑，正是曹植。

“三公子来得正好。今日这两个妖人竟敢羞辱于我，分明是没将丞相大人放在眼里……”

“谁是妖人？”曹植打断了夏侯尚的话头。

“这两个人，一个自称是天下第一剑客，一个自称活了一百八十岁。如此大言欺世，不是妖人，又是什么？”

“胡说，周大侠和左老先生都是我请来吃酒的贵客，如何成了你眼中的妖人？”

啊！他们……他们竟是三公子请来的客人？天啊，三公子哪里不能请客，却偏偏把客人请到了“柳下”。这，还不是有意和我作对吗？夏侯尚肚中叫苦不迭，口中却无法说出一句话来。

曹植不再理会夏侯尚，径直向“柳下”酒肆中行去。

众家仆见曹植走进了“柳下”，顿时慌了，有几个人已爬起了半截身子又连忙跪倒下来，行以磕头大礼。

曹植对众家仆视而不见，几大步便走到了周不疑和左慈跟前。

周不疑和左慈已站起了身，对曹植拱手行礼。

曹植抬手还礼，也不说什么客气话，背朝着门外坐下来，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乌漆酒案上的长木匣。

周不疑和左慈亦是坐了下来，目光同样落在长木匣上。

众家仆趁机连滚带爬地逃出了“柳下”，战战兢兢地望着他们的主人。

完了，完了！这曹植竟和那两个妖人是一伙的，我今日若硬要闹下去，只会吃更大的亏。也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笔账，且让他们欠下吧。夏侯尚恨恨地想着，转身跃上马背，向市场外狂驰而去。

众家仆跌跌撞撞跟在马后，狼狈不堪地奔跑着。

市场上的众人诧异地看着狂驰而去的夏侯尚，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这位“太岁爷”又在耍什么把戏？

曹植对夏侯尚的离去毫无所知。他抬起头，向周不疑望过去。

周不疑也正望着曹植。两个人都是神情冰冷，有若寒霜。

“不疑兄，听说你曾对人说过，谁能与你相斗十招，便可得到这把太阿宝剑？”曹植问道。

“我说过。”

“但你却宁愿白送给我这把宝剑，也不肯与我相斗一招。”

“不是白送，是我有求于你。”

“你求我什么？”

“三公子只要收下了宝剑，我自会相告。”

“我不要宝剑，只要与你决斗。”

“我不能与三公子决斗。”

“为什么？”

“三公子身份至重，并非是寻常的剑客。”

“我也是剑客。”

“你不是。”

“我是剑客。”曹植怒吼声中，刷地抽出腰间长剑，直向周不疑头上劈去。

“啊呀——”左慈失声惊呼起来。

周不疑任凭长剑劈来，端坐不动。

长剑离周不疑的头顶不过一寸远时，陡地停了下来。

“啊呀，怎么二位一见面就像两只公鸡一样斗了起来呢？快，三公子快把你那吓人的玩意儿收起来吧。老朽虽是活了一百八十岁，可也还没活够啊。三公子别一时手滑，错把老朽的这颗粗头砍了下来，那可就乖乖不得了啦。”左慈摇头晃脑地说着，屁股向后一挪，离酒案远了几尺。

曹植收回长剑，向左慈望过去。

左慈满脸是笑：“三公子，你可别这么望着老朽。不然旁人见了，还以为你想把老朽吃了呢。只是老朽虽说痴长了一百八十岁，却只长骨头不长肉，吃着也没什么滋味。”

“左老先生，你不该骗我。”曹植愤然说道。

“老朽只是比旁人多长了几岁，并不是比旁人多长了几个胆子，又怎敢骗三公子呢？”

“你说过，只要我答应在‘柳下’请你和不疑兄吃酒，不疑兄就会答应与我斗剑。可是事到临头，你又改口说不疑兄只愿将太阿宝剑送给我。”

“三公子和不疑相斗，不就是要赢得这把太阿宝剑吗？老朽劝说不疑将宝剑送给三公子，使三公子不用相斗，便可如愿，实是一件大大的美事，又怎能扯得上那个‘骗’字呢？”

“我不要宝剑，只要和天下第一剑客相斗！”曹植又是一声大吼，转头逼视着周不疑。

“我只与剑客相斗，决不会和丞相府的三公子相斗。”周不疑缓缓说着，透出一种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沉静。

“我不做这混账三公子，我只是一个剑客，一个剑客！”曹植狂躁地大叫着。

“三公子一生下来就是三公子，这一切早已被上天注定，并非人力可以改变。”周不疑说道。

“上天注定，一切都是上天注定。”曹植喃喃说着，突然跃起身，既不对左慈、周不疑行礼，也无一句告别之言，竟是头也不回地奔出

了“柳下”酒肆。

左慈和周不疑望着曹植远去的背影，半晌作声不得。

“唉！”周不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左老头，我真不该答应你。三公子看上去是个血性之人，而我们却在利用他。”

左慈笑了笑：“其实三公子也可以利用我们啊。只不过近些时他在和丞相大人赌气，心中一时转不过弯来。”

“今日这件事，一定会传扬出去。”

“当然。你我二人的名声，也就因此更加吓人了，也许很快就会吓到丞相大人。”

“你不愧是老奸巨猾，一直等到丞相大人领兵南征了，才玩出了这套把戏。”

“丞相大人不怎么相信神仙之事，更不喜欢什么侠客，如果他还在邺城，打死我也不敢这么闹腾。以老朽的估计，在这期间，我们爷儿们最好再弄出几件事来，把名头弄得大到不能再大。这样，待丞相大人回来时，我们爷儿们已是不由他不另眼相看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周不疑想要得到什么，都是易如反掌。”

“左老头，不管你今后要玩什么把戏，也别再把三公子牵扯进来。”

“今日我们把三公子牵扯进来，只是想让邺城的人都知道，三公子和左老神仙、周大侠是一条道上的朋友。如此，夏侯尚那帮太岁爷就不敢与我们爷儿们作对。这一个目的，我们爷儿们已是达到了。今后我们爷儿们要玩什么把戏，三公子这尊神请不请来也就无所谓了。”

周不疑听着，默然不语，伸手在长木匣上抚弄着。

“周大侠真舍得送出这把宝剑吗？”左慈笑问道。

周不疑不答，反问道：“三公子说，他不做三公子了，这是真心话吗？”

“周大侠，你想没有想过，我不做天下第一剑客了！”左慈亦反问

道。

“我也曾想过，不做这天下第一剑客了。”

“老朽也曾想过，不做这活了一百八十岁的老神仙了。”

“也曾？”

“对，也曾。”

周不疑又是默然不语，眼中透出旁人难以察觉的忧郁之意。

“不疑年岁轻轻，却好像有着满腹心事，实是怪哉怪哉。嗯，身在酒肆，却不知饮酒，岂非愚不可及？”左慈摇着头，忽地大叫道，“主人，快拿酒来！”

“来啦！”酒肆深处响起一串银铃般的回应。

周不疑眼中顿时一亮，闪烁出异样的光彩。

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穿着红罗长裙的少女捧着装满美酒的错金铜壶，轻盈地向二位客人走了过来。

4

暮云低垂，仿佛压在了屋顶上。

甄宓在小玉、小翠的陪伴下，从丞相府后堂上走下来，顺着庭院中的小径缓缓而行。

天地间似是涌动着一股潮乎乎、热乎乎的暗流，不停地冲击着甄宓，使她的额上沁出一层珍珠般晶亮的汗珠。

曹丕走了多少天？大约有十余天吧。如此酷热的时日，我就算走在丞相府中，也有些受不了。而他还要披着甲衣，走在烈日之下，又如何能忍受？啊……我怎么想起曹丕了？难道在我的心中，还存有曹丕这个人吗？不，不！我这一辈子纵然注定了要成为曹丕的“贤妻”，也绝不会在心中留下他这个人……甄宓想着，突然停下了脚步。

曹植迎着甄宓，从小径的另一头走了过来。

我怎么又遇上了植弟？甄宓举目四望，意欲退避，但狭窄的小径却令她无从避开。

“见过大嫂！”曹植抢步上前，深施一礼。

甄宓默然无语，侧身还了一礼。

曹植亦是默然无语，凝视着甄宓。

甄宓的身子陡地一颤，微微垂下头。

“这些天来，我在路上遇到过大嫂好几次，每一次大嫂见了我，都是远远避开。难道，难道上次大嫂的劝说我没有听，大嫂就……就生了气吗？”曹植问道。他的声音有些喑哑，与平日的响亮大不相同。

“是丞相夫人让你来的吗？”甄宓不答，反问道。

“我……我……”曹植心中的话语一下子堵在了喉间，无法说出——大嫂，你难道不明白？我正是知道你被丞相夫人召到了后堂，这才有意等在此地啊。

“没有丞相夫人的召见，植弟怎么敢擅自来此？”甄宓冷冰冰地问道。

“我……”曹植似被人当头猛击了一棍，眼前金星乱迸。

“你如今已和从前不一样了，再也不能耍小孩子脾气。你这么随意来到后堂，丞相大人日后知道了定会生气。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任性呢？你为什么不肯用心想一想，丞相大人希望你是个什么样子呢？”甄宓严厉地说道。

“丞相大人希望我是个什么样子？”曹植喃喃说道。

“你好好想想吧，丞相大人希望你是个什么样子？”甄宓说着，大步从曹植身旁走过，心中一阵刺痛——我如此疾言厉色地教训植弟，定会让他心中难受，甚至对我生出了恨意。

可是我若真心想做植弟的“贤嫂”，就只能如此。

这些天来，植弟他成天在外面乱跑，以至于成了什么“神仙”“剑客”的朋友，惹出了许多闲话。如果丞相大人回来听到了这些闲话，只怕会对植弟更加失望。

植弟好像心中很苦，好像有很多话要对我说，或许我该好好和他谈一谈……不，不！植弟他……他只怕还没有打消那些傻念头。如果我对他稍微柔和些，他的那些傻念头就更难打消了。而他不打消那些傻念头，终究会因此毁了他自己……我又怎么能让植弟自己毁了自己……

甄宓几乎是奔跑着走到了小径的尽头，走出了庭院的大门。

曹植望着甄宓的背影，只觉有一块沉重无比的巨石压了下来，将他压得粉碎——大嫂果真对我生了气，竟是理也不愿理我！如果连大嫂也不愿理会我，那么在这个世上还有谁能理解我的心意？丞相大人希望我是个什么样子？丞相大人不是希望我像仓舒那么仁孝吗？我也愿意像仓舒那么仁孝啊。可是，可是我的仁孝之念，却被大嫂说成是在做着傻事，却被丞相大人斥为妇人之仁。丞相大人和大嫂都是我崇敬的人，可他们却是……却是如此冷酷地对待我。丞相大人视我为“逆子”，当众将我赶出正堂，并且不许我从军南征。大嫂她……她更是理也不愿理我了……

庭院大门外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道路，道旁遍种花树，隔不远处就有一座草亭。

甄宓急急走着，不提防在转弯处一个踉跄，直向地上摔去。

小玉和小翠慌忙抢上一步，扶住了甄宓。

“啊……”甄宓呼吸急促，额上汗如雨下。

“夫人，歇歇吧。”小玉说道。

甄宓无力地点了点头。

小玉和小翠将甄宓扶进道旁的一座草亭，斜倚着石砌栏杆，半靠半坐着。

“都怪三公子，老是这么冒冒失失的，惹得夫人生了气。”小翠说道。

“三公子今日这个样子若是被丞相夫人看到了，定会倒大霉。”小玉说道。

“上次他也是这么冒冒失失来到了后堂庭院里，结果让丞相夫人叫去训了一顿。”小翠说道。

“听后堂里的人说，那天丞相夫人让三公子在石阶上跪着，跪了整整两个时辰才放他起来。三公子也怪，吃了亏却一点记性都没有，今日又跑到后堂庭院里来了。”小玉说道。

“三公子好像是有话要对夫人讲，可夫人又偏偏不和他讲，他急了，就成了这个样子。”小翠说道。

“夫人，你……你就不能让三公子说说他想说的话吗？看他那个样子，怪可怜的。”小玉望着甄宓，大胆说道。

“我不会和三公子说什么话。”甄宓摇着头，严厉地看了看小玉和小翠，“你们也别理他。就算他找上了你们，要和你们说什么，你们也别听。”

小玉和小翠答应声里，互相看了一眼，都是疑惑不已——从前夫人好像挺喜欢三公子的，夫人一天到晚，难得有个笑容，但她一见了三公子，就会露出笑意。可是近些时来，夫人却是见了三公子就脸色不对，常常会无缘无故地生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三公子在外面乱跑，有没有人跟着？”甄宓忽然问道。

“这倒不清楚。我们这些住在后边的人，对外面的事儿知道得不多，全是听的传言。这些日子，府中对三公子的传言最多，说他……”小玉说着，猛地停住了话头，心道，我说了那些传言，夫人只怕又会不高兴。

“说他什么？”甄宓不自觉地问道。

“说他为了一个卖酒的女孩儿，在市场上和夏侯家的少爷打起架来了。”小玉回答道。

“不，三公子他决不会如此胡闹。”甄宓听着，连连摇头。

“那也说不定。三公子这些时来……这些时来疯疯癫癫，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小翠说道。

“是啊。夫人最好能说说三公子……”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我不会和三公子说什么！”甄宓陡地打断了小玉的话头。

小玉吓了一跳，悄悄转过头，对小翠吐了吐舌头。

“夫人，你虽不愿意和三公子说话。可是，可是三公子知道你经常到后堂来，他也就会经常像今天这样在路上等着。夫人你应该告诉三公子，让三公子别这样。”小翠知道她的话甄宓听了会不高兴，但还是说了出来。

“三公子以后不会这样在路上等的。”甄宓说道。

“为什么？”小玉奇怪地问。

“刚才我告诉过丞相夫人，说要到睿儿他舅舅家住上一段时日，丞相夫人也答应了。”甄宓说道。

“是这样啊，太好了！”小翠喜形于色，“听说舅老爷家盖了一座花园，和丞相府的后花园一般大。丞相府的后花园我们不能随便去玩，可到了舅老爷的花园中，我们想怎么玩就能怎么去玩。”

“真是太好了！夫人，我们什么时候到舅老爷家里去？”小玉也高兴地叫了起来。

“明天就去。”甄宓说着。她的声音异常低沉，每说出一个字，心中就仿佛被什么狠狠咬了一下。

第九章　情深缘浅，曹植难解心中结

1

清风徐来，拂动着池水中亭亭如盖的荷叶。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中，一朵朵娇艳的粉红莲花若隐若现，分外惹人怜爱。

池畔的柳树旁，建有一座宽敞的水阁，水阁正中铺着一张精致的凉席。凉席上放着一架玉筝，还放着一个乌漆小案，案头上放置着笔墨纸砚。

甄宓坐在席上，双手在筝弦上拨动着，十指间流出柔婉而又欢快的旋律。

小玉和小翠一人拉着曹睿的一只手，在凉席前蹦蹦跳跳着，边跳边唱——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一曲歌罢，甄宓的十指轻轻从筝弦上移了下来。小玉和小翠也停止了跳动，大口大口喘着气。

“再来跳，再来跳！”曹睿的小脸兴奋得像莲花一样通红，摇着小玉和小翠的手大叫着。

“睿儿，你已经玩了好半天，该歇一歇，认认字儿了。”甄宓边说边转过身，坐到了小案后面。

“不，我就要跳，就要跳！”曹睿的眼中立刻汪出了泪水，身子直往小玉背后躲去。

“唉！你这样贪玩怎么能行？”甄宓叹息着，柔声说道，“睿儿，你认了字，再和姐姐去玩，玩荡秋千，好不好？”

“不好，不好！”曹睿叫着，把整个脸都藏在了小玉的衣裙里。

“小公子怪可怜的，夫人就让他再玩一会儿吧。”小玉央求道。

“是啊，小公子在丞相府中，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高兴过，夫人就让他高兴个够吧。”小翠也央求道。

“这……”甄宓沉吟了一下道，“也好，难得睿儿这样高兴，你们就领着他多玩一会儿吧，只是别玩得太累，别热着了。”

小玉和小翠连忙答应着，牵着曹睿走出水阁，嘻嘻笑闹着消失在花园深处。

甄宓望着小玉、小翠和曹睿的背影，直到望不见了才转回头，凝视着眼前的乌漆小案。

小案正中铺着一幅颜色微黄的上好麻纸，清风吹过，麻纸微微浮起，就似暮色中的一片云朵从沉黯的天际飘了出来。

甄宓心中一动，不觉拿起了笔，先在贮满了墨汁的玉砚上点了点，然后在麻纸上写了起来——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

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

甄宓写着，写着，眼前一片模糊，隐隐似看到了曹植的人影。

曹植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右手挥鞭，左手握弓，在高高的河堤上飞驰着，直向甄宓驰来……

我怎么又想起他来了？甄宓放下笔，站起身，在水阁上徘徊着，心中思绪纷飞——唉，我回到娘家来，不正是为了避开植弟吗？可是我，可是我怎么会常常想到他呢？

从前我好像不是这样，我好像从来没有如此想过植弟。

为什么我会这样呢？难道，难道我的心中竟会丢不下植弟吗？

不是这样，不是！植弟他只是个孩子，我只是担心他会受到伤害，就像姐姐担心弟弟会受到伤害一样。

是的，植弟只是一个孩子，一个需要受人照顾的孩子。

不，植弟不是一个孩子了。植弟他其实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

如果植弟还只是一个孩子，就不会写出“美女妖且闲”这样柔情脉脉的诗句。如果植弟还只是一个孩子，就不会那么激烈地劝谏丞相大人了……

我其实非常喜欢植弟所写的诗句，我也喜欢植弟敢于向丞相大人劝谏的热血心肠……

不，我不能这样想，决不能！

我只能想着我是睿儿的母亲，我只能想着我是甄家的女儿，我只能想着——我此生注定了是曹丕的“贤妻”，我此生注定了是曹植的“贤嫂”……

甄宓在玉筝旁坐了下来，手指轻轻在筝弦上拨动着。

清纯的筝音如山间的幽泉一样从甄宓的心上流过，使她躁动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

远处隐隐传来小玉、小翠和曹睿的嬉笑声，近处清晰地传来荷叶哗啦啦的随风摇曳声。

幽幽的清香从水池中一阵阵漫涌过来，啾啾的鸟啼一声声从柳叶丛中透了出来。

我一辈子就这样平静地活下去，又为什么不可以呢？甄宓在心中说着，随着筝音低声吟唱起来——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

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

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

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鼍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

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甄宓唱着，心中忽地一颤，再也唱不下去。

甄宓弹唱的是屈原所作《九歌》中的“湘君”，她弹唱的大意为——湘君你为何如此犹豫不决，迟迟不肯来到我的身旁呢？

你久久地停留在水中的沙洲上，又是为了何人？

你难道没有看见，我为了你的到来，已是修饰得如此美丽吗？

这么久你还没有来到，我不能不担心啊，为此我将乘着桂木香舟，去往你所居住的地方。

湘君啊，如果你知道我的心意，就让沅水和湘水风平浪静，千万不要掀起波涛。

那一望无际的长江之水应该平平静静地流向东方。

唉！你怎么还没有来到呢？

我吹着排箫，想忘了心中的忧愁，却又怎么也阻止不了对你的思念……

甄宓又一次站起身，又一次在水阁中徘徊起来——“湘君”是湘水女神湘夫人对湘水男神湘君的思念之曲，我虽然早就熟记在心，却很少弹唱。湘夫人其实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她有一个永远为她所追慕、所忧愁、所思念、所哀怨的心上人——湘君。

可是我呢？在这个世上，谁又是我所追慕、所忧愁、所思念、所哀怨的那个人？好像有这个人，很早很早就好像有这个人。这个人在哪里，在哪里？

不，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从来就没有这个人，我不过是在胡思乱想罢了……

就连湘夫人和她所思念的湘君，也非人间所有啊。

湘夫人和湘君本就不属于人间，他们只是天上的神仙，可望而不可即的天上神仙。

只是，只是此时此刻，我为什么忽然唱起了这曲“湘君”？

难道我心中竟是……竟是有了一个能为我所追慕、所忧愁、所思念、所哀怨的“湘君”吗？

啊，我怎么又是这样想呢？我不能，不能！决不能这样想下去……

甄宓猛地抬起头，向远处看去，竭力转移着心中的念头。

远处的花树丛中，隐隐约约露出了一座又一座的亭台楼阁，透出骄人的富贵气象。

唉！甄家的花园，当真修造得如同丞相府的后花园一般，实在是太过奢华了。甄宓想着，信步走出了水阁。

水阁旁的柳荫下，立着一座秋千架。

微风中，秋千架的绳索轻轻摇晃着，似是在召唤着甄宓。

甄宓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候，顿时忘了身在何处，忘了心中纷乱的思绪。

她像一个小姑娘那样轻盈地跳到秋千架旁，伸手抓住了绳索。

忽然，一阵脚步声在甄宓身后响了起来。

甄宓回过身，见一个健壮的中年仆妇急匆匆走到了秋千架前。

“夫人，二老爷有事相商，请夫人到后堂去一下。”中年仆妇边说边弯腰行了一礼。

“知道了。”甄宓淡淡说了一句，心想这一定是哪一个朝廷大臣带着他的夫人来了，借着拜访甄家的名义，让他的夫人和我相见，以此讨好曹家。

唉！当时我只想着回到娘家，会过上一段清静日子，却没料到会有这等麻烦事。等一会儿见了二哥，我一定要告诉他，今后遇到了那些巧于献媚的大臣，就应当拒之门外。

2

甄家的后堂，无论是气派还是豪华，都远远超过了执掌朝中大权的曹家。

高大的屏风上漆着彩画——四匹骏马昂首奋蹄，拉着一乘张着红罗华盖伞的高车。

彩画两旁，悬满了闪闪发光的玉璧。

高车和玉璧都是富贵人家的象征，也只有富贵人家，才能骄傲地展示着高车和玉璧。

屏风下的木榻上，铺着轻软的凉席，席上盖着吴越之地出产的彩绣丝绢。

甄宓的母亲——白发苍苍，却又满面红润之色的甄老夫人坐在木榻正中。

木榻之旁，站立着眉头紧锁的甄宓。

在木榻之前，站着甄宓的三位兄长——甄俨、甄尧、甄仪。

甄俨年约四旬，面色白胖，眼角隐隐透出青色，似是带着病容。甄尧和甄俨生得十分相似，面相显得只是年轻一些。甄仪看上去有三十一二岁，身材魁壮，外貌甚是威武。

兄弟三人的眼中都是透着惶惑不安之意，一会儿看看甄老夫人，一会儿又看看甄宓。

甄老夫人为难地望望儿子们，又望了望甄宓，口中含混不清地说着："宓儿，你二哥也是……也是一片好意，你，你就答应了吧。"

"不。"甄宓强压着心中的怒意说道。她万万没有想到，兄长所言的"有事相商"，竟是比她想象中的事情更加可恶。

她的兄长突然想到了要大做生日，并广邀邺城中的权贵赴宴。

甄宓心中十分清楚，如果她不回到娘家，兄长决不会想到大做生日这个"绝妙"的主意。

甄家兄弟一向不为众人注意，虽然极力想与权贵们来往，却常常遭到冷遇。

在权贵们眼中，甄家纵然和曹家结了亲，也不值得重视。因为甄家女儿嫁给的人只是在曹家不甚受宠的曹丕。

虽说曹丕在名分上是曹家的嫡长子，但若得不到宠爱，其命运反倒会比寻常的曹家儿子更为可悲，毫无前途可言。

将来任何一个承袭了曹家大业的人，必视曹丕为最危险的劲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许多人都曾幸灾乐祸地对甄家兄弟说过他们的预言。

这些预言，使得甄家兄弟十分恐惧，也更加渴望与权贵们交往。

曹冲的去世，给了甄家兄弟一个极好的机会。

许多从来不肯正眼对甄家兄弟看一下的权贵们竟然改变了态度，开始与甄家兄弟一同在郊野行猎，一同饮宴为乐。

如今最有可能承袭曹家大业的人，就是大公子曹子桓。许多人都对甄家兄弟说出了新的预言。

但是仍有许多权贵并未改变对甄家兄弟的态度，他们相信的是另外一个预言——丞相大人最喜欢的嫡子是三公子曹子建。将来承袭曹家大业的人，必是三公子曹子建。

在甄家兄弟眼中，他们结交的权贵还是太少了。

何况那些权贵们就算改变了态度，也甚是傲慢，极少主动到甄家来拜访。

然而自从甄宓回到娘家后，来到甄家拜访的客人竟一下子多了起来。

那些客人中不乏当朝权贵，而权贵们前来拜访时无一例外地携带着夫人，那些夫人们无一例外地请求拜见甄宓。

甄家兄弟大喜，立刻想到了一个主意——借着甄俨生日临近的机会，广邀邺城中的权贵们赴宴。

在甄家兄弟的料想中，这次受邀的权贵定然不会拒不赴宴，因为他们会在邀请中提醒众人——大公子夫人将亲自招待来客中的女眷。

如果邺城中所有的权贵都应邀赴宴，那么甄家的名望就一下子压倒了众多的豪门大族，就自然而然成了新的权贵，就可以傲慢起来。

当然，如此重大的一个宴会，甄家兄弟必须在事先告知甄宓。毕竟，他们的宴会需要甄宓出来支撑。而他们也知道，甄宓并不喜欢在宴会上抛头露面。

为了使甄宓答应招待来客的女眷，甄家兄弟把母亲也请了出来。

甄宓自幼便十分孝顺母亲，应该不会当着母亲的面拒绝兄长的请求。

不料甄宓家兄弟才说出了他们的打算，便遭到了甄宓的断然拒绝。

“五妹。”甄俨有些着急地上前一步，说道，“我们甄家一向为人轻视，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扬眉吐气的机会，你却……你却不肯帮忙，难道你就愿意我们甄家永远被荀家、司马家、崔家、蒋家那些人压着吗？”

“二哥，我且问你，荀家、司马家、崔家、蒋家为何压住了我们甄家？”甄宓问道。

“这……这个，这个是因为荀家有荀彧、荀攸叔侄。”甄俨答道。

“司马家是因为有司马朗、司马懿八兄弟。”甄尧说道。

“崔家是因为有崔琰，蒋家是因为有蒋济。”甄仪说道。

“难道我们甄家就没有叔侄兄弟吗？”甄宓又问道。

甄家兄弟互相望了一眼，俱是默默不语，垂下了头。

“我们甄家虽然是名门之后，却并没有出现像荀文若、司马懿那样名闻天下的才智之士，能保住眼前的一切已是十分侥幸，岂可生出非分之想？”甄宓又说道。

“五妹，我也想成为荀文若那样的才智之士，为甄家争一口气啊。可是你应该知道，我们甄家早早失去了父亲，长兄也去世得早，我小小年纪，便要支撑门户，以至于学业都荒废了，哪能……哪能如荀文若那般运气好呢？”甄俨委屈地说道。

“是啊，我们兄弟自幼便忙着下乡催租，应付征赋的县吏，还要想法躲避乱军，哪有工夫学文习武呢？”甄尧一样是满脸委屈之意。

甄仪却是默默不语，心道，我吃的苦头，远远要多过两位兄长。只是我最好不要在五妹面前说什么。五妹和两位兄长都是一母所生，而我偏是甄家的妾生儿子，在甄家的地位只不过比奴才们稍高一些罢了。二位兄长可以和五妹争吵，我却绝对不能。也许我这样反而能够得到五妹的看重，将来也会多得些好处。

听着儿子们的诉说，甄老夫人连连点头，眼圈红红地说道："宓儿，你的几个兄长能熬到今日这一步，着实不容易。别的不说，就说你们五个女孩儿吧，哪一个不是从我甄家风风光光嫁出去的？宓儿你在女孩儿里最小，也最受兄长们的疼爱，当初我们甄家回到河北时，一路上担惊受怕，吃了不少苦啊。那会儿只要是有了危险，你几个兄长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第二个想到的便是你啊。如今你是曹家的人了，有能力帮你几个兄长一把，又为何不帮一下呢？何况你只是招待有身份的女客，也不会违了礼法啊。"

甄宓本欲说些什么，听了母亲的一番话，又不愿再说了——当初兄长们在乱世中苦苦支撑，确也十分不易，受尽了磨难。

何况，兄长们当初也对我极为宠爱，事事都依从我，几乎没有让我受到任何委屈。

兄长们纵然有许多缺失，却也有一样旁人难及的好处——对母亲极为孝顺。不论是在过去艰难的时候，还是在如今富贵的时候，都没有让母亲为家事忧愁过。

而我身为甄家的女儿，又为甄家做过什么呢？

我其实并未主动为甄家做过任何事情。不论是在大将军府中，还是在丞相府中，我从来没因为娘家的事情求过夫家。

几位兄长其实也很少让我为难，很少让我为了甄家的事情去求大将军或是丞相大人。

看在母亲的面上，我或许应该帮助兄长们一次……

"五妹，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帮忙，也就算了。"甄俨看到妹妹脸上已显出柔和之意，便以退为进地说道。

“唉！”甄宓叹了一声，缓缓道，“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啊，多谢五妹，多谢五妹！”甄俨大喜之下，竟是情不自禁地向甄宓行了一礼。

甄尧、甄仪也忙跟着行礼。

甄宓慌忙还礼，责备道：“二哥怎么连礼法都忘了，竟给妹妹行起礼来了？”

“嘿嘿！”甄俨笑了笑，“五妹帮了哥哥的大忙，受哥哥一礼也不算过分。”

“我帮了二哥的忙，也盼着二哥能听听小妹的几句肺腑之言。”甄宓正色说道。

“五妹有什么话就讲吧。自小做哥哥的便看了出来——五妹虽是个女子，将来是我甄家最有出息的人。哈哈哈！如今五妹果然出息了，做哥哥的眼光着实不差啊。”甄俨得意地笑道。

难道我被强迫嫁给了有权有势的曹家，就是有出息吗？甄宓心中一阵刺痛，强露出笑容说道：“二哥，人贵在自知之明，我们甄家并无才智之士，也无领兵的将军，在朝中立不了什么功劳，永远也难以得到别人的真心尊重。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最易受人妒忌，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成为众矢之的。二哥今后千万不可多做招摇之事，而要牢牢记着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处处让着别人三分。”

“这……这……”甄俨脸涨得通红，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宓儿说得有理啊。”甄老夫人深有感触地说道，“如今我们甄家和过去相比，已是天堂一般，该知足啦。”

“五妹的话……有，有理。我们都会记着。”见母亲也赞同妹妹的话，甄尧虽有满腹反驳之语，也不敢说出。

“还有，你们修了这么大一个花园，实在太招人注意了。”甄宓又说道。

“五妹说……说得是。不过，我们甄家处处被人压着一头，若连个

像样的花园也没有，只怕更会被人看低了。”甄俨说道。

“二哥，有些东西不是想要就能要到手的。比如你吧，因为自幼支撑门户，少读了书，又不习军阵之事，若硬想去做一个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威风八面的边郡太守，只怕反倒会惹出祸来。还是母亲说得好——我们甄家该知足了。今后二哥千万别再赌气，做出什么力所不及的事情。”甄宓看出兄长已有不悦之意，尽量以婉转的语气说着。

哼！这个花园虽是花了许多黄金铜钱，也只是用去了我甄家库中所藏的一小半而已，哪里会是力所不及的事情呢？甄俨心中不服，脸上却竭力露出谦恭之意：“五妹的话，句句都是金玉良言，做哥哥的一定会记在心里。”

“如今家里比过去好多了，二哥就该多请些先生，好好教导几位小少爷，让他们长大了有出息，能够像荀文若、司马懿那些才智之士一样名扬天下。”甄宓说道。

甄俨、甄尧、甄仪听了，连连点头。

“你们还有什么事吗？”甄老夫人问道。

“没有什么事了。”甄俨回答声里，向甄老夫人行着大礼，然后领着甄尧、甄仪往堂下退去。

“二哥！”甄宓陡然叫了一声。

甄俨忙停下脚步，回头望着妹妹。

“你们邀请的客人中，有没有屯田都尉董祀？”甄宓问道。

“这个……没有。”甄俨回答着，心想董祀的官职是个肥缺，好处甚多。可惜他在朝中没什么势力，还不值得我甄家邀他赴宴。

“那你们就派人去邀请一下董都尉吧，请他们夫妻二人一起来。”甄宓说着，心想——甄家并非是曹家，也许文姬姐姐会来的。

3

半轮月亮挂在柳梢上，几点萤火忽明忽灭地在水阁旁闪烁着。

时时有蛙鸣声响起，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

小玉、小翠扶着步履踉跄的甄宓，缓缓踏进了水阁。

“今日夫人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呢？我们都劝夫人别喝，可夫人就是不听。”小玉略带埋怨地说着，小心翼翼地弯下腰，让甄宓坐在水阁正中的凉席上。

“放心，那些酒醉不死我的。”甄宓脸上红红的，满带着酒意，话语却是十分清晰。

“那些女客们真是讨人嫌，我们都拿眼睛瞪她们了，可她们却装着没看见，一个劲地向夫人敬酒。”小翠恨恨地说道。

甄宓笑了笑，欲说什么，又未说出。

微风吹来，水阁中凉爽宜人。甄宓只觉身子轻飘飘地，仿佛要升入云端一般。

远处隐隐传来几声鸡鸣，小玉、小翠听了，不觉连打了两个哈欠。

“天太晚了，你们且回房歇息去吧。”甄宓说道。

“夫人也该歇息了吧？”小玉问道。

“不，我心里有些热，想在这儿坐坐，一个人安静地坐坐。”甄宓说道。

“那我们也陪夫人在这儿坐着。”小翠说道。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我想一个人安静地坐坐。”甄宓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小玉先看了看小翠，然后转过头说道：“那，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夫人也……也要早些回去。”

甄宓点了点头，目光向水池望去。

小玉、小翠悄无声息地退到了水阁外。

清冷的月光下，水池中的荷花宁静安详，似是一个个美丽端庄的少女，正低头凝思着。

甄宓眼中模糊起来，仿佛在水池里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啊，这不是文姬姐姐吗？

文姬姐姐，今日在酒宴上为何见不到你？难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回了娘家，正盼着和你相见吗？

莫非你将我也看成了曹家的人，连我也不愿见了吗？

不！你决不会将我也看成了曹家的人。你今日不愿来，只是怕在酒宴上遇到了曹家的人。

曹家的人的确来了。有曹仁家的人，有曹洪家的人，也有丞相府的人。

好像植弟也来了。唉！植弟，你不好好在丞相府里待着，来凑这个热闹干什么？

甄宓想到了曹植，那水池里的人影，也似变成了曹植。

“植弟！”甄宓脱口呼出，猛地站起身来。

无人回应。只有荷叶在风中的摇曳声、只有低沉的蛙鸣声在甄宓耳边回响着。

甄宓茫然地望着水池，望了许久，缓缓坐了下来。

那架精致的玉筝，依然摆放在凉席上。

甄宓抬起双手，轻抚着筝弦，仰头向夜空中望去。

清碧的夜空里，一双遥遥相对的星星清晰地映入甄宓的眼帘中——

那不是织女和牛郎吗？

唉！织女和牛郎虽然可怜，却能每年和心爱的人相会一次，其实已胜过地上的许多人了。

地上又有多少人能和心爱的人厮守终生呢？

许多地上的人一辈子也难以遇上心爱的人，纵然遇上了，也是……也是天地不容。

甄宓想着，十指拨动着筝弦。

幽幽的筝音犹如一条清溪从岩间流出，宛转低回，穿行在翠绿的山谷。忽然，筝音高扬激昂起来，仿佛那清泉已流入了大江，化作翻涌的波涛，滚滚东去。

就在那高扬激昂的筝音中，甄宓低声吟唱起来——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甄宓唱着，唱着，声音渐渐喑哑，眼中泪水盈盈。

她所唱的曲子，名为《上邪》，是一首乐府民歌，大意是：天啊！我愿与心爱的郎君永相厮守，年年岁岁情义不绝。除非是上天不能相容，让那高山崩塌了，让那波涛汹涌的大江枯竭了，让那寒冬响起了滚雷，让那盛夏落下了大雪！让那高天和大地合在了一起！只有这样，我才敢与心爱的郎君分别。

咚！筝弦在激昂的旋律中突然断了。

啊，难道上天连这样的歌曲都不许我弹唱吗？甄宓怔怔地望着那清碧的夜空。

夜空中仿佛有一个人迎着甄宓走来。

他，他怎么这样熟悉，就像是……就像是我最初……我最初梦见的那个人呢？

我一直盼着有那么一个人，让我能够唱出这首《上邪》。那一个人我好像看见了，看见了……

可是，可是我却只能在梦中看见他，只能梦中对他唱出这首《上邪》，只能在梦中对他说——纵然真的遇上了“夏雨雪，天地合”，我们也不分别，永远也不分别！

只是我就算在梦中看见了他，也总是看不清他的面容。

是他不让我看清楚，还是我不敢看清楚？

甄宓双眼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夜空。她要看清楚那个人的面容，一定要看清楚。

夜空中的那个人愈来愈近地走向甄宓。

“啊！”甄宓惊骇地叫了一声，她恐惧地发现——那个人竟是她竭力躲避的曹植。

不，不！那个人不是植弟，不应该是植弟！甄宓欲大声呼喊，却是一句话也呼喊不出。

夜空中的曹植已经走到了水阁中，走到了甄宓面前。

甄宓清晰地看到了曹植眼中晶莹闪烁的泪花，清晰地听到了曹植的呼唤：“大嫂！”

“是，是你！真是你？”甄宓惊疑地问。

“是我。”

“你，你怎么来了！”

“我来赴宴，中途逃席，一个人躲在了这个园子里。后来我听到了歌声，就循声走来，一直走到了这里。”

“你，你早就在园子里。”

“我早就在。”

“你，你不该来的！”甄宓猛然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厉声喝道。

“是的，我不该来。”曹植凝视着甄宓，喃喃说道。

“那你又为何来了？”

“我想见到大嫂。”

“你想见我？”

“是的，我要见到大嫂，一定要见到！”

啊，他，他竟然还是这样？甄宓又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嫂，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你别说，别说！”甄宓陡地打断了曹植的话头。

“我要说！我若不能说出这一句话，死也不能瞑目！”曹植大声说道。他脸色红红，似是酒意未消。

“这儿不是你说话的地方！”甄宓说着，忽地站起身，大步向水阁外走去。但是甄宓只走出两步，又停了下来。

曹植高大的身子已挡住了甄宓的去路。

“植弟，你，你是醉了。”甄宓说着，退后了一步。

“我没有醉，没有醉！”曹植上前一步，盯着甄宓，“你为什么要这样躲着我，为什么？”

“植弟……”甄宓的声音颤抖着，低不可闻。

“我要告诉大嫂，我，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再也不想留在这个世上，再也不想！可是，可是我又不甘心，又不甘心啊！大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甘心吗，为什么？”曹植逼视着甄宓问道。

“植弟，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你别忘了，你是丞相大人最喜欢的儿子啊……”

“够了，够了！你别再对我提起什么丞相大人。”曹植打断甄宓的话头，“我不甘心的只是你，只是你！”

“是我？”

“是你！你是我在这个世上惟一放不下的人，我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了你，死也不甘心！”

“植弟，你又在说傻话……”

“我说的是心里话，心里掏出的话。这个世上，不是我能够待下去的地方，也不是大嫂能够待下去的地方。我知道大嫂心里也很苦，大嫂的心中若不是很苦，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唱起了《上邪》……”

“植弟，你不明白……”

“我什么也不想明白。我只想告诉大嫂——我们为什么要待在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待下去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能远远离开这个地方，远远离开？”

“离开？”

“是的，离开！我们到一个没有什么丞相大人，没有什么朝廷，没有什么曹家，没有什么忠臣、逆臣，没有什么仁孝、礼法的地方，永远在一起，在一起。”

啊，我和植弟在一起，永远在一起！甄宓心中就似有一团火呼呼地

燃烧了起来，燃烧得她一阵晕眩，身子摇摇晃晃。

曹植伸出双臂，猛地将甄宓抱在怀中。

甄宓的身子剧烈颤抖起来，那心中的大火已将她整个人都燃烧了起来。

啊！就让我这样烧死了吧，就让我这样烧死了吧……甄宓紧紧闭上双眼。

“我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纵然是‘夏雨雪，天地合’，也不分别，永远也不分别！”曹植的声音在颤抖着，身子也在颤抖着。

这不是我常在梦中对那个人说出的话吗？啊，植弟他也这样对我说了，他分明就是我梦中的那个人，他分明就是那个人啊！甄宓又陡地睁开了眼睛。

月光下，曹植激动而迷狂的面容是那样贴近地出现在甄宓眼前。

一声长长的鸡鸣声在远处响起，似锋利的剑刃在空中划过，尖锐地刺向甄宓的双耳。

天就要亮了。每过去一个夜晚就是白天，每过去一个白天就是夜晚。谁也不能改变，谁也无法改变。

这世上的一切，也是似白天和黑夜一样，谁也不能改变，谁也无法改变。

植弟想去的那个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存在……

甄宓眼前的曹植，一下子幻化成曹操，幻化成曹丕。

曹操和曹丕就如同两块巨大的寒冰，沉重地压在了甄宓身上。

甄宓心中的大火刹那间熄灭了，浑身僵冷。

“植弟，你不能这样！”甄宓厉喝声中，奋力一挣，从曹植怀中挣出身来。

“啊，你……”曹植仍是满脸迷狂，怔怔地望着甄宓。

“植弟，这一生一世，我永远只能是你的大嫂。”甄宓一字一句，无比清晰地说着。

曹植如雷轰顶，脸色惨白：“你……你……”

“你忘了我吧！”甄宓逃也似的从曹植身旁冲过，奔出了水阁。

曹植举步欲追，双腿却如同生了根一样，怎么也迈不开步子。他只觉有一把刀插进了腹中，将他的心挖了出来，一点点割着——

大嫂的心中果然没有我，无论我怎么向她表明心意，她也不愿理我！

老天啊老天！既然你不肯让大嫂理会我，又何必让我看到她呢？

曹植猛地举起拳头，向双眼击去。

“啊！”曹植痛苦地呻吟着，捂着双眼蹲下了身。

他一头跌进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只隐隐约约看到有几点光斑在闪烁着。

曹植似溺水的人那样伸出手，向那几点光斑抓过去。

可是那几点光斑是那样的微弱，那样的稍纵即逝，曹植怎么也抓不住……

第十章　嫉妒心盛，卞夫人暗弄机巧

1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九月。江陵城外，长江北岸。

西风带着凉意，不时从天空中拂落几点雨滴，洒在江面上。

曹丕、曹彰身披甲衣，勒马立在高高的大堤上，望着滚滚东流的江水。

沉黯的乌云下，江上烟波浩渺，苍苍茫茫，似是无边无际。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丞相大人的这首《观沧海》，其实也可用来形容长江天堑。”曹丕感慨地说着，心想我北方水卒，仅在那小小的玄武池中操演过，不论练成多么精熟的战法，到了这无边无际的大江中，只怕也是无用。

“不管是什么天堑，也休想挡住朝廷大军。”曹彰手挥马鞭，豪情满怀地说着。

“不错，如今朝廷已占据了荆州，得到了十数万归降的水军和数也数不清的战舰，只待丞相大人一声令下，便可渡过长江，踏平江东。”曹丕傲然说道。

“如果仓舒能够知道丞相大人即将平定南方，一统天下，定是十分高兴。”曹彰兴奋中又带着些感伤之意。

“二弟错了。如果仓舒地下有知，此刻一定十分忧虑。”曹丕摇头说道。

“啊，这……这是何故？”曹彰怔了一怔，问道。

“二弟，丞相大人一统天下之后，会有什么举动？”曹丕反问道。

“许多人都在私下议论，说丞相大人一统天下之后，就会登上皇帝大位。”

“丞相大人登上皇帝大位之后，会不会立太子？”

“当然会。”

“丞相大人会立谁为太子？”

“这……”

“丞相大人只会在我与二弟、三弟之中选择一人为太子。既然我和二弟、三弟都有可能成为太子，则朝廷大臣必会如赌徒一般使尽招数，要在我们兄弟身上谋取富贵。到了那时，我们兄弟一不小心，便会陷于奸徒的挑拨之中，不知不觉间互相生起猜疑之心，势将重蹈袁氏兄弟的覆辙。”

“这……”曹彰心中一颤，定定地望着曹丕，“不，我们曹家子弟，决不能像袁氏兄弟那样自相残杀。”

“我们曹家子弟要想避免自相残杀，只有一个办法。”曹丕亦是定定地望着曹彰。

“什么办法？”

“我们三兄弟中若有二人心甘情愿地退让一步，就决不会使奸徒有可乘之机，也就不会重蹈袁氏兄弟的覆辙。而仓舒也能够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我们三兄弟中，哪二人应该退让？”

“第一个应该退让的，是三弟。”

“为什么？”

“前日辛长史派人送信来，说三弟日日饮酒纵马，放浪不堪，专与江湖之徒结交，以致众人议论纷纷。二弟你想想，三弟这般胡闹，能够担当太子重任吗？”

“这也怪不得三弟，他心中委屈，一时无法排解，就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三弟成了太子，也是这样，能行吗？”

“当然不行。”

“第二个应该退让的，便是愚兄。”

“大哥文武全才，远胜小弟，怎么能退让呢？这第二个应该退让的，是小弟才对。”曹彰说着，嘴角隐隐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意。

啊，莫非二弟他已识破了我的用心，曹丕心中发慌，强自镇定地说道：“丞相大人一向对愚兄不甚看重……

“大哥！”曹彰截断了曹丕的话头，“你有句话说错了。”

“是……是哪句话。”

“丞相大人只会在大哥和三弟之间选择一人立为太子。如果三弟退让了，就惟有大哥能够成为太子。”

“不，丞相大人对我们兄弟俱是一视同仁……”

“大哥！”曹彰再次打断了曹丕的话头。

曹丕身子不觉颤抖了一下，喉中似是堵着什么，无法说出话来。

“今日大哥既是把话挑明了，我也就不必顾忌什么——对于立太子这件事，我决不会争，因为我永远也不能成为仓舒那样的人。只有大哥和三弟，才能够成为太子。但是太子之位至为重大，惟有丞相大人才可以做出决断，我们兄弟私下里议论什么‘退让’，实是不该。但愿从今以后，大哥再也不要提这件事。”曹彰肃然说道。

“其实我也不想提起这件事，只不过担心朝中大臣……”

“大哥放心，小弟不会去争太子之位，也就决不会与朝廷大臣结交。对于大哥和三弟，小弟毫无成见，决不偏向任何一人。丞相大人的意思很明白——只要大哥和三弟能够成为仓舒那样的人，就一定能够成为太子。大哥和三弟根本不必去理会旁人的挑拨，只需牢牢记着丞相大人的教导就行了。”

“二弟今日一番话，实是金玉良言，愚兄得以领教，受益匪浅矣。”曹丕谦恭地说着，心中大为懊恼——今日我本想和二弟套套近乎，试探他到底有什么打算，哪知才说了个开头，就劈头受了他一通教训，实是晦气。

看来二弟心中早有主见，全不似外表看上去那么粗莽，今后我可要千万注意，别再惹怒了他。

哼，他说对我和三弟毫无成见，只怕不是真话。

不过，他倒也有些自知之明，知道他不可能被立为太子。如此，我也不必对他太过计较，只需用心对付了三弟，便可稳获丞相大人的欢心。

但愿上天保佑，让三弟一直这么荒唐下去。

这样，我就不须使出任何心计了……

2

低垂的柳枝仍是在风中轻柔地飘荡着，只是那细长如眉的叶子已渐渐苍老，失去了青翠的颜色。

几只雀鸟偶尔在枝头上跳跃几下，便有几片叶子无可奈何地飘落下来，飘落在邺城市场宽阔的大道上。

曹植骑着白马，如闪电一般奔驰在那大道上，翻飞的马蹄将地上的落叶踏得四处飞扬。

夕阳垂在天际，市场上已是少见人迹。

惟有“柳下”酒肆中仍是人声鼎沸，异常热闹。

身披大袖长袍的方术之士，穿着短袖紧衣的侠士剑客，仿佛一下子从地底冒了出来，挨肩擦背地挤在酒肆的店堂中。

白马在瞬息之间驰到了古柳树下，曹植亦是在瞬息之间从马背上跃了下来。

早有人过来殷勤地将白马系在柳树上，更有人谦恭地将曹植迎进店堂。

拜见三公子！拜见三公子……

无论是方术之士，还是侠士剑客，都是争先恐后地对曹植行以跪拜大礼。

曹植对众人理也不理，大步穿过店堂，来到了酒肆的后院中。

后院中生着一株石榴树，结满了圆溜溜的石榴，几乎每一个石榴都裂开了口子，露出玛瑙般透明晶亮的子粒。

石榴树下，铺着一张芦席，席上置有酒案，左慈和周不疑相对坐在酒案两旁。

见曹植走了过来，左慈和周不疑都站起身，弯腰行了一礼。

曹植拱手回礼，顺势在席上坐了下来。

“金杏儿，拿酒来！”曹植还未坐稳，便大声叫道。

“来啦！”身穿红罗长裙的金杏儿捧着铜壶，轻盈地走到席前，将酒案上放着的三个玉杯满满斟上。

左慈和周不疑相视一笑，也坐了下来。

“干！”曹植举起玉杯，不等左慈和周不疑回应，便仰头一饮而尽。由于喝得太急，他被呛得连连咳嗽起来。

“三公子，你总是这么性急，可不太好。”左慈边说边伸出右掌，在曹植的肩头轻拍了一下。

曹植只觉一股暖流从肩头传遍全身，十分舒服，顿时止住了咳嗽。

“好酒得慢慢品尝，才能品出滋味来。”左慈笑道。

曹植愣愣地看着左慈，一言不语。

“三公子这是怎么啦，莫非不认得老朽了？”左慈问道。

“你是真神仙，还是假神仙？”曹植反问道。

“三公子说老朽是真神仙，老朽就是真神仙。三公子说老朽是假神仙，老朽就是假神仙。”左慈摇头晃脑地说道。

金杏儿扑哧一笑：“左老头，你这话说了就和没说一样。”

“左老先生，你必须回答我，你是真神仙，还是假神仙？”曹植紧盯着左慈，一字一句地问道。

“老朽若是真神仙，三公子会如何呢？老朽若是假神仙，三公子又会如何呢？”左慈微笑着问道。

“你是真神仙，我就立刻拜你为师。你是假神仙，我就立刻杀了你！”曹植厉声说道。

“三公子，哪有你这么问话的？你这么相问，左老头就算是一个假神仙，他也不敢说啊。”金杏儿笑道。

“依你看来，左老先生是个真神仙，还是假神仙？”曹植望着金杏儿问道。

“我不管他是真神仙还是假神仙，我只管他是个好老头还是坏老头。”金杏儿说道。

“那么我是个好老头，还是坏老头？”左慈笑眯眯地问道。

金杏儿认真地想了想道：“你是个讨人嫌的老头，天天在这儿骗酒喝。不过你也不坏，若不是你这个讨人嫌的老头，我这个‘柳下’酒肆早就关门了。”

“哈哈哈！”左慈大笑起来，“杏儿姑娘这几句话还算中听。可杏儿姑娘也太抬举老朽了——老朽哪有本事让你这‘柳下’酒肆不关门呢？你们这个酒肆能够保下来，全是三公子的功劳啊。”

“我有什么功劳？我根本不知道夏侯尚成天霸占着‘柳下’酒肆是为了杏儿姑娘。我只想知道左老先生是不是真神仙，我只想和不疑兄决斗一

场。可是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左老先生是不是真神仙，我更无法和不疑兄决斗一场。”曹植闷闷地说着，望着金杏儿举起了空空的玉杯。

“所以说嘛——左老头还不是个坏老头，他想救我，又没有哪个胆量，就找个借口把三公子哄到这儿来了。也真怪，那夏侯尚平日凶得像只老虎，可见了三公子却像老鼠见了猫儿，吓得再也不敢在市场里露面了。嗯，三公子，你可不能喝多了啊。你每次不喝醉了不罢休，长久下去会喝坏身子的。”金杏儿边说边斟满了曹植手中的玉杯。

曹植又是仰起头，一饮而尽，然后又向金杏儿举起了玉杯。

金杏儿犹疑起来，向默然坐在酒案旁的周不疑望了过去。

“三公子，我有一件事不明白。”周不疑说道。

“什么事？”

“这市场中的酒肆，为何这样少？”

“前几年缺少军粮，丞相大人曾下了戒酒令，严禁酿酒，以节省粮食。既然不能酿酒，市场中的酒肆也就无法开张了。后来丞相大人实行屯田法，大力开垦荒地，粮食渐渐多了，就又准许酿酒了——只是不准多酿，酒肆也不许多开。”

“这么说来丞相大人并不喜欢饮酒？”

“错了。丞相大人十分喜爱饮酒。”

“但是像你这个样子饮酒，丞相大人肯定不喜欢。”

“怎么，你也想把丞相大人抬出来压我吗？”曹植大怒，重重地将玉杯往酒案上一墩。砰——随着一声脆响，那只玉杯竟是碎成了四五瓣。

曹植愣住了，周不疑和金杏儿也愣住了。

“三公子，这只玉杯可是杏儿姑娘特地为你备下的，此玉杯产自昆仑山，价值十两黄金啊。”左慈笑道。

“我赔就是了。”曹植红涨着脸，伸手向腰间摸去，手才摸出，又停

住了——他的腰中空空，并未带着黄金，他甚至连平日常佩的玉，也忘了系上。

“三公子，你别听左老头瞎说，一个杯儿算不了什么。”金杏儿安慰地说道。

“唉！”曹植叹了一声，“我近日只知纵马饮酒，把什么都忘了。反正我明日还要来的……”

“也不用等到明日。三公子，老朽能让你不费一两黄金，立刻就赔给金杏儿一只玉杯，不知你相不相信。”左慈笑道。

“我相信又怎么样，不相信又怎么样？”

“三公子不相信，我也就没法让你赔了玉杯。三公子若是相信，老朽便可献丑了。”

“我且相信你吧。”

“那三公子就看好了。”左慈说着，抬起宽大的袍袖，在玉杯的碎片上荡来荡去。

曹植大睁着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那些碎片。

“着！”左慈突地大喝一声，将衣袖盖在那些碎片上，然后迅速抬起了衣袖。

曹植呆住了——

那些碎片已经不见了。衣袖底下出现的是一只完整的玉杯，和曹植弄碎了的那只玉杯一模一样。

“哈哈哈！”左慈得意地笑着，拿起玉杯，递给曹植。

“唉！”曹植又是叹了一声，“我真有些相信左老先生是神仙了。”

“老朽献了一丑，三公子该有些赏赐吧。”左慈说道。

“你想要什么，就直说了吧。”

“三公子的文才，就像是周大侠的剑术一样，可以称为天下第一。周大侠的剑术，老朽已见识过了。可三公子的文才，老朽还没领教过呢。”

“左老先生是要我写诗？”

“三公子快人快语，一下子就说中了老朽的心思。”

“那就请左老先生出个题目吧。”

“这题目吗，倒也难以想出。”左慈皱着眉头，想了想道，“老朽虽是活了一百八十岁，能够记下来的事情却也不多。只有少年时一段漂泊四方的日子，可以称得上刻骨铭心。那会儿老朽还未学成仙术，离家千里，惶惶不可终日，早晨起来不知走往何处，天近黄昏又不知能在哪里歇息，常常站在大风中呆望着天上的红日，一望就是半天。三公子就以老朽少年落魄的情景为题，随便写几句吧。”

曹植听着，一挥手：“把笔墨纸砚拿来！”

金杏儿连忙奔进酒肆，很快就将笔墨纸砚拿了出来，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酒案上。

左慈和金杏儿抢着磨墨，一会儿就让砚中汪满了漆黑的墨汁。

曹植似是想都未想，提笔便在纸上写道——

悠悠远行客，去家千余里。

出亦无所之，入亦无所止。

浮云翳日光，悲风动地起。

“好！”左慈大赞声里，一把将那写着诗句的麻纸抢了过去。

“三公子，给我也写几句话吧。”周不疑说道。

“请不疑兄出题。”曹植头也不抬地说着，再次提起笔来。

“就以我这把佩剑为题吧。”周不疑说着，轻拍了一下腰悬的“太

阿”宝剑。

周不疑话音刚落，曹植已飞快地在麻纸上写了起来——

美玉生磐石，宝剑出龙渊。

帝王临朝服，秉此威百蛮。

历久不见贵，杂糅刀刃间。

“啊，三公子下笔真是快呀，简直比老朽的仙术还要麻利。”左慈大声赞道。

“多谢三公子。”周不疑拱手向曹植行了一礼。

“三公子竟是这般称赞周大侠，让老朽羡慕死了。”左慈望着麻纸上的诗句，夸张地咽了一下口水。

“三公子是怎么称赞周大侠的？”金杏儿连忙问道。

“三公子这首诗说的是宝剑，其实也说的是周大侠。三公子说，这宝剑来历非凡，本是出自巨匠之手，乃帝王之威仪，可以征服四方蛮夷。不幸因为年代久远，竟为庸人不识，埋没在寻常的刀刃中了。这也是在说，周大侠本是来历不凡的大器之材，可惜沦落在了民间，不为众人所识。一旦周大侠登上朝堂，必将成为帝王之威仪，领兵征伐四方，立下名扬千古的大功。”左慈捻着脸上的胡须说道。

“唉！”金杏儿听着，却是叹了一口气，“周大侠若去立功了，谁来‘柳下’吃酒呢？”

周不疑的眉毛忽然跳动了一下，眼中隐隐浮起几丝旁人难以察觉的忧色。

“哈哈！”左慈大笑了两声，道，“‘柳下’有你金杏儿这只凤凰在，还招不来酒客吗？”

“左老头你又瞎说，不给你喝酒了！”金杏儿生气地伸出手，把左慈面前的酒杯拿起来，藏在身后。

“啊，这可不行！老朽能活到一百八十岁，就是靠着每天几杯酒修炼成的。杏儿姑娘不让老朽喝酒，岂不是要了老朽的命吗！”左慈着急地大呼起来。

金杏儿对左慈的大呼毫不理会，转头望着曹植：“三公子能给小女子写几句诗吗？”

“杏儿的诗，别人早就写了出来，哪里要劳动三公子呢。”左慈抢着说道。“瞎说，瞎说！”金杏儿恼火地回过头，狠狠瞪了左慈一眼。

“那首天下人都会唱的《羽林郎》，写的不是你金杏儿吗？”左慈一脸认真的神情。

“那明明写的是冯子都要抢一个卖酒的胡姬，怎么会是我呢？”金杏儿气呼呼地问道。

“前些时，夏侯尚天天到酒肆来，不就是要抢你吗？”

“他敢抢？”

“不错。如今是丞相大人执掌朝政，律法森严。夏侯尚或许不敢公然抢你，但他天天那么待在酒肆里，让你金家没有一个客人敢来，也算得上是冯子都那等人物了。”

“就算夏侯尚是冯子都，我也不是胡姬啊。”

“你当然是胡姬？”

“我怎么是胡姬呢？”

“你姓什么？”

“我姓金。”

“你为什么姓金？”

“这……这……哪有你这么问话的。”

“老朽告诉你吧。”左慈笑了，“你们金家的祖上，并不是中原人。

而是匈奴人，不，是匈奴王子。在孝武皇帝时，你们的祖上投奔了大汉，改名为金日磾。杏儿你是金日磾的后代，本应该是匈奴公主啊。可恨……可恨上天不公，竟让你做了酒家女儿。匈奴人是胡人，而你是匈奴人的后代，不是胡姬，又是什么？”

“真是这样吗？”金杏儿不觉瞪大了眼睛。

“真是这样。”周不疑忽然说了一句。

“啊，我原来，原来是胡姬，是胡姬……”金杏儿喃喃说着，脸上满是迷茫之色。

“金日磾是大汉名臣，金家亦是大汉望族。天下人闻知金家之名，莫不钦佩。”曹植说道。

“真是这样吗？”金杏儿望着周不疑说道。

“真是这样。”周不疑神情凝重地点了一下头。

“如果是这样，我就算是个胡姬，也不会被人轻视了。”金杏儿顿时高兴了起来。

“那首《羽林郎》是一首好诗，杏儿如果不介意，我就写了送给你。”曹植微笑着说道。

“好，你写，你写！”金杏儿叫着，脸上满是笑意，如同盛开的花朵。

周不疑的眉毛又跳动了一下，眼中掠过一道疾速闪出又疾速消失的杀气。

“我给你写，你就将这一壶酒全给我喝了，好不好？”曹植一边说着，一边用左手举起了玉杯。

金杏儿笑着，向左慈望去。

“使不得，使不得！”左慈大叫起来。

金杏儿在鼻孔里哼了一声，又向周不疑望过去。

周不疑脸上毫无表情，一声不语。

“好！这一壶酒都给了三公子！”金杏儿似是和什么人赌气一般，抱着铜壶将酒液倒向曹植手中的玉杯。

“哈哈哈！”曹植大笑着，左手举杯狂饮，右手挥笔疾书。

麻纸上跳出一个个笔画尖锐而又刚直的黑字，如同是刀剑刻出的一般——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

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

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

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

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爩，翠盖空踟蹰。

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

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

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

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

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3

几阵秋风吹过，已是寒意袭人。

卞夫人立在后堂的石阶上，怔怔地望着庭院中的一丛菊花。

风中的菊花枝叶憔悴，花瓣亦是枯萎卷曲，曾有过的明丽之色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今年的秋风怎么如此严酷，竟早早把菊花吹成了这个样子？唉！如今我也如同这菊花一样，只剩下些憔悴了。卞夫人心中的苦涩之意直涌了上来，怎么也压不下去。

一阵脚步声响起，惊飞了庭院中的几只麻雀。

卞夫人脸上透出的苦涩之意顿时一扫而空，现出庄严肃穆的神情。

曹植身穿单薄的玄色衣袍，脸色青白，眼圈发黑，脚步虚浮地走到了石阶下。

啊，这就是我那清秀聪明，心地仁厚的植儿吗？卞夫人直瞪瞪地望着儿子，心中如针刺一般疼痛。

“孩儿见过母亲。”曹植跪下行以大礼。

卞夫人紧咬着嘴唇，一声不语。

“孩儿见过母亲。”曹植又是行了一礼。

卞夫人仍是一声不语，仍然是直瞪瞪地望着儿子。

曹植不再行礼，却也不敢站起身来。

“逆子！”卞夫人猛地怒喝了一声。

曹植默不作声，心想如今我不仅是父亲眼中的逆子，也是母亲眼中的逆子了。

“逆子！你说，你说！你都在外面干了些什么？”卞夫人恨恨地问道。

曹植依然是默不作声，心想如今我又能干什么呢？

“你不说就以为我不知道么？你把丞相大人叮嘱的话全忘在了脑后。你文也不学，武也不习，竟然和夏侯家的孩子争风吃醋，成天围着一个酒家贱妇闹腾……”

“她不是一个贱妇。她是一个女孩儿，好女孩儿！”曹植抬起头，大声说道。

“啊，你还敢顶嘴！你，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卞夫人指着曹植，浑身颤抖。

曹植垂下头，心中懊悔不已——我这是怎么啦？我不是早就打定了主意——无论母亲怎么说我，我也不反驳吗？可是我又为什么要反驳母亲呢？母亲虽然不能知晓我的心意，却也在日夜为我担忧，害怕我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不听父母之言，已是不孝，又怎么能惹得母亲如此气恼呢？

“你这么闹腾，是不是要把那个酒家贱妇收进府来？”卞夫人强压着心中的怒气，一边问一边在心中想着——

如果植儿是真心迷恋那个酒家贱妇，并因此忘了甄宓，倒不是一件坏事。

曹植听着母亲的话，先是一怔，随即摇了摇头。

“混账！你既然不想要那个酒家贱妇，又为何天天往什么‘柳下’酒肆中去呢？”卞夫人厉声问道。

曹植又是默不作声，心想我不往“柳下”酒肆中去，又能往哪里去呢？

“我听说，你天天在‘柳下’酒肆中和一些不三不四的方士剑客喝酒，常常喝得烂醉如泥。”卞夫人又问道。

曹植还是默不作声——我真能天天乱醉如泥，倒也好了。可我醉不

了啊，怎么也醉不了。

“你难道不知，那些方士都是靠着一张嘴大言欺人的骗子吗？你难道不知，那些剑客都是恃力不法的恶徒吗？你是堂堂的丞相府三公子，怎么能与那些下贱之人混闹在一起呢？你，你这个样子，还像是一个丞相府的公子吗？”卞夫人痛心地说着。

我并不愿意做一个丞相府的公子，我并不愿意！曹植在心中呼喊着，也只能在心中呼喊着。

“若是丞相大人还在邺城，见了你这个样子，只怕会……只怕会气出病来。”卞夫人说道。

丞相大人已经将我视为逆子，哪里会为我生气呢？曹植在心中悲哀地说着。

“你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卞夫人大声问着。

曹植无法回答，只能默不作声，只能更低地垂着头。

“你为什么不回答！”卞夫人更大声地问着。

“孩儿不孝，孩儿不孝……”曹植的回答低不可闻。

“啊，你还知道不孝，你还知道……”卞夫人眼圈红红，声音柔和下来，“为娘知道，我儿受了委屈。丞相大人他不该把我儿当众赶下了正堂，丞相大人也不该不许我儿从军。可越是这样，我儿就越是要争气啊。丞相大人其实是喜欢我儿的。我儿只要不这么任性，不这么赌气，丞相大人很快就会让我儿去做大事的。我儿文武双全，聪明仁孝，也定能做出番名扬天下的大事。”

不，丞相大人决不会让我做任何大事，我也做不来丞相大人眼中的大事。曹植在心中痛苦地说道。

“丞相大人已经平定了荆州，你知道吗？”卞夫人问道。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什么也不想知道。曹植在心中回答道。

“丕儿，彰儿都立了功，你知道吗？”卞夫人又问道。

他们立功也好，不立功也好，又与我有什么关系？曹植在心中反问道。

“植儿，你是为娘最喜欢的儿子，也是丞相大人最喜欢的儿子，许多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你，你可不能让丕儿和彰儿比下去了啊。”卞夫人说着，心中又是针扎一般疼痛——我真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来。丕儿、彰儿一样是我的亲生儿子，我不能有着偏心啊。

可是……可是植儿偏偏这样不争气，我不说出几句刺激他的话，只怕他无法振作起来。

有大哥和二哥孝顺母亲，孝顺丞相大人，我就算真是一个逆子，罪过也会轻一些吧？曹植在心中问着自己。

“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卞夫人见儿子一声不吭，焦虑之下，声音又严厉起来。

“孩儿听见了。”

“你可愿改了那些毛病？”

“孩儿愿改。”

“你真心愿改？”

“孩儿真心愿改。”

“那好，从今日起，你就不要出府，在家中安安静静地待着，好好学文习武。”

“这个……”

“怎么，你不肯听我的话吗？”卞夫人厉声问道。

“孩儿……孩儿遵命！”曹植勉强回答了一句。

一阵风吹来，满院花草发出瑟瑟之声。

曹植也似那花草一般，在风中颤抖起来。

“你……你竟穿得这么少，一点也不爱惜自己。气死……气死我了！你还跪在这儿干什么？快，快回去加几件衣裳！”卞夫人又是恼恨又是爱怜地说道。

“孩儿遵命。”曹植如逢大赦，回答声里，已站起来急匆匆向庭院外退去。

卞夫人望着曹植远去的背影，心中就如同秋风中的花草一般，无法宁静——植儿成了这个样子，仅仅是因为丞相大人的缘故吗？

这其中是不是甄宓在弄什么花样？植儿曾经毫无顾忌地在府中追着甄宓，要见那贱人，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幸亏丞相大人不在府中，不然，他见了植儿这个样子，不知会气成……

又是一阵脚步声响起，打断了卞夫人的思绪。

丞相府长史辛毗走到石阶下，恭恭敬敬向卞夫人行了一礼。

卞夫人目光如剑，直向辛毗刺去。

辛毗不敢与卞夫人的目光对视，垂下了头。

“辛毗，你知罪吗？”卞夫人陡地问道。

“小人知罪，小人知罪！”辛毗更低地垂下了头。

“你知罪？”

“小人知罪，小人不该任由三公子出府，到那‘柳下’酒肆中喝得烂醉。”

“你为何不阻止三公子？”

“小人不敢。”

“为何不敢？”

“丞相大人有交代，让小人别对三公子管得太紧了。他爱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只要别惹出事来就行了。”

“三公子成天和些什么方士侠客混在一起，长久下去，必会出事。”

“小人心里也甚是担忧，将三公子的一举一动，都告诉了丞相大人。丞相大人回话说……”

“丞相大人说什么？”

“丞相大人还是那句话——别对三公子管得太紧了，他要上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好了。”

“这……这怎么能行？如果三公子出了事，丞相大人定是……定是饶不了你！”卞夫人盯着辛毗，恨恨地说道。

“可是……可是小人又怎敢……又怎敢不听丞相大人的吩咐呢？”辛毗哭丧着脸说道。

“丞相大人操劳的天下大事太多，哪能事事想得周全呢？今日我已经告诉了三公子，让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要出府。你呢，就把府门给我守紧些，不要让三公子出去了。”卞夫人断然说道。

“这……这个么依小人之见，还是先向丞相大人禀告一下。丞相大人临行时，反复对小人交代过——三公子的一举一动，都须随时禀告……”

“何止是三公子的一举一动，这丞相府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哪怕是豆粒大的一点事情呢？你不都是派人骑着千里快马，急慌慌地禀告给了丞相大人吗？”卞夫人打断辛毗的话头，冷冷说道。

“这……这个……小人身为丞相府长史，不能不小心谨慎啊。”辛毗说着，头上不觉沁出了汗珠。

“你对什么都小心谨慎，却偏偏不肯在三公子这件事上小心谨慎，是何居心？”卞夫人怒声问道。

“丞相夫人错怪小人了。小人对三公子是千小心，万小心，费尽了苦心啊。”辛毗边说边又行了一礼。

“你让三公子一个人在外面乱跑，就是千小心，万小心吗？”

“小人并不敢让三公子一个人在外面乱跑，小人在暗中布置了许多人，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三公子。”

“你为何要在暗中保护三公子？”

“这也是丞相大人交代过——让小人多照看三公子，但又不能露出照看的痕迹来。”

“那你又是如何不露痕迹地照看三公子的？”

“丞相夫人也许已经知道了——那‘柳下’酒肆日日都有许多方士剑客在其中饮酒。”

“是啊，天知道那些方士剑客中有没有心怀不轨的凶恶之徒。”

“这个请丞相夫人放心。那些方士剑客，一大半都是小人派去的，他们明为饮酒，实际上是在严密保护三公子。”

“啊，原来如此。”卞夫人大感意外，语气顿时缓和下来，“我也太性急了，果然错怪了长史大人。”

“丞相大人对小人恩重如山，小人纵然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万一。”辛毗说着，眼中隐隐似有泪光闪烁。

这该死的奴才，居然用丞相大人来挟持我。卞夫人心中恨恨地想着，语气更加柔和：“三公子的事，你该禀告的就尽快禀告。不过在丞相大人回话之前，你还是不要让三公子到府外去。”

“小人遵命。”辛毗弯腰答道，头几乎垂到了地上。

“我交代你办的那件事，有些眉目吗？”卞夫人问道。

“有些眉目了。”

“哦。这么说来，你已经是找到了一个美女。”

“找到了。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那个美女虽然很不错了，但和……但和大公子的夫人相比，好像差那么一点点。”

“你且把她领进府来，让我看看。”

“小人遵命。”

“好啦，你该忙什么，就去忙什么吧。”

“是。”辛毗回答着，缓缓直起腰，倒行着退出了庭院。

卞夫人仍是站在石阶上，如同庭院中的那丛菊花，虽已枯萎，却依然顽强地挺立在秋风中。

4

灰色的流云一片连着一片从天空上飞过，庭院中的花草凋零已尽，只有一株柏树依旧保持着苍翠的风姿。

卞夫人孤零零坐在后堂的木榻上，望着那低垂的帘幕。

后堂中放置着火盆，红红的木炭散发出阵阵暖意。

坐在木榻上的卞夫人却未感到丝毫暖意，只觉浑身冰冷犹如坐在寒窖中一般。

帘幕微动，甄宓缓缓走了进来。

冬日的阳光在一刹那间从帘幕缝中洒进来，清晰地透出甄宓那飘逸而又灵动如鹿的身材。

啊，这贱人还是如此年轻，还是如此年轻……卞夫人心中似是被蛇咬了一口，痛苦不堪。

甄宓走近木榻，屈身向卞夫人深施一礼。

“罢了。”卞夫人微笑着道，“且上来坐着吧。”

甄宓又行了一礼然后坐在了木榻上。

“这次你回到娘家去住了一段日子，可把我寂寞死了。”卞夫人带着些埋怨之意，却又显得十分亲切地说着。

“孩儿本该早些回来的，只因睿儿他外婆身子有些不适，就多耽误了几天。”甄宓带着歉意说道。

“啊，甄老夫人她好些了吗？”

“她已经好多了。”

“丞相府里还存有一些辽东出产的老人参，明儿我就让辛长史派人给甄老夫人送几支去。”

“多谢丞相夫人。”

“都是一家子人，还谢什么。嗯，子桓有信来吗？”

“他前几日还写了封信回来，说是江东的孙权就要投降了。”

“孙权若是投降了，丞相大人和子桓很快就会回来，你有没有什么准备？”卞夫人问道。

“什么准备？”甄宓满脸都是困惑之意。

“唉！”卞夫人长长叹了一口气，又问道，“环夫人她疯了，你知道吗？”

甄宓的身子一颤，沉重地点了点头，心道，环夫人不仅有着绝美的容貌，还有着绝世聪明。她深知，女人的美貌不过是像天上的云霞一样，仅仅是刹那间的灿烂，不足为恃。

环夫人在曹家惟一可恃的就是她的儿子。她把她所有的聪明，所有的仁爱之心都给了仓舒，也将她未来的一切，都交给了仓舒。

但是仓舒却突然去世了，环夫人所有的一切也就突然失去了，她又怎能不疯呢……

“从前住过这儿的那位刘夫人，也疯了。”卞夫人边说边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了甄宓一下。

甄宓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她其实并不知道刘氏已经疯了，因为她曾是刘氏的子妇，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贸然在她面前提起刘氏。

“记得我曾对你说过——像我们这样的富贵人家，其实有许多令人难言的苦衷，身为妇人，能够平安待下去，就很不容易了。”卞夫人说着。

甄宓又是点了点头，心中疑惑——卞夫人这次召我前来，好像有什么事要说，却又不愿直接说出来。到底是什么事呢？

“宓儿，有些事，你应该早些想到。”

“什么事情？”

“荆州和江东之地，都是十分富庶，美貌的女子定然不少，无论是丞相大人，还是子桓，决不会空手而回。”

这话还用说吗？丞相大人和子桓又做了一次战胜者，又可以对失败者的东西肆意掠夺了。美貌的女子在他们眼中，是最容易夺到手的东西，也是最不值得珍视的东西，甄宓心中激愤地想着，脸上却仍是毫无表情，只淡淡说了一句：“如此一来，丞相府只怕不够住了。”

“对这件事，宓儿有没有准备一下？”卞夫人关切地问。

“孩儿又该如何准备？”甄宓反问道。

啊！这贱人竟是如此毫不在意，她……她必是料定了丕儿难以摆脱她，甚至丞相大人也难以摆脱她。卞夫人强压着心头的恨意，缓缓说道：“南方的女子听说都是十分刁钻，又不识礼仪，若在这丞相府中成了势，与你我甚是不利。”

“这……这……”甄宓不知如何说才好。

“我找了几个中原美女，大部分留给了丞相大人，也给子桓留了一个。”

“这是……”

“这些女子是我们找来的，自然会听我们的话。”

“丞相夫人是想用这些女子来……来系住丞相大人的心。”

“也系住子桓的心。”卞夫人苦笑着说道。

甄宓默然不语，心道，卞夫人也实在可怜，她为了丞相大人，竟是将任何一个女人都难以避免的嫉妒之心也消磨掉了。只是丞相大人他未必会对卞夫人有什么真情，此刻也未必会把卞夫人放在心上。

“如果宓儿不愿意我给子桓留一个美女……”

“我愿意。”

“唉！宓儿，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可是我又只能这样啊。”

“孩儿知道。”

“我给子桓留下的那个美女，叫作李姬。模样儿甚是周正，能歌善舞，心地也不坏。必能得到子桓的喜欢，也必能敬畏宓儿。”

“丞相夫人想得如此周到，孩儿感激不尽。”

“我已将那李姬召进了丞相府，正在教她熟悉府内的礼仪，你想不想见她一面？”

“这……这还是免了吧。”

“也好。等子桓回来了，你再见她，也不算迟。”

“丞相夫人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甄宓心中忽地躁动起来，不愿在这阴暗的后堂待下去。

“还有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

“什么事情？”

“子建近来有许多不端的行为，你知道吗？”

“我……”甄宓陡地明白了——她之所以心中躁动，正是害怕卞夫人会说起曹植。

那晚在水阁中，植弟他定是受了伤害。

唉！我也许应该慢慢开导植弟，不必那么惶急……可是，可是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中，我又怎么能不惶急呢……

“我怕子建闹出什么事来，就不准他到府外去。”卞夫人忧虑的声音打断了甄宓的思绪。

“啊，植弟他……他只怕受不了。”甄宓吃惊地说道。

“他的确受不了，在府中几乎……几乎憋出了病来。丞相大人知道了这件事也很不高兴，让我别把子建管得太紧了。子桓也和丞相大人一样忧虑，也说子建不能这么憋在家中。唉！心病还须心药治，子建他需要人开导啊。丞相大人是父亲，子桓是长兄，他们若在府中，一定会好好开导子建。但如今丞相大人和子桓不在府中，就该由我们来好好开导子建了。”

“丞相夫人是……是说……”

“我是说，你应该见见子建，好好劝劝他。”

“这……这是丞相夫人的意思，不是丞相大人的意思？”

“是我的意思，丞相大人也十分赞同。前些时我让辛长史给丞相大人去了一封信，讲过这件事。丞相大人昨日才回信，让我立刻召你来，请你开导子建。”卞夫人说着，心中一阵阵刺痛——我是堂堂的丞相夫人，却要对这个贱人撒谎。

明明是丞相大人来信让我求这个贱人，我偏说是出自我的主意。

我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担心这个贱人会……会看穿了我的心思？

啊，这个贱人会不会早已知道我其实恨死了她，会不会在心中藏着

对付我的歹谋？

不，不会的！老天爷生着眼睛，会保佑我的……

“丞相大人也许不知道，孩儿对夫君说过——他南征之时，我，我不会与植弟相见。”甄宓说着，心中道——卞夫人什么都明白，就是有一件事不明白——子桓的确会忧虑家中的子建，但他的忧虑，却和丞相大人的忧虑截然不同。

“啊，你为何要对子桓说出这样的话来？”卞夫人问着，心中更加痛苦——子桓竟把这贱人当成了至宝，生怕她落在了子建手中。

“因为夫君他想听到这样的话。”甄宓坦然答道，心中想——卞夫人对我一片真情，我也不应该对她隐瞒什么。

“唉！子桓从小就有些怪心思，想不到他长大了竟还是这样。嗯，你也不用把对他说的话放在心上。毕竟丞相大人的吩咐要紧，只要你是在依照着丞相大人的吩咐行事，谁也不会说你什么闲话的。”

“这……”甄宓犹豫着，眉头紧皱。

“宓儿，难道你就愿意子建一直是这个样子吗？”卞夫人问着，心中大为忧虑——丞相大人的意愿，我绝不能违背。一切惟丞相大人之命是从，是我的立身之本啊。

如果甄宓不去开导植儿，丞相大人回来后定会不高兴，定要责怪我。

“我……我愿意去劝说植弟。”甄宓毅然说道。她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曹植憔悴的面容——植弟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下去。他再这样下去，一生就白白断送了。植弟还是这样年轻啊，我怎么能忍心看着他断送了自己？

就算是丞相夫人没有说这番话，我也应该去劝说植弟。

子桓回来后若是要怪罪于我，就让他怪罪好了。

“你愿意去劝说子建，我就放心了。”卞夫人的神情顿时轻松起来，脸上浮满了笑意。但她心中一阵刺痛，却是一阵更紧一阵地涌了上来

——天啊，天啊！你怎么能如此折磨我呢？明明是我最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却偏要做出心甘情愿去做的样子。

老天爷，你快把这贱人收走了吧，你快把这贱人收走了吧……

第十一章　南征失利，忠荀彧力谏曹植

1

漳河依旧绕着邺城，只是再也见不到那清碧的水波。

寒风似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河上一掠而过，便抹平了水波，留下铜镜一样平展晶莹而又坚硬的冰面。

河岸上的柳树向天空伸出如矛如戈的枯枝，密密望不见尽头，将昔日的一片柔情化作了森然的杀气。

树旁的大道上空寂冷漠，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三三两两的乌鸦不时从远处飞来，停留在枯枝上面。

灰云在天空上缓缓飘动，层层相叠，遮住了冬日珍贵的阳光。

马蹄声隐隐在天际响起，一下又一下，愈来愈清晰地接近了柳林。

乌鸦自枯枝上飞起，盘旋在空中，俯首下望。

一匹高大的白马出现在大道上。骑在马背上的曹植腰悬佩剑，身披紫裘，摇摇晃晃，一边晃着，一边大声吟诵：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

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

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

曹植吟诵的，是屈原名赋《九章》之一“涉江”中的一段，大意为：

我自幼就喜欢这奇伟的服饰，年纪老了爱好仍然没有减退。腰间挂着长长的宝剑，头上戴着高高的切云帽，身上披挂着珍珠佩戴着美玉。

世间浑浊不堪，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我的心意。我再也不愿待在这可恶的人世之间，将无所顾忌地飞驰而去，直上云天。

我将以青色的幼龙作为高车的御者，还将以无角的纯白之龙作为驾车的骖马，并邀请高贵的舜帝与我同行，一起欣赏天帝用美玉雕成的花圃。

我还登上了高高的昆仑山，饱食了人间所无的琼浆玉液。

远离了丑恶人世的我，将与天地同存，与日月同辉！

……

曹植的吟诵忽然低了下来，那匹雪白的骏马也止步不前。

柳林中走出一人，挡住了白马的去路。

曹植睁大了眼睛，怔怔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甄宓披着银白的裘衣，背倚着悠远宁静的冰河以及忧郁沉暗的天空，恍若一位飘荡在尘世之外的神女。

“植弟。”甄宓低呼了一声。

“我不是在梦中，不是在梦中吧？”曹植喃喃说着。

“植弟，你早该从梦中醒来了。”甄宓柔声说道。

曹植身子一颤，缓缓从马背上滑落下来。

“植弟，你不该……不该是这个样子啊！”甄宓凝视着曹植，心中不觉浮起一阵难以言说的痛楚。

曹植双目深陷，脸颊因变瘦而明显地拉长了许多，口中、鼻中不停地往外喷着浓浓的酒气。

“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曹植的眼中全是茫然之意。

“植弟应该是丞相大人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

“丞相大人希望我是个什么样子？”

“植弟应该明白。”

“我不明白。”

“植弟，你不该……”

“大嫂，你怎么忽然来到了这寒冷空寂的禁苑中？”曹植突然地转过话头问道。

“植弟，你就听我一句话，不要这样了。”甄宓并不回答，恳切地劝说道。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丞相大人希望他的儿子个个都是仁孝、知礼……”

“仁孝？哈哈哈！”曹植仰天大笑起来，两眼如刀一样，直视着甄宓，“什么是仁孝？你告诉我，什么是仁孝？”

“植弟，你……”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仁孝吧。”

“植弟……”

“大嫂，你去过法场，去过那杀人的法场，那杀了九岁男孩儿、七岁女孩儿的法场吗？”

“我……”

“你没有，没有去过那法场。可是我去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刽子手，那举着巨斧的刽子手走向孩子，一步步走向那两个孩子。我清楚地看到了刽子手的双腿在发抖，我的双腿也在发抖。但是那两个孩子，你

永远也不会知道，当时那两个孩子是怎样的情形……”

甄宓的双眼一片潮红，心绪顿时纷乱起来。

自从蔡文姬辞别之后，甄宓便不允许任何人在她面前提到孔融的一双儿女。

众人似也知道她的隐痛，别说孔融的一双儿女，就连任何与“孔”相关联的事物，也不在她面前提起。

甄宓想彻底忘了孔融，仿佛世上从来没有孔融这个人，更没有什么孔融的儿女。

但是，甄宓却清楚地知道了孔融那双儿女临刑时的情景。并且那情景似刀刻一般刻在了她的心上，让她永远也无法抹平——孔融的一双儿女被推到法场上时，竟是毫无恐惧之意，异常平静地望着刽子手和监斩官。监斩官依照惯例，问孔融的子女有什么话要说。

孔融九岁的儿子一句话也没有说，孔融七岁的女儿说道：“如果人死之后真有魂魄的话，我们就会很快见到父亲。今日正是我们与父亲相会的时候，我们只盼着这个时候快些来到……”

法场上围观的人们听了那女孩儿的话，无不泪流满面，以手遮掩着双眼，不忍看到两个孩子受刑的情景。

而那平日见惯了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和监斩官，竟然在两个孩子面前颤抖了起来。

“植弟，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想。”过了好一会，甄宓才压住了纷乱的心绪，竭力以平静的语气说着。

“我也不愿去想。我想忘了，把什么都忘了！我不准任何人在我面前提到孔融，我也不去想那个孔融，想那个法场上的女孩儿。可是，可是我忘不了！你知道吗？我忘不了，永远忘不了！”曹植几乎是咆哮着说道。

我知道，因为我也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甄宓在心中说道，也只能在心中说道。

“我终于明白了丞相大人所说的仁孝是什么。哈哈哈！我来告诉你吧——杀了那九岁的男孩儿，杀了那七岁的女孩儿，但是仁孝，便是至仁至贤的仁孝！哈哈哈！”曹植又是仰天大笑起来。

“植弟，你，你喝多了！醉了……醉了！”甄宓听着那大笑声，心中异常惊骇——啊，植弟他这个样子，就似是失去了心智一般！看来植弟所受的伤害，竟是远远超过了我的意料。我真不该一开始就躲着他，如果我一开始就劝慰他，也许他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醉了吗？哈哈哈！醉了就好，醉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我偏偏醉不了啊。你知道吗？我偏偏醉不了，我心里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啊！”曹植声音嘶哑，透出无法掩饰的痛苦。

“植弟，我知道，你心里很苦。可是你每日都是这个样子，又有什么用呢？”甄宓说着，心中恨恨地骂着——我怎么就这样愚笨，想不出一句能够打动植弟的话语呢？

“你知道我心中很苦？不，你不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曹植摇着头说道。

“我知道……”

“你不知道，不知道！”曹植大声说道，“我从一懂事，便受到丞相大人的教导，要我时刻不要忘了仁孝之心。我从一识字，便日日写的是圣贤之道。我也一心一意要做个仁孝之人，我也一心一意要追慕圣贤之道。我学文习武，是为了安邦定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以为天下最缺少的，就是我这样的人。我以为丞相大人最欣赏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可是……可是忽然之间，一切都变了，一切都不是……都不是我以为的那个样子，仁孝不是我心中的仁孝，圣贤之道也不是我心中的圣贤之道。就连，就连丞相大人，也不是我心中的丞相大人。我以前所有的一切，全都……全都失去了，全都失去了！我如今是什么也没有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世上。也许……也许我幻想着大嫂能够知道我的心意。可是，可是连这幻想，如今我也没有了，没有了……”

“植弟，你……你知道那天在水阁中，我为什么要唱《上邪》吗？”甄宓打断了曹植的话头，问道。

“那，那一定是你心中很苦。”

“是的。我心中很苦。我只是一个女子，没有植弟这样的远大志向。我只盼着今生今世能遇到一个心爱的郎君，与他永相厮守。纵然是‘夏雨雪，天地合’，也不分别。可是，可是我不仅没有遇到过心中的郎君，并且连做人的尊严也失去了，我根本不能依照着自己的意愿活在世上，我根本不能避开曹家强加的羞辱……”

“大嫂，你……”

“我为什么能够成为你的大嫂，你知道吗？”

“我……”

“你当然知道。可你从来不会想一想——当一个自幼读过诗书，知道她必须严守礼法的女子面对着血淋淋的利刃时，会是什么样子。而我正是在那血淋淋的利刃下成了你的大嫂。我本该拼死守住清白的，我本该……可是，可是我却成了你的大嫂。”

“大嫂，我……”

“虽然我不愿成为曹家的人，但却愿意成为植弟的好大嫂。大嫂的眼中，天下的任何一个男人，也比不了植弟。可植弟现在的这个样子，却不是大嫂愿意看到的。”

“大嫂，你真的……你真的只是……只是把我看作‘植弟’吗？”

“我曾为植弟这样的血性男儿感到无比欣慰，我把在曹家遇到了植弟看作是上天给予我的最大幸运。我不愿看到植弟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植弟一直是这样，曹家对我来说，就真正成了一刻也待不下去的阴曹地府。”

啊，大嫂竟是这样看重我！曹植心头滚热，眼中一片潮湿：“我今日……我今日知道了大嫂的这番心意，死也甘心了。大嫂既然不愿在曹家待下去，何不和我一起远远离开！我不只是大嫂心中的植弟，我还是大嫂心中的那个……那个郎君啊……”

“你不是！”甄宓陡地说着，“你只能是我的植弟，一个世上最好最好的植弟……”

“不，我不做大嫂的植弟……”

“你只能是我的植弟！”甄宓再次打断了曹植的话头，“这一切，早已被上天安排好了！植弟想要离开，也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植弟所想去的地方，这个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啊。植弟心中若还有我这个大嫂，就听了大嫂的一句话——不要这样了。”

“一切早已被上天安排好了？”曹植喃喃念着，心中的热流渐渐冰冷下来。他猛一转身，跃上了马背。

“植弟！你，你要干什么？”甄宓大急，忙拦在马前，问道。

“既然一切早已被上天安排好了，大嫂又何必问呢？”曹植冷冷说道。

“植弟，你……你真是这样让大嫂失望吗？你就真的不能成为大嫂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吗？”

“大嫂又希望我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希望看到的植弟，是那个既能写出‘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又能写出‘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潇洒少年，英伟壮士！是一个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胸襟阔大的血性男儿。可是你自己想想，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你只不过是受了一点点委屈，便如此自暴自弃，将父亲的教导，母亲的爱抚，众人的期望，全都抛在了脑后，又哪有一点男儿的血性呢？”

“一点点委屈，你居然说我只是受了一点点委屈，哈哈哈！”曹植又是仰天狂笑起来。

甄宓心中一颤，叫道：“植弟，我是……”

“你给我闪开了！”曹植猛地大喝了一声。

甄宓一动不动地站在马前，两眼定定地望着曹植。

曹植的心中忽地跳了几下，他猛一咬牙，闭上双眼，缰绳往左方一拉，同时狠狠向马腹踢了一脚。

白马一声长嘶，呼地跃起，从甄宓身侧一掠而过，直向大道尽头驰去。

“植弟，植弟！”甄宓踉踉跄跄向前追去，大声呼喊着。

回答她的是愈来愈模糊的马蹄声。

植弟，难道你没听见我已经说过了吗——天下的任何一个男人，也比不了植弟，也比不了植弟！植弟，你是一个真正的血性男儿，真正的血性男儿啊！刚才我那样说你，是故意要激恼你，好让你从迷狂中猛醒过来。可你……可你却一点也不知道我的苦心！我是没有办法了，才这么激恼你啊！植弟，植弟！你这样下去，只能是害了自己，只能是自己害了自己啊！甄宓痛苦地在心中呼喊着。

天空上的灰云不再飘动，渐渐凝成了一整块沉暗的帷幕。

一片又一片雪花悄然而至，在寒风中飞舞着，久久不肯落下。

甄宓眼中的世界昏昏茫茫，仿佛成了传说中的幽暝地府。

2

雪花纷飞的大道上见不到一个行人，只有曹植在纵马狂奔。

邺城高大的南城门下，一员武将和数十兵卒手持长矛，肃然站立着。

忽然，一个兵卒怪叫一声：“三公子又来了！”

“快拦住他！”那员武将大喝声里，当先横矛而立，站在道路正中。众兵卒雁翎般紧随在那武将左右，长矛前挺，如临大敌。

高大的白马瞬息之间驰近了城门，在闪亮的长矛前陡地停下，险些将马背上的曹植甩了下来。

“滚开！”曹植坐稳身子，怒声喝道。

“辛大人有令，三公子不得擅自出城！”那武将胸脯一挺，大声说道。

“辛毗算是什么，能管得了我吗？”曹植怒问道。

“辛大人管不了三公子，却管得了末将啊。末将若是放了三公子出城，这项上的人头就保不住了。”那武将苦笑着说道。

“辛毗能杀你，我就不能杀你吗？”曹植伸手握住了佩剑的剑柄。

“三公子要杀末将，就请动手。”那武将说着，脖子竟是往上一伸。

“你……”曹植又急又怒，刷地将佩剑拔了出来。

“子建！”一声高呼突然响起。

曹植闻声转过头，不觉诧异地睁大了眼睛。

城门旁的马道上，站立着面色憔悴的杨修。

“德祖兄你……你不是随军南征去了吗？怎么……怎么……”曹植说着，一颗心直往下沉——杨修的样子，为何这样狼狈？难道丞相大人南……南征……遇到了不利吗？

“子建且请上来，愚兄有话对你说。”杨修说着，转过身，顺着马道走到了城头上。

曹植拨转马头，踏上马道，行至城头。

城头建有一座高大的城楼，楼前竖着一面鲜红的大旗，在飞雪中异常醒目。

杨修拱手对曹植说了一声：“请！”当先走进了城楼。

看德祖兄的样子，好像有着满腹心事。曹植疑惑地想着，翻身下马，向城楼走过去。

曹植走进城楼，心中更觉惊异——荀彧背着双手，正站在楼中的屏风前。

“小侄拜见尚书令大人！”曹植连忙上前行了一礼，心中道——丞相大人一向将荀彧视为左右手，每逢出征，必令他随行，一刻也不能离

开。为何他今日忽然在城楼上出现了呢？

“罢了。”荀彧说着，拱手回了一礼。

“大人什么时候回来的？”

“已回来三天了。”

“这个……这个小侄为何不知？”

“不仅你不知道，城中的许多人都不知道。我和主簿大人一回来，便住在这城楼上，连家中也未去过。”

“此为何故？”

“怕城中人见到我们后会生出疑心，问起南征之事。”

“南征……南征之事如何？”

“南征之事不妙，朝廷兵马失陷甚多。”

“啊！”曹植不觉惊呼了一声，怔怔地看着荀彧。

荀彧神情平静，对杨修说道：“德祖，你给三公子仔细讲讲南征之事吧。”

杨修上前一步，神情凝重地对曹植讲述起来——曹操出敌不意，盛暑行军，以十数万精锐步骑直逼荆州，势不可当，荆州牧刘表惊恐之下，病情陡地加重，不等曹操大军兵临城下，便已去世，遗命次子刘琮承袭其位。

刘表一死，荆州人心惶惶，众文武僚属大都劝说刘琮立刻投降，以苟全性命。

刘琮年少软弱，无甚主张，虽不情愿，最终还是听从了众文武僚属的劝说，投降了曹操。

唯有驻守樊城的刘备坚决不降，率领部下向南撤退。

曹操不费一兵一卒，便得到了荆州八郡的土地，大喜之下，一边派人接收荆州各处城池府库，一边亲率五千精骑追击刘备。

曹、刘两军在当阳长坂坡相遇，一场混战之后，刘备大败，兵卒辎重损失殆尽，但其本人和手下的谋士武将，却俱是侥幸逃脱了。

曹操获得大胜之后，并未穷追刘备，而是屯兵荆州，对部下和新归降的荆州文武僚属大加封赏，然后派使者给孙权送去一封书信，称本丞相亲率水陆大军八十余万，欲与孙权将军会猎于吴。

此时曹操威名大震，关中的马超以及远在西蜀的刘璋纷纷派出使者来到曹操的军营中，向曹操表示臣服之意。

曹操得意至极，对众人说孙权见了本丞相的书信，定会和那刘璋一样，派来使者求降。

不料孙权不仅拒不投降，反倒与刘备联合起来，要与曹军决一死战。

曹操恼羞成怒，亲率北方兵马以及新收编的荆州水军顺大江而下，欲一战灭亡东吴。

孙权毫不示弱，拜周瑜鲁肃为大将，领精兵五万，屯守赤壁，与曹操隔江对峙。同时，孙权又亲率数万水军攻合肥，威胁曹操的侧翼，还派人与马超联络，劝其乘虚偷袭许都。

曹操闻报，急欲决战，连连向敌军挑战。

周瑜坚守不出，使曹军无法取胜。

曹操军中多为北方之人，在摇摇晃晃的战船上待久了，俱是眩晕不已，甚至生出病来。曹操大为忧虑，苦思之下，终于想出一个妙法——将战船以铁链相连，数十艘结为一排，使战船在水上不再晃动。

战船连接起来之后，果然平稳了许多，兵卒们也很少感到晕眩，一时精神大振。

周瑜见此，顿时生出一计，令部将黄盖写了一道降书，派人送给了曹操。

曹操见到降书大喜，当即与送信人议定了黄盖的投降日期，并许诺重赏黄盖，赐以高官厚禄。

当议定之日来到时，黄盖备下数十艘大船，船中放满柴草，并浇上许多油脂，遮上帷幕。

大江上冬日多见西北风，少有东南风，但黄盖“投降”那一日偏偏是东南风大起。

黄盖在大船后备下小艇，然后高升船帆，乘风向北岸的曹操大营急速驰去。

曹军见黄盖来降，纷纷站立在船头观望，毫无防备之意。

黄盖见离曹操大营不远，便和众兵卒跳下早已准备好的小艇，然后点燃了大船上的柴草。

大江上刹那间火光冲天，飞驰的大船瞬息之间便闯进曹军大阵中，将连在一起的敌船推入到火海之中。

曹军顿时大乱，兵卒们拼命逃窜，互相践踏，不可收拾。

周瑜趁势率领全军出击，跟随在大火之后杀入曹操的军营中。

曹操无法抵挡，和众文武僚属弃营而逃，一路上连遭伏兵截杀，损失惨重。

东吴和刘备乘胜追击，将荆州之地夺去了大半，曹操仅占了几座孤城……

曹植听着杨修的讲述，只觉心中一片茫然，几疑所闻所见全是虚无的幻影——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

我莫非是在梦中？我定是在梦中？

“赤壁之战使孙权振奋不已，日夜猛攻合肥。丞相大人惟恐侧翼有失，率领剩余的兵卒退回许都，打算稍作休整之后，便向东进兵，以解合肥之围。只是军中粮草已损失殆尽，急需补充。因此丞相大人派我和荀大人急速回到邺城，征调河北粮草。为了不使众人知道南征失利之

事，以免损伤士气，我和荀大人只得住在城楼上，秘密行事。一旦征调粮草完毕，我和荀大人仍会回至军营。”杨修最后说道。

“不！”曹植陡然大叫了一声。

杨修和荀彧一怔，都向曹植望了过去。

“丞相大人决不会败！”曹植又是一声大叫。

“丞相大人已经败了。”杨修说道。

“仅仅一把火，就烧败了丞相大人的八十万水陆大军吗？”

“是的，周瑜放了一把大火，便烧败了朝廷的八十万大军。”

“丞相大人难道不是战无不胜吗？”

“丞相大人曾经是战无不胜。”

“曾经是？”

“或许将来丞相大人依然是战无不胜。但是现在，丞相大人已经败了，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惨败。”

曹植默默不语，透过城楼上的窗口，向外望去。

天空仍是一片昏茫，雪花不停地飘落下来。

曹植忽然向杨修和荀彧行了一礼，转身便往城楼外走去。

“子建，你要干什么？”杨修问道。

“我要立刻南下，到军营中去。”曹植说着，脚步不停。

“站住！”荀彧厉声喝道。

曹植停了下来，但仍是面对着楼外，一副随时要走出去的样子。

“丞相大人让我回到邺城，不仅仅是为了征调军粮，还有话想让我

告诉你。”荀彧说道。

“那些话，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何况我到了军营之后，丞相大人自会亲加教训。”曹植说道。

“老朽有一番肺腑之言，要告知三公子，不知三公子愿不愿听？”荀彧的语气忽然柔和了许多。

肺腑之言？曹植心中不觉一震，缓缓回过身来。

荀彧抬起手，向楼外一挥。

杨修放轻脚步，悄然退到楼外。

啊！荀大人究竟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居然连杨修都不可以听见？曹植心头疑云大起。

3

城楼中一时异常寂静，仿佛连雪花飘落在城头上的声音也能清晰地听见。

荀彧凝视着曹植，久久不语。

曹植发觉荀彧的眼中隐隐有泪光闪烁，更在疑惑中多了一些惶惶不安——奇怪，从前我只有在丞相夫人面前，才有这样的感觉。怎么今日面对荀彧，也是如此呢？

“三公子，你此刻很难过吗？”荀彧忽然问道。

“嗯。”曹植答应了一声。

“是因为丞相大人打了一个大败仗？”

“嗯。”

“如果丞相大人此刻大胜而回，你会很高兴吗？”

“我……”

“你不会高兴。你不愿看到丞相大人打了败仗，因为丞相大人是你最崇敬的人。但你也不会为了丞相大人的大胜而高兴，因为丞相大人又是令你失望至极的人。”

“荀大人，你怎么能……怎么能……”曹植脸色苍白，话已涌到口边，却无法说出。

“三公子，你是否在怀疑——老朽怎么能知道你心中的想法？”荀彧问道。

“嗯。”曹植不想回答，却又不由自主地答应了一声。

“其实你在邺城中的所作所为，丞相大人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也知道得清清楚楚。丞相大人尽管和你是父子至亲，却又不明白你为何这般放荡不羁，为此十分忧虑。”荀彧说道。

一个人内心的痛苦，休说是父子至亲不能明白，就算是他最爱慕的人，也未必能够明白。曹植想着，仿佛又看到了甄宓的身影，只觉眼中一片潮热，几欲流下泪来。

“三公子为何如此，或许只有老朽能够明白。”荀彧又说道。

“你明白什么？”曹植脱口问道。

“老朽和三公子一样，平生最敬佩的人，便是丞相大人。但如今丞相大人却让老朽失望至极。”荀彧神情黯然地说道。

“荀大人，你……你……”曹植愣愣地望着荀彧，心中震惊至极——荀彧的话已是含有“怨恨”之言，而对丞相大人“怨恨”，便是对朝廷的“怨恨”，便是“大逆不道”，按律当处以斩首大刑。丞相大人最倚重的下属，就是荀彧啊。论理论情，荀彧都不应该对丞相大人有任何“怨恨”之意。

可是荀彧竟然有了“怨恨”之意，并且还亲口对我说出了“怨恨”之意。

荀彧为何对丞相大人有了“怨恨”之意，又为何对我说出了他的“怨恨”之意？难道他不怕我会将这“怨恨”之语告诉丞相大人吗？

“三公子，老朽是看着你长大的，知道你天性仁孝，又虚心好学，胸怀大志，心中十分高兴。你如今成了这个样子，老朽是心忧如焚啊。”荀彧说着，声音喑哑，喉间似是压着重物一般。

“丞相大人常在我们兄弟面前说起荀大人，让我们兄弟像尊敬父亲和老师那样尊敬荀大人，丞相大人还对我们兄弟说过——当今天下，真正称得上至仁至孝而又有着大智大勇，堪称‘王佐之才’的人物，也只是荀大人一人而已。”曹植边说边仔细观察着荀彧的神情。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丞相大人也。只是丞相大人对老朽实在是太过推许了。老朽和丞相大人相比，就像是腐草间的萤火与太阳相比一般，又怎么当得起公子尊以父师之礼呢？唉！老朽就算是以死相报，也难酬丞相大人的知遇之恩啊。”荀彧说着，眼中已流出了热泪。

看荀彧的神情，毫无虚假之意。可他又为什么对丞相大人有着“怨恨”之言呢？曹植想着，脱口问出：“荀大人既然是如此推崇丞相大人，又为何说对丞相大人失望至极呢？”

“三公子，丞相大人最常教导你的话是什么？”荀彧不答，反问道。

“丞相大人最常教导我的话是——好好读书，习练武艺，做一个大贤之人。”

“如何才能成为大贤之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以圣人的仁孝大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何为仁孝大道？”

曹植默然无语，过了好一会才答道：“从前我自以为明白了什么是仁孝大道，可是现在，我又不明白什么是仁孝大道了。”

“仁者，天下为公也。所有的人都能互相尊重，而不只是尊重自己的父亲；所有的人都能互相爱护，而不只是爱护自己的儿子。此便是圣人所说的‘仁者爱人’也。孝者，谦恭顺从之德也。做儿子的，顺从父

亲；做臣子的，顺从君王。一切人都依礼而为，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如此，世间便不会有争夺抢掠之事，天下也不会有兵战凶乱之事。家国安宁，人人快乐。圣人所说的‘大同’之世，现于人间矣。”荀彧说着，眼中闪烁出异样的光彩。

“人世之间，真能出现这样的‘大同’之世吗？”曹植问着，心中感到了强烈的震动——丞相大人经常在我面前说起仁孝大道，却从未像荀彧这样说过。

荀彧的话，才真正说明了什么是仁孝大道啊。

只是这样的仁孝大道，丞相大人定然不能接受。

丞相大人虽说权倾朝廷，也只是一个臣子——必须顺从君王的臣子。可是，丞相大人又怎肯顺从君王呢……

“只要人人怀着仁孝之念，大同之世，必能出现。尧舜之时，便是大同之世。文王、武王、成王之时，虽然不及大同之世，但家国安宁，人人快乐，可称为小康，亦为圣人贤者所追慕。”荀彧神情坚定地说着。

“为何自文王、武王、成王之后，不仅没有出现大同之世，连小康也见不到呢？”

“你读过《孟子》一书吗？”

“读过。”

“孟子见梁惠王那一章，你还记得吗？”

“记得。”

“梁惠王问孟子——老夫子将给寡人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又是如何回答的？”

“孟子回答道——大王为何开口便讲求利益呢？如果大王见人就说‘如何能使寡人的国家有利？’朝臣便会见人就说‘如何能使我的家族有利？’而百姓们便会见人就说‘如何能使我自身有利？’如此，上上下下就只看得见利益，就只会去争相谋夺私利，国家也就因此处在了危难之

中。”

“文王、武王、成王之后，所以连小康也难见到，正是上上下下只看得见利益，上上下下只知谋夺私利的缘故。”

“这样的情形好像已持续了千余年，还能够改变吗？”

“能。大同之世的出现，是因为有了尧、舜那样的圣君。小康的出现，是因为有了周公那样的圣人。只要如今能够出现一位周公那样的圣人，就可以使仁孝大道行于天下，虽不能重现大同之世，但重现文王、武王、成王时的小康，还是可以达到的。”

“荀大人所说的‘周公’，是不是丞相大人？”

“正是。”荀彧说着，声音异常沉重，“老朽少年之时，便熟读圣贤之书，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愿。后来董卓乱政，群雄并起，生灵涂炭，老朽忧愤之中，更加渴慕周公那样的圣人。盼着在天下大乱之后，能够出现一位雄才大略而又深怀仁孝之心的圣人，使大乱归于大治。老朽对天下英雄仔细观察了一番，深感惟有丞相大人才会成为周公那样的圣人，便毅然投奔到丞相大人帐下，直至如今。”

“谁知丞相大人并不是周公那样的圣人。”曹植苦涩地说道。

“不，老朽相信——丞相大人最初的确可以成为周公那样的圣人。”

“荀大人何以这般相信丞相大人？”

“有丞相大人的诗句为证。其《蒿里行》《薤露行》《善哉行》诸章，无不伤时感怀，斥责逆臣，追慕前贤，哀怜下民，透出尊君尽忠之心。还有丞相大人的行动为证，其伐袁术之逆，抗袁绍另立之谋，迎当今皇帝于危难之中，俱是大汉忠臣的举动。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丞相大人为众多奸人所惑，难以坚守臣节，有犯上之嫌，将自弃一世英名矣。”

“所以，荀大人才会……才会对丞相大人失望至极。”

“不仅是失望至极，更是……更是痛心至极啊。丞相大人是老朽心目中的周公，又对老朽有着知遇大恩，老朽纵然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丞相大人。老朽不愿看到丞相大人如此自弃，忽忽欲狂，几次想拔剑自刎……”

“啊。荀大人千万不可如此。”

“是啊，老朽不能轻易去死。老朽一死，倒也容易，却是于事无补，不仅不能报答丞相大人，反而会让丞相大人的名声受到损害。”

“难道……难道丞相大人必须是周公那样的圣人，天下才能重现小康吗？”

“圣人说过——尧舜以仁义之心治天下，则天下百姓俱是尊崇仁义大道。桀纣以暴虐手段治天下，则天下百姓只知暴虐之道。丞相大人执掌朝中权柄，一言一行，无不关乎天下风俗。丞相大人若是周公那样的圣人，必会以仁孝之心治天下，则天下百姓俱是尊崇仁孝大道，小康必可重现矣。丞相大人若不能坚持臣节，有所妄动，就只能以利害之术来治天下。则天下百姓无不争相谋夺私利，世道人心不问可知矣。”

“可是丞相大人已为奸人所惑，难以保持仁孝之心，又该怎么办呢？”

“你说该怎么办呢？”荀彧凝视着曹植，反问道。

“唉！”曹植长叹了一声，“这正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的地方。从前，丞相大人在我眼中至贤至明，虽是周公，也难相比。可忽然之间，一切都变了，丞相大人竟然……竟然不是我心中的那个丞相大人……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只想冲出城……冲出城，冲到军营去，上阵杀敌，以死报答丞相大人的养育之恩。”

“错了，错了！你和老朽当初一样，只想着自己了断，却没有想到过——你了断之后，又置丞相大人于何地？”

“依荀大人之见，我……我又该如何？”

“当坚信圣人的仁孝大道，以功补过，上能治国平天下，下可报答丞相大人的养育之恩。”

“如何以功补过？”

“丞相大人万年之后，其大业将由你来承袭。老朽盼你能够成为周公那样的圣人，永保臣节，以仁孝之心治天下，重现小康之世，英名传之千秋，永为后世追慕。如此，丞相大人纵有小过，也会因你的大功而为后世所讳。只有如此，你才可以报答丞相大人，才无愧立于天地之间。”

“啊……”曹植呆住了，仿佛有一个焦雷猛地在耳边炸响——荀彧竟然有这样的主张，这，这……

“难道你不愿成为一个大贤之人吗？难道你忍心看着丞相大人为奸人所惑，自弃一世英名吗？难道你不想尽人子之孝，报答丞相大人的养育之恩吗？难道你诗中的‘捐躯报国难，视死忽如归’之句，只是写给别人看的吗？”荀彧不容曹植多想，疾言厉色地喝问道。

曹植如同久困在幽暗的山洞中忽然发现了洞口，眼前豁然光明起来，浑身热血沸腾——我当然不能看着丞相大人自弃一世英名！

我当然想尽人子之孝，报答丞相大人的养育之恩！

我的诗句都是发自内心，又怎么是写给别人看的呢？

“不！我不能只想着自身！”曹植思绪如狂涛乱涌，激昂的话语冲口而出，“我愿意坚信圣人的仁孝大道……”

“好！”荀彧不待曹植说完，便高声赞道，并扑通跪倒在地。

“荀大人，你……你这是怎么啦？”曹植慌忙上前，扶起了荀彧。

“三公子愿意坚信仁孝大道，老朽死也……死也瞑目了。”荀彧神情激动，哽咽着说道。

“荀大人如此……如此推重小侄，不知……不知小侄能否……能否担当得起。”曹植亦是异常激动，翻涌的心绪无法宁静下来——我本来以为这个世上一片混浊，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我的心意，但荀大人的一番话，却是如惊雷一样把我从噩梦中震醒了过来。

原来，这个世上知我者并非没有，只是我昏昧不明，看不见罢了。

我以为今生今世也无法报答丞相大人的养育之恩，根本没有想到“以功补过”。我枉读了那么多圣贤之书，竟几乎忘了仁孝大道。

今日若非遇上了荀大人，我只怕是……只怕是铸成大错了……

“只要三公子能够坚信仁孝大道，就什么也可以担当了。”荀彧激动之中紧握着曹植的双手，连连摇动。

“今后小侄应该如何行事，还望荀大人指教？”

“首先，三公子须得振奋精神，切不可重蹈往日的荒唐。”

“小侄……

“三公子再也不可似今日这样驰马狂奔。”

“小侄只是在和辛毗赌气。辛毗说——我只能在禁苑、玄武池和城内骑马，绝不可……绝不可出城一步。小侄偏不听他的，就……就……”曹植脸色红涨，不知如何说下去。

“辛毗的话，是转述丞相大人的旨意，你必须遵守。何况辛毗身为丞相府长史，深得丞相大人信任，你也应该对他十分敬重才是。”荀彧松开握住曹植的双手，正色说道。

“是。”曹植答应着，微微垂下了头。

“那‘柳下’酒肆，三公子也不要再去了。”荀彧语气柔和地说道。

“……嗯。”曹植犹疑了一下，才答应道。

“丞相大人曾告诉我，他一回到邺城，就会给你成亲。”

“成亲？”

“是的。你已到了成亲的年龄。”

“不……”

“你必须听从丞相大人的话。”

“我……”曹植的眼前一下子出现了甄宓的面容，耳边也仿佛响起了甄宓的声音——你只能是我的植弟！一切早已被上天安排好了！

……

“你和崔氏结亲，丞相大人定会高兴。而且崔氏名望甚好，在朝中的势力亦是不弱。”荀彧说着，神色间透出些忧虑之意。

“我会让丞相大人高兴的。”曹植猛地抬起头，以坚决的语气说道。

“好，好！”荀彧连声赞道，脸上的忧虑之意一扫而空，“你今后要尽量发挥出自己的才智，以得到丞相大人的欢心，使丞相大人将你看作可以承袭大业的人。你必须牢牢记着——只有在你承袭了丞相大人的大业之后，才能去做你想做的一切。”

“如此说来，丞相大人不论让我做什么，我都必须顺从吗？”

“正是。”

“如果丞相大人所行之事有违仁孝大道，我也不能对他劝谏吗？”

“不能。”

“这……”

“自古成大事者，必有坚忍之心。昔者周公受谗奔楚，而忠直之心不改。孔子周游列国，屡屡受困，其克己复礼之志不变。三公子从今以后，当抱定坚忍之心，以天下为重，谨慎侍奉丞相大人。”

“只是……只是丞相大人并不会喜欢一个唯唯诺诺的人。”

“这个你不用担心，有一个人会随时帮助你。”

“他是谁？”

“丞相府仓曹属主簿杨修。”

“是德祖兄！”曹植惊喜地叫了一声——德祖兄一向与我相好，亲如兄弟。他又极为聪明，足智多谋，并且深得丞相大人信任。如果有他帮

助，我定能侍奉好丞相大人。

“老朽之心愿，亦是德祖之心愿。为避嫌疑，老朽将尽量不与三公子相见。三公子有任何为难之事，都可以去问德祖。”荀彧说道。

“想不到……想不到德祖兄亦是心怀大志。”曹植感慨地说道。

“三公子今后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心中须得有所准备。”荀彧意味深长地说道。

“荀大人的话，小侄会牢牢记在心中。”曹植说着，眼前再一次浮现出了甄宓的面容——大嫂，你再也不必为我担心了！我再也不会让你失望，决不会让你失望！

我什么委屈都能忍受，我将会像你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胸襟阔大的血性男儿。

4

雪花无声无息中改变了整个世界，从城头上望出去，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处处如琼雕玉砌般清丽纯净。

荀彧和杨修站立在城楼前，俯看着城内的大道。

曹植骑着白马，正顺着大道向丞相府行去。

“从今日起，我等的图谋就完全寄托在了三公子身上。”荀彧说着，声音里透出一种难以掩饰的沉重。

“三公子果然如大人所料，完全赞同了我们的谋划。”杨修说着，眼角眉梢全是兴奋之意。

“我们没有看错，三公子的确是心地仁厚。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三公子就像这天上的飞雪，过于纯净，缺少机心。他对我所说的话，至少应该有一点怀疑才是，可是他却一点怀疑也没有。以他的这种性情，面对至为险恶的立储之争，实在是有些……有些令人担心

啊。”

“如果三公子有机心，就难以是个心地仁厚的人，我们的图谋也就无法寄托在他身上。”

“是啊，天地之间，很少有两全齐美的事物，我等也不必太过奢求。”

“大人也无须过于担心。曹植固然缺少机心，但小弟可以帮助他啊。”

“你？”荀彧定定地看着杨修，苦笑了一下，“恕愚兄直言，老弟虽是聪明机敏，智谋过人，其实也是一个没有机心的人。”

“那么大人是个有机心的人吗？”杨修反问道。

荀彧一怔，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杨修笑道：“其实我们都是没有机心的人。真正有机心的人，决不会想出我等如此迂腐的图谋。”

“我等的图谋，决非迂腐，而是天之大道，一定要成功！”荀彧正色说道。

“我等的图谋，也一定能够成功。小弟虽无机心，但自信还有些智谋，能够应付丞相大人。”

“丞相大人在明，你在暗，对付他并不太难，难的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样在暗处。在开始之时，你根本不明白他们是谁。”

“大人所说的，是曹丕背后的人吧？”

“正是。从眼前的情势上看，曹丕成为丞相大人承袭者的希望比三公子更大，欲谋富贵者定会把赌注押在曹丕身上。这班赌徒之中，肯定有许多足智多谋的人。他们一定会想出种种毒计，帮助曹丕对付他的敌手。”

“这些我早就想到过。只要三公子争气，我定能帮助他对付所有的敌人。”“贤弟切不可过于轻视对手。”

“小弟并不敢轻视对手。小弟如今最担心的，还是丞相大人。”

“这也是愚兄最担心的。唉！朝廷兵马败到了这种地步，实是出乎愚兄的意料。愚兄固然不愿看到丞相大人获胜，但也绝不愿看到丞相大人如此惨败。贤弟也许看出来了——赤壁之战后，天下大势已经发生了巨变。”

“是啊。东吴经此大胜，兵力更强于往昔。而刘备不仅可以得到荆州之地，还会趁丞相大人忙于救援合肥之时，扩军屯粮，进窥西蜀。天下从此以后，将不再是丞相大人傲视群雄，而是朝廷、东吴、刘备三强并立，一时谁也无法灭了对手。”

“依照愚兄的预想，丞相大人足智多谋，虽然一时失策，错定了进兵方略，但占据荆州，灭了刘备，还是可以做的。这样，丞相大人尽管不能灭了东吴，却可以对东吴保持强大的压力，迫使东吴处于守势。如此，丞相大人就会存有不战而胜的念头，就会继续利用‘大汉’的名义。”

“如果丞相大人据了荆州之后，能够暂缓攻击东吴，先安抚人心，奖励士卒，也不至于败得这么惨了。而且贾诩、程昱等人都曾劝过丞相大人缓攻东吴，但丞相大人就是不听。”

“丞相大人是急于一统天下啊。”

“可现在却是三强并立，只怕十数年内，天下无法统一。”

“这种情形，对我们并不有利。”

“是啊。东吴、刘备太过强盛，就会根本不将朝廷放在眼里。丞相大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法宝已经失去了作用。既是如此，丞相大人就极有可能篡夺汉室，自己做了皇帝。”

“我们绝不能让丞相大人篡夺汉室，绝不能！”

“但若是丞相大人一定要代汉自立呢？”

“我会拼出了这条老命，去阻止他。不然，丞相大人篡汉之后，就是朝代的变换了。我们若要把变换了的朝代再变回来，不仅更加艰难，且会使天下又生出大乱，更不可收拾。”

“可是大人的阻止，不一定会让丞相大人改变主意啊。”

“那我们就只好铤而走险，杀了丞相大人。”荀彧说着，身子剧烈地抽搐了一下。

杨修听着，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不，不能走到这一步。这样太冒险了，而且……而且一样会使天下大乱。”

“但是我们必须有最坏的打算。所以，贤弟要尽快使曹植得到丞相大人的欢心，使他在曹家的地位更加凸显。这样，万一丞相大人有了什么‘意外之事’，曹植就会成为众人公认的曹家大业承袭者。”

“小弟定当不负大人所托。”

“有一件事，贤弟须多加注意。”

“什么事？”

“这次大军回到许都时，愚兄发觉曹彰对曹丕甚是不满，几次想在丞相大人面前指责曹丕，又强忍住了。”

“啊，这件事倒是对我们大为有利。”

“是啊。曹彰虽然不可能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但他却在丞相大人心中很有分量。如果曹彰对三公子友善而与曹丕为敌，则丞相大人在确定谁能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时，会更倾向于三公子。”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但你千万不可露出了痕迹。丞相大人对他的几位嫡子十分注意，我们除非到了极有利或者极不有利的时候，才能去打曹彰的主意。”

“小弟明白最锋利的长剑须在最恰当的时候刺出，才能得到一击而中的奇效。”杨修笑道。

荀彧亦是笑了一笑，但接着却皱紧了眉头。

“大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杨修问道。

“愚兄对贤弟有些不放心。”

“这……这是从何说起？”

“贤弟太聪明了。”

“聪明难道不好吗？”

“孔子曰‘过犹不及’，我担心贤弟太过聪明，反倒会引起丞相大人的妒恨。”

“可是丞相大人最看重我的地方，正是那些小聪明啊。一旦我忽然不那么聪明了，丞相大人岂不是要生出了疑心？”

“我不是要贤弟将聪明藏起来，而是想提醒贤弟——遇事须少用聪明，多用智谋。”

“多用智谋？”杨修喃喃念着，若有所思，“大人的话，小弟一定会记在心上。”

荀彧抬起头，望着漫天飞雪，低声吟道——

仲尼之世，王国为君。

随制饮酒，扬波使官。

杨修听着荀彧的吟诵，心中不觉感慨万千——这几句诗，是丞相大人受到皇帝赏赐之时，在我和荀大人等僚属面前即兴吟出的，言道：孔子之世，王室衰微，无人敬重。孔子深有感触，便称赞当年立有大功的管仲出使王室之时谨守礼法，随制饮酒，丝毫不敢逾越规矩。

丞相大人吟出此诗，无非是要告诉我和荀大人，他无论立下多么大的功劳，也会像管仲那样谨守礼法，绝无僭越之意，以期能够得到后世贤人的称赞。

如果丞相大人真能如他所说的那样，实为天下之福，我等也不必如此苦心谋划了。

可惜，丞相大人的这几句诗，只是说给旁人听听而已。

一个有着雄才大略，满腹智谋的人为什么要这般口是心非，刻意掩饰？

这说明丞相大人已经有了疑惧之心，对任何人都不肯加以信任。

荀大人此刻吟诵丞相大人的诗句，既是在排遣心中的遗憾，也是在提醒我决不可轻视了丞相大人！

5

仿佛只在一瞬间，又仿佛过了许久，春天重又降临到了人间。

桃花红了，杨柳绿了，叽叽喳喳的紫燕也回来了。

甄宓坐在内室中，怔怔地望着面前的青铜镜。

镜中的甄宓依然是那样的年轻，依然是那样的美丽。

远处隐隐有乐声传来。那乐声十分欢快，细细去听，乐声中还带着许多人的笑语。

“唉！”甄宓听着那乐声，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声，只觉心头压上了一块无比沉重的巨石，压得她无法站起。

我这是怎么啦？我怎么会这样呢？

我应该感到高兴，应该感到轻松才对呀！

植弟再也不像前些时那样荒唐了，再也没有对我说出那些傻话了。植弟还听从丞相大人的意愿，和崔氏之女成亲了。植弟又成了一个人人称赞、文武双全的聪慧少年。

我不一直是希望植弟这样吗？我不一直是在劝说植弟这样吗？

可是，可是我为何一点也不高兴？可是，可是我为何心中这般沉重？

甄宓的眼圈渐渐潮红起来，眼中的铜镜也渐渐模糊起来。

曹植似乎从铜镜中走了出来，曹植似乎在对甄宓说着——你是我在这个世上惟一放不下的人，我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了你，死也不甘心！

“植弟！”甄宓陡地呼喊了一声。

曹植消失了，铜镜中仍然是甄宓的面容，泪光盈盈的面容。

植弟，我也不甘心，我也不甘心啊！甄宓在心中说道。

“夫人，夫人！”小玉和小翠兴奋地奔了进来，“三公子和新娘子来拜见夫人了。”

“快请，请……请他们进来。”甄宓缓缓站起身，竭力平静下来——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永远也不会回来。

我应该是植弟的贤嫂，我也只能是植弟的贤嫂。

我应该为植弟感到高兴，更应该为植弟祝福……

第十二章　高台作赋，曹子建才高八斗

1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初冬时节。

西风带着阴冷的凉意，不停地从漳河上掠过。河岸上的柳树已是绿叶落尽，只剩下干枯的枝条在风中舞动，发出阵阵萧索的声响。

天空飘着几片灰云，遮住了太阳。

枝头上难得见到一只雀鸟，树丛中亦是少有鼠兔的踪影。

往年此时此地，正是最为荒凉空寂的时候。

今年此时此地，却是热闹非凡，胜过了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春天。

柳树旁的大道上，一辆辆高车疾驰而过，竟是一眼望不到尽头。

波涛滚滚的漳河分出一条水渠，向东蜿蜒而去。

大道顺着那条水渠向东延伸，直抵一座高台之下。

高台面临水渠，背负长天，远远望去，仿佛浮在云端之中。台上楼阁殿堂鳞次栉比，光彩灿然，犹如传言中的天宫一般。

一辆接一辆的高车停在了台下。一个接一个的朝臣从车中走下，神情谦恭地踏着长长的石阶，向台上行去。

台阶两旁站满手持长矛的护卫兵卒，个个都是身材魁壮，衣甲鲜明，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从面前走过的朝臣。

高台正中是一座巍峨的殿堂，殿堂的屋顶上立着一只巨大的铜雀，浑身上下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朝臣们屏住呼吸，弯着腰，迈着小碎步，鱼贯走进堂中。

堂内高大的屏风下，曹操身穿紫袍，腰系玉带，倚着一张青玉案几，傲然坐在木榻之上。

曹丕、曹彰、曹植等人侍立在曹操左右，俱是神情飞扬，满脸红光。

朝臣们依着官职大小，排列成队，拜倒在地，齐齐行以磕头大礼。

“罢了。”曹操微笑着一摆手道，“当今天下太平，万民安乐，吾欲与诸位同贺盛世，共享繁华，故筑此铜雀台，以了平生之愿。今日台已建成，吾当与诸位痛饮一醉矣。”

众朝臣又一次行以大礼，然后缓缓退到两旁，坐在早已准备好的铺锦芦席上。

曹操的心腹僚属荀彧、华歆、杨修、司马懿、夏侯淳、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人依照惯例，被安排在最为靠前的席位上。

曹丕、曹彰、曹植兄弟，亦是在最前面的席位上坐了下来。

每一个朝臣面前，都放着一张闪闪发光的乌漆木案。

通！通！通！宣示宴会开始的鼓声响了起来。

乐工们在堂下依次排列，奏起了悠扬的乐声。

乐声中，一队长袖飘飘的歌舞乐女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到了殿堂正中。

堂吏们忙忙碌碌，首先在曹操身旁的青玉案几上摆满了美酒佳肴，然后又将那美酒佳肴送到每一张乌漆木案上。

“诸位大人请！”曹操高高举起了盛满美酒的玉杯。

众朝臣连忙举起玉杯，同声道：“丞相大人请！”

礼让声中，乐女们轻舒长袖，翩翩起舞，齐声歌唱——

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

悲筝激新声，长笛吐清气。

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

持满如不盈，有德者能卒。

君子我苦心，所愁不但一。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

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

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

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

乐女们歌唱的是曹操新作的宴客之诗，大意是——今日与众多贤士同饮为乐，不惜一醉，玉筝激昂，以新作之曲显示英豪的悲壮胸怀；长笛悠悠，以清高之音透出贤士的高雅气度。

美妙的弦歌之曲荡气回肠，感人肺腑，四座宾客无不欣喜欢畅。高高的厅堂上乐声回转，宛若凉风阵阵吹过。

君子功高亦能谦让，德行方可有始有终。君子忧国忧民多有苦心，思虑万千远非一端。

访求贤士须有诚心，不可丝毫怠慢。眼看众多宾客醉饱而归，主人却不知贤士是否已尽在朝中。

飞鸟比翼翱翔在云天上，纵有罗网也难奈何。对于那些视荣华富贵如浮云的隐居之士，就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游荡于山野之间吧。

“丞相大人宴乐之时，尚不忘为朝廷访求贤士，其心至诚，可感天地矣。”荀彧高声说道，心中想——如今天下三强并立，战事不断，下民苦于劳役，岂有安乐可言？丞相大人妄言盛世，无非是粉饰其功，自欺欺人矣。

说什么功高亦能谦让，如此筑造殿台，大宴朝臣，俨然以王者自居，哪里是有德君子的作为呢？

丞相大人惟恐不能网尽天下贤士，只是惧怕忠心汉室的隐者有不利于他的言行罢了。

嗯，丞相大人即是尚存惧怕之心，我就须利用这一点来劝谏他，打消他的篡汉之念……

“丞相大人安邦定国，其武功虽是周公亦难相比。而丞相大人的文章道德，更是冠绝古今，与日月同辉矣。”司马懿大声说着，心中念头百转——曹操自赤壁大败后，性情已是大变，竟然失去了往日的雄心，不惜耗费府库之财，修造了这座富贵无比的铜雀台。大约曹操也知三强并立之势已成，不可改变，就想以声色自娱，安度晚年了？不，曹操如此，既是贪图声色之乐，又是另有所谋。

天下大势既是不可改变，曹操便会专心于内，加紧进行变刘氏天下为曹氏天下的谋划。

然而曹操又担心他的谋划太过明显，会激起众人的不满，便有意做出安享声色的样子，使众多拥护汉室的朝臣对他不加防备。

但是在暗中，曹操定会加紧实行他的谋划。

如果真是这样，倒是对我司马氏大为有利……

“丞相大人功比天高，非此台难以显示丞相大人之威德。诸位公子文才名扬天下，遇此盛事，岂可无所作为？”杨修边说边对曹操拱手深施一礼，心中道——近两年来，曹植再也没有出现差错，丞相大人甚是满意，却仍然未对众人明白宣示谁会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而曹丕这两年的表现，居然也是大胜往昔，常常得到丞相大人的称赞。

如此下去，只怕是对曹植不利。

毕竟曹丕是嫡长子，在礼法上大占优势啊。

曹植若想压倒曹丕，就须得处处占先，尽量在丞相大人面前表现他

的非凡之处。

今日正是曹植抢占先机的大好时刻，但愿他能牢牢把握……

“妙啊！德祖此言，甚合吾意。”曹操对杨修的提议大为赞同，当即令人端来笔墨纸砚，笑着对曹丕兄弟说道，“你等就以此铜雀台为题，各自作赋一篇，请众位贤士指教吧。”

曹丕兄弟同声答应了一个“是”字，神情却是大不相同。

曹植双目灼灼，挥笔疾书。

曹彰眉头紧锁，手中的笔久久悬在空中，迟迟写不下一个字。

曹丕眼中微带忧色，但仍努力做出从容之态，不徐不疾地在纸上书写着。若论文才的敏捷，天下只怕无人比得上曹植，这一番较量，曹丕恐怕要吃亏了。司马懿担心地想着。

杨修果然是聪明过人，善于把握时机。曹植有他辅佐，定能获得丞相大人的欢心。荀彧满意地在心中想着。

众朝臣见曹丕兄弟停杯写赋，俱是不敢再饮，放下了手中盛满美酒的玉杯。

“诸位大人请！”曹操看着众人谦恭的神情，十分高兴，举杯说道。

“丞相大人请！”众朝臣只是拱手回礼，却无一个人举起手中的玉杯。

“哈哈哈！在小儿辈面前，众位大人何须拘束？来，来……”曹操正说着，陡然停下了话头，他看见曹植已将手中的笔放了下来。

“怎么，子建竟是写好了吗？”曹操疑惑地问道。

“写好了。”曹植竭力以平静的语气回答道，但眼中却已透出无法掩饰的得意神情。

“拿来我看。”曹操难以置信地说道。

曹植离开座位，双手托着写好的《铜雀台赋》，恭恭敬敬地送到曹操面前。

曹操接过《铜雀台赋》，仔细看着。

曹植退回座位，悄悄往两旁看了一眼。

曹彰对曹植吐了吐舌头，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来。

曹丕仍是在凝神书写着，但手腕却在微微发颤。

曹植怎么如此快便写好了文章呢？他若求功心切，忙中出了差错，岂不是弄巧成拙吗？杨修的眉头不觉皱了起来。

曹植如此快便写出了文章，肯定不会出色。哼，他到底是太年轻了，沉不住气。司马懿心中顿时高兴起来。

圣人云“过犹不及”，曹植就算是真的才华过人，也不必如此炫耀啊。荀彧心中大为忧虑。

“好！”曹操猛地大叫了一声。

众人吃了一惊，不觉互相看了看，心中均想：丞相大人并未喝醉，怎么如此失态呢？

“好，好！哈哈哈！”曹操大笑声里，手舞足蹈。

司马懿心中大跳起来，兴奋之意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曹丕依然在凝神书写，脸色却已变得苍白。

杨修和荀彧心中立刻轻松下来，一齐望向了曹植。

曹植此刻已平静下来，神情谦恭地坐在乌漆木案之后。

“好赋，好赋啊！”曹操忘情地叫着，大声吟诵道——

从明后之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

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

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

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

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

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天功恒甚既立兮，家愿得而获呈。

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

虽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

休矣美矣！惠泽远扬。

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

同天地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

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曹操的吟诵声停了下来，其回音却缭绕在梁柱之间，久久不绝。

“好赋！好赋！”

“字字珠玑，句句生辉！”

“三公子之赋，虽屈、宋重生，亦不能相比矣！”

……

朝臣们争相称颂起来，声音如潮，震得殿堂嗡嗡回响。

“哈哈哈！”曹操大笑道，“诸位大人过誉了，过誉了！不过子建此赋，确有独到之处。其无拘无束，并不限于眼前实景，是子建胆识不凡也。其赋层层推进，有远有近，不直写铜雀台之雄伟，而以其周围之景

相衬，是子建文笔之妙也。其辞意境象壮美，气势沉雄，是子建心胸之阔大也。更难得的是如此好赋，子建竟能一挥而就，其才思之敏捷，足以惊鬼神矣！吾有此佳儿，实为至幸也！”

啊！丞相大人此语，竟是如同当年颂扬仓舒一般！曹丕心中剧震，手中的笔再也无法写下去。

唉！想不到曹植竟有如此高才，这回曹丕可是大大地输了一着。司马懿懊丧地想着。

杨修和荀彧并未随众称颂曹植，但脸上俱是透出了兴奋之意，听着曹操的夸奖之语，连连点头。

三弟已经得了彩头，我还写他干什么。曹彰一边想着，一边将笔放在了案上。

“子文！”曹操忽然叫了一声。

“啊……丞相大人！”曹彰吓了一跳，慌忙行了一礼。

“你的文章写好了吗？”曹操问道。

“还……还没有写好。”

“既然没有写好，你怎么停下了笔？”

“这……这……”曹彰神情尴尬，说不出话来。

“子文啊子文，你名为子文，却见不到一点文气，怎么能行呢？”曹操遗憾地说着，向曹丕望了过去。

曹丕的身子一抖，强自镇定着，将笔往纸上落下去。

“子桓，你也没有写好吗？”曹操问道。

“快……快写好了。”曹丕回答着，额上竟沁出了汗珠。

“你若一时写不出，也就不要勉强了。文章当如山中清泉，须自然流出，切忌刻意为之。”曹操笑道。

“孩儿……孩儿遵命。”曹丕痛苦地说着，放下了笔——我此刻就算勉强写好了，文采也一定不如子建。

与其写出来让众人嘲笑，我不如干脆不写……

“哈哈哈！今日之宴，吾大感畅快矣！来，来，来！吾当与诸位大人痛饮三大杯，不醉不休！”曹操高声说道，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众朝臣连忙举起酒杯，齐声称颂曹操教子有方，今日喜得佳文。

忽然，一阵急匆匆地脚步声传到了殿堂上。

众人循声望去，见丞相府长史辛毗手捧两卷文书，大步走到了曹操面前。

啊，莫非是有了紧急军情？曹操心中一惊，脸上却是神情依旧，笑意盈盈。

曹操曾经下过严令——丞相宴乐之时，任何人不得打扰。惟有丞相府长史辛毗一人例外，可以随时在宴乐中进见曹操，但也须是有紧急军国大事时，才能如此。

“丞相大人！”辛毗高举文书，跪下禀道，“张辽将军，钟繇校尉有紧急文书送来。”

张辽镇守合肥，防备东吴兵马；钟繇驻守关中，监视西凉马超。二人此刻送来紧急文书，难道是东吴和关中一齐出兵来攻？曹操心中忧急如焚，看上去却毫无惊慌之意。他接过两卷文书，随意放在案几上，对辛毗摆了摆手。

辛毗磕头行了一礼，然后站起身，退出殿堂。

“诸位大人请！”曹操看也未向那两卷文书看一眼，高举盛满美酒的玉杯，大声说道。

“丞相大人请！”众朝臣一齐举起玉杯回请道。

美妙的弦歌优雅地在殿堂中回响着，美丽的乐女轻盈地在酒席前旋转着。

只是那种“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的气氛，仿佛被殿堂外阵阵掠来的西风吹走了，每一个人看上去都似是在强颜欢笑，说出的话也软绵绵地毫无底气。

青玉案几上的两卷文书，就似两块巨石，沉甸甸压在众人的心头上——又要出征了，又要面对那些无比凶悍的敌人了！

这一次，丞相大人会征调多少人马，其中是否有我？

如此永无止境的出征，何日能了？

……

终于到了“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的时候。

美妙的弦歌消失了，美丽的乐女退出了，众朝臣亦是诚惶诚恐地走下了铜雀台。

高大的殿堂上，只剩下了曹操父子四人。

曹操这才拿起两卷文书，缓缓展开。

曹丕、曹彰、曹植紧张地望着父亲，心绪纷飞——今日在文才上大大输了一着，实在冤枉。待会儿丞相大人定要问起军务之事，我须在这上面压倒三弟。曹丕想道。

这次若有出征之事，我定要充当先锋，在战场上立下大功。曹彰想。

我一定要让丞相大人知道，我不仅可以大展文才，更能够在战场上一显身手。曹植想。

曹操首先展开的是张辽送上的文书。他看着看着，先是露出喜色，接着却是眉头紧皱。

“好一个可恶的孙权小儿！”曹操怒喝一声，扔下张辽送上的文书，然后又展开了钟繇送上的文书。

“啊！”曹操看着那文书，陡然发出了一声低呼，脸色大变。

曹丕兄弟互相看了一眼，想开口询问，又是不敢。

曹操的双手忽然颤抖起来，紧接着两眼一翻，往后便倒。

“丞相大人！”曹丕兄弟惊呼声中，一齐跃起身，扑到屏风下，扶住了曹操。

“疼……疼啊，疼死我了……”曹操双手捂住头部，痛苦地呻吟着。

丞相大人的头疼之疾又犯了！曹丕想着，猛地转过身，箭一般向殿堂外冲去。

大哥这是在干什么？曹彰和曹植不觉怔住了。

转眼之间，曹丕又匆匆奔回了殿堂。此时他手中已多了一个银盆，盆中盛满了清水。

啊，丞相大人每次犯病之时，都须冷水浸头，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上面呢？曹彰和曹植暗暗在心中自责道。

在儿子们的扶持下，曹操将额头伸进了清水中。

一阵凉意迅速传遍曹操的全身，暂时驱走了他头部的刺骨疼痛。

“丕儿，你好好看看这两份文书，把发生的事讲给彰儿，植儿听听。”曹操强打精神说道。

啊，丞相大人此时让我来看文书，是仍然将我看作了嫡长子啊。曹丕大喜，两眼放出光来。

曹操的身子猛地一颤，张开口欲说什么，又强行忍住了。

西风吹进了殿堂，帘幕呼啦啦地响着，似无数匹战马从天际驰来。

2

几阵西风吹过，天空中又飘满了雪花。

内室中帘幕低垂，将凛冽的寒意挡在外面。

曹丕坐在铺锦芦席上，斜倚着一张乌漆案几，手里端着盛满美酒的玉杯，不时举起来喝上一口。

一个容貌极美的少女跪坐在曹丕对面，身前放着一架玉筝。

铺锦芦席左边放着一盆炭火，将融融的暖意送到室中的每一个角落。铺锦芦席的右边置有一座刻满精致花纹的铜质香炉，将幽幽的香意送进曹丕和那美貌少女的肺腑之内。

“大公子今日要听什么曲子？”那美貌少女轻声问着。她口中每吐出一个字，就像高岩上有一滴水珠滑落到深潭之中，发出极为清脆而又带着隐隐回响的天籁之音。

这位李姬当真是个天生尤物，每日能听她轻歌一曲，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难为辛毗给我送上了如此贵重的一件礼物，今后我倒要好好感谢他才是。曹丕一边在心中想着，一边随口说道：“你喜欢弹唱什么曲子，就弹唱什么曲子吧。”

李姬嫣然一笑，手指轻拨筝弦，弹唱起来——

有美一人，宛如清扬。

妍姿巧笑，和媚心肠。

知音识曲，善为乐方。

哀弦微妙，清气含芳。

流郑激楚，度宫中商。

感心动耳，绮丽难忘。

离鸟夕宿，在彼中洲。

延颈鼓翼，悲鸣相求。

眷然顾之，使我心愁。

嗟尔昔人，何以忘忧。

曹丕听着，听着，竟是痴了，眼中潮湿滚热，望出去模模糊糊，一片茫然。

啊，他为了我竟是这般沉醉。李姬心花怒放，娇媚地问道："大公子，贱妾唱的曲子好听吗？"

"李姬，你知道这首诗歌是我为谁作的吗？"曹丕不答，反问道。

"这个……贱妾不知。"

"是啊，你不知道。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却成了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天下最美丽的女子，竟是为我所有了。"

"天下最美丽的女子？……她是谁？"

"不，她不一定是为我所有了。"曹丕脸上忽地现出痛苦之意，"虽然她就在我的身边，却又好像是如同天上的云彩那般遥远，纵然天天相见，也不能相亲。"

"她到底是谁？"

"那一年，我刚刚得到了她，却又要出征，心中的离愁无法排解，就为她写下了这首乐府诗歌。丞相大人一直说我武功虽好，文章却是差了许多。但丞相大人看了这首乐府诗歌之后，却再也不说我的文章差了。天下许多精通诗文的名士见了这首乐府诗歌，亦是对我心悦诚服。只有她见了这首乐府诗歌，却是一句话也不说，一句话也不说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听她为我弹唱这首曲子，可是她……可是她依然不肯……"

"大公子，你还没有告诉我——她是谁？"李姬委屈地说着，眼中的泪珠扑簌簌掉落下来。

"你不用知道她是谁？"曹丕冷冷说道。

"难道我比不上她吗？"

"你比不上。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比得上她。"

"大公子不说，我也知道她是谁？"

“她是谁？”

“她是一个贼妇，不要脸的贼妇。她嫁了一个男人，又嫁了一个，还嫌不够，还要到处去勾引男人。”李姬咬牙切齿地说着。

“胡说！”曹丕陡然狂怒地大吼着，狠狠将杯中的残酒泼了出去。

“噗——”酒水劈头盖脸地淋在了李姬的头上、脸上。

“哇！”李姬捂着脸大哭起来，边哭边倒在了席上，身子乱滚。

“你这贱妇，还敢撒泼！”曹丕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抬腿在李姬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啊——”李姬长长惨呼了一声，飞快地爬起身，捂着屁股就往室外奔去，一边奔一边哭叫着：“我不是贱妇，我是丞相夫人赐给大公子的。大公子骂我，就是在骂丞相夫人。我要去问问丞相夫人——我当真是个贱妇吗？”

不好，我又做了一件蠢事！曹丕怔住了，眼睁睁地看着李姬撩开帘幕，奔到了室外，只觉浑身冰凉——李姬的确是辛毗送给我的礼物。但辛毗身为丞相府长史，并不敢直接将美色送到我这儿来。

他只得先把李姬献给了丞相夫人，再由丞相夫人转赐给我。唉！这李姬着实有些妖气，不仅善于迷惑男人，连丞相夫人这等老妇竟也被她迷住了，以至于把她看得比我这个儿子还要珍贵，差不多每隔几天，就要把她叫去相陪。这李姬也就仗着丞相夫人的宠爱撒起泼来，居然把我都不放在了眼里。

若是放在从前，我也不怕丞相夫人。但现在我和子建正争到了节骨眼上，绝不能出半点差错啊。丞相夫人虽已年老，但她说出的话，丞相大人还是听得进去。万一丞相夫人听了李姬的挑拨，对我生了气，在丞相大人面前多说我几句坏话，那可怎么办呢？

唉！我为什么要对这贱妇提起甄宓，引得她打翻了醋罐子呢？如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啊，丞相大人宠爱的人不仅仅是李姬啊，她不也是十分喜欢甄宓吗？曹丕想着，眼前顿时一亮，忙大步向室外走去。

3

清幽的卧房中，甄宓抱着五岁的曹睿，坐在一张宽大的案几之后。小玉和小翠跪坐在案几侧畔，一边照看着燃得正旺的炭火，一边穿针引线，缝补衣裳。

案几上放着一幅白绢，清晰地写着几行黑字。

“睿儿，你仔细看着，娘的手指在哪儿，你就念到哪儿。”甄宓边说边将手指伸出，在白绢上缓缓移动着。

曹睿随着母亲手指的移动，朗声念道——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什么求之不得？”随着说话声，曹丕撩开帘幕，大步走了进来。

小玉和小翠连忙放下正在缝补的衣裳，屈身行礼。

甄宓也从席上站起，向曹丕行了一礼。

“罢了，罢了！”曹丕连连摆手，望着甄宓说道，“我有要紧的事儿告诉你。”

甄宓将曹睿交给小玉、小翠，说道：“你们且把小公子带到前边去玩吧，仔细别冻着了。”

“不，我要和娘在一块儿！”曹睿说着，身子便往甄宓后面躲去。

“睿儿，听话！”曹丕瞪着眼睛喝道。

曹睿站着，不敢再动，两只泪汪汪的眼睛向母亲望了过去。

“睿儿乖，听话，娘过一会儿就会让你进来的。”甄宓心疼地望着儿子，柔声说道。

曹睿嘟着嘴，不情愿地跟着小玉和小翠走了出去。

“夫君有什么要紧之事？”甄宓问道。

曹丕不答，目光扫向那宽大的案几，喃喃道：“睿儿是在背这首《关雎》。”

“睿儿早已会背了，我这是在教他认字。这首《关雎》上的字，睿儿差不多都能认下。”甄宓说道。

“睿儿他有没有问过你——这首《关雎》讲的是什么？”曹丕问道。

“他刚才还问过。”

“你给他讲解过吗？”

“讲解过。”

“我告诉睿儿——鸟儿在沙洲上快乐地歌唱，君子行走在河岸上，去看望那美丽善良的姑娘。”

“你是不是还告诉过睿儿——他只有好好读书，长大了才会成为一个人人喜欢的君子，才能求到那个美丽善良的姑娘？”

“你……你怎么知道。”

“当初母亲教我诵读《关雎》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丞相夫人她……”

“母亲她很不容易。母亲并非出身名门，从小无人教她识字。但她来到曹家后，却学会了读书写字，并且能够教导我们兄弟。直到现在，丞相大人还会提起母亲的好学上进，以此来激励我们兄弟。”

“丞相夫人的确是不容易。”

“正因为母亲不容易，才会对我们兄弟严加教导，希望我们兄弟个个都能成为人人尊重的君子，为她争气。”

“你们如今都是丞相大人的公子，谁敢不尊重你们？”

“公子不一定就是君子，你认为我是一个君子吗？”

甄宓默然不语，目光茫然地望着案几上的白绢。

“我知道，在你眼中，我并不是一个君子。可我一直是……一直是想做一个君子啊。在母亲教我念‘关关雎鸠’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做一个人人敬重的君子，并且还能求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只是后来……只是后来我却不信世上有什么美丽善良的姑娘，我以为美丽的女人都是会带来灾祸的凶煞恶鬼。我仇恨所有的美丽女人，并且想把她们全都杀死！”曹丕竭力以平静的语气说着，声音里却仍是透出了难以掩饰的痛苦之意。

“你……你为什么竟会这样？”甄宓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眼前忽地闪过她最不愿意回想的情景——她初次见到曹丕时的情景。

“我是怎么长大的，你永远也想象不出。”

“我听说过，你们兄弟是在军营中长大的。”

“你知道什么是军营吗？”

“我……”

“你不知道，当然不知道。那时候的军营，可不是如今的军营，那时候丞相大人四面受敌，差不多天天都陷在恶战中。我在诵读‘关关雎鸠’的同时，也在学习骑马射箭，学习杀人！我十余岁时，便要冲阵杀敌，见惯了鲜血淋漓的战场。”

“你……你十余岁便上了战场，岂不是……岂不是太危险了？”

“何止是危险？如果没有我大哥的拼死保护，我早就让人碎尸万段了。”

“你大哥？”

“是的，我大哥。如今人人都以为我是丞相大人的嫡长子，早把我大哥忘得干干净净。只有我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

“我听说过，你大哥是在丞相大人征讨张绣之时突遇伏兵，不幸阵亡……”

“谎言，谎言！”曹丕猛地打断了甄宓的话头，“我大哥分明是……分明是被一个女人害死的！丞相大人被那个女人迷惑住了，就不顾我的性命，不顾大哥的性命……我，我从那以后，就恨死了女人，就想……就想把迷惑丞相大人的女人全都杀了！”

“你错了。在这个世上，女人不过是战胜者应得的物品，她们根本没有选择迷惑谁的权力。”

“是的，我错了。我见到了你后，就知道我错了。我又记起了母亲教我诵读的《关雎》，我终于求到了一个只会在梦中出现的美丽而又善良的姑娘。我为那个姑娘写下了‘有美一人，宛如清扬’的诗句。我渴望听到那个姑娘弹唱我心底迸出的诗句。可是，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听到她弹唱过，从来也没有。也许，这不能怪她，只能怪我。因为我并不是她心目中的君子。尽管我一直想成为她心目中的君子。”

“子桓，你诗句中的那位姑娘实在……实在太过美丽，那不是我，绝不是我。并非是我不愿意为你弹唱，而是……而是我不愿意给你留下一个假象：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人。”

“你就是我诗中所写的那个美丽善良的姑娘。”

“我不是。”

“你是。”

甄宓不再说什么，心中满是疑惑：子桓今日为何要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样的话，他已好久没有对我说过啊。

“你知道吗？这首诗歌，是我将要出征时写下的。从那以后，每逢出征之时，我就非常想听人吟唱这首乐府诗歌。”

“莫非你又要出征？”

“正是。”

“这次又是南征？”

“不一定。这次的军情十分紧急，合肥，关中两处要地同时出了大事。丞相大人接到报急的文书时，又惊又怒，当场旧疾复发，差点晕了过去。”

“你……”甄宓欲言又止，心想军情之事，并非是我应当知道的，何必问他。

曹丕没有察觉到甄宓的神情变化，自顾自地说道：“赤壁一战，丞相大人所以未能大胜，是因为孙权、刘备二贼联合对抗朝廷的缘故。丞相大人最担心的，就是孙权和刘备会这么一直联合下去。前些时，孙权手下的大将周瑜为了和刘备争夺荆州的南郡之地，眼看就要发生大战。丞相大人为此十分高兴，打算趁孙、刘打得难解难分之际，突发大兵南下，一举灭亡孙、刘。不料张辽将军忽然送来了紧急文书，说那周瑜已病重而亡，孙、刘二贼复又和好，孙权竟将南郡‘借给’了刘备，让刘备取得了西蜀之地后，再来归还。孙权既已与刘备和好，便是没有了后顾之忧，就日日操练水军，欲袭占合肥，进逼许都。唉！孙权这一招本就十分厉害，偏偏关中的马超竟也不肯安分，秘密与西边的羌氏之族勾结，图谋反叛，想那马超虽是无甚智谋，却武勇过人，威猛不下于当年的温侯吕布。孙权、马超俱为劲敌，丞相大人若想安宁，非得尽发精锐之师征讨不可。我身为曹家的嫡长子，出征之事，已是不可避免。只是不知丞相大人是欲先征孙权呢，还是欲先征马超。”

“夫君是想在临行之际，让贱妾弹唱一曲？”甄宓问道。

“夫人会为我弹唱吗？”

“你不是有李姬吗？她不论是美貌，还是歌喉，都远胜贱妾。”

“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女子能够胜过夫人。我其实并不想要那个李姬。但一来李姬是丞相夫人所赐，我不敢不要。二来……二来我也喜欢听人弹唱歌曲。你既然不肯为我弹唱，我就只好让李姬代替你了。”

“有了李姬代我侍奉夫君，我方能尽力教导睿儿，丞相夫人在这上面想得十分周到。”

“可是……可是李姬不能敬重夫人，常有失礼之处。”

“李姬有代我侍奉夫君之功，我很感激她。”

“你真是这样想的？”

“李姬其实很可怜。她还是个孩子，就远离父母，进了丞相府这样规矩森严的深宅大院，心情自然不会很好。我既是比她年长许多，理应让着她一些，又何必与她处处计较呢？”

“夫人能如此大度，我……我真没想到。唉！这李姬的心胸哪怕只能及你一小半也好了。可她……她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敢在我面前撒泼放刁，实是可恶！”

“她……她为何要撒泼？”

“为了你。”

“为我？”

“正是。我想着就要出征，便让她弹唱一曲……”

“她不肯弹唱？”

“她倒是愿意弹唱，而且弹唱的正是那首‘有美一人，宛如清扬’的乐府诗歌。她的歌喉的确不错，我听得入迷了，一时大意，就告诉了她：此诗乃我特意为夫人所作的。谁知她听了竟是醋意大发，口出恶言。我恼怒之下，就……就踢了她一脚。”

“啊，你踢伤她了？”

“没有。我只是轻轻踢了她一下。”

“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哭着跑出去了，大约是到丞相夫人那儿告状去了。”

“丞相夫人十分喜欢李姬，只怕要责怪你了。”

“我本来不怕她去告状，也懒得理会她。可是……可是我又担心李姬会在丞相夫人面前胡言乱语，挑拨离间……”

“夫君的来意，贱妾已明白了：夫君是想让贱妾到丞相夫人那儿去，为你辩解一番。”

“知我者，夫人也！”曹丕大喜，竟弯腰深施了一礼。

“夫君的大礼，我可担当不起。”甄宓侧身避让着，心中不觉浮起了阵阵寒意——子桓真正担心的是丞相大人。他害怕卞夫人听信李姬的哭诉，会一怒之下向丞相大人说出了对他不利的话。

唉！子桓是越来越善用心计了。他为了让我尽力帮助他，竟然弯弯绕绕，说出了这样一番言语。

子桓啊子桓，你依然是对我毫无所知。纵然你为我写出了一百首“有美一人，宛如清扬’的乐府诗歌，也难以明白我的心意。

难道你不这么费尽心机，我就不肯帮你吗？

难道你到如今还不明白：我只能成为你的“贤妻”吗？

难道你到如今还不知道：你是睿儿的父亲，为了睿儿，不论我是否情原，都应该帮你啊？

你什么时候，才会真正以赤诚之心与我相待呢？

罢了，罢了！我不是早已心止如水池吗？怎么还会这样想呢？

除了睿儿，我其实什么也不必想了，什么也不必想了……

4

曹丕独自一人坐在内室中，将一幅关中地图铺在案几上，仔细观看着。

丞相大人一定会把我和子文、子建召去询问出征方略，我得多多准

备……不，不对！丞相大人眼前最担心的事情，不一定是出征之事，不然，他早就召我去了！

那么，丞相大人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曹丕的心中顿时烦躁起来，再也坐不住。他猛地站起身，在内室中徘徊起来。

我必须找个人破解心中的疑问。

这个人应该是谁呢？

这个人必须极有智谋，又愿意真心拥戴我。

如今愿意拥戴我的人倒是不少，但真正有智谋的人却不多。

朝廷中的智谋之士，其实并不算少，其中荀文若名气最大，崔琰、满宠、贾羽等人也是名扬天下，只是……只是这些人俱是自高身份，对我敬而远之，难以为我所用。

还有一个杨修也极有智谋，可他偏偏是子建一党……

啊，子建既有杨修这等智谋之士为羽翼，说不定已猜到了丞相大人的心意。

不，不！我不能再次让子建给比下去了，决不能！

唉！今日都怪这个李姬，把我的心给弄乱了……啊，这李姬不是辛毗送给我的吗？而辛毗又和司马氏来往密切。

妙！我应该立刻找辛毗，让辛毗告知司马氏——我曹丕要登门拜访了。

司马氏家的仲达先生，一样是极有智谋啊。

仲达先生和荀彧他们不一样，虽然极少与我来往，却对我十分礼敬，并不有意疏远我。

上次南征之时，仲达先生还送了我一份厚礼呢。

如果我此时去见仲达先生，向他请教，他一定不会拒绝。

曹丕愈想愈是兴奋，停下脚步，大喊了一声：“来人！”

两个侍女连忙奔进了内室，恭恭敬敬地侍立在门旁。

“更衣，我要去见辛长史！”曹丕春风满面地说着。

第十三章　司马酿谋，曹植寻计见杨修

1

烛光幽幽，不时闪动一下。滴滴蜡泪凝结在烛架上，犹如枝头上积满了雪珠。

司马懿和曹丕分宾主坐在屏风下的木榻上，神情凝重。

“仲达先生，你难道一句话也不肯指教在下吗？”曹丕说着，心头溢满了绝望——我已经把什么话都说出去了，这个司马仲达却未透出半点帮助我的口风。

莫非在司马仲达眼中，我已经被丞相大人抛弃，绝无承袭曹家大业的可能？

不，不会是这样！丞相大人到目前为止，并未露出任何抛弃我的痕迹啊。

可是，可是司马仲达又为什么不肯帮我呢……

“大公子，下官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司马懿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问道。

“仲达先生请讲。”

“大公子来此，丞相大人知道吗？”

“这……这个，丞相大人不知。”

“如果丞相大人知道大公子来到此处，会怎么处置下官？”

“这……”曹丕无法回答。

“丞相大人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下官。”司马懿望着曹丕，声音低沉地说道。

“啊，这个……这个……不致如此吧。”曹丕说着，心中大为震惊——在我的想象中，丞相大人知道我来到此处后，或许会对司马懿十分冷淡，甚至会罢了司马懿的官职，但也不至于动了杀心啊。

可是司马懿为何会这般说呢？他是在危言耸听？

不，司马懿不像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人啊。

“从前丞相大人或许不致如此，但到了如今这种地步，丞相大人定会如此。”司马懿斩钉截铁般说道。

“此为何故？”

“因为丞相大人须得很快做出一个决断——谁能成为他的承袭之人！”

“谁能？”

“只有丞相大人自己知道。”

“以仲达先生看来……”

“以下官看来，丞相大人此刻会对大公子十分注意，惟恐大公子私自结交朝臣，以图自固。所以说，丞相大人在知道了大公子今日的举动后，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下官。”

“可是……”

“可是下官明明知道今日与大公子相见，会惹上杀身大祸，但还是将大公子迎到了堂上。”

“啊，仲达先生如此看重在下，实是……实是……”曹丕激动之中，不知说什么才好——司马懿分明是在说：他已把性命交到了我的手中。既然司马懿连性命都交给了我，还不会帮助我吗？

“大公子，你知道下官如此甘冒奇险，是为了什么吗？”司马懿问道。他的神情十分平静，看不出有丝毫的激动。

“仲达先生深明大义，心忧天下，所思所行无不是为了圣贤之

道。”曹丕肃然说道。

“也不全是如此。”司马懿摇头说道。

“这……”曹丕眼中满是困惑之意。

“下官所以如此，也是为了保全我司马氏。”司马懿坦然说道。

“仲达先生之意，在下不怎么……不怎么明白。”

“如今天下人都已看出，曹家大业的承袭者不是大公子，就是三公子。朝臣之中，有许多人盼着大公子会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者，也有许多人盼着三公子会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者。对于这件至为重大的事情，我司马氏也不能不关心。今日下官愿对大公子说出肺腑之言：我司马氏从心底里盼着大公子能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啊，在下承蒙仲达先生这般看重，实是……实是感激不尽，感激不尽！”曹丕心中狂喜，声音都变了调。

司马懿的一番话，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更是大大出乎他的期望。

曹丕仿佛是一个溺水的人突然见到了一只大船，并且抓住了那只大船的船舷。

“大公子，我司马氏为什么会盼着你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呢？是因为只有大公子才能将曹家的大业发扬光大。如果是三公子承袭了曹家大业，则天下必将大乱。我司马氏向来文弱，天下大乱，与我司马氏极为不利。”

“仲达先生为什么认为三公子成了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天下就会大乱呢？”

“大公子，如今天下大势如何？”

“如今的天下大势，是孙权、刘备二贼合力对抗朝廷。”

“朝廷能很快擒杀孙权、刘备二贼吗？

“不能。”

“如此，则天下征战之事，必将持久不断。执掌朝廷权柄者，必须通晓兵法，善于御将，并且有着坚毅果敢的决断之力。请问大公子，在通晓兵法、善于御将以及决断之力三方面，是大公子更胜一筹，还是三公子更胜一筹？”

“我自信要比子建更胜一筹。”

“大公子想来已是明白了下官的苦衷。”

“在下明白了：子建不通兵法，不善御将，缺少决断之力，他若执掌朝中大权，天下必乱。只是……只是在下还有一事不明。”

“大公子还有何事不明？”

“我不明白，丞相大人难道看不出：子建执掌权柄，天下必乱。”

“丞相大人早已看出。”

“那么丞相大人为何还要这般折磨我？”曹丕痛苦地说道。

他已经将司马懿看成了最可信任的人，已是毫无顾忌了。

“三公子才思敏捷，博闻强记，亦有许多好处。如果是在太平盛世，三公子也可执掌权柄。”

“如今孙权、刘备二贼猖狂，关中的马超又企图谋叛，天下并非是太平盛世。”

“但是丞相大人以为他可以使天下太平。”

“丞相大人想等到天下太平了，他就……他就让子建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正是。”

“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丞相大人如今也明白了天下不可能很快太平起来，他已到了必须做出决断的时候。”

“丞相大人的决断，仲达先生不能猜出吗？”

“不能。”

“可是，仲达先生又说过天下大乱，与司马氏极为不利。”

“下官说过。”

“如果丞相大人的决断是个错误的决断，天下必会大乱。”

“大公子所言极是，下官正为此日夜不安。”

“难道仲达先生就这样坐视丞相大人做出错误的决断吗？”

“下官心中忧惧，实不知如何是好。”

“仲达先生智谋过人，难道不能想出一条好计吗？”

“下官愚笨，哪里有什么好计呢？”

“仲达先生到了此时，还不肯信任在下吗？”曹丕大急，呼地站起，眼中全是恳求之意。

司马懿也忙站了起来，拱手说道：“下官身为丞相府僚属，别说没有什么好计，就算有些主意，也不能用在丞相大人身上啊。”

“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仲达先生名满天下，熟知古今典籍，怎么如此迂腐呢？”曹丕急不可耐地说道。

“大公子，下官自幼熟读圣贤之书，最看重的就是礼法，下官可以不惜自身，却不能不惜礼法……”

“看在天下苍生份上，仲达先生就不要这么爱惜礼法了。”曹丕猛地打断了司马懿的话头，弯腰向司马懿深施了一礼。

司马懿慌忙还礼：“大公子如此，置下官于何地？”

“仲达先生如此，又置天下苍生于何地？”曹丕声色俱厉，针锋相对地问道。

司马懿脸色顿变，缓缓点了一下头，道："大公子提醒得好。若是天下大乱，不仅是与我司马氏不利，也是与天下苍生不利了。"

"如此，就请仲达先生不吝赐教？"曹丕说着，惟恐司马懿改变主意，忙又拱手施了一礼。

司马懿还了一礼，叹息着道："唉！情势如此，下官的确不可拘于小节了。如今要想使丞相大人的决断有利于天下苍生，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曹丕忙问道。

"大公子，铜雀台大宴之后，丞相大人召见了你吗？"司马懿不答，反问道。

"没有。"

"丞相大人是否应该召见大公子？"

"应该。"

"但丞相大人为何没有召见大公子呢？"

"这正是在下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之处。"

"丞相大人如此，必是有一件非常重大的心事难以放下。而这件心事他又无法告诉外人。"

"这件心事是什么？"

"如果大公子能够帮助丞相大人放下这件心事，则丞相大人必是对大公子另眼相看，也就会做出有利天下苍生的决断了。"

"可是……可是我并不知道丞相大人的这件心事是什么？"

"大公子仔细想一想，在丞相大人眼中，什么事情才能算得上非常重大？"

"在丞相大人眼中，重大的事情很多。"

“但这件事情却是最重大的，而且难以告诉外人。”

“最重大？而又难以告诉外人？”曹丕皱眉苦思着，忽然眼中一亮，“啊，在下明白了。丞相大人心中最放不下的事情，是……是许都皇宫中……皇宫中的事情。”

“大公子英明睿智，什么事情都能一眼看穿。”司马懿边说边恭恭敬敬地向曹丕行了一礼。

“丞相大人的这件心事的确最为重大，我该怎样帮他放下来呢？”曹丕解开了心中一个巨大的疑团，只觉浑身轻松，十分高兴地问道。

“大公子既然明白了丞相大人的心事，自然有办法使丞相大人的这件心事放下来。而丞相大人在知道了大公子想出的这个办法之后，定会做出一个有利于天下苍生的决断。”司马懿缓缓说着，将“大公子想出的这个办法”一句说得异常清晰。

我当然不能让丞相大人知道，我的办法实际上是司马仲达想出的。曹丕心中说着，脸上浮满了笑意道：“在下此刻已经有了一个办法。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仲达先生能否猜中我的这个办法？”

看来曹丕其人，竟是和他父亲一样奸诈，今后我须得更加小心才是。司马懿想着，神色更加谦恭，先弯腰对曹丕深施了一礼，然后说道：“大公子且请坐下，容下官仔细想想再猜，若是猜错了，还望大公子不要见怪。”

你这家伙还会猜错吗？曹丕又是得意，又有些妒忌地想着，神情肃然地在木榻上坐了下来。

2

夜已深沉，堂外的西风呼啸着，一阵紧似一阵地从屋顶上掠过。

司马懿孤零零地坐在木榻上，怔怔地望着烛架。

烛架上的蜡烛已快燃到了尽头，火焰却更加明亮。

司马朗幽灵一般从帘幕缝中走进来，无声无息地行至木榻前。

“大哥，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呢？”司马懿边问边站起身，向司马朗拱手行了一礼。

“府中临时出了一件小事，给耽误了。”司马朗说着，还了一礼，“贤弟请坐。”

二人在木榻坐了下来。

“曹丕什么时候走的？”司马朗问。

“走了好久。”

“不会有人知道他来过吧？”

“他很小心，天黑后才来，又没带着随从，不会有人知道他的行踪。”

“辛毗知道。”

“但他绝不敢把这件事泄露出去，除非……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曹植成了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这……”

“这很寻常。曹植若是得势，辛毗当然会拼命去巴结，当然会把我们出卖了，以讨得主子的欢心。”

“如此说来，曹操若是选中了曹植，我们司马氏便是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我才会冒险与曹丕相见。”

“唉！”司马朗长长叹了一声，“如今……如今我司马氏当真是……当真是没有一点退路了。”

“难道大哥还存有侥幸之念吗？”司马懿不满地问道。

司马朗默然不语，过了半晌，喃喃说道：“眼前的情势当真是到了最要紧的时刻吗？”

“大哥也许知道了吧，张辽和钟繇那儿的确是出了紧急军情，这才飞马送来了文书。”

“知道，马超要反叛，孙权要攻打合肥。”

“孙权和马超二人，谁对丞相大人的威胁更大？”

“从长远来看，自然是孙权的威胁更大，但从眼前来看，却是马超的威胁更大。”

“此为何故？”

“合肥经过朝廷多年经营，高沟深垒，已是十分坚固，孙权一时打不进来。但马超就不同了，他若占据了关中之地，便可凭借山河之险，进可攻，退可守。到了那时，曹操再想去制服他，就千难万难了。”

“更可怕的是，刘备已在准备夺取西蜀。曹操若不及早解除马超的威胁，则刘备取得西蜀后，就极有可能与马超联合，发兵直扑许都。与此同时，孙权也将大举北攻。”

“到了那个时候，曹操辛辛苦苦挣来的大业，必将毁于一旦。”

“曹操又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大业毁于一旦？他必将亲领大军征讨马超。”

“这样看来，眼前的情势的确是……的确是到了最要紧的时刻。”

“如今曹操的威望从表面上看去，比什么时候都强，其实他已大失人心，朝廷内外都对他极为不满，随时都会有祸乱之事发生。”

“在这种情势之下，曹操将不得不明确地告诉众人——谁是他的承袭之人！”

“曹操需要一个承袭之人坐镇邺城，弹压异己。这样，他就可以放心出征了。”

“而曹操选择的承袭之人，极有可能是曹植。”

“不！”司马朗脸色惨白地叫道，“我们决不能让曹植……”他说着，猛地停下了话头。

蜡烛陡然熄灭了，堂上一片死黑。

“点……点烛！”司马朗恐惧地说着。

“不必，我喜欢这么坐在暗中。”司马懿说道，他的声音听上去十分从容，毫无惧意。

“曹操……曹操真的会选择曹植吗？”司马朗问道。虽是在黑暗之中，他的声音依然透出了无法掩饰的惊恐。

“曹操正在犹豫。因为曹植并非十全十美，不能完全令曹操满意。但曹操犹豫到最后，一定会选择曹植。”

“贤弟之言，也许……也许有些道理。这两年，曹植好像甚得曹操的欢心。”

“这是因为曹植背后有高人指点。”

“是啊，那杨修就明显是曹植一党。”

“曹植身后的人，恐怕还不只是杨修。”

“还会有谁？”

“近来朝廷内外有许多流言，大哥知道吗？”司马懿不答，却反问道。

“知道。”

“那些流言，对曹操有利还是不利？”

“那些流言有逼迫曹操尊崇汉室、自削权势之意，当然对曹操十分不利。”

“那些流言，对曹植有利还是不利？”

“这个……应该说是有利。曹操面对这些流言，必须早做出决断。而在眼前的情势下，曹操做出的决断，恐怕会有利于曹植。”

“造出这等流言的人，智计深沉，极为高明，必是杨修一党。”

“他会是谁？”

“我疑心是荀彧。杨修的父亲，曾做过荀彧的老师，杨、荀二家，一向十分亲密。”

“不会吧。近两年来，杨、荀二家已很少有来往了。”

“这恐怕是遮人耳目的招数。”

“曹植能够得到杨修、荀彧二人相助，只怕……只怕是极难对付。”

“如果不难，小弟会和曹丕相见吗？”

“贤弟……贤弟出的主意，真能打动曹操吗？”

“一定能。曹操只要听了曹丕献上的‘主意’，就会相信：曹丕的才能大大胜过了曹植。”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杨修就不会想出贤弟这个主意吗？他不会把这个主意告诉曹植吗？”

“杨修聪明绝顶，当然会想出我想到的这个主意。但他不会将这个主意告诉曹植。”

“为什么？”

“因为没有必要。”

“这个……这个愚兄不大明白，还望贤弟详细说来。”

因为在杨修看来，曹植已是稳操胜券，他没有必要去见曹植，以引起曹操的怀疑，反倒坏了大事。

“贤弟之言，似是……似是有理。”

“不是‘似是有理’，而是大有道理。”

“唉！愚兄总是觉得贤弟……贤弟太过冒险……”

“此时我们司马氏已面临绝境，非铤而走险不可。再说，愈是冒险的举动，敌人便愈是难以防备，就愈是可以出奇制胜。”

司马朗默然不语，司马懿也不再说什么。

黑沉沉的堂上异常寂静，清晰地透出两个人的呼吸声。

“贤弟好像看错了一件事。”司马朗忽然打破沉默说道。

“是哪一件事？”

“甄宓和曹操的事。”

“大哥说得不错，在这件事上，我的确看错了。”

“贤弟……贤弟……”司马朗没有料到司马懿会承认他“错了”，一时不知如何说才好。

“小弟以为有甄宓的存在，曹丕就不可能得曹操的欢心。我们的谋划要成功，非得对付了甄宓不可。”

“为此我们费尽心机，把美女李姬送给了曹丕。”

“李姬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可惜，我们竟是找不到比李姬更好的美女。”

“其实，李姬也不错。据辛毗说，自从有了李姬，曹丕就很少到甄宓房中去了。”

“这并不能说，曹丕已经疏远了甄宓。因为曹丕仍是对甄宓十分在意，曹丕最喜欢听的歌曲，还是那首‘有美一人，宛如清扬’。”

“但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并未出现……曹操父子没有为甄宓起过任何冲突。”

“这不是李姬的功劳，而是因为曹操并未私会过甄宓。”

“不错，季达为此反复向辛毗打听过两年中，曹操的确没有和甄宓私会。”

“曹操为什么不与甄宓私会？”

“这……这。曹操不与甄宓私会，就不会和曹丕发生冲突，这不是很好吗？”

“不好。”

“为何不好？”

“因为这件事不太与曹操的性情相合，有些反常。我们司马氏要谋划大事，就必须清楚地知道曹家的任何事情。”

“我们可以从辛毗口中打听曹家的事情。”

“不行。辛毗不会什么都告诉我们。”

“我们还有李姬。”

“她更不行。”

“她为何不行？”

“她有着上天给予的绝世美色，又擅于弹唱，却未能使曹丕疏远甄宓，则其心智之低下，可想而知。让这样一个心智低下的女子去探知曹家的秘密，不仅难以成功，反倒会坏了大事。”

“但是贤弟仍在让季达寻找美女。”

“因为美女是对付曹家最厉害的武器。”

“这个美女应该是什么样子？”

“她的美貌和弹唱之技，绝不能在李姬之下。而她的心智，则必须大大在李姬之上。并且她还应该对我司马氏怀有感恩之心，愿意为我司马氏做出她能够做出的一切。”

“这……这样的美女，何处去寻？”

“这样的美女一定要寻到。让曹丕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只是我们司马氏整个谋划的第一步。这一步成功了，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我们司马氏必须步步成功，不能出了任何差错。但我们司马氏若是不能清楚地知道曹家的秘密，尤其是不能清楚地知道曹操、曹丕的秘密，则很难避免出现差错啊。”

司马朗听着，又是默然不语。

“大哥，你难道不赞同我的话吗？”

“情势至此，我能不赞同吗？愚兄是在想也许贤弟所说的那个美女，我们司马氏能够寻到。”

“啊，大哥既然这样说，那个美女定是有了眉目。”司马懿的声音中透出掩饰不住的欣喜。

“也可以说是有了些眉目。”

“那个美女是谁？”

“贤弟知道我为何来晚了吗？”

“大哥不是说府中临时出了一件小事吗？”

“此刻看来，那已不是一件小事了。”

“还请大哥详细说来。”

“大约半年之前，季达买了一个姓郭的侍女。那侍女初看十分寻

常，季达也未放在心上。谁知数日之前，那侍女竟逃走了，而紧接着就有铜鞮侯的管家找上门来，说那侍女是铜鞮侯家的逃奴，要我们司马氏交出人来。我们司马氏一来不想多事，二来看在铜鞮侯也有些势力的份上，就好说歹说，赔了些黄金，算是了结了此事。不想今日天黑之后，那姓郭的侍女竟又回到了府中。更奇的是那姓郭的侍女不知怎么精心装扮了一番，居然十分美丽，把季达看痴了，非要留下那姓郭的侍女。愚兄想着此事传扬出去，必会得罪铜鞮侯，也会让我司马氏的名声受损，因此劝季达放了那姓郭的侍女，只当她真的逃走了。可是季达偏偏不肯，费了我许多口舌，也没能将他说服。”

“啊，这……这侍女没说她为什么要逃出铜鞮侯府吗？”

“据说是铜鞮侯要强收她为侍妾，而她坚决不从。”

“她为什么不从？”

“铜鞮侯已经老了，内宠又多，且嫡子也执掌了府中的事务。”

“如此说来，这个侍女竟是极有眼光——她这时若做了铜鞮侯的侍妾，下场定是十分悲惨。”

“她又极有胆量，奴婢私逃，抓回后会被主人处死但她还是逃了。”

“她更是极有智计，先藏身在我们司马氏府中，利用我们司马氏避开铜鞮侯的追捕，然后又主动回来，以她的奇异之行和美色震慑季达。”

“她定是知道季达有好色之名，但她却在一开始并未露出美色。”

“她若在一开始就露出美色，虽能引起季达的注意，但却不一定会让季达为她着迷。”

“季达已经为她着迷了。”

“不，不！”司马懿以少见的激动叫道，“不能让季达为她着迷！这个姓郭的美女，就是我们对付曹家的最好武器！”

司马朗听着那激动的声音，却是打了一个冷战——二弟一向谨慎，今日偏偏冒险行事，是不是他已智穷力竭，难以谋划大事了？

果然如此，我司马氏就算有了那姓郭的美女，只怕对付不了曹家。

曹操那贼何等狡诈，难道会让二弟轻易得手？

还有那曹植，难道不知道此时此刻对他来说非常要紧吗？他难道不会像曹丕来求二弟一样去求杨修吗？

杨修当真不会在这个时候给曹植出主意吗……

3

刻满山形花纹的雕金香炉中散出淡淡的烟雾，缭绕在帘幕之间。

铺着雪白狐皮的座席上，一个美丽的少妇身穿锦绣之服，端坐在一架玉筝前，边弹边唱——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

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

头戴金爵钗，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

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

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

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

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

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

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

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少妇柔和清脆的声音穿过烟雾，在室中久久回旋，宛若幽林之中的一只夜莺徘徊在月光下，轻轻地鸣叫着。

“好！”曹植大叫声里，掀开帘幕，走进了室内。

少妇“啊”地惊呼一声，嗔怪地瞪着曹植：“你这么忽然走进来一叫，差点把我的心都吓得跳了出来。”

“真的吗？”曹植笑嘻嘻地在席上坐下来，右手揽住少妇的肩头，左手在少妇胸上抚摸着，“我看看你的心还在不在？”

少妇举起手，使劲在曹植胸上捶了一下：“还是看看你自己的心在不在吧？这些天总不见你回来，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问也不问。”

“这些天太忙，要随时到丞相大人那儿去请安，还要……”

“丞相大人的头痛之疾不是好了吗？”

“是好了些，可我还有……”

“可你还有什么事？”

“你怎么这样急呢？听我慢慢告诉你。我还要好好想那些军国大事呢。今日我去校场看马军操练了，一边看一边想着我如果统领这些马军，应该摆出什么阵势……”

“你就只想着你的那些事儿，从来也没有想过我。”少妇再次打断了曹植的话头。

“谁说我没有想着你？我一看完了马军操练，就急急忙忙赶了回来。刚走到门边上，便听见你在弹唱，我就站下来听，一直听你唱到了最后一句。”

“我唱得真是那么好吗？

“真的很好。”

“那么我平日要给你弹唱这个曲子，你为什么不听呢？”

“这……”曹植一时语塞，心中十分懊悔：我怎么忘了，崔氏在新婚之时，便要为我弹唱这首《美女篇》，却被我拒绝了。从那会起，她就有了疑心。我平日从不和她说起这首《美女篇》，怎么今日一听她弹唱，就忘情地叫起好呢？

“你怎么不说话？”崔氏问着，满脸疑云。

曹植勉强笑了一下道：“这……这是因为丞相大人不喜欢听这首《美女篇》，我担心夫人弹唱这个曲子多了，会惹得丞相大人生气。”

“丞相大人为什么不喜欢这首《美女篇》？”

“这首《美女篇》，是我和大哥赌气写的。”

“你为什么要和大哥赌气呢？”

“你会弹唱大哥的那首《善哉行》吗？”

“夫君说的是‘有美一人，宛如清扬’的那首《善哉行》吗？”

“正是。大哥写出了那首《善哉行》，一时风行天下，邺城富豪之家的乐女争相传唱。大哥好不得意，一次喝醉了之后，竟当众自吹他的文笔天下无双。”

“你心里不服气，就写了这首《美女篇》，想压倒大哥。”

“是啊。那时我才十五岁，好胜心切，对谁都不服气。”

“不过，夫君的这首《美女篇》真的是写得十分出色，胜过了大哥的《善哉行》。”

“果真如此吗？”

崔氏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你写得好是好，只是又令人难以明白夫君如此年少，怎么能写得这样好吧？”

“因为……因为我心中有所感触啊。”

“什么感触，快说给我听听？”

“那时候我听了大哥的《善哉行》，就好像看到了一个美女……”

“啊，你看到了，她是谁？”

“你别急啊，听我慢慢告诉你——

“她美丽活泼却又本性娴雅，轻盈地顺着小路走进了桑林。柔嫩的枝条微微摇动，一片片桑叶像蝴蝶一样翩翩落进她的篮中。

“她伸手采摘桑叶的时候，衣袖向下滑去，露出白玉般的手腕，戴着光灿灿的金环。

“她移动着灵妙的身姿时，又露出了头上的金雀宝钗，腰上的明珠美玉。

“风吹来，她身上罗衣飘飘，宛若云中的仙子。当她回首凝望的时候，双眼流光溢彩，气息犹如兰花一样芬芳。

“路上的行人见了她为之停车不前，道旁歇息的人见了她为之忘了饮食。众人纷纷打听她家在何处，打听了许久才知道她居住在南城门旁。

“她住在高高的青漆楼房中，大门上的木栓上了一道又一道。但她既然是有着太阳一般的容光，又怎么能阻止追慕的人们呢？

“只是媒人们奔来忙去，那定聘之礼却进不了她的家门。因为她心目中的夫君是尊贵而又高尚的义士，哪能在凡俗之人中寻到呢？

“众人妒心大发，却又只会嗷嗷乱叫，哪里能明白她的心思呢？

“可怜她正当青春妙龄，却孤零零独处房中，发出只有星星和月亮才能听到的叹息……”

“哎呀，你说了半天，却没有告诉我她是谁？”崔氏皱着眉头，不满地说道。

“你怎么听到现在还没有听明白呢？这个人就是你啊。”曹植笑着说道。

“真的吗？”崔氏的脸上顿时笑开了花，一头扑进了曹植的怀中。

“当然是真的。”曹植紧紧拥着崔氏，心中却是一阵刺痛——不，不是真的！《美女篇》中的那个美女，只能是甄宓，永远是甄宓。

只是我当时又不敢实写甄宓。毕竟，甄宓已经嫁给了大哥，我心中对她的任何思念，都是大大违背了礼法。

我只能幻想着甄宓是一个未嫁的少女，正孤寂地徘徊在闺房中，等待着她心中的夫君——一个尊贵而又品德高尚的义士。

可是，那幻想永远只是幻想，永远不会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

唉！我怎么又会想到甄宓呢？我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啊。

我既然已经下定了身许仁孝大道的决心，就必须忘了甄宓，必须忘了甄宓……

“不对，不对！”崔氏忽然从曹植怀中抬起头来，大叫道。

“哪里不对？”曹植有些心虚地问道。

“我家明明是住在城西啊。可你这《美女篇》中的美女，却是住在了城南端。”

“那时候我已与你定了亲，人人皆知，我怎么敢写出美女的家住在城西呢？这不是让人一想就想到了你身上吗？”

“想到了又怎么样呢？”

“想到了大伙儿就会嘲笑我啊，说我天天在盼着娶媳妇，成不了大器。”

“你那会儿真的是在天天想我吗？”

“若不是真的，我又怎么写得出这首《美女篇》呢？”

“可是我……可是我听人说，你一开始还不想娶我呢。”

“你听谁说的？”

“这你别管，你只告诉我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崔氏盯着曹植，正色问道。

“有。”

“为什么？”

“因为那时我一心想随父出征，建立武功。如果早早娶了你，丞相大人就不会让我出征。”

“真是这样吗？”

“难道我会骗你吗？我虽然贵为丞相大人的公子，不愁高官厚禄，但若毫无功业，见了你也会脸上无光啊。”

“其实我才不在乎你有没有功业呢。只要你能真心待我好，天天和我在一起就行了。”

“难道我待你不是真心吗？”曹植佯作不悦地问着，心中大为惭愧——我对她满口谎言，还算什么真心？

唉！从前我自许诚信，最恨别人说谎，哪里知道如今我竟是天天要对人撒谎呢？

如此长久下去，我会不会成了一个机变万端，毫无信义的小人？

不，我决不会成为一个小人。荀大人说得对——自古成大事者，必有坚忍之心。我的所作所为，并非是为了谋夺权位，而是为了做成一番大事啊。

德祖兄也说过，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夫君到底是不是真心，贱妾无法知道啊。”崔氏眉头紧皱，满脸忧色地说道。

“你……你怎么这样说呢？”曹植问着，心中不觉连跳几下。

“夫君还记得我们成亲的时候吗？”

“记……记得。”

“那一天，应该是我们最幸福的日子。可是……可是你却不理我，一整夜……一整夜都不理我。”

“那天我喝得太多了，昏头昏脑，不知身在何处。”

“如果你真心对我好，就……就不会喝那么多了。”

“正因为我对你是真心，一高兴，就……就喝多了。”

“但是你在最初的那几日，总是不怎么……总是不怎么理我，难道你会天天喝多了吗？”

“最初那几日，我心里总是有些慌，不知……不知该怎么疼爱你。嗯，后来你不是说我待你挺好吗？”

“后来你是待我好多了。可我……可我总是有些疑心，你会不会是假装对我好？”

“你呀，太多心了，也不想想我为什么要假装对你好？”曹植柔声说着，抬起手，轻抚着崔氏的秀发，心中道——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在假装对你好，装得好苦啊。

德祖兄反复劝过我，让我专情于你，说我与你结亲，有许多好处。你崔家是河北大族，名望极高，在朝中大有势力。尤其是你的叔父崔琰，官居丞相府东曹掾，主掌朝廷重臣的升迁任免之事，手中握有的实权令人望而生畏。德祖兄说如果崔琰愿意帮助我，则大事已成功了一半。

其实你美貌多才，心地善良，本来就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女子。

如今我是不是在假装对你好，只怕连我自己也难以明白。

但愿从今以后，我与你能够心心相印，同生共死。

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忘了甄宓……

“是啊，夫君为什么要假装对我好呢？难道夫君心中还有别的什么人吗？难道夫君那首《美女篇》中的美女，并不是我吗？”崔氏喃喃说着，似是自言自语，又似是在问着曹植。

“你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多心了这一点不好。”曹植说着，板起脸，做出不高兴的样子。

“夫君，你别生气。不是我多心，而是我……而是我太在乎你了。夫君你知道吗？我未嫁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在弹唱《美女篇》，我……我是把我自己看成了那个美女啊。我以为夫君正盼着我嫁到丞相府去。后来……后来听说夫君不愿娶我，我就……我就……”

“你就怎么啦？”

“我就伤心得不吃不喝，大病了一场，差点……差点把爹娘急死了。”

“唉！你真是太傻了。”

“后来夫君虽说与我成了亲，却又不理我，害得我……害得我的心都碎了……”

“啊，我真是该死……”

“夫君。”崔氏忙抬起手，堵住曹植的口，“这样不吉利的言语，你可千万别再说了。如今夫君对我好了，我又是欢喜又是害怕——害怕眼前的一切都是梦，等我一醒来，就会……”

“不，不是梦。”曹植打断崔氏的话头，发誓道，“如果我不是真心对你好，就让上天降下灾祸，让我……”

“夫君！”崔氏陡地叫了起来。

曹植一怔，停住了话头。

“我不是对夫君说过吗，别再说不吉利的言语了！我们两个要和和美美、快快乐乐地在一起，这辈子在一起，下辈子还在一起。”崔氏眼圈红红地说道。

“夫人！”曹植低呼了一声，眼中潮热，心绪纷涌——

上天啊上天，我绝不是在说着谎言！从今以后，我也绝不会在崔氏面前说出谎言。

我一定会真心对待崔氏，我和崔氏一定会和和美美、快快乐乐地在一起，永远地在一起……

“夫君，让我给你弹唱《美女篇》吧。我要天天为你弹唱！”崔氏说着，脸上浮起红晕，恍若初进洞房的新娘。

“嗯。”曹植微闭双目，沉醉地回应了一声。

崔氏坐正身子，双手轻抚筝弦，正欲弹唱，忽又叫了起来：“哎呀，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曹植一惊，睁开眼睛问道。

“今日丞相夫人传下话来，让我立刻到她那儿去一趟。”

“那你怎么没去？”

“我不是在等着你吗？”

“丞相夫人让我也一起去？”

“那倒没有。可是……可是我想和夫君一起去。大嫂到丞相夫人那儿去的时候，大哥常常陪着一起去。”

“我也愿意陪夫人一起去。只是……只是我今日有着十分要紧的事情，不能去了。”曹植为难地说着，心中隐隐刺痛——如果我陪着崔氏到丞相夫人那儿去，就有可能遇上甄宓。

既然我想忘了甄宓，既然我要真心对待崔氏，就应该尽量避免和甄宓见面。

我就只当心中从未有过甄宓，我就只当过去的一切从未发生过……

“唉！这些天来，夫君怎么有这样多的事情呢？”崔氏的声音中略带些幽怨，却无一丝疑意。

“也许过些时候就没什么事了。”曹植安慰地说道。

“你没事的时候，可别忘了陪我到丞相夫人那儿去啊。”

“我一定会陪你去。”

“那……那我就到丞相夫人那儿去了。”崔氏说着，站起了身，向室外走去。

“慢着。”曹植忽然叫了一声。

“怎么啦？”崔氏停下脚步，回头问道。

“夫人须得换了衣服。”

“我这身衣服不是挺好吗？又何必去换呢。”

“正是因为这件衣服太好看了，你才应该换下来。”

“为什么？”

“你到后堂去，有可能见到丞相大人。你这身锦绣之服太过华贵，丞相大人看了定会生气。”

“丞相大人怎么……怎么会这样？”

“天下未定，多有战事，国家须得节省资财，丞相大人因此一向倡导节俭。前几天丞相大人还对我们兄弟说过——府内家眷，休要再穿锦绣之服，以正天下风俗。

“原来如此，难怪丞相府内的家眷大都穿着青黑之衣。”

“今后你也应该多穿青黑之衣。还有这香炉、这狐皮座席都太名贵了，须得收起来。”

“这些物品，还有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我从娘家带来的，又没有花丞相府的一文铜钱，何必要收起来呢？”

“你还是收起来为好。不然，丞相大人若是见到了这些物品，会不高兴的。”

“夫君就这么在乎丞相大人高不高兴？”

“我怎么能不在乎呢？我还年轻，又在武艺和文章上下过苦功，极想做出一番大事业来。如果丞相大人对我不高兴，就不会让我尽展所学。如此，我岂不是虚度了一生。”

“唉！”崔氏听着，不觉长长叹了一口气。

“你又怎么啦？”曹植疑惑地问道。

“我说过，我其实并不在乎你能不能做出一番大事。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天天穿着最好看的衣服，天天将我最美丽的一切献给夫君。”

“可是，我很在乎能不能做出一番大事。”

“我知道，你们曹家的人都是这样。连丞相大人这么大年纪了，还写诗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丞相大人希望他的每一个儿子都是壮心不已。”

“那……那我就听夫君的，先去换了衣服。”崔氏说着，又向室外走去，但只走出几步，就回过了头，“夫君，你可别……可别嫌我穿着那些素色衣服不好看啊。”

“在我眼中，夫人不论穿上什么衣服，都是最好看的美女。”曹植笑道。

“哼！看你这样子，只怕又在哄我。”崔氏心中高兴，佯作嗔怪地瞪了曹植一眼，走到了室外。

4

淡淡的香雾不停地从炉中飘出，袅袅升起，盘旋环绕，有如一团浮在空中的丝线。

曹植就似被那“丝线”困住了一般，不停地在香雾中走来走去——丞相大人的头痛之疾早已康复，应该召见我们兄弟了。可为什么直到今天，丞相大人还没有一丝动静呢？

难道丞相大人并不在意那紧急军情吗？

不！丞相若是不在意那紧急军情，就不会旧疾复发了。

丞相大人定是已有对策，这才不慌不忙……不，就算丞相大人已有对策，他也应该召见我们兄弟，并向我们兄弟询问一番，以借此考问我们兄弟胸中的谋略。

其实马超谋叛、孙权北攻的图谋，早已在德祖兄的预料之中，而德祖兄也早已和我商定了对付马超、孙权的谋略，丞相大人的考问，丝毫也难不住我。

可是，可是丞相大人为何偏偏不召见我呢？

这中间是否有什么古怪？我是否应该去见见德祖兄？

不，不行！德祖兄已经告诉过我此时此刻，丞相大人对我们兄弟的行踪定是十分注意，我千万不可妄动，以免引起了丞相大人的疑心。

唉！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三公子！”室外响起一声低呼，打断了曹植的思绪。

是崔福！曹植大喜，忙说道：“快进来！”心中想——这个崔福虽是崔家“陪嫁”过来的驾车老奴，为人却甚是精明，又极有忠心。他进府只不过一年多的时日，便和许多人混熟了，对府中的一些事情知道得比我还多。这几日我让他小心打听丞相大人的起居之事，有什么消息就立刻告诉我。谁知他这一打听，竟是两三天也未来见我。今日他忽然来了，一定是打听到了什么消息。

“是！”随着一声答应，一个年约五旬，头戴青巾的矮瘦家仆走进了室内。

“崔福，你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曹植直截了当地问道。

“今日丞相大人做了一件怪事。”崔福边回答着，边弯腰行了一礼。

“什么怪事？”

“铜雀台西花园的大门做好了，丞相大人一早就去看了半天，然后拿笔在大门上写了一个‘活’字，转身便走。如今有许多人站在西花园大门下议论不休，争着猜测丞相大人写那个‘活’字到底是什么用意，偏偏又猜不出什么来。”

“好！”曹植听着，忍不住赞了一声，心中道——丞相大人自恃聪明，常常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在西花园大门上写一“活”字，到底是什么用意，只怕谁也无法猜出。

众人不能猜出，就只好去请杨修了。

朝廷内外的人都知道：若想知道丞相大人的怪异举动有什么用意，惟一的办法就是去请教杨修。

如此，杨修就会不露痕迹地来到西花园和我见面。

不，不可莽撞！我应该先让崔福到西花园去。如果杨修想见我，自然会对崔福加以暗示。西花园是丞相府的属地，崔福出现在那儿，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疑心。

第十四章　欲承父业，曹丕后堂献奇计

1

几只暮鸦从高高的铜雀台上空飞过，落于西花园深处的一片柳林中。

丞相府长史辛毗怔怔地立在西花园的大门下，两眼一眨也不眨地向大门望着。

大门刚刚造好，尚未油漆，但其雄浑壮观的气势已是显露了出来。

寻常的花园大门高不过二丈，宽不过三丈，而辛毗眼前的大门，却高有五丈，宽有八丈，几乎和邺城的城门一样高大。

在那大门的门上，醒目地写着一个“活”字。

辛毗的身后围着数十人，大多是丞相府属吏，还有几人看上去是工匠的模样，众人外貌各异，神情却是一模一样——俱是疑惑不安地望着大门，想说些什么，又不敢说出。

远处忽有脚步声响起，清晰地送到众人耳中。

辛毗猛地转过身，顿时大喜——杨修在一个丞相府属吏的引导下，缓缓向西花园大门走来。

辛毗抢上前，迎着杨修深施一礼：“可把主簿大人给盼来了。”

杨修连忙还礼，笑道：“长史大人的吩咐，在下岂敢怠慢？只是今日恰好有些军务之事须向丞相大人禀告，故来得迟了，还望长史大人恕罪，恕罪！”

“唉！德祖老弟什么也别说，且救了我这条性命要紧。”辛毗边说边将杨修拉到大门下，抬手向门上一指。

杨修望着大门上的那个“活”字，问道：“这是丞相大人写下的吧？”

辛毗点点头："这座大门，是丞相大人令我监造的，昨日才完工。我依照惯例，请丞相大人验看，不料丞相大人只在门上写了这么一个字，就扭头走了，竟是什么话也未留下。"

"丞相大人写下这么一个'活'字，到底是什么用意呢？"杨修微微皱着眉头问道。

"哎呀！我要是知道了丞相大人的用意，还用得着把德祖老弟请来吗？"

"只是仅仅凭着这门上的一个'活'字，在下也难猜出丞相大人的用意啊。"

"主簿大人这么说，分明是要断送我的性命了。"

"这个……长史大人不必太急，且让在下仔细想想吧。"杨修边说边向周围仔细扫视了一眼——嗯，怎么没有看到曹植呢？

丞相大人的怪异举动，定是传到了曹植耳中，而曹植也定会认为这是一个与我相见的好机会。

我有意来迟，也正是为了与曹植相见啊。

可是曹植又为何踪影全无呢……

"主簿大人聪明盖世，哪里还要仔细去想呢。你看天也快黑了，且赶紧救了我的急，也好让我备下美酒，与你痛饮一醉。"辛毗神情焦虑地说着。

"长史大人当真备有美酒？"杨修问着，眼中陡地闪出异样的光芒——他在门下围观的众人中看到了崔福。

"在这个时候，我还敢对德祖老弟撒谎吗？"辛毗苦笑着说道。

"听长史大人这么一说，我好像已经闻到了美酒的香味，这一闻到了美酒的香味，我肚中的馋虫就钻了出来，这馋虫一钻出来，我心里就多了一窍，也就猜到了丞相大人的用意。"杨修神采飞扬地说着，心中十分高兴——好，好！看来我这两年的苦心没有白费，曹植已经比从前明智了许多。曹植知道他的丞相公子身份太过引人注目，若是贸然来到

西花园，定会被人告知给曹操。

此时此刻，曹操疑心最重，他若是知道了我在这儿和曹植相见，心中一定会生出不满之意。崔福只是一个家仆，并不会引起众人太多的注意。

我若有什么事要告诉曹植，自可让崔福把话传过去。

“啊，丞相大人到底是什么用意，还请主簿大人快快讲来。”辛毗听了杨修的话，不觉喜出望外——如果我是杨修，定会借此机会拿腔作势一番，捞些好处，哪知杨修他这么快就答应帮我解了。

看来今日我是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请问长史大人，丞相大人这个‘活’字，写在什么地方？”杨修问道。

“写在门上啊。”

“门里有一个‘活’字，是什么？”

“是……是……”辛毗说，眼中忽地一亮，兴奋地大叫起来，“啊，我明白了，明白了！这门里有一个‘活’字，分明是个‘阔’字啊。丞相大人原来是嫌这个大门做得阔了，哈哈哈！”

“哈哈哈！”杨修亦是大笑了起来。

“下官实在愚蠢，丞相大人一向俭朴，见了这个大门自是不喜，要嫌‘阔’了。”辛毗带着些遗憾之意说道，心想——其实我只要静下心来，仔细揣摸，也能猜出丞相大人的用意。

“长史大人，在下肚中的馋虫，可是等急了啊。”杨修笑着道。

“不急。下官别的不多，这美酒却着实藏了几坛……”辛毗正说着，忽然停下了话头。

崔福不知什么时候已走到辛毗身前，并弯腰行了一礼。

“你有什么事吗？”辛毗问道。

“三公子的坐车坏了，请长史大人派几个工匠去修一修。”崔福说道。

“这个容易。你且回去，告诉三公子，明日一早，修车的工匠就会到他那儿去。”辛毗说道。

“是。”崔福答应声里，又行了一礼，这才转身走去。

好！杨修暗暗赞了一声，心中甚是满意——这个崔福倒也机灵，虽然走到了我的跟前，也未对我说一句话，甚至连望也没有向我多望一眼。

我明明见到了崔福，却没有说什么话，这其中的含意，三公子定会明白。

此时此刻，是最为要紧的关头，不论是我，还是三公子，都不能出了半点差错。

唉！丞相大人也真沉得住气，居然到现在尚未做出他早就应该做出的决断。

丞相大人能沉住气，我和三公子就更须沉住气。

丞相大人决不会拖得太久，过不了几天就要作决断。依眼前的情势来看，丞相大人不做出决断便罢，只要他做出了决断，这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就一定是三公子。

但愿三公子能牢牢记住这一点：和曹丕相比，他已是大占优势，只要他能坚决沉住气，小心谨慎，不出差错，定可稳操胜券。

看来曹植也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才会派来崔福……只是，只是他还能够沉住气吗？

能！三公子一定能够沉住气。我今日不对崔福说什么，就是告诉三公子必须沉住气，三公子绝不会忽略了我的这片苦心。

2

一支蜡烛孤零零地立在烛架上，发出昏黄的光芒。

堂上的素白屏风下，杨修和辛毗隔着一张黄木酒案，相对坐在草席上。

席旁的火盆中燃着粗大的木炭，闪出青色的焰光。

杨修握着一只陶杯，举目四望，感慨地说道："长史大人的内堂如此俭朴，全然不似官宦人家，实是令人钦佩。"

辛毗苦笑了一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哪里愿意这么俭朴呢，所以如此只是为了讨好丞相大人。"

"长史大人此言，似有怨意，怎么能在外人面前说出呢？"杨修笑着道。

"难道德祖老弟是外人吗？"辛毗反问道，心中想——如今三公子大受丞相大人宠爱，只怕要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了。这杨修是三公子眼前第一个得力的人，将来在朝中必是大有势力，我绝不可轻视了他。

何况杨修此人又善知丞相大人心意，我日后还不知有什么事要请他帮忙呢。

从今以后，我须得在杨修身上多下些功夫，让他将我看作心腹之交。

既是"心腹之交"，我就不能不在他面前说些真话了……

"长史大人真的不将在下视为外人？"杨修笑着，心中道——辛毗此人深得丞相大人信任，且又知道丞相府中的许多秘事，他若真的不将我看作"外人"，则对我和三公子极为有利，也证明了三公子的确更得丞相大人的欢心。不然，以辛毗这等狡诈之人，怎么肯对我讲出"真话"呢？

他既然愿意对我讲出些"真话"，我就可顺势从他口中套出些"秘事"来。

不过，我还须尽量谨慎一些。

在辛毗这等人的心中，任何人都是"外人"，任何人都别想听到他真正的"真话"……

“德祖老弟这么问，是不相信下官的诚意？”辛毗说着，露出不悦的神情。

“在下有一件深藏在心中的忧惧之事，想请教长史大人。”杨修并未直接回答，仍是满面笑容地说着。

“还请德祖老弟说来。”辛毗顿时高兴起来。

杨修既是愿意向他请教心中的忧惧之事，则已表明相信了他的诚意。

“二公子是否痛恨在下？”杨修问道。

辛毗一怔：“你说的是二公子曹彰？”

杨修点了点头。

“这是从何说起？”辛毗满脸迷惑之意，心中道——如果说是大公子曹丕痛恨你杨修，那么一点也不奇怪。若说二公子曹彰痛恨你杨修，那就十分奇怪了。

“前些日子，正当深秋，我特地请大公子和二公子去西山游猎。大公子欣然而至，二公子却推说有疾，不肯出城。但后来三公子告诉我，二公子那天在校场骑马射箭，并无任何疾病。二公子如此疏远我，必有缘故？只是我想来想去，也不明白这缘故是什么。对在下来说，这想不明白的事情，实是最可怕的事情啊。”杨修满面忧色地说道。

“难道三公子没有告诉你这是什么缘故吗？”辛毗问。

“如果三公子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早就告诉我了。”杨修坦然答道。

“唉，三公子太大意了，其实他只要仔细观察一番，就能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如此说来，长史大人一定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这个缘故说来十分简单，二公子不愿意和大公子一同游猎。”

“此为何故？”

“二公子对兄弟甚是友爱，不愿在此刻显得对大公子过于亲近，以引起三公子的不快。”

不对！二公子如此举动，必会引起大公子的不快。他既是对兄弟友爱，又怎会这般对待大公子？这其中必有隐情。辛毗要么并不知道这其中的隐情，要么他知道了却不肯告诉我。杨修想着，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道：“如此说来，二公子并无痛恨在下之意。”

“德祖老弟看来是‘杞人忧天’，自己吓到了自己。”辛毗笑道。

“多谢长史大人解除了我心上的忧惧。来，来，我敬长史大人一杯！”杨修说着，将陶杯向上一举，仰起头，一饮而尽。

辛毗亦是举起陶杯，一饮而尽，然后关切地说道：“其实二公子也不要紧。倒是对另外一位公子，德祖老弟须得多加礼敬。”

“长史大人说的是大公子？”杨修问。

辛毗并不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其实我和三公子相交甚厚，只是意气相投耳。如果大公子一定要以此怪罪我，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修苦笑着道。

“这件事情，大家都看得明白，怕只怕大公子有些不明白。”

“也许我应该和大公子见见面，解释一下。”

“这个我倒可以帮你，不过眼下只怕不行。”

“为什么？”

“眼下大公子不会轻易出府。”

“这又是为什么？”

“他要等着丞相大人的召见。”

“难道丞相大人并未召见众位公子？”

“没有。”

“这倒奇怪了。如今军情甚是紧急，丞相大人必会对众位公子有所吩咐。在下想不明白，丞相大人怎么竟是……竟是没有召见众位公子呢？”杨修说着，心中又是高兴又有些忧愁——我今日与辛毗相见，只是想弄明白两件事：曹彰是否在疏远曹丕？曹操是否召见过众位公子？这两件事，我好像明白了：曹彰的确在疏远曹丕。曹操并没有召见众位公子。

曹操又为何迟迟不召见众位公子？

这两件事，我其实并未完全明白啊。

如今我只能猜测曹彰之所以疏远曹丕，是发觉曹丕有对他不利的举动。而曹操之所以没有召见众位公子，是有一件比紧急军情更重大的事情压在了他的心上，他必须想出了结那件事情的办法，然后才会召见众位公子。

既是如此，我便可以顺势……

不，不！在此时此刻，我还是应该以谨慎为上策，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毕竟，我的猜测只是猜测，仅仅凭着猜测行事，太过冒险……

“如今丞相大人行事，的确是越来越奇怪了。比如今日丞相大人在门上写这个‘活’字，就让人想不透。这种猜谜的游戏，实在……实在不怎么庄重。”辛毗犹疑了一下，才说道。

“其实这正是丞相大人的高明之处。”杨修笑道。

“此话怎讲？”

“如今邺城之中，是否有些人心惶惶？”

“眼下军情紧急，丞相大人又旧疾复发，城中传言纷纷，自是有些人心不安。”

“城中人心不安，大伙儿是否会对丞相大人的一举一动格外关注？”

“当然会。”

“那么丞相大人在门上写这个‘活’字的举动，是否会立刻传遍全城？”

“当然会……啊，我明白了，明白了，丞相大人此举虽不怎么庄重，却能安定人心。唉！我怎么就想不到呢，丞相大人有闲情玩这种猜谜的游戏，必是想好了破敌之策。丞相大人既有破敌之策，大伙儿就不用担心了！”

“哈哈哈！”杨修听着，不觉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辛毗亦是大笑起来。

3

夕阳渐沉，金黄的余晕笼罩着丞相府的后堂，在一片辉煌中透出愈来愈逼近的昏黄之色。

堂上已是烛光明亮，屏风下的座席上，依次坐着卞夫人、甄宓、崔氏和李姬。

座席之前，立着两个十六七岁的乐女，一个穿着玄衣，一个穿着青衣，神情兴奋而又拘谨。

“唉！”卞夫人轻叹了一声，缓缓说道，“丞相大人为了国事日夜劳累，以致旧疾复发，实是令人忧愁。丞相大人平生无所嗜好，只是喜欢听歌观舞。但府内的歌舞乐女，却没有一个能令丞相大人满意，为此丞相大人闷闷不乐，也使我惶恐不已，心中难安。”

“听说荆州来的刘姬极善歌舞，丞相大人十分欣赏。难道丞相大人身子不适，这刘姬也病了不成？”李姬眉飞色舞地说着，毫不掩饰她的得意之态——哼！你曹丕如此厉害，怎么又求上我了？

你曹丕不敢来见我，就把甄宓这贼妇指使来了，想让甄宓哄住丞相夫人，把我骗回去。

我才不会上你曹丕的当呢？你曹丕不亲自来求我，我便死也不回去，让丞相夫人骂死你……

“那刘姬的确病了，病得疯疯痴痴，不识好歹。”卞夫人强压心中的怒意，微笑着说道——这李姬真是个好看不中用的废物，一点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宠爱她。

她有着如此出众的美貌，有着如此出众的弹唱之技，竟然收不拢丕儿的心，竟然奈何不了甄宓。

唉！她只要肯用心想一想，就会明白我喜欢甄宓绝不是出于真心。

甄宓这贱人有丞相大人撑腰，我就只能做出喜欢她的样子啊。

可是李姬就不一样了，李姬只是丕儿的一个侍妾，自可毫无顾忌地放出手段，把她的美貌和弹唱之技化作锋利的刀剑，狠狠刺向甄宓，一直把甄宓刺成肉泥，永世不得翻身……

“刘姬又是怎么不识好歹呢？”崔氏一边问着，一边打量着坐在她对面的甄宓——大嫂深居简室，一向很少出来，我这么贴近地看着她，只有五六次吧。

唉！我每次见到她，都觉得她比以前更加美丽，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姬也是极美，可是李姬的美丽还能言语说出，而大嫂的美丽，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从前我在娘家自许貌美，无人可及，哪知一到了曹家，才知我原来只是井底之蛙。

真不明白，大哥有了这般美丽的甄宓，为什么还不知足，又弄来了一个李姬呢？

啊，若是夫君也像大哥那样，弄来了一个什么“李姬”，我该怎么办呢……

“那刘姬看上去好好的，却是没心没肺，只是由着性子胡来。别人说东，她以为是说西，别人说西，她又以为是说东，常常把丞相大人气得哭笑不得。”卞夫人望着李姬，意味深长地说道。

“嘻嘻！那刘姬怎么会这样蠢呢？”李姬说着，竟笑出声来。

“有些人就是蠢，怎么说她，她都不明白。”卞夫人说着，几乎要骂出口来——辛毗这个狗奴才好大的胆子，居然弄来了这么一个无用的东西搪塞我。哼！过几天我得找个机会，好好整治他一番……

“孩儿……孩儿该回去了。”甄宓忽然站起身来，向卞夫人深施了一礼。

“别忙，宓儿你深通音律，且听这两个乐女唱上一曲，看看她们是否出色。”卞夫人微笑着说道。

甄宓只得坐了下来，却又觉得那席上仿佛一下子生出了许多刺来，使她无法安坐——这两年，我能避开崔氏，就尽量避开。可是，可是我总有无法避开她的时候。

我不知在心中说过多少次，我应该心如止水，也能够心如止水了。

但是一见了崔氏，我的心中却仍是无法宁静，眼前总会有一个影子晃来晃去。

那个影子，分明就是植弟……

啊，我怎么又想起了植弟？不，我不能想他，不能……

“这两个乐女，是我让辛毗寻来的，但愿她们能够代替刘姬，使丞相大人高兴起来。”卞夫人说着，向身穿玄衣的乐女一摆手，“你先唱。”

玄衣乐女上前一步，弯腰向众人深施一礼，然后轻启朱唇，歌唱起来。

甄宓听着，陡地一颤。

那玄衣乐女所唱之曲，竟是她异常熟悉的《上邪》。

甄宓的眼前一下子模糊起来，仿佛又看到了清碧的夜空，又看到了一个人从夜空中走下来。

那个人愈来愈近地走向甄宓，面容也愈来愈清晰。

甄宓恐惧地后退着，她发现那个人竟是她竭力躲避的曹植。

但是她竟无法躲过曹植，或许她已不想再躲避曹植。

曹植猛地向甄宓伸出了双臂……

“不！”甄宓陡地大叫了一声。

卞夫人、崔氏和李姬吓了一跳，怔怔地望着甄宓。

那玄衣乐女也停下了歌唱。

“啊，我……我……”甄宓从幻境中清醒过来，满脸红涨，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嘻嘻，看甄家姐姐的样子，是有些犯痴呢，就像从前的三公子一样。”李姬忽然说道。

“像从前的三公子？”崔氏有些疑惑地望着甄宓。

“是啊，三公子从前常常犯痴，是甄家姐姐苦苦劝了他一回，才把他劝好了。”李姬立刻说道，心中大感畅快——哼！我要让这姓崔的贱妇知道她的那位三公子，也是被甄宓这贼妇迷住了呢。

但愿这姓崔的贱妇会恨死了甄宓，会在丞相夫人面前和甄宓厮打起来。

这样，丞相夫人就不会喜欢甄宓，也不会喜欢姓崔的贱妇，而只喜欢我一个人了……

“都过去了的事情，还提它作甚！”卞夫人皱着眉头喝道，心中大为懊悔——为了使李姬仇恨甄宓，我曾在“无意”中向李姬暗示过丞相大人和植儿“迷恋”甄宓，甚至讲过一些这方面的事例。我的本意，是让李姬得用这些事例去攻击甄宓啊。

哪知李姬愚蠢至极，竟把“火苗”惹到了植儿身上。

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小心，不让李姬和崔氏待在一块儿。不然，天知道这李姬嘴里会说出什么来？

植儿好不容易从甄宓这贱妇手中脱出了身，可千万不能再陷进去了。

今后我还得尽量少让崔氏和甄宓见面，免得崔氏口没遮拦，问出了什么尴尬事来。

植儿看上去十分喜欢崔氏，两口子和和美美，从未有过争吵。如此看来植儿似已是忘了甄宓这个贱妇。

但愿植儿真的是喜欢崔氏，真的忘了甄宓。这样，我至少是放了一半儿心了。

看甄宓的模样，她好像还不肯放过植儿。

刚才李姬一提起“三公子”，甄宓就魂不守舍，露出了贱妇的原形。

哼！但凡有我一口气在，你甄宓就休想打植儿的主意……

“过去的事儿说起来也挺有趣的。”李姬的话语，打断了卞夫人的思绪。

“难道你没有听见我的话吗？”卞夫人瞪着李姬，少见地训斥了一句。

啊，丞相夫人怎么忽然对我这么凶？李姬心中恐慌地想着，垂下了头，不敢作声。

卞夫人强自在脸上露出笑意，伸手指着那青衣乐女：“你且唱来。”

青衣乐女上前一步，刚欲弯腰行礼，就听见一阵急急的脚步声传到了堂上。

李姬忙抬起头来，只见一个侍女已走到了堂上，跪下禀道：“丞相大人到！”啊，丞相大人怎么忽然来了！卞夫人诧异之中又带着惊喜，慌忙站起了身。

4

烛光幽幽，照在曹操苍老憔悴的脸上。

卞夫人坐在席上，隔着一张乌漆小案凝视着曹操。

曹操将手臂搁在小案上，笑道："看夫人的样子，就似不认识老夫一般。"

"贱妾……贱妾怕听丞相大人说出这个'老'字。"卞夫人说着，眼中隐隐闪出泪光。

"我也怕这个'老'字啊，可不论你怕还是不怕，这个'老'字说来就来了，你躲也躲不掉。"曹操感慨地说着。

卞夫人默然不语，心中道：丞相大人竟会说出这个"怕"字，倒也不易，也许他真的是老了。

"老夫好久没有到这后堂来了吧？"曹操问道。

"丞相大人已有两年多没来了。"卞夫人说着，心中一阵酸涩：丞相大人有了那高入云端的铜雀台，哪里还记得这个后堂呢？

"唉！这两年国事繁杂，老夫是顾得了朝廷，顾不了家啊。"曹操略带着歉意说道。

哼！这句话，你会对铜雀台上的那些美人们说吗？卞夫人心中满是幽怨，脸上却浮满关切之意："丞相大人一身关乎天下安危，千万要多加保重，切不可过于劳累了。"

"夫人放心，老夫虽说时常犯这头痛的毛病，一时半会还死不了。"曹操说道。

"啊，丞相大人……"卞夫人没想到曹操会说出比"老"字更可怕的"死"字，一时怔住了。

"老夫并不怕死，也不忌讳这个'死'字。只是老夫还有些心事未了，不能就这么进了地府。"曹操平静地说道。

"听丞相大人这么说，贱妾的心都碎了。"卞夫人哽咽着说道。

"哈哈！"曹操大笑了两声，"人非神仙，生而必死！夫人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怎么如此看不开呢？想我曹孟德二十年来纵横天下，也算

是做下了一番事业，虽未圆满，却可聊以自慰了。只不过……只不过……”曹操说着，话锋忽地一转，“只是老夫创下的曹家大业让谁来承袭为好呢？”

这或许是丞相大人最难放下的心事吧？卞夫人想着，默不作声。

“近些天来，老夫一直在想这件事，想得烦了，就忍不住要找个人说说，可是这件事老夫除了夫人之外，又能对谁说呢？”曹操的声音中透出几丝难以掩饰的苦恼之意。

卞夫人微微垂下头，仍是默不作声。

“丕儿遇事沉着，甚有谋略，却又机变不足，缺少包容天下的胸襟，且才学稍嫌浅薄，眼光难及长远。植儿才华过人，性情仁厚，有容纳天下的气度，看事能及长远。只是他又缺少谋略，好怒易躁，遇到紧要之时，难下决断。”曹操思索着说道。

不论是丕儿，还是植儿，都是我的亲生儿子，谁都可以承袭曹家的大业。卞夫人在心中说着。

“夫人怎么不说话？”曹操问道。

“谁能承袭曹家大业，关乎天下兴亡，实为至重之事。贱妾身居内室，自须严守妇道，岂可过问关乎天下兴亡的大事？”卞夫人正色答道。

“这个……”曹操大感意外，却又十分高兴——汉室衰弱到眼前这个样子，与妇人干政大有关系。我曹家须得在这上面严加防范，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当初我立卞氏为正室夫人，是看中了她能严守妇道。今日观之，我当初实是有着先见之明。

只要卞夫人能够这样严守妇道，就算我一旦撒手归天了，汉室的外戚之祸也不会在曹家出现……

“丞相大人也别太想着大事了，且听贱妾唱弹一曲，如何？”卞夫人察言观色，见曹操脸上已浮出了笑意，就立刻说道。

“也好，老夫好久没听夫人弹唱了。”曹操笑道。

卞夫人也笑了，转过头，抬起手，招呼侍女拿来一张七弦古琴，横放在膝上。

“丞相大人想听什么曲子？”卞夫人问。

“就听子建的那首《美女篇》吧……”曹操话刚出口，就觉失言，不觉尴尬地笑了一笑。

卞夫人听着，心中剧震，酸甜苦辣一齐涌上，不知是个什么滋味——这首《美女篇》，是植儿和丕儿赌气写的。

植儿和丕儿为什么会赌气？还不是因为甄宓这个贱妇在作怪。

那《美女篇》中的美女，只怕就是甄宓那个贱妇。

丞相大人精通诗文，难道不知这《美女篇》有什么含义吗？

他知道，他当然知道！当初他不是为此大为生气，不准府中的乐女唱这个《美女篇》吗？

可此时此刻，他竟然让我弹唱这个《美女篇》。

丞相大人分明是忘不了甄宓那个贱妇啊，他背地里不知听铜雀台上的那帮妖女唱过多少次《美女篇》了。

啊，老天为什么还让甄宓活在世上，为什么……

“近来我常看子建写的诗文，越看越是喜欢。”曹操见卞夫人有不悦之意，半带解释地说道。

“是啊，子建写的这个《美女篇》甚是华美，你怎么能不喜欢呢？”卞夫人竭力想压住心中的妒恨，言语中却仍是透出了无法掩饰的酸涩之意。

“从前我总不相信子建会写出这么好的诗文，疑心是别人代他写的，可又一直找不到这代写之人。直到前些时子建在铜雀台上大显身手，我才相信他的确是天降奇才。子建这孩子不论将来如何，只凭着他写下的这些诗文，就足以为我曹家流芳千古了。”曹操自豪地说道。

“丞相大人既是这么喜欢子建的诗文，贱妾就弹唱这个《美女篇》吧。”卞夫人望着曹操，目光幽幽地说道。

“混闹了，哪有为娘的去唱儿子写的香艳歌曲呢。”曹操笑着，连摆了几下手。

“那么贱妾该唱个什么曲子呢？”卞夫人问道。

“你就唱……”曹操正说着，忽又停下了话头。

一个侍女迈着小碎步，走到了堂上。

“大公子要见丞相夫人。”那侍女跪下禀道。

“今日我……”卞夫人望了一眼曹操道，“今日我没空见他，让他明天再来。”

“是。”侍女答应声里，站起身，向堂下退去。

“慢着。”曹操叫了一声。

侍女停下了脚步。

“是夫人让丕儿来的？”曹操问道。

“嗯。”

“夫人有什么事吗？”

“丕儿和妻妾之间闹了些闲气，我想说他们几句，让他们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别太计较些小事。”

“这么说，丕儿的妻妾也在你这儿。”

“丕儿的妻妾，还有植儿的媳妇，都在我这儿。刚才因为丞相大人到来，都回避了。丞相大人若是要见她们，我就把她们召来。”

我要见她们——曹操的一句话几欲冲出口来，又强忍住了。

不，此时此刻，我不应该召见甄宓，哪怕是有别人陪着她呢，我也不应该召见她。

我必须让甄宓明白我会严守承诺，绝不会给她带来任何烦忧。

只有这样，甄宓才会敬重我，才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丕儿的贤妻，成为植儿的贤嫂。

曹操想着，尽量以平静的语气说道："你且让丕儿进来吧，我想见见他。"

"丞相大人召见丕儿，是议论家事，还是议论朝廷上的事情？"卞夫人问道。

"议论家事，也议论朝廷上的事情。"曹操答道。

"既是如此，贱妾就该回避。"卞夫人说道。

"也好，你回避一下吧。"曹操点了点头。

5

明亮的烛光下，曹操端坐在席上，神情肃然。

曹丕恭恭敬敬地走上后堂，跪下行大礼。

"罢了。此非正堂，不必拘于礼仪，且坐下吧。"曹操语气柔和地说道。

"是。"曹丕又行了一礼，方站起身，弯腰走到下首的座席前，侧着身子坐了下来。

"听说你和妻妾闹了些闲气，是吧？"曹操问。

"孩儿只是和侍妾李姬闹了些闲气？"

"似你这等身份，怎么会和侍妾闹闲气。"

"因为那侍妾骂了……骂了甄宓，孩儿一时忍耐不住，就踢了那侍

妾一脚。”

“那侍妾骂了宓儿？她骂宓儿什么？”

“她……她……她骂甄宓是贼妇。”

“可恼，这侍妾竟敢如此无礼，该打，该打！”曹操怒形于色，厉声喝道。

哼！丞相大人果然十分看重那甄宓，休说是李姬骂了甄宓，就算是我骂了甄宓，丞相大人也定会这般狂怒。曹丕心中酸溜溜地想着，脸上露出一副惶恐的神情。

“侍妾这样无礼，宓儿定是生气了。”曹操说道。

“甄宓并未因此生气。”曹丕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宓儿心地太过善良，纵然生气，也不会让人知道。”曹操感慨地说着，望向曹丕。

烛光下，曹丕脸色苍白，眼圈青黑，似是大病初愈一般。

“嗯，你的脸色不大好，是病了？”曹操问。

“孩儿没有病，只是睡不着觉，心里总像是压着一件大事。”

“什么事？”

“孩儿一开始不太明白，直到前两天，才想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孩儿觉得，不论是南边的孙权、刘备，还是西边的马超，都不是我曹家最厉害的对头。”

啊，丕儿所想，竟是与我一样。曹操心中大感意外，不觉脱口问道：“依丕儿之见，谁是我曹家最厉害的对头？”

“是大汉皇帝。”曹丕竭力以凝重的语气说着，强压住心头的狂喜

——司马懿说过，我“想出”的这个办法，最好能单独献与丞相大人。

如果我当着二弟、三弟的面献上这个办法，只恐会“惊醒”了他们，让他们抢过了话头，把我独自“想出”的办法变成了三兄弟同时“想出”的办法。

若是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形，我就是前功尽弃，枉费了一番心血。

只是不论我怎么着急，也找不到一个单独求见丞相大人的机会。

哪知今日天降福运，竟然送给我这个单独与丞相大人相见的机会。我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机会，牢牢抓住……

“大汉皇帝让我养在许都，被重重高墙围住，又能有什么厉害呢？”曹操问道，眼中闪烁出奇异的光芒，思绪纷涌——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也是最难以与人言说的事情。

丕儿能想到这件事情，则眼光之长远，已大非往昔可比。

丕儿能有这样的眼光，足可担当大事啊……

“大汉皇帝的厉害，不在于他本身，而在于他的名分。”曹丕说道。

“这名分又有什么厉害？”

“君为臣纲，大汉皇帝占着‘君’的名分，不论他说什么，做臣子的都应该俯首听命。皇帝者，天子也。大汉皇帝既然是上天之子，则无论他做出什么事，都是顺应天道。就算他……”

“就算他谋害了我曹氏父子，也是顺应天道。”

“大汉皇帝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谋害我曹氏父子。建安四年，大汉皇帝甚至下了一道密诏，缝在衣带中送给董贵人的父亲车骑将军董承，让董承联络刘备等贼攻杀我曹氏父子。”

“但是董承却让我杀了，董贵人也让我杀了。只可恨没有拿住刘备，以致让他今日成了势。”

“大汉皇帝因此更加仇恨我曹氏父子。”

“他无论怎么仇恨，也对我曹氏父子无可奈何。许都皇宫外有七百精兵，俱为我曹氏心腹部下。而能够进入皇宫的朝官，亦是我曹氏之故旧亲朋。如此布置，可保万无一失。”

“恕孩儿直言，丞相大人过于自信了。天下贪求富贵之徒，无所不在，数不胜数。大汉皇帝虽然只剩下了一个空空的名分，但他就凭着这空空的名分，便可以收买许多亡命之徒。看守宫门的禁军校尉种辑，出入宫廷的朝官赵彦、吴硕等人，不也曾是我曹家的心腹吗？结果他们竟被大汉皇帝引为‘忠孝’之臣，企图在丞相大人朝见之时，猖狂作乱。”

“种辑、赵彦、吴硕乃跳梁小丑，俱已被我铲除。”

“这类跳梁小丑焉知不会再有？”

“既是小丑，有何大害？”

“若小丑与大奸相勾结，则其危害之烈，难以言说。”

“谁为大奸？”

“小丑容易分辨，大奸则善掩其形，一时难以识穿。”

“既是如此，吾儿又怎知大奸存在？”

“近些时朝廷内外流言纷纷，其中有些流言与我曹氏极为不利，非是大奸之人，难以散布此类流言。”

“哦，这些流言是如何说的？”

“流言有三，一曰丞相府不宜设在邺城，应该迁往许都。二曰皇子已经成人，可立为储君或封藩就国。三曰丞相大人功高可比周公，为保全名誉，勿使小人诽谤，当不再执掌兵权。”

“哈哈哈！这三条流言看上去似乎都有些道理。”曹操不觉笑了起来。

“这三条流言俱是无比阴险，欲置我曹氏父子于死地。”曹丕神情凝重地说道。

“嗯，这些流言如何阴险？”

“其一，我曹家之根本在于邺城。如果丞相大人将丞相府迁往许都，是自弃根本之地，易为奸人暗算。”

“这其二呢？”

“大汉皇帝有两个嫡子，俱已成人，若将他们一个立为储君，一个封为藩王，势必使大汉皇帝多一东宫，多一藩国，此足以强固大汉皇帝而弱我曹家之势。”

“这其三呢？”

“我曹家能有今日，正是因为手中掌有兵权。若是听信流言，放弃兵权，则是自寻死路，任人宰杀也。”

“好！”曹操忍不住赞了一声，又问，“依丕儿之见，这三条流言中，哪一条最厉害？”

“明面上看，是第三条厉害。但实际上最厉害的，是第二条。”曹丕微微皱着眉头，似是在一边说着，一边苦思。

“此为何故？”

“因为散布流言者也明白——想让我曹家放弃兵权，那是痴心妄想，绝无可能。要迫使我曹家在此时此刻离开根本之地，亦是难上加难。但引诱我曹家去实行第二条流言，却有成功的可能。”

“不错，除非我曹家能够立刻代汉自立，废了皇帝，否则，为安抚朝廷内外，我曹家将不得不对大汉皇帝有所表示。”

“但我曹家又绝不能让大汉皇帝立了储君，封了藩王。”

“这怕不行。眼前孙权和马超正与朝廷作对，我即将领兵出征，如果不对朝廷内外安抚一番，只恐会激出什么变故来。”

“此正是流言散布者的奸恶之处——他也认为丞相大人将不得不对大汉皇帝有所表示，故先在朝廷内外造出种种舆论，以迫使丞相大人就范。”

“丕儿所料不差，能造出这等流言者，实为大奸。”

“这大奸对天下情势了若指掌，且又极有智谋，必是朝廷重臣。”

“朝廷重臣？他是谁？”

“孩儿只是隐隐约约有所感知，一时……一时难以说出。”曹丕说着，心中道——司马懿一定知道那个“大奸”是谁，但他却推说不知。

这司马懿是不敢说出那个“大奸”呢？还是有意瞒着我？

曹操默然不语，眼中望着曹丕，看见的却是别处的一些人。

那些人都是朝廷重臣，都是极有智谋。

但是那些人都面貌模糊，曹操看不清楚。

只有一个人的面貌十分清晰，曹操却又不愿向那个人多看一眼。

然而那个人却固执地立在曹操面前，令曹操无法回避。

曹操心中狂跳，思绪纷乱——怎么会是他呢？

他应该是我最信任的人啊，怎么会是大奸？

不，不！他不是大奸？

他就是大奸，只有他才会成为大奸……

“莫非……莫非丞相大人不信孩儿所言？”曹丕见父亲半晌不语，心中不觉发虚，忍不住问道。

“老夫相信，又有些不信。”曹操笑道，竭力使纷乱的心绪平静下来，想——丕儿今日的一番言语，大有见识，只恐不是他想出的，而是受人所教。

此时此刻，教丕儿说出这番言语的，也一定是个大奸，并且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大奸。

这个大奸似乎能够看穿我的肺腑，将来必会给我曹家带来极大的危害。

若真有这个大奸，我必须立刻杀了他！

“这个……这……”曹丕没料到父亲会如此回答他，一时不知如何说才好。

“谁是奸人，老夫心中已看得清清楚楚。今日老夫只想问问你：我曹家应该如何对付大汉皇帝这个最厉害的对头？”曹操一边说着，一边仔细观察着曹丕的神情变化，心中道——丕儿年龄渐长，所历之事亦是甚多，近来又甚是谨慎，与往日相比，实是大有长进。

他既是大有长进，这等甚有见识的言语，就不一定受人所教。

何况他的神情举止也无甚异常，不似心怀鬼胎。

“孩儿……孩儿苦思之下，已想出了一条奇计。”曹丕竭力以平静的语气说着，心中想——我千万要镇定，不能露出任何慌乱的痕迹。

“你有什么奇计？快快讲来！”曹操眼中一亮，神情大为振奋——看来丕儿的才智竟是大大超过了我的期望。

“这……”曹丕露出犹疑之意。

“你如此吞吞吐吐，是为何故？”

“孩儿说出来，怕……怕丞相大人发怒。”

“你能想出奇计，老夫只会高兴，哪里会发怒呢？嗯，你休要顾虑，且快快讲来。”

“孩儿想——我曹家眼前对付大汉皇帝最好的办法，就是……就是与大汉皇帝结亲。”

“结亲？如何结亲？”

“丞相大人可以让大汉皇帝娶了我曹家的女儿。”

“娶我曹家的女儿？”

“正是。只有这样，才可破灭流言，对付大汉皇帝！”

好计，好计！这正是我苦苦思索，却一直未能想出的好计！可是，可是连我也未能想出的好计，丕儿怎么想出来了？曹操心中忽地大跳了两下，两眼如刀一样逼视着曹丕。

啊！丞相大人为何这样看着我？曹丕恐惧地想着，垂下头来，不敢与父亲的目光对视。

“丕儿，这条奇计是你想出来的吗？”曹操问着，声音寒冷若冰。

“是孩儿苦思之下，想出来的。”曹丕双手紧紧握着，强自镇静地说道，心中想——这条奇计虽说是司马懿想出来的，但若让我慢慢去想，也能想出。依此而论，说这条奇计是我想出的，也并非是在向丞相大人说谎。

“哈哈哈！”曹操忽然大笑起来。

“丞相大人，孩儿……孩儿……”曹丕脸色苍白，心中怦怦乱跳。

“你害怕了？”曹操陡地停住笑，厉声问道。

“孩儿说过，孩儿……害怕。”

“你怕什么？”

“孩儿说过，孩儿……孩儿害怕丞相大人发怒。”

“老夫为什么要发怒？”

“孩儿这条奇计，太过荒唐……”

“不，这条奇计一点也不荒唐，正合老夫心意！”曹操忽又大声称赞起来。

曹丕猛地抬起头，瞪大眼睛望着父亲。

曹操满脸微笑，以从未有过的欣赏之意看着儿子。

曹丕悄悄松开了双手——他的手掌心中，全是汗水。

丕儿的样子，不像是在说谎。此时此刻，丕儿也未必敢在我的面前说谎。曹操想着，问道："丕儿，这条奇计奇在何处？"

"让大汉皇帝娶了曹家的女儿，我曹家便和大汉皇帝成为一体。曹家即是大汉皇帝，大汉皇帝即是曹家。"曹丕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不错，不错。"曹操连连点头，犹如久困暗室之中，忽然打开了窗户，心中一片透亮——是的，我曹孟德功高可比周公，以寻常之礼，已是赏无可赏，不能不引起天下人的猜疑和诽谤。为了保全名誉，我理当还政皇帝，归隐山林，安享富贵。

但是我曹家既然已和大汉皇帝结亲，便是国戚，当可赐予非常之赏，尊以非常之礼。何况当此叛贼未定之时，国戚自当与大汉皇帝患难与共，留在朝中。

大汉皇帝如果连国戚都不能信任，又能信任谁呢？

如此，我曹家便可名正言顺地继续执掌兵权，并扩充封地，使我曹家的根基更加强固。

至于设在邺城的丞相府，也可堂而皇之地保留下来。

丕儿这条奇计的最奇之处，是能够彻底根绝我曹家的心腹大患。

我曹家的女儿当然不能受了委屈，进宫之后，理应登上皇后大位。

大汉皇帝的那位伏皇后家族庞大，男丁极多，其中虽无出色之人，终是与我曹家大为不利。

而伏皇后名下的那两位皇子，更是我曹家的死敌，绝不能让他们活在世上。

一旦我曹家的女儿进了皇宫，便可迫使大汉皇帝下旨：伏皇后与其族人谋反，当诛灭伏家所有的男丁，并立即废除伏氏的皇后大位。

伏氏名下那两位成年的皇子，也可借此机会除去了，使大汉皇帝永远只是一个孤家寡人。

到了这一步，我曹家顺应天意，代汉而立的大事就可以顺利实现了。

只是那大汉皇帝久困宫中，性情已变得暴戾难测，我曹氏只让一个女儿进宫，只怕难以对付他。

眼前我曹氏女儿年龄稍长者，有曹宪、曹节、曹华三人，干脆让她们全都嫁给大汉皇帝。

唉！我曹氏终将废了大汉皇帝，到那时岂不是连带伤害了我曹家女儿……

罢，罢，罢！为了曹家大业，老夫已是顾不上儿女之情了……

“孩儿这条奇计，是……是可以实行了。”曹丕说着，声音隐隐颤抖——啊，丞相大人已经看中了我这条奇计！这就是说，我必定可以压倒三弟，得到丞相大人的欢心了……

“这条奇计极好，但应缓行一步。且待老夫安抚一下朝廷内外，收拾了孙权和马超后，再作主张。嗯，此计关联重大，丕儿千万不可泄露。”曹操叮嘱道。

“孩儿遵命！”曹丕神情凝重地回答道，心中兴奋若狂，又透出了几丝疑惑——既然丞相大人已愿实行我献上的奇计，又何必要另外安抚朝廷内外？

丞相大人所说的安抚，又是什么？

第十五章　父子聚议，立嗣事暂定大局

1

碧空万里，见不到一丝白云。

暖意洋洋的日光照在落满积雪的屋顶上，融出一粒粒晶莹的水珠，从屋檐滴下来，发出淅淅沥沥的轻响。

曹操站在高高的铜雀台上，手扶栏杆，极目远望。

如带的漳河，长长的城墙，平坦的田野，青色的远山，无比清晰地展现在曹操眼前。

好一幅太平图景！若使天下无我曹操，这中原之地，能够如此平静祥和吗？

天下者，公器也，惟有德者居之！我曹氏既有平定天下之功，为何不能成为天下之主？

曹操自豪中又有些愤愤不平，只觉胸中郁闷，似乎堵着什么。

“来人！”曹操叫道。

几个近侍同时走到了曹操面前。

“唤刘姬来……罢了，罢了！”曹操的一句吩咐刚刚说出口来，又连连摇着头，心中道——那刘姬的脾气近些时更加古怪了，我听她歌唱，本是为了舒解心中的郁闷，但往往听了她的歌唱，反倒惹出了一肚皮鸟气。

难道没有刘姬的歌唱，我就不能舒解心中的郁闷吗？

曹操想着，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

几个近侍互相望了一眼，悄悄退后了几步。他们知道，曹操这是要放声吟诵了。

曹操只有在心情极好或极坏的情形下，才会放声吟诵。

如果曹操的心情极坏，他在吟诵时就不能受到半点打扰。否则，曹操必会大发雷霆。

在几个近侍眼里，曹操今日便处在心情极坏的情形中。

曹操面对着铜雀台下无边无际的大地山川，放声吟诵起来——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

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咸礼让，民无所争讼。

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

斑白不负载。

雨泽如此，百谷用成。

却走马，以粪其土田。

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

子养有若父与兄。

犯礼法，轻重随其刑。

路无拾遗之私。

囹圄空虚，冬节不断。

人耄耋，皆得以寿终。

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曹操突然停止了吟诵，他似乎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

辛毗和华歆小心翼翼地踏着石阶，走到了铜雀台上。

曹操缓缓回过身，向近侍们挥了挥手。

近侍们立刻远远退到了铜雀台的石阶上。

辛毗和华歆上前几步，面对着曹操行以大礼。

“罢了。”曹操说着，目视华歆，“我让你追查的事情，有了眉目吗？”

“有些眉目了。”华歆弯腰回答道。

“散布流言的大奸是谁？”

“少府耿纪。”

“耿纪？你可有证据？”

“耿纪十分狡诈，属下无法拿到证据。”

“那你为什么说是耿纪。”

“耿纪官居少府，常和市场上的商贾来往。而那些与丞相大人不利的流言，是先在许都和邺城的市场上流传开的。”

曹操听着，默不作声，心中念头百转——耿纪的先祖乃是光武皇帝的心腹功臣，耿家世代为汉室高官，家中广有钱财，奴仆成千。其人又恃勇好胜，自许为汉室忠臣，对老夫早就怀有妒恨之心。只是他立身甚正，名气也不算小，老夫一时找不出理由除掉他。不过他虽说官居少府之职，算是朝廷重臣，但手中毫无实权。他若是大奸之人，对我曹家倒是无甚危害。

不，不！耿纪绝不可能是散布流言的大奸之人。

耿纪只是个莽夫，并无什么智谋。

耿纪的背后，一定是另有指使之人。

那指使之人是谁……

“丞相大人，流言既是从市场上流传出的，就应将市场上的商贾尽数捉拿，严加拷问，这样或可得到那大奸之人的证据。”辛毗献计道。

曹操摇了摇头：“如今大军即将出征，各种军资都须从市场上征集。此时捉拿商贾，对朝廷并无半点好处。”

“这耿纪也许料定了丞相大人不会捉拿商贾，才敢如此放肆。”华歆恨恨地说道。

曹操淡淡一笑：“你等也太看重这个耿纪了，他有何能，竟可以料定本丞相？哼！耿纪此人不过是个小卒而已。”

“那大奸之徒是谁？”华歆忍不住问道。

“本丞相即将领兵出征，并不想在此时惊动了那大奸之徒。”曹操说着，话锋一转，问道，“朝中大臣，有些什么动静？”

“众人和平时并无太大的分别，除了公务之外，大都成天在家饮酒为乐，只是互相间的来往要少了许多。”

“杨彪还是那样从不出门吗？”

“还是那样。”

“崔琰还是那样成天忙于公务吗？”

“还是那样。”

“司马懿还是那样独来独往吗？”

“还是那样。”

“荀彧还是那样深居简出吗？”

“还是那样。”

“近些时来，有什么人拜访过荀彧？”

“好像没有什么人。”华歆说着，心中又惊又喜——丞相大人似乎对

荀彧更加关注，难道丞相大人是在怀疑荀彧？如果真是这样，倒是对我大大有利。

天下人都知道——在朝廷大臣中，丞相大人最信任的人就是荀彧，其次才是我华歆。

丞相大人若是在怀疑荀彧，我就有可能成为丞相大人最信任的人……

“朝廷中的大臣，对荀彧有何议论？”曹操问着，心中隐隐作痛——我最不该怀疑的人，就是荀文若啊。如果没有荀文若，哪有我曹孟德的今天？

但是我现在最怀疑的人，偏偏是荀文若。

我无法不疑心荀文若啊！近两年来，他忽然对我冷淡了许多，也不肯替我出任何计谋了。

荀文若为何如此？我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不难明白。

可是我从前为什么没有仔细想一想呢？

荀文若虽有智计，却又是个死抱着圣人之道不放的迂腐之徒。他眼见我曹氏的权势一天大似一天，心中的迂腐念头必是一天更比一天深厚。

他是惟恐我曹家代汉自立，“连累”他做了不忠之臣啊。

其实我曹家若是代汉自立，他荀彧便会成为萧何那样的元勋之臣，足可与古之大贤同辉并美，名扬当代，福泽后世。荀彧为何偏偏想不通这一点？为何偏偏要死抱着“大汉忠臣”的虚名不放？

荀彧他既是要做“大汉忠臣”，必会与我曹家作对。

这个荀文若的立身之道虽是迂腐不堪，但他想出的计谋绝不会有半点迂腐。

丕儿所说的那三条流言环环相扣，老谋深算，只有荀文若这样的人能够想出来。

看来，老夫将不得不自斩臂膀，对荀文若下手了……

“朝中的大臣，对荀文若十分钦佩，说……”华歆说着，故意停下话头，望着曹操。

“说什么？”曹操问着，脸色冷峻。

看丞相大人的样子，的确是对荀彧不满了。华歆想着，继续说道：“朝中大臣们说自从颜回去世以来，能够以德行名扬天下者，只有荀文若一人而已。”

“哈哈！”曹操大笑起来，“如此说来，荀文若竟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大贤之才了。”

“朝中大臣只是畏惧荀文若，并非真心称赞他……”

“不！”曹操打断了华歆的话头，“大伙儿是真心称赞荀文若，而荀文若也当得起众人的称赞。”

“这……”华歆怔住了，一时不知如何说才好。

“可惜荀文若这样的大贤之才太少了。”曹操遗憾地说着，心中道——荀文若在朝中的名望，要大大超过孔融。当初我杀了孔融，天下汹汹，连亲生儿子都对我侧目而视。如今我若是杀了荀文若，天下又不知该如何议论了。

何况荀文若又是我的心腹谋士，杀了他，岂不是令众多智谋之士心寒？

再说，我只是猜测荀文若是大奸之徒，并无任何证据啊。

不，我还不能对荀文若下手，我还要再试他一试……

“荀文若虽是大贤之才，但若无丞相大人的赏识，恐怕终生将埋没于草野之中了。”华歆说道。

曹操微微一笑：“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才藏在草野之中。为此我在春天特地下了一道《求贤令》，希望天下的贤才能够尽数效力于朝廷。”

“《求贤令》一下，人才纷纷而至，朝廷几乎容纳不下。”华歆说道。

“容纳不下也得容纳。”曹操说着，对华歆一挥手，“你且去告诉崔琰，让他把新征召的贤才列出一个表章，送来我看看。”

“是！”华歆恭恭敬敬行了一礼，向台下退去。

曹操的目光移到了辛毗身上。

辛毗微微垂着头，心中嘀咕道——今日丞相大人的神情有些怪异，我须得小心一些。

“植儿他近日在做什么？”曹操问道。

“三公子近日读了许多兵书，又拿了许多地图去看，常常一看就看到半夜。”

“彰儿呢，他在做什么？”

“二公子成天在教场上骑马射箭。”

“植儿拜见过谁？”

“三公子近日从未出府，没有见过府外的任何人。”

“彰儿呢？”

“他也未出过府。”

“丕儿也是如此吗？”

“也是如此。”辛毗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心中想——曹丕其实出去见过司马氏兄弟，只是这件事十分隐秘，除了我谁也不知。眼前曹丕虽是不似曹植那样深受丞相大人宠爱，但他毕竟是曹家的嫡长子，势力不弱。此时此刻，还不到我能得罪曹丕的时候，这件隐秘之事也就不必告诉丞相大人。

“听说杨修到西花园门前来过？”曹操又问。

“他来过。”

“植儿那天没去西花园吗？”

“没有去。”

“杨修有没有向你说起过植儿？”

“没有。”

啊，植儿这一次倒是十分谨慎，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曹操想着，话头一转：“李姬回到家中去了吗？”

“回去了。”

“这李姬当初是如何进府的？”

“她……她本是丞相府买来的乐女，后来被丞相夫人看中了，赐给大公子。”

“丞相府中的公子，身份非同一般，不论做任何事，都须谨慎小心。今后诸位公子的侍妾在收入房中之前，必须先领来让我看看。”曹操正色说道。

“是！”辛毗十分响亮地回答了一声，心中道——这个李姬看上去十分聪明，且又生得极美，却不知为何惹恼了丞相夫人，以致连累我挨了丞相夫人的一通臭骂。偏偏丞相夫人不知为什么对大公子特别关心，又要我为大公子再找一个侍妾，如果这次找来的侍妾仍是不能让丞相夫人满意，我只怕是要大祸临头了。现在却好了，只需我找来的侍妾先让丞相大人看了，并得到了丞相大人的许可，则那侍妾今后不论闹出了多大的事情，也是与我无关了。

“左慈、周不疑那帮‘神仙’‘剑客’有什么动静？”曹操忽然问道。

“自从丞相大人下了《求贤令》之后，那些‘神仙’‘剑客’们大都得了一个小官，俱是十分得意。左慈做了一个议郎，周不疑做了一个步军都尉，高兴得见人就称颂丞相大人。前日左慈和周不疑在市场里饮酒，听人传说那些不利于丞相大人的流言，愤怒之下，竟要拔剑杀了那些人。”辛毗笑道。

“这些人装神弄鬼，为的就是那个官儿。”

“他们既是装神弄鬼之徒，就不应视为贤才。”

“他们都是些小人，哪里称得上贤才呢？不过，小人也有小人的用处，朝廷决不会白养任何一个人。嗯，你可以从那些小人中挑选几个机警聪明的充作校事，让他们秘密伺察邺城商贾百姓的动静。”

“是！”

“你且回到府中，告诉大公子、二公子、三公子，让他们立刻到铜雀台来。”曹操缓缓说道，声音异常凝重，仿佛他每说出的一个字，都是用铅铸成的。

“是！”辛毗回答声里，弯腰深施一礼，快步退到了铜雀台下。

曹操转过身，走到栏杆旁，向远方望去。

不知在什么时候，天际已飘出了一团浮云。

那团浮云颜色沉黯，形状就似是一座巍峨的高山，愈来愈近地逼向铜雀台。

曹操的呼吸急促起来，觉得那巍峨的“高山”已压在了他的心上——我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必须立刻做出决断！

可是，可是我又该如何做出这个决断呢？

丕儿身为嫡长子，文武双全，又颇有智谋，我应该立他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何况他又是宓儿的夫君，立了他，也可了却我对宓儿的一番心愿。

只是，只是丕儿又缺少仁孝之心，难以成为一位千古圣君。

植儿聪明过人，文才天下无双，朝廷内外，无不对他大加称颂。

更难得的是植儿有着仓舒一样的仁孝之心，有望成为一位千古圣君。

如果我想让曹家万古流芳，避开“篡汉”之恶名，就应该将植儿立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但是，但是植儿的性情过于仁厚，且好怒易躁，又缺乏决断之力，我实在不放心把曹家大业交给他啊。

唉！老天啊老天，我曹孟德到底该如何决断呢？

本来，到了这无法拖下去的时候，我会让植儿成为曹家的承袭之人。

虽然植儿不能令我放心，但我毕竟还能活几年啊。

趁我活着的时候，植儿可以向我学到许多东西啊。而且我还会拼尽全力，为他打下一个牢固的根基。

这样一来，我惟一的遗憾便是不能了却对宓儿许下的心愿。

然而我曹家大业毕竟是天下最为崇高、最为重大的事情，为了情使这件事情圆满，我纵然留下了遗憾，也足可告慰自己。

不料丕儿他忽然献上了一道奇计，使我到了这无法拖下去的时刻，也难以做出决断。

丕儿既能想出那条奇计，说明他已完全掌握了天下大势，并且对朝廷内外的情形也看得十分明白。

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丕儿正是一个知己知彼的人，他不论面对任何敌手，也可战而胜之。

有丕儿这样的人承袭曹家大业，我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一个能够战胜任何敌人的君王就算不能成为千古贤君，也必能成为大有作为的明君。

为人不可太过贪求，我曹家能够出现一位大有作为的明君，也该知足了。

唉！虽说如此，我还是……我还是心有不甘，心有不甘啊。

如果植儿也能有丕儿这样的见识呢？那么我选择植儿，岂不是更好？

只不过……只不过植儿恐怕难有这样的见识。

我又没有问过植儿，怎么知道他没有这样的见识呢？

也罢，且等植儿来了，我问过他之后，再作决断吧……

2

铜雀台正堂上帘幕低垂，曹操一个人坐在木榻上，背衬着高大的屏风，显得异常孤单。

曹丕、曹彰、曹植三兄弟垂手侍立在木榻旁，神情肃然。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们召来吗？”曹操问道。

“是为了出征之事。”曹丕回答道，只觉一颗心怦怦乱跳，几欲从胸腔蹦出——丞相大人决不会仅仅为了出征之事召见我们兄弟，他还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断——谁将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一定会是我，一定会是我！

“朝廷出征，兵锋将指向何方？”曹操问着，目光直向曹植射去。

“朝廷兵锋，将直指关中！”曹植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心中亦是大跳不止——德祖兄说过，丞相大人若出征之事召见我们兄弟，便是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断。

德祖兄还说，只要我在丞相大人召见之前，能够沉住气，不要轻举妄动，则必将得到丞相大人的欢心。近些天来，我应该说是沉住了气，应该说是没有轻举妄动。

既是如此，我也就应该得到丞相大人的欢心了。

如果我真的得到了丞相大人的欢心，那么丞相大人的决断，就会有

利于我。

一旦丞相大人做出了有利于我的决断，则天下离“仁孝大道”的实现，就近了一大步。

“朝廷的兵锋，为何要指向关中？”曹操问着，心中大为兴奋——近两年来，不论是丕儿还是植儿，都是大有进步。

从前植儿虽是喜好武事，却对用兵谋略不甚用心，但今日观之，他已是对用兵谋略熟知在心了。

“因为关中的马超，眼前对朝廷的威胁最大。”曹植答道。

“马超虽是武勇，但其兵势远远不及孙权，为何植儿说他对朝廷的威胁最大？”

“孙权兵势虽众，但为合肥坚城所阻，一时难以攻入中原腹地。而关中的险固一向称为天下之最，号为‘百二河山’，昔者秦始皇帝据关中以临天下，一举扫灭六国。后来高皇帝占有关中之地，亦是平定天下，打下了大汉数百年的基业。故以眼前而论，马超对朝廷的威胁最大。”

“好！朝廷兵锋当指向关中，已是确定无疑，只是应该如何进兵！”

“马超武勇过人，而缺少智谋，朝廷当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

“好！这奇兵当如何袭之？”

“朝廷可将大军屯于潼关，使马超以为朝廷会从陆路强攻，因而将其全部兵马布于潼关一带。如此之下，丞相大人便可亲率数万精兵，悄悄渡过黄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水路杀入关中，袭击马超侧翼。”

“好！”曹操忍不住又是一声大赞。

“丞相大人！”曹彰忽然叫了一声。

“你有什么事吗？”曹操有些不悦地问道，心中想——如今看来，只有彰儿无甚长进，还是这么莽撞，竟不等我问他，就抢先说话了。

“这次朝廷出征，孩儿愿为先锋，与那马超决一死战！”曹彰大声说

道。

“只知死战者，是莽夫而非将才也。吾喜用将才，不愿用莽夫。”曹操冷冷地说道。

“孩儿……孩儿……”曹彰脸色红涨，欲说什么，偏又说不出来。

“朝廷大军出征，我曹家可有后顾之忧？”曹操并不理会曹彰，仍是盯着曹植问着。

“后顾之忧？”曹植想了一下，道，“只要朝廷牢牢守住合肥、樊城两地，不使孙权、刘备有可乘之机，便无其他后顾之忧。”

“老夫说的是我曹家可有后顾之忧？”曹操把“我曹家”三个字说得很重。

“我曹家？”曹植现出迷惑之色，一时不明白父亲问话的用意。

啊，丞相大人分明是在提醒三弟，想让三弟想出我“献上”的那条奇计。

如果三弟真想出了那条“奇计”，则在丞相大人心中，三弟仍是比我更为出色。

这样一来，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就不是我了！

丞相大人如此，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丞相大人从来没有像提醒三弟这样提醒过我啊。

看来丞相大人仍是在偏向三弟。

丞相大人为什么总是要这般折磨我，为什么？曹丕痛苦地想着，目光紧盯着曹植。

“是的，老夫说的是我曹家可有后顾之忧。”曹操再次提醒道，心中大为失望——植儿到底是植儿，他的毛病依旧是太过善良，缺少防人之心。

他难道不明白我曹家最大的后顾之忧，便是大汉皇帝和朝中的一

些“重臣”啊。

“我曹家的后顾之忧是……”曹植思索着道，“是须得有一人镇守邺城，防止内乱。”

“这也算是我曹家的后顾之忧吧。”曹操说着，苦笑了一下，心中道——也不能说植儿没有一点防人之心，只是他在这方面的见识，的确不如丕儿。

唉！如今天下未定，人心险恶，曹家的大业若是掌握在植儿手中，实是太过冒险。

植儿若是生在太平之世必能成为千古难得一见的贤君，只是上天不仁，偏偏让他生在了乱世。

曹家的大业要想在乱世中立于不败之地，只能掌握在丕儿手中。

“三弟应该留下来镇守邺城。”曹彰又突然说了一句。

曹操和曹丕听了，都是浑身一震。

彰儿虽然莽撞，但也一定明白此时此刻留下来镇守邺城的人，就是承袭曹家大业的人。

彰儿突然说出这句话来，分明是要在我面前拥戴植儿啊，嗯，彰儿一向在兄弟间不偏不倚，为何今日如此偏向植儿呢？曹操心头疑云大起。

这二年来，二弟一直对我甚是冷淡，今日更是公然偏向三弟？难道……难道他和三弟早有勾结？曹丕恐惧地想着，只觉浑身冰冷。

“不，我要随军出征……”曹植话说半句，陡地停住了，心中道——不，这次我不能出征。我要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就必须留下来镇守邺城。

“好，这次出征，彰儿和植儿可为军中先锋！”曹操抓住机会，说出了他最难说出的一句话——为了曹家大业，我必须立刻做出决断，再也不能有丝毫犹豫。

唉！植儿你就只能委屈了。这并不是为父不喜欢你，而是为父从天下大局着想，不得不如此啊……

“丞相大人是……是说……我……我和二哥为军中先锋？”曹植直愣愣望着父亲，疑心他是听错了。

“正是。”曹操斩钉截铁般答道。

“啊——”曹植眼前陡地一片昏黑，身子摇摇欲坠——丞相大人说出这句话来，分明是告诉了我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将是大哥。

曹家能够独当重任的人，只有我们三兄弟，镇守邺城的人，亦只能从我们三兄弟之中选出。

丞相大人让我和二哥充当军中先锋，则镇守邺城的人必是大哥！

啊，丞相大人的这个决断，大大出乎德祖兄的意料啊？

德祖兄一向料事如神，这次却为何错了？

丞相大人如此决断，到底是因为什么？

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失去了丞相大人的欢心？

可是我又做错了什么，我又做错了什么？

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既是大哥，则荀大人和德祖兄的一片苦心，岂不是付与流水了……

“我和三弟随军出征，谁来镇守邺城？”曹彰大声问道。

“当然是丕儿镇守邺城！”曹操厉声说道。

啊！终于是我镇守邺城！终于是我成了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哈哈……曹丕激动之中。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几乎忍不住要仰天大笑起来。

“大哥不能镇守邺城！”曹彰更大声地说道。

“丕儿为何不能？”曹操怒声问道。

曹丕心头一凛。啊，我万万不可露出得意之态，万万不可。我须得显出不胜惶恐，受宠若惊的样子，才能让丞相大人满意啊。

这个曹彰竟如此与我作对，实是可恨，可恨……

“我……”曹彰又是满脸红涨，又是说不出话来。

“二哥休要争执，沙场杀敌，正是小弟的心愿。”曹植竭力站稳身子，以镇定的语气说道。

“植儿英武过人，此次出征，必可建立大功。”曹操凝望着曹植，心中溢满了歉意——唉！植儿你休怪为父心狠，为了曹家大业，为父只能做出这样的决断。

今日你受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尚能镇定自若，实是不易。

与从前相比，你的确十分出色。可是，可是丕儿却比你更加出色。

植儿你休要灰心，为父一定会好好补偿你，好好补偿你……

3

空荡荡的正堂上，只剩下了两个人。

曹操仍是端坐在木榻上，神情凝重。

曹彰站立在木榻旁，眼中全是愤愤不平之意。

“彰儿，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下吗？”

“知道。”

“你既然知道，为何不跪下请罪？”

“孩儿无罪。”

“老夫身为丞相，你却当众出言顶撞，这‘抗上不敬’之罪，你难道可

以推脱吗？”

“孩儿并非是对丞相大人不敬，孩儿只是说大哥不能镇守邺城！”

“丕儿又为何不能镇守邺城？”

“因为大哥并不是仓舒那样的人。”

“仓舒……”曹操心中一颤，再也说不出话来。

曹彰亦是黯然无语。

过了半晌，曹操苦笑着道：“彰儿，你说得一点也不错，丕儿并不是仓舒那样的人。可是，植儿也不能与仓舒相比啊。”

“三弟立身极正，心地善良，可与仓舒相比！”曹彰大声说道。

“但是植儿并无仓舒的智计。”

“这……”

“这很重要。”

“可是大哥立身不正，我心中不服。”

“彰儿，不管你心中如何不服，但老夫既然做出了决断，你就必须听从！”曹操一字一句地说道。

“孩儿遵命！”曹彰仍是大声说着，声音中却仍是透着愤愤不平之意。

“你且回去，准备出征吧！”曹操命令道。

“是！”曹彰答应声里，行了一礼，向堂外退去。

曹操看着曹彰渐渐消失的身影，心中只觉沉甸甸的，异常难受——我这是怎么啦？我已经做出了必须做出的决断，却为何一点也没有感到轻松？

为什么我心中这般沉重，仍似压着一座大山？

难道我做出的决断，真有什么不妥之处？

不，不！我的决断，并无任何错处。

看人须从大处着眼，绝不可计较小节。丕儿对天下情势的见识，大大超过植儿，更非彰儿所能相比。

让丕儿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无论如何要强过植儿。

只是，只是彰儿竟如此对丕儿不满，倒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丕儿身为长兄，却不能得到彰儿的敬重，说明他的为人的确大有缺陷。

看来我今后须得对丕儿多加教导，并尽量让他多受考验……

西风在长空中呼啸，尘土在大道上飞扬。

曹植骑着白马，直向杨修的府中驰去。

天空碧蓝，阳光明媚。然而在曹植的眼中，天空却是飘满了雪花。

漫天雪花中，站着眼中满含期望的荀彧。

曹植心中如被刀刺，一阵阵剧痛彻骨——荀大人啊荀大人，我再也无颜与你相见！

你对我那般推崇，将我从噩梦中拉出来，使我知道了这个世上尚有一线光明。

我听从了你的教导，以坚忍之心侍奉丞相大人，不惜一切去争夺那个能够实现“仁孝大道”的机会……

可是，可是我虽然竭尽了全力，却还是辜负了你的期望，眼睁睁失去了那个万分宝贵的机会。

不，我这是在为自己辩解啊。我真的是尽了全力吗？如果我真的尽

了全力，会是眼前这个结果吗？

荀大人啊荀大人，我根本不值得你那般推重，我根本不配成为一个大贤之人！

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也许我只能成为一个“捐躯报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勇壮烈士，也许我只能在战场报答丞相大人的养育之恩，报答荀大人的殷切期望，报答德祖兄的苦心教导……

4

“哈哈哈！”曹丕仰天大笑着踏入内室——他已走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已远远离开了父亲，再也不必有任何顾忌了。

内室中的甄宓和小玉、小翠吓了一跳，怔怔地望着曹丕。

“哈哈哈！”曹丕仍是大笑不断，边笑边打量着室内。

但见明亮的烛光下，甄宓和小玉、小翠围坐在席上，正在缝补着一张毛色灰暗的皮褥。

“睿儿呢，睿儿呢！”曹丕连声叫道。

“他已经睡了。”甄宓站起身说道，心中陡地大跳了几下——这些天来，他一直是忧心忡忡，此刻却为何这般兴奋欲狂？

今日丞相大人召见过他，莫非是他和植弟之间的争夺已是有了结果，而他又……

“快让睿儿起来！”曹丕大声道。

“睿儿受了些寒气，刚服了汤药，你别吵醒了他。”甄宓说道。

“这个……”曹丕露出遗憾之意，但随即又大笑起来，“哈哈哈……”

“夫君今日为何这般高兴。”甄宓问道。

“我立刻就要搬到正堂上去睡，又怎么能不高兴呢？”曹丕紧盯着甄宓说道。

“你要搬到正堂上去？”

“正是。莫非你不相信？”

“此为何故？”

“丞相大人很快就要率军出征，我将代行丞相之权，镇守邺城，号令朝廷百官！”

“啊……”甄宓顿时呆住了。

“你不相信？”曹丕再一次问道。

“这……这是丞相大人的决断？”

“当然是。”

“丞相大人他……”

“丞相大人他英明睿智，做出了一件福泽天下苍生的决断，哈哈哈！”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甄宓只觉耳中嗡嗡乱响，眼前一片昏黑。

“夫人，你不高兴吗？你难道不高兴吗？”曹丕看到甄宓异样的神情，笑意顿失，厉声问道。

甄宓一声不语，昏黑中只看见了一个人影，一个骑在白马上飞驰的人影——丞相大人如此决断，是当头向植弟狠狠打了一棒啊！

植弟他受得了吗？植弟这两年已经改变了许多，也没有惹丞相大人生气。从外表上看去，丞相大人喜欢植弟要远远多过喜欢曹丕。

植弟定是看出了这种情形，心里定是充满了希望。

谁知丞相大人竟是如此残酷，毫不留情地打碎了植弟的希望，一下子将植弟……

“夫人，你听到了我的话吗？”曹丕的声音中已透出了怒意——如此天大的喜庆之事，她竟毫无欢悦之意，是为何故？

难道她……难道她心中仍是放不下三弟，竟是在为三弟抱不平？

不，这两年来，她几乎连一句话都没有对三弟说过，怎么……怎么还会将三弟放在心上？

可是，可是她又为什么是这样一副样子？

“夫君在说什么？”甄宓问道，竭力使纷乱的心绪平静下来——我什么也不必去想，我只需牢牢记住两件事就行了：在曹丕面前，我应该是贤妻；在植弟面前，我应该是贤嫂。

作为贤妻，我须得时时提醒，让夫君的所作所为尽量符合丞相大人的期望。

作为贤嫂，我须得让夫君兄弟友爱，不可使植弟受到伤害。

“我是在问——夫人难道不高兴吗？”曹丕冷冷说着。

“我不高兴？”

“为什么？”

“你镇守邺城，代行丞相之权，是不是已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这还用问吗？”

“曹家是否终将代汉自立？”

“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那么夫君此刻的身份，等于是太子了。”

“难道不是吗？”

“身当太子重任，你一点都不感到恐惧吗？”

“恐惧？”曹丕不觉打了个冷战。

“申生是太子，扶苏也是太子。”甄宓的声音平静而又轻柔。

曹丕却是如闻疾雷，脸色苍白——申生、扶苏都是天下公认的贤德之人，但被立为太子后却是不得善终。

古往今来，下场悲惨的太子数不胜数啊。

尤其是具有开创之功的霸主，更是对太子无比苛刻，怎么看太子都不顺眼。

当年高祖皇帝刘邦不是屡屡欲废太子吗？

那位功业赫赫的孝武皇帝刘彻不是亲自下令将太子杀死了吗？

丞相大人威震天下，一样是有着开创之功的霸主啊。

何况丞相大人本来就对我不甚喜欢，这次让我留镇邺城也十分勉强。

丞相大人能够立我，更能够废我啊。

还有二弟他对我根本不服，当着丞相大人的面就敢与我作对……

还有三弟他绝望之下，会不会对我大加报复……

曹丕越想越是害怕，背上沁出了一层冷汗，不觉拱手对甄宓行了一礼：“夫人之言，惊醒梦中人矣。”

“丞相大人从今以后，必将更加注意夫君的言行。”甄宓说道。

“这就是说，我今后的日子，将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曹丕苦笑着说道，心中涌起几丝愧意——我原来错怪甄宓了，她之所以未露喜色，其实是在为我担心啊。

啊，甄宓既是在为我担心，那么在她的心中，也许已渐渐有了我的位置。

不，不！甄宓如此，不一定是因为心中有我。

她之所以为我担心，仅仅是怕我失去了丞相大人的欢心，丢了到手的“太子”之位。

如果我丢掉了“太子”之位，她也等于是丢掉了将来能够“母仪天下”，成为皇后的荣耀。

“夫君若想走过薄冰，避开深渊，言行就须比过去更加谨慎。”甄宓说道。

“也不必谨慎，我只需依照一个方法，便是高枕无忧。”曹丕微笑着说道，心中的那几丝愧意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什么方法？”

“我的一言一行，只需合于丞相的心意，就可以走过薄冰，避开深渊了。”

“这话说来容易，行起来……”

“行起来也甚是容易。”曹丕面带傲色说着，背着手在室内走来走去。

甄宓看着曹丕的神情，心中暗暗叹了一声，不再说什么了。

小玉和小翠早已站了起来，俱是低垂着头，大气也不敢呼出。

曹丕走着走着，猛地停下脚步，大赞了一声：“好！”

甄宓眉头微皱，疑惑地望着曹丕。

“你知道乐府歌曲中有一个《煌煌京洛行》的曲子吗？”曹丕望着甄宓问道。

“知道，这个曲子气势甚壮，宜于多人合唱。”甄宓答道。

“丞相大人近来很喜欢这个曲子，想让我依曲作一段歌词，我却一直未能作出。今日听了夫人一番话，心中忽然有所感触，竟然一下子想出了这段歌词。”曹丕得意地说道。

“真是这样吗？”甄宓问道。

“你不信？那就听我给你诵读出来吧！”曹丕大声说道。

“夫君且请低声。”甄宓说道。

曹丕一怔，随即笑道：“好，我低声，低声。”说着，他又在室中来回走动起来，边走动边轻声吟诵道——

夭夭园桃，无子空长。

虚美难假，偏轮不行。

淮阴五刑，鸟得弓藏。

保身全名，独有子房。

大帻不收，褒衣无带。

多言寡诚，抵令事败。

苏秦之说，六国以亡。

倾侧卖主，车裂固当。

贤矣陈轸，忠而有谋。

楚怀不从，祸卒不救。

祸夫吴起，智小谋大。

西河何健，伏尸何劣。

嗟彼郭生，古之雅人。

智矣燕昭，可谓得臣。

峨峨仲连，齐之高士。

北辞千金，东蹈沧海。

曹丕吟罢，停下脚步，笑嘻嘻地望着甄宓："夫人，这段歌词如何？"

甄宓不语，心中道——曹丕的这段歌词，处处都在迎合丞相大人。

丞相大人喜欢朴实，讨厌浮华，曹丕便说"夭夭桃园，无子空长。虚美难假，偏轮不行"。

丞相大人一向推许张良、鲁仲连这等功成身退的高士，曹丕便对张良鲁仲连大加赞颂。

丞相大人外示谦和，自戒不可居功自傲，曹丕便在歌词中列出了韩信、吴起、苏秦等功业显赫，却身遭横死的古人，并加以讥刺。

其实，无论是丞相大人，还是曹丕，未必会真心钦佩功成身退的张良和鲁仲连……

"夫人如何不说话，难道丞相大人会不喜欢这段歌词吗？"曹丕问道。

"这段歌词气韵高古，抒写前人之事十分生动，笔意和丞相大人甚是相近。如果夫君将这段歌词写在素绢上，张挂于高堂，丞相大人见了一定非常高兴。"甄宓略带嘲讽地说道。

"哈哈哈！"曹丕大笑了起来，"夫人所言，正是我心中所想也。如今朝中善书之人，最著名者当推邯郸淳和钟繇二人，我当请其中一人将这段歌词写下，悬于大堂，使丞相大人一眼能看到。"

"夫君又忘了低声。"甄宓说道。

曹丕抬手拍了一下脑门："我今日当真有些得意忘形了。嗯，我到夫人这儿来，还有一件事情相求。"

“何事？”

“夫人这等女眷，自然不能到正堂上去陪我，但我带一个贴身侍妾去，还是可以的。”

“你可以带李姬去。”

“不行。丞相大人若是见到了李姬，定会生气。”

“那你……”

“我想让小玉跟我去。”曹丕说，目光向垂头站立的小玉望过去。

小玉猛地颤抖了几下。

“不，小玉不能去。”甄宓说道。

“为什么？”曹丕不悦地说道，心想我这是在抬举小玉，也与你甄宓脸上有光，你怎么就不乐意呢？

“睿儿他……”

“夫人，我愿意侍候大公子。”小玉忽然上前深施一礼，打断了甄宓的话头。

“你……”甄宓愣住了。

“哈哈哈！”曹丕又一次得意忘形地大笑了起来。

5

暮云重重，尚书令荀彧的府中一片昏暗，一片沉寂。

杨修面色憔悴，怔怔地站在庭院的回廊下。

荀恽从回廊的另一头走过来，站立在杨修身侧，默默无语。

天色愈来愈暗，杨修几乎连眼前的屋宇也难以辨认出来。

突然，昏暗中亮起了烛光。那烛光忽忽悠悠，由远及近，渐渐移至回廊下。

杨修和荀恽一动不动，凝神向前看着。

回廊外是一条碎石甬道，甬通上行走着三个人，一个人是荀彧，一个人是高举着蜡烛的家仆，别外一人则是个身披黑袍，年约五旬的魁壮老者。

啊，这个老者不是“柳下”酒肆的主人金祎吗？一个小小的酒肆主人，怎么会当得起荀彧亲自送他出府呢？杨修心中疑云大起。屏住了呼吸，仔细向甬道上的三个人打量着。

烛光微弱，照不进回廊，使杨修能看得见甬道上的三个人，而那三个人却看不见杨修。

然而那三个人走得很快，一晃身便过去了，杨修迷惘中什么也没有看清楚。

烛光渐远，庭院中又是一片黑暗。

杨修想问些什么，张开口却又觉得他无话可问。

“唉！”杨修低低叹了一声。

荀恽听了，心中一颤，觉得那声叹息竟是如山般沉重。

正堂的屏风下铺着暖席，杨修和荀彧神情黯然，相对而坐。

屏风旁的烛架上燃着根手指一样的细烛，火苗缩成豆粒般微小，仿佛随时都会熄灭。

“刚才那个人，你看见了？”

“看见了。”

“金祎虽然只是一个酒肆主人，却有着世人少见的忠肝义胆。”

“前些时市场上流言纷纷，是金祎造出来的吗？”

“是我让他造出来的。”

“这些流言，原本可以逼着丞相大人尽早做出决断。可是……”

“丞相大人已经做出了决断。”

“但是这个决断却将我们……”杨修说着，凄然苦笑了一下，“却将我们逼入了死路。”

“金祎也认为我们只剩下了死路一条，因此冒险来见我，想刺死丞相大人。”

“啊！这……”

“金祎手下有许多奇人异士，其中有一个叫作周不疑的剑客勇武过人，能够充当刺客。”

“不，这个时候不能刺死丞相大人！”

“是啊。此时丞相大人若被刺死，中原必是大乱，中原乱，天下亦乱，将不可收拾矣。”

“大人必是说服了金祎，让他放弃了行刺的念头。”

“我说服了他。”

“大人是如何说服的？”

“我让金祎相信了我们其实并非只剩下了一条死路。”

“可是，可是我们的确是陷于了死路之中。”

“我等的图谋，完全寄托在三公子身上。只有在三公子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后，我等的图谋才能成功。但是现在，曹操却将曹丕立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以此观之，我们确乎陷入了死路之中。”

“这是小弟之错，小弟太过自信……”

“不，贤弟已尽了力。事至如此，全是天意，全是天意啊。”

“如今……”

“如今还有希望。”

“大人是在安慰小弟……”

“事到如今，我又能拿什么来安慰贤弟呢？”荀彧说着，话锋一转，“丞相大人已经召见了我，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朝廷将连续发出诏令，丞相大人自然会召见大人。”

“不错，那些诏令，共有三道。第一道是加封丞相大人食邑三个县，共二万户。”

“这……”杨修心中顿时疑惑起来——曹操已是权倾天下，任何虚名都对他无甚用处，况且曹操也不是喜欢虚名的人啊。

若说曹操想贪实利，则此区区三个县的二万户食邑又未免太不足道了。

“那第二道诏令是拜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准自置官属，为丞相副。”荀彧说道。

“这道诏令发下，曹丕在朝廷中的权势已仅次于丞相大人了，足以使他能够镇守邺城，威慑百官。”杨修又是苦笑了一下。

“那第三道诏令是封曹植为平原侯、曹据为范阳侯、曹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荀彧说道。

“奇怪！”杨修听着，心中大惑不解——曹操受封为侯的三个儿子中，只有曹植一人是嫡子。

曹彰没有受封为侯，曹丕也没有受封为侯。

“还有更奇怪的一件事——丞相大人亲自写了一道《让县自明本志令》，只愿保留武平一县的万户食邑，而将新受封的三县二万户食邑全部让出。”

“啊，竟有这等事？那道《让县自明本志令》是如何写的？”

“丞相大人让我仔细看过那道《让县自明本志令》。唉！丞相大人不愧是当世雄才，将那道令做成了一篇锦绣文章，日后你见了定会喝彩。那道令文字甚长，大致上是说，一、他年轻之时虽有报国之心，但志向不大，顶多想做一个‘大汉征西将军’。二、他如今已是贵为丞相，超过了原先的志向，不会再有任何奢望了。三、他世代受汉室之恩，绝无‘不逊之志’。四、天下尚未平定，他不论是为国，还是为己，都不能交出兵权。不过，他一人而受四县之封，未免太过分了，因此让出三县之地，使天下人都能知道他的一片苦心，再也不会说他有‘篡夺’之意。”

“谎言，谎言！”杨修激愤地大叫了起来。

“丞相大人的这番话尽管说得动听，却又的确是一派谎言。但他的这番话中，也透出了一个意思——近几年内，他还不会篡夺汉室。”荀彧说道，他似是十分平静，言语中听不到任何激愤之意。

“大人所说的希望，是在这上面？”杨修思索着说道。

“也不仅仅是在这上面，丞相大人请朝廷封曹植为侯，而不封曹丕，其中必有深意。”

“大人是说丞相大人虽然立了曹丕为承袭之人，但究竟是心有不甘。”

“正是。丞相大人以‘封侯’这道诏令给了朝廷内外一个暗示，他仍是极为看重曹植。”

“这就是说，曹植仍有机会？”

“古往今来，废立之事最是多变，难道我们不能使丞相大人改变心意吗？”

杨修听着，默然无语，但眼中已闪出了异样的光芒。

“当然，现在想让丞相大人改变心意，定是千难万难，且又更容易引起丞相大人的疑心，惹来杀身大祸。但是，我等既然已经身许仁孝大道，又怕什么千难万难，又怕什么杀身大祸呢？”荀彧说道。

杨修身子一颤，陡地站起身来，向荀彧深施一礼：“小弟知错了。小弟不该如此灰心，小弟……”

荀彧一摆手："贤弟如此，全是因为过于自责之故。其实，事已至此，自责又有什么用呢？"

"小弟明白了，眼前应当是我等更加努力的时候。"

"是啊。我等须更加努力。眼前最要紧的，是不能让三公子失去了自信。"

"三公子和我相见时，自责之意……自责之意……"

"他的自责之意只会比贤弟更重。"

"我苦苦劝慰了他一番，说是仍有希望，但他似是……似是不太相信。"

"你要继续劝慰他，千万不要让他失去信心。"

"今日有了大人的一番教导，我一定能让三公子恢复自信。"

"好。今后贤弟须更加谨慎，若非遇到万分要紧的事情，切不可到我这儿来。"

"这个……"

"金祎是个大忠大义的英雄，可是他……他的想法太过激烈，我担心他早晚会闹出事来。"

"大人……"

"贤弟身负教导三公子的重任，心中当时时刻刻存有大局之念。"荀彧说着，站起身来，露出"送客"之意。

杨修却是站立不动，问道："大人，眼前是不是到了对我们极为不利的时候？"

荀彧不答，反问道："你想打曹彰的主意？"

"三公子亲口告诉过我，曹彰曾当面顶撞过丞相大人，不赞同曹丕

成为曹家承袭之人。”

“曹彰既是公然和曹丕闹翻了，你打他的主意么……也行。不过，你一定要牢牢记住——绝不让三公子发现这件事。”

“我一定会记住。”杨修回答道，心中想——荀大人这么说，其实是在心里承认了眼前已到了对我们极为不利的时刻。

“贤弟……”荀彧凝视着杨修，心中似有许多话要说出来，却偏偏又说不出一句。

“大人多保重。”杨修对荀彧再次深施了一礼，退向堂外。

荀彧望着杨修的背影，眼中一片潮湿——今日这一别，只怕是再也见不到贤弟了。

唉！我的这番图谋，是不是害了贤弟，害了三公子？

丞相大人在最后的时刻选中了曹丕，说明他将曹家本身的安危看得比他的功业更为重要。

只要丞相大人一直是这个想法，那么他就永远不会选中曹植。

我到此刻，方才明白了丞相大人内心真正的想法，可惜这种明白已是太迟，太迟了。

贤弟，原谅我没有告诉你丞相大人其实已经对我起了疑心。

我造出种种流言，原是为了迫使丞相大人立大汉储君，使他的篡汉之谋更加难以进行。

但丞相大人却硬是顶住了那些流言，毫不退让。

当然，他为了安抚朝廷内外，也使出了一个《让县自明本志令》的花招，不得不当众宣称他没有“不逊之志”。

可是花招毕竟是花招，一旦讨平了关中之乱，丞相大人肯定会加快他“篡汉”的谋划。

到了那时，丞相大人就决不会容许我活在世上……

6

西风猎猎，血红的云霞倒映在河水中，随着流水不停地向东流去。

河畔的高岗上，曹彰、曹植兄弟骑着战马，向远方望去。

远方的渡口不时传来阵阵马嘶声，无数兵卒排着整齐的队形，在大旗的引导下，默默向前走着，依次登上渡船。

“三弟，你知道吗？过了这洛水，大军就算是回师了。”曹彰说道。

“知道。”

“一旦回到了邺城，我就不应该与三弟有任何私下的来往。”

“这倒不必，如今天下人都知道，五官中郎将是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我曹植不过是寻常的曹家子弟，又为何不能与同胞兄弟私下来往呢？”

“三弟错了。”

“我错在何处？”

“你错在不知丞相大人的一片苦心。”

“二哥是说丞相大人并未完全将大哥视为承袭之人？”

“正是。”

“二哥是在安慰我吧。”

“不。我看得出来，丞相大人让大哥镇守邺城，只是迫不得已。丞相大人真正看重的人，仍是三弟。”

“真是这样吗？”

“其实三弟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丞相大人如果不是对你

十分看重，为何单单在嫡子中封你为侯呢？还有，这次西征马超，丞相大人只让你在后面看守粮草辎重，从不许你阵前杀敌，分明是对你特别加以保护啊。”

曹植听着，默默无语，心中想——这次临出征前，德祖兄反复劝说过我，说是大事仍有希望。让我不到最后时刻，万万不可丧失信心。

其实不论大事是否还有希望，我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古人云：知遇之恩，当以死相报。

而荀大人、德祖兄给予我的，又岂止是知遇之恩？

恨只恨我太过无能，以至于辜负了荀大人和德祖兄的一番期望……

“唉！”曹彰叹了一口气，“其实我今日本不想说这些话的，也不应该说这些话的。可是我看三弟太过消沉，全无往日的豪放气概，心中实在有些放心不下。”

曹植勉强笑了一笑：“我只是有些失望，并非消沉。本来，我是一心想到阵前杀敌立功的，哪知到了军中，丞相大人偏偏将我留在了后营中。”

“阵前杀敌，只是我这莽夫应当去做的事情。三弟身负丞相大人的期望，千万不可自弃。大丈夫理应敢当敢为，一件事不做便罢，要做就要善始善终地做下去。”曹彰说道。

是的，大丈夫立身处世，就应该善始善终！曹植感激地看了一眼曹彰，用力点了一下头：“二哥的话，小弟自当牢记在心。”

“三弟心地善良，立身极正……”曹彰说着，陡地停下了话头——不，我不能再说下去了。大哥和三弟，都是我一母所生的嫡亲兄弟，我不能过于偏向一人。虽然在我心中，始终对三弟更亲近一些，但我绝不应该将这种亲近表示出来……

远方飞过来一队大雁，排成人字形从高岗上空掠过。

曹彰、曹植目送大雁，望向天际。

但见夕阳已沉入河中，天际处一片苍茫，浮动着暗紫色的暮霭。

“二哥，你知道吗？凡是河水，都有水神。”曹植心中似有所动，忽然说道。

“知道，河神叫作河伯……”

“不，我说的是女神。”

“女神？”

“对。女神。这洛水之神，便是女神。传说洛水之神名为‘宓妃’……”曹植说着，心中剧震，大嫂的名字也有一个“宓”字，大嫂她风华绝代，也是……也是女神。是的，大嫂就是女神，我心中的女神！

大嫂一定不愿意看到我消沉下去，大嫂一直期望着我能成为一个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胸襟阔大的血性男儿……

“这水中的女神，定是非常美丽。但不知我等凡俗之人，是否可以看到她。”曹彰笑道。

“只要心诚，我们就能够看见她。”曹植说着，眼中灼灼闪光——洛水之上，仿佛凌波走来了一位女神。

那女神的外貌和甄宓一模一样。她轻舒长袖，裙带飘飘，宛若流风拂起的飞雪……

第十六章　忠心汉室，荀文若被逼身死

1

深秋的太阳照在漳河上，泛起连天的金色波光。河畔的山岭上杂树丛生，无边无际的野草随风摇曳，发出一阵阵呼啦啦的声响。

司马朗、司马懿站立在岭上的一株大松树下，向山腰望去。

但见山腰上旌旗招展，刀矛闪亮，数百人列成一个半圆阵势，呼喝声，鼓角声犹如涨潮的海水一般一浪高过一浪。

半圆阵势的中央，斜斜伸出一块方圆十余丈的平坦巨石。曹丕手持弯弓，身披战袍，威风凛凛地站在巨石边缘。

曹丕左右身后，有十余人簇拥着，那些人大都身穿文吏袍服，另有几个人的穿着则甚是怪异，高冠宽袍，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

巨石之下，有数十身披虎皮的勇士在来往奔跑吆喝，将林中的鹿、兔、雉等猎物都惊得四处乱窜。

曹丕大喝一声，嗖嗖嗖连发了三箭，射倒了一头梅花鹿和两只灰兔。

“好箭法！”

“大公子神箭无敌！”

“大公子神箭天下无双！”

……

山腰上赞颂声大起，如滚雷般传到山顶上，震得司马朗、司马懿耳中嗡嗡乱响。

“大公子终于成了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兴奋中已是得意忘形了。”司马懿说道。

司马朗皱着眉头，轻叹了一声。

“怎么，大哥不高兴吗？”司马懿笑问道。

“我无法高兴。”

“此为何故？”

“大公子为什么能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这全是我司马氏的功劳啊。可是，大公子现在早将我司马氏忘在了脑后。你看看，他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大公子成天被这些人围着，又哪里会想到我们司马氏呢？”

“那都是些什么人，小弟倒不太明白。”

“你还不明白？”司马朗大为生气，伸手向山腰上指点着，“那个又矮又瘦的丑小子名叫王粲，靠出卖他的荆州主子得了个丞相掾的官职。”

“这个人我知道，他很会写文章，在荆州写了一篇《登楼赋》，名动天下。”

“他还很会争宠，如今他已成了大公子跟前最亲信的一个人了。”

“大公子不仅善于射箭，也对文才十分自负，他喜欢和王粲这等文士交往，自是在情理之中。”

“但是那个身材高瘦的白面小子，就不完全是个文士了。”

“他是谁？”司马懿做出一副十分认真的样子，顺着司马朗的指点向山下望去。

那个高瘦的“白面小子”紧挨着曹丕站着，手中不停地比画，似正在对曹丕说着什么。

“他姓吴名质，字季重，自称有‘鬼谷子’之智，俨然成了大公子的心腹谋士。”司马朗愤愤地说道。

司马懿笑了一笑，道：“吴质身后站着的那个宽袍老头，我倒识

得，他叫左慈，会些法术，自称活了一百八十岁。”

“大公子身边不仅有左慈这样的‘妖人’，还有什么剑客。你看到了左慈身边的那个少年人吗？他姓周名不疑，自称是天下第一剑客。”

“大公子看来大有孟尝之风，门下的食客着实不少。”

“人情炎凉，莫不如此。当初大公子不甚得宠，有谁理会过他？如今大公子成了‘丞相副’之后，这些人全都围着大公子团团转了。哼！你看，那些自许才学过人，立身方正的儒士刘桢、徐干、陈琳、应德琏、阮元瑜，还有那个什么善写奏章表文的路粹，不全都跟在大公子的屁股后面吹吹捧捧吗？”

“好！”司马懿忽然赞了一声。

“好什么？”司马朗不觉一愣。

“大哥，大公子心中明不明白他能成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全在于我司马氏的鼎力相助。”

“他当然明白。”

“大公子明白之后，是会感激我司马氏了，还是会妒恨我司马氏？”

“这……这，他开始的时候多半会感激我司马氏，但现在……现在他只怕会妒恨我司马氏了。”

“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司马氏逐渐疏远大公子，而让王粲、吴质他们去亲近大公子，可否消除大公子对我司马氏的妒恨？”

“当然会，可是……可是我又实在不甘心啊。”

“大哥之所以不甘心，无非是如此一来，我们应得的荣耀会被王粲、吴质他们抢走。”

“难道不是这样吗？”

“大哥，我司马氏如此苦心谋划，究竟是为了什么？”司马懿反问道。

司马朗心头大震，口中不语，心里答道——我司马氏如此苦心谋划，当然是为了夺取曹氏天下。

以前我还不太相信二弟的这个谋划能够实现，但眼前看来，这个谋划竟是有可能成功。

“过多的荣耀，反而会使我司马氏引起曹家父子的注意，对我司马氏所谋的大事十分不利。”司马懿说道。

“只是……只是我又担心大公子……”司马朗话说半句，停了下来。

“你担心我司马氏会失去对大公子的控制？”司马懿问道。

司马朗点了点头。

“其实，只要我们司马氏牢牢抓住两个关节所在，就不怕大公子脱了我司马氏的掌握。”司马懿说道。

“哪两个关节？”

“第一个是辛毗，第二个是郭姬。”

“辛毗没有问题。郭姬呢，如今是对我司马氏万分感激，纵然让她去赴汤蹈火，她也不会推辞。”

“现在正是郭姬进入曹家的时候。”

“季达已安排好了，还是让辛毗将郭姬送进曹家去。”

“郭姬明白她要做的事情吗？”

“明白，她必须得到曹丕和曹操的欢心，然后尽力去打探曹家的秘密，尤其是要打探关于甄宓的秘密。”

“但愿郭姬会成功……”司马懿正说着，陡地停下了话头——他看见一匹青色骏马顺着山道直向曹丕驰去。

“是夏侯尚！”司马朗叫道。

这夏侯尚不是跟随曹操西征马超去了吗，他怎么忽然来到了这里？司马懿想着，凝神向山腰上看去。

只见夏侯尚已驰到巨石前，翻身下马向曹丕行了一礼，神情激动地讲着什么。

曹丕听着，神情亦激动起来，陡地大呼道——天佑丞相大人，天佑丞相大人！

曹丕周围的众人也一齐大呼起来——天佑丞相大人，天佑丞相大人！

司马懿向兄长看了一眼，笑道："丞相大人运气不错，居然这么快就打败了马超。"

司马朗点点头："是啊，丞相大人三月出征，到现在也不过是大半年。"

"都说马超有勇无谋，看来果然如此。"

"是啊，马超据有潼关天险，所统领的西北骑卒又是天下最为勇悍的劲旅，如果他稍有智谋，也不至于会败得这么快。"

"丞相大人既已平定关中，就会立刻对付孙权。"

"对付了孙权，丞相大人就要用大公子'献上'的计谋去对付大汉皇帝了。"

司马懿陡然压低了声音："我们司马氏，也得尽快'对付'曹操了。"

司马朗一怔："大公子已经成了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大哥以为曹操真的看中了大公子吗？"司马懿打断了兄长的话头，问道。

"事实上……"

"事实上，曹操封了曹植为侯，却并未封曹丕为侯。而且听说那曹彰曾公然反对曹丕镇守邺城，而曹操却对曹彰依旧十分信任。"

“如此说来，曹操仍是……仍是十分看重曹植？”

“正是。”

司马朗默然无语，心中道——看来我司马氏和曹操的争斗，竟是永无止境。幸而我司马氏在暗中，不然，以曹操之奸诈，我司马氏只怕很难斗过他……

2

合肥城外，营帐一座连着一座，无边无际。

一轮弯月挂在树梢，军营中静悄悄地就像没有一个人，只听得见大旗在风中呼啦啦的摇摆声。

中军大帐里，曹操站在屏风下，神情激动。

荀彧垂手立在曹操身前，神情谦恭而又倔强。

“文若，众朝臣认为我应当受封为国公，你为何不赞成？”曹操问道。

“属下以为，众朝臣此举，是欲陷丞相大人于不仁不义之中。”荀彧答道，心中想——丞相大人击败马超之后，本应立即南下合肥，但他为了迫使众朝臣“公推”他晋升国公之位，不惜延后了一年，才亲领大兵来到了这里。

丞相大人如此，实际上是要准备对付大汉皇帝了。他在动手之前，想要明确知道——朝中究竟有哪些人是他的敌人。

谁不赞同丞相大人晋升国公，谁就会成为丞相大人的敌人。

“有功则赏，难道论功我不应受封为国公吗？”曹操怒声问道，心中异常悲哀——荀文若果然是“大汉忠臣”，果然是要与我曹家作对了。

上天啊上天，你对我曹操为何如此不公！

你既然让我得到了荀文若这样的谋臣，却为何又将他的忠心留给了大汉皇帝！

荀彧望着怒容满面的曹操，坦然说道："丞相大人当初举兵起义，为的是扶助朝廷，安定国家。数十年来，丞相大人南征北讨，功勋可与日月同辉，区区一个国公，不仅不能与丞相大人的功业相配，反倒会使人以为丞相大人有居功自傲之意，不免生出许多流言，对丞相大人的名望大有损害。"

"那些流言，文若一定是每字每句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曹操冷冷问道。

"荀彧不答，只是低声吟诵道——

威服诸侯，师之者尊。

八方闻之，名亚齐桓。

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以其名纷葩。

曹操听着，心中不禁一颤，欲说什么，竟是不能说出，仿佛他的咽喉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

荀彧吟诵的，是曹操西征马超大胜后所作《短歌行》中的一段，大意是——晋文公战功赫赫，仍是尊重王室，因而赢得了众诸侯的尊敬。

然而晋文公虽然威震八方，名声却次于同为天下霸主的齐桓公。

因为晋文公居然使用欺诈的手段，迫使周天子参加了臣下召集的河阳大会。

晋文公以臣迫君，实是有违礼法，引起了天下人的议论纷纷。

唉！曹操在心中暗叹了一声——荀文若是在告诉我朝廷内外之所以流言纷纷，是因为我曹操"有违礼法"。

我曹操如果想避免后世的讥刺，就不能重蹈晋文公的覆辙。

我曹操若是连晋文公那样"有违礼法"的举动也不去仿效，自然更不会有什么"不逊之志"。

荀文若啊荀文若，你到了此时此刻，还在苦心维护着大汉皇帝，倒

也称得上是“忠心耿耿”。

你为什么不对我曹操这般忠心？我曹操难道对你还不够信任吗？我曹操给予你的恩宠荣耀还少了吗……

大帐中的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相互间都能听到呼吸之声。

屏风旁的烛架上光亮渐弱，那些插在架上的蜡烛已快燃到了尽头。

“文若，你为我曹孟德立下了三大功劳，我会永远记在心中。”曹操忽然说道。

“丞相大人的知遇之恩，属下至死不敢忘记。”荀彧说着，眼中隐隐泛出泪光。

“文若，你是闻名天下的大贤，我绝不会杀你。”

“属下知道。”

“你的子女，就是我曹孟德的子女，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丞相大人恩德如山，属下只能来世相报了。”

“天已不早了，你且去安歇吧。”

“属下还有一句肺腑之言相告。”

“你说吧。”

荀彧向曹操深施了一礼，缓缓道：“如果天命归于曹家，属下盼望丞相大人会成为周文王那样的至贤之臣，而丞相大人的承袭之人，亦能成为周武王那样的至贤之君。如此，纵然是千秋万世之后，也无人能对曹家说出任何讥刺之言。”

至贤之臣？至贤之君？曹操听着，心中剧震，怔怔地望着荀彧，眼前人影晃动，忽地闪过曹丕的面容，又忽地闪过曹植的面容。

荀彧再次向曹操行了一礼，退到了帐外。

已是初冬时节，寒风从帐缝中吹进来，冰冷刺骨。

曹操却丝毫也没有感到寒冷，心中反反复复想着一个念头——我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必须是一个圣贤之君。

仓舒若在，一定会成为一个圣贤之君，植儿心地仁厚，也能够成为圣贤之君。

可是，我却选择了丕儿成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

丕儿能够成为一个圣贤之君吗？不，他不能，不能……

3

荀府的正堂上肃穆宁静，垂挂着素色帘幕，一口巨大的棺木端端正正地摆在堂上，棺木前的灵牌上写着——汉尚书令荀公讳彧之神位。

曹植跪倒在神位前，连连行以大礼。

杨修和荀恽陪着曹植行礼，二人神情悲伤，却又强撑着忍住眼中的泪水。

曹植礼毕站起，已是泪流满面。

“三公子还请节哀。”杨修说着，拱手向曹植行了一礼。

曹植喉中一阵哽咽，想说什么，又无法说出。

堂下忽然传来大呼声——夏侯大人，崔大人前来拜祭尚书令大人！

“我们且避一避吧。”杨修说着，和曹植走下正堂，进入回廊旁的一间小室中。

室中空空，仅仅铺着一张暖席。

曹植双腿一软，跌坐在席上，眼泪又是滚滚涌出：“荀大人他……他怎么这么突然去世了？”

“荀大人到合肥军营去慰劳士卒，路上受了风寒，以至于病重去世

了。”杨修说着，心中道——不，荀大人绝不是病重而亡，他定是丞相大人活活逼死的。

丞相大人一定是想篡汉自立，要逼迫荀大人拥戴他。当丞相大人无法使荀大人屈服时，就下了毒手。

荀大人啊荀大人，你明知必死，却是心志不改，其高风亮节，足可为万世楷模。

只是你去得实在太匆忙，实在太匆忙了。

你这一去，千万斤的重担就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能承受得了吗……

“不，荀大人不是病死的。他……他是我害死的，是我害死的！”曹植悲伤的声音打断了杨修的思绪。

杨修一怔：“三公子，你怎么会如此自责……”

“是我太不争气，让荀大人失望了！如果我……”

“三公子，如果荀大人听到了你这么说，一定会大失所望。”杨修打断曹植的话头，严厉地说道。

“我……”

“你难道忘了荀大人的教导吗？”

“我没有忘记。可是事到如今，还有希望吗？”

“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如果三公子放弃了‘仁孝大道’，我们就毫无希望了，若真是如此，那么荀大人纵然是在九泉之下，也是遗恨无穷啊。”杨修恳切地说道。

“不，我绝不会放弃‘仁孝大道’！”曹植咬牙说道。他的眼前，似是出现了荀彧的身影——荀彧正跪在他曹植的面前，哽咽着说道：三公子若愿坚信仁孝大道，老朽死也瞑目了。

“好！”杨修赞道，“三公子心志不改，一定能越过眼前的难关，做

成大事！”

“可是我……可是我心乱如麻，实不知该如何行事。”曹植有些茫然地说道。

“你应该如何行事，当初荀大人已经说过，难道你都忘了吗？”杨修问着，心中道——这两年来，曹植竟是越来越心躁了，须得反复安慰，方能让他镇定下来。

唉！这也不能全怪曹植，自从他承诺了荀大人后，确乎是尽了全力，只是……只是上天不佑，才使得我们功败垂成……

不，不到最后时刻，我决不可言败！

荀大人坦然受死，是对我和三公子寄予了厚望，是完全相信我和三公子能够成功啊。

我决不能辜负了荀大人，决不能！

“荀大人对我说过的话，我都记得。”曹植喃喃说着，耳旁清晰地响起了荀彧的声音——自古成大事者，必有坚忍之心。昔者，周公受谗奔楚，而忠直之心不改。孔子周游列国，屡屡受困，其克己复礼之志不变。三公子从今以后，当抱定坚忍之心，以天下为重，谨慎侍奉丞相大人。

4

春风微吹，天碧云白。

卞夫人领着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少女，踏上了铜雀台，走进了正堂。

曹操头上缠着丝巾，神情忧郁地坐在木榻上。几个侍女低垂着头，站立在木榻两旁。

“拜见丞相大人。”卞夫人和那少女跪下行以大礼。

“夫人免礼。”曹操说着，摆了摆手。

卞夫人站了起来，而那少女仍是跪在地上。

“她就是你准备赐给丕儿的郭姬？”曹操问道。

“正是。”卞夫人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心中愤愤——丞相大人年纪越大，竟是疑心越重，连我给丕儿找一个侍妾这等小事，他也要亲自过问。

曹操不语，凝神打量着跪在面前的郭姬。

堂上帘幕低垂，不甚明亮。郭姬的面容似是有些发黄，但五官甚是清丽，尤其是一双眼睛幽深如古潭之水，令人一见，忍不住会怦然心动。

这孩子模样儿挺周正的，虽比那李姬略为逊色，可看上去没有妖气，十分沉静，一定不会惹是生非。曹操满意地想着，慈祥地对郭姬笑了笑：“孩子，你起来吧。”

“是。”郭姬答应一声，站起来，立在卞夫人身侧。

“孩子，你家中都有些什么人？”曹操问道。

“贱婢自幼丧父，家中只有一个兄长。”郭姬答道。

“哦，你父亲作何营生？”

“贱婢之父世为书吏，因遭兵乱，故早早去世了。”

“你父既是书吏，必然识得文字。你呢，也识字吗？”

“贱婢幼时受父亲教导，略识文字。”

“好。识得文字，便能知礼守德。身为妇人，容貌尚在其次，知礼守德，倒是最为要紧。”

“丞相大人的旨意，贱婢定当牢记心中。”

“好，好！”曹操连声赞道，又问，“你兄长作何营生？”

“贱婢的兄长颇善贸易，积下了些铜钱，近日置了一处田庄，说是要做一个田舍翁，安享太平盛世之福。”郭姬说着，心中道——若非司马大人慷慨相助，我那兄长又哪里能够成为一个庄园主人呢？

司马大人对我如此恩重如山，我又怎么能不报答呢？

何况，司马大人又愿意帮我在曹家立足，让我得到一个女人所能得到的最大荣耀……

“你兄长愿意弃商务农，实是明智之举，自古商为末农为本。天地之间，除了读圣贤书外，务农便是第一等的大事。”曹操说着，话锋一转问道，“你到曹家来，兄长愿意吗？”

“愿意。”郭姬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兄长说，如今我们郭家能够安享太平之福，全是丞相大人所赐，贱婢有幸进入丞相府中，实是上苍降下的天大福分。”

“你兄长倒也有些见识，哈哈哈……唉哟！”曹操正笑着，忽然痛苦地呻吟了一声。

“丞相大人怎么啦？”卞夫人连忙问道。

曹操苦笑了一下：“荀彧忽然离我而去，使我心中十分悲痛，以致旧疾又犯了。”

“荀大人已年过五旬，算是善终了。丞相大人身负天下大事，千万别过于忧伤了。”卞夫人关切地说道。

“没有荀彧，哪有我曹孟德的今天？如今上天不仁，收走了荀彧，我又怎么能不忧伤呢？”曹操叹息道。

“常言道乐而忘忧，丞相大人何不乐上一乐呢？”

“怎么乐？”

“可以听听歌儿啊。”

“听谁唱歌？”

“当然是听刘姬唱歌。”卞夫人笑道。

曹操也笑了：“不知怎么回事，如今我只听得进刘姬的歌唱了。却不料那刘姬竟然借此狂起来了，竟敢在我面前放刁，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害得我是想听她唱歌，又怕让她唱。”

“说不定她今日正想唱呢。”卞夫人劝慰道，“其实像刘姬这样的人，不过是如同丞相大人所喜爱的狗马一样，只是逗人开心的玩物而已。丞相大人万万不可认真与她生气。”

曹操点点头：“不错。这就好比我前些时行猎差点让坐骑甩了下来，真正的良马，决不会百依百顺，总有那么点恼人的地方，难道我竟值得为此生气，把坐骑给宰了吗？”

“那么就让刘姬上来吧。”卞夫人探询地说道。

“好。”曹操说着，伸出手，对榻旁的侍女挥了一下。

一个侍女匆匆走到堂外，不一会便把刘姬带了进来。

刘姬看上去不太年轻，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脸上未施脂粉，穿着玄色衣裳，手中横端一张七弦古琴。

“丞相大人想听你唱一个曲儿，怎么样啊。”卞夫人望着刘姬，和颜悦色地问道。

刘姬也不回答，更不行礼，只点了一下头，便在榻前的暖席上坐了下来，将七弦古琴放置在膝上。

“丞相大人要听什么呢？”卞夫人又问道。

“就唱那首《龟虽寿》吧。”曹操沉吟了一下，说道。

刘姬听了，不等卞夫人吩咐，就拨动琴弦，吟唱起来——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刘姬的歌声不怎么清脆，甚至有些沙哑，但其中却透出一种不可言状的悠远沉静之意，仿佛无边无际的大沙漠中，忽然掠过一阵天籁之音，又似黑沉沉的暗夜里突地响起了一声鸟啼，并拖出长长的尾音……

曹操闭着双目，身心两忘，整个人轻飘飘的如同立在了云端里，直向上升去，向上升去……

刘姬唱罢，停下手，向卞夫人望过去。

卞夫人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两眼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曹操。

过了好一会，曹操才睁开眼睛，长长叹了一声："唉！此诗乃本丞相于建安十二年北征乌桓回师时所作也，转眼之间，竟已过了六年。人生在世，当真如白马之过隙，忽然而已。"

"人生苦短，丞相大人更当乐而忘忧，以期'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卞夫人笑道。

"哈哈！好一个乐而忘忧。行，我听夫人的。"曹操说着，对刘姬一扬头，"嗯，且将那首《观沧海》唱来听听。"

刘姬听着，却是端坐不动。

"你为何不唱？"卞夫人奇怪地问道。

"贱婢不会唱。"刘姬答道。

"《观沧海》与《龟虽寿》同在一套曲子中，你能唱《龟虽寿》，却为何不能唱《观沧海》？"卞夫人问道。

“贱婢不会唱。”刘姬一字不变地回答道。

“你……你……”卞夫人怔住了，不知如何说才好。

“下去！滚了下去！”曹操大怒，咆哮起来。

刘姬神情木然，站起身，抱着七弦古琴退到了堂外。

“贱妾原想让丞相大人乐上一乐，谁知……谁知反惹得丞相大人生了气。贱妾实是……实是该死。”卞夫人惶恐地说道。

“这不怪夫人。”曹操摇了摇头，“几年来，我一直拿这个刘姬没有办法，我离不开她，有时非得听她唱唱歌儿之后，心里才觉宽舒一些。可是我每次听她唱了歌儿，又要生一回气。”

“唉！”卞夫人低叹了一声，“贱妾也知道这刘姬常惹丞相大人生气，就想找一个能代替她的人，可是总也找不到。”

“这件事夫人就不必费心了。刘姬的歌喉乃是天然生成的，独一无二，哪里能找到代替她的人呢。”曹操说道。

“丞相大人。”郭姬忽然走一步，对曹操深施了一礼。

“你有什么事吗？”曹操有些奇怪地问道。

“贱婢想，或许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代替刘姬的人。”郭姬说道。

“什么办法？”曹操大感兴趣地问道。

“歌喉虽是天生的，但也可以去模仿，有些人就很会模仿。丞相大人可以找一百个善于歌唱的乐女模仿刘姬。难道在一百个人当中，就没有一人能够模仿刘姬吗？”郭姬答道。

“妙！”曹操兴奋地大叫了一声，“这倒是个好主意，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丞相大人日理万机，想的都是天下大事，哪里会在意这些小事呢。”郭姬说道。

“哈哈哈！”曹操大笑起来，“丕儿好福气，竟会得到你这么一个聪明的美女。”他边笑边向卞夫人望过去，“夫人，你别太偏心了，也得给彰儿、植儿找几个好一点的美女啊。”

“我正在给彰儿找。植儿嘛，他还年轻，过几年再给他找不迟。”卞夫人笑道，心中十分高兴——看来辛毗这次倒是真的费了一番力气，找来的这个郭姬要比李姬强多了。

郭姬今日第一次来到铜雀台，便能讨得丞相大人的欢心，日后定会得到丕儿的欢心。

哼！她一旦得到丕儿的欢心，自会容不下甄宓。

到了那个时候，我再从暗地里使些劲儿，就不愁对付不了那个贱人……

5

黄昏渐至，铜雀台正堂上已是十分昏暗，却并未点上蜡烛。

曹操端坐在木榻上，神情凝重，似是若有所思。

华歆和辛毗弯腰低首，站在木榻之前。

“华歆，你如今是尚书令了，可知道这尚书令执掌何事？”曹操问道。

“尚书令总管朝廷政务和奏章及诏令之事。”华歆竭力压住心中的狂喜，以谦恭的语气说着——尚书令极有实权，在朝中的威风仅次于丞相和丞相副，是我梦寐以求的官职啊。可是从前荀彧却挡在我面前，使我无法越过去。

如今天从人愿，竟是让我心想事成……不，我千万不能得意忘形，在丞相大人面前说错了话啊。

“我为何让荀彧做了尚书令？”曹操又问道。

“荀大人有三大功劳。”华歆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是哪三大功劳？”

“一、安定兖州。二、首倡迎接天子，立都于许。三、献策破袁绍。”

“没有这三大功劳，我能有今日吗？”

“这……”

“兖州是我最初立足之地，兖州不能安定，我当初岂可立足？天子若非立都于许，我岂能以朝廷的名义号令天下？不破袁绍，我岂能占据邺城，扫平中原？”

“若非丞相大人善识贤才，荀大人只恐至今埋没于草野之中。”

曹操笑了一笑，道：“荀彧立下了三大功劳，才做了尚书令。今日华大人做了尚书令，是立了什么功劳？”

华歆额上沁出了汗珠：“属下无能，实不该……实不该居此高位。”

“我曹孟德从不重用无能之辈。”曹操语气和缓地说道，“华大人虽无大功，但甚有才智，更有忠心，这就够了。”

华歆扑通跪倒下来，眼中流出泪水：“属下纵是肝脑涂地，也难报丞相大人的大恩大德。”

“华大人且请起来。”曹操伸手虚托了一下，“朝廷近日将发出几道诏令？”

华歆站起来，恭恭敬敬行了一礼，答道：“朝廷近日将发出三道诏令。”

“是哪三道？”

“第一道诏令是追封荀彧为敬侯，赐食邑二千户，其爵位由荀彧长子荀恽承袭，并拜荀恽为虎贲中郎将。”

“很好。荀彧有大功于朝廷，如此封赏毫不为过。”

“第二道诏令是册封丞相大人为魏国公，加九锡，魏国可自置百官。并以河东等十郡之地为魏国食邑。”

“这道诏令，是谁出的主意？”曹操问着，露出了怒意。

“此乃百官公推，皇帝严命也。”华歆答道。

“胡闹了。我前年还作了一道《让县自明本志令》，只愿接受一县的食邑。如今朝廷不仅要封我为国公，还一下子封了十个郡的食邑，这怎么能行？我让出的县只有三个，而十郡之地，却有数百个县。让三县而接受数百县，天下宁有此理？这道诏令，我不接受！”曹操正色道。

“此道诏令，乃百官公推，皇帝严命。丞相大人若不接受，是上违君命，而下背公意也。”华歆亦是满脸肃然之色。

“这我不管，反正我不会接受这道诏令。”曹操说着，话锋一转问，“第三道诏令又是什么？”

“第三道诏令是皇帝聘丞相大人之长女宪、次女节、又次女华为贵人，并拜太司农、安阳亭侯王邑为迎娶使者。”华歆答道。

“过分了，太过分了。贵人乃女子爵位之极也，曹家何幸，一门中竟有三个女儿同时获此荣耀。唉！皇上如此恩宠，叫我曹家如何报答呢？”曹操叹息着，对华歆挥了挥手。

华歆再次行了一礼，倒行着退到堂外。

“辛毗。”曹操叫道。

“属下在！”辛毗大声应道，心中溢满了兴奋——如今丞相大人不论与人商议任何重大之事，都不让我回避，显然是对我更加信任了。

“朝廷大臣们有什么异常举动吗？”曹操问道。

“属下觉得有一个人十分可疑，似是大奸之徒。”

“此人是谁？”

“前太尉杨彪。”

“杨彪？”曹操盯着辛毗，嘴角浮出了冷笑。

辛毗不敢与曹操的目光对视，慌忙垂下了头。

“抬起头来！”曹操喝道。

辛毗只得抬起了头。

“你刚才的话，是何人所教？”曹操厉声问道。

“属下怎敢……怎敢受人之教？”辛毗回答道，脸色苍白，心中连呼——坏了，坏了！我今日定是自作聪明，说错了话。

“真的无人教你？”曹操更加严厉地问道。

辛毗跪倒在地，行以大礼：“属下有多大的狗胆，敢欺骗丞相大人？”

曹操不觉笑了：“你且起来。告诉我为何你认为杨彪十分可疑，是个大奸？”

“属下几次去拜见杨彪，他都不肯相见。属下又听说他十多年未出大门一步，不似常人应有的行为，因此十分生疑。”辛毗答道，却并未站起。

曹操哼了一声，又问：“杨彪为何十余年不出大门一步？”

“这个……”辛毗回答不出。

“告诉你，杨彪自恃父祖三代都在朝廷做过三公之职，因此初见老夫之时，甚有傲态。后来他见老夫名望日高，便生出了畏惧之心，故十年不敢出大门一步。似杨彪这等庸蠢老朽，纵有大奸之心，也是无大奸之胆。”

“丞相大人明见，属下糊涂……”

“你一点也不糊涂。”曹操打断了辛毗的话头，“若是在两年前，你也敢怀疑杨彪吗？”

“属下不敢。”辛毗回答着，几乎把头垂到了地上。

“你为何不敢？”

“因为杨彪是杨修的父亲。”

“难道现在杨彪就不是杨修的父亲吗？”

辛毗无法回答，只是连连磕着头。

“哼！看在你还老实的份上，今日这件事就不追究了。”曹操说着抬手一挥。

辛毗颤抖着爬起来，退到了堂下。

曹操望着堂外，看见无边的黑暗正在向他逼来。他想站起来，却又觉得身上似压着什么，沉甸甸地使他无法站起——辛毗今日的这番话，真的没有人教他吗？

就算没有人教他，也有人向他暗示。

这暗示辛毗的人，十有八九是丕儿。

那杨彪虽是不敢出大门一步，却又让他的儿子拼命巴结老夫，以图长保富贵。

杨修才气过人，最擅文书之事，老夫用起来十分顺手，也就把他看成了心腹之人。想这杨修热衷富贵，喜欢卖弄，自是不会对老夫生出异心。只不过这杨修又有一个甚是令人厌恶的毛病——喜欢自作聪明。他一直以为老夫最看重植儿，就竭力与植儿交好，甚至替植儿出些争宠的主意，俨然成了植儿的军师。

杨修如此，丕儿自是对他大为痛恨，必欲杀之而后快。

但是老夫既然容忍了杨修，丕儿也就不敢轻易下手。

此时丕儿定是自认他的地位甚为稳固，就对辛毗加以暗示了。

要是在前两年，辛毗倒也不敢答应丕儿，然而现在从外表上看去，

老夫似是对丕儿更偏爱一些，这辛毗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

不过，辛毗却也甚是狡诈，不肯直接攻击杨修，而是说那杨彪是大奸之徒。

如果杨彪成了大奸，这杨修也就难逃一个“奸”字。

唉！丕儿啊丕儿，你难道不知道——为父最不喜欢的，就是你心胸过于狭窄，难以容人。

其实一个人只要真有才能，又懂得随机应变，善识大势，就不必对他太过苛求。惟有如此，才能使天下人才尽量为我曹家所用啊。

老夫手下的文武僚属，几乎一大半都曾是敌方的亲信，如今不都在为我曹家出谋划策，奋勇拼杀吗？

丕儿你若是一直是这样心胸狭窄，就算有一日君临天下，也必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难保我曹家大业。

唉！也不怪丕儿如此性躁，老夫其实还没“封”他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啊。

如今我就要成为国公，可以正式立世子了。

若是我正式将丕儿立为世子，就等于是“封”他为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了。

也许只有这样，丕儿才会安静下来。

可是……可是丕儿眼前又是这样，老夫能放心立他为世子？

那么植儿呢，老夫可以立植儿为世子啊。

植儿争宠处于下风，却并未因此自暴自弃，甚是难得。只是……只是他的谋略和决断之力，又比不上丕儿。

还是等一等吧，看看丕儿和植儿谁更能担当大事……

第十七章　安插郭姬，司马懿计有所出

1

曹丕犹如一头困兽般走进丞相府正堂的侧室中，心中似火烧一样焦躁——丞相大人已经成了魏公，已经依我献上的计谋在对付大汉皇帝，却为何迟迟不立世子？

如果我不能成为世子，众人必定疑心丞相大人看中的仍是三弟，将渐渐疏远我。

啊，众人已是在疏远我。

司马懿几乎与我断了来往，而辛毗也不像前些时那样对我敬重了。

长此下去，我岂不是前功尽弃，将束手待毙……

不，我决不能束手待毙，决不能让丞相大人这么对付我……

可是，我又该怎么办，才能避免陷于束手待毙的险地？

丞相大人啊丞相大人，你待我太不公平！

自从我做了“丞相副”后，就几乎夜夜待在这个狭小的侧室中，看着那些看也看不完的文书，办着那些永远也办不完的公事，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只有在丞相大人你离开了邺城后，我才能行猎游乐，轻松一下。

但纵是如此，我也绝没有犯下任何过失，更没有误了任何事。

连丞相大人你也不得不承认只要是我曹丕在镇守邺城，你就可以放心出征。

既是如此，丞相大人你为何还要这般苦苦折磨我？

这一定是因为三弟，一定是因为三弟！

三弟啊三弟，我与你有何怨何仇，你竟这样不放过我？

我是曹家的嫡长子，我所争的，本来就属于我。

三弟你凭什么要与我争？且不说我是曹家的嫡长子，就算是论治国平天下的真实本领，论各自立下的功劳，你又有哪一点比得上我？

三弟你以幼逼长，大违礼法，岂能容于上天！

还有二弟也来与我作对，竟然丝毫不把我做大哥的放在眼里。

二弟他这是嫉妒我，以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咚，室中忽地响起了清脆的筝音，打断了曹丕的思绪。

曹丕定睛望去，见室中的席上坐着郭姬，正低头抚弄着筝弦。

郭姬背对着门帘，并未察觉曹丕走了进来。

这个郭姬闷声不语，到我这儿好几天了，却未说上三句话，甚是无趣。可她为什么要弄这玉筝呢？难道她竟是拙于外而秀于内，也能精通音律吗？曹丕好奇地想，屏住呼吸，站立不动。

郭姬抚弄几下筝弦之后，轻声吟唱起来——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

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

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

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

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

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

曹丕听得痴了，那悠长绵远而又带着悲凉之意的歌声犹如一汪清泉流入他的心中，熄灭了那躁动的火苗。

这是前些时我与王粲他们唱和之时所写的“游子诗意”，才一写出众人就齐声称赞，说是神品。

众人又哪里知道，我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神品之诗”，是因为心中的哀伤，不亚于那些孤零零飘荡在世上的游子啊。

若是在前两年，我就无法写出这样的“神品之诗”。

如今我在曹家，正如同一只孤雁，茫然不知飞向何方。

丞相大人又是这般折磨我，使我只能“向风长叹息”。

“唉！”曹丕想到“叹息”，就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长叹。

“啊！”郭姬惊骇地叫了一声，慌忙转过身，伏在席上行以大礼，“贱婢不知大公子回来了，实是该死，该死！”

曹丕凝望着郭姬，柔声说道：“你抬起头来。”

郭姬抬起了头，眼中全是惊惧之意，看上去楚楚可怜，若人疼爱。

曹丕的呼吸猛然急促起来，眼前恍然出现了初次见到甄宓的情景。

在他的记忆中，那时候的甄宓就像是他此时见到的郭姬。

“你过来，过来。”曹丕的声音更加柔和。

郭姬怯怯地站起，走到曹丕跟前。

曹丕猛地伸出双臂，一把抱住了郭姬，大步走到席上……

案几上放置着一个小小的烛架，架上插着一根细细的白烛，烛光昏黄，将郭姬和小玉的身影映在了墙上。

郭姬坐在案几旁，双手捂着脸，低声抽泣着。

小玉安慰地说着："郭家妹妹，这又有什么伤心呢？是女人就会经过这一回，何况你还是丞相夫人赐给大公子的，应该伺候大公子啊。再说，大公子这样，也是喜欢你啊。"

郭姬双肩颤动，呜咽道："可是，可是事先我还没有……还没有向夫人禀告呢？啊……夫人一定要怪我，要……要骂我勾引大公子。"

小玉笑道："我们大公子夫人最是心善，哪会因为这件事怪你呢？"

"可我害怕……怕……"

"你怕什么？"

"我怕夫人怪罪我？"

"哎呀！你要我怎样说，才能使你放心呢？"

"姐姐……姐姐愿意陪我去见夫人吗？"

"你自己不能去吗？"

"我害怕。姐姐原先是夫人身边的人，有姐姐陪着，我……我才敢去向夫人请罪。"

"唉！想不到你是这么胆小的一个人儿。好吧，我就陪你去。"

"谢谢姐姐！"郭姬立刻伏下身，向小玉行着大礼。

"哎呀！我又不是夫人，你怎么能这样向我行礼呢？"小玉慌忙扶起了郭姬。

明亮的霞光照在室内，映红了郭姬的脸颊。使她看上去异常羞怯，就似是初嫁新娘。

甄宓端坐在木榻上，若有所思地望着跪在她面前的郭姬。

小玉和小翠侍立在木榻旁，都用衣袖掩着嘴，想笑又强忍着没有笑。

“我不怪你，真的不怪你。”甄宓柔和地对郭姬说道。

“谢夫人大恩，谢夫人大恩！”郭姬连连行着磕头大礼。

“你快起来吧。”甄宓说着，站起身，伸手相扶。

“谢夫人大恩！”郭姬缩着身子伏在地上，怎么也不肯起来。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多礼呢？夫人让你站起来，你就站起来嘛。”小玉说着，伸出手，使劲把郭姬从地上扯了起来。

郭姬虽然站了起来，却是低垂着头，一动不敢动。

看她这个样子怪难受的，我就不用多说什么了。甄宓想着，转过头对小玉说道：“你先把郭家妹妹带出去吧。”

小玉答应一声，拉着郭姬走到了室外。

“哈哈哈！”小翠大笑起来。

甄宓瞪了一眼小翠：“小声些，人家还没走远呢。”

小翠又用衣袖捂住了嘴，却仍是格格格笑着。

“人家那么可怜，你还笑她。”甄宓说着，坐回到木榻上。

“我也不是笑她，只是……只是觉得她怪有意思的，大公子明明是喜欢她了，她却怕成这样。”

“唉！这也不怪她。当初在大将军府里，那刘氏对侍妾看得比什么都严，若有任何一个侍妾没有经过她的允许，而被大将军召幸了，那么这个侍妾必会遭到暴死，虽说大将军败亡已有十多年了，但大将军府中的故事在邺城中仍是人人皆知。如今丞相府的威风，又岂是过去的大将军府能够相比？郭姬她只是邺城中寻常人家的女儿，没有见识过什么大

场面，因此才会这么诚惶诚恐。”

“丞相夫人就比那个刘氏好多了，从没有刁难过哪个侍妾，连李姬那样的贱人她也能够容忍……”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甄宓陡地打断了小翠的话头。

“我就是要说，李姬她常常指桑骂槐，欺负夫人……”

“小翠，我不想听你说这些话。”甄宓提高声音说道。

小翠不再作声，却噘起了嘴，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甄宓笑笑，拉着小翠的手，柔和地说道：“你也不小了，该出嫁了。丞相府的年轻小伙有许多，你看上了谁，就……”

“不，我不嫁人！”小翠不等甄宓说完，就大叫了起来。

“看你，都这么大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任性。”甄宓笑着道。

“我说的是真心话。”小翠脸色红涨地说道。

“唉！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早就在这样想。”

“这是为什么？”

“这些年，我早看穿了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你……”甄宓一怔，不知该如何说才好。

“从前，大公子是那么在乎夫人，可是现在呢，现在他却有了这么多侍妾，成天和别的女人寻欢作乐，差不多已经忘了夫人。”小翠激愤地说着。

甄宓默然无语，心中道——曹丕他不是忘了我，也不是成天在寻欢作乐。他拿到了手的东西并没有拿稳，心里正不知怎么着急呢。

这件事，我又不能帮他。如果他有了什么差池，睿儿将来也会受到牵连啊。

不！也许我能帮他，可是……罢了，罢了！我只要是一个“贤妻”，也就问心无愧了。

睿儿若有福运，上天必会保佑于他。我不仅要做好一个“贤妻”，更要做好一个母亲。

“还有三公子，从前那副样子，恨不得为夫人死了！可是他现在呢？现在他就算当面见到了夫人，也装作没有看到，他……啊！”小翠猛地抬起手，捂住了嘴。

甄宓的脸色已是变得惨白，身子也在微微颤抖。

啊，我怎么说起了三公子呢？夫人不是早就告诉了我不要在她面前提起三公子吗……小翠心中大悔，慌忙跪下：“奴婢该死，该死！”

甄宓深深吸了一口气，竭力保持着镇定，露出笑意道：“你起来吧。”

“是。”小翠答应声里，垂着头站了起来。

“你呀，总是这么嘴快，怎么能行呢？有些话，你在我面前说说还可以，若在外面也这么说起来了，就会惹下大祸啊。”甄宓说道。

“奴婢知道，奴婢再也不敢这么乱说了。”小翠低声答道。

“你也不是在乱说……”甄宓说着，陡地转了话头，“前些时丞相大人好像送了些礼物给文姬姐姐，不知文姬姐姐是否到丞相府来拜谢过了？”

“没有，只是屯田都尉董大人到丞相府来了一次。”小翠答道。

甄宓低叹了一声：“小翠，你把筝拿过来。”

小翠答应声里，很快将玉筝端来，放在甄宓面前。

甄宓手抚着筝弦，却无法弹出乐音，只觉心中乱纷纷的，似漫天涌

动的浮云——这么多年过去了，文姬姐姐果然没有再踏进丞相府一步。

唉！文姬姐姐，你好狠心，难道你不知道我在这里有多么寂寞吗？

这么多年，你想过我吗？

你一直想作出的那首诗，作出来了吗？

刚才小翠说得一点也不错，植弟他这两年果然是在躲着我……啊，我怎么也想到了这上面？

不，不！我绝不能再去想……

植弟他应该忘了我，就像我应该忘了他一样……

3

夜已深沉，不时有虫声响起，透过窗间的帘幕，送入侧室之中。

小玉和郭姬并头睡在席上，窃窃私语。

“你已经见过夫人了，不再害怕了吧？”小玉问道。

“我还是怕。”

“你怕谁？”

“怕李姬。我第一天来到大公子这儿，她就骂了我，骂……骂得好凶……”

“你别怕她。李姬她是一条疯狗，见人就咬。哼！你别看她的模样挺妖气的，其实大公子一点也不喜欢她。”

“我还听到李姬骂了……骂了夫人。”

“那是夫人大人大量，不愿和李姬计较。唉！夫人什么都好，就是为人太善良了，只怕日后会吃亏的。嗯，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到这儿来伺候大公子？”

“为什么？”

“我是担心李姬会有什么坏主意，要害了夫人。如果我时时都在大公子身边，就会……就会盯住她。”

“姐姐的心真好。”

“心好有什么用。像丞相府这样的富贵人家，大伙儿都像是放出笼的斗鸡一样，你算计着我，我算计着你，谁心好谁吃亏。”

“啊，我……我就怕这个。”

“别怕，有我呢。”

“我的命真好，遇上了姐姐。”

“告诉你，丞相府中有许多规矩，还有许多忌讳，不能随便乱说话。”

“啊，姐姐快给我讲讲这些规矩和忌讳，我真怕说错了话呢。”

“你要特别小心，别在大公子面前提到三公子，也不要在夫人面前说起三公子。若是李姬在你面前讲起了三公子，你也不要理他。”

“这是为什么？”

“是……”小玉贴着郭姬的耳朵说了起来。

郭姬凝神听着，嘴角露出一丝旁人极难察觉的冷笑。

4

通！通！通……玄武池畔鼓声大作，惊天动地。

池畔的空地上，整整齐齐排列着数百骑卒，摆成战阵队形。

虎贲中郎将荀恽身披铁甲，手执一柄去了锋刃的长矛，立马战阵之前。在他对面数十步外，曹彰亦是全副披挂，立在马上。

“哇！”荀恽陡地发出一声大吼，纵马向曹彰冲去。

曹彰稳稳立在马上，一动不动。

荀恽刹那间已冲到曹彰身前，手中长矛疾刺而出。

曹彰猛地一踢马肚，同时伏下了身。

刷——荀恽手中的长矛贴着曹彰的头顶掠过。

曹彰的坐骑向前一冲，竟是冲到了荀恽的身后。曹彰抓住两骑错而过的时机，右手横握长矛，左手探出，轻轻松松地将荀恽从马鞍上“擒”了过来。

“二公子好本事！”荀恽人还在空中，就忍不住大声喝起彩来。

“哈哈哈！”曹彰大笑声里，将荀恽放到了地上，右手长矛向天上一挥，“大伙儿且歇息一会。”

众骑卒欢呼声里，散开队形，下马走入林中，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坐地歇息。

曹彰点点头，从马背上跃了下来。

“那边安静一些。”荀恽边说边向林中的凉亭走去。

曹彰未说什么，几大步便走进了林中。

林中的凉亭里已站着一人——丞相府仓曹属主簿杨修。

曹彰一怔，猛地转过了身。

荀恽拦住曹彰的去路，深施一礼：“杨大人一片诚意，二公子奈何如此拒人千里之外？”

杨修笑着走出凉亭：“莫非我是猛虎，让二公子这样的勇士见了也是避之惟恐不及。”

曹彰皱着眉头，对荀恽说道：“请荀将军暂且回避一下。”

荀恽又是深施了一礼，这才退到了林外。

曹彰转过身，盯着杨修："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愿和你在私下里见面。"

杨修微笑着："下官有几句肺腑之言，要告诉二公子……"

"你不用告诉我。"曹彰猛地打断了杨修的话头。

"二公子……"

"你无非是想让我和三弟合在一块儿对付大哥。"

"不……"

"杨大人，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帮三弟，我管不着。可是你若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那是做梦！"

"二公子，下官对丞相大人一片忠心……"

"你如果真的是对丞相大人一片忠心，就不要这么私下里来见我！"曹彰厉声说着，转回身，大步向林外走去。

"二公子！"杨修呼喊着，追了两步，又停了下来。

"唉！"一声长长的叹息在杨修耳旁响起。

杨修循声望去，见荀恽背倚着一株柳树，满面忧色。

"没想到二公子的性子竟是如此执拗，连一个见面的机会都不肯给我。"杨修苦笑着说道。

"我想不明白，二公子明明不喜欢曹丕，却为何不愿和我们站在一起？"荀恽苦思着说道。

"看来我是低估了这位二公子了。"杨修竭力掩饰着心中的失望，以平静的语气说道。

"我有些担心，二公子会不会因为今日之事，改变了对三公子的看

法。”

“不会。我与三公子来往密切，人所共知，二公子从未因此对三公子说什么。”

“我还有必要继续劝说二公子吗？”

“没有必要了。但你一定要继续和二公子保持着来往，并得到他的信任。”

“这是为什么？”

“二公子毕竟是丞相大人的嫡子，深受丞相大人的信任。而且二公子勇武善战，说不定会有独掌一支大军的机会。”

“主簿大人深谋远虑，所言自是有理。只是我担心日子拖长了，与我们甚是不利。”

“这个你不用担心。丞相大人既然没有立刻定下魏国世子之位，就说明他还想对曹丕和三公子作一番观察。”

“不知三公子此时在丞相大人的心中，到底有多重的分量。”

“这分量一定很重。否则，丞相大人也不会这样犹豫了。这种情形实际对我们更为有利，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机会。”

荀恽默默不语，心中想——主簿大人这是在安慰我，如果情形真是对我们有利，主簿大人也不会到这儿来见曹彰了。

“我现在惟一担心的，就是三公子能不能沉住气，坚持下来，拼到……”杨修忽觉失言，忙停住口，把“拼到最后时刻”那句话咽回了肚中，心中自责道——自从荀大人去了，我竟是有些支撑不住，乃至心浮气躁，常常会说错了话，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我一定要坚持住，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也要苦撑下去。

如果我把持不住，做错了什么，又怎么对得起地下的荀大人！

“主簿大人，我父亲是丞相大人……是丞相大人逼死的吧？”荀恽突

然问道。

杨修一怔：“不……不！你父亲是心忧天下，以致病重而亡。”

“真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否则，丞相大人怎么会让朝廷对荀大人赐下如此丰厚的追封，又怎么会让你当上了虎贲中郎将？”

“父亲他……他就这么去了，心中定是遗恨无穷。”

“我们惟有更加努力，方可安慰荀大人的在天之灵。”

荀恽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心中道——曹操已是越来越凶残奸诈，他表面上对我父亲无比推崇，心中只怕将我父亲恨到了骨子里。

如今曹操还未完成“篡汉大业”，还不至于对我怎么样。

一旦曹操完成了“大业”，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定会对我荀家大肆报复。

到了那时，我的下场必会比父亲更惨……

5

黄莺不时从柳枝中飞过，发出婉转的鸣叫。

司马朗、司马懿神态悠闲，缓步走在花园的小径上。

花园不算太大，但布置得十分精巧，池塘、山石、花树，亭台相互映衬，错落有致。

“邺城之中，除丞相府外，论花园之阔大，自是以甄府为冠，但若论花园之灵秀，则是以我司马氏为第一了。”司马朗面带傲色说道。

“甄家既无大功，又无名震天下的智谋之士，居然敢在邺城造这么大一座花园，小弟以前总是想不大明白。直到今日，这疑团方才消散了。”司马懿感慨地说道。

“贤弟的疑团能够消散，郭姬功不可没也。”司马朗笑道。

“曹家的秘密，总算没有瞒过司马氏的眼中。看来这郭姬的本事，大大超过了我们兄弟的期望。”

“没想到曹操对甄宓还是那般看重。”

“所以甄家的子弟不论多么无能，也会身居高位。”

“对我们司马氏来说，郭姬探到的最有用的秘密，就是曹植……”

“大哥低声。”司马懿说着，四面看了一眼。

“贤弟也太过谨慎了。此时花园之中，只有我兄弟二人。”司马朗笑道。

“此时此刻，小弟不能不谨慎啊。曹操已被封为国公，却不立太子，明显是对曹丕不信任，这就给了杨修等人一个可乘之机。”

“但是我们已经掌握了曹植的秘密，可以在这上面想出一个主意，狠狠打击他们。”

“不是狠狠打击，而是必须一击便置敌于死地，如此方可永消后患。”

“贤弟莫非已是有了主意。”

“小弟只是有了一个谋划，但要使这个谋划成功，还须得郭姬打听出曹家更多的秘密。”

“夜长梦多，贤弟这次出手，可要快些。”

“快了不行，不过太慢了也不行。”

“这是何故？”

“曹操已经做了魏公，也把女儿嫁给了大汉皇帝。这说明他正在加紧把大汉天下改变为大魏天下。这个时候的曹操最是多疑，也最是好杀。”

“不错。那荀彧之死，多半是曹操下的手。”

“荀彧之死，对我司马氏极为有利。可是我司马氏如果因此得意忘形，太过急于求成，露出了行迹，以至于引起了曹操的疑心，则下场之惨，不可胜言啊。”

司马朗陡地打了一个冷战：“贤弟之言，倒也……倒也有理。”

“但是我们也不能太慢，否则，会让杨修占了先机。”司马懿说道。

司马朗点点头：“听辛毗说，杨修屡次想私下里与曹彰相见，都碰了壁。”

“这说明曹彰大有见识，不可小觑。”

“我司马氏可否与曹彰结交。”

“不可。曹彰不愿与杨修结交，就更不会与我司马氏结交。对曹彰这样的人，我司马氏只能多加防备，敬而远之。”

司马朗又是点了点头，“对吴质那帮人，我们也得多加注意才是。”

“季达喜欢热闹，可让他和吴质那帮人多些来往。不过，你一定要告诉季达，他和吴质那帮人在一起时，只能议论花酒美女，不得妄论朝政。”司马懿叮嘱道。

司马朗嗯了一声，心中道——吴质那帮人专捡现成的便宜，实是可恶。一旦我司马氏掌了大权，就该立即杀了他们。

6

曹植和崔氏踏着台阶，缓步登上高阁，凭栏四望。

高阁建在后园中，向前望去，是正堂、侧室，偏屋……青黑的瓦脊犹如波浪般层层相连。

而高阁周围，尽是绿柳，翠碧欲滴。

正是暑天，热气自地上蒸腾而起，隐隐似烟雾一般。

曹植和崔氏身在高阁之中，不时有微风迎面拂过，并未感受到那逼人的酷热。

“还是封了侯好，可以有自己的府第。”崔氏十分满足地说道。

也许我真该做一个安享富贵的侯爷……不，不！我怎么能这么想呢？我竟然如此心向安逸，对得起荀大人，对得起德祖兄吗？曹植愧疚地想着。

“夫君怎么不说话呢？是不是又在想着朝中的事儿？”崔氏不高兴地问道。

“啊……我，我是想起了朝中的一件事儿。”

“唉！这几年夫君总是这样，只要和我在一起就魂不守舍，莫不是讨厌我了。”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朝中这件事，与我，与夫人都有关联啊。”

“是什么事？”

“丞相大人要改封我为临淄侯，过些时就会发下诏令。”

“这……这好好的，又为何要改封呢？”

“丞相大人这是对我格外看重……”

“不！”崔氏忽然大叫了一声。

曹植一怔，迷惑地望着崔氏。

“我……我不要丞相大人看重……看重夫君。”崔氏眼圈红红地说着。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曹植诧异地问道。

“我前些天回了娘家，听兄长讲，丞相大人十分看重夫君，想要立夫君为世子。为此……为此大公子恨死夫君了，会……会害了夫君……”

“胡说！”曹植陡地喝道。

“啊！”崔氏吓了一跳，“夫君你……”

“你别听外人瞎说。如今我们曹家势力甚大，许多人都是心怀嫉妒，因此造出了些流言来。”曹植以柔和的语气说着。

“可是……可是我真的有些担心……”

“我不是好好的吗，你有什么可担心的。”曹植说着，转过话头，“昨天丞相夫人把你叫去了，是为了什么事？”

崔氏笑了一笑：“夫君你猜猜。”

“这我怎么猜得到呢。”曹植笑道。

“丞相夫人叫我去，是要赐给我一件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你且闭上眼睛。”

曹植依言闭上了眼睛。

“你可不许偷看啊。”崔氏说着，伸手在怀中摸出了一件小小的物品，捏在手掌心中。

“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曹植问道。

崔氏高高举起手，猛地松开：“你看这是什么？”

曹植睁开眼睛，见崔氏手中托着一枚光闪闪的铜钱。

“原来只是一枚铜钱啊。”曹植有些失望地说道。

“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铜钱？”崔氏兴奋地说道。

曹植细细看去，见那铜钱要比寻常的铜钱大出半寸，也厚了许多，且外廓高峻整齐，铸造得十分精美，钱面为两个篆字：布泉。

“啊，这不是当年王莽铸造的‘布泉’吗？如今这种钱已是不多……”曹植说着，忽然停下了话头。

他自然知道“布泉”为什么十分少见——“布泉”又称“男钱”，传说怀孕的女子只要在怀中藏上一枚“男钱”，就一定会生下一个男孩。

莫非夫人有了身孕？曹植凝目打量着崔氏。

夏日里崔氏并未穿上厚重的衣裙，身腰却是粗了许多。

曹植大喜，一把拉住崔氏的手：“啊，我有儿子了，我就要有儿子了！”

崔氏佯作嗔怪地打开曹植的手：“人家的身子早就不舒服了，你却一点也不知道，分明是没有将我放在眼里。”

“是我不好，慢待了夫人。我该死，该死……”

崔氏猛一跺脚，打断曹植的话头，埋怨地说道：“你怎么又说起了这不吉利的话呢？”

“啊，嘿嘿……嘿嘿……”曹植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不停地笑着。

“你就知道傻笑！”崔氏狠狠地瞪了曹植一眼。

“我在想……”

“你又在想什么歪主意？”

“我在想，儿子他……他该叫个什么名字。”

“哼，你想得美！要是……要是个女孩儿呢？你……你不喜欢吗？”

“你身上不是藏着‘男钱’吗？”

“听我娘说，她当初怀我的时候，身上也藏着‘男钱’，结果……结果还不是生下了我这个女孩儿。”

“如果我们有一个女孩儿，也一定会像夫人这么美丽聪明，我一样

喜欢。”“你说的是真心话？”

“当然是真心话，你若是生下了一个女孩儿，我们就叫她……就叫她……”

“就叫她什么？”

“叫她……叫她……”

“三公子——”高阁下忽然传来一声呼唤。

曹植一怔，刚欲答话，嘴唇却被崔氏捂住了：“这是崔福在叫你，只怕又是为了朝廷的事儿，你别理他，可别理他啊。”

既是朝廷的事儿，我又怎么能不去理会呢？曹植心中想着，却并未说出什么。

“今天夫君就和我待在这座高阁上，天塌了也不下去。”崔氏说着，扑在曹植的怀中。

曹植心中一热，紧紧搂着崔氏想——我为了讨得丞相大人的欢心，把精力都用在了朝廷大事和写诗作赋上面，的确很少和夫人在一起。

今日朝中若无太大的事情，我就依从了夫人……

“三公子！丞相大人有令！”高阁下的声音更大了。

曹植的身子一颤，松开了双手。

“夫君……”崔氏低呼着，眼中满是幽怨之意。

“丞相大人有令，我怎么敢不听呢？”曹植苦笑着说道。

第十八章　擅入宫门，崔夫人祸事临身

1

大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十月。

片片黄叶在空中飞舞着，随风飘落在邺城宽阔的大道上。

一辆高车缓缓在大道上行驰着，车轮不时从黄叶上碾过。

司马朗、司马懿同坐在车中，压低嗓子交谈着。

“贤弟的谋划，可称得上是万无一失吗？”司马朗问道。

“这个谋划，差不多用了小弟三四年的工夫，当然是万无一失。”司马懿答道，心中想——世上之事，从无万无一失之说。

若是事事必求万无一失，只怕到头来一件事也干不成。

只不过为了使大哥能够从容面对曹操，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既是万无一失，贤弟何不早点使出呢？”

“真要做到万无一失，不仅谋划本身须得滴水不漏，更要看准时机，把握住天时、地利、人和，方可一击成功。”

“天时、地利、人和很难三美并至啊。”

“今日天佑我司马氏，却是三美并至。”

“啊，还请贤弟详细道来。”

“曹操已被封为魏王，还不满足，竟让皇帝下诏允许他使用天子仪仗，皇帝自是不敢不从，却又极是愤怒，忍不住和曹操的女儿大吵了一架，气得曹操的女儿跑回了魏王府，在曹操面前痛哭不已，令曹操怒气大发。”

“妙！曹操正当怒气满腹之时，必是心情暴躁，举止失当。”

“此时可否称为天时已至？”

“当然可以。那么地利呢？”

“曹操今日与众臣下宴乐，不在铜雀台上设宴，却要在魏王宫正堂设宴，难道不是自动把地利送给了我司马氏吗？”

“哈哈。那么，这人和呢？”

“对我们有用的人，都在邺城。而对我们的谋划不利的人，又都不在邺城。”

“不错。大公子和杨修去合肥犒劳军卒了，曹彰也去许都了。如此看来，今日对我司马氏而言，的确是三美齐至。”

“这一天，等得小弟好苦。”

“也等得愚兄心惊肉跳啊。吴质那帮人虽然也有智谋，替大公子出的主意也不少，却怎么也对付不了杨修那厮，以至于看上去曹植反倒占了上风。”

“这杨修着实厉害，幸而他在明处，我才能从容对付他。”

“曹植受了杨修这么多年的教导，只怕……只怕也有些心机……”

“大哥放心。有杨修在，曹植或许会识破我的计谋，但今日杨修并不在他身边。这是上天不佑他曹植，怪不得我司马氏心狠了。”

“贤弟这个计谋的关节所在，是蔡文姬。这个人大伙儿差不多已经忘了，怎么贤弟偏偏注意到了她呢？”

“这应该是郭姬的功劳，没有郭姬，小弟怎么会想到蔡文姬这个人的用处呢？”司马懿笑道。

“但是愚兄却没有想到蔡文姬这个人的用处。”司马朗说着，眼中全是钦佩之意。说话声里，车轮已停止了滚动。

司马朗、司马懿从车上下来，神情顿时变得肃然而又谦恭。

一座高大威严的宫门赫然屹立在蓝天之下。宫门两旁站满手持长矛的护卫兵卒。

司马懿一步步向宫门走去，心中怦怦大跳，这座拱卫魏王宫的司马门，也是我谋划中的关节所在啊。

虽然辛毗已经依照我的谋划，换了一个不明宫中规矩的将官驻守此门，并且对那将官作了一番暗示，但是……但是仍有可能会出差错啊。

不，这个谋划绝不能出了任何差错。否则，我司马氏不仅前功尽弃，还会惹来杀身大祸……

2

甄宓急匆匆在甬道上行走着，郭姬和小翠喘吁吁跟在后面。

“夫人，夫人！你去不得啊！”郭姬一边喘着一边叫着。

甄宓猛地停下脚步，转回头，喝道：“郭姬，你回去，回去！”

郭姬停了下来，满脸惶急地说道：“夫人，没有丞相大人的诏令，你……你到正殿上去，会……会惹出祸来的。”

“我让你回去，你就回去！”甄宓怒道。

“是……是……”郭姬垂下了头。

甄宓不再多说，又是急匆匆向前行走着。

这一次，甄宓的身后只跟着小翠一人。

郭姬站在甬道上，看着甄宓和小翠的身影渐渐消失，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丞相府后堂上笑语盈盈，曹植、崔氏领着两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向卞夫人行以大礼。

卞夫人的两眼笑成了一道细缝："快起来，快起来！一家人，还这么多礼干什么？"她说着，一把拉过一个男孩，抱在怀中问，"小乖乖，你叫什么？几岁？"

小男孩清脆地回答道："我叫曹苗，三岁半了。"

"哈哈哈！"卞夫人大笑了起来，"我的苗儿好聪明，问什么都知道。"

另一个看上去小一点的男孩不高兴地噘起了嘴："我……我也什么都知道。"

"你知道什么？"卞夫人大感兴趣地问道。

"我……我叫曹志，两岁半了。"那小一点的男孩口齿虽有些不清，但还是完整地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小乖乖，你比苗儿还要聪明些，这么小就知道争强好胜。"卞夫人边说边将曹志拉到怀中，使劲在曹志脸上亲着。

曹植和崔氏互相看了一眼，脸上都笑开了花。

"植儿，你若再有一个女孩儿就好了。"卞夫人笑道。

"开始怀着苗儿的时候，我不知为什么，总想着他会是个女孩，结果……结果还是个男孩儿。这都是丞相夫人赐福，给了我一个'男钱'的缘故。"崔氏说着。

"当初我怀着丕儿的时候，也是这样……"卞夫人说着，陡地停下了话头，心中懊悔不迭——我怎么能在植儿面前提到丕儿呢？他们兄弟为了太子之位，正争得热闹，我既是两不相帮，说话就须得谨慎些。她想着，望向曹植，"你如今做了父亲，再也不能喝酒任性，做出些荒唐事来。"

"孩儿如今已是很少喝酒了。"曹植说着，向两个儿子望去，心里溢满了自豪——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我的生命将会在天地间代代相传。

从今以后，我的一言一行，都会成为后世儿孙们议论的话题。

我应该牢记荀大人的教导，做出番大事业，让后世儿孙们……

“丞相夫人，丞相夫人……”堂下忽然传来了惶急的呼喊声。

卞夫人一怔，放开曹苗、曹志，喝道：“是谁？”

郭姬脸色苍白地奔上后堂，跪下行以大礼：“大公子夫人……大公子夫人要到正殿上去，贱婢怎么拦也……也拦不住！”

“啊，她为何要到正殿上去？”卞夫人诧异地问道。

曹植和崔氏互相望着，眼中也满是疑惑之意。

“是……是为了蔡文姬。”郭姬回答道。

“蔡文姬又怎么啦？”

“蔡文姬十分想念留在匈奴的儿女。她的丈夫董祀为了安慰蔡文姬，就悄悄派人带着礼物去匈奴看望蔡文姬的儿女。不想这件事竟让人发觉了，被告到朝廷。丞相大人一怒之下，将董祀打入了死牢中。”

“私通匈奴，当处死罪，这倒怪不上丞相大人。”

“蔡文姬为了救董祀，要到正殿去恳求丞相大人。”

“啊，一个女子，怎么能到正殿上去？”

“蔡文姬说丞相大人若不准她到正殿上去，她就……她就要在宫门前自尽。”

“这……这蔡文姬如此放肆，丞相大人定会大怒。”

“大公子夫人说丞相大人会……会杀了……蔡文姬，因此才……才去了正殿。”

“宓儿……宓儿怎么会知道蔡文姬出了事？”

“大公子夫人一直对蔡文姬十分记挂，前几天是蔡文姬的生日，大公子夫人还派人送了礼物过去，因此对蔡文姬的事儿知道得十分清

楚。”

“唉！宓儿她……她怎么这样糊涂。”卞夫人叹息着，心中却是大喜——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对付甄宓，偏偏又无法对付她。

甄宓这贱人死守在屋子里，连话也不多说一句，叫人找不出任何错处来。

那李姬虽是天天寻事，要和甄宓过不去，却又太过愚蠢，根本拿不住理儿，反倒弄坏了她自己的名声，惹得丞相大人对她生了气，几乎把她从丕儿身边赶走。

这郭姬倒是聪明，偏又十分胆小，不仅不敢与甄宓作对，在许多时候反而帮着那贱人。

唉！我一连给丕儿弄了两个侍妾，已是使得丞相大人甚是不满，怀疑我偏心，让我没有办法再给那贱人寻一个对头。

眼看我已奈何不了那贱人，只得忍气吞声过一辈子了。

不想上天有眼，到底给那贱人降下了灾祸。

哼！丞相大人昨日骂了一整天皇帝，早已憋足了气，那贱人此刻撞上去，定会碰个头破血流……

“如今大公子不在府中，只有丞相夫人才能……才能拦得住大公子夫人啊。”郭姬磕头说道。

“这……”卞夫人神情犹疑，欲言又止。

“母亲，您……您一定要拦住大嫂！”曹植陡然叫道。

“这事不用你管！”卞夫人狠狠瞪了一眼儿子，心中怒气大炽——都这么多年了，植儿还是对那贱人如此关切，实是可恼。

看来只要那贱人不死，我的心病就无法医好。

“母亲，丞相大人近来心情不好，大嫂如此任性，只怕会……”

“我自然会去拦住宓儿。”卞夫人竭力压下心头的怒意，对儿子一摆手，“你们一家先回去吧。”

曹植见母亲生了气，不敢多说什么，和崔氏领着两个儿子行了大礼，退到堂下。

卞夫人盯着郭氏，冷冷问道：“你怕宓儿吗？”

郭氏垂下头：“我……我怕。”

“你怕她，为何又对她这般关切？”

“我……”

“我的身子有些不舒服，头昏目眩，你快去给我请太医来。”

“是。”郭氏答应着，心中道——司马大人当真是料事如神。他对我兄长说——卞夫人决不会去拦阻甄宓！我对这话还有些不信，哪知卞夫人竟真的是毫无拦阻之意。

3

曹植骑着白马，在崔氏母子乘坐的高车旁慢慢驰着，只觉得心上沉甸甸的，似压上了一块无比沉重的巨石——母亲她为何面带犹疑之意，又为何对我那样生气？

莫非母亲是怕惹恼了丞相大人，不愿去拦阻大嫂？

唉！丞相大人近几年性情也太暴躁了，杀了那么多的人，甚至连大汉皇后都杀死了。

不怪大嫂会去正殿啊，依丞相大人现在的性情，他真的会杀了蔡文姬。

蔡文姬是大嫂的知心之交，大嫂决不会看着蔡文姬被丞相大人杀死。

啊，丞相大人既然有可能杀死蔡文姬，难道不会把……把大嫂也杀了吗？

不，不！丞相大人不会杀了大嫂……

“夫君。”崔氏忽然在车内说道，“你说丞相大人会杀蔡文姬吗？”

“这个……”曹植犹疑了一下说道，“不会吧。当初蔡文姬还是丞相大人用黄金从匈奴赎回来的呢。”

“我看丞相大人会杀了蔡文姬。”崔氏说道。

“为什么？”

“丞相大人连刘姬都杀了，难道不会杀了蔡文姬吗？”

曹植听着，心中剧震——丞相大人曾说过他最喜欢听刘姬唱歌，一天也离不了刘姬，不论刘姬的性子多么古怪，他为爱才之故，也能容忍。

可是，可是前些天丞相大人却突然杀了刘姬，而那一天刘姬并未冲撞丞相大人。

丞相大人定会杀了蔡文姬，也会……也会杀了大嫂！

不，我又怎么能让丞相大人杀了大嫂！我应当立刻到正殿去，阻止丞相大人。

只是，只是丞相大人并未召我前去，我如此贸然去见丞相大人，定会使得丞相大人发怒。

而在眼前这个要紧时刻，我又怎能让丞相大人发怒呢。

德祖兄分明告诉过我啊，丞相大人有可能在近日发出立世子的诏令。

如果此时丞相大人发怒，就不会将我立为太子啊。

可是，可是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丞相大人杀了大嫂吗……

突然间响起急骤的马蹄声，打断了曹植纷乱的思绪。

曹植急忙向前望去，见一匹青色快马正迎头向他撞来。

“啊——”高车里传出崔氏惊骇的叫声。

曹植急拉缰绳，欲向左侧避让。

青色快马上的骑者似也看到了相撞的危险，猛地一勒缰绳，将青色快马拉得直立了起来。

扑通！那骑者从马背直挺挺摔了下来。

曹植吃了一惊，忙跳下马来，扶起了那骑者，见他头戴青巾，是个家仆模样。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那家仆连连磕头，哽咽着道，“小人因急着去甄家报信，这才冲撞了三公子……”

“什么，你去甄家报信？报什么信？”曹植更惊，急急问道。

“小人是董都尉的家人，因我家夫人要到正殿去见丞相大人，小人便一路护送。不想我家夫人才到魏王宫外，就……就……”

“就什么？”

“就让丞相大人唤出的刀斧手押了起来，说是要杀了我家夫人。”

“啊……丞相大人当真要杀了蔡文姬？”

“大公子夫人也到了宫外。她本想救我家夫人，不想尚未进宫就让丞相大人喝令刀斧手拿下了，说是要将她一同杀。小人一急，就打马往甄府奔去，想求甄家的几位大人去救大公子夫人。丞相大人若能饶了大公子夫人，也许就能饶了我家夫人……

“不！”曹植大叫声里，猛地从地上跃起，跳上坐骑，向着魏王宫疾驰而去。

他心中的顾虑，刹那间已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我决不能让丞相大人杀了大嫂！决不能！决不能……

“夫君，夫君！你怎么啦？啊，崔福，快，快跟上三公子！”崔氏着急地叫道。

高大巍峨的魏王宫正殿里响起了悠扬的乐声，远远传到云天之上。

殿前的石阶上，站满手持长矛的护卫兵卒，个个身材魁梧，如同铁铸一般。

身披王袍的曹操高坐在殿中的木榻上，庄重威严。

华歆、辛毗、崔琰、司马懿众臣属依着官位大小，分列成两班坐在席上。

随着音乐声，一个长身玉立，相貌美丽的乐女飘然在席前挥着长袖，边舞边唱——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燕，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乐女唱毕，向曹操深施一礼，退到了殿外。

“丞相大人这首《短歌行》意象如海之深广，气韵如天之高远，实乃古今第一好诗也！”华韵首先赞颂道。

众臣属不论官位大小，人人大声称颂，殿上的回音一时似潮水般汹涌回旋，久久不息。

曹操听着那如潮的赞颂，心中大为得意——如今我也用上了天子礼仪，已和皇帝没有什么区别。

人生至此，也该满足了。

可惜我不能似神仙那般寿至千年，也无法看到大魏一统天下的时候。

唉！我已是真的到了暮年，来日无多，应该定下世子位了。

只是，只是丕儿和植儿二人，到底谁更适合成为世子呢？

曹操心中陡地烦躁起来，无法想下去了。

“诸位大人！”曹操低低叫了一声。

殿上立刻安静下来，就似没有一个人。

大汉皇帝有意欺侮我的女儿，不过是幻想着能够激怒我，让我旧疾复发，早些归天罢了。

我须得定下心来，千万不要烦躁，不要上了大汉皇帝的当。曹操竭力使心中平静下来，向辛毗问道：“刚才那唱歌的王姬，可否与刘姬相

比？”

“王姬的歌声，几乎和刘姬一模一样。不，王姬比刘姬唱得更好听些。”辛毗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从前孤王以为天下只有刘姬能唱出好听的歌曲。后来孤王找了一百个歌女向刘姬学唱，一直学了三年，终于在那一百个人里发现了一个可与刘姬相比的王姬。由此可见，只要善于向前贤学习，就算是平常的一个人，也能学到不平常的本领。孤王的这首《短歌行》，是渴求贤才之意。其实只要诸位大人愿意诚心学习，人人俱可成为大贤，何须孤王去求呢。”曹操感慨地说道。

“丞相大人的教导，属下自当牢记在心。”辛毗一边说着，一边在心中冷笑——王姬学成了“大贤”，那刘姬却为此掉了脑袋。

倘若有人也学成了我辛毗的本领，只怕我辛毗也会和那刘姬一样丢了性命。

哼！我辛毗才不会像刘姬那么坐以待毙。

自从那一年我不小心说出了杨彪是“大奸”，就被丞相大人看成了大公子的人。

如今只有大公子成为世子，我辛毗才有一条活路。

若是三公子得了势，我辛毗就会成为丞相大人第一个要除掉的“大奸之徒。”

唉！丞相大人啊，你也别怪我暗地里弄鬼，听了那司马季达的谋划。我这是为了自保，不得不如此啊。

“人生几何？孤王只恐教导不了你们几年了。”曹操感慨地说着，向华歆望过去，“华大人，你说错了一句话。”

华歆心中顿时大跳起来：“啊……属下说错了哪一句话。”

“孤王的文诗，算不上第一。”

“这……这个……”

“蔡邕的诗文，才称得上第一。”

“可是蔡邕的诗文，已很少流传。”

“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立刻杀了屯田都尉董祀。”曹操笑着下令道，“传蔡文姬上殿！”

辛毗立刻站起身，走到殿门前，大声喝道——蔡文姬上殿！

台阶上的众兵卒齐声喝道——蔡文姬上殿！

那喝声犹如滚雷，轰隆隆回音不绝，惊得满天都是飞鸟。

华歆、崔琰、司马懿等人不觉都将目光望向了殿门。

蔡文姬脸色苍白，头发散乱，踉踉跄跄走进了正殿。

啊，她也老了许多，全不似孤王十年前看到的那个才女了。曹操心中顿时溢满了怜惜之意。

“罪人拜见丞相大人！”蔡文姬跪下行以大礼。

“罢了。”曹操说着，叹了一声，“唉！孤王与文姬已有十年没见面吧。”

“罪人能够活到今日，全是丞相大人的恩赐。罪人擅闯宫门，死有余辜，只求……”

“文姬所求之事，孤王心中早已知道。”

“董都尉身犯死罪，全是因为罪人……”

“文姬不必再说。孤王已下诏令，将赦免董祀之罪。”

“啊……”蔡文姬大感意外，惊喜交加之下，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来了也好，孤王正想问问——你父亲遗下的诗文，你都整理出来了吗？”曹操问道。

“亡父所遗诗文，约有四千余篇，可惜绝大部分都散失了。罪人十年来到处访求，再加上能够回忆背诵出来的，共有四百篇。”蔡文姬答道。

“好，好。你能如此，方不负孤王当初将你从匈奴赎回之意。”曹操赞道，又叹了一声，“唉！孤王总算可以告慰老友了——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孤王对老友的思念，至今难忘，至今难忘啊……”

“呔！”站在殿门前的辛毗陡然大喝一声，“此乃禁地，不得擅入，把她给我拿下了！”

曹操一怔，不觉问道：“辛毗，你要把谁拿下？”

辛毗快步奔到榻前，跪下禀道：“大公子夫人擅入宫门，欲闯正殿，属下已令护卫军卒将她拦住。”

“什么，你说什么？”曹操睁大了眼睛。

“大公子夫人擅入宫门，欲闯正殿！”辛毗的声音并不高，却十分响亮，使殿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清清楚楚地听见。

殿中的众人俱是大惊失色——擅入宫门，乃是死罪。大公子夫人虽然地位尊崇，但丞相大人一向执法极严，只怕大怒之下，会对大公子夫人处以极刑。

“是宓儿，竟是……竟是宓儿！”曹操只觉浑身冰凉，声音都在颤抖。

是宓妹！她怎么会突然闯到了这里，这一定是为了我，一定是为了我！蔡文姬脸色惨白，猛地抬起头，欲说什么，却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曹操忽地从榻上站起，几大步便奔到了正殿门前。

殿上的众人见曹操如此失态，心中更惊，面面相觑，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司马懿心中狂跳起来，两只手死死握在一起，竭力使他的神情和众

人保持一致。

殿中只有两个人跟随着曹操奔到了正殿门前，一个是辛毗，一个却是蔡文姬。

辛毗跟在曹操身后，是职责所在。但蔡文姬此时尚是一个“罪人”的身份，如此跟在曹操身后，是为“大不敬”，论律当处以斩首大刑。

曹操一奔到殿门前，就看见了甄宓。

明亮的阳光下，甄宓穿着一袭青袍，立在洁白的玉石台阶上。

众护卫兵卒的长矛交叉挡在甄宓身前，锋利的矛刃闪着刺目的寒光。

宓儿，宓儿，你为何突然闯来了？曹操想问，却怎么也问不出来。

曹操陡地觉得有一座大山凌空飞来，当头压向了他，要将他压得粉碎。

他恍然之中仿佛看到了一座草亭，甄宓正斜倚着亭柱，站立在他的面前。

那是他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情景，也是他在心底里永远怀念的情景……

甄宓看到了殿门前的蔡文姬，脸上顿时浮出了笑意——啊，文姬姐姐她还没有出事！文姬姐姐，我又见到你了！文姬姐姐，你知道吗？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念着你啊。

“宓妹！”殿门前的蔡文姬呼唤声里，热泪滚滚——我又见到宓妹了！宓妹你虽是风华绝代，如今也面带霜色了。然而你却仍是和当初一样不改赤子之心，竟为了我不惜犯下天大的死罪。

宓妹，我真不值得你这样，真不值得你这样啊。

宓妹，如果丞相大人因此将你置于死地，我也不会活在世上。

曹操的身子陡地摇晃起来。蔡文姬的一声呼唤，使曹操什么都明白

了——宓儿擅闯宫门，竟是为了蔡文姬。

在宓儿的眼中，我曹操已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不论是对什么人，都会动了杀心。

宓儿啊宓儿，你难道就没想过，我若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你闯来又有什么用？只不过是枉送你自己的性命而已。

啊，宓儿你如此放肆，莫非是欺我不敢杀你吗……

“丞相大人！”辛毗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曹操。

曹操猛地推开辛毗，站稳身子，怒视着甄宓。

甄宓坦然面对着曹操，眼中并无惧色。

曹操抬手指着甄宓，怒吼道：“把她赶下去……”

曹操只吼出半句，就再也吼不下去，浑身剧烈地颤抖着，脸上刹那间变得毫无血色，似是突然看到了世上最可怕的事物——正殿的台阶下，飞也似的奔来了一个人。

那个人正是曹植。

辛毗再次扶住了曹操，心中大喜——好了，好了！只要三公子这时出现了，我等的谋划就等于是成功了。

曹操再也无力推开辛毗，心中一片冰凉——天啊，天啊！你为何如此戏弄我曹操啊。

我曹操一直不愿放弃植儿，一直盼着植儿能成为一个“至贤之君”。

可是……可是我十余年的一番心血，竟是全都抛进了流水中。

植儿他原来还是十年前的那个植儿，居然一点也没有变。

他为何来到这里？不就是怕我杀了宓儿吗？

植儿啊植儿，就算你怕我杀了宓儿，也不该如此硬闯过来呀？

难道植儿你不明白身为诸侯，擅闯宫门，是灭九族的大罪吗？

今日众人都在殿上，你如此放肆，叫我这张老脸放到哪儿去？

况且宓儿和你名分有别，你这般不顾一切，就不怕天下人言汹汹吗？

植儿啊植儿，你难道不明白你今日出现在此地，就是自弃了你十年来苦苦追求的一切啊。

难道你为了宓儿，竟能放弃一切吗？

你既是这样，又怎么能够承袭我曹家的大业？

植儿！植儿！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曹操的眼中忽地滴出了泪珠，一滴又是一滴……

啊，丞相大人的神情为何这样可怕，又为何这样悲伤？甄宓心头剧震，猛地回过了头——曹植和甄宓的目光顿时撞在了一起，如同雷电一样击中了二人。

是植弟！植弟他……他怎么来到了这儿？

他这一定是为了我，为了我！

啊，他竟是一点也没有变，还是十年前的那个植弟啊。

不！植弟他不能这样啊，他……他……甄宓心中由惊到喜，又由喜到忧，刹那间念头百转。

啊！大嫂她竟被兵刃逼住，丞相大人果真是要杀她！

不，我决不能让丞相大人杀了大嫂，决不能！

如果我眼睁睁看着丞相大人杀了大嫂，日后纵然是君临天下，心中也将永不安宁……曹植心中犹如火焚，举步要踏上台阶。

“夫君！”宫门外忽然传来了崔氏的呼唤。

啊，夫人她怎么也跟来了？曹植大惊，忙回过了头。

只见崔氏跌跌撞撞地向正殿奔了过来，一阵风吹过，撩起崔氏的青色罩裙，露出里边艳丽的丝绢内衣。

“哈哈哈！”悲愤至极的曹操狂笑起来，那笑声就似是一头受伤的困兽在仰天长嗥。殿内殿外的众人听着，都从心底里生出了一股寒意来。

“赐死，赐死！”曹操颤抖的手指既没有指向甄宓，也没有指向曹植，却是指向了崔氏。

曹植耳中轰的一声，眼前顿时金星乱迸，一片死黑……

5

黄叶落尽，稀疏的柳枝无力地在寒风中颤抖着，发出叹息般的声响。

曹植孤零零地站在高阁中，茫然四顾。

忽然，寒风中隐隐传来琴音，似乎有一个人在唱着低声——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

“夫人！”曹植陡地大叫了一声。

无人回答。

那隐隐的琴声消失了，那低唱声也消失了。

我再也见不到夫人，再也见不到了。曹植心中刺痛彻骨，欲哭无泪——夫人啊夫人，是我害死了你！

你心中只有我，害怕我会闯下大祸，这才奔进了宫门。

可是……可是我的心中有你吗？我一直在对你说谎——说那《美女篇》中的美女就是你，而你也就相信了我的谎言……

丞相大人啊丞相大人，你恨的是我，却为何要赐死我的夫人？

你分明是以此来惩罚我，让我永远活在痛苦之中。

夫人啊夫人，虽然生前我不能与你日日相伴，但是死后我就能天天和你在一起了。

“夫人，你等等我，等我……”曹植喃喃念着，向栏杆走去。

高阁上忽然响起了脚步声。

曹植的身子立在了栏杆边上。

那脚步声直到逼至曹植的身后，才停了下来。

“三公子！”一个曹植极其熟悉的声音唤道。

曹植身子一颤，没有回应，更没有转过身。

“三公子，我知道你不肯见我，这才未经通报，走了上来。”

“德祖兄，你又何必要见我。难道你到了此刻，还不死心吗？”

“三公子，朝廷连着发了三道诏令。”

“朝廷就算连着发了三百道诏令，又与我有什么关系？”

“第一道诏令是——立五官中郎将、丞相副曹丕为魏国世子。”

“德祖兄，是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荀大人！”

“第二道诏令是——增封三公子食邑五千户。”

“丞相大人难道是想以此来安抚我吗？丞相大人，你错了，休说是食邑五千户，就算是五万户，五十万户，也不能令我的夫人重生啊。”

“第三道诏令是——崔琰妄议朝廷，心有怨意，赐死。”

“啊，丞相大人既已杀了夫人，为何又要株连夫人的家族？何况崔琰品德高尚，望重天下，又对丞相大人忠心耿耿，也未参与我兄弟之间的争夺，丞相大人为什么要杀了他？”

“丞相大人担心曹丕将来不能控制崔琰，因此动了杀心。”

“是这样吗？丞相大人仅仅为了这个缘故，就杀了崔琰吗？”

“三公子夫人并非因为三公子而死，而是因为崔家而死。”

“真是这样吗？夫人真是因为崔家而被赐死的吗？”

“崔琰之死，震动了京都，以致发生了大乱。”

“大乱，什么大乱？”曹植差点顺出口来。

“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等人率千余勇士在许都起事，杀死了镇守许都的大将王必，火烧了军营。只是……只是耿纪等人寡不敌众，已被丞相大人派重兵镇压了下去。”

丞相大人只怕会因此大开杀戒，邺城将要血流成河了。

“身为大丈夫，谋事不成，又不能似耿纪那样慷慨赴死，实为奇耻大辱。”

啊，德祖兄的话中，似有轻生之意。

“我实不愿忍辱苟活。可是我上有父母，下有幼子，又怎能轻生而去呢？我谋事不成，已是有负上天，难道还要有负于父母，有负于幼子，成为一个为子不孝，为父不慈的罪人吗？”

曹植心中剧震，我也是上有父母，下有幼子啊。

“古往今来，至贤之人莫过于孔子。但孔子终其一生之力，尚不能实现他的志愿，何况我辈凡夫俗子呢？对于我辈而言，治国平天下已成虚梦，然而修身齐家之道还是不应该忘记啊。”

是啊，仁孝大道，乃孔子所创。但是以孔子这等至贤之人，却又为何不能将其实现呢？连孔子都不能做到的事情，我还能够做到吗？

“三公子多保重，我该告辞了。”

“德祖兄！”曹植猛地回过了头。

杨修满脸憔悴之色，凄然一笑，对着曹植深施一礼，然后缓缓走下高阁。

“德祖兄！”曹植又叫了一声。

杨修并不回答，仍是向高阁下走去，心中道——三公子，但愿你能记住我今日所说的话。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对你说话了。丞相大人连崔琰都容不下，又岂能让我活在世上？

曹植望着杨修渐渐消失的背影，心中空空，整个人就似飘浮了起来，怎么也落不到实处。

但是他心中的彻骨刺痛，却也因此减轻了许多。

崔福悄然走到了高阁上，跪下禀道：“大公子派人送了东西来。”

“是大公子？”曹植一怔，“他……他送了什么？”

“他送了几件小孩子穿的皮衣，说是天气冷了，不能让孩子冻着。”崔福答道。

啊，这……这一定是大嫂让人送来的。她是以此提醒我，让我别忘了孩子，要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曹植想着，猛地向高阁下走去。

他的眼前，无比清晰地出现了曹苗、曹志的面容。

可怜的孩子，你们还这么小，就失去了母亲。为父今后定当好好抚育你们，不让你们受了任何委屈。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安慰你们母亲的在天之灵。曹植在心中不停地说着。

6

烛光昏黄，脸色惨白的甄宓坐在内室的暖席上，茫然地望着面前的乌漆案几。

案几上放着几盘热气腾腾的佳肴，逸出诱人的香味。

曹丕眉头紧锁，焦躁地在案几前走来走去。

“你出去吧，我想安静一会。”甄宓说道。

“不！我要看着你吃了。你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了，再这么下去，会弄坏身子的。”曹丕竭力以关切的语气说着，心中却满是怒意——我终于是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世子之位，可是……可是这样得到，却让我付出了奇耻大辱的代价。

任何人都会明白我这个世子之位其实是靠着甄宓“捡”来的。

如果三弟他不傻乎乎地去“保护”甄宓，我能这么容易当上世子吗？

三弟他为了甄宓这贱人，竟是连世子之位也不要了，此事必是轰动了天下，街头巷尾都将议论纷纷。

我将来纵然君临天下，也必为臣民所轻啊。

这么多年来，我小心翼翼伺候着甄宓这贱人，忍受着天下任何一个男人也难以忍受的耻辱，早就够了，早就够了……

“夫人！”小翠急匆匆走进内室，见到曹丕先是一怔，接着深施了一礼，“贱婢见过大公子。”

“你来了正好。且劝劝夫人，让她多少吃点东西。”曹丕说着，又向甄宓望去道，“我待在这儿，你看了就生气，不如我先出去了。”

“你出去吧。”甄宓冷冷说道。

曹丕立刻走了出去，他心中的怒气已是按捺不住，几乎要从腹中爆裂而出——不！此时此刻，我绝不能在甄宓面前发怒。

丞相大人依然是极为看重甄宓啊。甄宓已闯上了正殿的台阶，丞相大人却未杀她。而那崔氏只是奔进了宫门，偏被丞相大人赐死了。

我仍然要忍下去，一直要忍到我不必再忍的那一天。

但愿上天保佑，使那一天早些降临……

曹丕走出了室外，而甄宓仍是看也未看那些佳肴，两眼期待地望着小翠。

“夫人放心，那些皮衣三公子都收下了。”小翠说道。

“啊，他……他真的收下了。”甄宓惨白的脸上顿时浮起了几丝血色。

“三公子真的收下了，他还当面向送皮衣的人道了谢。”

“这……这就好，这就好。”

“夫人也该吃些东西了。”

“我吃……吃……”甄宓眼中的泪水陡地涌了出来，喃喃念着，“是我……是我害死了崔家妹妹……”

“夫人，你怎么……你怎么还要想这件事呢。”小翠着急地说着，企图转过话题，“嗯，大公子成了世子之后，怎么好像不高兴呢？上一次大公子做了‘丞相副’，一连几天都是笑哈哈的。这一次大公子却是成天板着脸，一点笑模样都见不到。”

“大公子当然高兴。只是他见了我，就不高兴了。”

“夫人的话，我怎么……怎听不懂呢？”

“你不懂……也，也用不着懂。你，你告诉我，崔家妹妹是……是怎么死的？”

“这……”

“你告诉我。”

“她是以白绫……以白绫自尽的。”

“她说了什么话。”

“她说，她说只要丞相大人不怪罪三公子，她死也……死也瞑目了。”

“啊……丞相大人他……他太狠心了，太狠心了……”甄宓说，身子忽地晃动了几下。

“夫人！”小翠连忙扑过去扶住甄宓，“你再也……再也别想这件事了，再也别想……”

“我不想……不想……”甄宓竭力想忍住眼泪，但那泪水却似漫过高堤的河水，汹涌而下……

第十九章　孟德病薨，曹丕代汉建大魏

1

如血的残阳渐渐沉没在群山之后，殷红的云霞依然笼罩着高大的铜雀台。

曹操、曹丕父子站在台上，凝目注视昏茫的大地。

“丕儿，你知道我为什么赐死崔氏吗？”

“崔氏不遵家规，身穿彩色绢衣。”

“不遵家规，乃是小过，岂可与擅闯宫门这等大罪相比？但我却并未以大罪赐死她，这是何故？”

“孩儿不知。”曹丕垂首答道，心想你若以“擅闯宫门”的大罪赐死崔氏，那么就该同时赐死甄宓和三弟，但你又怎么舍得赐死甄宓和三弟呢？

“丕儿，我之所以如此，全是为了你啊。”

“啊……这……孩儿不明白……”

“崔家势力甚大，名望又高，且宾客门徒遍及天下，对我曹家来说，实是腹心之患。我赐死崔氏，又赐死崔琰，尽驱崔家宾客门徒，正是为了丕儿你日后少些麻烦啊。”

“丞相大人深谋远虑，孩儿万万不及。”

“唉！近些年，我杀人的确太多了。”

“乱世当用重典。丞相大人严于执法，是为天下太平，万民乐业，实是至贤至明。”

“如今我的疑心越来越重，总觉得处处都暗藏着曹家的对头。”曹操说着，心中想——连荀彧都与我作对，又怎能使我没有疑心呢？

“我曹家能有今日，实是上应天命，非人力可至也。”曹丕说道。

“可是有些人偏偏不知天命，偏偏要与我曹家作对。前些天许都的叛乱竟有那么多人参加，实是可畏。甚至连丕儿你的三个门客——金祎、周不疑和左慈，也成了耿纪一党。”

曹丕脸色红涨，惶恐地说着：“孩儿死罪……”

曹操一摆手：“这不怪你，那三个人我也见过，都称得上是人中豪杰，可惜他们竟会为了耿纪而死。”

“孩儿当在门客中严加搜查，发现哪一个人可疑，立刻就杀了……”

“不，你不要多杀人！”曹操陡地打断了曹丕的话头。

“孩儿……”

“我来替你杀人。”

“丞相大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替你杀人吗？”

“孩儿……孩儿不明白。”

“丕儿，当年仓舒去世后，我曾将你们兄弟召到堂上，说过一句话，一句透露了我心意的话，不知你还记不记得。”

“孩儿记得，丞相大人说——仓舒必可成为千载难得一见的‘圣君’，将使我曹家流芳百代，福泽万世！”

“好，你记得就好。丕儿，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

“什么事？”

“其实在十年前，我就打定了主意，让你来承袭曹家大业。”曹操说着，脸上微微有些发热，心中道——唉！我真不该在丕儿面前说谎。只是情势如此，为了曹家的千秋大业，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啊，丞相大人如此看重……看重孩儿……”曹丕神情激动，哽咽着说不下去，但心中却在恨恨地叫着——谎言！谎言！丞相大人到了此时，还在欺骗我！

“可是我又为何迟迟不立世子呢？这是我对丕儿的期望太大了啊。我一直盼着丕儿能和仓舒一样，成为一个千载难得一见的‘圣君’。若想得到宝剑，就须在炉火中千百炼。这十年来，我反复‘锤炼’丕儿，就是想把丕儿‘炼’成曹家的宝剑啊。”

“孩儿惭愧，有负丞相大人的期望。”

“我立你为世子，就是认为你已成为曹家的‘宝剑’了。不过，你要想成为一个圣贤之君，还是得努力啊。”

“孩儿当牢记丞相大人的教诲。”

“一个圣贤之君是不能乱杀人的。只是有些人又不能不杀，所以，我就只好替丕儿杀人了。不论是谁，也不论他是否犯了大罪，只要他有可能威胁丕儿，我就会立刻杀了他。这样，丕儿日后君临天下就可实行仁政，成为一个圣贤之君。”

“孩儿……孩儿只怕有负丞相大人厚望……”

“不，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圣贤之君！”曹操猛地转过头，盯着曹丕，两眼灼灼闪光。

曹丕身子一颤，垂下头：“是……是。”

“丕儿啊，你要牢牢记着——我曹家若是不能出现一位圣贤之君，则难逃‘篡逆’恶名。”曹操神情凝重地说道。

“孩儿一定牢牢记着！”曹丕猛地抬起头，迎着父亲的目光，大声回答道。

“好，好。”曹操说着，目光又向大地望去。

云霞已消失在昏暗的暮色中，黑夜愈来愈近地逼向了铜雀台。

“我就像是这天色一样，再也不会有明亮的时候了。”曹操感慨地说

道。

“丞相大人，外面寒意甚重……”曹丕有意犹疑地说着，心中却极是兴奋——丞相大人面临最黑暗的时候，正是我迎来最明亮的时候。

“丕儿啊，我还有三件事要告诉你。”

“请丞相大人教诲。”

“第一件，望你能善待彰儿、植儿。”

“孩儿遵命。”

“彰儿、植儿从前虽与你有些不和，但那都是为了曹家大业啊。”

“孩儿知道。孩儿若想成为一位贤君，就应时刻记着‘仁孝’二字。父爱其子，兄爱其弟，是为‘仁’也。”曹丕口中说着，心中道——周公是大贤之人，却也杀了他的弟弟管叔，而后世并未因此责怪周公。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离‘圣贤’不远了。其实就算不谈‘仁孝’，只论我曹家大业，你们兄弟也该相亲相爱，患难与共。丕儿你须得记着——曹家的人，总比外姓更可靠些。”

“孩儿定当牢记丞相大人的教诲。”曹丕一边恭顺地说着，一边在心中想着——自古同姓相残之事，屡屡不绝，比异姓相残更加可怕。

“彰儿勇武过人，能征善战，实是大将之才。如今匈奴时常反叛，我不得不让彰儿领大军前往征讨。不过，一旦边境安宁，我会立即召回彰儿，解除他的兵权。但日后你若有什么征战之事，千万不可自弃了彰儿这个难得的将才啊。”

“孩儿遵命。”曹丕拱手应道，心中暗想——二弟手握兵权，比三弟更加可怕，我须得对他严加防范。嗯，夏侯尚也在曹彰的军营中，我可以命他监视二弟，随时向我禀告二弟的动静……

“植儿文才过人，有仁者之风，我一向对他甚是偏爱。他虽是不够沉稳，难办大事，却也不会坏什么事。丕儿你身为兄长，要对植儿多担待些。”

“对三弟的文才，孩儿我一向佩服。将来三弟可在文章之事上大有作为，远超大汉的司马相如、扬雄那帮人。”

“果然如此，你也会因为善待植儿受到后人仰慕。”

“丞相大人是……是信不过孩儿吗？”曹丕委屈地说着，心中却怒火大炽——父亲他直到此刻，仍是念念不忘三弟，实是可恨！

“我如果信不过你，能将曹家大业交给你吗？”曹操说着，微微露出责备之意。

“孩儿知罪。孩儿不明丞相大人一片苦心，竟有怨意，实是罪该万死。”曹丕惶恐地说着，心中大悔——我怎么忘了呢，此刻丞相大人依然掌握着我的命运，我仍是要在丞相大人面前万分谨慎，绝不可大意啊。

“丕儿，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气量太小。君临天下者，必须有容纳天下的度量，方能持久啊。”曹操凝视着曹丕，眼中溢满殷切的期望。

“孩儿定当牢记丞相大人的教诲。”曹丕垂头说道。

“朝中有些人和植儿来往甚密，也是出于攀龙附凤之心，不足为怪。那些人除杨修之外，其余都不值一提，丕儿不用把他们放在心上。”

“孩儿遵命。”

“这第二件事呢，是望你能够善待宓儿。”

“孩儿遵命。”曹丕虽是竭力保持着平静，声音却仍在微微颤抖。

丞相大人啊丞相大人，难道你给予我的羞辱还不够吗？难道你还想让我永世背负这种羞辱吗？

“我让你善待宓儿，是为了睿儿。”曹操说道，他似乎并未察觉儿子的声音有异。

“为了睿儿？”曹丕似是有些迷惑。

“睿儿聪明仁厚，我曹家的大业，传到他身上就是第三代了。不过睿儿究竟能不能承袭我曹家的大业，还要看他的造化和丕儿的调教，也要靠宓儿的爱抚。”曹操说道。

“睿儿能得到丞相大人如此厚爱，实是他的福气。”

“可惜，我只怕看不到睿儿长大成人的哪一天。”

“丞相大人上承天命，自当长寿……”

“我已经够长寿了。我最后的一个心愿便是寿终之后，能得一个‘文皇帝’的谥号。”

“丞相大人此言，使孩儿……使孩儿心痛如裂……”

曹操笑了笑：“好啦，该说的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明日孤王就将领兵出征，去和刘备决一胜负了。这一次出征，时日只怕要拖得长些。孤王将长驻洛阳。你母亲也要和我一同去，她的身子不太好，得有个人帮她照应后堂上的事儿。孤王想让宓儿去伺候你母亲，你看行不行？”

“母亲远离，孩儿不能尽孝，心中难以自安。丞相大人如此安排，使孩儿得以忠孝两全，实是至贤至明。”曹丕恭顺地说着，心中道——丞相大人已是衰老不堪，甄宓也不年轻了，倒不必担心他们会在洛阳做出什么事来。趁着这次我独自镇守邺城之机，须得好好安排一下，以备不测……

2

山风呼啸，松涛阵阵。

依山而立的曹军大营深沟高垒，绵延至十余里外。

主簿杨修面带微笑，缓缓走进中军大帐。

大帐中只坐着一个人——大汉丞相、魏王曹操。

“属下拜见丞相大人。”杨修对着曹操深施一礼。

“唉！”曹操凝视着杨修，轻叹了一声，“刘备那贼已经得到了蜀地，却仍不满足，竟要占据汉中。这汉中一旦落入刘备之手，则长安一带必受贼兵窥伺，与朝廷甚是不利。孤王统领大军涉此险地，意欲速战，永消后患。无奈刘备那贼偏是据险坚守，并不出战。孤王前进不得，后退又不甘心，实是为难。”

“我军粮道过长，若是在此险地长久屯兵，甚是危险。”杨修说道。

“不错，不错。”曹操点点头，忽然问道，“听说杨主簿已准备好了行装，随时可走，是吗？”

“是的。”

“旁人不奇怪吗？”

“当然奇怪，夏侯将军就问过我：你怎么在收拾行装呢？难道丞相大人已有退兵之意吗？”

“你是怎么回答的？”

“属下告诉夏侯将军，丞相大人的确有退兵之意。”

“你又怎么知道孤王有退兵之意？”

“丞相大人刚刚传下一道口令——鸡肋。这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正如丞相大人眼中的汉中。”

“主簿果然聪明，一下子就猜中了孤王的心意。可惜，可惜你身为军中主簿，实在不该如此放肆。”

“属下有负丞相大人厚望，罪该万死。”

“你私下泄露主将心意，当处斩首大刑。”曹操目光如刀一般逼视着杨修。

“属下触犯军法，自当受刑。只是属下尚有一个疑问，欲禀告丞相大人。”杨修十分平静地说着。

“什么疑问？”

“属下至今不明白：三公子未得诏令，为何能够进入王宫？”

“是守护王宫司马门的将官擅自将植儿放进了王宫，致使植儿犯下了私闯正殿的大错。为此孤王已下令斩杀了那守门将官。”

“难道那守门将官竟不明白擅自将三公子放进王宫，会被处死吗？”

“这个么……孤王正在仔细追查。”

“丞相大人英明睿智，绝不会被奸人所欺。”杨修说着，再次向曹操深施了一礼，从容退出了大帐。

“唉！”曹操又是长叹了一声，思绪纷涌——忠心耿耿，临危不乱，而又足智多谋，说的就是杨修这样的人吧？可惜，孤王竟要亲自下令杀死杨修。

如果杨修辅佐的是丕儿，我就更放心了。

只是，只是似杨修这样的人，绝不会辅佐丕儿。和植儿相比，丕儿在胸襟气度上到底是输了一筹。

植儿啊植儿，你什么都不缺，却偏偏缺少了最为重要的谋略和智计。植儿你如果能有杨修这样的智计，孤王又怎会让丕儿来承袭曹家大业？

而杨修如此足智多谋，却不能令植儿得到太子之位，则植儿之不堪扶持，已是十分明显了。

杨修啊杨修，你在临死之时，仍是对植儿充满了期望，盼着孤王能改变心意。

其实，孤王若是要改变心意，会杀了那守门将官吗？

孤王当然知道，植儿擅自入宫，是中了“奸人”之计，而那守门将官，自然是“奸人”一党。

可是，孤王真能追查下去吗？孤王若真是追查下去，只怕查出的“奸人”就是丕儿。

唉！丕儿使出此等“奸计”，实是可恨，可恨！

但是植儿自堕“奸计”，却更为可恨。

植儿难道不知道孤王对他的期望吗？植儿难道不知道他身为孤王嫡子，一言一行须得万分谨慎吗？

植儿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却偏偏自堕“奸计”。

在植儿的心中，世子之位竟是……竟是比不上宓儿的性命，实在太过荒唐，太过荒唐。

植儿既是如此荒唐，孤王又怎么能放心让他君临天下？

一旦植儿身登大位，面临的“奸计”不仅是无比阴险，更是无穷无尽。

丕儿虽是不能令孤王满意，但他却绝不会轻易中了“奸计”，何况丕儿自己就会使出许多“奸计”。

眼看刘备那贼一时无法讨灭，孙权那贼也甚是张狂，朝廷内外又不知有多少暗藏的奸徒，凡此种种，都须得用“奸计”来对付啊。

丕儿或许什么都缺，但偏偏不缺“奸计”，这就够了，够了。

看来我曹家真正有可能出现的圣贤之君，应该是睿儿。

在宓儿的教导下，睿儿将来定能实行仁政，成为一个千载难得一见的圣贤之君。

丕儿有一个好儿子，这也是他强于植儿的地方。

何况丕儿不仅有着宓儿这样的贤明内助，还有着郭姬那样聪慧善良的侍妾啊……

3

飞雪漫天，洛阳城中的魏王行宫一片银白，恍若琉璃世界。

行宫正殿帘幕低垂。曹操半躺在木榻上，脸色黄中透青，带着明显的病容。

曹植神情木然地站在榻前，眼中空茫茫的，就似落满白雪的原野。

“植儿，孤王知道，你心中满是恨意。你恨孤王，恨孤王赐死了崔氏，杀死了杨修。可是植儿你知道吗，我赐死崔氏、杀死杨修，都是为了保全你啊。”曹操说道。

“孩儿知道，崔氏不死，杨修不死，大哥就不会对我放心。”曹植说道。

“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要过问朝政之事。”

“孩儿今后只做两件事——饮酒和作诗。”

“人生在世，难得两全。千载之后，孤王和丕儿所立下的功业，都算不了什么。而你的诗文，却可以传之万世。”

“孩儿从没想过以诗文名扬后世，孩儿心中想的是治国平天下。”

“这也一直是孤王的期望。”

“可恨孩儿辜负了丞相大人的期望。”

“这是孤王的不幸。”

“这应该是丞相大人的大幸。”

“植儿何出此言？”曹操愕然问道。

“孩儿从前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完全出自真心。”

“这个孤王知道。植儿是想讨得孤王的欢心，以获得世子之位。”

“如果孩儿得到了世子之位，那么丞相大人数十年的苦心经营，都将付之东流。”

“此为何故？”

“因为孩儿并不想以曹家代汉。孩儿谋取世子之位，只是为了使曹家永保臣节，光大汉室，以仁孝大道治理天下。”

“你……你果真……果真是这样想的？”曹操瞪大了眼睛，似是不认识面前的儿子。

曹植凄然一笑：“孩儿的这番心里话，只有在此时才能说出。”

“荒谬，荒谬，你……你怎么会有如此荒谬的念头？”曹操大怒，声音都在颤抖。

“孩儿有一事不明，想得到丞相大人的指教？”曹植问道。他的神情看上去十分平静，丝毫没有在意父亲的愤怒。

“你……你说！快说！”

“我曹家为何定要取代汉室？”

“这……这是上应天命。”

“仅仅是因为天命吗？”

“我曹家平定中原，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德配天地，难道还能称臣于汉室吗？”

“丞相大人身为朝廷辅佐之臣，平定中原，乃是职责所在，怎么能以此作为代汉的理由呢？”

“混账……你……你怎么能如此……如此……”曹操震怒至极，无法完整地将话说出。

“其实我曹家代汉，只有一个理由。”曹植仍是十分平静地说着。

“什么理由？”

“只是因为‘私利’二字罢了。”

“胡说……胡说！我曹家代汉，乃是为了平定天下，安抚万民……”

“难道我曹家作为汉室臣子，就不能平定天下，安抚万民吗？”

“为臣者，功高震主，必遭大忌。我曹家若不代汉，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曹家既能代汉，旁人就不能代曹吗？”

“只要我曹家牢牢握住权柄，谁人能代？”

“我曹家以私利代汉，就只能以利害之术来治理天下，势必使利害之术大行于世，天下的智谋之士千千万万，若俱以利害之术来谋我曹家，只怕我曹家防不胜防，永无宁日。”

曹操听着，不觉怔住了，过了好一会才说道：“植儿你有这样的见识，倒是出乎孤王的意料。只是……只是依植儿之见，当如何治理天下？”

“当以仁孝之心治理天下。”

“仁孝？”曹操苦笑了，“植儿太……太过天真了。这仁孝二字，不过是古人的……古人的梦想而已。历代何曾有过以仁孝治天下的时候？这仁孝之道，只是智者用以抚慰下民的权谋之术而已。”

“难道周公也不曾以仁孝之术治理天下吗？”

“周公如果真是那么仁孝，就不会发生诛杀管叔、流放蔡叔这等兄弟相残的事情。”

“但周公至少有一件事情可称大仁大孝。”

“哪一件事？”

“周公执掌朝政，却并未借此机会培植他儿子的势力，更未让他的儿子去篡夺成王的大位？”

“住口！你……你竟然说……说出了‘篡夺’二字。”

“就算孩儿不说这‘篡夺’二字，后世之人也会说出。”

“孤王的每一座城池，每一寸土地，都是自己打出来的，何曾从汉室得到一分一毫的好处，这‘篡夺’二字，不得加在我曹家身上？”曹操激动地叫道。

“挟天子以令诸侯，难道不是好处？如果丞相大人不是汉室的丞相，当初荀彧这等智谋之士会投奔丞相大人吗？假若丞相大人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能得到荀彧这等智谋之士，也能够如此顺利地平定中原吗？”

“你……”曹操怒极反笑，“你……你居然是我曹家的子孙，倒是一件怪事。”

“正因为孩儿是曹家子孙，才会……才会如此。如果丞相大人没有代汉之念，完全能够成为周公那样的至贤之臣。”

“不，你不明白，在当今之世，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成为周公。”

“有一人可以成为真正的周公。”

“谁？”

“荀彧。”

“他么，也许是真心想成为周公，就像孤王当初真心想成为周公一样。可是，可是荀彧若处在了孤王的位置上，他就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周公。”

真是这样吗？曹植心中一震，随即不自觉地摇了摇头。

“你居然不信孤王的话。”曹操悲哀地说着，“植儿，孤王不得不告诉你，曹家大业没有落在你的手中，的确是孤王的大幸。”

曹植默然无语，只觉心底里似有一团火焰猛烈地燃烧起来，几乎把他整个人都要烧着了——丞相大人，你只知道你的不幸和大幸，却从未想过旁人的不幸。

有多少无辜之人只在你的一念之间便是身首异处。

难道在丞相大人的眼中，旁人的性命就不是性命吗……

曹植再也无法待下去了，向父亲深施一礼：“孩儿该走了。”

曹操一声不语，只是点了点头。

曹植竭力保持着礼仪，倒行着向殿外退去。

“植儿！”曹操忽然叫了一声。

曹植停下了脚步。

“孤王知道你是……你是心中伤悲，因此对你说出的话不会计较。可是，你要千万记住——这些话，你绝不可在丕儿面前说出。”

“孩儿遵命。”

“今后丕儿为君，植儿为臣。这君臣之道，植儿须得牢记。”

“孩儿遵命。”

“你……你去吧。”曹操说着，整个人似被什么东西掏空了，软绵绵地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

曹植再次向父亲深施一礼，然后一步步退行着。他的双腿仿佛被一只无形之手拉住了，每退出一步，都是异常艰难。

但他终于是退到了殿外，退到了漫天飞雪之中。

曹操听着儿子的脚步声渐去渐远，眼中一热，流出了泪水。

啊，我曹孟德英雄一世，今日却为何作此儿女之态？

莫非上天已不容孤王留在人世了？

这一天竟这么快就来了，孤王实是……实是心有不甘啊。

孤王须得仔细想想，还有什么后事忘了交代？

彰儿统领大军，此刻正驻屯长安，丕儿只怕对此甚是不安。不过孤王已召他速来洛阳，料想过得三五天，孤王就会见到他了。

唉！孤王要好好安抚一番彰儿，让他尽力拥戴丕儿。

如今刘备猖狂，孙权阴险，丕儿须得有一二辅佐之臣，方能确保中原，进而一统天下。

华歆和司马懿从未参与丕儿和植儿之间的争斗，为人甚是谨慎，遇事退让，但又颇有智谋。

这样的人向来以保全自身为仕宦之道，不会有太大的野心，正好可以充作丕儿的辅佐之臣。

丕儿啊丕儿，孤王什么都为你想到了，你日后应该不会忘了孤王的嘱托吧。

孤王此刻最想念的，便是铜雀台啊。

丕儿啊，你应该把孤王最喜欢的那些歌舞乐女和侍妾都安置在铜雀台中，让她们每逢初一、十五，便对着孤王的灵帐歌舞弹唱，就像孤王仍然活着一样……

呜——凛冽的寒风陡然穿透了重重帘幕，吹到了木榻上。

“啊——”曹操呻吟起来，他仿佛失足跌进了一个阴冷漆黑的洞窟中，永无止境地向下沉着，向下沉着……

4

寒风不停地呼啸着，一阵紧似一阵从军帐前掠过。

曹彰在帐中来回走着，满脸都是无法掩饰的烦躁之意。

荀恽走进军帐，对着曹彰深施一礼：“属下拜见二公子。”

“你有什么事，这么急着要见我？”曹彰停下脚步，问道。

荀恽不答，却反问道：“二公子是不是要到洛阳去？”

“丞相大人亲下诏令，让我立刻去往洛阳。”

“二公子要带多少人去往洛阳？”

“五十亲军骑卒。”

“错了。二公子至少应当率领五千精骑前往洛阳。”

“荀将军何出此言。”

“非如此二公子将难以自保。”

“难道有人谋害我吗？”曹彰大为震惊。

“正是。”荀恽说着，心中道——崔琰死了，杨修也死了，我也只怕是难逃一死。既然左右是死，我何不死得有意义些？

“谁想谋害我？”

“大公子。”

“胡说！你竟敢诬陷世子，该当何罪？”曹彰厉声喝道。

“大公子指派夏侯尚监视二公子，已是心怀不善，二公子难道不明白吗？”

“我知道夏侯尚是来干什么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世子有害我之心。”

“我能证明。”

“你？”

“大公子亲口告诉我——如果我能谋害二公子，将来定会被朝廷拜为征西大将军。”

“不，我不相信……”

“大公子身为世子，属下不敢违抗太子旨意，但属下更不愿谋害二公子。”荀恽说着，陡地拔出腰间佩剑，向脖子上刺去。

“啊，荀将军……”曹彰急忙上前拦阻，却是迟了——荀恽已经倒在

了血泊中。

曹彰怔怔地望着荀恽，陡地大喝道：“来人！”

几员偏将应声走进了军帐。

“把夏侯尚关押起来，不得让他出营一步！立刻点齐五千精骑，随我去往洛阳！”曹彰厉声命令道。

“遵命！”众偏将轰然应道。

5

风静云散，碧蓝的天空映着铺满白雪的屋顶，分外明丽。

魏王行宫后殿的木榻上，卞夫人一动不动地斜躺着，神情呆滞。

甄宓、小翠和几个宫女穿着素白丧服，站立在榻前。

“丞相大人……丞相大人已经去了，王后若是……若是忧伤过度，孩儿……孩儿……”甄宓想说些安慰的话，却又不知如何说起——王后与丞相大人患难与共，夫妻情深，此时只怕什么话也难以安慰她。

但她如此悲伤，也不是办法啊。

卞夫人依旧是一动不动，好像根本没有听到甄宓的安慰。她的灵魂似乎已飘出身体，晃晃悠悠地追向曹操。她不能就这么让曹操走了，她还有许多话要告诉曹操——曹操！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痛恨的人就是你！

这几十年来，除了我最年轻美丽的那一段时日，你何曾正眼看过我？

你一生不知弄来了多少贱人，每一个贱人都想置我于死地，都想做了曹家后堂的主人。

若不是我侥幸生了几个好儿子，若不是我能忍受着那无穷无尽的屈辱和折磨，像一条狗一样的伺候着你，我还能够活到现在吗？

你以为你做了魏王，享受了天子礼仪，就不会死吗？

哈哈！你到底是死了，在我前面死了！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再也不用忍受那些贱人的羞辱了。

我要把你留下的那些贱人全都杀了，全都杀了！

“王后，此时宫内宫外，人人悲伤，俱是惶惶不安，须得王后主持大局啊。”甄宓对卞夫人说着，心中溢满了忧虑——丞相大人在洛阳去世，而子桓却远在邺城，这种情形最容易出事。而此时不论出了什么事情，都会引起天下大乱。

子桓性躁，气量狭小，天下若是大乱，他只怕……只怕是难以收拾。

如今惟有王后振作起来，才能稳定人心，不致生乱。

须得我主持大局？卞夫人心中一震，慢慢抬起身子，眼中闪出了从未有过的亮光——曹操死了，天下就是我儿子的天下了！

儿子是我的，天下也就是我的。

我直到今天，才成为曹家后堂真正的主人了，谁也不能取代的真正主人……

“王后，王后！”一个侍女气喘吁吁地奔进后殿，跪下禀道，“司马懿……司马懿求见王后。”

“混账！司马懿他是外臣，怎么能到后殿来呢？”卞夫人怒斥道。

“王后，此时司马懿求见，定是有非常之事禀告。”甄宓忙说道。

不错，曹操死了，定有狂徒想趁机作乱。如今天下已是我儿子的天下，也就是我的天下了，我决不能容许任何狂徒作乱！卞夫人心中想着，立刻说道：“让司马大人进来吧。”

司马懿穿着丧服，踉踉跄跄走进后殿，跪倒在卞夫人面前：“王后

恕臣……恕臣失礼，只因变故陡生，臣不得不……”

“什么变故？”卞夫人心中大急，连忙问道——曹操曾在我面前称赞过司马懿，说他稳重谨慎，可以辅佐丕儿。谁知他此刻竟是这等模样，难道……难道真的是有狂徒作乱？

“二公子……二公子到了洛阳。”司马懿答道。

“是彰儿来了，这……这又有什么可惊慌的？”

“二公子是领着五千精骑来的。”

“啊，他……他带着这么多兵马干什么？”

“他要让三公子承袭魏王之位。”

“什么，你说什么？”卞夫人惊骇地问道。

“二公子要让三公子承袭魏王之位。”司马懿磕头答道。

“胡闹，彰儿他一向稳重，怎么……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卞夫人说着，心中又气又急——作乱的狂徒竟是彰儿，这……这该让我怎么办呢？

彰儿、丕儿都是我的儿子，谁也不能受了伤害。可是……可是他们一旦生出事来，必有一个人会受到伤害……

“二公子如此……如此任性，天下必会大乱。”司马懿惶急地说着，心绪纷乱——眼看我的谋划已经一步步接近成功，却忽然冲出了曹彰这只拦路虎，又将我逼进了险地。此时此刻，我已无法在暗中操纵，只有挺身而出了。

如果曹彰得了势，我就明摆着是曹丕的党羽，必然难逃一死。

但愿王后她并无偏爱曹彰曹植之心，能够全力支持曹丕。

“快，快传彰儿来……来见我！”卞夫人大叫道。

“二公子不会在此时拜见王后。”司马懿急急说道。

不错。彰儿只有在逼着植儿答应了他以后，才会来见我。卞夫人惶急地想着，又问："以司马大人之见，我该怎么办？"

"王后须立刻派人飞驰邺城，以王后的名义命太子速速承袭王位，以安定人心。同时王后当亲至正殿，劝阻二公子，"司马懿说着，再次行以大礼。

"好。"卞夫人正欲从榻上站起，心中忽地一动——我一直"重病"在身，此时却忽然好了，岂不是会使人疑心？

虽然曹操已经死了，无人能指责我，但我身为王后，一言一行，必为天下人注目，自当谨慎。

只是此时此刻，我又必须劝阻彰儿啊……

卞夫人想着，目光落在了甄宓身上，缓缓道："宓儿，在彰儿、植儿面前，你是长嫂。长嫂比母，你可代我速速去劝阻彰儿。"

"是。"甄宓毫不犹豫地回答着，向卞夫人行了一礼，然后急步向殿外行去。

啊，贱人这般着急，分明是要保住她即将得到的荣耀啊。

老天啊老天，你为何对这贱人如此照应？

这贱人犯了私闯宫门的弥天大罪，却并未受到任何处罚，仍是成天大剌剌的站在我的眼前。

如今丕儿将登大位，我自当被尊为太后，而王后的名号，只怕要落到这贱人的头上。

不过，曹操已经死了，再也不能给这贱人撑腰，虽说丕儿仍是对这贱人甚为宠爱，只是贱人她毕竟年岁大了，难以像从前那样迷惑丕儿。

今后我对付这贱人，也许会比以前容易一些。

不，我切不可轻视了这贱人。今日让这贱人去劝阻彰儿，一可掩饰我的"病重"之态，二可给这贱人预设一个"妇人干政"的恶名……

卞夫人竭力使纷乱的心绪平定下来："司马大人，你且速速代我拟就一道诏令，派人送往邺城。"

"遵旨。"司马懿一边回答着，一边听着甄宓远去的脚步声，只觉背上凉飕飕全是汗水——如果曹彰不听劝阻，我司马懿又该如何应付呢？

6

行宫正殿上垂满惨白的帘幕，灵台前的长明灯火苗闪烁，忽明忽暗。

身披重孝的曹彰、曹植相对站立在灵台前，俱是面红耳赤，神情激动。

"丞相大人召见我，就是让我立三弟为王。"曹彰大声说着，心中道——丞相大人若是在天有灵，一定会痛恨大哥的歹毒手段，一定会赞同我此刻的主张。

"丞相大人早已明令大哥为世子，天下皆知。二哥如此，必使天下大乱。"曹植亦是大声说着，心中满是困惑——二哥难道不明白吗？大哥身在邺城，手握重兵，一旦我承袭王位，他必是不服。这中原大地，立刻就会变成杀戮战场。

何况中原之外，还有刘备、孙权两大强敌窥伺，如果我曹家起了内乱，外敌必是乘虚入侵，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如果三弟答应承袭王位，我立即率五千精骑北上，直逼邺城。"曹彰说道。

"邺城的坚固为天下之最，兵马数以万计，二哥纵然勇武过人，也不能很快攻下。"

"只要我曹彰的大兵一至，邺城必是城门大开。"

"这是为什么？"

"得人心者得天下。邺城之内，拥戴三弟的人，远远超过了拥戴大哥的人。"

“二哥错了。大哥镇守邺城，必是早有所备……”

“欲成大事，须得当机立断。三弟如此犹疑不决，必将断送我曹家大业！”曹彰大急，厉声喝道。

“什么大事，什么曹家大业，我不想再听到了。”曹植说着，凄然一笑，“二哥，我已经对丞相大人说过，从今以后，我只做两件事——饮酒和作诗。”

“三弟，如今势如骑虎，已不由你推辞了。我这就召来百官，推举你承袭魏王之位。”曹彰焦躁之中，不想再耗下去，一边说着，一边向殿外走去。但曹彰只走出了两步，就停了下来。

甄宓已急步走进正殿，挡在了曹彰身前。

曹彰一怔，弯腰向甄宓施了一礼。

啊，大嫂怎么来了？曹植怔怔地望着甄宓，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竟忘了上前行礼。

“二弟，你既然回来了，就该去拜见母亲。”甄宓凝视着曹彰说道。

“且待大事一了，我自当去见母亲请罪。”

“二弟所说的大事是什么？”

“大嫂身为妇人，不当过问。”

“二弟，你知道大嫂为何嫁到了曹家吗？”

“这……”曹彰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二哥，我曹家兄弟绝不能像袁氏兄弟那样自相残杀啊！”曹植恳切地说着，竭力将目光避开甄宓，心中却有些焦急——此时此刻，大嫂实在不该出现。擅闯宫门之事，已经使她成了大失“妇德”的“罪人”，如今她又有“干涉政事”之嫌，岂不是“罪上加罪”？

日后大哥若立她为后，众人定会以此罪名对她大肆攻击。

如果大哥对她……对她有了厌倦之心，也必会以此加罪于她。

可大嫂还是出现了。她如此不避嫌疑，决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大哥。她心里一定知道二哥的莽撞举动，只会给天下带来大乱……

“如果你愿意曹家重蹈袁氏覆辙，愿意让你的妻子成为别人的妻子，你就依照着你的愿意去行事吧。”甄宓的目光一直盯着曹彰，心中道——植弟啊植弟，在你的面前，我是一个罪人啊。

如果不是因为我，你决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植弟，如果你真的可以承袭王位，我决不会加以拦阻。

可是植弟你不能，你真的不能在此时此刻承袭王位。

你太过善良，太过轻信，太过任性……

或许你能够成为一个仁爱贤明的君王，但那必须是有着良臣辅佐的太平之时。

如果此时你真的承袭了王位，那只是……只是害了你啊……

“重蹈袁氏覆辙。”曹彰喃喃念着，心中剧震——这不是仓舒当年说过的话吗？

仓舒临终之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我曹家兄弟会像袁氏兄弟那样自相残杀。

仓舒还让我遇事冷静……

莫非，莫非我今日真的不够冷静吗？

我让三弟承袭王位，只是痛恨大哥的歹毒，并未从天下大局去着想。

大哥拥有世子的名分，党羽众多，我真的能够很快攻下邺城吗？

如果我不能很快攻下邺城，中原必是大乱，刘备、孙权也就会趁火打劫，置我曹家于死地。

到了那个时候，后人必是像嘲笑袁氏兄弟那样嘲笑我曹家兄弟。

不，我决不能让后人嘲笑我曹家兄弟！

可是，可是就这样让大哥承袭王位，我心中实是不服，不服！

“二哥，小弟知道你是一片赤诚之心。但天下大势至此，不仅是出于人谋，也是上苍注定啊。”曹植说着，向曹彰深施了一礼。

三弟如此固执，就决不会依从我。而没有三弟的依从，我的所作所为便是毫无意义。罢，罢！上天既是让大哥当了世子，必有深意，我又何必与上天对抗呢？曹彰陡然间心灰意冷，望着甄宓说道：“大嫂，你今日都看到了。不愿大哥承袭王位的人，只是我曹子文而已。除了我曹子文是一个叛逆外……”

“不，二哥不是叛逆……”

“你少啰唆！”曹彰怒喝一声，打断曹植的话头，昂首向殿外走去，“大嫂，你让开，我要去见母亲请罪。”

甄宓闪开身子，心中道——二弟今日的举动，定会触怒曹丕，不知会惹下什么大祸来。

幸而卞夫人对二弟十分疼爱，我今后应当对曹丕的一言一行分外注意，如果他有任何不利于二弟的举动，我就立刻去告诉卞夫人……

7

大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汉献帝在许都南郊筑坛祭天，行“禅让大礼”，将皇位让给曹丕。

曹丕改大汉国号为大魏，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追尊曹操为“大魏武皇帝”，尊太后卞氏为皇太后。

大魏黄初元年十二月，皇帝曹丕驾幸洛阳，升殿接受百官朝拜。

高大华丽的雕龙屏风下，曹丕身穿皇袍，傲然坐在御榻上。

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各属国使者依次排列，向曹丕行以跪拜大

礼，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哈哈哈！”曹丕大笑声中，双手缓缓一抬，“众位爱卿免礼，免礼！”

众人惶恐地站起来，整整齐齐地排列成左右两班，弯腰低首。

曹丕恍恍然感到他已从地上高高升起，一直升到了云端中。

曹丕看着众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各属国使者，就像是一个巨人看着一群蚂蚁——那个站在文官之首的家伙，不是华歆吗？

哼！这家伙倚老卖老，居然在朕的面前摆出一副前辈架势，让朕给父亲上谥号为“文皇帝”。

自古以来，都是先文后武，文高于武，就似那文王之贤，高于武王之贤。

可是，朕能落于人后吗？朕又能低于父亲吗？

什么先文后武，朕偏不以此俗套而行。

“文皇帝”的美名，只能留给朕来享用。父亲生前并未登上大位，死后能够得到“武皇帝”的名号，已算是朕尽了孝心。华歆此人不能体察朕意，今后不可大用。

那华歆的身后，是司马懿。此人有拥戴之功，又甚是谦恭，倒是可以大用，就升他做尚书令，主掌朝政之事吧。

不，不！皇恩不可轻易降下。否则，臣下只怕缺少感激之心，难以尽忠尽力。

这个司马懿先让他做了尚书仆射，然后再观其言行，可升则升，不可升就不必升他。

哼！那司马懿的身后，不是二弟和三弟吗？

你们不愿对朕屈服，竟起谋逆之心，论律当处以斩首大刑。

看在你们是朕同母所生的份上，朕暂且不杀你们，但也绝不能就此饶过你们。

嗯，今日朝拜之礼行过之后，朕应当立刻把这两个人赶出京城，命令他们住在封国中，不得擅自行动，更不得与朝官有任何往来。

朕还应该派出监国使者，日夜监视这两个人的一举一动，让他一刻也别想得到安宁。

这两个人没有能够谋成大逆，甄宓也有功劳。

看来甄宓为了她能得到皇后大位，竟是不惜和三弟作对，这倒有些出乎朕的意料。

朕到底该不该立甄宓为皇后？

如果不立甄宓为皇后，朝中百官必会私下议论，传出许多与朕不利的流言。

何况，甄宓又为太后宠爱，还是睿儿的亲生母亲。

罢，罢！朕就立了甄宓为皇后，也算是朕格外施恩吧……

第二十章　煮豆燃萁，曹子建七步成诗

1

大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六月。

香风亭中，曹丕和曹彰隔着一张青玉案几，相对坐在凉席上。

案上放着一坛美酒，两个玉杯，数盘佳肴。

“二弟，朕最喜欢的地方，还是这邺城之中啊。当年朕每逢盛夏，便想到这香风亭中坐坐。可惜那时候武皇帝家规甚严，不许朕与诸弟擅自进入此亭。如今好了，朕可以随时召来诸弟，在这香风亭中饮酒赏乐。哈哈哈！”曹丕说着，大笑起来。

曹彰神情肃然，拱手说道：“微臣远在封国，难得有见到陛下的机会。今日蒙陛下不弃，召见微臣，使微臣得沐天恩，实是微臣之幸也。微臣有一句肺腑之言愿告知陛下。”

“你有什么话要说，尽可直言？”

“微臣不愿老死在封国。”

“你想干什么呢？”

“微臣愿做一前锋大将，战死沙场。”

“二弟言重了，你是朕的骨肉兄弟，朕怎么能让你到沙场上去冒险杀敌呢？”曹丕笑着说道，心中恨恨地想——这家伙还不死心，居然想再掌兵权。哼，难怪他这次如此听话，让他来就来了，原来他仍是包藏祸心，不怀好意啊。

看来朕今日的召见，实在是一个英明的决断……

“微臣不喜欢做领兵主帅，只愿做一个前锋大将。”曹彰说着，有意把“领兵主帅”几个字说得很重。

这句话，去哄三岁的小儿吧。曹丕心里冷笑着，口中却道："二弟也不必太急，下次朝廷南征之时，朕定当拜二弟为先锋大将。"

大哥怎么会如此痛快地答应了我？曹彰心中有些疑惑，但还是立刻离座向曹丕行以大礼："谢陛下！"

"坐，坐！今日朕与二弟只叙兄弟之情，这些朝堂上的俗礼就免了吧。"曹丕说着，一挥手，"来人！"

两个艳装宫女应声走进了香风亭中。

"斟酒！"曹丕命令道。

两个宫女提起酒壶，注满玉杯。

"二弟，请！"曹丕举起了玉杯。

曹彰坐回席上，恭恭敬敬地端起玉杯："谢陛下！"说着，已把玉杯送到了口边。

曹丕却仍是举着玉杯，似乎并无饮下之意。

"慢着——"亭外忽地传来了一声大喝。

曹丕、曹彰转头向亭外望去，只见白发苍苍的卞夫人手扶着一个健壮宫女的肩头，急匆匆奔了过来。

"彰儿，别喝……别喝！"卞夫人一边急奔着，一边气喘吁吁说着。

曹彰心头大震，放下手中玉杯，逼视着曹丕。

曹丕毫无惊慌之意，他缓缓放下玉杯，站起身，迎着走进亭中的卞夫人深施一礼："孩儿拜见太后。"

曹彰亦是站起身，向卞夫人深施一礼。

"我有话告诉皇帝，彰儿你且下去吧。"卞夫人竭力以平静的语气说道。

“孩儿遵命。”曹彰带着满腹疑惑，退出了香风亭。

卞夫人凝目注视着曹彰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猛地转过头，盯着曹丕。

曹丕心中大跳了几下，强自笑道：“太后有什么话要教训孩儿？”

“去，把那杯酒喝了！”卞夫人指着青玉案几上的玉杯，厉声说道。

“这个……”

“你为什么不去喝？”

“孩儿……”

“我在问你，你为什么不去喝？”

“太后！”曹丕陡然提高声音，大叫道。

卞夫人一怔，眼中忽地流出泪来：“原来……原来我竟忘了，丕儿已是皇帝了，丕儿已是说不得了。”

“太后这……这么说，置……置孩儿于何地？”曹丕脸色红涨地说道。

“我说你一句你便受不了，可是你却要把我的……把我的命根子都挖了。也罢，你既是不容我活在世上，我也只好去找武皇帝了。”卞夫人边说边扑向青玉案几，伸手就去端那斟满了酒的玉杯。

“太后！”曹丕大急，陡地跃上一步，抬腿踢翻了青玉案几。

砰——酒壶摔得粉碎，两只玉杯也翻了个底朝天。

酒泼在地上，发出刺鼻的异味。

卞夫人怔住了，身子颤抖着，摇摇欲坠。

“太后，孩儿知罪，孩儿知罪了。”曹丕跪下来，向着卞夫人行以大礼。

卞夫人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子，哽咽着："武皇帝啊武皇帝，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吧！你尸骨未寒，就……就有人谋害你的儿子……"

"太后，孩儿决无谋害兄弟之心。孩儿今日召见二弟，只是为了一叙兄弟之情，只是为了一叙兄弟之情。"曹丕磕头说道。

"你真的无谋害兄弟之心？"卞夫人目光若刀一样盯着曹丕。

"孩儿决无谋害兄弟之心。"

"你愿对天发誓？"

"孩儿愿意对天发誓：如果孩儿有谋害兄弟之心，上天必会降下大祸，让孩儿不得好死。"曹丕一边发誓，一边在心中说道——朕为天子，即是上天也，朕岂能自己给自己降下大祸？

"皇帝言重了，言重了。皇帝和彰儿、植儿都是一母同生的兄弟啊。我决不会容许彰儿、植儿冒犯皇帝，也盼着皇帝宽大为怀，爱护彰儿、植儿。"卞夫人边说边扶起曹丕，心想丕儿身为皇帝，而能发此毒誓，已是十分不易了。我须得见好就收，不能再逼迫他了。

"孩儿定当牢记太后的教诲。"曹丕垂手站立着，用眼角扫视了一下亭中站立的宫女，心中道——今日之事，决不能传扬出去，这两个宫女，还有跟随太后来的人，都得找个借口尽快杀了……

"你究竟能不能记住我的话，还得往后看呢。哼！丕儿你就算做了皇帝，一言一行也逃不过我的眼睛——有宓儿替我照看着你呢。"卞夫人说着，似是甚为得意。

"孩儿……孩儿怎敢……怎敢不记住太后的话呢。"曹丕说着，心中震怒至极——啊，难怪太后能在此时赶到这儿，原来竟是甄宓在监视着朕。

朕身为皇帝，号称天子，谁能监视，谁又敢监视？

甄宓如此猖狂，莫非是想"妇人干政"，夺了朕的大权？

"你能记住就好。"卞夫人点点头，心中的得意几乎无法掩饰——好，好！丕儿终于要发怒了，为那个贱人发怒了！

这一次，还有谁能庇护那个贱人？

2

乌云一片又一片叠在大堂的屋顶上，望过去沉甸甸的，似欲塌下来。

几只紫燕低飞着，不时从大堂的梁柱间掠过。

曹丕站在大堂高高的屏风下，脸色铁青如同天上的乌云。

甄宓面对屏风站立着，清瘦的身子似是山谷中的一竿孤竹。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她最大的荣耀是什么？”曹丕问道。

“成为皇后，母仪天下。”甄宓答道。

“你还记得朕说过的话吗——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能够得到一个女人最大的荣耀。为了这一天早些来到，朕什么都能够忍受。”

“臣妾记得。”

“这一天来到了吗？”

“来到了。”

“可是朕为了这一天，都忍受了些什么，你知道吗？”

“自古成大事者，必有坚忍之心。”

“是的，必有坚忍之心。可是……可是有些事情，朕无法忍受，朕无法忍受，你知道吗？”

“臣妾知道——做太子时能够忍受的事情，做了皇帝就未必能够忍受。”“你知道，你什么都知道，却为何还不满足？”

“臣妾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不，你一定有不满足的地方。”

甄宓默然无语，目光中隐隐透出悲哀之意——子桓他身为天下之主，却依然是如同从前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这是丞相大人的不幸，还是曹家的不幸……

“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曹丕被甄宓的沉默激怒了，咆哮着问道。

甄宓仍然是默默无语。

“朕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你的不满足。朕什么都给你了，什么都给你了啊。如今你已经是皇后了，还想得到什么？难道你把朕的皇位得去了，方才心满意足吗？”曹丕厉声吼道。

“陛下，有些东西，哪怕是身为帝王者，也不能得到。”甄宓面对暴怒的曹丕，十分平静地说道。

“是什么东西？”

“人世间的真情。”

“真情？”曹丕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难道……难道朕身为帝王，也不能得到你的真情？”

“真情只能以真情去得到。”

“难道朕就没有真情。”

“臣妾不知道，一个人成为帝王之后，还能不能拥有真情。”

“不，朕对你是一片真情，一片真情……”曹丕说着，声音忽然弱了下去。

甄宓的脸上仿佛透出了少见的笑意，那笑意似是锋利的剑刃，猛地刺进了曹丕的心中。

曹丕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甄宓依然是默默不语。

潮湿的热风不停地吹进沉寂的大堂，拂动着甄宓的衣袖，也拂动着曹丕的衣袖。

不，朕不能让甄宓压倒了，不能，不能！曹丕在心中叫着，陡然问："这里曾经是什么地方？"

"曾经是大将军府的大堂。"甄宓答道。

"你为什么不肯说，这里是朕第一次见到你的地方？"

"臣妾已忘记了过去的一切。"

"但是朕永远也忘不了过去，永远也忘不了。朕在这里遇到的是一个只会在梦中出现的美丽姑娘，朕为那个姑娘……"

"那个姑娘并不存在。"

"她存在。在朕的心中，她永远存在。"

甄宓又是默然不语。

"你为什么不说话？"

"臣妾无话可说。"

"这么说，你是知道朕为什么将你召来了？"

"臣妾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还是这样，还是这样……"曹丕不知他该如何说下去，只是在心中叫道——甄宓啊甄宓，你只要跪下来，求朕饶了你，朕就一定会饶了你。

你为什么不跪下来求朕，为什么还不跪下……

甄宓无言地望着曹丕，脸上似乎又透出了笑意。

"你还在笑，还在笑！"曹丕不觉叫出声来，心中溢满了恐惧。

“其实陛下用不着召见臣妾，只需赐给臣妾一句话就够了。”甄宓缓缓说道。

“朕……朕要当面告诉你——朕不是汉室的那些昏君，朕决不会容许妇人干政！”曹丕大吼着，急步向堂下走去。

他再也无法面对甄宓。

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身为皇帝，竟会在甄宓面前生出恐惧之意？

甄宓听着曹丕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眼中顿时盈满了泪水，心里不停地呼唤着——睿儿啊睿儿，娘终于是要离开你了。

睿儿啊睿儿，你休怪为娘狠心，为娘既是走到了这一步，不离开你就会害了你啊。

睿儿啊睿儿，娘这样走了，你就能够保住嫡子的地位，就能受到父亲的信任。

睿儿啊睿儿，你已经懂事了，也许能够明白为娘的一片苦心。

只是，只是为娘还是对你不放心啊。你可千万不要过于悲伤，更不可露出任何怨意。

你一定要顺从父亲，顺从太后，顺从……顺从……

呼——疾风陡起，扑进了大堂。

郭姬幽灵般出现在大堂上，双手捧着长长的白绫，一步步逼向甄宓。

甄宓望着那白绫，眼前恍然出现了满天飞舞的雪花。

雪花中，曹植骑着高大的白马，向着甄宓飞驰而来……

3

河水悠悠，杨柳依依。

鬓发斑白的蔡文姬手抚玉筝，坐在河岸青翠的草地上。

几片白云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中，缓缓地变幻着形状。

远处的绿树丛中，耸立着如山一般高大的铜雀台。

“除了那座铜雀台，一切都和过去一样啊。”蔡文姬环视着周围，喃喃念道。

阵风吹过，柳林中忽地飞出两只黄鹂，绕着蔡文姬的身子掠过。

“就连这鸟儿，也似是当初的鸟儿。只是……只是宓妹却不在了，不在了。”蔡文姬眼中泪如泉涌，哽咽着说道。

铜雀台上忽有丝竹之声响起，恍若天上的仙乐。

“宓妹。那天你在这儿对我说，如果我写出了心中想写的那首诗歌，一定要先唱给你听。

这首诗歌我终于写出来了，可是你却不在了。宓妹，你若在天有灵，能不能听到我为你弹唱的这首诗歌呢？能的，你一定能听到我弹唱的这首诗歌。”蔡文姬边说边拨动了筝弦。

清脆、悠远、激愤而又悲伤的筝音随风回荡在漳河两岸……

铜雀台正殿上，曹丕端坐在高大的屏风下，神情忧伤。

屏风侧畔铺着凉席，上面坐着神情木然的曹植。

在曹丕、曹植的对面，坐着十数乐女，或弹着琴、瑟、筝、琵琶，或吹着笛、箫、笙、竽……奏出柔婉绵软而又带着些哀怨的乐声。

美丽的王姬站立在殿堂中央，和着乐声边舞边唱——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

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一曲歌罢，王姬弯下腰，向曹丕深施一礼。

“王姬，你知道朕的这首《燕歌行》是为谁作的吗？”曹丕问道。

“贱婢不知。”王姬答道。

“朕的这道《燕歌行》，是为皇后作的啊。朕与皇后，乃是患难夫妻，情深义重，情深义重啊。朕当年出征之时，独留皇后困守空房，心中愧疚，因此作了这首《燕歌行》赠给皇后。世上最难得的东西，就是真情。朕能得到皇后的真情，实是胜于得到这皇帝大位。可是，可是对朕一片真情的皇后偏偏不能与朕同享富贵，竟在这个时候走了。唉！朕没有了皇后，又要这个……又要这个皇帝大位干什么？”曹丕声音哽咽，透出无尽的悲伤之意。

“陛下，皇后病重仙去，乃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挽回。陛下为天下之主，日理万机，千万要保重御体啊。”王姬眼波盈盈，一边竭力向曹丕展现着她的万种风情，一边在心中想着——丞相大人好狠的心，他死了还不肯放过我，要我一辈子困在铜雀台上，为他的亡灵歌唱。

眼看着我就要老死在这里，皇帝却忽然来了。

啊，皇帝到底是皇帝。他根本不在乎礼法，根本不在乎我曾是他父亲的姬妾。

上天又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可要牢牢抓住啊……

“是啊，天意不可违，天意不可违啊。朕能得皇后，朕能登上皇帝大位，难道不是天意吗？只是……只是朕对皇后一往情深，心中的伤悲难以……难以言说。嗯，三弟，你是作诗的圣手，能否代朕作一悼念之诗，追忆皇后的贤德，永为纪念。”曹丕望着曹植说道。

“陛下这道《燕歌行》，开七言诗体新风，且情致委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实为古今无双之佳作也。微臣虽是能诗，然与陛下相

比，无疑是萤火之光比之日月，微不足道矣。”曹植艰难地说着，极力压住几欲裂腹而出的愤怒——大嫂她绝不是病重而亡，她一定是皇帝逼死的。

皇帝逼死了她，还要在我面前如此装模作样，还要我写诗……写诗追忆。

皇帝这是要活生生撕碎了我的心啊，皇帝如此，分明是要激怒我，让我怒中失言……

不，不！我决不能发怒，决不能！

大嫂啊大嫂，你……你原谅我吧，原谅我如此懦弱无能……

我明明知道你被人逼死了，却只能……却只能一声不语。

啊，我还是一个七尺男儿吗？我还有一点血性吗？

我为什么不仗剑而起，扑过去，杀死这个逼死你的万恶之人？

不，不！我不能杀他啊，不能！

他不是人，不是人啊。

他是皇帝，君临天下的皇帝。

他是君，我是臣。这君臣的名分既是不可改变，我就只能竭尽一个臣子的忠心来侍奉他了。

作为一个臣子，我甚至连对他不敬的念头都不应该存于心中。

君为臣纲！这乃是圣人的教诲，是万古不移的天之大道。

大嫂！作为臣子，我不能对你有任何思念的表示，否则，就是对你声誉的损害，更是对大魏皇室声誉的损害！我只能忘了你，忘了你……

可是，可是我又怎么能忘了你呢？

上天啊上天，你为何这般无情地摧残大嫂……让我永远也见不到

她，永远也见不到她！

上天啊上天，我又做错了什么，要受到你如此残酷的折磨……

“三弟何必太谦，当初武皇帝在这铜雀台上，曾说你才思敏捷，足以惊鬼神。难道今日你的才思都不见了吗？”曹丕逼视着曹植，搜寻着曹植脸上显出的每一丝痛苦之意——有太后的庇护，朕暂且不能对付二弟、三弟，但朕决不能让他们过上一天安乐的日子。

朕要不断地逼迫他们，逼得他们去撒野，去发疯。

到了那种地步，太后也就没有办法阻止朕对付他们……

“陛下，微臣今日……今日才思已尽。”曹植已无法忍住心底迸出的痛苦，不得不低下了头，以避开曹丕的目光。

“三弟，你难道是要逼朕下旨，才肯动笔吗。”曹丕看着曹植痛苦的神情，快意地问道。

“陛下……”曹植正欲说什么，忽又停下了话头远处似是响起了歌声，随风传到了铜雀台上。

那歌声在幽咽中透出的悲愤和哀伤之意，一下子注入到了曹植的心中。曹丕也被那歌声吸引住了，目光转向殿外。

风愈来愈急地吹向铜雀台，风中的歌声也愈来愈清晰——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

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

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

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制兹八拍兮拟排忧，何知曲成兮心转愁？

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

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

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

怨兮欲问天，天苍苍兮上无缘。

举头仰望兮空云烟，九拍怀情兮谁与传？

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

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

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

一生辛苦兮缘别离，十拍悲深兮泪成血。

风声忽又弱了下来，那风中的歌声也渐渐消失了。

曹丕、曹植久久不语，仿佛魂魄已随那歌声而去。

殿堂上一时异常沉寂，似乎没有一个人。

陡然，有低低的抽泣声响起。那声音初时十分微弱，如细雨飘落，几不可闻。但渐渐的，那细雨般的声音已是呜咽着响成一片，似潮水一样漫涌在殿堂上。

曹丕恍然如从梦中惊醒，睁眼看时，见王姬和众乐女竟都是泪流满面。

“嗯。”曹丕不觉哼出了一声。

王姬慌忙跪下，连连磕头：“贱婢死罪，死罪！贱婢听了那歌儿，不知怎么就忍不住，忍不住流下泪来。”

众乐女也都伏地磕头不止，人人惊骇不已。

“你等在朕的面前居然如此失仪，的确是犯了死罪。不过，那歌声实在……实在是感人肺腑，连朕听了也是情不自禁，几欲流下泪来。”曹丕说着，大度地一摆手，“你们都起来吧，朕不怪罪你们。”

王姬和众乐女眼角还挂着泪珠，满脸却是笑开了花，又连连磕头行了一番大礼，这才站起身来。

曹丕又向曹植望过去，见曹植眼圈红红，泪水已是溢出了眼眶。

人生倏忽如白驹之过隙，朕纵然贵为天子，也难留住所有的一切啊。既是如此，朕又何必太过计较，就饶了三弟吧。

不，不！朕不能轻易地饶了他，如果不是他，朕当初怎会受了那么多磨难呢？

曹丕想着，冷冷问道："三弟对那歌声，一定是有所感触吧。"

"听到那歌声而无感触者，必非人也。"曹植答道，心中有如浪涛奔涌——

那歌声中有匈奴乐风，且其歌词感怀故乡，伤痛至极，句句都是血泪，只有蔡文姬那样既有文才，又亲身经历过丧乱离别惨事的人，才能写出那样的歌词，唱出那样的歌声。

蔡文姬为何在这个时候唱出了那样的歌声呢？

这一定是因为大嫂，是大嫂的惨死，引发了蔡文姬心底的伤悲。

啊，蔡文姬只是一个弱女子，却能唱出她心中的伤悲，寄托她对大嫂的哀思。可是我呢，我却什么也不能写出，什么也不能说出……

"既有所感，必有所思，三弟这次一定能写出佳句吧。"曹丕说道。

"陛下，臣不能写。"曹植竭力使心中平静下来，缓缓说道。

"此地并非朝堂，朕以长兄的身份请求你写，也不行吗？"曹丕脸上带着笑意，语气却十分傲慢。

"臣不能写。"曹植答道，心中不停说着——我已没有了长兄，没有长兄！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只是一个皇帝，大魏皇帝！

"如此说来，朕只有下旨让你写了。"曹丕说着，大喝一声，"曹植！"

曹植从席上站起，对着曹丕深施一礼：“微臣在！”

“朕命曹植立刻作诗一首。”曹丕边说边向王姬望过去，“曹植以才思敏捷闻名天下，朕今日让他大显才能，七步成诗，王姬你且仔细数着。”

“贱婢遵旨！”王姬兴奋地叫着，向曹植望去。

曹植抬起头，凝目注视着殿外苍茫的天空，缓缓走出一步。

“一！”王姬高声叫道。

随着那声“一”字，曹植口中的诗句如火山迸发，愤然涌出——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王姬呆住了。

曹丕呆住了。

殿中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除了从铜雀台上掠过的风声，天地间似是空无一物。

杀，杀了他！曹丕心中大呼着，口中却无法说出那个“杀”字。

冥冥之间仿佛有谁扼住了曹丕的咽喉，压迫得曹丕气都喘不出来，眼前一片昏茫……

4

夕阳西斜，暮云沉沉，一队队飞鸟从天空掠过，没入柳林深处。

曹植站立在高高的漳河河堤上，极目远望。

崔福满脸忧色地从远处走来，对着曹植深施一礼："三公子，您该走了。这一次皇上发怒，将您贬为安乡侯，是……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啊。"

曹植仍是向远方望着，似乎并未听到崔福的话语。

"三公子，安乡是个穷地方，百姓也没有几户，您……您须得做好吃苦的准备，早作安排啊。"崔福又说道。

曹植还是望着远方，一声不语。

"三公子，您在看什么？"崔福忍不住问道。

曹植眼中忽地闪出异样的光彩："我看到她了，看到她了！"

"她？她是谁？"

"她……她是女神，行走在水中的女神。"

"女神？怎么我看不见啊。"

"你看不见的。在这个人世上，只有我看得见她，只有我才看得见她啊。"

"竟有这等事，她是个什么样子？"

"她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回之回雪……她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啊，小人虽是听得不怎么明白，也知道这女神是极为美丽。"

"其实，世上的任何言语，也难以形容她的美丽。"

"这女神有名字吗？"

"名字？有的，有的。传说洛水女神的名字中有一个'宓'字，她的名字，也有一个'宓'字。她就是洛神，洛水女神。"

“洛水女神，怎么到了漳河呢？”

“既然是水神，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她都能去？”

“这么说，没有水的地方，她就不能去了？”

“是的。没有水的地方，她不能去。有水的地方，我不能去。人神之道殊，水中的她，走不到岸上，岸上的我，走不到水中。”曹植喃喃说着，依然凝视着远方。

远方已是一片昏黑，惟有天水相接之处，闪烁出几丝跳动的光芒。

大魏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任城王曹彰朝京都，暴亡于邸舍。

大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夏五月，皇帝曹丕崩于洛阳嘉福殿，终年四十岁，遣命太子曹睿继位。以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辅政。

大魏太和元年（公元227年），皇帝曹睿追谥生母甄宓为文昭皇后，并建立祭庙，以最隆重的礼仪加以祭祀。同时大封甄氏家族，拜甄氏嫡子甄像为虎贲中郎将，赏赐之物以铜钱计达万万之巨。

大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陈王曹植请求皇帝单独召见，以献上治国大计，被拒，忧郁而亡，终年四十一岁，其子曹志承袭爵位，改封为济北王。

大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皇帝曹睿崩于洛阳嘉福殿，遗命太子曹芳继位。以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辅政。

大魏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太傅司马懿奉皇帝诏令，杀大将军曹爽，执掌朝政大权。

大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皇帝曹兴拜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为晋公，加赐九锡之礼。

大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炎重演“曹魏代汉”，以“禅让之礼”登上皇帝大位，建国号为晋，改大魏咸熙二年为大晋泰始元年。

三国风云之诸葛亮与司马懿

诸葛亮与司马懿

你本书生龙卧冈上躬耕管乐

我亦书生狼顾庙堂潜修文武

你为了我的执着而鞠躬尽瘁

我为了你的执着而殚精竭虑

邙山风烈

我早已看透世间变幻

以翻云覆雨之手

写下千古帝王血酬密诀

蜀江水碧

你始终难忘大同初心

以六出祁山之足

踏尽万里相臣艰难历程

我在庙堂曾经遥望冈上

你在冈上可曾梦见庙堂

注：传说司马懿有狼顾之相。文武是指司马懿学曹操自己做周文王，让下一代做周武王

序幕　惊魂梦魇，刘玄德思计托孤

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长江边的白帝城掩在风雨中，十分凄凉。永安行宫中，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刘备的臆想，他不顾疲惫推开窗子，看着窗外的雨点，雨雾朦胧中，他仿佛看到了千里之外的成都。

两年前，为了给二弟关羽报仇，刘备力排众议、大举伐吴，蜀汉和东吴在夷陵之地进行了一场大战，蜀汉惨败，七百里连营化为灰烬，蜀汉数万精兵强将战死沙场，刘备自己也险些被擒，死里逃生，带着残兵逃到了白帝城。

白帝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又慑于曹魏的威胁，东吴并没有向白帝城进击，但经此一战，蜀汉国力急剧下降，危机四伏，刘备也心力交瘁，一病不起。

一阵风吹过，烛火摇晃了两下，欲灭未灭。刘备掩上窗子，倒在卧榻上，凝视着残烛。如果两年前听从诸葛亮的劝诫，没有贸然出兵伐吴，三弟张飞就不会死，蜀吴联盟或许已经有了和曹魏正面对抗的实力。如果……如果刘氏江山能得保全，千万不可让这火苗熄灭，上天你对我不薄，就再成全我一次吧。

忽然，狂风乍起，火苗陡地一跳，倏然熄灭。

刘备长叹一声，闭上了眼睛。

一个悠悠的声音忽然在殿外响起："刘玄德，刘玄德……"

刘备不自觉地从卧榻上坐起来，向殿外走去。

殿外飘过一团团昏惨惨的迷雾，雾中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忽隐忽现，雨水打在他的身上，他似乎浑然不觉。

刘备问道："你是谁？"

"我的好哥哥，你怎么连自己的同宗兄弟也认不出来呢？"那人影笑了起来，笑声在黑夜中显得特别刺耳。

刘备大吃一惊，后退两步：“你、你是刘璋？你、你不是死了吗？”

刘璋逼近两步：“正因为我死了，你才能见到我啊，哈哈哈，哈哈哈！”

刘备大喊：“你别过来！我怎么会见到死人？难道我……难道我也……”

“是的，你死了，你看，死亡一点也不可怕。”

“不，不！我不能死！”

“你怎么不能死？难道你以为当上了皇帝，就真的会活一万岁？”

“不，我不能死！我的儿子还未长大，我的基业才刚刚开始，我怎么能死呢？我只要再活十年，不，再活五年，就能扶持我的儿子坐稳江山。”

“原来你是担心你儿子的江山坐不稳，老天有眼，报应，报应啊。你这一辈子，专抢别人的地盘，这一次，可终于轮到你自己了。哈哈哈！”

刘备愤怒地握紧了拳头：“我刘备向来以仁义待人，天下皆知，怎么会去抢别人的地盘？”

迷雾散去，刘璋的脸变得清晰起来，脸上的不屑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是啊，天下人谁不知道你刘玄德是个大仁大义的圣贤之人呢？所以，当年徐州牧陶谦才会把你请去，把他的徐州‘心甘情愿’地让给你。”刘璋语速很慢，故意把“仁义”二字咬得很重，“你的‘仁义’可真厉害，当年曹孟德用了十万大军，杀得血流成河，也得不到徐州。可你只用了‘仁义’两个字就轻轻松松做了徐州牧。江夏太守刘琦在危难之时收留了你这个抛弃了妻儿、只顾自己逃命的圣贤之人，结果却莫明其妙地一病而亡，手下的兵马和地盘全都落在了你这个满口仁义的所谓宗亲手中。我听说你大仁大义，好心把你请到西川……”

刘备怒道：“住口，你有什么好心？你只是想利用我去攻打汉中的张鲁，保全你这贪生怕死之辈的狗命。”

刘璋感慨道：“是啊，我的确没有好心。如果我像你刘玄德那样，

做什么事都安着‘好心’，又怎么会让你夺去我的成都，夺去我的川蜀之地。”

刘备昂首挺胸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什么成都，什么川蜀之地，都是大汉皇帝的土地，理应属于大汉皇帝。”

刘璋冷笑道：“哼，大汉皇帝，谁是大汉皇帝？”

“朕就是大汉皇帝。”

“大汉皇帝明明在中原，怎么会是你？”

“中原的建安皇帝已被曹贼害死。朕是皇叔，承袭大汉皇位，名正言顺。”

“皇叔？你分明是个卖草鞋的市井无赖，何时成了皇叔？”

刘备勃然大怒：“你这死鬼竟敢羞辱朕，朕要杀了你，杀了你！”说着，刘备拔出佩剑，疯狂地向刘璋刺去。刘璋不躲不闪，只是冷笑看着他，但无论刘备怎样挥动佩剑，也无法刺中刘璋。

刘璋大笑起来：“我是死鬼，你也是死鬼，怎么，你还能再杀死我一次不成？你来呀，刺我呀？”

刘备呆住了。

刘璋咬牙道：“你这假仁假义的市井无赖，把我父子从成都流放到南郡，无非是想日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父子杀死，以绝后患。但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南郡竟被东吴的孙权夺走了，我父子反倒因此保全了性命。虽说我因病身亡，可我的儿子已被孙权拜为益州刺史，马上就要领着兵马杀回成都，杀了你的儿子！”

刘备大喊：“你这是痴心妄想！诸葛亮是最有雄才的大忠臣，有诸葛亮辅佐朕的儿子，谁敢杀他，谁又能杀得了他？”

“忠臣，这乱世之中，还有忠臣吗？”刘璋的脸变得扭曲起来，“诸葛亮人称卧龙先生。龙者，真龙天子也。诸葛亮既有如此雄心，又怎能甘居人臣之位？”

刘备心乱如麻，辩解道："不，不！朕和诸葛先生绝非寻常君臣可比。朕对诸葛先生一向赤诚相待，且又志同道合。诸葛先生绝不会背叛朕！"

"好你个刘玄德，到了阴曹地府还满口谎言。你若果真与那诸葛亮志同道合，怎么会困在这白帝城中？"刘璋看出了刘备的心虚，"诸葛亮的志向是'匡复汉室，还于旧都'，是要让你兵出祁山，直捣关中。可你却发倾国之兵东征孙权。在你这个假冒的皇叔眼中，根本就没有汉室。你眼里只有皇位、土地和美女。在你看来，东吴的上上下下都是胆怯的鼠辈，曹丕却是吃人的老虎。你欺软怕硬，以为大军一出，东吴的鼠辈就会乖乖地把土地和美女献上……"

"我连曹操都不怕，岂会怕那曹丕？我东伐吴国，是为了……为了……"

"嘿嘿，你一定是为了孙夫人，想把那个逃回东吴娘家的孙夫人抢回来吧？听说那孙夫人貌若天仙，根本看不上你……"

"住口！朕发兵伐吴，绝不是为了私欲，绝不是！朕是为了兄弟大义。朕与二弟关羽、三弟张飞虽非同姓，却胜过手足同胞——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刘备握紧手中的剑，眼里的仇恨却像是比剑更锋利，"可恨东吴鼠辈，竟敢害死我二弟。还有我三弟张飞，也死在投奔东吴的奸人手中。此仇不报，我刘备有何面目立在世上？大丈夫向来恩怨分明，义气当先。此等大义，你这昏庸无能的猪狗之辈岂能知晓？"

"天地之间的大义，莫过于君臣父子。自古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你身为大汉臣子，既知建安皇帝为曹贼所害，为何不挺身而出，为君父报仇？难道在你眼里，君父大义还比不上你这异姓兄弟之义吗？"

刘备气得浑身发抖，却无言以对。

刘璋狂笑："哈哈哈！可见在你这市井无赖的眼中，君臣大义根本就不值一提。你自称皇叔，都不顾这君臣大义，那诸葛亮又为何要死守什么君臣大义，辅佐你的儿子？以诸葛亮的智谋，只要他掌握了朝廷大权，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来一个斩草除根，让你刘玄德断子绝孙，把刘氏的江山变成他诸葛氏的江山。"

刘备再次挥剑刺向刘璋："不，不！诸葛亮绝不会……绝不会……"

一剑刺空，刘备身子剧烈地一颤，猛地睁开了双眼，发觉自己仍躺在卧榻上，榻旁的烛架早已换上了新烛，火苗燃得正旺。刘备冷汗涔涔，此刻，梦中的一切仿佛消逝无踪，只有窗外的雨声是真实的，但为何梦中的愤怒和恐惧，也和雨声一样敲击着他的心？

"皇上，皇上！"刘备定了定神，这才望向站在榻前的人，烛光跳动中，他认出那人是牙门将向宠。

刘备道："朕刚才……刚才是不是说了很多梦话？"

向宠躬身道："臣听见皇上在呼唤诸葛丞相，这才走了过来。"

刘备坐了起来："向将军，朕想尽快见到诸葛丞相。"

"皇上放心，按出发时间推算，信使已到了成都，丞相一定会尽快赶来。"

刘备轻轻点了点头："你辛苦了，先去休息吧。"

"是。"向宠放轻脚步，躬身退出寝殿，反手掩上了门。

刘备全无睡意，盯着窗前垂着的金黄锦帘，冷风透过窗缝吹入，锦帘微微摆动，似乎有谁隐藏在其中。刘备叹了口气，自己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还能活着看到阿斗长大吗？这个乱世之中真有忠臣吗？诸葛亮真的可以托付吗？如果诸葛亮有帝王之心，那阿斗该怎么办？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刘备的臆想，他疲惫地倒在榻上，沉沉睡去。

第一章　波诡云谲，蜀皇宫暗流涌动

千里之外的蜀汉皇宫，乱云飞卷，树欲静而风不止。沉重的宫门在艰涩的吱呀声中缓缓打开。宫门卫士和众小太监分列宫门两边，肃穆静立。

蜀汉丞相诸葛亮身穿大红官袍，神情凝重地走进宫门。在他面前，宫门一重重打开，每一重宫门打开之后，都会伴随着众卫士和太监的呼喊："丞相大人到！丞相大人到！丞相大人到……"

呼喊声中，诸葛亮坚定而沉稳地穿过一重重宫门。昨日，白帝城信使带来了刘备病重的消息，他要即刻起程前往白帝城，可成都是蜀汉的国都，军政民生诸多事务哪一样离得了他？他的目光望向前方的内殿，不由微微皱起了眉。

皇宫内殿中弥漫着沉香的香气，精雕细琢的香炉缭绕着青烟，烟雾中，一张精美的桐木七弦琴摆放在华丽的青玉案几上。

十七岁的皇太子刘禅端坐在铺锦御榻上，神情专注地拨弄着琴弦。刘禅眉目清朗，身形瘦弱，因长年在宫中，面色有点苍白，身上的太子冠冕也显得过于厚重。他看着新得的这张琴，脸上有抑制不住的喜悦，眼眸中仿佛有星辰闪耀，一双白皙的手轻轻在琴弦上划过，发出悦耳动听的琴音。内侍太监黄皓弯腰俯首，恭恭敬敬地站在御榻之旁。他看上去在三十岁上下，相貌忠厚朴实，但一对眼珠却是极为灵活，滴溜溜不停地转动，斜着望向刘禅。

众卫士和太监的呼喊声由远及近，从模糊到清晰，终于传入内殿。刘禅身子一颤，拨断了一根琴弦。他慌张地抬起头来，眼眸里的星辰熄灭，只剩一片夜空般的黑暗。

刘禅慌道："啊，丞相大人来了。黄皓，你快……快……"

黄皓显然早有准备，不等刘禅把话说完，立刻抢步上前将青玉案几上的七弦琴抱起迅速藏到御榻的屏风后面，紧接着又捧来一堆文书，摆放在青玉案几上。极为熟练地做完这一串动作，黄皓又装模作样地为刘禅磨起墨来。刘禅拿起一卷文书，刚刚展开，诸葛亮已走进内殿。

诸葛亮看见刘禅手中的文书拿得歪歪斜斜，又看见黄皓在没有水的砚台中干磨墨块，想到刘禅身为太子背负的责任、眼前的时局、今日来宫中的目的，心中不由一阵失望。他不动声色，恭恭敬敬行礼道："微臣拜见太子殿下。"

刘禅手足无措道："丞……丞相免礼，请……请坐。"一边说，一边悄悄将文书抬高，遮住面容，唯恐诸葛亮看见他慌张的神情。

诸葛亮在榻前的席上坐下，向刘禅望去，目光如往常一样，温和而平静。刘禅却承受不了这温和的目光，面红耳赤，悄悄转过头，望向身旁侍立的黄皓。黄皓深深低下头，更加卖力地磨墨，不敢与刘禅对视。

诸葛亮缓缓开口道："太子殿下，这些紧急文书您都看了吧？"

刘禅连连点头："是、是啊，我、我都看了。"

诸葛亮道："那么以太子殿下看来，朝廷面对目前的处境，当如何应对？"

刘禅茫然道："目前……目前的什么处境啊？"

诸葛亮神情严肃起来："太子殿下，您不是已看过了文书吗？又怎么不会知道朝廷目前的处境？"

刘禅明显不擅说谎，心中异常别扭，不觉把文书放了下来，露出满脸的愧疚："我还没……没看这些文书呢。我、我想等到明日再看……"

诸葛亮在心里长叹一声，神情还是稍稍放松，竭力露出微笑："太子殿下，您是国之储君，肩负皇上和天下臣民百姓的厚望，您必须关心政事，时刻不忘天下大势。这些文书，所记俱为关系朝廷安危的紧要之事，您收到之后，就应该立即审阅，怎么可以推到明日呢？"

"我，我这就看，这就看。"刘禅再次拿起文书，刚看了几行，就露出惊骇的神情，"什么？曹丕竟拜降将黄权为镇南将军，企图以黄权为先锋，攻我边关？"

"皇上东征退兵之后，黄权被阻隔在江北，已成孤军，为了避免精锐水军为东吴所获，危及皇上，这才不得已投降了曹魏。曹魏君臣既知黄权并非真心投降，又怎么会对黄权委以重任呢？"此事的内情当然很

复杂，诸葛亮只能说得尽量浅显，以免这位少年太子惊慌，“曹丕一向奸诈，此时拜黄权为大将，宣扬攻我边关，只不过是虚张声势，故意恫吓，欲借此扰我民心，使我国中生乱而已。”

刘禅的神情立刻轻松了许多，笑着将文书放下：“原来曹贼并不是真的想攻我边关啊。父皇早就说过，有丞相大人镇守成都，曹贼绝不敢轻举妄动。”说着，刘禅又拿起一卷文书。

诸葛亮没有说出来的是，黄权本是益州降将，才智过人，却一直不受刘备重用，刘备起兵伐吴，黄权也曾极力反对。夷陵之战中，因蜀军主战场失利，孤军作战的黄权不得不降魏，但……诸葛亮看着刘禅年轻的脸，更多的话终于没有说出口。

看着文书，刘禅的眉头紧皱了起来：“南中的蛮王高定、孟获等领兵叛变，攻袭官衙，朝廷派去的太守张裔生死不明。啊，还有……还有……”

诸葛亮缓缓道：“还有汉嘉太守黄元暗中招收亡命之徒，私积军资，意图谋反。还有奸人在成都散布谣言，恐吓百姓，说是大乱将至，许多富商都在转移资财，逃往外地。”

刘禅忧心忡忡道：“这、这可如何是好？南中和汉嘉两地，都离父皇所在的白帝城不远，父皇他……他……”

诸葛亮道：“皇上已派使者传旨，召微臣速往白帝城，微臣此刻入宫，就是来向殿下辞行的。”

刘禅道：“为什么？难道父皇他……他……”

诸葛亮宽慰道：“皇上召见是因为军情紧急，欲与微臣商议应对之策。”

刘禅眼中隐隐含泪：“父皇为什么……为什么还不回到成都来呢？我已有两年没有见到父皇了……”

诸葛亮声音也有些哽咽：“皇上留在白帝城，是为了阻止东吴之兵西进。”

刘禅起身道：“丞相，我要去见父皇。我想让父皇看看，阿斗长高

了，在丞相的教导下也有长进了，可以为父皇分忧了。”

诸葛亮心中一暖，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太子，虽有诸多不足之处，但天性纯良，一片赤诚，只是不知道太子这种天性对于蜀汉来说，究竟是祸是福？想到此处，诸葛亮也起身道：“太子殿下绝不可以离开成都。如今城内已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倘若太子殿下在此时离开成都，奸人必会借机生乱，危及社稷。”

刘禅道：“可是丞相大人在此时离开成都，一样会让人不安啊。”

诸葛亮点头道：“所以太子殿下必须在此时有所行动，才能安抚人心。”

刘禅道：“需要我做什么？只要能安抚人心，我一定照办。”

诸葛亮道：“皇上早已定下故车骑将军张飞之长女为太子妃……”

刘禅睁大了眼睛，眼前浮现出张飞女儿黑妞的脸，脑中仿佛有一柄大锤在重重敲击，连诸葛亮的话都听不清了。

“……太子殿下正好趁此机会派出大臣，摆下隆重的仪仗，入张府行纳采问名之礼，以显示国中太平，朝廷内外并无大事的祥和气象。如此，百姓们自然不会相信谣言，奸人借机生乱的阴谋也就无法得逞。太子？太子殿下？”

刘禅回过神来，脸上满是痛苦的神情：“不，丞相，我不要太子妃……”

诸葛亮正色道：“您是太子，国之储君，任何时候都必须以国事为重。皇上若得知此事，也必会夸赞太子明白事理。”

刘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跌坐在锦榻上，只觉眼前模模糊糊，似乎整座内殿都在摇晃。

诸葛亮长叹一声，叮嘱黄皓照顾好刘禅，转身向殿外走去。

夕阳斜照，在宫墙下拉出深深的暗影。头发斑白、身穿官袍的老将军赵云神情凝重地站在宫墙下，望着不远处的内宫宫门。

诸葛亮从宫门中走出，脚步有点沉重，腰身却依然挺得笔直。蜀汉眼前的困境拖缓了诸葛亮的脚步，却未能让他屈服分毫。看着这个值得信任的军师、值得托付的丞相，赵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看着赵云期待的眼神，诸葛亮微微颔首，让他放心。等诸葛亮走到面前，赵云迫不及待问道："太子起疑心没有？"

诸葛亮道："太子殿下已相信，皇上召我去往永安宫，只是为了商议对付叛贼。"

赵云明显松了一口气："太子殿下毕竟年轻，遇到大事很难沉得住气，他若知道皇上……病危……"说着，赵云陡然停住了话头，眼眶也红了。

诸葛亮严肃道："子龙，除了你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皇上病危的消息。我们必须连夜出发，尽快赶到白帝城。"

赵云沉重地点了点头："末将已准备好了。只是丞相大人仅仅让三百护卫兵卒随行，是不是太少？"

诸葛亮道："人马太多，不利速行。此去路途遥远，崎岖难行，还不知会生出什么变故。"

赵云拱手道："是。"

诸葛亮问道："我让你找来的几位大人，都到了吗？"

赵云道："他们正在候朝房内等待丞相大人。"

诸葛亮深吸一口气，又徐徐吐出，仿佛借此吐出心中郁结，然后和赵云一起向候朝房走去。

此时，候朝房内的五位朝官已等候多时，却没有人出声，看上去神情各异，他们知道诸葛亮此次召集他们，必有重要变故发生。

身材高胖的中年朝官是侍中廖立，字公渊，脸上常带笑容，嘴角却不自觉地向下斜，透出难以掩饰的自负之意。

须发如雪、身材矮小的老年朝官是兴业将军、司盐校尉王连，字文

仪，脸上神情平静，眉宇间却明显露出了忧郁之意，仿佛在猜测丞相召集他们的用意。

三十岁上下、仪态轩昂的朝官是尚书郎蒋琬，字公琰，他脸上线条分明，目光灼灼，有种坚韧、隐忍的神情。

年仅二十余岁、相貌英俊的朝官是太子舍人董允，字休昭，他看见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朝官，而自己年轻、资历尚浅，明显有些紧张。

身材魁梧、乌须垂胸的朝官是蜀郡太守杨洪，字季休，他腰身挺直，右手紧握成拳，双眼炯炯有神，透出明显的武人气质。

门外传来脚步声，朝官们对视一眼，正襟危坐起来。小太监拉开门，诸葛亮和赵云走了进来，众朝官刚站起来，还没来得及行礼，诸葛亮竟已对他们深施一礼。众朝官连忙还礼，人人都露出感动的神情。

诸葛亮道："各位大人请就座。"

众朝官道："丞相请。"

诸葛亮在主座坐下，道："前方军情紧急，我必须尽快去往白帝城，就不与各位大人寒暄了。这朝廷内外的事务，还有劳各位大人。"说着，诸葛亮向侍中廖立望了过去，廖立见诸葛亮先望向他，脸上的得意之色更甚。

诸葛亮素知此人自视甚高的心性，沉声道："请廖大人对太子纳妃之礼多加督导，不可任由太子再三拖延。"

廖立声音洪亮回道："请丞相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会好好规劝太子，让喜气充满朝廷内外。"

诸葛亮点了一下头，又望向兴业将军、司盐校尉王连。王连感到诸葛亮目光中的凝重，脸上的皱纹不由又加深了几分。

诸葛亮道："王大人德高望重，深得国中商贾信任，必能使市场保持兴旺，增加朝廷的赋税收入。赋税乃国力之根本，还请王大人多多费心。"

王连弯腰深施一礼："属下当尽力而为，不负丞相大人重托。"

诸葛亮还了一礼，向深得自己信任的下属、尚书郎蒋琬望去，蒋琬的神色一如既往的淡定。诸葛亮知道，不管托付给蒋琬何事，他都不会让自己失望。

诸葛亮道："不论在任何时候，朝廷的文书都必须及时送到皇上那儿去。"

蒋琬拱手道："传递文书，使下情上达，政令顺畅，是尚书郎应尽的职责。"

诸葛亮带着欣赏之意笑了一下，又望向太子舍人董允。董允被诸葛亮这一望，更紧张了，两只手握住又松开，松开又握住，一时不知该放在何处。

诸葛亮缓声道："舍人乃名公之后，幼承家教，德行高尚，深得太子敬重，当助太子勤于政事，近贤者，远小人。"

董允激动道："小臣父子两代，深受皇恩，当……当誓死报效皇上。"

诸葛亮赞许地点了点头，又向蜀郡太守杨洪看去。杨洪是五位朝官中唯一一位武将，自知重任在身，不由挺起了胸。

诸葛亮道："太守大人乃都城长官，当此非常之时，重任如山啊。"

杨洪坚毅地道："不论何时，不论发生了什么时候事，属下也会牢牢记住——守土安民，保护太子和皇后，是蜀郡太守必须尽到的职责。"

诸葛亮欣慰道："好，有众位大人辅佐太子，实乃我大汉之幸也。"

诸葛亮向诸人又交代了一些具体事务，天色渐暗，廖立等人一个接一个走出候朝房。

远处，一个小太监躲在墙角后，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望向候朝房。直到朝官们全部离开，诸葛亮和赵云也走了出来，小太监悄悄后退，退出十余步后，向两旁望了望，见没人注意自己，猛地转过身，急匆匆地奔向内宫。

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小太监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小太监抬头一看是黄皓，吓了一跳，慌忙跪下："小人……小人给黄公公请安。"

黄皓皮笑肉不笑道："小五子，你跑什么跑？莫非你后面有个鬼跟着？"

名叫小五子的太监不自觉地向后看了一眼："小人怕……怕……"

黄皓低声道："这是内宫，你怕什么？"

小五子声音发抖道："是，是……"

黄皓见他这副烂泥一般的模样，有点不耐烦："你起来，仔细说说，刚才都看见了什么？说漏了一件事，小心你这身狗皮。"

小五子神情恐惧，颤抖着从地上爬了起来，呼了好几口气才道："诸葛丞相刚才在候朝房和五位朝官密谈许久，赵云将军也在……"

黄皓听着听着，感到诸葛亮此次进宫，事态比自己想象的严重，眉头不由紧锁起来。

暮色渐渐苍茫，城楼上的灯笼次第亮起，勾勒出城墙的轮廓。诸葛亮和一身戎装的赵云骑在马上，从城门中驰出，十余骑将官和众多兵卒紧随其后。没有旗帜，没有仪仗，一行人马沉默地向前行进。

诸葛亮回头看了一眼挂着灯笼的城楼，这片土地的百姓多年来饱受战乱之苦，这座都城暂时还未被战火蔓延，但这种安稳能持续多久？白帝城那边情况究竟如何？一旦有变他所托付的人是否能稳定局面？诸葛亮一时心乱如麻，转过头时，看到赵云既信任又担忧的眼神，心里一宽。与过去经历过的种种危局相比，眼前也只不过是一道小小沟壑罢了。诸葛亮深吸一口气，向赵云微微点头，示意让他放心。一行人马加快速度向东而去。

暮色渐渐苍茫，前方大道边，隐隐约约出现一个牵着马的人影。打头阵的将官放慢马速，在大道上荡起的灰尘中，可以看到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伫立在大道边。

见这一行人马接近，年轻人拱手高声道："诸葛乔求见丞相。"

诸葛亮勒住马头，认出这年轻人正是自己的养子诸葛乔，惊讶道："乔儿，你怎么在这里？"

诸葛乔答道："母亲大人就在前面田庄，请父亲大人暂且停下，歇息片刻。"

诸葛亮沉吟片刻，黄氏一向不干预自己，这次竟派诸葛乔来拦路求见，必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他向来敬重黄氏，若是她见不到自己，还不知会如何担心。打定主意，诸葛亮令赵云带领众人在前方十里处休息，他和诸葛乔一起向田庄的方向驰去。

天色已经黑了，但还是看得出这座几年前购置的田庄被黄氏打理得井井有条。桑树枝繁叶茂，刚刚抽条的稻苗也生机勃勃。唯有黄氏住的茅舍非常简朴，地上铺着最普通的草席。草席的案几上摆放着一盏陶灯，灯火忽闪，坐在草席上的正是诸葛亮的夫人黄氏。

诸葛亮走进茅舍，诸葛乔斟好茶后掩门离开。黄氏和诸葛亮相对而坐，她虽然面带微笑，眼神中却透出深深的忧虑。

黄氏低声道："丞相来到这里，竟然没有一点亲切感吗？"

诸葛亮四面望望后道："我好像回到了隆中的茅舍，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没有人能够回到过去。"

黄氏又道："如果真的回到了过去，你还认为皇上的三顾茅庐是出于至诚之心，还会受到感动吗？"

诸葛亮道："夫人，我说过，没有人能回到过去。"

"我想回到过去。茅庐虽然简陋，可来往之人都是你能诚心相待的朋友，绝不会让你去防备他、算计他、害怕他。"黄氏望向窗外，仿佛院子里种的并不是桑树，而是隆中的郁郁翠竹，"茅庐虽然窄小，可是我却能够日日与夫君琴瑟唱和，无忧无虑，只觉眼前无比宽广，绝不会夜夜不安，担忧皇上的雷霆之怒，担忧太子的无言之怨，担忧……"黄氏忽然眼中满是泪水，掩饰地低下头去。

诸葛亮眼中也有些潮红："我一旦辅佐皇上完成'匡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一定会归隐山林，与夫人厮守终生。"

“夫君已尽心尽力辅佐过皇上。”黄氏抬起头来注视着诸葛亮，他才四十出头，已经有了不少白头发，眼圈隐隐发黑，可见他这些年有多操劳。

诸葛亮喃喃道：“可是‘匡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还未完成啊。”

“那是下一代人的事情了。”黄氏的声音里多了几分凛然。

诸葛亮吃了一惊，黄氏迎着诸葛亮的目光毫不回避。诸葛亮本以为黄氏只是劝他不要过于操劳、事事亲力亲为，没想到黄氏这么直接，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

诸葛亮沉声道：“夫人此言何意？”

“皇上如此紧迫地召你和赵云将军去白帝城，说明他现在只剩最后一件事，”黄氏知道自己这番话会让诸葛亮很为难，但她还是坚决地说下去，“就是让谁来舍命保住他儿子的江山。”

诸葛亮轻叹了一声，默默无语。

“夫君，当皇上不听你的劝谏执意伐吴时，你就置下了这座田庄。你对我说，你已经打算退隐，这儿就是我们夫妻的归宿。当时，我听了，心里很高兴。”黄氏的眼睛闪闪发亮，可见在她心里，已经将那幅美景描绘了一千次、一万次，“我知道，皇上一回到成都，你就会辞去丞相之位，像从前那样，在茅庐中躬耕自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来时坐啸山林，笑谈古今……”

诸葛亮眼中透出无法掩饰的痛苦之意，打断道：“夫人，你别说了……”

“不，这些年我都没有说，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我到现在才看透了这位皇上的狠毒之心，东征耗尽了蜀地百姓的膏血，民怨沸腾，盗贼四起。他无法收拾这个乱局，就故意不回成都，让夫君替他顶着，为他赢得苟延残喘的时机。”

诸葛亮有些生气，陡地提高声音：“夫人，你也读过诗书，应该知道身为臣子，忠孝为先，怎么可以在背后议论皇上？”

“皇上，你还认他为皇上？”

“难道夫人不知，当初是我第一个力劝主公登上皇位的吗？”

“那是因为夫君听信了主公散布的谣言，以为曹丕杀死了大汉建安皇帝。”

“我当时就知道，那是谣言。”

黄氏吃惊道：“你、你居然知道？”

诸葛亮苦笑了一下，蜀汉和刘备都需要那个谣言。对于蜀汉来说，那个谣言能激起天下读书人的愤怒——异姓臣子弑君篡位，是纲常之大变，是逆天而行的大奸大恶之罪。天下有正气的读书人为了维护圣人之道，都会挺身而出。此时刘备以大汉皇帝的名义兴义师，讨逆贼，所至之处，必是群起响应，定可一举平定关中，直捣中原，完成大业。这些隐秘的原因，诸葛亮和刘备都心知肚明，但他不能说，一说出来，一切正义的理由都变得有几分可疑。

黄氏和诸葛亮几十年夫妻，稍稍一想便明白这苦笑的含义，她幽幽地道：“可是在主公心里，匡复汉室的大业只是用来欺骗世人的一种谋略罢了，只有皇位才是真的。他根本不相信圣人之道，也不相信以他的实力能够直捣中原。他比谁都会算计，吃柿子专拣软的下手，绝不肯为了什么大业与强敌硬碰。只是主公万万没有料到，他眼中的软柿子东吴却是一块硬石头，不仅没捞到好处，反而吃了个大亏。”

诸葛亮痛苦地说道：“这一切都过去了，请夫人不要妄议。如今皇上处在最艰难的时刻，我必须尽忠报效，方不负为臣之道。”

“我知道，我无法阻止夫君去往白帝城。”感受到诸葛亮的痛苦，黄氏不忍心再苦苦相逼，放缓了语气，“可有一件事，你必须回答我：太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诸葛亮一怔，不觉呆住了。夜风从茅舍外吹进来，陶灯上的火苗急剧闪烁了几下，几欲熄灭。

“夫君，你怎么不回答我？”

诸葛亮沉吟良久，字斟句酌道：“太子温厚仁慈、心性纯朴，是一个良善之人。”

黄氏仿佛早知道诸葛亮会这么说，点点头道："所谓温厚仁慈，就是懦弱无能；所谓心性纯朴，就是胸中毫无主见；所谓良善之人，就是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人也不得罪。"

"夫人，你太过分了！"诸葛亮不禁变色道。

"夫君，在这个世上，只有我才会毫不掩饰地对你说出真话。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夫君走进深渊——太子就是那深渊。"像每个妻子一样，寻常的日子里"柔"，关键的时刻"韧"，黄氏情急之下，柔韧的力量之大，仿佛真的要凭一己之力，把诸葛亮拉出她想象中的深渊，"其实我也知道太子是一个好人，如果他是寻常人家的孩子，我会像你一样夸奖他、赞美他。可他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啊。他是太子，很快就会登上皇帝的大位。皇上很清楚他这位太子是什么人，他一定会使出一切手段，引诱夫君陷于深渊，迫使夫君舍命保住他儿子的江山。"

诸葛亮感动地说道："我知道，夫人都是为了我好。可是我身为丞相，理当为君分忧，为国尽忠，在此危难时刻，只能挺身上前，绝无后退之理。"

"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夫君该退的时候，一定要后退。"黄氏身体前倾，语气十分急切，"如果皇上以托孤的名义让你辅佐太子，你千万不要答应。"

诸葛亮向后缩了缩："夫人……"

"如果夫君答应了托孤，就是陷进了深渊，将终生背负着一个无法解脱的重担，直到油干灯灭，心血耗尽。"黄氏这些话显然已经酝酿了很久，竟是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夫君应该告诉皇上，太子已经十七岁了，完全可以亲自执政。夫君只能尽一个臣下应尽的职责，辅佐即将执政的太子。"

"夫人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赵云将军还在等我，这些话我就当从未听过，也请夫人不要再提！"诸葛亮猛地站起身，头也不回地向茅舍外走去。

"夫君，夫君！"呼喊声里，黄氏站起来向诸葛亮追去。

诸葛亮骑上自己的马，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更快地向外驰去。如果他此时停下来，必将无法抵挡夫人的追问，开始怀疑自己的目的。沉重的夜色包围了诸葛亮，昏暗中只看得见一盏孤灯在远处摇摇晃晃，时隐时现。

诸葛亮当然知道黄氏的话不无道理，也知道黄氏担心的原因。自古以来，托孤大臣就没有什么好下场，惨遭灭族大祸者比比皆是。可是身为臣子，岂能在君主面前选择自己的命运？除非他放弃身为人臣的职责，真正退隐山林。但在蜀汉危急存亡之时，他怎么能后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个读书人应尽的神圣职责。如今天下还未平定，“匡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尚待完成，即使明知是万丈深渊，他也只能奋勇向前，绝不能后退半步。

夜色侵入蜀汉益州治中从事费章府中，宽大的厅堂看上去阴森森。费章年近不惑，身穿官袍，脸色苍白，不安地在厅堂中来来回回地走着，还不时向外张望，好像在等什么人。

一位年约半百的老者走进了厅堂。这位老者是成都富商，姓秦名贵，身穿锦袍、身材瘦削，从夜色中匆匆而来。

费章原是刘璋旧部，家族在蜀地颇有地位，秦贵家也是世代在蜀地做生意，两家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过得很安逸。谁知刘备赶走刘璋，入主蜀地，又连年征战，穷兵黩武。费章虽然做了益州治中从事，但家族势力大不如前，秦贵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各种赋税都重了好几倍。两人对刘备和蜀汉都恨之入骨，时常关起门来痛骂一番，惮于诸葛亮机智过人、德高望重，也就止于发发牢骚。得知诸葛亮今日匆匆出城，两人又凑到了一起。

费章见到秦贵，神情立刻镇定下来，从容地向他行了一礼：“秦兄，请。”费章躬身后退，将秦贵让到坐席前。

秦贵微笑着还了一礼，在席上坐下。

费章隔着一张案几，坐在秦贵的对面，眼中透出探询之意。

秦贵带着歉意道：“在下俗务缠身，来得迟了，还望大人见谅。”

费章给秦贵斟了一杯茶：“今日请秦兄来，是有一件紧要之事，想

尽快与秦兄商议。”

秦贵以手轻叩案几：“是丞相诸葛亮出城了？”

费章有些意外：“这么快你就知道了？”

秦贵笑道：“在下是生意人。做生意全靠朋友，朋友多，耳目自然灵便，知道一些事情，也就不足为奇。”

费章点头道：“诸葛丞相勤于政事，常常出城巡视各郡县，出城本来也不是一件大事。可这一次，竟然是皇宫护卫大将赵云跟随诸葛亮出城。赵云是刘备最信任的心腹大将，不是遇到了紧急之事，他绝不会离开皇宫。秦兄不妨猜一猜，到底发生了什么紧急之事？”

秦贵眼神闪烁不定：“要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必须弄明白诸葛亮临走时召见了哪些人，做了哪些安排。”

费章道：“今日没有任何人被召入丞相府。”

秦贵不觉皱起了眉头：“这怎么可能？”

“但诸葛亮最器重的五个人——廖立、王连、蒋琬、董允和杨洪，却被太子召入皇宫去了。”费章故意压低了声音，“奇怪的是，太子并未召见他们，这五个人只是在候朝房中和诸葛亮待了一会，就匆匆离开了皇宫。”

秦贵眼中一亮：“果真如此吗？”

费章忍不住露出得意之色：“太子身边的黄公公与我私交极好，这是黄公公透露给我的消息。”

蜀地的人都知道，在成都城里，管大事、拿大主意的人是丞相诸葛亮。太子刘禅虽然身份尊贵，名义上有监国重任，在大事上却没什么主意。廖立等人若在此时去往丞相府，谁都会猜到一定是出了大事；廖立等人若是去皇宫，反倒没有谁会注意。不愧是诸葛亮，行事竟如此谨慎，但这更加说明——一定发生了大事。

秦贵眼中闪着兴奋的光：“值得诸葛亮如此重视的大事，会是什么呢？”

费章道："秦兄何必明知故问？"

秦贵忽然压低了声音："我想让费大人亲口告诉我。"

费章咬紧了牙："刘备快要死了，诸葛亮必须去往白帝城，办理后事。"

秦贵会心一笑："你是大汉臣子，却对大汉皇帝丝毫不敬，竟敢直呼其名。"

"什么大汉皇帝，那是刘备自封的。"费章不屑道，"刘备用'忠孝仁义'四个字盗取了号称天府之国的蜀地。你是蜀人，我也是蜀人，但你我这样的蜀人却被硬绑在'大汉'这辆战车上，身不由己地成为一个大盗的马前卒，直到流干最后一滴汗，流尽最后一滴血。"

"刘备还想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忠孝之道盗取天下。老天有眼，总算让这个大盗得到了应得的下场。"秦贵连声附和。

"刘备看起来是活不长了，可诸葛亮比那大盗更可怕。"费章的语气沉重，想必是见识过诸葛亮的厉害之处，至今仍心有余悸，"何况诸葛亮为人正直，我们可以像仇恨刘备一样仇恨诸葛亮，却无法像鄙视刘备一样鄙视他。"

秦贵眼中陡地透出杀气："正因为如此，我们绝不能让诸葛亮活在世上，绝不能！"

夜色中的蜀汉皇宫也并不平静。太子刘禅的寝殿中，青铜烛架上燃着一支支红烛，红色的烛光映在太子刘禅的脸上，竟然显现不出丝毫生气。刘禅就像木头人一样呆坐在御榻上，直愣愣地盯着眼前的青玉案几。青玉案几上摆满玉碗金盘，盛着各色佳肴。

黄皓哭丧着脸，跪在榻前哀求道："太子，您多少吃一点啊。您若是一点也不吃，皇后娘娘怪罪下来，奴才们可担待不起啊。"

刘禅似从噩梦中惊醒，忽地跳下了御榻。

黄皓一惊："太子，您有什么吩咐？"

刘禅坚决道："不，我绝不能接受黑妞这样的太子妃！我要去见皇

后娘娘。”

刘禅从榻上一跃而起，膝盖磕到青玉案的一角，案上的碗碟被震得哐啷作响，刘禅却浑然不觉，只顾向外走去。黄皓顿顿足，也只能提着灯笼跟了出去，只见刘禅走得飞快，直奔皇后的寝宫。看门的太监见是太子，也不敢阻拦。

皇后吴氏的寝宫内，明亮的烛光下，华丽的云母屏风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吴氏端坐在屏风前的铺锦竹席上，静静地听刘禅诉苦。刘禅坐在皇后对面，眼中全是哀求之意：“皇后娘娘，我真的不想要什么太子妃，不要逼我纳妃行吗？”

吴氏委婉道：“禅儿，翼德将军是你父皇的结拜兄弟，是你的三叔啊。他的女儿，你只能敬重和喜欢，万万不可生出嫌弃之心。”

“我哪敢嫌弃黑妞啊。我只是怕她，想着要和她过一辈子，我怕得夜里都睡不安稳，眼一闭上就做噩梦。”刘禅眼前闪过小时候见过的黑妞，万分委屈。

吴氏好奇道：“黑妞只是一个女孩子，你怕她什么？”

“她生得和三叔一样黑，还长了一对和三叔一样的豹子眼，这么望着我一瞪，就吓得我心里扑腾扑腾地跳上好半天。”说着，刘禅脑袋一歪，瞪起双眼，努力做出狰狞的神情，在他白皙清秀的五官上却显得有几分滑稽。

吴氏忍不住笑了：“你还学得真像。不过，现在黑妞已不是这个样子了。她已经长大了，是个挺懂事的大姑娘。”

刘禅苦着脸道：“她不论多大了，也还是黑妞啊。”

吴氏安慰道：“那可不一定，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自从你住进这皇宫之后，已有三四年没见过黑妞。你想想，都三四年了，黑妞还不会变得好看吗？”

刘禅有点动摇，又不太敢相信，迟疑地道：“她……她真的变好看了？”

“你不信，可以先见见她嘛。明日我就安排翼德将军的夫人到后宫

里来，到时候黑妞会陪着她的母亲一同进宫，你不就见到她了吗？”吴氏看出了刘禅的动摇，赶紧又推了一把。要知道这桩婚事是刘备的心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改变结果。

刘禅高兴地行礼道：“谢谢母后。”

吴氏眼圈隐隐发红：“禅儿，能听到你这一声母后，为娘心中热乎乎地，好高兴啊。”

刘禅忽地有些不自在，神情尴尬，起身告辞。从皇后的寝殿里走出来后，刘禅仰望夜空，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黄皓迎上前，讨好地问道：“太子爷，皇后娘娘答应您了？”

“是啊，娘娘答应我了。”

“太子纳妃乃是朝中大事，皇后娘娘虽然尊贵无比，可也不能让这事说没就没了啊。”

“皇后娘娘答应让我先见见黑妞。”

“可太子爷是来求娘娘罢了纳妃之事啊。”

刘禅呆了一呆，歪着头回想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啊，我不想娶黑妞，是来求皇后娘娘阻止纳妃之礼的。可……可是皇后娘娘三说两说，就让我……让我……”

“太子爷可真糊……”黄皓忽然发现自己失言，硬生生把那个“涂”字咽了回去。

刘禅懊恼地一跺脚：“都怪你。我心里刚刚舒服了一些，又让你弄得没了兴头。”

“都怪奴才，奴才这张臭嘴怎么这么贱啊，三天不打，就不认得它的主人是谁了？”黄皓抬起手，使劲向自己的嘴上打去，却又似用力过猛，身子一晃，怪叫着倒在地上摔了个四脚朝天。

刘禅见此情景，不觉开心大笑起来，一下子将纳妃之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吴氏听着寝殿外传来的笑声，忽地轻叹了一下，眼中透出难以掩饰的苦涩之意。她已经做了两年多的皇后，可太子还是和她这么生疏，从来就没有在她面前发出过这样开心的笑声。

近侍宫女巧娘站在屏风旁，抬眼悄悄看了一眼皇后，劝慰道："娘娘，太子已经称您为'母后'了啊，应该高兴才是。太子年少，总归会越来越懂事的。"

吴氏苦笑道："他只是有求于我而已。"

"皇后娘娘会答应太子的请求吗？依奴婢看来，太子一定还会来求皇后娘娘的——他打心眼里不喜欢……不喜欢车骑将军的女儿。"

"这门亲事是皇上定下的，他不喜欢也得喜欢。"

"可是……可是太子也会成为皇上啊。"

吴氏陡地转过头，盯着巧娘，巧娘慌忙垂下了头。

吴氏沉声道："你莫非听说了什么？"

巧娘暗暗悔恨自己多嘴，声音低到几不可闻："娘娘恕罪。奴婢……奴婢听到了一些……一些谣言。"

吴氏追问道："什么谣言？"

"奴婢……奴婢不敢说。"

"巧娘，你是从我娘家带来的人，名分上虽有尊卑之别，情感上却如同姐妹一般。在我面前，你还有什么话不敢说呢？"

"娘娘对奴婢恩重如山，奴婢就算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巧娘心一横，咬咬牙道，"那些谣言……那些谣言说，说皇上不会再回来了，太子爷很快就会登上大位。"

吴氏倒像是松了一口气，一直端坐着的身体也有些放松："这一次，也许不是谣言。"

巧娘犹豫道："那么太子他……"

吴氏平静地道："他是太子，注定会登上大位。"

"既是这样，娘娘不如送给太子一份天大的人情，帮他退了眼前这门亲事，另找一个他喜欢的姑娘。"巧娘从小就在吴家，吴氏嫁给刘备后又跟着入宫，自然一心只为吴氏打算，"这样，太子一定会从心底里感谢娘娘，就像敬重亲生母亲那样敬重娘娘。"

吴氏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你错了。如果太子喜欢黑妞，我一定要想法退了这门亲事。如果他不喜欢，我反倒要尽全力保全这门亲事。"

"这，这是为什么？"巧娘有点迷惑了。

吴氏淡淡道："因为太子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如果太子喜欢黑妞，必定对黑妞言听计从。那这后宫也就成了黑妞的后宫，我的好日子，也就过到头了。"

巧娘稍稍一想就明白了："是啊，就算在民间，婆媳也难以相容，何况……"

巧娘闭口不言，吴氏微微一笑，她当然知道巧娘没有说出口的是什么——何况这是在皇宫，何况她吴氏并不是太子的亲生母亲。如果太子不喜欢黑妞，不仅不会受黑妞控制，反而会冷落黑妞。这样，黑妞就会来求皇后主持公道。而太子为了对付黑妞，也不得不对皇后格外敬重。这样，吴氏才能牢牢地将后宫控制在自己手中，年轻的太子妃一时也无法兴风作浪。

想到这里，吴氏向身旁的烛架望去，烛架上的红烛已快燃尽，火焰微弱，几欲熄灭。

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朗月疏星的天空之下，都城和皇宫还在沉睡，几十里之外的一片树林中，一辆装饰普通、没什么特色的马车停在一条狭窄的林中小路上。马车旁，一位年近五旬的将官和一位身穿锦袍的中年人正在焦急地等着什么人。将官是蜀汉牙将王平，中年人是襄阳富商蔡仪，平日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知道是什么人让他们深夜苦等，也不知道他们等了多久。寒气侵人，夜露沾湿了他们的发梢和衣摆，他们却仿佛浑然不觉。

远处传来马蹄声，王平和蔡仪对视一眼：来了。

马蹄声越来越近，来人正是诸葛亮和赵云，他们在几个将官的护送下，走到了树林旁。

诸葛亮跳下马，向王平和蔡仪拱手道："二位辛苦了。蔡兄，就是这辆马车吗？"

蔡仪上前一步回道："回丞相，马车和马匹状况良好，食水用具一应俱全。"

诸葛亮道："让蔡兄费心了。王将军，你记住我的话了吗？"

王平回道："属下已牢记在心——天黑行军，天明安营。每夜行九十里，至江州城外停下，静候将令。"

诸葛亮点了点头，和赵云分别换上蔡仪备好的锦袍，看上去和蔡仪的装束十分相似，然后坐上了马车。蔡仪驾着马车，向树林外驶去。王平则骑上马，往诸葛亮来的方向飞驰而去。

天色渐明，马车由小路驰到了大道上，大道上停着一模一样的两辆马车。见到蔡仪，那两辆马车的车夫立刻策马而行，一前一后将蔡仪的那辆马车夹在中间。朝霞映照在马车上，诸葛亮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赵云看看眼前的诸葛亮，又看看驾车的蔡仪，一脸的不解。

诸葛亮向赵云解释道："这位蔡兄你认识吧，当年在荆州经常打交道。"

"蔡仪末将自然认识，只是今日这般相见，实是太过意外。"

"子龙将军，这一切都是我安排好的，事先未告知子龙将军，还请见谅。""丞相大人如此安排，必有深意。"

"不过是心中害怕罢了。"诸葛亮望着车窗外缓缓道，又自嘲般笑了笑，"我可不像你赵子龙，浑身是胆，什么都不怕。"

碍于正在驾车的蔡仪，赵云没有再往下说。身边这个昔日的军师、今天的丞相，赵云当然知道他有大智大勇，不管面对多大的危险都没有畏惧过。要说害怕，无非是害怕在此刘备病重的紧要关口，刺客、叛军趁机作乱，会动摇国家的根本。现在的蜀汉实在太脆弱了，诸葛亮必须避免任何事端的发生，不给心怀不轨之人可乘之机。

所有人都以为诸葛亮连夜出行，是要夜行日息，悄悄去往白帝城。诸葛亮偏偏甘冒奇险，扮作商贾，白日乘车疾行。等有意阻挠之人发觉他们上了当，诸葛亮和赵云早已到了白帝城。

诸葛亮的这番布置并非多余。在树林的另一边，王平正指挥一队兵卒停止前进，就地安营休息。

红日东升，树林中飞过一只只小鸟，叽叽喳喳响成一片。兵卒们奔波了一晚，也有些累了，纷纷放下背囊，准备搭建营帐。在一棵大树后，一个猎户打扮的中年壮汉正在远远地偷偷窥探。透过成片的树林，他隐隐约约看见几名兵卒正在搭建营帐。

中年壮汉似乎想靠近，看得更清楚一点，但王平已经安排了兵卒进行哨戒。其中一名兵卒似乎向自己藏身的方向看过来，中年壮汉心里一慌，借助树木和草丛的掩护，轻手轻脚地离开了。

中年壮汉回到自己的木屋，在一小片薄如蝉翼的绢帛上写了几个字，又把绢帛卷起来，塞进一根细细的竹管。中年壮汉打开挂在屋檐的鸟笼，把竹管系在鸟笼中的灰色鸽子足上。系好竹管后，他抬起手，鸽子扑了两下翅膀，展翅飞走了，很快就消失不见。

鸽子消失的地方，正是去往成都的方向。他知道，不久后，这鸽子会飞进成都的某个院落，他不知道的是，竹管中的消息被取出后，会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传送到更远的地方。

成都的蓝天下，缓缓驰来一辆四面遮着锦帘的彩漆马车，停在高大威严的皇宫前。几个中年仆妇走到车前，撩起锦帘，小心翼翼地扶出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这少女正是蜀汉已故车骑将军张飞之长女，乳名黑妞，肤色较黑，浓眉大眼，身材也较为粗壮。

巧娘奉皇后之命前来迎接，见到黑妞自然是大大夸奖一番，说黑妞端庄娴静，一派大家闺秀的风范，作为太子妃人选是再合适不过。说得黑妞心花怒放，立刻和巧娘亲近起来。

巧娘说让黑妞去御花园看看风景，两人有说有笑，往御花园的方向走去。御花园中春光灿烂，繁花似锦，黑妞对御花园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兴奋地感叹道：“皇宫的花园真大呀！”

巧娘笑嘻嘻道："是呀，这儿可是太子最喜欢来的地方。"

黑妞有点不好意思："你又说这个了。我不玩了，我要到娘那儿去。"

巧娘又打趣道："皇后正和你娘商量怎么办喜事呢。你想听，就快点去吧。"

黑妞虽然是将门之女，此时却也涨红了脸："不让你说，你还偏说。"

"好，好，不说了，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吧。"说着，巧娘拉着黑妞的手，走到了甬道上。

此时，刘禅在黄皓的帮助下费力地爬上一堵假山，假山下面，就是御花园的甬道。刘禅躲在假山上的一块巨石后面，向甬道上张望着。巨石上垂下一片青藤，刚好遮住刘禅从巨石后探出的脑袋。

透过青藤的缝隙，刘禅紧张地注视着愈来愈近的黑妞。黑妞对此浑然不觉，只是好奇地东张西望，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无意扫过了假山的方向。那双眼睛仿佛对刘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刘禅脸色苍白，陡然发出一声怪叫，向后倒去。黄皓慌忙上前扶住，刘禅才没有从假山上栽倒下来。

刘禅痛苦地大喊："我不娶黑妞，绝不！"

黄皓大惊失色，用衣袖掩住刘禅的嘴道："我的太子爷爷，您可千万别在这儿说啊！"

刘禅却更大声地叫了起来："我不娶黑妞！"

甬道上，黑妞听到了刘禅的声音，如遭雷击，身子一颤，掩面而逃。巧娘看了看假山的方向，也摇摇头，向黑妞跑的方向追去。

皇后吴氏送走了黑妞母女，回到寝殿。寝殿中帘幕低垂，在高大的梁柱映衬下，跪伏在地上的刘禅看上去格外瘦弱。吴氏望着刘禅，眼中又是无奈，又是关切。好在她知道刘禅性子软弱，没什么主意，只要给点压力，还是会听从安排，便尽量用和蔼的语气道："禅儿，我也想满足你的愿望，另找一个你喜欢的姑娘。可是你与黑妞的婚约是皇上定下

的，谁也无法改变啊。”

刘禅绝望地说道：“我不做这个太子了。我不做太子，总可以不娶黑妞吧？”

吴氏也没想到刘禅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脸色陡变：“太子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你是皇上的长子，你不做太子，谁又能做太子？”

刘禅哀求道：“母后，我真的不想娶黑妞。”

吴氏板起了脸，厉声道：“无论怎么样，你也不该说出这等话来。如今皇上远在白帝城，丞相也离开了成都，朝廷全靠太子你支撑大局啊。你的一言一行，都是万众瞩目，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乱事，危害江山社稷。”

刘禅喃喃道：“我，我……”

吴氏追问道：“禅儿，皇上临出征之时对你说过什么话，你不会都忘了吧？”“我怎么会忘记呢？”刘禅对父亲极为敬重，两年前说的话都记得很清楚，“父皇临出征时，反复叮嘱过，说宫中之事，要多听皇后娘娘的话；宫外之事，要多听丞相大人的话。”

吴氏点了点头：“宫外之事，是指国家大事。太子纳妃，正是国家大事。因此在这件事上，太子一定要听丞相的话。”

刘禅沮丧起来：“怎么会是这样？我还以为……以为这是后宫的事情，母后可以帮我。谁知……谁知……”

吴氏见刘禅已被自己唬住，语气渐渐温和：“妇人干政乃国之大忌。我虽然身为皇后，也不能随意干预国家大事。”

刘禅抬起头来，眼中满是泪水：“可是我，我真不想娶黑妞……”

吴氏打断他道：“太子，你是国之储君，应以国事为重。你可千万别让皇上失望啊。”

刘禅无言以对，他真心希望父皇早日平安归来，父皇平日里最疼爱他，一定不会逼着他娶黑妞的。可是，父皇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第二章　内外相制，刘备诏命升李严

白帝城永安宫内殿，刘备躺在卧榻上，费力地转过头向榻前望去。辅汉将军、尚书令李严两眼含泪，跪在榻前。他年近五旬，须发花白，看上去十分憔悴。

刘备想起十年前，李严是刘璋手下的大将。与刘备决裂后，刘璋拜李严为大将，率领三万精兵镇守绵竹，阻止刘备向成都进发。当时激烈的战况还清晰如昨日，转眼间，自己卧病在床，李严的须发也已花白，不由生出许多感慨。

刘备感叹道："正方文武双全，品德高尚，是难得的贤能之才啊。当年刘璋关键时刻对你委以重任，可见也非常欣赏你。"

李严正色道："微臣以诗书传家，子子孙孙，不敢忘圣人忠孝之大义。若论私情，微臣自当以死报效刘璋。可是微臣当初投奔刘璋，也并非出于私情，而是因为西川之主刘璋乃是大汉宗亲。微臣盼那刘璋能以大义为重，讨伐曹贼，兴复汉室。"

"是啊，当初曹操权势熏天，发大兵南征，席卷荆州，刘表手下的文官武将几乎全都望风而降。正方你镇守秭归，重兵在握，若是投降曹操，取富贵易如反掌。但你却宁愿投奔西川，也绝不做曹贼的臣子。"提到荆州，刘备似乎有点出神，卧床的时间越来越长，就常常陷于对旧事的回忆，刘备回过神来，又安慰李严道，"朕知道，你当时归顺朕，并非是贪生怕死，而是为了大汉，为了大义。"

李严有点感动，义愤道："刘璋身为宗亲，不思讨伐曹贼，兴复汉室，只图偏安一隅，苟且偷生。微臣身为大汉人，死为大汉鬼，岂能因小节而失了大义？唯有皇上才能维护圣人之大义，复兴汉室。能够归顺皇上，实是微臣之大幸也。"

刘备叹道："可是刘璋父子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竟对正方恨到了极处，以为是正方的归顺，使他父子丢掉了西川。如今刘璋已死，他的儿子刘阐被孙权拜为益川刺史，率领重兵驻守在秭归，企图犯我边境。"

李严鄙夷道："昏庸之主大都如此。微臣从未将刘璋父子的怨恨之意放在心上，那刘阐已许下万金之赏，要得到微臣的头颅。"

刘备不觉笑了一笑："不知朕的头颅，又值多少黄金？"

李严忙道："皇上如日月之光，而刘阐不过是腐草萤火，不值一提。微臣盼皇上保重龙体，早日安康。至于那昏庸之徒的狂言妄语，皇上根本不必放在心上。皇上龙威在此，即使是孙权，也绝不敢进犯西川。"

刘备叹道："可是朕已经不行了，只怕支撑不了多久。"

李严惶恐地俯伏在地，连连磕头哽咽道："皇上此言，使微臣心如刀割……心如刀割啊。"

刘备又笑了笑："朕今年六十有三，纵然去见了高祖也可算是善终。"

李严泪流满面，全身都在颤抖。

"朕一直留在永安宫，就是不放心孙权那贼啊。"刘备顿了顿，神情凝重起来，又道，"这两年来，正方竭尽心智，临危不乱，全力辅佐朕治理军中之事，使我东征之师惨败之后尚能稳住军心，坚守边境，实是劳苦功高。这一切，朕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李严感激道："微臣……微臣受皇上厚恩，纵然身受百死，也难以报答。"

"朕知道，有人借朕未能回到成都之事大造谣言，说朕有意冷落诸葛丞相，想让诸葛丞相在众人面前难堪。"刘备说到这里，李严一惊，刚想说点什么，刘备又自顾说了下去，"朕怎么可能冷落诸葛丞相，朕又怎么可能让诸葛丞相难堪？朕与诸葛丞相名为君臣，实为至亲，朕对诸葛丞相就像是对二弟、三弟那样，虽非同姓，却比同胞兄弟更亲。在朕遇到丞相之前，有如丧家之犬，连一块立足之地也难以找到。可是在朕遇到了诸葛丞相之后，却能北抗曹贼，东拒孙吴，三分天下，成为大汉皇帝。没有诸葛丞相，就没有朕今日的一切啊。"

李严已经完全猜不透刘备到底想说什么，只好恭维道："皇上如此

敬重臣下，实是千古未见，虽尧、舜之贤，也万万不及皇上。”

“朕怎么能与尧、舜相比呢？”刘备有意无意地看了李严一眼，“尧、舜能将至高无上的帝位让给贤能的臣下，朕能如此吗？”

闻言，李严大惊失色：“皇上……皇上……”

刘备苦笑一下：“朕能做到的，只是将太子托付给诸葛丞相而已。朕希望诸葛丞相能辅佐太子成为贤明之君，完成‘匡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

李严悄悄松了一口气：“皇上……皇上圣明，诸葛丞相的贤德之名闻于天下，且又号称管乐之才，必能竭尽忠诚辅佐太子，不负皇上厚望。”

“孤木难撑大厦，在眼前这个危难时刻，朕怎忍心……朕怎忍心让诸葛丞相独自挑着千斤重担。”刘备的声音渐渐变小，似乎已经没有力气再说下去。李严浑身一颤，心中大跳起来，想抬头向刘备望去，又强忍住了，仍是俯伏在地。

刘备又提高了声音：“来人，来人啊。”

几个近侍太监应声奔到了卧榻前，小心翼翼地扶着刘备从卧榻上坐了起来。刘备刚刚坐起，突然一阵天旋地转，眼前陡然模糊起来。模糊中出现了太子刘禅的身影，那身影渐渐清晰，却始终无法接近。刘备想伸手去摸刘禅，却怎么也碰不到。就在这一刻，刘备才发觉对刘禅的感情远比自己想象中要深。阿斗从襁褓中的婴孩变成淘气的孩童，又成长为沉默内敛的少年，一幕幕在刘备眼前闪过，这是他的儿子，他的太子，他垂暮之年唯一的慰藉。

刘备看了一眼李严，无论如何，他也一定要保护好刘禅，绝不能让任何人伤害到他。绝不能。

此时，成都的皇宫内殿，刘禅怔怔地坐在御榻上，看着面前堆满了文书的青玉案几，一脸的不耐烦。黄皓神情不安地站在御榻旁，一会向殿外望望，一会又向刘禅望望。

刘禅强忍住内心的烦躁，勉强翻开一卷文书，竹简上的字在眼前跳

动，一个字也读不进去，耳边偏偏响起诸葛亮声音："您是太子，国之储君，任何时候都必须以国事为重……"

"为什么我是太子，为什么？"刘禅崩溃地大叫起来，猛地伸出手，向案几上横扫过去，"我不想当什么太子了！"

一卷卷文书被刘禅从案几上扫落，满地乱滚。黄皓弯下腰，将一卷卷文书从地上拾起，恭恭敬敬地放在案几上。刘禅皱着眉，厌烦地转过了头。

黄皓压低声音道："太子，众位大人已来了好久，正在门外等候，您应该召见他们。"

刘禅痛苦地捂住了耳朵道："他们一定会让我举行纳采问名之礼，迎娶黑妞……不，我不娶黑妞！不娶！"

皇宫内殿外的台阶下，廖立、王连、蒋琬、董允、杨洪等人已经等了很久，众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眼中满是困惑和焦虑之意。

侍中廖立平素自负，又受诸葛亮重托，心中不满早已写在脸上。听到殿内传来的动静，廖立忽然转过身，向一座宫门走去。尚书郎蒋琬见廖立神色不对，连忙追上来，迎着廖立拱手施礼。廖立只好停下来，拱手还礼。

蒋琬拱手道："廖大人似乎想到后宫去？"

廖立无奈道："纳采问名的吉日眼看就要到了，可太子却不肯召见下官商议行礼之事。下官只好去后宫求见皇后，恳请皇后出来说句话。"

蒋琬当然知道廖立的想法，但也只能委婉地劝道："大人想过没有，这后宫问政的先例一开，就会引发很多事情啊。"

廖立一时语塞："这……"

太子舍人董允也快步走过来，向廖立行了一礼。

廖立面露不悦之意，勉强还了一礼。

董允也劝道："廖大人还是耐心等一下吧，太子一定会召见我们。"

廖立顿了顿足，也无计可施，只能随他们一起重新回内殿门口等候。

内殿之中，黄皓苦着脸，跪在御榻前哀求道："太子，您每天做了什么，都有人记下来，然后写在文书上送到皇上那儿去。听说……听说皇上龙体欠安，太子您可不能让皇上……让皇上生气啊。"

闻言，刘禅一惊："啊，父皇到底怎么了？"

黄皓不知该如何回答，支支吾吾道："皇上……皇上春秋已高，不能生气，一生气就……就……"

刘禅着急地问："就怎么啦？"

黄皓硬着头皮道："就……就会在永安宫待得……待得更久。"

刘禅非常担心："父皇在永安宫好久了，也该回来了。可为什么还不回来啊？父皇一定不会逼我娶黑妞的！"

黄皓连忙接上话头："太子想让皇上尽快回来，就不能惹皇上生气啊。"

刘禅委屈道："我怎么会让皇上生气呢。我只是……只是不想娶黑妞……"

黄皓知道只要提到刘备，刘禅就不好由着性子胡闹，忙接着道："无论如何，您也要召见众位大人，听听他们到时要说些什么。"

刘禅垂下头，默然无语。

见刘禅没有说话，黄皓松了一口气，弯着腰向殿外倒退出去。

刘禅猛地抬起头欲说什么，又强忍住了。他在心里默默呼唤：父皇！你快回来，儿臣不想做这个太子，不想看这些文书，不想接见大臣，更不想娶黑妞啊！

永安宫内殿，刘备艰难地在卧榻上坐起身子，额上的汗珠滚滚而

下。

李严跪在卧榻前，哽咽道："皇上保重龙体……皇上保重龙体啊。"

刘备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一字一句道："朕知道，正方的才能品德绝不在诸葛丞相之下，朕希望正方能够分担诸葛丞相的重任，与诸葛丞相同心协力，辅助太子。"

李严惶恐地道："微臣……微臣怎么比得上诸葛丞相呢……"

刘备挥手示意他不要再说："朕将拜爱卿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自白帝城至江州，沿江两岸军民事务俱由爱卿决断。"

李严俯伏在地，连连磕头："皇上圣恩浩荡，只恐……只恐微臣难当重任，难当重任啊。"

刘备又示意李严站起来，李严推辞一番后，战战兢兢地站起了身。刘备竭力保持着微笑，双手缓缓抬起："正方，朕……朕行动不便，只好如此给你行礼，还请爱卿不要见怪。"说着，刘备弯腰拱手，向李严深施一礼。

李严惊骇之下，扑通跪倒下来，涕泪横流："皇上……皇上的恩情，微臣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

内殿之外的台阶下，牙门将向宠神情焦虑，不时向远处的宫门张望一下。两个身穿官袍的人一前一后走进宫门，匆匆向内殿行来。前面一人是蜀汉房陵太守向朗，四十余岁，面相白净儒雅，他也是向宠的叔叔。后面一人是蜀汉参军马谡，三十余岁，身材颀长，外貌俊朗，神采飞扬。

向宠急忙迎上前，对二人拱手行礼。马谡连忙还礼，向朗却只略略点了一下头，淡淡道："看你这个样子，莫非那李严已是来过？"

向宠苦笑一下："何止是来过。李严已被皇上拜为中都护，有统领内外军事之权。"

马谡大惊："这怎么能行？皇上如此，将置丞相大人于何地？"

向朗顿足道："唉，我们还是来晚了。"

马谡忙道："还不算晚，我们立刻去求皇上，请皇上收回成命。"

向宠摇摇头："皇上见过李严之后，龙体甚是不适。恐怕要等上几日，才能与臣下相见。"

马谡平日对诸葛亮极为敬重，此刻也尤为不平，恨恨道："都怪我，没有早料到李严会使出这么一招。"

向宠惭愧道："叔父大人早已叮嘱过我，让我注意李严的一举一动。可是我直到皇上召见了李严，才想起应该将这件事告诉叔父大人。"

向朗面带忧色："这不怪你。依我想来，这一切都是皇上的安排。既是皇上的安排，谁又能预料呢？"

"皇上怎么会如此安排？难道皇上不知，他此时拜李严为中都护，对诸葛丞相极为不利啊。"在马谡看来，诸葛亮的权威无人可以动摇，实在猜不透刘备为何要在诸葛亮还没到白帝城时，重用李严这样的人。

向朗默然无语，抬头望向天空，此刻乌云滚滚，如浊浪翻卷。他知道，如今的川蜀大地，危机重重，就如同这满天的乌云。只有诸葛亮平安来到白帝城，才能驱散这满天乌云，使川蜀大地重见光明。但诸葛亮此刻又身在何处呢？

白帝城外的军营中帐幕相连，不时走过一队巡哨的兵卒。二十岁上下的蜀汉中郎将李丰手按佩剑，疾步走到中军大帐前。大帐前站立着几个身材魁梧的兵卒，见李丰前来，冲他点点头，示意李严就在帐中。李丰不自觉地向左右看看，迅速走进大帐。大帐内，李严坐在铺锦竹席上，斜倚着一张案几，正在读一卷《春秋》。李丰走到席前，弯腰施礼："父亲，小儿已将粮草运到营中。"

李严点了点头，仍是看着书卷。

李丰看着李严喜怒不形于色的脸，有点不解，又笑道："小儿恭贺父亲荣升中都护。"

李严放下书卷，盯着李丰，目光异常严厉，李丰身子一颤，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不觉跪了下来。

李严压低声音道："你想过没有，皇上为何要在此时拜我为中都护？"

李丰不假思索道："皇上是想让父亲和诸葛丞相一同成为辅政大臣。"

"当初秦始皇驾崩，李斯和赵高成为辅政大臣，结果李斯父子被赵高杀死。前汉武帝驾崩，霍光与上官桀、桑弘羊成为辅政大臣，结果上官桀和桑弘羊被霍光满门抄斩，断子绝孙。"李严双眉紧锁，显然对这些历史极为熟悉。

李丰惶恐地道："小儿……小儿不孝，父亲已身处险地，小儿竟然不知。"

"春秋之时，公子光身处险地，性命难保。但吴王僚一死，公子光立刻转危为安，并登上大位，成为一代雄主。"李严抚摸着手里的书卷，仿佛只是在说书里的故事。

李丰眼中一亮："父亲的教训，小儿牢记在心。"

李严微微一笑，又拿起书卷，凝神看了起来。

李丰向李严告辞，回到自己的军帐。阴暗的军帐中摆着一张乌漆案几，两个人已在此等了很久。李丰在案几后坐下，微笑着向坐在对面的两人望去。五十余岁的是蜀汉江州主簿陈奉，身穿青色文官袍服，方面大耳，两眼炯炯有神。三十余岁的是蜀汉牙门将王冲，身穿武将服饰，右手不停地捋着腮上的胡须。

李丰看了看陈奉的神情，觉得事情多半比较顺利，笑吟吟问道："陈老先生，一切都在依照我们的谋划进行吗？"

"正是。"陈奉得意地从衣袖中拿出一张小纸片，放在案几上。

那小纸片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奇异的字符，如鸟兽之形。李丰和王冲看着纸片，竟是一字不识，不禁面露困惑之意。

"这是南中祭神所用的咒文，只有南中一带的巫师才认识。老朽少年时曾在南中做过巫师，故识得此文。"陈奉解释道。

王冲恍然大悟："听说秦贵的父亲也曾做过南中巫师。"

陈奉点头道："对，所以秦贵也识得此文。老朽已和秦贵约好，互相以祭神咒文传递消息。南中山道险峻，传信常用特别训练的信鸽，一日可至数百里。这封密信，就是秦贵用信鸽传来的。"

李丰探身道："秦贵在信中说了什么？"

"秦贵说，诸葛亮夜行日止，十分谨慎小心。但他已牢牢盯住了诸葛亮的行踪，并已得到蛮王孟获的支持，准备在江州城外布下埋伏，一举击杀诸葛亮。"陈奉很有信心，仿佛诸葛亮的命运已然在他掌握之中，"我们已准备好了——在最恰当的时候救下诸葛亮，捉住南中蛮王孟获的人，并趁乱把秦贵放走。"

秦贵对诸葛亮恨之入骨，这一招十分毒辣。江州是李严的管辖之地，秦贵就算不能在江州杀死诸葛亮，也可借此引发李严和诸葛亮的冲突，若是这两大势力的斗争能削弱蜀汉的实力，秦贵、费章一党就能在乱中获利。但秦贵做梦也不会想到，与他勾结的陈奉是李严的人，自然一切都从李严的利益出发。

因为李严等人是刘璋旧部，在眼下这个紧要关头，担心刘备对他怀有戒心，万一刘备收回了李严的兵权，他们就只能坐视诸葛亮一家独大。但如果诸葛亮死于意外，朝中会生出大乱，对李严也不利，同时刘备也有可能将诸葛亮之死迁怒于李严，将李严调离江州。所以按照李丰的安排，陈奉一方面利用秦贵把南中孟获的人马调来，使刘备和诸葛亮切身感受到南中的威胁，不敢轻易让李严离开江州；一方面又安排了人在江州救走诸葛亮，以稳定朝中局势。

"现在情况有变，我们不必再考虑诸葛亮的安危。"李丰眼中闪过一道凌厉的光芒，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皇上已派飞骑驰往成都，将对朝廷百官宣读圣旨——拜尚书令大人为中都护，统领全国内外军事。并且皇上还特别说明——自白帝城至江州，沿江两岸军民事务俱由尚书令大人决断。"

这个消息实在过于突然，陈奉和王冲不觉互相望了一下。

王冲又惊又喜："这、这可真太好了，皇上对尚书令大人竟然如此信任！"

陈奉却若有所思："皇上乃当世枭雄，此时竟然作此决断，必有深意，必有深意啊。"

"皇上如此，是在明确告诉朝中百官——尚书令大人和诸葛亮地位相当，权势相近，同为辅政大臣。"李丰语气中多了几分倨傲。

陈奉担忧道："但在朝中百官看来，诸葛亮的地位还是远远高于尚书令大人。丞相之位仅在皇上、太子之下，掌管国家军政大事名正言顺。且诸葛亮又身兼录尚书事，与尚书令同掌政令，其位却高于尚书令。更可怕的事，诸葛亮还兼任司录校尉，专掌刺探奸人，揭发逆谋之事。随时可以给他不喜欢的人罗织罪名，下狱处死。"

"是啊，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诸葛亮的权势都……都大过了尚书令大人。"王冲喜忧参半道，"但不管皇上是怎么打算的，这个决断还是大大有利于尚书令大人。"

李丰冷冷道："如果这世上没有诸葛亮，那又如何？"

王冲听了，身子不觉一颤，向陈奉望去。

陈奉却仿佛早有准备，不动声色道："没有了诸葛亮，尚书令大人就是朝中唯一的辅政大臣。"

李丰点点头："所以，我们的谋划必须改变。"

"我们从来没有什么谋划。"陈奉眯起了双眼，"是奸恶之徒秦贵在谋划，他竟然贼胆包天，勾结蛮王孟获杀害了诸葛丞相，实是罪该万死。"

"我们必须生擒秦贵，将他五马分尸，以告慰丞相大人的在天之灵。我们还要恳求皇上下旨，发兵征伐南中，擒杀孟获，为诸葛丞相报仇。"李丰脸上全是笑意，眼中却透出森冷的杀气。

蔡仪驾着马车穿过一个荒凉的村庄，在村中的大道上缓缓行驶。村庄中到处是断墙残垣。夕阳西斜，在道旁的土墙下投出长长的暗影。坐在马车上的诸葛亮和赵云神情凝重，向道路两旁看去，只见道路两旁土坯茅屋，门窗敞开，黑洞洞的看不到一个人影。

蔡仪经商多年，对西川地理风物极为熟悉，向诸葛亮介绍道："这

里叫作‘安乐市’，最热闹的时候，有几百户人家在此以贸易为生，货物堆积如山，从四乡八村赶来的人们挤得道路上水泄不通，喧闹声十里之外都可以听见。在下虽然远在襄阳，却也知道江州城外有个‘安乐市’，能在此处买到很多好东西。”

诸葛亮沉痛道：“如今这个样子，还能称为‘安乐市’吗？说是‘鬼市’还差不多。唉，国中如此，执政者难逃其责啊。”

赵云望望蔡仪，又望望诸葛亮，似是欲说什么，又强忍住了。

村口的大树下，立着几间稍为完好的茅屋。一根长长的树枝斜伸在茅屋前，枝头悬着一面破旧的酒幌，微风吹来，那酒幌不时摇晃几下。大树下，停着一辆马车，车旁站着三个家仆装束的大汉，警惕地注视着周围。

蔡仪驾着马车驰到茅屋门前，停了下来，打量了一番茅屋，笑道：“还好，总算有个歇息的地方。”说着，蔡仪敏捷地从车上跳下，赵云扶着诸葛亮从马车上下来，跟在蔡仪身后，走进茅屋。在他们身后，又一辆马车从远处驰来，停在大树下，从马车上跳下三个大汉，站在车旁。

茅屋里非常简陋，地上铺着几方草席，席上摆放着粗木案几，案几上放着粗糙的陶碗。蔡仪虽然平日里养尊处优，看到如此简陋的陈设，却也没有抱怨，领着诸葛亮、赵云走到靠窗的一方草席上，盘腿坐下。

店主是一位白发苍苍、弯腰驼背的老人，他颤巍巍地走到了草席前，赔着笑道：“小老儿腿脚不便，慢待了几位客官老爷，还望客官老爷不要见怪。”

蔡仪很客气道：“我们在此借宿一夜，明日一早便走，可否使得？”

店主点点头：“使得使得。不知几位老爷要吃些什么？”

蔡仪左右张望了一下：“你这小店又有什么呢？”

店主略显歉意地说道：“有粗米饭、蘑菇汤，还有些淡水酒。”

蔡仪对店主露出宽慰的笑容：“很好，水酒便免了，来些米饭和蘑菇汤吧。”

“是，是。”老人转过身，大声招呼起来，“小三！小四！快把饭菜端上来！”

随着老人的呼喊，两个十来岁的小童各自端着一个瓦盆，走到草席前，吃力地把盛满了粗米饭和蘑菇汤的瓦盆放在案几上。

赵云奇怪道：“你这店中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就见不到一个壮年人呢？”

诸葛亮苦笑一下：“这还用问吗？壮年人一定都去服劳役了。”

店主连连点头，满头白发微微颤动着：“这位客官老爷说得一点也不错。自从前年皇上东征之后，官府就不停地催征壮丁，最初征的是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汉子，后来连十五岁以上的孩子和六十岁以下的老头子都被拉走了。小老儿要是……要是年轻几岁，这把老骨头早就不知丢哪去了。唉！官府若是一直这么征下去，大伙只怕都活不了啦。”

“老丈是说，有许多人死在外面吗？”赵云颇为惊讶。

“朝廷中的将官大都是东边的人，可他们驱使的兵卒，几乎全是我们巴蜀的子弟。”店主的语气充满悲苦，显然他的亲人也都一去不归了，“不说别处，就我们这个‘安乐市’，便有四五百人在军中，听说活下来的，还不到一百人。可就这一百人，还得在白帝城守着，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到家乡。”

“就算如此，这村中总该有些妇人和儿童吧，怎么我们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蔡仪见话题沉重，试图将话题从战事上岔开。

店主摇摇头：“村中的那些老幼妇孺因为害怕盗贼，都逃到了别处。”

赵云对此非常警惕，皱眉问道：“盗贼？你是说这儿有盗贼？”

“唉！说是盗贼，其实也是百姓，只因不愿被官府拉去送死，这才三五成群，聚众为盗。”店主的语气既充满无奈，又有种认命的淡然，显然是见惯了兴衰，“我们这‘安乐市’平日素有富足之名，因此盗贼也就来得多了，害得大伙儿都不敢在这里住。小老儿一来腿脚不便，二来无亲友可投，只好在这儿待着。不过，众位客官倒也不用担心，前些天这

些盗贼都走了，一时半会回不来的。”

诸葛亮问道：“这些盗贼都是往东边去了吗？”

这次轮到店主惊讶了：“是啊，客官……客官老爷您是怎么知道的？”

诸葛亮解释道：“哦，我只是道听途说，那汉嘉太守黄元正在图谋造反，这些盗贼定是投奔那黄元去了。”

店主叹息道：“不错，东边的汉嘉官粮甚多，盗贼们与其说是投奔黄元，不如说是想吃上几顿饱饭。唉！这也是官府逼的。大伙若能吃上饱饭，过上安生日子，谁会去做盗贼？几位客官一路奔波，先请用饭吧。”

诸葛亮点头致谢，眼中透出难以掩饰的痛苦之意，缺油少盐的粗米饭和蘑菇汤吃在嘴里，也不觉难以下咽了。

三人草草吃完饭，各自在店主收拾的草席上休息。夜已经深了，清冷的月光从窗中漏下来，洒在卧席上，如雪似霜。蔡仪睡在诸葛亮的左侧，发出阵阵鼾声。赵云睡在诸葛亮的右侧，头枕着佩剑，双眼紧闭。诸葛亮仰卧在席上，大睁着双眼，虽然已经累到极致，但想着一路上的见闻，怎么也难以入睡。

诸葛亮悄悄坐起了身，走出茅屋，来到大树下。两个守在马车旁的壮汉见到诸葛亮，急忙上前行礼，诸葛亮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要出声。两个壮汉行礼之后，退回到马车旁，保持着警戒状态。诸葛亮抬起头，仰望夜空，一片片浮云从天空飞过，不时将月光遮住。

赵云忽然从茅屋内走出，来到诸葛亮身旁。诸葛亮尽量以轻松的语气道：“子龙将军，看来你也睡不着啊。”

赵云叹了口气：“怎么可能睡着，近年来我一直守护宫城，很少外出。听人说起外面的情形，总是不以为然，疑心有人故意夸大其词。可这一路所见，竟比我听到的情形更糟，实是让人担心。”

“身为丞相，竟然使百姓遭此苦难，真是令人无地自容啊。”

“这怎么能怪丞相呢？江州一带本归尚书令李严治理，他身为朝廷

大臣，竟如此不顾百姓死活，实是可恨！我到了白帝城后一定要将他的劣迹告知皇上。”

“不，你不能对皇上说这些话。东征失利，皇上心里比谁都难受，以致忧愤成疾，至今不能回到成都。皇上如今病情很重，我们不能再让他为这种事动怒，就让皇上静一静，想想国家未来的大事吧。”

“唉！这都怪我，怪我当初没能阻止皇上东征。”

“朝廷上下谁不知道，当初子龙将军反对东征之举最为坚决，为此龙颜大怒，几乎罢了你所有的官职。”

“可是我最终没有坚持下去。在心中，我一直将皇上看作兄长，以为兄弟之间可以直言无忌。但当皇上龙颜大怒之时，我忽然感到自己只是臣子而已。身为臣子，怎么可以不顾皇上的威严，当众斥责他？就这么一想，我再也无法鼓起勇气，眼睁睁看着皇上一步步陷入深渊。”

“我身为丞相，明知皇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必将使国家陷于险恶之地，却不能坚决加以阻止，是我的失职……”诸葛亮突然感到一阵惶恐，他的罪过之大，岂能用失职二字加以搪塞？

“丞相身为百官之首，肩负重任，又怎么能直接与皇上对抗呢？丞相知道皇上决心已下，无法阻挡。这才以大局为重，不得不委曲求全。”

“不，我不能坚决劝谏皇上，是因私心作怪啊。我的兄长深受孙权信任，在东吴位高权重，而且兄长还将他的次子过继给了我。这等情形，皇上自然知道。我担心过于劝谏，会使皇上怀疑我的忠贞，认为我反对伐吴仅仅是想维持诸葛家族的私利，从而坏了我以天下为己任的好名声。”

“丞相……这不怪您，不必如此自责……”赵云从不认为诸葛亮有私心，听到这样的理由，还是忍不住感慨诸葛亮处境之艰难。

“如果我真是以天下为己任，怎么会将自己的名声看得如此之重？难道一个人的名声会比江山社稷的安危更重要吗？国家处于眼前的这种情形，绝非一人之过，我们全都有错啊。”

“我们绝不能继续错下去。”

“对，我们绝不能再错下去。”此时浮云散去，月光照进诸葛亮的眼睛，他的眼睛显得特别清朗、明亮，“眼前国中的一切事务，俱以防备外敌、对抗外敌为主，实是误国之举。民为国之本，我们的眼中怎么能只有外敌，而没有国中的百姓？若国家爱民如子，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则百姓必视国家为父母，决不能容许任何外敌入侵。若国家视民为草芥，只知掠夺民脂民膏，使百姓畏苛政如猛虎，则百姓必视国家为仇敌，不等外敌入侵，已先揭竿而起。”

赵云激动道：“丞相大人，我一定会全力支持您！”

茅屋中突然传出一个响亮的声音：“说得好！”

诸葛亮和赵云猛地转过头，只见蔡仪神情激动地从茅屋中走了出来。

晨雾迷茫，雾中的营帐若隐若现。此前曾打扮成猎户打探并传递消息的中年壮汉伏在草地上，小心翼翼地向营帐爬行过去。中年壮汉名叫李钟，是秦贵的手下，奉命一路跟踪至此。这一队人马行进时他远远跟着，扎营时他却不能好好休息，躲在暗中观察动静，一路过来甚是辛苦。好在牢牢掌握了“诸葛亮”的行踪，回头秦贵必有赏赐，想到这里，李钟也不觉得辛苦了。

营帐旁的树林中，王平手握佩剑，领着十多个兵卒，伏在树后，众兵卒张弓搭箭，瞄着远处的草丛。伏在草地上行进的李钟忽然感觉不对，停了下来望向营帐旁的树林。阳光从叶缝中漏下，映照在兵卒们的甲衣上、箭镞上，闪烁出刺目的反光。反光照进李钟的眼睛，他脸色大变，开始缓缓向后倒爬，一直爬进一片茂密的深草丛中。判断出从树林那边看不到这里，李钟迅速站起转过身，向大道的方向跑去。

树林中，王平神情紧张，凝神望着远处的草丛中若隐若现、渐渐消失的身影，心道：果然被丞相猜中了，却不知这番布置到底能不能骗到那人？见那身影消失，王平对身后的兵卒们摆了摆手。众兵卒纷纷从树后站起，收起了手中的弓箭。

李钟跑到大道上，一边向前狂奔，一边频频回头张望，生怕后面有人追过来。也不知道跑了多久，前面出现一块平坦的巨石，巨石旁停着

几匹马，正低头啃着道旁的青草。两名家仆手持长刀，站在马匹旁，警惕地注视着周围。

秦贵拎着一个鸟笼，悠闲地坐在巨石上，逗弄着一只足系竹管的灰鸽。那灰鸽在鸟笼中蹦蹦跳跳，甚是活泼。

李钟跑到秦贵面前，喘了好一阵才能开口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地向秦贵描述他观察到的营地情形。

秦贵放下鸟笼，沉吟道："诸葛亮真在那营中吗？"

"从诸葛亮一出成都我就跟在后面。前几天夜里太黑，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这几日有月亮，我看得清楚，穿着大红袍的诸葛亮一直在那营中，只是……"李钟缓过气来，语速也变快了，只是有点欲言又止。

秦贵瞥了他一眼："只是什么？"

李钟回想起刚才草丛中闪亮的箭镞，仍然心有余悸："只是他们白天的防备太过严密，我几次想接近军营，都差点让他们发现了。"

"好，这样我就更放心了——正因为诸葛亮在那营中，他们才会如此格外小心，严加防备。"秦贵击掌道，"哈哈，今日一定是黄道大吉之日，我连得了两个好消息，心里实在高兴。"

李钟见秦贵如此兴奋，笑着问道："不知是什么好消息？"

秦贵将手指伸进鸟笼，逗弄着被击掌声惊得展翅欲飞的灰鸽道："这第一个好消息，是汉嘉太守黄元已公开举起反旗，声言将发大兵直扑成都。这第二个好消息，是孟获大王已派出了五十名神弩手，埋伏在江州城外的青龙山上。"

李钟猎户出身，细想一下便明白了安排的关键所在，不由赞叹道："妙！青龙山道路狭窄，地势险峻，最适合弓弩手的埋伏。"

"那些神弩手射出的弩箭都是见血封喉的毒箭。五十支箭一齐射出，休说是一个诸葛亮，便有十个诸葛亮，也难逃活命。"秦贵目光凛然道，"所以你一定要打探清楚，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

如今黄元已经造反，诸葛亮若在此时死去，蜀中就会人心大乱，前

方的兵卒也会不战自溃。到时候费章、秦贵出来振臂一呼，凭借他们的声望和实力必定四方响应，从此蜀人可以在自己的故土休养生息、远离战火，不必再为大汉、为刘家的江山卖命。

蜀汉富商彭畅府中，今日气氛有点不同寻常。前院门口，彭畅有点焦灼地走来走去，似乎在等一个重要的人物。后院的闺房中，香炉前立着一个牌位，牌上写着“父亲大人之神位”。彭畅的义女蚕儿年约二十，穿着一身素衣，跪在牌位前，一双纤细的素手握着几根供香，插在香炉中。她低头默默祷告着，袅袅的青烟萦绕着她俏丽而素净的脸，平添了几分哀愁。

听到外面的动静，彭畅急忙迎了出去，原来他等的贵客是侍中廖立。彭畅向廖立行过礼后，把廖立让进了宽敞明亮的厅堂。彭畅请廖立上坐，廖立点点头，在屏风下的铺锦竹席上坐了下来，彭畅退后一步，在廖立的对面坐下。

坐定后，廖立开门见山道：“彭兄，你托下官办的事已经差不多了。顶多再过两天，你就可以把蚕儿小姐送到下官那去。”

彭畅连连称谢：“多谢大人。”

“下官眼下有一件为难之事，须得彭兄帮忙。”

“请大人赐教。”

“下官正在承办太子的纳彩问名之礼。这件事情若放在平日当以节俭为上，但此时此刻，朝廷必须借此事渲染太平气象，因此会略微铺张一些，所花的铜钱也就相当可观。”廖立语气有点为难，“可是眼前朝廷的开支，全都用在了东征之事上，很难拿得出这笔铜钱。”

彭畅点点头：“在下愿意拿出这笔铜钱。”

廖立兴奋道：“好，好。在此艰难之时，彭兄不忘为国分忧，实是忠义之士。彭兄放心，下官当亲笔写下借据，待朝廷富足之时，全数奉还。”

廖立和彭畅又聊了几句，起身告辞。送走廖立后，彭畅来到蚕儿的闺房。

正在默祷的蚕儿缓缓站起，回过身来，弯腰向彭畅行了一礼。

彭畅轻叹道："唉！转眼之间，你父亲去世已过了三年，我却没有安排好你的终身，实是愧对故人啊。"

蚕儿眼中一片潮红，默默无语。

"蚕儿，你也知道，商家虽富，却是毫无地位，在这乱世之中，极易受到伤害。"彭畅知道自己所图之事有点突兀，想先安抚一下蚕儿的情绪，"这么多年来，我能维持住彭家的产业，已是费尽了心机。可仍然惶惶不安，不知明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蚕儿垂首道："义父，女儿的性命是您救回来的。不论您让女儿去做什么，女儿都会答应。"

"我只想给你安排一个最好的归宿。"彭畅仔细观察着蚕儿的反应，"侍中大人今日来过，说过两天，你就可以到他那儿去。"

蚕儿默默无语。

彭畅又劝道："侍中大人与诸葛亮私交极好，他答应我一找到机会，就把你送到丞相府去。"

蚕儿眼中隐隐闪出泪花："多谢义父。"

彭畅一时也不知蚕儿是欢喜还是悲伤，又安慰了她几句，这才走出门来。

大江之上，一艘帆船顺流而下，疾如离弦之箭。诸葛亮、赵云和蔡仪站在船头，看着两岸壁立千仞的青山。蔡仪赶着马车日夜疾驰，到江州长码头弃车登船，一路的颠簸甚是疲惫，还要隐藏行踪，登船后只剩下滔滔江水和连绵的风景。诸葛亮虽然不是第一次走这条水路，但也觉得神清气爽，感慨道："川江之雄伟险峻，果然冠绝天下，名不虚传啊。"

蔡仪笑道："托丞相大人的福，如此顺风顺水，明日便可到达白帝城。"

赵云也感到一身轻松："诸葛大人一路平安至此，多亏了你这位财

主老爷精心安排啊。”

“在下乃一‘奸商’耳，从不无故助人。此次甘冒奇险，供丞相大人驱使，全都是为了自己。”看到赵云不解的神情，蔡仪解释道，“荆州位于蜀吴之间，商贾从两地互换货物，获利甚丰。但自蜀吴交恶以来，商路断决，吾等‘奸商’大失其利，惨不忍睹。在下深知唯有诸葛丞相才能使蜀吴和好，恢复商路，这才甘愿助丞相大人一臂之力。”

赵云不觉笑了：“我今日才知，‘奸商’也有可取之处。”

“似你这等’奸商’是越多越好啊。”想起成都受连年战事影响，物资流通大大减少，诸葛亮深感责任重大，“近日成都市场上少了许多外地‘奸商’，结果赋税大减，成天有人上朝哭穷，弄得我是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蔡仪并不懂朝廷税赋是怎么回事，只是在商言商：“蜀中汉路甚是不便，货物大多依靠水路出境。但货物从水路走必入吴境，因此丞相大人除非能够一战灭亡东吴，不然千万不可轻启战端。”

诸葛亮点了点头：“蔡兄此言，虽然让人听着不甚舒服，却是大有道理。”

赵云深有同感：“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自古皆然。”

诸葛亮默默无语，似是陷入了沉思。赵云察觉自己失言，触到了诸葛亮的痛处，连忙转过话头问道：“我们在江州长码头上船时，听说那黄元已公然举起了反旗，声言要向成都进兵，不知朝廷方面是否做好了准备？”

诸葛亮淡淡道：“黄元不过是一跳梁小丑，成不了什么气候，我早已安排好了对付他的办法。”

说完，诸葛亮沉默下来，抬头望着高高的青山。黄元是明处之敌，不难对付。真正可怕的强敌，往往是那些深藏在暗处，让你无法看清面目的人。远处的青山上云雾缭绕，山峰在雾中忽隐忽现，变幻莫测。

永安宫内殿，帘幕一重重垂下，将明媚的阳光挡在殿外。刘备躺在昏暗的卧榻上，看见向宠站在榻前，眼中含泪。

刘备竭力露出笑意："朕今日感觉好多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怎么竟是这个样子？"

向宠勉强露出笑意："小臣……小臣心里高兴。"

刘备问道："二位小王爷来了吗？"

向宠回道："已派人到军营中传旨去了。二位小王爷，还有关、张二位小将军，明日就可以赶到。"

这时，殿外隐约有争吵声响起。刘备皱起眉头："去看看，是谁在外面？"

内殿外的台阶下，参军马谡被几个太监拦住了，神情异常焦急。几个太监弯着腰，谦恭而又坚决地挡在马谡身前。

马谡厉声道："我有紧急之事求见皇上，你们竟敢拒不通报，是何道理？"

众太监一动不动，仿佛根本没有听见马谡在说什么。

向宠从内殿出来，匆匆奔下台阶，高声道："参军大人，皇上有旨，今日不见臣下。"

马谡不满道："难道你也要阻止我见皇上吗？"

向宠压低声音："你应该和我叔父一起去见皇上。"

"你还不知道吧，李严故意把向太守支到军营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马谡急切地道，"这是我们改变皇上心意的最后机会了。"

"你先等一下，我去禀报皇上。"向宠想了想，无奈地转身走进内殿。

刘备已经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微微闭着眼睛疲惫道："是马幼常要见朕吗？让他进来吧。"

"是。"向宠走出内殿，传皇上旨意召见马谡，让太监们不要再阻拦。

见马谡的神情紧张而又兴奋，向宠担忧地小声道："参军大人，皇上龙体今日稍有好转，你说话一定要委婉一些，千万……千万不要激怒了皇上。"

马谡眉头微皱，但还是点了一下头。

进入内殿，马谡行过礼后，高声道："微臣有机密大事奏知皇上。"

刘备向站在榻旁的近侍太监和向宠挥挥手，众近侍太监和向宠悄然退到了殿外。

刘备亲切地道："爱卿有什么话，尽可直言。"

马谡深吸一口气："微臣恳请皇上，立即下诏诛杀李严父子！"

刘备眼中陡然射出异样的光芒，如刀似剑一样刺向马谡。马谡坦然面对着刘备的眼光，毫不退缩。

刘备冷冷道："汉室未复，东吴未平，朕为什么要自斩手足，杀心腹大臣？"

"皇上的手足不是李严，是诸葛丞相。皇上的心腹大臣，也只有诸葛丞相才称得上。"马谡激动道。

刘备没想到马谡竟会如此口无遮拦，耐着性子问道："那么李严又是什么样的大臣？"

马谡正色道："李严是权谋之臣，是势力之臣。当国家平安之时，他会像毒虫一样蛰伏在地下，貌似温良恭顺，实则包藏祸心。当国家面临危难之时，他就会趁势而出，兴风作浪，为谋取一己之私，不惜危害江山社稷。此人不除，大汉基业必将毁于一旦。"

听着这些诛心之论，刘备一时竟有些出神。他与诸葛亮相识数十年，经历过无数风浪，见过诸葛亮面对强敌时的耀眼锋芒，在他面前的诸葛亮却从来都是温柔敦厚，即使有分歧时，也从不曾用过这等乖张的词语。刘备在心里叹息一声，有些意兴阑珊道："如此说来，国家已到了危难之时吗？"

马谡激动起来："岂止是危难？东征之役，耗费军资以亿万计，伤

亡士卒以十万计，民力衰竭益州疲惫至极矣。国境之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盗贼四起。而国境之外更是烽火连连，强敌环伺——东有孙权步步紧逼，北有曹贼虎视眈眈，西有羌人不服，南有蛮王谋乱。更可怕的是，朝中百官竟暗立门户，结党营私，企图趁乱谋利，侵夺皇上基业。眼前之势，分明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啊。”

刘备冷冷一笑道：“依你说来，朕就要成为亡国之君，是吗？”

“不，不！只要有诸葛丞相在，大汉基业就能保住，皇上就能成为光武帝那样的中兴圣君。”马谡发觉刘备语气有点不对，但还是硬着头皮道，“可是，有诸葛丞相在，就不能有李严；有李严在，就不能有诸葛丞相。”

刘备想了想，并未听过诸葛亮与李严不和的传闻，诧异道：“难道丞相与李严竟是水火不能相容吗？此为何故？”

“大汉中兴之基业，立于川蜀之地。但朝中的川蜀官吏，却并不愿意为朝廷尽心尽力。此等见识短浅之徒，人称益州派。刘璋的旧部，大都来自川蜀之外，人称东州派。皇上的亲近之臣，多出于荆州，人称荆州派。皇上心胸宽广，可容大海，明知益州派和东州派并非真心归顺，却也毫不计较，俱是量才录用，使其遍布朝廷内外。”马谡知道成败在此一举，侃侃而谈，“往日皇上天威远扬，自可震慑益州派和东州派，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但自东征失利之后，皇上身边的精兵猛将伤亡殆尽，益州派和东州派已对朝廷失去敬畏之心，无不蠢蠢欲动，甚至公然谋逆。李严在东州派中名望最高，权柄最重，必会借此机会兴风作浪，趁乱谋利。但我大汉若有诸葛丞相掌控朝廷，李严之谋，必定难成。故李严势必千方百计，对诸葛丞相加以陷害。一旦诸葛丞相有任何意外，则大汉中兴之基业，必将落入外人之手啊。”

刘备勃然大怒：“什么益州派、东州派，全是别有用心的奸恶之徒造出的谣言！在朕的眼中，朝廷百官俱是大汉臣子，绝无亲疏远近之别。朕视丞相为股肱，让丞相留守成都，执掌朝政，是因为丞相之德可比周公，才能远超管仲。朕视李严为心腹，让李严统内外军事，是因为李严深明大义，对汉室忠心耿耿，且又任劳任怨，临危不乱，治理军中之事远非他人可比。朕一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爱卿勿复多言，且退下去吧。”

马谡以头叩地道：“皇上！李严若掌兵权，诸葛丞相必会遭到陷

害，国家必会灭亡……”

刘备厌恶道：“危言耸听者，必是权谋势利之徒。”

“微臣一片赤臣之心，天日可表。微臣只是不愿看到皇上千辛万苦创下的大汉基业毁于一旦。微臣只是不愿看到……”马谡眼中含着泪水，心中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你只是不愿看到丞相失去权柄。”刘备却毫不留情地打断他，“自古身为人君者，最恨臣下结党。天下谁人不知，幼常乃丞相之腹心。幼常口中所言，必是丞相心中所思。李严在朕的面前，处处不忘敬重丞相。而丞相却借你之口，欲加害朕的心腹大臣，用意何在？”

马谡这才意识自己失言，脸色惨白：“微臣……微臣所言，全是发自肺腑，绝无权谋之念，更与诸葛丞相无关。皇上……皇上万万不可因此……因此猜疑诸葛丞相。”

刘备哼了一声道：“朕会相信你的话吗？”

马谡连连磕头：“皇上乃圣明之君，绝不会如此猜疑诸葛丞相。微臣……微臣死罪，微臣死罪啊。”

刘备说了这许多话，有些头晕目眩，心中有股无名的燥热，恨不能一脚把马谡踢出去。但马谡是诸葛亮的心腹，刘备强压住心中的无名怒火，沉声道：“如果朕是曹操那样的权谋之主，立刻就会下旨诛杀你和丞相。可朕不是曹操，朕从来不以权谋之术对待臣下。朕向来以诚心对待臣下，也相信臣下会以诚心回报朝廷。朕和丞相亲如家人，绝非寻常君臣可比，岂有猜疑之心？幼常你自许谋略过人，为何在此时如此不智？你这是在帮助丞相，还是在陷害丞相？”

马谡浑身颤抖，说不出一句话来。

刘备以手抚额道：“你退下吧。”

马谡心中如响起无数个炸雷，茫然地走出内殿，一时竟记不起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要往何处去。他抬脚信步向殿后走去，向宠急忙上前，拦住马谡道：“参军大人，你走错了，宫门在这边。”

马谡喃喃地说道：“我真的见到了皇上吗？他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皇

上吗？”

向宠没听清他在嘟囔什么，问道：“参军大人，你这是怎么啦？”

马谡眼中全是痛苦之意，突然加快脚步，向宫门走去。

内殿之中，微风一阵阵从殿外吹来，帘幕轻晃，隐隐约约透进几丝阳光。刘备望着低垂的帘幕，眼角滑落一滴滴泪珠。

马谡说的那番话，刘备自然知道是实情，可是这一次，为了阿斗，他不得不用权谋之术来对待那个他本该赤诚相待的人。刘备一生艰辛，年近半百才生了阿斗，如今病体支离，舐犊之情愈发无法克制，对诸葛亮的猜忌也因此而生。阿斗太年轻又太善良，不知人心险恶，诸葛亮若想对付阿斗，实是易如反掌。

这番对话似乎耗尽了刘备残存的心力，他虚弱地倒在榻上，此时他对诸葛亮既感到羞愧，又想马上见到他，似乎只有看到诸葛亮的神情，才能打消他心中最后的疑虑。也许，改正这个错误还来得及。

第三章　鞠躬尽瘁，白帝城临危受命

成都皇宫内殿，青玉案几上摆满酒菜，刘禅手捧玉杯一口一口地喝着美酒，不时尝尝小菜，十分惬意。黄皓神色慌张地从殿外奔进来，一边手忙脚乱地端着酒菜藏到屏风后面，一边着急地对刘禅道："快收拾收拾吧太子，众位大人已经来到了殿前，马上就要进来了。"

刘禅满脸的不高兴："你去告诉他们，我要喝酒，不想见他们。"

黄皓更急了："这怎么能行呢？太子贪杯不理国政，是皇上不喜欢看到的事情。皇后若是听说了，也会不高兴的。那些大臣们听了，就更不得了，不知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

"就因为我是太子，连一杯酒也不能喝吗？"刘禅满脸沮丧。

黄皓顾不得安抚太子，迅速将案几上的酒菜清理干净，连刘禅手中的玉杯也被放到屏风后面。

内殿之外，王连、蒋琬、董允、杨洪四人站在台阶下。王连和董允眉头紧锁，面带忧色。王连走到董允身边，压低声音道："廖大人为何又没有来？"

董允道："我也正奇怪呢。近几日有人看见他进宫，却不见他到太子这儿来。"

王连不满地摇摇头："朝中百官以廖大人名望最高，他怎么能撇开众人，自行其是呢？"

董允默然无语，若有所思。

蒋琬和杨洪却显得十分兴奋，站在一起，低声交谈。杨洪喜形于色："丞相实乃神人也。那黄元的所作所为全都在丞相的预料之中。"

蒋琬连连点头："在此艰难时刻，有丞相大人主持朝政，实乃大汉之幸也。"这时，黄皓面带微笑从台阶上走下来，恭敬道："众位大人久等了，请进。"

四人跟着黄皓走入内殿，殿内虽然已经收拾干净，但还有一股隐隐约约的酒香，刘禅酒意沉沉，勉强坐正了身子。

杨洪上前一步道："微臣恭喜太子，贺喜太子！"

刘禅不悦道："太子妃还没有进宫呢？你们又贺什么喜？"

杨洪笑道："太子殿下还不知道，黄元那贼已被官军擒获，所属贼众四散溃逃，汉嘉之地已在朝廷的掌握之中。"

刘禅精神一振："啊，这么快就平定了黄元那贼吗？"

蒋琬也上前一步："启禀太子，丞相大人早已料定黄元那贼贪生怕死，绝不敢进攻成都，贼兵必定会东下投奔孙权，因此预先在汉嘉之东设下伏兵。黄元反叛之后，表面上大肆宣扬进攻成都，暗地里却率贼众连夜东逃，正中丞相大人的埋伏。"

刘禅非常高兴："哈哈哈！黄元那贼又怎是丞相的对手？他竟敢造反，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王连和董允对望一眼，上前一步齐声道："恭喜太子，贺喜太子！"

"好好好……"刘禅连连点头，忽然感到有些头昏，眼前的众大臣都变得模糊起来。他能看见王连的嘴巴在说话，声音听起来却像是捂着好几层棉被，沉闷而遥远。

王连道："微臣有要事上奏。近日，盐铁之税所收不多，而侍中廖大人却以太子纳彩问名的名义需索甚急。微臣恳请太子召来廖大人，当面商议……"

什么？王大人又在说纳妃之事么？一种深深的厌倦向刘禅袭来，他陡然打了个哈欠，且极不雅观地伸了个懒腰。王连大感意外，不觉停住了话头。杨洪和蒋琬见此情景，也愣住了。董允眉头紧皱劝道："大汉乃礼仪之邦，殿下身为太子，一言一行必须严守礼仪……"

"你、你说什么？我头好晕，让我睡一会儿……"说着，刘禅竟一下子伏在面前的案几上，打起了呼噜。

杨洪等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榻旁侍立的黄皓大惊失

色，慌忙垂下头，深深地弯着腰，唯恐众人看见他的神情。

王连、杨洪、董允和蒋琬走出内殿，神情凝重地走在皇宫里的甬道上。王连年纪最长，自是看不惯刘禅这副样子，眉头紧锁道："太子怎么会这样？"

杨洪压低声音："听说太子不愿行纳妃之礼，心里不痛快。刚才我好像闻到了酒味，看来太子是在借酒浇愁。"

王连不满道："太子身当监国重任，就算心中不快，也应该以国事为重，岂可如此贪杯？"

"太子毕竟年轻，难免会有任性而为的时候。"蒋琬平日很得诸葛亮看重，此刻对太子身边的人感到不满，"我等身为臣下，理应对太子多加劝谏，不能任由他和小人混在一起。"

杨洪抚了抚垂到胸前的胡须道："这件事情，廖大人出面最为合适。"

董允身为太子舍人，平日和太子比较亲近，看着众人似是欲说什么，又强忍了回去。

王连叹了口气："这位廖大人，近来真是神秘得很。"

此刻，被众人念叨的廖立却在皇后吴氏的寝殿之中。吴氏神情肃然，端坐在寝殿中垂下的珠帘之后。廖立跪在珠帘外面，双手托着一只锦盒。巧娘从廖立手中拿过锦盒，走进珠帘之后，小心翼翼地将锦盒放在吴氏面前的案几上。吴氏伸手打开锦盒，盒中晶光灿烂，盛着一枚拇指大的宝珠。吴氏眼中一亮，嘴角隐隐泛出笑意。

巧娘惊奇道："啊，这么大、这么亮的珠子，奴婢可从未见过。"

吴氏显然被宝珠所吸引，语气竭力保持着平静："这好像是鲛珠？"

"皇后娘娘好眼力，此珠正是鲛珠。"见皇后动容，廖立也颇为得意，"传说在西海尽头常有海底鲛人流泪，凝集成珠，每过一千年，才会有一枚珠子浮出海面，极是难得。"

吴氏淡淡道："如此难得的鲛珠，侍中大人何不留在府中，作为传

家之宝？”

廖立微微一笑道：“此等宝物乃上天所赐，理应归于至尊至贵的皇家。若留在臣家，岂不是明珠暗投，实在辜负了上天的美意。”

吴氏点了点头：“侍中大人今日来此，是为了太子纳妃之事吧？”

廖立心中暗喜，只道今日之事必可顺利完成，伏首道：“皇后娘娘圣明，微臣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吴氏却打断了他的话道：“太子纳妃，乃国家大事，不应在后宫议论。”

廖立身子一颤，不觉愣住了。

吴氏又道：“皇上曾说过，大汉衰微至此，就是因为纲常不振，国家大事常在后宫议论。”

廖立感到一阵惶恐：“微臣……微臣……”

吴氏向巧娘使了一个眼色，巧娘会意，从珠帘后走出向着廖立弯腰施礼：“侍中大人，请你起来吧。”

廖立知道皇后这是命他离开，竭力保持着镇定，不动声色地行了一礼，这才缓缓站起身来。走出寝殿，廖立摇摇头，懊恼地叹了一声，真是自找没趣啊。可此事若是皇后不愿意插手，太子只会更加反对，丞相的重托要如何完成呢？

巧娘也走出寝殿，轻手轻脚地走到了廖立身后，小声道：“侍中大人在叹什么气呢？”

廖立一惊，慌忙转过了身，不敢看巧娘，掩饰道：“下官……下官正在想朝中的事儿。”

“皇后娘娘对朝中的事十分关心。”巧娘神情肃然，“但皇后娘娘一向严守礼法，又怎么可能与朝臣在后宫议论政事呢？”

“那么皇后娘娘又如何能关心朝中的事儿呢？还请女官指教。”廖立明白巧娘有话要说，此事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果然，巧娘压低声音道：“朝中的事都是我告诉皇后娘娘的。”

廖立眼中陡然一亮：“下官明白了。下官……下官有一件事情，必须让皇后娘娘知道。”

巧娘点点头道：“大人不必心急，慢慢说吧。”

廖立从怀中拿出向彭畅借钱的收据，把此事的来龙去脉细细说了一番，巧娘连连点头，廖立这才放下悬着的一颗心。巧娘转身回了殿内，廖立神情轻松，抬脚往宫外走去。

廖立刚走出后宫的宫门，就被在此等候多时的董允拦住了，宫门边上，小五子和其他几个小太监站在一旁。董允迎上前，深施一礼。廖立先是一愣，然后才意识到董允是在等自己，还了一礼。

董允知道廖立是去求见皇后，但亲眼看到他从后宫出来，还是有些恼怒，竭力用平静的语气道：“大人身为朝臣，似乎不宜出入后宫。”

廖立有些不自在：“太子纳妃之事礼仪繁复，下官担心会出了什么差错，特来向皇后娘娘请教。”

“太子纳妃之礼乃国家大事，绝非寻常婚姻可比。”董允虽然年轻，面对廖立这样的老臣竟是丝毫不退让，“大人若有什么担心理应与同僚商议，然后奏请太子定夺。”

“你又不是不知道，太子他见了下官就心烦，奏请太多，反而会误了大事。”

“大人此言何意？皇上不在朝中，太子负有监国重任。我等对待太子就应该像对待皇上那样诚惶诚恐。难道大人也会因为皇上心烦，就不肯上朝奏事吗？”

“下官……下官只是一时出言不慎，董大人又何必斤斤计较？”

董允神情肃然道：“侍中大人身居高位，望重天下，在此紧要时刻更应洁身自好，一言一行，都要万分谨慎啊。”

廖立再也忍不住了，恼羞成怒道：“此时该当如何，下官自有分寸，还用不着你来教训！”廖立袍袖一拂，大步向远处走去。董允怔怔

地望着廖立的背影，眼中全是愤怒之意。

小五子悄悄抬起头，飞快地看了董允一眼，然后又迅速低下头。

董允走后，小五子赶紧找到黄皓，把刚才的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黄皓大为惊讶："董允竟敢当面教训廖侍中？"

小五子连连点头："小人……小人怎敢在公公面前说谎？"

黄皓沉默不语，心中飞快地盘算着：董允只是太子舍人，论官位比侍中小多了，年龄资历更是远远不如，可他竟敢拉下脸来教训廖立，可见是个性子耿直的。如果有一天董允要挑太子身边这些人的错儿，只怕大伙都很难过日子。但偏偏太子舍人职掌太子宿卫，经常接近内宫，以后他面前可得小心一点。不过廖立也不简单，变着法子接近皇后，现在正是讨好皇后的最佳时机……

看着小五子探究的眼神，黄皓高深莫测地笑道："侍中大人有事向皇后请示，我们也该学着点，现在就去。"

经宫女通报，黄皓走进皇后寝宫，寝宫中珠帘高卷，吴氏端坐在案几之后。黄皓面色沉重，扑通一声跪下道："禀告娘娘，太子今日召见大臣，竟然在殿上睡着了，请娘娘责罚小人。"

吴氏沉声道："什么？太子竟如此有失体统？我把太子托付给你，你又是怎么伺候太子的？"

黄皓一听就痛哭起来，不一会儿涕泪交加道："小人……小人该死，该死。太子他说……他说只喝一杯。可谁知太子他，他喝了一杯又一杯，小人怎么劝，怎么劝也劝不住啊……"

"下次你不用劝，把酒坛子都收起来，让太子想喝却找不到，不就行了吗？"吴氏对黄皓这副模样又可怜又嫌恶，语气稍稍放缓了一点。

黄皓抹着眼泪道："太子……太子若是找不到酒坛子，就会……就会大发雷霆啊，小人实在不敢。"

吴氏冷冷道："那你告诉太子酒坛子在我这儿，他想喝，就到我这儿来吧。"

黄皓连连磕头道："是。"

吴氏又教训了几句，才让黄皓离开。黄皓走出寝殿，不自觉地抬起衣袖，揩了揩额上的冷汗。一直在外面等候的小五子看着黄皓有点浮肿的眼睛，又好奇又不敢问，只是不停地偷偷看他。

"在这宫里边，没有一个主子是省油的灯。咱爷们要想有好日子过，就得抱成团儿。"黄皓揉了揉眼睛，"所以小五子啊，你一定要打听清楚，侍中大人都对皇后娘娘说了些什么，然后马上告诉我。"

小五子忙道："是是是。"

寝殿内，案几上锦盒大开，皇后吴氏把玩着廖立送的鲛珠，啧啧称奇，爱不释手。巧娘笑道："这颗宝珠，真像侍中大人说的那么神奇吗？"

"这颗宝珠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至少可以卖一百万个铜钱。"吴氏的双眼被鲛珠折射的光芒映得熠熠生辉，但那光芒中又有一丝阴影，"不过，越是贵重的礼物，就越是烫手啊。"

"侍中大人只是想让皇后娘娘知道——国家拿不出多余的税赋置办彩礼。他无奈之下，只好给商人们立下了借据，这好像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巧娘想让吴氏放心。

"这只是他的一个借口。"吴氏收起宝珠，关上锦盒，"如果不是有这件事，侍中大人身为朝廷重臣怎么好意思到后宫来呢？他只是想找个借口接近我，向我表一下忠心，还有那个黄皓也是。"

巧娘讷讷道："黄皓也在有意讨好娘娘？倒真没看出来，他不是被娘娘责骂了几句吗？"

"骂几句有什么，让我知道他对太子尽心尽力才是最重要的。"吴氏喝了一口茶，"他们都很聪明，都是皇上信任的人，眼里一向只有皇上。可是现在，他们眼里开始有我了。因为他们都知道，皇上再也不会回来……"说着，吴氏眼中泛出泪光，她低下头，泪水滴落在茶杯之中。

巧娘宽慰道："娘娘，皇上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您……您也别太担

心……”

“如果皇上真能平安回来，就用不着把诸葛丞相召到白帝城去。”吴氏抬起头，“我又怎么能不担心呢？皇上万一……万一不能回来，谁又是我的依靠呢？”

巧娘忙道：“还有太子啊。”

“太子他……他太过年少，又没有什么决断，很难担当大任啊。三十年前，灵帝驾崩，让十七岁的少帝继位，结果引发了一场大乱，从此天下不宁，权臣当位，最终让中原的汉室亡于曹魏之手，后宫的下场也是惨不可言啊。”吴氏回想着这段并不太遥远的历史，身子竟然瑟缩了一下，“如今太子也是十七岁，性子和当年的少帝一样软弱。而我……而我这个皇后，又不是太子的亲生母亲。这些天来，我每当想起这些事情，都觉得心内一片冰凉。”

“娘娘也别想太多，车到山前必有路。眼前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好。”

“不，我不能只顾眼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现在就应该好好想想——万一皇上不能回来，我该怎么办？”

“皇上……皇上一向敬重诸葛丞相，必定会让诸葛丞相辅佐太子。只要朝中还有诸葛丞相，将来的日子一定会平平安安。”

“将来的诸葛亮，还会像现在的诸葛亮一样吗？”

巧娘不敢相信吴氏竟会这样说，不知该不该接话：“难道……难道诸葛丞相会……会……”

吴氏却接过话头：“你是不是想说……诸葛丞相会学那曹操，明为汉相，实为汉贼？”

巧娘惊得手足无措：“不，不！奴婢怎么敢……怎么敢呢？”

吴氏脸上浮出一丝苦笑：“是啊。在天下人的眼中，诸葛亮是千古难得一见的圣贤之人，皇上能得到这样的臣子，实在是天赐之福。不过人心隔肚皮，谁又能担保诸葛亮会一直这么圣贤下去？也许此刻皇上最大的忧虑，正是这位圣贤之人呢。”

巧娘不知说什么好，怔怔地望着吴氏。

白帝城永安宫内殿中，帘幕高卷，显得比平日明亮了许多。刘备的病情似乎有了好转，竟能坐在卧榻上，脸上也隐隐泛起了红光。今日他接见的是两个庶子——鲁王刘永和梁王刘理，还有关羽之子关兴和张飞之子张绍以及皇后吴氏的哥哥吴懿。

关兴和张绍都十六七岁，一个蚕眉凤目、面色红润，另一个豹头环眼、面色乌黑，看着他们，刘备感到格外亲切，又格外唏嘘。

刘备看着关兴和张绍道："在朕的眼中，二位贤侄和永儿、理儿一样，都是朕的至亲骨肉。朕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二弟、三弟。你们一定要记着，你们和太子就如你们的父亲和我一样，比亲兄弟还要亲几分，你们要同心协力，帮助太子完成父辈未能完成的大业。"

关兴比较沉稳，行礼道："皇上放心，侄儿一定会像父亲敬重皇上那样敬重太子。"

张绍激动得两眼赤红："谁敢对太子不敬，侄儿就算拼了性命也要杀了他！"

刘备连连摇头："不！你们一定要牢记父辈的教训，遇事不可冲动，有勇更须有谋。不论在任何时候，你们都要确保太子不受伤害。只有保住了太子，大汉复兴才有指望啊。"

关兴道："侄儿一定会牢记皇上的教导。"

张绍微微低下头："皇上的旨意，侄儿一定会牢牢记在心里。"

刘备赞许地点了一下头，又望向吴皇后之兄、蜀汉征东将军吴懿。吴懿相貌堂堂，一脸正气，一看就是文武全才。

刘备微带歉意道："小儿顽劣，国舅想必受了不少累吧？"

吴懿忙道："两位小王爷在军营里没少吃苦头，不过功夫也长进了许多，骑射之术都快赶上二位小将军了。"

刘备向刘永、刘理望去："是吗？"

刘永骄傲道："儿子和兴哥哥比箭，十发七中，兴哥哥十发只有六中。"

刘理也得意道："儿子和绍哥哥比箭，十发六中，绍哥哥十发只有五中。"

刘备微微一笑道："无知痴儿，哥哥们都在谦让，你们竟然一点都不明白。"

关兴和张绍有点尴尬，只好憨笑。

"永儿，理儿，休怪朕狠心，这么小就让你们待在军营里。如今天下不宁，贼势强大，你们身为皇家子弟，负有振兴汉室的重任，万万不可不知兵战之事。"

刘永道："儿子定当用心习武，绝不辜负父皇期望。"

刘理握紧拳头道："儿子长大了，就领兵杀到石头城去，活捉孙权，为二叔、三叔报仇！"

"好，好，有志气！这才不愧是我大汉皇家的子弟。"说着，刘备忽地抬起双手，对着吴懿深深一揖，恳切道，"国舅乃忠厚长者，且于皇后兄妹情深。今后，内宫之事，还请国舅多加照应，万万不可让皇后受了委屈。"

吴懿大惊失色，慌忙跪伏在地，连连磕头："皇上恩比天高，微臣……微臣实在不知……不知如何言说，才能表达尽忠皇上的心意。"

刘备亲切道："国舅请起来吧。"

吴懿颤抖着站了起来。

刘备说了这些又有些乏力，在近侍太监的搀扶下，缓缓躺在卧榻上。

刘永、刘理、关兴、张绍和吴懿站在卧榻前，目光关切而沉重。

刘备竭力露出笑意："朕今日见了你们，心里，心里很高兴。永儿、理儿，还有二位贤侄，你们今后若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一定要多向

国舅请教。”

刘永、刘理、关兴和张绍连连点头。

刘备又道：“国舅，晚辈们若是有了什么过错，你一定要严加教训，千万不可姑息纵容。”

吴懿哽咽道：“皇上……皇上放心，微臣永远也不会忘记皇上的嘱托。”

刘备点点头：“国舅，今日朕将你召来，是有一件大事要你去做：请国舅带领众皇子和小将军去城外迎接诸葛丞相。”

闻言，吴懿怔了一下道：“听说……听说诸葛丞相五日后才能到白帝城。”

刘备目光望向殿外遥远的地方：“丞相号称卧龙先生，寻常人等，岂能知其行止？以朕想来，诸葛丞相就算今日未到，明日也一定会到。”

“微臣这就去迎接诸葛丞相。”

吴懿等人走出内殿，台阶之下，马谡正缠着向宠要求见刘备。

向宠和颜悦色道：“参军大人请回去吧。皇上已下过旨意，不再召见你。”

马谡低吼道：“不，我一定要见到皇上！”

向宠摇摇头轻叹了一声，见到吴懿等人，又堆起笑脸上前打招呼。

马谡看着吴懿等人走下台阶，走向宫门，又恳求向宠道：“向将军，你就替我通报一次吧。”

向宠收起笑容，严肃道：“如果这一次皇上还是不肯召见你呢？”

马谡恳切地道：“如果上天愿意看到汉室复兴，就一定会让皇上召见我。”

向宠摇摇头道："算了算了，我再帮你问一下，大不了被皇上骂一顿。"

向宠走入内殿，片刻之后一脸阴沉地走出来，连连向马谡挥手让他快走。

马谡大失所望，脚步沉重地向宫门外走去，他抬头看着天空上乱云飞卷，暗暗握紧拳头：苍天啊苍天，难道大汉真的是气数已尽，再也没有复兴之日？

白帝城军营的中军大帐，李丰一脸喜色，向李严描述马谡被刘备拒之门外的情景。正在批阅公文的李严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问："皇上不肯见马谡？"李丰点头道："是啊，听说皇上已对马谡厌恶至极，若非向宠劝谏，早将那他杀了。"

"皇上若真想杀马谡，一个小小的向宠就能阻止吗？"李严抬头看了一眼李丰，"皇上雄才大略，乃圣明天子，所虑极为深远，你这无知小儿岂能看透？"

李丰不觉垂下了头："是，是。"

"前几日那马谡去求见皇上，你也是惊慌失措，来这里求我赶紧阻止马谡，说皇上听信了马谡的话，会收回让我辅政的成命，结果如何？"李严语气严厉起来，"结果马谡的一番话，反而让皇上对诸葛亮更加猜忌，让我掣肘诸葛亮的决心更甚，正应验了我的判断。这次你竟是仍然没有长进，又来鼓噪？"

李丰羞愧难当："父亲教训的是，只是这两天我心中隐隐不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头。依日程算来，诸葛丞相顶多再过两日就到了江州城外。陈老先生已连夜赶回了江州，正准备安排仪仗，好好迎接诸葛丞相。"

"依日程算来，依日程算……"李严皱起了眉头，"诸葛亮最善于算计别人，怎么会让别人去算计他呢？依日程去算计诸葛亮的行止，大大不妥。"

李丰紧张地道："难道诸葛丞相会……会在行程中使诈？"

李严声音陡然急促起来："丰儿，你立即赶到城外去，守住水陆要道，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切勿放过任何可疑人等。"

李丰眼中杀气毕露："父亲大人放心，那些可疑之人一个也别想进城！"

李丰转身向帐外走去，刚走到大帐门口，王冲急急忙忙地跑过来，差点和李丰撞了个满怀。

王冲慌忙行礼："中郎将大人，小人……小人……"

李丰不满道："在军营中奔跑，成何体统？你怎么如此慌张？"

王冲气喘吁吁道："诸葛……诸葛丞相到……到了。"

李丰心中一凛，那种不安的感觉落到了实处，反而定下心来，带着王冲走进中军帐。

听了王冲的消息，李严拍案而起："什么，你在说什么？"

看到李严的神情，王冲声音开始颤抖："诸葛……诸葛丞相和……和赵云将军已从水路来到白帝城，正在……正在向军营走来。"

李严喃喃道："卧龙先生到底是卧龙先生，不得不让人佩服啊。"

李丰手按佩剑道："父亲大人，小儿这就领兵出营，杀……杀……"

"混账！丞相乃我大汉百官之首，当以大礼相迎。"李严猛地一拍案几，马上传令军中各部准备迎接诸葛丞相，自己整理好衣冠，昂首走出中军帐。

蜀汉大旗在空中迎风飘扬，众多兵卒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军营大门两旁，衣甲鲜明，兵器闪亮。李严率领军营中的武官，依官职大小恭恭敬敬地站在军营大门前。

诸葛亮、赵云在吴懿、刘永、刘理、关兴、张绍等人的簇拥下，健步向军营走来。李严见诸葛亮走近，连忙抢步上前，弯腰下拜。诸葛亮忙伸手扶住李严。

李严激动道："丞相大人，下官……下官可把您盼来了。"

"正方兄独撑东征危局，劳苦功高啊。"诸葛亮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和焦虑，"皇上还好吧？"

李严面对着诸葛亮的注视，忽然感到不自在，掩饰地挥起衣袖，揩着双眼。

白帝城永安宫中，向宠手捧一卷文书，跪在卧榻前道："这是信使从成都送来的文书，刚刚才到。"

刘备微闭双目，仰卧在卧榻，疲惫道："朕有些累，你先看一看吧。"

"是。"说着，向宠展开文书，飞快地看了起来。

卧榻上的刘备闭着双目，胸脯一起一伏，似是沉入了梦乡。向宠看了刘备一眼，悄悄将一卷文书卷了起来。

刘备忽然问道："文书上都记了些什么事？"

向宠一怔，不觉向刘备看了一眼，卧榻上的刘备仍是闭着双目。向宠涩声道："文书上记了三件事。其一，太子殿下在皇后的安排下，偷看未来的太子妃。其二，太子殿下在皇后的劝说下，答应派大臣去往张府，行纳采之礼……"

殿外忽地传来鼓乐声，打断了向宠的话头。刘备猛地睁开眼睛："啊，诸葛丞相到了。快，快！快请丞相！"

诸葛亮走上永安宫内殿的台阶，李严、赵云、吴懿、刘永、刘理、关兴、张绍等人依次跟在后面。太监打开内殿的大门，诸葛亮走进来跪在地上："微臣参见皇上。"其他人也相继跪下。

刘备奇迹般地不用搀扶，从卧榻上坐了起来，眼圈有点发红："快，快将帘幕卷起，朕要好好看看丞相。"

众近侍太监慌忙卷起一重重帘幕，明亮的阳光照进内殿，照在刘备脸上，显得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诸葛亮和众人已隐隐感到——刘备如此精神大好，只恐是回光返照，已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

刘备心情好了很多，笑道："丞相，你起来吧。大伙都起来吧。"

诸葛亮站了起来，众人也纷纷站了起来。

刘备凝视着诸葛亮道："丞相，你，你瘦多了。"

诸葛亮竭力保持着平静："皇上日夜为国忧虑，以致如此。这都是微臣无能，无法让皇上心安。"

刘备苦笑了一下道："这都是朕自作自受啊。"

诸葛亮大惊道："皇上……皇上言重了。"

刘备感慨道："朕常对人言，朕得到诸葛丞相，就像鱼儿得到了水一样，片刻也不能离开。可是这一次，朕却离开了丞相太久。"

诸葛亮惶恐道："微臣乃草野之人，若非得遇明主，恐怕至今仍茫然无所归依，仅仅苛活于世而已。"

"明主？朕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刘备微微摇了一下头，又向赵云看去，"四弟，朕对你有愧啊。"

赵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微臣死罪，微臣当众冒犯天威……"

"四弟，过去之事，不许再提。"刘备急忙抢过话头，"朕虽未于四弟盟誓，但在心中，早将四弟看作二弟、三弟一般，虽非同姓，却胜似同胞。"

赵云也流泪了："可是……可是微臣却不能……不能竭力尽忠孝之心，报答皇上。"

"若论报答，朕该如何报答四弟？当年若非四弟血洒沙场，在刀林箭雨中七进七出，朕又如何保全阿斗？"说着，刘备转过头，瞪着刘永、刘理，"无知痴儿，你们就这样让四叔跪着吗？"

刘永、刘理连忙上前，扶起赵云。

刘备注视着赵云道："朕知道，四弟一定会像在长坂坡那样，永远保护阿斗，保护大汉江山。"

“微臣当尽死力，报答皇上。”赵云坚决道。

李严心中忽然一惊：刘备对赵云说这番话，是对他的警告，还是对诸葛亮的警告？想到自己对诸葛亮百般算计，他却还是毫发无损地站在这里，不由又是一阵害怕。

“众爱卿暂且退下吧。”刘备忽然抬起手，“诸葛丞相，你且留下。”

李严、赵云等人弯腰退出内殿，候在殿外，内殿中只剩刘备和诸葛亮两人了。刘备颤抖着抬起手伸向诸葛亮，诸葛亮上前一步握住了刘备的手。刘备悔恨道：“丞相，是朕错了，是朕错了啊。朕对不起丞相，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

诸葛亮眼中一片潮湿，面前的一切渐渐模糊。恍惚之间，他仿佛回到了草堂，窗外白雪纷飞，寒风呼啸。张飞愤怒的声音从窗外传入草堂：“什么卧龙先生，竟害得俺哥哥三次来拜，却又闭门来不见，真正是个鸟人。且待俺老张去后院放一把野火，烧了草堂，看这鸟人开不开门！”

接着是关羽傲慢的声音：“哥哥如此求贤若渴，此人却避不见面，必是一名有名无实、徒逞口舌之利的狂妄鼠辈。且待关某一把绳索捆了，押到哥哥面前问罪！”

然后，诸葛亮第一次听到了刘备的声音：“二位贤弟休要焦躁。自古成大事者，必礼贤下士。昔日齐桓公求见东郭野人，五次往返，方得一见。何况卧龙先生乃当今之大贤，我等兄弟又岂可轻慢？”

当日的对话还历历在目，清晰如昨，可这三兄弟中，关羽和张飞已不在人世，眼前的刘备也只是一个垂危的老人，生命耗尽，大业未成。自古知音难求，君臣之间的知音，更是千古难得一见。当初诸葛亮胸怀天下，常存管乐之志，可惜当世豪杰却仅仅把他当作权谋之徒，所求无非富贵。唯有刘备慧眼识人，知道诸葛亮平生所愿是重振圣人的仁孝大道，因此不惜三顾茅庐，问以天下大计。且又不顾结义兄弟的反对，对诸葛亮委以重任，视作心腹，言必听，计必从，使其得以尽展平生所学。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他还能做些什么，才能报答眼前这个人的知遇之恩？

恐怕，无以为报。

想到这里，诸葛亮流下泪来："皇上此言，令微臣……令微臣寸心如割啊。"

"朕虽为皇室后裔，却又是草莽出身，只因不忍看祖宗四百年社稷毁于贼臣之手，不忍看天下百姓陷于水火之中。这才自不量力，奋然起兵，欲削平群雄，复兴大汉，使万民安居乐业，成一代盛世。只可恨朕虽有雄心万丈，偏偏命如纸薄，历尽无数艰难困苦，到头来竟连一块立足之地也无法得到，惶惶不可终日。幸而上天有眼，使朕在绝境中得到诸葛丞相，这才让朕扬眉吐气，夺荆州、占巴蜀、取汉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可就在这时，朕却……咳……咳……"刘备回顾自己的一生，一阵怆然，陡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又竭力保持着平静，"朕知道，丞相胸有大志，以匡复汉室，救万民于水火为己任。朕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丞相在茅庐中所说的每一句话：'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刘备眼中的泪水滚滚而下。

诸葛亮没想到刘备能把隆中对记得这么清楚，心中一阵感动："微臣明知皇上东征将陷于险地，却不能加以劝谏，实是不忠不孝，罪不可赦啊。"

刘备连连摇头："这怎么能怪丞相呢？自曹操死后，朕以为天下已无敌手，根本没将那孙权小儿放在眼里。无论是谁，也不能阻止朕东征的决定。唉！当年在茅庐中的一番话，其实是你我君臣之间的约定——一旦占有巴蜀之地，就应当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然后率兵出秦川，进逼中原，使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可是朕登上了皇位之后，竟然忘了与丞相的约定，忘了君父大义。心中充满了私仇，日夜图谋报复，欲以东吴鼠辈之血，祭祀二弟、三弟。朕以为离开了丞相，朕一样可以攻必克，战必胜。可是……"

诸葛亮安慰道："皇上天生神武，东吴君臣岂是对手？只是不幸误中奸计而已。"

刘备叹气道："鱼儿离开了水，只有死路一条。丞相，朕……朕离不开你，大汉的江山社稷，更离不开你啊。"

诸葛亮心中热血翻涌，表面却非常镇定："皇上，微臣此身此心，早已许于大汉。有大汉，才有微臣。没有大汉，微臣也绝不会独存于世上。"

"朕，朕知道。丞相一定会挑起复兴汉室的重担，可这副担子太重。朕已拜李严为中都护，希望他能够替丞相分担一些重任，使丞相能够全力经营中原，复兴汉室，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看到诸葛亮诧异的眼神，刘备手往下按了按，"他是权谋之徒，论才论德，与丞相有天壤之别。但是，朕东征留下的这个乱局必须有人收拾。而东吴和南蛮之地，朝廷又不得不加以防备。这些事情，李严去做比丞相更为合适。何况，朕对李严亦有限制——他只能驻守白帝城，不得擅自离开；他的军令，只行于白帝城至江州一带，并且不得干预朝中的事务。"

诸葛亮强抑住满腹疑问，沉声道："皇上放心。微臣当于李严同心协力，共辅太子，完成匡复汉室的大业。"

"有丞相这句话，朕就放心了。"刘备忽然似想起了什么，话锋陡地一转，"丞相，依你看来，马谡是何等样人？"

诸葛亮略一思索道："马谡其人，满腹谋略，熟读兵书，对天下大事了然于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刘备却道："马谡此人言过其实，浮华浅薄，不可大用。"

诸葛亮心中不以为然，但在刘备弥留之际又不忍出言反驳，只默默点了一下头。刘备见诸葛亮同意了自己的判断，也松了口气，示意让殿外的人都进来。

在内侍太监的传宣声中，李严、赵云、吴懿等人纷纷向内殿走去。李严故意放慢脚步，落在众人后面。赵云、吴懿已走到殿门前，才发觉李严在身后，连忙停下了脚步。李严嘴角浮起一丝难以让人察觉的笑意，陡然加快脚步，第一个走进了殿门。

刘备望着走进殿中的刘永、刘理，招了招手。刘永、刘理泪眼模糊地走到卧榻前。刘备颤抖着指向诸葛亮道："永儿、理儿，你们要牢牢记住，从今以后，丞相就是太子的父亲。"

"皇上……皇上……"诸葛亮大惊失色。李严、赵云、吴懿等人亦是

震惊至极，一时都呆住了。

刘备怒道："痴儿，还不以大礼参拜相父？"

刘永、刘理迟疑着向诸葛亮跪了下去。诸葛亮慌忙上前，一手一个扶住刘永、刘理，哽咽地道："皇上……皇上……"

刘备望着诸葛亮，忽然想起了自己做的那个噩梦，梦中刘璋凄厉的声音似乎又在耳边回响："以诸葛亮的智谋，只要他掌握了朝政大权，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来一个斩草除根，让你刘玄德断子绝孙，把你刘氏的江山变成他诸葛氏的江山……"此时的刘备已是弥留之际，脑中混沌一片，一时竟然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他好像已经看到了诸葛亮将刘禅废黜的画面，惊出一身冷汗。但与诸葛亮几十年君臣，刘备深知诸葛亮的软肋，他直愣愣地看着诸葛亮，耗尽自己最后一丝心力，缓缓地说道："丞相之才，十倍于魏主曹丕，必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事。若阿斗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丞相可自为成都之主。"

诸葛亮听了，犹如五雷轰顶，脸色惨白，扑通俯伏在地，额上全是冷汗："微臣……微臣岂敢不竭股肱之节，继之……继之以死乎！"说着，诸葛亮以头叩地，额上沁出鲜血。

刘备知道，儒家思想深入内心的诸葛亮最在乎的是名节，最怕的是世人的非议，有了自己这句话，他日后言行便如履薄冰，这是刘备能为刘禅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刘备意识更加模糊，感到一阵深深的倦意袭来，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嘴角仿佛还带着一丝笑容。哭声大起，众人纷纷跪倒在地。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4月，刘备在白帝城永安宫去世，终年六十三岁。诸葛亮率领群臣护送刘备灵柩至成都，众臣上谥号为大汉昭烈皇帝。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5月，皇太子刘禅袭位，时年十七岁，尊生母甘氏为昭烈皇后，与大行皇帝合葬。尊嫡母吴氏为皇太后，居长乐宫，并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兴。

第四章　益州疲惫，诸葛亮顺势裁军

灰暗的天空中吐出一丝丝明亮来，虽说已是夏初，入宫路上，诸葛亮感到还是寒意入骨。处理刘备的后事，诸葛亮已是身心俱疲。而刘备最后的那番话如千斤重担压在诸葛亮身上，让他又添了不少白发。蜀汉现在困境重重，东吴的威胁还未解决，北魏也虎视眈眈，诸葛亮心里明白，先主新丧、少主根基未稳，正是强敌进攻的最佳时机，而朝中甚至有人暗暗盼望着东吴早日再开战端。与这些相比，更让诸葛亮忧虑的是刘禅。刘备生前命刘禅尊诸葛亮为“相父”，刘禅在百官面前也对诸葛亮毕恭毕敬，但他近日来萎靡不振，不理朝政，他真能像刘备那样，对诸葛亮全然信任吗？这是当下必须解决的头一件大事，诸葛亮和吴懿商定好时间，进宫求见刘禅。

黄皓一看诸葛亮和吴懿求见，自然不敢怠慢，怎奈刘禅还是一副心如死灰的样子，身披皇袍，怔怔地坐在御榻上，双眼赤红，隐隐透出泪光。御榻的案几上堆着一卷卷文书，也不知堆了多久。

诸葛亮看见刘禅如此颓废，竭力保持着平静，但眼中仍是透出了难以掩饰的忧虑。吴懿也神情凝重，心中琢磨着要怎么跟皇太后说，让她好好开导一下刘禅。黄皓弯腰垂首，心中暗暗叫苦。

“皇上，先帝已去。但基业还在，忠贞臣子还在。先帝的在天之灵，无时无刻不在盼着皇上志向坚定，胸怀远大，仁德贤明，成为一代圣君。”诸葛亮思忖良久，尽量用温和的措辞劝说，“如今正是艰难之时，百业待兴。皇上必须振作起来，继承先帝遗志，担负起兴复汉室的重任。”

刘禅哽咽着道：“父皇怎么就这样离开了儿臣呢？自从父皇东征之后，儿臣日日夜夜都在思念父皇，盼着父皇回来……”

见刘禅感情真挚，诸葛亮心里也是一暖，道：“皇上至仁至孝，可感天地。微臣盼皇上能稍减哀伤，以江山社稷为重，勤于政事。”

刘禅抬起头，眼中满是茫然：“朕知道应该勤于政事。可是朕的心中太过难受，什么事情也不愿去想……”

“皇上应该多想想先帝创业的艰难啊。”见刘禅羞愧地低下头，诸葛亮沉声道，“微臣盼皇上明日就能上朝议政，决断国家大事。”

刘禅仍是默然无语。

吴懿也劝道：“皇上是一国之君，当以国事为重啊。”

刘禅抬起头，满是泪水的眼中，透出的脆弱和茫然让诸葛亮心中一凛。诸葛亮仿佛刚刚意识到，刘禅不过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他的人生中，虽然也随刘备的征战而颠沛流离，却从未面对过任何艰难抉择，也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危险。就在诸葛亮心念急转时，刘禅突然离开御榻，在他面前跪了下来。诸葛亮大惊，急忙跪下：“皇上，皇上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吴懿和黄皓见此情景，先是一愣，接着脸色大变，也慌忙跪了下来。

刘禅惶然道：“父皇让朕以父亲之礼侍奉丞相，就是把朕托付给了丞相啊。丞相，不，相父！您就替朕去决断那些大事吧。”

诸葛亮急切道：“皇上不可失礼，快快请起。”

刘禅的身子却更加低了下去：“相父，您答应了朕，朕就起来……”

诸葛亮陡然大喝：“皇上请起！”

刘禅身子猛地一颤，慢慢站了起来。诸葛亮站起身，盯着刘禅，脸色铁青。吴懿和黄皓对视一眼，也悄悄站了起来。

诸葛亮严厉道：“皇上，仁孝礼仪，乃立国之本。为臣者失礼，其国必危；为君者失礼，其国必亡！”

刘禅低着头，不敢与诸葛亮对视：“朕、朕只是奉父皇之命，以父亲之礼侍奉丞相……”

“微臣深受先帝知遇之恩，唯有对皇上竭尽忠诚，才能报答万一。还盼皇上能体谅微臣的一片苦心，尽快上朝决断国家大事。”诸葛亮语气稍缓，对刘禅的要求却并未退让半分。

“朕，朕心乱如麻，就算到了朝堂，也不知……也不知如何议政啊。”说着，刘禅微微抬起头，望向吴懿，眼中露出乞求之意。

吴懿向诸葛亮拱了拱手道：“丞相大人，皇上哀伤过度，心绪不宁，一时恐难上朝。是不是先让皇上安歇几日？”

诸葛亮沉默地望向刘禅，刘禅眼中满是泪水，神情躲闪，似乎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他强压心中的忧虑和失望，叹气道：“皇上对先帝最好的思念，就是时刻不忘先帝的遗志。微臣盼皇上歇息几日后，能够尽快上朝。”

闻言，刘禅如释重负：“朕，朕歇息几日之后，一定会去上朝。”

诸葛亮又道：“朝中百官的奏章，所言俱是国计民生，还望皇上在这几日仔细阅看，牢记在心。”

刘禅连连点头：“朕一定仔细观看，仔细观看。”

诸葛亮和吴懿又安抚了刘禅几句，一前一后走出内殿。吴懿向诸葛亮辞别，说要去见太后，让太后设法好好劝一下皇上，诸葛亮点了点头。

诸葛亮脚步沉重地走到宫门前，太子舍人董允似乎已经在此等候多时。看见诸葛亮，他迎上前深施一礼。

诸葛亮还礼后问道：“皇上近日起居如何？”

董允回道：“皇上太过哀伤，起居不宁。夜晚迟迟不能安睡，早晨迟迟不能起来。”

诸葛亮又问道：“皇上近日饮食如何？”

董允回道：“皇上近日饮食大减，不及平日的一半。”

“这怎么能行？你一定要仔细叮嘱那些内侍，必须千方百计安排好皇上的起居饮食，尽快让皇上从哀伤中振作起来。”诸葛亮皱起了眉头，“宫中之事无论大小都须分外谨慎，你切不可有丝毫疏忽。”

董允垂首道：“谨遵丞相吩咐。”

诸葛亮点点头道："董舍人在此等候良久，还有何事？说吧。"

董允低声道："丞相，侍中大人曾屡次出入后宫，与太后相见。"

诸葛亮颇感意外："侍中大人为了何事去见太后？"

董允道："据说是为了皇上的纳采问名之礼。"

诸葛亮稍加思索，点点头道："我知道了。"

皇宫内殿中，刘禅拿起一卷文书，缓缓展开，还没有展到一半，就已停了下来，两眼直愣愣地盯着殿外。门外是一片碧蓝的天空，一群小鸟飞过，啾啾鸟鸣似乎组成了一曲动人的旋律。

黄皓见刘禅又出神，小声提醒道："皇上，皇上！"

刘禅仿佛沉浸在这只有他能听见的旋律中，毫无反应。

黄皓提高了声音："皇上，皇上！"

刘禅这才转过脸，一脸不解地看着黄皓。

"皇上应该多看看这些奏章啊。"黄皓把刚刚的文书展开，放在刘禅面前。

刘禅却又向殿外望去，眼中一片迷茫，似是在问着黄皓，又似是在问着自己："父皇真的在天上吗？"

黄皓安慰道："皇帝是上天之子。先帝驾崩，自然是回到了天上。"

刘禅痴痴道："父皇为什么不把朕带到天上去……"

闻言，黄皓大惊失色："皇上，皇上怎么能这样说呢？"

"朕不想做这个皇帝，真的不想啊。"刘禅满脸痛苦之色，"朕一直盼着父皇回来，想告诉父皇，朕愿意把大位让给二位弟弟……"

"皇上！"黄皓扑通跪下，连连磕头，"皇上，此言万万不可说出口啊。乱世之中，人心险恶，若皇上此言被心怀不轨者听去，国中必会生

出大乱。皇上乃一国之君，一言一行都要万分谨慎啊。”

刘禅颓然道：“难道朕连一句心里话也不能说吗？”

“皇上能承袭大位乃是天命，天命不可违啊。”黄皓又气又急，却也只能好言相劝，“皇上的大位是先帝千辛万苦、流血流汗打下来的。皇上无论如何，也要牢牢坐稳了大位，只有如此，皇上才算是尽了孝心，先帝的在天之灵才能得到安慰啊。”

刘禅抬头望了望天，却再也看不见父亲的笑容，失神道：“可是朕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好皇帝。”

“皇上只要牢牢掌握朝中大权，就一定能坐稳大位。”黄皓万没想到眼前这位昔日的太子是真的不想当皇帝，搜肠刮肚才挤出几句劝慰的话，“皇上是君，君为臣纲。除了皇上，天上所有的人都是臣，都必须听从皇上的旨意。朝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由皇上做出决断，然后才能实行。只有这样，皇上才能够牢牢掌握朝中大权。”

刘禅苦恼地捂住了头：“可是朕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决断啊。”

黄皓推了推案几上的文书道：“皇上乃圣明天子，只要多看看奏章，多用心想一想，就能够做出决断。”

刘禅若有所思，低下了头，拿起刚才展开的文书，认真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不觉念出声来：“治国之道，必先确定立国之策。朝廷以兴复四百年汉室为己任，与篡逆之曹贼誓不两立。故朝廷之大敌，必为曹魏。东吴孙氏背叛盟约，偷袭荆州，伤我将士，夺我城池，终至先帝不归，此诚可恨也。然我大汉之基业，仅保有益州一地，人口亦不过为天下十分之一，且连年征战之余，士卒百姓疲惫至极。以此国力，独抗两处强敌，实不可取。皇上当以兴复大业为念，暂忘旧恶，与东吴和好……”

刘禅忽地停了下来，脸上现出怒意。

一直默默站在御榻旁的黄皓忙问：“皇上怎么不念了？”

刘禅恨恨道：“父皇不能回到成都，正是孙权那奸贼害的。二叔、三叔也是孙权那贼害的。朕与孙权那贼，有不共戴天之仇。可是相

父……相父竟然让朕与孙权那贼和好……”说着，刘禅猛地伸出手，将案几上的文书扫落下去。

黄皓慌忙上前，拾起文书道：“皇上不看这卷文书，还可以看别的文书啊。”

刘禅烦躁地捂住了头：“朕一想起父皇心就乱了，什么也不想看……”

丞相府的书房非常简朴，墙上没有字画等陈设，只挂了一幅蜀汉的舆图，已被烛火熏得有点发黄。案上堆满了各种文书，香炉中积着冷灰，显然已经许久没有使用了。商议完几件杂事，马谡环视四周，心中叹息一声，蜀国以蜀锦闻名，这书房中却连一片蜀锦装饰也没有，可见丞相是如何严于律己。

诸葛亮看见马谡的神情，知道他有话要说，抚着胡须道：“幼常，你我二人，有话直说无妨。”

马谡叹息道：“丞相这书房，未免也太朴素了。”

“我是以此来提醒自己——大汉的兴复大业，绝非坦途，任重道远。”诸葛亮也看了看四周，“这书房也够用了，其余都是身外之物，不要也罢。”

“丞相心系兴复大业，天下皆知。如今天下三分，大汉最为弱小，人口不及曹魏五分之一，地方不及曹魏三分之一。东吴虽然难以和曹魏相比，但无论是人口还是地方，都要多出我大汉一倍有余。此时此刻，我大汉竟同时与两大强盛之国为敌，已处在极为不利的境地。”马谡与诸葛亮相知已久，此时还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心一横，继续说道，“但是敌国强盛，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国中情势已危如累卵，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引发大乱。”

诸葛亮不悦道：“幼常是在危言耸听吧。”

马谡激动道：“属下绝非危言耸听。先帝东征，使我们荆州派损失惨重，已难以控制朝政。东州派必然会趁势而起，谋夺朝中权柄。如今东州派的李严名列托孤大臣，手握重兵，在外虎视眈眈。吴懿虽贵为国舅。实际上亦是东州派的人物，正好与那李严互为呼应，在内暗伏杀

机。而益州派虽然缺少实权，在朝中却是人数众多，必然会与东州派暗中勾结，对我荆州派群起而攻……”

诸葛亮陡然打断他道：“别说了。蜀中连年征战，府库空虚，百姓疲惫至极。朝中此时若发生争斗，无异于自取灭亡。在此危难之时，朝廷上绝不可以出现派别之争。”

“但朝中的派别都实实在在摆在那儿。既有派别，这争斗又怎可避免？”马谡急道，“所以属下才会说——国中情势已危如累卵。丞相大人，非常之时，当以非常之策应对。”

诸葛亮默然无语，神情凝重，半晌方道：“幼常的非常之策是什么？”

马谡毅然道：“丞相大人必须独掌朝中大权，决断军国大事。”

“不，幼常之策，绝不可行。”诸葛亮连连摇头，目光如刀似剑望向马谡，马谡迎着这锐利的目光，毫不退缩。

“只有丞相大人独掌朝中大权，才能确保我们荆州派掌控朝政，才能迅速化解朝中的危机，使丞相大人能够毫无后顾之忧，最终辅佐皇上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马谡这番话在胸中酝酿已久，他知道能不能说服诸葛亮在此一举，语气极为恳切，“只有我们荆州派才会真正忠于朝廷，东州派众臣俱为势利之徒，他们当年可以投降先帝，自然也可以投降其他外敌。在他们眼中只有官位。只要能得到高官厚禄，他们随时都会出卖朝廷，出卖皇上，出卖丞相大人。益州派众臣更不用提，全是心胸狭窄之辈，自认为他们是西蜀的主人，恨我们荆州派夺去了他们的私利，早已心怀不满，绝不会忠于朝廷。可我们荆州派就不同。我们荆州派俱是坚守大义，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忠义之士，绝不会做出任何对朝廷不利的事情。”

诸葛亮反问道：“王连是势利之徒吗？杨洪是心胸狭窄之辈吗？”

马谡一时语塞。

诸葛亮的手指在案上轻叩：“王连是公认的东州派人物，杨洪亦是公认的益州派人物。依幼常之见，我是不是应该立刻弃用此二人？”

“王连和杨洪只是例外而已。”马谡仍不服气。

“王连和杨洪不是例外。在王连和杨洪心中，他们只是大汉臣子，而不是什么东州派和益州派。可是在幼常的心中，却念念不忘自己是荆州派。”诸葛亮目光凌厉地看了马谡一眼，“朝廷必须是所有大汉臣子的朝廷。只有这样，大汉才能上下同心，消除派别之争，化解眼前的危机。”

马谡低下了头：“属下……属下心中焦急万分，盼着丞相大人能尽快化解朝中的危机。”

“我们必须让皇上速下决断，在朝中确立正确的立国之策，然后围绕着立国之策的实行，不分派别，任人唯贤，严明法纪，赏罚公平。如此必能使朝廷成为所有大汉臣子的朝廷。”说完，诸葛亮也叹了口气，眼前仿佛浮现出刘禅那张满是泪水的脸。

“如果皇上难以迅速做出决断，岂非误了国家大事？”马谡当然知道诸葛亮为何叹气，紧追不舍，“有丞相大人辅佐，皇上一定能够成为圣明之君。但这是将来之事，救不得眼前之急啊。在此非常之时，属下恳请丞相大人不避嫌疑，尽快独掌朝中大权……”

“我已说过，朝中大事必须由皇上做出决断。”诸葛亮再次打断马谡，“我拟出的立国之策已奏知皇上，但今日还想就此与幼常仔细商讨一番，看看有什么疏漏之处。”

马谡轻叹一声，似是欲说什么，又未说出。

诸葛亮缓缓道：“大汉立国之策可用四句话说出。其一，北拒曹魏。其二，东和孙吴。其三，与民休息。其四，修明内政。”

马谡竭力使语气平缓下来：“在眼前的情势下，丞相大人拟定的立国之策是唯一可行的治国之道。我西蜀承袭大汉正统，与篡逆之贼曹魏没有丝毫和谈的余地。故北拒曹魏，是我西蜀必须坚持的长久国策。从天下大势看，曹魏太强，孙吴畏惧曹魏，远远多于畏惧我西蜀。以此而论，孙吴必不愿与我西蜀长久敌对。而我西蜀既已成为曹魏死敌，再与孙吴争战，不仅不智，更是十分危险。故东和孙吴，是我西蜀不得不实行的权宜之策。先帝东征失利，使我西蜀元气大伤，不仅府库空虚，士民疲惫，更可忧者，国中极有可能会生出‘黄巾’那样的大祸。故减轻赋

税，免除劳役，继而与民休息，是朝廷必须立即实行的急需之策。我西蜀国力弱小，欲战胜强敌，兴复汉室，必须上下同心，以人和弥补天时地利之不足。故修明内政，以凝集人心，是朝廷绝不可忽视的必需之策。”

诸葛亮见马谡对自己的几项立国之策理解得甚为透彻，不禁欣慰地点了点头：“我此刻最担心，是先帝的突然去世，会引发曹魏和东吴的野心。如果外敌此时入侵，我们拟定的立国之策就将无法实行。”

马谡道：“丞相大人最担心的是外患，而属下最担心的仍是内忧。”

“一旦立国之策实行，内忧自可化解。我已用丞相的名义发出教令，让各处边关严守营垒，不可轻举妄动。”诸葛亮心里当然清楚这些教令在执行时会遇到的阻力，他殷切地望向马谡道，“我们在此非常之时，更需要知道敌方有什么举动。还请幼常多派探马，密切监视曹魏和东吴的动静。”

马谡拱手道：“属下遵命。”

千里之外，蜀汉与东吴相峙的营垒外尘雾大起，一众兵卒正跑来跑去，甚是热闹。原先刘备从成都带来的兵马，已被诸葛亮和吴懿带了回去，如今前方各处军营的兵马加起来共有两万，此外尚有三万运粮壮丁在江州境内。刘备驾崩后，李严以东吴兵力必会趁机攻击蜀汉营垒为名，命李丰将那些运粮壮丁送往前方，加固营垒，并挑选其中身强力壮者编入军营中，扩充兵马。

李丰对李严的意思心领神会，短短半月内将运粮壮丁全部充实到前方，又将营垒中的兵卒分为几队，分次分批去扰乱东吴的军营，引诱东吴进攻。李丰明白，一旦东吴向蜀汉发动攻击，就可以名正言顺向朝廷要粮要兵，父亲的实权也会进一步提升。

此刻，众多蜀汉兵卒倒拖着武器和旗帜，争先恐后地向营垒大门奔过来。王冲站在营垒门楼上，手中不停地挥舞着佩剑：“快，快！”

众兵卒很快就奔进了营垒大门，两扇厚重的营垒大门迅速关上。营垒门楼上，李丰和王冲手按佩剑，凝目向远处的旷野望去。旷野上尘雾滚滚，众多的人影和旗帜若隐若现。

李丰兴奋道："这一次他们会不会攻过来？"

王冲沉稳道："难说啊。"

尘雾渐渐消散，人影和旗帜也愈来愈模糊，东吴的兵卒还是退走了，并没有追过来对营垒发动攻击。

李丰顿足道："这些东吴的兵马可真够狡猾，无论我们怎么引诱，就是不肯向营垒发动攻击。"

王冲也感叹道："是啊，这一次挑战退回来时，我故意让兵卒们队形散乱，看上去似是不堪一击，可他们仍然没有攻击过来。他们是不是看出了什么？"

"这该如何是好呢？父亲那边催得很急了。"李丰一筹莫展。

王冲微微一笑道："他们离营垒已经很近了。因此说他们向营垒发动了攻击，也无不可。"

李丰若有所思，点了一下头："我这就去向父亲禀报。"

白帝城的中军大帐中，李严端坐在竹席上，拿着一卷文书道："这是丞相大人发来的教令，让我们严守营垒，不可轻举妄动。"

李丰不满道："父亲大人亦是辅政大臣，为何要接受丞相教令？何况先帝早已明言，白帝城至江州的军民事务俱由父亲大人决断，又何劳丞相多此一举？"

"丰儿，你一定要明白——丞相大人乃百官之首，他发出的教令我们必须尊重。"李严表情严肃，但嘴边似乎挂着一丝讽刺的笑意，"此时此刻，我军理应严守营垒，不可轻举妄动，只怕东吴也不会让我们安静下来。"

"小儿明白。"李丰垂首道，"那东吴兵马已向我营垒发动攻击。"

李严脸上现出怒意，伸手在案几上用力一拍道："东吴贼兵此时来攻，不是乘人之危吗？实是可恶，可恶！"

"前敌各营中，近日屡遭东吴兵马攻击。幸而父亲大人早有准备，

已令小儿从那些运粮壮丁中挑选出了一万身强力壮者编于各营中，及时加固了营垒，这才没有让东吴兵马占到便宜。”

“好，但即便如此，白帝城中的兵马也不足以抵挡强敌。我们必须派使者去往成都，请求朝廷发兵增援。”李严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双眼发光，“看来东吴有大举来犯的意图，我们必须尽快做好迎战准备。”

李丰拱手道：“小儿愿去往成都。”

“大敌当前，你身为将官怎可离开军营？”李严显然早有安排，“我会派陈主簿去往成都，你快去将他请来。”

李丰道：“是。”

不一会儿，陈奉走进中军大帐，拜伏在地：“属下叩见中都护大人。”

李严忙起身，上前扶起陈奉：“下官一向敬佩陈老先生，岂敢当此大礼？陈老先生请坐，请坐。”

陈奉感动道：“属下潦倒半生，已至穷途末路，却幸遇中都护大人，从而得以尽展平生之志。此天高地厚之恩，属下难以报答啊。”

“先生满腹谋略，乃治国之大才。当此乱世，下官能得到先生辅佐，实为至幸也。”李严笑道，“下官今日请先生来，就是想得到先生的指教——此时此刻，朝廷当以何策立国？”

陈奉毫不犹豫道：“当以北拒曹魏、东取荆州为立国之策。”

李严点点头：“还请先生详细道来。”

陈奉稍加思索，沉稳道：“荆州为楚国旧地，下控吴越，北窥中原，乃天下之咽喉。昔日楚国据此地，中原诸侯如芒刺在背，日夜不得安宁。当年强秦欲霸天下，数百年不能如愿，就在于屡屡受到楚国威胁，侧翼难以保全。后来名将白起统领大军自巴蜀顺流而下，一举攻占荆州之地，立刻改变了天下大势，仅数十年后就灭亡六国，一统天下。如今朝廷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必先夺取荆州之地。若朝廷不能得到荆州之地，势将被强敌困于巴蜀山川险阻之中，纵想偏安一隅也难以持久，便何论兴复大业？故东取荆州，应为朝廷之立国之策，万万不可动

摇。”

李严深有同感：“先生之言，实为至理。先帝当初东征，绝非图谋报复，而是用意深远，欲夺回荆州之地，重振兴复大业。虽然先帝误中奸计，不幸战败。但朝廷绝不可因此放弃荆州，否则，先帝的在天之灵将无法得到安宁。”

“为人臣子者，自当竭尽忠诚，完成先帝之心愿。只是属下担心……”陈奉犹豫了一下，看见李严赞许的目光，又接着道，“属下担心诸葛丞相不会赞成东取荆州。当初先帝东征，诸葛丞相就曾加以劝谏。如今诸葛丞相身为辅政大臣，又处于中枢要地，必然会利用他的权威影响朝廷上下，使众人背弃先帝的心愿。如果诸葛丞相是个忠贞之臣……”

李严正色道：“下官相信诸葛丞相是一个真正的忠贞之臣。”

闻言，陈奉大感意外，不觉怔住了。

李严继续道：“我们应该提醒朝中的众臣，先帝之所以对诸葛丞相如此看重，是因为先帝相信诸葛丞相是一个真正的忠贞之臣，必能竭尽全力，辅佐皇上完成先帝的心愿。”

陈奉听出李严的言外之意，不由钦佩道：“中都护大人见识高远，属下远远不及。东取荆州，乃是先帝的心愿。诸葛丞相既是一个真正的忠贞之臣，就没有理由反对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

“下官对先生的成都之行期望至深啊。”李严露出了微笑，“此次请先生去往成都，除了催促朝廷增援外，还有三封文书请先生送达。这第一封文书是奏章，请皇上继承先帝遗愿，及早定下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第二封文书是给诸葛丞相建言，盼诸葛丞相与下官同心协力，共同辅佐皇上完成先帝的心愿。第三封文书是向国舅爷表达下官的谢意，感谢国舅爷在东征之时与下官同生共死，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见李严所托之事如此紧要，显然对自己极为看重，陈奉感动道：“请中都护大人放心，属下绝不会辜负中都护大人的期望，自当日夜兼程，尽快将这三封文书送往成都。”

李严点点头又道：“有一句话，下官并未在文书中向国舅爷说起。”

陈奉拱手道："请中都护大人赐教。"

"依我大汉之惯例，似国舅爷这样功勋卓著、德高望重之贵戚，"李严似乎说得轻描淡写，陈奉却立刻明白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句，"理应被皇上拜为大将军，与丞相、中都护共掌朝政。"

陈奉马上领会了李严的意思，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此刻，国舅吴懿正在和太后叙旧，太后寝殿中帘幕高卷，阳光从窗中透入，映照在云母屏风上，闪烁出无数晶亮的光斑。太后吴氏眼中含泪道："先帝临终之时还不忘叮嘱兄长照顾，可我却一直心怀幽怨，以为……以为先帝忘了我。"

吴懿眼圈也有点发红："先帝一直盼着能回到成都与太后相见，可……"

吴氏摆手道："别说了。这些天来，我也不知流过了多少眼泪，今日才好了一些。可你一来，又让我伤心起来。"

吴懿垂首道："都怪小臣不好，惹得太后如此伤心。"

吴氏叹道："都是自家兄妹，却偏要以太后小臣相称。"

吴懿惶恐道："小臣怎敢违了礼法？"

"眼下，却是有比礼法更要紧的事，"吴氏眼中透出深深的忧色，"自天下大乱以来，身为人主者有几个能得到好下场？何况皇上还只是一个孩子，又怎么是那班朝臣的对手。"

虽然寝殿中并无旁人，吴懿还是小心翼翼道："皇上他……他的确是令人担心，竟然……竟然十分惧怕诸葛丞相，甚至当着小臣的面向诸葛丞相下跪，全忘了君臣之礼。"

吴氏吃惊道："这，这怎么能行？诸葛丞相身为百官之首，又是负有先帝遗命的托孤大臣，本已权倾朝野。如果皇上再对他心怀畏惧，只恐将来……将来会酿成大祸。"

"皇上甚至要将国家大事的决断之权完全交给诸葛丞相。"吴懿惊讶于吴氏身为太后，竟对此事毫不知情，不得不把话挑明，"太后娘娘一

定要好好劝劝皇上，让皇上明白——皇上是一国之君，只有皇上才能决断国家大事。”

吴氏连连摇头：“皇上真是一个孩子啊。我一定会劝说皇上。可是皇上毕竟年少，有些事情只怕一时很难明白，兄长身为国戚，在这紧要关头，理应承担保护皇上的重任。”

“小臣身受国恩，自当尽忠报效皇上。只是当此乱世，小臣必须掌有实权才能承担保护皇上的重任啊。”吴懿一脸无奈，“小臣名为征东将军，但手下只有一万兵马，谈不上有多少实权。”

吴氏道：“皇上一定会升迁兄长的官职。”

话已至此，吴懿干脆说得更明白：“那要看是什么官职。如果仅是虚职闲官，将来休说保护皇上，只怕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无法保全。”

吴氏想了想道：“这件事，兄长可以找侍中廖立商量一下。”

侍中廖立的府中，蚕儿正向廖立辞行，对着廖立深施一礼。

廖立袍袖轻抬，虚托了一下：“下官已不负所托。你今日就可以到丞相府去。还望蚕儿小姐好自为之，不要辜负了你义父的一片苦心。”

蚕儿哽咽道：“谢谢大人，还望大人保重。”说着，蚕儿又深施了一礼，在仆妇的陪伴下，走出了廖府大门，门外，一辆挂着帘幕的马车已等候多时。

在廖府侧面的窄巷中，一位卖糕饼的中年汉子摊前聚集了一些孩童，中年汉子口中念念有词，若是有孩童能接上，便奖赏一枚糕饼。

听见廖府门前的动静，中年汉子问：“都记住没？”

众孩童参差不齐道：“记住了！”

蚕儿登上马车，车夫挥鞭策马，拉车的马开始迈步向前。孩童们从窄巷中跑出来，跟在马车后面，一边追，一边唱着歌谣：“白王去，留不住。木目回，成都主。白王去，留不住。木目回，成都主……”

马车没有停留，渐渐远去，不见踪影。众孩童追了一阵马车，纷纷

转过身，向窄巷奔来。中年汉子露出微笑，从怀里掏出一把铜钱，撒在地上。众孩童一齐扑到地上，手忙脚乱地抢着铜钱，嘴里继续唱着歌谣："白王去，留不住，木目回，成都主……"

中年汉子挑着糕饼摊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走了两条街，他取下头顶的帽子，露出一张沧桑的脸，正是秦贵的手下李钟。

蜀汉益州治中从事费章的府中，费章和秦贵相对坐在席上，默然无语。此前费章精密谋划、秦贵全力执行的刺杀诸葛亮一事，他二人费尽心机，以为做好了万全的安排，还联络了蛮王孟获予以支援，谁知终究诸葛亮棋高一招，早早金蝉脱壳，让他们的杀手在江州扑了个空。诸葛亮是天生谨慎、处处防范，还是对他们的阴谋早有察觉，甚至他手下是否有诸葛亮安插的眼线，费章全然不知，心里不由生出一丝寒意。如今诸葛亮大权在握，若是握住了他的把柄，要来清算旧账，只怕不好应付。

良久，还是秦贵打破了沉默道："在下无能，让费大人失望了。"

费章勉强露出笑意："秦兄已尽了全力，怪只怪苍天无眼，注定要让西蜀之地多受磨难。"

秦贵叹道："是啊，如果诸葛亮独掌了朝政大权，似你我这样的蜀人只恐永无出头之日。诸葛亮自诩为忠贞之士，一定会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必将把西蜀之地拖进无穷无尽的战祸之中。"

"我们绝不能让诸葛亮独掌朝中大权。"费章咬牙道，"我们的目的是要把那些外来的什么荆州派、东州派盗贼全都赶出西蜀之地，让我们蜀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可诸葛亮太厉害，有他执掌朝中大权，我们只怕很难达到目的。"

"在下无能，错过了杀死诸葛亮的最好机会。"秦贵十分懊恼，"诸葛亮已回到了成都，我们再想杀死他，只怕找不到什么机会。"

"秦兄请勿自责，"费章安抚道，"当下之计，只有挑拨离间，让朝中的东州派和荆州派互相猜疑，互相攻击，最终引发大乱。"

"朝中一旦生出大乱，我们西蜀豪杰就可趁势而起，从那些盗贼手中夺回本应属于我们的一切。"秦贵击掌道，"只是在下又有些担心，这

东州派的力量是否足以和荆州派对抗？如果东州派力量太弱，我们盼望的大乱就很难出现。”

费章微微一笑道：“这个请秦兄放心。荆州派是强占巴蜀之地的战胜者。最初之时的确十分强大，东州派绝不敢与其争锋。但近年来，荆州派连折大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相继去世，所属的精锐兵卒也十去六七。目前荆州派中最有分量的人物，除诸葛亮之外，仅有三人——赵云、魏延和廖立。其势力已远不如从前。而东州派的力量不仅没有受到多少削弱，反而有所增强，绝对有力量与荆州派对抗。”

秦贵一边思索一边缓缓道：“虽然荆州派人数少，但是诸葛亮既有托孤大臣的名分，在朝中权势最大。赵云为守护皇宫的禁卫军首领，直接控制着中枢要地。廖立位居侍中，可以直接晋见皇帝，参与政事。魏延身为汉中太守，手握重兵，可与诸葛亮遥相呼应。由此而论，荆州派的力量还是在东州派之上。”

费章点点头：“秦兄说得很对，但东州派的力量绝不可小觑。那李严亦有托孤大臣的名分，并以中都护之位镇守白帝城，握有数万精兵，随时可以挥师进逼成都。国舅吴懿不仅手握数锐士卒，更有太后这个法宝，可以随时给予诸葛亮致命一击。而且朝廷中许多有名望的大臣，如屯骑校尉孟光、学士许慈等人，俱是东州派的人物。这些人都自视极高，绝不会眼睁睁看着诸葛亮独掌朝政。”

秦贵皱眉道：“朝中还有一个益州派，这时候或许会和东州派站在一起。”

费章苦笑道：“下官就算是益州派吧。我们蜀人在朝中人数众多，但官位偏低，且多为从事、谏议大夫、议郎之类没有实权的虚官。比如目前益州派中最有名望的朝臣尹默就只是一个谏议大夫。且尹默此人一向迂腐不堪，难有什么作为。只有杨洪是一个例外，官居实缺太守。但他早已被诸葛亮拉拢过去——名为蜀人，实际却成了荆州派的马前走卒。”

秦贵连连点头：“朝中的益州派我们根本不能指望，只能加以利用。当然大人和那些迂腐之徒绝不相同，大人才是真正的益州派。”

“秦兄亦是真正的益州派。”费章诚恳道，“益州的天下，理应是我们这些真正的益州派的天下。为了益州，我们必须加快行动。”

秦贵压低了声音道："在下已经在行动。此时此刻，成都的大街小巷，正在流传对诸葛亮极为不利的歌谣。"

"秦兄想得周到，只是，"费章想到诸葛亮此前的种种手段，仍有几分后怕，"莫要被诸葛亮抓到破绽才好。"

丞相府中，夫人黄氏正在与刚被送来的蚕儿闲聊。自诸葛亮从白帝城扶灵而归，又身负托孤重任，陡然繁忙起来，黄氏也从农庄搬回了丞相府，操持府中事务。此前廖立的夫人托人来说，夸蚕儿如何貌美如花、知书达礼，黄氏不以为意，心想不过是个在富商家长大的女子。今日一见，却是温柔娴静、举止大方，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不由心生好感。一番闲聊下来，蚕儿谈吐极有分寸，黄氏更是喜欢，要与蚕儿以姐妹相称。蚕儿推脱不过，羞赧地答应了。

暮色渐浓，丞相府内院的书房中亮起了烛光，窗纸上清晰地映出诸葛亮的身影。黄氏携着蚕儿来到了书房外，守在书房外的诸葛乔连忙上前行礼，并诧异地望了蚕儿一眼，蚕儿微微低下了头。黄氏摆了摆手，示意诸葛乔不可声张，让蚕儿自己进去。

诸葛亮在书房中来来回回踱步，突然看见蚕儿悄然走进书房，深施一礼。诸葛亮停下了脚步问道："你是谁？你怎么进来的？"

蚕儿垂首道："夫人派小婢来伺候丞相大人。"

诸葛亮奇怪道："夫人没和我提起过。"

蚕儿解释道："小婢今日方进府，夫人或许想先调教几日，所以未和丞相提起。"

诸葛亮点了点头："我清静惯了，不需要什么人伺候，你出去吧。"

蚕儿面露难色，不知如何是好。

透过窗纸上的烛光投影，见二人陷入僵持，黄氏走进了书房。诸葛亮不悦地望向黄氏，欲说什么，又忍住了没有说。

黄氏向蚕儿道："蚕儿，你先出去吧。"

"是。"蚕儿向诸葛亮和黄氏各行了一礼，放轻脚步，倒行着退出了

书房。

诸葛亮叹道："夫人，你这是何意啊？"

黄氏声音异常苦涩："夫君，你看看我，好好看看我。"

诸葛亮心中一颤，只见黄氏面容憔悴，眼圈青黑，鬓发一片斑白。

诸葛亮内疚道："府中的家务之事，俱有夫人操持，实是……实是让夫人太过辛苦了。唉，夫人坐下说话吧。"

黄氏等诸葛亮坐好后方才坐下："夫君，我已不比从前，时常会感到很累，有心想伺候好夫君，已是力不从心。"

诸葛亮道："夫人，你应多歇息才是，我能照顾好自己，你只管放心。"

"夫君忙于公务，在这书房一待就是半夜，我若去歇息了，谁来伺候夫君？"黄氏与诸葛亮多年夫妻，对他身体的状况了然于心，"夫君，你我的年岁都是一年长于一年，身体比不了少年之时。何况你一沉入公事之中，根本就不知冷热，让我如何放心得下呢？更别说这种时候，那日我在农庄中所担心的事，竟一件件全都发生了，你竟一句也没听进去……"

诸葛亮故作轻松地一笑："夫人放心，我的身体不会有什么事的……"看见黄氏眼中的泪光，他陡然停住了话头，再也笑不出来。

黄氏哽咽道："夫君，你明明知道眼前是深渊，却为何偏要走进去……"

"我知道，夫人不愿我接下这托孤重担。"诸葛亮满脸无奈，"可是……可是先帝待我如同至亲，一片殷切至诚之心，可感天地。我身为臣子，怎么能够拒绝这托孤重担？"

"先帝真的是像至亲那样对待你吗？"黄氏反问道，"如果先帝在心中真正将夫君看作了至亲，又怎么会让那李严同列为托孤大臣？又怎么会当众说夫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先帝让李严同列为托孤大臣，是为了使他有足够的权威担当镇守

东南的重任，使我能够安心治理朝中事务。”诸葛亮当然知道这绝非黄氏一人的想法，但只有黄氏能在他面前说出来，“先帝当众说我可以……可以自为成都之主，此言确有……确有不妥之处，但先帝无非是以此激励于我，让我坚定北伐的信心，不忘征讨曹魏逆贼，最终辅佐皇上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

“夫君又何必自欺欺人。先帝让李严与你同列为托孤大臣，已暗示李严可对夫君取而代之。只要那李严认为夫君已生‘反心’，就可以用中都护的名义号令天下各军进逼成都，加害夫君。”黄氏语气和缓，却直刺内心，“先帝当众说夫君可自为成都之主，是在向众人暗示，他早已料定夫君暗藏‘不臣之心’，以便让众人对夫君多加防备。如此种种，只能说明先帝在临终之时对夫君充满了猜疑，哪里见得到半点殷切至诚之心？”

诸葛亮气恼道：“夫人到底是……是妇人，看事太过偏狭。依我看来，夫人的心中才是真正充满了无端的猜疑。”

黄氏直视诸葛亮的双眼：“为了夫君，我宁愿成为一个褊狭妇人。”

诸葛亮心头一热，想说什么，又无法说出，只是轻叹了一声。

“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些，何况此时木已成舟，我说什么都已晚了。可是……可是我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啊。夫君已背上了一个终生也无法解脱的重担，必将为此耗尽心血，而我却又无法为夫君分担些什么。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个信任的人帮我照顾夫君……”黄氏的声音渐渐哽咽起来，无法说下去。

诸葛亮安慰道：“我知道，夫人日夜都在为我担心。可是我既已接下了这托孤重担，就绝不能后退……”

书房外，诸葛乔高声道：“父亲大人！太守大人求见。”

诸葛亮和黄氏对视一眼，眼中都充满了疑问。黄氏缓缓从书房中走出，门外等候的杨洪走上前，迎着黄氏深施一礼：“拜见丞相夫人。”

黄氏侧身还了一礼，抬头一看，天已经完全黑了。

杨洪走进书房，看着诸葛亮憔悴的面容、简朴的书房、案几上堆积

如山的文书，愤怒道："丞相大人每日为国操劳，却偏偏有些小人一味编造谣言、蛊惑人心！"

诸葛亮问道："季休是说，最近出现了许多谣言？"

杨洪握紧了拳头："这些谣言对丞相大人十分不敬，意在扰乱人心，要小心防范才好。"

诸葛亮微微一笑道："季休记下了这些谣言吗？我倒想听听是如何扰乱人心的。"

"这些谣言中有一首歌谣最为恶毒，请丞相大人恕属下不敬之罪。"杨洪低声念道，"白王去，留不住。木目回，成都主。"

"果然很恶毒，"诸葛亮听了，脸色变得凝重起来，"白王去，留不住。白王皇也，这是说先帝已去。木目回，成都主。木目相也，这是说我回到了成都，就要谋夺大位，自立为成都之主。"

杨洪气愤道："还有其他谣言用心也是险恶至极，属下已令人在城中严加追查，一定要擒获造谣惑众之徒。"

"造此谣言者绝非寻常之人。分明是想引发乱事，以图谋不轨。"诸葛亮背着手踱了几步，缓缓道，"此事必须严查，但若是闹得声势很大，势必引起新的恐慌和猜测，所以要内紧外松，不可过分声张。"

"属下遵命。"

诸葛亮又叮嘱："在此非常之时，成都必须保持安定，不能发生任何乱事。"

杨洪点头道："是。不过……"

见杨洪欲言又止，诸葛亮道："季休还有什么事吗？"

杨洪犹疑了一下道："属下在巡查之时，看见国舅爷去了侍中大人的府上。属下以为……以为此事有些反常，国舅爷这个时候不应该去见侍中大人。"

诸葛亮大感意外："你看清楚了吗？"

“属下看清楚了。”杨洪肯定道，“国舅爷和侍中大人并未有私交，一向不甚来往。由此可见，国舅爷去往侍中大人府上并非为了私事。但若是为了公事，国舅爷应该先与丞相大人商议。”

诸葛亮心中疑虑重重，嘴上却道：“或许只是为了私事，别想太多。近日事务繁忙，季休辛苦了。”

杨洪叹息一声，再未多言。

侍中廖立府上，帘幕低垂，烛光明亮。廖立和吴懿相对坐在华丽的铺锦竹席上，面前摆放着精致的乌漆案几，案几上摆满了佳肴美酒，几位侍女为二人杯中斟满酒后，便悄悄退下了。

廖立高举玉杯道：“请，国舅爷请。”

吴懿忙举杯回应：“请，侍中大人请。”

二人仰起头，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

吴懿趁着酒兴道：“侍中大人德行高尚，智谋过人，望重天下，末将仰慕已久，只恨兵甲在身，一直无缘拜见。”

廖立忙谦让道：“国舅爷过誉了，过誉了。”

吴懿放下手中玉杯，轻叹了一声。

廖立微微一笑：“莫非酒菜不佳，使国舅爷难以下咽？”

“哪里，哪里。如今国事艰难，末将忧心如焚，虽是美食当前，亦茫然不知其味。”吴懿恳切道，“末将今日上门拜访，正是想就国事请侍中大人指教。”

廖立的神情立刻庄重起来，轻轻放下了手中玉杯：“下官对国事亦是日夜忧心，寝食难安啊。”

吴懿明白该说正题了，问道：“不知今日国中最可忧者，是为何事？”

廖立叹道：“今日国中最可忧者，乃是贤者不得其位。”

吴懿眼中一亮，问道："此话怎讲？"

廖立早有准备，道："贤者乃立国之本也。国中无贤，大事难成。昔者高祖皇帝能得天下，在于有众多贤者各安其位，如张良、萧何、韩信、陈平、曹参、樊哙、周勃等不可胜数。如今国家面临艰难时刻，更须使贤者得归其位啊。"

吴懿连连点头："侍中大人所言极是。"

廖立继续道："先帝以诸葛丞相和李中都护为辅政大臣，可谓知人善任。但朝中安于其位的贤者若仅有诸葛丞相和李中都护二人，又何以平定天下，兴复汉室？"

吴懿眯起了眼道："是啊，朝中的贤者，并不仅仅是诸葛丞相和李中都护。"

廖立拱手道："国舅爷武勇过人，熟知兵法，远远超过樊哙、周勃，实为当今朝中之大贤。"

吴懿心中一喜，却连连摇头："不，不。末将怎可称为贤者？侍中大人德才兼备，乃是天下公认的大贤，虽萧何、陈平，也难以相比啊。"

廖立神情肃然道："下官一向自认才智不在诸葛丞相和李中都护之下。"

见廖立如此自负，吴懿大感意外，一时怔住了，不知如何说才好。只听廖立加重语气继续道："孟子曰，舍我其谁？当此国家危难之时，你我都应该挺身而出，竭尽忠诚，报效皇上。如此方不负人臣之道。"

吴懿不觉又是连连点头："侍中大人见识深远，末将佩服，佩服。"

廖立又将二人杯中斟满，举杯道："如今朝中还有大将军和益州牧之位尚无贤者居之。下官自当立即上表推举国舅爷为大将军，与李中都护共掌朝中兵权。"

吴懿也举起酒杯："末将回去后自当连夜书写表章，推举侍中大人为益州牧，与诸葛丞相共掌国政。"

二人饮尽杯中美酒，相视大笑。

丞相府书房外，清晨的阳光斜照过来，将诸葛乔的身影长长地映在书房外的石级上。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诸葛乔向前望去，见赵云正急匆匆向书房走来。诸葛乔急忙迎过去，一边弯腰向赵云施礼，一边使了个眼色。赵云停下脚步，拱手还礼，眼中全是疑问。

诸葛乔压低声音道："父亲又是一夜未睡。将军……将军若无要紧之事，就请晚些再来，也好让父亲歇息一会。"

赵云神情凝重道："我正有紧要之事，必须立即见到丞相大人。"

诸葛乔虽平日对赵云也很敬重，但此时只觉得诸葛亮太过辛苦，只得劝道："待父亲稍稍休息片刻，我便马上通报如何？"

赵云急道："哎，这、这会误了大事！"

这时，书房内传来诸葛亮的声音："乔儿，让赵将军进来吧。"

诸葛乔无奈地做了个"请"的手势。

赵云一进书房便急切道："末将来此，是要告诉丞相大人，如今国中的情势已是十分危急，极有可能生出大乱。"

诸葛亮坐在案几后，难以置信地问道："什么，你说什么？"

赵云沉痛地说道："末将营中已有兵卒逃亡，他们再也不愿留在军中，宁死也要回到家乡去。"

就在方才，一名兵卒趁着夜色逃亡，赵云派出一队兵卒前去追赶，逃兵和追兵在成都街巷展开了追逐，最终，逃亡的兵卒被两面夹击，断了退路。眼看无路可走，追兵倒也没有逼得太紧，只好好劝他回营，赵将军一定会宽大处理，谁知那人在绝望之中陡地从怀中抽出了一把尖刀，在步步逼近的追兵面前，悲愤地怒吼一声，将尖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待赵云赶到时，看到满地的鲜血中，一张苍老憔悴的脸和一头花白的乱发。他是何方人氏？几时从军？有多久未曾回到自己的家乡？一切成谜，只有地上那沉默而冰冷的尸身。

赵云长叹一声："那人断气前，一直在说着想回家。此事发生后，

我派去追他的一队兵卒士气也极为低落。”

诸葛亮从案几后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阳光映在诸葛亮脸上，在背光处拉出深深的暗影，使他的面容看上去犹如铜雕般凝重。

赵云走到诸葛亮身后：“丞相大人……”

诸葛亮叹道：“子龙将军不用多说了。子龙将军一向爱兵如子，深得兵卒敬重。如果连子龙将军都无法让军卒留在营中，别处就可想而知了。军卒逃亡，说明——说明朝廷正在失去军心啊。”

赵云痛心疾首道：“一旦军心尽失，大乱必至。”

诸葛亮声音中满是疲惫：“这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情啊。蜀中连年征战，军卒们抛妻别子，远离父母，久久不得回归，思亲心切，又劳累不堪，心中只怕对朝廷早已怀有怨意。”

“此时农事渐忙，许多军卒家中已无男丁，他们担心家中的老幼无力耕种，来年必遭饥荒之灾，已无法在军营里待下去。”若非军中情况已非常严重，赵云也不会如此焦急。

“这种时候，我们绝不能让军卒逃离军营。”诸葛亮转过身，“走，到军营去一趟。”

诸葛亮刚刚从书房中走出，就看见书房的台阶下站着满脸忧愁的尚书郎蒋琬。见到诸葛亮，蒋琬急忙迎上前，弯腰施礼道：“启禀丞相大人，司盐校尉王大人突然病重，已是卧床不起。”

诸葛亮震惊道：“王大人病重？什么病？”

“属下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其中的详情并不知晓。”

“唉，眼前正是朝廷最需要王大人的时候，他……他怎么能病倒呢？”诸葛亮长叹一声，对赵云道，“我此刻必须去看望王大人。请子龙将军先回到军营中，好好安抚众军卒。”

赵云点头道：“属下遵命。请蒋大人转告王大人，恕我不能前去探望。”

赵云走后，诸葛亮在蒋琬的陪同下匆匆赶往司盐校尉王连府上。卧房中，王连面色青黄，侧卧在床榻上，见到诸葛亮忙伸出手撑住榻沿，挣扎着坐起。

诸葛亮急忙上前扶住王连道："王大人，躺下，快躺下。"

蒋琬紧跟着走到榻前，伸出手托着王连的后背，使王连缓缓躺了下来。

王连哽咽道："属下……属下无能啊……"

诸葛亮竭力露出微笑："朝廷在此艰难之时，尚能从容应付各处开支，多亏有忠心耿耿的王大人不辞辛苦，千方百计地维持朝廷的税赋收入。"

王连摇头道："可是……可是属下再也……再也维持不下去。近几个月来，朝廷的收入不足三千万个铜钱，但支出……支出却超过了七千万个铜钱。"

诸葛亮轻叹道："唉！王大人病成这样，分明是劳累过甚啊。从今日起，王大人就不要多想朝中的事情，且安心养好身子要紧。"

听诸葛亮这样说，王连反而故作轻松道："属下……属下向来有胸闷气喘之疾，心中过于焦虑就会发作。这其实……其实算不了什么大病，过几日……过几日就会好的。"

诸葛亮略感宽慰："那就请王大人好好歇息几日吧。在此紧要时刻，朝廷可是离不开王大人啊。"

"丞相……丞相大人，属下有……有肺腑之言……"王连似乎有点着急，这几句话说得分外吃力。

诸葛亮忙道："你别急，慢慢说，慢慢说。"

王连恳切道："益州之地仅有……仅有二十余万户，七十余万人口，所养兵卒却近八万之众，各地官吏禁卒加起来又有三四万人。朝廷的负担实在……实在太重，仅靠口赋田税根本无法支撑。多年来，朝廷的收入一大半出自商贸盐铁之税，可是……可是自东征的战事发生后，商贸盐铁之税连续下降，连往日的三分之一都不能……不能达到。这种

情形若不改变，朝廷必将……必将陷于绝境之中，无法自拔啊。”

这些情况诸葛亮心里非常清楚，只得宽慰道：“王大人放心，国中的情形一定会改变过来。”

“属下相信……相信丞相大人，可是眼前府库已十分空虚，就连……就连朝廷的俸禄，也发不出来。何况……何况还有那么多的军卒都在等着粮饷。属下……属下想了两个救急的办法，”王连继续说下去，显然已经考虑了很久，诸葛亮明白，这里才是王连今日要说的重点，“成都……成都富商甚多，朝廷可以劝其捐献铜钱，然后根据其所捐铜钱多少授予高低不等的官职。还有……还有一个办法是铸造千文大钱。听说……听说东吴和曹魏都……都铸造过千文大钱。一个千文大钱，所需铜料只相当于五十文铜钱，朝廷……朝廷可以从中获利二十倍……啊……咳咳……”王连陡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诸葛亮与蒋琬对视一眼，蒋琬轻轻摇了摇头，诸葛亮握着王连的手道：“王大人不用再多说了，好好歇息要紧。”

辞别王连，诸葛亮和蒋琬一前一后走出王府，门口有两辆马车在等候。诸葛亮停下脚步，叹了口气，蒋琬也正望向诸葛亮，眼中溢满了忧虑之意。

“王大人的病看上去并不会很快康复，他所掌的职事极为重要，一天也不可闲置。”诸葛亮忧心忡忡道，“公琰，你就留在这儿，一来可以就近照顾王大人，让他安心养病，早日康复；二来也可将王大人的职事暂时接掌过来，维持朝廷的日常开支。”

蒋琬道：“属下遵命。只是据王大人所言，府库已十分空虚，这个月的俸禄迟迟没有发出，许多朝臣都是心怀不满，私下里议论纷纷。”

“在此艰难之时，一切并不急需的开支都应停止。”诸葛亮思忖片刻道，“朝臣的俸禄可以发出，但应减半。”

蒋琬一听，朝臣们若是不满，岂不是要和自己为难？不禁面有难色，喃喃道：“这……”

诸葛亮看出他的心思，道：“朝臣们大都置有田庄等私产，就算俸禄减少了一半，也不会让他们的日子太过艰难。”

蒋琬点点头，想到下一项开支，头皮发麻，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道："朝廷最大的支出乃是军卒的粮饷，此项是否可加以削减？"

诸葛亮断然道："军卒们的粮饷万万不可削减。"

"可是……可是朝廷的收入，又实在不足以支撑军卒们的粮饷。"蒋琬有点为难，试探道，"刚才王大人所说的办法，似有……似有可取之处……"

诸葛亮神情肃然道："捐献之法，实是卖官，买官之徒花了本钱必会在任上百般盘剥，谋取厚利。如此，吏治必然大坏。大汉四百年基业崩裂至此，与灵帝之时朝廷卖官鬻爵大有关联，我辈岂可重蹈覆辙？"

蒋琬也知此中弊端，叹道："王大人此法，是为解救眼前之急的权宜之策。"

"我知道，王大人所思所想都是出于一片忠诚之心。但是我们不能为了眼前，就不顾长远，伤了朝廷的根基啊。"诸葛亮拍拍蒋琬的肩道，"公琰请放心，我会想法解决你的难处。捐献之法，断不可行。铸造大钱之法弊端亦是极多，但为害尚轻，且日后可将大钱收回，倒不失为救急的权宜之策。"

蒋琬兴奋道："一个千文大钱可获利二十倍，若行此法，朝廷必能渡过眼前的难关。"

"朝廷如此与民争利，实为失德之举。"诸葛亮无奈道，"获利二十倍，未免太过分了。可将千文大钱改为五百文大钱，得利十倍即可。"

蒋琬一怔，默然无语。

诸葛亮疲惫道："这件事情，就请公琰主持吧。"

"属下遵命。"

诸葛亮坐上马车，吩咐诸葛乔一起前往赵云的军营。坐在马车上，倦意一阵阵袭来，眼前事务千头万绪，竟是容不得片刻喘息。用五十文钱的铜料铸造五百文的大钱，虽可解眼前朝廷缺钱的燃眉之急，但遗祸甚远。想起去白帝城的路上所见所闻，诸葛亮心痛不已，蜀汉的百姓，实在是不能再承受连年征战的重负了。

诸葛亮等人到达军营时，只见一座座营帐紧密相连，帐内悄然无声。透过帐门，可隐约看到睡在草席上的军卒。

“这些都是东征归来的军卒，暂无营房栖身，只好让他们在营帐里安歇。”赵云陪诸葛亮在营中四处巡察，“这批军卒十分疲惫，为了让他们尽快恢复过来，末将减少了操练的时辰，并且每到午时，就让他们回到营帐中安睡一会。”

诸葛亮感慨道：“子龙将军果然是爱兵如子啊。”

赵云苦笑了一下：“如果真正爱兵，我们就应该让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

诸葛亮看着这些兵卒，百感交集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刚刚发生变故的危急时刻，朝廷不能不对东吴和曹魏严加防备……”正说着，赵云忽然停住了话头。

此时，众人已走到营门前。营门前有两排军卒把守，一眼看过去，几乎见不到一个青壮汉子，要么是鬓发斑白的老者，要么就是满脸稚气的少年。

诸葛亮也停下脚步，怔怔地望着那两排守卫军卒，然后缓缓走到军卒们面前，一个一个看过去。

众军卒都低下了头，不敢仰视，赵云也低下了头，轻叹一声。

诸葛亮望向一个老者：“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老者低声道：“小人……小人六十……六十三岁。”

诸葛亮又问：“你有几个儿子？”

老者声音更低了：“小人有……有三个儿子，一个……一个让东吴人害了，另外两个都在……都在营中。”

诸葛亮沉重地摇了摇头，又望向一个少年：“你今年多大了？”

少年脆声道："小人十五！"

诸葛亮又问："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军营的？"

少年爽快道："去年。"

诸葛亮皱起了眉头："这么说，你十四岁就进了军营？"

少年这才发现说漏了嘴，惊慌道："不，不……不，小人……小人说错了。小人去年……去年已经十五岁了。真的，真的十五岁了。"

诸葛亮想了想，缓声道："不用慌，你告诉我，家中是否还有人也在营中？"

少年也低下了头："小人的父亲……父亲已在白帝城的军营伤重而亡。小人的兄长也受了伤，可还在军营里。"

诸葛亮默然无语，陡地加快脚步向营门外走去。营门外是一片宽阔的演兵场，诸葛亮疾步行走在演兵场上，似乎在发泄心中的愤懑。

"丞相大人！"赵云大步追上来，"末将已对众军卒多加安抚，只是……"

诸葛亮停下了脚步，沉声道："只是仅凭言语已无法让众军卒安下心来。"

赵云点头道："是啊。我们不能只用言语来安抚这些军卒。"

"我将以丞相府的名义向各军发出教令——凡是父子同在军中者，应让父亲回乡。凡是兄弟同在军中者，应让兄长回乡。"刚才看到的情景像针一样扎在诸葛亮心头，他竭力保持着平静的语气，"此外，年过六旬和未满十六的军卒也应让其回乡，还有那些疾病在身以及身为独子者，亦应让其回乡。"

赵云又高兴又担心："丞相大人此举极得军心，实为上上之策。可如此一来，各军人数势必大减，有些军营中甚至会减少一半以上，兵力会极为空虚。东吴和曹魏见先帝去世，定会有所企图。"

"虽说兵卒减少会影响兵力，但朝廷若失去军心，就算兵马再多，

也无济于事。何况眼前朝廷的收入十分有限，也养不起众多兵卒。”诸葛亮眼前一片混沌，浮现出刘备托孤时殷切的嘱托、刘禅满不在乎的神情、杨洪气愤的脸、王连恳切的眼神、黄氏额头的白发，如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清头绪。

赵云欲言又止，眼中透出难以掩饰的忧虑。他抬起头来，只见午后的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第五章　内忧外患，托孤臣苦撑危局

千里之外的洛阳，天空碧蓝，白云悠悠，魏帝曹丕也在兵营的演兵场之中。平坦宽阔的演兵场上旌旗招展，刀矛闪亮，忽地喊杀声大起，惊起无数鸟雀，满天乱飞。魏国的兵卒排列成战阵阵形，在喊杀声中摆出各种战斗姿势，或前进，或后退，变化多端。演兵场正中，是一座高台，台上插满旗帜，每一面旗帜上都写着一个大大的“魏”字。曹丕身穿全套戎装，手握一面三角小旗，神情肃穆，傲然站立在高台中央的旗帜下，俯视着演兵场。高台两侧，魏国的文武百官分列两旁。高台下方左边，立着十数面大鼓，每一面大鼓后都站着一个手握鼓槌的粗壮大汉。高台下方右边，悬着十数只铜钲，每一只铜钲后都站着一个手持铁棒的魁梧大汉。

曹丕猛地一抬手臂，举起了三角小旗，顿时鼓声大作，无数兵卒一起向高台冲来。曹丕忽地垂下了三角小旗，鼓声立即停止，铜钲声急促地响起。众兵卒迅速后退，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停下来，排成整齐的队形。见兵卒们令行禁止，进退有据，曹丕大笑道：“朕有此雄兵十万，当可横扫天下！”

笑声中，一位年近五旬的大臣昂首从行列中走出，此人是魏国上军大将军曹真，曹操的养子，军功赫赫，在朝中极有威望。他对着曹丕弯腰道：“皇上，如今刘备已死，蜀中人心惶惶，无所归依，正是征伐西蜀的大好时机。微臣恳请皇上御驾亲征，踏灭叛逆，一统天下。”

曹丕笑而不语，抬起手捋着胡须。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大臣也从行列中走出，此人是夏侯渊之侄、魏国征南大将军夏侯尚，自小便和曹丕极为亲近，也行礼道：“皇上踏灭西蜀之后，已是大占地利，可发兵顺长江而下，直捣东吴，擒杀孙权。”

曹丕仍是笑而不语，向一位四十余岁的大臣望了过去。这大臣是魏国尚书右仆射司马懿，他一直低着头，似乎此时朝堂上所议之事与自己无关。见曹丕望向自己，才弯着腰走出行列，恭恭敬敬地向曹丕拜了一拜。见司马懿这样，曹丕偏要给他出难题：“仲达，你对二位将军之言有何感想？”

司马懿露出了为难的神情："二位将军所言，俱是大有道理。只是微臣又觉得有些不妥，但究竟何处不妥，却一时想不明白。"

曹真听了，恨恨地瞪了司马懿一眼，夏侯尚却微带笑意，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曹丕点了点头道："仲达智谋过人，果然非同寻常。二位将军之言，看似大有道理，却思虑不周，缺失之处甚多。"

司马懿双眉微皱，道："微臣愚钝，还请皇上赐教。"

曹丕正色道："二位将军最大的缺失之处，在于用兵太正——兵法云：出奇制胜。用兵若不出奇，何能大胜？"

司马懿恍然大悟道："微臣明白了——刘备已死，蜀中人心惶惶，乃是天下皆知的事情。我大魏此时出兵西征，亦是人人可以预料。而用兵出奇，就在于敌方不能预料。"

曹丕击掌道："然也，朕若用兵，自当出奇制胜，岂能让敌人预料？"

曹真困惑道："我大魏有雄兵十万，出征之际必是连营数十里，如此声势，又怎么使西蜀不能预料呢？"

曹丕冷冷道："朕的敌人只是西蜀吗？"

夏侯尚一惊道："莫非皇上是……是要南征东吴？"

不等曹丕有所反应，司马懿忙钦佩地说道："此时南征，休说东吴君臣，就是臣等也不能预料。皇上用兵之奇，虽孙、吴复生，亦不及也。"

夏侯尚拜伏在地："皇上圣明英武，万岁万岁万万岁！"

曹真、司马懿和众大臣也纷纷拜伏在地，齐呼万岁。

演兵结束，众臣恭送踌躇满志的曹丕回宫，纷纷散去。曹真被司马懿这番作态气得双拳紧握，青筋暴起，直到回府也依然怒气未消。

曹府的客厅中，立着一架画有猛虎图案的屏风，曹真气急败坏地在屏风前走来走去。夏侯尚站在屏风旁，脸上露出微笑。看到夏侯尚的笑容，曹真更生气了："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夏侯尚缓缓道："你身为大将军，却被一个小小的尚书仆射气成如此模样。此等情形，不论是谁见了，都会发笑。"

曹真一甩手道："司马懿官位虽是不高，却深得皇上信任啊。"

夏侯尚仍是不紧不慢道："那又如何？"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司马懿让我等在皇上面前一再失言，使皇上屡屡当众斥责我等，令我等大失颜面。"想起演兵场上的情景，曹真烦躁不已，"司马懿深得皇上信任，又屡屡与我等作对，长此下去，我等必受他的陷害。"

"子丹兄此言差矣。我等失言，乃是不能及时揣摩皇上心意之故，与那司马懿何干？"夏侯尚为曹真斟了一杯茶，端到他面前，"皇上虽是屡屡斥责我等，却依旧让我等执掌兵权，毫无疏远之意。朝中大臣见此情形，只会更加敬重我等。如此好处，子丹兄怎么视而不见，倒去计较颜面这等虚幻之事？"

曹真将茶一饮而尽道："说起来是这个理，可是我心里清楚，司马懿不是一个甘居人下之辈，他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我等手中的兵权，做梦都想取而代之。"

夏侯尚接过曹真手中的茶杯，示意他坐下："司马懿是什么人，我比你更清楚。但我等又是什么人，你清楚吗？"

曹真一怔，默然无语地坐在榻上。

夏侯尚劝说道："我等都是皇上的至亲，与皇上血脉相连，是皇上从心底里信任的人。只要我等谨慎小心，不犯大错。那么无论是谁，也休想夺走我等手中的兵权。"

"话虽如此，可是我这心里只要一想到司马懿，就不舒服。"曹真轻叹道，"只要皇上仍是这么信任司马懿，我就不得不去防着这件事。"

夏侯尚道："皇上为什么信任司马懿？司马懿善于揣摩皇上的心

思，且又足智多谋……”

曹真不高兴道：“什么足智多谋，是诡计多端。”

“无论是足智多谋也好，是诡计多端也好，司马懿的这些本领，我等远远不及，这就是皇上信任司马懿的缘故啊。”夏侯尚想到曹丕和司马懿过往的渊源，也觉得此人很是棘手，沉吟道，“在此天下尚未平定之时，皇上需要司马懿的智谋。可一旦天下平定，司马懿的智谋，就成了皇上最害怕的事情。”

曹真眼中一亮：“到了那时，不用我们多说什么，皇上就会除掉司马懿。”

夏侯尚顺着曹真的话往下说道：“所以我们根本不必为皇上信任司马懿感到担心。我等俱是大魏重臣，皇室至亲，无不盼着皇上能够早日平定天下，开创万代基业。皇上信任司马懿，就能更好地利用司马懿的智谋来完成我们的心愿，这是好事啊！”

曹真连连点头，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夏侯尚也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至少眼前，曹真不会对司马懿发难了。

此时，司马懿正在书房里读书。宽阔的书房中立着高高的书架，架上堆满了书卷。司马懿坐在书架下的竹席上，手捧一个书卷，边看边连连点头。他对面一个身穿官袍、年近四十的中年人是魏国都尉司马馗，也是司马懿的四弟，奇道：“这是什么奇书，二哥竟看得如此入神？”

“这是记录诸葛亮言论的一篇文章，题为《隆中对》，是诸葛亮初见刘备时，为刘备定下的逐鹿天下之策。”说着，司马懿将手中的书卷递给司马馗，“你也可以看看。”

司马馗接过书卷，仔细看了起来。

见司马馗脸上露出钦佩的神情，司马懿道：“此策如何？”

司马馗放下书卷，感慨不已：“此策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见识极为深远，可谓上上之策矣。”

“更难得的是，诸葛亮定下此策时不过二十七岁，可见其天生才智，实非常人可比。”司马懿连连赞叹，然后语气一转，甚是惋惜，“可

惜刘备成为西蜀之主后，并未依此策行事，才会败死于白帝城中。”

司马馗问道：“这篇文章，二哥从何处得来的？”

司马懿道：“从西蜀降将黄权处得来。”

“难怪黄权归降之后，二哥常去看望他，原来是想从他那儿多知道些诸葛亮的事情。”司马馗恍然大悟，“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听说刘备的儿子年少懦弱，诸葛亮身为丞相，自当独掌西蜀大权，日后必是魏国最厉害的对头，二哥对他多多了解、早作防备，实是深谋远虑。”

“独掌西蜀大权么，倒也未必，那刘备临死之时，让李严与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并使李严掌有兵权。”司马懿重又拿起书卷，在手中反复摩挲，“黄权曾告诉过我，李严甚有智谋，且又胸怀大志，此人必不甘居诸葛亮之下，定会千方百计去对付诸葛亮，甚至会在西蜀酿成大乱。”

司马馗沉思道：“若是如此，皇上应该立刻发大兵西征。”

司马懿点头道：“对，现在是西征的最佳时机。愚兄早已想好西征之策——东吴必定会防备大魏西征，将在边境布下重兵。我大魏可顺势派出三万精兵，号称十万，明为进攻西蜀，实为南征东吴，并有意将此消息泄露出去，使东吴不敢轻举妄动。但这一切，全是虚招，只为牵制东吴军卒，我大魏真正的兵锋所指之处仍是西蜀。兵多将广，是我大魏的优势所在。除了三万精兵，我大魏仍可调集十余万精锐士卒，从上庸、长安、陇西一齐进发。西蜀与东吴苦战之余，疲惫至极，很难挡得住大魏的强攻。”

司马馗激动道：“此乃绝妙好计，二哥为何不献给皇上？”

“唉！此计愚兄无法献给皇上啊。”看着司马馗疑惑的神情，司马懿轻叹道，“皇上心胸狭窄，且又极为自负，与先帝相比，差得太远。皇上既已有了南征东吴之念，就绝不会容许臣下对他的雄才大略有任何怀疑。愚兄若想继续得到皇上的信任，就必须顺从圣意，绝不可自作聪明，献上什么妙计。皇上自以为他是出奇制胜，一战可灭东吴，进而平定天下。但东吴君臣绝非无能之辈，且又对大魏早有防备之心。皇上此时南征，最好的结果就是无功而返。”

“可惜了二哥的满腹智谋啊。皇上若无功而返，定会迁怒臣下……”司马馗忽然停住了话头，看了司马懿一眼犹犹豫豫道，“皇上不会迁怒二哥吧？”

司马懿苦笑道：“这很难说啊。愚兄深得皇上信任，早已使朝中的众多亲贵大臣妒恨交加，必欲置愚兄于死地而后快。”

司马馗急道：“二哥足智多谋，必有自保之策。”

“天威难测。一旦皇上听信那些亲贵大臣的谗言，对愚兄生出了猜疑之心，就算有再多的智谋也无济于事。”想起今日演兵场上曹真和夏侯尚对自己毫不掩饰的敌意，司马懿的神情也凝重起来，“在此险恶之世，我司马氏欲图自保，只有一条路可走：想尽一切办法掌握兵权。当此天下三分之际，我司马氏唯有手握重兵，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进可有所作为，退可保全身家性命。”

司马懿在曹丕还是太子时便开始辅佐他，对这位皇上的心思把握得分外精准。以曹丕的自负，加上曹真、夏侯尚对司马懿处处提防，不久之后，魏国便开始集结兵力，勤加操练，准备向东吴发起攻击。

武昌郡，东吴王宫中，东吴军师、绥远将军张昭给孙权带来李严部下一再对东吴守军发起挑衅的军情。

张昭头发花白，坐在御榻前的铺锦竹席上，微微低着头道：“据夷陵守军的消息，刘备临死之时，以诸葛亮和李严为托孤大臣。诸葛亮已回成都，而李严却拥重兵坐镇白帝城，并在近日大力加固营垒，甚至常常派兵向我军挑战，但当我军迎击之时，他们却又迅速退回到营垒之中。由此看来，这李严志向甚大，很想有一番作为啊。”

四十余岁的孙权身披王袍，端坐在御榻上，感慨道：“刘备号称皇叔，实是出身于草莽，却能三分天下有其一，且北抗强魏，东拒孤王，不愧为一代枭雄。如今刘备故去，本以为诸葛亮会成为孤王的对手，但眼下的情形看来，李严在这个时候有如此作为，说明诸葛亮并未独掌大权。否则以诸葛亮之谨慎，怎么会让蜀军在此时此刻轻举妄动？”

“李严重兵在手，又同为托孤大臣，必不愿甘居诸葛亮之下，或许西蜀会因此生出一场大乱。”张昭赞同道，“如今的西蜀疲惫至极，人心离散，大乱若起，其国必亡。据探马来报，曹魏已集结了许多兵马，极

有可能进攻西蜀。”

孙权听到这个消息，沉思道：“西蜀若亡，必亡于曹魏之手。依爱卿之见，曹魏将如何进攻西蜀？”

张昭眯起双眼分析道：“曹魏可在上庸、长安和陇西之地进驻重兵，西蜀一旦生乱，就可以数路兵马齐发，长驱直入，而我东吴仅能从秭归城逆流仰攻，山川险阻重重，绝不可能抢在曹魏之前占据西蜀。”

孙权忧虑道：“西蜀若亡，对我东吴来说，就是最危急的时刻。我们一定要设法阻止西蜀生乱。不知爱卿有何妙计？”

“西蜀是否会生出大乱，要看诸葛亮是否有能力控制全局。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是绝不能让曹魏独占西蜀，将我东吴置于险地。”张昭拱手道，“请大王下旨立即拜征北将军、永安侯朱然为大都督，领五万精兵驻守江陵，声言将大举进攻白帝城。”

“不，此时不可进攻西蜀。”孙权摇了摇头，“西蜀虽然疲惫，却占有地利。我东吴虽是兵强马壮，但也很难迅速攻入蜀地，一旦我军陷入苦战之中，曹魏必会趁机从背后袭来，一举全歼我军，并顺势攻占西蜀，果真如此，我东吴离灭亡之日，也是屈指可数啊。”

张昭听了，忽然站起身深施一礼：“大王见识深远，微臣远远不及也。”

孙权微微一笑道：“依孤王想来，爱卿之计，绝非仅仅是声言进攻白帝城。”

“大王圣明。江陵地当冲要之处，既可西进，也可北上。我东吴大军驻守江陵，明为进攻西蜀，实为防备曹魏。一旦西蜀生乱，曹魏发兵向西，我江陵之军就立即轻装北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曹魏之都洛阳。”张昭兴奋不已，双眼闪闪发亮，“如此一来，曹魏西攻之兵将不得不回救洛阳。”

“妙！爱卿此计，可谓围魏救赵，不，应是围魏救蜀也。”孙权击掌道，“西蜀既已生乱，必不可救。一旦曹魏西攻之军后退，孤王当征发倾国壮丁，溯江而上，一举攻灭西蜀。”

曹魏集结大军的消息也传到了成都。丞相府的书房中，诸葛亮神情凝重地接过马谡手中的绝密文书。这份文书说曹魏已从各郡县调集了十万精兵，正在洛阳城中日日操练，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对蜀汉发起进攻。诸葛亮放下文书道："十万精兵集结于洛阳，每日粮草便要耗费不少，不久必定有所行动。只是如此大张声势，有些不合兵法啊。"

马谡眼中透出难以掩饰的忧愤之意："西蜀地势险要，只要我们死守不出，就算曹魏真的以十万精兵来攻，也并不可怕。此刻真正可怕的，不是外敌，而是内贼啊。"

诸葛亮警惕道："内贼，谁是内贼？"

马谡毫不犹豫道："中都护李严！"

诸葛亮脸色陡变："幼常，我知道你对中都护大人成见极深。但在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大汉必须上下同心，方能渡过难关。你万万不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己之好恶，就对先帝的托孤大臣妄加指责。"

"属下并非妄加指责！"马谡激动道，"属下已得到密报——李严的部下曾多次向东吴兵马挑战。此外，他还强行将许多运粮壮丁留在营中，充作军卒。"

诸葛亮震惊道："什么？我军竟向东吴兵马挑战？我回来之前，明明已下令让各军严守营垒，不得轻举妄动！"

马谡愤愤道："可是李严他根本就未将丞相大人的教令放在眼中，日日去东吴营前挑战。"

诸葛亮担心地问道："东吴兵马如何应对我军的挑战？"

"东吴自是不肯示弱，亦是出兵迎战。"马谡皱眉道，"只是东吴兵马一旦出击，李严的部下就迅速退回到营中。"

诸葛亮又急忙问道："那东吴兵马呢？是就此退回，还是强攻我军营垒？"

"东吴兵马每次都是主动退了回去。"马谡见诸葛亮默然无语，似是陷入沉思，咬了咬牙，继续劝说道，"东州派终于露出了他们的真面

目。李严此举，用意极为险恶。他分明是想引诱东吴兵马大举来攻，然后借此要挟朝廷，将各处兵马调往白帝城。李严身为托孤大臣，官据中都护，在白帝城中拥有决断之权，一旦国中兵马云集白帝城，李严的权势就将迅速扩张，谁也无法控制。到了那时，李严和东州派朝臣就可以为所欲为，后果……后果不堪设想啊。”

诸葛亮陡然从案几后站起身，在书房中来来回回地走着。

“丞相大人，李严的阴谋若是得逞，大汉必亡。”马谡也站了起来，“丞相大人应该当机立断，立即诛杀李严。”

诸葛亮沉重地摇了摇头。李严其人颇有才干，同时性情孤傲，心思缜密。虽然不知道当日白帝城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能被刘备托付重任，必不是碌碌之辈。两年来，蜀汉并未从与东吴的战事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被拖累得民生凋敝、军心涣散，李严一直在白帝城中，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却还是一反常态地挑衅东吴，他要把东吴的压力转化为自己的权力——尤其是兵权。尽管如此，诸葛亮现在也不能拿李严开刀，而李严也很清楚，所以才会如此肆无忌惮。想到此处，诸葛亮长叹一声。

马谡试探道：“丞相大人……”

诸葛亮看着马谡，缓缓道：“此时此刻，不论我们用什么方法，什么罪名诛杀中都护大人，都会在国中引发大乱。当此外敌虎视眈眈之际，国中生乱，无异于自取灭亡。”

马谡诧异道：“难道……难道就让李严一步步实现他的阴谋？”

“你错了，中都护大人必须是大汉忠臣。”诸葛亮盯着马谡，神情异常严厉，“中都护大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大汉，绝不会有什么阴谋。”

“必须是大汉忠臣？”马谡若有所悟，又有点想不通，“可是李严他……”

诸葛亮打断马谡的话道：“中都护大人必须是大汉忠臣，只有这样，国中才不会生出内乱。中都护大人才智过人，尤其善于审时度势，能够在最紧要的关头做出正确的决断。当年刘璋令中都护大人领三万精

兵驻守绵竹，阻挡先帝进入成都，谁都认为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但中都护大人却断然做出了投诚的决断，不仅使无数生灵得免涂炭之灾，更使我大汉得到了数万精锐兵卒，为先帝平定益州立下了大功。”

马谡不满地嘟囔道：“李严只是……只是为情势报迫，不得已才……”

“你错了，中都护大人是看清了情势。”诸葛亮肯定地道，“眼下，中都护大人也一定会看清眼前的情势，再次做出正确的决断。”

“可是眼前的情势……对朝廷十分不利啊。”马谡怎么也不明白，眼下这国中新君年少、内部民生困顿、外部强敌虎视的情势，如何能让野心勃勃的李严改变心意。

“幼常，越是不利的时候越是要慎言慎行，今日你这番牢骚千万不可与外人道。”诸葛亮语重心长道，“事在人为，眼前的情势会发生变化。”

马谡眼中一亮，他知道眼前这位自己最信任的丞相，一定早就想出了制约李严的办法。

“幼常，请你立刻动身去往汉中。”诸葛亮沉稳道，“汉中太守魏延性喜冒险，我担心他会主动向敌军挑战，你一定要提醒他，让他坚守营垒。汉中有两万精锐兵卒，所需粮草甚多。幼常应在适当之时，请魏延亲领兵卒来到成都，督运粮草。”

闻言，马谡兴奋道：“是！”

带着李严的手书，陈奉日夜兼程赶回了成都，马上求见吴懿。气派的国舅府中，吴懿坐在彩漆案几后，手捧书信认真地看着。陈奉坐在吴懿的对面，微微低着头，满脸都是谦恭的笑意。

“好，好，好！”吴懿连声称赞，将书信缓缓放在案几上。

“国舅爷，因军情紧急，中都护大人书写匆匆，有些肺腑之言尚未来得及在信中说出。”见到吴懿的反应，陈奉松了一口气，压低声音，“中都护大人说——依大汉之惯例，似国舅爷这样功勋卓著，德高望重之贵戚，理应被皇上拜为大将军，与丞相大人和中都护大人共掌朝

政。”

吴懿连连摇头，但眼中却闪烁出异样的光彩：“中都护大人过誉了，本将军乃一粗莽武夫，何德何能，岂敢居于大将军之位？”

“国舅爷文武双全，深谋远虑，莫要过于谦虚。”陈奉忙道，“如今东吴猖狂，竟趁先帝去世发大兵来攻。中都护大人独力难撑，还望国舅爷能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让皇上速速下旨，发兵增援。”

“中都护大人信中所言极有道理——朝廷理应以东取荆州为立国之策。”吴懿点头应道，“陈老先生放心，本将军与中都护大人曾经同生共死，此刻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中都护大人独自抵挡强敌。”

陈奉心中窃喜，忙拱手道：“多谢国舅爷。老朽已将中都护大人的奏章送到了宫中，还望国舅爷能及时提醒皇上——早日定下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使我大汉上下同心，以完成先帝之遗愿。”

吴懿微微一笑道：“不仅本将军会提醒皇上，太后娘娘也会提醒皇上——东取荆州，是朝廷唯一可行的立国之策。”

陈奉本来还准备旁侧敲击，让吴懿去劝说太后，此时更是喜出望外：“国舅爷见识高远，深明大义，不愧为先帝信任的忠贞之臣。”

吴懿脸上忽地现出忧色：“可惜朝中并非人人愿做大汉的忠贞之臣。此时此刻，有人竟然趁朝中危难之时另生事端，谋取私利。”

陈奉一惊，试探道：“莫非朝中出了什么事端？”

吴懿叹了口气：“近日丞相府忽然发出一道教令——令各军营速速将老弱伤病之卒放归乡里。此外父子兄弟同在军中者，放其父兄回乡，身为独子者亦应放回。”

陈奉思忖片刻，神情肃然道：“阴谋，阴谋，此乃极为险恶之阴谋，国舅爷一定要阻止！”

吴懿不动声色道：“不会吧。丞相大人的教令怎么可能是阴谋呢？”

“如今国中掌有军卒最多者，共有四人。一为中都护大人，掌有白帝城的两万军卒和江州的一万军卒。二为赵云，掌有御营一万军卒。三

为魏延，掌有汉中两万军卒。四为国舅爷，掌有一万军卒。”陈奉对蜀汉各方势力如数家珍，“在众人眼里，中都护大人和国舅爷是所属东州派的人，而赵云和魏延则是荆州派的人。但那些荆州派的朝官自诩为先帝的功臣，一向盛气凌人，看不起东州派和益州派，一心想独占朝中大权。若依丞相大人的教令行事，赵云手下的军卒，一半是皇宫护卫，几乎不用放一人回乡；另一半则是东征归来的军卒，可能要放回两三千人。至于魏延，手下大多是从荆州带过来的精锐军卒，也放不了几个人回乡。而中都护大人手下的军卒，多为新征之兵，父子兄弟俱在营中者比比皆是，自然放归乡里者为多。只怕……只怕至少要放一半人回乡。”

“本将军这边的情形和中都护大人差不多，一样要放回一半人。如此一来，中都护大人和本将军要减少两万人马，而赵云和魏延加起来，所减人马也不会超过五千。”吴懿细细一算，不觉皱起了眉头，“本将军和中都护大人的兵马，合起来本有四万，这么一减，只剩下两万。赵云和魏延的兵马，本有三万，稍减之后，仍有两万五千。这……”吴懿陡地停住了话头，不愿再说下去。

“两万五千对两万，只不过是荆州派的第一步，一旦让荆州派得逞，必定会步步紧逼，进一步扩大优势。”陈奉接过话头，“国舅应该让皇上和众朝臣知道——丞相大人的教令完全错了。当此东吴猖狂之时，怎可削减军卒？丞相大人身为托孤大臣，万万不可受人迷惑，随意做出危害江山社稷的昏庸之举。”

吴懿迟疑道：“丞相大人是……是受人迷惑？”

陈奉解释道：“先帝让皇上对丞相大人尊以父礼，是相信丞相大人是一个真正的忠贞之臣。只可惜丞相大人身边有太多荆州派的阴险小人，因此才会受到迷惑。以老朽想来，皇上应该会赞成这样的说法吧？”

吴懿知道刘禅对诸葛亮既尊敬又畏惧，若非如此，绝不可能反对诸葛亮的教令，不由连连点头：“不错，不错。先帝至圣至明，绝不会看错人。但丞相大人却是看错了人，以至于身边有太多的奸恶之徒。”

陈奉知道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微微笑道：“中都护大人也十分相信丞相大人，特地让老朽给丞相大人带来了一封书信，盼着丞相大人能与中都护大人同心协力，辅佐皇上完成先帝的遗愿。”

吴懿搓了搓案几上的那封信："这么说，陈老先生已到丞相府去过？"

陈奉恭敬道："怎么会呢？在满朝文武之中，中都护大人最敬重的就是国舅爷，老朽拜见国舅爷之后，才会去往丞相府。"

闻言，吴懿满意地笑了。

送走陈奉之后，吴懿又展开李严的书信看了一遍，心花怒放。他虽答应陈奉要说服太后吴氏，将东取荆州定为立国之策，但吴氏也不是任人摆布之人，如果此策让李严手中权力过大，必不会被吴氏接纳。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吴氏既忌惮诸葛亮、又不放心李严、一心希望刘禅能掌握大权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权势。如今的情势对吴懿可谓天赐良机，东州派重臣李严主动推举他当大将军，荆州派重臣廖立因刘禅纳采问名之事，经常面见太后，前日也推举他当大将军。朝中两大势力合力，太后吴氏自然能看出，吴懿就是当下制衡诸葛亮和李严的最佳人选。听说前几日刘禅竟被吓得向诸葛亮下跪，太后知道后异常不悦，只要能削弱诸葛亮的权力，她一定不会反对自己这个亲哥哥。一旦说服太后，吴懿再按约定推举廖立为益州牧，届时朝中丞相诸葛亮、中都护李严、益州牧廖立和自己这个大将军共执朝政，诸葛亮再也不能独揽大权了。想到此处，吴懿得意地大笑起来。

丞相府书房中，案几上堆满散乱的卷宗，诸葛亮正在埋头批阅。蚕儿悄无声息地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羹汤。她见到诸葛亮，连忙弯下腰来，深施一礼。

诸葛亮一看是她，面露不悦之意："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不要到这儿来，你怎么不听？"

蚕儿慌忙道："是，是夫人……夫人说，这碗汤要趁热喝。"

诸葛亮苦笑一下："又是夫人，你先放这里吧。"

蚕儿将端着汤的托盘放在案几上，侧着身子，退后几步，侍立在旁。诸葛亮皱起了眉，看着那碗汤，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此时，书房外响起诸葛乔的声音："丞相大人，侍中大人求见。"

诸葛亮略感意外，提高声音道："请侍中大人进来。"说着，向蚕儿摆了摆手示意她先出去。

蚕儿垂首退出书房，刚走到台阶前，就看见廖立迎面走了过来，连忙后退弯腰侧立。

廖立没想到会在这里看见蚕儿，不由放慢了脚步，多看了蚕儿两眼。察觉到诸葛乔还在，立刻掩饰地伸出手，整了整衣袍，然后咳嗽一声，缓缓踏上台阶，走进书房。

诸葛亮从案几后站起，廖立走到案几前行礼道："属下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抬手虚托："公渊不必多礼，请坐。"

二人神情凝重地在案几两侧坐下。

诸葛亮将那碗汤推到一旁，道："公渊今日来此，不知有何见教？"

"属下早该来拜见丞相大人。但当此非常之时，朝廷内外议论纷纷，属下为避嫌疑，故迟至今日方来。"见诸葛亮神色如常，廖立心下稍定，继续道，"这些议论对丞相大人甚为不利，说是丞相大人欲独掌朝政，然后以荆州派为爪牙，驱尽朝中的东州派和益州派。"

诸葛亮深知廖立为人，对他也颇为信任，但近日廖立经常出入皇宫，面见太后又曾见过吴懿，他是否在复杂的局势中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此次究竟为何而来？诸葛亮目光异常锐利，问道："公渊听了这些议论，有何感想？"

廖立有些心虚地移开视线："人言可畏啊。在众人眼中，属下亦是荆州派的人物，因此在言语行动上不得不格外谨慎。如今国事艰难，属下忧心忡忡，日夜不安啊。"

诸葛亮淡淡道："公渊才智过人，见识深远，对国事一定是早有主见，何至于忧心忡忡、日夜不安？"

"属下以为，国事虽然繁复纷杂，但最要紧的，只有两件事——立国之策和治国之道。这立国之策，当是'以静制动，无为而为'。这治国之道，当是'以和为贵，分而治之'。"廖立说起治国之道，竟是滔滔不

绝，“如今国事艰难，本该上下一心、以图兴复，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却明争暗斗，属下是以忧心不已。”

诸葛亮默然无语，似是陷入沉思之中。

廖立有些紧张地探询道：“丞相大人……”

诸葛亮心中略感惊讶，廖立的想法与自己相去甚远，二人相识多年，他背地里亲近太后、国舅，还瞒着自己，这番话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关系？想到此处，诸葛亮试探道：“还请公渊指教，何为‘以静制动，无为而为’？”

“如今我大汉犹如重病之人，身体极为虚弱，当以静养为主。动则生事，生事必不可静。故欲静必先制动。无为方可不至生事，故无为应是朝廷之大为。不做事，便不会生出事来，这就是以静制动。将无所作为视为最大作为，这就是无为而为。”廖立肃然道，“无为而为，亦是圣人之言，当初高祖皇帝以此立国，终成盛世。”

诸葛亮点点头：“那么‘以和为贵，分而治之’，又是什么？”

廖立有点激动，扬声道：“不争即为和，如今朝廷派别分立，极易引起争执。当此国家虚弱之时，争则必乱，乱则必亡。故当以和为贵，止其争执。朝中所争，权也，分其权而治，人心必服，和必至。和至则不争矣。”

诸葛亮心知终于说到廖立此次的目的，倒要看看他所谋究竟何为，不动声色道：“公渊所言，其实就是分其权而治，唯有分其权而治，才能不争。但如何分其权而治？公渊心中想必已有详尽的举措。”

“朝中权柄，当由丞相、中都护、大将军、益州牧共同执掌。”廖立拱手道。

诸葛亮手指轻叩案几问道：“依公渊看，谁可担任大将军和益州牧？”

“大将军人选，国舅吴懿最为合适。”看着诸葛亮深不可测的眼神，廖立心中一虚，干咳一声硬着头皮继续道，“吴懿为东州派中人物，东州派若已占有大将军之位，益州牧就应该由荆州派中才德俱全者担当。

这个，这个……”

诸葛亮微微一笑，注视着廖立的双眼：“所谓荆州派中才德俱全者，自然非公渊莫属。”

廖立不安道：“属下岂敢……只是……属下……属下该告退了。”

诸葛亮竭力保持着平静，语气中却还是隐隐透出一丝怒意：“公渊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廖立更加惶恐，急忙道：“没有了，属下告退！”

廖立神情慌张，急急地退出诸葛亮的书房，门外，黄氏早已等候多时。蚕儿被诸葛亮打发走后，黄氏反复追问发生了什么事，蚕儿只是支支吾吾。黄氏自然知道诸葛亮的性子，想来为蚕儿说几句话，走到书房外，诸葛乔说诸葛亮正在与侍中廖立议事，黄氏便在门外等候。廖立激动时所说的话，她也听到了几句。廖立见黄氏在门外，心里一惊，连忙弯腰施礼。黄氏侧过身子，还了一礼。

黄氏走进书房时，看见诸葛亮正愤怒地在书房中来来回回地走着，自言自语道：“无耻，无耻！”

黄氏长叹一声：“夫君错了，错了！”

诸葛亮愕然道：“我错了？”

黄氏缓声道：“夫君以为，此时侍中大人说‘分其权而治’，是借国家危难之时谋取私利，欲窃夺朝中权柄，实为无耻之徒。”

诸葛亮愤然道：“难道不是吗？”

黄氏摇头道：“不是。”

诸葛亮急道：“夫人怎么……怎么可以是非不分？”

“我只是一个褊狭妇人，不懂什么是非。我只知道侍中大人所说的一切，对夫君最为有利。”黄氏拉着诸葛亮坐下，“我不知道，权在侍中大人眼中是什么，在中都护大人和国舅爷眼中是什么。可我知道，权在夫君眼中是什么。权在夫君眼中，就是必须用生命去信守的承诺。为了

这个承诺，夫君正在背上那终生也无法解脱的重担……”

诸葛亮陡然打断她：“夫人！”

“夫君，不管你是不是听得烦了，我都要说——我不愿意眼睁睁看着夫君去背负那个重担，我不愿意！”黄氏凄然道，“夫君为何要独自背负那重担呢？此时此刻，侍中大人的‘分其权而治’，正好可以减轻夫君的重负。还有，侍中大人的无为而为，也能让夫君不用多费心力，安然做一个太平丞相。”

诸葛亮沉重地摇了摇头：“夫人，你不明白，真不明白啊。此时国中情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以大汉眼前之弱小，退则必亡。在此危难之时，朝廷又怎么可以无为而为呢？如今大汉元气大伤，疲惫至极，偏又面临强敌，更须集中有限之人力物力，因此权柄必须操之于上，又怎么可以‘分其权而治之’呢？”

“权柄必须操之于上？”黄氏苦笑道，“这个‘上’在你心中是皇上，但在旁人眼中，这个‘上’却是夫君。”

诸葛亮正色道：“我会让众人知道，这个‘上’必须是皇上，只能是皇上。”

黄氏叹道：“夫君啊，如果皇上真的能够将权柄操于手中，先帝就不会让夫君成为托孤大臣，更不会让皇上尊夫君为相父。”

诸葛亮皱眉道：“怎么能这样说，先帝是信任我。”

“先帝是……”看到诸葛亮眼中难以掩饰的怒意，黄氏忽然停住了话头，一阵沉默之后，幽幽道，“我不想让夫君生气。我只是一个妇人，也不应该在夫君面前议论朝政。可是先帝的安排，已使夫君成为众人争权夺利的靶心，不知有多少暗箭正在射向夫君。我真盼夫君能够接受侍中大人的建言，无为而为，分其权而治。我相信，夫君如果愿意这么做，众人一定是皆大欢喜，大伙儿的日子都能过得平平安安。”

“什么平平安安，这是苟且偷生！”诸葛亮竭力保持着平静，“如果我愿意苟且偷生，当初会离开卧龙岗，会离开茅庐吗？”

黄氏急道：“可现在已不是当初了啊。”

“但我还是当初的我。”诸葛亮淡淡地说着，大步走到窗前向外看去，窗外风声萧萧，阴云满天。诸葛亮仰望天空，放声吟诵——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

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仿佛满腔的忧郁愤懑已随着那吟诵一扫而空，诸葛亮神情飞扬，眼中充满了自信和豪情。

黄氏凝望着诸葛亮，泪眼模糊，她仿佛又看到了那座草堂，年轻的诸葛亮端坐在草堂上，双手抚琴，高声吟诵……

蚕儿的卧房陈设简洁，床榻坐席等用具一应俱全，但多余的装饰一件也无，和她的打扮一样朴素清简。蚕儿端坐在卧房窗前的芦席上，从怀中拿出一幅绢巾，绢巾画着山水图形，染有几滴暗红的血迹。蚕儿凝视着绢巾，眼中泪光盈盈。这是她父亲的遗物，如今父亲在九泉之下，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没有着落，实在是有负父亲的期望，也辜负了廖大人的苦心安排。在这样的世道之中，蚕儿身为女子，虽一天也没有忘记父亲的心愿，但又能做些什么呢？想到诸葛亮皱起的眉头，蚕儿的心仿佛被一根无形的丝抽紧了。正思忖间，窗外忽然有人影出现，蚕儿心里一惊，迅速抹去眼中的泪水，将绢巾藏入怀中。

黄氏从外面走了进来，蚕儿连忙站起身，上前行礼。黄氏微笑着摆了摆手：“蚕儿，你坐下吧。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这儿就是你的家，别那么拘束。”说着，黄氏在席上坐了下来，蚕儿退后一步，挨着席边坐下。

黄氏四面看了看，问道：“你还住得惯吗？”

蚕儿垂首道：“小婢得蒙夫人收留已是感激不尽，又单独住这么大的房屋，实是不知……不知如何说才好。”

黄氏不高兴道：“看看，你又这么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你没有卖身，我更不是你的主人，这个‘婢’字，再也休提。”

蚕儿更惶恐了：“夫人，我……”

“想必你早已明白，我为什么让你来伺候丞相大人。”黄氏握住蚕儿

的手，“这两年，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人，可是总也找不到。直到看见了你，我这番心愿才算有了着落。”

“侍中……侍中夫人对我说过。”蚕儿脸上浮起红晕，“可是丞相大人……”

黄氏轻叹道：“唉！丞相大人眼里只有国事，哪里看得见我的一片苦心呢。”

蚕儿的声音细不可闻：“丞相大人太……太辛苦了。”

“我真不愿意看到丞相大人这么辛苦，可是我没有办法……”黄氏眼中一片潮红，声音渐渐哽咽。

蚕儿面对着神情悲伤的黄氏，不知所措道：“夫人，夫人……”

“唉！也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谁让丞相大人会遇上先帝呢。”黄氏心情激荡，“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丞相大人既然认定了先帝是主，就绝不会放下先帝交给他的这副重担。如今我只能盼着皇上能明白丞相大人的一片苦心，千万不要让他为难。”

蚕儿听着这番话，脸上露出了似懂非懂的神情。黄氏看她这副不谙世事的样子，不禁莞尔，这些话在心中积郁已久，诸葛亮又不肯听，此时竟在蚕儿面前情不自禁地说了出来，但她一个小姑娘，又哪里会懂这些道理呢？

此时，诸葛亮把诸葛乔叫进了书房，以手抚额问道：“乔儿，你母亲近来去过田庄吗？”

诸葛乔答道：“自从父亲回到成都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到田庄去过。”

“我看你母亲气色不太好，是不是应该让她到田庄去住一阵子？”诸葛亮用手指揉了揉太阳穴，心中烦闷稍解，“朝中正当多事之时，你母亲留在府中，不免会为我过于担忧，长此下去，身子只怕难以承受。”

诸葛乔点头道：“是啊。母亲近来心思太重，以至于寝食难安，比从前消瘦了许多。”

“所以我才想让你母亲到田庄去。你母亲一向喜欢田庄的日子，也许到了田庄，她就会忘了心中的烦恼。”诸葛亮终于说到正题，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我本想让你陪母亲去往田庄，可近来府中事情很多，一时又离不了你。嗯，就让那个蚕儿去伺候你母亲吧。”

诸葛乔迟疑道：“只是，只是……”

诸葛亮略感意外：“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只是想起了一件事，”诸葛乔支支吾吾道，“方才在书房外，孩儿发现侍中大人好像……好像早就认识蚕儿。”

诸葛亮若有所思道：“原来……是这样啊。”

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诸葛亮不知是该感谢廖大人，还是该感谢自己那位夫人，不由苦笑起来。

刘禅满脸倦意，随手拿起青玉案几上的一卷文书打开，黄皓又捧着几卷文书走过来。刘禅见状，挥手道：“去去，眼前的朕还没有看完，你倒又拿来了一大堆，你想累死朕啊。”

黄皓赔笑道：“这几卷贴着羽毛，是紧要文书，皇上应该先看。”

刘禅看了看，那几卷文书上果然粘贴着色彩鲜艳的羽毛，十分醒目，只好不情愿道：“拿过来吧。”

黄皓连忙将贴着羽毛的文书放在了刘禅面前。刘禅将手中的文书扔在一旁，然后拿起一卷贴着羽毛的文书，展开观看。看着看着，刘禅眉开眼笑，高声念了起来：“……荆州乃天下之咽喉，朝廷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必先夺取荆州之地。故东取荆州，应为朝廷立国之策，万万不可动摇……好，好！父皇不能回到成都，正是因为孙权那贼抢去了荆州。朕若能夺回荆州，也算是替父皇报了仇……”正说着，刘禅陡然停住了话头。

黄皓忙道：“皇上怎么啦？”

刘禅茫然道：“这、这上面说的立国之策，和相父说的不一样啊。”

黄皓解释道：“这是中都护大人上的奏章。中都护大人是先帝留下

的托孤大臣，皇上应该像尊重丞相大人那样尊重中都护大人。”

“可是，中都护大人为何与相父说的不一样？”刘禅满脸愁云，“朕应该听谁的话呢？”

黄皓哭笑不得，小心翼翼道：“皇上是君，朝中的事情都应由皇上来决断。”

“可是这两个托孤大臣说的不一样，朕没法决断啊。他们这样说，不是故意让朕为难吗？”说着，刘禅放下手中的文书，又打开了另一卷贴着羽毛的文书。

看了几行字，刘禅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啊，孙权那贼居然派大兵攻我大汉，中都护……中都护大人请求朝廷火速派兵救援。”

黄皓一听也慌了：“这是大事啊，皇上应该立即上殿，召集大臣商议。”

刘禅像扔掉一块火炭那样扔掉文书：“不，朕不上朝，朕不上朝……”

黄皓急切道：“皇上，先帝……先帝可不愿意看到皇上是这个样子啊。”

刘禅的眼圈顿时红了起来：“父皇，儿臣……儿臣该怎么办啊。儿臣并不是不愿上朝，儿臣只是……只是害怕见到相父……”

黄皓更加急切了：“皇上，皇上千万不能这样说啊。皇上是君，君为臣纲！皇上怎么能害怕丞相呢？”

“朕，朕……”刘禅陡地跳下御榻，就往殿外走去，“朕要去见太后。”

黄皓顿了顿足，急忙跟上。

刘禅径直走到太后寝殿，行过礼后，吴氏和刘禅分别坐下。吴氏怜爱地说道：“皇上瘦多了，可要注意饮食啊。皇上的身体还未长足，能多吃一点，就一定要多吃些。”

“是，多谢母后。”刘禅道，“儿臣……儿臣也许该上朝了。”

吴氏高兴道：“好啊，朝中的大臣都在盼着皇上早日上朝呢。”

刘禅苦恼道：“可是……可是儿臣不知该怎么面对那些大臣，同一件事情，他们却偏偏说得不一样，儿臣不知……不知如何才好。”

“皇上每天都会来请安，可曾听我谈起过朝中之事？”吴氏神情肃然，“后宫妇人不论多么尊贵，也不应干预政事。皇上对朝中之事若有什么疑惑，应该召来大臣商议。”

刘禅更加苦恼了：“可是……儿臣就算见了那些大臣，也不知该说什么。”

“皇上是一国之主，心中一定要有主见。皇上心中有了主见，自然就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些大臣。”吴氏心中一阵难过，刘禅只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年，如何是诸葛亮、李严这些老谋深算的大臣们的对手，若是不能利用权臣之间的矛盾迅速成长起来，只怕日后日子更难过。想到此处，吴氏委婉道，“比如一件事情，大臣们的说法各不相同……嗯，比如……”

刘禅接过话头：“如今就有一件事情，说的是大汉的立国之策，相父和中都护的说法大不相同。相父要与东吴和好，中都护却要东取荆州。儿臣……儿臣不知该听谁的。”

吴氏点点头道：“对于大臣们的不同说法，皇上应该用心去仔细体会，感觉到哪一种说法更合理、更有利于朝廷，就赞同哪一种说法。”

刘禅苦着脸道：“儿臣……儿臣感觉中都护的说法更合理。可是相父……相父肯定不会赞同中都护的说法，这，这便如何是好？”

吴氏微微一笑：“你别忘了，你是君，相父是臣。”

刘禅一怔：“可是父皇……”

吴氏和蔼道：“先帝让皇上尊诸葛丞相为父，是为礼敬，是盼着诸葛丞相能竭尽忠诚，辅佐皇上。皇上有了主见，身为臣下的诸葛丞相自当全力赞同，绝不会、也绝不应该有另外的想法。臣下不赞同君上，又能赞同谁呢？如此，诸葛丞相方不负先帝对他的一片殷切期盼之心。”

刘禅默然不语，似是若有所悟。

告辞太后，刘禅缓缓走在皇宫御道上，口中念念有词："相父是臣，相父是臣……"黄皓紧跟在他身后，刘禅忽然停下了脚步，"不对，不对。"

黄皓忙道："皇上，什么不对？"

刘禅苦恼道："朕、朕还是应该听相父的话。父皇当初出征之时，反复叮嘱过朕，说宫外之事，朕一定要多听相父的话。这宫外之事，不就是朝政之事吗？朕如果不听相父的话，父皇在天上一定会很不高兴。"

"皇上可不能这样想啊。当初皇上只是太子，当然应该多听丞相大人的话。可眼前皇上是……是一国之君啊。皇上身为一国之君，怎么可以事事以臣下的话来做决断呢？"黄皓小心翼翼道，"皇上还是多想想上朝的事儿吧。"

刘禅恨恨道："是谁兴的混账规矩——做皇上也就罢了，还要上朝，天不亮就得起床。"

黄皓赔着笑道："不上朝，那还算什么皇上。"

"算什么皇上，不看文书不行、不上朝不行、不娶黑妞也不行的皇上。"刘禅说完，快步向前走去，似乎要把这些事都甩到身后。

刘禅即将上朝的消息很快在宫中传开了，太后寝殿中，一只鲜艳的彩锦包袱放在案几上。

吴氏问道："今日初几？"

巧娘答道："回太后娘娘，今日初八。"

吴氏抚摸着彩锦包袱道："初十是我小侄儿的生日，我多少应该送他点礼物。嗯，礼物都在这包袱里，你今日就送到国舅爷那里吧。"

巧娘道："是。"

“你且过来。”吴氏陡然压低声音，“我有几句话要告诉国舅爷，你一定要牢牢记住。”

巧娘靠近吴氏，边听边连连点头：“好的，奴婢记住了。”

国舅吴懿府中，花园里姹紫嫣红，曲径通幽。吴懿领了太后的赏赐，千恩万谢地将巧娘送出国舅府，此时正和前来拜访的侍中廖立缓缓走在曲径上。吴懿叹了口气道：“听说皇上马上就要上朝了，侍中大人对朝中的局势怎么看？”

廖立摇了摇头道：“朝中的情形不太好，听说这个月的俸禄要减半，人心更加不安啊。”

“何止是俸禄要减半，营中的军卒也要大减。这个时候削减军卒，不是什么好事。”吴懿压低了声音，“朝中没有好主意也就罢了，可坏消息却是越来越多，听说孙权那贼竟然派出重兵攻击白帝城，中都护大人已请求朝廷火速增援。”

廖立陡然停下了脚步，神情异常凝重：“这样的情形对于中都护大人来说，也许不是一个坏消息。”

吴懿点点头道：“是啊。果真如此，中都护大人肩上的担子就会很重，大汉基业是否能得以保全，几乎全系于中都护大人一身。”

“中都护大人一向胸怀大志，而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往往会主动寻找承受重担的时机。中都护大人是一个很善于把握时机的人，又文武双全，才智过人，朝廷就算不派出救兵，他也能轻松击退强敌。”廖立有意将“轻松”二字说得很重。

吴懿试探道：“既是如此，中都护大人又为何会请求朝廷火速增援？”

“中都护大人是想以此告诉朝廷——东南才是最为要紧的所在，朝廷必须全力经营东南，才可以保全大汉基业。”廖立满腹疑云，“莫非中都护大人已有所举动？”

“侍中大人见识果然不凡。”吴懿露出钦佩的神情，“中都护大人已向内宫递上了奏章，恳请皇上继承先帝遗愿，速速定下东取荆州的立国

之策。”

廖立喃喃道：“请皇上继承先帝遗愿？速速定下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厉害，厉害！不愧是中都护大人啊。中都护大人的举动，恐怕并不仅仅限于上一道奏章吧？”

吴懿笑了笑道：“很快就会知道了。”

“中都护大人和丞相大人都是托孤重臣，他们二人的立国之策竟截然不同，必将使朝廷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廖立忧心忡忡道，“朝中的派别之争也将因此更为激烈，说不定就会因此引发大乱，使大汉基业毁于一旦。”

“朝廷唯有尽快定下立国之策，才能避免这种可怕的情形。”吴懿的目光充满期待，廖立几次三番来访，如此明显的示好之意，一定会同意自己的主张，“我们应向皇上进言，定下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以免人心摇摆不定。侍中大人是否赞同？”

廖立毫不犹豫道：“下官绝不赞同。”

吴懿大感意外，一时怔住了，停下了脚步。

廖立也停下脚步道：“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是‘有为’之举。丞相大人的立国之策肯定少不了北伐中原，亦是‘有为’之举。凡是‘有为’之举，下官都绝不赞同。大汉眼前仅有益州一地，且又虚弱至极，唯有‘无为而为’，才是真正可行的立国之策。”

“无为而为……”吴懿若有所思。

廖立肯定道：“有为必将会使朝廷权柄集于一人，只有无为，才能让众多贤者共掌国政。”

“好，好。这无为而为，的确是极好的立国之策，可是……”吴懿连连点头，又连连摇头。

“可是以中都护大人为首的东州派绝不会赞同无为而为，以丞相大人为首的荆州派同样绝不会赞同无为而为。”廖立当然明白吴懿的意思，“也许益州派会赞同无为而为，可他们的力量又太弱小，根本无法与东州派和荆州派对抗。”

吴懿无奈道："是啊，以眼前的情势而论，侍中大人的立国之策根本不可能实行。"

廖立的目光深不可测："所以下官只能赞同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

吴懿又是一怔："这……"

"下官曾对国舅爷说过，今日国中最可忧者乃是贤者不得其位。下官相信，尽快让朝廷确立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必能迅速消除朝中的派别之争，使贤者各安其位，共掌国政。"廖立缓缓道，"东取荆州虽不是一个好的立国之策，但是若有众贤者共掌国政，最终能确定真正可行的立国之策。所以，绝不能让朝廷确立丞相大人北伐中原的立国之策。"

"是啊，丞相大人的权势太重，以至于近来谣言纷纷，使人心惊啊。"吴懿此时才明白廖立来访的目的，"如果丞相大人愿意后退一步，赞同东取荆州，那些谣言就会不攻自破，烟消云散。"

"只是，丞相大人心中只有'匡复汉室，还于旧都'，绝不会赞同东取荆州。"廖立苦笑道。

吴懿重又沿着曲径开始踱步："如果皇上赞同了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丞相大人又会如何？"

"丞相大人是忠贞之臣，当然会遵从皇上的意旨。"廖立跟上吴懿的脚步。

吴懿轻叹道："唉，皇上自幼敬畏丞相大人，做太子的时候又事事以丞相大人的意旨为决断，几成习惯。眼前虽说皇上十分赞同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可是一旦见到了丞相大人，谁也不知道皇上会说出什么话来。"

"身为臣下，理当为皇上分忧。下官相信，如果皇上见到大多数朝臣都赞同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就不会对丞相大人的言语太过在意。"廖立想起在丞相府的书房中，诸葛亮仿佛看穿一切的目光，心中一阵迷茫，不知道自己做得究竟对不对。

吴懿兴奋道："好，好，侍中大人与我的想法竟不谋而合！"

诸葛亮令蜀郡太守杨洪追查谣言的来源，他这几日一刻也不敢松懈，手下的县尉都穿上民服，前往各处打探消息。杨洪分析了各方传来的消息，发现江州主簿陈奉近日来非常活跃，频繁出入于各高官显贵的府邸，似乎有所谋划。杨洪也寻了件常服，亲自盯着这个陈奉。

陈奉今日一大早就进了国舅府，杨洪和手下卢县尉便在国舅府外蹲了半日，谁知这半日里，先是看到宫里的女官来给吴懿送东西，又看到廖立来访，不由暗暗心惊。吴懿虽是国舅，又有征东将军之名，其实手上并无太多实权，为何各方势力竟都汇集于此，竟然比丞相府还要热闹几分？廖立明明是荆州派的大臣，为何要与东州派的吴懿结交？是否暗中领了丞相的密令？这些人究竟有何谋划，国舅府中情形又是如何，一时无法探知，只能耐心等候。

杨洪正等得心焦，看见吴懿亲自送廖立出来，从吴懿脸上抑制不住的得意之色看来，两人似乎相谈甚欢。害怕被认出，杨洪背过身躲进了街角，再次露面时，廖立的马车已经走远，陈奉从国舅府走了出来。杨洪向卢县尉使个眼色，二人忙远远跟在后面。

陈奉一直向城西走去，成都的商人多聚居于此，市井之气扑面而来，陈奉并未拐弯抹角，径直走进了富商秦贵的家中。杨洪小声吩咐卢县尉去查居住于此的是何人，与陈奉有何关系，自己继续在门外监视。

阴暗的客厅中，陈奉和秦贵在铺锦竹席上相对而坐，两人神情肃然。良久，陈奉打破了沉默："孟大王对秦兄的举动很不满意啊。"

秦贵沉声道："在下实在是愧对孟大王的信任，不过在下近来已有所行动，绝不会让那诸葛亮有好日子过。"

"只有彻底对付了诸葛亮，孟大王才会感到放心。"陈奉连连摇头，"秦兄的行动，不过是造些小小的谣言，能有什么用？"

秦贵辩解道："陈老先生休要小看了这谣言。如今蜀中人心惶惶，朝廷里东州派和荆州派水火难容，这谣言此时放出，极有可能引发大乱，使东州派和荆州派互相攻击，同归于尽。"

"可能？这次只是可能？"陈奉嘲讽道，"上次秦兄笃定地说一定能将诸葛亮留在江州，结果又如何？"

闻言，秦贵面红耳赤：“在下……在下……”

“秦兄是个厉害人物，应该拿出些厉害手段来。”看着秦贵不解的眼神，陈奉不紧不慢道，“比如刺客。”

秦贵一惊道：“陈老先生想让在下派刺客去对付诸葛亮？这……恐怕……”

陈奉打断秦贵道：“如果刺客能对付诸葛亮，秦兄还会等到现在吗？”

秦贵试探道：“那……陈老先生的意思是……”

“秦兄可以让刺客去对付另外一个人，”陈奉眯起了眼睛，“国舅爷吴懿。”

秦贵惊得站了起来，但看陈奉并无戏谑之意，又慢慢坐了下来。

陈奉微微一笑道：“秦兄且坐，我们慢慢商议。”

第六章　挑拨离间，黄氏力劝戒杀心

宽阔的演兵场上紧立着一排箭靶，一支支羽箭凌空飞掠，准确地射在靶心上。随着欢呼声，吴懿领着手持长弓的关兴和张绍走到了靶前。吴懿抬手指点着箭靶，满脸笑容道："不错，不错！关贤侄十发中九，张贤侄十发中八，都可算得上神射手啊。"

张绍不服道："刚才突然来了一阵风，这才让我射偏了两箭。不然，这一次我定是十发十中。"

关兴傲然道："这会儿没有风吧，我们再来比试一番，如何？"

"比就比！"说着，张绍转过身就往回走，刚走出两步，只见一个军吏匆匆奔了过来，在吴懿面前跪下道："将军，小人……小人该死，没有领到钱粮。"

"哦？这是何故？"吴懿皱眉道。

"管钱粮的仓曹大人说，国舅爷没有……没有遵行丞相大人的教令，"军吏抬头看了一眼吴懿，声音发抖道，"因此不能……不能得到钱粮。"

吴懿点点头："我知道啦，你回去吧。"

"是。"军吏转身离去。

吴懿望着军吏的背影，眼中透出难以掩饰的愤怒。

关兴困惑道："国舅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人要夺取我们手中的兵权。"吴懿愤然道，"皇上赞同中都护大人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我也赞同。你们应该知道，东取荆州是先帝的遗愿啊。中都护大人和我都盼着皇上能够继承先帝的遗愿，夺回荆州，擒杀孙权那贼，从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有的人偏偏要反对，处心积虑削弱我们的兵权。"

张绍激动道："我也赞成东取荆州！我要杀了孙权那贼，为爹爹报

仇！”

关兴也脸色红涨、青筋毕现：“朝廷若派大军夺回荆州，小侄愿为先锋！小侄誓将杀尽东吴鼠辈，为先父报仇！”

吴懿长叹一声道：“二位贤侄孝心可嘉，如果我们连兵权都没有了，又怎么能去夺回荆州？”

张绍握拳道：“是谁想夺去我们的兵权？”

吴懿黯然无语。

关兴若有所思道：“刚才那军吏说，国舅爷没有遵行丞相大人的教令。难道是……是丞相大人……”

张绍难以置信：“兴哥哥，你在说什么？丞相大人怎么会……怎么会……”

“正是丞相大人要夺去我们的兵权。”吴懿双手微微下压，示意关兴和张绍不要过于激动，“二位贤侄，你们愿意忘掉君父之仇，与东吴和好吗？”

关兴和张绍齐声道：“不，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吴懿面露痛苦之色，“可是丞相大人一心一意想与东吴和好啊，而这就是丞相大人想夺去我们兵权的理由。”

张绍怒睁双眼：“谁想与东吴和好，谁就是我大汉的仇敌！”

吴懿正色道：“不，丞相大人绝不是大汉的仇敌。丞相大人忠心耿耿，是大汉忠臣。先帝信任丞相大人，让皇上以父礼尊敬丞相大人，也正是看中了丞相大人的忠贞之心啊。”

关兴顿足道：“丞相大人若是大汉忠臣，就不应该与东吴和好。”

“丞相大人身边有许多奸恶小人，那些奸恶小人为了一己之私利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精心设下一个圈套把丞相大人绕在了套中，使丞相大人只能依照着他们的谋划行事。”吴懿问道，“二位贤侄，你们听说过朝中有东州派和荆州派之分吗？”

关兴和张绍懵懂道："听说过。"

"这东州派和荆州派之分，就是那些奸恶小人设下的圈套。"吴懿一脸沉痛，"那些奸恶小人因为归顺先帝较早，就自称为荆州派，而把他们看不惯的人和一些较晚归顺先帝的人，全都称为东州派。那些奸恶小人天天在丞相大人耳边挑拨，说什么东州派与荆州派水火不容，东州派一心要灭了荆州派，说得久了，丞相大人也就起了疑心，当真以为朝中有一个处处与他作对的东州派。"

关兴似有所悟道："小侄有些明白了，在丞相大人眼中，国舅爷和中都护大人就是与他作对的东州派。"

"所以，就算皇上赞同了中都护大人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丞相大人也绝不赞同。丞相大人并不是真的想与东吴和好，而是要借此夺去我们的兵权。因为朝廷既已与仇敌和好，自然就用不着我们这样的武将。"吴懿说到此处，又是一声长叹，"唉，丞相大人不明白啊，他这么做正是上了那些奸恶小人的大当。那些小人将会借此良机把所谓的东州派全都赶出朝廷，然后独掌权柄，为所欲为。到了那时，只怕连丞相大人也会受制于他们。先帝千辛万苦创下的大汉基业，亦将……亦将毁于一旦矣！"

张绍急怒交加道："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奸恶小人的图谋得逞！"

吴懿神情凛然道："对！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奸恶小人得逞。皇上明日就要上朝，我们一定要劝说皇上定下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

关兴激愤道："惟愿皇上明日就下令伐吴，不灭东吴誓不还！"

侍中廖立府邸外，高大的车轮缓缓滚过石铺路面，马车一辆接着一辆停在廖府大门前，身穿不同服色的朝官一个接一个从马车里走了出来。下人将客人们一一带进府内客厅，廖立笑脸相迎，与来客一一寒暄。到了黄昏时分，宽敞华丽的客厅上，坐满了身穿官服的宾客，每一位宾客的面前，都摆着一张案几，案几上放着一个玉杯，杯中的黄褐色汤水冒出丝丝热气。众人看着杯中的汤水，不知是何物，脸上满是疑惑。

廖立坐在主人席位上，向众人高声道："诸位大人，此乃茶也，出自江东。在我们益州之地，此物尚不多见，实属珍品。来，来！诸位大

人且请品尝一番。”说着，廖立双手端起玉杯，浅浅饮了一口。

众人模仿着廖立的姿势，纷纷端起玉杯，浅浅饮了一口。

廖立面带微笑道：“诸位大人，滋味如何啊？”

客厅中响起了一片称赞之声。

廖立面有得色：“此茶滋味香浓，尚在其次。其更妙之处，在于饮后能使人目明气爽，神思百倍清醒！”

谏议大夫尹默赞叹道：“妙，果真神妙，下官的眼前竟一下子明亮了许多。”

学士许慈也称赞道：“此茶虽曾听闻，却从未见过，下官的神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过。”

其余官员也纷纷附和。

廖立轻轻放下手中的玉杯，道：“好！明日皇上就将上朝，下官盼诸位大人在朝会之时个个目明气爽，神思百倍清醒！”

众宾客大感意外，不觉面面相觑。

“皇上仁孝圣明，实为千古难得一见的贤君。我辈身为臣子理应竭尽忠诚，维护皇上的威严。”见众宾客默然无语，廖立干咳一声，“下官身为侍中，深知皇上的心意。皇上前些天为何不愿临朝呢？因为皇上思虑深远，欲先定下立国之策。如今皇上已下定决心，要继承先帝之遗愿，以东取荆州为立国之策。此举可谓仁孝矣。皇上深明治国之道，唯才德是举，有意选拔众多贤者，使之各得其位，共掌朝政。此举可谓圣明矣。”

众宾客顿时活跃起来，互相传递着眼色，有的还小声议论两句，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之意。

“只可惜呀，”廖立故意拖长语气，席间的动静渐渐平息，“近来街巷之间流传着许多谣言，于丞相大人十分不利。如果皇上能使朝中贤者共掌国政，那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依下官想来，丞相大人也必定会对皇上此举十分赞同。”

尹默首先应道："丞相大人是名闻天下的忠贞之臣，当然会全力赞同皇上。"

许慈也点头道："丞相大人受先帝重托，理应竭尽忠诚，全力辅佐皇上，维护皇上的威严。"

其余官员一想，这是理所当然之事，自是大声叫好。

廖立满面春风，再一次端起了玉杯道："诸位大人请，请！"

此时的丞相府虽不如廖府这般宾客满堂，但也一派繁忙景象，几名家仆扛着粮袋，从库房中鱼贯走出。黄氏站在库房门旁，面带忧色道："马参军家人口多，粮食快吃完了，我们得帮他们一下，可是我们府中的存粮也没剩下多少啊。朝中的禄米偏又迟迟未能发下，实在是让人担心啊。"

诸葛乔站在黄氏身后，恭敬道："听说朝臣们的俸禄要减半，禄米就算发下来，也不会太多。"

黄氏点了点头："是啊，我们不能完全指望禄米。"

诸葛乔提醒道："幸好我们还有田庄，母亲何不到田庄去看看呢？"

"是啊，我该去看看……我已有好些天没到田庄去了，不知我们请的那几个庄客是不是把田地都伺候好了。"黄氏有点为难，"不过，眼前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你父亲。"

诸葛乔劝道："母亲放心去吧。父亲这儿有孩儿伺候，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黄氏疑惑地转过身，望向诸葛乔道："乔儿，你今天有好几次把话题引到了田庄上，还一次又一次劝我到田庄去。这可不太像你啊，自从你到家里来之后，可从来没有这么多话过。"

诸葛乔心虚地低下了头："孩儿……孩儿担心母亲太过劳累，想让母亲到田庄去歇息几日。"

黄氏微微一笑道："是你父亲让你来说这些话的吧？"

诸葛乔辩解道："孩儿，孩儿真的很担心母亲……"

看出诸葛乔的左右为难，黄氏怜惜道："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担忧，可是，你父亲更需要人为他分忧啊。"

这时，接替诸葛乔守在诸葛亮书房外的家仆陈小七匆匆走过来，弯腰向黄氏和诸葛乔行了一礼："丞相大人请大公子立刻到书房去。"

黄氏点了点头："你快去吧。"

诸葛乔刚赶到书房，就看见诸葛亮神情兴奋地从书房的台阶上走下，高声道："备车，我要立刻到司盐校尉王大人府中去。"

诸葛乔道："是。"

原来，现为黄门侍郎的前太子舍人董允方才来过，与诸葛亮商议明天刘禅上朝一事。这是刘禅第一次上朝，是否需要提醒他些什么。诸葛亮思忖良久，觉得过于掣肘刘禅可能会适得其反，不如让他自己去体会，他才能真正感受到身为皇上的威严和责任。诸葛亮又提醒董允，此时宫中一定要加强防卫，绝不能出什么意外。

董允走后，诸葛亮决定亲自去一趟王连府上，问一下铸造大钱的事进行得如何。朝廷手中有多少钱，对明天的朝议有着巨大的影响，此事绝不可疏忽。

王连仍是一脸病容，蒋琬正好在他府上探病，见诸葛亮来了，二人也不意外，毕竟明日就要上朝，丞相大人要操心的事一定非常多，这大钱之事就是其中一件。王连拿出一枚青色的铜钱摆放在案几上，诸葛亮拿起铜钱掂了掂，分量和普通铜钱无异，又放到眼前仔细观看，上面刻着"伍佰"的字样。

诸葛亮赞许道："公琰这么快就铸成了大钱，不容易啊。"

蒋琬忙道："多亏王大人指教，使属下能及时找到能工巧匠，日夜赶制，这才不至于误了大事。"

"王大人多年来负责朝廷盐铁等实务，经验颇丰，你多多请教是应当的。"诸葛亮又对王连道，"王大人身在病中，心在朝廷，实是让人敬佩。"

王连摆手道："属下只是旧疾复发，歇息了几日已经好多了。"

"王大人已在家中办理公事，属下劝了他好几次，他也不听。"蒋琬半埋怨半担忧道，"今日丞相大人来了，当下一道严令，不准王大人谈论任何公事。"

王连慌忙道："不，不可，属下若不谈公事，这，这旧疾只怕无法好转。"

诸葛亮知道，王连为官多年，德高望重，深得国中商贾信任，保持市场兴旺、增加朝廷的赋税收入，非王连不能为。赋税乃国力之根本，王连对此最为看重，对朝廷的困境也感受最深，虽不得以提出了铸造大钱以解燃眉之急，但他想必非常急于摆脱目前的困境。想到此处，诸葛亮宽慰道："谈公事可以，但一定要少谈，养好了身体，朝廷对王大人还有颇多倚仗之处。"说着，诸葛亮站起了身，"还请王大人在家中好好歇息。"

蒋琬和王连也站起了身，诸葛亮示意王连好好休息，让蒋琬陪他出去。

走出厅堂，诸葛亮放慢了脚步问道："公琰，大钱铸成之后，朝中的支出可以维持多久？"

蒋琬显然心中早算过这笔账，忙回道："在朝中百官俸禄减半、各营兵卒大大减少的情形下，朝廷的支出可以维持六个月左右。"

诸葛亮叹了口气道："六个月……也好，六个月足可以让朝廷缓过气来。"蒋琬犹疑道："可是……"

诸葛亮看了蒋琬一眼道："公琰有话尽可直言。"

"可是这一切全在于丞相大人的教令顺畅啊。"蒋琬尽量用委婉的语气道，"丞相大人的教令若有不畅，朝廷的救时之策就无法实行。"

"是啊，丞相府的教令已是不畅，有些军营中毫无动静，根本就不愿削减兵卒。"诸葛亮叹道，"唉！我连下丞相教令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削减各军兵卒乃是军中大事，若由大臣会商之后请皇上下旨实行，则更为妥当。可是我当时心中无底，不知皇上什么时候会临朝议政，为了不

使朝廷陷于更大的困境，必须迅速做出决断。但愿我的这番苦衷，大伙儿心里都能明白。”

“就怕有些人心里明白，口中却偏要说他不明白。”蒋琬愤然道，“这种情形对丞相大人很不利啊。”

“不是对我不利，是对朝廷不利。”诸葛亮淡淡道，“好在皇上明日就要上朝，今后有关军国大事的政令，都将以圣旨的名义发出。我今日来此，一是探望王大人，二是让公琰把这儿的事情交代一下，立刻回到尚书台。皇上临朝之后，当先定下立国之策，紧接着就会发出众多圣旨，公琰必须对此做好准备。”

“属下遵命。”蒋琬握拳道，“属下将会把近日的丞相教令拟成圣旨，请皇上迅速发出。”

诸葛亮满意地点点头：“好，很好。”

离开王连府邸，街道上已陆续亮起华灯，诸葛亮乘坐的马车向丞相府驶去。丞相府门口，蜀郡太守杨洪在此已经等候多时，看见诸葛亮的马车，激动地迎了上去。诸葛亮看见是杨洪，心里微微叹息了一声，看来皇上上朝之前的这一夜，一定很漫长。

杨洪陪着诸葛亮走进书房，门刚关上，杨洪便迫不及待道：“丞相大人，属下已大致查到了谣言的源头。”

“我果然没看错人，托付给季休的事情必不会让我失望。”诸葛亮先称赞了杨洪，才问道，“造谣的究竟是何人？谣言的源头在何处？”

“造谣的是一个叫秦贵的蜀中富商。”杨洪肯定道，“秦家数代以豪侠名闻蜀中，所结交者多为亡命之徒，原非商贾。秦贵曾随其父在南中住过数年，熟知南中之事。后来秦贵被刘璋看中，召入府中为门客。秦贵借着刘璋之势，独占南中商路，因此暴富。刘璋执掌益州权柄之后，曾许愿让秦贵成为南中大都督，但却因先帝入蜀，此事终未能成。以此想来，那秦贵必是十分仇恨先帝。”

诸葛亮以手指轻叩案几道：“原来如此……他和季休一样是刘璋旧部啊，也就是朝中所说的益州派。”

杨洪急道："丞相……"

诸葛亮笑着宽慰道："不用解释，我若是不信你，就不会让你去查此事了。什么荆州派益州派，在我看来也都是小人们捏造出来挑拨我大汉群臣的。季休是否掌有秦贵造谣惑众的实证？"

杨洪松了口气道："那秦贵十分狡诈，属下未能找到证据。但以各种情形去推测，他十有八九是造谣惑众之徒的指使者。"

诸葛亮想了想，道："若是如此，先不要惊动他。"

"属下……属下很担心啊。"看着诸葛亮探究的眼神，杨洪在心里把近几日的线索理了理，"前几日，中都护大人的心腹陈奉来到了成都。他先往宫中递送文书，紧接着竟然没有来丞相府拜会，而是去了国舅爷府中。在国舅爷府里待了一天之后，那陈奉居然……居然走进了秦贵的内宅。"

诸葛亮默然不语，神情渐渐凝重。

"还有，近几日国舅爷和侍中大人府中的宾客忽然多了起来。"杨洪又道，"不仅国舅爷到侍中大人府中去过，侍中大人也曾到国舅爷府中去过。还有太后身边的宫女，亦曾在国舅爷府中进进出出。"

诸葛亮喃喃道："中都护大人、陈奉、秦贵、国舅爷、侍中大人、太后……"

"属下担心……担心朝中会生出大乱，不如……"杨洪压低声音道，"先把那秦贵抓起来，加以严刑拷打，必能使他开口招供……"

"不，不可如此。"诸葛亮打断他道，"季休，你要牢牢记住，将大乱化于无形，对朝廷最为有利。"

杨洪若有所悟："属下当竭尽全力，不让朝中生出大乱，不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生出事端。"

闻言，诸葛亮满意地点了点头。

此时，书房外传来诸葛乔的声音："父亲大人，江州主簿陈奉求见。"

与杨洪对视一眼，诸葛亮高声道："让他进来。"然后示意杨洪出去。

陈奉刚准备走进书房，几乎迎面撞上一个人，他看清是杨洪，心中惊疑不定，赶紧行礼，杨洪回礼后不动声色地离开了。陈奉定了定心神，在诸葛乔的陪伴下小心翼翼地走进书房，迎着坐在案几后的诸葛亮行以大礼："属下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忙道："陈主簿请起。"

"谢丞相大人。"陈奉缓缓站起身，从怀中拿出一个锦囊，双手平端着高高托起，"属下带来中都护大人书信一封，呈给丞相大人。"

诸葛亮点点头，诸葛乔走上前，用双手接过锦囊，然后缓缓转过身，恭恭敬敬地把锦囊放在诸葛亮面前的案几上。

诸葛亮微微一笑道："请陈主簿回到白帝城后，代我向中都护大人问好。"

陈奉恭谨道："属下遵命。"

"陈主簿从白帝城赶回成都，一路车马劳顿，这么晚了还给我送来中都护大人的信，一定很辛苦，要早点休息才是。"诸葛亮关切地问，"陈主簿还有什么事吗？"

"没别的事了，属下告退。"陈奉悄悄抬起衣袖，揩了揩额上的汗水。

陈奉走后，诸葛亮打开锦囊，展信读了起来。读着读着，诸葛亮脸色越来越阴沉，读到最后怒不可遏，让诸葛乔火速去请赵云将军来议事。诸葛乔看了看外面漆黑的天色，又看了看诸葛亮的脸色，欲言又止，转身出门往皇城禁卫军营而去。

想到明日上朝要面对的局面，诸葛亮一阵疲惫，在书房中小憩了片刻，直到穿着盔甲的赵云匆匆赶来时，已是深夜了。诸葛亮把李严的信给赵云看，赵云看完也是怒不可遏："如果朝廷不能迅速确定东取荆州为立国之策，就难以消弭朝中的纷争，终将因此危及社稷——中都护大人身为辅政大臣，怎么能这样说？他这分明、分明是在威胁丞相大人

啊。”

诸葛亮沉声道：“中都护大人已将他的奏章递到了皇上手中，请求皇上迅速做出决断，确立东取荆州为立国之策。”

赵云大声道：“不，这万万不可！先帝……先帝最后对东征之事也非常悔恨！”

“是啊，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一错再错。”诸葛亮担忧道，“我相信皇上能够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决断。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皇上做出了正确的决断，会发生什么事情？”

赵云疑惑道：“是朝中会发生什么事，还是中都护大人会发生什么事？”

“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诸葛亮缓缓道，“中都护大人乃是受先帝重托的托孤大臣，如果朝中发生了什么意外之事，使皇上受到了惊扰，那么不论他做出什么样的举动，都是名正言顺，合情合理。”

赵云若有所思道：“原来如此……末将担当守护皇宫的重任，绝不会让任何意外之事发生。”

“有子龙将军守护皇宫，我很放心。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做最坏的打算。”诸葛亮严肃道，“成都的东城门和南城门都在国舅爷的掌握之中，这种情形很让人担心啊。”

赵云难以置信道：“难道国舅爷……”

“我没有说国舅爷如何，只是现在要做最坏的打算。”诸葛亮看着赵云，眼中充满了期盼，“东城门和南城门外，必须有我们信得过的兵卒把守要道。”

赵云点点头：“我会立刻布置。”

诸葛亮又叮嘱道：“你的布置不能让任何人察觉。”

赵云昂首道：“末将明白！”

诸葛亮喃喃道：“皇上明日就将上朝议政。但愿从此以后，朝中一

切事务都会步于正轨，使我大汉能够上下同心，最终完成兴复大业。”

赵云神情凝重地看了看诸葛亮，仿佛要说什么，又强忍住了没有说出。外面传来更鼓的声音，已经是子时了。

千里之外的白帝城军营，中军大帐中，李严坐在案几后凝神看着文书。李丰侍立在案几旁，神情有些不安。

李严抬起头来问道：“前方营垒的精兵都撤回来了吗？”

李丰答道：“已经撤回来了。”

李严点点头道：“很好。”

李丰满腹疑惑道：“我们已派使者去往成都，请求朝廷发兵增援。可是我们自己却把前方营垒的精兵撤了回来。如果这消息传到朝廷，只怕、只怕皇上会起疑心。”

“唉！如果皇上真的会起疑心，先帝又怎么会让为父成为托孤大臣呢？”李严不满地看了李丰一眼，“先帝就是盼着为父能弥补皇上的不足，替皇上生出疑心啊。”

李丰讷讷道：“莫非……”

“你看，丞相大人用飞骑传来一道教令，让我们裁减老弱军卒。”李严拿起案几上一份文书，“如果依照教令中的方法裁减，我们顶多会剩下一半军卒。”

李丰一惊，大声道：“啊，丞相此举，一定是对付我们的阴谋！”

“胡说！”李严怒睁双目道，“丞相大人是先帝的托孤大臣，与为父共同担负着辅佐皇上的重任，绝不会对为父使什么阴谋。为父只是疑心丞相大人被身边的小人迷惑，在不知不觉间做出了危害朝廷的举动，有负先帝厚望啊。”

李丰猛地抬起头道：“丞相大人的身边全是阴险小人，若让他们成势，必会千方百计置我们父子于死地。”

李严神情凝重道：“如果那些小人危害的只是我们父子也就罢了，

可他们危害的是皇上，是大汉的基业啊。为父受先帝重托，绝不会容许任何人危害皇上，危害大汉基业。”

李丰握拳道：“我们绝不能中了那些小人的毒计，当真去裁减兵卒……”

“不，我们应该裁减兵卒。太多的老弱兵卒留在营中，不仅会伤害士气，也不利于征战啊。”李严眼中闪动着凌厉的光芒，“丞相大人身边的小人若是恣意妄为，极有可能在朝中引发大乱，对此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征战？大乱？”李丰若有所悟，试探道，“孩儿明白了。我们把精兵从前方营垒中撤回，是为了能随时挥师进入成都平定大乱。”

“朝中若是生出大乱，对谁都没有好处，是最坏的结果。”李严的眉头拧了起来，“为父对此深为忧虑，特地让陈老先生给丞相大人送去一封书信，告诉丞相大人——如果皇上能够迅速定下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必能消弭朝中的纷争，使我大汉上下同心，安然渡过眼前的艰难。”

李丰担忧道：“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既是由父亲大人说出，丞相大人就绝不会赞同。”

李严叹了口气道：“若是这样，朝中的大乱绝不可避免。不，为父还是盼着丞相大人能够赞同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千万不要误听小人之言，一意孤行，引发大乱。”

两千里之外的洛阳，朗月之下，司马懿和司马馗正在后院的石几旁对坐饮酒。曹丕已决定发兵东吴，大军正在为出征做准备。司马懿知道，曹丕事事以曹操为表率，自诩精通兵法，猜忌心又重，听不进任何逆耳之言。盛暑行军是兵家大忌，但曹丕认为此时发兵是以奇制胜，定可大胜而归。想到此处，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一口饮光碗中的酒。

司马馗劝道：“此次南征，皇上特地拜二哥为侍中，监督留守洛阳的军卒。有机会接近军机之事，可见，皇上仍是十分信任二哥。二哥说过，只要我们司马氏能够手握重兵，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只是如此一来，那些亲贵大臣会对我们兄弟更加痛恨。”司马懿沉

重道，“何况，在一个猜忌之心极重的皇上面前谋取兵权，无异于虎口夺食，稍有不慎就会引来灭族大祸。此时此刻，你我兄弟都应格外小心。”

司马馗感慨道：“可是我们司马氏若不能得到兵权，就会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一样难逃大祸。”

“是啊，我们兄弟走到眼前这个地步已毫无退路。这个时候，我真羡慕那诸葛亮啊。”司马懿抬头望着月亮，“皇上南征，使诸葛亮暂且少了外敌的威胁，可以全力清除异己，独掌大权。对于诸葛亮说，眼前是最好的机会，他可以迅速将所有的对头置于死地，永消后患。而我，必须一边巩固皇上对我的信任，一边和朝中的宗亲们周旋，处处掣肘，何日才能实现抱负？”

“二哥说过，蜀中的李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的托孤大臣，既有智谋，又掌有兵权，定会千方百计去对付诸葛亮。”司马馗为司马懿斟满酒，“胜者王侯败者寇。不知诸葛亮和李严二人，谁为王侯，谁为寇？”

“如果我是诸葛亮，李严一定是寇。如果我是李严……”司马懿犹豫片刻，笑了起来，“难说，难说。”

“如此说来，诸葛亮已是稳操胜券？”司马馗不安道，“二哥说过，诸葛亮有可能成为我魏国最厉害的对头，我们必须对他多加了解。小弟以为，揣摩诸葛亮的心思，也是一种了解他的方法。二哥应该仔细揣摩一下，诸葛亮到底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李严。”

“诸葛亮此人我还难以看透，不知道他会用什么办法去对付李严，愚兄只能以自己的想法来推测他的心思。”司马懿皱着眉道，“愚兄以为，此时此刻，诸葛亮应该有意示弱，引诱李严冒险深入，然后突然施以雷霆之击，一举将李严置于死地。”

司马馗好奇道：“还请二哥详细道来。”

“此时此刻，诸葛亮乃是蜀汉丞相，位居百官之首，又掌握中枢要地，而李严是临时托孤，在朝中根基不稳，显然是诸葛亮的势力更强一些。”司马懿一边思索一边缓缓道，“两军对垒，强者定会猛攻，弱者定会死守，这样的结果，强者会略有斩获，弱者也不会损失太大。”

司马馗饮了一口酒道："如此说来，胜负已分？"

"但此乃寻常战法，为智者所不取。而诸葛亮和李严二人，都可算得上智者，绝不会以寻常战法相斗。"司马懿摇摇头道，"李严不可能死守，当会主动出击。但敌方既是强者，他也不能硬拼，多半会迂回侧击，声东而击西。诸葛亮亦不会猛攻，而是将巧借敌方来势，示之以虚，使敌方的力量完全暴露出来，然后聚而歼之。无论是迂回侧击，还是示之以虚，都是出奇制胜的战法啊，此等战法，最为残酷，最终必有一方惨败。此时说胜负已分，为时尚早，诸葛亮实力较强，但弱者出奇制胜，置强敌于死地的战例可谓比比皆是。何况李严握有兵权，与诸葛亮相比，并不算太弱。"

司马馗探询道："那么在诸葛亮和李严二人之中，二哥希望谁是胜者？"

司马懿微微一笑："你说呢？"

司马馗挠挠头道："二哥说过，诸葛亮有可能成为魏国最厉害的对头。以小弟想来，二哥并不愿意在将来遇上诸葛亮这样的厉害对头。"

司马懿意味深长道："那倒不一定，棋逢对手，才有意思。能与诸葛亮这样的厉害人物斗智斗勇，何尝不是人生一大乐趣。"

"如果诸葛亮只是棋局上的对手，我会赞同二哥的想法。可诸葛亮不是棋局上的对手，他是战场上的对手啊。"司马馗认真道，"在棋局上输了，大可一笑了之，从头再来。可是在战场上输了，就永远也没有再来的机会。"

"四弟说得好。我们司马氏应该牢牢记住这个道理——在战场上绝不能输！在战场上输了，就永远也没有再来的机会。"司马懿的神情陡地凝重起来，沉思良久，"但即便如此，我也希望诸葛亮是胜者，因为魏国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对我们司马氏最为有利。"

"是这样啊。"司马馗若有所思。

司马懿用手轻抚着石几上刻着的棋盘："我希望诸葛亮也能明白——他和李严之间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如果他输了，就永远也没有再来的机会。"

黎明时分，皇宫之外，沉重的宫门在吱呀声中缓缓打开，手持长矛的宫门卫士和手持灯笼的小太监分列宫门两旁，肃穆静立。

皇上今日上朝，百官的马车一辆接着一辆停在了宫门前。巍峨的皇宫正殿在满天霞光的映照下，分外壮丽。诸葛亮身穿朝服，踏上正殿的台阶，一步步向上走去，吴懿和廖立等人紧跟在诸葛亮身后。

大殿之中，丹陛上立着两尊金碧辉煌的兽形香炉，炉中升起袅袅青烟，香炉前，是华丽庄严的御座。皇帝刘禅惴惴不安，竭力保持着镇定，端坐在御座上，望向丹陛下宽阔的朝堂。

朝堂上，众朝臣排列成两行，丞相诸葛亮和国舅吴懿分别站立在两行朝臣的首位，廖立、赵云等人紧随其后，靠后的位置上是杨洪、费章、蒋琬、董允、关兴、张绍等人。

几月来刘禅都躲在宫中，不肯面对自己的职责，今日终于上朝了，想到此处，诸葛亮看向刘禅的目光中充满了欣慰和赞赏。但刘禅心中发慌，不敢与诸葛亮对视，不自觉地低下了头，声音有些发颤："众、众位爱卿，有事、有事就请奏来。"

诸葛亮从行列中走出，跪在丹陛下行以大礼。

刘禅连忙说道："相父免礼，相父免礼。"

诸葛亮仍坚持着行完大礼，才站起身道："皇上新登大位，当先议定立国之策。微臣所拟立国之策，已奏知皇上，还望皇上当众宣示。"

刘禅犹疑道："啊，这个……这个，中都护大人亦有、亦有立国之策。"

吴懿从行列中走出，跪下行礼。

刘禅手足无措道："国舅请、请起。"

吴懿站起身道："中都护大人受先帝重托，与丞相大人共同辅佐皇上。中都护大人所奏的立国之策，亦应当众宣示。"

刘禅不自觉地向诸葛亮望去。

“国舅所言极是，中都护大人的立国之策当与微臣的立国之策一同当众宣示。”诸葛亮神情平静，“请皇上命尚书郎宣示微臣和中都护大人的奏章。”

“好，好……”刘禅大感轻松，向黄皓看了一眼。

黄皓从御案上捧起一卷文书，走下丹陛，尚书郎蒋琬从容走上前，接过文书，朗声诵读：“治国之道，必先确定立国之策。朝廷以兴复四百年汉室为己任，与篡逆之曹贼誓不两立，故我大汉眼前立国之策，当为北拒曹魏、东和孙吴、与民休息、修明内政。”

随着蒋琬的诵读声停下，朝堂上陡然一片寂静。众朝臣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有人钦佩，有人欣喜，有人冷漠，有人忧虑……

刘禅也惴惴不安地望向诸葛亮，诸葛亮不动声色道：“皇上，请宣示中都护大人的奏章。”

刘禅似从梦中醒来，忙向黄皓点头示意，黄皓走到丹陛下，从蒋琬手中拿过文书，放回到御案上，接着拿起另一卷文书，再次走到丹陛下交给蒋琬。

蒋琬抬起双手，接过文书，朗声诵读：“先帝奋其神武，虽历尽艰险，终使益州成为大汉基业。皇上仁孝圣明，必能继承先帝遗愿，兴复汉室。今皇上初入大统，当先定立国之策，以使大汉上下同心。荆州乃天下之咽喉，朝廷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必先夺取荆州之地。故东取荆州，应为朝廷立国之策，万万不可动摇！”

刘禅听得入神，右手在书案上轻轻敲击着，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黄皓走到丹陛下，从蒋琬手中拿过文书，放回御案。文书碰到了刘禅的手，刘禅一惊，忙向丹陛下望去。蒋琬已退回到行列中，大多数朝臣面色阴晴不定，目光闪烁。

诸葛亮走出行列，抬头望着刘禅，刘禅不敢与诸葛亮对视，微微低下了头。

诸葛亮开口道：“皇上，圣人曰：‘定于一。’立国之策，亦当定于

一。今日我大汉当以何策立国，请皇上速下决断。”

刘禅嗫嚅道：“朕、朕……”

吴懿见此情状，走出行列道：“皇上，大汉向来以孝治天下。孝者，顺从父母也。先帝之志，在于东取荆州，掌控天下咽喉，以此复兴汉室，还于旧都。皇上仁孝圣明，绝不会忘记先帝之遗愿，自当以东取荆州为立国之策。”

刘禅眼中一片潮湿：“朕，朕绝不会忘了父皇……父皇的遗愿……”

赵云走出行列，跪下行礼：“皇上，微臣有肺腑之言上奏。”

刘禅忙道：“啊，四叔免礼，请起。”

赵云站起身道：“皇上，先帝为何让皇上以父礼敬重丞相大人？”

刘禅低声道：“朕……朕年幼无知，因此父皇将朕托付于丞相大人。”

吴懿陡然大声道：“先帝以丞相大人和中都护大人为托孤大臣，共同辅佐皇上，此乃天下共知也！”

赵云也加重语气：“先帝让皇上以父礼敬重丞相大人，不仅是深知丞相大人心怀忠贞之志，时刻不忘兴复汉室。更知丞相大人胸有奇谋，目光远大。当年先帝三顾茅庐，亲与丞相大人定下北拒曹贼，东和孙权的天下大计。十数年来，皇上信守此计，在丞相大人的辅佐下，虽历尽艰险，终能一一克服，由最初的无立足之地直至创下今日的大汉基业。因此先帝常对众臣言道——得丞相大人，犹鱼之得水也。故先帝与丞相大人名为君臣，实为至亲。皇上仁孝圣明，自当知晓先帝的一片苦心，必能继承先帝之遗愿，信守当年皇上与丞相大人定下的天下大计，在丞相大人的辅佐下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父皇……父皇让朕诸事都倚仗相父，也将朕托付给了中都护大人。”刘禅眼中一片迷茫，“父皇的遗愿到底是什么？”

“先帝的遗愿，当然是东取荆州！”说着，吴懿迅速向队列中的关兴和张绍看了一眼。

关兴和张绍立刻走出队列，跪在丹陛之下，仰头大呼："皇上，皇上不能忘了东吴欠下的血债啊！先帝未能回来，祸首就是东吴。东吴鼠辈害了臣父，害了二伯父，害了先帝，此等血仇，不共戴天！朝中谁与东吴讲和，谁就是大汉奸贼，人人可杀！"

"二位贤弟请起。"刘禅眼中泪光闪烁，"朕、朕也恨那东吴……"

诸葛亮高声道："皇上！"

刘禅一颤，不觉停住了话头。

诸葛亮直视着刘禅："皇上为何是大汉皇帝？"

刘禅不明白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问，支支吾吾道："这……这，父皇是大汉皇帝，朕……朕当然也是大汉皇帝。"

诸葛亮继续逼问道："先帝为何是大汉皇帝？"

刘禅眼神躲闪道："这，这……"

"先帝乃高祖皇帝之苗裔，虽身处寒微之地，犹以天下为己任，不忍看列祖列宗四百年江山社稷毁于贼臣之手，不忍看亿兆黎民陷于水火之中，故挺身而出，不避艰险，奋其神武，欲讨平叛逆，诛灭贼臣，兴复大汉，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成一代盛世。"诸葛亮的声音回荡在朝堂上，"何谓仁德？何谓忠孝？先帝之所作所为是也。天下之英雄，无不敬服先帝仁德之盛，天下之志士，无不敬佩先帝忠孝之诚，争先以归依先帝为荣。此先帝所为臣民竭诚拥戴，上应天命，成为大汉皇帝之故也。"众朝臣都不由自主地望向诸葛亮，许多人眼中都露出了钦佩之意，只有廖立和吴懿紧皱眉头，目光中充满了忧虑。

刘禅哽咽着道："还是……还是丞相大人深知父皇之心啊。"

诸葛亮凝视着刘禅问道："身为大汉皇帝，当以孙权为不共戴天之仇，还是以曹贼为不共戴天之仇？"

刘禅痛苦道："朕……朕不知道……"

"皇上一定要知道——毁我大汉之宗庙，篡我大汉之帝位，辱我大汉之君父，祸我大汉之百姓者，为大汉皇帝不共戴天之仇敌！"诸葛亮

大声陈词道，“北拒曹魏，誓灭不共戴天之仇敌，是我大汉皇帝忠孝之诚也！东和孙权，舍私仇而取大义，是我大汉皇帝以天下为己任也！与民休息，使国中百姓安居乐业，是我大汉皇帝仁德之盛也！修明内政，使朝廷上下同心，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是我大汉皇帝永不可磨灭之雄心壮志也！”

刘禅被这番话深深吸引，情不自禁道：“相父所言极是……所言极是……”

赵云上前道：“皇上既以丞相大人之言为是，还请速下决断，以丞相大人所献之策为立国之根本。”

看到刘禅脸上露出犹疑的表情，廖立陡地走出行列：“皇上，中都护大人所献之立国之策，正是先帝与丞相大人当初所定的天下大计，皇上唯有以中都护大人所献之策为立国之根本，方可真正继承先帝之遗愿，最终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本以为吴懿会反对，万没想到第一个站出来的竟是廖立，赵云不由怒道：“侍中大人，你怎么可以如此颠倒黑白？”

廖立沉默不言，他知道这几日的谋划是否能成功就在此时，万万不能理会赵云。

“皇上，东取荆州，的确是先帝与丞相大人所定的天下大计啊。”吴懿站了出来，一边说一边向诸葛亮望去，“丞相大人，当初你向先帝所献的天下大计中，是不是将荆州说成了上天给予先帝的厚礼？”

诸葛亮点头道：“下官说过。”

吴懿得意道：“丞相大人是不是还说过——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

诸葛亮又点头道：“下官说过。”

“这就是说，在丞相大人当初所献的天下大计中，先帝必须得到荆州，然后才能北伐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吴懿信心满满道，“既是如此，丞相大人为何不赞同中都护大人的东取荆州之策？”

“请问国舅，当初下官与先帝商定天下大计时，国舅身在何处？”诸

葛亮淡淡道，“国舅当初是刘璋父子的属下吧。”

闻言，吴懿当即面红耳赤：“丞相大人，你……”

诸葛亮不紧不慢道：“下官只是想告诉国舅，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天下大计，当依天下之势而行，势有所变，计亦有所变。”

“是啊，今日天下之形势与当初大不相同。”赵云大声附和道，“当初先帝无立足之地，必须得到荆州。现在孙权以重兵屯守荆州，我大汉欲夺取之，非经大战不可得也。然大战一起，则举国深陷其中，纵然能胜，损伤必重。到时曹贼发大兵来攻，朝廷又如何抵挡？”

诸葛亮仍是望着吴懿道：“下官与先帝所定之大计，最紧要处在于北拒曹贼，东和孙权。当日取荆州，仍可东和孙权，今日取荆州，必不能东和孙权。不能东和孙权，则难以北拒曹贼。不能北拒曹贼，又何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赵云急切道：“皇上，请速下决断，以丞相大人之策为立国之根本！”

吴懿大声道：“皇上，请以东取荆州为立国之策！”

廖立向身后的众朝臣扫视了一眼，跪下道：“请皇上继承先帝之遗愿，以东取荆州为立国之策。”

众朝臣也跪下了一大片：“请皇上继承先帝之遗愿，以东取荆州为立国之策！”

吴懿也跪下道：“皇上千万不可忘记，先帝的遗愿，就是东取荆州啊。”

关兴和张绍紧跟着跪下。

转眼之间，一大半朝臣都跪了下来，刘禅惊骇地看看众朝臣，又看看诸葛亮，不知所措。

见状，诸葛亮语气异常凝重道：“先帝是大汉皇帝，先帝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大汉皇帝。皇上亦是大汉皇帝，微臣盼皇上做出的决断，亦无愧于大汉皇帝！”

刘禅脸色苍白，痛苦道："朕，朕心里难受……难受啊……"

黄皓惊恐地望着刘禅，想问又不敢问，求助地望向诸葛亮。

诸葛亮大感意外："皇上，皇上怎么啦……"

刘禅双手捂着腹部，蜷缩在地，额上沁出了豆粒大的汗珠，痛苦地呻吟着。

诸葛亮焦急又无奈地道："快，快请太医。"

群臣散去，黄皓把刘禅扶到内殿，温太医赶来为刘禅诊治，诸葛亮、吴懿、廖立、赵云等大臣在内殿外等候着。众人神情凝重，望向那高高的台阶。胡须花白的温太医在内侍太监的陪同下缓缓走下台阶，来到众人面前。

诸葛亮关切地问道："温太医，皇上身体如何？"

温太医回道："丞相大人，皇上脉象浮躁，乃是心中过于焦虑，以致阴阳失调，腹内不适。只要皇上能安心歇息，多加调养，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闻言，诸葛亮松了一口气："皇上需要歇息多久？"

温太医面有难色："这……这得看皇上的心情啊。皇上心情好，歇息三五日即可。皇上心情不好，只怕十天半月也难以好转过来。"

诸葛亮点点头道："有劳温太医了。"

太医弯腰对诸葛亮深施一礼，然后又向众大臣施了一礼，这才转过身向远处走去。

诸葛亮目光如刀，向吴懿和廖立扫去。吴懿和廖立移开视线，避过诸葛亮的目光。

回到丞相府，诸葛亮怒气满面，在书房中来来回回地走着。蚕儿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诸葛亮陡地停下脚步，怒视着蚕儿，蚕儿全身一颤，连忙弯下腰来，深施一礼。

诸葛亮面无表情道："谁让你来的？"

蚕儿低着头道："是夫人……"

诸葛亮看着她，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廖立在这间书房里曾经说过的话，心中一阵莫名的嫌恶："我这里用不着你，出去吧。"

"是。"蚕儿又行了一礼，向门外退去。

"等等，"诸葛亮冷冷道，"你从哪儿来的就回到哪儿去吧，别让我再见到你。"

蚕儿含泪走出书房，顾不上门外诸葛乔诧异的目光，一路疾步走回自己的卧房，跪在席上开始收拾衣裳。收拾了一会儿，心中越来越委屈，不由大声哭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黄氏匆匆走进卧房，蚕儿连忙站起，弯腰施礼。

黄氏诧异道："你这是在干什么？"

蚕儿擦干眼泪道："回夫人，丞相大人……丞相大人不愿再见到我。让我从哪儿来的，就回到哪儿去。"

黄氏叹了口气："唉，这又是怎么回事儿？你能回到哪儿去？"

蚕儿痛苦道："我，我不知道。"

黄氏无奈道："你先别着急，我先去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黄氏来到书房时，诸葛亮仍在书房中来来回回走着，但脸上的怒气已渐渐消散。看见黄氏探询的目光，诸葛亮停下了脚步，无力地坐在案几旁，把今天朝上的情形说了一下，语气中对廖立的"背叛"尤为气愤不已。

黄氏稍稍放下了心，原来诸葛亮是因为廖立而迁怒于蚕儿，而不是真的嫌恶她。黄氏想了想，决定暂时先不提蚕儿，轻叹道："这就是图穷匕见啊。"

诸葛亮握紧拳头道："我已经尽了全力避免这种情形出现，可还是出现了。也许冥冥之中，真有天意的存在。"

黄氏摇摇头道："夫君，这不是天意，是先帝的用意。"

诸葛亮眼中隐隐透出痛苦之意："不，先帝绝不愿看到这种情形出现。"

"但是先帝的安排却必然会使这种情形出现。"黄氏悲哀道，"我一直幻想着夫君终有一天会解脱身上的重担，可如今再也不会有任何解脱的机会，再也不会有。夫君将独自背负着那重担，一步步走下去……"

"我并不想独自背负重担，"诸葛亮辩解道，"先帝并没有看错，李严的才智的确在众臣之上。"

"你还对那李严存有幻想？他才不会对你心存幻想，如果我是李严……"黄氏看了一眼诸葛亮，冷笑道，"我会立即派出大军，进逼成都，擒杀'逆贼'诸葛孔明。"

诸葛亮的嘴角浮出了一丝苦笑："如果我是李严，在成都尚未大乱之时绝不会派出大军。但是我会暗中派出一支奇兵，在对手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

"原来李严此人……如此可怕。"黄氏皱起了眉头。

"比李严更可怕的是廖立，"诸葛亮痛心道，"我知道廖立很自负，想在朝廷中多担当些大事。可他不该去勾结吴懿那些人，不该用这种翻云覆雨的方法来谋取权位啊。难道他不知道我一直对他十分信任，只要他尽职尽责，今后自然会有他大展身手的时候。可惜啊……此刻最盼望着李严进入成都的，只怕就是这位廖大人。"

黄氏轻叹道："难怪夫君会把气生在蚕儿身上。"

闻言，诸葛亮哼了一声："我不愿看到任何与廖立有关联的人。"

"蚕儿和廖立没有任何关联。"黄氏婉转道，"我曾托侍中夫人帮我寻找一个好女孩儿。我不愿声张此事，让侍中夫人找到女孩儿后先住在她那儿。侍中夫人找到了蚕儿，我见过之后很满意，就让他们直接把蚕儿从廖府接了过来。其实她只是一个可怜的孤女，父亲和家人都死在战乱中，一直寄人篱下。你让她回去，可她又能回到哪儿去呢？"

诸葛亮喃喃道："战乱，又是战乱……"

黄氏劝道："夫君，还是留下她吧。"

"你愿意留下她，就留下吧。不过，这也许是害了她。"诸葛亮苦笑道，"夫人说得一点也不错，朝中的情势已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一步也不能后退。可我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控制朝中的情势，一旦我失去对朝中大局的控制，就会……"

"就会成为'逆贼'，就会被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看到诸葛亮愿意留下蚕儿，黄氏的神情轻松了许多，"自从我嫁给了夫君，就立下了与夫君同生共死的誓愿。要能和夫君在一起，不论遇到了什么事情，我都愿意承受。"

诸葛亮感动道："夫人放心，我绝不会让那些一心只想着权位的名利之徒得逞。"

黄氏探询道："夫君打算怎么对付那些名利之徒？"

"我还没有想好。"诸葛亮的声音中充满痛苦，"如果他们是大汉的敌人，我绝不会这么犹豫。可他们不是大汉的敌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大汉臣子啊。我为什么一定要让皇上亲自做出决断，定下立国之策？就是想告诉他们——我诸葛亮绝不会独揽朝中大权，我要让皇上成为至仁至孝、英武果敢的圣明天子，我要让皇上在我和众臣子的辅佐下完成先帝的心愿，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可是他们不相信我，他们以为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把持朝中权柄。他们公然与我对抗，明里暗里处处不忘挑动派别之争，他们一心要闹出大乱来，企图乱中夺权，把大汉基业当成满足他们私欲的乐土。他们为何要这样，天下为何会变成这样？"

黄氏无奈道："当初你走出茅庐，就是要辅佐明主，改变这个天下。可明主在哪里？"

诸葛亮笃定道："皇上一定会成为明主。"

"但皇上现在还不是明主。"黄氏急道，"夫君，你不能再对皇上有一丝一毫的幻想，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在这个时候，夫君可千万不能犹豫啊。"

"我已经让子龙将军和杨太守他们速速赶来。在他们来到之前，我

必须做出决断——到底选择什么办法对付他们。”诸葛亮缓慢而有力道，“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我有意示弱，让他们占得上风，闹出一场真正的大乱。这样，他们的力量就会全都暴露出来，他们的恶行也会大白于天下。然后我猛烈反击，将他们一网打尽，永消后患。”

黄氏一颤：“如果这样，就会……就会血流成河……”

“是啊，一场大乱，会把许多无辜的人卷进去。”诸葛亮眼中一片迷茫，“大乱的祸首会被定为’逆贼’，自当满门抄斩、诛灭九族，而众多的无辜之人亦将死于非命。”

黄氏不安地轻搓着双手道：“那……那另一个办法呢？”

“另一个办法是——我主动出击，牢牢控制住大局，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将一场大乱化于无形。这样就不会累及无辜，无数人的性命将得以保全，”诸葛亮轻轻摇头道，“可许多奸恶之徒也将逃脱惩罚，会给朝廷留下极重的后患。”

黄氏的声音开始颤抖：“夫君你……你会选择哪一个办法？”

“我一直想让大乱化于无形。大乱一起，不仅会使许多无辜之人死于非命，对朝廷的伤害也极重。”诸葛亮的眼神中充满了肃杀之意，“可是今日在朝堂上看到的一切使我心底里都凉透了——居然有那么多人眼中毫无朝廷大局，公然反对我的立国之策。如果我不再拿出些手段来，只怕……只怕……”

黄氏眼中透出了无法掩饰的恐惧：“我看到了，夫君的眼中全是杀意，从来没有过的杀意。”

诸葛亮凛然道：“没错，因为我杀心已动。我已经不想控制那杀心，我真想把那些与我作对的无耻之徒杀个干干净净，这样我才能心无旁骛地去兴复汉室，完成先帝的遗愿！”

黄氏凄然道：“夫君，你忘了你刚才说过的话吗——你当初走出茅庐，终归是为了改变这个天下，而天下的杀戮已太多。”

“是啊，天下的杀戮已太多。”诸葛亮喃喃道，“正因为我没有忘记，所以我才会如此犹豫……”

第七章　蓄势待发，义兄弟怒闯皇宫

白帝城军营的中军大帐之外，李严正在遥望远处若隐若现的青山，从成都传来消息，刘禅近日上朝，自己几个月的布局是否有效，很快就会有结果。李严对结果充满信心，李丰站在李严身后，神情也很振奋。

李严问道："东吴兵马还在强攻我军营垒吗？"

"我军坚守营垒，敌方兵马无法攻入，损伤甚重，不得不退了回去。"李丰高声道，"孩儿遵从父命，已裁减五千老弱兵卒。除了留下五千精兵守卫白帝城外，还有两万兵马可随时听令出征。"

"很好。白帝城地势险要，留下五千精兵足以抵挡强敌进攻。"李严点点头，"如果皇上能够定下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国中绝不会出现征战之事，但诸葛亮一定不会赞同。诸葛亮就在皇上的身边，他必会使出一切手段来改变皇上的决断，如此一来……"

李丰眼中闪着光："如此一来朝中大乱，皇上必定会处于危险的境地。"

"为父身为托孤大臣，绝不会坐视皇上处于险境。"李严凛然道，"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朝中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

"陈老先生手中有信鸽，朝中今日发生的事情，我们明日就能知道。"李丰跃跃欲试，"但我们不能等到陈老先生有了消息之后才去行动。那样的话，恐怕会失了先机，难以出奇制胜。"

"不，我们一定要等到陈老先生的消息后才能行动。"李严意味深长地看了李丰一眼，"你不是裁减了五千兵卒吗？"

李丰茫然道："是……是啊。"

"五千太少，必须再加上三千。"李严在心里快速地算计着，"这三千兵卒都是对大汉忠心耿耿的勇士，他们在回乡的路上听到朝中发生大乱的消息后，立刻自动集结成军，连夜向成都进发，欲拼死保护圣

驾。”

李丰开始明白李严心中所思之事，兴奋道：“孩儿立刻就去挑选这三千兵卒。”

李严抬了抬手道：“等等，这件事让王冲去做吧。”

李丰恍然大悟：“孩儿遵命。”

按照李严的命令，李丰许诺事成之后升王冲为将军，让王冲挑选三千名不愿回老家的兵卒，以裁撤兵卒为名激发他们对丞相的怨气，并连夜赶回成都，途中不可停顿休整，伺机而动。

王冲心领神会，选了三千名得心应手的精兵，兵不解甲地直奔成都。三千兵卒在山道上疾速奔行，荡起阵阵尘土，他们手中的刀矛在尘雾中若隐若现，闪烁出刺目的寒光。王冲知道一定要尽快赶回去，如果晚了，一切就来不及了。

国舅府中，吴懿此时犹如困兽般来来回回地走着，廖立神情冷峻地站在屏风前。吴懿陡地停下脚步问道：“丞相大人真的动了杀心吗？”

“难道国舅爷没有发现——丞相大人望向我们的时候，眼中全是杀意啊。”廖立苦笑道，“从古到今，不论是谁，只要他想独揽大权，就一定会清除异己，大开杀戒。”

吴懿怒道：“我们只是想让朝廷定下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想竭尽忠诚报效皇上。我们并不想从他手中夺走什么，我们最大的野心也不过是众贤者共掌国政啊。我们……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吗？”

廖立摇摇头道：“不能。丞相大人不想与任何人共掌国政，他要的是独揽朝政。我们已是站在了悬崖上，退后一步只会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吴懿方寸大乱道：“我，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越是这个时候心中越不能乱。”廖立沉吟道，“请国舅爷立即去往军营，发兵进入皇宫保护皇上。”

吴懿惊道：“这，臣下带兵擅入皇宫禁地，这不是谋逆吗？”

“篡夺大位，企图加害皇上才是谋逆。国舅爷会篡夺大位吗？国舅爷会加害皇上吗？”廖立抬起头，直视着吴懿，“国舅爷并非擅入，而是发觉有人企图加害皇上这才入宫护驾。此乃生死关头，国舅爷千万不可犹豫啊。”

吴懿的呼吸陡然急促起来，额上沁出一粒粒汗珠。原本只是权力的争夺，事态却朝着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真的要带兵进入皇宫吗？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竟然对诸葛亮并不了解。觉察吴懿的犹豫，廖立投来肯定的眼神，吴懿想到廖立和诸葛亮是在荆州的故人，他对诸葛亮的判断必定是准确的，说不定，诸葛亮真的起了杀心，以他的地位，怎么可能容忍今天朝堂之上这种背叛。

想到这里，吴懿艰难地说道：“我们先……先到军营去。”

丞相府的书房中，诸葛亮和黄氏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此时，书房外响起了诸葛乔的声音：“翊军将军大人、太守大人、尚书郎大人求见！”

黄氏看了诸葛亮一眼，诸葛亮点点头，黄氏走出书房，赵云、杨洪、蒋琬三人依次站在台阶下，见到她纷纷上前行礼，黄氏侧过身一一还礼。待三人走上台阶，黄氏突然道：“众位大人。”

赵云、杨洪、蒋琬忙停下脚步，回过身来，只见黄氏眼中隐隐含泪，弯下腰向赵云等人深深行了一礼。赵云等人大惊，连忙还礼，他们当然知道黄氏心中所想，脚步不禁更加沉重了。

赵云、杨洪和蒋琬走进书房，迎着诸葛亮深施一礼。

诸葛亮端坐在案几后，竭力保持着平静道：“众位大人请坐。”

三人在案几的对面坐了下来。

诸葛亮沉吟道：“今日朝中的情形，众位大人都是亲眼所见，就不用我多说了。此时此刻，最让我担心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蒋琬愤愤道：“吴懿、廖立如此猖狂，定是在私下里早有密谋。此刻他们与丞相大人嫌隙已生，心中必不能自安，这不能自安之下就会铤而走险，什么事情都敢做出。”

“朝中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会引起中都护大人的关心，这让人

十分担忧啊。”杨洪忧虑道，“如果……如果真有什么事情发生，则迟发不如早发。”

赵云向蒋琬和杨洪望了一眼，似是欲说什么，终未说出。

“此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对朝廷极为不利。我不想看到任何事情发生。”诸葛亮的眼神极为坚决，语气也不容置疑，“也许我们无法阻止事情的发生。但我们一定要将那事情控制住，不让它扩大，不让它危害朝廷。”

蒋琬和杨洪大感意外，不觉互相看了一眼，赵云微微点了一下头，眼中透出钦佩之意。

蒋琬喃喃道：“可是……”

诸葛亮大声道：“公琰！”

蒋琬立刻站起身：“属下在。”

“请公琰立刻回到尚书台拟出三道丞相教令，火速发出。”诸葛亮神情凝重，“其一，近日成都以南有叛卒出没，各郡县当严加戒备，不得让任何军卒以任何名义过境；其二，为防叛卒破城，各郡县应速将库存钱粮护送至成都；其三，据探马报，东吴欲以大军强攻白帝城，请中都护大人集中兵力于前方营垒，严守边境。”

“属下遵命。”蒋琬说完，迅速退出书房。

诸葛亮继续道：“季休！”

杨洪也站起身：“属下在。”

“请太守大人立即封锁城内各处要道，非有官府令牌，任何人不得擅自通行，并多派禁卒保护各处官衙府库。”诸葛亮声音异常严厉，“此外，凡谣言惑众以及无故生事捣乱之徒，可当场擒拿。还有，似秦贵那样的可疑之人，亦应立刻收捕，绝不能让其逃脱。”

“属下遵命。”杨洪也退出书房。

书房中只剩下诸葛亮和赵云两人。

赵云长叹一声，感慨道："丞相大人仁义之心，可感天地。"

诸葛亮疑惑道："子龙将军，你……"

赵云缓缓道："丞相大人早已有所布置，完全可以让吴懿、廖立他们生出大乱，然后发兵镇压，将吴懿、廖立置于死地。可是丞相大人却在竭力化解乱象，阻止吴懿和廖立他们陷得更深。如果他们心中还有大汉，就应该放弃任何引发大乱的图谋。"

诸葛亮默然无语，走到窗前，赵云也来到了窗前，窗外的天空上乱云飞卷。

"子龙将军，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只有当朝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中都护大人那边才会相应发生些事情。"诸葛亮语气中透着深深的疲惫和无奈，"此时一定有人逼着吴懿和廖立引发大乱，我的布置就是要告诉吴懿和廖立——我早已做好一切防备，纵然他们真能引发大乱，也无法支撑到中都护大人到来。"

赵云握紧了拳头道："吴懿和廖立应该明白——丞相大人是为了保全他们，保全中都护大人，才如此布置啊。"

"我不是为了保全他们。"诸葛亮摇摇头，"我是为了大汉的兴复大业。我曾想过欲擒故纵，将他们全都置于死地。这样，我就能完全掌控朝中大局，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可是，他们全都是大汉臣子啊，我除掉他们的同时，也会给大汉留下沉重的内伤。大汉的元气本已十分虚弱，重伤之下，将很难恢复过来。到那时，休说兴复汉室，就算是苟延残喘也只怕难以长久。我想让中都护大人看清大局，并以大局为重，做出他应该做出的决断。"

"唉！如果中都护大人也能像丞相大人这样处处为大局着想，或许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赵云轻叹道，"不知此刻末将能为丞相大人做些什么？"

诸葛亮问道："子龙将军的兵卒眼前共有多少？都布置在什么地方？"

赵云响亮地答道："末将眼前共有七千余兵卒。其中三千余兵卒守护皇宫，两千兵卒分别守护北城门和西城门，还有两千兵卒由向宠和王

平统领，埋伏在东城门和南城门外。”

“吴懿的兵卒并未削减，仍有一万。其中四千兵卒分别驻守东城门和南城门，其余六千兵卒全部驻守在城南军营中。”诸葛亮紧皱双眉，“城南军营离皇宫很近，这正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今日皇上……皇上如此犹豫不决，定会让吴懿和廖立他们生出幻想，做出疯狂举动。”

赵云犹豫道：“丞相大人，末将有几句肺腑之言，想告诉丞相大人……”

诸葛亮打断了他的话：“子龙将军所言，是否和皇上有关？”

赵云点点头：“是啊……”

“那就不用说了。”诸葛亮看着赵云头上的丝丝白发，心中一阵惆怅，“眼前最要紧的事情是我们必须控制住大局。而要控制住大局，就绝不能让皇上受到任何惊扰。如果吴懿他们没有什么举动，子龙将军也不必有什么举动。如果吴懿他们有任何举动，子龙将军就立刻下令，夺取东城门和南城门。”

赵云响亮地应道：“丞相大人请放心，守护皇宫是末将的职责所在。末将人在，皇宫必在，皇宫在，皇上必在！”

诸葛亮欣慰地点了点头，赵云对他敬佩有加、忠心耿耿，虽然无法明白他此刻的处境和心中顾虑，却也是他目前最可信任和托付的人。

赵云走后，诸葛亮吩咐诸葛乔请尚书邓芝前来议事，然后坐在案几前，展开一个纸卷，开始写信。

富商秦贵府中，一位软帽帽檐遮住大半张脸、胡子蓬乱的客人悄悄来访。客人被迎到客厅，取下软帽和装饰胡须，原来是李严的特使陈奉，秦贵忙请他在席上坐下。

陈奉微笑道：“荆州派和东州派果然要火并，秦兄盼望的时刻终于来了。”

“就看谁烧第一把火了。”秦贵掩饰不住眼里的兴奋，“这火烧得越快越好，越邪乎越好。”

“那就请秦兄往这火上浇一瓢滚油吧。”陈奉压低了声音，“此刻，门外就有诸葛亮的眼线……”

陈奉的声音越来越低，秦贵的神情也越来越阴沉，但眼中却分明燃起了渴望的火焰。

杨洪的手下卢县尉这几日奉命监视秦贵的住所，他躲在隐秘之处，看到一个明显不想让别人认出身份的客人进入秦府，竟久久没有出来，正在寻思着该如何向杨太守报告这个消息，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卢县尉身后。

卢县尉似发觉了什么，猛地回过头来，一只手已经迅速捂住他的嘴，一道寒光袭来，一柄锋利的匕首深深刺进了卢县尉腹中。卢县尉连一声惨叫也来不及发出，软软地倒在树下。凶手擦净匕首上的鲜血，从暗处走出来，露出了一张沧桑的脸，正是秦贵的手下李钟。杀死门外的监视者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要做一件更惊天动地的事情。李钟来到秦贵经营的一家工坊，片刻后，十几名壮汉跟随着李钟走出工坊，骑上马向城外驰去。

城外的大道旁，李钟从树后露出双眼望向远处。道旁的大树后都埋伏着一个或两个壮汉。远处驰来两辆装饰华丽的马车，车前车后各有数十护卫兵卒。乱云飞卷，日光忽隐忽现，道旁大树下的阴影亦是忽隐忽现。车轮滚滚，从忽隐忽现的阴影上压过。马车越来越近了。李钟狂吼一声，挥动长刀从大树后跃出，直向马车扑来。埋伏的壮汉们跟着飞身扑出，大呼着杀向车前车后的护卫兵卒。李钟凌空跃起，扑上后面一辆马车的车辕，长刀挥处，直刺御车者的胸膛。御车者惨呼着从马车上滚倒下来。

马车里的廖立听到外面的动静，脸色惨白，随着马车的摇晃，身子忽左忽右。另一辆马车里的吴懿却是紧紧地握住了手里的长剑，将车帘拉开一条缝隙向外张望，只见众护卫兵卒一齐围攻李钟，却被众壮汉拼死挡住。刀矛相交，寒光四射，火星四溅。惨呼声连连响起，众兵卒一个接一个栽倒在地。

李钟继续扑向第一辆马车，挥动长刀向车内猛刺。刀锋接连从车壁上穿进来，每一次都差点刺中廖立的要害之处。

御车者倒在地上，仍然死死握着缰绳。驾车的高头大马被缰绳勒

住，前腿陡然直立，车辕向上猛地一抬，顿时将李钟掀翻下来。李钟恼怒之下，挥刀向马头劈去，高头大马哀鸣着倒在地上，马车被带得倾覆于地，廖立从车中跌出了半边身子。

李钟大吼一声，挥刀向廖立猛扑过去。吴懿想也不想跳出车外，一柄长剑横掠而至，架住了长刀，怒目圆睁道："何方狂徒，竟敢白日行凶！你不知道我们是朝廷官员？"

李钟冷笑一声，舞动长刀向前猛劈猛刺。吴懿奋力挥动长剑，一一挡住对手的凶猛杀招。护卫兵卒的人数远远多过李钟手下的壮汉，渐渐占得上风。到后来每四五个护卫兵卒就围住了一个壮汉，立刻使壮汉陷于困境之中。

李钟大喊道："快跑，快跑！"呼声里，李钟陡地一个倒翻，向道旁逃去。众壮汉死中求生，一个个变得凶猛异常，纷纷冲破包围，蹿向道旁。但有三个壮汉身上带伤，落在了后面。众护卫兵卒追上去长矛齐举，刺倒了两个壮汉。

吴懿忙大声道："留下活口！"

众护卫兵卒用长矛逼住最后一个受伤的黑衣大汉。

已逃到大树后的李钟猛地停下来，从怀中掏出杀死卢县尉的匕首抛过去，匕首带着尖厉的呼啸从空中划过，准确地插在那受伤壮汉的胸口上。壮汉口中鲜血狂喷，马上断气了。吴懿手握长剑，盯着脚前僵硬的壮汉，心中又惊又气，握剑的手在微微颤抖。

廖立在两个护卫兵卒的搀扶下，一瘸一拐，艰难地走到吴懿面前。

吴懿喃喃道："是谁，他们是谁派来的？"

廖立也茫然道："谁盼着我们立刻从世上消失？"

吴懿眼中喷出仇恨的光芒："是丞相，一定是丞相！"

廖立的马已死，马车已坏，只能坐吴懿的马车。廖立和吴懿并肩坐在车内，随着马车的快速行驶，身子摇摇晃晃。

吴懿愤愤道："可恶，可恶！侍中大人伤在哪里？"

“下官只是腿脚受了些外伤，没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廖立望着吴懿道，“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眼前的情势很明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国舅爷一定要拿定主意啊。”

“我本来只打算到军营去待几天，避过眼前这不明不白的情势。”吴懿恨恨道，“我想等到……等到中都护大人那儿发生些什么事。可是我……我错了。”

廖立想到刚才的场面，惊魂未定，虽然事情发展至此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但也只能硬着头皮道：“只有朝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中都护大人那儿才会发生事情。”

吴懿仰天呼道：“是丞相在逼我，是丞相在逼我啊！”

想到那天在丞相府和诸葛亮不欢而散，想到朝堂之上诸葛亮充满杀意的眼神，廖立彻底沉默了。

蜀郡太守杨洪回到自己官邸，马上安排进行全城严管，将手下可用的禁卒编好队，一一分配至成都的各个区域。

一队队官府禁卒奔到大街上，站立在路口两旁。街上的行人面露惊慌之意，不知发生了何事。

禁卒头领大呼道：“各位乡邻，城中有贼人闹事，大伙儿都快回去待在家里不要出来，若有什么急事，须得先去亭长那儿领了令牌才可上街行路。”

看着禁卒手里明晃晃的刀枪，谁敢多言，顿时行人回家，店铺关门，没过多久，街道两旁就空荡荡地见不到一个行人。

杨洪安排好巡街的兵力后，带着其余的禁卒直奔秦贵府中。因为卢县尉在秦府附近被害，此去定是一场恶战，杨洪亲自提着剑督阵，禁卒们也严阵以待。

到了秦府门口，众禁卒先封住所有路口，首领上前拍门大喝道：“官府办案，开门！开门！”

门内毫无反应，透着一丝诡异的寂静。

杨洪觉察到情况不对，大声道：“快，快撞开！”

众禁卒拥上前，一齐用力撞过去，大门轰然倒下，杨洪领着众禁卒冲进了秦府。秦府内庭院空空，见不到一个人影。杨洪握紧拳头，他早该想到，秦贵既然杀了卢县尉，就已经不想再隐藏自己了。卢县尉究竟看到了什么要被灭口？秦贵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人？他在这件事中又起了多大的作用？杨洪迫不及待想看清真相，一时又不知该如何下手。

丞相府的书房内，诸葛亮坐在案几后，手握毛笔，飞快地在纸卷上书写着。蚕儿轻手轻脚走进了书房，诸葛亮看了看她，皱了皱眉。蚕儿似乎并未察觉到诸葛亮的不满，低着头走到案几旁，握住一块墨锭在砚中缓缓磨着。诸葛亮不再理会蚕儿，伸出毛笔在砚中点了点，继续书写起来。很快，那纸卷就已写满。蚕儿转过身，从书架上取下一个空白纸卷，然后在案几旁半跪下来，将那纸卷放在诸葛亮面前，平平展开。诸葛亮不觉又看了一眼蚕儿，蚕儿并未低头，大胆地迎着诸葛亮的目光。诸葛亮立刻转过头，继续在纸卷上书写着，但书写的速度却一下子慢了下来。纸卷写满后，诸葛亮将纸卷折起来，小心地放进一个锦囊中，冷淡道：“不用磨了。”

“是。”蚕儿站起身，弯腰侍立。

这时邓芝到了，他身材高瘦，神情坚毅，走到诸葛亮面前，深施一礼。

诸葛亮道：“伯苗请坐。”

“谢丞相大人。”说着，邓芝在案几前坐了下来。

诸葛亮探询道：“我听说伯苗与中都护大人是至交好友。”

“属下新野县人，与中都护大人的家乡甚是相近。”邓芝小心翼翼道，“属下为避战乱，很早就来到蜀郡，但一直无所作为，潦倒于市井之中。后来中都护大人入蜀，与属下一见如故，这才使属下得以进入仕途，有了报效朝廷的机会。”

诸葛亮点点头道：“听说当初中都护大人在归顺先帝之前，曾犹豫了许久，直到听取了伯苗的劝说之后，才下定了决心。”

“即使没有属下的劝说，中都护大人一样会下定归顺先帝的决心。”邓芝心中一片茫然，不知道诸葛亮到底想问什么，“中都护大人见识过人，对当时的情势看得很清楚，自然会做出正确的决断。”

诸葛亮继续问道：“那伯苗觉得，此时国中情势如何？”

邓芝坦率道：“此时国中情势十分险恶，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大乱。”

“据说朝中有东州派和荆州派之分。不论是中都护大人，还是伯苗，在旁人看来，都是东州派中的人物。”诸葛亮不动声色道，“据说国中发生了大乱，对东州派十分有利。”

“属下并不这么认为。”邓芝此时已经猜到了诸葛亮的用意，“在属下的心中，没有什么东州派和荆州派，只有大汉。朝中的臣子，都是大汉的臣子。此时此刻，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国中发生大乱。”

诸葛亮赞许地点点头：“中都护大人也会像伯苗这样想吗？”

“中都护大人的见识远在属下之上，当然更不愿意看到国中生出大乱。”邓芝诚恳道，“属下以为，皇上有丞相大人和中都护大人共同辅佐，定能成为一代圣君，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

“好，伯苗不愧是中都护大人的至交好友，这也正是我想对中都护大人说的话。”说着，诸葛亮从案几上拿起了一个锦囊，“我有一封给中都护大人的回信，想请伯苗尽快送到白帝城去。伯苗不会让我失望吧？”

邓芝连忙起身，行以大礼：“属下……属下绝不会辜负丞相大人的信任。属下将立刻动身，连夜去往白帝城。”

成都郊外，一个萧瑟的院落中，几间茅屋摇摇欲坠，用粗大的圆木抵着山墙。这是秦贵以前的外宅，因为长期无人居住而荒废，此时竟成了最好的藏身之所。秦贵和陈奉坐在石级上，石级四周长满了杂草。

陈奉钦佩道：“秦兄居然将这儿当作藏身之处，大大出乎老朽的意料。”

“如果这地方连陈老先生都无法想到，杨洪就更加摸不到边儿。”秦

贵微笑道，“那位杨太守太厉害，不论在下如何小心，总会让他看出些痕迹。”

陈奉连连摇头：“可惜这位杨太守身为蜀人，竟然成了诸葛亮的心腹。”

“是啊，这位杨太守如果是我们的人，许多事情就会好办得多……”正说着，外面传来踩踏枯枝的声音，秦贵陡然停住了话头。

声音越来越近，一个人影推开院门，原来是李钟，秦贵这才松了口气。

李钟疾步上前，向秦贵和陈奉行礼：“秦老爷，陈主簿。”

秦贵问道：“事情办得如何？你的手下呢？”

李钟垂首道：“国舅爷没什么事，侍中大人受了点轻伤，此刻他们都在城南军营中。我带去的人……在交战中死了三个。”

秦贵皱了皱眉：“这三个人不会暴露身份吧？”

“不会，请秦老爷放心。”李钟的声音异常沉稳。

秦贵点了点头：“好，你先去歇着吧。”

“是。”说着，李钟退到了院外。

陈奉面露欣赏之意：“这位李壮士有专诸、要离之风。此等人才，对我们大有用处，秦兄应该多多收罗啊。”

秦贵苦笑了一下道：“如今似他这样的忠心耿耿的死士很难找到。此人若不投奔于我，早不知被仇家杀死过多少回。可是现在我自身都难以保全，哪里还能去收纳亡命之徒呢？”

“秦兄何必灰心，只要我们再加上一把劲就能大获全胜。到那时以秦兄之大才，出将入相，纵横天下，亦不在话下，只怕再也看不上收纳亡命之徒这等微末勾当。”陈奉压低了声音，“只有让东州派和荆州派真正拼个你死我活，南中的孟大王才有机会。在眼前的这种情势下，老朽想了又想，觉得只有使出了三步绝棋，才能够让东州派和荆州派真正拼

个你死我活。这三步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让李钟对付吴懿，只不过是这第一步棋的引子罢了。”

“还要再加一把劲？”秦贵试探道，“这第一步棋的棋子是吴懿和廖立？”

“不，第一步棋是皇上。”陈奉连连摇头，“吴懿勇猛过人，智谋却是有限。廖立智计过人，善于权谋，却不精通兵法。他们二人加起来，看起来有勇有谋，其实却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他们此时此刻会有什么举动，诸葛亮定是早有预料。”

秦贵皱眉道：“吴懿和廖立此刻会有什么举动？”

陈奉的声音越发低沉：“发兵进入皇宫，控制皇上。”

“这倒是一着厉害招数啊。”秦贵赞叹道，“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此时谁控制了皇上，谁就能控制大局。”

“诸葛亮会牢牢把皇上控制在他手中，绝不会让他的对手掌握主动。”陈奉冷冷道，“吴懿和廖立这一招还未出手，失败已成定局。”

秦贵连连点头，又觉得不对：“那我们……”

“我们自然是赢了。只要吴懿和廖立有任何企图控制皇上的行动，我们的第一步棋就已大功告成。”陈奉很有把握道，“皇上才是这第一步棋的关键所在。所以李钟一定要充当一次刺客，我必须要成功地落下这枚棋子，让吴懿和廖立开始打皇上的主意。”

“吴懿和廖立只要敢发兵进攻皇宫，这东州派和荆州派的火并就算是真正开始了，但仅仅如此还不能让他们陷于你死我活的绝境中。”秦贵恍然大悟，“在下相信，陈老先生的第二步、第三步棋才是把他们逼入绝境的制胜之棋。”

陈奉抬起手，捻着胡须，笑而不语。

沉默良久，秦贵按捺不住好奇，终于问道：“不知陈老先生第二步棋的棋子是什么？”

“吴懿和廖立如果发兵攻向皇宫，就是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逆之

罪。吴懿是太后唯一的嫡亲兄长，太后看着吴懿犯下大罪，还能安坐于宫中吗？”陈奉仿佛真的在下一局大棋，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诡异，“只要太后走出了皇宫，我这第二步棋就成功地落了下去。我会利用太后制造混乱的局面，然后就是第三步棋了……现在，让我们静观其变吧。”

死里逃生的吴懿回到成都城南军营大帐中，心中又惊又惧，但强敌在前，他必须想出对策来。吴懿令亲兵传关兴和张绍来见他，然后把佩剑和一个方形印匣放在帅案上，开始考虑下一步的对策。

身穿戎装的关兴和张绍领命而来，走进大帐时，看见吴懿背对帐门，跪在帅案前，声音中充满了悲愤：“先帝啊先帝，微臣深受皇恩，纵然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只可恨奸贼猖狂，已不容微臣立于朝廷。微臣今生之愿，只能在来世还报于先帝。”

关兴和张绍一愣，互相看了看，关兴大惊道：“国舅爷怎么啦？”

吴懿猛地站起，转过身，望向关兴和张绍，眼中泪光闪闪。关兴和张绍惊疑不定，又互相看了一眼，不知发生了何事。吴懿从帅案上拿起佩剑和印匣，递到关兴手中：“这征东将军的剑印，乃是先帝所赐。今日我就将这剑印交与二位贤侄，从今以后，这城南军营中的一切事务，就由二位贤侄掌管。”

关兴连连摆手道：“啊，这，这怎么能行？”

张绍也惊道：“这剑印只有……只有皇上才能授予啊。”

“二位贤侄以为，朝中的事情还能依照皇上的心愿去决断吗？”吴懿看到关兴满脸无奈，而张绍的眼中充满了怒火，“朝中的事情，二位贤侄难道还没有看明白吗？皇上的心中明明赞同以东取荆州为立国之策，可就是不能做出决断。朝中的大臣，一大半都赞同东取荆州的立国之策，同样不能使皇上做出决断。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关兴迟疑道：“这，这是……”

张绍却大声道：“这是因为丞相大人，丞相大人在逼迫皇上！”

吴懿点了点头：“皇上为臣下所逼迫，还有天子的威严吗？”

关兴痛苦道：“丞相大人竟然……竟然真的要与东吴和好……”

张绍恨恨地握紧了拳头："丞相大人果然依照那些奸恶小人的谋划行事。"

"我就算粉身碎骨，也绝不愿眼睁睁看到那些奸恶小人得逞。我今日将剑印交给你们，就是不想让这南城军营的兵权被那些奸恶小人窃去。"吴懿再次将佩剑和印匣塞到关兴手中，"我要立刻到丞相大人那儿去……"

关兴拿着佩剑和印匣，不知所措道："国舅爷，您……"

"不可！"大帐外忽然传来一声大呼，随着呼声，廖立踉跄着走了进来。

吴懿抢步上前，扶住廖立，廖立也紧紧抓住吴懿的双手。

吴懿凄然道："侍中大人，你身上有伤，应该好好歇息啊。"

廖立急道："国舅爷，你千万不能到丞相大人那儿去，千万不能去啊。"

关兴走上前问道："侍中大人受了伤，这……这是怎么回事？"

廖立摇头道："下官和国舅爷在来到军营的道路上，遇上了刺客……"

吴懿陡然打断廖立的话头："侍中大人，别说了！"

张绍震惊地大呼："刺客？"

关兴也难以置信："什么刺客，竟敢如此猖狂？"

廖立激动道："下官一定要说！此时此刻，是谁不愿意我们活在世上？是丞相大人，只能是丞相大人！"

"不，不！刺客绝不是丞相大人派出的。"吴懿斩钉截铁道，"那些刺客一定是丞相大人身边的奸恶小人指使的。我要立刻去见丞相大人，当面揭露那些奸恶小人的真面目。"

“不，国舅爷绝不能去见丞相大人！”廖立急道，“丞相身边的奸恶小人会让国舅爷见到他吗？”

吴懿正色道：“我岂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已经将剑印交给二位贤侄……”

关兴和张绍似从噩梦中惊醒，一齐大呼起来：“不，国舅爷不能去！他们公然指使刺客刺杀朝中大臣，要去我们领着兵一起去！”

“住口！”吴懿大吼道，“没有皇上的旨意，你们这么带兵杀出去，就是造反谋逆啊。”

关兴和张绍一呆，怔怔地望着吴懿。

“那些奸恶小人一定会借此机会鼓动丞相大人入宫，让丞相大人逼迫皇上下旨，将我们全打成叛逆之人，发动国中所有兵卒加以围攻。”廖立的语气中充满了痛苦，“我们只能……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逼迫皇上……”

“我们是皇上的兄弟，我们就算拼了性命也不能让他们逼迫皇上！”张绍额头暴起了青筋，“先帝对我们说过——不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确保皇上不受伤害。只有保住了皇上，大汉的复兴才有指望。”

吴懿哽咽道：“微臣……微臣愧对先帝，愧对先帝啊。”

关兴握紧了手中的佩剑道：“我们应该立即发兵攻进皇宫，把皇上救到军营里来，然后让皇上下旨，杀死所有的奸恶小人。”

“不，不可！”吴懿苦笑道，“发兵进攻皇宫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啊。”

“我们不是进攻皇宫，我们是保护皇上！国舅爷，您就不要管我们了。我们不仅仅是军营中的将官，我们还是皇上的兄弟，我们绝不能让皇上受到奸恶小人的逼迫，绝不能！”说完，关兴将佩剑和印匣放回帅案，转身就往大帐外奔去，张绍也迅速跟了上去。

“回来！你们回来！”吴懿急得大叫，但关兴和张绍随即消失在大帐外。

皇宫的内殿中香雾缭绕，众太监和宫女门忙碌地进进出出。刘禅躺在卧榻上，心中烦躁，两眼失神地呆望着头顶的纱帐，恨不能身边这些人马上消失。

黄皓弯腰道："皇上，太医配的药都已煎好了，请皇上……"

刘禅不耐烦道："朕已说过，朕不吃药，朕不吃药！"

黄皓耐着性子道："可是太医……"

刘禅忽地坐起来，跳下卧榻，在殿中一边快步行走一边大叫大嚷："朕有病吗？朕难道没有你们走得快吗？那些太医全是骗子，居然说朕有病。哼！以朕看来，他们才是有病，他们才是有病！"

黄皓慌忙跟在刘禅身后，赔笑道："皇上没有病，那……明日就上朝吧？"

刘禅听到"上朝"二字，立刻脸色大变，陡地停下脚步。

黄皓也慌忙停下，满脸愁苦道："皇上，奴才们真为难啊。"

刘禅爆发般地吼道："你们为难？你们有朕为难吗？朕想做一个好皇上，真的想做一个好皇上啊。朕知道要做一个好皇上，就必须勤于政事，必须天天上朝，天天看奏章，天天听臣下的劝谏，天天做出决断。为了做一个好皇上，朕咬咬牙也能天天去上朝，天天看奏章。只是朕，朕还要听臣下的劝谏，朕还要做出决断。朕，朕最为难的，就是这些啊。朕知道，朕应该不忘先帝的遗愿，可什么才是先帝的遗愿呢？国舅说先帝的遗愿是东取荆州，相父却说先帝的遗愿是北拒曹贼，东和孙权。朕听国舅的话，觉得大有道理；朕听相父的话，也是大有道理。但是朕……朕只能听一个人的话啊。你们说，朕该听谁的？"

黄皓扑通跪下道："皇上，奴才们都是内侍，不敢听皇上议论朝中大事。"

"朕都为难死了，你还不让朕说出来啊。"刘禅眼圈有点发红，"朕一向敬重相父，也敬重国舅。朕若听了相父的话，国舅会不高兴，朕若听了国舅的话，相父又会不高兴。朕不愿看到他们不高兴，真的不愿。朕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啊。"

一个小太监走进内殿，跪下道："太后娘娘派人来问候皇上。"

黄皓连忙站起来道："皇上，皇上还是躺着吧。"

刘禅默然不语，呆呆地站着，黄皓和几个小太监走上前，连拉带扶地将刘禅推回到卧榻前。奉太后之命而来的是巧娘。太后自从知道诸葛亮和吴懿在朝堂之上发生了争执，便心急如焚，偏偏这个懦弱的儿子没法做出决断，眼看事态即将向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若是刘禅能够表态，争执的双方便没有理由再对抗下去，局势也不会继续恶化。

巧娘进到内殿之中，看见的却是刘禅面色发白地躺在卧榻上，黄皓正在给他喂药，心里一沉。虽然不知道刘禅的病情究竟如何，但他这样子是不可能做出太后希望的决断了。诸葛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竟能让刘禅怕成这个样子？巧娘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上前转达了太后的问候，而宫城之外，乌云已经悄悄聚集了。

内殿的宫门外，肃然站立着两排衣甲鲜明的卫士。董允从众卫士面前走过，忽然停下脚步，目光如刀，向身旁一个卫士看去。此人之前从未见过，此时突然出现很是蹊跷。那卫士迎着董允的目光，并未闪躲。

董允越发好奇，问道："你是新来的？"

卫士恭谨道："小人原本在先帝的禁卫营中效力，后来随禁卫营回到成都，依班次轮流进入皇宫宿卫。"

董允点点头："进入禁卫营之前，你在哪里效力？"

卫士坦然道："小人在江州军营中效力。"

董允若有所思道："原来如此，皇宫宿卫要更加小心行事。"

卫士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兵器。

巡视完内殿的卫士，董允找到赵云，向他汇报情况，二人在宫墙内，抬头望向宫墙转角处一座高高的敌楼。

赵云指着敌楼道："丞相大人已经做好了一切安排。这座敌楼全城各处几乎都能看见，一旦发生变故，敌楼上立刻会燃起狼烟，各处兵马就会依照事先定下的将令行事。依照丞相大人的安排，防守皇宫外墙的

兵卒比平日少了许多，这内宫的护卫就格外重要，我们可千万要谨慎，不可有一丝疏漏，但愿这狼烟不要燃起。”

“是啊。不论是我们，还是丞相大人，都不愿意看到狼烟。”董允忧心忡忡道，“可眼前……眼前的情势，真让人放心不下。内宫的护卫比平日多出了两倍，只是……”

闻言，赵云紧张起来：“董大人发现了什么不妥吗？”

“下官发现从白帝城回来的禁卫兵卒中，有许多是各处郡县军营中补充进来的。”董允心里有种隐隐的不安，“先帝的禁卫营损失了许多兵卒，不得不加以补充，这些兵卒也都是精心挑选来的，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妥。但内宫护卫至关紧要，我们还是应该更小心一些。”

赵云想了一下道：“董大人说得对，这些内宫护卫的职守极为重要，我们应该更小心一些。这样吧，如果董大人觉得哪些兵卒不妥，就请立即换掉。”

“下官这就去往内宫……”正说着，董允忽地停下了话头，只听见宫墙外陡然呼喊声大起，由远及近，如潮水般漫涌过来。

赵云脸色大变：“不好，快，快到宫门去！内宫如果有问题要马上解决，一定不能出乱子！”

董允转身向内宫奔去，赵云带着他的禁卫兵卒向宫门奔去。

宫门前，王平领着数十禁卫兵卒排成雁翎般的战阵队形，赵云手握佩剑，站在宫门前高高的台阶上。看着远处，关兴挥舞大刀，张绍高举长矛，领着无数兵卒直向皇宫大门冲来。赵云的神情异常痛苦，握剑的手腕在微微颤抖。

王平低声道：“将军大人，是不是该下令点燃狼烟？”

赵云盯着越来越近的关兴和张绍，一言不发。

关兴和张绍冲到台阶下，陡地停了下来。无数兵卒在关兴和张绍的身后停了下来，手中兵刃的寒光闪成一片。赵云一步步向台阶下走来，关兴和张绍不自觉地向后退去，他们带来的兵卒也跟着后退。关兴和张绍对望一眼，猛地停住了脚步。赵云也停了下来，目光如利剑一样刺向

关兴和张绍，痛心道："兴儿，绍儿，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关兴迎着赵云的目光，毫无惧色道："我们要救出皇上！我们再也不会眼睁睁看着那些奸恶小人逼迫皇上！"

赵云不解道："谁是奸恶小人？"

"你自己知道！"张绍气道，"如果你还想让我们喊一声四叔，就让开路！"

"这里没有什么四叔，这里只有守护大汉皇宫的大汉翊军将军赵云！"赵云不怒自威，"如果你们想进入皇宫，除非从我的尸身上踏过去。"

"什么四叔，在我心中，那个在长坂坡七进七出，单枪匹马出入万人大阵的四叔早就死了。"关兴冷冷一笑，"先帝发大兵为我父亲报仇，不料朝中第一个出头反对的就是你。从那一天起，对我来说在这个世上已没有什么四叔了。你明明知道先帝不能回到成都，是孙权那贼害的。你明明知道我父亲和三叔惨遭毒手，是孙权那贼害的，可你竟然与那些奸恶小人站在一起，逼迫皇上东和孙权。你、你还对得起先帝的在天之灵吗？"

赵云叹了口气道："先帝为什么和你们的父辈结义盟誓，你们知道吗？"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张绍大声答道。

"不，不！先帝与你们的父辈结义盟誓，绝不仅仅是为了兄弟义气，同生共死，而是为了救困扶危，上报国家，兴复大汉，下安黎庶，荡平贼臣。"赵云心里有点着急，不知关兴和张绍背后究竟是何人挑拨，也不知丞相是否知道此事，但还是继续说下去，一定要稳住这两个冲动的年轻人，"你们今日的所作所为，使仇者快，亲者痛！已危及大汉的兴复大业。如果先帝和你们的父辈见到眼前的情形，只恐魂灵难安，永不瞑目！"

"你的花言巧语，留着去骗三岁小儿吧！你若再不让开，休怪我丈八蛇矛无情！"张绍涨红了脸。

“大汉皇宫乃是至尊之地！你们竟敢擅自带兵闯入，是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逆之罪啊！”赵云望了望敌楼，“你们现在后退，还来得及。后退一步，你们仍然是大汉臣子，上前一步，你们就是大逆不道的大汉贼臣！”

关兴两眼赤红，张绍双眼圆睁，拿着兵器，各自逼近一步，他们身后的兵卒也跟着上前一步。

赵云从牙缝迸出一句：“点燃狼烟！”

高高的敌楼上燃起了滚滚黑烟，直冲云霄。

丞相府的书房中，诸葛亮缓缓走到窗前，向外看去，窗外的天空上飞过一群群小鸟。诸葛亮喃喃道：“只有大队的兵马才会惊起这么多飞鸟，难道，难道他们真的已不顾一切，真的要引发一场大乱？”

蚕儿的身子忽地颤抖了一下，脸色苍白，眼中全是惊恐之意。

诸葛亮从窗前转过头，不觉一怔：“你怎么啦？”

蚕儿瑟缩道：“我，我害怕……”

诸葛亮缓声道：“你怕什么？”

蚕儿的声音中充满了害怕：“九年前，成都……成都发生过一场大乱。”

“是啊，那时刘璋已决定投降，手下兵卒闻风溃散，而先帝的兵马尚未入城，结果城中发生了一场大乱，溃卒四处劫掠，肆意烧杀，许多无辜之人都是死于非命。”说起当时的惨状来，诸葛亮仍是心有余悸，这也是许多年来他刻意回避的记忆。他也能想象，对于城中的平民来说，只怕那段日子与地狱也无异。

“那一年我只有九岁，看到天上……看到天上飞过来许多鸟儿……”蚕儿陡地哽咽起来，眼中满是泪水，“鸟儿……鸟儿飞过之后，就有……就有许多恶人冲进了家里，他们……他们见到人就杀。到处……到处都是鲜血。奶娘拉着我拼命地跑，跑到后园中，把我推到……推到井里……”

诸葛亮望着蚕儿，心中忽地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似有话要说又未说出，只问了一句："井里？"

"那是一口枯井，井底全是软泥。"蚕儿泪光盈盈，"我，我得救了。可是……可是奶娘却让……却让那些恶人害了。那一天，那一天留在家里的人除了我，全都，全都让那些恶人害死了。"

"你奶娘虽是女流，亦可称为义士。你就这样成了孤女？"

"我的父亲这时还活着，他常年在外经商，走的是南中商道。那一场大乱之后，我害怕父亲也会……也会离开我，天天哭求父亲不要再出去。父亲答应了我，在家中住了好几年。可是，可是三年前，父亲，父亲又走了……"蚕儿低下了头，"父亲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诸葛亮没想到蚕儿身世如此凄惨，怜惜道："你父亲既是商人，出门也是常事，发生了什么变故？"

蚕儿的声音越来越低："三年前，南中发生了战乱。我父亲在战乱被人……被人害了……"

诸葛亮沉重道："又是战乱，自从董卓贼臣乱政以来，天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战乱，也不知有多少生灵惨遭涂炭，尸骨遍野的情形处处可见啊。"

蚕儿重又抬起头，泪水流尽，眼中只有不解："为什么？天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战乱？"

"是因为贪念，无穷无尽的贪念。百姓生出贪念，危害者不过一家一户。朝中执政大臣生出贪念，危害的就是天下，就是千家万户啊。"诸葛亮喃喃道，"执政者万万不可生出贪念，万万不可啊。"

蚕儿凝视着诸葛亮，眼中闪出异样的光芒。诸葛亮又转过身，神情凝重地看着窗外的远处。此时，远处升起一股浓浓的黑烟。那是皇宫的方向，也是他最担心的地方。诸葛亮痛苦道："他们到底是走出了这一步。他们是铁了心要引发一场大乱啊。"

蚕儿忽然在诸葛亮身旁跪了下来。

诸葛亮转过身愣道："蚕儿，你……"

蚕儿凄然道：“丞相大人，不能，不能让这大乱发生啊。大乱一起，城中的百姓不知……不知又会遭到多少苦难。”

诸葛亮感动道：“你只不过是一个弱女子，就能想到城中的百姓。可那些吃着朝廷俸禄的大臣，心里却只有贪念，为了一己之私，什么都可以不顾。”

蚕儿摇摇头道：“我只是不愿……不愿城中又会出现许多像我这样无依无靠的孤女。”

诸葛亮心里一动，脱口而出道：“不，你不是无依无靠……”

蚕儿身子一颤：“丞、丞相大人……”

“你，你起来吧。”蚕儿站起身，诸葛亮缓缓转过身，再次望向窗外，黑烟更加浓重了，他坚定地说道，“我绝不会让大乱发生，绝不会！”

第八章　未雨绸缪，成都大乱化无形

成都城南军营大帐外，吴懿和廖立望向远处，他们也看到了那道直上云天的黑烟。吴懿倒吸一口凉气道："诸葛亮果然……果然是早有准备。如此说来，我们不可能把皇上救到军营里来？"

"诸葛亮怎么会让皇上来到军营呢？他只怕早已在皇宫外布下了埋伏，只等着我们去自投罗网。"廖立不紧不慢道，"所以，下官才会出言激怒关、张二位小将，让他们去攻击皇宫。"

吴懿轻叹道："唉！可惜了二位小将，他们……他们只怕再也回不来了。"

"关、张二位小将必须去往皇宫。只有这样，朝中才算是发生了事情。"廖立淡淡道，"只有当朝中发生了事情之后，中都护大人那儿才会发生些事情。"

"看来，我们只能坐等中都护大人的好消息了。"吴懿转身走进了大帐。

"不，我们绝不能坐等，必须立刻杀到城外去。"廖立跟着吴懿走进了大帐，在案几旁坐下，"诸葛亮此刻会全力对付关、张二位小将，在军营周围不会留下太多的兵马。请国舅爷立刻召集营中所有的兵马，火速向城外进发。"

吴懿摇摇头道："不，我不出城，我要在城内与诸葛亮决战。"

廖立大惊道："国舅爷，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啊。"

吴懿看了他一眼："我为什么不能有这种想法？在城中，我统领的兵马要多过诸葛亮的兵马。此时我们奋力一搏，或能死中求生，完全掌控朝廷。"

"兵贵精而不贵多，国舅的兵马虽多，战力却不能令人放心啊。"廖立有点着急，"何况诸葛亮精通兵法，你我在用兵之道上绝不可能占得上风。"

“那也不必出城，我们可以留在营中死守，等待中都护大人的兵马到来。”吴懿心中暗道，廖立毕竟只是个文官，未免思虑不周，攻坚之兵须远远多于防守之兵。城南军营墙垒重重，十分坚固。诸葛亮虽然厉害，但他能调动的兵马毕竟有限。

“国舅爷错了！此时此刻，我们死守营中，绝无活路。”看着吴懿错愕的眼神，廖立心中升起一种隐隐的不安，“国舅爷不知发觉了没有，近些天来，诸葛亮身边少了一个人——马谡。”

吴懿又是倒吸一口凉气：“啊，那马谡会在哪里？”

廖立心中似乎早有答案：“马谡一定是早早到了汉中太守魏延那里。此时此刻，马谡极有可能正和魏延率领大军向成都扑来。”

吴懿眼中露出了惊恐的神色：“魏延统领的汉中兵卒，是，是我大汉战力最强的兵卒，他若领大军赶到成都，一切……一切都完了。”

“是啊，一切都完了。”廖立注视着吴懿，“这就是我们比不上诸葛亮的地方啊。他不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想得很远，并且早早就布下了厉害的暗招。”

“我们为什么没有早想到马谡这个人呢？”吴懿痛苦道，“看来，我们只剩下杀到城外去这一条路了。”

廖立反而语气很轻松：“成都东南的各郡县大多为东州派的官吏掌控，我们若能占据这些郡县，就可以与中都护大人互相呼应，进可反攻成都，退可割据一方。”

吴懿紧握双拳道：“果真如此，蜀中必是大乱，若曹贼趁机发大兵来攻，大汉……大汉必亡啊。”

“诸葛亮绝不愿看到大汉灭亡，我们也不愿看到大汉灭亡。”看到吴懿已经被自己说服了，廖立松了一口气，“这样，大伙儿就将不得不停战讲和。如此，朝中就极有可能出现众贤者共掌国政的情形。”

“但愿如此。”说着，吴懿大喝一声，“来人！营中各队人马速速出帐列阵，随本将军去往城门！”

大帐外的副将领命集结队伍去了。

廖立没有猜错，此时，按照诸葛亮的安排，参军马谡和镇北将军、汉中太守魏延正带领着军队向成都急行军而来。马谡心急如焚，三天五百里的速度都嫌太慢，一再催促，引起了魏延的不满。马谡知道，在诸葛亮的布置里，这是重要的一环，他反复计算着路程和时间，一定要及时赶到成都，希望能再快、更快一点，万万不能误了丞相的大事。成都此时，是否已经乱起来了呢？

皇宫宫门外，随着关兴、张绍步步向前紧逼，赵云步步后退，直到退无可退——他已经退到宫门的门槛前。关兴手中的大刀直直地指向赵云道："看在你曾经救过皇上的分上，我们不想使出杀招。如果你还有羞耻之心，就快快让开！如果你今天能让开路，你还是我最敬佩的人！"

赵云注视着关兴道："在我眼中，你们和我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纵然你们已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逆之罪，我还是将你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兴儿、绍儿，你们就听我一句话，退下吧！"

"你别逼我们！你难道非要让我们动手吗？"关兴的大刀已经顶在了赵云的胸前，张绍手里的长矛也越握越紧。

听到殿外隐隐传来阵阵喊杀声，皇宫内殿中的刘禅猛地从卧榻上坐了起来，眼中全是惊恐之意："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黄皓奔到刘禅身边，竭力保持着镇定："没事，没什么事。"

刘禅急道："快，快去看看。"

"是。"黄皓转身快步走出内殿，匆匆奔向内殿的宫门。

还没到内殿的宫门，董允上前拦住了黄皓。

黄皓面带微笑问道："皇上听到动静，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董允神情凝重："外面有叛军作乱。"

黄皓大吃一惊，嗓音变得尖厉起来："啊！叛军？那皇上怎么办？皇上龙体欠安，可……可受不了惊吓啊。"

“黄公公请放心，有丞相大人在，有子龙将军在，叛军绝不会进入皇宫。”董允没有丝毫慌乱，似乎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不必让皇上知道外面的事情，就说子龙将军在操练军阵。”

黄皓为难道：“在下是内侍小臣，怎敢……怎敢欺君？”

董允沉稳道：“黄公公并未欺君。黄公公所说的一切，都是来自下官之口，一切自有下官承担。”

黄皓张口仿佛想说什么，却终于没有说出，狠狠地一跺脚转回去了。

董允看着黄皓的背影，松了口气，这位黄公公别的本事没有，把小皇上哄得开开心心倒是很在行。只要小皇上那边不出乱子，丞相托付给自己的事也就算圆满完成了。

皇宫宫门外，赵云注视着关兴、张绍，神情异常平静。关兴握着大刀的手在颤抖：“拿起你的剑！你，你害怕了？”

“我征战沙场数十年，不知经过了多少恶战，面对过多少悍将，可是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然而今天，今天我却害怕了。”赵云沉痛道，“我无法将你们看成敌人，也无法对你们挥剑。兴儿、绍儿，你们真把我看成了敌人吗？真想杀了我吗？”

张绍的额上沁出了汗珠：“你，你少来这套……”

赵云苦笑道：“兴儿、绍儿，一切到此为止吧。”

关兴怒吼道：“不！”

关兴只说了一声，就再也说不下去，远处突然传来呼喊声：“丞相大人到！丞相大人到……”

关兴和张绍猛地转过身来，远处尘雾飞扬，无数面大旗迎风招展，呼喊声如海潮般一浪接一浪涌起，带着强大的威慑力向围在宫门台阶下的众兵卒压迫过来。

“丞相大人到！丞相大人到！丞相大人到……”

台阶下的众兵卒惊恐地四处张望，纷纷向后退缩，队形顿时散乱起来。

一名兵卒惊恐道："啊，我们中了丞相大人的埋伏，大伙儿快逃，快逃！"

另一名兵卒四顾左右道："所有的退路都有伏兵，往哪儿逃啊！"

年纪最小的兵卒声音里都带了哭腔："大伙儿全都没命了，没命了……"

赵云猛地一挥长剑，厉声大喝："丞相大人有令——降者免死！"

台阶上的众禁卫军卒也一齐大喝："降者免死！降者免死！降者免死……"

台阶下的兵卒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然后一齐向台阶上的关兴和张绍望了过去。关兴和张绍神情扭曲，眼中全是绝望之意。

赵云又大喝道："大汉兵卒不杀大汉兵卒！"

关兴用尽全身气力张开嘴唇挤出几个字："大伙儿……"他想说"大伙儿拼了"，但喉中好像卡住了什么，无论如何也无法把那句话说出来。张绍望着关兴，嘴唇动了动，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台阶下的一个兵卒忽然扔掉了手中的长矛，紧接着又一个兵卒扔掉了手中的长刀。刹那间台阶下乒乒乓乓响成一片，无数兵卒扔下了手中的武器。

诸葛亮在众多护卫军卒的簇拥下，出现在宫门前的大道上。扔掉了武器的兵卒纷纷向两旁退去，让开道路。

诸葛亮神情威严，一步步向宫门走去。道路两旁的兵卒一个接一个跪了下来。诸葛亮踏上了宫门前的台阶，赵云行以军礼："末将拜见丞相大人！"台阶上的众禁卫军卒也都跪了下来。

关兴和张绍望着愈来愈近的诸葛亮，无法压抑的恐惧感不知从何而来，一下子垂下了手中的兵器。

诸葛亮停下来，逼视着关兴和张绍。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从他的眼中发出，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关兴和张绍双膝一软，不由自主地跪在台阶上。诸葛亮向台阶下道："二位小将军，请回到军营去吧。请二位小将军告诉国舅爷——大乱若起，国家必亡。国舅爷是大汉的国舅，大汉若亡，大汉国舅又何以立身？"

关兴和张绍猛地抬起头来，难以置信地望向诸葛亮，又互相看了看，眼中全是困惑之意。

关兴似乎要辩解什么："丞相……丞相大人……"

诸葛亮摆摆手道："我诸葛孔明做的是大汉丞相，对大汉国舅一向敬重。你们回去吧。"

关兴和张绍又羞愧又迷惑地离开了，他们带来的兵卒也跟着走了。诸葛亮和赵云站在台阶上向远处望去，远处仍是尘土飞扬，无数面大旗迎风招展。

诸葛亮长叹一声道："子龙将军兵不血刃就化解了一场战祸，当记上一大功。"

赵云心有余悸道："如果不是丞相大人及时出现，末将未必镇得住兴儿和绍儿。吴懿和廖立居然诱使兴儿、绍儿犯下大逆之罪，实是可恨。"

"子龙将军错了，二位小将军只是受人利用，绝无犯上作乱之心。一旦大事过去，子龙将军应该找个机会好好劝说他们一下。"诸葛亮看着赵云，"今日，没有人犯下大逆之罪，吴懿没有，廖立没有，关兴和张绍更没有。他们都是大汉臣子，和你我一样的大汉臣子。"

赵云点了点头："但愿……但愿他们能明白丞相大人的一片苦心。"

"他们不愿意明白，也不想明白。"诸葛亮一脸的苦笑，"我们只能逼迫他们，用一切办法逼他们，让他们不愿意明白也得明白，不想明白也得明白。"

皇宫中乱成一团，成都的大街小巷在太守杨洪的严格控制之下，街上没有一个闲人。此时，一辆马车在大街上疾驰，引起了禁卒的注意。

禁卒拦住马车，示意他们表明身份，扮作吏卒模样的李钟骑在高头大马上紧跟在马车后，见状拍马上前，从腰里解下一面闪着金光的木牌，迎着众禁卒晃了两晃。黑漆木牌上刻着醒目的四个金字“御前太医”，众禁卒见了木牌，立刻让开了道路。

马车内，秦贵钦佩道：“这一切，都是陈老先生早就安排好了的吧？如今看来，天下只有陈老先生才是那诸葛亮的对手。”

“兵法云，谋定而后动。要想做成大事，就必须早早做出安排。”陈奉微微一笑，“也许老朽并非是诸葛亮的对手。可是老朽眼前的对手，只有一个诸葛亮。而那诸葛亮的对手，却远远不止老朽一人。”

秦贵若有所思：“俗话说得好——猛虎不敌群狼。对付诸葛亮，就应该像群狼对付猛虎一样。”

转瞬之间，马车来到了皇宫后墙，后墙上有一处小小的角门，角门外，一个禁卫军小校领着十余兵卒站在台阶下。马车在李钟等人的护卫下来到角门外，陈奉和秦贵从马车上下来，径直走进角门。那禁卫军小校和众兵卒神情木然，仿佛什么也没有看到。李钟等人跳下马，匆匆跟在陈奉和秦贵的身后。陈奉等人进入皇宫，快步在宫中的小巷中穿行，一个年约六旬的老太监紧跟在陈奉身旁，神情紧张。陈奉边走边问道：“请问公公，还有多远？”

老太监低声道：“快到了。”

成都城南军营中，气氛也十分紧张，兵卒已在营门集结完毕，吴懿全副戎装骑在马上，领着众兵卒出发准备攻击城门，杀向城外。

一个小校突然从营门外奔进来，跪倒在吴懿马前，气喘吁吁道：“启禀……启禀国舅爷，大事……大事不好，赵将爷的兵马夺去了……夺去了东城门。”

吴懿一惊，猛地勒住马头，停了下来。

又一个小校奔进营门，迎着吴懿跪下道：“启禀国舅……国舅爷，赵将爷的兵马突然从城外杀来，夺去了南……南城门。”

“废物，废物！你们全都是废物！”怒吼声中，吴懿猛地拔出佩剑，

就要向小校的头顶劈去。那佩剑只劈出一半，就停在了空中。吴懿看见关兴和张绍垂头丧气，倒拖着兵器走进了营门。他双手突然没了力气，心中一片冰凉。

皇宫宫门外，远处已隐隐浮起苍茫的暮霭，遮住了诸葛亮和赵云的视线，向宠骑着一匹快马飞驰而来。不等快马停稳，向宠已翻身跃下，疾步奔上台阶，跪下行以军礼。

赵云急切地问道："城门夺过来了吗？"

向宠大声道："启禀丞相大人，将军大人，末将已夺下东城门和南城门，并且已将城南军营的四门围住。"

赵云兴奋道："好，好！"

诸葛亮担心地问道："双方军卒可有损伤？"

向宠响亮地回道："按赵将军的军令，我们从城外攻入，对方毫无防备，根本来不及抵抗，仅在收缴兵器时有些冲突，双方各伤了十余人。"

诸葛亮欣慰地点了点头："好，你立刻赶回去，一定要将城南军营的营门严密围困，但绝不可主动攻击。营里若有人往外冲，可用弩箭把他们射回去。"

"遵命！"说着，向宠站起身，迅速走下台阶，跃上马背，向远处疾驰而去。

诸葛亮看着向宠远去的背影，长长舒了一口气。

赵云钦佩道："这时候末将才真正明白了丞相大人将兵马埋伏在城外的用意。此时守城者防备的是城内，对城外的攻击反倒没有防备。"

"我最担心的就是吴懿会带兵冲向城外。如果吴懿领兵冲到了城外，定会不顾一切，四处勾连匪类，极有可能把外面的郡县卷入到叛乱中，那时我们就很难控制住情势，而一旦国中情势失控，大汉也就离灭亡不远了。"诸葛亮声音平静，眼神中却充满了愤怒，"吴懿做得太过分，已到了疯狂的地步。对付一个力量强大的疯狂者，如果不能杀了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关进笼子里。"

“吴懿已经被关进了笼子里。”赵云感慨道，“如果我是吴懿，此时此刻多少会明白一些丞相的苦心吧。他大势已去，再怎么折腾也无济于事，应该立刻向丞相大人投降。”

诸葛亮苦笑了一下道：“子龙将军又错了。吴懿既非敌寇，亦非叛贼，何来投降二字？”

赵云疑惑道：“其实……其实丞相大人完全可以将吴懿、廖立定为叛贼，发兵击灭。”

“如果吴懿和廖立是叛贼，那关兴和张绍也是叛贼了。”诸葛亮停顿了一下，“更重要的是——吴懿和廖立如果成了叛贼，中都护大人还能心安吗？如果中都护大人不能心安，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赵云沉默片刻，叹道：“丞相大人也太……也太为难了。”

“这一次的事情，难就难在’无形’二字上。”诸葛亮说得轻松，心里还是有一丝后怕，“无形，就是化大乱于无形，就是把一切痕迹都消除得干干净净，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赵云若有所思：“末将明白了——让吴懿投降，就会留下痕迹。”

诸葛亮点了点头：“吴懿一直不甘心平庸，一直想往高处走。可这一次，他走得太高了，下不来了。我们必须主动安排一个台阶，吴懿从这样的台阶上走下来，就会把他这次往高处走的痕迹消除掉，可是这台阶并不容易找到。”

赵云赞叹道：“是啊。这个台阶应该由丞相大人安排。可如今吴懿他们已与丞相大人生出了极重的嫌隙，只要这个台阶是丞相大人安排的，吴懿肯定不敢踏上去。也许，也许我们应该让皇上出面来安排这个台阶。”

诸葛亮似笑非笑道：“吴懿会信任皇上吗？”

“除了皇上，吴懿还能信任谁……”正说着，赵云忽然停下了话头，眼中陡地一亮，“太后！吴懿此刻唯一能相信的人，就是太后。”

成都城南军营，吴懿神情木然地坐在大帐的帅案后，面前是廖立、

关兴和张绍三人。关兴把皇宫的情形大概说了一遍，廖立眼神中充满了疑问："诸葛亮就这样把你们放回来了？"

关兴讷讷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见到诸葛丞相，心中竟一片迷糊，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做了些什么。"

张绍也垂下头："我心里不想……不想就这样回来，可是……可是我的腿却不听使唤……我怎么……怎么在那诸葛亮面前就说不出话呢？"

吴懿安慰道："二位贤侄什么也不用说了，回来就好。我本来……本来就不愿让你们去的。可你们不听，偏要去。"

关兴惭愧道："都怪小侄无能。"

吴懿挥挥手道："好啦，二位贤侄且下去歇息吧。"

关兴和张绍弯腰行了一礼，退出大帐。

吴懿呆坐片刻，脸上阴晴不定，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廖立正欲开口，吴懿陡的一声大叫："拿酒来！"

几个兵卒把酒壶、酒杯和几盘熟牛肉端到帅案上，然后退了出去。

吴懿斜眼看着廖立道："侍中大人，你还站着干什么？来，来！坐下来。你我且痛钦三百大杯，不醉不休，不醉不休！"

廖立苦着脸道："国舅爷，现在不是醉酒的时候啊。"

"哈哈哈，难道侍中大人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白过来吗？"吴懿大笑起来，"我们早就成了诸葛亮的猎物，无论怎么挣扎，都会掉进他事先设计好的陷阱里。诸葛亮到底是诸葛亮，不服不行啊。"

廖立坐了下来："诸葛亮是在……是在什么时候把我们当成猎物的？"

"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意思？来来来，现在只有痛钦一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说着，吴懿拿起酒壶，将两只酒杯注满。

廖立端起酒杯饮了一口："我们不应该是诸葛亮最想除掉的人。我们不想独掌权柄，我们只是……只是想让众贤者共掌朝政……"

"侍中大人是在做梦吧。众贤者共掌朝政？哈哈哈！"吴懿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想不到我吴懿也会做梦，居然梦想着众贤者共掌朝政。我怎么就不明白呢——朝中的贤者只能有一个，有一个就足够了啊！"

"不，诸葛亮不是因为我们想要众贤者共掌朝政才设下了眼前这个陷阱，他一定是很早就开始布置了。"廖立双眉紧锁，"是什么时候呢，我想一下……先帝托孤的时候……对，在先帝托孤的时候，诸葛亮就在安排这个陷阱，一定是这样。自古以来，少主临朝，辅政大臣之间就是水火不能相容。当初秦二世继位，赵高杀了李斯；汉昭帝继位，霍光杀了桑弘羊、上官桀。丞相大人博古通今，智计深沉，一定知道他和中都护大人之间早晚会有一场生死搏杀，因此早早就安排了这个陷阱。"

吴懿又斟满了酒杯："侍中大人是说这个陷阱其实是用来对付李严的？"

"正是如此。"廖立黯然道，"我们只是诱饵，引诱李严扑过来的诱饵。"

吴懿思索着："有道理。此时诸葛亮大占上风，完全可以率大兵杀过来，把我们定成叛逆之贼，满门抄斩，诛灭九族，但他没有。如果我们是诸葛亮真正的目标，他早就大开杀戒了。"

"对付我们，赵云手下的兵卒就足够了，但马谡却到魏延那儿去了。诸葛亮分明是想让魏延统领的兵卒埋伏在城外，只等中都护大人领兵赶到，就来一个伏兵齐出。"廖立对始终没有露面的马谡始终心存忌惮，"在兵法上，这就叫作示敌以弱，诱敌深入，断其归路，聚而歼之。"

吴懿恍然大悟："厉害厉害，可是中都护大人会往这个陷阱里跳吗？"

"如果诸葛亮连我们都对付不了，就绝不是中都护大人的对手，李严胜券在握，一定很乐意领兵前来。我们可以让诸葛亮诱敌之计顺利进行下去，也可以让他落空。"廖立沉吟道，"我们可以告诉诸葛亮，我们很乐意做这个诱饵，并且一定能把中都护大人诱来。或者告诉诸葛亮，

我们不会让他的计谋得逞，我们将拼死杀出军营，与诸葛亮拼个鱼死网破。这样，诸葛亮固然可以把我们全都杀死，可是李严却再也不会来了，而李严才是他最想除掉的人。”

吴懿突然冷笑起来：“原来我们还未陷于绝境，还可以与诸葛亮做一场交易。侍中大人居然从死地中看出了一条活路，佩服佩服！”

“我愿意立刻出营去见诸葛亮，告诉他……”看到吴懿脸上越来越明显的冷笑，廖立停住了话头，不禁后退了一步，“国舅爷，你……”

吴懿脸上的表情变得狰狞：“你继续说，你会告诉诸葛亮什么？”

廖立强作镇定道：“我，我会告诉诸葛亮，国舅爷……国舅爷很乐意做诱饵，但他必须担保永远不得伤害国舅爷……”

“哈哈哈！”吴懿猛地从帅案后站起来，“侍中大人，你真是太聪明了。”

廖立辩解道：“下官，下官是在为国舅爷着想啊。”

“你只是在为你自己！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儿，听了你的花言巧语，就相信诸葛亮会放过我吗？告诉你，从进入军营的那一刻起，我就明白了——在诸葛亮和我之间，只剩下了生死二字，要么他死，我生！要么我死，他生！”吴懿昂首道，“我是带兵的大将，又是国戚，还曾深受先帝器重。诸葛亮最不放心的就是我这样的人，最想除掉的，也是我这样的人。”

廖立急切道：“不，诸葛亮最想除掉的人是李严，是李严！”

“一样，一样。李严是手握兵权的东州派大臣，我也是手握兵权的东州派大臣。其实在先帝托孤那会儿，我心中就对诸葛亮充满了恐惧，害怕他会抢先向我痛下杀手。当我在朝堂上与诸葛亮起了冲突时，心里就在想，我一定要抢先动手，可结果还是他抢先动手了。”吴懿的声音中充满了落寞，“侍中大人以为，今日之事全是你鼓动起来的。你才是真正厉害的人，你既可以让我和诸葛亮拼死搏杀，又可以让我和他做一个活命的交易。”

“不，我……”廖立心里一凉。

“你和我大不一样，你只是一介书生，最厉害的兵器不过是那三寸不烂之舌，对诸葛亮毫无威胁。何况你本是荆州派的人，出去见了诸葛亮多磕几个响头，多说几句奉承之言，完全可以保住性命！”吴懿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

“我廖公渊绝非贪生怕死之辈！”廖立被吴懿这种不屑的语气激怒了，“太史公有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心怀大志，为天下而死，是谓重于泰山！逞匹夫之勇，为一己之私而死，是谓轻于鸿毛。我廖公渊堂堂七尺男儿，绝不轻贱性命，作无谓之死！”

“好，好一张利口！”说着，吴懿突然拔出佩剑，将锋利的剑刃架在了廖立的脖子上，“此刻你若死了，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

廖立双腿隐隐发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作重于泰山，什么叫作轻于鸿毛。如果你为胜利者而死，你就是重于泰山。如果你为失败者而死，你就是轻于鸿毛。可惜，我们注定是失败者，注定会轻于鸿毛一般死去。”吴懿眼中全是轻蔑之意，缓缓收回手中的佩剑。廖立勉强站稳身子，额上全是冷汗。

吴懿大喝道：“来人！”

一员偏将应声走进大帐，弯腰施礼。

吴懿高声道：“传我的将令，各队饱餐一顿，人披甲，马备鞍，弓上弦，准备厮杀！”

“是！”偏将说罢，迅速退了出去。

廖立大惊失色道：“国舅爷，你，你要干什么？”

吴懿眼中透出困兽般的凶光：“多谢侍中大人提醒了我——诸葛亮竟然把我当作了诱敌的诱饵。想我吴懿也是堂堂一员战将，岂能受此羞辱？大丈夫就算去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只等天一黑透，我就大开营门，放马冲杀出去，见人就砍，见屋就烧，拼他个鱼死网破，掀他个天翻地覆！到了那时，诸葛亮就会知道——我吴懿是不是只配做一个诱饵？哈哈哈！”

廖立在恐惧中连连后退："你疯了！疯了！疯了……"

太后寝殿内，神情慌张的巧娘给太后吴氏带来了叛军攻打皇宫的消息，吴氏听完外面的情况，吓得脸色惨白，连连追问道："皇上还好吧？叛军有没有惊扰到皇上？快带我去见皇上！"

巧娘安慰道："奴婢从皇上那儿回来，皇上那里暂时平安无事。回来时，遇上了一群从外面调进来的护卫军卒，奴婢偷听过他们的谈话，知道了一些外面的事儿。"

"那就好，皇上没事就好。"吴氏松了口气，"那些军卒说了些什么？"

巧娘低声道："奴婢……奴婢不敢说。"

吴氏又紧张起来："你快说，你快说啊。"

巧娘的声音低不可闻："是……是国舅爷……"

吴氏"啊"的一声，陡然从案几后站了起来，身子连连晃动，几欲摔倒。巧娘慌忙站起来，扑上去扶住吴氏。吴氏软软地坐下来，两眼发直。

巧娘惊骇道："太后，太后……"

吴氏忽又挣扎着站起："我要去见皇上，去见皇上……"

在巧娘的搀扶下，吴氏向寝殿外走去，但只走出几步就停了下来，痛苦道："我就算见到了皇上，又有什么用？皇上他毫无决断，毫无决断啊。一个毫无决断的皇上，又怎么能庇护我的兄长。"

巧娘劝道："朝中的大权都在丞相大人的手中，太后娘娘也许应该召见丞相大人……"

吴氏沉重地摇了摇头："这个时候，丞相绝不会见我。"

皇宫一条长长的小巷中，老太监领着陈奉和秦贵等人谨慎地穿行着。

陈奉焦躁地问道："怎么还没有到？"

老太监小声道："我们不能……不能从正门走，只好绕弯儿……"

陈奉打断他道："就算是绕弯儿，也该到了。"

老太监赔笑道："穿过这条巷子就到了。"

老太监领着陈奉、秦贵等人走到了巷口，示意他们在原地等一会儿，他先去看看情况。陈奉等人站在原地，注视着老太监的背影。

突然，老太监似受惊的兔子一样抖了一下，转身急匆匆奔了回来。

陈奉脸色大变："怎么啦？"

老太监哭丧着脸道："不好，太后娘娘的寝殿门外多了许多兵卒，全是……全是老奴才不认识的人……"

陈奉如五雷轰顶般呆立在原地，眼中全是绝望之意，秦贵也惊呆了。

陈奉猛地一把掐住了老太监的脖子，低吼道："是你这狗奴才出卖了老夫？"

老太监浑身发抖，连翻白眼，从嗓子眼里挤出声音："冤枉，冤……枉……"

陈奉怒道："那为何宫门前的军卒全都换了？"

老太监几乎发不出声音："不……不知……唔唔……"

秦贵惊慌道："到底怎么啦？我们别是中了埋伏吧？"

"老朽花了许多心血，早早布下了这招绝棋，可是……可是到了最紧要的时刻，偏偏……偏偏出了差错……"陈奉痛苦道，"若有埋伏，也不会埋伏在这里。这应该是一个意外，可是这个意外却坏了大事啊。"

李钟恶狠狠道："我们干脆冲进去，把太后劫出来。"

陈奉摇头道："不可。那些禁卫军卒远远多过我们，就这么冲进去，我们谁也别想出来。老朽真不甘心啊，老朽只差一点，只差一点……"

秦贵感觉到了一丝寒意："既是如此，我们快快退回去吧。此乃险地，不可久留。"

陈奉忽然又向巷口走去，却被秦贵一把拉住："陈老先生万万不可冒险。"

陈奉惊恐道："老朽刚才看见诸葛亮进了宫门。可这不可能啊？我想再看清楚一点……"

"在诸葛亮身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陈老先生，我们还是快快离开此地吧。"秦贵拉着陈奉快速按原路离开了。

诸葛亮和赵云在内侍太监的引导下穿过重重宫门，每一重宫门旁都站着十余名手持兵刃的禁卫军卒。赵云解释道："遵丞相大人之令，内宫各处都加了双倍的守卫兵卒，有些紧要之处，还加了三倍的守卫兵卒。不知此时太后是否会相信我们。"

诸葛亮满意地点了点头："我们一定要让太后明白，此时此刻，只有她才能救吴懿。"说话间，他们已来到了太后寝殿外。

寝殿门前，数十名禁卫军卒严阵以待，董允神情凝重，从众军卒面前走过，边走边仔细打量着每一个兵卒，确保在人员上不出任何疏漏。诸葛亮和赵云在内侍太监的引导下，来到寝殿门前。董允连忙上前弯腰施礼，众禁卫军卒也纷纷半跪下来行以军礼。诸葛亮向董允和众禁卫军卒抬了抬手，示意免礼，他们才站了起来。

赵云问道："董大人怎么在这儿？"

"我巡查之时，发现守在太后宫门前的军卒十分不妥，就把他们全都换了，另调了一队军卒过来，此刻正准备向这些新来的军卒交代一些事儿。"董允的神情略显疲惫，显然此事很耗费心神，但一双眼睛却异常明亮。

诸葛亮警惕地问道："怎么不妥？"

董允解释道："依照内宫宿卫的惯例，各处兵卒三天就应轮换一次，但此处已有七天没有轮换，而且这些兵卒全都来自同一地方，也不合惯例。"

诸葛亮心里一紧问："这些兵卒来自何地？"

董允答道："全都来自江州。"

诸葛亮若有所思道："看来这其中确有不妥，休昭应该仔细追查一番。"

董允沉稳道："属下遵命。"

诸葛亮请内侍太监向太后禀报一下，自己有事求见。过了很久很久，太后才传令让诸葛亮等人进去。

太后吴氏竭力保持着镇定，装作毫不知情端坐在屏风前，巧娘垂着头站在吴氏身旁。诸葛亮把今日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之后，寝殿之中陷入了一片沉默。许久，吴氏才开口道："丞相大人，国舅……国舅他绝无叛逆之心。"

诸葛亮神情平静道："发兵侵犯皇宫，不是叛逆又是什么？"

吴氏艰难道："难道、难道丞相亲眼看见国舅领兵侵犯皇宫？"

"微臣亲眼看见关兴、张绍领兵杀到了皇宫门前。国舅指使关兴、张绍侵犯皇宫，比他自己亲自领兵侵犯皇宫更加令人不可接受。"诸葛亮停顿了一下，接着道，"先帝看待关兴、张绍，就像是看待自己的儿子一般。以微臣想来，太后看待关兴，张绍，也一定是待如己出。"

吴氏痛苦道："是啊，我看待兴儿、绍儿，就像看待自己的孩儿一样。国舅现在……现在如何？"

"国舅现在城南军营中，已被子龙将军统领的御营军卒层层包围。只待军令一下，御营军卒就会发动攻击，擒拿叛逆！"诸葛亮神情凛然，"若不尽早消除叛逆，微臣恐国中人心不安，势将引发大乱。以眼前之情势，大乱若起，国家必亡。微臣受先帝重托，绝不会容许任何人引发大乱，危害国家。"

吴氏再也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压力，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丞相，这其中一定……一定有什么误会……国舅身受皇恩，对大汉一向忠心耿耿。因此先帝才对国舅格处看重，把兴儿、绍儿都交给国舅照看。"

诸葛亮的语气没有丝毫和缓："先帝确实很看重国舅，可是，国舅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先帝的信任吗？"

"国舅他一定是误听了奸人的挑拨，做出了不该做的事情。"看着沉默不语的诸葛亮，吴氏眼中渐渐露出绝望之意，"丞相……丞相一定要将国舅置于死地吗？"

诸葛亮斩钉截铁道："发兵侵犯皇宫，为十恶不赦之大逆之罪。"

吴氏突然擦干眼睛，陡地提高声音道："大逆之罪，当灭其族。丞相来此，是不是在提醒我——国舅是我唯一的胞兄？"

诸葛亮站起身，向吴氏深施一礼："微臣一向敬重太后，深知太后贤明仁慈，对皇上极为爱护，因此绝不会因私恩而忘大义，容许国舅做出危害大汉基业的举动。微臣想请太后立即出宫，亲至军营中向国舅晓以大义，让国舅幡然悔悟，迷途知返。"

吴氏不禁又惊又喜："丞相……丞相愿意饶恕国舅？"

诸葛亮诚恳道："是太后饶恕了国舅。太后贤明仁慈，绝不愿关兴、张绍二位小将军陷在大逆之罪中。"

吴氏一下子明白过来："是啊，国舅深受皇恩，竟然做出叛逆之事，我第一个饶不了他。可是，可是我不能让兴儿、绍儿陷在了大逆之罪中啊。先帝最重兄弟情义，绝不愿兴儿、绍儿受到任何伤害。"

"关兴、张绍二位将军绝无叛逆之心，他们来到皇宫门前，只是为了把不明真相的兵卒劝回营中。"看着吴氏不解的目光，诸葛亮解释道，"微臣曾下过一道教令，让各营老弱兵卒回乡。国舅营中因故迟迟没有放回老弱兵卒，致使那些老弱兵卒听信谣言，以为朝廷会让他们再次出征，情急之下，就到皇宫前跪地哭求，盼皇上能为他们做主。"

吴氏点头道："是啊，我也听说近日成都的大街小巷中有许多谣言流传。"

“国舅也许是听多了谣言。可身为朝廷大臣，岂能被谣言左右？国舅应将那些老弱兵卒速速放归乡里，然后向皇上上一道谢罪表章，如此才能让事情平息下去。”诸葛亮步步为营，虽然只是宫中的一场对谈，在他看来，却无异于一场战斗。

吴氏沉默了，她知道这样一来，吴懿将再也无法掌握兵权，但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她抬头看了一眼诸葛亮，最终还是开口道：“国舅应当这么做。”

诸葛亮心中长舒一口气，表面却不动声色道：“城北有许多荒地，微臣想请国舅领两千军卒出城屯田，若非宣召，不得入朝。这是太后出于对关兴、张绍二位小将军的一片仁爱之心，不得已做出的决断。”

吴氏沉痛道：“是啊，不得已……国舅还在城南军营吗？我去劝劝他。”

诸葛亮真心地行礼道：“太后深明大义。”

一炷香后，宫门大开，太后吴氏在众多太监、宫女的簇拥下，从宫门中走出。宫门停着一辆华丽的皇家御车，吴氏在宫女的搀扶下登上了御车，护送太后的皇宫禁卒紧随其后，直奔城南军营。

暮色渐浓，城南军营的帅帐一片昏暗，吴懿抓起酒杯，仰头狂饮。廖立无头苍蝇般在大帐中走来走去，不时向坐在帅案后狂饮的吴懿看上一眼，想说什么，又不敢说。

“天已黑了吗？”吴懿狠狠将酒杯扔在地上，猛然站起身，拔出腰间佩剑。

廖立惊骇地望着吴懿，浑身颤抖。

一个偏将忽然奔进帐中跪了下来：“太后……太后驾到！”

吴懿提着佩剑，奔出大帐，奔向营门。廖立紧跟其后，眼中一片茫然。看到华丽的御车缓缓从营门中驰入，吴懿手中一松，佩剑“当啷”掉在了地上。吴氏从御车中走出，吴懿扶着她走进帅帐，其余人都在帐外等候。吴氏眼圈还是红红的，看得出来一路上都在哭泣，吴懿跪在帅案前，眼中也有泪光闪烁。

吴氏长叹一声道："你是我唯一的兄长啊。你、你怎么能……怎么能做出这样的糊涂事？难道你想让吴家绝后吗？"

吴懿不甘道："是、是丞相大人想独揽大权，是他在逼我……"

"胡说！丞相怎么会逼你？"吴氏恨恨道，"一定是廖立挑唆你铤而走险，我真是错看了此人啊。"

吴懿垂下头："小臣妄为，累及太后，实是……实是罪该万死。"

"事已至此，什么都别说了，一切都依丞相所说的去做吧。"

"不！"吴懿猛然抬起了头，"小臣手中若无兵权，只能任人宰割。"

"我知道你想大有作为，你想掌有大权。可是你想过没有，在眼前的情势下，执掌朝中大权意味着什么？"吴氏这时才知道自己这位哥哥有多糊涂，"你并没有认真想过，可我一直在想。先帝为何会将朝中的大权交给丞相，甚至当众说丞相可自为成都之主？只是我怎么也想不太明白，直到今日，我才有些明白了——因为先帝知道，皇上是一个重担，一个只能由丞相挑起的重担。如果兄长执掌了朝中大权，那就意味着兄长必须挑起皇上这副重担。兄长请问问自己——是否挑得起这副重担？"

吴懿若有所思："只能……由丞相挑起的重担？小臣……小臣没、没想过。"

"那你想过没有——中原的那个大汉是如何灭亡的？"吴氏的目光中满是无奈，若是她的儿子稍稍争点气，吴家又何至于受制于人，"当初少帝即位之时，和我们皇上一样，也是十七岁，也是遇事毫无决断。太后何氏和国舅何大将军见此情形，贪心大起，自不量力硬把少帝这个重担挑在了自己肩上，可结果如何？结果何太后被乱臣贼子扔下楼台，活活摔死。国舅何大将军也糊里糊涂丢了脑袋。如今我的聪明才智，远远不如那位何太后。你这位国舅老爷与那位何大将军相比，又聪明了多少呢？"

吴懿深深垂下了头："小臣错了……是小臣自不量力，连累了太后。"

吴氏心中涌起一股恨意，但表面上只能平静地说道："你知道就好。今日发生的一切，你要彻底忘记。从今以后，你也不会对朝中的政事有任何兴趣，你只是一个安享富贵的国舅爷。"

吴懿喃喃道："可是、可是丞相大人会忘记这一切吗？"

吴氏冷哼一声问道："在来到这里之前，我一直想召见丞相，却又迟迟没有派人传召，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吴懿思索片刻，答道："太后以为，丞相大人绝不会在此时应召入宫。"

吴氏叹道："是啊。这是丞相除掉对头的大好时机，他怎么会来见我呢？可丞相还是来了。如果此时李严是丞相，他会来见我吗？"

吴懿低声道："不会。"

吴氏又问道："如果此时廖立是丞相，他会来见我吗？"

吴懿想起廖立，声音中带着怒意："更不会。"

吴氏长吁了一口气道："那你还担心什么？"

吴懿抬起头来，羞愧道："小臣……小臣愧对太后，愧对太后啊。"

吴氏摆摆手道："赶紧准备移交兵权吧，万万不可生出留恋之心。"

夜色已深，火炬熊熊，照亮了成都军营。诸葛亮和赵云走在军营中，看着面前的一座座营帐。营帐中坐满兵卒，手中握着各种兵器，肃然无声。

赵云挺起胸道："只待一声令下，这些兵卒立刻就会奔出，列阵冲向敌营。"

诸葛亮苦笑了一下道："在大汉的腹心之地居然会出现敌营，实在是我这个丞相失职啊。"

赵云神情肃然道："事至如此，丞相大人确有失职之处。"

诸葛亮探询道："以子龙将军之见，我失职在何处？"

赵云还未开口，突然看见向宠神情兴奋，大步奔了过来。在向宠的身后，跟着几个军吏，每一个军吏都拎着一捆高高的文书。赵云知道这是从城南军营送过来的文书，挥挥手道："送到大帐中去。"

向宠大声应道："是！"

待诸葛亮和赵云来到大帐时，大帐中的帅案上已堆满了一卷卷文书。诸葛亮走到帅案前，伸手拿起一卷文书，欲展开观看，赵云走过来劝道："这些文书还是先让军吏们去查看吧。"

"也好。"说着，诸葛亮放下手中的文书，转过身来，向大帐门帘旁站着的几名军吏道，"你们且把这些文书拿下去，仔细查核。"

众军吏应道："是。"

说罢，众军吏走上前，捧起文书退出大帐。

诸葛亮兴奋道："没想到吴懿这么快就把他营中的名册文书交了出来。我看从明日开始，子龙将军就可以收编吴懿营中的兵卒。"

赵云神情凝重道："这说明吴懿至少是个知道进退的人。但在这个世上，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进退。"

诸葛亮笑道："子龙将军，今日几次三番话里有话啊。"

"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但这样的结果却未必会出现。"赵云心一横，决定说实话，"丞相大人的处境太难，如今的大汉基业，就像是裂痕遍布的冰面，走上去稍一用力，就会崩塌。但丞相大人却不得不走上去，甚至还要用力去走。可恨的是有人还在拼命地陷害丞相大人，甚至不惜为此毁灭大汉基业。而这样的事情，正是丞相大人让它发生的。"

诸葛亮大感意外："不，我也不想今日之事发生，而且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刚才我对丞相大人说——丞相大人确有失职之处，指的就是这件事情本可以避免，但因为丞相大人的缘故，竟然发生了。"赵云诚恳道，"有几句肺腑之言我一直想告诉丞相大人。但每一次话到口边，我

又忍了回去，因为我是一个手握兵权的武将，而且还是守护皇宫的禁卫军武将。我担心说出心里话后，会被人看成干预朝政，有所图谋。”

诸葛亮还是没猜到他要说什么，缓缓道：“子龙将军太过谨慎了。”

“我错了。正是我所谓的谨慎，使我未能及时提醒丞相大人，以至于有今日的事情发生。”这些话在赵云心中酝酿已不止一两日，但此刻说出来，仍似有千钧之重，“我想提醒丞相大人：国中不可一日无主。”

诸葛亮心中震惊，他隐隐明白了赵云的意思，却又不敢相信，沉下脸来道：“什么，子龙将军在说什么？难道皇上不是国中之主吗？”

赵云却丝毫没有退缩：“皇上是一国之主。但此刻皇上太过年少，还不能承担一国之主的重任。因此就眼前而论，大汉实已处于国中无主的困境。”

诸葛亮脸色更加沉重：“不，皇上是一国之主，永远都是一国之主。皇上虽然年少，可已经十七岁了。孙权成为东吴之主的时候，并不比皇上大多少，却已能继承父兄之志，决断军国大事。”

“是啊，孙权能成为东吴之主，是因为孙权能够决断军国大事。可是我们的皇上，能够决断军国大事吗？”赵云反问道。

“我与子龙将军俱为大汉忠贞之臣，若尽全力辅佐，必能使皇上成为有着决断之力的一代圣主。”诸葛亮坚定道，“我相信，皇上一定可以承担一国之主的重任。”

“丞相大人……丞相大人真有这样的信心？”赵云坦率道，“可是末将对皇上却没有什么信心。末将这十多年来，多守护在皇上身边，是看着皇上长大的，深知皇上性本纯良，温厚仁慈，却毫无决断之力，难识世道人心之险恶。当此大汉变故多生，内外艰困之时，欲使皇上承担一国之主的重任，决断军国大事，实是危险至极，万万不可。”

诸葛亮当然知道赵云所言是实，但这些并不是臣子可以讨论之事，他谨慎地问道：“那么以子龙将军之见，我等应当如何？”

“先帝对此早有安排。”赵云没有丝毫慌乱，“先帝让皇上以父亲之礼敬重丞相大人，其实已明确告诉了朝廷众臣——丞相大人可以代替皇

上承担一国之主的重任，独自决断军国大事。”

“万万不可！”诸葛亮打断了他，“圣人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论在什么时候，我等都应该严守君臣之道。”

赵云正色道：“不错，但丞相大人想过没有，严守君臣之道又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天下……”诸葛亮陡地停下了话头，说不下去。

赵云故意问道：“丞相大人为何不说下去？”

诸葛亮默然无语，眼中隐隐透出痛苦之意。

“当年我本是公孙瓒的部下。在当时，公孙瓒的势力远远大于先帝，但为什么我却舍弃了公孙瓒而投奔先帝呢？就是为了天下。自从董卓乱政以来，天下就成了地狱，处处匪盗横行，连年烽火不断，尸骨露于荒野，有如朽木枯草，万千生灵惨遭涂炭，无处可以逃避。在那个时候，我从心底里盼望着有一位大英雄能以天下苍生为念，荡平贼臣，安抚万民，使天下重归一统，再现太平盛世。可是我见到的英雄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名为讨灭贼臣，兴复汉室；实为拥兵自强，割地称王的自私自利之徒。”赵云陷入了回忆之中，诸葛亮也听得连连点头，“但先帝却不一样。先帝兵势虽弱，却始终胸怀天下，以兴复汉室，解救万民为己任。先帝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从见到先帝的那一刻起，我就在心中发下了誓愿，为了天下，我甘愿为先帝血洒沙场，虽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诸葛亮感叹道：“当初我甘愿受先帝驱使，亦是因为先帝胸怀天下，虽无立足之地，犹不忘兴复汉室，解救万民。”

“除了先帝，我最敬重的人就是丞相。丞相出身于名门望族，亲朋故交俱为当世名士，丞相无论是北投曹操，还是东归孙权，取富贵易如反掌，但丞相却选择了当时无立足之地的先帝。”赵云说到此处有些动情，“这是因为丞相和先帝一样，都是以平定天下为己任啊。可是现在，丞相似乎已将天下忘在了身后，处处以小节为念，而不顾大义，实是……实是让末将失望啊。”

诸葛亮也激动起来：“不，不！我没有忘记天下，一刻也没有忘

记……”

赵云追问道：“那么丞相为何不愿替皇上承担一国之主的重任？”

“我只是……”诸葛亮的呼吸陡地急促起来，额上沁出了汗水。在他眼前仿佛出现了刘备的面容和直愣愣的眼神，在他耳边仿佛回荡着刘备的声音——“丞相之才，十倍于魏主曹丕，必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事。若阿斗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丞相可自为成都之主。”在这亦真亦假的幻象之中，诸葛亮迷茫地道，“先帝，微臣是皇上的股肱，岂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继之以列乎……”

赵云惊疑道：“丞相大人，您、您怎么啦？”

诸葛亮痛苦道：“皇上是元首，臣下是股肱，是股肱……”

“我明白了，丞相大人误解了先帝的临终之言。丞相大人以为先帝是心存猜疑，是担心丞相大人会夺取皇上大位。不，不是这样。先帝其实是在向丞相大人认错。”赵云恍然大悟，“先帝一直以天下为重，但在登上大位之后，却不能坚守心中的信念，以致有东征之举。先帝心不能安，故婉言向丞相大人认错。”

诸葛亮喃喃道：“认错？先帝，先帝……”

赵云见诸葛亮有点不对劲，语气稍稍和缓了一点：“丞相大人，先帝在临终遗言中表明——安邦定国，成就大事，才是最要紧的所在。安邦定国，成就大事是什么？就是平定天下啊。可见皇上在临终之时，是在告诉丞相大人，一切以天下为重。为了平定天下，即使丞相自为成都之主，也不违大义。”

诸葛亮仿佛被这句话灼伤一般颤抖了一下：“不，我永远也不会自为成都之主，永远也不会！”

“我知道，丞相为报先帝知遇之恩，定会竭尽忠诚辅佐皇上。可是丞相万万不可忘记——先帝的知遇之恩，乃是私恩。先帝的平定天下之愿，乃是大义。丞相大人若因私恩而忘大义，最终必将辜负先帝，危害皇上！”赵云知道这是诸葛亮的心结，只能慢慢开解，“丞相的立国之策为何难以被朝臣赞同？吴懿和廖立为何会铤而走险？就是因为国中已陷于无主的困境。丞相若不及早破除这个困境，则立国之策永无实现的可

能，吴懿和廖立这样的人将会闹出更大的动乱。到了那时，丞相休说平定天下，只怕连眼前的大汉基业也不能保住。大汉基业不保，又有何颜面对先帝？皇上又如何生存于世？丞相如果不想辜负先帝，不想危害皇上，就必须替皇上承担一国之主的重任，独自决断军国大事！”

“不，我不能辜负先帝，也不能危害皇上，更不能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突然有点恍惚，白帝城突如其来的托孤、夫人的担心、小皇帝的忌惮、成都街巷中的流言、朝堂之上群臣的不信任……他还没有开始做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已经遇到了这么多的阻碍，今日之事虽然已经平息，但以后会不会发生？自己的精力就要这样陷入无休无止的内耗吗？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眼前只有一团乱麻，让他怎么也看不清前面的路。

耳边却听到赵云冷冷道：“我不会再错下去，我将不避嫌疑，立刻给皇上上表，请皇上准许丞相大人开府执政，以人臣代行君权，决断军国大事。”

第九章　痛定思痛，蜀丞相欲揽大权

成都军营中的人没有睡，魏国尚书右仆射司马懿也没有睡。他倚着书架坐在书房中的竹席上，手捧着一个书卷。烛火轻晃，将司马懿的身影映照在书架上，看上去飘摇不定，有些阴森。看得兴起，司马懿长叹一声："成为一国之主，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决断之力啊。"

这时，司马馗忽然奔进来，带起一阵风，差点吹熄了蜡烛。

司马懿一惊道："四弟，你这么慌张干什么？"

"小弟不是慌张，小弟是高兴啊，有天大的好消息。"司马馗压低声音道，"皇上已决定退兵了。"

司马懿更吃惊了："这怎么可能？我大魏南征的殿后之军，今日才离开洛阳，怎么会现在退兵呢？"

"这一次出征兵马太多，殿后之军虽是刚出洛阳，可前锋已到了宛城。那前锋军到了宛城，就再也无法前进。"司马馗神秘兮兮道，"因为呀，突然发生了瘟疫。嘿，这都是盛暑兴师闹的，让这么多的人挤在一块，不生瘟疫才怪呢。"

司马懿思索片刻，仍觉得不可思议，问道："这瘟疫有多严重？除了前锋军中，别的军中可发生了瘟疫？"

司马馗轻松道："听说那瘟疫倒不怎么严重，只死了十余人，而且除了前锋军，别的营中还没有发现瘟疫。"

"皇上退兵，不是因为瘟疫。"凭着对曹丕的了解，司马懿对自己的猜测有了几分把握，笑了笑道，"皇上定是发现东吴早有准备，没有必胜的把握，这才不得不借口瘟疫发生，提前退兵。"

司马馗半信半疑道："当真是这样吗？"

"必定是这样。皇上这次出征十分小心，各营之间相距甚远，就算前锋军中发生了瘟疫，也不会累及全军。何况瘟疫只死了十余人，实在

算不了什么。依往日的惯例，在这种情形下只要及时隔开发病之人，就不会有什么大事。皇上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做了那么多布置，岂会因此小小的瘟疫就断然退兵？”司马懿摇了摇头，“皇上自视极高，又极好虚荣，因此在心底里对他自己也极为苛刻，绝不容许自己失败。”

司马馗迟疑道：“如果你的判断是真的，这就是说，除非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否则皇上绝不敢轻易言战。”

司马懿笃定道：“正是如此，他就是这样的人。”

“这……这也太荒谬了吧！”司马馗大叫起来，“兵战之事，最是凶险，也最是变化无常，什么时候都难说有什么绝对胜利的把握啊。”

“皇上以此心态出征，今生今世也难求一胜。所以……这会给我们兄弟一个极好的机会。”司马懿脸上带着一丝嘲讽，“一国之主，最重要的是有决断之力。在一个决断之力极强的君主面前，臣下想要谋取兵权，千难万难。我们这位皇上多少有些决断之力，并不容易伺候。但是渴望得到胜利，却又无法取得胜利的焦躁心态，会一点滴一点滴地将我们这位大魏皇上的决断之力消磨掉。”

司马馗似懂非懂道：“小弟给二哥带来的果然是好消息啊。”

司马懿却抬手看了看手里的书卷：“愚兄羡慕那诸葛亮啊。上天给了他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却也给他留了一个最得意的宝贝——一个毫无决断之力的一国之主。他根本用不着似愚兄这般煞费苦心地在书缝中揣摩古今人主，以从中得到与人主周旋的微言大义。”“他只要实现自己的野心就行了。”——这句话到了司马懿嘴边，又吞了回去，诸葛亮的野心又是什么呢？

司马懿没有猜错，几日后，从前方传来确切的消息，曹丕退兵果然不是因为瘟疫。孙权已拜朱然为大将，在江陵城布下五万步兵，同时孙权亲自统领东吴最精锐的水军，严阵以待。如果曹丕兵临江陵城下，孙权统领的水军就会从他的侧后方出现，与朱然一起形成包夹之势，使魏国军队腹背受敌。

曹丕不敢继续南征，只好半路撤回，只说军中出现了瘟疫，想尽一切办法掩饰此事。曹丕暗中下旨，不准任何人谈论东吴方面的军情，幸好司马懿在军中安插有自己的人，才能探听到真实的情况。

司马懿知道，以曹丕的性格，吃了这样的大亏，越是掩饰，心中就越是窝火，也越有可能迁怒于人。对于司马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一定要想尽办法，把皇上的怒气引到曹真、夏侯尚身上。在眼前的情形下，如果曹真和夏侯尚被削夺了官职，那么他们的兵权就极有可能落在司马懿手中。但司马懿也知道，曹家、夏侯家实为一体，曹真、夏侯尚更是皇上心腹中的心腹，想把曹真、夏侯尚扳倒，谈何容易。尤其曹丕疑心很重，轻易不会把兵权交到外姓臣子手中。所以曹真和夏侯尚必须犯下大错，令曹丕极度失望，司马懿这样的外姓臣子才有可能得到兵权。司马懿深知，每个人身上都有最致命的弱点，只有掌握了曹真和夏侯尚最致命的弱点，才能想出办法让他们犯下大错。一旦他掌握了兵权，就会和诸葛亮直接交手。

此刻，洛阳城外尘雾弥漫，天昏地暗，曹丕的先头部队已经返回了洛阳。诸葛亮又在做什么呢？

成都郊外，晨雾迷茫，树影朦胧。一只鸽子从树梢飞过，消失在晨雾中。陈奉站在破败的院落中，呆呆地望着天空。秦贵走过来道："那鸽子早已飞走了。"

陈奉长叹道："唉！老朽本想带给中都护大人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现在只能让他失望了。"

"那吴懿真是一个废物，居然这么快就向诸葛亮投降了。"秦贵恨恨道，"我们若能把太后劫出城，定可在外面的郡县引发一场大乱，而吴懿知道太后成了他的强援之后，又怎么会轻易投降诸葛亮呢？到那时，诸葛亮顾内不能顾外，顾外不能顾内，定是方寸大失，乱了阵脚。谁知道吴懿竟是个贪生怕死的鼠辈！"

陈奉的语气也充满了遗憾："如果吴懿能给诸葛亮添点乱，老朽的第三步棋就会落下，中都护大人早有布置。可惜呀，可惜！"

秦贵上下打量着陈奉，眼中透出疑惑之意："你的第三步棋是李严？"

"是啊。中都护大人与那诸葛亮同列为托孤大臣。诸葛亮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自然应该让中都大人来收拾残局。"陈奉似乎并未察觉到秦贵的变化，"如此一来，中都护大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独掌朝中大权，进可争霸天下，退可成一国之主。"

秦贵冷冷道："陈老先生到底是孟大王的人，还是李严的人？"

陈奉不紧不慢道："老朽既是孟大王的人，又是李严的人。南中的孟大王对我有救命之恩，为了报答孟大王，我会使出全力，帮助孟大王完成独霸南中，不接受任何官府管辖的心愿。白帝城的中都护大人对我有知遇之恩，我理应为中都护大人竭尽忠诚，帮助中都护大人成为成都之主。"

秦贵有种被利用之感，"哼"了一声道："可我一直以为陈老先生只是孟大王的人。"

"我是谁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一个蜀人。"陈奉并没有半分慌乱，"诸葛亮执掌大权，对蜀人极为不利。而中都护大人成为成都之主，却对蜀人大为有利。因此，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不让诸葛亮执掌大权。为了这个共同的心愿，我们必须站在一起。"

秦贵沉默片刻，半信半疑道："是啊，我们都是蜀人。为了蜀人，我们应该站在一起。不过，那位杨太守已经注意到我了，我不能在成都待下去了，打算到南中去避避风头。"

陈奉点点头道："也好，老朽是中都护大人的信使，你和李钟他们若扮作我的随从，一路上就不会受到盘查。"

"多谢陈老先生。只是这一次让诸葛亮占了上风，实是可恨。我就算要离开成都，也不能让诸葛亮好受。"秦贵恨恨道，"我要让蜀中的儒生替我出这口闷气。蜀中儒生最敬重的人是秦宓秦大学士。但这位秦大学士却被刘备打入了死囚牢中，引起了蜀中儒生的强烈不满。"

陈奉在心中盘算了一会，赞叹道："此计甚妙。秦宓因为反对刘备东征，被关进了死囚牢中。其实刘备很想杀了秦宓，只是顾虑他在儒生中名望太大，才未敢下手。可以大造谣言，说诸葛亮执掌大权之后就会诛杀秦宓，以此立威。"

秦贵冷笑道："对，就是这个意思。连刘备都不敢杀秦宓，诸葛亮却敢杀，蜀中的儒生听了这个消息，定会将诸葛亮看成了最可恨的仇敌。"

陈奉也露出了笑容："到时候，老朽倒要看看诸葛亮还如何服众。"

一时之间，二人春风得意，似乎忘了自己正如丧家之犬般，瑟缩在一个破败的院落之中。

清晨的丞相府后园中，正绿意盎然，后园的一角，三块有大有小的山石看似随意地摆在一起，搭配着几丛翠竹，却是错落有致，自成一景。诸葛亮徘徊在这个角落，看着翠竹中的三块山石，一动也不动，不知在想什么。过了许久，诸葛亮长叹一声，打算离开，却看见蚕儿站在不远处，也不知站了多久。诸葛亮一惊，想了想自己方才并没有出声，板着脸道："你怎么在这儿？"

"夫人让我来伺候丞相大人歇息。"蚕儿垂首道，"夫人等候丞相大人回府，一夜未曾合眼。"

诸葛亮觉得有点愧疚："唉！夫人她这是在为我担心啊。夫人的身子有些虚，熬不得夜，你应该劝她早一点歇息啊。"

蚕儿应道："夫人见丞相大人回来，已经到房中歇息去了。"

"这就好……"正说着，诸葛亮忽地停下话头，仔细看了蚕儿两眼。蚕儿脸上浮起红云，微微低下了头。

诸葛亮心里一软，温言道："你眼圈发黑，也是一夜未睡吧。"

"我担心……担心……"蚕儿的声音越来越小，细不可闻。

"我知道，你担心城中发生大乱。你放心，那狼烟早已消散，城中不会再发生……"诸葛亮又停下了话头，眼中透出深深的忧虑之意。

"我还担心丞相大人……"说着，蚕儿大胆抬起头，向诸葛亮望去，却见他眉头微皱，似是又陷入了沉思中，"丞相大人？"

"啊，你在说什么？"诸葛亮回过神来。

蚕儿强忍着失落道："夫人说，丞相大人辛苦了一夜，应该早些歇息。"

诸葛亮摇摇头道："我这心中就像是堵着一块顽石，压得慌，又闷得慌，哪有心思去歇息啊。"

蚕儿好奇地问道："这顽石是什么？"

诸葛亮轻轻一笑道："说了你也不明白。"

"丞相大人说一说，心里至少会好受一些。从前我也有心里堵得慌的时候，就自己对自己说，心里就会轻松一阵。"蚕儿的眼神特别明亮。

"你自己对自己说？"

"除了自己，我还能对谁说呢？"

诸葛亮默然无语，向那三块山石望去。

蚕儿顺着他的眼光看去："这些石头……"

"这不是石堆，这是天下。"诸葛亮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心中不由一痛，"先帝拜我为丞相的第一天，我就在后园摆下了这三块山石，以此来警示我自己——不论做什么事情，我都要从天下大势上去考虑，不论在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忘记，我和先帝的志向是兴复汉室，平定天下。我不仅要看到益州，更要看到东吴，看到曹魏，看到天下苍生。"

"丞相大人心中堵着的顽石，就是这天下吧。"蚕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依我想来，丞相大人的心中只有天下，日思夜想的也都是这天下。"

诸葛亮苦笑了一下道："恰恰相反，此时此刻，我一直在问自己——我的心中真的有天下吗？"

"丞相大人在怀疑自己？"

"是的，我怀疑自己。子龙将军能看到国中已陷于无主的困境，为什么我不能看到？不，不是我不能看到，而是我不愿看到啊。吴懿和廖立为什么会铤而走险？是因为这国中无主的困境给了他们幻想，引发了他们深藏在心底的野心。"

"什么叫国中无主？廖立……廖大人他怎么了？"

诸葛亮并未察觉蚕儿的神情变化，仍沉浸在反思之中："子龙将军

说，吴懿和廖立之事本可以不发生，但因我的缘故竟然发生。此话虽然严厉，但细细去想却大有道理。如果当初我断然不避嫌疑，在回到成都后立即替皇上担当一国之主的重任，独自决断军国大事，也许就不会发生吴懿和廖立之事。不，不！我诸葛亮本是忠贞之臣，若独断朝中大事，岂不是坏了我清白的名声……”诸葛亮陡地停下话头，如遭雷击般猛然一颤。他突然想起，在从成都去白帝城的路上，他和赵云曾探讨过这个问题。

“如果我真是以天下为己任，怎么会将自己的名声看得如此之重？难道一个人的名声，会比江山社稷的安危更重要吗？国家处于眼前的这种情形，绝非一人之过，我们全都有错啊。”当时说过的话重又在耳边响起，诸葛亮脸色苍白，额上沁出豆粒大的汗珠。

蚕儿惊骇地扑过来，扶住诸葛亮道：“丞相大人，你，你怎么啦？”

“我，我找到了堵在心中的那块顽石——是名声，对，名声，忠贞之臣的名声。”诸葛亮耳朵嗡嗡作响，身体摇摇欲坠，“我太在意自己的名声，以致眼中看到的只有小节，而忘了天下。我总是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总是对先帝那句‘可自为成都之主’耿耿于怀，却忽视了先帝所说的‘安邦定国，成就大事’。”

蚕儿很想理解诸葛亮此时的心情，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能关切地看着他。她心里想得更多的是，廖大人把她送来丞相府，自己却在和丞相作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似是突然下了某种决心，诸葛亮握紧双拳坚定道：“子龙将军说得对。如果我不能及早破除国中无主的困境，就将无法保住大汉基业，就会辜负先帝，就会危害皇上！不，我绝不能让这样的情形出现，绝不能！国家当此危急存亡的非常之时，必须以非常之道治理。我要敢于替皇上担当一国之主的重任，我要独揽大权，开府执政！”

诸葛亮让蚕儿先去休息，自己来到书房，开始推进开府执政之事。杨洪、蒋琬、董允三人奉命前来丞相府时，正是霞光灿烂，从书房的窗中斜映进来。诸葛亮眼中透出前所未有的坚毅，端坐在案几后，问道：“此时城中的情形如何？”

杨洪拱手道：“此时城中已十分安静，但仍有许多谣言流传。属下已捉拿了许多造谣惑众之徒，只是那秦贵已弃家而逃，尚未擒获。”

诸葛亮赞许道："很好。城中的封锁，已可解除。可疑之人，当继续搜捕，但已不必大张声势。"

杨洪大声道："属下遵命。"

诸葛亮又问："尚书台情形如何？"

蒋琬恭敬道："丞相大人的教令已火速发出。"

诸葛亮点点头："好。公琰可以回到王大人那儿去，继续帮助王大人处理朝中的钱粮赋税之事。"

蒋琬也大声道："属下遵命。"

诸葛亮最后问："宫中之事如何？"

董允应道："宫中一切平安。属下正在追查禁卫军卒违反惯例之事。"

诸葛亮叮嘱道："宫中的护卫，必须十分小心，不可出任何差错。"

董允肃然道："是。"

"有劳各位费心了。"虽然知道困难重重，一旦下定决心，诸葛亮再没有半分犹疑，"非常之时，当以非常之道治理。我将接受皇上的重托，开府执政！"

诸葛亮的声音在寂静的书房里层层荡开，杨洪、蒋琬、董允三人也觉得神气为之振奋起来。

精美的青铜烛架上雕满花纹，向左右伸出十余分枝，每个分枝上都燃着明亮的烛光，如同传说中华丽的火树。烛架旁，刘禅身穿皇袍坐在锦席上，手扶青玉案几，看着一卷奏章，看着看着，忽地打了一个哈欠。

黄皓微微弯着腰道："皇上困了，就先歇息吧，明日再看这奏章。"

刘禅无奈道："这是四叔上的一道奏章，说的是关乎朕之安危的大事，朕就算困了，也得先看完这道奏章啊。"

“赵将爷可很少上奏章。”

“正因为如此，朕才一定要看完这奏章。”

黄皓似乎自言自语道：“赵将爷上的奏章说的是关乎皇上安危的大事，这、这会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刘禅漫不经心道：“哦，是开府执政之事，朕看得不太明白，你给朕说说。”

闻言，黄皓吓了一跳：“啊，奴才可没有问皇上啊。再说，奴才怎么能与皇上议论朝政之事？”

刘禅不耐烦道：“是朕在问你。这开府执政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就算了。”

“这开府执政的事儿，奴才倒是知道一些。”黄皓一边说话，一边脑子转得飞快，琢磨着从哪个角度给刘禅解释这个事情，才对自己最有利，“似丞相、大将军这等朝廷重臣，在皇上的准许下可以开府自行征召官吏，设立各曹掾治理本应由朝廷百官治理的事务。这些曹掾遇事只向开府的大臣禀报，由开府的大臣做出决断，不再另行上奏朝廷。这个，这个就唤作开府执政。”

“如此说来，这开府执政的大臣等于是做了皇上该做的事儿？”

“正是。”

“那皇上又去做什么？”

“皇上……皇上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啊，顶多会去上上朝，摆一摆皇上的仪仗。”黄皓小心翼翼道。

刘禅欣喜道：“好啊，这个真不错！朕就喜欢做这样的皇上。”

闻言，黄皓大吃一惊：“啊，皇上，皇上怎么能这样说？”

刘禅忽然面带愧色：“是啊，朕不该这样说，不该这样说。父皇一直盼着朕能勤于政事，做一个好皇上，亲近圣贤，远离小人。可是朕见了那一道道奏章，头就大了，就不知如何是好。”

“皇上龙体欠安，尚不忘批阅奏章，已是在勤于政事啊。”

“可是朕心里并不愿意这么勤于政事啊。现在好了，四叔说朕应该请相父开府执政……”

“皇上！”黄皓没想到刘禅竟然是这样的反应，哭笑不得，“皇上，这，这开府执政之事，可不能轻易允许啊。”

“为什么？”

“听说，听说开府执政的大臣，大都是……是奸臣……当年曹操那贼做大汉丞相时，也是开府执政……”

“什么，奸臣？”刘禅大怒，“你好大胆，竟说相父是曹操那贼？”

黄皓惊恐地跪下道：“奴才……奴才怎么敢说丞相大人是曹操？奴才没有这样说啊。”

“那你想说什么？”

黄皓苦着脸道：“奴才只是，只是想说，皇上不可随意让臣下开府执政。”

刘禅又拿起了奏章：“四叔在奏章中说——父皇在白帝城曾当众告诉相父——唯有相父，才能承担安邦定国，成就大事的重任。如今天下三分，益州最弱，且又疲惫至极，国中情势实已处在最危急的时刻。当此非常之时，必须以非常之道治国，当速请相父开府执政。否则，不仅大汉基业难保，朕之安危，亦不可知……啊，四叔此言，太，太可怕……”

“赵将爷这么说，是在……是在……”

“是在什么？”

“奴才不敢说。不过，外面的事情也许并不像赵将军说的那样可怕……”

“难道四叔在欺骗朕？”

“不！奴才可没有这么说。奴才只是担心，担心……”黄皓已是满头大汗，“奴才担心，丞相大人一旦开府执政，皇上……皇上就会失去大权啊。”

刘禅满不在乎道：“失去就失去，朕不稀罕。”

黄皓惶恐道：“皇上，大权在手，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失了大权，皇上……皇上可是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啊。”

“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哪有这等好事？朕不想上朝能行吗？朕不想看这些奏章能行吗？”刘禅冷冷一笑，“朕有大权也好，没有大权也好，不都一样吗？”

“不，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黄皓眼珠急速转动：“这，这个，皇上这个有了大权，就可以不娶黑妞啊。”

刘禅浑身一震道：“啊，黑妞……”

“一旦朝中的事儿安定下来，丞相大人一定会逼迫皇上迎娶黑妞。”

“朕以为，父皇去了之后，朕就可以像百姓们那样守孝三年，再也不用去娶黑妞。可相父……相父说朕不能像百姓那样守孝，只让朕守了三月之孝。相父还说，一旦国事稍定，朕就应该娶黑妞，立为皇后。看来朕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躲开黑妞啊。”

“皇上可以不娶黑妞，皇上下一道圣旨就可以把丞相大人堵回去。谁敢不听圣旨，谁就是犯了大逆之罪，轻则砍头，重则诛灭九族。”黄皓情急之中，胡话张口就来，生怕刘禅一时兴起，批了开府执政的奏章，“可是皇上允许开府执政后，权力就落到了开府执政的大臣手中，皇上的圣旨，只能由开府执政的大臣拟出。难道，难道开府执政的大臣会拟一道不娶黑妞的圣旨吗？”

“不，相父不会拟出这样的圣旨。”说着，刘禅从案几后站起身来，“这件事儿，朕要去问问太后，让太后拿个主意。”

“这件事，应该由皇上决断啊。”

“朕决断不了，朕要见太后！”

黄皓暗暗跺脚，只能陪着刘禅一起去寝殿拜见太后，自己在寝殿外等候。

太后寝殿中烛光通明，吴氏坐在屏风下，因为吴懿的事过度伤神，显得神情憔悴，看上去老了许多。刘禅对这几日宫内宫外发生的事浑然不觉，坐在吴氏对面把赵云所奏诸葛亮开府执政之事说了一遍，神情有些恍惚，又有些兴奋。吴氏听罢良久不语，然后笑着试探道：“子龙将军说的话很有道理啊，皇上在犹豫什么？”

“儿臣也以为四叔的话很有道理，只是，”刘禅迟疑道，“儿臣……”

“皇上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皇上是一国之主，心中一定要有主见。可是皇上看来并没有记住我的话啊。”

闻言，刘禅面红耳赤道：“儿臣也想有主见。可是儿臣不知为什么，明明已想好了在朝堂上怎么说，但真的到了朝堂上，又无法说出来。”

“皇上身为一国之主，却没有主见，这很危险啊。”

“儿臣知道……”

“不，皇上不知道，皇上还太年轻，不明白多说一句话，少说一句话，就会让许多人的命运完全改变啊。”

刘禅有些疑惑道：“太后怎么会这样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吴氏疲惫道：“没有，我只想告诉皇上——不要再犹豫了，一切都依子龙将军说的去做吧。”

刘禅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母子二人又说了些话，刘禅辞别吴氏，在黄皓陪伴下回去休息。

太后的寝宫中，烛光依然明亮，巧娘侍立在屏风旁，不安地望向吴氏，只见她眼中隐隐泛着泪光，便安慰道：“皇上好像什么也不知道。”

“皇上就是一个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知道的皇上，我能怪他什么呢？”吴氏黯然道，“如果我也能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

“难道，难道太后娘娘就这么让丞相大人开府执政？”

“我只是一个后宫妇人，又能怎么样呢？胜者王侯败者寇，我们是败者，丞相大人是胜者，成王成侯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

吴氏疲惫地摆摆手道：“别说了，我累了。”

刘禅睡下后，黄皓悄悄地溜出宫，找到了小五子，吩咐他明日想法出宫一趟，到费家的胡饼店去一趟。

小五子苦着脸道：“黄公公，这两天宫里盘查很严……”

黄皓一瞪眼道：“皇上最喜欢吃费家的胡饼，你为皇上采买胡饼，谁敢查？”

小五子吓得抖了抖：“是，是。”

黄皓看看四周无人，小声道：“你让费老爷转告费大人，皇上即将下旨，准许丞相大人开府执政。”

小五子哭丧着脸答应了。

成都的消息传到白帝城军营之中，李严陷入良久的沉默之中，久久不语，李丰垂首站在一旁，心里惴惴不安。李严突然问道：“丰儿，吴起此人如何？”

李丰不敢抬头：“父亲大人，孩儿……孩儿……”

李严的声音严厉起来：“怎么，你连吴起也不知道吗？”

“吴起，吴起……”李丰不知李严为何突然发问，收敛心神镇定道，“吴起乃战国名将，用兵如神，与那孙武一样，都是兵法之祖，世人称为孙吴。凡为将者，必知孙吴。当时魏国弱而秦国强，但吴起投奔魏国后，却成了魏国强而秦国弱，吴起也因此成名。”

“能够强一国弱一国，可见吴起的确是大有本领啊。”李严感叹道，“但这样一个大有本领的人却被魏国所不容，被迫逃亡楚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吴起被奸人陷害，不得不逃亡。”

“吴起这样一个大有本领的人，又怎么会轻易让奸人陷害呢？”

“这……”李丰语塞。

“丰儿应该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啊。”说着，李严缓缓站起身来，向大帐外走去，李丰也赶紧跟了出去。

大帐之外一片晴空，不时掠过几只小鸟，但天边却有几朵乌云，不知何时会飘过来。李严望着天边道：“王冲该回来了吧？”

李丰愧疚道：“孩儿无能……”

“回答我。”李严打断了他。

“孩儿已经派飞骑去召回王冲。”

“陈老先生也该回来了吧？”

“陈老先生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在信中说过，只差一点点……”

“我也对你说过，差一点就是天壤之别。”李严冷冷一笑，“上次，你只差一点，就猜对了丞相大人的行程。”

李丰一震，猛地抬起头来，望向父亲道：“是，是……在丞相大人面前，一点也不能差……不，半点也不能差，一分一毫也不能差。可是，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上一次，我们在明处，丞相大人在暗处。这一次是我们在暗处，丞相大人在明处。为什么，为什么还是差一点？”

“因为他是诸葛亮啊。”李严从天边收回目光，注视着李丰，“丞相大人会在朝中承担更重的责任，不过，我们父子的责任也很重啊。我们父子不仅面临着强敌东吴的侵犯，还面临着南中蛮王的叛乱，东南的安危，全系于我们父子。朝廷对我们倚重至深，期望至深啊。”

李丰若有所悟："朝廷离不开我们父子。"

李严点点头："我们父子也离不开朝廷。"

成都郊外的山路上，魏延和马谡带领的军队仍然在急行军，每个兵卒都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脚步和马蹄带起山间的尘土，连人影都看得不真切了。魏延勒马站在草坡上，草坡下尘土弥漫，无数兵卒从坡下奔过。

马谡拍马从尘雾中冲出，勒住缰绳停下，向草坡上大声喊道："快，请太守大人快下令——兵马立刻停止前进。"

闻言，魏延大感意外："参军大人一直在催促大军快快行进，恨不得让我们插翅飞往成都，此时又为何要停下？"

说话间，马谡已奔上了草坡，压低声音道："丞相大人遣飞骑给下官送来了密信，告知下官太守大人不必去往成都了。"

魏延不解道："眼看我们就要进入成都了……"

"丞相大人说，汉中至关重要，一刻也离不开太守大人。"

"但是朝廷的安危更重要啊。"

"丞相大人此时有密信送来，已是告诉了我们朝廷平安无事。边关士卒此时出现在成都，只会惊扰人心。"

魏延一向爱兵，几日来为了尽快赶到成都，所有兵卒都不分昼夜奋力行军，大家都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还有些兵卒生病了，他多次提议扎营休息，都被马谡驳回，他现在竟然这样说？魏延又气又怒，愤愤道："末将得知有人危害朝廷，心急如焚，挥军日夜兼程，欲为国家尽忠。哪知此刻反倒成了惊扰人心，真是岂有此理。"

马谡也高声道："太守大人此言何意？这可是丞相大人的命令。"

魏延并不回答，只是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马谡向草坡下看去，无数兵卒仍在草坡下快速奔行，只好强压心中怒气，竭力使脸上浮出笑意，在马上欠着身，向魏延行了一礼道："还请太守大人下令。"

“参军大人太客气了。”魏延猛地抬起手臂，用力向下一挥大喝道，“鸣金！”

一声令下，响亮的铜钲声远远传开，四面回应。草坡下的众兵卒立刻停止了前进，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马谡赞赏道：“太守大人军纪严明，可谓治军有方矣。”

魏延担忧道：“末将还是有些为丞相大人担心啊。”

马谡也望向成都的方向：“太守大人放心，此刻成都城内定是人心安定，风平浪静。”

成都已经解除了对百姓的行动限制，城门内外，众多行人出出进进。负责城防的将官手按佩剑，在城门旁走来走去，警惕地注视着从城门中出出进进的人们。只见三三两两的儒生身穿青色长袍，神情肃然地从城门外走进来，在人丛中显得格外醒目。

表面上一切风平浪静，但这两天进城的儒生比平时要多不少，而且个个都哭丧着脸，看这个情形只怕是要闹事。这些儒生手无寸铁，能闹出些什么事情？负责城防的将官一边吩咐手下的兵卒加强防范，一边准备向太守汇报这个情况。杨洪知道这件事后，亲自到城门处查看情况，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必须向丞相大人请示了。

一辆马车停在蜀汉益州治中从事费章宅院的大门前，蜀汉名士谯周从马车上走了下来，他年约三十，头戴儒巾，身披儒袍，一脸正气。费章闻讯出门相迎，神情恭敬，将谯周让进客厅，深施一礼道：“下官素来钦佩先生的道德文章，今日先生肯屈驾光临寒舍，实是下官的荣幸。”

谯周还了一礼：“在下不惜破例拜见大人，是因为大人尚有赤诚之心，愿意救出秦老先生。”

寒暄之后，谯周在席上坐下，费章坐在对面道：“下官知道先生是高人雅士，从来不愿出入官吏府中。只是要救出秦老先生，仅仅凭下官一人之力，远远不够。因此下官才如此急切，不得不请先生屈尊而来，以商议营救大计。”

“秦老先生至今尚在囹圄之中，令人心忧如焚啊。”

“唉，下官也十分心焦啊。秦老先生是自司马相如以来，我们蜀中最有名气的文士，且道德高尚，足以与古圣贤比肩，深得蜀中读书人敬重。前年刘备为报私仇，发大兵东征。秦老先生不忍蜀中百姓再受战乱之若，挺身而出，冒死上书，阻止大军出城，竟被刘备打入死牢之中，险些被害了性命。那刘备打算东征得胜回来之后，先羞辱一番秦老先生，然后再将秦老先生处死。”费章轻叹一声，“幸而刘备未能活着回到成都，但秦老先生却因此成了刘备亲自指定的钦犯。虽然朝廷已下了大赦诏令，却不能将秦老先生放出。当今皇上虽是年少，但却心地仁慈，本已下旨赦免秦老先生，偏偏被那诸葛亮强行阻止。”

“如此说来，在下听到的传言竟是真有其事？”

“当然是真有其事。诸葛亮一向仇视蜀地人才，必欲杀尽而后快。”

“不，诸葛亮不是一个好杀之人。仅仅为了立威，就诛杀当今名士，诸葛亮不是这样的人。”

闻言，费章有点意外：“依先生之见，诸葛亮是何等样人？”

谯周正色道：“诸葛亮胸怀天下，志向远大，是一个奋发进取，大有作为的圣贤之人。可惜时运不济，已错过了大展雄才的大好时机。”

费章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谯周道：“想不到，想不到一向目中无人的允南先生竟对诸葛亮如此敬重。”

“在这个世上，也许只有诸葛亮才是在下真正敬重的人。”

“这么说来，先生并不相信诸葛亮会杀害秦老先生？”

“在下相信，但诸葛亮绝不会为了立威而杀害秦老先生，这正是我前来拜见大人的原因。”谯周缓缓道，“诸葛亮一定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在下想从大人这儿知道，那诸葛亮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费章钦佩地点点头：“先生料事如神，那诸葛亮果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开府执政，独揽权柄。”

“开府执政？独揽权柄？啊，在下明白了，明白了。”谯周闻言似乎

并不惊讶，“诸葛亮向来以忠贞之臣自诩，爱惜他忠贞之臣的名声。可是这开府执政、独揽权柄的举动却是大奸臣曹操做过的事情，诸葛亮一定害怕别人将他看成曹操。秦老先生是刘备最痛恨的人，诸葛亮此时诛杀秦老先生，是想对世人表明——他对大汉忠贞不渝，绝无二心，并以此维护他的名声。”

“如此说来，秦老先生必死无疑。”费章焦急道，“我们一定要想法救出秦老先生啊。”

谯周神情严峻道：“我们不仅要救出秦老先生，更要阻止诸葛亮开府执政，独揽权柄。”

费章惊讶道：“先生怎么去阻止？”

“我只是一个儒生，只能用儒生的方法去阻止。”谯周脸上露出坚毅的表情，“我绝不能让诸葛亮开府执政。”

送走谯周后，费章缓缓走在回廊上，神情阴晴不定。到了下午，有个三十余岁的壮汉求见，他是成都胡饼店店主费三，刘禅同意诸葛亮开府执政的消息就是他传递过来的。

“老三啊，今后你要少到我这儿来。”费章皱着眉头道，“你我只是同族兄弟，来得勤了只怕会引人注意。今后若有什么事情，派一心腹店伙过来即可。”

费三毕恭毕敬道：“是。”

“外面可有什么谣言？”

“大伙儿都说国舅爷造反了，曾发兵攻打皇宫。但衙门里的捕快却说这是谣言，不准大伙儿再说。”

“唉！可惜，可惜了啊。”

“还听说……”费三压低了声音，“听说衙门里的人正在到处捉拿秦老爷。”

“秦贵早已逃出了成都。”费章想了想，“虽然秦贵已经逃了，但秦贵和那谯周早有勾结。谯周此刻的所作所为，全是秦贵指使的。这样的

言语，要马上散布到成都的大街小巷。”

费三有点惊讶，但还是点点头：“好，我这就去办。”

丞相府书房内，听了杨洪所说的情况，诸葛亮眼中透出深深的忧虑：“季休是说，有许多外地儒生来到了成都？”

“正是。还有……”杨洪迟疑了一下，“有一个谣言在儒生中广为流传，说丞相大人欲立威朝中，将当众诛杀蜀中名士秦宓。”

“秦宓是先帝亲下诏令关押的钦犯，一时难以释放，但我也没有理由去杀他啊。此时竟有这样的谣言流传，其用心何在？”诸葛亮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

“谣言制造者一定别有用心，儒生聚在一起，无事也会生出事来。属下是不是应该找个理由，先把他们赶出成都？”

“朝廷欲成大事，就不能与儒生为敌。对待这些儒生，太守大人千万要谨慎行事，绝不可轻举妄动。”

“属下遵命。”

诸葛亮又问：“吴懿近日如何？”

“吴懿今日将家眷迁到了城外的驻守之地。看来他已安心于屯田之事，不会再回到成都。”

“吴懿出城之前，见过太后吗？”

“没有。”

“太后有没有派人到吴懿这儿来？”

“也没有。”

“廖立情况如何？”

“廖立紧闭大门，不见任何客人。”

诸葛亮轻叹一声道："这样也好。但愿他们能好好想一想……"

诸葛乔在书房外高声道："翊军将军到！"

诸葛亮有点意外，对杨洪道："季休，你先下去吧，儒生那边还要盯紧一些。"

"是。"杨洪离开了书房。

赵云快步走进来，来不及行礼就兴奋道："皇上刚刚召见末将，答应有关开府执政的一切仪式，俱依末将所奏行事。"

诸葛亮皱眉道："其实只要皇上下一道诏令就行了，何必要摆什么仪式？"

赵云急道："那怎么能行。皇上是将天下大任交给了丞相大人，必须以最隆重的礼仪敬重丞相大人。"

"天下大任，天下大任……此时此刻，我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啊。"看着赵云担心的眼神，诸葛亮又笑了笑，"子龙将军放心，我既然已做出了决断，就决不会后退一步，希望拦路的人少一点就好了。"

第十章　伏阙上书，呆儒生威逼君相

庄严的皇宫正门前，两旁站立着数十护卫兵卒，衣甲鲜明，兵器闪亮。牙门将向宠手按佩剑，肃然而立。忽地脚步声大起，无数黑乎乎的人影从远处逼向皇宫正门。宽阔的街道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儒生，众儒生手捧文书，神情肃然，一个紧挨着一个向前走去。谯周昂首阔步，走在最前面。向宠脸色大变，唰地拔出腰间佩剑。

皇宫外，大街上的行人纷纷停了下来，惊奇地看着众儒生，议论纷纷。

一位商人打扮的青年问道："这些儒生想干什么？"

一位老者低声道："听说他们想到皇宫前伏阙上书。"

商人问道："什么叫作伏阙上书？"

老者抚着胡须道："阙就是皇宫的门楼。伏厥上书，就是跪在皇宫的门楼下，请求皇上接受他们所上的文书。"

商人闻言大吃一惊："还有这种事？如果皇上不接受他们的文书呢？"

老者轻轻摇了摇头："我也是听上一辈说的，如果皇上拒不接受儒生们的伏厥上书，就会被天下的百姓看成昏君。就连朝中的那些大臣，也会被天下人看作奸臣。"

其他行人听到后，赞叹不已："这些儒生可真厉害啊。"

只见谯周双手高举文书，跪伏在皇宫正门前。众儒生一个接一个走到宫门前，高举文书，跪伏下来。向宠紧握佩剑，竭力保持着镇定，大步走到谯周面前，严厉地喝道："此乃皇宫禁地，任何人不得擅自靠近！"

天空上乌云滚滚，隐隐有闷雷响起。谯周并不理会向宠，陡然抬起头来，对着天空大呼起来："皇上，皇上！千万不可让权臣独揽朝政，

祸国殃民啊！”

众儒生也齐声大呼：“皇上，皇上！千万不可啊！”

呼声远远传开，发出连续不断的回鸣，无数鸟雀被呼声惊动，哗啦啦从树上飞起，飞过高大的宫门，飞过一重重宫殿的屋顶。

皇宫的御书房中，一个个书卷从空中划过，抛落在地上。黄皓和几个小太监蹲在地上，忙不迭地拾着书卷。刘禅站在堆满书卷的书架前，随手拿起一个书卷，看上一眼，就往身后一抛，接着又伸手向另一个书卷抓去。

黄皓苦着脸道：“皇上到底在找什么书？”

刘禅大叫道：“管子！管子在哪里？”

“管子？哦，奴才知道了。管子就是……就是那个管仲，那个管仲就是管子。皇上，这御书房的书卷都分门别类摆放好了，带‘子’的书卷全在这边呢。”说着，黄皓站起身，将刘禅引到另一个书架前。

“怎么不早说啊。”刘禅忽地大笑起来，“哈哈哈！找到了！原来管子藏在这儿啊！

黄皓赔着笑道：“皇上也没早告诉奴才要找什么书啊。”

刘禅从书架上拿起一个书卷，走到屏风下的案几后，坐了下来。黄皓紧跟过来，侍立在案几旁。

刘禅满脸笑容：“今日是朕自登上大位以来，最舒心的一天啊，哈哈哈！”

黄皓歪着头想了想问道：“这个，这个奴才倒不明白了。今日好像没什么特别呀，怎么会让皇上如此高兴呢？”

“你知道什么？四叔又上了一道奏章，告诉朕——相父已答应开府执政了！”刘禅眉飞色舞，“从今以后，朕再也不用上朝，再也不用看那些看也看不完的奏章，再也不用去想那些把脑袋想疼了也想不明白的事儿。哈哈哈！”

黄皓听了，愁眉苦脸，长长叹了一口气。

刘禅并未注意到黄皓的神情，兴致勃勃地展开了书卷："四叔说相父就好比是那管子，朕就好比是那齐桓公。齐桓公怎么敬重管子，朕就应该怎么敬重相父。可管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朕倒不太明白，今日还得仔细看看这卷书呢。"

这时，窗外飞过一群群鸟雀，刘禅猛地抬起头来，向御书房窗外看去。刘禅疑惑道："朕，朕好像听到有人在宫外呼喊。你去看看怎么回事儿？"

黄皓领命后，快步向御书房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又陡地停了下来。他想起吴懿围攻皇宫那一日，他也是这般出去打探消息，还没走到宫门就被董允拦下来了。这次，他又能走出多远呢？黄皓想了想，苦笑一下，退回到刘禅身旁。

刘禅奇怪地问道："你怎么不去啊？"

"奴才想起了一件事儿，皇上不是很喜欢吃胡饼吗？"黄皓小心翼翼道，"奴才听说宫外有一家很不错的胡饼店，就特地让一个小黄门出去采买。为了给皇上一个惊喜，奴才事先没有禀告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刘禅一笑道："这算什么事儿，还用你来告诉朕。嗯，那胡饼买回来了吧？"

黄皓赔着笑道："按时辰算，那小黄门快回来了。皇上若是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正好可以问问那小黄门。他是从宫外回来的，一定对外面的事儿知道得很清楚。"

刘禅继续翻着书卷："不错，等那小黄门回来了，就让他立刻来见朕。"

御书房外，匆匆赶来的小五子满脸堆笑，弯腰向黄皓深施一礼。黄皓故意板着脸道："小五子，你可知道，一个在内殿外伺候的小黄门想要见到皇上，会有多么难吗？"

小五子诚惶诚恐道："小的知道，这，这比登天还难。"

黄皓又拿腔拿调道："可是你小子马上就要见到皇上了，如果你让皇上高兴了，再加上我说几句好话，将来的小五子可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

"这都是黄公公的大恩大德啊。"小五子扑通一声跪下，"小的这一辈子，都是黄公公的人。小的将来若有半点对不起黄公公的地方，必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你快起来，千万别让人看见了。"黄皓一把把小五子拉起来，左右看看，小声道，"你要记着，在旁人面前，不必对我太过恭敬。唉！我们这些做太监的命苦啊。为了皇上，我们把常人应有的一切都舍出去了，却得不到世人的丝毫怜悯，反倒被看成天生的下贱之辈，一生一世都必须忍气吞声，受尽那些朝官的白眼和欺凌。我并不想贪求什么，我只想活得像个人样啊。要想活得像个人样，指望全在皇上身上啊。可是皇上竟然毫不珍惜他手中的大权，竟然、竟然要让丞相开府执政。"

小五子闻言一惊："听说大臣开府执政之后，皇上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那我们……"

"只有皇上大权在握，我们这些太监才会受人敬重。皇上若成了摆设，我们在那些朝臣眼中就是一文不值，毫无用处的废物。"黄皓眼里有几分伤感，又有几分凌厉，"皇上他早晚有一天会明白，外面的那些大臣都不可相信，只有我们这些近侍才是他值得信任的心腹。为了让皇上早一天明白过来，我们必须得抱成团儿，齐心协力对付外面的那些朝臣。"

小五子点头如捣蒜："我们若想有出头之日，指望全在黄公公身上。"

"你小子心里还算明白，我就不妨直说了——今日让你见到皇上，就是要不露痕迹地立下一个规矩——今后外面的事儿，皇上只能从咱爷们口中知道。所以你小子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黄皓陡地压低声音，"费老爷对你说过什么吗？"

"费老爷说，蜀中的儒生都反对诸葛丞相开府执政。"小五子歪着头又想了想，"费老爷还说，皇上应该下旨诛杀那些儒生。"

闻言，黄皓一惊："什么，你说什么？"

小五子咽了口唾沫道："费老爷说，此时皇上若下旨诛杀那些儒生，所有的蜀人都会痛恨诸葛丞相。国中或许会因此闹出一场大乱来。"

黄皓顿时明白过来："不错，不错。此时生乱，对我们大有好处。小五子，你跟我进去吧，在皇上面前，一定要小心说话。"

小五子捧着一盘焦黄的胡饼走进御书房，小太监将胡饼接过来，摆放在案几上。刘禅抓起一个胡饼，迫不及待地连咬几口，狼吞虎咽起来。小五子跪伏在案几前，头也不敢抬起。刘禅一边吃一边称赞道："不错，唔唔，比宫里烤出的胡饼好吃得多啊。"

黄皓笑道："皇上喜欢，就让小五子常到外边去采买吧。"

刘禅含糊不清道："好，好。"

黄皓又装作不经意道："皇上不是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小五子，你顺便给皇上说说。"

刘禅先是一怔，随后又点了点头，想说些什么，但嘴里还塞着胡饼，只发出了两声含混的呜呜声。

小五子低着头道："外面有很多谣言，说，说是儒生们想造反……"

"什么，儒生们想造……"一团胡饼堵在刘禅的咽喉中，噎得他连翻白眼，怎么也说不出下半句话来。

黄皓慌忙扶住刘禅，伸手帮他顺气。

小五子惊骇中连连磕头："奴才死罪，死罪！"

刘禅终于缓过气来："快，快说，说啊。"

小五子瑟瑟发抖："许多儒生都跑到皇宫大门前来了，还大骂丞相大人。"

黄皓故作惊讶道："丞相是……丞相是皇上的相父啊。他们骂丞相，就是在骂皇上啊。"

闻言，刘禅大怒道："他们竟敢骂朕，这，这不是真的要造反吗？"

黄皓趁机煽动道："造反乃是十恶不赦之大罪，谁若造反，就应该立即砍了他的狗头。那些守护宫门的将领和兵卒在干什么？他们为何不杀了那些儒生？他们怎么能容忍那些儒生在皇宫禁地前大喊大叫呢？"

刘禅也拍着案几道："是啊，那些人在干什么？快把当值的给我叫过来！"

"是。"黄皓忙安排手下太监去传董允来御书房。

此刻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宫门前的护卫兵卒紧挨着站成一排，如墙般立在皇宫正门之前，向宠警惕而又焦虑地注视着众多跪在宫门前的儒生。众儒生迎着狂风，高举手中书卷，仍在不停地大呼："皇上，皇上！千万不可让权臣独揽朝政，祸国殃民啊！"

董允匆匆走进御书房时，看见刘禅怒气冲冲，坐在案几后面，立即上前行礼："微臣叩见皇上。"

刘禅大叫道："宫门外那些大喊大叫的儒生是要造反吗？快快把他们杀了，免得生出事端。"

董允大惊道："皇上何出此言？那些儒生并未造反啊。"

刘禅瞪着眼道："他们没有造反？那他们为何骂相父？"

董允无奈道："那些……那些儒生只是说权臣独揽朝政，祸国殃民。"

"权臣独揽朝政？这，这分明说的是相父啊。祸国殃民？这，这不是骂相父又是什么？骂相父就是骂朕，骂朕就是造反啊。"刘禅不知哪里生出的无名怒火，第一次自己有了决断，"快去杀了这些儒生！"

"不，不可！"董允急切道，"皇上乃圣明天子，仁慈为怀，不可妄动杀意啊。"

刘禅一怔，似是想起了什么，喃喃道："朕在做太子时就听相父说过，治国行仁政，行仁政就不能多杀人。可是……可是对造反的逆贼，也不能杀吗？"

闻言，董允哭笑不得："皇上，这件事情应该先问问丞相大人啊。"

刘禅恍然大悟道："是啊，朕已打算让相父开府执政了，还管这件事干什么？你快去把这件事告诉相父，相父让你们怎么办，你们就怎么办。"

董允这才松了一口气："皇上圣明，臣马上去见丞相大人。"

董允转身离开，他和刘禅都没有注意到黄皓扭曲的面容。

天空上乌云翻滚，电光闪闪，不时发出一声雷鸣。诸葛亮站在书房的窗前，望向天空，苦涩道："不可让权臣独揽朝政？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啊。"

杨洪神情凝重："属下已查明，这次儒生们伏阙上书，是受了那谯周的鼓动，而领着众儒生去往皇宫的人，也是那谯周。"

诸葛亮摇摇头道："我知道，谯周此人年岁并不太大，但自幼博览群书，极有才学。先帝闻知其名，曾屡下诏书征召，他却拒不接受，因此在儒生中名声大起，被誉为高风亮节，刚正不阿，有古圣贤之风。然而此人竟有今日之举动，却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啊。"

"谯周当年不受征召，只因自视极高，嫌先帝所授官职太小。"杨洪语气中充满了不屑，"谯周这样的所谓名士，属下见得多了。他们虽说读过几卷书，却除了满口圣人之言，毫无经邦济世的真才实学，平日里故作种种怪异举动，只是为了沽名钓誉，希图厚利。这样的人一旦进入朝廷，就会呼朋结党，互相吹捧，然后以其虚名要挟朝廷，索取高官厚禄。倘若朝廷不能让他们如愿，他们就会借刚正之名，肆意攻击执政大臣，甚至不惜煽动儒生们上书闹事，扰乱朝纲危害国家。"

诸葛亮有点惊讶："谯周是这样的人？他难道不怕我杀了他？"

"谯周就是这样的人，料定了丞相大人向来爱惜人才，敬重名士，不会杀他。这次儒生们闹事，原本只是为了让朝廷释放秦宓，但谯周却借此机会大肆攻击丞相大人，他这分明是想把事情闹大，最终达到要挟朝廷，索取高官厚禄的目的。"杨洪的不屑渐渐转成愤怒，"何况谯周攻击的是丞相大人。如果丞相大人下令诛杀谯周，必定是公报私仇。而丞相大人品德高尚，望重天下，又怎么会做出公报私仇的事情？"

诸葛亮沉吟道："如果我不杀谯周，就必须拜他为高官，否则他会这么一直闹下去？"

杨洪愤愤道："正是！绝不能让谯周这么闹下去，不然只怕会生出大乱。属下在来到丞相府的路上，已听到传言——谯周和那秦贵早有勾结，他此刻的所作所为，全是那秦贵指使的。"

"这不可能，谯周身为名士，自视极高，怎么会听从那秦贵的指使？"诸葛亮不以为意，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奇怪，"但此时竟有这样的传言出现，说明已有用心险恶之辈在利用这帮儒生，企图让事情闹大，最终不可收拾。"

此时门外的狂风越来越大，董允冒雨前来求见，诸葛乔通报后，身上还滴着水的董允走进了书房。董允将方才御书房中和刘禅的对话说了一遍，诸葛亮和杨洪听完都沉默不语。

董允叹道："皇上已将此事的决断之权交给了丞相大人，这分明……分明是个坑啊！"

诸葛亮果断道："这件事既已惊动了皇上，必须尽快有个结果。请休昭立即回到皇宫，劝皇上速下口谕，接受众儒生的上书。"

杨洪急切道："丞相大人，不能让皇上接受众儒生的上书啊。那些儒生伏阙上书，分明是想阻止皇上下诏让丞相大人开府执政……"

"开府执政之事，谁也不能阻止。皇上接受上书，并不等于接受儒生们在文书中所说的一切。但皇上接受了上书之后，他们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皇宫门前。休昭，事不宜迟，你快去吧。"说着，诸葛亮向董允望了过去。

"属下遵命。"董允站起身，向诸葛亮行了一礼，退出书房。

"丞相大人，那些儒生们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他们今日离开了皇宫门前，明日还会再来。"杨洪焦急道。

诸葛亮无奈道："不过一群手无寸铁的儒生，以季休之见，如何才能阻止他们？"

杨洪从牙缝中迸出一个字："杀！"

一声巨雷陡地响起，大雨倾盆而下。

诸葛亮沉声道："季休想让我杀了那些儒生？"

杨洪毫不退避，坦然面对着诸葛亮的目光："只杀谯周就足够。当此乱世，须用重典，方可保持国中安宁。"

"谯周领众儒生伏阙上书，并未犯法，我们能以什么罪名将他诛杀？"

"伏阙上书，并不犯法。但谯周借伏阙上书之名，当众诬蔑丞相大人，已是犯下藐视朝廷的重罪。属下恳请丞相大人立即以司隶校尉的身份发出命令，将那谯周逮捕下狱，审明罪行之后，当众处以斩首大刑。"

"如果斩杀谯周，那些儒生又会如何？"

"学而优则仕。那些儒生苦读诗书，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入仕做官。丞相大人斩杀谯周之后，可立即将那些儒生中才德兼优者选项入朝中做官。如此定能使众儒生心服口服，不再生事。"

诸葛亮似是陷于沉思之中，默然无语。

"属下听说，欲使天下安定，有两种人必杀无赦——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

诸葛亮不觉点了点头："立国有所禁，敢以武犯禁者，自当必杀无疑。治国必依其法，敢以文乱法者，理当必杀无赦。"

"谯周是那以文乱法之徒，理当必杀无赦。"

诸葛亮神情凝重道："季休所言，大有道理。但此事必须慎之又慎，在我未做出决断之前，季休不可轻举妄动。"

杨洪恭谨道："属下遵命。"

皇宫正门前，狂风一阵阵吹过，大雨不停地落下，向宠和众护卫兵卒一动不动地站在狂风大雨之中。谯周和众儒生跪伏在宫门前，把文书

放在胸下，用背部抵挡着狂风大雨。宫门前积水渐起，漫过了众儒生的大腿。宫门忽地大开，董允大步从宫门中走出，站在檐下，谯周和众儒生不觉一齐向董允望去。

董允大声道："皇上有旨——请各位儒生将文书呈上！"

谯周和众儒生先是一怔，随后爆发出一片欢呼："皇上圣明，皇上圣明！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雨水顺着屋檐流下，形成一道半透明的水帘。黄氏从厅堂中走出，站在水帘后，蚕儿紧跟着走出。黄氏望着天空道："这场大雨来得倒是及时，可也不能太大了。雨太大了，庄稼就会发生涝灾。我对田庄一直不放心，真想去看看。"

蚕儿道："等雨停了，我就陪夫人到田庄去。"

黄氏微微一笑道："你若走了，谁来照顾丞相大人？"

蚕儿有些发窘："丞相大人才不会……才不会让我去照顾他呢。"

黄氏看了她一眼道："不至于吧。我看这几天来丞相大人对你已十分和善，有时候看丞相大人对你那个客气样子，都可以称得上相敬如宾了。"

蚕儿垂下头道："丞相大人如果……如果把我看成了家人，就不会这样客气。我对丞相大人来说，根本就是……就是可有可无。"

黄氏沉思道："难道丞相大人到现在还不明白我的一片苦心？"

"丞相大人不是不明白。丞相大人是……"蚕儿突然有点心酸，"丞相大人是没有心思明白啊。丞相大人的心思全在朝廷大事上，哪里容得下一丝一毫的儿女之情呢？"

黄氏叹道："这正是我最不放心的地方啊。我本以为经过了国舅爷的一番闹腾，朝中会暂时安静一阵，谁知刚才又听说那些儒生生出了事端，这一切何时是个尽头啊。"

蚕儿不解道："这些儒生为何要与丞相大人作对？"

黄氏望着书房的方向道："我不知道。但我真害怕丞相大人动了杀心啊。上一次，丞相大人几乎按捺不住他的杀心。这一次，这一次他会怎么样呢？"

蚕儿也望向书房的方向："现在我才知道夫人为什么会那么担心……"

"何止是担心啊。国舅爷那日闹出来的事，还有这几日的事，丞相大人若有半点疏漏，就极有可能被人所制。到了那时，你和我都会走上刑场，身首异处。"黄氏将手搭在蚕儿肩上，"你害怕吗？如果你害怕，现在离开丞相府还来得及。"

"我，我害怕。可是我，我不会离开丞相府。"蚕儿鼓起勇气道，"我已经是丞相府里的人，我应该承担我该承担的一切。"

黄氏凝视着蚕儿，点了点头："我知道，我知道你会这么说，也会这么去做的。你放心，丞相大人不会有什么事的。他一定能渡过这个难关，战胜他的对手，和从前每一次一样。"

过了不知道多久，雨停风止，天空上缓缓飘过一团团乌云。蚕儿来到后园，看见诸葛亮站在后园那个角落，看着面前的三块山石。山石垒在低洼之处，周围全是积水，竹子的根部都泡在水里。

诸葛亮自言自语道："这雨再下下去，竹笋就活不成了。"

蚕儿接话道："这雨不会再下了。"

诸葛亮奇怪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看看天上的云就能知道。"蚕儿又抬头望望天空，"我听父亲说过，观云可知晴雨——云往东，一阵风。云往西，雨凄凄。云往北，一阵黑。云往南……"

诸葛亮与蚕儿同声说道："云往南，大雨漂起船。"

蚕儿惊奇道："丞相大人也知道？"

诸葛亮笑而不语。

蚕儿忽然抬起手，打了自己的脑门一下："我可真糊涂，我听人说，说丞相大人是天上的神仙下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借一阵东风，就火烧了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呢？"

诸葛亮苦笑一下道："人言可畏，这话真是一点也不错啊。"

蚕儿好奇道："这都是好言啊，丞相大人又畏什么？"

诸葛亮感慨道："有时候好言比恶言更可畏啊。当年火烧赤壁，周郎功居第一。我哪里借的是东风，我借的分明是周郎之力，这才得以打败曹操，帮助先帝夺取荆州，最终三分天下。可是在一些传言中，周郎只是因为我借了东风，才得以成就大事。难怪东吴有许多人对我甚是不服，处处想与我为难。"

"但是没有丞相大人，那周郎也不可能独自打败曹操。"

"你知道的事儿好像不少啊。"

"我是听父亲说的。"

"你父亲定是一个对天下大事十分关心的人。"

"我父亲虽是一个商贾之人，但与朋友们谈论最多的却是天下大事。父亲常说，天下之事，成败在于一个势字，势可天成，也可因人而成。"

闻言，诸葛亮受到强烈的震动："势？天下之事，成败在于一个势字，势可天成，也可因人而成？"

蚕儿点了点头："我父亲说，天下三分之势，就是因人而成——因丞相大人之谋，因周郎之力而成。"

"你父亲是个极有见识之人。我应该立即去见，与他作长夜之谈……"诸葛亮陡然停住了话头，向蚕儿望去，只见她眼中一片晶莹，泪光闪烁。

诸葛亮带着歉意道："是我不好，让你想起了伤心事。大汉基业太过弱小，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中就分外沉重，就想找一个人好好说上一说。可此时此刻，这个人偏又不在我的身旁。"

蚕儿问道："这个人是谁？"

诸葛亮还没开口，看见诸葛乔快步走了过来，忙大声问道："乔儿，是不是马参军来了？"

诸葛乔停下脚步道："回父亲大人，参军冒雨而来，急着要见父亲大人。"

诸葛亮兴奋道："我正说到他，他就来了。我马上就去见他。"

诸葛亮回书房去了，蚕儿心里长叹一声，他竟连片刻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书房中，马谡见到诸葛亮拜伏在地，欲行大礼。诸葛亮抢步上前，一把扶起道："幼常，此处并非公堂，那些俗礼就全免了吧。坐，快坐下。"说着，诸葛亮退到案几后，坐了下来，马谡退后两步，在他对面坐下。

诸葛亮笑道："幼常回来的正是时候啊。"

马谡已换上了干衣，头发还是湿的，却似乎浑然不觉："若非这场大雨，属下至少可提前两个时辰回来。"

"成都发生的事情，我已在信中对你说了，不知幼常有何见解？"

"成都的事情，无论是发生在曹魏，还是发生在孙吴，都会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残酷杀戮。但丞相大人却以包容天下的气度将此事化为无形，使万千之人得保性命。如此仁德，虽古圣贤复生，也不能做到啊。"

"幼常之言，实为过誉。何况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也有错啊。"说着，诸葛亮忽然从案几后站起，拱手向马谡施了一礼。

马谡慌忙站起还礼："丞相大人……"

"幼常请坐，"说话声里，诸葛亮已在案几后坐下，"幼常啊，知道我为什么向你行礼吗？"

马谡刚刚坐下，惶恐道："属下……属下不知。"

“我是在向幼常赔罪认错啊。幼常曾对我说过——非常之时，当以非常之策应对。我必须独揽朝政大权，决断军国大事——这在当时，是我应该接受的良策啊。可恨我当时心有杂念，竟然拒绝了幼常。以致让那些名利之徒生出非分之想，险些酿成大乱。”

“不，错不在丞相大人，在属下啊。属下曾仔细想过——为何属下所献之策，丞相大人不能采纳？属下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直到眼前这件事情发生，属下才恍然明白过来——丞相大人所思所想，全都是以天下为重。而属下的所思所想，仅仅局限于派别之事，只是想奋斗目标如何让所谓的荆州派独掌大权。”

“人生在世，谁都会有犯错的时候。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重复错误。这一次我已下定了决心，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形，我都必须接受皇上的重托——开府执政，独掌朝中大权！”

闻言，马谡又惊又喜：“丞相大人早该如此，早该如此啊。”

“但此时此刻，蜀中名士谯周却公然与我作对，企图逼迫我放弃开府执政的决断。我并不愿意轻易杀人，尤其是名士。可此时此刻，我却很想杀了他。”

马谡有点诧异：“丞相大人对谯周为何如此难以容忍？”

诸葛亮愤愤道：“如果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就会明白我为什么难以容忍。”

听完诸葛亮所说的情况，马谡神情凝重道：“谯周竟敢策动众儒生伏阙上书，说明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铁了心要与丞相大人对抗下去。”

“还是幼常见识深远啊。季休以为谯周只是故做怪异之举，为的是沽名钓誉，谋取厚利，未免太看低了那谯周。”

“属下曾与那谯周交谈过几次，发觉他对天下的看法，与我们大不相同。”

“如果他对天下的看法与我们相同，就绝不会有今日之举动。这就是我想杀了他的理由——当此非常之时，国中必须上下齐心。对天下的

看法，只能相同，绝不能相异。可是谯周却在鼓动众儒生与朝廷离心离德，企图用他与我们相异的看法危害大汉基业。此人不杀，国中必无宁日！”

“不，此人不能杀！若是从前，属下一定会赞同丞相大人诛杀谯周。但是近几日来属下感触甚多，对许多事情都有了全新的看法。”

“不知幼常的看法是什么？”

“这些新的看法全是丞相大人所赐。从前，属下的眼中只有丞相大人，只有荆州派。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牢牢抓住权柄。丞相大人和我们荆州派只有牢牢抓住了权柄，一切事情都可迎刃而解。但是丞相大人这番化大乱于无形的苦心却让属下领悟到了——看任何事情，眼中必须先有天下。属下这几日试着从天下大势上去想事情，越想越感到昨日之非——对于丞相大人来说，最要紧的事情绝不仅仅是权柄。而是人心。”马谡的话直指诸葛亮的内心，“如果丞相大人仅仅是想坐保益州，偏安一方，那么只需牢牢抓住权柄，就无大忧。但丞相大人受先帝重托，是要平定天下，兴复汉室啊。而丞相大人欲以益州平定天下，就必须先得到人心。如果丞相大人此时诛杀谯周，定会失去人心。”

诸葛亮深有同感：“是啊，益州地处偏僻，人口稀少，能以什么与中原争锋？人心，我们能仗以与中原争锋的是人心，只能是人心啊。我之所以想诛杀谯周，也正是因为那谯周会以他的看法扰乱人心，最终使我们失去人心。”

“属下只恐丞相大人杀了一个谯周，会使国中出现更多的谯周。丞相大人还记得昔日的天下第一名士——孔融孔文举吗？”

诸葛亮心头剧震，默然无语。

“当初孔融反对曹操独掌朝中大权，处处与曹操作对，终于使曹操杀心大起，将孔融当众斩杀。”马谡当然知道诸葛亮了解这些事情，但此刻他必须点醒诸葛亮，制止他的摇摆不定，“当时我们荆州的儒生中有许多人对曹操十分钦佩，甚至已下定了投奔曹操的决心。但孔融一死，却使绝大部分儒生改变了主意。大伙儿都说，天下未定，曹操就不能容下一个小小的孔融，倘若天下归于一统，曹操定会成为那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容不下任何一个读书之人。当曹操大军压境之时，大伙儿宁愿投奔先帝，宁愿投奔江东的孙权，甚至投奔远在益州的刘璋，也不愿

归附曹操。”

诸葛亮呼吸陡地急促起来，额上隐隐透出汗珠。

“曹操智谋过人，见识深远，却没有料到——他杀了一个与他作对的孔文举，却使天下多出了无数与他作对的儒生。”

诸葛亮忽地又站起来，向马谡深施一礼，马谡从容站起，还了一礼。

诸葛亮感慨道：“若非幼常，我几乎又犯了一个大错。”

马谡主动请命道：“属下愿意立刻去见那谯周，劝他改变对天下的看法。”

“谯周既是名士，岂可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我将亲自去见谯周。”解决了谯周造成的困扰，诸葛亮思路格外清晰，“幼常既已回到成都，就请多多派出探马，查探各处军情，尤其要查探曹魏的军情。”

马谡大声道：“属下遵命！”

丞相府的厨房中，热气腾腾，黄氏揭开锅盖，将几片生姜放入锅中。蚕儿提着一个食盒走到灶台前。黄氏笑道：“幼常也太不爱惜身体，居然顶着大雨来到丞相府。据乔儿说，当时他全身湿透，有如落汤鸡一般。”

蚕儿打开了食盒的盖子，道：“大公子已给参军大人换了一身干衣。”

“可他毕竟在雨中淋了一场啊。这个幼常什么都好，偏改不了毛毛躁躁的性子，做什么都急慌慌的，恨不得一天做一辈子的事情。”

“夫人对参军大人好像很熟悉啊。”

“我是看着幼常长大的，怎会对他不熟？”

“我倒忘了，参军大人和夫人是同乡啊。”

“何止是同乡。我们黄家和他们马家都是襄阳一带的大族，世代交

好。马家兄弟五个，都以才学远近闻名，其中以老四马良马季常名气最大。马良平生最钦佩的人就是丞相大人，当年常到隆中的茅庐与丞相大人谈论天下大事，一谈就是几天几夜。马谡马幼常是老五，那会儿还是个毛头小子，却也喜欢谈文论武，到茅庐来得比他兄长还勤。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可有点不太欢迎他。”

“这是为何？”

“他喜欢和丞相大人争论，一争起来就没完没了。”

“他这样喜欢争吵，丞相大人不烦吗？”

“丞相大人不仅不烦，还对他特别欣赏，说有许多事情他想不太明白，经幼常一吵，就明白了。有时幼常几天没来，丞相大人就念叨——马家老五是不是生病了？过后幼常来了，我一问，那几天他当真是生了病。”

蚕儿喃喃道：“原来这样啊，难怪丞相大人会如此看重参军大人。”

“蚕儿，你把这碗姜汤送去，让幼常趁热快快喝下去。”说话声里，黄氏已从食盒中拿出一个陶碗，盛了满满一碗姜汤。

蚕儿将姜汤送到书房时，马谡正在和诸葛亮闲聊，看到黄氏煮的这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姜汤，马谡感动异常。

洛阳闹市中，一座酒楼临街而立。两辆马车缓缓驰来停在酒楼前，片刻后，司马懿和司马馗从马车上下来，一前一后向酒楼中走去。酒楼豪华的单间中，司马懿和司马馗隔着一张案几，相对坐在铺锦竹席上。案几上放满盛着佳肴美酒的杯盘，几个美丽的酒家侍女弯侍立在案几旁。司马懿袍袖抬起，轻轻摆了两摆，众酒家侍女放轻脚步，悄然退到外面。

曹丕回朝之后，表面上是因为瘟疫而不得不撤兵，背地里却成为大臣们私下议论的笑柄，曹丕恼羞成怒，迁怒于他的同胞兄弟曹彰，曹彰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朝堂上受了曹丕一通大骂，回到邸舍后竟然暴病而亡。此事一出，大臣们噤若寒蝉，再不敢私下议论，一切看起来风平浪静。

对此司马懿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曹丕一直在记恨曹彰。当初曹操去世之时，曹彰企图拥立曹丕的死对头曹植继承大位，差点引发了一场大乱。尤其曹丕继位之后，曹植在封国中成天饮酒作诗，经常醉成了一摊烂泥，而曹彰在封国中领着一帮家兵家将，成天布阵演练，早就成了曹丕眼中的大患，这次不过是找了个借口出口恶气罢了。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司马懿再不敢闭门不出、成日在家研读兵书战策，而是和司马馗一起来酒楼中来寻欢作乐。

司马懿轻叹道："唉！从今以后，就要在这酒楼中多多快活。"

司马馗笑道："说是快活，二哥却在皱眉叹气。来来来，饮酒。"

司马懿却只把酒杯拿在手中："愚兄可不能重蹈曹彰的覆辙啊，得到兵权之前，一定不能让皇上猜疑，就先做个胸无大志的酒肉之徒吧。"

忽然一阵喧哗声传来，司马懿和司马馗不觉站起了身，走到窗前，向酒楼下看去。在众多家兵的呼喝簇拥下，两辆华丽的彩漆马车停在了酒楼之前。两个壮实的家兵走到马车前，跪伏下来，曹真和夏侯尚踏着两个家兵的后背，傲然走下马车。司马懿和司马馗回到案几前，重又坐了下来。

"唉！见到了这两个人，小弟才明白什么叫作富贵骄人。"司马馗饮了一杯酒，"小弟这几日费了许多工夫，去了解这两个人的弱点，结果却十分失望。"

"难道这两个人的身上竟没有弱点？"

"怎么会呢？这两个人身上的弱点太多太多。可是每一个弱点都不足以使他们犯下让皇上震怒的致命大错啊。"

"四弟不能只盯着他们身上缺失之处，也要多看看他们身上的好处啊。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身上的好处，往往才是最致命的弱点。"

"好处？这两个人身上会有什么'好处'呢？啊，我明白了，哈哈哈……"大笑声中，司马馗手舞足蹈起来。

司马懿陡然低喝："四弟不可失态！不论在何时何地，我们兄弟都

不可忘了谨慎二字。”

司马馗一怔：“是，是小弟错了。可惜这‘好处’是在夏侯尚身上。夏侯尚见了我们兄弟，还算尊重。那曹真见了我们兄弟，却是理也不理。”

司马懿沉稳道：“这样看来，夏侯尚身上的‘好处’还真不少啊，但足以致他死命的却只有一个。我们必须牢牢抓住他的这个‘好处’，绝不放手。”

司马馗将杯中酒斟满道：“二哥放心，这件事情不论多难，小弟也要把它办好。这时候该快活一下吧？”

司马懿点了点头。

司马馗抬起手，用力拍了几下巴掌，片刻后，几个酒家侍女走了进来。司马懿看到其中一个酒家侍女流光溢彩的衣袖，忽地一怔道：“这分明是蜀锦啊。想不到连酒楼上的侍女，都用上了此物。”

司马馗也仔细看了看：“天下之锦，以蜀地所产最佳。我大魏上上下下，俱以穿着蜀锦为荣。”

司马懿腹诽这个四弟只会注意这些细枝末节，却只是淡淡道：“蜀锦产自蜀地，必经商贾之手，才能至此。四弟若能结识几个这样的商贾，就可得知许多蜀中的消息。”

司马馗这才明白过来，对司马懿又多了几分佩服：“小弟一定会对此多加留意。”

一间简陋的书房中，案几上立着一盏陶灯，昏黄的光芒照亮了简陋的书房。靠墙处摆放着一座粗木书架，架上堆满书卷。谯周坐在案几旁，手里端着一碗姜汤。案几之旁，谯周的弟子陈宗侍立着，见谯周只喝了一口姜汤，就将碗放了下来，陈宗焦急地说道：“先生淋了雨，一定要把这姜汤喝下去。”

谯周摇摇头道：“我不喜欢这姜汤的味道。宗儿，你且把笔墨拿来，我要立刻写一道文书。”

陈宗紧张起来：“先生为何又要写文书，难道先生还会到皇宫门前

去吗？”

谯周正色道：“当然要去。皇上接了我们所上的文书，不一定就会接受我们所说的一切。我们必须继续上书，请皇上公开下诏拒绝权臣独掌朝政。”

陈宗一脸无奈道：“既是这样，先生就更应该喝了这碗姜汤。不然，先生万一生出寒热之症来，又如何去得了皇宫门前？”

“此话倒是大大有理。”说着，谯周再次端起那碗姜汤，大口大口喝起来。

喝完姜汤，写完文书，谯周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抬起手，轻轻在书卷上抚摸着。陈宗站在谯周的身后，眼中全是惶恐之意。

“趁天黑，宗儿快走吧。”谯周抚摸着书卷感慨道，“为师不善理财，家中找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唯有这些书卷算是财物吧。宗儿，你仔细看看，还有哪些书卷是你没有读过的，看好了，赶快收拾起来，带回家去吧。”

陈宗猛地抬起头，眼中含泪道：“不，学生不离开老师。”

谯周坚决道：“你必须离开这儿。”

“不，学生不走。老师在哪里，学生就在哪里。”陈宗一脸倔强。

谯周焦急道：“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为师公然与权臣作对，已是身陷必死之地。你留在这儿定会受连累，枉送了性命。你若不走，就不是我的学生。”

陈宗垂下了头，小声道：“学生……学生就算是死，也要……也要和先生死在一起。”

谯周又急又怒：“你……你……”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家仆忽然奔进了书房，喘着粗气道：“先生……”

“莫非是官府的人来了？”谯周一惊，还不等老年家仆说出后面的

话，他猛地伸出手从书架上抱起一堆书卷，塞到陈宗怀里，“快，宗儿快从后门出去。”

老年家仆急忙道：“不是……是丞相大人来了。”

谯周和陈宗都愣住了，在老年家仆的提醒下，才想起去迎接诸葛亮。

柴门缓缓打开，谯周眼中带着困惑，从柴门中走出，迎着诸葛亮弯腰下拜：“草民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微笑着还了一礼。谯周将诸葛亮让到书房，书房的地上铺着草席，诸葛亮和谯周隔着粗木案几，相对坐在席上。诸葛亮望着谯周，和颜悦色道：“下官今日来此，是有些事情难以明白，想得到先生的指教。”

谯周迎着诸葛亮的目光，神情冷峻道：“丞相大人言重了。”

诸葛亮不以为意：“下官听说蜀中的儒生对秦老先生十分关切。这次有许多外地儒生来到成都，为的说是上书朝廷，恳求皇上下旨释放秦老先生。可是后来儒生们伏阙上书，好像没有提到这件事啊。”

谯周恭敬但倨傲道：“有句话，不知丞相大人听说过没有——覆巢之下无完卵。”

诸葛亮有点不解：“覆巢？这巢……”

“这巢就是草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之地。无论是草民、是秦老先生，还是千千万万的百姓，俱为巢中之卵。一旦巢穴倾覆，谁也不能独存。”

“下官明白了。先生不顾一切鼓动众儒生伏阙上书，是要阻止即将发生的覆巢之灾。”

“正是。”

“先生又为何断定将会发生覆巢之灾？”

“因为朝中的权臣——也就是丞相大人，企图独揽大权，为所欲

为。”

诸葛亮笑道：“如果下官是权臣，岂能容你活在世上？”

谯周却面不改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陈宗站在书房外，听见这句话都快吓傻了，老师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万一丞相发起怒来，如何是好？却听诸葛亮缓缓道：“先生错了，下官并非权臣。”

“丞相大人本为百官之首，又兼任录尚书事和司隶校尉。权势赫赫，无人可及。丞相大人若非权臣，谁又能称为权臣？”

“权臣以权谋之道立身，为权而生，为权而死。”

“丞相大人不是以权谋之道的权臣。丞相大人乃是以权为舟，以权为车，欲借此越过重重险阻，实现胸中的远大志向。”

“这难道不对吗？”

“不对！天下人都知道，丞相大人的志向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诸葛亮万没想到谯周会这样说，艰难地问道：“原来——原来先生其实并不是在与下官作对，而是在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八个字作对。”

“天命已定，汉室已亡，必不可兴。”谯周一字一句地道。

“下官明白了——天命已定，汉室已亡，必不可兴。这就是先生对当今天下的看法。先生竟敢在大汉丞相面前说出‘汉室已亡，必不可兴’的大逆之言，当真是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啊。”

“是的，这就是草民对天下的看法。人生谁无一死，只要是死得其所，就已足矣。”

“只是，先生又错了。先生企图以死激起蜀中儒生与朝廷公然对抗，最终使下官有所顾忌，不得不放弃开府执政，独揽权柄的决断。先生以为，下官一旦开府执政，独揽权柄，立刻就会不惜一切，去实

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远大志向，而这个志向，必将带来覆巢之灾。”

“丞相大人为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必然会不惜一切，企图以一州之力对抗中原。如此，巴蜀之地势将再次陷于战祸之中。”面对诸葛亮的威严，谯周丝毫不惧，句句直指诸葛亮的内心，“那无穷无尽的税赋盘剥犹如毒蛇，不知要吸尽多少良善人家的口中之食，身上之衣。那腥风血雨的杀戮战场，犹如猛虎，不知要吞噬多少巴蜀男儿的血肉之躯。无数父母将痛失爱子，无数新婚之妻将永别丈夫，无数孤儿将号泣于凄风苦雨之中。可叹我巴蜀之地本为人间乐土，天府之国，却要因此成为冤魂遍野的鬼蜮之地。”

闻言，诸葛亮深受感动：“先生身居陋室，不以贫困为念，所思所虑全是人间疾苦，一片赤诚之心，可感天地。”

“就算草民的言语能感动天地，也无法感动丞相大人的铁石心肠。虽然丞相大人乃是执政大臣，一念之仁足可惠及天下。”

“先生之言，几使下官无地自容啊。只是——先生的眼中，只看得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八个字，只看得见下官这个权臣。先生以为，只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八个字会带来覆巢之灾，只有下官这个权臣才会使巴蜀成为鬼蜮之地。难道……在巴蜀只有下官一个权臣吗？”

“丞相大人是在……是在说那李严吗？”

“下官并没有在说谁，只是想让先生的眼中能够看见更多，更深，更远的事物。先生想过没有，此时此刻的巴蜀之地，如果处处是权臣，将会如何？”

“处处是权臣，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不可能？当年刘璋治蜀，国中处处都是权臣，结果内不能平张鲁之乱，外不能阻止先帝进入成都。”

“当年刘璋昏庸软弱，蜀中实已处于无主的境地。如今……”说着，谯周陡地停住了话头，似是若有所思。

诸葛亮点点头：“如今皇上年少，确实不足以承担一国之主的重

任。”

谯周默然无语。

诸葛亮继续道：“此时此刻，巴蜀之地危机四伏，内忧外患俱是迫在眉睫。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席卷巴蜀之地的战乱。难道先生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出现吗？”

闻言，谯周眼中透出痛苦之意：“不，不！巴蜀之地再也经不起一场战乱，再也经受不起。”

“先生如此痛恨战乱，一定是亲身经受过战乱之苦。”

“请问丞相大人，你们当年占据巴蜀之地，最惨烈的攻城之战是哪一场？”“是雒城之战。”

“当时草民就在雒城之中，你们从四面八方困住雒城，整整围困了一年。城中粮草俱尽，连树根树皮都寻找不到，每天都有人活活饿死，而那些人正是草民无比熟悉的亲朋好友。”谯周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他今生都不愿再回想当日的情形，却又不得不回想，“草民不知道，下一个饿死的是谁？草民不知道，不知道是否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草民害怕，从骨子里害怕。草民最怕看到的，就是那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那，那已不是人类的眼睛，那分明是要吃人的兽类……不，不是人变成了野兽。是战乱，是万恶的战乱逼迫人成了野兽，成了人杀人、人吃人的野兽……”谯周无法说下去，眼中已满是泪水。

诸葛亮沉痛道：“战乱是这个世上最可怕，最难以控制的野兽，一旦让它肆意横行，巴蜀之地必会成为人间地狱。所以下官必须开府执政，独揽大权，替皇上承担一国之主的重任。这样，下官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权臣，唯一的权臣——你能理解吗？”

谯周喃喃道：“我能理解，只是……这太可怕，太可怕……”

“是啊，这太可怕了。下官身为人臣。居然拥有人君的大权。国中上下，将不会有任何一人敢与下官公然对抗。下官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一念之仁，可造福天下苍生。一念之恶，可祸害万千百姓。”

“是的，丞相大人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没有谁能阻止。”

“如果下官是先生，是蜀中的一个儒生，也不会容忍朝中出现这样一个能够为所欲为的权臣，下官也会伏阙上书，也会不顾一切阻止这个权臣的出现。”

“但是现在，草民根本不能阻止丞相大人，也不能不相信丞相大人的话——巴蜀之地，绝不能处处是权臣。否则，必会生出大乱。巴蜀之地，只能有一个唯一的权臣，这就是丞相大人。可是，可是丞相大人成为唯一的权臣之后，又必然会不顾一切，去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远大志向，然后给巴蜀之地带来无穷无尽的战祸……”

“先生的眼光，为何还是停留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八个字上面？如果先生的眼光更深一些，就会看到，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八个字后面，还有四个字——仁孝大道。”

谯周闻言浑身一震，不觉怔住了。

“我知道，先生痛恨战乱。可下官比先生更痛恨战乱。下官知道先生亲身经历过残酷的战乱，可下官经历的战乱比先生见到的更残酷百倍。下官出生在山东琅琊，那里本是天下最富足的地方，物产丰富，人烟稠密。我们诸葛氏乃是当地大族，名满天下，世世代代冠盖不绝。我少年时见到的一切，都不得是那么安详和平。欢歌笑语处处可闻，快乐如意时时相伴。可是战乱犹如洪水猛兽，忽地咆哮而来，把所有的一切都毁了，那一年下官只有十三岁，却亲眼看见了世上最残暴的杀戮。当时曹操为报父仇，与徐州牧陶谦展开了一场血腥大战，大军深入到琅琊境内，兵锋所过之处，血流成河，鸡犬不留。幸而下官是官家子弟，受到了父亲旧部的保护，这才勉强保住了性命。可是……可是下官的左邻右舍却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那时遍地都是血淋淋的尸首，身边就是那些杀红了眼的兵卒，他们手里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在下官眼前晃来晃去。如今这一切都快过去三十年了，却还常常在梦中出现……”诸葛亮声音哽咽，再也说不下去。

“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战乱？”

“是啊，从那以后，下官一直在这样问自己。现在找到了原因——是贪欲。”

谯周不禁重复了一遍：“贪欲。”

“是的，是贪欲。先汉兴盛，是君上能够克制心中的贪欲，亲贤臣，远小人；后汉衰败，是君上被贪欲所制，亲小人，远贤臣。亲贤臣，远小人，则天下安定；亲小人，远贤臣，则天下大乱。”

“为什么在先汉之时，君上能够克制心中的贪欲？后汉的君上就做不到？”

“因为在先汉之时，人们的心中存有仁孝大道。而在后汉之时，仁孝大道在世人心中已是荡然无存。失去了仁孝大道，世人的心中就只剩下了贪欲，无不争相夺权谋利，祸害天下。”

“贪欲乃人之本性。在这个世上，谁无贪欲？”

“只要心存仁孝大道，人人都可以克制心中的贪欲。”

“果真是这样吗？当年曹操首倡讨逆，为救国难不惜冒死孤军奋战，后来又在万般艰难中迎归建安皇帝，仁孝之心可感天地。但是当曹操成为朝中唯一的权臣之后，却不能克制他心中的贪欲，一心一意，只想取代汉室。”

“先生以为，下官也会成为曹操那样的权臣？”

“草民只是以为，一个谁也不敢对抗的权臣，终究有一天会无法克制他心中的贪欲。”

“但是一个真正读书人的赤诚之心，绝不会容忍那贪欲的存在，也不会忘记仁孝大道。”

“草民想知道，丞相大人心中的仁孝大道，是一种什么样的仁孝大道？”

“仁者，天下为公也。所有的人都能相互敬重，而不只是敬重自己的父亲；所有的人都能互相爱护，而不只是爱护自己的儿子。孝者，恭顺之德也。为子者，顺从其父；为臣者，顺从其君。国中上上下下，俱是依礼而为，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如此，世间的贪欲就无处可存，天下再也不会出现争夺抢掠，战乱亦是消于无形，家国安宁，人人快乐。圣人所说的大同之世，必将重现于人间矣。”

谯周眼中闪烁出异样的光彩：“这样的仁孝大道，是每一个读书之

人心中的梦想啊。”

诸葛亮坚定道：“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下官必须开府执政，必须独揽大权，必须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志向，从而聚集天下忠义之士的仁孝之心，击败强敌，平定天下。”

谯周忽地从席上站起，向诸葛亮深施一礼道：“我错了，错了。”

诸葛亮连忙站起，还了一礼。

谯周惭愧道：“草民一直以为丞相大人是一个虽不以权谋之道立身、但仍以权谋之道为手的权臣。草民没有想到，丞相大人虽然身居高位，但在心底里，依然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诸葛亮感动道：“知我者，先生也。”

谯周肃然道：“虽然草民对天下的看法仍然与丞相大人不同，但草民再也不会阻止丞相大人开府执政，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只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草民也许还会与丞相大人作对。”

诸葛亮朗声道：“朝中若有犯颜直谏的诤臣，是国家之大幸。而室中有先生这样赤诚相见的诤友，则是我之大幸也！哈哈哈！”

谯周亦是开怀大笑。

第十一章　与民休息，诸葛亮开府执政

白帝城的深沉夜色中，军营大帐前燃着一堆熊熊篝火，映红了半边夜空。几个兵卒赤膊站在篝火旁，向篝火上方伸出长长的铁钩，铁钩上悬着一条条尺余长的活鱼，正在痛苦地挣扎。离篝火不远处的空地上铺着一方竹席，席上放着一张案几，案几上摆着金壶、玉杯和银盘。李严和邓芝隔着案几，相对而坐，李丰微微弯着腰，侍立在案几旁。

李严感慨道："伯苗兄匆匆而来，又将匆匆而去。今后长夜漫漫，又有谁能与我畅谈天下之事呢？"

邓芝叹道："能与中都护大人作长夜之谈，是属下梦寐以求的事。只是这东南之事丞相大人极为关切，属下早一日回到成都，丞相大人就会早一日心安。"

"是啊。若论私交，我就算将伯苗兄留下来一年半载，也嫌太短。若论公事，我又恨不得伯苗兄立刻便乘上轻车，日夜兼程，驰往成都。"

"属下真想立刻就上路啊。"

"那怎么能行？伯苗兄无论如何也得在我的大帐中住上一晚。明日一早，我就将你送走，绝不多留一刻。"说着，李严向篝火望去，篝火上的活鱼已不再挣扎，通体成为焦黄之色，"白帝城地处偏僻，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让伯苗兄一饱口福。唯有这活烤江鱼还算是别有风味，能使伯苗兄回到成都之后，与同僚之间有个谈笑之资，哈哈哈！"

笑声中，几个赤膊兵卒已将焦黄的江鱼放进了银盘中。

酒过三巡，烤鱼入肚，案几上杯盘狼藉，兴许是心情舒畅，邓芝喝得太多，已是烂醉如泥，这一觉看样子要睡到明日早晨。

李丰将邓芝在大帐中安顿好，走到坐在帐外竹席上的李严身边道："已经安顿好了，尚书大人好像很高兴。"

李严笑道："伯苗并不善饮，但今日却是开怀畅饮，以致大醉。他

当然高兴，他将给丞相大人带去最好的消息，并会因此受到丞相大人更深的信任。”

李丰不满道：“尚书大人不该这样高兴。”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伯苗这样高兴。第一次伯苗如此高兴，是因为我听从了他的劝说，以大义为重归顺先帝，从而避免了一场惨烈的大战。今天他也应该高兴。”

“可是没有父亲大人的举荐，能有尚书大人的今日吗？”

“伯苗是当世才俊，眼光远大，不仅会看到昨日、今日，更会看到明日。谁能给伯苗一个更好的明日。是我这个中都护？还是独掌大权的丞相大人？”李严淡淡道。

李丰默然无语，眼中透出难以掩饰的痛苦之意。

李严抬起头，望向夜空，夜空中星光灿烂：“斗转星移，时光飞逝，留给我们父子的明日又有几何？丞相大人的明日，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李丰黯然道：“我们父子的明日，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丞相大人……当年的曹操，就是丞相大人的明日。”

“如果丞相大人一切都像曹操那样，并不可怕。”看着李丰不解的眼神，李严解释道，“丞相大人会拥有曹操那样的权力，却没有曹操那样的贪欲，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我不相信，丞相大人会没有贪欲。丞相大人一定会像曹操那样，满口仁义忠孝，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谋取大位。”

“如果丞相大人真是这样的人……”李严话锋一转，“先帝让我领重兵镇守白帝城，就是为了防止曹操那样的权臣出现。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们父子绝不可辜负先帝的信任啊。”

李丰兴奋道：“父亲大人一定是有了对付丞相大人的办法……”

“胡说！”李严陡然打断他，“丰儿，你要记着，我们父子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对付哪一个人，而是为了不负先帝之恩，尽人臣忠孝之

心，是在维护圣人的仁孝大道啊。”

李丰微微垂下头：“是。”

“前些天，我问过你几句话，让你好好想想，你想过吗？”

“父亲大人问那吴起为何会遭人陷害，不得不远投他国。孩儿……没有想明白。”

“唉！丰儿还是太年轻，少了些阅历啊。陈老先生很快就会回到白帝城，丰儿要向他多多请教。”

李丰惭愧道：“是。”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霞光万道，映照着巍峨的皇宫。皇宫大门轰然打开，浩浩荡荡的皇帝仪仗出现在宫门之中。穿过宫门，浩浩荡荡的皇帝仪仗在大街上行进，沿路行人莫不肃立。最终，仪仗停在丞相府前，刘禅在近侍太监的搀扶下，从高车上走下来，一步步向丞相府大门走去。在刘禅身后，跟随着朝中百官，吴懿、赵云、廖立、王连等人全都停在丞相府门外，肃然而立。诸葛亮身穿朝服，从丞相府大门中缓步走出，站立在门前的台阶上。

仪仗之中，鼓乐声大起。刘禅拱手向诸葛亮行了一个长揖之礼：“拜见相父。”

众百官也一齐弯腰向诸葛亮行礼。

“微臣惶恐，惶恐。”说话声里，诸葛亮已走下台阶。

刘禅登上台阶，缓缓转过身，面对着诸葛亮和众百官。

诸葛亮跪伏在地，向刘禅行以大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百官也伏地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禅忙走下台阶，伸手扶住诸葛亮道：“相父免礼，免礼！众爱卿免礼！”

诸葛亮站起身来，众百官也跟着站起。

刘禅望着诸葛亮，眼中透出难以掩饰的轻松喜悦之意，大声道："朕今日以古礼拜见相父，恳请相父开府执政。从今以后，国中祭祀之事，由朕主持。国中军民事务，则无论大小，俱由相父决断！"

诸葛亮再次跪下行以大礼，心中有千言万语，却只说出了一句："谢皇上。"

丞相府中的厨房，木案上摆放着一个面团，黄氏正不停地揉动着面团。那面团一会儿方，一会儿圆，越来越有韧性。蚕儿站在木案旁，聚精会神地看着黄氏揉动面团。

黄氏一边揉面一边道："丞相大人对饮食一向不甚讲究，特别喜欢的吃食并不多，其中最爱吃的算是胡饼。我们荆州人对面食所知不多，当初我花了许多功夫，才学会了这做胡饼的方法。"

"听说这胡饼是从西域传来的，就算是那些特别喜欢面食的中原人，也不怎么会做。"

"所以开胡饼店的人很多，这成都城里就有好几家呢。"

"是啊，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胡饼……"蚕儿陡地停下话头，眼圈红红。

黄氏奇怪地问道："蚕儿，你怎么啦？"

"没什么，我……我想起了父亲……"

一阵鼓乐声从远处传来，打断了蚕儿的话。

蚕儿有意转过话头："真没想到，皇上竟会以如此隆重的仪式拜见丞相大人。这，这可是千古少见的荣耀啊。"

"唉！这种荣耀让人心惊胆战啊。"黄氏轻叹道，"我最害怕的就是丞相大人要独自挑着这个重担，一直盼着有许多人能够与丞相大人分担重负。可……可是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丞相大人既已独自挑着重担，就应该独掌大权。"

"是啊，这重担已是无法解脱，丞相大人就必须增加他的力量，使

他能够支撑下去。因此对开府执政这件事，虽然我还不怎么赞成，却没有多说什么。何况，丞相大人主意已定，我就算多说什么，他又怎么会听得进去？”

“丞相大人对夫人十分敬重，夫人说的话丞相大人一定会放在心上。夫人心里若有什么时候话，还是应该多和丞相大人说说。”

黄氏苦笑一下，又叹了口气道：“我还是担心啊，丞相大人独掌朝中大权，皇上心中会怎么想呢？”

蚕儿安慰道：“皇上既是对丞相大人如此敬重，就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

“是啊，皇上现在是不会有什么想法，可将来呢？皇上还是一个孩子，这会儿巴不得丞相大人为他担着本该由他担负的国家重任。可是，皇上会一天天长大啊。长大了的皇上，还会是现在的这个皇上吗？”黄氏有些出神。

蚕儿对这些事本就似懂非懂，此时也沉默了。

“这些事儿，不说也罢。还是让我来教你怎样做胡饼吧。要想做好胡饼，和面这道活儿特别要紧。嗯，你先来试试。”说着，黄氏退后了一步。

蚕儿走上前，伸出手揉起了面团。

诸葛亮开府执政之后，刘禅每日玩乐，过得甚是惬意。这日诸葛亮求见，刘禅春风满面端坐在内殿御榻上，再无之前一听到诸葛亮要来就哭丧着脸的忌惮之心。诸葛亮从殿外走进，向刘禅深施一礼。

刘禅忙道：“相父免礼，请坐，请坐。”

“谢皇上。”诸葛亮退后一步，在御榻前的铺锦竹席上坐了下来。

“相父入宫，是为了何事？”

“微臣开府，长史和曹掾二职至关重要。微臣想请兴业将军王连出任长史，主掌丞相府日常事务。另请尚书郎蒋琬为东曹掾，主掌府属官史升迁任免之事，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朕已将国事托付给了相父，这些事儿相父不必告诉朕，自行决断即可。”

诸葛亮眼中透出明显的不悦之意：“皇上何出此言？皇上是一国之君，必须勤于政事，时刻不忘国计民生。”

闻言，刘禅心中一颤：“是，是。”

诸葛亮语气凝重道：“皇上，微臣开府执政，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实是权宜之策。终有一天，皇上当亲裁国政啊。”

“不，不。相父开府执政，绝非权宜之策。相父永远……永远都是朝中的执政大臣。”

“人生不过百年，总有一天，微臣会离开皇上啊。从今以后，丞相府每天都会将处置国中事务的文书送到宫中，皇上一定要仔细观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召微臣讲解。”

“朕、朕知道了。”

“微臣今日进宫，还有一件大事要和皇上商议，就是皇上的大婚之事。皇上的大婚之事，乃是先帝的安排。皇上应及早完成大婚，册立皇后，以慰先帝的在天之灵。”

闻言，刘禅脸色大变，一下子呆住了，再也说不出话来。

从内殿出来，遇到赵云在巡视宫中禁防，诸葛亮和他一起完成巡视，然后二人登上了宫墙转角处的敌楼。站在敌楼之上，远处白云悠悠，众鸟高飞，皇宫气象尽在眼底。诸葛亮笑道：“皇上那句‘祭祀之事，由朕主持’，是子龙将军教导出来的吧？”

“末将没有对皇上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当年管仲为相时，齐桓公说出来的。末将只是在表章中告诉皇上应该像齐桓公敬重管仲那样敬重丞相大人。”

“原来如此。”

“丞相大人之才智绝不在管仲之下。丞相大人之贤德，更在管仲之上。如今丞相大人身负天下大任，必将尽展胸中韬略，做一番远远超过

管仲的大事业。”

“子龙将军谬奖了。天下大任，一人之力岂可担当？我大汉臣子必须齐心协力，各尽其才，方能不负先帝重托，完成兴复大业。”

“丞相大人知人善任，一定能让大伙各尽其才。”

“将军之才，也当为朝廷大用一番啊。先帝身边曾是战将如云，关、张、马、黄俱是勇猛无敌，威震天下，只可惜都已凋零。今后我能在军机大事上倚重的人，唯有子龙将军了。”

“末将自当竭尽全力，为朝廷所用。只是……末将已至暮年，来日无多。丞相大人欲成大事，就应该选拔更多的年轻人才担当重任。”

“我今日正要和子龙将军说这方面的事。子龙将军当助我执掌全国军务，这御营之事和内宫守护之职，就让年轻将领去干吧。”

“末将遵命。”

“御营之事至关重要，接掌之人不仅要通晓军事，勇敢善战，更须德行高尚，性情谨慎。不知子龙将军心中，可有这样的人选？”

赵云想了想道：“以末将想来，向宠接掌御营之事较为合适。”

“向宠的确是可造之才，应该给他委以重任。明日我就让蒋琬拟出旨意，拜向宠为中都督，主掌御营事务。”

“内宫守护之职，也是极为重要啊。”

“董允一直担负着内宫守护的具体事务，干得还不错。我想给他加上黄门侍郎兼虎贲中郎将的职衔，让他名正言顺地担当起内宫守护的重任。”

“如此甚好。”

“董允是否还在追查那些不妥的军卒？”

赵云压低声音道：“那些军卒越查越多，竟有数百之众。”

诸葛亮意外道："竟有这么多？不，这样不好。请子龙将军告诉董允，如今大局已定，过去之事不必深究，凡有不妥的军卒，遣归原籍即可。"

"末将遵命。"

"我今日与子龙将军相见，还有一件大事相托。"诸葛亮的语气甚是为难，"皇上的大婚之事，应及早举行，我想请子龙将军主持此事。这比将军单枪匹马，直入万人大阵中取上将首级要难得多啊。"

赵云苦笑了一下道："不是难得多，而是难上百倍。"

"是啊，刚才我对皇上提起这件事时，皇上立刻就变了脸，一句话也不说。我们身为人臣，却要让皇上去做他不情愿的事情，实在是难乎其难啊。"

"可是这一件事情，皇上必须去做。"

"皇上大婚，册立皇后，对安定民心大有益处。子龙将军乃元老重臣，又深受皇上信任，主持此事最为合适。"

"末将……末将遵命。"

御书房中，刘禅猛地伸出手，将青玉案几上放着的一本《管子》扫落在地。黄皓慌忙拾起书卷，放回到案几上："这是皇上近几日最喜欢看的书啊，怎么说扔就扔了？"

"朕不看了，不看了！"刘禅大发雷霆，"朕像那齐桓公敬重管仲一样敬重相父，可是……可是相父却不能像管仲对待齐桓公那样对待朕。"

黄皓小心翼翼地问道："管仲是如何对待齐桓公的？"

刘禅痛苦道："管仲从来不让齐桓公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齐桓公可以大造亭台楼阁，齐桓公可以广选美女，齐桓公还可以出宫四处游玩。"

"啊，这管仲真……真是一个圣贤之人啊。"

“朕不要亭台楼阁，朕不选美女，朕也不想出宫游玩。朕只是……只是不想娶黑妞啊。”

“皇上保生龙体要紧啊，千万别生气。”

“朕能不生气吗？朕什么都依着相父，为何相父……为何相父就不能依从朕一次呢？”刘禅还不解气，又将案几上其他书卷也扫落在地。

“也许丞相大人不知道皇上的心意。”黄皓将书卷一一拾起，盘算着是好言相劝还是趁机挑拨。

“不，相父知道。相父早就知道，朕不愿意娶黑妞。可是相父……相父偏要朕娶黑妞啊。”

“皇上已将大权交给了丞相大人，就只能听从丞相大人的安排。丞相大人让皇上娶谁，皇上就必须娶谁。”

“不，朕不娶黑妞，绝不娶黑妞！”

丞相府后园中，翠竹丛中的三块山石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醒目。诸葛亮和马谡缓缓行走在山石旁。

马谡兴奋道：“丞相大人的立国之策终于可以实行了。”

诸葛亮点了点头：“我已让王连、蒋琬、杨洪他们连夜拟定各种诏令，速速宣示国中。”

“丞相大人也该让属下做些事情啊。”

“幼常需要做的事情，只一个字——‘势’。”

“‘势’——那是什么意思？”

“天下之事，成败在于一个势字，势可天成，也可因人而成。”

“丞相大人所言极是。”

“这句话，并不是我说的。”诸葛亮有点怅然，眼前突然浮现出蚕儿的脸，“说出这句话的人，是一个隐于商贾中的智谋之士，只可惜此人

已早早去世，我等无缘相见啊。”

“唉！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才埋没于草野之中。”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人才，发现人才，用好人才。”

“丞相大人说到人才，属下倒想推荐两个人——费祎和杨仪。他们都曾因劝谏先帝东征被冷落，一直闲居在家。”

诸葛亮略想了想，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费祎机智，见识深远，甚有谋略。杨仪谨慎，行事干练，刚直果敢。此二人都是朝廷急缺的人才啊。我会让蒋琬立即发出诏令，征此二人入朝。”

马谡忽然停下了脚步，盯着其中一块山石道：“这最小的一块山石，似乎有些松动。”

“大雨过后，竹笋冒出，这块山石根基不稳，竟被顶得摇摇欲坠了。”诸葛亮仔细看了看，感慨道，“这就是眼前的天下大势啊。曹魏家大业大，可以无所作为，东吴偏安江南，也可以无所作为，唯独我们西蜀不行。西蜀太小，如果无所作为，就会像这小小的山石一样，摇摇欲坠。”

马谡振奋起来：“丞相大人是说，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眼前最要紧的事情是与民休息，减轻税赋，恢复巴蜀之地的元气。但是我们绝不能仅仅看到眼前，从现在开始，幼常就应该好好想一想，将来我们出击之时，如何才能获得一种最好的‘势’。”

“什么是最好的‘势’？”

“势可天成，但天成之势却与我们极为不利，然而势也可因人而成，只要我们能坚守自己心中的志向，尽力而为，最终必能以因人而成势，战胜那天成之势。”

“丞相大人的教导，属下一定会牢记在心。”

“幼常今后还要多多关注敌国之事，必须做到对敌国之事了如指掌。甚至敌国大臣的家务之事，也要有所了解。”诸葛亮只希望朝中不要再有人跳出来和他做对了，让他能有精力去分析敌国的态势，为日后

做好准备。

听出诸葛亮语气中的无奈，马谡深知这任务的重要，肃然道："属下遵命。"

洛阳远郊的山野之地杂草丛生，树林密布。一群猎狗咆哮着从草地上跑过，数十匹高头大马奔腾而至，惊起林中的鸟雀，哗啦啦满天乱飞。夏侯尚一马当先，张弓搭箭，注视着前面的草丛。草丛一阵波动，奔出一只灰扑扑的野兔。夏侯尚立刻射出了羽箭，羽箭呼啸着从空中掠过，正中野兔。一只猎狗迅速蹿来，叼起野兔奔到夏侯尚马前，连连摇着尾巴。身后的众随从在马上齐声大呼："大将军神箭无敌！"

夏侯尚得意地大笑起来。突然，他看到远处的树林中出现了一个身穿红裙的少女，在一片苍翠之中十分醒目。夏侯尚停止了大笑，和众随从拍马驰向树林，只见树林旁，路口边，立着几间茅屋，屋前高高挑出一面酒旗，迎风飘扬。

夏侯尚和众随从停在茅屋前，翻身下马，走向茅屋。茅屋中铺着几方草席，草席上摆放着粗木案几。夏侯尚大步从外面走进来，四处张望。

一个胖胖的中年人迎上来，抢着行礼道："大将军，请，请坐！小店有新酿的好酒……"

夏侯尚打断他道："本将军明明看见一个女子跑进了你这小店中，为何一转眼就不见了？"

"一个女子？哦，那女子是小人的侄女，刚从外地来此，怕见生人，因此躲在了内室。"

"把她唤出来，让本大将军看看。"

"是。"中年人站起了身，大声道，"潘姬，快，快出来，大将军要见你。"

一个身穿红裙的少女羞怯怯从里屋走出，低着头站在夏侯尚面前。

中年人佯怒道："潘姬，见了大将军，还不快快行礼？"

“不用。”夏侯尚摆摆手，走上前一步，伸出手，托着潘姬的下巴，轻轻抬起。阳光从茅屋外照射进来，映在潘姬如花似玉的脸上，分外动人。

夏侯尚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比方才射中了野兔还要高兴几分。

洛阳城中，司马懿和司马馗坐在书房的竹席上，也正在相对而笑。

司马馗笑道：“夏侯尚此时大享艳福，定是快活似神仙一般。”

“不好女色，本是夏侯尚身上最大的‘好处’，但他其实只是不敢喜好女色。”司马懿的目光深邃，仿若能看穿人心，“夏侯尚的夫人是曹真的妹妹，自幼生长在先帝身边，极得先帝喜欢，太后和当今皇上亦是对夏侯尚的夫人十分宠爱。夏侯尚就算是心中贪恋女色，也绝不敢表露出来。但在荒野之地，身边只有亲信随从时，夏侯尚一定会暴露了他的本性。”

“夏侯尚定会将那美人藏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尽在小弟的眼中。”

“不知夏侯尚此时此刻，是否想起了老子的一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哈哈哈！夏侯尚如果在此时还能想到这句话，那他就不是夏侯尚了。”

“如果你是夏侯尚，你能在此时想起这句话吗？”司马懿神情肃然。

司马馗不觉一愣，呆住了：“小弟，小弟……”

“这句话是至理之言，四弟一定要牢牢记住。无论我们遇到了多么顺利的事情，也要明白危机潜伏在身边，万万不可大意。无论我们遇到了多么艰难的事情，也要相信出路就在前方，绝不可轻易放弃。”司马懿正色道。

“小弟明白了。此时此刻，远远不是我们得意忘形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让夏侯尚享受多久的艳福？”

“这得看朝中的情形而定。嗯，夏侯尚的事情四弟可以放一放。此

刻愚兄最想知道的，是西蜀那边的事情。”

“小弟近日结交了几个从西蜀来的客商，从他们那儿听说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一些客商说，成都发生了大乱，国舅爷吴懿和侍中廖立公然领兵造反，曾一度包围了皇宫，企图劫持西蜀皇帝刘禅。但更多的客商却说，成都十分太平，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那些客商几乎是同时离开成都的，怎么会对一件事情有着截然相反的说法呢？”

“这果然是一件奇怪之事。”司马懿皱起了眉头，“你应该问问那些客商，吴懿和廖立是否还在朝中做官，他们的官职是升了还是降了？”

“我当然问了。他们都说，吴懿和廖立仍然在朝中做官，官职没有升，也没有降。小弟疑心，这是那诸葛亮在故弄玄虚，以对付他的敌人李严。二哥说过，诸葛亮若想对付李严，就应该有意示弱，引诱那李严冒险深入，然后突然施以雷霆之击一举将李严置于死地。但诸葛亮若想示弱，就应该让成都发生一场人所共知的大乱，这样李严才会有所行动。”

“是啊，这件事太奇怪了。”司马懿凭直觉嗅到了此事的不同寻常，成都乱或不乱都可以理解，但有人说乱有人说没乱，背后必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件事对愚兄来说极为重要。你马上派出心腹探马，尽快查明这件事情的真相。另外，那诸葛亮此时此刻有什么举动，那李严此时此刻又有什么举动，也要探听明白，越详细越好。”

司马馗点点头道：“小弟遵命。”

陈奉日夜兼程终于赶回了白帝城，李严在中军大帐里召见了他。陈奉面有愧色地说完成都之事前前后后的情形，李严面无表情地抚摸着乌漆案几上的一卷帛书道：“这是皇上特派钦使给我赐下的一道诏书——赐封我为都乡侯，加光禄勋。”

陈奉垂首道：“属下理应恭贺中都护大人。可是属下此刻心碎如裂，实难说出违心之言。”

“先生切不可如此自责。成都之事先生已尽全力，从今以后，就不要再去想这些已成为过去的事情。”

“可是……可是丞相大人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难以容忍啊！他居

然行开府执政之事，独揽朝中权柄，分明已成为那曹操……”

“陈老先生！”李严陡然提高声音，“先生不可妄言。丞相大人是我大汉的忠贞之臣，怎么可以与那逆贼曹操相提并论呢？”

“属下是说……是说丞相大人掌有的权力，已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曹操。”陈奉的声音中充满了不甘，“皇上已下诏赐封丞相大人为武乡侯，加益州牧。丞相大人本已身兼录尚书事和司隶校尉，权势极盛，此刻竟又把益州牧的官职抓在手中。益州牧为益州之地的最高长官，丞相大人居有此职，就可以直接干预地方郡县的事务。如此看来，丞相大人不仅是要独揽朝中大权，就连地方郡县长官的权力，他也要加以侵夺。”

“唉！真没有想到，丞相大人竟是如此贪恋权力。这样下去，实是让人担心啊。”

“是啊，丞相大人如此看重权势，必然不能容忍中都护大人……”

“先生此言差矣！我是在为丞相担忧。”

闻言，陈奉不禁一怔：“属下……属下愚钝……”

“过犹不及，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可丞相大人这一次真的有些过分了。先帝当初将皇上托付给丞相大人和我，是相信丞相大人和我是永不变节的忠贞之臣啊。可现在我真的很担忧——丞相大人还会保持一颗忠贞之臣的赤诚之心吗？”

“丞相大人权欲熏心，已不愿做一个忠贞之臣了。”

“不，丞相大人愿意做一个忠贞之臣，他不过是一时糊涂，做出了错误决断。唉！这都怪朝中无人，使丞相大人听不到逆耳忠言，无法改正他的错误啊。”

“朝中无人？属下明白了。”陈奉若有所悟。

从中军大帐出来，陈奉去了李丰帐中，李丰正伏在案几上，手里拿着一卷《吴起兵法》。

看见陈奉从外面外走了进来，李丰连忙站起行礼：“陈老先生请坐，请坐。”陈奉还了一礼，在李丰对面坐下来。

李丰也坐下来："陈老先生见过了中都护大人人吗？"

"老朽刚刚见过中都护大人。"

"陈老先生一定是有什么奇谋献给中都护大人吧？"

"奇谋谈不上。不过，老朽的确是想好了一个谋划。"

"什么谋划？"

"引诱南中的蛮王孟获发兵北上。"听起来陈奉酝酿已久，"我们先是有意败退，让那孟获深入巴蜀腹地。然后我们借着追击堵截孟获的机会，抢占各处郡县，扩充兵势，最终逼迫那诸葛亮不得不放弃开府执政的权力。"

"好，好啊，这是极好的谋划啊。"

"可是老朽并未将这个谋划献给中都护大人。"

"此为何故？"

"老朽的谋划一旦实行，中都护大人就成了那诸葛亮的生死仇敌，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反复用言语试探过中都护大人，虽然中都护大人对诸葛亮开府执政极为不满，但并不想在此时与他公然决裂。"

"莫非中都护大人还想把这表面上的事情维持下去？"

"是啊，现在看来，中都护大人的确是不愿有所改变。"

李丰陡然激动起来："不！中都护大人一定要有所作为。难道他不明白——那'开府执政'就是一把杀人的利斧。诸葛亮人拥有开府执政的权力，就是把那利斧举在了手中，随时都能向我们劈来。"

"中都护大人说丞相大人只不过是一时糊涂，做出了错误决断。"

"我看他才是一时糊涂……"李丰忽然察觉到自己失态，忙停住了话头。

"中都护大人见识深远，对眼前之事必是早有应对之策。以老朽想

来，中都护大人或许对中郎将大人已有所提醒？”

李丰若有所思道：“近些天来，中都护大人反复问过我——吴起是一个大有本领的人，却为何不能被魏国所容，以致逃亡他国，身遭横死。这个问题我已想了好几天，却怎么也想不明白。”

陈奉向案几上的书卷望过去，陷入沉思中：“吴起？朝中无人？吴起？朝中无人……老朽明白了，明白了！”

李丰疑惑道：“陈老先生在说什么？”

“吴起不能被魏国所容，是因为他长久处于西河之地，难以进入朝廷，执掌中枢之权。”

李丰眼中一亮：“原来是这样，我也明白了。”

当晚，李丰陪李严用饭时，李严又问起这个问题。李丰肯定地回道：“孩儿明白了。不论在任何时候，中枢之地都是至关重要。吴起是大有本领，且又独镇一方，掌有兵权。但终因远离中枢之地，以致无法在权位之争中占得上风，最后不得不逃亡他国，身遭横死。”

李严欣慰地点点头：“你果然明白了。丰儿，你要记住，我们虽是身在边远之地，但心中一定不可忘记朝廷。”

“孩儿一定会牢记父亲大人的教导。”

“我知道，你认为我们父子在此时此刻应该有所作为。可是你一定要明白——只有当朝廷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父子才能有所作为。而绝不是反过来——成为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丞相大人来有所作为。”

李丰深受震动道：“孩儿明白了，真的明白了。”

“丰儿，从今以后，你要对朝中之事多多关注啊。”

“孩儿近几日已打听到了许多朝中之事。”

“是吗？那你就说说看，朝中近日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丞相大人近些天来以皇上的名义连连下诏，减免了许多郡县的赋税，解除了国中丁壮的劳役，说是要与民休息。此外丞相大人还开了几处储备军粮的大仓，赈济贫病孤寡之人。百姓们无知，竟对此小恩小惠大加赞颂，说丞相大人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圣贤之人。”

“什么是百姓？只看得见眼前之利的人就是百姓啊。丞相大人深知此理，驭民有术，不得不让人钦佩。”

“我们是不是也实行这与民休息之策？”

“必须立即实行。古人说，不可竭泽而渔。白帝城至江州一带是我们父子的根本之地，可不能成为一方枯泽啊。”

“父亲大人见识深远，孩儿远远不及。”

“听说丞相大人还曾下诏封赏朝中众臣，不知谁得到的封赏最为丰厚？”

“赵云所得最为丰厚。他不仅受封为侯，官职亦升为中护军，另加镇南将军的封号。成都周围的所有驻防之军，都必须听从赵云调遣。其他被丞相大人看重的朝臣，所得也是极为丰厚。就算那些丞相大人不怎么喜欢的朝臣，也多少得了一些封赏。如今朝廷中同样是一片赞颂之声，众朝臣争先恐后地对丞相大人大加吹捧，竟说丞相大人是周公那样的贤明宰相。”

“这就是开府执政的好处啊。”李严的语气听不出是赞赏还是讥讽，“国家的刑赏大权本应操之于上，方能使臣下感君之恩，畏君之威，从而激发臣下的忠孝之心。可是现在，无论是国中百姓还是朝中的大臣，都只会感丞相大人之恩、畏丞相大人之威。”

“长此下去，国中将只知有丞相大人，不知有皇上。”

“这样的情形，绝不应该出现。不论发生了什么时候事情，都不能改变先帝的遗令——大汉的托孤大臣是两个人，而不只是一个人。”

“孩儿明白。”

“朝中不会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封赏吧？”

“据孩儿所知，朝中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封赏。”

“吴懿也得了封赏吗？”李严有点意外。

“得到了。吴懿被封为县侯，官职也升为骠骑将军。骠骑将军官职极高，仅在大将军之下，其尊贵可与三公相比。但吴懿这位骠骑将军，手下只有两千屯田之卒。”

“丞相大人到底是丞相大人啊，所作所为总是出人意料。”诸葛亮这个封赏，让李严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还有，廖立的官职也升为了长水校尉，名义上是禁军主将。不过嘛，廖立这位禁军主将，手下却连一个兵卒也没有。”李丰不甘道。

李严轻轻点点头，望向案几上那卷赐封都乡侯、加光禄勋的帛书，眼神更复杂了。

成都郊外的大道上，一辆马车缓缓而行。诸葛乔坐在御车者的位置上，不时轻挥一下手中的马鞭。诸葛亮和王连身穿便服坐在马车上，向大道旁望去。

大道旁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金黄的禾穗低垂，透出喜人的丰收景象。王连高兴道：“老天爷还是有眼啊。今年格外风调雨顺，收成要大大超过往年。”

诸葛亮却感慨道：“收成好，粮价必然不高。官府应该及时大修仓库，以市价多多收购粮食，使百姓得到实在的好处。”

“属下已命各郡县速速办理此事。”

“好，很好。”

“只是属下又有些担心，到时粮食太多，朝廷只怕拿不出那么多铜钱啊。”

“这倒是件难事。今日我与王大人微服出行，除了访查民情之外，就是想亲眼看看这条往年最为繁忙的大道上，会有多少商旅人等。谁知我们行了半日，竟然没见到任何商旅之人。”

“如今成都城内已有商贾来往，不过大都是来往于汉中、陇西、上庸等地，并不从这条大道上行走。这条大道上行走的商贾，多与东吴来往贸易。朝廷在这些商贾身上征得的赋税，几乎要占到国家府库收入的一半。也就是说，走在这条大道上的商贾，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朝廷要想彻底恢复元气，必须让这条大道热闹起来。”

“丞相大人所言极是。”

“看来我们应该尽快向东吴派出使者，早日与孙权结成和好之盟。”

“只有如此，于民于国都极为有利，属下真想看到这条大道恢复从前的繁荣。”

巡视完毕，一行人掉头回城。马车缓缓从城门中穿过时，蒋琬忽然出现在马车前。诸葛乔连忙勒住缰绳，将马车停了下来。

蒋琬低声道：“丞相大人，属下有紧要之事禀告。”

诸葛亮应道：“我正好想到城头上去看看，你先在那儿等着吧。”

诸葛亮走下马车，走上城头。残缺的城垛上积满尘土，生出了几丛野草。诸葛亮和蒋琬一边看着城垛，一边缓缓行走，诸葛乔远远跟在二人身后护卫。诸葛亮抚摸着城剁伤痕累累的墙砖感慨道：“有人说成都的城墙已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应该征召丁壮加以整修。我今日特地来看看，情形果然如此。”

蒋琬立刻道：“丞相大人有意征召丁壮？属下马上去办。”

诸葛亮摇摇头道：“不，不可轻易征召丁壮。什么叫与民休息，就是要在近几年内，停止一切使百姓劳累的官府工程。”

“那这城墙怎么办？”

“让守城兵卒加固一下，只要不倒塌就行了。其实最坚固的城墙，是国中的民心士气。一旦民心思乱，士气衰败无论城墙多么高大，也无济于事。”

“丞相大人此言实为至理。民心不乱，士气不衰。在于朝中政事清

明，百官奉公守法，严于律己。”

“所以我们不仅要与民休息，更要修明内政，改变朝中的不良风气。公琰职掌人才选拔任用，在这方面要多用些心思啊。”

蒋琬忽地停下脚步，向诸葛亮跪了下来。

诸葛亮连忙伸出手扶道：“公琰何故如此？”

蒋琬愧疚道：“属下有负丞相大人厚望，犯下了大错。属下一时不慎，几日前竟然接受廖立之请，去往他府中做客。”

诸葛亮神情顿时严肃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属下一向认为廖立智计过人，是难得的人才，只是权谋之心太重，以致误入歧途，实在可惜。因此当廖立卑辞恳请属下做客时，属下并未拒绝。”蒋琬悔恨不已，“谁知廖立竟另有所图。席间廖立故态复萌，竟公然召集朋党，借品评朝中人物之名，妄议朝政，并以此造势自重，希图权位。属下……属下多次用眼色制止，或故意岔开话头，他仍是自顾妄言，实在是有失体统。”

诸葛亮的眼神也凌厉起来：“朝臣借品评人物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原是后汉最大的弊端之一。如今我们欲修明内政，必须严厉禁止这种风气。”

“朝臣的派别之争，与这种风气大有关联。”

“我明白了。廖立请你做客，是向众人表明——他是所谓荆州派的人，背后有荆州的人扶持，不论犯下什么过错，都不会得到真正的惩罚。”

“属下如果不去廖立府中做客，他的那些朋党未必敢公然聚在一起。属下的举动已有损丞相公正清明的声誉，还请丞相大人重重责罚。”

“损坏丞相府的清誉事小，助长这等不正的风气事大啊。公琰之错，在于内心深处，仍然不能摆脱派别之见。”

“属下……属下确有派别之见。属下心里还是把廖立看成了荆州派

的人，这才会……这才会中了他的圈套。”

“公琰一定要时刻不忘提醒自己是大汉臣子。”诸葛亮知道派别之见由来已久，此时借机整肃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公琰可将廖立的种种劣行立即写成表章，公之于众，依法严惩。”

“是，属下自当牢记丞相大人的教诲。”蒋琬领命而去。

几日后，杨洪带着手下禁卒来到廖立府中，当众宣读了丞相府拟好的圣旨：“长水校尉廖立借品评人物之名，勾结朋党，败坏朝纲，实不堪为朝廷所用。当废为庶民，立即迁往边远郡县。”

廖立如雷击顶，一下子呆住了，大呼道：“我要见丞相大人！让我见丞相大人！”

杨洪让手下先将廖立逐出城，自己去请示诸葛亮。诸葛亮沉吟良久，最终答应再见一次廖立。

城外的大道旁，立着一座长亭。诸葛亮站在亭中，遥望远方无边无际的田野。廖立走进亭中，跪在地上行以大礼：“罪人……罪人叩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转身扶起廖立道：“公渊请起。”

廖立站起身，眼中泪光隐隐。

诸葛亮叹了口气道：“与公渊这样相见，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你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说吧？”

廖立哽咽道：“罪人虽然有千错万错，可是……罪人借品评人物之名，造势自重，是想讨好丞相大人……”

“不，你讨好的不是我。”见廖立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过错，诸葛亮有点伤感，“你讨好的是权势。此刻朝中大权尽在我的手中，在你眼里，我就是权势的化身。”

廖立喃喃道：“罪人以为，有了权势，才可大有作为。”

“公渊眼中只有权势。当你没有权势的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谋

得权势。当你得到权势的时候，你又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保住权势。这就是你的大有作为吧。”

廖立掩面泣道：“罪人以为，天下……天下就是权势。争天下，得天下，就是争夺权势，得到权势。”

“但在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心中，天下绝不是权势。权势只是用来平天下的器具。以器具为天下，天下只会成为贪欲之徒的私天下。以器具平天下，天下才会成为人人安居乐业的公天下。我问你，你我自幼苦读诗书，为的是什么？”

“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是当公渊成为朝中大臣之后，心里还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

“罪人……罪人有治国的想法，没有……没有平天下的愿望。因为平天下太难太难。古往今来，只有争天下，得天下，没有……没有平天下。罪人以为，平天下只是圣人的空想罢了。”

“是啊，当年董卓乱政，祸害百姓。关东各路诸侯齐举义旗，慷慨誓师，以平天下为己任。但曾几何，这一切全都烟消云散，那平天下的大旗被各路诸侯争天下的残杀撕得粉碎，人世间的一切罪恶都在这争天下，得天下的贪欲中暴露无遗。”

“罪人……罪人终于明白了，丞相大人为何会坚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治国之道，原来丞相大人的真正志向，是以圣人之道平天下，而不仅仅是为了刘室皇统争天下、得天下。”廖立重又抬起头嘶声道，“可是天下有几个真正的读书之人？学而优则仕，读书人一旦踏上仕途，几乎没有谁能抵挡权势的诱惑。罪人也曾慷慨激昂，以平天下为己任。但是当罪人手中握有一些权势之后，眼里就只有权势了。”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整肃朝纲，使权势之徒远离朝廷，让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能在我大汉尽展其才，实现胸中的远大抱负。也正因为如此，这里不能再留你。”诸葛亮的眼神中有一点点可惜，又有一点点憎恶。

“罪人直到今日，才算真正认识了丞相大人啊。罪人心中本来充满

怨恨之意，此时此刻却只有侥幸，侥幸上天让罪人遇到了丞相大人。”廖立再次跪了下来，向诸葛亮行以大礼，“罪人此去山长水远，请丞相大人保重。”

诸葛亮挥了挥手道：“去吧。”

第十二章　东和孙吴，邓伯苗不辱使命

成都郊外的野地中，忽地尘土大起，人喊马嘶。十余骑由远及近，向一片灌木丛冲来。灌木丛中奔出几只野鸡，惊恐地飞向天空。一支支羽箭射过来，好几只野鸡从天空中掉落下来。欢呼声中，几个家兵奔上前，争先恐后地拾着地上的野鸡。吴懿勒马停下，得意地左顾右盼。刘永、刘理、关兴、张绍等人拍马冲到吴懿面前停下，称赞不已。

刘永称赞道："国舅爷真是神箭啊。"

刘理也羡慕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国舅爷这样百发百中啊。"

吴懿大笑道："你们只要天天这么追着天上的鸟儿射下去，就能练成百发百中的本事，哈哈哈！"

关兴兴奋道："你们看，野鸡又飞出来了，大伙儿快追，快追！"

吴懿领头拍马向前疾驰而去。关兴抬起头，向天上望去，天空碧蓝，看不见任何一只飞鸟。狩猎完毕，众家兵在荒凉的河滩上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又将拔了毛的野鸡挑到木棍上，架在篝火上烧烤。吴懿领着几位后辈沿着河滩缓缓行走，指指点点道："这真是一处好地方啊。我要在这儿建一座别院，大伙儿出来玩累了，就在此歇歇。"

关兴忧心忡忡道："国舅爷，廖立的事儿，您真的不想理会？"

吴懿陡然停下脚步，盯着关兴道："你还没明白廖立为何被流放到了边远郡县？他贼心不死，企图重新得到权势；他以为自己是荆州派的人，又只是一个毫无兵权的文人，不会对丞相大人有任何威胁，因此摇尾乞怜一番，必能被丞相大人赏给一根骨头。可结果呢，结果害人害己。丞相大人流放廖立，是做给谁看的？分明是给我们看的啊。如果我们对朝廷之事表现出了丝毫的兴趣，那么等待我们的，就绝不只是流放二字。"

张绍不服道："难道丞相大人还会杀了我们。"

"杀了我们，那是最轻的处罚。"吴懿不屑地一笑，"我们都是什么

人？都是皇亲国戚啊。皇亲国戚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的。吃喝玩乐，声色犬马，就是我们今生的归宿。”

刘永痛苦道：“不，我不想这么一直玩乐下去，我是大汉的皇族子弟，应该为大汉的兴复大业有所作为啊。”

刘理也嚷嚷道：“我们苦练箭法，可不是为了玩乐。我们是想有一天能够统领大军，杀敌报国啊。”

“错了，错了。二位王爷的想法，大错特错。你们已贵为王爷，怎么能有所作为？王爷执掌兵权，且又有所作为，不是企图谋逆，又是什么？”吴懿连连摇头。

刘理张口结舌：“我们……我们怎么会谋逆呢？”

吴懿冷冷道：“如果你们不想被人加上谋逆的罪名，就必须放弃有所作为的想法，安安静静、快快乐乐地做一个富贵王爷。你们二位小将军，也必须牢牢记住，从今以后绝不可议论朝中之事。”

关兴不甘心地问道：“可是先帝说过，我们必须保护皇上。只有保护好皇上，大汉的复兴才有指望。如果有一天，有人做出了危害皇上的事情，我们也不闻不问吗？”

吴懿严厉道：“是的，我们必须保护皇上。但是我们必须先活在这个世上，才能谈得上保护皇上。如果我们自身难保，皇上就会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你们明白吗？”

关兴、张绍和刘永、刘理互相看了看，神情异常凝重。

赵云已经记不清自己第几次来见刘禅了，刘禅这次又是双眼紧闭，仰躺在卧榻上。黄皓站在卧榻旁，低垂着头。

赵云焦急道：“皇上，皇上！微臣有事禀告。”

刘禅猛地一翻身，背对着赵云。赵云无奈地摇了摇头，脚步沉重地走出了内殿。董允迎上来，向赵云行了一礼：“将军，皇上还是那个样子？”

赵云无奈道：“是啊。皇上见了我，就是那三招：不看，不听，不

说。我身为臣下，遇到这等情形，实在是束手无策啊。”

董允也急了：“这，这怎么能行呢？”

“是不行啊。皇上的大婚仪式已经定下了日子，只差皇上点头。可皇上……皇上实在是太任性了……”

“看来这件事还是得让丞相大人操心啊。”

“丞相大人为了国事日夜操劳，辛苦至极。我真不愿意拿这件事去打扰丞相大人。请侍郎大人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还有办法让皇上回心转意？”

董允轻叹一声，摇了摇头。

赵云走后，刘禅马上从卧榻上爬起来，连蹦带跳地跃到案几后，伸着双腿坐了下来。黄皓弯下腰，从榻下拎起一双靴子，走向刘禅。

刘禅大声道：“快把好吃好喝的东西全都端上来！”

黄皓在案几旁跪下：“请皇上先穿上靴子吧。”

“连你也要管着朕吗？”刘禅大怒，抬腿就向黄皓踹去。那一腿结结实实地踹在黄皓的小腹上，黄皓惨呼一声，滚倒在地上。

丞相府的厨房中，灶台上的陶罐中热气腾腾，黄氏拿着木勺，不停地在陶罐中搅动。蚕儿站在灶旁，怔怔地望着陶罐。

黄氏一边搅拌一边说道：“这是我们荆州人喜欢吃的花粥，在上好白米中加上红枣、青豆、黄姜，放在陶罐里熬着。丞相大人和子龙将军虽然都是北方人，却也爱吃这个。子龙将军好些天没来了，我们可得好好招待他一下。”

蚕儿一声不语，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黄氏诧异道：“蚕儿，你在想什么，这样出神？”

蚕儿一惊道：“我在想我当初是廖大人推荐给夫人的，可现在廖大人……”

黄氏意外道："你居然想起了廖立？莫非你认为丞相大人对廖立的处罚太重，想为廖立说情？"

蚕儿连连摇头："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不明白，廖大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好人，可为什么会做出那些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的事情？"

黄氏轻叹道："是啊，我也一直认为廖立是个好人，从前我们两家像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可是现在……唉！这都是权势惹的祸啊。在朝中做官的人，往往把权势看得比性命还重。为了权势，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正说着，诸葛乔匆匆走进厨房，对着黄氏弯腰施礼。

"丞相大人又要走？"黄氏猜到了诸葛乔要说什么。

诸葛乔道："是。赵将军已经走了，父亲大人也要去皇宫，说厨房不用……不用再忙了。"

黄氏摇了摇头："我去看看他。"

黄氏走进书房时，诸葛亮愤怒不已，正拍案大骂"不像话，太不像话"，也不知道在说谁。

看到黄氏，诸葛亮意外道："夫人怎么来了？"

黄氏神情凝重地说道："夫君刚才是在说皇上吗？"

诸葛亮稍稍平复了一下，才开口道："是啊。据子龙将军说，皇上全然不顾君臣之礼，竟躺在卧榻上接见大臣，却又对大臣不理不睬……"

"夫君！"黄氏眼中透出深深的忧虑，"夫君，你，你有些变了。你说到皇上的时候，语气已经和从前不一样。"

诸葛亮一怔："是、是吗？"

黄氏郑重道："夫君虽然开府执政，以人臣代行君权，可夫君毕竟是臣啊。皇上无论怎么说，也是君啊。但是夫君说起皇上，并不像是臣

下的语气。夫君权势极重，一言一行，都应该格外谨慎。”

“不，不！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知道君臣之别呢？”诸葛亮极为震惊，“难道……难道我也会被权势所惑，心中不知不觉起了变化？”

“记得我年幼的时候，父亲最敬重的人就是荆州牧刘表。每天都会刘荆州长刘荆州短地说个不休。我们黄家，与刘荆州本是亲戚，父亲带着我到刘荆州那儿一住就是大半年。可是后来，父亲再也不提刘荆州了。而且就算刘荆州派人来请，父亲也不愿带我到刘荆州那儿住上一天。”黄氏神情肃穆，显然是在说一件极为重要之事，“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就问父亲——为什么不到刘荆州那儿去？父亲说，刘荆州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刘荆州了，刘荆州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又问，刘荆州为什么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父亲说，因为刘荆州有了权势。那权势将一个胸怀坦荡，目光远大的仁人志士变成了一个满腹猜疑、患得患失的权谋之徒。”

诸葛亮忽地抬起手来，向黄氏作了一揖：“多谢夫人提醒。从今以后，我应该时时不忘问一问自己——我还是从前的我吗？”

黄氏笑了一笑道：“夫君现在还对皇上生气吗？”

“皇上若有不当的行为，臣下就该深怀忧惧，直言劝谏，不能跟皇上生气。”

“夫君将如何劝谏皇上？”

“皇上必须明白，他是在迎娶母仪天下的皇后，而不仅仅是一个能讨他喜欢的美貌女子。”

“可是皇上只有十七岁，还是一个孩子，这样的大道理，他并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那我就只好反复劝谏，直到让皇上明白为止。”

“夫君日理万机，有多少国家大事在等着你做出决断啊。你怎么能长久地陷在这一件事里边呢？这件事就让我来替夫君分忧吧。皇上的大婚之礼，是国事，也是家事。我想以丞相夫人的名义，去拜见黑妞的母亲和太后，使我们几个女人能好好商量一下，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个好办

法，让皇上改变心意，顺利地完成大婚之礼。”

诸葛亮想了一想道：“这样也好，只是有劳夫人了。”

黄氏的卧房中，蚕儿拿着一件色彩鲜明的锦衣披在黄氏的身上，左看看右看看，笑道：“这件好看。”

黄氏穿上锦衣，神情有些不自然：“我穿这件衣裳合适吗？”

“合适。夫人穿上去，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呢。夫人不信，可以自己看看呀。”蚕儿退后几步，走到床榻前伸手去拿铜镜。

看着铜镜中的自己，黄氏摇摇头，脱下了身上的锦衣：“唉！这件衣服如此鲜亮，还是你穿吧。”

蚕儿走上前，接过锦衣，眼中全是困惑之意。

黄氏掩饰道：“太后娘娘不是一个心地狭隘的人，我就算穿着朴素一些，她也绝不会见怪的。而且，在去往太后那儿之前，我要先到车骑将军府去一趟。”

将刘禅大婚之事交给黄氏，诸葛亮觉得轻松了很多，将要处理的事理了一下，决定先去拜访谯周。谯周毕恭毕敬地将诸葛亮迎进屋子，二人在草席上相对而坐。

谯周钦佩道：“丞相开府执政以来，所作所为，大得民心。但蜀中的儒生，对朝廷尚有怨意，丞相大人来此，必是有了化解儒生怨意的良策。”

“知我者，先生也。”诸葛亮也没有拐弯抹角，“我的来意，想必早已在先生的意料之中。”

谯周点了点头：“我知道丞相大人会来，但不知丞相大人的良策是什么？”

“蜀中的儒生有怨意，一是朝廷言路闭塞，不能让他们说出心里话。二是郡县推举贤良之士做官的制度也荒废了多年，儒生们纵有满腹文章，却报国无门。”诸葛亮停顿了一下，“为此，朝廷当立即释放因言获罪的秦老先生，并拜以显要之职，以示朝廷重开言路，虚心纳谏的诚

意。其次朝廷当尽快恢复推举贤良之士的制度，使众多儒生有上进之途。”

“这样的良策，早就应该实行啊。不仅蜀中的儒生需要安抚，蜀中的官吏，也应得到朝廷的重视。”谯周颇为鼓舞。

诸葛亮谦逊道：“还请先生赐教。”

“朝廷中的大臣和各郡县长官，多以外来者居多。这些大臣和郡县长官大都十分平庸。蜀中官吏多为英才，却屈沉于下僚难以晋升。长此下去，恐怕对朝廷治理巴蜀之地大为不利。丞相大人既然视巴蜀之地为大汉兴复之基业，就应多选拔蜀中英才。”

“先生之言，正合我意。蜀中英才，当以先生居首矣。还盼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辞辛苦，为朝廷效力。”

闻言，谯周连连摆手：“不，不！草民生性疏懒，不堪为朝廷所用。”

诸葛亮诚恳道：“我知道先生是高人雅士，不屑周旋于官场之中。先生平生之愿是为读书授徒，弘扬圣人之道。只是私家授徒，学生有限，难以尽展先生大才。我欲拜先生为益州劝学从事，大力提倡好学之风，并监管各地学馆，使蜀中处处可闻读书之声，让圣人之道深入人心。”

谯周想了一下道：“若是如此，草民愿供丞相大人驱使。”

诸葛亮欣喜道：“好，好！明日朝廷就会下诏，拜先生为益州劝学从事。然后请先生奉诏往禁牢迎出秦老先生，并以朝廷的名义拜秦老先生为益州别驾。”

不出诸葛亮所料，秦宓被释放之后，西蜀的儒生欢欣鼓舞，读书报国、弘扬圣人之道的风气盛行，上上下下面貌为之一新。诸葛亮看着案几上的文书，忽地抬起头来笑了两声。蚕儿侍立在案几边，也跟着笑了起来。

诸葛亮奇怪地问道：“你笑什么？”

蚕儿慌忙垂下头：“我看见……看见丞相大人高兴的样子，就像

是……就像是一个孩童，忍不住……忍不住就笑了。”

诸葛亮感慨道：“是啊，这几年来，让我高兴的事儿并不多。其实我刚才看到的文书，并不可笑——秦宓被释放时，在禁牢前大声道：‘老夫早就说过，蜀中的禁牢太小，装不下老夫，早晚会将老夫拱手送出。’竟有人以此攻击秦宓出言荒谬，嫌朝廷禁牢太小，装不下他，实在不适合担任别驾之职。以前看到这样的文书，我会很生气。可今日不知为什么，我看了这文书，竟然觉得十分好笑。”

“丞相大人心情愉悦，一点小事就会引得丞相大人笑出来。”蚕儿看见诸葛亮心情愉悦，也莫名的欢欣起来。

诸葛亮笑道：“近些天来，我心中的确愉快了许多，这国中的事情，正在一天比一天好。可是，我绝不能因此放松自己。”

此时，诸葛乔在书房外通报邓芝求见，诸葛亮振奋起来：“伯苗快进来！”

邓芝走进书房，向坐在案几后的诸葛亮深施了一礼。

诸葛亮笑道：“伯苗请坐。”

邓芝退后一步，在案几对面坐了下来。诸葛亮看了一眼蚕儿，蚕儿会意，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书房，才郑重道：“今日让伯苗前来，是有机密之事相托。”

“请丞相大人明示。”

“我已决定，请伯苗出使东吴，与孙权结联盟之好。”

邓芝激动道：“此时与东吴结盟，正是最好的时机。只是属下才德平庸，恐难以当此大任。”

诸葛亮微微一笑，从案几上拿起一卷文书，缓缓展开朗声诵读：“当此内事初定之时，朝廷切不可轻视外事。而外事之至重者，莫过于速遣朝臣为使，与东吴结盟……”诸葛亮放下文书，望向邓芝，“伯苗能在此刻呈上与东吴结盟的建言，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可谓见识深远，才智过人矣。当初伯苗不避嫌疑，前往白帝城递送书信，其胆气之壮，德行之纯，已尽在我心矣。此时朝廷派往东吴的使者，必须才、

胆、德三者俱全，方可担当。而伯苗正是这样的人啊。”

邓芝感动道：“属下蒙丞相大人如此信任，自当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魏国的御花园中，枝叶凋零，草木枯萎。假山石旁的空地上，曹丕手持佩剑，连连舞动。曹真、夏侯尚和几个近侍太监站在空地边上，不停地喝彩。

曹真声音洪亮道：“好，好剑法！”

夏侯尚也连声道：“好，好，好……”

曹丕剑上带着呼呼风啸，愈舞愈急，突然间白光疾闪，那佩剑竟直向夏侯尚刺来。夏侯尚呆住了，竟不知躲避，眼睁睁看着锋利的剑刃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曹真和众近侍太监大惊之下，不知所措，呆呆地望着曹丕。

曹丕严厉道：“伯仁，你是久经沙场的大将，见朕这一剑刺来，必会不由自主地向后闪避。可你居然毫无反应，可见是身在此地，心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你心里在想什么？”

夏侯尚结结巴巴道：“微臣在……在想，那西蜀的诸葛亮已开府执政，独掌大权，他……他将会如何对付……对付我大魏？”

曹丕的神情顿时缓和下来，从夏侯尚的脖子上移开了佩剑。

夏侯尚额上全是汗水，勉强露出几丝笑意：“皇上的剑势太快，微臣就算有心躲避，又哪里躲得开呢。”

曹丕微微一笑道：“你少拍马屁。刚才朕问你在想什么，你为何回答得那么不痛快？”

夏侯尚心有余悸道：“微臣惭愧，一直没能想出那诸葛亮会用什么谋略对付我大魏，因此……因此不敢回答皇上。”

曹丕转过身向曹真望去：“子丹，你想过没有，那诸葛亮会用什么谋略对付我大魏？”

曹真惊魂未定道："微臣……微臣愚钝，尚未想过此事。"

曹丕大为不满："子丹，你是重臣，怎么可以对国家大事如此漠不关心？"

曹真惶恐道："微臣身为大将，日夜所思，就是如何统领大军征伐叛逆，为国尽忠，并没有多想……多想敌国之事。"

"为将者只知征伐，纵然勇冠三军，也不过是一匹夫耳，绝非大将之才。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子丹和伯仁都是我大魏手握重兵的一方主帅，必须时刻关心敌方的一举一动，要做到了解敌人就像了解自己一样清楚。只有这样，朕才能放心让二位爱卿去征伐叛逆，为国立功啊。"曹丕语重心长道。

曹真汗颜道："微臣只知逞匹夫之勇，实是愧对皇上的厚爱。"

夏侯尚擦了擦冷汗道："皇上文武双全，冠绝古今，皇上的教导，微臣一定会牢记在心。"

曹丕笑了笑道："朕这么时刻不忘敲打二位爱卿，是因为朕对二位爱卿期望至深啊。"

一名小太监前来向曹丕报告，司马懿已经到了。曹丕命小太监让司马懿先去内殿等候，然后向曹真和夏侯尚望了望道："二位爱卿，随朕去见见仲达吧。"

司马懿这时候来干什么？曹真和夏侯尚对望一眼，跟着曹丕来到内殿。

内殿之中，曹丕端坐在御榻上，司马懿坐在御榻右边的铺锦竹席上，曹真和夏侯尚坐在左边。

曹丕笑道："方才我们还在商议，那诸葛亮独掌西蜀大权之后，会用什么谋略应对我大魏。依仲达之见，诸葛亮会如何？"

司马懿深思片刻，开口道："依微臣想来，那诸葛亮定会派出使者，与东吴重结联盟之约。"

"是吗？"说着，曹丕向曹真和夏侯尚望了过去。

曹真连连摇头："西蜀先主刘备和他的结义兄弟关羽、张飞俱是因东吴而亡，那诸葛亮向来以忠贞之臣自许，怎么会如此之快地与仇敌重结盟约？"

夏侯尚只是摇了摇头，却没有说什么。

司马懿淡淡道："国与国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敌。"

曹真反驳道："侍中大人此言太过荒唐，难道我大魏不是西蜀的仇敌吗？"

曹丕若有所思道："仲达，你说下去。"

"国与国之间没有仇敌，只有生死。能致其死者，即为敌国。能致其生者，即为盟好之国。我大魏可置西蜀于死地，自然就成了西蜀的敌国。而东吴并无独吞西蜀之力，也就成了西蜀可以与其讨价还价的盟好之国。"司马懿自信道。

曹丕好奇道："那么依仲达之见，东吴会与那西蜀结盟吗？"

司马懿面带愧意道："微臣料定诸葛亮会派出使者与东吴结盟，是因为诸葛亮除此之外，别无保全西蜀之策。但东吴的国势却远远强于西蜀，并无与西蜀联盟的迫切意愿。因此微臣实难猜透东吴君臣此刻的心思，也不知那东吴是否会与西蜀结盟。"

曹丕满意道："知之为知之，仲达从不大言欺人，实乃至诚君子也。"

司马懿惶恐道："微臣惭愧，惭愧。"

曹真眼中透出明显的妒意，欲说什么，又强忍了下去。

"不过，"曹丕话锋一转，"依朕看来，东吴绝不会与西蜀真正结盟。"

司马懿谦逊道："微臣愚钝，斗胆请皇上赐教。"

"东吴向来以坐观成败为立国之策，其国中所作所为，处处可见势利二字。东吴上下也俱为势利之徒，势强者附之，势弱者欺之。此刻西

蜀正当势弱之时，东吴岂肯与其真心联盟。何况西蜀此时与东吴结盟，亦非出于诚心。”曹丕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

曹真恍然道：“微臣明白了，西蜀是在嫁祸于人。”

曹丕大感兴趣问道：“西蜀如何嫁祸于人？嫁祸于何人？”

曹真沉稳道：“诸葛亮为称大汉丞相，自是与我大魏势不两立，必然害怕我大魏发兵征伐。因此西蜀与那东吴结盟是假，想借此激怒我大魏，将我大魏之兵引向东吴是真。那孙权乃是奸诈之徒，怎会在此时中那西蜀嫁祸于人之计？因此东吴无论如何，都不会与那西蜀结盟。”

曹丕连连点头：“不错，不错。子丹此言，大有见识。但东吴亦会对西蜀加以利用，因此孙、刘二家虽无真心，但也许会在外表上立下一纸盟约，借此向我大魏示威。”

曹真十分得意，不觉看了司马懿一眼，见司马懿也连连点头，似是十分赞同。曹真受到曹丕的称赞，心里突然升起一股火焰，高声道：“孙、刘二贼竟敢如此对抗朝廷，罪不可赦。微臣愿领十万精兵出征，取了孙、刘二贼的首级。”

曹丕笑而不言，向司马懿投去探询的目光。

司马懿却摇摇头道：“此时此刻，朝廷不宜发大兵出征。”

曹真怒道：“为什么？”

“兵法云：不战而胜方为上策。古往今来，不战而胜的事例比比皆是。”

“那就请侍中大人说说，我大魏如何能够不战而胜。”

“请皇上下诏，让朝中的元老大臣公开给西蜀丞相诸葛亮写信招降，宣称诸葛亮若能归降，朝廷愿以西蜀之地赐封。”

曹真讥讽道：“几封书信，就能让那诸葛亮归降吗？世上有这么容易的事？”

司马懿不动声色道：“不能。”

“既然不能，侍中大人又如何妄言不战……”正说着，曹真陡地停下话头。他突然发现，曹丕竟在连连点头，望向司马懿的目光中全是欣赏之意。

曹丕笑道：“子丹，你怎么不说了？”

曹真尴尬道：“微臣……微臣……”

曹丕哈哈大笑道：“子丹啊，你没听出来，仲达此计大妙。一者，可离间西蜀君臣，使其互不信任。二者，可迷惑东吴上下，使其猜疑满腹。西蜀君臣互不信任，国中定会生乱，乱则必亡。东吴上下满腹猜疑，与那西蜀的联盟就会不攻自破，就会眼睁睁看着西蜀灭亡。西蜀若亡，东吴又岂能独挡我大魏雄兵？势必望风而降。此计果然是不战而胜！哈哈哈！”

曹真心中不以为然，却不得不陪着曹丕大笑起来。

从宫中回到府邸，司马懿心情复杂，虽然得到了曹丕的称赞，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司马馗恰好带来了成都的消息：成都的确已发生了大乱，吴懿和廖立也的确是叛乱者的首领，但诸葛亮做得太妙了，竟将一场大乱化于无形。之后，诸葛亮开府执政，独掌大权，朝中风平浪静，叛乱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以常理度之，吴懿、廖立和李严还活着就是极大的隐患，诸葛亮如此精于权谋，为什么会放他们一条生路，而不是趁着大乱给予致命一击？司马懿皱着眉头想了许久，也没有想明白。最后，他无奈地叹息道：“愚兄最为自傲的本领，就是可以看透任何对手，然后就可以找到对付他的方法。可这个诸葛亮，我却无法看透，可怕，实在是太可怕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必须尽快得到兵权。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无论是曹真，还是夏侯尚，都是庸才，不是那诸葛亮的对手。这一次愚兄急切地想得到兵权，不仅是为了我司马氏，也是为了大魏啊。我不会再容忍这两个庸才，如果愚兄不能尽快掌握兵权，大魏必定会亡于诸葛亮之手。”

“诸葛亮有这么厉害？”

“不是诸葛亮有多厉害，而是……而是……”司马懿非常痛苦，“愚兄已明确告诉皇上——国与国之间，没有仇敌，只有生死。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大魏拥有置西蜀和东吴于死地的力量，西蜀和东吴就一定会真正联合起来。可是皇上没有听懂愚兄话中的含义，居然认为西蜀和东吴只会在表面上联合，居然认为一个小小的离间计就可以对付两大敌国。”

司马馗叹息道：“皇上太过平庸，难当大任啊。”

司马懿想起在权谋方面登峰造极的曹操，不知为何曹丕只学到了他猜疑、自大的一面，司马懿摇摇头道：“皇上文武全才，若在太平之时，倒也不失为一代英主。可是在这三国鼎立之时，皇上无论是器量还是见识，都不足以对付诸葛亮和孙权啊。”

司马馗冷冷一笑道：“上天让皇上成为曹魏之主，其实是给了我们司马氏一个大好机会啊。”

司马懿脸色陡变，欲言又止。

孙权收到了西蜀使者即将来访的消息，召张昭进宫商议。根据张昭搜集的情报，自从诸葛亮开府执政后，西蜀境内十分平静，没有发生动荡，而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闭关自守，毫无作为，说明诸葛亮已独掌权柄，完全控制了西蜀朝政。此时诸葛亮派使者前来，竭力恢复孙刘两家的盟约，完全在意料之中。

听完张昭的情报，孙权试探道：“西蜀使者明日就到建业，爱卿有何见解？”

张昭略一沉吟道：“此事有利有弊，要看大王是否愿意恢复联盟之约。”

“孤王不愿意。此时与西蜀联盟，对西蜀来说得利极大。但对我东吴来说，却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是啊。如今西蜀国势已大不如从前，急需我东吴作为强援，以威慑曹魏。而我东吴得到荆州后，国势却是大为增强，就算没有什么外援，也足可抵挡曹魏的攻击。”

“如此说来，爱卿也不愿意与那西蜀结盟？”

“微臣以为，大王应该与西蜀结盟。西蜀偏处一隅，却自居为大汉正统，而曹魏也早已自称为天子。大王难道愿意甘居人后吗？”

闻言，孙权心中一震：“爱卿此言何意？”

张昭昂首道：“微臣愿在有生之年，看到大王奋起神武，亲率大军北伐，直捣洛阳，成一代霸业，君临天下。”

闻言，孙权也激动起来：“爱卿之愿，亦是孤王之志也。”

“攻占洛阳，即可得到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到了那时，小小的西蜀又何足道哉。”

“爱卿的想法孤王已经明白了，孤王欲坐保江东，自不必与西蜀结盟。但孤王若有君临天下之志，则须另当别论。不过话虽如此，孤王还是想见见诸葛亮派来的使者之后，再做出是否与西蜀结盟的决断。”

张昭点了点头：“正是。”

几日后，西蜀使者邓芝来访。高大的吴国宫城门禁森严，一排排身材魁梧的护卫军卒手持寒光闪闪的大刀巨斧，肃然站立在甬道两旁。宫门缓缓打开，邓芝手捧国书昂然行走在甬道上，无惧一排排寒光闪闪的大刀巨斧。吴王宫殿上青烟缭绕，帘幕高卷。孙权肃然端坐在御榻上，左右以张昭为首，依次站着众文武大臣。邓芝手捧国书缓缓走到御榻前，微微弯腰道：“大汉使臣邓芝见过吴王殿下。”

张昭高声道：“来者何不下拜！”

邓芝神情坦然道：“大汉国书在身，犹如大汉国君亲至，岂可行拜见之礼？”

张昭冷笑道：“好一个猖狂之徒，竟敢在此妄称大汉正统，岂不是以我东吴为叛逆吗？莫非你此刻带来的，就是征伐我东吴的战书？”

邓芝仰起头，仰天长笑。张昭点点头，向孙权看了一眼，孙权不动声色。

邓芝环视众人道：“东吴有三江之固，地方千里，人众百万，竟如此害怕大汉一个使臣吗？”

张昭斥道："谁说我东吴害怕你一个小小使臣？"

邓芝立刻反问道："东吴若不害怕，为何斤斤计较'大汉'二字？莫非已自居为曹魏藩属，甘作曹魏马前之卒？否则，又为何怀疑我大汉国书为征伐之诏？"

孙权心道不愧是诸葛亮的使臣，一样的能言善辩，面上却是微微一笑道："使臣二字，已表明西蜀诚心，贵使远来，一路辛苦了。"

"多谢大王。"说着，邓芝抬起手，一个近侍太监走上前，伸出双手，接过国书，然后将国书举过头顶，走到御榻旁，缓缓跪下。

孙权以双手托过国书，放到面前的案几上："贵使请坐。"

"谢大王。"说着，邓芝退后一步，坐在铺锦竹席上。

孙权缓缓展开国书，仔细观看。看完国书，孙权陡然抬起头，逼视着邓芝："西蜀此时与我东吴结盟，出于何意？"

邓芝坦然面对孙权锐利的目光道："出于生死存亡之虑。西蜀与东吴结盟，必生；若与东吴为敌，必亡。"

"如此说来，就是西蜀有求于我东吴？"

"西蜀有求于东吴，东吴亦有求于西蜀。大王乃当世豪杰，岂能甘心坐守江东？一旦大王挥师北进，难道不求西蜀发兵呼应吗？"

"孤王素无大志，坐守江东，未尝不可。"

"只恐曹魏不容大王坐守江东。"

"孤王亦可以与曹魏结盟。"

"曹魏自许为中原天子，大王若与曹魏结盟，必须以臣下之之礼亲至洛阳朝见。大王若去，必被强留。大王若拒不朝见，则必会被曹魏视为叛逆，将发大兵征讨。"

"如果那时曹魏来攻，西蜀会发兵相救吗？"

邓芝坦率道："西蜀当然会发兵，但绝不会相救。西蜀只会借此夺取荆州之地，以图自保。"

群臣听闻此言，莫不侧目，张昭更是怒目圆睁，孙权却赞赏道："好！贵使实为坦荡君子，令人钦佩。"

"西蜀与东吴结盟，利人利己，与双方大有益处，还望大王早作决断。"

"请问贵使，如果西蜀和东吴同心协力灭了曹魏，可否平分天下，共享太平？"

邓芝毫不犹豫道："不可。"

孙权惊讶道："为何？"

"因为天无二日，地无二主。"

"依使臣之见，东吴与西蜀，谁为日，谁为主？"

"得天命所归者，为天上唯一之日，为地上唯一之主。"

"以贵使之见，天命将归于何方？"

邓芝的声音在吴王宫殿中回荡："天命将归于我大汉。"

"但孤王却有不同的看法。"孙权眯起了眼，喜怒难测。

邓芝毫不畏惧道："如果到了那时，大王尚不识天命所归，中原之地将不得不发生一场大战。使臣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此一战可定天下，从此万世太平。"

孙权大笑起来："哈哈哈！快哉，快哉！西蜀有此使臣，何愁大事不成！孤王今日便可亲写回书，与西蜀重结盟好，共对强敌！"

邓芝不卑不亢道："谢大王！"

邓芝走出吴王宫殿，松懈下来，发觉双腿竟有些发软。虽然孙权此次同意了结盟，态度也颇为友善，但他心中究竟是如何想的？邓芝竟是

一点也看不出来。但无论如何，丞相大人交给自己的使命完成了，邓芝长出了一口气。

诸葛亮在书房中处理各类公文，几天几夜都没有离开半步，马谡见诸葛亮没有休息的意思，便拉着他到丞相府后园散步。诸葛亮无心欣赏景色，心思还在公务上，马谡摇摇头道："听说丞相大人已将费祎、杨仪二人召入朝廷？"

诸葛亮回过神来道："是啊。我打算让他们以丞相府参军的名义去往汉中，查访当地军情民情，并核查汉中府库钱粮之数。幼常以为如何？"

"只怕魏延会难费、杨二人。"马谡淡淡道，心里想的却是从汉中赶回成都的路上，魏延曾几次三番就行军之事与他发生摩擦。

诸葛亮望着远方道："果真如此，这汉中太守就应该换一个人了。"

"丞相是想让费、杨二人试探一下魏延。"马谡眼中一亮，"汉中之地至为重要，如果丞相大人对魏延不放心，就应该早作打算啊。"

"魏延是大将之才，但贪功心切，缺少远见。让他镇守汉中要地，我的确难以放心。可是放眼朝中，要找到一个能替代魏延的人，却是难上加难啊。"

"是啊。如今朝中缺少的就是能征善战的大将。"

"所以，只要魏延不犯大错，我还会让他镇守汉中，毕竟他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对朝廷忠心耿耿。"

"可惜……属下不是一个武将，不能为丞相大人分忧。"

"并非只有武将才能领兵征战，我对幼常期望至深啊。"诸葛亮殷切地看着马谡。

马谡惭愧道："属下无能，至今未能想好丞相大人所说的那个'势'字。"

"那幼常想到些什么，不妨说来听听。"

“属下以为，将来我们出击之时，要想获得一种最好的‘势’，必须在汉中和南中二地做好文章。”

诸葛亮赞赏道：“好，幼常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一定会有所得。你今天就在府里用饭吧，我们还可以好好聊一聊。”

马谡欣然道：“遵命。”

诸葛亮让诸葛乔请黄氏准备一下午饭，才得知黄氏去了车骑将军府，感慨道：“这些天来，夫人可真是受累了。但愿皇上能明白夫人的一片苦心，早些迎立皇后。”

车骑将军府的花园里，假山石畔菊花盛开，嫩黄花瓣上带着露珠，看上去格外娇艳。故车骑将军张飞之妻夏侯氏陪着黄氏缓缓走在花园的小径上，望着那盛开的菊花。

黄氏试探道：“夏侯妹妹，这么好的天气，怎么不见大小姐出来玩啊？”

夏侯氏轻叹道：“唉！别提了，黑妞已病了好几个月。大夫说，她不能出来见风应该多在屋子里躺着。”

黄氏一惊道：“大小姐病得很重吗？”

“其实黑妞也没什么大病，就是……就是心里不舒服，憋着一口气。”夏侯氏左右看看，压低了声音，“在姐姐面前，我也不怕出丑了。黑妞是……是为了皇上才落下这场病的。黑妞这孩子外表上安静，心里却一向傲气，受不得委屈。她……她其实很喜欢皇上的，一心想早点嫁到宫里去。可是皇上千不该、万不该，竟然当着别人的面说他不娶黑妞。就这一句话，差点要了黑妞的命啊。”

黄氏轻笑道：“皇上还是小孩子，说的话怎么能当真呢？”

夏侯氏皱眉道：“是啊，我也这样天天劝黑妞。我说，如果皇上真的不想娶你，又怎么会派大臣来下彩礼呢？可是不论我怎么说，黑妞心里的结儿还是解不开。而且，我心里也是……也是放不下。我真不敢想，如果皇上下诏退了这门亲事，黑妞她会怎么样。”

黄氏安慰道：“夏侯妹妹放心，丞相大人一向赞同这门亲事，绝不

会让这门亲事出现任何意外。”

夏侯氏欣喜道：“有丞相大人做主，妹子就放心了。”

黄氏关切道：“那我去看看这孩子吧。”

夏侯氏为难道：“黑妞吃了药，刚刚睡下。”

黄氏也没有勉强：“那……明天我再来。”

“姐姐，且等一等。”说着，夏侯氏转过头，向厅堂外大声道，“绣儿，绣儿！”

“奴婢来啦！”随着清脆的话音，一个十五六岁的窈窕少女快步走进厅堂，弯腰侍立在案几前。

夏侯氏吩咐道：“绣儿，去看看大小姐睡着了没有。她要是睡着了，就不要惊动她。她若是醒着，就让她出来见客。”

“是。”少女脆生生说着，迅速退出了厅堂。

黄氏看着少女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这孩子的模样真好，一看就招人疼。只是我到府上来过多次，怎么从未见过这孩子呢？”

“她叫王绣，一直在乡下田庄里待着，近日我身边少了个人，才把她从田庄里叫了过来。”

“妹妹，你仔细想过没有，皇上为什么会说他不娶黑妞？”

“妹子天天在想啊。”夏侯氏叹道，“妹子想，皇上还是太年轻啊，只知以貌取人。他怎么就不明白——皇后母仪天下，应该以德为先。”

“皇上不仅年轻，还是一个直性子，一时竟没有明白过来，他娶了黑妞为皇后，还可以选妃啊。皇后以德为先，这妃子就是以色为先了。”

“不！”夏侯氏失声道。

黄氏对夏侯氏的反应感到很奇怪：“难道皇上不能选妃吗？”

夏侯氏着急道："不，妹妹不是这个意思。妹妹是说……是说皇上本来就不愿亲近黑妞，如果选了美貌妃子，就会离黑妞更远。甚至会听信谗言，做出对黑妞不利的事情。"

"话是这么说，但妹妹能阻止皇上选妃吗？"黄氏不紧不慢道，"如果皇上喜欢的妃子来自皇后所赐，情形又会怎么样呢？"

夏侯氏似乎明白了什么，眼中一亮："皇后所赐？"

"我想，如果是这样，皇上一定会十分敬重黑妞。那位受宠的妃子，也一定会对皇后充满了感激之意。"黄氏意味深长道。

夏侯氏忽地站起身，向黄氏深施了一礼道："多谢姐姐。"

黄氏笑了笑道："妹妹还是进宫去见太后吧。太后很喜欢黑妞，一定会帮妹妹圆圆满满地了结心愿。"

第二日，夏侯氏便带着王绣进宫了。王绣带着几分羞怯，站在太后吴氏面前。吴氏上上下下打量着王绣，脸上没有任何神情。巧娘站在一旁，斜着眼珠望向王绣，眼中露出难以掩饰的嫉妒之意。最后，吴氏轻叹一声道："巧娘，请皇上来一趟吧。"

巧娘应道："是。"

听闻太后召见，刘禅愁眉苦脸地坐在肩舆上，两眼半睁半闭，心里一万个不情愿。黄皓走在肩舆旁，有意放慢脚步，跟在后面的小五子渐渐靠了上来。

黄皓声音极低道："今天谁到太后这儿来了？"

小五子声音更低："是车骑将军夫人。"

黄皓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肩舆已行至太后的寝殿前，抬着肩舆的太监停下来，小心翼翼地把肩舆降至地面。刘禅无精打采地走进寝殿，来到吴氏面前，看到太后身旁站立着的王绣，忽地一颤，睁大眼睛，愣愣地看着她，王绣羞涩地微微低下头。

吴氏咳了一声："皇上。"

刘禅仿佛没有听到吴氏的声音，仍是愣愣地望着王绣。

吴氏提高了声音："皇上！"

刘禅恍若从梦中惊醒："啊，啊！母后，母后在说什么？"

王绣忍不住"扑哧"一笑，随即抬起衣袖，捂住了嘴。

吴氏板着脸道："绣儿，你且退下。"

"是。"王绣弯下腰，向殿外倒行着走去。

刘禅忍不住转过头，想多看王绣两眼，直到王绣已消失在殿外，刘禅仍是痴痴地望着。

吴氏拍了拍案几道："皇上！"

刘禅吓了一跳，这才转回头来，满脸红涨："儿臣……儿臣……"

"皇上想知道，为何我的身边会有这么一个女孩儿，是吗？"

"是，是。"

"这女孩儿叫王绣，是黑妞的贴身侍女。"

刘禅全身一颤道："她、她竟是黑妞的侍女？"

"今日车骑将军夫人带着这女孩儿到宫里来请安，我见她这么招人疼，就想把她留下来。"

刘禅惊喜道："这……这太好了。"

"可惜我留不住她啊。"吴氏好像真的非常遗憾，"这孩子心眼好，对主人十分忠心，不愿意离开黑妞。"

刘禅急得手足无措："这……这可怎么办？"

“我知道，皇上不愿娶黑妞。今日我召车骑将军夫人进宫，就是想和车骑将军夫人商议一下——收回皇家的婚约，让黑妞另嫁他人。”

刘禅额上沁出了汗珠：“黑妞会……会嫁给谁？”

“黑妞是车骑将军的女儿，门第高贵，求亲的人多着呢。车骑将军夫人看中了中都护李严的儿子，打算把黑妞嫁到江州去。到那时，王绣也会作为陪嫁，一同去往江州。”吴氏漫不经心道，“皇上，今日是你第一次见到王绣，只怕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不，儿臣要天天见到她！”刘禅忽地俯伏在地，对着吴氏行以大礼，“太后，儿臣愿意，愿意迎娶黑妞。”

吴氏眼里露出了一丝笑容。

丞相府书房中，诸葛亮低头看着案几上的文书，竟没有发觉黄氏已走了进来。黄氏走到诸葛亮面前，轻咳了一声。诸葛亮这才抬起头来，笑道：“夫人有什么事吗？”

“有事啊，大喜事。”黄氏也笑眯眯地说道。

“喜事？什么喜事？”

“夫君把子龙将军召来就知道了。”

诸葛亮又惊又喜道：“皇上……皇上他改变了心意？”

黄氏点了点头：“刚才车骑将军夫人已派人告诉了我——皇上已亲口答应，他愿意迎娶黑妞。”

“啊，这，这太好了，太好了！”诸葛亮陡地站起身，弯腰向黄氏深施一礼，“多谢夫人，多谢夫人。”

“为了皇上的亲事，夫君竟然不惜向我折腰，这事要是传出去了，不知别人会怎么想呢。”

“无论别人怎么想，我都不会在乎。皇上的亲事对国家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无论是先汉，还是后汉，最终都是因为后宫不贤，让外戚引来了亡国之祸。我身为执政大臣，绝不能让皇上在这上面重蹈覆辙。”

“皇后不贤，不仅会危害国家，对夫君也是极为不利。这一次我想尽办法让皇上改变心意，就是不愿看到宫里会出现一个处处与夫君作对的皇后。黑妞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这孩子心地善良，能识大体，一定会成为母仪天下的贤明皇后。但愿……”王绣那张脸突然浮现在眼前，黄氏轻叹一声，“但愿皇上能善待黑妞，不要让黑妞受委屈。”

诸葛亮有些疑惑：“这是从何说起？夫人是如何让皇上改变心意的？”

“我只是让皇上看到，他可以立皇后，也可以选妃子。”

诸葛亮一惊：“这……这不太好吧？”

“的确不太好，但足以让皇上改变心意。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诸葛亮想了想，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车骑将军府中，烛光摇摆不定，夏侯氏端坐在屏风下，望着跪在面前的王绣，眼中透出异样的神情。

王绣哀求道：“奴婢不想到宫里去，奴婢愿意一辈子侍候夫人。”

“我知道你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在这个世上，知恩图报一定会修来后福，享尽荣华富贵；而忘恩负义之人，也一定会受到老天爷的惩罚，让她生不如死。”夏侯氏幽幽道。

“奴婢这一辈子能在夫人身边侍候，就是天大的福分啊。”王绣以头碰地，行以大礼，“若不是……若不是夫人将奴婢从田庄里带过来，只怕奴婢早让狠心的父母饿死了。奴婢今生今世做牛做马，也无法报答夫人的大恩大德。奴婢若有半点忘恩负义之心，就让老天爷立刻打一个雷下来，把奴婢劈成两半。”

“好孩子，你有这份心就行了，不必发此毒誓。不过，你要报答的人不是我，是大小姐。”夏侯氏心情极为复杂，“大小姐去年陪我到田庄去玩，见你瘦得皮包骨头，十分可怜，就求我把你带到府里来。当时我心里有事，并没有留意大小姐的请求。后来大小姐又多次求我，终于让我把你带回到府中。”

王绣抽泣道：“奴婢……奴婢若能报答大小姐，就算……就算去死

一百次，也心甘情愿。”

“好孩子，难得你有这份心。从今天起，我就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是大小姐在皇宫中的唯一亲人，我相信，有你在宫中，大小姐绝不会受到任何委屈。”夏侯氏最后叹了一声，“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吧。”

转眼就到了刘禅大婚的吉日，旌旗蔽日，戈矛闪亮，浩浩荡荡的迎亲仪仗在鼓乐声中行至车骑将军府大门前，缓缓停下。厅堂上人来人往，一片忙乱。黑妞穿着华丽庄严的大婚礼服，木偶一般坐在锦席上。王绣面带微笑，站在黑妞的身后。

夏侯氏匆匆走上厅堂，来到黑妞面前：“好孩子，时辰已到，你该起身了。”

黑妞面无神情，一动不动。

夏侯氏柔声劝道：“好孩子，为娘知道你心里委屈，可皇上毕竟是在以最隆重的仪仗迎娶你啊。从今以后，天下人都知道——你是皇上的正宫娘娘，一国之母。”

黑妞仍然是默默无语。

突然间鼓乐声大起，如潮水般涌向厅堂。夏侯氏情急之下，一把将黑妞拉起，然后和王绣一左一右，强扶着黑妞向厅堂外走去。黑妞的眼中流出了眼泪，泪珠一滴又一滴滴落下来，溅碎在华丽的礼服上。

皇宫之中，刘禅满脸红光，坐在肩舆上。四名身强力壮的太监抬着肩舆向昭阳殿走去，大婚仪式将在这里完成。黄皓面带微笑，紧跟在肩舆后面。昭阳殿内青烟袅袅，身穿华服的黑妞端坐在华丽的卧榻上，神情木然，王绣一身宫女装束，侍立在黑妞身旁。

肩舆到了昭阳殿外，黄皓高声道：“皇上驾到！”四名太监停下脚步，小心翼翼地放下肩舆。

刘禅站起身，走下肩舆，急不可待地径直向殿内走去。

黄皓连忙奔上前，拉住了刘禅的衣袖，悄悄道：“皇上，依照礼法，皇后娘娘必须先出来拜迎。”

“什么礼法，这几日都快把朕折腾死了。”刘禅口中虽然在埋怨，但还是停下了脚步。

殿门缓缓打开，黑妞和王绣从门里走了出来。

黑妞迎着刘禅，深深一拜：“臣妾拜见皇上。”

王绣也紧跟着拜倒在地，刘禅直愣愣地望着王绣，竟忘了回应。黄皓见此情景，悄悄伸出手，拉了一下刘禅的衣袖。

刘禅这才醒悟过来，伸手扶起了黑妞：“皇后免礼。请起，请起。”说话声里，刘禅的两眼仍是一眨也不眨地望着王绣。

王绣羞涩地一笑，随着黑妞站起身来。

大婚仪式结束，夜色渐浓，昭阳殿内烛火辉煌，喜气洋洋。黑妞和刘禅并肩坐在卧榻上，王绣侍立在卧榻旁，刘禅魂不守舍，眼珠不住地向王绣斜去，王绣低头望着自己的脚尖。

黑妞板着脸道：“绣儿，你先出去一下。”

“是。”王绣向殿外退去，刘禅的目光仍紧紧跟随着她。

黑妞委屈道：“皇上。”

刘禅吓了一跳，万分不情愿地转过头，脸上的神情就像要哭了一样。

黑妞眼中隐隐有了泪光：“皇上喜欢我吗？”

“朕、朕已立了你为皇后啊。”刘禅不敢与黑妞对视。

黑妞声音颤抖道：“可是皇上……皇上喜欢我吗？”

刘禅心中忽地一软道：“朕，朕喜欢皇后。”

黑妞猛地向前一扑，和刘禅一同倒在了榻上，刘禅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昭阳殿外，王绣屏退了守在外面的宫女和太监，手扶殿门，脸上带着一丝期盼。渐渐地，听到殿内的声音，王绣扶住殿门的五指渐渐握在一起，握成一个拳头。

第十三章　暗度陈仓，中都护移师江州

出使东吴的邓芝回到了成都，一起回来的还有东吴使者。诸葛亮听到消息又喜又忧，喜的是东吴既然派了使者，结盟之事必定进行得很顺利；忧的是东吴使者是中郎将张温。当年诸葛亮在东吴和这张温有过一面之交，那时他还很年轻，自诩博学多才，十分狂傲，如今只怕更加狂傲。孙权让他当使者，一定有很深的用意，只怕来者不善。

诸葛亮思忖良久，虽然这个张温不好对付，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要和他交锋一下。派谁去好呢？诸葛亮想来想去，一个身影浮现在他眼前——被释放时在禁牢门口口出狂言的秦宓。想到此人，诸葛亮满意地笑了。

马谡忧心道："秦宓向来口无遮拦，说话毫无顾忌，如果让他去对付张温，只怕会闹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诸葛亮轻松道："这个我自有安排，幼常不用担心。"

蜀汉的国宾馆舍中，琴声悠悠，钟鼓齐鸣。国宾馆舍的厅堂上，正中的主位坐着诸葛亮，左侧的客位上，坐着一个神情傲然、身穿锦袍的中年人，他就是东吴使者张温。其他席位上也坐满了宾客，每一位宾客的面前都摆放着一张案几，只有诸葛亮右侧的一张坐席是坐的，在那空着的坐席之下，依次坐着马谡、邓芝、谯周等人。

诸葛亮微笑道："西蜀山川险峻，贵使一路辛苦了。"

张温板着脸道："辛苦谈不上。只是在下很有些奇怪，这西蜀的风俗好像与我东吴大不相同。"

诸葛亮并不以为意："是么？有何不同？"

张温望向那张空席道："我东吴从不以空座待客。"

"贵使有所不知，此空座乃一学士之位。我西蜀上下，好学之风极盛，十分敬重学士，只有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时，才以学士相陪。"诸葛亮耐心地解释道。

张温心知诸葛亮这样安排必有深意，不卑不亢道：“难道身为学士，就可以让客人等待吗？”

“学士大多有些疏狂之态，不拘小节。听说吴王亦是十分尊敬学士，但不知宴客之时，若有学士迟来，吴王是否能耐心等待。”

闻言，张温一时语塞：“这个……”

诸葛亮追问道：“吴王有包容天下之志，难道就没有耐心等待一个区区学士吗？”

张温有些尴尬道：“在下……在下原是个性急之人。”

“原来如此。”诸葛亮转过头，向谯周望去，“谯大人，请转告秦老先生——东吴贵使并非寻常之客，还望秦老先生能一破旧例，尽快前来馆舍。”

谯周恭谨道：“属下遵命。”

谯周走出厅堂，来到馆舍大门，大门外停着一辆马车。谯周走到马车前深施一礼：“丞相大人有请秦老先生入席。”

秦宓懒洋洋地从马车中探出了身，和谯周一起缓缓走进厅堂，两眼半睁半闭，似未睡醒一般。

诸葛亮高声道：“秦老先生请坐。”

秦宓昂着头，向众人拱了拱手，径直走到空位上坐下。

见状，张温明显露出不悦之意：“这位老先生，可是蜀中学士？”

秦宓看了张温一眼，淡淡道：“然也。”

张温讥讽道：“何谓学士？”

“博学多才，谓之学士。”

“如此说来，老先生定是读过不少书吧？”

“蜀中三尺小儿，都曾读书，何况老朽？”

“不知老先生读的是什么书？”

“世间所有之书，无所不知，无所不读。”

“常言道，天无头，地无边。书中也是这样说的吗？”

“不是，天有头。”

张温惊讶道：“天若有头，头在何方？”

秦宓不疾不徐道：“头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这分明是说看天要回过头向西看，以此推论，天之头，当在西方。”

“那么天有耳吗？”

“有头岂能无耳？”

“这也是书上说的吗？”

“然也。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天若无耳，何能闻听？”

诸葛亮脸上露出了笑意，张温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天既有耳，想来也有双足吧。”

秦宓的脸色没有丝毫变化，仿佛信口拈来：“当然有。诗曰‘天步艰难，之子不犹’。天若无足，何以行步？”

“那么天姓什么？”

“姓刘。”

“有何为凭？”

“天子姓刘，上天当然也是姓刘。”

“在下听说，天之居所，在日生之处，日生于东方，故上天之子，亦应生于东方。”张温抓到了秦宓的疏漏，得意地说道。

“贵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宓故意停顿了一下，“居者，夜宿之所在也。日虽生于东方，但夜宿之地却在西方。因此上天的居所应在西方，而天子也当生于西方。”

闻言，张温面红耳赤道：“这……”

诸葛亮哈哈大笑：“贵使乃江东名士，所学俱为安邦定国之道，对这唇齿之间的游戏，想必不会太在意吧。”

张温勉强笑了一笑道：“在下一向……一向不擅口舌之争。”

“口舌之争，不要也罢。口舌之福，贵使可不能不要啊。”诸葛亮抬起手轻轻一挥，“开宴。”

鼓乐声大起，众多美貌侍女端着盛满佳肴的托盘，走上厅堂。厅堂之中，蜀汉群臣都满脸笑容，只有张温的脸色阴沉得像极了欲雨的天空。

宴席散去后，夜色朦胧，微风习习。几团火光由远而近，照亮了长长的走廊。诸葛乔领着几个手持火炬的家兵，走在馆舍的长廊中，诸葛亮和邓芝在后面并肩缓缓而行，问道：“张温已歇息了吧？”

“我们西蜀的美酒远远胜过东吴，他虽是喝得不多，却已早早沉入醉乡。”邓芝显然心情很好。

诸葛亮笑了一笑：“他还是对秦宓不服吗？”

“表面上他还是对秦老先生大不服气。但酒后吐真言，他在醉中亲口告诉属下——他已对秦老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对我大汉上上下下，又有什么看法？”

“张温在醉中说——想不到西蜀经受了那么惨重的大败，却仍是人人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诸葛亮满意道：“好，很好。伯苗知道孙权为什么会派张温为使者吗？”

邓芝坦率道：“属下不明白。张温在东吴只是一个闲官，虽有才

学，性情举止却十分傲慢，并不适合担当使者之职。”

“但是张温却有一个孙权十分看重的长处——诚实。他会将在西蜀的所见所闻毫无遗漏地告诉孙权。而且孙权此时派来张温，也有试探之意。如果我大汉缺少面对强敌的勇气，就会对傲慢的使者分外迁就。这样，孙权虽会答应结盟，却对我们不会真心尊重，遇到紧要之时，未必会做出对我们有利的举动。”

邓芝钦佩道：“难怪丞相大人让秦老先生对付张温。”

诸葛亮又叮嘱道：“但是伯苗对付那张温，却不能像秦老先生一样啊。”

邓芝笑着把他出使东吴的情形说了一遍，又道：“属下在张温面前，也会和在孙权面前一样，不卑不亢。”

诸葛亮赞赏道：“很好，让伯苗出使东吴，实在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与东吴盟好之事，我就交给你了，今后凡是与东吴往来之事，俱由伯苗处置。”

邓芝郑重道：“属下自当竭力而为，不负丞相大人重托。”

诸葛亮连连点头：“好，好。”

邓芝犹疑了一下：“属下……属下这次从东吴回返，路过白帝城时，拜见了中都护大人。”

“中都护大人对伯苗出使东吴有什么看法？”

“中都护大人说——此时与东吴结盟，正当其时。”

诸葛亮微微一笑：“好，好一个正当其时。这说明中都护大人胸怀宽广，处处以大局为重啊。此实为朝廷之辛，大汉之幸也。”

白帝城的军营中，帐幕稀疏，很少见到军卒，看上去有些荒凉。李严背着双手巡视军营，李丰手按佩剑，紧跟在父亲身后。

李严叹道：“朝廷已与东吴重结盟好，这白帝城中的军营，也该撤了啊。”

李丰黯然道："孩儿已在准备将白帝城中的精兵移至江州。"

"江州是我们的腹心之地，极为重要。这白帝城已无大事，你也到江州去吧。"

"孩儿不在此地，谁来侍奉父亲大人？"

"过不了多久，为父也会去江州，可是……"李严摇了摇头，"可是丞相大人不会同意为父去往江州。"

"是啊。白帝城离成都有一千余里路程，而江州离成都只有六百余里……丞相大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父亲大人去江州。"

"正因为江州更接近成都，为父才必须去往江州。"李严微微眯着眼，"朝廷与东吴结盟，必然会令南中的蛮王恐惧不安，做出种种疯狂的举动，一旦江州有失，对成都就会形成巨大的威胁啊。"

李丰想起陈奉说过的话，瞬间明白了李严的意思。朝廷与东吴结盟，白帝城就失去了屯守重兵的理由。诸葛亮定会借此机会千方百计削夺李严的兵权。李严为求自保，不得不主动出击，借南中之力对成都形成威胁。只有这样，他才有将重兵移至江州的理由。同时，江州离成都并不算远，一旦朝中有什么事情，李严就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中枢要地，不至于重蹈过去的失败。但是诸葛亮绝不会让李严在江州屯守重兵，这时，就需要南中施加压力，给李严移驻江州找到充足的理由。

李丰兴奋道："孩子明白了，孩儿这就去找陈老先生商议此事。"

见到李严终于有所行动，陈奉也振奋起来，连夜赶往南中找秦贵去了。

十日之后，南中蛮王入侵的消息，就由李严的信使送到了丞相府。

诸葛亮神情凝重地坐在案几后，解开锦囊，将文书取出，放在案几上缓缓展开，文书引首上写着四个醒目的红字"紧急军情"。诸葛亮仔细看着文书，忽地抬起手，在案几上重重一拍："可耻，可耻！幼常，你来看看。"

马谡拿过文书看着看着，眼中透出强烈的愤怒之意："谎言，全是谎言！"

“南中蛮王居然在数日之内集结了十万大军进攻江州，实是出人意料。”诸葛亮沉思道，“幼常是说，这紧急文书上的军情是谎言？”

“南中地广人稀，怎么可能在数日之内集结十万大军？我大汉与东吴结盟，已是断了南中蛮王的后援，他们又怎么敢在此时大举进攻江州？”

“中都护大人在文书中说，正因为朝廷与东吴结盟，才使得南中蛮王在绝望之下做出了进攻的举动。”

马谡冷冷一笑道：“中都护大人是在说他自己吧。朝廷与东吴结盟，使白帝城失去了屯守重兵的理由，中都护大人唯恐朝廷会让他削减兵卒，就借南中之事要挟朝廷，使他能够继续拥兵自重。”

诸葛亮摇摇头道：“不会的。我曾让伯苗给中都护大人送去一封书信，与他相约——朝中之事，由丞相府处置，白帝城至江州一带的军民事务，由中都大人处置。这就是说，无论朝廷是否与东吴结盟，都不会动摇中都护大人在白帝城的地位。”

“中都护大人绝不会遵守这个约定，他制造这个谎言的目的是企图移驻江州，在江州城坐拥重兵。这对朝廷来说，是极其严重的威胁啊。”

诸葛亮神情凝重：“从白帝城到成都，路途遥远，险阻重重，以轻兵疾进，到成都也在十五日之上。江州到成都则无甚险阻，路程也近了许多，以轻兵疾进，五日内就可到达成都。”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中都护大人移驻江州。”马谡焦急道，“请丞相大人立刻发出教令，让属下统领大军南下救援江州。”

诸葛亮摇了摇头道：“迟了，迟了。”

马谡一惊道：“什么迟了？”

“中都护大人此时定已统领白帝城中的精兵去往江州，无论我们的行动如何迅速，也不可能赶在他前面。”

“中都护大人怎么可以擅离白帝城？他身为朝廷重臣，必须请得圣

旨之后，才能够移往别处。否则，他就是违抗圣命，图谋不轨。”

“此时此刻，中都护大人的行动并不算是违抗圣命。因为军情紧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可他分明是在谎报军情啊！”

“中都护大人绝不会谎报军情，南中的蛮王一定会派出人马攻击江州。当然，这些人马根本不可能有十万之众。但兵者，诡道也。敌方夸张其势，乃兵家常事，不足为奇。”诸葛亮此时意识到，事情不可能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马谡不服道：“就算南中人马真攻击江州，也是中都护大人操纵的结果。”

诸葛亮严厉道：“幼常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吗？“

马谡愤愤道：“属下没有证据。但是属下心中明白——中都护大人此举用心极为险恶，绝不能让他如愿。”

“我们应该相信，中都护大人此举只是为了抵挡南中叛军的入侵。从天下大局来看，此时此刻，我们必须严守既定的国策，对内与民休息，尽快恢复我大汉元气，对外与东吴结盟，威慑曹魏。”诸葛亮耳边仿佛响起兵戈相交之声、百姓的哀号、蚕儿的哭泣，沉重道，“此时江州若发生意外之事，朝廷必会陷入一场大战之中。果然如此，我们费尽心力争取到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马谡如一盆凉水当头泼下，颤抖道：“中都护大人选择的时机太好了，不得不让人对他另眼相看。原来……原来属下一直低估了中都护大人的能力。”

“对，中都护大人是一个极善把握机会的人。他的能力应该为朝廷所用。”

马谡喃喃道：“不可能，他不会的。”

“幼常，你又急躁了，你要牢牢记住，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诸葛亮长叹一声，“为了大汉的兴复大业，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请皇上下旨，公开称赞中都护大人移驻江州的举动。同时

严命中都护大人闭城坚守，不得主动向敌人发动攻击。”

马谡无奈道：“属下遵命。”

诸葛亮没有想到，他呈上的褒奖李严的奏章，刘禅竟迟迟没有批复。为恐刘禅拖延误事，诸葛亮决定进宫一趟。进入内殿后，只见刘禅面容憔悴，呆呆地坐在御案后，御案上堆满了文书，凌乱不堪。黄皓不停地给刘禅使眼色，刘禅却恍然如在梦中，对黄皓的提醒毫无反应。黄皓大急，伸出手欲拉扯刘禅的衣袖，又缩了回去。

诸葛亮跪下行礼道：“微臣叩见皇上。”

刘禅陡地一颤，仿若从梦中醒来：“啊，相父……相父免礼，相父免礼。”

诸葛亮站起身道：“皇上是否看过微臣的奏章？”

“这个……这个……”刘禅边说边伸出手，在御案上乱翻，几卷文书从案几上掉落下来，滚到诸葛亮脚下。诸葛亮弯下腰拾起那几卷文书，然后走上前，恭恭敬敬地将文书放在御案上。

刘禅面红耳赤，神情尴尬道：“朕……朕今日有些不舒服。”

诸葛亮关切道：“皇上若有不适，可宣太医进宫。”

“不必，不必。朕，朕一会就好，一会就好。”

“还请皇上尽快批阅微臣所上的奏章。”

刘禅苦着脸道：“国家大事，朕已交给了相父啊。”

诸葛亮沉声道：“微臣所奏之事，与中都护大人有关。中都护大人乃是先帝所托的辅政大臣，因此有关中都护大人之事，应由皇上下旨裁决。”

刘禅一脸无奈：“好，好。朕立刻就批阅，立刻就批阅。”

诸葛亮告退后，脚步沉重，缓缓地走出内殿，正当值的董允迎上前来，深施一礼：“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皱眉道："皇上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董允叹道："皇上大婚之后更加消沉。属下虽是多次加以劝谏，也不见效。"

诸葛亮眼中透出深深的忧色："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皇上太过年轻，不知国事之艰难。属下以为，丞相大人应推荐几位品德高尚的大臣侍从皇上，日日对皇上加以劝谏。"董允语气沉重道。

诸葛亮点了一点头，若有所思。

刘禅勉强看完几份文书，就嚷着身体不适，倒在榻上睡着了。黄皓趁机溜出内殿，去宫墙下跟小五子碰头。

见到黄皓，小五子苦着脸道："如今宫里宫外规矩森严，小的出去买一次胡饼就要经过三道盘查，平时一个时辰能办成的事儿，如今两个时辰也办不完。您又要我做什么事啊？"

黄皓恨恨道："自从丞相大人开府执政之后，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啊，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齐心啊。"

"可不是嘛。如今那费老爷见了我也十分敷衍，全无往日那般恭敬。"小五子在宫中多年，对世态炎凉非常敏感。

"如今丞相大人势大，那帮什么东州派、益州派的大臣，全都成了躲在洞里的耗子，连头也不敢露一下。我从前居然指望他们能扳倒丞相大人，真是瞎了眼啊。现在，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皇上。只要我们能把皇上牢牢抓在手中，总有一天会翻过身来。"

"怎么才能把皇上抓在手中？"

"让皇上得到他最喜欢的东西。这样，皇上就会认为我们才是他最值得信任的人。"

"皇上最喜欢的东西……啊，小的明白了，皇上……皇上喜欢的是皇后身边的贴身宫女。"

黄皓奇道："你小子也知道啦？"

小五子嘿嘿笑道："这宫里谁不知道，皇上一见了那位姐姐，眼都直了，腿也软了。"

"可是皇后把皇上看得太紧，挨都不让皇上挨那宫女一下。害得皇上寝食难安，成天迷迷糊糊，就像中了邪一般。我已打听清楚了——皇后每天午饭过后，就要带着宫女到太后那儿去。你找个机会，在午饭之前给王绣送个信，让她千万不要跟着皇后到太后那去。"

小五子面有难色："她……她会相信我吗？"

黄皓神秘道："你告诉她，是皇上让你找她的。你还要说，皇上想她快想疯了，让她拿一件信物交给你。"

小五子半信半疑地走开了。没想到王绣一听他是刘禅派来找她的，毫不犹豫地剪了一绺头发给他，也答应今日午后会设法留在昭阳殿，不跟皇后去见太后。小五子把头发交给黄皓后，黄皓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呈给了刘禅。

一绺长长的头发放在白色绢巾中，平铺在青玉案几上，分外醒目。刘禅坐在御榻上，神情异常激动，他低头看看绢巾中的头发，又抬头看看侍立在身旁的黄皓，喃喃道："朕，朕好像是在梦里。"

"这怎么会是梦呢。皇上，你仔细看看，这是绣儿的头发啊。"黄皓谄笑着道，"绣儿说，她心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皇上。"

"不，这不是绣儿的头发，这分明是绣儿的一片心意啊。朕知道她是想说，绣儿的心与朕的心紧紧相连。"刘禅仿佛痴了，陡然从御榻上站起，大步向殿外走去，"朕要去见绣儿，立刻去见绣儿。"

刘禅刚走出几步，又猛地停了下来。

黄皓凑到刘禅身边："皇上是不是……是不是不想见到皇后娘娘？"

刘禅面带痛苦之意，点了一下头。

黄皓低声道："皇后娘娘这会儿到太后那儿去了，不在昭阳殿中。"

刘禅迟疑道："那绣儿……"

黄皓笑道："绣儿当然会在殿中等待皇上啊。"

刘禅大喜道："好，好，太好了。"

刘禅乘坐着肩舆，来到昭阳殿外的台阶下，不等肩舆完全放下，就急不可耐地跳了下去，大步走进昭阳殿。黄皓示意外面的宫女太监不要声张，轻轻跟了进去。

王绣装作肚子痛没有跟皇后去见太后，此刻正捂着肚子躺在卧席上。刘禅四处张望，发现了王绣，立刻疾步走了过去。黄皓赶紧对殿内的宫女使眼色，让她们都出去。宫女们退出昭阳殿后，黄皓也轻手轻脚退了出去，还掩上了殿门。

刘禅走到卧席前，紧张道："绣儿，你这是怎么啦？你哪里不舒服？朕立刻就召太医来。"

王绣陡地伸出双臂，抱住了刘禅："皇上……皇上，奴婢见到了皇上，死也甘心，死也甘心啊。"

刘禅只觉天旋地转，一下子瘫软在卧席上，也将王绣拥在怀中："朕天天想你，想得好苦。"说着，刘禅情不自禁地去亲王绣的脸，王绣陡地一颤，双臂向前猛推，挣脱了刘禅的拥抱。

刘禅愣住了。

王绣伏下身，哽咽道："皇上，你杀了奴婢，杀了奴婢吧。"

刘禅焦急道："绣儿，你、你这是怎么啦？"

王绣的眼泪滴落到地上："皇上不肯亲近皇后娘娘，却私下里来见奴婢。皇后娘娘若是知道了，奴婢还能活命吗？"

"不，朕绝不会让皇后伤害你。"

"可皇后娘娘是奴婢的主子啊。皇后娘娘让奴婢去死，奴婢不敢不死啊。"王绣抬起头，含泪的双眼几乎要刺穿刘禅的心，"奴婢宁愿死在皇上手中，也绝不愿死在皇后娘娘手中。"

刘禅一把将王绣拉起："朕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绣儿，朕现在就要把绣儿带走。"

王绣连连后退："不，奴婢不能跟皇上走。奴婢就算跟着皇上走了，又能走到哪儿去？还不是在这皇宫里边。只要是在这皇宫里边，奴婢就是皇后娘娘的人。除非……除非……"

刘禅连连跺脚道："除非什么？你快说呀！"

王绣陡地压低声音："除非皇上封奴婢为妃。皇上，奴婢并非是贪图荣华富贵，奴婢只想和皇上在一起。可奴婢若仅仅是宫女的身份，生死就握在了别人手中啊。如果奴婢成了皇上的妃子，皇宫里就没有人能伤害奴婢。只有这样，奴婢才能天天和皇上在一起啊。"

刘禅为难道："封妃是大事，须得相父同意才行。"

王绣见刘禅态度松动，忙道："皇上快去找丞相大人啊。"

一想到诸葛亮，刘禅就瑟缩起来："相父敬重皇后，只怕……只怕不会赞同此事。"

"您是皇上。皇上说出的话，谁敢不听？"看出了刘禅对诸葛亮的惧怕，王绣又开始流泪，"难道奴婢就这么命苦，注定……注定要死在皇后娘娘手中吗？"

刘禅心里一软道："不，不！朕会为你……为你去求皇后……"

殿外忽然传来黄皓的声音："皇上，皇后娘娘已经离开了太后寝殿，很快就会回来。"

刘禅一惊，慌忙转过身，就要向殿外走去。王绣却猛地伸出手，拉住了刘禅："皇上，皇上你不能就这样走啊。"

刘禅真切道："朕怎么舍得离开绣儿呢？可是皇后就要回来了，朕不能让皇后发现朕来过。你放心，朕一定会想法让你尽快离开皇后，并封你为妃。"

"皇上恩深似海，奴婢就算立刻死了也无怨意。但皇上若想让奴婢好好活着，就不要走。"王绣不愿放过这个自己甘冒大险得来的机

会，“皇上来过昭阳殿的事儿，怎么可能瞒过皇后呢？皇上一定要留下来和皇后相见，并告诉皇后，皇上是来看望皇后的。”

刘禅直往后退：“朕、朕不想见到皇后。”

王绣流着泪哀求道：“为了奴婢，皇上一定要和皇后相见。”

太后寝殿中，黑妞也在流泪。

吴氏慈爱地问道：“皇后，皇上还没有到昭阳殿去吗？”

黑妞眼中透出难以掩饰的痛苦：“没有。”

吴氏叹道：“这可不太好啊。”

黑妞低下头道：“皇上他不来，我又能怎么样呢？”

“这后宫最忌讳的事情，是皇上和皇后不和。皇上可以不到皇后这儿来，但一定要与皇后相敬如宾。皇上他很不快乐啊。每次皇上到我这儿来请安，脸上都见不到一丝笑容。”

“我也盼着皇上快乐，可是……可是……”

“可是皇上的快乐，就是皇后的痛苦。”

黑妞一颤道：“太后……”

吴氏平静道：“我也做过皇后。”

黑妞眼中泪光盈盈：“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啊。”

“为什么呢？我也曾这样想过，想了好久才明白——因为只有皇上能拥有快乐。无论是尊贵的皇后，还是普通的宫女，都必须为皇上的快乐而活着，这就是我们的归宿。”

黑妞绝望道：“这么说，从此以后，等待我的只有痛苦？”

“皇后一样能得到快乐。如果皇上能够感到他的快乐是因为皇后的存在，那么皇上一定会对皇后相敬如宾。皇后得到皇上的礼敬，就会得

到所有人的恭敬。皇后的快乐，就是来自于此啊。”

黑妞默然无语，似是若有所悟道：“我……我明白了。”

黑妞告退后，微风吹来，寝殿上的帘幕轻轻晃动了几下。太后吴氏望着那帘幕，似乎在发呆。

巧娘从殿外走来，笑道：“太后娘娘真是料事如神啊。奴婢已打听清楚了——皇后娘娘刚刚离开昭阳殿，皇上就来了。”

“我一看见王绣没有跟着皇后来，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这一切是王绣的安排吗？”

“她还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难道是皇上？”

“不管是谁安排的，这样的事情迟早都会发生。”

“那王绣会不会从此以后独占皇上的宠爱？”

“任何一个人独占皇上的宠爱，都会使后宫不得安宁。”吴氏的眼睛停留在虚空中的某处，似乎想起了自己当皇后的时候，“宫中可以有很多个王绣，但皇后只能有一个。黑妞是一个好皇后，有她主掌后宫，大伙儿才能放心啊。”

黑妞走上昭阳殿前的台阶，在殿门前停了下来，殿门紧闭，站在外面的不是熟悉的昭阳殿宫女，而是黄皓。黑妞心里一紧，竭力露出微笑问道：“皇上在里面吗？”

黄皓赔笑道：“皇上正在里面等候皇后娘娘。”

黄皓抬起手，轻轻将殿门一推，殿门在吱呀声中缓缓打开。

黑妞看见刘禅神情肃然，端坐在卧榻上，竭力保持着镇定，迎向黑妞的目光。王绣衣裳整齐，跪伏在侧，满脸委屈。

黑妞弯腰行礼：“臣妾拜见皇上。”

刘禅不动声色道："皇后免礼。朕多日未见皇后，想来看看皇后。"

黑妞点了点头："绣儿，你出去一下。"

"是。"绣站起身退出殿外。

黑妞坐在卧榻旁的铺锦竹席上凝视着刘禅。刘禅目光游移，不敢与她对视。黑妞冷笑道："皇上是来看望绣儿的吧？"

刘禅大惊失色："不，不！朕，朕是来看望、看望皇后的。"

"宫女私下里侍奉皇上，不合宫中的规矩吧？"黑妞冷冷道，"今日臣妾问过太后，如果有宫女坏了规矩，该怎么惩罚她？太后说，轻则将那宫女打入冷宫，永不见天日，重则立刻杀了，尸身不准掩埋。"

黑妞平日嗓门就大，此刻没有压低声音，王绣站在殿门外听得清清楚楚，不由脸色惨白，浑身颤抖，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

刘禅失声惊呼道："不！皇后有权处死犯了罪的宫女，但绣儿没有犯罪！绣儿不……不愿意见朕，是朕、是朕逼她的。"

"皇上心里很喜欢绣儿，是吧？"

"不，朕不是……朕……"

"皇上喜欢绣儿，为什么不告诉臣妾呢？"黑妞声音陡然变得异常柔和，"臣妾从小和皇上一起长大，虽然不是一家人，却比一家人更亲。臣妾的父亲和先帝是生死兄弟，先帝爱护臣妾，就像爱护自己的女儿一样。先帝盼着臣妾能与皇上相亲相爱，厮守终身。臣妾感先帝厚恩，心中只有皇上。如今臣妾已与皇上结为夫妻，先帝在天有灵，一定是非常高兴。可是……可是臣妾心中却日夜不安，唯恐辜负了先帝的期盼。皇上，臣妾若有什么过错，您一定要当面说出来，可不能让臣妾无意中做出对不起皇上的事情啊。"

刘禅心中充满了愧疚："不，不，是朕有错，是朕对不起皇后。朕心里喜欢绣儿，又不敢告诉皇后，就背着皇后到这儿来了。皇后，这都是朕的错，皇后千万不要怪罪绣儿。"

"臣妾怎么会怪罪绣儿呢？绣儿能得到皇上的欢心，臣妾也……也

很高兴啊。”

闻言，刘禅大感意外：“皇后……皇后会高兴？”

“这么多天来，皇上一直闷闷不乐，臣妾为此十分担忧，盼着皇上能早日快乐啊。只要皇上能够快乐，臣妾心里就很高兴啊。”

“朕，朕实在是对不起皇后……”

“臣妾会让人把偏殿拾出来，让绣儿住进去，替臣妾侍奉皇上。”

刘禅大为感动：“皇后如此……如此贤惠，朕实在不知该如何报答皇后。”

“先帝让臣妾与皇上结为百年之好，就是盼着皇上能和臣妾坦诚相待，相敬如宾啊。”

“朕绝不会让父皇失望，朕从今以后一定会与皇后坦诚相待，相敬如宾。”

“先帝还盼着皇上能够成为一代圣明之君，圣明的君王不应该贪恋女色。”

刘禅面红耳赤：“朕，朕……”

“臣妾知道，皇上喜欢绣儿并不是贪恋女色，可是相父不会像臣妾这样深知皇上的心意啊。”黑妞心如刀割，语气间却是不动声色，显得温婉而贤淑，“因此皇上最好不要露出喜欢绣儿的痕迹。等到臣妾将来有了皇子的时候，臣妾会亲自告诉相父，绣儿是贤德女子，能够代替臣妾侍奉皇上，应该被封为妃嫔。”

刘禅大喜过望道：“皇后，皇后真是贤惠的皇后啊。”

当晚，明晃晃的烛光照亮了偏殿。刘禅红光满面，王绣一脸娇羞，而黄皓为刘禅实现了这个日思夜想的愿望，更是暗中得意。而昭阳殿里，黑妞在黑暗中默默地哭泣，可能太后说的是对的，这就是皇后的宿命吧。

内殿之中，青玉案几上摆着一张桐木七弦琴。刘禅眉飞色舞，坐在

案几前，双手在琴弦上不停地抚弄，弹出欢快的琴音。

黄皓站在刘禅身旁，脸上堆满笑意："许久没见到皇上这样高兴过了。"

刘禅笑道："是啊，这次多亏有你，为朕带来绣儿的信物，又设法让我与她相见。"

"只要皇上高兴，奴才做什么都是应该的。"黄皓转念一想，"皇上独自弹琴，不太热闹啊。是不是将宫中的乐女全都召来，让她们陪皇上好好乐一天？"

"那些乐女又老又丑，朕见了她们心里就不舒服，哪里还有半点乐趣。"刘禅撇撇嘴道。

"是啊，那些乐女还是刘璋留下来的，一个个都成了老太婆，怎么能伺候皇上呢？皇上应该下诏，征召些年轻漂亮、能歌善舞的乐女进宫。"

"不，朕不要那些乐女。皇后说得对，朕不应该贪恋女色，朕有了绣儿，已经心满意足。"刘禅忽地从琴弦上移开了双手，"快，快把这个东西拿下去。"

黄皓困惑道："皇上怎么啦？"

刘禅面带愧意："皇后待朕这么好，朕可不能让皇后失望。皇后盼着朕能不负父皇的期望，成为一代圣明之君。可是朕这个样子，哪里像是圣明之君。你快把这玩物拿下去，将那些文书拿过来，全拿过来。"

黄皓竭力掩饰着失望："皇上……皇上圣明。"说着，黄皓走上前，将青玉案几上的七弦琴抱走，然后捧来一卷卷文书，堆放在案几上。

刘禅拿起一卷文书，展开仔细观看。看着看着，刘禅忽然脸色大变："啊，不好，不好了！相父……相父要归降曹魏。"

闻言，黄皓也大惊道："这，这怎么可能？"

"这文书上面写着啊，说是相父归降之后，曹魏就会将整个益州之地赐封给相父。"

“如果整个益州都成了丞相大人的封地，那皇上……皇上待在什么地方？啊，不对，丞相大人若是归降了曹魏，又怎么容得下皇上？丞相大人一定会把皇上当成……当成归降的礼物送给曹魏。”

刘禅浑身颤抖道：“这，这可如何是好？”

黄皓也急得团团转：“丞相大人……丞相大人怎么会突然间归降曹魏呢？这实在难以让人相信，莫非……莫非皇上是看错了？皇上再仔细看看可好？”

“朕，朕怎么会看错？难道朕连字都不认识了吗？”刘禅一边嘟囔一边接着往下看，又看了一会儿，竟然大笑起来，“朕竟然自己吓自己，哈哈哈……”

黄皓如释重负：“原来真是皇上看错了啊。”

“朕没有看错，这让相父归降的文书，是曹魏元老大臣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写的。相父不仅狠狠骂了这些曹魏大臣一通，还写了一篇名为《正议》的文章批驳曹魏大臣的谬论。这让相父归降的文书只是作为副本呈上来的。”

“原来如此。只是不知这《正议》是怎么写的？”

“这真是一篇好文章啊，朕念给你听听。”说着，刘禅将文书抬起，高声诵读起来，“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

忽然，刘禅停下诵读望向黄皓，见他一脸迷茫，刘禅又笑了起来：“朕倒忘了，你这奴才并没有读过多少书，哪里能听懂相父的妙文呢。”

黄皓故意露出傻笑：“嘿嘿。奴才听着就像听天书一样，什么也不明白。”

“朕今日就让你明白明白。”刘禅得意地提高了声音，“相父在这篇文章中说——当年项羽雄霸天下，俨然已成为帝王之势，但因为不修德政，终于惨遭败亡。今日的曹魏表面上十分强大，但以篡逆立国，失德于天下，将来的下场必定更惨于项羽。天下之势，从来不以强弱众寡定

胜负，当初我大汉世祖光武皇帝举兵起义，仅有数千老弱之卒，但以正敌邪，以有道讨无道，大破王莽四十万精兵，最终完成了汉室中兴的大业。常言道‘万人抱必死之心，可以横行天下’，何况我大汉上下同心，拥有十万雄师，据正道讨伐罪恶之徒。那无知愚妄的曹魏，又怎么可能阻挡我大汉的兴复大业呢？”

虽然将诸葛亮视为自己最大的障碍，黄皓也不禁赞叹道：“好，好文章啊。”

刘禅更是无比钦佩：“相父心怀坦荡，正气凛然，且又有如此雄心壮志，必定能完成大汉的兴复大业。这样看来，朕其实不必多费什么心思，只在宫中安享快乐，就可成为一代圣明之君，哈哈哈！”

丞相府的书房中，诸葛亮、马谡和蒋琬也在取笑魏国的“离间计”。

诸葛亮讥讽道：“想不到曹魏的那些大人物全都成了我诸葛亮的至亲好友，对我关怀备至，不仅问寒问暖，还要送我一份天大的礼物，竟然欲封我为蜀中之主，请我独占益州之地。”

马谡也觉得此事太过荒唐：“曹魏居然以如此拙劣的离间计对付丞相大人，实是可笑，实是可笑。”

蒋琬却忧心忡忡：“朝中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可笑，但也有少数人心存忧虑，私下里议论纷纷。”

马谡奇道：“难道还有人怀疑丞相大人的忠贞之心吗？”

蒋琬忙辩解道：“没有人怀疑丞相大人的忠贞之心。那些人心存忧虑，是认为曹魏将发兵大攻我西蜀。”

诸葛亮点头道：“不错，两国相争，向来是先礼后兵。有人为此忧虑，不足为奇。”

马谡不以为然道：“据探马来报，曹魏并无集结大军的行动，近日之内，绝不会攻我西蜀。”

“这样的消息，并不能消除那些人心中的忧虑。在我大汉一些朝臣的心底里，总是认为大汉太过弱小，敌人太过强大，大汉的兴复大业很难成功。”诸葛亮从案几上拿起一卷文书，“曹魏的劝降文书，给了我们

一个向国中上下宣讲天下大势，鼓舞众人信心的机会。为此，我特意写了一篇名为《正议》的文章，请二位看看。”

马谡站起身上前几步，伸出双手接过文书，然后退回到原位上坐下，低头看着文书。看着看着，马谡神情飞扬，异常激动道：“好文章，好文章啊！”说着，将文书递给蒋琬。

蒋琬接过文书，过了一会儿，也激动起来：“这样的好文章，应该让天下人都看到啊。”

诸葛亮又拿起一卷文书道：“今日召公琰来此，就是想请公琰将此文章多多抄录，连同曹魏劝降文书的副本发给朝廷内外的文臣武将，让大伙儿更加坚定兴复大汉的信心。这是曹魏劝降文书的副本。”

蒋琬站起身，走上前，接过文书道：“属下遵命。”

诸葛亮点了一下头，蒋琬退出了书房。

马谡建议道：“丞相大人也可将此文章呈给皇上。”

诸葛亮笑了一笑道：“已经呈给皇上了，希望他会看吧。”

马谡颇有信心道：“皇上看了丞相大人的文章，一定会坚定兴复大汉的信心。”

“中都护大人也会看到我的文章，希望他一样能坚定兴复大汉的信心，行所当行，止所当止。”看到马谡眉头微皱，默然无语，诸葛亮有点诡异，“中都护大人又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没有。中都护大人到达江州之后立即紧闭各处关隘，严守不出。南中的叛军在进攻受阻之后已纷纷退去。”

“这就好。”

“但南中之事，终是我大汉心腹之疾，若不消除，将来必是后患无穷。”

“是啊，这块心疾必须消除。”

“丞相大人是否有南征之意？”

“在没有看到曹魏的劝降文书之前，我还没有下定南征的决心。但是现在，我已能够告诉幼常——我大汉下一步的重大举措，就是征伐南中。”

马谡振奋道：“这，这太好了。”

“今年的收成很好。如果明年仍能丰收，南征之事就可立刻进行。从现在起，幼常就可以好好想一下南征的进兵方略。”诸葛亮停顿了一下，“但这件事，目前只有我与幼常知道。”

“属下明白，朝廷南征的意图绝不能让中都护大人事先得知。”

“我已让费祎和杨仪二人去往汉中，令他们的以丞相府参军的名义督察军务。此时此刻，幼常也应该到汉中去一趟。”

马谡不解道：“这是何意？”

诸葛亮笑道：“幼常可以稍微声张一下，摆摆家宴，请些朝臣为你送行。”

马谡马上明白了：“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中都护大人耳中。如此一来，中都护大人一定会认为丞相大人的心思全在汉中。”

“这件事，不仅仅是做给中都护大人看的。幼常觉得，魏延看到了那劝降文书和我的《正议》之后，会怎么想？”

“魏延看到了劝降文书，就会明白——曹魏绝不会主动攻击我大汉。”

“是啊，曹魏用离间计来对付我，证明他仍把东吴看成了死敌，兵锋将直指东吴，暂且不会有西进之举。曹魏的这种举动，对我们极为有利。但是这篇《正议》会让魏延误认为朝廷有主动攻击曹魏的意图，有可能做出冒险的举动。此时此刻，汉中绝不能有任何冒险的举动。”诸葛亮坚定道。

马谡庄重道：“属下遵命！”

第十四章　行美人计，司马懿欲取兵权

魏国皇宫，司马懿和曹真并肩站在内殿外等候曹丕召唤。几名侍卫军卒拖着一个小太监从台阶上走下，从曹真和司马懿的面前经过，小太监面色如土，五官扭曲，不知犯了什么事。司马懿拉住一名军卒询问，得知曹丕今日刚刚收到一份文书，看后怒不可遏，大发雷霆，刚才这个小太监在跟前，就成了迁怒的对象。这时，近侍太监出来宣司马懿和曹真进殿，司马懿和曹真对视一眼，都决定今天一定要慎言。

司马懿和曹真进入内殿，行完礼后，曹丕犹自怒气难消："孙权那贼果然与西蜀结为联盟，企图以此对抗朝廷。"

司马懿忙道："皇上料事如神，早已知道孙、刘二家会在表面上立下一纸盟约。孙、刘二贼就算是真心联盟，也不足以对抗皇上的天威。"

曹丕又愤愤道："朝中已有众多元老大臣给那诸葛亮送去了劝降文书，却无一人接到回信。"

曹真宽慰道："那诸葛亮本是刘备死党，几封书信岂可令其动心？这也在常理之中。"

司马懿也不甘落后："皇上的天威，已使那诸葛亮胆战心惊。否则，以诸葛亮之狂妄，怎么会连一封回信也不敢写呢？"

曹丕终于露出笑意："以朕想来，那诸葛亮虽然不至动了归降之心，但也足可让他感知我大魏之强盛，不敢轻举妄动。"

司马懿抢着道："皇上圣明。那诸葛亮不过是腐草间的萤火，岂能与皇上的日月之光争辉？"

曹丕的目光在二人脸上扫了一遍道："孙权那贼竟敢与朝廷对抗，必须受到惩罚。"

曹真明白曹丕的意思，上前一步道："朝廷若发兵出征，微臣愿为先锋。"

曹丕看着曹真道："子丹觉得，朝廷若发兵出征，当以什么方略进兵？"

"当南下江陵控制长江中游，然后顺江而下直捣建业。"曹真挺起了胸脯。

"如此进兵方略，能够做到出奇制胜吗？子丹还是有勇无谋啊。"曹丕又向司马懿望去，"仲达有什么进兵方略？"

司马懿为难道："微臣一时……一时想不出能够出奇制胜的进兵方略。微臣斗胆，恳求皇上准许微臣多想几日，也许，也许微臣能为皇上献上一策。"

曹丕大度地挥挥手道："那就请仲达回去好好想想吧。"

"微臣遵旨。"说罢，司马懿站起身退出殿外。

司马懿渐渐消失在殿外，曹丕转头望向曹真，神情变得异常凝重："伯仁今日为何没来？"

曹真不敢正视曹丕的目光，垂下了头道："听说伯仁在远郊游猎，已有十数日未归。"

曹丕不满道："伯仁也太过分了，怎么能如此游猎无度？等他回来了，你让他立刻来见朕。"

曹真躬身道："微臣遵旨。"

离开皇宫后，司马懿觉得后背发凉，看来夺取兵权一事刻不容缓，夏侯尚这件事在此时了结，对司马氏最为有利，必须让夏侯尚马上从朝廷消失，他要加快速度了。

第二天，司马懿设法向郭皇后传递了夏侯尚在外面寻花问柳的消息。这是一步险棋啊，郭皇后当初是在司马懿的帮助下，才得以接近曹丕，并最终被立为皇后，因此对司马家极有好感，愿意帮助司马懿掌握大权。但朝臣结交后宫，向来是人君之大忌。如果曹丕发觉他至今和郭皇后尚有来往，立刻就会痛下杀手，毫不留情。好在司马懿此次万分谨慎，没有留下丝毫破绽，今后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再惊动郭皇后。司马懿坐在书房中，随手拿起一卷书开始读，心思却飞到了宫里。此刻，

夏侯尚的夫人应该已经从郭皇后那里知道一些事情了吧？

春光初现，山野中林染新绿，花蕾含红，分外明丽。山野中露出一座精致的院落，古松苍翠，斜映着白色的粉墙。松枝下，院落的两扇大门紧紧关闭。夏侯尚骑着一匹高头骏马，身后跟着几位随众，直向院门奔去。

夏侯尚迫不及待道："潘姬，潘姬，我回来了。"

两扇院门轰然打开，从中走出一个身体圆润、浑身珠光宝气的中年妇人，正是夏侯尚的夫人曹氏。夏侯尚犹如五雷击顶，一下子呆住了。随后而至的众随从见此情景，纷纷溜下马背跪伏在地。夏侯尚不禁双膝一软，跪在曹氏面前。

曹氏微笑道："夫君行此大礼，叫妾身如何承受得了啊？"

夏侯尚惶恐道："夫人，我……我错、错了。"

曹氏的笑容又深了几分："夫君怎么会有错呢？"

夏侯尚哀求道："夫人，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瞒着夫人在此……在此行乐。如今要打要罚，任凭夫人。只求夫人、只求夫人放过……放过……"

曹氏意味深长道："放过什么？"

夏侯尚痛苦道："夫人……夫人，上天有好生之德。求夫人……求夫人放过潘姬吧。"

"妾身为什么要放过潘姬？"曹氏冷笑道，"潘姬替我伺候了夫君这么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妾身怎么能放过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美人儿呢？妾身应该把潘姬带回府中，让她正正经经做夫君的侍妾，好好伺候夫君。夫君快快请起，堂堂一位大丈夫，竟当众给女人下跪，成何体统？"

夏侯尚又是恐惧，带着一丝希望，缓缓站起身，按照曹氏的安排，把潘姬带回了夏侯府。

夏侯府华丽的厅堂上帘幕高卷，日光从窗外映入，处处辉煌夺目。

曹氏笑容满面，坐在彩绘屏风下，潘姬穿着艳红的长裙，似受惊的鸟儿一样畏畏缩缩，不敢正视曹氏。

曹氏热情道："看你这样子，真是楚楚可怜，来，别站着啊，快坐下，坐下。"

潘姬战战兢兢，在曹氏对面坐了下来。曹氏吩咐侍女将一张案几抬放在她们之间，然后在案几上摆满丰盛的菜肴和各种酒具。

曹氏笑眯眯道："潘姬，你在山中天天陪着大将军喝酒吧？"

潘姬头都不敢抬："奴婢、奴婢见了酒就吐。大将军在山中都是一个人自斟自饮，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让奴婢陪着喝酒。"

"当真是这样吗？"

"真的，真的是这样。奴婢、奴婢可以对天发誓。"

"这可不好。大将军那么喜欢饮酒，你多少也得陪他喝上几杯，这才不枉他疼了你一场啊。来，今日你就喝上一杯。喝多了，你就会越来越喜欢这杯中之物。这样，你也就能更好地伺候大将军。"说着，曹氏向身旁的侍女看了一眼。

那侍女走上前，小心翼翼地在案几上拿起一把纯金酒壶，在两只精美的琉璃杯中注满美酒。曹氏伸出手，端起一只琉璃酒杯，潘姬陡然颤抖了一下。

脸色苍白的夏侯尚在厅堂外徘徊，几次欲走上台阶去推门，但一想到要面对曹氏，又瑟缩着缩回了手。

厅堂上，曹氏举起酒杯道："潘姬，请啊。"

潘姬颤抖着将手伸向酒杯，刚刚挨近，忽又缩了回去。

曹氏不高兴道："你这是怎么啦？莫非疑我会在酒中下毒，要了你的性命？"

潘姬惊恐道："不，不，不！夫人……夫人怎么会下毒呢？"

曹氏逼问道："那你为何不端起酒杯？"

潘姬带着哭腔，听起来分外可怜："奴婢……奴婢实在不能喝……"

曹氏目光如刀："如果你不喝下这杯酒，那就是怀疑我下了毒，你必须喝。"

潘姬恐惧至极，却再也不敢拒绝，只得伸出手，异常艰难地将那注满了美酒的琉璃杯端了起来，竭力控制着手腕的颤抖，缓缓将酒杯送到唇边。

听到里面的动静，夏侯尚再也忍不住了，从厅堂外冲进来大叫："且慢！"一把将酒杯从潘姬唇边夺过来，脸上露出恭敬的笑容，望向曹氏。

曹氏眼中透出强烈的恨意："夫君，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是我们女人间的事儿，你用不着过来瞎掺和。"

夏侯尚讨好道："夫人，潘姬天生不能饮酒，你就让我替她喝了这一杯吧。"

"不，我就要潘姬喝了这一杯。"

"夫人……夫人，我、我求你了。"

曹氏脸上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为了这小妖精，你不惜求了我一次又一次。若是让这小妖精活在世上，你心里还会有我吗？"

夏侯尚大惊道："啊，这果然是毒酒！"

潘姬"啊"的一声惊呼，瘫软在地。

曹氏猛地站起身，端着酒杯扑到潘姬面前，一只手揪在潘姬的头发，使劲向后拽，迫使潘姬仰起头来，另一只手侧将酒杯抵到潘姬的嘴唇上，企图将杯中的酒液硬灌进去。

夏侯尚情急之下伸出空着的左手，拉住曹氏的后背使劲一拖。曹氏一声怪叫，仰天摔倒在地，手中的酒杯远远甩了出去，酒液泼在地上竟冒出丝丝青烟。夏侯尚呆住了，右手一松，琉璃酒杯翻滚着落到地上，

在一团青烟中摔得粉碎。

曹氏狂怒地吼道："为了这小妖精，你竟敢打我？好，你有本事你就打，打死我好了，打死我好了！"大叫声中，曹氏爬起身发疯一般扑向夏侯尚，乱抓乱打。

夏侯尚久被压抑的怒火突然爆发，狠狠打了曹氏一个耳光。一丝鲜血从曹氏的嘴角流了下来，曹氏呆住了，愣愣地看着夏侯尚。

夏侯尚忽然感到了害怕，不禁倒退一步，竭力在脸上露出讨好的笑容。但在曹氏看来，夏侯尚此时的笑意，分明是对她表示出了最大的轻蔑。曹氏咬咬牙，猛然转过身，向厅堂外奔去。夏侯尚知道，她一定是进宫找曹丕哭诉去了，但他没有想到，曹氏进宫后竟是一夜未归。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夏侯尚的心越来越凉，曹丕把曹氏留在宫中，分明是要让他难堪，也说明曹丕知道此事后，一定大为震怒。想到曹丕的喜怒无常，夏侯尚越来越害怕。

继续等下去会等来什么？是曹氏先到家，还是降罪的旨意先到家？曹丕没有让曹氏回来，也没有派人来斥责他，还是想给他一个机会，那么如何抓住这个机会？夏侯尚终于冷静了下来，他知道，若想继续得到曹丕的信任，继续牢牢掌握兵权，现在最理智的做法就是杀死潘姬，然后入宫请罪。

夏侯尚拿起酒壶，将酒从壶口全数倒进嘴里，不知为何，美酒入口，味道竟格外苦涩。他提着酒壶，跌跌撞撞地走进了潘姬休息的偏房，酒壶上，清晰地映出他扭曲变形的面容。

潘姬看到夏侯尚神情悲苦、眼中满是泪水，浑身一颤："大将军，你、你怎么啦？"

夏侯尚仰天长笑道："大将军？哈哈哈！我连一个心爱的弱女子都保护不了，还算是什么大将军？"

潘姬陡然扑进夏侯尚的怀中："奴婢……奴婢好害怕，大将军，您快带着奴婢离开这儿，回到山里去吧。在山里，奴婢天天给大将军唱歌，天天给大将军跳舞，奴婢一刻也不想待在这儿啊。"

夏侯尚紧紧抱着潘姬道："潘姬，我不能失去你……啊，不，不！我不能再看见你，不能，不能！"说着，夏侯尚猛一咬牙将怀中的潘姬推了出去，跌跌撞撞地扑到厅堂的墙壁前，从墙上取下悬挂的佩剑，转过头瞪着潘姬，双目赤红。

"啊！不，不要……不要……"凄厉的呼叫声中，潘姬挣扎着爬到夏侯尚身前，抱住了夏侯尚的双腿。

"潘姬，你不要怪我，我是大将军，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统领我大魏雄兵征讨四方，一统天下啊。"说着，夏侯尚猛地闭上眼睛，高高举起了手中佩剑，向潘姬直直地劈去。潘姬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叫，听起来令人心碎，夏侯尚双手剧烈地颤抖着，再也无法使剑刃前进一寸。

夏侯尚不由自主地睁开双眼，看见潘姬倒在地上，哽咽着道："大将军，您就杀了奴婢吧。奴婢……奴婢死在大将军的剑下，心甘情愿……心甘情……"

夏侯尚的手臂软软地垂了下来，再也没有力气提起佩剑，无力地说了一句："拿酒来。"

夏侯尚手中握着酒杯，潘姬一杯接一杯地给他斟酒，空了几个酒壶之后，夏侯尚酩酊大醉，含糊不清道："潘姬，潘姬，你知道皇上最最喜欢什么样的人吗？皇上最喜欢的是女人，绝色女人啊。"说完又灌了一杯酒，潘姬重又满上，"你知道皇上最恨什么样的人吗？皇上最恨的也是绝色女人啊。"

潘姬一颤，杯中酒泼了出来，淋在夏侯尚的胸前。夏侯尚却浑然不觉，继续说道："当初先帝为了夺取一个绝色女人，害得皇上最敬重的兄长死在了乱军之中。从那以后，皇上就恨透了绝色女人，可是见了绝色女人，一样会去抢，抢来了……抢来了又容不下……容不下啊……"

潘姬好奇道："那女人是……是谁？"

夏侯尚眼神空洞，不知道看向了什么地方："那是天下最美……最美的女人，可惜最终还是死在了皇上手中。我知道皇上不喜欢好色之徒，就一直装作不近女色，旁人都以为我怕夫人，其实我怕的是皇上，是皇上啊。可是这一次，这一次……"

潘姬不解道："奴婢听说朝中的大臣都有……都有很多侍妾。"

"别的大臣可以有很多侍妾，可是……可是我却不能，因为我……我不能让皇上失望啊。"夏侯尚抚摸着潘姬的脸，"可是现在，就算我立刻杀了你，也难以挽回皇上对我的失望。我知道皇上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

突然，一个家兵从厅堂外奔进来，跪在夏侯尚面前，惊慌地道："大将军，皇上……皇上来了！"

夏侯尚浑身一抖，呆住了。

此时已是旭日东升，霞光满天，征南大将军府中的院门一重重打开，众多家兵家将纷纷跪倒在门旁。曹丕脸色铁青，在众侍卫和太监的簇拥下走过一重重院门。众多家兵齐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曹丕大步从厅堂外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众多侍卫和太监，报信的家兵慌忙转过身，俯伏在地。曹丕停下脚步，冷冷注视着夏侯尚，潘姬浑身颤抖，缩成一团，伏在夏侯尚的胸前。夏侯尚恍然如从梦中惊醒，欲用力推开潘姬，但双手竟是无法抬起。见状，曹丕怒极反笑："这就是我大魏堂堂的征南大将军吗？"

夏侯尚终于拼命推开身上的潘姬，伏在曹丕脚下："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曹丕怒吼道："滚起来！夏侯尚，朕为什么会拜你为征南大将军？"

夏侯尚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微臣……微臣……"

"因为你是皇亲国戚吗？"

"不，不……"

"因为你是朕少年时结交的好友吗？"

"皇上……微臣……"

曹丕痛心道："是啊，你是皇亲国戚，可我大魏的皇亲国戚多得数不胜数。你是朕少年时结交的好友，可朕少年时的好友只有你一个人

吗？朕信任你，重用你，是因为你不贪女色，胸怀大志，忠心报国。朕将平定天下的大任放在你身上，实指望你能为君分忧，做出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来。可是你，可是你都在干什么，干什么？”

夏侯尚无地自容道：“微臣死罪。”

曹丕冷哼一声，向地上的潘姬望去，厌恶道：“祸水，祸水。此等祸水留在世上，必会乱了天下。”

夏侯尚又跪倒下来：“求皇上饶了潘姬。”

曹丕大怒道：“你，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向朕哀求吗？

夏侯尚连连磕头，泪流满面。

曹丕暴怒地抬起手，指向潘姬道：“绞死这祸水，立刻绞死！”

潘姬大叫一声，顿时晕过去，几个侍卫走上前，拖着她就向厅堂外走去。

“慢！”曹丕眼中露出残忍之色，“就在这儿绞死祸水。让我们这位堂堂的征南大将军睁大了眼睛，好好看看。”

众侍卫将潘姬架在夏侯尚面前，然后找来一条绢巾，绕在潘姬的脖子上，紧紧勒住。夏侯尚剧烈地颤抖着，深深低下了头。

曹丕严厉道：“抬起头来。”

夏侯尚痛苦万分，却又不敢违抗曹丕的命令，被迫一点点抬起头来，向潘姬望去。众侍卫愈来愈用力地勒着绢巾，潘姬面孔变形，眼珠突出，大张着口。夏侯尚猛地闭上了眼睛。

曹丕大喝道：“仔细看，不许闭眼！

夏侯尚嘴角抽搐着，缓缓睁开了眼睛，看见潘姬的鼻中、口中流出了鲜血。夏侯尚忽然从地上站了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盯着曹丕。

曹丕心头剧震：“夏侯尚，你想干什么？”

夏侯尚似乎根本没有听见曹丕在说什么，直挺挺地移动着身子，一步步走向曹丕。曹丕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两个侍卫急步上前，抽出佩刀，用锋利的刀刃挡住了夏侯尚。

夏侯尚仰起头来："哈哈哈，哈哈哈！我是大将军，谁敢阻拦？我是大将军，谁敢阻拦……"大笑声中，夏侯尚竟迎着那刀锋向前走去。

两个侍卫只得向后退去。

曹丕大喝道："夏侯尚，你不想活了吗？"

夏侯尚诡异地一笑，忽又跪倒在地，望着曹丕放声大哭："夫人啊，我的夫人，呜呜，求你饶了潘姬，饶了潘姬吧，呜呜……"

曹丕惊骇中连连后退："疯了……他疯了，疯了！"

曹丕下旨罢去夏侯尚征南大将军官职的消息，司马懿很快就从司马馗口中知道了。司马懿长出一口气。为了夺取夏侯尚手里的兵权，从设下美人计引夏侯尚上钩，到给郭皇后传递消息，挑拨曹氏把事情闹大，尽管每一步都精心安排，但也都有可能出意外。夏侯尚可能不上钩，曹丕可能置之一笑，夏侯尚也有可能为求自保壮士断腕……最终，这两个人没有跳出司马懿对他们性格的洞悉，才上演了他想要的结局。

一只小鸟从花树间飞过，司马懿和司马馗轻松地走在花园小径上。

司马馗笑道："夏侯尚被罢去兵权，皇上一定会重用兄长。"

"现在还不会，皇上在等我的一道奏章。"司马懿苦笑道，"皇上还是要征讨东吴，令愚兄献上一个能够出奇制胜的进兵方略。可是东吴占有地利，面对着那浩浩长江，任何进兵方略，都难以取得出奇制胜的结果啊。"

司马馗略加思索便道："我大魏的兵力远在东吴之上，最好的进兵方略就是占据长江中游，然后顺流而下，强攻东吴都城建业。"

"这是唯一正确的进兵方略。但是这个进兵方略得不到皇上的欢心啊。愚兄若想借此良机掌握兵权，就必须迎合皇上，猜透皇上的心思。"司马懿摇了摇头，"其实猜透皇上的心思并不难，可是愚兄万万不能让皇上知道这一点。"

司马馗挠头道："二哥不能让皇上看出来你在揣测他，又必须迎合他……这可真有点难。"

"这就是愚兄的难处啊。"司马懿一声长叹，"愚兄的这道奏章既要迎合皇上，又要露出些破绽，让皇上感到愚兄确有智谋，但这智谋和皇上相比，还是要差那么一截。"

司马馗嘿嘿笑道："这样的奏章，只有二哥才能写出。"

司马懿双眼望向远方："愚兄写这道奏章的时候，心中很不是滋味啊。那诸葛亮也是人臣，但他就不用费尽心思去写迎合皇上的奏章，我真的很羡慕他。"

成都的丞相府后园中，轻风拂过，艳红的花瓣纷纷飘落。诸葛亮和黄氏坐在草亭中，看着亭外的一株桃树。

黄氏有些出神道："夫君还记得吗？在隆中的茅庐外，有一片桃林，每当暮春之时，夫君就会看着那些落花感慨不已。"

诸葛亮感慨道："我怎么不记得呢——花开一年又一年，大好时光就此虚度，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但是夫君出仕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落花。"

"那是因为我已不再虚度时光。"

"是啊，夫君胸怀天下，眼中看见的都是军国大事，哪有闲心理会这地上的落花呢。"

诸葛亮心中一颤道："夫人……"

黄氏苦笑道："我只是一个女人，看见了这落花，就会想到，我又老了一岁。夫君，我一直希望你有个孩子，但是我已无法实现那心愿了。"

诸葛亮宽慰道："夫人，我并不在意……"

"可是我在意。这些年来，我心里就像堵着一块石头，越来越沉

重……”

“夫人，我们已经有了乔儿。”

“乔儿是个好孩子，可是这并不能减轻我心中的沉重啊。又到农忙季了，我想到田庄去住上一段时日。”

诸葛亮点了点头道：“也好，夫人就带上蚕儿到田庄去……”

黄氏打断了诸葛亮的话：“不，蚕儿留下来。”

诸葛亮立刻愣住了。

诸葛亮的卧房中，案几上摆放着一面小巧的青铜圆镜，镜背雕着精美的花纹，光彩夺目。圆镜的正面晶莹如月，映出蚕儿秀丽的面容。

黄氏坐在案几旁，望向蚕儿道：“喜欢吗？”

蚕儿低声道：“喜欢。”

黄氏抚摸着铜镜道：“其实，我也喜欢铜镜。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天天都在照着这面铜镜。可是十七岁那年，我得了一场大病。后来虽然好了，整个人却完全变了个样子，头发黄黄，又黑又瘦，成了一个丑姑娘。后来，我就把家中的铜镜全都藏了起来。”

蚕儿忙道：“不，夫人看上去十分端庄……”

“我的这个模样，此刻还看得过去。可是在十七岁的时候，我无法接受病后的变化，不知痛哭了多少次，还发誓这一生绝不嫁人。”黄氏苦笑道，“我们黄家在荆州算是大族，有财有势。虽然我的外貌变丑了，但上门提亲的人却是络绎不绝。我并不为此高兴，反倒认为那些提亲的人全是冲着黄家的财势来的，没有谁会真心看上我。为此，我不知推掉了多少亲事，以致年过双十，还是独守空闺，使父母日夜忧心，不得安宁。唉！现在想来，我当时实在太任性了，只顾自己的感受，全然不能体谅父母的一片苦心。可是我终究嫁了出去，而且是嫁给了丞相大人这样一个相貌堂堂、名扬天下的大丈夫。当时在我的家乡，曾有许多无聊之人嘲笑丞相大人，说什么‘莫学孔明择妇，只得黄家丑女’，实在可笑。”

蚕儿诚恳道："丞相大人胸怀大志，所作所为，寻常之人怎能看透。"

"当时我也无法看透丞相大人，可是……可是……"黄氏脸上的神情，仿佛重又变回了少女，"可是我在媒人提亲之前见过丞相大人。结果这一见啊，就让我再也没有办法忘掉他，把那绝不嫁人的誓言不知抛到哪儿去了。只是我总有些担心，害怕他看上我，仅仅是因为黄家的财势。为此我故意让父亲推举丞相大人到刘表那儿去做官，结果他十分生气，差点推掉了亲事。"

蚕儿不禁神往："夫人……夫人真是幸运。"

"是啊，像我这样一个相貌并不出众的女人，能够得到丞相大人这样的好男人真心相待，一生还有何求？新婚之时，丞相大人曾对我说过，他喜欢孩子，希望诸葛家香火鼎盛。当时我就在心中发誓，我一定要满足丞相大人的愿望，多生几个孩子，可是……可是……"黄氏脸上的光彩渐渐褪去，"为了这件事，我不知向上天乞求过多少次，许下了多少誓愿。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孩子。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我得到了不该得到的幸福，引来了上天的惩罚？"

蚕儿心中也感到深深难过，手足无措道："不，不是这样，绝不是这样……"

"随着我的岁数一年比一年大，这件事就像一块巨石，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上。这时候，我已经明白了——这个心愿，只能让另外一个人来完成。"黄氏说着，眼中充满泪水，殷切地望着蚕儿。

蚕儿身子一颤，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黄氏将铜镜塞到蚕儿手中道："这面铜镜送给你，今晚，你就在这儿等丞相大人。"

时间已近午夜，诸葛亮才处理完公务，回到卧房。卧房的案几上，亮着一盏陶灯，诸葛亮见到蚕儿端坐在灯边，不觉一怔："你怎么在这儿？"

蚕儿站起身道："夫人已经到田庄去了。今夜……今夜我就在这儿伺候丞相大人。"

诸葛亮皱眉道："你还是到自己的房间去歇息吧。"

蚕儿陡然抬起头，凝视着诸葛亮问道："我做错了什么吗？"

诸葛亮有点不自在："你没有错……是我，是我心里有事放不下。"

蚕儿眼圈有点红，抬起袖子擦眼睛时，不小心带翻了陶灯，灯油溅到手上，疼得惊呼起来。诸葛亮忙上前把陶灯扶正，火苗扑腾了两下重又燃起，又关切地问道："疼吗？"

"不疼。可是……我心里疼。"

诸葛亮一颤："心疼？是我伤了你？"

"丞相大人一点也不喜欢我吗？"

"我喜欢你，可是……可是我不能像喜欢夫人那样喜欢你。"

"我知道。我只求……只求永远留在丞相大人身边。"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永远留在丞相府中。"

"我只想留在丞相大人身边。"

诸葛亮叹了口气道："不是我有意要冷落你，是我心中堵着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是南中的反叛吧？这些天，丞相大人常常在无意中说起'南中'二字。"蚕儿神情黯然，"我父亲是在南中让人害死的。一听到'南中'二字，我就会……就会想到许多事情。"

诸葛亮忽有所感，问道："你父亲当初为何一定要走南中这条商路呢？"

"因为我父亲有一个心愿。"蚕儿将手伸入怀中拿出一幅绢巾，在诸葛亮眼前展开。

诸葛亮看见绢巾上画着山水图形，染有几滴暗红的血迹，惊讶道："这，这是南中地图？"

蚕儿点了点头："这张地图是我父亲亲手画的。"

诸葛亮近日常常看南中地图，对地形已烂熟于心，又看了片刻，沉吟道："你父亲的这张地图和我书房的地图不一样，多出了几道山谷，几条溪流。"

"我父亲走过的一些地方，就连南中当地的人也未走过。我父亲说过，他一生都在寻找当年博望侯张骞没有找到的一条道路。"蚕儿也望着地图出神。

"我明白了。在我大汉武帝之时，曾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在西域，张骞发现了蜀地出产的麻布和竹杖。而这些蜀地物品，据说是从身毒国传过去的。张骞据此猜测，在蜀地西南一定有一条通往身毒国的道路。如果找到了这条道路，大汉就可以避开匈奴的封锁，从另一个方向去往西域。"

"父亲说，朝廷派出了许多人马去寻找那条道路，但最终都失败了。"

"蜀地西南山高林密，险阻重重，令人无法越过。"

"可是我父亲说，只要朝廷当时能够坚持下去，一定可以找到那条通往身毒国的道路。"

诸葛亮笑了笑道："大汉打败匈奴之后，使者已能毫无阻挡地去往西域。朝廷也因此对那身毒国失去了兴趣。"

"但是蜀地的商人却从来没有失去寻找身毒国的兴趣。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冒险穿越高山密林，虽然屡遭挫折，却也无怨无悔。"蚕儿的语气骄傲中带着几分伤感，"我父亲说，找到了通往身毒国的道路，不仅商人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蜀中的百姓也能得到很多好处。"

"是吗？他还说过什么？"诸葛亮早知道蚕儿的父亲是一位奇人，但没想到竟如此奇特。

"丞相大人，我们蜀中最好的物产是蜀锦，我父亲说，天下无论何处，都以身穿蜀锦为荣。"

"不错，无论是我住在山东老家的时候，还是住在荆州卧龙岗的时

候，见到的富贵之人都是身着蜀锦。”

“可是近年蜀锦所产总有剩余，以致价钱不高。蜀中织锦的百姓虽然众多，但并没有因此得到多少好处。”

“唉！天下战乱不断，能够穿得起蜀锦的富贵之人已是越来越少。”

“我父亲听人说过，那身毒国人口极多，富贵之人比比皆是，一旦能找到通商之路，蜀锦的外销必然大增，蜀中织锦的百姓所得也会增加许多。”

闻言，诸葛亮心中一动：“若果然如此，朝廷的赋税也会增加许多啊。”

“所以我父亲说，找到通往身毒国的道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蚕儿眼中闪出异样的光彩，“丞相大人应该派人去寻找那通往身毒国的道路啊。”

“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必须经过南中，可是南中反叛多年，怎么可能容许朝廷的人过境呢？”一说到南中，诸葛亮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我父亲认识那些蛮王，他说过，南中的蛮王并不愿意反叛。”

诸葛亮先是一喜，接着又惋惜道：“可惜你父亲去世了。不然，我一定可以从你父亲那儿知道许多南中的事情。”

蚕儿又道：“我义父也认识那些蛮王。”

诸葛亮这才高兴起来：“今日你暂且在这里休息，我去书房休息。明日，我去见一下你义父。”

蚕儿虽然心中有些失望，但看到诸葛亮这么高兴，也笑了起来。

第二天，诸葛亮去了蚕儿义父彭畅家中。从彭畅口中得知，南中蛮王十分喜爱蜀中物品，彭畅因多年来一直与南中做生意，常在蛮王府中出入，又善于交际，因此与众多蛮王相识。

诸葛亮点点头道：“听说南中的蛮王并不愿意反叛？”

彭畅恭谨道："据草民所知，南中的蛮王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反叛朝廷。现在南中的反叛，只是极少数蛮王的作为？"

诸葛亮好奇道："为何这极少数蛮王竟能控制绝大多数蛮王，发动叛乱？"

"南中的蛮王大致分为夷帅蛮王和大姓蛮王两种。夷帅蛮王乃是土蛮，有数十人之多，但部众较少，每个夷帅蛮王的部众只有数千人。大姓蛮王的先祖多数是移居南中的汉人，只有十余人，但部众却是不少，每个大姓蛮王的部众都有上万人。"彭畅解释道，"反叛朝廷的蛮王，乃是孟、朱、高几个大姓蛮王。刘璋当年为控制南中，曾有意扶持孟、朱、高几个大姓蛮王，使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已完全压服了其他的蛮王。故孟、朱、高几个大姓蛮王一举反旗，众人就不得不呼应。"

"孟、朱、高几位大姓蛮王，先生都认识吗？"

"都认识。"

"如果朝廷此时招降几位大姓蛮王，他们会听命吗？"

"依草民想来，他们恐怕不会听命。孟、朱、高几个大姓蛮王气势正盛，野心极大，退则欲自立为南中之主，进则想夺取蜀中之地。此时朝廷若发出招降之令，在他们看来分明是示弱之举，只会助长他们的骄狂之意。"

闻言，诸葛亮若有所思："先生此时去往南中，可有什么凶险？"

彭畅坦率道："此时去往南中，自是比平日多了些凶险，但若是丞相大人有令，草民自当万死不辞。"

"先生是否愿意朝廷早日平定南中？"

"草民经商之利十有八九来自南中，自然是盼着朝廷能够早日平定南中。"

"我打算请驻守江州的中都护大人招降孟、朱、高等大姓蛮王。先生可以秘密去往南中，告诉孟、朱、高等大姓蛮王——朝廷意欲北伐，对南中的招降实是出于一片诚心。"

彭畅为难道："我可以试试，不过，那些蛮王绝不会相信朝廷的诚心。"

"先生只要把话传到那些蛮王耳中，就是为朝廷立了大功。"诸葛亮忽然站起身来，拱手向彭畅一揖。

彭畅没想到诸葛亮会这样看重自己，慌忙还礼，心中感动不已。

又到了晚上，轻风习习，一轮弯月斜挂在树枝上。诸葛亮的卧房内，案几上放着一架七弦古琴。诸葛亮坐在案几旁，十指在琴弦上划过，弹出一串悦耳的琴音。

蚕儿坐在案几旁，崇敬道："没想到丞相大人还能弹出这么美妙的琴音。"

诸葛亮淡淡道："读书之人必须精通六艺。乐为六艺之一，琴为君子之器。我自幼学琴，至今已有数十年，不知弹过了多少乐曲。"

"可是我却从未听丞相大人弹过琴。"

"乐为心声。心中无乐，我又怎么会弹琴呢？"

蚕儿窃喜道："此刻丞相大人定是心中有乐了。"

诸葛亮轻松道："是啊。这些天来，我一直对南中之事放心不下。但是今日，我终于把这件事放了下来。"

蚕儿幽幽道："丞相大人的心中有乐，只是因为如此吗？"

"南中之事对朝廷至关重要，但究竟如何应对，我一直是没有把握。可是现在，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去应对……"正说着，诸葛亮看见蚕儿眼中隐约闪烁的泪光，忽然停下了话头，低声道，"我心中有乐，也是因为蚕儿在身边啊。"

蚕儿喜极而泣道："当真是……是这样吗？"

诸葛亮点了点头。

"那么……那么丞相大人能为蚕儿弹奏一曲吗？"

“常言道，弦而歌之。我为蚕儿弹奏，蚕儿可否为我歌唱？”

闻言，蚕儿脸上浮满红晕：“我一直想为丞相大人唱一支歌——上邪。”

诸葛亮心里一动，看见蚕儿望向他的眼神中，含着无尽的柔情。他轻轻抬起手，抚弄着琴弦。优美柔婉的琴音从琴弦上流出，回荡在卧房中。

蚕儿低声吟唱——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在琴声和歌声的余音中，诸葛亮和蚕儿的身影渐渐合为一体。

第十五章　恃宠而骄，蜀后宫鸡犬不宁

洛阳城皇宫的内殿之中，曹丕端坐在御榻上，凝神看着文书。看着看着，曹丕忽然兴奋地在案几上一拍："好，好啊！"

坐在御榻对面的曹真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不敢与曹丕的目光相迎，微微低下了头。曹丕紧紧抓着那卷文书问道："子丹，你想出出奇制胜的南征进兵方略了吗？"

曹真硬着头皮道："微臣……微臣无能。"

"看来在我大魏的百官之中，只有仲达是真正的智谋之士。"曹丕感慨道，"你自己看看，仲达的进兵方略是不是能够出奇制胜？"

近侍太监将文书交到曹真手中，曹真仔细看了起来，越看越惊讶："司马懿居然……居然要在广陵城布下疑兵？"

曹丕欣赏道："这个进兵方略很好啊——朝廷在合肥布下大兵，那孙权必定会北上迎击。但这时忽有一支大魏精兵出现在广陵城中。想那广陵城与建业城只有一江之隔，只要那支精兵能渡过长江，兵锋就可直抵建业城下。孙权知道了这个消息，必定会迅速退兵，朝廷趁势追杀，当可大获全胜。"

曹真无奈道："这个进兵方略很好，很好，的确可以……可以出奇制胜。"

曹丕哈哈大笑："看来朝廷应该重用仲达才是啊。"

从内殿出来，曹真越想越生气，虽然知道夏侯尚指望不上，他还是直接去了夏侯府。夏侯尚果然又喝得烂醉如泥，曹真进门时，他正把一个空酒壶砸到地上，大叫："混账东西，怎么不拿酒来！"

看见进来的是曹真，夏侯尚哈哈一笑道："子丹兄，来得……来得正好。先帝早就、早就说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日你我痛饮一番……"

曹真怒容满面，一副烂泥扶不上墙的神情，痛心道：“伯仁，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呢？”

“那……那就不要说，喝酒……喝酒……”夏侯尚含糊说着，高高举起琉璃酒杯。

曹真一把抢过酒杯，扔到地上，怒吼道：“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你竟然还是这个样子？”

夏侯尚斜着眼道：“刀……刀架在了脖子上？难道皇上要杀了我？”

“皇上若要杀你，早就下旨了，还会等到现在？是司马懿！司马懿就要得到皇上的重用了！”

“不！此时司马懿得到重用，一定会掌握朝中的兵权。果真如此，后患……后患无穷啊。”夏侯尚清醒了几分。

曹真恨恨道：“这都怪伯仁不争气啊。皇上对你大失所望，自然会重用那司马懿。我们必须立即想出一个办法，阻止司马懿得到重用。”

“以皇上的性格，我们只要想出一个让皇上对司马懿生出猜疑之心的办法就可以了。知道以后会与他为敌，我其实早就在暗中观察司马懿，不得不说，这个人虚伪狡诈，但又低调严谨，实在找不出性格上的弱点。”夏侯尚突然就清醒了，也不知道之前是不是装醉，“可是司马懿的身体，却有一个大大的弱点。子丹兄，如果有人突然从后面呼喊你，你会有什么动作？”

曹真想了一想：“我会停下来，然后回过头去看谁在那儿呼喊。”

“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但司马懿却不是这样。”夏侯尚模仿着司马懿的动作，“如果有人突然从后面呼喊司马懿，他也会回过头来，但脚下却是不停，仍会向前走上几步。”

曹真倒吸一口凉气：“这……这是狼顾之相啊！”

“对，我曾问过许多术士，似司马懿这样的动作如同恶狼回顾，因此唤作狼顾之相。这样的人必是心怀凶险，一旦谋得兵权，就会反伤人主。”

曹真一下子兴奋起来："好，太好了。皇上平日对术士之言极感兴趣，如果知道那司马懿有狼顾之相，定会生出猜疑之心，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掌握兵权。我立刻进宫，将此事禀报皇上。"

内殿之中，曹丕听完曹真所言，满腹狐疑。

曹真焦虑道："皇上，微臣所言，句句是实。那司马懿的确有狼顾之相，不可大用。"

曹丕冷冷道："司马懿不可大用，谁可大用？"

"皇上，夏侯尚并无大错……"看到曹丕眼中的怒气，曹真硬生生收住了后面的话。

"朕痛恨伯仁，不是恨他犯了什么大错，而是恨他不思进取，辜负了朕对他的殷切期望。"曹丕竭力使语气缓和下来，"伯仁竟会为一个女人发疯，这样的人还能统领大军，与强敌决战吗？"

"伯仁……伯仁十分后悔他当初的愚蠢之举，神志已完全恢复了过来。此刻正在府中静坐思过，乞求皇上的宽恕。"

"可是朕却听说伯仁日日沉入醉乡之中，不愿醒来。这说明伯仁心中仍是只有私欲，全忘了国家大义。"

"伯仁只是……"曹真一时竟不知该如何辩解，额上沁出了一粒粒汗珠。

一个近侍太监从殿外走进来，禀报司马懿已经到了。

曹丕道："让他进来吧。"

近侍太监出去传司马懿，曹真又急切道："皇上，司马懿绝不可大用啊！"

曹丕不悦地摆摆手道："你且退下吧。"

内殿外的台阶上，曹真和司马懿二人交错而过，互相行了个礼。曹真忽地停下来，回头望向司马懿，见司马懿已走上台阶，正向内殿走去，突然大声道："司马大人！"

司马懿回过了头，但脚下却未停止，仍是向前走出几步，然后才站了下来。

曹真眼中透出无法掩饰的得意："下官明日欲在府中开赏花之宴，司马大人若肯大驾光临，下官将不胜荣幸。"

司马懿大感意外，但仍不动声色，保持着微笑："下官明日定当登门拜访。"

司马懿走进内殿，曹丕笑道："仲达献上的进兵方略极合兵法，确有出奇制胜之处。"

司马懿谦逊道："微臣苦思多日，才想出了这道进兵方略，心中实是惶恐。"

"既能想出此策，不愧为智谋之士。只是这进兵方略虽然奇妙，却也有些不足之处。"

"还请皇上赐教。"

"在仲达的进兵方略中，合肥城是朝廷重兵的屯守之地，而广陵城是疑兵的埋伏之处。这样孙权那贼一旦中计，必会受到重创。但如果将合肥城和广陵城调换一下，那又会怎么样呢？"

"皇上是说，朝廷将重兵屯于广陵城中，而合肥城则是疑兵的埋伏之处？"

曹丕得意地点了点头。

司马懿装作恍然大悟："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曹丕更得意了："朝廷的重兵屯守于广陵城中，就有力量完全截断孙权的退路，一举擒杀孙权，进而灭亡东吴。朝廷南征，原本就是要一举灭亡东吴。"

"皇上雄才大略，见识深远。微臣想出这道进兵方略之后，曾自以为毫无不足之处，十分得意，此时竟是无地自容。"司马懿神情极为尴尬。

“哈哈哈！仲达才智过人，忠心许国，是朕最看重的臣子啊。”

“微臣惭愧，惭愧。”

“朝廷若重兵屯守广陵城，必会引起那孙权的警觉，也许就不会北上合肥。仲达对此有什么见解？”

司马懿思索片刻便道：“朝廷可将微臣所上进兵方略泄露给孙权知晓。”

曹丕击掌道：“妙，妙！如此计中有计，孙权那贼必会北上合肥，自寻死路。朕今天高兴，想到御花园喝上一杯，你就陪朕一起去吧。”

御花园中桃李争艳，处处花红叶绿。花树之畔，立着一座方亭。曹丕坐在亭中，面前摆着一张案几，上面放满佳肴和各种酒具。司马懿坐在曹丕身旁，面前摆着一张较小的案几，也放满了佳肴和酒具。亭内，几个近侍太监和宫女侍立在曹丕左右。亭外，几个乐女跪坐在台阶下，演奏着琴、瑟、笛、箫等乐器，一个身穿西域服饰的舞女在亭前的空地上翩翩起舞，身姿飘逸。

曹丕端起注满美酒的玉杯，看见司马懿端着玉杯的手腕微微发颤，关切道：“仲达似是不胜酒力啊。”

司马懿垂首道：“微臣……微臣惭愧，不能多饮。”

曹丕眼里带着一丝笑意：“可是朕听说仲达常去酒楼饮酒啊。”

“微臣去往酒楼，只是……只是喜欢那酒楼中的美女。至于饮酒，微臣是应付而已，每次所饮不过三五杯。酒能乱性，微臣担心沉溺美酒之中，会误了朝中的公事。”

曹丕突然想起曹真的话，此时反复打量司马懿，他真的有狼顾之相吗？

“既是如此，朕也不能让你多喝啊。”说着，曹丕抬起衣袖摆了摆，示意亭外的乐女和舞女退下。

司马懿惶恐道：“微臣不能使皇上尽兴，实是死罪。”

曹丕不动声色道："只要仲达能尽其智谋，为国效力，朕就很高兴啊。嗯，今日这场酒宴到此为止，爱卿可以回去了。"

"微臣遵旨。"司马懿站起身，向曹丕深施一礼，然后弯下腰，倒行着退向亭外。

曹丕目光如刀，紧盯着司马懿。司马懿退到亭外十余步之后，才转过身，向远处走去。曹丕突然大呼一声："仲达！"

司马懿不自觉地将头向后转去，在那一刹那，刚才曹真在内殿门口叫住他的情形清晰地出现在眼前，这里有诈！此时，司马懿的左足已经抬起，正欲向前伸，头也转了半圈，他的动作突然间凝固，抬起的左足没有前伸，而是原地落下，头也停止了转动。待左足落地，整个人站定，他才缓缓转过身来。

其实只是电光火石间发生的事情，司马懿转过身时，看到曹丕的眼神中还有一丝残余的杀气，但马上变成了笑容："朕想赐给爱卿一件礼物，以纪念今日君臣欢宴之乐。"说着，曹丕抬手从案几上拿起了一只玉杯。

司马懿接过玉杯，再三谢恩后才离开方亭，此时，整个后背已被冷汗湿透。

司马懿将玉杯拿回府中，犹心有余悸，司马馗却很兴奋："这是出自西域昆仑山的玉杯，极为名贵啊。玉器者，器中之贵重也。皇上赐下此等玉器，分明是对二哥极为器重，即将委二哥以重任。"

司马懿后怕道："但是愚兄在得到玉杯之前，却差一点死在了皇上手中。"

闻言，司马馗大惊："这，这是怎么回事？"

"四弟是否记得——少年之时，父亲曾说过愚兄有狼顾之相？"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记得，当时父亲说，兄长听到有人从背后呼喊时，会一边回头，一边继续向前走。"

"这就是狼顾之相啊。当时父亲对愚兄的这个习惯很不高兴，让愚兄立刻改了。少年之时愚兄十分注意此事，差不多已将这习惯改正了过

来。后来愚兄做了朝官，也有了些名望，几乎无人在背后呼喊。久而久之，愚兄也就忽视了此事。可实际上，愚兄的这个习惯并未真正改正过来。”

“难道皇上发现了？”

“皇上在赐下玉杯之前，曾突然从背后呼喊愚兄。幸亏我在最紧要的关头停下了脚步，没有继续向前走。”司马懿的声音充满了恐惧，“皇上突然从背后呼喊愚兄时，声音里分明充满了杀气。当时……当时只要我露出了狼顾之相，绝不可能活着走出皇宫。”

司马馗长长松了一口气：“这是……这是上天在保佑我们司马家族啊。”

“皇上的声音中既有杀气，此事绝非偶然，而是有人对皇上说过我有狼顾之相。”想到今日的凶险，司马懿不禁握紧了双拳，“愚兄在见到皇上之前，曾遇到过曹真。平日里曹真从不理会我，但那个时候，他却突然在背后对我呼喊了一声，我并没有停下脚步。要不是曹真提前来这么一下，愚兄只恐……只恐很难在皇上面前控制自己啊。”

“兄长的这个习惯，是……是我们司马家的秘密，那曹真怎么会知道？”

“一定是夏侯尚告诉他的！”司马懿咬牙道，“愚兄前几年曾在夏侯尚的军营中待过一阵子。夏侯尚性喜游猎，愚兄不得不陪他去过几次猎场。在猎场上，常有意外之事发生，为此夏侯尚曾几次从背后呼喊我，知道了我的这个习惯。但夏侯尚极为聪明，绝不在我面前提及此事。而我也以为夏侯尚只是个武人，心思精浅，不会注意到这个习惯。”

司马馗倒吸一口凉气：“看来这夏侯尚远比曹真可怕，他现在装疯卖傻，也不知他是否还掌握着我们其他的隐秘之事。”

司马懿神情凝重道：“现在看来，只是夺取夏侯尚的兵权还远远不够啊。他绝不能活在这个世上！”

几日后，曹丕派人送来圣旨，圣旨中写到“尚书右仆射兼侍中司马懿德行纯良，忠孝赤诚，才可济世。今特赐封向乡侯，拜抚军将军，加给事中兼录尚书事”，司马懿自是感激涕零。

听到这个消息的曹真大失所望，不知为何司马懿的“狼顾之相”竟没能引起曹丕的猜疑和警觉。曹丕重用司马懿的消息传到夏侯府，夏侯尚也感到司马懿将成为一个重大的威胁，他开始滴酒不沾、闭门思过，希望能重新得到曹丕的信任。消息传遍朝野，许多官员都送来拜帖，一时间宾客盈门，热闹非凡。司马懿为人谨慎低调，竟然称病在家，闭门谢客。

这日，司马馗陪司马懿散步时不解道：“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司马氏广为结交，收纳人心的大好机会啊，二哥在担心什么？”

“不，此时此刻，我们万万不可张扬。”司马懿连连摇头，“皇上只是让愚兄执掌了都城南营的五千兵马，这说明皇上还是对愚兄不放心啊。在皇上的心底里，最值得他信任的人还是夏侯尚和曹真。兵权只有牢牢掌握在这两个人手中，皇上才能安然入睡。”

“小弟正在想法对付那夏侯尚，绝不会让二哥失望。”

“这个办法一定要快，要狠，要让那夏侯尚绝无还手的机会。”司马懿一边说一边走到一棵大树下，先向树上看看，又向树根上看了看，“四弟你看，这棵大树看似繁茂，却已有了倒下的危险，因为根基上已出现了虫洞。”

司马馗低头向树根上看去，果然在树根上看到了虫洞，无数只蚂蚁在洞中爬来爬去。

司马懿叹道：“治国之道，最重要的是根基稳固啊。民力、物力；民心、士气。这都是朝廷的根基。只有根基稳固之后，朝廷才应该大有作为。可是皇上一心南征，必会给朝廷根基带来巨大的伤害，长此下去，实是……实是不堪设想。”

“南征之事，全是皇上的主张。常言道，君为臣纲。皇上一旦做出了决定，臣下就必须遵命而行。”

“皇上的主张大错特错，可愚兄不仅不能说皇上错了，还要高声赞颂皇上圣明，并且费尽心血地为皇上的错误决断出谋划策。”

“身为臣下，也只能如此。”

“但那诸葛亮虽是身为臣下，却不必如此。”司马懿语气中充满了遗憾，“皇上的错误决断，给了那诸葛亮一个稳固国中根基、扩充其权势的绝好机会。”

“据小弟得到的消息，诸葛亮曾写了一篇名为《正议》的文章，大肆攻击皇上，并宣称他即将北伐中原。”

“西蜀国力尚未完全恢复，那诸葛亮绝不会在此时北伐，他的举动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诸葛亮为何要如此虚张声势？”

“诸葛亮此举定是为了对付李严。李严已将驻守白帝城的精兵移往江州，这江州离成都只有数百里，诸葛亮定是为此坐卧不安，必欲将李严除之而后快。”司马懿对诸葛亮是又敬佩又羡慕，唯独没有对于对手的痛恨，“而且他已经得到了一个除掉李严的绝佳时机，如果我是诸葛亮，就借口平定南中的反叛，突率精兵袭击江州，擒杀李严。”

“诸葛亮会这么做吗？”

“诸葛亮应该这么做，可是他到底会怎么对付李严，愚兄也实难猜透。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很难让人以常理去推测。”

“这样的诸葛亮，对我们是有利多一些，还是不利多一些？”

“很难说，要看以后两国的态势了。”司马懿拍了拍那棵大树，“明日让园丁来看看这棵树。”

江州郊外，轻风拂过，树林中的枯叶沙沙作响。李严和李丰骑着马，在枯叶飘落的树林前缓缓而行，他们身后远远跟着十数骑随从。

李丰长出了一口气道：“父亲大人这几年太过辛苦，早该出来走走，也好散散筋骨，舒舒心。”

李严笑了笑道：“是啊，如今朝中无事，边境安宁，老夫若不出来游玩游玩，怎么对得起这太平时日。”

“边境虽说安宁，可是南中的那些叛贼至今未降，不能不令人担心啊。”

“那就让陈老先生多去几趟南中，将招降文书亲自送给那些大姓蛮王。”

“送也是白送。据陈老先生说，那些蛮王一心想自立为南中之主，毫无归降之意。”

“招降南中蛮王，是丞相大人的旨意，我必须遵令而行。丞相大人一心一意招降南中蛮王，看来是真想北伐曹魏啊。”说着，李严勒马停在一片山坡上，山坡下尘雾茫茫，隐隐约约浮现出一段城墙。

李丰也忙勒住了缰绳。

李严眺望远方道：“丰儿，你是不是觉得，丞相大人近来的所作所为无论怎么去看，都像是在为北伐曹魏做准备。”

李丰点点头：“是啊。丞相大人近来先是写了一篇《正议》，宣扬北伐之举乃是堂堂正道。接着又将他的心腹马谡派到了汉中，筹划北伐的进军方略，还不停地在向汉中输送军粮。”

李严神情渐渐凝重：“丞相大人一向是智计百出，常人很难预料，这会不会又是丞相大人的一个计谋？”

“父亲大人是说，丞相大人的所作所为是故意给我们父子看……”

“也可能是故意给南中那些蛮王看的。”李严深知诸葛亮的可怕，“如果是真的，这说明丞相大人极有可能突然发兵南征。”

闻言，李丰顿时紧张起来：“丞相大人若发兵南征，必从……必从江州境内经过。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李严沉声道：“我们必须知道丞相大人真正在做什么，一定要打探清楚。”

李丰应道：“是！孩儿马上找得力的人去成都打探消息。”

成都的丞相府书房内，蚕儿亲手做了一盘焦黄的胡饼，端来放在案几上。诸葛亮坐在案几后，一边看着文书，一边随手拿起一个胡饼，咬了一大口。蚕儿站在案几旁，又兴奋又有些紧张：“丞相大人，这胡饼……这胡饼还好吃吗？”

“当然好吃。夫人做的胡饼，我一向爱吃……”突然，诸葛亮停下了话头，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蚕儿坦然道：“这做胡饼的方法，是夫人教给我的。不知我今日做的胡饼，和丞相大人从前吃过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啊，只不过……”看着蚕儿紧张的样子，诸葛亮笑了，“只不过我肚中的馋虫好像比从前多了许多。这小小的一盘，怕是喂不饱那些馋虫。”

蚕儿也开心地笑了：“这还不好办吗？丞相大人在这儿慢慢吃，我再去端一盘来。”说着，蚕儿转过身走出书房。

蚕儿刚走下台阶，看见诸葛乔神情忧郁地徘徊在书房外的台阶下，看见蚕儿，诸葛乔忙神情恭敬地站在道旁。蚕儿从诸葛乔面前走过，忽然心有所动，停下脚步道：“大公子，我看你近些天来心神不定，好像有话要对丞相大人说。”

诸葛乔犹豫道：“我……我……”

蚕儿笑道：“大公子和丞相大人既然是父子，就不必顾虑什么，有话应该说出来才是啊。”

蚕儿走后，诸葛乔鼓起勇气走进了书房。

诸葛亮见是诸葛乔，有点意外，和蔼地问道：“乔儿，有事么？”

诸葛乔张了张口，最终小声道：“孩儿已经……已经不小了，想到边关去立下战功。”

诸葛亮沉吟片刻，道：“你有进取之心，这很好。可是你也应该明白，我不能答应你。当初我曾对兄长承诺过，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让乔儿身处险地。”

诸葛乔默然无语，眼中隐隐透出委屈之意。

诸葛亮笑了笑道：“你来得正好。天气渐冷，我对你母亲有些不放心啊——她的身子受不得风寒。今日你就出城一趟，到田庄去把你母亲接回来。”

诸葛乔无奈道："前些天孩儿奉父亲大人之命，已接过母亲大人一次。可是母亲大人说，她对府中的事情很放心，年底之前不打算回来了。"

"田庄里的那些草房，怎能抵挡严寒？"

"母亲大人说，草房比瓦房大厦更暖和。"

"话虽如此，我还是想让乔儿到田庄去一趟，若能将你母亲劝回，那就更好。若你母亲还是不愿回来，你就住在那儿，多帮帮你母亲。"

"孩儿遵命。"诸葛乔退出了书房。

正好蚕儿提着一个食盒，向台阶上走来，诸葛乔慌忙后退，一直退到书房门口，然后侧过身子给蚕儿让路。蚕儿点头致谢后，走进了书房。

蚕儿从食盒中拿出一盘冒着热气的胡饼，放在案几上。诸葛亮伸手拿起一张胡饼，发现很烫，又飞快地放了下来。

"这是刚出炉的胡饼，等一会才能吃。"蚕儿捂着嘴笑道。

"做什么事都不能太着急啊。"说着，诸葛亮拿起一卷文书，在案几上缓缓展开。

蚕儿看看诸葛亮，又不自觉地透过窗子向书房外看了看，她看见诸葛乔手按佩剑，挺直腰身，站在书房外，西斜的夕阳在诸葛亮乔身后拖出长长的黑影。

蚕儿低声道："近些天来，大公子的神情好像和从前不一样。"

"唉！他是有了心思啊。自从与东吴和好之后，我兄长那边常有消息传来，乔儿的几个同胞兄弟都在东吴做上了将军。可是乔儿眼前却无任何官职。乔儿想到边关去立下军功，凭他自己的本领做上将军。"

"大公子的这个想法很好啊。"

"但别人会认为乔儿是凭他自己的本领做上将军的吗？"诸葛亮也向外看了一眼，"大汉衰微至此，与众多无能而又贪婪的官家子弟把持了

仕途大有关联，如今许多大臣也企图让自己的子弟早早进入仕途。这样的风气若不能及时制止，就会让天下的贤能之士感到寒心，就会危及大汉的兴复大业。”

蚕儿也觉得自己唐突了，低头道：“大公子……大公子一定能明白丞相大人的这番苦心。”

“我不让乔儿去往边关，还有一分私心在里边。”诸葛亮低声道，“边关乃是险地，我绝不能让乔儿接近任何险地。”

蚕儿若有所思道：“是这样啊。”

诸葛亮又低下头开始看文书，看着看着，诸葛亮忽然伸手在案几上一拍，兴奋道：“好事，好事！”

蚕儿奇道：“什么好事？”

“这是董允呈上来的文书，说皇上的后宫已有宫人怀了身孕。”

“啊，这果然是大好事啊。”

“如果皇上能在此时得到一位皇子，无疑是在向天下人表明——我大汉皇统血脉旺盛，分明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既然天佑大汉，何愁兴复大业不成？”诸葛亮兴奋得直搓手。

“可是……”蚕儿神情忽然发生了变化，“可是如果皇上得到的是一位公主呢？丞相大人会不会很失望？”

诸葛亮显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皱了皱眉道：“皇上应该得到一位皇子。此时此刻，一位皇子的诞生很能鼓舞人心……”

正说着，看见蚕儿眼圈红了，诸葛亮陡然停下了话头。

蚕儿哽咽道：“我……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很失望。父亲一直认为，只有儿子才能继承他的心愿，找到那条通往身毒国的道路，可是父亲最终只有我这个女儿。虽然父亲待我很好。但我心里知道，父亲还是……还是在盼着他能得到一个儿子……”

“你父亲有这样的想法，并无什么不妥之处啊。在那荒无人烟的险

恶山林中探寻山路，只能是男儿去做的事情。”

“我并无埋怨父亲之意，只是……只是恨我自己。如果我是一个男儿，就不会让父亲……让父亲死不瞑目……”

诸葛亮忙接过话头道：“你可千万不能这样想啊。你父亲去世是因为战乱，和你毫无关联。”

蚕儿勉强笑了笑道：“这都怪我，本来是大好的事儿，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别的事上……”

“就算皇上得到的是一位公主，也是大好事啊。当然，若皇上得到的是一位皇子，那便是好上加好。”说着，诸葛亮又向那文书仔细看了看，这次却大失所望，“可惜，这件大好事，有些美中不足——怀孕的不是皇后，而是一个宫人。”

此时的刘禅正愁容满面，在内殿中来回走着。他陡然在黄皓面前停下问道：“好好一个美人，为什么说变就变了，为什么？”

黄皓低头道：“这……奴才不敢说。”

刘禅急了：“朕让你说，你也不敢说吗？”

“奴才……奴才听术士们说过……说过……”黄皓吞吞吐吐道，“术士们说，这世上的美人啊大多是妖精变的，这些妖精最喜欢迷惑皇上。因为皇上是天子，她们沾了天子之气，将来就能得道成仙。”

刘禅连连摇头：“不，不！绣儿怎么会是妖精呢？这绝不可能，绝不可能。”

“那些术士们说，妖精变成人身后，自己都不知道她们是妖精，但她们的妖性还在，因此变化多端，不可捉摸。”

刘禅若有所思道：“变化多端，不可捉摸？绣儿……绣儿当真是这样啊。她有时候像天仙一样可爱，说出的话比琴音还要美妙。可有的时候，她又像恶魔那样可怕……”

小五子忽然从殿外匆匆走进来，跪在刘禅面前道：“王娘娘又在发脾气。”

刘禅急了："那、那皇后呢？"

小五子道："皇后已经到王娘娘那儿去了。"

"糟了！"刘禅转身就向殿外走去，黄皓跺跺脚，快步跟了上去。

皇宫偏殿内，王绣眼睛半睁半闭，斜躺在卧榻上。

一个宫女小心翼翼地走过来，跪在榻前道："娘娘，午饭已备好了。"

王绣没有抬眼，懒懒道："让她们端上来。"

两个宫女将一张小小的案几抬过来，放在榻前，另外几个宫女端着一盘盘精美的食物走过来，仔细地摆放在案几上。王绣向榻前的两个宫女看了看，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两个宫女连忙上前，将王绣扶起。

王绣低下头，看着案几上的食物，突然脸色大变："我不是告诉过你们这群蠢货——我不吃肉吗？为何你们偏偏要把这些肉食端上来？你们分明是想气死我啊。你们一个个心里嫉妒得发了狂，恨不得我立刻死了，是不是啊？"

众宫女神情惶恐，纷纷跪下。王绣伸出手，将那案几用力一掀，精美的食物泼了一地，大小圆盘四处乱滚。众宫女都垂下了头，谁也不敢正视王绣。

王绣大吼道："说，谁让你们端来这些食物的？"

众宫女不敢回答，头垂得更低了。

王绣暴怒道："说啊！快说！"

黑妞的声音忽地在偏殿外响起："是我让她们把这些食物端上来的。"

黑妞走进偏殿，站在王绣面前，坐在卧榻上的王绣有意挺了挺凸肚子，做出要站起身的样子。

黑妞拦了一下道："绣儿，你身子重，不必行礼。"

“奴婢怎么敢在皇后娘娘面前失礼呢。”王绣挣了挣身子，几个宫女慌忙站起，走上前扶住王绣。

王绣拉着宫女的衣袖，缓缓站起身，众宫女见王绣已站起身，忙松开手，弯腰后退。王绣突然向后一仰，摔倒在卧榻上，众宫女大惊失色，一时不知所措。

黑妞也一惊：“绣儿，你怎么啦？”

王绣发出凄厉的惨叫：“皇上，皇上！快来救救绣儿！有人要害死奴婢，有人要害死奴婢啊！”

黑妞眼中透出无法压抑的愤怒，对众宫女摆了摆手：“你们退下去吧。”

众宫女如蒙大赦，赶紧退出去了。

黑妞注视着王绣，王绣也不再演戏，坐起身毫无畏惧地迎着黑妞的目光。

黑妞冷冷道：“你到底想要什么？”

“奴婢犯了天条，罪该万死，奴婢只求一死。”

“我从来没有责怪过你。”

“可是奴婢心里知道——皇后娘娘恨死奴婢了。奴婢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得到皇上的宠幸，更不该在皇后娘娘之前有了身孕。奴婢是皇后娘娘的眼中钉，肉中刺啊。奴婢一天不死，皇后娘娘一天不得安宁。奴婢……”

黑妞气得浑身发颤：“住口！”

王绣倔强道：“难道奴婢说错了吗？”

黑妞竭力使语气平和下来：“绣儿，你是我从娘家带来的。我一向把你当作自己的妹妹，怎么会恨你呢？”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对奴婢有天高地厚之恩。奴婢就算做牛做

马，也要报答皇后娘娘。”

“你就是这样报答吗？”

“皇后娘娘已经当上了后宫的主人，还要让奴婢怎么报答？”

黑妞气得说不出话来：“你，你……”

众太监抬着肩舆，用最快的速度向偏殿这边小跑着。刘禅坐在肩舆上，神情焦虑，还在使劲催促：“快，再快一点！”

偏殿内，王绣忽然跪下来，向黑妞行以大礼，抬起头时，竟是泪流满面：“皇后娘娘，你就让奴婢到外面去住吧。”

“后宫自有后宫的规矩。”

“可是这规矩就掌在皇后娘娘手心里啊。”

黑妞眼中闪过一丝快意：“就算是皇后，也不能坏了后宫的规矩。”

王绣神情陡然变得狰狞：“这么说来，皇后娘娘一定要害了奴婢的性命。”

“我是皇上的正宫娘娘，后宫不论哪一个宫人生下了皇上的孩子，我都是嫡母。你明白什么叫作嫡母吗？这就是说，孩子是你生下的，但母亲只能是我。而你呢，只是一个宫人，一个让你的孩子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的宫人。”

王绣惊恐道：“啊，你不仅要害死我，还要……还要抢走我的孩子。”

黑妞强忍住内心的厌恶：“我只是在告诉你，无论是皇后，还是宫人，都要守规矩。我会严守皇后的规矩，你呢，也要严守一个宫人的规矩。只要大伙儿都守规矩，这后宫就能平平安安，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王绣恨恨道：“可这规矩对我不公平……”

殿外突然传来黄皓的声音：“皇上驾到！”

刘禅从肩舆上下来，走进了偏殿。

黑妞转过身，迎着走进偏殿的刘禅，深施一礼："臣妾拜见皇上。"

刘禅连忙上前扶起黑妞："皇后免礼，免礼。"

王绣跪伏在地，浑身颤动，口中发出凄惨的呜咽之声。

刘禅无奈道："绣儿，你这是在干什么？"

王绣的呜咽之声愈加凄惨。

刘禅看看黑妞，又看看王绣，然后再次向黑妞看去，眼中透出明显的歉意。

黑妞神情从容道："既然皇上来了，臣妾告退。"

黑妞竭力保持着庄重的仪态，从偏殿中走出。黄皓和小五子站在偏殿门旁，见到黑妞，都深深垂下了头。

黑妞一步步向台阶下走去，走下最后一级台阶时，忽然踉跄了一下，但立刻又站稳了身子。

刘禅望着伏在地上的王绣，眼中透出难以掩饰的厌恶之意："绣儿，你这是在干什么？"

王绣陡然抬起头，满是泪水的脸上垂着几缕黑发，看上去分外可怜。刘禅心中一颤，不自觉地伸出手，扶起王绣。王绣顺势倚在刘禅怀中道："皇上……皇上救救奴婢，救救奴婢吧。"

刘禅叹息道："你怎么又是这样啊。自从你有了身孕之后，整个人就全变了，成天说有人要谋害你。这怎么可能呢？你是朕宠幸的人，又住在皇后这儿，谁能害你，谁又敢害你？"

王绣悲苦道："皇上，正是因为住在皇后这儿，奴婢才会被人谋害啊。"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朕怎么听不明白啊？"

“皇上，您可真蠢……”话刚出口，王绣发觉已犯了“大不敬”之罪，慌忙停住了话头，“扑通”一声跪下，“奴婢心里着急，一时……一时说错了话……”

刘禅苦笑了一下道：“绣儿，你并没有说错，朕的确是有些蠢啊——怎么也想不通绣儿为何要闹到如此地步？你这个样子，弄得皇后不舒服，朕不舒服，只怕你自己也不舒服。唉！绣儿你为什么就不能像皇后那样，待人以礼，和和气气，让大伙儿都能快快活活地过日子呢？”

“皇上，看人不能只看外表啊。”王绣压低声音，“皇后娘娘外表上待人以礼，十分和气，心里却比那石头缝中的蝎子还要毒辣。她天天变着法儿折磨奴婢，让奴婢活着比死还难受。她为什么不让奴婢离开这儿？就是因为她恨死奴婢了，想把奴婢紧紧攥在她手心里……”

“住口！”刘禅愤怒道，“你知道皇后是什么人吗？她是朕三叔的女儿，从小就和朕在一起长大。你知道……知道朕最初为何不愿娶皇后吗？那是因为朕知道，皇后是个严守规矩的人，朕怕受了她的拘束。可是朕……朕心里一直十分敬重皇后。朕知道，皇后心地善良，宽容大度。朕宠幸你，皇后从来不生气，从来没有怨意，更没有说过一句你的不是。可是你，你实在太令人失望。朕不明白，为什么你生得这么好看，心里却又如此丑恶。看来你有一句话倒是说得不错——看人不能只看外表。”说着，刘禅猛地转过身，向殿外走去。

王绣惊恐至极，站起身从后面抱住刘禅哭道：“皇上，奴婢……奴婢错了。奴婢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惹皇上生气。其实，奴婢并不想这么闹啊。奴婢这样闹并不是为了自己。奴婢这是为了皇上啊。奴婢本是下贱之人，就算是让人害死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会儿奴婢下贱的身子里，有了皇上的骨血啊。”说着，王绣拉过刘禅的手，放在她的腹部上。

刘禅声音顿时温和起来：“你呀，都是自己吓自己。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朕是皇上啊，谁若害你，谁就是在与皇上作对。在这皇宫里，谁敢与皇上作对？”

“可是皇后……”

刘禅不高兴道：“你又要说皇后的坏话？”

王绣见刘禅脸色不对，赶紧转了话风："不，不，奴婢是说……是说，这一次奴婢伤了皇后的心，皇后肯定会怪罪奴婢……"

"不会的，皇后绝不会怪罪你，你今后千万别再闹了。"

"那……那皇上可要天天到奴婢这儿来啊。"

"朕来得少，一是太医说了，你身子日渐沉重，应该静养。二是你近来乱发脾气，害得朕每次都是高兴而来，败兴而去……"

王绣娇声道："奴婢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乱发脾气，再也不敢。"

刘禅心又软了："你这个样子多好啊。其实朕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你，恨不得立刻把你留在身边……"

两人又开始有说有笑，声音传到外面，站在偏殿门外的黄皓满脸忧色，轻叹了一声。

小五子压低声音道："黄公公，皇上对这位王娘娘很在意啊。"

"小五子，你知道我们这些做内官的最害怕什么吗？"黄皓也低声道，"最怕皇上只喜欢一个女人啊。"

夜色渐渐深沉，宫殿中的灯火一处接着一处熄灭，唯有昭阳殿中依旧亮着灯火。黑妞穿着华丽的皇后盛装，孤零零地坐在卧榻上。

天亮了，霞光满天，一群小鸟从宫殿上空飞过。刘禅打着哈欠，从偏殿中走出，对侍立在殿门外的黄皓和小五子道："回去吧。"说着，大步向台阶下走去。

黄皓低呼道："皇上！皇上不见见皇后吗？"

刘禅先是一怔，然后向正殿望去。虽然天已大亮，但正殿上仍隐隐透出了烛光。

黄皓似乎不经意道："唉，昭阳殿上的蜡烛亮了一夜，到现在还亮着。"

刘禅面带愧意走进昭阳殿，黑妞站起身，怔怔地望着他："臣

妾……臣妾不是在做梦吧？”

刘禅心虚道：“朕……挂念皇后，便来看看。”

“臣妾常常在梦中看见皇上走了进来，可是臣妾睁开眼睛之后，才知道那只是一个梦。臣妾再也不想做这样的梦，臣妾盼着皇上真能走进昭阳殿中。可是皇上……”黑妞声音哽咽，无法说下去。

“朕其实是在……是在担心皇后。朕怕绣儿她出言不逊，伤着了皇后，这才急着赶来。朕本来不想留在绣儿那儿，可是朕又怕……又怕……”

“您是皇上，怎么能怕这怕那呢？如果绣儿能给皇上带来快乐，皇上当然可以留在绣儿那里。”

“可是绣儿……唉！不说也罢，朕今日就留在皇后这儿……”

殿外突然传来王绣的一声大叫，打断了刘禅的话头，刘禅怔住了，黑妞眉头紧皱向偏殿的方向望去。黄皓慌慌张张地奔进来，跪在地上道：“皇上，王娘娘又在……又在发脾气了。”

闻言，刘禅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御花园中花树萧索，落叶满地。巧娘扶着太后吴氏，走在御花园的小径上。

巧娘看了看四周道：“这寒风一起，花园中全变了模样。”

吴氏笑道：“是啊，这景色没什么可看的。可是总待在殿中，又实在令人烦闷，出来走走，多少可以散散心。”

“这些天皇后十分烦恼，太后娘娘是不是也请皇后出来走走？”

“王绣那么闹，皇后能不烦恼吗？王绣太聪明，知道这个时候闹事对她最有利。毕竟她怀着皇上的孩子，就算她闹得再过分，皇上也不会把她怎么样。”

“皇后会不会上了王绣的当，一气之下把王绣赶出昭阳殿？”

吴氏看了巧娘一眼道："皇后和皇上从小一起玩大的，我知道，她其实比王绣更聪明。王绣的聪明，只是小聪明。而皇后的聪明，却是真正的聪明。无论王绣怎么闹，皇后也不会将王绣赶出昭阳殿。皇后知道，王绣的那些小聪明足以迷惑皇上。一旦王绣摆脱了皇后的掌控，就能把皇上哄得团团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巧娘撇撇嘴道："王绣怎么甘心被皇后掌控，她定然会不顾一切闹下去。"

"这就是王绣不够聪明之处。对于后宫的女人来说，皇上的心最重要啊。王绣这么闹下去，能抓住皇上的心吗？"吴氏的声音中不知为何带着几分落寞。

巧娘恍然道："啊，王绣这么闹下去，对皇后十分有利啊。皇后看上去烦恼，其实心里一定会很高兴。"

吴氏摇摇头道："遇到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个女人会高兴。巧娘啊，我想让你到皇后那儿去住一些日子，帮帮皇后。这对你有好处。王绣一旦生下孩子，就是皇家的大喜事，在皇后和王绣身边的人，都会得到赏赐，等级也会往上提。"

"奴婢的等级是第十等，号为少使，已是不低，用不着再往上提。"

"第十等的少使有四百石的俸禄，相当于一个县丞的官儿，是不算低。可我听说王绣是第九等，号为长使，比你还要高一等。"

"奴婢怎么能和王绣比呢？她……她都被人称为娘娘了。如果王绣生下了皇子，皇上一高兴把她册封为妃，皇后就管不了她啊。"

"不会。从第一等的昭仪，到第四等的容华，才可算是妃子。而从容华到长使，中间还隔着美人、良人、八子、七子四个等级呢。就算王绣连升三级，也只有良人的称号。何况她这么闹下去，皇上总有一天会厌恶她，未必会赐她连升三级。"吴氏冷冷道。

巧娘也叹了口气道："这么看来这位王娘娘真的不太聪明。"

天空上飞过两只鸟，盘旋在白云之间。皇宫内殿外，刘禅正望着天空发呆。

黄皓从殿中匆匆走出，侍立在刘禅身旁哭丧着脸道："皇上，丞相府送来的文书都堆成了山……"

"朕不想看那些文书，不想看！"刘禅烦躁地打断他，"朕在这皇宫里实在待够了，真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来想飞到哪儿去，就能飞到哪儿去。"

闻言，黄皓脸色大变："皇上的这些话，千万……千万不能再说啊。这话要是传到董大人耳中去了，就会……就会让丞相大人知道。"

刘禅默然无语，眼中透出难以忍受的压抑之意。

黄皓又讨好道："皇上，是不是找几个乐女来唱唱歌儿？"

刘禅厌恶道："这宫中的女人，朕一个也不想见到。"

"可这皇宫外面，多得是女人啊。"

"朕要到宫外去走走。"刘禅眼中忽地一亮，抬腿就往台阶下走去。

"这可使不得啊。皇上想到宫外去，就应该先召来丞相大人，如果丞相大人赞同皇上到宫外去，皇上才能出去啊。"

刘禅陡地停下脚步，面露痛苦之意："相父绝不会让朕到宫外去，天啊！"

丞相府书房中，诸葛亮照例听取黄门侍郎董允向他禀报宫中的情形。

董允忧心忡忡道："皇上近来又像从前那样，对丞相府送过去的文书置之不理，多看一眼都不愿意。"

诸葛亮奇怪道："皇上大婚之后长进了不少，这次又是为什么？"

董允似乎为刘禅感到很羞愧："皇上……皇上的心思全在后宫。"

诸葛亮心道毕竟还是个孩子，笑了一笑道："原来是这样啊。皇家大喜将临，皇上对后宫多加关心，也是人之常情，倒也不用大惊小怪。"

“不，并不是这样。那怀孕的宫人近来与皇后大起冲突，皇上为此意志消沉，十分烦躁。”

“皇后十分贤惠，怎么会与那宫人冲突？”

“是那宫人恃宠生娇，有意闹事。幸好皇后处处忍让，并未与那宫人计较。”

“好，既是这样，后宫就不会生出什么大事来。皇上大可不必为此烦躁。想来皇上还是太年轻了，没经过什么事，以致如此。”

“属下担心皇上一直会这么消沉下去。”

“不会的。皇家的后宫从来就是多事之处。但只要有一个贤惠的皇后，就不会让那些事情闹得太大。我想皇上只要多经历几次这样的事情，以后就会见怪不怪，顺其自然。”诸葛亮想了想，这“顺其自然”的时间也不能太久，又道，“不过皇上不愿关心政事，到底还是不妥。我一直想为皇上找到几个侍从之臣，好随时对皇上加以劝谏，但总也找不到十分合适的人选。现在看来，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无论如何，也要尽快定下人选。”

“丞相大人对此事是不是已有些眉目了？”

“是啊。我第一个想到的人选，是郭攸之。郭攸之品德高尚，学识过人，又曾做过皇上的老师，深受皇上的敬重，是极好的人选啊。只可惜体弱多病，只怕难以胜任其职。”

“这，这真是美中不足。”

“第二个想到的人选是费祎。费祎亦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且又做过太子舍人，与皇上十分亲近。他的劝谏，皇上一定会认真听取。但我又想在其他方面对费祎加以重用，这很让我为难啊。”

“既是如此，丞相大人就不必急着定下人选。如今是丞相大人开府执政，皇上一时荒疏政事，对朝廷并无危害。”

闻言，诸葛亮神情顿时严肃起来：“休昭此言大错。汉室的兴复大业，离不开一个志向坚定，勤政爱民，亲贤臣、远小人的圣明之君。可眼前的皇上，是这样的圣明之君吗？”

董允一惊道："不，不是。属下草率了。"

"为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我们必须辅佐皇上成为圣明之君。"

"属下……属下明白了。我们做臣子的若想辅佐皇上成为圣明之君，就一刻也不能忽视皇上的失德之举。"董允此时才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对刘禅和他身边的人多加照看。

诸葛亮犹豫良久，还是为难道："费祎此刻正在汉中，虽然汉中之事也很重大，但毕竟皇上这边的情形更为紧急。我很快会去信将他召回，今后对皇上的劝谏之事，当以费祎为主。而皇宫的守护重任，仍要倚仗休昭。"

董允肃然道："属下遵命。"

董允离开诸葛亮的书房，才发现蒋琬已经在外面等候多时，二人互相行礼后，董允不禁回头看了一眼书房，诸葛亮每天在这里要见多少人，要处理多少事？其他事他无法为丞相大人分忧，只能尽力做好分内的职责了。

蒋琬走进书房，迎着案几后的诸葛亮深施一礼："属下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略显疲惫道："免礼，请坐。"

"谢丞相大人。"

诸葛亮问道："我让公琰发出的调兵之令，各郡县都收到了吗？"

"都收到了。离成都较近的郡县，已开始让军卒向成都进发。"

"很好。这件事本应由王长史办理，只因他旧疾复发，只好有劳公琰了。"

"王长史对此事甚是关切，虽在病中却也十分……十分忧虑。王长史说国中元气已渐渐恢复，但还不足以支撑一场与强敌的决战。望丞相大人能对北伐之事三思而行。"

“那么朝中百官又有什么议论？”

“朝中百官都认为丞相大人即将北伐，有人为此兴奋不已，有人却是十分担忧。”

“公琰也很担忧吧？”

“属下为此……为此焦虑不安，夜不能寐。”

“有这么严重吗？”

“属下以为，此时绝不可北伐。心腹大患未消，怎可与外敌决战？”

“谁是心腹大患？”

“中都护大人。”

诸葛亮一惊道：“公琰怎么可以这样说？”

蒋琬肃然道：“中都护大人已将数万精兵移驻江州，而江州离成都仅数百里。如果此时丞相大人率兵北伐，成都必然十分空虚。万一国中生出什么异常之事，后果不堪设想啊。”

“但是眼前出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据探马来报，曹魏已将国中精锐之师全部调往东方的合肥一线，西方的关中一带甚是空虚，此时北伐，获胜的把握极大。”

“不，不！丞相大人千万不可冒险北伐！”

“公琰如此心忧国事，实是令人欣慰啊。不过——我已令信使去往汉中，召回马谡。”诸葛亮微微一笑，“如果我此时有北伐之意，会将幼常召回来吗？”

闻言，蒋琬又惊又喜：“原来丞相大人征调各地军卒，并不是为了北伐？”

诸葛亮意味深长道：“等到幼常回来，公琰就会明白一切。”

蒋琬走后，诸葛亮想了想，把诸葛乔叫到书房问：“乔儿，彭畅这

几天若是来见我，不论我在做什么，也不论我在与何人谈话，你都要立刻通报。”

诸葛乔应道：“是。”

“上次我让你劝母亲回到丞相府，如果她不回来，你就在田庄里住下去。可你虽是去了田庄，却又立刻回来了。”

“母亲……母亲大人不让孩儿住下去。”

“我知道，这件事不能怪你。”诸葛亮轻叹一声，抬起手摆了摆。

诸葛乔低下头，弯腰向书房外退去。

第十六章　声东击西，大军兵发征南中

汉中的丛山之中，一座军营依山而建，营门旁的望楼上高悬一面大旗，旗上绣着斗大一个“汉”字。蜀汉丞相府参军杨仪和参军费祎带着十余兵卒骑马从山道驰来，停在营门旁。

一名青年将官走出营门，向二人深施一礼：“牙门将魏成恭迎二位大人。”

“原来将军就是太守大人的公子，幸会。”杨仪客气道，“听说太守大人在此营中，下官有紧要之事求见。”

魏成答道：“家父和马参军大人刚刚出营，去往前山。”

费祎与杨仪对视一眼，道：“既是如此，我等只好先办了正事，再与太守大人相见。”

魏成有些紧张问道：“不知……不知二位大人有何正事？”

杨仪不动声色道：“到大帐中再说吧。”

魏成跟着杨仪和费祎走进大帐，神情有些不安。

杨仪向魏成望去，问：“请问将军，所有兵卒都在营中吗？”

魏成迟疑地回道：“是……是啊，兵卒都在营中。”

费祎问道：“请问将军，此营共有多少兵卒？”

魏成心里有点发虚，强作镇定道：“本营有二十五个百人队，共是两千五百兵卒。”

杨仪陡然提高声音道：“我再问将军一次——所有兵卒都在营中吗？”

魏成硬着头皮道：“都在。”

“那好，请将军立即将所有的军卒集中起来，让我和费参军清点人数。”

“这，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向丞相大人密告——魏太守多报营中兵卒，以此冒领朝廷钱粮。”

魏成闻言脸色大变：“此乃……此乃诬告。”

“是否诬告，一查便知。”杨仪正色道，“我等身为丞相府参军，有督察军营事务之权，如果将军拒不集中兵卒，将以违抗军令论处。”

魏成脸色惨白道：“末将……家父……”

杨仪不容置疑道：“违抗军令者，必斩无赦！”

魏成传令点兵之后，三人来到军营校场。校场上筑有一座点将台，点将台两旁各立着数面大鼓，每一面大鼓之前，都站着一个手握鼓槌的魁梧兵卒。

杨仪和费祎站在点将台上，望向魏成道：“请将军下令击鼓吧。”

魏成微低着头，不敢与杨仪和费祎对视：“是不是……是不是再等一下？”

杨仪厉声道：“为什么要等？难道你不是这座军营的主将吗？”

费祎笑了笑道：“此时将军只有迅速召来军卒清点，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魏成额上沁出了汗珠，欲言又止。

杨仪脸色一沉道：“文伟兄，我看不必清点这营中的人数了。我们据实向丞相大人禀报——魏成将军拒绝丞相府参军督察军务……”

“击鼓！”魏成无奈地一声大喝，众魁梧兵卒立刻挥动鼓槌，奋力敲击，鼓声隆隆，如闷雷一样回响在青山之间。

杨仪和费祎互相看看，会意地一笑。

汉中北郊，西风呼啸，遍地枯草随风摇曳，发出呼啦啦的声响。马谡和魏延带着十余护卫离开军营，迎着西风，一路向北疾驰，最终策马驰上一座高岗。高岗周围青山巍巍，绵延不绝。

马谡举目四望，赞叹道："太守大人选的地方，风景果然绝好。"

"末将可不是请参军大人来看风景的，你看那里，"魏延挥鞭指向远处，"那儿就是秦岭子午谷道，穿越过去，可直抵长安城南。"

"长安是我大汉旧都之一啊。"

"末将今日请参军大人到此，有一件军机大事相告：末将准备挑选五千精兵穿越子午谷道，突袭长安。"

马谡大吃一惊道："不，这万万不可！"

"此时正是突袭长安的大好时机。"魏延信心十足，"末将已得到探马报来的消息，曹魏竟然征发倾国之兵，布置在合肥一线，这关中之地十分空虚。多年以来，我汉中之兵只是坚守营垒，从未主动出击。此时兵发长安，绝对能出其不意，定可大胜。一旦我大汉占据了长安，必是天下震动。曹魏士气将顷刻瓦解。这复兴汉室的千古奇功，舍你我二人之外，还有谁能得到？"

"下官也得到了探马报来的消息——关中虽然空虚，但长安城中仍有两万精兵驻守。且关中人口众多，遇有紧急军情，官府一声令下，就可征召无数壮丁，就地编入军营中。"

魏延不屑道："长安城中的曹魏兵马久疏战阵，虽然人数众多，绝非我大汉精锐之师的对手。"

"就算敌军战力不强，也可据城死守啊。长安城墙高大坚固，一旦敌军闭城死守，我军又当如何？"

"我大汉精锐之师突然出现在长安城下，犹如神兵天降，敌军定是心胆俱裂，争相弃城而逃。"

"如果敌军并不逃跑呢？"马谡虽知道魏延向来胆大，此时也为他的

莽撞震惊，“为大将者，必须万分谨慎，对战场上有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种情形都备有应对之策。但此时看来，太守大人并没有准备周全啊。”

魏延傲然道：“如果什么都准备周全，敌军必然会有所察觉，又怎么能得到出其不意的结果呢？”

“万一出现了敌军据城死守的情形，孤军深入的太守大人必会困于坚城之下，陷在了绝境之中。”

“果然如此，末将当以死谢罪。”魏延凛然道，“我突袭长安之军若不能取胜，必然会全军覆灭。身为大将，在全军覆灭之后，还能苟活在世上吗？所以末将一旦兵发长安，就是抱定了必死之心——不成功便成仁。”

“太守大人此言差矣。”马谡连连摇头，“朝廷对太守大人极为倚重，视太守大人为西北长城。有太守大人镇守汉中，曹魏贼兵绝不敢轻易进犯。太守大人身当如此重任，怎可轻身冒险，妄言成仁？何况太守大人是我大汉名将，威震天下，一旦败亡，对我大汉的民心士气必会带来致命的打击。如果曹魏趁势来攻，汉中必不可保，一旦汉中失守，大汉基业必是危在旦夕。果然如此，太守大人就不是成仁，而是成了千古罪人。”

魏延脸色大变，沉默良久，忽然欠身向马谡拱了拱手道：“参军大人之言实为至理，末将定当严守本职，绝不轻身冒险。”

“太守大人身当边防重任，任何军事行动都应该及时告诉朝廷。”

“末将一向敬重丞相大人，看了丞相大人的《正议》之后，不觉热血沸腾，一心要为国立功，日思夜想，都是破敌之策。”

“太守大人可将心中所想的破敌之策写成文书，呈给丞相大人。依下官想来，丞相大人必定会对太守大人的破敌之策极为重视。”

“其实末将今日相约参军大人至此，就是想借参军大人之口将末将心中的破敌之策告诉丞相大人。”魏延诚恳道，“天下人都知道，参军大人是丞相大人最信任的心腹谋士，末将之言既入参军大人之耳，丞相大人就一定能够听到。”

此时，军营方向传来沉闷的击鼓声，众多山雀被鼓声惊起，呼啦啦从高岗上飞过。

闻声，魏延脸色大变道："军营中此时击鼓，必有大事发生。"

马谡也担心军营有变，道："走，回去看看。"

二人骑上马，一路往军营疾驰。

教场的鼓声中，尘雾大起，一队队军卒衣甲鲜明，排列整齐，跑步进入校场。杨仪和费祎看着点将台下越来越多的军卒，神情严峻，魏成眼中却全是困惑。杨仪猛地转过头，目光如刀一样盯着魏成问道："将军的营中，不是只有两千五百军卒吗？"

魏成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道："是，是啊。"

费祎冷冷道："可此时看上去这营中的军卒至少也有五千。"

"这……末将……"魏成的冷汗涔涔而下。

鼓声已停，点将台上异常安静。杨仪和费祎看看台下肃然站立的一队队军卒，又看看台上的魏成，目光如刀。魏成看看台上的杨仪和费祎，又看看台下的一队队军卒，额上沁出了一粒粒豆大的汗珠。

杨仪看着魏成道："将军如何解释这一切？"

魏成的声音细不可闻："末将……末将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费祎厉声道："你是营中主将，怎可不知此事？"

杨仪也道："依我大汉军律，主将在营中私藏军卒，应视同谋逆，当处于斩首大刑，并诛灭其族！"

魏成辩解道："不，不！末将……末将并未私藏军卒……"

杨仪逼问道："那么是谁在私藏军卒？"

突然间，马蹄声由远及近，直向点将台逼过来，魏成如逢大赦，眼中透出死里逃生般的侥幸之意。杨仪和费祎又互相看了一眼。魏延勒马

停在点将台前，额上汗如雨下。魏延和马谡登上点将台，魏延下令让军卒们回营，魏成传令去了。军卒们很快排成整齐的队列退出了校场，留下一片朦胧的尘雾。

魏延向杨仪和费祎望去："参军大人，我汉中军卒如何？"

杨仪赞叹道："部伍整齐，军纪严明，动如猛虎，静止如山。"

费祎也附和道："兵甲鲜明，士气高昂。实不愧为我大汉精锐之师。"

魏延自豪道："我汉中军卒能够如此，乃是经过了多年的严格训练。为了进一步提高我汉中军卒的战力，末将常常密调各营兵马集中一地，以便将来能够突袭强敌，出奇制胜。而要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保密至关重要，所以末将在调动军卒之时，往往并不通知各营主将。"

"原来如此，看来我是误解牙门将军了。得罪，得罪！"说着，杨仪向魏成拱了拱手。

魏成连忙还礼："参军大人忠于职守，末将佩服，佩服。"

魏延抬起双手，向马谡、杨仪、费祎行了一个罗圈揖："末将在前几日曾密调三千兵卒进驻此营。此事本应通知各位参军大人，但因末将忽然接到了边境传来的紧急军情，一时忙乱，竟没有来得及知会此事，还望恕罪。"

杨仪不动声色道："话虽如此，太守大人还是违背了我大汉军律啊。"

魏延点头道："末将当立即上表，就此事请求朝廷处罚。"

马谡也道："下官即将和费参军回到朝廷，当就此事向丞相大人详细说明，尽量让朝廷从轻发落。"

魏延再次拱了拱手："多谢参军大人。"

第二日，杨仪在汉中郊外送别马谡和费祎。道旁枯树横斜，树旁系着几匹骏马。树下建有一座长亭，草顶木柱，十分简陋。

马谡笑道："魏延经营汉中多年，骄气日盛，已到了胆大妄为的地步，若不及时给他一个教训，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出什么事情。"

费祎对杨仪道："若非威公及时抓住了魏延的把柄，我们就算有心教训他，也找不到机会啊。这次威公可是立了大功。"

杨仪苦笑一下道："但如此一来，魏延父子一定是对我恨之入骨。"

马谡想起近日与魏延的种种争执，担心道："所以威公一定要小心谨慎。"

费祎也劝道："我与幼常走后，监军的重任就全落在了威公肩上。若万一有什么意外之事，威公当以大局为重，宁可委曲求全，不可轻身冒险。"

杨仪拱手道："多谢二位大人指教。"

丞相府书房中，彭畅带来了南中的情报，诸葛亮接过文书，神情兴奋。

彭畅递上文书后道："南中的详细情形，草民都写在这文书里。"

"好，很好。先生辛苦了，请坐。"诸葛亮开始看文书。

彭畅道："谢丞相大人。"

诸葛亮看着文书，连连点头。

彭畅担心道："草民与那些蛮王交谈过，发现他们比以前更加狂傲，根本没将朝廷放在眼中。"

诸葛亮抬起头道："先生的这篇文书写得很好，让我明白了南中的许多事情。"

彭畅忙道："丞相大人过奖了，过奖了。"

"先生这次回到成都，有没有听说过什么事情？"诸葛亮看彭畅有点犹豫，笑道，"先生不必顾虑，有什么话尽可直言。"

“草民听说，丞相大人正在征调各地军卒进入成都，准备兵发汉中，与那曹魏决战。在回成都的路上，草民遇见过几队军卒。许多百姓看到这种情形，都是议论纷纷……”正说着，彭畅忽然停下了话头。

诸葛亮凝神道：“百姓们都有什么议论？”

彭畅垂下头道：“草民……草民不敢说。”

“我已说过，先生有什么话，尽可直言。”

“百姓们对此……对此十分担忧，害怕先帝东征时的情形会再度出现。有些百姓胡乱猜测，甚至……甚至说朝中出了奸臣。”

诸葛亮不解道：“奸臣？谁是奸臣？”

“百姓们说，丞相大人是当今圣贤，爱民如子，绝不会轻启征战之事。如今朝廷忽然发出了调兵之令，定是有奸臣从中弄鬼，引诱丞相大人做出了错事。”

“朝廷北伐曹魏是为兴复汉室，讨灭逆贼，乃堂堂正正之举，怎么会是错事？”

彭畅惶恐道：“百姓无知，向来不识大义。”

“百姓们到底是百姓，只知眼前之利。其实北伐之举，也是为了平定天下啊。天下平定，盛世必至。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才是对百姓最为有利的事情。”

“是啊，是啊。”彭畅擦了擦冷汗。

“这么说来，先生一定是赞同北伐之举了？”诸葛亮笑着问道。

彭畅言不由衷道：“草民……草民当然赞同。”

“但先生的心中却是不以为然，又不敢说出来，哈哈哈！”

彭畅惊疑不定：“丞相大人……”

“看来先生也是认定朝廷即将北伐啊。”

“难道……难道不是这样？”

“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是要兵发南中。”

彭畅激动道：“原来丞相大人竟是……竟是要兵发南中，这，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啊。”

“如果百姓们知道我其实是要兵发南中，还会有那么多议论吗？”

“不，不会。虽然兵发南中也是征战之事，但是和曹魏相比，南中的那些蛮王要弱小许多。何况打胜之后，商路会通畅起来，也不用再害怕蛮王扰民，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弊。”

“对，我大汉以强击弱，当可大胜，故百姓们不仅不会加以议论，反倒会以此为荣耀之举。”

“可是南中地势险恶，处处有瘴毒之气，我大汉虽强，事先若无周密准备，未必能一战而胜。”彭畅又担忧起来。

“所以我想请先生留在丞相府中，我有很多事情要向先生请教。”诸葛亮诚恳地请道。

彭畅高声道：“能为朝廷效力，是草民之福。”

彭畅走后，诸葛亮又将那份文书读了几遍，对南中的情形更有把握了，不知不觉，夜也深了。

几日前诸葛亮就已经派人召回马谡和费祎，依日程计算今天应该回来了，可二人迟迟没有出现，不知是路上耽搁了行程，还是在汉中遇到了阻碍？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汉中千万不能出现变故啊，诸葛亮不禁担心起来。

汉中郊外，群山之中，魏延和魏成立马于山冈之上，俯视着山冈下的大道。大道上尘雾滚滚，一队队兵卒排列整齐，从山冈下走过。

魏成犹有余悸道：“朝廷会如何……如何处罚父亲大人？”

魏延冷笑道：“朝廷不会对我有任何处罚。丞相大人一向对我极为信任，让我手握重兵，独镇一方，怎么会以细微的过失来处罚我呢？”

魏成担忧道："可是马参军他们来势汹汹，显然是有备而来。"

"马参军他们只是狐假虎威，以此自重罢了。只可惜我费尽心血谋划好的一件大事，竟让他们毁于无形，实是令人可恨。"

"这……这都怪孩儿……"

"不怪你，我调兵的那几天，故意把你支到营外去，就是一心要瞒着你。谁知……谁知我能瞒过你，却没能瞒过他们。为父以五千精兵突袭长安，如果得胜，自是立下了千古奇功。但若不幸失败，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啊。如果你事先知道为父的谋划，一旦为父败亡，你也难逃一死。但是你不知道为父的谋划，这样，为父一旦败亡，也不至于连累你。"

"父子相连，岂能分开？父亲大人若犯大罪，孩儿怎么可能幸免？"

"这在曹魏和东吴，或许不能。但我大汉有诸葛丞相啊。丞相大人公正贤明，绝不会以父罪连累其子。"

魏成眼中一片潮湿："孩儿……孩儿惭愧，竟不能明白父亲大人的用心。"

魏延笑了笑道："成儿，你这个样子，可不像一位将军啊。"

魏成掩饰地挺了挺胸："突袭长安既无必胜把握，父亲又为何要冒险行此谋划呢？"

魏延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道："征战之事从无必胜之说。为将者欲立大功，就要有敢于冒险一搏的勇气。何况我大汉势弱，曹魏势强，正面相敌，我大汉很难取胜。唯有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我大汉才有可能在强敌面前占到上风。"

"父亲大人既有这样的破敌之策，为何不先行禀告丞相大人？如果丞相大人赞同了父亲大人的破敌之策，马参军他们又怎能阻止？"

"唉！为父不是没有这样想过。可丞相大人绝不会赞同为父的破敌之策。你还没有看出来吗？丞相大人派马参军他们来此就是不想让为父有所行动啊。此时此刻，丞相大人只想让为父严守边关。"

“这么说来，丞相大人似乎……似乎并不信任父亲大人。”

魏延默然无语，抖了抖缰绳缓缓向山冈下行去。魏成欲言又止，紧跟在父亲身后。

魏延忽然问道：“成儿，你营中是不是有冒领钱粮之事？”

魏成羞愧道：“孩儿只是多领……多领了百余兵卒的钱粮。”

魏延有些生气：“我不是早告诉过你吗？为将者，必须爱兵如子，万万不可贪图小利。只有这样，兵卒们才会在战场上听从将令啊。可是你，你怎么能把为父的话忘在了脑后呢？休说百余，一个也不行。你必须立刻就此事写成文书，亲自送到杨仪那儿去，向他请罪。”

“杨参军……杨参军已经没有再提这件事。”

“你以为杨仪不提此事就算完了吗？”魏延冷冷一笑道，“他会把你每一个微小的过失都牢牢记在心里，然后竭力夸大这种过失，利用这种过失来威胁你，陷害你。如果你总想隐瞒自己的过失，就会畏惧他，讨好他，最终像条狗一样被他呼来喝去。”

魏成倒抽一口凉气道：“杨参军竟然……竟然是这样的人。”

“如今此人在汉中监军，实是我父子的不幸。为父一向不喜欢那位马参军，看见了他心里就不舒服。但此时此刻，为父还真有些想念他啊。”魏延感慨地道，杨仪绝不是容易对付的人，远在成都的那位丞相用人实在是太准了。

马谡回到成都后，马上带着新绘制的汉中地图去见诸葛亮。丞相府的书房中，一卷汉中地图在案几上缓缓展开，图上画着山川河流，城池关塞。诸葛亮坐在案几后，全神贯注地盯着地图，马谡坐在案几旁，伸手在地图上为他讲解。

诸葛亮高兴道：“好，好。这卷汉中地图，比从前的那些旧图要详细许多。看来幼常这次去往汉中，收获很多啊。”

马谡惭愧道：“可是属下一时疏忽，险些犯下大错。”

“但幼常能在最后关头阻止魏延的冒险举动，已是立下了大功。”

“这次属下能够阻止魏延冒险举动，杨仪功劳最大，是他首先发现了魏延的异常举动，并且设下巧计，使魏延再也不敢随意调动各营军卒。”

诸葛亮皱眉道：“想不到魏延居然敢擅自调动兵马，实是胆大妄为。”

“魏延已成骄兵之将，目中无人。他在布置好了一切之后，才对属下说出他的谋划，企图以千古大功引诱属下赞同他的谋划。”

“如果你当时赞同，就成了魏延的同谋，自会主动帮助他实施冒险之举。如果你不赞同，必然会对他加以劝阻。他一定会做出听从的样子，使你失去警惕，但背地里却会加快行动，甚至不惜更多地调动军卒。”诸葛亮对魏延的小聪明和小把戏极为了解，因此知道马谡的应对极为不易。

“但是魏延的想法全在杨仪的预料之中。我们提前打破魏延的谋划，不仅使朝廷避免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也保全了魏延。这一切，全是因为有了杨仪。”

“杨仪胆大心细，敢作敢为，是个难得的人才，对付魏延这样的骄兵之将最为合适。有杨仪在汉中，魏延至少在近期之内，不会再有什么冒险的举动。”“但是日子长了，就很难说了。”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解决南中之事，消除心腹之患，然后全力经营汉中，准备北伐。”

“这么说来，丞相大人已经准备好了南征之事？”马谡兴奋道。

“可以说已经准备好了。还有江州之事，幼常可有什么应对之策？”

“在回往成都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此事。我知道丞相大人绝不愿意江州的兵马成为朝廷的敌人，但是江州对成都的威胁太大，实在令人难以放心。属下必须把江州的兵马想象成朝廷的敌人，才能有所主张。”

“幼常就依这个思路说下去吧。”

“如果说，江州对成都的威胁很大，那么南中对江州呢？如果南中

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就等于是在江州的头顶上悬了一柄利剑。”

“幼常是说，南中对江州的威胁，足可抵消江州对成都的威胁？”

“属下正是此意。”

“那么如何才能将南中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

“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如果朝廷以兵战为上，纯以强力征服南中，只能取得一时之胜，很难真正控制南中。南中地势险恶，道路遥远，且民俗与汉地大不相同，朝廷既不能用治理汉地的办法去治理南中，也不可能在南中长久驻守重兵。这样一来，当朝廷南征之军退回之后，反叛必将死灰复燃。因此属下以为，对付南中只能以心战为上，让那些蛮王从心底里臣服朝廷，并且以归顺朝廷为荣。唯有如此，朝廷才能牢牢控制南中，使南中成为对付江州的一柄利剑。”

诸葛亮赞赏道：“兵战易，心战难啊。”

马谡沉声道：“知难而进，正是丞相大人之本色矣。”

诸葛亮大笑起来：“哈哈哈，好一个知难而进。幼常所言，正合我意。”

“朝廷若发大兵南征，属下愿为先锋。”

“我将你和费祎召回成都，并非是想让你们随军征战。对了，费祎为何没有与你一同来此？”

“文伟路上受了风寒，不能乘马，改乘牛车走了几日。入城时文伟仍未好转，属下只得将他护送回府，让他好好歇息。”

“原来如此，难怪你们今日才回到成都。”

“文伟唯恐误了大事，路上一再催促属下先行。”

诸葛亮神情肃然道：“文伟做得很对，我辈不论在任何时候，不论遇到了什么事情，都应该以国事为先。”

马谡面带愧意道：“属下应该听从文伟之言，可是……”

“可是你不愿被人视为无情。”诸葛亮语气凝重，“成大事者，当无情时必须无情。”

“属下自当……自当牢记丞相大人的教诲。”

诸葛亮语气和缓下来：“文伟病情如何？”

“属下在路上已请大夫看过，文伟之疾乃常见之症，歇一段时日就会好转。”

“这样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将幼常召回，是想让幼常帮助公琰处理丞相府的日常事务……”

诸葛亮话未说完，书房外忽然响起诸葛乔的声音：“蒋大人到。”

诸葛亮笑了笑道：“说起此人，此人就到了。”

蒋琬匆匆走进书房，有些哽咽道：“王大人病势沉重，已昏迷过去了。”

闻言，诸葛亮大惊：“快，快去王府。”

三人坐上马车，直奔王连府中。诸葛亮、马谡、蒋琬依次走进王连的卧房，王连面色黄肿，仰卧在床榻上。几个家仆围绕在床榻前，见到诸葛亮进来，慌忙退后几步，跪伏在地。

诸葛亮急步上前叫道：“王大人！王大人……”

王连毫无反应。

马谡和蒋琬紧跟着走到榻前。

蒋琬俯下身，几乎将嘴唇贴在了王连的耳边：“王大人！丞相大人……丞相大人看您来了。”

王连缓缓睁开眼睛，看见是诸葛亮，艰难道：“丞相大人，不……不……不可征战……”

诸葛亮难过道：“王大人，你一定要好起来……”

王连气若游丝："国家……国家离不开丞相大人……万万……万万不可轻身犯险……万万不可……"

诸葛亮眼中渐渐潮湿："王大人，你放心，放心……"

王连的嘴唇颤动着，却再也发不出声音。

马谡急切地叫道："王大人！王大人！"

王连渐渐闭上了眼睛。

从王连卧房出来，诸葛亮脚步沉重，马谡和蒋琬默默跟在他身后。诸葛亮陡然停下脚步，悲怆地呼道："苍天无情，断我臂膀，断我臂膀啊！"声音回荡在王连府中的回廊上，显得格外凄凉。

疾风阵阵掠过，成都军营里宽阔的演兵场上尘雾飞扬，鼓声隆隆。一队队兵卒迎着疾风，不停地在尘雾中前进、后退、左冲、右突，演练各种战斗阵形。诸葛亮和赵云站在高高的点将台上，俯视着演兵场。在点将台两侧站着两队兵卒，正挥动双臂击着面前的大鼓。赵云手持一面三角小旗，高高举在空中。诸葛亮向赵云看看，点了一下头。赵云猛地将三角小旗向下一挥，击鼓的兵卒立刻停止击鼓。随着鼓声的消失，演兵场上的众兵卒都一动不动地站在了原地。

诸葛亮称赞道："不愧是子龙将军，只用了数十天，就把各郡县征召来的散兵游勇变成一支熟知阵法，能够互相配合的强大军队。"

赵云谦逊道："只有经过实战的军队，才能真正称为强大。末将愿意统领他们冲锋陷阵。"

诸葛亮看着赵云道："但我希望子龙将军留在成都。此时此刻，唯有子龙将军镇守成都，才能让我放心。"

赵云无奈道："末将……末将遵命。"

离开军营，诸葛亮直奔皇宫，打算和刘禅商议王连的身后之事。几只小鸟从嫩绿的柔枝上飞起，掠过重重屋顶，掠过高大的宫门。费祎从宫门中走出，迎着诸葛亮深施一礼："黄门侍郎费祎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停下脚步问道："你那风寒之症可全好了？"

费祎感激道："多谢丞相大人记挂，属下早已康复。"

"黄门侍郎是皇上的侍从之臣，凡宫中之事，无论大小都可对皇上加以劝谏。还望文伟严守职责，勿使奸邪之人迷惑皇上，祸乱国家。我对文伟期望至深，还盼多多保重。"

"属下日夜不安，唯恐辜负了丞相大人的殷切期望。"

诸葛亮满意地点了一下头，继续向内殿走去。走进内殿，诸葛亮迎着刘禅行以跪拜大礼。刘禅坐在御榻上，神情有些紧张，忙道："相父免礼，请坐！"

诸葛亮站起身，在御榻前的铺锦竹席上坐了下来。

刘禅惴惴不安道："相父有什么事吗？"

诸葛亮沉重道："微臣有三件事奏知皇上。"

"相父请讲。"

"丞相府长史、平阳亭侯王连积劳成疾，不幸去世，皇上应亲下诏令抚慰其家眷，并赐其子承袭爵位。"

"朕一定亲下诏令，抚慰王连家眷。"

"新任侍中郭攸之、黄门侍郎费祎俱为良善忠纯之臣，皇上如果遇到什么为难之事，可多向此二人询问。"

"朕，朕知道了。"刘禅不禁转头看了一眼黄皓，他当然知道这"良善忠纯之臣"的含义。

"微臣即将率领大军，征伐南中……"

闻言，刘禅一惊道："啊，相父要离开成都？"

诸葛亮点了点头："南中之乱乃朝廷心腹大患，若不及早消除，必会危害我大汉基业。微臣抱定必胜决心，亲率大军出征，誓将一鼓荡平叛逆，使我大汉浩浩皇恩如日月普照四方，沐浴万民。"

“好，相父说得好啊。只是朕担心相父离开成都之后，若是有事该找何人？”

“微臣已有安排。日常政事由马谡和蒋琬二人主持，如果突然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皇上可召来子龙将军商议，子龙将军时刻会听从皇上的宣召。”

闻言，刘禅松了一口气：“有四叔在，朕，朕就放心了。”

“南中虽是蛮夷之地，但百姓亦是皇上的子民，故皇上对于微臣的南征之策也应该多加关心。可是在微臣看来，皇上似乎并未想过此事。”诸葛亮竭力压制心中的失望之意，“微臣一直盼着皇上能对国家大事多多关心。”

刘禅言不由衷道：“其实朕很想……很想知道相父的南征之策。”

“微臣的南征之策，简而言之，是为三不——不杀，不夺，不留。”

“还请相父解一下何为三不？”

“朝廷南征之军，乃仁义之师，凡在我大军到来之时归顺者，无论过去是否犯过叛逆大罪，一律不杀。此即为不杀。南中民俗，多以蛮王统领其部族，无乡老、亭长之类汉地官职，其赋税征收、断狱定罪之权，俱在蛮王之手。只要那些蛮王愿意归顺，朝廷当允其依旧俗治理部民，绝不派官吏夺取其权。此即为不夺。朝廷一旦平定南中叛乱，应立即撤回大军。如此，可迅速消除众蛮王畏罪之心，使其能与朝廷相互信任，永不再叛。此即为不留。”

“好，好，相父说得好啊。”

“朝廷若能对南中以仁义服之，则天下闻知，定当赞颂皇上为圣明之君，无不生出归顺之心。”

“朕，朕怎么可能成为圣明之君？”

“皇上！”诸葛亮神色凝重，“为了先帝的遗愿，为了大汉的兴复大业，皇上必须严于律己，成为圣明之君。微臣虽是远离成都，但一片赤诚之心，永远会留在皇上这儿。”

刘禅又是感动又觉压抑："相父……相父出征在外，一定要多多保重啊。"

丞相府中，夜色沉沉，烛光幽幽。一张桐木七弦琴摆放在案几上，诸葛亮坐在案几后，手指在琴弦上轻抚了两下，琴弦发出两下清脆的响声。

诸葛亮问等候在一旁的诸葛乔："都准备好了吗？"

诸葛乔响亮地回道："都准备好了。"

"带上这张琴，我们出发吧。"诸葛亮站起身走出书房，诸葛乔抱着桐木琴，跟在诸葛亮身后。

看见蚕儿站在书房外，诸葛亮微微一笑："蚕儿，我不是让你去歇息了吗？"

蚕儿眼圈红了："我、我担心丞相大人……"

诸葛亮轻轻抚着蚕儿的肩头："你放心，我会很快回来的。"

半轮弯月悬在天边，不时有流云从弯月旁飘过。在诸葛亮的谋划下，蜀国大军连夜出征，此事甚为机密，朝中大部分官员都不知道，百姓们更是浑然不觉。成都郊外的大道上，出现了一个闪亮的光点。渐渐地光点愈来愈多，一支支在夜空中移动的火把形成一道闪光的洪流。火把中，诸葛亮骑在马上，向前行进。在他身后，是无数衣甲鲜明的兵卒。

几日来，诸葛亮不断调集兵马的消息，此时已由信使送到了江城的中都护府。中都护府宽敞的客厅上，李严眉头紧皱，在华丽的云母屏风下不停地徘徊着，陈奉有些不安地站在屏风旁。

李严连连摇头道："不对，不对。此时此刻，丞相大人绝不会北伐曹魏。"

陈奉肯定道："可是老朽得到的全部消息，都说丞相大人调集各郡县兵马去往成都，是为了北进汉中，征伐曹魏。"

"丞相大人一向极为谨慎，在后患未除的情形下，他怎么可能会冒

险北伐？这其中一定有诈！”

“老朽以为，这一次丞相大人说不定真有北伐之意。据从北边传来的确切消息，曹魏已将国中的精锐之师全都布置在东边的合肥一线，西边的长安一线十分空虚。丞相大人向来以兴复汉室自许，眼前忽然出现这样的情形，对他诱惑极大啊。”

“就算如此，丞相大人也不可能北伐。丞相大人此时北伐，成都必然空虚。此时此刻，丞相大人敢于在身后留下一个空虚的成都吗？”

“是啊，丞相大人如此调集重兵，若不是北伐曹魏，那……那一定是冲着我们江州来的。”

李严神情凝重，默然不语。

突然间，门外传来脚步声，李丰手捧一卷文书惊慌地奔进客厅：“父亲……父亲大人……”

“丰儿！身为大将，遇事岂可如此惊慌？”李严低喝道。

“孩儿……孩儿刚刚接到紧急军情。”李丰强自镇定，双手托着文书向父亲递去。

李严不动声色，伸手拿过文书缓缓展开，刚看了一行，脸色陡地一变，但立刻又恢复了镇定，喃喃道：“果然如此，果然如此。”

陈奉奇道：“莫非丞相大人果真北伐了？”

“丞相大人连夜出征，兵锋直指南方。”

“丞相大人当真……当真要向我们下手了？”

收到这个猝不及防的消息，李严面如死灰道：“想我李严受先帝重托，为朝廷镇守东南，数年来日夜勤于国事，并未犯下任何过错。丞相大人如果将兵锋指向江州，将如何面对皇上，面对国人？”

李丰不服道：“丞相大人早就想对付我们……”

“住口！”李严斥道，“丞相大人如果将兵锋指向江州，那一定是受

了奸邪小人的挑拨。”

陈奉也道：“是啊，丞相大人的心腹马谡乃是穷凶极恶之徒，曾公然鼓动先帝杀害中都护大人。此时丞相大人向南发兵，必定是受了马谡等人的迷惑，已不能分辨是非忠奸。”

李丰若有所悟道：“一个不能分辨是非忠奸的人怎么可以担当丞相重任？又怎么可以独掌中枢大权？”

李严神情肃然道：“本中都护是先帝的托孤大臣，绝不能容许奸邪小人横行朝中，迫害忠良。我已令王冲领精兵控制江州北方各处要道，严防任何外地军卒以任何借口进入江州。”

李丰钦佩道：“父亲大人料事如神。那些奸邪小人企图连夜奔袭，对我江州来一个攻其不备。但在父亲大人面前，他们的任何歹毒谋划也难以得逞。”

“仅仅防守，岂能退敌？”说着，李严向陈奉望了过去。

陈奉激动道：“中都护大人，江州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只要我们化解了这场危险，就能得到一切，就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李严点了点头，又望向李丰道：“丰儿听令！”

李丰高声道：“在。”

李严沉声道：“立即发出十万火急的文书，将中都护府统领的各处兵马召至江州城。”

“是。”说着，李丰大步向厅外走去。

李严再次望向陈奉：“请陈老先生立即多派探马，严密监视朝廷南下之军的一举一动，并且迅速探清南下之军有多少兵员？统军大将是为何人？留守成都者又为何人？还有，如果南下之军逼近江州，陈老先生可立刻去往南中，请求孟大王发大兵攻击南下之军的侧后。”

闻言，陈奉一惊道：“若是如此，孟大王必会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

“不论他的要求多么苛刻，陈老先生都可以答应。”李严目光森冷，“虽然曹魏的精锐之师远在合肥一线，但是我大汉若在江州爆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斗，必会引来曹魏的吞并之心。因此江州若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大战，就必须速战速决。”

陈奉也由衷道：“是啊，不论我大汉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绝不能让这巴蜀之地落入曹魏之手。”

第十七章　追魂夺魄，司马氏计除政敌

魏国洛阳城外，一群群赤膊壮丁，抬着粗重的圆木向远方走去。众壮丁周围，走动着一个个手持皮鞭的兵卒。一名壮丁行动稍缓，立刻引来了皮鞭的抽打，壮丁的背上被抽出一道道血痕。壮丁痛苦的呻吟和兵卒的暴喝一阵阵传到城墙上。站在城墙之上的司马懿和司马馗互相看了看，苦笑着摇了一下头。

司马馗喃喃道："皇上似乎已失去了理智，竟然让壮丁们把修建宫殿的木料都运到广陵城去。"

司马懿叹息道："此时此刻，皇上已成为输红了眼的赌徒，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难道皇上不明白，他的进兵方略早已被东吴洞悉，根本不可能取得出奇制胜的结果？"

自从司马懿进献了出奇制胜的南征方略，曹丕如获至宝，马上按此方略实施进攻。但所谓出奇制胜，当以轻装兵卒连夜疾进，如迅雷闪电，使敌人猝不及防，如此才可奏效。但是曹丕为了一扫上次出征无功而返之耻，竟然率领十万铁甲兵卒去往广陵城，因辎重过多，每日所行不足三十里，两个多月之后才到达广陵。十几万大军在路上行走如此长久，怎么可能瞒过东吴？所谓疑兵之计，竟成了自欺欺人。东吴趁机猛攻合肥，欲截断曹丕的归路。这一招极为厉害，曹丕不得不征调倾国之兵去往合肥，这才迫使东吴退了回去。

经过这一番折腾，魏国的民力、物力消耗殆尽，广陵城中的十数万大军终因粮草接济不上，无功而退。好面子的曹丕恼羞成怒，并不接受教训，反而认为魏国不能击败东吴，仅仅是因为战船不够，因此强令各地向广陵城输送木料，企图打造千艘战船，强渡长江。

如此，就有了眼前这令百姓怨声载道的一幕，只因曹丕在朝堂上说过，如果在广陵城时拥有千艘战船，就可以渡过长江，夺取敌人的粮草，以战养战，绝不至于无功而退。司马懿知道，这只是一个掩饰失败的借口，却被曹丕当了真，可苦了国中的大小官吏啊。只怕今年的这番折腾，结果会比去年更惨。

司马懿恨恨道："我大魏如此折腾，兵力全集中在东南，对西蜀毫

无威慑之力，白白给了那诸葛亮一个清除异己的大好机会。”

司马馗也担忧道：“据小弟得到的消息，诸葛亮已在成都集中兵马，声称要北伐中原，兴复汉室。”

司马懿微微一笑道：“诸葛亮这么说，分明是在迷惑那李严啊，这说明他已经准备动手了。”

司马馗低声道：“我们也该动手了吧？”

司马懿神情凝重道：“四弟这一次想出的办法不够狠啊。我们不动手便罢，若要动手，就一定要将那夏侯尚置于死地。”

司马馗惭愧道：“我实在无能，竟无法找到更好的办法。”

司马懿摇摇头道：“这不怪四弟。夏侯尚如今十分小心谨慎，所作所为毫无破绽。其实愚兄也一直在寻找对付他的办法，可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任何头绪。但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这次皇上回到洛阳，对夏侯尚的态度已明显好转，曾经当众称赞夏侯尚，说他知错能改，本性纯良，有古大臣之风。这说明皇上已有启用夏侯尚之意。”

司马馗焦急道：“我们再不动手，就有可能……可能失去最后的机会。”

司马懿眉峰紧锁道：“四弟的办法，有几成把握？”

司马馗想了想道：“至少有六成。”

司马懿断然道：“那就动手吧。”

曹真府中，厅堂里烛光明亮，映照着屏风上狰狞的猛虎。曹真坐在屏风下，眉飞色舞道：“皇上亲口对我说过，这次大军出征之时就恢复伯仁的一切官职，并且拜伯仁为先锋大将。”

夏侯尚坐在曹真的对面，也兴奋道：“皇上什么时候出征？”

“快了。顶多一个月之后，大军就会向广陵城进发。”

“太好了。只是……只是皇上这次为什么还要向广陵城进兵呢？难

道上一次的无功而退，还不足以让皇上改变心意吗？”

“皇上这是受了那司马懿的迷惑，非要在广陵城出奇制胜，直捣东吴腹心之地。”

“子丹兄，你可千万不要在皇上面前这样说啊。”夏侯尚心有余悸道。

“我知道，皇上是圣明之君，怎么能受到臣下的迷惑呢？”曹真苦笑一下，“但我们一定要让皇上明白，那司马懿实是虎狼之辈，心中暗藏毒计，正在一步步将大魏拖入险恶之境。如果皇上能明白过来，立刻就会对司马懿痛下杀手。”“只要我能接近皇上，就一定会让皇上明白过来。哼，那司马懿的好日子已是到头了。”夏侯尚站起了身，“天已不早了，我不能让夫人久等。”

曹真连连点头：“伯仁如此疼爱夫人，皇上知道了定会龙颜大悦，哈哈哈！”

夏侯尚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之意，但立刻也仰头大笑起来。

昏黑的夜色之中，亮起了几团火光，夏侯府的家兵手持火把，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夏侯尚骑着马，在家兵身后缓缓而行。风从街旁的小巷中掠出，发出呜呜咽咽的声响。

夏侯尚陡然打了一个寒噤：“快，快走！”

众家兵立刻加快了脚步。

风中忽然传出一个少女的哭声，在暗夜中显得异常凄厉。夏侯尚猛地勒住马，向哭声传出的方向望去，哭声时断时续，从一条小巷中传出。夏侯尚眉头紧皱，先是催马向小巷行去，但又立刻拨转马头，继续向前。

哭声中忽然响起娇滴滴的呼唤：“大将军，大将军……”

夏侯尚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勒过马头，向小巷疾驰过去，众家兵忙转过身，跟在夏侯尚身后。小巷的尽头燃着一堆篝火，烟雾朦胧。一个红裙少女在烟雾后若隐若现，不停地呼唤：“大将军，大将军……”

夏侯尚拍马驰到巷口，小巷十分狭窄，难以让坐骑通过。夏侯尚没有丝毫犹豫，从马背上跃下奔进小巷。

夏侯尚在小巷中不停地奔跑，越奔越快，渐渐地，他看到了烟雾中的红裙少女。夏侯尚两眼发直，奔跑的速度陡然慢了下来，他想起了树林中那个穿红裙子的少女，从酒家的里屋羞怯怯地走出来，当少女抬起头，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映在她如花似玉的脸上，分外动人……烟雾忽浓忽淡，烟雾中的红裙少女轻舒长袖，翩翩起舞。夏侯尚一步步走到烟雾前，神情如痴如醉。

声音还是不断地飘过来："大将军，大将军……"

夏侯尚一时痴了："潘姬，潘姬……"

众家兵这才赶上来，看到眼前的情景，都呆住了。忽地怪啸声响起，两个鬼脸大汉突然出现在烟雾后，一左一右，抓住红裙少女的手臂，向远处拖去。

红裙少女高声尖叫："大将军，救救奴婢！救救奴婢……"

夏侯尚如遭雷击，身子陡地一颤："快，快追！"

夏侯尚一头扑进烟雾之中，向红裙少女追去。两个鬼脸大汉拖着红裙少女，飞一般地在小巷中奔跑着，红裙少女身上不时有青白色的磷光闪烁，在暗夜中极为醒目。夏侯尚疯狂地奔跑着，紧紧追在红裙少女后面。眼看夏侯尚就要追上红裙少女，忽地一团烟雾在小巷中升起，一下子遮住了两个鬼脸大汉和红裙少女。夏侯尚猛地停下脚步，睁大眼睛向烟雾中望去。跟在后面的众家兵纷纷停下，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眼中全是恐惧之意。

烟雾渐渐消散，远处又传来娇滴滴的呼唤："大将军，大将军……"

"潘姬，潘姬！"夏侯尚一边大叫，一边向那呼唤声猛扑过去。

不知不觉中，夏侯尚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地，身边残破的石墙，遍地碎裂的土砖，处处杂草丛生，野树横斜。

娇滴滴的呼唤声在杂草野树间回荡："大将军，大将军……"

夏侯尚跌跌撞撞地在杂草野树间奔跑着，大叫着："潘姬，潘姬……"

众家兵战战兢兢，紧跟在夏侯尚身后，一个个不住地东张西望，手中的火把左右乱晃。

突然，夏侯尚停了下来，他看见一株大树前，直挺挺站着红裙少女，乌黑的头发从额上垂下，遮住了那少女的大部分面容。在那少女左右，两个鬼脸大汉亦是直挺挺地站着。众家兵发出惊叫之声，连连后退，夏侯尚仍是站在原地，两眼直直地望着红裙少女。

潘姬被勒得变形的脸又浮现在夏侯尚眼前，他大叫一声，拔出腰间的佩剑，向那鬼脸大汉劈去。又是一团烟雾升起，罩住了鬼脸大汉和红裙少女。夏侯尚的身子忽地一阵晃动，摇摇欲坠。

两个家兵慌忙上前，扶住夏侯尚，慌乱道："大，大将军，快，快回去吧。"

另一个家兵也道："此地是前朝荒废的御苑，听说常有鬼怪出现……"

夏侯尚浑然不觉，大叫道："潘姬！潘姬……"

"大将军，那不是潘姬。"家兵硬着头皮道，"那是……那是鬼魂……"

夏侯尚暴怒道："你竟敢说潘姬是鬼？"

家兵惊恐中松开夏侯尚，向后退去。

夏侯尚甩开用双手抱住他的另一个家兵，将手中的佩剑指向说那少女是鬼魂的家兵，挥动佩剑，就向那家兵头上劈去。

家兵连连磕头："大将军，大将军！您醒醒，您醒醒！潘姬早已……早已死了，早已死了啊！"

夏侯尚的身体剧烈颤抖着："不！潘姬没有死，没有死！"

抱住夏侯尚的家兵竭力在脸上露出笑意："大将军，潘姬正在府中

等着您老人家呢？”一边说一边连连向众位家兵使着眼色。

跪着的家兵立刻明白过来：“是啊，潘姬正在府中等着大将军呢。”

夏侯尚顿时喜形于色：“潘姬没有死，潘姬还在府中等着我啊！那就快回去，回去吧！”说话声里，夏侯尚再次甩开众家兵，踉踉跄跄向前走去。

草中忽然出现了一片坟地，星星点点的磷火在杂草中飘飘荡荡，这就是方才那少女身上的磷火，夏侯尚两眼发直，大步走进坟地。

家兵急忙挡住夏侯尚的去路：“大将军，走，走错路了。”

夏侯尚忽地举起剑向前劈去，家兵大惊，慌忙闪开。

夏侯尚向前一扑，站在一座土坟前。忽地风声大作，杂草发出呼呼啦啦的声响。夏侯尚惊道：“啊，潘姬，潘姬在哭呢。”

众家兵走到夏侯尚身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开口说话。

说着，夏侯尚猛地转过身来，怒视着众家兵：“潘姬没有死，你们怎么将她埋了？”

众家兵目瞪口呆，无法回答。

夏侯尚疯了一般：“快，快！你们快把潘姬挖出来！潘姬的腰身那么细，怎么禁得住这土堆压着？”

家兵哭丧着脸道：“大，大将军。这下边……这下边埋的不是潘姬。”

“不是潘姬，难道是你吗？”夏侯尚大怒，突然转回身，疯狂地用佩剑在坟堆上挖着，坟堆上的土石不断地被剑刃挑起，四处飞扬，并大喊道，“快，快！别让潘姬压着，别让潘姬压着……”

众家兵手足无措，上前不是，后退也不是。

土坟很快就被挖出一个大坑，露出一截朽烂的棺木。

夏侯尚更加疯狂地挥动佩剑："潘姬，潘姬，你没有死，没有死……"

细碎的土石从空中落下，砸在夏侯尚的头上、肩上，夏侯尚的脸上，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早已分辨不清。剑锋忽地将一块朽烂的棺木挑了起来，棺木下露出一只狰狞的骷髅头，还有一堆散碎的白骨。

夏侯尚陡然停下剑，直愣愣地望着那堆白骨。天空中忽地亮起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坟地，紧接着一个巨雷劈下，在荒野中发出轰轰回响。夏侯尚大叫一声，直挺挺栽倒在土坟上。大雨倾盆而下。众家兵七手八脚把夏侯尚抬回府中，他已经被雨淋得透湿，昏迷不醒。

夏侯尚的卧房中，纱帐低垂，夏侯尚脸色发青，双目紧闭，仰躺在卧榻上。

曹氏双眼红肿，坐在卧榻边沿上，一手握着夏侯尚的手，一手拿着绢巾，不停地擦着双眼："大将军……大将军，你怎么成了这样啊。你可千万别吓我……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啊。"

突然，卧房中的侍女都跪了下来，连呼"万岁"，曹氏抬头一看，是曹丕走了进来。

"妹妹免礼，大将军怎么样了？"曹丕已走到卧榻前，低头看着夏侯尚。

曹氏抓着夏侯尚的手摇晃着："大将军！皇上看你来了，你快醒醒，你快醒醒啊。"

夏侯尚仍是紧闭双眼，一动不动。

曹氏绝望道："皇上，这，这可如何是好？那，那小妖精真是狠毒啊，做了鬼都不肯放过大将军……"

曹丕低沉道："别说了，妹妹先出去吧。"

曹氏看了看夏侯尚，又看了看曹丕，向众侍女使了个眼色，默默退到了室外，众侍女也跟了出来。

曹丕在卧榻边沿上坐下，握住夏侯尚的手，声音异常柔和道："伯

仁，朕知道你有话要对朕说，你绝不会就这样离开朕的。”

夏侯尚的身子颤动了一下，缓缓睁开了双眼。

曹丕激动道：“朕就知道，你绝不会离开朕。在满朝文武中，朕最信任的人，朕最器重的人，就是伯仁啊。”

夏侯尚的眼中溢出几滴泪珠，艰难道：“微臣……微臣再也不能……不能为皇上效犬马……犬马之力……”

“伯仁千万不要这么说。朕很快就要征讨东吴叛逆，盼着伯仁成为先锋大将，统领大魏雄兵直捣建业，生擒孙权那贼，一统天下。伯仁，朕离不开你啊。”

“微臣……微臣知道，皇上对微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微臣。只恨……只恨微臣无福，再也不能跟随皇上……”

曹丕急切道：“伯仁，朕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朕最艰难的时刻，在朕受到先帝冷落的时刻，你始终和朕站在一起。朕与你虽是君臣，但在心里，朕一直把你看成了亲兄弟啊。”

“皇上天恩浩荡，微臣无以回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皇上，微臣有几句肺腑之言，还望皇上，还望皇上能记在心中。”夏侯尚的声音越来越小了。

曹丕喉中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夏侯府门外，刚刚接到消息的曹真坐着马车飞驰而来，曹真不等马车停稳，已从车中跳下急奔进夏侯府。

夏侯尚已几近耳语：“皇上，司马懿乃是……乃是奸恶之徒，绝不可大用。”

“伯仁，朕知道，在朕的眼中，伯仁是兄弟，是朕的腹心。司马懿只是外人，只是朕的爪牙而已。”

“子丹兄……子丹兄虽无大才，但忠心耿耿，是我大魏的柱石之臣。还望皇上……还望皇上不要因为小过疏远子丹兄。”

“朕……朕知道。”

“广陵城远离……远离洛阳千里，大军远征，耗费极重，稍有不慎，易被东吴逆贼偷袭后路，还望皇上……还望皇上……”夏侯尚的面部陡然僵硬起来，眼中已毫无神采。

曹丕失声惊呼道：“伯仁！伯仁……”

曹真喘着粗气奔了进来，曹氏也踉踉跄跄走了进来。

曹丕泪水夺眶而出：“伯仁……你是朕的兄弟啊！”

曹真双膝一软，瘫倒在地。曹氏发疯般扑到卧榻上，号啕大哭。很快，整个夏侯府都笼罩在了哭声之中。

听到夏侯尚的死讯，司马懿沉默半晌，最终长长地叹了一声。

司马馗奇道：“小弟的办法成功了，二哥好像不高兴？”

“夏侯尚是我们兄弟最可怕的敌人，他这一死，消除了我们兄弟最大的后患，实是可喜可贺。可是，愚兄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司马懿有点伤感，“我们兄弟与夏侯尚明明并无私仇，却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如果我们不置夏侯尚于死地，夏侯尚就会置我们于死地。”

“这些道理愚兄都明白。但是你我兄弟幼承家教，所学俱为圣贤之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平生之愿。但此时此刻，愚兄所思所行，只是想着如何保全自己。而要保全自己，就必须置人于死地。毕生所学，终成虚幻。”

“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只是圣人愚弄下民的花言巧语罢了。在这个世上，除了权势之外，别的什么都是假的。二哥智谋过人，怎么连这些都看不明白呢？”司马馗急道。

“愚兄怎么会看不明白呢？但愚兄毕竟是一个读书之人，真盼着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言为世人所信服。如果世人真的相信圣人之言，就不会为了权势争得你死我活，就不会……”正说着，司马懿陡然停住了话头，然后笑了起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圣人之言，

却又盼着世人去相信圣人之言，这也太可笑了啊。”

“如果世人都相信圣人之言，这天下能姓曹吗？”

“当初我真盼着先帝能够扶持皇室，兴复大汉啊。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圣人之言多少还会有些人相信，可是如今……”司马懿的声音中满是惆怅，“如果这世间还有一个人会相信圣人之言，那就是诸葛亮了。”

蜀国险峻的山道上，一队队兵卒在快速前进。诸葛亮站在山道旁的草坡上，神情严峻地注视着面前走过的一队队兵卒。诸葛乔和彭畅站在诸葛亮身边，一面写着“汉”字的大旗立在他身后，迎风飘扬。

诸葛亮转头向彭畅望去：“前面的山道如何？”

彭畅答道：“比这里更加难走。”

“这儿离邛都还有多远？”

“还有三百五十里。”

“如果大军再前进五十里，可有什么较好的地形适合驻军？”

“五十里外有一条河，名为卑水，当地百姓又称为美姑河。其地水草丰盛，物产甚多，适合大军驻扎。”

“好，大军到达卑水之后，就可安营扎寨。”

彭畅眼中透出疑惑之意：“草民……草民不明白，丞相大人为何不向江州进军呢？”

诸葛亮笑道：“我又为何要向江州进军？”

“草民已禀告过丞相大人，南中最厉害的三个蛮王——孟获、高定、朱褒目前都在牂牁郡，他们所统领的数万蛮兵，也都集中在牂牁郡一带。而牂牁郡在江州的正南方。从江州出发，大军十日就可到达。而且江州是朝廷重兵屯守之地，军粮储备极多。自江州南下，既有后援可依，又能一战而胜。丞相大人理应进军江州，然后从江州南下……”彭畅忽然停下了话头。

“先生的话好像没有说完啊。”

“丞相大人恕罪。草民突然想起了……想起了民间的一些谣言，不敢……不敢再说下去。”

“在那些谣言里，我与中都护大人是不是水火不容？如果我真与中都护大人水火不容，就更应该向江州进军。这样，我就可以借征讨南中的蛮王为名，消耗江州的军力、财力，最终完全控制江州。”诸葛亮意味深长道，“可是我却反其道而行，指挥大军向西边的蛮荒之地行进，离江州已有千里之遥。”

“草民只是……只是认为大军应该向南。”

“听说蛮王孟获颇知兵法，那么他一定早有准备，在牂牁郡严阵以待。”

彭畅点点头道：“孟获性喜征战之事，自称精通兵法。如果朝廷大军南下，孟获肯定会有所准备。”

“兵法云，用兵之道，攻城为下。朝廷大军若直接向南行进，就难以避免在坚城之下与敌军决战。蛮兵虽然凶悍，但不懂战阵之法，若与朝廷大军决战，必会大败。但如此一来，双方的死伤必是极为惨重。”诸葛亮面露不忍之色，“朝廷兵卒，是皇上的子民，若非万不得已，我绝不会让他们与敌军恶战。而南中的蛮兵，一样是皇上的子民，我也不愿看到他们枉死在战场上。而且蛮兵伤亡过大，必会引起南中百姓对朝廷的怨恨，甚至对先生这样的商贾之人也会加以仇视。果然如此，朝廷就算得到了南中之地，也难以保持长久啊。”

彭畅感动道：“丞相大人的仁慈之心，可感天地啊。可是朝廷之军若不与蛮兵决战，又如何能平定南中的叛乱？”

诸葛亮望着远处道：“平定叛乱，不在于攻城，而在于攻心。”

江州城中，李严已是严阵以待，只等诸葛亮的大军来江州。可他等来等去，等到的只有诸葛亮行至犍为郡后，突然向西、直奔邛都城而去的消息。

李严背着双手，站在地图前，连声道：“奇怪，奇怪。”

陈奉也感到很意外："老朽一直以为，丞相大人是故意绕道犍为郡，企图从侧后偷袭江州。谁知，谁知丞相大人当真是向西进军。"

"此时朝廷大军已进至何处？"

"依日程计算，朝廷大军已接近了卑水。"

李严伸出手，在地图上量了两下道："卑水离我江州，几乎有千里之遥啊。"

"如果丞相大人此次出征意在江州，绝不可能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看来，丞相大人是真想平定南中啊。但是南中叛军的主力，都集中在牂牁郡。从卑水去往牂牁，道路曲折艰险而又遥远。朝廷大军如此进兵，完全不合兵法。"李严沉吟道，"他做出这样不合兵法的决断，又是为了什么？"

"现在看来，只有一种可能：他要攻下邛都城。"

李严在地图上搜寻着邛都城："邛都城是蛮王高定的巢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高定的主力并不在邛都，丞相大人就算攻下了邛都，也无甚意义。难道他亲率大军出征，仅仅是为了夺取一个无甚意义的邛都城吗？何况还未必能攻下邛都城。"

"不错，邛都城由众多石堡结合而成，极为坚固。高定多年经营，储备了数年粮草。丞相大人统领的兵马虽多，也很难一下攻破如此坚固的城池。邛都城外的道路也十分艰难，寻常的车马很难通过。"

"道路艰难，粮草接济就容易出事。一旦朝廷大军不能迅速攻破邛都，就会形成重兵受困于坚城之下的情势。而这向来是兵家大忌啊。果真如此，此举就是有败无胜，如同自杀一般。"李严喃喃道，"他是诸葛亮啊，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不对，他在用计，一定是在用计。"

"这是什么计？他是在对付南中，还是在对付江州？"

李严坦然道："在这方面下官不如丞相大人，眼前还无法看出他用的是什么计？不管他用的是什么计，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江州所有的兵马都已集中，随时可与任何来犯之敌决战。"

“好！”说着，李严的手指在地图上来回移动，最后停在“成都”上，“谁在镇守成都？”

陈奉迅速答道：“赵云。”

“丞相府由何人主持？”

“马谡、蒋琬。”

“杨洪也在成都？”

“对，杨洪、董允，还有邓芝、谯周、秦宓等人，全都留在成都。”

李严极为惊讶：“那魏延呢？”

“魏延依然在汉中。”

“这么说来，丞相大人身边竟一个亲信也没有，军中也无大将？”

“眼前看来，的确如此。”

“厉害，厉害。丞相大人将朝中的精华全部留在成都，是要确保成都平安无事。可是下官实难相信，他居然连一个成名战将都没有带在身边，难道诸葛亮会亲自冲锋陷阵吗？”

“老朽惭愧。直到此刻，老朽也没有弄清楚领兵大将是何人，不过这次出征，并未动用成都军营中的兵卒，所统兵马几乎全都是各郡县集中来的。老朽仔细算过，最多也就六万上下。”

“不错，应该是这个数目。但我们还是要尽快弄清楚，丞相大人到底拜谁为领兵大将。此时此刻，我们只能做好准备，静观待变，切不可轻举妄动。”聊了许久，李严似乎觉得眼前的一切更加捉摸不定了。

陈奉也一脸茫然道：“是，老朽一定会尽快打探清楚。”

深山中狭窄的山道上，仅容一车通过。一辆满载军械的马车陷在了土坑里，无法移动。众多兵卒奔上前，或在前面拉，或在后面推，但因马车太过沉重，怎么也不能让马车离开那土坑。马车后面的兵卒不能前进，只得停了下来。诸葛亮望着草坡下一队队静止的兵卒，眼中透出深

深的忧色。

彭畅焦急道："前面的路又被堵住了，这，这已经是第三次。"

诸葛亮担忧道："蜀道艰难，为天下之最。大军出征，往往受制于后方的粮草输送，不知先生对此有何妙策？"

"草民在南中经商，多用马匹运送货物，从不使用车辆。因此道路虽是艰险，也无大碍。"

"但是大军出征，动者数以万计，根本不可能全用马匹输送军资。一车所载之物，可抵十匹良马。如果军中弃车用马，只怕……只怕将蜀中所有的马匹集中起来，也不够用。"诸葛亮眉头紧锁，"看来此事一时也难以想出妙策。好在走过这段道路之后，大军就会歇息下来，暂且不用为这道路发愁。"

"大军会歇息下来？"

"是啊。"

"大军都已走到了这里，难道不是去攻打邛都城吗？"

"邛都城虽是蛮王高定的巢穴，但高定的主力却不在城中，朝廷大军就算攻下邛都也无甚意义。"诸葛亮眉头略略舒展，"我率大军至此，只是想威吓南中蛮王，迫使南中蛮王主动归降。"

"这，这怎么可能？南中蛮王绝不会主动归降！"

"很好。"

闻言，彭畅眼中全是困惑之意："丞相大人明明知道南中蛮王不会主动归降，却又为何如此？"

诸葛亮笑道："因为我害怕那些南中蛮王啊。"

彭畅思忖道："不，丞相大人绝不会害怕那些蛮王。"

"但是我的所作所为，正在证明我害怕那些蛮王，这就够了。"

彭畅恍然大悟道："丞相大人是在用计？"

诸葛亮微微一笑，向草坡下走去。草坡下的山道上，众兵卒在一员将官的指挥下，将部分军械从马车上搬下。减轻了重量的马车终于被众兵卒从土坑中拉了出来。众兵卒手忙脚乱，一边将军械重新装到马车上，一边搬来石块将土坑填上。一队队兵卒又开始向前行进。

诸葛亮的大军并没有到邛都城，而是在卑水河边扎下营寨。河岸边碧草如茵，鲜花盛开，蝴蝶飞舞，诸葛亮兴致勃勃，与彭畅走在河岸边。远处，立着一座座营帐，不时有兵卒走来走去。

诸葛亮舒心道："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彭畅忧心忡忡道："此地已是汉夷交界之处，蛮王耳目众多，朝廷大军若在此处扎营，一举一动都会让蛮王知道。"

"蛮王们会知道什么？"

彭畅默然不语，向前面望去，前面的河岸上奔过一队追逐嬉戏的兵卒，笑语声远远传开。

"我已下令——大军连日疾行，太过劳累，当放假三天，任由兵卒玩乐。这样的情形，蛮王们很快就会知道……"正说着，诸葛亮忽地停下了话头。

一只灰鸽从远处飞来，掠过诸葛亮的头顶。

彭畅惊奇道："这是南中之地特有的信鸽啊。怎么丞相大人军中也有……也有此物？"

诸葛亮笑而不语，望着那灰鸽。灰鸽盘旋几圈之后，向军营飞去。

"丞相大人营中，一定有……一定有来自南中的兵卒。"

"不是兵卒，是大将。"诸葛亮得意道，"大军出征之前，我已密拜交州刺史李恢为军中大都督。"

彭畅又惊又喜："啊，李恢是南中建宁人，岳父为当地蛮王，手下有许多南中勇士。草民年少之时，就与李恢结交，只是近年很少见到

他。他现在何处？草民可否与他一叙？”

“恐怕这次不行。李恢此刻正在营中睡觉，他要养足精神。因为天一黑他就要统领五千轻装兵卒越过重重高山，从一条密道去往南中腹地。”

“这里还有密道？”

“这要感谢蚕儿啊。她将父亲所留的一张地图献给了朝廷，使我找到了一条最佳的行军路线。”

彭畅面带愧意道：“草民……草民当年若与蚕儿之父一同去往南中，也许她就不会失去父亲。”

诸葛亮神情肃然道：“蚕儿有一个心愿，先生知道吗？”

“草民知道，那是她父亲的遗愿。”

“如果南中平定，我希望先生能够留下。我将拜先生为交州别驾从事，与李恢同僚，专管南中商贸之事，并为朝廷找到一条通往身毒国的商路。”

闻言，彭畅大喜：“谢丞相大人。”

诸葛亮微微一笑，望向草地上飞舞的蝴蝶。蚕儿奔跑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追逐着飞舞的蝴蝶。忽然，她看见诸葛亮微笑着走来，身前身后全是飞舞的蝴蝶。蚕儿兴奋地张开双臂，迎着诸葛亮奔去，但只奔出两步又陡然停了下来。她看见鲜花盛开的草地上忽然裂开了一道黑森森的深沟，并且迅速延伸，一直伸到诸葛亮的脚下。诸葛亮对突然出现的危险视而不见，仍在向前走着。

“丞相！”蚕儿惊骇地大叫一声，猛地睁开双眼，一盏陶制的小油灯出现在她眼前，夜风从卧房中的窗缝中透入，案几上的小油灯火苗轻摇，忽明忽暗。原来是个梦啊，蚕儿从卧榻上坐起，将衣裳披在身上。

天亮后，蚕儿来到田庄的桑园中，看见黄氏提着一只盛满了水的木桶，走在桑园的小径上。蚕儿赶紧奔过去，将木桶拎了过来。

黄氏惊讶地抬起头：“蚕儿，这么早？”

蚕儿笑了笑道："夫人，田庄上有的是庄客，您怎么还自己动手啊。"

"我刚刚种了几棵小桑树，需要浇点水。这等小事，我自己做着心里会很愉快，怎么可能让那些庄客来夺走我的乐趣呢？"

"这么说来，我是夺了夫人的乐趣啊。"

"你来了，我的乐趣还会少吗？"

"那好，我就住在这儿不走了。"

"你住两天就回去，丞相府中应该有个人照应啊。"

"可是我……我害怕。这几天，我，我常常……常常会被噩梦惊醒。"

"丞相大人也在那噩梦中出现了？"

蚕儿点了点头，黄氏默然不语，眼中透出深深的忧色。

浇完了水，蚕儿直起腰问道："还有什么活？"

黄氏笑道："没有了。我们这个桑园，有桑树八百株。丞相大人说，这已经足够多了。我今日种植这几棵小树，全是兴趣所至，并未认真。"

"我父亲也曾经有个桑园，小时候，我经常在桑园里玩。"

"蜀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蚕织锦，自从来到蜀地，我见到的桑园特别多。"

"蚕儿也会织锦吧。"

"当然会。"

"那好，等今年收了新丝，就请蚕儿教我织锦。"黄氏有点羞愧道，"小时候父母对我十分娇惯，纺织之类的事情，几乎从未让我去做。"

“夫人乃是尊贵之人，用不着去做那些纺织之类的事情。”

“我从未想要做一个尊贵之人，也没料到丞相大人会去那险恶之地……”说着，黄氏不觉轻叹一声，停下了话头。

“啊，有一件大事，我差点忘了。”蚕儿有意转过话头，“宫中刚刚传出消息，皇上已得了皇子。”

黄氏高兴道：“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啊。”

“是啊。如果丞相大人还在成都，不知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皇上还不到二十岁就已有了儿子，而丞相大人……”黄氏陡然停下话头，不自觉地向蚕儿的腹部看了一眼。

蚕儿面带愧意，微微低下了头。

成都的皇宫，太后寝殿中张灯结彩，一片辉煌。太后吴氏面带微笑，坐在流光闪动的云母屏风下。刘禅和黑妞坐在吴氏对面，眼中全是兴奋之意。巧娘抱着一个婴儿，轻轻走到吴氏面前，吴氏小心翼翼地抱过婴儿，看了又看。

吴氏低声道：“啊，小皇子睡得真香。小皇子又白又胖，一定是大有后福。”

黑妞笑道：“太医说过，小皇子受不得惊吓。我那儿不太安静，皇上说，就请太后帮着照看小皇子。”

吴氏笑得合不拢嘴：“我最喜欢小孩子了。皇上放心，小皇子在我这儿一定会安安稳稳，百邪不侵。”

刘禅面带歉意道：“只是如此有劳母后，儿臣深感不安啊。”

吴氏慈祥地说道：“皇上如今既是人君，又是人父，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啊。”

刘禅憨憨地笑着，想说什么，又不知如何说才好。

昭阳宫的偏殿里，王绣又在发脾气，但已经没有用了。她虽然生下

了皇子，刘禅却不愿意再多看她一眼，小皇子也被送到太后宫中，以后只怕见一面都难。王绣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只要抓住了皇上的心就能得到一切。可是以她的智慧却看不到这一点，一心一意只想压倒皇后，没有刘禅的宠爱，她又拿什么和皇后斗呢？

清冷的月光透过偏殿的纱窗，映照在卧榻上，王绣面容憔悴，孤零零地坐在卧榻中央。忽然，王绣从卧榻上下来，赤着脚，悄悄向殿门走去。殿门紧闭着，王绣眼中透出强烈的仇恨，深吸一口气，忽地奔跑起来，将全身的力气凝集在肩头，向殿门猛撞过去。随着“砰”的一声大响，王绣被重重地反弹到地上，发出一声惨烈的大叫，殿门只是微晃了两下。

“皇上，皇上！快来救救绣儿，快来救救绣儿啊！”无人回应。只有王绣的声音在殿中反复回荡，听上去如同厉鬼在哭号。王绣爬到门旁，疯狂地捶打着殿门，“你们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

刘禅从太后寝殿中缓步走出，走一步回一下头。黑妞抱着小皇子从寝殿中快步走出，刘禅猛地转过身奔到黑妞面前，低下头摸了一下小皇子的脸。黑妞笑了笑，将怀中的小皇子递给了巧娘，巧娘抱着小皇子退入寝殿。

黑妞笑道：“外面有风，不能让小皇子受了凉。”

刘禅不舍道：“朕只是想再看一眼。”

“臣妾必须留在太后这儿照看小皇子，今夜就不能陪着皇上了。”

“有太后和皇后照看，朕很放心。只是皇儿还是个吃奶的孩子，朕，朕……”“皇上放心，臣妾已给小皇子找了两个奶娘，饿不着他。”

“啊，这就好，这就好。”说着，刘禅回过身向台阶下走去，但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转头向黑妞望去。

黑妞问道：“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吗？”

刘禅犹豫不决道：“绣儿……绣儿虽然不好，可她……毕竟……”

黑妞面不改色道：“绣儿其实很好。只是太医说了，她现在中了邪气，好歹不分。她须得安心静养，多吃几副汤药才能好转过来。”

刘禅不知说什么好，叹口气离开了太后寝殿。回到内殿，刘禅来来回回地走着，神情忽喜忽忧。他忽然走到御榻前，在青玉案几后面坐了下来，对黄皓道："快，快把丞相府送上的文书拿过来。"

黄皓虽然感到很意外，还是迅速奔到殿角的书架旁抱起架上的一大卷文书，然后快步走到刘禅面前，将文书堆放在青玉案几上。

刘禅大声道："朕现在有儿子了，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朕还是要做一个好皇上啊，不然将来怎么教导皇儿做好皇上呢？"

黄皓谄媚道："皇上圣明，皇上是天底下最好的皇上。"

"你这狗奴才只会说好听的。朕是什么样的皇上朕自己知道。"刘禅拿起一卷文书，展开仔细观看，"啊，相父已到了卑水。这卑水是什么地方？"

黄皓小心道："卑水这个地方，奴才倒是听人说过。卑水西边，是蛮夷之族居住的地方。卑水东边，是汉人居住的地方。"

"这么说来，相父此刻已是到了南中。好！南中那些蛮王怎会是相父的对手。朝廷大军一到，那些蛮王立刻就会吓得屁滚尿流，磕头求饶。哈哈哈……"刘禅大笑起来。

第十八章　微服出宫，刘阿斗一心玩乐

诸葛亮此刻确实在卑水，正站在高高的山坡上，仰天大笑道："孟获果然精通兵法，竟亲率大军，主动向我攻击。"

彭畅钦佩道："草民今日才明白了。原来……原来丞相大人用的是骄兵计、调虎离山计、反客为主计……丞相大人一计连着一计，那孟获只怕做梦也料想不到啊。"

诸葛乔熟读兵法，自然知道诸葛亮的布置："丞相大人有意做出种种示弱之举，使南中蛮王以为丞相大人心虚胆怯，不敢与他们决战，此即为骄兵之计。南中蛮王既已成为骄兵，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率兵离开坚固的城垒，远行千里主动攻击丞相大人，此即为调虎离山之计。我军若越过千里山路，攻击南中蛮王，必然疲惫不堪，士气不振，胜败实是难料。但此时蛮王领兵前来，这一切不利之事，就全都转到了他们的身上……"

彭畅抢着说道："此即为反客为主之计也。"

诸葛乔点头道："不仅如此，父亲大人还派出了一支奇兵深入南中境内。"

"错了，是两支。"诸葛亮出其不意道，"这第二支奇兵由我南征之军副大都督马忠统领，已在十数日前潜往南中。这一支奇兵所走的路线接近江州。为了避免不应有的误解，我不得不严守机密，连你们也没有告诉。"

闻言，彭畅感慨不已："丞相大人用兵真是神出鬼没啊。"

诸葛乔思索片刻道："孩儿觉得，马忠这支骑兵行走的路线既是接近江州，那一定是在准备突袭牂牁郡城，不知是否正确？"

诸葛亮赞赏道："乔儿，你如今甚有见识，已可称为将才。"

诸葛乔握拳道："孩儿一直想领兵征战，冲锋陷阵。"

诸葛亮欣慰道："好！大军今夜就将出发。乔儿可为前锋大将，当先迎敌！"

"孩儿遵命！"诸葛乔响亮地应道。

诸葛亮攻下邛都城的战报很快就传到了江州。李严望着屏风上悬挂的地图，神情凝重道："想不到啊，丞相大人是计中有计，招招出人意料。"

陈奉黯然道："丞相大人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将大军停留在离邛都城三百里的卑水地带。这样一来，既让南中蛮王受到了威胁，必欲击退丞相大人，方能安心，又使南中蛮王误以为丞相大人不敢决战，完全对丞相大人暗伏的杀机失去了警惕。"

"但是我们却一直担心丞相大人是在对付我们，所以看不透他的意图，对他的安排也无法理解。"李严想了想，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不仅没有看透丞相大人，连那些南中蛮王的心思也没能看透，以致未能在事先察觉南中蛮王的行动。"

陈奉沉痛道："这都是老朽的错啊。老朽知道孟获自称知兵，极为好胜，应该有主动攻击朝廷大军的胆量和勇气。可是老朽以为孟获一向与那高定面和心不和，绝不会为了他去冒险攻击朝廷大军。"

"是啊，邛都城是高定的巢穴。依常理来判断，孟获应该按兵不动，借诸葛亮之手狠狠打击一下高定。可是孟获竟亲率三万蛮兵，与高定一同回师邛都。邛都城池坚固，孟获企图背靠坚城，在邛都城下与诸葛亮决战，其实这战术倒也没错，只可惜……"

"只可惜孟获尚未到达邛都城，诸葛亮就突然发动了猛攻，孟获只得在野地营寨，仓促应战。如此一来，孟获地理尽失，手下的蛮兵也十分疲惫，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三万蛮兵顷刻崩溃，如鸟兽散。而那倒霉的高定竟被乱箭射死，大大损伤了南中蛮王的士气。"陈奉不知是在叹惜失去了南中的同盟，还是在叹惜诸葛亮过于厉害。

"高定之死，一下子让坚守邛都城的蛮兵失去了信心，竟是弃城而逃，白白让丞相大人得到了堆积如山的军资。诸葛亮得此大胜，平定南中已是指日可待。"李严沉吟道，"事已至此，我们也应该为平定南中立下大功出点力啊。此时牂牁郡定是十分空虚，我江州若是尽出精锐之

师，一举将其攻克，必能占下牂牁郡……”

突然，李丰奔了进来叫道：“不好……不好……”

李严猛地转过身，狠狠瞪了李丰一眼。

陈奉转过身，竭力露出笑容：“中郎将大人来得正好，我江州之兵即将南下，攻击牂牁郡城……”

李丰喘着粗气道：“孩儿……孩儿刚刚接到紧急……紧急军情，朝廷大军已攻克牂牁郡城，杀死了蛮王朱褒。”

陈奉瞪大了眼睛道：“啊，这……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李严强自保持着镇定：“朝廷大军此刻……此刻正在邛都城，离牂牁郡有一千余里路程，就算插上双翅也飞不了这么快啊。”

“诸葛亮早已暗中派出奇兵，从偏僻小道去往牂牁郡，趁那朱褒不备，偷袭得手。”

李严再也无法掩饰急切之意：“这支奇兵有多少兵马，由谁统领？”

李丰语气中也满是惊讶：“这支奇兵有一万精锐兵卒，由南征之军副大都督马忠统领。”

李严失声道：“啊，竟有……竟有一万兵卒？”

陈奉皱着眉道：“这马忠是阆中人，是益州派中最有勇力的武将。从前曾在中都护大人部下做过牙门将，与中都护大人甚是不和……”

“丰儿，快，快快传令，集中大军！”李严按捺不住了，“南中蛮王有三大巢穴——邛都城、牂牁郡城和建宁城。我们必须立刻出兵，抢在朝廷大军之前攻占建宁城。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在南中得到一席之地。”

李丰神情沮丧道：“可是……可是……”

李严声音带着颤抖道：“难道建宁城也……也被朝廷大军攻占？”

李丰点了点头：“南征之军大都督李恢统领……统领五千轻锐劲

卒，昼伏夜行，潜入南中腹地，趁着朝廷大军战胜之威，突然出现在建宁城下，迫使建宁蛮兵不战而降。”

李严脸色大变，跌坐在竹席上。李丰和陈奉急步上前，一左一右扶住。

李严深吸一口气，挺直身体将李丰和陈奉推开道：“没什么。我只是……只是为朝廷感到担忧啊。诸葛亮这一次的布置，分明是一箭双雕，明为平定南中，暗中实为对付我江州。”

陈奉点头道：“是啊，那李恢的交州刺史只是一个虚衔，并无实权，多年来，朝中几乎已忘记此人。此刻诸葛亮忽然重用李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利用李恢来对付中都护大人。”

李丰疑惑道：“难道那李恢也曾与父亲大人有什么私怨？”

陈奉摇摇头道：“这倒没有。但此刻李恢受到重用，必会对诸葛亮生出感激之心，无论诸葛亮让他做什么，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李严喃喃道：“我怎么就想不到诸葛亮会重用李恢、马忠呢？如果我能想到，就会及早做出应对之策。”

陈奉忽地退后一步，跪在地上道：“老朽有负中都护大人的厚望，直到……直到诸葛亮已深入到南中境内，也无法得知南征之军的详细情形……”

李严连忙上前，扶起陈奉道：“兵者，诡道也。诸葛亮重用李恢、马忠，实为对付我江州。在这种情形之下，诸葛亮自然会使出种种方法迷惑我们，以掩饰他的真实图谋，绝不会轻易让我们得知南征之军的详情。”

“老朽，老朽愧对……愧对中都护大人……”

李严轻叹道：“唉！诸葛亮如此作为，证明他已受到了奸邪小人的迷惑。如今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一举一动，无不关乎国之安危。然而诸葛亮却偏偏在此时被奸邪小人所惑，只怕举动之间就会做出危害朝廷的事情。他一定会挟南中战胜之威，攻我江州。”

陈奉也轻叹道："现在看来，极有这种可能。"

李丰耿直道："既是这样，我们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立刻发兵……"

"住口！"李严陡然大喝，"此时此刻，那些奸邪小人正在盼着我们做出不智的举动。我是先帝的托孤大臣，天下皆知。那些奸邪小人想要对付我，并不那么容易。"

陈奉肃然道："江州不是南中，只要我们牢牢守住各处要地，没有任何军队敢轻易向我们下手。"

李严的声音有点疲惫："当朝廷大军南下之时，那些蛮王若能清醒一些，就会明白——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坚守城池是唯一可行的应对之策。丰儿，你要记住成大事者必须有坚忍之心，当进则进，当退则退，万万不可意气用事。"

李丰低头道："孩儿自当牢记父亲大人的教导。"

李严点了一下头，抬起衣袖摆了摆，示意李丰退下。李丰刚退出两步，又停了下来禀道："还有，朝廷送来了一封文书，说皇上已得了皇子。"

李严重又振奋起来："好事，这是大好事啊。我身为先帝的托孤大臣，此时应该对皇上有所表示才对。嗯，我当立即写一道贺表，由丰儿亲自送往成都。除了贺礼之外，丰儿还要另备一些物品，见见所有你可以见到的人。"

李丰道："孩儿遵命。"

正如所料，孟获手下的蛮兵疲于奔命，在蜀汉大军攻击下不堪一击，诸葛亮没有费多大气力就攻下了邛都城。高高的敌楼上，绣着"孟"字的大旗缓缓从空中落下，绣着"汉"字的大旗缓缓升起，迎风飘扬。

邛都城高大的城墙上站满兵卒，齐举兵器欢呼："丞相大人威武！丞相大人威武！丞相大人威武……"

诸葛亮在彭畅、诸葛乔的陪同下，迎着欢呼声，走上城墙，站在绣

着“汉”字的大旗下，举目远望。远处山岭绵延，无穷无尽。

彭畅感慨道：“想不到，真让人想不到啊。邛都、牂牁、建宁乃是南中三大名城，由高定、朱褒、孟获三大蛮王多年经营，坚固至极。草民以为非经血战，绝不可能轻易破此三城。但丞相大人从容指挥，连使巧计，谈笑之间已将三城收入掌中。若非亲身经历，草民实难相信人间用兵有如此之神也。”

诸葛亮连连摇头道：“先生过誉了，要战胜敌人，就一定要了解敌人。先生使我了解到了南中蛮王的许多事情，对我制定进兵方略帮助极大啊。”

“草民现在才明白，丞相大人为何要将草民留在府中，日夜谈论南中之事。”彭畅亲眼看到这一切，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可是草民虽然熟知南中蛮王之事，却不能预料南中蛮王的行动，认定那孟获绝不会领兵来到邛都城。”

诸葛亮微微一笑道：“这是因为你知道，孟获一直在与那高定暗中较量，面和心不和。”

“是啊，孟获和高定为了争夺地盘，曾经刀兵相见。后来在朱褒的劝说下，二人表面上虽是和好如初，可心底里却从此结下了深仇。孟获此人一向恩怨分明，对恩人涌泉相报，对仇人毫不宽恕。草民据此推论，以为那孟获绝不可能发兵前来。谁知……谁知……”

“但先生忘了——孟获不仅是一个蛮王，更是一个胸怀大志，一心一意想独占南中，进可与大汉争夺巴蜀之地，退可成为一方之主的英雄豪杰。”诸葛亮虽未见过孟获，却仿佛对他甚是了解，“这很重要。因为孟获虽然在南中蛮王中势力最大，名气最响。但并未让所有的蛮王心服口服，使他一时很难完成独占南中的大业。可是如果他能在危难之时出手相救仇家，并且打败强大的朝廷兵马，立刻就会成为所有蛮王眼中的大英雄。到了这个时候，他独占南中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不会受到任何阻碍。”

“丞相大人这么一说，草民也就明白了。孟获是个想做大事的人，目光远大，自然不会斤斤计较私仇。可是草民总想着他是一个蛮王，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雄心壮志。就算平日说出了些豪放之言，也只是夜郎自大，自欺欺人。”

“对蛮夷之族心存轻视，是汉地之人的通病。先生将来在南中为朝廷做事，可千万要记住——南中的百姓一样是朝廷的百姓，绝不可将他们视为异类。”

“草民一定会牢记丞相大人的教导。”

“这一次我发大兵攻击孟获，并未四面合围，而是有意使敌人溃散，以减少双方的伤亡。如果孟获真正知道兵法，就会明白我这是放给了他一条活路。但愿他能因此有所悔悟，最终归顺朝廷。”

诸葛乔担心道：“孟获既是胸怀大志，又怎么会轻易归顺朝廷呢？”

“是啊，孟获是南中名气最大的蛮王，如果连他都归顺了，其他的蛮王就更不会与朝廷对抗。让孟获归顺的确是一件极难的事情，但为了南中的长治久安，为了朝廷的兴复大业，不管这件事情有多么难，我们也一定要做到。只有让孟获真心归顺，朝廷的不杀、不夺、不留三策才能得到南中上上下下的信任。也只有这样，此次南征才算是大获全胜。”

彭畅似是也被激发起了壮志：“建宁城已在朝廷手中，孟获必定会逃到盘江银坑洞去。那银坑洞是孟获家族的发祥之地，部众虽少，对他却极为忠心。而且银坑洞周围全是高山密林，常有瘴气出现。”

诸葛乔想起了什么，道：“听说那瘴气十分厉害，不论人畜，遇着便死。”

彭畅点点头道：“瘴气最多最浓时，在三四月之间，此时行人遇着瘴气，十人中难活一人。但五月之后，瘴气渐淡，此时行人遇上，难免会呕吐发闷，却不至于会送掉性命。如果是六月，瘴气的危害会更小。”

“依先生看来，朝廷大军若此时出征，几日可至盘江？”

“邛都远离盘江千里之外，且道路艰难，大军出征，最快也得二十余日方可到达。”

“如今是四月下旬。依此算来，大军到达盘江时，正当五月中旬，已可避开瘴气侵袭。此时蛮兵正是士气最为低落之时，朝廷当趁势挥军

疾进，迫其归降，早日平定南中。”说着，诸葛亮转头向诸葛乔望去，“乔儿，速速传令，明日一早，各营拔寨南行，兵锋直指盘江。”

诸葛乔响亮地应道：“孩儿遵命！”

蜀国皇宫的御花园中，绿树成荫，轻风吹过，树下的池水荡起层层涟漪。池畔的草地上，铺着一大一小两张细竹席。两席之间立着一只雕满山形花纹的纯金香炉，炉中升起几缕淡淡的青烟。

刘禅坐在较大的竹席上，双目微闭。费祎坐在较小的竹席上，面前摆放着一架精致的桐木七弦琴。黄皓站在刘禅侧后。费祎十指抚弄着琴弦，发出优雅淡远的旋律。刘禅随着那旋律微微点着头，深深沉醉其中。

一曲奏罢，费祎垂下双手。刘禅睁开眼睛道：“好，好一曲《流水》，当真是恍若天籁，闻之令人物我两忘，浑然不知身在何处。”

费祎缓缓道：“圣人言礼必不忘乐，故礼乐二字，实为国家社稷之根本。礼者，定上下之尊卑；乐者，和天下之好恶。人人守礼，则上下尊卑不移，纲常不乱。人人知乐，则天下好恶之心相近，贪欲之念不生。国中礼乐兴盛，自然就不会贪念丛生，纲常不振。果然如此，则盛世必至矣。”

闻言，刘禅若有所思地问道：“乐者，和天下之好恶？这是何意？”

费祎耐心地解释道：“乐律之妙，就在于和。和者，万物和谐也。实乃上天之本意。一国之中，君臣和谐，官民和谐，主仆和谐，必能得到上天庇佑，使江山社稷延至万代。”

“原来音乐之中，还有这么多道理啊。”

“无律不成音乐，故和谐亦在律中。如君臣和谐，其中之律，就是君君、臣臣之意也。”

“这君君、臣臣之意，朕倒也明白。说的是君应该像君的样子，臣应该像臣的样子……”正说着，刘禅忽地停下话头，站起了身。

费祎连忙站起来：“皇上……”

刘禅挥挥手道："天已不早，朕该到殿上去看文书了。"

"皇上游乐之中尚不忘朝政之事，实为圣明之君。"

刘禅听了，大为高兴道："朕一向以师友相敬，爱卿又何必这般拘束呢？"

皇宫内殿外，小五子匆匆奔来，给黄皓带来了宫外的消息。

黄皓一见小五子就问道："事情办得如何？"

小五子低声道："费老爷对黄公公的谋划大加赞扬，说他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着皇上圣驾降临。"

黄皓冷冷一笑道："这件事对他大大有利，他当然要赞扬了。"

小五子吐了吐舌头道："小的有些不明白啊，黄公公为何会在此时谋划这件事呢？"

"你猜猜，我这皇上身边的近侍太监最怕谁？"

"当然是丞相大人。"

黄皓摇了摇头。

"难道……难道是那董允？"

黄皓又摇了摇头。

"那……那小的就猜测不出了。"

黄皓压低声音道："我最害怕的，是那位费侍郎。"

"这，这怎么可能？那费侍郎不论见了谁都是笑眯眯的，连小的都不怕他，黄公公怎么会怕他？"

"你知道什么？费侍郎分明是只笑面虎，把你吃了，你还不明白他是如何下口的。丞相大人那么厉害，但我并不对他十分害怕，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小的不知。”

“因为丞相大人得不到皇上的心，皇上只是像敬畏父亲那样敬畏丞相大人。皇上只想做一个快活的皇上，可丞相大人却想让皇上做一个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圣明皇上。”

“是啊，皇上看文书看得烦了，曾说做一个圣明皇上太累，一点也不快活。”

“但是费侍郎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正在让皇上相信，做一个圣明皇上也能十分快活，这很危险啊。如果皇上相信了那费侍郎的话，果然成了一个快活的圣明皇上，那么他的心就会掌握在费侍郎的手中。到了那时，皇上会把我们爷们放在眼里吗？”

闻言，小五子慌了：“是啊，一个圣明的皇上，怎么会把太监放在眼中？”

黄皓愤愤道：“什么圣明不圣明的，全是外面那帮朝臣弄权的鬼话。皇上事事听他们的，就成了圣明之君。皇上不听他们的，立刻就成了昏君。”

“是啊，是啊。外面这帮朝臣，天生就是我们的对头。”

“我们可要记住王绣的教训，别和那些朝臣当面作对。只要我们能抓住皇上的心，就能抓住一切。”

小五子连连点头：“是，是。”

黄皓回到内殿之中，看见刘禅坐在御榻上，呆呆地看着案几上的一堆文书轻叹道：“唉！这圣明之君真是难做啊。朕好不容易鼓起劲儿看了一阵文书，谁知越看越是心烦。”

黄皓试探道：“莫非皇上看到了什么坏消息？”

“消息倒全是好消息。相父果然打得那些蛮王屁滚尿流，一下子就占了南中三座大城。还有许多贺表，说的全是好听的话，好像朕得了皇子，曹魏那贼立刻就会归降。唉！不说了，不说了。这等好消息看得多了，好话听得多了，让朕一点也提不起兴趣。”

“好消息也能让皇上心烦，奴才真是不明白啊。”

“朕不是因为这些好消息心烦，朕是因为……唉！朕的心思，你这奴才根本就不懂啊。”

“奴才不懂，可以猜呀。”

闻言，刘禅一下子来了兴致：“好，你猜，你猜。”

黄皓小心试探道：“奴才想，皇上见了这贺表就会想到……想到一个美貌佳人。”

刘禅顿时神情黯然：“你这狗奴才，当真猜中了朕的心思。”

黄皓嬉笑道：“那佳人就在宫中，皇上既是想她，何不立刻去见见她呢？”

“皇后说，绣儿一时半会好不了，朕不能去见她。而且绣儿现在这个样子，朕见了也不舒服。”

“难道在皇上心中，佳人就只有一个王绣吗？”

“既是佳人，就不多啊——宁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啊。”

黄皓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这……”

刘禅心中忽有所动：“朕记得你说过——皇宫外面多的是女人。”

黄皓神秘道：“那一天，奴才听小五子说，外面有许多奇怪的地方，在那些奇怪的地方，有许多美貌佳人唱歌跳舞。”

刘禅大感兴趣：“那是什么地方？”

黄皓故意为难道：“奴才也不太清楚。”

刘禅不满道：“你真蠢，怎么连这个都不清楚？快，快把小五子找来。”

黄皓领着小五子进了内殿，刘禅迫不及待地问道：“你说说，那奇

怪的地方是哪里，就是有许多美貌佳人唱歌跳舞的地方？”

小五子跪在地上道：“那地方是酒楼。奴才采买胡饼时，常从那酒楼面前走过，看到酒楼里面有许多美貌佳人在唱歌跳舞。还看到……看到……”

“看到什么？”

“奴才……奴才不敢说。”

刘禅不高兴道：“在朕的面前，你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快说！”

小五子吞吞吐吐道：“奴才还看到……还看到许多朝廷大臣在那酒楼里进进出出。”

“他们在那酒楼里干什么？”

“他们……他们在那酒楼里整夜和美貌佳人调笑，十分快活……”

闻言，刘禅大怒道：“混账！”

小五子惊慌中连连磕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刘禅一摆手道：“你别怕，朕说的不是你。朕是说那些大臣们混账。他们成天让朕做一个圣明之君，不可贪恋酒色，不可不理政事，不可亲近小人……他们对朕有那么多不可，但他们自己却如此快活，真正是岂有此理！”

小五子还是连连磕头：“皇上可千万，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大臣，是奴才说的这些话……”

“你就这样怕那些大臣？”刘禅更怒了，“哼！他们不让朕快活，自己却去快活。朕今日也要去那酒楼看看。”说着，刘禅陡然从御榻上下来，就向殿外走去。

黄皓慌忙迎上前道：“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啊。皇上若想到皇宫外面去，必须召来丞相大人商议。如果丞相大人赞同皇上……”

刘禅不耐烦道：“相父在南中，怎么可能召来？”

“那就召来董大人……”

“不召！朕是皇上，难道就不能自己做一回主吗？你快去准备一下，朕这就要出去。”

“皇上这样出去，必会大摆仪仗，惊天动地。到时城中定是家家关门闭户，道路上连一个人影都见不到，皇上……”

“不，不能这样。”

“皇上出行，只能是这样啊。皇上是圣明之君，可不能像从前的那些皇上为了游乐就微服出行……”

刘禅惊喜道：“对，对！朕可以微服出行啊！从前我大汉的孝武皇帝，经常微服出行。还有那春秋之时的齐桓公，也常微服出行。”

“这，这可使不得啊。”黄皓看起来快哭了，“丞相大人若是知道皇上微服出行，一定会……一定会砍了奴才的脑袋。”

“朕不让相父知道，不就没事了吗？”

“可万一丞相大人知道了……”

“那也不要紧。朕可以说，是朕逼你的，如果你不听从朕的意愿，朕就会杀了你。”

黄皓哭丧着脸道：“奴才为了皇上，可是连性命都不要了啊。”

刘禅兴奋道：“朕知道，你对朕一片忠心。朕绝不会让你丢了性命。啊，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快去准备呀。”

黄皓自是早有准备，让刘禅换上一身太监服饰，三人一起溜出皇宫。小五子昂首挺胸，向皇宫的角门走去，黄皓和穿着太监服饰的刘禅微微弯着腰，跟在小五子后面。角门两旁，站着十余护卫兵卒和几个守门太监。小五子拿出一面刻着金字的腰牌，一边向前走着，一边向守门太监晃了晃那腰牌。

守门太监有些奇怪，问道：“公公，你今日怎么换了同伴啊？”

小五子大大咧咧道："那两个家伙另有好差事，今日脱不了身。可皇上又急着要吃胡饼，我就只好另找了两个同伴出来。"说着，小五子已和黄皓、刘禅一起走出了角门。

成都的街道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刘禅没见过这等热闹，站在道旁，左看看，右看看，眼中全是兴奋和好奇："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这都是朕的子民吗？"

闻言，黄皓吓坏了："您在外面，不能说朕。"

"啊，朕明白了……朕不再说朕了，朕……朕……"

黄皓苦笑了一下。

刘禅神情尴尬，有意转过话头："听小五子说，太监若从宫里出来，至少得找两个同伴。"

"这是董大人立的规矩。"

"哦？董允为何要立这样的规矩？"

"董大人说，太监都是不可信任的小人。让太监从宫里出来带着同伴，就可互相监视。这样，我们这些太监就会害怕董大人，不敢不听董大人的话。"

刘禅不悦道："董允如此行事，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们这些太监都是皇上的家奴，眼里心中也只有皇上。可……"黄皓突然想起了什么，左右看了看，"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几个穿着鲜艳的年轻女子正从道旁走过，刘禅顿时激动起来："啊，有人，有人！"

年轻女子听到声音，不觉转过头向刘禅望来。刘禅慌忙低下头，但立刻又抬起头来，眼中透出失望之意，只因那几个女子都是相貌平平，毫无特点。

黄皓低声道："您这会只是太监，不会对女人有兴趣。"

刘禅失望道："这外面的女人倒是不少，却没有一个称得上是佳人。"

"您别急，佳人有的是……啊，小五子来了。"

一辆马车疾驰过来，停在道旁，小五子身穿锦衣，坐在车前。刘禅上了马车，车帘低垂，刘禅好奇地从车帘缝中向外张望。

黄皓手捧一套锦衣，坐在刘禅身旁："皇上，快换衣裳吧。"

小五子驾着马车驰到一座酒楼前，停了下来。楼窗中隐约可见窈窕的女子，不时有清脆的嬉笑声从中传出。刘禅穿好锦衣，抬手将车帘拨开一道细缝，透过细缝，正好可以看到酒楼正门。几个朝官互相礼让，从那正门走进酒楼。

刘禅难以置信道："那是费侍郎？"

黄皓看了一眼，道："还有邓尚书。"

刘禅喃喃道："这些朝廷的臣子，果然都在此快活。"

费章、邓芝、费祎走到酒楼的楼梯旁，都放慢了脚步。

费章点头哈腰道："二位大人请，请！"

邓芝不满道："你我都是老朋友了，有什么事在大人府上说说也可以啊，何必要到这儿来呢？"

费祎奇怪道："是啊，难道你有什么不能在府中言说的苦衷不成？"

费章神情尴尬道："二位大人所言，正说到了在下的痛处啊。在下……在下新纳了一位小妾，想以此为借口，与老朋友痛饮一醉，可是……"

邓芝明白了："可是你又有惧内之疾。哈哈哈！"

费祎亦是大笑起来。

刘禅眼中全是怒意，忽地将车帘完全撩开，黄皓慌忙伸出手，将车

帘拉过来，严严实实遮住车内。

刘禅怒道："朕要下去！"

黄皓压低声音道："我的老天爷，您可不能这么大声啊。这儿的客人大多是朝中的文臣武将，您若下去，立刻会被他们认出。"

"认出就认出，难道朕怕他们吗？难道朕就眼睁睁看着他们这样快活吗？"

"您也可以快活啊。"黄皓讨好道，"小五子早已打听好了一个地方。在那儿，您想怎么快活，就可以怎么快活。"

小五子把马车赶到小巷内的一幢小楼，黄皓领着刘禅走进楼上的内室。内室的布置极为精致，白玉镶嵌的屏风下铺着细竹席，席上摆放着一架桐木七弦琴。一只金光闪闪的香炉立在席前，炉中飘出淡淡的烟。

刘禅走上前，坐在席上，恍然若梦："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怎么朕就像回到了皇宫中一样呢？"

黄皓答道："这儿是歌楼。"

刘禅疑惑道："歌楼？这和那酒楼有什么不一样吗？"

"听小五子说，酒楼中客人很多，很热闹，而这歌楼中的客人却很少，很清静。"

"这是为什么？"

"听小五子说，酒楼上的那些歌姬舞女虽然甚有姿色，但也只是寻常的美人。而这歌楼上的歌姬，却是绝代佳人。任何客人只要有铜钱，都可以到酒楼去。但这歌楼台之中，却只准许最尊贵的客人进去。"

"这，这是真的吗？"说着，刘禅向左看看，又向右看看。

"佳人一会就来。您可一定要记住——您是龙公子，从中原来的富商子弟，财宝极多。"

"朕知道……不，我，我知道了。"刘禅忽然停住了话头。

环佩响处，一个体态轻盈的美貌少女已走进了内室，刘禅呆住了，直愣愣地望着那少女。见到这情形，黄皓悄悄地下楼了。

楼下的厅堂中，小五子神情不安，来来回回地走着，见黄皓下来，连忙迎上前："皇……"

黄皓严厉道："是龙公子。"

小五子拍拍自己的脑袋："是，是。龙公子他……"

黄皓笑了笑道："龙公子很满意。"

董允领着一队兵卒巡视皇宫，行至角门前，守门太监和众护卫兵卒见到董允，忙弯腰行礼。董允神情肃然，微微抬起衣袖摆了一下，守门太监和众护卫兵卒纷纷直起腰来。

董允沉声道："今日有什么事吗？"

守门太监犹豫了一下道："回董大人，没，没什么事。"

董允点了一下头，继续向前走去，但走出几步后，觉得守门太监眼神有点躲闪，又忽然转回身来。守门太监心中发慌，双腿禁不住颤抖起来。

董允冷冷地问道："说吧，有什么事？"

守门太监瑟瑟发抖道："内殿有位公公……有位公公出去的时候，新换了两个同伴。"

董允追问道："新换了同伴？你认识那同伴吗？"

守门太监道："不认识。我等只是外边的小太监，除了几位常到宫外采买的公公外，内殿的人一个也不认识。"

闻言，董允顿时警惕起来："那两个新换的同伴是什么模样？"

听完守门太监的描述，董允顿时心里一沉，他没说什么，走出几步后立刻去找马谡了。

而此时，马谡正在朝廷的粮仓中收军粮。一个个壮丁满头大汗，依次扛着粮袋走进粮仓大院。大院正中，用松枝临时搭了一座凉棚，凉棚下铺着竹席，席上立着一架宽大的案几，案几上摆放着笔墨砚台和一卷卷文书。马谡紧皱眉头，坐在案几后面，蒋琬和向朗分别坐在案几的左侧和右侧。

马谡苦着脸道："这等出仓入仓的事情，太过麻烦，下官实在受不了。公琰兄，你就饶了我，让我离开这儿吧。"

蒋琬笑道："这怎么能行？军粮入仓之事，必须由丞相府长史亲自监督，并当面点清入仓之数，然后在文书上签名画押……"

马谡急切地抢过话头："下官并不是长史……"

蒋琬也截住话头："可你是在代行长史之职。"

马谡一脸沮丧。

向朗也笑了："幼常贤弟，好久不见，你还是这般性急啊。"

"这，这都怪太守大人。太守大人这次押送来的军粮之多，大大出人意料，只怕整整一天也清点不完。看来大伙儿得挑灯夜战了……"正说着，马谡陡然停止了话头，只见董允和杨洪神情紧张，匆匆向凉棚走来。

马谡、蒋琬和向朗大感意外，站起身来，互相看了看。

董允和杨洪走到凉棚前，拱手一揖道："各位大人，皇上，皇上不见了。"

马谡难以置信道："什么，董大人在说什么？"

董允沉痛道："在下失职。皇上假扮太监，悄悄出了皇宫。"

向朗也问道："从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董允答道："没有。在下发现此事之后，立即告知杨太守，请杨太守派人查探皇上的下落。"

杨洪沉稳道："在下已派出六个对成都街巷最为熟悉的捕快正在秘密查探。"

马谡焦急道："这怎么能行？我们应该立即关闭城门，宣布戒严，派出禁卫军挨家挨户搜寻。"

向朗劝道："不可！如此一来，必会引发谣言，扰乱人心。若奸恶之徒趁机生事，只恐会危及皇上。"

蒋琬点了点头："是啊，丞相大人不在成都，我们更须谨慎小心。依在下看来，杨太守不加声张，秘密查探的方法十分妥当。"

马谡想了想道："不错，此事的确不宜声张。请杨太守一边加紧查探，一边多派禁卒巡守各处要道，以防万一。"

杨洪道："在下遵命。"

蒋琬沉吟道："此事还应及时告知丞相大人。"

马谡已是心急如焚："等皇上有了下落，我们查明了是怎么回事，就立刻写下一道详细文书，派飞骑送到丞相大人那儿去。这件事太过重大，在下必须立即亲至各处要道巡查。此地事务，还请公琰代为处置。"

蒋琬点点头道："理当如此。"

南中深山的密林中，众多兵卒艰难地行走在狭窄的山道上。诸葛亮手持一根木杖，走在众兵卒中间。彭畅气喘吁吁，跟在诸葛亮身后。

诸葛亮体力不支，停下来问道："此地离银坑洞还有多远？"

彭畅艰难地回道："不到……不到三十里。"

诸葛亮算了算道："这么说，今天我们已很难走到银坑洞？"

"是，是啊。"

诸葛亮提高声音令道："乔儿！传令各营停止前进，就地歇息。"

“不，不可！”彭畅急忙道，“此乃……此乃死地，不可歇息。”

诸葛乔扶着诸葛亮登上山顶，站在一块巨石旁，两个兵卒一前一后连拉带推地将彭畅扶上山顶。诸葛亮抓着巨石突出的棱角，俯身下望。山下是一条细长的山谷，两旁都是悬崖峭壁。

彭畅走到诸葛亮身旁道：“此谷名为盘龙谷，长十余里，只有南北两个出口。大军若在此谷歇息，极是危险。”

“是啊，若蛮兵堵住南北出口，必能置我军于死地。”

“大军若要歇息，可退后五里，那儿有一片草坡，可以扎下营寨。”

诸葛亮却摇头道：“不。大军今夜就在此死地扎下营寨。”

军令传下，一座座营帐在山谷中立起，众多兵卒忙碌地在营帐间走来走去。诸葛亮背着手，站在一座营帐外。

彭畅满脸忧色道：“这儿是孟获的腹心之地，朝廷大军的一举一动定会被孟获布下的探马得知。太冒险了，实在太冒险了。”

诸葛亮轻松道：“这样说来，孟获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在死地扎营的事儿。”

“是啊。”

“孟获知道了以后会怎么样？”

“会来进攻，这里的地形他最清楚不过。”

“是吗？孟获会相信我让朝廷大军在死地扎下营寨吗？”

彭畅恍然大悟道：“他只怕很难……很难相信。”

“是啊，连先生都能看出这里是死地，难道我这统兵主帅反而不知此处是危险之地吗？”诸葛亮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

“可是……”

“可是探马报来的消息，最终会让孟获不得不相信——朝廷大军的确是在死地扎下了营寨。为什么我敢在死地扎下营寨？孟获想一想就会明白了，因为我根本没将孟获放在眼中，我料定他只会死守银坑洞，绝不敢重蹈覆辙，再次主动向朝廷大军发动进攻。”

“不，丞相大人绝不会如此轻视孟获。”

“先生近来常在我身边，自然明白我会怎么看待孟获。但是孟获并不在我身边，他只会根据战场上的情形来判断我的想法。如果想战胜敌人，就必须让敌人做出错误的判断。”

“啊，丞相大人又是在用计。”

诸葛亮笑而不语，抬头向天空上看去。已是暮色苍茫，天空上隐隐出现了半轮白月。

第十九章　擒杀内侍，黄皓言语挑君臣

小巷深处的小楼内室中，帘幕半卷，在窗前露出半轮白月。刘禅如痴如醉地坐在席上，十指轻轻拨动着琴弦。席前，那体态轻盈的美丽少女在柔和的琴音中翩翩起舞，一边轻舒长袖，一边低声吟唱——

青青河畔草，

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

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

纤纤出素手。

……

楼下厅堂中，黄皓和小五子正坐在席上闲话，费三神情惊恐地奔了进来："二位公公，不好，官府的人正在四处搜寻你们。"

黄皓大惊道："这是真的？这么快？"

费三连连点头："我有一个兄弟是捕快，他已奉了杨太守的密令说是……"

黄皓不等费三说完，已迅速转过身，向楼上奔去。

楼上的内室中，体态轻盈的少女边舞边接近刘禅，长长的衣袖几乎拂到了刘禅脸上。刘禅意乱情迷，手腕一抖，嘣地拨断了一根琴弦。那少女夸张地惊呼一声，身子软软地向刘禅怀中倒去，黄皓突然冲进内室，一把将那少女推开，拉着刘禅就向室外拖去。

刘禅震惊地吼道："狗奴才，你……你疯了！"

黄皓和小五子一左一右，拉扯着刘禅从小楼中走出。刘禅嘴里还在喊着："啊，佳人，我要那小佳人……"

黄皓和小五子的动作又快又急，几下子就将刘禅塞进了停在楼前的马车厢里。小五子驾着马车，在街道上飞驰。天已完全黑了下来，道旁的房屋时有灯光透出，忽明忽暗地映在小五子脸上，使他的神情看上去十分可怕。

盘龙谷的蜀军营帐中，烛光闪烁，忽明忽暗。烛光下的草席上，摆着一架桐木七弦琴。诸葛亮坐在琴后，十指在琴弦上不停地划动。彭畅强作镇定地坐在诸葛亮对面，眼中却透出无法掩饰的恐惧。

琴音优雅平和，如山间的清溪在石上缓缓流过。突然，喊杀声大起，夹杂着兵刃碰击的脆响声，无比清晰地从营帐外传来。彭畅脸色大变，欲站起身来，又强忍住了。诸葛亮面带微笑，异常平静地弹奏着琴曲。喊杀声愈来愈逼近，兵刃的碰击声中传出一声声惨呼。

彭畅已无法保持镇定："丞相……丞相大人……"

诸葛亮微闭双目，仿佛已完全沉醉在优雅的琴音中，根本没有察觉那喊杀声已愈来愈逼近。彭畅已说不出一句话来，身子隐隐在颤抖。那喊杀声如潮水一样涌来，又如潮水一样退去。诸葛亮垂下双手，睁开眼睛。营帐之中忽然间异常寂静，彭畅左看看，右看看，眼中全是疑问。

诸葛亮眼中透出赞赏之意："好一个孟获，居然敢突袭我中军大帐。他这是想出奇制胜，一举将我诸葛亮生擒活捉啊。"

彭畅抬手揩了揩额上的汗水："没想到……没想到孟获会这么大胆。"

"你以为他会发大兵堵住盘龙谷的南北出口？"

"是啊。"

"我仔细观察过周围的地形，如果孟获想发大兵堵住南北出口，必须事先在这盘龙谷周围伏下重兵。因为这里的道路太过险恶，无法迅速展开兵力。如果孟获不事先伏下重兵，就不可能在最快的时辰内抢占谷中要道。而他不能占据谷口要道，又怎么可能堵住这盘龙谷的出口

呢？”

“孟获竟然……竟然没在周围伏下重兵？”

“他既然料定我不敢在这死地扎下营寨，又怎么会在周围伏下重兵呢？我这般轻视孟获，既激怒了他，又使他觉得有机可乘。这山谷两旁，有几处崖壁较为低矮，我有意将中军大帐立在这儿。如此，孟获手下的那些猿猴一样敏捷的勇士就有了用武之地。哈哈哈！”

诸葛乔这时走进大帐，向诸葛亮行了一个礼。

诸葛亮探询道：“是孟获亲自来了？”

“果然不出父亲大人所料，那孟获带领数十名南中勇士腰系长绳，突然从崖壁上纵跃而下，直向中军大帐扑来。”诸葛乔面有得色，“他掉进了我们预先布下的陷坑，已束手就擒。”

彭畅又惊又喜道：“啊，这，这太好了。”

诸葛亮笑道：“那孟获被擒之后，说了什么？”

“他极不服气，说父亲大人只会用计，不敢与他堂堂正正摆开阵势厮杀。”

“难道他这样在暗夜里偷袭，就是堂堂正正吗？”

“我也这样反问过孟获，他哑口无言。不过从神情上看，他心里很不服气。”

诸葛亮淡淡道：“既是这样，就把他放了。”

诸葛乔一怔，呆住了。

彭畅难以置信道：“这，这……这是放虎归山啊。放虎归山，虎必伤人。”

诸葛亮不以为意道：“放一次虎，虎必伤人。那么我放二次，放三次呢？”

彭畅明白了："丞相大人如此宽宏大度，是要以诚意感动孟获，让孟获真心归顺啊。但是，这也太难了。"

诸葛亮凝重道："我说过，让孟获归顺朝廷是一件极难的事情。但为了南中的长治久安，为了朝廷的兴复大业，不管这件事有多么难，我也一定要做到。"

深夜的成都街道上，小五子不停地挥动马鞭，驾车狂驰。街道上突然明亮起来，数十手执火把的禁军兵卒排列成整齐的队形，站在街道正中。众兵卒之前，马谡、董允、杨洪傲然而立。小五子惊恐之中，慌忙拉住了缰绳。

马谡上前一步道："请皇上回宫。"

马车内的刘禅立刻泄了气，发出一声哀叹。

皇宫的内殿里，烛光辉煌，亮如白昼，刘禅垂头丧气，坐在御榻上。黄皓站在御榻旁，双腿微微颤抖。马谡、蒋琬、费祎、董允、杨洪跪在御榻前，神情沉痛。

刘禅又是惭愧又有些恼怒："朕不是说过吗？这是朕的错，是朕逼着两个狗奴才出去的。你们还想怎么样，还想怎么样啊？"

马谡沉稳道："内官私出宫禁，已触犯国法。皇上圣明，当令有司问其罪，定其刑，以儆效尤。"

蒋琬也道："国法至重，不可偏废……"

刘禅拍着御榻道："你们还有完没完啊。朕身为一国之君，就不能微服出行，查探一下，查探一下民情吗？"

董允仍心有余悸，语气也硬了一些："皇上是在查探民情吗？皇上今日的作为，不像是一个圣明之君。"

刘禅大叫道："朕本来就不是一个圣明之君。"

董允愣住了，满脸红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费祎轻咳了一声道："皇上，圣人曰，君君臣臣……"

刘禅咆哮起来："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哼！朕是不像个君的样子。可你们就像臣的样子吗？如果你们还认这君臣之道，就不要再逼朕了，立刻退下！"

马谡、蒋琬、费祎、董允、杨洪默默退出内殿，向宫门外走去。

马谡突然停下脚步："不行，这事不能就这样算完。"

蒋琬轻叹道："皇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发脾气啊。唉！看来这件事只有等丞相大人回来了，才能了结……"

马谡摇摇头道："不，这种得罪皇上的事情，不能全让丞相大人担当。"

费祎劝道："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有所担当，可也不能操之过急。"

"此事非同小可，宁可过急，绝不可过缓。"说着，马谡向董允望去。

董允知道马谡的意思，赞同道："在下赞同参军大人的想法。大汉的天下为什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就是因为内宫的太监把持了朝政吗？今日若是放过了这两个太监，他们就会有恃无恐，谁知道今后会做出什么事来。"

马谡愤愤道："对，我们一定要让宫中的太监明白——如果他们不守规矩，企图在皇上身上打主意，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蒋琬为难道："可是皇上一直在庇护这两个太监，甚至一刻也不让那个黄皓离开身边。"

董允沉着脸道："黄皓是皇上身边的近侍太监，我们暂且无法抓住他。但那个小五子，此刻却不能躲到皇上身边，我们可以把他先抓起来。"

马谡想了想道："也只能如此，请董大人立刻把那个小五子抓起来。"

"在下遵命。"董允转身走了。

马谡向杨洪望去："成都城内发生的违法之事，应由杨大人问罪定刑。但不知这宫内太监的罪，杨大人可否敢问？"

杨洪毫不犹豫道："执法在于严明公正。宫内之人犯法，理当与宫外之人同罪。"

内殿之中，黄皓扑通一声，跪倒在刘禅面前。

刘禅不满道："朕今日为了……为了你这狗奴才，把那些朝官全都得罪了，你为何做出这个样子？"

黄皓带着哭腔道："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奴才就算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了万一啊。奴才是求皇上救救小五子啊！"

"小五子？他不是跟着朕回到皇宫里来了吗？"

"可是他此刻不在皇上身边啊。那些朝臣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们……他们一定会把小五子抓走。"

"这……这该怎么办？"

"皇上可将小五子召进内殿。那些朝官再怎么大胆，也不敢冒犯天威，闯进内殿抓人。"

"你刚才怎么不提醒一下朕呢？"

"奴才在那些大臣面前吓也吓死了，哪敢说话啊。"黄皓腿都吓软了。

刘禅轻叹道："唉！都是朕害了你们。也罢，你就出去一趟，把小五子召来。"

"奴才只要一出这内殿，就会……就会被他们抓走啊。"

刘禅恨恨道："这帮朝臣也太欺负朕了。"

黄皓哀求道："皇上，快让人去召小五子啊。"

"来人！"刘禅高声道。

一个内侍太监应声走到御榻前，刘禅挥挥手道："快去把小五子召来。"

内侍太监去了大约两炷香的时候，就从殿外跑进来，跪在御榻前喘着粗气道："小五子被……被禁军抓走了。"

刘禅大惊："啊，他们……他们当真如此大胆！"

黄皓转过身，跪下来连连磕头："皇上，皇上！快救救小五子吧。皇上可以下圣旨，赦免小五子。"

刘禅为难道："自从相父开府执政之后，朕发下的圣旨都是丞相府事先拟出的。这会儿丞相能为朕拟出一道赦免小五子的圣旨吗？朕为了一个小太监，竟然下赦免圣旨，这也不太好吧。日后相父若问起此事，朕该如何回答？"

黄皓急得满头大汗："可是皇上……皇上若不下旨，小五子就，就会丢了性命啊。"

"难道他们会立刻杀了小五子？"

"这倒不会，他们先要问罪，然后才能动刑。可奴才担心……担心那些朝臣为了逼迫皇上舍弃奴才，会对小五子严刑拷打，借小五子之口给奴才加上十恶不赦之罪。如果真是……真是这样，皇上也救不了奴才啊。"

刘禅安慰道："你放心，不论他们说你什么，朕也不信。"

黄皓仍不死心道："皇上……皇上最好把董大人召来，让他把小五子押回来，由宫中之人处置小五子。"

"朕不想再见到他。"

"皇上！皇上忍心看着奴才也被他们抓走吗？"

刘禅心中一软，道："好吧，朕明天……明天一定召见他。"

成都禁牢中，石壁上悬着几盏小油灯，火苗忽明忽暗。阴森森的牢房中，两个狱卒斜靠着粗大的木栅，相对坐在草席上，就着几盘小菜，

一边饮酒，一边闲话。小五子被连夜送到这里，被关照要重点照看，此刻抱着头，蹲在木栅后。

年长的狱卒道："今日这个囚犯非同寻常，老弟得醒着点，可别喝多了。"

年轻的狱卒道："放心，小弟我有半坛子的酒量，今日这几杯算得了什么，只是润润嗓子而已。"

"如今可真不比从前，就算皇上身边的人犯了法，也给关了进来。看来这世道的确是变了啊，大伙儿活得比以前顺气多了。"

"是啊，这世道好是好了，可咱爷们却有些亏啊。如今在狱中打点的人比从前少了许多。"

"我宁愿咱爷们亏一点……"正说着，年长的狱卒忽地一晃，竟歪倒在地。

"老哥，你，你怎么……"话未说完，年轻的狱卒向后一仰，也倒下了。

小五子抬起头，迷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个脸蒙青巾的黑衣大汉如幽灵般出现在牢房中，一步步向小五子走来。

"公公别怕，我是来救你的。"黑衣大汉靠近了牢房，低声说着，又走到年长狱卒身边迅速从他的衣带上解下一枚钥匙，打开了木栅上的铜锁。

小五子惊喜交加："这位英雄可是黄公公派来的？"

黑衣大汉猛地抬起手，将一条衣带套在小五子的脖子上，死死勒住。小五子拼命挣扎着，双腿渐渐停止踢蹬，悬空而起。

第二天，刘禅召见了董允，没想到董允带来的竟是小五子已死的消息。

刘禅惊怒交加道："什么，你说什么？"

董允跪在御榻前，神情凝重，向御榻旁看了看，一位年轻的内侍太

监小顺子站在黄皓平日站的地方。

刘禅在青玉案几上拍了一下："朕在问你话呢？"

董允恭敬道："回皇上，那小五子已畏罪自尽。"

刘禅呆呆地说道："好好一个人，就因为朕……因为朕的逼迫，害得他落下如此下场。"

董允昂首道："小五子无视国法，私出宫禁，犯下大罪，死有余辜。"

"朕是皇上，是朕让他出去的，他敢不出去吗？朕没想到啊，朕是皇上，却不能庇护一个小小的太监。"

"皇上乃一国之君，是天下人的皇上。皇上的一举一动，都关乎天下人的安危……"

刘禅愤怒地吼道："少来这一套，朕再也不想听到这些话了，你下去吧，再也别来了！"

董允坚持道："皇上，黄皓与小五子同罪……"

"住口！你们害死了小五子还不够啊，又想害了黄皓。哼！黄皓就在朕的内殿中，你们想要抓走黄皓，就先把朕抓走好了。"

董允大惊失色道："皇上怎么可以这样说？"

"难道朕连怎样说话，也要你董大人来教吗？"

"皇上！微臣的所作所为，全是出于一片忠心啊。"

"朕受不了你们这样的忠心，受不了！"刘禅几近癫狂，"你快给朕出去！"董允脚步沉重，从内殿走出来，马谡、蒋琬、费祎、杨洪俱在外面等他。

董允拱手向众人行礼："在下无能，无法说服皇上。"

马谡怒道："如果皇上不答应交出黄皓，我们就长跪在殿前，誓死

相谏。”

蒋琬委婉地劝道：“不可，不可。这样一来，不是把事情闹大了吗？事情闹大了，只会对朝廷不利。”

杨洪沉重地叹了一声：“唉！都怪我一时疏忽，没有对那小五子严加看管。”

蒋琬道：“现在不是议论对错的时候，大伙儿想想，眼前我们应该怎样了结此事。”

费祎缓缓道：“以在下看来，这件事可就此打住，不了了之。为了天下大局，我们应该后退一步。”

马谡若有所悟道：“是啊。丞相大人常说，我们看待任何事情，都要从天下大局上去考虑。丞相大人若能顺利平定南中，天下大局就会发生对我大汉有利的变化。因此我们的所作所为，必须确保丞相大人能顺利平定南中。”

费祎赞同道：“此时朝廷若有什么意外发生，必然会使丞相大人分心，甚至会破坏丞相大人定好的谋划。”

马谡呼出一口气道：“在下明白了。朝廷不论有任何意外发生，都会引发一个权谋之臣的野心。”

杨洪也道：“对了，近日李丰以上贺表为名来成都，借机四处拜访朝臣，对有的朝臣送礼颇丰，会面时间颇久，所作所为与他眼前的身份并不相称，甚是可疑。”

“确实可疑，此事还请杨太守多加留意。”马谡向众人看看，“那我们暂且后退一步，各自上表劝谏皇上。”

董允恨恨道：“如此，也太便宜了那黄皓。”

费祎望了一眼内殿道：“有小五子的例子摆在那儿，我想这黄皓也该老实一阵子吧。”

董允轻叹了一声，却没有再说什么。

内殿之中，黄皓感激涕零地从屏风后走出，跪倒在刘禅面前。

刘禅摆了摆手道："朕心里烦，什么也不想听，什么也不想说。"

"皇上弹弹这个，就会忘了烦恼。"黄皓站起身，再次走到屏风后，抱着一架桐木七弦琴从案几后走了出来，小心翼翼地将七弦琴放在青玉案几上。

刘禅双手轻抬，在琴弦上拨弄着。琴音幽幽，如流泉低吟，那位体态轻盈的美丽少女又出现在刘禅眼前，她在柔和的琴音中翩翩起舞，一边轻舞长袖，一边低声吟唱。

刘禅惆怅道："佳人，小佳人……"

黄皓陡然跪下："奴才该死，不该让皇上想起了伤心的事儿。"

刘禅如从梦中惊醒，长叹一声，垂下双手问道："你知道那佳人是谁吗？"

"奴才不知道。"

"朕有些担心啊。外面的那些朝臣会不会去对付那佳人，那，那佳人可只是一个弱女子啊。如果那佳人有什么事，岂不是朕害了她吗？"

"也许那佳人没什么事。她的来历只有小五子知道，而小五子已经……"

刘禅痛苦道："别说了，别说了。朕……朕这做的是什么皇上啊。"

"其实……其实现在皇上才像是皇上。"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朕连一个小太监都保不下来。"

"今日皇上一发雷霆之怒，那些朝臣全都怕了。这，这才是正理啊。君为臣纲，做臣子的，就应该害怕皇上。"

"不，你错了。"刘禅苦笑道，"不是那些朝臣怕朕，是朕……是朕怕那些朝臣。朕心中害怕，就大发脾气……唉！朕其实也知道，这一次是朕理亏啊。朕是一国之君，怎么能偷偷跑到宫外去快活呢？可是他们

也太认真了。难道天下做臣子的，都是这样吗？”

“奴才只是个内官，怎敢议论朝臣？奴才只是以为臣下应该对皇上诚惶诚恐，见了皇上头也不敢抬起。”

“如今还有这样的臣下吗？”

“这样的臣下很多，只是皇上见不到罢了。”

“那你说说，谁是这样的臣下。”

“中都护大人就是这样的臣下。”黄皓心中激动起来，若是李严能回成都，这些诸葛亮的亲信就不会如此张狂了。

刘禅点了点头：“朕做太子的时候见过李严，那时候他就对朕极为恭敬。如果是他在朝中，朕也许就不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中都护大人也是先帝留给皇上的托孤大臣啊，为何中都护大人就不能来到朝中呢？”黄皓赶紧加了一把火。

“相父说过，中都护大人是在为朝廷守护东南门户，不能来到朝廷。”刘禅若有所思，“也许朕应该对相父说说——让那李严到朝廷来。”

黄皓强压心中的狂喜道：“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李丰还在成都没有回来，有关诸葛亮的消息却源源不断被送到江州，最新的消息是，孟获已经归顺了诸葛亮。

李严皱着眉问道：“孟获是如何归顺的？”

陈奉也觉得不可思议：“他被诸葛亮生擒了七次，又放了七次。最后他绑住自己的双手，蒙着眼睛跪在诸葛亮面前，请求诸葛亮杀了他这有眼无珠的狂妄之人。”

“这，这太可怕，太可怕了。”

“是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竟把敌人捉住了七次，又放了七次。诸葛亮如此用心良苦，令人不寒而栗啊。老朽深知孟获的为人，他

不归顺便罢，一旦归顺就会死心塌地，绝无反复。”

李严长叹一声道：“孟获如此归顺，必会成为诸葛亮的死党。我听说，在南中的风俗中，自缚其手，对人下跪，就是说他已甘心为奴，任人驱使。”

“是啊，此时就算诸葛亮让那孟获去死，孟获也会毫不犹豫地拔出刀来向自己的胸膛上刺去。只恨那诸葛亮，耗费的是国家钱粮，驱使的是国家士卒，但所谋取的却是个人私利。如今南中虽是平定，可这南中已不再是国家的南中，完全成了荆州派的南中。”

“这不怪诸葛亮。如今诸葛亮的身边全是奸恶小人，他已误入歧途，尚且恍然不觉。可惜我们无法提醒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保全自己，为国家保留一条后路。”李严定了定神，又问道，“眼前我们该做什么事情？”

“老朽以为，江州境内的军队应该重新布置。诸葛亮已平定南中，必然会班师回朝。”陈奉对诸葛亮后面会怎么做毫无头绪，只能以常理度之，可诸葛亮从来不按常理行事，想到这里，他又叹了口气。

李严伸手在地图上比画着：“陈老先生是说，诸葛亮回师之时，会从我们江州境内穿过？”

“我们必须做最坏的准备。”

李严点了点头。

陈奉回到自己家中，在南中消失了许久的秦贵找上门来了。陈奉大喜过望，准备了一桌酒菜，与秦贵在内室中对饮。

陈奉举杯道：“这一杯，祝秦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秦贵也举杯道：“多谢陈老先生的吉言。”

“没有人知道你会到江州来吧？”

“我只带了李钟前来。一路上又昼伏夜行，没有让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陈奉放心道："好，这就好。"

"陈老先生，如今在下已成了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啊。在下时运不济，处处遭人暗害。这会儿来到江州，只怕会连累陈老先生。"

"秦兄乃是人中豪杰，为何会这般消沉？来，别只说话，先干了这一杯。秦兄放心，你在老朽这儿，绝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暗害。"

秦贵恨恨道："我真是瞎了眼啊，竟然以为那孟获是个可以成就大事的人，费尽心血地帮他对付诸葛亮，谁知他竟纵容手下的人暗害我。"

陈奉附和道："孟获哪里是纵容？他分明是有意指使手下的人对你动刀，企图用你的脑袋去讨好诸葛亮。"

"幸亏我早有防备，连着躲过了几次暗害。"

"唉！老朽也没料到孟获会如此堕落，竟然对诸葛亮屈膝投降。这样也好，如此老朽已是和他恩断义绝，谁也不欠谁了。"

"诸葛亮太厉害了，他就像钻到了孟获的肚子里。孟获想干什么，他总能事先猜到。最终竟把那目中无人的孟获整治得心服口服，拜倒在他面前。"

陈奉冷冷一笑道："我看诸葛亮的厉害，就快到头了。"

"陈老先生怎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我已越来越看清了，诸葛亮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诸葛亮常对人言，他以兴复汉室为己任。你认为这是出自于他的真心吗？"

"不，世间没有这样傻的人，诸葛亮不过是把那兴复汉室作为借口，以此独掌大权而已。"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想错了。诸葛亮说他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确是出自于真心。他的所作所为，也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就说明——诸葛亮其实是一个书生，真正的书生。这是他厉害的地方，也是他最大的弱点。"陈奉的眼中闪着狡黠的光。

此时，诸葛亮正在南中滇池之畔，只见众鸟高飞，碧波万顷，远处天水一色，无边无际。

诸葛亮舒畅道："久闻南中有一滇池，景色奇美，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彭畅指指西边道："由此向西，还有一处洱海，周围物产丰饶，人口众多。"

诸葛亮很感兴趣道："我听说，由洱海向西，就有可能找到身毒国。"

彭畅摇摇头道："洱海之西，高山大川绵延不绝，无路可行。"

诸葛亮鼓励道："路是人走出来的。我相信有李恢将军的帮助，你一定能够打通去往身毒国的商路。"

彭畅道："草民……"

诸葛亮打断了他："你已被朝廷拜为交州从事，不再是草民了啊。"

彭畅感激道："啊，是，是。属下自当竭尽全力，不负丞相大人重托。"

诸葛亮朗声笑道："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因蜀军纪律严明，不扰民，不害民，加上孟获归顺之后，南中百姓心中渐渐把蜀军看成了自己的军队，自然而然出了亲近之意，因此沿路的南中百姓对蜀军非常友好，所到之处，常有百姓夹道相迎。

诸葛亮趁机教导诸葛乔道："乔儿，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打败敌人，并不算是真正的胜利。让敌人诚心归服，化敌人的力量为我们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啊。"

诸葛乔信服道："看见眼前这样的情景，孩儿才算是真正明白了——父亲大人为何要对那孟获七擒七纵。"

蜀军又行了几日，前方就是江州了。

中都护府中，李严将手指停在地图上：“诸葛亮果然来了。”

陈奉紧张道：“从这地图上看，还有三天，朝廷大军就会进入江州境内。”

李严转身道：“我让你们准备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

刚从成都回来的李丰回道：“父亲大人，一切都准备好了。”

“好。”李严忽地拱手向陈奉深施一礼，“陈老先生，若有万一之事，还望陈老先生如同辅佐我一样辅佐丰儿。”

陈奉大惊，慌忙还礼道：“中都护大人不可……不可轻身冒险啊。”

李严微微一笑道：“丞相大人乃朝廷百官之首，依照惯例，我理当亲自去往边界迎接。”

李丰猛地挺起身道：“孩儿愿领一万精兵，护送父亲大人。”

“胡闹！”李严怒道，“上次怎么跟你说的，一转身就忘了吗？离开坚城，你就算手握十万精兵，也不是丞相大人的对手。”

李丰委屈道：“孩儿……孩儿不放心……”

李严声音陡然温和下来：“你放心，放心。”

城外的山道之上，西风呼啸，落叶纷飞，众多兵卒艰难地行走着。诸葛乔扶着诸葛亮，走到一处较为平坦的石坡上，道：“父亲大人，先歇息一会吧。”

诸葛亮喘着粗气：“我站一下……站一下就可以了。”

几片枯叶在空中盘旋着，落在诸葛亮身上。

诸葛乔怔怔道：“我们出征的时候，还是春天，如今却已到了深秋时节。”

诸葛亮笑了笑道：“等我们回到成都，老天只怕会下雪了。”

“这南中的道路真不好走，许多路无法乘马。父亲大人，依孩儿看来……”

“又来了，你无非是想让兵卒们弄个肩舆来，抬着我行走。告诉你，这想都不用去想。兵卒们能走的道路，我一样能走。”

诸葛乔闻言，无奈地摇摇头，低叹一声。

“眼前道路虽然艰难，但很快就将进入江州境内。依我想来，中都护大人定会有所准备，大伙儿也可以好好歇息几天。”

诸葛乔神情凝重道：“越是接近江州，孩儿越是不放心。”

“你为何不放心？”

“孩儿心中明白，口中却无法说出。”

诸葛亮点了点头：“这说明你现在遇到事情已有自己的想法，这很好。不过你既然想到了这件事情，就应该想深一些。比如——当初朝廷大军南征，为何会绕开江州？”

“这，这要看是什么人问我。”

“就当作一个平常的百姓在问你。”

“我会回答——这是丞相大人在用计破敌，破南中之敌。”

“那么大军回师之时，又为何要越过江州？”

诸葛乔想了想道：“敌兵已破，朝廷大军没有必要再次绕道而行，自然应该越过江州，以尽快返回成都。”

诸葛亮赞许道：“是啊。自然，这自然二字很重要啊。”

“孩儿明白了——南征大军自然而回，会让国中的百姓都放下心来。”

“国中的百姓都放下了心，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正说着，一个偏将匆匆奔过来行礼道："启禀丞相大人，中都护大人前来迎接，已到前面的路口。"

诸葛亮爽朗地笑道："太好了。中都护大人绝不会空手而来，大伙儿可以痛痛快快吃上一顿，睡个好觉。"

李严果然带着犒赏而来。夕阳西下，云霞满天，河岸边的草地上，立起了一座座营帐。兵卒们热火朝天地搬运犒赏，两个兵卒抬着一只肥羊，从诸葛亮和李严面前走过。

诸葛亮笑道："正方兄这次带来的犒赏可是不轻啊。"

李严也笑道："惭愧，惭愧。只是二百头牛，一千只羊而已。和丞相大人的功劳相比，实是微不足道。"

"哈哈哈！好一个只是、而已。正方兄如此大方，想必那江州的府库已是十分充足吧。"

"托皇上的福，这两年江州境内风调雨顺，所得税赋数倍于往昔，府库已有些装不下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朝廷南征大军的粮草已是消耗殆尽，今后这几万人马的吃喝，就有劳正方兄多操心啊。"

"南中平定，江州百姓得到的好处最多，理应为南征大军多出些军资。"

说话声里，二人已走到中军大帐前。

诸葛亮一抬手道："正方兄请。"

李严微微弯腰道："丞相大人请。"

二人进入中军大帐，神情肃然，相对坐在草席上。烛光明亮，将两个高大的人影投射在帐幕上。

李严由衷地恭喜道："下官知道，丞相大人发大兵平定南中，是为了消除后患，使朝廷能集中全力北伐，最终实现国家的兴复大业。"

诸葛亮正色道："北伐曹魏，兴复汉室，是朝廷的既定国策。"

"下官对丞相大人的国策，曾有不同的想法。但如今国策既已定下，下官自当竭尽全力，与丞相大人共同辅佐皇上，以不负先帝重托。常常为此日思夜忧，心不能安。"

"先帝的心愿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正方兄有什么想法，尽可直言。"

"丞相大人精通兵法，智计深沉，北伐之时，自当亲为主帅。但成都乃是国家腹心重地，万万不可轻视啊。"

诸葛亮笑了笑道："江州一样是国家腹心重地，不可轻视。"

"是啊，巴蜀之地，俱为国家的腹心之地，一处一地也不可轻视。"

"所以我等辅政大臣必须万分谨慎，处处当以大局为重。如此，巴蜀之地才可长久保持平安。唯有巴蜀之地长久保持平安，朝廷才能集中全力北伐，完成兴复大业。这两年巴蜀之地十分平安，中都护大人功不可没啊。"

"下官就算有些功劳，又哪里比得上丞相大人呢。此次丞相大人亲自深入险恶之地，一举平定南中，可谓功高盖世矣。"

"南中之地并非处处险恶，比如眼前这个地方就很不错。朝廷大军甚是疲惫，我打算在此歇息三日之后，尽快从江州境内越过，回到成都。"

"三日未免太少。以下官看来，大军在此歇息十日之后，才能完全消除疲惫。"

"我也想让兵卒们多歇息几日，但从探马传来的消息上看，曹魏大军已集中于广陵城中，极有可能与东吴爆发一场大战。东吴已与我大汉结盟，如果战局对东吴不利，我们必须迅速出兵，从西北方攻击曹魏。"

"曹魏大军集中于广陵城，就必须与东吴在水上决战。而水战正是东吴所长，曹魏以己之短，攻人所长，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下官看来，丞相大人不必担心东吴抵挡不住曹魏大军。"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唯有在事前做好一切准备，才能及时应对任何突然发生的意外之事。”

“丞相大人所言极是。”李严目光闪动，不知心中在想些什么。

广陵城外，魏国大军已集结完毕。曹丕身披戎装，骑马立在高坡之上，文武官员左右排列站在曹丕侧后。高坡下，是一片江滩，无数兵卒手持戈矛，披着黑色的盔甲从江滩上走过，江滩的前面是浩浩江水。众兵卒一边行走，一边挥动戈矛齐声高呼“万岁”。呼喊声惊起无数白色的江鸥，呼啦啦从高坡上飞过。

曹丕意气风发道：“广陵城中共有多少朝廷兵卒？”

司马懿微微躬身道：“启禀皇上，广陵城中共有十五万朝廷精锐兵卒，只待皇上一声令下，就可登上战船，报国杀敌。”

曹丕又问：“广陵城外共有多少战船？”

曹真道：“启禀皇上，广陵城外共有千艘战船，只待皇上一声令下，就可千帆竞举，一齐向江南进发。”

曹丕兴奋地击掌道：“好，好！朕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啊！”

江滩下走过最后一队兵卒，众人眼前顿时空旷起来。

司马懿劝道：“皇上观兵已毕，还望圣驾回转。”

“朕今天很高兴，特为此赋诗一首，以明心志。”说着，曹丕朗声吟诵起来——

观兵临江水，

水流何汤汤！

戈矛成山林，

玄甲耀日光。

猛将怀暴怒，

胆气正纵横。

谁云江水广，

一苇可以航。

……

突然间狂风大作，江上波浪滔天，如千军万马咆哮而来，曹丕眼前一阵发黑，脸色惨白，忽地喷出一口鲜血往后便倒。高坡之上，传来惊天动地的呼声。

魏国这次大军南征，几乎耗尽了举国之力。司马懿也为此呕心沥血，帮助曹丕集中了十五万大军。眼看万事俱备，只等登船南渡，曹丕却突然病倒了。

营帐之中，司马懿压低声音问："四弟知道皇上为什么病倒了吗？"

司马馗低声道："据说是受了风寒。"

司马懿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的心口："是心病，皇上终于明白——他的敌人并不是孙权，是老天爷。这广陵城外的江面紧连大海，风浪之大，远非上游的江面可以相比。我大魏兵卒能在这样的风浪中站稳身子已是万幸。如果还要让他们在这样的风浪中与东吴兵卒交战，那无疑是将刀柄递给了敌人，然后伸过头去等着快刀落下。"

司马馗喃喃道："这，这太可怕了……"

司马懿叹息道："皇上明白——他或许能够战胜孙权，但永远也不可能战胜老天爷。也就是说，皇上再也无法向世人证明他的雄才大略，他那从广陵直捣东吴腹心之地的奇谋，也将成为后人的笑柄。"

司马馗担忧道："皇上遭此重挫，一定会迁怒于人。这次，又会是谁呢？"

司马懿又摇了摇头，声音压得更低："皇上病势沉重，只怕难以好转。不过，皇上在这个时候，对臣下的举动会格外关注。我们如果稍有

不慎，就会惹来灭族大祸。”

“我们……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形？”

“镇定即可。此时身为臣下，最忌讳做出异常的举动。对于皇上来说，此时臣下的任何异常之举，都是别有用心。”

“这就是说，我们平日是什么样子，现在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绝不可自作聪明另生事端。”

司马懿点点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每当遇到一些特别的时刻，愚兄就会想到诸葛亮。比如现在，愚兄就在想，如果是诸葛亮，他会如何面对眼前的这一切？”

成都城门旌旗招展，鼓声隆隆，城门大开，街道两旁挤满了兴奋的百姓，喜迎丞相大人凯旋。数十兵卒手执大旗，威风凛凛，当先而行。旗手之后，是数十鼓手，站在高车上，不停地擂着战鼓。鼓手之后，诸葛亮乘坐着敞开车帘的高车，缓缓而行。诸葛乔骑着战马，率领数十骑卒紧跟在高车之后。骑卒之后，是无数排列整齐的兵卒，闪亮的戈矛如森林一般竖立在空中。高车一直驰到皇宫，宫门一重重打开，诸葛亮走下车来，迈着沉稳的步伐，走进宫门。宫门两旁的护卫兵卒和守门太监齐声高呼：“丞相大人到！丞相大人到……”

刘禅高坐在朝堂的御位上神情不安，站在他身边的是年轻的太监小顺子。赵云、马谡、蒋琬、费祎、董允、杨洪等众多文武朝臣依次排成两班，站立在朝堂左右。随着一阵阵的高呼声，诸葛亮缓缓走上大殿。众文武朝臣望向诸葛亮，眼中全是敬佩之意。

诸葛亮走到御位前，跪下行以大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禅目光游移，不敢正视诸葛亮：“相父……相父免礼！”

诸葛亮站起身道：“微臣奉圣命出征，深入蛮夷之地，已使南中归服，万方百姓得沐我大汉天子恩泽！”

刘禅讷讷道：“相父辛苦了。”

诸葛亮再次跪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文武朝臣一齐跪下，一齐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禅应付道："众位爱卿免礼，免礼！"

诸葛亮和众文武朝臣站起身。

刘禅左望望，右望望，陡然想起了他要说的话："啊，赐宴，赐宴！"

大殿之外，鼓乐声大起，太监抬着案几，宫女们提着食盒，一场奢华热闹的庆功宴欢欢喜喜地开始了。

暮色降临，诸葛亮才回到丞相府的书房中。马谡、蒋琬、费祎、董允、杨洪恭恭敬敬地走到诸葛亮面前弯腰行礼。

诸葛亮忙道："众位大人免礼，免礼。"

五人退后几步，坐在案几对面的铺锦竹席上，然后纷纷开始请罪。

马谡率先道："属下惭愧，有负丞相大人重托。"

蒋琬也道："属下未能尽职尽责，有负丞相大人厚望。"

费祎惭愧道："属下不能使皇上勤于政事，实是愧对丞相大人。"

董允低声道："属下失职，请丞相大人严加处置。"

杨洪轻轻咳了一声道："属下犯下大错，请丞相大人从重处罚。"

诸葛亮微微一笑道："诸位大人忠于职守，尽心尽力，确保朝中平安，使南征之军无后顾之忧，实已立下大功！我已据此上奏，请皇上论功行赏。至于皇上举止失当，非众位大人之责。今日请众位大人至此，是要告诉众位大人，南方已定，朝廷府库充足，兵甲齐整，民心振奋，士气旺盛。我等当迅速做好北伐准备，以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

马谡等人互相望了望，顿时兴奋起来。

丞相府内室中，黄氏拿着一件锦衣，在烛光下仔细观看，赞叹

道："好，妹妹好手艺啊。"

蚕儿谦逊道："这件衣裳所用之锦，乃是夫人亲手所织，我裁缝之时，分外小心，唯恐出了差错。"

黄氏轻叹道："唉！这件衣裳你缝缝停停，有好几个月了吧？"

蚕儿垂下头道："我实在是太笨了。"

"不，你是在为丞相大人担忧，无法静下心来。"

"夫人也一样担忧啊。"

黄氏笑道："是啊，我们日夜为丞相大人担忧，盼着丞相大人早日平安回来。可是丞相大人回来了，却和没回来时一个样子。"

"只要丞相大人平安回来了，就好。"

黄氏戏弄道："妹妹倒是想得开啊。"

蚕儿有点羞涩："我现在才明白，丞相大人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他、他总想着把国事忙完了，再来关心家事。"

"可这国事，丞相大人忙得完吗？我这次回到府中，就是想好好劝说一下丞相大人……"正说着，黄氏陡然停下了话头，她刚才打发去叫诸葛乔的家仆回来了。

诸葛乔走进内室，向黄氏深施一礼道："孩儿拜见母亲大人。"

黄氏笑道："你越来越像丞相大人，只记得国事，把家事全忘了。"

诸葛乔低下头道："孩儿没有……"

黄氏柔声道："乔儿，你很早就定下了亲事。只是那女孩儿还小，以至于未能把亲事办了。如今那女孩儿已到了出嫁的年龄，你就把这件喜事给办了吧。这是你的终身大事，耽误不得。从今日起，你就不要到丞相大人那儿去，好好准备一下迎亲之事。"

诸葛乔一愣，道："多谢母亲大人。"

夜深了，丞相府书房中，寒风从窗缝中透入，书房中烛火摇曳，忽明忽暗。

黄氏手托锦袍，走进书房，对诸葛亮道："夜里寒气太重，夫君应该加一件衣裳才是。"说着，将锦袍披在了诸葛亮身上。

诸葛亮心事重重，胳膊伸了几次也没能伸进衣袖里。黄氏伸出手，帮他穿好锦袍。诸葛亮笑了笑道："多谢夫人。"

"你应该多谢蚕儿才对，这件衣裳，是蚕儿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诸葛亮这才仔细看看身上的衣裳，不觉眉头微皱道："此乃上等蜀锦，未免太奢华了。"

"这蜀锦并不是买来的，是我自己织的。"

"啊，夫人也能织锦了？"

"是蚕儿教我织的。自从你出征之后，蚕儿就来到了田庄和我住在一起。你这番出征将近一年，我和蚕儿都是心神难安，日夜盼着你早些回来。"

诸葛亮感动道："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黄氏嗔怒道："你这个人是回来了，可是心却没有回来。"

诸葛亮带着歉意道："夫人，我并非有意冷落你和蚕儿，而是心里实在有太多的事情，一时……一时难以放下。"

"夫君……算了，我说也是白说啊。乔儿的婚事马上就要操办了。"

"这是大事，又有劳夫人费心了。唉！我知道，夫人想劝我少操些心，把该放的事情放一下。可有些事情，我无法放下啊。"

"这无法放下的事情，是不是皇上？"

"是啊，本来我很高兴的。南中平定，朝廷解除了后顾之忧。而皇上又得了皇子，分明是大汉复兴的吉兆，可皇上偏偏在这时候做出了不成体统的事情。不仅如此，皇上他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也不愿与大臣

们谈论治国之道。每当我想到皇上如此……如此不求上进，心中就无法安宁。”

“夫君是想改变皇上的本性，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夫君其实不必太为皇上操心。夫君已是开府执政的大臣，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不，我不想看到皇上是这个样子。皇上应该成为武王那样的圣贤之君，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继承先帝之志，在臣下的辅佐下完成开创大业。”

“皇上绝不会成为武王那样的圣贤之君，皇上只想做一个太平之主，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过此一生。你为什么一定要强求呢？”黄氏语气中又是心疼又是埋怨。

“因为皇上不应该如此，不应该如此啊！”诸葛亮的眼中充满了痛苦之色。

“蚕儿还在等你，你去见见她吧，在她面前莫要提这些烦心事。”黄氏提醒道。

蚕儿的卧房中，圆圆的铜镜立在妆台上，映出蚕儿娇羞的面容。她跪坐在妆台前，不停地变换着面对铜镜的角度。铜镜中忽然出现了诸葛亮的身影，蚕儿连忙站起，转过身来。

诸葛亮刚好走到蚕儿面前，微笑着抬起双手，向蚕儿作了一个揖：“这次朝廷大军能顺利平定南中，蚕儿也是立了大功啊。”

蚕儿手足无措道：“我……我又能立什么功呢？”

“你父亲留下的那份地图是无价之宝啊，我的进军路线，就是依据那份地图定下的。”

“父亲他若在天有灵，一定……一定会很高兴。”

“我让你义父留在南中，全力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

闻言，蚕儿眼中闪出异样的光彩：“丞相大人这是……这是为了我啊。”

诸葛亮轻声道："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朝廷。"

蚕儿陡地向前一扑，伏在诸葛亮怀中，诸葛亮抬起手，轻抚着蚕儿的秀发，这一年多的牵挂与思念，尽在无言之中。

昭阳殿偏殿中，黑妞神情端庄坐在卧榻上，王绣面容憔悴，跪在黑妞面前。

黑妞冷冷道："绣儿，我知道，你总疑心我会害你。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真有心害你，会让你活到现在吗？"

王绣声音喑哑道："奴婢有罪，奴婢该死。"

黑妞"哼"了一声道："你只是有病。"

王绣麻木道："是，是。奴婢有病。奴婢中了邪气，不分好歹，举止张狂，又哭又笑，还……还像妖精一样在皇上面前撒娇。"

黑妞满意道："看来你的病已经好些了。"

"多亏仁慈的皇后娘娘心疼奴婢，天天让奴婢喝下汤药，这才使那邪气一点点离开了奴婢。"

"你身上的邪气不是一点点离开了，是只离开了一点点，因此你还要接着喝汤药。"黑妞对宫女道，"把汤药端上来吧。"

一个宫女端着托盘，应声走到王绣面前，托盘中放着一只精美的玉碗，碗中盛满黑稠稠的汤药。王绣颤抖着伸出手将汤药端起，却迟迟没有喝下去。

黑妞关切道："绣儿，你怎么啦？"

"汤药……汤药太苦。"

"太医说过，良药苦口。你若喝不下这苦口良药，只怕永远也驱不走身上的邪气。"

"奴婢……奴婢喝，喝。"说罢，王绣两眼一闭，大口大口地喝着汤药。这汤药实在太苦，王绣五官扭曲，异常痛苦。

黑妞望着王绣，嘴角透出快意的微笑。

皇宫内殿中，刘禅没有休息，双手停在琴弦上也没有抚琴，而是神情木然。黄皓侍立在御榻旁，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哈欠。

刘禅向黄皓望了一眼，黄皓慌忙低下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刘禅淡淡道："你若困了，就去歇息吧。"

黄皓惶恐道："皇上还未歇息，奴才怎么敢去歇息。"

刘禅推了推面前的七弦琴道："把这个拿走，把那些文书拿来吧。"

黄皓大感意外，也只能上前抱过七弦琴，走到屏风后面，又转过身，从殿角的书架上抱来一卷文书，堆放在刘禅面前的青玉案几上。刘禅拿起一卷文书展开，看着看着，刘禅忽地一伸手，将那文书扫落在地："这是那马谡的表章，上面全都是教训朕的字眼。"

黄皓有些发慌道："啊，这些……这些朝臣还是不肯放过奴才吗？"

刘禅心灰意冷道："他们是不肯放过朕啊。"

黄皓无法按捺住心中的仇恨："这些该死的朝臣个个都是三妻四妾，成天快活，却偏把皇上看得死死的……"

"你也有这么大的火气，很少见啊。"刘禅想了想，"也不是所有的朝臣都像你说的那样，比如相父，他已是百官之首，贵极人臣，但依然与夫人相敬如宾，从无二色。就凭这个，朕就不能不从心底里佩服……"

黄皓脸上忽然浮现出奇怪的笑意："皇上，丞相大人早已有了二色。"

闻言，刘禅一惊道："什么，你说什么？"

黄皓低声道："丞相大人收纳了一个小妾，据说……据说是绝色佳人。丞相夫人为此十分气恼，以致离开了丞相府，独自居住在田庄里。"

刘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这是真的？"

"全成都的人都知道此事，唯独皇上不知。"

刘禅怅然若失道："怎么，怎么连相父都是这样呢？"

"其实天下人都是如此，唯有……唯有我们这些内侍例外。我们别说二色，一色也没有。"黄皓苦着脸道。

刘禅笑了笑道："你们的确是例外。"

黄皓话里有话道："奴才们无色，也就无私欲。无私欲，也就无儿女。无儿女，也就无私产。这无私欲、无私产，除了奴才们，谁也做不到啊。"

刘禅不觉连连点头："有道理，你这奴才处处为朕着想，的确没有私心。"

黄皓扑通跪下，连连磕头："皇上……皇上到底明白了奴才的一片忠心。奴才就算……就算立刻让那些朝臣杀了，也是……也是死而无憾。"

刘禅大为感动，离开御榻，上前扶起黄皓道："你放心，只要朕还是皇上，就绝不容许任何人伤害你。"

第二天，御花园中鲜花盛开，彩蝶飞舞。刘禅无精打采地走在花丛中，伸了个懒腰。黄皓在刘禅身前身后不停地奔跑，夸张地扑着蝴蝶。

"没意思，"刘禅烦躁道，"只有小孩子才去捉蝴蝶玩，朕是小孩子吗？"

黄皓停下来，揩了揩额上的汗水道："奴才该死，该死！奴才一心想逗皇上高兴，可又实在……实在找不到什么新鲜玩意。这样吧，皇上不如到太后那儿去和小皇子玩玩。"

刘禅板着脸道："朕不想见到皇儿。朕一见皇儿就会想到绣儿，一想到绣儿，心里……心里就不舒服。"

"那皇上就到皇后那儿去吧。"

“朕也不想见到皇后。朕……朕见了皇后，就像见到了相父，总是心中发虚，浑身都不自在。”

“皇上可以在皇后那儿见见王娘娘啊。”黄皓压低声音道，“王娘娘吃了这么久的汤药，也该好了吧？”

刘禅若有所思，望着花丛中的一对蝴蝶，忽地一转身，向来路走去：“朕要到皇后那儿去。”

一个内侍太监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皇上，丞相大人……丞相大人进宫来了。”

刘禅苦笑一下，只得转向内殿走去。

黄皓跟着刘禅走了两步，陡然停下，惶恐道：“皇上！丞相大人一定不愿看到奴才待在皇上身边。奴才……奴才这条狗命，可是握在皇上手心里啊。”

刘禅坚定地说道：“你放心，朕说话算话——只要朕还是这个皇上，就绝不容许任何人伤害你。”

内殿之中，诸葛亮神情凝重，坐在御榻前的铺锦竹席上，先看了看年轻的太监小顺子，然后向刘禅看去。刘禅似有所感，头垂得更低。

诸葛亮沉声道：“请皇上抬起头来。”

刘禅抬起头，目光游移，不敢与诸葛亮对视。

诸葛亮又道：“皇上是君。君在臣的面前，怎么可以低头呢？立国之本，在于礼。礼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国中失礼，就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形。以微臣想来，皇上应该知道什么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吧？”

刘禅低声道：“君不像君的样子，叫作君不君。臣不像臣的样子，叫作臣不臣。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叫作父不父。儿子不像儿子的样子，叫作子不子。”

诸葛亮了点点头道：“君不像君，臣必然就会臣不像臣。朝廷中君不君、臣不臣，天下的百姓就会父不父、子不子。到了那个时候，国家

会是什么样子，皇上想过吗？”

刘禅坦率道：“朕……朕没有想过。”

诸葛亮没料到刘禅会如此回答，不觉一怔。

刘禅陡地站起，离开御榻，走向诸葛亮，双膝一曲，就往地上跪下去。诸葛亮慌忙伸出手，用力扯起刘禅。

刘禅眼圈红红道：“朕……朕对不起相父。朕……朕心里从来没有想过国家大事。朕满肚子都是私欲，只想着快快活活过日子。朕根本就不像个君的样子。朕是个无用的废人，不配成为一国之主。相父，相父，你就把朕废了吧，让朕去做一个百姓……”

闻言，诸葛亮大惊失色：“皇上，皇上此言，置微臣于何地？”

“朕，朕说的都是真心话。”

诸葛亮极度失望，浑身颤抖着道：“皇上如此，是微臣之罪啊。微臣唯有一死，以谢先帝，以谢天下。”

刘禅着急道：“不，朕绝无对相父不敬之意……”

“皇上知道微臣在先帝面前的誓言吗？”

“朕知道。”

“那么皇上又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皇上是怀疑微臣的忠贞吗？”

“不，不，朕不会说话，不知……不知如何才能说清楚心中的想法。”

诸葛亮竭力使心中平静下来：“皇上，皇上请归御座。”

刘禅不敢再说什么，退后几步，坐到御榻上。

诸葛亮压制住心中的失望，以平和的语气道：“皇上，微臣自不量力，一直以管仲自比。管仲一生所求，在于攘夷尊王，振兴周礼。微臣

一生所求，在于复兴汉室，使圣人的仁孝之道深入人心。”

刘禅连连点头道：“相父好比是管仲，朕就好比是齐桓公。”

诸葛亮横下心道：“不，微臣绝不愿皇上成为齐桓公。管仲虽然立下了名传千古的功业，可也犯下了遗恨万代的大错——他容忍易牙、开方、竖刁三个奸邪小人亲近齐桓公。”

刘禅脸色陡变：“朕，朕身边并无奸邪小人。”

“当初齐桓公认为他身边有奸邪小人吗？齐桓公不仅不认为易牙、开方、竖刁是奸邪小人，反而把他们看成了最可信任的忠臣，这是为什么？”

刘禅无法回答，额上沁出了一粒粒汗珠。

诸葛亮正色道：“因为那些奸邪小人极善揣摩君上的心思，处处投君上所好。齐桓公喜欢美食，易牙竟将自己的儿子杀了烹作肉汤。齐桓公喜听赞颂之言，开方就天天赞颂齐桓公为圣明之主，仁德可比尧舜。齐桓公喜爱女色，竖刁就费尽心机安排齐桓公微服出行，搜罗民间美女。这些奸邪小人如此投君上所好，最终就是要谋取君上的权柄。而权柄一旦落到了这等奸邪小人的手中，不仅君上难以保全，国家也会因此而亡啊。”

刘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停地抬起衣袖，揩着额上的冷汗。

诸葛亮严厉道：“管仲容忍奸邪小人，本意是想让君上得到快乐，可最后却害了君上。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曾是名震天下的一代雄主，但他重病之时，竟被亲信太监竖刁封于宫中，数十日无人理会，以致活活饿死，惨不可言。微臣绝不愿重蹈管仲的覆辙，看到奸邪小人亲近皇上。”

刘禅冷汗涔涔流下：“朕不会……不会让那些奸邪小人待在朕的身边。”

诸葛亮又强调一句：“皇上圣明，请皇上务必记住今日所言。”

诸葛亮走出内殿，费祎和董允迎上前，向诸葛亮深施一礼。费祎看到诸葛亮面容憔悴，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

费祎担心道："丞相大人……丞相大人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诸葛亮笑了一笑："我的身体好得很，文伟不用担心。"

"可丞相大人的气色有些……有些不佳。"

"是吗？文伟竟会观人气色，莫非成了术士？哈哈哈！"

费祎赔着笑，欲说什么，又未说出。

诸葛亮收敛笑容道："文伟身为侍从之臣，要对皇上多多劝谏。皇上还太年轻，缺少自信之心，文伟当激励其志，不可使皇上妄自菲薄。"

费祎点头道："属下遵命。"

董允不满道："皇上一直在庇护那黄皓。"

诸葛亮摆摆手道："过去之事不必再提了。从今以后，休昭发现任何作奸犯科之人，不管是谁，都可立即将其擒拿，押往有司治罪。"

董允振奋道："属下遵命。"

诸葛亮走后，刘禅来到御书房，找到《春秋》仔细读起来。读了一会儿，刘禅忽地抬起头来，长叹一声道："唉！朕看这春秋中的事儿，越看越是害怕。这君上被奸邪小人所害的事情，实在是太多。"

黄皓辩解道："那些奸邪小人都是执掌大权的臣下。"

"不，不全是这样。黄皓啊，你有许多话都说错了。"

黄皓一惊道："啊，奴才……奴才说错了什么？"

"你说，你们这些太监无私欲、无私产，就不会有私心。可齐桓公身边的奸恶小人竖刁就是一个太监，他难道没有私欲？没有私产？没有私心？"

"奴才不知道这个竖刁。"

刘禅不高兴道："你不该欺骗朕啊。朕早就知道，你是个能读书的太监，这书上的事儿，你知道得比朕还要多……"

黄皓扑通跪下，连连磕头："奴才绝无欺君之心。奴才真不知道……真不知道那竖刁的事儿。奴才心里只有皇上，从来就不想知道别的事儿。"

"好啦，好啦，你起来吧。朕知道，你不是竖刁那样的奸邪小人。"刘禅话锋一转，"可惜相父不这么看啊。"

黄皓惊骇道："啊！丞相大人要杀了……杀了奴才？"

"看把你吓的，真要杀你，朕还会在这儿对你说话吗？相父不愿看到朕的身边有奸邪小人。"

闻言，黄皓都快哭了："奴才对皇上赤胆忠心，天日可表，怎么，怎么会是奸邪小人呢？"

刘禅无奈道："朕知道你不是。可相父……相父说的也有道理，朕不能不听啊。这样吧，你就委屈一下，到御花园去做一个守门太监。"

黄皓再一次跪了下来，哽咽着道："奴才……奴才怎么能离开皇上啊。"

"朕也舍不得你。好在御花园离内殿并不太远，朕若想见你，随时可以过去走走。唉！朕这个皇上怎么就做得这么别扭呢？不知别的人做了皇上，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刘禅想了想，重又翻开《春秋》读了起来。

第二十章　谋定而动，出师北伐风云起

魏国皇宫的寝殿之中，帘幕低垂，寝殿阴气沉沉。曹丕面色青黄，仰躺在卧榻上。魏国太子曹睿双目含泪，立在卧榻旁。

曹丕声音微弱道："睿儿，朕……朕看来是要离开这大好河山啊。"

曹睿哽咽道："父皇一定能好起来……"

曹丕叹息道："朕对不起睿儿啊。朕，朕一心想一统天下，为曹家创下千秋万代的基业，可恨苍天无情，这么早就……就……"

曹睿掩面道："父皇此言，令儿臣心痛如裂。"

曹丕艰难道："朕……朕有几句话，睿儿……睿儿一定要记下。大汉四百年社稷，亡于……亡于太监和后宫妇人之手。我大魏万万不可重蹈覆辙，绝不可让太监和后宫妇人干预政事。"

"儿臣一定会牢记父皇的教导。"

"朕连年兴兵，劳民伤财，实为……实为大错。睿儿当以防守为主，不可主动向蜀、吴进兵。我大魏占据中原之地，人口众多，国力大大强于蜀、吴。睿儿治国之才，远高于朕，只需修明内政，施以仁德，教化万民，必能……必能使国家富强。到了那时，如果蜀、吴仍不归顺，睿儿方可发兵，一举消灭叛逆。"

"儿臣记下了。"

"兵发广陵，乃亡国之策。今后……今后若有任何大臣鼓动睿儿兵发广陵，必是胸藏奸谋。睿儿当立即诛灭其族，永消后患。朕已拟下遗诏，以曹真、司马懿、曹休、陈群为托孤大臣，辅佐睿儿。当此乱世，人心险恶。朕命四位托孤大臣分掌兵权，使其互相牵制，谁也无力……无力图谋不轨。睿儿必须牢记，不论出现了什么情形，都万万不可让一人独掌兵权，万万不可！"这几句有些激烈，曹丕说完立刻猛咳起来。

曹睿急忙道："父皇快好生休养，会好起来的。"

曹丕摇了摇头："你好好听我说，这四人都是……都是朕的心腹之臣，但相互之间各有旧怨。此种情形，对睿儿有利，睿儿对他们之间的互相攻击，不必干涉，更不必偏向一方。可是……可是也不能让他们把事情闹大。当此三国鼎立之时，兵战之事极为重要。司马懿甚有谋略，在兵战之事上强于曹真等人。睿儿遇到兵战之事，可以多听司马懿之谋。但同时也要提防司马懿借此扩充权势，凡是……凡是司马懿举荐的人，能不用则……则不用。总之，对付这些朝臣，须恩威并用，刚柔相济，信其忠而又存其疑……"

曹睿连连点头："儿臣……儿臣记下了。"

曹丕用尽全身的气力转过头，紧紧握住曹睿的手道："为君者，最要紧……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权柄。睿儿遇事必须要有决断，政出于己。不论……不论是谁，欲窃取权柄……则必杀……必杀……"

曹丕的声音愈来愈低，眼睛也渐渐闭上。

曹睿跪倒在卧榻前，失声痛哭："父皇，父皇……"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病逝于洛阳，时年四十岁，太子曹睿继位后，第一道诏令就是拜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都督荆、豫二州军事，执掌宛城大营五万兵马。同时，这道诏令也提到了曹真、陈群和曹休。曹真为中军大将军，主掌西北军事。陈群为镇军大将军，主掌护卫洛阳。曹休为征东大将军，主掌东南军事。曹真他们本来就掌有数万兵马，这道诏令并未提升他们的势力。但司马懿手下原只有五千兵马，如今一下子变成五万，令司马兄弟大为振奋。

司马懿感叹道："先皇临终之时，终于改变了他的错误决断，将荆州看成了最要紧的军事重地。新皇的这道诏令，其实是先皇事先拟定的。先皇知道愚兄在兵战之事上远胜曹真等人，因此才让愚兄执掌重兵，为朝廷经营荆州。"

司马馗也极为兴奋："真是让人想不到啊。先皇猜疑之心极重，对二哥也不甚信任，但临终之时，却拜二哥为辅政大臣，与曹真等人共掌兵权。而在此之前，小弟成天提心吊胆，唯恐先皇为除后患，对我司马氏降下灭族大祸。"

司马懿苦笑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如果先皇已

是一统天下，临终之时定会对我司马氏痛下杀手，为后代儿孙消除隐患。愚兄能成为执掌兵权的辅政大臣，实是得益于这三国鼎立的天下大势。只要狡兔不死，飞鸟不尽，我们司马氏就始终能得到朝廷的重用。”

“可这样的天下大势，又能维持多久呢？”

“依照常理来说，这样的天下大势可以维持几代人之久。我大魏皇上新立，国中疲惫，不会主动攻击西蜀、东吴。那孙权向来以坐观成败为立国之策，也不会大举兴兵。如此，各方已成对峙之势，自然会让这三国鼎立的情形长久维持下去。而西蜀军政大权实已操于诸葛亮之手，看清了诸葛亮，就等于是看清了西蜀，可是愚兄偏偏看不清那诸葛亮。这次诸葛亮南征，愚兄全都错了。”

“是啊，那诸葛亮近来的所作所为处处出人意料，二哥也不是全都错了。一开始诸葛亮集中兵马，声称北伐时，二哥就断定诸葛亮只是在迷惑李严，后来果然是如此。”

“但愚兄却没有料到诸葛亮会放过李严，那本是他除掉对手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啊。我一直在想这个原因，对于掌权者来说，权柄就如同性命一样至关重要。掌权者可以放过任何仇敌，就是不能放过争夺权柄的对手。诸葛亮博古通今，极有谋略，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吗？”司马懿眉头紧皱，苦思而不得其解，“这诸葛亮到底在想什么？他明知道这一次放过了李严，下一次李严绝不会放过他。”

丞相府后花园中，阳光透过枝叶，将斑斑点点的暗影洒在石堆上。马谡在那三块山石前走来走去，口中不时念念有词。诸葛亮从远处走过来，笑道：“幼常看来是和我一样啊，心里只想着北伐二字，把什么都忘了。”

马谡这才看见诸葛亮，赶紧行礼道：“眼前的情势，对我大汉最为有利。”

诸葛亮点了点头：“是啊。曹丕那贼已死，其子刚刚登上大位，且又十分年轻，国中必是不得安宁。此时此刻，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马谡振奋道：“丞相大人准备如何进兵？”

“这是我正在想的事情，幼常你怎么看？”

“属下来到丞相府的时候，还不太明白。但当看到这三块山石时，好像一下子全都明白了。”

诸葛亮大喜道：“好，太好了。快说说，你认为我大汉当如何进兵？”

“当先得势，然后进兵。”马谡自信道，“丞相大人曾在这里告诉过属下，天下之事，成败在于一个势字。势可天成，也可因人而成。”

诸葛亮点点头：“对，我这么说过。”

“丞相大人还曾让属下好好想一想，将来我们出击之时，如何才能获得一种最好的势。现在就是我们出击的时候，眼前的情势，的确对我们大汉十分有利，但从我大汉总的国力来说，仍然和曹魏相差太大。因此就那天成之势而言，我们仍是处在极为不利的境地。”

“幼常是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方法，营造因人而成之势。我们只有得到了这种因人而成之势，才可以进兵北伐。”

“属下正是此意。”

“我们如何营造，才能得到这种因人而成之势？”

“这要看着地图说。”

诸葛亮和马谡回到书房，一幅精致的地图挂在屏风上，二人神情凝重，站在屏风前。马谡把思路顺了一下，开口道：“曹魏最大的有利之处，是兵多将广，道路便利。这恰恰是我们最大的不利之处——兵微将寡，道路艰难。属下仔细算过，我们发倾国之力，也只能动员十万兵卒北伐。而曹魏只需使出一半国力，就可动员二十万兵卒与我大汉对抗。”

诸葛亮沉重地点了一下头。

“我大汉与曹魏的边界，绝大部分在关陇一带，战事也必将在这一带发生。从曹魏都城洛阳至关陇，可沿黄河至渭河水陆并进，极为便捷。而我大汉从成都到关陇，一路上几乎全是高山险道，行进之难数倍

于曹魏。曹魏如果以二十万兵马西进，拨出五万人运送粮草便已足够。而我大汉十万兵马北伐，至少也得留下五万人运送粮草。这就是说，我大汉能在阵前与敌作战的人马，不会超过五万。而敌兵的数量，至少是十五万。我大汉兵卒行走的是险陡山路，到达阵前时必然疲惫至极。而敌军行走的却是平坦大道，到达阵前时仍然体力充沛。”

“我大汉以五万疲惫之卒，迎战十五万体力充沛的敌军，能够胜利吗？”

“这就是天成之势啊，在这种天成之势下，无论我们怎样竭尽全力，也难以击败强敌。我们必须将敌人的有利之处尽量削弱，并想尽办法避开我们的不利之处，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还请幼常详细道来。”

“首先，我们应该把中军大营从成都迁往汉中。”

诸葛亮击掌道：“幼常的这个想法，与我不谋而合啊。我们把中军大营迁往汉中，事先在汉中屯集大量粮草，并驻扎重兵，这样，一旦北伐令下，我们的行军路线就会缩短一千余里，基本上避开了道路艰难这个不利之处。”

“我们兵微将寡，必须集中一处。敌人虽是兵多将广，但我们可以使其分而散之。”马谡抬手在地图上比画着，“从汉中攻击曹魏。共有四条道路可以选择。其一，出秦岭子午谷道，进入关中，兵锋可直指长安城下。其二，出秦岭斜谷谷道，进入关中中部。其三，出阳平关，向北而行，抢占陇东之地。其四，出阳平关，向西而行，抢占陇右之地。”

诸葛亮沉吟道：“我们必须将兵力集中一处，就只能选择一条道路。”

“依照常理，我们应该出秦岭子午谷道，直取长安。如果我们能一举攻下长安，必将震动天下，使敌军士气崩溃，不战而降。这等诱惑，实在是太大。但我们万万不能受其诱惑。秦岭子午谷道长有六百六十里，曲折险峻，大军行进其中极是艰难，一旦出谷，必成疲惫之卒。而长安城处于关中腹地，不仅城池坚固，屯有重兵，而且敌军可以从东、北、西三个方向迅速驰援。如此一来，我们立刻就会陷于重重包围之中，被迫以疲惫之卒迎击数倍于我的强大敌军。”

诸葛亮神情凝重道："果真如此，我军必将惨败。这样的进军道路，绝不可行。"

"秦岭斜谷道同样十分艰险，不宜进兵。出阳平关北行，道路稍好，所遇敌军也不多，但其地无甚紧要，纵然得之，无关大局。这样看来，我们其实只剩下了一条进兵道路——出阳平关西行，夺取陇右之地。"马谡的手在地图上穿行，"从汉中进兵陇右，有西汉水五百里可通漕运，直至祁山。北伐之军借此水道输送军粮，可节省大量兵卒。如果出兵十万，则至少可在阵前集中八万人马。"

诸葛亮连连点头："不错，不错。"

"如果我们占据陇西，就会得到两个极明显的好处。陇右之地十分富饶，盛产小麦。朝廷得之，可迅速移民屯田，以其作为军粮产地。而且陇右居于渭河上游，朝廷大军可顺流而下，直取长安。"马谡异常兴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问题一经解决，蜀军的战斗力将大为提升，"陇右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其地偏处曹魏西陲，各处援兵只能自东而来，且道路遥远，等他们到来之时，我们已占据陇右之地。陇右之地多山，曹魏兵卒多来自中原和关中之地，自幼在平原上长大，不惯山地行走和作战。在山地行走和作战，恰恰是我们大汉兵卒的长处。"

"曹魏兵卒既不惯山地行走，各营之间就很难紧密相连，如果我们再使出疑兵之计，必能迫其分而散之。如此，我大汉北伐之军就能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诸葛亮显然也推演过这个问题。

马谡大声道："对！这就是因人而成之势，对大汉极为有利。大汉应抓住良机，在陇右决战中彻底击败敌军。这样，曹魏必然会士气崩溃，全线后退。我北伐大军当趁胜猛追，绝不容敌人喘息。如此定可一举攻下长安，夺取关中。"

诸葛亮亦是激动起来："如果我们夺取了关中之地，大汉和曹魏的强弱之势，立刻就会发生变化啊。若是如此，最多在三年之内，我们必能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

马谡陡然转过身来，跪下行以大礼："丞相大人，属下愿为北伐先锋大将！"

诸葛亮毫不犹豫道："好，但此时此刻，你要先做好三件事。"

"请丞相大人吩咐。"

"第一件事，请幼常立即去往汉中，选择一处最佳之地，迅速修造粮仓和供十万大军驻扎的营垒；第二件事，请幼常派出壮丁，秘密修筑子午谷道和斜谷谷道的道路——对了，这是一个可以让曹魏探马知道的秘密。"看着马谡心领神会的眼神，诸葛亮非常放心，"第三件事，请幼常尽快探明陇右各处敌军的布置情形。"

马谡大声道："属下遵命。"

"我立刻上表请皇上拜幼常为安远将军，并升为中参军，位在汉中太守之上，有权调动汉中的一切军队。"诸葛亮笑道。

马谡再次激动起来："谢谢丞相大人。"

丞相府厨房内热气腾腾，黄氏和蚕儿在热气中不停地忙碌着。

黄氏忽然道："啊，那碗肉汤中我好像忘了放盐。"

"我尝尝。"说着，蚕儿拿起一个铜勺，舀了一勺汤水，送到口中。她忽然皱起了眉头，放下铜勺，匆匆向厨房外奔去，奔到一处墙角，捂着胸口，呕吐不止。

黄氏匆匆走过来，疑惑地望着蚕儿道："你怎么啦？"

蚕儿有些羞涩："没，没什么。"

黄氏忽有所悟："啊，你、你是不是有了？"

蚕儿点了点头。

黄氏喜出望外："啊，这、这是天大的好事啊！丞相大人知道吗？"

蚕儿眼里充满了幸福："我几次想告诉丞相大人。可是，可是丞相大人近来太忙了，连歇息都在书房里。"

"丞相大人再怎么忙，也应该知道这件事啊。"黄氏拉着蚕儿的手就

走。

蚕儿迟疑道："夫人，丞相大人好像在忙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黄氏看了一眼书房的方向，感慨道："是啊。丞相大人为了那件事情，连乔儿的终身大事都顾不上。也罢，就让丞相大人晚一会高兴。不过从今日起，蚕儿你就不用忙那些家务事了，好好在屋子里养着。"

月色朦胧，一队队兵卒卷着旗帜，无声地从成都的城门中走出。马谡和牙门将王平骑在马上，走在众兵卒的最前面。诸葛亮和赵云站在城墙上，俯看着城外一队队行走在月色中的兵卒。

赵云兴奋道："末将一直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一次，丞相大人可不能让末将留在成都啊。"

诸葛亮问道："子龙将军能放心离开成都吗？"

赵云坦然道："末将从前不放心，是因为有江州这个后患。如今江州侧后有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孟获、李恢、马忠驻守，末将已可毫无顾虑地离开成都。"

"子龙将军身为中护军，是中军大营主将，理应随中军大营迁往汉中，可是我又担心……"诸葛亮笑了笑，"子龙将军毕竟已年过六旬啊。"

赵云傲然道："当年黄忠黄老将军力斩夏侯渊时，比末将此刻年轻吗？"

"子龙将军雄心犹在，令人钦佩。子龙将军名震天下，一举一动无不引人关注。我想等中军大营的兵卒差不多都离开了成都，子龙将军就可以去往汉中。"

闻言，赵云大喜道："多谢丞相大人。"

"中军大营的迁移，必须尽可能不露痕迹，每隔十天半月，方可移走三千兵卒。这些兵卒出发之时，也尽量不要惊动百姓。"

"末将遵命。"

诸葛亮望着城外，眉宇间隐隐透出担忧，不自觉地低叹了一声："我们北伐面对的敌人，绝非南中的那些蛮兵可以相比。他们都是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虎狼之师。而我们大汉的兵卒虽然勇敢，不惧任何强敌，却十分缺少临敌经验丰富的战将统领。"

"是啊，眼前我大汉的统兵将领之中，除了魏延等有数的几个人外，其余实难称为大将。"

诸葛亮忽然问道："吴懿此人如何？"

赵云一惊，随即又郑重地想了想："吴懿勇敢善战，又有统领大军与敌人恶战的经历，可以称为大将。只是他……"

"只是他曾与我作对，是我的死敌。"诸葛亮淡淡道，"但不论怎么说，吴懿与我之间也只是大汉的内斗。而曹魏是篡逆之贼，是我和吴懿共同的敌人。"

"如此说来，丞相大人想重新起用吴懿？"

"此时大汉急需吴懿这样的人才啊。"

赵云钦佩道："丞相大人以国事为重，此等胸怀足可包容天下。"

诸葛亮喃喃道："只愿他也有能包容的胸怀。"

几日后，在郊外屯田的吴懿前来丞相府拜见诸葛亮。

吴懿走到诸葛亮面前，弯下腰深施一礼："末将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拱了拱手道："将军免礼，请坐。"

吴懿退后几步，在案几的对面坐了下来。

诸葛亮微笑道："将军屯田已有三年，共上缴府库军粮二万一千零二十三石，平均每个兵卒上交了十石军粮，远远超过了规定的份额。"

"这是末将应该做的事情。"

"但这并不是将军擅长的事情。"

吴懿一惊，不知诸葛亮是何意。

诸葛亮缓缓道："将军最擅长的事情，是统领大军，与强敌阵前厮杀。"

闻言，吴懿脸色大变："不，不！末将已习惯了屯田之事，不想再统领大军。"

"但国家需要统军大将啊。"诸葛亮诚恳道，"我已下定北伐决心，欲拜将军为左军大营主将，统领一万精兵前往汉中。怎么，将军害怕与强敌厮杀吗？"

吴懿先是一愣，然后站起身，上前一步行以跪拜大礼："末将愿听从丞相大人将令。"

诸葛亮忙把吴懿扶起来，吴懿站起来时，已泣不成声，这泪水中有悔恨，但更多的是感激。

北伐筹备之事紧张有序而又秘密地进行着，几日后，诸葛亮就要亲自去汉中了。一辆牛车缓缓行在成都郊外的大道上，诸葛亮和蒋琬身穿便服，坐在车上，向道旁望去。道旁是无边无际的桑园，青翠之色连天接地。桑园中隐隐有一群少女奔过，留下一串串清脆的笑声。几只小鸟从桑林中飞起，掠过牛车。经过几年的与民休息，这块饱经战火的土地，终于又焕发出了盎然生机。

蒋琬感慨道："如此太平景象，令人恍然如在梦中。"

诸葛亮也陶醉在这生机勃勃的画卷里："所谓治国、平天下，就是要让天下太平啊。但巴蜀之地太平，并不等于天下太平。所以我们必须北伐，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使天下同享太平盛世。"

"北伐之事极为重大，必须由丞相大人亲自担当主帅。"

"是啊。我很快就将亲临汉中。今后这成都的事务就全交给公琰主持，还望公琰与众位同僚齐心协力，确保朝廷平安，使我北伐大军无后顾之忧。"

"属下自当竭尽全力，不负丞相大人重托。"

“我已上表禀告皇上，将拜公琰为丞相府长史。但以眼前的情势来看，我身边还需要一位丞相府行长史，以处理日常文书事务。可我一时又想不起何人适合担当此职，不知公琰可否推举一人？”

蒋琬想了想道：“向朗此人如何？”

诸葛亮连连点头：“不错，不错。向朗文才极佳，办事干练。这行长史一职，就是他了。”

蒋琬笑了笑道：“向朗久在边郡之地，早该回到朝廷，这里才是他施展才华的地方。”

诸葛亮面带愧意：“在旁人眼中，向朗是所谓荆州派的人。当初我不想让人说朝廷中全是荆州派的人，就没有将向朗召回朝廷，这也是为了让他多些历练。可久而久之我竟忽视了向朗，这实是不该啊。这倒给我提了个醒——今后选拔人才，眼中不可只盯着朝廷百官。其实各郡县之中，也有很多德才兼备的人才。”

“丞相大人所言极是。”

道路旁的桑林后面，隐隐出现了几栋茅屋。诸葛亮指着茅屋的方向道：“听说谯周在这儿置了一座别馆，我们过去看看如何？”

蒋琬道：“属下遵命。”

牛车停在道别，诸葛亮和蒋琬一前一后走向柴门。柴门紧闭，门前杂草丛生。诸葛亮奇怪道：“看来此处是少有人来啊，谯周名声还不够大吗？”

“只怪谯周做的是劝学从事，如果他是管钱粮的官儿，只怕门槛都被人踩断了。”

“这么说来，公琰家的门槛已换了好几次吧？”诸葛亮揶揄道。

“不瞒丞相大人，属下刚刚换过一次门槛。”蒋琬一脸尴尬。

“居然真有其事。哈哈哈！”大笑声里，诸葛亮抬起手，在柴门上拍了两下。

柴门打开一条细缝，谯周的弟子陈宗探头出来看了一看惊道："啊，是丞相大人……"

诸葛亮急忙抬起手："别这么大声。"

幽静的小院中，谯周坐在一张草席上，手捧着书卷，朗声吟诵："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弗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诸葛亮、蒋琬和陈宗蹑手蹑脚地走近谯周。

谯周忽有所感，停下吟诵。

陈宗忍不住道："丞相大人到！"

谯周连忙放下手中的书卷，站起来，转过身施礼道："属下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连连摆手："此处并非公堂，允南何必多礼。"

谯周坚持行完礼，然后又向蒋琬拱了拱手。蒋琬微笑着，抬手还了一礼。

谯周道："丞相大人请坐，蒋大人请坐。"

诸葛亮坐在了草席上，蒋琬和谯周也在草席上坐了下来。

陈宗退后几步，弯腰站在草席旁。

诸葛亮四面看了看道："允南，你这地方虽是简陋，倒也清静，很不错啊。"

谯周轻叹道："唉！属下如今才明白了为何有那么多才智之士视官如命。为了做官，连性命都可以不要。"

"允南何故发此感慨啊？"

谯周一本正经道："做官的好处实在太多。"

诸葛亮奇道："许多做官的人都说做官很辛苦。像你这么说做官有好处的人，不多见啊。"

"正因为做官好处太多。所以做官的人才会拼命说做官辛苦。在这些人的心中，恨不得所有的官他都做了，而别人最好半个官儿也做不成。"

蒋琬忽然有些不自在了："谯大人言过其实了吧。"

诸葛亮笑道："哈哈哈！公琰多心了啊。我知道，许多人都嫌我做的官儿太多了。但允南的这番话，定是另有感触，绝非冲着我来的。"

谯周拱了拱手道："属下失言，还请丞相大人恕罪。"

诸葛亮摆了摆手："没什么，你说吧。"

"属下的确是深有感触。属下这个劝学从事，俸禄是六百石，在朝中百官中算是中等，但数年积累下来已相当可观，居然可以建造这座别馆。"

"谯大人这个别馆的花费用不了太多，依下官看来，成都城内一个寻常的富户，就能轻易造上一座。"

"可是属下若非做了朝官，只怕穷其一生之力，也难以拥有这座别馆啊。不知似属下这样的一个朝官，需要多少百姓来供养？"

诸葛亮若有所思道："允南所言，似有深意。"

"国家如果多事，官吏就会增加，官吏增加，百姓的赋税就会加重。百姓的赋税加重，就会生出更多的事，而更多的事，又会增加更多的官吏。"

诸葛亮眉头微皱，默然无语。

蒋琬疑惑道："谯大人何出此言？"

诸葛亮解释道："允南认为，国家到了多事之时。"

蒋琬勉强笑了一下："谯大人多疑了。如今国中太平，哪里会多什

么事。”

“并非属下多疑，丞相大人微服出行，就是要体察民情。丞相大人想知道，如果朝廷多事，民情是否能够保持平静。”

诸葛亮点了点头道：“知我者允南也。允南是否认为，朝廷此时不应多事？”

谯周坦率道：“正是。巴蜀之地久经战乱，百姓苦不堪言。这几年国中十分太平，百姓已是感激涕零，视丞相大人为圣人。属下……属下从心底里盼望这样的情形能长久保持下去。”

诸葛亮沉声道：“我做的是大汉丞相，而不仅仅是巴蜀之地的丞相。”

“但无论是丞相大人的俸禄，还是我们这些大大小小朝臣的俸禄，都来自于巴蜀百姓的血汗啊。”

蒋琬眼中透出怒意，觉得此人未免太过张狂：“谯大人此言何意？”

谯周不卑不亢道：“丞相大人爱民如子，必能深知属下的心意。”

诸葛亮郑重道：“允南今日所说的这番话，我会牢牢记在心中。”

离开别馆，诸葛亮和蒋琬一前一后，走在铺满落叶的小道上。身后传来清晰的诵读声：“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蒋琬苦笑了一下道：“丞相大人，谯周知道我们还未走远，他这句话……”

“他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

“这未免太过分了。”

诸葛亮神情凝重道：“不，他今日说的话大有道理。兵战之事最是凶险，稍有不慎，就会留下千古遗退啊。”

丞相府书房中，烛光摇摆不定，诸葛亮眉头紧锁，面对着悬挂在屏

风上的地图自言自语："不妥，这样还是不妥啊。"说着，他转过身坐在案几后，看了几卷文书，又站起身来高声道，"来人！"

诸葛乔应声从外面走进来，诸葛亮惊讶道："乔儿，你正在新婚之中，应该多陪陪新娘子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

诸葛乔怯怯道："孩儿心中有事，坐卧不安——孩儿，孩儿想跟随父亲大人北伐曹魏。"

诸葛亮摇头道："这一次，我的确是想把你留在府中。"

诸葛乔急切道："不，孩儿不愿留在府中，孩儿想杀敌立功！"

"南征之时，你已立有军功，并且被朝廷拜为牙门将军，依我看来，这就够了……"

诸葛乔忽然上前一步，跪了下来："孩儿知道，父亲大人有所顾虑。可是在孩儿心中，一直盼着父亲大人对孩儿视同亲生，没有任何顾虑。"

"你居然有这种想法？"诸葛亮长叹一声，"唉！乔儿，我明白了你的心意。你想说，平常人家的父亲对待儿子怎么样，我就应该对乔儿怎么样。可是，我们毕竟不是寻常的父子。乔儿，我想你也应该明白，当初你父母将你送到我这儿来，对你……对你有着很深的情感啊。我一定要照顾好你，不负他们的重托。"

诸葛乔倔强道："孩儿明白，孩儿什么都明白。可是，可是孩儿绝不愿在父亲大人的庇护下，就此……就此苛活一生。"

"好，你这话说得有志气。其实，我也不想让你无所作为。只不过……只不过我对你的确是有所顾虑，唯恐辜负了你父母的一片苦心。这样吧，你且写一封书信，将你的想法仔细写出来，送到东吴去……"正说着，诸葛亮陡然停下了话头。

诸葛乔立刻道："孩儿就去写信。"

"写信？对，写信……"诸葛亮眼中闪出异样的光芒，"太好了，太好了！写信，写信！哈哈哈！"

诸葛乔茫然道："父亲大人？"

诸葛亮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啊，我太高兴了，几乎忘了身在何处。乔儿，我要谢谢你啊，是你让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大事！来，跟我出去走走。"

夜风习习，后园中虫声轻鸣，枝叶微晃。一轮明月从云中探出，挂在树梢上。诸葛亮绕着翠竹丛中的三堆山石，缓步而行道："乔儿，我本来已经定好了北伐之策，满怀必胜信心。但在见过谯周之后，我忽然感到那北伐之策尚有不妥之处，难以确保我大汉必胜。我身为大汉丞相，自当以天下为己任，竭尽全力辅佐皇上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可我大汉的立足之处，是在这巴蜀之地啊。如果北伐不能迅速获胜，必将给巴蜀之地的百姓带来难以言说的痛苦，这绝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情形。"

诸葛乔沉稳道："朝廷南征大胜之后，百姓已不再惧怕征战之事。"

"是啊，白天我微服出行，见到的百姓都是面带喜色，心态平和。在这样的情形下，北伐大军出征绝不会引起不安。可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取得胜利。否则，这巴蜀之地只怕很难保持平静。而一旦巴蜀之地失去平静，这兴复汉室的大业就……"诸葛亮沉重地摇了摇头，不愿再说下去。

"父亲大人一定能取得北伐大胜。"

"兵法云，谋定而后行。欲得大胜，事先必须谋划周密。可是这一次，我在谋划北伐之时，却忽略了敌方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司马懿。此人在曹魏名气很大，据说极有谋略，但最初他并没有受到重用。曹丕登位之时，他仅仅是个尚书右仆射，毫不引人注目。但数年过后，他竟被曹魏拜为骠骑大将军，名列辅政大臣，独掌五万大军，镇守南阳。"诸葛亮眼前又浮现出书房里那张地图，"南阳俯视荆州，南下可攻东吴，西出可攻我大汉，其地极为重要。那曹丕生性褊狭多疑，且又极为自负，臣下越有名气，越有谋略，就越是危险。但司马懿不仅没有受到曹丕的猜疑，反而成了掌有兵权的辅政大臣，可见其人智谋之深，已是难以想象。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我又怎么能忽视呢？"

诸葛乔困惑道："我大汉北伐，必然会在关陇之地与曹魏决战。司马懿镇守南阳，防区并不包括关陇啊。"

“我正是因此忽视了司马懿。防守关陇之地的曹军主将是曹魏中军大将军曹真。对于曹真，我完全有把握击败他。但我却没有想过，一旦我向曹真发动攻击，司马懿会怎么样？”

“父亲大人担心，司马懿会主动向我大汉发动攻击，以此救援曹真。”

诸葛亮赞赏道：“乔儿，你如今见识增长了很多啊。我担心的正是这主动二字。依照常理，一个手握重兵的辅政大臣，在没有得到皇上准许之前，不会轻易向敌人发动攻击。但司马懿此人，我们却不能以常理去猜测他。我必须假定司马懿会主动向大汉发动攻击，并且必须对此提前准备好应对之策。”

“父亲大人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刚刚有了。”诸葛亮展眉道，“我要给他写一封信。”

丞相府书房中，案几上摆放着三只锦囊，颜色鲜艳夺目，一红、一绿、一黄。诸葛亮坐在案几后，抬起手，轻抚着三只锦囊。

邓芝从书房外走进来，站在案几前深施一礼：“属下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一摆手道：“伯苗免礼，请坐。”

邓芝后退几步，在案几对面的铺锦竹席上坐下。

诸葛亮平静道：“听说伯苗和孟达是好朋友啊。”

邓芝苦笑一下道：“与孟达结交，是属下最后悔的事情之一。”

“是啊。朋友之间最重诚信。孟达此人，本来受我大汉重用，驻守上庸重地，却因私怨投奔曹魏，成了曹魏的新城郡太守。”

“最可气的是曹魏处处与我大汉作对，连地名也要改，硬把上庸称作新城。”

“孟达这个新城太守看来做得并不顺心啊。听说曹丕去世后，他都不敢去往洛阳哭丧。”

“他怕去往洛阳之后，再也不能回到上庸。”

“他身为曹魏臣子，难道一辈子都不去往洛阳？”

“只怕他正为此事发愁呢。”

“伯苗正好可以为他解愁啊。”诸葛亮意味深长道，“伯苗可以去看望看望这位老朋友，告诉他，大汉不念旧恶，更不忘旧情。只要他愿意归顺朝廷，可以依旧驻守上庸。朝廷对他是有求必应，要人给人，要粮给粮。至于他愿不愿意到成都来拜见皇上，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即使一辈子不来朝见都行。”

邓芝疑惑道：“丞相大人，那孟达反复无常，不可信任啊。”

“莫非伯苗不敢去见孟达？”

邓芝慷慨道：“只要丞相大人有令，就算是刀山火海，属下也敢去闯一闯，又岂惧他小小的一个孟达？”

“好！我这里有三封信。第一封是给中都护大人的，装在这红色锦囊里。第二封是给孟达的，装在这绿色锦囊里。第三封是给吴王的，装在这黄色锦囊里。请伯苗立刻出发，先到江州，再到上庸，然后去往东吴，将三封信一一送到，不得有误。”

邓芝毫不迟疑道：“属下遵命。”

第一个收到锦囊的是李严。陈奉看了一遍锦囊中的文书，眉头紧皱。

李严笑道：“陈老先生看了诸葛亮的这封书信，有何感想？”

陈奉连连摇头：“此时此刻，诸葛亮竟然劝降孟达，让人有些想不明白啊。”

“是啊。孟达此时占据上庸，对我大汉甚为有利。曹魏如果想攻击我大汉，只能从关陇一带和上庸之地进兵。但孟达名义上虽是投降了曹魏，实际上却是拥兵割据，因此曹魏反倒不便从上庸进兵。可如果孟达这时又归顺了大汉，不正好给了那曹魏一个进兵的借口吗？难道丞相大人想主动挑起曹魏的攻击？”

“依老朽看来，诸葛亮此举只怕是另有用意。老朽一时还看不明白他的用意，不过老朽隐隐有所预感，诸葛亮可能正在准备北伐之事。”

“他是想真正北伐呢？还是只想虚张声势？”

“以常理而论，北伐应该只是虚张声势。但对于诸葛亮，我们可不能以常理去猜测啊，真是为难得很。”

李严沉思道：“丞相大人请我写一封亲笔信，向孟达劝降。对此我没有理由拒绝，但这封书信究竟该怎么写，我们可要仔细想一想啊。”

陈奉疑惑道：“丞相大人为何要让中都护大人写这封信呢？”

“一来，我是辅政大臣，可以向孟达表示朝廷的诚意。二来，我与孟达曾是好友，可以增加他的信任。”

“如此说来，丞相大人是真想让孟达归降啊。只不过孟达若是归降，必然对丞相大人十分有利。而对丞相大人有利的事情，对我江州必定是极为不利。”

李严若有所思道：“对，正是这个道理。我知道这封信该怎么写了。”

蜀国皇宫内殿中，刘禅无精打采地坐在御榻上，手在青玉案几上敲击着。近日来，王绣忌惮皇后的手段，在刘禅面前畏畏缩缩，显得面目可憎，每去一次昭阳殿就失望一次，黑妞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刘禅干脆哪儿也不去了，每日在内殿之中，百无聊赖。突然，他懒懒地问道：“黄皓，朕该如何打发这一天啊？”小顺子一动不动地站着，如同泥塑木雕。

“唉！黄皓早就离开了，可朕总也忘不了他。都怪你们这帮狗奴才，一个个似木头人一般，好生无趣。”

小顺子慌忙跪下：“奴才该死。”

刘禅厌恶地一挥手道：“罢了，罢了！你们就会说这句话，朕早就听够了。朕还是到御花园去，找黄皓说说话。”

忽然，殿外传来呼喊声：“丞相大人到！丞相大人到！丞相大人

到……”刘禅一惊，重重跌坐在御榻上。

诸葛亮走到内殿之外，费祎和董允守候在此。

诸葛亮停下脚步，望向费祎问道：“皇上近来如何？”

“属下惭愧，近来很少见到皇上。”费祎不敢与诸葛亮对视。

诸葛亮皱眉道：“侍中郭攸之怎么样啊？”

费祎无奈道：“郭侍中旧疾复发，无法进宫。”

诸葛亮又向董允望去。

董允忙道：“皇上虽已将黄皓贬为守门太监，但近日又常常借着在御花园游玩的时机与那黄皓亲近，所以属下见不到皇上。”

“我知道了。”诸葛亮点了点头，脚步沉重地缓缓走进内殿。

两人一见面，刘禅不觉低下头去，但立刻想到这样会引来诸葛亮的劝谏，忙又抬起了头。

诸葛亮竭力保持着平静：“皇上即位已有几年？”

刘禅想了想道：“有四个年头吧。”

“皇上可记得先帝的心愿？”

“朕……朕记得。”

“先帝的心愿是什么？”

刘禅犹豫道：“父皇……父皇让朕敬重相父……敬重相父……”

“先帝的心愿仅仅如此吗？”

刘禅默然无语，目光游移，避开诸葛亮的视线。

“皇上一刻也不可忘记先帝的心愿啊。”诸葛亮痛心道，“先帝的心

愿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开创太平盛世。”

刘禅连连点头：“是，是。”

诸葛亮有点恍惚，这些话他是否已经说了几百遍，而面前这位年轻的皇上其实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尽管如此，诸葛亮还是咬咬牙道：“微臣受先帝重托辅佐皇上，无时无刻不敢不牢记先帝心愿，因此竭尽全力，日夜谋划，终于准备周全，将发大兵北伐，以最终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之大业。”

刘禅颓丧道：“这些事儿相父又何必说给朕听呢？朕早已说过——国中祭祀之事，由朕主持。国中军民事务则无论大小，俱由相父决断！”

诸葛亮失望地看着刘禅，心中有千言万语，一时却又无法说出。

寒风呼啸，从窗缝中透进丞相府的书房。烛架上的蜡烛火苗摇曳，烛光忽明忽暗。诸葛亮坐在案几后，提笔在竹简上不停地书写。蚕儿拿着一件锦衣悄然走进书房，诸葛亮头也未抬，仍在全神贯注地书写。蚕儿走到诸葛亮身后，将锦衣披在他身上。

诸葛亮抬起头，笑了一下：“蚕儿还没歇息？辛苦了。”

蚕儿温柔道：“起风了，丞相大人该加件衣裳才是。”

诸葛亮抬起左手将肩上的锦衣拉了拉，然后又盯向案几上的竹简，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丞相大人……”蚕儿带着些幽怨，“近来……近来丞相大人见了我，好像看都不愿多看一眼。”

诸葛亮带着些歉意道：“我心中有许多事，实在放不下。”

“可……可我心里也……也有事啊。”

“你有什么事？”

“丞相大人多看……多看一眼我，就会知道。”

诸葛亮向蚕儿上上下下看了看道："我，我看不出什么啊。"

"丞相大人再仔细看看。"说着，蚕儿不自觉地低了一下头，向自己的腹部看了一眼。

见状，诸葛亮一颤，怔怔地望着蚕儿。蚕儿脸上全是幸福的笑意，抬手在那醒目的腹部上轻抚了两下。诸葛亮惊喜交加道："啊，蚕儿……蚕儿有孩子了？"

蚕儿望着诸葛亮，又是高兴，又带着些嗔怪之意。

诸葛亮兴奋地站起身来，来来回回地连走了几步："我，我是太高兴了啊。都不知，都不知如何是好。"说着，一把将蚕儿揽入怀中，"蚕儿，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冷落了你，是我不对。"

蚕儿笑道："我知道，丞相大人绝不是有意冷落我。丞相大人心中有……有大事。只是，只是我又总盼着丞相大人能多看看我。"

"一旦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成功，我会立即归隐山林，天天和蚕儿在一起。蚕儿，我此刻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这一天早日来到啊。"

"真盼着这一天明日就会到来。"

"这孩子……这孩子什么时候出世？"

"还有四个月吧。"

诸葛亮轻叹一声，眼中透出深深的遗憾之意："我只怕不能看到这孩子出世了。"

闻言，蚕儿一惊道："这是为何？"

"此刻可以告诉你了——朝廷已做好一切准备，即将北伐。我将立刻去往汉中，指挥大军与曹魏决战。"

"丞相大人……丞相大人又要出征？"蚕儿一下子从幸福的顶峰跌落下来。

诸葛亮肃然道："我身为大汉丞相，且又深受先帝重托，必须忠于职守。"

蚕儿眼中隐隐含泪："丞相大人就要出征，今夜……今夜就早些歇息吧。"

"我也想早些歇息。可是……可是皇上让我放心不下啊。皇上他竟然忘了先帝的心愿，竟然对北伐之事毫不关心。如此下去，皇上何日才能成为圣明之君。"说着，诸葛亮轻轻推开蚕儿，在案几后坐了下来，"我要把这道表章写完，把我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说着，诸葛亮拿起笔，继续在竹简上书写。

竹简上的字迹飘逸洒脱，内容更是如钟鼓雷鸣，声震天下——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

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出师表》一出，群臣振奋，上下一心，北伐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推进，而刘禅觉得颜面扫地，终日在宫中浑浑噩噩度日。

千里之外，群山绵延，峰峦突起，一块巨崖上刻着两个大字——“剑门”。巨崖下道路险峻，众兵卒气喘吁吁，艰难地行走在山道上。诸葛乔扶着诸葛亮踏着一级一级台阶，走到一块较为平坦的巨石上。诸葛亮站在巨石上，回首向后望去。此处已望不见成都，经过数年的筹备，诸葛亮亲自前往汉中，北伐正式开始了。

魏国宛城演兵场中，尘雾飞扬，鼓声隆隆。一队队兵卒全副武装，在演兵场上来回奔跑。司马懿神情肃然，站在高高的点将台上，两名家将手持红黄两色大旗，站在司马懿左右两侧。

司马懿厉声道：“向左！”

手持红旗的家将连续挥动，一队队兵卒从点将台前绕过，向左飞奔。

司马懿又道：“向右！”

随着黄旗挥动，一队队兵卒掉转方向，又绕回到点将台前。

兵卒们气喘吁吁，汗如雨下。突然，一个兵卒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兵卒接连倒下。这时，

司马馗急匆匆地跑上点将台，似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司马懿却不为所动，继续练兵。又演练了几个来回，能够奔跑的兵卒已越来越少，演兵场上渐渐空旷起来。司马懿终于抬起手，摆了一下。两名家将松了一口气，立刻将手中的大旗垂了下来。鼓声陡然停下，演兵场上稀稀疏疏站着一些兵卒，看上去已不到原来人数的十分之一。司马懿和司马馗离开演兵场，走在军营中，从一座座帐幕前经过。每座帐幕前，都肃然站立着两个手持长矛的兵卒。

司马馗感慨道："二哥治兵之严，大大出乎小弟的意料。"

司马懿肃然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岂可不严？"

"可是治兵太严，军卒必生怨意。"

"等他们打了胜仗，能活着回来，就不会有任何怨意。你刚才为何事慌张？"

司马馗拍了一下脑袋道："新城太守孟达反了！"

"就这么一件小事，值得你如此慌张？"

"这件事还小吗？"

司马懿看上去十分平静："如果和诸葛亮发大兵侵犯我大魏相比，这只能算是一件小事？"

司马馗惊奇道："二哥……二哥怎么会知道诸葛亮已发大兵侵犯我大魏？"

"如果不是这样，孟达又怎么敢反叛呢？"

"二哥真是料事如神啊——那诸葛亮已亲率十万大兵进驻汉中，声言将兵发长安，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二人一边说一边走进了中军大帐，中军大帐内的屏风上，悬着一幅地图。

司马懿站在地图前神情凝重道："四弟，你觉得诸葛亮会直接进攻

关中吗？”

司马馗想了想道：“诸葛亮既是声言兵发长安，必然会直接进攻关中。而且据探马传来的消息，诸葛亮早已在秘密修筑从汉中通往关中的道路。”

司马懿冷冷一笑道：“蜀军直接进攻关中，风险极大，要么大胜，要么大败，只有性喜冒险的战将才会做出这样的决断。难道诸葛亮是一个性喜冒险的战将吗？”

“不，诸葛亮不是一个性喜冒险的人。”

“这就是说，诸葛亮绝不会直接进攻关中，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在迷惑我大魏，使我大魏做出错误的判断。”

“曹真主掌西北军事，他能识破诸葛亮之诈吗？”

司马懿轻蔑地一笑道：“如果曹真能识破诸葛亮的诈术，他就不是曹真了。”

“如此说来，曹真定会大败。”

“是啊。我们必须立刻做好准备，迅速进入关中，救援曹真。”

闻言，司马馗瞪大了眼睛：“我们为什么要救援曹真？此时此刻，正是我们除掉曹真这个死对头的大好时机啊。我们不仅不能去救援他，还要狠狠从背后捅他一刀……”

“糊涂！”司马懿大喝一声，伸手在地图上比画着，“你看看这情势，曹真一旦大败，诸葛亮就会趁胜占据整个关中，兵锋直指洛阳。到了那时，我大魏必是士气崩溃，民心大乱，危在旦夕。你我都是大魏臣子，一旦大魏灭亡，又岂能独存？”

“可是……可是孟达突然反叛，使我们的侧后出现了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怎么可能出兵救援关中？”

司马懿感慨道：“这一定是诸葛亮预先布下的一着妙棋。兵法云，谋定而后行。诸葛亮这一次果然是谋划周密，把什么事情都想到了。和这样的对手交锋，实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必须先平定孟达的

叛乱，然后才能发兵救援关中——这需要多长时间？”

司马馗想了一想道：“我们宛城大营离洛阳有八百里，此刻应立即派出使者飞奏皇上，请皇上下诏讨伐叛乱。诏令到来之后，我们迅速发出大兵，向新城进发。宛城大营离新城足有一千二百里，大军行进，最快可日行六十里。如此算来，我们至少在一个月后，才能到达新城，然后……”

司马懿陡然打断道：“没有什么然后。一个月后，孟达的兵卒至少会增加一倍，粮草会增加三倍，城墙也会增高六尺。那时我们就会犯下兵家大忌——屯重兵于坚城之下，前进不得，后退不能。而且此时……此时……”

司马馗紧张道：“此时什么？”

司马懿叹道：“此时东吴兵马定会从后偷袭，这多半也在诸葛亮的谋划之中，这个人实在太厉害。”

司马懿的猜测没错，孙权去年就收到了诸葛亮的锦囊密信，但没有放在心上，此时听到孟达果然如诸葛亮所言反叛了，觉得这对于吴国而言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孙权已命张昭召集十万大军，积极筹备粮草，严阵以待，一旦蜀国和魏国开战，就寻机对魏国发起攻击。

司马馗想了想，脸色大变道：“果真如此，我们休说平定孟达，救援曹真，只怕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以保全。”

“这正是那诸葛亮想看到的情形。”司马懿陡地转过身，来来回回地走着。也不知走了多少来回，他猛然停下脚步道，“我决定了，立刻传命，大军今夜就拔营出发，直扑新城。”

司马馗吓了一跳：“这……这怎么能行？二哥身为辅政大臣，手握重兵，必须得到皇上的诏令之后，才能调动大军啊。”

司马懿冷冷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要是等到皇上的诏令再行动，一切都来不及了。”

当天夜里，宛城野外突然闪出无数兵卒一手高举火把，一手紧握长矛，奋力向前行进。司马懿站在道旁，目光如刀一样盯着众兵卒。这次

出击，他赌上自己包括司马家族的全部前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第二十一章　纸上谈兵，马谡刚愎失街亭

关城巍峨，诸葛亮和马谡站在阳平关城头上，望着远处绵延的青山。马谡站在诸葛亮身旁，神情异常兴奋。

诸葛亮欣慰道："我让幼常做的三件事，好得出乎意料。这北伐之头功，幼常可谓当仁不让矣。"

马谡兴奋中透出愧意："策反孟达，牵制魏军，这才是最大的一件功劳啊。"

诸葛亮笑道："为了策反孟达，我写了三封书信。第一封就给了中都护大人，让中都护大人劝降孟达。第二封才是给孟达本人的劝降书信。孟达看了我的书信，未必会动心。但当他看到了中都护大人送来的劝降文书后，立刻就会下定反叛曹魏的决心。"

马谡心领神会道："中都护大人定会在文书中暗示——丞相大人并无诚心，只是在利用他孟达。但如此一来，反倒会使孟达相信——丞相大人是真心劝他归降。"

"我的第三封书信给了东吴。孟达是块肥肉，足可引发孙权的贪婪之心，就算他当时不相信我信中所说，现在收到孟达反叛的消息，也一定会动心。"

"我大汉北伐，能得到东吴的呼应，那是再好也不过的事情。可是东吴与我大汉结盟，只不过迫于情势不得已。东吴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坐拥重兵，看着我大汉与曹魏互相消耗。"

"对啊，这样的坐观成败之策，对东吴最为有利。"

"但是现在出现了孟达这块肥肉，孙权一定会集结发大兵布置在边境，使驻守在宛城的司马懿不敢轻举妄动。"

"司马懿智谋过人，未必不会轻举妄动，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过，"诸葛亮脸上露出了少有的轻松之色，"只要孟达和孙权能拖住司马懿三个月，就足够了。"

“司马懿虽有智谋，但从未听说过此前他曾有什么战功。依属下看来，休说三个月，只怕半年他，他也难以从宛城脱身。”马谡不以为然。

“幼常此言不妥。为将者，最忌轻敌。”

马谡谦恭道：“是，是。”

河岸边停泊着一只只小船，众多壮丁肩扛粮袋，踏着狭窄的木板，小心翼翼向船上走去。魏延骑着马，行在河岸上，魏成领着十余骑护卫兵卒，紧跟在父亲身后。诸葛亮一到汉中，魏延就立刻献上了突袭长安的奇计，谁知诸葛亮并没有采纳，而是把目标指向了祁山。

魏延叹道：“唉！这条河误了丞相大人啊。丞相大人想节省兵卒，沿河运粮，可是这条河是通往祁山啊。丞相大人发兵十万，声势如此雄壮，大可直捣关中，在长安城下与曹魏决一死战，只要得胜，立刻就能平定天下。可是……可是这祁山离长安有千里之遥，就算得到了又有什么用？”

魏成也沮丧道：“前些日子，马谡派人修筑子午谷中的道路，孩儿还以为丞相大人听从了父亲大人的奇计。谁知到头来这一切竟是假的，让孩儿空欢喜一场。”

魏延惆怅道：“想当年丞相大人面对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丝毫不惧，从容定策，连使奇计，助先帝一举夺取了荆州。如今丞相大人独掌大权，为何反而不见了往日的英雄豪气？”

“还不是都怪马谡、杨仪那帮人。”魏成压低声音，“马谡到了汉中，几乎天天和杨仪在内室密谋。”

魏延眼中透出愤恨之意：“他们一定是在想什么办法对付我。”

“马谡有次喝醉了酒，说武将出身的人目光短浅，成不了大事。”

“自古文人相轻。他们这帮读书人连同类都互相轻视，自然就更容不下我们这些武将。”

“孩儿真不明白，丞相大人为何喜欢让马谡这样的书生掌握兵权？”

魏延冷哼一声道："丞相大人也是书生出身，他从骨子里相信那些书生。而对我们这等武将，却不能从心底里信任啊。"

"孩儿……孩儿真为父亲大人担心啊。"

"你放心，不论怎么说，为父也是能征惯战的大将，丞相大人仍然会重用为父……"正说着，魏延陡然停下了话头。

河岸旁的大树下，站立着一员将官和十余兵卒。那将官是蜀汉平北将军马岱，见魏延行至，上前一步，拱手施礼道："丞相大人特命末将在此迎候太守大人，请太守大人速往中军大帐议事。"

魏延客气道："有劳马将军。"

蜀国军营中军大帐内，诸葛亮面带微笑坐在大帐的帅案后，诸葛乔站在帅案旁，赵云、吴懿、马谡、魏延、邓芝、马岱、向郎、杨仪等人依次站立在帅案前。

诸葛亮朗声道："我大汉上承天命，立国已有四百余年，虽屡经丧乱，社稷始终不亡。今曹贼窃居旧都，妄称尊位，岂能长久？我与诸位深受先帝厚恩，俱怀报效之心，当奋忠烈之志，以圣人之仁孝大道辅国安民，统一九州，使万千百姓安居乐业，使万邦敬服来朝，大汉世世代代，永享太平盛世！"

赵云、吴懿等人神情激动，齐声呼应："大汉世世代代，永享太平盛世！"

诸葛亮提高声音道："赵云，邓芝听令！"

赵云、邓芝大步上前："属下在。"

诸葛亮道："赵云、邓芝为我北伐右路军正副主将，领大军一万，出斜谷进攻关中眉县。敌退则进，敌进则退。"

"属下遵命。"赵云、邓芝向诸葛亮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转身走出大帐。

诸葛亮又道："吴懿、马谡听令！"

吴懿、马谡大步上前："属下在。"

诸葛亮看着二人道："吴懿、马谡为我北伐中路军正副主将，领大军五万，沿西汉水进攻陇右各郡县。"

"属下遵命！"吴懿、马谡行了一个军礼，迅速退出大帐。

诸葛亮再次下令："魏延、马岱听令！"

魏延、马岱大步上前："属下在。"

诸葛亮道："魏延、马岱为我北伐左路军正副主将，领大军两万，向陇西郡侧后迂回，以截断敌军退路。"

马岱大声道："属下遵命！"

魏延迟疑了一下才道："属下遵命！"

说着，魏延和马岱行了一个军礼，退出大帐。

诸葛亮最后道："向朗、杨仪听令！"

向朗、杨仪大步上前："属下在。"

诸葛亮目光炯炯："向朗、杨仪为我北伐后营主将，领大军两万，护送粮草随中路军前进，并修筑沿途道路。"

向朗、杨仪齐声道："属下遵命！"

按诸葛亮的布置，各将领带兵出征，山谷之间，旌旗飘扬，鼓声阵阵。一队队兵卒排着整齐的行列，向前行进，队列中飘扬着写着"汉"字的大旗。由于孟达的反叛，曹军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在蜀军的攻击之下，曹真节节败退，右路军在赵云的带领下，经斜谷道占据了箕谷，逼得曹真不得不将各处兵马调到眉县至长安一带，正日夜不停地修筑城垒。

收到捷报的诸葛亮微微一笑道："子龙将军果然宝刀未老，他们是让子龙将军吓坏了啊。"

接下来，中路军的吴懿攻占了天水郡城，南路军的魏延攻占了南郡城，几日后，曹魏安定郡守将归顺蜀汉。捷报频频传来，诸葛亮仍然在中军大帐中彻夜不眠，思考后面的进攻方向。他从地图上抬起头来，对诸葛乔道："乔儿，你就好好看一看吧。此时此刻，战场情形如何，你能从地图上看出来吗？"

诸葛乔俯下身认真地在地图上看了看，边思索边分析道："陇右各郡县中，陇西郡处于中央，地位最为重要，我们此时兵威正盛，应该迅速发大兵攻下陇西郡。以孩儿想来，只要把陇西郡攻下，我们就会顺利占据整个陇右。"

诸葛亮满意道："很好。不过此时此刻，曹魏已经明白——我大汉主攻之地，实为陇右。我想过不了多久，曹魏的援兵就会火速赶来。"说着，诸葛亮的手指在地图上不停地移动，最后定定地指在一个地方——街亭。

诸葛亮指着街亭道："从关中至陇右，必经街亭。我大汉应该派一员大将抢占街亭，阻击曹魏援兵。"

"父亲大人将派哪位将军抢占街亭？"

"此事至关重要，我须得仔细考虑。"说话声里，诸葛亮的手指又在地图上移动起来。就在同一时间，蚕儿在丞相府中生了一个男婴，母子平安，黄氏恨不得能立刻生出翅膀，把这个消息传到汉中。

吴懿、马谡、魏延、马岱、向朗、杨仪等人凯旋，诸葛亮在中军大帐中召集了他们勉励道："北伐以来，仅仅十余天，我大汉就已占据三郡之地，足以威震天下。但越是在这个时刻，我们越是要谨慎小心，万万不可轻敌。"

吴懿禀道："属下能一举攻占天水郡城，曹魏凉州从事、中郎将姜维一人功劳极大。"

诸葛亮奇道："姜维是曹魏官员，有何功劳？"

"姜维心存汉室，闻我大汉北伐，立即密集忠义之士，布置疑兵，诱使天水郡太守弃城而逃，使我大汉不亡一兵一卒，轻松占据天水郡城。"

诸葛亮称赞道："姜维身在曹魏，而忠心汉室，实为义士。"

"属下本想带领姜维来此拜见丞相大人，但他执意不肯，已单骑去往陇西郡。"

"此为何故？"

"姜维说，陇西郡城高大坚固，城中存粮极多，守城兵卒不下万人。我大汉兵马如果强行攻击，损伤必重。他与陇西郡太守私交甚好，愿以大义说服游楚，使其归顺大汉。"

诸葛亮大喜道："陇西郡若能归顺，其余郡县必会望风而降，陇右之地当可指日平定矣。"

魏延有些不以为然："我听说过姜维，其人生性凶险，对曹魏极为忠心，绝不会轻易降我大汉。"

诸葛亮却道："若是如此，姜维的所作所为，更加令人钦佩。"

魏延建议道："如今陇右之地，只有三分之一为我大汉所有。此时此刻，我大汉当趁胜分兵出击，尽快攻占各郡县，而不能仅仅指望敌军拱手而降。"

诸葛亮点点头道："文长此言极是，陇右之地必须迅速平定。但分兵出击，乃兵家大忌。我们必须先抢占街亭要地，将曹魏有可能派出的援兵挡在关中，然后才可分兵出击。"

吴懿眼睛望向地图："街亭……街亭之地，关系重大，必须派一大将驻守。"

"今日急召诸位将军至此，正是要商议这件事情。"说着，诸葛亮不觉向马谡望了一眼。

马谡陡地站起，上前一步请道："属下愿驻守街亭，阻击曹魏援兵。"

诸葛亮颇为欣慰："好！幼常可率精兵一万……"

"丞相大人！"魏延站起身，上前一步，"街亭之得失，关乎我大汉

北伐之成败，如此重地，理当令一员临敌经验丰富的大将前往驻守。”

诸葛亮竭力压下心中的不悦：“那么以文长看来，何人能当此大任？”

魏延行礼道：“末将不才，愿为丞相大人分忧。”

诸葛亮笑了笑道：“文长这是毛遂自荐啊。”

魏延骄傲道：“末将驻守汉中多年，熟知关中之敌，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

杨仪忽地站起，上前行礼道：“属下以为，太守大人不适合担当驻守街亭之重任。”

魏延怒目相向道：“威公何出此言？”

杨仪不急不躁道：“太守大人性情刚烈，勇猛过人，喜欢冒险突击，适合担当冲锋陷阵的战将，不适合担当冷静拒敌的守将。”

魏延不服道：“末将若不适合担当守将，先帝为何拜末将为汉中太守？”

杨仪笑了笑道：“看来太守大人自己也感到理屈啊，若非理屈，何须以先帝钳人口舌？”

“胡说！”魏延急了。

诸葛亮忙制止了二人：“文长的一片赤诚报国之心，可感天地。但我已对文长另有重用……”

魏延忽地跪下，对诸葛亮行以大礼：“末将愿立下军令状，死守街亭，若有半点差失，情愿受军法处置。”

诸葛亮眼中不觉透出犹疑之意：“这……”

马谡也急忙跪下：“属下也愿立下军令状，一定将曹魏援兵挡在关中，若有任何疏漏，愿受军法处置。”

诸葛亮向众人望了望问道："众位大人有何见教？"

吴懿迟疑道："此事……此事重大，还请丞相大人决断。"

马岱想了想道："末将以为，太守大人可担当驻守街亭之重任。"

向朗和马谡关系较近，冷静道："属下以为，中参军大人熟知兵法，明了天下大势，必能不负丞相大人重托，坚守街亭。"

诸葛亮看看魏延，又看看马谡，深思良久。魏延确是大将之才，但缺点也非常明显，心浮气躁，贪功心切，缺少远见，街亭这样一个要地交给他，委实放心不下。而马谡陪伴自己多年，在军事上见解颇多相似之处，亦师生亦益友的关系，诸葛亮坚信，马谡必不会令自己失望。

拿定主意，诸葛亮大声道："马谡听令！命你为我大汉北伐前锋军主将，领精兵一万，速速赶往街亭，坚守拒敌！"

马谡喜极而泣："属下遵命。"

魏延失望至极，向马谡投去充满敌意的目光。

马谡第一次带兵出征，诸葛亮亲自相送，一路叮嘱不断，一直送到岔路口，语重心长道："我对幼常期望至深啊。"

马谡坚决道："属下绝不会让丞相大人失望。"

"兵者，不祥之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何况我大汉国力太弱，难经久战，这一仗我们必须取胜，力争一战而定天下。"

"丞相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会牢牢守住街亭，不让曹魏一兵一卒通过。"

"这一次幼常已当众立下军令状，若有万一之事，我只能依军法而行。"

马谡坦然一笑道："这万一之事，绝不会发生。"

诸葛亮还是有点不放心："兵战之事，最为凶险，幼常心中，须得牢牢记住谨慎二字。"

马谡谦恭道："丞相大人的教导，属下自当牢记在心。"

"我已命王平为前锋军副将。幼常虽是精通兵法，但毕竟缺少临敌经验。王平官位不高，但老成持重，从军数十年，未犯大错。这行军布阵之事，还望幼常多多向王平请教。"

"属下遵命。"

前面已是岔路了，几个护卫兵卒牵着坐骑，走上前来。

马谡拱了拱手道："丞相大人多多保重。"

诸葛亮最后一次叮嘱道："幼常只要能坚守街亭四十天，我一定会亲率大军赶到，与敌决战。"

"属下明白。"说罢，马谡跃上坐骑，在众护卫兵卒的簇拥下向岔路上驰去。

马蹄踏起一片黄尘，遮住了晴朗的天空。诸葛亮站在大道上，凝视着黄尘中的渐去渐远的马谡。诸葛乔走上前道："父亲大人，我们该回去了。"

诸葛亮忽道："我这心中……我这心中好像压上了一块巨石，沉甸甸地难受，这是为什么？"

诸葛乔一惊道："父亲大人一定是太过劳累，孩儿这就去找大夫……"

诸葛亮摆了摆手："没什么，没什么。乔儿，从今天起，你一定要特别留心中参军那儿送来的文书，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文书一到，就立刻呈上来。还有上庸那边的消息，你也要特别留意。"

诸葛乔点头道："是。"

此时的上庸城门外尸横遍地，破碎的旗帜和折断的刀矛随处可见，孟达已被司马懿生擒。

司马懿和司马馗在一群护卫兵卒的簇拥下，缓缓走到城门前停下脚步，抬头向上看城门上方雕着的两个字"上庸"，司马懿轻蔑道："孟达

这件事倒是做得很快啊——竟已将我大魏的新城二字改成了蜀汉的上庸二字。”

司马馗讥讽道：“他再快，也没有二哥的兵马快啊——仅仅八天，我大魏兵马就走了一千二百里，真是神速啊。”

司马懿面有得色：“愚兄统领的这五千精锐兵卒，都是十中挑一的强壮大汉，行如闪电，战如猛虎。”

司马馗感慨道：“小弟今天才明白了，二哥为何会那般训练兵卒。二哥虽是书生出身，可治军之道却远远要胜过那帮武夫。”

司马懿微微一笑，大步向城门内走去。片刻之后，城头就换上了一面绣着“魏”字的大旗。司马懿和司马馗站在大旗下，极目远望，远处夕阳西沉，一片昏茫。司马馗高兴道：“我军已生擒孟达，是不是应该将他立即押往洛阳？”

“不必，杀掉即可。”司马懿自嘲道，“愚兄已派人火速向皇上递上请罪表章。请皇上治愚兄两大死罪。一、为保机密，不经请旨，擅发大兵。二、为迅速平定叛乱，不经请旨，斩杀敌首。”

司马馗惊讶道：“皇上得知二哥大胜高兴还来不及，怎会治二哥的罪呢？”

司马懿苦笑道：“虽说打了胜仗，可仔细回想，实在是……是在那鬼门关上走了一趟啊。我们若败了呢？等待着我们的就只有死罪。愚兄甘冒此奇险，都是那诸葛亮逼的。”

“但那诸葛亮只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二哥会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平定孟达的叛乱。”

“我的下一个行动，他一定更想不到。我也要逼他，让他尝一下绝境究竟是什么滋味。”司马懿冷冷道。

“什么行动？”

“逼他一步步往鬼门关上走。让他也品尝一下——这到鬼门关走一趟是什么滋味。”

大道上尘雾陡起，驰来数匹高头大马，当先一匹马上骑着一位看上去约有二十七八的年轻将官，正是原曹魏中郎将姜维。眼看快要到军营了，尘雾中突然出现了诸葛亮的身影，诸葛亮竟然亲自到营门外来迎接姜维。

姜维立即勒住缰绳，步行上前对诸葛亮行礼道："罪人姜维，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走上前，伸手扶起姜维道："将军深明大义，何罪之有？将军这边请。"

诸葛亮和姜维一起走进中军大帐，相对坐在竹席上，诸葛乔持侍立在旁。

姜维诚恳道："末将自幼熟读圣贤之书，心中常存忠义之念。从今以后，末将愿随丞相大人征战沙场，为兴复汉室竭尽全力。"

诸葛亮直视着姜维的眼睛道："有人说，伯约身为曹魏将军，若论忠义，当为曹魏尽力死战。"

姜维肃然道："末将心中的忠义，并非是忠于一家一姓，而是圣人的仁孝大道。"

诸葛亮试探道："难道将军忠于曹魏，不合圣人的仁孝大道吗？"

"曹魏以利害之术得天下。末将若忠于曹魏，实是忠于利害之术。得天下若出于利害之术，则国中人人所思，皆为利害之术。如此，则人心必至大坏，无时无刻不相互以利害之术图谋私欲。既是这样，天下绝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太平盛世。那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情形，就会再次出现。"

诸葛亮连连点头："好，好，说得好啊。"

"曹魏强而大汉弱，丞相大人若仅仅出于私欲，仅仅忠于一家一姓，绝不会如此冒险北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末将从心底里认为，丞相大人此举名为兴复汉室，实为倡行圣人之仁孝大道。如果北伐成功，汉室复兴。则圣人之仁孝大道必会深入人心，使乱臣贼子心存畏惧，再也不敢以利害之术图谋至尊之位，祸乱天下。"

闻言，诸葛亮激动道："伯约之言，深知我心啊。"

姜维面带愧意道："末将得知丞相大人北伐，即已下定归顺之心。末将单骑去往陇西郡城，本欲劝降游楚，作为献给丞相大人的礼物。但此刻末将带来的，只是游楚的一句空话。"

"将军为大义不惜孤身犯险，实是令人钦佩。"

"可恨那游楚此刻并不愿归降。他说如果丞相大人能将曹魏援兵阻挡在关中一个月内，陇西将不战而降。"

诸葛亮笑了笑道："一个月内，足够我大汉攻克所有陇右郡县。"

"末将以为，那游楚说的是真心话。"

"这就是说，只要我大汉能够将曹魏援兵阻挡在关中，一个月内，不经任何血战，就能占据整个陇右之地。"

"陇右百姓亦是大汉子民。丞相大人若能不战而胜，百姓就可以免受战祸牵累，必会对朝廷生出感激之情。"

"伯约的一片苦心我明白了——战而胜之，得到的是城池和百姓。不战而胜，得到的是人心。"

"丞相大人欲服天下，必须得到人心。"

"我将立刻发出军令——各路兵马遇到不愿归降的郡县，当围而不攻，切不可擅动刀兵。"

姜维陡地站起对诸葛亮深施了一礼道："末将代陇西百姓谢过丞相大人。"

大道旁，立着一座草亭，亭上横着一块木牌，上书"街亭"二字。马谡和王平领着十余护卫兵卒，骑马驰近草亭。

马谡举目四望，有点失望地道："此地便是街亭？"

王平左右看看道："此处群山对峙，仅容中间一条大道通过，对防守极为有利，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马谡不以为然道："王将军，我们可不是只有一夫，我们是有万夫啊。"

王平疑惑地道："中参军大人此言何意？"

"王将军可看过丞相大人的《正议》？"

"末将当然看过。"

"丞相大人说，万人抱必死之心，可以横行天下。如今我们手下有雄兵一万，那曹魏贼兵不来便罢，来了我们就是万夫齐出，杀他个片甲不留。"

王平紧张道："中参军大人，丞相大人只是让我们防守街亭要地，可没有让我们向敌人发动攻击啊。"

马谡不悦道："我知道。"

"既是防守，我们就应该立即在此下寨，挖掘壕沟，高筑墙垒。"

"此处太过狭窄，难以展开大阵，如何杀敌？"

"地势狭窄，对防守大有好处。"王平发现马谡竟如此固执，不由紧张起来。

"还是到别处看看再说吧。"说着，马谡已向道旁的高山上走去。马谡登上山巅，站在一块巨岩上，俯首下望。山下是一片细长的谷地，谷地中一条小河蜿蜒流过。王平神情不安，和众护卫兵卒站在巨岩下。

马谡在巨岩上欣喜道："好，好！王将军快快上来。"

王平跃上巨岩，走到马谡身旁。马谡指了一下那片山谷道："此山地势极好，一片斜坡直至谷中，我一万雄兵当屯于山上。敌军若来，我居高临下发动攻击，势如洪流决堤，不可阻挡，必将获得大胜。"

王平大惊道："不可，这万万不可啊。"

马谡板起了脸问："为何不可？"

“此山势孤，周围并无高峰相连，易被敌军包围……”

“敌兵若至，本参军立即就会发动进攻，岂能让敌军包围我们？”

“可……可丞相大人只是让我们防守啊。”

“打败敌人，就是最好的防守。”

王平连连摇头道：“不妥，不妥。街亭对我们北伐大军来说，太过重要，我们万万不可冒险攻敌。中参军大人，我们还是在街亭扎下营寨吧。”

马谡眼中透出轻蔑之意：“王将军，你读过《孙子兵法》吗？”

王平为难道：“惭愧。末将乃是草莽出身，识字不多。虽然知道孙子的大名，却没有读过他老人家的兵法。”

“绝山依后，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王将军，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末将……末将不太明白。”

马谡骄傲道：“此乃《孙子兵法》行军篇所言也。是说在山中行进，应该靠近谷地，但若安营扎寨，就应该选择朝阳的高地。这座山正是朝阳的高地，大军驻屯在此，完全合乎兵法。”

王平哀求道：“可是丞相不是这么安排的。”

马谡顿了一顿，复又傲慢道：“丞相也没有说过完全不可变通。来人啊！传我将令，大军立即上山，在此安营扎寨……”

王平又道：“且慢！”

马谡明显露出怒意：“王将军有什么话，就请快说吧。”

王平冷静道：“大军扎营，离不开水道。人不可一日无水，这水道虽是小事，万一为敌人所断，就成了大事。”

马谡冷冷一笑道：“看来王将军根本不相信我大汉雄兵可以战胜那

曹魏贼兵啊。我军占领如此有利地势，如何会被包围？又如何会被断水道？速战速决即可，哪来那许多忌讳？”

王平恳切道：“兵战之事，最是凶险，中参军大人何妨多想几步呢？”

马谡正欲发怒，想起诸葛亮让他多多向王平请教，又强行忍了回去，尽量平静道：“那么以王将军看来，本参军应该如何在这山上安营扎寨？”

王平道：“此山离水道过远。中参军大人如果一定要在此山扎营，请拨出三千兵马让末将在山下筑一营垒，护卫水道。”

马谡想了想道：“好吧。就依将军所言，你我分兵扎营，互成掎角之势。这总没问题了吧？”

王平苦着脸道：“末将遵命。”

夜风呼啸，一轮明月在云中忽隐忽现。大道上，一辆辆马车疾驰而过，每辆马车上都载满兵卒。司马懿向曹睿上了请罪表，但曹真打了败仗，司马懿却打了胜仗，曹睿不但没有怪罪司马懿，还采纳他的建议，给他下了一道密诏，令他带五千精兵袭击街亭。有了马车，司马懿的精兵一日可至二百里，为了保密昼伏夜行，五天即可到达街亭。

坐在马车里，司马馗得意道：“西北军事，一向是曹真主持，但皇上此时却连下圣旨令二哥统筹指挥关陇军事，有权调动关中一切军队。”

司马懿笑了笑道：“皇上年轻气盛，好胜心极强，又初登大位，急需胜仗来提高朝廷的威望。曹真连吃败仗，几乎丢掉了整个陇右之地，让他这样的庸才担当西北重任，本来就是朝廷的失误啊。”

“皇上这一次会罢了曹真的兵权吗？”

“不会。我们兄弟若想得到皇上的信任，必须打胜仗。如果我们打了任何一次败仗，就有可能失去皇上的信任。但曹真不一样，无论曹真吃了多少次败仗，他也不会失去皇上的信任，这朝廷毕竟是曹家的朝廷啊。”

司马馗眼中的兴奋之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啊，对于朝廷来说，曹真是自家人。自家人不论吃了多少败仗，也是自家人啊。"

"所以我们不必与那曹真计较。此时此刻，我们只需做好一件事，尽快打败诸葛亮。这一次，皇上下的是密诏，除了曹真等几员大将外，没有人知道愚兄正率领五千轻锐兵卒星夜扑向街亭。"

"诸葛亮一定也不会想到。"

"嗯，但诸葛亮为了谨慎，一定会在街亭要地布下重兵防守。"

"五千精锐兵卒，能够攻下街亭吗？"

司马懿"哼"了一声："曹真这个庸才，被诸葛亮耍得不知东南西北，居然相信那诸葛亮会从斜谷进攻眉县。将关中的大部分精兵集中于眉县一带而忘了抢先在街亭布下重兵。想那街亭地势险要，既已被敌军占据，岂能轻易夺回？"

"如此说来，二哥竟是……竟是根本没打算夺下街亭？可二哥说过，这街亭是连接关中和陇右的咽喉之地，极为重要。"司马馗一脸困惑。

"所以愚兄才不顾一切向街亭猛扑。"司马懿压低声音，"愚兄必须让诸葛亮以为我的所作所为是要抢占街亭，救援陇右。"

司马馗恍然道："原来……原来二哥是在用计。"

司马懿眼中流露出一种即将和强敌交手的炽热情绪："愚兄说过，要一步步将诸葛亮逼到绝境，这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

诸葛亮、姜维骑在马上，在诸葛乔和众多护卫兵卒的簇拥下，进入了西县。大街两旁，挤满了百姓，在一面绣着"汉"字的大旗引导下，诸葛亮、姜维和众多排列整齐的兵卒由远及近，从大街上走过。

众百姓欢呼起来，纷纷下拜，高呼："大汉千秋万代，一统天下！"

姜维兴奋道："丞相大人，陇右的百姓们并未忘记大汉啊。"

诸葛亮感动道："这都是大汉的好百姓，好百姓啊！"

“西县的守将并不愿意归降，但百姓们心向大汉，主动打开了城门，守将只好弃城而逃。”

“过不了多久，陇右的百姓都会像这西县的百姓一样——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着，诸葛亮双手抱拳，连连向大街两旁的百姓行礼。

诸葛亮踏着一级级台阶，登上西县城墙，姜维和诸葛乔紧跟其后。他停下脚步，向城外望去，城外是一片平川，远处隐隐有青山浮现，展颜道：“西县位于我各路大军交会的中央，今后一段时间，当为中军大帐的驻扎之地。”

一员偏将忽然奔上城墙，对诸葛亮道：“杨参军运送粮草至此，求见丞相大人。”

“中军大帐已扎好了吗？”

“已经扎好。”

“那就请杨参军到中军大帐去。”

“是。”偏将站起身，匆匆走下城墙。

诸葛亮转过身，向台阶下走去。

姜维跟在诸葛亮身后道：“西县民房甚多，丞相大人不必住在军帐中。”

“伯约，陇右百姓为何如此欢迎我大汉北伐之军？”

“陇右百姓心存大汉，不忘朝廷。”

“仅仅如此还不够啊。陇右百姓们不仅是心存大汉，还看到了我大汉北伐之军纪律严明，绝不扰民，害民。即使饿死，也绝不抢百姓一粒粮食。即使冻死，也绝不破一户百姓之门。”

姜维恍然道：“属下明白了——我大汉北伐之军乃是王者之师，仁义之师。所作所为，当无愧于天下百姓。”

诸葛亮凝重道：“伯约，你要牢牢记住，当我们无愧于天下百姓之

时，就是大汉兴复之日。”

诸葛亮回到中军大帐时，杨仪已等候多时。诸葛亮赞赏道：“如今大军分散各处，粮草供给比平日艰难了许多。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接到任何缺粮的文书，可见威公已尽职尽责，不愧为干练之才啊。”

杨仪谦逊道：“属下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有威公运筹粮草之事，我才能安然入睡啊。”

“可是后营屯集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粮草还能支撑多久？”

“不会超过一个月。”

“这就够了。一个月后，陇右当会平定，而且正当麦熟之时，我们不仅可以从曹魏的府库得到粮草，还能直接向百姓购买。”诸葛亮仿佛已经看到了堆满粮草的粮仓。

这时，诸葛乔送来了马谡的文书，诸葛乔知道街亭现在是诸葛亮最为牵挂之地。诸葛亮缓缓展开文书，先是面露喜色，但紧接着却皱起了眉头。

杨仪担心道：“丞相大人？”

“幼常已经占据街亭，并且扎下了营寨。”诸葛亮眉头紧锁，“可是幼常却并没有将他安营扎寨的情形详细写在文书上，而且他在言语中豪壮之气太盛，有些轻敌。”

杨仪宽慰道：“幼常为人，一向慷慨激昂，丞相最了解不过。”

“平日可以慷慨激昂，但临敌决战之时必须万分谨慎，切忌心浮气躁。但此时此刻，幼常已有了心浮气躁的征兆。”诸葛亮陡然站起了身，“请威公再辛苦一趟，速速押运粮草去往街亭，告诉幼常切不可忘了谨慎二字。”

杨仪躬身道：“属下遵命。”

司马懿带领的五千精兵，离街亭只有两日的车程了，却突然下令这两日的路程要用四日走完。之前司马懿令兵卒乘车在暗夜中疾行，这几日不仅晚上放慢了速度，又在白日鸣鼓缓缓而行，故弄玄虚，只是要让诸葛亮以为他会全力攻占街亭，在陇右与蜀军决战。

司马馗茫然道："我知道二哥是在用计，却不知道二哥用的是什么计。"

"愚兄之计，只有四个字——诱敌深入。"司马懿一边解释一边思索所有环节是否还有漏洞，"愚兄之计若想成功，须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故弄玄虚，让诸葛亮以为愚兄会全力攻占街亭，夺回陇右之地。这样诸葛亮就会将所有兵马向街亭集中，企图在街亭一举将愚兄击败。但就在此时，愚兄统领的兵马会突然后撤，一直撤回到眉县。诸葛亮此时此刻，会做出什么样的决断呢？"

"诸葛亮一定会生出疑心，不敢轻举妄动。"

"愚兄的第二步就是——发动所有的兵马，向斜谷方向的蜀军猛烈进攻。想那斜谷方向的蜀军只是一支疑兵，如何挡得住我大魏的猛攻，必会后退。我大魏将乘胜追击，穿越斜谷，直取汉中，断绝诸葛亮的归路。"

"诸葛亮绝不会看着他失去汉中，被人断了后路，他定会大举进攻眉县。"

司马懿笑道："他这时候就不起疑心了？"

"诸葛亮此时自以为看穿了二哥的计谋——明攻街亭，暗渡斜谷。怎么还会有疑心呢。"

"那诸葛亮既然已识破了愚兄的计谋，将愚兄击败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愚兄只好大败而逃，一直向长安逃去。"司马懿推演至此，对自己的布置又多了几分信心，"诸葛亮既然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号召天下，怎么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呢？一定会乘胜追击。到了这时，愚兄才算是做到了'诱敌深入'四个字。"

"二哥一定在长安城下早有准备。"

“没错。愚兄出征之时，皇上已亲率十万大军向长安行进，此时皇上说不定已进入长安城中。此外，我大魏还从北方的燕赵之地调来二万骑卒，秘密布置在长安城下。长安城外地势宽阔平坦，适合骑卒冲击。诸葛亮统领的巴蜀步卒在平原上与骑卒作战定会惨败。愚兄虚虚实实，使出种种招数，就是要将那诸葛亮诱至长安城下。”

“诸葛亮智谋过人，会上当吗？”

司马懿笃定道：“他一定会上当。诸葛亮明知魏强蜀弱，为何还敢冒险发动北伐？这是因为他太想取得成功，太想一战而定天下。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的判断就会出现差错，就会让我们抓住机会。”

车队又行了两日，离街亭还有一日车程时，司马懿命令在大道旁的荒原上扎营，众兵卒忙碌地搭建营帐。

司马馗担心道：“此处离街亭仅一天路程，敌军会不会主动来袭？我们……我们可只是有五千人马啊。”

司马懿很有把握道：“四弟放心，我早已让车骑将军张郃领三万精兵在后面跟进。那曹真为了应付皇上，也不得不令他手下的大将王双领五千骑兵随同张郃前进。这几日我们走得较慢，张郃、王双他们已渐渐赶上，离我们也只有一日路程。”

“二哥一开始为何不与张郃同行？”

“愚兄要让那诸葛亮知道——我大魏急着想抢占街亭，好让诸葛亮在此布下重兵，我真正的目标斜谷道必定兵力薄弱，一击即破。”

司马馗有点神往道：“二哥日日期盼与诸葛亮交手，现在，诸葛亮近在眼前了啊。”

远处一匹快马疾驰而来，很快就来到司马懿身前，马上跃下一员偏将，向司马懿行了一个军礼。

司马懿不悦道：“我让你详细打探军情，你为何这么快就回来了？”

偏将紧张道：“末将已打探清楚：西蜀兵马并未占据街亭要道，而是兵分两营，一营在高山驻扎，一营在水边筑垒。”

“什么？你说……你说那西蜀兵马并未占据街亭要道？”

“正是。”

闻言，司马懿兴奋起来：“西蜀兵马共有多少，由何人统领？”

“西蜀兵马共有一万，高山上有七千人，水边有三千人。统军主将为马谡，副将为王平。”

司马懿喃喃道：“一万兵马，足可占据街亭要道，筑起营垒。可他们为何会驻扎在山上？这马谡听说是诸葛亮的谋士，何时成了大将？那王平又是什么人，好像从未听说过啊。”

司马馗道：“小弟听人说过，这马谡喜好谋略，善谈兵法，是诸葛亮最信任的人。”

“喜好谋略，善谈兵法？莫非这马谡有什么奇计对付我大魏？”司马懿满腹狐疑，“传我军令，再派一批探马前去街亭仔细打探。”

这批探马过了一夜才返回，但带回来的消息令司马懿大为振奋，街亭守军在闲聊时说，马谡和王平为扎营之事，争执了好几次。王平说应该在街亭大道上扎营，马谡却坚持在山上扎营，这才造成最终两地扎营的局面。

司马懿眼中闪出异样的光芒，又问起蜀军的士气，探马回报说蜀军士兵因前段日子打了胜仗，士气很高，都盼着早日杀敌，早日得胜回家。而且士兵们对诸葛亮敬为天人，对诸葛亮的弟子马谡也无比崇敬，上上下下都非常团结。

听闻此言，司马懿冷冷一笑道：“好，很好。”

司马懿在驻扎之地又等了一日，年近六旬的魏国车骑将军张郃也到了，和张郃一起到的还有魏国骑都尉王双。司马懿命令王双立即率领部下冲过街亭大道，直插敌军侧后，断其归路，命令张郃兵分三路一路围困王平，一路进攻马谡，一路抢占水道，不能让蜀军将一滴水运到山上。

张郃和王双领命而去，司马懿坐在空荡荡的中军大帐中，突然有点不安，此次故布疑阵，究竟有没有骗到诸葛亮？连夜奇袭街亭，会不会

又是诸葛亮布下的圈套？但司马懿此刻能做的，只有等待。

诸葛乔手捧两卷文书，走进西县蜀军军营大帐。

诸葛亮抬起头来问道："是不是幼常送来的文书？"

"不是。"说着，诸葛乔将两卷文书放在帅案上。

诸葛亮拿起一卷文书，展开观看，忽然身子一颤，兴奋道："乔儿，这是你母亲送来的一封家书！"

"母亲大人说了些什么？"

看完文书，诸葛亮欣喜若狂："你母亲说，你已经有了一个小弟弟。"

诸葛乔行礼道："孩儿恭贺父亲大人。"

诸葛亮兴奋得手足无措，但又努力保持平静的语气："你快起来，起来。这件事，你、你先不要告诉别人。不然，大伙儿都来祝贺，只怕会误了大事。"

"是。"说着，诸葛乔站起了身。

诸葛亮外表虽然保持了平静，但无法压抑内心的激动。本已放下了手中的文书，却又立刻拿起。刚刚拿起，又放了下去。

诸葛乔忍不住笑了起来："孩儿去拿酒来，让父亲大人高兴高兴。"

"不用，不用。"诸葛亮拿起另外一卷文书，展开观看后，脸色大变，如遭雷击，怔怔地站在帅案后。

诸葛乔惊骇地道："父亲大人，父亲大人！"

诸葛亮急促地道："快，快召伯约来！"

"是。"说话声里，诸葛乔已转过身，大步奔了出去。

诸葛亮看看手中的文书，又看看帅案上的地图。然后绕着帅案连走

了几圈，最终又停在了帅案后。姜维和诸葛乔一前一后，匆匆走进大帐。

诸葛亮一看见姜维就急忙道："伯约，司马懿攻破了上庸城，并已斩杀孟达。"

姜维大感意外："怎么……怎么会这么快？"

"司马懿让大军在后面缓缓而行，他自己亲领五千精锐兵卒，八天行一千二百里，出其不意杀到上庸城下，一举攻克坚城。"

姜维震惊道："如此看来，这司马懿定会成为我大汉劲敌。"

诸葛亮叹道："司马懿获此大胜，必会得到魏主信任。眼前西北的军事情势，对曹魏不利。在这种情势下，魏主定会向那司马懿询问战守之策。曹魏的整个西北军事布置，极有可能因此发生重大变化。"

"司马懿智计过人，我们对此必须早作准备。"

"伯约，此刻中军营中共有多少兵卒？"

"共有五千。"

诸葛亮有种不祥的预感，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道："请伯约带领三千兵卒立刻增援马谡，见到他后告诉他，若遇敌军攻击，必须坚守营垒，不得出战。"

姜维道："属下遵命！"

天色渐暗，浓重的暮霭中隐隐透出一座座军营。杨仪亲自押送粮草到街亭，马谡邀请杨仪站上山顶的巨石，举目远望。

马谡激动道："威公，那东边就是关中八百里秦川，天成的帝王基业啊。昔日大周居此，终灭商纣，社稷长存八百余年。大秦居此，最终亦是横扫六国，一统天下。我大汉高祖皇帝，一样是先得关中之地，然后才能打败霸王，立国长久。今日我北伐大军若一战胜敌，必能占据关中，成就兴复大业。"

杨仪点点头道："幼常今日兵权在手，当尽展平生所学，不可让魏

延那帮武夫看了笑话。”

马谡骄傲道：“我知道魏延那帮武夫见我执掌兵权，心中嫉妒，几欲发狂。我会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作熟知兵法，什么叫作胸藏谋略。”

“不过幼常还是小心一些为好。这次我运粮来此，丞相大人叮嘱过一句，让幼常切不可忘了谨慎二字。”

“如果我不谨慎，早已离开此山，杀向关中去了。”

“幼常，孤军在此，不可妄动啊。”

“威公放心，曹魏关中之军由曹真统领，其人既无谋略，也不善于治军。我大汉兵马在此，吓都能吓他个半死，哪里还用得着去妄动，哈哈哈！”

见马谡如此威风凛凛，杨仪被他的情绪感染，也不觉大笑起来，放心地回去向诸葛亮复命了。

马谡没有想到，第二日天刚刚亮，曹军就兵分四路向街亭猛扑而来。一路军队冲破了街亭，突进到蜀军侧后方；一路攻击王平的营寨；一路攻击马谡的营寨；一路占领了水道。蜀军人数虽多，但瞬息之间腹背受敌，阵形溃散，退路又被切断，只能向山上退守，借助地形之利坚守阵地。这时，马谡才意识到，蜀军马上就要断水了。

街亭之战进行到第三天，魏军虽士气高涨，一时也无法攻破蜀军营垒。司马懿纵然布置了无懈可击的进攻路线，却低估了蜀军的战力，双方陷入僵局，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那诸葛亮确有过人之能。

司马懿虽然在中军大帐中装作和司马馗下棋，心里却有些焦急。此时，曹真手下的大将、凉州都督郭淮领兵两万，前来助战。司马懿装出高兴的样子，让郭淮即领兵去往阵前，围攻蜀军大营，其实他心里清楚，郭淮是曹睿派来的，就是为了让连连吃败仗的曹真也分一份战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执掌兵权。但郭淮的两万精兵投入战场后，已断水三天的蜀军再也支撑不住，营寨被攻破，蜀军四散溃逃。

街亭要地，鼓声隆隆，杀声震天。蜀汉兵卒倒拖旗帜，从山坡上奔

逃，曹魏兵卒高举大旗，呐喊着从山坡上追击。草丛中，大树下，躺着一具具战死的兵卒。残阳如血，映红了山川大地，疲惫不堪的蜀汉兵卒东一堆、西一堆，乱七八糟地倒在山谷中。

马谡衣甲不整，呆呆地坐在一块岩石上，两眼直直地望着远方。王平匆匆走来，对马谡道："中参军大人，敌军很快就会追来，我们必须立即让兵卒翻过山岭，尽快退回去啊。"

马谡自言自语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

王平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无论怎么追悔也无济于事。中参军大人此刻要做的事情，是一定要让这些巴蜀子弟活着回去。"

马谡忽地站起身，拔出腰间的佩剑，就向脖子上抹去。

王平大惊，急忙伸手拉住马谡的胳膊，马谡使劲挣扎着，一时却无法挣脱。

王平严厉地道："中参军大人，你身为主将，必须严守职责！"马谡痛苦道："丞相大人为了北伐，付出了多少心血，历尽了多少艰难，唯有我才知晓啊。可是，可是丞相大人所做的一切，竟然全都毁在了我手中，全都毁在了我手中！我怎么对得起丞相大人啊！"

王平连连跺脚："你若如此一了百了，岂不是更加对不起丞相大人！"

突然，谷口尘雾大起，隐隐出现了几面军旗。

马谡陡地睁圆了双眼："曹贼！又是曹贼！"怒吼声里，马谡力量陡增，一下子甩开了王平，高举佩剑，一边疯狂地向前冲去，一边大吼，"杀曹贼！杀曹贼！"

众蜀汉兵卒奋力从地上跃起，跟着马谡向前冲去，嘴里喊着："杀曹贼！杀曹贼！杀曹贼……"

王平大急："停下，停下！你们这么硬冲，不是白白送死吗？"

但众兵卒似乎陷入一种迷狂之中，没有一人理会王平。

尘雾中，渐渐露出一队蜀汉兵卒，奉诸葛亮之命前来增援的姜维终于赶到了。他带来的三千蜀军奋力在魏军包围圈中撕开一道裂口，马谡、王平这才带着残部冲出重围，不至于全军覆没。

第二十二章　成都空虚，李都护趁机进兵

西县的中军大帐中，诸葛亮收到了街亭的加急文书，面如死灰，喃喃道："幼常居然丢失了街亭，居然丢失了街亭。不，他丢失的不是街亭，不是。他丢失的是我大汉……是我大汉兴复的希望啊。"

诸葛乔恨恨道："这都怪中参军大人……"

诸葛亮痛苦道："不，不！这不怪幼常。这怪我啊。是我，是我害了幼常，是我害了大汉！大势去矣，大势去矣！"

诸葛乔急切道："父亲大人，那司马懿统领数万大军，直向西县扑来。而我西县城内，只有两千兵卒。"

诸葛亮突然似惊醒一般："乔儿，你立刻派出信使，传下十万火急文书，让我陇右各路大军星夜后退，一直退回到阳平关。"

诸葛乔惊讶道："父亲大人，您得知街亭失守的消息后立刻就派出了信使，令分散在陇右各处大军星夜后退。"

诸葛亮茫然道："我已经派出了信使？我居然忘了这件事。在我这一生中，无论遇到了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失魂落魄啊。"

诸葛乔已经不知该如何劝了："父亲大人的处境十分危险，赶紧撤退吧。"

"我陇右各军的处境更加危险。西县是各处道路的交会之地，一旦被司马懿夺去，我陇右各军就失去了归路。司马懿半日之内，就会兵临西县，而我陇右各军最快也得两天两夜才能赶到西县。这就是说，这就是说……"诸葛亮逐步恢复了理智，"我们必须在西县坚守两天两夜。"

"这怎么可能？司马懿为了截断了陇右各军的退路，必然会疯狂攻城。西县只有两千兵卒，又没有准备守城器具，无论如何也守不了两天两夜。"

"守不了也得守。"

闻言，诸葛乔快哭了："大汉，大汉不能失去父亲大人啊。"

"难道大汉能失去陇右各军吗？"诸葛亮沉静道，"一旦失去了陇右各军，十万巴蜀子弟就会陷于敌手，再也不能回到家乡。大汉失去了十万巴蜀子弟，立刻就会灭亡。乔儿，为父能苛活在世，眼睁睁看着大汉灭亡吗？"

诸葛乔泪如雨下："父亲大人……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

诸葛亮却坚毅道："乔儿，带上七弦琴，随为父上城。"

几名兵卒抬着一张木榻，走到城墙上的敌楼之前，轻轻将那木榻放下。木榻上摆着一架桐木七弦琴，琴前放着一只小小的香炉，炉中青烟盘旋着向天空缓缓升起。诸葛亮头戴纶巾，身披鹤氅，在诸葛乔的搀扶下，从容登上木榻，端坐在七弦琴之后。

诸葛亮缓缓道："乔儿，司马懿何时到来？"

"最快一个时辰就可以赶到。"

大敌当前，诸葛亮的心竟然前所未有地安静下来："好。乔儿，听好我的安排，你立刻到城下去，传令大开四门，每一门各派数十名胆大心细的老成兵卒，扮作百姓洒扫街道，无论遇到了什么情形，都不得妄动。然后你立刻带上二百骑卒，分作两队，去往城后左右山谷，在一个半时辰之后，马拖树枝，来回奔驰。"

"父亲大人，这，这太冒险了，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诸葛乔不死心地最后一次哀求道。

诸葛亮淡淡道："这是挽救我陇右各军的唯一机会。乔儿，你要明白，我是一国的辅政大臣，一军的主帅。皇上把国家交给我，我就必须与国家共存亡；蜀中的父老把十万子弟交给我，我就必须与全军将士同生共死。"

诸葛乔喉中哽咽："孩儿……孩儿……"

诸葛亮严厉道："乔儿，你身为将官，必须听从命令。"

"孩儿遵命。"诸葛乔掩面而去。

片刻之后，西县城门大开，几个年老的兵卒身穿便服，手持扫帚在城门内的街道上缓缓行走，边走边清扫道路。诸葛乔领着众多骑卒从城门冲出，驰向远方。

敌楼之前，诸葛亮抬起双手，抚弄着琴弦，两名兵卒守卫在旁。诸葛亮边弹着琴，边向城外看去，城外尘雾大起，雾中旗帜若隐若现。

司马懿、司马馗、张郃在众多护卫骑卒的簇拥下，疾驰至西县城外。司马懿抬手遮在额前，向城上望去。城上一片寂静，除了几面旗帜迎风飘扬，竟见不到一个兵卒。

司马懿陡地勒住缰绳："停下，停下！"

众护卫骑卒齐呼："停下！停下！"

清脆的铜钲声急促地响起，司马懿身后的众兵卒纷纷停下。

尘雾渐散，司马懿等人清晰地看到了大开的城门。司马馗惊喜道："敌方大开城门，分明是要归降啊。"

司马懿疑惑道："既是归降，城上为何高悬蜀军旗帜？西县乃是冲要之地，蜀军失去西县，陇右各军就不能撤。而且西县一失，阳平关就直接暴露在我们的攻击面前。如此，整个西蜀北伐之军就将彻底被我大魏消灭。对如此紧要的地方，蜀军怎么可能大开城门？"

司马馗不解道："可是这城门的确敞开了啊。"

司马懿摇摇头道："但这不合常理。征战之中，敌方突然做出不合常理的布置，必定是暗藏诡计，不可不防。"

张郃请命道："大将军，让末将过去看看吧？"

司马懿道："也好，要小心些。"

张郃踢了踢马腹，向前驰去，司马懿突然道："停下！"

张郃一怔之后，勒住缰绳。

这时，众人都听到了城头上隐隐传来优雅舒缓的琴声，恍若天音。

司马懿满腹狐疑道："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

尘雾又起，无数曹魏兵卒排成大阵，缓缓向西县城门推进。眼看离城门只有数十步远，司马懿停了下来。诸葛亮抬起头，凝望着天空。风声萧萧，天空上乱云飞渡，如千军万马急涌而至。诸葛亮十指忽地加快移动，琴声顿时变得急促起来。司马馗抬头望着城头，神情激动道："那是诸葛亮，在赤壁大战的时候，我见过他。"

司马懿抬头凝视着城头，眼中透出异样的光芒："这是诸葛亮吗？"

张郃兴奋道："大将军，请下令攻城吧。末将今日当亲自杀上城头，生擒诸葛亮。"

司马懿一惊道："不，不可妄动！"

诸葛亮面带笑意，一边弹琴，一边高声吟唱——

凤翱翔于千仞兮，

非梧不栖；

士伏处于一方兮，

非主不依。

乐躬耕于陇亩兮，

吾爱吾庐；

聊寄傲于琴书兮，

以待天时。

……

诸葛亮眼中一片潮湿，眼前的景物渐渐模糊起来，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雪夜，草堂之外，白雪纷飞，寒风呼啸，传来刘备诚恳的声音……那究竟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琴音之中，司马懿心神摇动，琴音中的肃杀与萧瑟之气，令他想起了曹丕眼中的杀气、曹真的恨意、夏侯尚的癫

狂……自己一步步走到这里，究竟是为了谁？诸葛亮双手不停地抚弄着琴弦，神情已渐渐平静，琴音也变得柔和起来，让人听起来只想回家，在家中的软榻之上睡上一觉。

张郃急切道："大将军，此时生擒诸葛亮，定能震骇敌胆，一举全歼陇右蜀军。请大将军快快下令攻城吧。"

司马懿却大喝一声道："退兵！"

张郃愣住了，难以置信地望着司马懿问道："大将军为何要退兵？"

司马懿不容置疑道："诸葛亮用兵向来谨慎，从不肯冒险。今日他如此布置，定是在城内城外伏有重兵，我军若贸然攻城，必中其计。"

闻言，张郃哭笑不得："此城狭小，能有多少伏兵？蜀军分散于陇右各地，又怎么会在此城之外布下埋伏？诸葛亮如此，乃是故弄玄虚，企图以此吓退我大魏兵马。"

司马懿连连摇头："诸葛亮智谋过人，一定是早已将分散之兵收回，然后故意引诱我们至此，企图将我们困在此地，围而歼之。"

张郃请命道："到底有没有埋伏，派兵一冲便知。末将愿领五百敢死军卒，当先冲锋。"

司马懿微微一笑道："张老将军乃是国之栋梁，岂可轻身冒险。"

张郃急道："末将绝不相信诸葛亮会有埋伏……"

司马馗突然抬起手，指向远处道："快看，那是什么？"

司马懿、张郃抬头望向司马馗所指的方向，只见树林之后尘雾大起，直冲云霄。司马懿惊道："伏兵，果然有伏兵。"

司马馗又叫道："看，那一边也起了雾！"

司马懿和张郃转过头，向另一个方向看去，那边果然一样尘雾大起，直冲云霄。

司马懿大叫："退兵，退兵！"

张郃怒道："不可退兵。既是伏兵，却为何自露形迹？这其中一定有诈。大将军，此时乃一举歼灭蜀军的大好时机……"

司马懿大喝道："张老将军听令！"

张郃毫不迟疑道："末将在。"

司马懿道："立即退兵！违令者斩！"

张郃在心里叹息一声道："末将遵命。"

城下尘雾大起，曹魏兵卒如退潮的海水，迅速向远处退去。诸葛亮的十指渐渐停止了拨弄。两名守卫兵卒望着城下，惊奇地睁大了眼睛，然后忘情地欢呼起来："曹兵退了！曹兵退了……"

诸葛亮脸色惨白，身子连晃。兵卒们慌忙上前，扶住诸葛亮，诸葛亮剧烈地咳嗽着，嘴角沁出殷红的鲜血。

无论如何，司马懿终究是退兵了，他不能倒下，他还要把这陇右的兵卒带回蜀地……昏迷之前，这是诸葛亮最后的念头。

回到军营之中，张郃大发雷霆，司马懿不敢见老将军，把司马馗推出去挨骂。司马馗回到中军大帐时已是晚上了，眼中全是怒意。

司马懿笑道："贤弟好像受了一肚子气啊。"

司马馗不满道："二哥为什么非要让小弟去见张郃呢？"

"张老将军毕竟是一代名将，资历极深，在官渡大战时就已名扬天下，是我大魏的三朝元老。这会儿他看上去心里不怎么痛快，你难道不应该好好安慰他一番吗？"

"可是人家不领情啊。唉！昨天张老将军还对二哥极为敬重，佩服得五体投地，今天就全变了，说出的话十分难听，小弟差点……差点和他当场闹翻了。"

"他都说了些什么话？"

"他说二哥身为辅政大臣，一军主帅，必须处处为国家着想，切不

可怀有私心。张老将军没想过，谁会没有私心？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会儿我们怎么能让狡兔死呢？”

“你都明白了，张老将军当然也明白。所以他说了些什么，贤弟也不必放在心上。”

司马馗气愤难平：“他要真明白，小弟怎么会生气？我们是走狗，张老将军就不是走狗吗？他若真明白，就应该知道，二哥今天所做的一切，对我们有利，对他也很有利啊。”

司马懿却哈哈大笑：“不是张老将军不明白，是你不明白。走狗为什么会去追那狡兔？因为追到了狡兔，就会得到主人赏给的骨头。只不过不同的走狗，心中的骨头并不相同。”

司马馗这才恍然道：“小弟明白了。张老将军想得到的骨头被……被我们扔了。那张老将军回去之后会不会在皇上面前多话？”

司马懿淡淡道：“不会，因为愚兄已写了一道表章，连夜差人给皇上送去。在表章里，愚兄把一切功劳都让给了张老将军。是张老将军夺占了街亭，是张老将军打败了马谡。是张老将军识破了诸葛亮的埋伏。愚兄还反复恳求皇上，盼着皇上能对张老将军大加封赏。”

闻言，司马馗大惊道：“二哥……二哥怎么能写这样的表章呢？真正立了大功，真正应该受到皇上大加封赏的人分明是二哥啊。”

司马懿反问道：“愚兄已是辅政大臣，已是手握重兵，你还想让皇上封我什么，赏我什么？这叫作位高不封，功高不赏。”

“可是……如今朝廷之中，兵权由四位辅政大臣分掌，我们兄弟应该在这上面多下功夫啊。”

“四弟不要再说了。这个念头要深藏在心底，至少要藏个十年八年。皇上正当年少气盛之时，且心思敏捷，也有决断之力。这时候我们若对兵权有太多的兴趣，定会引起皇上的疑心，极有可能惹来灭族大祸。”司马懿沉吟道，“但十年八年之后就不同了。皇上天生富贵，不似他的父祖历尽艰难。因此很难控制他心中的欲望，必然会大建宫室，广征美女。”

“美女多了，皇上就会分心。皇上一分心，这决断之力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

司马懿微笑着点了点头。

第二天，还没等司马懿宣布撤军，张郃就率领自己的军卒走了，临走前仍然留下那句话：“身为臣子，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切不可怀有私心。”

司马懿冷冷一笑道：“国家，什么是国家？将一国之土地百姓，尽归于一家，这便是国家。所谓处处为国家着想，其实是处处为一家一姓着想。让天下人都处处为一家一姓着想，是最大的私心。”

司马馗深思道：“这些天来，小弟心中一直很奇怪，那天诸葛亮在城楼上操琴吟唱，二哥听了神情激动，完全不似平日。这诸葛亮到底让二哥想到了什么，竟如此激动？”

司马懿耳边又响起那天的琴声，动容道：“是啊，愚兄当时几乎失态。唉！愚兄一直无法看透诸葛亮，难以理解诸葛亮的所作所为。但在诸葛亮操琴吟唱的那一刻，愚兄一下子看透了诸葛亮，一下子理解了他的所作所为。当时愚兄的激动，实难用言语来形容。”

“那么此刻在二哥眼中，诸葛亮是何等样人？”

“诸葛亮是一个读书人。”

司马馗先是一怔，随即大笑起来：“二哥这话和没说差不多啊，小弟和二哥也是读书人啊。”

“不，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都是权谋之徒。”司马懿在除掉夏侯尚之后就想过这件事，近年来更是常常想起，“我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思，全是权谋。在我们看来，这个世上除了权势之外，什么都是假的。为了谋得权势，我们竭尽心智算计旁人，防备旁人，一刻也不敢松懈。我们……唉！这些不说也罢。”

司马馗困惑道：“天下的读书人不都是这样吗？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想做官就必须成为权谋之徒。”

“不！读书人出仕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以圣人的仁孝之道治

国、平天下。”司马懿的神情分不清是羡慕还是蔑视，“在愚兄心中，只有真正想以圣人之道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可以被称作读书人，诸葛亮就是这样的读书人。”

“诸葛亮为什么身为高官，却仍然可以保持一个读书人的本性？”

“因为他志向高远，还记得他在西县城门上的吟唱吗——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诸葛亮要的不是高官，不是权势。他要的是梧桐树，能让他这只高贵的凤凰一展羽翼的梧桐树。他要的是明主，能对他言必听、计必从的明主。幸运的是，他找到了——兴复汉室的大业，就是他心中的梧桐树。刘备这个自称的皇叔，就是他心中的明主。”

“诸葛亮想要的，其实也是无数读书人想要的。”

“想当初，愚兄也和那诸葛亮一样志向高远，可是愚兄却没有诸葛亮那么好的运气啊。”

司马馗小声道：“小弟知道，二哥当初并不愿意出仕。”

“是啊，愚兄心里一百个不愿意。曹家是什么出身？曹家是太监出身啊。太监是什么？太监是小人中的小人。我司马氏世代都是士大夫，诗书传家，名满天下，是君子中的君子。大汉的天下，就是毁在了那帮太监手中啊。我司马氏世受大汉之恩，与那些太监是天生的对头。愚兄心中的梧桐树，其实也是兴复汉室的大业啊。”司马懿恨恨道，“可是曹家偏偏找上了愚兄，不肯放过愚兄，那会儿曹操……”

司马馗惊骇道：“二哥，你……”

“他就是曹操，就算被他儿子追封为魏武皇帝，在愚兄心中他也是曹操。他一次又一次派使者逼愚兄出仕，愚兄就是不答应。我知道曹操肯定会篡夺汉室，我还想保持住读书人心中的一点傲气，不愿成为汉室叛臣。愚兄为此十分得意，以圣人之言自许——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司马馗紧张地四面望望，见周围没什么人，才放下心来劝道：“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二哥何必记在心上。”

“愚兄也不想把这件事记在心上。可那天城楼之上，这诸葛亮的琴声，把愚兄深藏在心底的事儿全都勾了出来。诸葛亮是怎么出仕的？诸葛亮是那刘备三顾茅庐，诚心诚意请出来的。愚兄是怎么出仕的？愚兄是曹操派刺客拿着刀子，逼出来的啊。”司马懿眼中潮湿了，在生死面前，他放弃了傲气，他确实没有诸葛亮的运气啊。

“曹操不能容忍任何一个人在他面前保持傲气，尤其是不能容忍一个读书人在他面前保持傲气。”

“那时愚兄才知道，傲气原来是那么脆弱，经不起杀人的刀子在面前一晃。愚兄贪生怕死，竟在曹操的淫威面前屈膝求饶，老老实实做了一条走狗，为曹家拼命追逐猎物的走狗。”

“不！二哥绝不是贪生怕死，二哥是不愿连累全家。如果那时二哥坚持不出仕，曹操一定会……一定会灭了我司马氏满门。”

“曹操以权势逼出了愚兄，愚兄的眼中也就只剩下了权势。可是诸葛亮不一样，诸葛亮与那刘备是心意相通，君臣之间亲密如同兄弟一般。士为知己者死，刘备就是诸葛亮的知己啊。可惜，可惜愚兄到现在才算看透了诸葛亮。”

“现在看透了也不迟。”

“对，愚兄将立即上表，请求回到宛城驻守，将关中的兵权交还给皇上。对于曹家，我们必须小心。猜忌好杀，是曹家的本性。当初曹操想杀我，后来曹丕也想杀我，眼前这位皇上虽然年轻，可也难保他不会突然起了杀心。”

“可是这兵权交出去容易，要回来难啊，二哥是不是忘了，我们夺取兵权有多不容易？”司马馗不解道。

“四弟放心，只要诸葛亮在，兵权迟早是我的。”司马懿嘴角浮起一丝嘲讽的笑容，不知是在嘲讽曹家祖孙三代，还是在嘲讽自己。

诸葛亮醒来时，已在汉中的中军大帐里了，姜维站在卧榻旁，眼中泪光闪烁，诸葛乔站在卧榻另一侧，微微低着头。

诸葛亮虚弱地问道：“我陇右各军都回来了吗？”

姜维上前道："陇右各军全都回到了阳平关。还有许多陇右百姓不愿离开大汉，也全家随军迁到了汉中。"

诸葛亮声音极弱："我……我愧对这些百姓啊。"

"只要百姓心向大汉，丞相大人就一定能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这一次我陇右大军能安全撤回阳平关，全仗丞相大人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

诸葛亮眼中透出痛苦之意："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你要记住，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司马懿的智谋，不要在司马懿面前冒险。"

姜维认真道："末将记下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司马懿面前使出空城计吗？"

"丞相大人料定司马懿多疑……"

"不，不是这样。这一来是事出无奈，我不得不如此冒险；二来我料定那司马懿智谋极深，一眼就能看穿空城计。"

闻言，姜维一惊道："他看穿了？可他……可他又为何会下令退兵？"

诸葛亮感慨道："曹魏以利害之术取天下，臣下也必然以利害之术立身处世。司马懿能在一个充满利害之术的朝廷中得到如此高位，自然也是精通利害之术。以利害之术而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是否对自己有利。但此时曹魏若全歼我陇右大军，明显对司马懿不利。我此时使出空城计，正好给了他一个退兵的借口。"

姜维后背有点发凉："司马懿此人……此人太可怕。"

诸葛亮摇了摇头："不是司马懿太可怕，是那利害之术太可怕。天下至此，正是因这利害之术乱了人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兴复汉室，以圣人的仁孝大道治理天下。"

姜维恨恨道："若无司马懿此人，我大汉……"

"不，这不怪司马懿。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犯下了大错啊……

咳……”诸葛亮痛苦地说着，陡然剧烈咳嗽起来。

诸葛乔猛地抬起头来道：“父亲大人！”

诸葛亮抬了抬头：“没什么，没……没什么。陇右各军的主将都来了吗？”

姜维道：“都来了。”

“我军损失多少？”

“一共损失了七千人马，其中在街亭损失了五千人马。”

“赵老将军那边怎么样了？”

“曹真集中了所有的兵马猛攻赵老将军，赵老将军亲自断后，杀退追兵，烧毁斜谷栈道，使曹魏大军被迫停止了追击。赵老将军统领的兵卒仅仅伤亡百余人，已安全退回汉中。”

“好，好。还是老将军令人放心啊。”说着，诸葛亮挣扎着坐起了身。

诸葛乔慌忙上前扶住诸葛亮：“大夫说父亲大人身体虚弱，须得静养。”

诸葛亮挣扎着说道：“我已经好多了。伯约，快，快传众将到大帐来。我要……我要布置回师之事。”

吴懿、魏延、马岱、向朗、杨仪、姜维等人来到中军大帐，诸葛亮强撑病体，坐在帅案之后，他目光如刀盯着帐门。片刻之后，马谡神情憔悴，胳膊上绑满绳索，踉踉跄跄走进大帐。吴懿等人见此情景，心中不忍，不觉低下头来，唯有魏延直视着马谡，眼中闪过一丝无法掩饰的快意。

马谡扑通跪倒在帅案前，以头叩地道：“罪人……罪人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凝视着马谡，心中有千言万语，此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马谡愧疚道："丞相大人……丞相大人，罪人虽遭万死，亦不足抵偿所犯之罪，请丞相大人立刻处斩罪人，明正军律。"

诸葛亮脸色铁青，身子在微微颤抖，和马谡的每一次深夜长谈、后园散步都历历在目，但更不能忘记的，是西县的中军大帐里，马谡立下军令状，自己千叮咛万嘱咐的情形。只可惜，马谡一转身就把自己的话全忘了。

向朗忽地上前几步，跪在帅案前道："丞相大人，天下未定，不可自斩智谋之士啊。"

杨仪也紧跟着上前跪下："属下恳请丞相大人暂免马谡一死，令其戴罪立功！"

吴懿、马岱、姜维也上前跪了下来："恳请丞相大人暂免马谡一死。"

魏延看看众人，又看看诸葛亮，不情愿地上前几步，跪在帅案前："恳请丞相大人暂免马谡一死。"

诸葛亮竭力保持着镇定道："诸位，诸位请起。"

向朗等人站起身，回到原位。

诸葛亮道："向朗，你领后营兵马立即撤回成都，并亲自押送马谡交与有司，论律治罪。"

向朗为难道："丞相大人……"

诸葛亮不容置疑道："此乃军令。"

向朗只好应道："属下……属下遵命。"

诸葛亮又道："魏延、马岱，你二人领汉中兵马严守各处关口，敌军即使退走，亦不得出关追击。"

魏延、马岱道："末将遵命。"

诸葛亮看着杨仪和姜维道："杨仪、姜维，你二人驻守汉中中军大

营，将营中军卒分为左右两部，在营中时日较长者，分为左部，在营中时日较短者，分为右部。”

杨仪、姜维道：“遵命。”

“吴懿领中军左部军卒，会同赵云、邓芝，随本丞相回师成都。”

吴懿回道：“遵命。”

回师成都的山路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山路上众多兵卒冒雨行进，一步一滑，异常艰难。诸葛亮、赵云站在道旁的空地上，望着雨中行进的兵卒。诸葛乔领着十余护卫兵卒，张开两柄大伞，站在诸葛亮和赵云身后。

赵云神情憔悴，明显透出苍老之态：“丞相大人，雨太大了，在山路上行走十分危险，还是让兵卒们就地扎营，等待天晴吧。”

诸葛亮疲惫道：“传令停止前进，就地扎营！”

诸葛亮撤军的文书首先送到了丞相府，蒋琬看到文书后，急忙找杨洪前来商议。

杨洪匆匆赶到，蒋琬忙道：“太守大人，在下刚刚接到汉中传来的紧急文书——丞相大人北伐受挫，已全军退回汉中。”

闻言，杨洪倒吸一口凉气：“怎么会是这样？”

蒋琬叹息道：“详情在下不太清楚。丞相大人在文书中说，为了防止有人借机生乱，我们必须暂时保守秘密。”

杨洪赞同道：“此时绝不能让我北伐大军受挫的消息传出去。”

蒋琬沉稳道：“所以要请杨大人加强城中的巡查，严防有人造谣生事，扰乱人心。”

杨洪点了点头：“在下这就回去布置。”

成都大街上，行人众多，十分热闹，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李钟衣衫褴褛，踉踉跄跄走在成都的街道上，专挑人多的地方钻。秦贵穿着朴

素，看上去似是一个忠厚老者，迎着李钟走来。李钟见到秦贵，忽地扑通跪下，号啕大哭。

秦贵惊骇道："大侄子，你不是在汉中军营吗？怎么、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街上的行人见此情景，一下子围了过来。

李钟涕泪交流道："老叔啊！小侄从死人堆里爬了回来，差一点，差一点就见不到您老人家。"

秦贵夸张地大叫："什么？死人堆，你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李钟边哭边喊："败了，丞相大人败了！兄弟们全都死了，让曹兵杀死了。遍山遍野都是我们巴蜀子弟的尸首，血流成河……"

围观的行人顿时惊呼起来，纷纷向李钟挤过去，乱成一团。

"你说什么？丞相大人败了？"

"胡说，丞相大人怎么会败？"

李钟信口道："丞相大人都让曹兵杀了，还不会败吗？"

"什么？丞相大人让曹兵杀了？"

李钟更大声道："丞相大人让曹兵杀了，十万大军让曹兵杀了！全都杀了！"

几个巡街禁卒看到这边骚动，手提长刀，大步走来。

李钟故作疯癫道："啊，曹兵杀来了，要把大伙儿全都杀了！快逃，快逃命啊！"说话声里，李钟一头钻出人群，向街旁的小巷中奔去。众禁卒欲追过去，却被混乱的人群挤住，一时无法移动。

成都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大街上，奔过一群惊慌的妇女和老人小孩。众禁卒站在街口，望着从面前奔过的妇女、老人和小孩，面面相觑。杨太守命令他们拦住这些人，维持住城里的秩序，禁止传播谣言，可这些百姓是去打听丈夫、儿子、父亲、兄长的下落，禁卒们实在没有

理由去拦阻。有些禁卒自己也有兄长在汉中，此时更是心急如焚，不知该如何是好。

诸葛亮兵败、成都人心惶惶的消息传到江州，甚至有谣言说北伐军全军覆灭、诸葛亮已经死了，李严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命李丰调动江州兵马，以曹军必会趁胜攻入汉中、直取成都为名，连夜向成都进发。

此时，诸葛亮却被连绵不断的大雨堵在路上，无法行进。雨水不停地流下，大帐前积水成潭。诸葛亮和赵云站在大帐门前，望着浓密的雨雾，神情凝重。

赵云陡然咳了几声，诸葛亮转过头道："子龙将军，这儿风大，还是在里边坐着吧。"

二人走进大帐，相对无言，良久，诸葛亮开口道："子龙将军，我一直在等你说话。"

赵云苦笑了一下道："末将能说什么呢？以眼前的天下大势而论，丞相大人的北伐方略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而且丞相大人几乎就成功了。眼前这种情形，只能说是天意，天意啊。"

诸葛亮沉痛道："不是天意，是我的错，我不该让马谡去守街亭啊。"

"末将知道丞相大人的用意。我大汉欲平定天下，缺少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必须对兴复汉室有着坚定的信念，既精通兵法，又能征善战。可是在我大汉，眼前并无这样的大将。"赵云对蜀汉将领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末将做梦都想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但末将并不精通兵法，只能冲锋陷阵，难以统帅三军。而且末将已至暮年，冲锋陷阵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吴懿、魏延二人能征善战，但他们却缺少胸怀天下的气度，不能真正明白丞相大人兴复汉室的良苦用心。马谡和他们相比，缺少的是临敌经验，可他对丞相大人兴复汉室的用心，却是理解至深啊。何况他也熟读兵法，喜好谋略。如果他有足够的临敌经验，就能成为丞相大人心目中的那员大将。然而临敌经验必须从实战中得来，马谡若不去往街亭，这临敌经验从何而来？"

诸葛亮叹道："子龙将军是在……是在安慰我啊，无论如何，这次

失利我难辞其咎。”

“末将……末将现在是担心丞相大人的身体，还担心成都的情形。”

“这的确令人担心。眼前我们与成都已是消息不通，这样的情形定会引发一些事情。我们唯有尽快回师成都，才能确保国中平安。可是这大雨已连落了三天，山水暴涨。就算是立刻天晴了，我们也还得等到水退之后，才能前进。”

赵云恨恨道：“这老天爷怎么也与我们作对？”

成都丞相府中，天色昏暗，乌云一片片从屋顶上掠过。蚕儿怀抱小公子，站在窗前，一边轻哼催眠曲，一边看着窗外的乌云。窗外忽然出现了黄氏的身影，但那身影晃了一下就消失了。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家仆的身影，同样是一晃就消失了。蚕儿眉头微皱，眼中全是疑惑之意。

甬道之上，黄氏神情凝重，对一位家仆道：“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这几天，不要到里边去见我。”

家仆惶恐道：“小的该死。小的一时情急，就忘了……忘了夫人的叮嘱。”

黄氏急促道：“好啦，说正事吧。到底发生了什么，把你急成这样？”

家仆害怕道：“街上的人都说，丞相大人……丞相大人……”

黄氏斥道：“胡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可是……可是那么说的人越来越多，小的听了心中发慌，不知如何是好，就来……就来……”那家仆正说着，陡然停住了话头。

蚕儿怀抱小公子，出现在甬道上。

黄氏见状，勉强笑了一下道：“蚕儿，外面风大，可别凉着孩子。”说着，向那家仆使了个眼色。那家仆慌忙向蚕儿行了一礼，转身就走。

黄氏携着蚕儿进屋了，小公子安然睡在榻上。蚕儿和黄氏坐在榻

旁，一个忧色满面，一个强带笑意。

黄氏安慰道："蚕儿你放心，没什么事。"

"一定是有了什么事。我看得出来，这些天夫人和府中的人都在有意避开我，说话也格外小心。难道夫人还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吗？"

"唉！不是我要瞒住什么事，是我不想让蚕儿着急。蚕儿心里着急，身子就会失了调养。这，这可对孩子不好啊。"

"是不是……是不是丞相大人出了事？"

"不，丞相大人绝不会出什么事的。只是，只是近些天城里有了许多谣言，在那里扰乱人心。"

"什么谣言？"

"既是谣言，就不会有什么好话，蚕儿何必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上呢？"

"为什么会有这些谣言？"

"树大招风。丞相大人独掌朝中大权，明里暗里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因此一有风吹草动，那些人就会跳出来与丞相大人作对，恨不得立刻把丞相大人生吞了下去。"

闻言，蚕儿眼圈红了："我真担心，丞相大人还没见过小公子……"

黄氏断然道："你不用担心，带好小公子即可，朝中有蒋大人他们在，绝不会让那些人闹出什么事来。"

李严带兵向成都行进的消息送到了蒋琬府中，蒋琬不敢大意，立刻召集费祎、向宠、杨洪等人前来商议。蒋琬竭力保持着平静道："在下刚刚得到紧急密报，中都护大人亲率二万精兵正日夜兼程向成都奔来，估计明日就能到。"

费祎、向宠、杨洪大为震惊，不觉互相看了一眼。

杨洪喃喃道："中都护大人如此，分明……分明是在谋反啊。"

蒋琬摇摇头道："我们不能说中都护大人是在谋反。他身为中都护，有权调动兵马。"

杨洪皱眉道："但他必须请旨之后，才能调动兵马。"

蒋琬无奈道："丞相大人是开府执政大臣，中都护大人若想请旨，必须经过丞相大人转呈表章，可此刻丞相大人却与我们不通消息，这就给了中都护大人一个事急从权的借口。"

杨洪建议道："这毕竟是个借口。依在下看来，我们应该立即宣称中都护大人为叛逆，迅速发动各郡县长官带领兵卒救援成都，同时派兵护送皇上去往汉中，以防万一。"

费祎忙道："不可！若是如此，正中其计也。我大汉除江州之外，所有的精兵都在汉中，各郡县十分空虚，即使各郡县长官能够带领所有的兵卒赶到成都，也没有多少兵马，根本不足以威慑中都护大人。而此时去往汉中的道路已被大雨阻断，皇上出城，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中都护大人劫持……"

向宠也道："是啊，万万不可让皇上出城。有末将在，谁也别想强行进入成都。"

蒋琬严肃道："如果中都护大人进入成都，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使丞相大人处于十分被动的地步。请问向将军，如果中都护大人强攻成都，我们能抵挡几天？"

向宠犹豫了一下回道："这，这要看民心士气如何。"

杨洪叹道："如今谣言四起，民心已乱，如果我们和中都护大人正面对抗，百姓们一定会更加相信那些谣言，兵卒也会因此失去斗志。在此危急时刻，我们必须立即做出决断。"

蒋琬望向杨洪道："如果此时天晴，丞相大人何日能回到成都？"

杨洪忧心忡忡道："蜀道山路极容易被水冲毁，此时汉中就算天已晴朗，丞相大人也得十日之后才能回来。"

蒋琬扼腕道："十日，十日。可是中都护大人明日就会兵临城下。"

忽然，一名吏卒神色慌张地奔进厅堂，迎着蒋琬行礼道："启禀长史大人，皇宫外突然来了许多朝臣，都跪在阙下哭求皇上召见。"

蒋琬怔住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费祎镇定道："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不能慌乱，这一定是中都护大人在背后操纵，企图让这些朝臣逼迫皇上下诏，迎请他进入成都。"

闻言，蒋琬猛地站起来道："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到皇宫去。"

江州的精兵离成都只有一日行程了，李严吩咐就地驻扎，荒野上东一堆、西一堆，坐满了兵卒。众兵卒显然疲惫至极，背靠着背坐着打起了呼噜。

李丰抬头看看天道："时候还早，可以让兵卒们多赶些路程。"

李严道："不用了。先让兵卒们睡下，然后半夜里行军，明日一早，大军就可抵达成都城下。"

李丰笑道："这样最好。成都本来就人心惶惶，大伙儿早晨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大兵压城，只怕立刻就乱了。我们就立刻入城，镇压叛乱，确保皇上平安。"

"只怕有人会诬陷我们父子叛乱，紧闭城门。"李严试探道，"如果有人不顾大局，执意关闭城门，危害国家，丰儿该当如何？"

李丰傲然道："这样最好，孩儿当立刻下令攻城，倒省了我们许多事。"

"丰儿几天能攻进城内？"

"有陈老先生做内应，孩儿一天就能攻破城门。"

"兵战之事，最是凶险。你不能把事情想得太顺利。"

"就算没有内应，孩儿强行攻城，三天之内也能攻下。"

"攻打坚城，损伤必重啊。"

“我早已打听清楚，成都只有三千禁卫军卒，就算他们拼尽全力，也未必能够抵挡三天。”

“兵法云，攻城为下。”

李丰实在无法领会李严心中所思，为难道：“父亲大人……”

李严语重心长道：“丰儿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在成都里边，明知无法守住城池，你会怎么办？”

“孩儿……孩儿会弃城而逃。”

“为什么？”

“因为绝不能让皇上落在敌人手中。”

李严连连点头道：“孺子可教，孺子可教也。”

李丰恍然大悟道：“原来父亲大人是想逼迫他们弃城而逃啊。”

李严正色道：“我怎么会逼迫他们？分明是他们心怀险恶，劫持皇上。为父身为先帝的托孤大臣，绝不能容忍他们伤害皇上。我们必须紧紧追上去，他们一定会往汉中方向逃跑，这样……”

李丰得意道：“这样，天下的人都会看得清清楚楚，是丞相在指使他的心腹劫持皇上，危害国家。”

“不，丞相大人只是受了小人的蒙蔽，犯了大错，只是这样的大错不能一犯再犯啊。所以为父才会不避嫌疑，毅然来到成都。”

父子二人相视而笑，李严声音陡然低沉下来：“丰儿，这一次我们父子已是毫无退路，要么成功，要么成仁。”

李丰挺起胸道：“父亲大人放心，这一次等待我们的，一定是成功。”

蜀国皇宫正门外，费章领着数十朝臣跪在皇宫正门外的台阶下，忽而以头叩地，忽而仰天号哭。费祎没有猜错，这些朝臣正是由费章在陈奉授意下聚集起来的，费章在成都经营多年，终于有一个机会让李严进

入成都，自然是非常卖力，涕泪交加道："皇上，皇上！社稷危矣！"

众朝臣一齐喊道："社稷危矣！社稷危矣！"

台阶上，站立着十余禁卫兵卒，如石雕般一动不动。内殿外。刘禅打着哈欠，懒洋洋地从内殿走出，站在阳光中。阳光斜射过来，将刘禅的身子拉出一道长长的黑影。小顺子走过来，双足刚好踏在黑影上，刘禅佯怒道："混账，竟敢踩着朕的脑袋，是不是不想活了？"

小顺子吓了一跳，但不知道刘禅在说什么，慌忙跪下。

刘禅怪叫道："你踩了还不够，还敢拿膝盖顶着朕的脑袋，这分明是大不敬之罪。看来你真是活够了，想找死啊。"

小顺子这才明白刘禅在说什么，急切中一个驴打滚，从那黑影上移过了身子。

刘禅立刻转怒为喜："哈哈哈！滚得好，滚得好！再滚两个给朕看看，滚啊！"

内侍太监只得在地上滚来滚去，并有意做出种种滑稽动作。

"哈哈哈……嗯，不对！"刘禅陡然停止了大笑，侧耳倾听，远处传来一阵阵隐隐约约的哭号声，奇道，"小顺子，快听听，是什么声音？"

小顺子爬起来，凝神倾听，道："有人在哭，好像是……哭着呼喊皇上。"

"朕也听出来了，有人在哭着喊皇上。这真是怪事，朕又没有驾崩，他们为何会这样哭着呼喊朕？走，过去看看。"说着，刘禅大步走下台阶，向殿前的宫门走去。

董允匆匆走过来，迎着刘禅跪下行礼道："微臣叩见皇上。"

刘禅厌恶道："董爱卿免礼。"

"谢皇上。"

刘禅没好气道："外面是怎么回事？"

“有些人想见皇上。”

“就见吧，他们又哭什么？”

“皇上乃是天子，世间至尊至贵，岂是说见就能见到？皇上请回到殿中，不要理会外面的事儿。”

闻言，刘禅心中怒气陡升：“你们常说，天下的百姓都是朕的子民，朕若想成为圣明天子，就应该爱护百姓。如今外面有这么多百姓哭着想见朕，心中一定是有了什么委屈，朕难道不应该出去看看他们吗？”

“他们不是百姓，是一些朝臣。”

“那朕更应该去看看他们啊。你们不是常说，朕应该关心政事吗？这些朝臣哭着想见朕，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政事要告诉朕。”

“皇上！微臣不敢忘了丞相大人的嘱托。微臣盼皇上也能把丞相大人的忠谏放在心上。”

刘禅冷冷一笑道：“朕怎么敢忘了相父的教训——‘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这就是说，朕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得到你董大人的恩准啊。”

闻言，董允大惊道：“啊，皇上此言，置丞相大人于何地？置微臣于何地？”

“朕不过多说了两句话，你就受不了，可你们……”刘禅正不耐烦地说着，突然停下了话头。

脚步声匆匆响起，蒋琬、费祎、向宠、杨洪等人从宫门外走了进来。刘禅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蒋琬等人走到刘禅身前，跪下行以大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禅淡淡道：“众位爱卿免礼。”

蒋琬道：“臣等恳求皇上立刻召见宫外众臣。”

刘禅大感意外，愣了一会儿才道："好，好，朕就见见他们。"

费章领着众朝臣不住地仰天号哭，只是声音已弱了许多。

费祎忽然从皇宫正门走出，站在台阶上道："皇上有旨，请各位大人入宫见驾。"

费章一惊，不觉向左右望了望，众朝臣也正向费章望来，眼中透出惊疑不定之意。费章和众朝臣在费祎陪伴下进入了内殿，蒋琬、向宠、董允、杨洪站在内殿外等候。

董允困惑道："蒋大人，你为何让皇上召见他们？"

蒋琬笑了笑道："他们想干什么？"

董允愤愤道："这还用说吗？他们分明是想逼迫皇上下诏——迎请中都护大人进入成都。"

蒋琬冷静道："不，他们是在虚声恫吓。他们如此明目张胆地拥戴中都护大人，是想让我们感到害怕，认为成都已无法抵挡中都护大人。这样，我们就会做出一个对他们最为有利的决断——弃城而逃，护送皇上去往汉中。但中都护大人对此定是早有准备，我们如果弃城而逃，正中他的下怀，他既能轻松进入成都，又能把所有的罪责推到我们身上。"

董允坚决道："如果我们不能弃城而逃，那就坚守成都，绝不让中都护大人进入城中。"

向宠担忧道："城内只有三千兵马，难以抵挡中都护大人的强攻。"

蒋琬抬眼看了一眼内殿道："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他们——拖。只要能拖过十天，丞相大人就能返回成都。"

杨洪也点头道："南中的李太守、孟获他们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中都护大人威胁朝廷，一定会发兵救援。依路程计算，十天之后他们就能赶到。"

董允疑惑道："中都护大人会让我们拖过十天吗？"

蒋琬冷笑了一声："所以我们必须付出代价——让皇上听从费章他们的请求，迎请中都护大人进入成都。"

董允激动道："不，在下绝不赞同长史大人的主张。中都护大人一旦进入成都，必然会挟持皇上，做出不利于丞相大人的举动。"

蒋琬微笑道："中都护大人绝不会听从皇上的宣召，贸然进入成都。因为皇上迎请的是中都护大人，而不是那些江州兵卒。这个时候，中都护大人绝不敢孤身进入成都。"

闻言，杨洪也醒悟过来："这样，中都护大人也失去了强攻成都的借口。"董允还是不赞同："虽然如此，在下还是不能赞同长史大人的主张。中都护大人私自调动重兵威胁成都，已成谋逆之罪。皇上此时宣他入城，岂不是洗脱了他的罪名吗？"

蒋琬果断道："这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将来因此发生了什么意外之事，由我一人承担。"

向宠道："这个决断是大伙做出的，有什么后果应该由大伙儿承担。"

蒋琬截过话头道："此刻不是争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情势紧急，我们必须立刻做好一切准备。"

董允呼出一口气道："既然大伙儿都赞同长史大人的主张，在下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对中都护人多加防备。他这个时候已豁出去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董大人此言极是。"说着，蒋琬转头向向宠望去，"城防之事，就交给向将军了。"

向宠神情凝重道："末将立刻领兵上城，绝不容许任何人强行踏入城中一步。"

蒋琬又看向杨洪："当此非常之时，必须以非常之法治理。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任何人聚众生事，散布谣言，杨太守可不必请令，当场格杀。"

杨洪点了点头："在下已查明了一些可疑之人的下落，为防意外，

在下已决定将他们全部逮捕。”

偏殿之中，刘禅难以置信地大睁着双眼道：“什么？你们竟说相父被曹兵杀了？”

费祎抬起头道：“皇上，这话是他们说的。微臣可没有这样说啊。”

费章急忙道：“是百姓们说的，是百姓们说的。”

刘禅不高兴道：“百姓们说的，你们就信了？”

费章故意道：“百姓们这么说，是因为北伐大军失去了消息，让人不得不起疑心啊。”

刘禅奇道：“北伐大军为何失去了消息？”

费祎道：“汉中连日大降暴雨，道路阻断，消息自然不通，这是常见之事，不足为奇。”

“就为这么点小事，你们就哭天号地，也太不像话了吧。”刘禅不耐烦起来。

“可是百姓们无知，都听信了谣言。眼看这成都城里人心浮动，随时都会发生大乱。臣等唯恐皇上受惊，心忧如焚，这才不得不请求皇上召见。听说中都护大人闻听前方消息不通，已领兵前来，欲保护圣驾.....”费章忽觉失言，忙停住了话头。

刘禅闻言大喜：“中都护大人来了吗？朕好久没见着他，有些想念他呢。”费祎沉稳道：“中都护大人已在路上。他们今日哭着求见皇上，就是想请皇上下诏，迎中都护大人入城。”

刘禅没有多想：“好好好，朕这就下诏，召见中都护大人。”

山谷之间，风止雨停，天上飘过一片片灰色的残云。诸葛亮、赵云、吴懿站在山坡上目瞪口呆，山下的道路已被急流冲断，塌成一个巨大的深坑。

诸葛亮焦急道：“这条道路修好，需要几天？”

赵云看了看，道：“至少得五天。”

“不行，这样不行。我们必须另想办法，尽快回到成都。”

“道路毁坏之处太多，车马无法通行。”

“看来我得向那司马懿学习了。司马懿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因此精心挑选了一队轻锐兵卒，一日可行一百五十里，几乎相当于大军三日的行军路程。”诸葛亮看向吴懿，“请吴将军迅速挑选三千健壮兵卒，抛掉一切不必要的军械，找到向导绕小路连夜向成都进发。”

吴懿道：“末将遵命。”

诸葛亮又看向赵云：“请子龙将军尽快修好道路，领大军回师成都。”

赵云道：“末将遵命。”

夜色深沉，成都的一条小巷中，杨洪领着一队禁卒，埋伏在暗影处。小巷的尽头，走来了几个身穿黑衣的大汉。

杨洪压低声音，对禁卒们道：“你们千万沉住气，不要惊动他们。”

黑衣大汉们走到一座破败的院门前，向周围看看，没发现什么动静，这才小心翼翼地走进院门。秦贵和李钟站在院中，几个黑衣大汉刚走进院门，立刻就有人迎上前，领着他们向两旁的耳房走去。

秦贵高兴道：“好！大伙儿已来得差不多了。”

李钟摩拳擦掌道：“我们已凑足了二十个人，抢占一座城门并不太难。但要把那座城门守住，这些人还是嫌少了一些。”

秦贵沉吟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时机，必须等到江州兵发动进攻时，才能动手。”

李钟问道：“万一那些江州兵不动手呢？”

秦贵冷笑道：“那我们就逼他们动手。只有让他们动手，相互杀个天昏地暗，我们才有翻身的机会。”

小院外面。杨洪抽出腰间的佩刀向那破败的院门一指，众禁卒立刻行动起来，有人直向院门冲去，有人飞身跃上了院墙，呈天罗地网之势扑向院中诸人。秦贵、李钟脸色大变，转身向屋内奔去。众禁卒纷纷从院门冲进，从院墙上跳下，挥刀向耳房和正屋扑去。惨呼声大起，刀刃的碰击声叮叮当当，在静夜里响成一片。正屋的瓦顶突然裂开，李钟一手握着长刀，一手拉着秦贵，从那破裂处飞身跃出，踩着屋脊向远处狂奔而去。

突然，李钟停下了脚步。街巷中陡地明亮起来，无数火把在夜空中熊熊燃烧。火把下，站着手握佩刀的杨洪，他身后是一排张弓搭箭的禁卒。

杨洪一步步向前逼去："你们逃不掉啦，投降吧。"

街巷的另一头同样明亮起来，同样站着张弓搭箭的禁卒。

李钟和秦贵向后望望，又向前望望，五官扭曲，眼中全是绝望之意。

秦贵咬牙切齿道："拼了，拼了！"

李钟狂吼一声，挥刀向杨洪猛扑过来。

杨洪冷冷地说道："放箭！"

风声大作，无数支羽箭射在李钟和秦贵身上，二人身上鲜血汩汩流出，挣扎着栽倒在血泊中。

天色渐亮，李严的兵卒经过一夜行军来到了成都城下扎营。军营之中，一面大旗在风中呼呼作响，旗上绣着一个斗大的"李"字。李丰领着一队骑卒，向高大的城门疾驰过去，到城门口才发现城门紧闭。城外搭起了一座座营帐，众多兵卒忙碌地奔来奔去。

李丰恨恨道："他们竟然关闭了城门，看来是想逼我们攻城啊。"

见状，李严有点意外："他们居然没逃？"

李丰道："孩儿在每一座城门外都预先布置了探马，他们已盯了好久，没发现任何人逃走。"

李严喃喃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想干什么？"

李丰不耐烦道："管他怎么回事，既然大军已来到了这里，就绝不可能回头。父亲大人，请下令攻城吧。"

这时，一员偏将忽然奔来，跪在李严面前道："启禀中都护大人，营外来了一位朝臣，自称是皇上派来的钦使。"

闻言，李严一惊："什么？皇上派来的钦使？"

但李严万没想到，来的钦使竟是费章。

费章手捧诏令，朗声念道："宣中都护李严入宫见驾，所有随从人等，不得同行。钦此。"

"谢皇上。"李严先是一愣，然后又行了一礼，才站起身来。

李丰也站起身，上前接过诏令。

诏令不在手中，费章急忙行礼道："属下……属下拜见中都护大人。"

李严冷冷道："钦使大人请起。下官受了风寒，有些不舒服，改日入宫吧。"

李严转身走了，费章呆在原地。

李丰也快步走向营门，费章赶紧跟了上去，急切道："中郎将大人，您……您听在下解释啊。"

李丰放慢脚步，让费章跟了上来。

费章苦着脸道："在下的所作所为，全是听从陈老先生的安排……"

李丰怒道："陈老先生让你弄出了这样的一道诏令吗？"

"陈老先生说，我们闹出些声势来，就会逼迫蒋琬他们弃城逃走。谁知皇上当真召见了我们，这一时没有准备，就让……就让蒋琬他们钻了空子……"

“是这样？”说着，李丰停下了脚步。

“还有一件要紧事陈老先生让在下告诉中郎将大人，陈老先生安排的内应失了手，让蒋琬他们杀了。”

闻言，李丰倒吸一口凉气：“他们……他们竟然先动手了。”

费章唉声叹气道：“他们此时让皇上赐下这样一道诏令，只是缓兵之计。陈老先生说，蒋琬他们想用一个‘拖’字对付中都护大人，拖个十天半月，丞相大人就能回师成都。”

李丰看着费章道：“陈老先生能不能在成都引发一场内乱？”

“蒋琬他们行动很快，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成都城内虽然人心惶惶，却很难生出什么乱事。还有……”费章向左右看了看，“陈老先生让在下告诉中都护大人——切不可中了蒋琬他们的缓兵之计，最好立刻向成都发动强攻。”

成都大街上冷冷清清，几乎没有行人。杨洪给城内所有的里长下了死令：各家各户若无紧要之事，不得上街。各个街口都有手持长刀的禁卒把守，充满了肃杀之气。成都城墙上，众兵卒抬着一根根檑木，顺着马道走上城墙。城墙上的每一个垛口后面，都站着一个严阵以待的兵卒。向宠手按佩剑，站在城楼上，时刻观察着城外的情形。

皇宫之中，董允精心挑选了护驾的兵卒，俱是忠心耿耿的精锐兵卒，一旦有事发生，必会以死保护刘禅的安全。董允抬头看了看天，希望这些兵卒永远也派不上用场。

成都城外，李严和李丰焦灼不安地在中军大帐中走来走去。

李严陡然停下脚步道：“不，此时不宜强攻。蒋琬他们使出缓兵之计，说明他们也在犹豫，城中无兵，他们没有力量抵抗。如果他们真有决心坚守成都，就会立刻宣称我们江州兵为叛逆，并号召各郡县发兵救援。但此时此刻，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啊。为父绝不会上他们的当，我只让他们拖三天。”

李丰不解道：“为何是三天？”

李严冷冷道：“为父还是想把他们逼出成都。这样，我们就会以最

小的代价把皇上留下来，从而掌握整个大局。此刻他们正提着一口气，做好了一切准备。如果我们立刻强攻成都，肯定会受到顽强抵抗，损失定是十分惨重，一旦汉中的大军返回，我们的处境就会很危险啊。”

李丰问道：“他们还会逃吗？”

“此时此刻，我们就好比是张开弓箭，对准了他们，但这一箭却迟迟不射出去。他们不知这一箭会在何时射过来，就会感到越来越恐惧，最终会被这恐惧逼得转身而逃。”

“万一他们不逃呢？”

“就算他们不逃，那紧提的一口气也会松下来，防备也不像开始那么严密，这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李严想好应对方法后，终于松了口气坐下来。

山谷之中，大雨冲出浑黄的急流，云雾一团团从岩壁间飘过，岩壁间的羊肠小道上，众兵卒吃力地行走着。诸葛乔背着诸葛亮，气喘吁吁地走在兵卒中间。湍急的河水紧贴着木桥，哗哗地流动。众兵卒一个紧接着一个，气喘吁吁地奔过木桥，吴懿还在不停地催促，只希望能再快一点。

诸葛亮站在桥头，对吴懿道：“过了这条河，就是江油城吧？”

吴懿道：“正是。从江油城往南，都是平坦大道。”

诸葛亮点了点头：“到了平地上，让大伙儿再快一些，一定要快！实在跟不上的人就让他们留在后面。”

“末将遵命。”

另一处荒郊野外，两个兵卒押着马谡，走到了一个路口。

向朗从后面走上来，对两个兵卒道：“方才我听到树林中有人呼喊，你们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是。”说罢，两个兵卒转过身，走进密林深处。

“幼常贤弟，你走吧，快走！”见兵卒走远，向朗上前解开马谡身上

的绳索。

马谡震惊道："巨达兄此为何意？"

向朗异常痛苦道："幼常贤弟乃是天生奇才，智谋超绝，怎么能仅仅因为小过，就枉送了性命呢？"

马谡摇摇头道："小弟犯的怎么是小过？街亭之败，葬送了我大汉兴复的最佳时机啊。这样的时机，今后只怕再也难寻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古往今来，谁人不曾败过？"

"小弟知道巨达兄是一片好意，可是小弟已抱定必死之心……"

"不，你不能死！向马二家，世代交好。我怎么能……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贤弟走上绝路呢。"

马谡坚定道："小弟若是逃走，必然会连累巨达兄。巨达兄不忍看着小弟走上绝路，小弟又怎么能忍心害了巨达兄呢？"

向朗叹道："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丞相大人得之不为多，失之不为少。可是幼常贤弟不一样啊。天下未定，丞相大人不可缺少幼常这样的智谋之士啊。"

"小弟既已逃走，又如何能为丞相大人效力？"

"贤弟逃往敌国必受重用，将来一定会有机会将功折罪，回到丞相大人身边。"

"两面三刀之人如何能用？此乃自欺欺人。"

向朗自知辩不过马谡，只能跺脚道："幼常贤弟，俗话说，留得青山在……"

马谡打断了他："巨达兄不用多言。小弟犯下大错已是愧对丞相大人，如果此时逃走，又会让别人得到一个攻击丞相大人的把柄。小弟不能一错再错啊。"说着，马谡转过身，向来路走去。

向朗眼中含泪道："幼常贤弟！"

马谡没有回应，继续向前走去，那正是回成都的方向。

费章府上的客厅中，费章坐在铺锦竹席上，眼中全是绝望之意。陈奉焦躁地走来走去："三天了，已经三天了，中都护大人为何还没有攻城？"

费章叹道："陈老先生还不明白吗，中都护大人永远也不会攻城！"

"费大人此言何意？"

"不知在陈老先生眼里，中都护大人是何等样人？"

陈奉想了想道："是胸怀大志的豪杰。"

费章冷冷一笑道："胸怀大志是不错，要说是豪杰，恐怕谈不上。中都护大人其实走错了路啊。他不该入仕做官，他应该去做商贾，坐地买卖的商贾。坐地买卖者，最精于计算，一件货物往往要算到毫厘之间，直到实在算不下去才肯出手。中都护大人一定要把什么都算计好了，才会下令攻城。古往今来，欲成大事者，必须敢于冒死犯险。中都护大人什么都不缺，就缺冒死犯险的胆气。"

陈奉忽地一顿足，向客厅外走去："那老朽自己去见中都护大人。"

费章劝道："城门早已关闭，陈老先生恐怕没有办法见到中都护大人。"

陈奉仰天长呼道："中都护大人，这是你击败诸葛亮的最后机会，你可千万不要放过啊。"

成都城外，太阳初升，云霞满天，这已是李严来到成都城下的第四天了。李丰手握佩剑，大步走进中军大帐："父亲大人，一切都准备好了。"

李严坐在铺锦竹席上，眼睛都没有睁开："江州那边有什么消息？"

"留守江州的王冲已送来密报——孟获领一万南中精锐步卒，正在日夜向北行进，十天内就可到达成都。"

"汉中那边有什么消息？"

“没有任何消息。”

“这就是说，北伐大军仍然被困，无法回师？”

“北伐大军就算此刻回师，也不可能在七天之内赶到成都。”

“我们至少还有七天。”

李丰已无法掩饰心中的焦急：“可是太阳一落下去，我们就只剩下六天了。这已经是第四天了，父亲大人，我们不能再犹豫下去了。”

李严陡地一颤，睁开了眼睛厉声道：“丰儿！身为大将，应该山崩于眼前而神色不动，可你现在这个样子，哪里还有半点大将风度。”

“父亲大人，难道您忘了对孩儿说过的话吗——这一次我们已是毫无退路，要么成功，要么成仁。如果我们不能攻下成都，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中，一切就完了……”

“胡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护皇上，挽救国家。我们一定能成功！”

李丰扑通一声跪下道：“孩儿不想多说什么了，父亲大人，请下令攻城吧。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啊。”

李严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珠，脸也涨得通红，不知过了多久，猛地一咬牙，抬起右手道：“丰儿听令！”

李丰大喜：“孩儿……孩儿在！”

李严还未开口，一员偏将忽地奔进帐中，口中喊道：“丞相……丞相大人来了！”

李严惊道：“什么，你说什么？”

偏将上气不接下气道：“丞相大人……丞相亲率大兵，向我们来了……”

李严猛地从帅案后走出，大步向帐外奔去，李丰咬咬牙也跟了出去。

第二十三章　人心思安，蜀后主不图进取

营门之外，远处尘雾大起，无数兵卒在雾中隐隐出现，一面写着“汉”字的大旗在雾中缓缓向营门逼来。大旗下，诸葛亮在诸葛乔和十余护卫兵卒的簇拥下，一步步向营门走过去。

李丰神情狰狞，猛地伸手握住了腰间佩剑，低声道：“拼了吧！”

李严竭力保持着镇定：“丰儿万万不可妄动，万万不可！”

诸葛亮一步步走了过来，神情威严。

李严上前几步，迎着诸葛亮下拜：“属下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停了下来，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中都护大人请起。”

诸葛亮、李严一前一后，走进大帐中坐下来。

诸葛亮笑道：“中都护大人来得很及时啊。”

李严正色道：“属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大汉基业，不负先帝重托。”

诸葛亮点了点头：“为了先帝，为了大汉，是啊，如今南方已定，东吴也与朝廷联盟。以在下看来，中都护大人可以放心离开江州，留在朝廷辅佐皇上。”

李严愣了，不敢轻易接话：“朝廷军政事务俱由丞相大人主持，属下留在朝廷，恐怕是多余之人。”

诸葛亮诚恳道：“中都护大人精于筹划，今后国中的赋税之事和朝廷军粮的输送，当多多有劳中都护大人。”

李严又想了想道：“江州之地，毕竟十分重要，属下离开之后，当由何人镇守？”

诸葛亮早有准备：“在下当奏请皇上，拜李丰为江州太守。”

“既是如此，属下明日就让丰儿领兵回到江州。”

“这倒不必，朝廷最缺少的就是兵卒。中都护大人这一次带来的二万兵卒，将全数调往汉中，就地驻屯。”

闻言，李严眼中陡地透出一道凶光：“不，属下不能赞同丞相大人的主张。”

诸葛亮目光如刀，盯着李严道：“中都护大人为何不能赞同？”

李严无法正视诸葛亮的目光，微微低下了头：“属下统领的兵卒俱是来自于江州，家眷也全在江州，丞相让他们驻屯在千里之外的汉中，又如何能使他们心安呢？”

“汉中地广人稀，可将这些江州兵卒的家眷全部移往汉中，以安其心。”

李严不甘道：“丞相大人北伐归来，必有赏罚之事。属下治军，一向严明公正，不徇私情，功必赏，罪必罚。既然朝廷需要属下统领的二万兵卒驻屯汉中，属下也无话可说。但要让这二万兵卒听从朝廷之命，丞相大人必须使他们相信——朝廷治军，一样是严明公正，不徇私情，功必赏，罪必罚。”

诸葛亮点头道：“说得好。我大汉欲完成兴复大业，必须从严治军，不徇私情，功必赏，罪必罚。”

李严无奈道：“属下听从丞相大人安排。”

诸葛亮和诸葛乔离开了军营，越走越远。

李丰痛苦至极道：“失去了兵权，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李严紧咬着牙，浑身都在颤抖：“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切就还有希望。”

成都城门大开，一面“汉”字大旗迎风飘扬，向城门移来。诸葛亮神情凝重，走在大旗下。第二日清晨，朝霞满天，映衬着巍峨的皇宫正殿。众多朝臣排列整齐，踏着殿前的石级向正殿走去，诸葛亮和李严身穿大红官袍走在最前面。正殿中青烟袅袅，透出刘禅模糊的面容，诸葛

亮、李严和众朝臣分成左右两班，肃然站立。费祎站在御榻前，展开诏书，朗声念道："丞相诸葛亮率兵北伐，无功而返，折损七千兵卒，论过当贬三等、罚俸一年、降为右将军，暂摄丞相职事。中参军马谡指挥失误，兵败街亭，依军法当处斩首大刑。敌将姜维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特拜为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钦此。"

诸葛亮、李严和众朝臣拜伏在地，齐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离开皇宫，诸葛亮带着诸葛乔直接去了禁牢。

昏暗的禁牢中，马谡盘腿坐在草席上，看见诸葛亮，神情激动，站起来伏在地上，哽咽道："罪人……罪人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一把扶住马谡，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诸葛乔向牢房外招了招手，两个狱卒抬着一张案几走进牢房，将案几摆放在牢房正中，又将两张草席从墙角拖到案几前，然后退了出去。诸葛乔在案几上摆上一壶酒，两只酒杯，几盘菜肴，也退到了牢房外。诸葛亮和马谡坐在草席上，相对无言，泪眼模糊。

马谡看了诸葛亮一眼道："丞相大人……丞相大人瘦了许多，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诸葛亮拿起酒壶，就要向酒杯中倾倒。

马谡忙伸手拦住："丞相大人，罪人怎么担当得起……"

诸葛亮凄然道："今天我不是以丞相的身份来看幼常的。幼常贤弟，在卧龙岗那会儿，你常称我为孔明兄。今天是孔明兄来为……来为幼常贤弟送行。"

马谡缓缓移开了手。

诸葛亮将两只酒杯斟满，然后放下酒壶端起面前的酒杯："幼常贤弟，请。"

马谡也端起酒杯道："孔明兄，请。"

二人仰起头，一饮而尽。

诸葛亮叹道："愚兄来到卧龙岗时，父母和叔父俱已亡故，兄长又远在东吴，可是愚兄从来没有感到过孤寂。因为愚兄结识了季常和幼常。季常和幼常，是愚兄最好的兄弟啊。"

马谡也陷入了回忆："自从四哥去世之后，小弟已经把孔明兄看作世上唯一的兄长。"

诸葛亮悔恨不已："季常曾托愚兄照看好幼常贤弟。可是愚兄……可是愚兄却害了幼常贤弟。愚兄对不起季常……"

马谡忙道："不！是小弟害了丞相……害了孔明兄。小弟一直不能认清自己的本性，太过自负，忘了战场上军令大于一切。小弟根本没想着防守街亭，只想一鸣惊人，大败敌军，一战而定天下……"

诸葛亮泣道："愚兄也是想一战而定天下，太想获得大胜，太想一举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愚兄……愚兄对不起幼常……"

"今日是幼常与孔明兄相见，不说这个，不说这个。"马谡忽地一笑，说着拿过酒壶将两只酒杯斟满，"孔明兄，请。"

诸葛亮也端起酒杯道："幼常贤弟，请。"

马谡举起杯一饮而尽。诸葛亮手中一颤，酒杯掉在了地上，碎片四溅。

诸葛亮怔怔地站在后园中，望着那三块山石。

诸葛乔缓缓走到诸葛亮身后，微微躬身道："父亲大人，中参军大人已被处以斩首大刑。"

闻言，诸葛亮的身子陡然一晃，直向地上倒去。诸葛乔慌忙上前扶住道："父亲大人，您，您怎么啦？"

诸葛亮眼中溢出两行泪水："为父心痛……心痛啊。"

诸葛乔急道："父亲大人，您，您是不是回去躺一下？"

诸葛亮摆摆手道："不……不用。乔儿，为父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待一会……就会好受一些。"

诸葛乔点点头，转身离去。走了几步，突然看见黄氏，忙上去行礼。

黄氏问道："你父亲呢？"

诸葛乔道："父亲大人想安静一会。"

黄氏一听便知诸葛亮在哪，点点头朝那个方向走去。

诸葛亮的身影孤独地从三块山石间移过，黄氏默然无语，走到诸葛亮身旁。诸葛亮转过头，眼中全是泪水。黄氏见状，心里一颤："夫君想一个人在这里放声大哭一场？"

诸葛亮茫然道："我哭不出声。我的心中又压上了一块巨石。当初我让幼常去往街亭，心中也是这样沉甸甸地。可是……可是我却没有改变主意。"

"夫君此时改变主意，还来得及。"

"夫人……想让我放弃兴复汉室的大业？"

"不是我啊，是上天，是上天在让夫君放弃兴复汉室。"

"不，我绝不会放弃，我要竭尽全力……"

"夫君甘冒兵战凶险，亲率大军北伐，已经对得起先帝，对得起皇上了。夫君，世上之事，只能尽力而为，天意不可强求啊。"

诸葛亮怔怔道："我是大汉丞相，辅佐皇上，兴复汉室，是我的职责所在。只要我还是大汉丞相，我就不能放弃肩负的职责。"

黄氏叹息道："夫君已不是丞相了。"

诸葛亮摇摇头道："但我仍然担着丞相的职责。"

黄氏眼圈红红，欲言又止。

诸葛亮又道："我想请夫人到……到幼常家去看看。"

“幼常向你托付过家事？”

“幼常并没有多说什么。幼常知道，我与他亲如兄弟，我一定会像对待自己的家人那样对待他的家人。”

“夫君也该到幼常家中去看看。”

诸葛亮哽咽道：“我无颜……无颜去见幼常的家人。我与幼常亲如兄弟，但幼常却……却亡在了我的军法之下……”

“是这兴复汉室的大业害了幼常。”

“夫人不明白啊。兴复汉室不仅是我的心愿，也是幼常的心愿。为了兴复汉室，幼常死而无怨。”

黄氏痛苦道：“我明白了——夫君永远也不可能改变主意。为了那兴复汉室的大业，夫君什么……什么都可以放弃。”

诸葛亮刚想说什么，诸葛乔走了过来，躬身道：“蛮王孟获求见父亲大人。”

诸葛亮忙向书房走去。

诸葛亮与孟获一直谈到深夜，蚕儿怀抱着小公子走到书房外，抬头看看窗户上的人影，又低头看看怀中的小公子，轻叹一声，转过身向来路走去。

蚕儿的卧房内，柔和的烛光中，蚕儿拥着幼儿，双目微闭，和衣躺在卧榻上。诸葛亮轻手轻脚走进卧房，来到榻前。蚕儿陡地睁开眼睛，坐起身，难以置信地望着诸葛亮。

诸葛亮笑了笑道：“怎么，不认识我了？”

蚕儿眼圈发红道：“我怕，我怕眼前只是个梦。有好几次，我分明看到了丞相大人，可一睁开眼睛，就什么都没有了……”

诸葛亮内心一片柔软，在蚕儿身旁坐了下来：“一旦北伐成功，汉室复兴，我就立刻退隐山林，和你们母子在一起，永不分离。”说着，诸葛亮低下头，俯看着熟睡的孩子。

蚕儿笑道："夫人和我一直在等着丞相大人给孩子起个名呢。"

诸葛亮感动道："许多年前，我就曾想过，如果我有了孩子，该起个什么名字。如果是男孩，该叫什么，如果是女孩，又该叫什么。"

蚕儿奇道："丞相大人想好了吗？"

诸葛亮轻松道："当然想好了，可是我一直没有告诉夫人。"

蚕儿温柔道："丞相大人是担心夫人伤心。"

诸葛亮笑了笑："我再也不用担心了。有了这个孩子，夫人的心情就会轻松许多。明天你就可以告诉夫人，这孩子叫作……叫作……哎呀，我忘了！"

蚕儿睁大了眼睛："啊！"

诸葛亮忍不住笑了："看把你急的，我怎么会忘了呢？告诉你，孩子叫……"

孩子被笑声惊醒，哇地大哭起来。蚕儿忙抱起他，一边轻拍着，一边啊啊地哄着。幼儿渐渐安静下来。蚕儿埋怨地瞪了一眼诸葛亮，把怀中的幼儿向前一送："丞相大人吵醒了孩子，就罚丞相大人抱着。"

诸葛亮笨拙地接过孩子道："我认罚，认罚。"

蚕儿又追问道："孩子到底叫什么啊？"

诸葛亮的声音中含着无限深情："叫作瞻。往远看，往高处看，谓之瞻也。人生在世，最忌目光短浅，只看得见眼前的蝇头微利。我希望诸葛家的孩子都能眼光高远，胸怀大志。"

"好，好名字。"蚕儿望向诸葛亮怀中的孩子，轻声呼唤，"瞻儿，瞻儿！"

孩子嘴角微张，似乎露出了笑意。

诸葛亮兴奋道："啊，他笑了，笑了。"

李严回到成都，刘禅十分高兴，赐了一座新宅子作为中都护府，位置便利，宽畅气派。李严背着手，走在宽敞的回廊上，面有得色："皇上赐给下官的这座府第，还不错吧。"

陈奉面带微笑道："不错，看来皇上对中都护大人还是十分敬重啊。"

李严点点头道："皇上仁孝，当然知道如何敬重先帝留下的托孤大臣。"

"但在许多朝臣心中，却不知敬重二字为何物。"

李严冷冷一笑道："下官迁至这府第之后，前来祝贺的朝臣不足十人。常言道，门可罗雀，说的就是这中都护府啊。"

"可就在前些天，还有三十多位朝臣跪在皇宫大门外，哭求皇上召见中都护大人。"

"因为那时候下官手中还握有两万雄兵，可见在那些朝臣眼中，兵权就是一切啊。"李严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之色，"不过，下官是为了朝廷，为了大汉，自愿放弃兵权。"

陈奉正色道："燕雀安知鲲鹏之志。中都护大人虽然失去了兵权，却身居于中枢要地。一旦国家出现危难，皇上能够依靠的只能是中都护大人啊。"

"知我者，陈老先生也。"

"惭愧，惭愧。老朽心有余而力不足，屡屡让中都护大人失望，实是该死。"

"胜败乃兵家常事。下官绝不是那喜好虚名的人。不管遇到了什么事情，下官也不会无情无义，自斩手足。我已奏知皇上，拜你为中都护府长史，主掌府中日常之事。"

陈奉感激道："多谢中都护大人。老朽能为中都护大人效力，实为至幸矣。"

"近几日中，朝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大的一件事情是蛮王孟获亲领一万大军，来到了成都城下。”

“孟获拜见过皇上吗？”

“孟获先拜见了丞相大人，然后才去拜见皇上。”

“陈老先生，你要记下来。这件事情，不合礼法。蛮王孟获应该先拜见皇上，然后才能去拜见丞相……不，是拜见右将军。”

“老朽一定会记下。”

“中都护位在右将军之上，那孟获既然拜见了右将军，就应该到中都护府来拜上一拜。”

“孟获拜见过皇上之后，已离开了成都，明日就会领兵回到南中。蛮王果然是蛮王，眼中毫无礼法，皇上竟然也不管。”

李严冷笑道：“皇上怎么可能知道？丞相大人……不，是右将军，右将军早给皇上安排好了。府中之事，皇上不能过问。宫中之事，皇上也不能过问——事无大小，必须向费祎、董允咨之，然后才能施行。”

陈奉皱眉道：“这么说来，中都护大人也很难见到皇上？”

李严无奈道：“不是很难，是比登天还难。”

陈奉怒道：“这太过分了，中都护大人是托孤大臣啊。托孤大臣不能见到皇上，还算什么托孤大臣？”

李严长叹一声道：“这不是过分，这是君不君，臣不臣啊。”

皇宫的御花园中，传来刘禅怒气冲冲的声音。

“朕不想做这个皇上，不想！”刘禅一边怒气冲冲地说着，一边走在御花园的甬道上。

费祎满脸苦笑，跟在刘禅身后。小顺子落后几步，惶恐地跟在费祎后边。

费祎坚持道：“丞相大人又上了表章，请皇上批阅。”

刘禅烦躁道："朕明日再批阅，不行吗？"

"皇上……"

费祎还未说完，刘禅陡地转过身，拱手就是一揖："费大人，你才是皇上。你的话就是圣旨，朕怎么敢不听呢？"

费祎吓得赶紧跪下："皇上，微臣……微臣告退。"

刘禅一言不发，只是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费祎惶恐地站起身，弯着腰，倒行而退，消失在花树丛中。刘禅望着费祎退去的方向，忽地仰天大笑起来："哈哈哈！原来他们都害怕做皇上啊。这些朝臣也太混账，明知皇上不是个好东西，却偏偏逼着朕做这皇上。"说着，刘禅大步向花树丛中走去。

小顺子急忙跟上去："皇上，皇上走错道了。这条路是回头路，在前边绕个圈就绕回来了。"

"朕可不是来绕圈的，朕只想找到黄皓这个狗奴才，和他说说话。这么多天没有和黄皓说话，朕都快憋死了。"

小顺子胆战心惊道："黄公公不在这儿。"

闻言，刘禅瞪大了眼睛："黄皓到哪儿去了？"

小顺子垂首道："听说黄公公到太庙去做了门监。"

刘禅听了这话大急道："混账，是谁把黄皓弄到太庙去了？"

小顺子犹豫道："是，是董大人。"

"快，快把董允找来。朕要问问他，为何要赶走黄皓？他们……他们太过分了，让朕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这不是想憋死朕吗？快，快呀，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刘禅暴跳如雷。

"是，是。"说话声里，小顺子转过身，就向御花园外面走去。

刘禅又大喝一声："停下！听，听。好像有人在弹琴。"

小顺子停下脚步，满面困惑，侧耳倾听。远处果然传来微弱的琴声，似有似无，若断若续。顺着琴声，刘禅看到了御花园一角，清碧的水池旁，立着一座凉亭。亭中铺着竹席，皇后黑妞微闭双目，坐在席上。在黑妞对面，摆放着一架精致的七弦琴，一位十六七岁的美貌少女坐在琴后，十指纤纤，抚弄着琴弦。几名宫女微微弯着腰，低头站在亭外。清脆的琴音在亭中回旋，音律中隐隐透出忧伤之意。少女垂下双手，望向黑妞。

黑妞睁开眼睛，低叹了一声："小妹弹得真好……"

刘禅的声音突然响起："不好！"

黑妞一惊，忙循声望去。亭旁的花树一阵晃动，从后面走出刘禅和小顺子。刘禅大步走进凉亭，望向那少女问道："你是谁？"

那少女脸颊飞红，低下了头。

黑妞笑了笑道："这是我们家小妹呀，皇上怎么就不认识了？"

刘禅惊异道："你就是小妹？前几年朕见过你，那时候你……你还是个小孩子，怎么一转眼，就、就生得这么……"

小妹突然道："不好。"

刘禅一愣道："什么不好？"

小妹低声道："皇上说过不好。"

刘禅笑了起来："哈哈！朕说的是小妹的琴弹得不太好。小妹生得可是……可是太好了。"

小妹不服道："我怎么弹得不好？"

说起弹琴，刘禅话顿时多了起来："小妹弹的曲子名为思亲操，传说是舜帝南巡之时思亲而作。曲调婉转，忧而不伤。但小妹弹奏之时，节律过柔，高音不高，低音太低，以致听上去十分伤感，不像是思亲，倒有些像是哭亲了。"

小妹辩解道："我弹着这曲子，心中本来就十分伤感。曲为心声，

我弹的曲子自然无法忧而不伤。”

刘禅好奇道：“小妹为何这般忧伤？”

“这要问皇上啊。”不顾黑妞阻止的眼色，小妹直爽道，“姐姐病了好多天了，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太后娘娘让我来看姐姐，陪姐姐说说话儿。我都来了好几个月，却从没见到皇上来看望姐姐。”

闻言，刘禅神情尴尬道：“朕，朕太忙了。”

小妹不信：“皇上忙些什么？”

刘禅紧张得沁出冷汗：“朕、朕天天要看臣下的表章啊，每天都看到半夜。朕这叫作什么，叫作那个日理……日理……”

黑妞忙提醒道：“日理万机。”

“对，对！朕日理万机。忙得很，忙得很啊。”

小妹反问道：“皇上这么忙，怎么有闲工夫到御花园来了？”

闻言，刘禅张口结舌：“朕、朕也想到这儿来弹弹琴啊。”

小妹语气中带着几分讥讽：“皇上忙得日理万机，却又有闲情逸致弹琴。皇上的话儿，真是……真是让人听不明白啊。”

刘禅竟然说不过这个少女，心中大急：“朕弹琴，也是……也是为了国家大事啊。”

小妹摇了摇头：“弹琴怎么会和国家大事连上了关系？”

刘禅突然想起费祎说过的话，神情端庄起来：“圣人言礼必不忘乐，故礼乐二字，实为国家社稷之根本。”

小妹大感意外，不觉向黑妞望了一眼。

刘禅大为得意，有心炫耀，走到七弦琴后，坐下来，先凝神屏气，然后轻抬双手，十指在琴弦上弹出一串柔和的琴音。

小妹若有所思："这好像是和风操。"

刘禅称赞道："小妹真聪明。此曲正是和风操，传说乃尧帝所作。乐律之妙，就在于和。和者，万物和谐之意也。万物和谐，实乃上天之本意。一国之中，君臣和谐，官民和谐，主仆和谐，必能得到上天庇佑，使江山社稷延至万代。尧帝乃上古圣王，所作之和风操，其意正在于此矣。"

小妹钦佩道："到底是皇上，能在琴曲中悟到这么多道理。"

刘禅微微一笑，抬起双手再次弹奏起琴曲。御花园中琴声缭绕，其乐融融。

太后的寝殿外，几个宫女围绕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皇子，相互追逐，嬉笑之声远远传开，惊飞了一群树上的小鸟。吴氏面带微笑，站在廊柱下，看着庭院中的小皇子。巧娘站在吴氏身后，把方才御花园中的情形说了一遍。

吴氏笑道："皇上果然到皇后那儿去了？"

巧娘钦佩道："是啊，皇上亲自陪着皇后娘娘从御花园里出来，直接就去了昭阳殿。"

"好，好。这说明皇上已迷上了小妹。"

"奴婢听皇后娘娘身边的宫女说，皇上自从见到了小妹，两只眼睛就没有从小妹身上移开过。"

"小妹只有十六岁，人又聪明。有她在，这后宫至少会安静十年。"

"太后娘娘也可以放下心来，多陪陪小皇子了。"

吴氏叹道："是啊，这些天来我一直不放心。皇上不仅对王绣失去了兴趣，对皇后也十分冷淡。此时此刻，皇上极有可能迷上另外一个女人。如果那女人是个厉害角色，这后宫又将无法安宁。"

巧娘讨好道："幸好皇上迷上的是小妹，太后和皇后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昭阳殿中，刘禅和小妹肩并肩走在甬道上，有说有笑，身后跟着一群宫女太监。小妹忽然停下脚步，向远处的偏殿望去。刘禅也不觉转过头，随着小妹的目光望向偏殿。偏殿之中，王绣透过窗槛看到刘禅，眼中泪光闪烁，就向殿外走去。一个宫女急忙上前，挡住王绣的去路："王娘娘，依照规矩，皇上没有宣召，您就不能过去。"

王绣身子一颤，停下了脚步，泪水夺眶而出。

"那是绣儿，有什么可看的。"偏殿之外的刘禅并没有停下脚步，转回头继续向前走去。

小妹若有所思道："听说皇上很喜欢绣儿！"

刘禅淡淡道："那是从前。现在……现在朕见了她就不舒服。唉！说她干什么？走吧，快走吧。朕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好琴。朕的那一架琴是真正的上古桐木琴，相父当初看到了十分欣赏，父皇……父皇差点就赐给他了。"

小妹笑了一笑，紧跟在刘禅身后："听说丞相大人的琴技也很高深，在城楼上弹一首琴曲，就吓退了曹魏十万大军……"

刘禅不悦道："朕不喜欢听这样的话。"

小妹惊讶道："皇上喜欢听什么？"

刘禅板起脸道："只要是和相父无关的话，朕都喜欢听。"

小妹不服道："今日是皇上先说到了丞相大人啊。"

刘禅又笑了起来："这，这个是朕的不是。哈哈！是朕的不是。"

丞相府后花园中，夕阳西斜，树影幽深。诸葛亮和蒋琬沿着小径走来，站在翠竹丛中，三块山石隐在竹影中，看上去十分模糊。

诸葛亮问道："中都护大人在做什么？"

蒋琬认真回道："中都护大人已接过赋税之事，眼前正在清点军粮之数，看上去似是尽职尽责。不过许多人都说，中都护大人狼子野心，不可信任。"

诸葛亮笑道："狼之可怕，在于尖牙利爪。一只失去了尖牙和利爪的狼，又有什么可怕呢？"

蒋琬后怕道："这一次，若非丞相大人神兵天降……"

"公琰！"诸葛亮痛苦道，"败军之将，岂可言勇？"

"这次北伐失利，是出于意外。"

"面对失利，我们只能认真追寻其因，切不可推到意外上面去。否则，等待我们的只会是更惨痛的失利。"

蒋琬面带愧色道："属下定当牢记丞相大人的教诲。"

诸葛亮叹道："这一次大雨阻断道路，致使成都陷于险境，但最终却是一切归于平静，公琰功居首位。"

蒋琬推辞道："不，这是大伙儿的功劳。"

"但最后做出决断的人是公琰。"诸葛亮赞赏道，"公琰不必多说什么。失去了幼常，我是心痛如裂。但看到公琰已能担当大任，我又深感欣慰啊。"

蒋琬垂首道："属下的才能，远远不如幼常。"

诸葛亮幽幽道："先帝曾说——幼常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可是我却并未将这句话放在心上。我以为先帝贬低幼常，是因为中都护大人的缘故。其实先帝知人善任，在这上面，远远胜于我等。汉室的兴复大业纵然千难万难，我们也必须竭尽全力去完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才可以告慰幼常的在天之灵。唯有如此，我们才不负平生所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蒋琬激动道："丞相大人一定能完成汉室的兴复大业。"

诸葛亮目光清澈："我很快就将返回汉中。成都之事，就多多有劳公琰。"

蒋琬犹犹豫豫道："丞相大人回到汉中，还会……还会以向朗为丞相府行长史吗？"

“向朗办事沉稳，十分称职，我当然会让他继续担当重任。”

“可是向朗对属下说过，他不想担当行长史之职。”

诸葛亮闻言点了点头：“我去和他好好谈谈。”

第二天，向朗脚步沉重地走进了诸葛亮的书房。

诸葛亮和蔼道：“我很快就会回到汉中，巨达也应该尽快做好准备，这府中大小事务，还要多多倚仗你。”

向朗却道：“属下……属下恳请丞相大人削除属下的官职。”

诸葛亮心中一动：“为什么？”

“属下犯有大罪，属下曾私自放纵幼常，已犯了军法。”

诸葛亮难以置信道：“此事当真？可你仍然将幼常押到了成都。”

向朗痛苦道：“那是……那是因为幼常不愿……不愿逃走。”

诸葛亮怒道：“巨达，我平日里是如何教你的？”

向朗掩面泣道：“丞相大人，幼常不该死，不该死啊！”

诸葛亮被戳到痛处，却只能平静道：“幼常犯了大罪。功必赏，罪必罚。唯有执法公正，三军将士才能齐心协力，听从号令。难道巨达连这个都不明白吗？”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幼常乃智谋之士，其才足以辅佐丞相大人成就大事。丞相大人自斩智谋之士，使亲者痛，仇者快啊。”

“成就大事？巨达眼中的大事是什么？”

“争天下，得天下。”

诸葛亮定定地望着向朗，目光如刀。向朗毫无惧色，坦然面对着诸葛亮的目光。诸葛亮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争天下，得天下，是巨达的愿望。而以圣人之道平天下，这是我的愿望，也是幼常的愿望。”

向朗轻蔑道："只有书生，才会相信圣人之道可以平天下。书生从来难成大事。"

"我就是一个书生。"诸葛亮的语气淡淡的，"巨达所谓的大事，乃是祸乱天下之源。唯有以圣人之道平天下，才能阻塞这祸乱之源。既然上天给了我这个以圣人之道平天下的机会，那么无论多么艰难，我也不会放弃。"

向朗苦笑了一下道："以圣人之道平天下，太难，太难。可惜不能与丞相大人同心同德。"

诸葛亮点点头道："人各有志。如果巨达不愿为朝廷出力，可以退隐山林。"向朗站起身，迎着诸葛亮深施一礼："多谢丞相大人。"

费章家中，陈奉闻讯后大笑道："向巨达竟被诸葛亮削职为民了，看来这诸葛亮已撑不了多久，眼看就要众叛亲离。"

费章坐在屏风下，望着坐在对面的陈奉，眼中全是冷笑。

陈奉奇怪道："费大人怎么一点也不高兴？"

费章冷笑道："在下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蜀人来治理蜀地。陈老先生是智谋之士，是要辅佐中都护大人争天下、得天下。陈老先生口中的蜀人治蜀，只是一个用来拉拢益州派对付诸葛亮的谋略。我今日才想明白，竟白白成了别人的棋子。"

陈奉苦笑一下道："至少在对付诸葛亮这上面，我们是心愿相同啊。"

"可惜在下已不想对付诸葛亮了。"费章心灰意冷道，"在下万万没料到，诸葛亮会斩杀马谡。马谡是诸葛亮心腹中的心腹，诸葛亮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得天下之心，就不会斩杀马谡。这世上阴谋诡计并不可怕，似诸葛亮这样从心里到外都堂堂正正的人才最可怕。"

"费大人被诸葛亮吓倒了？"

"是啊，在下被吓倒了。在下已心服口服，不想再做无益之事。在下将上一道表章，辞去一切官职，闭门谢客。从此饮酒赏花，终老一生。"费章语气中尽是萧索。

陈奉轻叹道："唉！这也不怪费大人，是中都护大人太让人失望了啊。不过，在下认为扳倒诸葛亮还有一线希望。为了这一线希望，在下还想为中都护大人谋划一番。"

费章眼中全是嘲讽之意："此时此刻，陈老先生还能从中都护大人身上看到希望，真是令人可敬，可敬啊。"

"这一线希望倒不是中都护大人，"陈奉神秘道，"而是——司马懿。"

洛阳司马懿府中，宽敞的厅堂上铺着精致的细竹席，席上摆着棋案，没了兵权的司马懿和司马馗相对坐在棋案旁，神情悠闲。

司马馗落了一枚黑子："那诸葛亮已夺了李严的兵权，把二万江州精兵连同他们的家眷迁到了汉中。"

司马懿拿起一枚白子放在棋案上："这一着很不错，完全掏空了李严的根基。看来从此以后，诸葛亮可以全心全意经营北伐之事。"

"二哥真是看得准啊，皇上果然毫不犹豫地收回了关中兵权，全部交给了曹真。"

"皇上以为诸葛亮吃了一个大亏，再也不会冒险北伐，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近日更是选了三百美女收进后宫。有了美女，皇上就会大建宫苑，损耗国力。"

"如此一来，曹真只能凭借关中的人力物力与诸葛亮周旋。这样看来，曹真很快就会大败，二哥又可以掌握兵权了。"

司马懿摇摇头道："曹真败得太快，就会让皇上感到危急临头，从而开始关注军国大事。可是对我们来说，皇上最应该关注的事情是那些后宫美女。愚兄准备给皇上建议，让张郃去帮曹真一把。"

司马馗惊道："张郃已成了我司马氏的对头。他若去往关中，必然会和那曹真相互勾结，不顾一切地在皇上面前攻击我司马氏。"

司马懿笑了笑道："这样不是很好吗？曹真与我不合，乃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皇上心中也十分清楚。张郃若与曹真联手在皇上面前攻击

我，反倒会使皇上认为张郃已成为曹真的同党，对我的攻击全是出于私怨。这样一来，皇上根本就不会认真看待张郃对我的攻击。何况除了张郃，我大魏还真找不出另外一个能与诸葛亮周旋一番的大将。”

司马馗连连道：“有道理，有道理。”

诸葛亮准备再次前往汉中时，赵云却病倒了。诸葛亮前去探病时，赵云乐观道：“末将已至暮年，难免会被病魔所欺。大夫说过，末将躺上十天半月就会好起来的。丞相大人不必为末将太过担忧。”

回想起数年前，二人一起奔赴白帝城，路上多少次彻夜长谈，无数醍醐灌顶之言，诸葛亮心中一痛：“子龙将军不要多想朝中之事，安心养好身体要紧。我将要返回汉中，只怕……只怕近期无法回到成都，你千万要保重，等我得胜而归。”

赵云笑道：“末将今生能遇上先帝……遇上丞相大人，实为……实为至幸。末将相信，丞相大人一定能以天下苍生为念，兴复汉室，解救万民，重现……重现太平盛世。”

诸葛亮哽咽道：“子龙将军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赵云一阵剧烈的咳嗽，太医忙上前查看，诸葛亮万般不舍地离开了翊军将军府。

几日后，诸葛亮和诸葛乔又踏上了去汉中的路。

汉中的定军山，乌云沉沉，枯草随风摇曳。诸葛亮踏着遍地枯草，缓缓登上山坡，姜维紧跟其后。

诸葛亮感叹道：“当年黄忠老将军就是在这定军山下力斩夏侯渊，大败张郃，使我大汉最终占据了汉中之地。”

上次街亭的交手犹在眼前，姜维恨恨道：“如今张郃已成曹魏前敌大将，是我们的死敌。”

“黄忠老将军能大败张郃，我们也能。”

“丞相大人已有了破敌之策？”

诸葛亮苦笑了一下道："如今曹魏已有准备，我们很难出奇制胜。今日我召伯约至此，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必须做好与曹魏长久对峙的准备。这座定军山位当冲要之处，十分要紧。伯约可拨出一些兵卒，依山修筑营垒，储存军粮。"

姜维似有所悟："丞相大人在汉中作此准备，是否已有诱敌深入之意？"

诸葛亮赞赏道："知我者，伯约也。"

"曹魏既已做好准备，我们就很难与敌军硬拼，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敌军离开坚固的城池，与我军在野地决战。但那张郃乃当世名将，临敌经验极为丰富，用兵也十分谨慎，只怕不会冒险深入敌境。"

"决战之地，最好在陇右一带。实在不行，我们也可冒险将敌军诱至汉中，在这定军山下围而歼之。我们可以借用当年黄老将军战胜张郃的方法。"

姜维深思道："当年黄老将军用的是反客为主之计，步步为营，紧逼敌方紧要之地，最终使张郃不得不领兵出战，结果被黄老将军暗伏的奇兵击败。曹魏最担心我们会截断陇右和关中之间的道路，如果我们在此处紧逼，张郃一定会发兵救援。"

诸葛亮点点头道："伯约之言，正合我意。如今我们也可以反客为主，紧逼敌方紧要之地。陈仓城位于陇右和关中之间，我们当立刻发大兵攻击陈仓，如果张郃率领大军增援，我们就向陇右山地撤退，力争在陇右山地与张郃决战。"

姜维又道："如果张郃不愿进入陇右，我们又当如何？"

诸葛亮一笑道："我们就猛攻陇右各郡县，最好能攻下几座城池。这样，曹魏之主就会指责张郃，逼迫张郃与我军决战。"

姜维兴奋道："好，末将这就传令——大军立刻向陈仓出发。"

几日后，诸葛亮率军猛攻陈仓，迫使张郃亲率大军救援。诸葛亮顺势退走，并设伏杀死了张郃的先锋大将王双，使张郃胆战心惊，竟不敢追击蜀兵，任由诸葛亮军在魏国穿行数百里，如入无人之境。张郃惊魂

未定，诸葛亮就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一举夺取了陇右的武都、阴平两座郡城。曹魏兵马虽多，竟然没有一员大将敢领兵与诸葛亮正面对敌，都是退守坚城，龟缩不出。

这两次进攻大涨了蜀军士气啊，蜀汉上下为此十分振奋。刘禅特地下诏表彰，并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称号。魏军的失利使曹睿如从梦中醒来，知道曹真能力不足，拜曾大败诸葛亮的司马懿为雍州、凉州大都督，代替曹真主掌西北军事。

在魏蜀两国打得正激烈时，孙权在武昌称帝，国号为吴。

定军山的大帐中，大胜之后，诸葛亮和姜维又开始商议下一步的战略。

诸葛亮笑道："我们终于把司马懿逼出来了。张郃不敢进入陇右山地，已经遭到了魏主的痛斥，这司马懿总不能像张郃那样拒不出战吧。"

姜维抬起头来道："只要司马懿胆敢进入陇右山地，我们就能找到机会彻底击败他。"

这时，诸葛乔手捧两卷文书走进了大帐，两卷文书外粘着三根羽毛，是十万火急的文书。诸葛亮忙拿起一卷文书，缓缓展开。忽然，他双手一颤，文书险些掉到地上："子龙将军……子龙将军去世了。"

闻言，姜维一惊道："这，这太可惜了。"

诸葛乔道："父亲大人是否要回到朝廷去？"

诸葛亮沉痛地摇了摇头："国事为重，是子龙将军对我的期盼。我只有对不起子龙将军——在这里遥拜他的英灵。"

说着，诸葛亮将手中的文书放下，然后拿起另一卷文书，缓缓展开。

诸葛亮眉头陡然皱起，眼中透出愤怒之意："可恨，可恨！孙权竟在此时公然称帝，还派出使者来到朝廷，逼迫我大汉向他发出贺表，祝贺他登上大位。"

姜维大怒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孙权此时称帝，是对我大汉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诸葛亮痛苦道："不可忍，也得忍。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孙权的要挟，派出使者祝贺他登上皇帝大位。"

姜维反对道："可是，可是这样一来，对我大汉十分不利啊。我大汉以兴复汉室，倡行圣人的仁孝大道号召天下。宣称北伐关中，是为了讨灭篡逆之贼，解救万民。可是孙权此时称帝，分明是大逆之举，但我们不仅不对此严加斥责，反倒派出使者祝贺。这，这在天下人眼中，岂非成了笑谈？如此，还有谁会相信我大汉北伐是为了兴复汉室，倡行圣人的仁孝大道？"

"祝贺孙权，会让我大汉威信尽失，动摇天下人心中的正统之念。但斥责孙权，必与东吴交恶，使曹魏坐收渔人之利。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大汉的兴复大业，为了北伐尽快成功，我们必须忍辱负重，继续与东吴联盟。"

姜维愤愤道："话虽如此。可末将实难……实难忍下心中这口恶气。"

"圣人有言——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两件事非同寻常，我必须亲自给皇上写一道表章，请皇上厚葬子龙将军，并立刻派使者祝贺孙权。"诸葛亮缓缓在帅案后坐下来，拿起了一支笔。但不知为何，这手中的这支笔，竟似有千钧之重。

诸葛亮的表章送到成都，刘禅依表章中所言，为赵云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追封为大将军、顺平侯，还为赵云在锦屏山建了庙堂，令人四时祭祀。但看到表章中诸葛亮说要派使者去吴国祝贺孙权登基，刘禅还是怒不可遏。

这日，刘禅又和小妹在花园中抚琴，刘禅却闷闷不乐。小妹问了几次，刘禅才生气道："相父让朕派使者去祝贺孙权，称颂那孙权德配天地，理应登上皇帝大位。这究竟是什么道理？朕恨那孙权。"

小妹轻叹了一声，默然不语。

刘禅红着眼道："朕忘不了，是那孙权害死了父皇，害死了二叔、

三叔。”

小妹眼睛也湿润了：“我也记得，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天天盼着父亲回家。父亲最喜欢我，每次回到家中，都会陪着我玩上一会。可是那一天，父亲却没有回家。姐姐哭着哄我，说父亲征战去了，要过好久好久才能回家。可我后来还是明白了——父亲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刘禅动情道：“朕、朕也曾日夜盼着父皇回来，却怎么也盼不回。全是因为孙权那贼！”

小妹叹息道：“我听母亲说，国中的征战太多。如果没有那些征战之事，我们就不会失去父亲，我不喜欢征战。”

刘禅不觉点了点头：“是啊。也可以说是征战之事让我们失去了父亲。”

小妹望着刘禅道：“可皇上却下了许多征战的诏令。”

刘禅激动道：“那不是朕下的诏令。是相父，是相父替朕下的征战诏令。相父喜欢征战，四叔也喜欢征战。”

小妹不解道：“他们……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征战？”

闻言，刘禅万分苦恼：“朕不知道。如果一定要征战，朕宁愿对那孙权征战。可不论是相父，还是四叔，却都逼着朕与那孙权和好。小妹，你知道吗？其实在心底里，朕对相父和四叔有许多，有许多怨意。”

小妹吃惊道：“皇上，你……”

见状，刘禅苦笑了一下道：“你也不用担心。朕虽然对相父和四叔有些怨意，可心里也明白，相父和四叔都是真心拥戴朕，所作所为全是为了朕。四叔去世了，朕十分痛心。可是朕只要一想起了相父，想起了四叔，心中就不舒服。”

小妹劝解道：“我听姐姐说过，丞相大人忠心汉室，是个好人。”

刘禅痛苦道：“你就别说了。朕不愿听人说起相父，朕今日只想听小妹弹琴。”

定军山山坡上的野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野草地上摆着一张案几，案几上立着一个牌位，上书“大汉大将军顺平侯赵云之神位”。牌位旁放着一只小小的香炉，炉中青烟袅袅。诸葛亮走到案前，深深弯下腰，拜了几拜。诸葛乔和十余护卫兵卒站在诸葛亮身后，紧跟着弯腰下拜。诸葛亮站起身，凝视着牌位，经过几年征战，他的面容苍老了许多，鬓角已露出白发。

诸葛乔走上前劝道：“父亲大人，该回营了。”

“让他们先回去吧。我还想在这山上待一会。”说着，诸葛亮转过身，向山坡高处走去。诸葛乔赶紧跟了上去。

定军山山顶的孤松下，斜斜伸出一块巨岩。诸葛亮站在巨岩上极目远望，心情舒畅了些，道：“乔儿，你知道为父为什么喜欢待在这定军山上吗？”

诸葛乔答道：“登高可以望远。父亲大人胸怀远大志向，身在汉中的定军山，心在关中的长安城。”

“不仅仅如此。大汉四百年的基业，起始之处，就在汉中。当年高祖皇帝统领的大军，就是从这定军山下浩浩荡荡走过，先灭三秦，平定关中，然后出关与霸王逐鹿中原，最终一统天下。”

“高祖皇帝在天有灵，必能保佑父亲大人平定关中，兴复汉室。”

“兴复汉室，是为了重现太平盛世。这不仅是为父的心愿，也是子龙将军的心愿。为父每到子龙将军的忌日，就在这定军山上拜祭，是要告诉子龙将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子龙将军在天有灵，一定会感知父亲大人的一片赤诚之心。”

“乔儿，如果有一天我追随子龙将军而去，你们一定要把我安葬在这定军山……”

闻言，诸葛乔大惊：“父亲大人何出此言？”

诸葛亮笑道：“为父只是忽然有所感触罢了。今年为父已是第三次拜祭子龙将军。为父面对子龙将军的心情，一次比一次沉重。为父率兵来到汉中已过去了整整五年，竟无法平定关中……”

“不，这不能怪父亲大人。要怪就怪那司马懿。他实在太无赖，每次都不敢与父亲大人正面交锋，在边境上绕两圈就退了回去。”

“乔儿错了。如果你不能战胜敌人，首先就要从自身这方面找原因。把失利的原因推到敌人身上去，是最愚蠢的想法。”

“孩儿错了。”诸葛乔低下头。

诸葛亮语气和缓下来：“知错就好。”

诸葛乔道：“父亲大人还是早些回营吧。近日营中诸将私下里有许多议论，孩儿担心会生出什么事情来。”

诸葛亮警惕道：“议论，什么议论？”

“朝廷近日连下三道圣旨，升了姜维、杨仪、魏延的官职。姜维升为护军将军，辅佐父亲大人治理军中事务。杨仪升为丞相府行长史，主掌粮草军械的调度供给。魏延升为丞相府司马兼凉州刺史，统领前锋军各营。大伙儿为此很高兴，办了酒宴祝贺姜维、杨仪、魏延三人。却没料到魏延、杨仪竟在酒宴上争吵起来，魏延甚至拔刀要杀杨仪，幸好被旁人拉开了。”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为此我特地将魏延、杨仪二人召至大帐，让他们当面相互道歉。”

“可是那魏延虽然道了歉，心中仍是不服，在众人面前见了杨仪依旧怒目相向。大伙儿私下里议论纷纷，都担心他二人水火不容，会闹出大事。”

诸葛亮轻叹道：“唉！魏延勇猛过人，能征惯战，正是为父需要的将才。只可惜他心胸狭小，不能容人，注定难成大器。不过，有为父在，他绝不敢闹出什么大事……”正说着，诸葛亮看见姜维喘着粗气，从山下奔来。

诸葛亮赶紧道：“乔儿，快扶我下去。”

诸葛乔扶着诸葛亮，迅速从巨岩上走下。

姜维奔到诸葛亮身前行礼道："启禀丞相大人，司马懿亲率十万大军西进，已接近陇右之地。"

定军山的大帐中，姜维把一张地图平铺在帅案上。

姜维指着地图道："司马懿的十万大军，此刻正屯于雍城。"

诸葛亮沉吟道："雍城离陇右只有一步之遥。司马懿处处避免与我大汉在陇右决战，此时却突然屯重兵于雍城，有些出人意料啊。"

姜维又解释道："末将刚刚接到探马密报，曹魏中军大将军曹真已在洛阳病亡。"

诸葛亮连连点头："原来如此。司马懿精通利害之术，不愿有人接掌曹真之位，有意在边境生出事端，想借此提醒魏主——唯有他才能守住西北边境。"

姜维惊讶道："这么说来，司马懿只是做做样子，并不愿意与我们决战？"

诸葛亮手指轻叩地图道："这是他的如意盘算啊。我们必须把司马懿逼进陇右，打破他的如意盘算。"

姜维气愤道："司马懿极为狡诈，我们几次引诱他深入陇右，都没有成功。"

"这一次，我们要大张声势，惊天动地。"诸葛亮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停留在了祁山，"曹魏近年为了阻止我大汉攻占陇右之地，在祁山筑下坚城，囤积粮草如山，并以上万重兵固守。我大汉当发动所有兵力，猛攻祁山。"

几日后，蜀军集结完毕，向祁山进发。

在离祁山还有三日路程时，诸葛亮令姜维散布消息，说蜀军攻击祁山是假，引诱司马懿发大兵来救是真。这本是诸葛亮的真实目的，既然隐藏不了，不如公开散布，至于司马懿信或不信，就是他的事了。

第二十四章　出师未捷，诸葛亮魂归大汉

魏军的中军大帐中，司马馗带来了洛阳的消息：曹睿已拜曹真嫡子曹爽为散骑常侍、武卫将军，执掌京城禁卫之军。

司马懿抬起头冷冷一笑："如果不是愚兄及时发大兵西进，皇上定会让曹爽来接掌西北军事，并继承他父亲的大将军之位。"

司马馗恨恨道："这个曹爽生于富贵之乡，长于妇人之手，分明是个一无所长的浪荡公子，比他父亲更加无能，却偏偏受到如此重用。他还曾对皇上说，他父亲不是病死的，是被……是被二哥气死的。成天在皇上耳边说我们司马氏的坏话，说得长了，只怕皇上不得不信啊。"

"看来这曹爽已将我们司马氏看成了死敌，不过只要我们手中能牢牢掌握兵权，就不用怕他。"

司马馗担忧道："可是皇上差一点就夺了二哥的兵权。如果皇上真让曹爽这个无能之辈主掌西北军事，只怕过不了两年，这关中之地就会落于诸葛亮之手。"

"所以愚兄必须提醒皇上——诸葛亮一刻也没有忘记兴复汉室的大业。西北军事与朝廷的生死存亡密切相连，皇上必须慎重对待。还好皇上不傻，没有把曹真的兵权全部交给曹爽。不过皇上如此宠信曹爽，不仅仅因为他是曹真的儿子吧？"

司马馗神秘道："曹爽有一手浪荡公子的本事，能给皇上找来许多绝色美女，使皇上快乐至极。皇上后宫的美女已经超过了一千，却仍不满足，正在洛阳城大拆民房，扩充宫殿，准备容纳更多的美女。"

司马懿陡然压低声音问道："皇上的身体怎么样了？"

司马馗也低声道："听说几乎天天要宣太医进宫。"

司马懿神情凝重道："我们司马氏的后代儿孙，一定要牢牢记住——不可贪恋美色，万万不可！"

司马馗揶揄道："二哥想得真远……"

帐外忽然传来张郃的声音："快快通报，我要见大将军。"

中军大帐外，张郃被两名家将拦在门外，反复说有紧急军情，但家将就是不放，说司马懿今天什么人都不见，有紧急军情也不行。

司马懿在大帐中静静听着外面的动静，听到张郃动怒了，才高声道："张老将军请进。"

两名家将态度立刻变了。张郃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大步走进大帐。

司马懿问道："张老将军有什么紧急军情？"

张郃急道："那诸葛亮亲率八万大军，以魏延、吴懿、马岱为左、右、中三军主将直逼祁山。此时此刻，大将军竟坐拥十万大军不动，是何意？"

司马懿不紧不慢道："诸葛亮攻祁山是假，引诱我大军深入陇右山地是真。"

张郃冷笑道："这是那诸葛亮派探马四处宣扬的恐吓之言，大将军怎么能相信呢？"

司马懿摇摇头道："诸葛亮宣扬的都是真话。"

闻言，张郃跳了起来："敌方主将会四处宣扬他的用兵之计吗？诸葛亮连这种道理都不懂吗？"

司马懿沉稳道："这正是诸葛亮的厉害之处。"

张郃讥讽道："这也是大将军的厉害之处。诸葛亮又给了大将军一个借口，使大将军可以眼睁睁看着祁山重地落于敌军之手。"

司马懿闻言脸色大变："张老将军此言，欲置下官于何地？"

"末将只想告诉大将军——大将军身为辅政大臣，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切不可怀有私心。"张郃眼中闪过痛苦之意，"因为末将知道，唯

有大将军才能为国家保住关陇之地，唯有大将军才能阻止那诸葛亮的进犯。”

听了这话，司马懿有点意外：“你说的是真心话？”

“末将一生从不谎言欺人。”张郃叹了口气，“皇上曾下密旨询问末将——曹爽是否可以担当西北重任？末将接到密旨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派飞骑给朝廷送上一道表章，恳请皇上将大将军留在关中。”

司马懿心中一动，陡地从案几后站了起来，沉声道：“张老将军听令。”

张郃大声道：“末将在！”

“请张老将军率领三万前锋军立刻向陇右进发，下官随后领大军跟进。”

张郃振奋道：“末将遵命。”

定军山的大帐中，将领们聚在诸葛亮旁边商议军情。

魏延道：“末将已遵丞相大人之令，伏兵于祁山之南。”

吴懿也道：“末将伏兵于祁山之东，已有三天。”

诸葛亮点头道：“很好。敌军若至，我将亲率大军自中路迎击，交战半日之后，向西南方的大谷撤退。此时敌军必定追来，你们若看到中路大军旗帜倒伏，就立刻冲杀出来。”

魏延、吴懿道：“末将遵令。”

诸葛亮又叮嘱道：“你们回去之后，一定要让兵卒们严守军令，千万不可暴露。”

魏延迟疑道：“这埋伏的时日若是过长，营中的粮草恐怕接济不上。我营中粮草只可支撑半月。”

诸葛亮道：“半月之内，曹魏援兵必至……”

姜维突然奔进大帐，急步走到诸葛亮身前："启禀丞相大人，司马懿亲率曹魏大军进入陇右山地，前锋军离祁山只有十日路程。"

闻言，诸葛亮异常兴奋："好，来得好！"

诸葛亮大步走在军营中，军营中兵卒来来往往，搬运着粮草军械，忙而不乱。姜维看着这些兵卒道："近日粮草输送减少了许多，不及平时一半。"

诸葛亮皱眉道："此为何故？"

"天旱无雨，西汉水几近干涸，无法行船。"

"告诉杨仪，立刻改由山路运送。"

"山路运送粮草，人力不够。"

诸葛亮陡地停下脚步道："乔儿，你今日便领三千兵卒去往后营，运送粮草。"

诸葛乔迟疑道："孩儿愿跟随父亲冲锋杀敌。"

诸葛亮不满道："征战之事，粮草至重。乔儿，你愿意看着为父率领饥饿之兵与强敌决战吗？你见到杨长史后，让他给中都护大人送一封十万火急文书，请中都护大人加倍往汉中输送军粮。"

"孩儿遵命。"诸葛乔微微低下头。

没有想到的是，杨仪派人十万火急送到成都中都护府的求粮文书，被陈奉当着李严的面烧掉了。李严被剥夺兵权后，一直怀恨在心，好不容易诸葛亮有事相求，又是征战时最重要的粮草军资，这样的大好机会他岂会放过？在中都护府宽敞明显的厅堂中，二人望着那封渐渐化为灰烬的文书，脸上都露出了快意的表情。

过了一个月，陈奉向李严告老，说自己年事已高，想回南中养老。李严假意挽留，陈奉却执意要走，李严心知他和陈奉这些年来针对诸葛亮所做的种种谋划，虽然大部分都未成功，但追究起来，只怕死十次也不够。这样的人，这样多的秘密，若是不在自己身边，岂不是觉都睡不着？

当晚，李严摆了一桌酒菜为陈奉饯行，少不得说了陈奉许多好话，陈奉心情大好，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那便是陈奉今生最后一杯酒。

数日之后，祁山之上燃起了战火。诸葛亮、姜维骑在马上，在十余骑卒的护卫下，顺着山道向山谷中退去。众多步卒倒拖旗帜，三五成群地从诸葛亮面前奔过。司马懿、司马馗站在高高的山坡上，举目远望，远处尘雾冲天，喊杀声隐隐传来。

司马馗笑道："张老将军真够厉害，到底逼着二哥与这诸葛亮展开了决战。"

司马懿脸上却是冷笑："不是张老将军厉害，是皇上厉害。皇上居然给张老将军下了密旨，这分明是在监视愚兄啊。我只好成全那诸葛亮，让他与我大魏十万雄兵决一死战。"

一员偏将飞奔过来跪在司马懿面前："启禀大将军，我前锋军已大败敌军，张老将军正乘胜追击，请大将军火速跟进。"

司马懿面无表情道："好！你快去告诉张老将军，让他紧追敌军，千万不要让敌军逃脱。本大将军立刻率领全军出击，在一个时辰内赶到。"

"是。"偏将迅速站起，转过身飞奔而去。

司马馗狐疑道："二哥当真要率领全军出击？"

"传大将军令——各营立即登山扎寨，筑垒固守，胆敢擅自迎敌者，杀无赦！"司马懿脸上露出了狰狞的表情。

司马馗兴奋道："是！"

战场上，接到追击的命令，张郃一马当先，率领众多魏军兵卒冲进山谷。忽然，他勒住缰绳停下来，向两旁看去。山谷的岩壁间，松树后，探出一个个手持强弓的蜀汉兵卒。

"快退！快退！"张郃陡然大呼，勒转马头就要向谷外冲去。但已迟了——鼓声大起，箭如飞蝗，铺天盖地向张郃射来。惨呼声中，张郃身上已中了十余箭，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

险峻的山道上，众多兵卒推着一辆辆装满粮草的马车，艰难地向坡上行进。诸葛乔站在坡顶，神情焦急，不停地呼喊："快，快！"

一辆接近山顶的马车突然停了下来，那驾车的马匹昂着头，不住地嘶鸣，就是不肯前进一步。诸葛乔走过去，帮助御车的兵卒拉住缰绳，企图迫使马匹安静下来。

山道狭窄，诸葛乔站在道旁，脚旁不到一尺远的地方就是深沟。驾车的马匹狂啸声里，陡然直立起来。诸葛乔被缰绳强大的力道一甩，身子连晃，失足跌入深沟。在众兵卒的惊呼声中，诸葛乔如断线的风筝直向沟底落去。

定军山的中军大帐中，诸葛亮端坐在帅案后，眼中透出难以掩饰的兴奋之意。

马岱走上前，弯腰施了一礼道："启禀丞相大人，我中路军射杀敌方车骑将军张郃，斩首三千余级。"

吴懿也上前道："我右路军斩敌首九百级。"

诸葛亮大为高兴："张郃是名闻天下的大将，今日被我大汉兵卒射杀，必将震惊曹魏上下，使我大汉兵卒的威武深入人心。"

吴懿恨恨道："可惜司马懿太过狡诈，早早登山筑营，使我军斩获不多。"

魏延也遗憾道："是啊，如果那司马懿跟随张郃追击丞相大人，末将的斩获至少会多过现在的十倍。"

诸葛亮道："诸位放心，我们既然已把司马懿请到了陇右之地，就绝不会让他轻易离开。"

这时，一名偏将禀报杨仪求见，诸葛亮想也没想，就挥手让杨仪进来。

看到杨仪的一刹那，所有人都呆了，杨仪两眼无神，面容惨白，缓缓走进大帐，"扑通"一声跪在帅案前，泪如涌泉："丞相大人，属下有罪啊……"

诸葛亮心里一沉，随杨仪来到一个空荡荡的帐幕，正中摆放着一张木榻。榻上躺着一具尸首，全身蒙着白布。诸葛亮怔怔地站在榻前，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个永远在书房外守卫着他的身影，他陡然痛哭失声起来："乔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父亲……"

诸葛亮沿着运粮的道路，登上坡顶，看着险峻的山道。山道塌了半边，仅能容许一人走过。杨仪神情黯然，走在诸葛亮身后。

诸葛亮叹道："道路毁坏至此，你还能维持八万大军的粮草供给，实在不容易，不容易啊。"

杨仪沮丧道："这些道路年久失修，曹军又有意破坏，实在不堪使用，后续的粮再也无法运上来。"

诸葛亮痛苦道："三军无粮，怎能征战？我费尽心机，千辛万苦将司马懿引诱至此，却无法与他决战，实在是不甘心啊。"

杨仪又垂下了头："这，这都怪属下无能。"

诸葛亮仰天叹道："这不怪你。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西汉水也有不能行船的时候。"

"就算西汉水畅通无阻，粮草的输送也难保持长久。"杨仪迟疑了一下，"属下遵丞相大人之命给中都护大人送去了一封十万火急的文书，请他加倍往汉中输送军粮。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中都护大人竟然毫无回应。"

诸葛亮眼中透出无法压抑的愤怒："看来我得回成都去一趟。唉，此次虽是打了胜仗，最终还是无功而返了。"

撤回汉中的路上，魏延勒马道旁，向远处的高山望去，马岱拍马驰来，停在魏延身侧。

魏延恨恨道："身为大将，眼看着敌人就在眼前，却不能冲上去厮杀，实为奇耻大辱。"

马岱无奈道："这都怪老天爷。"

魏延冷冷道："不，这都怪那杨仪。是他无能，没有及时将粮草运

上来，害得大伙儿无功而退。”

马岱摇了一下头道：“赶紧走吧。”

成都郊外，诸葛亮、蒋琬身穿便服坐在牛车上，缓缓行在桑林之中。蒋琬手拉缰绳，低头驾车，诸葛亮左看看，右看看，神情凝重。桑林中隐隐出现了几个坟堆，传出阵阵少女的哭声。

诸葛亮眼中全是愧意：“往年我与公琰从此经过，桑林中全是欢笑之声，一片太平景象。可如今，可如今我们听到的却是哭声。”

蒋琬无言以对，只得道：“这，这只是碰巧，碰巧而已。”

“公琰不用瞒我，每一次征战过后，成都郊外就会多出几处新坟。这，这都是我们这些人的过错啊。”

“百姓们都知道，丞相大人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平定天下，使大伙儿永享太平盛世。大伙儿虽比前些年苦了些，可都是绝无怨言。”

“百姓们当真没有怨言？”

“没有，没有。”

诸葛亮松了一口气：“巴蜀的百姓实在太好了。我一定要更加谨慎，更快地完成汉室兴复大业，使百姓们尽快享受太平盛世。”

蒋琬愤怒道：“可恨朝中的一些大臣，远远不如寻常的百姓。李严昨日见过属下，说一切坏事都是他的长史陈奉干的。”

“那陈奉在哪里？”

“据李严说，陈奉已畏罪服毒自尽。”

诸葛亮冷冷一笑道：“自欺欺人。”

“李严还想面见丞相大人。”

“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你替皇上拟一道旨意，打发了他。”

“论李严之罪，杀了他也不为过。”

诸葛亮摇头道：“他毕竟是先帝的托孤之臣，看在先帝面上，让他远远离开成都吧。”

“属下遵命。”说着，蒋琬停下了牛车。

诸葛亮向道旁看去，道旁出现了一座泥墙草顶的简陋田庄。田庄的织房中摆着两架织机，蚕儿和黄氏各坐在一架织机前，织着色彩艳丽的蜀锦。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穿着白色的孝服，依偎在蚕儿身旁。

诸葛亮悄然走进织房，望向小男孩。小男孩警惕地睁大眼睛问：“你是谁？”

蚕儿和黄氏停下织机，转过身，怔怔地望着诸葛亮。诸葛亮望望黄氏，又望望蚕儿，心中有千言万语，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蚕儿推了一下面前的小男孩道：“瞻儿，瞻儿！快，快叫父亲大人。”

瞻儿却往蚕儿怀中缩了缩。

“你这孩子，怎么见了父亲大人就往后退呢？”正说着，蚕儿忽地停住了话头。只见黄氏身体颤抖着，捂着嘴，发出呜咽之声。

“我，我去给丞相大人做些好吃的。”说着，蚕儿拉着瞻儿走出了织房。

诸葛亮低叹一声，走到黄氏身边。黄氏哭着道：“你还我的乔儿，还我的乔儿！”

诸葛亮痛苦道：“都怪我，是我害了乔儿。”

黄氏泣不成声：“我知道，我不该怨恨夫君。可是……可是我没有办法压下心中的怨恨，没有办法……乔儿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委屈着自己。他唯恐做错了任何一件事，说错了任何一句话。他是那么……那么小心，那么谦恭。可是，可是他却走得那么惨。老天为何这般不公？”

诸葛亮的声音中充满了悔恨：“是我错了。我知道乔儿从心底里渴

望征战沙场，建功立业。我不忍……我不忍看到乔儿总是那么……那么郁郁寡欢。我想让他高兴，让他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这有所作为让我看着幼常走了，看着乔儿走了。我……我还会看到谁……”黄氏身子忽地一颤，停住了话头。

诸葛亮郑重道：“我对夫人说过，一旦辅佐皇上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我一定会归隐山林，与夫人厮守终身。”

田庄中蚕儿的卧房非常简陋，一盏陶灯发出昏黄的光亮，映照着榻上熟睡的瞻儿。诸葛亮和蚕儿相对坐在榻沿上，凝望着瞻儿。瞻儿的枕旁，放着一尊小小的木雕佛像。

蚕儿指着佛像道：“这个佛像是义父托人带来的。义父说，他已经找到了通往身毒国的道路，这个佛像就是那身毒国的物品。据说佛像放在孩子身边，会保佑孩子一生平安。”

诸葛亮感慨道：“蚕儿终于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蚕儿高兴道：“义父还说，身毒国的人们十分喜欢蜀锦，情愿用黄金和宝石来交换。蜀锦运到身毒国可获十倍之利，五倍归商家，五倍归朝廷。为此，蒋大人想尽了一切办法鼓励人们多多生产蜀锦，连我和夫人也想多织几匹蜀锦。”“北伐之事，耗费极大，若无蜀锦支撑，无论如何也进行不下去。”

“北伐既是如此艰难，丞相大人为何还要……还要坚持下去？”

“寻找身毒国的道路那么艰难，你父亲又为何要一直坚持下去？”

蚕儿有点懂了，但旋即又担心道：“可是我害怕……”

睡梦中的瞻儿忽然张开口，叫了一声：“父亲大人。”

诸葛亮一颤，怔怔地望着瞻儿。

蚕儿眼中泪光闪烁：“瞻儿在睡梦里……在睡梦里也忘不了父亲大人。”

诸葛亮轻轻将蚕儿拥入怀中：“我也忘不了你们母子，梦里也忘不

了。”

第二天，朝霞染红了天空，染红了大地。诸葛亮从田庄里走出，登上来时的马车。黄氏、蚕儿和瞻儿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下，目送马车渐渐远去。

瞻儿突然张开双手，向马车追去，边跑边大叫道：“父亲大人！父亲大人！”

清脆的童音在天空中回响，在大地上回响。

几日后，李严因结党营私、耽误军情、延误战机等罪被定罪，念其是托孤大臣，贬为庶民，即日迁往梓潼郡居住，非经宣召，不得擅离。

蜀国皇宫内殿中，诸葛亮从殿门口一步步迎着刘禅走来。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从诸葛亮身上发出，他每向前走一步，刘禅的头就往下低一点。

诸葛亮声音响亮道：“请皇上抬起头。”

刘禅抬起头望向诸葛亮，一惊道：“啊，相父……相父竟如此苍老？”

诸葛亮苦笑了一下道：“是啊，微臣已年过半百。老了，真的老了。微臣又要去汉中了，这些年与皇上相聚甚少，为何皇上还是对微臣如此惧怕？”

刘禅急得脸都红了：“相父千万不要误解。朕怕见相父，是因为相父一直盼着朕是一个圣明之君。可是无论朕怎么努力，也无法成为一个圣明之君。而且朕从心底里也不想成为一个圣明之君。其实，朝中大事有相父主持，朕也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圣明之君。”

诸葛亮长叹道：“可是微臣终有一天会离开皇上啊，如果那时候皇上仍是如此，微臣有何颜面去见先帝？”

刘禅惊道：“不，不！朕不要相父离开。”

诸葛亮淡淡道：“世上有许多事情都是天定。如果有一天上天非要把微臣带走，就算是皇上也不能阻止啊。”

闻言，刘禅这才真正感到害怕："相父，相父若是走了，朕该怎么办？"

诸葛亮沉吟道："我大汉有的是贤良之臣。万一微臣有不测之事，蒋琬可以辅佐皇上。"

刘禅又问道："蒋琬，蒋琬之后呢？"

"蒋琬之后，还有费祎。"

"费祎之后呢？"

闻言，诸葛亮悲从心来，声音哽咽道："微臣……微臣无能，愧对先帝……愧对先帝啊。"

见状，刘禅手足无措道："相父，是朕不好……"

诸葛亮忽地站起身，跪下行以大礼："微臣将立刻返回汉中，北伐曹贼，兴复汉室。"

刘禅心情复杂地道："相父何不……何不歇息几日。"

诸葛亮脸上的表情几近悲壮："微臣心中，一日也不敢忘先帝遗愿。微臣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方能报答先帝，报答皇上！"

夕阳西沉，渭水之滨的五丈原笼罩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之中。无数蜀汉兵卒在原上忙碌地搭起营帐，竖立木栅，修造望楼。诸葛亮和姜维一前一后，缓缓行走在兵卒之间。

姜维感叹道："丞相大人经过两年准备，突然发十万大军，穿过号称'五百里石穴'的斜谷，直抵这渭水之滨。如此奇异用兵，定是出乎敌人的预料。"

诸葛亮摇了摇头："伯约错了。我与那司马懿可称得上是互相知己知彼。他会用什么行动我能预料；我有什么举动，他一样能预先判断。"

姜维惊讶道："如此说来，司马懿已有所准备。"

诸葛亮点点头："正是。我已接到探马密报，司马懿早已率兵十二万屯守南原之地，与我东西对峙。"

二人进入中军大帐，对着案几上的地图商议对策。

诸葛亮回想起这几年北伐，俱是以司马懿为对手，不禁苦笑道："我大汉先前的北伐之策，是千方百计引诱敌军在陇右之地决战，然后利用陇右曲折幽深的山地在野战中获得大胜。可是现在，这个北伐之策已不可能实现。"

姜维也觉得哭笑不得："是啊。司马懿针对我们的谋划，下了一招绝棋——在陇右的各处路中和要地修筑坚城，驻守重兵，然后在周围实行屯田，积累粮草。我北伐大军一旦进入陇右，敌军立刻龟缩坚城避战，等着我北伐大军粮尽退兵。如此反复，我大汉的损失必然会远远多于司马懿，长此下去，将不战自乱，败于无形。"

"战策谋略最忌死板，敌方已变，我方必变。"诸葛亮指点着地图，"我兵出斜谷，扎营于五丈原，全因我谋划的克敌制胜之道，最适合在五丈原周围发出威力。"

闻言，姜维若有所思："丞相大人近来以八阵图阵法布置营垒，并绕营垒演练进退战守之道，与地形的配合十分精妙。这五丈原北临渭水，南靠秦岭，东西两侧深沟重重，极适合八阵图阵法。莫非丞相大人的克敌制胜之道，就是这八阵图阵法？"

诸葛亮点头道："正是。八阵图阵法原是军中常用的阵法，为了适应我大汉步卒多、弓弩手多而骑卒极少的情形，我特地加以改造，参用太极八卦之术，尤其注重地利。如果运用得妙，十万大军，足可胜敌二十万。"

姜维深受鼓舞道："这太好了。司马懿统领的大军不过十二万，用这八阵图的战法，我们定可大胜。"

"但这八阵图阵法，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我们必须将敌军引入这八阵图阵法的威力范围内，才可以战胜敌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司马懿引出营垒，在这五丈原周围与敌决战。"诸葛亮惆怅道，"死守营垒与我大汉北伐之军消耗下去，对司马懿极为有利，因此他定会高挂免战牌，闭门不出。"

姜维握紧双拳道："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把他逼出来。"

"我将六万主力大军屯于五丈原，由伯约指挥，随时准备与敌决战。另以魏延、马岱领兵两万，专在敌营之前挑战，并引诱敌军接近五丈原。还有两万大军由吴懿统领，专管护送粮草，甚至寻找合适之处屯田，让司马懿明白我大汉有久战的决心。此外，我们还可以派出大批探马在洛阳城制造谣言，说司马懿与我大汉订有密约，故意死守不出。"

姜维称赞道："妙，妙！丞相大人奇计连出，定会将那司马懿从营中逼出。"

两面大旗高悬在营垒门楼上，一面大旗上绣着"魏"字，另一面大旗上绣着"司马"二字，大旗下营门紧闭。司马懿、司马馗登上高高的望楼，向西望去。暮色沉重，西方的天际亮起了无数灯火，如满天繁星落在地上。

司马馗道："这一次诸葛亮来势汹汹，大有一口吞掉二哥之气概啊。"

司马懿沉吟道："诸葛亮远离汉中，速战速决对他最为有利。为此，他定会千方百计逼我出战。"

"我们死守营垒，闭门不出。诸葛亮又奈我其何？"

"面对敌人挑战，死守不出易伤士气啊。愚兄想请贤弟飞马回到京城，向皇上讨一样东西。"司马懿压低声音，"这样东西，贤弟一定要拿到手，就算要动用太后的力量，也在所不惜。"

营门百余步外的野地上，一群大汉身穿女人衣裙，扭扭捏捏地走着，一边走，一边大声呼喊回应。

一个大汉尖着嗓子呼喊："俺司马懿！"

众多大汉齐声回应："是大乌龟！"

大汉喊道："俺司马懿！"

众大汉应道："是龟儿子！"

大汉又喊道："俺司马懿！"

众大汉应道："是龟孙子！"

如此往复，不绝于耳。

众多魏军将官跪在大帐外，望着大帐低垂的门帘，神情激愤道："大将军，大将军！请出战迎敌！"

两名家将如泥塑木雕般站在中军大帐外。

大帐之中，司马懿独自坐在棋案旁，手里拿着一枚白子，轻轻在棋案边沿敲击着。

众将官仍在高喊："大将军，大将军！请出战迎敌！"

一个将官突然跳起身，直向大帐门帘冲去。一名家将拔出佩剑，横剑挡在那将官面前。

将官怒眼圆睁道："为将者，宁死不辱！大将军畏敌如虎，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末将宁可被大将军的军法处死，也不愿忍受敌军的羞辱！"将官说着，挺起胸膛，迎着家将的佩剑向前走去。

大帐之中，司马懿的手指在颤抖，白子从指间滑落，掉在席上。他猛地站起身，向大帐门帘走去。将官一步步向前走着，家将一步步向后退，他的手在颤抖，锋利的剑尖上下划动，竟划开了那将官的胸衣。

营门处突然传来一声怒吼："停下！"

众将官不觉回过头来，见司马馗手中高举节杖，一步步向众将官走过来。

众将官急忙转过身，迎着节杖下拜。那与家将对峙的将官也不得不转过身来，迎着节杖下拜。

司马馗停下来，更高地举起节杖。

众将官齐呼："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司马馗厉声道："皇上有令，大将军不得出营与敌交战，违令者斩！"

众将官一阵骚动，但终究无人再站出来了。

夜晚的中军大帐里，烛光下的节杖光彩灿然，分外醒目。

司马懿望着放在帅案上的节杖，长长舒了一口气："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啊。没有皇上的这个好东西，愚兄就会被那诸葛亮活活逼死啊！"

司马馗不以为然道："二哥言重了吧。"

司马懿神情凝重道："愚兄已无法弹压众将官的求战啊。在眼前这种情势下，愚兄若是出战，必败无疑。愚兄一旦战败，曹爽必会让皇上剥夺愚兄的兵权。想我司马氏树大招风，明里暗里不知有多少对头，这一旦失去兵权，不仅愚兄难逃一死，我司马氏满门也会被人斩草除根。"

司马馗脸上笑容尽失："是啊。如今洛阳满是谣言，说二哥与那诸葛亮订有密约，故意死守不出。曹爽拿着这件事大做文章，成天在皇上面前攻击二哥。"

"在这种情形下，贤弟还能拿到节杖，一定是得到了太后的帮助。"

"皇上因为后宫的事情有求于太后，不得不听从太后的劝说，将节杖授给了小弟。"

"节杖乃皇上信物，见节杖如见皇上。如今不是愚兄不愿出战，是皇上不准愚兄出战。有了节杖，那些将官已无话可说。如今我们兄弟可以高枕无忧，与那诸葛亮从容对峙下去。"司马懿脸上终于露出了真正的笑容。

五丈原的中军大帐中，案几上文书堆积如山。诸葛亮坐在案几后，认真看着一卷卷文书。不时拿起笔来，在文书上批上几行字。

费祎从帐外走进，迎着诸葛亮深施一礼："属下拜见丞相大人。"

诸葛亮神情疲惫道："文伟免礼，请坐。"

“谢丞相大人。”费祎退后一步，在席上坐了下来。

诸葛亮力不从心道：“文伟，这次我拜你为中参军，让你从成都来此，是想借你之力帮我处理日常文书之事。我到底老啦，精力远不如从前。往日这些文书我两个时辰就能批完，如今四个时辰也批不完。”

费祎认真道：“能为丞相大人分忧，是属下之幸。丞相大人身当重任，不可太过劳累。”

“所以我才会请文伟来啊。不过日常之事，看上去细微，却往往能使大局发生变化，文伟一定要认真对待，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属下一定会牢记丞相大人的教导。”

“文伟从成都来，可曾听到过什么传言？”

“如今成都人心安定，并无什么传言，只是……谯周见过属下，想让属下对丞相大人说几句话。”

诸葛亮笑了：“他一定是想让我改变北伐之策。”

费祎点头道：“是啊。谯周说，兵战之事，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在国中兴起兵战之事。但丞相大人北伐，并非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得已之战，乃是义战。非不得已之战，乃是不义之战，祸国殃民。”

闻言，诸葛亮心中大震：“啊！他，他竟是这样说的？”

“属下并不赞同谯周之言。我大汉北伐，乃是为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一统天下。此乃堂堂正正之战，何来不义之说。”

诸葛亮思忖片刻后道：“谯周一定还有别的话，请文伟不要顾忌，说出来，都说出来。”

“谯周还说，丞相大人的北伐，使国中的一切事务都以防备外敌、对抗外敌为主，实为大错。百姓为一国之本，百姓之祸福，即为国之祸福。但丞相大人的北伐之策，使朝中上下心中只有外敌，没有百姓，对百姓的祸福毫不关心。这样的情形若长久下去，必使苛政丛生，官吏横暴……”费祎说着，陡然停了下来。

诸葛亮脸色惨白，十分难看。

费祎懊悔道："属下……属下……"

"文伟怎么不说下去。"诸葛亮勉强笑了一下。

费祎为难道："属下……

"我替你说下去吧——国家当爱民如子，使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如此，百姓必视国家为父母，不容任何外敌入侵。若国家视民如草芥，只知掠夺民脂民膏，使百姓畏苛政如猛虎，则百姓必视国家为仇敌，不等外敌入侵，先已揭竿而起。"

费祎点了点头："谯周所言，大致如此。"

"这也是我曾说过的话啊！当初我反对先帝东征，心中就是这样的想法。"

"东征之事，怎么能和北伐相提并论？"

"我知道谯周想告诉我什么——如果北伐久久不能取得胜利，那么对国家的危害，对百姓的祸害，就可能更甚于东征。"

"丞相大人的北伐，一定能取得胜利。"

"司马懿有后顾之忧，他绝不可能一直这么死守下去。他一定会出战。只要他出战，我就一定能打败他。"说着，诸葛亮的身子竟是一晃。

费祎大惊，慌忙站起上前扶住："丞相大人……怎么啦？"

"没什么。我只是有点累，有点累……"

帐外忽然传来偏将的禀报声："护军大人求见。"

诸葛亮提高声音道："让他进来吧。"说着，诸葛亮竭力坐稳身子，勉强保持着微笑，又对费祎摆了一下手，示意他退回到原位上坐下。

姜维从帐外走进，眼中透出无法掩饰的焦虑之意："启禀丞相大

人，魏主已令使者持节杖来到司马懿营中，严禁司马懿出战！”

诸葛亮脸色大变，口中陡地喷出鲜血，往后便倒。

姜维急道：“军医，快传军医！”

中军大帐中，烛光昏黄，映照着诸葛亮惨白的面容。诸葛亮仰卧在榻上，姜维、费祎、杨仪等人强忍悲伤，侍立在卧榻左右。

“我自受先帝重托以来，无时无刻不以大汉的兴复大业为念。无论经历了多少艰难，遇到了多少险阻也决不后退。可惜天不助我，使我再也不能与诸位大人同甘共苦，上报君王，下安黎民……”正说着，诸葛亮陡地一阵气喘，不觉停下了话头。

姜维眼中满是泪水：“丞相大人且请……且请安歇，不要多说……”

费祎、杨仪亦是两眼含泪。

诸葛亮竭力笑了一下道：“人生难免一死。诸位大人当以国家大事为先，不可因我过于悲伤，误了军机。如今司马懿得到了魏主节杖，绝不会主动出战。我十万大汉将士乃是国家根本，万万不可有任何闪失。我死之后，诸位应当立即撤军，先让吴懿退往斜谷，做好接应准备，然后诸位率中军撤往斜谷，留魏延、马岱断后……”

杨仪突然道：“魏延好战心极重，恐怕不愿后退。”

诸葛亮摇头道：“魏延乃是名将，不会以孤军对抗司马懿。诸位大人在此紧要时刻当以大局为重，千万不可意气用事。”

杨仪惭愧道：“属下……属下一定会牢记丞相大人的教导。”

诸葛亮声音有点空洞：“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以圣人的仁孝大道平定天下，是我一生的梦想啊。可惜出师未捷，空负了平生壮志……”

姜维哽咽道：“丞相大人的梦想，就是末将的梦想。”

诸葛亮郑重道：“伯约，你一定要记住。兵战之事，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不得已……不得已而为之。”

姜维连连点头："末将……末将记下了。"

诸葛亮声音越来越低："国家大事，公琰足可胜任，诸位大人当尽心尽力，协助公琰治理国事。"

姜维和费祎道："末将遵命。"

"属下遵命。"杨仪迟疑了一下。

诸葛亮长叹一声道："百姓为一国之本，治国当爱民如子，使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从今以后，北伐之事，万万不可轻易兴起，万万不可……"

忽然一阵马嘶声从帐外传来，诸葛亮脸上陡地现出红光，眼中透出异样的兴奋之意。他的眼神有着对这河山深深的眷恋："天亮了，让我……让我出去看看，看看这山川大地。"

天高云淡，北雁南飞，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天际升起，映红了山川大地。姜维、费祎、杨仪一同推着坐在小车中的诸葛亮，迎着红日走在五丈原上。

诸葛亮凝视着苍茫的群山，凝视着东流的渭水，凝视着旷远的平川，眼前渐渐模糊。

模糊中，仿佛有千军万马呼啸而过。

模糊中，有无数面大旗在空中飘扬，每一面大旗上都绣着一个"汉"字。

后记

在中国历史题材的金矿中，最具含金量的就是三国历史。三国故事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广为流传，其深厚的影响力无出其右。日本将三国故事列入其学生的道德教科书中，将《三国演义》小说列入经济读物，从中窥探管理和经营之术。而在中国除了经久不衰的小说《三国演义》和史书《三国志》，关于三国的各种体裁文学形式不断，在中国的文化戏剧中，关于三国的戏数不胜数。在众多流行的历史游戏产品中，最多的题材第一是三国，第二才是武侠。由此可以看出三国的巨大影响力。

诸葛亮可以说是小说《三国演义》真正的主角，作者罗贯中在诸葛亮人物上倾注了最大的情感和心血。但是，作为历史人物，小说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两个”诸葛亮。

一个是流传于民间中的诸葛亮，这是智慧的化身，他主要来自于小说《三国演义》。这是一个被极端神化了的形象。

（1）极端的神化：诸葛亮的智慧近乎巫师，鲁迅就说诸葛亮“多智而近妖”。

（2）极端世俗化：小说基本上只描写了诸葛亮作为军事家的一面，而且是极端世俗化的，使三国风云变幻的政治军事斗争今天看来像是一出滑稽剧。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托孤权臣和手握重兵的权臣不论是所谓的奸臣还是忠臣几乎都没有好结局，这是中国封建专制体制的痼疾。如：西汉的霍光，明朝的张居正。

诸葛亮既是托孤重臣又手握重兵，而且还是少有的被皇帝敬以父礼的独掌朝政的大臣，他却能善终，并赢得千古美名。这是自他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的一例，被后世称为“名君贤臣”的楷模。同样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宰相，诸葛亮一样会面临霍光和张居正所面临的矛盾，诸葛亮是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是如何创造这个奇迹的？这些东西，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不到。

（3）缺乏血肉和情感感染力。诸葛亮这个人物在《三国演义》中是概念化、粗线条的，诸葛亮的许多情感没有得到充分地表现。

例如“斩马谡”，马谡是诸葛亮的密友，马谡和诸葛亮情同兄弟，诸葛亮视其为政治接班人。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是力排众议，背负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斩马谡背后有复杂的政治原因。

诸葛亮斩马谡实属不得已。这应该是非常感人的一场戏，但在小说和戏曲里，这出戏却处理得过于简单，艺术感染力大打折扣。这样的例子还有《空城计》，还有他作为臣下写出对皇帝刘禅如此严厉的《出师表》，却被后人视为忠臣的典型，这一切都值得我们重新探索。

（4）简化了诸葛亮事业的艰难。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后世乃至今天无数政治家效仿的榜样。诸葛亮要鞠躬尽瘁，显然他要从事的事业十分不易，才能显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但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诸葛亮要从事的北伐事业，其障碍仅仅是北方的曹兵。这就大大简化了诸葛亮面临的实际困难。

另一个诸葛亮是文人心目中的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代表，这主要指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诸葛亮选择的事业太难，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个任务是符合儒家理想的，赢得了后人特别是文人的尊重。这个诸葛亮主要来自于历史资料和历代文人歌颂诸葛亮的诗文中。

诸葛亮与曹操、司马懿一样是出身于高门大姓之后，是一样的儒家理想教育下的“读书人”，但他在拥有一样的托孤大臣之权，独掌朝政之后却没有像曹操、司马氏一样去为个人夺取权力，没有刻意培养自己家族的人掌握权力，他的这种行为千古仅一人。这又是他赢得后人称赞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个因素在后世中渐渐被他的民间形象所代替。

我们知道，军事是政治的外延，诸葛亮的北伐不仅面临强大的曹魏政权，也受到蜀汉政权人口少、经济弱的困扰，要北伐，就必须在民生和军事之间找到平衡点，甚至要牺牲民生（这对于诸葛亮来说，应该是很痛苦的）；同时还面临蜀汉政权内部其他两大政治派系的巨大阻力。诸葛亮要北伐，是在以蜀汉一州的力量和拥有中原十州的强大的曹魏政权的对抗，这种困难可想而知。诸葛亮必须要在经济、政治、军事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从这点上来说：诸葛亮是个孤胆英雄，他的悲剧是执

着的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民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还是文化人心中的诸葛亮，都存在巨大缺陷，没有达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的审美境界。

鉴于此，我们试图在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基础上，以现代观念展现人物命运为主体结构的“诸葛亮与司马懿”。

我们不去全景式的展现历史，选取了在没有刘、关、张和曹操的后三国时代，诸葛亮以弱小的蜀国六出祁山，进攻强大的曹魏，外与同为天下名士的司马懿斗智斗勇，内肃受奸臣之蒙的阿斗后宫，艰难开创“蜀汉”的清明政治。

而同一时代，司马懿在深受曹魏朝廷猜忌的情形下，独撑大局，一步步阻止了蜀汉复兴大业的同时，也用智谋控制了整个北方，为将曹魏的天下变为司马氏的大晋完成了布局，终于成为事实上的一代开国帝王。

诸葛亮和司马懿人生的精彩共同撑起了后三国时代的辉煌。

在写作中，首先从“人性”主要切入点，通过人性的曲折、人性的复杂来表现诸葛亮和在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对手博弈中走出的每一步“棋”。

以“博弈”为情节线，三国故事之所以影响深远，至今仍有极大的魅力，在于三国共争天下形成的最佳“博弈”之势。

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争斗，形成各类博弈之势。尤其是在现在，大到集团与集团之间、国与国之间，小到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无处不激荡着博弈的旋涡。

三国如棋局，博弈高手无数，但能达到大师境界的人物，公认只有三位——曹操、诸葛亮、司马懿。

曹操在三国形成后不久即已去世，真正以三国为棋局进行博弈的大师只能是诸葛亮和司马懿。因此我们将整部小说的情节主轴设定为诸葛亮和司马懿之间的博弈，但重点放在诸葛亮这一方。

以“命运”关注人物，诸葛亮和司马懿并非公平对弈，双方所掌握的实力和各种资源相差极为悬殊，似乎从一开始，诸葛亮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诸葛亮的一次次出征，就像西方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一样，一次次将巨石推向山顶，而巨石却一次次从山顶滚落下来。

诸葛亮无疑是在和命运搏斗，这种悲壮的命运之战本来就足以震撼人心，而更让后来人感慨不已的是——诸葛亮几乎战胜了命运，找到了击败司马懿的绝棋——渭滨屯田，却突然被病魔击倒，留下了千古遗憾。

以“权力”的异化来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权力对人性有巨大的异化，可以使人异化到最黑暗的境地。但也有人能以坚强的意志力和崇高的理想战胜权力的异化。这两点在诸葛亮和司马懿身上表现得极为鲜明。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司马懿父亲为京兆尹，诸葛亮父亲为泰山郡丞），年龄相近，经历相似，少年饱受战乱之苦，青年时名望远播，为当世英雄所重，后来又都执掌一国兵权，成为托孤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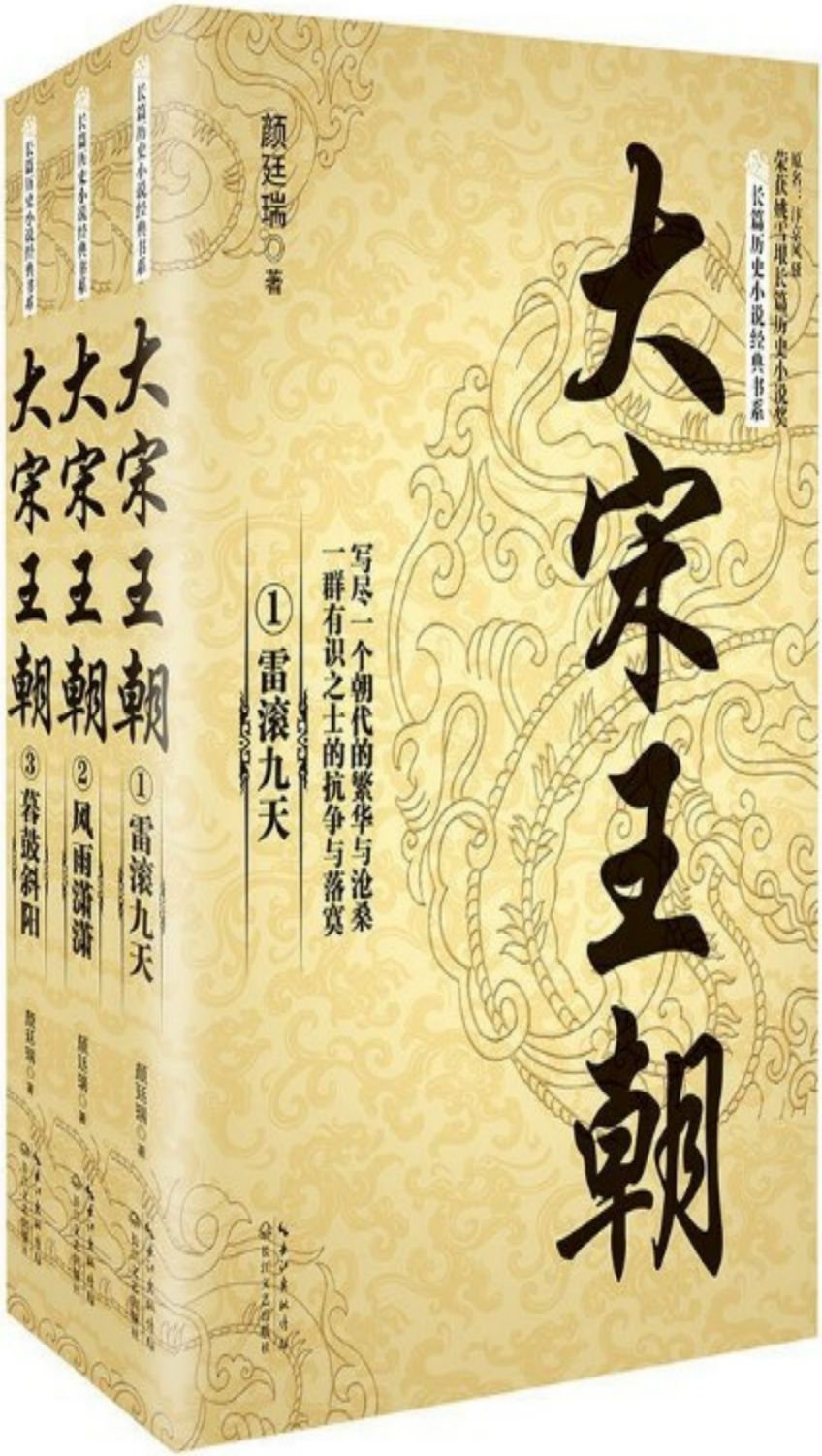
在事业上，司马懿极为成功，凭借超人的胆识和智谋夺取曹魏事业，成为一统天下的西晋王朝事实上的开创者。而诸葛亮却是一个事业上的失败者——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成王败寇的观念深入人心，成功者往往被套上许多并不存在的耀眼光环，失败者则被安上许多莫须有的恶名。

但在诸葛亮和司马懿身上，这种观念却荡然无存（这既非《三国演义》的功劳，也非宋元以后的儒家教条所致，我们在唐诗中就能看到有许多颂扬诸葛亮的名句，却很难找到对司马懿的赞颂之词），诸葛亮成为感动了无数后来人的圣贤典范，而司马懿只是成了无数阴谋家的一个代表人物，遭到了后世的冷遇。

显然，正是诸葛亮在权力的诱惑面前表现出的人性亮点——至诚至信，公正廉明和坚强的意志力、崇高的理想，为他打碎了成王败寇的坚冰。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诸葛亮所表现出的这些人性的亮点都是人类最为珍贵的遗产，能够激起各种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共鸣。


原名：汴京风雷
荣获盛雪堤长篇历史小说奖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大宋王朝
颜廷瑞 著
写尽一个朝代的繁华与沧桑
一群有识之士的抗争与落寞
① 雷滚九天
大宋王朝
① 雷滚九天
② 风雨潇潇
③ 暮鼓斜阳

版权信息

大宋王朝（全三册）

作者：颜廷瑞

目录

版权信息
大宋王朝①：雷滚九天
第一回 百年辉煌付流水 君臣聚议论变法
第二回 陈季常义救歌女 苏子瞻禅赋王诗
第三回 纲不移变法问世 时不待介甫放蹄
第四回 吕慧卿一针见血 王介甫“偷梁换柱”
第五回 吕献可夜访书局 司马光语助介甫
第六回 琵琶报恩进苏府 王诜话别入宴席
第七回 琼林苑君臣答对 苏子瞻侃论商鞅
第八回 宋皇帝进退两难 王介甫一语释疑
第九回 二府三司失权柄 同声相应织罪名
第十回 菊花盛会惊环宇 红烛残酒话凄凉
第十一回 读《离骚》君实教子 闻墨香老友交心
第十二回 雅驸马情慰公主 贤公主画赠苏轼
第十三回 箫声幽咽触灵魂 杀气诡厉现血刃
第十四回 奸惠卿暗设陷阱 耿司马跌入泥潭
第十五回 司马自责愧先帝 淳甫悲号哭师恩
第十六回 司马光冒死奏谏 苏子瞻奋笔上书
第十七回 变法纷争白热化 皇帝心绪乱如麻
第十八回 皇帝用谋期太平 大臣离心难相容
第十九回 惊恐笼罩宰执府 安石夜闯福宁宫
第二十回 安石善辩服皇帝 征诛再起苦贤臣
第二十一回 苏子瞻头悬利剑 司马光失意朝廷
第二十二回 御苑射弓显盛世 皇宫设宴藏玄机
第二十三回 怜丈夫王妻买妾 性高洁安石拒美
第二十四回 恨无穷聚散匆匆 浇块垒其乐融融
第二十五回 别京都子瞻无憾 送长亭王诜有情
大宋王朝②：风雨潇潇
第一回 变法创造万象新 旱蝗招致流民乱
第二回 皇帝夜读《钱塘集》 韩维驱车洛阳城
第三回 王安石“心游万仞” 吕嘉问“当绝流俗”
第四回 韩学士承旨奉诏 司马光泪书奏折
第五回 皇帝诏令求“直言” 安石应对贬“流俗”

第六回 流民图惊心动魄 赵皇帝倒王“换马”
第七回 《钱塘集》波及皇室 “老天爷”定王去留
第八回 吕惠卿阳奉阴违 邓李舒构诬设陷
第九回 赵皇帝议停新法 王介甫气噎昏眩
第十回 “天命”磨人火烧天 暴雨呼啸定乾坤
第十一回 王安石失意新法 吕惠卿荣登相位
第十二回 《钱塘集》风波袭来 灵隐寺佛印谈禅
第十三回 种瓜得豆介甫恨 收非所种师生搏
第十四回 苏轼自嘲“杞菊餐” 子瞻吊民“雩泉饮”
第十五回 谣言啄伤司马光 勘审追踪独乐园
第十六回 吕惠卿背后插刀 王安石欲辩无词
第十七回 御史台千里追捕 苏子瞻悲歌人生
第十八回 圣上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之身
第十九回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更伤神
第二十回 曹氏临终救子瞻 艺伎魂牵梅花棚
大宋王朝③：暮鼓斜阳
第一回 定惠院苏轼思过 临泉亭亲人聚首
第二回 揣圣意用兵西夏 受蒙蔽决战灵州
第三回 曲水流觞韩公宛 天降大哀独乐园
第四回 征师葬身永乐城 皇帝吐血宣德楼
第五回 暮鼓苍凉大内哀 梦境陆离赵顼惊
第六回 闻败讯司马中风 忧朝政君实上表
第七回 意未平安石著书 情难了尧桀入梦
第八回 东坡雪堂密友醉 赤鼻矶岸苏轼歌
第九回 王安石“凄怆江潭” 吴夫人“泪看黄花”
第十回 王苏聚会肝胆照 故友相逢情意深
第十一回 宰执大臣厮斗紧 病危皇帝忏悔迟
第十二回 福宁宫皇帝早逝 延和殿赵煦登极
第十三回 天汉桥司马亮相 春官居君实逃亡
第十四回 春官居司马摆宴 崇庆宫君实拒旨
第十五回 司马光罢废新法 章子厚争议殿宇
第十六回 别登州子瞻进京 探旧友老者讲史
第十七回 苏子瞻语出惊人 政事堂又起纷争
第十八回 星辰坠落安石卒 黄土覆掩黎庶吊
第十九回 悼介甫君实情真 作敕文子瞻意切
第二十回 司马府君实临终 政事堂老相长逝
第二十一回 人生坎坷终有尽 诗文浩瀚当长存

第二十二回 暮鼓哀鸣金兵入 汴京陷落北宋亡

大宋王朝①：雷滚九天

第一回　百年辉煌付流水　君臣聚议论变法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侈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下旬，三天不止的霏霏细雨，打湿了大宋的京都汴梁。护龙河岸边的数行杨柳，在雨中摇曳；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上的几十座飞桥，在雨中若隐若现；皇宫里高耸的殿宇楼台，在雨中愈显神秘；朱雀门外的驿馆、酒楼，妓院高悬的绣旗、珠帘，在雨中萧然低垂；宣德门前宽阔壮观的御街，在雨中亮成一条玉带；大相国寺传来的晨钟暮鼓声、曲院街骚乱的市井买卖声、汴河漕运船队中腾起的船夫号子声，都似乎被缠绵不尽的淫雨浸透了，失去了往日的明亮雄浑，变得沉郁涩滞。只有老天深处滚来的春雷，携着骚动，夹着生机，不时轰隆作响，一记一记冲击着被灰色水帘所笼罩的宋王朝的心脏——大内皇宫。

紫宸殿，数十支粗壮的宫烛燃着懒洋洋的光焰，勉强驱散了殿宇内的阴暗，映照着御座上正强压怒火的皇帝赵顼和殿前漠然跪伏的四位宰执大臣——尚书左仆射曾公亮，枢密使富弼，参知政事唐介、赵抃。

翰林学士王安石也跪伏在一边。

雨不断……

雷不断……

皇帝赵顼，时年二十二岁，乃宋英宗赵曙的儿子。他面目清秀，眉宇间跃动着勃勃英气。但一袭明黄色龙袍在身，略显年轻帝王的矜持与浮躁。今天，由于中枢重臣们仍在抵制、反对“变法”，他的神色变得严峻而稍含杀气了。前年（1067年）正月，英宗驾崩，他初继皇位，壮怀激烈，励精图强，“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立志革新，以期改变国家近三十年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经过两年来劳心竭虑的准备，他决定今天对抵制和反对“变法”的中枢重臣进行最后一次说服，不论他们通与不通，他都将宣布“变法”开始，并将授予王安石仅次于自己的一切权力。

在这君臣摊牌的重要时刻，年轻皇帝揣着一颗怦怦狂跳的心，向跪在御座前的王安石望去。只见王安石静穆沉稳、神情自若。这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失控的龙心渐渐宁帖。他突然想起前年与王安石的第一次会见。那是有关大宋未来命运的一次重要抉择啊……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的一个夜晚，新皇帝赵顼为遴选符合自己心愿的执政大臣而彻夜愁思焦虑，徘徊于福宁殿御堂金莲烛的烛光里。在众多的大臣中，在堆满御案的奏表谏章中，他苦苦寻找着中兴大宋王朝的吕望、伊尹。他想到过曾推行“庆历新法”的欧阳修、韩琦、富弼，但觉得诸臣都已“老者耄矣，锐者钝矣”；他想到过翰林学士司马光，但觉其“礼柔平和，锐气欠劲”；他阅览了苏轼几年前上呈的《进策》和《进论》，雄图激进，锐气逼人，确实不凡，但又觉“文人之气太重，清谈之风甚浓”，而清谈也可误国呵！

后来，赵顼皇帝信手翻至一部十年前上呈仁宗皇帝的《万言书》，阅览未尽，就被奏者王安石雄辩的议论和奇崛的胆略深深吸引了：针砭时弊，凿凿实实；忧国忧民之心，如跃纸上。于是赵顼想起这个王安石近日又上呈的《本朝百年无事劄子》，急急找出再读，更见其论识高远、豪气如虹；变革之志，炽若烈焰。这不正是朕所寻找的吕望、伊尹吗！激奋之情，使年方二十岁的新皇帝一时不能自已，不顾惊动熟睡的皇后与宫中的宦侍、宫女，高吟起王安石的奏文以自慰：“……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举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壮哉斯言，道出了朕的心声啊！

赵顼立即吩咐宦侍传出谕旨，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谕令立即派出快马飞骑奔往江宁，诏王安石火速进京。

七天之后，王安石踏进了福宁殿御堂。

已属知天命之年的王安石仍是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一套曲皱不展的黑色宽袍博带，显其不修边幅；一张不剪髭须的方正面孔，显其不究仪表；惟有一双晶亮灵动的眸子，透出思辨的精明。他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后，长期在州、县任职。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

他任浙江鄞县县令时，曾以青苗贷款之法解除民间疾苦，政绩寄于民心，怨恨却结于豪门。四年后任舒州通判，是时宰相文彦博遭贬知舒州。这是王安石这个未来的变法主将知识积累、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也许因为有了鄞县三年官场生涯的坎坷经历，除处理公务外，他蛰居斗室，不舍昼夜，刻苦学读，广泛涉猎于历代文献经典，精研前朝兴衰事迹。他起居无时，伏案为眠；饮食无定，不饿为饱；脸不知洗，发不知簪，衣脏不知浣，衫破不知补；行止坐卧，不拘礼法；蓬头垢面，习以为常。其发奋而不修边幅、不拘规矩之状，更甚于十年前在扬州任一签判小官时期。上司察其形骸放荡，猜度为不分昼夜狎弄官妓，堕入邪途，数召而戒之。王安石懒于申辩，听完就走，翌日相见，依然故我。上司厌恶至极，意欲罢逐。文彦博得知，暗察其所为，惊喜且刮目相待。召其议论古今，安石言之滔滔，博古通今，见地新颖，卓成一家。文彦博惊呼“奇才”，遂以“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推荐于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的欧阳修。欧阳修又以其“德行文章为众所推”为据，举荐为谏院谏官。王安石却以脱俗超凡之志，借口祖母年事已高需人侍奉而坚辞。欧阳修知其在等待时机，以求实权实职，大干实事，便奏知当时宰相曹佾，以“禄养”判官为名，储才于群牧司，负责天下马匹的统计核实事务。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呈《万言书》给仁宗皇帝，要求对朝政进行全面革新：

> 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
> 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

他大声疾呼：

> 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可仁宗皇帝根本没有理睬他。王安石寒心了，但没有死心。

仁宗平庸，英宗短命，赵顼即位，时机终于来了。此时，王安石得以面君，跪拜在新皇帝面前。

满怀希望和喜悦的赵顼，打量着眼前衣着不整、仪表不修，一脸灰尘，浑身泥垢，连双翅高顶朝冠都没有戴正的王安石，满腔的热情一下子凉了：一个散人，一个浪荡子，朕七日所思、七日所盼的执政，原是这般人物！

赵顼哭笑不得，本想叱声逐出，但顾虑亲选人才，怎好自己折自己的面子，便漫不经意地开了口：

“王卿飞马进京，汗滴渍衣，灰尘扑面，辛苦了。朕欲中兴大宋江山，王卿可有治国良策以告朕？”

王安石觉察到皇帝语气里的轻慢，但并不在意：皇帝年轻，怪不得的。他微微一笑，抬头禀奏：

“臣王安石请示圣上。圣上中兴大宋之意，是假是真？”

赵顼即位以来，哪里见过这样的臣子，听过这样的奏词，一时蒙了：

“这，这话怎讲？”

王安石拱手：

“圣上若要真的中兴大宋江山，就不应该以衣冠仪表取人。衣冠楚楚、仪表堂堂，是改变不了国家贫弱之状的！”

赵顼惊诧，微微欠身，含笑而语：

“卿勿怪，朕并无考究卿之衣冠仪表之意，朕急于恭听王卿治国方略。”

高踞九五之尊的天子当殿致歉，倒使王安石心头发热：这不正是确有励精图强之志的明君风范吗？他振作精神，朗朗而言：

“圣上明察。依臣看来，要中兴大宋江山，道路只有一条：效法尧舜，行先王之道。”

赵顼不解：

“‘先王之道’何谓？”

“尧舜之道，至简不烦、至要不迂、至易不难。臣概括为六个字：变法度，易风俗。”

赵顼更蒙了：

“变何法？易何俗？”

王安石斩铁削钉而语：

“变朝廷过时无用之法，易朝廷因循苟且之俗。”

赵顼顿觉这铿锵之语正中下怀：

“善！‘变法易俗’，甚合朕意，但不知何治为先？”

王安石侃侃谈起：

“‘变法易俗’，择术为先。汉昭烈必得诸葛亮然后有所为；唐太宗必得魏征而后竟其功。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四贤。但患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之贤，亦将卷怀而去耳！”

赵顼双目圆睁，急急切切：

“卿言甚善，试为朕一一经划施设之方。”

王安石挥挥洒洒，倾其所思：

“圣上，现时朝廷沉喑若哑，无惊雷不能振聋发聩！现时朝臣因循成习，无惊雷不能荡涤苟安！现时黎庶沉浸于百年和平之中，无惊雷不能复苏民心！愿圣上以天纵英明之质，采取霹雳手段，以解沉疴之疾。继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发奋图强，锐意进取，三五年内，必见成效。秦汉之强盛，大唐之富裕，都将瞠乎于我大宋之后……”接着，王安石将其关于“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变法措施的设想

一一禀奏。

皇帝赵顼的心随着洋洋一席金石之声沸腾激越起来。他来不及弄清王安石所说“先王之道”、“择术为先”的具体含意，就被王安石坚定、自信、强劲、新奇与藐视一切的精神力量震慑了、征服了。

年轻皇帝拍案而起，他选择了王安石。

王安石离开福宁殿御堂之后，便径直奔往司马光府邸。他要从这位新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挚友那里，进一步了解朝廷隐秘莫测的现状，以便制定更为确切的“变法”方略。此外，是年三月，司马光知贡举，赏识王安石之子王雱之才，擢登进士第，并奏知皇帝授予旌德尉之职。王安石急于会见老友，亦含有致谢之意。

阔别三年的朋友相会了。司马光接待王安石于自己的卧室，治酒设宴，为其接风，煮茶置果，为其消劳，当年于群牧司同室而卧、同桌而食的情景复现于眼前。他俩话离情、诉思念、谈趣闻、论朝政。王安石谈今日皇帝之召见和答对，司马光谈欧阳修罢离参知政事前对自己担任翰林学士不遗余力的疏荐；王安石谈今日皇帝召见中的所企所求和自己的所思所想，司马光谈半年来自己弹劾宰相韩琦堵塞言路和弹劾副宰相张方平奸邪贪猥的风风雨雨。两情交融，话语不绝，不觉朝霞已映红窗扉。

王安石在竟夜交谈中，摸清了朝廷的现状，增强了“变法”的信心，拱手向司马光告别：

“朝中病恙，已入膏肓，安石当以急药医治之。君实可有所嘱？”

司马光已为王安石的抱负和气概所激动，拊掌向王安石祝贺：

“介甫所见，胜光多矣！但愿处理国之大事，审慎为之，千万莫用当年在群牧司你我投壶、弈棋决胜之法，光则合掌托福了……”

王安石纵声大笑。

一阵雷声“轰隆”滚过，皇帝赵顼忍无可忍，怒目注视仍然在沉默不语的宰执重臣，神情激动地说话了：“朝政改弦更张，势在必行。不如此，不能荡涤百官因循苟且之习！不如此，不能根除冗官、冗费、冗兵

之患！不如此，不能恢复北、西边境日遭蚕食之疆！朕意已定，决不动摇，卿等能作壁上观吗？朕愿听闻诸卿肺腑之言，请畅其所思。”

四位宰执重臣仍然没有反应，仍然不作声响。殿宇里又死一般的寂静。

雨不断……

雷不断……

宰相曾公亮，字明仲，时年七十岁，福建晋江人。一袭紫色蟒袍；一把雪白齐整的胡须，养生得当；一对下垂着的眼皮，透着他用心的深沉。他历经仁宗、英宗两朝，任宰相一十五年，是官场上的老手，素以“老成持重”闻名。他深谙所谓“改弦更张”的含义，皇上两年来与王安石日夜密谋的核心无非这四个字。但“改弦更张”谈何容易！就从时弊三害“冗官、冗费、冗兵”中的“冗费”一害来说，能“更改”得了吗？“用度太奢”，是司马光天天叫喊的，每年所费的百万银两，“用”在何处？“奢”在何处？用在宫里无节无制的饮宴上，奢在妃嫔宫女们的头上、身上和床上。谁能管得了啊！“赏赐不节”，也是司马光天天叫喊的，每年所费的百万银两，“赏”给何人？“赐”给何人？赏给了祭陵敬祖的宗室王公，赐给了郊祭拜天的朝廷群臣。谁愿意辞而不领啊！“恩遇宗室滥溢”，还是司马光天天叫喊的，每年所需千万银两，“恩遇”了谁人？“滥溢”在哪里？恩遇的是繁多的龙子龙孙，而且繁衍兴旺，岁岁增加；滥溢在“恩”有祖制，“遇”无定数。谁惹得起啊！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不也变过法吗？闹了一年，“太平”没有“兴致”，“新政”彻底垮台，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都被赶出京师，到州府吃闲饭去了。覆车可鉴，前事可师啊！

枢密使富弼，字彦国，时年六十六岁，河南洛阳人。今天他着红色蟒袍。高大的身躯，棱角分明的脸膛和一双炯炯闪亮的眼睛，无不显示出他性格的倔强。他是一个有主见、有魄力的大臣。“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赶出朝廷，出任河北安抚使；英宗赵曙即位后，被召回朝廷，任枢密使；旋即又被赶出朝廷，任河阳通判；皇帝赵顼即位后，又被召回朝廷，再任枢密使。如此三次上下沉浮，使他变得老到周至。此时，他对皇上所谓的“改弦更张”不甚摸底，对王安石的锋芒太露不甚满意，对“恢复北、西境界日遭蚕食之疆”的方略不甚赞同，便沉默地观望着。他认为：大辽、西夏日益加剧的侵扰，尚未构成朝廷大患，朝廷要恢复旧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无力完成。在这相持的岁月里，朝廷当务

之急，在于治内而非攘外。

副宰相唐介，字子方，时年五十九岁，湖北江陵人。宽大的灰色蟒袍，空荡荡地裹着一副消瘦的身躯。此公似乎已是一个失却知觉的人，惟有一双深陷的眼睛，尚存活气。此时，他重病在身，应召进宫已是挣扎而来，跪拜之后都无力伸腰。加之他对劳什子“改弦更张”根本就不赞成，对王安石的一套言论早就生厌，故懒于回答皇上的询问。在他那烛火将熄的心里，他只自问自答：朝廷现行的一切制度法令，都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炅吸取了唐朝末年中央失权、五代十国割据纷争的教训而制定的，是大宋赖以生存的根本，是不可变更的。什么“冗兵”？不养活这么多的军队，你这个皇帝能坐稳江山吗？什么“冗官”？职不分权，不就形成尾大难掉了吗？眼下士大夫“争言便宜，以变更旧制”，小皇帝硬是被这些狂人吹昏了头。

参知政事赵抃，字阅道，时年五十二岁，浙江衢州人。他着蓝色蟒袍，神情凝重，半睁的双目和紧闭的嘴巴，说明他此刻心情并不平静。阅道大人为人正直，不尚清谈，曾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有“铁面御史”之称。二十多年来，他的仕途生涯多在州、府任职，赵顼即位后，方调入西府。他不愿孟浪参奏，以免自寻过失。

王安石已不知是第几次环视，观察着眼前的形势：

四位宰执大臣用沉默对付“变法”，已使皇上骑虎难下。其结果，“变法”极可能将在皇上的暴怒之下发端。今天，他根本就不准备说话，他的话两年来已冲皇帝讲完了，刚才皇上的那几句掷地有声的谕示，就是从他讲过的千言万语中拣来的。此刻，他只需顽强等待身边四位执政大臣的参奏，以便从他们的言论中试探自己前进途中的阻力大小。

执政大臣们装聋作哑式的沉默，使年轻的皇帝不耐烦了。他面色愠怒，压着心头的怒火，竭力用平和的语气，直奔宰相曾公亮发问：

“明仲先生，你是当朝宰相，为什么默不作声？！”

曾公亮听出了皇上的不满，但他并不紧张，慢慢叩头站起，拱手禀奏：

“臣年老力衰，见事迟钝，不敢孟浪作语，干扰圣听。现蒙圣上询

问，臣大胆禀奏：我朝太祖、太宗皇帝，启天纵英明之思，借唐末五代之鉴，创建朝制朝纲：事权分离，不抑兼并，内外相维，守内虚外。从而保持了百年太平，创造了大宋王朝的百年辉煌……”

曾公亮搬出了赵匡胤、赵炅的神灵来吓唬年轻皇帝，赵顼忍耐不住了，他霍地站起，面色铁青，发出几声冷笑，大声激愤地说道：

“‘百年太平’！‘百年辉煌’！我们的太平、我们的辉煌在哪儿？现时国力枯竭，危机四伏，百年积蓄，唯存空簿。你没有打开簿册看看，去年的全国收入只有一亿一千五百一十二万银两，而支出竟达一亿三千一百八十六万银两，短缺一千六百七十四万银两之多。不变更法度行吗？现时养兵已达一百一十八万，军费耗资每年以数千万计，可将骄兵惰，全无报国之心；习练松弛，形同乌合之众；遇大仗而丧师，遇小仗而后退，不仅收复燕云诸州缈无时日，而且北、西边境日遭辽、夏侵蚀，朝廷不得不忍气吞声以财物换取安宁。去年，贡赐辽邦白银十一万两、绢二十万匹、钱三万贯、茶叶两万斤；贡赐西夏白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国威丧尽，奇耻大辱！不变更法度行吗？国家机构庞大，官吏人浮于事，四十年前，全国文武官员只有九千七百人，而现时呢？正式官员已达二万四千多人，而等待差遣空缺者，多达十万之众。一位末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上下苟且，因循成习。不变更法度行吗……”

赵顼越说越气，挥手戟指枢密使富弼：

“彦国先生，你是当年‘庆历新政’的倡导者、参与者，你的豪情锐气哪里去了？今天就没有一句参奏吗？”

富弼的枢密院是主管军务的，对政务他不愿插言，但涉及军务之事却不能不说。于是，他急忙叩头站起：

“禀奏圣上，国家积贫积弱之状，时日已久，积重难返。臣所能参奏者，还是那句老话：愿圣上专治内政，二十年内，口不言兵。”

皇帝赵顼再也压不住胸中的怒火了，抓起手边的一卷紧急奏札向富弼扔去：

“‘二十年内，口不言兵’？只怕等不到十年，辽、夏的兵马就要杀进汴京城了！你睁开眼睛看看，西夏兵马正在掠我牛羊，烧我村落，向大

顺城频频进攻了，你还要朕闭口等待吗？”

宰执大臣惊骇。富弼慌忙匍倒请罪。

赵顼又问唐介：

“子方先生，你身为参知政事，也是这样看法吗？”

唐介挣扎站起，瞪着一双浑浊老眼，颤巍巍拱起双手，根本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瞥了身边王安石一眼，也在用最后的气力狠嘟嘟地说：

“禀奏圣上，臣以为王安石好学泥古，议论迂阔。若圣上听其煽惑，天下必乱！”

唐介向王安石发起突然袭击，使赵顼一下子愣住了。他向王安石望去，王安石根本没有在意，只是脸上浮起了一层轻蔑微笑。赵顼立即感到唐介的确可恶，不自主地发出一串大笑，收住笑声，以拳击案，声色俱厉：

“‘好学泥古’之臣尚知变法强国，为朕分忧，而你，官居中枢，却苟且固位、因循误国！朕已决定：诏令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从即日起，筹划‘变法’！”

唐介身子一晃，瘫软在地。

曾公亮、富弼、赵抃深伏不敢仰视，但依然默不作声。

王安石缓缓叩头，高声领旨。

“退朝！”皇帝赵顼跌坐在御椅上，厉声谕示。

一阵隆隆的雷声闯进殿宇。

赵顼心神不安地望着老迈的曾公亮、富弼、赵抃和护扶着唐介缓慢退出紫宸殿。他对这些老臣完全失望了，心底一片伤感、空虚。颓然地摇了摇头，他闭上眼睛，倚在御椅上。

王安石看得清楚，四位执政大臣的合力抵制，很可能动摇年轻皇帝“变法”的决心，使“变法”刚刚开始就沦于流产。现时，急需新的力量

使皇帝不觉势单力孤，重新挺起腰杆来。

王安石突然想起前天刚从四川回到京都的苏轼，喜上眉梢。苏子瞻，雄心进取，与己相同；性情豪放，与己相同；立志革新朝政，与己相同；连其狂狷、懒散，也有几分与己相同。而且才华横溢，坦直敢言，在京都文坛，名声鹊起，大有接替欧阳修文坛领袖之势。昔日之交，甚为投契；论及政事，大归相近；诗文唱和，心犀相通，也应当算作密友了。若与子瞻联手并肩，共行“变法”，足以与四位宰执大臣抗衡。

新任参知政事的王安石轻步走到御座前：

“圣上……”

皇帝赵顼睁开眼睛，望着弥门漫窗的细雨，疲惫地长叹一声，似在自言自语：

“步履艰难，步履艰难！这场愁人的雨何时才能停止啊。”

王安石笑笑，朗声禀奏：

“圣上，当代奇才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回乡居父丧已经期满，前天午后，已从四川返回京都了……”

不知是因为王安石那直通通的声音，还是因为苏轼兄弟的赫赫大名，皇帝赵顼神情一振，霍地从御椅上坐正了身子。

第二回　陈季常义救歌女　苏子瞻禅赋王诗

二月二十五日清晨，随着大相国寺的晨钟敲响，一阵春风拂起，三天不断的连绵细雨倏然打住，丝丝缕缕，顷刻不见踪迹。天宇如洗，万里碧蓝，一轮红日闪出，金光遍地，老天把一座辉煌艳丽、繁花似锦的汴京城又还给人间。护龙河变样了，绿波盈盈，戏弄着两岸杨柳袅袅的倒影；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苏醒了，此起彼伏的船夫号子鼓动着列列白帆；皇宫里的殿宇楼台露脸了，宣德楼、大庆殿、延福宫、福宁殿、崇政殿、保和殿、睿思殿、紫宸殿的屋脊飞檐，越过参天松柏的枝头，展出了色彩纷呈的雕梁画栋、兽吻驼铃，以斑斓的闪光和叮咚不歇的声响，昭示着帝王的尊贵和威严；宣德门前的御街沸腾了，这条从宣德门至南薰门长达十里、宽为二百二十步的大街，不仅是帝王銮驾、卤簿出入、诸国使者晋见的必由之路，而且是大宋王朝繁华强盛的象征。御街大道两侧，是两条宽为五丈的带状河，玉石砌岸，晶莹生辉。水中荷莲，春时翠绿生津，夏秋花香醉人。带状河两岸，尽植桃、梨、李、杏，奇葩竞放，红白相间，如雪如火。街心两侧，设黑漆杈子为栏，禁军士卒巡道，严禁人马进入。

此时，御街两侧，人流如潮，各色人等，竞现神通。商人交易赚钱，恋人倾心定情，达官携妓游春，文人赏花觅诗，乞丐讨食，扒手逞能，“光棍”叫卖春药，“瞎子”打卦算命，驿馆举牌招客，酒楼散酒买名，妓女分茶设套，艺伎弄情卖声，浪子闲逛，暗探听风，王公寻花问柳，墨客卖画谋生。河面上，轻舟荡漾，琴声缭绕，歌声缠绵；河岸边，人群熙熙攘攘，嘈嘈切切。

在河岸边一株万花纷繁的梨树下，站着两位学士模样装束的人。一位身材颀长，面容清瘦，神情飘逸，身着蓝色宽袍博带，头戴高统尖顶学士帽；一位身材稍矮，面容红润，神情沉稳，身着白色宽袍博带，头披学士方巾。他俩置身这繁华都市之中，春色弥望。目睹四周的狂欢极乐，蓝袍学士闭目摇头，神情凄郁；白袍学士仰天长吁，喟然自语：

“三年不见京都，御街变了，习俗变了，民情也变得陌生了。”

蓝袍学士一声苦笑：

“这就是京都的繁华！桃梨李杏，荷莲轻舟，男歌女舞，妓院酒楼……天子脚下的繁华啊！”

蓦地，一支神韵清雅的歌声从远处人群中骤然腾起，委婉幽丽，裂石穿云，四周的喧闹声戛然消失。

> 情若连环，恨如流水，甚时是休。也不须惊怪，沈郎易瘦，也不须惊怪，潘鬓先愁。总是难禁，许多魔难，奈好事教人不自由。空追想，念前欢杳杳，后会悠悠……

白袍学士听得真切，神情激动地对蓝袍学士说：

“哥，这不是你前几年写的那首《沁园春》吗？”

蓝袍学士正入神，连声称赞：

“琴音歌声之美，远胜这首浅薄之作。京都艺坛又冒出了一个难得的奇才……”

突然，在朱雀门外不远处惊叫声炸起，人群骚乱，歌声中断。两位学士抬头望去，御道上飞奔着五匹战马，已越过御道一边的黑漆杈子，向艺伎们歌舞的圈子冲去。御道上巡逻的几个禁军士卒上前拦阻，被马背上的汉子甩起马鞭抽了几下。一名禁军小校举起皇城司的令旗发出警告，汉子们夺过令旗扯得粉碎。一声唿哨，纵马狂奔，百姓或被撞倒，或被打伤，哭声、叫声、喊声，一片惨相。马背上的汉子均着绯色窄袍，外披金蹀敦背，头戴红沿金冠，分明是西夏使馆的随员。

为首的那个行凶者，身高七尺，似狼如虎，在马背上弯腰伸臂，从惊骇的歌伎中，掳起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提上鞍去。被掳的歌女怀抱琵琶，发出悲切的呼救声。

蓝袍学士见大庭广众、皇宫御门之前，外夷如此猖獗，大喊一声：“不许西夏人行凶啊！”随即拉起白袍学士的手向骑马者追去。就在这时，人群中忽地跳出一位身着黑色短装的汉子，挥起长剑截住行凶者马首。他飞身跃起，矫若鹰鹫，伸手之间，从马背上夺回了被掳的歌女。西夏人大怒，五匹战马同时拨转马头，五条马鞭同时抡起，向短装汉子抽打而来。只见短装汉子举剑一挥，一道白光闪过，五条马鞭刷地折断，如五条无头长蛇悠悠落地。西夏人惊骇，跃进御道，仓皇逃去。

此刻，御街上人群和禁军士卒已逃离一空，只剩有惊呆的歌女、提剑的汉子和两位惊诧不迭的学士。

蓝袍学士突然惊喜地望着提剑汉子高声喊道：

“季常，是你啊……”

汉子定睛一看，也高兴地大喊：

“子瞻，子由，可巧找到你们两位了！”说着，收剑入鞘，舒展双臂迎来，抱住了久别的好友——苏轼、苏辙。

“昨天听说你们两位从四川返回京都，今日一早，就去府上造访，任妈说，你俩来御街赏花。果然在此。”

苏轼打量着朋友：

“季常，四年不见，你是更加英俊倜傥了。”

季常转目望着苏辙，逗趣地问：

“是吗？”

苏辙附和：

“岂止英俊倜傥，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剑侠了。”

季常纵声大笑，拱手说：

“谢苏氏兄弟赞誉，借二位吉言，我定能名留青史。今天有位朋友在曲院街遇仙酒楼设宴，为你们两位接风洗尘，特命小弟前来恭请大驾。”

苏辙诧异。

季常急忙解释说：

“这位朋友今日一早与我同去贵府拜访，你俩不在，我俩分手分工，我来御街找人，他去酒楼治酒。”

苏辙询问：

“这位朋友是谁？”

季常诡秘地一笑：

“两位尽管放心，不是刚才那几个西夏汉子就是了。”

苏轼、苏辙笑了。

季常从怀中掏出一些散碎银子，转身扔在歌女的怀里，大声叮咛说：

“姑娘，快回家去，我们的朝廷管得住老百姓，可管不了那些凶蛮的西夏人啊！”说完，拉起苏轼、苏辙的手，向曲院街遇仙酒楼走去。

歌女从惊呆中醒悟过来，噙着泪水，望着眼前缓步离去的三个人物，心内暗暗自语：

“子瞻”，不就是当年轰动京师的“三苏”中的苏轼吗？“子由”，不就是“三苏”中的苏辙吗？往日诵读苏诗、弹唱苏词，今日，梦中憧影突现眼前。天哪！这不是奇缘奇遇吗？这位救命恩人叫季常，季常又是何等人物？能与苏轼、苏辙为友，想必也是人中麟凤了……

季常，姓陈名慥，号方山子、龙丘子，陕西京兆人，时年三十岁，是原凤翔府太守陈希亮的儿子。此人性情粗豪，少年时仰慕古代侠士朱家、郭解之为人，使酒好剑，嫉恶如仇。弱冠后，立志军旅，精研兵书。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苏轼在陈太守帐下任节度判官时，与陈慥定交为友，至今已经七年了。

当然，歌女更无从知道，此时此地这对朋友重逢，苏氏兄弟将被卷入一团祸福莫测的政治风暴。

歌女跪在当街，手捧恩人留赠的银两，痴情地望着豪爽的陈慥、沉稳的苏辙和潇洒飘逸的苏轼谈笑远去……

陈慥带着苏轼、苏辙沿着带状河，在逶迤不绝的桃梨李杏的五色繁花下向北走去。苏轼无忧无虑地和陈慥攀谈着，别后的思念，苏父苏洵的病亡，陈太守“罢官案”的始末与病故，以及苏轼已故夫人王弗的贤

惠、续娶夫人王闰之的美丽，无不一一言及。

苏辙默默无语地移动着脚步。他思索着自己和哥哥眼下的处境，以及十多年来的种种往事：

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四十九岁的父亲带着二十一岁的哥哥和十八岁的自己，离开山清水秀、满院紫桐花的家园，赶赴京都，要把儿子们送进他一直厌恶的科举考场，期望通过这条读书人惟一能够走向高层的途径，去施展儿子们的政治抱负和文学才能。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父亲带着他们走访了老友张方平、范镇，呈上了他们的诗赋文章。接着老友又把两个村野小子推荐给文坛巨擘欧阳修。感谢之余，父亲又私下喃喃自语："这是诗文之力？还是情谊之故？只能在考场上鉴别了。若属情谊之故，我耻于为人了。"春去秋来，京都兴国寺浴院夜夜不熄的烛光，最知那时学子考生的心啊……

陈慥引领苏轼、苏辙走进朱雀门，进入内城。御街东侧横着一条嘈杂喧闹的窄巷，巷口立一座状元楼，由于前几天粉刷一新，春雨刚止，屋脊廊檐上的水珠在阳光下晶莹闪亮。状元楼往前，一溜儿排列着十几家妓院。院院门前都立着一群妖媚的女子，弄情卖俏地招揽行人。陈慥与苏轼、苏辙刚入街口，妓女们一拥而来，花团锦簇，嗲言浪语，声势夺人。苏辙急忙闪闪避避，惹得兄长开怀大笑。陈慥拦住乱拉乱扯的女人们，从怀中掏出一包银两扔去，打趣地说：

"我的这两位朋友都是旱地鸭子，下不得水的，请姑娘们放生吧！"

妓女们并不勉强，报之一笑，高兴地分银子去了。苏辙苦笑一下，整理衣衬。陈慥打趣：

"子由，你知道这条街巷的名字吗？"

苏辙摇头。陈慥低声说：

"这里叫杀猪巷。"

苏辙举目四瞧，不见一处肉铺，神情茫然。陈慥哈哈大笑：

"这里屠宰的不是吃糠的呆猪，而是精明风流的王公。他们都是锦衣万贯而入，皮毛无存而出。在这些妖媚迷人的'屠夫'中，才貌俱佳

者，名叫封宜奴，此人乃京都名妓，女中豪侠，和你们兄弟一样，也是轰动京师的人物。你知道‘封宜奴颠倒翠花楼’的壮举吗？”

苏辙急忙摇头，不愿听陈慥瞎扯。苏轼却来了兴趣，靠近陈慥，催促道：

“愿闻其详。”

陈慥诡秘地一笑，谈了起来：

“讲起这件事情，可要给皇家龙子龙孙的脸上抹黑了……”

陈慥压低声音，苏轼侧耳倾听，不时发出笑声。苏辙默默地走着，继续想着心事：

嘉祐二年正月的礼部考试中，哥哥在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春秋＞对义》中，精辟地论述了“以仁政治国”的思想，阐明了吏治必须“赏罚严明”的主张，并以纵横捭阖、汪洋恣肆、雄辩宏论、文理自然的风格，荡涤了五代文风藻饰靡靡、浮巧轻媚、丛错采绣、华而不实之弊，赢得了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主考官欧阳修和国子监直讲、文坛骁将梅尧臣的赞赏，中进士第二名。相传，欧阳修曾语梅尧臣：“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自己也以政治上的激进和文风上的澹泊，与哥哥同登进士科。那一夜，浴院里，月光如水，松枝暗绿，一坛清酒，几盘素肴，父子举杯相庆，其乐陶陶。更难忘父亲高擎玉杯，遥向家乡的母亲报喜，至情至爱催人泪下……

面前已是天汉桥。天汉桥俗称州桥，乃汴河流入京都后十三座桥梁之一，因位于御街之上，桥头建筑华丽，桥身石雕成群，成为京都景观之一。

此刻，桥下河水滔滔，清澈见底，舟船帆樯盛装，满载宫用物品结队而过。苏轼对此似无兴趣，驻足只观赏玩味桥上的石栏和石栏上的石梁、石笋、石狮、石佛、石仙女及两岸玉石堤上雕刻的大型海马、水兽，滔滔不绝地谈论雕刻技艺和有关海马、水兽、石佛、仙女的神话传说。陈慥附和着、争论着，惹得过桥行人停步注目。苏辙望着兴致极好、口无遮拦的兄长，微微摇头。望着河面上往返的舟船，他又陷入沉思：

当年三月，仁宗皇帝亲临殿试，哥哥中进士乙科，自己以四等中举。父亲因年过五十，不愿屈身就试，便以平日所著的二十二篇政论呈献欧阳修。父亲的文章，以涉古论今、针砭时弊、启迪人智、呼吁进取的内蕴和老辣犀利、谨严缜密、生动鲜明、雄奇大气的风格亦博得称赞，授以秘书省校书郎之职。“三苏”一举成名，轰动京师。父兄的文章，文人、学士争相传诵。自己与兄长同时闯进了文坛高层，当时的朝廷重臣富弼、韩琦、曾公亮、范镇、张方平诸公，均以国士待之。就在这时，母亲于四月在家乡病故。父亲闻讯，号啕痛哭，不得不领着儿子，丢开刚刚降临的机遇和可望可及的追求，告别新朋老友，返回家乡，居丧守制……在居丧的二十七个月中，兄长对在京都一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作了深刻的反想，对朝廷几十年来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四伏危机作了深刻的解析，对浮华因循、奢侈腐败之风作了深刻的溯源，针对种种弊端，探索着种种的革新方略。那是漫长的二十七个月啊！哥哥在哀痛中沉思、求索、奋笔，在寂寞中忧国忧民。居丧期满，父亲拖着多病的身躯，以刚毅之心，决定抛却家业，带着十多口之家，再一次奔赴这繁华喧闹的是非之地，为儿子开辟前程……

走下天汉桥，往西一拐，便是曲院街。

各色店铺的旌旗幌子迎风飘展，各色吃食的叫卖吆喝声扑面而来。陈慥拉着苏轼忙碌地介绍着王楼山洞的“梅花包子”、曹婆婆店铺的“五香肉饼”、鹿家分茶的“鹅脯、鸭脯、鸡脯、兔脯、鸽脯、鹌鹑脯”、黄胖子店的“血羹、粉羹、头羹、石髓羹、石肚羹”……陈慥热情宣传，店主热情赔笑，苏轼慷慨许诺：在京都之日，一定从东到西逐家享用，决不使一家落空。

苏辙跟随在后，依旧不发一声，不置一语，神情沉郁：

嘉祐六年，在欧阳修的举荐下，自己与兄长又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兄长入第三等，自己入第四等。兄长在呈献的《进策》二十五篇和《进论》二十五篇中尖锐指出：“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甚至指责仁宗皇上“未知御臣之术”。并在“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提出了革新主张。这些激烈的言论和改革措施，立即在朝廷引起震动，同者誉之，异者毁之，誉毁

之争，使兄长以革新面目登上了朝政舞台。时韩琦为宰相，王安石知制诰。韩琦认为兄长的《进策》太过激，不可留在朝廷任职。居然豪放不羁的王安石也认为兄长的《进策》“全类战国文章，多为纵横之学”，并戏之曰：“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但仍盛赞兄长大才。兄长终得调凤翔府任节度判官之职。自己却因年少狷浅，竟在试卷中指责宫中“宴饮无时、赏赐无节、优笑无度”、“尼女施粉着绣，置于殿前，状若俳优，亦类戏剧”，而闯下大祸。主考官以忤触圣上主张黜名，欧阳修于一旁搓手叹息，连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恩师范镇也感惶然。惟司马光挺身而出，极力推崇自己坦直敢言，誉为“忠君忧国”、“德才相济”、“对语切直”，而力主录取。并谏奏皇帝“若不蒙取录，恐天下谓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日后将以直言为讳”。仁宗皇帝果真听取了司马光的谏言，授自己以商州军事推官。司马君实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学子肩担道义，其情可敬，其恩难忘啊……

就在这“兄弟并窃于贤科，衣冠或以为盛事”的当天晚上，王安石以步代车至西冈寓所向兄长祝贺。父亲感其情谊，与王安石对饮三杯后歉谢避席，兄长遂与王安石举杯畅饮。欧阳永叔公十五年间从考场上发现收录的这两个文士学子，一样狂狷不羁，一样口无遮拦，一样胸无城府，一样以天下为己任。王安石抒发着“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的情怀，兄长抒发着“百年豪杰尽，扰扰见鱼虾”的感叹。诗酒通心，意气相投，夜半三更，在御街淡淡月色和荧荧灯火下往返相送的低语畅笑中，兄长与王安石成了相慕相敬的挚友。

之后，仁宗驾崩，嫂子王弗病卒，父亲谢世，具舟载父亲遗体入川居丧守制，离开京都又是三个年头！这三年，大宋积贫积弱之苦状，耳濡目染，真是感慨万千。兄长于家之小哀，国之大哀中冥思苦想，并对“庆历新政”的失败反复考究：范仲淹“浅思轻发”，变革开始所陈天下利害“百不及一二”，是引起“举朝喧哗”的动因；仁宗皇帝急功近利，要求“一日百法变”是导致新法烟消云散的结果。兄长从仁宗皇帝和范仲淹“失慎求速”的教训中，匡正了自己认识上激烈轻率的偏颇。

今日归来，斗转星移，人事换班，英宗已殁，年轻的皇帝赵顼即位，欧阳修已失权柄，梅尧臣年老病故，韩琦罢相，王安石飞跃……大宋的前景、苏氏兄弟的前景又将如何呢……

陈慥一声“到了”，苏辙收拢了思索。他抬头一看，一座雕梁画栋的二层楼阁耸立面前，巨大的金字牌匾气势夺人，“遇仙酒楼”四个大字跳入眼帘。

“遇仙酒楼”是京都有名的酒家，前有楼阁，后有高台。楼阁内分设几十个雅座，宽敞舒适，装饰典雅。王公达官、文人墨士常聚饮于此。高台为歌舞之地，台下设有百十个座位，蓄有艺伎演唱，供客人行乐散心。今日雨过天晴，顾客纷至，楼内雅座早已爆满，斗酒之声，谈笑之声，加之高台上管弦之声，这座酒楼已与闹市无别。

此时，二楼正中的一座字画缀壁的房间里，红木桌上已铺好雪白的细绸桌布，桌案上已摆好杯盘、银箸、丝巾；四把高背椅上已铺好了红绒椅垫；椅旁已置妥了四只红木鼓形矮凳。一个身材高大、英俊沉稳、身着青色宽袍博带、头披青色方巾的中年汉子坐在窗前，带有几分焦虑的神情正向窗外眺望着。他就是陈慥说的那位朋友——章惇。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时年三十五岁。其人天资聪颖，博学善文，行事果断，很有胆量，与苏轼是同年进士。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时，章惇任商州令，二人相遇甚欢，同游终南山诸寺。据传，他俩同游仙游潭，潭上绝壁万仞，道路断绝，横木为桥。行至桥头，苏轼望而生畏，举步难移。章惇平步而过，蹑之上下，神色从容，并漆墨濡笔，在石壁上写了六个大字：“章惇苏轼来游”。苏轼惊服，抚着章惇的脊背赞赏说：“子厚必能杀人！”章惇笑问其故，苏轼说：“不要命的人，还怕杀人吗？”二人遂定交为友，在南溪的竹林中置一茅屋，名曰“避世堂”。盘桓数日，饮酒赋诗，兴尽各返其所。章惇任商州令期满后返回京都，王安石重其才能，留在身边任职。

昨天的紫宸殿早朝表明，皇帝赵顼已下定决心进行“变法”，并全心依靠王安石。曾公亮、富弼、赵抃、唐介等四位执政大臣的态度也明朗了，他们都反对“变法”。王安石看得清楚，这些元老重臣都不是一下子可以说服的。去年八月，在延和殿议事中，王安石与朋友司马光关于“理财”方略好一场争论，虽然击败了司马光，但朋友之间在国策上的分野更加扩大了。“变法”起步就陷于孤立之地，是十分可怕的。为了摆脱这无援困境，王安石决定向刚刚居丧回京的苏轼伸出手臂。苏轼的诗文轰动京都，名望上已接近欧阳修和故去的梅尧臣；苏轼的策论震动朝廷，被人们视为革新人物，曾为仁宗、英宗两位皇帝所赏识；苏轼的影响在朝野名士、大夫中不断扩展，已形成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如果能与苏轼并肩联手，王安石的处境也就改观了。但苏轼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少年得志，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他的《进论》《进策》，就是他全面革新朝政的纲领，他能舍弃自己的而赞同别人的吗？紫宸殿议事之后，王安石回到府邸，立即与章惇作了长时间的计议，决定由他以朋友

的身份宴请苏轼，先在酒桌上作一番试探。陈慥、苏轼、苏辙出现在遇仙酒楼的门前。

章惇霍地站起，急忙吩咐酒家招呼歌伎、上菜上酒，迎接来临的贵客。陈慥、苏轼、苏辙走进酒楼，章惇已率领四个如花似玉的歌伎迎面扑来。苏轼、苏辙看见章惇，大为意外，高兴异常。苏轼高呼其名，苏辙深深施礼。章惇大笑，手臂一挥，四位歌伎，四张笑脸，四张甜嘴，“苏长公”、“苏少公”地叫个不停，请安问好之后，左挽臂、右揽腰，扯衣牵袖，搀扶前行。章惇开路，陈慥殿后，一派风流。

入了雅座，桌上的川味酒肴已经摆好：文君酒，姜虾、酒蟹、排蒸栗子鸭、姜辣黄河鲤、獐巴、鹿脯、虚汁垂丝羊头、炉烤莲子鸡……香味盈室。苏轼、苏辙、陈慥、章惇各据一方落座，四个歌伎也各依住一位客人陪坐在红木鼓形矮凳上。

陈慥几句开场白，章惇举杯祝酒，一阵海阔天空，几次锒当碰杯，歌伎便执牙板、弹琵琶，歌唱助兴：

>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月，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
>
>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歌伎声停，苏轼笑着询问：

“此词为柳七所作吧？”

“柳七”，即柳永。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世称柳七。因官至屯田员外郎，亦称柳屯田。

歌伎盈盈一笑，以问作答：

“苏长公何以知之？”

苏轼说：

“此词缘情靡靡，幽怨缠绵，香罗绮泽，绸缪婉转，非柳七无人能为。”

歌伎含笑点头。

陈慥大声喊道：

“‘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柳七惯于少女怀春、寡妇弄情。天下少男少女，硬是被柳七教唆坏了。可杀，可杀！”

苏辙摇头说：

“也不尽然。柳七此作，亦有动人处。‘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时留住’。简短两句，道出一个女子的直抒胸怀，情真意挚，坦坦荡荡，真是难得。可贺，可贺！”

章惇打趣：

“子由平日谨言慎声，今日却语出雷动、救死扶生。可嘉，可嘉！子瞻，该你这位未来的文坛盟主宣判柳七的死活了！”

苏轼掀髯鼓掌，纵声大笑：

“今日不谈文坛盟主，只论柳七诗文。柳七笔下的这位少妇，别看牢骚杨柳，怨言飞絮，细想起来，着实是一位既定目标的炽热追求者，决不苟且岁月，欺世骗人。你们看，‘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其心何诚！其情何专！闭目思之，肃然起敬。但愿朝廷官员忠于君事，也能如此。”

天赠机会，章惇逮住而语：

“子瞻所企，我看朝廷官员中有二人当之无愧……”

陈慥问：

“此二人是谁？”

章惇答：

“苏子瞻与王介甫。”

苏辙沉思了：

子厚今日设酒也许专为介甫而来吧？

苏轼立马也看出端倪，“子厚，说客也！”

陈慥大声高喊：

“子厚所言极是。子瞻、介甫，当代双璧，当之无愧！”

苏辙望着章惇微微一笑，似不经意地试探说：

“我以为还有一人也可入选。”

章惇急问：

“谁？”

苏辙缓缓说道：

“司马君实。”

陈慥听到苏辙说出司马君实的名字，不假思索，又叫起来：

“司马光，当代人表，朝臣典范。只是总摆着一副面孔，太古板了。”

苏辙摇头，随即吟出司马光的一首《西江月》：

>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装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
> 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夜月明人静。

陈慥急问：

“这是司马君实之作？”

苏辙点头：

“你看这首词可有丝毫古板之气？”

陈慥未答，章惇却笑着说：

“司马君实，道德文章，堪为人表。这首《西江月》感情真率，性灵流露，意不晦涩，语不雕琢，确实是司马君实性格的表现。但去年八月在延和殿，君实与介甫关于‘理财’方略的一场争论失败后，君实已是身心俱伤了。”

苏辙脸上浮起几丝惊讶之色。

苏轼在想：君实“理财”之谋，一贯主张稳扎稳打以“养”民；介甫“理财”之谋，一贯主张立竿见影以“富”民。况且，君实性“柔”，介甫性“狂”，在此人心图变之时，“柔”近因循，易受冷落；“狂”同奇异，易得人心，君实败论于介甫是可能的。但“身心俱伤”之说，未必可信。君实胸怀之广，信念之坚，毅力之刚，远非介甫可比。而且，君实屡次冒死谏奏仁宗皇帝立嗣英宗之功，当三代不衰。他望着章惇略略摇头。

章惇瞥了苏轼、苏辙一眼，似乎看穿了苏辙心头的惊讶和苏轼心头的怀疑，便把一件更为撼动人心的事实摆在苏氏兄弟面前：

“皇上现时已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介甫。昨天在紫宸殿，皇上已诏令介甫为参知政事了！”

苏辙注目。陈慥雀跃：

“好消息！看来皇上真的要革新朝政了！”

苏轼此刻已完全明白了章惇宴请的缘由。他的心潮沸腾起来，霍地站起，举起酒杯：

“君实心底纯正，当代人表；介甫学贯古今，富有创见，苏轼皆敬而重之。现时，介甫任重道远，我为介甫干杯！”

章惇从苏轼激动的神情中，看到了自己今天要得到的东西。

“介甫，天下奇才，但孤傲执拗，极需智者佐助。我为子瞻也干一杯！”

苏轼纵声大笑。

苏辙看得清楚，兄长又激动了。现时对朝廷的政争不甚了解，对王安石如何革新朝政更不摸底，若草草决定依从，后果难以预料。为提醒哥哥注意，苏辙也举杯站起：

“君实身心俱伤，令人挂念；介甫春风得意，令人鼓舞。荣衰之择，我为君实干杯！”

陈慥朗声而语：

“不论官场荣衰，只重人间情谊，我为子瞻、君实、介甫干杯！”

四个歌伎也举杯凑趣：

“弹唱卖笑之人，不问官场是非。我们为四位大人干杯！”笑声哄起。

歌伎斟酒弹唱，陈慥豪饮，章惇与苏辙猜拳斗酒，苏轼自饮自酌，垂首沉思。突然苏轼抬起头来，向章惇询问：

“子厚，介甫革新之举，准备从何处入手？”

章惇酒拳正斗在兴头上，听苏轼问，忙收拳而就苏轼，清清喉咙，准备从详道来：

“介甫变法，方略已定，概括为六个字：‘变法度，易风俗’……”

话刚刚开头，一个年约三十、腰系青花巾、头绾危髻的街坊妇走进房间，道了一声“万福”，便熟练地拿起桌上的青花瓷酒瓶，依次为苏轼等人斟酒，然后，笑吟吟地站在一边恭候着。苏轼、苏辙、章惇望着这位突兀出现、举止有礼的妇人愣住了，以为是走错了房间，认错了主人。陈慥却急忙站起，从怀中掏出一把碎银，说了几句感谢的话，送走了这位街坊妇。回过头来，他对三位茫然不解的朋友说：

“这种角儿叫‘焌糟’，是京城里兴起不久的一种行当，全城约有几千

人。她们专以替客人换汤斟酒为业，出入于食馆酒楼，以求得点小钱为生……”

苏辙插话问道：

“店主准她们随意出入吗？”

陈慥说：

“店主比你精明，这样的人得钱越多，店主抽头越多……”

陈慥的话还没有说完，三个身着艳丽时装、涂脂抹粉、头插簪花、年约十七八岁的女子又拥了进来，道完“万福”之后，便摇晃腰肢，走到苏轼、苏辙、章惇、陈慥的身边，浪声浪语地说：

“俺们姐妹为爷儿们寻乐来了。”说着，伸手抓起桌上的酒杯，要为各自身边的主儿喂酒。坐在矮凳上的歌伎并不诧异，一味笑吟吟地看着，甚至起身相让。苏轼懵了，章惇呆了，苏辙惊慌躲闪，手臂撞倒桌上的酒瓶，滚落地上，“当”的一声摔得粉碎。三个女子不仅毫无收敛，且浪笑调情，呼唤酒家添酒。酒家奉若圣旨，捧着三瓶酒旋即送了进来。陈慥急忙又从怀中掏银子，千说万说地打发走了三位粗俗女子。

陈慥跌坐在椅子上，说：

“这类角色叫‘劄容’，也叫‘打酒坐’，是一群惹不得的主儿。她们不呼自来，陪酒凑趣。因为不识文字，不通音律，既不会舞，也不会唱，惟以色情出售，俗称‘下等妓女’。唉，世风日下，好逸恶劳之习日炽，怪不得她们的……”

苏轼灵醒过来，谐谑道：

“但愿介甫的‘变法度，易风俗’早日成功，使我辈免受这目瞪口呆之苦……”

苏轼的话音未落，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口唱偈语又闯进雅座，笑眯眯地单单打量苏轼：

“处世若大梦，冷眼看人间。要知梦中事，快去须弥山。”章惇、苏辙和作陪的歌伎们全然傻了。

这回，陈慥也傻了。

苏轼定神相望：这和尚年约五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但面色红润，目光清朗，气度不凡。便拱手含笑问道：

“大师来自何山？居何宝刹？法号何称？”

和尚咧嘴一笑，疯癫癫地说：

“阿弥陀佛。贫僧来自无形山，居住无名寺，法号无知。”

苏轼急忙站起，故作佛门礼数，合掌而语：

“阿弥陀佛。‘无知’、‘无知’，无所不知。不知‘无知大师’仙驾光临，谨屈身请罪。恭请大师吩咐。”

无知和尚并不谦让，合掌闭目，说：

“阿弥陀佛。为人超度，求人施舍，公平交易，两不吃亏。”

苏轼端起一杯酒，打趣地说：

“以酒代茶，敬献大师，请大师佛心超度吧！”

无知和尚睁开眼睛，走近苏轼，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凝目端详苏轼的面孔：

“施主生就一双学士眼……”

苏轼抚髯一笑，从怀中掏出银两：

“这句超度，只值白银二两，我施舍了！”

无知和尚并不生气，接过银两，装进怀里，望着苏轼的头颅频频摇头：

“施主，可惜长了一颗配军头。”

陈慥、章惇、苏辙惊骇地站起。

苏轼大笑：

“‘一双学士眼，一颗配军头’，妙极，妙极！大师，这后一句是佛语天机吧？为了你这后一句佛心超度，我再施舍白银二十两！”

无知和尚接过银子，并不道谢，合掌喃喃而语：

“阿弥陀佛。施主观照自性，观照自性吧！”说罢，转身唱着偈语，疯癫离去。

苏辙心头浮起一层不快，颓然落座。

苏轼却极认真地琢磨起“观照自性”那四个字。此句佛语意思是说：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法师，就盲目相信我的指点，把我的话拿到你的生活中去鉴别，信仰你确认的真理吧！无知大师呵，你的“无形山”在哪？“无名寺”在哪？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你是为苏轼而出现在京都的吗？你的“超度”是对苏轼的一种关照，还是对苏轼的一个警告呢……

章惇为了扭转突然出现的沉闷气氛，故意询问陈慥：

“这京都里还有别路‘英雄好汉’吗？”

陈慥笑答：

“京都是聚英荟萃之地，酒楼乃献技扬威之所，哪会如此单调斯文！就在这曲院街上，还有几路‘英雄好汉’，均由年轻男子组成，行为乖戾，剽悍异常。有称作‘厮波’者，手提果篮，进入酒间，把板栗、干枣、杏核、桃脯等物，放在酒客面前，称作‘献果’，强行销售，以此索取银两。有称作‘撒暂’者，专卖春药，更是了得，进入酒间，不问酒客是否愿意，即将春药撒于酒杯之内，以试灵验与否。不灵验者，分文不取；灵验者，信口讨银，加倍索金。多少酒客因此而扬名，多少酒客因此而丢丑……”

苏辙脸色发白，忙问：

“今天他们会光临吗？”

陈慥不及回答，陈慥身边的歌伎先开了口：

“苏少公别虑，他们都会来的。”

章惇有些发慌了：

“姑娘何以知之？”

歌伎望着陈慥、苏轼笑着说：

“‘焌糟’‘劄客’已去，和尚化缘刚走，这两位财神爷大把撒着银子，银两勾魂啊！”

让歌伎说着了，踩着她的话音，三个肩头斜披药囊、一色绿衣打扮、头披方巾、敞怀绾袖、年约二十六七岁的“撒暂”闯进酒间。歌伎嵌口结舌，苏辙惊骇，陈慥目呆，章惇不知所措。苏轼抬头望去，三个“撒暂”同时拱手道声“万福”，响如炸雷。苏轼心先怯了，急忙低头。雅座里刹那间沉静死寂，“撒暂”头目高声说起套话：

“爷们寻乐，姐们陪酒，小人为爷们姐们添精提神来了。”说着，从药囊里取出一包春药，在空中晃了几晃：

“爷们姐们请看，这仙药洁如白雪，甜似甘露，由人参、灵芝、龟头、鹿鞭、牛鞭、虎鞭、熊鞭、豹鞭混合提炼而成，经普陀寺、少林寺、能静寺、法门寺、五佛寺、清平寺、道静庵、斑竹庵、明月庵、水仙庵、无尘庵、空色庵的和尚、尼姑百次试验，效应异常，万无一失。干咽落肚，无苦无味，效力缓慢，耐长任久；和酒而饮，效用快速，立竿见影。不论干咽酒饮，均能持之以恒，长久不衰。不灵不验，小的分文不取；显灵显圣，爷们多加赏钱。爷们姐们不语就算点头，小的这就恭喜敬酒了。”

头目的话音一停，那两个“撒暂”立即将雪白药粉投进桌上的八个酒杯之中，双膝跪地，拱手为礼，对四个歌伎说：

“请姐们先润玉唇，为爷们带个路吧！”

歌伎们都傻了眼，望着面前的酒杯，“哇”的一声哭了。

这一哭，提醒了发呆的陈慥。他霍地站起，拱手说：

“三位朋友的仙丹妙药，在下深信不疑。可我的这些朋友，都不是

你们平日侍候的那些主儿，不必亲身试验。赏赐银两，决不马虎，请三位伸手接银吧！”

陈慥说完，把手伸进怀里，一摸，傻眼了……

“撒暂”头目跨步向前，拱手说：

“这样两便，谢爷们了。”

陈慥的手从怀里拿不出来：银子用光了。他尴尬地摇了摇头，“哗”的一声敞开衣襟，拍着银囊，望着苏轼、苏辙、章惇说：

“银两已空，我无力送神了。”

苏轼、苏辙、章惇和歌伎们“轰”的一声笑了，连“撒暂”也笑了。苏轼、苏辙、章惇竞相倾其怀里的银两放在桌上，几乎同时说道：

“我送神！”

“撒暂”们转动眼珠一望，桌上约有二十两银子，发大财了，急忙道了一声“万福”，疾速动手，揽银而去。

这时，酒家开列账单，笑脸走进房来收银。众人面面相觑，良久，啼笑不得。酒家神情一变，冰冷如霜。苏轼突然大笑，说：

“为了送神，落了个四大皆空。今天若介甫在此，断不会如此‘理财’的。”

陈慥亦笑：

“‘四大皆空’，妙极，妙极！听说国库里的银两，也是如此糊里糊涂花光的。看来，是得请介甫出来‘理财’了。”

章惇借机传达王安石联手的讯息，正色对苏轼说：

“不论‘理财’还是‘理政’，子瞻之言，介甫都乐于听闻。子瞻可有话转告介甫吗？”

苏辙担心地望着哥哥……

苏轼稍作沉思，笑着说：

“请子厚转告介甫，昨天雨中，我与子由同游西太一宫，见介甫题壁诗两首，我向他祝贺了。”

章惇急问：“其诗何云？”

苏轼略加回忆，一气吟出：

柳叶鸣蜩绿暗，

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

白头想见江南。

章惇询问：

“子瞻如何评说？”

苏轼笑着说：

“此诗色彩绚丽，意境空灵，‘知了’被佛化了，‘荷花’被人化了，‘落日’被神化了，‘陂水’被江南化了。此老野狐精也。”

苏辙点头：兄长不糊涂，进退有路。

陈慥惊喜，大声喊道：

“子瞻神才，出语惊人。”

章惇心里踏实了。苏轼所说的“此老野狐精也”六字，足以安慰王安石了。他起身拱手说：

“请子瞻、子由、季常在此稍等，我这就回府去取银两，为三位赎身。酒家放心，我有三位朋友抵押在这里，断不会一去不回的。”

酒家笑了，弯腰称是。章惇离去。

陈慥笑问歌伎：

“‘野狐精’之作能入曲么？”

歌伎点头，弹起琵琶调音。

苏轼低声询问苏辙：

“子厚此行如何？”

苏辙回答：

“子厚亦野狐精也。”

苏轼陷入沉思。

歌伎弹起琵琶，已唱起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壁》……

第三回　纲不移变法问世　时不待介甫放蹄

当苏轼、苏辙、陈慥、章惇在遇仙酒楼饮酒谈笑的时候，一夜未眠、早餐未用的王安石，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拒绝家人的任何关照，不许家人有任何干扰，为箭在弦上、需要尽快展开的“变法”正焦思竭虑着。他的夫人吴氏，体弱多病，经不起这连夜连昼的劳累，已进入卧室牵肠挂肚地歇息了。只有他的儿子王雱，仍然站在书房门外悄悄地关照着年老而不听劝阻的父亲。

王安石的府邸，坐落在都亭驿西边的董太师巷里，是一座带有偏院和花园的王字型建筑，乌头门高耸，大门宽阔，可供马车出入；主宅由门房、前堂、后寝三座建筑组成，由穿廊衔接前后；门房七间，有仆役当值，前堂七间，为待客和日常聚集之所，后寝七间及穿廊两侧十间对峙的耳房，为王安石及其子女居住之地。整体建筑规整对称，屋脊迭起，飞檐凌空，彩绘梁栋，气派非凡。主宅左侧，是一座同样格式而规模略小的偏院，有门相通，居住着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及其妻室子女。主宅右侧，是一座面积大于主宅与偏院之和的花园，园内假山青翠，幽径曲折，松柏森森，显示着建园时日之久远。

这座住宅，原是大宋开国功臣王审琦的府邸，由于历史上常出现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功臣的子孙败落了，这座府邸也就没为官宅。前年，王安石奉诏入朝，家眷也由江宁府搬进京都，皇帝赵顼特赐他于此屋居住。这种恩遇，实属罕有。

皇帝赵顼昨天在紫宸殿顶着宰执大臣们沉默的抵制和高声的反对，一声厉吼，宣布了“变法”开始，一下子把大宋中兴的重任压到了王安石的肩上。

王安石当仁不让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多年来他心底的抱负和憧憬变成了搏击风云的现实，他兴奋、欣慰、喜悦，入夜时分回到家里，不及漱洗，不及用餐，面对聚于书房、焦心等待的妻儿兄弟，什么话也没有说，立即吩咐儿子王雱请来章惇，详细地交待了与苏轼联手的想法。并吩咐弟弟王安礼立即告知“变法”的支持者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等人详作准备，定于明天夜晚在客厅商议“变法”的具体进程和有关事宜。章惇

和王安礼离开之后，他才狼吞虎咽地开始进餐。

身在其位，要谋其政了。在一阵短暂的狂喜之后，一年来与皇帝赵顼议论“变法”时的那种天马行空、激越壮烈、陆离闪光的宏思巨构纷纷落回到地面，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把握不定的疑团坠在心头，平日始料不及和拆解不清的许多问题，突兀地出现在面前：“变法”宗旨尚未宣示申明，“变法”官吏尚未取集习教，“变法”九项措施的设想尚未完备成法，朝臣中各种各样的异论尚未取得共识，“变法”能仓促驱车奔驰吗？三五年以竟“变法”之功能实现吗……他骤然感觉到自己如同一匹落入车套中的辕马，背负着难以承受的重载，在腰身难以自由转动的狭窄辕木中，望着前面扑朔迷离、坎坷不平的道路，维难维艰！

深夜二更时分了，王安石仍徘徊于室内。

如何稳健少失？如何取才用人？成了他思考的焦点。他的思绪渐渐移到苏轼和司马光的身上，回溯着昔日在与这两个朋友斗才斗智中得到的启迪和教益。

王安石有个极好的习惯，几十年来“日录”不辍，记载着自己经历的重大事件和思维印迹。王安石有着极强的记忆力，几十年来“日录”的大事，张口便能说出发生的年月和大致日期。他吩咐儿子王雱拿出他的《日录》，按照他指定的时日，查找他此刻需要的记载。

王雱按照父亲的吩咐，果然在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的一则“日录”中，找到了父亲与苏轼会晤的一段，并高声读了出来：

> 夜，访苏子瞻。子瞻有语：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使此二极者相寻而狎至，则人之死久矣……

王安石在踱步中倾听着，突觉王雱声停语歇，蓦然止步，抬头望着儿子。

王雱急忙说：

“下面就是阿爸写的注语：‘某与子瞻议论素异，缓急有别也。’”

苏子瞻“渐变”之论不是没有道理啊！王安石又在踱步中沉思了，道有升降，政有弛张，缓急详略，度宜而已。朝廷现时之状，一切惟务苟且，见患而后虑，见灾而后救，逸豫而无为，侥幸于一时，人们习玩于久安，士大夫多不恤国事。风俗衰坏如此，能一声霹雳而涤荡无遗吗？当弛而张，当缓而急，不谙实情，恃勇而动，能达到“稳健少失”吗？子瞻“寒暑之极”之论，当深思啊……

夫人吴氏，似乎理解了丈夫此刻沉默的心境，对苏轼这段富有哲理的话语，发出了感叹：

“苏子瞻果然是语出不凡啊！酷热的夏天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严寒的冬天，严寒的冬天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酷热的夏天；白天不知不觉地变成黑夜，黑夜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白天。这‘不知不觉’四个字，真是道尽了自然造化的奥秘，包含着多少令人仰慕的才智啊！”

王雱却说出了与母亲相左的看法：

“苏子瞻‘变革’之策，我看是前后矛盾的。仁宗嘉祐六年，他在《御试制科策》中激越而论：‘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此段‘动而不息’之论，何等明快而有力！而这段‘寒暑之极’之论，正如阿爸在《日录》中所注，实为反对‘骤变’之说，近于因循苟且之习。阿爸意欲与苏子瞻联手并肩，只怕是缓急难以相济，寒暑难以共时……”

王安石听着儿子的议论，在踱步中微微摇头：子瞻“变革”之论，貌似前后相左，实为子瞻政见中的“破立”之说。在其嘉祐六年上呈的《策略》中已显端倪：“方今之世，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子瞻高呼“动而不息”之论，乃针对朝廷因循苟且而发，意在“涤荡振刷”以破旧，故愤情激越，与自己同调；其“寒暑之极”之论，乃为“卓然有所立”而发，意在渐进以立新，故缓急与自己相异。急缓真的难以相济？寒暑真的难以共时吗？播种的春天，收获的秋天，不就是寒暑相融的季节吗？他没有责怪儿子，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抬头吩咐王雱，从《日录》上查找他需要的另一则记载。

王雱很快翻到去年十月的一则，找到了父亲所记司马光与皇帝的一

段答对：

> 是日，在迩英殿，帝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君实言：富民之本在于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俾转运使按知州，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之不富也。

“阿爸的注语是：‘此君实吏治经世之术，民未必能富。然取才用人之术，君实精其理矣！’”

王安石停止踱步，抬头望着夫人，沉郁的脸色晴朗了，似乎在等待夫人的议论。吴氏微微一笑说：

“司马君实知审官院，可谓才位相济啊。相公欲行‘变法’以富民，若能借得司马君实取才用人之术，则‘变法’得其人矣。得人者事半功倍，相公何乐而不为！”

王雱素来敬重司马光，急忙应和着母亲的话语说道：

“司马公君实，忠厚长者，朝臣典范，声望著于朝野，阿爸若能与司马公联手并肩，必有益于‘变法’！”王安石望着妻子、儿子舒心地笑了：

“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变法’乃翻天覆地之举，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我将借子瞻、君实之才智，从容计议善俗之方，徐徐而为之。雱儿，你速依据苏子瞻‘寒暑之极’之论和司马君实‘取才用人’之术，草拟奏表，阐明‘变法’将在‘稳健少失’原则下从容展开之意，明天我将进宫呈奏圣上……”

突然，书房门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王府总管推门而入，神情兴奋地急声禀报：

“老爷，福宁殿宦侍深夜驾临，现在已进入厅堂，传谕圣上旨意，召老爷立即进宫议事。”

王安石乍听一愣，旋即神情一振：

“天赐良机！我这就进宫面奏圣上，借苏轼、司马光之才智从容‘变法’。夫人，快为我整冠更衣。”

五更时分，王安石从福宁殿归来，兴奋、喜悦之色不但踪影全无，而且代之以焦躁不安。

皇帝赵顼在深夜紧急召见中，神情惶恐地说，他在入夜时分的倚椅假寐中，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等人，唆使谏院、御史台官员合力反对“变法”，并企图通过后宫的干预阻止“变法”的展开。于是，弹劾“变法”的奏表，雪片般地飞进福宁殿，白茫茫一片，打在他的身上、头上和脸上……梦吗？非梦啊！王安石尽管在用吉祥的解说为皇上圆梦，但在他的心头，却同样看到一幅不祥之景。“变法”的开始，不是朝政争斗的结束，而是朝政争斗的激化，新法将使许多王公、大臣、富商、大贾、豪门和那些“舞手以病民”的闾里贱人失去权位、财源和为所欲为的威风，能没有疯狂的反抗吗？树欲静而风不止。况且，太皇太后、皇太后如若真的支持老臣，一句话，就可能使这场刚刚开始的“变法”夭折！

王安石心领神会了，也许一场更为激烈的争斗已显端倪。“变法”若不尽快拿出政绩，何以制敌？何以服众？何以向后宫交代？何以护卫励精图治的圣上？何以赢得这千古胜负啊！王安石着着实实地感觉到，皇帝召见中的声声语语，都是险情预报，如同一条鞭子，左右轮番地抽打着自己这匹驾车的辕马。赶车的主儿是要马儿放蹄奔腾，尽快地“奔腾”到这条道路的终点。

身在其位，必谋其政！

负重驾车，惟有“奔腾”！

王安石回到书房，赶走了夫人、儿子，闭上房门，一头倒在桌案旁的软榻上，脱履散发、解袍挽袖，睁大了一双不停转动着眸子的眼睛，凝视着天棚。他的四周，散乱地摆放着儿子王雱为他抄写的《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保甲法》《将兵法》初步设想的文本。软榻前的几案上，摆放着一叠笺纸、一枝濡墨的狼毫笔和一方打开的墨砚。他按照自己奇特的习惯，开始为皮鞭下的“放蹄奔腾”探索筹划……

朝阳照亮了书房的窗扉。

王安石深知，自己以“理财为核心”的“变法”方略，在中枢重臣曾公

亮、富弼、唐介等人的心里是“异端”，在群臣心里是“银两”，在京都一群士大夫心里是“笑柄”，就是在年轻皇帝的心里，也只是一把量入计出的“算盘”。这是自己“变法”的纲啊，真正能够理解的，能有几人？在历代相传“重农轻商”、“重仕轻商”、“重义轻利”、“耻于言利”的习俗中，正直而短视的革新者，都在“吏治”、“仁治”、“礼治”、“王治”、“法治”等高雅的圈子里苦苦经营、呕心沥血，却都不肯注目于“理财”在国计民生中的特殊利害。高贵而浮浅的王公大臣们，忌讳言利，忌讳谈财，在靡费奢侈、宴乐无度的挥霍中，却怕“利”、“财”两个字玷污了他们的风雅。“周公歌七月，耕种乃王术”，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只是脚不沾泥的士大夫们懒于通晓而已。要政治清明，没有“财之饶”行吗？要军旅强大，没有“财之丰”行吗？要兴学育人，没有“财之稔”行吗？要文治辉煌，没有“财之裕”行吗？“生财、聚财、理财，宰执首责”、“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聚天下之众者，苦无财”、“聚天下之人，不可无财”、“合天下之从者，财”……这个“理”乃“变法”之魂魄，何时才能为皇帝和群臣通晓而力行啊……

王安石没有动身，只是伸出右手，准确地拿起几案上濡墨的狼毫笔，在笺纸上写出了“纲不移”三个大字。这三个字信笔而划，如同他那不修边幅的模样一般，横斜竖歪，着实丑陋。

阳光透过窗扉，照射在书房里的软榻上。

在一年多时间的议论“变法”中，王安石心下明白：自己用以打动皇帝心机的是“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士大夫们奉为圭臬的“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有《周礼》中残存的那些含混不清的朝制典章和其他经书中记载的那些诠释不一的史实和理论。这些书堆之中，根本就没有革除时弊的现成药方，自己之所以“法先王之意”而引用，原本只是借历代圣哲先贤的名望，激励年轻皇帝锐意进取之心，并借以堵塞中枢重臣们反对“变法”的嘴巴。现时，要“变法”了，要“放蹄奔腾”了，还能搬用那些早已过时的“先王之政”来捆绑自己的手脚吗？天知地知我王安石知！可真能扭转朝廷“积贫积弱”之状的妙方在哪里呢？一年来自己所设想的均输、青苗、市易、募役、农田水利、方田均税、免行、保甲、将兵九项新法，有些是因袭秦之商鞅变法、汉之桑弘羊榷酤、唐之刘晏理财而来；有的是从自己知鄞县时经游全县、山村问苦、实地考察、“贷谷于民、立息以偿”、“起堤堰、决陂圹，为水陆之利”的经验而来；有的是从“却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绚丝”、“聊向村家问风俗，如何勤苦尚凶饥”的饥民惨情中而来。这些思之未熟、

议论未精、尚未完备立法的纸上文字，果真能切宜实情，革新朝政吗？

王安石又伸出手，抓起笔，在纸上写了“目待张”三个大字。太阳升至中天。

王安石看得清楚，“变法”成功的关键，在于君臣之间能否保持长久的契合。商鞅变法，曾遇到守旧大臣和贵族王公的强烈反对，由于秦孝公重用商鞅而不疑，终使西秦称雄于战国；唐贞观之初，求治之道，人人议论，纷争不一，而魏征与唐太宗李世民，道德同一，契合而行，卒成贞观之治。唐代宗广德、大历年间，宰相刘晏以平准法理财治国，革除时弊，扭转了“安史之乱”后国弱民贫之状，卒因见疑于皇帝，遭杨炎构陷而死，新法遂而败亡；就是本朝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新法，不也因为仁宗皇帝的突然转向，导致君臣失契而归于失败吗？天下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理可循的，通晓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算作贤人了。君臣契合，可以与天地同德，可以与日月共明，可以与鬼神合其吉凶，“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的出现，不也是禹、汤、文、武与伊尹、吕望等人的契合所致吗？可现时的情形呢？反对“变法”的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等仍居要津，其盘根错节之力胜于前秦；朝臣因循苟且，逸豫无为之风甚于晚唐；有志于变革图强的群英同僚，异道殊德，自恃高明，诸家相峙，议论不一，苏子瞻持“熟思后动”之论，司马光持“中和无偏”之论，欧阳修、韩琦仍在张扬着他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主张，都在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年轻的皇帝。而皇帝稚气未消，治道未专，既无秦孝公之伟器豁达，深谋远虑，也无唐太宗的高瞻远瞩，决断果敢。其求治心切可嘉，其急功近利可畏，“变法”伊始，若不能振聩发聋，改变因循之风，则君臣现时之契合难以保持，若一二年内仍无惊天之作，则君臣之契合必将沦于离心离德。治天下原似用药医疾，当依虚实寒热而用药，现方虚寒，该是用乌头附子的时候了……

王安石又在笺纸上写出了“时不待”三个字。

太阳西斜，书房的光泽暗了。

王安石仰躺在软榻上，“时不待”的焦虑，使他的思绪激奋起来，帝王的“征诛”术浮上他的心头：历代有作为的贤人、哲人，都是以“征诛”开路，而后实施自己的理想的。即使在“尧舜之世”，也是在以“征诛”除去“四凶”之后，才实现了“先王之政”。“征诛”虽然有时悖于情理，但为了实现某种理想，古之圣人、贤人也不得不忍痛而为。商鞅变法，

秦孝公就是用刑律之剑封住了贵族王公和反对者异论的口舌；秦始皇嬴政，为了一统舆论，不是也焚过书、坑过儒吗？汉武帝刘彻，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不是也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吗？这些惨毒暴戾的行为是不足取的，但这种求治的坚定意志，却是可以借鉴的。这种借皇帝手中权力以涤荡一切阻力的谋略，却是可以效法的……

王安石开始在默默地寻觅着从皇上手中借取权力的方法。终于，他在记载着“先王之政”的《周礼》中找到了终南捷径：周王朝曾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利。现时的“变法”，也需要置泉府之官啊……

王安石霍地挺身坐起，神采飞扬，伸手拿笔，龙飞凤舞地再写三个大字：“借皇权”。兴犹未尽，在笺纸上又吟写出一首铿锵诗句——《彼狂》：

上古杳默无人声，

日月不忒山川平。

人与鸟兽相随行，

祖孙一死十百生。

万物不给乃相兵，

伏羲画法作后程。

渔虫猎兽宽群争，

势不得已当经营。

非以示世为聪明，

方分类别物有名。

夸贤尚功列耻荣，

蛊伪日巧雕无精。

书房门外的王雱听到父亲的吟诗声推门而入。

“今胜于古，新胜于旧，天道终究是不可逆转的！这自古至今的新、旧搏斗，都涌汇在父亲的笔端，描绘着人间日新月异的变化……”

王安石望着儿子，满意地点头。他拿起书写着“纲不移”、“目待张”、“时不待”、“借皇权”的四张笺纸交给王雱：

“记住，一切新法的制定、完备，便以这十二个字为据吧！”

王雱看着那十二个横斜竖歪的字，思索着。

这时，章惇急匆匆地直奔书房，人未到而声先至：

“介甫公，苏子瞻回话了……”

王安石迎章惇于门口：

“子瞻有何高见？”

章惇一笑，吟诗作答：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苏子瞻评曰：‘此老野狐精也’！”

王安石大笑，随即拿起新写的诗作《彼狂》交给王雱：

“今夜厅堂议事，当以乐班演唱此诗开场，以庆祝‘变法’开始！”

第四回　吕慧卿一针见血　王介甫“偷梁换柱”

灯火辉煌的厅堂，围坐着意气风发的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们。

十二名家伎乐班，演唱着王安石的新作《彼狂》，起伏跌宕，情动春风，声震彩梁，奏雄风，唱绝响。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将在这雄壮豪迈的乐曲声中，迈出“熙宁变法”的关键一步。

歌歇舞停，十二名鲜裙长袖、婀娜多姿的家伎离开之后，商议就在肃穆的气氛中开始了。

王安石今晚兴致极好，他衣着随便、举止随和，神态庄重，转动着一双机敏犀利的眼睛，斜倚在一张软榻上。也许是昨天紫宸殿里的恩宠仍使他处于兴奋和喜悦之中，他那略为黝黑的脸颊在烛火下闪现着红润之光，显得刚毅而富有朝气。章惇给他带来了苏轼赞语奇特又十分友好的答复，使他更感到满意。他倚在软榻上的身躯，难得如此的长时间不曾移动，神情专注而毫无倦色。他打量着沉静的曾布，狂热的谢景温，兴奋的章惇，沉思的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和意气风发的儿子王雱，倾听着吕惠卿慷慨激昂的议论。也许因为吕惠卿的议论已触及当前“变法”极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他凝目观察，默默思索着，不漏掉一句传进双耳的声音，不遗落一个撞入眼帘的神态。他要从眼前这些支持者的言谈话语、一喜一颦中，提取有益的智慧和启迪，完善自己心底百般筹划的方略。

吕惠卿，字吉甫，福建晋江人，时年三十七岁，任集贤院校勘之职。其人博学多才，精明机敏，极富辩才，城府深沉，处事果敢。生性狂傲，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文学辨慧，有扬雄、司马相如之才。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王安石知常州军州事，与吕惠卿相识，论及时弊，两心相通；议及革新，志同道合。王安石大喜，引为同怀知己，以忘年之友待之，并荐于欧阳修，得欧阳修器重，调入京都。吕惠卿与王安石结交十多年来，事王安石以师礼，虚怀自处，如出门下。吕、王其才互补，其智相依，在眼前这场风云激荡的“变法”之中，吕惠卿已是辅佐和影响王安石的主要人物了。

吕惠卿的一通议论确实尖锐、大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等执政大臣绝不可信赖，他们的反对和掣肘，不仅在紫宸殿，更在所辖的司部；不仅在于对皇上的影响，更在于对朝臣的控制；不仅在于年龄上、资历上的德高望重，更在于人事上、关系上的盘根错节。他同时指出：王安石眼下虽得皇上信任，并被授以参知政事之职，但在人望、人事、人力等方面，都处于极弱的地位。而仅凭一个圣明的皇帝带着一个雄心勃勃的副宰相，是“变”不了“法”的。他提醒王安石：盐铁司掌管坑冶、商税、茶、盐的收入，度支司掌管着漕运、供应等方面的开支，户部掌管着户口、春秋两税、上供、榷酒等事务，这三个部门掌管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不攫取这三个部门的权力，任何“变法”都是瞎扯。他大胆指出：趁皇上决意“变法”，并对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四位执政大臣失望之机，应立即呈表参奏，借皇上之力，撤掉他们的执政大臣之职，更换盐铁、度支、户部的官吏，扫除一切障碍，掌握一切权力，以利于“变法”的推行。

王安石倾听着、深思着：

“是啊，‘权位’只是吓人的牌子，‘权力’才是制人的刀子。‘权位’和‘权力’相济而成的‘权势’、‘声势’、‘时势’，才是历代有作为的人物成就事业的根本。现时，‘权位’皇帝授予了，‘权势’却需要在斗心斗智中争夺，‘声势’、‘时势’更须在漫长的岁月中营造。这个相济而成的‘势’，何时才能形成啊……”

吕惠卿火辣辣的言论，烧着了一向沉稳谨慎的曾布，他神情激动地附和：

“朝廷积贫积弱之症，已非一日。积重难返，甘草、山枣之类的药物，已无济于事。现时正如吉甫所言，只能用大黄、附子之类的猛药，方能奏效于沉疴……”

曾布，字子宣，江西南丰人，时年三十三岁，任集贤院校理之职。其人颇有才智，但胸无主见。其兄曾巩，是王安石的密友，曾布以其兄的关系，得入王安石的门下。

曾布喋喋不休地说着，王安石微笑静听。一旁，谢景温也有些按捺不住。

谢景温，字师直，富阳人，时年三十八岁。其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

王安礼为妻。其人性格激进，博览强记，颇具辩才。因其屡举不仕，对现行科举考试制度不满，常言“现以死背明经取士，只能疏漏人才，专取呆才。此弊不除，士人将为书虫矣”，故鹤居故里，诵究杂学。今年年节，他进京探望妹妹，居王安礼处，朝夕会王安石于花园，散步交谈，话意投契，过从日益密切。

曾布沙哑之音刚落，谢景温清朗之声即起：

“吉甫之论精辟，子宣之言笃实。商鞅之所以兴秦，权逾百官，是以所向无敌；贾谊之所以忧汉，两手空空，是以泪滴斑竹。愿介甫叔以霹雳手段，建不世之功……”

王安石静听着，慢慢闭上了眼睛，进入更深一层的思索：

“谈何容易啊！在自己的头上，毕竟还有着一个年轻的君王，而这个年轻的君王，有着一颗不定性的心。一经风吹浪打，谁知又会怎么样变动呢？曾公亮这些老臣是暂时失宠了，但能一下子撵出朝廷吗？‘事权分离’、‘分权而治’乃大宋皇帝驾驭群臣的传家信条，是决不可孟浪参奏自招灭顶的。盐铁、度支、户部掌管着全国的财务，皇室的亲信臣子身居这三个部门的要津，不就是为了保证皇室的无度享用吗？更换这些官吏，无异火中取栗啊。”

章惇对谢景温和曾布的议论微微摇头，他插了一句：

“介甫公初获恩宠，任重道远，还是不要树敌过多为是。”

谢景温冷声一笑，说：

“‘树敌过多’？‘变法度，易风俗’，原是翻天覆地之举，能不树敌吗？大明方升，岂惧漫云薄雾；圣命在肩，岂能望而生畏！”

章惇不多理睬谢景温，抬头向王安石望去。王安石仍在闭目自忖：

“是啊，何必要过多树敌呢？天下的路都是弯曲的，绕着道走路虽费时费力，但毕竟可以避免村犬的吠叫、村夫的怀疑和村丁的盘查。吉甫、子宣、师直，你们真的没有想到‘掩人耳目’这样一句俗言俚语吗？”

王安石随着谢景温高谈阔论的终止，蓦地睁开眼睛，向他的弟弟王安礼、王安国投去询问的目光。

王安礼，字和甫，时年三十四岁，任崇文院校书之职。为人谦和，处事沉思而后行。昨天夜里，听到兄长被授予参知政事，并主持“变法”，他的思绪一下子乱了。大宋百年由辉煌而败落的经历，无尽无休地缠绕着他：

大宋江山是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兵变的呐喊呼叫声中开创的。建国之后，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赵炅挟天下要求“统一”之声威，南征北伐，用了十八年的时间，消灭了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北汉等割据一方的小朝廷，结束了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二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一统天下”的伟业。太祖皇帝毕竟是英明的。他吸取了历史教训，从各方面强化中央集权，以防止分裂局面的再度出现。在朝制上，他以“事权分离”之策，设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以分散宰相的权力，使民权、军权、财权分立而听命于皇帝。在财政上，他以“不立田制”之策以发展生产，特设转运使掌握州府钱财，以加强皇帝对财政的控制。在养兵用兵上，他以“兵将分离”、“内外相维”、“守内虚外”之策，借以避免将帅的威胁和割据。正是这些朝制的实施，保持了大宋朝廷的百年无事。岁月流逝，年久的朝廷老朽了、腐败了，百年辉煌终于衰落了……

今天，兄长要主持“变法”，要追回那逝去的落花流水，能成功吗？吕惠卿刚才的一派主张太狂妄了，足以扰乱天下；曾布的言论只是吕惠卿的注解，没有新鲜东西，但一个一向沉静稳重的人突然变得焦躁激动，似乎也不是吉兆；大舅哥谢景温又无端地混了进来，而且放大嗓门鼓吹煽动，难道要在这“变法”尚未开始之时，就引起一场大混乱吗？王安礼长叹一声，偏转思绪烦乱的脑袋，望着窗外，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王安国，字平甫，时年四十一岁。敏悟博学，以诗文称著于世，然屡举进士不第，性情逐渐趋于孤傲。去年，由朋友韩绛等人的举荐，赐以进士及第，现任秘阁校理之职。他对兄长主持“变法”亦持保留态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庆历年间不也“变”过“法”吗？皇帝把他们推上去，又把他们摔下来。老百姓得到什么？不就是“热火”一阵后的更加凄凉吗？皇帝的翻来覆去，最终还是翻来覆去的“圣明”。他人在这种翻来覆去中，则是要粉身碎骨，甚至会罪及九族的。此刻，王安国厌恶吕惠卿的推人入水、曾布的推波助澜，更厌恶谢景温的煽风点火。但又不愿在这样的场合公开反对以触怒大哥，招惹不快，便随口吟出他去年写的一首《清平乐》：

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

小怜初上琵琶，晓来思绕天涯。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梨花。

吕惠卿、曾布、谢景温当然都听出了这首词的含意，面色不悦：迂腐而不搭调的悲哀啊！

王安石纵声大笑，霍地挺起腰身，笑着对王安国说：

“平甫，你太悲观了！莫说‘留春不住’，明年又会花满枝头。我欣赏‘春风自在梨花’的清雅，更欣赏春风吹入茅庐、春风吹入画堂朱户的欢乐！雱儿，我有个想法要禀奏皇上，烦你笔录整理吧。”

王雱应诺。

王雱，字元泽，王安石的爱子，时年二十五岁。其人性极敏悟，未冠即著书数万言，饮誉朝野，时有“小圣人”之称。去年，司马光主礼部考官，赏识其诗文学识，擢为进士，调任旌德尉。传说，王安石的一些奏章，大部是口授而由王雱笔录整理的。

王安石稍作沉吟，说出自己的想法：

“‘变法’如何开始，我看先成立一个办事机构，可以暂名为‘三司条例司’。呈奏皇上恩准之后，可正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办事机构，惟听命于皇上，筹划‘变法’方略，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的条例，颁布与督察各项新法在全国的实施。此机构将由主持‘变法’的参知政事负责，以利皇上谕旨的贯彻。诸公以为如何？”

王安石这几句轻松的、干巴巴的话语，却像无数巨大的陨石落在听者的心上，不容你不郑重思索，去探索字里行间的奥秘。连“留春不住”的王安国也皱起眉头琢磨了。

王安石把腰身一倒，又歪在软榻上。

片刻工夫，吕惠卿率先领悟了王安石的用心：精彩啊，自己半个时辰的口舌之苦，半点比不上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七个字来得轻松绝妙。什么“执政大臣去位”？什么“更换三司官员”？什么“权力转移”？都

在这“制置三司条例司”七个字中解决了。王安石啊，你长着一颗什么样的脑袋啊！

曾布也弄明白了。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毕竟比大动干戈、大吵大闹、大砍大伐高明多了。在朝臣们丝毫不觉疼痛的变化中，攫取朝政大权，而且这一“攫取”，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的。沉疴之疾，不服重药而愈，也算是奇迹了。

谢景温看出门道后，着实佩服他这位叔公的机敏和智谋。神出鬼没的安排，权力在刹那间巧妙转移，历史上也许不曾有过！

章惇在沉思中吃了一惊：变革中的斗争，原来不只是呈表、进策、参奏、弹劾，还有这微妙的心智之搏啊！他抬头望着微笑的王安石，突然想起苏轼的那句评语：“此老野狐精也”。妙极！他忍不住笑了。

王安礼此刻也在想，揣度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和朝廷体制二府（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翰林学士院、御史台、谏院、秘书省、馆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寺监（太常寺、宗正寺、光禄寺、卫尉寺、太仆寺大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司天监）的职能关系，猜想这个超越一切权力机构的“怪物”，大包大揽各种政务的前景……他的眼前似乎已经浮现出朝廷里一片乱哄哄地争执、推诿、扯皮的局面。他急忙闭上了眼睛。

王安国在反复地考虑之后，心内突然凄凉起来。他望着兄长，真想哭啊！雄心勃勃的哥哥，即将成为众矢之的，要在上压下抗、左兑右挤、前拉后扯、明争暗斗中生活了。一个痴呆文人兼半吊子官吏的哥哥，能经受得住吗？王安石在大家长时间的沉默中，似乎看穿了每个人心底的震惊、喜悦和忧虑，他决定不再征询大家的意见，离榻立起，果断地说：

“承皇上恩宠，安石此次主持‘变法’，当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一事，至关重要。吉甫、子宣、子厚，我邀请你们进‘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与我同甘共苦，望万勿推辞。和甫、平甫、元泽都不进‘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免招惹非议。还有哪些适职人选，请诸公荐贤举能吧！”

章惇借机推荐：

“苏子瞻当代英才，当年以二十五篇《进论》和二十五篇《进策》鼓吹革新，震动朝野。此人理应重用。”

王安石点头。

吕惠卿惊愕了，呆呆望着王安石，神色复杂。

王安礼推荐苏辙：

“子由亦当代人才，言行谨慎，任事尽职，亦当重用。”

王安石点头。

吕惠卿迅速在脑海中转过弯来：苏轼变革之策，虽与介甫在大目标上相同，但操术各异，若置于一炉，势必两相撞击、两相掣肘，“变法”之力，将内耗而尽。况且，两强终究难以相容啊！

曾布看了一眼谢景温，急忙拱手对王安石说：

“师直支持‘变法’，且意挚志坚，长于论辩。‘变法’伊始，急需宣扬鼓吹之人，师直可委以重任。”

王安石爽朗一笑，走近谢景温，坦然地说：

“师直系我姻亲，为了避嫌，不必进‘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了。现御史台多因循守旧之吏，少刚勇锐进之人，你将来可任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为‘变法’尽力鼓吹吧。”

谢景温急忙拱手：

“愚侄听叔公安排。”

王安石高兴地说：

“至于苏氏兄弟，人才难得，我将亲赴苏府，具帖邀请。”

吕惠卿急忙上前，含笑拱手：

“介甫公当代奇人，苏子瞻当代奇才，两人携手共进，‘变法’必成无

疑。介甫公，我记得仁宗嘉祐元年，苏子瞻来到京师，初露头角，一举高榜及第，诗文震动京都。时公居谏院，欧阳永叔（欧阳修）公曾赠诗于你……”

王安石回想着，转动着晶亮的眸子。

吕惠卿一笑，随口吟出：

翰林风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来自怜心尚在，

后来谁与子争先？

……

吕惠卿突然停了下来，故作遗忘之状：

“‘后来谁与子争先’，‘后来谁与子争先’……下面的四句已记不得了。”

王安石的眸子停止了转动，他似乎领会了吕惠卿深沉的用心，眉宇间浮现出几丝疑虑，旋即又大笑起来。

章惇诧异：王安石的朗朗笑声，似乎是故意从嗓子眼放出来的。

这时，户部判官吕嘉问闯进客厅，情急地走到王安石面前，低声说：

“御史中丞吕诲，刚才进了司马光的府邸……”

王安石收住了笑，脸色阴沉下来。

第五回　吕献可夜访书局　司马光语助介甫

司马光的住宅，在王安石府邸不远的右侧，也是一座王字形建筑，这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在天章阁做侍制时从一个商人的手里购置的。主宅也是门房七间、前堂七间、后寝七间。主宅的屋脊飞檐，矮于王安石府邸一尺五寸，加之建筑日久，色彩剥落，墙头与瓦砾之间，多处已萌生出柳芽杂草，月色下略呈衰败零落。主宅右侧是偏院，仅有后寝七间，现辟为书局，实则为《资治通鉴》的编撰室。治平四年（1067年）十一月，皇帝赵顼御赐的颍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就暂存于此。书局前辟有一座精巧花园，园内花木相映，草蔓幽径，假山突起。山顶有一棵矮松，枝干如铁，簇叶如墨，苍劲而凝重，于古朴清静之中，浮现一股灵秀之气。

此时，书局里灯光通亮，气氛祥和，司马光和他的局僚刘攽、刘恕以及暂借来协理撰书的范祖禹正在品茶议论，沉浸在对秦、汉以来历代盛衰教训的寻觅探索中。他的十九岁的儿子司马康瞪着一双圆圆的、聪慧的眼睛，注视着父亲细瘦的身躯、稀疏的白发、霜染的胡须、清癯的面容和刚毅肃穆的神情，倾听着眼前几位史家们的滔滔议论，心里兴奋而又沉重。他知道，皇帝亲自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的这部巨制宏篇，就要在此处孕育，父亲一生一世的最大成功与最大失败，可能也就要从这里开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朝天章阁侍制司马池之子，时年五十二岁，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权知审官院之职。此人学识渊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不通晓，尤精历史。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举进士甲第，时年二十岁。在恩师宰相庞籍的提拔下，任华州判官，步入仕途。于此后的三十年间，他以“谏言除弊”、“立嗣之功”、“《通志》之绩”三项不凡的贡献，赢得了三朝皇帝的信任和朝臣的敬重。

他的“谏言除弊”是忧国之忠。在三十年间，他参奏上疏达三百余篇，内至宰执言行，外至边陲军务；上至帝王举止，下至灾情民忧；大至朝政缺失，小至宫妃靡费……凡有弊端，无不弹劾禀奏。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年），他针对皇上和朝臣沉浸于“百年之治”的盲目乐

观，先于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抑赐赍、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不功、不食不用”等革新时弊的主张。并上呈《论燕饮状》，揭露皇帝的沉溺后宫，燕饮无度，赏赐滥溢。要求皇帝“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赍有节……”发出了“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大患”的强劲呐喊。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他又上呈《进五规状》，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阐述自己的革新思想：

所谓“保业”，就是如何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他尖锐指出：“秦、隋因骄而亡，汉、唐因惰而亡”、“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败一也”。他规劝皇上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

所谓“惜时”，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补敝。他认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他说：“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墉也；甲兵者，关键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就来不及了。

所谓“远谋”，就是要在太平之时想到非常之时。他称：有的君主遇到天灾人祸，常常埋怨前人“将士之不选，士卒之不练，牧守之不良，仓库之不实”，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为长无可忧之事”。他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谓“勿责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样的鬼话、空话。

所谓“重微”，就是治国要防微杜渐。“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途；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潜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谓“务实”，乃治理国家要多办实事，少玩花招。他认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才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治国安邦应当“先实而后文”、“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

司马君实对社会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至尊敲响了警钟。无怪宰执富弼曾说："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功"是忧君之忠。仁宗嘉祐元年，皇上无嗣，储位空悬，他继谏官范镇之后，多次上疏奏请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应不测，保持朝廷稳定。他大胆建议："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则全典宿卫尹京邑、亦足系天下之望。"并冒着被砍脑袋的危险，进宫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嗣。在仁宗病危之际，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促请宰执夜召赵曙进宫继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宋王朝因争夺皇位而可能出现的内争。"立嗣之功"还在于：没有六年前的赵曙继位，哪能轮到今天的赵顼当皇帝啊！

他的"《通志》之绩"是忧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意欲删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战国，下达秦二世，进呈英宗皇帝，"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以资治道，确保万世之业。英宗欣赏其忠心，命续其书，并设置书局，准其自选助手，准其费用由大内开销，给予机构上、人事上、费用上的保证。赵顼继位后，亲自作序，以待书成，并赐以《资治通鉴》书名，令其早日完成文治上的这一壮举。

司马光忧国、忧君、忧世的忠心，坦直无隐的言论，严谨肃穆的作风，成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间，他从华州判官起步，沿着国子监直讲、知太常礼院、集贤院校书、并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谏院、御史中丞等台阶，一步一步地走到天子的身边。赵顼即位后，对他"敬若蓍龟"，不到两年时间，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不仅成了年轻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审定参与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马更加忠于王事，时刻为年轻的皇上操心，以图塑新皇帝为舜禹之君。

可近一年来，司马光连续两次与王安石争论的失败，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厚厚的一层疑虑和不安……

一次是"讼案"之争。

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理寺把一件刑部与登州争论难决的"谋杀已伤案"上呈皇帝裁定。赵顼诏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

等人共议。共议初时，照例是判大理寺介绍案情：

山东登州十六岁少女阿云，在母丧期间与一男韦阿大定婚。阿云极美，阿大极丑，阿云心中苦楚，遂于夜间收割黍谷时，乘阿大困睡之机，挥起镰刀谋杀。连砍阿大十刀，男伤未死。深夜弱女杀男，已是奇闻，况且是美女谋杀丑男，更增添了奇闻的色彩。于是，由震动村落而哄传于州府。三里加盐，五里加醋，十里之外，已成五色艳闻，花色斑斓，大伤风化。州府得知，急捕女犯归案，严刑审讯，阿云供认不讳。登州知州许遵，以“伤人自首”为由，判“罪减二等，不当绞”上报朝廷。刑部、大理寺复审此案，认为应判女犯以绞刑。

判大理寺话语刚落，翰林院议事堂议论蜂起。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字景仁）大谈风化败坏之忧，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字禹玉）叫嚷此案传闻之奇，司马光和王安石借此案议论刑律过宽过严之弊。突然，王珪又向判大理寺提出询问：

“‘其女极美，其男极丑’两句，作何解释？”

杂声停落，判大理寺一愣，喃喃回答：

“据审案官吏称：其女之美，艳若桃李；其男之丑，奇丑无比。”

王珪追问：

“此案有无奸情？”

判大理寺急忙摇头。

王安石此时大笑而语：

“禹玉议案寻奸，可见心中已伤风化。”

王珪发窘，欲与王安石争辩，司马光安抚王珪亦助王安石嬉曰：

“介甫老友言之差矣，禹玉此时，只是心中有妓而已。”

哄笑声乍起，连终日肃穆的范镇也笑出了声。不期皇上赵顼于笑声中步入议事堂。司马光等急忙跪地迎驾。赵顼高兴地说：

“朕回宫经过此处，忽闻笑声朗朗，特来分享诸卿之乐。卿等继续议商，朕默坐听闻。”

皇上给“共议”带来了拘谨，也给“共议”带来了严肃和认真。片刻沉默之后，范镇说话了：

“去年山东曾发生儿子谋杀父母之案，今年又出现这妻子杀夫成伤之事，风化败坏如此，令人担忧。重刑治乱世，此女犯决不可减刑轻恕。”

王珪急忙附和：

“俗话说：妻美不是福，夫丑不是祸，这双男女都是糊涂虫，连这个道理都不知，能不闹出人命吗？女犯艳若桃李，岂能冷若冰霜，必有淫乱之心，绝不可恕，当处以绞刑！”

王安石这时却发出一声感叹：

“唉！其女艳若桃李，即使不能冷若冰霜，又将如何呢？”

司马光闻王安石的感叹而暗忖：介甫在同情女犯啊！是啊，婚不如意，痛苦终生，情恨难伸，动之刀斧。可惜，可怜，亦可同情。但“法”却是无情的！

范镇不悦，他就是看不上王安石这奇特怪异之气，便冷声地顶了一句：

“其男奇丑无比，就该送掉性命吗？此等女犯，若不处以死刑，要法何用？”

赵顼似乎察觉了范镇与王安石之间有些意气，微微一笑，询问司马光：

“司马先生有何高见？”

司马光急忙站起，拱手禀奏：

“臣附景仁、禹玉之说。凡因犯他罪，本无杀人之心而伤人者，情可宽宥。女犯阿云不满意于婚配，乃人之常情，可哀可叹，但嫌夫丑

陋，故而谋杀，初不陈首，经官司执审，将行拷打，方肯招认，情理如此，刑律难悯。若予以宽宥，窃恐今后贼杀横行，良民遭殃。当处女犯以绞刑，登州知州许遵之请，可不予听纳。”

皇帝赵顼点头，询问王安石：

“介甫先生有何见识？”

王安石神情严肃，拱手而语：

“臣另有陈述。此案发生之本源，乃男女婚姻不配所致，弱女苦楚难忍而伤人，是对天命婚姻之抗争，不失为烈性刚强之女，令人钦服！而且招供也是自首，理当减刑，活女子一命。”

好一番奇谈怪论！

王珪瞠目。

范镇木呆。

司马光望着王安石摇头苦笑。

皇帝赵顼突然发出一串爽朗笑声。标新立异，胆大奇崛，不同凡响，“变法”不正需要这样不拘一格的人吗？

“介甫先生高论，甚合朕意。”

皇帝一锤定音。

再一次是“理财”之争。

熙宁元年八月十四日，朝廷重臣议事于延和殿。福宁殿宦侍传来皇帝谕旨，诏令商议河北灾情救济之策，以解国用不足之虑。王珪提出：今年郊祭赏赐东西二府大臣都不领取，节省的银两可用于救灾。司马光附王珪之议，并大胆倡议：两府大臣节省的赏银只有两万两，不足以救灾。节省赏赐应当从皇帝身边的官吏做起，文臣两府、武臣、宗室刺吏以上官吏，都应当减半赏赐。其节省赏银，全部用于救灾。

王安石听后又是摇头：

“赏赐，每人三千，区区小数。若不赏赐，有伤国体。再说，国用不足，并非朝廷当务之急。”

司马光不解，诘问：

“国家自真宗皇帝末年，国用已显不足，近几年更甚，何言非当务之急？”

王安石回答：

“国用不足，那是因为朝廷没有一个会理财的大臣。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会理财的财神爷。”

这回轮着司马光摇头了：

“善理财者，不过是会玩簸箕敛尽民财罢了。民穷为盗，非国家之福。”

王安石挥臂否定：

“不然，我所说的‘善理财者’与你讲的‘善理财者’根本不同。我说的善理财者，能够做到不加赋税而国用足。”

司马光站了起来，双手一摊：

“介甫，介甫，天下有这样的理吗？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官府。‘不加赋税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太史公司马迁以此讥笑汉武帝之不明。此论岂可以为实啊！”

王安石也站了起来，诚恳而语：

“君实啊君实，你的胆子大一点，你的心思活一点，迂腐之论就会少了……”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皇上赵顼又同意了王安石的设想。

司马光不知自己错在何处而老友王安石对在何处。

近半年来，司马光除了每日进迩英殿进行两个时辰的“侍读”外，不再议论朝政，以免干扰皇上在王安石扶助下的思考和决策。皇帝似乎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再更多地提出朝政方面的事情询问。这样，司马光便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书局这个不大的空间。读书、思考，与眼前这几位年岁不等的朋友谈史论道，进行编纂《资治通鉴》理论上、体例上、资料上、技术上的准备。

他尊重太常礼院博士刘攽（字贡父）。这个身躯不高、举止随和、不修边幅、耿直坦荡、年已四十七岁的江西人，自幼刻苦自励，博览群书，精于汉史，而且往往于诙谐成趣中，化解史料上迷离扑朔的难题。“贡父，天生史学之才也。”

他欣赏刘恕（字道原）的才智修养。这位身材高大、语出惊人、年仅三十七岁的翁源县令，简直是史学上的奇才。“奇”有三：一、在当代文人学士中，真正称得上“博览群书”者，惟此一人；二、博而不呆，深而不滞，是解决史事纷错难治的能手；三、赞语无所藏，抗言无所避。“得史圣司马迁之真谛者，道原也。”

他更喜欢二十八岁的范祖禹（字淳甫）。这个天资聪颖、英俊多才的年轻龙水县令，虽是原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范镇的从孙，却毫无纨绔之气。精研学业而富有主见，锐意进取而沉稳从容；无哗众取宠之心，有究根问底之志；节衣俭食，甘于寂寞；勤于探索，自强不息。“他日史家有继，必此子也。”

也许因为“变法”风雨即来，也许因为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的消息已从大内传出，也许因为半年前延和殿里那场“理财”之争仍在司马光的心头回荡，也许只是因为修史需要，他们今夜议论的话题，是汉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推行盐铁酒类官府专卖的一段史实。

此刻，精于汉史的刘攽正在从容地谈论：

“……汉武帝元狩年间，国库日虚，匈奴压边，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桑弘羊，组织几十万人屯垦戍边，以御匈奴进犯，确是一件有远见的决策。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他敢于从豪强、富商、大贾手中夺取盐铁酒类私营之权，一变而为官府专卖，也是一件极有胆略的举动。这个举动的直接功效是：削弱了各郡国的势力，打击了豪强的高利盘剥，增加了官府的钱财收入，于国于民还是有益的。所以，对桑弘羊这个人，我们应当予以注意……”

司马光很自然地从桑弘羊就想到了王安石。又从王安石想到刘攽，王、刘私交甚厚，不知史论是否受私情所扰。范祖禹向刘攽提出质询：

“桑弘羊屯垦戍边的决策，从汉以来，似无疑议。但他官营盐铁酒类之举，太史公司马迁似乎不以为然。太史公以为桑弘羊官营盐铁之论，是蒙蔽了汉武帝，故而太史公讥笑汉武帝‘昏暗不明，所用非人’。贡父公以为太史公这个评论公允吗？”

司马光微微点头。他喜欢范祖禹这种敢于向汉史权威提出挑战的精神。

刘攽朗声一笑，谐趣地说：

“太史公当然是圣明的，但不是每句话都高明。他老人家对盐铁酒类和黎庶细民吃穿费用的了解，大约和我们一样外行，决不会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高明，所以，也会有拿不准的地方。依我看，太史公对桑弘羊的评论，大半是依据桑弘羊后来德行有缺，为人不忠，与上官桀等勾结、谋废汉昭帝而立燕王旦、终被杀头的既成事实作出的。”

司马光笑了：贡父之智，在于高屋建瓴，故而辟径新奇，引人深思。他抬头询问刘恕：

“道原，你的高见呢？”

刘恕并不谦让，坦率直言：

“桑弘羊的悲剧，在于他的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远方，而不屑于低头一窥足下。他的一生，成名于理想，毁名于理想。盐铁官营了，而经营盐铁的官吏却腐化了，权钱相交。开始‘钱’为‘权’子，以‘权’谋‘钱’；继而‘钱’为‘权’父，以‘钱’役‘权’。结果，官仓无增，私囊盈满，铁器质劣价高，盐被居奇。名目上富民富国，实际上肥了铁官盐吏。桑弘羊不幸而成了铁官盐吏的代表！后来又在朝廷内争中掉了脑袋。悲夫，桑弘羊！”

司马光喜悦之色跳动在眉梢：道原的议论，深入而浅出，深湛而简要，肯定与否定并存，赞扬与谴责交织，动因与效果相应，活活勾画出了一个完整的桑弘羊。他觉得很受启迪，便抚着稀疏的胡须，含笑称赞：

“道原，高论启人，能不能详加论述，以开茅塞。”

刘恕拱手：

“司马公若有兴趣，刘恕愿尽其所思，恭请指教……”

这时，司马府邸五十多岁的老家仆吕直，慌慌张张闯进书局，仍按三十年前对司马光的称谓禀报：

“秀才，一位大人不听劝阻，不容禀报，闯进书局来了。”

老家仆还没有讲完，门外传来一声悲怆而急切的呼叫：

“君实，大厦将倾，你还忍心清谈论道啊……”

司马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惊异地站起，司马康正要出门迎接，五十五岁的知谏院、权御史中丞吕诲闯进书局。他面色沉郁，神情激愤，圆圆的脸拉长了，目光呆滞，在烛光照映下显得凄厉而阴森。他冷眼打量一圈在座的人物，又悲悲切切地对司马光说：

“君实，参知政事唐介子方公在一个时辰前怀恨逝世了……”

司马光等惊骇沉默。

吕诲不由哭出声来。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是宋太宗时著名宰相吕端的孙子。其人性耿直，具有乃祖之忠，朝臣敬重。吕诲在仁宗时任侍御史、起居舍人之职，后贬知蕲州、晋州。赵顼即位后，司马光以吕诲“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礼，四不畏强暴”之优长，举荐为知谏院。赵顼信而用之，并迁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遭贬后再起，全赖司马光之力，故二人交谊日深，朝事遇有困难，常议而琢之，以匡偏误。

副宰相唐介，前日在紫宸殿受责昏倒之后，回到家里即卧床不起，时昏时醒。吕诲与唐介同住一巷，两家府邸相距不远，且二人平时交情颇深，今日黄昏，突闻唐介病情告急，即前往探望。进了唐府，只见唐府家人围床啼哭，医生呆坐无策；唐介挺身床上，两目呆痴，面色如纸，神志昏迷，气息短促，嘴里似在喃喃低语。吕诲委身床边，俯身听辨，竟是“王安石”三字的不断重复，直至气绝魂离。唐介是咬着王安石

的名字死去的。

吕诲带着“王安石气死唐介”的成见跑来呼冤。

刘攽、刘恕、范祖禹在这突兀而来的变故中悄然离开了。

一场关于西汉桑弘羊的议论，突然转移到当今的王安石身上，真是天意巧合！

司马光在吕诲的激愤和唐介的丧哀中沉思着。

司马康向神情激愤的吕诲敬了清茶，悄悄吹灭室内四角的烛光，坐在门旁的一只凳子上。

吕诲先叙述了前日皇帝在紫宸殿召见四位执政大臣和王安石的经过，以及皇帝宣布“变法”并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情况。

司马光倾听着。风雨终于来临了！但愿是一场滋润万物的风雨，是一场荡涤朝廷因循腐糜之气的风雨啊！

吕诲又言说近日来王安石与其支持者的活动，并预言朝廷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动。

司马光笑笑：雷动而鸣，毕竟是王安石所为啊！但愿这种变动，能使蛰者复苏，能使大地新生。

吕诲最后拿出一份参表，放在司马光面前，神情赤诚而悲壮地说：

“现时朝廷已呈生、老、病、苦、死之状：明仲（曾公亮）虽居首辅，但年逾七十，已无力与介甫抗衡；彦国（富弼）在紫宸殿受责，已萌称病求退之意；阅道（赵抃）入阁日浅，上不足取恩于皇上，下尚未取信于同僚，苦无对策，苦无所从；子方（唐介）忠肝忠胆、铁心铁面，逆鳞遭责，怀恨而亡。现时朝廷只有一个介甫，口角生花，举止生风，左右皇上，欲乱朝纲。吕诲得君实荐举，蒙皇上垂爱，身居谏院，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之职，岂能容介甫恣意妄为！愿掷身家性命一弹，乞君实以天下为重，协我助我！”

烛台上的五支烛火似乎凝固了。司马光听完吕诲沉重而激昂的倾诉，端坐不语。皇上有重托，宰执却不和，难道介甫要一个人打天下

吗？介甫性狂，令人担忧啊！但愿这只是一种传闻，但愿这只是明仲、彦国、阅道一时心情不畅的流露啊。

门前的司马康，心情紧张了。宦海风波已起，父亲也要卷入这场争斗吗？吕伯啊，你难道没有察觉这半年来父亲已经处身于朝政之外了吗？

司马光沉思良久之后，起身为吕诲斟茶，诚挚地说：

“献可公敬谅，光生平所为，决不欺友。自去年八月在延和殿与介甫关于‘理财’方略争执之后，半年来心之所思，多在反省，所得者不过数语，现坦诚以告：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可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如二者皆无，恐风雨之不庇也。”

司马康心情豁朗了，这也许是父亲全部政见的概括吧！半年来，被一些人视为守旧的父亲，只能说是不够激进罢了。人生在世，被人了解也难啊！

吕诲急忙询问：

“君实以为今日的‘居室’已经大坏了吗？”

司马光点头说：

“‘居室’已造百年，表面看来，仍巍然耸立，气派辉煌，然虫蛀梁木，鼠穴栋柱，风蚀雨浸，金瓦彩漆之下，已是千疮百孔。光十多年来，沉浸于历代史料之中，为国家盛衰、民生休戚而杞人忧天，实为此也。”

吕诲又问：

“君实认为介甫是造室的‘良匠’吗？”

司马光首肯：

“光与介甫昔日同为群牧司判官，近年又同职于翰林学士院，深知其人诚实聪敏、博学多才，抱负宏大、见识高远。其心际之高，精气之锐，非光之所能及。”

吕诲默然良久，拱手说：

“君实诚不欺友，吕诲敬谢。然介甫所信任之吕惠卿、曾布、章惇、谢景温等，也是‘造室’之‘美材’吗？”

司马光没有正面回答，苦苦一笑说：

“光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说着，把吕诲所写的弹劾王安石奏表推向吕诲，劝解地说：

“介甫现有言行，未见有不善之处，光劝公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

吕诲叹息：

“皇上新嗣大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介甫一人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耶。”

司马光抚吕诲手背而慰之：

“献可公，此刻，光只能以八字相告：‘处暗观明，处静观动’。明天谁知道又会有什么变动呢？”

吕诲颔首。

司马光吩咐儿子：

“康儿，弄点酒菜来，让我为你吕伯敬酒解愁吧！”

司马康应诺，快步走出书局。

第六回　琵琶报恩进苏府　王诜话别入宴席

司马光担忧的“变动”，果然在五天之后发生了。最先的震动，发生在外城西冈苏轼府邸的庭院里，发生在一树梨花下为陈慥送行的宴会上。

外城西冈苏府，是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三月苏洵第二次携带家眷至京都后购置的。这座庭院原是一个富商的花园，面积很大而房舍很少，苏洵购置后，按照自己的习惯和需要加以改建，形成了京城里一座别具特色的院落，带有文人的懒散和雅致。宽阔的庭院里，栽植花竹果木，筑造假山鱼池。庭院四边筑舍建屋：上屋七间，为苏洵居室和客厅；左屋七间，为苏轼住室及厨房膳厅；右屋七间，为苏辙住室，任妈亦居于此；下屋五间，为门房及仆役住用。因苏洵和苏轼的夫人王弗皆病故于此，苏轼、苏辙入川居丧三年回到京都之后，更恋于此地，除将上屋改作祖宗祭堂、书房、客厅外，其他一切如故。

三天前的中午时分，一个年轻女子闯进苏府大门，弹起琵琶请见苏轼，被老门丁拦阻于梨树之下。也许因为精妙清雅的琴音触动了苏轼的心扉，不等老门丁传禀，他就走出书房，循着音律望去，看见一个女子在梨树下弄弦而歌。他凝目细瞧，原来是那日在御街上被季常从西夏人手里救出的歌女。苏轼惊异，急步迎接。那女子看见苏轼，用力推开拦阻的老门丁，奔扑到苏轼面前，双膝跪地，连叩三头，哀求进入苏府做弹唱歌伎。苏轼慕其才智，慨然允诺，双手扶起，仔细打量这位重逢的女子：她乌黑的秀发散乱着，显露出生活的坎坷；清秀的容颜苍白无色，显露出人生的艰难；秀丽聪慧的眼睛泪珠遮掩，显露出内心的忧愁；破旧衣襟上的点点泪痕，显露着做人的酸辛；惟有怀中的琵琶锃亮闪光，显露着她的所爱所求。苏轼问其姓名，答曰“琵琶”。问其身世，泣曰“父母双亡”。苏轼喟然而语：“琵琶啊琵琶，用你的琴音歌喉，为苏府聊添光辉吧！”

今天，天色晴朗，春光明媚，无风无尘。庭院里，秀竹碧翠欲滴，春花泛白映红，假山玲珑剔透，鱼池清亮怡人。一树梨花如雪，一团友情如火。苏轼、苏辙送别陈慥的宴会就在这梨树下举行。琵琶见到恩人陈慥，跪拜致谢，三敬佳酿，然后弄弦而歌。苏轼的续妻王闰之新婚不

久，亲执玉壶斟酒。苏辙的夫人史氏捧盘送羹。庭院里，酒香漫溢，友情荡漾，枝戏琴音，花恋笑语。乐之极也。

陈慥击节而和，情绪异常炽热。一年前父亲病故，他来到京都，想以“侠义好剑”、“喜论兵书”之身，自献于新即位的年轻皇帝，以图驰骋疆场，立功边疆。可前日保安军兵败，将领杨定被杀，绥州得而复失，朝廷似乎弥漫着一层恐战气氛。他奔走自荐，无人赏识。由朋友章惇引荐，他结识了王安石，并进行过几次交谈。王安石敬慕他的武艺胆略、精研兵书和献身豪气。他敬慕王安石见识高远、抱负宏大和敢作敢为。特别是王安石主张变更军旅中“将兵分离”的朝制，更使他钦佩至极。两人虽非知心至交，也算是投意新朋了。前天夜里，章惇转王安石口信给他：变更军旅之事，容后进行。请季常稍事等待，其才将用，其志将展。他理解王安石现时的忙碌，打算借这段空隙，下江南散散心去。

在琴音歌声中，一位年约六十岁的老妇人捧着黑漆食盒从厨房缓缓走来。老人家中等身材，着装朴素，白发如丝，精神矍铄，慈容昵昵。琴停歌歇，陈慥、苏轼、苏辙急忙站起，歌伎琵琶起身恭候，王闰之和史氏迎上搀扶。

这位老人，是苏府的老保姆，名叫任采莲，时年六十一岁。苏轼和他的姐姐八娘，都是吃这位老人的奶汁长大的。苏辙也由这位老人看顾成人。现时老人正带着苏轼与前妻王弗的儿子苏迈。老人粗通文墨，工巧勤俭，从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十三年前病故后，她就为苏轼操持着这十余口之家，实际上成了苏府的总管。苏府上下人等均称“任妈”。今日的宴饮为送别陈慥而设，任妈亲自下厨掌勺制肴，为苏轼兄弟彰尽友道。

任妈走到桌前，打开食盒，端出一盘川菜放在陈慥面前，笑吟吟地说：

“陈公子远行江南，老妇特意炒了一盘姜辣麻腐鸡皮，为陈公子饯行。请公子别忘了我家大郎、二郎思念之谊。”

陈慥拱手感谢，打趣说：

“大郎、二郎之谊可忘，任妈的恩情是永世不敢忘的。”

任妈乐道：

“陈公子打趣老妇了。”

陈慥忙说：

“小侄不敢。子瞻、子由之所以才气横溢、文章盖世，全是任妈的奶汁和心血变成的。陈慥无福，没有得到任妈的抚育，落得个愚而粗鲁，一事无成。今日吃了任妈亲手烹制的佳肴，也会变得聪明的。各位听着，这一盘姜辣麻腐鸡皮，我一个人包了。”说着，拿起筷子，连吃几口，辣得汗出泪流，咂舌吸气。

众人大笑。

任妈说：

“陈公子爽朗豪放，英俊潇洒，又有一身武艺，胜我家大郎、二郎多了。琵琶，我点一首《人月圆》为陈公子饯行，辛苦你弹唱一曲吧。”

琵琶应诺，抚着琵琶弹唱起来：

> 小桃枝上春来早，初试薄罗衣。年年此夜，华灯盛照，人月圆时。禁街箫鼓，寒轻夜永，纤手同携。更阑人静，千门笑语，声在帘帏。

歌停曲歇，陈慥拂去心头的些许离愁，拍手称赞：

“好，好一个‘华灯盛照，人月圆时’！平常八字，道出了人间高于一切的幸福。陈慥永不忘京都月圆、灯盛、人聚之美，永不忘御街深夜与子瞻、子由携手同游之乐，永不忘这庭院之中、梨花之下任妈叮咛之殷。子瞻，这首《人月圆》是你的新作吧？”

苏轼摇头说：

“此词作者王晋卿。”

陈慥惊异：

“那位驸马爷？”

苏辙赞誉说：

“‘华灯盛照，人月圆时’，千古绝唱之句，除王晋卿，无人道出。”

陈慥慨叹：

“此公也算当代一‘奇’，放着一个驸马爷不好好当，尽往你们这些文人堆里混，写诗作画自找苦吃，图个啥啊……”

一声回答忽地由假山后传出：

“别无所图，只图能吃一盘任妈做的姜辣麻腐鸡皮。”

众人抬头望去，驸马爷王晋卿在苏府老门丁的陪同下，笑声朗朗地走来，人们哄地笑了。

王晋卿，名诜，开封人，时年三十三岁，大宋王朝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代，娶英宗皇帝赵曙的女儿贤惠公主为妻，封为驸马都尉，是皇帝赵顼的姐夫。此人英俊潇洒，有“美男子”之称，能书善画。仁宗嘉祐二年五月，与苏轼定交为友，情趣相投，过从甚密，是苏府的常客。与陈慥也很熟悉。

王诜明天就要南下匡庐一带游览作画，今天是来话别的，并有重要讯息告知苏轼。他的到来，更增添了宴会的情趣。欢笑声中，苏轼吩咐琵琶再次弹唱《人月圆》以示欢迎。酒宴重开，举杯对饮，戏语寒暄，各畅其怀。礼数已过，王诜突然神情激扬地说道：

“朝廷有变，特来告知诸公……”

众人停杯凝神。

任妈、王闰之、史氏、琵琶悄然离去。

王诜侃侃而谈：

“皇上昨夜恩准了介甫‘变法’的方略，诏令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总领‘变法’事宜，以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曾公亮已离宰相之位，由富弼暂代。介甫所设计的‘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等新法，即将迅速实施……”

苏轼心情激动地静听、思索：

“不错，要‘变法’，就要有一个实施新法的机构，这是常理中的事情，介甫抓住要领矣！宰相曾公亮离职，也是常理中的事，雄心勃勃的王安石的头上，是容不得一个尸位素餐的老人的。尽管这个老人曾经是介甫进入朝廷高层的引荐者。富弼暂代宰相一事却出乎意料，皇上对‘庆历新政’参与者之一富弼的重用，是出于对那段历史的赞许？还是出于谋求一时的平衡稳定呢？”

忽地，王诜提高声音：

“介甫，非常之人，在此非常之时，必建非常之功！”

苏轼受到感染，捋袖举杯，霍地站起：

“好消息，鼓舞人心！普天下‘华灯盛照’有日，‘人月圆时’将至！为皇上的英明决断，为介甫的雷厉风行当饮此杯！”

众人同声附和，一饮而尽。

苏轼放下酒杯，提问：

“晋卿，这个新设置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位处何级？权有多大？”

王诜举指向天，大声道：

“其位至高，其权至大。介甫在奏折中提出‘经划邦计，议变旧法，通天下之利’，‘上听命于皇上，下通示于各路’。不仅囊括了户部、盐铁、度支三司之职，且有取代东西两府之势。”

苏轼愕然：

“这‘下通示于各路’一句，不是侵二府、三司之职权吗？”

王诜一笑：

“子瞻何其聪明而又迂拙啊！‘变法’乃翻天覆地之举，二府、三司之官吏，因循成习，积重难返，介甫意欲‘置而弃之，优而养之’。”

苏轼摇头：

“‘置而弃之，优而养之’？倒是痛快、简单！”

陈慥插话道：

“是祸是福，决于官吏。晋卿，这个新设置的‘制置三司条例司’都有哪些人物参加？”

王诜回答：

“都是当代年轻俊彦之士。吕惠卿、曾布、章惇、舒亶、吕嘉问等已蒙皇上恩准。子由也将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任检详文字之职。诏命会很快下达……”

苏辙的头脑“嗡”的一声胀了，他惊异地向兄长望去。

陈慥亦大惊，急问：

“那子瞻呢？子瞻不进‘制置三司条例司’吗？”

王诜迟疑片刻，望着苏轼说：

“苏子瞻当代奇才，岂能与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同列。皇上看重子瞻的才智文章，将诏令子瞻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之职。”

陈慥瞠目：“殿中丞”是个官阶，只是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直史馆”是个“贴职”，只是文官的荣誉衔，只有“判官告院”是差遣的实际职务，还是一个手中无权的闲职。

苏辙默然：章惇几天前在“遇仙酒楼”的暗示变卦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对兄长都是一个不祥的预示，对自己也未必是个吉兆。

王诜安慰苏轼：

“子瞻，判官告院虽属闲职，但承办的都是宫内事务。靠近皇上的人是不会长久寂寞的。”

苏轼耸肩一笑，笑得远不如平常爽快，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尴尬：

“知我者，圣上也。介甫握权行事，我居官告院办理奖励加封，人尽其才，天下焉能不治。但不知谏院人事有何变动？”

王诜答：

“御史中丞吕诲仍知谏院。”

苏轼再问：

“皇上对欧阳公永叔、范公景仁、张公安道有所借重吗？”

王诜回答：

“张公安道，仍为翰林学士承旨，因其早日与介甫有隔，皇上对其日后能否相让相维，甚为忧心；范公景仁，对介甫素有成见，自己奏请皇上求去知通进银台司之职，皇上留中未准；欧阳公永叔，系介甫恩师，且人望甚高，但自前日因病离开参知政事之位后，身体日益虚弱，是否请其再度出山，皇上正在思考之中。”

苏轼默然。

陈慥急忙举杯为苏轼解窘：

“天下大事已定，用不着我们操心了！酒足饭饱，我也该告辞离京了。祝子瞻禁舌嵌口，祝子由任劳任怨，祝晋卿人月常圆！”

王诜也举起杯来：

“我明天就南下匡庐，今天特来向诸公告别。”

苏轼神情悻悻，举杯而对：

“祝季常闲云仙鹤，遍览山川。祝晋卿诗画双收，早回京都。”

苏轼言犹未尽，动了感情：

“忆昔日轼官于凤翔府，跟随恩伯两年，那时年轻气盛，愚不更事，屡与恩伯争议，以至形于颜色。今日思之，真是后悔不已……”

陈慥神情亦为之凄然：

“凤翔阔别之后，家父常思子瞻，每思必语：‘吾爱子瞻，犹若子侄。’”

苏辙张口，正要说些什么，墙外骤然传来开道鸣锣声，一声高于一声地停落在苏府门前。老门丁神情慌张地跑来禀告：

“大内宦侍驾临，要二位公子迎接圣诏！”

苏轼、苏辙有些惊慌。

王诜提醒苏轼速备赏银。苏轼转身欲取，一位身着黄色宫服的中年宦侍，在一队紫色仪仗和一队大内禁军护卫下，已昂首阔步向庭院走来。

陈慥急忙从行囊中取出二百两白银放在桌上。

苏轼、苏辙疾步迎上，跪伏在大内宦侍的面前……

大内宦侍离去了。陈慥、王诜离去了。

苏氏兄弟怀着沉重纷乱的心绪，走进正屋正中的祖宗祭堂，向父亲苏洵和母亲程夫人的灵牌焚香跪拜后，转入左侧苏轼的书房里。兄弟俩相对无语地沉默着。他俩都有许多话要说，但谁也没有开口，似乎都在调理心头的乱丝，要把眼前看个透彻，把今后想个明白。

落日在天边烘起一抹霞彩，透过竹丝窗帘，把书房映得金黄。

大内宦侍送来的诏令，给苏府上下人等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欢乐。特别是在漫长冷清的三年居丧守制后，返回京都不到十天，便得皇上恩宠赐封，也许真是苏门时来运转。仆役们奔走相告，琵琶弹唱欢歌。任妈亲自操办起三桌酒席，准备欢宴全家十多口人丁。年方三十、身体一向多病的史氏，也特别精神起来，藕荷色短衫匀称合身，短衫上的金线宽边闪着光亮，衬托着一张圆圆笑脸，正坐在酒桌前裁纸数银，分封红包。二十一岁、体态轻盈的王闰之，红裤红衫，头绾钗簪，秀容如玉，立在史氏一边，神情腼腆地呼唤着一个个家仆姓名，分发赏钱。苏辙的七个子女，都是九岁以下的小童，过年似的在酒桌间跑来跑去，欢笑嬉戏……西冈苏府，上上下下一派喜气洋洋。惟有府中的二位主人反是忧

心忡忡。

书房里已燃起红烛，苏辙久思之后，先于兄长开口：

“这两天来，我再次翻阅了介甫的《万言书》和《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介甫在‘除时弊’、‘抑兼并’、‘便趋农’、‘强兵富国’这些大目标上，与我们兄弟的主张并无二致。但在实施方略上，却不尽相同。我们主张‘智者所图，贵在无迹’，介甫似在主张‘暴雨急风，声势夺人’；我们主张‘见之明而策之熟’、‘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介甫似在主张‘鼓鸣车发，翻江倒海’。介甫与我们‘急’、‘缓’之别，甚为分明。今日‘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设，神秘而突然，朝臣不解其意，官吏不明宗旨，确有猝然轻发、专谋声势之嫌。如此轻车骏马冒险夜行，不辨前途沟壑，一任挥鞭，实有车翻马毙之忧。再说，介甫生性执拗，素拒人谏，今又春风得意，正欲舒其胸怀、展其才智，更不易纳谏从言。因此，皇上诏令‘判官告院’之职，似应呈表谢辞，以免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

苏轼也在思索着这个问题。辞受闲职虽不是多大憾事，但他不忍在皇帝赵顼锐意革新、励志图强之始就颓然退出，抛却自己近十年来沸腾于怀的理想。

他明白自己的主张与王安石的同异，更了解王安石为人之坦直和处事之执拗。王安石所谓的“变法度、易风俗”、“以古准今”、“以舜禹为法”等狂狷之论，许多是由秦之商鞅、汉之桑弘羊那里借鉴来的。乍看新奇，究其实质，不过秦、汉以来一些激进变革理想的复活。要凭这些古老的遗产建立一个恬静安逸、无争无斗的舜禹之世，固然美妙，只怕是难以实现。因今时之君已非舜禹之君，今时之臣已非舜禹之臣，今时之民已非舜禹之民。今时的大宋，终非古之秦、汉啊！况且，商鞅、桑弘羊均因其激越冒进，“欲速则不达”！自己的主张呢？也许只能修补这颓敝欲倒的房舍，只能抑制这奢侈贪欲的世风，只能改良这因循苟且的恶习，比起介甫的高远，自然是温和的、表浅的，但也许是现实的、稳妥的。

他明白自己将处的职位是职显而无实，位高而无权，也是一种“优而养之”。于官告院管管封赐，好一个混日子的清闲角色。可这些闲职，位近人主，讯息灵通，正如晋卿所言：在这些职位上的人，是不会久于寂寞的。再则，任命子由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之职不也是一种预示吗？它表明皇上仍然在考虑着自己的主张，仍留有再用的余地。

苏子瞻看得清楚，这个诏令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将是一个超越朝廷一切权力机构的怪物。将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衙门。也是一个滋生新的弊端的温床。它的横空出世、包揽一切，必将在这龙蛇混杂的朝廷，引起一场沸沸扬扬、不可掩制的混乱，各类人物都将纷纷表演。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章惇、舒亶等是一拨，曾公亮、赵抃、富弼、吕诲等元老重臣是一拨，大内的后妃、近臣又是一拨。欧阳修、张方平、范镇不会长久沉默，司马君实也不会真的置身事外。年轻皇帝将在一场空前未有的纷争中不断选择。王安石也将经受一场生死沉浮的凶猛冲击。

他完全理解弟弟子由此刻的思虑：是啊，与其在毫无权力的冷板凳上看他人的热闹，莫如去一处僻远的州府为老百姓做一点儿实事。可哪个偏于一隅的地方能实现自己胸中的雄图宏愿呢？

此时，苏轼的心头骤然浮现起故乡那灾难深重的惨景和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那睿智高尚的身影……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洵和苏轼的夫人王弗先后病故于京都，苏轼、苏辙及其家人扶父亲和王弗的灵柩返回四川老家安葬。在为父守制三年的最后一个月里，苏氏兄弟为答谢亲朋故友、地方官吏对父亲的悼念和安葬时的帮助，走出悲哀叠垒的庭院，遍访友人所在的州府乡县。他俩在富贵之家看到的是华屋丽堂，在贫困之家看到的是粮米不继；在官府看到的是案牍盈积，在乡镇看到的是乞丐成群。他俩的目光变得深沉忧郁了，不再依恋于山清水秀、湖光竹影、山花水荷、莺鸣燕语，而着意于禾田农舍、风情民俗、黎庶生相和世态炎凉。他俩用从书斋里学得的知识，对应着书斋外的人生，诗文充塞的灵魂顿时失去了雅意。疮痍触目，升平何在？兄弟相语，神情凄然。真是身被其尘，足沾其泥，才可见民间实状；身处农舍，言及农事，才能悟民间真情啊！

一日，苏氏兄弟来到一个名叫清水坪的山村拜访他们幼年时的开蒙老师，谁知旧居已毁，房舍成了牛棚。再三询问村民，才在村外一间茅屋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恩师。老人形容憔悴，须发皆白，境况潦倒，甚至双目失明。闻苏轼、苏辙之声，老人怆然泪下。在凄楚的寒暄中，苏氏兄弟始知老人为豪门逼迫而家业毁尽。

老人神情痛苦欲绝，以手索路，引苏轼、苏辙走到屋外，以失明之目遍览山川，指点而语：

“天府之地，今日已非天府了！子瞻、子由请看，往东，纵几十

里，田连阡陌，皆为一户之地；往南，横几十里，民以万计，皆为一户之奴。朝廷百年‘不抑兼并’之策，终于生出今天这样的苦果。只怕真的要‘天下未乱蜀先乱’了……”

苏轼、苏辙悟通而无语安慰老人。苏轼取出银两敬赠，老人怆然拒收。

“行将就木，要银两何用！子瞻、子由已名震四海，若居位为官，但愿能以此恻隐之心，为天下黎民百姓着想。”苏氏兄弟跪倒在老人脚下，咽泣出声……

苏辙突然打断苏轼的回想：

“哥，该我们决定去从了！”

苏轼似在自语：

“不能忘记老人的殷殷希望啊！还是待在京都再看看吧。如若介甫献上的真是一副救世的‘灵丹妙药’，那时我们再退出这龙居之地，也就胸无遗憾了。”

苏辙不甘心，还想再劝，任妈带着琵琶、婢女、仆役，捧盘置酒拥进书房，向二位主人庆贺来了。

婢女敬酒，苏氏兄弟姑且喝了。仆役敬酒，苏氏兄弟姑且喝了。琵琶敬酒，苏氏兄弟姑且喝了。任妈端起酒杯，喜泪盈眶：

“我刚才给老爷和老夫人的灵牌上了香，大郎、二郎受到皇上重用，苏府光宗耀祖了。老奴敬你哥俩一杯！”

苏辙趋步上前，扶着任妈落座，说：

“任妈，这使不得。”

苏轼慌忙从盘中自端一杯酒，也说：

“任妈，你老不胜酒力，免了吧。我和二郎谢你了。你看，我干杯见底了……”说着，一饮而尽。任妈笑了，泪花滚落胸前。

老门丁举起一杯酒，走到苏氏兄弟面前，呐呐地说：

“大郎、二郎的官职好难叫噢，啥子‘判官告院’？啥子‘检详文字’？弄不懂哟！”

苏轼大笑，接过酒杯，又饮了。然后高声对老门丁说：

“你听真哟，二郎当的那个‘检详文字’，是专门为朝廷写法令律例的，日后你看到盖有朝廷大印的条条规规，那就是二郎做的活计。我当的官比二郎的官大一个小拇指头，叫‘判官告院’，二郎办事好，我就奖赏他！”

老门丁明白了，连声说好，引得婢女、仆役笑声不停。

歌伎琵琶进入苏府已经三天，她爱上了这个家，爱上了这个家里的人，更爱上了这个家里融和、亲切、轻松、清新的气氛。她此刻怀着满心的喜悦，跪到苏轼面前，口齿伶俐地说：

“禀奏大人。现时朝廷大臣府上，大约都是七八人的歌伎班子，有的达十二人之多，我们府上现时只有一支琵琶，太寒酸了。如今，两位大人居官朝廷，交际又广，今后来往应酬，会有增无减。恭请大人再聘歌伎数人，以壮府风。”

苏轼听了琵琶的请求，掀髯大笑说：

“妙！升官了，交际广了，应酬增多了，不必再寒酸了。琵琶，借你的慧眼明珠，再物色九个春兰秋菊来，让她们竞放奇葩吧！”

苏辙见兄长饮酒过量，又有些口无遮拦，急忙劝阻：

“哥，这……”

苏轼踉跄一步，挽住苏辙的手臂：

“子由，你忘了前几天在‘遇仙酒楼’那位无知和尚赠送的佛语了？‘观照自性’！让我们按照‘自性’居家过日子吧！”

苏辙领悟了苏轼似醉非醉的暗示，默默点头。

第七回　琼林苑君臣答对　苏子瞻侃论商鞅

三月的桃花坐果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公开亮相，以“雷滚九天”的声威敲响了“变法”的开场锣鼓，立即引起了朝野的注目和关切，成了京都酒楼、驿馆、茶舍、妓院、官衙、民宅议论的话题。关心油盐柴米的“民”们，盼望“变法”能带来物价稳定、日子太平；关心小本微利的“商”们，盼望“变法”能使官税减少、生意兴隆；关心世风世俗的“贤良”们，盼望“变法”能使时弊改观、官吏清廉；关心国家命运的“士”们，盼望“变法”能带来兵强国富、朝廷中兴；地位低微的“吏”们，盼望“变法”能带来好的官运；万贯家产的“豪”们，盼望“变法”能带来更多的金银；贪财的妓院老鸨，盼望“变法”能使嫖客如云；生活无计的扒手，盼望“变法”能使捕快绝种、监牢关门。二府、三司的达官，默默琢磨着“制置三司条例司”无边的权力；御史台、谏院的“乌鸦”们，尖利的声音暂时沉默。狂热的祝词，几天之内就把王安石塑成了当代孔孟般的大儒。

皇帝赵顼亲自主持了延和殿的群臣会议。王安石当殿宣布了以“理财”为核心的“变法”方略，阐述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强调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理财为方今先急”。并扼要谈了“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免行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九项措施的设想。

这一整套新法表明，王安石要摧毁和抑制官僚、富商、豪强无情无厌的兼并盘剥，防止因财产分配日益悬殊而引起的天下大乱，维护社会的稳定，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设想。新法还表明，王安石要扶持农户、增加贷款、减少差役、兴修水利，使百姓能安于田垄，以发展生产，达到“增天下之财”而富国强兵。

王安石的气派，给人以“天下太平可立至，生民咸被其泽”之感。王安石的辩才，不由人不信，实现美景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于是，皇帝拍案叫好，群臣舞蹈相庆，延和殿变成了酒肆。君臣纷纷举杯执箸，视明天已如盘中佳肴。苏轼、司马光也在举杯，尽管他俩不相信“太平”会如此容易地“立至”，但也盼望能够出现一个如此容易“立至”的“太平”。

四月的青杏变黄了。王安石按照他藐视一切的性格，撇开了两府大臣和三司官员，遴选了他“信其才智”的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激进骨干，作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巡察使，率领大批官吏分赴各地，了解赋税利弊，勘察农田水利现状，准备推行新法。

巡察使和巡察官吏震动京都的马蹄声，立即使二府、三司“欢呼叫好”的大臣们警觉了，醒悟了，反感了：二府靠边，三司晒干，“制置三司条例司”侵权啊！“百官失其职”！怨言卷地而起，朝廷一夜之间出现了混乱。宰相富弼装病，副宰相赵抃甩手，连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陈升之也偷闲不再理事。知开封府吕公著，谏官刘琦、钱顗等人纷纷上呈奏表，弹劾“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王安石气势如虹的第一脚踢在了一块界石上。

王安石毕竟是王安石。也许他不觉疼痛，也许他疼得咬牙，忍痛不语，总之他依然毫不畏惧地跨过界石，向前走去……

五月的石榴放花了。王安石突然决定变更科举考试制度，罢诗赋帖经墨义，以经义论策取士。并征得赵皇恩准，谕令馆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议行。

王安石也许有感于“变法”人才的缺乏，想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但旧法实行已久，今突然要予以废除，不仅馆阁官员毫无准备，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一些官员更是惊诧。于是，他们以学子的代言人自居，上表参奏：学子们寒窗十年，背诵经书；投师拜友，钻研诗赋，现时突然变更而试以新的课题，不是成心要断送这一茬学子的功名前程吗？中枢重臣们的撂挑和二府三司官员的反对，谏院、御史台一些官吏的借机渲染、借题发挥，喧喧嚷嚷，满朝风雨，直向福宁殿飘去，年轻的皇帝赵顼被惊动了。

王安石又一真知灼见、超越群臣的选才主张，又遇到声势浩大的挑战。

五月二十日清晨，一道诏令由大内传出，送进外城西冈的苏府：今日午时正点皇上要在琼林苑召见苏轼。

苏轼毫无准备，呆坐在卧室外间的一张藤椅上，急遽回想自己三个月来的言行有无犯忌招祸之处。他一向胸无城府，又无每天作日记的习

惯，半个时辰的苦思冥想，仍然茫无头绪。

苏辙沉默地坐在苏轼对面的一张木椅上，睁大一双焦虑的眼睛，似乎也在帮助兄长回忆反思。

苏轼之妻王闰之初到京都，根本不知官场风雨、宦海波涛的险恶，更不明白皇上召见这样的荣耀礼遇，怎会使夫君如此痛苦，心里一通胡猜乱想。

此刻，苏轼忽想起一事，低声连连自语：

“失言了，失言啊……”

苏辙忙问：

“什么事情？”

苏轼魂归正位，回答说：

“前日子厚来访，谈及介甫谕示馆阁议变更科举考试之事，我曾随口打趣：‘通晓诗赋有何不好？介甫不也是从诗赋中选拔出来的吗？’”

王闰之舒了一口长气，哑然一笑：

“就是这句话啊，也值得如此愁苦，吓为妻一跳。”

苏辙却惊慌了：

“这也是诽谤执政啊！我担心子厚会不会……”

苏轼霍地站起，打断了苏辙的话：

“子厚，密友也，断不会出卖朋友！我们若有丝毫猜疑，也就是猥亵友情了。算了，再莫自寻烦恼了。”

任妈满脸焦虑地走了进来，担心地询问：

“大郎，皇上今个儿召见，不会有什么事吧？”

苏轼故作轻松，抓住任妈的手说：

“任妈，三个月来，我深居简出，谨言慎行，既没有上表奏事，也不曾当众赋诗，是个地道本分的臣子啊！任妈放心，皇上这次召见，说不定我又要升官了。”

任妈放心了。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马车备好了，你早点动身，不要误了时光。”

苏轼点头，转身对王闰之说：

“季璋，快取朝服、朝冠来，我要披挂出场……唉，你们看，口无遮拦，又说走嘴了！”

王闰之嫣然一笑，转入内室。

任妈笑着说：

“你能自知就好。”

苏辙也笑了，叮咛说：

“琼林苑虽非紫宸殿，但也是是非之地。‘变法’之事，不谈为宜。答对垂问，以少为佳。”

苏轼点头。

琼林苑是皇家花园，位于城西护龙河顺天门外五里处，占地约一百顷，北邻金明池，相峙相映，相衬生辉。琼林苑内，牙道交错，溪水纵横，道旁溪岸，古松怪柏交枝蔽日，翠郁生津。苑之东隅，有石榴园为屏；苑之西隅，有樱桃园为障；苑之南隅，有杏园作托；苑之北隅，有梅园为依。此时，石榴花怒放，一片火红；樱桃果已熟，红珠满枝；银杏半黄，三分羞怯；青梅方绿，七分娇情。四围果木之中，亭榭错落，幽径曲折，楼台闪辉，月池扬波，柳拂虹桥，风抚凤舸。舒心亭耸立于月池岸边，雕梁画栋，迭起三层，金璧相射，飞檐凌空。奇花异卉摆满回廊，争奇斗艳，仰视着三楼廊檐下凭栏远眺的年轻君王。

今天的皇上，身着一套白绸长袍，盘发于顶，像是一个刚满弱冠的书生，面容清秀，略显倦色。三个月来，他已被自己决意的“变法”搅得心神纷乱了。

焦心熬神的三个月啊！朝廷重臣的消极对抗，御史台和谏院官员的奏表抗争，这都是他不曾想到的。他更怨恨富弼、陈升之、赵抃这些执政大臣的怠工撂挑，说不定朝臣们的不满情绪就是他们播种的。他更怨恨御史台和谏院那些多嘴多舌的“乌鸦”，朝政上稍有一点变革，他们就吵闹个不停。不过，年轻皇帝也在考虑王安石这三个月来的所作所为。思来想去，王安石似乎没有任何背着自己恣意妄为的地方。唉，“变法”起步之始，就这样艰难啊！

他焦躁烦闷，常于夜半三更起床徘徊，寻觅这艰难局面的症结所在。在苦苦追寻的无因无果中，原来的四位执政大臣曾公亮、富弼、赵抃、唐介的身影总在他的心头闪现。特别是死去的唐介，似乎仍然瞪着一双深陷而犀利的眼睛望着他。哼！唐介是死了，难道他那颗桀骜不驯的灵魂还依附在富弼、赵抃、陈升之的身上吗？年轻的天子心头不禁浮起了斩杀的念头：因循守旧的老臣和臭嘴寻衅的“乌鸦”们，你们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

但烦闷情绪偶尔消散之际，赵顼心里了如明镜：这些老臣、谏官是杀不得的，太祖皇帝遗诏有不杀大臣的祖制，自己也不愿做残忍的暴君。何况对王安石也是大意不得的。这些谏官的参奏，几乎全是弹劾“制置三司条例司”侵权。权在王安石手中，谏官们似乎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是啊，朕也不愿在可见的将来，造成一种“尾大难掉”的局面。

怎么办呢？赵顼左右权衡，忽然想起“忠耿刚直”的司马光和“才华横溢”的苏轼。何不召这二人进宫，询问朝政，以了解群言沸腾的真相？司马光已经有半年不预朝政了，苏轼也有三个月没有谈论政事了，这两个局外之人，是如何看待眼前大势的呢？

为了避免王安石和老臣、御史、谏官们的猜疑，赵顼把召见的地点定在这清静的琼林苑。自己三个月来够紧张劳累了，也该到此散散心。

他撇开随行的后妃、宫女、太监和护卫的干扰，独自登上三迭三层的舒心楼。站在廊檐之下，望着苑内的奇花异卉与苑外金明池上的片片渔帆，年轻的赵顼感叹自然之奥秘和世间之欢愉。他不禁低声吟出：“居之宫廷如囚，行之宫外如燕，情回趣异啊……”

中年宦值捧着茶盘轻步走近几案，把茶盘轻轻放在案上。轻微的响声惊动了赵顼，他回头向宦值一瞥，忽然想起苏轼即将来到这琼林苑，心情蓦地紧缩了。帝王的矜持和自尊使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念头：要有准备地去对待这位名震京师、才华盖世的晋见者，即使不能征服他，也要使他不敢轻视自己。赵顼不再欣赏眼前景色，而是急遽地转动心机，思索着与苏轼答对的话题……

午时正点，苏轼在宦值引导下，登上了高耸的舒心楼。苏轼抬头一看，廊檐中央，藤椅竹几之旁，站着一位凭栏远眺的年轻人。此人必定是皇上了。他的心儿“怦怦”跳动，脚步在刹那间迟疑了片刻，又疾步向前走去。皇帝赵顼转过身来，微笑着目迎苏轼。

赵顼是第一次见到苏轼。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四川人洒脱而不似王安石那般狂放，也不似司马光那样的古板，神情举止上洋溢一派文人气韵。如果说王安石似古之商鞅，司马光似古之郑玄，苏轼呢？也许如同汉之贾谊、唐之李白了。这种人也许是令人愉快的。

苏轼也是第一次晋见皇帝赵顼，几步之间的凝目打量，迅速也在心底形成一种看法：这是个早熟的皇帝，虽说脸上的稚气还没有褪尽，但稚气中跳跃着刚烈之色；神情是谦和的，但谦和中流露出勃勃雄心；目光是锐利的，但锐利中含有帝王特有的猜疑。王安石没有看错，他也许就是大宋的中兴之主。

苏轼走近，赵顼跨步迎上，笑着说：

“先生才气横溢，名震京师，朕在颍府时即闻‘三苏’之名。今日琼林苑相见，释朕久愿，高兴至极。”

苏轼跪倒叩奏：

“臣苏轼蒙圣上见爱，惶恐感激。臣敬祝圣上万岁，万万岁！”

赵顼扶起苏轼：

“此乃琼林苑，朕微服入苑散心，君臣之礼多余了。朕今日备龙团茶迎接先生，请先生入座吧。”

龙团茶产于福建武夷山山溪边，据说全年产量只有四十饼。真宗赵

恒时，宰相丁谓曾贡此茶以固宠。仁宗赵祯时，翰林学士蔡襄曾贡此茶以图进。此后龙团茶即成为宫中享用的御品，就是采茶少女、制茶工匠也是不许尝用的。

现时，皇上以龙团茶迎苏轼，已是重重的例外，难得的恩典。苏轼心内一轻，灵气活过来了，口舌之关随之松弛。他遵旨落座，谢道：

“圣上赐茶，恩重情深，胜赐臣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之职多矣！官职之役，臣之本分；赐茶之恩，天外飞来。”

皇帝赵顼大笑，举杯相邀：

“听说先生茶道极高，请品评赐教吧。”

茶香飘飘，笑声朗朗，品茶论道，逸兴成趣。苏轼谈“茶神”陆羽，皇上谈“茶仙”卢仝；苏轼论“茶出佛门”，皇上论“茶出山村”；苏轼赞“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皇上赞“祛病、健身、益寿、清神”……海阔天空，山南海北，情趣相投，两相无隔。一缕清风送爽，君臣茶香满衣。宦值续过水，赵顼伺机转入他思虑已熟的话题：

“先生以为汉之贾谊为人如何？”

苏轼谈兴正浓，根本没有想到皇帝何以于此刻提出贾谊来。茶香醉人，他不及思索，便侃侃而谈：

“贾生，一代才子。十八岁学贯百家，二十岁受汉文帝召见，任为博士，旋即升任太中大夫。他提出‘劝农立本’之策，以足食足兵而达天下大治。他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分而治之削弱藩镇之权。这些方略确是治世良策。可惜遭一些老臣反对，文帝弃而不用，并贬为长沙太傅，后改任文帝子梁怀王太傅。志不得展，郁闷而亡，年仅三十三岁。贾谊，忠君忧国，继屈原之风。其文，有《陈政事疏》《论积贮疏》《吊屈原赋》《鹏鸟赋》等篇，文情并茂，光耀人间。”

赵顼又问：

“英才早逝，不胜惋惜。但不知其悲剧之因何在？”

苏轼喟然叹息：

“人生在世，欲追取远大之业绩，必须等待机遇。要实践胸中伟大抱负，必须善于忍耐。贾生才有余而胆量不足，志博大而心胸狭小，不能自用其才，致使悲剧发生。历代史家文人，因同情贾生而归过于汉文帝，未必妥切如实……”

苏轼责怪史家文人，却无意迎合了赵顼此时对老臣、御史、谏官的嫌恶，甚至轻柔地慰藉了一下赵顼那颗“天纵英明”的帝王心。

因此苏轼的话音一落，赵顼击掌称赞：

“善！先生一语，拂一页史案之积尘，匡历代史家文人之偏见，朕受益矣！历史上迷离不解之谜甚多，秦之商鞅就是一例。先生有何高见？朕再讨教。”说着，亲自为苏轼斟茶致意。

苏轼有些晕乎了，更不去思索皇上此时提及商鞅之所图。他呷茶一口，掀髯而谈：

“商君，一代异人。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兴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民见其刑而不见其德，知其利而不知其义，秦卒以此亡。所以，兴秦者，商君；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足以报帝业之功；其死有车裂之祸，足以偿亡秦之责。理势自然，不奇怪啊……”

苏轼对商鞅的评论，是简练生动的，但也是粗浅应景的。可年轻皇帝听得特别认真，觉得十分舒心。他的心头突然浮起王安石的影子：王安石一向以商鞅自誉，前几天又写了一首颂扬商鞅的诗，颇有自得之意。王安石，你真的要成为今天的商鞅吗？他微微一笑，接着苏轼的话说：

“朕记得有一首关于商鞅的诗，请先生评论指教。”说完，诵出诗句：

自古驱民在信诚，

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

商鞅能令政必行。

皇帝赵顼诵毕，凝目注视着苏轼。

苏轼当然知道，这首诗是依据商鞅“变法”开始时，在咸阳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大木，宣布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五十金。果然有人这样做了，商鞅即赏金五十这样一段故事引申的。其诗有理无文，犯有届时文坛上以诗说理的通病，平庸之作而已。但苏轼以为此诗出于皇帝之手，诗中又有“今人未可非商鞅”之句，心头一惊，冷汗涌出，神情惶恐地说：

“臣不敢非议商君，适才所语，狂言而已……”

赵顼大笑，朗声说：

“这首诗不是朕写的，朕也不会写诗。‘今人未可非商鞅’之句太武断了，商鞅为什么不能‘非’？贾谊可‘非’，商鞅亦可‘非’！先生刚才的‘非议’不是很有见地吗？朕赞成先生的看法。”

苏轼以手拭汗，急急说：

“圣上英明，臣领教。”

赵顼站起，挽苏轼手臂凭栏远眺，十分信任地说：

“朕决意‘变法’，以除国家积贫积弱之弊。现朝臣沸扬，人言洋洋，先生判官告院，当为朕深思治乱，无须顾虑，朕之过失，也可指陈。”

凉风一吹，苏轼突然想起弟弟子由的叮咛，悔恨自己刚才口无遮拦、高谈阔论、一副骚人酸态，决计不再多嘴了。但看到皇上此刻焦虑的神情，又觉得不置一词对不起皇上，对不起今日的君臣相会，也有违为臣之道。于是他把自己三个月来积在心底的纷乱想法，浓缩为几句简短的谏言，说了出来：

“圣上恕臣直言，今日之弊，是圣上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乞圣上深思。”

赵顼凝神沉思。

这时，宦值走近，向皇帝禀奏：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奉诏晋见。”

赵顼神情不移，从容下旨：

“楼高风大，老人不耐吹打，着令司马光在楼下客厅等候。”

宦值奉旨离去。

苏轼知道该是离开的时候了，司马光被召见，预示着朝政可能出现新的变动。他望着仍在沉思的皇帝跪倒拜辞：

“臣苏轼告退。”

赵顼舒了一口气，双手抚着苏轼，感情诚挚地说：

“‘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简略而明了！先生三言，朕当深思。”

苏轼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望着年轻的皇上，泪眼蒙蒙了。

第八回　宋皇帝进退两难　王介甫一语释疑

皇上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的消息，在当天晚上就传遍了二府、三司。官场宦海腾起的风波，在这个晚上突然打了一个回旋，急剧地向相反方向卷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官员和御史台、谏院官员的心情来了一个颠倒，喜悦和焦虑换了一个位置。

第二天清晨，知开封府吕公著和谏官刘琦、钱颉、孙昌龄等奔走相告，聚集议商，四出打听，企图摸清苏轼、司马光参奏的具体内容和当时皇上的反应，以便确定他们再次上表抗争的言辞。吕公著找到同修起居注孙觉询问，孙觉茫然不知。

宋朝中期，修注官记录皇帝言行，除朝会、经筵、行幸从其出入作简略记录外，主要有三种办法，一是直录皇帝言行。即皇帝在后殿阅事，在前殿视朝，允许修注官侍立作记。二是臣僚录报帝语。即皇帝召见臣僚议事，不允许修注官参加，召见次日，由臣僚告知修注官或由臣僚录记“圣语”封报起居院。三是百司供报修注事件。五日一报，十日一报，一个月报，其内容为进贡谢辞、游幸宴会、赐赏恩泽、风俗善恶、风云气候、奇异物事等。

同修起居注孙觉，也许是出于必须执行第二种录报方法，便答应了吕公著的请求，立即奔往苏府询问。

孙觉，字莘老，江苏高邮人，时年四十一岁。身体魁梧，髯长而美，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是苏轼的密友，与苏辙相交亦厚。当年苏洵购置西冈庭院，孙觉曾解囊相助。

孙觉在苏府与苏轼、苏辙交谈终日，得到的“参奏”、“圣语”只有十六个字：“山南海北，海阔天空，品茶论道，议论古人”。因为苏轼在会见孙觉之前，就得到苏辙的再度忠告，早就把他说给皇帝的三句谏言“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压在心底，没有说出。孙觉大为失望，傍晚时分，回到家里，当着朋友的面长叹一声：

“苏子瞻也学会耍滑了！”

但也怪，就是这声无可奈何的叹息，竟引起朋友们更大的兴趣，“苏子瞻耍滑”，不正说明内中有不好言明的秘密吗？他们请求吕公著亲自出马去司马光府邸再探。

吕公著，字晦叔，安徽凤台人，时年五十岁，是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的儿子。此人沉静老成，与司马光相敬相重，交谊极深。他深知司马光和皇帝不寻常的君臣关系，也深知这位“朝臣典范”决不会像苏轼那样的品茶胡扯，更深知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品德：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人短，从来不在妻儿面前议论朝政，从来不在迩英殿外议论皇帝的言谈笑貌、悲欢苦乐。吕公著之所以应了众人之请来到司马府邸，完全是一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人在极愁极乐时，都愿意和朋友谈谈心，以发泄其心中块垒。但愿司马君实也和常人一样，在极愁极乐的发泄中，能流露出几句重要的消息。

吕公著在与司马光将近两个时辰的交谈中，这位白须黄脸的“陕西子”连“琼林苑”三字也没有提及，自己几次提到“变法”两字，都被这位“朝臣典范”用话岔开了。吕公著深夜垂头而归，面对朋友，苦笑而已。

事情愈发神秘。“猜疑”原是在各自疑虑的轨道上寻找谜底，琼林苑君臣会见本身就是一个共同的轨道。眼前朝野风狂浪卷，君臣会谈不可能不涉及。忧国忧民的苏轼和司马光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不申述自己的主张。越是不透露风声，越说明天机不泄。众人进而推断：“变法”大约要煞车了！于是，他们在品茶、饮酒中等待着“变法”煞车的惊雷传来。并把这殷切的希望通过酒气的挥发和茶香的飘散，传给了各自的亲朋故友，又通过亲朋故友的酒气、茶香，传出府邸、衙门，传向京都喜欢小道消息的人群……

第二日晚上，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吕惠卿、曾布、章惇、谢景温等人，也聚集在他的书房里。

书房的烛光亮着，窗外无数夏蚊，黑蒙蒙一片，嗡嗡不息地呐喊着。

王安石身着黑绸短衣，斜倚在一张长形竹榻上，一只手支在耳沿上，机敏的眼睛炯炯有神，眉宇间的肌肉无规律地搐动，显示他心底正飞速寻觅一个新的决断。人间若确实存在传说中的那种“耳眼心手，同时并用，以耳知事、以目明事、以心决事、以手行事”的奇人，那就是

王安石这样的人了。

曾布神情忧郁地说着自己的看法：

“……圣上召见苏轼和司马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移进琼林苑，分明有避开执政之意。更为奇怪的是，今天已是第二天，皇上既不视朝，又无谕示，会不会有突变可能？今天一整日，朝廷沉寂得出奇啊……”

曾布所谓的“突变”，就是暗传于二府、三司的“变法”可能煞车。他听到了，吕惠卿、章惇、谢景温等也听到了，他们都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王安石开口。

王安石不移不动，眉宇间肌肉渐渐隆起，形成一个下宽上尖的三角形。

谢景温一直注视着王安石的反应，当他看到王安石眉宇间的三角即将形成时，立即从怀里拿出一沓材料献策说：

“可以断言，三个月来一直沉默不语的苏轼和司马光，在昨天琼林苑的君臣会见中，绝不会再做哑巴的。皇上今天的沉默和朝臣们暗地的雀跃，就是一个可怕的预兆。要粉碎这股暗流邪风，必须向几个有声望的人物开刀……”

王安石抬起头来，注视着杀气腾腾的谢景温，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表示。谢景温接着说：

“我半个月来查访得知，判尚书都省张方平曾散布流言，攻击‘变法’，说‘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这个张方平，原是苏轼、苏辙的恩师……”

室内沉寂无声。

“知通进银台司范镇，竟然污蔑‘变法’是‘残民之术’。这个范镇，原是苏轼、苏辙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引荐人之一。且范、苏两家又有世交。更为有趣的是，范镇的从孙范祖禹，现时又被司马光借到书局供职。而司马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忠于皇上，他有一首写王昭君的古风诗不无深意：‘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借古人而抒发心志，这不是对皇上的怨恨吗？”

王安石一惊，霍地站起，瞥了谢景温一眼，若有所思地踱步徘徊。

曾布被谢景温的手段吓蒙了，茫然不知所措。

吕惠卿不动声色，他注视着王安石。

章惇也被谢景温弄得心惊肉跳：这是冲着苏轼、司马光放暗箭啊！

谢景温继续陈述他的战术：

“擒贼擒王，只要拿下这些头面人物，才能制止‘突变’的发生。而拿下这些头面人物的有效手段，就是向皇上弹劾他们貌似忠诚而反对‘变法’的罪行。我已写成了一份奏表，不知是否可用？”

王安石面色阴沉，眉宇间的三角形似乎已呈紫色。章惇看得出，王安石心里正有一场风暴，片刻便要雷声大作了。他的心“怦怦”跳动，一时喘不过气来。然而，王安石忽然缓缓摇头，随即把紧皱的眉头一展，停止踱步，又坐在竹榻上。

王安石的心绪在经历一段激烈的煎熬之后变得从容坦然了。他看得清楚，谢景温要以范镇和张方平为筏，向苏轼、司马光大开杀戒，以回击昨天琼林苑的君臣会见。这完全是“猜疑”产生的报复，是荒唐无据的！

他盯住谢景温，疾言厉色：

“师直，你知道司马光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吗？那是十六年前在群牧司时，司马君实和我深夜饮酒后的一首唱和之作。如果说这首诗里藏匿了司马君实对皇上的怨恨，能有人相信吗？我不也成了司马君实的同谋者吗？王昭君就是王昭君，诗就是诗！‘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两句，我看倒是司马君实的神来之笔，深刻精妙地剖白了昭君心灵。司马君实是脚踏实地之人，决非阴谋行事之徒！苏子瞻虽然口无遮拦，决非无中生有之人！我们‘变法’者心胸要刚正，决不可望风捉影、深文周纳，妄织人罪啊！”

谢景温面红耳赤，把手中的奏表悄悄塞进怀里。

王安石转头询问吕惠卿：

“吉甫，‘均输法’、‘青苗法’的条款和实施方案敲定了吗？”

吕惠卿一直注视着王安石神情的变化，从王安石对谢景温“杀伐”建议的训诲中，他发现王安石的心是软弱的。他的脸上浮起了一层莫名的微笑。但从王安石平静的询问中，他猜到这位软心肠执政的心头，定然又萌生了新的方略，立即取出“均输法”文本和实施方案呈上：

“‘青苗法’因为子由有不同见解，诸多条款尚在争议。‘均输法’已经成文，请执政最后敲定。”

王安石立即接过“均输法”文本和实施方案，拉近几案，移来烛台，对吕惠卿说：

“吉甫，谈谈你对当前朝廷动荡的看法，越详尽越好！”

吕惠卿应了一声，谈了起来……

王安石端坐在案前烛光下，展开《均输法》，目视、手批、耳听、心决，忙忙碌碌。

吕惠卿毕竟是一个才智出众、辩才极佳的人物，对当前政局的分析，充分显示了他观察力的深透和敏锐。他说：

“三个月来，我们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震动死气沉沉的朝廷，震动因循苟且的官吏，震动惧怕‘变法’的重臣，震动沉迷不醒的黎民。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我们自己却因此而害怕了……”

王安石目不旁视、手不停笔，大声称赞说：

“好！‘变法’伊始，就是要雷滚九天，惊动鬼神！”

吕惠卿受到王安石豪气感染，提高声音继续说：

“现时，‘均输法’还没有出台，‘青苗法’还在难产之中，其他新法正在研究拟定，‘变法’尚未真正开始，我们何罪之有？‘议行变更科举考试’一事，针对的是培育书呆子的教育旧制，与天下英才何碍？与黎民百姓何干？范镇说‘变法’是‘残民之术’，分明是无的放矢！张方平预言‘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实在是杞人忧天……”

王安石边阅文本，边随口吟出几句诗来：

众人纷纷何足竟，

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岂贤，

四国流言旦犹圣。

唯圣人能轻重人，

不能铢两为千钧。

……

王安石突然笔停手歇，中止吟诗，低头仔细看着《均输法》，挥笔修改，同时头也不抬地催促吕惠卿：

“吉甫，接着谈你的高论吧！”

吕惠卿听了王安石即兴吟出的诗句，心境觉得坦然了。既然王安石觉得不必浪费精力与反对者去争辩，自己何必找气生呢？况且，王安石把反对“变法”的头面人物看作王莽，把自己比作圣人周公旦，可见已经是胸有成竹了。他觉得再说些什么都是多余的，便概括几句，作为自己议论的结语：

“至于御史台、谏院一些官员的反对，恐怕只是一种本性罢了！”

王安石正在挥笔勾画着，闻吕惠卿之语而大声询问：

“吉甫，你说他们的本性是什么？”

吕惠卿回答：

“维护旧法。”

王安石扔笔抬头，纵声大笑，以掌拍案，连声称赞：

“一语抓住要害！他们立足‘维护’，不想‘开拓’，恋旧而拒新，守死而畏生。此种官员，能有出息吗？”随即又吟出两句诗来，完成了他那首未竟之作：

乃知轻重不在彼，

要之美恶由吾身。

曾布这时凑趣说：

“妙，全诗居境高阔，立意鲜明。最后这两句，铮铮铁骨，毫无畏惧。一个人是好是坏，并不在人们如何议论，而是由自己行为的好坏决定的。”

王安石点头：

“千古皆然。我们变法者，只要本身刚正、清廉、光明、磊落，断不会被人骂倒，一定会赢得千古胜负。子宣，这份《均输法》，劳你尽快工整抄写，我要连夜进宫，呈奏皇上。”

曾布应诺接过。

吕惠卿看得出，王安石要抓紧时机反击了，便试探地提醒：“现时已将近亥时了。”

王安石笑着立起：

“我子时进宫，一日之始，必定吉利。你们都安歇吧。”

王雱此时已将王安石的即兴诗背诵抄写于笺纸上，呈王安石过目：

“阿爸，这首诗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可以留集的。”

王安石接过，目光一扫，笑着说：

“理太直而诗意少，若为苏子瞻所知，又要说‘味若嚼蜡’了。”说着，一撕一团。

谢景温急喊：

“可惜，可惜啊……”

吕惠卿一笑，说：

“王公子已牢记于心，会流传于世的。”

窗外亥时的梆鼓声敲响了。

亥时梆鼓，传进大内，传进福宁殿，拂动了内寝外厅里的烛光，惊扰了两天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夜徘徊、俯首焦思的皇帝赵顼，提醒了恭侍一旁的皇后。她轻步走到皇上身边，低声劝说：

“官家，已是亥时了，入内安歇吧。”

赵顼闻声站住，抬头望着皇后，吁叹一声，微微摇头，又在室内徘徊起来。皇后望着赵顼，暗暗垂泪。

皇后，河南沁阳人，时年二十三岁，是真宗赵恒朝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其父向经曾任定国军留后。她贤淑聪颖、容颜秀丽，性情谦和；头上绾簪的粉红珠花，衬托着一双晶莹深情的眼睛，更显庄重秀美。她不似仁宗皇后（时为太皇太后）那样的胆略超人，也不似英宗皇后（时为皇太后）那样的聪颖过人，却有着女人罕见的雍容大度、柔静平和。三年前，她以曾祖父的余荫和当时女子的德、才、容、工走进颍王府邸，与当时只有十八岁还不是皇帝的赵顼成了亲。她长赵顼两岁，以秀丽的容颜、温柔的性格与大姐一般的关切，赢得了赵顼的欢心和情爱。一年多颍府内如胶如蜜的生活，连结了两颗相恋相爱的心。在甜蜜的沉醉中，总嫌时光易逝、岁月短促。可现时，当皇帝了，当皇后了，朝廷“变法”了，忙碌代替了安闲，愁容代替了笑脸，昔日的欢乐已经逝去，忧郁、沉默、紧张、泪滴占据了这华丽的宫宇。白天没有尽头，这夜晚也没有个头啊！

赵顼昨日傍晚从琼林苑回到福宁殿后，就废寝忘食反复琢磨着苏轼、司马光晋见中的一言一语。

苏子瞻对贾谊的评论，似乎在诉说他自己的抱负。难道他在“自用其才”、在“持志忍耐”、在等待时机吗？可这个“时机”又是什么呢？苏轼对商鞅的评论，似乎是有所暗示，难道这次“变法”也和商鞅“变法”一样，也会出现功在安石、罪在安石的结局吗？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秦王

朝兴盛了、败亡了；汉文帝和贾谊相会了、离散了；难道朕也在走这条道路吗？苏子瞻最后的三句谏言是明确无误的，“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虽不反对“变法”，不也在谏奏朕要稳健行事吗？也许现时马车奔驰得太快太猛，该勒勒缰绳了。

司马光的全部谈话，像一位师长那样的清晰、殷切、中肯和褒贬分明。他赞扬王安石“识高而学富”，并为王安石近日受到的非议辩解：“介甫无他，只是执拗耳”、“介甫固大贤，其失于用心太急，自信太笃”。公允之论，甚合朕心！朕没有看错王安石，也没有看错司马光啊！新进之臣以“守旧”之名罪司马光，诬而不公，不能信。

是啊，司马光在谈论中，曾议及吕惠卿，认为此人“奸巧非佳士”、“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必此人也”。询问其依据，司马光坦诚而语：此人城府极深，看不透，仅是一种感觉而已。司马光知审官院，知人颇深，这种感觉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凭感觉对待一个臣子，特别是一个才能超群的臣子，则是荒唐的。再说，“变法”伊始就更车换马，不正是为抗争的御史、谏官长气添力、提供口实吗？而御史台、谏院之设，不也是为匡正朝事的缺失吗……

没有个头的夜晚，折磨着年轻的皇帝。他在“决”与“不决”之间徘徊着。他毕竟只有二十二岁，当皇帝只有两年，而且是第一次经受朝政纷争的考验，他的胸腔里那颗容量不大的心，还没有变得“冷酷如铁”或者“冷漠如沙”。他正在皇宫这座炼狱中经受着煎熬……

赵顼一天两夜的废寝忘食，惊动了他的母亲皇太后和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她俩怀着忧愁惊恐的心绪相约而来。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驾临，都知警戒，宦侍列队，嫔妃跪迎，宫女捧茶献果，皇帝、皇后跪伏聆教。内寝、外厅骤然换了气氛，两夜一天来沉入桌底屋角的笑声重新腾起。

太皇太后，河北真定人，真宗赵恒朝宰相曹彬的孙女，时年五十三岁。容仪慈和、性情开朗，言谈有高屋建瓴之势，常于谈笑之间表达精辟的见解。今夜，她着一件白绸暗花宽博装，头饰黄色五支飞凤珠花，显得洒脱而飘逸。这个女人一生中最辉煌之事是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三日，大内卫卒几十人叛乱，借着深夜攻打皇帝赵祯的寝宫，杀死宫嫔多人。皇帝赵祯惊骇失措，欲越窗外逃，仁宗皇后闻变遽起，闭阖保护赵祯，并组织宫女、宦侍抵抗，等待援兵。叛乱者纵火烧

宫，仁宗皇后亲自率领宫女、宦侍提水灭火，并下令身边宫女、宦侍各剪头发一绺为记。叛乱平息后，仁宗皇后重赏剪发者，并以剪发为区别，清查宫内暗应叛乱者，使无一疏漏，悉行斩首。其才智胆略，震动朝野，时年三十一岁。皇帝赵祯屡次吁叹："皇后决事应变，朕愧不及。"

皇太后，安徽蒙城人，时年三十七岁，是太皇太后的外甥女。她体态婀娜，容貌秀丽，丽目晶莹，举止端庄，今夜身着青丝暗花紧身服，头饰浅蓝三支飞凤珠花，精明干练之气溢于仪表。这个女人身为皇后的四年中，亦表现了令人感佩的深谋远虑：对其娘家兄弟子侄，严禁参与朝政和领受赏赐，以制外戚势力的发展。即使英宗皇帝赵曙亲下诏令的赏赐、授官，亦强令其娘家谢辞，以避来日之祸。对此，朝臣无不称颂。

太皇太后与皇太后询问了皇帝赵顼的"病情"后，忧虑消失了。太皇太后抚着年轻皇后说：

"这么点芝麻粒大的小事，也值你陪着官家点灯熬油，太不值了。我看看，瞧，这粉扑扑的脸也熬白了。快去铺床放被，陪官家上床睡觉去！"

皇后羞怯地笑了。

皇太后远远瞟了一眼案几上堆积如山的奏表，缓缓说道：

"宰相执政行权，是朝廷的规矩；御史、谏官参奏告诫，也是朝廷的规矩。当皇帝的，不能一味袒护宰相，也不能一味厌恶御史、谏官，骂人家是臭嘴乌鸦。这一扯一制，才能把事情办好。历史上还有弹劾皇帝的谏官，你能封住人家的嘴吗？"

皇帝赵顼听得出来，皇太后的态度是明显偏袒御史、谏官的。可能后宫已听到不利于王安石的言词了。

皇太后接着说：

"要当一个好皇帝，头一条是心胸要宽，容得下人。第二条是'兼听则明'，什么话都要听，特别是逆耳之言……"

太皇太后也许觉得话说得太明白了，她截住皇太后的话：

“咱俩该离开了，别讨他小两口嫌气。官家，要当个不挨骂的皇帝，就得像今晚这样点灯熬油、劳神焦思，在纷乱忧烦中发急发呆、滚练摔打！你看，我这老婆子多狠心啊！”

赵顼明白了，皇太后的话，也是太皇太后的意思！他急忙拉着皇后跪倒叩头谢恩：

“谢太皇太后、皇太后赐恩教诲。”

这时，一名宦值急步走进外厅，跪倒在皇帝赵顼的面前：

“禀奏圣上，参知政事王安石深夜进宫，说有紧急重要事务请见圣上。”

赵顼望着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犹豫不决。皇太后微笑不语。

太皇太后挽起皇太后的手说：

“王安石来了，我们也该走了。别误了官家处理大事。”

皇太后、太皇太后离去了。

赵顼定了定纷乱的心神，大声吩咐宦值：

“准王安石御堂晋见！”

子时的梆鼓敲响了。

王安石踏着梆鼓声在宦值引导下走进御堂。

这场深夜里的君臣会见，是在君臣之间从未有过的。会见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进行。

皇太后、太皇太后的驾临福宁殿，不仅加重了苏轼、司马光在琼林苑晋见中所言所论的分量，而且中止了年轻皇帝游移不定的心，他决意按照苏轼“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的三句谏言和司马光关于吕惠卿“奸巧非佳士”的参奏，重新考虑“变法”的方略。

皇太后、太皇太后的驾临福宁殿，同样也给王安石增加了极大的压力。当他在宫门等候晋见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震惊晕迷。他知道，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苏轼、司马光印象极佳。特别是对司马光敬重如师、从谏如流。这个突然情况的出现，极不利于自己对皇上的规劝和开导。他本想返回府邸，再待时机，但觉得既然来了又突然离去，不仅是对皇上的不敬，势必引起皇上对自己的猜疑，使苏轼、司马光参奏之论在皇上心底深扎其根。硬着头皮顶着上吧，现时的一切，只能靠自己的胆量了！

君臣在礼见之后，赵顼皇帝神情肃穆地开了口：

“三个月来，‘变法’声威惊天动地，朕心甚欢。欢悦之余，冷静思之，‘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设，各路巡察使之遣派，议行变更科举考试之决定，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王安石心头一惊，几乎“啊”出声来，皇上的态度果然变了！这可能就是苏子瞻前日在琼林苑的谏言吧？在子瞻历来的主张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古训：“欲速则不达。”这条“古训”，虽有合理之处，但与现时“因循苟且”之弊相近相通，是断乎不可容其蔓延的！至于“变法”之举是否“操之过急”，看怎么说吧。“变法”这样翻天覆地的大事，事先未与二府、三司议商，一声霹雳，轰隆而出，当然是“操之过急”了。但朝廷群臣因循成习，几近麻木，中枢重臣存心反对，故作聋哑，能“议商”得通吗？就算你能做到“诚之所至”，那些“金石”仍然不开呢？难道“变法”就不搞了吗？天下的许多事情，就坏在貌似公允实则糊涂的想法上。只有采取霹雳手段，才能打开僵局，才能出现震动。震动的本身，就是“变法”的开始。在此实情之下，“急”是极为正常的。他也间忧“急”，但“变法”已始，更患急停。

王安石昂起头颅，从袖里抽出《均输法》，呈献皇帝：

“禀奏圣上，这是‘均输法’的条款和实施方案，臣连夜呈上，请圣上裁定，以便早日实施。”

赵顼皇帝被王安石这镇定的、突然的、近于胆大包天的不是回答的回答弄懵了！他惊异地打量着王安石说不出话来。

王安石拱手禀奏：

“圣上，‘变法’之举，有人以为‘操之过急’，而臣以为‘行之过慢’。圣上，近三十年朝政之弊，臣以为就出在一个‘慢’字上。慢而生懒，懒而生怠，怠而因循苟且，遂成世风。‘操之过急’之论，形似有理，实为谬误。不以疾风骤雨，何以洗除积弊？不以霹雳手段，怎显圣上神威？圣上，‘变法’任重道远，人生暂短，臣今年已五十岁，能不与时日相争，以期尽早完成圣上所托吗？”

“操之过急”原是苏轼品茶之间脱口而出的，经不得王安石一通雄辩。加之王安石一颗滚烫忠心，赵顼大受感动，他又“变”回去了。“三五年以成大业”的憧憬又浮在心头。他强忍着情感上的波澜，才没有失态。他神情仍作肃穆状地又问：

“吕惠卿为人如何？你了解吗？”

吕惠卿，城府深沉而令人难以捉摸，智者共见。但才高而机敏，亦为智者共识。此人是“变法”中惟一可以借重的人物。不仅可以借重其才智和毅力，实践自己的设想，还可以借重其谋略决断，行事果敢，对付“变法”的反对者。王安石心中有数。但此刻他想的是只要自己以强硬和自信，坚定地顶住苏子瞻和司马君实的谏言，皇帝才会完全倒向自己一边。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皇帝赵顼：

“吕惠卿，当代英才，学贯古今而通晓百家。欧阳修曾誉为‘文学辨慧’，富弼曾誉为‘后进俊彦’。臣与吕惠卿相识于常州，至今十年有余，深信欧阳公与富宰辅之言确非虚论。以臣观之，学先王之道而能用于今世者，当朝惟吕惠卿一人。圣上请览《均输法》文本，此法之成，全赖吕惠卿之力。其思维之锐进，思虑之精密，绝不在当代人杰司马光、苏轼之下……”

赵顼心动而无语，翻开《均输法》借着烛光浏览几页，忽而掩卷厉声询问：

“吕惠卿既然如卿所论，何以有人以‘奸巧’、‘阴毒’恶之？”

王安石看得明白，此刻皇帝的声色俱厉，不再是因为“操之过急”和“奸巧非佳士”，而是转向这些言论的参奏者了。他及时抓住年轻皇帝的这个变化，抛出了他从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等人议论中汲取的精华，向赵顼性格中最敏感的部位出了一招：

“圣上询问极是。‘变法’之举刚刚开始，新法至今无一项推行，何以有‘变法乃残民之术’、‘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之说？臣思之再三，其源在于圣上欲以先王之道变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轻重。如果流俗权重，则天下之权归流俗；如果圣上权重，则天下之权归圣上。话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朝廷里有些人正在与圣上争权啊……”

王安石一下子捅到皇上赵顼的疼处，赵顼一跃而起，拍案而语：

“若有人以败坏先王之道而诽谤‘变法’，朕决不宽恕！”

王安石急忙叩头高呼：

“圣上英明。”

皇帝赵顼扶起王安石，信任地说：

“朕得卿，如得良师，不再迷茫了！来，我们连夜敲定这《均输法》吧！”

王安石举袖拭去额头上的汗水，舒了一口气，微微地笑了。

第九回　二府三司失权柄　同声相应织罪名

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之后的半个月里，朝廷异常平静。除了王安石每日进入宣德门处理朝政日常事务外，“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都似乎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和二府、三司因“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丧失权力的臣僚们，熬着早至的酷暑沉默着，心烦意乱地注视着皇宫里的一切动静。

六月初，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内皇宫传出：皇上焦虑成疾，皇太后、太皇太后深夜驾临福宁殿探视了皇帝的病情，王安石被深夜召见，受到了皇太后的严厉训斥。

这则消息明显地意味着“变法”要完了。可靠吗？御史、谏官们没有查实就相信了。二府、三司官员探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确有深夜福宁殿探视皇帝“病情”之行，便深信无疑。于是，他们着魔似的欢腾起来。家蓄歌伎者，饮宴歌舞，通宵达旦；家无歌伎者，重金聘请，日以继夜。以至院街、马行街、曲院街、鸡儿巷、麦秸巷、杀猪巷有点名气的酒楼、妓院的歌伎、娼妓供应不敷，甚至曾出现争请之战。京都的文人们兴致极高，但因囊中羞涩，只能携拥野妓、暗娼夜游御街，在路灯荧煌和月色朦胧中狂舞高歌。

家伎、官妓、娼妓、暗妓、野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啊！

六月十一日，一声霹雳，“均输法”出台了。“均输法”宣布：为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朝廷拨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的费用。发运使掌握淮、浙、江、湖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都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供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同时，以陕西转运副使、五十三岁的薛向为东南六路发运使的实施机构出现于京都。派往淮、浙、江、湖推行“均输法”的新进官员，突然从京都一下冒了出来，乘车的乘车，策马的策马，旗帜堂皇，轰轰隆隆，示威般地穿过东西大街，分六

路奔驰而去。

府邸里的歌舞，哑了，停了。

家宅里的酒宴，凉了，散了。

御街上的夜游，冷了，垮了。

御史、谏官和二府、三司的官员们又一次遭到了嘲弄。他们怒火中烧：从大内皇宫传出的消息原来是假的！一定是王安石故意放出来，用以掩盖“均输法”的出笼。真是欺世骗人的卑鄙伎俩啊！

他们骂对了。但放出假消息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吕惠卿。这个“伎俩”，不是出于吕惠卿有意嘲弄，而是出于他性格上的“奸巧”。一种超越众人才智的“奸巧”啊！

重臣们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均输法”的出笼，简直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出笼的重演，完全是故意蔑视二府、三司。而薛向任东南六路发运使的设置属官和六路新进官员车辚辚、马萧萧地游街出京，则完全是“招徕新进勇锐之人”的扬威仪仗。王安石啊，骄蹇阴贼之徒！

他们骂的当然也有理。王安石确实有些“骄蹇阴贼”。如果说“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是“操之过急”，那么，这个“均输法”的出笼，就是“突然袭击”了。错而不改，变本加厉，还不够“骄蹇阴贼”吗？但，这种“骄蹇阴贼”也是他们反对、弹劾、抗争造成的。不“骄蹇”，“变法”就得煞车；不“阴贼”，新法就不能推行。王安石“用心太急，自信太笃”的执拗性格和刚毅果敢、锐意进取、不待时日、不畏艰险的品质决定了这次“突然袭击”的出现。王安石的本意也许是为了避免激烈的抗争，但却引起更加激烈的争斗。

二府、三司失却权力的大臣和谏院、御史台的官员们，开始在沉默中聚集力量，盘算谋略，睁大眼睛注视“均输法”的实施中有何纰漏，准备伺机反扑。

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地在淮、浙、江、湖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设置机构、招徕官员、组建官船、招募客舟。开始了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均输，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从中盘剥，以图达到“国用可

足，民财不匮”的设想。

汴河上的漕运船队一日一日地增多，桅杆如林，锦帆蔽空，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粮百货渠运而来。漕运号子声震动京都，日夜不停，为繁华的京都又增加一景：“汴河锦帆”。

在日夜回响的漕运号子声中，闭门不出的司马光，以他特有的沉稳，投入了日以继夜的书局事务，又送走了半个月时日。前天，他的助手刘攽因其哥哥刘敞（字原父）病故将近周年，回江西新余老家扫墓去了。他的另一位助手刘恕，因已调书局供职，也返回翁源县交割事务去了。书局的工作暂停，这就给了他潜心研究《均输法》条款的足够时间和精力。

司马光研究“均输法”的初衷，原只是想摸清皇上突然决定加速推行新法的意图，其中也许含有寻找其中谬误的动机。但在一夜半天的研究之后，他竟奇异地萌生了兴趣，认为这部“均输法”若能切实实施，也许真是一部求治有效的妙方之一。他顺手推开儿子司马康送来的午饭，闭目凝神地悉心琢磨。

范祖禹走进书局，看见桌案上未动的饭菜和展开的《均输法》文本，以为老头子又在为“变法”生闷气了，不觉微微摇头，迟疑片刻，轻步上前，低声叫了一声：“老师……”

司马光忽地睁开眼睛，目光闪亮，顺手就把《均输法》文本推给范祖禹，激动地说：

“淳甫，这是介甫制定的《均输法》，你看看！”

范祖禹以为司马光因气愤所致，急忙宽慰：

“老师正在治史，不必为眼下的事情过分操心。”

司马光看出范祖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笑说：

“治史为了资今。否则，治史何用！”

范祖禹愕然。

司马光兴致极好：

“这部《均输法》，是介甫才智之所集，很值得一看的。”

范祖禹惊讶了。这部“均输法”文本，他已在祖父范镇府邸看过了，结论是“纲”极佳而“目”极缺，缺少预防消极后果的措施。他不敢把这个看法告知祖父，因为祖父根本就没有理睬这样的文本。他此刻来到书局，就是想探知司马光对这部文本的看法的。如果能借重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力，把自己的看法奏知皇上，以弥补此法之缺，不是比御史、谏官们的一味反对强多了吗？他了解司马光这个老头子的为人，在朝廷群臣面前，神情严峻，不苟言笑，语不虚发，令人敬畏，但在与后生学子的交谈中，却慈祥随和、乐于争辩，毫无凌人之气。出于尊敬，他捧过“均输法”文本，坐在司马光对面，请教说：

“能为老师赞赏者，必有创见之处。请老师示知。”

司马光捋须而语：

“我朝建都汴京一百零八年来，为供应皇室、百官、军队、市民之需，特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粮盐百货。近几十年来，官吏因循，不问丰年灾年，不问需要多少，不问价钱贵贱，一律照章而行，致使运费浩巨，供应不协。物品缺时，高价收购；物品多时，半价抛售。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左右市易，上赚国库银两，下敛黎庶之银。此法主张粮盐百货漕运官营，强调‘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之原则，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之资，并提出‘从便交易蓄买’，以避免富商大贾之盘剥，也许可解国库匮乏之忧。”

范祖禹点头：这就是他认为的“纲”极佳之处。但“目”呢？老头子不会见而不察吧？他再次拱手请教：

“老师教诲，我记住了。此法有无偏颇之处？”

司马光慈和地望着范祖禹：

“历代安业乐富之道，在于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此法立意于官营，必压抑商贾之交流，乃为偏颇之处。矫枉过正，也许是一时之需，介甫有意为之。我所虑者，此法匆忙而出，实施官吏未加精选，未经教育，新进锐勇之士，又不明宗旨，不解介甫深意，如果借法弄权，或假公济私，则此法之害，烈于富商大贾矣！”

范祖禹瞠目，自己看到的是“‘目’极缺”，而老头子看到的是“祸所倚”，比自己深刻多了。他情急地说：

“老师既看到福之将至，祸之所倚，何不立即奏请圣上，或转告执政，匡正所缺，以完备新法。”

司马光神情一震，面色忧郁起来，旋即吁叹一声，闭目摇头。似乎在说：介甫急功，皇上近利，箭已发出，欲停不及。若再烦言相扰，独讨皇上厌烦、介甫怨恨耳！

范祖禹看出了司马光的疑虑。

他突然想到风华正茂、言无所忌的苏子瞻。此人素来敬重司马光，亦为皇上所赏识，也许能够转呈老头子之所虑于皇上，便站起恭身询问：

“老师有意会见苏子瞻否？”

司马光蓦地睁开眼睛，惊异地打量着范祖禹，神情肃穆地叮咛说：

“淳甫，从今以后，你也少晤苏子瞻吧。你两家有世交之谊啊……”

范祖禹愣住了。

此时的苏轼，正在苏府庭院梨树下，歌舞酒宴，款待他的朋友章惇。

章惇今天是骑着他心爱的“秦岭玉”来的，现时就系在庭院内的假山旁。此马不算高大，脚力一般，但体态极为神气：浑身雪白，通体如玉，短鬃秀尾，笋耳亮目，颇具飘逸之韵；其反应灵敏，善解主人之意，为章惇自得而乐道。今天，赤色辔头饰其脑，红色鞍鞯覆其背，玉体飘火，更显神韵。苏府上下人等，围而观赏，啧啧称赞。章惇曾任商州令，政绩颇佳，此马乃商州的一位朋友去年来京时赠与的。

章惇今日是为调解苏辙和吕惠卿日益紧张的关系来到苏府的。苏辙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之职后，奉王安石之命与吕惠卿共同制定《青苗法》条款。“青苗法”是“变法”在乡村中的根本措施，用官府贷款之力，发展农业生产，消除富豪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抵制土地兼并和农村贫富日益严重的分化。王安石根据他在浙江鄞县实践的局部经

验，提出的具体设想是：从各路仓库拿出一千五百万贯粮钱为本，在播种和夏、秋粮未熟的正月和五月，由官府以十分之二的利息，每年分两次贷款给农民，以发展生产。夏收、秋收之后，连本带利还纳，使农民免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官府亦能有所收益。颁法之后先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试行。但在制定具体条款和实施方案时，苏辙与吕惠卿发生了争执，而且越闹越僵，近日竟形同水火。昨天夜里，苏辙在灯下写了一封长信给王安石，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在“贷款作保”、“还纳方法”、“坚持自愿”等具体政策上，斥责吕惠卿的“专横武断”和“不恤民情”，希望王安石出面制止吕惠卿的乱闹。今天午饭后，苏辙就持信匆匆奔向王安石府邸。如果章惇能早来一个时辰，正好堵住，因而苏氏兄弟今后的命运也许完全不同。谁知道呢？

苏辙去了王安石府邸，苏轼十分感谢章惇的情谊，忙设美酒歌舞款待朋友。

酒是醇香的，歌是美妙的。苏府的歌伎，现在已是十人班子了。由于苏轼的声望和歌伎琵琶的张罗，京都艺坛上稍有名气的角色，如丽玉、倩楚、胡琴等都慕名来到苏府。弹奏、演唱、舞蹈，行当齐全。角色才貌俱佳。加之琵琶于管教、习艺上规矩甚严，这个班子的声情音律之美，与朝廷重臣的家伎比较堪为上等。

春兰秋菊，璨烂纷呈。琵琶从容弹奏，韵味清雅；胡琴洞箫横吹，意境缠绵；倩楚巧弄丝弦，筝声幽远；丽玉舒袖歌吟，歌舞戏云。章惇举杯痛饮，高声赞誉：

“绝妙无比，果然不凡！子瞻识人，京都绝色奇才都聚于苏府了！”

苏轼得意非凡，连杯狂饮。

子瞻以歌伎迎客，素有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一般客人或入京的学子造访，出歌伎欢宴以礼迎，弹奏歌舞，均随客意，自己独坐一旁，以笑作陪，从不插言插语、指歌点曲。一种是朋友来访，出歌伎欢宴以共娱，他或击节唱和，或赋词入曲；或弄弦而歌，或舒臂而舞；即兴逗趣，形骸无拘；酒尽而醉，兴尽而终。今日，陪密友子厚更无拘无束，跃身而起，与丽玉对舞同歌，并毫不掩饰地向朋友夸耀他的歌伎。

歌曰：

落落琵琶，悟通艺神。弹奏歌舞，乐班之魂。

娇娇胡琴，清雅无尘。洞箫横吹，淳水飘云。

怯怯倩楚，幽古吟今。古筝一曲，醉心怡人。

奕奕丽玉，光艳绝伦。舒袖吟歌，天地皆春。

章惇离席站出，举手投足，与苏轼、丽玉共舞。

“秦岭玉”远远见主人欢愉，按捺不住，似乎通了人意，昂首萧萧嘶鸣，四蹄踩着乐曲的节奏亦踢踏起来……

人们大惊大喜而更是狂欢。

苏轼有些醉了，痴望“秦岭玉”，指点而语：

“神奇，千古之奇，旷世之奇，空前绝后之奇！苏轼若有此名马，当优之、养之、供奉之、教导之，编入乐班，以娱天下宾朋！”

章惇也有些醉了，豪情冲涌，放出高声：

“苏郎苏郎，奇思异想。谁为知音，章惇是也……”他踉跄走到桌前，拿起碧玉做柄的马鞭，双手托给苏轼：

“子瞻之才，章惇心服，愿赠名马以成全子瞻心愿。”

苏轼接过马鞭，纵声大笑，摇摇晃晃，深深一躬：

“子厚豪爽，苏轼拜谢。无以为报，春兰秋菊，任君撷取。”

章惇一愣，恍悟苏轼欲回赠歌伎，急忙拱手致谢，望着身边已停止弹唱的诸女，醉眼朦胧地说：

“苏府乐魂，不敢乞取；苏府云水，不敢拂动；苏府古音，不敢贪求。愿子瞻惠赐晶莹之玉，为章惇的蓬荜陋室生辉滋春吧！”

苏轼大声允诺：

“妙！奕奕丽玉，歌舞兼优，才思泉涌，性情火炽，由子厚提携教导，定成大器。”说着，挽丽玉之手而至章惇面前：

“丽玉，随章惇大人去施展你的才智吧！”

十七岁的丽玉初以为是酒醉戏言，起哄逗乐，现见戏言成真，急忙理装整发，嫣然一笑，敛衽为礼：

“谢章惇大人见怜垂爱。”

章惇执丽玉之手大笑：

“丽玉，晶莹之玉，它山之玉，借你的聪明才智，为章府也组建一个如此卓越的乐班吧！章惇生性好强喜胜，是不甘心落后于苏子瞻的。丽玉，我俩同唱一曲柳七的《凤栖梧》向子瞻致谢告别，如何？”

苏轼高声叫好。

琵琶、胡琴、倩楚等欢声祝贺，随即抚弦弄琴。章惇、丽玉唱起：

> 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离愁，黯黯生天际。草色山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栏意。
>
> 也拟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饮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歌声婉转。苏轼与歌伎们亦低声唱和。

这时苏辙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庭院，神情忧悒地走近酒桌，凄苦地喊了一声：“别唱了！”

欢歌顿止，苏轼、章惇、众人惊异。苏辙大声说：

“朝廷纷争又起，御史中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公开弹劾介甫了！”

苏轼愕然。

章惇惊骇。

琵琶等茫然而退。

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公开弹劾王安石的事件，是当日午前在延和殿议事时发生的。这位太宗赵炅朝名相吕端的孙子，似乎已作了充分的准备。议事刚刚开始，他就突然站起，当着群臣和赵顼皇帝的面，先是情绪激昂地高声朗读挟风带雨的弹劾奏文，继而正气凛凛地将奏文跪呈给皇上，并庄严地叩了三个触地响头。然后昂首站起，挺直腰板，大步走出了延和殿。这种拼死一搏的架势，震呆了群臣，震懵了皇上，连王安石也有些失措了。

吕诲弹劾王安石的要害，是所谓王安石“骄蹇阴贼”的道德品质。他开列的王安石的十项罪名是：

小官则避，重任不辞。

不修臣节，傲慢无理。

侍读请坐，要君取名。

掠美于己，敛怨于君。

自为主张，挟情坏法。

援引亲党，盘据要津。

卖弄威福，背公结党。

排除异己，以固权宠。

拗执邪见，不通物情。

追逐财利，动摇天下。

他的结论是：“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王安石必须下台。

吕诲公开亮出反对“变法”的旗帜，谏官、御史刘挚、刘琦、钱顗、孙昌龄、张戩等蜂拥而上，群起弹劾王安石“烦扰朝政”、“聚敛民财”、“使天下无一物得其所”，并公开批判“均输法”的推行是“吏缘为

奸、掊克而深，民受其病”、“唯利是嗜，其害不胜言”……众口一词要求王安石滚下台，立即停止“均输法”的推行。朝廷乱套了。

年轻皇上头一次见此阵势，惊得手足无措。

王安石被公开推至被告位置，当众受辱。

这场风暴，同样吓坏了苏轼，他惶遽地问苏辙：

“你写给介甫的那封信呢？”

苏辙喃喃回答：

“午后交给了王雱。”

苏轼颓然跌坐在椅子上。

章惇摇头：

“子由，你不该此时卷入这场纷争啊。”

苏辙更加痛苦地从怀中取出一篇印刷的文章，交给苏轼：

“哥，祸从天降，我们已经被卷入了……”

苏轼接过文章读出声来：

“《辨奸论》。苏洵。这，这，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章惇茫然。

苏辙双手抱头，懵懂而语：

“满街都张贴着这篇文章，父亲的名字到处可闻，我全然糊涂了。”

苏轼双手发抖，细看全文：

>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苏轼阅览未竟，冷汗涌出，面色苍白，踉跄一摇，险些跌倒，幸被章惇一把扶住。苏轼把《辨奸论》递给章惇，苦苦一笑，仰天而语：

"苍天作证，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沉默、在嵌口、在躲闪、在置身事外，可还是躲闪不过这飞来之灾啊！子厚，你看看这篇奇文吧，真是先父留给我与子由的遗产吗？"

章惇捧着《辨奸论》，更加茫然……

今日午前，似有意与御史中丞吕诲的弹劾相配合，一篇署名苏洵的政论文《辨奸论》出现于京都街头，到处张贴，吸引人群。文人们逐句朗读、讲解，以明理解与不理解的人群。这篇奇文，以"辨奸"为题，影射王安石之奸，有若晋惠帝时的尚书令王衍，有若唐德宗时的宰相卢杞。并从人身上攻击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死去三年多的苏洵，遗此文参加弹劾王安石的离奇，更增加了这篇文章的魅力和效力，半天之内，京都街巷到处在轰响着"苏洵"这个名字，到处在议论这篇《辨奸论》的预言之妙、针对之妙和现实之妙，都在以"死苏洵"的智慧文采，对照"活安石"的音容举止。文学本身的功德与缺德，产生了比御史中丞吕诲编织的"十项罪名"更为普及的影响。刹那之间，人们心头刚刚树立的孔、孟般的大儒王安石如同被扒光了衣服，活脱脱地倒挂街头。

苏氏兄弟毫无疑问地被拖进了有口难言的尴尬境地。章惇带着丽玉悄悄离去了。

夜幕降临。苏轼和苏辙依然呆坐在梨树下，在星光筛落的阴影里，苦苦考究那篇离奇出现的《辨奸论》。

“……此文论点鲜明，论理有据，气势磅礴，笔锋纵厉，繁而不乱，肆而不流，确有父亲为文之风……”

苏轼自言自语。苏辙似说非说：

“……父亲生前与介甫有隔，这是大家都知晓的。仁宗嘉祐元年欧阳永叔公曾介绍介甫与父亲交游，父亲以‘其人行止怪异、孤傲奇特’而拒交。嘉祐八年八月，介甫的母亲吴太夫人病故于京，朝臣都去王府吊唁，惟父亲未往。父亲一直厌恶介甫孤傲奇特之论，违俗莫测之态和不修边幅之状。这篇《辨奸论》会不会是那时……”

苏轼摇头：

“不会啊，父亲生平著作数百篇，我们都是读过的。父亲写过《六国论》《孙武论》《子贡论》《项籍论》《高祖论》……从未见过、听过写什么《辨奸论》！再说，嘉祐年间的介甫，只是谏院里一名谏官，既非中枢之臣，又无参政之权，虽诗赋文章已名满京都，也不值得父亲以专论而影射啊……这篇《辨奸论》分明是伪造之作，是一篇类似父亲文风的高明伪造！可这伪造者又是谁呢……”

苏辙从兄长的苦状中更感到事态的严重，情急地又说出一件惊人传闻：

“街巷议论，无奇不有。有人说这篇文章是父亲当年在司马君实的府上写的，而且绘声绘色，如同眼见。”

苏轼猛地抬头，惊惶地望着弟弟。苏辙嚅嚅：

“他们说，父亲当年初至京师，司马君实宴请父亲于府邸，介甫亦在座。酒宴之后，客去，父亲独留，询问君实：‘适有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者何人？’君实曰：‘文坛奇士王安石，子不闻耶？’父亲语君实：‘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诳

惑。君实何为与之交乎？’说罢挥笔而成《辨奸论》以行世……”

苏轼喟然而语：

“无中生有，居心险恶，栽赃苏门，移祸君实，伪造流言者一箭双雕，何其毒也！”

苏辙似乎也觉得有理，大声说：

“哥，此文若确系伪作，我们应以‘贴示’声明：此文决非父亲所著，乃别具心机之徒的诬陷！”

苏轼一声叹息，摇头默然。

苏辙愣住了。但从哥哥痛苦的摇头中，看出了哥哥进退两难之心：

“是啊，能完全肯定这篇文章不是父亲的遗作吗？父亲精通‘六经’、‘百家’之文，深得《孟子》《战国策》之益，长于政论，又乐于评说古今人物，并有随情为文、随手赠友的习惯。酒杯之间，以介甫之举止为戏，遂成此文以遗世，也不是没有可能啊！若‘贴示’声明之后，父亲手稿出现，何以安抚父亲之灵，自己与哥哥何以立足于世？况且，这样的无头公案，只能是越闹越乱……”

苏辙亦无可奈何地沉默了，惟于弯月、繁星、树影之下，陪伴兄长唉声叹气。

琵琶不知何时来到身边：

“先生，世上的事情原是一时难以说清的，别把委屈憋在心里，说给天上公正的明月、星辰吧！”

苏轼猛地抬起头来，月色中，望着身边身着一袭银白长裙、怀抱琵琶的歌女，陡地泪珠滚落，喉头气噎，发出碎心裂胆的苦叫：

“高明的伪造者啊，你借着‘死者’的名字著文‘辨奸’，居心良苦啊！这固然置王安石于难堪的境地，更置‘死者’的儿子于死亡之谷啊！你是胆怯的小人，你是卑鄙的懦夫，你是惧怕阳光，隐形隐影的魑魅魍魉啊！

“介甫，我的密友，你遭受着品德上、人身上无法容忍的凌辱，我是无言作解、无语相慰啊！可我，何尝不因友谊遭受着无法诉说的伤害而滴血于心啊……”

夜深了。福宁殿御堂里跳动的烛光，照映着御案前正在参阅“奏表”的皇上。他的额头淌着热汗，眉宇间堆着愤怒，两眼闪着冷冽的目光，双手在微微发抖，手中的“奏表”“嗦嗦”地颤响。站在御案边值夜的宦值，诚惶诚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上，似乎在随时等待一场雷霆的爆发。果然，皇上看完御案上的一份“贴示”，神情骤变，拍案而起，大声喝喊：

“来人！”

宦值闻声，一头栽倒听旨。

“传苏洵！”

宦值惊傻木呆。

皇上望着一副蠢相的宦值，醒悟是自己失态出丑了，颓丧地跌坐在御椅上。

“朕真的碰到鬼了……”说着，年轻皇上身子向后一仰，疲竭地闭上眼睛。

“怎么，连死人也弄出来了！王安石真的是罪在天下、罪在鬼神吗？苏洵的遗文，何以能流入街头？是苏轼、苏辙在借机捣乱吗？苏轼，坦荡之士，不会没入此流。可苏辙呢？城府深沉之人，难说。据讲，这几个月来，议‘均输法’而无语，议‘青苗法’而起争，今又出乃父遗文以谤世，情理可循也！苏辙，不忠之臣！如果王安石罪在天下，那朕不也是罪在社稷了……

“这一堆连篇累牍的参奏，喋喋不休的弹劾，所述王安石的罪过，也还是‘骄蹇阴贼’四个字啊！‘骄蹇’与‘卓越’的界线在哪里？‘阴贼’与‘奇崛’的区别是什么？人同有一双眼睛，为什么所见之差是如此的悬殊啊！御史、谏官们，你们为什么总是抓住‘骄蹇阴贼’四个字不放？连知审官院的司马光不也认为王安石之短，只是‘性情执拗而已’吗……

“讨厌的乌鸦们，你们为什么总是要反对‘变法’呢？‘变法’行先王之道，于你们何害？‘变法’富民强兵，于你们何损？朕在废寝忘食、劳神焦思地料理朝政，你们为什么总是鼓噪不停啊！‘均输法’推行一个多月，王安石已将漕运盈得的十万银两收入国库。十万银两，虽是区区小数，但毕竟是收入而不是支出啊！

“吕诲，故相吕端的孙子！你的祖父忠于王事，一生以‘谨慎’而遗泽于世，可你，就是这样为朕知谏院吗？吕诲点火，御史添柴，谏官煽风，终于弄成了这样烽火连天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如王安石所讲，他们在与朕争天下之权吗？”

御案烛台上的莲花烛蜡泪成堆，烛光摇曳着。三更梆鼓敲响。一名宦值禀报：

“禀奏圣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请见圣上。”

王安石在这场突发的、急风暴雨般的弹劾面前，始为紧张慌神，继而心焦恐惧，离开延和殿回到家中，走进卧室，连向平时退朝还家必冲妻子吴氏投以一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床榻上，什么事情也懒得再想。三个月来，他确实太累了。这场突袭，终于砍去了他身上仅剩的一点精神，他怕是真的要病倒了。

夫人吴氏年近半百，白皙清秀的脸上仍残留着年轻时的艳丽。她衣着平常，但极为整洁；发髻高悬，一支玉簪饰绾。她的音容、仪表、举止之美柔，与王安石的黑瘦、粗放、不修边幅形成鲜明的比照。但内心的相知相亲，使他俩夫妻情笃，结婚三十年来，恩爱不移。

吴氏最了解自己的丈夫：这个读书、行事不要命的主儿，又累得力不能支了。她像往日一样，只是苦苦地摇头一笑，拿起一床夹被盖在丈夫的身上，希望丈夫能有一个好觉。然后，自己默默地坐在床边，凝目注视着双目紧闭的丈夫，在心中低语：“‘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孔夫子之语，你可真是躬行无遗了……”

就在这时，儿子王雱怒气冲冲地闯进卧室，把从街头揭下的一份“贴示”——《辨奸论》扔给父亲。

王安石拿起一看，面色苍白，掀被而起。怒目圆睁，细细再看。看罢，挥手一扬，贴示飘落地上。吴氏惊骇，拾起《辨奸论》阅览。

儿子王雱忍不住了，蓦地双膝跪倒，大声号吼：

“父亲，士可杀而不可辱啊！苏轼、苏辙出乃父遗文污蔑诽谤，实属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雱的话音未落，吕惠卿、曾布、谢景温、吕嘉问、舒亶等，也各拿着一份“贴示”，不顾前堂后寝之别，拥进卧室。他们都似乎忘记了吕诲的“十项罪名”和御史、谏官们的尖刻弹劾，而把全部怨怒集中在《辨奸论》上，齐声对苏轼、苏辙发起讨伐：有的主张著文批驳，有的主张深挖深究，有的主张罢官撤职，有的主张依律治罪。谢景温想出了一个绝招：召集御史台亲信官吏进入苏府，以找苏轼、苏辙辩论为名，抄查苏洵此文的手稿，只要罪证到手，苏轼、苏辙就罪责难逃了。

刹那间，王安石的卧室，成了向苏轼、苏辙兴师问罪的大营，就等着王安石抛下令箭了。

离奇的《辨奸论》的沉重打击，“变法”同仁义愤填膺的声讨呐喊，催发了王安石身上的潜在活力，使他神奇地振作起来。他突然变得异常清醒了。他看得清楚，如果按照儿子和支持者的办法闹下去，不仅救不了“变法”，反而会引起朝廷大乱，天下哗然。何况这是一桩无头官司，是无法找到被告的。他下床趿鞋，神情从容地说：

“谢诸位关心。雱儿，厅堂备酒设宴，我要与诸位开怀畅饮，庆贺吕诲大人亮出旗帜，庆贺御史、谏官张开嘴巴，庆贺这篇奇文应时出笼。”王雱愣住了。

王安石又对吕惠卿说：

“吉甫，奇文共赏！请大家解析一下这篇《辨奸论》。”

吕惠卿等了悟，在王雱引领下离开了。

夫人吴氏在身后牵了丈夫衣襟一下，悄声提醒：

“这，这篇奇文，真的是……”

王安石转过身来，握了一把妻子手腕：

“你又为我操心了。”

吴氏怆然一笑：

“相公，你认为这篇文字，真的是苏洵的遗作吗？”

王安石神情一愣，眼睛转动起来……

“相公，你认为这些贴示，真的是苏轼、苏辙散于街头的吗？”

王安石摇头说：

“夫人，我正在想……”

吴氏更紧地抓住丈夫衣衫，轻声说道：

“苏轼、苏辙都不是愚蠢鲁莽之人，他们不会以父亲的名誉作为砖头打人的。再说，这篇文章专事骂人，里面虽有一些哲理，但力量不足，哗众取宠容易，要真正砸倒一个人可就难了……”

王安石的眼中明眸一亮，心底随而缜密思索：

“是啊，这篇奇文的行世，刺伤了自己的感情，损伤了自己的自尊，加剧了自己在朝野的危机，可它以哗众取宠的诡谲乖谬，分散了人们对吕诲弹劾的‘十项罪名’的关注，抵消了人们对御史、谏官口舌如刀的攻击，也是‘有功’的啊！而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文理的混乱，足以证明它只是一件赝品。苏洵死去三年而论今日之事，无稽也；伪造者借‘死者’之名以行骗，愚蠢也；行文图痛快而忘大忌，或许……可用也……”

王安石瘦小的身躯如同一块乌铁，又经了一次淬火捶打。

王安石跪倒在皇帝赵顼面前，神情镇定地高声禀奏：

“臣王安石深夜进宫，特为圣上送来一件治国之宝。”

赵顼皇帝睁开眼睛，看见王安石疲惫不堪而竭力振作的神态，心里蓦然浮起一种亲近相惜之感，急忙俯身：

“什么治国之宝？”

王安石从容掏出《辨奸论》双手呈上：

“这是苏洵写的一篇奇文《辨奸论》，请圣上以此文为导，辨臣之‘骄蹇阴贼’。”

赵顼突然心头一热，泪水差点涌出。他被王安石的镇定、从容、坦率的气度感动了：这神态难道也是“骄蹇阴贼”吗？他宽慰王安石说：

“这篇奇文，已作为街头贴示由修注院呈上朕的案头，朕已看过。卿相信这篇奇文真是苏洵所遗吗？”

王安石从容回答：

“苏洵喜战国纵横之术，文风纵厉雄奇，辩理自然有据，此文确有苏洵之风，但绝非苏洵所作。因为苏洵在世时，臣初为群牧司判官，后为知制诰，并在江宁守母丧三年，既无深交，又无积怨。即使此文为苏洵所遗，苏轼、苏辙也是绝不会让其此时出现于京都街巷的。”

赵顼连连点头。他感佩王安石明辨是非的品质和能力。一个人在遭人诬陷、侮辱和人身攻击的时候，仍能保持清醒理智，不为假相所惑，不为感情所迷，反而为死去的苏洵辩白，为涉事人苏轼、苏辙开脱，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敬重啊！

年轻皇上不由为王安石出气：

“此篇谬文，以卿为晋之王衍，唐之卢杞，并诬卿‘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太过分了！”

王安石坦然回答：

“臣衣不着锦，食不厌粗，发不修饰，面不施粉，贱之以‘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因相去不远，臣不介意。诬臣有王衍、卢杞之奸，圣上自有明断，臣不争辩。惟文中有段文字，臣不能不加追究……”

赵顼急忙翻开案头上的《辨奸论》查阅。

王安石说：

“奇文共赏，请圣上明鉴。文中说：‘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圣上明察，这段文字，是古之四贤皋、夔、稷、契之论？还是古之四凶共工、驩兜、殛鲧、三笛之语？”

赵顼刚才浏览《辨奸论》时，一目十行，对这一段议论根本没有细看。经王安石这一逐字逐句地朗读，细品其味，不觉色变，连连击案咆哮：

“这，这不仅是影射朕躬，而且是诬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之圣明！朕越是宽容，彼等越是放肆！两权之争，必分胜负，卿有何良策以教朕？速奏！”

王安石叩头禀奏：

“尧舜之世，有皋、夔、稷、契四贤，也有共工、驩兜、殛鲧、三笛四凶。时人有语：‘四凶逞谗，天下大乱；除去四凶，方成盛世’……”

皇帝赵顼霍地站起，激动地立下谕旨：

“好！朕意已决，就向那些反对‘变法’的‘四凶’开刀！”

风云突变。

由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带头掀起的弹劾风暴，在震撼朝廷三天之后，突然变成从吕诲开刀的罢贬狂潮。凡是呈表弹劾王安石的官员和虽然没有呈表弹劾、但与弹劾有关的朝臣，一律被看作是反对“变法”的“四凶”，而遭罢贬：

知谏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知邓州；知开封府吕公著，曾接替吕诲当了一个月的御史中丞，被贬知颍州；

侍御史刘琦，被贬为处州盐酒务；御史孙昌龄，被贬为鄂州通判；

殿中侍御史钱顗，被贬为衢州盐务；

监察御史里行刘挚，被贬为监衡州盐仓；

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虽未弹劾新法，亦非吕诲亲信，但因出言不满如此大规模地罢贬御史、谏官，也被贬知河中府；

枢密副使吕公弼（吕公著之兄）虽未呈表弹劾，但对“变法”不满，被贬知太原；

“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有争，并写信给王安石谈“青苗法”可能出现之弊，被贬为河南府推官。

……

朝廷一些元老重臣，也在这场罢贬狂潮中寂然失位失权：

宰相富弼罢相，居家休养；

原参知政事张方平去职，等待外任；

原宰相曾公亮，出知永兴军，去了京兆府；

领“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回到福建建阳老家，居母丧守制；

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免职，以本官致仕；

文坛领袖欧阳修也离职居闲。

……

时历两个月的罢贬狂潮，卷走了重臣、御史、谏官达三十人之多。

随着狂潮卷动，王安石的支持者舒亶、李定、谢景温、韩绛等，都进了谏院、御史台和其他中枢机构。

接着，争论已久的“青苗法”无争论地出了台，并铁骑快马、雷厉风行地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

在年轻皇上赵顼的支持下，参知政事王安石大跨了一步！而这一步似乎走过了头。他为了推行新法而罢贬反对“变法”的“四凶”，也许是势之所使，不得不为，是必须而果敢的“霹雳手段”。但他却把许多不属于“四凶”的进谏者都撵出了朝廷。他堵塞了“言路”，也就为他的“变

法”和他个人的命运自掘了壕坑。

罢贬狂潮在八月下旬秋风初起的时候平息了，留下了一个寂寞无争的朝廷，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一个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一个沉思的司马光和一个沉默的苏轼。

第十回　菊花盛会惊环宇　红烛残酒话凄凉

九月九，重阳节。繁华的御街，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菊花的世界。

朝霞瑰丽，五彩纷呈，秋菊盈街，花色斑斓，馨香弥漫，锦绣满目。万千盆黄色金菊沿着带状河、黑漆杈栏排列，竞逞华丽；万千盆雪白的银菊随桃、李、梨、杏弯枝吊挂，竞展艳姿；御街两侧彩棚飞架，紫菊成门，酒香漫漫；沿街高耸的画阁红楼，墨菊透窗，倩影频频。黄灿灿，若黄金铺地；白花花，若白银蔽室；红彤彤，若红霞万片；碧莹莹，若碧玉闪光。京都的重阳节，暂时销尽千般愁绪，哄起一团畸形欢乐。

这个菊花会，是年轻皇上赵顼在一个月前突然提出的。也许出于对菊花的特殊喜爱，也许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也许为了炫耀皇权的威风，也许为了显示“变法”的胜利，也许为了改变朝廷人人自危出现的凄清，也许什么都不为，只是皇上随口说出了“菊花会”三个字，就成功地导致了这次十州佳菊的大汇演。一言九鼎的帝王啊！

王安石和他的“变法”集团，当然乐得有一个轰动京都的壮举，张扬他们几个月来的政绩。“变法”需要鼓吹，朝政需要活气，王安石需要在官民中亮相，吕惠卿、曾布、章惇等需要在人群中露脸，新任的御史、谏官们也需要一个步入高层的仪式。他们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极大地完美了皇上的这一宏伟设想或一个小念头，制定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御驾赏菊”方案，并征得了皇帝的恩准。

奉旨出朝，地动山摇。官员飞骑四出，在京都高价收购菊花，在外埠低价征调菊花；借“均输法”之便，用舟船、车辆日夜运送；聚禁军士卒之力传谕市民、店铺修饰御街；组织商贾、百官刷新銮驾、挑选马匹、操练护卫；邀请大辽、西夏、高丽、交阯、回鹘、于阗、真腊、大理、大食、三佛齐等国派驻京都的使节使者……一个月来日夜操劳，成果斐然。常州的金钱菊、处州的金线菊、登州的千佛菊、湖州的千层宝塔菊、江州的金粉浓妆菊、建州的墨菊、明州的药菊、汝州的飞天舒袖菊、杭州的九珠连环菊、扬州的仙女落尘菊等千类万种名菊，竞芳御

街，洋洋大观。

京都的王公百官、富商大贾、工织细民、文人墨客、京瓦艺伎、酒家店主、野妓暗娼、厮波劄客、撒暂扒手、三教九流，自然是欣喜若狂的。他们有利可图，有乐可享，有景可观，有客可接，有情可纵，有欲可渲，有风头可出，有银两可扒，何乐而不为？神往所至，急其夜长日迟，早就巴望这个辉煌时日的到来。

九月九日清晨，这个辉煌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万千菊花海啸般突然淹没了汴梁京都。

御路断行，禁军林立，刀枪剑戟在朝阳中闪闪烁烁。大宋第六代君主皇帝赵顼即将驾临。

辰时正点，大内的钟声骤然传出。接着，钟鼓礼乐齐鸣，拂云排空，气势非凡。民宅男女，更着新衣；酒楼顾客，散了酒席；京瓦艺伎，携花执彩；街巷少女，采花提篮……人们涌向御街、巷口、道旁，涌向临街的回廊、窗口，涌向朱雀门。年少健勇者，爬上屋顶，攀上树枝。人们狂热地争睹芳华，迎接御驾。

巳时正点，御驾移出宣德门。六十匹雪白骏马并排四列开路作导。马背上的护卫将校一律着红色甲胄，勒缰缓缓而行。接着銮驾卤簿涌出：大象八头，文锦被身，上置金色莲花座，金色辔头络其脑，锦衣士卒跨其颈，高举黄旗大伞、画戟长矛，以张其威。随之，黑色骏马四十匹，并排四列，锦鞍锦鞯，兜鍪罩面。马上士卒，均着红色锦衣，或持大斧，或持巨剑，或持锐牌，或持豹尾，或持彩旗，或持罗扇，以壮其行。斧、剑、牌、枪皆五色缀染，彩旗罗扇皆画龙绘虎、飘云流河，浩浩荡荡。皇帝赵顼与皇后，在一群妃嫔宫女簇拥下，并列行在一面巨大的黄色“盖天旗”下。皇后姿容皎皎，着暗黄色九凤紧身袍，戴叠玉垒珠飞凤冠，骑一匹白色金鞍金鞯马。皇帝赵顼英气勃发，着明黄色团龙朝服，戴紫金珠玉飞帘三层冠，骑赤红色高头大马。此马名叫“赤珠”，是两年前赵顼即位时于阗国朝贡之宝，高约六尺，长约一丈五，浑身赤红无斑，日行千里不疲，性情暴烈，非高明骑手不能近。现经御厩驭手两年调教，已可供不善骑术的皇帝驱使了。但为了防止万一，今日仍由两名身着绯色骑装的高大驭手分左右挽缰护驾，为皇帝赵顼平添一份威仪。

皇帝、皇后之后，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率领二府、三司、

谏院、御史台、馆阁的官员，并排四列随行护驾。他们均着蓝色朝服，乘黄色坐骑。王安石神情略显矜持。

百官之后，诸国使者拥马向前。大辽使者着紫色窄袍，戴后檐尖长莲叶状金冠，神情沉稳若思；西夏使者着绯色短装窄服，盘发束丝，神情桀骜狂妄；高丽使者着白色宽服，形同唐装，神情谦和可亲；回鹘使者着白色长袍，以白锦缠头，神情欢愉爽朗；于阗使者长髯高鼻，着金丝花袍，戴小金花毡笠，神情欣喜若狂；大理、大食、真腊使者，均着蓝色短衣，椎髻乌巾，神情真诚亲切；三佛齐使者着黑衣，上绣佛面，黄巾缠头，神情质朴坦然。他们目不暇接地为御街两侧迎面而来的菊花而惊喜、赞叹，而喁喁私语。

诸国使者之后，就是宝马花车、金玉盛装的宗室王公了……

皇帝、皇后的出现，立即使御街沸腾了。百姓们在狂声欢呼“皇上万岁”的同时，把花雨般的菊花花瓣从窗口、回廊、屋顶、树上抛出，飞撒空中，遮天蔽日。御街两侧的人们，同时舞起菊花花束，争呈皇帝、皇后观赏，然后扔掷而出。万花飞舞，任妃嫔、宫女接取。

皇帝赵顼沉醉了。他神色飞扬，指点百姓，指点名花，得意忘形。忽见有花束飞来，举手接得一束，纵声大笑，回头询问皇后，并后妃、宫女：

“此花何名，卿等知否？”皇后笑而不答。她要留给皇帝一个显示英明的机会。

妃嫔笑而不答。她们怕回答错了，失去皇帝的欢心。

宫女们笑而不答。她们不愿也不敢智超后、妃。

她们都在用微笑等待着皇帝说出花名，都把“皇上圣明”这句颂词挪到嘴边。可皇帝赵顼确实不知此花何名，说不出来。一时竟出现尴尬局面。

王安石看在眼里，急忙提缰前行，为皇帝赵顼解窘：

“此花乃登州的千佛菊。登州民间传说：得此花者成佛！”

皇帝赵顼大喜，转身赐手中菊花于王安石，笑着说：

“朕赐卿千佛菊，愿卿助朕造福天下！卿才思敏捷，当策马赋诗以记。”

王安石接过千佛菊，马上恭身谢恩。沉思片刻，高声吟出一诗：

一时谋议略施行，

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

古来何啻万公卿。

王安石歌颂贾谊，歌颂汉文帝，并对被贬离京的重臣、官吏稍加讥讽，巧妙地袒露出自己此刻宽慰的心绪和情感。

皇帝赵顼听懂了，高声赞赏：

“好！好一句‘谁道君王薄贾生’！几个月前在琼林苑，苏轼曾对朕说：贾谊之悲哀，非汉文帝不用之过，乃贾谊不能自用其才。今天，卿言与苏轼之语暗合，朕深信无疑矣！”说完，自得地大笑，迎着眼前爆起的欢呼声，“走马观花”，沉醉在飞来的花雨、花束之中……

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司马光也在百官行列之中。

自吕诲弹劾案件发生后，他更加谨慎地把自己关在书局里，不再谈论“变法”的任何事情，只想尽早地搞出《资治通鉴》来。在两个多月的罢贬狂潮中，他因为与吕诲平日的关系，曾遭到谏院一些新进谏官的弹劾，据说皇帝赵顼为他说了话，才算平安度过。昨天夜里，他接到礼部“陪驾赏菊”的通知，便于今天早晨卯时走进宣德门，被安排在百官行列里。

两个多月来的人事变动，百官中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和许多带着冷漠目光的眼睛。司马光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弯腰、疏须、白发在这群年轻人中已属怪异之物了。是啊，富弼罢相了，范镇免职了，张方平遭贬了，欧阳修致仕了，曾公亮外调了，陈升之也因母丧回老家守制了。与自己同时代的人都被历史淘汰了，自己已成为多余而孤独的人。他举目

在百官中寻找苏轼，却根本不见人影。噢，明天是苏辙被贬离京的日子啊！他的心境不禁悲凉起来。

两个多月来不再过问朝政，他虽然听到过“菊花会”和“御驾赏菊”这个说法，并按照以往皇帝赏花的传统规模和方式设想过一个大概，以为只是皇帝恩遇几十个朝臣的聚会而已。走进宣德门之后，谁知竟是大象披锦、御马列阵、銮驾陈设、卤簿完备、诸国使者云集、禁军甲胄在身，宛如皇帝送征、迎捷一样的宏大阵势。这“菊花会”怎么个“赏”啊，他全然懵了，心中暗暗叹息：花样翻新啊！自己真的成了落伍之人。

随着皇帝的开道马队、銮驾卤簿走出宣德门，御街上满目秋菊和漫天花雨，道旁、屋顶、回廊、树上震耳欲聋的欢呼，使他瞠目结舌，惊骇若痴，几乎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他终于看清了今天这次“御驾赏菊”的真实含意：原来是一次“文而不实”的张扬，是一次更为奢侈的游戏，是一次劳民伤财的闹剧啊！京都菊花，惨遭浩劫；十州名菊，毁于狂热。这是作孽，这是暴殄天物！御街上这厚厚的一层津染马蹄的花瓣、花束，都是黄金、白银铺垫啊！司马君实心境怆然，想喊、想叫、想面斥介甫：弃礼纵欲，奢侈无度，纵然《均输法》有所收益，也会入不敷出的！他想面奏皇帝：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他真想大哭一场。当年以《论燕饮状》谏奏仁宗皇帝，不意今日竟为十州佳菊碎心滴泪！

此时此刻，司马光虽然也在“走马”，但已无半心“观花”。

“御驾赏菊”在司马光悲凉无奈的心境中已推向高潮。颂歌如雷吼，花雨如倾盆。皇帝、皇后，此时已是花瓣沾袍被冠，变了模样。百官、使者为眼前的癫狂、炽热所动，心头各有滋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京都的美景啊！

大宋的繁华，天下之最啊！

大宋中兴，已见端倪。

……

西夏使者却冷声一笑，朝身边的大辽使者低语：

“这等浮华，早晚为你我所享！”

大辽使者会心一笑：

“要享受，还得亲眼见识今晚的‘州桥之夜’。那里真是美女如云啊……”

更加强烈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爆炸声淹没了西夏使者和大辽使者的低语。

这一天的“州桥之夜”，在夕阳西下时就开始了。一是因为“御驾赏菊”已于午后申时一刻结束，御街上警戒的禁军士卒已于申时三刻撤离，御街上的全部欢乐自然而然地浓缩到州桥至朱雀门这段最繁华的地带。二是因为傍晚乃“赏菊”的最佳时间。热气下沉，凉风习习。

赏完十州佳菊之后，文人赋诗，嫖客寻妓，情人幽恋，厮波讨钱，扒手行窃等自由活动，都可以搬进“州桥之夜”。王公百官、富商大贾、文人墨客大半天来虽喊得声嘶嗓哑，可心底运行的激情欲念，并未宣泄。夜来了，才是妙境来了。

州桥上下，着绮罗翠珠的，是富商王公；披凉衫羽巾的，是文人墨士；抱琴簪花、含情脉脉的，是卖唱的歌伎；吆喝呐喊、故作俊逸的，是京都的学子；小轿插花、不垂帘幔、玉容半掩的，是富家士女；短衫小帽、浪声笑语、追逐花轿的，是一群衙内公子；涂脂施粉、骑驴观景、调情逗趣的，是半老暗娼；袒胸露背、龙蛇文身、围驴笑闹的，是恶少狎客；河边树下，牵手幽会的，是命运多舛的情男痴女；红楼画廊、相抱痛哭的，是失意的露水夫妻。熙熙攘攘、拥拥擦擦，直挤得日落西山；沸沸扬扬、喧喧闹闹，直喊得夜幕垂降。

突然，州桥高处亮起了一盏花灯，接着，酒楼的灯亮了，画阁的灯亮了，驿馆的灯亮了，妓院的灯亮了，千盏万盏花灯亮起，灿若世间繁星。沸腾的欲念驱策人们奔向各自的灯盏星辰！

好一个“州桥之夜”！

好一个大宋京都！

同一个夜晚，外城西冈苏府正屋的客厅里，也在进行着一个气氛迥异的“赏菊会”。惨淡的几支红烛，照映着桌案上的四盆金菊、几盘菜肴和几杯清酒。桌前坐着年老的任妈、多病的史氏、年轻的王闰之、聪慧

的琵琶、心境凄苦的苏辙和苏轼。

章惇赠送的名马“秦岭玉”在庭院翠竹旁的马厩外，望着客厅窗扉上的烛光昂首嘶鸣，声音凄厉而悠长，似乎应和着新主人此刻的心境。

这个“赏菊会”，是任妈今天午后提出的。她要借重阳赏菊之名，为明日清晨就要被贬出京的苏辙饯行。苏轼感激地应允。

子由被贬居河南府洛阳的诏令发出半个多月来，全家都像掉了魂似的沉默度日。任妈暗暗流泪，弟媳史氏病犯卧床，孩子们似乎也知横祸临门，不再嬉戏打闹了。自己的内心何尝轻松？落一叶而知千秋，厄运也许会接踵而来。半个多月来，每日除了和子由以酒浇愁外，什么也不愿想、什么也想不进，以至忘却了明天子由就要离别。细心的任妈，你有一颗母亲般的心啊！

那篇离奇的《辨奸论》在人们乱哄哄地议论一通之后冷落了。可它产生的那种不可言状的后果，首先降落在子由的头上。也必将永远留在介甫的心上。这是伪造者的把戏呢？还是“父债子还”的报复？如果是前者，把戏决不会就此收场；如果是后者，报复将会更加残酷。

半个多月来，一个陌生的洛阳煎熬着全家人的心。按说，洛阳距京都只有几百里，家眷原是不必移动的。可贬谪之臣，无诏不许进京啊！家眷随行洛阳吗？可多病的史氏带着不满十岁的七个子女怎么过啊！即使史氏能负其劳，子由遭贬后的些微俸禄，也无力养活全家。任妈，你决定承担鞠养子由七个子女之辛苦，让史氏一人陪着子由前往洛阳，真是恩造天地啊！

是啊，母亲般的任妈，你是因为今天御街上的礼乐喧空、菊香拂路的空前盛景而决意为子由也来个“赏菊”饯行的吧？这桌案上的菊花，是你亲手从自己的卧室搬来的；这桌案上的菜肴、是你亲自下厨烹制的；这杯中的清酒，是你亲手斟满的，你以一颗母亲的大心，护佑着你倒霉的二郎和你这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壮而无用的大郎……

苏轼泪珠莹莹，双手捧杯，激动地向任妈敬酒：

“任妈操劳，大郎敬酒了……”

任妈打量着苏轼，慈祥地一笑，接过酒杯：

“大郎，记得你八岁时，老夫人教你读《后汉书》，书中有个叫范滂的年轻人，因反对时弊被皇上杀了头。临刑前，范滂与母亲告别，范母很刚强，宽慰儿子：‘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你读后询问老夫人：‘我长大如果成了范滂，母亲能赞许吗？’老夫人当时是怎样回答你的，你还记得吗？”

苏轼忍泪回答：

“大郎记得。当时母亲说：‘你能为范滂，我就不能为范母吗？’”

任妈尽杯而饮，笑着说：

“若老夫人健在，必不愿见大郎滴泪。”

苏轼拂袖拭泪，破涕强笑。

苏辙亦高举酒杯，作笑敬酒：

“任妈教诲，二郎铭记在心。你看，我不似大郎，我在笑啊！请任妈再饮一杯吧！”

任妈接过酒杯，自己却鼻酸泪滚。她急忙饮酒掩饰：

“还是二郎有志气，我心里高兴啊……”说着，顺手折得菊花两枝，说道：

“今日御街上热闹非凡，人们争向皇上和朝臣献花抛香。我现时为大郎、二郎簪花一枝，也不虚度这重阳节了……”

任妈把菊花簪在苏氏二兄弟的头上。

史氏和王闰之见此情景，忍不住扑在任妈的肩头痛哭出声。

任妈抚着史氏和王闰之凄怆地说：

“他哥俩笑了，你妯娌俩可倒哭了，唉，这年月，眼泪咋这么多啊！琵琶，劳你弹唱一曲，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个重阳节吧。”

琵琶应诺，挪动座椅，理弦寻思，片刻之后弄琴唱起苏轼作的《和

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诗是苏轼七年前写的。那是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他赴陕西凤翔府就任签判之职。苏辙送至渑池而别。这首诗为答苏辙和韵而作：感人生之渺小，叹生命之短促，哀生活之坎坷，悲道路之崎岖。昔日悟通的一点人生哲理，今天竟成现实。

这首诗，琵琶十分熟悉。前几年在瓦肆学艺时，师傅曾教唱过，那时只闻“三苏”之名，欣慕苏轼诗文之美，不喻诗中深意，依句清歌而已。前几天，苏轼深夜徘徊于庭院梨树之下，望着苏辙寝室的烛窗，曾邀自己弹唱此诗，并讲解了写作此诗时的感受。此刻，她突然领悟了诗中的深意，胸中涌起万层波澜，眼前似乎看到一幅梦境般的无涯图景：茫茫雪原上，隐约可见一只飞鸿指爪的痕迹。这就是人生留给人间的印记吗？这隐约的痕迹，很快就会消失的。

苏少公啊，你就是这样地要离开京都吗？

琵琶投入全部情感，曲调随着心音而流淌。

苏辙是牢记这首诗的。琵琶深情真挚的倾诉，引起他对逝去岁月的溯想。仁宗嘉祐元年，自己与兄长随着父亲进京应考，出潼关，至渑池，夜宿僧寺。老僧热情接待，飨以名茶素食。兄弟二人题诗于僧寺墙壁，以谢主人。六年之后，兄长赴凤翔府任职，自己送至渑池，再宿僧

寺，而老僧已经故去，多了一座埋葬骨灰的新塔。当年题壁的诗句，已不复存在，连那堵墙壁也已坍倒了。这便是消失了的“雪泥鸿爪”啊！唉，佛门尚且如此，何况人间呢！明天清晨就要离开京都了，离开吧，京都除了这座庭院和这些难舍难离的亲人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庭院里的“秦岭玉”又在嘶鸣，凄厉的啸声在夜空回旋。

苏轼完全沉浸在琵琶的如泣如诉之中。琵琶啊，好久没有听到过这样深切动人、凄清婉转之音了。悠悠扬扬，仿佛一线不断的长丝，抽出自己心底言而未尽的幽思。音律之妙，神仙语啊！苏轼的心随着音律的婉转起伏，进入了十三年前的崤山山谷。仁宗嘉祐元年，漫天飞雪，山谷银白，父子三人出潼关，赴京都，在崤山山谷颠簸前行。骑的马匹累死了，只好改赁驴子。路途崎岖，山道弯弯，前不着村，后不见店，疲累交加，连跛脚的驴子也饿得不停地叫喊！人生旅途，原是坎坷多舛。子由，今天我们所际遇的，不又是那般情景吗？

琵琶继续出神入化地弹唱着。她神情专注，泪珠莹莹，已沉浸在忘我之境。

歌伎弹唱的习惯乃一歌三唱。有“开唱”、“精唱”、“收唱”之分。“开唱”传其略，“精唱”传其要，“收唱”传其神。如此目的，大约是为了听者能听清、听懂诗词内容和含意。曲调上不作变动，但高明的歌手，往往在“精唱”、“收唱”时稍作一些技巧上的处理，以期达到更佳效果。

琵琶在“收唱”中，由于心神激越，情怀壮烈，心之所往，力之所至，琴弦“铮”的一声，断了。

人们的思绪也随着琴音的灭绝，失落在无依的沉默中。

弦断声停，乃不祥之兆啊！

惨淡的烛光无力再跳。

案上的菊花垂首无息。

琵琶忽地以手掩面，泣咽出声……

此时，六十多岁的老门丁手执一束菊花，抱着一坛菊花酒走进客

厅，笑吟吟地高声禀报：

“有位公子送来菊花一束，菊花酒一坛，说是为二郎送别饯行的！”

家人们被这突兀而来的花、酒惊愣了。任妈忙说：

“来的是哪位公子？快请进来！”

老门丁回道：

“那位公子不愿说出姓名，留下这束花和这坛菊花酒就离去了。”

苏轼接过花束，从中取出一张笺纸，迅忙展开，一首字迹工整的短诗呈现眼前：

人物竞纷华，

骊驹逐钿车。

此时松与柏，

不及道旁花。

笺纸上没有署名，苏轼急忙把笺纸交给苏辙，闭目猜想写诗的送花、送酒人……

苏辙看过诗句，仔细观看字迹，神情一振，脱口而道：

“司马君实？”

苏轼猛地睁开眼睛，高声喊道：

“是他！司马君实。‘人物竞纷华，骊驹逐钿车。此时松与柏，不及道旁花。’此诗简明老道，辛辣高洁，非司马君实无人能出！司马君实，师中之友，友中之师啊！”

众人惊喜。任妈合掌祈愿：

“司马光说话了，皇上也许能听的……”

“秦岭玉”又一声凄厉的长啸刺进门窗，久久不落，似乎在呼唤苏辙，已当贬途启程……

第十一回　读《离骚》君实教子　闻墨香老友交心

司马光踏着初冬清晨的寒霜，焦躁不安地徘徊在书局前精巧玲珑的花园里。他有满肚子的话要向皇上禀奏，但一直犹豫不决。

花园内桃树、杏树的叶子已经落尽，藤蔓已经枯萎，菊花败垂在枝头，惟有假山上那棵短松仍然郁郁葱葱地挺立着。

两个月前，参加“御驾赏菊”回来的那个晚上，他叫儿子司马康送给苏辙一束菊花、一坛菊花酒和四句送别诗。这是他近时期中因激愤难捺惟一的一次感情流露。当然也是他心底对子由被贬离京不满的发泄，是对“御驾赏菊”奢侈靡费愤慨的呐喊。子由当年曾借试卷“对语切直”地抨击宫中“优笑无度”，几被黜名，而仁宗皇帝尚能容而优之。可今天呢？再没有第二个子由敢于逆鳞诤谏了。他那是在用诗、酒、菊花呼唤第二个苏子由啊！

不过，在儿子司马康从苏府回来之前，他就有些后悔了。花束和酒，友谊之赠，问心无愧，那四句诗却属牢骚之作，是有愧于臣道的。唉，奢侈之风由来已久，皇上何尝不知？介甫何尝不晓？但在登上皇位、相位之后，就依时尚而忘却，以致甚于以往，且美以“需要”之名。可见是积重难返。自己捶胸顿足又有什么用处？再说，自己不赞成的事情，就可以背着皇帝借着诗文说怪话吗？看来，一个人要时刻不移地遵守臣道，也属不易啊！他决意不再孟浪行事了。

但是，这两个月来，随着“均输法”、“青苗法”的推行，随着京外各种消息的传入，一股翻腾不羁的思潮澎湃起来，冲击着他心底自束自抑的闸门。沉默呢？谏奏呢？沉默是属守臣道，还是谏奏是属守臣道？痛苦而强烈的责任心日夜不息地受着煎熬。

清晨的北风十分硬冷，司马光稀疏的胡须和长长的眉毛上已因呼吸凝了一层白色，曲折幽径上的薄霜也已被他的脚步踏得纷乱。他仍在徘徊，仍在苦苦思索着攸关家室性命和个人晚节的进退取舍。

“历史上英明的帝王都有两只耳朵啊。一只耳朵听顺耳之言，以确

立其自信；一只耳朵听逆耳之语，以匡正其缺失。在两种声音的杂错之中，放舟行船以达朝政清明。唐太宗、宋太祖就是这样的明君啊！

“历史上更为英明的帝王，除有两只耳朵外，还有两只有力的手。一只手指挥亲信臣子，按照自己的韬略披荆斩棘；一只手借重反对者的力量，保持头脑的清醒。化抗力为合力，以创建轰轰烈烈的业绩。秦皇汉武就是这样的霸主啊！

“可如今呢？朝廷只有一种声音了，单调、重复，声高而空洞，除了‘变法易俗’，就是‘英明天纵’。王安石实际已居宰辅之位，吕惠卿成了崇政殿说书，曾布进了翰林学士院，连乍进京都的谢景温也进了御史台。皇上年轻而耳软，能经得起这不绝于耳的颂歌而不迷乱吗？西汉平帝不就是在一片颂扬声中被王莽毒死而失掉江山的吗？

“被逐出京都的御史、谏官有几个是扰乱朝政的‘四凶’？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激烈偏颇，言过其实，弹劾介甫的‘十项罪名’，似是而非，而且诛语如刀，是过分了，贬以罪责，尚可理喻。御史、谏官刘琦、钱顗等人，虽哄而起之，其风不可长，但所谏朝政之弊，皆论之有据，即或沦于‘求全责备’，亦不足以逐出京都。更为甚者，范纯仁何罪？苏子由何罪？范纯仁所谏，语不及‘变法’，言不及执政，仅以知谏院之职，对如此大量地贬逐御史、谏官不示苟同，也被逐出。这个四十二岁、一代名相范仲淹的儿子，真的如其父所语，‘先天下之忧而忧’了。若不是皇上感念范仲淹之功，也许要一直贬到岭南海岛。苏子由，‘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人，在那圈子里，如果不是因为意见相左而遭嫌，便是因为那篇离奇的《辨奸论》而获罪了。前者是操权者心胸狭窄的荒唐，后者则是弄权者疑神疑鬼的荒诞。‘水清无鱼’，难道朝廷真的要成为一副嘴脸、一个腔调、一种声音、一同思想的仙境？可普天之下能归于这样一个‘一’吗？神仙也做不到啊！

“为臣者不为主忧，不诚也；忧而不语，不忠也。年轻的皇上啊，臣忧心如焚，不能不逆鳞而语了！”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决定向皇帝赵顼进谏了。

因他不善于言词，又怕皇上不能耐心地听完谏奏，便决定上呈奏表。

司马光转身大步走进书局，坐在桌案前。儿子司马康捧上一杯热

茶，他呷了一口，便立即展纸提笔。

正要书写，助手刘攽、刘恕走进书局，带来了一个司马光最需要而又不愿听闻的重要消息。

刘攽和刘恕都是昨天返回京都的。

刘攽从江西新余老家归来，往返皆乘舟船，对漕运“均输法”的实施作了一些实地调查。刘恕是乘车马去翁源县的，经京东路南下，往返皆宿食于农村，对“青苗法”在京东、淮南地区的推行情况有所见闻。他俩都是以史家的目光观察事物，而且都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吏治”这个环节上，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深刻的，但也是偏颇的。刘攽认为：为推行“均输法”而在各地各埠“设置机构”、“增加官吏”、“厚其廪禄”、“重设赏银”，不仅使当朝“三患”之一“冗官”没有减少，而且是“冗官更冗”了。并且这种冗官肥吏之策所耗用之经费，已超过了“均输法”从富商大贾手中所夺得“均输之利”。刘攽吁叹：官吏中已兴起的“损公肥私”之风将“祸国害民”。有些地方官吏，素质低劣，以利为取，无利不为，曾使南地香蕉、荔枝、桔子等利薄而易腐之物，堆积果园、码头，滞运滞销，伤民害财。他还透露：“均输法”在一些地方已经变形，其权柄暗里转于富商大贾之手，官吏挂名取利，只是山高水长，下层官吏匿而不报，朝廷无从知晓罢了。刘恕也在“吏治”上大发议论。他说“制置三司条例司”派往各地监督推行“青苗法”的“钦差大臣”，“一旦得志，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足以毁“青苗法”之初衷。他认为，各地新进锐勇之官吏，为邀功得赏，“抑配”青苗钱，强迫农民贷款，赚取利息，并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借户逃亡，保户分赔，此风足以毁黎庶之望。他列举陈留县令姜潜的话说：“某依‘民自愿’之诏，敕榜于县衙及城四门，听民自来请领青苗钱，榜出三日，卒无一人至。”并举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之所为愤然而语：“王广渊，新法之实施者，阳奉御诏而阴为其法，在京东地区，不问贫富，随户贷款，富者不需贷而多得，贫者急需贷而少予；分民为五等，上等户贷款十五千，下等户贷款一千，悍吏征呼，民间骚然。若此种风气不变，此种官吏不除，‘青苗法’之祸，将危及天下……”

司马光听完朋友诉说，没有喜悦，没有宽慰，只有更为强烈的惊骇和更为沉重的思索：

“历史上出现的多次变革，大约都是轰轰烈烈地开始，吵吵嚷嚷地折腾，凄凄惨惨地了结。争吵的人们，也都在耗尽岁月、耗尽才智、耗

尽精力之后，或无声无息、或有声有息地消失了。秦之商鞅如此，汉之桑弘羊如此，本朝仁宗时的‘庆历新政’也是如此。难道介甫的这次‘变法’也要沿着这条老路走向深渊吗？

“历史似在惊人地轮回啊！殷迁都而民怨，秦‘变法’而民疑，汉变革而文学贤良非之。当然，殷之‘民’不同于现时之‘民’，那是殷商时的一群贵胄；秦之‘民’亦不同于现时之‘民’，那是一些高居咸阳的公卿；汉之‘文学贤良’是一群读书人，与现时的读书人无异，但却是经执政霍光暗中挑选调入长安的，他们的嘴巴说的是霍光的心里想的。利益之所在，权力之所关，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流泪、流血的悲剧。可现时的谏奏议论者呢……”

司马光心神一震，睁大眼睛打量着眼前的刘攽和刘恕。“刘攽贡父是位列公卿的贵族吗？一个清贫家庭熬出来的穷进士，一个居于太常礼院的事务官，又是介甫的密友啊！刘恕道原何人？一个翁源县令，一个只知读书弄史、不通世故的学者，与介甫交往亦深。此二人，朝廷无高官之戚，家中无万贯之财，与利无染，与权无关，半年前均为汉之桑弘羊鼓吹，今日却与介甫反弹。原因何在呢？大约是熟读屈子（屈原）之文，染有骚韵之故吧……

“‘既替予以蕙攘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子之风，人臣之脊梁也。”

司马光与刘攽、刘恕促膝长谈。在刘攽、刘恕离开之后，他更坚定地选择了谏奏之臣道，开始书写奏表。他要把一颗焦灼灼、赤灼灼类乎屈子之谏心，呈献给他的皇上……

夜深了，寒风吹进没有生火炉的书局，司马光坐在一盏烛光之下，披着一件已旧的棉袄，伏案疾书。寒风吹打窗纸的“嗦嗦”声伴随着他。烛光摇曳着，把他肃穆的脸拉得更长，把他微驼的腰身曲得更弯。儿子司马康坐在桌案的下端，神情不安地看着父亲，几次想出声劝阻，都为父亲奋笔疾书的专注神态而噤声沉默。

司马光近年来眼睛有些散光，看书写字眼前就模糊不清，特别是夜里在烛光之下，更觉吃力，所以，近年来上呈的重要奏表，都是由儿子司马康重新抄写的。为了保证抄写无误，往往是父亲写出一张奏文，儿子拿起细看一张，先对字迹不清或者错漏之字提出询问。当然，在词句上若有不妥之处，儿子也是可以提出商榷的。司马光平日对儿子极严，

惟在文字学问上，却是一个乐于研讨和听取意见的人。

今晚，司马康看一张奏文，心情便沉重一分，看过几张之后，额头沁出了一层冷汗。父亲写的这份奏表，全是议论“拒谏”之害，点名是说王安石，实则是对着皇上。而且言词激烈，上论秦、汉以来“拒谏”亡国之灾，下述现时“拒谏”误国之祸：“今言执政短长者，皆斥逐之尽，易以执政之党，臣恐聪明将有所蒙蔽也。”这不是明显地指责皇帝，为范纯仁、苏辙等人鸣冤叫屈吗？更令人咋舌的是，父亲竟然推举苏轼、陈荐知谏院，并称赞苏轼“晓达时务，劲直敢言”。这简直是顶风而上，故逆龙鳞啊！司马康耐不住了，惊恐地喊出声来：

“父亲……”

司马光被儿子突然的叫声惊动，笔尖一抖，在笺纸上落了一个墨点。他停住笔，抬头望着神色惶惑的儿子。

“嗯？”

司马康不知说什么是好，喃喃低语：

“父亲，夜已深，该歇息了……”

司马光看出儿子有话要讲，便把手中的笔放在笔架上，身子向后一仰，倚在靠背上，揉了揉昏花老眼。

“你有话要说？”

司马康急忙站起，声音有些颤抖：

“父亲，现时上呈这样的奏表，合适吗？”

司马光一怔，睁大眼睛，仔细打量儿子，突然觉得儿子长大了。是啊，十九岁的人了，明年正月就该参加会考，不可再以孩子看待了。他直起腰身，颇有兴致地鼓励儿子，说：

“谈谈你的看法。”

司马康十九年来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第一次得到父亲明确的鼓励和信任，心里一热，壮起胆子谈出自己的看法：“父亲，此时呈表进谏，

不合时宜者有四：一、‘均输法’、‘青苗法’推行不久，执政惧人议论，皇上喜功自得，此时呈表报忧，不合时宜；二、‘募役法’、‘农田水利法’即将出台，执政正在筹划庆祝，皇上正在等待欢呼，此时呈表谏阻，不合时宜；三、御史、谏官被贬出京，执政胸有余恨，皇上疑意未消，此时呈表论‘拒谏’之灾，不合时宜；四、《辨奸论》离奇出现，苏子由无罪遭贬，执政怀恨待究，皇上忍怒待查，此时呈表荐举苏子瞻执掌谏台，更是不合时宜啊！”

司马光惊讶地望着思虑深沉的儿子，神情肃然了。一连串的“不合时宜”完全否定了他半个月来的所思所想。这使他感到宽慰，更使他感到悲哀。他感到宽慰的是，儿子的心已经在关切朝政，而且能看到时代之束缚于人。能有如此见识，入社稷，入仕途也就不至于糊涂茫然了。他感到悲哀的是，时尚也在强有力地雕琢、凿刻着自己的儿子，一个十九岁孩子的性灵，也不再以“是非”为本，而是以“利害”为尺了。儿啊，合“时宜”的都是正确的吗？追逐“时宜”可以使人发迹，也可以使人堕落啊！司马光心头浮起一层悲苦的自责：好一个“朝臣典范”、“当代人表”，连身边的儿子，你也无力完美其魂灵啊！

良久，待悲苦的心神略略平静，司马光决心与儿子推心置腹，细细剖解。他先亲切询问：

“我要你再读《离骚》，你读完了吗？”

司马康答道：

“《离骚》读完了。我还读了一遍太史公的《屈原贾谊列传》。”

司马光点头：

“好，好！谈谈你再读《离骚》的所得。”

司马康似乎明白了父亲突然提及《离骚》的用意，他瞥了一眼桌案上的奏表，大声回答：

“《离骚》的神韵，是一个‘怨’字：怨权臣之奸佞，怨君王之不聪，怨蕙兰之衰蔽，怨艾芜之丛生，怨众人之皆醉，怨自己之独醒。太史公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竭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司马光颔首一笑，抬手指着桌案上的奏表，问道："你以为这些奏文是否为父之'怨'呢？"

司马康点头。

司马光摇头：

"故而你有'不合时宜'之结语。再读《离骚》而不知其真谛，愧对屈子一颗光耀天宇之大心啊！"

司马康愕然。

司马光正色道：

"太史公司马迁的《屈原贾谊列传》中有四句话你读漏了，或者是读而不思。这四句话是：'《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你知道，《诗经》中的《国风》，多写男女爱情，但不过分，故纯真而美；《诗经》中的《小雅》，多是讽喻朝政，但不逾越君臣之分，故雅而诚挚。太史公说'《离骚》兼之矣！'这是给了你一把解悟《离骚》真谛的钥匙，可惜你视而不见！"

司马康愧疚地望着父亲。

司马光拨明案上烛火，娓娓而谈：

"《离骚》固然有'怨'，但更多的是'爱'。屈子爱楚国，爱君王，爱祖先留下的热土，爱热土上繁衍的黎庶百姓，爱山川河流，爱山川河流中的一草一木、一叶一荷、一鱼一虾。他像一个热情侠胆、正直淳厚的男子，爱着一个美丽的淑女，笃志为那个女子而生息、而劳作、而拼搏、而舍生忘死。也许他爱得太深太沉了，那个女子不理他、误解他，甚至厌烦他；他还是执著不渝地向那个女子投去更深更沉的爱。他爬上山顶为那个女子摘来蜜甜的桃子，他走进深山为那个女子摘来清香的荔枝，他攀上山崖为那个女子采来肥美的香菇，他跳进激流为那个女子采来芬芳的莲子。也许因为有人从中调唆，那个女子不理他、骂他，扔掉了他献上的蜜桃、荔枝，踩烂了他献上的莲子、香菇，还用织布的飞梭，打掉了他的几颗牙齿。他依然爱那个女子爱得发疯啊！走遍田野林园，采来人间最美最香的鲜花，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编织成人间最漂亮、最艳丽、最华贵的花环，献给那个女子。也许因为山鬼作祟，那个

女子竟然一把火烧了他献上的花环，突然与一个丑陋的地痞流氓交好，并很快地结了婚，而且天天甘受那个地痞流氓的毒打、凌辱。他看在眼里，痛苦、悲哀，大哭、嚎叫，怨恶人调唆，怨山鬼作祟，怨自己太愚蠢，没有本事使自己心爱的女人免遭不幸。当然，有时也怨那个女子一时糊涂。于是，他舍弃一切，把所有的爱一如既往地献给那心爱的女子，偷偷地跟随着那个女子，暗暗地保护着那个女子，默默地为那个女子祈祷神灵，悄悄地为那个女子唱着赞歌，直至他身沉江底，魂销命绝，仍把他心中的爱之歌托出水面，在浩宇、山川、大地上千秋流传……这就是屈子的魂灵，这就是《离骚》的神韵啊！”

司马光在朦胧的烛光中讲述着，神情激切，时而低声诵叹，时而昂首浩歌。他似乎不是在开导教诲他的儿子，而是向隐于黑夜中的天下袒露他的情怀。

司马康静听着，心有所恋，神有所往，竟忘其身之所在。眼前的烛光，似乎变成了一堆篝火，火焰升腾，光耀天宇……父亲身上的旧棉袄，似乎变成了博衣宽带，头上簪发的青竹片，似乎变成了莹莹碧玉……这是屈子在临江放歌，在高诵后人难以理解的《离骚》啊……

书局内，司马父子情怀激荡，神交于屈子，神游于《离骚》。忽然，一阵寒风推门而入，几乎吹灭了桌案上的烛光。火苗几经摇曳方复明亮，把五十多岁的老管家吕直托现在书局门前。

“秀才，王安石大人来访！”

如同在此冬季听得一声雷响，司马父子均以为自己耳朵听差了！

吕直又禀：

“参知政事王安石大人来访。”

司马光方信没有听错，老管家也没看错，说错。接着他又愣住了：朝廷有翰林学士与宰执之间禁止私下会见的避嫌之法，以防两相私交而亲。介甫为何弃而不顾？司马光正要开口回绝，老管家吕直笑吟吟地说：

“王安石大人还是那个老样子，衣着随便，披一件旧棉袍，活像街坊上的瘦小老板；言谈亲切，毫无宰相大人的架子，他说为和秀才深夜

拥炉品茶而来。”

司马光吐到口边的话打住了。是啊，介甫行动乖戾，现时正值“变法”，这个“禁谒”之法，在他的眼里只怕也是早就“变”了。或许是皇上有所委派？客人已至庭堂，主人能逐出门外吗？司马光舒一口气，立即吩咐儿子：

“快点燃四角烛光，快生火炉来！”

司马康应诺，点燃四角的蜡烛，书局变得通明。随即又奔出书局，生火炉去了。

司马光吩咐吕直：

“快请王大人！速用我珍藏的那包龙团茶治茶！”

老管家吕直应声退走。

司马光收拾起没有写完的奏表，喃喃自语：

“介甫，你来得好！我俩是该倾心竭意地谈谈了！”

王安石的深夜来访，是经过反复思虑后决定的。

半年来，朝廷上风起云涌，几乎都是因他一个王安石。他把别人吹打得东倒西歪，也把自己卷困在昏天暗地的旋风之中。诚然他尝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快意，但也吃尽了更多的苦恼和痛楚。

霹雳一声爆响，“变法”开始，全国震动，万象更新。沉暗的朝廷不再沉暗，因循的百官不再因循，豪门惊慌，黎庶欢呼，大贾战栗，农商鼓舞，连驻在京都的诸国使者，也都一一瞠目翘首。一潭死水搅活了！腾腾生气滚动了！大宋几十年来有过这样的情景吗？没有。何人所为？王安石啊！

“均输法”推行了，漕运舟船日夜不绝，百货交易日见充足。何人所为？王安石啊！

“青苗法”实施了，“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鲋鱼出网蔽洲渚，获笋肥甘胜牛乳”的景象即将出现于大宋原野。何人所为？

王安石啊！

“募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等也将陆续推行，乡村城邑、农工诸业，都将一改旧貌，展现新颜。积贫积弱之状，将随岁月流逝；富国强兵之势，将随新法跃起。何人所为？王安石啊！

二十年前的一个居官卑微的浙江鄞县县令，得信于一代英明帝王，施展胸中的抱负，中兴一个衰败的王朝，于公于私，均告之无愧。但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惑也随之袭来。御史、谏官们凶狠地反对和抗争，使他百思而不得其解：吕诲，累世豪门，闻“变法”而心怯，怕打乱百年来的秩序，怕丢掉祖宗传下来的特权和遗产，怕失去现有的安逸，怕毁坏了他心目中留恋喜爱的一切，理可通！吕公著，富家之主，见“变法”而生厌，怕新政冲击，波及园林；怕朝廷震荡，危及官位；怕新法实施，断了财源；怕万象更新，毁了旧梦，情可达！可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其父是“庆历新政”的倡导者，因豪门反对而遭贬，因壮志未酬而病亡，何其亦随鼓噪而呐喊？御史、谏官刘琦、刘挚、钱顗等人，既非吕诲亲朋，也非吕公著门生，何其也随之而嘈嘈切切？难道他们都是枉食君禄而毫无报国之心吗？至于参予制定《青苗法》条款的苏子由，为何也借机上书而亟言“青苗法”可能出现之患？难道他们只患得患失、怕这怕那，而不思国家之安危吗？范纯仁是正人君子，苏子由也是一个难得人才啊……唉，他们都离开京都了，现时，耳边除了诺诺之声外，就是一片沉寂，寂寥得令人困惑啊！

更令人不安的是，朋友们都一一冷漠远避了。昔日形影不离的曾子固（曾巩），默默地跟着恩师欧阳修与自己疏阔了；心交神往的韩持国（韩维），也独往汝州，连讯音也不传递了；坦直爽朗的苏子瞻，两个月来不置一语；诚实无欺的司马君实，比邻天涯；连性情诙谐、妙语连珠的刘攽贡父，也不再登门论才斗智了。家中呢？三弟安礼终日哭丧着脸，似有不散的忧愁；二弟安国整天愁眉紧锁，夜夜吹箫，箫音哀哀，扰人心神啊！

是自己变了吗？五尺身材，一张黑脸，衣不着锦，食不厌粗，依然故我。只是不是两年前的翰林学士了。

一个执政的权位，改变了友情，改变了欢乐，带来了一种难以逃脱的苦恼！唉，悲哀中的苦恼可解，而这喜悦中的苦恼磨人啊！

扔却这个权位吧，去追寻昔日那心神无隔、其乐悠悠的欢愉吧！可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抱负呢？积贫积弱的国家呢？这刚刚开始的“变法”呢？雄心勃勃、励精图强的皇上呢？孟子说，治理天下有“大仁”和“小仁”之分。“大仁”者，利国利民，君子之仁；“小仁”者，小恩小惠，小人之仁。现时也只能是取“大仁”而搁置“小仁”，取公而弃私了。

弃？谈何容易！何况弃友，王安石还是王安石吗？

找苏子瞻饮酒谈诗去！这个才智超群的当代骄子，会给人以智慧。可苏子由的被贬离京，已在朋友之间树起一道有形障碍，而那篇《辨奸论》，更是一道无形壕沟啊！“酒”能销愁，也能添恨。“诗”能化仇，也能结怨。从苏子瞻那里得到的可能是欢乐，也可能是更多的痛苦啊！找司马君实品茶论道去！这个学识渊博的“朝臣典范”，虽然其志不可移，但毕竟是诚挚可信的。再说，“茶”可以清心明目，“道”可以清规明理，纵然不如往日狂欢，也不至于在嫌隙之上再添一层仇怨啊！

王安石也许是一时忘记了翰林学士与宰执之间的“禁谒”，也许他根本不愿受这条朝制的约束，便顺手抓起一袭棉袍披在身上，独自走出庭院，向司马光府邸走去。

司马君实啊，你用什么来欢迎这位当了执政的老友呢？

司马光的书局里点燃了六支红烛，室内明亮如昼。他一生节俭，这是不多见的。

司马光的书局里燃起了一盆熊熊炭火，室内温暖如春。他打破了书局不准点燃火炉的规矩，这是不曾有过的。

书局里茶香飘飘，司马光亲自执铜壶烹茶待友，更是难得。今晚烹的龙团茶，是赵顼皇帝一年前的赐物，他舍不得独自享用，一直珍藏至今，从包装用的暗黄色油纸来看，确有些时日了。但茶香仍溢于室内，真不愧是皇室专用之物啊！

王安石和司马光围炉而坐，品茶论道，谈笑风生，夜深人静，情谊融融。他俩谈往事，谈趣闻，谈名山大川，谈人间风情，一字不沾“变法”，一语不涉朝政。他俩心情如一，都不愿因政见之争而失去今晚相会的乐趣。他俩也都明白，任何一方都不会因为今晚的欢聚而在政见上让步。他俩也更加清楚，今夜的这次会见，终归是要以政见的交锋结束

的。

烛光越燃越明，炉火越烧越红，壶中的龙团茶浓了又淡，淡了又浓。在火热茶香、往事谈笑中，王安石瞥了一眼司马光桌案上的石砚、毛笔和叠放的笺纸，把话题引向他俩谁都无法回避的事情上：

“君实，你这书局之中，现时只有龙团茶的香味，真可谓‘皇恩浩荡’啊！”言外之意是说，皇上赐你龙团茶，你总不会只饮茶而不预朝政吧？

司马光当然听出了王安石的弦外之音，微笑回答：

“介甫嗅觉不灵，我这书局之中，除了茶香，还有墨香。公何不辨啊！”

王安石故作惊讶地嗅了一嗅，询问：“茶香、墨香，何同何异？”

司马光举起茶杯，呷了一口，捋须而语：

“奇茶妙墨，形色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茶香清爽，墨香凝重。此屋之中，茶香飘于上，墨香沉于下。介甫妄作不察啊！”言外之意是说，忠于王事者，不惟介甫一人，只是形色不同罢了。

王安石拍掌盛赞：

“妙！天下妙语，莫如君实斯言！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奇茶妙墨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不同，其德一也。君实之语，暖安石之心矣！”

司马光继续笑言：

“奇茶妙墨，香之同异，乃苏子瞻品茶闻墨所得，光鹦鹉学舌以告介甫。暖介甫心者，苏子瞻也。”

王安石知道，司马光在借茶墨之香为子瞻说项，以化解那篇《辨奸论》郁结在自己心头的块垒，真是好人啊！他放声大笑：

“子瞻才高，善究物理；君实仁厚，醇若茶墨。俱暖安石之心。现

时，君实与安石围炉品茶，身不离座，手不执笔，桌案上石砚未开，笺纸未展，但不知墨香从何而来？”

司马光回答：

“介甫难道不知‘《春秋》成墨香三年不绝’之语？光在介甫驾临此屋之前，正在写着一份进谏奏表。”

王安石随即询问：

“所谏何事？”

“弹劾一位大臣。”

“此人是谁？”

司马光坦然而道：

“当朝执政王安石。”

王安石一怔，慌慌拱手再问：

“安石所犯何罪？”

司马光笃诚相告：

“热衷一言，拒谏误国。”说着站起，从桌案上拿起尚未写完的奏表，献于王安石：

“此奏表尚未写完，请介甫先行过目，若事实有误，议论有差，请介甫不吝指教。”

王安石心里热了：司马君实毕竟是坦荡君子啊！自从群牧司两人结交至今，十六年来，其人未变，其情未变，其本色未变啊！他朗声谢拒：

“君实诚不欺友，安石信而无疑。茶墨之香，各有其道，不可强求。安石近日究历代贤人治乱之道，方悟古人所谓‘欲有所为，必先征诛’八字之意。无‘征诛’，无以开其路；无‘征诛’，无以完其功。‘征

诛’虽险而艰，但圣人犹忍而为之。君实可速将此奏表上呈，安石引颈待罚。此奏表若感材料有缺，安石愿招供以补之。”

司马光微微摇头，望着王安石轻声叹息。介甫执拗，其志终不可改。作为挚友，诚坦可交，忠信可敬。作为执政，激进可怕啊！“欲有作为，必先征诛”，古人治乱之道，介甫针对朝廷沉暗之状而为之，不是没有道理的。“变法”以来，电闪雷鸣，暴风骤雨，大肆贬逐，荡涤朝廷，“征诛”之举已累及好人，“矫枉”已经“过正”，该有所收敛了。再说，一味“征诛”是推行不了新法的。强行生逆，新法只能在“中和”无偏的土壤中扎根啊！他不愿放过今晚这个规劝的机会，以尽朋友之谊，便再次寻出话题：

“介甫雅量，光敬佩而感激。诚如介甫所语：‘茶墨之香，各有其道，不可强求。’你我各行其道吧！近读《战国策》，投意于齐之孟尝君田文，其人门下食客数千，联合魏国、韩国，先后打败过楚国、秦国、燕国，并曾一度担任秦国、魏国的宰相，纵横之术，逞雄一时。介甫博古通今，且思路新颖，见解奇异，对其人有何评论？恳请赐教。”

司马光于史料中拎出孟尝君田文这人，王安石始觉诧异。转睛暗思，觉得司马光意在维持今夜围炉品茶之乐，心里十分感动，便借此话题谈论开来：

“齐国公子田文，借其父田婴之荫袭爵，称薛公，号孟尝君，纨绔子弟而已，其才不足论。其人一生中举止无定，反复无常，忽而联魏、韩以伐秦，忽而联赵、燕以制楚，忽而合纵秦、燕以伐自己的祖国齐国，是个‘跟斗虫’，其德不足道。至于门下食客数千，皆鸡鸣狗盗之徒，不配称之为‘士’，均系战国时代之刁民。田文其人，充其量，一个杂耍班的班主罢了……”

司马光为王安石评语的怪异大胆而惊愕，不禁捋须大笑。他突然收住笑声询问：

“介甫现时所用之人，可有鸡鸣狗盗之徒？”

王安石一下子打了个顿。

司马光俯身向前，竭诚而言：

“介甫，其道之行，赖于吏治，优则道通，劣则道塞，此千古不变之理，圣人也不敢有所疏忽啊！公行新法以来，锐勇之士急进，颂扬之声日高，小人乘其机，奸人投其好，公以锐勇之状授官，以声高之态置位，光不忧介甫之忠诚，而忧介甫之忠诚为小人奸佞所用啊！”

此言不能不说刺耳，而王安石望着神情至诚的司马光，心里不是厌恶反感，而是倍觉温馨。这个发须稀疏，日渐消瘦的“陕西子”，作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也许是守旧的、缺乏创见的；而作为一个朋友，确实是厚道的、恳挚的、忠于友谊的。他顺手为司马光斟茶一杯，以示谢意，随即亦袒露自己的心迹：

“君实关切，安石鸣谢。安石奉诏推行新法，二府、三司反对，朝臣阻挠，御史、谏官攻击，君实、子瞻亦冷眼旁观。安石若不起用新进锐勇之士，岂不要唱独角戏吗？”

司马光舌结语塞，无以作答，笑而喟叹：

“介甫，介甫，奇言巧辩之才，无可奈何之友啊！”

王安石继续：

“君实不必忧虑，新进锐勇之士中，可能有鸡鸣狗盗之徒，也可能有小人奸佞混入。但安石相信，也会有一大批俊彦之才从底层涌出。若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能造就一批励精图强之士，国家长治久安，庶有望矣！君实可以放心，俟‘变法’完成，安石即逐小人奸佞于权柄之外，以解公之所忧……”

司马光也为朋友的真诚所感动。介甫终究是本性难移，凡事不计后果。他打断王安石的话，抢着说道：

“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若奸人得路，岂可去耶？欲去之，必成仇敌。他日公勿悔之！”

王安石默然。

炉中炭火飞腾，映照着两张大宋重臣、亲密老友的脸庞。

第十二回　雅驸马情慰公主　贤公主画赠苏轼

在司马光与王安石围炉品茶的同时，苏轼在他的书房里，以诗、酒、歌舞招待他的朋友驸马都尉王诜。

王诜半年来临长江，游鄱阳，登庐山，在湖光山色中仙鹤闲云、赋诗作画，昨天一回到京都，就跌入了一片萧索、枯寂的气氛之中。

朝廷的变化太大了。重臣换班，御史遭贬、谏官被逐，熟悉的面孔所剩无几，陌生的面孔蔽眼障目。连到南薰门外迎接他的驸马府执事也换了新人。他感到突然而不解，“变法”真是变得翻天覆地啊！

昨夜，笑脸盈盈的贤惠公主，在卧室里为他置酒接风。四样小菜是公主亲手做的，一坛绍兴女儿红是公主亲手开启的。公主原本不饮酒，昨夜也高兴地饮了一杯。一杯酒饮完，公主显得更加年轻貌美，白皙的脸颊透出两簇红晕，一双晶莹的眼睛浮起一层朦胧，头上的珠花微微颤动……久别重逢，驸马王诜看在眼里，心荡神摇。但他在公主那亲昵的一颦一笑中，似乎也隐约可见一丝极难察觉的忧愁。啊，“变法”难道也变进了驸马府吗？

贤惠公主，英宗赵曙之长女，赵顼的同母姐姐，为皇太后所生，时年二十六岁。她姿容倩丽，聪颖多才，传说，驸马府歌伎们弹唱的诗词，许多都是由这位公主所作。由于英宗皇帝赵曙登上皇位曲折坎坷，造就了这位大公主处人经世的早熟和才智上的不凡。与王诜成亲之后，她不以皇家公主自居高傲，而是以贤妻为本，自律行止，因而夫妻情笃、公婆见爱、侍女颂赞，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贤惠公主”。

夜深了，一盏红烛亮在床头，王诜与公主同衾共枕而卧，公主枕在丈夫的臂膀上，诉说了半年来焦心多梦的思念之后，便谈起朝廷里发生的一切。

公主谈到年轻的皇帝赵顼，那是姐姐在谈论弟弟，自豪、爱护、担忧、企望混杂在一起。皇上励精图强是真的，急的。皇上日夜操劳，废寝忘食，确有一股创业之气，比半年前消瘦多了。朝政纷扰，皇上经常

发火，喜怒无常，脾气性格和以前大不同。也许是老臣们守旧之气太重，如今皇上完全听信于王安石一人，对司马君实也有些疏远了。当她谈到因“变法”受到百官反对，皇帝与弟弟岐王颢出现不睦时，泪珠悄悄滴落在丈夫的臂膀上……

公主谈到母亲皇太后，那是一颗女儿心的袒露。母后时时关心着皇上的行止，怕被朝臣愚弄而不自知。但迫于朝制又不能干预，因而心底极其焦虑。母后时时注视着王安石的言行，担心“变法”失败，担心皇权旁落，担心“变法”变丢了江山。母后的头上过早地出现了几丝白发……

公主谈到太皇太后，那是一个皇室女儿对一位皇族之神的感念。太皇太后虽然不再干预朝政，整日安详大度、无忧无虑地享受清福，其实，何尝掉以轻心！朝廷重臣的去留升贬，谏院、御史台官员的出出进进，太皇太后都在嘻嘻哈哈、不言不语中——看在眼里。心深如海的老祖母啊……

公主谈到朝廷重臣换班和御史、谏官被逐被贬的经过，流露出极大的困惑。特别是谈到苏辙的被贬和那篇应时而出、来历不明的《辨奸论》时，声音发抖，把脸紧紧地贴在丈夫的脸上，低声说：“一场‘文字狱’也许会随时出现……”

王诜紧紧地搂抱着公主，极尽安慰、体贴。是啊，自己与苏氏兄弟交谊甚深，过从甚密，会不会招惹皇上和王安石的猜疑呢？皇宫原是滋长“猜疑”的风水宝地呵！

夜过三更，床头的红烛燃尽了，王诜和公主仍在悄声谈论。

清晨早膳用过，王诜急忙拿出自己半年多来所画的二十几幅江南风情，陈列于卧室四周的墙壁，在公主面前深深一揖：“晋卿此行，撷得江南风情几片，恭请公主指教。”

公主甜甜地笑了，打趣地说：

“离别九个月了，既未得枫叶题诗，也不见鱼雁传书，原来驸马已把一腔情愫，都献给江南了。”

王诜拱手“谢罪”：

“公主所言极是。江南风情之美，在晋卿心中，只有公主可比啊！请公主逐幅审视吧。”

公主嗔怪一笑道：

“谢驸马贫嘴深情，我可要细细品味评说了！”说着，挽起丈夫的手逐幅欣赏起来。

美的情，美的意，美的江南风光，美的夫唱妇随，美的夫妻同心。

《柳燕图》《红枫图》《竹石图》《茶园图》……这哪里是画？是丈夫那颗知美、知善、知真的灵魂！

一幅《惊涛裂岸图》展现着长江的壮澜雄威，室内似乎腾起了磅礴涛声。公主的神情庄穆凝重了，轻声赞叹道：

“汹涌壮丽，东流不回，千古如斯！长江，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啊！驸马，这样的情景，比你一向自慰的《人月圆》如何？”

王诜应对：

“《人月圆》一词，出于京都脂粉，而此情此景，乃天地造化。”

公主点头。

一幅《群峰晓雾图》画庐山清晨奇丽之景观，公主惊愕：

“这是庐山吧？云雾庐山，真是这般的如锦如缎吗？”

王诜作解：

“公主，这是庐山日出时刹那间的情景，被我偷来了。”

公主嫣然一笑：

“为偷得这片风光，驸马有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啊？”

“十个清晨，坐等日出。”

公主道：

“值得，孺子可教！”

王诜拱手：

“承蒙公主嘉奖。”

《云帆相映图》绘鄱阳湖寥廓平静。公主曰：

“但愿朝臣们的心胸都如此湖，世上就会少生许多麻烦了。”

《秋江待渡图》引起了公主极大兴致。

“江水悠悠，芦花孤舟，举篙眺望，丝系岸柳。驸马，此渔夫何人？在等何人耶？”

王诜笑着询问：

“公主细瞧，此人神态似谁？”

公主细瞧惊喜：

“形影传神，此人倒有几分似驸马啊！”

王诜乐极：

“灵犀相通呵！此人正是在下王诜。你看，这件短衫不就是公主亲手缝制的吗？腰间的这颗玉佩，不就是公主那晚悄声送行的信物吗？王诜举篙眺望，是在思念身居京都的公主！”

公主幸福地倚在王诜的怀里，悄声说：

“如若真的有那么一天，驸马，你可要轻轻地摇橹，轻轻地划桨……”

王诜拥抱着柔情的公主。

一幅《乱云劲松图》闪入公主眼帘：乱云如墨，势若波涛，向山崖

劲松翻卷，大有折干拔根之意。劲松耸立，枝干如铁，雄姿奇俊，刚毅不屈。两相衬托，人生真谛力透纸背。公主挽着王诜的手，观赏良久，感慨而语：

“乱云如斯，劲松如斯，深山崖顶也是如斯的不平静……”

王诜应和：

“自然造化之妙，胜于命运安排。人生能如劲松之于乱云而不屈，足慰生平了。”

公主点头，抚着王诜的手说：

“驸马，把这幅画送给苏子瞻吧！山崖劲松者，苏子瞻也。”

王诜高兴异常：

“贤哉公主，惠哉公主！我今天就去拜访苏子瞻。”

公主又郑重叮咛：

“再带些银两去，子由的七个子女都留在京都，苏子瞻养活着二十多口人的家啊！”

黄昏时分，王诜乘车来到苏府门前。华丽的马车使苏府老门丁惊慌万状，不知所措地跪倒在车前迎接。当他认出来者是半年多不曾见面的驸马爷时，脸上浮起欢笑，欢颜稍闪即逝，代之以恓惶凄楚：

“这是两个月来头一次马车临门。”

王诜在老门丁的陪伴下走进庭院，心头陡地一寒。一片萧杀景象涌入眼帘。花圃枯叶铺地，鱼池沉寂无波，藤蔓枯萎在假山上，梨树光秃秃地在寒风中抖动着枝条。老门丁似在自语地对客人说：

“二郎的几个孩子病了，夫人照看着。大郎心里不痛快，在书房里又醉了酒。任妈的头发全白了。唉，这个家……”

突然，正屋廊檐下传来惊喜的问声：

“是驸马爷吧？”

王诜抬头一看，年老的任妈，银发如丝，以手作棚，老眼昏花地站在廊檐下张望。他叫了一声“任妈”，快步向前走去。任妈跌跌撞撞迎下台阶，高兴地叫道：

“驸马爷啊，我家大郎可把你盼来了！”

苏轼一直在孤独与寂寞中苦守着。

弟弟子由的被贬离京，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怀疑自己多年的理想抱负，怀疑在文学上的追求，怀疑自己的才智。特别是在子由的几个子女接连患病发热的十多天里，他甚至怀疑自己能否做一个好的兄长和好的父辈。他曾考虑自己是否应该放弃现时在朝廷当的这个碌碌无为的闲官，跟着弟弟子由到洛阳去，平平安安地做个老百姓。他又曾多次地宽慰自己：介甫比自己强，有魄力，有创见，有狠心，有霹雳手段，有藐视一切的气派，自己何必多嘴多舌呢？贾谊恃才而不善自处，终成悲剧，自己也该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但是，关于“变法”种种失误的消息不断传入朝廷，也传进苏轼的耳朵：“均输法”实施中出现“官商勾结”，“青苗法”推行中出现“抑配贷款”，朝廷官员又一次出现了“誉者日寡，毁者日众”的局面。苏轼一颗近乎麻木的心又活动起来，高傲而多愁的心性很快又化为一种强烈的自责：为人臣者，知而不谏是不忠，谏而患失，更是不忠；为诤友者，见友之过而不匡正，是不义，匡正而迟疑，更是失于友道。朝政是介甫的家务吗？国家是介甫的园林吗？该是说出自己意见的时候了！可是……介甫毕竟是现时的执政，而且是一位不听谏言的拗相公啊！

他思念弟弟子由。有子由在，可以倾诉心曲，可子由因谏言而遭贬，离开自己了。

他思念陈慥、王诜。有季常、晋卿在，可以交流所思，季常能给人以勇敢，晋卿能给人以谨慎。可季常、晋卿都杳如仙鹤，不在京都。

他想去拜访章惇。子厚见事机敏，定能示以去从。可子厚现居朝廷要津，事繁时少，打扰不得的，且有探风摸底之嫌，不愿为也。

拜见司马光吧？君实心底坦诚，定能尽力相佐。可君实现时处境与

自己相似，与其交往，有暗中勾结之嫌，不敢为也。

道路堵塞，举步维艰。他苦闷，焦炙，每日以酒浇愁，酒醒之后，更是闷如气闭，焦若火烤。

王诜在任妈的引导下走进苏轼的书房。酒醉的苏轼从竹榻上一跃而起，抱住王诜连拍带打，狂声乱吼：

“大喜，大喜，天降大喜！门可罗雀，门前的麻雀被你的马车驱散了！任妈，掌灯，设酒，制肴，传琵琶她们来，传全家老少来，为晋卿接风洗尘！”

任妈迭声应诺，苏府腾起多日不曾有过的笑声。

一坛佳酿，几盘美肴。苏府上下老少人等都来到书房，享受王诜带给苏府的这次特殊的欢乐。酒桌上，王诜居于上座，苏轼居于下座，任妈和王闰之坐在左右作陪。琵琶等九名歌伎列于王诜右侧，为客人献歌献舞。苏府仆役、婢女带着苏轼十岁的儿子苏迈和苏辙的七个子女，坐于书房一角，吃着王诜带来的江南果脯，气氛亲热而略显寒酸。

琵琶聪明，率领歌伎弹唱的又是王诜的那首《人月圆》。歌声中，苏轼举起酒杯，对王诜说：

“苏轼酒量浅小，举全家之量以伴晋卿畅饮，今夜一醉方休。”

王诜举杯应和：

“子瞻酒量浅而智谋足，王诜拜谢，当一醉而报子瞻。”说着，举杯而尽。

歌声悠扬，任妈、王闰之、琵琶、胡琴、倩楚和苏府的仆役、婢女，轮流向王诜敬酒致意。王诜酒量极佳，举杯频饮。乐在酒中，意在酒外。

歌声悠扬，引人叹息：

九个月前，苏轼、苏辙曾在庭院梨树之下设宴为陈慥饯行，王诜亦临场祝酒，琵琶曾弹唱此词，以期人月常圆。可九个月后的今天，不仅陈慥没有回京团聚，连二郎也离京外贬了。“华灯盛照，人月圆时”，原

是词家的梦啊！

九个月前，晋卿告以“变法”将行，子由进“制置三司条例司”任检详文字之职，子瞻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那天，庭院接诏，膳房欢乐。之后，又是御苑召见，楼台问策，何其辉煌。可转眼工夫，横遭猜疑，骨肉离散，庭院萧索无音，室内叹息不绝。

歌声悠扬，十岁的苏迈带着子由八岁的儿子苏迟捧杯为王诜敬酒。苏迟颇乖巧，按照苏迈的低声教语，借《人月圆》中的词句敬酒：

“祝王伯伯‘年年此夜，华灯盛照，人月圆时’，举杯畅饮。”

王诜望着八岁的苏迟，接过酒杯，激情难捺，泪水一涌而出。苏迟受染，突然转身扑到苏轼的怀里，“哇”地哭出声来。

“伯伯，我要爸爸，我要妈妈呀……”

苏轼神情一震，抱着苏迟站起。泪水滂沱而下，流在他那长长的脸上。

琴声、歌声戛然而止。

苏轼泪流不止，把脸贴在苏迟的脸上，颤声抚慰：

“迟儿不哭，迟儿不哭，伯伯给你唱一曲《沁园春·情若连环》听……”

琵琶闻言拭去泪水，拨动丝弦。琴音清怨。

> 情若连环，恨如流水，甚时是休。也不须惊怪，沈郎易瘦，也不须惊怪，潘鬓先愁。总是难禁，许多魔难，奈好事教人不自由……

泪流满面，苏轼声咽难歌……

琵琶就是在御街唱此歌而于患难中认识苏轼的。此刻，她早为苏轼的哀怨情怀感动，在苏轼声咽之时，她接替苏轼而歌：

> 空追想，念前欢杳杳，后会悠悠。凝眸。悔上层楼。谩惹

起，新愁压旧愁。向彩笺写遍，相思字了，重重封卷，密寄书邮。料到伊行，时时开看，一看一回和泪收。须知道，似这般病染，两处心头。

这首《沁园春·情若连环》是苏轼前几年写的。也许是他第一次入京参加科举考试时写给他的妻子王弗的，也许是他写给一位心恋的淑女的，也许是他和许多文人一样，只是为了表达一种心境而作。这首词有柳永之风。但它的婉转言情，铺叙说思，确实把“相思”之情写透写绝了。今夜他借此词以表达对弟弟子由的思念，真是情出肺腑啊！

歌声哀怨，王诜已泪湿青衫。他想得很多很多。这是愁苦愤懑中的相思啊！子瞻在思念子由，也在思念着他心中失落的理想。他的理想是什么？时代没有选中他，他有才难展。皇上没有选中他，他“愁困长沙”。历史没有给予他实现理想的时机，人们除了传诵他的诗词歌赋外，就什么也不会知道了。现时所能感觉到的，是这半年来朝廷腾起的风风雨雨，确已粉碎了他心中原有的美景！这借旧日词作所表达的哀怨，正是他心底不屈的反响。王诜忍不住了，他霍地站起，拿出自己的画作《乱云劲松图》，走到苏轼面前，声音哽咽地说：

“相别数月，今夜会晤，谢子瞻酒肴词曲，无以为报，仅呈《乱云劲松图》一幅，以表心迹。拙妻贤惠公主致语：‘山崖劲松者，苏子瞻也。’”

苏轼接过画作，凝视良久，嘴唇微微地颤抖。他左臂怀抱的苏迟，也在睁大圆圆的眼睛，不解地看着图上的乱云劲松。苏轼突然面容一展，壮怀激烈，朗朗有声：

“《乱云劲松图》！云，乱得肆虐，乱得雄厉，乱得猖狂啊！这棵劲松，躯干刚毅，枝叶挺拔，横空风流啊！晋卿，你用如神之笔，夺得天趣造化，揭示了人生的真谛。鼓励智者，启迪愚者。多谢你了！

“青松，万木中的君子啊！你利于世，利于人，利于恢恢天宇！你的躯体，可以为栋；你的枝干，可以蔽屋；你的花脂茯苓，可以入药、酿酒、医疾、健身；你的果实，可以滋血、强髓。你焚其身，可以为烛照亮；你化作灰，可以制墨成金；连你焚身涅槃时散发的烟尘，也可以聚而为香，用虔诚的香火祭奠中华民族不朽不灭的祖先啊！

“苏轼，一个浅饮即倒的醉汉，一个口无遮拦的狂徒，一个心高胆

小的弱者，一个思而不行的懦夫，一个连兄弟、子侄、老人、妻室都养活不了的蠢人，百无一用啊！贤惠公主，你看错苏轼了……”

书房里鸦雀无声，人们惊骇地望着泪水满面、痛苦伤情的苏轼。烛光中的他若痴若狂。

王闰之掩面泣咽着。

任妈老泪横流，仍不忘为她的大郎解脱窘状：

“驸马爷，你别怪罪他，他确实是醉了，说的全是醉话。”

王诜为宽慰任妈，微微点头。他从苏轼手里接过发呆的苏迟，悄声对苏轼说：

“子瞻，你心里若有所思，贤惠公主可以转奏皇太后。”

苏轼像听见了，又像是没听见，依旧舞臂以助高声：

“谢谢驸马和贤惠公主。《乱云劲松图》，这是鞭子，策我奋进。这是锥子，刺我自强。奋进不息，自强做人！苏轼当敢想便敢说，敢说便敢为，不负朋友之望……”

第十三回　箫声幽咽触灵魂　杀气诡厉现血刃

王安石离开司马光的书局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亥时了。夫人吴氏和往日一样，已在书房里备有夜宵，安详地坐在灯下的软榻上，手里做着针线，等待他归来。

王安石走进书房，谈笑风生地坐在夫人身边，重复了几句司马君实与苏子瞻的妙语，博得夫人舒心的一笑，然后，胡乱地吞进夜宵，便坐在灯下写他的“日录”。

王安石今日“录”的，无疑是他与司马光的会面。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愉快、亲切、坦直、融洽，是友情的交流，也是政见的碰撞。是轻松的，也是沉重的。他感觉到又一次严重的挑战即将出现。

他感谢司马光的友谊。司马君实诚不欺友，不仅把弹劾自己的内容告知了自己，而且把“均输法”、“青苗法”推行中出现的偏误全盘托出，希望自己“匡正缺失”。这种坦荡诚挚的情谊确实温暖人心！

他深知司马光的为人。司马君实和自己一样，都是不容易放弃“主见”的，那份弹劾奏表很快就会送到年轻皇帝的御案上。司马君实不是吕诲、吕公著、范纯仁等人，他毕竟是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是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与皇室有着不寻常的关系。这种不寻常的关系中，也包含着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对司马君实的信任。况且，年轻的皇帝还不定性，见事反应快而理解浅，处事热情高而思虑少，这种可怕的“反应”和“热情”如果倾心于司马君实的弹劾奏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司马君实，你的言行和影响，真是令人焦虑不安！

王安石思索着应变的对策：

像对待吕诲、吕公著那样地对待司马君实吗？以反对“变法”之罪奏知皇上，逐出京都，贬至州府。这是断乎不可的！“变法”以来，司马君实不表态、不支持、不协助，用审视的目光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甚至偶有微词。但这一切表现，都是源于对他那种“中和无偏”式的革新主张的坚持与维护，而不是反对变革法度。任何曲解和诬解都是不道德的！

与司马君实公平合理地较量吧？他呈他的奏表，我呈我的辩词，让年轻皇帝来裁决其是非曲直。这是问心无愧的，但也是糊涂愚蠢的！这次将出现的较量，不是观灯猜谜，不是品茶射壶，而是攸关“变法”的成败、国家的兴衰、天下黎庶的祸福啊！友谊是高尚的、珍贵的，但因友谊而误国，古之圣贤，均拒而不为。王安石何敢因私废公！况且，司马君实今晚敢于出示弹劾奏表以见告，而不愿焚毁弹劾奏表以退让，也是公私分明之举！

忽地，一缕哀怨幽咽的洞箫声从清冷的夜空落进天井，穿过窗扉，飘荡在王安石的桌案前，扰乱了他难以决断的沉思。

洞箫声是由左侧庭院传来的，王安石知道，这是弟弟安国又在深夜弄箫消愁。他的心绪烦乱，不愿去听，可又不得不听。箫声断断续续，音律似乎沾着深夜的寒霜，挟着北来的冷风，落在自己心头。他蓦然感到此刻的孤独、凄凉和悲哀。唉，平甫啊，何其哀怨如此？难道你也不理解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吗？为什么要在这即将出现严峻争斗的前夜，送来这颓废之音呢？

书房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王安石收住忧思，以为是夫人吴氏来催促他歇息的，忙换了一副笑脸。当他抬起头时，见是儿子王雱站在面前。他又板起脸来，严肃地询问：“你怎么还没有歇息？”

王雱毫无倦意，神情有些愤懑地说：

“阿爸，我在连夜整理《＜道德经＞注》《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的手稿，可二叔的洞箫声扰人心烦。”

王雱近来的心情也不太好。九个月的“变法”，使父亲周围的人都晋了官职，吕惠卿已成为崇政殿说书，曾布进了翰林院，二叔安国晋为秘阁校理，三叔安礼晋为同修起居注，连谢景温也进了御史台。自己呢？父亲为了避“过分”之嫌，自己仍然是个闲散无权的旌德尉。看来，要依靠父亲的力量登上权力高层是没有希望了。王雱是个极有心计的聪明人，决意以自己的才智创造自己的前程。他要一鸣惊人，一鸣而惊动天子！他心底谋划已熟，日夜劳神竭思地修改、完善自己的著作，准备自费付印，然后在京都的书场公开销售。他确信：自己的这几篇文章，以年轻人而敢于问鼎古籍经典的大胆，一定能够震动京都那些死啃书本的学子。独出心裁的立论，一定能够震动那些墨守成规的朝廷百官。新颖别致而不同凡响的出书、销售方式，一定能够震动深居大内而又急需人

才的皇上。现在是“变法”时期，新奇就是胆识，就是力量，就会招人注目，有人赞扬。新奇就是扬名立业的吉祥物，就是当代强者的护身符。两个月来，他一直默默地在书房耕耘着。

王安石爱怜地望着儿子，心头浮起一股暖意。二十五岁的儿子，敢于为《道德经》和佛书作注，确实不易。洞箫声仍在如泣如诉地呜咽。

王雱见父亲沉默不语，低声提醒父亲：

“二叔近来的情绪极坏。吉甫（吕惠卿）叔今天入夜来访，询问父亲去处，二叔不仅拒而不答，反而请求吉甫叔今后少来干扰，使吉甫叔一时十分尴尬。阿爸，你也该劝一劝二叔了。”王安石禁不住一声叹息。近时期以来，随着反对“变法”声音的消失，自己周围的人互相间的不和渐渐公开暴露出来了。章惇不满曾布，曾布不满惠卿。平甫不是“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人，与吉甫职责上毫无牵扯，也相互仇视。唉，一场争斗中止，对手暂时散去，胜利者便相互厮杀，真是不可理喻的荒唐！如此下去，这场惊天动地的“变法”，不是毁于司马君实即将提出的挑战，而是要毁于变法者的相残了。王安石心头搐搦，灵犀顿然开窍，一个对付司马光奏表的方案闪现在心头：

正视司马君实提出的忠告吧！“变法”这场如此巨大的变革，不可能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误。“均输法”推行中出现的“官商勾结”，“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抑配贷款”，御史、谏官被逐后朝廷里出现的“唯唯诺诺”，自己何尝不知？只是一时无暇顾及罢了。该是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与司马光争夺这面“匡正缺失”的旗帜！“变法”的缺失总是需要“匡正”的。早“匡正”比晚“匡正”好，主动“匡正”比被动“匡正”好，自己“匡正”比别人“匡正”好。只要自己早日把这面旗帜亮在皇帝的面前，司马光那份弹劾奏表就成了过时之言，一场即将出现的新的纷争就可能化解。

在“匡正缺失”中还可整顿规诫自己的力量。要让吕惠卿、曾布、章惇知道，“变法”只是刚刚开始，距竟其事、成其功还远着呢！只有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使“变法”不至半途而废。要让那些“有令不行”、“弄权营私”的下属官员知道，王安石有着一双警觉的眼睛，是不会被你们蒙蔽、任你们胡为的，只有慎独洁身、清廉刚正，才能立身。要让所有推行新法的人知道，“变法”的缺失随时需要“匡正”，只要做

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则“变法”将处于不败之地。

王雱看见父亲凝神不语，以为是为王安国与吕惠卿的不和而不快，便为吕惠卿辩解说：

“吉甫叔尽职尽责，热情友好，无可指责。二叔心胸狭窄，性情多疑，总以为吉甫叔行事奸巧，不足信任。这不是无事生非……”

王安石砰地击了一下桌案打断儿子的话，大声吩咐：“请吉甫、子宣、子厚来此议事！”

王雱怔住了。

王安石突然意识到此时已是深夜，摇了摇头，缓和口气说：“等天亮再告知他们吧，你也该歇息去了。”

王雱应诺离去。

王安石在书房里徘徊着。

箫声依旧。

第二天清晨早朝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来到王安石的书房。“变法”四巨头开始密议，为“变法”的前途进行了一次至为严肃、至为重要的探讨。

这次密议开始，王安石一反往日“先听后说”的习惯，率先谈了自己昨夜思虑已熟的方案，就“匡正缺失”的重要意义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并着重谈了“变法”者当前务必防微杜渐，修养自身。他如此做的目的，是要避免吕惠卿、曾布、章惇之间可能又出现无聊争嘴，引导他们在自己总的意图下，施展各自才识。他没有谈论“变法”缺失的具体内容，因为“均输法”是章惇负责实施的，“青苗法”是吕惠卿负责推行的，这样可以避免因责任问题引起的不悦。他特意隐去了昨夜与司马光会见一事。

出乎意料的是，在他讲出自己思之再三的方案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团结一致”地向他提出了诘问，压根儿就不赞同他的主张。

首先发言的是章惇。这个胆大心细、言词尖刻的新任编修三司条例

官，尖锐地问道：

“‘匡正缺失’之说，是否意味着‘变法’已经失败？”

“如此突然的转变，会不会涣散‘均输法’、‘青苗法’的推行？”

“‘匡正缺失’是皇上的旨意？还是出于别的方面的压力？”

“皇上如果追究‘缺失’之责，何人承担？”

章惇最后欲言又止，欲止又言，透露消息：驸马都尉王诜前日回京，昨夜拜访了苏轼，沉默了多日的苏子瞻，大约也要仰天长啸了！

王安石一时懵了。他昨夜的谋划，只是策略上的抉择，对可能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反响，根本没有多思。章惇突然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使他完全陷于毫无准备的慌乱之中。特别是驸马都尉王诜拜访苏子瞻的消息，更使他惊悚不迭。联想到数月前皇上在琼林苑对司马光和苏轼的召见，以及司马光书写的弹劾奏表，他奇异地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难道司马君实和苏子瞻准备联手发难？他开始怀疑自己昨夜的决策是否正确。

曾布接着章惇的话开口。这个生性谨慎、思维精细、缺乏主见的新任翰林学士，把章惇提出的问题深化到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

“既然要‘匡正缺失’，那就是说，我们的‘变法’错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刘琦、钱颉他们对了，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也蒙受了冤屈，连副宰相唐介也成了屈死鬼，下一步该为这些人昭雪冤情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他们官复原职，我们这些人下台滚蛋，那是容易的。可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的活账和唐介的死账，该向谁讨还？就是执政介甫公怕也担当不起吧？”

王安石思绪全然乱了：那样的情景，不也是一种翻天覆地吗？“地”易覆，“天”难翻啊！要更换天下的臣子官吏，只要皇上一句随便的话、一个随便的理由就可以办到。但此事涉及皇上本人，天下还不大乱！王安石原本只是一个追求声律学识的文人，是以雄心斗胆、高谈阔论而跃上朝廷高位的，过去在书本上看到过历代政争的残酷，也曾著书立论地加以评说，但自己手执权柄，身历其中，于此道却一窍不通或通之不畅。他望着眼前的章惇、曾布，始则目瞪口呆，继而六神无主

了。

吕惠卿以点头为意，略表赞同章惇、曾布所言之后，一直沉默着。尽管王安石几次以目光催促他细说明说，他都装着视而不见，似乎在有意延长沉默的时间，让王安石细细品味这“匡正缺失”将会产生的苦果。他与王安石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作风。

王安石是个文人，品性中有着诗人的气质，易于冲动，有时又表现得十分脆弱，对人间是非曲直的衡量，往往带有浪漫色彩。美、善的事能够使他流泪高歌，丑、恶的事能够使他流泪咬牙。他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好恶鲜明的人，所以也是个什么都刻在脑门上的人。

吕惠卿从官场的底层一步步走向权力高层，冷酷、果敢、务实是他的心性。思虑缜密、深藏不露、极会把握时机是他的风格。他的心中也有善、恶，美、丑之分，但决不会为善、恶、美、丑所左右。在他冷静的头脑里，根本不存在“匡正缺失”这个概念。他鄙视“匡正缺失”这个字眼，他认为“匡正缺失”无异自我绞杀。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不都是自始至终的“英明天纵”，有谁公开干过这“匡正缺失”的勾当呢！他比王安石看得明白，现时的任何一点退却，都可能导致“变法”的夭折。他比王安石看得清楚，在朝廷重臣、谏官御史被贬被逐的今天，能够影响皇帝的力量，只有司马光和苏轼二人。苏轼已接替了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在文人汇集的京都，可以掀起舆论大波，造成一股反对“变法”的强劲风浪。加之他在诗词传统上的大胆突破和先前在策论政见上的激进主张，曾在朝臣面前呈现出的“变法”派色彩，不比王安石淡多少。司马光呢？是三朝声誉卓著的良臣，又是皇上的老师和顾问，是朝臣忠贞稳健的化身，在皇上心目中，是任何纷乱中稳定大局的中柱人物，是时刻取代王安石的最佳人选。这两股力量合流，皇上随时都可能来一次另样的“改弦更张”。这两个人物不离开京都，“变法”的险情则时时存在。

吕惠卿冷眼打量着陷于困惑和慌乱的王安石，不动声色地已开始策划搬动最后的两块绊脚石了。

在书房陷入沉闷时，王雱走进来，向父亲禀报，京东转运使王广渊来访，说有急事请见。

王安石听到王广渊这个名字，似觉陌生，思量片刻，陡地眉头一展，想起此人了，立即吩咐王雱：“快请进来，我正好有话问他！”

王广渊，时年四十三岁，原是三司户部判官，后在集贤院任职，皇帝赵顼即位后，出知齐州。王安石“变法”开始，王广渊投书王安石府邸，极表拥护欢跃之心，被王安石提升为京东路转运使，管理京东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农田水利等事务。此人性机敏，能言善解，与吕惠卿混得也熟。在王安石“变法”以来的九个月中，他曾两次偶然地出现于王安石面前，左右了“变法”的进程：

三个月前，在《青苗法》条款的制定中，苏辙与吕惠卿因意见相左而发生争执，上诉于王安石，王安石赞同苏辙的意见，决定暂缓《青苗法》出台，以俟准备工作更臻完善。就在这个当口，王广渊出现了，亲自向王安石陈述了京东路黎庶渴望“青苗法”早日推行之状，并主动要求在京东路试行，使得王安石于一夜之间改变了态度，决定尽早推行“青苗法”，从而加速了苏辙的遭贬。

一个月前，在“青苗法”的推行中，许多州府的官员，如河北转运使刘痒等，对青苗贷款持审慎态度，听任百姓自愿，不作宣传，使青苗贷款受阻。王安石得到奏报，心里十分焦灼。就在此时，王广渊又来到京都，亲自向王安石请求增拨青苗贷款五十万银两，以满足京东路黎庶踊跃贷款之需。苦汤之中，突然投下一枚甜果子。王安石立即将“青苗法”又推向河北路和淮南路，引得南北响应，捷报频传进京。从此王广渊这个名字就在王安石心中有了影子。

今天，当王安石再次陷入迷惘之时，这个小人物又出现了。

王广渊走进书房。

此君体魄敦实，风度英俊潇洒。面对执政王安石与吕惠卿、曾布、章惇等朝廷重臣，镇定自若，毫无畏怯慌乱之色。在与王安石口角生风的答对中，他谈论了京东路各县推行“青苗法”的盛况。他说：密州、沂州地区的青苗贷款是二十天内完成的，黎庶初有疑虑，经州、县官员宣讲圣上之德和新法之便，黎庶始明其利益，踊跃请贷，曾出现黎庶给州府送匾颂德之事。登州、潍州、淄州地区，民贫钱缺，青苗贷款更符民需，故半个月内，请贷成风，多予者欢欣鼓舞，少予者其情怏怏，有的村落，黎庶自娱搭台唱戏，男歌女舞，情状喜人。王广渊最后说：

“京东路青苗贷款六十万两，年底除收回本钱外，可获利二十五万两。全国如此，民富国强，三五年内定可实现。”

这一回，王安石未敢轻信。他不理会那个“三五年”有何根据，只希望王广渊能够保证刚才所言并非假语。他威严地询问：

“听说你在京东路推行‘青苗法’时，驱吏传呼，挨户抑配，逆民自愿，强贷钱帛。可有此事？”

曾布、章惇神情紧张。

吕惠卿仍是不动声色。

王广渊闻声一抖，转眼之间，惊慌消失，陡然跪倒，立即予以慷慨激昂的回答：

“禀报执政大人，下官力行新法，俱按朝政改令而行，靠皇上恩典而不驱吏卒，遂民之心愿而不搞抑配。诬陷之词，是给新法抹黑。下官愿与诬告者当面对质，以澄清白。若执政大人不信，请移驾京东路查实。下官先纳头颅留此，听候执政大人发落。”说完，卸下乌纱帽，置于王安石几案前。

王广渊是三司户部出去的，他熟知朝廷大臣的五脏六腑。他明白，执政大臣们就是用轿子抬，也是不愿到乡村看看的。曾公亮、富弼、唐介等宰执多年，他们谁的脚板沾过乡野泥土？

王安石被王广渊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和以命抵押的行为征服了。他心里十分高兴。喜“青苗法”的推行并不像司马光讲的那样糟乱，更喜“变法”中涌出这样一个敢作敢为的俊彦之士。他本想嘉勉几句，但觉得此时此地有些不适当，便依然板着面孔，依然声色俱厉地斥责说：

“作为一个京东路转运使，受点委屈，就卸朝冠以赌，像什么样子？快整冠下去！”

这句话就是嘉勉。而且是一种亲昵的、带着爱惜和信任的嘉勉！王广渊心领神会急忙叩头立起，戴上乌纱帽阔步离去。

吕惠卿看准了时机，不待王安石的喜悦溢于言表，便开口说出他思谋已熟的方略：

“在这世上，做任何一件事情，总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如同老天爷下雨一样，农民喜欢土地得到滋润，行人就厌恶漫地泥泞。我们

的‘变法’也是如此，希望人人都喝彩叫好，那是不可能的。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几个月来，宣皇上之德，讲新法之利，散青苗钱以富民，收青苗利以强国，不是也有人鼓舌如簧，以是为非吗？”

曾布、章惇点头赞同。

王安石突然想起昨夜司马光谈到“青苗法”抑配之弊时，就是以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为例的，心中不禁浮起一层惋惜之感：君实一生着意求实，此一事，却是偏听偏信了。王安石根本没有去想，这个王广渊为什么出现得总是如此“及时”！

吕惠卿接着说：

“眼下朝廷表面看来比较安静，似乎没有公开反对‘变法’的声音，但绝不是平静无波的。也许有人正在书房里写着弹劾奏表，也许有人正在客厅里筹划密谋，也许有人正在暗地里进行串联。百官中暗地里流传的所谓‘均输法’的‘官商勾结’、‘青苗法’的‘抑配贷款’，就是一种征兆。他们正在窥伺时机，妄图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王安石边听边想：人心动荡是真，但决非如此可怕。吉甫论事深刻透彻，但有时危言耸听之偏。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谓“奸巧”之由。

“这些人是谁？我看可能是几个受人敬重的庞然大物。只有这几个人有能力与介甫公抗衡，有资格与介甫公较量，有策论纲领与介甫公匹敌。因为，耗子成精也只能是个耗子精，而老虎成精就能称王称霸……”

章惇心内一惊：这不是在说司马光和苏子瞻吗？难道他们会谋取执政之位吗？他失悔自己刚才透露昨夜王诜和苏子瞻的会面，深悔对不起朋友，心绪一下子乱了。

王安石在道理上赞成吕惠卿对朝廷现状的分析，但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个具体的推断。他心里不停地翻腾着一个疑问：君实、子瞻真的都要与自己公开为敌吗？

王安石抛开滔滔不绝的吕惠卿。他的思绪情不自禁地飞回到十六年前与司马光朝夕相处、同愉同欢的岁月……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在群牧司院内西南角一间宽敞的官房宿舍里，住着两个年龄相仿、形影相随、性格各异、挂名而无实职的“禄养”判官。一个黑，一个白；一个矮，一个高；一个瘦，一个胖。一个是放浪形骸、衣着不整；一个是危冠正襟、循规蹈矩。一个是食无定点、睡无定时，经常是早晨不吃饭，全靠午餐补；一个是甘心为“仆”，乐于侍候，为友提水洗漱，还要叠被子。情谊排除了差异，他们相依相托，倒十分和谐。诗文唱和，同笑同哭，通宵达旦，日日欢愉。只是每谈及朝政，异多同少，互不相让，争吵不休，一个红脸粗嗓，一个气噎脸青。但酒杯一碰，怒散气消，换个法儿再争。或弈棋决胜负，或投壶定输赢，经常是介甫输了不认账，君实输了挨讥诮……

岁月催人，现时两人都成了朝廷重臣，都是五十多岁的老头了，可仍然在为朝政争吵着。惜乎，国家大事，“变法”大业，再不能以弈棋、投壶定输赢了……

此时，吕惠卿已把他的看法引向深入：

“……我以为我们现时的对策，不应是防守，而应当是进攻。你真心诚意地‘匡正缺失’，他们会抓住你的‘缺失’兴师问罪，结果可能是越‘匡正’，‘缺失’越大，最终断送‘变法’，丢掉性命。因为历朝历代的法令都是有缺失的，在反对者面前，是防不胜防的。所以，我们的出路在于进攻，全面地进攻！首先抓他们对待‘变法’的态度，抓他们策论、纲领上的‘缺失’。他们都是庞然大物，几十年来有着成千上万的文章、奏折，决不会每个字都是无懈可击的。而且，这个进攻的时机，必须是突然的。选择的战场，必须是皇上能亲眼观战的……”

曾布睁大了惊恐的眼睛。章惇的脸色更加难看。他们第一次看到吕惠卿如此断然决绝。

王安石痛苦地也是认真地思索着吕惠卿这时的每一句话。“变法”的理想渐渐使他在“匡正缺失”和“全面进攻”之间抉择了后者。用“进攻”推进“变法”，用“进攻”实现理想。“政争”压倒了友谊，司马光的娓娓规劝声消失了。他的魂灵开始冰结成一件只知战斗的冷硬兵器，义无反顾地越过文人道德，登上了吕惠卿“一切为我所用”的战车。

旌旗猎猎，战马萧萧，杀心已萌，何处血刃？

迩英殿的影子突然浮现在王安石的心头……

第十四回　奸惠卿暗设陷阱　耿司马跌入泥潭

迩英殿，乃年轻皇帝赵顼听讲、读书之所。今天和往日一样，群臣毕至，庄穆而肃静。

丹墀上，几个禁军武士，悠然地执戟走动，轻松而懒散。

皇帝的御案、御椅，仍然置在高台上。御案上整齐地摆放着笔墨纸砚和需要的书籍。侍读学士司马光讲书前后向皇帝跪拜用的黄色暗缎团垫，距高台五步之远。高台下左右两侧，除了往日的侍讲学士吴申、孙固，崇政殿说书吕惠卿、翰林学士曾布外，又增加了新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王珪、新任领“制置三司条例司”韩绛。他们躬身而立，等待着侍读学士司马光和皇帝赵顼的来临。

王珪、吴申、孙固等因年事已高，躬立时间一久，身子便有些打晃。吕惠卿暗暗地瞥了一眼，脸上浮起一层鄙夷之色。

大宋朝制，皇帝筵席听讲时，均是皇帝坐，老师站，侍讲者恭身作陪。去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时，认为这个制度不符合古人尊师之道，斗胆提出老师应坐着讲，侍讲者应坐着听。对这个“为争得一把座椅”的提案，皇帝赵顼还没有说话，王珪、吴申、孙固这些老臣却群起而攻之。他们引经据典，纷纷上表参奏，弹劾王安石的这个提案是“反上”、“不符君臣之礼”，并把“侍读请坐，要君取名”的罪名安在王安石的头上。结果是不了了之，维持原状。皇上继续坐着听，老师继续站着讲，王珪他们继续身子打晃地立着作陪。倒是王安石因“变法”重任在肩，皇上擢升他当参知政事，逃了站立说书之苦。

辰时的钟声刚刚敲响，侍读学士司马光身着朝服，掖着蓝布书包，急匆匆地低头走进迩英殿。他乍一抬头，闯入眼帘的竟是新任宰执王珪、韩绛，心头不禁一怔，脚步也随之停住了。噢，这么多的人，他们怎么也来了？在互相拱手礼见问好之后，他突然醒悟了：是啊，现时是十一月底，今天是最后的一堂课，朝廷重臣们是该来为皇帝祝贺了。

辰时的钟声刚停，宦值一句“圣上驾到”的吆喝声传来，朝臣

们“哗”的一齐跪伏迎驾。皇帝赵顼在宦值的引导下，精神抖擞，步履生风地跨进迩英殿，登上高台，落座在御椅上，在一片“皇上万岁”的欢呼声中，开始了这一天司马光的“侍读”。

年轻皇上目光炯炯地遍视群臣，突然发现了王珪、韩绛，稍感疑惑，旋即又喜形于色，大声说道：

“朕听读近两年了，今天是伴读者最多的一次，足见追慕先王良治之风已遍及朝廷，朕心甚慰。司马先生，这也是你宣讲评说、谆谆诱导、引人入胜之所致啊！”

司马光叩头谢恩：

“谢圣上嘉勉，臣愧不敢当。”

赵顼抬手示意：

“众卿平身。司马先生，请你开讲吧。”

群臣起立。司马光慢慢地打开蓝布书包，拿出了一册《通志》。吕惠卿神情紧张地注视着司马光手中打开的那本书……前几天夜里与王安石围炉品茶之后，司马光确实为王安石真诚的友谊和坚定的政见所感动，他反复思考王安石居于执政地位的难处，终于把自己写就的弹劾奏表锁进了抽屉。他不愿在朋友处境维艰时攻其缺失，添其压力。他寄希望于朋友的自省自察，他相信坦荡的介甫会主动匡正缺失的。他根本没有想到，王安石在那个夜晚之后，接受了吕惠卿的谋略，拒绝了他的忠告，放弃了“匡正缺失”的打算。他更没有想到，就在今日这“侍读”的迩英殿里，吕惠卿竟然为他设置了陷阱，并致使他和皇上赵顼分了手。

司马光今天宣讲的，是西汉初期曹参继萧何为宰相而不变其法度的这段史实。即历史上所谓的“萧规曹随”。他讲这个题目，虽然是依据《通志》上记述的历史事件的顺序讲的，但也不排除他带有规劝皇帝赵顼和王安石的因素。他毕竟是一位主张“以古资今”的大史家。

司马光一开卷讲出“萧规曹随”四个字，神情紧张的吕惠卿就放下了一颗提吊在嗓子眼的心。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吕嘉问的消息是准确的，司马光果然要讲这一段。他脸上立即浮起一层已然胜利的微笑：司马大先生啊，历史上的盛事佳话多如莽林，你为什么不绕过这棵横枝多

疤的古柏，去拣一株溜光水滑的梧桐发挥你的才智呢？你糊里糊涂地自己走进一个壕坑，真是令人可敬而又可怜啊！只怕今天的这次“侍读”，是你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了……

司马光恭身而立，神情专注，娓娓动听地宣讲着。他治学严谨，思路致密，语言生动准确。他按照自己对史料的研究和理解，讲到萧何辅佐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和治理天下的历史功绩及治理才能；讲到曹参其人和接任萧何为相后的治国方略；着重讲了曹参“自知之明”的优良品德；并引用汉时民谣“萧何为法，讲著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说明法令、政策连续有信的重要；并讲到朝廷稳定和国家安定的关系；最后讲到“萧规曹随”与西汉“文景之治”的因果。他像一位老迈智睿的私塾先生一样，口干舌燥地启迪着那一个高高在上的学生。

赵顼神情专注，偶尔拿起笔来，在笺纸上写下几个字，以记所得和所疑。显然他是听进去了。

侍讲学士吴申、孙固似乎忘记了躬身而立的劳累，专心致志地在司马光的讲词中寻找可以补充和纠正之处，但这个“陕西子”确实令人折服。

王珪、韩绛也在似听非听。他们俩是应吕惠卿之邀前来的。

王珪，宇禹玉，四川人，时年五十岁。是一个有识无胆，文词宏侈瑰丽的笔杆子。长期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之职，为皇帝拟写文稿，已习惯于用自己的嘴巴说别人的话。上个月被迁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明白，这样一个唯诺成性、初涉权柄的人，其才是可以借用的。韩绛，字子华，开封雍丘人，时年五十七岁，是仁宗赵祯朝副宰相韩亿的儿子，亦是王安石密友韩维的哥哥。其人既无父亲韩亿的耿毅正直，也无弟弟韩维的聪明多谋，只是因为行事谨慎和父亲、弟弟的声望，上个月由枢密副使调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任新职一个多月来，他的作用只是应王安石之声而鸣，在皇帝面前应对时，第一句话必是“安石奏事至当可用”，连皇上赵顼也听得皱眉蹙额。吕惠卿清楚，这种人今天也必会应自己之语而鸣。

此时，曾布正依事先分工紧张寻找着司马光言论中的“缺失”。可他越听心里越慌乱。他与吕惠卿商定，由他担任首先向司马光发难的先锋，但在司马光将近一个时辰的宣讲中，他寻找谬误毫无所得，而司马君实关于“法令、政策连续有信”和“朝廷稳定则国家安定”的论述，反倒

引起他极大兴趣，甚至被征服。他心内感到虚空。他偷偷地向吕惠卿窥望，吕惠卿正用犀利的目光给他打气，似乎在说：这是千载难逢之机，一切都决定于你那一声突然而准确的呐喊了！曾布的心更加糟乱了。

司马光开始以他沙哑有力的声音进行结语：

“秦乱之后，人心思定。西汉建立，百废待兴。萧何约法以稳定天下，符万民之望，利万民生息，其功大焉。曹参继萧何为相，不变萧何之规，得守成之道，故‘文景之治’出现，天下安定，万民晏然，衣食滋殖，人丁兴旺，此乃‘萧规曹随’之精魂，后世人君臣民颂扬之故也。愿陛下察而鉴之。”

司马光宣讲完毕，跪拜于黄缎团垫上，劳累至极，匍匐难起。吴申、孙固向司马光投去敬佩的目光，确无语补充。

吕惠卿举目向曾布望去，曾布狡猾，左顾右盼，就是不望他。见曾布脸色苍白，眼大无神，吕惠卿心里狠狠地骂着：临阵畏缩，孺子误事啊！他决心代曾布而出，向司马光放头一炮。他猛然昂首，正要拱手参奏，皇帝赵顼却拍案而起，兴奋至极地称赞说：

“读书要领，在于理解。‘萧规曹随’四字，朕熟知之，然终不解其意，以为曹参无才无智，继萧何为相，只能蹈萧何之步而行，因循苟且，不求创新，乃庸臣也。今聆听先生教诲，顿开茅塞，曹参随萧何之规，以求稳定，在稳定中徐图进展，貌似平庸，实则高明，亦大才大智之良臣也……”

吕惠卿一下傻眼了：皇上一言九鼎，无隙可钻了！他知道，皇上在说出这段心得体会之后，就该宣布“退朝”了。一股懊丧的感觉涌上吕惠卿心头。走近陷阱边沿的司马光又绝路逢生了！他无可奈何地等待着“退朝”两个字从皇上口中蹦出。

可赵顼今日迟迟没有说出“退朝”这两个字，而是继续发挥着他听讲中所获得的“读书要领”，向司马光提出了他从“萧规曹随”中引申出来的疑问：

“但朕仍有一事不明，请先生赐教。西汉如果常守萧何之法，终世不变，就能避免其衰败灭亡吗？”

吕惠卿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心头大振，一股热浪冲上头顶：曾布无能，丧失战机；皇上歪打正着，战机失而复得，而且此一句比任何人的发难头炮都要有力得多！司马光，你在劫难逃了！吕惠卿抖擞精神，等待着司马光的答对。

司马光在近两个时辰的宣讲中，已经耗尽了精力，借跪拜团垫歇息着。皇帝的总结正好是所期望的，他感到十分宽慰，等待着退朝。谁知皇上尚存疑窦，他已经松弛的神经一下又紧张起来。西汉的衰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是几句话难以说清的，也许自己就无力说清。避而不答吧？“侍读”失职！他略作思索，觉得西汉后期法令松弛也是衰败的原因之一，今日谈“法”，就以“法”的重要性应对吧。于是，他挣扎着疲竭的身躯立起，拱手回答：

“禀奏圣上。法者，治国之基石，法存而治，法堕而乱，何独西汉，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亦可存也。”

司马光的这几句回答，不仅犯了逻辑上的错误，而且在道理上也是片面的。年轻皇帝赵顼还没有反应过来，吕惠卿却一把抓住了。他急促而出，跪倒，拱手，禀奏道：

“禀奏圣上，司马先生今日所语，臣不敢苟同！”

赵顼怔住了。

司马光一惊，转头望着身边跪倒的吕惠卿，心中犯疑。曾布立即醒悟过来，他不得不佩服吕惠卿的机敏果敢，也趋步向前，跪倒在吕惠卿的身旁，拱手大声禀奏：

“禀奏圣上。司马先生今日之高论，臣也不敢苟同。”

王珪、韩绛惶惶一阵，也各自反应过来吕惠卿今日约请自己的用心。他们稀里糊涂，亦步亦趋，跟着曾布也扑倒在吕惠卿身后。

侍讲学士吴申、孙固大骇。迩英殿突然跪倒的一片重臣，使他俩看出，这些人要找司马光的岔子，而且也许是早就筹划好的。他俩紧张、恐惧、气愤，但又不敢有所表示，缄口垂目，各自极力按着慌蹦乱跳的三寸之心。

在这突然出现的事态面前，年轻皇帝赵顼也有些慌神了。他竭力保持着天子的尊严，冷森森地注视着刹那间出现的混乱。这时他尚未看出一场激烈的政争即将展开，以为只是学术上的平常争论，而被这些文人、迂夫子表现得过于认真，便徐徐地先舒了一口气，故作坦然地一笑，说道：

“学术争鸣，古已有之，吕卿有何高见，朕亦乐于听闻。”

吕惠卿叩头之后挺直腰板，高声禀奏：

“谢圣上。司马先生博古通今，臣十分敬仰。但其对‘萧规曹随’一事的见解，恐怕只能是一家之言。据臣所知，萧何随汉高祖刘邦进入咸阳，初时约法为三章，其后乃变为九章。可见萧何本人，也不是自守其法而不变的。汉惠帝明令除诽谤、去妖言、除秘祝法，都是对萧何法令的改革。时代在变，法令因时而变，这是常理，也是必然。臣以为西汉‘文景之治’的出现，决非常守萧何之法所致，恰恰相反，乃为变更萧何之法的结果！”

赵顼懵了。他凝神打量着御案前的吕惠卿，觉得这个神情从容、话语铿锵、气宇轩昂的“福建子”所谈的论点是明白易懂的。明白的是一个“变”，易懂的也是一个“变”，“变”就是“变法、变革”之变，正是自己现时所需要之“变”。这较之司马光讲的“连续”、“稳定”倒是更加入耳。他望着高台下的群臣：

“众卿，是这样吗？”

曾布立即响应：

“禀奏圣上。吕惠卿博学善思，臣以吕惠卿之言为是。”

赵顼看到曾布脸上红晕耀眼，察觉其不过在随声附和，神色肃穆了。他把目光扫向王珪、韩绛，大声询问：

“王卿、韩卿，你们也与吕卿持相同看法吗？”

王珪狡猾。他看得出，皇帝只是被吕惠卿议论中一连串的“变”字吸引了，对司马光的信任仍然没有动摇，此刻最好的办法是观望。于是，他也只是把跪姿调整得更恭顺一些。

韩绛与曾布是同等人物，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而这种提拔，还有着一种十分微妙的关系。曾布的哥哥曾巩，是王安石的密友，韩绛的弟弟韩维，是王安石取信于皇帝赵顼的最早鼓吹者和引荐者。韩绛当然是明白这层关系的，所以，凡利于“变法”，凡利于介甫，以至利于“介甫变法”四周人事的活计，他都舍身敢死。今日之变，他虽不知就里，但替谁说话是清楚的。听到皇上点名，他连副宰相王珪为何没有发言想都没想，便立即拱手回答：

“禀奏圣上。司马先生刚才说，‘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亦可存也’，臣以为这是无知之论，难道司马先生要我们回到几千年前那蛮荒年代架巢而居、钻木取火吗？”

吴申、孙固被韩绛这生硬的、玩笑式的议论惊呆了。连王珪、吕惠卿也觉得十分唐突，太不像样，不约而同地向韩绛望去。

对这种不得体的、抬杠式的“争鸣”皇帝赵顼尤感惊讶和不快。为了宽慰遭受攻击的司马光，赵顼笑颜殷殷地对司马光说：

“司马先生，你也可以争鸣啊！”

司马光在这突然的、连续不断的攻击中，开始懵懂了好一阵子。待韩绛蛮不讲理的几句胡说八道之后，他蓦地醒悟了：眼前的这场争论，根本不是学术争鸣，而是一场朝廷谋杀，王安石只是碍于情面没有亲自出场罢了。他头脑昏昏，甚至怀疑这场围攻的策划，是得到皇帝默许的。突然袭击，不宣而战，友情堕落，诡诈横行，老司马感到悲凉、愤懑、失望、苦痛。此时，他已不想和这样一些人在学术上费什么口舌了，只想表明自己决不退让的态度。一切是非曲直，让年轻的皇上去作决断吧！于是，他愤慨悲怆而语：

“禀奏圣上。臣奉旨‘侍读’，尽其所知，供圣上监察，不敢有争鸣之举。窃见近年来一些贤人能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庄老之言，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识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臣反对高奇之论，就是担心这种高奇会致天下‘架巢而居’；臣反对偏激之行，就是担心这种行为会使黎庶‘钻木取火’。圣上，臣的看法仍然是：法者，治国之基石，法存而治，法堕而乱，何独西汉，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亦可存也。臣言之正误，全凭圣上裁决。”

赵顼又被司马光一通诚挚、耿直、刚正不阿的慷慨陈词感动了。他重重点头。

吕惠卿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司马光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有所指的。“好为高奇之论，喜诵庄老之言”，指的不就是王安石吗？“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指的不就是曾布吗？所谓“高奇之论”和“偏激之行”，指的不就是“变法”吗？吕惠卿暗下狠心，不在皇帝面前扒掉司马光博学的桂冠，不逼着司马光亲口说出反对“变法”的言论来，是扳不倒这个庞然大物的。他趁着皇帝是非未定之际，向司马光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禀奏圣上。司马先生刚才所语，既言简意赅，又深奥莫测，但其核心含意，仍是‘法存则治，法堕则乱’。臣虽属‘读《礼》未识篇数’之流，但认为‘法随时变’乃是天道。天下没有不变之法，即使三代之君，也是因时变法，从不停顿。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如《月令》记载：‘季冬饰国典以待来岁之宜’，《周礼》记载：‘始和，布法于象魏’，‘刑罚世轻世重’，这‘饰’、‘布’、‘轻’、‘重’四字，不就是‘变’吗？先王之法，也有几年一变的，如唐虞时有‘五载修五礼’之说，《周礼》记载：‘十一岁修法则’，这‘修’字不也是‘变’吗？先王之法，也有一世一变的，如夏贡、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类都是。当然，先王之法也有百世不变的，那就是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这些君臣长幼之法了。司马先生博古通今，何其以‘萧规曹随’四字枉解法变之道，是否有欺君之嫌？抑或别有所图啊？”

吕惠卿这最后的两句质问，根本不是争鸣，而是对司马光的审讯了。

毕竟皇帝赵顼年轻，最怕大臣把他蒙在鼓里，成为一个被今人蒙蔽、被后人耻笑的帝王。吕惠卿这一段话，冲着他这根特有的敏感神经，捅了个正着。于是他神色一变，眉宇间浮起了愠怒、猜疑之状。

王珪看到，吕惠卿所谓的“欺君之嫌”四字打动了皇帝的心，他见风使舵，也拱起一对老拳：

“禀奏圣上。‘变法’乃翻天覆地之举，自然多灾多难，臣今日在司马光的言论中，似乎又听到了吕诲、吕公著等人的叫嚣。”

皇帝赵顼面色铁青，猛然转头，向司马光怒视而去。

此时的司马光早被吕惠卿、王珪的犄角合攻气糊涂了。他想辩解而屡屡插不上嘴巴，便索性怒目圆睁，什么也不想讲了。但忽见皇上赵顼用从未有过的目光向他射来，禁不住满腔悲愤一涌而起，高声疾呼：

“天日昭昭，臣不敢欺君啊！吕惠卿刚才所言，史书上确有记载，但并非变更先王之法。如《周礼》曰：‘布法象魏’，乃布旧法也，何名为变？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乃刑罚可因时而分，刑新国而轻典，刑乱国而重典，非法变也……”

吕惠卿十分害怕司马光对自己提出的论据逐一加以剖解，在这方面他远不是老司马的对手，便借着司马光激愤难捺的情绪，以相激引诱，逼司马光中止申辩而跌向自己需要的方向。他大声喊道：

“朝廷现行新法，就是‘布法象魏’，就是先王之法！”

司马光上当了，狂怒难抑，戟指上空，断然否定：

“否！现行新法与‘布法象魏’根本不同。朝制：‘三司使掌天下钱财，不胜任者可以罢免更换，不可使两府浸其事’。今之‘制置三司条例司’，不仅侵三司之权，而且侵两府之权，是布先王之法吗？‘青苗法’之推行，驱吏传呼，强行抑配，是布先王之法吗？‘均输法’推行于东南诸路，官商勾结，使人间钱荒而粒米狼戾，今弃其有余而取其所无，民皆病之，是布先王之法吗……”

吕惠卿见鱼已上钩，一不做，二不休，更加放高嗓门：

“这正是吕诲、吕公著言论的重复，全是谣言！”

这时侍讲学士孙固再也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为司马光辩解：

“禀奏圣上。司马光所言，俱为事实！”

侍讲学士吴申亦立即声援：

“圣上，司马光所言‘青苗法’、‘均输法’之弊，与吕诲、吕公著等丝毫无关。因为在他们遭贬时，‘青苗法’尚未推行……”

皇帝赵顼突然拍案而起，厉声吼道：

“够了！群起而噪，你们眼里还有朝制法度吗？”

吴申、孙固噤声跪倒。

殿内沉寂。

吕惠卿窃笑了。他心下有数，皇上的震怒不是因为吴申、孙固的叫喊，而是因为司马光反对“变法”的言论太惊人了。司马君实啊，一代人杰，你何苦要骚扰“变法”？今日迩英殿上你一度惊神泣鬼之谏，剖一副赤忠肝胆，天地可鉴。但你不知天下大势，屡屡阻路挡车，你只有离开京都了。

得胜的吕惠卿生出一丝恻隐，油然而发的哀怜取代了窃喜。

司马光跪地昂首，望着他的皇帝，老泪滚滚而落……

第十五回　司马自责愧先帝　淳甫悲号哭师恩

“吕惠卿面折司马光于讲筵”的重大新闻，当天下午就传出大内，传遍朝廷，传到年老、年轻官员的府邸家宅，到了当天夜晚，已成为朝廷百官在厅堂、密室谈论的主要话题。有人赞赏吕惠卿的才智，有人叹息司马光的晦气；有人期冀官位随有人可能遭贬空缺而升迁，有人忧虑纷争再起；有人担心灾祸的株连，有人预测“变法”将畅行无阻。朝廷百官的府邸、家宅里，几乎都是烛亮通宵。

在司马光府邸一间简朴的卧室里，一盏昏暗的烛光，一张红漆桌案边，相对而坐着两位沉默的老人——司马光和他的夫人张氏。

司马光一下子显得衰老了许多，额头上的皱纹显得更深、更密。他闭着一双长长的眼睛，像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僧，沉浸于心底冥迷无涯的寻索。但那两腮因紧咬牙关而微微颤抖的面肌，暴露了他并非是僧，而是一个远远没有超脱世俗纷争乃至仇怨的凡人。

张氏，仁宗赵祯朝吏部尚书张存的女儿，时年四十八岁。她十六岁嫁入司马家，“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抚甥侄，御婢妾宽而知其劳苦”，执掌着全家的内外事务。三十二年的默默劳作，使她多病体弱，如今已是灰发满头了。此刻，她无言地坐在桌案另一边，睁着一双深情、焦虑和不安的眼睛，望着危厄临头的丈夫。

夜近三更，烛泪已堆满烛台，前堂、后寝已没有一丝声响。仆役安歇了，婢女安歇了。儿子司马康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熬着夜，准备迎接明年正月皇帝亲临的殿试。人丁本来就不兴旺的司马府邸，今夜显得更加清冷。只有寒风吹袭屋檐门窗的飒飒声低吟不停。

司马光在悲戚、怨恨、痛苦、失悔的交织中，回想了今天迩英殿里发生的一切。这次事件起因于那夜与王安石的围炉品茶，形成于自己的愚蠢和吕惠卿的奸巧，皇帝的震怒只是这次事件必然的结局罢了。

他感到委屈，自己何尝反对“变法”，只是反对“变法”中的胡闹而已。

他感到悲哀，诉心曲于朋友，反被朋友误解；奏谏言于皇帝，反遭皇帝冷眼。难道理解自己的，只有面前这相依为命的老妻吗？

史书上总是不厌其烦地推崇“谔谔”之士，诛贬那些“诺诺”之徒，可历代帝王却为什么总是赏其“诺诺”而贬其“谔谔”呢？可笑啊，自己前几天夜里，还特意叮咛介甫勿为“奸巧者”所误，可今天，自己却为“奸巧者”所败了。

两年来，自己每天都在为年轻的皇帝宣讲古代贤君、英主的治国之术，企盼皇帝成为尧舜之君。史学无用啊，几千年历代盛衰兴亡的血血泪泪，还是抵挡不住“奸巧者”的一笑一颦，更抵挡不住“狂想者”的一言一词。愧对仁宗、英宗皇帝的英灵啊！

司马光的自责自艾，把他引向初次会见仁宗赵祯的久远难忘的年月……

三十二年前的阳春三月，自己二十岁时，举进士甲第，皇上赐宴于崇政殿。那天，崇政殿外百戏演出，管弦高奏，歌飞舞旋。崇政殿内百官云集，酒肴飘香。皇帝驾临，欢声绕梁。同榜登科的几位年兄，依制簪花走进大殿，春风得意。自己因簪花源于远古女风，不愿随俗，故弃而未簪，不期为皇帝注目。那时的仁宗皇帝，只有二十七岁，风华正茂，举止翩翩，举杯赐酒时询问：“卿乃陕州涑水司马光耶？何不簪花？”自己当时喃喃回答：“天宫十二位花神都是女性，臣……”英明睿智的皇帝似乎察觉了自己的心迹，大笑而言：“簪花源于女风，以追求人生之完美；状元进士乃当代人中麟凤，亦当簪花示完美于人间。朕今为卿簪花一枝、赐酒一杯，并扶卿跨马游街，以昭示天下：大宋文治之功，将逾越前唐！”说完，把一枝金花亲自簪在自己的头上。百官震惊了，同科年兄震惊了，自己也惶恐若呆，竟然忘了叩头谢恩。接着，出宣德门跨马游街，在士卒传呼喝道、观众拥道塞街、沿途飞彩落花的非凡盛况中，自己好不容易才从“欣喜若狂”中醒悟过来。仁宗皇帝知遇之恩，没齿难忘啊！

司马光似乎从逝去的岁月里得到安慰，愁眉略展。他长长舒了一口气，依然闭目继续着他的思索。

夫人张氏默望着眼前沉思无语的丈夫，也在回想着三十二年前初识司马光时的甜蜜情景：

那时的他，细高的个儿、英俊的脸儿、潇洒的劲儿、沉静的性儿，一双机敏的眼睛里，有着伟男子的刚毅和大胆，一副突起、饱满的额头有着学子的睿智和深沉。那是皇帝亲临殿试的前三天，他臂下掖着一个蓝布书包来拜访父亲。在前厅中堂他取出诗文，双手呈献给父亲。也许因为他的父亲天章公（司马池的官职）与自己的父亲同判于群牧司吧，父亲未看诗文便笑逐颜开，不卜不媒地开口就要把女儿嫁给他。那时，母亲领着自己悄立于屏风之后，自己偷偷地一瞥，心里甜丝丝地醉了，无疑无虑地向母亲点了一下头就逃离了……

三十二年的宦海风波，夺去了丈夫的一切，头发落了，胡须白了，腰身弯了，潇洒的劲儿磨掉了，只剩下这一双眼睛还是那样的刚毅。可此刻他却重重地落下了眼帘，把一切都埋藏了。夫君啊，是该逃出这官场宦海了！故乡涑水河浅，虽然不能垂钓，但那南原葱郁无尽的莽林里，却有着京都里所没有的清新空气和百鸟婉转的天籁之音啊！

三更梆鼓声隐隐传来，屋外寒风的呼啸声似乎更紧了。张氏望着即将熄灭的烛火，又燃起一支，轻轻地插在烛台上。

司马光的思绪离开了仁宗皇帝赵祯，飘落在病重卧床的英宗皇帝赵曙身上：

三年前的四月，病卧龙床的英宗皇帝突然召自己进宫，应对关于《通志》书稿的处理事宜。这部书稿共八卷，是自己花了三年时间，依照左氏传体例，上起战国，下至秦二世，选国家盛衰兴亡事例编成，欲以善者为法、恶者为戒，以资帝王阅览。两个月前进呈大内，现御旨传出，速召晋见，吉凶未卜，心神不安啊！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自己在宦值引导下走进了大内禁宫，见到了重病的皇上。年仅三十七岁的英宗，两个月未见，竟已苍若老叟，病若枯槁了。自己跪在榻前，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圣明的皇上，不讳忌臣下孟浪的泪水，反而拉着自己的手，无力地一笑说："爱卿做了一件好事，《通志》书稿，朕阅览未尽，已无力尽读。愿卿继太史公司马迁之笔，续其书以至五代，成千古不朽之业，为朕之后世子孙作鉴，朕将无任感激矣……"生命垂危的君王，却为一个年近半百的臣子拓展了朝思暮想的业绩，这是何等的恩典啊！自己感激成咽，泪流不止。皇上又从枕下取出一道御旨放在自己的手里，气息短促地说："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书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办。"历代历世有这样的事

吗？由自己组建书局，朝廷藏书为自己敞开，一切费用由御前银两开销，由内臣宦官承担杂事之劳。天高地厚的恩典，亘古未有的恩典啊！自己叩头出血，泣咽出声。圣明的君王，臣不敢不以毕生精力遵其所嘱，竟其所托啊……

两行泪水从司马光紧闭着的眼角奔涌而出，张氏的心缩紧了。她不愿打扰丈夫，十四年前也曾有同样情景的一个夜晚呵！

那时在并州，丈夫在恩师庞籍幕下任并州通判。京都传来消息说，仁宗皇帝病重，因国嗣未立，朝臣惶恐，但又不敢进谏。那时，仁宗皇帝四十六岁，没有儿子，谏奏皇帝立宗室子弟为嗣，无异于宣告皇帝病愈无望而为别人谋位，是有灭族之罪的。年仅三十八岁的丈夫，以卑位而忧国事，居小邑而患大体，惶惶终日，夜不能寐。也是在这样一个深夜里，也是在这样一支烛光下，也是这样闭着眼睛，也是这样的泪水流淌，也是这样地劳神焦思着。一个小小的地方官，竟然胆大包天地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一份“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的疏奏，飞马送进京都。疏奏三上而感动了当年曾为丈夫簪花赐酒的仁宗皇帝，久久沉思后而赞誉曰：“此忠臣言也，但人不敢及也。”并纳其疏奏，立宗室赵曙为嗣，是为英宗皇帝。夫君啊，你还在做昔日之梦吗？彼一时，此一时，如今我们已是黄昏夕阳，已无力经受风云变幻、雷电雨雪了……

此时，司马光了结了纷乱的思绪，从历史的深处走回来。他三十二年的官场生活，充满了大宋三代皇帝的信任和恩典，他要以历代仁人志士“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表达他肺腑心髓的爱与忠。他决定向皇帝上表弹劾王安石，陈述自己对“变法”的全面看法，在即将来临的更大的风暴中，用自己衰老的生命，招回皇上的良知，以达匡正“变法”缺失的目的。他决定向王安石再一次伸出规劝的、友谊的手，用推心置腹的呐喊，唤醒介甫那颗沉醉于海市蜃楼的雄心，面对喜忧交织的现实。并借重王安石紧握权柄的铁腕和得宠于皇上的优势，结束朝廷里这一年来你死我活的纷争，以使大宋全国安定。这是最后的一搏啊，生也坦然，死也坦然，也就无愧于君、无愧于世、无愧于己了。

四更梆鼓敲响，司马光蓦地睁开眼睛。张氏抬头望去，闪亮的眸子，坚定的目光，刚毅的神情，丈夫突然恢复了昔日的自信。

司马光用爱恋的目光打量着夫人，他想把自己的决定告知夫人。未待他开口，张氏已会心一笑，似乎表明：一切都无须说出。司马光心中坦然，抚须自况地吟出两句诗来：

黄面霜须细瘦身，

从来未识漫相亲……

灵犀相通，张氏轻声和吟：

居然不肯市朝住，

骨相天生林野人。

司马光凄然苦笑，击掌而语：

“妙极！这是一首绝妙的自况写真诗啊！司马光只知自身形陋，夫人却知我天生命苦。琴瑟和之，形神具矣，天数如此，司马光不辞水火了。”

夫人张氏并不紧张，悠悠说道：

“我真思念故乡南原葱郁的莽林啊！归去来兮，当归了。康儿也不必参加几个月后的殿试了，与我同行吧！”

司马光心中一酸，忙拱手深揖：

“谢夫人！琴瑟永偕，司马光无所求了。”

张氏抿抿耳边灰发，苦中作乐地笑着说：

“你以前写的诗中，我以为有两句最好：‘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阳倾。’真是文若其人。”

司马光也凑趣地说：

“谢夫人赞赏。可那句‘更无柳絮因风起’，是我从东晋女诗人谢道蕴的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中借来的。”

张氏笑声朗朗：

“妙极！可见天下的女人，也有不随风飘曳的。相公，你也该料理一下你的书局了。”

司马光点头。

天快亮了，烛光闪跃着，照映着这对琴瑟永偕的老人。

司马光书局的朋友刘攽、刘恕、范祖禹听到“吕惠卿面折司马光于讲筵”的消息后，都经受了一个不眠之夜的煎熬。在五更梆鼓敲响时分，各用凉水抹了一把发紧的脸皮和发涩的眼睛，不约而同地来到书局，等待着司马光的出现。他们在官场上都是小人物，现时最关心的，似乎不是正在推行的新法，而是书局的存亡和司马光的命运了。他们又都是判断朝廷对付逆言忤臣的能手，都作好了迎接株连之祸的准备。他们虽然都在故作轻松，但因为过于认真，反而把更深刻的悲哀带进了这清冷的书局。

往日诙谐成趣的刘攽，坐在司马光的桌案前，用手指弹敲着落锁的抽屉，大声说：

“这个抽屉里锁着介甫害怕的一只老虎，原是可以吃人的。可从来不信佛的司马公，却突然成了地道的佛徒，养虎贻患，终于以身饲虎，要成大佛了。司马公今日的悲哀，也许就在于此。”

这些话说得既不成趣，又不精妙，只是陡增一层凄怆，室内毫无反应，连他自己也觉得没劲，收口不语了。

在长时间的闷头喝茶中，往日妙语连珠的刘恕，突然开口询问范祖禹：

“淳甫，景仁公持何看法？”

这不是废话吗？六十一岁的范镇，因斥责《青苗法》为“残民之术”，已被皇帝以本官致仕，退休了，他的看法还用问吗？范祖禹低声回答：

“祖公昨夜通宵未眠，惟闭目叹息而已。”

于是，他们接着闷头喝茶。

门外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司马光推门走进书局。弟子们站了起来，但谁也没有说出一句问候的话，他们望着司马光的模样惊呆了：

老头子今天身着紫色朝服，腰系紫色飞云博带，头戴紫色双翅朝冠，足蹬紫色高腰鞋，一副进殿面君的装束。而且神采奕奕，目光炯炯，比往日似乎年轻了许多，也高大了许多。这是昨日在迩英殿败落下阵的司马光吗？不，分明是一位整装待发的斗士。老头子真的要破釜沉舟了！弟子们个个觉得有一股凛然之气涌上全身，心头积压的辛酸被司马光的傲然之气一扫而光，室内的气氛也骤然变得激越悲壮了。

司马光感激地向他们点了点头，快步走到桌案前，落座在椅子上，待朋友们坐定之后，轻松而语：

“昨日一场惨败，昨夜通宵未眠，思之再三，决定今日上殿投案，呈禀弹劾奏文，倾自己的全部所思所想，以求败得明白。屈子沉落江底，贾生失命长沙，先贤如此，光何敢贪生苟且于世。”

刘攽、刘恕、范祖禹都想说些什么话来安慰眼前这位语惊魂魄的师长，但一时嘴巴难张，似乎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正气塞住了。他们惟钦敬地注视着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抽屉，取出一叠写就的弹劾奏文。

“我知道，此时他们人多势众，占据要津，权柄在握，追随者遍布朝廷，而且杀伐得手，气焰方炽。但在这沉寂无声之时，总需要有人说话，以示朝廷非他们所私有，天下还有封不住的嘴巴。遂决意以一人对十众，以一口对百嘴，成败利钝，顾不得那么多了。家事已托于拙妻，这书局重任，就拜托于诸公了。”

年轻的范祖禹忍悲不住，痛叫一声“老师”，疾步向前，从怀中取出一份奏表，跪在司马光的面前：

“老师，这是学生前几天写就的一份奏表，弹劾‘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侵权’，弹劾王安石的‘拒谏’，弹劾吕惠卿的‘奸巧’，弹劾‘青苗法’的‘抑配贷款’，弹劾‘均输法’的‘官商勾结’，弹劾朝廷对御史、谏官的‘滥施贬逐’。学生位卑言微，难进大内，请老师代学生转呈圣上。”

刘攽、刘恕望着范祖禹，知道他想用“分担罪责”之法，为老师减轻一二，心内感动不已。

司马光接过奏表，苦苦一笑，望着范祖禹厉声说：

“你想为我承担消息来源之责吗？范公景仁是你的祖公，现已见疑于朝廷而被致仕，你若再胡乱插手，无咎讨罪，你的前程将毁之尽矣！我不是怜惜门下忘年之友，而是为史学可能失去一师而忧心啊！”说着，把范祖禹的奏表撕得粉碎，投扔于纸篓之中，伸手抚着范祖禹，深情地说：

“淳甫，你还年轻，不知政争的残酷，也不知吕惠卿的为人。你的奏表，不仅不能为我分责分罪，反而会使范公景仁与我成党，党诛之祸将会牵连无数人啊！”

刘攽、刘恕、范祖禹惊骇。

司马光再次叮咛范祖禹：

“淳甫，千万记牢，你终生之业，当为治史，不可蹈入政争！”

范祖禹伏地痛哭失声。

“老师，世无孔子，《春秋》谁为？学生为老师蒙冤而哭，为书局即将凋零敝散而哭，更为一部史学鸿篇巨著的夭折而痛哭哇……”

司马光扶起范祖禹，神情怆然，沉默良久，摇头而语：

“淳甫，你悲切使我心碎！可书局之设，出于英宗皇帝；《资治通鉴》之名，出于当今皇上御笔。介甫见识深远，断不会因司马光一人之罪而毁掉书局；吕惠卿虽然‘奸巧’，也不敢腰斩两代皇帝之托。《资治通鉴》终需有人来做，最多只是毁掉司马光手中的笔墨而已。你当坚守书局，锲而不舍。记住，公理千载，史家一笔，要对得起后代子孙啊！”

范祖禹点头。

刘恕为司马光的精细思考感佩，走近司马光，诚挚地说：

“司马公昨日之败，非败于公理，而是败于诡诈。刘恕昨夜思之通宵，其忿难平。新法推行中的弊端，是我南下途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并曾语于君实，其责在我，亦可为证。愿署名于君实弹劾奏表之后，乞公万勿嫌弃。”

司马光拱手致谢：

“道源情谊，光心领了。当此之时，与其两人负重溺水而亡，莫如留一人居岸收尸。光有重任拜托于公，请先受司马光一拜！”说着，对着刘恕深深一揖。

刘恕慌忙挽着司马光的手臂，惶恐地说：

“请司马公赐教。”

司马光郑重地说：

“公固知，对先祖历史茫然无知者，虽年老位高，仍是孩子。此乃英宗皇帝命我等编撰史籍精义之所在。公春秋鼎盛，任重道远，《资治通鉴》之成，赖公与贡父公为之。此非司马光之所托，乃千古历史之责也。”

刘恕黯然点头。

刘攽这时拿出了一张昨夜写就的辞职书。

“司马公请看，这是我昨夜写就的辞职书，要旨只有八个字：‘君实蒙冤，刘攽何为？’现时看来，此书当毁而弃之！”说着，撕碎手中纸笺挥手抛撒，拱手为司马光祝福道：

“智者必胜，仁者必胜！愿公勇往直前而勿后顾，书局之事，刘攽与道源、淳甫坚守不散。司马之神在此，其功必成！”

司马光喜形于色，高声道谢：

“谢诸公。后事已了，光无憾了！谨向诸公告辞！”

司马光走到门口，突然转身，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交给刘攽：

“贡父与介甫交谊至深，光有书信一封致介甫，劝其悬崖勒马，匡正缺失，以保‘变法’初衷，万勿为吕惠卿所误。”

刘攽惊诧地询问：

“公此刻仍寄希望于介甫？”

司马光含笑点头：

“介甫，密友也。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上呈奏表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啊！光所谋之事，当予介甫知之，若谋而合之，天下幸矣！”

言毕，司马光大步走出书局，捧着弹劾奏表，向宣德门走去。

第十六回　司马光冒死奏谏　苏子瞻奋笔上书

司马光进入大内请求晋见皇帝的举动，碰了一个软钉子。宦值告诉他，皇帝正在福宁殿和王安石商议国家大事，有礼貌地接受了他的弹劾奏表，并答应为他转呈，然后便送走了他。

司马光遭受到从未有过的冷遇，极度难堪。回到府邸之后，他闭门不出，谢绝一切来访者，倚在卧室里的一张躺椅上，拿起古籍阅览，静等一场风暴的降临。野史上说他此刻“安然若闲”，虽属溢美之词，但应变之心，肯定是有的。

第三天（十二月一日）清晨，一场猛烈的北风呼呼刮起，掀天掠地，宣德门外几株杨柳的枝杈已被折断，门内两侧的行行短松发出震耳的涛声。天气骤然变得凛冽寒冷。卯时时分，群臣们内着皮裘棉装，外罩朝服，缩颈袖手，按时到达崇政殿，例行每日一次的早朝。苏轼、王诜、刘攽也在其中。因为前几天的迩英殿事件与前日“司马光复碰壁于大内”的传闻已遍及朝廷，除王安石和吕惠卿、曾布、章惇少数几个人外，谁也不知今天的早朝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都以惶恐不安的心情等候着皇帝赵顼的到来。

皇帝赵顼在宦值的喝道声和群臣慌乱的跪迎声中走进崇政殿，登上高台，落座在御椅上，抬头就给了群臣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这是不祥之兆！群臣心惊了。王诜、苏轼、刘攽心凉了。

赵顼近几天来情绪糟糕、脾气很躁，确实是由那场争论和司马光的奏表引起的。司马光和吕惠卿关于“萧规曹随”争论的谁是谁非，他并不重视，那些典故距现实太远，而且各有一套说法，很难辨清。但从眼前的“变法”来看，吕惠卿分明是激进的，司马光分明是稳健的，“激进”和“稳健”朕都需要啊！但司马光最后断然否定新法是先王之政，并公开抨击“均输法”和“青苗法”，却使他十分恼火。新法不是“先王之政”，难道旧制是“先王之政”吗？他的恼火还没有平息，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的奏表送上来了，他打开一看，恰似火上浇油，对司马光的愤怒爆发了：什么“侵权”？什么“拒谏”？分明是全盘否定新法！什么“匡正缺失”？分明是要停止“变法”走回头路！他暴怒地拳击御案，高声吼号：

司马光，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朕的顾问大臣，朕的讲课老师，原来也像曾公亮、富弼、唐介、吕诲、吕公著等人一样的守旧啊！在贤淑柔顺的皇后百般宽慰和劝解下，他才暂时压住了胸中的怒火。他决定以“变法”不可逆转的决心，立即推出“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以警告司马光和朝廷里那些私下非议“变法”的臣子们。

皇帝赵顼毕竟年轻，还没有修炼到以喜代愁、以乐代苦或喜愠不露于色的程度。他端坐在高高的御座上，根本没有理睬群臣，而是把脑袋一摆，对跪伏在台下一侧的王安石说：

“王卿，你宣布朕的旨意吧！”

群臣惶恐，抬头听旨。

王安石叩头应诺，站起转身，大声宣布皇上的四项重要决定：

一、颁布《农田水利法》，并决定从即日起实施。

二、颁布《募役法》，并决定于明年（熙宁三年）一月一日起实施。

三、宣布明年元宵节在京都举行隆重的“万灯会”。皇帝将与万民同乐，并决定减价收买浙灯四千盏。由户部、礼部承办，限二十天内漕运至京。

四、宣布晋迁令：晋迁吕惠卿为侍读学士，晋迁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晋迁李定、舒亶为监察御史里行。

一切都清楚了。群臣跟着吕惠卿、曾布等人向皇帝欢呼。苏轼、王诜、刘攽暗暗叫苦。王安石又一次获得皇上的支持，司马君实又一次遭受了打击。老司马离开京都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接着，吕惠卿奉皇帝之命，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农田水利法”与“募役法”的要旨和实施方案。

吕惠卿说：“农田水利法”的要旨是，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事，增加财富。其所需费用，由受益人按户等高下出资；若工事浩繁，可依青苗法例由官府贷款收息；不论胥吏、商贩、农民、仆隶以至罪废者，只要有致求水利、财利之策，均可直接来京呈献；兴

修水利有功者，朝廷将授官以赏。

吕惠卿说："募役法"的要旨是，废除"差役法"，改由各州县官府出钱雇役，以利轮流充役之乡村居民安于务农。各州县官府每年雇役所需费用，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僧道、未成丁户、坊郭户等，按定额半数交纳。

吕惠卿最后提高嗓音、坚定地预言："募役法"将使官府增加大宗财钱收入，并使农事达到稳定的丰收；"农田水利法"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广大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将出现。

吕惠卿近半个时辰的宣讲，虽然也出现了热烈的反应，但已没有春天里宣布"变法"开始时那样的真诚、狂热了。

退朝了。辰时的钟声响起。苏轼突然觉得，这瘆人的钟声，似乎是专为司马光的跌落而敲响的。

时近巳时，寒风刮得更为猛烈。司马康神色慌乱地奔进司马光的卧室，他看见父亲倚在炭火旁的躺椅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刹住脚步，平缓了一下气息，轻轻地叫了一声：

"父亲……"

司马光听见了，贪婪地看完一个段落后，才目光离开书本，慢慢地转过头来。他看到儿子的神情，立即明白意料中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缓缓地合上了书本。

司马康上前禀报说：

"父亲，贡父叔来了。"

司马光从躺椅上坐起。刘攽跨步而入，搓摸着冰冷的面颊，嘻嘻哈哈地叫着：

"今天的早朝，真算是大块文章，闹了一个时辰，饿坏了肚子，就近讨吃食来了。"

司马光吩咐司马康备茶、备酒。

刘攽是在退朝之后立即赶到司马府邸的。他要为司马光通报消息，更要帮助司马光走出眼前的困境。昨天夜里，他向王安石转达了司马光的书信，王安石看过之后，虽然有不悦之色，但从言谈话语来看，除对司马光的政见不表赞同外，仍然用了许多诚挚的语言称赞司马光为臣之忠、为友之义和为人之仁，其中似乎还表露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歉疚。也许就是这种歉疚，使司马光今天避免了更大的打击和难堪。今天的四项重要决定，几乎都是针对司马光的谏言而发的，但始终没有涉及司马光这个名字，没有像对待吕诲那样的粗暴，也没有像对待范纯仁那样的无情，更没有像对待苏辙那样的荒唐。只是在群臣面前，心照不宣地否定了司马光的全部主张，又心照不宣地保护了司马光的面子。这是由于君臣之间的特殊关系？朋友之间的有意照应？还是权术的巧妙运用？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作为执政的王安石，已颇为用心了。

司马康送来了酒肴。酒是汾酒，肴是一盘盐卤青豆，一盘干菜肉丝，一盘油煎鸡蛋，一碗牛肉萝卜。司马光日常生活简朴，这已是待客的佳品了。

司马光为感谢朋友情谊饮了一杯之后，便不再说话，在为朋友频频添酒中，倾听着刘攽的奇言妙语。他知道，这位比自己年轻四岁的朋友，在对待复杂的人际关系上，比自己高明得多。他等待着刘攽指点迷津。

刘攽边饮边谈，天南地北，诙谐成趣。乍听起来，杂乱无章，细细品味，含意颇深。他谈到王安石“执拗”之最是“以变法为玩笑”；他谈到吕惠卿之德是“似商女而无情”；他谈到曾布之才是“同木偶而无心”；他谈到当前朝廷的形势是“似沸汤而无鱼”；他谈到今天早朝中宣布的四项决定是“似纸花而无根”。他最后举杯向司马光一拱，似庄似戏：

“今来贵府，途中遇两条汉子横街相殴，围观者百众，杂呼乱嚷‘决一胜负’。甲汉凭力而居上风，飞拳而逼；乙汉力衰而居困境，弯腰而躲。忽见乙汉从怀中掏出一只红丝绣囊，随声而出：‘还你珠宝’，甲汉贪财去接，乙汉乘虚进拳，甲汉踉跄跌倒，俯地不起。乙汉之智，令人叹服……”司马光微笑沉思。

刘攽低声道：

“介甫与其支持者，现时一定在厅堂高歌欢庆。百乐中他们尚有一缺，就是君实的一张辞呈表文啊！司马公，若主动抛弃翰林学士兼侍读

学士这个既无实权又招人嫉恨的职位，而换得一部史家巨著《资治通鉴》的安全问世，也是败中之大胜啊！”

司马光神情一震，这是“辞职求安”之策！他手中的酒杯一斜，酒洒在衣襟上。

刘攽没有猜错，此时王安石府邸的厅堂里，已是炭火熊熊，暖气融融。人们正在飞盏流觞，欢庆“变法”的又一次胜利。执政府邸十二人的歌伎班，正在弹唱着王雱今年清明时节写作的一首惜春怀人之词《倦寻芳慢》：

> 露晞向晓，帘幕风轻，小院闲昼。翠径莺来，惊下乱红铺绣。倚危栏，登高榭，海棠着雨胭脂透。算韶华，又因循过了，清明时候。
>
> 倦游燕，风光满目，好景良辰，谁共携手？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斗。忆得高阳人散后，落花流水还依旧。这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

婉转含蓄，多情缠绵，这是王雱才情的结晶。歌伎们奉王雱之命弹唱，自然是竭尽才智的，众人的赞扬，自然更是不遗余力。

王安石此刻是这客厅里最清醒的人。他坐在一边的软榻上，用转动不停的眸子打量着眼前的一切，心里五味俱全。

今天这一连串的决定，宣布了司马君实朝政主张的了结。归咎于“司马光坚定不移的固执”吗？归咎于“司马光操术之柔和无力”吗？也许都是的。但也归咎于自己对那夜围炉品茶的背叛，对友谊的背叛。内心歉疚啊！

司马君实败落了。但自己的主张和所操之术就完全为皇上接受了吗？完全不是的。只怕在“变法”竟其功事之前，皇上心中的疑虑是不会完全消失的。皇上常以心血来潮和一时震怒作出决断。谁知什么时候皇上会再来一次翻转乾坤呢？

“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现时都还是纸上的文字，在实际执行中，谁知道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偏误？偏误，是新法推行中的孪生兄弟，也是新法夭折的无情杀手啊！他望着眼前的歌扬舞旋、飞酒流觞，机敏的眸

子有些黯然失神了。

王雱似乎觉察到父亲的不安，为了宽慰忧郁不悦的老父，他大步走到歌伎女乐面前，吩咐弹唱王安石前几天写作的一首《浪淘沙令》：

>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
>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祇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这首词是王安石词作中气势磅礴之作，它节奏明快，一气呵成，血脉贯通，豪气凌云。评说古代贤人伊尹、吕望，并以吕望、伊尹自比，抒发抱负，踌躇满怀，给人以蔑视一切之感。

琴弦骤响，急流奔马；歌声回荡，裂石穿云。吕惠卿、曾布挺起了发软的脖子，李定、舒亶抬起了酒醉的头颅，章惇、谢景温停住了斗酒的嘴巴和猜拳的手臂，王安礼忘却了手中的酒杯，都在欣赏品味这首豪情澎湃之作。此刻，王安石却愈加烦乱。这首《浪淘沙令》所表现的情感是真实的吗？是希望的真实，是幻境的真实，现实未必能完美其所期所愿！司马君实“风虎云龙”久历三朝，今天不也“老了英雄”吗？但王安石不愿拂去众人的兴致，也不愿轻慢歌伎们的辛劳，便站起身来，故作高兴地说：

“弹得好，唱得好，舞得也好！音律之妙，歌声之美，舞姿之佳，给一首格调不高的抒怀之作增添了飓风烈火般的魂灵。雱儿，赏给弹奏、歌舞者每人白银五两。”

乐声骤停，歌伎们站起，笑容含娇，向王安石弯腰谢赏。突然，一支悲怨的洞箫声随着室外的清冽寒风飘飘而入，若泣若诉，落在众人心头。箫声如同给满堂的欢乐兜头浇了一盆冰水，真是乐极生悲啊！

吹箫者谁？还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

碍于王安石的面子，人们都憋着怒气隐忍着。王安石却忍不住了，他原本心情不好，这悲悲切切的洞箫声似乎提前哀悼着他的未来。于是，他暴怒而吼，厉声吩咐王雱：“去！请你二叔到这里来。”

也许巧合，此时苏轼的书房里，亦悠悠回荡着一缕筝声。

寒风呼号，拍打着垂落的竹帘。一盆炭火，温暖着宽敞的屋宇。歌伎倩楚坐在窗前，轻抚古筝。

苏轼坐在桌案前。桌上的石砚里已磨好墨汁，笺纸已然展开，一支诸葛笔已经濡墨却搭在笔架上。

苏轼喜酒，但浅饮即醉。更喜以美酒、女乐宴客，有“客饮我醉”之说。常于酒醉之际，乘兴赋诗、填词，歌伎尚不及离去，诗赋即成，便乘兴以歌伎为第一读者，请其推敲评说。久而成习，习惯于借音律以酬诗神。据其自述：音律之力，可排除杂念干扰；音律之功，可翼助神思飞翔；音律之妙，可启发神来之笔。今日为写一篇奏表，特约歌伎倩楚作陪弹奏，却是历来不曾有过的。也许因为这篇奏表太重要了，苏轼为了镇定纷乱难决的思绪，不得不借助于歌伎倩楚五指间的古筝了。

聪明的倩楚，似乎理解苏轼苦涩的心境，慢捻琴弦，筝声若思。

自从驸马王诜赠予一幅《乱云劲松图》之后，苏轼决意抛却悲哀和犹豫，直挺挺地向皇帝陈述自己对“变法”以来种种缺失的看法，匡正王安石因其性情执拗而派生出的种种谬误。他的才智和敏锐洞察，使他在短短的几天内，已对“制置三司条例司”、“均输法”、“青苗法”、“议行变更科举考试”等新法在推行中的利害得失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在胸中反复斟酌，已有了一个相当完备的腹稿：

他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弊在于：“使两府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会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患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他主张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

他认为“均输法”之弊在于：“亏两税而取均输之利”不能增加朝廷收入，反而肥了私囊；为推行“均输法”而“设置官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增加了朝廷的负担。

他认为“青苗法”之弊在于：户分五等贷款，一等户贷款为末等户贷款十倍。不需要贷款的一等户贷巨款而放高利贷，实际上是为富豪盘剥细民开了方便之门，而且是以官银助富豪牟利。他反对实行“抑配”，认为“此乃暴政”。

他认为“变更科举考试”没有必要。“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他认为根本问题不在于变更科举考试内容，而在于朝廷用人是否得当……

但苏轼仍旧不敢贸然付诸文字。因为弟弟子由的被贬离，自己已成为皇帝和介甫特别关注的人物，稍有不慎，就会咎由自取。而且自己不同于司马君实。司马君实赢得皇帝信任的是“忠”，自己取得皇帝赞赏的是“才”。“忠”对皇帝来说是根本，“才”对皇帝来说是枝叶。历代皇帝可以不用“才智之士”，但不能不用“忠耿之臣”。“才”与“忠”原是不能等量齐观的。皇帝对“忠耿之臣”总是宽宥三分，对“才智之士”总是刻薄五成，前者因情之所近，后者因疑之所远。

苏轼看到，今天的形势不是有利于自己的时机，而是逼迫自己非行动不可的时机。今日早朝的四项决定表明，皇上竟然容不下一个忠耿无双的司马君实了。这是“变法”深入推行之所需，也是朝廷之大哀啊！司马君实如若猝然倒下或者悄然出京，今后的朝廷就真的是介甫的一言堂了。那时，年轻的皇帝在吕惠卿等人包围之中，还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该挺身而出了，该直言谏奏了！为了贫弱的国家，为了朋友君实，也为了朋友介甫，该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了。

筝声凝重，如荡峡漫谷……

苏轼开始思索上呈奏表的途径。按朝制上呈东府吗？中书门下全是新进官吏，早已把守着通向皇帝的关隘，只怕“奏表”在皇帝不曾阅览之前，便经介甫过目判决了。就算事后能放置在皇帝的御案上，自己也许早就遭贬离京了。弟弟子由半年前与虎谋皮之教训不可再犯。他突然想到驸马王诜，由王诜而想到贤惠公主，想到皇太后，想到太皇太后，心中立即敞亮了。若由驸马王诜设法转呈皇帝，不仅可以避开介甫的中途截杀，也可以为自己借得一顶遮雨伞啊！这是一条不正常的途径，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走此一次了。

聪明的歌伎倩楚，似乎察觉到苏轼已经作出了大胆的决断，她急弄琴弦，筝声激越，和弦轰鸣，如大雨滂沱、铁骑出奔……

苏轼霍地抬头，捋袖端坐，提笔濡墨，神态昂然：司马君实，你不会孤立无援的！他口诵笔走，写下了那篇大宋历史上著名的《上皇帝书》：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讎，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倩楚停奏，筝声平息。书房内响彻苏轼的诵语和笔墨落纸沙沙的作响声。

倩楚惊叹，这哪里是奏表？分明是诗！孟子所谓的"君权民授"之义，被苏子瞻借用自然造化之理说透了！苏子瞻啊，似你这般以理喻义、以物喻义的谏奏，君王会被说服的。苏轼的笔锋此时直指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

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

歌伎倩楚大骇：苏子瞻啊，锋芒太露，祸之源也，你"口无遮拦"的老毛病又发了！

苏轼似乎不是在笔行纸上，而是托着一颗心在诉诸世人。他就"青苗法"之弊向皇上直接质询：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问得有理，问得痛快，问得瞻前顾后，问得惊心动魄！苏子瞻，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教训起皇帝来了！歌伎倩楚吓傻了，瞪着一双惊恐的

眼睛，望着气宇轩昂的苏轼。

苏轼突然掷笔于案，徐徐舒气，张起双臂站起，蓦然发觉筝声缈无，歌伎倩楚正呆望着自己，不胜惊讶，旋而记起了自己的所在所为，欣然问道：

“你也在听？”

倩楚点头：

“雷滚九天，不能不听。”

苏轼笑了：

“有何高见？”

倩楚苦笑：

“雷声迅厉，惊动鬼神。只怕鬼魂肆虐，神灵震怒啊！”

苏轼惨然一笑，说：

“食中有蝇，吐之乃已。神鬼之事，顾不得了！”

歌伎倩楚摇摇头，又伏下身去，猛力拨起琴弦，筝声又昂然鸣响。

此刻，在司马府邸的卧室里，司马光经过反复的思考，决意拒绝刘攽“辞职求安”的建议。他是忠于皇帝的臣子，他仍保持着古代士大夫屈原、贾谊一类人物的自尊。他对皇上的迷误有着屈原、贾谊那样的不满，但也同样继承了屈原、贾谊那种不愿舍此而去的爱。“辞职”作为一种规劝帝王的方式，他乐于采用，但作为一种退却求安的办法，他不屑一为。他决定走“虽九死而其犹未悔”的道路，以保全自己人格的完美。于是，他坦然一笑，询问刘攽：

“贡父，你知孔门子夏之为人否？”

子夏，姓卜名商，是孔子门下七十二弟子中的文学家。其人家境贫寒，衣若悬鹑，全身都是补丁，但极有志气，不为官位屈其志。刘攽当然是知道的。司马光此语一出，他便明白自己提出的“辞职求安”之策已

被朋友拒绝，伤情失色，着实为司马光的安危担心了。

司马光神情肃穆地说：

“子夏有几句话说得很好：‘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为人总是要有一点骨气的！古人‘食无鱼、出无车’的叹息，非为果腹走马，实为其不可苟且之志。光感谢贡父‘辞职求安’之策，但此时罪名临头，诛罚在即，光不敢因苟安而遵行。请贡父鉴谅。”

刘攽神情沉重地说：

“司马公高风亮节，刘攽拜服。现时，君实处境险恶，亲朋忧心，今后何以自处？刘攽心神乱矣！”

司马光拍案立起，神情怆然：

“屈子有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人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为了大宋不朽之业，光将再呈奏表，弹劾介甫！”

刘攽大惊。

司马光激情难捺，仰天而诉，声情悲壮：

“我要禀奏圣上，‘均输’官商勾结、‘青苗’驱吏抑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如此治国，何得其安！昔日太宗皇帝平定河东，就以与今之青苗法类似的‘和籴法’行之于河东乡村，遂成河东世世之患，至今民犹恨而不忘！西汉末年，刘歆就用此法以佐王莽，致使农商失业，涕泣于道，最终亡了西汉江山！

“我要禀奏圣上，思虑未熟，讲义未精，徒见目前之小利，不顾永久之大害。忧政事之不治，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会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政刑；患财政之不足，不能劝陛下以慕俭节用，乃更遣聚敛之臣，诛剥齐民。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骇，百姓骚然，犹且坚执而行之，不肯自以为非啊！

“我要禀奏圣上，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

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如此下去，要亡国啊！

“我要禀奏圣上，如此急功近利，不纳谏言，不计久远，十年之外，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饿殍满野，加以四夷侵犯边境，羽书猝至，戎车塞路，攻战不已，转饷不休。当是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也无路可走啊！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不都是一群饥饿之民吗？到那个时候，就是有才智之士，也无能为力了！

“我要禀奏圣上，司马光现居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位，犹是侍从之臣，于事无不可言。谏奏之事，光之份也。愿圣上出光所上奏疏，宣示于中外臣庶，共决是非。若光的言论确实错了，可治光妄言及违慢之罪。光，死而无悔啊！”

情真似火，肝胆照人。这是曲折心音的吐露，这是对十年后国家命运的忧虑，这是一个忠耿臣子发自肺腑的呐喊啊！刘攽望着眼前因激切而近癫狂的司马光，肃然起敬，眼含热泪，喟然叹息：

“用公之心，行公之意！公忠耿如斯，刘攽敬服。但太宗皇帝河东施行‘和籴法’之失，王歆佐王莽行青苗贷款之祸，请公慎勿出口，慎勿出口啊！”

王安石府邸的厅堂里，电闪雷鸣，也上演了一幕兄弟反目的悲剧。

王安国手执洞箫，在王雱引导下走进厅堂，迎接他的，是一排冰冷含怨的目光。他似乎早有准备，根本没有理睬这些常客，慢步走到王安石面前，什么话也没有说，微合双目，只待兄长的训诲。

王安石打量着眼前的弟弟：衣着不整，乱发垂肩，神情颓废，死气沉沉，一副潦倒样子。沸腾在他胸腔里的怒气一下子向心底旋去，化作一团凄楚涌了上来。平甫啊，你何必这样自寻烦恼呢？他叹了一声，望着弟弟手中的洞箫，哀声以询：

“停此郑声如何？”

王安国睁开眼睛，直视兄长，默不作声。

王安石略提高嗓音，乞求般地再问：

“停此郑声如何？”

王安国望着手中的洞箫，突然冷声一笑，瞥了吕惠卿、曾布一眼，反问王安石：

“远此佞人如何？”

王安石一下子被这句尖刻的反诘噎住了。这是平生第一次受到弟弟的顶撞。他的头脑“嗡”地一响，说不出话来。

众人呆住了。厅堂内一片死寂。

吕惠卿醉意骤消，怒火中烧，咬紧牙关忍耐着。

曾布却仗着八分酒力挺身而出，口齿不清地向王安国大声喊道：

“你，你不就是执政的弟弟吗？朝廷‘变法’是天下大事，与你何干？”

王安国直逼曾布，发疯似的吼叫：“执政是我的哥哥，执政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执政的母亲是我的母亲。执政因听你们的胡言乱语、奸狡诡诈而获罪天下，毁灭的家室也是我的家室，罪及的祖先也是我的祖先，被掘的祖坟，也是我的祖坟，难道与我无关吗？滚开，你们这些巧弄口舌的小人！滚开吧，你们这些推人入火的奸佞……”

曾布被一下镇住了。

吕惠卿不动声色地转怒为笑，十分感兴趣地看着眼前场面。

王安国蓦地转身，跪伏在王安石脚下，悲声疾呼：

“哥，睁开眼睛看看吧，倾过耳朵听听吧！满朝官员中，从心底拥戴你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人不能总依仗着甜言蜜语过活，也需要咸盐，也需要酸梅，也需要苦瓜，也需要刺口、刺舌、刺心、刺胃的辣椒啊！

“哥，自省自爱吧，匡正缺失吧！日有蚀，月有缺，圣人不被求

全，你的‘变法’就一切完美吗？自己不讲‘缺失’，又不准别人讲出‘缺失’，这是自欺欺人！欺人欺天者灭，你在为自己挖掘坟墓啊！

“哥，亲忠耿之人，远奸佞之徒吧！若再听信甜舌蜜嘴之言，我家将灭门啊！”说着，伏地痛哭不起。

曾布神情惶惶，心底有些怯了。

谢景温、李定、舒亶等神情颓然，如遭鞭笞。

章惇在想，毕竟是兄弟情深啊，现在就看王安石的决断了。

吕惠卿仍然是若无其事地微笑着。

刹那之间，一种不祥的感觉在王安石心头浮起。“变法”若败，祸在杀身，他早有准备，一颗脑袋，百十斤皮肉已存在刀斧手处，义无反悔！可政见之争闯进家里来了，兄弟之间也要水火相煎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一个家庭都不能使其祥和，还能治理天下吗？他焦炙，烦躁，一股无名之火冲腾而起，对着王安国狂暴怒吼：

“你，滚出去！”

王安国停止了号啕，复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任泪水默默流淌……

门外，寒风刮得更猛更烈了。

第十七回　变法纷争白热化　皇帝心绪乱如麻

元宵节的“万灯会”，原是伴着“农田水利法”、“募役法”的实施决定举行的。其本意也是宣扬皇帝“变法”的决心。一个多月来，司马光两次上呈的弹劾奏表和苏轼上呈的《上皇帝书》，早已动摇了皇帝赵顼的决心。而朝臣和京都的百姓，仍然是匆匆地送走了“腊八”，匆匆地度过了熙宁三年（1070年）元旦，狂热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和这个数年不遇的“万灯会”。

正月十五日午后，京都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摆弄着各自门前的花灯：酒楼门前花灯成串，三串五串依门面大小而坠；妓院门前花灯成行，十盏八盏不等，依屋檐长短而挂；富商豪强门前，大都用松柏枝条架起彩棚，其彩棚的大小和所缀花灯的多少，大体上显示着财富的程度和门第的等级；黎庶细民门前，也都挑起一二盏、三五盏聊以应景。黄昏时分，偌大的京都已成花灯世界。人们都拥在各自门前，等候着入夜酉时的钟声敲响，以点燃灯火，迎接皇帝的銮驾卤簿可能从本街本巷走过，与他们同乐这筹措已久的元宵万灯会。

皇宫里的集英殿，是今夜“万灯会”最隆重、最辉煌的观灯场所。皇帝、皇后、宰执、宗室、百官和诸国使节都将光临。经过十多天紧张的准备，现已完全就绪。一座本来平常的殿宇，现时已活脱脱变成了人间仙境：

集英殿四周，彩树花坛、回廊曲径、水榭亭阁，尽在灯海之中，迷离神奇；

集英殿山楼上，教坊里的歌伎、舞伎毕集，盛装待命；

山楼下，乐队排列，一层一层十分庞大。第一层有琵琶五十面，弹奏者着紫、绯、绿三色宽衫，系镀金凹面腰带，秀雅动人；第二层有箜篌两座，黑漆镂花，金色饰画，弹奏者着彩衣宽服，发髻高耸，跪而交手以待，雅静多姿；第三层列高架大鼓两面，鼓面彩绘金龙，鼓手背结宽袖，别套黄色窄袖，手握赤金裹头鼓棒，形象伟健；第四层是羯鼓两座，置于桌案之上，鼓手着红装短服，戴红色尖帽，双手执鼓杖而立，

颇为精干；第五层是箫、笙、埙、篪、觱、篥、龙笛等管乐，两旁对列杖鼓二百面，吹者、鼓者皆戴长脚幞头，紫绣抹额，身着紫色宽衫，套黄色窄袖，密密匝匝。教坊色长二人，皆着宽紫袍金带义襕，立于殿上回廊栏杆边，待命指挥；

集英殿回廊正中，是皇帝的御座。御座两边，是宰执、禁从、宗室的座位；次西边，是大辽、西夏、高丽、于阗、回纥、真腊、大理、大食、交阯、三佛齐诸国使者的座位；殿上两翼左右回廊，设朝臣百官座位。座位之前，均置长条几案，上置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并列果子、生葱、蒜、酱、醋各一碟，惟大辽使者面前，加置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红丝细绳束之，以照顾其饮食之习；集英殿山楼之后，军校士卒列队，以应所需；

集英殿丹墀两侧，歌伎列队，皆服紫、绯、绿宽衫，系义襕镀金带，多达三百之众。

此时，夕阳即将落下，距酉时钟声敲响大约还有半个时辰，宰执、百官、宗室、诸国使者都陆续进入大内登上集英殿，坐在各自的位置上。王安石、王珪、陈升之、韩绛出现在殿上回廊的正面；司马光、章惇、曾布等出现在左翼回廊；苏轼、吕惠卿、王雱等出现在右翼回廊。在诸国使者惊讶、羡慕、赞叹大宋王朝这花样翻新的极盛景象时，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人都远远地相互对视着，几乎同时地落座在几案后的椅子上，发出了相互之间谁也听不见的叹息声……

在年前那场呼啸三天的寒风中兴起的朝政之争，一直沉重地压抑着苏轼、司马光、王安石的心和年轻皇帝赵顼的心。这一个多月来的朝廷政务，像是被严寒冻结了，显得毫无生气。

“农田水利法”在推行着。一批一伙京外的胥吏、商贩、农夫、仆隶、罪废者进入京都“制置三司条例司”，为财利、水利献计献策。确实使朝廷官员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他们提出疏浚漳河、汴水、蔡水以灌溉两岸之田；他们提出可修筑湖泊、堰、渠之处达七千多个，可灌溉民田近两千万亩；他们提出可开垦的荒地、盐碱地、山坡、淤田达一千多万亩。而且多系小型水利，适于州县兴建。这些献计献策，显示了黎庶百姓对大兴水利的兴趣，也显示了“农田水利法”的广阔前途。朝廷以后几年兴修的水利堰、渠，许多是从这次献策中采取的。当然，也有人是为游逛京都而进京的，根本没有可供参考之“计”，也没有可供商议之“策”。据说，一个青州府官吏进京提出“排尽梁山水泊以垦田”之策，

曾引起“制置三司条例司”官员的雀跃和欢呼，殷勤接待，连日宴饮，询问其实施之法，其人答曰：“只需朝廷出资，另挖一梁山水泊以蓄水……”众皆瞠目结舌，留下了一个为反对“变法”者可用的话柄。

“募役法”按原定时间推行，明面上已半个月了，但因为此法的开始时间与人们“过年”的传统心情不搭调，更显得没有声势。“制置三司条例司”在“破五”过后派出的二十多名巡察官员分赴各地督促实施，这些人离开京都时都是噘着嘴巴的。现时也许正在各州县迎宾馆里的酒宴上忙碌着。情理如此，眼下村村落落都在“过年”、“走亲戚”，谁会欢迎这些丧着面孔的钦差大臣呢！

这个“万灯会”也缩小了规模，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辉煌，更不像三个月前“菊花会”那样的洋洋大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四千盏花样繁多、新颖的浙江花灯根本就没有漕运至京。不是因为舟船误期、漕运失灵，而是皇帝赵顼在年前“腊八”那天，阅览了苏轼直接上呈的一份《谏买浙灯状》奏表后，连夜下诏停止收买浙灯。

皇帝赵顼在“收买浙灯”上突然地改变态度，不仅影响了朝廷各项政务的有序进行，更使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矛盾着的各方，陷入了更为尖锐、更加捉摸不定的猜测、争斗之中。此时，苏轼望着眼前这缩小了规模的“万灯会”，寻觅着想象中的那不见形影的精巧美妙的浙灯，一种文人特有的浪漫突然使他有些惋惜了。

他抬头向殿宇回廊正面望去，在宗室的席位上寻找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的身影，这对高贵而随和的恩爱夫妻竟然没有到来。他的思绪立即陷入一个多月来的回忆中。

那天在古筝声中写就《上皇帝书》后，他便顶着呼啸的寒风走进驸马府。在品茶、饮酒之中，他拿出《上皇帝书》，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请王诜转呈皇上。王诜在谈了皇帝近日捉摸不定的反常情绪之后，还是痛快地答应了。在场作陪的贤惠公主看完《上皇帝书》，却笑曰：

“子瞻何其性急如此？”

苏轼拱手请教。

贤惠公主含蓄地说：

“风波险恶，吉凶莫测，子瞻何不投一石而先试深浅？”

王诜当即拍掌附和：

“妙！前月崇政殿宣布的四项决定，惟‘减价收买浙灯’一事可做文章。江浙一带制作花灯者，都是贫苦细民，他们借债出息，购买材料，辛苦一年，就指望在元宵节前卖个好价钱，作全年衣食之需。现官府减价收买，不是变相抢夺吗？”

贤惠公主吐露说：

“三个月前的那场‘菊花会’，虽然张扬了‘变法’的声势，但耗资浩巨，皇帝事后曾多次疚叹。子瞻若能以‘务从俭约’宣扬皇帝爱民之德……”

苏轼顿然醒悟，即席挥笔，成《谏买浙灯状》一篇。内有“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不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惟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于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并借次日殿中丞奏事之机，亲自呈交给皇帝。

赵顼果然恩准了《谏买浙灯状》所奏，连夜下诏停止收买浙灯。苏轼、王诜、贤惠公主从这断然的“改过不吝、从善如流”中，察觉到皇上内心深处对“新法”的疑虑，王诜遂借机把苏轼写就的《上皇帝书》交到皇帝的手中。

二十多天，皇帝竟毫无表示。

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苏轼的心情已经凄凉了：今夜又不见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也许是一种不祥之兆啊！

突然，酉时的钟声敲响，花灯迭次点燃，千盏万盏，火树银花。集英殿在灯海里，回廊成了灯的河流，殿宇四周闪动着灯的浪花，人群在灯火的嫣霞中跪拜欢呼。皇帝赵顼和皇后在一群扈从的护卫下登上集英殿。

跟在皇帝身后的，竟然是同修起居注、美髯公孙觉。

孙觉的获恩伴陪皇帝观灯，使群臣不解，使苏轼好奇，使司马光沉

思，更使王安石惊骇。

山楼上的教坊乐人，按照事先安排，以口技效百禽争鸣而迎圣驾。刹那间，夜空中鸟声啾啾，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宫墙外阵阵欢呼声隐约传来，相依相托，欢腾之极。皇帝、皇后落座。看盏官紫绯宽袍，举袖高声唱引：

“绥御酒！”

宰酒臣率一对窈窕宫女捧盘而出，高声应和：

“绥酒！”

宫女举盘过头，跪倒在皇帝、皇后面前，落盘献酒。

教坊长二人同声唱引：

“起乐观灯！”

乐曲骤起，五十面琵琶拨弄，箜篌低唱，二百面杖鼓雷动，箫、笙、埙、篪、觱、篥、龙笛呼啸而鸣，二百名盛装舞伎手执各色各式花灯奔涌而至殿前，轻舒广袖，翩翩起舞，若繁星撒落人间，辉煌迷离。接着，三组舞蹈《银河星坠舞》《月宫飞花舞》《瑶池荡舟舞》交错呈现于殿前。皇后啧啧称赞，皇帝赵顼勉强一笑。群臣迅速捕住这一笑，狂热欢呼。

司马光没有笑，没有欢呼，也无心欣赏舞蹈。从远远望见王安石瘦小身影的那一瞬间起，他的心就格外沉重：十多年深交的朋友，就这样断了交往吗？当他看到皇帝身后的孙觉时，一颗心更加疑虑不定。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场争斗中一个新的角色出现了。是好是坏呢？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上赵顼的一举一动……

在那场寒风中，司马光送走了刘攽，就开始写他的第二份奏表。他就新法的偏误缺失，全面弹劾王安石，并很快由大内宦值转呈给皇帝。在等待皇帝的震怒发落中，腊月九日午后，突然听到苏子瞻上呈的《谏买浙灯状》已蒙皇上恩准，并下诏停止收买浙灯。他感到十分兴奋。这是一个讯号，一次转机，圣明的皇帝也许要回心转意了！他要夫人张氏弄来两碟小菜，独自饮了两杯清酒，暗暗表达着心底的欢愉。饮酒当

中，他突然又想到老友王安石。

为了使王安石对皇帝可能的回心转意有所准备，也为了借助介甫之力推动皇帝的回心转意，司马光在几天之内，接连给王安石写了第二封和第三封书信，即史料上记载的《与介甫书》。他仍从新法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规劝朋友匡正缺失，悬崖勒马。

书信中有语：

> 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恤乎？夫谁人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目前，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

司马光在焦虑的等待中，皇帝的“回心转意”杳无音信。王安石的回信却在前天看到了。在这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就司马君实提出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事，逐条进行驳斥：

>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
>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
>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司马光与他的老友王安石，就在这些书信往返中绝交了。他寄托于王安石的希望，也随之而泯灭。

群臣的欢呼声，打断了司马光的沉思。他抬头望去：舞蹈收场，乐曲停歇，二百多舞伎高举花灯，跪拜于殿前。皇帝赵顼撇开身边不远的王安石，转头对身后的孙觉说道：

“孙卿，替朕传谕，赏赐舞伎、乐人每人白银十两。”

孙觉一怔，随即大声传谕：

“圣上有谕，赏赐舞伎、乐人每人白银十两！”

舞伎叩头谢恩，乐人离席跪拜，群臣山呼万岁。

在二位教坊长的唱引下，身着红巾彩服，头顶、口衔、手提花灯的杂技男女登场。艺伎们在殿前演出了精彩的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注、踢瓶、筋斗、擎戴之类的惊险百戏。

诸国使臣，宗室、百官，一阵一阵发出惊呼与喝彩。

被皇帝赵顼头一次当众冷遇的王安石如木雕似的发怔着。

一个多月来，王安石何尝轻松啊！弟弟王安国的洞箫已使他再无一处安宁；苏轼《谏买浙灯状》引起的变化，增加了他心底的疑团；苏轼和司马光像是相互配合而上呈的不知内容的弹劾奏表，使他心神不定；皇上近一个月来的沉默不语，更使他不知所措。辅佐一个年轻而多变的帝王，真是为难啊！

他有一时曾想过“辞职”远去。在一个僻远的州府为当地黎庶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找回二十多年前在浙江鄞县时的轻松和欢愉，在诗文的沃土上去完成自己向往的追求，最后造诣未必就输于苏子瞻。可这也仅是一时之念。眼前，如营造一座华屋，在工场混乱、污物堆积、木架方就、四壁未建、黄瓦未覆、飞檐未造、梁柱未雕、华丽未现、巍峨未就、其功未竟之时离去，愧对自己，愧对皇上，愧对天下啊！

吕惠卿似乎也察觉到现时“变法”之艰难，前日曾有借故调苏子瞻、司马君实离京之谋。让这两位其“忠”足以左右皇上，其“才”足以影响皇上的朋友远走高飞而不再掣肘朝政，也许是明智之举。可是，下不了这

个狠心，也不敢下这个狠心，人言可畏！况且，皇上现在疑窦在心，这样重大的事情，也不敢妄奏轻言。子瞻、君实，你们何必固执不移呢？

现在，同修起居注孙觉又走到皇帝身边，而且离奇地取得了皇上的信任和恩宠。孙觉，敌耶？友耶？

突然，群臣发出恐惧的惊叫声，惊动了王安石。他睁大眼睛望去，殿前的杂技百戏中止了，艺人们惊恐地慌乱着。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女孩躺在高耸的立杆下，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单腿勾着立杆上的绳环失神地倒悬着。演出失手，女孩从高杆上跌下摔死了，正在被同伴们抬进彩棚。王安石转头向皇上望去。皇帝赵顼脸色苍白，神情沮丧，闭着眼睛，似乎在为这骤然发生的悲剧而思索什么。皇后惊骇地看着神情痛苦的皇帝，悄声吩咐身边的一个宫女，令其去彩棚看望那个悲惨的女孩。

教坊色长为转变“万灯会”上突然跌落的气氛，掀起一个炽热高潮，立即高声唱引大型歌舞演出。乐部奏起《应天长》曲牌。在排山倒海的音乐声中，由名震京都的歌伎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为杖子头的四百名歌伎、舞伎，分四队进入殿前。四名杖子头皆裹曲脚向后指天幞头，簪金花数枝，着红黄相间宽袖衫，外着义襕，手执银裹头杖子，每人左右有四名仙童装束的少女护伴，仙裳执花，颇显身价。四百名歌伎、舞伎，皆妙龄容艳，着红黄生色销金锦绣之衣，或戴花冠，或仙人髻，或卷曲花脚幞头，每人执各式精巧花灯一盏，似仙女携星辰而降临。

群星托月，以舞伴歌，四位著名歌伎合唱范仲淹的词作《渔家傲》：

>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
>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沉郁悲壮，情感凝重。范仲淹在仁宗年间曾任陕西经略副使四年，抵御西夏兵马侵略，抑郁于强敌未灭，悲哀于疆土未复。留得此词一首，足不朽矣。

歌手不愧为杖子头，吐字清晰，抒情细腻，悲壮精妙处，泪随歌

出，动人魂魄。舞者造诣深湛，投足举手，情真意切。

群臣寂然。

苏轼情感易露，泪水纵横。

司马光内心如刀绞，垂首叹息。

王安石亦悲愤难抑，以手拭泪。

皇帝赵顼依然紧闭双眼。此时，那张年轻的脸上，眉头搐搦，哀痛至极，有两行泪珠缓缓从眼角溢出，滴落在明黄色团龙朝服上。

大宋积贫积弱，为外族欺凌，再不可苟且不变！而“变法”之举已把年轻皇帝赵顼折腾得心神欲碎。司马光矢志不悔地连连弹劾，已使他的“震怒”蜕变为“震惊”：司马光真是不怕丢官不怕杀头的那种人啊！而苏轼逆风而上，以《上皇帝书》参与政争，对“新法”缺失进行更为尖锐激烈的抨击，如同一支铁骑突然杀入，立即改变了政争态势。怎么，朝廷良臣名士，都不满意王安石之所为？他在侦知司马光与苏轼确无串联勾结之后，内心偏向又开始逆转，不那么厌恶司马光了，也不再厌恶苏轼，而是不满于王安石。近几天来，司马光和苏轼所提出的“新法”缺失，一直压在他的心头：

“司马光言词恳切的弹劾奏表，朕不愿看、不敢看、又不能不看，而且是看了三遍啊！‘官商勾结’、‘驱吏抑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这些字眼使朕感到刺目；‘思虑未熟，讲义未精’、‘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这些议论使朕感到逆耳；‘悬崖勒马’、‘匡正缺失’这些呼喊使朕感到心烦。但他所申述的道理，却紧紧抓住朕的心啊！每当朕于夜半更深心平气和思索，似乎均可看到这个老臣的那颗忠耿方正之心。他只是迂阔一点罢了。迂阔、不识时务、不知权变啊！可孔子至圣，子路曾谓之‘迂’；孟子大贤，时人不也谓之‘迂阔’吗？唉！大抵虑事深远者，都近之于‘迂阔’。司马光也许就是这样一类人吧？该如何区处呢？难决啊……

“苏轼上呈的奏表，为什么那样离奇地吸引人啊？朕乐于看、急于看、却不敢看，最终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细看了。这奏表，文字优美，析理深透，那是诗，是纸上的乐曲，也是惊心动魄、令人生畏的雷霆！‘欲速则不达’、‘进锐其退速’，言之也有理啊！可秦之商鞅，变法

而速致强秦；汉之桑弘羊，变法而连致富汉……朕非急功近利，惟恐岁月之匆促啊！唉，这位四川才子，才华横溢，但锋芒太露；目光敏锐，但言词偏激。他弹劾的是王安石，暗指的却是朕躬！苏轼，狂狷而多才之士，留耶？去耶？

“王安石，朕之师长，朕之所倚，朕之肱股之臣！何言之若天马行空，行之却似老牛入泥？深失朕望啊！且执拗孤傲，不善与人，弄得愤怨沸腾、朝争迭起。日无宁时，岁月难熬啊！留任其职？朝廷纠纷难解；调其离京，‘变法’大业谁倚？天公何薄，为什么伏龙、凤雏不能同时为朕所用……”

年轻皇帝赵顼在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同样忠诚的夹攻下，二十多天来极为苦闷。

更为惊心的是，今日清晨，得到陕西河东宣抚使的奏札：西夏兵马又在环庆路一带频频寻衅了。内争未平，外患又起，赵顼心焦意乱，坐卧不安。徘徊于禁宫回廊时，偶尔遇见了同修起居注孙觉。这个一向慎于言行的官员，根据“百司供报修注”，竟把一个十分可怕的传言，摊在年轻皇上的面前：

“……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新法之弊而连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

军队有可能造反！

赵顼惊骇了。他急忙挽孙觉手臂而邀至御堂，急切询问：

“卿言可有所据所指？”

孙觉跪拜，坦然回答：

“臣言无所据，亦无所指，纯系依理推论而言。现患新法缺失者，不惟司马光和苏轼二人，藩镇大臣亦有所议论。”

赵顼舒了一口气，心情稍为宽释。

孙觉却接着禀奏：

“河北安抚使、魏国公韩琦昨天夜里已经回到京都了。据微臣判

断，他大约也是为新法之弊而来到京都的。”

皇帝听到韩琦的名字，刚刚宽释的心又骤然缩紧。他神情沮丧，完全陷入混乱的思索之中。

韩琦，字稚圭，河南安阳人，时年六十二岁。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举进士。从那时进入官场起，四十六年间，他在仁宗、英宗朝，演出过多次悲壮惊人的活剧。他担任右司谏之职时，一举弹罢了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位执政大臣，为时人所称道。他担任陕西经略使之职时，与范仲淹共同指挥兵马抗击西夏人入侵的战争，名声大震，时称“韩、范”。仁宗庆历年间，他与富弼、范仲淹、欧阳修共同发起朝政革新，世称“庆历新政”，虽失败而遭贬，名声愈著于世。英宗皇帝赵曙即位后，他因促皇太后归政，被封为魏国公。英宗皇帝病重时，他力请建颍王赵顼为嗣。颍王赵顼登上皇位后，他出任河北路安抚使，是个手握河北四路（高阳关、真定府、定州、大名府）兵权的人物。

韩琦居藩镇疏请回京，是年前十二月中旬的事，皇帝赵顼出于照顾老臣，便以“外职日久，准予年节合家团聚”的批谕而恩准。谁知这位声望极高、又犟又硬的魏国公也要投入这场朝政之争了。天哪，好个魏国公，你还嫌这朝廷里不够糟乱棘手吗？

皇帝赵顼是带着内忧外患的千钧之重走上集英殿的。他今晚的观灯同乐，只是礼节上的应景，根本没有一丝兴致。在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花灯群舞中，《银河星坠舞》《月宫飞花舞》《瑶池荡舟舞》的交错呈献，在他的眼睛里，似乎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股力量的轮番表演，而且都是美妙动人的，也都是把握不住的。他不偏不倚的赏赐，也许正是他犹豫不决的心迹的流露。惊险的杂技百戏，刺激着他的观感，他感到新奇而有趣，但那上下颠倒、四肢易位的“折腰叼花”，使他感到技艺的残忍；那飞天横空、起落惊人的“跳索”，使他感到游戏性命的悲哀。他把目光投注于“上竿”这个节目上，欣喜于年轻男伎的敏捷，赞赏于年少女伎的勇敢，更惊讶于他俩在高高的立竿横条之上，凭借几个丝圈，竟然从容不迫地演出了一套一套的绝妙花样。这才是百戏王国中的皇帝、皇后啊！他心中的赞誉未了，突然，表演失手，年少女子从高空坠落而下，他急忙闭上眼睛。少女的惨叫声重重撞击了他的心。接着是群臣的惊呼和皇后用发抖的手抓紧了他的胳膊。一个离奇的悟想突然蹦了出来：高处弄险，粉身碎骨啊！庞大的歌舞虽然救了“万灯会”的场面，但却再也无力安定皇帝赵顼的心绪。他听着沉郁悲壮的《渔家傲》，立即想到故去十多年的范仲淹，由范仲淹而想到昨夜回到京都的

韩琦，由韩琦而想到藩镇大臣，想到又在西北边境寻衅侵扰的西夏兵马……他的头脑真的快要胀裂了……

一阵欢呼声爆起，歌舞结束了。皇帝赵顼突然听到有人禀报，蓦地定神抬头，见身着绯色窄服，头戴金花毡帽的西夏使者，不知何时在两个礼部官员的陪同下站在他的面前。

西夏使者神情桀骜地说道：

“西夏使者晋见大宋皇帝。大宋乃礼仪大国，素为我国君臣所仰慕。而适才歌伎高唱范仲淹的《渔家傲》，有失大宋泱泱大国的礼体，是蓄意煽动对西夏国的仇恨，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有损于两国边境上的和睦安宁。本使者表示惊讶，并提请大宋皇帝妥为处置！”

狂妄而傲慢的西夏使者，竟然大声高嗓放肆于皇帝赵顼面前，完全是有意说给重臣、百官、诸国使者听的、看的，这在大宋王朝建立以来还不曾有过。

皇帝赵顼霍地站起，怒不可遏。

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及吕惠卿等大宋百官，横眉立目，齐刷刷，跃起一片。

赵顼厉声斥责：

“大胆放肆！大宋朝政事务，岂容尔等干预！范仲淹未竟之志，朕将派遣得力将领实现。尔可转告尔主：玩火者，必自焚！”

西夏使者没有想到这位年轻皇帝，竟然如此强硬，一时噎住了。

皇帝赵顼大声吩咐王安石：

“王卿，这位使者该去驿馆歇息了，你依据睦邻法度处置吧。另，速修书告知西夏国王，朕欢迎他派一个懂事知礼的使者来此！”

王安石挺身应诺。

逐客令由大宋皇帝亲口发出，西夏使者傻眼了。他惶恐地跪倒，还想说些什么，被两个礼部官员架起，走下集英殿回廊。

这桩事件的突起突落，惊动了“万灯会”上的所有观众。苏轼、司马光看得明白，外患已经伴随着内忧更加严重了。

突然，皇帝赵顼吼叫似的发出了谕旨：

“起乐观灯！”

乐曲应声腾起，在星空回旋。花灯应声起舞，与群星相映……

圆月在乐曲的飘荡和花灯的飞旋中升至中天，硕大明亮。集英殿回廊上的宗室诸王、宰执朝臣和诸国使者，千百张面孔紧盯着一张面孔，他们显露着一种共同的惊惧：皇上今夜的情绪真是糟透了！

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从不同角度也凝眸注视着他们的皇帝，他们都强烈地感觉到：多变的皇上很快就要作出新的决断了。

宫墙外，京都的条条街巷里，仍然闪烁着千万盏各式花灯。各类人等在寒夜里呵着手，跺着脚，仍然在等候皇上的到来，与他们观灯同乐。

第十八回　皇帝用谋期太平　大臣离心难相容

元宵节“万灯会”的第二天午后，皇帝赵顼带着同修起居注孙觉所讲的“晋阳之甲”的恐惧，在福宁殿御堂里，独自召见了回京的河北安抚使韩琦。他要从这位“早负盛名、识量英伟、三度为相、临事喜愠不见”、“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的魏国公的言谈话语和一颦一笑中，检验自己心底的疑虑、猜测和决断。该到平息这场朝政之争的时候了。

魏国公韩琦是在他的大儿子韩忠彦的搀扶下走进福宁殿御堂的。近两年不见，这位老臣确实老了许多，头发白了，胡须白了，腰身弯了。回京途中的鞍马劳顿，使他精神显得十分萎靡，连走路也显得有些困难，当在宦值引导下来到皇帝赵顼面前跪拜礼见时，被御案前的地毯一绊，几乎摔倒在地，若不是韩忠彦和宦值及时搀扶，说不定会摔出什么好歹。皇帝赵顼看着这位老臣的神情举止，心头蓦然凉了，暗暗叫苦，并暗暗庆幸：确实是老了，不会有什么作为了……

君臣礼见之后，韩琦被扶在皇帝御案前一侧的座椅上。宦值献茶之后，便与韩忠彦退出御堂。

在与皇帝赵顼几声寒暄应对之后，韩琦蓦地睁大眼睛，随着炯炯目光的闪动，他似乎一下子精神了许多。这位老谋深算的河北四路安抚使，似乎早已了然皇上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为了解除皇上对他的猜疑和戒备，在开始他思虑已熟的禀奏时，首先用平和的声音谈起自己对现时大宋与辽国、西夏国关系的看法：

“……辽国是我朝百年来的劲敌，曾屡屡兴兵寇边，至今仍占领着燕云诸州，自然是我朝的奇耻大辱，其仇是不可消解的。但自辽国清宁元年（1055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以来，契丹内部即陷入相互倾轧的朝争，国力日益削弱。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辽国天下兵马大元帅、皇太叔耶律重光与其子耶律湟鲁古谋反夺权，道宗耶律洪基以兵镇压，叔侄相残，持续十日，耶律重光兵败自杀，其党羽数万人，俱遭诛杀。耶律洪基虽然平定了叛乱，但实力耗损已尽，决非三五年内可以恢复。辽国现时已无力南下，我北部边境可保几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故宋、辽之间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将成稳定相持之状。在这个

时期，我们应把握时机，君臣同心，锐意进取、富国强兵。待时机成熟，陛下即可挥师北上，恢复燕云诸州，雪澶渊之耻，拓无垠疆土，扬天国之威，成不世之功……”

这一招真灵。近一年来，朝臣们都围绕着“变法”上表、参奏、议论、争辩，很少有人谈及边境上的情况。韩琦的话立即吸引了皇帝赵顼，他脸上出现了欣喜的神色。这正是朕需要知道的！老臣终究有用。若论其力，则不如一兵一卒；若论其智，则胜过千军万马。赵顼频频点头，连声说好。

韩琦一开口就奏效了，他自信已经摸准了皇上的脉搏，便接着禀奏：

“西夏乃西北偏远未驯之部族，自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建国称帝以来，效法我朝朝制，以提高君权之威，发扬剽悍之俗，以助长征战之风。十余年内，攻环州、寇庆州、扰府州、攻占湟水流域，吞并肃州、瓜州、沙州，占据兰州，称雄于西北。朝廷屡屡恩遇宽宥，彼仍恃力不悔，遂遭天诛，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被其部下刺杀。其子赵谅祚即位后，在大将漫咩的支持下，为巩固其地位权力，遂与我朝定约友好，并下令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礼，故十多年来，边境稍为安宁。前年，西夏拱化五年（1067年），赵谅祚病故，其子秉常即位，时年仅七岁，其母梁太后摄政，其舅梁乙埋任国相，他们上台伊始，就公开改变赵谅祚宋、夏友好的国策，废止汉礼，恢复蕃礼。在其国内大肆宣扬其祖父李元昊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攻占三川口、庆历元年（1041年）攻占好水川、庆历二年（1042年）攻占定川寨的所谓三大战绩。在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南迄萧关、北抵大漠的范围内，猖狂地进行战争准备。并派出小股兵马在我熙河路、环庆路地区骚扰抢掠，气焰嚣张，咄咄逼人，大规模战事随时都可能发生……”

边境战争的阴影，使年轻的皇帝赵顼紧张起来。他虽然不懂打仗，但贫弱朝廷的帝王对战争有着天生的恐惧，何况他尚忍受着前朝战败后割地赔款的痛苦。

老谋深算的韩琦觉得此刻该向皇上指点迷津了。他知道，一不能像司马光那样偏执一词，尽谈新法之弊，那会引起皇帝的反感，因为新法是经皇帝恩准的；二更不能像苏轼那样口无遮拦、信笔舒意，为图痛快，语出惊人，那是文人的毛病，是最讨人嫌的。他要在皇上可能听谏的限度内，轻轻地而又深深地在皇上心底的疑窦上下针，引导皇上作出

变更新法的决定。

韩琦在皇帝尚为战争而惶恐的慌乱中开口了：

“臣现任河北四路安抚使，所忧心者，乃民心不协，军心恍惚。‘青苗法’推行于广大农村的利弊如何？臣不敢妄言。但推行于河北四路的街镇城郭，实属荒唐。街镇城郭不种稻谷，不事农稼，却散发青苗钱以收利，不是活见鬼吗？”

赵顼惊异：

“有这样的事？”

韩琦离座跪倒回答：

“臣不敢妄言。圣上创制‘青苗法’，本欲益于农事，造福万民，可现时已在许多地方离其正道而泛滥于街镇城郭。市人逐利，商贾蝇营，唯利是图成风，淳朴之俗已变，黎庶利欲成癖，不再关心边事。士卒薄衣饥肠，执戈守边，望身后逐利之众而寒心。圣上，老臣不忧西夏兵马之凶蛮骄横，而忧军民之离心啊！”

皇帝赵顼猛然立起，神情激愤，以拳击案：

“又是‘青苗法’！朕始以为‘青苗法’可以利民，今乃行之以害民，且滥于街镇城郭，何人所为……”

韩琦急忙叩头称罪。但他心里明白，小皇上开窍了，点到为止吧！不论年老或年轻的皇帝，都是厌烦臣子把话说透的。该让这个娃娃自己琢磨决定了。

半个月后，朝廷里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

二月十日，皇帝赵顼发出第一道谕旨：诏令苏轼以直史馆权开封府推官。

群臣大惊：苏轼被降职，这就是皇帝对苏子瞻呈《上皇帝书》的回答。于是，群议纷起，昼夜不停。有人认为，苏轼虽未离开京都，但已下降为开封府推官，其事务仅限于审理开封府案件，实际上已被逐出朝廷。有人认为，这是王安石的阴谋，欲借开封府推官这一繁忙职务，耗

尽苏轼的时间和精力，封住苏轼爱管闲事的嘴巴。也有人认为，这是皇上对苏轼的警告，若再舞笔弄墨、多嘴多舌，下一步就该离京外任了。还有人认为，这是皇帝“爱才惜才”的表现，留其在京，也含有“待机重用”之意。但有一点众人认识相同：皇上决意推行新法，逆者必贬，愕者必罚。

二月十一日，皇帝赵顼发出第二道谕旨：诏令王安石、王珪、陈升之、韩绛等议停“青苗法”。

群臣大惑：皇上意欲何为？昨天贬罚了苏子瞻，今天却怎么向王安石问罪了？难道“变法”要煞车吗？据说，诏令下达到东府中书门下，王珪、韩绛瘫软在座椅上，王安石呆若木鸡，陈升之正在品茶，惊得魂飞魄落，茶杯坠地而碎。吕惠卿、曾布、章惇等闻得消息，也如火燎蜂房，全铩羽了。

二月十二日，皇帝赵顼发出了第三道谕旨：诏令司马光为枢密院副使。

群臣全然糊涂了：这是干吗啊？皇上既欲罢停新法，为什么要把司马光调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职位，剥夺其议政谏奏的权力呢？枢密院副使之职是主管军队事务的，看来是个实职，但却没有实权。军队的调动权归皇帝，枢密副使只不过是兵马草料总管罢了。而且司马光不谙军队事务，这种明升暗降的办法，等于置司马光于闲散之位优而不用啊！这不是成心乱来吗？君心难测啊！

其实，皇帝赵顼的心思是明摆着的。他需要苏轼的“才”，需要司马光的“忠”，需要王安石的“锐意进取”，更需要韩琦所谓的“民心”、“军心”，以对付西夏人随时可能发动的战争。他不愿因苏轼、司马光的反对而罢停新法，新法是他“富国强兵”希望之所在。也不愿因新法的推行而伤害司马光和苏轼，以免再次造成朝廷的动荡。更不愿因朝廷的再次动荡而引起“民心不协”、“军心恍惚”，从而激起“晋阳之甲”。他在痛苦的矛盾中，希望用左右平衡的权谋，达到朝廷高层的稳定。

“诏令苏轼为开封府推官而保留直史馆这个贴职，是朕再三思虑作出的决定！朕要告诫‘天下奇才’苏轼，朕断不会因新法推行中的缺失就罢停新法的。朕要暗示群臣，苏轼所呈的《上皇帝书》，虽然被朕拒绝搁置了，但苏轼在朕的心里，仍然占着重要位置。苏轼，你理解朕的心意吗？

“诏令宰执大臣议停‘青苗法’，是朕精心刻意的决定啊！这是一种姿态，也是被迫作出的让步。不如此，不能平息朝野的不满；不如此，不能安慰司马光、苏轼的忠心；不如此，不足以告诫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王安石、吕惠卿啊，勿执拗专断，勿漠视缺失，勿曲高和寡，勿惟我独尊，你们理解朕的苦衷吗？

“诏令司马光为枢密院副使，也是朕劳心之得啊！西府枢密院，掌管军务的最高机构，正是忠贞尽职之臣当居之所。司马光，你居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位，职在谏言，势必掣肘，朕不愿挥臂而降罪于你啊！若居枢密院，职责之所在，必能使朕明于军务边情，且与政务无涉，可以超脱地处世处人了。司马光啊，你能体谅朕之用心吗？”

三道谕旨发出了，皇帝赵顼身居福宁殿，焦急地等待着苏轼、司马光、王安石领旨谢恩的奏表，他希望从上呈的谢恩奏表中，看到朝廷政争的消失与安定局面的出现。

谁知道皇帝赵顼的三道谕旨，竟然引起了三堆冲天的大火。

儒家忠君思想培育的苏轼、司马光、王安石都以“守道不移”、“九死不悔”的精神，不愿让步、不愿妥协、不愿沉默，以异曲同工的方式，与皇帝赵顼展开抗争。

苏轼“狂狷”得令人惊异！他接到皇帝谕旨的第二天，就一声不吭地到开封府理事去了。在推官的职位上，恪尽职守地审理案件，半个月内很快地以“清正严明”赢得了黎庶细民的赞扬，被誉为开封府“包拯第二”。但在审理案件之余，又送上了一份《再上皇帝书》，对新法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弹劾。奏表中放肆地写道：

> ……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则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并省诸军，迫逐老病，致使戍兵之妻，与士卒杂处其间，贬杀军分，有同降配，迁徙淮甸，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怀忧，而军始怨矣；内则不取谋于元臣侍从，而专用新进小生，外则不责成于守令监司，而专用青苗使者，多置闲局，以摈老成，而吏始解体矣；陛下临轩选士，天下谓之龙飞榜，而进士一人首削旧思，示不复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怅恨者，以陛下有厌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

> 又欲渐消进士，纯取明经，虽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权，自以为功，更相扇摇，以谓必行，而士始失望矣！……民忧而军怨，吏解体而士失望，祸乱之源，有大于此者乎？

更为甚者，苏轼竟借担任开封府科举试官之机，出题策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以历史上胜败兴亡之事，在学子中影射王安石之专断和皇帝的用人不当。

王安石也"执拗"得惊人！他接到皇帝的谕旨后，由沉默而转为愤怒，不仅没有议停"青苗法"，反而闯进大内，与皇帝赵顼一阵争吵，竟以"青苗法若行之有利，施于街镇城郭有何不可"的执拗言论，与皇上对抗。并上章请求外任，随即以病告假，不再临朝理事，撂挑子了。陈升之、王珪、韩绛等人，或出于胆怯，或出于无能，或出于避责，或出于配合，也都以种种理由龟缩不出。吕惠卿、曾布、章惇等虽临朝而不视事，为王安石的"撂挑子"而张威。谢景温等借风作雨，策划于密室，把诬陷苏轼借其父苏洵病亡、扶丧归蜀"往复贾贩"，做投机生意的弹劾奏表送到皇帝案头。朝廷混乱，以至朝政瘫痪。赵顼紧张了，几次派人请王安石临朝视事，王安石借病闭门不出。赵顼不得不专赐诏谕，向王安石说小话，"……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所望将以诿谁？"但王安石执拗到了极端，他不仅对皇帝的诏谕抗章自辩，而且断然表明：皇帝不收回"议停青苗法"的谕旨，他是不再当副宰相的。

司马光的"迂阔"也令人惊叹！他接到皇帝的谕旨后，拒绝担任枢密院副使，并呈表禀奏说："臣以受陛下非常之知，不可全无报效，是以乞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胜于用臣为两府；若言无可采，臣独何颜敢当重任"，并贴黄上奏："臣……今未受恩命，则犹是侍从之臣，于事无不可言，况二事并是向年已曾上言，以其无效，所以不敢当今日新命。"同时继续利用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权，弹劾王安石和吕惠卿，请求罢停新法。皇帝赵顼九下谕旨，促其出任新职，司马光九上"辞呈"，坚不就任，使皇上下不了台。韩琦等老臣怕把事情弄僵，纷纷写信劝司马光妥协退让，并为其出谋划策说："主上倚重之厚，庶几行道，道或不行，然后去之可也，似不须坚让。"司马光接信后抚信叹息："自古被这般官爵引坏了名节为不少矣！"他和王安石一样，也走到了极端：皇帝不罢停新法，他是决不当枢密院副使的。

在福宁殿御堂深夜惨淡的金莲烛烛光里，年轻的皇帝赵顼，黯然垂

泪。他的苦衷得不到臣子的理解，他的帝王尊严受到伤害，他的权力遭受挫折。一捧皇帝泪，滴在苏轼的《再上皇帝书》上，滴在王安石的“抗章自辩”上，滴在司马光的九份“辞呈”上，也流在日夜陪伴他的皇后牵肠挂肚的心上。

皇后早已是泪湿衣襟了。她泪眼中的皇上，神色憔悴，面颊削瘦；腰身弯曲了，衣带宽松了，整个人似乎一下子萎缩了许多。天啊，几天的时光，皇上竟哀伤成这样，真是不忍看啊！她的泪水泉涌而出，心儿颤着、手儿抖着，情不能禁地走近呆坐流泪的赵顼，双膝跪倒，抓住皇上的双手，声音哽咽地说道：

“官家，不能总是这样，该想个办法啊……”

赵顼一怔，从悲苦中灵醒过来，面对着泪水滂沱的皇后，又是一阵心酸，胸中的委屈和怨愤随着嘶哑的声音喷口而出：

“朕还有何法啊！权不能制人，威不能服人，方略不被理解，好心不获知恩，枉为帝王啊！”

赵顼抱住皇后，痛诉为君之苦：

“几天来，连忠贞的司马光也和朕分心离意了。东西两府，朝臣之首，枢密院副使，权同宰执，职位不算低吧？权执军务，位津不为轻吧？可朕九下谕旨，情近哀求，他却九上‘辞呈’，拒不就职。天下有这样的臣子吗？可恼的司马光，你是迂阔而不知事理？还是蔑视朕躬呢？”

皇后听得出，皇上悲戚的诉说中，愤怒在一层一层地集聚，仇恨也在一层一层地增积。但愿司马光是一时的“迂阔”，但愿这种“迂阔”不会被误作“蔑视”，但愿这种“误作的蔑视”不要引起皇上心底的杀机。她正想说些什么来为司马光辩解，皇帝赵顼的声音变得严厉了：

“苏轼，肆无忌惮！舞笔弄墨，屡屡上书，名为弹劾新法之弊，实则嘲笑朕之决策。并借担任开封府科举试官之机，公然出题《论专断》影射朕所用非人，可恶之极啊！更为甚者，此厮三年前竟借其父苏洵病亡举丧归蜀之机，‘往复贾贩’，以谋私利！此等文才绝世、心底卑劣之徒，朕竟视为奇才良臣，岂不悔耶？恨耶？羞愧于心耶？若不严惩，何以治国！”

皇后心惊：苏轼竟是贩卖牟利之人？朝制规定，官吏借权私商牟利者，与偷盗、贪污者同罪，重者处以极刑！她惊骇地抬头望着皇上。皇上的眸子里闪动着怒火，眉宇间分明浮动着杀气。苏子瞻的性命难保啊！

赵顼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狠：

“王安石撂挑子了，装病不干了！他用才智、诺言、希望把朕送上了高高的爬竿，却突然撒手离去，置朕于云雾之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何其毒也！‘变法’，朕‘富国强兵’希望之举，难道要唯他的意志亦步亦趋吗？君臣颠倒，朕这个皇帝还算皇帝吗！”说着，发出一阵似笑非笑的狂嚎。

皇后心碎了，听着皇上撕心裂胆的吼叫，眼前突然闪现出“万灯会”上那个少女从高竿上失手跌落、惨叫而亡的情景，禁不住紧紧地抱住皇上，大声否定：

“官家，事情不会是这样的！官家，不会的……”

皇后情急而语无伦次：

“官家天纵英明，是会明辨是非的。官家天纵英明，是会听臣妾宽慰劝告的。官家，臣妾有话要说啊！”说着，把脸贴在丈夫的怀里，泣咽出声。

皇帝赵顼在皇后的悲泣声中渐渐冷静下来。他扶着皇后坐在软榻上，拍抚着皇后的手。

皇后倚在赵顼身上，拭去泪水，喘息了一阵，说出了自己这几日的看法。平素，她一向不预政，可见皇上日趋崩毁，她不得不明理以宽解皇上。

“官家，臣妾三年前听人传说，苏洵病亡时，苏府积蓄甚薄，欧阳修等人曾筹措银两五百，赠苏轼料理父丧，均为苏轼拒绝，故而苏洵丧事甚简。官家，苏轼兄弟守礼恭俭如此，今突然有人弹劾其‘往复贾贩’以牟利，情殊可疑，愿官家详察。”

皇帝赵顼沉默良久，微微点头。皇后接着说：

“司马光九上‘辞呈’，迂阔而近抗旨。但谢辞西府宰执之位，实为历代所罕见。官家，司马光不因位高而迷心，不因权重而移志，光明磊落，不矫不隐，正是令人赞叹之处。此事若于奸狡之徒，能九上‘辞呈’而不投官家之所好吗？”

皇帝赵顼怔了一怔，认真思索，赞叹道：

“皇后思虑细致，胜朕多矣！司马光为人迂阔，但不欺朕，朕是越发敬重了。”

皇后立即离座跪倒在皇帝赵顼面前，叩头说：

“官家英明，臣妾谢恩。司马光、苏轼俱为大胆谏奏之臣，纸上纵横笔墨，虽气象万千，但与朝政实施无直接关系，听与不听，决于官家一人。唯王安石执掌朝政权柄，驾驭群臣百官，上承君王之意，下制州府之行，且总负‘变法’之责。现一人称病，朝政瘫痪；一人不出，州府无依。若旷日持久，患乱必生。官家，昔日汉高祖刘邦曾恭让于齐王韩信，唐太宗李世民曾谢罪于谏臣魏征，官家今日就不能负荆于王安石吗？”

皇帝赵顼缓缓站起，徘徊沉思于御堂之内……

惨淡的烛光照映着皇帝赵顼颀长的身影，照映着皇后一双晶莹、焦灼的眼睛。

夜半子时的梆鼓敲响了。

第十九回　惊恐笼罩宰执府　安石夜闯福宁宫

当皇帝赵顼在福宁殿御堂面对皇后黯然神伤的时候，王安石也在他的书房里面对夫人吴氏，儿子王雱，弟弟王安国、王安礼，默默无言地煎熬着。

王安石与皇帝赵顼的对抗，已经十多天了。朝政瘫痪，百官无依。王安石的执拗和皇帝赵顼的愤怒，已使师生般的君臣关系，出现了极其危险的裂痕。王安石面临着进退的最后选择，王府面临着祸福的最后取舍。皇帝毕竟是皇帝，年轻皇帝的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而这个“限度”，已被今晚入夜时分曾公亮派他儿子送来的一个重要消息证实了。属于王安石的时间，也许只有一两天的光景。

今晚入夜时分，退休宰相曾公亮的儿子悄悄进入王安石府邸，神秘而紧张地转达了父亲的八字讯息：“政局有变，速销病假”。

这八字讯息，立即导致了王家主要成员的连夜商议。

历史上所有的革新朝政者，几乎都要依从这种命运的安排，在世俗的怀疑中开始，在世俗的反对中前进，最终在世俗反对引起的骚乱中被皇帝抛出，结束其轰轰烈烈的一生，甚至被车裂、杀头。秦之商鞅、汉之桑弘羊不都是这样吗？王安石清楚，如今刀已架在他的脖子上了。皇上在司马光、苏轼、韩琦的压力下，为了朝廷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了赢得一些臣子，特别是一些老臣的欢心，也会拿自己开刀的。对此，他心里坦然。“变法”终归是需要有人作为祭物的。悲哀不畏死，便有一种苦涩的豪情：为皇上承担罪责以成全皇帝的“天纵英明”，也是臣子的一种职责啊！因而，他此刻最关心的，是“政局有变”将变到什么程度？执政大权将落到谁的手里？

他首先想到了司马光。司马君实，道德文章，当世罕有；诚信忠义，人臣之表；怯弱挽强之志，当破金石。但他的治世之策，却如同他的为人一样，缜密周到、图取谨慎、稳健有余、冲闯不足。综观他几十年来的进策、奏表，乃“中和”、“柔治”经纬而成。“中和无偏”乃菽粟之物，可疗饥养人，却不能治病；“仁政柔治”乃媪翁之术，可搔皮止痒，

却不除沉疴。君实若仕于太宗、真宗年间，或可阻止贫弱之速成，而于当今之势，是绝不能中兴大宋的。若君实起而执政，“变法”大业定将付诸东流……

他想到苏轼。子瞻激越狂狷，思维敏捷，才华横溢，心志高远，少年得志，睨视一切。其治世之策《进论》、《进策》，虽激烈惊世，但清谈居多，方略奇少，且类战国纵横之学。若起而执政，究竟会是什么样子？茫然不可知啊！

他突然想到了吕惠卿。吕惠卿“变法”以来操劳奔波，废寝忘食，鼓吹宣扬，埋头书案，排解疑难，冲锋陷阵的种种身影迭现在他的心上。他似乎看到了希望之所在。若能让这位思辨奇崛、见识高远、文学辨慧、胆略过人的“福建子”接替自己执政，实现自己的“变法”理想，自己就是车裂杀剐，也心甘情愿！

王安石在闪烁不定的烛光下，怀一颗即将壮别之心，打量着身边神情依旧坦然的妻子、焦躁不安的儿子和两位忧郁、哀伤的弟弟。渐渐的，他的目光黯淡了：安石死不足惧，可不该连累这些无辜啊……

夫人吴氏当然也察觉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担心着家破人亡的惨剧会在瞬间发生，但她强压忧愁，故作豁达，不愿用自己的愁容泪水使丈夫更乱方寸。此时她见丈夫环顾亲人，似有征询之意，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以宽松心境，微笑言说：

“朝廷的事情，我不懂，也不问，不外乎是上台下台、进京离京。上台未必是福，下台未必是祸。京城里有什么好？乱糟糟、闹哄哄，没有清静的时分，哪里赶得上江宁府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至于家里的事情，不外乎是钱多钱少，吃好吃坏。看和谁比呗。若和耕田、划船的黎民百姓比，咱们此时不是在九重天堂，也是八重天堂，就是跌落十层八层，也不会苦到地狱的。再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用不着提心吊胆过日子，到时候听天由命罢了。当然，也有‘人定胜天’这句话，那就靠平甫、和甫执著筹划了……”

王安石向夫人投去感激的目光，然后转眸向王安国、王安礼一瞥。

王安国自年前和兄长顶撞争吵之后，心里一直闷闷不乐，很少与哥哥交谈。除年节拜祖祭神来到主宅外，一直把自己关在偏院的书房、寝室里，不再过问朝廷的事情。王安石为了避免这个弟弟再与吕惠卿、曾

布等人发生不愉快，两个月来，也不再让他参予有关朝政的商议。兄弟间的关系，更为冷漠了。今晚，“政局有变”的消息传来，事关王府的荣辱盛衰，王安国闻讯后移步来到兄长的书房。二十多天没有见面，大哥憔悴得有些脱形，他的泪水几乎滚涌而出，心里不再是愤怨，而是怜惜和同情了。壮心招来怨恨，忠贞招来猜疑，辛苦招来灾难，上苍对兄长不公啊！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王安石。兄长衰老了，脸变得更加黑瘦，脸颊上的那片黑记变得更大更明显，白发增添了许多……他泪水盈眶，视线模糊，眼前闪现一串幻象：囚禁于天牢的兄长，遭贬流放的兄长，被捆绑刑柱的兄长……他心头的凄楚突然变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憎恨，这都是吕惠卿、曾布之流所累所误啊！他正要发泄心中的愤怒，弟弟王安礼呐呐开口了：

“嫂子所言极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二十年前，‘庆历新政’在仁宗皇帝一道‘兴致太平’的谕旨下兴起，叫喊了两三年，实际折腾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在仁宗皇帝又一道‘误朕误国’的谕旨下收了场，新政的推行者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被视为朋党而遭贬离京。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正是当年范仲淹等遭受的悲哀。历史令人难以参悟之处恰恰是，现时逼迫我们处于困难的，除了司马光和苏子瞻，正是当年革新朝政的欧阳修、富弼和韩琦，真是离奇啊！当年范仲淹等人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重罚，是由于他们自请‘误上误国’之罪而成全了仁宗皇帝的圣名，从而免去了全家的灾难。大哥，这条道路并无难辩之处，眼前似乎是可以借鉴的……”

这是要王安石“引咎求安”！王安石没有说话，但眉宇间紧皱隆起的三角形状，已显出这是一副万难吞下的苦药！王雱深知自己父亲绝不屑此举，神情激动地开了口：

“‘庆历新政’只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根本不能与这次‘变法’相比。范仲淹和富弼当年联名上呈仁宗皇帝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只限于整顿吏治，充其量只能是对当时朝政缺失的一种纠正。而且凡是涉及‘厚农桑’、‘修武备’、‘均公田’、‘减徭役’等主张，根本就没有实施。所谓‘新政’，空名而已，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更为重要的是，范仲淹、欧阳修都长于议论而短于实践，富弼、韩琦都专于边事而疏于内政，根本不可与现时的执政并论。且仁宗皇帝在位日久，锐气已减，因循成习，已不喜风云搏击，更不敢风云搏击，‘庆历新政’之败，势在必然。而当今皇上，春秋鼎盛，心志于云，‘变法’乃即位后的第一个创业壮举，断不会因稍有风浪而停棹。阿爸，依孩儿之见，只要再与皇上

相持数日，皇上必然会让步的！”

大胆的分析、议论、臧否人物、判断决策，年轻的“小圣人”，真有其父之风！王雱以他的尖锐、新颖、单纯和不知畏惧，震动了父、母、叔父。

王安礼：孺子不知高低！

王安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吕惠卿之猖狂，曾布之愚蠢，污染有形了！

吴氏：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王安石蓦地挺身坐直，惊异地打量儿子，眉宇间闪动着喜悦的神色：儿子对仁宗皇帝和当今皇上的比较分析是极有见地的。自己的命运现时已和皇上的创业之举联系在一起，若“变法”中途停歇，皇上即位以来借“菊花会”、“万灯会”大肆宣扬的惟一政绩，也就变为“暴政”，皇上的“英明”也就变为“昏庸”了。这是皇上决计不愿接受的，也是自己可以摆脱眼前困境的惟一缺口。如何借用这个“缺口”向皇帝施加影响，以改变眼前的“政局有变”，以图“变法”继续推行呢？儿子所谓的“再相持数日”，似乎可取。但毕竟如同守株待兔……

王安石定神思索，谋图寻找一个主动而有效的办法，但心乱如麻，一时难理，他后悔今晚议事没有请吕惠卿参加。若吉甫在此，以其机敏多智之才，定能出奇谋以解疑难的。他在焦虑之中，把目光投向王安国，急切询问：

“平甫，谈谈你的看法。”

王安国此时虽然同情哥哥的遭遇，但他的政见并没有因大难临头而有一丝改变，相反，王雱刚才一通吕惠卿式的狂妄议论，倒使他旧怨新怨到了一块儿。不用王安石催促，他也是要批驳不知天高地厚的侄儿的。

“范仲淹、欧阳修乃一代人杰，虽长于议论而短于实践，但在‘庆历’革新中，还有几个忠贞不贰、患难与共的伙伴。而现在呢？兄长身边尽是一些奸巧投机的小人。若此等小人不去，兄长纵然是度过这次灾难，日后也会因此等人物的奸狡妄为而粉身碎骨。

“仁宗皇帝虽因循成习，但对臣下却仁慈有恩。‘庆历新政’虽中途停歇，而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并未因此而消失于朝野，而且名声日隆，之后二十年间，仍几度出入大内，主持政务，执掌文坛。

“当今皇上，福威难测，喜则赏赐无度，无功者可据要津；恶则惩罚无法，忠耿者亦被贬逐。我此刻所忧者，不惟一人之安危，一家之祸福，而是忧虑全非‘变法’，重臣换班，风云转向，毁誉易位，被贬者杀回京都，泄一年来失职、落权之恨；奸巧小人改变面孔，搅浑水诬故媚新！如此，则混乱将弥漫朝廷，‘变法’之功过是非难以明析，‘变法’引起之祸，将使国家永无宁日。哥，我还是那个主张：远奸佞之人，纳有道之谏，主动匡正缺失，以保全‘变法’之初衷；停止与皇上对抗，勿为善意者所误，勿为恶意者所乘……”

王安石刚刚借儿子王雱的年轻气盛，在脑中燃一束积极图进之火，刹那之间，被王安国形似周全，实则旧话重提的冷风打得晃了几晃。现在与平甫不是从头争辩的时候，但皇上“福威难测”正是他王安石所忧所虑的。忧虑之核还是在于自己因“威”下台，何人因“福”上台，及其人将以怎样面孔面对“变法”大业？此时，“变法”前途难卜引起的强烈痛苦使他觉得两边的太阳穴膨胀起来，急忙举起双手按住额角……

就在这时，三十岁的吕嘉问在王安礼的大舅兄、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的带领下，闯进书房。吕嘉问顾不得理睬众人，神色慌张地径直向王安石快步走去。

吕嘉问，字望之，安徽凤台人，其祖父是御史中丞吕公著，其曾祖父是仁宗朝著名宰相吕夷简，故以荫入官。其人生性机敏而大胆。去年六七月间，朝廷第一次政争爆发，知谏院、权御史中丞吕诲首先发难弹劾王安石，吕公著起而响应，他的弹劾奏表尚未呈上，底稿即被坚定支持“变法”的孙子吕嘉问从书房盗出，并连夜送交王安石。第二天早朝，吕公著在皇帝临朝听政时，第一个举表弹劾。他神情庄穆，照本参奏，声音洪亮，字句铿锵，为了引起皇帝的重视和群僚的赞同，他特意放慢节奏，大有夫子授课之状。王安石听得不耐烦，打断吕公著的朗读，戏曰：

“吕公所语，某已猜知，容安石代为呈奏如何？”说完，即发挥其过目不忘之本领，仿吕公著之腔调，背诵底稿，竟无一字差错。背诵完毕，向吕公著拱手：

“请吕公指教，可有疏漏差错之处？”

吕公著瞠目结舌，全然懵了。

群臣不知底细，惊骇于王安石先知之才，有人竟然喊出：“执政知人知事如此，真奇人啊！”

皇帝赵顼也糊里糊涂地夸赞：

“此乃以自知之明而知人，朕惊服矣！吕卿，你还有什么事情要禀奏吗？”

吕公著仍在懵懂中发呆，根本没有听清皇帝的询问，慌慌叩首回答：

“臣、臣遵从圣旨。”说完，伸出抖动的双手，把弹劾奏表呈上。

皇帝赵顼被吕公著逗笑了。他没有计较吕公著的失态，从宦值手里接过转呈的弹劾奏表，笑着说出了两个字：

“退朝！”

吕嘉问出卖了老祖父，吕公著随即被罢了御史中丞之职，贬到邓州去了。人们呼吕嘉问为“家贼”，终世为士大夫所鄙视。

吕嘉问为“变法”立了一功，之后被王安石晋升为提举市易务。

此人奸佞乎？小人乎？古人看，无疑奸佞中的奸佞，小人中的小人！

今夜，吕嘉问又匆忙闯进书房，把一个惊人消息，吹进王安石耳鼓：

“大内传出消息，皇上要诏令司马光为执政了！”

真是一声霹雳，王安石在这强烈的震惊中，霍地挺身跃起，突然又倒在软榻上。他的老毛病偏头疼骤然发作，“啊”的一声，双手紧紧抱住头颅。书房一片混乱。

夫人吴氏扑上前去，扶住满头冷汗、咬牙呻吟的丈夫，吩咐儿子王雱速去卧室取药。

辛辛苦苦而闯了祸的吕嘉问，不知王安石何至于此，惶恐地瞪大一双圆目。

王雱很快从卧室里取回药来，是一小瓶浅红色药汁。吴氏接过药瓶，熟练地把药汁滴入丈夫的左鼻孔。人们都紧张地注视着王安石的反应。

这瓶药汁，是皇帝赵顼一年前特意赐给王安石的禁中之药。据说是用新鲜萝卜取自然汁与少许生龙脑调治而成，对治疗偏头疼病有奇效。用法是：偏左疼滴入右鼻孔；偏右疼，滴入左鼻孔。

皇上赐的药果然有效，王安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疲惫地吁了一声，头疼缓解了。他向人们挥了挥手，示意大家离去。谢景温、吕嘉问、王安国、王安礼相继退出书房。王雱请求留下来照顾父亲，王安石摇头，王雱也离开了。王安石闭着眼睛轻轻握住夫人吴氏的手。

此时此刻，王安石的头脑异常清醒，思路异常清晰，而且敏捷、自信。

司马光登上执政权位之日，就是“变法”夭折之时。因为司马君实的“固执”和自己的“执拗”并无二致，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年轻皇帝对司马君实的信任，也会像一年来信赖自己一样，甚至会有过之的。这样一来，朝政又要走回头路了，这是断乎不可的！

在现时这样的情势下，既不可“相持”，也不可“退却”。若继续与皇上“相持”，势必把皇上推向司马光一边。若引咎“匡正缺失”，势必助长君实、子瞻之谬。现时，惟一的出路在于“进攻”，用“进攻”摆脱被动。

王安石在深入地思索着“进攻”的合理处。此时的“进攻”，用常理来看是危险的，但在年轻皇帝犹豫未决的特殊情况下，“进攻”却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此刻皇上的思绪已陷入紊乱，依从的不再是缜密的思维，而是一时意气。

王安石决定“进攻”了。并决定直接向皇上“进攻”！只要征服了这个年轻的、手握生杀权柄的皇上，一切忧虑都将从根本上消除。当然，这

个“进攻”如果失败，自己一腔的抱负都将毁灭殆尽，甚至失去性命，罪及家庭。毁灭吧，什么也不留地毁灭吧！自己的一生和“变法”的一切，只能留给后来者去评说了。

王安石的神情突然变得异样的庄严，不停转动的眸子突然变得异样的明亮和犀利，连面颊上早已松弛的肌肉似乎也骤然绷紧了。他像一个胆大包天的猎手，心神专注地围绕着皇帝赵顼这条“龙”，在思谋捉法……

吴氏当然不知此刻王安石心底在想什么。但她看得出，丈夫已经摆脱了病痛，又恢复了原有的活力。她不愿干扰丈夫的思索，只是默默地凝视着。

“人们都视丈夫是个怪人。哪里怪啊？他和常人一样，有着一双眼睛，只是大了一些，亮了一些，睁着的时候多，闭着的时候少，对天下悲哀之状，不愿视而不见罢了。他和常人一样，有着一张嘴巴，只是大了一点，薄了一点，谔谔的时候多，诺诺的时候少，对朝廷因循之状，不愿故作哑巴罢了。他和常人一样，有着一颗头颅，只是额头宽了一些，脸色黑了一些，思索的时候多，宁静的时候少，对天下兴亡之事，不愿安于现状罢了。这有什么怪？不怪而怪？可见人生在世，还是少看、少说、少想为好！也许人的眼睛该蒙上黑巾，人的嘴巴该堵上棉团，人的头脑该灌满泥沙，眼不见、口不语、脑不思，天下就不会有怪人怪事出现了。

“人们都嘲笑丈夫‘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何其刻薄而有趣啊！是的，丈夫食不厌粗，餐不品味，饱腹为安；衣不求锦，破不知补，污不知换，这不，今天刚换上的长袍，又沾上了几滴油渍，真叫人操心！可有谁知道，正是丈夫这颗食不厌粗、衣不求锦的心，保持了他几十年来对学业的专注，成就了他为天子、为天下的政绩。现时的风习，人都图有个华丽的外表，尤其在这繁华的京都，衣着是标志，是幌旗，是身份，是财产、权力的象征，是吓人、压人、夺人的虎皮。丈夫是该有几件像样的‘行头’了。唉，做妻子的疏漏和懒惰，使丈夫遭受这样的嘲弄，心里有愧啊！看来，自己老了，无用了，该有个新人儿为丈夫的生活操劳了……

“人们都责怪丈夫生性‘执拗’。言之不诬啊！这种‘执拗’，在家人亲朋之间，曾惹出过多少抱怨和不快。这种‘执拗’，在达官豪门之中，曾种下了多少仇恨和不满。这种‘执拗’，现时竟然和至高无上的皇上较起

劲来。苦命的人啊，你为什么屡屡碰壁而不知悔改呢？这是为什么啊？难道与你头上长的三个发旋有关吗？老者说：头顶三个旋，生性要改难。你这种可怕的‘执拗’，可真是无可救药了……”

突然，王安石推开夫人吴氏的手一跃而起，神情肃穆，自言自语：“权位可以不争，‘变法’却不能不争啊！”

王安石感慨而激动地对妻子说道：

“现时，流俗猖獗，天心游弋于阴阳之间，‘变法’命运危在旦夕。我要再次夜闯福宁殿，拼死抗争，以挽回天心。夫人，请为我更衣送行！”

吴氏知夫君这一阵思谋已定，定则必行。她起身点头，正要离开，一阵萧萧的马啸声在府邸门前腾起，于沉寂的深夜显得格外凄厉瘆人。吴氏不自主地停住了脚步。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沿着走廊传来，儿子王雱惊慌地推门而入：

“阿爸，大内宦侍带领一队禁军进入客厅，传谕皇上旨意，召阿爸立即进宫！”

吴氏惊遽，“啊”的一声跌坐在软榻上，面色苍白，心儿一下狂跳不止。

王安石此刻异常镇定了，低声询问儿子：

“宦侍还说了些什么？”

王雱忙答：

“除‘上召立即进宫’一句话外，别无它语。”

“宦侍态度如何？”

王雱上前一步，悄声又答：

“冷漠阴沉，大异于往日。”

吴氏忍耐不住，声音悲怆而绝望，低呼：

“迟了，晚了，天心难回了……”

王安石骤然发作，大声呐喊：

“不！天日高照，天心无私，天下大事，不能如此儿戏啊！”说完，不及更衣，大步向书房门口走去。

夫人吴氏高喊一声“相公”，挣扎站起，扑向丈夫，步急心切，险些跌倒，被儿子王雱扶住。

王安石停步于门口，转过身来，刹那间神情憔悴了许多。他深情地望着强忍悲痛的妻子，声音颤抖地叮嘱儿子：

“雱儿，好好看护你的母亲。夫人，天心无私，你放心地等着我！”他不等夫人回答，急忙转身，大步跨出了书房。

第二十回　安石善辩服皇帝　征诛再起苦贤臣

正如王安石所猜测的，此刻的皇帝赵顼，在福宁殿御堂里，在几盏金莲烛光的照映下，怀着杂乱难理的心绪徘徊着，仍是犹疑不定。皇后坐在一侧，目光不离地陪伴着痛苦的皇上。

唉，岁月艰难啊，现时不再是臣子依着皇上转，而是皇上乞求于臣子了。

皇帝赵顼在徘徊中摇头叹息。叹息声悠长、哀怨：

“这是朕即位三年来最漫长的一个夜晚啊！‘变法’一年多来积累的种种难题，似乎必须在这个晚上理清。可是朕才智不足，精力疲惫，哪里寻得出头绪。在淑娴温顺的皇后面前，朕狼狈地在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所营造的迷阵里穿行，既看不出陷阱在哪，也看不到出路在哪，似乎四周都是危险，却看不见危险之所在。啊，在这夜深人静中，朕似乎隐约地听到一种声音传来：‘昏庸的帝王’、‘无能的帝王’、‘受制于臣下的帝王’……是祖宗的声音？是后人的声音？是黎民百姓的声音？还是朝廷百官的声音？唉，我朝大殿之上也是济济一堂臣子，何故说话时多是聒噪乌鸦，行事时却极少开路先锋。‘变法’乃大宋必行之路，却惟有王安石一人敢闯。王安石固然‘执拗’可气，但去了他还有何人可用？一个‘青苗法’可缓，而‘变法’大局一日不容迟滞。朕只有用那个‘拗相公’！可恨的王安石，朕派人专程请你入宫，你还要拒召抗旨吗？”

皇帝赵顼略略加速了脚步。

“用尔绝不可信尔。朝政纷争的烟尘，将改变朕原有的、单薄的脸皮，迫使朕舞弄帝王的权柄，探求‘权变’的奥秘。臣敢犯朕之尊，朕将记住这笔账！”

皇帝赵顼的脸突然浮出一丝阴鸷。这神色过去从未有过，与那张年轻的脸极不相称，因而并不那么可怖，倒有些滑稽。

“为了结束朝廷近一个月的混乱，为了对付和安抚执权要挟的王安石，先忍受屈辱向王安石‘负荆请罪’吧！朕罪在年轻，罪在智浅，罪在

心善，罪在手软！朕岂止要自身‘请罪’，还要使朝廷群臣都罪伏在王安石的面前，为这个不遵臣道的‘拗相公’创造一个为所欲为的局面，让其为‘变法’尽展才智。

“‘朝臣典范’司马光啊，朕将恩准你的九次‘辞呈’，让你早日离开朝廷。这样，王安石就可以安心了。

“‘天下奇才’苏轼啊，你也要带着你那一张多舌的嘴巴离开京都。这样，王安石才不会感到心烦。

“魏国公韩琦啊，不管你手中有无‘晋阳之甲’，你都必须交出四路兵权，朕才能无所牵挂地与王安石周旋。

“‘拗相公’王安石啊，朕这样的安排，总该满足于你了吧？”

四更梆鼓敲响，皇帝赵顼停止了踱步和思索。他约莫王安石快要到了，便着手做“迎接”王安石的准备。

他取出司马光的九份“辞呈”和苏轼的《再上皇帝书》放在案头。这两个人都是王安石政见上的对手，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奏表，都是讨伐王安石的檄文。朕要交给王安石处理，也就是把王安石的两个对手的命运交由王安石发落。王安石啊，这足以体现朕对你的信任了吧！

他从成沓的奏表中，取出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密告苏轼“往复贾贩”的奏表也放在案头。谢景温是王安石的姻亲，这种“暗箭伤人”的勾当，王安石想必是知晓的。向王安石公开这不是秘密的“秘密”，看王安石作何颜色。

他吩咐宫女立即用宫藏的梅枝积雪净水悉心烹制团龙茶，以备招待王安石。“梅枝雪水团龙茶”乃皇上敬皇太后、太皇太后之极品，自团龙茶进宫几十年来，以“梅枝雪水团龙茶”赐臣下者，尚无先例。今晚，皇帝赵顼破例了。他知道王安石喜茶不喜酒，也听说过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为群牧司判官时，开封府包拯设酒邀王安石观赏自家庭院内盛开的牡丹，因一语不和，王安石“执拗”起来，面折包拯，并终席拒饮。为投王安石之所好，故今晚以茶酬之。王安石啊，朕卑微至此，你将如何感想？！

皇后看得清楚，皇帝虽然在忙碌着召见王安石的准备，但脸色阴

沉，眼神复杂，而且吩咐宫女烹制“梅枝雪水团龙茶”的举动大为过分。一个帝王对一个执权要挟的臣子，竟恭礼如此，委实是难堪的。她后悔不该向皇上进谏“向王安石负荆”之言。史书上人们对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恭礼臣下的事迹赞誉有加，大约都是做史的臣子的心声。作为皇帝的刘邦、李世民怎会是一心舒坦而没有半丝怨恨。魏征是善终的，可韩信终究是被砍掉了脑袋。天哪！如果今晚皇上真的在王安石面前低下尊贵的头，说出乞求的话，落下皇威，这样的屈辱早晚会有诛灭九族的报复啊……皇后没想到皇帝听了她的话，却干得大大过了头，不得不故作笑容，又跪倒在赵顼面前禀奏：

“臣妾恭祝官家的英明决断、大度为怀。今夜王安石奉旨在此晋见，乃君臣私下议事，不拘朝礼，臣妾愿为官家传达召见之意。乞官家恩准。”

皇帝赵顼一愣，旋即明白了皇后的用心，双手扶起皇后，说：

“皇后心意，朕感谢了。唐太宗不曾让长孙皇后代为负荆，朕岂敢让皇后代受屈辱。皇后放心，王安石今夜晋见，朕举措有度就是了。”

皇帝赵顼的话音未了，宦值走进御堂，大声禀奏：

“参知政事王安石奉旨晋见。”

赵顼正要举步出门迎接，忽然看到宦值那张惊诧的脸，举起的脚步慢慢落下来，停步不前了，脸上随即浮起一层难堪的神色。这个王安石！简直弄得朕不知如何是好。他转身走向御案，坐在御椅上，难堪已为怒色所代。他瞪着一双凶狠的眼睛，厉声冲宦值喝道：

“准见！”

宦值应诺颤颤离去。

皇后见王安石未到，皇上已乱，更不放心，走近赵顼身边，不安地劝慰：

“官家……”

皇帝赵顼打断皇后的话，把头重重地摇了摇，叹声说道：

“朕咽不下这口气啊！皇后请回避吧，朕不要这张脸皮就是了……”

皇后泪珠滚落，掩面转身，急步向内室走去。

皇帝赵顼随手抓起御案边谢景温密告苏轼“往复贾贩”的奏表，目不着字地看着……

王安石在宦值的引导下走进福宁殿，深夜的宁静加剧了他心情的紧张。长廊两侧廊柱上闪闪摇曳的灯光和灯光下矗立的禁军士卒，更使他心情沉重。他胸中虽筹划已定了征服皇帝的方案，此时在心中仍怦怦乱响。一切都决定于今夜的这次晋见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松弛紧张的神经，跟着默不作声的宦值，向皇帝召见的御堂走去。

宦值轻轻推开御堂的盘龙镂金大门，王安石定神望去，皇帝赵顼坐在御案前九枝金莲烛台下阅览文书，神情专注，似乎没有觉察自己的到来。他心头预感不好：“上主意定矣！”不禁心神又慌起来，但他同时意识到，容不得丝毫犹豫了，便大着胆子，大步跨进御堂，跪倒在御案前五尺远的明黄色锦缎团垫上。在俯身叩头的刹那间，借着金莲烛的光辉，他突然发现皇帝的“专心阅览”全是“装持”的，手中的文书只翻开一页。“上心乱而无状啊！”他心头骤然涌起一阵喜悦，胆子蓦地壮了起来，随即俯身叩头，大声请安：

“臣王安石奉旨晋见，恭候圣躬康泰！”

皇帝赵顼在王安石出现在御堂门口的刹那间，就悄悄地观察着王安石的一举一动。准确地说，他简直怕这个胆敢“撂挑子”的臣子举止无礼，开始就置他于窘境。还好，王安石的请安尚且循规蹈矩，尚且认真。他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搁下手中的文书，抬起头来，故作热情地说：

“爱卿请起，朕不及迎接，怠慢了……”

他的话语刚刚出口，突然发现御案前跪着的王安石，穿的不是朝服，而是一件污渍满襟的长袍！戴的不是朝冠，而是用白巾绾起一团乱发！他心头一凛。但转念想到，此公形骸放浪又不是一日两日，何况深夜紧急召见，也许不及更衣。姑且容情。于是，皇帝赵顼冷冷吩咐宦值：

“看座！”

宦值为王安石移来座椅，悄悄地退出御堂，盘龙镂金宫门闭上了。王安石却“执拗”地跪在地上，既没有谢恩，也没有站起，他使出了“征服”皇帝的第一个招数——沉默。

皇帝赵顼面临此状，知道君臣斗法开始，心情不免紧张。

金莲烛的光焰不安地跳着。

“这全然不是以往的王安石啊！那个王安石，好想象，喜辞令，言论滔滔，总是以师长架势，居高临下地开导于朕……朕看你跪到几时！”

君臣相持着，沉默着。

这段相持的时间，也许并不那么久，但对思绪翻滚的赵顼和王安石来说，却似两个时辰一样的漫长。后来还是年轻的皇帝“持”不住了，开口打破沉默：

“爱卿的病恙痊愈了吗？”

这是一句讥讽，也是一句试探，但却暴露了皇帝赵顼的心术并不那么老道。

王安石猛地抬起头来，目光炯炯地对着皇上，大声禀道：

“谢圣上关切臣下。臣四肢无病恙，五内有重伤。二十天来，臣心在流血，肝在流泪，肺在哭泣，胆在发寒颤抖。”

赵顼虽有戒备，还是没有料到王安石一开口就如此荒唐。他一时转不过弯来，随口揶揄：

“这，这是什么病恙？”

王安石继续：

“臣所患之病，乃忠臣徒劳症，富国失望症，屈子忧怨症，贾生不遇症。臣之病恙，二十天来，有增无减，有进无退！”

赵顼听出门道了。此公如此激昂地叫喊，是在倾诉委屈，吐露心迹，自我炫耀，发泄牢骚啊！他竟自比屈原、贾谊，而以朕为楚怀王、汉文帝，可恶可恨……但此刻朕绝不动气，看尔还有何招！皇帝赵顼的心头忽然显得平静了。他左手拿起案头上司马光的九份“辞呈”和苏轼的《再上皇帝书》，用右手指弹了一弹，说道：

“爱卿请起。卿之病恙，朕已知矣。这是司马光上呈的九份‘辞呈’和苏轼上呈的《再上皇帝书》，似可医治卿那有增无减、有进无退之病症，卿可静心阅览。”

王安石本欲站起，忽然听到皇帝说出司马光和苏轼的名字，并看到皇帝拿起两叠厚厚的奏表，立即联想到吕嘉问传递的“司马光将任执政”之说，疑心苏轼的《再上皇帝书》也许是为司马光铺路的推荐书。这二位老友确实不适宜执掌大宋朝政啊！他又重新双膝跪拢，腰身拔直，挺胸昂首，心下一横，使出他思谋已定的第二个招数——打掉皇上对司马光、苏轼政见的信任：

“禀奏圣上。臣与司马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非它，乃操术不同而已。司马君实，外托蒯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言，所与尽害政之人，陛下今欲置之左右，使予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

皇帝赵顼对王安石如此评论司马光并不感到惊奇，“朝臣相诋，常事耳”。他知道，王安石此时误解了自己的用意，不无遗憾地微微摇头。

皇上摇头，引起王安石更大的疑惑，他提高嗓音喊了起来：

“至于苏子瞻，才虽高而所学不正。其所作文字，有其父苏洵明允之风，多战国纵横之义。陛下若置之左右，托付国事，必如同儿戏……”

政见之争的烈焰，焚炙着王安石的心，他不吝言词尖刻、偏颇，一股脑地泼向司马光和苏轼，在皇帝面前表现得大有“冰炭不可同器，暑寒不可同时”之状。

皇帝赵顼心头一震：此公心胸狭窄之处，毕露无遗啊！他心底冷笑，打断了王安石的禀奏，扶案而起，说道：

“爱卿深意，朕体察矣！卿可放心……”

皇上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安石似受到莫大的侮辱：某已说明，与君实、子瞻之争，乃“操术”之不同，决非私怨，何来“可放心”之说。他虎地站起，脸色铁青，振臂厉声，不拘形状。

“不！臣之所语，陛下并未体察！臣二十天来，心之所伤者，非为君实、子瞻，实为陛下不聪不明之故！”

一语雷动，使年轻的皇帝赵顼怒发冲冠，一拳捶击在御案上，厉声吼道：

“大胆！放肆！好一个不知死活的王安石……”

王安石不管不顾，继续危言狂说：

“陛下决事，有如纸铺孙家所为！”

皇帝赵顼一下懵了。他既不知“纸铺孙家”为何物，更不知“纸铺孙家所为”为何事，一时木呆地望着王安石，喝问：

“‘纸铺孙家所为’，何意！”

王安石口若悬河，语若滚珠，气若飚风：

“陛下，‘变法’一年多来，大道方行，大业始肇，更张改弦者，仅‘青苗’、‘均输’、‘农田水利’、‘募役’四法而已，然励精图治之举，已益于朝廷，泽于生民。‘均输法’实施不足一年，东南六路上供米粮六百二十万石已漕运京都，节省商贾盘剥之银以百万计；‘青苗法’实施半年来，黎庶取重息于豪门之状已为取微息于官府所替代，国库空缺之弊，指日可除；‘农田水利法’与‘募役法’甫始方行，前者将根除旱涝之灾，后者将释天下之农归于田垄。似此旭日腾空、万物欣荣之状，九州声颂、田垅欢歌，而庸者目瞪口呆，佞者蚊声营营。臣以为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下之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足以创非常之业，足以成非常之功。孰知陛下今日少刚健之志，多优柔之心，黏糊调和，缩手缩脚，遇微风而战栗，着细雨而自毁，非若‘纸铺孙家所为’而若何？陛下，你手中治理的是万里江山，而不是糊制一盏黍秸灯笼，更不是在制作纸人纸马啊……”

皇帝赵顼毕竟是年轻、脆弱的，王安石的大声疾呼立即控制了他的思路：是啊，二十天来，朕已暗派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出京私访新法实施之利弊，所得禀报，与王安石之言大体无异，看来，王安石是骄有所恃，骄而得理啊！他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茫然而不知如何应对。

王安石看得出，皇上刚才的盛怒稍有缓释，一鼓作气，决定走出第三步棋。他跨步向前，走近御案，声音略低：

“圣上明察。这场朝政之争的实质，乃流俗为阻挠新政圣恩而发啊。”

这低声一语，胜过刚才的大喊大叫，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帝王心中最敏感的部位。

“圣上即位三年来，恩泽天下者，惟新法也。新法存亡，事关圣上千秋定论。新法存，则成圣恩千古；新法亡，则为暴政害民。今日之事，于臣是去留京都，或生或死，于君则是名节万世。乞圣上深思抉择。”

朕所千忧万虑，正是这个，算是叫你猜着。皇帝赵顼此时隐隐发觉自己的命运原是和这个臣子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变法”就是拴着他俩的绳结。他心中苦笑，这真如同村言俚语所道：一根绳拴着俩蚂蚱，要止同止，要蹦同蹦啊。朕心已定，为了赵氏江山，大宋臣民，朕与你王安石暂且同车策马，“变法”图强！思忖着，皇帝赵顼的手不由自主地抓起御案上谢景温密告苏轼“往复贾贩”的奏表，推向王安石，说道：

“非卿进言，朕几误大事！这是御史台密告苏轼‘往复贾贩’的奏表，卿审查处理吧！”

王安石惊诧，他接过密告奏表，心神不安地坐在椅子上看了起来。几行看过，他不禁面容失色。这份密告奏表他确实不知，谢景温虽为“变法”，但这种暗作密报的勾当却着实可恨！王安石一时暗暗叫苦：“我何以再见子瞻？何以向世人剖白啊……”

皇帝赵顼看到王安石也就算是开始处理朝政了，周身轻松起来，高声吩咐宫女：

“上茶！”

“梅枝雪水团龙茶”的芬芳，引来了新的一日的晨曦，黎明的光束透过雕花窗格落在御堂里仍在高声答对的君臣肩上。

司马光将出任宰相不过是朝臣私下的传闻而已。从而王安石又一次度过了灾难，巩固了他的地位、权力。皇帝赵顼以自己理解的“权变”，也达到了目的。王安石还得为他所用。

司马光的九份“辞呈”，成了流俗言论的代表。他呼喊的“匡正缺失”，成了为吕诲、吕公著等人的公开鸣冤。他的存在，成了保守因循的象征。他必须离开京都了。但贬往何地呢？皇帝赵顼不愿司马光离开京都太远，应当带着书局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埋头在古书堆里，为自己题赐的《资治通鉴》而竭尽才智。王安石也许出于对友谊的考虑，建议仍赋予部分地方实职。君臣各说各的想法，但没有争论，似乎都在避免“顶牛”。

苏轼的《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成了居心险恶的诽谤。他的“欲速则不达”的论点，成了反对“变法”的借口。他的《论专断》，成了心怀叵测的煽动。谢景温密告苏轼“往复贾贩”一案，恰好成了苏轼人格伪劣的暴露。皇帝赵顼提出要严惩这个“以权谋利”的无德臣子。王安石也许为了保护朋友，建议先行“立案勘查”。皇帝赵顼这回依从地点了头。

韩琦的进宫谏言，成了老一代臣子反对“变法”暗地活动的证据，并牵连到久已无权、久已无言的范镇、欧阳修、张方平等人。他的返回京都，被视为“晋阳之甲”的前奏，并牵连到为皇帝谋事析理的同修起居注孙觉。韩琦的兵权被削。

拥护司马光和苏轼的朝臣们也在“梅枝雪水团龙茶”的芬芳中得到判决。他们都将离开自己现任的职位，离开繁华的京都，分别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过那种空有仇恨而又无可奈何的生活。

王安石是这场较量中的胜利者。他战胜了自己的老友司马光和苏轼，排除了德高望重的韩琦的干扰，征服了年轻的皇上。今后，他将单独负起这个时代的风云，在一条充满危机和艰险，既听不到任何警告、又看不到任何路标的崎岖山路上攀登。凭他伟大的想象将只去眺望顶峰上的秀丽，依他“执拗”的性格绝不屑一顾脚下的深谷。

皇帝赵顼在这次较量中投下了最大的赌注。今后，他将在一种声音中，再无须反复分辨、反复选择地去创造超越祖宗的业绩，中兴这个日益虚弱的王朝。他将满怀希望地等候“三五年必成其功”。同样，他也只愿看到山顶的秀丽，而不愿理会脚下的深谷。

这对君臣就这样在自身完美的幻想中，开始了孤独而勇敢的跋涉。

一个月后，“变法”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机构、人事调整逐步展开。冲击由弱而强，渐渐卷向司马光、苏轼。

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皇帝赵顼诏命韩绛为参知政事。韩绛与王安石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半年来，得“应声虫”绰号。此诏一出，群臣立即明白，关于“司马光将任执政”的传闻宣告落空，而且王安石在中枢的势力得到了加强。

五月，皇帝赵顼诏令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其事务归中书门下（东府）处理。这个侵权机构的撤销，表面看来，是采纳了司马光、苏轼的谏言，消除群臣的不满。而实际上使“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重要成员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等，一股脑涌进中书门下，占据要津，执掌了政务。郑绾、舒亶、李定、谢景温等新进人物，也占据了谏院和御史台。东府中书门下和谏院、御史台成了王安石控制的天下。

六月，皇帝赵顼诏令罢韩琦高阳关、真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之职，只领大名府路安抚使一职以示宽宥。容韩琦度其残年。同时，诏令罢同修起居注孙觉之职，黜知广德军。孙觉所担心的“晋阳之甲”，首先把他自己从皇帝身边清除了。

七月，皇帝赵顼以苏轼妄自出策试之题“论专断”为由，诏令停止苏轼开封府推官之职。并暗地派遣人员去苏轼送父亲苏洵灵柩归蜀途经的州、县，向船夫、仪官查究“往复贾贩”一案。

八月，皇帝赵顼诏令刘攽通判泰州。

九月，皇帝赵顼诏令四十九岁的御史中丞冯京任参知政事；诏令四十九岁的河北安抚使吴充任枢密院副使；诏令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出知永兴军。

半年时光，暴雨急风，朝野变色，群臣惶恐。迁升者鼓乐登台，遭

贬者泣咽离京。谏台沉寂，谏官无声，歌颂“变法”成了时髦，议论“变法”成为禁忌。接着，元老重臣陈升之罢相，欧阳修徙居蔡州，张方平出判应天府。

花谢了，叶落了，风雪腊月来了。在一片颂扬声中，王安石与韩绛并肩登上宰相的高位。

宰辅上台，一声霹雳，宣布“保甲法”在全国推行。为了宣扬“保甲法”出台的声威，皇帝赵顼诏令：

“……元旦佳节，将在御南苑隆重举行‘御苑射弓’。”

“御苑射弓”。二十年来不曾听到的名字，今天重新出现了。这个“寓励武于娱乐”的传统节目，压在箱底二十年之后，又要搬上舞台。

“御苑射弓”。陌生而有趣的玩艺，年轻人打听着、询问着，年老人回忆着、叙旧着。当人们弄清这“御苑射弓”原是皇帝亲自跃马射箭、文臣武将陪伴骑射，以比技艺高低时，京都各行各业立即沸腾起来：这是第二个“菊花会”、第二个“万灯会”啊！皇帝要亲自出马演出，又是一次终生难逢的乐事。普天下的富商大贾、文人墨客能不云集京都吗？赚钱的机会来了，酒楼、妓院、驿馆、瓦艺、小摊又都忙乎起来。

于是，南御苑四周的妓院，酒楼，都挂起了银鞍、金箭。《奔马图》走了红运，张贴在家家户户的门上，成了隆冬季节大宋京都的吉祥物。

繁华的京都又变着花样热闹起来了。

第二十一回　苏子瞻头悬利剑　司马光失意朝廷

腊月，一阵罕见的大雪，从夜半时分漫天纷扬而落，覆掩了大地，覆掩了京都，覆掩了皇宫、街巷、酒楼、妓院迎接元旦佳节的花灯、彩带、春联、喜幛和满街满巷张贴的《奔马图》，覆掩了南御苑“射弓”的场地和半个月来几千工匠修建的彩楼、看台、跑道，也覆掩了董太师巷司马光的庭院和外城西冈苏轼的府邸。

雪，洁白无瑕，公平地对待着强者和弱者，喜者和愁者，得意者和失意者，并用雪水的寒冷和晶莹，洗涤着人们脸上、心上的各色涂物。司马光庭院里的一切，似乎都静静地沉入了昏眠，惟有假山上那株苍劲虬枝的短松，在飞雪中抖擞抗争，孤傲而充满凄楚。

苏轼的府邸，已成为一座冰雪封闭的方城。雪漫曲径石阶，冰裹树干枝条。梨树上的鸟鸣和梨树下的欢歌早已绝音。

大雪仍在落着。

从这一年的五月起，苏轼就很少走出这座方城。风云骤变，雷声不息，他不愿走出这座方城去牵连朋友，朋友似乎也不愿走进这座方城为他添乱，冷落便一日甚于一日。

七月，因策问出题“论专断”而被皇帝停止开封府推官职务的诏令一出，他在刹那之间，就成了一个被皇帝端出来，挂起来，供人们观赏的异端怪物。亲朋目呆，师友失神，行人撇嘴，四邻侧目。任妈的头发全白了，夫人王闰之以泪洗面，子侄们不再嬉笑，歌伎琵琶、倩楚、胡琴等黯然失神，门房老人木讷无语，连远在百里之外的弟弟子由（熙宁三年，苏辙改任陈州教授）也一日三惊地来函询问。

心酸，孤独，屈辱！因忠贞而遭贬的进谏者。

苏轼真的为老人、夫人、孩子发愁、忧心了。任妈已年过六十，还能经受得起千里贬途的风霜雨雪吗？夫人季璋即将临产，还能经得起颠簸折磨吗？孩子，自己的、子由的，大的、小的，九条幼小的生命，何以饱其饥肠饿腹呢？

朋友们因受自己的牵连一个一个地被逐出京都了。欧阳棐（欧阳修之子）、张恕（张方平之子）、季常、黄实现时在哪里？“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罪愆深重啊！没有告别，其情可感；没有送行，其疚莫赎。唉，就是能够为朋友折柳送别，又能说些什么呢？

在这无尽的孤独、哀怨中，驸马王诜悄悄地来访了。把朝廷对“往复贾贩”一案暗地查究的消息，带进了书房，带给了还在梦中的苏轼。苏轼的思绪全乱了：

他惊骇——根本没有料到朝政之争会是如此的残酷；

他愤怒——根本没有料到对手会是如此的不择手段；

他恐惧——根本没有料到有人会操起朝制刑律之剑；

他悲哀——根本没有料到这天外横祸会是如此的荒唐。

他张臂狂笑，捶胸呼号：欺人啊，欺天啊，欺万古不灭的神灵啊！

他咽泪叹息，默默地吞下了这苦冤之果。他终于明白，自己的被停职、搁置、吊挂展览，原来不仅是因为几句刺目逆耳的“论专断”，而是在等待着身败名裂的诛伐；自己的被暂留京都，不作贬逐，原不是朝廷的仁慈，而是等待着最后判决的囚禁啊！

他举起酒杯苦饮。王诜劝他呈表自辩，并愿意通过贤惠公主之手将奏表直呈天庭。他感激地摇头谢绝了。他放下酒杯，举起酒坛痛饮，激愤狂呼：

“苍蝇点白，我卑视他们！志不可屈，我苏子瞻等待着刑律之剑……”

大雪仍在落着。

此时的司马光也很少走出他的庭院。但他不像苏轼那样日夜不安地为失败的痛苦所煎熬，而是满怀愤怒地顶着袭来的狂风暴雨，进行着单枪匹马的顽强抗争。他闭门谢客，独居书房，不顾妻子张氏的劝阻，不顾儿子司马康的哀求，凭借着尚未失去的“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地位和权力，奋笔疾书，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政见，更加大胆、尖锐地向皇上的诏令和朝廷出台的新法进行谏奏、抨击，把一份一份的奏表交给儿子

司马康送进大内。表现出一个正直的谏官大无畏的可贵品质和令人惊讶的“固执”。

当皇帝赵顼诏令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吕惠卿、曾布等人进入中书门下占据要津时，他书写奏表，赞颂皇帝废除这个“侵权生事”机构，却强烈反对王安石所用非人。再次申述自己的吏治观：“治在得人，不在变法”、“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

奏表写就，要儿子上呈。司马康看完，汗浸额头，惶恐地说：

“父亲，这……此时上呈，合适吗？”

司马光掷笔于案，不容迟疑地吩咐：

“立即上呈！”

当皇帝赵顼诏令“罢韩琦高阳关、真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之职”时，他书写奏表反对，大胆为韩琦辩白，尖锐地指出“……所谓‘晋阳之甲’，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中外闻者无不骇愕。窃唯执政之意，止欲禁塞言者，使不敢复言……”这分明是指责皇帝了。

司马康看完表文，大惊失色，劝阻说：

“父亲，我们不能自投罗网啊……”

司马光闭目静坐，只说两个字：

“上呈！”

当皇帝赵顼诏令“停苏轼开封府推官之职”时，他挺身而出，为朋友抱不平，立即书写奏表，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诬陷朝臣。“……今逆安石者如苏轼辈，皆肆行诋毁，中以危法。”

司马康看完，沉思良久，提醒父亲：

“……据朝臣传闻，苏子瞻被停职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论专断’，而在于‘往复贾贩’，朝廷正在暗中查究。父亲知道，朝廷有制：官员‘贾贩谋利’者，与盗窃、贪污同罪，案情严重者，是要杀头的。此非政见之

争，乃刑律之案。”

司马光喟然叹息：

“谣诼之词，连你也相信了。这是朝廷的悲哀，也是人世间的悲哀，苏子瞻只能以酒浇愁了。上呈吧！”

当皇帝赵顼诏令刘攽通判泰州时，司马光立即意识到贬逐自己的诏令即将下达，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京都了。他心胸沉闷，但不恐惧。他明白，自己一旦离开“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位，也就失去了向皇上直接进谏的权力。他必须在贬逐诏令下达之前，再对皇帝进行最后一次谏奏。即使这最后一次谏奏和一年来所有的谏奏一样，不为皇上理睬，以招致更为严厉的惩罚，自己也问心无愧了。于是，他让妻子张氏备了几样小菜，烫了一壶清酒，在独自浅饮之后，便关起书房的门，坐在烛光下，彻夜不歇，写出了他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年来最后一份谏奏表章。

在这份奏表里，他根据朝廷现已推行的“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中的缺失流弊，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唯钱是求”。“广散青苗，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募役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信任狂狡之人，妄兴水利，以劳民费财”。并嘲讽王安石是“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

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政见之争日益残酷所产生的激愤感情和性格上的“固执”，使司马光在经略上、感情上、态度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谏奏，不再是为了匡正“变法”中的缺失，而是全面否定新法的一切。他从另一个方面和吕诲、吕公著等人走到了一起，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

鸡叫了，夜将尽了，奏表写完了，他打开书房的门，想要到屋外清爽一下近于发晕的头脑。他突然愣住了。夫人和儿子站在门外，神情紧张而疲惫不堪地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他打量着脸色苍白、已力不能支的夫人，歉疚地一笑，把夫人搀进书房，同时把写就的奏表交给了儿子。

昏黑的黎明。

沉寂的书房。

突然儿子司马康跪倒在司马光面前：

“父亲，这份奏表，还是不要上呈为好……”

夫人张氏惊问：

“康儿，奏表上有不该说的话吗？”

司马康抬起头来，痛切陈述：

“父亲，一年来上呈的谏表，皆为‘匡正新法缺失’而发，忧国忧民，语重心长，皆不为圣上听纳，反而招致今日之灾。天知你心，地知你心，人知你心，当无憾矣。可这份奏表，全非新法，且言词锋利，意多偏颇，不仅嘲讽执政，而且非难圣躬，徒招杀身之祸啊！”

司马光冷漠不语。

夫人张氏轻声劝阻：

“我们也有一家老小，有些话还是不说的好……”

司马光望着将熄的残烛，仰首自言：

“为人谋而不忠乎？我居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四年，不能致圣上于舜禹，愧对天下啊！明知说而无用，但心之所使，情之所驱，不能不说！况且，时不我待，位不久居，若现时默而不语，只怕今后再没有说话的时候了。我们有家室，奈天下家室何？我们要生活，奈天下黎庶何……”说着，泪水滂沱而下，不能自已。

夫人张氏伏在司马光的肩头泣咽。

司马康拿起奏表，望着相抱而泣的父母，走出了书房……

奏表上呈了，皇帝赵顼诏“司马光以端明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出知永兴军”之令下达了。

意料中的“罢官”是一种轻松的解脱，意料外的“新任”却是一种痛苦

的重压，立即把司马光引向逝去的一段难以忘怀的痛苦岁月。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恩师庞籍再次遭贬出知并州，自己随恩师至并州任通判之职。是时，西夏国王赵谅祚年幼，外戚讹庞执政，并臣服于大辽，侵边之事复趋激烈。恩师指派自己去麟州了解边情，以便作出决策。“剑客苍鹰队，将军白虎牙，分兵逻圁水，纵横猎鸣沙”，将士们是忠勇可敬的。可麟州城外屈野河西那荒凉无垠的草原，稀疏的白榆细柳，嶙嶙的纵横白骨，衬托着肆虐横行的西夏铁骑，令人气愤难捺啊！麟州守将武勘、郭恩、黄道元等，提出在屈野河西筑碉堡两座，驻兵以阻西夏兵马内侵。自己同意了，报请恩师庞籍获准。初夏的一个夜晚，武勘等亲自带领兵将千人涉河西行选点筑堡。黎明时分到了一个名叫忽里堆的地方，被西夏兵马包围伏击，激战终日，全军阵亡，武勘夺路逃出，郭恩、黄道元被俘，酿成了血漫黄沙的“麟州事件”。朝廷接到奏札，派侍御史张伯玉来麟州查处，钦差下车伊始，不问情由，即夺了恩师庞籍的权柄，并要恩师交出所有公文，以待惩处下属。可敬的、知风知雨的恩师，在清理公文时，焚毁了与自己来往的信件，保护了自己，担负了全部责任，结果以“擅筑堡于边以败师徒”之罪，被贬往青州。武勘更惨，发配江州。自己由于恩师的保护却逃脱了惩罚，调回京都任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负责保管和传送有关选举官员方面的文书、档案事务。

“逃罚”的内疚，愧对恩师的内疚，羞见发配者的内疚，有罪于阵亡将士的内疚，使自己心绞如割，昼则投箸辍餐，夜则击席浩叹啊！于是，剖白“麟州事件”真相，投案自首，以求得到心灵上的宽慰。可诉罪于同僚，得到的是“呒然阳应，腹诽背笑”；请罪于上司，得到的是“逆加排折，不容出口”。唉，世俗是成是败非的，要真实地主动承担罪责，也没有人相信！无奈，向朝廷上呈《论屈野河西修堡状》和《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请求“独治臣罪，以正典刑”。可得到的回答是“借机以沽名钓誉”！唉，处世难，做人更难啊！只有厚着脸皮出入宫门，低着头颅走路……

可今日，“出知永兴军”，又是一次去麟州吗？

夫人张氏以为司马光在这新的任命面前陷于一种艰难的抉择，便说：

“无官一身轻，何必再在官场上熬心血呢。‘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故乡南原的晚霞清风，足够我们暮年享用了。”

妻子随口吟出的李商隐的诗句，勾起了司马光心底的迟暮之感。光阴流逝，离开家乡已三十三个年头了。真是思念故乡的溪流旷野、莽林竹丛，还有年老多病的哥哥啊！是时候了，该飞鸟归林了……

儿子司马康亦神情沉重地说道：

“父亲，出知永兴军之诏是断乎不可接受的。朝廷五月罢魏国公韩琦高阳关、真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六月、七月又大批贬逐朝廷重臣，九月、十月朝廷老臣欧阳修等也相继离京，西夏驻京使者不是瞎子聋子，西北边境形势骤变与此有直接关系，决不可以一般边境纷争看待。八月，西夏兵马进犯大顺城，永兴军兵败环庆路。九月，永兴军钤辖郭庆、都监高敏兵败身亡，大顺城为西夏兵马占据。现永兴军兵无斗志，人心惶惶，朝廷掩人耳目，不作声张，已命‘应声虫’宰相韩绛为永兴军宣抚使，前往京兆府。在此捉襟见肘之时，突然命父亲出知永兴军，我怀疑有人不怀好意。况且，父亲久居翰林，与军务无涉，又着意于书局，与征战隔绝。以不谙军情之资，而理军旅之事，岂不荒唐！再说，失去皇上信任的官是难当的。韩绛为宣抚使，上司其事，父亲纵欲有为，岂可得啊！”

司马光默默地静听着：一个年轻娃娃已看事多思多疑。喜乎？悲乎？大宋重文治，朝廷有几个会用兵之人？老夫岂不知前途的险恶！可烽烟边疆，司马光能畏缩而躲避吗？他的迟暮之感，陡然化作苍凉、悲壮和不甘落伍的情结，在心头滚动起来。西夏兵马的铁蹄，大顺城残破颓废的墙垣、环庆路流离失所的黎庶，一幕一幕地在他的眼前闪动，而“事君能致其身”、“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等先贤圣哲的教诲在他的耳边不停地响着，他的一腔热血沸腾起来，喃喃自语：

“枢密副使之高位可辞，此诏之鞍马劳顿坚不可辞！”

司马光以豪迈慷慨之声教诲儿子：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为人臣者，分君之忧，死而后已！”

说完，他提笔展纸，工整地写了谢恩呈表：

臣司马光叩头奉诏。荷恩至重，任责尤深……恳请朝辞进

对。

司马光掷笔于案，大声吩咐儿子：

“立即上呈大内。”

夫人张氏怆然摇首。

儿子司马康拿起谢表，一声叹息，快步走出了书房。

“朝臣典范”司马光在送上谢恩呈表的第二天，便排除了几个月来积淤在胸中的不快、委屈和愤懑，在等待皇帝的“朝辞进对”中，紧张地进行着奔赴永兴军的准备。他让妻子张氏带着女婢返回涑水老家，以解其妻日后身居京都的孤独和寂寞，并拂照他年老的哥哥司马旦。他叫儿子司马康从户部借来有关西北边陲近年来的政情、民情文书，从兵部借来军情奏札。重任在肩，他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不谙军务，他不敢有丝毫的侥幸。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废寝忘食地参阅研究，像在史料中探索历代的兴衰成败那样，在文书、奏札中思索着强兵安民的策略措施。他把一颗心全然置于一个新的职责，竟在一个多月内三次昏厥于书房，而不为家人所知。

《强兵安民三策》终于拟定出来。

腊月十五日，儿子司马康闯进书房，传禀了皇帝恩准“朝辞进对”。司马光闻讯而起，冒着漫天如席大雪，向大内延和殿走去……

大雪落着。

除了驸马王诜敢来看望苏轼外，苏轼的表兄文同也不避风险地常来苏府。文同不仅用表兄弟的情谊宽慰着倒霉的苏轼，而且每次来访必然携带画卷一束相赠。文同以画竹著称，他也许想用他笔下的山石竹木、水波烟云为他的表弟解忧消愁，希望子瞻能在欣赏自然情趣中，忘却这庭院之外的苟苟营营。也许他别有深意，在他馈赠的画卷中，十之八九是“傲千秋雪霜，阅古今之气”的高风亮节之竹。

今日，文同又冒着大雪，踏破苏府的凄清，来到苏轼书房。进屋的刹那间，他惊愕地顿住了脚：

这书房完全变了模样！洁白的四壁，挂满了自己笔下的竹子，书房

成了千姿百态的竹林。主人苏轼也变了模样，长须散发，形容枯槁，活像一个脱却凡尘的浪迹散人。

文同，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梓州永泰（四川盐亭东）人，时年五十二岁。其人皇祐元年举进士，工于诗、文，善篆、隶、行、草、飞白，尤擅画竹，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现供职史馆。他身高六尺，生性澹泊沉稳，木讷少言，言则有意，虽自号笑笑先生，但终日难得一笑，似乎已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语言，全融于作画的意境。在朝廷“变法”的炽热争斗中，他一直置身事外，懒于参与，既不议论新法长短，也不议论流俗好坏，终日作画，逍遥于笔墨。谁知风雨无遗，祸从天降，因他与苏轼交往密切，近几个月来又经常出入苏轼府邸，前些天竟接到审官院下达的诏令，命他出知湖州。按惯例看来，这分明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和警告，而他却泰然若常，依旧来往于苏府，依旧和比他年少十八岁、口无遮拦的小表弟品茶论画。

苏轼半个月来，日夜坐卧在文同用笔墨营造的一片竹林之中，观竹、赏竹、思竹、念竹、琢磨竹，用以排解朝政纷争积于胸中的块垒，抗拒压在头顶的厄运，驱散深夜惊悸乍起的噩梦，充实逝若流水的光阴。人啊，有血、有肉、有灵性，何必在牛角尖里发疯，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何必念念不忘那些已过去了的是是非非呢？远古是过去，近古是过去，去年是过去，昨天不也是过去吗？感谢文同表兄，他的这一片笔墨拯救了苏轼快要发疯、发癫、发狂、发魔的生命啊！

苏轼在终日赏竹中，已写出了《净因院画记》《文同墨竹跋》论画的文字初稿。他没有示人，也不曾就教于行家里手，今天文同踏雪而至，天赐良机。文同刚刚落座，苏轼便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来：

“幽居方丈之内，无所事事，观赏表兄之作，聊有所思。小弟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表兄以为然否？”

文同把玩着手中的茶杯，眯着一双眼睛。他之作画，随心而挥笔，随意而泼墨，情之所至，从不考虑“常形”、“常理”之义。子瞻今日论画之语，乍听而觉无奇，细思之，始觉其语甚妙。是啊，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自然风物，可由画者随心曲而创造，观者难以某一固定形态责之，故无常形，领略其情态也。“无常形”三字，道出了艺术之奥秘，乃超越自然之论。而“常理”之说，自然是“依乎天理”之“理”，也就是自然

本身的情态了。他眸子一亮，“嗯嗯”两声，表示赞同。

苏轼得到鼓舞，他立身指点四壁，手舞足蹈，高谈阔论：

“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识啊……”

文同不动声色地静听着，思索着，不时地微微点头。是啊，当今画苑之弊，有人借画以售欺，有人于画而遗意。子瞻之语，中时弊矣！其实，今日朝廷，何尝不是此弊啊！他突然觉得，子瞻的论画而不限于画，而是在追觅着人世间一切事物含有的一种奥秘。

文同正入深思，神情慌张的任妈推门而入，向文同打了个招呼，情急地对苏轼说：

“大郎，闰之就要生了！”

苏轼一惊，顿时颓然，依旧呆望着壁上的山石竹木，喁喁诉说：

“任妈，请看，表兄所画之竹，真可谓得其理啊。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畅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末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

文同茫然。他慢慢站起，打量着神情深沉的苏轼，突然觉得面前这个才华横溢的小表弟，在这场朝政风波的煎熬中，确实变得成熟了。

任妈当然不理解苏轼的画论，更无法理解这画论之外的哲理。但她明白，自己用奶汁喂大的大郎，在这半年的煎熬中，心血快要熬干了，即将出生的孩子，会在大郎心力已显不支的肩头，又增添了一份难以负担的重压。她心疼之极，咽泪而语：

“大郎，朝廷的事，啥也别想了。闰之在床上叫着你的名字呢。”

苏轼搀扶着任妈，强颜为欢：

“生生不息！如是而生，各当其处，合乎天造啊！表兄不是外人，苏府要添人丁了，我们举杯以贺。任妈，我陪你迎接一个新生命的降生

吧！”

文同一时不知所措。他今天是来向苏轼告别的，告别的话还没有说啊，只好“嗯嗯”两声，又坐回竹凳上。

苏轼搀扶任妈向门口走去，驸马王诜恰于此兴高采烈地闯进书房。他把手中的一坛杜康酒举过头顶，高声叫喊：“子瞻，好消息！水落石出了……”

大雪落着。

皇帝赵顼一个多月来，在南御苑临时圈围的“射弓场”里，冒着寒风跃马张弓，在禁军骑射教头的指点下，为即将到来的“御苑射弓”而刻苦习练。这异乎寻常的鞍马生活，不仅使他在骑射上有所长进，而且锻炼了他的体魄和意志。他自然明白，自己是永远不会成为高明的射手的，只愿自己的身体力行，能使“保甲法”切实实施，不再出现弄虚作假之弊，从而促发无数的神射手出现。所以，他的心境是愉快的。

延和殿内，皇帝赵顼刚听完王安石关于“御苑射弓”具体安排的禀奏，深为吕惠卿的组织才能所鼓舞，更为南御苑即将出现的一场盛世壮举而醉心。

不是吗？“御苑射弓”在隐没二十年之后，在自己的手里恢复了，朝廷将出现励武之风。这正是朕“励精图治”之所企啊！昔日的“御苑射弓”，只是年节期间君臣相聚的一种娱乐。今天，朕将借此对诸国使者进行别开生面的召见。朕要用行动告诉他们：大宋皇帝决非软弱之君，朕将以文治武功显示于四邻。

这次“御苑射弓”，将是“菊花会”、“万灯会”后又一次对“变法”的张扬。“保甲法”中的义勇习武将以此为号角而推向庶民百姓；“募役法”实施后的卒伍将以此为法而严格训练。朕要以此而晓谕群臣，“变法”之举，朕不会再有分毫的迟疑了。

皇帝赵顼欣然恩准了王安石关于“御苑射弓”程序上的全部安排，如置身于祥云瑞霭之中，周身轻松，心情舒畅。

就在这乐之悠悠，忘乎所以的时候，司马光走进延和殿，跪倒在御案前：

“罪臣司马光奉旨朝辞进对。”

一声禀奏，打破了皇帝赵顼的陶醉，把他一颗飘逸入云的心，拉了回来，又装入那副经事不多的胸腔里。

皇帝赵顼的脸色一下阴郁了。

> “朝辞进对”这一朝制，在宋王朝初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内容。将军外出作战，大臣外任就职，使者出京谈判，几乎都是在这最后的“朝辞进对”中，领受皇帝的秘密谕旨和处事的特殊权力。一百年过去了，这一制度和许多其他制度一样，逐渐失其原有的严肃性，而沦为一种形式，成了大臣告别、皇帝点头的礼节性会见。后几年，连这种形式也沦为可有可无了：臣子们请求“朝辞进对”是不可少的，但皇帝是否准其“朝辞进对”，就要看皇帝的兴致如何了。对于遭贬外任、流放的臣子，皇帝十之八九是无暇、无趣“朝辞进对”的。

皇帝赵顼凝目打量着跪伏在御案前、即将奔赴永兴军的司马光，心情有些沉重：半年不见这位老臣了。这更显霜白的乱发，更显稀疏的胡须，更显憔悴的面孔，更显弯曲的腰身，都是为朕的缘故吗？司马光啊，你九辞只享俸禄而无实事的枢密副使之高位，朕难以理喻，却愿以老迈之身为朕奔波于疆场，朕更是难以理喻啊！

皇帝赵顼在“朝辞进对”之始不由自主的长久沉默和这沉默中不由自主渗出的惋惜之情，表明年轻的皇帝“权变”之心还没有磨砺到失去任何情感的火候。四年来君臣相处一旦分手，难以无动于衷。

司马光在这动人的沉默中，禁不住心头一阵酸楚，泪眼蒙眬了。这泪眼，引得皇帝赵顼心头也是一阵不好受，他急忙打破沉默，宽慰即将离京外任的司马光，说：

“卿几个月来所呈奏表，朕已阅览，虽言词激烈，意多偏颇，朕知卿忠耿之心，不作责罚。现西北边陲衅起，西夏兵马猖獗，环庆路一带，我军屡有败绩。卿至永兴军后，应强兵安民，重创敌寇，保境保土，建立功勋，莫负朕深切之意。有关朝政之论，卿虽离开翰林，仍可大胆奏闻。愿卿一路顺风，早奏佳音。”

该司马光叩头告别了。可他却昂起头来，目光炯炯，一扫酸楚之

情，拱手高声禀奏：

“谢圣上恕臣‘言词激烈、意多偏颇’之罪。臣现时已不在翰林，已无直接谏奏之责，今后不会再干扰圣意了。”

皇帝赵顼轻轻舒了一口气。

说着，司马光从怀中取出一份奏表。赵顼吓了一跳。说不再谏，又有何事可奏？

司马光呈上：

“禀奏圣上，臣现知永兴军，从奉诏伊始，臣不敢有片刻怠慢，一个月来，日以继夜，阅览了近年来永兴军呈送的文书、奏札。据其军务民情之所需，仅拟定《强兵安民三策》报奏圣上，乞圣上恩准。”

皇帝赵顼听清了，乍然呈现惊异之色，旋即眉头一展，默默点头：“朝廷典范”，果然是名副其实啊！他接过奏表，不及阅览，热情称赞：

“好！朕知卿必不负朕。卿所思三策，朕极愿听闻。”

司马光叩头禀奏：

“臣所思策略之一是：乞请圣上免除永兴军所驻地区青苗、募役之苦……”

皇帝赵顼脸上的笑容僵了。他以为耳听有误，打了一个寒战，茫然地望着司马光。司马光急忙阐述其意：

“圣上，现西北边境战云密布，战事频仍。青苗、募役两法，取官府银两以贷利，致使军费拮据，械器不修，粮草不继，士气低沉。且当地黎庶细民，生命无依，居住无障，安耕者日少，逃亡者日多。青苗、募役两法的实施，于‘安民’无益，于‘强兵’有损，若不立即免除，则大局难以稳定。臣所论之据，已详书于奏表之中，请圣上恩准。”

皇帝赵顼毫无精神准备，被司马光一下子说蒙了。他看着司马光坚定肃穆的神态，听着司马光字句铿锵的声音，由茫然而惊讶：好一个老糊涂了的司马光啊，何其对新法厌恶如此？真是固执至极，死不知悔

啊！

“固执”的司马光根本没有理会皇帝神色的变化，继续“固执”地谈论他的策略：

“臣所思策略之二是：恳乞圣上暂停调陕西义勇戍边之令……”

赵顼的脸色由惊讶而愠怒：着令陕西义勇戍边之事，是上个月宰相韩绛奔赴京兆府任永兴军宣抚使时朕亲口谕示的，你何以得知？难道连朕调动兵马，你也要反对吗？

“固执”的司马光对皇帝的愠怒仍然是视而不见。

“……圣上知道，八月，西夏兵马寇边，大顺城失陷；九月，环庆路败北，铃辖郭庆、都监高敏身亡。此皆将领怯于战斗，自乱指挥所致，非士卒攻战不力。现时，陕西义勇经年不知习练，如何戍边御敌？若令刺充正兵，不仅是自欺欺人，而且是徒令送死。臣以为陕西义勇当务之急，是严格习练而增强其征战之力……”

赵顼脸色发青：司马光的指责全是对着朕来的啊！他咬牙忍耐着，两腮发出格格的响声。

司马光真是“固执”到家了。他反而提高声音禀奏：

“臣所思策略之三是：乞圣上留诸州屯兵勿动。圣上，天下事不可忽，必须思患预防，若只注意外患而忘内忧，万一犬羊奔突，间谍内应，或盗贼乘虚，奸人窃发，州府官吏手无寸铁，就要坏大事了……”

皇帝赵顼终于忍耐不住了，他霍地跳起，挥拳连连击案，厉声叱斥：

“住口！朕之所为，皆为非耶！”

司马光住口了。但他仍“固执”地昂着头颅。

大雪落着。北风乍起，呜呜作响，掩盖了卧室内王闰之腹痛的呻吟声，掩盖了祭堂里任妈虔诚的祈祷声，也掩盖了产床前接生婆絮絮叨叨的议论声。孩子是头朝上坐在母亲腹里的，是个难产！小小生命还没有来到人间，就要经受一场生死的搏斗，就要去冲闯连母亲的生命也可能

遭到毁灭的难关。真是生不得其时，生不得其法啊！

在上屋的书房里，苏轼、文同静听着王诜冒着风雪送来的消息。因为家人都在为王闰之和即将出生的婴儿忙碌着，这里没有火炉，没有果点。苏轼从书架一角抓了几把红枣待客。王诜打开带来的杜康酒，斟满各自的茶杯。

王诜兴奋而详尽地述说着朝廷对苏轼“往复贾贩”一案的查究经过：

“……朝廷派遣刑部官员二十多人，分六路赴汴河漕司、淮河漕司、襄阳、唐州、江陵、夔州等地详加查究，经时三个月，前日已返回京都。据说，他们查询了曾与子瞻接触过的仪官，审问了来往为子瞻开船的船夫，多达七十余人。所幸，京外微吏，不似庙堂大臣诡诈；浪里船夫，不似朝廷群小势利。他们尚存天地间正直凛然之气，未泯人世间公正朴实之心，几十条汉子均签字画押，俱保子瞻送父灵柩之船，既无陶器、盐巴，更无锦缎、珠玉，‘往复贾贩’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谣诼诬陷。刑部办案官员尚存求实之心，且对子瞻亦有好感，以‘此案不实’结论。昨天夜里，介甫已亲自把这个奏文呈送给皇帝了……”

文同性急，紧忙询问：

“那，那皇上可有谕示？”

王诜笑着回答：

“今天清晨，福宁殿透出消息说，皇上在奏表上批了三句话：‘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自生自灭。’”

文同摇头，“嗯嗯”一声。

苏轼无语。

王诜提高嗓音：

“子瞻，此等批示，虽然妙不可言，但毕竟是水落石出，冤情自白。奸人的诬陷失败，毒恶的阴谋落空，我们都应当高兴啊！与可，我们为子瞻干杯！”

王诜举杯，文同响应。

苏轼举杯站起，泪花莹莹。他感谢朋友送来的喜讯，更感激朋友患难不移的情谊，但心底从未有过的悲哀酸楚，骤然间翻腾而起，直涌喉头，使他说不出一句话来。“往复贾贩”一案是不存在了，堵在心口的石头消失了，但几个月来赖以挺立的精神支柱，似乎随着那石头的落地也一下子倒下了，心底因此而聚的傲气、豪气和硬气，也一下子散了。他真想放声痛哭啊！人活着为什么？就是为着这些数不尽的“往复贾贩”和这难得难有的“水落石出”吗？就是为了一生一世表白自己、洗刷自己吗？水落石出了，冤情自白了，自己也该心无所求，安分守己、不声不响地老实做人了。做一个不招惹是非的人吧，做一个只知吃饭、拉屎、睡觉的人吧，今后，什么事也不必想了。他对着朋友苦苦一笑，猛地吞下了杯中苦酒。

一杯杜康落肚，他骤然感到空虚，一种浓烈的、不可名状的苦涩情感，紧紧地揪着他颤抖的心。他的鼻子一酸，颓然坐在竹凳上，任泪水在他那消瘦的面颊上缓缓流淌。

窗外大雪纷扬，狂风怒吼。

王诜手抚苏轼脊背，深情而语：

“子瞻，风说话了，雪说话了，别把话憋在心里，吐诉出你心底的委屈和不快吧！”

苏轼泪如雨注，和着风雪的吼声，怆然悱恻：

“‘水落石出，冤情自白’。潮水真的退落？冤情真的自白了吗？一面之识的仪官，不知姓名的船夫，你们的不阿和朴实，洗去了苏轼几个月来的屈辱，给了苏轼天高地厚的恩情，永世难忘啊！可你们无力洗去苏轼心底的忧愁，无力阻止这潮水的升腾，无力判定这九天之上的是是非非啊！唉，历史长河中的一次真正的‘水落石出’，总是需要更多的冤情，更深的忧郁，更为漫长的岁月和这漫长岁月中的屈子沉江、贾生遗恨啊！“‘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自生自灭’。无懈可击之言词！‘因’是明晃晃地存在着，十四年来的奏议、表状、策论、答对和诗、词、歌、赋，都是苏轼心声的写照，都是苏轼政见的记录，都是可以招致风波的‘因’，也都是可以供人提取的‘据’。就是苏轼这副恃才傲物、放荡不羁、口无遮拦、浅饮即醉而又毫无心计的血肉之躯，也是起‘因’出‘据’之源啊！此躯不灭，‘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悲哀，只会是‘生生不息’而决不会‘自灭’的！

“归去来兮！带着这不愿改变的‘因’，留下这改变不了的‘据’，离开京都吧！该是离开的时候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苏轼的‘海’又在哪里啊？”

苏轼大放悲声，抱头而恸。

窗外风吼雪飘，拥门蔽窗……

文同看得明白，“往复贾贩”一案虽然以“不了”了之了，但遗在苏轼心灵上的伤口，却不会以“不了”了之的。而且这种“不了了之”，加剧了他伤口的疼痛。这面颊上流淌着的泪水，是他心底沁出的血啊！文同突然参悟了刚才苏轼论画的“奥秘”，领略了人生崎岖路上行人做人的哲理。他讷讷而语：

“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世情亦为如此。子瞻得此常理，当无憾了……”

苏轼抬起头来，恍然地望着文同。

王诜借着文同的话题，说道：

“得常理者无憾，此屈子之所以千古也。现时，风吼雪飘，寒凝大地，万木萧索，子瞻今后将何以自处？”

苏轼拭泪沉思，良久，肃然出声：

“晋卿，你是画苑里手，你以为与可所画之竹如何？”

王诜赞赏说：

“与可画竹，身与竹化，故成竹在胸，落纸则披折偃仰，挥洒奋进；高节坚利，不骄不辱，不倚不惧。真君子也！”

苏轼渐渐振作：

“诚如晋卿所言，人当如竹。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瘦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

突然，婴儿的啼哭声刺破窗外的风声冲入书房，截断了苏轼的话。

王诜倾耳静听：好清灵悦耳的声音啊！

文同静听：好无邪喜人的声音啊！

苏轼眉宇开朗了：好响亮而有力的声音啊！

任妈边跑边叫，喜颠颠地闯进来：

“大郎，生了，孩子出世了！”

任妈拭着喜泪说：

“感谢驸马爷和文表哥给苏府带来了吉祥。大郎，是个男孩，白白胖胖，眼睛像你，脸盘像闰之。母子平安，母子平安啊！快给孩子起个名吧！”

苏轼一时无措，喃喃自语：

“母子平安，母子平安，天可怜啊！‘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就叫苏迨吧！”

王诜在高声祝贺中，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

“苏迨，好名字！苏府必将舛去泰来。现时，欧阳公永叔已离京都，张公安道已赴应天府，魏国公韩琦远居大名府，司马君实离京外任已成定局。沧海横流，极需中流砥柱；朝廷沉寂，更需诤谏之臣。子瞻冤情自白，人望益显，若能留居朝廷，不仅有幸于天下，更有幸于大宋皇室。我与贤惠公主愿以全力保举……”

任妈笑逐颜开，忙说：

“谢驸马、公主高恩相助，苏府感激不尽……”

苏轼截住任妈的话，摇头而道：

“不！感谢晋卿与贤惠公主雅意，我将自呈笺表，请求外任。”

王诜惊异。

任妈茫然。

此时，文同深深一揖，讷讷而言：

“我向你们告别了，明天就要去湖州。”

王诜不解：

“这？”

文同苦苦一笑：

“前些天接到审官院下达的诏令，我已徙居湖州了。”

苏轼凄然，望着文同喟然叹息：

“又是苏轼之罪！我真无话可说！”

文同望望苏轼，对着任妈说：

“任妈，你家大郎才高命苦，不会处世，更要你老人家操心了。”说完，“嗯嗯”两声，转身离去。

望着文同的背影，苏轼说不出一句话来。

任妈喃喃说道：

“这样一个只会画画的闷葫芦，也要遭贬啊……”

王诜神情凄然。

庭院里的雪地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脚印，但很快便被纷扬的大雪掩没了。

雪啊，你何时才停！

第二十二回　御苑射弓显盛世　皇宫设宴藏玄机

司马光在“朝辞进对”的第二天清晨，就冒着纷扬的大雪离开了京都，踏上了通向陕西京兆府的路程。可他在“朝辞进对”中上呈的《强兵安民三策》，却猛烈地搅和着皇帝赵顼的心，时过十多天，仍然牵肠挂肚地使年轻的皇帝无法安宁。

腊月二十八日，快过年了。皇帝赵顼独自坐在福宁殿的御堂里，手捧《强兵安民三策》发着愣，琢磨现时司马光也许已经抵达京兆府了。唉，永兴军路是战事频仍的特殊地区，也许应当依司马光之所奏，实行一种不同于潼关以东地区的特殊政策，以适应军事的需要。“青苗法”、“募役法”也许应当免行。可自己一怒之下，赶走了司马光，不及从容计议，焦躁拒谏，塞言误事啊！

宦值轻步走进御堂，把一份奏折呈上案头，然后轻步离开。

赵顼顺手拿起奏折，打开一看，是苏轼上呈的。他苦笑了一下：这两个人哪，总像串通好了似的，犄角呼应，夹攻于朕。想着，打开奏折凝神阅览：

> 右臣苏轼准阖门告报：天威在颜，不违咫尺；父命于子，惟所东西。伏念臣受性褊狷，才智短穷，恳辞开封府推官之职，请求外任……

简短的请求，“忠而无怨”，与司马光《强兵安民三策》的“忠而不苟”，璧映生辉，更为强烈地触动了皇帝赵顼的情感，歙然心绪沸动，开始怀疑这半年多来对这两个臣子的处置是否公正：

“朝臣典范”司马光在跌落外任的逆境中，仍然毫无悔改地坚持自己的政见，仍然请求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免行“青苗法”和“募役法”，真是“固执”得可怕啊！可这种“固执”真的错了吗？“乞请在永兴军驻地免除青苗、募役之苦”，以解军费之急，以安军民之心，不能说毫无道理；“乞请暂停陕西义勇戍边”，以加强习练，提高其征战之力，则是脚踏实地之想；“乞留诸州屯兵”，以保后方安定，更是为朕之安危着意。

司马光，务实轻名之臣，你“固执”得使朕难决难断啊！

“当代奇才”苏轼呢？“往复贾贩”一案，分明是冤枉了他，因此案而停止其开封府推官之职，分明是过分了。可他这份寥寥数语的“请求外任”的奏表，分明是压抑着心底的委屈，心灰意冷地希冀避祸求安。朕遇百年人物而不能用，可叹可惜！苏轼啊，你的恃才傲物，也使朕难决难断啊！

他不愿把这种“难决难断”的心事告知王安石。王安石正在为“御苑射弓”忙碌着。再说，这“难决难断”的犹豫，是否会被看作是对“变法”的又一次动摇呢？

他不愿把这心事告诉皇后。贤淑的皇后从颍王府起，就为自己“难决难断”的禀性深忧，在这年节来临，“御苑射弓”的前夕，还忍心让皇后再为自己操心流泪吗？

他更不愿把这心事诉于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登上皇位三年了，难道还要借助拐杖走路吗？再说，母亲和祖母一向偏爱司马光和苏轼。“偏爱”也是一种不公平啊！

年轻皇帝赵顼揣着这“难决难断”的沉沉心事，度过了皇室团聚的除夕之夜，度过了元旦大庆殿场面辉煌的君臣朝会，度过了大年初二热闹的大相国寺的焚香祭天，迎来了大年初三这轰动京都的盛世壮举——“御苑射弓”。

南御苑，位于内城东南一隅，是一座大型皇家园林，红墙围绕，周长十二里，为仁宗赵祯即位初期所建。园内山峰峦岩，池沼岛屿，皆为人工堆造而成，布局精巧，别致奇特；林木竹藤，多系人工栽植，依势而就，尽其自然；楼台亭榭，点缀其间，各逞奇丽，巧夺天工。在峰峦池沼之间，有一片宽阔平地，长约五百丈，宽约三百丈，是园林中惟一不曾经受改造的天然所在。春来绿草如茵，彩蝶飞舞；冬至草枯若金，水禽栖聚。此处原为仁宗皇帝偶尔游乐驰马之地，现时已修饰为“御苑射弓”的射弓场了。

一个多月来，千百名工匠的热汗心血和从国库里流出的黄金白银，变戏法儿似的创造出人间奇迹，使这片宁静的草地，一跃而成为园林中最为富丽堂皇的地方。

一座彩楼依池沼弯曲之势蜿蜒而起，长达一百七十步，高为三层，通体碧绿晶莹，造型从中央逐渐向两侧迭次滑行伸展，形成主次分明的外观；屋檐向上飞翻而出，琉璃闪光，明朗豁亮，展现一派放荡不羁之势；画栋缀列，图案回异；门窗精美，雕花繁复；室内为驻跸歇息之所；长廊横波，宫灯密悬；茶几座椅，依栏而置。

一座看台与彩楼相望而起，长约二百步，阶梯式随峰峦之势依坡而上，直与峦头峰顶相接，浑然一体，高为二十五层，可容五千人落座。整个看台均为木质构建，涂以深绿，与峰峦松柏一色，虽无雕饰之物，亦显浑厚雄伟。

射弓场顶端，并排耸立十座一丈五尺高的箭靶，靶身涂绿，靶面着红，均画一黑色侧面虎头，以虎目为靶心。画者似有惜虎之意，笔下虎目环睁，愤怒而视，张髭而啸，似有扑越厮斗之势。

射弓场起点，是峰峦的谷口，短松灌木，密密匝匝。谷内乃骑射者集结之处。

射弓场内的积雪，已被工役清除干净，泥泞已用黄沙覆掩，场面平整。白色起始线和箭靶前百步处的开射线显得格外耀眼。

熙宁四年（1071年）元月三日黎明寅时，王安石与“御苑射弓”总指挥吕惠卿带着东西两府的大臣进入南御苑。三千禁军也开进苑内警戒，车辚辚，马萧萧，拉开了“御苑射弓”的序幕。

吕惠卿的组织才能，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为了演好这场二十年近于失传的“大戏”，他弄来了许多重要的角儿担任“伴射”：

大辽使馆、高丽使馆、回鹘使馆、于阗使馆、真腊使馆、大理使馆、大食使馆、三佛齐使馆、交阯使馆都答应各派两名使节伴陪皇帝骑射以助兴。西夏使馆在半个月的犹豫之后，前天夜里也决定派出两名使节参加。

外藩各国使节终于全部出场伴射，足以显示大宋皇帝的德威和荣耀。

为了对付心怀叵测的西夏人，吕惠卿亲至禁军大营，精心选定十名弓马射手参赛，并以禁军中那位骑射教头为首。这些人都是骑射中的高

手，技艺精湛，足以压倒西夏人可能出现的挑衅。

为了显示这次“射弓”的欢乐气氛，吕惠卿在文臣中也指定十人参加。这是一组不谙弓马的丑角，用以衬托皇帝骑射的高超。这些文人最好当场弄些令人捧腹的事来，以体现年节期间的喜兴。

为了确保这次“射弓”的安全，吕惠卿在弓箭上也作了规定：凡参加“伴射”者，一律使用弩弓、弩箭，以突出皇帝使用的大弓、长箭，以显示皇帝的神力、神采。

为了保持“射弓场”内的良好秩序，吕惠卿独具匠心地草创了“门贴”的办法。由礼部印制“门贴”为入场证，凡进入南御苑的观众，需持有“门贴”，方可放行。“门贴”定额原为五千张，由于发放中的人情交易，实数已逾万张。当然，能得到“门贴”的，绝非市井细民。

为了激励人们的习武精神，扩大这次“御苑射弓”的影响，并激发“伴射”者的兴致，这次“射弓”特设赏格三等：一等奖二名，赏银鞍马一匹；二等奖五名，赏金银器皿一套；三等奖十名，赏绸缎衣着一套。

当然，为了保证皇帝这次“演出”的成功，吕惠卿对各方人士，特别是“伴射”的禁军将校们都分别作了“特别”交待。事君无小事，任何细微的失误，都是会导致身败名裂的。

卯时的钟声敲响，从大内钟楼传向全城。这是南御苑向市民开放的信号，也是“御苑射弓”即将开始的通告，京都各条街巷立即滚动起五光十色的人流。

大辽使馆的车辇、马队，奔驰在都亭驿大街上；

西夏使馆的车辇、马队，出现在都亭驿西门；

高丽使馆的车辇、马队，走出了安州巷同文馆；

回鹘、于阗使馆的车辇、马队，奔出了礼宾院；

真腊、大理使馆的车辇、马队，拥挤在怀远驿门外；

大食、交阯、三佛齐使馆的车辇、马队，驰出了瞻云馆。

看热闹的市民，跟着诸国使馆的车辇、马队，助兴起哄。爱闹事的“厮波”、“闲汉”，在人流中狂叫乱喊。京瓦艺伎、食馆杂耍、小摊小贩，急于在御苑四周安营扎寨。远来的富商大贾、逸人雅士，搭伴携妓走出妓院、酒楼。满城人流，满城喧嚷，满城有目标的拥挤，一波推着一波，从四面八方向南御苑滚滚而来……

辰时的钟声响了，回旋在沸腾不息的人流上空。接着，雄壮明亮的鼓声、号声铺天而来，声威赫赫，人流中的喧闹声在刹那间神奇地隐没了。这是皇帝銮驾移出大内的讯号。人流开始慌乱地向街道两侧躲闪。

四列并排的禁军扈卫铁骑奔驰而来，身着黄甲黄胄的年轻皇帝赵顼提缰策马出现在人群面前。万众跪伏，欢呼雷动。起伏不息的声浪，把这位“御苑射弓”的主角送进了南御苑大门。

此时的南御苑，已经按照吕惠卿的策划和安排，完成了各种行当的定位，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气势磅礴的画图：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和宗室诸王及其家眷、宫女，高坐于三楼长廊。绫罗似霞，珠玉闪光；凭栏抚杯，茶酒芬芳；宫女婀娜，袖裙舒荡；欢声笑语，隐隐朗朗。为了观赏孙子、儿子、丈夫、兄弟、主子的跃马一射，都在运用各自的身份、权势和情感，装点着这罕见的排场。

二楼长廊里，端坐着宰执、百官、诸国使者和他们的家眷。大辽使者的紫袍金冠，西夏使者的绯袍金蹀，高丽使者的白衣白裤，于阗使者的花袍花帽，回鹘使者的长袍缠巾，三佛齐使者的黑袍乌毡，大理、大倭、真腊、交阯使者的奇装异服，杂以大宋臣子的蟒袍玉带，衬着大辽使者似笑非笑的面孔、西夏使者无晴无阴的面孔、高丽使者和善亲切的面孔、回鹘使者嫁笑欢愉的面孔、于阗使者幽默亲昵的面孔、真腊使者谦恭多礼的面孔、大理使者沉思善感的面孔、大食使者热情含笑的面孔、交阯使者桀骜自信的面孔，杂以大宋百官的各异神情。呈现出尽天下服式之异，聚天下七色之全，示天下百态之别的壮观。

一楼长廊是这场“御苑射弓”的中枢大营。王安石、吕惠卿、章惇居中指挥。长廊左右，是一百名随时听候调遣的禁军士卒，一律披甲挂胄，威武干练。长廊前是五十名号手，等距排列，一律着紧袖绯衣，戴尖顶高帽，手执长号，严阵以待，随时等候着吕惠卿一声令下，为登场的“射弓”者鸣号助威。

彩楼对面巍峨看台之上，已经是货真价实的“人山”了。一万多持有“门贴”的观众，已布满了看台、山坡，连苍松、古柏的横枝上，也坐满了胆大的男女。大宋京都的繁华，浓缩在这里。富商大贾、逸人雅士在这难得一到的地方，额手称庆这难得一见的好戏。妇人们的绿裙红衫，编织了这“人山”上的七色花坪：她们头上的金钗玉簪，便是这坪上闪光的露珠；她们妩媚的笑脸，便是这坪上的花朵；她们身上的脂粉，便是这坪上的芳香。她们的笑声、逗趣声、打闹声摇弋着这“人山”成千上百个浮浪子弟的心旌。

在“射弓场”顶端，十张高耸的箭靶之间，十名身着绯衣高帽、体壮嗓粗的招箭手，手执长竿，专司报靶。长竿顶端有一团红绒，用以指示中靶位置。箭靶一侧的奖台上，摆放着金银器皿和绸缎衣物，两匹银鞍马分系两侧，咚咚踏蹄，萧萧嘶鸣。

南御苑外，已成“人海”。街巷、环道、苑墙、屋顶，处处是人。为争夺一个行动方便的立足点，为抢占一个生意兴隆的地盘，为独霸一个看得真切的瞭望口，叫喊、争吵、对骂、飞脚挥拳……

巳时，钟声又响，庄严的时刻已然来临。“人山”、“人海”刹那间戛然又静。

身披红绸绶带的吕惠卿，在十名禁军士卒的伴随下走进“射弓场”，站立在“起始线”的一端。他看了看四周，心中感慨万千而来不及更多体会，用力挥动了一下手中的令旗。五十支长号仰天吹响，“呜呜”声惊天动地，“御苑射弓”开始了。

突然，一声尖厉的马啸从峰峦谷口传出，一道闪光随着疾骤蹄响跃出谷口，落在射弓场的起始线上。神骏嘶鸣，四蹄腾挪，金色的辔头、鞍鞯，随着雪白的躯体转动，在阳光下旋出一个金色光环。光环中闪现着一位年轻英俊的骑手。

骑手身着明黄色窄袖起肩紧身服，下着明黄色紧腰飞云裤，脚蹬明黄色高统软底靴，头戴明黄色双幞软顶帽；挎箭囊、执弯弓，英气勃勃，神情从容；随着坐骑的腾挪转动，迎着四面八方射来的目光，他似乎在检阅这万头攒动的宏伟场面。

王安石望着出场亮相的皇帝赵顼，乍是兴奋叫绝，继而心神慌乱：“金玉其表”具矣，千万莫“败絮其内”啊！教场骑射决非坐殿论道，

硬功夫决于顷刻之间，即或是弓马高手，也有失手的时候，何况这位主子，原是皇宫御室内养大的娇弱“秧子”啊！这头一炮能打得响吗？王安石的心一下子吊在半空当中。

吕惠卿望着皇帝赵顼，心里何尝安定，皇帝原本不喜弯弓射马，硬是被“变法”逼上了马背。在这一个月来的风雪习练中，据说很有长进，已具有“射虎中目”之技，谁知是真是假？但愿这传说的“长进”，可别是招箭手为取悦皇上在箭靶上作了手脚。今天来真的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不得假了，如果一射脱靶落空，下边的“戏”可咋唱啊！

宰执、诸王、百官，心里都在打鼓。皇帝毕竟年轻气浮，急功近利又不知深浅，如若今天砸了锅，今后这皇帝可咋当啊？他们都咬紧牙关沉默着：祸从口出，此刻人多嘴杂，可别因“不幸而言中”招来不幸。

彩楼三层长廊上的皇后，早就认出了自家“官人”。她欣喜、骄傲、心潮翻涌。万众注目的皇上一定能“射虎中目”吗？她似乎一下子通悟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内涵，思索那箭离弦去的结果。是震人呢？还是现眼？“震人”当然好，震慑那些妄为的臣子，震慑那些桀骜的西夏人、大辽人，为大宋讨得几分威信。可“现眼”呢……她不敢去想了。她真想大声再次叮咛：“官家切莫大意呀！”可皇太后、太皇太后就在身边，她不敢轻狂，只能佯作安静。

皇太后，头一次见自己的儿子如此洒脱、英武、干练，她高兴得几乎喊出声来。可眼前这万众惊愕的情景，使她欢愉的心境，一下跌入沉寂的深谷。她突然意识到儿子正在冒险：冒失权于群臣之险，冒失信于黎庶之险，冒失威于诸国使者之险。她的心慌乱如麻。这慌乱很快又变成愤怨，直指王安石、吕惠卿：尔等这是拿着皇帝的尊严、威望、江山、社稷闹着玩啊！

太皇太后看清马背上年轻英俊的骑手原是自己的孙子时，在高兴的刹那间神情凝重了：孙子毕竟年轻啊，顾前不顾后，沉醉于开头的热闹，不想眨眼之后的结果。瞧他此刻的勒马旋转和流盼四周，似乎尚有十足信心。有信心就好，有胆量就好，大宋也该有一个胆子壮一点的皇帝了。太皇太后禁不住拍手叫了起来：

“是官家！好一个大宋英武的皇帝啊！”

太皇太后的击掌声、赞叹声，为四周早想放声高颂的臣下开了禁

忌，“吾皇万岁”的欢呼声首先从彩楼三层长廊爆发，立即波及二楼长廊，继而传向对面看台……万众沸腾，声如雷滚。苑墙外感情丰富而易于冲动的京都观众、听众，也欢呼、叫喊，纷纷把手中的花束、彩绢抛向空中，以表达他们对皇上的敬意和祝愿。

皇帝赵顼的亮相得“彩”了！

他向观众频频挥手作答。在长号声、人群声暂歇的刹那间，他不等吕惠卿手中挥起的令旗从半空落下，便猛力用双脚在马肚上一磕，白马昂首一声长啸，四蹄腾空，向箭靶突射而出……

人群屏息，目光随着骏马飞奔。皇帝赵顼伏身策马……

王安石冷汗涌出。皇帝赵顼从箭囊里拔箭……

吕惠卿气堵喉头。皇帝赵顼搭箭于弓……

皇后闭上了眼睛。皇帝赵顼舒臂开弓了……

在这短暂而紧张的一瞬里，皇帝赵顼干净、利落、准确地完成了开射的全部准备，当马蹄奔近“开射线”的几尺处，利箭“铮”的一声离弦而去，射向中间的五号箭靶。他同时收弓勒缰，白马前蹄腾空，人立在“开射线”上。利箭“嘭”的一声，射在“偏头虎”的眼眶上。

招箭手举起长竿，高声报靶，声如响雷，贯满全场。

看台上的人们雀跃欢呼，似浪如潮！新奇啊，大宋出了一个善射的君王！痛快啊，大宋有了一个尚武的皇帝！

彩楼上的百官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好兆头！大宋中兴有望了！

诸国使者在瞠目中鼓掌以贺。

王安石舒了一口气。

吕惠卿放下一颗心。

太皇太后拭着喜泪，搂着身边的孙媳皇后对皇太后说：

“官家射弓虽不中虎目，也是上等成绩了，比他父亲强，比他爷爷强……”

皇帝赵顼在欢呼狂潮声中跳下马背，精神昂扬地向观众挥手答礼。然后转身，大步奔上彩楼，落座在太皇太后的身边。太皇太后急忙为孙子披上锦袍……

“呜呜”的长号声再起。

十匹火红大马驮着以曾布为首的十名文官，从峰峦谷口慌乱冲撞而出，艰难而勉强地排列在“起始线”上。箭囊在他们身上摆动，弩弓成了他们手中的赘物。坐骑的暴烈和射手的狼狈，构成了一幅绝妙的滑稽图，引起了观众异样的兴趣：马是好马，人是囊货！哄笑声代替了赞赏声，同样如潮如涌。可怜这些射手在哄笑声中个个发抖。

文臣们担任“伴射”原本就是悲惨的。如果在皇宫某一个殿宇里私下陪皇帝射弓，也许尚有某种风雅的趣闻，今天被战马驮进这万人争睹的“射弓场”，一个个早就丧了胆气，一颗心儿已经脱壳离窍，五尺之躯只剩下一腔没头没脑的迷乱。

王安石见此“惨”状，苦笑摇头。

吕惠卿却喜形于色，他要的就是这个。没有平地，不显高山，为了显得高山更高，就需要在平地上挖沟、挖壕。他故意拖延起始的命令，要把这段闹剧的气氛铺得充足。

太皇太后，居高临下地望着这些在马背上自顾不暇的文臣，先是开怀大笑，继而笑声含涩，摇头对皇帝赵顼说：

“这是谁出的主意？快开脱这些文臣吧。”

太皇太后的话刚刚出口，“起始线”上的吕惠卿，用力挥落了手中的令旗。十匹火红大马嘶鸣着向箭靶奔腾而去，似十个疾飞的火团。“火团”上的射手们，在慌乱中拔箭，在紧张中搭弓，在东倒西歪中挣扎。当坐骑冲过“开射线”时，有的尚未从箭囊中拔出弩箭，有的虽拔出弩箭却失落于地，有的虽射箭离弦，但去向不明。有三人射中箭靶，但箭头都钉在“偏头虎”的脖子上，距虎目尚有二尺之遥。可怜的曾布遭遇最惨，在临近“开射线”二丈处，竟脱镫落马，扭伤了脚脖子。更为奇怪的

是，在摔落触地的刹那间，弓上的弩箭不知何因倒旋过来，刺穿了曾布的手！

“射弓场”上的哄笑声随着射手们的人仰马奔达到高潮之后，立即为吆喝声、斥责声、失望叹息声替代。丢盔卸甲的文臣和被人架走的曾布，留下了一个合理的话题：这群笨蛋和皇上比差远了！

长号声又起。十匹杂色坐骑和十名模样、服式各异的“伴射”，从峰峦谷口奔驰出来，整齐地排列在“起始线”上。

这是高丽使馆、三佛齐使馆、真腊使馆、大理使馆、大食使馆派出的十名“伴射”。那白色、绯色、黑色、灰色的衣着和那洋溢着友善的笑脸，立即引起全场的欢呼声，临近“起始线”时，看台上的一些观众，竟把手中的绢花、荷包抛向这些远方的客人。

吕惠卿对这组“伴射”，表现出特有的热情。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伴射”，是不会对皇帝赵顼造成威胁的。他举起令旗，大步走到“伴射”者的马头前，逐一询问骑射前的准备情况，表现出友好和关切。在确信准备已经完全就绪之后，吕惠卿才退回“起始线”一端，把高举的令旗用力落下。

十匹坐骑向箭靶飞奔而去。马背上的射手在人群热情的鼓舞下，镇定而迅速地完成了开射准备。在接近“开射线”的时间里，他们都射箭离弦，收缰勒马，然后奔回“起始线”。

招箭手高声报靶：“伴射”者全部射虎中靶。高丽使馆和大理使馆各有一人射中虎额。全场再度爆发祝贺声。彩楼三层长廊里的太皇太后派出十名宫女，捧着十盒宫廷糕点已走下彩楼，向十名“伴射”的客人飘然而去。彩楼二层长廊里的高丽、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的正副使者，凭栏站起，合掌稽首，向观众殷殷致意。

长号声再起时，“射弓场”上的气氛骤然紧张。大辽使馆、西夏使馆、回鹘使馆、于阗使馆、交阯使馆的十匹坐骑呼啸着从峰峦谷口飞腾而出，冷森森地排列在“起始线”上。全场观众纷纷站起，把寒冷的目光投向这组“伴射”。连彩楼上的皇帝赵顼、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也都神情肃穆。

大辽使馆的两位“伴射”，身着绯色短装，面带微笑，诡秘而令人生

疑。西夏使馆的两位“伴射”，身着蓝色骑射服，面色阴沉，骄横而令人生厌。交阯使馆的两位“伴射”，着黑色短装，神情桀骜。

王安石心情沉重了。此刻的“射弓”虽系年节娱乐，但也涉及国威、国容，好斗的西夏人是决不会漠然对待的。西南边境近日也不安定，交阯兵马常有侵边之扰，朝廷已派出兵马进剿。狡诈的交阯人，也不会在此时此地示弱服输的。北部边境近年平静，大辽兵马尚能自律相处，难道也会有麻烦出现吗？唉，在这小小的“射弓场”上，似乎也闻到边陲烽烟。

吕惠卿惴惴不安。如若西夏人、大辽人、交阯人果真射虎中目，皇帝何以自容？观众何以自安？京都人一向是以“九天居民”自居，而且善于起哄闹事。他怒目望着马背上的西夏人、大辽人、交阯人，盼望他们马失前蹄，像曾布一样扭脚伤手。他举起令旗，胡乱甩落。

十匹坐骑嘶鸣跃起，奔腾而出。观众一片吼叫，打唿哨的，“喝倒彩”的，毒言恶语从看台上倾泻而下，似乎要用言语的喧嚣，使这组“伴射”的弩箭全部脱靶。大宋京都的同仇敌忾与粗鲁鄙俗暴露无遗，致使彩楼上的皇帝、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脸儿发红。担任警戒的禁军士卒紧张地手握剑柄。

“喝倒彩”的叫喊声随着十支利箭的射中箭靶而无可奈何地戛然停止了。人群用可怕的沉默等待招箭手报出结果。招箭手举起长竿，高声报靶：

于阗“伴射”，一中虎颈，一中虎额。回鹘“伴射”，一中虎耳，一中虎鼻。交阯“伴射”，一中虎额，一中虎目。大辽“伴射”，一中虎目，一中虎颈。西夏“伴射”，两箭脱靶。西夏人的狡猾满足了大宋京都观众心底的希冀。似乎边境上打败仗的也不是大宋而是西夏。一场骚乱避免了。

大辽人、交阯人却悄悄地压倒了大宋皇帝。于是，懊丧的叹息声从看台上腾起，笼罩了整个“射弓场”。只有彩楼上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和皇帝赵顼在笑语祝贺。十个捧盒为“伴射”们赠送宫廷糕点的宫女，在这唉声叹气的声浪中，两条腿似乎有些打飘。

皇帝赵顼虽然以礼相贺，但他的心底却浮起一种捉摸不定的忧郁。

王安石也在凭栏沉思：西夏人的“脱靶”也许是一个讯号啊！兵不厌诈，这“射弓场”上的“韬晦”和“回避”，也许为了掩盖在另一个“射弓场”上的进攻。永兴军驻守地区大约是要闹大事，打大仗了。司马光能跃马弯弓、冲锋陷阵吗？我的老友，切莫成了真枪真刀的战场上的曾布啊……

吕惠卿急于扭转此时的懊丧情绪，急于“后发制人”，用禁军将校的“伴射”压倒大辽人、交阯人，为皇上报仇雪恨，为大宋挽回面子。他焦躁地举起手中令旗。五十支长号愤怒长鸣——号手们似乎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

“呜呜”长号声，驱赶着“射弓场”上的晦气。十匹铁骑呼啸着飞出谷口，给大宋观众带来新的希望。全场响起了“噢噢”的吼叫声。

白马银鞍，灿若流星；红装朱缨，势若烈焰。禁军将校“伴射”的先声夺人和神骏威武，直使得意忘形的诸国使节引颈张目，直使神情不欢的皇帝、皇后眉飞色舞，直使垂头丧气的王安石高声叫好，直使焦虑不安的吕惠卿热血沸腾。吕惠卿高举令旗奔向列队的“伴射”们，握紧拳头，逐一叮嘱：“射虎中目！”“射虎中目！”直喊得他自己嗓哑失声，直喊得“伴射”们心惊肉跳。

在“伴射”们的心惊肉跳中，吕惠卿倒转回来，仍用拳头的上下挥动，代替失声的叫喊，在每个“伴射”面前，挥动着“射虎中目”的节奏。在强劲的挥动中，他的嗓子突然恢复了发声，喊出了他心底严厉的命令：“要箭箭射中虎目！”当他返回“起始线”一端猛地落下令旗后，再也支撑不住地瘫软在地——他有些虚脱了。

马队飞奔，观众们凝神屏息，天地间只有“哒哒”的马蹄声。包括高高在上的皇太后高氏和太皇太后曹氏，许多人都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马蹄“哒哒”……

马背上的“伴射”们，原本已明白形势的严峻，此一射的责任重大，早已反复斟定了“射虎中目”的要领。可吕惠卿刚才挥舞拳头的叫喊和激切的神态，搅乱了他们的心。特别是最后那一句“要箭箭射中虎目”的命令，使他们头脑里一片雷鸣，什么射箭要领？全然记不起了。连同那个教皇帝赵顼骑射的禁军弓马教头，一样冷汗如涌，心乱如麻，昏昏然只知随马狂奔。马蹄“哒哒”……

禁军“伴射”们在马背上拔箭、搭箭、开弓，头脑中跳跃着“射中虎目”四个字，心发慌、手发软、臂发颤、眼发花，连拉弓的手指也似乎发麻了。尤其那位弓马教头，竟在瞄准的“偏头虎”的眼睛里，看到了吕惠卿挥舞拳头的身影……妈的，真是活见鬼了！

十支利箭呼啸而出。禁军“伴射”们把十颗心也射了出去。个个失魂落魄、面无人色。

招箭手的高声报靶打破了短暂而漫长的死寂。十名“伴射”的利箭全部中靶。三人射虎中额，四人射虎中鼻，三人射在虎的眼眶上。

大宋观众的叹气声、惋惜声，幽幽怨怨，凄凄惨惨……

十名“伴射”，伏在马鞍上痛哭失声……

当天晚上，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庆寿宫内室里设宴，慰劳“御苑射弓”的皇帝赵顼。皇后也随驾参加。

太皇太后的这个酒宴，只备有一道菜——海味八宝火锅。这是孙子最爱吃的。其他的则是皇太后和皇后从各自的宫里带来的几样精细小菜。

祖孙三代聚会，庆寿宫内室洋溢着天伦之乐与祥和气息。太皇太后今晚兴致极高。“御苑射弓”虽属年节娱乐，自己却从中感受到一种振奋：不甘因循苟且的振奋，锐意进取的振奋。也许因为朝廷几十年来太平静、太死气沉沉了，这种振奋竟使她心潮澎湃，萌生了询问朝政的念头。在目睹孙子今天“射弓场”上的不凡表演之后，心中滋生出许多话题，不说出来，憋得慌啊！

皇太后今晚母爱更切。儿子一个月来在寒风冷雪中苦练骑射，累瘦了肌肤，磨硬了筋骨，冻肿了手指，也拼出了一副帝王的胆量和威风。做母亲的，心里疼爱，心里高兴啊！

皇后今晚的心绪最为复杂。“射弓场”上皇上那跃马飞出谷口的英姿，把自己的心带进酒杯里，真要醉了。看台上观众如疯如狂地欢呼，把自己的心沉浸在糖罐里，真甜透了。射弓时马背上皇上那飘逸洒脱的身影，把自己的心引入花丛里，美奂美轮。开射前皇上那成败莫测的冒险，把自己的心提向云彩里，魂飞魄散。天可怜见，皇上终于射中了虎

的眼眶，自己的心一下子落进胸腔里，没有比此更舒坦了。可在一组组的“伴射”过程中，皇上那凭栏沉思的情景，却又把自己的心扔到火盆里。特别是回到福宁殿寝宫，躺在床榻上那疲惫的神态和那不断声的叹息，又把自己的心拉回除夕前的那个夜晚，真是煎熬难忍啊！为了争得“御苑射弓”的成功，皇上压下了心中的忧愁，在这“御苑射弓”成功之后，新的忧愁和那旧的忧愁，又淹没了皇上。西夏人狡诈，大辽人骄横，交阯人也开始猖狂……“募役法”、“保甲法”、“青苗法”……还有司马光的《强兵安民三策》和苏轼的“请求外任”！天可怜见，别让忧愁再折磨这心事如山的人儿了。但愿能借太皇太后的恩德和皇太后的慈爱，为皇上解脱心中的忧愁……

大宋王朝三个杰出的女人，都在为一个“励精图强”的年轻皇帝操心。这个皇帝也算是一个幸运儿了。

可这个幸运儿却有着宫廷里特有的那种敏感多疑的禀性。他猜度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不避一天“射弓场”登楼、下楼、乍惊乍喜的劳累而举办这个夜宴，必定是有所为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虽然不预朝政，但对朝廷里发生的一切重大事情，何尝掉以轻心过？就是她们有意不问，宫中的宦值、宫女也会“无意通风”的。何况还有姐姐贤惠公主经常问安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膝前。唉！但愿王安石、吕惠卿没有再出什么岔子，但愿这两位老人别在“变法”上再出什么难题，但愿今晚这个宴饮，只是一次舒心的天伦之乐的聚会。

宫女们捧上了沸腾的赤铜火锅，在添汤、下注、斟酒之后，便侍立一旁。太皇太后不等儿媳、孙子、孙媳举杯敬酒，便端起酒杯开了口：

“官家射弓，万民欢颂。前几天听说苏轼讲过一句话：‘人主所恃者，人心而已。’今天南御苑所见，人心拥戴官家，看来大宋真的要中兴了。老身这杯酒，是专为我这个有出息的孙子举起的。皇太后、皇后，你俩也陪老身喝了吧！”

皇太后、皇后一时惶恐地愣住了。

皇帝赵顼急忙举杯站起，毕恭毕敬地说：

“老祖宗折煞孙儿。孙儿恭祝老祖宗圣躬康泰！”

皇后也举杯站起：

“孙媳敬祝老祖宗太皇太后万寿无疆！”

皇太后站起，被太皇太后一把拦住：

“皇太后不必多礼。你看，官家和皇后如此孝敬你我，咱俩就倚老卖老吧！”

皇太后忙说：

“儿媳遵从太皇太后教诲，恭祝太皇太后圣躬康泰！”

太皇太后大笑，四人欢饮。

皇后为太皇太后夹菜，太皇太后笑着拦住，把火锅里的海参、鲍鱼夹到皇帝赵顼的餐盘里，疼爱、打趣地说：

“官家，这一个多月来，你人也累瘦了，手也冻肿了，再不多吃一些，你媳妇就更心疼了。皇后，今儿个你不用孝敬我和皇太后，只要把你官人侍候得身强体壮，我和你婆婆就打心里谢你了。”

皇后脸红红地笑了。席间斟酒的宫女也转头掩嘴笑了。

酒绿灯红，笑声盈盈，谐趣成串，妙语连珠，谈今日京都，话御苑射弓，论西夏人狡诈，议大辽人骄横……

太皇太后在慈爱中选择着暗示孙子的时机。

几杯热酒下肚，皇帝赵顼在谈论“御苑射弓”这一传统节目复活时，他赞扬王安石决策的大胆，赞扬吕惠卿调度的周全，赞扬朝廷百官的辛苦。皇上为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唱起赞歌，精明的太皇太后巧妙地抓住了这个时机。她似乎为皇帝的谈论所感染，欣喜而笑，赞许地说：

“善！古人说：‘善射者不忘其弓，善为上者不忘其下。’官家知君臣相处之道，老身可以垫高枕头睡好觉了。若‘当代奇才’苏轼今日能身临南御苑，必有《射弓赋》以记其盛，大宋文坛又会增添一颗明珠。可惜今天疏漏了此人。”

皇帝赵顼心有所悟，神情略慌。

皇太后接着太皇太后的话题询问儿子：

“听说苏轼要离开京都了？”

皇帝赵顼回答：

“苏轼前几日上呈奏表，请求外任……”

皇太后神情凄楚地说：

“人常讲，‘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如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圣人’。苏轼虽非圣人，也是百年人物。只是口无遮拦、信笔纵情，染有历代文人的毛病，恃才傲物，免不了得罪一些人。其实，这有什么要紧，‘自古文人傲王侯’，唐代的李白不是还要高力士为他脱靴吗？听说苏轼的策题《论专断》犯了罪，外任也好，贬逐也好，若能为他安排一个好的去处，成就他文学上的才能，官家也就功德无量了。”

皇后暗暗用脚在桌下提醒赵顼赶快遵旨谢恩，却误触了太皇太后的脚，她神情惶恐地向太皇太后一瞥，脸先红了。太皇太后纵声大笑，为皇后解窘说：

“都怪我这个老婆子多嘴，牵出一个苏轼，败了皇太后的兴致，惹得官家心烦。孙媳妇，今儿个苏轼不在这里，惜无《射弓赋》飨酒，你就唱一曲为皇太后提兴、为官家解烦吧！”说着，转头吩咐身边的宫女：

“取琵琶来，我为皇后伴奏！”

真是天降梵音！皇帝赵顼、皇太后、皇后全懵了。机敏的宫女雀跃凑趣：“许多年不听太皇太后抚琴了，太好了！”说着，转身取琵琶去了。

皇太后笑着躬身作谢。

皇帝赵顼高兴地走到太皇太后身边为太皇太后挪椅设座。

皇后心情紧张了。她明白，太皇太后这不寻常的举动，一定是为重要的事情而发，也许与“变法”有关。一曲不当，就可能引起风波。她不

敢唱王安石的词作，那等于以油灭火；也不能唱苏轼的词作，那等于为丈夫添乱；更不能唱现时京都风行的柳永的词作，仁宗皇帝生前认为柳七的词作都是靡靡之音。精明的老祖宗啊，哪一曲才能符合你的心愿呢？

宫女把琵琶取来了，太皇太后调弦定音之后，望着皇后询问：

“何曲为好？”

聪明的皇后，已在唐代诗人的诗中选出佳作。她要把太皇太后的心思引向边塞。于是，她跪倒禀奏：

“禀奏老祖宗，孙媳不谐音律，不谙歌唱，当年在颍王府时，官家曾教孙媳习唱唐人王昌龄的《从军行》。请太皇太后、皇太后指教。”

太皇太后点头，赞赏地说：

“王昌龄的《从军行》也是神品之作啊！”说罢，抚弦弹起《相和歌平调曲》。

皇后歌唱：

大漠风尘日色昏，

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渡洮河北，

已报生擒吐谷浑。

胡瓶落膊紫薄汗，

碎叶城西秋月团。

明敕星驰封宝剑，

辞君一夜取楼兰。

玉门山嶂几千重，

山北山南总是烽。

人依远戍须看火，

马踏深山不见踪。

边塞之歌，战争之歌，时代最强音编织之歌，震撼着大宋皇族祖孙三代的心。

唐代的战争，有的是为抗击外族入侵而战，和现时朝廷抗击西夏兵马的扰边相似；有的是为开拓疆土而战，和现时皇帝赵顼“变法”的思路吻合。王昌龄这首《从军行》，以风格的清丽，气魄的雄浑，形象的生动，描写了边塞的景色和豪情，立即引起了皇太后和皇帝赵顼的共鸣。皇后此时的歌唱，以其特有的身份、情感和思绪，表现了大宋皇室关注西北边境和北部边境的深深忧虑。

太皇太后抚琴叹息：

“悠悠岁月的边塞沙场，在王昌龄的笔下永生了。唐太宗手下的大将李靖，夜渡洮河，讨平了吐谷浑，保住了西北边境的安宁。我们大宋能行吗？我们的李靖是谁？在哪儿啊？唐高宗置建碎叶城，开拓了广阔的疆土，使大唐称雄于世。我们呢？大顺城失陷了，环庆路战败了，燕云诸州至今还失落在大辽人的手里啊！唐代的边防，像屏障一样重重叠叠，戍边的将士，与烽火台同生同息。我们的边防如何？我们的戍边将士如何？

“官家，听说你把司马光赶到永兴军去了，这不闹着玩吗？他是一个书呆子，一个直筒子，一个治学上的圣手，一个治军上的呆虫，能为大宋夜渡洮河、夜取楼兰吗？与其让他去战场上送死，莫如叫他去洛阳修书。一个不知爱书、读书、用书的王朝是不会有出息的。

“我的话说多了，听不听由你。我累了，要歇息了。但愿官家的这次‘御苑射弓’，能为我们大宋培养出几个李靖。但愿官家的励精图治、身体力行能重振我们大宋的雄风。”说着，太皇太后在宫女的搀扶下，走出了内室。

皇太后跪地向太皇太后送行。她的目光注视着儿子的反应，因为她的心里也牵挂着司马光和苏轼的命运啊！

第二十三回　怜丈夫王妻买妾　性高洁安石拒美

王安石担任了朝廷宰相，登上了施展他抱负的权力顶峰，大宋的命运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肩头。他来自州县，还没有改变那种“每事亲躬”的习惯；他出身于县邑微吏的地主之家，还没有学会前任宰相陈升之那种“与世无争”的“洒脱”；他怀着“变法易俗”的理想，不可能因袭前任宰相富弼那种“老于官场”的“稳健”；他天生就是一个轻衣轻食的人，修养不出前任宰相曾公亮那种“把酒论政”的“雅气”。他几乎整天待在大内“东府”里，不知偷闲地处理着“朝政万机”。各地推行新法的奏表、文书，他逐一过目；边境送来的奏札、战况，他逐一阅览；州府呈报的灾情、政情、冤情、异情，他逐一研读；皇帝需要了解的重要文书，他亲自摘录、贴黄上呈。他废寝忘食、昼夜操劳。身体日瘦，声望日升。他如同历代变革者一样，在文书、奏表、奏札、刑律中大展才智，以笔墨呕心沥血，并自得于其中欢乐，而多少有一些轻视文字、文书之外的实情。

对手、朋友、皇帝似乎都在有意地成全他：欧阳修、张方平、范镇、韩琦等人离开了京都，他不再担心这些老臣出难题；司马光外任、苏轼沉默，不再有噪耳的反对声干扰他；吕惠卿、曾布等人全力依循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枢密使王珪也加入了赞歌的合唱而成为“西府”的甩手掌柜，把军务上的大权也拱让于他；另一位并肩宰相韩绛去了京兆府，自然不必再与这位唯唯诺诺的“应声虫”商议共决；年轻的皇帝给了他充分的信任，除了不断的嘉勉、鼓励外，不再有犹豫、迟疑的表示。一切都是顺心遂意的。两个月时间内，王安石实际上成了统管东西两府的主宰，朝廷已成了“朝臣唯介甫之命是从”的一统天下。大宋历朝集政权、军权、财权于宰相一身的，仅此一例。王安石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驾驭着大宋风云。

他又是十来天没有回家了。

“元旦朝会”和“御苑射弓”之后，他陷入了更为繁忙、紧张的朝政之中。诸国使馆都为“御苑射弓”出了力，需要加以宣抚和慰劳；二府、三司一年的事务规划，需要审定部署；过去一年的财政收入、支出需要结算统计；吕嘉问等草拟的“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条款与实施方案，需

要反复酌定……事烦日短，今天儿子王雱来到“东府”，说家里有重要事情要他回家，他才猛然想到今天已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了。十天来慢待了夫人，慢待了家人，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歉疚。唉，历朝历代都有“国而忘家”之士，那些“士”们的心情，大约也是如此吧！

他放下手中斟酌难定的《市易法》正要和儿子王雱回家，福宁殿宦值走了进来，传下了皇帝赵顼批谕的两份文书。他打开一看，一份是司马光字迹工整的《强兵安民三策》，一份是苏轼文字简短的“请求外任”。这两份奏折他都没有看过，想必是通过别的途径直接上呈皇帝的。他心里立即紧张起来，忘却了儿子王雱就在身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神情不安地伏案阅览。

司马光的《强兵安民三策》阅览至半，他的心就禁不住地怦怦跳动。司马君实啊，你莫非发疯了！西北边陲各路将成为战区，永兴军将投入战斗，你未临军旅就企图乱法，就不怕被杀头吗？而且你临军执权，若有差池，不仅头颅难保，尚会罪及九族！怎还有心思顾念其他？他真为司马光冷汗湿衣。当他看到皇帝御批“诏司马光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专意修史”的谕旨时，一颗心才突然变得平静。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圣上英明，司马君实幸免于难！”在这兴奋的回味中，一种悲哀又浮上心头：“‘专意修史’，毕竟是坐冷板凳。司马君实纵然无怨，可总须顶着一个‘遭贬’的名头奔赴洛阳啊。”

苏轼“请求外任”的奏表，使王安石心头更多了一层凄凉。特别是“受性褊狷，才智短穷”的八字自嘲和借口，更使他感到汗颜。这是子瞻的被迫自请！迫于荒唐的“往复贾贩”，迫于无情的政见之争，也迫于自己在皇上面前的危言杀伐啊！皇上“准其所请，诏通判杭州”的谕旨，对子瞻也算是一种照顾了。他茫然而想：江南如画的山川，杭州秀丽的美景，对于才气横溢的苏子瞻，但愿是一件因祸得福的好事。

王安石怀着歉疚的心情，与儿子王雱乘车回到家里，已是入夜时分。迎着他的是元宵节的喜庆。门外屋檐下挂着一串红光闪亮的纱灯，长廊两侧缀着五彩辉映的花灯，卧室门前是贴有囍字的八角灯。

夫人吴氏从卧室笑吟吟地迎出，使他心中腾起老夫老妻间深沉不移的相依之情。他走进卧室，看见窗前桌案上摆着几样佳肴和一坛美酒，欣喜若狂，打量着着装更为整洁的夫人，轻声谢道：

“知我者夫人，疼我者夫人！今日事情颇多，埋头书案，中午仅以

两块油糕果腹，现时确实已是饥肠辘辘了。”说着，用手从盘子里扯起一块鸡肉塞进嘴里。

吴氏含笑而语：

“承蒙相公夸奖。今天是元宵节，月圆人聚，我斗胆做主，特意请了一个人为相公烹茶制肴，并将为相公斟酒作陪。”

王安石以为吴氏请来的是家蓄歌伎，便坐于桌案前，拱手作谢：

“夫人雅意，安石恭然从命。”

吴氏一笑，坐在王安石左侧，然后望着门外，轻轻击掌三声，一个年轻女子轻盈走进卧室，向王安石行了晋见之礼。王安石一看，不是自家歌伎，而是一个陌生的女子。他突然想起夫人两个月前因大病一场曾提及需要专人侍候之事，以为是夫人聘进的侍女，便热情相待，亲切地说：

“自己家里，不必拘礼，请落座一同就饮。”

年轻女子根本不知她今天走进的这个庭院，竟是当今的宰相府，更没有想到此刻叫她落座的人，竟是当今的宰相王安石。她再礼之后，便从容地坐在王安石的右侧，绾起衣袖为王安石斟酒，然后为吴氏斟酒，轻声说道：

“请老爷、夫人饮酒。”

王安石端起酒杯，向吴氏作贺：

“元宵佳节，谨祝夫人安好！”说完，浅浅呷了一口，便举箸夹起近处盘中的肉食大嚼起来。

吴氏浅饮一口作答，笑着询问：

“相公，此獐脯味道如何？”

王安石这才注意到吃的是獐脯，迷惑回答：

“是獐脯吗？噢，味道极佳，几乎被我吃糟蹋了。好，好，甚合口

味。”

吴氏道：

“这盘獐脯，就是这位新进之人亲手做的。相公今后有佳肴可用了。”

王安石向女子点头，举杯相邀：

“多谢了，你也斟酒自饮吧。”

王安石的随和，消散了年轻女子的拘谨。她浅浅一笑，为王安石添酒。

吴氏知道王安石的饮食习惯。此公饮食随便，只是在近处盘中寻食，对远处盘中再美的佳肴也常常是不及一顾。她便把远处的一盘鲟鱼移至王安石面前，特意提醒：

“这盘鲟鱼，也是这位新人亲手烧的，请相公仔细品尝。”

王安石眼睛一亮，认真看了看盘中的鲟鱼，举箸夹了一块放入口中，细细品味。停箸之后，大为赞赏：

“清香爽口，果然不错！我十九岁随父亲居江宁，外祖母黄太夫人常烧鲟鱼以哺我。今夜甚幸，三十多年不尝此味了！”

吴氏大喜，借机介绍年轻女子：

“相公，你仔细看看，这位新人是哪里人？”

王安石这才抬头仔细地打量身边的女子。

此女子年约二十岁，体态娇柔婀娜。上着浅红色紧身杭缎暗花衫，下着深红色杭缎宽脚裤，黑发高髻，簪以钗凤、珠花，神韵清雅，面容秀丽，细眉如黛，一双晶莹欲语的眼睛，透着江南女子特有的风致。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你是江南人？”

女子微微点头一笑，嘴边的两个酒窝浅露。

“家居何处？”

“江宁钟山脚下。”语音清纯。

王安石高兴了，情不自禁地以江宁乡音交谈：

“江宁是我的第二故乡。异域逢乡亲，最亲是乡音！秦淮河现时如何？”

女子以乡音答对：

“秦淮河上的游船灯火比昔日更加辉煌，秦淮河上的琴音欢歌比昔日更为动听。”

“你可去过定林寺？”

“定林寺的钟声比昔日更是响亮了。”

“你可知道悟真院？”

“悟真院里的蔷薇花已成了江宁的一大景致。”

“你可喝过悟真院里的八功德水？”

“那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噎、八蠲疴的圣水，已使游人涌如早潮。”

年轻女子亲切的乡音，流利的答对，使王安石的心绪飞向遥远的江宁，眼前渺渺浮现起客舟、孤帆、江水、月色、渔火……他禁不住吟出当年感怀江宁的诗句：

霸主孤身取二江，

子孙多以百城降。

豪华尽出成功后，

逸乐安知与祸双。

……

在王安石沉浸于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低吟中，年轻女子接着吟出三、四两联的诗句：

东府旧基留佛刹，

《后庭》余唱落船窗。

《黍离》《麦秀》从来事，

且置兴亡近酒缸。

王安石惊异，凝目望着身边女子：

“你也知道这首诗作？”

年轻女子款款回答：

“这首诗是当今宰相王安石七年前任职江宁府时写的。江宁人都为他忧国忧民的一颗心而骄傲，这些诗句也就传入了市肆酒楼。谁知他当了宰相之后，还能以这样的一颗心对待天下的黎庶细民吗？”

王安石愣住了。此刻不再是惊异于这个女子的才情，而是惊异于这个女子的心智了。他神情肃穆地说：

“你有这样的担心吗？”

女子说道：

“天下的文人学士，大体都是这个样子，在贫寒潦倒的时候，会慷慨激昂以济世；待到飞黄腾达之后，就该四平八稳以利己了。王安石在这首诗里，原本就是留着退路的，你听，‘《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这不是在说，该衰亡的就该让其衰亡，又何必去惋惜呢？当然，这是他那时的牢骚话，可现时，他也许早就把这壮怀的一切，都付诸‘酒缸’了。”

王安石心头一惊，坐不住了，站起身来：

“不！王安石不会这样，也不敢这样！”

女子一怔，惊慌地也站了起来。

王安石发觉自己失态，摇摇头，转向夫人吴氏。可吴氏早在他与这个女子江宁忆旧时悄然离去，回到对面的一个房间——她的卧室去了。

王安石心头突然浮起异样的不安。他向窗外望去，月色茫茫。他向门外长廊望去，廊间的灯火已经灭了。他一时失措。夜半三更，在这间卧室之内，只有这个陌生的女子陪伴，饮酒论诗，失检点了！他忙对女子说：

“你快去侍候夫人安歇吧。”

女子不仅没有离开，反而走到床榻边，为王安石铺被置枕：

“夫人早已吩咐，今后由贱妾侍候老爷……”

王安石头脑“嗡”地一响：

“你，你是什么人？”

女子转过身来，低声说道：

“我是夫人用钱为老爷买来的小妾。”

王安石“啊”的一声跌坐在椅子上，望着床榻前的女子发呆。

女子铺好被褥，轻步走到王安石身边：

“老爷，夜深了，安歇吧。”

王安石木呆不语。

女子伸出手来，声音微抖地说：

“老爷，贱妾为老爷脱靴解衣……”

王安石如噩梦乍醒，惊恐地瞪着一双眼睛……

女子含泪低语：

“老爷，贱妾今日傍晚，奉夫人之命，已汤浴熏香过了，身子是……”

王安石打了一个寒战，苦笑着：

“姑娘，你这是挖我的心啊。”

女子愣住了。

王安石镇定下来，轻声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

女子嗫嚅回答：

“贱妾名叫婵娟。”

王安石点头，自语：

“婵娟？多好的名字，又是一个婵娟啊！屈子的侍女叫婵娟，是屈子的解语花。这个突兀来到我面前的婵娟，也是天神为宽慰我煎熬的灵魂而恩赐的吗？‘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婵娟，你有聪颖的才智，却不知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啊。”婵娟知道遇到了好人，突然双膝跪地，泪水涌出：

“老爷，贱妾也是被迫卖身啊……”

王安石忙道：

“别哭，别哭，快起身，告诉我你的身世。”

婵娟终于停止哭泣。她跪着讲述着自己的遭遇……

生于何处？父母是谁？婵娟根本就无印象。最早的记忆便是江宁钟山脚下那座灯红酒绿的“燕尔酒楼”和总是坐在酒桌前抚琴轻歌、泪珠莹

莹、被人称为“醉怀七娘”的养母。养母长得真美，如同古人宋玉所讲：“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她“嫣然一笑”，不是“惑阳城、迷下蔡”，而是倾倒了江宁府的富商、大贾、才子、王侯。

养母琴艺绝伦，歌音超群，却命苦无双。她把一个母亲的爱给了婵娟，把琴弦上的奥秘给了婵娟，把歌唱上的神韵给了婵娟，也把做人的艰难给了婵娟，也许因为小女子有着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容和不算平庸的灵性，连“婵娟”这个好听的名字也是她给的。

养母的假欢假笑答兑了无数浪荡的来客。养母的真疼真爱保护了一个零丁的孤女。养母泪干了，血尽了。养女长大了，成人了。“燕尔酒楼”土埋了一个“醉怀七娘”，江宁府又捧出了一个“燕尔婵娟”。“燕尔婵娟”，一个天下男人都可以享用的“婵娟”啊……

王安石回想起七年前身居江宁的情景：“醉怀七娘”何止倾倒江宁府，这个名字曾远播大江上下，为无数富商、大贾、才子、王侯垂涎。只是自己生性“执拗”，厌恶这个浪荡的名字，耻于认识这个烟花妓女。谁知七年之后，这个女人的养女，竟然跪在自己的面前。造化之缘分，难违啊！

婵娟继续诉说着：

也许是养母博大慈爱的灵魂仍在荫护着用泪水心血养大的女儿吧，一个年轻的“书场浪子”竟然抢在众人之前，跨进了“燕尔酒楼”。也许是养母舍身饲虎的一生得到了佛祖的回报吧，那个“书场浪子”竟然是一个值得委身的人；也许是养母在阴间的炼狱里暗为养女苦散功德吧，那个“书场浪子”竟然用一场震惊江宁府的豪赌，把苦命婵娟“博”出了“燕尔酒楼”。

王安石惊异于“书场浪子”这个名字，开口询问：

“‘书场浪子’，何许人耶？”

婵娟带有几分伤情回答：

“他啊，是个怪人。身无分文，却乐于解困救贫。通晓诗书，却厌恶科举功名。身体单薄，却勇于使风弄潮。平时不沾赌博，有事却敢赌

死博生。三年前‘燕尔酒楼’的一场豪赌，真是令人心惊胆战……”

一张精致的紫檀木八仙桌放置在“燕尔酒楼”的天井里，桌上摆放着一面一尺见方的玉盘，玉盘中有一只金铸的“宝缸”和三颗白玉血纹骰子。唉，大宋的繁华，只以赌具可见。八仙桌两边的主客位置上，坐着一个赌场无名的“书场浪子”和一个以赌为业的“燕尔楼主”。客位一边的高桌上是“书场浪子”的赌注——借来的一万两银子；主位一边的高桌上是“燕尔楼主”的赌注——一个脱去披挂、只剩内裤内衫的妓女。双方聘来的二十名证人围着天井四周的红案坐定，一个个面色铁青。为首的赌场元老宣告着这场特殊豪赌的特殊规矩：为了正大光明，不用罩杯，不设开宝人，一局定输赢，点数相同，主赌为胜。

观看的人已围得水泄不通，鸦雀无声。

“燕尔楼主”从赌场元老手中接过白玉血纹骰子托在掌心，眉飞色舞地向四周观看的人群亮相鞠躬。二十名证人默默点头。“书场浪子”面色发青。脱去披挂的妓女，听天由命地闭上了双眼。

“燕尔楼主”在一阵阴笑之后，扬手把骰子向“宝缸”扔去，三颗血纹冰凌在空中拉起一道白光落进“宝缸”之中。这一“扔”轻松、老辣，如利箭呼啸、雷电行空。三颗白玉血纹骰子在旋转中不停地变换着颜色、数字，红白翻滚，黑白幻化……突然间，排列成一副赌场绝活——“三六十八红”！

“三六十八红”。大喜，顶尖的点数，赢定！“燕尔楼主”狂笑不止。年轻妓女一声尖叫，绝望地瘫软在高桌上，命如游丝。

四周的观众沉默了，把同情和怜悯的目光投向“书场浪子”：认倒霉吧，你就是再扔出一个“三六十八红”，按照刚才宣布的规矩，也是你输！

二十名证人一阵低语，赌场元老从“宝缸”中揽起白玉血纹骰子，走到“书场浪子”面前，示出骰子，低声说道：

“认输吧，后生，赌场如战场，生生死死，命中注定，今天你已无必要还手了。虽说传说中在‘三六十八红’之上还有一个‘十八点楼上楼’，可那只是传说，连我也没有见过。”

“书场浪子”猛地站起，劈手从赌场元老手里夺过白玉血纹骰子托于掌心，向四周观看的人们深深一躬。二十名证人不得不惊愕地点头。“书场浪子”忽地扬手把骰子向空中抛去，三颗骰子如同三颗流星追逐而上，沿着一条红色光点绘出的弧线，直落入“宝缸”。

人们看呆了。

“燕尔酒楼”沉寂无声。

神奇的三颗骰子在“宝缸”中跳跃、翻腾、旋转，响声如玉盘滚珠，悦耳动听，铮铮不停……“燕尔楼主”惊骇失色，二十名证人呆若木雕。那三颗鬼神附体的骰子，先后亮出了红色六点，并先后跳跃成垒，绝妙地组合成“十八点楼上楼”！

“十八点楼上楼”。赌场绝技，大赢！证人瞠目，观众结舌，欲惊呼欢叫，却发不出半点声响。“书场浪子”看也不看枯木僵尸般的赌场元老与“燕尔楼主”，把借来的银子完璧归赵，用一匹华丽的锦缎，裹抱着年轻妓女大步出了“燕尔酒楼”。

从此，离奇的夫妻寻求着离奇的恩爱，“书场浪子”离开书场，投身江河，以漕运弄船开始新的生路。

王安石一时茫然：

“那又是如何沦落到京都来的？”

婵娟凄然拭泪：

“也许是命中的苦罪还没有挨到尽头，也许是命中的姻缘注定要迎新送旧，汴河的一夜风浪，把贱妾送到了老爷的身边，又要喝一次合卺酒……”

王安石知讽了，双手抚着婵娟说：

“婵娟，请说下去。”

婵娟一头扑在王安石的双膝上，悲痛失声：

“老爷，你可怜可怜那个心地善良的‘书场浪子’吧！两个月前，他从

江宁押送一船米粮来京，船行至京都城外三十里处，夜遇特大风浪，粮船沉没，船工全部遇难。他只身脱险，即去漕运司请罪报案。谁知漕运司官员，不问事故原委，不作勘察了解，不依条律论处，而是以钱为是，硬索罚金五千缗。”

王安石愕然，凝眸打量着膝前的婵娟。

“贱妾得到音讯，倾其家产，携金由江宁赶进京都。谁知漕运司官员言而无信，接过罚金五千缗后传下话来，非付罚金七千缗，不能放人。”

王安石大吃一惊，目光畏缩了。

“贱妾恳求不得，遂卖掉衣物首饰，再交罚金二千缗。可漕运司官员以罚金迟交两天为由，又索要罚金一千缗。贱妾在漕运司门前跪请一日，得到的答复是：若再滋事拖延，罚金还要增加……”

王安石心跳了，气噎心胸，目光黯然。

“贱妾孤身京都，人地两生，无一为援，只有隐瞒身份，卖身赎夫。”

王安石声音颤抖：

“于是夫人用钱买了你？”

婵娟泣咽点头。

“你的身价多少？”

“九百缗。”

“你的丈夫赎出来了吗？”

“承蒙夫人恩德，贱妾已救得丈夫出狱，心无憾了。老爷放心，我会永生永世侍候你的。”

王安石心如刀绞，昂首而语：

“侍候我，侍候一个不知民情的糊涂官吗？侍候我，侍候一个勒索百姓的衙门头子吗？漕运司以钱为是而乱法，其他衙门呢……婵娟，你的丈夫现在何处？”

婵娟懵了，嗫嚅回答：

“住在宋门外一家客栈里，天亮就要南下江宁了。”

王安石蓦地推开婵娟站起，走出房门，高声呼唤：

“来人，来人啊！”

声音惊动了熟睡的和还不曾入睡的家人，王府总管急忙奔来。

王安石厉声吩咐：

“立即套车，带着婵娟姑娘速去宋门外客栈，接回她的丈夫！”

总管一时糊涂了：是夫人叫自己亲自出面为主人纳的妾啊，再三询问说没有丈夫，怎么半夜里冒出个丈夫来了……

吴氏此时也来到门口，婵娟慌慌迎上跪下。吴氏叹息一声，拉起婵娟对总管说：

“快去套车，带着姑娘去接贵客。姑娘，有话回来再说。”

总管摇了摇头，带着婵娟离开了。

卧室里，烛光下，王安石坐在软榻上，抱头不语。吴氏心如针扎一般难受。自己的一片心意不为丈夫接受，并气成如此。她默默地走近王安石，坐在王安石身边。

儿子王雱和家人们，见两位老人枯坐无语，也不敢做声，便悄悄地轻步离开。

四更梆鼓声传来，敲打着老夫老妻两颗相依相贴的心。还是王安石开了口：

“夫人，这一年来，我是否有些变了？”

吴氏轻声回答：

“我们都在变啊。”

王安石心头一震：

“你真是这样想吗？”

吴氏点头：

“我不仅在想，而且想了很久了。岁月如流，今天的你我，毕竟不是以前的你我了。”

王安石慌忙抓住夫人的手说：

“不，夫人，你这是从何说起。”

吴氏深情地一笑：

“从相公说起……”说着，她随手拿起床头几案上的一面铜镜举在丈夫的面前：

“相公，你看，镜中的你，已不是我前几年的安石了。人在憔悴，腰在弯曲，满头已是霜雪斑白。再看看你的衣着吧，污渍点点，已有一个月没有洗换了。至于饮食，这十多天来，大约和今天一样，每日午间，都是以油糕、麻花之类的东西充饥吧？”

王安石明白了夫人的用心，举臂搂着老妻的肩膀宽慰地说：

“近来朝廷政事繁忙，‘变法’将再次掀起高潮，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啊！夫人，待这段紧张事务忙过，我将依夫人之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饱养其神。”

吴氏苦苦一笑：

“这当然好。如果真的如此，那就不是我的安石了。几十年来，你何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啊！相公，你看看你的老妻吧！你看我这头发，白的多于黑的；你看我这脸，皱纹已伸向两鬓了；你摸我这身躯，瘦了、僵了；你再摸我这手，已无力再为相公浆洗了。相公啊，从

年前秋里那场大病之后，我真不知自己何时会……”

王安石用力搂着夫人，打断夫人的话，体贴、动情地说道：

“夫人，安石疏懒，连累夫人牵肠挂肚；安石粗心，辜负夫人一怀深情了。今后，我将自勤自理，以慰夫人时刻之念。”

吴氏依在丈夫怀里，嗔怪地说：

“‘自勤自理’？你我结发三十年来，你何时‘自勤自理’过？你的‘自勤’在读书上，你的‘自理’在公务上。虱子积满衣缝，你也不知更换。一日三餐不食，你也不知喊饥啊！天生一个‘不修边幅’的你，天生一个‘好洁成癖’的我，你我成双成对，才摆平了这王府的生活。如果你在府内‘自勤自理’，我不就是白来人世一趟吗？现时，朝廷需要你，皇上需要你，‘变法’需要你，你再用更多的时辰和精力，笨手笨脚地‘自勤自理’于琐事，我这做夫人的，不是要挨天下人的唾骂吗？老天爷既然把你交给了我，你就听我的安排吧！相公，那个女子长相好，会讨你喜欢的；性情好，不会惹你生气的；还有几分才情，会给你增添欢愉的；又是江宁人，习惯、情趣都会称你的心意的……”

王安石忍不住酸楚，双手抚着夫人的面颊，凝目相视，哽咽而语：

“夫人，安石若如此需人操持，与小儿何异？安石愿抛相位、弃‘变法’、离朝廷，与夫人游以终生！”

吴氏哑然失声：

“相公……”

王安石大声说：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吴氏泪珠滚落，依在丈夫怀里。

王安石紧紧地搂着夫人：

“夫人，什么样的天仙我也不要，只要我这多病的老妻！”

五更时分，王安石和吴氏在客厅里设宴招待婵娟和她的“书场浪子”，算是为他俩返回江宁府饯行。“书场浪子”，名叫林家声，时年二十六岁，扬州人，是一个大贾盐商的公子。天资聪颖，生性怪诞。喜读书，好剑术，厌恶功名，热中江湖诸艺。而且一学就会，再学即精。拜一位说书艺人为师，整日泡在书场，对历代游侠、义士、英烈、才女性悟神通。父母管束不改，怒而逐出家门，改名隐姓，浪迹江湖，以“书场浪子”之名行世。五年前，父母病亡，诸兄弟分家，他不取遗产分文，自强自立，在江宁设一书场，以说古论今度日。其人六尺身材，眉清目秀，风骨凛然，拂动潇洒之风；衣着不整，形容消瘦，仍显机敏刚毅之质。他落座在王安石的对面，目光炯炯，神情镇定，似乎在暗暗地猜度这位主人的身份和图谋。

王安石向这位奇人一瞥，便断定婵娟言之不诬，心头蓦地浮起一层惜才之意。他热情地为客人斟酒夹菜，没有谈论江宁风情、客人身世和婵娟未来，而是详尽地询问着漕运司和汴河、淮河上推行“均输法”的现状。

吴氏与婵娟疑惑不解地望着王安石。

“书场浪子”却一杯一杯地饮着酒，镇定而从容地应答着王安石的每一句话。也许主人的问话已使他察觉到主人的身份，而且主人身份与“均输法”有关。“书场浪子”大胆而坦率地谈论起“均输法”在漕运实施两年来的利害得失。他谈到“均输法”给汴河、淮河两岸带来的繁荣：

“……河面上，船舻相接，白帆若云，夜之灯火，寥若星辰。漕运之量骤增，南北水途缩短。众目所睹，其功在焉！码头上，集市日隆，新屋日多，百业日增，百货日繁。店铺数倍于前年，贸易数倍于往昔。其绩在焉，当不必疑！”

王安石欣慰之色浮于眉端：这正是我之所企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常说，“无商不活”，只有这样的“熙熙攘攘”，才能给这沉闷的天下带来一丝生机啊！

“书场浪子”谈到“均输法”带给富商大贾的变化：

“……均输官营，利归官府，抑制商贾，势之必然。富商由咄咄而钻营，大贾由痛骂而称颂；初以酒宴求情而贷运，继以暗地行贿而包船，‘均输法’之名日显，其原旨日益见微……”

王安石神色忧郁了：真是“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吗？苏子瞻曾有过这样的议论，司马君实也曾有过这样的担心，难道被他们言中了？

“书场浪子”的话语更尖锐了：

“……更可虑者，官为客籍，商为著户，漕运司官员不知商贾盘根错节之网，富商大贾却精通以钱制官之术。有的漕运司官员，为图一指之利而为商贾行便，有的商贾以助为名而谋取重利；有的官船为商贾挂旗闯关，有的商船悬挂官旗行走江面。官商勾结谋利，已成公开秘密，惟朝廷大臣尚乐于鼓中，殊可危啊！”

王安石心头大震：“物速成而疾亡”。难道真如苏子瞻所语，“变法”之业，就要“疾亡”于“官商勾结”之祸吗？看来不是没有道理。该到商埠、码头、村落、田间俯耳听听、亲眼看看了，不能“乐于鼓中”而受欺、欺人啊！

“书场浪子”继续说道：

“最堪忧者，‘以钱为是’之风，已侵入官衙、邻里、刑律。律因钱蚀而涣散，刑因钱蚀而失威，伦理因钱蚀而伤风败俗，道德因钱蚀而人心不古。长此以往，只怕宰相王安石的壮志雄心，要毁于‘以钱为是’的时髦风尚了！”

王安石心里全乱了。他没有料到“书场浪子”会从伦理、道德谈论“以钱为是”。是啊，法度在变，时尚在变，伦理、道德能维持原状而不改变吗？可这个变化，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自己确实不曾思索于此啊！他注视着面前侃侃而谈的“书场浪子”，突然萌生了“破例重用”的念头，便开口试探：

“先生所语，某领教了。先生既知江河漕运现状，亦知‘官商勾结’之害，对现时‘以钱为是’之风亦有见解，可有整治除弊之策？”

“书场浪子”一愣，举起酒杯，借机沉思。

婵娟看得清楚，夫君的话中了老爷的意了，宦海风波甚于江河湖海啊！即或这位老爷出于真心，宰相王安石能允许这样的议论、见解吗？听说朝廷的许多大官都因为持这样的议论被贬逐了。这位老爷的好心，是断乎不可应诺的。她急忙笑着为夫君解脱：

“老爷，他是‘书场浪子’，惯于信口开河，他的话，是信不得的。再说，官场即使有这般情形，也是百中居一，千中居一，原是不必大惊小怪的……”

“书场浪子”放下酒杯，借着内子的话头，故作轻松地说：

“小人感激老爷的恩德，就以船中传闻为老爷佐酒，这叫姑妄言之，愿老爷亦姑妄听之。妄议新法，已是罪过，若为当朝宰执所知，只怕是要连累老爷了。”

王安石大失所望，痛苦摇首：“书场浪子”毕竟无意于功名，勉强不得。怎的他二人均畏安石如虎，难道朝臣惧我，黎庶也惧我吗？如此，我离商君不远矣！王安石思之甚忧。忽见席上冷清，转头对吴氏道：

“夫人，该你说话了。”

吴氏离座，拿出婵娟的卖身文书，歉疚而言：

“婵娟，我不知你夫妻俩的曲折苦衷，虽非有意投石于井，还是伤害了落难之人，愧对你们了。这是你的卖身文书，现当面撕毁，你夫妻俩团聚了！”说着，撕碎手中的卖身契约，投入纸篓。

婵娟、“书场浪子”双双谢恩，跪拜于地，叩头不止。

“谢太太、老爷大恩大德。可那九百缗钱两……”

吴氏打断“书场浪子”的话：

“那九百缗钱两，算老爷替你付罚金了。”说着，又从一边的几案上托出钱两交给婵娟：

“这是五百缗钱两，做你们返回江宁府的程仪吧。我们相识一场，也算是老爷的一点心意。”

婵娟向王安石叩头：

“老爷，婵娟这一生一世忘不了老爷的恩德……”

“书场浪子”谢恩：

“老爷，‘书场浪子’衷心感谢。请老爷示知名讳。”

王安石苦笑着说：

“感谢我？感谢我的德政吗？只要你们不怨恨，我也就知足了。我就是当朝宰相王安石。”

婵娟和“书场浪子”一惊非同小可，刚起身又扑倒在地。

王安石大动其情：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需先同调’，这是杜甫的诗句吧？‘书场浪子’，有你这样一个忘年之交，我知足了。你俩回到江宁，代我看看秦淮河、定林寺、悟真院，代我喝一口悟真院里的八功德水吧。”

王安石抚着婵娟，不无伤情地自言自语：

“你俩要离开京都了。前有司马君实已离开京都，后有苏子瞻也要离开京都。自作自受，我命中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人！”

婵娟和“书场浪子”望着伤情的王安石，心里亦有迷惑亦有悲酸。

吴氏走到王安石身后，把手轻轻地放在夫君的肩上。

第二十四回　恨无穷聚散匆匆　浇块垒其乐融融

熙宁四年（1071年）春天，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而言，似乎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

王安石在送别婵娟和“书场浪子”南下江宁的第二天，便按照皇帝赵顼传下的批谕，发出了诏令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专意修史”和诏令苏轼“通判杭州”的谕旨。并立即报请皇帝赵顼恩准，轻车简从地走出京都，奔赴汴河、淮河一带巡察。这是他从“书场浪子”的话语中得到启迪而作出的决定：身为宰相，不可“乐在鼓中”，应当亲耳听听、亲眼看看“均输法”两年来推行的实情。

司马光是年前腊月十六日离开京都奔赴永兴军的。由于冰封雪冻、道路崎岖，他在路上踉跄颠簸了十五天，于元月三日到达京兆府（西安）。

这十五天，在漫漫的行程中，他冒着风雪回溯着朝廷这两年来的变化，心境确实有些茫然，对皇上和介甫的所作所为，总觉得看不出一个真实的面目来。“变法”之举是励精图治吗？却草就轻发，专谋声威，近乎玩笑。“变法”之举是玩笑吗？却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极其认真。这认真的“玩笑”，实在是难以理喻。

他亦回溯自己这两年来的一言一行。奏表、谏言，谏言、奏表，在别人看来，似乎专与皇上对抗，专与介甫为难，似乎也是一种“玩笑”，可自己却也是非常认真的。唉，也许这是一种自作多情的认真。这认真的“玩笑”，在别人看来，更是难以理喻。

除夕之夜，元旦之晨，他是在潼关城西三十里处的一个荒落的农家度过的。面对农家简朴而虔诚的守夜灯光，回想离京前与皇上的“朝辞进对”，他凄苦难当。以不谙军务之躯，任军务不谙之事，也是一种“玩笑”。想有作为而不被恩准，面对边境烽烟而胸中无策，更是一种荒唐的“玩笑”！

风雪两千里走到头了。元月三日司马光走进京兆府。战争的阴影笼

罩着长安古城，他的心境惶恐不安。更多更大的艰难险阻和祸福莫测的未来还在前面啊！他站在长安南门的城楼上，望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发呆。社稷安危、黎民性命，本是“玩笑”不得的！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不添屯军马状》，以图安定民心。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本路官兵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十状》，以图提高士气。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垒倚阁状》，以图解决细民眼前青黄不接之苦。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以图解决民间眼前粮米不继之急需。

司马光的这些奏表，表面看来，仍是他那“固执”的《强兵安民三策》的继续，是消极的、没有作为的、令人泄气的，但确实是现实的、务实的、从实情出发的。他毕竟是一个“脚踏实地人”，不想用豪言壮语欺骗自己，欺骗皇上，更不敢欺骗永兴军的将校兵士。他仍然唱着低沉而令人厌烦的老调。

司马光焦虑地等待皇帝“恩准”的谕旨从京都飞来。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皇帝的“恩准”没有等来，却接到了“判西京留守御史台、专意修史”的诏令。他当然不知这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元月三日的夜宴中为他争得的优容恩典，又一次叹息自己命运多舛。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再次面对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仰天长叹：“暂来还复去，梦里到长安。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他告别了来去匆匆的长安古城，踏上了东去的归途，于四月初五傍晚回到京都。他囊不及解、餐不及用、衣不及换，便书写谢表，请求皇上“朝辞进对”。

四月六日，大内宦侍传下皇帝谕旨：因朝事繁忙，免于“朝辞进对”，准予住京一月，消解旅途之劳。司马光面阙跪伏谢恩。

因为有去年十二月中旬的“出知永兴军”之行，其妻张氏已于年前腊月下旬带着女婢、仆役返回涑水老家。书局已于前几日移至洛阳。其子司马康去年中进士后，已获皇帝恩准除到国子监听讲外，进入书局做案头事务。此时，司马光身边除了留守房舍的老仆吕直外，只有随从的两个仆役。皇帝既免于“朝辞进对”，就不必在京都停留了。他随即请大内

宦侍转禀皇帝，他将于三日内前往洛阳赴任。“朝臣典范”司马光，在翻来覆去的贬逐中也是“典范”！

苏轼就不同了。他是元月十七日接到“通判杭州”的诏令的，因妻子王闰之生子尚未满习俗的四十天，而任妈又卧病在床，实在无法拖家远行，承蒙驸马王诜帮助，讨得了皇帝一句“缓日成行”的法外施恩，故而拖延至今。

两个多月来，苏轼成了室内室外最忙碌、最忠顺、最听话的仆役。白天恭侍于任妈膝下，以尽人子之孝；夜晚拂照于王闰之床边，以尽人夫、人父之责；奉药、供茶，嘘寒、问暖，以口无遮拦之舌，说笑话为任妈解忧，讲故事为王闰之消愁。亏他是个随和的文人，官气不多，能屈能伸；官架不大，能上能下；心胸宽阔，能提能放。他似乎忘记了“通判杭州”之诏已贴在脑门，“缓日成行”四字并非“缓日不行”，整天乐呵呵地忙碌着。只是在任妈闭目养神和王闰之抚着儿子熟睡时，才偷闲发呆、叹息、料理心中的愁苦哀怨和焦虑忧烦。又亏得歌伎琵琶等人热情帮助，内外奔波，拂照子侄、购米买菜、挑炭点炉、烧饮浆洗，隔三差五以琴音、歌声调解庭院凄凉，好歹总算熬过了这个多愁善感的三春季节。

任妈病好了，能走动了。妻子王闰之身体恢复了，能劳作了。幼子苏迨快四个月了，会笑出声了。司马光贬到长安又贬回来了。“通判杭州”的“缓日成行”即将结束，离京日子临近，家务上的一大堆难题，骤然摆在苏轼面前：二十多口之家今后如何生活？九人歌伎如何遣散？年老的任妈和不满半岁的迨儿如何随贬起程？父亲购建的这座庭院如何处置？眼下都需解决。他原本就是一个不理家务的人，迷茫、失望、委屈、愤懑又席卷而来。他又开始借诗画以解忧，借饮酒而销愁。百无一用的苏子瞻啊！

王安石是在司马光回到京都的第二天回京的。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使他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变法”，获得了新的认识。汴河的风浪，击碎了他闷在鼓中的乐观；淮河的波涛，增添了他心底的忧虑。“均输法”实施两年多来的成就巨大，但缺失之多，亦令人惊骇震怒。他一举查办了几个罪大的官员，并令他们退出了赃款，煞了煞这股“官商勾结”的邪风。但留在心底的忧虑和苦闷，却日多一日地积淤起来。为什么一道新法的执行总是走样？而且是越往下面走样越大？为什么上呈的文书、奏表总是文过饰非？而且是越到上面文饰越甚？为什么要变革一种流俗竟是这样的难！不仅要战胜朝廷上层一些力量的对抗，而且要战

胜下层官吏的积俗旧态！他突然感到变革道路的漫长和自己力量的单薄，心里不再是气势如虹了。

回到京都的当天晚上，在与夫人吴氏共枕相语中，得知司马君实已回到京都和皇帝免于“朝辞进对”，并得知苏子瞻这两个月的凄凉处境和皇帝“缓日成行”的恩典。

吴氏入睡了。王安石闭上眼睛，无论如何难以睡着。司马光和苏轼的音容笑貌不停地闪现在他的心头。

多年深交的朋友，竟然因为政见的不合而疏远了、绝交了。怪谁呢？怪司马君实不赞助自己吗？怪苏子瞻不与自己合作吗？他们所论新法的缺失，在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中自己不都看到了吗？而且自己已不得不严厉“匡正”。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君实、子瞻，友直、友多闻啊！该自己以“友谅”对友了。怪自己心胸狭窄吗？自己何尝不想借重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之名望、才智，以竟“变法”之功呢？可是，如果依照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操之术，就不会有自己所思所想的“变法”，更不会有今天这样轰轰烈烈的局面了。看来，朋友间的这场抵牾，谁也不怪，只怪这个积贫积弱的现实。大宋百年的辉煌，造就了几代自视甚高，都不肯低眉附首的名士、才子，在大宋败落的今天，又都不甘心这落花流水的悲哀，纷纷开出各式各样的救世药方，而且都相信自己的药方惟一灵验。这也许就是朋友之间政争不息、撕破面皮的根源。

司马君实后天就要离开京都了，苏子瞻离开京都的时日也不会拖得太久，自己已决定几天之后去京东巡察“青苗法”的实施情况，朋友相聚只有明天一日。回来得还算巧。过了明天，要再相聚一笑、一骂、一讽、一怒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王安石悄悄起床披衣，点燃蜡烛，坐在烛光下，给司马光、苏轼写起信来。

四月的清晨来得早，五更梆鼓敲响，天就蒙蒙亮了。一夜搓手徘徊的苏轼，斜倚在床榻上打了一个盹，醒来之后，已是日高三竿了。任妈端来早餐，苏轼草草吃了几口，便心神不安地走出卧室，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思索那些仍没有解决的难题。

年老的门丁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信，说是宰相府派人送来的。

苏轼打开一看，是王安石亲笔写的，特约今夜去司马府邸为司马光送行。信中有“子曰：‘朋友切切思思’，某不敢因政见不合而忘却友谊”之语。并叮嘱苏轼“从容作远行之备，勿似君实之匆速”。

苏轼原是重于感情之人，王安石的这封短信，立即使他联想到白居易《鸟赠鹤》中的诗句：“与君黑白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一种欣慰之感涌上心头：介甫终不欺友啊！

片刻之后，老门丁又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书信，说是司马府邸的人送来的。苏轼打开一看，是司马光送来的情谊深长的惜别书。信中宽慰苏轼“祸福相倚，此乃宦海常情”。信中还有为王安石辩解之语：“介甫无他，惟性情执拗耳”。信中企望“子瞻若能驾临寒舍，以诉别情，则无憾矣！”

苏轼心潮澎湃起来。两年来与君实并肩抗争之情，君实在皇帝面前多次袒护举荐自己之恩，君实为子由赠花赠酒送别之谊，使他坐不住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他吟着王昌龄的诗句，欣欣然奔告于任妈与夫人，告之他今夜要应那个“拗相公”王安石之约前往司马府邸为司马君实送行、并向介甫告别。

司马光府邸的这个夜晚，气氛别致。前堂里点燃着几盏淡淡的纱灯，照映着捆绑未解的物箱、马驮。偌大庭院杳无人声。通向书局的荒芜花园里，也挑了几盏灯，有杂草、弱柳在灯光中摇曳。

书局里烛光通明，屋内原有的书桌、书架已经撤离，比往日显得宽敞许多。一张餐桌置于中央，三人女乐端坐一隅，老仆吕直上下忙碌着。司马光为了迎接朋友的到来，一改往日以茶待友的俭朴，特意要吕直从酒楼请来了这三位歌伎弹唱佐酒，这已是为官三十四年来从未有过的“奢华”。

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人携手，谈笑打趣，走进书局。感情虽尚显夹生，但见已是各自竭力热诚了。

歌伎不用吩咐，及时弹唱起是时流行于酒楼、官衙、妓院的迎宾曲：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

司马光礼让，王安石、苏轼入座。老仆吕直居下斟酒。琵琶、古筝轻弄，其音铮铮。

主人和客人都身着文人时尚的便服。司马光着黑色宽袍博带，以黑巾束发，沉稳老成；王安石着灰色宽袍博带，以白巾束发，清雅随和；苏轼着蓝色宽袍博带，以紫巾束发，潇洒飘逸。他们似乎都在着意拂去身上的官气，以文人的本色会友，共同暗示今晚绝不为政见争吵。

主人和客人各自捧出时尚美酒。司马光有杜康，王安石有金华，苏轼带来的则是文君。他们似乎都在着意表明，今晚只谈友谊，将为友谊一醉方休。

他们开始谈诗论文。司马光谈论韩愈“文起八代”之功，王安石评说柳宗元“文砭时弊”之义，苏轼剖解欧阳修“道纯充实”之论。他们心照不宣地极力避免争执，相互照应，你唱我和。

他们上溯至孔子的“礼乐仁义”与“兴观群怨”，并由“文论”而引向“道论”、“史论”。他们都是儒家经典哺育的“当代英才”；现时又都是把儒家教义引向经学、史学、文艺的领袖人物；又都在为建立自己的“道统”、“正统”、“文统”而辛勤耕耘；为他们共同的君王弹铗悲歌；他们血脉相通，魂灵相息，今晚又回到了“变法”前那种无拘、无束，无忌、无怨的岁月。

酒过数巡，王安石又在“新颖奇特”地高谈阔论，司马光又在“凿凿侃侃”地追根寻底，苏轼又在“口无遮拦”地论古说今。摆脱了政见之争的欢愉，是轻松的欢愉，是自然涌出的欢愉，是不带修饰的欢愉。不修边幅的王安石，用衣袖擦拭着桌案上的酒液；外冷内热的司马光，追问两个多月前王安石与“燕尔婵娟”的那段传闻；口无遮拦的苏轼竟然调侃起“御苑射弓”曾布跌断脚骨的趣事。言无所忌，乐而忘忧，一坛杜康酒见底了。

政见之争毕竟是勉力隐藏的，被政见之争损伤的友情毕竟是痕深豁阔的。王安石看得清楚，琴音酒香中这些欢愉的话题，都是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为宽慰自己的难堪，从苦涩的心底强挤出来的。自己何尝不是在用强作的欢愉，以慰藉朋友苦涩的灵魂呢？这种相沫以欢的心境是什么？唐人骆宾王在《萤火赋》中有言：“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自己与君实、子瞻为人之道本是相同啊！君实之固执，子瞻之狂狷，不都是为了朝政日新吗？不过操术水火不容。待友以诚，该说些心里话了。王安石打开金华酒，为司马光和苏轼斟满一杯，举杯说道：

“乐之所至，偶成一诗，放喉一歌，为君实、子瞻送行。姑娘，伴我一支古曲吧！”

司马光、苏轼击掌助兴。

琵琶、古筝、竹笛和声而起，其音清雅凝重。王安石唱起：

渐老偏谙世上情，

已知吾事独难行。

脱身负米将求志，

戮力乘田岂为名？

高论颇随衰俗废，

壮怀难值故人倾。

相逢始欲宽愁病，

搔首还添白发生。

这确实是王安石出京巡察两个多月来的心境自述！他用苍凉的歌声坦率地向朋友袒露心底的苦闷。他感到孤独，感到举步维艰，前途渺茫。他有着难诉的委屈，委屈中有着浓浓的一层颓废。他仰慕孔子的弟子子路负米养家、辞官隐退的心愿。他把一颗心托给了两年多来与自己政见不合的朋友，希望朋友能够理解他这两年多来的所作所为。

司马光听着王安石这心曲之音，默默点头。介甫心高而志远，认真而躬行，两年多来倡“变法”而执掌权柄，其坚毅锐进之气，雷厉风行之姿，朝廷无二啊！“戮力乘田”，负重如牛，何尝容易？白发霜鬓，还不是为了大宋富强吗？惜乎急功而近利，倨傲而执拗……唉，想这些干什么啊，朋友相处，何必以自己的所见所思强加于人呢？政见，治国之策，各得其所施之处也。各人所见，原属不同，自己之所施，就一定正确无误吗？鉴别其正误的，不是权力，不是宣言，不是自我标榜，而是未来的时日。介甫之所言所为，也许是愚人之不及啊！而两年多来自己的话也许说得太多了，“高论颇随衰俗废”，这“衰俗”也许就包括着自己的那些谏言、奏章、书信。介甫，好自为之，今后不会再有司马光的“衰俗”干扰你了……

苏轼听着王安石这心曲之音，心头浮起一种难言的酸楚。政见之争，使争论的双方都已心力衰竭了。自己失意遭贬，介甫又何尝轻松！他赢得了论争的胜利，也尝到了世情的重压；他赢得了辉煌的权力，也尝到了可怜的孤独；他赢得了皇上的信任，也必须为责任所驱使。介甫真是朝政上的风云巨手吗？他有着过多的情感，有着过多的想象，此时表现出来的一切，和自己的一颗文弱之心何其相似。“相逢始欲宽愁病，搔首还添白发生。”诚哉斯语！朋友相聚，本该使痛苦和忧愁得以宽解，谁知还是添了新愁。唉，该离开这风波不息的京都了，该噤口不语了，该到江河山林去寻觅人生的真谛了……

王安石歌尽，从携带的包袱里取出一件褪了颜色的长袍，捧在司马光面前：

“君实，此袍你还认识么？”

司马光愣住了。

王安石深情地说：

“十六年前，你我同职群牧司，时公年三十七岁，我年三十五岁，

家眷未进京都，你我一双逍遥子，同桌而餐，同室而卧，谈古论今，常逾通宵，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炳彪。一夜，论及太史公司马迁拼性命完成《史记》之举，两情激烈，豪饮猖狂。我醉仆桌底，呕吐污袍。是你，以兄长之谊，为我治茶醒酒，为我浣洗污袍啊。”

司马光想起来了，被王安石不忘旧时友谊的真情深深打动。是啊，十六年前的细微往事，亏他记得真切。十六年前的一件长袍，亏他保存至今。十六年前的介甫，终究没有改变啊！两年多来的“变法”之举，不正是介甫在“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炳彪”吗？可自己呢？惭愧啊！虽早有志效先人司马迁之志，明史以贯今，以利今之圣上和圣上千古不朽之业，可现时的《资治通鉴》仍是一个空名。十六年前那夜豪饮猖狂，介甫爱我励我之状清晰可见。今夜介甫持旧袍送别，依然爱我励我，用心深沉啊！政争失败了，自己遭贬了，在官场上无能为力了，满腔热血何处诉？只有那清冷寂寞的书局了。介甫，你在指给我一条实现自身心愿的宽阔道路。唉，谁知道今后的风云能让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底吗？司马光神情怆然，喃喃而语：

“认识此袍，记得此袍，不敢忘记那夜介甫爱我励我之语。”

王安石以袍相赠：

“公博学多闻，嗜史不厌。现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能扬帆行舟者，惟公一人。公为人清正，有胆有识，现能辨往事之迷雾，论定历代帝王功过者，亦惟公一人。愿公继司马子长之风，早成千古不朽之业。今夜送别，无他物相赠，愿此袍裹安石之心，常伴君实。”

司马光接过旧袍，沉吟片刻，拱手谢道：

“介甫深情，光无任感激。情之所至，奉诗几句作答。姑娘，也伴我一支古曲吧。”

歌伎们弹奏起琵琶、古筝，吹响竹笛。司马光和曲而歌：

三十余年西复东，

劳生薄宦等飞蓬。

所存旧业唯清白，

不负明君出补忠。

早避喧烦真得策，

未逢危辱好收功。

太平触处农桑满，

赢得闾阎鹤发翁。

司马光向朋友奉还了一颗诚挚的心。他叹息自己命运之不济，他不忘他知遇的“明君”，他庆幸自己能“早避喧烦”，更庆幸自己没有落个更为悲哀的下场，他希图有个“太平”的晚年。他此刻似乎摆脱了往日那种庄重、呆板的形骸，向朋友展现出一副情感复杂的面容——悲哀、苦怨、伤感、侥幸……

王安石倾听着，颓然地坐在椅子上，莹莹泪珠在眼眶里闪光，往日里那种孤傲、执拗、诡秘、冷漠的神情不见踪迹，坦然而露歉疚、苦痛、重友情而又无可奈何。

苏轼早已沉浸在美好友谊的交融之中。两首诗的唱和，淹没了朝政纷争，一件旧袍复活了肝胆相照的赤诚。看来，“政见之争”终不及“旧袍之谊”久远啊！他忽而记起三年前寄题兴州太守晁仲约的一首小诗，那是自己心境激越时的理想之歌，断不会有丝毫哀怨，当可宽慰介甫歉疚之心；那也是自己今后将追寻的一种境界，是未来的寄托之所，亦可宽慰君实那颗凄楚的灵魂。于是，在司马光歌声停落之际，苏轼离席而出，起舞而歌：

百亩清池傍郭斜，

居人行乐路人夸。

自言长官如灵运，

能使江山似永嘉。

纵饮座中遗白帢，

幽寻尽处见桃花。

不堪山鸟号归去，

长遣王孙苦忆家。

歌伎们急弄琴弦。司马光拍案击节。王安石鼓掌应和。

苏轼虽知音律而不谙歌唱，喜舞蹈而失于粗疏，且时有走调简慢之拙，但声出肺腑，情真意切，手舞足蹈，尽兴抒怀，一下子把今夜这友谊的聚会推到了高潮。

牧歌似的诗句，吟咏着东晋南朝刘宋年间山水诗开拓者谢灵运的趣闻轶事，袒露了苏子瞻心底避世归隐的念头。这是历代文人仕途失意之后的殊途同归，苏轼也没例外。

他在用歌舞向司马光送行：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经常偕朋友属吏寻山越岭，怡情山川，自得其乐。你我遭贬之人，也许应当效仿。

他在用歌舞向王安石告别：自己将追觅子规鸟“不如归去”的叫声，离开这繁华的京都，向那不染凡尘的“桃花源”而去。

司马光领情了。他激情难捺，斟酒一杯，走到苏轼面前，举杯而声音哽咽：

“子瞻年少我十八岁，却早昧人生奥秘，光愧不及。‘纵饮座中遗白帢，幽寻尽处见桃花’，只这两句，就够司马光今生享用了。”说罢，一饮而尽。

王安石从怀中取出一笺，走到苏轼面前：

“子瞻所歌，披肝沥胆。‘自言长官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人生如此，当无憾了。愿杭州今后变得更美。安石痴长子瞻十六岁，不敢以兄长自居，仅以片纸相赠，为子瞻送行。”

苏轼接过纸笺，打开一看，纸笺上有两种笔迹书写的四句诗，他好生奇异，朗声读出：

黄昏风雨暝园林，

残菊飘零满地金。

秋英不比春花落，

为报诗人子细吟。

“后两句诗是自己字迹啊！”苏轼头脑“嗡”的一震，恍然而悟，惊愕地抬头望着王安石。十年前的一桩事，蓦地浮现在他的心头。

嘉祐六年十一月，介甫知制诰，自己奉诏出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离京赴凤翔府的前夜，特去制诰院向介甫告别。适介甫离室他去，遂据椅以待归。忽见案头有未竟《残菊》诗两句，墨香犹存，细观之，即此“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两句。诗入眼帘，不禁愕然：天下百花飘零，惟菊花枯萎而不落，介甫视而不见，霜地寻金，谬之甚矣！那时年轻气浮，当即以戏言向介甫告别，提笔联诗两句：“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孰知十年之后，介甫仍存有此诗，并赠以送行，其意何如？思之不解啊！苏轼遂举笺询问：

“天下果有飘零之菊花吗？”

王安石沉吟片刻，微笑作答：

“子瞻岂不知《楚辞》中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吗？”苏轼默然。

司马光已猜知此诗乃王安石与苏轼联句之戏作，听见王安石引用《楚辞》中“夕餐秋菊之落英”一句作辩，插话打趣说：

“介甫谬矣！《楚辞》中确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一句，可屈子‘餐’的是摘下的初开的菊瓣，而不是枯萎飘零的‘黄金’，如果那样，只怕屈子要闹肚子了。”

王安石朗声大笑，轻松而语：

“子瞻，你我同出于欧阳永叔公门下，恩师论诗，重于‘直寻’而轻于‘补假’。我方才借《楚辞》中一句以‘补假’，几使屈子腹泻受苦，罪莫大焉！幸得君实执鞭教正，方免谬论流世矣！愿子瞻‘直寻’于江河湖海、山川僻壤、街坊民间、渔村农舍，为大宋文坛增辉。”

苏轼顿悟：这便是“直寻”？直寻“于江河湖海、山川僻壤、街坊民间、渔村农舍”。诚哉斯言！介甫，一字千金，感谢你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就是“海”，这就是我所寻觅的“海”啊！

王安石似乎猜中了苏轼此刻之所思，为鼓励朋友超越前辈文坛巨匠欧阳修，大声吩咐歌伎：

“姑娘，弹唱一首欧阳永叔公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伴我们畅饮！”

歌伎放喉而歌：

>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
>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歌伴流觞。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司马光想着：这两年多来朋友之间的匆匆聚散，真的化解了政见之争留在心底的疑团吗？真的不会再在政见上捉对厮杀了吗？唉，这只谈友谊、不论政见的聚散本身，不就是“此恨无穷”的说明吗？他有些醉了。

“今年花胜去年红。”王安石的心被触动了：今年的花真的胜过去年吗？文过饰非，难以弄清真相，难以听到真话啊！君实要走了，子瞻也要走了，只怕今后连反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如果今年的花不如去年红呢？他也有些醉了。

“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苏轼想着他的恩师欧阳修，想着欧阳修的诗论“直寻”，想着王安石的赠言，想着友中之师的司马光，想着弟弟子由，想着朋友王诜、陈慥、文同，想到明年此夜的杭州……“知与谁同”？不知啊！只有天知道！他全然醉了。

司马光醉了，王安石醉了，苏轼醉了。

歌伎们没有醉，她们仍在弹唱着《浪淘沙》，用清雅的曲音，把主人和客人送入醉乡深处。

第二十五回　别京都子瞻无憾　送长亭王诜有情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十三日，是苏轼及其家人离开京都的日子。

四更时分，月色朦胧，苏轼和家人聚集在寂静的庭院里。妻子王闰之，怀抱着出生八个月的苏迨。十二岁的大儿子苏迈，搀扶着满头白发、泪珠莹莹的任妈。十岁的侄儿苏迟，照料着六个弟弟、妹妹。两个中年仆役，挑着沉重的书箱。沉默不语的老老少少，一片黯然。

苏轼的心境可想而知。这就是贬离，没有朋友送行，朋友们都早于自己离开了京都。现时只有驸马王诜在京，可自己不愿意把酒告别，怕伤情更浓。歌伎已于前几天遣散了。只留下年老的门丁看守此屋，可怜的老人此刻正在忙碌着把箱笼包裹装在雇来的马车上。

苏轼抬头打量着月色中的翠竹、花坛、梨树、假山、鱼池，一种瑟瑟索索的声响似乎是花、木、竹、石在低声话别。他鼻子一阵酸楚，泪水潸然而下。

老门丁悄悄走到他的身边，轻声说：

“大郎，车装好了。”

是啊，该早点上路了，该在这不为人知的夜里离开京都了。他默默地把任妈扶上马车，把怀抱迨儿的夫人王闰之扶上马车，把子由的几个年幼子女抱上马车，挽起儿子苏迈和侄儿苏迟的手，向月色中的老屋告别，向瑟瑟作响、频频摇曳的花、木、竹、石告别。然后，随着“吱吱”转动的马车车轮，向门外走去。

在走出大门的时候，老门丁突然哭出声来，抱着苏轼哽咽而语：

“大郎，我等着你们回来啊……”

苏轼抚着痛哭的老人，泪水滂沱，无言答对。回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京都？何年何月才能回到这难舍难离的窝巢啊！他咬紧牙关，不愿

放出哭声，可马车上的任妈、妻子和孩子却大声哭了出来。告别窝巢的哭，告别先人灵牌的哭啊！哭声飘荡在夜空……

马车“吱吱”地驶下西冈。苏轼回头张望，林木森森，已隔断了曲折的归路。四周一片宁静，路旁林中栖居的鸟儿，因马车作响而乍起惊飞，惊啼凄鸣地从头顶掠过。

“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父亲购建的老屋已留人看守，纵然是毁于风雨、雷电，毁于流水无情的岁月，也对得起父亲的亡灵了。七个侄男、侄女，将在陈州亲自交给子由，他们在接连不断的厄运中，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年，增长了一岁，总算无负于子由夫妇之所托。几名歌伎已重金遣散，几个月内当无生计之忧，自己也可以聊以自慰了。

想到遣散的歌伎，她们离开时那种悲痛欲绝的情景，苏轼的心又一次缩紧：那泪水滂沱的哀求，那心碎肠断的哭泣，那弦断声咽的最后一曲，那一步一回首的悲切恋心，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要落泪。琵琶、胡琴、倩楚，你们的容颜，也许不能美倾京城，可你们的才智、琴艺、歌吟，你们那一点即通的悟性和聪慧在这莺歌燕舞的京都艺坛，却是卓越超群的。苏轼命苦，不愿累及你们；苏轼软弱，不能保护你们；苏轼无力，不敢让这无尽贬途上的无尽风尘，埋没艺苑中的艳丽奇葩啊！再说，你们都已年近二十，也该有个幸福的小家了……

马车“吱吱”地行在御街上。道路两侧的桃、李、梨、杏树下，横卧着一堆堆、一团团席被全无的黎庶细民，有的破布掩肚，有的草帽遮头，有的蜷缩一团，有的抚儿抱女……是京都人？是外乡人？是为乘凉而来享受夜露之福？是因无屋而遭受夜风之苦？说不得了，问不得了，看不得了。

“眼看世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两年多来的京都生活，如雷、如电、如雾、如梦。有欢、有乐、有悲、有怨。欢乐是自己理想的颂歌，悲怨是自己理想的哀叹。现时，欢乐失落了，悲怨平息了，随着这“吱吱”转动的车轮和这蹒跚的脚步，一切期冀都将远远地留在身后。

黎明到来，朝阳升起，马车行在京都郊外坎坷的官道上。苏轼的心境豁然开朗：朝阳中的田野是如此迷人！秋苗茁壮，一片葱绿；阡陌相连，一派生机；露珠在葱绿中闪烁，如遍野珍珠滚动。天籁成趣，美不胜收。连这湿漉漉的空气，也醉人心神啊！朝阳中的村落也是如此美

丽：炊烟袅袅，扶摇而上，在彩霞辉映下升腾，终与白云融合。炊烟起处，农人将重新开始一天的生计，劳作、谈笑、争吵、亲昵、男婚女嫁、生老病死，迎接着未来的明天。朝阳中的打麦场更是壮观：高积的麦秸堆，若城堡、若山丘、若疆场上的营帐。这是丰收的证明啊！“营帐”之间，枪在飞舞，刀在闪光，青壮男子在跳跃、呐喊，这是村中义勇在操练习武吧？

农户丰收了，介甫的“青苗法”出现了实效；义勇习武了，介甫的“保甲法”显出了眉毛。介甫胜利了，自己的缺失之说看来是有些偏颇……

忽地一座长亭跃入眼帘，四角飞檐在阳光中闪烁，长亭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着苏轼的名字。随着呼唤，萧萧马嘶声也迎面传来。苏轼凝神望去，三辆华丽的马车停在长亭的阶下，他心头一喜，兴奋出声：是晋卿！

驸马王诜昨日黄昏时分与贤惠公主散步于驸马府花园，家臣入园禀报说，有一个名叫琵琶的歌伎请见。王诜以为是苏轼派遣而来，便与公主在客厅里接见了琵琶。

琵琶离开苏府后，与倩楚一起，暂居胡琴家里。一位达官以每月二十两银子作聘，她们因惦念苏轼的离京，正筹划着送别，便拖而未允。昨天傍晚，琵琶独自一人去苏府看望，在大门之外，见看门老人与一位陌生人正在修理一辆光板马车，询问其故，看门老人告知，苏轼已决定今夜三更离开京都，前往杭州，并诉说了千里贬途无车无马之忧。看门老人连声哀叹，琵琶见状忧心如焚。她居苏府三年，深知苏轼的为人：乐于助人而不愿求人，有甜大伙尝，有苦自个儿吞。特别是在遭贬离京的逆境中，更不愿累及朋友。她想到苏轼的密友章惇，听说章惇已离京外出。她想到驸马王诜，由王诜而想到贤惠公主，这对尊贵而有侠肠义胆的夫妇，一定会为苏轼消解贬途之忧的。她顾不上进门看望苏轼、王闰之和任妈，便直奔驸马王诜府邸，通报了苏轼将于今夜三更离开京都的消息，并详尽地禀知苏轼近日来凄苦、焦虑的心境和苏府老小面临的艰难。驸马王诜与贤惠公主相视而叹：

偌大的大宋京都，容不下一位当代奇才，可悲啊！奢靡的大宋朝廷，拿不出一套车马为奇才代步，可叹啊！可怕的政见之争，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连同人情、道义、衣食、住行都在一夜之间改变，可气啊！子瞻，遭贬之臣，这拖家带口，扶老携幼的长途跋涉，原本就是为

了惩罚你那恃才傲物的身心啊！

太皇太后的关怀，只能为子瞻求得一个舒心的去处，却无力解脱子瞻的厄运。皇太后的关心，只能减轻对子瞻的惩罚，却无法消除子瞻心底的苦痛。子瞻，“通判杭州”已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况且，你今年才三十六岁，以后的岁月还长着呢，谁知道京都的风云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该尽心尽意地为苏子瞻送行，宽慰苏子瞻那颗凄苦而脆弱的心。”贤惠公主思忖着。她吩咐家臣、侍女连夜备酒、备肴、备马、备车。她要与驸马三更出发，奔向城外的十里长亭，为子瞻送行。

今日驸马、公主长亭送别苏轼，全是贤惠公主亲自筹划的。也许为了表达驸马王诜的深情厚谊，也许出于对苏子瞻的鼓励，也许为了表现对某种势力的抗争，贤惠公主竟违制破例地陪着丈夫来到了长亭。

亭舍中，以食盒为桌的酒宴，是专为苏轼和王诜摆设的，以便朋友倾诉衷肠。

亭舍外三丈处的一片树阴下，席地为桌的酒宴，是专为王闰之、任妈及孩子们摆设的。

大道旁，以马车前板为桌的酒宴，是专为车夫和苏府仆役摆设的，便于他们畅饮饱食。

为了消解苏轼家人贬途费用之需和徒步跋涉之累，她将赠送苏轼马车一套。这套马车，是驸马王诜自用的，车厢里绒毯作垫，锦缎作壁，十分豪华。驾车的两匹高头大马，是贤惠公主的车辇使用的，每匹马的辔头，均为白银制作，外涂一层红粉以掩其实，价值均近白银千两。她已吩咐随车马夫，子瞻若中途遇有难处，可卖马卖车以解其需。

苏轼、任妈、王闰之与王诜、贤惠公主相会了。离愁别苦，笼罩长亭。

苏轼挽着王诜的手只是苦笑。任妈、王闰之欲向贤惠公主行朝制大礼，被贤惠公主一把拦住，相抱落泪……

王诜为扭转这悲凄气氛，抚着苏轼放出笑声，打趣地说：

“长亭饯别，古之遗风。子瞻不告而别，也太小看我王诜了。”

苏轼一拱到地：

“贬臣苏轼告罪。谢驸马都尉深情关切，谢贤惠公主恩外施恩！”

贤惠公主借机说道：

“子瞻的诗文感天动地，词赋惊鬼泣神，不愧是当代奇才。可这举家远行之安排，我实在是不敢恭维。”

苏轼拱手：

“请公主指教。”

贤惠公主打趣：

“听说子瞻三个月来，为远行之事围床徘徊，搓手叹息，辛苦异常。眼前这一辆破车、两副挑担，就是子瞻徘徊搓手之所得吗？真是其笨如牛、其拙如熊啊。”

苏轼尴尬地苦笑：

“这，这不是很好吗？”

贤惠公主嗔怪道：

“自然，子瞻春秋鼎盛，脚板硬朗，步行千里，脚下打不了几个血泡。可任妈年高，孩子幼小，季璋产后虚弱，迨儿尚在襁褓之中，也要与子瞻一起步量天下吗？今天，我和驸马至此，不是来为你送行，而是给任妈、季璋送车来了。”

苏轼感激，一时不知所措。

王诜指着长亭外那辆双马车辇笑着说：

“任妈、季璋，那辆双马车辇归你俩乘坐了，让大郎赶车步行吧！”

任妈笑了。

王闰之慌忙向贤惠公主和王诜拜谢推辞：

“谢驸马、公主大恩。可是，遭贬之臣是不配享用……”

贤惠公主拉起王闰之的手，笑着说：

“你若是心疼子瞻，就让他站在车辕上扶轼望路吧。”

苏轼顿悟击掌，大笑而语：

“‘扶轼望路’？妙极！谢公主安排，苏轼字子瞻，今日名副其实了。”

贤惠公主开心，笑曰：

“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任妈、季璋，快叫孩子们下车，我们该去树阴下席地话别了。”说着，扶着任妈，挽着王闰之向亭舍外的树阴处走去。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长亭话别，两情依依。

马车旁，驸马府的车夫和苏府的仆役也在把酒话别。他们虽不熟识，但有着人之常情，更有着主人深交相厚的纽带，很快便亲热起来。他们高声赞扬着公主、驸马，同情着贬臣、流人……

树阴下，三个不同年岁的女人低声诉说着，相对泣咽着，举杯祝福着。她们诉说的是女人永恒的话题：丈夫是女人的魂，孩子是女人的心。愿孩子平平安安，愿夫妻花好月圆。贤惠公主拿出闪光的金锁、珠链，一一挂在孩子们的颈间。孩子们亲昵地依偎在任妈、王闰之、贤惠公主的身边……

长亭上的话别已经是肝肠寸断。王诜把满斟的一杯酒放在苏轼面前，道出发自肺腑的最后叮咛：

“子瞻此去杭州，当时时警惕言语之累。”

苏轼点头。

王诜语重心长：

“夫言语之累，不只出于口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都是可以招祸的言语啊！”

苏轼举杯，正要说些什么，一个年约五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目光清朗的和尚，不知何时而至，神情疯癫地走进长亭，仆坐于地，大声呼喊：

“苏子瞻，谢我超度，快拿茶来！”

王诜惊异，茫然地打量着这个突兀而来的怪客。

苏轼在发怔之间，忽然想起这个和尚就是两年前在曲院街遇仙酒楼相识的无知大师。惊异、惊喜挤走了心头的离愁别绪，他纵声大笑，急忙站起，举着酒杯走到无知和尚面前，拱手以迎：

“久违了，无知大师。不意大师今日仙游至此，请恕苏轼不及远迎之罪，仅以酒代茶为大师解渴。”

无知和尚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举杯待酒。

苏轼急忙执壶斟满。

无知和尚再饮，再待。

苏轼再斟。

无知和尚三饮而尽，扔去酒杯，伸臂舒肩，双手合掌，闭目而语：

“阿弥陀佛，好清凉的茶啊！”

王诜站在一旁看呆了。

马车旁的车夫、仆役惶然不知所措，都悄悄地放下酒杯、碗筷张望着。

树阴下的任妈、王闰之、贤惠公主看见一个和尚闯进长亭，大喊大叫，都惊骇不已，惶恐以视。

苏轼看得出，这个自称“无知和尚”的人物再次出现，不会是偶然巧

合。但何人所使？缘何而来？他三思不得其解，便作佛门礼数，合掌询问：

“阿弥陀佛。请问大师缘何而来？”

无知和尚闭目合掌：

“阿弥陀佛，请问施主缘何而去？”

苏轼稽首：

“大师忘了，苏轼生了一颗‘配军头’啊！两年前蒙大师在遇仙酒楼超度，今天果然要发配杭州了。”

无知和尚闭目点头：

“阿弥陀佛。佛祖常说：‘一滴水中有八万四千条生命’。祸福相倚，祸福相随，施主不必太悲观了，贫僧记得施主还有一双‘学士眼’呢！我佛慈悲，今日特来再度超度施主。”

苏轼大笑。

“阿弥陀佛。大师纵有超度之心，苏轼却无施舍之银。看来，今天的交易，大师要吃亏了。”

无知和尚微微一笑：

“阿弥陀佛。贫僧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施主身边不是有一辆双马车辇吗？”

王诜惊诧。

苏轼惊讶出声：“大师何以得知？”

无知和尚声平气静，闭目娓娓而语：

“阿弥陀佛。佛有千只手，手心长眼睛，驸马、公主携带美酒佳肴长亭送别，两套马车足矣。”

苏轼笑了：

“阿弥陀佛。原来如此。”

无知和尚喃喃以念：

“笑即是哭，哭即是笑，万物一体，无死无生，无生无死。贫僧有一纸超度施主，凭施主的才智心机敏领悟吧！”说着，长袖一拂，从袖中甩出一纸。

苏轼打开一看，纸上写着四个大字：“佛法无边”。稀松平常的一句口头禅啊！苏轼再次笑了。

无知和尚并不在意，话锋直逼苏轼而来：

“人生在世，如白驹之过隙，施主十年前，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名震京都，声著朝野，何等荣耀！可转盼之间，功名烟消云散，富贵流水成空，只落得今日长亭，亲朋洒泪……”

苏轼心头酸楚，笑不出来了。

无知和尚话锋一转，开始指点迷津：

“施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了这个地步，还不知性命之所在，往日的聪明才智飞到哪里去了？我三世诸佛，法力无边，施主若能一笔勾断功名富贵，寻取自家本来面目，心存净土，把握佛法，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成为不死人。比之此时此地的活受罪，舒适多了。”

和尚在弄玄，说了半天，不就是“急流勇退”四个字吗？苏轼打量手中的纸笺，突然发现这纸片是杭州特有的“十竹纸”！心头一震，立即浮现出朋友参寥大师的身影。这位无知和尚也许是奉参寥之托从杭州专为我而来的吧？禁不住欣喜著眉，合掌询问：

“阿弥陀佛。请问大师，佛法现在何处？”

无知和尚微笑点头：

“阿弥陀佛。施主总算是开窍了！佛法在何处？在行住坐卧处，在

著衣吃饭处，在屙屎撒尿处，在没理没会处，在死活不得处……”

突然，一阵尖啸激越的骏马嘶鸣从官道远处传来。接着是震动大地的“哒哒”马蹄声。车辇旁的马夫、仆役抬头望去，一队飞骑风驰电掣而来，马背上似乎是一群飞红飘绿的富家公子。

马蹄声“哒哒”逼近……

众人惊疑。

无知和尚闭目钳口，合掌坐禅入静了。

苏轼似乎仍沉浸于和尚的超度之中，他无师自通地随着“哒哒”的马蹄声放声高吟：

“苏轼得道了！佛法在何处？在马蹄‘哒哒’处，在人心慌乱处，在吉凶未卜处，在坐禅入静处，在不理不睬处，也在眼不见为净处……”

马队逼近长亭，苏轼住口望去：是琵琶，是胡琴，是倩楚，是自己遣散的歌伎！还有丽玉，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一个不缺，一个不少！

苏轼激动地望着越来越近的歌伎们，泪珠滚落了。

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名歌伎飞马到来。十匹勒缰收蹄的坐骑，顿蹄踏步，萧萧嘶鸣，气势赫赫，有若郊送皇帝出征的禁卫铁骑。

十位丽裙艳装的歌伎跳下马鞍，英姿飒爽，清风拂动，一齐涌向流泪的苏轼，有若皇帝的朝廷大臣。

十件乐器列于长亭之上，锃亮闪光，有若皇帝的卤簿銮驾。

十颗知情知义的锦绣之心感动了上苍——朝阳更艳；感动了大地——禾木起舞；感动了长亭内外所有的人们。

苏轼流泪拱手作谢。

王闰之含泪敛衽作谢。

任妈弯腰合掌作谢。

车夫仆役笑咧了嘴巴，笑眯了眼睛。

贤惠公主赞叹出声：歌伎，虽下层之人，心地纯真，灵魂高尚，比朝廷有些臣子强胜百倍！

驸马王诜啧啧称赞：人心难欺，苏子瞻心通黎庶啊！

坐禅入静的无知和尚似乎也跳出了禅界，偷偷地睁开双目，偷偷地一瞥，偷偷地会心一笑，又偷偷地闭上了眼睛。

歌伎们拥上长亭，向苏轼行了恩师之礼，向王闰之行了师母之礼，向任妈行了师婆之礼。她们默默无言，用崇敬虔诚的礼数，替代了赠金、折柳、献花，替代了酒肴、赠言、泪水。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长亭送别，是帝王也不曾享用过的。

文坛奇才苏子瞻，得天独厚啊！

歌伎琵琶走到苏轼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动情而语：

“先生，汴京十名歌伎，跟随先生三年，承蒙教诲，始知如何学艺、如何处世、如何做人。师长之恩，无以为报，今日长亭，就以学生弟子之心，弹奏一曲，送先生去‘三吴都会’的杭州城吧！”

歌伎们蓦然奏响怀中的丝竹，激越之音腾起，缭绕长亭，飞荡在明媚的阳光之中。

突然，音韵变得清灵委婉，琵琶唱出了柳永的词作《望海潮·东南形胜》：

>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
>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这便是苏轼要去的杭州啊！柳永以他多情的才思和长于写景的笔墨，怡情驰骋，写出了杭州的烟柳云树、湖光山色、珠玑罗绮、清丽富庶、江涛箫鼓、灿烂辉煌。“三吴都会”之美，令人陶醉而向往。

歌伎们弹唱着，长亭下的仆役、马夫静听着。也许他们不知这是柳永写的《望海潮》，也许他们不知柳永写的是自古繁华的杭州，但一种喜闻乐见的美牵动了他们。

歌伎们弹唱着，三个女人静听着。任妈神情怆然，她似乎已无力追寻杭州那“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华了。王闰之泪珠滴落在怀中迨儿的被巾上，她似乎心境已冷，已无意欣赏杭州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丽了。贤惠公主喟然叹息：“柳七当年这首惊天之作，现时还能引起词家的唱和吗？江山如画，爱者几人？”

歌伎们弹唱着，驸马王诜静听着。他泪花莹莹，不安地注视着凭栏垂首的苏轼。“琵琶啊，你为什么要用柳永这首《望海潮》为子瞻送行呢？你想送给他一个人间仙境杭州，可才高命苦的柳七，也许会惹起子瞻‘同病相怜’的更大的悲哀啊。”

琵琶似乎应着王诜忧虑，对词作中“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的尾句偏作凄凉处理，结束了这咽泪的弹唱。

长亭上下沉寂了。

苏轼淤积于胸中的情感昂然喷发，他仰天长啸：

“好一首《望海潮》啊！道尽了杭州的繁华秀美，道尽了‘怒涛卷霜雪’的壮观，‘羌笛弄晴，菱歌泛夜’的清雅，‘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的风采，道尽了杭州无美不在的辉煌。仅‘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八个字，足使柳七不朽于人世了！这提山挈湖而一的胆子，真令人叹服啊……”

空中的微风停拂。树上的鸟儿停鸣。田野的禾苗宁静了。

苏轼凭栏咏叹：

“柳七，柳屯田，感谢你了！你给了我一座桃花源和桃花源里四季灿烂无衰的绮丽风光，足以宽慰我孤独的心，足以陶冶我放荡的性，足

以堵塞我无遮拦的嘴巴，足以消磨我遐想的灵魂，也足以了却我百无一用的终生了。可有谁知道，我真的能一直成为桃花源中人吗？”

车夫、仆役叹息，任妈落泪，王闰之泣咽了。

苏轼忘情地高吟着：

“柳七，柳屯田！你和我一样的痴心而愚蠢啊！‘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真是自作多情！杭州的‘好景’在等待着你的‘异日’，你的‘异日’在哪里？平步难于青云啊！你精通音律，善为歌词，创制慢词长调，开了一派词风，点缀了大宋江山。‘凤池’称赞了吗？你不是捧着一道‘且去填词’的御旨，四处漂泊，浪迹江湖吗？

“琵琶，你用此歌为我送行，我感激你的用心了！柳七尚且如此，我何敢贪求而不知足啊！”

琵琶泣咽而语，宽慰苏轼：

“柳屯田之词作，誉者有之，毁者有之，柳屯田依然是柳屯田，他的《望海潮》不是依然有人弹唱，有人叹服吗？人不自弃天难弃啊！”

苏轼惊悟，高声重复：

“‘人不自弃天难弃’？妙语解玄，妙语启人啊！看来，我是比柳屯田更为痴心、更为愚蠢的人了！琵琶，我向你鞠躬，你是我的一语之师啊！”

无知和尚结束了他的坐禅，径自吟出四句诗：

度数形名岂偶然，

破琴今有十三弦。

此生若遇邢和璞，

方信秦筝是响泉。

苏轼知道，无知和尚借用唐代道士邢和璞与房琯凿地得书的故事又在超度自己了。他涌泪直下，悲怆而语：

“‘方信秦筝是响泉’？我相信了，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天可怜见，我这颗心离不开京都啊……”

此刻，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赠送的高头大马踏蹄而嘶，咴咴而鸣，催人启程。

苏轼喃喃自语：“‘方信秦筝是响泉’。离开吧，该是离开这大宋京都的时候了……”

苏轼深深鞠躬，向驸马王诜告别。

苏轼深深鞠躬，向贤惠公主告别。

苏轼深深鞠躬，向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位歌伎告别。

苏轼鞠躬，向难舍难离的汴京城告别。

大宋王朝②：风雨潇潇

第一回　变法创造万象新　旱蝗招致流民乱

苏轼、司马光贬离汴京已近三个年头了。王安石的九项大法已经全部出台。“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行法”、“将兵法”在大宋寥廓疆土上的实施，卷起了翻江倒海的雄风，创造着万象更新的现实。加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大破西夏军的“熙河开边”、中书检正官章惇平定西南峒族暴乱的“梅山之捷”和王安石之子王雱所著《＜道德经＞注》《老子训传》《佛书义解》的自费镂版、鬻于书肆，哄动京都，更为“变法”增添了绮丽的光彩。“人定胜天”，王安石正竭力改变着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面貌。

“人奈天何”！天灾突至。从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起，河北路、京西路、京东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等广大地区，十月不雨，一场特大的旱灾，毁掉了秋收、冬种、春苗，甚至毁掉了野菜、山果、鱼虾。大旱之中，飞蝗漫天，人蝗争食，树叶也光了，草根也尽了。饥饿相逼，哀鸿遍野。健勇者成群结队，铤而走险，呼啸山林；羸弱者老幼相扶，拥入城镇，涌入大宋京都。

“绿浪东西南北路，红栏三百九十桥”的汴京城，被这场漫长的天灾煎熬得改变了容颜，连昔日繁华绮丽的十里御街都成了万千流民白日乞食、夜间栖居的地场。

王安石和他的新法遇到了空前未有、人力莫及的挑战，历史的大悲剧从此愈演愈烈。

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随着汴京外城新曹门、新宋门、东水门、东北水门徐徐地打开，又一群来自京东西路的近千名饥饿百姓拥入京都。他们憔悴脱形，拖儿带女，步履艰难，其状惨不忍睹。中午时分，这群呼天号地的乞食者，涌入天汉桥下酒楼食铺汇聚的曲院街。

其时，遇仙酒楼楼上，两桌酒宴正在进行。一桌是王公子弟的轮流做东，新近推出的几个绝色的歌伎，五个剽悍骁勇的“厮波”、“撒暂”正

闹得浪声浪调；一桌是京都商贾的巨头潘、王、张、谢正在借酒浇愁，计议着应付市易司“米粮官营”的对策。遇仙酒楼老板绰号“小掉刀”，时年三十多岁，短小精悍，人极精明，此刻，他正在参与着巨头们的密议。忽地堂倌闯进雅座，神情慌张：“爷，鹿家分茶被乡下讨饭的吃坍了，曹婆婆肉饼铺被乡下讨饭的吃黄了，王家包子铺被乡下讨饭的吃干了……乱哄哄几百人，又朝咱酒楼拥来了……”商贾们有些慌神。

“小掉刀”手执酒杯，眸子一转，叱斥堂倌：

“一群乞丐，也要潘爷、王爷、张爷、谢爷离席迎接吗？”

堂倌一时摸不着头脑地愣着。

“小掉刀”把杯中的残酒向堂倌泼去：

“蠢货，你听隔壁那桌是谁在瞎扯乱唱？”

堂倌眼睛亮了。

“小掉刀”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扔给堂倌：

“告诉他们，潘爷、王爷、张爷、谢爷此刻正在兴头上，别让那些穷讨饭的打扰了四位老爷的雅兴！”堂倌急忙应诺退出。

饥饿的流民哀声悲怆地涌上遇仙酒楼的台阶，迎接他们的是那五个剽悍蛮横的“厮波”、“撒暂”。

一阵乱骂、驱赶，在推推搡搡中，“厮波”、“撒暂”突然从腰间拔出匕首，捅入五个流民的胸口，惨叫声炸裂而起，鲜血喷涌，人群刹那间凝住了。杀人的“厮波”、“撒暂”稍显迟疑之后，为首者一声唿哨先退入门内，然后转身逃逸而去。痴呆的流民一下子醒悟过来，发疯一般叫骂着冲进遇仙酒楼，见人就打，见物就砸，他们抓不到凶手，便以毁坏这酒楼中的一切来发泄愤怒和仇恨。不到半个时辰，辉煌的遇仙酒楼只剩下了一个破门坏窗的空壳。待皇城司操刀执戈的士卒赶到，酒楼空无一人，除了门前台阶上的五具流民尸体外，只有满街满巷围观的千百细民。

在“酒楼杀人案”发生的同时，内城东华门外市井，也发生了一起捣毁“杂卖务”的骚乱。

是日午时，因东华门外市井货物奇缺，购物未得的皇室王公子弟、总管府丁六七十人，气势汹汹地闯入东华门外“杂卖务”，抓住管理市场的几个小吏，索要市场缺货的鱼虾鳖蟹、鹑兔脯腊。可怜的“杂卖务”小吏们，衣冠不整地在大门前的台阶上跪成一排，任凭这群装束华贵的闹事者嘲弄辱骂。围观的商贩们也在诉说“杂卖务”弄权牟利、肆意勒索、捆绑关押业主的罪行。一位王府总管模样的中年汉子跳上台阶高处，面对人群，口角生风地对“杂卖务”进行声讨诛伐：

“东华门外这块地方是干什么的？头一桩事就是经营皇宫皇室日常用物。几十年来，这里货物齐全，品类繁多，质量上乘，菜蔬瓜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以至应时小菜，莫不新鲜清洁。绫罗绸缎、脂粉篦梳、首饰佩物，以致金玉珍玩，莫不精巧奇丽。可近两年来，‘市易法’行世，‘免行法’出笼，莫说黎民百姓衣食不保，就连皇宫皇室也取消了实物供应。‘杂卖务’这些赃官污吏们，你们的新法不是规定‘依爵位等级发放银两，由各宫各府依其所需自行购买’吗？今个我们来买了，可鱼虾鳖蟹在哪？鹑兔脯腊在哪？‘变法’，‘变法’，这不是变着法儿整治人吗？”

中年汉子的煽动演说，立即赢得围观的富商大贾、小商小贩，以及起哄者的狂热喝彩。

喝彩声中，市易司提举吕嘉问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三名市易司官员，正巧前来视察市场的买卖情状。他一出现，立即被闹事者认出，闹事者更加长了精神，他们扔弃“杂卖务”那几个可怜的小吏，蜂拥而上，团团包围了吕嘉问，叫喊声、诅咒声、诉苦声如浪似涌。

吕嘉问紧勒马缰，打量着眼前这群衣着鲜丽的闹事者：这是一群惹不起的主啊！他不敢跳下马，怕失去说话行事的主动。在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为缓解形势，他笑呵呵地拱起双手，佯作不知地打趣：

“吕嘉问这厢有礼了，吕某这厢有礼了！做买卖就是要讨价还价，最终还是要公平成交的。你们中哪位是陶朱公，我愿意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闹事者在吕嘉问这故作轻松的打岔中，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中年汉子。中年汉子轻蔑地一笑，跨步而出，立于马头前，神情傲慢地草草拱手：

“市易司提举大人，别装疯卖傻了！请问大人，你的市易法缘何而行？是为国吗？是为民吗？是为皇上吗？”

吕嘉问心想：此人必是闹事的头。他拱手一笑：

“看先生的装束，听先生的高论，既非店铺老板，亦非货摊业主，更非一般买卖人。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中年汉子毫不畏惧，话语慷慨激昂：

“大人忘记了这里是东华门外市井，几十年来，卖者赚的是皇室的银两，买者花的是皇室的供奉，皇家的银子养活着这条街上的男男女女、猪狗鸡鸭，并且包括大人你立的那个‘杂卖务’……”

吕嘉问堆笑隐忍着：

“先生高论，请讲下去。”

中年汉子开始揶揄嘲弄：

“大人提举市易司以强国，可眼下粮米日少，菜蔬日缺，流民入京，连一碗稀粥也喝不上啦！大人提举市易司以富民，可眼下货不流通，商贾钱荒，买卖停歇，市面萧条，民可是越来越穷了！大人提举市易司以解皇上之忧，可眼下皇室待菜进厨，待米下锅。大人，我向你弯腰打恭：皇室成员，也是宗庙子孙，看在太祖太宗皇帝的情面上，请高抬贵手，别再在宗室恩遇上开刀了。”

吕嘉问耐不住了：

“先生何人？”

“皇室右羽林大将军赵府总管。”

围观者慑于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的显赫名头，不由向赵府总管投去恭敬的目光。

吕嘉问厉声叱斥那总管：

“造谣生事，一派昏话！太祖太宗皇帝建国立业，旨在解民倒悬，

造福黎庶，决非图后世子孙之优容靡费。且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自不长进，靠祖宗余荫，是不能长久当饭吃的。你身为赵府总管，今日所言所行，不仅犯有惑众滋事之咎，而且有辱皇室德望之罪……”

赵府总管怒而咆哮：

“井底蛤蟆，刚跳上井台，就逞起威风来了！砸掉‘杂卖务’，找皇上要饭吃去！”

存心闹事的皇室王公子弟一哄而起，冲向“杂卖务”……

赵府的府丁则扑向吕嘉问。吕嘉问的坐骑受惊，嘶鸣腾跃，冲倒了赵府的一个府丁，冲出围观的人群，在骚乱的街道上狂奔着。

市井大乱，乞食的流民们，趁混乱抢掠食物。无论抢到还是没抢到的，都将为皇室子弟的闹事承担罪责……

几乎在同一时辰，朱雀门外太学贡院南大街的“五岳书肆”门前，也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惨剧：

巳时，又一场别具风格、震动京都文坛的售书活动在“五岳书肆”门前开张了。一幅特大的红绸金字“贴示”覆盖了半面墙壁，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红黄交映的光彩，向街上行人宣示苏轼诗作《钱塘集》已隆重行世。几百部镂版精致、装帧堂皇的《钱塘集》整齐地摆放在门前的书架上。京都的文人学士、馆阁官吏、知书细民、官妓歌伎、瓦肆艺人皆欢聚于此，争相购买，真是人山人海。特别是驸马王诜的驱车来临，使这次销书活动达到了高潮。

这部《钱塘集》是驸马王诜半年前在苏轼本人尚不知晓的情况下着手镂版印制的。驸马的用意，也许是为了表达对朋友不移不变的情谊，特别是在朋友倒霉遭贬的年月；也许是出于对朋友艰难生活的资助，因为苏轼仅靠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着实不易；也许是受到去年王雱自费镂版出书、鬻于书肆、哄动京都、被皇帝破例晋升为崇政殿说书的启示，也想用《钱塘集》唤醒皇帝的良知；也许是欧阳修于前年（熙宁五年）八月病故于颍州，苏轼已成为文坛领袖，特以此为朋友鼓吹祝贺；也许他什么也不为，只是因为苏轼的诗风变化太大，诗句太精彩，诗魂太动人了，文心相通的喜悦和欣慰，使他不能不把远在杭州的苏轼再次推给京都的人们。

驸马王诜一走下马车，就受到文人学士的热烈欢迎。他身着浅黄色博带宽袍，红绸束发，气宇轩昂，举止随和，言谈无拘。书肆老板急忙上前恭行大礼。王诜执老板之手朗声谈笑："书肆老板，文人之神！《钱塘集》销售景况如何？"

"托驸马洪福，景况空前，超过去年王公子王雱镂版自售《＜道德经＞注》《老子训传》《佛书义解》的盛况。八百部《钱塘集》，半天售完，京都少有。这得感激驸马爷的慧眼识珠了。"

王诜纵声大笑：

"苏子瞻，诗才超人，声威夺人啊！"说罢，走进文坛的新朋故友之中，相互问候，热情打趣。为朋友们关切苏子瞻的命运的议论所感动，他以《钱塘集》为话题，慷慨激昂地为朋友张扬鼓吹：

"苏子瞻的这部诗集，绝大部分诗篇是赞美杭州风光的秀丽和多情，这与子瞻的郁郁不欢有着血肉真情的联系。他要借陶冶山水以忘忧消愁。他热爱杭州，吟出了'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感慨；他热爱西湖，把西湖喻为美女，吟出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多情；他热爱西湖春天'新蒲出水柳映洲'的清雅；他热爱西湖夏天'夏潦泓水深更幽'的邃远；他热爱西湖秋天'西风落木芙蓉秋'的萧索；他热爱西湖冬天'飞雪暗天云拂地'的凄凉。他赞美孤山，吟出了'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的宁静；他迷恋灵隐，吟出了'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的感叹。他热爱杭州，爱得朝夕难舍、生死难离啊，竟然吟出了'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的生死恋情。

"这部诗集，也有一部分是写民间生活的。这些诗作，有的是从'朝推囚、暮决狱'的公堂上得来的，有的是从'飞蝗来时半天黑'的灾情中得来的，有的是从田中老妇'眼枯泪尽雨不尽，忍看黄穗卧青泥'的悲惨情景中得来的，有的是从视察润州、秀州、富阳、新城等地的山村、农舍、盐田、猪圈、牛栏里得来的，有的是从他那片'见事有不便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的痛苦心境中喷涌出来的。子瞻的诗变了，不再是'发万古之幽思'，而是着眼于治下人们的疾苦了；不再追求绮丽、峻险和缠绵，而是变得真切、深沉、犀利、明快、泪花闪闪和含讽带刺了。子瞻似乎在超越他的恩师欧阳修，向诗圣杜甫的身边跨去，他在为天灾中黎民的疾苦奋力呼号。在这些地方，他还是那样口无遮拦……"

门外街头，三四百名饥饿的流民，在王诜心神专一的谈论中，弄清

了有一位大人物对他们的境遇十分同情，“哗啦”一声响动，一齐跪倒，打断了王诜未尽的话，向这位着装高贵的驸马爷发出了碎心裂胆的乞求。

王诜望着跪地哀求的流民，望着乞食行列里奄奄待毙的老人和孩子，心胸发闷，嗓门似乎淤结了。他一时不知此时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身边的官妓歌伎、瓦肆艺人突然咽泪出声，他才灵醒过来。

“我无诗，我‘呼号’不出声啊！书肆老板，借我铜钱五千，我要学《钱塘集》中的苏子瞻广布功德！”

“五岳书肆”的老板忙从屋内取出五千铜钱，放在王诜面前。王诜抓起铜钱撒向乞食的饥饿百姓，喟然自语：

“我能做的，只是如此，只能如此啊……”

谁知，五千铜钱落地，却引起了疯狂的争抢，以至相互践踏，任何劝阻、恐吓都制止不住。待皇城司的士卒赶到，书肆门前，竟留有十余具被活活踩死的老人和孩子的尸体。

“我做了一件蠢事啊！施舍为了救命，谁知五千铜钱却杀害了他们……”驸马王诜呆呆地站在“五岳书肆”门前。

从三月二十日起，皇城司开始在全城驱赶流民出京。

禁军马队，挥动皮鞭到处追逐着饥饿的流民。奈何禁军有数，且不都是铁石心肠；流民万千，个个都是饿不怕死；京城方圆四十余里，街巷千百，道路纵横，大有回旋之地，于是，流民窜于京都，神出鬼没。禁军追踪寻迹，疲于奔命。逃躲追逐之间，马蹄声、斥叱声、鞭打声，呼天抢地的哀号声，有气无力的咒骂声，悲不忍闻的惨叫声，不分昼夜地起伏在京城。

三月二十四日午时，烈日如火，热风如炙。一群老幼相扶、腿脚打飘的流民二十多人，艰难地流动到皇城左侧的安上门附近，终于筋疲力尽，一位老者脚步一乱，身体踉跄地跌倒于地，随着一声微弱的呻吟，不见动静了。流民们木呆地注视着老人，颓然瘫坐在地上，无言，无泪。就在这时，一队禁军士卒追逐而来，四面围上，驱赶着、叫骂着，挥起皮鞭向流民抽去。皮鞭如蛇如刀，衣片飞卷，血花四溅，一扇扇流

血的脊背，一只只流血的手臂，一张张流血的面庞，依然无言、无泪，甚至无知、无觉、无火。

突然，一串激愤而威严的怒喝声从安上门前传来：

“住手！畜生，你们还有人性吗……”

士卒一愣，停鞭转头望去，一个年约三十岁的官吏，身高约六尺，眉清目秀，举止潇洒，头戴黑色双翅朝冠，身着黑色博带朝服，从安上门前提袍急步而来。这位年轻官吏神情激愤，举手指点禁军，高声训斥：

“你们也有父母兄弟，你们也有姐妹姑嫂，你们也是父母生养的，如何下得这般毒手！”

士卒们被年轻官吏一下镇住了，手提皮鞭，疑惑地看着他们的头目。

禁军头目何尝不为年轻官吏真挚的话语所打动，但奉命行事，身不由己。他注目打量着眼前这位身份不明的官吏，厉声询问：

“你是谁？”

年轻官吏拱手回答：

“监安上门小吏郑侠。”

禁军头目惊诧了：

“大人莫非是王安石相爷门下能诗善画的郑介夫郑参军？”

郑侠点头，弯腰致意：

“请军爷高抬贵手，莫再为难、逼迫这些饿以待毙的父老孩提……”

王安石的门楼和名头发生了效用，禁军头目拱手施礼，带着他的士卒离开了。

遍身血渍的流民们似乎在奈何桥头遇到了菩萨，死里逃生又回到阳

间，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跪倒在郑侠面前，痛哭失声，连声哀求：

“大人活我，大人活我啊……”

郑侠急忙弯腰搀扶，流民们跪伏不起，乞求声更哀。郑侠的心突然间收缩得发抖了：多么善良的百姓！拖着鞭伤跪拜，只为自己说了一句人话啊！“大人活我！”一个看门小吏，能活天下挨饿的百姓吗？连眼前这些流民的一餐饱饭也供不起啊！他泪水滂沱，气噎嗓间，无言以对，突然悟通了做一个好人难，做一个好官难，做一个违心的好官更难！新近从《钱塘集》中读得的两句诗从他的口中自语吟出：

平生所惭今不耻，

坐对疲民更鞭箠。

流民们虽然听不懂他说些什么，更不知这两句诗是他从王诜镂版的《钱塘集》中记取的，但从他那滂沱而下的泪水中、气噎嗓间的神态中、吟诗自责的歉疚中，明白了这位恩人的难处。有心无力，不可强求其难啊！他们戛然地停止了乞求，只是不停地默默叩头感谢。

郑侠不忍再看。他急忙低下头，伸手从衣囊中摸出一把散碎银两和铜钱，递在面前的一位老妇手里：

“老妈妈，给孩子们买点吃食充饥吧。”

说完，他转身向着皇宫跪倒，叩头触地，声泪俱下，昂首高呼：

“皇上，天高听卑，你看看这无云无雨的天空，你看看这青苗衰败的田野，你听听这响彻京都的哭声，快救救大宋嗷嗷待哺的黎民百姓吧！”

流民们“哇”的一声，又放声痛哭。

当天晚上，这位守门官吏郑侠回到他的住宅，把自己关在一间狭小的画室里，在一盏烛光下，面对着桌案上摆好的画绢、画笔发呆。他眼前闪现着流民们老幼相扶、伸手乞讨的悲惨情景，心头闪现着禁军士卒挥鞭驱赶的暴虐凶相，脑中闪现着流民们横卧的尸体和飞溅的血花，耳边轰响着流民们不歇落的痛哭。他闭上眼睛，企图把自己纷乱的思绪集中起来，可流民中那些孩子们惊恐含泪的眼睛，似无数繁星闪烁着，包

围着他，使他的心神更为紊乱。他要画一幅《流民图》，要把几天来，特别是今日午间所见流民各种各样的悲惨情景，形象地展示在他的皇上面前，禀报皇上以实情，以求皇恩浩荡，活天下流离失所、饿以待毙的黎庶。可是王安石的身影，却又不时地闪现在他的眼前、心头和脑海，那亲切的目光，那熟悉的声音，那长者关怀后进的神态，总是萦绕于心，使他不忍提笔，不能濡墨，不敢落绢作画！

郑侠，福建福清人，时年三十三岁。从学童开蒙起，十七年的学子生涯，他都是在孔、孟儒家的熏陶中度过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汉代谶纬传说，使他深信天命的存在。联系眼前惨景，他认为前年的华山崩塌和现时的十月不雨，都属于上苍对朝政不良的警示！而上苍警示的具体缘由，正是王安石现时推行的新法！若新法不罢，这种“警示”是不会停止的。深居高墙之内的皇上，现在该是猛省而知天命的时候了。

郑侠居官京都已有七年，深知官场宦海风波的险恶和无情，更明白上呈《流民图》之举是在玩火玩命，玩自己之命，亦玩妻儿家室之命，玩亲朋故友之命，也是玩皇帝的命！事情明摆着，一个小小的看门吏，竟敢以“天命”的警示弹劾新法，威逼皇上作出取舍，这不仅是“狂妄”，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作乱。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春秋》之义，也许会在一夜之间，用不着刑部开堂勘审，自己的人头就会落地。并且在自己的人头落地之后，又会有一群尚不知《流民图》为何物的梦中人被杀、被贬、被逐！自讨罪愆，死不足惜，那些冤枉鬼魂就是想讨债告状，只怕也寻不到债主的名头！何苦害己害人呢？自然，皇帝是天子，上天之子，当然是英明的，理应是英明的，定然会听“天命”而罢停新法，顺应“天命”以活天下黎庶之命。可“新法”不也是王安石的“命”吗？王安石执政六年，只有“变法”这一条“命”啊！皇上如若接受天命，同时也就将王安石断送掉了！

而他与王安石的交谊太深了。治平元年（1064年），他中进士，任光州司法参军三年后，就被王安石调进京师，居于王安石身边整整一年，研讨学术，议论朝政，老少交契，情若师生。他钦服王安石的人格、才智、勇气和胆略，但对王安石所操之术，不敢苟同。但王安石仍然信任他，重用他。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变法”伊始，王安石欲调他入“制置三司条例司”，他以“不谙青苗、免役诸法”为由而推辞，王安石笑而允诺。去年（熙宁六年）四月，王安石提举“经义局”修《三经新义》，又欲调他入局协助，他以“读书无几，不足以辱检讨”为由而拒绝，王安石依然笑而允诺。他以傲物不群之躯监安上门，居皇帝之侧多

年，亦得王安石之庇护。官场十年，受王安石之恩七载，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啊！

郑侠在友谊和莫测的祸福面前犹豫了。他离开桌案，绕室徘徊，希望靠不停走动的脚步摆脱心头所有的苦恼，老老实实做一个深夜清静人。他的脚步越来越重，心绪越来越烦，想要忘却的，却越加深刻地嵌入脑际；想要抛弃的，却越加频繁地袭上心头。唉，人活在世俗之中，要摆脱世俗中的喜怒哀愁、善恶美丑，难啊！在这心绪无依、无靠、无适、无从的焦虑中，几案上那部新得的《钱塘集》映入眼帘，他顺手拿起，坐落在椅子上，信手一翻，一首《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的诗作异常猛烈地撞击着他苦闷而沉重的心。

一朵妖红翠欲流，

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

不放闲花得少休。

诗的功能奇效，诗的尖刻凌厉，诗的牵动人心，有时会超过千言圣诏、万言奏折。苏轼这首诗作，一下子抓住了郑侠犹疑、畏缩之心。他闭上眼睛咀嚼着，品味着，思索着：

这是一首讽刺新法之作啊！苏子瞻用牡丹“妖红翠流”的艳丽，隐喻这光怪陆离的现实，“化工”不就是热衷于花样翻新、争奇斗巧的执政王安石吗？而喻作“闲花”的老百姓，已被繁多的“新法”折腾得不得安生了。这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只有苏子瞻才敢开口道出。

苏子瞻，政坛激进、文坛盟主，与介甫之谊，远非自己能比。然因政见不合，被贬、被逐，其政见不改，其友谊不改。离京之前，苏、王、司马不是仍然有过一幕崇高友谊的诗酒吟唱，至今仍传誉京都吗？三年之后，在这部哄动京都的《钱塘集》里，依然可睹苏子瞻神采奕奕、谈锋激烈、钟情西湖山水、关心民间疾苦、执著地拥抱着自己的政见和光明磊落、不吐不快的超凡风采！

苏子瞻的诗是学不来的，但苏子瞻的为人，却是可以效仿为师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原是历代圣哲、贤者、仁

人、志士尊奉的信条。苏子瞻在《墨君堂记》里咏竹之“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瘐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也许就是他人格力量之所在。“不骄”、“不辱”、“不倚”、“不惧”，做人如此，当无憾矣！

郑侠蓦地睁开眼睛。他的眼前似乎天高了，地阔了，烈日高照，一群扶携塞道的流民，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吃糠咽菜、鬻儿卖女，毙倒路旁的，仰天呼号的，似乎都在向他诉说着什么。他霍地站起，凝神望着桌案上跳动的烛火和画绢、画笔，胸中的积愤喷涌而出。

“皇上，臣要冒死谏奏了！”

他踉跄奔向桌案，提笔濡墨，画起即将在大宋历史上撞出一记钟鼎之声的《流民图》。

第二回　皇帝夜读《钱塘集》　韩维驱车洛阳城

清晨，福宁殿宦侍把一份东华门外市井骚乱、商贾罢市的“急报”和一份宗室王公联名弹劾市易司提举吕嘉问“市易违法”的奏表送进御堂。已被“十月不雨”、“流民入京”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皇帝赵顼，心神更烦。骚乱已逼近宫门，连宗室也卷进来了！他几经思索，召来了办事认真的三司使曾布。

曾布仓皇走进福宁殿御堂，尚不及跪倒请安，就被皇帝赵顼当头一声森冷的询问弄懵了：

“曾卿，你身为三司使，近一年来，又代王安石料理朝政事务，东华门外市井骚乱之事，原委何在？”

一贯木讷的曾布更加结结巴巴：

“臣、臣今日卯时方知此事，听说，听说缘于宗室王公发威闹事……”

“宗室王公为何闹事？”

“臣、臣不敢查询。”

“市井商贾为何罢市？”

“臣亦不明原委。”

赵顼厉声叱斥：

“蠢材！一问三不知，要你何用？”

曾布仆俯于地，叩头不止，讷讷作答：

“圣上，京都市易务的一切事务，俱由吕嘉问直接管理，臣不敢胡乱插手。且市易经营，纷繁复杂，金银钱财，数额巨大，收进支出，干

系各方，臣，臣无此才，也不敢染指。乞圣上恕罪。”

“吕嘉问主管市易，群臣有何议论？”

“臣不曾听闻。”

“京都商贾有讦告奏表上呈三司吗？”

“臣亦不曾见。”

赵顼叹息：

“不聪不明，市井能不发生骚乱吗？曾卿，你可知，这市井骚乱，商贾罢市，会轰毁朕六年‘变法’的业绩。”

赵顼拿起宗室联名弹劾吕嘉问的奏表交给曾布，低声发出谕旨：

“朕知卿一向未参与市易事务，今特授权于卿，勘查京都市易务‘尽括行户、细碎无遗’、‘贱买贵卖、重进轻出’、‘聚敛财利、侵渔贫下’之罪。卿勿敷衍应付，更勿官官相护，朕要知市易务的实情真相。”

曾布周身一凛，突然觉得责任重大，急忙叩头领旨：

“臣一定竭心尽力，解圣上仁德之忧。”

“卿传朕谕：从今日起，朕依古制‘避殿’、‘减膳’自罚，以挽回天心。”

曾布叩头站起，偷望了皇帝一眼，心下着实感动了一阵。三日后，曾布便带着吕嘉问市易违法的罪行奏章又走进福宁殿御堂。连日的辛苦勘查，带给皇帝赵顼的，是惊心动魄的愤怒。

“……圣上设置京都市易务，旨在流通货物，繁荣市井，造福黎庶。然吕嘉问主持市易，专谋多利以求赏，凡商旅所有货物，必卖于市易务，由市易务转卖黎庶；凡黎庶所需之物，必买于市易务。市易务买卖之物，大抵皆重入轻出、贱买贵卖，因而招致商贾不满、黎庶怨恨。此乃市井骚乱、商贾罢市之个中缘由……”

皇帝赵顼眉头紧锁，在红莲宫烛的光焰下徘徊着。

曾布没有注意皇上神情，只顾禀奏：

“由于市易务经营品类不断扩展，连油盐酱醋、冰块果子等细碎之物也收了进来，致使小商小贩无业可营、无利可图，加之取税繁多，连负水、拾发、担粥、提茶等卑贱行业，皆以三分征税，故造成市井萧条，怨声四起……”

赵顼脸色铁青，放慢了脚步：灯下黑啊！朕蒙在鼓中了。

“市易务近年收入账目，已作查对，所收税银九十六万余缗下落不明。据三司禀报，熙宁六年财用收支，尚不及治平二年收支……”

赵顼驻足回头，厉声吼道：

“此处重奏！”

曾布一惊，手中的奏章落地，急忙捡起，高声禀奏：

“所收税银九十六万余缗下落不明。据三司禀报，熙宁六年财用收支，尚不及治平二年。”

皇帝赵顼跌坐在软榻上，发出几声瘆人的冷笑：

“救灾？财货匮乏，用什么救灾！活民？财用收支少于治平二年，用什么活民！朕误黎庶，谁误朕啊？！”

遭受臣下欺骗愚弄的悲哀，化作胸中按捺不住的愤怒：

“诏令三司，出募榜于市井街头，准商民人等告发市易务违法恶行。一切弄权贪渎、侵渔贫下的污吏贪官，朕将严惩！”

曾布呆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如实禀奏，可能闯下了大祸。

第二日清晨，以三司名义号召商民人等告发市易务违法恶行的“募榜”便立于京都街头市井。人群沸腾，商旅欢呼。吕嘉问得知，如五雷轰顶，急忙奔向经义局，禀报于正在伏案著书的王安石。

王安石闻讯大骇，推纸掷笔，不及著袍戴冠，徒步奔往福宁殿。中午时分，一场君臣失协和播种猜疑的争吵再次发生。

这是王安石自去年四月进入经义局近一年来第一次进入福宁殿。他要维护“变法”的圣洁和完美，他对“变法”爱得太深了，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变法”，即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赵顼正在批阅文书，对王安石的突然闯入御堂似乎并不惊讶，也许他已经猜到王安石会因募榜而进宫大吵大闹的。

“圣上，臣居经义局著书，是告假而不是告退。募榜立于街头市井，其意何为？臣为宰执大臣，不可不知！”

皇帝赵顼淡淡一笑，以问作答：

“近日市井骚乱，先生知否？”

“臣不知。”

“近日商贾罢市，先生知否？”

“臣不知。”

“近一年来市易司提举吕嘉问在京都市易务的所作所为，先生知否？”

“臣不知。”

皇帝赵顼拿起曾布上呈的勘查市易务违法恶行的奏章交给王安石：

“先生看看这份奏章吧。”

王安石接过奏章认真阅览着。渐渐的，他双手抖动，脸上浮起惊骇之色。阅览未尽，即闭目吁叹，他分明是被市易务的违法恶行气坏了。

赵顼朗声道：

“吕嘉问坏朕法度，大胆妄为，逼商贾罢市，导致骚乱发生，且隐匿钱财，欺朕误国，朕岂能宽恕！先生安心于经义局著述《三经新义》，不必为募榜之事操心了。”

王安石举起奏章，高声禀奏：

“臣不能辞咎不管。请问圣上，此奏章何人所呈？”

“三司使曾布。”

王安石显得更加震惊，旋即放声号吼：

“曾布愚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赵顼茫然：

“怎么，曾布所奏有假？”

王安石叩头：

“曾布愚钝，从不作假，但不识大体，不谙市易，不懂理财。吕嘉问遇此木脑石心之人，必蒙冤屈……”

皇帝赵顼厉声打断王安石：

“先生，你不可一味偏袒吕嘉问！”

王安石昂首挺胸向皇上发出质问：

“请问圣上，京都市井骚乱共有几处？”

“据朕所知，惟东华门外。”

“商贾罢市，共有几处？”

“据朕所知，亦东华门外。”

“吕嘉问‘侵渔贫下’、‘掊克取利’所得金银钱财是否中饱私囊？”

“这，曾布勘查所奏，并无‘中饱私囊’之说。”

“圣上，京都之大，周长四十余里，街巷千条万条，商贾数以万计。东华门外市井，弹丸之地，商贾数百人而已。若因几只跳蚤闹事而自乱阵脚，岂不是自招骚乱？”皇帝赵顼对王安石的议论有些吃惊。

“圣上，臣非偏袒吕嘉问的过失，而是偏袒圣上开创的一代伟业！‘变法’是革故鼎新的举动，是在荆棘山路上行走，自然会有跌失，也会有些丑事、坏事发生，但若因噎废食，其祸不可收拾。恕臣直言，募榜之立于街头，是自毁清白、自打嘴巴、自取失败。在这四十万人的汴京城，若告发市易务之风刮起，真恶行、假恶行、编造的恶行、诬陷的恶行，说不清、道不明的恶行，会毁掉所有的变法者。”皇帝赵顼凝目注视着王安石。

赵顼何尝不珍惜“变法”，何尝不知六年来“变法”取得的一切成就：“均输法”已在全国主要富庶地区施行，打破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的局面，控制了市场的供应，增强了官府掌握财富的权力，也减了黎庶细民纳税上的额外负担。“青苗法”限制了“兼并之家”的高利盘剥。“募役法”已使轮流充役的农人返回田垅。“农田水利法”推行之后，仅修建水田就有三十六万顷之多。“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将兵法”的实施，不都在改变着国家的面貌吗？王安石之所论，确有道理，莫因一件丑事而自招众人对新法说三道四。可要立即收回募榜，朕的颜面放在何处？王安石，你真是笼罩在朕头上的一片乌云吗？

皇帝赵顼用苦涩的声音询问还跪在地上的宰相：

“先生还有所奏吗？”

王安石急忙提出处理“吕嘉问市易违法案”之策：

“此案可命吕惠卿参与复查。吕惠卿定会严惩贪渎而又维护‘变法’声誉的。”

“先生一向见识高远，朕屡屡受教了。依先生所奏，收回募榜，准吕惠卿参与复查吕嘉问市易违法一案。现时，哀鸿遍野，流民入京，先生乃当朝宰相，请尽快拿出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来！”

王安石叩头领旨。他抬头望着皇上，突然发现皇上除了话语里多了一种酸溜溜的讥讽味道，炯炯的目光中，还多了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

赵顼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在三司官员救火似的收回街头市井的募榜中，吕嘉问又把一份弹劾曾布“沮害市易法”的奏表送进了福宁殿御堂。

夜深了，王安石的“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尚未等来，流民在曲院街、南大街、马行街、牛行街、麦稭巷等地抢食闹事的消息，却由宦侍传进赵顼的耳朵。万千流民若铤而走险，京都龙居之地岂不丧尽了尊严。诸国使者岂不要传播四邻吗？赵顼又陷入深深的烦乱。户部何为？皇城司何为？通进银台何为？谏院御史台何为？宰相王安石何为？一通责怪之后，皇帝赵顼似乎悟通了个中关键——“人事不修”。接着，眼前似乎呈现出一张脉络清晰的蛛网，蛛网的各个交织点上，似乎都闪现着一个人影。人影渐渐清晰，而且又增加了些人物：王安石居中挥臂指挥，四边是惟王安石之命是从的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是笑脸附和的枢密使陈升之和低头沉默的副宰相冯京、枢密副使吴充；还有谏院、御史台为王安石唱着赞歌的邓绾、舒亶、李定、谢景温。真是水泄不通啊！随即赵顼也悟出了自己这两年来的孤独和寂寞，孤独得无人对话，寂寞得无人反对。

这时御堂的门响了一声，皇后身着洁白紧身衫，肩披红纱巾，头戴珠花出现在门口。赵顼吁叹着摇摇头，定了定神。

“官家，你这是怎么啦？”

皇帝赵顼抚着皇后：

“朕在等那个王安石，在等他的应时治乱方略。真是急人，到现在还不见踪影。朕这几年来别无长进，这耐性可是快要修炼出来了。”说着拉皇后坐在软榻上，接着道：

“我们坐着等，等他一年半载，等他五冬三秋。”

皇后见赵顼半是牢骚，半是愤懑，她明显感觉出君臣失协的阴影。为了分散丈夫的苦恼，使丈夫那颗煎熬欲碎的心能得到片刻的歇息，她倚在丈夫身边，望着赵顼甜甜地一笑，嗔怪地轻声说：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官家现时越发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赵顼去掉了矫作，恢复常态，抚摸着妻子的手，长长吐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微笑摇头。

“官家，臣妾带来一件奇异之物，可为官家解忧消愁。”

皇帝赵顼的神情稍显活跃了一些。

皇后从袖中取出一部装帧精美的诗集，双手呈交丈夫。

赵顼接过一看，惊讶出声：

“《钱塘集》？苏轼的诗啊！苏子瞻又在作诗了！”

皇后笑了：

“诗人作诗，有何奇怪？这部诗集为皇姐贤惠公主今日午前所赠。皇姐特意关照，愿苏轼笔下的西湖风光，能为官家消愁解忧。”接着皇后依在丈夫肩头随口吟出一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官家给苏子瞻找了一个好去处，苏子瞻爱上杭州了，他在用诗句报答官家。”

赵顼摇着妻子的双手：

“谢皇姐关照，谢皇后深情。今晚，王安石迟迟不至，苏子瞻却意外地来到御堂。请皇后先行歇息，朕要打开这部诗集，与苏轼作一次心谈。”

皇后微笑点头，她要把时间留给苏轼，愿丈夫在与苏轼的“心谈”中能得到启迪和宽慰。她顺手移来红莲宫烛。望着丈夫打开《钱塘集》，自己在内室门旁的一只宫凳上坐了下来，远远地望着开始专心专意阅读苏轼诗作的丈夫。

今日午前，皇后跟随崇庆宫的皇太后，去庆寿宫向太皇太后请安，适逢贤惠公主进宫探视母亲和祖母。贤惠公主携来驸马王诜镂版印刷的《钱塘集》数部，分呈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同时分赠皇后一部。苏子瞻，人中凤麟、文坛领袖，《钱塘集》立即给庆寿宫带来了少有的欢乐。太皇太后拍膝击节，吟着苏轼的新作，追慕着杭州的绮丽风光，猜度着苏轼“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的旅途生活。皇太后吟着“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的诗句，称赞着苏轼的忠耿坦直。诗魂感人，逐臣在外，两宫太后眷念之意终于体现在眼前的贤惠公主身上：太皇太后连声称赞驸马王诜为人重义，行事豪爽，并摘下身上

的一只玉佩，赏赐王诜“为大宋文坛做了一件好事”。皇太后更是爱婿胜女，开口要拿出私房白银一千两，赏赐驸马“爱惜人才，裨益朝廷”。皇后虽急忙向皇姐贤惠公主祝贺，但她心中却隐约地浮起一块不曾有过的疑团：苏子瞻的诗果真使皇太后、太皇太后神往如此吗？如此深恩厚意的赏赐，是出于对苏轼诗才的叹服？是出于对苏轼人格的敬重？是出于对京都寂寞文坛的感慨？还是出于一种高深莫测的暗示呢？说不定这场天灾、朝争的最后结局，两宫太后终究是要说话的。

红莲宫烛的光焰跳动着，皇帝赵顼被苏轼的诗作迷住了。皇后悄悄地眺望着丈夫，默默猜度着丈夫读到何处了。是读那首《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吗？钱塘江壮观的海潮在苏轼笔下活灵活现地人化了，那汹涌澎湃、万马奔腾、山飞云旋的雄伟气势和那悬空而照的中秋圆月，似乎都是苏轼胸中思潮的写照。

定知玉兔十分圆，

已作霜风九月寒。

寄语重门休上钥，

夜潮留向月中看。

“‘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苏子瞻不满足于耳闻，在寻求目睹的真相，这两句诗不正是苏轼心底的追求吗？”

万人鼓噪慑吴侬，

犹似浮江老阿童。

欲识潮头高几许？

越山浑在浪花中。

“苏轼借魏晋名将王濬濛浮江东下，楼船千里，一举攻下吴都建业的故事喻钱塘浪涛的声威，别出心裁，气势恢宏，情切意远，当是苏轼有感而发吧？”

江边身世两悠悠，

久与沧波共白头。

造物亦知人易老，

故教江水向西流。

“豁达中带有苍凉，苍凉中满含希望，这也许是苏轼感慨中对官家的希冀。他在歌吟‘江水向西流’，是盼望自己也能返回京都啊！”

吴儿生长狎涛渊，

重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

应教斥卤变桑田。

江神河伯两醯鸡，

海若东来气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

三千强弩射潮低。

“第四首是苏轼沉郁的牢骚，第五首无疑是苏轼的理想和抱负了。官家，你也在为苏轼淋漓恣肆、奇雄纵厉的笔墨所吸引吗？也在为苏轼沉重真切的议论而感动吗？”

皇后猜对了，皇帝赵顼此刻确实被苏轼的诗作《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醉迷了。

烛光闪动，皇帝赵顼看着看着笑容消失，神情凝重起来。

皇后又在猜测：官家，你是看《山村五绝》吧？这确是一首招惹是非的诗啊：“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这分明是讽刺官吏的。“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这分明是讽刺市易法的。“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强半

在城中。”这分明是讽刺青苗钱的。这些话近两年来已经无人敢讲了，可苏轼却仍然在远离京都的杭州嘟囔着。唉，诗历来是仁者可以见仁，智者可以见智，善者可以借来警世，恶者可以用来杀人。不疑苏子瞻的用心，但怕苏子瞻会被无端地卷入冤枉。官家，太皇太后、皇太后称赞这样的诗句，驸马王诜在诗集里收入了这样的诗，你可要审慎于思，千万孟浪不得啊！

皇后这一次猜错了。皇帝赵顼看完《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之后，便没有再往下看，他把苏轼的感慨、追求、愿望和理想纳入了他心底焦虑的“人事不修”的轨道。他神情凝重地沉思，由苏轼而想到司马光。想到司马光的“脚踏实地”，想到司马光作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的那段岁月。那时，尽管司马光事无巨细地谏奏呈表，而且执理不让，确实令朕心烦，但朕面对朝政，心里总是充实的，总是有话可讲的，言之有据的。可近两年来，御史所奏皆是喜讯，谏台奏表亦皆是颂扬，朕听之舒心，视之悦目，但面对朝政，心里却是虚空的，虚空得无话可说！天时如此，政争如此，若司马光在朕身边，朕断不会有今日之耳塞目蔽，也断不会有今日之捉襟见肘了。赵顼的心不由飞向身居洛阳的司马光。

皇后眺望着陷于长思的丈夫，耐不住了，正要移步向前，看看丈夫到底为哪篇诗作而如此，一个宦侍推门跨入，跪倒在皇上面前轻声禀报：

“禀奏皇上，翰林学士承旨韩维，深夜有急事请求晋见！”

皇帝赵顼继续沉思了很久，接着霍地站起，似乎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诏韩维晋见！”

皇后知道现时不便再留了，她关切地望着丈夫，转身悄悄地向内室走去。

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字持国，开封雍丘人，现年五十七岁。他中等身材，头发和两鬓依然乌黑，目光炯炯，给人以干练之感。他是仁宗朝宰相韩亿的儿子，以父荫入官，在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有六年时间是在赵顼身边度过的。赵顼为淮阳王、颍王时，他任王府记室参军。他为人正直、谦恭有礼、泊于名位、淡于利禄，故言无所隐。他与王安石交谊甚厚，最初王安石就是借他之力而为皇帝赵顼赏识的。六年前变法伊

始，王安石重用其兄韩绛为枢密副使，后其兄与王安石并肩居相位。为了避亲，韩维只能出知汝州，权开封府。去年，其兄韩绛因与吕惠卿、曾布等相处有隔，求去宰相之位而出知河东宣抚使。今年一月，他被皇帝赵顼调任翰林学士承旨，个中微妙，略见皇帝赵顼对中枢重臣的用心。

韩维急步走进御堂，看见皇上站着迎候于软榻旁，一股亲切之感涌上心头，急忙趋步向前。不待韩维跪拜于地，赵顼挽住韩维说：

“持国先生，御堂之中当如在颍王府一样，不必拘礼了。”

韩维激动更甚，执意跪倒，叩头禀奏：

“圣上，臣深夜打扰圣躬，实出于心焦如焚。三日来，数以万计的流民涌入京都，塞巷蔽街，已使京都糜乱。皇城司不恤流民之苦，派出禁军铁骑挥鞭驱赶，死者遗尸于路，伤者号啕于街。大内红墙之外，已有哭声沸起。天子脚下，无恩有刑之举，无异于扑火以油，久必酿成大祸。请圣上明思圣断。”

赵顼虽然已从宦侍口中得知流民入京的消息，但绝没想到流民之数如此之多，遭遇如此之惨。他喃喃自语：

“有如此惨情吗？”

韩维接着禀奏：

“陛下，臣今日午前，乍闻‘皇城司驱赶流民’之说，亦心怀疑异，午后微服出宫察看，方知实情惨于宫中传言十倍百倍。流民悲凄之状，目不忍睹；禁军挥鞭之恶，触目惊心。臣畏惧流民铤而走险，更畏惧陛下临渊不知啊！”

皇帝赵顼变得严峻，他拳击软榻，怀恨而语：

“朕误天下，谁误朕啊？！”

韩维急忙说出自己思虑的应急之策：

“陛下，当务之急，在于稳定民心，安抚流民，勿使流民由饥饿而滋事。臣所思有三，请陛下裁定……”

赵顼如溺水遇救，急忙挽韩维坐落于身边的宫凳上，坦诚说道：

“朕夙夜焦劳，苦于无活民之策，请先生赐教。”

韩维拱手：

“臣所思之一：流民入京，迫于无奈，乞食求生，嗷嗷待哺，万不能以皮鞭相加，如驱强盗，招致遗怨于圣躬。当于京都街巷之内，广设粥棚，赈济流民，若待宾客，以广施皇恩。其所需粮米，由京都殷富之户承担，由皇城司奉命实施。”

皇帝赵顼点头从谏：

“善！流民涌入京都，意在使朕知其灾难之情。朕虽无德无才以感动上天，以雨霖活百姓，但这稀米流粥之食还是应当供给的。”

“臣所思之二：现京都流传‘上天示警’之说，虽不可全然相信，但却反映黎庶惧灾祈雨之心，此心背向，关系社稷安危。陛下当顺应民情而用之。四月八日，乃佛祖生日，万民敬佛祈雨之事，必然举行。陛下当诏令京都十大禅院举办‘浴佛’斋会，并亲率万民祈雨。雨落，则陛下德动上苍，民欢欣矣；雨不落，则陛下德在黎庶，民无怨矣。敬佛祈雨所需费用，陛下可诏令京都十大禅院自筹，由礼部奉命实施。”

赵顼点头：

“善！朕人事不修，上天已有警示，朕当率黎庶乞求于天，若能得霖雨三日，则旱情解矣。”

“臣所思之三是……”

韩维突然停语了。

赵顼惊诧：

“先生何以如此？”

韩维离座跪奏：

“臣将言不当言之语，特请陛下恕罪。”

“先生大胆直言，朕乐于听闻。”

韩维再次叩头：

“陛下忧悯被灾黎庶，‘减膳’、‘避殿’、‘施粥’、‘敬佛’，恐怕不足以应天变以安民心。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闭……”

“先生讲下去！”

韩维急忙从袖中取出一份草诏双手呈上：

“陛下，痛自责己，诏求直言，乃历代明君英明之举，必修人事，必怡人情，必符天命。臣现任翰林学士承旨，已草诏成文，恭呈陛下裁定。”

赵顼移红莲宫烛于韩维近处：

“先生辛苦了，请读给朕听！”

韩维遵旨读诏：

> 诏曰：朕涉道日浅，暗于致治，政失阙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四海之内，被灾者广。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日滋久，未蒙休应。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听纳不得其理与？讼狱非其情与？赋敛失其节与？忠谋谠言囿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与？何嘉气之不久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朕将亲览，求考其当，以辅政理。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韩维读完，皇帝赵顼略思之后首肯：

“善，朕所欲言，先生尽道出矣。‘意者朕之听纳不得其理与？讼狱非其情与？赋敛失其节与？忠谋谠言囿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与’几句，尤得朕心底之思。请先生即行付有司颁行，以遂朕愿。”

韩维遵旨，欲起身离去，赵顼压低声音询问：

“先生以为此诏一出，司马光会开口言政吗？”

韩维对此询问心头毫无准备，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朕有一事拜托先生，万勿为他人所知……”

韩维头脑“嗡”地一响，全身紧张：

“臣谨遵圣命，请陛下示知。”

“请先生带着此诏连夜奔赴洛阳，朕要听听司马光对现时朝政的看法，朕要司马君实拿出一个摆脱目前困境的方略来！”

韩维心里立即浮起一个非常清晰的念头：王安石又将失宠了。

第三回　王安石“心游万仞”　吕嘉问“当绝流俗”

四更时分，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带着一份皇帝赵顼的《广求直言诏》，乘坐一辆双马车辇，出汴京西门，向洛阳疾驰而去。

此刻，董太师巷王安石府邸的客厅里，烛光通明，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仍在为皇帝赵顼急需的“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苦熬着。

王安石仓促走出经义局，上不摸皇上意图，下不谙朝政现状，会议尚未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原已邀请的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充、副宰相冯京均未参加。朝廷中枢长时期的“人事不修”，到紧要关头果真暴露出来。枢密使陈升之是官场老手，精明圆滑，不愿在这棘手的事情上与王安石斗嘴磨牙，更不愿招惹皇上的不满，便借口“卧病在床”告了假。枢密副使吴克是王安石的亲家，他的儿子吴安持娶王安石的长女为妻，与王安石的私谊尚好，但对王安石所操之术不甚赞同，政争中已伤了几分和气，也不愿再因政见之争而累及家庭不和，便以“枢密院事体繁多”为由而躲开了。副宰相冯京，是责无旁贷应当参与议定对策的，但他是守旧老臣富弼的女婿，平时为王安石所疏远，且积怨于胸，因此也以“不愿掣肘以误执政明断”为辞告了假。

三位宰执大臣借病、借事的拒绝参加，已向王安石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朝政纷争的讯号，但王安石似乎乐于顺水乘舟，依了他们的托词，开起了一个不会有异声异调的“同声会”，以图在无争论的情况下迅速拿出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办法来。他虽然人走进了旱灾肆虐、骚乱四起的朝政，但他的神思仍然停留在经义局。他像是在满怀信心地制造着新的悲哀。

会议一开始，就展现出一种沉闷、忧郁、紧张、凝重的气氛。曾布神情颓丧，低头箝口，如遭霜打，完全失去了往日议事时的热情；吕嘉问怒眉竖立，眼睛充血，腮帮上突起肉筋，不时横扫曾布两眼；吕惠卿依然坐在客厅左侧的楠木椅上，自顾遐想，双手捧着茶杯，偶尔心不在焉地浅呷一口；王雱坐在王安石身边的几案前，手握笔杆，不时打量着众人，忧心忡忡。只有王安石一如既往满怀兴致、精力专注地伏案走笔，草录着他的对策纲目。弥漫在客厅里的不祥气氛似乎根本没有引起

他的注意。

王安石终于结束了笔录，抬起头来，宣布议事开始，并以更胜于往日的热情和自信先定了个基调：

“十月不雨，旱灾肆虐，哀鸿遍野，流民入京，圣上忧心如焚，京都亦有零星骚乱之事，这是对新法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变法者的一次推动。‘顺应上天示警’之策的拟定，当以显示‘变法’六年来业绩为本，以阐明‘变法’义理为宿。古代诸子百家之说，之所以能够传继于后世，其义理都是依据其现实需要而赋予新的内涵。现时‘变法’之义理，即富国强兵，亦当包括抗灾救民……”

基调已定，下面该曾布、吕嘉问、吕惠卿和弦成曲了。但回应王安石的，仍然是沉默，各有难唱之曲的沉默。

吕嘉问连日来遭受“市易违法案”勘查的委屈和“募榜”一度立于街头市井的侮辱，他已感伤透了心，憋饱了气，根本没有心思再计议什么“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也无情绪为“变法”义理增添内涵。他合计着市易务两年来的收支账目是否真的有误。他惦念着京都各处“杂卖务”。他怨恨曾布不讲情义，自毁市易法以取悦皇上。他担心吕惠卿借复查“市易违法案”而落井下石。他有委屈要向王安石吐诉。可王安石呢？只是挥着鞭子驱赶自己这头拉磨的毛驴，连一把草、一口水也不给喂啊！今晚，他一走进这间议事客厅，就想哭，就想喊，可他又不得不咬紧牙关，闭上嘴巴。

曾布也有曾布的委屈。对吕嘉问“市易违法案”的勘查，是皇上亲口谕示的，他是奉旨执行。募榜立于街头市井，也是皇上亲口谕示，他也不敢不执行。可是谁知不到半天时间，募榜又撤走了，“市易违法案”又重新勘查。而且一顶“沮害市易案”的罪名落在了他的头上，他突然变成了被勘查的对象，这个理往哪儿说啊！曾布憋着气、窝着火。他虽然举止愚钝，但思维并不浮浅，而且缜密细致。他知道吕嘉问怨恨自己，也知道吕惠卿参与复查，其结果必定是对自己“勘查”的完全否定。他明白，“市易违法案”通过复查而推倒，肯定是王安石对皇上的进谏所致，目的也许是出于维护“变法”的声誉，但自己的声誉谁出面维护呢？唉，老师毕竟是老师！他实在不愿再说什么。

吕惠卿不似吕嘉问那样外露，也不似曾布那样呆板，他对眼前朝廷出现的混乱有着深刻的分析。他相信“市易违法”是存在的，而且十分严

重，做买卖不违法能赚大钱吗？但不会出于吕嘉问的爱财贪渎，这位出身于豪门的公子哥，对钱财有着叛逆浪子式的轻蔑和卑视。他也相信曾布对“市易违法案”的勘查结果是真实的，如果有伤害吕嘉问之处，那也是由于曾布天生缺乏心机。他看得清楚，王安石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对“变法”的忠诚，排解了皇帝对“市易违法案”的追究，在全力维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但募榜的撤去和一个“沮害市易案”的出现，必将引起人们对“市易违法案”的猜疑，更加严重地损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他对这场“十月不雨”的天灾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对黎民百姓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胸怀大志的人来说，却是一次独特的机遇。“上天示警”是无法顺应的，救灾只是朝廷的责任和姿态，真正的意义在于创造灾荒过去后“变法”再次腾飞的条件。王安石通过对策追求“变法”义理的充实和完美是个十分重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还是个谜啊！先听听曾布、吕嘉问的唱和再说吧。

长时间的沉默。

王安石没有去探索朋友们沉默的原因，反而引起了他学究式的不满。

他厉声地训斥：

“这种风气是什么时候养成的？箝口结舌，畏畏缩缩，互相观望，懒于先声，成什么样子！望之，救灾活民，以食为先，市易司责任重大，你先谈谈想法。”

吕嘉问正在心中埋怨王安石使驴不喂草，偏偏王安石又点名询问，他张口发起了牢骚：

“这年头，谁干事，谁倒霉！市易法的实施，不就是为了多做买卖、广收赢利吗？没有钱，用什么富国？用什么强兵？用什么救灾？用什么活民？立案勘查也可，但连个招呼都不打，收抄账簿，如同对待贪渎罪犯，弄得执管市易官员，个个都像贪污的贼子。勘查？好，我就等着勘查个十次八次，如果‘勘查’出我吕嘉问贪污一个铜钱，贬官、流放、坐牢、杀头，我决无一字怨言。”

吕嘉问诉说着心中的委屈，往日的铮铮汉子，现时几乎泪水流出。

因为吕嘉问的不满有些是对着曾布的，曾布接着开了口：

“我愚钝，但我决不存心害人。我糊涂，但我对‘变法’决无二心。我不善言辞，但别人给我的恩德，我永世不忘。近一年来，介甫公信任我，让我代行朝政具体事务，我无德、无才、无能，做错了许多事情，对不起天下的黎庶百姓。对我做错的事，朝廷立案也好，勘查也好，我无话说。请介甫公收回成命，代行朝政事务和三司使之事，我不干了，没有本事干，也不想干了。”

王安石被吕嘉问和曾布的诉苦猛然惊醒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变法者个个怀揣、口含着如此多的委屈。他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感到自己失职，感到对不起朋友和属下，他闭上眼睛，浩叹一声：

“是我误国。这一年来，我干了些什么啊……”

去年开春，当“变法”的全部项目出台之后，王安石那不安分的思维，开始转向大宋命运另一层更为深刻的领域：鉴于“变法”需要一批锐意进取的人才，他瞄准了书院这个培养人才之所，决定向传统的教学领域进击。他企图创立一种新的学派，以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道德，为“变法”奠定理论基础。他在皇帝赵顼的支持下，要对一千多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提出新的解释，为他的“变法”寻找依据。他在历朝历代帝王们根据自身需要而法定的几十种儒家经典中，选中《周礼》、《毛诗》、《尚书》作为突破口。

从去年四月开始，王安石为了集中精力在短时期内以竟其功，便把朝政事务委托曾布处理，把市易法的推行交给吕嘉问负责，他扔却了宰相责无旁贷的政事职责，像一个学者一样，带着他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王雱，钻进经义局那片清冷的天地里，在古籍的江海之中，与心灵深处的古人孔、孟、荀、庄、杨朱、墨翟、释、老、申、商对话、争论，扬弃取舍，删添补改，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激昂雄厉的热情、天马行空的神思、酣畅淋漓的笔墨、咄咄逼人的语言和偏颇执拗的风格，建筑着他的“新学”的殿堂《三经新义》——《新经尚书义》、《新经毛诗义》、《新经周礼义》。

学者和宰相原是极难融合为一体的。学者崇尚“心游万仞，精骛八极”，以天马行空的神思探索无边无涯的学问。宰相崇尚“纵横捭阖，樽俎折冲”，以神才鬼智的机敏，处理人世间庸人庸众、庸言庸行和诡人诡众、诡言诡行盘根错节所交织的苦结与仇结，化解或加剧人世间的冲突。今晚，王安石在曾布、吕嘉问委屈的诉说中，虽然经受了强烈的感情震动，消解了心中因“市易违法案”、“沮害市易案”对吕嘉问、曾布的

不满和误解，但其学者头脑仍未完全让给宰相的肉身。他心目中的皇帝，还是一年前因“变法”出现高潮而欢欣鼓舞的皇帝；他眼中的朝廷，还是一年前因“熙河开边”、“梅山之捷”而歌舞相庆的朝廷；他印象中的京都仓廪，还是一年前三司夸耀的“充实溢满”。所以，他此刻所设想的“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仍然是“变法”义理的充实和更新，仍在急行躁进地追寻美轮美奂的蓝图。

吕嘉问、曾布这些“变法”实干家，在倒完苦水之后，心里舒坦了一些，又把思绪集中在各自的职责上，按照王安石定下的基调，出谋划策。曾布说道：

“我看，任何‘义理’的充实，都得先充实黎民百姓的肚子。可现时，官府仓廪‘财货匮乏更甚’之说，绝非谎言……”

这真是一瓢凉水浇头，王安石吃惊地问道：

“子宜，你执掌三司，情况果真如此吗？”

曾布扳着指头算账：

“请介甫公细思。近两年来，南涝北旱，各地税赋收入锐减，而朝廷各类开支如常。国库出多入少，库存财货能有几何？再说，西北‘熙河开边’，每年特支钱四百五十万缗，米四百万石，绸绢二百万疋，布三十万端，草二十万束。西南‘梅山之捷’，每年特支钱五百万缗，米七百万石，绸绢三百万疋，布五十万端。市易法推行两年来，为求市场繁荣，库存粮米几乎都被市易司掏空，仅二十天前的一次市易，司农寺以常平米三十二万斛置市场，市易司以常平米一百九十万斛置市场，均属减直出粜……”曾布说到市易司，因涉及吕嘉问，便半道停口不语。接着他讷讷地说出自己的主张：

“我看，顺应民心，就是顺应‘上天示警’。民心现时盼望什么？我看，一是减轻税赋，一是官吏清廉。”

曾布最后说出的八字，引得王安石赞誉：

“‘减轻税赋，官吏清廉’。在此非常之时，也许只有这八个字才能赢得民心。”

但沉思的吕惠卿却微微摇头。他认为曾布发言的调子是消极悲观的。“减轻税赋，官吏清廉”的提法，势必又给人以“匡正缺失”的错觉。特别是“官吏清廉”四字，很可能会导致各层各地执管市易的官吏的解体。因为在货物买卖交易中，市易官吏很难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清白。他认为，充实和完善“变法”义理的根本，在此非常之时，当以打击流俗反扑、消除人们的悲观情绪为要务。他不愿直接驳斥曾布的主张，便以两件小事作为自己的开场白：

“近日有两件小事，似乎应予以特别关注：一是朝廷宰执大臣陈升之、吴充、冯京诸公告假，真的是因病因事不能前来议事吗？一是东华门外市井‘杂卖务’被砸。‘杂卖务’官员被打被辱，均系宗室王公及其府丁所为，带头闹事的乃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赵府的总管。这是事出偶然，还是事出有谋呢？”

两件大家都知道的小事，现时被吕惠卿郑重提出，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思索，而且越思索越觉不祥：宗室王公参与朝政纷争，也许将会左右眼前混乱形势的发展。

王安石催道：

“吉甫，谈谈你的看法。”

吕惠卿微微一笑：

“介甫公一年来埋头经义局，无暇顾及中枢事务，致使朝廷纲纪松弛，流俗猖獗而起，借天灾非难‘变法’。原枢密使、潞国公文彦博就有‘市易敛民怨，招天变’之语，听说驸马都尉王诜近日镂版抛出一部《钱塘集》，已在京都广泛流传。苏轼借杭州雨涝而攻击新法。‘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等诗句，已成为京都黎庶反对‘变法’、发泄不满的歌谣。在这些流言蜚语的蛊惑下，一些心志不坚之吏，投机求官，随流俗而叛为雠仇，以张扬新法之缺失为快，群臣惶惶，是非莫辨，交头附耳，妄作猜测，以至影响圣躬听闻，遂成今日朝廷混乱之状。故‘修善人事’乃当务之急！”

王安石不停转动的眸子闪亮了，吕惠卿用精细的推敲和诱人的联想，描绘出一幅“人事不修图”。他立即想到琉璃猴子枢密使陈升之，唱反调的副宰相冯京，不与合作的枢密副使吴充和那个因反对“变法”而被

贬知河阳的潞国公文彦博，在天灾之中想必他们不会那么安分。但要说好友苏子瞻……王安石不为人察地苦笑了一下。

吕惠卿在谈完“修善人事”的必要性、紧迫性之后，便向王安石抛出了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方案：

“天灾不足惊，人事实堪忧，在此非常之时，当以‘修善人事’而救灾救民；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当从速组织忠耿理财之吏，勘查京都库存之资，细作筹划，以应京都流民之需。况且，朝廷手握均输之便、市易之权，南粮北调，川米东移，总是有办法可想的……”

王安石静听着，思索着，心里似乎亮堂了。“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理也；“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义也。吉甫独得我心！

在“修善人事”的思索中，王安石想到了远在西南梅山的章惇，又想到了俊彦之士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一个“修善人事”的谋划在他的心中逐渐显形了。

吕嘉问随即谈起市易司“南粮北调”、“川米东移”正在进行的情况。他先是向曾布瞥了一眼，扔出了几句带刺的抢白：

“做买卖有赚有赔，这是常理，不叫‘违法’。就是替官家做买卖，也得思谋着赚钱，如果为了赔钱，干吗不提一筐银子到大街上撒去！”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册账本，翻开用眼睛一溜，拱手向王安石禀报：

“去年冬天无雪，今年开春无雨，我就瞄准了粮食买卖。二十天前从司农寺、市易司拿出的那二百二十万斛常平粮，就是为这笔粮食买卖筹集资金。现在市易司的人马均被派往各地购买粮米。江南东路的购粮官约莫十天之内可返回京都，可漕运粮米五十万斛；荆湖北路的购粮官半个月内即可返回京都，亦可购得粮米五十万斛；夔州路购粮官现时尚无消息，那里粮价便宜，不及京都一半，原打算购买一百万斛，若船运顺便，估计两个月内即可返回京都。执政大人可以放心，这两个月内，市易司将有二百四十万斛粮米陆续上市，京都断不会有缺粮之虑。当然，这二百四十万斛粮米若以现行市价出售，这车马舟楫的费用，怕是要全搭进去了。”

王安石聚精会神地听着，吕嘉问侃侃凿凿的话语，恰似几股清凉的泉水，汩汩地流入他的心头，消解着他的焦渴，使他兴奋而宽慰。但他没有细算，这二百多万斛粮米至今还在几百里外的江南东路、荆湖北路和几千里外的夔州路和荆湖南路，如果水陆受阻、天时变化或者市易司派出的购粮官员不能按时回到京都，这一切岂不都是纸上画饼吗？王安石仍然在沿用学者的思维方式，对吕惠卿的精辟议论和吕嘉问的纸上计划进行扬弃和综合，终于在胸中形成了一个根本不符合皇帝意愿的“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

鸡啼声隐约传来，一缕黎明曙光透进了客厅的窗纸。

新的一轮祸福莫测的君臣会见，在等待着王安石。

第四回　韩学士承旨奉诏　司马光泪书奏折

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乘坐着双马车辇，带着皇帝殷切的希望，怀着故友重逢的急切心境，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跑完了汴京至洛阳的路程。途经六个驿站，他顾不得歇息，顾不得用餐，饿了，买几张煎饼在车上干嚼；渴了，喝几口路边的泉水，换马不歇人地日夜兼程。真是“板荡诚臣”！连赶车的老马夫也堆着满脸苦笑叹服了。

夕阳傍山，韩维到达司马光的住处“独乐园”门前。他拖着因颠簸而将散架的身子，艰难地移下马车。为了掩饰狼狈，他没有马上去叩“独乐园”的柴门，而是手扶车架，伸腿活脚、捶胸挺背地调整着。在夕阳的辉映下，他望着久违的洛阳城，思索着与司马光的会见。

洛阳，形胜之地，“挟殽、渑之险阻，控秦、陇之襟喉，通赵、魏之枢纽”，周王朝之所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武周、后唐之都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衢通四方，文化兴盛，城周长六十余里，跨洛河而南北，枕瀍河而东西，隋、唐，四方文士云集，文苑生辉，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居此，曾演出过“九老会”宴游吟诗的佳话。汉魏，高僧荟萃，寺院达一千三百余座。洛阳有着胜于汴京的辉煌历史。入宋百年，繁华有增，靡费无减。

洛阳，世间安危之表，“天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如今这依石傍水的园圃，怎么显得荒芜了？这各尽精巧的建筑，怎么显得昏暗了？满街满圃、结蓓顶蕾、名冠天下的“洛阳牡丹”，怎么也显得凄凉了？“上天示警”的灵验，果真要从这“治乱之候”、“安危之表”的洛阳开始吗？

洛阳，藏龙卧虎之城，这里是汴京的陪都，从太祖皇帝赵匡胤开国起，就在这里设置了一整套品位极高的朝制机构，安排着致仕的老臣和蓄而待用的谋士。这遍布四周的园林别墅，不就是过去和未来权力的象征吗？这陌生而别具神采的“独乐园”，不就是昨日巨大权力的印记，也是明日巨大权力的胎床吗？这不，皇上已差遣自己悄悄地来向司马光求教了。

韩维吩咐老马夫卸车遛马，他独自走近柴门，望见园内苗圃中有一位老仆着黑裤短衫，正在提水浇菜，作歌而唱。他细听之，歌声是：

草软波清沙路微，

手携筇竹著深衣。

白鸥不信忘机久，

见我犹穿岸柳飞。

韩维听完，欣喜自语：此必司马君实之作。遂叩门而呼。老仆闻声张望，稍有迟疑，缓步行来，惊诧地打量着柴门外韩维的装束和华丽的马车，拱手询问：

“大人有何训示？”

韩维虽不认识这位老仆，但他猜想此人必是司马光身边那个忠顺的吕直了，便微笑而语：

“老兄莫非是敢于管束司马大先生的吕直？”

“大人是……”

“请老兄传禀，在下韩维特来拜见司马大先生。”

吕直惶然，急忙拉开柴门，弯腰恭迎：

“是翰林学士承旨大人光临，恕老仆怠慢之罪。”

吕直引路前行几步，忽然转过身来对韩维说：

“秀才现在正在‘读书堂’著书，请大人缓步慢行，老仆这就急去传禀，以便秀才恭迎大人。”说完，转身急步而去。

韩维知道，这是老仆迎客之责，也是一般人家的家规，便缓下步子，借机将京都传闻中的“独乐园”与这眼前实有的“独乐园”相互映照地观赏起来。

这实是一座卑小的、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园林。听说熙宁四年四月十八日，司马君实初至洛阳，寓居于留守御史台附近的一座宅院，因其院小屋少，书局事务无法展开，遂于去年在国子监尊贤坊北侧购得一块荒地，辟此“独乐园”。此园规模若与洛阳其他致仕老臣的屋宅相比，仅农家园圃而已，何其传闻之浩浩！大约是司马君实的名声太高太大了，传闻者添油加醋想当然耳。

韩维举目观赏着“独乐园”的布局：小溪短桥，竹亭茅屋，翠竹青藤，花卉药草，精巧而自然、质朴而典雅，确似司马君实之为人，确有司马君实之风采。

那是司马君实读书著书的“读书堂”吧？瓦房七间，一色青蓝，窗扉敞开，竹帘低垂。居中三间，也许是司马君实著书之所？两端四间，也许是五千卷书籍的藏室？“读书堂”之南那一区房屋，跨五条小溪而建，精巧雅致，有短桥通向屋前，清静爽人，这就是司马君实会友、饮宴、赋诗的“弄水轩”吧？“弄水轩”，名副其实，在此似已闻得潺潺流水之声了！“弄水”而会友，其情当欢；“弄水”而饮宴，其情当醉；“弄水”而赋诗，其情当真、当美、当出自肺腑！“读书堂”之北，是一汪湖水，碧绿见底，有鱼浅翔，方圆约三亩。湖中有岛，周长约五丈，状若玉玦，遍种竹藤。结竹梢蔓草为庐，似渔人之舍。此必是司马君实歇息垂钓的“钓鱼庵”。竹梢蔓草之庐，偏命名曰“庵”，可窥得司马君实心境之凄凉了。碧湖之北，有茅屋六间，厚其墉次，以避暑热，茅屋四周，皆高节翠竹，清爽怡心，此必是司马君实避暑之“种竹斋”了。谁说司马君实孤性寡和？只是其性格之洁、情趣之高，非俗人所难理解。碧湖之东是一片苗圃，面积约三亩，种蔬一百多畦，莳弄精细，遍地葱绿，仔细观看，多植药材。无疑，此乃传闻中的“采药圃”。司马君实读写疲劳时，常来此把锄劳作，以解脑思，以健身体。“采药圃”之命名，足见司马君实用心之精细，神态之豁达。“采药圃”之南，有花坛数处，多种芍药、牡丹，这就是传闻中的“花园”吗？不叹十里传闻之无信，只叹司马君实愧对花神、枉居洛阳。“花园”北有凉亭一座，以青竹建造，自然是“浇花亭”了。“浇花亭”东侧远处，有一高台，拔地而起，高约五丈，台上筑三层楼阁一座，青砖绿瓦，颇为辉煌，为“独乐园”内最高建筑，这就是传闻中的“见山台”上的“见山楼”啊！凝视良久，心神恍惚，似见司马君实登临楼阁之上，北望滚滚黄河波涛，南望巍巍嵩山瑞霭，西望漫漫长安烟雨，东望繁华汴京风云，抒其胸中忠耿、追求、愤怨、悲哀、依恋、失望和无尽的情思。司马君实啊，汴京没有忘记你，皇上正在思念你，但愿你的忠耿，能使汴京的桃李梨杏重放芳华；但愿你的追求，能

使汴京的飞桥灯火再呈绚丽；但愿你的依恋，能使汴京的画舫藕荷再荡欢歌笑语，我也就不负圣托、不虚此行了。可是，你的愤怨太深，悲哀太重，失望太大。三年来遭贬而冷清的生活，能激起你昔日的热情吗？皇帝的有所企求，你若佯作不知呢？皇帝的“广求直言”，你若不置一词呢？我又何以返回汴京交差啊！

韩维忧心忡忡，不由自主地向“读书堂”望去，蓦地发现司马光带着范祖禹和司马康正急步向他走来。他疾步迎上，宾主相逢于碧湖之畔。司马光高高拱手，热情欢迎：

“鄙园迂叟司马光，恭迎翰林学士承旨大人大驾光临……”

韩维望着年已五十七岁的司马光，发现其发须更为稀疏，面容更加消瘦，便跨步向前，一把抓住司马光的双手，对视而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退后三步，深深一揖：

“韩维恭候司马大先生大安！”

司马光忙挽住韩维动情地说：

“持国公，三年苦别，思念至深。今晨喜鹊闹枝，历久不歇，今夕果然喜从天降，故友临门。看来，上天有意施恩于‘独乐园’啊！”

范祖禹和司马康也向韩维执晚辈之礼以恭迎，并殷切地表达了久别仰慕之意，便拥着携手相语的司马光和韩维向“弄水轩”走去。

韩维听到司马光动情的话语，欣喜于心，默然思忖：“喜从天降”之语从司马君实口中说出，是一个吉利的征兆！

现时的司马光，似乎已摆脱了三年前激烈政争落下的悲哀和痛苦，成了一位乐于林泉的隐者。他脱朝服，着深衣，冠竹簪幅巾，踏软草细沙，伴白鸥湖边漫步，看紫燕穿柳而飞。“拜表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紫花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这四句自侃诗，似乎道出了他的心境。“独乐园”的建成和命名，似乎就是他这种心境化出的实影。

他似乎已完全丢弃了谋臣不甘寂寞、不甘冷清的积习，成了一位安于清茶浊酒的迂叟。他与老仆吕直耕耘于“采药圃”，沉醉于泥土的芳

香；他与老妻张氏品茶于“种竹斋”，缅怀着昔日的种种情趣；他从故乡涑水接来年迈体弱的哥哥司马旦，晨昏请安，踞“钓鱼庵”垂钓，卧“种竹斋”避暑，坐“弄水轩”浅饮，乐在自然，乐在天伦！他似乎在效仿晚年的白居易。

他远离纷乱嘈杂的现实，从事着品评古人（古人已无足畏了），无涉今人（今人是惹不起的）的劳作。这鄙小宁静的“独乐园”，似乎成了他自划为牢的禁地，篱笆墙外的一切，似乎都与他无关。“独乐园”内这精巧玲珑的江湖岛屿、苗圃花坛、翠竹蔓藤、茅屋亭台，就是他的万里江山。“读书堂”里的五千卷籍册，就是他遨游宏宇的扁舟，载着他在历史的长河中，采撷着晶莹的珠玉，准备留给历史的未来。籍册中的千古人物，都已是他神交的挚友，不论为帝，为王，为相，为将，为圣，为贤，为盗，为匪，为娼，为妓，都一律平等地卸下戏装彩服，赤条条地袒露着肉身和五脏六腑。三年来，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对待着从他的眼皮下走过的各样人物和无数恢宏的、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历史画面，删定了《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此时，正在为删定《梁纪》忙碌着。

他毕竟是从几十年的风雨官场上走出来的，有着“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阅历和耐力。他毕竟是儒家学说造就的学者，有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深厚修养。他独立支撑着《资治通鉴》书局艰危欲倾的局面：三年前的一场政见纷争，刘攽贡父被贬往泰州，离开了书局，他失去了左臂；刘恕道原被贬往南康军监酒税去了，他失去了右臂。现时只有范祖禹一人在《唐史长编》六七百卷浩瀚简牍中耕耘着。儿子司马康只能充任文牍书案之役。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只靠一支笔删定，何日可竟其功啊！他埋头书案，形若负重之牛。他日以继夜，状若燃烧之烛。他累年累月，不知春秋之更迭。他无悔无怨。

但他并没有失去老臣的敏感。翰林学士承旨韩维突然地出现，使他立即察觉到朝廷形势有变，而且断定韩维是奉皇帝之命来的。他想到了皇帝赵顼，接着就想到老友王安石。在一阵思绪的翻肚倒肠之后，一种沉重的感觉在心头浮起，他隐隐地意识到，厄运肯定又降落在介甫头上了，否则皇上未必会想起自己。他再次为王安石那种激烈而不顾后果的操术担忧。在与韩维的漫步交谈中，他竭力想摆脱这种不吉祥的感觉，并在心底暗暗责怪自己“杞人忧天”，但这感觉却牢牢地笼罩在他的心头不离不散。三年前那种可怕的烦恼又向自己逼来，他开始埋怨：

“韩维，持国公，你为什么突然要来到这宁静的‘独乐园’啊……”

入夜，天幕上稀疏的星斗辉映着“弄水轩”的几点烛光，溪水潺潺作响，托出了“独乐园”罕见的欢乐。这是一个别具情趣的夜宴，没有丝竹之声，没有歌伎弹奏，没有做作的豪华，没有矫情的喧闹，质朴、热情、亲切、真诚而清新。一向生活简朴的主人已尽其所有，一向生活讲究的客人也开了眼界。

除请范祖禹作陪外，司马光还邀请了韩维的老马夫和老仆吕直参加，由司马康执壶斟酒。连司马光六十八岁的哥哥司马旦也扶杖来到“弄水轩”，为韩维敬酒之后方离开。

司马光也许要借此向韩维传递一层意思：自己已安于“独乐园”，不愿再去人事维艰的官场上熬心血了。

韩维根本没有领悟到这点，他着实为这个独特的夜宴而惊奇。这是一个有别于一切官场应酬的夜宴。司马君实，脚踏实地之人，不事奢侈，厌恶浮华，汴京所欠缺者，唯此风也。两个老仆同桌酌饮，更使他诧异：司马君实，确有仁者之风、长者之风，在大旱饥馑之年，群臣所急需者，不正是这种与民同济之风尚吗？特别是年迈的司马旦的临席敬酒，使他激动不已：司马君实，孝悌人也，事兄若父，亲朋共知，今夜此翁扶杖临席，乃大喜之兆！

夜宴上的一切，都是“独乐园”内之物。酒是司马光的妻子张氏亲自酿造的米酒；鸡是女主人平时饲养的，鱼是老仆吕直刚从湖中捞得的，竹笋是少主人马司康从竹林中新挖的，肉蘑是范祖禹从树林中刚拾的，蔬菜是老仆吕直从苗圃中才摘的。而且，所有菜肴都由女主人亲自下厨制作。几样精细素菜，如菠菜松、鸡烙菜花、活捉莴笋、蒜泥肉蘑，盐渍兰片等，颇有洛阳风味，使吃腻了京都大内山珍海味的韩维脾胃大开。也许因为旅途腹饥，他确实觉得这是生平享用的最佳美食了。

客乐主喜，司马光频频举杯，司马康频频添酒，范祖禹频频敬客，老仆吕直也以主人的身份与老马夫猜起拳来。这一切都似乎在暗示韩维：“独乐园”之乐，是上下无隔之乐，是人心交融之乐，是天籁祥和之乐，也是远离朝政忧患之乐。如此人间仙境，司马光能舍而远行吗？

可是，米酒清淡、芳香、柔和，既消解了韩维的劳累，也使韩维的神思空前活跃：司马君实兴致之好是从来不曾见过的，也许猜知了自己的来意，猜知了皇上的意图，也许在为皇上的回心转意、迷途知返而暗自庆贺吧？他举杯畅饮，思索着与司马光即将开始的面谈，思索着司马

光可能提出的种种话题，思索着消除司马光疑虑的办法。“李白斗酒诗百篇”，韩维饮酒已有五升之多，一个征服司马光的方案已在思索中形成。“司马君实，饭饱矣，酒足矣，我俩该作竟夜之谈了……”夜深了，“独乐园”里的一切景物，都隐于夜幕与宁静之中，惟“弄水轩”留有一扇明亮的烛窗。深邃夜空中的楚楚银河和灿烂繁星似乎都在远眺着“独乐园”内这次神秘的会晤，聆听着从“弄水轩”传出的隐约细语。

韩维礼节性地了解了《资治通鉴》的进展情况，并应对着司马光对老友王安石的殷切询问，粗略地谈了王安石著作《三经新义》的辛苦，随即逗趣说：

“京都文坛，近有四言趣谈一则，公愿闻否？”司马光点头。

韩维拊掌击节吟出：

“至和年间，黑白两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风急雨骤，岁月悠悠，高者低头，矮者昂首，瘦者变胖，胖者变瘦，分居西东，注‘经’治‘史’，殊途同归，人文泰斗，莘莘学子，高山仰止……”

司马光大笑摇头：

“昨日种种，若在眼前，但不敢回首了。光所治《资治通鉴》，乃故纸堆中之物，以尽愚忠之志而已，平庸之才敢吃冷板凳之苦者，均可成其事。介甫所著《三经新义》，乃九天揽月之举，非介甫无人敢为。以介甫资赋之高、志趣之锐、才学之博、见识之远，必将超越前代经学大师马融、许慎、郑玄、贾公彦、孔颖达诸辈而翻新经学一页，为究道德性命之义开拓一条新路。光居洛阳独乐园，为介甫高兴，为大宋祈福。”

韩维称赞了司马光与王安石相惜相爱的友谊，便把话题转向自己所需。

“请教司马公，此园精巧自然，质朴典雅，观者悦目，居者舒心，书局设此以品评古人，老仆作歌而耕于苗圃，何取名为‘独乐园’耶？”

司马光看得出来，韩维是在作试探。他微微一笑，回答：

“‘初时被目为迂叟，近日蒙呼作隐人’。‘独乐园’者，独乐而已。”

韩维笑而诘之：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公何违孟子之语而为之？”

司马光摇头：

“孟子之语诚善，那是王公大人之乐。光乃贫贱之人，不能及也。”

韩维再诘之：

“若公所语，乃求颜回之乐耶。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司马光拱手告谢：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那是圣贤之乐，光愚昧之人，不敢及也。”韩维三诘之：

“那么，公之‘独乐’者何义？”

司马光捋须而语：

“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乃光之所‘独乐’也。”

韩维大笑，暗思之：“各尽其分而安之”，此公要端出闭门羹了，急忙紧逼：

“公有枝可栖，有水可饮，独乐其分，故无憾矣！然天下流民，栖无枝，饮无水，食无米，公能独乐其分吗？司马公，十月不雨，旱灾肆虐，哀鸿遍野，嗷嗷待哺。近几日来，流民成千上万拥入京都，哭声塞巷蔽街，哀不忍闻，惨不忍睹，市民惶惶不可终日，怨声鼎沸于宫墙之外。联想前年西岳华山崩塌之异，‘上天示警’之说已弥漫京都，朝廷群臣亦为之惶恐战栗。司马公对此有何见教？”

司马光知道，韩维要奔正题了。他敏锐地察觉到：现时纷扰朝廷君臣的动乱根源，也许就是这十月不雨而引发的种种“上天示警”！王安石和他的“变法”，正在经受着这“上天示警”的声讨和判决。而这不以人力

为转移的“上天示警”，又要把自己拖入政争的旋涡吗？唉，历代哲人贤士对“天”、“人”关系的探索寻觅，终于营造出一个“天命难违”的神话，左右着天下君臣黎庶的心灵，这也是一大悲哀啊！司马光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对皇权和皇帝的忠贞带有浓厚的“天命观”，但在对待世俗和朝政上，他却不是“天命观”的奴隶。现时，为了替王安石辩解，也为了自己不再陷入纷争，他娓娓而语：

“持国公请谅。光治《资治通鉴》，有自律一条：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怪之事吾不信也。光认为：天力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十月不雨，乃人力所不及，故曰‘天灾’，非人之祸。若以此责怪介甫，则不公不平。西岳华山阜头峰崩坍，覆峰下一岭一谷，越四十里平川，毁七社民家，死者万人，坏田七八千顷，乃物之自毁。世人怪异，怪其少见，异其不解而已，与人无关。若以此归咎于‘变法’，则荒诞可叹。‘上天示警’之说，诞怪之论，光不敢信而从之。”

韩维碰了一个软钉子，勉强颔首：司马君实，果非庸人庸众可比。看来，是要费一番口舌了。他要用苏轼与司马光“青山一道同云雨”之友谊，回转司马光回避之意，随即从怀中取出一部诗集放在司马光的面前：

“司马公不信‘天命’，当信人言，此亦不信‘天命’之作，请公一览如何？”

司马光拿起一看，惊喜出声：

“《钱塘集》，苏子瞻之新作！大宋文坛又生辉了。”他禁不住翻开诗集，急急拜读。不知看到了哪一篇，他的目光突然迟疑了。

韩维忙以话语相勉：

“子瞻此集之诗，现已哄动京都，流传于书肆、酒楼、学舍、官府，文人学士以先睹为快，真是纸贵京都。”

司马光神情黯然，缓缓合上诗集，轻轻置于几案之上，似乎在自语：

“三年前与子瞻、介甫飞盏流觞话别，子瞻曾以‘纵饮座中遗白帢，

幽寻尽处见桃花’的诗句相赠。苏子瞻自己毕竟不是桃花源中人啊。”

韩维又忙为苏轼辩解：

“此诗集乃驸马王诜镂版而出，跋中已有申明，是从友人之手集苏子瞻近两年来在杭州部分诗作而成，恐怕苏子瞻此时尚不知此诗集已行世。”

司马光苦笑摇头：

“王晋卿重于友情，只怕是多事了。”

韩维不以为然：

“苏子瞻此诗集中，并无天命诞怪之句，而以饱满之情，赞江南风光之丽，抒民情纯朴之欢，哀民间疾苦之深，发人事不修之怨。华章似锦，字句成珠，已为京都黎庶吟诵成谣，听说亦得皇上赞赏。”

司马光喟然叹息：

“此正是苏子瞻之悲哀啊！”

韩维惊愕地望着司马光，一时懵懂。

司马光肃穆而语：

“持国公知道，天下丰晏，诗文繁茂，文网不张，百家争鸣，此文坛之春。天下艰危，言归一统，文网覆地，百家喑闇，此文坛之秋。秦、汉至今，律而成规，此形势使然，非贤人圣人所能变也。其中情理，如日月行空，江河经地，因文附于道，非道附于文也。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说过，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是有意抬高诗文的地位，安抚天下的读书人。东晋道学家葛洪说过，‘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故吾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此公竟把诗文的功能凌驾于道德之上，若不是有意给天下文人喝迷魂汤，便是吃多了仙丹说昏话。可惜苏子瞻被贬杭州之后，仍不识时务，恃才以哀民间疾苦，逞性以怨人

事不修，只怕是太相信曹丕、葛洪之辈的甜话、好话、大话、空话和昏话了。”

韩维听明白了，司马光不仅在为苏轼今后的处境担忧，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关上了“独乐园”的柴门。看来皇帝欲召司马光入京的期望落空了。他不禁神情颓然。

司马光从几案上捧起《钱塘集》，恭敬地放回韩维面前，极其坦然地说：

“持国公鉴谅。三年前，光与介甫相约，不再议论朝政。三年来，光蛰居书局，目蔽耳塞，不闻墙外之事，亦不吐有关朝政之语，言而有信，足自慰矣。现时，‘十月不雨’困扰介甫，‘上天示警’逼压介甫，光决不敢掣介甫之肘以添乱，决不敢毁介甫之所为以图快，此出于私人之情谊，亦出于朝廷安定之大局，介甫现时处境艰难，光惟有遥祝安顺而已。光之政见，也许会在《资治通鉴》的著述中以‘臣光曰’之插话而阐明，不求有知于现在，只想求教于未来。公之所企，恕光不能从命。光深知苏子瞻之忠耿慧敏，亦深知苏子瞻之侠肠柔心，三年前介甫曾执酒赠子瞻‘直寻’两字，以期苏子瞻立业文坛。现苏子瞻‘直寻’于山村、街坊、民间，可‘寻’得山川之灵气，可‘寻’得时代之新风，可‘寻’得千古文化之底蕴，也可‘寻’得民间疾苦之泪痕。他是口无遮拦之人，又以诗魂词韵为生命，要他什么也不说会憋死他的。愿持国公以伴随天子之便，以缓子瞻他日之危。光叹服子瞻才气，常为大宋文坛有此百年人物而庆幸；光珍惜子瞻诗词，常吟诵以陶冶性情，但此诗集，光惶恐而不敢领受，亦不敢拭目拜读，个中情理，持国公自当深知。光怀疚谢罪了。”

司马光说罢，向韩维深深一揖。韩维周身一凛，为司马光与王安石、苏轼神交的友谊深深感动。“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从这位败落而蛰居于园林之内的“陕西子”身上，他看到了人世间坦坦荡荡、诚不欺友、义气相扶、危难相济的高贵。也似乎看到了王安石那颗执拗不移的忠耿之心和苏轼那颗狂狷不羁的火烫之心。人生交契，若能达到如此神韵相知之境界，当无怨无憾了。

韩维挽着司马光的双手，什么话也不想说了。若再勉为其难，以语相逼，确有猥亵于天理人情之尊贵了。但如此返回汴京，何以向皇上交代？何以消解朝廷即将出现的混乱？看来，只能借助皇上本身的权威了。他急忙从怀中取出皇帝赵顼的《广求直言诏》，拱手一礼，神情怆然地说：

“司马公心洁如冰，韩维拜服。但圣命在身，不能不倾心而语：旱灾肆虐，灾民流离，各地库存粮米甚少，国库财用匮乏，流民拥入京都，大内震动。介甫一年来埋头经义局，心血尽洒于《三经新义》，闻惊仓促应变，已显捉襟见肘之窘。皇上绕室徘徊，惧‘上天示警’而废寝，忧‘人事不修’而忘食，‘减膳’自省，‘避殿’自罚，已多日，上天仍不见谅，皇上被逼无奈，前日已罪己而下诏广求直言。司马公，皇上授诏于我时，殷切而语：‘朕要听司马光对现时朝政的看法，朕要司马光拿出一个摆脱目前困境的方略来！’司马公，皇上期望之殷，韩维难以用语言表达啊！这是皇上‘广求直言’的诏文，请公恭览。”

司马光心底的防线一下子崩溃了，几十年修养的“忧君之忠”立即占据了他的身心中的一切。他面色灰黄，两膝跪倒，伸手接过诏文，借着烛光恭览，双手发抖，嘴唇战栗。览完诏文他面东三叩其首：

“陛下，臣心碎矣！臣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年，谏奏不坚，招致今日之祸，臣知罪，罪愧圣躬，罪愧天下黎庶啊！臣现居书局，已无才无智解圣上之忧，只能故谏重奏，以赎臣之罪愆了。”

司马光从地上爬起，坐落在几案前，展纸提笔，似乎忘记了韩维的存在，写出了《朝政阙失状》：

> ……‘天’‘人’之应，臣亦迷离，臣只知，天力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夫‘十月不雨’之灾，乃天道之异变，当与‘人事不修’无涉。帝王之责，当以人事而胜天命。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练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盐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

“弄水轩”外的溪水潺潺作响，天似乎要亮了。

第五回　皇帝诏令求“直言”　安石应对贬“流俗”

韩维带着司马光写的《论朝政阙失状》和司马光对王安石、苏轼神交相知的感人友情驱车离开洛阳“独乐园”。在车辇飞快奔驰的途中，一场危及王安石地位的政争，在汴京大内福宁殿御堂里发生了。

三月二十八日巳时三刻，大内宦侍来到王安石府邸，传谕王安石午时正点在福宁殿御堂晋见皇帝。王安石知道，皇帝要听他的趋时应变方略了，便带着吕惠卿关于修善人事的设想和吕嘉问关于南粮北调、川米东移的具体措施，随着大内宦侍向宣德门走去。

王安石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推敲，他把与吕惠卿、曾布、吕嘉问所商议的一切精炼成为释解“变法”义理的两句话：“天道尚变”和“人道尚占”。并且正在思谋运用这两句话深入浅出地解析眼前这“十月不雨”带来的种种困难。

他太了解年轻的皇上了。这个主子，在六年的“变法”中，处于顺境时，“上则用心太急”；处于逆境时，“上则失意摇摆”。不根除其热冷无常之疾，“变法”是难竟其功的。

他打定主意在今天的君臣会见中，首先用“天道尚变”四字对皇帝进行耐心的开导，以坚定其信心；再用“人道尚占”四字，消解皇帝心中的焦虑，以增强其趋时应变的勇气；然后以吕嘉问所呈关于二百多万斛粮米分批漕运至京的具体举措，消除皇帝燃眉之忧。但他没有想到，从城外驿站飞来的一卷要他下台的《流民图》和一份借天降之灾弹劾他“不合天理，变法祸民”并要求停止新法的奏表，也已悄悄地跟在他的背后，向宣德门飞马急驰而来。他更没有想到，在他背后致命一击的，正是他几年来一直信任和庇护的监安上门郑侠。

昨天傍晚，监安上门小吏郑侠，用了数天的时间，终于画就了他的长卷《流民图》，这幅血泪斑斑的作品，充分展示出他的艺术才能。凡流民者，形象各异、栩栩如生。其情注于笔墨，跃于绢上。其意透于绢锦，怨声可闻。郑侠似觉难尽心底之思，乃尽其胸中之才，书写弹劾奏表，先述旱灾之惨状，次述执政之缺失，再述求罢新法之愿，最后提着

脑袋作赌注。其情之迫，足以使人落泪。其胆之狂，足以震慑群臣。奇特年代，终于造就了这个奇特的人物。真是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人活在世上，都得遇到一个尅星啊！

郑侠密封了画卷和奏表，准备连夜呈送皇帝，但他位卑人微，根本没有可能走进福宁殿。他沉思良久，决定用走后门的办法打通关节。他来到中书门下侧门，找到一个相识者，请其设法迳呈皇上，并以十两银子作酬。相识者猜知事体重大，微微摇头，便以“阁门上呈文书，均需执政过目”为由而拒绝。郑侠知其不可勉强，遂留银作谢而别，相识者感其豪爽，在收起银两的同时，低声暗示可通过驿站马递之途，绕经通进银台司而直达福宁殿。郑侠悟通，遂于五更时分，身着朝服，怀揣印记，驰马出南薰门三十里，走进驿站，佯称自己是大内派出的督察官员，有密急奏状案牍上呈通进银台司。驿站官员见其身着朝服，气宇轩昂，并验其印记，不敢怠慢，即发快骑传递，奔向京都。

王安石走进宣德门不久，驿站马递也匆匆地走进了宣德门。

王安石兴冲冲地走进福宁殿御堂，抬头一看，一下子蒙了，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充、副宰相冯京早已到来，而且都神情惶恐地呆站着。皇帝赵顼端着一副阴沉而冰冷的面孔迎接他，显得十分憔悴。宰相王安石胸中正在翻沸的那股耐心开导皇帝的热情骤然冷却了：陈升之、吴充、冯京啊，该你们露面的时候，你们告假；不该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却抢先来了。随而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莫非要有什么重要的决定吗？他心绪惴惴不安地向皇帝行叩见之礼。皇帝回答他的是微微点头和脸皮上一丝挤出来的苦笑。这种冷遇更加重了王安石心头的狐疑，难道皇帝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感到悲哀，坐落在首辅的椅子上，凝眸注视着皇帝，等待着皇帝赵顼开口。

赵顼却一言不发，眼睛直视前方，却不知看的是什么。老于官场的陈升之，嘴角微浮笑意，似乎已经摸着了皇上的心思。城府深沉的吴充，绷着面孔，不露声色，眉宇间浮起一层忧郁。性情沉稳的冯京，举目望着皇帝，目光中含着同情和歉疚，似乎在为皇帝的焦虑而担忧。王安石先是凝眸注视皇帝的神色，继而微微叹息。君愁臣忧啊！

是啊，皇帝赵顼在这场天灾面前，在连续多日的应变无策，废寝忘食的折腾下，特别是在两天来闭门沉思中，完全感受到“上天示警”的威逼了：十月不雨，哀鸿遍野，市易榷兼，商贾怨道，朕失民心；华山崩

塌，中枢不协，重臣箝口，谏台无声，朕失吏心；流民入京，朝野震动，谤起街巷，文人助澜，朕失士心啊！三年前苏轼在奏表中曾说："存亡之所寄者，民、吏、士、军而已。"今朕四失其三，能视而不见形势之险恶吗？

赵顼看得清楚，这场天灾造成的局面，必将危害"变法"的执行、"青苗贷款"不可能满足饥饿黎庶的需要，"青苗法"也就会失去吸引力。官府所贷之款，将本利难收，若"追呼收缴"，势必招民怨恨，进而激起不测。城乡货物匮乏，百货流通已呈枯竭，将使"市易法"失去敛利功效，若再由市易务"控制开阖之权"，势必加剧市场供应的紧张，招致商贾细民的怨恨，使市易更加萧条。"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的推行，在灾荒年月，已非当务之急，强行之，徒耗民力，徒增民间惶恐而已。暂停"变法"以休养民力吗？退一步而顺应天灾的驱使吗？六年"变法"取得的一切都将丧失殆尽，朝野变革图强之志也许会从此而瓦解涣散无遗的。"变法"不可停！停止"变法"这句话是万万不可出口的。

皇帝赵顼在思绪混乱中寻找着出路。他毕竟是已经当了七年的皇帝，已经探知治理天下的一些奥秘，已有了一些手段。他要在"修善人事"中，不动声色地完成自己的设想：为度过这场天灾，需要一批稳健持重的宰执大臣执掌朝政。司马光也许是最理想的人选，只有这位脚踏实地的"朝臣典范"才能养民生息，实现朕在这荒年之所托。可王安石如何安排呢？去掉王安石，不也是明显地抛弃"变法"吗？朝廷又将如何？这些都需要走着看！非常时期，任何决定，断不可操之过急，若骤然扭转船头，不唯船上划桨的船夫会惊慌失措，连岸上的看客也会惊诧失声，弄不好会翻船的。况且，现时居于船头的操舵者，是一位生性执拗、动辄拿把要挟的"拗相公"，谁知又会闹出什么样的事端来。先听听王安石的"应变之策"再说吧。

皇帝赵顼在运用皇权的收放予取上，已有了相当的经验，不再是三年前废黜众议，独尊王安石那么简单了。为了安抚怀有不同政见之臣，为了扩大自己施恩于天下的影响，为了借群臣之力牵制可能执拗抗衡的王安石，也为了给今后的收放予取留有回旋的余地，他决定接受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之谏，以"罪己自责"的方略，先放出一点风声，对群臣作一次测试。

皇帝赵顼在长时间沉默之后，终于抬起头来，从御案一端拿起一份文稿，望着中枢重臣，长长叹了一声，怆然而语：

“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无才无德，‘上天示警’愈急，虽损膳自省，避殿自罚，仍不足以应天变。现惟有罪己下诏，广求直言。愿朕之中枢重臣，直言责朕，并遵诏颁行天下。”

王安石、陈升之、吴充、冯京闻声大骇，急忙跪伏于御案之前，俯首听诏。

皇帝赵顼读起诏文：

诏曰：朕涉道日浅，暗于政治，政失厥中……

在皇帝赵顼其状忧形于色，其声悲切恳恻地亲自宣读诏文中，王安石、陈升之、吴充、冯京都在专心聚意地捕捉着从皇帝口中蹦出的每一个字，都在竭其心智地揣摸着皇帝的心机，都在悄悄地谋划着自己应采取的对策。

王安石在震惊中醒悟了：这貌似“罪己”的诏文，分明是对“变法”的全面动摇，分明是对执政失职的指责。而诏发朝野“广求直言”之举，分明是鼓励群起而攻。他突然发现自己已被皇帝置于千人所指的祭坛，将成为“上天示警”的替罪羊。他的心绪一时怆然。

陈升之在盘算：天旱成灾，上天示警，“变法”六年的火树银花，终于在拥入京都流民们的哀号声中凋谢了。朝臣惶惶，人怨塞道，计将安出？只能在“匡正阙失”中找出路了。而这道诏文，正是“匡正阙失”的前奏，其用意是要把天下舆论引向皇上所规划的河道。王安石也许会成为“匡正阙失”中的众矢之的。但是，帝王之心是难以揣摸的，谁知这“广求直言”之举，是出于迷途知返的通悟，还是出于一时权宜的机变呢？等着瞧吧，别急于出头。

吴充为姻亲王安石担心，更为朝廷可能出现更大的动乱担忧。六年来，王安石的积怨太多太深了，已酿就了一座愤怒的火山，一旦喷发，会使其骨肉无存。但他毕竟是中枢主宰，毕竟是一位能够制约群臣的领袖人物。如果这具神像骤然崩毁，朝廷会怎么样呢？欧阳修已故去，范镇已致仕，韩琦老了，吕公著、富弼已经臭了五年，香不起来了。司马光现在洛阳，因政见不合曾有九辞枢密副使之举，现时也是不会轻易进京的。而王安石手下的人物，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现时正围绕着“市易违法案”和“曾布沮害市易案”内讧斗法。六年“变法”，六年争斗，人才凋零，取代王安石的人物已找不出来了！陛下啊，你这痛苦而

急切的决定，是英明，还是愚蠢？臣百思而不解。

冯京几乎将他的惶恐挂在了脸上：皇上自我反省的数条暗示，都是东府中书门下之责，自己身为副宰相，自然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虽然皇帝之所指是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但职务、道德所系，一个副宰相总不能率先非难首辅而取悦于皇上啊。再说，“上与介甫如一人”，今日之事，也许是皇上与介甫早有所谋，自己切莫自作多情而讨人嫌！

皇帝赵顼声情悲凄地读完诏文，便佯装闭目歇息，实则在等待中枢重臣们的反应。但如他所料，是死一般的寂静，既没有赞颂声，也没有反对声，更没有自责谢罪声。他睁眼望去，三位中枢重臣都在低头视地，惟有王安石脸色铁青。赵顼心中苦笑，随即又宣布了三项决定：

“流民入京，恓阎惶无状，乞食求生，嗷嗷待哺，朕心甚忧。朕决定在京都十五门内设置粥棚，以解流民之饥。其所需粮米，由京都殷富之户承担。现特命枢密副使吴充监督皇城司实施。”

吴充急忙叩头领旨，并借机自责谢罪：

“陛下忧悯灾伤黎庶，痛自责己，臣不能分圣躬之忧，罪该万死。陛下委臣以重任，臣当竭尽心力以布陛下爱民之德。”

皇帝赵顼点头，接着部署：

“四月八日，乃佛祖生日，为消解天旱之灾，朕决定京都十大禅寺在这一天同时举办浴佛斋会，朕将率领百官万民祈天降雨。敬佛祈雨所需费用，由十大禅寺自行筹划。现特命参知政事冯京监督礼部实施。”

冯京叩头，也借机颂扬皇上之德：

“陛下爱民如子，敬佛祈雨，上符敬天之德，下符万民之望，必能祈得雨霖，普救苍生。臣奉圣命而行，必当勤恳理事，不负陛下厚爱。”

赵顼遂举起《广求直言诏》对王安石说：

“介甫先生，请你代朕将这道诏文颁示朝野吧！”

皇帝把这最后一项决定交给王安石办理，也许是出于对王安石的尊重，也许是为了消解王安石的狐疑和愤怒，也许是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信任。但在王安石看来，却是对自己的戏弄。广求直言，不就是要搜集“变法祸民”的罪状吗？“设置粥棚”之举，固为救急之策，可由皇城司出面逼迫殷富之户出米，不正是加剧京都的动乱吗？“敬佛祈雨”之举，则更为荒唐，且由礼部出面勒索十大禅寺出资，简直不成体统。况且，这种关联京都命运的重大事体，事前竟不与宰相知闻，这宰相还有什么当头！他早就憋足的愤怒，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刹那间，骤然爆发了。宰相的敏感和学者惯于钻牛角尖的迂腐相合，使他忘记了时间、地点，忘记了陈升之、吴充、冯京的存在，忘记了君臣严格的界限和朝制，他猛地从地上爬起，向皇帝赵顼高声质问：

“臣请示陛下，这道诏文，缘何而发？”

陈升之、吴充、冯京一惊，皇帝赵顼也如遭棒击。

“这、这，上天示警啊。”

王安石厉声追问：

“天为何物？示警何在？”

赵顼从刹那间的木呆中清醒过来，迅速恢复了帝王的尊严。他怒目注视着王安石：

“‘巍巍乎，唯天为大。’前年西岳华山崩塌，是为‘上天示警’！今之十月不雨，是为‘上天示警’！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安石对皇威视而不见，反而板起面孔，为皇帝讲起“课”来：

“‘巍巍乎，唯天为大。’孔夫子这句囫囵不清之语，误了天下多少明君圣哲啊！夫‘天’，有‘天道’、‘天神’之分。‘天道’乃天地万物，变化‘成象’，有目可睹，有手可着；天气在变化，故有春夏秋冬之分；山陵在变化，故有崩塌陷裂之异；江河在变化，故有潮汐涨落之别；云雾在变化，故有水涝干旱之差；沧桑在变化，故有古今形势之大不同；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故有古之架木为巢、钻木取火而演进为今之琼楼玉宇，火树银花。此‘天道尚变’之理，千古而不悖。‘天神’乃子虚乌有、诞谩荒唐、无影无形之臆想，是愚者之所倚，是弱者之所托也。有人畏

惧‘天神’而不解‘天道’，故杞人忧天，辛苦和心血全然用错了地方。山崩陵替、水涝干旱、冬寒暑雨，乃‘天道’自然之变，与人何关？陛下‘避殿’、‘减膳’已逾七日，其心至诚，雨何不落？徒受苦煎而已。今又要‘敬佛祈雨’，更为怪诞，泥塑菩萨，与天何干？若能拂照人间，还要历代君臣何为？徒劳民伤财而已。至于颁布这道‘广求直言’诏文，更是自扰，难道有人‘直言’反对‘变法’，陛下就要废除新法吗？水旱常数，尧、汤不免，既非天神示警，亦与人事无涉，英明君主辅天地以理万物，当以‘人道尚占’为宗旨，在‘天道尚变’中，观察和推测这种变化带给人世间的影响，顺应其变化而‘修善人事’。如天寒而增衣，山崩而移居，江河涨落而筑堤、旱涝频仍而兴修水利，沧桑变化而趋时应变……”

王安石侃侃不休，陈升之不时地摇头：“天道尚变”、“人道尚占”，又是一套新鲜玩艺。“天人合一”没有了，“天人相应”没有了，连大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名训也全然错了。欺人乎？欺天乎？欺哄年轻的皇上啊！王安石，狂狷而不识时务之人，此地不是经义局，而是天灾流民相逼的御堂，你竟敢如此卖力地传歪经，布邪道。

吴充听得一颗心儿怦怦乱跳。介甫啊，一年来经义局里的冷板凳，真把你坐成书呆子了，“天道尚变”、“人道尚占”之说纵然有理，也不是现时之所需。天花乱坠的雄文华章，当不了饭吃，济不了流民，解不了皇上心头之忧！再说，皇上不是孔、孟、荀、庄，更不是杨朱、墨翟，你竟敢如此嘲讽揶揄，是不是活得不耐烦啦？皇上“散粥”、“敬佛”、“广求直言”三事，乃应变安民之策，虽有收买民心之嫌，但总比你现时还在耍嘴皮子说空话强多了，何劳你逐条不漏地挖苦批驳呢？唉，自司马光、苏轼遭贬离京之后，介甫你在朝政上已无对手，在才学上已无匹敌，你独领风骚三年，终于养成了这睥视一切、目空一切的脾气，真是权位造成的悲哀啊！吴充多次向王安石投去提醒和阻止的目光，奈何王安石忘乎一切，根本无暇向他一瞥。

王安石一通铺天盖地的狂说，让冯京听得脸上不时出现兴奋和惊讶之色：王安石敢言别人之所不敢言，连先师孔子也敢于责贬！他窥得了天地间万物变化的奥秘，叩开了“人定胜天”的大门，此人确实不同凡响！“灾异与人无关”的见解毕竟是有见地的。这些都是王安石一年来埋头“经义局”之所得吧？可惜，此公心胸狭窄、霸气凌人、好为人师，独不知自己的轻重分量，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和体察他人，虽高声据理而言，只怕皇帝听不进十之一二！

如冯京所猜，皇帝赵顼的愤怒在胸中翻腾着，根本就听不进王安石含讽带刺的高谈阔论。赵顼此时琢磨的，是如何不失态又能抵挡住这位“拗相公”的奚落，既保住帝王的尊严，又制止这无稽之谈。当王安石说到英明君主辅天地以理万物，当以修善人事趋时应变时，他耐不住了，厉声打断了王安石：“善！朕虽非英明君主，亦愿闻先生‘趋时应变’之策！”王安石的思维，仍处在快马奔驰当中，想刹车也刹不住，何况不想刹。

“‘天道尚变、人道尚占’，此乃英明君主治国理政之根本，明乎此道，方能识人知人，用人信人。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才出，刘、项并世而筹划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此皆明主‘趋时应变’之杰作。现天旱成灾，臣所思‘趋时应变’之策有二：一、修善人事，变更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吏，以‘适时之人才’替代‘才不逮时者’，以利‘变法’大业得竟其功。臣以为市易司提举吕嘉问、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同判太常寺李定等人，均可委以重任。并请陛下速召中书检正官章惇从西南梅山回京……”

陈升之、吴充、冯京闻声大惊失色，相对而觑，心犀通矣：王安石所谓的“修善人事”原是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大换班啊！又一批人将被贬逐，又一批人将被晋升。如此“趋时应变”，朝廷不就成了王安石的书房、客厅吗？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皇帝赵顼。

皇帝赵顼已经是怒竖双眉：王安石的“修善人事”，原是要取代朕的“修善人事”，胆大妄为，竟至如此！

王安石不理不睬皇帝神色的变化，从袖中取出一份奏表，自说自话：

“二、全力救灾。‘敬佛祈雨’之举，劳民伤财，断不可行！朝廷可向十大禅寺和京都殷富之户暂借银两，各州各府亦可援例而行，以便筹款资助干旱地区打井取水，广种蔬菜诸薯，以度荒年。市易司已从江南、四川诸路购得粮米二百多万斛，十天之后，将陆续运至京都，可保京都形势之稳定。此乃市易司提举吕嘉问所奏南粮川米分批漕运至京的日期和粮数，仅呈陛下阅览。”

皇帝赵顼勉强接过奏表，草草看了两眼，突然发出一阵瘆人的苦笑：

“真是美妙的前景啊！全是一派鬼话！朕耳塞目蔽，对荆湖南路和夔州路购粮情况浑然不知，但江南东路和荆湖北路的粮米，只怕在一个月内也是看不到踪影的。据朕所知，市易司派往江南东路和荆湖北路的购粮官离开京都还不到五天！”

王安石闻此言大骇，冷汗“唰”地涌出：难道吕嘉问在弄虚作假？！

皇帝赵顼抬手把吕嘉问的奏表扔下御案，忿然而语：

“臣下如此欺朕，上天能不示警吗？！朕若依此欺朕误国之言救灾，京都待哺流民必将陈尸街头。朕连日来废寝忘食，所恐惧者，正为人事如此之不修，依新法而论，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若再不及早匡正缺失，朕将失尽天下民心！”

陈升之、吴充、冯京的面孔恢复了常态，他们徐徐地舒了一口气。

皇上一言九鼎，清除了可能出现的又一场朝臣被贬的灾难。

他们开始用幸灾乐祸的目光望着王安石，关注着王安石的反应。

王安石此时在想，皇上不唯没有领会自己“天道尚变”、“人道尚占”的开导，反而要“匡正缺失”，要拿变法者开刀了。呼呼气喘，气得说不出话来。

在君臣斗鸡似的对峙中，冯京毕竟是副宰相，且生性耿直，为缓解这紧张欲炸的气氛，促使王安石做必要的让步，宽慰正在发怒的皇上，急忙叩头禀奏：

“陛下所言极是，群臣怨于新法缺失，臣亦有所听闻……”

王安石正在昏热之中，见冯京说话，没等人说完便抓住冯京向皇帝赵顼“扔”去：

“禀奏陛下，冯京乃反对‘变法’老手富弼之乘龙快婿，故不满‘变法’者纷纷依归于冯京。陛下需‘修善人事’，不应罢贬支持‘变法’的官员，而应罢贬反对‘变法’的‘流俗’余孽。”

冯京被王安石蛮横的、株连式的攻击堵住了嘴，哀叹一声“执拗之人，不可理喻”，便不再说话了。

吴充觉得王安石做得太过分了，为了阻止姻亲王安石的胡批乱斗，亦叩头禀奏：

“陛下，群臣不满新法缺失的言论，臣亦有所闻……”

王安石误解了吴充的用心，气急败坏，立即把攻击的矛头又指向吴充：

“禀奏陛下，吴充不满新法，若新法果有缺失，乃这些中枢重臣屡屡掣肘使然……”

皇帝赵顼愤怒难捺：

“介甫先生，你总不能一味地拒听人言！皇室和后宫亦有言及新法缺失者，难道也与富弼有关吗？”

本来，皇帝赵顼已抬出皇室和后宫表明了他的态度，王安石就该收场了，谁知这位“拗相公”根本不吃这一套，挥臂作吼：

“臣不知陛下所指皇室何人，如果后宫也有反对新法的言论，那就是向经、曹佾捣的鬼……”

皇帝赵顼勃然大怒：

“住口！执拗放肆，竟敢如此！”

王安石猛地察觉到自己严重地失言闯祸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经是皇后向氏的父亲，曹佾是太皇太后曹氏的弟弟，自己直呼其名而责之，有违朝纲！

陈升之、吴充、冯京在一旁都簌簌发抖了。

可是王安石飞速地想到，说也说了，该罚该杀也由它去了，新法若去，留王某何用！索性心头一横，再次呼号：

“陛下，‘变法’如同煮羹，若随心所欲或加一把火，或下一勺水地乱折腾，这‘羹’什么时候才能煮熟啊！”

皇帝赵顼拍案而起，想怒喊一声“可杀！”但话出了口，却莫名其妙

地变成了另外两个字：

“退朝！”

恰在此时，宦值走进御堂，把郑侠通过通进银台司转呈的一卷《流民图》和一份弹劾奏表送到了赵顼的面前。

赵顼拂袖而去。

王安石梗着脖子还跪在地上。

第六回　流民图惊心动魄　赵皇帝倒王“换马”

皇帝赵顼离开御堂，怒气冲冲地用脚踢开内室的门，厉声叱去前来解袍卸冠的宦侍，挥手赶走捧来漱洗浴盆的宫女，自言自语地骂出声来：“无法无天，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说着，奔进寝室，把手中密封的画卷和奏表猛地摔向几案，仆倒在床榻，仰面闭目，和衣而卧，胸脯一起一伏地出着粗气……

这是赵顼即位七年来第一次不避宫人的失态，宫女、宦侍吓呆了，在寝室门外跪倒一片。跟随皇上从御堂返回的宦侍，知道皇上发怒的原委，也知道只有贤惠温柔的皇后才能泄去皇上心头这团怒火，便悄悄地轻步离去，禀报皇后去了。

皇帝赵顼确实被王安石的狂狷执拗气坏了。刚才在御堂里，他已是竭力控制心中的怒火，维持一个开明皇帝应持有的宽容和忍耐。在被逼无奈喊出“退朝”两个字之后，他突然发觉这似乎是“逃跑”两字的同义语！而王安石那副梗着脖子跪倒而不低头的神态，简直是示威。陈升之、吴充、冯京刹那间目光中的惊诧，似乎也是一种对皇权失落的嘲笑。多亏宦值及时呈上了奏表，自己才借机离去，避免了一场贻笑于臣下的尴尬。唉，王安石，你是骑在朕脖子上的一尊天神吗？！

他闭目回忆着与王安石八年来的交往，真是风雨雷电多于晴空旭日。尤其此时在头脑里闪现的，不再是质朴俭素的王安石，不再是超凡脱俗、刚正清廉的王安石，不再是锐意进取、刚强坚毅的王安石，而是刚愎自用、执拗偏颇、狷狭少容、恃才傲物、不听人言、不懂人情、专断骄横、好为人师的王安石。赵顼突然想起王安石曾写过的一首诗：“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哼！诗为心声，文若其人，朕多年来不解的玄机，终于在今天通悟了。“意气与日争光辉”，真是自命不凡！在这六年的“变法”中，朕谦恭求教，言听计从，敬他若师长，奉他为执政；而他，三年前喻朕为“纸铺孙家”粘糊灯笼的工匠，今天又喻朕为“煮羹”时“加一把火，下一勺水”的愚妇。六年来，他成了当代大儒，而朕呢？“意气与日争光辉”？岂止在“与日争光辉”，分明是要“偷天换日”了！

“脱略不省旁人讥”，多么狂狷传神的写照！“变法”以来的一切风波，几乎都是源于这“脱略不省”的执拗心灵。是他，王安石，刚愎自用，赶走了元老重臣欧阳修、韩琦、范镇。这些人何尝因循保守，只是持重怕乱而已。其中的欧阳修，是文坛领袖，也是王安石的恩师啊！是他，王安石，排除异己，赶走了持有不同政见的苏辙、孙觉、刘攽、刘恕和一批谏官御史，这些人何尝反对“变法”，只是不满王安石的自以为是！是他，王安石，狷狭少容，容不得一个司马光，容不得一个苏子瞻！唉，朕之不聪，宠信一人，权力尽付一人之手，终于酿成今日尾大难掉之势，连朕之权威和后宫之尊严也难以保全……

皇帝赵顼愈想愈气，将“变法”以来的一切晦气事都栽在王安石一人头上。

听了宦侍惶恐而如实的禀报，皇后一颗心一下子蹦到嗓子口。几天来一直忧虑的君臣失和终于发生了。

她衣不及换，发不及拢，连头上的珠花也不及插戴，着一身藕荷色宽裤紧衫寝宫装，不待侍女搀扶，便急急走进内室，低声安抚了跪伏待罚的宫女、宦侍，吩咐他们在内室外侍候，并叮咛他们别高声喧哗，别重步走动，不许一切官员进入内室，不许宦侍入内禀奏军政大事。她走进寝室，关上门，站在床榻前，望着仰面闭目的皇上，轻轻地唤了一声：

“官家。”

皇帝赵顼睁开眼睛，望了皇后一眼，微微颔首，又闭上了眼睛，神情冰冷。

皇后望着怒火中烧的丈夫着实心疼。官家啊，王安石执拗不羁，口孽成习，你也不是不知，何必与之一般见识呢……

赵顼对王安石的愤怒继续走着极端，几乎达到了昔日憎恨和厌恶曾公亮、富弼、唐介、赵忭、吕诲、吕公著的地步。他开始认真考虑用司马光代替王安石，以至心想口出，喃喃自语：

“韩维能婉转不遗地转达朕的心意吗？他会不会因谏言遭贬而不愿返回朝廷呢？他会不会以停止‘变法’作为返回京都的条件呢……”

皇后听在耳里，知道她的官家分明是在盼望司马光归来。她的心里一片狐疑。虽说她是敬重司马光的，但司马光执掌朝政就一定能够消解眼前的困扰吗？现时朝政的一切，都似乎与王安石连在一起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大都是王安石遴选的，馆阁、六监、九寺，也都有王安石的支持者，一举失误，悔恨不及。历朝历代的动乱，大都发生在天灾人祸中，但愿今日的朝廷，千万别再出现三年前那样的朝臣大换班。官家登上皇位已有七年，对后宫干预朝政日益反感，这也许就是官家日益成熟之处，自己也只能尽一个妻子的职责，柔心柔情地为丈夫消忧解愁了。

皇后又轻轻叫了一声“官家”，仆身丈夫，把头贴在丈夫的怀里。

赵顼用手爱抚着怀中的妻子，口里仍在自语：

“去耶？留耶？……”

皇后既是打岔又是宽慰地低声道：

“臣妾知官家悯民至深，思治至急，亦知官家忧在今日，虑在未来。愿官家精心筹划，细心思虑，必能以万全无失之策，中兴社稷大业。官家手操收放予取之权，自会审时度势而为之。圣躬安适，圣意欢愉，就是臣妾最大的心愿了。”

赵顼果然中断了思路，回过神来，他突然发现妻子身着藕荷色宽裤紧衫，身上无佩瑶，头上无珠花，越发天然俊美。这才是朕居颍王府时的恩爱妻子啊！他抚抱着皇后深情说道：

“朕怀念颍王府里那段欢愉舒心的岁月，卿卿我我，我我卿卿。谈诗论文，琴瑟相偕。无人相扰，无事相烦，岁月悠悠，其乐无穷。据位七年，不再有昔日之宽余，也不再有昔日之情怀了。皇后请看，刚到的紧急奏状又堆在几案上，等待着朕去批览……”

皇后以为赵顼是说要理朝政劝其离开。她又在丈夫怀里偎了一会儿，脱身站起，却被皇帝赵顼一把抱住：

“朕不让卿离去，愿卿如昔日在颍王府，为朕诵读文书，朕将闭目养神，听卿琅琅如玉之音。”

皇后心里如蜜，甜甜笑道：

“官家不忘昔日颍王府，臣妾知足、知恩了。请官家闭目养神吧。”说着，顺手移来被衾作枕。

皇帝赵顼舒适地仰卧在被衾上，嬉戏地闭上眼睛，享受着当皇上以来少有的乐趣。

皇后从几案上取来密封的奏表，坐在丈夫身边，打开之后，朗声读起：

>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知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言。陛下以爵禄名器驾驭天下忠贤，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真是一份奇特的奏表，一下子拂去了皇帝、皇后刚刚漾起的缠绵情怀，把一层严霜寒冰撒在他俩心头。读者刺目惊心，声涩音滞；听者震耳失魂，心寒目瞠。及至读完，良久，赵顼惶然询问：

“呈此表者是谁？”

“表上署名：监安上门郑侠。”

皇帝赵顼接过奏表，凄然道：

“监安上门郑侠，何许人耶。”

赵顼突然想起什么，举目望着几案：

“图，他绘的图在那儿，皇后，快取图来。”

皇后急忙走近几案，打开密封的画卷，悬于床榻对面的墙壁。一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流民骤然“闯进”了皇帝赵顼的寝室。悲凄的惨叫声似乎跃出画卷，直扑皇帝、皇后而来。血泪汪汪的一幅《流民图》啊！皇帝、皇后俱惊呆了。

这卷画图，长约八尺，宽约三尺，浓缩了北方广大地区哀鸿遍野的惨情。干裂的田野、焦枯的禾苗，喷火的日头炙烤着冒烟的村落街巷和嗷嗷待哺的黎庶。身披锁械者，步履踉跄；负瓦揭木者，面色如草；扶携塞道者，羸弱愁苦；身无完衣者，树叶蔽身；茹草食根者，噎喉难咽；插标卖身者，声咽泪流；仆卧道旁者，残喘待毙；陈尸沟壑者，青蝇聚逐；卖儿卖女者，相抱痛哭；嗷嗷待哺者，呼天号地；禁军鞭笞者，肉绽血飞；道旁围观者，目不忍睹；同病相怜者，咬牙眦目；路见不平者，擦掌摩拳……

生长在官邸、王宫里的大宋王朝第六代皇帝和皇后，哪里见过这样的情景！他们头脑中天下黎庶的形象，不过是皇家园林中那些布衣整洁的杂役、官府庭院里那些举止有礼的老仆、御街酒楼上那些皂服白帽的“茶饭量酒博士”、茶馆脚店里那些巧于应酬的老板、炉娘和京都市面上那些到处窜游的“闲汉”、“焌糟”、“厮波”和“撒暂”。他们虽然在古诗中读过“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但根本想象不出天下黎庶家破人亡的悲哀形象，仅是欣赏诗人回荡九肠的情思和技法。现时，郑侠的浓墨重笔，胜过诗人的音律神韵，冲决了禁池红墙，把一群血泪交加的流民送进了这华丽房间，那一张张饥饿变形的面孔，使主人惊骇万分。

从未见过的人间惨情，震懵了赵顼的神志，他失魂落魄，跪倒在地，仰望着《流民图》，无泪有声地泣诉：

“这就是朕治理的天下吗？这就是朕治理下的黎民百姓吗？朕终于明白了‘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的含意，朕终于明白了‘白骨露于野’的悲哀。朕愧对天下的百姓啊！

“这就是朕日夜操劳所希求的中兴景象吗？欺人乎？欺天乎？朕愚蠢，朕昏庸，朕自乐于梦中！朕误了天下……

“《流民图》，好一幅血泪汪汪的《流民图》啊！你粉碎了朕高墙华屋中的梦幻，你驱走了朕殿堂御椅上的糊涂，你消除了朕心底深处的

迟疑和犹豫，你真是一声振聋发聩的惊雷！

“《流民图》的绘制者是谁？不是肩负社稷兴亡的中枢重臣，不是谏奏有责的谏官御史，而是一个位卑人微、无权谏奏的守门小吏。一个不怕贬逐，不怕入狱，不怕杀头的看门小吏啊……

“郑侠，你是大宋的良史董狐！你正直、磊落、直书无隐，你直谏无曲，不徇私情、不畏权势，你肆情奋笔，无所阿容。所以，你画出了别人不敢画的图，你喊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你的所作所为，羞杀了谏院的食禄者，愧杀了御史台的弄舌者，也鞭笞着朕蒙在鼓中的昏庸，使朕愧疚、猛醒啊……”

一幅有形有色的画，无疑使赵顼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惊，但同时七年治国生涯，使这个年轻的皇上敏感到，这未必不是提供了一个“改弦更张”的契机。由衷的感伤之中更坚定了其倒王“换马”的方略。

皇后却不解作为一个帝王的真正用心，她抚抱宽慰着：

“官家痛自责己，臣妾的心快要碎了……”

皇帝赵顼重新展开郑侠上呈的奏表，神情愈现激奋：

“这是上天又一次示警于朕！皇后你听：‘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其言凿凿，其志磊磊，若非天意使然，谁敢拼着脑袋作赌！皇后，朕若再不通悟，只怕要遭天诛了。谁能扭转天心？谁能为朕设谋画策，渡过这场灾难……”

恰在此时，寝室门外传来宦侍尖啸而惶恐的跪奏声：

“禀奏圣上，庆寿宫侍女进殿紧急传报：太皇太后病重卧床，思念圣上……”

这禀奏声似一阵霹雳落于御堂内室，赵顼猛然推开妻子，发疯似的号吼：

“‘上天示警’，这‘警示’终于直落到朕的头上了！王安石误朕，朕招祸于皇室！司马光，朕的顾问大臣，朕的授课老师，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回应朕的呼唤啊……”他高声号吼着，猛地推开寝室的飞龙翔凤吉祥门，门外红莲宫烛通明闪亮，照映着跪伏在门前的宦侍。赵顼的头脑

骤然清醒，已经夜深了。他有气无力地倚在门框上，吩咐宦侍：

“备车！朕要去庆寿宫探视太皇太后。”

第七回　《钱塘集》波及皇室　“老天爷”定王去留

太皇太后病重卧床的强烈震动，使皇帝赵顼心中翻滚的痛苦、焦虑、愤怒、歉疚强烈地相互撞击。在皇后为他匆忙地束发、整装、着履中，他仍在昏乱地想：王安石可去，但司马光肯不肯在这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并拿得出一个万全的应变方策来？他心里默默地叨念着：韩维，你的洛阳之行，何其如此迟缓啊……

宦侍轻步走进内室，禀奏说：车辇已经备好。

赵顼一声吁叹，在几个宦侍、宫女的簇拥下，走出了福宁殿。

夜已近二更，微风吹拂，四周一片宁静，殿宇廊檐下闪亮的一排红纱宫灯和长廊里川流闪亮的灯火，更衬托着这夜色的苍茫。皇帝赵顼立于丹墀，仰望着夜空中的繁星，以手抚心，默默祈祷上苍：上天，朕已知过了，快起风吧，快生云吧，快落下一场复苏万物的雨霖吧……

皇帝赵顼正要与皇后登上车辇，忽然发现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出现在灯光闪亮的长廊里，提袍端带急匆匆地正向他走来。赵顼情不自禁地举步向前，迎接这位奔波劳累的臣子。

红纱宫灯照映着丹墀，风尘仆仆的韩维，拖着连日颠簸已显疲惫不支的身躯，跪拜在车辇旁，叩头触地，高声向皇帝、皇后请安。

望着灰尘被面、汗水湿衣、气喘吁吁的韩维，皇帝赵顼竭力稳定着怦怦跳动的心，却收拢不住滚到唇边的急切话语，他问道：

“司马光何时进京？”

韩维抬起头来，张口而语塞。司马光写就的《论朝政阙失状》是“故谏”重奏，还是三年前那种不改不移的态度，皇帝不停止“新法”，他是不会返回朝廷的。可这该怎样向皇上诉说呢？

赵顼以为韩维因劳累而气噎：

“卿莫急，从容道来，司马光何时可以到达京都？”

韩维情急，忘却了这是在丹墀下的黑夜，急忙取出司马光写的《论朝政阙失状》呈上：

“禀奏圣上，司马光洒泪作书，诉其所思所想，呈圣上明察明断。”

赵顼急忙接过表状，夜色茫茫，看不得，急忙搀扶韩维，问道：

“司马光应变之策要旨何在？卿可口述！”

韩维根本不知这几天内朝廷局势的急剧变化。既不知王安石的咆哮御堂，也不知《流民图》闯入大内，更不知太皇太后的“重病卧床”和皇帝心中已经产生的那个“罢逐王安石、起用司马光”的设想。他只想如实托出司马光“忠君”、“信友”的用心，为司马光的《论朝政阙失状》作解脱，禀奏道：

“司马光奉圣上‘广求直言’之诏而面东叩头出血，感激圣上恩德，遥祝圣上万寿无疆……”

“司马光终不负朕，司马君实毕竟是‘朝臣典范’！持国先生，你讲下去！”

“司马光深责自己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年间谏奏不坚之罪，并恳切陈述：水旱螟蝗，十月不雨，乃天数之变，非人之祸；西岳华山崩坍，乃物之自毁，世人怪异，乃‘怪’其少见，‘异’其不解耳。遥乞圣上以天纵英明之资察而鉴之……”

赵顼爱屋及乌，没多思此调与王安石并无二致，一味连声称赞：

“司马光在为朕消解罪责啊，朕由衷地谢他了。”

韩维继续禀奏：

“司马光深明大义，一再声称，他不敢借‘上天示警’之说掣介甫之肘而添乱，更不敢借‘十月不雨’之灾诋毁‘变法’而图快，故对现时朝政不敢妄加非议……”

赵顼心中一震，浮起一层不安预感，但仍高声赞扬：

“此乃司马光之本色，也是司马光胜于所有庸臣庸吏的高尚之处，贬居洛阳三年，慎独而居，不论朝事，不发牢骚，晨昏劳作以修书，甘于委屈沉寂，朝臣有几人能如此恪守臣道！”

韩维最后禀奏了司马光对皇上《广求直言诏》的回答：

“司见光在上呈的《论朝政阙失状》中，仍坚持三年前谏奏停止‘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的政见。圣上若不停止‘新法’，司马光是不会应诏入京的……”

皇帝赵顼沉默了。司马光“拒而不出”的回答，立即轰毁了皇帝赵顼心中刚刚筹划停当的“换马”方策。心头猛然浮起一层无依无靠的孤独。司马光“怕掣介甫之肘而扰乱‘变法’”的忠君信友，也许是真诚的，但司马光把王安石与“变法”视为一体的看法，不正是三年前那场水火难以同器争斗的重现吗？王安石不想用，司马光不能用，朕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他吁叹一声，无可奈何地对韩维说：

“卿日夜奔波于京都与洛阳之间，辛苦了。司马光忠君信友之心朕已知晓，卿安歇吧！”

无风的夜是如此宁静。

在前往庆寿宫的路上，贬逐王安石的决心不得不动摇了。“变法”不可逆转，王安石自然动不得。六年的“变法”已造就了这样一个局面，进退不得！可灾荒造成的混乱，又将如何应对呢？

皇后默默地陪伴着丈夫。她看得清楚，王安石现时已成为官家心中搬不动、推不开、离不了、扔不掉、割不断的难题，也成为当前朝廷纷争的焦点。王安石的留任和离职，都将产生前所未有的混乱和震动。谁知道皇室和后宫又是如何看待王安石的呢？她望着神情忧郁的丈夫，悄悄地祝愿：但愿“重病卧床”的太皇太后千万别提及王安石这个名字和因这个名字而引起的任何话题。

庆寿宫。宫外静悄悄的，几辆华丽的车辇停在宫灯辉映的丹墀下。

赵顼举目一看，有母亲皇太后的明黄锦缎飞凤车辇，有姐姐贤惠公主的猩红锦缎流云车辇，有弟弟岐王颢的蓝缎镶黄车辇，还有弟弟嘉王的蓝缎镶红车辇。皇室车辇毕至，一种不祥之感骤然袭来。他与皇后

急步走上丹墀，情急中免了宫制，闯进庆寿宫。

庆寿宫几个当值的宫女，不及跪迎、请安、传禀，慌乱地望着皇帝、皇后向太皇太后的寝室直奔而去。

太皇太后的寝室，灯火通明，气氛沉寂。皇太后和贤惠公主坐在太皇太后的床榻前，岐王颢、嘉王　垂手立于床尾。皇帝赵顼闯进室内，不及向母亲皇太后请安，便跪倒在太皇太后的床前：

“老祖宗，孙儿听得老祖宗圣躬欠安，失魂落魄。”

皇后也急忙跪在床前请安。

太皇太后倚枕而卧，她汗渍额头，口干唇燥，双目显赤，脸上似乎有些浮肿。望着匆忙赶来的皇帝、皇后，她强作笑容，打趣道：

“什么仙丹妙药都没有官家和皇后的请安灵验，看到你夫妻俩为我卧床而失魂落魄的样子，我这病全然好了。看来，这场病来得好，要不，咱们这祖孙三代哪能在一个晚上聚在一起呢？快，快扶我坐起来……”

寝室内一下子有了生气，皇室骨肉都应和着太皇太后的兴致轻松起来。贤惠公主小心翼翼地扶起太皇太后，皇太后急忙挪来被衾放在太皇太后的背后作依。

皇帝、皇后借机向皇太后请安。岐王颢和嘉王　急忙向皇帝、皇后请安。贤惠公主也欲请安，被赵顼双手挽住，皇后借机向贤惠公主敛衽作拜。贤惠公主一时慌乱，撞落了太皇太后床头几案上的一册《钱塘集》，皇太后、岐王颢、嘉王　都笑了。太皇太后也笑着为贤惠公主解窘说：

“今夜家人相聚于后宫，原是不必拘礼的，可你们姐弟平时也难得一晤，朝制君臣之礼还是应当讲的。官家、皇后，你们就受贤惠公主一礼吧。”

贤惠公主急忙向皇帝、皇后行了朝制大礼。

太皇太后已是五十八岁的老人，这几年虽然居住在僻静的庆寿宫，不再过问朝政，但“变法”的风风雨雨，政争的起起伏伏，皇帝的年轻浮

躁，王安石的权势日隆，时刻都牵动着她的心。因朝制不准后宫预政，而且有皇太后居于她与皇帝的祖孙之间，她对朝政的关切，几乎都是在嘻嘻哈哈的谈笑中曲折表达的。她原本是一个性情开朗的女人，喜爱琴棋书画，通晓诗赋，尤善飞白。十八岁被仁宗皇帝册封为皇后，三十年的皇后生活，她具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在仁宗朝“燕乐无度”的靡费中，她以“俭朴”治理后宫，以宫制为律治束怙宠纵乐的妃嫔，使仁宗皇帝屡屡中辍而叹服。在仁宗朝奇巧花园、纵欲无禁的享乐中，她于禁苑种谷亲茧，勤事稼穑，以“慈俭”赢得了朝臣的尊敬。仁宗皇帝驾崩后，她以皇太后之尊与英宗皇帝赵曙“权同处分军事”，在垂帘听政一年中，决疑信赖于群臣，决事多援于经史，使朝政“宫省肃然”。王安石“变法”以来，她不是一个保守的女人，却有着一个太皇太后关注江山社稷的忧患之心。她欣赏王安石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刚毅果敢的气概，却对王安石的孤傲执拗、大事“征诛”、偏狭少容疑虑于心。她希冀王安石能把自己的孙子塑造成为一个锐意进取、敢作敢为、善谋勇断、权逾秦皇、威逾汉武的一代帝王，却担心宰执窃权、朋党暗生、尾大不掉、皇权旁落。她心中的忧郁太多太重了，又得不到痛快的排遣，积淤、凝结，她日益走向衰老。在这“十月不雨”、“上天示警”、“流民拥入京都”的强烈刺激下，一阵阵急火攻心，她终于病倒了。

卧病的三天中，她思索着六年来朝廷纷争不休的缘故，思索着天灾人祸交织的艰难局面，思索着未来把握不定的前景，思索着近臣们不断带入后宫的不安讯息，思索着“变法”者内部已显端倪的倾轧，思索着“群臣唯介甫之言为是”的怪诞，思索着孙子年纪日长、权威日微的异状。“朝政堪忧”，“现状堪忧”，“未来堪忧”的结语在她的心里彻夜地轰鸣。疏忽不得，大意不得，等待不得啊！她开始思索着开口的办法和时机。

这个时机终于在这个晚上来临了。这里不是延和殿、福宁殿，可以不受朝制的约束。这里没有中枢重臣、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吏，说话不必虑其深浅。此刻所言，乃病榻寄语，而且有皇太后、皇后、贤惠公主、岐王颢、嘉王　在场，骨肉之情，亲而无疏，更易为赵顼听取。即使赵顼不听不从，当着皇室主要成员之面，她也算尽到了心，也就无愧于赵氏的列祖列宗了。

歇息片刻，气喘稍见平息，强打精神的太皇太后便自嘲自解地开始说话：

“是老了，不中用了。这场病闹了三四天，自个儿也感到精神不济

了。可有一首诗总在我的头脑里回旋，真是一首叫人难以忘却的好诗啊……”

赵顼为宽慰老祖母，应景地请求：

“恳乞老祖宗吟诗赐教，孙儿谢恩了。”

皇太后、贤惠公主、岐王颢、嘉王　也同声附和。太皇太后笑着说：

“三年前官家射弓，那夜皇后在这庆寿宫里歌唱王昌龄的《从军行》祝贺，声情并茂，绕于彩梁，我心里高兴啊。可惜，现时病恙缠身，不能再为皇后抚弦伴奏了。”说罢，沉吟片刻，吟出一首诗来：

今年粳稻熟苦迟，

庶见霜风来几时。

风霜来时雨如泻，

杷头生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

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陇上宿，

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

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

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

西北万里招羌儿。

粪黄满朝人更苦，

不如却作河伯妇。

太皇太后吟罢，寝室内默无声息。

这是驸马王诜镂版印刷的《钱塘集》中的一首诗，皇太后读过，皇帝赵顼读过，岐王颢、嘉王　读过，贤惠公主读过多遍，而且已熟记于心。此时此地太皇太后突然带病吟出，其意何为啊？

一种炽灼的焦虑随着诗吟飞落在贤惠公主的心头，她突然意识到，在天灾人祸导致的这场风暴中，驸马王诜重于友情的善举，却把苏轼送进了风暴的漩涡，也把自身与苏轼捆绑在一起了。子瞻有难，驸马难逃；驸马有灾，子瞻将罪上加罪。慈爱的老祖母啊，你为什么偏偏要吟出苏子瞻这首诗作呢？

赵顼蓦然惊觉：老祖母啊，你此刻吟着苏轼的这首哀民之作，是要借机召唤苏子瞻返回京都呢，还是要借用苏子瞻这块棱角锋利的砖头打向什么人呢？城府深沉的老祖宗啊……

皇太后则领悟了今夜将要发生的一切。皇太后今年四十二岁，有超人的才智，也有超人的敏感，因为她是太皇太后的外甥女，从小就生活在宫中。嫁给颍王赵曙之后，在赵曙走上皇位曲折坎坷的道路上，她伴着丈夫经受了焦心煎肺、惊魂落魄的折磨。在居于皇后之位的短短四年中，由于英宗皇帝病魔缠身，她更是日日夜夜地提心吊胆。儿子赵顼继了皇位，她当了皇太后，希图能以传统的“母以子贵”的优势，辅佐儿子巩固已得的江山，可王安石的“变法”和“变法”带来的狂风暴雨、青雷紫电，使她处于更为惊恐的不安之中。她对宫廷里的纷争看得太深太透了，她知道，年轻皇帝的任何一次闪失，都会失落权柄，遗恨千秋。她早就厌恶了“变法”，早就厌恶了刚愎自用、自视不凡的王安石，只是由于头上还有一位恩重如山的姨妈——德高望重、城府深沉的太皇太后时刻关注着朝廷中的一切，她才隐忍不发地沉默着。现时，朝政混乱如此，宰执能避其咎吗？太皇太后要借着苏轼的诗作说话了。只要太皇太后说，她也要说！

太皇太后此时把目光停落在嘉王　的脸上：

“嘉王，你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

嘉王　，是英宗皇帝赵曙的第四子，与皇帝赵顼、岐王赵颢、贤惠公主均为皇太后高氏所生。时年十八岁，聪颖好学，工飞白篆籀，善画墨竹，性情淡泊，酷爱医书，为太皇太后所钟爱。

嘉王　听到老祖母指名询问，急忙回答：

“这首诗为苏轼在杭州所写，借吴中田妇之口，哀叹江浙农家悲惨的生活情景，故题为《吴中田妇叹》。”

“能领略其意吗？”

嘉王　稍作沉吟，从容说起：

“苏轼在这首诗里，用叙事抒情之手法，紧紧扣住一个‘叹’字，抒发了内心真挚的情怀。叹稻熟苦迟，叹秋雨成灾，叹谷贱伤农，叹官吏索钱，叹卖田拆屋，叹虐政甚于秋涝，借用汉代渤海太守龚遂和颍川太守黄霸恤民宽政的事迹，反衬吴中官吏敲诈勒索、残害黎庶的恶行，使百姓不堪其苦，竟至愿投河自尽而作‘河伯妇’。苏轼用真挚凄楚的笔墨，倾注了对民间疾苦的同情，描绘了农村生活中一幅血泪悲惨的图景……”

嘉王　是个聪明人，他在谈论苏轼的这首诗时，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推行新法”的背景和“青苗法”、“募役法”这些字句，并在谈论中不时地因皇帝赵顼的神情变化而吞吐迟疑。

太皇太后神情怆然，一股凄楚怆凉的情感向皇帝赵顼直冲而来：

“杭州有个苏轼，还能为吴中田妇吐诉出秋涝之苦和胸中的郁闷，可有谁能为北方灾区的老婆子吐诉‘十月不雨’的苦怨和血泪呢？连拥入京都嗷嗷待哺的流民，只怕也无人敢为他们说一句同情话啊！”

太皇太后的声声语语，如同一把锥子刺着赵顼的心。他咬着牙隐忍着。《钱塘集》传入书肆街巷，引发了臣民的鼓噪；传入后宫，引发了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忧虑。连那《流民图》的出现，只怕也是监安上门小吏郑侠仿苏轼之所为而作的。苏轼远在杭州，其影响仍在搅动着京都的风云！他抬头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姐姐贤惠公主，打量着弟弟岐王颢

和嘉王　，心头突然闪现出驸马王诜的身影，以及原宰相、舅祖爷曹佾的身影和叔姥爷高遵裕的身影。他对今夜的家人相聚生疑了：难道这是一次有准备的干预朝政？是对朕的一次“讨伐”？岐王颢、嘉王　也要参与这次“讨伐”吗？已居于外戚的姐姐也要“干预朝政”吗？宗室王公施威于东华门外市井，皇室骨肉也要兴师问罪于宫内吗？反感陡然使他冷目以待，紧张地注视着面前的每一个人。

皇帝赵顼的异常表现，惊得皇后魂不附体。她已看清了庆寿宫现时的形势，《吴中田妇叹》已叹出了一个悲惨的开头，后面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谕示，将要涉及王安石和王安石的“变法”了。她了解丈夫此刻的心境：韩维从洛阳归来，司马光的拒而不出已轰毁了官家心中的筹划，陷于进退无依的困境。亲人啊，别再逼迫这个可怜的人了！

皇太后对儿子的疼爱和怜悯，迅速地化作对王安石的不满，径直向着“变法”泄愤：

“朝政乱哄哄地闹了几年，是非曲直，说法不一，今日，该是官家清醒的时候了……”

皇帝赵顼额角的青筋暴起，太皇太后的含蓄暗示，还可忍，皇太后的直接指责，实难接受！但他也得依照朝制跪倒在皇太后面前：

“儿臣聆听母后训诲。”

皇太后看到儿子勉强的样子，心里更加不悦，厉声询问：

“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朝廷有为难之事吗？”

皇帝赵顼话语冰冷而简单：

“朝廷无难事，一切正常。”

室内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不正常的询问，不正常的回答，不正常的神态，预示风暴即将来临。太皇太后已料到冲突不可避免，不动声色地闭上了眼睛。

皇太后直说道：

“十月不雨、上天示警、流民入京，这些都正常吗？王安石现在何

为？”

“正在计议‘趋时应变’之策。”赵顼硬邦邦地回答。

“‘趋’什么时？‘应’什么变？”

“‘趋’十月不雨之时，‘应’上天示警之变。”

“策将安出？”

“调荆湖夔州之粮米以赈济入京流民；筹富户禅寺之银、掘井种蔬，以解‘十月不雨’之灾；修善朝廷人事以符‘上天示警’之意。”

“如何‘修善朝廷人事’？”

“更换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吏，以‘适时之人才’代替那些‘才不逮时者’，全力推行‘新法’，以解现时之危难……”

皇太后被这一连串冰冷的回答惹怒了，霍地站起，厉声斥责：

“王安石疯了，官家你也疯了吗？”

皇帝赵顼箝口不语，以示反抗。母后震怒，皇后急忙跪倒。

贤惠公主、岐王颢、嘉王　也随之跪倒。

皇太后话语激愤：

“几千里外的粮米，能解流民危在旦夕之饥吗？掘井种蔬非朝种暮收之物，能解灾民燃眉之急吗？官家，你是皇帝，你执掌着大宋江山，哪里的百姓不是你的臣民，你心里能过得去吗？”

皇帝赵顼神情严峻，仍箝口不语。“还要大力推行新法，又要罢逐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吏，真是昏过了头！你还嫌民间怨恨少吗？还嫌朝廷不够乱吗？现行新法究竟利害如何？官家，你是皇帝，心里就没有个数吗？

“‘青苗法’、‘募役法’，病民害民之状不用说了，就说在官家眼皮下推行的‘市易法’、‘免行法’吧，原本的宗旨是抑制富商大贾的投机兼

并，增加国库收入、审知市物之贵贱，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可是，在京都推行的情况如何？全变样了！市易司大包大揽，借‘免行法’到处收税取钱，尽括行户，细碎无遗，油盐酱醋、冰块果子、梳朴脂麻，什么都管。负水、拾发、担粥、提茶之类的小商小贩，不纳钱就不许买卖。而且是市易务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即脂麻贵，弄得街面萧条、怨声四起，连宫廷里的食用、百货，也取消了实物供给，都得到‘杂卖务’去购买。官家，这种荒唐之事，你知道吗？灯下黑，灯下黑啊！王安石作法苦民，天怒人怨交加，已危及社稷，你为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官家，你说话啊！”

皇帝赵顼向母后重重叩了一个触地头，挺起腰身，神情冷森地开口了：

“母后，儿臣之所言，母后能听得进去吗？‘变法’全错了吗？六年来岁入递增，去年已达四千三百万缗，较嘉祐年间三千六百万缗增加了七百万缗，总不算错吧。六年来兴修水利三万多处，可灌溉民田一千万亩，总不算错吧。六年来方田清丈已有一百万顷，抑制了豪门的兼并，总不算错吧。六年来，均输已执掌了物货的主要流通，保障了京都之所需，总不算错吧。户部所谓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不减二十万贯，纵然言中有假，但也不会全然不实啊！可这些母后能听进耳朵吗？‘十月不雨’、流民入京，天灾淹没了一切，六年‘变法’的利钝得失说不清了，儿臣也不愿说了。可母后这无尽无休的怨咎，于眼前的‘十月不雨’、流民入京、朝廷震动、市井骚乱何救何补？”

皇太后激愤的训示，被儿子列举的具体事实和冰冷的回答顶了回去。她心冷意凉，跌坐在太皇太后的床榻边，凄然自语：

“我，我操什么心啊。”

岐王赵颢，是英宗皇帝赵曙的第二个儿子，时年二十二岁。为人孝悌，性情豪爽，喜酒善歌。皇帝冰冷地答对母后的询问，使他早已反感。他向皇帝赵顼连叩了三个头，高声禀奏：

“皇上，母后慈训，确是至言，皇上不可不思！”

这几句话，对皇太后当然是个宽慰，但对皇帝却是直截了当的抨击。皇帝赵顼的面颊发抖了。

岐王赵颢申述着“不可不思”的理由：

“王安石作法乱政，现时已是有目共睹。就‘青苗法’而论，抑配给百姓的青苗钱，利息高达百之四十至六十，有的地方高达百之一百，这种高贷，甚于豪门，原意本为益民，现已成为害民之政了。拿‘募役法’来说，亦与原旨背道而驰。‘差役法’时不用出钱的官户、女户、僧道、未成丁户、坊郭户，现时也要出钱，而且每年两次。其中的下户人家，素来钱荒，现已负重难熬了。再说‘市易法’、‘免行法’吧，市易司专以敛钱为是，与细民争些微之利，实耗官府库廪之物。六年新法积弊，今日偕天灾而剧发，以至形成黎庶流离失所之状。皇上明察，在此天灾人祸之时，若再以王安石之见为策，则天下必乱啊！”

嘉王赵　此时也附和着叩头禀奏：

“皇上，母后慈训，岐王所言，不无道理，乞皇上深思。”

皇帝赵顼忍耐不住了，几天来在福宁殿郁结于胸的忧虑、焦躁和愤怒，一股脑喷发出来：

“够了，别说了！我昏庸，我愚蠢，我不谙朝政，我不解民情，我不恤民间疾苦，我‘变法’而误国苦民，我招致了天怒人怨，我造成了今日黎庶流离失所的悲哀！岐王，你来当这个皇帝，我……”

皇后一声惊叫，扶地站起，用手捂住皇帝赵顼的嘴巴。岐王赵颢、嘉王赵　惊恐若呆。

皇太后一时气噎，瘫软在床榻上。

太皇太后挺身坐起，手扶着贤惠公主落下两行老泪：

“萁豆相煎，纷争还是闯进皇室来了，大宋的中兴在哪？江山多灾多难啊！岐王、嘉王，快向皇上谢罪！”

岐王赵颢全然傻了，叩头出血，指天谢罪：

“罪臣赵颢，若有一丝异心，天诛地灭……”

嘉王赵　亦惶恐若痴，叩头不止：

“罪臣赵　，恳请皇上治罪，臣若怀有一缕恶意，天地不容！”

皇太后泪水若注，泣咽不止。她也许在为自己的尊严遭受损伤而哭，也许在为儿子间的反目成仇而哭，也许在为岐王颢和嘉王　的未来性命而哭，她在泣咽中跪倒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自责谢罪说：

“太皇太后，儿媳言多违制，干扰朝政，乞老祖宗依照祖制惩罚吧……”

皇后和贤惠公主几乎同时呼唤着“母后”，跪倒在皇太后的身边，相抱而哭。

哭声充塞了这皇宫寝室。

皇帝赵顼在哭声中冷静下来了。面对着眼前出现的一切，他那重压难负的心再也撑持不住，不禁也流下泪来，“扑通”跪倒，叩头请罪：

“母后，饶恕儿臣的不孝不悌吧！儿臣忧塞五内，愁迷灵台，举止失措，形同癫狂，决非有意悖于慈训，而是迫于国事之难断难决啊！现时哀鸿遍野，天警频仍，朝臣离心，群怨鼎沸，儿臣曾思更车换马，但群臣中无‘趋时应变’之才，皇室中无辅撑大厦之擘，苏轼怨诗于野，司马光拒而不出。靠岐王吗？岐王燕乐宫苑，无意朝政。靠嘉王吗？嘉王着意于琴棋书画、扁鹊华佗，自得于学林。连驸马不也在镂版苏轼的怨诗以讽朝政吗？母后，儿臣并非偏袒王安石一人，实不忍‘变法’大业中途停歇啊……”

“老祖宗，孙儿举止无依，乞老祖宗施恩赐教吧……”

随之，赵顼又概述了监安上门小吏郑侠的《流民图》及奏表之事。

太皇太后此时似乎添了力气，望着跪在床前的皇帝赵顼，从容而语：

“王安石才学过人，胆略过人，朝廷无二，但违民行政，终致民怨。官家如果爱惜王安石，当思保全之策。如何区处，官家明断。”

皇帝赵顼抬起头来，神情茫然。

太皇太后请赵顼平身，接着含意深沉地说：

“那个小吏不是说十日不雨，即乞斩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吗？好一副替天行道的气派！十日之内，果然能够下雨吗？那就让天意决定王安石的去留吧！”

皇帝赵顼睁大了眼睛，眸子陡然生辉。

第八回　吕惠卿阳奉阴违　邓李舒构诬设陷

王安石在福宁殿御堂的午朝上，因咆哮御堂，轻慢后宫受到皇帝赵顼的严厉斥责后，他那学者“心游万仞”式的思维，如同搏击九重的鲲鹏，在云海中遭到雷电轰击，折断了空灵生风的翅膀，跌落在尘世纷争所交织的悲哀之中。在一阵难以忍受的难堪、困惑和迷茫之后，他终于猛省：灾荒和流民形成的现实需要，不是他的“天道尚变”、“人道尚占”，而是粮米菜蔬，而是具体行动。“义理”探索是升平年月圣人贤人的事，衣食住行可是灾荒年月帝王宰执的首务。一年来自己埋头经义局的废寝忘食，也许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失误啊！

宰相王安石毕竟是一个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午后申时，他带着满怀的歉疚和急不可待的焦虑，回到他的书房，顾不上更衣、用餐，顾不上与妻子吴氏打声招呼，便开始思谋处理朝政中亟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不能在京都再饿死流民啊！”他立即召来市易司提举吕嘉问，严令在三天之内查清京都仓廪现储粮米的确切数字和京城里富商大贾囤积粮米的确切实情，以备必要时采用非常措施进行救灾。

吕嘉问现时正在苦于应付吕惠卿和曾布奉皇上谕旨对自己在市易务违法罪责的复查。这是有关市易法命运的一次复查，他怕曾布抓住市易买卖那些枝节问题不放，更怕吕惠卿借题发挥，哪有心思去清查仓廪粮米账目和富商的囤粮情况，他完全没用心思理解王安石这一指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为了抢得时间堵塞市易务的漏洞，他只是满口唯诺地答应王安石，便抽身离开了。

“不能因灾情而累及‘变法’的推行。”王安石接着召来代理朝廷具体事务的翰林学士兼三司使曾布，令其在三天之内，查清变法六年来国库岁入银两的递增数字、均输收入的具体数字、青苗收息的具体数字、水利兴修及灌溉田亩的具体数字、开垦荒田的具体数字、均田清丈征税的具体亩数和“变法”六年来用于水利修建、农田灌溉、荒地开垦、灾荒补助、增加吏禄、增加公使钱、增加宫观耗用的具体开支，并详细开列西北“熙河开边”和西南“梅山之捷”两次用兵的战争费用。以备用可见可着

的具体事实，回击朝臣们对“变法”的弹劾和攻击。

曾布此刻已自顾不暇。吕嘉问把一顶“沮害市易法”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他有着强烈的不满；而吕惠卿加入对“市易违法案”的复查，弄不好是要为吕嘉问解脱，并可能制造一种“诳报欺君”的罪名置他于死地。他哪里还有精神去和六年来名目繁多的数字纠缠。再说，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功过，都涉及着吕惠卿、章惇、吕嘉问的职权，若稍有差池，不是又自招咎怨吗？他心里暗暗叫苦，也只是口上应诺而已。

“不能因‘曾布沮害市易案’而加剧商贾的怨恨和‘变法’者内部的纷争！”王安石又召来正在奉旨复查这一案件的吕惠卿，明确告知：借复查此案之便，立即纠正吕嘉问在市易管理上“编管无罪牙人”、“枉徇市易、决责商贾”、“希进妄作、侵渔贫下”的违法行为和“尽括行户、细碎无遗”、垄断市易、拘拦商贾、包办买卖的过火做法，以缓解商贾之怨、调动小商小贩获利之心，繁荣市易，以利救灾。并暗示吕惠卿放慢复查“曾案”的步伐，以缓解朝廷百官日益紧张、猜疑的气氛。

吕惠卿完全理解王安石此刻的焦虑，也完全清楚王安石这一决策的重大关系，但他不愿放过这次个人显示才干的良机。他虽然痛快地答应了王安石，但心里真正谋划的，是如何在此次“复查”中取得皇上的更大信任。

“不能蒙在鼓中昏昏应变。”王安石最后召来了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同判太常寺李定，询问谏院、御史台和朝廷百官的动静。

邓绾，字文约，时年四十六岁，四川成都双流人，原为宁州通判。熙宁二年“变法”开始，他上书王安石，极力赞颂“变法”，被王安石调至京都，由集贤院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同知谏院、侍御史杂知事而迅速迁升为御史中丞。邓绾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

“千万流民拥入京都，已动摇了朝廷百官对‘变法’六年来所有成就的信赖，把三年前关于均输法‘官商勾结’和青苗法‘抑配贷款’的老账又翻弄出来了。谏院、御史台一些原来支持‘变法’的年轻官员，已流露出对司马光、苏轼的怀念，人心在变！而藏匿于心底不露于言表者，只怕大有人在。现时的情状是，只要有一点儿火星迸溅，就会燃起一场大火。俗话讲‘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可历朝历代的事实是：家贫孝子少，国难奸佞多……”

王安石静听着，默然不语。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时年四十七岁，原为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进京谒见王安石，极言“变法”之必要，被王安石荐于皇帝赵顼，由集贤院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而迁升为同判太常寺。

李定在王安石皱着眉头时，开口就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前天深夜，翰林学士承旨韩维，悄悄驱车去了洛阳……”

王安石神情悚然。

舒亶神情紧张地询问：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李定望着沉思的王安石，严肃地说，“韩维的洛阳之行，肯定是奉旨而出。这似乎表明，圣上的心已悄悄转向司马光了。天灾不足虑，哪个朝代都有旱涝螟蝗之灾，执政者应尽力补救，以减轻黎庶之苦，实在无力，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老天爷总归是要下雨的。流民入京不足虑，万八千人喝的稀粥，朝廷还是供得起的。拿出几万斛粗粮碎米，也够打发几个月了。实在不行，拿京城里的几个大户开刀，也能榨出几万斛粮米来。朝廷百官的弹劾参奏也不足虑，现时的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还没有出现像司马光、苏轼那样令人敬畏的人物，就是让他们放开嗓子喊，只怕也喊不塌天。现时最可虑的，是皇上遇灾慌神，遇乱思迁。如若司马光再不甘于寂寞，借机图进，落井下石，朝廷形势就很难说了……”

王安石的神情显得更为忧郁、阴沉了。

舒亶，字信道，浙江明州慈溪人，时年三十三岁。原为临海县县尉，因勇于任事，政绩颇佳，“变法”伊始，被王安石调进京都，授予监察御史里行之职。

舒亶此刻似有意与李定相呼应，立即从怀中取出一部《钱塘集》，双手呈于王安石面前，言词激烈地道出了一个更为可虑的现实：

“朝廷这场纷争的出现，表面看来，是由十月不雨的天灾引起的，

其根子，可能是来自后宫。这本《钱塘集》在前几天突然镂版行世，而且很快哄响京都，朝廷百官、文人墨士立即唱和叫好，并借其诗集中的一些诗句，发泄对新法的不满，绝不会是偶然的。我们千万不可忘记，这部《钱塘集》是驸马王诜出资镂版印刷的。而这个王诜，正是苏轼的密友，正是司马光道德文章的崇拜者，而且上通后宫，下达文坛。现时的一切迹象表明，韩维的洛阳之行和这部《钱塘集》的行世，可能都是有人在暗中策划……”

邓绾、舒亶、李定这三个人物，是“变法”六年中涌现出的一代“俊彦之士”的代表，他们都以敢于冲锋陷阵的勇气，赢得了王安石的青睐，现时已成为“变法”派中仅次于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的重要成员。由于近一年来吕惠卿、曾布、吕嘉问之间的内争日益显露，舒亶、邓绾、李定对王安石的影响也就日益增强。也由于他们都是在“变法”大潮中随着潮流浮上来的，在这六年“变法”与“流俗”的生死相搏中，他们似乎都不曾精研“变法”的宗旨和内涵，而是热衷于争斗方式上的陶冶。他们已习惯于以“流俗”为对象，以司马光、苏轼等人为靶子。

邓绾、舒亶、李定离开之后，他们留下的答对和进策，猛烈冲击着王安石。

“根子在后宫”。这个分析有道理。王安石认真思索：“变法”已有六个年头，各地机构已经完备，州府官吏已明宗旨，九项新法已经推行，天下人心已经习惯，朝廷之内“流俗”已被逐尽，“变法”不可逆转之势已经形成。朝臣中些微的风吹草动，是不足以动摇“变法”根本的。惟一能够造成“变法”逆转的力量，只能是来自后宫。后宫，毕竟是皇权最高的操纵者啊！

王安石想着后宫的主要成员：年轻浮躁的岐王赵顥，沉湎于宫中燕乐，虽一直不满“变法”，但人望不高，声大而无人听闻，皇上素来对其反感，起不了什么作用。年轻聪颖的嘉王赵　，生性淡泊，沉醉于琴棋书画，特喜医书，对朝政兴趣不大，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代名医，在政见上也不会起大作用的。染有文人积习的驸马王诜和处事缜密的贤惠公主，虽然是皇太后、太皇太后的掌上明珠，但毕竟身居外戚，在朝廷人事上可能有所影响，但在朝政大事上，作用是有限的，而且，皇上早已对这对夫妻与后宫密切的关系有所戒备。整日目不转睛看视着儿子的皇太后，在处理外戚的关系上是聪慧明敏的，但在朝政的决断上，尚且缺乏把握全局的能力，她整日地忧虑、愁苦、担心、训示，只是护着儿子的母爱罢了。整日陪着皇上提心吊胆的皇后，仅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

人，一个娴淑柔情的妻子，一个全心随着皇上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的可心人。而整日嘻嘻哈哈、城府深沉的太皇太后，才是皇室真正的神明！这个女人，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既能看到“变法”会给大宋江山带来中兴，也能看到“变法缺失”可能会给大宋社稷带来危害，眼睛里是揉不得沙子的。这个女人，有着一颗深邃难测的心，开口说出的话，几乎都是用欢愉轻松的彩纸包裹着，寓深意于不经意之中，使听闻者三思之后始能得其奥旨。这个女人，有着老辣独到的谨慎，思多于言，大智寓于拙愚，在“变法”六年中，很少对“变法”的推行和朝政纷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却有力地影响着朝廷的稳定，支持着“变法”的进行。可现时，在这场十月不雨的特大灾害面前，这位皇室之神，另要策划一场“变法”逆转的悲剧吗？皇上呢？现时确实如李定所语：“遇灾慌神、遇乱思迁”，对“变法”又一次动摇了。这种“动摇”，已经通过“避殿”、“减膳”、罪己的“广求直言”等过分谦恭的举止，显露在群臣面前，从而加剧了朝廷的慌乱，下一步只怕他真的要以新法作为敬天赎罪的祭物……

王安石深思之后，情不自禁地又想到了朋友司马光和苏轼。按照邓绾、舒亶、李定所论，子瞻和君实都是后宫策划的这场纷争前后两个关键环节的关键人物，子瞻已以其诗作掀起舆论大波，搅乱了人心；皇上派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去洛阳，君实返回京都收拾局面。王安石痛苦地闭上眼睛，三年前那夜在司马光府邸与君实、子瞻相聚话别的情景，蓦地复现在眼前。司马光举杯吟诵的和苏子瞻起舞歌吟的诗句，随而复响于耳边，沸腾着的友谊情愫，也随而浸漫了他的身心。

夜深之后，王安石处置完公务，拿起苏轼的《钱塘集》翻阅起来。这部诗集，确实是子瞻写的。但子瞻远在杭州，能有分身之法参与后宫的谋划吗？子瞻是个口无遮拦之人，若借人搭桥参与其事，或领受其后宫所使，何不写奏表、举弹劾，有恃无恐地图个痛快呢？何必苦心孤诣、用写诗的辛苦，拐弯抹角地在字里行间露其所思？况且，一部诗集的镂版印刷也需要时日，纵然是驸马王诜，也不会在三五十天内用气吹出一部精致的诗集来。唉，晦气未消的苏子瞻，只怕是糊里糊涂地又撞进了一股更为晦气的漩涡……

难道是身居洛阳的司马君实参与了后宫的这场策划？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作如此猜测，也许是出于纷争中的警觉，自己若轻信这般猜度，那就是对友谊的渎亵了。司马君实，刚正坦直之人，光明磊落之士，断不会依从权势而屈毁名节的，即使皇太后、太皇太后谕示其所为，君实也会以屈原为楷模，明来明往。可现时韩维确实去了洛阳，君

实纵然不会“借机图进、落井下石”，但君王圣旨，却不能不依从。司马君实毕竟是一位誉满朝野的“朝臣典范”！君实，君实，“政争”真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怪物，相距几百里之遥的你我和远在杭州的苏子瞻又将乱作一团啦！

王安石思毕，重读苏轼的《钱塘集》。他对苏轼歌咏杭州山水和西湖波光之作，一览而过，对其被视为反对新法和借吟民间疾苦而诽谤朝政之作，则注目细览，静心细嚼，明其全诗旨意，探究苏轼心境中的酸甜苦辣和仰抑离合。

他读着苏轼熙宁五年写的一首《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

山前山后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

白衣仙人在高堂。

这就是人们传诵的那首所谓的反对朝廷执权者的诗作吧？王安石喟然叹息：讽刺之意，溢于言表，责备观音菩萨，颇具匠心，苏子瞻确是有感而发。然而，水涝伤农害蚕，民处苦难之中，居于高位者漠不关心，枉受香火之福，讽刺何妨？若以此而判定子瞻反对新法，叛逆犯上，则今后诗将绝于凡尘。诗能这样读吗？读能这样解吗？解能这样评说吗？

他又读苏轼熙宁五年写的《吴中田妇叹》，感慨良多：子瞻的诗风在变，变得沉重，变得辛辣，变得实在，情感也变得真挚动人。这哀叹稻熟苦迟、秋雨成灾、官吏相逼、民苦不堪，以致愿投河求安的惨情，触目惊心，分明是一步一步走近诗圣杜甫了。这才是诗人的神圣归宿啊！这首诗中，子瞻也许带有对新法的不满和偏见，惟其如此，才赋予了这首诗的魂灵，但毕竟不是以讽刺新法为目的，而是以同情民间疾苦为基调啊！京都浅薄的文人墨士和那些心中有妓的高官大吏，硬是把这首诗誉为苏轼讽刺“虐政害民”之作而哄传张扬，真是奸污了子瞻的诗魂，歪曲了子瞻的为人！唉，一首诗行世，读者千百，解者千种，评说者尽其心曲，一切都归功、归咎于作者，不公啊！

他再读苏轼熙宁六年写的《山村五绝》，这也是京都哄传的一首“反诗”。读着读着，王安石不禁吟诵出声：

烟雨濛濛鸡犬声，

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令黄犊无人佩，

布谷何劳也劝耕。

老翁七十自腰镰，

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

迩来三月食无盐。

杖藜裹饭去匆匆，

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言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

王安石拍案叫绝：

“直截了当，不施掩饰，令人汗颜，这才是苏子瞻的本色啊！讽官吏轻农，讽盐法过苛，讽青苗钱用而不当，调侃戏揄，活灵活现，无怪京都文人墨客借其发泄对新法的不满，无怪吉甫、舒亶、邓绾、李定要判定子瞻为‘流俗’之代言人了。悲夫，口无遮拦的苏子瞻啊……”

天渐亮了，王安石合起《钱塘集》闭目沉思：

“但诗中所透出的情景，都是子瞻凭空捏造的吗？若山村实情果真如此，这样的诗句，是有益于民、有益于朝、有益于执权者醒悟呢？还是有害于民、有害于朝、有害于执权者昏庸呢？《诗经》中的《小

雅》，多是讽刺时政之作，因其讽喻得当，成了执权者自省自鉴的明镜，圣哲孔夫子编纂成集，与《书》《易》《礼》《乐》《春秋》并列，成为历代学子必修的经典。屈原的《离骚》，盖自怨生，忧愁幽思，疾痛惨怛，乃成千古不灭之绝唱。子瞻这些情挚而刺耳之音，未必不是现时之《诗经》《离骚》。可孔子不世，人心不古，子瞻这疾痛惨怛之作，人君重臣，又该怎么去读？怎么去解？怎么去评说呢？”

王安石对朋友的担忧尚未了却，对眼前纷争的根源尚未弄清，厄运却闯进了他的府邸。大内宦侍来到他的厅堂，传下了皇上的紧急谕旨——午时正点，在延和殿召见群臣。

皇帝赵顼突然地停止“避殿”和紧急而不知为何的召见，使王安石一时紧张了。现已是巳时三刻，已没有时间静心推测，他匆忙着袍戴冠，随着大内宦侍向延和殿走去。

第九回　赵皇帝议停新法　王介甫气噎昏眩

太皇太后毕竟是老谋深算的。她用镇定、泪水和不是决断的最后决断，平息了病榻前皇室出现的内争。在决断中，她给皇帝赵顼留了面子，又实现了皇太后心中之所想，同时解脱了岐王颢、嘉王　的慌窘。她借助看门小吏郑侠的荒唐赌注，把王安石提了起来，共同押放在这次赌博的赌盘上，让王安石经受王安石自己一贯蔑视的“天命”的摆布。这真是精巧而离奇的安排！

四更时分，皇太后带着满怀的懊丧和不快回到她的崇庆宫，在忧思焦心、闭目难眠、辗转反侧地苦熬五更中，突然领悟了太皇太后“决断”的精妙：郑侠奏表上的“行臣之言”乃“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也就是停止新法。若十日之内果有一场大雨，则罢新法同时王安石势必离开京都，这是“天命”的安排；若十日之内旱灾更烈，在郑侠人头落地的同时，王安石也将被视为“灾星下凡”，民怨将会潮水般地卷来，王安石也将会被冲出京都。更为精妙的是，太皇太后已将监安上门郑侠用生命描绘的可见可着的“天命”，挂在了皇帝的头上，在《流民图》的刺激下，在十日之内可能有一场雨霖消除旱灾的诱惑下，皇上能不以“暂停新法”作祭品乞求天神的回心转意吗？如此，不论十日之内是否会有一场大雨，只要皇帝暂停新法的谕旨一出，王安石的地位也就动摇了。皇太后由衷佩服太皇太后的才智与心机，在不动声色中便纵横捭阖。而自己智短、浮浅，只会把年已二十六岁的皇上仍然当作昔日宫中的孩子，能不自讨无趣吗？

皇太后推枕而起，吩咐侍女立即传谕膳房，制作皇帝喜欢食用的几样菜肴，送往福宁殿。她要主动修补母子间出现的裂痕，鼓励儿子按照太皇太后指出的道路向前走。

贤惠公主也是带着满腹的惶恐和忧虑回到她的驸马府的。驸马王诜还在卧室里的烛光下，把玩着自己镂版印刷的《钱塘集》，等待着深夜未归的妻子。妻子归来，皇室纷争的阴影也随着妻子闯了进来，笼罩了这座一向情意缠绵的屋宇。驸马“信友”的情谊，招来了皇帝的猜疑，并把远在杭州、至今尚不知其《钱塘集》行世的苏轼卷入了这场天灾人祸

交织的朝廷纷争。“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全是一个看门小吏发疯的呓语！十天之内果能有一场大雨吗？如果没有，看门小吏郑侠的人头落地，那驸马和苏子瞻呢？不是也与看门小吏一样，犯有怨诗谤政之罪吗？驸马府的门头高大，有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荫庇，也许会得安于一时，可苏子瞻呢？苏子瞻贬任杭州通判已满三年，本该回京都了，这样一来，不仅返回京都无望，只怕又要贬往更远的地方了。唉，“信友”镂版刊印《钱塘集》，原是要为苏子瞻返回京都铺设归路，谁知反而害了友人。山高路远，风雨莫测，子瞻不能蒙在鼓中，得有个迎受厄运的准备啊！

鸡鸣五更，黎明将至，从驸马府奔出一匹疾速的飞骑，沿着御街疾驰。马背上的汉子，正是三年前赶着驸马王诜的车辇送苏轼去杭州的那个马夫。他扬鞭策马，奔出了南薰门，向千里之外的杭州驰去……

皇帝赵顼在皇后的陪伴下，回到他的福宁殿，坐落在空旷、宁静的御堂里，懊悔之余也庆幸终于有了权宜之计。宦侍在拨亮屋角的几盏仙鹤灯之后悄悄地退出，贤淑的皇后为了不干扰官家的思索，远远地坐在一边的昏暗处，默默地陪伴着丈夫。

赵顼回想着今夜庆寿宫里发生的一切，懊悔自己对母后的不恭不孝，对弟弟岐王颢、嘉王　的不友不悌，对姐姐贤惠公主的冷言冷语、旁敲侧击，更懊悔自己在太皇太后病榻前的失态和鲁莽。唉，难道历代皇室的骨肉相残，都是这样开始的吗？不可做一个残忍的帝王，不可做一个不孝不悌的帝王，不可做一个招致后人唾骂的帝王啊！

但他毕竟从太皇太后那儿讨了个绝好的主意。姑且理解太皇太后的用心，真的是“让天意决定王安石去留”，乃“爱惜王安石保全之策”，为王安石送来一个下台的台阶。郑侠弹劾奏表中的“天意”是什么？不就是“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吗？一个监安上门小吏何才何德，竟能使上苍十日之内普降雨霖？疯话而已，连太皇太后自己也不会相信的。但十日之后，“天意”将消解皇太后、岐王颢、嘉王　和皇室王公对王安石和“变法”的怨恨，王安石和进行的“变法”都将得到保全，群臣的异议也就容易统一了。在灾荒年月，借“天意”暂停部分“新法”，以休息民力，平息城乡黎庶的怨忿；借“天意”进行朝廷“修善人事”的调整，既可以保持皇权“替天行道”的尊严，又可以避免王安石执拗蛮横的反对和王安石追随者的非议！这场“赌博”的任何一种结局，都有利于朕。皇帝应当是英明的，皇帝本来就是英明的。

五更梆鼓敲响，暂停新法的十八项内容已在皇帝赵顼的心头形成，召见群臣的时间、规模已在皇帝赵顼的心头确定，延和殿里乾坤顿转的场面，已在皇帝赵顼的心头闪现了。

决定宰相王安石命运的时间，一步一步地逼近……

延和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威严。在骄阳的烧灼下，屋脊飞檐蒸腾着一层白烟，两列披甲挂胄、执戈佩剑的禁军士卒，从丹墀下直抵正殿门前，甚是森严。

王安石跟着大内宦侍在禁军士卒戈剑排列的行列中行走着。

他走进延和殿，殿堂里已恭立着黑压压一片朝臣，肃穆得不闻一丝声响。他放慢步子，眨眼调整了一下因室外阳光刺激而模糊不清的视线，转眸仔细打量两厢的大员，二府、三司的官员来了，谏院、御史台的官员来了，邓绾、舒亶、李定、谢景温等都在用茫然的目光询问着他。

王安石走近高高的御座前固定的首辅位置，用目光向右一瞥，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都绷着一张疑惑不解的面孔，直望着他。向左一瞥，陈升之、吴充、冯京等中枢重臣，都耷拉着脑袋，手足无措。王安石心里浮起一层慰藉：大家都蒙在鼓中啊！

忽地，殿外传来宦侍一声尖利的“皇上驾到”的唱引，群臣一阵惊慌，旋即匍匐于地，叩头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

皇帝赵顼踩着群臣骤然腾起的迎驾声，一道闪光似的走进延和殿。跟随皇帝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和两个中年宦侍。

群臣抬头望去，一时瞠目结舌：皇帝赵顼今天着一袭雪白细绸宽襟博带袍，盘发于顶，绾以白巾，神情严峻，目光含怒。这是“解冠自罚”的装束，更甚“避殿”、“减膳”、“广求直言”！群臣惊骇地纷纷垂下头颅。

王安石更是惊骇不迭。他惊骇不仅因为皇帝敬天自罚又进了一层，更多的是因为韩维的出现使他想到了洛阳的司马光：难道司马君实真的要返回京都了？

赵顼根本没有理睬群臣刹那间的惊骇和沉默，举步登上御座，威严地坐落在御椅上。他似乎忘记了让朝臣“平身”的朝制，开口就向王安石提出问题：

“介甫先生，你认识一个叫郑侠的人吗？”

匍匐的群臣同时抬起了头，茫然地瞪着一双眼睛望着他们的宰相。

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皇上一开口就抓住了自己，更没有想到会问及一个监安上门小吏，他懵懂不解地叩头站起答对：

“是监安上门郑侠吗？”

“正是此人，卿可认识？”

王安石愈发糊涂了，既不知郑侠犯了何罪，也不知郑侠立了何功，更不知郑侠何以累及自己。他拱手坦然作答：

“禀奏圣上，监安上门郑侠，治平年间进士，原任光州司法参军，秩满后被臣调进京都，曾居臣门下一年……”

“其人品德如何？”

王安石据实禀奏：

“据臣所知，其人博学慧辨，精于儒术，对汉儒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论颇有所得，热衷阴阳五行之说，所见常具新颖，亦颇具奥秘，常人才智不及。故对‘变法’极表赞同，曾以‘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它宫应之，鼓其商则它商应之’以誉九项‘新法’之相谐。其人且聪敏多才，诗画皆优，但生性疏狂，不愿任事……”

皇帝赵顼用几声冷笑打断了王安石的禀奏，神情严峻地谕示群臣：

“好一个‘天人感应’！好一个‘阴阳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天说话了，人感应了，今日朕‘解冠自罚’，召对众卿，以解‘上天示警’之忧，企盼天心回转，悯我大宋黎庶。现有一物示于众卿观赏！”说罢，向御座旁的两名宦侍挥手示意。

群臣惶恐地伸长了脖子。

两名宦侍奉旨走到群臣面前，“哗啦”一响，展开了一幅画卷——血泪斑斑的《流民图》。

群臣惊诧不已。

延和殿刹那间成了一座绝无声息的世界。

《流民图》，扶携塞道的流民，闯进了群臣的眼帘，似乎在控诉着这些庙堂大臣的昏庸无能。

王安石瞪大眼睛望去：《流民图》！这是郑侠画的《流民图》！他突然明白了皇上刚才质询的所指。郑侠用画弹劾了，向着“变法”问罪了！难以相信，不敢相信！他头脑昏昏，有些魂迷心乱……

昏庸，离奇而有苦难言的昏庸啊！六年来自己信任庇护的心腹，原是仇视“变法”的“流俗”；自己刚刚赞誉的才士，原是背后捅刀的仇敌；自己满怀满腹地对人赤诚，为什么总换不到别人的信任呢？

王安石自责失职。屈辱而不明情由的失职啊！自己身为宰相，对流民惨情茫然不知，却被一个看门小吏活生生地搬进延和殿了，这是对自己的鞭笞，也是对自己的诛伐啊！尽管这种鞭笞和诛伐是来自一个背叛者之手，但情理却在郑侠一边！

王安石自责的同时也在认真思忖：枉食俸禄，理当咒骂！可这悲惨的现实，是天灾之害，还是“变法”之过？如若真是“变法”使然，那么，这样的“变法”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了，“变法”的始作俑者则应当斩首示众！可这真是“变法”的罪过吗？这样的大是大非总得分个清楚明白啊！难道没有“变法”，就不会有这个“十月不雨”的天灾吗……

《流民图》，身被锁械的流民，饿毙道旁的流民，咬牙切齿的流民，呼地怨天的流民……延和殿里似乎呼啸着一场翻江倒海的风暴。

陈升之、吴充、冯京等人，在惊骇中默默猜度着。他们猜度着皇上的意图，猜度着看门小吏的吉凶，也猜度着王安石是否又将爆发愤怒的反击。

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人在对流民深切的同情中也在盘算着“变法”的命运，自己的命运，王安石的命运。王安石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危

及“变法”的安排，必将进行强烈抗争。

邓绾、李定、舒亶、谢景温等人已在心底摩拳擦掌，郑侠作画反对“变法”，其罪当杀！他们焦急地等待王安石发出反击的暗示……

王安石却仍在认真注视画中的惨景，怨恨自己的不明、不聪，怨恨自己对“十月不雨”的后果只有耳闻而无亲见，对此他不想推卸任何责任。

沉寂良久，皇帝赵顼高声谕示韩维：

“韩卿，你代朕诵读那份字字含泪的弹劾奏表！”

韩维躬身应诺，取出监安上门郑侠上呈的弹劾奏表，哀声诵读：

>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知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言……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是比《流民图》更为惊心动魄的炸雷之音。

群臣吓呆了。看门小吏郑侠提着脑袋向王安石提出了挑战！

当朝宰相王安石敢应战吗？

吕惠卿、曾布、吕嘉问在想，这种挑战不是辩论，不是析理，不是解题，不是斗智，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荒唐的、无依无据的赌博。介甫就是想挺身应战，也应不了啊！

陈升之、吴充、冯京吓傻了。历朝历代有过这样庙堂决事的先例吗？朝政大事、生民疾苦、社稷未来，决定于一个看门小吏的脑袋，荒谬绝伦啊！古时虽有“龟甲卜筮”之举，那是在析理基础上的决疑。可这十日之内能否落雨之赌，完全是看不见、摸不着、凭着运气胡闹啊！

王安石却被这荒唐的赌博惊醒了。由于自己“趋时应变”的迟缓和失误，终使“遇灾慌神、遇乱思迁”的皇上走进了“天命”的死路。“观臣之图”——郑侠的《流民图》展出了，“听臣之言”——郑侠的奏表宣读了，难道真要“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吗？难道真要把朝政大事交给“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全然是一场“荒唐”的赌博？！“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一切统一于天，一切决定于天，皇帝没有了，朝臣没有了，世间的人都成了一群依从于“天命”的、失去灵魂的奴仆。只剩下听任“天”的摆布了，“变法”自然也就该停歇了！这是“天人感应”的悲哀，还是“天人感应”的荣耀？！“拗相公”王安石睁大一双眼睛，望着御座上神情复杂的皇上，此时心里也不禁战栗，一个劲儿默默祈念：皇上英明，断不可糊涂至此啊……

皇帝赵顼在群臣惶恐的注视下开口了：

“天高听卑！天神终会为卑下流民的哭声感动的，终会为卑微小吏的忠心感动的。朕不敢漠视黎庶流民之苦，更不敢漠视卑微小吏忧国忧民之忠，朕无才无德，‘避殿’、‘减膳’、‘罪己’、‘求言’都不能挽回天心，只有以‘解冠自罚’之躯，依卑吏黎庶之愿，遵照天意行道了……”

群臣倾耳静听。

“‘开仓廪、赈贫乏’，与朕同心，当速力行。枢密副使吴充听旨：从即日起，开京都所有仓廪，赈济灾民，有敢违抗、怠慢者，斩无赦！”

吴充站起应诺。

“‘下召和气，上应天心’。人天感应，必降吉祥。参知政事冯京听旨：传谕京都十大禅寺，从即日起，敬佛祭天，有敢晨昏懈怠者，当重罚！”

冯京站起应诺。

“‘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朕将听纳而从之！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听旨：议停免行钱、议停市易法、议停青苗、免役追呼、议罢方田、保甲诸法……”

王安石踉跄站起，他拱手想要争辩，但嗓门发紧，心胸气瘀，声咽

泪流，说不出话来。

赵顼见状，内心亦为之怆然。然决断已出，矢志不移。他不再留意那个为扭转大宋积贫积弱之势而曾经君臣同心、情同师生的王安石，仰天疾呼：

“天高听卑，天高听卑！朕已下令停止新法十有八事的推行了，总该算是顺应了上天的示警吧？！威福莫测的上苍啊，十日之内，快降雨霖吧！快救救骄阳炙烤中的大宋黎民百姓吧！仁慈的上苍，无德无才的赵顼，向你跪倒哀求了……”

皇帝赵顼直挺挺地跪倒在高台上，合掌祈天。

群臣匍匐叩头，同声高呼：“皇上……”

王安石头脑一阵昏眩，重重地跌倒在御座前的砖地上……

第十回　“天命”磨人火烧天　暴雨呼啸定乾坤

天道远，人道近。大旱之中已万念俱灰的庶民百姓，使皇帝赵顼在延和殿决断的一切，第二天就以霹雳之势见诸京都，而且虔诚无比。“天命”毕竟是震撼人心的。

京都外城陈州门、南薰门、戴楼门、顺天门、利泽门、金耀门、西北水门、卫州门、新酸枣门、封丘门、陈桥门、东北水门、新曹门、新宋门、东水门内“开仓廪、赈贫乏”的粥棚开张了，安抚着拥入京都的流民。皇城司士卒维持着秩序，干当官宣讲着皇上的恩德。枢密副使吴充，骑着马巡视着外城十五门的情景，一日三次地走进福宁殿，向皇上赵顼禀奏“皇恩浩荡”之状。

京都的大相国寺、兴国寺、报恩寺、祐国寺、净因寺、法云寺、庆爱寺、龙兴寺、上方寺、繁塔寺等十大禅寺，各在庭院之中，大摆祭坛，焚香敬天。在此起彼伏整日不歇的钟声、鼓声、磬声中，各禅寺的和尚身披袈裟，手数佛珠，倾巢而出，吟诵着朝廷下发的祈雨祝文：

> 我大菩萨，为世导师，救危难于三涂，化清凉于五浊。比者官吏不德，刑政失中，讼狱非情，赋敛失节，故此骄阳，害死天物。警惕当世，以求悔悟。今皇上圣明，傍采民言，悉心交儆，敬佛祈天。伏愿江海贡润，田野葱绿，林木苍莽，龙天会朝，布为三日之霖，适副圣上之望……

参知政事冯京奔走于十大禅寺，每当深夜磬鼓之声暂时停歇，便风尘仆仆地走进福宁殿，把一日香火辉煌的佛事禀奏给皇上。

吕惠卿、曾布、吕嘉问不得不代替“卧病在床”的王安石，分头带领二府、三司的一批官员，忙碌在京都的街头、市井、杂卖务、杂买务，用锣声、喊声、宣讲声和连夜印制的“贴示”，向商贾、小贩宣布“暂停市易法”的谕示，向黎庶细民宣布“暂停青苗、募役追呼”，宣布“暂停新法十八事”。回答他们的是惊讶，是人声欢闹、鞭炮齐鸣，继而是对新法的诅咒、对他们的戏弄和侮辱。他们奉旨作为祭物敬天祈雨，等同奉旨埋葬自己。晚上回到各自的屋宅，忍着泪水喝着更加添愁的苦酒。朝

廷百官、京都细民、文人墨士，都似乎在这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雳声中恢复了灵性，他们或自我宣扬先知，或借题发泄哀怨，或自诩六年的忍耐，或自造六年的委屈，或真心地祈天降雨，或假意地从众凑趣，一夜之间，大宋京都涌起新潮：高门大户、柴门小屋前均摆起香案，焚起香火。

几十年一直冷落的司天监，也一夜之间成了宠儿。观察天象，原本是摸黑熬夜、顶风冒雨，坐冷板凳、无人理睬的职务，此时，一下子大红大紫，个个都变成了神仙似的人物。皇上、后宫一日三问，中枢重臣频频关注，御史、谏官不断探风，害得司天监年老的提举陈绎和少监、监丞们抛家离舍，吃住在观天台上。白天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寻觅着无踪无影的云朵；夜间忍着疲累、强撑眼皮，仰望着密密麻麻的繁星。他们苦苦地寻觅着雨霖的蛛丝迹象。

汴京，真是一座花样翻新的都会。就是在这旱灾煎熬、敬天祈雨的悲哀气氛中，也表现了不同凡响的气派：满街满巷的香案、香火，满街满巷的瑞霭祥雾，满街满巷的祈雨声、鞭炮声，应和着十大禅寺的钟声、鼓声、磬声，衬托着十五座城门“开仓廪、赈贫乏”的宣扬声、吵闹声……人们同声而不同德地把千万颗心献给冥迷神秘的上苍，成全着监安上门小吏郑侠的预言。

一天过去了——热烘烘的一天。

两天过去了——焦灼灼的一天。

三天过去了——火辣辣的一天。

第四天黎明时分，随着司天监提举陈绎驱车奔向大内福宁殿、禀奏天上星辰有所变化的辚辚车轮声，东方天际一片黑乎乎的云浪涌出，迅速地向头顶滚动。

十大禅寺早起聚于庭院做佛事、念祝文的和尚们首先发现了，不约而同地放大了诵颂祝文的音量和调门。撞钟的和尚长了劲头，用最大的气力撞击出威于平日十倍的钟声，为滚动升腾的黑云伴奏，向京都沉睡未醒的人们报喜。

这时，福宁殿里的皇帝，已听完司天监提举陈绎“今日有雨”的禀奏，下旨敲响大内钟楼上的皇权之钟，以昭示京都臣民：一场救灾救难

的雨霖即将降落！

禅寺的钟声和大内的钟声，应和着响彻京都上空，汴京城在钟声中惊醒了，发狂了。

皇宫，随着皇帝、皇后喜冲冲地奔向丹墀，王公、嫔妃、近臣、宦侍、宫女、仆役亦不顾礼数举止地奔出各自宫门，望着东方滚涌而上的乌云，狂呼着：皇上圣明。

官邸、吏宅，大臣、官员及其眷属、仆役，衣着不整、七嘴八舌地赞叹着看门小吏郑侠预言的灵验。

街巷里，黎庶细民纷纷拥上街头，望着翻涌而上的黑云，神情大振，急忙燃起更多的祭香，燃起更多的鞭炮。满城的鞭炮声和着钟声，震得偌大京都摇摇晃晃。

监安上门郑侠也被不停的钟声和骤然响起的鞭炮声牵出门外。他面色憔悴，乱发如麻。《流民图》上呈以来，他一直静等着皇上和上苍判决自己的生命。倚门望着天顶那团云彩，他忍不住一声狂笑，疲竭地瘫坐在台阶上。

王安石在病榻上被震耳的声响惊醒了，他询问守护在床榻前的妻子和儿子：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儿子王雱望着父亲，语塞头低。雨霖降落之时，就是父亲罢官遭贬之日。

妻子吴氏毕竟更了解丈夫。她浅浅一笑，回答中带着深情的安慰：

“安心歇息吧，乌云漫空了，要降雨霖了，人们都在迎候着喜雨。我们安闲舒心的日子就要来临了……”

王安石霍地掀被坐起，挪腿挣扎下床，扶着妻子和儿子的手臂站定，笑着问儿子王雱：

“为什么不早点唤醒我？此时的一场雨霖，胜过五世恩泽、七级浮屠、九鼎皇位！快扶我去看看，我要亲眼看着雨霖降落，亲耳听听天下

黎庶的欢呼！”

王安石执意要妻子吴氏和儿子王雱将自己搀扶出门，走进花园，走上亭台，眺望如墨泼染的天空。三天来压抑在心头的郁闷在一阵自持不住、翻胃倒肠的强烈震动之后徐徐地消散了。他喃喃自语：

“干旱而望云霓啊！好，好，能落一场雨霖就好！雨润大地，雨润禾木，雨润百姓，雨润人心啊……”

突然，一声炸雷在空中作响，一道闪光撕裂了云层。雨要落了……

皇帝赵顼和皇后跪倒在福宁殿的丹墀上。

王公、嫔妃、近臣、宦侍、宫女、仆役、大臣、官吏跪倒在各自宫院、府邸的门前。

王安石和妻子、儿子跪倒在花园里的亭台上。

郑侠跪倒在画室门前的台阶上。

流民、市民跪倒在京都纵横交错的街巷里。

雨啊，快快降落吧……

随着那雷声和闪电的消失，天上的黑云停止了滚动，慢慢地扩散着、飘失着……不到半个时辰，又闪出了那一团火烫的烈日！

跪伏在地的人们全然傻了：捉弄人的上苍！愚弄人的上苍啊！

“天道”茫茫不可期。

第五天，天上不见一丝云彩。十五个城门内的粥棚，日夜依然卷动着炉火和炊烟。可锅里的粥越来越稀，流民的行列却越来越长。维护施粥秩序的皇城司士卒，首先吃不住连日的曝晒，乱了当值的秩序。宣讲皇上恩德的皇城司干当官，今天已不再露脸。枢密副使吴充倒是按时巡视，但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粮米不继，流民出现了混乱……连他胯下的坐骑，也显得萎靡不振。

第六天，天上还是一团烤炙皮肉的烈日，没有一丝清风。十大禅寺

的钟声、鼓声、磬声仍在响着，但声音明显地减弱了。香灰已积满了香案上巨大的铜炉，可香案前做佛事、念祝文的和尚日益减少，有些年老的和尚经不住曝晒接连昏倒。参知政事冯京看到这般情景，不胜感慨。他决定明天巡视，不再骑马，要改坐轿子。

第七天，如旧，地面上冒着一层白蒙蒙的热气。满街满巷的香案依然燃着香火，市民们却躲在屋檐阴凉处闲聊着。聊粥棚争食的殴斗，聊杂卖务物价的暴涨，聊停止新法十八事的利弊，聊司天监那些观云测雨的“神仙”是白吃饭，聊传闻中卧病在床的王安石，也聊各自家中米缸将尽的艰难。文人墨士们三五成伙地聚集在茶馆里，在竹帘作扇人工拉动生风的“天扇”下，胡乱猜测——猜测看门小吏郑侠人头落地的时间，猜测王安石下台后的去处，猜测皇上收拾这尴尬局面的办法，猜测天下大乱将在何州何府冒头，也猜测朝廷里将出现的人事变动。朝臣们已不再以弹劾新法凑热闹，各自躲进清凉的内室里，开始琢磨看门小吏郑侠的欺君误国罪行和平日与郑侠过从密切的大臣官员，断定这一场雨霖在十天之内是下不来了，而一个唆使郑侠绘图上表的朋党必将出现于朝廷。朝臣中的许多人，似乎忘记了几天前自己曾为郑侠的绘图上表而欢呼叫好。

四月四日，“敬天祈雨”的第八天，这场荒唐赌博揭盖的日子临近了。这一天，清晨就热得离奇。

七天七夜忙碌在观天台上已显体力不支、神智昏迷的司天监提举、少监、监丞和年轻官员们，在一夜目不转睛地观察星辰云雨一无所得的焦虑中，突然面对黎明出现的奇异天象，全都傻眼了。不见微风、不见霞片、不见云霓、不见岱峦翳气，只见一个完整的火焰般的烈日从东方天际升起！风伯哪里去了？云师哪里去了？雷公哪里去了？电母哪里去了？连四海龙王、九江河神都在这一天同时偷懒渎职了吗？不解的天象，预示着大灾大难的天象啊，随着烈日的升腾，司天监的“神仙”们心神憔悴地呆坐在观天台上，面面相觑而眼皮耷拉了。

这些埋头苦干、忠于职守的司天监官员，几十年来的观星望气，很少进行关于气象变化的探究，他们的全部心血几乎都耗费在紫微垣星相的变化上，为大宋的几代皇帝提供“帝星明暗、臣星隐现、煞星出没”的“天命”情报，在析云测雨上，原本就所知有限。在这北方地区“十月不雨”的特殊气象变化中，更是无能为力。特别是三天前那场上苍捉弄世人云而无雨的恶作剧发生之后，他们更是心惊胆寒，莫衷一是了。年老的提举陈绎，习惯于依从“天命”，苦思苦解之后，他从远古的神话

中寻得了诠释现实异状的依据：看门小吏郑侠在奏表中所赌的“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这“十日不雨”四字，不就是远古“十日曜世”的隐语吗？郑侠所谓的“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的现实，不就是远古那“焦禾稼、杀草木、民无食”的再现吗？郑侠所弹劾的“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不就是暗示今之重臣皆远古为害为患的猰貐、凿齿、九婴、封豨、修蛇吗？老提举心底苍凉了：“天命”在惩罚大宋，这一切终非我等世俗庸人所能理解……

烈日升至中天，阳光更热更焦更灼更毒了。毒热的气浪加剧了老提举的灰心和疲劳，他再也撑不起沉重的眼皮，身子一软，也瘫倒在观天台上。

焦灼热毒的烈日，烤炙着大内皇宫。居于福宁殿的皇帝赵顼，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身心焦躁地徘徊在闷热的御堂里。宫女奉皇后之命走进御堂为他挥扇驱暑，他摇头拒绝；宦侍奉皇后之命从冰窖里抬来巨大的冰块送进御堂为他消热，他挥手赶走。

七天七夜期待雨霖降落的废寝忘食和三天前上苍“云而无雨”的灰心失望，使赵顼对“天命”产生的迷信、敬畏，在今天这火辣辣烈日的威慑下，进而演化成惶恐无状的惊骇。

赵顼强烈地意识到，“敬天祈雨”如果失败，将会导致一场混乱的发生。“天命”乖戾的暗示，将会粉碎朝廷现有的一切权威；黎庶希望的落空，将会爆发对现行一切朝政的不满；群臣信心的涣散，将会加剧政争的激化；饥饿流民对生活的绝望，将会产生铤而走险的事端。看门小吏郑侠那颗血淋淋的人头落地，也许会成为一切混乱发生的借口。“灾荒出祸端”，这条古训就在眼前。

他心乱如麻，发现《流民图》并不可能使他左右逢源。他开始怨恨看门小吏郑侠居心叵测的献图呈表，怨恨后宫相逼，更怨恨自己轻率地决定暂停新法十八事，终于在这短暂的七天七夜中，动摇了群臣、黎庶对整个朝廷的信心，酿成了这样一种京都沸动、万民敬天、骑虎难下的荒唐局面。天命不可欺，民心不可欺，流民的饥肠饿腹更是不可欺啊！他突然想到三年前司马光在呈表弹劾王安石时所预言的情状：

> ……十年之外，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饿殍满野……将何之矣！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

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皇帝赵顼念忆至此，心神惊悸，汗水湿衣。他停止踱步，颓然跌坐在身旁的软榻上，口中自语：

“司马光是有远见的。‘方二三千里之水旱’果然来了，‘饿殍满野’之状已出现于京都，难道‘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也在这些饥饿流民之中吗……”

“天命”！这也是“天命”吗？赵顼双手抱头苦苦地思索着。在流民、黎庶可能危及江山社稷的惊恐焦虑中，他心中突然萌生了对“天命”的逆感，期望在“人道”中寻觅出对付“天命”的办法。司马光那清癯、肃穆的身影又闪现在他的心头，三年前“朝辞进对”中那清朗铿锵的声音又响在他的耳边：

> ……天下事不可忽，必须思患预防……万一犬羊奔突，间谍内应，或盗贼乘虚，奸人窃发，州府手无寸铁，就要坏大事了……

“思患预防”，金石之言，司马光毕竟是忠国忠君的。皇帝赵顼在司马光“金玉之言”的引导下，他惊恐而痛苦地为“敬天祈雨”失败后可能发生的混乱谋划对策：如何拱卫皇宫的安全？如何维持京都的平静？如何驱赶流民出京？如何消除不测事件？如何处置万恶不赦的郑侠……他在宰执大臣中遴选执行这一机密任务的忠信者。他想到王安石，这位现时愤懑填膺的“拗相公”是不会领受这一重托的；他想到枢密使陈升之，这位一向处事圆滑的“筌相”是不敢承担这一任务的；他想到参知政事冯京，其人敢作敢当，曾任过枢密副使，对“驻京禁军”情形亦有了解，倒是个适当的人选，但因其是守旧老臣富弼的乘龙快婿，有引起朝廷党争之嫌，不可用！他想到枢密副使吴充，其人忠于王事，恪守臣道，位居西府，职权所系，且与王安石为姻亲，与司马光的关系亦善，确是一个既能依朕的旨意行事，又可缓冲各方面压力的人物……

赵顼猛地抬起头来，面色严峻，高声召来宦值，发出了“召吴充即刻进宫议事”的谕旨。

独居书房的王安石，此时倚椅闭目。他的眉宇间积淤着厚厚的忧愁，整个人似乎变得更矮小了。他面前的桌案上，展着一叠笺纸，墨砚已经打开，一支狼毫笔濡墨后放在笔架上。他正在进行着他那“人世反

覆那得知，谗言入耳须臾离”的悲愤哀怨的沉思，完成着一份积愤难吐的辞职奏表的腹稿。

这七天七夜，他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是在花园亭台上望着热毒的烈日度过的，是在深夜里伫立庭院仰望着晶亮的繁星度过的，也是在思前虑后、瞻前顾后的痛苦煎熬中度过的。三天前那场黑云漫空的情景，曾激动着他那一贯蔑视“天命”的心，希望即便是荒唐巧合，也能消解黎庶的渴盼。哪怕让自己一个人承担输家的责罚，成全年轻皇帝成为“天命”化身，成为人世间一尊英明的“神”。谁知一声炸雷，轰毁了一切。“天命”把朝廷这场荒唐的赌博推向倾家荡产、疯魄迷魂的边缘——混乱的朝廷，混乱的京都。混乱中孕育着失控的局势！这是“天命”的神力所致，还是“圣命”的威力所导啊！

王安石也看清自己已身处绝境。“嫁时罗衣羞更著，如今始悟君难托”，“天命”灵与不灵，雨霖落与不落，与自己的命运已经毫无关系了。就是“十日不雨”，自己虽成“赢家”，“变法”还能气势若虹地进行吗？从皇帝在延和殿突然宣布这场“赌博”开始的那一刻起，自己就被置于“群疑并兴，众怨总至”的被审地位，而暂停新法十八事的决断，自毁清白，已动摇了“变法”的根本。泼水难收啊！

吕惠卿七天不露面了，他也在“天命”与“圣命”的双重压力下，弯了腰骨吗？曾布七天不临门了，被这场赌博吓破了胆吗？吕嘉问七天音讯杳无，被新法十八事的暂停搅乱了心性吗？陈升之、冯京、吴充七天来不再登门议事，真的是在粥棚、禅寺为“敬天祈雨”奔波、劳累吗？“群疑并兴，众怨总至”已使自己成为一个孤独而无人敢于接近的人，一个实实在在的孤家寡人啊！

王安石低声吟叹着：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八年辛劳，毁于一张《流民图》，六年‘变法’，毁于一场‘有无雨’，荒唐啊，亘古未有的荒唐！但这令人痛心疾首的荒唐，不也是人缔造的吗？虚缈的‘天命’是后宫意志的借托，年轻皇帝成了无知的判官。郑侠只是一块供人抛掷的石头，所谓‘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的时限，只是启动群臣为揭露、弹劾新法‘罪恶之衅’宣布的最后时刻。第八天了，万事该有头了……

“‘少喜功名尽坦途，那知干世最崎岖。’崎岖道路上的悲哀，不是来自司马君实的固执己见，不是来自苏子瞻的‘口无遮拦’，而是来自门下

崇拜者的背叛，而是来自头上支持者的动摇，有苦说不出啊……

“‘回首江南春更好，梦为蝴蝶亦还家。’在这场‘赌博’输赢未分之时，该是主动辞恩机务，藏疾里闾的时候了。”

王安石睁开因过度疲劳而失去光泽的眼睛，提起毛笔，写起了被逼无奈的《乞解机务札子》……

七天七夜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郑侠，此时的神经已近崩溃。

他此刻蓬头散发，身着一套白色曲皱的短衫、短裤，仆俯在笔、纸、杯、盘散乱的桌边，托着一张苍白的面孔，瞪着一双浑浊迟滞的眼睛，望着窗外火辣辣的阳光。一声吁叹，他从衣兜里慢慢地摸出几包用黄色纸张包裹的药物，双手颤抖地一包一包放置在桌案上。狭小的画室里没有一丝声息。

监安上门吏郑侠是个读书认真，嗜古不疑，自视甚高，行事乖戾的人物。他崇信帝王是“受命于天”，“君权神授”。他对皇权有着绝对的忠诚，对“神权”有着绝对的敬畏。他尤其精通西汉经学家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学说，时时处处以“天命”的“成象”观察世间的事物。他神神秘秘，常自诩为“天命”的解语人。他相信“天为百神之大君”，人间发生的一切符瑞灾异，都是“天”对人的希望、暗示、警告、谴责和惩罚。“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凡灾异之本，尽生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前年的“华山崩坍”，去年至今年的“十月不雨”，就是“天”对皇上施政不良的警告和谴责！

他虔诚地相信，皇上若能“听谏改过”，善德善行，一定会引起“天”的“感应”，以雨霖之恩消除眼前旱情，拯救流民于水深火热。他以命作赌的依据是：人间苦情于此，“天”能无动于衷吗？

《流民图》献上了，弹劾奏表生效了，“受命于天”的皇帝赵顼，果然“听谏改过”，暂停了新法十八事，在延和殿午朝上“敬天祈雨”的开坛仪式中，把他的一颗作为赌注的头颅，摆在群臣的面前，摆在京都黎庶面前，摆在火天烈日之下。从那时起，郑侠骤然意识到自己的头颅，似乎已不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是握在他所崇信的“天命”的手里了。

脑袋落地毕竟是悲惨痛苦的。他蹉曲在自己的画室里，一分一秒地

等待着雨霖的降落。烈日如火，一日三秋，云雨无影，焦躁难耐啊！在无云无雨的煎熬中，他以皇上为榜样，“停食”敬天，每天以凉水充灌胃肠。三天粒米不进的虔诚，虽然使他四肢发软，头昏眼花，但在第四天黎明时分，终于赢得了“天人感应”的黑云翻涌。他拖着瘫软的身躯跪伏在门外的台阶上，感念着“天命”的灵验，等待着雨霖的滋润。可转眼之间，黑云消散！一场“云而无雨”，使他瞠目结舌。

但他仍坚持着虔诚的“停食”，坚守着天神赐雨的希望。五天、六天、七天，随着烈日的更加焦灼热毒，他饮水的次数减少，头昏目眩的次数增多，他感到死亡的逼近。

郑侠毕竟只有凡人的躯体和肠胃，有着凡人对生的欲望和对死的畏惧。第八天黎明，他挣扎爬出画室，观看到东方日烈更甚，对“天命”开始生疑了，对一场雨霖的降落绝望了。生的欲念也随着烈日的升高而泯灭。

他哀伤“天命”的缥缈，满街满巷的香案、香火和十大禅寺八天不断的钟声、鼓声，不都是“德音”吗？“天”为何没有“感应”呢？皇上举粥棚，赈济流民已经八天了，“天”为何不见回心转意呢？难道只有落下一颗看门小吏的头颅，才能触动九天之上的“天心”、“天意”吗？

他哀伤自己命运的悲凄。虔诚于“天命”，反被“天命”遗弃，自己谋杀了自己。八天来得到的，是皇上即将爆发的怨恨，是群臣即将投来的侧目，是背叛友情即将遭人厌恶的诅咒，是万人即将围观的斩首，是留给后世欺人自欺的恶名。不过，这也是“天命”的安排吧？与其天诛，莫如自罚！“天诛”将成为黑白分明的定案，“自罚”也许能引起后世猜度探究，总会有一二人知我郑侠。

午前巳时，监安上门吏郑侠身着朝服、朝冠，顶着焦灼的烈日，走向景灵西宫南门对过的报恩寺街，在百钟园、回春阁等五家药铺里，以治疗痔疮、瘰疬、牙疳为名，分别买了五包砒霜，暗暗地为他的“自罚”准备着。

明日，天上还会是这样一颗火辣辣的烈日吗？

天象真是不可测的。傍晚时分，西边天际突然浮起一抹薄云，夕阳一照，艳红似血，映红了半边天宇，映红了黄河波涛，映红了热毒未退的汴京城。

“火烧云，晒死人”，明天定又是一个无风无云的“干晒日”。观天台上司天监的“神仙”们傻眼了，朝廷群臣慌乱了，十大禅寺的和尚泄气了，粥棚里的工役叹息了，京都的市民哗然了，流民殴斗事件已多次发生。皇帝赵顼听到宦侍的禀报，仓皇奔上丹墀，望着血红的西天发呆。王安石木雕似的站在花园里的亭台上，凄然地闭上了眼睛。监安上门郑侠，站在画室门前的台阶上，发出了绝望的惨笑……

“天命”把所有的人逼上了绝路。

三更时分，无月的夜空宁静而深邃，繁星麻麻密密地闪烁着蓝光。一条干涸的银河横在夜空，那银河烁烁闪亮的晶点，不就是干涸河床上的鹅卵石在诉说旱情吗？观天台上司天监值夜的提举、监丞全然发懵了，无云可测，无风可寻，在唉声叹气中，无可奈何地倚在仪象台旁歇息着。他们几乎在同一时刻，都闭上眼睛睡着了……

此刻的皇帝赵顼，正在福宁殿御堂红莲宫烛的光焰下，心情沉重地听着枢密副使吴充关于“拱卫皇宫安全”、“维持京都平静”、“驱赶流民出京”、“消除不测事端”方案的详细禀报。

吴充是今天午时领受这项特殊密谕的。他办事认真，干练、快速，在不到四个时辰内，就拿出了一个完备的方案。而且在这个方案中，把驻京禁军的一切权力，都委托于皇帝身边的过臣。在这个方案中，禁军部署的要点是：

以内侍都知充任勾当皇城司公事，掌三千禁军拱卫皇宫，确保皇宫的安全。

以内侍押班充任皇城司副使，亲率士卒二百人，侦察京都臣民的动静，确保皇帝耳聪目明，消息灵通。

以侍卫马军都指挥司统领为指挥使，率领禁军铁骑二千，日夜巡察于京都街巷，驱赶流民离京、消匿骚乱，确保京都平静。

以“捧日”禁军驻封丘门外，“天武”禁军驻南薰门外，“龙卫”禁军驻新曹门外，“神卫”禁军驻金耀门外。以此十万精锐之师稳定京都大局……

这确实是一个完备的方案！皇帝赵顼默默地听着，但他的心头却浮

起一层难言的悲哀：用十万精锐之师对付自己身边的黎庶细民，光彩吗？用十万精锐之师对付饥饿的流民，是一个君王的德政吗？郑侠献上的那幅《流民图》又浮现他的心头，他愧怍地闭上了眼睛。流民们苦楚的饥号声、悲哀的泣诉声、愤怒的呐喊声随而在他的耳边响起，淹没了枢密副使吴充的禀奏。

与此同时，王安石在他的书房里，召集了他的妻子吴氏、儿子王雱、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宣布了他八天来思谋已熟的决定。他决定辞职南归，不再在朝廷熬心血了。

一盏烛光跳动着。王雱正在声音怆楚地代替父亲念着父亲写就的辞职表状——《乞解机务札子》：

> ……伏念臣孤远疵贱，众之所弃，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异议而付之以事，八年于此矣……今乃以久擅宠利，群疑并兴，众怨总至，罪恶之衅，将无以免；而天又被之疾灰，使其意气昏惰，而体力衰竭，虽欲强勉以从事须臾，势所不能，然后敢干天威，乞解机务。
>
> ……

表状读完，王雱怆楚的声音消失，书房里没有议论，没有争执，没有反对，没有一丝声响，只有一层浓重的沉默，伴随着一盏烛光微微地颤抖。

家人还能说什么呢？眼前只有这样一条路可走了。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尴尬的处境，才能了结这场荒唐的“赌博”，才能成全皇上的英明，才能避开京都出现的任何人无能为力的一场混乱，才能保全这个家啊！

一朝宰相这样做，不是出于渎职失误，不是出于因循误国，不是出于以权谋私，不是出于年老力衰，而是出于人力所不及的灾情，人智所不解的“天命”和一场荒唐的“赌博”。虽然窝火于心，心碎而不服其输。

最后还是妻子吴氏率先打破了沉默。她抬起头来，凄楚而深情地望着丈夫，强作笑颜：

“这样好，回江宁吧，那里的秦淮河、定林寺、悟真院还在等着我们。六年来焦心、累心、伤心、担心的一切，也都解脱了……”她泪水

涌出，急忙遮掩，用手捂着发颤的嘴唇起身离开了。

吴氏哽咽离去，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都鼻酸心楚地低下了头。王雱气盛，愤愤不平地开了口：

“只是有一件事我心不甘！阿爸，《三经新义》书稿真的要上呈皇帝吗？那是你几十年心劳之所得，是衰败王朝中兴的‘理义’之本！因人废言，千古定例，朝廷镂版印刷已不可能，我们又无力镂版印刷以行天下，与其留稿朝廷任凭别人扯碎焚毁，莫如带往江宁以待来日。阿爸，此书的命运决不可寄托于别人啊……”

王安石神情一震，睁开眼睛，目光骤然黯淡了。儿子的话语，比妻子的泪水更为沉重。儿子话语中的“别人”，不就是暗指皇上吗？“变法”不搞了，皇上还需要这部《三经新义》吗？新法暂停了，这部《三经新义》不就成了禁书吗？新的执政上台，还能容许这部离经叛道之作留在人间吗？儿子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文章千古事”，谈何容易啊！唉，二十多年来凌云搏风的理想在骤然间毁灭了，六年来翻天覆地的变革在骤然间消失了，“解玩山川消积愤，静忘岁月赖群书”，圣上，连臣一年来埋头经义局的一点所得，也要毁于这场荒唐“赌博”的妖风邪火吗？王安石一下子变得苍老了。

王安礼心里阵阵发酸，急忙为大哥设谋解忧：

“兄长可在这份《乞解机务札子》中，陈述《三经新义》书稿于世、于朝、于国、于民之要义，借皇上赐恩之力，保全书稿……”

王安国厉声打断了王安礼的话语，询问王雱：

“书稿现在何处？”

“现在已定稿成册，存于经义局，准备明日呈交皇上。”

王安国霍地站起，神情果断，话语铿锵：

“书稿不交，带往江宁！不当官了，何用禀奏！难道民间著书立说也要经皇上恩准吗？”

在同一个时刻里，郑侠呆坐在画室里的孤灯下，痛苦地品味着傍晚西天“火烧云”带来的威逼和煎熬。此时他什么也不愿想了。父母妻儿远

在福建福清，万里迢迢，已来不及传送音讯了。就是去信相告，又能如何呢？徒增老父、老母的悲伤和妻儿的痛苦罢了，愧对父母妻儿啊！皇上高居大内，原本就不知世上还有一个叫郑侠的人，只是一幅画卷、一份奏表，适应了皇上的需要，使郑侠这个名字一夜之间响遍京都、领演了这场八天不歇的连场闹剧。闹剧该收场了。为了皇上新的需要，郑侠这个名字，也该在这个夜晚骤然地消失了。天公地道的报应。王安石现时如何？介甫于我，恩重如山；我于介甫，恩将仇报。自己的献图、呈表，只是想代“天命”作赌而谏奏停止新法，不曾有意置介甫于死地，皇上的“准赌设局”却把介甫押放在对立的“赌盘”，真是“天命”的安排啊！介甫，“天命”在你一边，你是赢家了，永远恨着因你的拔擢而混入京都的这个小人吧！

郑侠颤抖着双手拿起桌案上的砒霜，打开纸包，把药倒进酒碗，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他端起酒碗，眼前发黑，酒药溢出。

郑侠正要一气吞尽，窗外刷地一道闪光，霹雳炸雷滚来，撼天动地！

郑侠手中的酒碗在惊骇中失落在青砖地上，“啪”的一声粉碎。他本能地转身向门外奔去，飞来的暴雨，瓢泼似的落在他的身上、脸上。

郑侠望着雷电交加、暴雨呼啸的夜空，“扑通”一声跪在雨中，放开嗓门嚎吼：

“天，百神中的大君，你圣明，你伟大，你无处不在，你无所不能，你决定着人世间的一切啊……”

雷雨惊醒了观天台上熟睡的司天监提举和监丞，他们在渎职失误中接受着暴雨的“惩罚”，相抱大笑着。他们根本不知气象是怎么变化的，暴雨是怎么形成的，又是怎么降落的。只能把这在睡梦中降落的雨霖，归诸“天命”的安排。他们在暴雨中向“天命”唱着赞歌，一直唱到了皇帝召见他们到福宁殿御堂里……

雷雨惊醒了京都的黎庶细民、文人墨士、僧道伎艺和群臣百官，他们在暴雨中狂欢高喊，载歌载舞……他们谈论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排遣着八天来各自心中积淤的郁闷，只有涌入京都的流民无话可言，他们只在心中盘算着：下雨了，该回家补种庄稼了……

雷雨惊动了福宁殿御堂里密议的皇帝赵顼和枢密副使吴充，他俩奔出御堂，站在宽阔的丹墀上。吴充高声赞颂着皇上的英明，英明的皇上顺手撕碎了手中禁军部署的方案。一场“驱赶流民出京”、“消除不测事端”的暴行避免了……

大雨瓢泼而下，雷电霹雳轰鸣，“哗哗”雨声波浪般响彻昏暗的宇宙。雨丝编织的珠玉帘幕泛着银光，把整个大宋京都密密实实地网着。

王安石和他的亲人王安国、王安礼、王雱站在花园的亭台上，贪婪地享受着雨霖的清凉。他们已是浑身透湿。雨水自头到脚缓缓流淌着，滋润着他们的躯体，滋润着他们的心胸，也滋润着他们酸甜苦辣涩五味俱全的灵魂。

王安石和着雨声放声高吟着，诉说着他心中的喜悦、宽慰、渴望、悲哀、愤怨和万感交织的思绪：

好一场救灾活民的雨霖！

好一场滋润万物的雨霖！

好一场恩遇现实的雨霖！

好一场哺育未来的雨霖！

好一场清爽人心、消解忧愁的雨霖啊！

我听见了干旱大地吸吮奶汁的声音。

我听见了草木舒叶抽枝的声音。

我听见了禾苗复生滋长的声音。

我听见了江河舟楫扬帆奋进的声音。

我听见了山村农舍黎庶欢笑的声音。

我听见了集市商贾买卖的声音。

我听见了大宋仁人志士永不畏缩、永不灰心、永不自暴自弃的呼号

声、奋进声。

我听见了这美妙的、拨动着我的心弦的雨声……

王雱怕父亲经受不住这苦乐交织的兴奋和长时间的雨淋，轻声劝慰：

“阿爸，该回屋了……”

王安石高声吩咐儿子：

“《乞解机务札子》和《三经新义》书稿，立即呈送皇上！”

王雱不解地望着雨中的父亲。

王安国询问兄长：

“你又是鬼迷心窍了吗？”

王安石伸出双臂抱着两个弟弟朗声呼喊：

“天道尚变，天道尚变啊！”

王安国苦笑摇头。

王安礼反诘兄长：

“‘天道尚变’，可‘人道’呢？”

一道闪电撕裂夜空，炸雷轰隆。电光照亮了王安石黑瘦憔悴的面容，他兴高采烈地仰天畅笑着。

雨下得更猛了。

第十一回　王安石失意新法　吕惠卿荣登相位

瓢泼大雨一气下了两天两夜，至四月六日傍晚才戛然收场。

一阵清风吹拂，薄雾飘散，残云逸离，天宇还给人间一个湛蓝的夜空。晶亮的繁星从夜色中跳出，眺望着雨后的汴京城。

十大禅寺的钟声有节奏地响着，汇集在宽阔御街的上空，似乎在宣告着四月八日的“浴佛节”即将隆重举行。御街万盏华灯之下，人群熙攘，笑语如潮。

饥饿的流民已开始陆续离开京都，返回各自的家园。

大相国寺成了“浴佛节”活动的中心。皇上十天前下达“隆重举办浴佛节”的谕旨，就是在大相国寺的大雄宝殿召集诸寺方丈，由参知政事冯京宣示的。皇上的这一特殊关怀，在雨霖突然降落的四月四日深夜，似乎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恩宠，以致参知政事冯京四更时分冒着瓢泼大雨亲临大相国寺，会晤方丈，殷切叮咛。并答应以朝廷之力，组织京都所有的歌舞伎乐、瓦艺百戏参与“浴佛节”的庆典。现时，大相国寺灯火辉煌，亮若白昼。大雄宝殿、三门阁楼、资圣门内一派忙碌。僧人们正在张施宝盖，悬挂彩花，擦拭五百尊罗汉安坐的铜佛盘、金佛盘、木佛盘、石佛盘，制作着浴佛香水。在侧殿两厢的长廊里，僧人们正在用金片、银片、琉璃、玛瑙、珊瑚等物，装饰着四辆巨大的四轮“像车”。准备庆典中的“行像巡游”。山门内宽阔的庭院，整齐地排列着近百张黑漆酒桌，僧人们正在摆放上千件杯盘器皿，以备庆典之日“开讲设斋，大会道俗”。东三门侧院的斋房里，几十座炉灶在腾火沸汤、烹煮煎炸；几十张白案在和面淘米、切擀捏削，膳僧们正在赶制寺院里特有的“指天馂馅”、“香水黑糕”，以备庆典之日款待来临的官民僧俗，并将撒给街头巷尾朝拜“行像巡游”的凡尘俗众。

庆寿宫的太皇太后和崇庆宫的皇太后，是这场“赌博”中最大的赢家，此时都倚椅歇息于各自宫院的亭台上，听着十大禅寺传来的悦耳钟声，呷着清香的团龙茶，安怡地享受着雨后夜风的清爽和夜色的宁静。

在喜上心头的沉默中，皇太后仍然把她的全部心思倾注在当皇帝的儿子身上："天意"已经作出裁决，该打发王安石离开京都了。"隆重举办浴佛节"一事，除了感谢佛门"敬天祈雨"的功绩外，也许含有送别王安石离开京都之意。这样也好，皇上厚待臣下，以辉煌的礼仪为一个贬臣饯行，王安石当体面而无怨地离开。王安石离开宰执之位，王安石的新法还能推行于城乡吗？她感到今夜心旷神怡。

太皇太后的思虑更深更细：灾荒年月，如此靡费地举办"浴佛"盛会，官家不只是为了敬佛感恩吧？也许为了排解心中难释的忧烦？看来，王安石的去留一事，在官家心中，还是没有最终决断。王安石诚然见识高远、才智超群，但刚愎自用、好为人师，而且狂狷不羁，疏于臣道，七年岁月，"辅君治国"之义，似乎已变为"强君行政"之风。官家现时的理政方略，几乎都是围绕着王安石转动，朝臣有"上与介甫犹一人"之说，只怕是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帝王的心机谋划，随着一个臣子的头脑转动，是国家之福，还是社稷之祸呢？唉，靠拐杖走路的人，一时离开拐杖，心就怯了。睁着眼睛默默地看着吧。不能过多地絮叨。但愿自矜自持的孙儿能在自强自省中丢弃拐杖走路。

十天来冷眼旁观的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充、参知政事冯京，是这场"赌博"输赢之外的旁观者。他们从四月四日深夜雨霖降落的时候起，就奉诏为隆重举办"浴佛节"忙碌着，陈升之负责宣德楼皇帝观光台的修建和装饰，吴充负责"行像巡游"路线的确定和警戒，冯京负责十大禅寺"浴佛"庆典的组织和实施。他们都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对这场纷争进一步的走向，思绪冷静。他们都预感到在四月八日的"浴佛节"庆典上，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他们看得清楚：王安石已是掉进粪坑里的菩萨，臭了，不灵了。六年来王安石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将成为群臣讥议弹劾的话题；六年来被人们吹捧为"翻天覆地"的业绩，将会被同样的人们斥责为"祸国殃民"的罪恶。人言可畏！"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王安石的离开京都已成定局。就是皇上有心留其暂居资政之位，王安石也是不会在群臣阳笑阴非的奚落中坐冷板凳的。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他们看得明白：现时断送王安石宰相生命和理想的，并不是被王安石视为"流俗余孽"的那些同僚，而是王安石身边的心腹和门生。权力的欲念和魔力，已使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人改变了以往与王安石的依从关系。皇上重用曾布对吕嘉问"市易违法案"的查究，反映了这个变法集团的裂隙；吕嘉问在反击中构成的"曾布沮害市易案"，标志着这个变

法集团的瓦解；吕惠卿奉诏参与“吕嘉问市易违法案”复查中的左右逢源，加速了这个变法集团的毁灭。监安上门郑侠手持《流民图》的凶狠一击，简直是要王安石老命的背后一刀！现在，吕嘉问孽债难还，曾布厄运临头，只有吕惠卿巧妙地利用这个时机，一手按着王安石的肩膀，一手攀着皇上的衣袖，正向权力的高峰爬。“浴佛节”皇上说不定会为吕惠卿演出一曲“跳加官”。

他们都是现任宰执大臣，都在斜着眼睛注视着宰相的职位，也都有着升任宰相的条件和可能，所以此刻他们对吕惠卿的畏惧更甚于对王安石的不满。那个“福建子”为人奸巧，城府极深，而且有着极佳的辩才。如果说王安石的执拗、偏狭、狂狷和不善与人，是性格坦直，坦直得令人可怕，那么，吕惠卿的深沉、狡黠、冰冷和不动声色，则是心术隐秘的诡诈，诡诈得令人恐怖。如若让这个人跃居首辅之位，朝政将会出现更不堪设想的专断，新法将会变得更为激进，东西二府的日子将会变得更加难熬。他们敏锐地感觉到：当务之急，是阻止吕惠卿接替王安石而执掌朝政。在竭尽心智地思虑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借着向皇上禀奏“浴佛节”的筹备情况，向福宁殿走去……

监安上门郑侠，是这次“赌博”中的暴发户。他的名望在十天之内，传遍京都，数度暴涨，成了头号话题人物。在百官、商贾、僧道、细民、贩夫走卒、厮波扒手中哄响，并随着揣摸不定的“天意”，在人们的口舌间产生了繁多的称谓：小丑、义士、奇人、疯子、奸佞、忠吏、混蛋、骗子、投机者、背叛者……赞美者口角生花，咒骂者咬牙切齿。随着两天两夜雨霖的滋润，人们众口一词地把一顶“预言家”神秘高雅的衔头戴在郑侠的脑袋上，其声威，除皇帝之外，别无二人。真是“时势造英雄”！

“预言家”郑侠，对这从天而降的胜利和荣誉，却表现出奇特的冷漠。

此刻他独居画室，皱着眉头，眯着发红的眼睛，捏着酒杯，凝视着画案上的画纸、画笔发呆。

他确实是一个善于动脑筋的人，在四月四日深夜雨霖降落的癫狂喜悦中，听说“浴佛节”筹备事宜已冒雨展开，他突然领悟了皇上的心机，决心再搅动一次朝廷风云，荡尽皇帝身边的一切奸佞，以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已断定王安石必将下台，皇帝必将另换新马，所以他此刻思索的内容，是谁可能和应当接替王安石宰相之位。

他似乎尝到了“以画参奏”的甜头，现时又在构思着一幅更为奇特的画图——《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他要用满怀热情颂扬忠贞，用满腔激愤鞭笞奸佞，为英明的皇上作鉴。他“以古喻今”地从唐代众多的宰相中选取数人，并按照史家笔墨的褒奖贬诛，把魏征、姚崇、宋璟等人请入“正直君子”之位，把李林甫、卢杞等人拉入“邪曲小人”之列，作为形象的基本准绳。然后以画家明快、准确的笔墨，以当朝大臣的模样特征分别绘出，让他们“对号入座”，使人一看便知谁是忠臣，谁是奸佞。他确信这样一幅图卷展示于延和殿，朝廷定会烽烟四起。

他首先想到吕惠卿这个“福建子”的宽额、大眼、阔嘴的模样，那不就是唐代奸相李林甫的再版吗？接着他想到参知政事冯京，那质朴敦厚的形容，不就是唐代名相魏征再世吗？他想到现时活跃在大宋朝廷的一群人物，曾布、章惇、吕嘉问、陈升之、吴充、韩维、韩绛、李定、舒亶、邓绾等人，一群各具特点的形象迭次在他的心头闪过，似乎都在经受他的犀利目光的历史判决。

郑侠猛地喝尽杯中酒，扔掉酒杯，抓起画笔，开始了他以古人褒奖杀伐今人的空前杰作。并决定在四月八日隆重举办的“浴佛节”庆典中，呈现给他的英明的皇上。

此时的吕惠卿、曾布、吕嘉问，仍然处在这场“赌博”带来的慌乱中。十天内束手无策或有策而不敢轻动的焦虑，随着两天两夜雨霖的收场，使他们感觉到厄运的临头。十大禅寺的噪耳钟声，更加重了他们心头的悲哀：“天意”毁灭了王安石，毁灭了轰轰烈烈的“变法”，也毁灭了自己的前程。

他们怆然地躲进各自的寝室，面对着妻儿老小无欢无笑的面容，暗暗怨恨着该死的郑侠，怨恨着背后操纵者皇太后和太皇太后，怨恨着在“变法”上有始无终的皇上，也怨恨自己对形势估计的错误。

曾布在这厄运临头之时，痛苦地自省着“变法”六年来的所作所为，一种揪心的委屈憋在胸口，说不清道不明。在追随介甫大刀阔斧的“变法”中，自己确实做过错事、蠢事和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糊涂事，结怨于同僚，贻害于黎庶，除了自疚自愧外，说不得了。但忠于“变法”之心，可指天日。追随介甫之志，不曾有须臾动摇。奉诏查究吕嘉问“市易务违法案”一事，结怨于吕嘉问，遭陷于吕惠卿，见弃于王公介甫，落了个“沮害市易法”的罪名，心里不服又向谁诉说呢？官衙霸市、官吏贪渎、商贾叫苦、货流不通，危害的不正是新法吗？亲亲为奸，官官相

护，以非为是，美言遮丑，是变法者自掘坟墓啊！现时，介甫倒台，新法受挫，形势逆转，人心散离，大宋轰轰烈烈的岁月又将跌入清冷的谷底。看来只有与介甫结伴走向漫漫贬途了。曾布决意听天由命，居家待罚。

吕嘉问仍然保持着他特有的机敏，在绝望中寻找生路，而且神速地发现了生路的所在：曾布现已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查究市易务那些收支钱物的流水账；皇上正在为雨后的事情忙碌着，朝廷人事的更换就够他操心的了，哪里还有精力去听商人们乱哄哄地呼喊？况且市易法已暂停十天，商人们早就自由买卖。至于吕惠卿，这个城府深沉的“福建子”，在奉诏与曾布共同核查“市易务违法”一事中，其态度与曾布截然不同，阳唱皇上之谕，阴行介甫之意，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保全新法，袒护官吏，也有恩于自己，可算是保全新法的护法神啊！再说，介甫的离职，对吕惠卿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若吕惠卿能接替介甫为宰相，一个“换人不换法”的局面不也是保存了“变法”宗旨吗？

吕嘉问的思绪活跃起来，决心和吕惠卿靠得更紧。他拔腿走出卧室，往亲朋故友的府邸、住宅探听消息去了。

此时的吕惠卿在这厄运临头之时，仍然保持着超人的冷静和精明。他同情王安石不幸的遭遇：六年来王安石所有的“失误”和这“失误”引起的天怒人怨，几乎都源于变化莫测的君心，王安石不过是遵旨具体行事而已。但这是不可说出口的，古之贤人创造了“君愁臣忧”之词，那是因为贤人们看透了人世间事物的奥秘。

他在同情王安石不幸遭遇的同时，一个强烈的“取而代之”的念头在心中腾起。六年来翻腾不歇的“变法”风暴，促进了他才智、信心的增长和权力欲念的膨胀。他佩服王安石的见识高远，但不赞赏王安石的文人柔寡。他鄙视吴充、冯京、陈升之这些宰执大臣，认为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一群照葫芦画瓢的庸吏。他蔑视韩绛、韩维之辈，认为这些人只是一群借着祖宗余荫拱手称是的蠢物。他自信：岁月、是非、命运已淘走了一代人杰，司马光离开京都了，苏轼离开京都了，王安石也即将离开，将相无种，自己若居于相位，比那些庸吏、蠢物强得多。

他冷静地捉摸着皇帝的心思。色厉内荏的皇上虽然“遇难而退”已成痼疾，但“励精图强”之志仍然未泯，“变法”还是要搞的。眼前这次以“天意”作赌的退缩，只是迫于天灾的折磨和后宫的压力而采取的一种妥协，两天两夜的雨霖滂沱，已使这种“妥协”走到尽头。王安石替罪离

职，将背走六年来“变法”中一切失误的债务，皇上还会重新敲响锣鼓爬山的。这是皇上心中闪烁的一线光明，也是引导自己走出困境、登上高峰的神火。现在应激励皇上打起精神，重新再干。

吕惠卿凝神聚意、长时间地沉思着。渐渐地，他目光闪亮，神采飞扬，激情难捺地霍地站起，大步走出府宅，向皇宫福宁殿走去。

福宁殿里的皇帝赵顼，在这场“赌博”中有赢有输。“隆重举办浴佛节”谕旨的冒雨发出，既是他赢得“天意”的欢歌，也是他输掉“变法”的哀歌。在雨霖收场后的一个时辰里，他向皇太后、太皇太后祝贺和请安。他厉声撵走了禀奏“浴佛节”筹备情况的吴充、冯京、陈升之，并下旨“加速筹备，不得马虎”。他低声地劝走了意切情柔的皇后，免得皇后再为自己的焦虑担忧操心。他六神无主地徘徊于御堂之内，品味着这场雨霖带来的酸甜苦辣。

这场救灾救难的雨，消解了“十月不雨”的旱情，给濒于死亡的流民带来了生机，给今年的秋收带来了希望，也给暂停新法十八事的复活开辟了生路。“天”回应了朕“自罚敬天”的心愿——一片爱民之心总算感动了上苍，成全了朕的决断——纳谏于一个看门小吏的《流民图》，重振了朕的声威——“天人感应”，朕毕竟是“上天”之“子”。也避免了朕几乎铸成的九州大错——用十万精锐之师，对付赤手空拳的黎庶。“天意”在朕一边啊！

这场铺天盖地的雨，也置朕于艰难的境地：百废俱兴的“变法”就这样停歇了吗？朕励精图治、中兴祖业的心愿就这样沉沦了吗？朝政今后的出路在哪？又要回到那因循苟且、坐吃山空的老路上去吗？

赵顼心境茫然地走向御案，再次拿起两天前王安石上呈的《乞解机务札子》，凝眸阅览着，思索着：

“群疑并兴，众怨总至”。王安石的担心成了现实。两天两夜的雨中，群臣上呈的几十道参奏，无一不是怨恨“变法”，无一不是企图推翻六年来“变法”中发生过的案件。

“罪恶之衅，将无以免”。王安石的判断是准确的。谏院、御史台那些臭嘴乌鸦们不都在把“变法”中的一切失误归咎于王安石吗？不是都在影射朕的用人失当吗？

“意气昏惰，体力衰疲”，“虽欲强勉以从事须臾，势所不能”。王安石这些切肤刺目的字句，使朕心境凄凉啊！一场雨霖毁了王安石一生的英名，毁了王安石的壮志雄心，使这个见识高远的臣子已无颜立足于朝廷。现时，舆论漫天，群臣蜂嗡，民心沸怨，非难王安石之势已成，就是朕心存宽宥，后宫能谅解吗？群臣能心服吗？黎庶能转过这个弯子吗？“天意”真的要遗弃王安石了，朕今后倚重谁呢？

皇帝赵顼手捧着王安石上呈的《乞解机务札子》发着呆。宦值推开御堂的门走入，轻声禀报：

“翰林学士吕惠卿深夜请见圣上。”

皇帝赵顼猛地抬头，凝神思索：吕惠卿，王安石的门生，王安石的密友，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深夜请见，难道是为王安石辩诬而来？他微微点头，心里更为怆楚：

“介甫先生，朕终当尊重‘天意’，爱莫能助啊……”

吕惠卿在宦值带领下，走进御堂，“扑咚”一声跪倒在皇帝赵顼面前，直截了当地禀奏：

“圣上，壮心不可移，变法不可废，王安石非得离开京都不可吗？”

皇帝赵顼在吕惠卿如此突然的直言诤奏面前有些发懵……

王安石无疑是这场“赌博”中最惨的输家。

人生在世，当理想和希望泯灭之后，心便会静若死水。王安石闭目坐在书房里，一切思索似乎都离开了朝廷，进入了一个宁静、淡泊的境界，留下的只有坦然地等待着皇上对辞职奏表的恩准，对《三经新义》书稿的谕示和对这个即将离散的家室的依恋。

儿子王雱两天来已不再愤懑、焦躁，这个年轻人似乎变得沉默寡言，去掉些焦躁和轻狂终究是可喜的。儿子已决定以“病”告假，扔掉那“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的衔头，陪着自己退居林泉。这样也好，多用一点时间读书，也许是一个好机缘，官位终究不能给人以智慧。儿子已有两天没有回家，埋头在书局里，清理着需要带走的书卷、资料，为日后的治学研究做准备，现在大概正在翻拣、收集《三经新义》的草稿

残页、只字片纸吧？

弟弟安国、安礼，两天来也变得亲昵了。公务之余，总是陪着自己弈棋论艺、饮酒赋诗，故作轻松地宽慰自己。和甫、平甫，你们心中的苦楚我何尝不察，株连之灾，势所难免，你们留住京都的日子也不会太长。这个兄弟共巢的家庭，很快便会离散零落，我愧对祖先、愧对全家老小啊！其实，“离散”也是一种解脱，兄弟各分东西，今后都不必为彼此的痛苦、烦恼和看不见、说不清的奇灾异祸操心了。“零落”也是一种归宿，今后不会再有愧于皇恩浩荡的憾事了。

十大禅寺的钟声仍在响着。他在笺纸上写下了偶得的诗句：

独山梅花何所似？

半开半谢荆棘中。

美人零落依草木，

志士憔悴守蒿蓬。

妻子吴氏送茶走进书房，把茶放在王安石的面前，双手轻轻地放在丈夫的肩头，柔声说道：

“雨后吟诗，别有情趣，比在官场轻松多了吧？”

王安石吟写完毕，掷笔于案，回头一笑，拿起诗稿，递给妻子：

“政后而工诗，圣人之所教！今夜偶得一首，恭请夫人评说。”

吴氏接过诗稿，吟诵之后，真的评说起来：

“‘独山梅花何所似？半开半谢荆棘中。’好一枝清香愁苦的梅花，何似苏子瞻的奇语！

“‘美人零落依草木，志士憔悴守蒿蓬。’好一层郁结不散的《离骚》神韵，近于司马君实的愤情……”

王安石恍然而悟：

“妙极！出我意外的评说。一针见血的评说。我已谓心若死水，谁知还是微波荡漾，未脱凡尘。我与子瞻、君实官场厮斗数载，今夜却殊途同归。这是文心相通所致，还是命运相同所使？”

“也许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吴氏漫应了一声，借机谈起离京前的准备：

“今后要过清静日子了，十二名歌伎今日已重金遣散，她们离开时哭作一团。相处数载，零落而去，心酸难舍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王安石凄然点头，心里一阵酸楚：这个家的离散开始了。

“我已吩咐女仆，正在清理衣食用物，需要带走的，打包装箱；带不了的，今后用不着的衣被箱柜、锅碗瓢盆、日用杂物，分送街巷里的穷苦百姓……”

王安石点头：

“执政数年，留给穷苦百姓的，也只有这些衣食用物。”

“家里的一切家具和厅堂里的桌椅几案，都是沉重之物，今后也用不着排场了。我已吩咐管家全部酌价变卖，筹作贬途费用。你知道，我是个不会理财之人，没有这些钱，只怕贬途上要饿肚子了。”

王安石默然。

“这书房里的一切，书卷、书橱、桌椅全部带走，只是尚不知贬往何处，车船难定。六年前我们进京，书籍装了两船，现时离京，大约需要三条书船相随了。如若贬往不通水路的地方，可真需要十辆车子装书了。书车浩浩荡荡，胜过古时孔夫子周游列国。”

王安石喟然叹息：

“安石败落了，一无所有，只有这几车书了，可真是输（书）得风光啊！”

这时，管家急步走入书房禀报：

“老爷，翰林学士吕惠卿深夜来访。”

十天不曾露面的吕惠卿突然出现，使王安石刚刚平静的心境又沸动起来。他不是为自己的处境担忧，而是为朋友吕惠卿的前程操心了：吉甫，此时你不该来到这是非之地啊！

吴氏预感到有重要的事情发生，面色苍白，低声提醒丈夫：

“吉甫，知心的朋友，能拒之于门外吗……”

王安石微微点头。

管家离去了，吴氏回避了。王安石茫然地坐落在竹榻上，等候着吕惠卿的到来。

吕惠卿是从福宁殿来的。他的谏言，震动了皇帝赵顼的心，在与皇帝近一个时辰的密谈中，他以别于群臣的卓识远见展望了“变法”的前景，以缜密周详的分析论述了“变法”的形势，以确凿无误的实事论证了“变法”的成就，以诡奇雄辩的才智颂扬了皇帝的英明，以乐观豁达的气度？申述了“变法”的信念，从而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他在皇帝心中，已经是个可以立即取代王安石的人选了。

他今夜的来访，不再只是王安石的门生与朋友，而是负有皇帝谕示的特使。他的深沉与精明之处，在于他踏进王安石府邸的大门之后，便收藏起皇帝特使的身架，仍以“朋友”和“门生”的身份请求会见。

吕惠卿走进王安石的书房，执弟子之礼，恭谨谦逊，神情怆然，拱手语出：

“介甫公，惠卿谢罪了……”

王安石原是重感情的人，患难中突闻吕惠卿歉疚深情之语，心若春风拂慰，鼻子酸了一酸，吮了吮嘴唇，声音有些颤抖：

“吉甫，你深夜来访，我已是感激不尽了。你，你何罪之有……”

吕惠卿开口一语，就缩小了与王安石十天相隔的距离，而且取得了王安石真心诚意的感激。于是，他进一步说明自己歉疚的情感：

“惠卿之罪在于处事粗疏，偏误了介甫公的设计筹划；惠卿之罪，在于度势有错，干扰了介甫公的卓见远识；惠卿之罪，在于遇事畏缩，十天来居室待罚，失魂落魄，羞于见人……”

王安石的泪珠簌然滚落，他完全被吕惠卿的友谊感动了。在此“众怨总至”之时，落井下石已成风气，独吉甫一人敢于负罪分责，温暖人心啊！他挽着吕惠卿之手请坐于自己身边，十天来郁结在胸中的激愤脱口而出：

“吉甫，你我相知，情若兄弟，何自咎自苦如此！安石所为，出于公心，毫无私欲所图，此心无愧，可对天日！今日之事，非你我微薄之力所能扭转，只求无畏、无惧、无愧、无悔罢了。这十天来，我也居室待罚，面壁自省，哀生民之苦怨，察自己之行踪，胸中乱丝盘结，越理越乱。吉甫今夜至此，当为我释心头之疑。”

吕惠卿从相握的王安石颤抖的手上，察觉了王安石心中的痛苦和愤怨。是啊，荒唐而沉重的打击，终于使这个才高而狂狷的强人，濒临精神癫迷的边缘。可哀可叹啊！他用力地握了握王安石颤抖的手以作宽慰。

王安石发问：

“吉甫，你直言相告：我们进行的‘变法’，真的错了吗？”这完全是癫迷者一种迷茫恍惚的求证。

吕惠卿心头也有几分酸楚，他声音铿锵地回答：

“‘变法’没有错，我们没有错！错的只是那些惧怕‘变法’的懦夫和那些听信‘天意’的庸人！”

王安石似乎得到鼓舞，神情更为激昂：

“‘天意’是什么？天上真有主宰人间一切的神灵吗？‘天意’为什么能够征服天纵英明的皇帝、饱读诗书的高官、谈禅论道的僧侣和那些质朴勤劳的黎庶呢……”

这几乎类似屈子的“天问”。历代圣人贤人不能回答，王安石自己不能回答，吕惠卿自然也回答不了，但他还是高声作答：“‘天意’也许是权

势人物借助九天冥迷中莫测的‘天象’所编造的一种谎言！谎言的荒唐和莫测‘天象’的奇缘巧遇，诞生了一种迷惑人心的有形魔法，满足了各种人等的需要。皇帝借以治国、高官借以晋爵、僧侣借以布道、黎庶借以求生。懦弱者借以壮胆自安，野心家借以浑搅风云。只有我们这些不信‘天意’的倒霉蛋在吃着‘天意’的苦头。”

王安石失声地笑了。吕惠卿的回答，满足了他希望宣泄的心绪，透露出对皇室的揶揄，表示了对郑侠的轻蔑，饱含着对变法者的赞扬和同情，暗示出同心相知的情义。王安石似乎从癫迷中跃出，又回到了忧心忡忡的现实：

“吉甫，以你所见，我们的‘变法’还能重振雄风吗？”

吕惠卿等待的就是这个关键的话题。他神情大振，霍地站起，话语斩钉截铁：

“雄风再起，势所必然。‘变法’一波三折之后，即将步入正道，汹涌澎湃。此乃时代变化之规，无论圣人、贤人、庸人、愚人，概莫能阻！介甫公，皇上已有重振‘变法’雄风之志，朝廷离不开你啊，请接皇上的手诏吧！”

吕惠卿从怀里取出手诏，呈现于王安石面前。

王安石一时愣了：难道皇上又背叛“天意”地作出了决断？这就是皇上对自己《乞解机务札子》的批谕吗？他面南跪倒，伸出抖动的双手，接过手诏，凝眸恭览：

……欲留京师以为论道官，宜体朕意，速具承命奏来……

吕惠卿急忙申明这道手诏产生的经过：

“惠卿今夜进殿冒死以‘壮心不可移，变法不可废’而面谏。圣上英明，慨然允诺，称赞介甫公六年来‘变法’之劳绩，特遣惠卿持手诏传谕，欲留公居京师，以备顾问。介甫公，此乃圣上之大恩大德，望公万勿推辞。”

王安石心境骤然腾起的喜悦又骤然地冷落了。他全然明白：皇上已恩准了自己《乞解机务札子》之请，“留京师以为论道官”之说，乃虚意

挽留而已。他凄然一笑，苍凉而呼：

“谢圣上皇恩浩荡。‘留居京师以备顾问’之任，臣不敢当啊！”

吕惠卿的神情亦为之凄然。

王安石伏案提笔，写出了乞求离京的《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

> ……臣伏奉手诏：“欲留京师以为论道官，宜体朕意，速具承命奏来。”臣才能浅薄，乞解重任，幸蒙圣恩，已赐矜允，不胜感激。而继蒙恩遣吕惠卿传圣旨，欲臣且留京师以备顾问。臣眩昏寝剧，体力衰疲，难胜重任，恳乞离京……

王安石写完奏表，连同手诏密封而付吕惠卿：

“请吉甫转呈圣上，安石心灰意冷，即使强留京师，也不会有所作为了……”

吕惠卿接过奏表，长吁一声，改变了话题：

“介甫公，圣上带来口谕：四月八日，将隆重举办‘浴佛节’，其辉煌之状，我朝百年罕有，公若体力可支，亦请登宣德楼观赏盛况。”

王安石笑了：

“‘浴佛节’，辉煌的节日……”

四月八日清晨，天色晴和，晨曦中的汴京城，呈现出一副神秘、庄严、静穆的异样风采。巷弄宁静，道路洒水铺沙，家家户户门前都架起供桌、香案，惯于高声谈笑的京都居民，个个压低了嗓音，似乎都改变了心性，成了虔诚的佛徒。象征着皇宫威严的宣德楼，悬灯结彩、飞黄流金、幡盖似云、帏幕堂皇。两条巨大的黄绫寿幅上分别写着“与民同乐”、“普天同庆”的大红祝语，从楼台上飘落而下，迎着初升的朝阳。

辰时正点，皇宫钟楼上的钟声响起，宣告了“浴佛节”盛大庆典的开始。接着，十大禅寺的钟声应和而起，回响在汴京城的上空，如潮如涛，振奋人心。街巷里家家户户几乎在同一时刻跪倒在门前的供桌前。接着如潮如涌的人流，踏着有节奏的钟声，欢舞呼啸着奔向住处附近的大相国寺、兴国寺、报恩寺、祐国寺、净国寺、法云寺、庆爱寺、龙兴

寺、上方寺、繁塔寺，奔向佛祖沐浴的圣洁之地。

> 四月八日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传说释迦牟尼生出娘胎，即与俗众不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大有“天下地上，唯我独尊”之气概，立即惊动了难陀和伏波难陀龙王。二位龙王为祝贺释迦牟尼出世，急忙赶来，口吐清澈之水，为释迦牟尼沐浴身体，完成其身心的净洁高尚。后来，释迦牟尼涅槃成佛，佛徒们便在释迦牟尼的诞辰日隆重纪念，以香水沐浴其金、银、铜、石之身，以期永远保持其身心的洁净高尚。并以浴佛之吉祥圣水点滴自身，以期能滋润清净之心，荡去昏沉之气，亦随而成佛。此俗千载不断，相沿成习，遂定为“浴佛节”。而且是越办越隆重。

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在沉寂十多天之后也走出了驸马府。王诜今日着白色博带宽袍，戴白色学士帽。贤惠公主今日着藕荷色宽裤斜襟短衫，戴雪白红丝缀边黍稽帽。随着欢腾的人流，拥入大相国寺。他夫妻俩与其说是睹佛参斋，不如说是散心消愁。一部《钱塘集》把他们也牵进朝政纷争，十多天来焦心焦肺啊！

此刻的大相国寺，已是梵乐喧天，歌声动地，香烟缭绕，人群熙攘，与极乐世界无二。

山门敞开，似乎揭示着佛缘中“无我”的宽阔和深邃，已不分槛内与槛外、寺院与世俗、僧人与俗人、王公与百姓了。山门内，正在进行规模宏大、方式灵活的“开讲设斋”。近百张筵席上，酒肴飘香，款待着观光的俗人。几位身披法衣的禅师，诵经于高台之上，讲解着佛义中通俗的“三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和佛祖“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踏我上度去”的宏大气度和慈悲。佛门的布施今天确实大方，几组身披袈裟的年轻和尚，不停地把酒肴和佛门特有的“指天馂馅”、“香水黑糕”捧上筵席；今天的俗人、游人，也似乎受了禅机的洗礼，一下子变得“精进”了，酒足饭饱后迅速离去，把座位让给接续而来的俗人、游人。

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观赏良久，不胜惊讶。王诜向妻子低语：

“佛门真是圣地啊，如此设斋布道，比迩英殿的侍讲、侍读高明多

了，轻松多了。”

贤惠公主微笑，与丈夫一同向大二门内走去。

大二门内的庭院比山门内更为宽阔，一片古松参天。此刻原有的庄穆气氛，已被成千名疯狂观众的叫喊声所替代，禅院成了爆满的瓦子剧场。四周殿宇的长廊，均成了歌舞杂剧演出的舞台，南北东西四支艺伎班子正在唱着对台戏，疯狂的观众随时在表示着他们的裁决：或高声叫好，或唉声摇头，或热烈鼓掌，或气急跺脚，或把喝彩的花束扔上舞台，或把喝倒彩的骂声抛向天空。

这个热闹场面的出现，完全归功于参知政事冯京。为了落实皇上的谕示，他不仅命令宫廷教坊的诸艺参加，而且临时征取了京瓦有名气的班子参加，并有意地安排了这样的“对面锣鼓”：

在南面长廊上，他安排了宫廷教坊的歌舞杂剧。这个班子是由天下名优、宫廷教坊使丁仙现领导的，歌舞伎皆京都俊秀，杂剧以诙谐诮谑，蜚声京都。

在东面长廊上，他安排了东角楼街街南的桑家艺伎演出。这个班子，是以京都歌王凤眼奴为杖子头的，其穿云裂石之声，将使大相国寺远离凡尘的僧人们神魂颠倒，对嗜艺如命、捷才知音的丁仙现也是一个威胁。

在西面长廊上，他安排了莲花棚李家艺伎演出。这个班子，是以“一声雷”李奴哥为杖子头的，舞伎刚劲泼辣，歌伎声断流水，李奴哥的一声歌吼，据说可传送十里。有这样的艺伎与丁仙现、凤眼奴唱对台，必有好戏可观。

在北面长廊上，他安排了梅花棚的女伎演出。这个班子是由十名女歌伎组成，在京都露头尚不到两个月，据说，歌伎舞伎色绝艺高，极受年轻人的欢迎。更为奇特的是，在流民涌入京都的十多天里，这个班子曾为流民义演赈济，一举而哄动京都。此次请其艺演，只是酬其行事仁义而已，至于对台锣鼓的结局，就在其次了。

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踏进大二门，正是丁仙现、凤眼奴、李奴哥三家竭其全力较劲的关键时候。丁仙现杂剧演出的讽刺、嘲弄、滑稽、谐俳、辛辣、深沉，已被观众的嘈杂声削减了成色。凤眼奴歌唱柳永《昼

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的醉心荡腑，已拉走了丁仙现台下的观众。而李奴哥歌唱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的一声雷吼，立即冲垮了凤眼奴“洞房相遇”的柔情相思。但他那刚劲泼辣的“雷鸣”因为求胜心切，用了拙劲而走调落腔，变成了噪耳的“驴吼”，引得观众疯狂喝倒彩。一时间，丁仙现气闷哑了，凤眼奴忍恨哑了，李奴哥含羞哑了，疯狂的观众也因“三强”的骤然跌台而沉默。在这暂短的沉默中，北面长廊上梅花棚女伎的琵琶声、古筝声、月琴声、洞箫声乘虚而起，清雅婉约、若柳若烟，深沉而怨意绵绵。观众一下被这轻柔的琴音箫声醉迷了，几乎在同一时刻转过身来，打量着眼前抚弦品箫、色艳艺精的歌伎。驸马王诜突然惊愕出声：

“是琵琶？胡琴？倩楚？是苏子瞻旧日的歌伎……”

贤惠公主凝目细看，惊喜应和：

“是她们，还有丽玉……”

舞台上的歌伎琵琶正向人群端庄地敛衽一礼，和着琴音、箫声，唱起《钱塘集》中苏轼的诗作《吴中田妇叹》，丽玉等伴歌起舞。

今年粳稻熟苦迟，

庶见风霜来几时。

风霜来时雨如泻，

杷头生菌镰生衣。

……

也许由于《钱塘集》行世流传，人们已熟知此作，也许因为琵琶等人的弹唱感染了人们，也许因为吴中田妇吟叹的苦情引起了人们对入京流民的联想，在琵琶等人歌停、琴歇、舞住的刹那间，台下爆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喊声，接着是花束飞舞，纷纷落向舞台。京都名优丁仙现、凤眼奴、李奴哥也奔上北面长廊，抱着年轻的歌伎们同声相贺。

王诜被此情深深感动：

“苏子瞻要看到此刻的情景，也会泪水滂沱的。知情知义的歌伎

啊！琵琶、胡琴、倩楚、丽玉，你们不该在此时歌唱苏子瞻的诗作，我镂版《钱塘集》已铸成大错，你们为什么要错上加错呢……”

贤惠公主宽慰丈夫：

“大错已铸，怨不得，悔不得了！我们也上台去，看看这些有情有义的歌伎，代替苏子瞻向她们致谢吧！”

这时大雄宝殿的钟声、磬声响起——“浴佛”礼典开始了。

殿前已是另一样的辉煌景象：宝盖施张，一片金黄。四辆高约二丈、宽约八尺、长约一丈五尺的四轮“像车”置于殿前两侧，形如宫殿，悬缯幡盖，珠玉装饰，鲜花缀绕，瑰丽壮观。

殿前长廊上，佛祖释迦牟尼的金像、银像、铜像、石像，端坐在巨大的金盘、铜盘、木盘、石盘之内，舒眉慈目，神态安详。

殿前廊下，香案排列，香烟缭绕，僧众坐禅入定，百官恭立静默，人群悄然无声。

两侧陪殿的长廊里，等距离地放置着十八座大罗汉的木像，十八位身披袈裟的中年僧人，恭侍于木像之侧。这些罗汉木像，大小相同，神态各异：有的敛眉扼腕，非言非默；有的两眉虽举，六用皆寂；有的弹指赞叹，思念系之；有的半肩磨衲，佛意玄微；有的默然闭嘴，中含真机；有的摄衣跏趺，三乘指南；有的目视超然，忘经与人；有的扬眉注目，佛风轻拂；有的聃耳属肩，绮眉覆颧；有的垂头没眉，俛目注视；有的捧经持珠，自然真常；有的以口诵经，以手叹法……

突然，钟声、磬声停歇，梵乐法音高扬，神秘的曲音，给人以飘飘欲仙之感，大相国寺的方丈和五位年长的禅师身披法衣，陪着朝廷重臣陈升之、吴充、冯京和二府三司官员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走出大雄宝殿、走下长廊，恭立于香案之前。在梵乐法音中，吕惠卿跨步出列，接过香案前司香禅师点燃的香火，执佛礼参拜之后，把香火插进香炉……

这是代行皇帝祭天敬佛的最高委托、最高恩宠啊！为什么不是陈升之？不是吴充、冯京？而是“福建子”吕惠卿呢？王安石为什么没有到场？难道朝廷已开始人事变动了吗？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心神乱了。

吕惠卿镇定自若地焚香完毕，从袖中取出“敬佛谢雨青词”高声清朗地诵读起来：

> 大宋熙宁七年四月八日。皇上敕曰：伏以十月不雨，常旸为灾，秋谷未艺，春苗枯焦，夏收将空，致使生民流离，哀鸿遍野。朕德愧于天，自罚其躬，屡求于上天佛祖。天神有灵，佛祖慈悲，遂赐两日两夜五福雨霖，救灾救难，解流民之所急，起三农之既病，成田野之葱绿，慰朕躬之焦虑。惟天之德，非朕敢忘，惟佛之恩，莫报深仁，遂借佛祖诞辰之日，仅伸上天佛祖鞠育之报。惟佛知之，惟天知之，仰承灵贶，赐福黎庶……

吕惠卿清朗的声音在大雄宝殿前回响着。驸马王诜心里滚动着不解的疑团。这神力与佛法融合为一体的《敬佛谢雨青词》是对佛祖的一种嘲讽啊！佛义否定任何神灵的存在，现时却与天神并肩就座了；佛谛探索人间苦难的“缘起”和“解脱”，现实却归宗于天神喜怒哀乐的“主宰”了。这样的“浴佛节”，沐浴张扬的不是佛祖的躯体，而是“天神”缥缈的灵魂了。

精通佛谛的佛门禅师，毕竟是方外之人，根本不似诗人兼画家王诜那样的迂阔。他们心里明白，皇上这道敕旨中的“天神”，毕竟是虚无的，眼前佛祖的金像、银像、铜像、石像却是实实在在地端坐在人群的面前。庸人庸众分什么佛与神，佛在今天就是神啊！佛法无边，眼前不正在替代着神吗？于是，在梵乐法音中，方丈执礼拜领皇上敕旨，禅师们合掌向吕惠卿致谢，坐禅入定的僧众齐声开口诵经，声贯庭院，烘托着隆重庄穆的香水浴佛。

方丈和禅师们走上正殿长廊，在梵乐、法音、诵经声中，把磨香涂在佛祖的像上，再以香瓶中的香水灌浴，然后用洁净的白氈恭敬地擦拭着直至擦干为止，意在保持佛祖永远清洁高尚的品德。敬佛在诚，金像、银像、铜像、石像因去其积尘而生辉，方丈禅师们喜形于色，俗人俗众们也觉得佛祖显灵了。

两侧陪殿长廊里十八罗汉木像旁手捧佛盘的僧人，走入庭院人群中，口诵佛经，指蘸浴钵中的香水，滴洒在僧众、俗众和朝廷百官的头顶，意在借佛祖的智慧，点化其浑浊不洁之气，滋生洁净不浊之心。庸众、百官在滴水点化之后，似乎也觉得突然聪明了，“阿弥陀佛”的念佛

声越来越响，越来越高，终于淹没了高扬的梵乐法音。人们在“阿弥陀佛”的雷动声中，恭敬地抬起佛祖熠熠生辉的金像、银像、铜像、石像，安放在瑰丽壮观的“像车”上，“浴佛节”高潮——“行像巡游”就要从这里出发了。

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的头顶也被点化了几滴香水，他们似乎也参悟了眼前出现的禅机：吕惠卿也许要跃居相位了，苏子瞻的返回京都将成泡影，王安石也将离开京都……

此时的王安石，正在他的书房里以茶接待他的朋友、翰林学士承旨韩维。王安石与韩维的交谊已十年了，在“变法”初期，虽然意见相左，两人的交往有所疏远，但友谊并未有所伤害。前年，韩维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之职，因范镇、张方平、吕公著、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已离京都，政见之争趋于平息，韩维又是个不喜惹事的人，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切举措，还是支持的，即或有不同看法，亦默而不语；王安石也因为司马光、苏轼离开京都后，朋友少了，对手也少了，孤独寂寞之感浓重，对韩维也就备觉亲切，倨傲执拗之气也有所收敛，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就恢复如昔，而且在相互尊重中加深着。

在这次因“十月不雨”而引起的朝廷纷争中，韩维身处皇帝赵顼身边，对事态的发展比王安石清楚得多，对皇室的纷争比王安石看得透彻，对王安石在这场纷争中的连连失误和现时处境的险恶更是郁结于心。但他是一个行事谨慎的臣子，不愿违背“禁止翰林学士与宰执大臣私亲”的朝制，更不愿卷入这场各种因素交织的纷争，只有站在一旁眼巴巴地为王安石着急：介甫处于危难之中，自己却爱莫能助，爱莫敢助啊！

今天韩维的来访，是带着皇帝的特殊使命和朋友间的特殊情感匆匆赶来的。今晨寅时三刻，他正在洗漱着装，准备赶往大相国寺参加“浴佛”礼典，却被皇上召进福宁殿御堂。神情憔悴的皇上，郁郁不乐地徘徊于室内，把手中王安石上呈的《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交给他，话语怆然伤情：

“王安石不愿留居京师以备顾问，朕不勉强。卿可以拟旨，让王安石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经义局随行……”

韩维担心的事情出现了，他心惊目呆：介甫终毁于这场灾难……皇帝喟然称道：

“江宁，六朝繁华绮丽之地，王安石自江宁而来，回江宁而去。朕不算亏待介甫先生吧？”

韩维完全理解皇上此时的心境：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他低声回答：

“圣上英明，介甫会感激圣上恩德的。”

皇帝频频摇头，苦笑语出：

“卿知朕心。今日隆重举办浴佛节，朕将登宣德楼观赏‘行像巡游’，在群臣面前，朕不能箝口不语。介甫离去，何人可继其任？难决难断啊！其人将去，其言必善，卿可立即去介甫先生府邸，善达朕焦思渴求之意。朕在此静候回音……”

韩维跪倒领旨。他心里清楚：司马光不愿回京，吴充、冯京都不是皇上理想的人选，皇上有皇上的难处啊！他叩头站起，行至御堂门口，又被皇上叫住。皇上从御案捧起一包封金，殷情嘱托：

“王安石虽以‘理财’、‘聚财’变法治国，但在家中从不‘理财’、‘聚财’，听说他的夫人吴氏，也是个不善‘理财’的大方人。介甫清廉，朝廷无二，巍巍宰相府，其实是个空架子。这黄金一百两，作他南下江宁的程仪吧！记着，赠此银两的，不是朕，是卿，是他的朋友韩维，韩维持国！”

韩维一时懵了，旋即领会了皇上的心意，急忙跪伏于地，心里发热。

韩维与王安石近一个时辰的倾心交谈，始于“韩维的赠金”。黄金无语，但已诉说了这场纷争凄凉的结局和这凄凉结局中无可奈何的情愫。王安石神情怆然，似有无限感慨。沉默良久，他吁叹一声：

“往者烟云，不再想了，该上路了。无官一身轻，不再受种种朝制的约束了。司马君实在洛阳如何？三年不通音讯，想得慌啊！”

韩维听得出，王安石已知自己十天前秘密的洛阳之行了，事至今日，也无必要遮掩。唉，君实、介甫三年来音讯阻隔，哀心相通、哀声相敬之状，惟自己知！他拱手道：

“君实之思介甫，亦如介甫之思君实……”王安石凝神静听。

韩维谈了他的洛阳之行，谈了司马光的“独乐园”，谈了司马光著述《资治通鉴》的近况，谈了“弄水轩”人心交融、上下无隔、天籁祥和的酒宴，谈了司马光的“拒而不出”，谈了司马光“决不敢掣介甫之肘以添乱，决不敢借机诋毁‘新法’以图快”的高贵品德和深厚情谊。韩维最后说：

“司马君实十分推崇介甫《三经新义》之作，誉为‘九天揽月之举’。认为《三经新义》之出，将超越前代经学大师之伟业，为经学翻开新的一页，为究道德性命之义开拓一条新路……”

王安石起身至桌案前，喃喃自语：

“君实知我之短，知我之长，知我之心，君实亦当知我此刻之心境！”他伏案提笔，写下了心迹坦然的诗作：

日日思北山，

而今北山去。

寄语白莲庵，

迎我青松路。

王安石举诗拜托韩维：

“洛阳远在几百里外，无缘与君实把酒话别了，拜托持国公，若再次去洛阳，请转呈此诗于君实。小诗无状，君实能理解我心底的哀愁期盼的。”

韩维接过诗作看着，心里浮起怆楚之情。这首短诗袒露着介甫心底对过往岁月永不消逝的留恋和这留恋中无可奈何的追求！他借机把话题引向皇帝赵顼委托的特殊使命上：

“介甫公，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给皇上吗？”

王安石苦笑摇头。韩维急了：

“现时纷争平息，‘赌博’收场，赢者沉醉于胜利，起哄者热衷于狂热，在这离奇的热闹中，隐藏着一种凄然无声的悲哀：朝廷今后的‘青松路’在哪？介甫公，你总不能不作一语吧！”

王安石叹息：

“勋业无成照水羞！持国公，我现时还有资格论政吗？我的话现时还有人愿意听吗？”

“因人废言，千古成习，但对介甫之言，却有例外。现时，除韩维正洗耳恭听外，还有一人殷切而语：‘其人将去，其言必善’，他在等候着介甫的珠玉之言啊！”

“此人是谁？”

“英明的皇上。”

韩维一言出口，使王安石木雕般地愣住了。一股说不清的甜蜜酸楚从心底涌起，他闭上了噙泪的眼睛，前天深夜吕惠卿的来访和吕惠卿谈论的一切，立即重现在他的心头。他突然觉得皇上的可敬、可亲和可怜，突然觉得自己的理想并未泯灭，突然觉得大宋走向富强的“青松路”依然宽阔，也突然觉得自己有责任激励皇上重振“变法”的雄风。他的心绪在刹那间又澎湃起来。

“介甫公，皇上负公，出于无奈。公难道也忘了昔日的知遇之恩吗？”

王安石闻韩维之语若遭掌击，双目环睁，霍然站起，话语脱口而出：

“‘变法’！坚定不移地‘变法’！不怕挫折地‘变法’！只有‘变法’才能改变国家积贫积弱！”

“皇上急于听闻何人可继公而居中书门下平章事之位。”

王安石略一沉思：

“吕惠卿才高识远，矢志‘变法’，坚定不移，可负重位。但资望浅薄，人望有议，可速召前宰相韩绛子华回京，以其持重稳健总领其事，

则‘变法’之业庶可畅然进行。”

韩维拱手致谢：

“惠卿吉甫，才智超群，公之所荐，韩维当如实禀奏圣上。至于家兄子华，才智平庸，且年事已高，介甫公荐之谬矣。”

王安石手捧韩维所赠黄金笑而作语：

“安石举荐韩绛子华，乃朝廷现时所需之贤，决非持国公之兄长，请公如实禀奏圣上。公所赠黄金，原封奉还，免污持国公之清白，安石也心静无惊。”

韩维愣住了。

十大禅寺的钟声同时敲响，“浴佛节”的高潮——“行像巡游”活动开始了。

午时正点，在聒动天地的钟声中，大相国寺、兴国寺、净国寺、报恩寺、祐国寺、法云寺、庆爱寺、龙兴寺、上方寺、繁塔寺等十大禅寺装饰华美、形若殿宇的佛祖金像车、银像车、铜像车、石像车，在成百上千佛门禅师僧众的簇拥下，由几十位年轻佛门弟子牵拽推动，高奏着梵乐法音，以身着五彩服装的歌舞伎乐为前导，涌出山门，按照皇城司规定的路线，沿着京都的主要街巷，从四面八方向宣德门行进。

汴京沸腾了。街巷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门前燃烛焚香，人群塞巷，车骑填咽，欢声如雷，香烟似雾，虔诚的信徒法侣和看热闹的俗人庸众，如潮如涛地迎接着金华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的“行像巡游”队伍，波浪起伏似的向“佛像”跪倒欢呼。“阿弥陀佛”成了今日京都的惟一用语，甚至替代了昔日“菊花会”、“万灯会”、“御苑射弓”中的“皇上万岁”。护卫着“行像”的禅师、僧众们，昂首阔步，面带笑容，持珠合掌，亦不停吟诵着“阿弥陀佛”，代表佛祖向狂热的人群致谢问候。十大禅寺身披袈裟、抬筐背囊的“散果童子”，不停地抓起筐中、囊中的“糕糜”、“指天馂馅”、“香水黑糕”扔向跪拜的人群，散布着佛的吉祥。

崇信佛教的大理、真腊、三佛齐使者，已在怀远驿、瞻云馆门前搭起了巨大的五色佛棚。帏幕张扬，幡盖凌空，燃烛焚香，设茶置果，全体使馆人员持花挂珠，恭立棚前，迎接“行像巡游”队伍的到来，祝贺佛

祖在大宋京都赢得的辉煌，感谢大宋皇帝在大旱大灾之年敬佛的虔诚。他们在激情难以倾尽的喜悦中，也喊着“阿弥陀佛”加入了“行像巡游”的队伍，向宣德门涌去。

拥出使馆看热闹的大辽使者、西夏使者、高丽使者、回鹘使者、大食使者、于阗使者、交阯使者，都被这雨霁后汴京突然出现的壮举奇观弄呆了：兴师动众，奢华排场，辉煌的敬佛风情！他们多半为了好奇，也都弃车、下马加入“行像巡游”队伍，向宣德门涌去。

宣德门至州桥一段五里长的御街，现时已是佛的世界。十大禅寺四十辆华美壮观的佛祖“像车”，宫殿似的排列在宣德门外，光辉映日，横四纵十，组成了一个宏伟的方阵，显示着佛的博大和庄穆。

气势煊赫、装饰灿烂的宣德楼呈现在苍松云空之中。绿枝托着宝盖，半掩了飞檐屋角。薄雾托着幡幢，点缀着雕梁画栋。姹紫嫣红的鲜花布满楼台，织成了瑰丽的彩霞。彩霞中显现出衣冠楚楚的宰执百官，衣着华贵的宗室王公和珠玉生辉的后宫妃嫔。

人群仰望着宣德楼，惊讶着这烟霞中“佛殿”的神奇。

大辽使者仰望着，在烟霞仙境中寻觅着一位重要人物。他们在宰执百官的行列里看到了陈升之、吴充、冯京，看到了吕惠卿、曾布、吕嘉问、邓绾、舒亶等人，偏偏没有看到王安石的身影。王安石真的要跌台吗？他们的脸上浮出了一丝隐秘的笑意，心里暗暗地盘算着。

西夏使者仰望着宣德楼。他们在后宫行列里寻找着两个权势人物，皇后端坐在皇帝御椅之侧，岐王颢、嘉王　也在花丛中露出了笑容，妃嫔宫女们都在交头接耳地谈笑着。后宫的主宰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却没有出场。看来，大宋朝廷的这场纷争是不会在今天的热闹中收场的。他们的脸上也展出了笑容。

交阯使者在百官中寻找十多天来名震京都的“预言家”郑侠。今日的辉煌，也有此人的一份，能不展示尊容于京都百姓的面前吗？他们在寻觅失望之后，低声询问身边的俗人，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心里不禁为“预言家”郑侠惋惜。

突然，楼台上鼓乐大作，惊天动地。扈卫禁军涌出，威风凛凛。宰执百官、宗室王公、后宫妃嫔宫女慌忙站起，跪倒迎驾。皇帝赵顼身着

金黄色龙袍，头戴金黄色三层珠玉帝王冠，在翰林学士承旨韩维的陪同下，从宣德楼正殿走出，走上楼台，落座在高高的御座上。金色衣冠在楼台上闪着“佛光”，奇迹出现了：

“皇上大佛”的欢呼声呼啸而起，向宣德楼飞涌。僧众、俗众随着欢呼声波涛般地涌向楼台，四十辆佛祖“像车”组成的宏伟方阵徐徐向前移动，梵乐法音高奏，禅师僧众同时持珠诵经；四幅巨大的黄绫佛幛从前列四辆“像车”上高高撑起，佛幢上鲜红醒目的佛义偈语映照楼台：

若谛何云？浊酒苦茶。

因谛何云？故道疲马。

灭谛何云？柳暗花明。

道谛何云？美政新法。

楼台上的鼓乐声停歇了。

楼台下的梵乐法音停歇了。

楼台上的宰执百官、宗室诸王、后宫妃嫔瞠目了。

楼台下的僧众、俗众沉默了。

宁静的楼台。

宁静的御街。

皇帝赵顼伫立楼台，望着眼前虔诚期待的人群和人群上空字字耀目的佛幛偈语，神情激动，泪花濛濛，双手合十，用全部力气喊出了一声对僧众、俗众的虔诚祝福：“阿弥陀佛”。

这是九天上飘落的梵音，一下子赢得了心中有佛的人群。

这是皇帝亲口颁谕的最高奖赏，一下子抬高了佛的身价和佛在人群心中的地位。

这也是最通俗有力的鼓动，一下子煽起了人群的疯狂：

歌伎狂歌；

舞伎狂舞；

僧众们破了槛内修行枯燥单调的戒规，舞起了狮子。

吕惠卿借机率领邓绾、舒亶等一群朝臣跪倒在皇帝赵顼身边。吕惠卿高声禀奏：

“圣上六年岁月废寝忘食，‘变法’图治，遂成美政，天下讴歌。前日听一狂夫之言，罢废新法十八事，岂不可惜。圣上，佛祖显灵，在乞求圣上恢复新法十八事啊……”

皇帝赵顼望着楼台下狂欢的人群微笑着。

邓绾高声禀奏：

“圣上明鉴：佛门‘苦谛’是展示眼前的困境，佛门‘因谛’是探索困境的缘由，佛门‘灭谛’是论述摆脱困境的途径，佛门‘道谛’是揭示走出困境的方法啊！圣上请看，佛显灵了，那‘美政新法’四字，不就是圣上的‘变法’吗？”

皇帝赵顼神色不改。

舒亶乞求：

“圣上慈悲为怀，心在黎庶，德逾大佛，恢复新法，佛意所在，民心所归……”

皇帝赵顼微笑着向楼台下狂欢的人群，高声谕示：

“佛祖慈悲，普度众生：佛语含机，启朕昏愚。佛意恢复新法十八事，朕能不恭然依从吗？”

吕惠卿、邓绾、舒亶等人急忙叩头欢呼“皇上万岁”……

陈升之、吴充、冯京、岐王颢、嘉王　等朝臣懵懂慌乱地先后跪倒。

皇帝赵顼头也不回地谕示枢密使陈升之：

“旸叔先生，请你派出快马飞骑，召河东宣抚使韩绛子华即速进京！”

陈升之叩头领旨。

皇帝赵顼突然转过身来，望着吕惠卿发出谕旨：

“吕惠卿听旨……”

吕惠卿急忙拱手向前，群臣凝目注视着。皇帝赵顼突然改变了主意，放声大笑：

“吕惠卿，朕要为佛祖散花致敬了，你为朕递花作助吧！”

吕惠卿眼珠一转，心领神会，急忙叩头领旨，立即捧起一团花束站立在皇帝赵顼身边。

皇帝赵顼放声高呼，拿起花束，不停地撒向狂欢的人群：

“佛祖啊，请你多多拂照大宋的黎民百姓吧……”

鲜花从宣德楼飘撒而下。

在拥挤的人群中，监安上门郑侠，怀抱着一幅新的画卷，向宣德门艰难地拥挤前行，他已累得大汗淋淋，但仍在奋力地前进着。

第十二回　《钱塘集》风波袭来　灵隐寺佛印谈禅

驸马王诜派往杭州的信使王林，由于在泗州地面遇到三日不歇的暴雨，山洪暴发，道路中断，耽误了几天时间，于四月二十日傍晚到达繁华的“三吴都会”杭州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牵着疲惫的坐骑，走进钱塘门，踏进凤凰山下苏轼的住宅，便瘫软跌坐在庭院里一株垂柳浓荫下的石凳上，似乎连呼唤主人的力气也没有了。

他三年前曾奉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的差遣，赶着车辇把苏轼一家由汴京送到杭州，送进这座当时十分荒芜的庭院。这株绿丝袅袅的垂柳，是原先就有的。这柳下的石桌、石凳，是他帮着苏轼摆设的。可这眼前滴翠的竹丛、葱绿的假山、清澈的鱼池、艳丽的花坛，都是苏轼三年来苦苦营造的。这庭院中的一切景物似曾相识，哦，这不就是汴京西冈苏府的模样吗？苏子瞻心恋着京都啊！苏子瞻贬职外任三年，按朝制若无新的过失，是应该返回京都任职的，可驸马、公主今天送来的书信，却是轰毁苏子瞻这点恋心的雷霆！这宁静沉寂的庭院，莫非正在等待着这声惊雷吗？！他的心有些怆然了。

柳阴下蹒跚的坐骑，似乎也被这庭院中似曾相识的景物触动了情思，它突然昂首长啸，发出了一声激越的嘶鸣。

坐骑的嘶鸣声刚落，漆黑的大门里跑出一个年约四岁的男孩，胖乎乎十分可爱，流海覆额，红兜护肚，赤腿赤膊，瞪着一双圆圆的眼睛，惊异地打量着柳阴下的客人。王林脸上露出笑容，眯了眯眼睛，逗趣地说：

“来啊，小主人！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叫苏迨！”

苏迨“嘻嘻”一笑，转身向门内跑去，一个十五六岁，身着短褂、短裤的少年从门内走出，顺手抱起奔跑的苏迨，注目打量着柳阴下的来客。王林急忙站起：

“苏迈，你还认识我吗？”

“王叔叔，是你啊……”苏迈叫喊着放下苏迨，向客人奔来。

苏迨转身喊叫着：

“阿婆，阿爸，王叔叔来了，王叔叔来了……”

白发满头的任妈，拉着四岁的苏迨，迎接客人于门前的台阶下。王林忍着心头的酸楚向任妈鞠躬问好。任妈挽着客人的双手喜泪盈盈：

“昨夜烛蕾炸响，今日稀客来临。好人啊，三年前没有你赶车送行，迨儿也许会扔在山野路旁的沟壑里……”

王闰之抱着不满两岁的小儿子苏过，敛衽为礼，借语儿子苏过表示对客人的感谢和欢迎：

“过儿，快叫王叔叔，他是咱家的恩人啊……”

苏过是前年生于杭州的，眉眼很像苏轼，眉毛浓而长，眼睛大而亮。小儿用伶俐清朗的声音叫着“王叔叔……”

王林抱过苏过，高高举起。

“又是一个苏子瞻，无畏无惧，不怕生人啊！”

苏过是个“人来疯”，人越多他越高兴，在王林高高举起的逗趣中，蹬着小腿，舞着小手，“格格”大笑，“王叔叔，王叔叔”地叫个不停。

一阵爽朗的笑声由厅堂传出，厅堂门敞开，苏轼走出，拱手迎接客人：

“‘才微易向风尘老，身贱难酬知己恩。’王郎，王郎，你又为我布恩赐福来了。”

王林走进厅堂，望着面前的苏轼：一袭旧袍，一头乱发，容颜憔悴，皱横额头，爽朗的笑声中带有一层凄楚。他仆地而拜：

“苏长公安好……”

苏轼急忙双手扶起客人，恭请入座，大声吩咐：

“季璋，赶快献茶，迈儿，内室摆宴，今晚我要与王郎一醉方休。”

王林站起，情急地取下背上的包袱，急忙打开，取出一封书信和一部《钱塘集》，呈交苏轼：

“驸马、公主有急事相告，请苏长公亲启阅览。”

苏轼有些吃惊。

任妈预感到不幸的来临：

“与我家大郎有关吗？”

王林惶恐地望着任妈：

“京都风云有变……”

此刻，王闰之捧着茶盘走进厅堂，闻语大骇，手中的茶不由落地。

为王林洗尘的酒宴，是在谈论京都近几个月诡变莫测的风云中结束的。王林话语中关于皇上、吕惠卿、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以《钱塘集》为据，判定苏轼“以诗煽动反对变法”的罪论，惊了苏府每个成员。王林在叹息声中，回到客房安歇了。任妈、王闰之心碎胆寒地回到各自的卧室流着泪。苏迈已经懂事，骤然降落的灾难，煎熬着他那颗初知世事的心，悄悄地走到月色苍茫的庭院里，坐在柳下的石凳上，默默地注视着父亲书房惨白的烛窗。他突然从父亲三年来所写的诗句中，窥见了父亲仕宦人生的悲哀。

遭贬者戴罪任职的勤恳，失意者蹉跎岁月的悲凉，进取者壮志未泯的恋心，灰心者清风明月的情怀，在这秀丽的杭州，矛盾地交织在父亲的心头，结就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迷惑：散漫无拘，非官非民；官署狂歌，归家叹息；署衙审案，日以继夜；察访民情，跋山涉水；赈济饥民，挑柴负米；治湖凿井，形若工役；湖面荡舟，唱和官妓；寺院谈禅，乐而忘归。杭州三百六十座寺庙里，处处留有父亲的足迹。这个迷惑，今夜才算领悟了个中的情缘。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这就是父亲三年来署衙审案时的心境吧？一个政坛上败落遭贬的官吏，喝令衙役用皮鞭抽打一群生活无计的贫困黎庶，心里能好受吗？父亲用有形的皮鞭抽打着“疲氓”的肉体，朝廷不也是用无形的皮鞭抽打着父亲的灵魂吗？

“惟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汉更茫然。”父亲常说：“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一颗“悯农”之心，使父亲与太守陈述古一起，率领工役，疏浚钱塘，负山凿井，造福杭州，就是这清甜的六井之水，滋养着这大旱年头杭州的百姓和百姓家中的牲畜鸡鸭。还是一颗“悯农”之心，使父亲去富阳，走新城，访察润州、秀州等地，组织黎庶捕蝗，赈济旱涝饥民，为山民的苦情而吟，代田间的老妇而泣。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不合时宜”的悲歌终于招来了“时宜需要”的罪名。连今夜的繁星不也和三年来夜夜的云汉一样，“不合时宜”地用隐情脉脉的闪光照映着那惨白的烛窗吗？“腊日不归对妻拏，名寻道人实自娱。”寺庙里高高的门槛真能隔绝凡尘的纷扰吗？深深的寺院真能避免凡尘的喧嚣吗？静静的佛堂真能洗涤凡尘的苦恼悲哀吗？灵隐寺、海会寺、净慈寺、丛林寺、法惠寺、祖塔寺、符祥寺、灵感观音院是宁静的，是一块块供人沉思的圣地。可沉思就能消解父亲心头的是非恩怨吗？父亲所结识的参寥大师、惠勒大师、清顺大师、义诠大师、无知大师和润州金山寺的佛印大师，都深通禅机悟境，都是诗坛高手，而且都在所作的诗词中，注入了超越凡俗的禅气。可父亲一颗“悯农”的心，真的能在禅机悟境中得到解脱吗？

解脱不了的悲哀啊！“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哀心已老的父亲，终年在游舸酒楼的官妓中，寻觅失去的壮心，在饮酒赋诗的唱和中，消散心底的哀愁，在谐趣无拘的歌舞中，排解心底的积怨，连官署审案的许多判词结语都是在游舸酒楼的唱和中写就的。

游舸酒楼上才高命苦的官妓、独领风骚的一群特殊人物啊！“三吴都会”的人杰地灵，赋予了她们艳丽秀美的姿容。朝廷百年畸形的繁华，成就了她们高妙卓越的才华。她们地位卑微，卑微得敢于蔑视一切，直言无忌。她们天生命苦，命苦得敢于求异创新，冲破禁锢。她们是官场、兵营中任人猎取的尤物，又是歌坛、舞场开拓新风的先锋。她们是落魄诗人的朋友，又是落魄诗人心中的春天。她们是用歌舞、诗词营造春天的百花仙子！

然而歌舞、诗词营造的春天毕竟是暂短的。舞停歌歇之后，悲哀又会重返心头。况且，这虚无缥缈的春天，原本就经不起风雨雷电的吹打轰击！

苏迈心绪焦虑地望着惨白烛窗里父亲隐现的身影，惶恐地感觉到头上的“雷霆”即将轰毁这所宁静的庭院。父亲另一种心境的诗句又在他的心头响起：

已外浮名更外身，

区区雷电若为神。

山头只作婴儿看，

无限人间失箸人。

父亲，九天之上的“雷霆”已轰隆作响，您还能站在雷霆之上，看作是婴儿柔弱的啼哭吗？

“无限人间失箸人”的苏轼，毕竟是置身凡尘的，驸马王诜书信中所告知的京都“雷霆”已使他失魂落魄。

他神情沮丧，愁眉紧锁，默默地坐在书房里的烛光下，手捧着驸马王诜的来信发呆。呆滞的目光逐渐模糊，京都骤起的风云，一幕接着一幕腾起在他的眼前：

“十月不雨”哀鸿遍野……

“流民入京”血泪交加……

“皇上避殿、减膳、诏求直言”悲哀含泪……

吕嘉问“市易违法案”怪诞离奇……

曾布“沮害市易案”诡秘莫测……

“韩维洛阳之行”意味深长……

“王安石咆哮殿堂”险象环生……

“郑侠以《流民图》作赌”荒唐不解

……

“后宫皇室之争”撼天动地……

这些黑色的、灰色的、橘黄色的、血红色的风云交织着、翻滚着、

撞击着、撕裂着他一颗不停颤抖的心。他突然发现，一部镂版精致的《钱塘集》在这翻涌撞击的风云中飘浮着、隐现着，终于跌落在一张巨大的蛛网上，变作一个身披万道绳索的囚徒——这个囚徒便是自己！

苏轼用双手揉着眼睛，幻象消失，空荡荡的书房里，只有一盏摇曳的烛光。

“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谤”，口无遮拦的舌头又闯祸了。语言、文字之累，终于把自己牵扯到千里之外的这场毫不知情的政争之中。他的心境更加悲凉：三年来自己远在杭州，还是逃脱不掉京都风云的追袭啊！

苏轼毕竟经受过朝廷政争磨练。他看得清楚，京都这场风云的再起，不再是过去那种“变法者与流俗”之间的争斗，而是演进为“变法者之间的内争”和“皇权与相权”之间的较量了。这种政见不甚分明的权力之争，比三年前那种政见分明的争斗复杂得多、残酷得多。加之天灾变异和郑侠的突然出现，其后果实在是难以预料的。

变法者的内争爆发，标志着一种力量的解体，是一次灾难性混乱的征兆，也是一场悲剧的开始。不论是曾布获胜还是吕嘉问得势，作为首领人物的王安石，都将在政见上、人望上、心理上遭受沉重的打击。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也将陷入困难的境地。

后宫皇室之争，是“变法”六年来不曾有过的。它显现着皇室对新法实施六年来认识上的分歧。皇室纷争的结局，终归是需要有人作替罪羊的。

郑侠以《流民图》作赌，“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本身就是荒唐的。不论“天意”如何裁决，皇权终将决定一切。一场更为激烈的风暴，将在“天意”裁决之后兴起，谁知又会有多少臣子将在这场风暴中走上漫漫的贬途。

此刻，苏轼虽然还不清楚自己因一部《钱塘集》被卷入这场纷争的深浅，但他已自感是在劫难逃了。心灵上三年来不断发生的“置身荒蛮”与“重返京都”的撞击，骤然消失了，接踵而来的是悲凄的“青山黄壤”的情感折磨，他再一次尝到了“崎岖世味”的苦涩。他突然想起六年来一直杳无音讯的密友陈慥季常，前几日听人传说已在黄州某处弃冠居山作“隐士”了。不愿听信的传闻此刻笃然相信了：任侠行世而归山林，

闻之奇异，思之则必然啊！仕途人生的悲哀，原是通向寂寞林泉的奈何桥，只是人们彻悟的早晚而已。不必再作“重返京都”的痴梦了，安静地等待着这场风暴的吹袭吧！苏轼的思绪又飞落在朋友的命运上。

他首先想到王安石。介甫啊，你“超凡才智”的自负和“执拗倨傲”的武断，原是人际交往中的大忌，今日终于招致了自身势力的动摇和离散，把自己置于艰险的境地。你为什么不能“一日三省”地完善自身呢？现时众叛亲离的悲哀，会毁掉你心中那高远的理想！介甫，你好为人师的狂狷和刚愎自用的偏狭，原是处理君臣关系中的祸根，今日终于招致皇上的猜疑了。你为什么不能“自律自束”地收敛呢？你难道忘记了魏国李悝在变革中推行“食有劳禄有功”的新政，完全依赖于魏文侯的支持；楚国吴起变革“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弊政，完全依赖于楚悼王的信任；秦之商鞅变法，使西秦跃居七国之雄，不也得益于秦孝公的信赖吗？君心难测，介甫，你想到没有，替罪羊的惨剧也会落到你的头上啊！

他想到司马光。洛阳现时如何？该是牡丹开放的时候了。三年来音讯隔绝的司马君实，还在操守昔日的政见吗？但愿韩维的洛阳之行别给这个老实的“陕西子”带去错误的消息。但愿皇上“诏求直言”的旨意不要拨动司马君实三年来沉默的心弦。但愿三年来冷清的书局生涯，能给司马君实带来自得的快乐。现时是混乱的年月，就是一块白玉移进京都，只怕也会被是非莫辨的烟雾弄黑的。君实，静心营造史学上的丰碑吧。别卷入这场祸福莫测的纷争。

他想到驸马王诜，心情更为沉重了。顺手拿起桌案上的《钱塘集》，一颗心在凄楚地发抖：这精致的装帧，这洁白的纸张，这清晰的文字，这芬芳的墨香，是晋卿的心血，是友谊的结晶。晋卿，我理解你和贤惠公主的心意，为遭贬的苏轼铺设重返京都的道路。我感谢你和贤惠公主的盛情，召唤我昔日那种“奋厉当世”的雄心。我更难忘你和贤惠公主的冒险相助，用这部《钱塘集》打动皇上爱才的心。可苏轼毕竟是命中注定要败落的，如同一个落入急浪狂涛中的溺水者，在朋友伸臂拯救的时刻，竟然拖着朋友沉入水底。真是万古莫赎的罪愆啊！

苏轼翻阅着《钱塘集》。这部诗卷中收集的近百首诗作，确实都是自己三年来写的。赞美山水之作，是自己对秀丽河山的依恋；抒发情怀的，是自己面对生活的欢心；追溯远古的，是自己缅怀古圣、先贤的幽思；呐喊呼号的，是自己对生民苦情的眷念。就是这些“不合时宜”的闯祸之作，也都是出自自己这腔真诚而抑制不住的肺腑。无愧无悔！苏轼

的目光停留在一首《戏子由》上：

宛丘先生长如丘，

宛丘学舍小如舟。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雨泣面，

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从饱死笑方朔，

肯为雨立求秦优。

……

他凄然一笑，闭目而思。思绪又回到三年前贬来杭州途中与弟弟苏辙在陈州的那次相聚。

倒霉的子由，是熙宁三年二月再次由洛阳贬至陈州的。借重恩伯张方平的关照，当上了陈州州学教授。教授生涯，清冷而贫困，子由如小山一般的身躯，居住在一间小船似的小屋里，七个子女的突然来临，身子碰着身子地拥挤着，居何难啊！子由微薄的俸禄，九张嘴巴吞食着，数米为炊，饥腹难饱，食何艰啊！可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既不理睬势利小人的讥笑，又不乞求别人的怜悯，仍然自强自尊、无拘无碍地驰骋在高尚清雅的精神境界里，寻觅着学业上的碧玉明珠，达到了“门前万事不挂眼”的自若坦荡，保持了“头虽长低气不屈”的浩然之风。这是子由摆脱仕宦人生羁绊的自由，是抗争仕宦人生命运的胜利，也是远离凡尘纷扰的一种情趣！可自己呢？三年来的居官忙碌，只是得到了“气节消缩今无几”的悲哀。子由的成功，是对“崎岖世味”的悟觉，这不，现时又被贬往齐州（济南）去了。追觅那远离凡尘纷扰的自由吧，何必再做那“重返京都”的痴梦呢……

苏轼再次怅惘茫然地翻阅《钱塘集》。他的目光停留在一首《陪欧阳公燕西湖》的诗作上。

三年前在来杭州的漫漫贬途中，八月二十三日途经颍州，拜见了致仕于颍州的恩师欧阳修。恩师年已六十五岁，须发银白如雪，神采奕奕，壮怀依然。一日，恩师置酒相邀，荡舟颍州西湖，白云相随，歌伎作陪，水波湖光之中，论及国事，恩师志在千里。兴之所至，恩师和弦而歌，借答资政谏议邵公兴宗之律诗见示：

豪横当年气吐虹，

萧条晚节鬓如蓬。

欲知颍水新居士，

即是滁山旧醉翁。

所乐藩篱追天鶂，

敢言寥廓逐冥鸿。

期公归辅岩廊上，

顾我无忘畎亩中。

湖面清风，轻拂着恩师雪白的须发，银丝飘飘，湖光增色，宛若诗仙李白的神姿！

水波轻鸣，衬托着恩师抑扬铿锵的诗句，洒落湖面，铮铮作响，犹若屈子心琴之鸣奏。

学生激情沸动于怀，不能自禁，踏舟而舞，扶栏而歌，以“高山流水”之音，报“山高水深”之恩：

谓公方壮须似雪，

谓公已老光浮颊。

羯来湖上饮美酒，

醉后剧谈犹激烈。

……

深渊大泽，风波无常，谁知颍州别后不到一年，恩师竟病逝于颍州。荡舟唱和之音犹在耳畔，银须凌空之志已成烟云。惟有缄词千里，以寓一哀，为天下恸，为私谊哭。恩师请老致仕而归于颍州，天下黎庶莫不怅惘失望，期盼恩师以老当益壮之身，关怀生民疾苦，谁知竟一去莫追了。唉，仕途崎岖，世味苦涩，民心何用！恩师命运多舛如此，苏轼还敢魂萦京都吗？

该像弟弟子由一样远离凡尘去追觅那种摆脱仕宦的羁绊，该像恩师欧阳公一样高歌于水泽湖泊，该向晋卿复书致谢了。苏轼展纸提笔，突然迟疑起来：重恩不言谢，深情不言谢，一个“谢”字能回报晋卿的所思所念吗？忍着心底的痛苦吧，噙着涌出的泪水吧，咬着嘴边的咽声吧，把一副镇定、硬朗、挺直、昂扬的身躯展现在朋友的面前，也许是对晋卿最好的宽慰。

苏轼突然想起三年前在驸马府宝绘堂欣赏王诜书画时的所感，虽未落纸成文，但三年来一直铭记于心，遂略作思索，挥笔落纸：

>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此而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祸也……複壁，皆以此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苏轼正在苦涩忧伤中走笔行文，轻轻的叩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儿子苏迈推开房门，走到他的面前：

“父亲，无咎学兄从新城来了。”

苏轼似乎没有听清，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儿子。

“无咎学兄近日得词一首，其心颇欢，今日乘船由新城赶来，要亲自呈于父亲求教。”苏迈也许要借来访者的诗作，排解父亲此时的忧愁，故把客人请见的理由讲得特别急切。

苏轼眉头一展，长长吁了一口气，似乎要吐尽胸中的积郁。他置笔于笔架，喟然语出：

“无咎啊无咎，无咎毕竟是无咎的……”

父亲答应了，苏迈急步走出书房。

这个深夜来访的“无咎”，就是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字无咎）。他是新城县令晁端友的儿子，时年十七岁，随父居于官所。晁端友亦善写诗，他的一首《宿济州西门外旅馆》“寒林残日欲栖鸟，壁里青灯乍有无。小雨愔愔人假寐，卧听病马㓜残芻。”为苏轼所赞赏。前年（熙宁五年），苏轼去新城县视察，与县令晁端友诗文唱和，交谊甚欢。晁无咎慕苏轼之名而投入门下，并以描写杭州景色、人物的辞赋《七述》呈献，苏轼誉之为“博辨俊伟，绝人远甚”。

苏轼继承了恩师欧阳修“好士爱才”之风，奖拔后进不遗余力，并引以为兴。三年前在贬途中与弟弟子由相聚于陈州，子由以淮南才子张耒引见。张耒字文潜，时年十七岁，以诗作《秋怀十首》进呈而入苏轼门下，其中一首为：“少年读诗书，意与屈贾争。口谈霸王略，锐气虹霓横。”其壮志凌云之气，襟怀阔远之音，使苏轼当时“心神俱灰”之哀，荡然无存。他捋髯赞叹：“张郎心志绝尘，堪为我师。”

几个月后，苏轼途经扬州，早一年遭贬至湖州的朋友孙觉，闻讯由湖州来扬州相晤，荐高邮才子秦观于苏轼门下，并呈秦观所作诗词数十篇。秦观，字少游，号淮海居士，时年二十二岁，“少豪隽，慷慨溢于言词”，但数试不举，穷愁潦倒，因与孙觉有亲戚关系，以幕僚居湖州。传说，苏轼得秦观诗词，顺手翻阅，突被一首《满庭芳》“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的开句吸引，伏案细览，动魄摇魂，忘情地吟出声来：

>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
>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苏轼吟罢，拍案叫绝：

“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大宋词坛的一颗巨星出现了！”

“露花倒影”是柳永词作《破阵子》中的一句妙语，苏轼对秦观词作的意境、布局、气度、词藻、音律的赞赏，高及柳永。此后，便以“山抹微云君”称呼秦观。苏轼之爱才好士，甚于学子之投门拜师。

苏迈带着晁无咎走进苏轼书房，苏轼起迎而高呼：

“无咎啊无咎，‘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深夜为我动魄摇魂来了。”

晁无咎面容清秀，体魄单薄，颇显文弱，已从苏迈口中得知京都风云的追袭，神情中露出几分忧伤。恩师热情而谐趣地迎接，并借卜辞寓吉的喜悦，使他忧伤的心情更加悲凄起来。他故作欢愉，不拘俗礼，拱手朗声作答：

“恩师大安。无咎本无‘山抹微云君’之才情，只怕又要恩师劳心劳神了。”

苏轼捋须大笑，斟龙井茶以待晁无咎：

“君虽无‘山抹微云君’之妙，却有‘峥嵘珠玉’之奇。风格各异，百花纷呈，乃文坛之春，若雷同一律，千人一面，则文坛凋零无色矣！君近日必有所得，当一睹为快。”

晁无咎聆听恩师的教诲，不禁鼻酸目湿，他急忙打开诗囊，取出一首词作，敬呈苏轼面前。在呈交词稿的刹那间，他的泪水流了下来。

苏轼的神情凝重了：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在杭州为无咎审稿。他强作笑容，捋袖净手，慢慢打开词稿。《金凤钩·送春》一词展现在眼前：

> 春辞我，向何处？怪草草，夜来风雨。一簪华发少欢饶恨，无计，殢春且住。
>
> 春回常恨寻无路，试向我，小园徐步。一栏红药，倚风含露，春自未曾归去。

苏轼聚精会神地阅览着，默默地沉思着。“送春”这个古老的诗题触动了他的愁思：难道无咎也知道了京都风云的追袭，用这首词作为我送行吗？唉，诗词原是奥秘莫测的情感精灵，诗词中的语言所营造的朦胧深邃的迷离境界，常会使那些灵犀敏感的痴男痴女无端地感慨万千！

烛光跳动着。苏迈恭立一旁，凝目注视着父亲。

苏轼聚精会神地阅览着，默默地沉思着。他被词作上片“春辞而去”的怅惘描写吸引了：“春辞我”、“怪草草”，相应生情，古今常恨啊。无咎，你年轻、稚嫩，你不曾有过宦海中的颠簸沉浮，你哪里知道仕途的崎岖和“夜来风雨”的无情。你坦然地承认“无计留春”，也算是窥见人生的必然了。

他从词作的下阕发现了作者的“峥嵘”和“珠玉”，发现了新的“创造”和“春光”，发现了人生的顽强之力和生命之花，是古今万千篇“惜春”、“送春”的诗篇中少有的。他禁不住拍案叫好：

“好，好一句‘小园徐步’，寻春得春！妙，妙在‘一栏红药，倚风含露’，春没有凋谢！石破天惊的一句‘春自未曾归去’，荡散了我心中沉郁的哀愁啊……”

苏轼一跃而起，绕桌而过，抱住发呆的晁无咎，纵声大笑，欢欣若狂：

“无咎啊无咎，你年轻，峥嵘，你超过我，你在‘无路’中找出了‘生路’，你从芍药花的红色花瓣中看到了‘春天’，抓住了滋养春天的薰风和露珠。你揭示了一个人生哲理：在坚忍奋斗的人们的心里，春天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春自未曾归去’，至少在晁郎无咎的心坎里！”

晁无咎扑在恩师的肩头，终于按捺不住，哭出了声。苏轼抚着晁无咎，吩咐苏迈：

“快拿酒来，快拿菜来，我要为这首《金凤钩·送春》畅饮！无咎啊无咎，我们在饮酒中只谈诗，只说词！”

苏迈望着父亲笑了。

晁无咎的词作给了苏轼一个舒心的夜晚和一个无忧的晨眠。午前巳时时分，四岁的儿子苏迨跳蹦着跑进卧室，大声叫喊地吵醒了苏轼。他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一看，迨儿站在床边还在叫喊着“客人来了，客人来了！”他正要厉声赶走儿子，再睡一个回笼觉，妻子王闰之蹑足轻步地走了进来。

王闰之昨夜几乎是通宵未眠，京都飞来的灾难折磨着她，很想在夜深人静之后，询问丈夫今后的所处所行。谁知晁无咎的一首《金凤钩》，竟勾住了丈夫的魂，又谈了一宿，五更时分回到卧室，竟和衣而卧，立即放出了鼾声。真是一个心不知愁的主啊！她此刻急步走进卧室，原是要阻止迨儿的叫喊，让丈夫多睡一个时辰。她见丈夫已被儿子吵醒了，便不再训斥儿子，苦笑着舒了一口气，走到床边，催促丈夫：

“醒了就起来吧，我已叫迈儿陪着无咎、王郎游湖去了。”

苏轼躺着伸了一个懒腰。

“官妓、和尚来访，已在客厅等候半个时辰了。”

苏轼闻声挺身坐起，望着妻子忧郁的面容和疲惫发涩的眼睛，昨夜饮酒、论诗的喜悦突然消散。他拉着妻子的手苦笑着。

王闰之坐在丈夫身边，忧心忡忡地提醒：

“琴操是带着两个不知名的官妓来的，说她俩的终生命运全操在你的手里，只怕又是官场上一桩难解的纠葛。小和尚思聪说是奉参寥大师的吩咐而来的，有急事相邀，但又不肯说出是什么事情，全然不似平日相约谈禅的样子，只怕是京都又有什么消息传至杭州了。”

王闰之说的琴操，乃杭州官府名妓，时年十八岁，才貌俱佳，悟性极高，精通音律，尤喜诗词，以琵琶、歌唱冠于杭州群芳，性情豪爽，藐视百官，乐于助人，敢担风险。三年来敬重苏轼，常与苏轼荡舟唱和，遂与参寥等僧人相识，参与谈禅，诗意禅机，使她厌恶灯红酒绿的生活，已萌生青灯孤影之志。今日光临苏轼府邸，是为解脱自身和两位姐妹的困境而来求助于苏轼的。

王闰之说的小和尚思聪，字闻复，是灵隐寺参寥大师的小弟子，时年十六岁，传说此人极为聪明，七岁善弹琴，有“琴聪”之称。十二岁工于画，十三岁舍画而学诗，深为参寥大师喜爱。前年秋时的一个傍晚，苏轼谈禅于灵隐寺，与参寥大师以昏字韵吟诗唱和，思聪侍茶于侧，苏轼为试其诗才，亦令思聪吟诗和之。思聪以目光请示参寥，参寥点头，思聪立时吟出“千点乱山横紫翠，一钩新月挂黄昏。”苏轼惊叹，大笑称赞：“奇才，奇才，不需念经，也做得一个和尚了！”遂与思聪成为忘年之交。

苏轼抚着妻子的手思忖着：琴操带来的两个官妓，大约是二十岁的郑容和十七岁的高莹，她俩落籍从良之请，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事，可上司、同僚恋妓而专有，棘手难办啊！参寥之邀，吉凶难猜，也许是无知大师从外地云游回来了。官妓、僧人，总算与自己结下不解之缘了。他笑语安抚着心神不安的妻子：

“官妓请求从良，和尚相约谈禅，苏轼成了大忙人了。季璋啊，官妓、和尚都是怠慢不得的，官妓统治着酒楼，和尚把守着山门，离开了他们，我可真是走投无路了。”

王闰之苦笑点头，急忙为苏轼漱洗束发。

诗人、名妓、和尚原本就是灵性生活中的同类。盛唐以来，诗人、名妓、和尚之间的交谊盛事、恋情秘事、风流韵事，丰富了文学的内容，增添了哲学的内涵，点缀了人生的情味。和尚占据的青山绿水、古刹林泉，为诗人携妓游览提供了觅情觅诗的场所；宗教禅道的奥秘，为失意的诗人和失情的名妓提供了心灵上的安慰，并从禅境中觅得了凡俗中不曾存在的深邃高远；而诗人的才智意境和名妓的才情艳丽，又时时冲击着寺院的清冷和教规的严肃，填充着禅境中的空虚。灵性世界的互通有无和相益相惠的结果，使诗人缘禅机而出世，使和尚缘诗意而通俗，使名妓缘诗意禅机而辉煌，闯入了男人垄断的青史和野史的殿堂。大宋王朝的畸形繁华，更为诗人、名妓、和尚的交往涂抹了一层奇异耀眼的光彩，使诗人超脱了凡俗，使名妓提高了地位，使和尚摆脱了神秘，他们并肩携手地活跃在社会的底层，共同营造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化——“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凡尘与禅境交融认同的文化。

苏轼带着他随时随地准备办理公务的文具布囊步入厅堂。官妓琴操、郑容、高莹弹弄起怀中的琵琶、月琴、洞箫，演奏起清婉动听的曲牌《凤栖梧》，以琴音代语地诉说着她们心底的所求。琴音通灵犀，苏轼含笑合掌，向官妓们鞠躬作答，心里默想：

“该是向这些苦命的人儿烧香还愿的时候了……”

小和尚思聪察觉到了这琴声中含有的曲情隐秘，一声“阿弥陀佛”，举步插了进来，把参寥大师的请柬呈交苏轼，并传送了一个使苏轼振奋的讯息：润州金山寺的佛印禅师昨夜来到灵隐寺了。

佛印禅师，是苏轼饮酒论诗、吃肉谈禅的密友，法名了元，字觉老，时年五十多岁，原出身于殷富之室，传说与当朝同判太常寺李定是同母异父兄弟。其人体魄高大，举止不凡，曾住江州承天寺、淮州斗方寺、庐山开先寺，佛心奇特，佛风别致，居寺饮酒吃肉，通变佛门教戒；出寺则佣人相拥，骡马相随，全是官场派头；既友诗人文士，又交贤良缙绅；既通晓佛门禅理，又嗜于歌赋诗词，是一个集凡俗与禅机于一身的人物，在佛门也算是怪杰之人。

苏轼果然振奋而按捺不住了，挥手制止了琴操等人的弹奏，合掌祝福：

“阿弥陀佛，思聪大师布降梵音，恩德无量。佛印大师仙临杭州，苏轼无忧无愁了。琴操、郑容、高莹，佛地是福，我们去灵隐寺饮酒吃肉去！”

琴操等笑而应诺。思聪合掌打趣：

“阿弥陀佛。佛法无边，酒肉搬动了苏子瞻，小和尚不辱师命了。”

灵隐寺，居杭州三百六十座寺庙之首，在杭州城西十二里处，山林密茂，修竹滴翠，地处绝胜。寺院辉煌，白云岩、松隐岩、飞来峰、龙泓涧摄奇搜胜，绝妙人间。此寺为东晋咸和元年僧人慧理所建，山门紧对巉崖峭壁，门上有一匾牌，传说为东晋葛洪所写。门前有一冷泉，涌流成溪，溪内碧藻澄鲜，鱼翔浅底。冷泉上建亭一座，高约十尺，广约丈余，传说为唐代杭州刺史元稹所造，供游人歇足休息。是时为初夏，草碧花香，畅人肺腑，风拂泉亭，启人幽思。苏轼携妓漫步而至冷泉亭，但见山门紧闭，冷泉寂寞，林鸟争鸣，游人绝迹，不禁惊诧，转眸而语思聪：

“山门之外，属凡俗之地，今日何其清冷如此？”

思聪笑而作答：

“只缘苏公今日来访，敝寺已谢绝一切游客，这空灵之气隐于林泉，正是为迎迓苏公而使然！”

思聪的话音刚落，山门“吱”的一声徐徐打开，一个年约四十岁的和尚跨出高高的门槛，合掌迎接：

“阿弥陀佛。苏公别来无恙！”

苏轼抬头一看，是仲殊和尚，急忙合掌执礼：

“阿弥陀佛。蜜殊大师的嘴巴是越来越甜了。”仲殊和尚大笑。

这个仲殊和尚，姓张名挥，籍贯全已隐去。据说，少时为士人，诗才慧敏，游戏情场，放荡不羁，其妻妒而恨之，投毒于肉羹之中，仲殊食而中毒，死亡在即，适一和尚化缘而至，令其啖蜜而解，果然灵验而死中得生。和尚遗语而去：此疾食肉则毒发，不可复疗。仲殊悟其情场之荒唐，人生之险恶，遂弃家而入灵隐寺为僧，啖蜜为食，辟谷修炼，身体虽日见单薄，诗才却日见工妙，与苏轼相处甚欢，故苏轼以“蜜殊大师”称之。

苏轼正要跨入山门，仲殊和尚举臂拦于门外：

“苏公且慢，寺庙的清规是破不得的……”苏轼茫然。

“苏公鉴谅，佛印大师自润州金山寺飘飘仙临，海会寺惠勒大师、祥符寺清顺大师、梵天寺义诠大师皆云集于此。苏公知道，义诠大师圣洁严肃，恪守清规甚苛，一向与女施主隔绝来往。故参寥大师特命贫僧传言：若今日苏子瞻携妓进入山门，当令女施主冷泉沐浴三遭，且需苏子瞻为女施主沐发浴体，擦背濯足，方可放行。”仲殊说完，黠然一笑，双手关上了山门，不见人影了。

“蜜殊，蜜殊，几日不见，竟然口蜜腹剑，乱了佛性了！”苏轼以拳叩门，高声而呼。山门内杳无声响，遂转身与小和尚思聪论起理来：

“我佛普度众生，何以自食其言，忘却佛祖训诫，遗忘了天下的女人？我佛慈悲为怀，何以猥亵佛义，另立戒规，强令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冷泉沐浴三遭？我佛是否有些春心动荡了……”

琴操、郑容、高莹知是诗人、和尚间的游戏，都笑出声来。

小和尚思聪并不生气，亦无窘迫，话语坦然：

“阿弥陀佛。我佛‘普度众生’，但众生也不能置我佛之忧愁不悯啊！我佛‘慈悲为怀’，但施主也不能毫无慈悲之心！况且，苏公为女施主沐发浴体，擦背濯足，均在山门之外，我佛纵然‘春心动荡’，又将如何？

苏公是聪明人，就不能想个变通的办法吗？”

苏轼搓手思索起来。小和尚思聪走近苏轼：

“我佛也是人啊！山门之内，除了晨钟声、暮鼓声、击磬声、诵经声，就是一团寂静了……”

苏轼拊掌高呼：

“妙极！思聪啊思聪，你真的成了大佛了！琴操、郑容、高莹，用你们的歌声、琴声叩开这高大厚实的山门吧。”

琴操等旋即通悟，抚琴弹唱起来：

>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
>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突然，山门内一曲浑厚的歌声和起：

> 解舞清平乐，如今说向谁？红炉片雪上钳槌，打就金毛狮子也堪疑。
>
> 木女明开眼，泥人暗皱眉；蟠桃已是着花迟，不向春风一笑待何时？

歌声中，山门徐徐打开，无知和尚歌唱走出，仲殊和尚恭随其后。此刻的无知和尚，身披袈裟，手数佛珠，潇洒飘逸，笑容可掬：

“苏子瞻，这次交易你又占便宜了。”

苏轼执礼：

“阿弥陀佛。无知大师终于露出了真容，一副浑厚的嗓音，足以与杭州名妓琴操匹敌了。”

无知和尚纵声大笑：

“请进山门！”

山门之内，松林托起的云霭，翠竹溢出的秀雅，佛堂呈现的肃穆，流泉响出的宁静，在这块奇特的天地中，冥冥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驱散了苏轼从凡尘中带来的困惑、烦恼和忧伤，使他的心绪立即与这充满禅机的气氛融合了：

“佛地是福，山门隔绝了凡尘中的风风雨雨，在这恬愉中谈禅论佛，就是一次摆脱凡俗的通悟啊！何必要问佛法的有无？何必要问禅理的真假？佛门所呈现的一切，不也是人生的一种追求吗？”

朋友们相聚。苍林之下，溪流之滨，山崖作屏，乱石为椅，大师们各显佛法，参禅论道。潇洒的自行潇洒，深沉的依然深沉，打趣的自由打趣，沉默的尽管沉默，这就是禅机中的“关照自身”。佛印大师沉睡的鼾声已是响若滚雷。

银须飘洒的参寥大师，正襟危坐于一块方石之上，合掌闭目，宛若罗汉憍陈如，谈论着他“意在尘外”的奥秘，似乎在向苏轼布道：只有他的灵隐寺，才是人间最圣洁、最庄肃、最能消解凡俗烦恼的境地。

长眉低垂的惠勒大师，倚松坐定，徐徐作语，宛若罗汉十力迦叶，谈论着他的“禅机悟境”，似乎在向苏轼宣扬佛家超越凡俗、追求空灵、舍身求法的崇高精神，召唤苏轼进入他的海会寺的山门。

木讷寡言的义诠大师，濯足于溪水之中，举目望着蓝天上的浮云，宛若罗汉跋提，吟出了他自得的诗句：“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门夜未掩，片月随行屐。”似乎在向苏轼展示佛门的“顿悟”，超度苏轼赶快离开纷乱的凡尘。

辟谷修炼，身影憔悴的顺清大师，盘腿合掌于溪边，闭目垂首，宛若罗汉摩男俱利，轻声舒发着他那“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的淡远空灵，并请苏轼品评指点，坦然地向苏轼伸出了手臂。

苏轼领情了，心头震动。他仰卧于巨石之上，望着云霭轻拂的天宇，听着淙淙的流泉，思索着大师们谈禅引起的启迪：“淡远空灵的佛门，这枝叶如盖的古松，就是菩提树吧？这古松下坐禅的人们，就是等候传法布道、等待涅槃永生的佛徒吧？传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禅入定，苦苦追寻人生真谛‘宁碎此身，终不起此座’，辟谷绝食，苦思冥

想，终于在第四十九天的深夜，应着夜空天花乱坠的繁星，成了正果。贪、嗔、痴、烦恼、色、欲、爱、恨不再起于心头，心如明镜，不再沾染人间的是是非非；视力、听力无所隔阻，通悟了人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创造了‘涅槃永生’的永恒。这是真实的吗？也许是真实的。‘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这精妙的教义，不正是使那些甘居清苦的佛门弟子矢志弥坚的心灵偈语吗？不正是使眼前这些佛门大师若痴若迷的性灵通悟吗？

“深邃圣洁的佛门啊，世间的草木风泉，在这里似乎也变得玄奥冥灵了。苍松是远古，碧草是现今，清风是匆匆的过客，流泉是忠诚的知音。在佛语禅机的奏鸣中，天和地的界际消失了，人和神的区分不见了，人间的恩恩怨怨融合成为和谐的一体，连世间的曲曲直直、是是非非都无须分晓了。凡俗和超越在同一的土壤中生长，天地之间的一切都在禅机中完美、安闲了。这是卓越灵魂的企盼，也是伟大智慧的想象啊！是啊，别管谁是和尚，谁是诗人，谁是歌伎，脱掉遮掩皮囊的衣物，都是一群从凡尘中走进山门的来客；莫问大师们的信佛是真是假，莫问大师们的道行是浅是深，扔弃那些肃穆的戒规和神秘的法号，这些佛语禅机中所含有的哲理，不也是关于凡俗人生真谛的一种探索吗……”

禅师们望着陷于长时间沉思的苏轼微笑了。

苏轼突然侧过身来，面对溪水，把手中的一束松叶抛向流溪，吁叹一声：

“可这美妙的曲音响过之后呢？”

参寥大师洞察了苏轼的思绪，吟诗出口：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无知师弟，苏子瞻六根不净，难成正果，你再次超度这个山门外恃才自负的才子吧。”

无知和尚是前日从京都返回的。他遵师兄之命，放声吟出两句诗来：“一鸟忽飞来，啼破幽寂处。”并以这两句诗含有的禅机，解说了京都郑侠作赌赢得的一场雨霖，并在“禅机”即“天命”的神秘诠释中，沟通了槛内的超越和槛外的凡俗，托出了京都风雨飘摇中的王安石，动向莫辨的司马光，祸福无测的驸马王诜和进退难料的皇帝赵顼……苏轼在巨石上躺不住了，忽地挺身坐起，神情突变，山门内佛语禅机聚集于胸中

的超越、空灵、淡远，刹那间都烟消云散了，一种沉重苦涩的预感浮上心头："天意"成全了郑侠，介甫将要离开京都，吕惠卿可能扶摇而上，朝廷将成为纷争不休的戏台。多灾多难的大宋社稷啊，这也是禅机中含有的必然吗？

官妓琴操、郑容、高莹，虽不熟悉京都官场高层的情状，但从无知大师"超度"苏轼的谈禅中，从苏轼惶恐的神色中，已猜得京都卷动的风云，将截断苏轼仕宦人生的道路，在杭州的时日不会太长了。苏公一走，自己心底的企盼不都成为泡影了吗？山门内的佛，终究化解不了她们心中血泪凝结的伤疤啊！

熟睡的佛印大师突然带着鼾声一跃而起，锦袍闪光，气度非凡，如同罗汉额鞞，呵呵一笑，放声吟出一首诗来：

打睡禅和万万千，

梦中趁利走如烟；

戏君打快修禅定，

老境如蚕已再眠。

佛印的笑声和吟诗声回响松林，枝头上的鸟儿一阵急啼，扑簌簌乍起，向林外飞去。参寥大师举手呼道：

"捧茶进斋！"

仲殊和尚与思聪和尚闻声抬出一副红漆楠木"斋柜"，放置在众人中间。

参寥大师以主筵客：

"清茶素斋，不成敬意，老衲愧为主人了。无知师弟，为客人献茶呈斋吧。"

无知和尚应诺，大步走向斋柜，"啪"的一声，双手揭开柜盖。仲殊、思聪分茶送斋。

"茶"——绍兴女儿红。芬芳溢漫流泉碧草。每人一坛。

“斋”——红烧五花肉。淳香尽染松林竹丛。每人一盘。

群情振奋，众僧欢呼，酒坛高举，银箸飞舞。离散的鸟儿飞回松林，五色蜻蜓飞出竹丛，成群的蜜蜂光临碧草，流泉中的鱼儿在水面跳跃欢腾。

惠勒大师嚼着肥肉参禅：

“凡俗有凡俗的情味，佛门有佛门的戒律，原没有什么高下，何必要分什么是‘茶’，什么是‘酒’，什么是‘斋’，什么是‘肉’！过眼烟云，万事皆空，这些原本都是无名之物，只不过是僧人、俗人、男人、女人胃肠之所需。”

恪守清规甚苛的义诠大师捧着酒坛论道，嗓眼里蹦出几个妙字：

“妙啊，妙！‘茶’与‘酒’原是同根而生。没有水，哪有它们的身份和名头？‘斋’和‘肉’原出自一个家族。没有五谷，哪有‘斋’的清淡，‘肉’的醇香？禅机原是探索事物的本源，‘酒’就是‘茶’，‘肉’就是‘斋’啊！”

佛印大师原本就是靠酒肉度日的，他知道，现时的这“清茶素斋松下宴”，是参寥大师为自己洗尘而设，也是为消解苏子瞻心中的忧愁而设。该向苏子瞻指点迷津了。他醉眼朦胧，手捧酒坛，唱着唐代李白的诗句，提袍而舞。惠勒大师、清顺大师、参寥大师、义诠大师拊掌击节唱和。清风起了，斜阳暗淡了，竹林低吟，流泉弹奏，松涛滚动了：

问予何事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佛印舞向苏轼，举坛相邀：

“苏子瞻，大宋的李太白！何沉默而无诗。”

苏轼神情激越，不能自已，猛地从巨石上站起，端起酒坛狂饮。他感念大师们的盛情，亦欲与朋友们一起起舞唱和，但一种无措、无奈、

无言的心绪在他胸中猛烈地滚绞着，使他气噎哽嗓，他双手一抖，酒坛脱落于巨石之上，他忽然跪仆于青石，怆然地望着朋友们，双手抱头。

佛印大师骤然停舞，凄然地坐在苏轼的身旁。朋友们都歌住声歇、沉默无语。清风停拂，竹丛停吟，流泉停奏，松涛停歇，只有依山的斜阳依恋着这沉静的灵隐寺。

苏轼泪水滴落着，他明白，今日的诸友聚会，是为迎迓佛印大师举办的，更是为自己的多舛的命运举办的，自己由衷地感谢啊！朋友们诙谐雅趣的参禅论道，是在启迪自己的顿悟，盼望自己能在“禅机悟道”中疗治心头的创伤，摆脱凡尘的一切纷扰。

他询问自己，真的能摆脱凡尘的牵念吗？介甫要成为替罪羊了，自己难安于心；驸马王诜处境如何？自己难辞其咎；皇帝今后何为？自己难断其念；朝廷就这样混乱下去吗？自己于心不忍；连眼前琴操、郑容、高莹三个可怜弱女的命运，自己也抛弃不下啊……

超越与凡俗、天堂与地狱，明晃晃地摆在眼前，佛门既然不能使其销声匿形、亲切融合，既然不能实现一个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世界，那又何必贪恋山门之内的空灵淡远、禅机悟境呢？跨过高高的山门门槛，去选择通向凡俗与地狱的道路吧……

琴操哀伤地宽慰苏轼：

“先生，我们弹唱一曲，为你消愁吧。”

苏轼点头。

琴操、郑容弹起怀中的琵琶、月琴，高莹唱起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

琴声突然停了。

官妓高莹掩面咽泣：

“先生，高莹有罪，误举韵脚，错秦少游的‘谯门’为‘斜阳’了……”

苏轼黯然：

“高莹啊高莹，我知你此刻的心神乱矣！秦少游伤感于‘谯门’，你在伤感眼前的‘斜阳’，足见其心意真切了。你伤感的‘斜阳’也许比秦郎的‘谯门’更加动人情怀！琴操，你能以‘阳’字韵而借秦郎原意，完成高莹‘斜阳’之感吗？”

琴操含泪点头，理弦而歌：

>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棹，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霭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绕低墙。
>
> 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谩赢得青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城望断，灯火已昏黄。

琴声、歌声在松林缭绕，在竹丛飘荡。

参寥大师颔首称赞：

“阿弥陀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成佛。凡俗中通悟音律诗意的才女，你有着佛的禅机啊！几作颠倒，几易数字，不伤高邮才子秦郎原词之意，更添了几分凄楚。才思敏捷啊！”

佛印大师合掌叫绝：

“诸法皆空，业果不空。凡尘中通晓禅机悟境的才女啊，出语滚珠，着字成玉，折煞山门之内迂腐食斋者，可以进入我们的菩萨行了。”

苏轼喟然叹息，诗从口出：

> 若言琴上有琴声，
>
> 放在匣中何不鸣？
>
>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琴操，女菩萨，你在借秦郎之词作为我送行！‘斜阳’、‘离觞’、‘烟霭茫茫’、‘薄幸名狂’。‘斜阳’惨于‘谯门’，该偿还欠下你的债务了。”

琴操纳头拜倒：

“恳乞通判大人遂我心愿，准我削发为尼吧！”

苏轼打开文具布囊，取出笔墨度牒，提笔落字，付予琴操：

“十年一觉杭州梦。我了却一桩心愿了。”

郑容、高莹借机纳头拜倒：

“通判大人，你忘了我们的数度哀求吗？”

“没有忘记，苏轼不敢忘记。三年来，宦海徘徊，瞻前顾后，羞愧于心啊！我卑怯，怕再罗罪网！我懦弱，怕累及亲朋！我有私念，怕回不了京都！我委曲求全，向权势者弯腰打恭！我愧对杭州黎庶，也荒芜了你们的年华啊！该离开杭州了，该偿还你们的企盼债了！”苏轼提笔展纸，书《减字木兰花》一首作为判词：

郑庄好客，

容我楼前先堕帻。

落笔生花，

藉藉声名不负公。

高山白早，

莹骨球肌那解老。

从此南徐，

良夜清风月满湖。

郑容、高莹接过“判词”一看，“郑容落藉、高莹从良”八字嵌于词中，急忙叩头谢恩。

苏轼凄然站起，向朋友拱手告别：

“谢诸位大师‘禅机悟境’之约和‘清茶素斋’之请，苏轼要走出山门了……”

参寥大师的神情亦为之凄然：

“子瞻此去何往？”

“舍弟子由已贬居齐州，但愿朝廷能赐予兄弟相聚之方便。”

佛印大师含怒作吼：

“苏子瞻，混沌而愚如笨伯，只怕是红烧肉吃得太多了！”

苏轼笑了。

众人笑了。

佛印也摇头笑了。

笑声，都是无可奈何的苦笑！

第十三回　种瓜得豆介甫恨　收非所种师生搏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十九日，王安石被罢去中书门下平章事，带着多病的妻子吴氏、“以病告假”的儿子王雱和徒有虚名的“经义局”离开京都，出知江宁府。

六年湖海老侵寻，

千里归来一寸心。

回望国门搔短发，

九天宫阙五云深。

王安石的心仍在京都！

在王安石离开京都的同一天，皇帝赵顼按照王安石的奏言，重新组成了他的“变法”班子：以韩绛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翰林学士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继续实行没有王安石的“王安石法度”，以期重振“变法”雄风。时人遂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王安石的推荐，有力地抬高了吕惠卿的威望，励精图强的皇帝赵顼和忠于“变法”的朝臣，立即把希望寄托在吕惠卿的身上，盼望这个见识慧辨、城府深沉的“福建子”，能够完成他的恩师王安石的“变法”设想，使大宋走向真正的富强。

“护法善神”吕惠卿上台伊始，就根据皇上“恢复新法十八事”的需要，以自己特有的凶狠和无情，掀起了一场“荡涤世俗邪见”的飓风，捍卫着王安石创立的新法，在半年内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轰轰烈烈的活剧。

他首先雷厉风行地处理了影响“变法”声誉的“曾布沮害市易案”和“吕嘉问市易违法案”。

是年五月，中书检正官章惇经制西南归来，吕惠卿借重章惇功在“梅山之役”的声威和“敢决敢断”的才智，委派章惇主持这两个案情的

勘查，以处理王安石留下的这笔牵扯皇帝赵顼在内的混乱“遗产”。经过两个月的勘审查证，终以“坐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所陈治平年间财钱内有内藏库钱九十六万缗当于收数内除豁，曾布于支数除之”、“意欲明朝廷支费多于前日，致财用缺乏、收入之数不足为出。当奏事诈不实”等为罪名，罢曾布权三司使之职，贬知饶州。同时，以“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为罪名，罢吕嘉问市易司提举之职而贬知常州。

吕惠卿左右开弓，毫不留情地处置了“沮害市易”的曾布和“市易违法”的吕嘉问，在群臣中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形象，既维护了新法的威信，又给了人们一种新的希望和刺激。不仅赢得了皇帝赵顼的赞扬和百官的称颂，而且赢得了市民、商贾的欢呼，为恢复新法十八事打开了局面。

是年六月，随着变法派主要人物曾布、吕嘉问的离开京都，“预言家”郑侠又以他的独特方式杀了出来，向吕惠卿弹劾问罪。

郑侠凭借自己在“天意赌博”中赢得的威信和朝臣们对“天人感应”偶尔巧合的迷信敬畏，在连续几个夜晚躺于画室门前，睁大眼睛仰望紫微垣星辰变化之后，气势堂皇地通过中书门下向皇帝上呈了《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画图。图中取唐代魏征、姚崇、宋璟等贤相和李林甫、卢杞等奸相的事迹，把当朝宰执大臣拉入画图之中，对号入座：冯京对魏征，吴充对姚崇、韩绛对宋璟，吕惠卿对李林甫、章惇对卢杞……变法派的人物，几乎都被“预言家”郑侠对上了唐代的奸佞小人。

郑侠惟恐皇上不明彻自己的用心，随图又附上了一份“奏表”，弹劾吕惠卿“朋奸壅蔽”：

> ……安石为惠卿所误至此，今复相扳援以遂前非，不复为宗社计。昔唐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异此……

这不仅是要吕惠卿下台，而且是反对恢复新法十八事。不仅以王安石为杨国忠，而且以皇帝赵顼为唐玄宗。皇帝赵顼观图览表之后，不禁怒火中烧。

六月八日深夜，赵顼召吕惠卿进入福宁殿御堂，不动声色地把郑侠上呈的画图、奏表推向吕惠卿：

“监安上门郑侠，精于‘阴阳五行’之说，谙悉‘天人感应’之学，今再次献图进言于朕，卿可观图览表，抒其所思。”

吕惠卿展开画图一看，切齿欲碎。再览表文，怒恨填膺。但他不似王安石心无所藏，一触即跳。他有着极强的自制能力，不仅能够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而且能够在极大的刺激下冷静思索。并借着观图览表的掩护，迅速对皇上此时的举止、心境进行了分析判断。他认为：皇上如果完全赞同郑侠所奏，断不会召自己进宫，更不会把郑侠抛给自己；皇上此刻的声色俱厉，显然含有考察自己之意。不能让皇帝猜疑于心，不可放过可杀的郑侠！他迅速确定了对策，用异于王安石的举措，冷静地对付这位“预言家”的挑战。他向皇帝赵顼呈还郑侠的画图、奏表，拱手禀奏：

“圣上明鉴，郑侠上呈画图、奏表，均针对臣下而来，臣听从圣上明断区处。”

皇帝赵顼十分欣赏吕惠卿这沉着知礼的回答：

“区处之策，卿可进言。”

“谢圣上。为明断是非，使臣明了其‘奸’在何处，臣奏请圣上：一、张示郑侠所呈画图、奏表于延和殿群臣之前，使群臣知晓，以辨正误。二、请监安上门郑侠亲临延和殿，尽揭臣下罪过缺失；臣愿与其理论真相，澄清事实。三、恭请圣驾御殿明断。”

皇帝赵顼被吕惠卿的气度、胆略感动了，他竭力控制着心头的喜悦，微微摇头：

“卿当细思，郑侠画图以辱卿，奏表以诬卿，若张扬散布于朝，众口如川，难堵难塞啊。”

吕惠卿昂首挺胸，话语铿锵：

“谢圣上九天之恩。臣已将身心所有献于圣上，岂畏众口如川，只求不辱圣上知遇之恩。”

皇帝赵顼拍案而定：

“善！依卿所奏。卿传朕谕，明日午朝，延和殿召对群臣。”

六月九日午时，一幕谁是“正直君子”，谁是“邪曲小人”短兵相接的“肉搏”在延和殿开始了。

皇帝赵顼坐在高台的御椅上，摆着一副公正、森严的面孔。群臣惶恐不安地跪伏在地。宰执大臣韩绛、冯京、吴充等衣冠楚楚地跪于高台正前之下；吕惠卿神情自若、冷静沉稳地跪于高台下右侧一边；监安上门郑侠，一改平日画家衣着不整的落拓不羁，换上了朝服、朝冠，跪于高台下左侧一边。也许由于第一次走进延和殿，紧张使郑侠往日的飘逸和不凡略减了成色，给人一种沉重、孤傲和忧郁的感觉。

皇帝赵顼一声谕示，两个宦侍走至殿前，把手中的“画图”一抖，一幅长约一丈、宽约三尺的巨幅画作《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出现在群臣当面。群臣仰起的头颅，百十张面孔上百十双晶亮的眼睛飞速转动，都在“正直君子”、“邪曲小人”的座号上，寻找着自己和别人形似的面孔和神似的情态。被拉入“邪曲小人”之列者愤怒、仇恨，被请入“正直君子”雅座者喜悦、自得，被疏漏于“邪曲小人”和“正直君子”之外者，轻松、超脱，殿前实际上呈现的是一幅千古佳作——“喜怒哀乐脸谱图”。

接下去百十双眼睛一齐转向“预言家”郑侠，送去了各色各彩的目光。这反使郑侠神情一振，气宇轩昂。宰执大臣韩绛、冯京、吴充等人的面孔，此时变得忧郁苍白，他们虽被郑侠请入“正直君子”的头排人物，但摸不到皇帝当殿展示此图的心机是祸是福。他们转向郑侠的眼睛显得悲喜难分。

皇帝赵顼又一声谕示，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宣读起郑侠随“画图”上呈的弹劾吕惠卿“朋奸壅蔽”的奏表。随着韩维清朗的宣读声，百十张面孔和百十双眼睛，慢慢地转向“邪曲小人”之首的吕惠卿。吕惠卿在众目睽睽之下，似乎也神情一振，昂起了头颅。

皇帝赵顼擂起了“肉搏”的战鼓：

“朝朝代代，都有忠奸，然忠奸之分，难乎其难。监安上门郑侠，呈《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于朕，开古今以画图论忠辨奸之先河，并呈表弹劾吕惠卿‘朋奸壅蔽’之罪，新朕耳目。郑卿，你缘何而知吕惠卿等人是‘邪曲小人’？”

郑侠似乎早有准备。他叩头站起，整襟捋袖，拱手禀奏：

“臣从‘天’知，亦从‘人’知。”

“‘天知’为何？‘人知’为何？”

郑侠侃侃而谈：

“禀奏圣上。臣连续五个夜晚，于画室门外卧竹席而仰观天象，见紫微垣内黑雾侵入，绕帝星而不散，是谓‘雾侵紫垣’之象，主帝星暗；臣再细察天龙星座东藩八星，见其臣星移荡无定，光侵紫垣，亮若白熊，并挟黑雾漫掩西藩，是谓‘客星欺主’之象，主奸佞生。是为‘天知’。

“‘变法’六年，王安石主政祸民，现已贬知江宁，罪有应得，天人称快。然安石数年来所倚重者，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耳。而吕惠卿为‘四凶’之首，安石所行罪孽，皆缘于吕惠卿之执著设谋。臣在奏表中感叹而言：‘昔唐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异此……’今之惠卿即昨之安石，今惠卿所行之政，即昨安石所行之政，换汤不换药耳。是为‘人知’。

“‘天人感应’，明政之道。臣冒死奏请圣上：贬惠卿而绝安石之政，去邪曲小人而信赖正直君子，上符天象，下慰民心，则天下大治……”

郑侠禀奏完毕，转头向群臣一瞥，着意瞥了一下被他的画笔封为“正直君子”的宰执大臣韩绛、冯京、吴充等人，以期得到他们的援助和支持。谁知这些“君子”并不“正直”，一个个默而不语地冷落了他。

皇帝赵顼发出了似乎是赞许的感叹声：

“‘天人感应’，深奥莫测，朕受教了。吕惠卿，你对郑侠弹劾之事有什么辩解的吗？”

吕惠卿站起：

“禀奏圣上。臣愚鲁，不明天象，可否请司天监提举陈绎大人以近日天象变化情况以明臣下？”

皇帝赵顼允诺：

“司天监提举陈绎可在？”

年老的陈绎急忙应声站起，走出群臣之列，跪于高台之前：

“臣司天监提举陈绎叩见圣上。”

“近日来天象有何变化？卿当如实奏知。”

陈绎几十年来就是端着紫微垣这个饭碗生活的，对紫微垣星辰变化与王事的关系，有着精明的理解：与其说是天象预示着王事，莫如说是王事引导着天象。因为帝业兴盛、帝王健康时的“天象”都是好的；帝业衰微、帝王更迭时的“天象”都是坏的。像郑侠这样观天望气的“预言家”，只能说是仅知“天象”皮毛而尚未入其门槛的蠢材。他慢慢从地上爬起，拱手禀奏：

“司天监日夜观察天象，特别注目于紫微垣和天龙星座东西两藩，未见‘雾侵紫垣’、‘客星欺主’之象……”群臣哗然。

郑侠持不住了，他忘了朝制，疏狂的毛病发作，放声打断陈绎的禀奏：

“司天监尸位素餐，在圣上十日祈雨中连连失误。此等庸碌无能之吏，不可再留司天监！”

群臣惊骇。陈绎语停摇头。

皇帝赵顼怒声叱斥郑侠：

“放肆！”

吕惠卿抓住时机开始反击。他明白，司天监提举陈绎的寥寥数语，已粉碎了郑侠“天知”的根本，自己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他急忙向皇帝拱手奏请：

“禀奏圣上。臣有几件事要向郑侠大人请教。”

皇帝赵顼允诺：

“准卿询问。”

吕惠卿向郑侠拱手为礼：

“请郑侠大人少安毋躁，就算司天监提举尸位素餐，你说得全对，请问大人，你怎么能够断定‘雾侵紫垣’之象，一定是来自现时的宰执大臣，而不是来自那些心怀诡诈的小吏？”

郑侠的观察天象变化，原本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的，现时被吕惠卿的询问绕住了，出现了迟疑的困窘。

吕惠卿逼了上来：

“就算如大人所说，‘雾侵紫垣’之象是来自现时的宰执大臣。现时的宰执大臣中的韩绛大人、冯京大人、吴充大人，都被大人封定为‘正直君子’，正直君子的命星自然是不会冒黑雾的。请问大人，你怎么能够断定，那‘客星欺主’的黑雾是我的命星冒的，而不是别人的命星冒的呢？”

郑侠一时情急，高声呼喊：

“因为，因为你出于王安石的门下……”

吕惠卿咬住不放：

“不错，我是出于王安石门下，可郑大人不也是出于王安石的门下吗？‘天人感应’总是有迹可寻的。我任参知政事几个月来，奉圣旨恢复新法十八事，有目共睹。可郑大人你干了些什么？上呈《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以古喻今，分裂朝廷重臣。上呈《奏表》，诬几个月来朝廷所为是‘以遂前非，不为宗社计’，公然反对恢复新法十八事。更为甚者，郑大人竟以唐代‘天宝之乱’喻今之‘变法’，以杨国忠喻王安石，以杨贵妃喻我吕惠卿，那么，请问郑大人，你心中那个重用杨国忠、包庇杨贵妃的唐玄宗又是谁呢？！”

韩绛、冯京、吴充倒吸一口冷气：吕惠卿慧辨心狠，比王安石可怕多了。

群臣们都被吕惠卿的机敏辩才折服了，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

郑侠全然懵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吕惠卿在几个转弯中，已把一顶“影射皇上昏庸”的罪名套在他的头上。他有口难辩，神情慌乱。

吕惠卿仍然穷追不舍：

“郑侠大人，你通晓‘天人感应’的奥秘，你所观察到的‘雾侵紫垣’之象，本是你上呈《奏表》中冒出的黑雾；你所观察到的‘客星欺主’之象，正是你上呈‘画图’中闪烁的血火之光。如果要在当朝众多的群臣中寻找‘邪曲小人’，那不是别人，正是你监安上门郑侠！”

郑侠又急之气，无力还手，也不知如何还手。郑侠的迟疑，给沉默已久的群臣，提供了一个发挥各自才智的空当。同修起居注张璪、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邓润甫等相继站起，纷纷弹劾郑侠的“讪谤朝政”、“影射圣躬”、“心怀不轨”，并纷纷揭发冯京、王安国与郑侠“交通有迹”、“郑侠知中枢之事，乃冯京告王安国而转知郑侠”。三人成党，郑侠罪案立。

皇帝赵顼用响亮的笑声宣告了郑侠悲惨命运的了结。他拿起郑侠上呈的“画图”、“奏表”扔下御案：

“‘画图’、‘奏表’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反对‘变法’吗？为使‘变法’停止，不惜借助‘天人感应’、伪造天象，向朕的中枢重臣开刀。以‘天知’、‘人知’的狂言疯语蔑视‘朕知’！朕虽非圣明之主，但郑侠此等欺世欺人之邪曲伎俩，尚可察觉。郑侠一案，交有司勘审处置。今后有再敢狂言反对‘变法’、‘讪谤朝政’者，当以郑侠为鉴……”

皇帝的谕旨发出，郑侠受审，群臣完全明白了今日午朝皇帝的“宗旨”所在：杀鸡给猴看！“变法”和“变法中的缺失”不可再非议了。

七月，罢郑侠监安上门之职，编管英州；罢冯京参知政事之职，贬知亳州；罢王安国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之职，放归故里。

王安国潦倒地回到江宁，是年八月十七日，病卒于王安石住宅，时年四十七岁。

吕惠卿反击郑侠挑战的胜利，不仅以“忠诚”、“才智”、“冷静”、“慧辨”赢得了皇帝赵顼的信任，也以其“干练”、“无私”、“不怕邪”赢得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多数官员的钦佩。冯京乃郑国公富弼的女婿，对“变法”时有非议，王安石也莫可奈何，今天竟被吕惠卿扳倒了；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公开反对“变法”，皇上也网开一面，今日跌在吕惠

卿的手里；“疯子”郑侠更是一身滚刀肉，占天卜地，一支画笔，弄得朝臣人心惶惶，不知何时被他的画笔点了穴位，连皇帝也被他牵着鼻子乱转，这个人怕人恨的祸害精，终于被吕惠卿赶出了京都。

吕惠卿的声望急速地上升，他的权力欲念也在急速地膨胀。

半年之内，朝臣已成“惟吉甫马首是瞻”之势，御史争相依附，谏官异口颂德，各州县官吏，以结交吕惠卿为荣，求为门生者，如鹜而来。吕惠卿府邸成了官吏、商贾朝拜之圣地。宰相韩绛靠边，二府、三司落权，吕惠卿总揽朝政大权之状，与昔日王安石之左右朝政已无二致。他自身的感觉也进入了昔日王安石那种“脱略不省众人讥”的状态。他与王安石所不同者：王安石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是性格使然，不失真诚；而吕惠卿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则是权势使然，具有官场上可怕的残忍。

吕惠卿认为脚跟已稳，于是开始标新立异、自树招牌。是年十月，他采用弟弟曲阳县尉吕和卿的建议，创立了“手实法”，报请皇帝赵顼恩准后，由司农寺颁布推行于全国。这个“手实法”的主要内容是：

> ……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蓄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钱……“手实法”的产生，在吕惠卿心里，也许是为了发展前宰相王安石“变法”的设想，丰富“王安石法度”的内容，推动“变法”的进一步深入。但他的这个“发展”和“丰富”，却把王安石原本就不完备的“设想”推向极端，把王安石“变法”中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绝对化，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

“手实法”的要旨是针对“五等丁产薄多隐漏不实”的目标而发，明显是对着农村贫困的农户的。它向农民增加赋税，而且收到了屋宅、资货、用器、家什、骡马、猪豕、牛羊、鸡鸭头上，真是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先例，对北方广大地区正在度着灾荒的黎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也许是因吕惠卿不了解乡村实情，也许他心中根本就没有农民，也许他误认为七年“变法”的成果已使农民成了殷实富裕之家，可以榨取“油水”了。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没有给王安石的新法带来活力，反而断送了王安石“变法”的灵魂——富民，由富民而强国。

“手实法”在推行时，吕惠卿同样“发展”和“丰富”了王安石原有的弊端，由“追呼抑配”而“奖励告发”，造成了“民家尺椽寸土简据无遗，至于鸡豚亦遍抄之”，民心相互猜疑，邻里相互戒备，世风败坏，并累及“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的推行。“种瓜得豆”，这是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的。

朝廷纷争又起，各地州府官吏纷纷上书告苦，宰相韩绛借机向吕惠卿发难，皇帝赵顼又皱着眉头徘徊于福宁殿御堂，开始对吕惠卿的为人起疑了。

此时，从杭州移知密州的苏轼，在“不敢论事久矣”的心态中，也按捺不住对“手实法”的忧虑，把一份《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送至朝廷：

> ……且民非独病旱蝗也，方田、均税之患，行道之人举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旧，无所归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今又行手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讦耳。昔之为天下者，恶告讦之乱俗也。故有不于已之法，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其后稍稍失前人之意，渐开告讦之门。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者，十常八九。夫告讦之人，未有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苏轼并以“手实法”非朝廷制定，而是出于司农寺，“是擅造律也”，拒绝在密州治下执行“手实法”。

不甘寂寞的苏轼在州县官吏中带了一个“坏”头，身居千里之外，又稀里糊涂地卷入了朝廷的一场新的纷争。

宰相韩绛自度非吕惠卿敌手，便密奏皇帝赵顼，复用王安石以稳定朝廷政局。

皇帝赵顼去年出王安石知江宁府乃一时之无奈，大乱之时又怀念起王安石的“见识高远”，并亦有赎消去年因“天意赌博”有负于王安石的内疚，便依从了韩绛的奏请，发出了“复王安石同平章事”的诏令。并派出快马飞骑传谕江宁，召王安石立即进京理政。

吕惠卿闻讯大骇，立即陷入仇恨与愤怒交织的恐惧中。

吕惠卿看得清楚：皇上对自己信任的动摇，标志着自己一生抱负的破灭。他恨从密州上书呈表弹劾“手实法”的苏轼，更恨唆使皇上做出这个决定的韩绛。最使他痛苦的是，取代他现时权力的人偏偏是王安石。

他敬重王安石，但他更重视可望可及的首辅地位；他感激王安石培养提携之恩，但他更迷恋权力之威。他相信王安石重返京都必有新的作为，但他嫉妒王安石创建的业绩毕竟不是自己的业绩；他相信王安石执掌权柄后对自己会一如既往，但他知道自己已不甘于再为他人出谋划策了。与其来日水火相煎，莫如今日水火分离。

吕惠卿膨胀的权力欲强烈地排斥着王安石的卷土重来。逆闭王安石入京之途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他当了六年王安石的助手，熟知王安石主政数年的全部失误，而且握有置王安石于死地的“把柄”。但这毕竟是对付王安石，他不愿把事情做绝，便在王安石的失误中选取了易于引起皇上猜疑的数十事，写成奏表，以图打消皇上对王安石的信任。

熙宁八年二月六日夜晚，吕惠卿袖着揭露王安石理政失误的“奏表”，以“完善东府理政程序”为由，向福宁殿御堂走去。

吕惠卿在宦侍引导下走进福宁殿御堂，御堂里空无一人，四角的红莲宫烛亮着，更显得这间殿堂的空旷。他不禁露出惊诧的神情，宦侍见状，低声说：

“皇上和皇后正在内室弈棋作戏，请大人稍等。”说罢，轻步走向内室。

空旷沉寂的御堂，使吕惠卿的心更显不安。他摸着袖中的“奏表”，心里浮起难堪的愧疚和苦涩：这是恩将仇报，这是叛师背友啊！本无心伤害介甫，可形势逼人，不得不为，在政坛上，权力就是神明。权力决定着人的高下，有权，人可成神；无权，人可成鬼，这也许就是政争不休的渊薮，吕惠卿也是人啊！

内室的门响了，皇帝赵顼笑声先于人出：

“吕卿，你打断了朕一盘必胜的棋……”

吕惠卿中断了沉思，急忙跪地请安。皇帝赵顼挽起吕惠卿：

“卿深夜请见，必有要事，朕怠慢了。你我君臣，先品茶，后议事。”

皇帝赵顼落座于软榻，吕惠卿坐在软榻一侧的宫凳上，宦侍捧来香茶。

吕惠卿望着眼前身着微服、潇洒欢愉的皇上，心中浮起一个奇怪的念头：这是一个好征兆，改变了装束的皇帝，也许会改变“诏王安石进京”的谕旨的。他从袖中取出“奏表”，跪在皇上面前拱手禀奏：

“臣近日于东府理事堂翻阅近几年来存案文书作借鉴之资，见州府文书奏札积压延误或处置失误者甚多，且均无圣上批谕，执政妄自为之。这些文书奏札，均反映有关社稷大业之事。如戎州札奏五百刁民聚啸山林事，束之高阁，几年被尘；清州札奏清河县吏朋党阴通辽邦事，有阅无批；均州雨涝伤农事，无阅无批；沂州札奏僧道云集余姚县其迹可疑事，批以‘传经布道’四字留压。凡此种种，达数十事，臣览之心惊，思之不安。此或为渎职，或为东府理事程序不明所致，臣不敢妄言。若系渎职失误，当究查其责；若系理事程序不明，当完善其政。仅呈奏表，并附文书奏札十则，供圣鉴谕示。”

皇帝赵顼惊诧，从吕惠卿手中接过奏表细览。

这些州府上呈的文书奏札，大都是熙宁五年的，所有奏札上，都有王安石潦草难辨的签字，根本没有上呈福宁殿的字样。王安石贪权渎职，自作主张，无视朕躬啊！皇帝赵顼的脸色阴沉了。

吕惠卿凝眸注视着皇帝赵顼，皇上对王安石的不满和猜疑已经产生，希望这种“不满”和“猜疑”能够接着产生自己期盼的结果……

赵顼脸上的阴云，又很快地消散了。赵顼望着吕惠卿一笑，说：

“朕知卿意，卿之所言，慎勿外语，朕当审而察之。介甫先生会很快返回朝廷的……”

吕惠卿心里凉了，他向皇上叩头谢恩。正欲起身离去，福宁殿宦侍

梁惟简急步走进御堂，把一份“急奏”跪呈皇上。

皇帝赵顼打开一看，神情大变，怒起眉间，霍地站起，连声叫骂“该杀”，随即走向御案，展纸提笔。正欲落墨，忽而又掷笔于案，凝神沉思……

吕惠卿不知发生何事，不敢开口告退打搅了，只好跪在御案前熬着。

皇帝赵顼声色严厉地吼了一声：

“吕惠卿听旨！”

吕惠卿急忙抬头。

赵顼把“急奏”扔给吕惠卿：

“这是一桩谋反案，大宋开国一百多年来少有的一桩谋反案，你速为朕勘治审查！”

吕惠卿拿起“急奏”一看，“李逢、刘育谋反案”映入眼帘：

> ……沂州黎民朱唐告发，余姚县主簿李逢，借宗教活动进行谋反活动，词连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医官刘育、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道人李士宁等……

吕惠卿的目光停落在李士宁这个名字上，心里立即浮起李士宁与王安石的交往，迅速联想到王安石对沂州“奏札”“僧道云集余姚，其迹可疑”的批示：“传经布道”，心中沸动起一股喜悦，亦浮起了道人李士宁奇特的形影……

李士宁，一个神秘奇异之人，白发白须，骨瘦如柴，仙风仙气，自言修道于峨眉山，时年三百余岁，精通导气养生之术，能预知人之休咎祸福。于是他成了京都公卿黎庶敬仰的人物，为大宋“靡费奢华”之风中又增添了一笔奇异色彩。他行踪神秘，居无定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去无声息，来有声威。居京之日，出入于王公大臣之家，宝马香车，万人争睹，塞街蔽巷，人们奉之若神，视之若仙。他曾为昔日的仁宗皇帝赵祯讲过养生之道，仁宗皇帝曾以御诗赠之。他曾为右羽林大将

军赵世居的母亲传授过导气之术，以仁宗皇帝的御诗转赠世居之母，并赠世居以宝刀，且曰："非公不可当此"，赵世居奉之若师。他曾为许多王公看病制药、卜凶问吉，王公大臣们都以"不遇李士宁为憾"。他曾多次进入王安石府邸，王安石曾茶酒接待。这样一个人物，不正是"谋反"串连中最需要的角色吗？

吕惠卿心中暗道：介甫公，这可不是弟子有意害你，是你命当如此。

熙宁八年二月九日，身居江宁府官衙的王安石，跪拜在官衙门前一株越墙而过的高大古槐的横枝下，怀着十个月来"回望国门"的悲哀，从大内宦侍手里接过皇帝诏令"复王安石平章事"的御诏，潸然泪下。也许弟弟王安国郁愤而死的悲哀仍重压着他的心，也许去年凄然离京的屈辱仍萦绕着他的魂，也许京都未来的前景给了他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望着苍老的古槐，和泪吟出了凄凉的诗句：

去年北风吹瓦裂，

墙头老树冻欲折。

苍叶蔽屋忽扶疏，

野禽从此相与居。

他想着京都那些北风般寒冷凛冽的反对变法者，想着京都那些野禽般居住无定的变法投机者，带着病魔缠身的妻子吴氏和愤懑淤胸的儿子王雱，七日七夜背道而行，于二月十六日到达汴京。当夜，就获准走进了福宁殿御堂。

这一夜的君臣会见，完全不似七年前那次君臣际遇的景象了。御案前宫烛下的皇帝用一副冷漠的面孔、一双猜疑的眼睛、一种凝重的沉默迎接他。王安石在刹那之间一腔热情冷下来，七日七夜舟楫、鞍马的劳顿突然浮起，漫过周身，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累。在向皇帝跪倒、叩头、说出几句礼见性的祝愿套话之后，便匍匐在地，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皇帝赵顼似乎为王安石千里奔驰，招之即来的忠诚有所感念，长吁一声，伸手拿起一份弹劾奏表交给王安石："卿可一览，朕等待卿的解

释。”

王安石接过“奏表”一看，神情恍惚，双目飞花：这份条列着自己“变法”来几十项失误事件的弹劾奏表，竟然是出自吕惠卿的手！

他不敢相信，竭力镇定着恍惚的思绪，竭力聚集散乱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奏表”上署名的“吕惠卿”三个字，一阵酸楚刺心，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意想不到啊！自己这七天七夜舟楫、鞍马上的焦思判断全然错了，朝廷里寒冷凛冽的“北风”不再是反对“变法”的冯京、吴充、郑侠，而是自己多年来信任的朋友；朝廷里居住无定的“野禽”，不再是投机转向的曾布，而是自己去年离京时亲自举荐的继承人。他弄不清吕惠卿何以如此迎面截杀？想不通吕惠卿何以如此背后捅刀？他更找不到吕惠卿如此绝情绝义的理由。

“志气与日争光辉”的自负受挫了，“脱略不省旁人讥”的自信动摇了，藐视一切的自尊遭到戏弄，真挚的情感受到伤害，王安石心里此时只有懊悔的自责：原不该离开江宁，再次步入这京都啊！

王安石已无心对吕惠卿弹劾奏表中条列的种种罪行作任何申辩和解释。他拱手怆然禀奏皇上：

“臣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须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为敌……”

皇帝赵顼从王安石神情骤变、泪水潸然、有苦难言的悲哀中，似乎察觉到“事事欲须自明”的艰难和“人人与之为敌”的苦衷，反而同情王安石“变法”七年来处理朝政的辛苦了。是啊，王安石有“执拗偏狭”的狂狷，但较之吕惠卿“反目相噬”的奸巧，毕竟是高尚、忠厚和值得信赖的。他离座而至王安石身边，挽起这个不得不倚仗的宰相。

“朕深知卿之忠贞，故以此弹劾奏表示卿，乃欲使卿明了朝廷今日之势已非昔日。‘手实法’之出，朝臣纷议，州县告苦，民怨沸起，卿当为朕详而察之。”

王安石原本是个文人，皇帝的一番体己话，又使他心头热浪滚滚，五味俱全。“卿所撰《三经新义》书稿，朕已阅览。不拘俗见，不袭人

言，新颖而有见地，实为‘变法’之所需，将使天下学者归一，道德一统。朕已诏令麟台从速镂版印刷，颁于学官，迎接卿重返京都。”

王安石颓然苍凉的心绪又被皇上的浩荡皇恩驱散了。皇上以肝胆相见，臣下能疑于心吗？他急忙仆伏于地，叩头谢恩：

“臣王安石敢不竭心竭力以奉圣上……”

王安石开始重新处理朝政了。

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已引不起朝臣们闻风而动的响应。他大刀阔斧的做法，已不再产生哄动的效果。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如同一架松散而粘着锈斑的马车，推不动、敲不响、运转不灵。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现时的身边，已没有出谋划策的吕惠卿，已没有埋头苦干的曾布，已没有行事果敢的章惇，已没有四处联络的吕嘉问，已没有壮大声势的同路人苏轼、苏辙、王诜、陈慥、司马光、欧阳修，连高声反对“变法”的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吕诲、吕公著、范镇、张方平等人也没有了。沉寂无声的朝廷使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他隐约地感觉到，吕惠卿似乎已经主宰了这块天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着他的手脚，使他寸步难行。这种力量是什么？他根本没有看到现时的“变法”已失去了原有灵魂，宰执、重臣们不再为国家的安危着想，而是借着“变法”的口号营造各自的权力。他根本没有看到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大多数官员，已经失去了“变法”的热情，都在用厌恶的目光藐视着这层出不穷的权力之争。他根本没有看到朝野黎庶和京都细民已经对“变法”失去了信心，他已成为惟一钟情于“变法”的孤家寡人。他根本没有看到，一场更加残酷的权争即将出现在朝廷。他对眼前的形势，简单而善良地猜度为吕惠卿嫉恨自己的“再起”和“逆闭其途”失败后的不与合作。他希望时间能愈合他与吕惠卿之间感情上的裂痕，在合力“变法”中恢复昔日朋友间的亲密情感。

文人出身的宰相，有着文人处世处事上的糊涂宽厚。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在他等待友谊裂痕的愈合中，吕惠卿正在指使御史中丞邓绾和御史邓润甫等人，抓住王安石与道人李士宁的交往，已把他拉进“李逢、刘育谋反案”之中，从而引发了王安石的学生、门人、儿子之间一场断送“变法”命运的生死搏斗。

“李逢、刘育谋反案”的暴露，引起了皇帝赵顼的惊恐，也激起了皇帝赵顼的暴怒，一声令下，案犯全部落网。吕惠卿遴选御史中丞邓绾，

知谏院范百禄，监察御史里行徐禧、王古勘治审讯。

身陷牢狱中的道人李士宁，在邓绾、徐禧、王古等人轮番的刑棒、竹签审讯下，既无“导气”之法，又无“养生”之术，在皮开肉绽中，像凡人一样地张开嘴巴，吐出了他与王安石的交往。其供词为：

> ……王安石延于东府三次，传授导气养生之术，王安石每次均治茶酬之。
>
> ……王安石延于宰相府邸计五次，为夫人吴氏讲导气养生之术，并望病制药，王安石每次均治酒肴酬之。
>
> 王安石在其夫人吴氏病愈之后，曾经赠诗一首作为酬谢。其诗为：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

“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这“杳杳”、“冥冥”之句，不就是最神秘、最理想的织罪材料吗？精于当官术的御史中丞邓绾，为了自洁其身，彻底割断昔日王安石极力提携自己的那段历史，并借以向吕惠卿邀功依附，便以案情勘审人的名义，绞尽脑汁，在这“杳杳”与“冥冥”的诗句中，寻觅最能使皇上疑心的字眼，写就了置王安石于狱牢的弹劾表状：

> ……道人李士宁，妖妄惑世，煽动罪犯赵世居不轨，迷惑朝臣刘育、张靖武、郝士宣等阴助发难，且与王安石过从极密。据李犯士宁供称，王安石曾阴邀于东府、宰相府邸八次之多，并酬李犯士宁隐诗一首：“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杳杳”者何？“冥冥”者何？李士宁神情慌乱，惊恐异常，拒不吐实，仅以“导气养生”四字对之。王安石生性疏狂，一贯藐视天命异说，人所共知，何独钟情于士宁之术？奈何安石现居高台，朝制护身，逍遥事外，致使狱案疑窦难明。乞谏圣上明断，以解狱审蹒跚之急……

邓绾写就“奏表”，并携带李士宁的“供词”至吕惠卿处报功。

吕惠卿为急取宰相高位，不惜置人于死地，除指使其亲信官吏散布消息于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以扩大影响，造成舆论，并指使邓绾将其弹劾“奏表”迳呈同平章事韩绛处理。他要一箭双雕地借机把韩绛也拉进这桩“谋反案”之中。

王安石从韩绛处闻得讯息，大惊失色，欲哭无泪，欲诉难吟，泪水往肚子里流："种瓜得豆啊，自己亲手提携的两个门生，却合伙谋取自己的老命了！"他含恨忍辱地咬着牙关，不予理睬，仍集中精力奋而推动着朝廷这架粘满锈斑的马车，等待皇上自己做出裁决。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却不似王安石那样的糊涂和宽厚。"小圣人"毕竟是经过七年"变法"风暴陶冶的，他有着年轻人的敢爱敢恨、简单鲁莽，有着年轻人敏锐的判断力和强烈的报复心。二叔王安国的愤怨而死唤醒了王雱对吕惠卿"奸巧阴毒"的警觉，父亲再起后尴尬的处境引起了他对吕惠卿"反目相噬"的憎怒，吕惠卿欲置父亲于谋反案的丧心病狂引起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凭借着父亲的人望，活动于谏官、御史之中，暗暗进行着反对吕惠卿的串连，并赢得了御史蔡承禧等谏官御史的支持。并以"讽刺"、"威逼"、"利诱"等手段，制服了依附于吕惠卿的御史中丞邓绾，为吕惠卿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月二十三日，在延和殿午朝上，御史蔡承禧上呈奏表，突然发难，率先向吕惠卿进行弹劾：

> ……吕惠卿弄权自恣，朋比欺国。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为死党。曾旼、刘泾、叶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为奔走，此奸恶之尤大者……

蔡承禧一举震动了朝廷，不满意吕惠卿所作所为和同情王安石的谏官、御史纷纷起而响应，午朝成了揭发吕惠卿的控诉会，延和殿里掀起了一股弹劾吕惠卿的浪潮。同平章事韩绛推波助澜，挺身而出，也把一份弹劾吕惠卿的奏表放在皇帝赵顼的面前：

> ……惠卿奸巧，路人皆知。执政两载，党羽已成，现朝政中梗而难以上通下达，乃惠卿布局之密，风雨不泄。臣深感惶恐……

吕惠卿在突袭的风暴中大为慌神。

皇帝赵顼把审视的目光移向了吕惠卿。

御史中丞邓绾，为了避免与吕惠卿一同下台，借机向王安石表示"一度背叛"的忏悔，在宰相韩绛站起弹劾吕惠卿之后，他便转过头去向吕惠卿"反目相噬"，又揭发了一起惊人案件：吕惠卿兄弟弄权贪污

——“华亭弄权奸利案”：

> ……“变法”过程中，吕惠卿与其弟崇政殿说书吕升卿、曲阳县尉吕和卿，乘新法推行之机，与华亭知县张若济狼狈为奸，以权强借华亭富民朱华等人钱五百万，用以私置田产五百顷；并使其舅父郑膺强夺民田，使僧人文达强夺王竺僧舍。此种阴行其事，以权谋私，共为奸利的卑劣行径，已失天下黎庶之心……

吕惠卿傻眼了，连反击的勇气也没有了。

这是“变法”七年来最大的一桩弄权奸利案。而且发生在一个主持“变法”的大人物身上，朝野哗然，百官震惊。皇帝赵顼大骇，立即诏令“置狱鞫之”。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吕惠卿之舅郑膺、富民朱华等人进了牢狱，吕升卿调离京都，吕惠卿也居家“养病”。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暴露了吕惠卿人格的缺陷。在富民强国口号掩盖下“弄权奸利”的倒行逆施，自毁了“变法者”的名节。至此，“变法”已失去原有的魅力。权力成了朝臣关注的中心。人们不再为新法的利弊、黎庶的苦乐、国家的兴亡而争执论战，而是热衷于权力和私欲的勾心斗角。“变法”人物也随之纷纷失势与消失。王安石因涉及“李逢、刘育谋反案”，成了群臣私下议论的中心，他主持朝政，已无人真的听从；吕惠卿因“华亭弄权奸利案”所证实的“执政踰年，所立党派不一”的“结党营私”，已成了御史谏官弹劾论政的主题。章惇、李定、徐禧、曾旼、刘泾、叶唐懿、周常、徐申等忠诚于“变法”的大小官员，都处于吕惠卿“死党”的地位，都被列入未“置狱”而“鞫之”之内。“变法派”几乎人人都在经受着勘审，个个都在心惊肉跳地等待着审查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理想破灭了。吕惠卿“反目相噬”的诬陷，使人们看清了官场风波的险恶和世情道德的衰微。如此官场，能给国家带来强盛、能给百姓带来幸福、能给社会带来祥和吗？吕惠卿的“弄权奸利”使人们看到了财利迷心的魔力和以权谋私的恐怖。人们突然感到“法度”变更的无力和悲哀。人的灵魂的净化绝非“法度”的变更所能完全替代的。特别是官们的灵魂净化也许更难更难。

沉寂已久的前副宰相张方平借机上呈的“奏表”，要求弹劾新法：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匡二可悉……法既未协，事须必改，若又弹劾，人将不堪……吕公著也开口说话，他请求皇帝赵顼迷途知返：

……古之为政，初亦有不信于民者，若子产治郑，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然与人之诵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

馆阁校勘王安礼的疏谏也摆在皇帝赵顼面前，对“变法”中出现的“以权奸利”提出了警告：

……乘机射利者，用力殚于沟瘠，取利究于园夫，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

沉寂数年的反对“变法”之风又借机刮起，皇帝赵顼心寒了，对这些反对“变法”的言论，不再暴跳如雷。他对这些疏奏不加任何谕示地转交于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举目茫然，既无力反驳，也无心反驳了。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使王安石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不敢过问“李逢、刘育谋反案”，因为他已是此案的涉嫌者。他不敢过问“华亭弄权奸利案”，怕陷入更为可怕的纷争。他心神紧张地为南北边患的夹击忙碌着：北面辽国侵犯黄嵬山边地，朝廷已派天章阁待制韩镇去河东与辽国使者谈判，若谈判失败，将于黄嵬山北失地东西七百里，北部边防之险将失之尽矣；南面交阯的兵马已在围攻邕州城，知州苏缄正在悉力拒守，朝廷已派天章阁待制赵离为安南招讨使救援，若援兵迟至而城陷，则邕州城里五万黎庶将尽遭涂炭！他在默默地恪尽一个宰相的职守与臣道，同时等待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两案相继折腾了半年之久，皇帝赵顼因此而心力憔悴。特别是这两个案件所反映出吕惠卿与王安石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使他寒心至极、失望至极。而在这两相倾轧中所显出的王安石、吕惠卿各自拥有的力量，更使他寝食不安、提心吊胆。“变法”，竟然“变”出了群臣结党、拥权坐大、谋反有形、贪渎惊心、祸国殃民，而且蒙蔽朕于鼓中！一颗天生的帝王猜疑心终于越来越重，以至他的性格都变了，变得喜怒不形于色，变得言不由衷、深奥莫测。他不再相信任何臣子，“变法”不再是梦魂萦绕的大事，翦除吕惠卿和王安石的党羽，成了当务之急。他的行动举止也变了，变得奇特诡戾、不可预测、不可捉摸。在“华亭弄权奸利案”尚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便运用帝王的御臣术，开始了对吕惠

卿、王安石势力的突然贬逐：

熙宁八年（1075年）四月，罢陈升之枢密使之职，以镇江军节度使出判扬州。以吴充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五月，赐宗子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死。李逢、刘育磔于市。道人李士宁决杖发配永州。将作监主簿张靖武、御史郝士宣等贬离京都。由于同平章事韩绛“颛处中书，事多稽留不决”的偏袒保护，王安石得以解脱。

八月，罢韩绛同平章事，出知许州。

十月，罢“手实法”；罢吕惠卿参知政事，出知陈州；罢章惇权三司使，出知湖州。

十二月，罢王安礼馆阁校勘之职，出知润州。

皇帝御臣术不可能公正了解纷争的脉络，不可能逐尽朝廷与王安石、吕惠卿相亲相近的人，更不可能消除这场纷争产生的根源。皇帝赵顼半年工夫对朝臣连续不停地贬逐，只取得了朝廷表面上的沉寂。吕惠卿的势力和王安石的势力的生死搏斗，仍在这暂短沉寂的时日里悄悄地进行着。

“华亭弄权奸利案”从一开始就由吕惠卿的亲信徐禧、王古、蹇周辅三人专案勘审，半年来“置狱鞫之”的结果，自然是“案情迷离”，狱久不决。被敲诈的僧人王竺、富民朱华等人，在审讯中死去活来，顶着“以钱赂官”的罪名，经受着酷刑的折磨，而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和吕惠卿的舅父郑膺等人，却在狱中备受优待地玩着“招供”和“翻供”的把戏。皇上诏令吕升卿的贬离京都和吕惠卿的贬知陈州，又为此案的拖而不决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徐禧、王古、蹇周辅的弄权拖延，除了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外，还有着更为深沉的打算：等待着皇上对吕惠卿态度的转变。“弄权奸利”毕竟不是“弄权谋反”。“弄权奸利”是财钱问题，“弄权谋反”是忠奸问题，皇上能对王安石“不予追究”，对吕惠卿就不会“再起重用”吗？皇上原本就是一个“多变”的主子，谁知道明天又会相信哪一个臣子呢？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似乎看穿了徐禧、王古、蹇周辅等人的用心，害怕吕惠卿的卷土重来。他年轻气盛，私怨难捺，忘不了二叔王安国因

吕惠卿“挟仇报复”而死，忘不了三叔王安礼因弹劾吕惠卿“乘机刺利”而遭贬，忘不了父亲因吕惠卿的“反目相噬”而几陷死地，他容不得“华亭弄权奸利案”的狱久不决，容不得吕惠卿党羽们的执法徇私，更容不得吕惠卿身居陈州而逍遥法外。他便背着王安石，与因事返回京都的吕嘉问共谋，借王安石门生练亨甫身居中书户房习学公事职务之便，也弄起权来：吕嘉问和练亨甫设法从中书刑房窃取御史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的条列案情及皇上“置狱鞫之”的谕示，由王雱借去东府看望父亲之便，杂于东府下达刑堂的其他案件之中，企图以蒙混的办法，由刑堂制狱严惩吕惠卿。

谁知当日刑堂值勤的堂吏，正是吕惠卿的亲信，并识透了王雱等人的用心，急谋于徐禧、王古、蹇周辅三人。这三个精于刑律的酷吏，见状大喜，连夜派王古急驰陈州向吕惠卿告密。

吕惠卿勃然大怒：

“王安石仍追杀不放啊！”

王古低声提醒吕惠卿：

“天赐良机，这当是吕公追杀王安石不放的时候了……”

吕惠卿抓住王安石这个“弄权矫令，罔上欺君”的罪证，连夜写就“讼奏”，并悉发王安石昔日私信中“欺君蔽贤”之笺，交王古带回京都，通过刑堂堂吏，直呈于皇帝赵顼。

吕惠卿要最后置王安石于死地了。

“种瓜得豆”，王安石继续吞食着“收非所种”的苦果……

第十四回　苏轼自嘲“杞菊餐”　子瞻吊民“雩泉饮”

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轼告别了“自古繁华”的杭州，告别了“烟柳画桥”的西湖，告别了“风帘翠幕”的街巷，告别了“珠玑罗绮”的闹市，告别了“十里荷花”中的游舸，告别了“淡雅清远”中的寺院，告别了新朋故友、僧众同僚和巷闾里纯朴的长幼黎庶，要走向千里之外的密州了。

他是半个月前接到皇上谕旨的。他十分感谢皇上恩准他“携拏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克；请郡东方，实欲昆弟之相近”的奏请。他心里明白：五个月前王安石因一场“天意赌博”失败的被迫下台和吕惠卿的飞跃直上执掌权柄，完全断绝了自己返回京都的道路，吕惠卿的奸巧是可怕的，就是皇上诏令自己回京，自己也不敢踏进京都一步。京都既不能回，密州就是一个好的去处，弟弟子由现任齐州掌书记，据说齐州距密州只有车马一日之隔，兄弟两地相处，毕竟是近了许多。

杭州有情，今日天高气爽，微风轻拂。两辆马车载着任妈、王闰之、苏迈、苏迨、苏过和书籍家什，驶出了居住三年的庭院，驶出了杭州城钱塘门。苏轼跟在马车后面，向沿街黎庶拱手作别而行。蜂拥送别的人群里，竟有杭州城内外三百多名活跃在官衙、营盘，身份低下而特殊的官妓。这些官妓着装艳丽，婀娜多姿，黑发如云，珠花映日，表现出比常人更为大胆、坦荡、深沉、诚挚的惜别之情。她们中间，有杭州名妓秀兰、翠云、盼盼、燕燕，此刻已是伤情憔悴；还有落籍从良的琴操、郑容、高莹，此刻也哭成了泪人。这支阵容宏丽、雅秀美艳的送别队伍，仿佛聚集了“三吴都会”人杰地灵的全部精华，开创了千古送别最辉煌的礼典。她们手中的箫笛弦丝，弹奏着行云流水之音，奏出了千古送别最深情的绝唱。沿街的黎庶沸腾了，欢呼着苏子瞻的名字，表达他们对三年来“察访民情，跋山涉水；赈济饥民，挑柴负米；治湖凿井，形苦工役”的清官廉吏的感激和敬仰。

苏轼站在十里长亭上拱手答谢，哽咽难语，怆然喊出：

“杭州整三载，我已是杭州人啊……”随而向长亭下送别的人群跪倒，掩面哭出声来。

任妈、王闰之随着苏轼的哭声，也跪倒在苏轼的身旁，用滂沱的泪水感谢杭州黎庶不舍不弃的深情。

长亭下送别的人群，随之“哗啦”一声跪倒，啼嘘声哀动大地。

这时，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女孩气喘吁吁地奔跑赶来。她面容清秀端庄，双眼晶莹秀丽，刘海覆额，双髻缀花，身着粉红色紧身短衫，挽着深色宽裤腿脚，怀抱琵琶，斜背布囊，赤脚踏着沙石，额头透满汗珠，穿过人群，冲上十里长亭，跪拜在苏轼和王闰之面前，流泪哀求：

“先生，夫人，你们带我走吧……”人群惊诧。

苏轼望着跪拜在面前的少女，摇头叹息：

“霞姑娘，你还是赶来了……”

王闰之抚着跪拜在面前的少女，贴面而泣：

“霞姑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这个叫“霞姑娘”的少女，姓王，名子霞，字朝云，是杭州林逋街瓦艺里的一名歌伎。因为父母早亡，五岁起沦落于艺苑，艰难的世情生活，不仅玉成了她琵琶上卓越的技艺，也玉成了她处事做人自强自立和秀外慧中的性格与人格。两年前，她与苏轼偶然相逢于西湖游舸中的一个宴会上，一曲琵琶独奏，不仅赢得了酒宴上文人、墨客的喝彩，也赢得了苏轼的赞赏：

“润丽彻腑，精妙清心啊！京都的歌伎琵琶也来到了杭州吗？”

之后的两年间，朝云常入苏府弹唱学诗，并帮王闰之择菜做炊，看抚小孩，料理家务，相处极欢，亲如家人。此次苏轼移知密州，朝云已是五次苦苦哀求相随了。

朝云见苏轼、王闰之仍不应允，情急地跪行至任妈面前，泪水满面，叩头哀求：

“任妈，可怜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吧……”

任妈心软了，抱着朝云泣咽不止：

“霞姑娘，我家大郎可是个命苦的人……”

朝云坦直地回答：

“先生是个命苦的人，也是一个好心人，命苦人不怕命苦，就怕遇不到一个好心人啊！”

“听说密州那个地方很穷，不像杭州，城里人过不惯的……”

朝云发誓似的回答：

“先生过得惯，夫人过得惯，任妈过得惯，一个下贱的歌伎还能过不惯吗？任妈，就是密州那儿吃的是黄连，跟着先生，我心里也是甜的。”

任妈抱紧朝云而语苏轼、王闰之：

“大郎、季璋，霞姑娘心志如此，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王闰之一把拉过朝云，为她拭泪，替她解下了背上的布囊。

苏轼扶起朝云，叹道：

“愿随苏轼吞吃黄连的人，苏轼无权拒绝！霞姑娘，弹起琵琶，让我们向杭州城的父老姐妹告别吧！”

朝云点头，弹起琵琶，音律骤起，苏轼含泪和弦而歌：

青鸟衔巾久欲飞，

黄莺别主更悲啼。

殷勤莫忘分携处，

湖水东边凤岭西。

送别的官妓秀兰、翠云、盼盼、燕燕、琴操、郑容、高莹等人，以苏轼的诗作弄弦唱和：

绛蜡烧残玉斝飞，

离歌唱彻万行啼。

他年一舸鸱夷去，

应记侬家旧住西。

官妓们同声唱和，深情叮咛的歌声伴着苏轼走下长亭，登上马车。苏轼回首望着伴泪而歌、洒泪相送的人群，喃喃低吟：

“苏轼忘不了杭州，苏轼忘不了西湖，苏轼忘不了西湖荷花中‘吟赏烟霞’的琴音歌语，苏轼忘不了琴音歌语中千百颗知寒送暖的热肠锦心……”

苏轼在官妓们深情叮咛的送行歌声中，驱车驶向天边的密州……

密州，负山面海，京东屏障，“王者得之以为王，霸者得之以为霸”。可近三年来旱蝗肆虐，州治千里之内，所见城镇、村社、田野、山川，都笼罩着一派荒凉萧索的景象。州府所在密州城，也在寂寞与冷漠中败落着。连北城上那座象征着京东重镇的“古台”，也荒芜了园圃，破败了亭阁，毁坍了台基。

触目伤情的密州城！

苏轼带着家人，于十一月三日午后申时到达密州城。密州通守刘廷式率领州府的几个官吏，仓皇迎接苏轼于州府门外。刘廷式年约四十岁，河南口音，衣着朴素，为人忠厚、老诚。

“听说大人要来，晨昏盼望，今日总算是喜从天降了……”

几个州府官吏，也热情地为苏轼卸车、搬物、遛马，安排马夫于驿站。刘廷式亲自带路，领苏轼一家到州府右侧一个名叫“西斋”的院落——为苏轼特意安排的住宅。

“西斋”院墙为花砖建筑，颇为典雅；屋舍有十间之多，宽阔而明亮；庭院里有几株叶落枝枯的桑树和枣树，只怕是因为三年来的干旱已经死去了；庭院角落有一口高台水井，从矗起的巨大辘轳架和辘轳绞盘的粗大绳索上，可以看出此井约有十丈之深；屋舍内简朴整洁，仅有的

几件桌椅还算干净，但都久历岁月，估计是前任太守遗弃的；寝居之室，都有青砖盘起的北方火炕，炕上铺着崭新的黍秸编织的席子；膳房锅灶完备，柴火堆放整齐，但米缸、面柜全是空的，几升大米、几袋玉米面，一捆大葱、一坛大酱放在膳房一角，看样子是为迎接苏轼的到来特意张罗的。

这就是移知密州后要过的日子吗？苏轼站在庭院的台阶上，环视四周……

四岁的苏迨，惊异地站在庭院里，瞪大一双圆圆的眼睛，打量着四周的一切，闪动着新奇的目光。

十六岁的苏迈，正在把沉重的家什、包裹、书籍搬进屋舍，神情忧郁而疲惫。

王闰之抱着两岁的苏过，坐在一株枣树下的石头上，打开衣襟，为饥饿啼哭的小儿子喂奶。

十三岁的朝云，已卸去双髯上的绢花，挽起衣袖，泼辣而拙笨地摇着沉重的辘轳汲水。

年老的任妈，不顾疲累地走进膳房，开始为全家人的辘辘饥肠忙碌。

“人生无常啊！”苏轼神情黯然，“昨天享受着水波游舸的安逸，今日却品味着风沙鞍马的辛劳；昨天享受着锦帐华屋的高雅，今日却品味着低檐陋室的清寒；昨天享受着歌舞闹市的乐趣，今日却品味着山城寂寞的酸楚。人生原是苦与乐的交叉、取与舍的更迭、生长与死亡的相依相克。十九年的官场生涯，已领受了仕宦人生的一切，惟独没有品味过黎庶人间的酸甜苦辣啊！今天，也许就是黎庶人间生活的开始，可这突然入口的酸辛折磨着妻子，折磨着儿子，折磨着年老的任妈，折磨着追随自己而来的霞姑娘。问心有愧，于心不忍啊……”

任妈在膳房里点着了锅灶，炊烟袅袅于屋顶，寂寞的庭院腾起了新的生机。

朝云汲水挑桶的“吱吱”声响起，凄清中有了悦耳的奏鸣。

枣树下王闰之怀里的苏过，吃饱了乳汁，发出甜甜的笑声。

“随遇而安啊！”苏轼默默地思索着，“人世间能满足人一切欲望的事原本就不存在，何况在这密州；而能满足一个人一时所需的事物，却是随处可得的，特别是在这密州。这里寂寞，却没有朝廷的狗苟蝇营；这里僻远，却没有朝廷里的尔虞我诈；这里民风淳朴，没有京都的奢华靡费；这里三年旱蝗，黎庶处于苦难之中，正需要自己为黎庶做些实事！再说，熊掌鱼翅可以饱人，瓜果菜蔬不也可以饱人吗？”

灶火热炕温暖着简陋的膳房。一盏油灯照亮了白木餐桌，餐桌上摆放着来到密州的第一顿饭食——玉米面饼子、糊糊粥、大葱、大酱、大煎饼。

全家人围桌而坐。苏迈、苏迨、朝云和怀抱着苏过的王闰之，都望着餐桌上金黄色的饭食愣住了。他们不是食厌其粗，而是惊异于这种食物的色调、形状。苏轼捋须而笑：

“好一席美味佳肴啊！任妈，你给他们报个名，开开他们的眼界吧。”

任妈笑而应诺：

“这就是二郎从齐州来信说的‘苞米饼子’，这是‘糊糊粥’……”

苏轼伸手拿起一张饼，一阵猛嚼，大声赞誉：

“香啊，二郎言之不诬，果然是香满齿唇！季璋，你尝尝看。”

王闰之拿起一张煎饼，卷起大葱大酱，狠狠地咬了一口，细细品味，也叫起好来：

“果然不错，清香、略咸、微辣，有咬头，舒气、开胃，胜过京都曲院街鹿家的姜辣鲊脯……”

朝云、苏迈、苏迨哄笑而起，伸手抓起大饼，就着大葱、大酱，大嚼起来。

任妈舒了一口长气，笑着说：

“入乡随俗，今后，这苞米面饼子就是咱家的主食了。”

苏轼拊掌叫好：

“妙极！‘入乡随俗’，不就是‘随遇而安’吗？迈儿，打酒来！霞姑娘，拿琴来！大葱大酱佐浊酒，一曲琵琶唱新生。”

片刻工夫，苏轼又是醉意朦胧了。

朝云弹奏着怀中的琵琶，苏轼唱起了他来密州途中写给弟弟子由的一首《沁园春·孤馆灯青》。任妈、王闰之、苏迈击掌唱和着：

>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溥溥。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年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具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任妈唱和着。她按照自己的心愿理解着她的大郎此刻的心绪：大郎、二郎纵有晋代陆机、陆云兄弟的才情，纵有“致君尧舜”的忠心，朝廷仍不见容，真是“世路无穷，劳生有限”的悲哀啊！

王闰之唱和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样的牢骚话，不正说明丈夫此时仍然没有泯灭胸中的理想吗？可在这“寂寞山城”里，又能做些什么呢？

苏迈已经长大，他从父亲这首在马背上吟就的词作中，感受到父亲“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的凄苦和“世路无穷，劳生有限”的悲哀，而“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直抒胸臆，不也意味着胸中久淤的激愤在暗暗地涌动，抑制不住地要喷发吗？忍受着寂寞而又不甘寂寞的父亲，只怕还是要招灾闯祸的……

夜深了，琴声、歌声仍在密州城沉寂的夜空回响着。两岁的苏过和四岁的苏迨，已在膳房的热炕上睡熟了。

密州“旱蝗为虐，连年饥馑、‘盗贼’纵横”的严峻现实和“自秋不雨、霜露杀菽、黄糜黑黍、不满囷籠、麦田未种、狼顾相目”的凄哀惨情，

驱散了苏轼三年杭州箝口政事的沉默，赋诗填词的牢骚和谈禅论佛的避世，刺激了苏轼太守的责任心。在到达密州的第二天，他便聚掾属，议灾情；审积案，查祸源；访苦民，定举措。轰轰烈烈、风风火火，在不到一个月内，接连向朝廷上呈了《上韩丞相论伤灾手实书》和《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上韩丞相论灾情手实书》是写给宰相韩绛的。他猛烈地抨击了吕惠卿的“手实法”。并借“手实法”的为害于民，联系到“青苗法”、“方田均税法”之患，反映了他对新法缺失一如既往的反对态度。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仍怀有“不胜战栗”之感，故有“可则行之，否则置之，愿无闻于人，使孤危衰废之蹤，重得罪于世也”之言。

《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是写给皇帝赵顼的。也许因为是以“论盗贼”为话题，他的心态似乎强硬多了。在这份“奏状”中，他急呼朝廷重视京东地区的灾祸危急：

> ……京东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
>
> 臣伏见河北、京东比年以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窃料明年春夏之际，冠攘为患，甚于今日……

他急切请求朝廷减免密州地区沉重的赋税，以保小民生计。他认为：赋税沉重将逼民为盗。并提出了减免赋税以图治安的举措：

> 今来二麦原不曾种，即无根苗可检，官吏守法，无缘直放，若夏税一例不放，则人户必至逃移。寻常逃移，犹有逐熟去处，今数千里无麦，去将安往，但恐良民举为盗矣！……
>
> 乞将夏税斛㪷，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实直，令三等以上人户，取便纳见钱与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阁。

他猛烈抨击现行于密州的盐课法，急切请求朝廷免除小民贩盐之税：

> 煮海之利，天以养活小民，是以不忍尽取其利，济惠鳏寡，阴销盗贼。旧时孤贫无业，惟务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

贼稀少。……今盐课浩大，告讦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所以五六年来，课利日增，盗贼日众。……若特放三百斤以下盐税，半年，则两路之民，人人受赐，贫民有衣食之路，富民无盗贼之忧，其利岂可胜言哉。

他急切请求朝廷对“乐祸不悛”的“盗贼”敕法以峻刑，诛一以警百：

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盗贼为急，盗窃不已，必为强劫，强劫不已，必至战攻。……

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

这份《奏状》，是苏轼执政密州的施政方略，也是苏轼仕宦人生的基本反映。他同情灾伤黎庶的悲惨命运，并大声为黎庶的灾伤疾呼，但对因灾伤难耐而铤而走险的黎庶，他与朝廷重臣一样忠于他们的皇帝，忠于皇上的社稷，不惜以“峻刑”、“极法”镇压。

苏轼的奏状、文书送进了京都，可朝廷正在进行着“案件”层出的斗法，皇帝赵顼根本就没有阅览他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他的《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宰相韩绛确实是看了，但没有按照他诚恳的叮咛“否则置之”，而是当作“石头”向吕惠卿砸去，使他再一次结怨于“变法派”，对他的“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等请求，根本未予理睬。他的朋友驸马王诜因三年前的《钱塘集》事件已见疑于皇帝，已不敢再有所“旁而协之”，在来函中，惟有“思仰日深”、“读之洒然”而已。

汴京毕竟是大宋的心脏，京都朝臣们花样翻新的厮斗毕竟是头等大事。苏轼和他上呈的奏状文书，成了自作多情、无人应和的嚎吼，在冷落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密州黎庶仍在经受着旱蝗为虐的煎熬和沉重赋税的逼迫。一批又一批饥寒交加的青壮细民，在“挨饿是死”，“为‘盗’是死”，“挨饿死而速”，“为‘盗’死而迟，且或免于死”的选择中，走上了为“盗”之途。年关时节，地冻天寒，密州城里的细民，也开始了流离逃移。街巷里弄，炊烟日见稀少；州衙四邻，哭声昼夜不息；送葬的人群出现在街头，用喑哑的哭声迎接着熙宁八年的元旦。更为惨者，弃婴之事，时有发现，州府官吏已拾得弃婴二十多个。苏轼洒泪特设义所，特拨粮米养育。民若不到绝衣、绝粮的绝境，谁肯割舍亲生骨肉？更为急者，各县村社城镇，“盗贼”劫掠杀人案件骤增，告急文书飞蝗般地闯进了苏轼居住的“西斋”。

苏轼愧疚地煎熬着。他怨恨朝廷的因循麻木、不恤民情，但天高路远，难于面奏皇上。他想依《奏状》所谋之举措，自行实施，减赋活民，免税救民，但心怯而不敢为，吕惠卿毕竟不同于王安石，王安石执拗而居心仁慈，尚能辩之以理；吕惠卿奸巧而居心阴毒，只会弄权作法！他郁结于胸，寝食不安，无可奈何地忍受着满城不绝于耳号寒啼饥声的折磨。他终于明白自己是个百无一用之人，“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啊！

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夜半，苏轼惶惶不知所措地走出“西斋”，踏着惨白冰冷的月光，漫步登上密州北城荒芜坍塌的“古台”，俯视着自己治下的“寂寞山城”，远眺着迢迢银汉下不见踪影的京都，沉重吟出了“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的哀叹。

春夏之交，更苦更哀的饥馑来到密州，细民们不再是“数米计日”，而是“野菜果腹”了。连苏轼居住的“西斋”，也是“斋厨索然”。苏迈已学会爬树摘叶，朝云已学会辨认野菜，任妈已学会烹制野菜成饼，王闰之也放下了脸皮，敢于提着篮子与街坊里的妇女为伍，在荒野草丛中寻觅萝芳、波薐、蒲芦、车前子等可食之物。

熙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午后，苏轼在府衙理事之后，便提篮寻觅野菜于密州古城废圃。废圃荒芜，杂草丛生，觅食宝地，然每日都有饥民寻觅笆梳，可食之物已荡然无存，惟残垣坍冢之上枸杞野菊碧翠，无人摘采。苏轼视之良久，采得一篮回家。

苏轼提篮踏进“西斋”的大门，一个婴儿气促欲绝的啼哭声迎面扑来，他的心突地沉了：又是一个“弃婴”，又是一个家破人亡。他急步走进庭院，看见妻子王闰之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孩正在喂奶，这个女孩长得很秀气，皮肤白皙，双眉弯弯，一双眼睛大而明亮，只是瘦成了皮包骨。王闰之因饥饿断了乳汁的奶头，不仅止不住孩子的哭声，而且引起孩子委屈嘶哑的号啕，抓手蹬脚地哭闹着。全家人都被这委屈嘶哑的哭闹声弄得团团转。王闰之已是汗水淋淋，朝云捧着水杯侍候着。任妈从膳房急急地赶来，把一小碗苞米糊糊送到王闰之手里：“这是从几条面袋上拍抖下来的一把面……”

王闰之急忙接过，拿起小羹匙哺喂婴儿。婴儿立即停止了啼哭，小嘴“吧吧”地吃了起来。吃得真香啊！

任妈笑了：

“真是个烈性女子，受不得委屈的。”

朝云说：

“真是个有福气的女子，要不是遇到夫人，谁会拣你这条小命啊。”

王闰之舒了一口气：

“也是个苦命女子，要不是爹妈死活难保，谁舍得把亲生骨肉扔进草棵。”

四岁的苏迨笑着奔跑过来，拉住王闰之的衣襟说：

“妈妈，她不哭了，留下她！我们有个小妹妹了。”

苏轼见此，泪珠滚落，他突然抱起苏迨，声音哽咽：

“迨儿，爸爸无能，使密州黎庶流离失所，抛儿弃女！爸爸无能，使自己的家室断粮断炊，连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婴也养活不了啊……”

任妈、王闰之、朝云都忍不住了，泣咽出声。苏轼默然良久，转语苏迈：

“迈儿，送孩子去义所养育吧，那儿有特拨的粮米，好歹会喂她半饱……”

苏迈抱着女婴离开了。

苏轼怀中的苏迨突然喊道：

“爸爸，我饿……”

苏轼无言以对。他紧紧抱着苏迨，忽而想到自己采撷的一篮枸杞、野菊，苦涩的话语蹦出嗓门：

“迨儿莫叫，你看，爸爸已采来一篮最香最甜最好吃的野菜，保你吃个饱！任妈，今天可要看你的手艺了。”

任妈赶紧拿过篮子，苦中作乐地赞扬着苏轼：

“我家大郎已学会采撷野菜，而且是满篮而归，有长进啊！迨儿，快跟婆婆去膳房择菜去。”

孩子是好哄的，苏迨高兴地离开苏轼，奔向任妈。朝云望着菜篮子里的枸杞、野菊，惊恐地询问苏轼：

“先生，这些野菜何名？”

“枸杞、野菊。”

“采于何处？”

“古城废圃。”

“可食吗？”

“不可食吗？”苏轼笑而反诘。

朝云从篮中拿起一枝枸杞和一枝野菊：

“听饥民讲：枸杞、野菊，气味苦涩，入口麻舌，落腹呕吐，密州人有‘饥不食杞菊’之谚。若此物可食，岂能待先生一劳而满篮而归！”

苏轼大笑：

“朝云，朝云，此乃天物，你暴殄遗弃了。枸杞、野菊，均入药典，若不可食，何能为药？古籍有载：庐山有一僧人，年逾百岁，攀山若飞，自言常食杞菊而常健，汝不闻啊！”

朝云悟其苏轼借古籍而杜撰，戏而作语：

“古籍亦有记载：与其尽信其书，不如无书，先生又作何解释？”

苏轼笑而作答：

“饿肠辘辘，饥不择食，河豚虽剧毒天下，然鲜美绝伦。天下事物，原是不能以一而论的。若古籍记载灵验，则密州黎庶又多一种充饥之物，可救得多少人的生命。”

朝云话噎，说不出来了。可敬可怜的密州太守，在朝廷不理不睬、不帮不助的情景中，只有学神农尝百草，为密州饥民解饥了。壮哉！悲哉！

王闰之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不论杞菊是否可食，丈夫的一颗爱民之心总算对得起密州黎庶了。她插话鼓励丈夫：

“杞菊既可入药，当然亦可为食，古籍有载，岂有谬啊！任妈，你膳制河豚，手艺精妙，这天下第一道杞菊佳肴，可要出自你老人家之手了。”

任妈听懂了王闰之的叮咛，要自己像烹制河豚一样烹制杞菊。可烹制河豚之法自古有传，精心除其毒液即可，这杞菊之毒何在？茫然不知啊！但大郎一颗为民解饥之心，是容不得自己畏缩退避的。她提起菜篮，坦然一笑：

“季璋放心。这道杞菊菜也会鲜美绝伦，特别在大家饥肠辘辘的时候……”

苏轼大笑喝彩：

“任妈妙语，可传千古！只有‘饥肠辘辘’，方可‘鲜美绝伦’。因果之理，金玉之理，不朽之理啊！”

王闰之、朝云皆悟而大笑……

苏迈在笑声中急步走进庭院，把驸马王诜从京都托人带来的一封书信交给了苏轼。

京都来信，一向是凶多吉少，人们的笑声骤然沉落。任妈、朝云带着苏迨悄悄地走进膳房，王闰之抱着苏过又提起一颗惊恐的心，苏轼坐在枣树下那块石头上，用颤抖的手慢慢打开信函。

驸马王诜的这封书信写得极短，且字迹潦草，似急就而成：

> 东望密州，契交愈厚，仰思日深，旅人东行，匆促借驾致安。京都云滚风急，冷暖难知，介甫复出已抵京师，且居东府，“晋江”悚然不安……

“晋江”是吕惠卿的籍贯。王诜借“晋江”两字暗喻吕惠卿！

苏轼霍地站起，高举信笺，仰天呼号：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啊……”

王闰之、苏迈惊喜，奔至苏轼身边。苏轼抚抱着妻子、儿子，形近癫狂：

“季璋快看，迈儿快看！王安石复出上台了，介甫又执掌权柄了……”

任妈、朝云闻声从膳房走出，苏轼举着信笺高喊：

“任妈、朝云，你们说，介甫重掌权柄意味着什么……”

苏轼顾自大声说着：

“意味着吕惠卿的失势！意味着‘手实法’即将停止，意味着皇上对一年来朝政的不满，也意味着我上呈的《奏状》会有响动了！迈儿，这封信是谁带来的？”

“通守刘大人说，是一个商人带来的。”

“这位商人现在哪里？”

“通守刘大人说，现已安排在驿站歇息，明天就来拜访父亲。父亲若有回信致驸马都尉，商人亦可带往京都……”

“不！我现时就想会见这位带来喜讯的报春鸟，与他举杯共饮，祝贺介甫的复出执政！任妈，快制佳肴……”

任妈忍不住笑了：

“大郎，现时咱家的佳肴，就是一锅杞菊，尚不知是否会取人性命。”

苏轼一下子从狂喜中醒悟过来，望着身边忍俊含笑的家人，知道自己又“乐而忘忧”了。他频频摇头，以示歉疚，拉起任妈的双手笑着说：

“我全然忘记此刻的所在所有了。任妈，还是你说得对，杞菊菜宴虽美，只怕京都的客人吃不惯，还是我们自家围桌聚餐而欢吧！”

杞菊之餐，一次别开生面的晚餐。一张餐桌上，摆放着一只盛满野菜的青花瓷盆，青花瓷盆的周围，是一圈盛满野菜的青花瓷碗。葱绿的色调，葱绿的图案，使人联想，诱人垂涎。任妈，你精巧的手艺，创造了一个绿色的梦境。

这无疑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晚餐。王闰之抢着吃，不是为了填充饥肠，而是为了品味舌尖上的麻感、苦感和不测的预感；苏轼抢着吃，不是为了证实古籍记载的灵验，而是要争得噎呕、腹疼和不测的凶险。任妈眼睁睁地看着这对夫妻，老泪纵横，这才是同心相求，同命相连；朝云眼巴巴地看着这对夫妻，泪水盈眶，这才是真的爱，真的情，真的爱河不竭，真的情若连环。

杞菊之餐，一次有惊无险的晚餐。任妈在烹制时的三次盐杀，三次清洗，已荡尽了杞菊的麻味毒汁。朝云的三次噎呕、三次舌麻，已品出了杞菊根、苞、叶、干的滋味：干，硬而涩；叶，柔而苦；苞，脆而清爽；根，肉肥而甜香。

王闰之含齿而笑，抱着朝云，拉着任妈，流着欢畅的泪水，连声称赞：

“古籍记载灵验，杞菊可食，味道精妙：苦中有点清爽，涩中有点甜香，下咽时滞嗓欲呕，但憋气压咽，入肚后就舒坦了。任妈，霞姑娘，你们好手艺，变杞菊为食粮了……”

任妈笑言：

“大郎知书，书可解饿。迈儿，迨儿，你们大口吃，吃个饱吧。”苏迈、苏迨顿长精神，端起青花瓷碗，狼吞虎咽。苏轼捧腹大笑，随即自嘲自答地吟诵起来：

>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

先生听然而后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朝云大喜而击掌：

"好一首《杞菊赋》！自嘲之句，绝妙活脱，画出了先生官场上潦倒的尊容；自答之句，洒脱飘逸，却成了诗赋意境中的活神仙了。我当引此赋入曲，时时为先生弹唱。"

苏轼称赞：

"霞姑娘，解语花啊！"

王闰之蹙眉而叹息：

"可密州饥民万计，山野杞菊寥寥，纵可得一餐之饱，其后又将如何？"

苏轼的片刻之欢，一扫而尽，瞠目结舌：

"问得好！杞菊之餐，难解旱蝗为虐。身为太守，职责何为？杞菊之餐，施民苦涩之食，忝为'父母'，何以自得……"

苏轼扔箸推碗而罢食，思之良久，霍然站起，神情激越，声震屋宇：

"减赋免税，开仓救灾，灭蝗求雨，捕盗安民，非此，密州别无出路！"

苏迈急忙劝阻父亲：

"父亲上呈的《表状》，朝廷不理不睬，若擅自减赋免税、开仓救灾，只怕……"

苏轼厉声打断儿子的话语：

“迈儿，今日不比昨天，你忘了，介甫已返回京都执掌权柄了……”

苏轼淤积于胸的热流，终于在这寂寞的山城爆出了火花。写出了他仕宦人生中辉煌暂短的一页。

三月底，他以“司农寺创法违制”为由，停止推行“手实法”。并以“《表状》上呈，朝廷默然许诺”为由，减免了四等以下人户的田赋和细民煮盐、贩盐三百斤以下者的税赋。民谚有“苛税销敛，苏公活我”之语。

四月，他以“皇上恤贫忧民”为由，下令开仓救灾。散常平仓粮豆麸糠五十万斛，活各地嗷嗷待毙之民。野史有“活民万众，呈表谢恩者络绎不绝”之说。

五月，他破除密州府治自古“视蝗为神物”、“借蝗以除草”的愚昧迷信，下令“以火焚蝗”、“以土埋蝗”，并率领州府官吏组织实施，督促检验，在密州府治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灭蝗活动。“旬日之劳，蝗患除矣！”并组织衙役捕快，捕捉“盗贼”以安定民心，“凡督捕奸凶五七十人，近始肃然”。

六月，他率领官吏、黎庶，摆案焚香，敬天祈雨于城南二十里处的常山，并亲撰祝文，亲躬吁嗟祭天，果然祈得一场雨霖。“消三年之灾，符万民之望，润田野之禾，成千里之茵”。密州因天雨而改变容颜，黎庶因天雨而心畅气和，苏轼因天雨而名声大振，成了人们敬仰的衣食父母官。

八月，他组织工役凿石为井于常山，井上筑亭，取名“雩泉”，并撰书《雩泉记》于亭上，以志常山有德于民，有求必应之恩，且作《吁嗟》诗以祷之：

吁嗟常山，东武之望。

匪石

岸岸，惟德之常。

吁嗟雩泉，维山之滋。

维水作聪，我已所噫。

我歌云汉，于泉之侧。

谁其尸之，涌溢赴节。

堂堂在位，有号不闻。

我愧于中，何以吁神？

神尸其昧，我职其箸。

各率尔职，神不汝弃。

酌山之泉，言采其蔬。

跪以荐神，神其吐之。

苏轼喊出了自己仕宦人生二十年来最强烈的心声，勉励自己和同僚：做官就要关切黎庶的疾苦！

九月，他修缮了密州的象征——“古台”。以砖石固其台基，以花木美其园圃，以安邱、高密之木修造亭阁，以五彩使其堂皇，更名为“超然台”，并撰《超然台记》以志“超然”之意：

> ……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栗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他的“超然台”和洛阳司马光的“独乐园”一样，都在“超然物外”的掩饰下，强烈地表现着自己仕宦人生痛苦执著的追求。

十月，京都一声惊雷传到密州：“手实法”罢停，吕惠卿下台出知陈州。苏轼欣喜若狂。他欣喜自己近一年来的“政绩”不再被朝廷视为“劣行”，欣喜自己的命运可能出现新的转机，欣喜吕惠卿的下台可能使皇上启开心窍，可能使王安石清醒头脑，尽快匡正新法的缺失。他仕宦人生的期盼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多梦的春天。

他在威武雄壮、风驰电掣的围猎中，抒发着驰骋疆场、立功边陲的

豪情：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激越的诗词，响彻在他居住的“西斋”，响彻在他理事的密州城，响彻在朋友同僚的住宅书舍。而他所期盼的朝政变化，仍然没有出现，他的命运仍然没有好转。密州黎庶仍然遭受着苛税的煎熬。北部辽国又占去黄嵬山北东西七百里疆土。朝廷的纷争并未因吕惠卿的出知陈州而停歇，反而更加迷离难测。驸马王诜和其他朋友从京都的来信，似乎都是带着“茫然难语”的心境写的。随着“李逢、刘育谋反案”、“华亭弄权奸利案”和又一批朝臣遭贬离京消息的传来，随着“变法派”内讧厮斗的更趋残酷，苏子瞻澎湃于胸的期盼再次失落了。

他觉得近年来出现的一切案件、事件，似乎都是对着王安石来的。权力之争已吞噬了介甫弟弟王安国的生命，介甫今后还要付出更多更惨的代价吗？

他想到驸马王诜。二十年来的“旁而协之”已是恩重难忘，一部《钱塘集》结下的生死缘分更是铭刻五内啊！皇室也许是一切是非的源地。“李逢、刘育谋反案”已经以右羽林大将军、宗子赵世居的人头落地而告结。但类似于这种可怕的“案件”今后就不会再次出现吗？

他想到五年来不通音讯的司马光。君实身处洛阳，居园“独乐”，醉心书局“喑哑”度日，算是修身养性到家了。“独乐”避祸，“喑哑”免灾，可自己心躁气浮，做不到啊！

他想到八年来不见人影、不通音讯的陈慥季常。一个飞马腾空、箭响雁落的身影，突然息声于林泉，能耐得住人生的寂寞吗？

他思念着弟弟子由，无日无夜地思念，无寝无食地思念啊！从杭州移知密州，原是期望与弟弟常欢常聚，谁知来到密州将近两年，仍然是会无机缘，聚无时日，第七个月圆人散的中秋节又追踪到这寂寞清冷的密州城了。

密州中秋圆月，似乎更为清冷苦寒。处境的迷离失意和兄弟离愁的抑郁惆怅，使苏轼夜不能寐，独自携酒登上了密州北城的“超然台”。在更深夜静、不为人知的高处，对月消解着胸中的郁结。

他举目南望，常山出没，马耳隐现，那里也许有贤人归隐吧？归隐的贤人啊，你们的迷离愁结又是什么呢？

他举目东望，卢山茫茫，秦人卢敖，你入海求仙不得，隐于卢山，是为了逃避秦始皇的诛罚吧？其实，“仙人”的有无，谁能说得清呢？

他举目西望，穆陵关肃气腾腾，隐约的兵车之声拂动月光，周之吕尚，齐之桓公，创建赫赫业绩于此，可如今，只剩下后人想象中的陈迹了。世间的事物原本就没有永恒，连这朦胧山月不是也变得泪水漉漉了吗？

他举目北望，潍水浩浩，东流而去，淮阴侯韩信在这里曾使大地生辉，但他的下场不也凄凉悲绝吗？

东晋诗人陶渊明毕竟是先知的，早就领悟了人生的奥秘。“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俱已逝。”管什么天上人间，论什么海北山南，讲什么悲欢离合，说什么月缺月圆，也许人生的一切，都在于这方寸之心如何去对待这些难移难了的现实。

他举杯而舞，吟出了脍炙人口、千古不朽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兼怀子由）》：

>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
>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子瞻绝不会想到，他在这段时间里唱出的这些诗词，同他在杭州唱出的《钱塘集》一样，又播下了灾难的祸根。

他也绝不会想到，京都的风暴再次腾起，已卷袭着洛阳司马光

的“独乐园”。

第十五回　谣言啄伤司马光　勘审追踪独乐园

洛阳，是大宋的西京，是汴京的陪都，是致仕老臣聚集之地，因而也就成了朝廷各种讯息首先扩散的场所。一年来“李逢、刘育谋反案”、“华亭弄权奸利案”及吕惠卿和王安石的激烈厮斗，已使这座古城人言沸腾、形势纷乱。惟有司马光的“独乐园”似乎仍然保持着“桃花源”般的寂寞与宁静。

熙宁九年（1076年）四月，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当吕惠卿上呈王安石“私笺”于皇上，欲置王安石于死地的时候，一种“诼伤”司马光的谣言也在洛阳御史留守台浮起，并哄传于洛阳街头。这种谣言，言简意赅：“《资治通鉴》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就是说，司马光贪图朝廷赏赐而故意放慢修书的进度，是诈骗皇上的不忠之臣。于是，说咸道淡、谈是论非之语围着“独乐园”热闹起来。某些善于联想的御史留守台官吏，便借机丰富着谣言，诬陷喑哑无语的司马光与朝廷的厮斗“暗中关联”，散布司马光与朝廷致仕老臣邵雍、范镇等人的互访相聚是“结党营私”。这些谣言终于渗入了“独乐园”的柴门和篱笆。

四月二十日午前，司马光的老仆吕直挑着担子去杂买务购买粮米，适逢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正在杂买务哗众取宠地高声散布这些谣言。冯安年约三十，作派轻浮，口齿伶俐，是个很会耍嘴皮子的人，任何事无论真假，只要从他的口里说出，就变得有板有眼，因而此时吸引了许多听客。忠诚于司马光的老仆吕直，当下气噎心胸，愤懑难忍，便挺身而出，以木讷之口为其主人辩解，遂与冯安争吵起来，引得众人围观，杂买务大乱。木讷之口终究难胜“如簧之舌”，吕直便动起“粗”来，抡起扁担向冯安打去。冯安屁股着打，仓皇逃跑。吕直气犹未消，挑着空担而归，闯进读书堂，把“谣言诼伤”之事，如实地告知了正在埋头书案的范祖禹和司马康。

范祖禹现时已是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惟一助手，他闻讯惊骇，脸色变得惨白。长期的治史生涯，使他养成了“月晕而风”的敏感和“水银泻地”的思维：此等谣言卑劣而轻屑，原是不足畏的，但谣言引起的人心猜疑，却足以毁掉司马君实的清白。纷乱时日帝王的心总是脆

弱多疑的，任何一种捕风捉影的错觉，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而邵雍、范镇等人身上都带有“反对变法”的印记，他们与司马君实的友谊交往若被皇上视为结党为患，则灾祸更不可测了。再说，刘恕道原近日将由江西高安来到洛阳，欲以数月时间与司马君实共商史料中纷错难治之疑，刘恕道原也是因“反对变法”而遭贬的，若因谣言而枝生节外，或因谣言而干扰学业商讨，不仅是司马君实的不幸，也是《资治通鉴》的不幸了。唉，司马君实五年来一直是“喑哑”度日，还是没有躲过某些人的追杀啊！

司马康现为书局“检阅文字”，专司资料校对之事。他心头首先惊起的忧虑是怕身体日益虚弱的父亲经受不起这猝然的打击，是怕整日操劳的母亲经不起这样的惊吓，是怕年已七十的伯父司马旦猝出意外。他一把拉着老仆吕直的双手，急切请求：

“吕伯，此事万勿为我父所知，万勿为我母所知，万勿为我年老的伯父所知啊……”

吕直这才意识到这事比自己所想的更为可怕。他望着沉思的范祖禹和含泪请求的司马康呆住了。

此刻的司马光，正在读书堂北面竹梢蔓草结建的钓鱼庵里，埋头书案，聚精凝神、一字不苟地删定着《隋纪》的最后一卷。他要用定稿的《晋纪》《宋纪》《齐纪》《梁纪》《陈纪》《隋纪》迎接密友刘恕道原的到来，用书卷的笔墨芬芳为千里而来的朋友接风洗尘。

他是半个月前接到刘恕从江西高安老家托人捎来的回信的。道原重情重义，应诺立即起程来洛阳，共商“五代”这段历史中一些纷错难治的疑案，真是义薄云天啊！道原有通史之才，而且见识卓颖，有道原相助，司马光觉得心里有底了。半个月来，他清晨寅时走进“钓鱼庵”，深夜亥时离去，一日三餐都是妻子张氏送上书案。他盼刘恕道原之早到，又怕《隋纪》未定而刘恕道原之匆至。

钓鱼庵，湖中之岛，茅草之屋，宽敞而清静。为了书稿的安全，不生火，不冒烟，真是隔绝“烟火”的仙境。每当司马光披着黎明前的春露夏雾，踏着忽悠悠的板木便桥走上岛岸，走进茅屋时，便似乎进入了一座华美圣洁的殿堂。

屋宇内的四周，摆放着范祖禹完成的唐代“长编”六百卷，刘攽贡父

从泰州寄来的后汉“长编”三百卷，刘恕道原从高安老家送来的魏晋南北朝“长编”五百卷。司马光每当站在这些书稿面前，心里热浪滚滚，双眼泪花濛濛：刘攽贡父五年前贬知泰州，已不是书局的人了，仍操劳于汉史的蒐集、分析、考证、注疏，若非心怀日月，肩担史义，谁能如此？刘恕道原五年前已贬为南康军酒监，归居老家高安，虽“遥隶书局”，在职责上毕竟不再专职修书，仍以通史之才、博览之智，正褒贬、辨邪正、笃名教、厉风节、贱功名、尊王道，梳理纷错难治之业，苦非相知以心，矢志于史，谁能如此？钓鱼庵，知识的宝库，友谊的见证，司马光黄面霜鬚、年衰愚鲁之人，若不遇贡父、道原、淳甫，岂能完成两朝圣上之托啊！

钓鱼庵，寂寞冷清的晨风夜露，耗损着一个老者日益衰弱的躯体，孕育着一部宏篇巨著的诞生。“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其间抵牾”的史料，已累得司马光“骸骨癯瘁，目视近昏”，但著书的兴味和《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共一百〇六卷的完成，似乎弥补了他躯体上的血肉损失。

今日午时正点，妻子张氏又送饭于钓鱼庵书案，看着丈夫消瘦的面颊怆然伤神。司马光拍打着刚刚定稿的《隋纪》八卷，笑语作戏：

“有失有得，理合天造。”

妻子张氏哭笑不得。

为了庆贺《晋纪》和《南朝纪》的定稿，消解司马光半个月来日夜不息的操劳，活跃“独乐园”肃穆沉闷的气氛，张氏特意做了几样拿手菜肴，捧来自酿的米酒，摘来园圃中半熟的青杏、沙果，把当日的晚餐搬进了读书堂南面流水潺潺的“弄水轩”。司马光抛开书稿中那些古圣先贤、英主明君、侠士烈女、佞臣大盗，欢愉地为哥哥司马旦敬酒搛菜，与范祖禹碰杯畅饮。范祖禹、司马康会心地隐藏着“独乐园”外谣言诼伤的忧虑，装出极高的兴致。可吕直却对午前杂买务那场争吵殴斗转不过弯来，他愁眉苦脸，低头不语。司马康见状急忙举杯相邀，并以目光示意。吕直似乎记起了司马康在读书堂的急切请求，强作笑容，猛地举起酒杯喝了起来，借以压住憋在胸口的怒火。吕直向司马旦、司马光分别敬酒之后，便借故与司马康离开了。

文人相聚，总是以朋友间交谊的趣事为乐道的话题。在范祖禹向司

马旦敬酒时，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欣喜而饮，亲切询问范祖禹：

“景仁公近年身体如何？”

景仁，是范镇的字，范镇与司马兄弟交谊至深，遭贬致仕后卜居许昌。范祖禹急忙恭敬回答：

“祖公近年来身体尚好，去年还和老师（司马光）爬过一趟嵩山呢！”

司马旦点头称赞：

“好，好！景仁小我两岁，长君实十一岁，算来已是六十八岁的人了。六十八岁而登游嵩山，令人羡慕啊！”

司马光亦颇为得意，遂口吟出他上个月寄给范镇的两首诗来：

辛夷花烂开，

故人殊未来。

愁看柳渐绿，

忍更折残梅。

叠石溪上春，

茅茨卜築新。

前言如不践，

山蝉又笑人。

司马旦笑问弟弟：

“‘前言’为何？何‘不践’耶？”

司马光笑而回答：

“景仁举止言行，弟敬仰至深，虽几十年来对古之‘礼’、‘乐’争辩不休，势难调和，但相处知心，争亦坦然，辩亦坦然，数月不见，颇焦心神。去年春时，弟与景仁登游嵩山，拨散荆棘，攀越岩峰，徜徉于山水草木之间，沐浴于云雾仙界之中。景仁虽年近七十，策杖而行。举步有法，措足有则，弟扶臂牵衣，窥视良久，忽从其举止之间，悟其行路之道，遂题于嵩山寺院以记：‘登山有道，徐步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其旨远矣！’……”

司马旦拊掌赞叹：

“‘慎之哉，其旨远矣！’此岂登山之道，亦行世之道也。”

司马光拱手告知：

“去年此时，兄居涑水老家，弟不及请知，即邀景仁移居洛阳为邻，以便就近求教，景仁欣然允诺，并答应在辛夷花开放时节即卜居洛阳，谁知……”

司马旦大笑：

“好，好！若景仁居此，我亦可相濡以欢了。‘前言如不践，山蝉又笑人。’山蝉笑者，只怕是君实盛情之不足啊！何不再致诗促景仁早日成行。”

司马光笑而拱手：

“恭请兄长联句成诗，共邀景仁居此。”

“脑力不济，勉力为之。”司马旦点头，笑谓范祖禹：

“淳甫，请你接纳转达司马兄弟对你祖公的再次邀请。”

范祖禹拱手作谢，急忙提笔作录。

司马光吟出：

壮齿相知约岁寒，

索居今日鬓俱斑。

司马旦接吟：

拂衣已解虞卿印，

筑室何须谢傅山？

司马光接吟：

许下田园虽有素，

洛中花卉足供闲。

司马旦接吟：

它年决意归何处？

便见交情薄厚间。

司马光纵声大笑：

“结尾妙绝！‘它年决意归何处？便见交情薄厚间。’情感急切，形同激将，景仁除卜居洛阳，无路可走了！”

司马旦也笑：

“倚老卖老，诗不成诗，倒有几分霸道了。”

范祖禹也憋不住笑出声来：

“长辈相知相谊，古今罕见，祖公读得此诗，当翘首洛阳，饱饮而醉。”

在这醉心的笑声中，司马康带着一个年轻干练的官吏走进“弄水轩”。司马光远远看见，高声招手而迎：

“刘郎至矣，当先饮三杯！”

司马光招呼的这个刘郎，名叫刘安世，字器之，河北大名府人，时年二十八岁，熙宁二年进士，时任洛阳御史留守台司理院文书。司马光

遭贬至洛阳修书，刘安世不避世俗轻薄，常入“独乐园”问讯求教，并以微薄之力，解司马光生活上之所急，与“独乐园”里的人都很熟悉。

刘安世走进“弄水轩”，向司马旦、司马光、范祖禹拱手为礼，并致问候，然后从怀中取出一份文书，恭呈于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文书一看，《状告恶奴行凶案》几个大字展现在眼前，他大惊失色：

> ……状告恶奴行凶情由。是日辰时三刻，有“独乐园”恶奴名吕直者，倚仗判西京御史台、提举宫观使司马光之势，逞威杂买务，霸买欺市，以扁担为凶器，追殴朝廷命官，气焰凶炽，无人敢阻，黎庶呐呐，无人敢言。致使被害负伤逃逸，卧床成残。此等藐视法度，大胆欺天之恶行，状呈司理院秉公勘治……

司马光看完《状告》，面色苍白，双手颤抖，连声音也变得惊诧惶恐了：

“不，不，断不会有这样的事……”

司马旦的神情也变得阴沉起来，无言地望着神情失控的弟弟。

司马光急语：

“断不会有这样的事！这样的恶行断不会出自‘独乐园’的。器之，这份状告必定是告错了……”

刘安世神情亦为之怆然：

“晚生也曾作如是想，但状告上写得清楚：‘行凶’者是吕直，‘所仗之势’指的是先生，‘凶器’是一条扁担，‘行凶地点’在杂买务。晚生身在司理院，职在审理民讼，已察看过状告者冯安的伤痕，屁股上确有一道青紫伤迹……”

司马光频频摇头：

“不，不，吕直不是惹是生非的人！康儿，快找吕直来！”

司马康“扑通”一声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父亲，不用找吕伯了……”

司马光一下子全然傻了，他如遭雷击，僵住了口舌目光。

司马旦长叹一声：

“家风丧尽啊！司马家累世恭谦仁爱，饮誉邻里，不意今日竟出了此等愧对祖先之事。君实，你就是这样治的吗？”

刘安世已经查清，这桩案件是因谣言诼伤司马光而引起的，“义仆护主”本可视为正义之举，但自己是执法者，不能启示被告反诉于公堂。他已经看出，司马康可能是知情的，但这位一向埋头书案、不谙讼诉的善良公子，却在痛苦之中忘记了这关键的一环。

范祖禹心里明白，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的“状告”，是进一步对司马君实的中伤，并企图通过“讼诉”，在洛阳城掀起轩然大波。现时再向司马君实隐瞒“谣言诼伤”之事已无必要，只有挑明谣言肆虐之状才能解除司马兄弟的误会。他开口询问刘安世：

“请问刘大人，这桩杂买务厮斗案件发生的原委是否已经查清？”

刘安世望着范祖禹，眼睛亮了：

“冯安状告上写得清楚：因霸买欺市而起。”

范祖禹断然否定：

“否！我听吕直诉说，杂买务争执厮斗一事，乃因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无端散布谣言，诼伤司马先生，而且用心阴险，语言恶毒……”

司马旦、司马光面面相觑。司马康则突然醒悟了。

刘安世喜形于色，大声催促：

“冯安谣诼司马先生何事？请详加说明！”

范祖禹愤愤叙述：

“冯安谣言诼伤之一：《资治通鉴》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冯安谣言诼伤之二：司马先生与邵雍、范镇等人的友谊交往形迹可疑；冯安谣言诼伤之三：司马先生表面喑哑于‘独乐园’，实与京都纷争暗中关联……”

司马旦、司马光惊呆了。

司马康急忙插话：

“今日午时，老仆吕直闯入‘读书堂’，诉说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谣言诼伤家父之词，我也在场，只是怕伯父、父亲、母亲受不了这迫害之苦，才匿而未报。”

范祖禹立即对“状告者冯安”进行反诉：

“刘大人执法明察。这谣诼毒词之一，是诬司马先生为‘不忠之臣’；这谣诼毒词之二，是诬司马先生在‘结党营私’；这谣诼毒词之三，是诬司马先生‘插手朝政’。言之不实，即为诬陷，诬陷者当罪。而且公开散布于杂买务，实为煽惑动乱，煽惑动乱者当罚。老仆吕直，追随司马先生数十年之久，深知主人忠君忠国，廉洁爱民，公正无私，人格高尚，岂能容其小人奸人谣诼诬陷，遂挺身相争，维护公正，其功当赏……”

刘安世霍然站起：

“请淳甫先生与公休世兄速将吕直供词上送司理院，晚生这就告辞了！”

他走到司马光面前，取回《状告》，低声叮咛：

“先生慎而处之，洛阳园林繁多，林中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吱吱’叫的，只是几只麻雀，浓阴之下，还藏有秃鹰啊……”

刘安世离开了，留给“弄水轩”的是沉寂、疑惑和恐惧。京都纷争的风暴闯入了“独乐园”，这里成了忧患充塞的场所。他们忧虑不解的是：这股风是从哪个穴洞吹来的呢？

司马旦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移动脚步，喃喃作语地向“弄水轩”门口走着：

“还是景仁想得周到，来洛阳干什么？还是住在许昌好，还是住在许昌好啊……”

司马康急忙上前搀扶，被司马旦一手推开了。

司马光突然间也显得精神萎靡，脸显得更瘦更长了。在闭目长思之后，他开口道：

“康儿，叫吕直到这里来。”

司马康应诺离去。

范祖禹轻声宽慰司马光：

“老师不必甚虑，器之正直而机敏，会妥帖处置这件事的。谣言腿短，不会长久……”

司马光吁叹一声：

“淳甫，这突来的飞祸，真是猝不及防，只怕我确是衰老昏庸了。谣言可畏，畏在自身的不省不聪。几年来，我蛰居‘独乐园’，专意修书，对京都的一切，不问不闻，与朝廷重臣，都断绝了交往，天日昭昭，诬我与京都纷争‘暗中关联’，我不畏惧。我与尧夫（邵雍）、景仁等相聚相游，纯属友谊之交，既不议新法，也不谈朝政，心怀坦然，诬我在‘结党营私’，我也不畏惧。惟作《资治通鉴》一事，心存愧疚啊！自熙宁四年至今，已近五个年头，仍未全其功……”

司马光话语未了，老仆吕直闯进“弄水轩”，跪倒在司马光面前，伏地痛哭：

“秀才，我闯下大祸了，你捆绑我送官衙吧……”

司马光扶住吕直，也禁不住声音哽咽：

“莫哭，你的泪水使我无地自容啊！你我同庚，都是五十七岁的人了，你比我勇敢，面对邪恶，敢于挺身而出。你比我胆壮，敢于据理申辩。你比我有血性，面对邪恶，敢于抡起扁担。可我，一生至今，只会忍让、回避、退缩。你为我操劳了一生，在这须发雪白的时候，还在为我拼命啊……”

吕直的哭声更响了：

“秀才，我……”

司马光拍抚着吕直的肩头：

“莫哭了，为我再做一件大事吧……”

吕直不再哭泣，连连点头。

“为我制作一个‘警枕’……”

“警，警枕？”吕直抬头，不解地望着司马光。

“就是睡觉用的枕头。用圆木做，要圆、要光、要滑，我要在熟睡时翻身枕滚，落枕人醒。这样我就不会再睡懒觉了。”

吕直惊呆地瞪大了眼睛。

“康儿，从明天起，你把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送进钓鱼庵。我为自己立下了规矩，每卷用三日删定，有事妨废延误者，早起晚睡以追补。请你们共同监督我！”

司马康泪水潸然而下。

范祖禹含泪摇头：

“老师年事已高，不可如此操劳……”

司马光高声道：

“我不是畏惧流言，我是怕鹈鴂之先鸣啊！圣命在身，能不日以继夜吗？史料浩瀚，能不分秒以争吗？刘恕道原，你什么时候才能走进这失去欢乐的‘独乐园’啊……”

第三天午后未时，司马光期盼的刘恕道原从江西高安来到洛阳。

他是带着十七岁的儿子刘羲仲来的，在路上整整走了二十天。

司马光听到儿子司马康的禀报，忙不迭地奔出钓鱼庵，呼唤着“道原”的名字，相逢于柴门内园圃的夹道上，刹那之间，司马光全然愣住了：这是五年前身体魁梧的道原吗？这是京都书局伟岸英俊的刘恕吗？骨瘦如柴、腰背已弯、形容憔悴、发须灰白，今年只有四十四岁的朋友，怎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满腔的喜悦突地为一股从心底涌出的凄楚情感淹没了。他扑上前去，紧紧抱着脱了形的朋友，以手抚背：

“道原，一日不见，思若三秋，我们已是五年不见了，想得苦啊……”

刘恕当然知道司马光此刻真挚的情感中含有思念、喜悦和对自己病体的担忧，泪水奔涌而出，洒落在司马光的肩上。他喜忧交织地谈笑：

“公卧林壑，避世独乐，神仙生涯啊！刘恕千里而来，扰公之安静，分公之欢乐，乱‘独乐园’之旨矣……”

两人拂泪相欢，激动不已。范祖禹、司马康急忙趋前相见。刘恕的儿子刘羲仲也急忙向司马光行了跪拜之礼，向范祖禹、司马康行了鞠躬之礼。

欢声笑语，飞绕园林，漫过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最后停落在湖畔翠竹环抱的“种竹斋”——这里是“独乐园”内最雅静、最阔绰的地方。司马光平生最喜爱的字画，包括密友邵雍、范镇等人的墨宝，都聚集在这六间茅屋的四壁上。

“种竹斋”迎接着“独乐园”建成四年来第一位尊贵的友人。女主人张氏亲自执盏接待。花香、茶香、果香、酒香洋溢于室内。刘恕在酒热九肠、情暖五内的喜悦中，打开行囊，取出一卷文稿，放在司马光的面前：

“刘恕千里而来，无他物以娱君实，惟此篇文章，可慰君实焦虑挂念之思。”

司马光打开一看，高声喊出：

“《超然台记》，苏子瞻之作……”高兴若狂地捧着文稿展示于范祖禹、司马康和妻子张氏。众人兴起，举杯以贺。

刘恕称赞说：

“洛阳有个‘独乐园’，密州有座‘超然台’，东西辉映，情趣盎然。君实与子瞻之心交，哲理相通，不谋而合啊……”司马光手捧文稿，朗声读起了苏轼的《超然台记》：

>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为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栗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苏轼在朝廷失意中寻觅阐述的这种“超然于物外”的哲理，唤起了“独乐园”里人们辛酸的情感共鸣，特别在这“谣言诼伤”的苦境当中。是啊，事物的好与坏是交织为一体的，好与坏的分辨就在人们的内心争斗着，取与舍的选择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当事物的外形蒙住人们心窍的时候，人们也就沉湎于事物的有限范围里，而不能超出事物之外了。这也许就是一切悲哀的所在。事物本质并无大小的区别，从它的内部来看，都是高大的，它高大地耸立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迷惑不解。如同从缝隙里观看一场激烈的争斗，很难断定胜负归于何方。因而爱好和厌恶交相产生，忧伤和快乐交相出现，悲哀也就不离人生地相随着。

苏子瞻这种人生失意中“无往而不乐”的豁达对失去欢乐的“独乐园”也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宽慰。司马光眉展了。张氏气舒了。范祖禹称赞苏轼的“乐观不馁”。司马康想到苏轼坎坷的遭遇，也觉得自己心头上的悲哀减弱了。

就在此时，一辆华贵的双马四轮车辇，轰隆隆地驶入了“独乐园”柴门，老仆吕直急忙上前拦阻，马匹一惊，险些撞倒吕直。车轮一拐，离开了园圃相夹的窄道，驶入园圃的泥土里停住了。车辕上身着宫廷仆役服、年约三十岁的车夫大怒，骂语出口，同时挥鞭向吕直抽来。这时，

从黄幔红顶车辇里跳下一个年约四十岁的锦衣贵人，头戴黄绫无翅帽，脚踏黄绫高腰靴，气宇轩昂，目光中带有一股杀气，冷声制止了狂暴的马夫，转头对吕直说出一句冰冷的话：

“我要见司马光！”

吕直一时呆住了。他虽然不认识这个高傲冷漠的中年人，但他熟识这套大内皇宫宦侍的装束和派头，更熟知这类人物作威作福的习性和深浅莫测的权势。他双腿一软，跪倒在马车前，口里冒出了一句官话：

“老仆遵旨。”

京都大内皇宫宦侍的驱车来临，立即轰毁了“种竹斋”刚刚腾起的欢乐和苏轼送来的“超然物外”、“豁达乐观”的梦境，把几天来“谣言诼伤”的预示变成了追究勘审的现实。原来洛阳御史留守台一些官吏的猖獗谣诼，确实是有来头的。不是源于皇上对修书未成的不满，就是“谣诼”已引起了皇上对修书未成的猜疑。也许在这谣诼之后，还有着更为可怕的事。

这位中年宦侍司马光认识，是福宁殿皇帝身边的人物，名叫梁惟简。熙宁三年，司马光弹劾王安石，亲自呈表而“碰壁于大内”，就是这位宦侍极有礼貌地接过“奏表”，极有礼貌地“拒绝”他会见皇上，又极有礼貌地送他出宫。他对这位宦侍的为人处事茫无所知，此刻只能是硬着头皮听任这位中年人的“训诲”。

宾主相晤，司马光首先朝京都的方向跪拜，遥祝皇上“万寿无疆”，以尽臣道。然后向客人表示“竭诚欢迎”，以示对朝廷的尊重。他的一切举止，都是合乎“礼”的。梁惟简也以“礼”回敬，首先向司马光请了“大安”，然后申明此次来到洛阳，既未带皇上“圣旨”，又未持皇上“谕示”，但绝非妄自行动。其任务是“检校书局自成立以来领取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赏赐情状”。并提出：为不延误司马光修书，愿依书局账目自行检校，不需书局派人佐助，只希望司马光能提供在“独乐园”入户穿堂之便。

官场情状，官场腔调，干干巴巴、正正经经。宦侍绷着脸皮说明来意，便不再作声。

司马光答应了梁惟简的全部要求。

司马康交出了书局从成立以来的全部账目。

梁惟简被安置在“独乐园”内最高处、最堂皇的屋宇——见山台上的“见山楼”安歇。他可以居高临下俯视审察“独乐园”里的一切。

司马光颓然地坐在弄水轩里。皇上在朝廷激烈的纷争中西顾洛阳究竟为了什么？为什么要排除书局人员的佐助？为什么提出“入户穿堂”的要求呢？心无愧而无惧，心无邪而无惧。可自己一颗无愧无邪的心，又为什么忐忑不安呢？

入夜时分，范祖禹悄悄地来到弄水轩，刘恕也悄悄地来到弄水轩。三个精于“史学”的大家，在一盏烛光下，面对着一个可疑可怕的“现实”。因为他们都是埋在史料堆里远离“现实”的人，对京都的纷争都懒于关注，不甚了解，所以在这突来的“现实”面前，只能胡猜乱测。

在长时间沉默之后，范祖禹激愤地开了口：

“‘检校书局账目’的举动，是当年诬陷苏轼‘往复贾贩案’的再版，又是一次‘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官场迫害。悲哀的是，皇上又一次中了某些奸佞之徒的阴谋圈套，向老师开刀……”

刘恕凝目注视着痛苦无状的司马光，轻轻地发出一声吁叹。范祖禹的话变得更尖锐了：

“这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其险恶用心也许在于追究‘谣言’中所谓的‘结党营私’，再次掀起一个迫害致仕老臣和遭贬臣子的浪潮，老师可能已被视为这个‘结党营私’中的首领人物。而这个‘检校书局账目案’的设计和出笼，很可能是王安石一伙人干的。王安石一年来与吕惠卿的激烈厮斗，以吕惠卿出知陈州的惨败而告结，王安石为了巩固相位权力，打击老师声望，防止老师出山，自然会把目光转向洛阳。即使王安石心怀友谊不忍如此，王安石手下的舒亶、李定、邓绾等人也会强迫王安石这样做。老师，政争无情，在‘谣言诼伤’面前，不能坐以待毙，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身处洛阳难以直面皇上，趁此借重这位宦侍的特殊权力未尝不是一个办法……”

司马光静听着，思索着：是啊，淳甫分析的有理，仅仅为了“检校书局账目”，是不值皇上亲自派宦侍来“独乐园”的。政争无情，政争无常。但要说是介甫为巩固其权势而阴行其事，不可相信，决不可相

信……

刘恕看到司马光沉思不语，用低沉无力的声音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皇上对此案的处理，与处理苏轼‘往复贾贩案’有极大的差异，不是动用刑律之剑，而是派一个宦侍悄悄勘审。宦侍是皇上身边的人物，是居于王安石、吕惠卿两派势力之外的，这也许是这桩‘检校书局账目案’尚可回旋之所在……”范祖禹微微点头，他赞赏刘恕这细微入理的分析。

刘恕调整一下因极度疲惫而歪斜的身躯，气息喘促地说：“此案的发生是能够理解的，在朝廷纷争中，某些人抓不到司马君实别的过失，只能以书局里的笔墨绢帛和‘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这类小事，造谣中伤。这反映了某些人的卑屑阴鄙，也反映了君实这几年来，‘喑哑度日’的奇异功效，或反或正，都在情理之中。但皇上亲派宦侍来到‘独乐园’检校勘审却是离奇难测的。书局清冷桌案，有何可检？白纸黑字，有何可校？君实为人，两袖清风，世人共知，有何可审？宦侍前来，不带‘圣旨’、‘谕示’，已暗示出皇上对书局的‘笔墨绢帛’、‘果饵金钱’心中有数，并不关心。所以，皇上此举，也许别有所图……”

司马光静听着。

刘恕呷了一口茶，神情凝重：

“能不能作这样的猜测：三五年来，朝廷纷争不断，案件事件迭出，《流民图》的哄动京都，‘天意赌博’的震动天下，‘宋室不和’的泄露于外，‘李逢、刘育谋反案’的发生，‘华亭弄权奸利案’的揭露，王安石的下台和上台，‘手实法’的推行和罢停，吕惠卿的失势和出知陈州，已使朝廷成了一座乱哄哄的烂摊子。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几乎都陷于这个或那个案件、事件之中，分派、分帮、分体、分系，以倾轧异己为业，以谋取私利为本。人无干净之人，心无公正之心。忠于帮派，形同铁板；心于朝廷，势若散沙。皇上握掌难成泥团，松掌则满手皆空。如此局面，就算介甫所创新法完美无缺，也难行之于天下。因为执法在人，人若不济，再好的法度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司马公熟知历代治乱之道，此时的帝王，通常有两种抉择：消帮派、削体系、掺沙子以通气息，加楔子以沾泥土，遴选无派、无帮、无体、无系之忠耿才智之士以摄总行公，转乱为治，此乃英明之帝王所为；一种是狐疑百变，朝秦暮楚，以甲制乙，以乙制丙，以丙制甲，捕风而捉影，

听谗而制狱，有案必诛，有诛必连，驱无德、无知之徒揽总而行令，越治越乱，此乃昏庸帝王之所为。今天，宦侍突然进入‘独乐园’，神情暧昧，疑窦甚多，公当善待宦侍，揣摸其来意，庶可知将至之祸福……”

范祖禹愕然地望着刘恕，心头浮起了一种沉甸甸的敬重：道原寥寥数语，清晰描绘出了朝廷兴衰难料的未来。

司马光完全听懂了刘恕对朝廷现实和未来的担忧，只是没有明白地点出皇帝赵顼的名字罢了。朝廷近十年来的变革，震荡了百年因循苟且的积习，活跃了百年沉闷喑哀的气息，开始了一种惊扰民心的尝试，但举措失当，用人不精，专事诛罚，贬逐频繁，群臣离意，民心怨沸，以致酿成今天纷错难治的现实。但皇上毕竟是英明之主，吕惠卿的失势和出知陈州，王安石的复出和执掌权柄，也许就是道原所讲的第一种抉择。圣上，现在确实已到“转乱为治”的时候了。

但“独乐园”眼前的灾祸莫测，仍然是惶惶而沉重地压在司马光的心头。他叹息道：

“谣诼在前，勘审接踪，连日飞祸临头，光心神全然混乱而无依了。道原、淳甫析事至细、至深，光感激而尽领受矣。光不畏惧灾祸之降临，只求在灾祸降临之前，皇上能赐数月安静无扰的时间，让我们于钓鱼庵从容商议史料上纷错难治之题。如何‘善待宦侍’？如何‘借重宦侍的特殊权力’？光无知、无法，愿道原、淳甫为我执箸一决……”

夜已深了，弄水轩外的潺潺流水声清脆而响亮。刘恕和范祖禹相视而无语，轮番打量着司马光粗布黑衫上的补丁和满身的一股寒酸气叹息摇头。

大宋三位史学大家，在谈论悠久而烽烟弥漫的历史时，都有着卓越的见识、不凡的才智和丰富的语言，但在如何“善待宦侍”这样简单的问题上，都成了束手无策的呆虫。在大宋百年来崇尚“华贵绮丽”的传统和近几年来“以钱为是”的新风中，他们实在想不出除了“金银珠宝、权势美女”八字之外，还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赢得大内宦侍的好感和同情，更不敢奢望大内宦侍能够仗义相助了。无计无策而又沉默不语，简直是活受罪！刘恕怆然一笑，自嘲自解地道出了他们心底共同的无可奈何：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之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之乎哉？’孔夫子这句话问得糊涂！他老人家对‘礼’、‘乐’高尚的注释早过时了。在现

时，‘礼’就是金银玉帛，‘乐’就是钟鼓美女！金银能使鬼推磨，美女能使神拉车。司马公，你有金银玉帛吗？你的金银玉帛只够买书局用的笔墨绢帛；你有钟鼓美女吗？你的‘钟鼓’是弄水轩外的几溪流水，你的‘美女’是满屋沾满灰尘的黄面书卷；你原来还握有翰林学士兼侍侍讲学士的大权，可你有权不会用，只知梗着脖子与皇上顶牛，不知聚敛财物以自肥，所以落得今日如此潦倒。身居‘独乐园’，坐着冷板凳，却梦想一个大内宦侍俯首听命，这不是愚蠢而荒唐的异想天开吗？”

司马光拈髯大笑：

“一语而解玄机，一语而断生路，光只好束手待毙了。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我们还是进钓鱼庵自乐其业吧。天塌下来，也不管了。道原、淳甫以为如何？”

范祖禹拱手应和：

“我已是‘独乐园’中人物，既无生路可逃，只有死途作陪了。”

刘恕以掌拍胸，嘭嘭而响：

“鬼神难敬，我入伙了！”

三人相视而笑，笑声飞出了弄水轩。

一晃宦侍梁惟简来到“独乐园”已经五天了。

在这陌生的天地里，面对几个陌生的文人，他已完成了皇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检校书局账目，考察司马光的言行，观察司马光与致仕老臣的交往，特别是与范镇、邵雍的交往。

他是皇上身边的小人物，但也是了解朝廷纷争内幕最多的人物之一。他当然清楚这个“特殊差遣”产生的始末和含有的分量：

去年二月初，“手实法”推行受阻。苏轼从密州上书，拒绝推行“手实法”，宰相韩绛以苏轼的奏表为由，弹劾吕惠卿，并谏奏皇上复用王安石。吕惠卿闻讯惊恐，即上呈笺表弹劾王安石兄弟前几年的“政事过失”，同时，御史中丞邓绾，也上呈笺表弹劾司马光“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而推迟修书”，“故作喑哑而插手朝政”，“阴与邵雍、范镇等人相聚，有结党之嫌”。皇上似乎察觉到邓绾在为吕惠卿的固位

贪权效力，便留中此事而未发。一年来，吕惠卿与王安石交恶，生死水火，两不相容。吕惠卿终因“华亭弄权奸利案”而出知陈州。王安石之子王雱追杀不舍，十天前吕惠卿上呈王安石“私笺”于皇上以反击。皇上暴怒王安石的“欺君蔽上”，又重新捡起了一年前留中的这份弹劾奏表，并派他来到“独乐园”检校审察。其意如何？他也猜不透！

在“独乐园”五天的生活，他破天荒地窥见了根本不同于宫廷生活的另一幅生活图景。园圃茅屋，洋溢着人间的质朴；翠竹青藤，托出了人间的宁静；清风流水，飘动着人间的淳美。入夜，站在高高的“见山楼”眺望整个“独乐园”，头顶是繁密的星光，脚下是几点灯火，夜色融合了天和地，一颗被宫廷生活折腾得紧张成习的心，一下子似乎变得十分舒坦、轻松。安逸得似乎能够听到自己均匀的心音。

人不能不讲良心啊！这五天来的酒肴是粗劣的，每餐数盘肉食菜肴，涩舌碜牙；一壶浊酒，难以下咽。可自己去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察看过，司马光、刘恕、范祖禹等人，不都是一盘蔬菜、一盘辣椒，啃着馒头吗？他们连低劣的米酒也没有。

司马光的接待虽是冷漠的，可书局的账目里却有着最诚挚的语言。这位黄面霜须的朝臣典范、史学大家，自书局成立八年来，除在京都三年时间里，如数领取过“尚方笔墨绢帛”和“御府果饵金钱之赐”，从熙宁四年至今，就分文、片纸未领。书局的所需所费，都是用“提举宫观使”些微的俸禄购买的。如此洁身自爱，两袖清风，在朝廷大小官吏中，只怕是没有几个人了。

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那深夜和黎明照映夜空的灯火，是“独乐园”里几个学者的赤胆忠心啊！看到读书堂范祖禹、司马康置身书海，埋头书案，连茶也顾不上喝的情景，若再在他们身上寻觅“结党营私”的罪迹，那就是丧尽天良了。看到钓鱼庵里司马光床榻上的那只“警枕”和那桌案上三天删定四支书稿的劳绩，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掉下泪来。如果硬要把这“警枕”和书稿看作是“插手朝政”，那还算个人吗？看到种竹斋里骨瘦如柴、卧床口授儿子论史解难的刘恕和四壁上邵雍、范镇等人与司马光相勉相励、相谑相嬉的赠诗，就什么都不必勘审视察了。“独乐园”里住着几个嗜书如命的呆虫，他们的兴趣和精力都投入了辉煌的学业，根本不屑一顾京都官场上的狗苟蝇营。

梁惟简决定明天清晨离开“独乐园”，而且要遵照皇上“什么也不说”的谕示离开。他心里又有些不忍：就这样一声不吭地离开吗？那样

留给司马光的，将是更沉重的压力，更难解的谜和更为不安的折磨，对不起这位忠贞可敬的“陕西子”啊！向司马光吐诉这五天来自己的所见所思吗？万一有所泄漏，不仅自己违犯“天条”，司马光还真的会戴上一顶“插手朝政”的罪名了。他在辗转反侧地思索中，还是认定“圣命不可违”！皇上的心事是不可测的，自己本来就不知道皇上在想什么，况且皇上的想法时刻都在变化。

深夜四更时分，当钓鱼庵床头的“警枕”滚动，司马光落枕而醒，从床上爬起，埋头于书案的时候，宦侍梁惟简望着钓鱼庵的灯窗，默默向司马光拱手致敬。他走下见山楼，坐上华丽的双马四轮车辇，悄悄地驶出了“独乐园”的柴门。

天亮之后，大内宦侍不告而别的消息震动了“独乐园”所有的人。司马光闻讯，一声惊诧，眼前一黑，扑俯在书案上说不出话来。

第十六回　吕惠卿背后插刀　王安石欲辩无词

宦侍梁惟简从洛阳回到汴京，不敢稍有耽误，便走进福宁殿御堂叩见皇帝赵顼。几天不见，皇上的面色变得憔悴灰黄不敢认了，一双眼窝发黑，眉宇间堆着一层愤怒的郁结，心神不安地在御堂里徘徊着，似乎根本没有发觉他进入御堂。他熟知皇上的脾气，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不要靠近皇上，以免引火烧身，挨一通无由无缘的臭骂。但自己已进入御堂，退不出去了，便硬着头皮，恭敬地跪倒在门口等待着。

皇帝赵顼在低头急步徘徊几圈之后，突然停住了脚步，头也不回地扔过几句话来：

“司马光也在欺骗朕？司马光也在玩朕于掌上吗！”

梁惟简一惊，不知皇上这股怒冲冲的火气从何而来，更不知何人在皇上耳边又念了司马光的邪经。在他疑惑尚不及理结的片刻工夫，皇帝赵顼猛地转过身来，两眼射着愤怒的目光盯着他，厉声叱道：

“如实禀奏，若有隐瞒，决不轻恕！”

梁惟简一时心慌胆怯，不顾语言的繁琐混乱，如实禀奏了在“独乐园”看到的一切：司马光的勤恳、简朴、忠君、守礼；钓鱼庵的灯光、警枕；司马光三天删定四丈书稿的劳绩；司马光用“提举宫观使”俸禄购置书局用的笔墨绢帛、“两袖清风”的洁身自爱；刘恕卧病口授儿子刘羲仲代笔治史的献身精神；范祖禹、司马康在读书堂书海苦熬的情状……他特意禀奏说：

“司马光居洛阳，近年来足不出‘独乐园’，埋头于钓鱼庵，与范镇、张方平、邵雍等人，已有一年不曾交往。‘独乐园’内，除范祖禹、司马康和前天刚刚来到的刘恕父子外，只有他的哥哥——七十岁的司马旦了……”

在梁惟简杂乱无章的禀奏中，皇帝赵顼听得十分入神，渐渐神色趋于正常，最后坐落在软榻上，自语道：

“朕知司马光必不欺朕，朕知司马光是个脚踏实地的老实人。像这样的老实人，朝廷已没有几个了，也许连一个也没有了……”说着，仰头闭目，不再理睬面前跪奏的梁惟简。

梁惟简望着眼前神情有些迷乱的皇帝，心里禁不住浮起一层凄凉。他熟悉皇上在闭目沉思中，是讨厌任何人打扰的，便悄悄地站起，退出了御堂。

皇帝赵顼此刻的悲哀，是他登上皇位九年来最大的悲哀。吕惠卿揭发王安石“弄权矫命、罔上欺君”的《讼奏》和作为王安石罪证的“亲笔信笺”，是今天清晨由刑堂堂吏亲自送进福宁殿御堂的。刑堂堂吏极聪明，如实地禀奏了东府“蒙混文书”下达刑堂的时间和经过，并如实禀奏了吕惠卿上呈《讼奏》的情状，充分显示了一个位卑微吏的坦诚忠心，然后诚惶诚恐地离开。

皇帝赵顼翻开吕惠卿的《讼奏》一看，一股热浪冲上天庭，他感到眼前一黑。他着实地感觉到自己早就被臣下欺骗、愚弄和摆布着。自己这个皇帝，在王安石、吕惠卿心目中，只是一具由他们提线跳舞的木偶！

他痛恨王安石的“背叛”和“怀有贰心”，他痛恨吕惠卿的“奸巧”和“阴毒诡诈”，他把“变法”九年来出现的错事、坏事、鬼事都归咎于王安石，根本不去分析这些“弄权矫命、罔上欺君”的具体目的是什么？具体原因是什么？他已经陷于帝王自尊心受到伤害而急于报复的愤怒之中。

在他心境极坏的时候，西北熙河路钤辖韩存宝兵败五牟谷的塘报于午时送进福宁殿御堂，在皇帝赵顼愤怒悲哀的心头又刺了一刀。

傍晚时分，洮州、岷州遭受西夏兵马围攻的塘报接踵而至。

一日三惊的刺激，使赵顼失去了理智。他迁怒于王安石，认为这些战场上的败北，都是王安石封锁消息、罔上欺君的结果。他决定起用司马光之事暂缓，先彻底消除王安石、吕惠卿在朝廷的势力，一劳永逸地消除朝廷的内争，全力对付外患的侵扰。

五月二十七日深夜，皇帝赵顼在福宁殿御堂紧急召见了王安石。西北熙河路钤辖韩存宝兵败五牟谷的塘报和西夏兵马围攻洮州、岷州的塘报，这一天也苦苦折磨着王安石。枢密使吴充原是一个不爱出头露面的

人，又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两人在商议了应付西北边境战事方略之后，便托王安石转奏皇上。

事有凑巧，王安石接到皇上深夜召见的谕召后，便带着应对西北战事的方略设想走进福宁殿御堂。

皇帝赵顼异常热情地接待他，并亲自为他斟茶设座。

在王安石受宠若惊的惶恐中，皇帝赵顼把一份《讼奏》表文放在王安石面前，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的宰相。

王安石打开《奏表》一看，是吕惠卿写的《讼诉书》：

> ……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贪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恶君。凡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

王安石压根儿没有想到现居陈州的吕惠卿还会讼告自己于皇上，更想不到还有何事可讼告！他望着似笑非笑的皇帝赵顼，不知从何说起，欲辩无语，欲诉无声。

皇帝赵顼含笑不露地从御案上一叠下狱制罪的案件中，捡出一件厚厚的“案情”，放在王安石的面前，若无其事地说：

“弄权蒙混，偷天换日，才智超群啊！先生可察而览之……”

王安石拿起“案情”一看，是邓绾几个月前弹劾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的条列“案情”，立即猜出有人企图蒙混于其他案件之中下狱制罪。这是罔上欺君啊！他冷汗涌出，两腿瘫软，跌跪在皇帝赵顼面前，叩头禀奏：

“圣上明察。臣居东府，有不察失职之罪，但此事确非臣下所为。臣虽厌恶吕惠卿的为人，痛恨吕惠卿的弄权贪渎，但决不敢方命矫令，蒙混欺君……”

皇帝赵顼大笑，声音干涩，边笑边冷眼盯着王安石：

“朕相信先生不会欺君蔽上，更不相信先生会以如此手法玩朕于掌

中。但先生官居东府，有责任查清此事以告朕！”说罢，拂袖而走入内室。

月色茫茫，王安石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大内皇宫。他回想自己第二次任相以来一年间的所作所为，觉得无愧于皇上，无愧于朝廷，也无愧于同僚。即使在吕惠卿反目相噬的陷害、诬蔑中，仍以委屈相让，不予反击，以图有利于“变法”的推行。可皇上今夜不仅是对自己失职不明的谴责，而且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了。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在痛苦的思索中行走着，走了多长时间？他不知道。何时走进家门的？他不知道。

四更时分，在泪烛照映的书房里，在病妻吴氏的拂照下，当他弄清这桩不光彩、不道德、不得人心的“弄权蒙混事件”是出自儿子王雱的筹划时，他的一颗心真的要碎了。他的老泪滂沱而下，以拳捶胸，仰天嚎吼：

“‘种瓜得豆’，人生的一大悲哀啊！我一生坦诚耿直处世，为什么弄权诡诈之徒却出于我的门下？我一生光明磊落待人，为什么奸佞阴谋之徒却是我的学生？我一生负重如牛地耕耘着自己的田园，为什么收获的只是一把棘手的蒺藜！是我的狂狷执拗、偏狭少容造成的恶果吗？我误了国家，我误了黎庶，我误了英明的皇上，也误了自己的儿子啊！‘变法’何其如此之难！王安石再也挺不起腰杆了，愧对圣上，愧对大宋江山，愧对古圣先贤啊……”

王安石悲怆的泪水和哀号，使妻子掩面而泣，使儿子无地自容。王雱“扑通”一声跪倒在王安石的面前，发出了碎心裂胆的忏悔：

“阿爸，儿愚蠢！让仇恨蒙住了眼睛。我恨吕惠卿的‘奸巧’，使二叔郁愤而亡；我恨吕惠卿的‘阴毒’，使三叔蒙冤遭贬；我恨吕惠卿的‘反目相噬’、‘恩将仇报’，欲置阿爸于‘谋反’的死地。可我瞎了一双眼睛，干出了一桩‘矫令欺君’的蠢事，铸成大错，毁了阿爸的名节，毁了阿爸的毕生追求，毁了‘变法’……

“阿爸，我恨吕惠卿的‘忌贤嫉才’，曾布被逐了，吕嘉问落职了，现时朝廷忠于‘变法’的人，已被吕惠卿翦除大半；我恨吕惠卿的‘贪渎奸利’，现时‘变法’的声誉，已被吕惠卿败坏殆尽；我恨吕惠卿的‘结党营私’，现时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几乎都成了吕惠卿的党羽。可我鬼迷心窍，以‘弄权’对付‘弄权’，以‘阴谋’反对‘阴谋’，铸成了‘弄权罔上’之

罪。我与吕惠卿殊途同归，成了千古罪人，罪该万死啊！

“阿爸，儿不孝！浮躁自负，自作聪明，违背了父母的训诲，玷污了家风的清白，陷阿爸于不忠不义之中。儿愿自缚请罚，以满腔悔恨之血，洗刷自己这莫赎的罪愆。阿爸、阿妈，儿愧对你们三十三年掬劳养育之恩，儿悔恨不及啊……”

王雱痛哭呼号，鲜血喷口而出，染红了王安石脚前的青砖，昏厥倒地。

吴氏惊叫扑去，抱着昏厥的儿子，大放悲声……

王安石完全木呆了。他手脚失措，慢慢弯下腰身，抚着昏厥的儿子，哽咽着呼唤：

“雱儿，雱儿，我不该来到京都，我不该带着你来到这是非之地……”

当王安石为昏厥的儿子到处延医求救的时候，一则“王安石自请离京”的谣言，当夜便在朝臣府宅中哄传。精于当官之术的御史中丞邓绾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他害怕王安石离京后吕惠卿返回京都，更害怕吕惠卿弄权报复，便急忙找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摸底。练亨甫原是一个惯于恃才逞能的人，根本不知他与王雱合谋的“弄权蒙混，罔上欺君”的罪行已经败露，仍以“万事通”顺竿爬的伎俩，杜撰了“王安石自请离京，皇上坚留不准”的情状，并唆使邓绾以御史中丞的身份立即上表，谏奏皇上恩宠王安石“变法”之功，借以加强王安石的地位。

精明的邓绾，以为摸到了底牌，立即写就奏表，于当夜酉时迳呈福宁殿御堂。

邓绾的这份奏表，“其言甚无顾忌”，除极力称赞王安石的“变法”功绩外，其主旨是奏请皇上赐王安石府第，以示恩宠之意；并荐举王安石之子王雱和王安石之婿蔡卞有非凡之才，可委以重任……

邓绾这不失时机的拍马溜须，在加速着王安石的垮台。

翌日清晨，皇帝赵顼在福宁殿御堂阅览了邓绾的这份奏表，怒火中烧，以拳击案：

“如此媚心卑鄙、贼性奸狡之徒，竟居于御史中丞之位，朝廷能不纷争四起吗？”一声喝令，召御史中丞邓绾进了福宁殿御堂。

在皇帝赵顼声色俱厉的诘问下，邓绾自知犯下了“谄附安石，为其谋第，为其子婿营官”之罪，灵机一动，立即把谄媚的“奏请”又变成了投机的“揭发”：

“圣上明察。臣之所奏，乃王安石门人练亨甫所指使。臣为王安石请赐府第，为王安石子婿营官，亦为王安石门人练亨甫所言及……”邓绾又不失时机地“反目相噬”，简直是推王安石落井了。皇帝赵顼一声怒吼，斥逐了邓绾，烦乱焦灼地跌坐在御椅上，陷于酸楚、凄苦之中：

“朝政衰败如此，谁之过啊？王安石在骗朕，吕惠卿在骗朕，王雱在骗朕，御史中丞邓绾在骗朕，连一个小小的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也在骗朕！满朝大小臣子都在串通一气地蒙蔽朕啊！‘昏昏’之主，能有‘昭昭’之政吗？

“做一个‘昭昭’的帝王难啊！时时、天天、月月、年年，都需要在辨别‘谎言’与‘真话’中生活！一时不慎，就会跌入群臣编造的‘谎言’中，成了臣子们谎言操纵的玩偶。这些‘谎言’，有时是忠顺悦耳，有时是信誓旦旦，有时是投其所好，有时是扑朔迷离，有时是色彩斑斓，有时是无形无色！朕落于王安石与吕惠卿共设的彀中多年，不是今日才知晓了吗？

“此风不灭，何以兴邦！此患不除，终有一天要亡国！王安石啊，前日你‘弄权蔽上、方命矫令’之案未了，今日又谮愬胁持，巧使党羽，与朕斗起法来！你以为朕奈何不得你吗？”

一个发泄愤怒的念头在皇帝赵顼的心中产生了：

“借今日午朝之机，该清算王安石一贯‘罔上欺君’的罪愆了，为奸佞弄权者戒！为不忠不顺者戒！为狂狷不羁者戒！”

午朝在等待着王安石……

王雱的如实招供、沉痛忏悔和吐血昏厥，轰毁了王安石的疑惑、委屈，以及追求、理想，一夜的痛苦煎熬，他心胸中冲撞折腾的，只有一个官场上虞诈奸狡所结就的现实。这现实的虞诈奸狡甚至塑造了自己的

儿子，儿子亦用虞诈奸狡坑害别人，最后则被别人更为阴毒的虞诈奸狡击倒了。圣明的皇上呢？不也在用高明的虞诈奸狡行事吗？前日深夜福宁殿御堂召见中的一言一行，显然是有着周密的准备。那热情亲切的捧茶设座，那不露声色地托出《讼奏》，那虚与委蛇的言谈话语，全是御臣术的运用。道德沉沦了，友谊沉沦了，坦诚沉沦了，相知沉沦了。自己心中的热情、向往、追求也在沉沦着啊！他望着病榻上昏厥不醒的儿子王雱，泪流不止。

王雱在厢房里的病榻上昏厥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巳时时分，才从昏厥中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看到年老的父母陪着一位御药房医官坐在榻前流泪，锥心的愧疚和悔恨又刺痛了他，不待父母脸上的微笑浮出，他突然挣扎着掀被推枕而起，狂呼一声“我罪不容诛啊！”随着这声摧肝裂胆的嚎吼，他背上一年前生长的一块蜂窠状的痈疽破裂，脓血涌出，污染衣被，疼痛彻骨。他又昏厥摔倒在床榻上。

医官急忙翻过王雱的身子一看，脸色惨白：这是属于危象的“疽”，脓毒败血，发于骨骼肌肉深处；疽毒内陷，损伤筋骨，无药可医！秦末楚汉相争，项羽的军师范曾，就是因为“疽发于背”而死。但作为一个医官和王安石的朋友，他不愿以实情告知王安石夫妇，怕这对年老的夫妻经受不起“老来丧子”的打击，便故作轻松地说：

“急火攻心，不碍事的。公子会很快苏醒过来，我当尽力疗治。介甫公，该是午朝的时候了……”

王安石何尝不知儿子的病症是可怕的“疽”，何尝不知范曾的“疽发背死”？只是怕妻子惊骇心碎，才佯装不知罢了。医官的一句“该是午朝的时候了”的善意提示，分明是要自己和妻子离开这里，以便医官对儿子背上破裂的“痈疽”做去肉刮骨的治疗。是啊，该去参加午朝了，该向皇上禀奏“弄权蒙混”事件的原委了，该是父亲替儿子偿还这笔债务的时候了。他向老医官表示感谢，挽起妻子吴氏，相沫以慰：

“医官已明病情，且谓不碍事的，你也该放心地歇息一会儿了。该是午朝的时候，我也该去叩见圣上了……”

妻子吴氏自然明白“叩见圣上”的含意，她惊乍而起，紧紧抓住丈夫的双手不放，泪眼相对，突然扑在王安石的怀里泣咽不止。

王安石抚拥着妻子，声音哽咽：

“夫人放心，我会很快回来，我会回来看望我们的儿子的……”

吴氏泣咽着，用泪洗的面颊紧贴着王安石的胸膛和胸膛里那颗滴血滴泪的心……

今日的午朝，群臣几乎都是提前半个时辰毕集于延和殿的。而且异常肃穆地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不再有人相互寒暄，不再有人恃才斗趣，连一向懒气怏怏、大大咧咧的王珪，也显得神情庄重。“王安石自请离京”的传闻已哄动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而王雱“吐血病危”的消息似乎增强了“王安石自请离京”传闻的准确性。朝臣们都想从今天的午朝中看出个究竟来。暗中探知吕惠卿上呈《讼奏》的官员，更是存心要看王安石的“热闹”。

王安石匆匆赶来。连日的疲劳加习以为常的衣冠不整，显得他颇为潦倒，儿子“弄权蒙混”罪行的折磨和对儿子病情的牵挂，使得他神情颓废，衰老无力。他浑然不觉地匆匆穿过人群，刚刚走到宰相的位置上，宦侍尖啸的“圣上驾到”的喝道声就迎面传来。

皇帝赵顼大步走进殿堂，登上高台，坐落在御椅上。同僚们“哗”的一声跪伏于地，高呼“皇上万岁”。王安石却因气喘吁吁、立足未稳而慢了几拍。

皇帝赵顼原是带着满腔的愤怒走进延和殿的，目光追索的对象自然是王安石。王安石在刹那间的举止“失误”和“失误”之后的惶恐失措，触动了皇帝赵顼紧绷的心弦，他突然感觉到王安石的衰老和可怜。

王安石毕竟是朕的宰相啊！十年来君臣之间，也有过多次的冲撞和不快，但王安石的狂狷，都是从“变法”的需要出发的，朕应予谅解。十年来君臣之间，也有过几次上下颠倒的争吵和要挟，但王安石的执拗，都是因朕优柔寡断引起的，朕也是可以隐忍的。可近几年来，“罔上欺君”事件屡屡发生，蒙朕于彀中，而且门人党羽竞相效尤，使朕心寒，朕虽欲隐忍而终不能啊……

王安石毕竟是与朕共同发起“变法”的谋臣，毕竟是为朕的江山社稷熬了十年心血的老臣，终不可使其受辱于群臣之面前！再说，又何必一触即跳地发作呢？深沉成熟的帝王“威”在不露声色，“严”在思虑缜密……

皇帝赵顼平静下来，他缓缓站起，大声发出了谕旨：

“今日午朝不举，诏令同平章事王安石福宁殿御堂晋见！”说完，不待群臣礼祝欢呼，大步走出了延和殿。

熙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时三刻福宁殿御堂的这次君臣会见，标志着王安石和他的“变法”命运的根本转折——理想破灭、君臣失契、事业衰落、“变法”中止。

皇帝赵顼还是用“梅枝雪水龙团茶”接待王安石。

“梅枝雪水龙团茶”是芳香的，但也是苦涩的。君臣据几案相对而坐，气氛肃穆沉寂。王安石怀着一颗冰冷待罪之心，皇帝赵顼怀着一颗隐忍勘审之心。五年前此地此时的那次君臣品茶论政，决定了司马光、苏轼、韩琦等人的命运，今天的君臣会晤，将决定皇帝赵顼和宰相王安石自己的命运了。

赵顼暗暗瞟了邓绾奏请为王安石“赐第”、为王安石子婿“营官”的奏表一眼，口中说道：

“闻先生宰相府邸简陋狭窄，人多屋少，起居不便。朕欲赐先生一座富丽堂皇之室，先生以为如何？”

王安石惊诧。他不知有邓绾为自己“奏请赐第”之事，还以为是皇帝对自己目前处境的一种宽慰，他十分感激，急忙拱手谢辞：

“谢圣上关怀臣下。九年前臣奉诏进京，圣上赐臣以宽敞巍峨府邸，臣已是居之有愧，何敢再有所奢求。圣上意欲‘赐第’之恩，臣铭刻五内，但惶惶然不敢领受。”

赵顼微微一笑：

“听朝臣传言，先生之子王雱，不惟文才非凡，政见亦卓然超群，素有‘小圣人’之称；先生之婿蔡卞，干练而多思，木讷而敏行，亦当代俊秀。朕欲委他们以重任，先生以为如何？”王安石大惊失色，急忙离座跪倒。

他谈了儿子王雱对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案”狱久不决的怀疑和不满，谈了王雱与吕嘉问、练亨甫合谋窃取邓绾弹劾吕惠卿“华亭弄权奸

利案”罪状的经过。谈了儿子王雱借去东府之机，杂吕惠卿“罪状”于其他案情之中蒙混下狱制罪的详情。王安石叩头请罪：

“臣之子王雱，心怀私怨，党奸枉法，方命矫令，罔上欺君，实为‘弄权蒙混’一案之首恶，犯有万死不赦之罪，乞圣上绳之以法，以严刑典；吕嘉问、练亨甫为‘弄权蒙混’一案之从犯，亦当严惩。臣教子不严，纵放成劣，遂有今日蔽上欺君之祸，罪愆在身，乞解机务，顶罪待罚……”

赵顼见状，神情亦为之凄然。他对王安石关于“弄权蒙混”一案的禀奏是满意的，王安石没有参与此案，也没有隐瞒此案中儿子王雱的犯法行径，而且揭露了门人练亨甫的弄权行奸，并不欺朕！可这些悲哀之事，为什么总是发生在王安石的身上？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学生，练亨甫是王安石的门人，邓绾是王安石提携起来的，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连以画图作谏的郑侠，也是出于王安石的门下啊！这些惯于在朝廷里兴风作浪的人物，为什么都没有学会王安石的博学远识、正直廉洁的优长，反而因袭了王安石执拗偏颇、孤傲少容的短劣呢？介甫先生，你锐意进取、勇于变革的勃勃雄心，在影响着众人；你的偏狭少容、执拗自负和藐视朕躬，也在影响着众人啊！赵顼长吁一声，弯腰扶起哀痛的王安石，斟茶相慰：

“先生披肝沥胆，朕甚为感激。王雱‘弄权蒙混’一案，朕已不想追究。往者已矣，昔日那些纷乱如麻的糊涂账，朕也无心清理了。朕今日亦披肝沥胆于先生，愿先生能够体谅朕一颗苦涩之心……”

王安石望着皇帝赵顼，茫然不解皇上的话外之音为何？

皇帝赵顼从御案上拿起吕惠卿上呈的一沓“私笺”，交给王安石。王安石接过一看，瞠目结舌，僵痴于座椅上，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些“私笺”，都是“变法”前几年写给吕惠卿处理朝政事务中的便笺、留条，而且都是在“政争”最激烈的时候写的，其中确有“无使上知”、“无使齐年知”等字句。可这些字句，都是依据当时出现的具体问题而发，有的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牵扯，有的是为了弥合同僚间的关系，有的是为了消解皇上的忧虑，有的是为了避免皇上的为难，有的是为了维护皇上至高无上的权威！天日昭昭，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罔上蔽君”而谋私利的邪念。但这些具体事情是什么？这样做的原委如何？自己已记不起、说不清了。就是能够说清，皇上此刻能够听信吗？“无

使上知”四字，原本就是“罔上欺君”的同义语啊……

王安石的一颗心吊在嗓子眼里，上不来、下不去，完全迷乱无依。委屈、惶恐、愤怨、悔恨、悲哀交织着，往日的自尊、自信、自负、自制似乎在刹那之间解体了、消失了。

他的精神全然垮了：皇上近几个月来的猜疑和怪戾的举止，原不是对着支持“变法”的臣子来的，原不是对着弟弟安礼来的，原不是对着儿子王雱来的，而是对着自己这颗所谓“无使上知”的“叛逆”之心啊！这种猜疑也许在去年三月自己再次进入京都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自己不察而已。愚蠢啊，自己敞开胸怀，捧着一颗可鉴天日的忠心忙碌了九年，到头来，还是走上了秦之商鞅、汉之桑弘羊的道路。可悲啊，君臣之间为什么总是不能坦诚地以心相见呢？

吕惠卿如此年久精心地保存着这些“便笺”、“留条”，而且对其中“无使上知”、“无使齐年知”等句都做了朱笔圈定，真使人触目惊心、视之胆寒！这些早有预谋的心机，实在是令人百思不解，防不胜防！可自己九年昏昏，却用双手、肩膀、心血、才智，把一个早就暗算着自己的“小人”扶上了高位，并委托以继承“变法”之重任，亲逾兄弟、爱逾子侄！昏庸之至，有何颜面再见同僚？！

白纸黑字，脱不了，赖不掉，推不翻，移不走的“罔上欺君”、“蔽贤党奸”！在吕惠卿面前，在吕惠卿这样一类人物面前，自己是个才智不足的呆虫，是个不敢还手的懦夫。不能还手，不愿还手，也不敢还手啊！“还手”的结果，朝廷里只能多出几个愚蠢的“王安石”罢了……

王安石在长时间的沉默中，似乎已经认识到：自己在皇上的心目中，是朝廷一切“弄权蔽上”、“罔上恶名”的始作俑者。“始作俑者无后”，自己惟一的儿子王雱果真已不久于人世！王安石此时真是欲怒无言，欲哭无泪。

皇帝赵顼望着木呆失神的王安石，凄然一笑，从王安石手中拿回“私笺”，靠近红莲宫烛，慢慢点燃，望着青蓝色跳跃的火苗，不无伤情地说：

“‘无使齐年知’。‘齐年’？指的是谁？是当时的参知政事冯京吧？冯京与先生同年而生，也就是‘齐年’了。先生，过去的一切，都付之一炬了，朕不记在心上，你也不必念念不忘了。”

王安石似乎一下子清醒了。清醒后的痛苦，才是彻骨、彻髓、彻心、彻肝、痛彻灵魂的痛苦。他没有跪倒叩头，也没有拱手谢恩，而是伸出颤抖的手，捧起茶杯，麻木地呷着杯中的“梅枝雪水龙团茶”……

苦茶清心明目。皇上真能忘记那些已经焚化的“私笺”吗？就算皇上能够忘记，王安石也忘记不了啊！

吕惠卿凶狠的一击，从身躯上打倒了王雱，从精神上打垮了王安石。

几天之后，王雱的病情日益加重，挣扎在死亡线上。王安石的精神已经完全萎靡，整日坐在书房里的桌案前，手握狼毫笔，不停地、反复地写着可怕的三个字：“福建子”。似乎吕惠卿就在他的心里，在他的眼前，在他的灵魂之中，他怎么也摆脱不了吕惠卿的阴影。是恨？是怕？是失悔？是诅咒？是无可奈何？还是为了永不忘却？他一声不响、不语不发地写着……“福建子”吕惠卿，确实欠下了王安石永难忘怀的亏心债啊！

体弱多病的吴氏，这几天来日夜不歇地操劳着，二弟王安国已长眠于江宁北山，三弟王安礼已贬知润州，家里一切不幸的重压，都落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既要照应王安国留在人世的遗孀遗嗣，又要拂照王安礼留在京都的妻子儿女；既要护理厢房里病危的儿子，又要关照书房里心力交瘁的丈夫；既要向儿子隐瞒丈夫的危难，又要向丈夫隐瞒儿子的病情。亏她是一个心志刚强的女人，在妻子、母亲、兄嫂的诸多情感煎熬中，支撑着这个即将彻底衰败的家庭。

此刻，已是深夜亥时，王雱的病症出现了缓解的迹象，吴氏把病危的儿子交给两个弟媳看护，她急忙奔向书房看望王安石。踏进书房，映入眼帘的，是散落在地上、榻上、桌案上的无数纸片和满屋满眼的“福建子”三字。丈夫闭着眼睛，麻木而疲惫地坐在“福建子”包围中的藤椅上，神情苦闷不堪。吴氏的心针扎似的疼痛，她轻步走到丈夫身后，双手小心翼翼地放在丈夫的肩上。王安石察觉了妻子的到来，举手抚着妻子冰冷的手，闭目询问：

“雱儿此刻怎样？”

“此时尚好，两位婶娘陪着他……”

“你怎么哭了？”

“我……放心不下你，你该想开一些了……”

王安石紧握着妻子的手，像是回答，像是自语：

“我想开了。司马君实在识人、知人上比我强啊！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够看透人世间所有的人。人，天底下最复杂、最善变、最不可捉摸的生灵！八年前的一个深夜，我与君实围炉品茶于司马府邸，他说过一段关于‘论人’的话：‘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若奸人得路，岂可去也。欲去，必成仇敌。’诚哉斯言！可我现时才领悟到。惭愧啊，我的目光短于司马君实八年之遥……”

吴氏滴着泪水：

“司马君实是雱儿的恩师，雱儿在昏迷中也曾呼唤过司马君实……”

王安石接着说：

“苏子瞻比我年轻，但也是我的‘二字师’。八年前‘变法’开始，苏辙遭贬，我与子瞻相遇于早朝，在拱手问安时，苏子瞻以口无遮拦之舌责我而语：‘介甫大哀是轻信。’‘轻信’两字，多么尖锐而精当的评语，若非心灵两知，何能一针见血！可我当时竟一笑而未予深思，后悔不及啊！我轻信郑侠，败于一场荒唐的‘赌博’；我轻信邓绾，几乎跌入一场‘谋反’的冤狱；我轻信吕惠卿，终于败落到今天如此悲惨的下场……”

吴氏泣咽着感叹：

“有司马君实、苏子瞻这样的朋友，你也可以宽慰了……”

王安石痛苦万端地说不下去了。

突然，管家慌张地闯进书房，声音悲怆地呼号：“老爷、夫人，公子他……”

吴氏猛地打了一个趔趄，号啕一声，呼唤着“雱儿”，发疯似的奔出书房。

王安石惊恐地从藤椅上站起，扑向门口，两步跨出，险些跌倒，幸

被老管家双臂抱住，扶坐于藤椅之上。王安石发疯似的用拳捶打着右腿，他的右腿突然不听使唤了……

厢房里传来悲痛的哭声。

王安石瘫软在藤椅上，泪水涌流，仰天痛号：

“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雱儿，是我的‘轻信’枉杀了你，是我的‘不善识人’枉杀了你！一切都想开了，我陪伴你回到江宁去吧，雱儿啊……”

王安石从藤椅上挣扎站起，在老管家的架扶下，拖着一条不听使唤的右腿，向哀号震天的厢房跌撞而去……

熙宁九年六月，王雱病逝于京都。七月，王雱的灵柩运至江宁，安葬在江宁北山王安国的坟墓旁，相距十六步远。

“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

熙宁九年十月，皇帝赵顼依据自己“一劳永逸地消除朝廷内争”的设想，以霹雳手段改组了朝廷：

罢王安石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罢邓绾御史中丞之职，以兵部郎中出知虢州。

罢练亨甫中书户房习学公事之职，出任漳州军事判官。

迁陈州太守吕惠卿出知延州。

迁密州太守苏轼出知河中府，旋迁徐州、湖州。

迁齐州掌书记苏辙为应天府（商丘）签书判官。

诏令吴充为中书门下平章事。

诏令王珪为参知政事同平章事。

诏令冯京为枢密使。诏令李定为御史中丞。

……

熙宁十年初春，王安石吟着悲凄的诗句，离开了风云十年的大宋京都：

贱贫奔走食与衣，

百日奔走一日归。

平生欢意苦不尽，

正欲老大相因依。

空房萧瑟施繐帷，

青灯夜半哭声稀。

音容想象今何处？

地下相逢果是非。

他唱着悲歌回到了第二故乡江宁。到江边迎接他的，只有两个一面之识的“天涯沦落人”——“燕尔婵娟”和“书场浪子”。

王安石叱咤风云的时代结束了。

第十七回　御史台千里追捕　苏子瞻悲歌人生

王安石时代结束了，九年来力主“变法”的人物和反对“变法”的人物都离开了京都。朝廷灰蒙蒙地失去了鲜明的色彩，朝政大权落到吴充、王珪、冯京、李定等人的手里。皇帝赵顼随即改朝号为“元丰”，希望开创一个丰裕安定的新时期。

此时执掌权柄者，原本都是游移于“变法”和“反对变法”之间无定见的官僚，有些干脆就是滑头。在两派人物长期激烈的厮斗中，时而支持“变法”，时而同情“流俗”，貌似公正无偏，实则看风使舵。一旦权柄在握，应和着皇帝赵顼所需，虽然还在高喊“变法”，但其所为，均以强化皇权为宗旨。王安石时代围绕“变法”兴起的严肃论争，成了强化皇权需要诛伐的“傲悖之语”；王安石时代比较活跃的“百家争鸣”，成了强化皇权需要禁锢的“讪谤谩骂”。口无遮拦的苏轼和他“讽喻朝政”的诗词歌赋，自然成了新时代的“箭靶”。苏轼“应时”而上呈的《湖州谢上表》，“应时”地引发了他仕宦人生的沉痛哀歌。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七日清晨，太常博士皇甫遵，带着他的儿子和御史台两名狱卒，飞马驰出京都的南薰门，奔赴湖州，奉旨逮捕苏轼入京治罪。

一个时辰之后，苏轼的密友驸马王诜，也派出他的亲信马夫王林，飞马驰出南薰门，驰往应天府（商丘）急告苏辙，意在通过苏辙急告苏轼速做应变的准备。

王林和皇甫遵日夜不歇地飞马争时，拉开了大宋百年来最大文字狱——“乌台诗案”的帷幕，其悲哀如同为王安石的“变法”唱起了一曲挽歌。

苏轼是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从徐州移知湖州的。他按照朝制向皇帝赵顼呈表谢恩，并禀报已遵诏到职。这份《湖州谢上表》全文二百七十四字：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

> 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授。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此份谢表，有文人之酸气、狂气和牢骚气，但绝无不忠于皇上的“戾气”。可御史台的一个官吏，在强化皇权、禁锢言论的森然气氛中，却看到了苏轼“愚弄朝廷”、“讽喻皇上”的“愤心”和“诋訾”，便摘取其中“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字句，呈于御史中丞李定。

李定时为御史台实权长官，正在创建“强化皇权”的业绩，苏轼“谢表”中的这些字句，正是他需要的“猎物”。他与苏轼有着强烈的宿怨：熙宁三年，当他在王安石提携下刚刚步入朝廷，改嫁的生母病故，他怕因“母亲改嫁”而遭人耻笑，便匿母丧而不肯奉孝祭奠，苏轼与司马光借着一个“孝”字，对他进行了猛烈的弹劾，几乎断送了他的仕宦前程。宿怨与现实需要结合，李定立即“应物而用”地抓住苏轼，运用御史台的职能，树起了一个“讪上有诛”的“箭靶”。他带头上呈奏表弹劾苏轼：

> ……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怙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对，即已有厌毙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

新账老账一起算，李定祭起了“典宪”之剑。

监察御史舒亶，跟着搜集了苏轼大量的“讽喻新法”的诗句，补充了

李定弹劾奏表中事例的不足，也把弹劾苏轼的奏表上呈于皇上：

> ……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政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轼则曰“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轼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轼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轼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立为能……

舒亶并随弹劾奏表呈上《钱塘集》和其他苏轼的镂版诗作三卷为罪证，请求皇上严惩苏轼“谩上”之罪。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更是“义愤激烈”，上呈弹劾奏表，请求皇上对苏轼“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 ……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则归罪于新法，喜动于色，惟恐不甚；现更明上章疏，肆为诋诮，无所忌惮。若不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则法无存矣……

此时的皇帝赵顼，正陶醉于皇权日益显赫的欢愉情绪中，对行之十一年的“变法”内容，似乎已失去了热情，他的精力已转向北部边境日益“倔强”的辽国：

> 每虔夕惕心，
>
> 妄意遵遗业。
>
> 顾余不武姿，
>
> 何日成戎捷。

他每日夜深之时，即召集宰执吴充、冯京、王珪等人于福宁殿御堂，计议收复燕云诸州之策，以图创建超越祖业的功绩。谁知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讪谤谩骂”、“愚弄朝廷”、“讽喻皇上”的奏表接踵而来，扰乱了他壮烈的情怀，勾起了他对以往朝廷纷争的可怕记忆，也勾起了他对苏轼积存于心的不满。为了防

止朝廷纷争再起，为了维护现时朝廷一言九鼎的安定，他御笔一挥，写下了“罢苏轼知湖州，差职员追摄入京”的谕旨。“乌台诗案”遂成。

时贤惠公主卧病在床，驸马王诜昼夜侍于床前。庆寿宫的太皇太后、崇庆宫的皇太后和福宁殿的皇后，不时派来宫女看望。在皇帝赵顼御笔铸成“乌台诗案”的当天夜里，皇后派来探视贤惠公主病情的宫女，便奉皇后之命，悄悄向贤惠公主透漏了这个消息。贤惠公主闻讯大骇，与驸马王诜密议于床头。王诜已是几年前《钱塘集》之祸的惊弓之鸟，惶恐地围床踱步，哀叹连声，计莫能出。还是贤惠公主倚床长思，急得一策，既可避开朝廷耳目，不致再落“泄漏朝中机密”之罪网；亦可急通讯息于苏轼。暗派亲信马夫王林，急驰应天府（商丘），通过苏辙传信于苏轼，以便苏轼及早准备，焚毁一切“谩谤君相”之诗赋文字，争个“死里逃生”。

由于王林是单人单骑，食宿以“歇马”而定，苏辙救兄心切，派出的亲信专差又是日夜飞马背道而行，而皇甫遵是多人多骑，相互需要照应，且因他的儿子不适应千里奔波之苦，在润州停歇了一日，终使拯救苏轼的送信专使于七月二十八日清晨先于皇甫遵半天到达湖州城。

谁知此时苏轼既不在家中，又不在州衙，专差在州衙里只见到了湖州通判祖无颇。

祖无颇，时年四十岁，为人豪爽，处事干练，亦通诗文。他与苏轼相识三月，情趣投合，交谊渐厚，遂成诗文密友，互有诗文唱和。送信专差因不知祖无颇与苏轼的关系，不敢孟浪以实情告知，便吞吞吐吐地询问。

“苏长公何在？”

祖无颇含笑回答：

“昨日已外出游访。”

“游访何处？”

“或游于古刹禅寺，或访于新朋故友，或卧于林壑觅诗，或居于山村问苦。行迹难测，归不知时。”

专差默然语塞。

祖无颇询问：

“贵差来自何处？”

“应天府官衙。”

“有何重要差遣？”

专差沉吟良久，漫语应之：

“苏少公子由，思念兄长，特托小人路过此处一晤……”

祖无颇心释疑虑，急忙为专差准备早餐去了。

专差搓手顿足，叹息不已。

苏轼此时正在察访湖州城南十里处碧浪湖畔的一个渔村。碧浪湖碧水连天，渔舟浮浪，水鸟戏波，渔歌绵绵，使他想起了杭州西湖，想起了西湖的荷莲游舸和那些“应记侬家旧住西”的黎庶、官妓、歌伎们。离开杭州已是五个年头了，岁月沧桑，可湖光却是一样的碧蓝秀丽。唉，人生原本就不该老于一处。

渔村的景色绮丽幽静，民情敦厚纯朴。一老者知是太守临门，捧茶迓迎，邀至庭院交谈，坦直爽朗，无隔无碍。此地渔家，以缫丝为业，以鱼虾为钱，然着锦者绝无，食米者鲜有。询问其故，老者答曰：“鱼虾满舱，均翰因利微而拒收；蚕丝盈室，官府因钱荒而停购。”苏轼默然，联想到杞菊为食的密州和那常山祈雨、雩泉作记的艰苦岁月，心境歉疚而喟然叹息：山地湖泊，各养其民，各有其乐，各有其哀，身为州府太守，职在解民之哀啊！他应允老者，返回州府之后，当以实际举措，解渔民鱼虾、蚕丝之困。老者感激再三。

苏轼正欲告辞离去，抬头忽见一位女子当窗缫丝，姿态曼妙，情状聪颖，然而有忧色，恻然皱眉。老者叹道：

“家女年已十九，无银难以出阁啊……”

苏轼心绪涌动，诗句随思吟出：

晚蚕乱缕累红妆，

碧绿湖光杂草香。

岂是青春长作伴，

……

苏轼尚在思寻第四句，女子并未停止缫丝，当窗一笑，接着吟出：

湖州太守怜丝娘

苏轼惊讶：

“好敏捷的才女，道出了苏轼的心声。请问姑娘芳名？”

女子停止缫丝，从容站起，当窗敛衽作答：

“太守大人就叫我渔女吧，一个碧浪湖畔的渔家女子。渔女平素喜读大人的诗词，一部《钱塘集》中跳动着大人一颗为民忧愁的心，渔女曾颇为诧异：官真的知民吗？今日得识子瞻先生，并亲耳聆听先生谈吐，方知先生身在官衙，心在民间。”

苏轼愧怍，心如怀铅，沉重难语，拱手为礼，高吟“我愧于中，何以吁神”，向渔女告别而去。

七月二十八日午后未时，苏轼才从碧浪湖回到州衙。

刚入客厅，苏辙派来的专差一跃而起，急忙呈交苏辙、王诜的信笺。苏轼打开一看，惊呆失神，不知所措，头脑一片空白，跌坐在木椅上茫然失语。跟随苏轼走进客厅的通判祖无颇拿过信笺一看，也惊骇万分，他急忙提醒苏轼：

“子瞻，事急矣！回家速作准备，以应付御史台太常博士之抄查。”

苏轼恍然大悟，忘记了千里送信的专差，仓皇站起，懵懂地向客厅外急奔。他刚刚走近州衙大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哒哒”而至，堵住了州衙大门。接着是御史台狱卒暴戾而响亮的喝道传报声：

“御史台太常博士皇甫遵大人奉旨驾到！”

苏轼煞住脚步，一切都晚了，一切也都完了。

苏轼像是一个失去了知觉的人，痴呆地站在州衙的大门口，似乎在等待着御史台的钦差大臣们从他的身上踏过去。州府的录事、宾佐和官吏都惊慌而出。

祖无颇是个临急善断的人，他立即吩咐宾佐在客厅接待御史台的“钦差大臣”，转身架起苏轼走进一侧的小屋，关上房门，与苏轼商议眼前的应变之策。

太常博士皇甫遵在御史台狱卒扬威喝道声中走进州衙大院，宾佐带着一群官吏急忙上前跪迎。皇甫遵厉声责令：

“立即封锁衙门，断人出入。阳奉阴违者严惩！”

宾佐慌忙应诺，并高声吩咐录事立即封锁衙门，然后弯腰打恭地请皇甫遵等人进入客厅。

皇甫遵，时年四十七岁，身躯高大，相貌伟岸，连腮短髭托着一副森厉威严的面孔。此时他朝服在身，秉笏在手。两个狱卒，白衣青巾，挎刀握柄，立于左右，神情凶蛮。皇甫遵之子，时年二十岁，亦高大身躯，浓眉大眼，手持台牒，顾盼狞恶。宾佐恭敬让坐，皇甫遵置之不理。皇甫遵之子高举台牒，厉声叱斥：

“老奸巨猾，欲以殷勤之态为罪犯拖延时间吗？着苏轼来见！”

宾佐知“钦差”之威难测，已难以周旋拖延，便急忙拱手应诺，弯腰退出。

小屋里的苏轼，在突然间的惊骇无状之后此刻总算清醒了：今天灾祸临头，是自己十多年来“口无遮拦”造成的苦果，也是自己政见不悔不改的必然结局。可“宪台”千里追捕，百年少有啊！死不足惜，只是不知其何以罪罚至此？他的内心十分酸楚。

祖无颇关切地鼓励苏轼：

“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见识一下这位太常博士。”

苏轼苦苦一笑，打起精神，脱掉朝服，神情颇为悲壮：

“苏轼既负罪在身，当以微服与‘钦差’相见……”

祖无颇急忙制止：

“‘钦差’尚未宣示台牒，你何知其罪责？身着微服接见，这是‘不打自招’啊！”

苏轼悟而点头：

“无颇，我此刻的心境，早已感同囚徒，这两条腿也有些发软了。”说着又抓起朝服披挂起来。

“子瞻勿虑，我与公携手面见‘钦差’！”祖无颇挽苏轼之臂走向客厅。

客厅里，皇甫遵具靴袍秉笏偕其子、狱卒立于上，神情傲慢而冰冷，苏轼与祖无颇亦具靴袍秉笏而立于下，两相对视，沉默片刻。皇甫遵突然叱声出口：

“枷锁罪犯苏轼！”

两个狱卒跨步而出，甩出枷锁，锒铛作响。苏轼惊慌，祖无颇跨步而出，拱手询问：

“太常博士大人必有被受文字？”

“你是何人？”皇甫遵厉声反诘。

“下官祖无颇，乃湖州通判。大人乃御史台太常博士，当知朝廷法度，无台牒怎能任意捉人，何况是一州太守。”

皇甫遵语塞，即令儿子授台牒于祖无颇。祖无颇打开一看，有皇上御笔谕示：“罢苏轼知湖州，着职员追摄入京。”祖无颇怆然，将台牒转交苏轼，苏轼心已凉了，接过台牒，合而不视，双膝跪倒，话语凄厉：

“谢皇上天高之恩。苏轼向来激怒朝廷者多，死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说罢，伸出双手。

皇甫遵喝令：

“枷锁罪犯苏轼，暂寄州府！”

狱卒上前，厉声询问苏轼：

“家有五代誓书铁券否？”

苏轼摇头。

狱卒抬手，枷锁苏轼，若缚鸡鸭。

皇甫遵命令狱卒：

“抄查苏轼住宅！”

狱卒应诺，在皇甫公子带领下奔出州衙。

御史台太常博士天威雷霆般的到达和苏轼的锒铛被捕，早已哄动了湖州城。御史台狱卒似狼如虎，对苏轼住宅翻箱倒柜的抄查，更惊动了湖州城里的黎庶百姓。街巷里善良的人们，不避风险地拥向苏轼的住宅门外，关切着这位随和亲切、无官架官威而又多才多艺、知民爱民的太守。

一场骤然而至的浩劫，已使苏轼的住宅门破窗裂、柜倒箱翻、书卷漫地、诗稿散落，狼藉而无插足之地，更使苏轼的家眷飞魂落魄，战栗而不敢做声。七十一岁的任妈经不起这猝然而至的打击，已经昏倒床榻。三十一岁的王闰之，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在狱卒破门而入的刹那间便木呆了。十八岁的王朝云，前不久已被苏轼纳为小妾，她是在杭州瓦肆长大的，目睹过官场上的云雨反复，心里明白眼前狱卒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对师长的敬意，对丈夫的爱心，使她表现出罕见的冷静。她抚抱着吓得发抖的苏迨和苏过，坐在侧室的门槛上，默默地流着泪水，睁大眼睛看着狱卒们把抄查翻检出的诗稿、信笺、文书，一件一件地装进布囊。她知道，这是在搜集着丈夫的罪证，要一网打尽与丈夫诗文来往的朋友啊！二十岁的苏迈，正在客厅里经受着皇甫遵之子的蛮横审问。苏迈咬紧牙关一言不发。而审问者气急败坏的叫骂声、斥叱声和以势欺人的恐吓声，震撼着黑夜中屋外黎庶的心。

三更时分，狱卒们带着他们抄查的诗文、信笺、文书离开了。苏迈

发疯似的跑往州衙看望被捕的父亲，苏轼住宅腾起一片浩劫之后的哭声。任妈呼唤着她的大郎，王闰之呼唤着她的子瞻，王朝云和苏过、苏迨哭作一团，拥入苏轼住宅的街坊、黎庶也陪着咽泪。人们哭这家室之破、人命之危，哭这浩劫之暴，好人无安。

四更时分，由于通判祖无颇的百般恳求和宾佐的巧妙周旋，在摆酒欢送御史台“钦差”押解苏轼入京的空当时间里，皇甫遵破例恩准“罪犯”回家与家人诀别。

苏轼披枷戴锁，在苏迈的搀扶下踏进了哭声震天的家门。烛光惨照下的家人、黎庶、书卷、残稿和屋宇内狼藉的一切，触目惊心，苏轼倚门而立，默然无语：罪累家人，罪累亲朋啊！他终于哭出声来……这是生离，也是死别，团聚渺茫无望的生离，刑场远在京都的死别。

莫再忧伤，亲人们今后要走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很长，还要跌着爬着走啊！留下一点欢乐吧，留下一点勇气吧，留下一点不屈不挠的精神吧，在儿子面前，留下一点做人的浩然之气吧！苏轼抚着泪水满面的苏迈、苏迨、苏过，殷切地叮咛：“我家虽无五代誓书铁券可以免罪免死，但有万卷诗书可以壮气壮胆。我八岁时，母亲读《后汉书》中的《范滂传》以教我。范滂因直谏之祸而被杀，临刑前，母子诀别，范母很坚强，安慰儿子说：‘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我听后询问母亲：‘我以后如果成了范滂，母亲赞许吗？’母亲教我：‘汝能作范滂，我就不能为范滂之母吗？’刚直不阿，乃我家之家风啊……”

儿子们听懂了，郑重点头。

苏轼抚慰着泪人一般的妻子王闰之，强作笑容，打趣地说：

“季璋，你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吗？本朝真宗年间，隐者杨朴，因诗获罪被召入京，皇帝在审问时劈头询问：‘临行时有人作诗送行否？’杨朴回答：‘臣之老妻曾作一绝送行。’皇帝惊诧：‘其诗何云？’杨朴吟出：‘且休落托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皇帝听后大笑，就把杨朴放回来了。季璋，你也作一首诗为我送行吧。”王闰之噙泪以笑。

苏轼转向爱妾王朝云：

“霞，解语花啊！今年三月来此途中，遇秦观少游于松江，曾赋诗

作记。仅以此诗与汝别，汝善解之：‘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王朝云会意，扑在苏轼怀里：

“妾知先生闻雷霆已不惊，得失祸福之情早已在心头消失。妾当以先生为师，自强自立而处之……”

苏轼跪在任妈的床榻前，抓住任妈粗糙、冰冷的手，连强作的“笑”也笑不出来了。自己四十四年的冷暖坎坷，三个儿子的养育成长和这个家庭的欢乐安宁，都倚仗着任妈这颗母爱不竭的心啊！这颗心最终还是为她养育而成的大郎操碎了。“风烛残年”，无情而可恶可憎的“风”啊！苏轼低头亲吻着任妈粗糙、冰冷的手泣咽起来。

任妈已无力再抚抱她的大郎，泪水横流，淌在已滴湿的布枕，脸上浮着凄苦，用无力的声音叮咛苏轼：

“大郎，我再无力侍候你去京都了，可我的心时时跟着你。让迈儿陪你去京都吧，他已二十岁了，也该出去见见世面了……大郎莫哭，我等着你回来……”

苏轼再也忍不住，伏在任妈的床榻上号啕痛哭……

七月二十九日黎明，苏轼枷锁在身，被御史台狱卒押出州衙。他的儿子苏迈背着沉重的衣物布囊陪着他。皇甫遵父子在通判祖无颇和宾佐弯腰打恭的答兑下，神态似乎随和了一些。罪犯已捕，罪证到手，也该“随和”了。

黎明的街道是寂静的，皇甫遵选定这个时辰押着“罪犯”上路自然是有道理的。一可以避免湖州城里百姓的干扰；二可以避免罪犯家眷哭哭啼啼的纠缠。

苏轼站在州衙门前的台阶上，抬头望着夜色消褪中刚刚苏醒的湖州城，心头浮起一层浓重的凄楚：来到湖州恰恰一百天，没有为湖州黎庶做出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就要离开了，而且给这座水乡古城留下了诉说不清的屈辱，心里有愧啊！他在黑暗中寻找任妈、王闰之、王朝云和苏迨、苏过的身影，盼望能有再看一眼、再见一面的机缘，可眼前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唉，也好，免得又一次绞心揉肠。

狱卒押着苏轼向湖州城北门走去，苏轼立即明白是要乘船走水路了。水路直通太湖，可免去几百里丘陵山地跋涉之苦，这对自己也许是一种照顾。但他也猜度得出，祖无颇和宾佐周旋答兑朝中“钦差”之物，也是马匹不便携带、并且携带不了的，肯定在半个时辰之前，已连同马匹一起装上官船了。他感激祖无颇、宾佐的友谊和用心，世情如此，世风如此，怪不得的。只有这样，自己在押解途中，也许会少受一些苦罪。

走出湖州城北门，眼前的情景，猛使苏轼的心情沸腾，而狱卒目瞪，皇甫遵色变——从城门口至水路码头一里长的官道上，跪伏着黑压压的人群，男女老少，数以千计。有的高举酒酿，有的捧着薯果；有的点燃线香，有的焚化黄表；有的号啕痛哭，有的伏地泣咽；有的牵苏轼之衣，有的拦苏轼之路。人群熙攘，哀情惨惨，惜别之声如滚沉雷，送别之泪如雨滂沱。“苏公珍重”、“太守安途”的叮咛声、祝福声、送别声不绝于耳……

苏轼泪流满面。难离难舍的黎庶，难泯难灭的深情啊，他用戴枷戴锁的双手，高高揖礼，感谢送行的人群……

狱卒们在人群夹道中侷促而行，人心可畏，众怒难犯，他们的双脚不由地发抖。

皇甫遵也在人群中挤着，他心里有恨有怕。这是藐视朝廷法度，这是为苏轼撑腰壮胆啊！他咬牙切齿，压低声音叱问身边的祖无颇：

“这是谁人搞的？”

“太常博士大人息怒。黎庶无知，自己跑来的。”

“胡说！为罪犯张目送行，图谋不轨，这是要造反啊！”

“大人多心了。湖州南夷之地，民俗异于京都，此处黎庶，敬重朝廷命官，太守离去，均以此等习俗相送。况且，苏轼所犯之罪，仅州府官吏知晓，民间尚不知啊……”

皇甫遵睨视祖无颇而衔恨于胸：此厮亦苏轼同党！

苏轼走近码头，忽被凄厉呼唤“爸爸”的哭叫声绊着了脚步，他转身

望去见是苏迨、苏过在哭叫。他看到了王闰之、王朝云，看到了被街坊两个青年人抬在一张藤椅上的任妈。季璋没有哭，只在眼眶里噙着汪汪的泪水；霞没有哭，只在嘴角浮着揪心的酸楚；任妈没有哭，只在眉梢托着深切的慈爱。苏轼刚刚喊出“任妈”两个字，就被凶蛮的狱卒架上了官船。

送行的人群涌向码头，高呼着“苏公珍重”、“太守安途”，声浪卷来，官船都有些颠簸摇晃。突然，几条渔船箭一般地从上游直射而来。渔船上的人也应和着码头上的声浪，高喊着“苏公珍重”、“太守安途”。这是渔村的送行者。第一条船头正站着那位不知名字的缫丝渔女和她的父亲。

皇甫遵惊慌无状，急令船夫断缆开船。

官船开动了，苏轼直挺挺地跪倒在舱板上，无言无语，向湖州城告别，向家人告别，向质朴深情的湖州百姓告别。码头上的人群也“哗”地跪倒，哭成一片。

那渔女情急，加速弄桨，追赶官船。在渔船与官船并行飞驶之中，渔女高喊“太守苏公，湖州黎庶盼你早日回来啊！”她抬手把一包赠物抛在苏轼的怀里。

渔女手离双桨，站在船头蒙面而哭，渔船在水面打着旋……

一忽儿，官船走远了。

湖州百姓不曾想到，他们水路码头送行的深情祝愿，反加重了苏轼的罪行，加重了苏轼在官船上的苦罪。皇甫遵惩罚有法：其一，让苏轼父子与四匹走马同居于船尾船板上。人马为邻，马粪马尿之臭，足以威慑“天下奇才”苏轼的斯文。其二，以剩饭残羹果苏轼父子之腹。江面终非陆地，膳厨只此一家，你纵有钱，无处买食，狱卒酒足饭饱之后，方“嗟”苏轼父子进餐。“嗟来之食”，足以整治“文坛领袖”苏轼的傲气。其三，无定时地勘审提问。勘审“罪行细节”情状，提问“诗文往还”之党，而且不分昼夜，存心折腾。“劳心疲力”之术，足以挫磨苏轼“恃才傲物”的习性。

屈辱、虐待、谋伤和几天几夜逆水行舟的颠簸疲劳，果然使苏轼愤懑盈胸、羞辱捶心，怒不可遏、耻不欲生。“士可杀而不可辱”，知耻而

近勇的刚烈之气充塞于五脏六腑，他厉声斥责狱卒的愚蛮，尖刻训斥皇甫遵的阴毒用心。他的无畏无惧，竟使御史台的“钦差”慌了手脚——苏轼万一有个好歹，如何向皇上交差！

夜入太湖，月高风急，波涛汹涌，船不能行，遂停泊于湖中小岛的鲈香亭畔，以待风平浪静。苏轼举步登上鲈香亭，披枷锁而独立于天水之间。望着清冷的银月和月色下的碧波银浪，心中不由涌起仕宦人生的沉痛忏悔。

月色茫茫，夜风吹打着鲈香亭，吹打着鲈香亭四角飞檐下“叮当”的铜铃。苏轼在心底低吟：

“鲈香亭，是因鲈鱼成肴的鲜美芳香而命名的吧？碧波中自由自在的鲈鱼啊，你的世界原在这辽阔、静谧的水底，何必要闯进人间无处不有的罗网呢？人间的罗网是冲撞不破的，一道罗网之外，还有无数的罗网。旧的罗网轰毁了，新的罗网应时而撒。你走出了缚身的渔网，进入了油锅，上了餐桌，你献身了，粉身碎骨了，赢得一座‘鲈香亭’——座湖光辉映的不朽丰碑！这是你的悲哀，还是你的荣耀？”

夜风更急，吹打着苏轼曲皱的衣襟，吹打着苏轼散乱的须发。苏轼眼前的碧波银浪，似乎沉吟着一首凄婉的哀歌。

>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尅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

苏轼叹息：

“这是屈子《九章》中的绝命诗啊！此诗一出，屈子就沉身于汨罗江的波涛之中了。悲哉屈子，你给后来的忠贞之臣，开辟了一条自我解脱的道路——条悲壮而毫无用处的道路啊！

“‘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屈子毕竟是以生命的代价，通悟了仕宦人生中的奥秘，道出了仕宦人生中的不幸和悲哀，给后来的忠贞之臣，留下了一份永不泯灭的遗产。这‘纯庞’的心是什么？不就是那些‘傲悖之语’吗？官场的情态在千古不移地延续着，‘诺诺歌功’之言，历来是升官的阶梯；‘谔谔傲悖’之语，自然是诛伐的‘罪证’。可是一个朝代的兴盛，决非来自‘诺诺歌功’的粉饰，而是得益于‘谔谔傲悖’之语

所产生的自省自强！连屈子所爱所忧的楚国，不也亡于‘诺诺歌功’的谄媚和拒听‘谔谔傲悖’之语的警告吗？

“‘谗人’，官场情态中千古不灭的‘龙蚤’啊！嫉贤嫉能、嫉忠嫉贞。朝朝代代几乎都在演出着‘谗人离间’、‘谗人弄权’、‘谗人误国’的悲剧。朝朝代代几乎都有着惩治前朝‘谗人’的口诛笔伐，可朝朝代代仍是‘谗人’猖狂，‘被谗者’流血、流泪。可怕的不绝其种的‘龙蚤’，惹不起，除不掉，根不绝的长命怪物啊……”

夜风呼啸，波涛奔涌，湖面翻江倒海，腾起了撼天动地的嚎吼。乌云飞卷而起，吞没了惨淡的银月，天地漆黑一团。渔火消失了，官船朦胧了，连鲈香亭似乎也消失于黑暗之中。在一个混沌莫辨的景色中，苏轼高吟出告别仕宦人生的哀歌：

“屈子就是在这失去光明、断了出路、负罪流落、孤愤悲凄的境遇中沉落于汨罗江的吧？这种尸骨不留的解脱，是最干净、最彻底、最崇高、最完美的解脱，是对仕宦人生最肃穆、最郑重的告别！

“苏轼，一个心高位卑的狂人，是不配以屈子为师的。虽有过‘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的向往，有过‘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的壮志，有过‘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的豪情，可二十三年的官场沉浮，‘向往’失落了，‘壮志’沉沦了，‘豪情’消失了，得到的只是猜疑、贬逐、遭谗、屈辱和这副环首缚身的枷锁！“苏轼，一个愚蠢而多情的可怜虫，是不敢以屈子为师的。但也真心地热爱着这块秀丽如画的土地，热爱着这块土地上质朴善良的黎庶，热爱着雄心勃勃而又不聪不明的君王。愚蠢的多情，生就了一张‘口无遮拦’的嘴巴，吐着‘激烈傲悖’之语，谈着‘不合时宜’之论，抨击奸佞，讽喻朝政，故而口孽深重，招谗招怨啊！愚蠢的多情，造就了一支‘着墨无情’的秃笔，为弱者而哭，为冤者而号，诛伐暴虐，揭示丑恶，故而笔孽累累，招恨招仇，文字成狱！愚蠢的多情，又练就了一种‘不知悔改’的猖狂，贬逐而不低头，负罪还要挣扎，抱着一颗矢志不移的忠心爱心在油锅里打滚，仍不肯闭合报忧说愁的嘴巴，故而罪行难宥，终于落到这个爹妈不爱舅舅不疼的下场。仕宦人生的道路走到了尽头，该向这祸福莫测的人间告别了……”

也许真存在着天人感应，一道闪电突至，托起湖面的万顷波涛，向鲈香亭汹涌卷来，如万马奔腾；一阵炸裂的雷声，驾着夜风袭来，亭阁震动；暴雨随着天河崩坝似的急泻而下……苏轼领受着急风暴雨的洗

涤，一步一步走向鲈香亭的边沿，一条腿跨过了生与死交接的木制栏杆……

夜幕中，苏迈吼叫着扑出，紧紧地抱住了苏轼，发出了撕心裂胆的乞求声……

风声、雨声、雷声、苏轼父子相抱的痛哭声，交织在风雨飘摇的鲈香亭。

第十八回　圣上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之身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进京都，当天晚上，就被投入御史台监狱。

幽幽百尺井，

仰天无一席。

隔墙闻歌呼，

自恨计之失。

苏轼成了一个失去自由的囚徒，他的监狱生活开始了。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亲自勘审此案。皇甫遵从湖州抄查得来的诗稿、信笺、文书，在此案审讯一开始，就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苏轼“虚称更无往复”的拙笨抵抗和托词，使苏轼处于“态度恶劣”的被动地位。在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的车轮战术、日夜提审，连续一个月的逼供下，苏轼终于体力不支、心力交瘁地低头屈服了：

他供认了“诗赋文字往复”的“同伙”王诜、王巩、孙觉、李常、刘挚、文同等人，并详尽地交待了与王诜、王巩、孙觉、李常的交往。

他承认了“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的罪行，并承认了《钱塘集》是一部谤世之作。

他按照审讯者的需要，写出了御史台满意的供状：

> ……入馆多年，未甚擢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言为当……

白纸黑字的“供状”，握在李定等人的手里，朝廷内外官员王诜、王巩、司马光、张方平、范镇、孙觉、李常、苏辙、刘攽、刘恕、陈襄、刘挚、钱藻、文同、湖州通判祖无颇、密州涟水县令盛桥、杭州钱塘县

令周邠、福州太守曾巩、海州太守李清臣、扬州太守鲜于侁等三十九人皆入网内，成了苏轼的同谋者。

一个庞大的、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集团在逼供中形成，这极大地鼓舞了御史们“强化皇权”的自得心理，极大地满足了皇帝赵顼“帝王集权”的急切需要。副宰相王珪、知谏院张璪等人侦知皇上的意图，蜂拥而起，推波助澜，与御史台相呼应，纷纷上表弹劾，欲置苏轼于死地。皇帝赵顼在一片请求诛伐苏轼和这个“讥讽朝政”集团的声浪中，采纳了御史中丞李定“当予深究”的谏奏，一道“缴诗赋往还文字证物交有司勘查”的谕旨下达了。

“乌台诗案”按照皇上的谕旨，迅速地扩展开来：

御史台派出狱卒闯入驸马王诜、王巩和居住于京都“同谋者”的府邸，抄查“证物”。

御史台派出缉骑分赴洛阳、许昌、商丘、密州、湖州、杭州、扬州、福州等地，勒令各地的“同谋者”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文书，并进行抄查。

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一些官员震惊了，京都的文人墨士、街巷细民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各州各府的官员惶惑不定，“乌案”影响之大、牵扯官员之广，超过了十一年来“新法”推行中的任何一次朝廷变故。人心惶惶，议论鼎沸，连庆寿宫的太皇太后、崇庆宫的皇太后都睁大了眼睛。“乌台诗案”一时成了朝野关注的焦点。

人们疑惑：在这三十九个苏轼的“同谋者”中，司马光、张方平、范镇、苏辙、刘攽、刘恕、曾巩、孙觉、文同是人们熟知的人物。他们原是一些政见不同的朝臣，是为人耿直的学者、文人和画家，已因政见不同而遭贬离京，他们“讥讽朝政”的言论是公开的，在几年前已遭到清算，而且有的人（刘恕、文同）已不在人间，现时又旧事重提，老账新算，多少有点“弄权追杀”之嫌。而且这种炼罪成狱、一网打尽天下英才的做法，也太绝理绝情。人们对弱者的同情，超过了对这一案情的信任。

王诜和王巩的被收入网内，尤其引起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一些官员的极大不安，驸马王诜与皇室的关系人人皆知，御史台敢于明目张胆地对其操刀下手，也许预示着皇室纷争的再度爆发。王巩被列入

重点审查对象，更加重了宰执大臣们的这种猜疑。

王巩，时年三十五岁，乃真宗皇帝赵恒朝宰相王旦的孙子，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是遭贬老臣张方平的女婿。平日他与吴充、冯京等人过从甚密。这个血缘相府、结姻老臣、又与现时宰执大臣有交的小人物，突然被御史台格外关顾，也许预示着朝廷重臣的又一次变动！

一种对抗“乌台诗案”的力量在悄悄地酝酿着……

抄查“诗赋文字证物”的行动风风火火地在京都内外进行。

御史台的狱卒闯进驸马王诜的府邸，手持皇上谕旨，勒令驸马王诜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驸马王诜避而不见，贤惠公主扶病而出，先是以礼接待，继而准予抄查。狱卒不谙驸马府朝制特权，竟然闯入贤惠公主卧室，翻箱倒柜，诗赋、信笺所获无几，却翻捡出贤惠公主的春宫用物，而且大加观赏。贤惠公主大怒，下令驸马府禁卫，刑枷狱卒送大理寺治罪，并进宫哭诉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御史台闯下了大祸，皇上与后宫的冲突由此而引发了。

御史台的狱卒闯入王巩府邸，皇上谕旨在手，落败的宰相府自然不敢拦阻，听任狱卒翻箱倒柜。因王巩已从苏轼游学六年，往还的诗赋、文书根本不在京都府邸，狱卒抄查所得，除苏轼写给王巩的一首“砚铭”外，只是王巩几年前与吴充、冯京等人“往复”的信笺。苏轼的这首“砚铭”是：

> 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

苏轼的这首“砚铭”，绝无“讥讽朝政”之味，而吴充、冯京写给王巩的信笺中，倒有几句讽刺“新法”之语。王府总管以为吴充、冯京的信笺不在抄查之列，不许狱卒带走，两相争执，终成殴斗，诉于大理寺。大理寺以“王巩身在三十九人之列”为由，判御史台胜诉，并惩治了王府总管。从而又引发了吴充、冯京对御史台的愤怒。

御史台的缉骑抄查了杭州钱塘县令周邠和湖州通判祖无颇的住宅，因周邠和祖无颇早有准备，缉骑毫无所获，却带回了杭州、湖州黎庶怀念苏轼、为苏轼祈福免灾而“做道场”、“解厄斋”，累月不歇的讯息。

御史台缉骑奔至洛阳，闯入“独乐园”。老仆吕直得知缉骑来意，惶恐无状，急入钓鱼庵禀报司马光。司马光因刘恕于熙宁九年秋从洛阳返回高安途中，闻母病故而得风挛疾，右手右脚瘫废，以口授儿子刘羲仲完成了司马光所托之后，于去年（元丰元年）九月病卒，失友之痛，使司马光居钓鱼庵而不出，据“警枕”而少眠，争以时日，删稿不辍。近两年来，体弱至极，须发脱落将尽，牙齿所剩无几。突闻苏轼被捕入狱、缉骑猝至，濡墨之笔失落而拍案疾呼：

“子瞻以诗为魂，终以诗为累。痛哉子瞻！天若祈佑大宋，必不使诗魂丧失……”

司马光自检与苏轼近几年来“往还”之诗稿，在老仆吕直的搀扶下走进弄水轩，会见了御史台派来的缉骑——一个中年狱吏和两个年轻的狱卒。

司马光从狱吏手中接过皇上“缴收证物”的谕旨，朝京都方向跪倒，叩头谢恩，如实禀奏：

“圣上，臣司马光与苏轼确是密友，熙宁四年作别于京都之后，至今已有八年，两地相思，无由相会，但有诗赋往还。熙宁九年初夏，臣偶见苏轼《超然台记》一篇，其趣超然物外，纵有失落之感，断无谤世之怨，臣颇为赞赏，遂成《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一首，托人带给苏轼。熙宁十年，苏轼官居徐州，曾寄臣《司马君实独乐图》一首。以述怀念之情。除此而外，别无往复文字，现奉旨将底稿上呈，以备勘审。臣跪待罪罚。”

司马光叩头站起，交诗稿于缉骑狱吏，拱手而语：

“公等奉旨行事，备受辛苦，光怀德感谢。独乐园内，仅此‘有往无还’的诗稿二篇，公若相信司马光之言，请带此稿回京复命；公若有疑，可在独乐园内翻箱倒柜以抄查，老仆吕直恭听公等吩咐。司马光正在修书，待罪告辞。”说罢，深深一揖，离开了弄水轩。

狱吏亦敬重司马光的为人，刚才司马光坦诚真挚的话语，使他不忍心再行抄查以打扰这位年老力衰的“朝臣典范”。他打开《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一诗阅览：

使君仁智心，

济以忠义胆。

婴儿手自抚，

猛虎须可揽。

出牧为龚（遂）黄（霸），

廷议乃（王）陵（汲）黯。

万钟何所加，

阎石何所减。

用此始优游，

当官免阿谄。

乡时守高密，

民安吏手敛。

乘闲为小台，

节物得周览。

……

狱吏再看苏轼的来诗《司马君实独乐图》：

青山在屋上，

流水在屋下。

中有五亩园，

花竹秀而野。

……

先生独何事，

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

走卒知司马。

持此欲安日？

造物不我舍。

名声逐吾辈，

此病天所赭。

抚掌笑先生，

年来笑喑哑。

狱吏阅览完毕，心底暗暗一笑：司马光以汉代循吏龚遂、黄霸喻苏轼仁爱为民之心，以汉代良臣王陵、汲黯喻苏轼忠义不畏强权之胆，此乃友谊之音，亦可视为鼓励苏轼的罪行。苏轼誉司马光名满天下，儿童走卒皆知，已得黎庶之心，此乃今日实情，亦可视为盼望司马光复出的暗示。罪证在手，可以向御史中丞李定大人复命了。他推开老仆吕直，带着两个狱卒走出了弄水轩。

与此同时，朝廷盘根错节的人际蛛网颤动了。

官场谲秘诡诈的权力冲突爆发了。

民间善恶分明的志士仁人呐喊了。

活跃在朝廷内外的各种力量，随着“乌台诗案”的扩展和苏轼生命的垂危告急，掀起了一个震动京都的营救苏轼的浪潮，铺天盖地地向福宁宫冲击。

首先为营救苏轼生命而呐喊的，是京都游乐场所——瓦肆梅花棚的歌伎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个女子。她们以救济狱中的苏轼为名

而举行义演，专场歌舞苏轼诗词。此举正合了文人墨客、街巷细民的心愿，反应强烈，场场爆满。丽玉并扮作苏轼模样，着学士宽袍博带，戴短檐高筒便帽出现于舞台，观众为之泣咽成声。紧接其后，瓦肆中的莲花棚、牡丹棚、桑家棚、杏花棚、余家棚都起而应和，特别是艺坛首领丁仙现和歌坛著名杖子头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参加营救苏轼的义演，又引起了京都杂剧、说史、散乐、影戏各种游乐行当的响应，形成了京都处处歌吟苏轼诗词的局面。

苏辙从应天府急速上书皇帝赵顼，投案自罪，愿以自己的官职，替苏轼赎罪：

> ……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早失怙恃，唯兄轼一人，相依为命……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轼，得免狱为幸……

宰相吴充也挺身而出，上呈奏表，为苏轼辩解。奏表中谏奏皇帝赵顼：

> ……陛下效尧舜以仁治天下，还不能容忍一个‘恃才傲物’‘口无遮拦’的苏轼吗？

旧友、已复职的三司使章惇上呈奏表营救苏轼，并猛烈抨击监察御史舒亶欲使苏轼“家破人亡”的祸心。他直言劝谏：

> ……苏轼领袖文坛，名著朝野，今投入监狱，臣恐后世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啊……

同修起居注王安礼是去年从润州调回京都的，也上呈奏表为苏轼说情，力陈苏轼之不可杀：

> ……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至于法，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顾陛下无庸竟其狱……

被文章网连在内的致仕老臣范镇，也从许昌上呈奏表，不避嫌疑地提醒皇帝赵顼：

> ……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援陛下以为例……

同样被牵连的张方平，更表现出奋不顾身的激愤，从商丘遣其子张

恕进京至闻鼓院上呈营救苏轼的奏表，言词激烈，其激愤之情跃于纸上：

> ……传闻有使者追苏轼过南京，当属吏。臣不详苏轼之所坐，而早识其为人，其文学实天下奇才，向举制策高等，而犹碌碌无以异于流辈。陛下振拔，特加眷奖，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其性资疏率，阙于审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顷年以来，闻轼屡有封章，特为陛下优容，四方闻之，莫不感叹圣明宽大之德。今其得罪，必缘故态……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之者足以戒；故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涉谤黩不恭，亦未闻见收而下狱也。今轼但以文辞为罪，非大过恶，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测，惟陛下圣度免其禁系，以全始终之赐，虽重加谴谪，敢不甘心！

朝廷重臣和致仕的朝廷老臣反对罪炼苏轼一案的奏请和京都文人墨士、黎庶细民歌唱苏轼诗词浪潮的结合，形成了十多年来京都最大的一次社会震荡，逼迫皇帝赵顼不得不对“乌台诗案”重新考虑了。恰在此时，王安石从千里之外的江宁，也送来了一份拯救苏轼的“奏表”。

贬居江宁白下门外半山园的王安石，得悉苏轼因“诗赋文字”获罪被捕入狱的消息，已经是十月初了。他乍闻而大骇。

此时的王安石，正在“谁有锄耕不自操，可怜园地满蓬蒿”的清冷境遇中，苦熬着凄凉的晚年。他有着朝政失败者的愤懑，有着理想破灭者的悔恨，也有着一位学者“义理”追求受挫后的疑惑。在淤结于胸的痛苦的折磨中，他思索着“十年变法”轰轰烈烈开始、凄凄惨惨停歇的原委，思索着自己风风火火北上、窝窝囊囊南归的根由，思索着一个悲剧时代的谜底。难以解开的谜底使他对朝廷里现时的一切，都变得冷漠麻木了。

两年前弟弟安国病亡和儿子王雱逝去的悲哀，仍在日夜不停地折磨着他，成了他迟暮生命中难以愈合的伤口。他不是惋惜弟弟安国和儿子王雱的短命，而是追悔“十年官场”的糊涂。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弟弟和儿子的墓地凭吊，抚摸着坟头上绿了又枯、枯了又绿的青草，咀嚼着“种瓜得豆”的悲哀，追悔着“轻信”和“不善识人”的血泪代价……

病体恹恹的老妻，现时已常年卧床不起了，思念儿子的哀声苦泪，日日不绝于耳。

现时，王安石正在“每怜今日长垂翅，却悔当年误剪翎”的心境中，撰写着他最后的一部著作《字说》，借以寄托“眼中唯见北山云”的忧心、苦心、恋心和折翼难飞的伤心。

谁知苏轼被捕入狱的消息，如雷霆轰顶，一下子撼动了他凄苦欲死之心、是非分明之心和友谊相怜之心。他敏锐地意识到：文字狱兴，国家衰败之兆！朝政已步入歧途，朝廷将失去生机，“变法”即将最后毁灭啊！

他坐不住了。诗赋原是时代神韵之音，既非街头“贴示”，亦非棘署讼词，乃诗人、词家遇事触物之感，随兴而发，随思而鸣。若采其韵音，足以聪耳明目，以成盛世；若深文周纳，系之以狱，则箝塞天下之口。

苏子瞻口无遮拦，恃才傲物，长于以诗词论世，颂山川之美者有之，哀生民之苦者有之，狂想奇思者有之，愤懑怨恨者有之。作为诗人，无愧于时代；作为朝臣，却易见疑于君王。时代之不幸，命运之不幸，苏子瞻恰恰落在御史台执权者的手里，这些执权者恰恰又是一群精于刑律而疏于诗赋的人……

李定、舒亶等人，都是自己提拔而上的，而且早想择苏轼诗词歌赋中的“哀怨愤懑”之作诉于刑律，不意今天果然炼罪成狱！

王安石一颗冷却了两年的心骤然沸动起来，他愤声高呼：

“不能这样啊！不能堵塞天下人之口啊！为了积贫积弱的国家，为了一时糊涂的皇上，为了危在旦夕的子瞻，不能再沉默不语！”

王安石提笔展纸，为营救苏轼，写下了他贬居江宁两年来的第一份奏表，并请“书场浪子”飞马送往京都……

“乌台诗案”引起的京都震动、朝臣纷争和后宫沉默，两个多月来已使皇帝赵顼陷于慌乱和一筹莫展。十月二十二日深夜，这种震动和纷争，似乎都一齐拥进福宁殿御堂，等待着他最后的裁决。

赵顼坐在御案前，望着御案上堆积的各样“奏表”发呆。两年来，朝廷“强化皇权”的声势，使得皇后也依据朝制不再敢随意进入御堂陪伴他了，红莲宫烛烛光之下，只有他孤独无依的身影。

京都瓦肆歌伎们以救济义演为名营救苏轼的活动又掀起了新的高潮，特别是宫廷“教坊使”丁仙现和京都著名杖子头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参与演出，使全城黎庶都在唱着苏轼的诗词。歌声是高大的宫墙挡不住的。听到这越来越多的歌声，赵顼感到刺耳、厌恶，但又不能堵人人的嘴巴。皇城司虽然已作了相应的防范准备，但今天勾当皇城司公事在上呈的“奏表”中却有“民心在苏轼一边”、“举措当慎之又慎”的谏言。看来皇城司的官员也染有这些歌声的影响了。民心真的在苏轼一边吗？

朝廷宰执大臣和二府、三司官员对此案的分歧和对立日益尖锐。副宰相同平章事王珪和知谏院张璪今天午后来到御堂，神情激昂，声称“苏轼所怀如此，顾可置之不诛乎？”主张对苏轼处之以极刑，以张刑律之威严，杀一儆百，威慑那些目无君王的臣子；可宰相吴充、枢密使冯京、三司使章惇今天午后也来到御堂，神情更为激昂，都在为苏轼辩解，认为“以诗赋文字成狱难服天下之心”。朝廷百官同情苏轼者居多，一些致仕老臣似乎都站在苏轼一边。两相对立，难以调和！章惇与苏轼交谊深厚，为朋友解脱，情理可知；吴充、冯京，为巩固权位，借苏轼一案谋私自卫，理亦可解；可朝廷百官为了什么呢？致仕老臣为了什么呢？难道也是为了私谊私利吗？两年来，朝廷所为，旨在“强化皇权”，到头来，连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员的心也难以统一了。唉，朝政大事，依赖群臣，朕不能因一个苏轼而使群臣离心啊……

御史台对苏轼一案的审讯已经结束，李定、舒亶、何正臣今日黄昏来到御堂，上呈了勘治苏轼一案的“疏奏”，主张严惩苏轼而开杀戒，并主张对王诜、王巩、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刑以贬逐或流放。这个“疏奏”，读之惊心，思之胆寒。贬逐司马光，于心不忍；流放王诜，于情不能；而且一举严惩如此众多的臣子，朕真的要成为后世诅咒的暴君吗？

庆寿宫太皇太后病情转重的消息也是入夜时分传进御堂的。太皇太后这次病倒，缘于御史台狱卒抄查驸马府公主寝居，姐姐贤惠公主哭诉于庆寿宫是直接的导因。皇室王公和朝廷百官借“抄查公主寝居”一事对御史中丞李定的弹劾曾折腾了半个月之久，但太皇太后沉默着，皇太后沉默着，歧王颢、嘉王　沉默着，连皇后也沉默不语。这沉默是对此案的依从？是对此案的不满？是一场皇室纷争的酝酿？还是众叛亲离的冷漠？御堂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同修起居注王安礼轻步走入，跪倒在御案前，叩头轻声禀奏：

“臣同修起居注王安礼叩奏陛下，苏轼一案，勘治入狱已逾两月，朝野震动，后宫惊慓，臣奏请陛下格外开恩，宽宥苏轼、王诜，以恩市天下人心，以孝奉两宫皇太后……”

“以孝奉两宫皇太后”，皇帝赵顼喃喃作声自语，抬头望着王安礼，目光黯然。

王安礼从怀中取出“书场浪子”千里送来的“奏表”，恭呈于皇上：

“陛下，一个北望京都之老臣，托臣转呈‘奏表’于陛下……”

皇帝赵顼猛有所感：

“是介甫先生吗……”

“陛下明察。臣之家兄王安石，远居江宁，闻苏轼入狱而惊骇，特上书陛下陈述所见。因其对苏轼一案茫然无知，且生性执拗，所奏之言，恐多偏颇，乞陛下明断而赐教。”

赵顼急忙离开御案，从王安礼手中接过“奏表”，坐于软榻，移来烛台，凝目阅览起来……

> 史料和宋人笔记有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王安石）之言为决。十分可惜的是，史料所记载的这封信的原文未能留下来，使今人无从一睹那为了崇高的友谊而披肝沥胆的精彩文字。

王安石的人格力量深深触动了皇帝赵顼，他的神态极肃穆凝重起来。三年前，王安国遭吕惠卿诬陷而放归江宁，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两年前，王雱因“弄权蒙混”而获罪，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默默承受了“失弟丧子”之哀。今天，苏轼获罪入狱，其罪为讥讽新法，讥讽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可王安石忘私为公，以负罪遭贬之躯，冒死为苏轼求情！这仅仅是友谊的相怜相助吗？

皇帝赵顼的眉头渐渐舒展了。文字成狱，天下箝口，表面上人心归一，实际上背非阴行，江山虚假的稳固终不可恃！唐太宗优容文人才士之策，让文人说话，让才士牢骚，为天下不满的怨言怒情开设了一条发泄排解的渠道，并借这个“渠道”揣摸和掌握世情人心，遂成千古之业。

唐太宗之后的几个皇帝，沿守此策，遂有了李白、杜甫……把盛唐推向了辉煌。后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篇《长恨歌》，揭露唐玄宗李隆基的荒淫无道，玄宗的子孙也不曾因此而文字成狱啊！皇帝赵顼从软榻站起，朗声而道：

“介甫先生析事明澈，析理精深，朕受教矣！苏、王之政见，形若水火；苏、王之交谊，心犀相通。诤友之谊，决非私情，乃人间至高至美的情谊！”

王安礼放下了一颗惶恐的心，叩头告辞。皇帝赵顼挽王安礼之手而戒之：

“卿去，幸勿泄言。朕将从速了结苏轼一案！”

王安礼再次重重叩首。

第十九回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更伤神

御史台监狱，坐落在内城东城街北面的尽头。高耸敦实的灰砖墙垣，圈囿着人间一团暴戾之气。监狱门前担任警戒狱卒的顾盼狞恶，又为这团暴戾之气染上了一层沉重的恐怖。监牢屋檐下风动“叮当”的铜铃声，哀哀怨怨地飞出高墙，使这条街巷充塞了阴沉瘆人之感。

苏轼被关押在墙垣中央一座隔绝四邻的牢房里。这间牢房，坚壁如井，阴暗潮湿，铁窗尺许，牢门两重。清晨，阳光从洞窗射入，在昏暗的牢房上空，斜拉起一束亮光，如利剑，如白素，如飘入的一片白幡，它显示着昼夜的更迭，也给人以死亡临近的联想。牢房一角，是一片无床草榻，供苏轼席地而卧。因床高三尺，可借以悬梁自尽，故撤而不设。铁窗之下，特为苏轼增添了两件“奢侈”之物——盏油灯，昼夜不熄；一张矮几，可供写字。苏轼以诗赋文字犯罪，自然要以文字招供。

看守苏轼牢房的狱卒名叫梁成，年约四十岁，性情和善，木讷寡言，没有一般狱卒那种刁怪和凶狠。也许苏轼案情的特殊引起了他的同情，也许苏轼文人的随和引起了他的好感，也许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每天定时地为苏轼送水解渴，端水洗漱，并取送苏迈送来的饭食竹篮。在面对苏轼的时候，他总是唉出一声悠长的叹息，便不再开口。

“幽幽百尺井”的狭窄监牢，用隔绝狱外一切讯息的寂寞，折磨着才华横溢、恃才傲物的苏轼。他不知道京都瓦肆艺伎们为营救他而掀起的演唱浪潮，正在震动着朝廷；他不知道弟弟苏辙为营救他已上表皇上，乞以自身官职，为他赎罪，并已把他的家眷由湖州接到应天府；他不知道吴充、冯京、章惇、王安礼、范镇、张方平等人为营救他而上疏抗争；他更不知道王安石已从千里之外的江宁，把营救他的“奏表”送进了福宁殿。儿子苏迈是每天三次送膳进狱，但都被狱吏禁步于牢房之外，既看不见儿子的形影，又听不到儿子的声音，自然更不会有狱外的消息传入。他惦念着狱外被此案累及的朋友们，他惦念着京都西冈父亲留下的老屋和留守老屋的老仆，他惦念着十年离别、十年挂牵的歌伎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他惦念着京都熟悉的一切。可他如今能够得到的，只是竹篮里无言的菜蔬饭食。四壁无言，草榻无言，油灯、矮几无言。寂寞凝滞着他天马行空的才思，冰冻着他豪爽奔放的热情，在累日

累夜的孤独中，咀嚼着离开人群、失去自由的苦涩，他憋得快要发疯了。

“举止触死壁”的阴森监牢，熬煞人类尊严的狱俗狱规，已使苏轼须发疯长而散乱、衣裳褴褛而污浊。御史台大人们的顺蔓摸瓜、诗文株连，三十九个朋友的文字成党，已使他精神溃散，心力大亏。勒令他“自注《钱塘集》罪思”的用心阴毒，更使他心慌意乱、手脚无措。天日昭昭啊！这一切也许都是命定的，诗词原本就是引人联想、引人猜度的任意物，仁者可以见仁，智者可以见智，强人可以寻得杀人放火，执权者自然可以觅得“讥讽谩上”。诗赋往还，原是诗人、词家之间的常事、趣事，但在御史台大人们的眼睛里，却成了鬼事妖行。苏轼顿足叫苦、仰首而叹，对生的欲念似乎已经淡漠，对死的恐惧似乎已经消失，对仕宦人生的向往已经完全泯灭，在咨嗟怨愤的躯壳里，似乎只留有一颗钟情于诗的灵魂，寻求着超越痛苦的另一种人生境界……

“苦泪渍纸笔”，他跪地屈身于矮几前，守着一盏如豆的灯光，面对《钱塘集》，“剖心露胆”地“自注”着“罪思”，并在这种文字中完成着灵魂新的飞跃。

他知道，御史台大人们这“自注”的招数，是一个居心毒恶的阴谋，是一个陷阱。自注《钱塘集》的一笔一墨、深浅正误，都是逃不出御史台大人们设置的罗网的：白纸黑字的辩解抗争，可以构成“抗拒”之罪；“诚恐诚惶”，可以构成“谩上”之罪；一时不慎，可以构成“死而不悔”之罪；遗忘疏漏，可以构成“避重就轻”之罪；如实招供，也可以构成“借机反攻”之罪。唉，仕宦人生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业，却被官场上的诡诈、残忍、利欲、权势腐蚀得变形、变质，变得荒谬、冷酷了。

他知道，“自注”就是自筑断头台，就是自掘葬身墓。但他不愿逃避、躲闪，更不愿矫作辩解、借词推托。“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诗词出于自己之口，落纸于自己之笔，是自己灵魂的袒露，是美是丑？是对是错？是真是假？是功是过？都留给久远的未来，留给未来一个赤条条不带一丝掩饰的“新我”。其实，又何必寄托“新我”呢？当虫食风化了这七尺皮囊之后，真正能够留下的，也许只有这《钱塘集》中一颗缥缈的诗魂了。感谢御史台大人们阴曲莫测的用心，恩赐苏轼以机缘，为这颗缥缈的诗魂更确定地打下苏轼的印记。

无疑“自注”完成之时，就是自己生命了结之日。他不愿拖延时日，

给仇者以谈笑之话柄，使亲者延长痛苦的折磨，更不愿混淆是非，作践自己，给后人留下一笔糊涂账。

他在自注“罪思”中，用“史笔”作释，在一部《钱塘集》的字里行间、眉头页脚，用清秀的蝇头小楷写下了每首“讥讽朝政”之作的写作时间、地点，抨击事物、寓意情怀、灵感希冀等详尽文字。

他在自注“罪思”中，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政见，并对别人的政见作了自认为公正的阐述，清清爽爽，毫不含糊。

他在自注“罪思”中，对自己讥讽朝政不实不妥之处，明确地进行了自我匡正，也继续抨击别人政见实施中的不妥不实。

他在自注“罪思”中，更加激越地为民间的疾苦呐喊，并仍在讥喻某些“新政”。

当然，他在自注“罪思”中，也继续向他的皇帝袒露着忠耿的心迹，吐露着屈原那种“怨愤而不愿他去”的情怀。

十月二十三日，苏轼入狱已六十五天。

这天午后，苏轼跪于矮几前，正在自注《钱塘集》中的最后一首诗作，监牢的门“啷当”一声打开，一个罪犯被狱卒梁成带入牢房。苏轼抬头一看，这个罪犯年约三十岁，面目清秀，举止文雅，虽衣着不整，蓬头垢面，神态中却带有几分矜持。苏轼正欲起身迎接，打个招呼，罪犯却把头一摆，把腋下夹带的一卷被褥铺在牢房一角，纳头躺倒，闭目箝口地歇息了。

狱卒梁成似乎要排除苏轼心中的狐疑，哀叹一声，喃喃叨咕：

“牢里都住满了人，先在这里住下吧！能到这里来的人，案情不轻啊……”说着，梁成锁上了牢门离开了。

苏轼望着同室的囚人，心里骤然浮起一种同病相怜之感，由衷地想和新来的囚人说说话、解解闷。但对方毫无理睬之意。苏轼吁叹一声，回过头来，专意进行“自注”。

当苏轼埋头矮几写字的时候，罪犯慢慢地睁开眼睛，偷偷地注视着他。

入夜了。苏轼完成了《钱塘集》“罪思”自注，完成了走上断头台前的“画押”，并交给狱卒梁成转交狱吏，由狱吏而转呈御吏台。他感到躯体上的轻松和心底的解脱，便一头躺倒在草榻之上，舒展着久屈而酸疼的腰身。

苏迈送来的饭食竹篮，由狱卒梁成送进牢房。梁成自言自语：“心神感应，父子连心啊……”

苏轼从草榻上坐起，不解地望着梁成。

“先生今晚注书完毕，孝顺的儿子就给先生送来了好的吃食。可见人间万事都在冥冥中安排好了……”说着，把饭食竹篮放在苏轼的草榻前。

苏轼以微微一笑作答。他伸手打开竹篮，大惊失色：鱼！一条红烧鲤鱼！他禁不住面色苍白，双目发呆，神情怆然：

“这，这真是‘心神感应’吗……”

狱卒梁成不解，惊诧地愣住了。

新来的罪犯在牢房一角，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苏轼被捕入狱，自度必死，遂与儿子苏迈相约：平时送膳，菜肉即可，一旦定为死罪，则送鱼以告知。今日苏迈要去驸马王诜府邸探听消息，晚饭托歌伎琵琶送食。琵琶知苏轼喜食鱼，又不知苏轼父子暗中有约，特意买得活鱼一条，并亲手制作，以飨苏轼。谁知，一条红烧鲤鱼，竟使苏轼已超越痛苦的灵魂又经受了一次洗礼。

一次洗礼啊，六十五天的牢狱已冶炼了苏轼面对死亡的胆量，《钱塘集》自注已道尽了苏轼想说的话语，也许对“这么一天”的到来，苏轼早就有所准备，也许历朝历代忠贞谏臣为“谏”而死的壮烈此刻产生了效力，也许屈原沉江的千古不朽成了他此刻的向往，他表现出了罕见的镇定和自制，慢慢地端起饭碗，拿起筷子，伸向盘中的红烧鲤鱼……

新来的罪犯注视着苏轼的一举一动……

夜深了，寒气弥漫，低垂的弯月照映着狭小的铁窗。突然，一缕哀怨的琵琶声从窗外飘入。苏轼乍听而惊异，静听而神迷了：

“美妙绝伦的琴音，启人心智的琴音，给人力量的琴音，亲切熟悉的琴音啊！铮铮然，若高山流水；飘飘然，若薄雾漫空；切切然，若花间鸟语；默默然，若冷泉销声；荡荡然，若江河东泻；轰轰然，若雷电交鸣。这悦耳、爽心、怡志、荡神的琴音，是天神在安慰苏轼的灵魂吗？”

铁窗外的琵琶声，在一阵激越的“钱塘涛涌”之后，托出了一曲深沉含情的歌声：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歌声缠绵，苏轼情沸五内，泪涌而出。歌声停歇，苏轼情不能禁，朗声出口：

“是琵琶，是琵琶！果然是十年分离、十年挂牵的歌伎琵琶啊！天怜苏轼，天怜苏轼一颗爱在人间的心啊！

“琵琶，你的来到真使我喜悦：你活在京都，唱在京都，这正是人间‘真’、‘美’永生不落的明证！你的琴声拂荡在夜空，你的歌声穿透了牢墙，这正是人间‘文心’力量之所在！十八年前写的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原是匆促人生的一首哀辞，今夜你弹唱而出，算是为我最妥帖、最可心的送行了。只是隔墙难见，有着千古莫赎的遗憾啊！”

苏轼仰面躺倒在草榻之上，双目紧闭，无言无语，泪水横流，滴过

双耳，落在衣物做垫的“枕”上。

铁窗外琵琶弹奏的琴音回荡在夜空，将苏轼的一颗心牵向远方：

“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他想到早年与弟弟苏辙雨夜读书的情景，吟着唐代诗人韦应物“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的诗句，相约功成名就之后，退居故里，共享“风雨对床”之乐。他想到嘉祐六年自己前往凤翔府，与弟弟苏辙相别于郑州，雨夜联吟，心情怆然：“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鼓。”现时，昔日约言犹在，兄弟将作永别，阴阳两界难通，何时何处的空山夜雨，才能实践“风雨对床”之乐！

他想到风烛残年的任妈，心如刀绞。湖州北门外码头病卧藤椅、饮恨吞泪、强笑送别，实是母亲般的心在流血！几十年掬育之恩，今生难报，遗恨千古。任妈，你的大郎不孝啊……

他想到妻子王闰之，难舍难离的煎熬，终成无尽的感激：季璋，你甜心柔肠，终日为苏轼操劳，励我勿馁，劝我慎言，乐我情趣，佑我饱暖，尽天下贤妻之最；你慈心暖怀，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天性，迈儿虽非己出，抚育教养，胜过亲生，尽天下良母之最。苏轼感激不尽，亡妻王弗亦感激不尽啊……

他想到爱妾王朝云，魂断九肠：霞啊，早失怙恃，风尘飘蓬，乍得安暖，又遭霜杀，天何不公！愿佛佑孤弱……

他想到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魂失灵台。痛哀之余，聊生慰藉：天伦舐犊，三个儿子都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啊！来日或智或愚、或龙或鱼、或荣或辱，只能自成于天，自成于己了，父亲已无力眷顾了……

苏轼在冥冥无尽的思念中，亡妻王弗的身影浮现在眼前：弗啊，你的容颜还是那样秀美，你的眼睛还是那样晶莹，你的秀发还是那样乌黑，你的一颦一笑还是那样清甜纯真。情通阴阳，受逾三界，弗啊，你是从那个世界来迎接我的吧？

苏轼默默吟诵着四年前写的一首词作《江城子》，心灵向虚幻中的王弗走着：

>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夜半了。铁窗外的琴音还在响着。苏轼痛苦的灵魂又飞扬起来。

他想到贬逐生涯开始的杭州。烟柳画桥、荷花游舸的西湖，曾宽慰过一个贬臣滴血滴泪的心；深邃安逸、宁静清远的禅寺道院，曾愈合了一个贬臣怀辱怀恨的创伤；春华秋实，殷情深意的山村农舍，曾拂去了一个贬臣心头的迷雾；论佛谈禅、抚琴歌舞的朋友，曾给予了一个贬臣无尽的关切、无尽的鼓励、无尽的友谊、无尽的勇气；连那载着一个贬臣心声的《钱塘集》，也是杭州给予的！杭州，梦魂萦绕啊！

他想到贬逐生涯结束的湖州。蔚蓝的碧浪湖，曾留下了一个贬臣的足迹；碧浪湖畔的渔村，曾留下了一个贬臣的诺言；湖州城的府衙，曾留下了一个贬臣的惶恐；湖州城的小巷，曾留下了一个贬臣的哭声；湖州城北门外的码头上，曾留下了一个贬臣永远忘不了的眷念，眷念着那些焚香洒泪的黎庶和那位临窗缫丝、飞船赠物的渔女！湖州，铭心刻骨、忘怀不了的湖州啊……

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啊？若是为了吃喝拉撒睡活着，为什么又要十年寒窗、闻鸡起舞地贪读圣哲先贤的言行，折磨自己呢？若是为了用诗书礼乐填充自己躯壳的空虚，为什么又要步入坎坷曲折的仕途呢？若是为了谋取仕途的高官厚禄，为什么又不安于高官厚禄的享受，梗着脖颈“逆鳞直谏”呢？若这种“逆鳞直谏”出于对君王的忠诚，为什么这种忠诚却引起君王的猜疑呢？难以捉摸的仕宦人生，欲东而西，欲南而北，欲走向九天至美至善的仙境，却落入了九地至罪至恶的地狱，这个谜谁能解得开啊！屈原“问天”，终生不解天道的谜底沉江了；贾谊“问苍生”，半生不解人道的谜底愁死了。这官场上不解的谜底，也将毁掉自己的生命！人来到这个世间，也许本无目的，一切追求和探索，都是一个时代所强加的。幸运者是撞上了机缘因幸运而流芳千古；倒霉者也是撞上了机缘，因晦气而遗恨终生，都并非人生于世的所求啊……

人生原是一股从生到死的云烟，既不值得夸耀，也不值得悲哀。死亡，灵魂上天入地了，荡空游海了，成神成鬼了，无影无形了，无色无味了，不知何处而来，不知何处而去，一切都顺乎自然。留在人世的，只有自己知道的遗憾和忧伤啊……

自愧自疚的遗憾，自悲自哀的忧伤是万古不灭的。由于自己的糊

涂、软弱，闯祸累人，累及司马光、王诜、王巩、范镇、张方平、孙觉、李常、刘攽、刘恕、陈襄、刘挚等三十九位朋友，为罪殊深，悔恨不已。狱墙如山，牢房如井，只怕连当面向朋友们致歉告疚的机会也没有了。特别是对君实、晋卿，更有着粉身莫赎的歉疚，君实友中之师，晋卿友中之友，今罪累而至绝境，纵然能以高风伟岸而怜惜原谅苏轼，苏轼魂归泉台，也歉疚而茫茫无止期啊……

苏轼慨然坐起，屈身矮几前，提笔写下了“绝命诗”，以遗弟弟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再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

风动琅玡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

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

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

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诗成，恳请狱卒梁成在他“遭遇不测”之后，转遗弟弟子由，梁成默然点头允诺，接过诗稿，藏于怀中。苏轼向梁成深深一揖作谢，便转身倒在草榻之上。他已了却了全部心事，无所挂牵了，在狱卒梁成心事重重地走出牢房落下铁锁之时，苏轼已然入睡，且鼾声如雷。

也许因为新来的罪犯在旁，狱卒梁成害怕苏轼托付遗诗之事泄漏获罪，也许梁成阴负监视苏轼一举一动之责，他在走出牢房之后，便片刻不停地把苏轼所遗弟弟子由的诗作交给了狱吏，狱吏连夜就上呈了福宁殿。

天亮了。新来的罪犯在苏轼依然如雷的鼾声中，从屋角站起，立即收拾起席片被褥，走向牢门。在踏出牢门的刹那间，他停住了脚步，望着熟睡的苏轼，诡秘地一笑，返身走到苏轼草榻前，在苏轼的屁股上踢了一脚，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苏轼睡得香甜，仍不见醒，只是翻了一下身子，又打起鼾来。新来的罪犯微笑摇头，咽下涌在嘴边的话语，快步走出了牢门。

苏轼做梦也不会想到，与他同室一夜的“罪犯”，原是皇上赵顼亲自派来暗中查访的小黄门。

第二十回　曹氏临终救子瞻　艺伎魂牵梅花棚

黎明时分落下了一场寒霜，大地一层霜白。冬天的寒意，笼罩着大宋京都的清晨。

皇帝赵顼因苏轼一案的困扰，夜不能寐，今日起床，已是辰时。早餐之后，他坐在福宁殿御堂里的一盆炭火旁，拥着裘袍，品着热茶，阅览着御史台监狱狱吏连夜上呈的苏轼遗给弟弟苏辙的两首诗作，听了小黄门关于苏轼在狱中一夜举止的禀报，心底一松，口中吐出一声喟叹：

“苏轼终不欺朕，看来还是有忠耿之心的……”

他欣赏苏轼这两首诗中的开头两句：“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这不是在乞求朕的恩赦吗？这不是在忏悔自己的罪过吗？

他叹服小黄门禀报中所说的“苏轼鼾声如雷”。在身陷监牢、负咎顶罪、剖心露胆，连续两个月“自注《钱塘集》罪思”刚刚搁笔之后，在自度必死的悲哀中，竟能酣然入睡，而且鼾声如雷，真是不可思议！苏轼如此，可见其心底纯净、胸怀坦荡、灵魂高洁，足以消除朕心中的疑虑。苏轼诗赋文字谤世有罪，但心中无鬼，朕终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以律行刑。

苏轼一案的成立，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忠君之心的表现，是朕同意的，只是举事焦躁，牵扯过多，而且触及皇室后宫，引起了朝野的惶恐和不满，导致了今日纷乱的局面，反而提高了苏轼的身价，张扬了苏轼的声名，使苏轼成了体现朝野人心的人物。苏轼的才华横溢、诗文影响、领袖文坛也确实具有质孚众望的资格。朕既不能背离民心以诛罚之，则当顺应民心以利用之，朝政上的事情原本需要“纵横捭阖”。“纵横”乃刚柔之术，“捭阖”乃阴阳之道。该是运用苏轼的这两首诗文平息京都人心的浮动、朝廷重臣的对立、两宫皇太后的不满和天下文人人人自危的时候了。

“纵横捭阖”，皇帝赵顼立即密封了苏轼《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首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的诗作，并派亲信宦侍梁惟简呈送庆寿宫

里重病卧床的太皇太后。

年已六十四岁的太皇太后，自从五年前皇室那场纷争爆发之后，便很少对朝政发表议论，即使在嘻嘻哈哈的谈笑中，也不再寓政于乐了。老而讨嫌，似乎是人间铁定习俗，再孝顺的儿女，也讨厌老人絮絮叨叨的啰唆，尽管这个“啰唆”全是处世做人的真理。在这五年来自制自忍的寂寞中，她的身体急剧地衰弱了，隔三差五的小病小灾，也在侵蚀着那颗慧敏机智的老辣之心，凡事也就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地放过了。苏轼一案的出现，却使她不安。疯狂株连，使她震惊。对驸马府的抄查，使她愤怒。文字成狱，与秦之“焚书坑儒”何异？一个帝王若惧怕诗赋文字的讥讽，这个朝代也就开始衰微了。特别是满城艺伎、黎庶歌唱苏轼诗词的声浪澎湃，逾月不停，日趋高涨，使她内心惊悸；朝廷百官的分派对立，宰执重臣的形同水火，使她寝食不安。

她联想这五年多来朝廷接连出现的“吕嘉问市易违法案”、“曾布沮害市易案”、“李逢、刘育谋反案”、“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案”、“王雱弄权蒙混案”、“王安石蔽上欺君案”……隐隐约约地感到，十二年来，从司马光、苏轼离开朝廷之后，这些层出不穷的案件和纷争，似乎早已离开了“变法”的正道，蜕变为权力的争夺了。现时，宰执重臣们虽然都在高喊“变法”，但实际上却是借“变法”之名而阴行其私，还有谁能像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那样认真地为“变法”的成败而严肃地进行争论呢？然孙子赵顼现已三十二岁，当皇帝已经十二年，早已过了“耳提面命”的岁月，提醒不得，指点不得。忧郁使病情恶化，她终于病倒在床榻，再也挣扎不起来了。

但她尚清醒。王安石贬居江宁之后，大宋江山的安危，赵氏社稷的命运，都操在皇帝一人之手。她赞同御史台官员们“强化皇权”的努力，权力的集中是医治纷乱和分裂的有效药方。但权力的集中也会造成万马沉喑的死寂，也会导致奸人谗人的诞生。这个局面终于悲哀地出现了。她了解自己这个孙子，有中兴大宋之志，无中兴大宋之智；有开拓创新之心，无驾驭风云之胆；有容人纳谏之量，无识能任贤之明；有负重耐劳之魄，无高瞻远瞩之魂。守成尚可，创业难啊！园圃里养大的花木，毕竟不是凌云斗风的松柏。岐王颢呢？嘉王　呢？同样的柔草，只怕连“守成”二字也做不到啊！

在这场因苏轼一案引起的对立纷争中，皇室后宫的卷入，将会带来不可收拾的恶果，不仅会使心存猜疑的孙子依从于御史台李定等人的摆布，而且会使皇室遭受猜疑的王公近臣陷于苏轼一案的株连追究之中。

自己一旦撒手离去，鲜血就会飞溅在皇室。历朝历代帝王之家的骨肉相残、萁豆相煎，不都是由猜疑而引发的吗？

其实，太皇太后处事应变的方略是深谋远虑的。皇太后向她谈论皇上的“不聪不明”，她沉默摇头，并劝慰皇太后“莫预朝政”；岐王颢、嘉王　向她禀奏皇上的“文字成狱”，她厉声制止，并叱令皇室王公“勿躁勿言”；贤惠公主向她哭诉皇上的“不友不恩”，她只是与孙女相抱而泣，殷殷叮咛孙女“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她用皇室后宫的“沉默”，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并用这种“沉默”向当皇上的孙子施加压力，等待着赵顼自己的觉醒。

两个月来，她寝食不安，在病情日益加重中苦苦地等待着。

十月二十四日入夜，太皇太后终于等来了福宁殿送至的苏轼《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首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的诗作。她秉烛倚枕，读着、想着、谋划着：

“这是苏轼的‘绝笔诗’啊，发自肺腑，毫无雕琢，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不论苏轼的政见是否正确，这真挚的君臣之情、兄弟之情、夫妻之情、对待黎民百姓之情，感人泪下啊！

“想来，那个侮辱斯文的‘自注’已经完成，案情已到判决苏轼生死的时候了。可怜的苏子瞻已经泯灭了生的希望，在绝望中吟出了告别人世、告别亲人、选定墓地的遗嘱。才士失命，诗人断头，大宋开国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用刑律之剑杀害一个因诗赋文字获罪的臣子，奇耻大辱啊！历史悠悠，如何向后人解说这一荒唐事件呢？

“这两首诗由福宁殿密封转送而来，也许是表达一种隐晦的讯息？是官家借苏轼的诗作暗示苏轼即将断头的丧音呢？还是暗示官家对苏轼一案的收帆转舵呢？官家当了几年皇帝，竟然向自己的老祖母耍起‘藏而不露’的把戏来了。全城黎庶唱苏轼，民心难违！朝廷百官谈苏轼，皇帝不好当！苍天有眼，轮到一个形将入土的老婆子为大宋朝廷做最后一件功德事了。”太皇太后推枕挣扎，意欲坐起，力衰而未果，长吁一声，吩咐床榻前的宫女：

“传告崇庆宫、福宁殿、驸马府、岐王府、嘉王府，就说我病情转危了！”

宫女惶恐地愣住了。

太皇太后惨然一笑，有气无力地说：

“傻丫头，你怕什么，我一天半会儿还咽不了这口气……”

午后未时，皇太后、皇帝赵顼、皇后、贤惠公主、岐王颢、嘉王都惊慌地来到庆寿宫。

皇太后和岐王颢、嘉王　是每天晨昏都来看望的，他们对太皇太后病情发展的一波一浪都刻在心里，早就担心这么一天的到来，现时望着病人并非危急，以为是回光返照的一种病象。

皇帝赵顼和皇后已有三天没有亲自进入庆寿宫请安，乍一见面，则是心神战栗，跪倒在病榻前怀疚请罪。皇帝赵顼的心绪一下子乱了：是自己密封送来的苏轼诗作引起“病危”的出现？还是老祖母病危已无力再看苏轼的诗作？他匍匐在病榻前轻声呼唤着老祖母。

贤惠公主已有五天没来请安，苏轼一案的牵扯，使她不敢贸然进宫，怕再引起皇上的猜疑。此刻看到老祖母病危脱相，心儿碎了，扑在老祖母的怀里，忍痛泣咽，但不敢放出声来。

太皇太后见人已到齐，用手抚摸着贤惠公主的乌发，苦苦一笑，转眸打量着榻前的亲人，最后把目光停落在皇帝赵顼的脸上，声音无力而缓慢：

“官家的神色也有些憔悴，这几天忙乎着什么大事啊……”

赵顼本想以苏轼之事回答，但虑及苏轼遗子由的诗作老祖母恐已无力阅览，谈之则更受刺激，便以近来萦绕梦魂的另一件大事作答：

“老祖宗，燕云诸州未复，孙儿愧对祖先，愧对老祖宗的慈爱，孙儿日夜筹谋者，意在燕云诸州。”

太皇太后微微点头：

“要打仗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储蓄赐予完备了吗？”

“孙儿正在筹划。”

“战场厮杀，强者为胜。马匹甲仗齐备了吗？”

“孙儿正在调集。”

“制胜之道，精兵为要。士卒精锐吗？”

“孙儿正在精选习练。”

太皇太后微微摇头，声音变得苦涩了：

“事体重大，干系社稷安危，官家当善思而为之。唉，战端一开，万民涂炭，胜则南面而受贺，万一不谐，说不得了。我已不久于人世，大宋江山、赵氏社稷，全托负在官家一人的手里了。遗憾的是，我再无缘弹奏琵琶伴皇后唱王昌龄的《从军行》了……”

哀语出口，贤惠公主再也控制不住哀伤，哭出声来。皇太后、皇后、岐王颢、嘉王　也都泪如雨下。皇帝赵顼叩头泪泣：

“老祖宗的训诲，孙儿敢不受教！”

太皇太后双手抚着贤惠公主，凄然一笑，笑容似乎僵在面颊上，泪珠滚落：

“贤惠的孙女，我的心尖，你这么一哭，我的心也酸楚难耐了。莫哭，莫哭，我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就是我走了，还有皇太后看视着你，还有你这当皇帝的弟弟照应着你，你们都是一个娘胎里生出来的亲骨肉啊……”

这话是安慰贤惠公主的，也是冲着皇室里可能出现的萁豆相煎发出的，更是对着皇帝赵顼说的。皇太后失态地抱着岐王颢、嘉王　哭声更切。

悲声互染，皇帝赵顼也伏在床榻哭出声来。

太皇太后见都已动了真情，从枕头底下取出几张诗稿，拭泪微笑，一声叹息：

“人老了，话多了，连这心情也变得婆婆妈妈、絮絮叨叨了。嘉王　，我这里有两首诗，你吟给我听吧！”

嘉王　拭泪接过诗稿，吟诵起来：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再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

风动琅玡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

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

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

桐乡知葬浙江西。

在嘉王　开口吟诵的一瞬，皇帝赵顼心中明了：这是太皇太后的一计。皇室和后宫对苏轼一案的沉默终于结束。但他已有准备，准备回答弟弟的询问和姐姐的哭诉，并准备接受母后和老祖母的训诲。

嘉王　吟诵的声音停歇，室内一片沉寂。人人似乎都沉浸在苏轼浓

烈凝重的深挚情感之中，又似乎在等待着另一种情感的喷发——在病卧床榻的皇室之神面前，诉说对朝廷纷争的忧郁和担心。

皇太后用哀怨的目光望着低头不语的儿子赵顼，正要开口说些什么，被太皇太后痛苦的吁声制止了。

贤惠公主急忙捧来茶汤，太皇太后呷了一口，低声而语：

“这是苏轼在御史台监狱里写的两首‘绝命诗’，是写给他的弟弟苏辙的。人世间的事情真难预料啊！二十二年前，苏轼、苏辙殿试高中，仁宗皇帝策贤良回到宫中，喜出望外，拉着我的手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一名苏轼，一名苏辙。’二十二年后的今天，苏轼却因诗赋文字要上断头台了。也许是仁宗皇帝不聪不明，看走了眼……说不得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苏轼的这两首诗，是对自己罪行的一种解释，也是对苏辙的一种关照和嘱托，都是发自肺腑的实话真情啊！对苏轼一案的是非曲直，我不想知道，无论是咎由自取，或者是咎由他来。官家自会明断。可苏子瞻一颗明晃晃的心，使我感动，使我落泪，使我联想啊……”

皇太后望着这位姨妈兼婆母，把嘴边要说的话咽下去了。她知道自己已没必要再说了。

“历朝历代被杀、被剐的臣子，不论是该死的，还是屈死的，都会在上断头台之前叫骂几声‘昏庸的皇上’、‘寡恩的君王’，以发泄其心中的委屈。连屈原也没有免俗，在沉江之前不也发出‘蔽晦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的呼号吗？可苏轼没有，他在死亡面前，仍在唱着‘圣上如天万物春’的颂歌。官家，你说，这样的一颗心还不算是‘忠君’之心吗？岐王颢、嘉王　，你们对着苏轼这颗明晃晃的心自照自省吧，有朝一日你们也处于这样的境地，也能像苏轼这样地至死不变其忠心吗……”

太皇太后这位皇室之神手托着苏轼的一颗“忠心”，巧妙地维护着皇帝赵顼的尊严，皇帝赵顼感到亲切而舒坦。

“苏轼毕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这两句话使人碎心伤怀啊！这种深挚动人的兄弟情，越生逾死、生死不休，真令人羡慕啊！这种情义我们皇室有吗？没有。大约都在为国家大事而操心，把兄弟姊妹间的情感疏漏了。这也是生于皇家的悲哀。‘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真是骨肉亲情的绝唱啊！官

家，你是大宋皇帝，你执掌着人间的最大权力，你就不能超越苏轼的兄弟亲情、骨肉亲情，为大宋皇室增添光彩吗……”

太皇太后的嘴唇仍在蠕动，声音却逐渐消失了。她疲劳地闭上了眼睛。她确实再无力说话了。

贤惠公主、岐王颢、嘉王　此刻恍然而悟：精明的老祖母在保护着皇室的平安，保护着皇室子孙的生命啊！他们泪眼汪汪地凝视着太皇太后，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知恩感激地再次流下眼泪。

在老祖母字字如玉、句句如火的暗示中，在苏轼纯净亲情的照映对比下，皇帝赵顼虽也感到羞愧，但他心里主要想的是趁此解决朝廷危机。他匍匐在老祖母的身边哀号一声：

“老祖宗，孙儿知罪了……”

听到此声，太皇太后用力撑起沉重的眼皮，直视着孙子，声音愈显微弱，断断续续，但却十分清晰：

“苏轼是杀不得的。杀一人而失民心，杀一人而箝天下之口，得不偿失啊！我死之后，不求你大赦狱中的杀人凶犯，只求你赦免一个苏轼——一个可怜的、不说假话的苏轼……”

太皇太后闭目箝口，不再说话了。

她安静地躺在床榻上，任皇太后、皇帝、皇后、贤惠公主、岐王颢、嘉王　痛哭哀号，不再睁开眼睛。

三天之后，太皇太后曹氏病逝于庆寿宫。这个女人六十四年漫长人生的最后一件事，是营救了一个命运坎坷的苏轼，减轻了宋代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对朝廷官员的株连迫害。仅此一点，曹氏足以不朽于世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太皇太后大丧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皇帝赵顼在延和殿午朝群臣，对苏轼“诗赋文字讥讽朝政”一案进行最后的议决。

这日的延和殿午朝，气氛紧张、肃穆，且空前凝重。太皇太后的病逝，使苏轼失去了最有权势和权威的庇护，给今日的“议决”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延和殿四周担任警戒的禁军士卒，执戈佩剑，神情冷森，更加重了这沉闷不安的气氛。朝廷重臣中对立的两派似乎都摆出了一副

决战的架势：副宰相王珪、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等，手捧案情供词和证物，昂首阔步，结伴而行地走进延和殿，带着一股气势逼人的寒意；宰相吴充、枢密使冯京、三司使章惇、同修起居注王安礼等，神情庄严，蹙眉低首，相互照应地走进延和殿，带着一种气度非凡的悲壮。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官员们，现已分为两派，也都怀着惶恐不安的心绪走进延和殿。不少同情苏轼和参与营救苏轼的官员，看到眼前的情状，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开始为自己今后的官场生涯担心了。

延和殿里，此刻黑压压一片双翅朝冠，蟒带博袍。宰相吴充等居于御台之左，副宰相王珪等居于御台之右，朝廷百官居于殿堂之中。人们在出奇的死寂中跪伏昂头，凝目注视着御台御座上的皇帝赵顼，酝酿着为苏轼性命存亡的厮斗——也是关系到各自官场生涯的厮斗。

皇帝赵顼此刻神情沉稳，他已有周密的考虑：苏轼之罪，本可以依照太皇太后的临终嘱咐，用一道御诏赦免。但那样势必冷落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强化皇权”的忠心，同时在群臣心里造成后宫干预朝政的印象，有损于朕之权威。何况苏轼之罪，也是不可一笔抹煞的，一切宽宥的仁慈，势必助长朝臣的桀骜不驯和天下文人的猖狂，以致形成朝政大事什么人都可胡言乱语的局面。今天延和殿的群臣议决，朕将对苏轼一案作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裁决，并在这“裁决”中，显示朕驾驭群臣、君临天下的韬略。

赵顼高踞御座，长时间地用森然犀利的目光打量着御台下的群臣，在群臣们高昂的头颅低低垂下了之后才开口：

“苏轼一案，已审讯四月有余，当如何处置？朕愿闻卿等高见。愿诸卿畅言所思，供朕抉择。”

皇帝赵顼的谕示刚停，御史中丞李定抢先而出，手捧着苏轼自注的《钱塘集》高声禀奏：

“臣御史中丞李定启奏陛下：苏轼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证据确凿，与其党人诗赋文字往复之作，除驸马王诜、从学奸人王巩外，均已收纳在案，多达三百余件。且苏轼‘自注《钱塘集》罪思’，供认不讳。臣今所再次禀奏者，苏轼居狱思过四个月之久，其劣性未除，祸心未改，在‘自注《钱塘集》罪思’中，仍借题肆虐，讥讽朝政愈甚，以至影射圣躬，其罪之大，令人发指。苏轼之奸匿，今已具服，不屏之远方则

乱俗，载之以从政则乱法，伏乞圣上特行废绝。现上呈苏轼‘自注《钱塘集》罪思’一卷，恭请圣上明断裁定。”

宦侍走下御台，从李定手里接过苏轼的“自注《钱塘集》罪思”，恭呈于皇帝赵顼面前。

皇帝赵顼微微点头，用手轻轻拍打着苏轼的“自注《钱塘集》罪思”询问：

“李卿所奏‘特行废绝’四字，是流放，还是砍头？”

李定拱手回答：

“苏轼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流放亦可，砍头亦可。”

皇帝赵顼微笑而不置可否。百官震动，营救苏轼者瞠目结舌，欲诛苏轼者欢欣鼓舞。监察御史舒亶，从皇上面露微笑中揣摸皇上的意图，亦即附和李定的奏请而出，向王诜、王巩杀去：

“臣监察御史舒亶禀奏圣上。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苏轼讥讽朝政文字，并赠苏轼钱物，漏泄禁中消息，镂版苏轼诗文，并与王巩有诗赋往还，其罪亦不可轻恕。臣认为，苏轼之怨恨朝廷，诋讪君父，盖虽行路之人，犹所讳闻。可王诜恬闻苏轼之言，不以上报，既而阴通货赂，密与燕游。至于王巩，乃流俗张方平之婿，向连逆党，已坐废停。此等奸人，受国厚恩，列在近戚重臣，而朋比匪人，原情议罪，实不容诛……”

在舒亶因激动而言词混乱的禀奏中，跪伏的百官再次把目光投向皇帝赵顼。王诜是皇室驸马，是皇上的姐夫，皇上真的能大义灭亲吗？同情苏轼的官员希望从皇上的神情中看到对舒亶的厌恶；欲诛苏轼的官员担心皇上出于亲情而叱斥舒亶。舒亶在禀奏完毕之后也似乎后悔了，睁大一双眼睛惶恐地望着皇上。

皇帝赵顼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望着惶恐的舒亶微微点头，似乎表现出一种微妙的赞许。舒亶舒了一口气，欲诛苏轼的活跃了，同情苏轼的官员耷拉了脑袋。

知谏院张璪亦附舒亶之意而出，乘胜追剿苏轼的党羽：

“臣知谏院张璪禀奏。收受苏轼讥讽朝政文字者，除王诜、王巩外，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攽、刘挚、苏辙等人。这些人臣，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其所怀怨恨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臣以为，当严惩司马光、张方平、范镇、刘攽等人……”

李定、舒亶、张璪的追随者哄地一声从殿堂中央站起，神情激愤，同时拱手，同时禀奏，异口同声，请求皇上诛杀苏轼、王诜、王巩，严惩司马光、张方平、范镇、刘攽等人，喊声震动着延和殿。但由于人数约为十之二三，气势单薄，反而衬托了同情苏轼者的人数众多。但这众多的苏轼同情者，似乎都认为眼前演出的这些“把戏”，是皇上与御史台、谏院早有所谋。故箝口禁声，用沉默表示着不满和抗议。

皇帝赵顼似乎察觉了多数官员的这种心境，抬头望着沉寂的群臣突然询问：

“诸卿还有异议吗？”

枢密使冯京突然站起，高声禀奏：

“臣枢密使冯京另有禀奏。御史台弹劾苏轼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臣不敢为其辩解。但弹劾苏轼犯有‘诋讪君父’之罪，臣不敢苟同，不知御史台有何罪证？”

副宰相王珪霍地站起，跨步而出，拱手禀奏皇上：

“苏轼诋讪君父毋庸置疑，有其所作《双桧》一诗可为罪证。”

皇帝赵顼神情严峻了：

“其诗何云？”

王珪高声诵出苏轼诗作：

凛然相对敢相欺，

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唯有蛰龙知。

皇帝赵顼品味思索……

王珪高声参奏：

“圣上明鉴。陛下飞龙在天，而苏轼却求地下之蛰龙，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心怀不满、‘诋讪君父’吗？”

三司使章惇急忙站起，拱手反驳王珪：

“臣三司使章惇禀奏圣上。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亦可言龙。自古人臣称‘龙’者多矣！东汉荀淑有儿子八人，均有才名，时称‘荀氏八龙’；三国时的诸葛亮，字孔明，隐于南阳草庐，人称‘孔明卧龙’。王大人如此曲解苏轼之诗，实在令人震惊……”

王珪气急而攻击章惇：

“禀奏圣上。章惇大人心神惊悚，那是因为章惇大人与苏轼交谊极深……”

皇帝赵顼此时一声冷笑，也吟出两句诗来：

“‘天下苍生待晓雾，不知龙向此中蟠。’王卿，你认为这两句诗中所谓的‘龙’是指谁呢？”

王珪沉吟片刻，他猜度此两句诗亦为苏轼所写，便硬着头皮顶上去：

“圣上明鉴。晓雾中的龙，自然是‘天龙’了。天龙亦暗喻陛下。其诗在诋讪龙蟠雾中而不雨……”

赵顼愠怒而以拳击案：

“胡说！此两句诗乃王安石所作，难道王安石也是苏轼一党？难道王安石也在‘诋讪朕躬’吗？诗人之论，安可如此解说！苏轼自在咏桧，何预朕事！”

皇帝赵顼此语一出，王珪傻眼了，急忙跪倒请罪。李定、舒亶、张

璪、何正臣等也都晕头转向。他们原是揣摸着皇上意图投其所好的，现时皇上突然变脸把他们冷不防地甩到了一边。延和殿里同情苏轼的官员，一下子来了精神，挺身睁目，交头接耳，发出一阵“嗡嗡”声。

宰相吴充站起，走近御台，拱手禀奏：

“臣吴充奏请圣上：魏武何如人耶？”

“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

“其人处世之道如何？”

“猜忌成性，宁负天下，何足道哉！”

吴充跪倒叩头禀奏：

“圣上英明天纵。圣上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曹瞒猜忌，犹能容一祢衡，圣上就不能容一苏轼吗？”

皇帝赵顼扶案而起，高声称赞吴充：

“善！卿为宰相，不负朕望。苏轼一案，拖延四个月未决，惟卿与介甫先生理解朕心。介甫先生从江宁千里呈书于朕，直言谏奏：‘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与卿刚才所言相同，朕能无动于心吗？”

延和殿宁静无声，群臣挺胸引颈倾听着皇帝赵顼的自我剖白：

“朕之所治，虽非圣世，但朕决不以文字之罪而杀人，更不会以文字为狱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

吴充由衷地叩头谢恩：

“陛下英明天纵，天下归心，大宋必然中兴。臣向圣上祝贺！”

皇帝赵顼接着大声说出了对苏轼一案的裁决：

“众卿听旨：苏轼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有罪当罚。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御史中丞李定、知谏院张璪、监察御史舒亶、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你们同意朕的裁决吗？”

李定、舒亶、何正臣、张璪，知道皇上的态度无可挽回了，悻悻跪倒，同声回答："圣上英明，裁决极当。"

"众卿听旨：应天府签书判官苏辙，以其'身官'为苏轼赎罪，猥亵朝廷官职，贬为筠州监酒；王巩不尊朝廷法令，拒交与苏轼往还诗文，逐放宾州；驸马都尉王诜，对抗朝廷法令，拒交苏轼谤世诗文，本当削除一切官爵，但念贤惠公主正在病中，朕特旨赦免。枢密使冯京、三司使章惇、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你们同意朕的裁决吗？"

冯京、章惇、王安礼叩头高声欢呼：

"圣上英明，裁决至当！"

"众卿听旨：司马光、张方平、范镇、刘攽、孙觉、李常、钱藻等人，均与苏轼诗赋文字讥讽朝政有涉，各罚铜二十斤，以示警告。群臣众卿，你们以为朕之裁决如何？"

百官礼拜欢呼，欢呼皇帝的英明，欢呼苏轼的得释，欢呼一场"文字狱"的消解。

欢呼声传出大内，传遍京都，黎庶百姓的欲望是容易满足的，苏轼得救了，皇帝赵顼成了一个公认的英明的君王。

十二月二十九日，一场鹅毛大雪覆盖了京都的园林、殿宇、街巷、河面，一个冰清玉洁的天地，晶莹而令人醉迷。黄昏时分，雪厚尺许，街上行人都躲进了家门，空中的寒鸦"哇哇"地叫着，寻觅着落脚的枝头。

在这黄昏的沉寂中，苏轼走出了东城街北面的御史台监狱，儿子苏迈和歌伎琵琶在监狱门外迎接他。死里逃生的苏轼，抱着四个多月不见的儿子苏迈痛哭，抚着十年离别、十年牵挂的歌伎琵琶苦笑。一场噩梦，哭笑不得的噩梦啊！

夜将至，往哪儿去呢？他想去驸马府向朋友王诜和贤惠公主面谢累友之罪，但蓬头垢面、浑身污尘、虱子满头、须髭成结，去不得。而且罪责在身，也不敢再给朋友添累加罪。他想去西冈老屋，带着儿子苏迈祭奠上屋里祖先的灵牌，和那位十年不见的看门老仆过一个清冷宁静的年节，可老屋已凋敝瓦落，看门老人已故去两年，不能去了，也不忍去

了。他想租屋旅店，剪理发须，洗澡更衣，与儿子苏迈过几天清闲的日子，筹划未来的生计出路，可店钱、饭钱全无，连湖州渔女的送别赠物——一支金簪、一双玉镯，都被迈儿换钱糊口了。雪厚尺许，四路断绝，他只有接受歌伎琵琶再三的邀请，走向东角楼街的瓦肆，走向歌伎们安身立命的梅花棚。

梅花棚，巷弄里一座半出地面、半入地下的圆形宽阔屋宇，四周用木椽架设，形成一个高出地面一丈五尺的尖顶，木椽上围铺着竹条编织的席榻，上涂黄泥成盖，四周有门窗采光通气，有冬暖夏凉之利。此处原是说书讲史的娱乐场，琵琶等人购得后，内外装修别致，更名为“梅花棚”，已成京都颇有名气的歌舞场所。今夜，飞雪飘落，冰霜凝结，已成了一座晶莹白玉般的银装玉冢，远远望去，颇显壮美巍峨，气势胜过四周的食馆、店铺多了。

苏轼刚刚走近梅花棚，一曲牵魂动魄的歌声从玉冢中传来，拥着苏轼，牵出苏轼情怀中的千头万绪：

> 情若连环，恨如流水，甚时是休。也不须惊怪，沈郎易瘦，也不须惊怪，潘鬓先愁。总是难禁，许多魔难，奈好事教人不自由。空追想，念前欢杳杳，后会悠悠。
>
> 凝眸。悔上层楼。谩惹起、新愁压旧愁。向彩笺写遍，相思字了，重重封卷，密寄书邮。料到伊行，时时开看，一看一回和泪收。须知道，似这般病染，两处心头。

牵魂动魄的相思，无尽无了的相思，苏轼迎着歌声，喊着胡琴的名字，喊着倩楚的名字，喊着丽玉的名字，喊着他忘不了的所有歌伎的名字，在琵琶的引导下奔进了梅花棚。梅花棚在苏轼的心目中神圣无比：

梅花棚，一座辉煌的殿宇。红的灯，绿的酒，扑面的茶香，芬芳的花束，亲切的笑脸，含泪的眼睛。灯有情，酒有情，茶有情，花有情，人间最深沉、最美好的情愫，编织了这座辉煌的梅花棚。而这人间仙境，迎接着一个刚刚走出监牢的囚徒。苏轼如在梦中……

梅花棚，一块深情的绿洲。琴音袅袅，一曲春色离离的春娘曲，驱走了心头的忧伤；霓裳飘飘，一支春风荡荡的春娘舞，驱走了心底的孤独。见到了阔别十年的胡琴、倩楚、丽玉姐妹，心中无憾；会见了京都艺坛领袖丁仙现，三生有幸；结识了京都歌坛风云巨擘李奴哥、董姐

哥、陈伴奴、凤眼奴，喜出望外；拜见了京都艺苑为营救自己而披肝沥胆的百十位故友新朋，心愿了却了。友情沐浴着心灵，友情慰藉着神智，友情愈合着伤口，在这友情的绿洲里，终于发现了那新的人生——在监狱里苦苦寻觅的那个人生……

苏轼举杯向艺坛领袖丁仙现鞠躬致敬：

“尊敬的朋友、艺坛的泰斗，你的光辉拂照着梨园，梨园的春色，滋生了人间的姹紫嫣红啊。”

苏轼举杯向歌坛巨擘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鞠躬致敬：

“歌坛的皇帝、歌坛的皇后，雷声、风声是天神的心音；钟声、磬声是大佛的心音；只有你们的歌声才是天下黎庶的心音——为民而鼓，为民而呼，为民而讴，为民而哭，支撑着这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

苏赋举杯向艺苑百十位故友新朋鞠躬致敬：

“情满艺苑，情满歌坛，情满京都，情满人间。深情难忘，岁岁年年……”

苏轼举杯向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位当年的家伎鞠躬致敬：

“我的十年阔别的故友，我的十年挂牵的亲人，在我苦居监牢时日，是你们深情真挚的心陪伴着我、福祐着我、保护着我。恩深难报，情深难酬啊！”

苏轼饮酒掷杯，单腿跪地，拱手致谢。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拥着苏轼相抱而泣。

陈伴奴、凤眼奴被苏轼和琵琶等人的深挚情谊所感动，她俩和着凄楚哀婉的丝竹之音，唱起了柳永的词作《鹤冲天·黄金榜上》。李奴哥、董姐哥亦放声随和：

>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
>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

低唱。

在歌坛皇后、皇帝的唱和中，苏轼心境茫然地想着：

“柳屯田无复检率的悲惨一生，也是始于诗词文字为累啊！仁宗皇帝一道‘且去填词’的御批，把柳七赶进了娼馆酒楼，从而断送了一个人的理想和抱负。这首词作中所反映的哀怨回环、暗含讥讽、自作宽慰和自暴自弃，全是心态曲扭的牢骚话，是柳七情不得已的自我解脱！‘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个‘忍’字，包含着千般哀楚、万般酸辛！‘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柳屯田何曾心情舒畅，只是对人生失意的一种抗争罢了。柳屯田，我今日总算理解了你为人一生的痛苦了，这种难言的苦痛，此刻也正折磨着刚刚走出监牢的苏轼啊……”

唱和中，艺坛领袖丁仙现也在心里怆然沉思：

“此刻用柳七这首《鹤冲天》为苏子瞻解忧消愁，其意深焉——是在为苏轼指点迷津，还是在试探苏子瞻此刻的心境呢？天下悲哀事，无独而有偶，当年柳七‘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的悲惨命运，今天又降临到苏子瞻的头上。‘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狂狷自负，苏子瞻与柳屯田同具，而且都具有‘白衣卿相’的才情！命运把柳七逼向了‘偎红依翠’的‘烟花巷陌’，同样的命运，也要把苏轼逼向‘浅斟低唱’的朝云暮雨吗？苏轼也要走柳七这条‘风流事，平生畅’的道路吗？”

歌声停歇了，陈伴奴，凤眼奴，李奴哥，董姐哥凝目注视着苏轼。

琴音停歇了，弹奏的乐伎和击节唱和的百十位友人沉默了，也凝目注视着苏轼。

梅花棚，似在静候着苏轼的心声。

歌伎琵琶轻步走到苏轼面前，声音有些颤抖：

“先生，该你说话了……”

苏轼昂起头颅，拱手相求：

“琵琶，请助我一曲，我要用偶得的诗句回答朋友们山高水深的恩情。”

琵琶奏起。苏轼向友人深深一揖，放声高歌，舒臂而舞：

百日归期恰及春，

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

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

偶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

窃禄从来岂有因。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

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

为予投檄到江西。

丁仙现霍地站起，拊掌叫好：

“妙啊，妙极！‘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两句，可见苏子瞻诗魂的豁达刚烈；‘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两句，可知苏子瞻文心的清远空灵了。苏子瞻毕竟不同于柳屯田啊！”

梅花棚骤然腾起了一阵欢呼声，乐伎们随着琵琶的琴音风雨而起，陈伴奴、凤眼奴、李奴哥、董姐哥和歌伎、舞伎们，伴着苏轼欢舞高歌。苏轼的诗魂文心，伴着飞盏流觞、欢声笑语，跳动在火热的梅花棚。

梅花棚，一座文心脉脉、诗魂融融的非凡瓦肆。胡琴伴苏轼翩翩起舞，嬉戏地低声说：

“先生，你真是死不悔改啊！”

苏轼喟然叹息：

“我算是无可救药了！”

倩楚伴着苏轼起舞，不无担心地说：

“先生，黄州终非浔阳柴桑，先生终非陶渊明，只怕‘桃花源’难寻。”

苏轼宽慰倩楚：

“路在脚下，绝处逢生。黄州‘桃花源’难寻，可有一处三国周郎的赤壁。”

丽玉伴着苏轼，嬉谑无拘地说：

“先生的歌技、舞技毫无长进，依然简慢粗疏，落腔走调。”

苏轼微笑点头：

“此病成习，改不了了。”

“我有妙法，可医此病。”

“其法何云？”

丽玉停步歇舞，扑在苏轼怀里，声音激动而诚挚：

“先生，带我们去黄州吧！”

苏轼一下子愣住了，他抚抱着丽玉说不出话来。

梅花棚外的鹅毛大雪越落越急，越积越厚，覆盖了皇宫门前的御道，也覆盖了通向黄州的土路……

大宋王朝③：暮鼓斜阳

第一回　定惠院苏轼思过　临泉亭亲人聚首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清晨，“乌台诗案”死里逃生的苏轼，在梅花棚告别了歌伎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带着二十一岁的儿子苏迈，冒着纷扬的大雪，踏着没膝的雪路走向他生命旅程中又一个陌生的驿站。“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瓦裂，半随飞雪度关山”的哀怨紧揪着他的情怀；“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的寂寞伴随着他的脚步。穷困潦倒，贫病交加，熬过了整整一个月的风冷雪寒、山路坎坷，于二月初一到达黄州城。当他父子俩相搀相扶踏进黄州城北门，苏轼就仆倒于地，一病不起。

黄州太守徐太受，字君猷，时年四十岁，素慕苏轼之名，亦怜苏轼之苦，热情接待，悉心照顾，安排苏轼父子居住于定惠院。

定惠院，位于黄州城东三里许，远离江边，依山而建，林木苍莽，宁静幽深，且寺僧寥寥，香火稀少，确是罪谪之人“思过自新”的佳境，卧病之人休养的去处。近处有安国寺独占人间风光，堂宇斋阁，庄穆深隐，朝夕送来晨钟暮鼓声似在送来佛缘佛机，荡涤着谪贬罪人的灵魂。此寺原名护国寺，宋仁宗嘉祐八年更名为安国寺。晨听钟，暮闻鼓，大宋皇帝的声息威严就在罪人苏轼的身边！

苏轼卧病僧斋，闭门却扫，收召魂魄，思过自新，寻觅着痛苦灵魂的解脱：佛门境界原是历代失意士大夫摆脱困窘的捷便道路，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超世入佛”，不就得到了“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的清闲洒脱吗？“佛门是福”，“佛机是空”。苏轼在安国寺专心研读佛经，废寝忘食，两月不辍，右目病疾日甚，目光模糊而难视字，便让儿子苏迈床前诵读。心之所至，意之所迫，比当年在杭州灵隐寺的谈禅论佛严肃多了，认真多了，心诚多了。

四月六日黄昏，苏轼拄杖步入安国寺。因天色已暮，俗众离寺已归，僧人诵经已停，寺内恢复了清静。苏轼心诚意虔地膜拜于大雄宝殿巍然端坐的大佛像前，他焚香方了，未及吐诉心愿，忽听到一种清朗慈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转头一看，见一位年老和尚身披袈裟由佛像后

绕出，停步于殿台右侧七尺处，合掌闭目，虔诚地吟诵着：

“幻身灭故，幻心亦灭，幻尘亦灭，幻灭亦灭，非幻亦灭……”

苏轼举目细瞧，这位和尚年约七十，身躯健朗，飘逸若仙，白须尺许洒落胸前，白眉寸余垂于两鬓。苏轼惊诧其风骨不凡，拱手询问：

“大师莫非潜道方丈？”

和尚睁开眼睛，明眸照人，面向苏轼落座于蒲团之上，以问作答：

“阿弥陀佛，施主必是寄居定惠院的苏子瞻了。”

“大师何以知之？”

“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我佛无处不在啊！”

苏轼执佛礼请求：

“阿弥陀佛，罪废俗人苏轼，恭请大师超度。”

潜道大师合十回答：

“阿弥陀佛。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曷为正思，无虑无思……”

苏轼惘然皱眉，心想：这不是车轱辘话吗？转了一圈，还不是“弗虑弗思”四个字吗？

潜道大师立即打断苏轼不敬的思绪：

“依觉故迷，若离觉性。苏子，因何而惘然皱眉？”

苏轼急忙收敛不佛之心，答道：

“苏轼性愚，罪垢厚重，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法。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乞大师指点。”

潜道大师朗声而语：

“苏子，你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智。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何锄其本？”

“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矣！”

“‘物我’何以‘相忘’？‘身心’何以‘皆空’？”

“默坐焚香，深日省察，日日不息，其功自成。”

苏轼哑笑出声：

“阿弥陀佛。苏轼崇尚佛门‘普度众生’之旨，亦崇尚佛门‘博辩顿悟’之思。但焚香默坐，待饱熟睡，晨昏钟鼓，腹摇鼻息，其状其性，与猫儿、狗儿何异？佛当何解？”

潜道大师失望叹息：

“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佛法虽曰无边，但对六根不净之人，却是爱莫能助的。苏子，你崇佛而无佞，读经而多思，其性奇戾，其情浪漫，愿你深日省察，善自为之，虽然终生难登‘如来’地，但于另一天地中‘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之境界，还是混得进去的。阿弥陀佛……”

苏轼仍在倾耳静听着，但潜道大师已飘然去了。他心底突然浮起一层浓重失落的悲凉：我罪愆深重，连佛门也无解脱之法，真是“过可悔而无缘自新”啊！回头无岸，入佛无门，也许只有一条“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道路可走了。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境界在何处呢？二十多年来仕宦人生淤结的链条，自缚着心灵的双翼，使人难以冲破名缰利锁的樊笼；十多年来朝政纷争凝结的创伤，时时折磨着波起浪翻的心，使人难以消除膨腹堵肠的怨气；一场惊魂落魄的“乌台诗案”，至今仍在心头重压着，使人犹若惊弓之鸟不敢飞鸣。苏轼浸着夜色，拄杖点路，吟着无可奈何、苦涩自嘲的词句回到了定惠院。

缺月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敢栖，寂寞沙洲冷。

五月十三日，惊魂未定的苏轼，接到了弟弟苏辙从南都商丘托人捎来的书信：

……弟定于五月二十日奉旨离南都应天府赴贬所筠州，任妈、嫂子、侄儿随船至黄州与兄团聚，六月初可抵黄州西二十里处巴河口渡口，望兄早抵渡口迎接……

喜讯？愁音？“本州安置”，形同禁锢。薪俸薄微，生计窘迫的苏轼，立即陷于居住无屋、糊口无米的艰难困境。他派儿子苏迈去官府催领三个月来欠支的薪俸，因官府钱荒，所欠银两均以实物抵折，苏迈领回来的只是一堆盛酒的布囊。“压酒囊”固然可以换钱，可人地生疏，苏迈数日奔忙，沿街叫唤，总是找不到换钱的门路。苏轼厚着脸皮亲自求助于黄州太守徐君猷。多亏徐君猷格外恩遇，移苏轼居于黄州城南的临皋亭。

临皋亭，傍江岸而筑，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与对岸武昌相望，青峰如黛，江流碧蓝，江面千帆往还，更增添了形胜的灵秀。此亭传说建于唐代中期，是历代官员江上行舟登岸歇息的一座驿站，因二百多年来的风蛀雨蚀，屋宇亭台已失去昔日风采，落拓为衰敝斑驳之状。现时的朝廷官员奢华成习，胃口极高，锦帆丽舱，穿梭江面，都不屑歇脚于此，更无心思凭吊这座古驿的历史神韵。黄州太守徐君猷早有修缮古驿为黄州增色之意，但府库银两拮据，只能望“亭”兴叹。苏轼家眷即将来到黄州，苦无安身之处，遂违例安置于此，以尽太守之责和仰慕苏轼之谊。并于江畔高处筑屋三间，取名“南堂”，供苏轼游息。至于“压酒囊”抵折薪俸一事，乃检校郎应行制例，不好更改，便以默而不语表示“爱莫能助”了。

六月二日，任妈、王闰之、王朝云、十二岁的苏迨、十岁的苏过来到黄州，苏轼、苏迈迎接亲人于新筑的“南堂”。多情的长江似解人意，浪涛拍岸，飞溅着层层雾雨，为“南堂”消暑；江风轻拂，摇曳起片片白云，为“南堂”送爽。苏迈愁容尽消，跑进跑出，为亲人捧来自己烹制的

菜肴，并捧来了从街上打来的浊酒。生离死别后的亲人团聚，原是人世间最欢愉、最醉心、最伤情的团聚啊！

苏轼喜泪盈眶，吟着“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全家古江驿，绝境天为破”的诗句，为七十二岁的任妈敬酒。望着任妈满头银色的发丝、满脸密布的皱纹和一双泪尽失神的眼睛，他心里浮起一层凄楚：这都是为自己的厄运操心煎熬的！他嗓眼发紧，说不出一句感慨的话来，只是一再喝尽杯中之酒。

苏轼笑容和泪向着王闰之、王朝云举杯，他凝目而视：季璋瘦多了，忧愁刻就的鱼尾纹已上了眼角，连一双晶莹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愁雾；霞也变多了，变得忧郁、变得沉默、变得深沉了。他心里一阵痛楚，这都是情扰五内、梦断九肠之所致啊！话淤嗓闸，相慰的话也无法说出。

苏轼抚抱着年幼的迨儿、过儿，儿子们拦腰扯衣的一声呼唤，一下子冲开了苏轼强抑的情感闸门，禁不住泣咽出声，他猛地举起酒坛痛饮，纵声而笑，若癫若狂，手舞足蹈地唱着心中淤积已久的苦歌：

自笑平生为口忙，

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

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

尚费官家压酒囊。

自嘲之歌，自讽之歌，和着拍岸的涛声，袒露出苏轼此时五味相煎的心绪，这心绪中饱含着无可奈何的悲愤和苍凉。王闰之一时忍耐不住，哭出声来：

“子瞻，你喝多了，醉酒了，又口无遮拦了……”

苏轼颓然地坐在身边的一张藤椅上。他确实有几分醉意，眼睛朦胧，吐诉出心底的忧愁和委屈：

“我罪累家室老小，百无一用！贬官至此，还要破费朝廷一堆一叠抵折薪俸的‘压酒囊’。季璋，我们都有一张嘴，有嘴就得吃饭……”

王朝云急忙安慰苏轼，她只盼望能用豁达随缘的话减轻丈夫心中的忧伤：

“先生，你把‘压酒囊’换钱的差事交给我办吧，以先生的名字打出招牌，沿街叫卖，说不定会在黄州城掀起一股抢购‘压酒囊’的风潮……”

浊酒力猛，苏轼的醉意更浓，他大笑而喊：

“霞，解语花啊！其言妙极，其法妙极！‘沿街叫卖’四字，足以千古，这才是真正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只怕朝廷的枷锁又要飞到我们身上了……”

任妈拭着泪水，凄然一笑，急忙插话，打断苏轼不吉不祥的话头：

“我们这家人，哪一年没有愁事揪心，若尽是一个‘愁’，只怕早就愁死了。现时的生计虽比不上在京都、杭州、徐州、湖州时那样宽裕，但也不像在密州闹灾年月那样的粮米断炊、杞菊为食。大郎现时每月的薪俸四千五百小钱，虽不足养活七口之家，但日子总得过啊！我的主意是，今后每月领取薪俸不论多少，分为三十份挂于厨房墙壁，日取一份为食，不可超支，节余者聚少成多，以备待客。虽说苏府以诗书传家，但农桑植垦乃做人的根本，我家亦可于屋前屋后垦植菜蔬，我虽无力提锹举锄，但可以养鸡养鸭，亦可小补于生计……”

苏轼醉语喃喃，语实情切：

“任妈，你是苏府千年修来的大佛。你为苏府创立了一条勤俭持家的家规，愿我苏府子孙，世代勿违……

“任妈，你是人世间真正的圣人贤人。你劬养不必其子，爱人不必其亲，豁达不避其灾，乐观不避其贫。你一颗平凡无奇的灵魂，比那些尸位素餐、锦衣玉食、权操四海、势动宇宙的帝王将相，高尚千倍，高

尚万分……

“任妈，你能在荆棘丛中辟出一条生存的道路，使你的大郎不敢沉沦啊！季璋，落下我们自视清高、实无一用的身架吧！霞，脱下我们的宽袍博带、锦衣丽服吧！迈儿、迨儿、过儿，伸出我们执笔弄墨的双手拿起镐锹犁锄吧！到田间去从学拜师，去垦荒，去拉犁，去播种，去砍柴拣粪，在沃土中自觅食粮，在山坡上建造窝巢。‘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啊……”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后经多方游说恳求，赖朋友马正卿（字梦得）的帮助，蒙黄州太守徐君猷的恩准，苏轼求得黄州城东山坡上一片“废垒无人雇，颓垣满蓬蒿”的故营防废圃，“准予躬耕其中”，开始了历代文人少有的一种特殊生涯。

他葛衣芒履，带着妻儿，拙笨地放火烧荒。干枯的三尺蓬蒿腾起的浓烟急火，常因风向改变使他遭受烟呛涕流的嘲弄和火燎须眉的难堪，腐霉之物燃烧散发的臭味、霉味，驱散着仕宦人家的儒雅。

泥土中的石块瓦砾，使他虎口发麻；盘根错节的荆棘，使他心焦如焚；骄阳似火，暑地冒烟，使他汗流如雨；腰疼、腿疼、臂膀疼、骨架疼，使他接受着“脱胎换骨”的身心再造。在“我廪何时高”的向往中，他摆脱着心灵上的羁绊，寻觅着生活中另一样乐趣。

他挑篮抬筐，从僧寺、学舍、官衙的公厕里挖取粪肥，精心地撒入自己新垦的土壤，吟着“岁旱土不膏”的时令农经，离弃着士大夫酸腐的高贵。

也许因为诗人苏轼的名声太响了，也许因为贬官苏轼的遭遇太惨了，他拙笨而踏实的劳作，缩小了“官”与“民”之间自古存在的鸿沟，赢得了四邻黎庶的称赞和同情。除马正卿、王子立、王子敏、郭兴宗、古耕道、潘彦明帮他垦荒、平地、施肥外，黄州长者潘邠老每日必至，指导耕作，潘邠老的弟弟潘大观还带领青壮农夫，帮他开渠治垅、播种浇水、打坯垒墙、架木造屋。一些长年劳作于菜田蔬圃的农妇，也都成了王闰之、王朝云的朋友，教以种菜植蔬，摘桑养蚕。“种稻清明前”、“分秧及夏初”、“秋来霜穗重”、“新春便入甄”，整整一年的辛苦劳作，终于在一片故营防的废墟上创造出一座绿树清渠的园圃。

这座园圃，筑而垣之，占地约五十亩。坡上筑正屋三间，为苏轼居

住之舍，厢房对峙各三间，一侧为苏迈夫妻居室和厨房，一侧为苏迨、苏过住处及膳房。屋室之坡下有亭台一座，名曰“远景亭”，登亭瞭望，黄州城及滚滚长江如收眼底。远景亭下是五间堂舍，取名“雪堂”，乃苏轼读书待客之所。“雪堂”室内四壁，苏轼亲手绘制雪原雪景，大约是志其飞雪中建筑此堂的艰难，亦含有表示心中无尘之意。“雪堂”之前植细柳一行，垂枝掩窗，旁有小井，水清冷冽。“雪堂”之后，植松、柏、桑、桃、桔、枣为倚。“雪堂”之西，有北山之微泉，清流弯曲而下，灌溉田畴。“雪堂”之东，造鱼塘一泓，旁筑牛棚鸡舍。稻田蔬圃遍布东坡，翠绿迭起，环绕屋舍。

元丰四年八月五日，是园圃建成、“雪堂”挂匾的日子。黄州民风古朴淳厚，有“日出”成典之说，似取“一元复始”之意，乡里相贺，同欢同乐，祝福主人有个吉祥的开端。

入乡随俗，苏轼自觉已是黄州人了，他要借这个日子，答谢一年来怜惜、帮助自己的四邻乡亲，答谢一年来与自己同流汗水、苦力劳作的朋友学子，答谢一年来指点自己筑园造屋、耕种收获的潘邠老等人，也为了告慰去年八月十二日为自己操劳病逝的任妈，便决定“热闹”一场。结束“仕宦人生”坎坷的以往，开始“田舍翁”默默平静的生活。

八月四日夜晚，东坡园圃的通宵灯光伴着夜空的繁星，苏府上下人等都在为明日清晨日出时的“挂匾”典礼忙碌着。女主人王闰之、王朝云在厨房里烧烤煎炸，制肴做糕；苏迈、苏迨在庭院里摆置酒席，洗涮着借来的桌椅，擦拭着餐具、酒具，搬出了母亲自酿的米酒和父亲酿制的松子酒；从学的郭生兴宗、古生耕道、潘生彦明也来帮忙，他们都是黄州人，借来了锣鼓铙钹，并按照家乡的习俗，精心装饰着“雪堂”外的喜庆景物；苏轼独居“雪堂”，在三枝巨大红烛的光焰下，精心制作着明天清晨将要悬挂的匾额。匾长为四尺，宽为一尺五寸，是苏轼亲自漆饰的。匾上的四个大字“东坡雪堂”亦是亲笔、亲刻。

鸡鸣星落，黎明悄悄步入黄州，东坡下墨影绰绰的村落里，腾起了敲锣打鼓声，呼喊声，欢笑声。人群沿着绿色的田埂、溪岸、小径向东坡园圃走来。东坡园圃沸腾了，流泉淙淙、花木摇曳，连塘水中的鹅鸭，草坡上的牛羊也都撒欢似的鸣叫着。朝霞变得透亮桔黄，霞光灼热着“雪堂”前喜庆的情景。披红的门扉，飘彩的绿树，红联上传统的吉语，树枝上下垂的鞭炮……主人苏轼、王闰之、王朝云农夫农妇装束，鞠躬恭迎，热情的客人虔诚地祝贺。黄州习俗，“拉手”是亲，“拍肩”是近，“啊”一声是称颂，“嗯”一声是赞许。

东山辉煌，旭日露头，锣鼓声停，人群穆静，庄重吉祥的时刻来到东坡园圃。潘邠老一手擎着一张木犁，一手举着一束稻穗走出人群，走向苏轼：

“吉日良辰，太阳驱邪，万物被恩，村野黎庶，祝贺子瞻先生建屋黄州。昔有陶渊明归隐种菊，使柴桑闻名江南，今有苏子瞻躬耕东坡，使黄州生辉。黄州贫瘠无他，惟有沃土一片，敬赠木犁一张，愿先生热恋此土，耕耘播种；敬赠稻穗一束，愿先生勿忘穑稼，岁岁丰收。”

苏轼接过木犁、稻穗，泪水盈眶，弯腰向潘邠老致敬，向四周的男女乡亲鞠躬，声音哽咽地说：

“黄州土热水暖，我已是黄州人啊！潘邠老，请你为苏轼落户入册吧！”

苏迈、苏迨捧着匾额走近潘邠老，鞠躬奉上。潘邠老银须一抖，双手接过匾，大步走向“雪堂”门前。

鞭炮响了，锣鼓响了，人群欢呼。潘邠老登上门前的长凳，把匾额悬挂在“雪堂”的门楣。

欢腾的人群围着苏轼、王闰之、王朝云携手起舞，宾主临席相欢，举酒相庆。苏轼逐席敬酒，畅怀而饮；王闰之、王朝云逐席添酒致谢，喜话桑麻。情之所亲，兴之所逐，客人拊掌击桌，唱着苏轼的诗作《东坡八首》，抒发着农事耕耘的喜悦和乐趣：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

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

分秧及夏初，渐喜风叶举。

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

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

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

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

……

王闰之、王朝云感乡亲们的盛情浓意，也唱以答谢：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苏轼情切，举杯畅饮，放声高歌：

我久食官仓，

红腐等泥土。

行当知此味，

口腹吾已许。

……

在宾主歌酒相欢的喜悦中，一顶四抬蓝色轿舆爬上东坡，闯进园圃柴门，停落在“雪堂”前。人们惊以为黄州太守徐君猷驾临，纷纷站起迎接他们的父母官。苏轼停歌，脚步踉跄，举杯相迎。他注目于轿夫揭开的轿帘，竟一时瞠目结舌地愣住了。

来客走出轿舆，身躯高大，皂衣皂服，头顶黑纱凉帽，一把白须，面带风尘，清癯洒脱，望着苏轼捋须大笑：

“苏子瞻，确已是黄州的‘田舍翁’了！”

苏轼闻笑音话语而恍悟大喜，扔掉酒杯，扑身上前，抱着来客，情

不能禁：

“滕公，是你啊！意想不到，如在梦中。公从何而来？从天降吗！”

客人坦然一笑：

“解印安州，再贬筠州，途经黄州，昨夜借宿驿站，得知子瞻躬耕东坡，今晨特来拜谒。真是幸中有幸，巧逢东坡园圃落成之喜，滕甫只能是一双空手祝贺了。”

王闰之在京都时认识滕甫，见状惊喜，急忙上前迎接，敛衽请安：

“滕大人安好！十一年不见，可真有些不敢认了……”

滕甫大笑，拱手为礼：

“当年清秀娇雅的蜀女，今天不是也成了黄州的‘农家妇’吗？”

苏轼喜狂，一面吩咐王闰之在“远景亭”设宴为客人接风，一面挽滕甫至席间与黄州诸老、马正卿、郭生、古生、潘生相识，并招王朝云、苏迈、苏迨、苏过前来拜见，在叮嘱王朝云、苏迈“勤奉乡亲以尽其欢”后，便与滕甫走向“远景亭”。

滕甫，字元发，浙江东阴人，时年六十二岁，熙宁年间曾任知制诰、知谏院、翰林学士等职，与苏轼过从甚密，交谊颇深。其人性情豁达，耿直忠恳，与皇上议事，言无文饰，洞见肺腑，深受皇帝赵顼器重，待之亲若家人。后因屡言“新法”不便和妻子娘家亲戚李逢叛逆案的牵连，皇帝赵顼责以“不宜令处京都”，遂被黜知池州，再徙安州，三徙筠州。

今日滕甫至东坡园圃是有为而来。七月初，他解职安州，入京待命，即呈表请见皇上，以解臣下忠恳之念。居京十日，请见皇上的“奏表”未获恩准，却接到了“徙知筠州”的诏令，并限时三天离开京都。但在盘桓京都的十天里，他获知了“元丰改制”以来朝廷内政边事日见窘迫的内幕，并获知了皇上“意欲起用司马光、苏轼”的讯息。在离开京都奔往筠州的途中，他寝食不安，体念着皇上现时的艰难处境，为“元丰改制”以来的朝政担忧，为“用兵西夏”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担忧，更为皇上日益憔悴的身心担忧。他反复体念皇上“意欲起用司马光、苏轼”的用

心，心头似乎闪动着朝政转危为安的亮光：在体要变革、皇上大权在握的中枢格局中，司马光的“忠贞勤恳”和苏轼的“谏言无畏”正是两个载重向前的车轮，足以保持朝政的廉洁进取，实现皇上“中兴社稷”的追求。君臣相依啊，现时也许是苏轼再次飞腾的最好时机！他要为朋友鼓起飞腾的翅膀。

“雪堂”前欢快的歌声依旧。

苏轼会滕甫于“远景亭”。久别乍逢，感慨良多，朋友相会，以酒见心，苏轼连饮三杯迎接滕甫的到来，滕甫连饮三杯祝贺东坡园圃落成。王闰之侍酒于侧，似乎忘记了滕甫年老、苏轼酒浅，不停地把酒斟进精致的荷叶杯里。

酒滋润着滕甫、苏轼脉脉相通、遭贬流离的心，也冲开了他俩年久凝滞的喉咙。他俩共忆昔日的京都，都曾得到皇上的信任和器重，都有着一颗忠于君王的肝胆，也都失落了难以觅回的抱负。天何知其公，地何知其忠，忠贞原是牢狱，诤言原是贬逐。他俩共叹命运的坎坷，才不见用，智不见纳，岁月耗于贬途，报国而无门！他俩共论人生的茫然，飘泊无定，流放无期，都有着不甘沉沦的壮心，都有着不甘沉沦的无奈。侍酒的王闰之已是泪眼朦胧。滕甫把话题转向朝廷：

“子瞻，你知今日朝廷的现状吗？”

苏轼摇头。

“‘元丰改制’，徒有虚名啊，变更的只是职官的名称，保存的却是固有的因循靡费。文书奏章上闪烁着天花乱坠的虚假数字，朝政人心却如阴沉的天空，无风、无雨、无阳光，灰蒙蒙一片死寂，重臣们似乎都在安逸中昏睡了，只有一个呕心沥血的皇上。子瞻，你说，一个灰色的朝廷还会有作为吗？我真有些怀念王安石那雷电交加的岁月了……”

苏轼猛地喝尽杯中酒。

“枢密使吕公著已贬往定州，参知政事章惇已贬蔡州，知开封府文彦博将贬往洛阳，翰林学士王安礼已出知开封府。现时朝廷主政者，惟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四人。此等人物，均以‘诺诺’之声舔痾圣上，营造着‘朝政一新’的幻影。无‘谔谔’之言，无忧患之谏，无睡枕上之噩梦，子瞻，你说，这样的朝廷能使圣上‘昭昭’吗？可怜的皇上独于

鼓中自乐呵……

“朝廷‘用兵西夏’之举，乃王珪、蔡确‘为己计’，而非‘为圣上计’也。战争的发动，仅仅基于西夏朝廷的纷争，荒谬啊！五路兵马的命运，竟付予一个不知兵事、不识战阵的内侍押班李宪之手，儿戏啊！攻伐之事，不以敌情而定，望空深入，不灭敌力而抢地盘！现时，西夏朝廷纷争消解，敌合力以抗我师，五路兵马有徒劳无功之虑，朝廷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且言征战不利者，亦有遭贬之危。子瞻，兵者，国家之墙垣柱石，若有不测之灾，社稷谁倚？圣上谁倚……”

苏轼霍地站起，高声呼号：

“滕公，你忠义皎然，日月共照，皇上待之，亲如家人，何不于京都闯登闻鼓院投进？”

“子瞻所言极是，滕甫亦有此心，曾数度徘徊于登闻鼓院门前。然滕甫幼无学术，老不读书，虽有一腔愚忠，既无邹衍雕龙之辨，又无扬雄犀利之笔，如何能驳批王珪、蔡确之佞，以感动圣上之心。今滕甫专程登临东坡拜谒，乞子瞻赐我一物，以遂滕甫之愿。”

苏轼茫然：

“此物为何？”

“才智文笔。”

苏轼瞠目，跌坐于椅……

王闰之终于明白了滕甫此来之意，心神战栗，面色惨白，天啊，刚刚建成了“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窝巢，又要引火烧身，自招罪罚吗？她呆呆地望着丈夫，六神无主。

“雪堂”前的锣鼓声、歌舞声一浪高似一浪炽热狂放。苏轼仰天痛饮，酒漫衣襟。王闰之急忙拦阻：

“子瞻，你醉了，你不能……不能再喝了！”

苏轼挽着妻子：

“我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啊！季璋，快取笔墨来！快取纸砚来……滕公，感谢你对苏轼的信任，你看，酒气和文思，已在我的指间流淌，我一定会写好上呈皇上的奏表……”

第二回　揣圣意用兵西夏　受蒙蔽决战灵州

大宋元丰四年（108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入夜，凛冽的北风带着怆恻的哨音呜呜作响，肆虐地吹袭着汴京城。京都的人们关门闭窗躲进屋里拥炕取暖，围炉话闲。御街两侧叶落枝枯的桃、李、梨、杏在寒风中瑟瑟颤抖。沿街店铺门前悬挂的灯笼彩幌，在寒风中摆动摇曳。酒楼妓院华丽的回廊，在寒风中消失了丝竹管弦，沉入了夜色昏暗的冷清。“州桥之夜”呈现出杳无人影的凄凉。皇宫宣德门前景灵东宫、景灵西宫屋檐下的红纱宫灯摇摇欲熄，灯光照映处，一堆一群因灾荒而流入京都的饥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地瑟缩于墙脚屋檐下，颤抖着、呻吟着。啼饥号寒声惊乍而起，如割如切，阴森悲怆。忽地一阵凄厉的马啸声沿着御街萧萧传来，接着，马蹄声“哒哒”而近，三匹传送西北边境“用兵西夏”紧急“塘报”的铁骑，汗水淋淋地越过州桥，呼啸着向宣德门急驰。京都十大禅寺的暮鼓声也应和着风声、哭声、呻吟声、马蹄声响起，沉重苦涩，怆怆楚楚，显露出“元丰改制”后第一个严冬的萧索和凄凉。

此时的福宁殿内室，一盏宫灯照亮御案，皇帝赵顼正在伏案批览着叠垒盈案的文书奏章。窗外寒风呜呜，他似乎不曾听闻，屋檐下的风铃叮当，他似乎不为所扰，宦侍梁惟简轻步走进内室，把一件裘袍披在他的身上，他似乎也不曾察觉。夙夜匪懈，他不敢荒疏朝政。

他的腰身已显弯曲，已失去了风华正茂的健壮；他的一双眼角已刻出了几丝浅浅的鱼尾纹，眉宇之间浓重的愁云，托出他心境的痛苦和孤独。

突然，他的沉郁神情变为眉竖目睁的暴怒，掷笔于案，愤然而起，衣袖拂去案头的文书奏章，愤而不顾地离开御案，在室内焦躁地徘徊起来。

梁惟简被皇帝赵顼这突然的暴怒吓坏了，急忙跪倒，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文书。其间，他发现几份边事“塘报”的“贴黄”上分别写着“征战告捷”、“俘敌三百”、“敌众溃散”、“催运粮秣”等字样，而更多的“贴黄”上，几乎都是“灾情呈报”、“饥民走险”、“匪盗猖獗”、“贪渎要

案”、“饥民入京”等摘题。他的双手战栗，抬头望着蹙眉低首、疾步徘徊的皇帝，心里不再是惊恐，而是对皇上的怜悯了：

皇上今年只有三十四岁，可眼前的身心情状，憔悴不堪啊！五年前王安石遭贬离京之后，皇上就独自挑起了变法的重任，事无巨细，亲躬操劳。皇上要做一个“中兴祖业”的帝王，要扔掉一切拐棍用自己的双脚走路，五年来就是这样步履艰难地在走。

五年来，不满足于王安石在“生财、聚财、用财”上所做的种种“变法”和“新法”推行中的种种缺失，皇上遂于去年春天开始了体要上的变革，以图消除朝廷机构上的臃肿冗散和由冗散臃肿而滋生的因循苟且、靡费贪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撤销，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的成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权力的加强，宰相权力的分散，枢密院权力的削弱，终于确立了“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格局。可在这个格局中，宵旰操劳的，只是皇上一个人！

为了消除十年来无休无尽的纷争，皇上用心良苦地筹建着一个恭顺听命的中枢班子，拟以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副宰相）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拟以参知政事章惇为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张璪为中书侍郎，拟以翰林学士兼侍读蒲宗孟为尚书左丞，拟以翰林学士王安礼为尚书右丞，拟以翰林学士孙固知枢密院事。现时这个官制诏令虽未正式公布，但这些人物已各据其位，各行其职。这个官制名称变更而主要成员依旧的中枢班子，真能使朝政更新吗？此刻的皇上不是正在忧愁中煎熬吗？

皇上确有收复疆土之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祖业。顾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就是皇上心志的流露。今年五月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借西夏朝廷纷争，夏主秉常被其母后梁氏夺政幽囚之机，唆使皇上发起五路兵马（高遵裕率环庆军、刘祚昌率泾原军、王中正率河东军、李宪率熙河秦军、种谔率鄜延军）进讨西夏的战争，把“元丰改制”推向了高潮，也把皇上的“天纵英明”推向了顶峰。

事与愿违！“元丰改制”近两年，朝制体要在形式上是变更了，但在理政实效上，却根本没有改观，而且产生了新的混乱和纷争。“新法”的推行仍然是名存实亡。灾荒在农村中再现，各地官吏贪渎之风有增无减，官场靡费之习日甚一日。饥民再次入京。“用兵西夏”的战争已打了五个多月，五路兵马会师灵州的捷报至今仍不见踪影。

窗外的寒风如泣如诉。皇帝赵顼停步于窗前，怆然自语：

“这是饥民在泣哭吧？今夜京都，到底有多少无家可归的黎庶在饥寒交迫中露宿街头？”

梁惟简心头一凛，京都的饥民已经是成千上万，宰执大臣们匿而不报，皇上足不出宫，缘何知闻？文书奏章上的“饥民入京”，只怕是轻描淡写！

“这是沙场上士卒的哀怨呼唤吧？粮秣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迟运而不至……”

梁惟简想说几句话宽慰皇上，可气噎语塞说不出口来。窗外的风声似乎更猛烈了，屋檐下的风铃声似乎更急促了，皇帝赵顼猛地转过身来，望着梁惟简，吁叹一声，似在自语，似在询问：

“司马光修著《资治通鉴》为什么还没有完啊？”

梁惟简知道，这是皇上近一个月来心中之所思，今天终于说出口了。朝制不许宦官预政，他低头不敢回答。

“苏轼这两年在黄州如何？”

皇上近来常在用膳之时，翻看吟诵苏轼的诗作，起用苏轼之意早已流露，难道今夜要颁诏召回吗？但梁惟简不敢说透。

皇帝赵顼似乎因得不到回答而失望，微微摇头，神情颓然地坐在几案旁的软榻上，怆然闭目，喟声哀叹：

“‘元丰改制’，难道也要轰轰烈烈地开始，凄凄惨惨地结束吗？‘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徒有虚名！一切决定于人，决定于人的才智品德，‘揆议’，需要王安石的‘天马行空’；‘审复’，需要苏轼的‘诤言直谏’；‘承行’，需要司马光的‘脚踏实地’。现时中枢宰执所缺少的，不正是这些特殊的才智品德吗？”

皇帝赵顼的心头又一次浮起了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的思念。他想到熙宁年间与王安石的相处相倚，心头搅动着难以分辨的酸甜苦辣和情感上难以忘却的留恋，心底似乎有着一团难以消散的压抑；他想到熙宁年间对司马光、苏轼过早的贬逐，特别是两年前对苏轼的惩罚入狱，

略感歉疚不安和对一种“不阿”品德的肯定。“元丰改制”需要这样的臣子，朝廷现实需要这样的臣子啊……

这时，枢密使孙固轻步走进内室。

孙固，字和父，河南郑州人，时年六十五岁。英宗皇帝治平年间，赵顼为太子，孙固侍太子于藩邸，系赵顼亲近之臣。赵顼继承皇位之后，孙固于熙宁年间，曾两次出知通进银台司，因反对“变法”而落职。元丰初年，孙固与吕公著同知枢密院，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赞成吕公著之议而反对“用兵西夏”，吕公著罢职遭贬，他仍为皇帝赵顼信任而留任。

孙固与皇帝赵顼有着特殊的君臣关系，十多年来，或荣或衰，或升或降，或在职，或赋闲，无时不在关注着皇上。他早已察觉皇上有重新起用司马光、苏轼之意，今夜，他手捧告急“塘报”入宫，思谋的应变方略之一，就是奏请皇上早日召回司马光和苏轼。

孙固一声急切地奏请，跪倒在赵顼面前，呈上一份紧急“塘报”，急声禀奏：

“圣上，河东军转运使赵卨今日入夜时分飞骑送来‘塘报’，五路兵马已处险境，‘会师灵州’之役，可能惨败……”

赵顼惊骇失神，霍地从软榻上站起，一把抓过“塘报”，凝目阅览。阅览未尽，喃喃作语：

“王珪误朕，蔡确误朕……”

孙固正欲禀奏应变方略，皇帝赵顼厉声发出谕示：

“速召宰执大臣御堂晋见！”

三更时分，御堂四角的宫灯点燃，室内灿烂如昼。

高台御椅上的皇帝赵顼，恢复了帝王的威严。华贵的衣冠，掩盖了身体的虚弱；森厉的怒色，掩饰了形容的憔悴。要扭转“会师灵州”征战中出现的危机，要拯救险境中几十万兵马的生命，要维护帝王决策的天纵英明。他用冰冷犀利的目光，打量着高台下跪伏的宰执大臣们。

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珪，时年六十三岁，今夜着紫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须发已白，苍暮之气已显。他是王安石、司马光同代人物，也是熙宁年间宰执大臣中硕果仅存的一位老臣。其人善文翰，文采宏侈瑰丽，但政无定见，对“新法”不亲，对“流俗”冷漠，处事圆滑，八面玲珑。五年前王安石罢相离京，他接任宰相之职，一变王安石“狂狷自负”之风，倡导“唯上为是”之习，领旨、奉旨、颁旨不走样、不议论、不辨正误，极树皇权之威。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以“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以供军食有余”而力主兴兵讨伐西夏，并力荐宣庆使李宪任五路兵马监军，赢得皇上信任，即将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参知政事蔡确，字持正，福建晋江人，时年四十五岁。着绛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春秋鼎盛，精力充沛，显示出行事的自信。其人城府颇深，生性诡巧，原为监察御史里行，初附王安石，为“新法”大唱赞歌，及至王安石罢相遭贬，即反目相噬，落井下石，诋毁王安石“目视无上，专务显己”，遂得皇上赏识，三迁其职，晋知制诰、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其所言所行，皆由揣摸皇上意图而发，而且确有一猜即中的本领，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以“西夏内有衅而不取，则必为辽国所有，此千载难逢之机，决不可失”等语，促使皇上下定了“用兵西夏”的决心，他在皇上心中的位置，已驾于王珪之上，即将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之职。

参知政事张璪，字邃明，时年五十六岁。着蓝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举止沉稳，一双晶亮的眸子，似乎随时都在捕捉机遇，显示出行事的精明。熙宁年间，因附王安石“变法”，数月之间骤迁知谏院、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之职，后附吕惠卿而反噬王安石，改判国子监。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看透了皇帝赵顼急于强边树威、建立功业的心境，立即上呈奏表，支持用兵，并严厉批驳知开封府文彦博、枢密使吕公著的“流俗无为之论”，博得皇上欢心，由冷清的国子监擢入中枢任参知政事之职，并将在新制中任中书侍郎。

翰林学士兼侍读蒲宗孟，字传正，四川阆州人，时年五十四岁。着红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身躯魁梧，面色红润，神采中有着官场上的裕如和旷达。熙宁年间，他初为著作佐郎、提举三司帐司，因拥护吕惠卿的“手实法”擢迁为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侍读。其人有史才，通晓历代治乱兴衰之道。“元丰改制”参唐代三省制而行，多赖此人之力，故得皇帝赵顼器重。然富家纨绔之气浓重，忱于安

逸，趣在酒色，蓄妓成群，靡费无度，洗漱必三更银盆，沐浴必五妓侍奉。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是兴兵讨伐的狂热鼓吹者，并以必胜的诗句献呈皇帝：“阳关决胜飞捷雨，四海生春沐薰风。”即将出任尚书丞之职。

参知政事章惇和翰林学士王安礼今夜皆着黑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此时他俩的心境，似乎在共同的境遇中痛苦地煎熬着。他俩原本与王安石有着不寻常的关系，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助手。王安石的罢相遭贬和“变法”灵魂的失落，使他俩在朝廷中处于难堪的境地。他俩都赞成枢密使吕公著、知开封府文彦博的奏议，反对“轻动干戈”，招致了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的强烈不满，以至视他俩为吕公著、文彦博的同党。皇帝赵顼听从了王珪、蔡确等人的主张，发起了讨伐西夏的战争，贬吕公著出知定州，贬文彦博出知洛阳留守御史台，贬章惇出知蔡州，出王安礼知开封府接替文彦博。半个月前，皇帝赵顼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章惇从蔡州调回，召王安礼复入朝廷，并官复原职，拟让他俩分别担任门下侍郎、尚书右丞之职。

寒风呜呜。

风铃凄怆。

御堂里沉寂宁静。梁惟简站在高台御案一侧，奉旨朗读河东转运使赵离飞马送来的“塘报”，声震殿宇：

> ……诸路奉命大举，直逼灵州，方士气精勇，横裂四出，势如压卵，既阅月矣，虽捷获不补失亡。今锋锐销软，民力凋耗，粮秣不继，将士已面临断炊之虞。堪疑虑者，敌避交锋，退迹无踪，坚壁清野，我军所得城堡村落，无粮秣可补，无柴草可燃，冰结雪漫，如处绝境。更可哀者，五路监军李宪及所率熙秦兵马，失约未至，不知何去，致使大军无命可奉，诸路举止失协，若复深入，恐速他变。另获讯息，夏主秉常再执国政，西夏朝廷纷争已复和解……

这份“塘报”，字字滚雷，句句惊心，宰执大臣们全都傻了。王珪失魂落魄，蔡确冷汗湿额，张璪左右顾盼而惊慌无状，蒲宗孟目瞪口呆而六神无依，章惇、王安礼也同样惶恐茫然。皇帝赵顼以拳击案，声色俱厉：

“监军失职，诸路不协，粮秣不继，士气低沉，敌军诡诈，朝廷仍在鼓中！禹玉先生，你的‘以供军食有余’的粮秣现在哪里？你总理朝政，如何扭转这‘兵陷险境’之危，朕在等候你的应变之策！”

王珪跪仆的腰身弯得更低了。

近几年来，他耳朵听的，是皇上的谕示，口里说的，是皇上的御旨，他的一颗头颅，似乎早已不再主动思索，哪里还会蹦出一个“应变之策”来！

此时，他听得真切，皇上已把前方“粮秣不继”的罪责放在他的头上，他不敢辩解，只能硬着头皮答对：

“臣，正在想……”

皇帝赵顼怒极，气瘀心胸，两眼冒火，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牙关咬得吱吱作响。他极力控制着自己，把目光转向低头沉默的蔡确，声音有些发抖：

“蔡卿持正，你听清‘塘报’了吗？‘夏主秉常再执国政’、‘西夏朝廷纷争已复和解’，敌人终不似我们所想的那样愚蠢！敌情在变，我们将何以区处？卿也要作壁上观吗？”

蔡确毕竟比王珪机敏，用不停的叩头掩饰着心头的惊恐和焦思：皇上话中有话，不仅暗示自己在“用兵西夏”谏奏上的失误，也暗示着对自己现时无能的不满。自己何尝不想立即拿出一个万全的“应变之策”来，何尝不想在群臣噤口结舌之际显示才智，只恨一不知兵事，二不识战阵，“策”无出啊！在此皇上震怒之时，最好的答对是自咎自罪。蔡确在不停地叩头中高叫着：

“臣愚陋，有负圣望，臣罪当诛……”此时，跪仆在蔡确身旁的章惇挺身站起，跨步出列，从怀中掏出一份厚厚的“奏表”，拱手禀奏：

“臣章惇禀奏圣上，臣今日于政事堂当值，在翻阅近来待处理的文书奏章中，偶见一份关于‘用兵西夏’的奏表。此表所见奇特，所谋高远，所论真切，所据充分，其忠耿之心跃于纸上，其所料之事似先卜而知。臣惊其呈表人之超群才智，携带上殿，特斗胆呈献于圣上。”

宰执大臣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都惊诧地抬起头来。皇帝赵顼凝目望着章惇，一层感激和宽慰之色浮于眉头，章惇，今虽召回朝廷，心仍有余悸，奏议而托他词，情之然也。他神情依然肃穆，声音却缓和地说道：

“子厚先生奏议，朕乐于听闻，请先生代为禀奏吧！”

章惇谢恩，打开奏表，高声读起：

> ……臣窃观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灭袁氏，最有巧思。请试为陛下论之。袁绍以十倍之众，大败于官渡，仅以身免。而操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缓绍而乱其国也。绍归国益骄，忠贤就戮，嫡庶并争，不及八年，而袁氏无遗种矣！向使操急之，绍既未可以一举荡灭，若惧而修政，用田丰而立袁谭，则成败未可知也。其后北征乌桓，讨袁尚、袁熙，尚、熙走辽东，或劝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则合，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遂引兵还。曰：“吾方使公孙康斩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谓巧于灭国矣。……

章惇朗读着，王珪神色大骇，甚于皇上刚才的询问斥责。章惇现时朗读的这份奏表，是他半个月前与蔡确商议搁置的，章惇翻阅而出，携之入宫、呈于皇上，其意何为？他的心一下子乱了。

他悄悄地向身边的蔡确一瞥，蔡确的眉头拧在一起，也呈出焦虑、紧张。

但皇帝赵顼已为这份奏表的开头所吸引：确实是“所见奇特”！但其文采气势，似乎不是章惇所为，疑团生，兴致则更足。

> 今者西夏主弱臣强，其国内乱。陛下使偏师一出，已斩名王，虏伪公主，筑兰、会等州，此真千载一时，天以此贼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云：同舟而遇风，则吴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虽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必肯俯首连臂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为一，坚壁清野以抗王师，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风之势也，法当缓之……

皇帝赵顼神情专注地倾听着、咀嚼着：精明的哲理！四个月前，朕若得此奏此议，何有今夜之窘迫？今西夏“同舟遇风则吴越相救之势”已

成，“法”，真的当缓吗？章惇的朗读声似乎更为铿锵有力了：

> 今天威已震，臣愿陛下选用大臣宿将素为贼所畏服者，使兼帅五路。聚重兵境上，号称百万，搜乘补卒，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间，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多出金帛，遣间使辩士离坏其党与。且下令曰：“尺土吾不爱，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与众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斩。”不出一年，必有权均力敌内自相疑者。人情不远，各欲求全，及王师之未出，争为先降，以邀重赏。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棋布错峙，务使相仇，如汉封呼韩邪通西域故事。不过于要害处筑一城，屯数千人，置一将以护诸部，可使数百年面内保境，不烦城守馈运，岂非万全之至计哉？臣愿陛下断之于中，深虑而远计之……

皇帝赵顼的神情显得凝重：这是一个缓进持重的用兵方略，在主帅遴选、谋略运用、引而不发、恩威并举、遣使离间、金帛招降、封爵错峙、分而治之、筑城屯边、搜乘补卒诸方面，无不启人深思。但在诸军失协、兵陷困境的今天，也是一个可取的“应变之策”吗？“缓进”就是退兵，“待重”就是守边，“退兵守边”虽可免于灵州兵败，但朕的“中兴业绩”却是渺茫无期了……

> 夫人臣自为计与为人主计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虏，无以为功；为陛下计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

赵顼心头一凛，“为陛下计，惟天下安、社稷固否”，他的头脑似乎一下子清醒了：若五路兵马全殁于灵州，国家精锐兵马尽矣！天下何以安？社稷何以固啊！

他情急挥手，截住了章惇的朗读：

“章卿，呈此表者何人？”

章惇急忙拱手回答：

“禀奏圣上，此表署名滕甫。”

“是知筠州的滕甫元发吗？”

“禀奏圣上，正是此人。”

蔡确在章惇朗读奏表声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帝赵顼神情的变化。他自以为看得清楚，奏表中论述曹操用兵的巧思，曾使皇上激动向往；奏表中阐述兵法上“同舟遇风则吴越相救”的哲理，曾使皇上怦然动心；“聚重兵境上”，曾引起皇上的猜疑；而“为人主计”已使皇上厌恶了。精明的章惇，也有失算的时候。他抓住时机，霍地站起，跨步出列，向章惇发难：

“臣蔡确恭奏圣上。章惇大人今天的举止使臣惊讶，殿堂之上，竟敢指鹿为马，欺君蔽上，其罪当诛！”

群臣震栗。

皇帝赵顼面色阴沉：

“蔡卿，你之所奏，使朕茫然。”

蔡确扑通一声跪地：

“圣上明察。这份奏表的炮制者，根本不是知筠州滕甫，而是贬往黄州的罪犯苏轼！”

张璪瞠目。

蒲宗孟木呆。

王安礼、孙固惊诧。皇帝赵顼惊愕，目视章惇，厉声叱道：

“章惇，你知罪吗？”

章惇跪倒在高台之下，低头不语。

“呈上奏表！”

章惇双手举起奏表，梁惟简接过，转呈皇上。

赵顼接过奏表仔细地翻阅察看。

他面色凝重，双手在微微抖动，眉宇间浮起一层浓重的忧思。

这分明是苏轼的字迹，这种字迹展现在眼前，似乎神奇地加重了这份奏表的分量。那字里行间显露着一颗苏轼“为人主计”的忠心，似乎促动着他的心向“退兵守边”一边转移，但心底又腾起一连串憾恨、疑虑和焦躁，“退兵守边”将证明自己“用兵西夏”决策的失误，将招致群臣的轻蔑，将挫伤黎庶的期望，也将贻笑于邻邦。

下不了这个决心啊！

他打量着眼前的宰执大臣，希望得到臣下的支持。最后，他的目光落在蔡确的脸上：

“蔡卿，章惇欺朕，你何以得知？”

蔡确面色从容地拱手答对：

“禀奏圣上，这份滕甫署名的奏表，是十月八日由筠州府衙上呈朝廷的。臣与王珪大人在参阅承办中，察其文风不似滕甫大人行文之朴实，其文理亦不似滕甫大人为人之忠恳，且筠州距灵州战地数千里，妄议边情更非滕甫大人之所肯为，故暂时搁置于政事堂，遣人去筠州察其实情，始知这份奏表乃苏轼假滕甫之名上呈。圣上明察，苏轼行事如此藏头藏尾，联系其以往之桀傲慢上、讪谤朝廷，臣痛惜其戴罪黄州而不知悔改。章惇大人与苏轼相交数十年，情谊之深，朝野皆知，当熟知苏轼的文风、字迹，然而今夜竟胆敢于殿堂之上欺君蔽上，臣甚感蹊跷……”

赵顼盯着蔡确而不动声色，心里却在急剧地思索着：搁置奏表与扣压奏表何异？只怕是心中无边情之危，只有一个骨骾的苏轼啊！这也是一种“人臣自为计”吧！他深感失望。

跪在蔡确身边的王安礼，此时已猜知了章惇为苏轼回京铺设途径的用意，也看穿了蔡确逆闭苏轼回京道路的用心，便挺身站起，拱手禀奏，为苏轼辩解，为章惇解危：

“禀奏圣上，我朝群臣之间，代友上书、代友论事、代友呈表、代友辩诬，乃朝政休明之体现。欧阳修有《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代杨推官洎上呈吕相公求见书》，堪以为荣。今苏轼以戴罪黄州之

身，代滕甫大人上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足见其不忘君恩，不忘朝政，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乞圣上恩予嘉奖，以励天下仁人志士之心。圣上今夜召对群臣意在征询‘应变之策’，以扭转灵州会师诸路失协之危，若所献之策可取，何必拘泥于呈策人是谁？滕甫也好，苏轼也好，不都是圣上的臣子吗？切不可因有人‘甚感蹊跷’而疑惑。十月以来，灵州战地形势急剧变化，‘塘报’纷至，多为西夏兵马截我后路、烧我粮秣、暗袭夜扰之事，种种迹象显示，西夏确有引我深入之图谋，苏轼的‘奏表’正是缘此形势变化而发，今赵离‘塘报’告急，事危矣，乞圣上从速决断，退兵守边，保存精锐之师，以图再起……”

皇帝赵顼凝视着王安礼，心头浮现出王安石的身影：和甫与介甫，虽政见不同，性情有异，然耿直无伪、心底无私，堪为兄弟。良哉斯言，事危矣，是该从速决断了。

张璪素与王珪、蔡确、蒲宗孟同心，蔡确的禀奏已勾通他们之间灵犀上的相知。他知道，王安礼的禀奏已使皇上的思索落在苏轼的奏表上，便站起出列，拱手禀奏，直接对准苏轼的奏表开刀了：

“禀奏圣上，臣聆听了章惇大人朗读的苏轼奏表，甚为惊讶。这份奏表字里行间，充斥着猖狂清谈、不臣不忠之气，苏轼所膜拜的，是奸臣曹操；苏轼所轻蔑的，是英明的人主；苏轼所赏识的，是西夏的‘坚壁清野以抗王师’。这份奏表的要旨，依然是‘桀傲慢上，讪谤朝廷’，公然反对圣上‘用兵西夏’的决策。圣上明察，苏轼在这份奏表中，提出‘法当缓行’、‘聚重兵境上，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若依此行事，贼虏何时可灭？疆土何时可复？圣上中兴业绩何时可见？现‘灵州会师’情状尚未完全明了，断不可骤然退兵守边，以示弱于西夏。臣斗胆上奏二事，乞圣上明断：其一，请圣上敕令陕西转运判官李稷，速运粮秣、金银、钞帛，犒劳五路兵马，以昭圣恩。其二，请圣上速遣忠信可倚之臣前往灵州督促，整饬五路，合力图敌。圣上，大宋臣民都翘首京都，盼望圣上攻取灵州，以张天威啊！”

蒲宗孟一直在思忖着，“攻取灵州”原是皇上威望的寄托，是“天纵英明”的体现，是“元丰改制”业绩之所在，而苏轼的奏表，只不过是皇上业绩功亏一篑时的一服苦药。苦药是难吞的，只有灵州战地还跳动着一点希望的火花，皇上决不会轻易地“退兵守边”。现时最需要的是坚定皇上“攻取灵州，以张天威”的信心。他挺身而出，针对皇上心中的疑窦，拱手禀奏：

“臣蒲宗孟禀奏圣上。据臣所知，知河东军王中正，平日懒散，不习操练，将纵兵骄，自入夏境，望空而行。因畏惧西夏兵马暗扰夜袭，每夜二更即令军中灭火，禁止造饭，遂使士卒食乏多病，引起士卒不满，营中曾有‘当先杀王昭宣（王中正曾任昭宣使）和赵漕运（离）乃溃归’之流言。故河东军转运使赵离今夜飞马送来的‘塘报’，究竟有几分真实，臣心存疑虑；五路兵马主帅李宪，长期任职宫中，其忠毅干练，圣上知之极深，主持军务以来，捷开兰会之役，擒敌首三人，俘敌酋二十余人，斩敌二千有余，筑兰会等州。九月，收复米脂，进驻银川，歼敌八万，其功大焉，怎可凭河东军一漕运所呈的一份虚实莫辨的‘塘报’，轻论五路兵马主帅之失误。李宪失期未至，或有所图谋，亦未可知。至于苏轼假滕甫之名上呈的这份奏表，若作文章观赏，挥笔洒脱，洋洋荡荡，层次分明，论据妥切，足以销魂荡气；若作‘应变之策’详考，乃纸上文字，毫无可取。如这份奏表中有‘聚重兵境上，号称百万，搜乘补卒，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之间，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之议，实在是近于梦话。圣上明察，现时五路兵马已逼灵州城下，能突然调回边境鸣金擂鼓吗？章惇大人今夜以这份奏表上呈，只怕是因为与苏轼的友谊太深了……”

蒲宗孟用调侃轻蔑的话语贬低了赵离“塘报”和苏轼奏表的分量，似乎也减轻了赵琐心头的重压。争欲急功、自崇权威终于压倒了边情的险危和心头的慎虑慎思。

王珪从皇帝赵顼闪亮的眼神中察觉到蒲宗孟禀奏的功效，当蒲宗孟的禀奏声一停，他便抖擞精神站起：

“臣王珪禀奏圣上。五路兵马会师灵州，已成合围之势，断不可功败垂成，失去战机，遗恨千古。苏轼假滕甫之名呈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虽猖狂不臣、干扰圣思，但一片忧国之心，似可宽恕。现灵州战地诸路失协，皆因监军李宪失期迟至所致，乞请圣上速遣大臣宿将整饬诸路，合力图敌，即可收‘攻取灵州’之利。臣仅奏：内侍押班李舜举忠信可倚，行事稳健，曾制置泾原军马，熟知边情，长于御将，可暂代监军之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谙熟兵书，通晓战阵，每议边事，见解不凡，平日常自吁叹：‘西北唾手可得，恨将帅怯耳’！可任五路兵马指挥之责……”

枢密使孙固大骇，勃然站起，拱手禀奏：

“禀奏圣上，蒲宗孟大人、王珪大人之议，臣不敢苟同。蒲宗孟大

人以为苏轼的奏表只可作文章观赏，难道蒲宗孟大人的禀奏也只可作‘杂掰’听闻吗？征战之事，人命相搏，社稷安危所系，明知西夏在设伏陷阱，诱我深入，何必要自招溃败，孤注一掷？请问蒲宗孟大人，你能断定赵离的‘塘报’是谎报军情吗？你能断定西夏的‘诱敌深入’不存在吗？你能断定‘诸路不协’是假的吗？”

蒲宗孟惊慌无语。

“蒲宗孟大人既然不敢拍着胸脯断定，那么，苏轼的奏表就是一个值得详考的‘应变之策’。圣上，苏轼所奏，乃从大局出发，灵州退兵虽有种种困难，但总比全军覆灭于灵州光彩合算得多。圣上若能采纳苏轼之策，臣愿荐举一人，前往灵州战地，宣示圣上谕旨，协成诸路将领之和，确保五路兵马安然退居境上。”

皇帝赵顼询问：

“此人是谁？”

“司马光。”

赵顼惊讶：

“司马君实！”

孙固急忙跪倒：

“圣上，司马光虽不知兵，但人望品德，朝野称颂，将士德服，大辽、西夏，亦殚其日月肝胆，且十年前曾知永兴军数月，与西北诸路将领高遵裕、种谔、刘昌祚、王中正等颇有交往。司马光前往宣示圣谕，必将昭泽圣上恩德于军营。臣乞求圣上明断！”

皇帝赵顼凝望着白须漫胸、目光期待的亲信老臣孙固，神情默然。他心里明白，孙固是在借机奏请司马光早日返回朝廷。可现时，边情危急，朝廷纷争又起，是司马光重新返回朝廷的时候吗？

王珪、蔡确、张璪、章惇、王安礼、蒲宗孟都在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皇上的决定。

良久，皇帝赵顼微微摇头，决断地说：

“和父先生，朕知道你的一片忠心和用心，朕不忍年老的司马光驰骋于疆场啊！朕意已决，与西夏决战于灵州！”

孙固老泪滚落，仆伏于地。

皇帝赵顼扶案而起，发出谕示：

“诏令内侍押班李舜举、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立即进宫！”

梁惟简跪地领旨。

突然，跪地待罚的章惇仰起头来，高声呼号：

“圣上，良策当纳，良臣当用，今日朝廷，需要苏轼和司马光啊！”

皇帝赵顼闻声色变，把冰冷犀利的目光射向章惇。

孙固、王安礼一时木呆了。

第三回　曲水流觞韩公宛　天降大哀独乐园

十一月底，内侍押班李舜举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奉诏前往西北战地指挥五路兵马攻取灵州去了，给京都居民增添了一股热血沸腾的兴奋。同时，被贬逐的知开封府文彦博来到洛阳留守御史台就职，把内政边事的窘迫和朝廷中枢的纷争悄悄地带给了闲居洛阳致仕、遭贬的老臣们。这些“伏枥老骥”个个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朝廷内政边情的进展。

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五日巳时，著书于钓鱼庵的司马光，正在伏案删定唐代长编，神情肃穆地为唐僖宗（李儇）中和元年农民造反军首领黄巢攻入长安的一段文字润色加笔：“……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忽然司马康推门进入：

“父亲，文彦博大人来访。”

司马光闻讯惊异，住笔出神。

司马康走近书案，低声说：

“文彦博大人任西京留守一个月来，听说已筹建了一个诗酒社，名曰‘耆英会’。”

司马光自语：

“‘耆英会’？是年老英贤相聚之意吧？”

司马康急忙作解说：

“是这个意思。据洛阳街头传闻，这个‘耆英会’是文大人仿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遭贬后卜居洛阳，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浑、李元爽、僧人如满等耄耋老人宴游洛阳香山，诗酒相聚而成‘九老

会’的古例成立的，其旨为‘徜徉山水、林亭、名阁、古刹，以怡天年’。并以‘尚齿不尚官’为序，以‘年满七十’为岁界。”

“洛阳都有哪些人参加？”

“听说七十九岁的郑国公富弼大人，七十七岁的司封郎中席汝言大人，七十六岁的朝议大夫王尚恭大人，七十五岁的太常少卿赵丙大人，七十五岁的秘书监刘几大人，七十二岁的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大人，七十二岁的太中大夫张问大人，七十二岁的朝议大夫王慎言大人，七十岁的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大人都入会了。连身在大名府、家留洛阳的北京留守王拱辰大人也投书文彦博大人，申请加入‘耆英会’。”

“洛阳街头有何反应？”

“听说文彦博大人离京来洛阳前，皇上曾以‘西都旧士女，白首伫瞻公’的赠诗送别。荣天子之言，洛阳街头对‘耆英会’的成立是一片叫好声。”

司马光骤然感到一股冷飕飕的寒风逼人：这些参加“耆英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十多年来因为反对“变法”被皇帝贬逐、致仕的人物。这些志同道合者的集会结社，就不怕朝廷罪为“结党谋反”吗？“耆英会”的出现是一种征兆，可这“征兆”预示着什么？天下人心的变化？朝廷纷争的深入？还是一群遭贬者失去理智的疯狂？使他更为不解的是，朝廷对此事为什么没有反应！是中枢重臣根本不知“耆英会”的出现？是宰执大臣们忙于西北边境的战争无暇顾及？还是皇上有意借用唐代“九老会”的遗韵遗风消耗这些耄耋之臣的余热残火呢？唉，自己离开朝廷十二年了，京都的一切，朝廷的一切，都茫若隔世，看不清，说不清了。他突然想到“耆英会”的倡导者文彦博，这位辉煌于仁宗年代，执权于英宗年代，对抗“变法”十四年至今不悔的潞国公，是素以胆识谋略称著的，如何此时也变得孟浪昏愦了？也许该会一会这位六十年来的“不倒翁”啊……

司马康见父亲沉思不语，便低声说出自己的想法：

“父亲若此时不便会见文彦博大人，我就以‘外出造访’四字谢之。”

司马光置笔掩卷，吩咐儿子：

“弄水轩备茶接待潞国公！”

文彦博，字宽夫，山西介休人，时年七十七岁。仁宗天圣年间举进士，累迁殿中侍御史、河东转运使、知秦州，曾呈表论军队制度上“将权不专、军法不严”之弊，并稍有成效，对加强西北边防有所贡献。庆历七年（1047年）任宰相，与枢密使庞籍合议裁减冗兵，颇有进取精神。皇祐三年（1051年）被弹劾罢相，出知永兴军。至和二年（1055年）复宰相之职。嘉祐三年（1058年）出判河南、大名、太原等府，封潞国公。英宗皇帝即位后，任枢密使四年，政绩颇佳。皇帝赵顼即位后，因其反对“变法”出知洛阳。元丰三年，出知开封府。元丰四年五月，反对朝廷“用兵西夏”，被斥为“流俗无为之论”，十月，两次上呈奏表，论征战师老兵疲之状：“……臣闻昨来西师出界，中辍而还，将下师徒，颇有饥冻溃散，以碍人众，不行军法。今便欲再举，何以励众？又，运粮远涉，颇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没。伏望圣慈深察王师之举，必有边将谋臣首开端绪以误大计，若不深责，无以励后……”王珪、蔡确怒，反弹文彦博“虚言怨谤”，皇帝遂贬文彦博任西京留守。这位三次任中枢将相的潞国公于去年十一月下旬移居洛阳，不仅带来了朝廷纷争未见结果的祸福现实，而且以其不甘寂寞的愤心悲怀，串连于致仕老臣之间，联络感情，交流政见，经时月余，终于建造了“耆英会”这个议论朝政的讲坛。

文彦博虽年已七十七岁，但脑力仍健，并不糊涂，他同时代的人物，死亡的死亡，致仕的致仕，现时还混迹于高官职位者，惟他一人。近六十年的官场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处人处世经验，三次担任中枢将相的显赫经历，使他练就了超人的敏锐洞察力。他此时看得清楚，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开京都，已有六个年头，这六年中，变法的主要人物已零落四散，“王安石变法”已名存实亡。在这“名存实亡”的过程中，上至中枢宰执大臣下至州府官吏，人心失落，法纪松弛，道德沦丧，靡费成风，物欲泛滥，贪渎横行，已构成了大宋一百多年来最为可怕的危机。朝野忧国之士，皆悲怀痛心而吁叹；城乡朴纯之民，皆忍怨含怒而诅咒。可皇上和宰执大臣王珪、蔡确、蒲宗孟等人，仍然打着“变法”的旗号用兵，耀武邀功，全然不知大祸将至。兵事无常，若万一失败，朝廷可真的要出现一场翻天覆地的混乱了。“耆英会”的倡导和成立，完全是他这种认识和心境的产物，希望能在这老臣聚集的洛阳，唤起人们“心存魏阙”的波澜，为来日可能出现的混乱纷争作未雨绸缪之备。他之所以援唐代诗人白居易“九老会”古例而行事，正是为了用优游闲散、诗酒浪迹、遗情世外的外表，掩饰其所图所为。他毕竟是用心深沉的，遍视哄然而起加盟于“耆英会”的十二位朋友，大都是风烛残年，纵有臂撑苍穹之心，却无柱砥中流之力。在默默数遍洛阳城中千百人物之后，

他把目光紧紧盯住了独乐园里的司马光。

司马光的声望，在王安石“变法”停滞之后，已成为朝野仰望的一面旗帜；司马光的品德，已因冷居独乐园十二年不妄言朝政，成了“臣道”的典范；司马光的博学才智，将因《资治通鉴》的成就而居文曲之位；司马光的居官清廉、为人忠贞简朴，已赢得黎民百姓的心。更为重要的是，皇上已有起用司马光之意。文彦博每思念至此，均展眉捋须高呼：

“司马君实，你当为‘耆英会’中人啊！”

司马光在弄水轩接待了文彦博。

今天的文彦博是偕画家郑奂来访的。他身着裘袍，头戴皮帽，脚著棉靴，颈围狐尾，拄九节藤杖，面色红润，朗目流盼，剑眉似雪，白须冉冉，神情雍容自若，一副长者之风，居上而轻拂屋宇。

画家郑奂，时年五十三岁。形容消瘦，性情随和，木讷寡言。一身蓝色布袍，一顶短檐高帽，一条黑色围巾，手携一只画囊，颇具潇洒之气。但在文彦博的神采风度掩抑下，几分文人洒脱，已变为一派寒酸了。

司马光之于文彦博，在年龄上已居晚辈之列，且因其恩师庞籍任枢密使时，文彦博官居宰相之位，两人同居中枢，相扶相助，并有“合议裁减冗兵”而共遭御史弹劾之谊，司马光遂以事庞籍之礼事文彦博。三十多年来，岁月沧桑，庞籍早已作古，文彦博亦居官外府，政事无涉，相聚极少，近十二年来，司马光居洛阳独乐园专意著书，不问园外之事，与文彦博也就断绝了交往，但那种“师生之谊”在司马光心里仍然是不移不减的。

主客相会于弄水轩，司马光对文彦博执弟子礼以跪拜祝福，对郑奂执朋友礼以拱手问好，并亲自执杯敬茶，侍立一侧，态度极为恭谨。文彦博捋须大笑作答：

“流光飞梭，恍惚之间，已逾三十多年了，不期当年庞籍公门下的涑水神才博学郎已经是鹤发阔额了。君实啊君实，你现时已是朝臣典范、天上文曲、四海人望，仍如此恭礼而立，不减当年，文彦博可真有如坐针毡之感了。来，来，来，你我相对而坐，品茶共语，一不尚官，

二不尚齿，岂不更为亲切融和吗？”

文彦博以长者风趣的训教开始了十二年来首次相聚的交谈，使司马光一时窘迫而不得不从，便拱手告坐：

“谢潞公教诲。恭敬不如从命，司马光告罪僭越了。”

文彦博反客为主，为司马光执壶斟茶，借机谈起移居洛阳近一个月来的观感，风光、气候、习俗、饮食、婚娶、游宴，话无定题地寒暄起来。

坐在一侧的画家郑奂，既不饮茶也不插话，悄悄打开画囊，展纸墨于桌案上，一会儿打量着文彦博，一会儿打量着司马光，挥笔泼墨地作起画来。

司马光与郑奂交谊亦深，郑奂是独乐园的常客，举止已不拘俗礼，往日与司马光谈诗论画，多为简要提询、静听解说，偶有诘难，亦简短数字而已，已达相知以心、不以语言之境。

此时，因司马光根本不知“耆老会”成员均有画像挂于“耆英堂”，反而以为文彦博初至洛阳，郑奂跟踪相随，展纸作画，是为文彦博留取须眉皓白之神采，便尽心尽力地应和着文彦博的妙语玑珠和神采飞扬，为长者尽晚辈辅成之谊。

文彦博在兴致越来越浓的寒暄中，巧妙地把话头转入了正题：

“洛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君实耐得辛苦，耐得清冷，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祈钱拜金的世态中，埋头冷室十二载，坐冷板凳著文章，真算得上是一个冷透心肠的奇人了。但不知宏篇巨著《资治通鉴》进展情况如何？”

司马光心中突地腾起一股暖流：此公尚知冷室著书之苦啊，比起几年前那些“谣言诼伤”的中枢大臣简直是圣人再世了。他不愿谈十二年冷室著书的清苦，但不能不谈朋友们的功绩。

他谈到刘邠贡父的强学博敏：

“……典籍所载，太史所录，俚闻录记，故事旧章，孔墨百氏，阴阳鬼神，贡父无不涉知，真可谓超绝一世。惜乎朝廷不怜贡父嗜史之

心，硬是贬往泰州去了。”

他谈到刘恕道原的博闻强记：

“……上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道原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道原了若指掌，讨论编次，多出道原，遇史之纷错难治者，辄以委道原解之。惜乎因治史而殁身。”

他谈到范祖禹的智能明敏，好学能文：

“……遍阅旧史，若鲸吸川，别白是非，不少借隐，躬耕冷室，用力最勤，唐史长编近七百卷，皆出淳甫之手。设书局十二年间若无一淳甫，其状如何？不堪想啊！”

他谈到《资治通鉴》的现状：

“《资治通鉴》一书，篇帙浩繁，计约为三百卷左右，今定稿者，仅十之六七，然光近觉力衰，精力似已不济，目视近昏，齿牙无几。但愿天公能假光三四春秋，以成此书，则光无所求了……”

郑奂仍在默默地作画。

文彦博立即接过司马光的话题，抛出了自己此行之所图：

“君实啊君实，何苦执著如此？蜜蜂筑巢，尚知戏游花丛；蜘蛛织网，尚知夜作昼眠，你何劳逸之不分啊！《诗经》有云：‘靡哲不愚’，是说圣哲之人也有糊涂的时候，这句千古妙语，却偏偏叫你证实了。你治《资治通鉴》，当知魏武曹操有几句吟唱：‘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离开清冷的书斋吧，走出狭窄的独乐园吧，丢开你日夜守而不舍的《资治通鉴》吧，随我到一个舒心畅怀，无忧无虑的地方去……”

长者毕竟是长者，倚老卖老的长者往往是不容争辩的长者，司马光突然感觉到此时的文彦博仍然是三十年前的朝廷宰相，自己此时已完全进入了三十年前太常礼院掌管文书的角色。他神情惶惶然，急忙拱手请教：

“潞公所言‘舒心畅怀，无忧无虑’之地何在？”

“洛阳‘耆英会’。”

司马光几乎惊讶出声，但见文彦博朗目炯炯，如火相逼，一副自信自得之状，他欲断然拒绝的回答噎在嗓间吐不出来了。真是一日为师，终生门下啊！他慢慢吞回卡在嗓间的话语，佯作不知，拱手恭敬询问：

“潞公所谓‘耆英会’者何？”

“‘耆英’者，老英雄之谓也。会而结社，乃仿唐代诗人白居易‘九老会’之所为。”

“宗旨何在？”

“开筵坐花，飞觞醉月，鼓腹而歌，以乐其生。”

“耆英高贤何人加盟？”

“郑国公富弼彦国、司封郎中汝言君从、太常少卿尚恭安之、太常少卿赵丙南正、秘书监刘几伯寿、卫州防御使行己肃之、太中大夫建中正叔、司农少卿慎言不疑、龙图阁直学士赵焘景元、太中大夫张问昌言，均已入会加盟。现时惟缺一人……”

“所缺何人？”

“执印挂帅之士，大宋之白居易白乐天啊！”

司马光急忙应声附和：

“潞公德高望重，朝廷栋梁，文勋武功，世人共颂，天下学子高山仰止，朝野人心仰福所倚，当掌‘耆英会’之旗而无愧。”

文彦博捋须大笑：

“老朽年已七十有七，行将就木，掌什么旗啊？惟愿以此衰老之躯，充当马前走卒之役，鸣锣开道，为贤者鼓吹，为能者呼号。连日所思，已为‘耆英会’觅得一位执印掌旗之人。”

司马光急声询问：

“此人是谁？”

文彦博从容作答：

“司马君实。”

司马光大惊失色，“啊”的一声呆住了。

画家郑奂作画完毕，掷笔于案，捧起画像展于司马光面前：

“司马公请审视，‘耆英堂’里惟缺公之形容啊！”

司马光惊慌站起，面对文彦博，拱手弯腰，声音发抖：

“潞公，此事万万不可！司马光才疏学浅，遇事懵懂，生性呆滞，拙愚无比，怎能‘开筵坐花’？司马光既无酒量，又无诗才，行酒无令，猜拳头晕，怎能‘飞觞醉月’？司马光黄面白发，骨瘦如柴，齿牙无几，胸背相贴，怎能‘鼓腹而歌’？只怕是敲破肚皮，也敲不出一缕声响的。再说，‘耆英会’以年七十为岁界，光今年只有六十四岁，怎敢僭列耆英高贤之列。潞公，请你网开一面，饶过晚生吧！”

郑奂看着司马光惶恐乞怜的样子抿嘴笑着。

文彦博却频频点头，似乎动了恻隐之情，挽司马光之手娓娓而语：

“君实啊君实，你的申辩和难处，真使我心肠发软了！我知你平生好学，学则锲而不舍，锲而有成。‘开筵坐花’，必能改变你迂阔之性，‘飞觞醉月’，必能消散你忧郁之思，‘鼓腹而歌’必能强健你消瘦之体。君实年虽不及七十，但可依唐代洛阳‘九老会’破格吸引六十二岁狄兼謩入会的古例办理，此难题已迎刃而解。至于‘执印掌旗’之事，文彦博退让一步，待君实年满七十，再行击鼓升帐之典。君实，老朽如此办理，总不算强你之所难吧？”

司马光哭笑不得，望着眼前这位装聋卖傻、移花接木、城府深沉的老前辈说不出话来，在啼笑不得的摇头中，他似乎悟通文彦博的本领：近六十年的官场生涯，此公败而不落，落而不倒，也是一种才能啊！

文彦博对司马光的频频摇头似乎是视而不见，高声致语画家郑奂：

“郑郎，君实感谢你的丹青劳作，这幅画像该挂进‘耆英堂’了！”

司马光情急，单腿跪倒在文彦博面前哀声请求：

“潞公……”

城府深沉的文彦博根本不让司马光把口中的话语说出：

“君实，‘耆英会’无你，则洛阳失色，大宋失色，天下失色啊。再说，文彦博也没有脸面走出这独乐园，也没有脸面去见洛阳的朋友了。”

司马光张口结舌，重重地低下了头，说出了一句文彦博需要的话：

“潞公，司马光……从命了。”

正月十五日是上元节，“郑公园”里流觞溪畔的耆英聚会，可真是一场灾难的肇端！

郑国公富弼的园林，居洛阳园林之首，红墙内三十顷土地上的亭台楼阁、清溪、竹林、苍松古柏、花圃湖泊、幽径曲道，似乎采撷了洛阳园林所有风光的精华，成了大宋西京繁华璀璨的象征。今晚是上元节，华灯万盏，各尽奇巧，饰于高台楼阁、竹林溪畔、松柏枝头、曲径弯处，似繁星落于人间，在碧翠的苍茫朦胧中，织成了无数银河。一轮圆月爬上东山，用素波清光，凝视着松柏林间的“流觞亭”和“流觞亭”前一带九曲曼绕的“流觞溪”。

“流觞溪”是“郑公园”内天造自成的一方钟灵幽境。“流觞亭”是为彰扬“流觞溪”而建造的高台五间屋舍，都是郑国公富弼致仕后平日安歇会友的地方。“流觞溪”岸边排列着郑国公府十三人组成的家伎乐班。她们盛妆珠玉、花枝招展，正在用欢乐的琴音歌声，为“耆英会”亮牌剪彩。一首流行于官衙、酒楼、妓院的迎宾曲响彻夜空。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月色银光照映着“流觞溪”畔择石而坐的耄耋英雄们：

七十九岁的郑国公富弼，须眉皓白，着裘袍皮帽，在两个侍女的陪伴下，坐在铺有豹皮的一块鹤状璞石上。富弼今夜神态悠闲，兴致极高，拍膝和歌而唱，声音苍劲低沉，显示着主人的热情和慷慨；

七十七岁的潞国公文彦博，衣冠楚楚，着裘袍，戴皮帽，围狐尾，他是今夜“耆英会”的组织者，显露出兴奋和激动，他从一位乐伎的手中拿过月琴，濒水而立，弹弄不停；

七十七岁的司封郎中席汝言，眉飞色舞，着红缎飞云长袍，戴双翅红呢软帽，挺直了肥胖的腰身，乐呵呵地笑着；

七十六岁的太常少卿王尚恭，文质彬彬，着蓝缎锦袍，戴黑色毡帽，坐在一块铺有羊皮的舟状璞石上，也许因为着衣单薄，经不起夜风吹袭，不停地咳嗽；

七十五岁的太常少卿赵丙，神采飞扬，着紫色暗花锦袍，戴立毛护耳五彩圈，盘发于顶，用贪婪的目光，打量着弄弦高歌的乐伎歌伎；

七十五岁的秘书监刘几，神情恍惚，着灰色锦袍，戴黑色软帽，正不停地转眸张望；

七十五岁的卫州防御使冯行己，神态昂然，着褐色缀丁戎装，坐在一块铺有棉垫的璞石上，残留着军人气概，目不斜视，一副气嘟嘟的样子；

七十三岁的太中大夫楚建中，神情懒散，着紫色锦袍，戴幞头软帽，手持一条松枝，搅和着溪水流波；

七十三岁的司农少卿王慎言，神情严峻沉稳，披貂氅，围狐尾，禁口不语，似在沉思；

七十一岁的太中大夫张问，神情激昂，着红色锦袍，戴红色软帽，顾盼左右而高声谈笑，旁若无人，自放自纵；

七十一岁的龙图阁直学士赵焘，举止不凡，着紫色锦袍，不戴帽子，盘发于顶，择溪水中一块露出水面的璞石而坐，双脚脱履去袜，拍打着冰寒的溪水，放声和弦仰面而歌；

六十四岁的司马光，是被文彦博破格拉入“耆英会”的，在这些“尚齿不尚官”的耄耋长者面前，他自然是排位最末。他着一件已褪了颜色的蓝色棉袍，戴一顶短檐护耳棉帽，撑着一副瘦骨前倾的身架，自觉地择溪尾之石安坐，颇显卑小寒酸。但他似乎不曾察觉自己的窘迫，默坐无语地欣赏着歌伎乐伎们的弹唱，似乎等待着这片人间仙境中即将发生的一切。

九曲宛转、清波缓移的“流觞溪”，无数盏蕉叶状、莲荷状的竹制金漆酒斝，满盛琼酿浮波而下，忽儿结伴旋转，忽儿倚岸停歇，忽儿追踪流波，忽儿分散泊于璞石之侧，天籁精巧、变化莫测。因为郑国公府几位开坛取酒、斟酿、放斝的“酒博士”劳作于溪流上游的松柏浓阴中，更增加了这九曲流觞的神秘和雅意。按照“九曲流觞”之规，泊于石之四周，据石者必饮，饮尽必歌。于是琴声、歌声、谈笑声、促酒声、喧嚷起哄声，不绝于松柏林间。

郑国公富弼捧斝饮酒，和弦而歌：

九曲流觞坐语哗，

心境安怡即为家。

切莫辞饮十分酒，

任人笑我满头花。

潞国公文彦博：

绿树华灯飞彩霞，

魂入酒乡不忆家。

醉眼矇眬君莫笑，

清波流水尽莲花。

司封郎中席汝言：

月色银光映酒斝，

笑语何时入万家？

惆怅繁星似有恨，

清晖莹莹是泪花。

溪水悠悠，流斝不绝，酒香溢漫于幽径园林，浸溶于月色银光，染透了湿淋淋的琴音歌声。九曲流觞既不“尚齿”又不“尚官”的任意赠与，已使郑国公富弼、潞国公文彦博、司封郎中席汝言、太常少卿王尚恭酒醉五分，已使司马光、楚建中、赵丙酒醉七成，已使卫州防御使冯行己、秘书监刘几、司农少卿王慎言、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赵焘胡说八道了。

司农少卿王慎言已被酒力揭去了往日的稳健沉稳，冲垮了往日三思而语的牙关，在醉态踉跄中，解去貂氅，扔去狐巾，伸出双手，从流波中捞起飘动的酒斝发起了酒疯，他要乐班弹奏起乐府古曲，举斝望月，嚎着嗓子唱起了时下流行的一首民谣：

吏勋封考，笔头不倒。

户度金仓，日夜穷忙。

礼祠主膳，不识判砚。

兵职驾库，典了晬裤。

刑都比门，总是冤魂。

工屯虞水，白日见鬼。

这是不满朝政的怨词谤语啊！人们全然愣住了。司马光突觉如一盆冰水淋头，他不仅震惊于王慎言的不“慎言”，更震惊于朝廷六部的腐败渎职。

富弼毕竟是“耆英会”里年岁最高的长者，而且这样的怨词谤语是出现自己的园林，便高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为王慎言解说：

“无疑（王慎言字），你是真的醉酒了！醉语无真，醉语无实啊……”

王慎言没有回答，他在吐出心里的积愤之后，便一头倒在溪岸边痛快地睡去了。可七十一岁的赵焘，仗着酒力，晃悠悠地站在璞石上，大声高喊：

“无疑是喝……喝多了，醉，醉了！把这首民谣唱、唱错了。姑娘们，起、起乐，我唱！”

乐伎们紧忙弹奏，赵焘指手画脚地破着嗓子唱起：

吏勋封考，三婆两嫂。

户度金仓，细酒肥羊。

礼祠主膳，淡吃齑面。

兵职驾库，咬姜呷醋。

刑都比门，人肉馄饨。

工屯虞水，生身饿鬼。

这不仅是怨谤朝廷，简直是用刀捅朝廷重臣的心肝，人们不只是感到惊讶，而是心如擂鼓般地惊恐了。富弼已是目瞪口呆，司马光头脑一片空白，民谣如此，民怨如此，朝政如此，不敢深思啊！不等司马光纷乱的思绪安静下来，七十五岁的卫州防御使冯行己又在醉醺醺地大声呼号：

“‘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士卒苦啊，有的连命也糊里糊涂地送掉了。郑国公、潞国公，你们知道吗？两个月前朝廷讨伐西夏的‘灵州之

役’已遭惨败，四十万兵马中了西夏人‘诱敌深入，坚壁清野，以逸待劳’之计，全部溃败灵州。朝廷蒙蔽天下人于鼓中啊……”

真是霹雳雷声！一切哀音中的最哀音！富弼、席汝言、王尚恭等原本就持有“二十年内，口莫言兵”的谏奏，而且已离开朝廷十多年，今不幸言中，全都神情惶恐。溪畔围观的人们，原本就恐惧战争，这次征战的失败，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其中有些人的亲人正在西北边境打仗，一时人声沸动。司马光虽然离开京都已有十二年，但从京都朋友的来信中，已略知这次“用兵西夏”的起因，也略知王珪、蔡确等人“鼹鼠妒鹏”般的猜疑和用心。他本无意重返朝廷，暗中期望这次征战能够大获全胜，以消除中枢重臣对自己存在的担心，上符皇帝“开边创业”之愿，下佑自己能够安然地完成《资治通鉴》的修著，谁知“灵州之役”失败了，自己今后的日子也许更加莫测。文彦博此刻的心境是复杂的：半年来自己在朝廷两次反对“用兵西夏”，招致了贬居洛阳的怨罚，现时不幸而言中的“灵州溃败”，也许会招致更为凄惨的贬逐，因为历朝历代的帝王，在“天纵英明”遭受失落打击中，总是迁怒于预言灵验的臣子的。此刻，他作为“耆英会”的组织者，突然感到处境的险恶：刚才司农少卿王慎言和龙图阁直学士赵焘已闯下了“怨谤朝廷”的大祸，眼下卫州防御使冯行己又犯下了“泄露军机”之大罪，若被暗居于洛阳的朝廷耳目探知而上报皇帝，则这“耆英会”之举可就成为“谋反有形”了。醉言招灾啊！他正要谋议于身旁的富弼，以求提早结束这兴致未尽的聚会，醉酒而糊涂的冯行己却毫不知罪地大叫大喊：

“……你们知道这次领兵打仗的统帅是谁？是李宪。李宪是干什么的？是个黄门供奉官，是为皇帝捧茶供果的人物，懂什么打仗，懂什么带兵，瞎着眼睛搞什么‘五路进军，会师灵州’，结果，他自己先迷了道路，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四十万兵马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完蛋了……”说着，他抱着头颅痛哭起来。

“流觞溪”两岸没有一丝声响，人们的情绪似乎在冯行己的痛哭声中酝酿着愤怒的爆发。文彦博的心在“怦怦”跳动，感觉到自己周身的肌肉都在紧张地颤抖。他当机立断，高声喊出了“耆英会”结束前的一项议程：

“流放大斝，幸运者诗酒唱终！”

须眉皓白，醉态朦胧的“耆英”们突然悟到这场畅怀舒志的聚会该结束了，除了几位醉卧璞石的酒场英雄外，似乎都在有意摆脱须眉、脸皮

上的悲愤哀愁，堆出轻松欢愉的神情。

松柏丛中担任开坛取酒的“酒博士”们，听到文彦博高亢急切的酒令，急忙斟满一盏千层莲花大斝，放进潺潺的“流觞溪”。

月色似乎更明，银光似乎更亮，流波似乎更晶莹了。一盏千层莲花酒斝，大若升斗，圆若玉盘，花朵叠叠，红白相间，斝内琼酿，乳白生辉，浮绿波而下，缓缓急急，旋旋转转，婀娜多姿，从容飘逸，应和着人们众口异词叫“停”喊“走”的声浪，在富弼的坐石前旋转，在文彦博的坐石前徘徊，在席汝言的坐石前进进退退，在王尚恭的坐石前左右飘忽，在刘几的坐石前欲停又走，然后移居水之中流，飞舟般地掠过冯行己、楚建中、王慎言、张问、赵焘的坐石，直射司马光而去，在人们声音嘶哑的欢笑声中，轻轻地叩敲着司马光的坐石，安然不动地停止在司马光的面前。

是祸是福？是吉是凶？是命运的关照？还是命运的提醒？司马光一时万感沸动，无依无从。他后悔今夜不该来到这里，无端地又卷入了一场纷争；他又庆幸今夜来到这里，无意中知晓了朝廷现时的实情；他抱怨文彦博不该拖自己下水，又感激文彦博对自己殷切关照之情；他迷恋着独乐园的宁静，又按捺不住一个臣子对皇帝不移不减的忠贞。他弯腰从水面捧起千层莲花酒斝站起，拱酒敬月、敬星，敬远方阵亡的将士。他举斝一饮而尽，和着乐班奏起的铮铮曲音，用苍凉的嗓音唱出了沸腾于胸的心声：

嵩峰远叠千重雪，

伊浦低临一片天。

百顷平皋连别馆，

两行疏柳拂清泉。

国须柱石扶丕构，

人待楼航济巨川。

萧相方如左右手，

且于穷僻置闲田。

歌声是凄凉的，歌伎们唱和着。唱出了“耆英”们遗情世外、心在朝廷、惆怅不快的心情。

歌声是激越的，唱出了“耆英”们柱石撑天，巨船渡江的心底希冀，大宋还需要耄耋之臣啊！

歌声是韵味深长的。九曲流觞，寂寞园林，当年辅佐刘邦创业成帝的贤相萧何，不也曾遭贬而离开朝廷吗？富弼、文彦博、席汝言、王尚恭等人在司马光唱出的真切现实面前，唉声叹气……

凄凉的月色，凄凉的银光，凄凉的“流觞溪”，凄凉的上元节。“耆英会”在一片凄凉中收场了。

司马光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他歌唱中，他的老妻张氏，去钓鱼庵为他送去夜宵的途中，从木板架起的独木桥上，失脚落于湖水中，虽被家人及时救出，但此刻已卧床榻，奄奄一息……

正月二十九日，这一天的黄昏，春寒回潮，风峭林木，雨冷花草，司马光六十岁的老妻张氏，衰弱的病体终经不起忽冷忽热的折磨，在医生诊病无效的叹息声中，病故于独乐园一座苍松覆盖的简朴屋舍里。这个秀于闺房、操持家务的女人在弥留之际，拉着坐在床榻边丈夫的手，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吟出了她默默一生献给司马光的无尽无竭的情爱：

相看不足，

相亲不倦，

相爱不绝，

人间黄泉。

四十四年结发共枕的老妻吟着爱的绝唱撒手离去了，半个月来亲自侍病于床榻前的司马光一下子痴呆了。他无言无语，仍然握着妻子的手，默默地淌着泪水，他的一双昏视的眼睛，如同雾漫的泪泉，滴答不停。他似乎在用泪祭奠着妻子四十四年来的锦心浓意、暖怀柔情、甘苦共尝、风雨同舟；他似乎在用泪回忆着妻子四十四年来的离愁别苦、萤影雁鸣、义如宾友、勤瘁相成；他似乎在用泪感激着妻子四十四年来朴俭持家、洒水执帚、炉火灰颊、锄蔬湿衣；他似乎在用泪赞扬着妻子四

十四年来的潜德不耀、宽厚待人、娣奉舅姑、慈礼役婢。两心相知，情若连环啊！司马光突然摇着妻子冰冷的手哭出声来：

“卿今撒手去，留我独何如……”

司马康跪地号啕，吕直伏地痛哭，范祖禹唏嘘不止，仆役婢女都大放悲声，“独乐园”也在寒风冷雨的黄昏哭泣着……

二月三日，司马光带着儿子司马康、老仆吕直，赶着载有老妻张氏灵柩的马车，走出独乐园，走向五百里外的故乡陕州涑水。司马光崇尚简朴，没有乐班鼓吹，没有亲朋送行，只有两个仆女身着孝衣，跟着高举灵幡的司马康，向西走去。

二月二十九日，六十岁的张氏，被安葬在涑水南原林木葱绿的司马家族的墓地里。墓穴深七尺，无青砖砌宫，无石木装饰，无一草陪葬，无僧人超度，亦无碑石作记，仅在墓地一侧，结草庐一间，为司马康居丧之舍。然方圆十里的男女老幼，相识者和不相识者，闻讯送葬而来，众以万计，号啕哭祭之声，终日不绝。这位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女人，在葬礼上却赢得了人间真情。

夜风残月，林木苍茫，送葬哭祭的人群散尽了，留下了一座散发着泥土芳香的黄土墓冢。年老的司马光更显得衰老了，他步履蹒跚，举止迟钝，站在老妻的墓前，弯下颀长微驼的身躯，低下白发稀疏的头颅，悲怆而亲昵地叮咛着：

“……入土为安，你劳累了一生，该静静地安歇了。让明月伴着你，让清风伴着你，让康儿伴着你，我该回洛阳著书了。可身边没有你，我今后怎么活啊……”司马光声音哽咽，语不成声，泪水滂沱而下。

三月十日，司马光带着吕直回到洛阳，他一踏进独乐园，就陷入无法排解的苦情哀伤之中。看到柴门内的菜地苗圃，他就想起老妻浇蔬除草的身影；看到“读书堂”，他就想起妻子提壶送茶的身影；看到“弄水轩”，他就想起妻子制肴捧酒的身影；看到“钓鱼庵”，他的心在跳，他的泪在流，眼前就浮起妻子为给自己送食而失落湖中的大悲大哀。触景生情，见物思人，他怀疚而悔恨地喃喃自语着：

悲由我起，

哀缘我生，

形骸不灭，

不敢忘卿，

形骸俱灭，

魂伴卿行。

……

司马光把自己关在钓鱼庵里，以伏案著书分散着心灵上苦情的折磨。司马康已不在身边，文牍之役由范祖禹兼任；妻子离去了，一日三餐由老仆吕直送上案头；《唐代长编》七百卷里国事的不幸和大幸，抑制着亡妻之哀。

司马光决计不再离开书案，不再离开《唐代长编》，不再停止手中的笔墨，不再放纵自己“相看，相亲，相爱”的苦情思念，他定稿于书案，饮食于书案，困眠于书案，日以继夜，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定稿的进度加快了，精力的消耗将尽了，衰老的身躯将垮了。“靡哲不愚”，他不仅不知更大的悲哀将至，反而为自己的自制、自抑、自束、自约而庆幸。

其间，“耆英会”的朋友们频频来访，无意中调解着他头脑中越绷越紧的神经，延缓着不幸事件的发生，但拜访交谈中，朋友们传来的朝政讯息，却也在无意中撞击着他紧绷欲断的心弦。

八月十日夜晚潞国公文彦博来访，惊慌地说出了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不顾“灵州丧师”后的军心颓丧、士气低沉，再次举兵讨伐西夏、图取永乐堞的消息，并预言“永乐之战必败”，司马光惊骇，激动地挺身站起，突然眼前一黑，倒在文彦博的怀里。

司马光中风跌倒，右肢偏瘫，舌僵失语……

第四回　征师葬身永乐城　皇帝吐血宣德楼

“灵州会师”于元丰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失败，几十万兵马溃退于西夏“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抄绝饷道、聚兵歼灭”的战略下。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诏监军、指挥“攻取灵州、以张天威”的内侍押班李舜举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才匆匆地抵达鄜延军的住地延州城。他俩见到的，是灵州突围而出的疲惫兵马和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副经略安抚使种谔。他俩从种谔口中听到的，是对五路兵马监军李宪失期不至的痛骂，是对环庆路经略使高遵裕“嫉功不协”的控告，是对河东路昭宣使王中正“遇敌先逃”的憎恨，是对“灵州丧师”的败而不服。他俩从沈括口中听到的，是监军李宪所率的十万熙秦军已于十天前退居兰州，高遵裕所率的八万七千环庆军现时只剩下一万三千兵马，刘昌祚所率的五万泾原军几乎溃散殆尽，王中正所率的七万河东军早已退回麟州，鄜延军十万兵马围攻灵州十八天，不克强虏的重大伤亡和“灵州丧师”后边事险危的现实。边臣们此时不同的处境和心机，产生了不同的应变“方略”，随着报忧请罪的“塘报”飞马送往京都，上呈皇上。

李舜举，字公辅，开封人，时年五十岁。其人世为内侍，忠恭老实，有自知之明，此时已知边事之不可为，主张采用苏轼奏表中“聚重兵境上”的奏议，以观西夏动静，相机而进。

种谔，字子正，洛阳人，时年五十五岁，是庆历年间西北守将种世衡之子。其人熟悉边情，性烈骁勇，屡建战功，此时积怒在胸，主张再次讨伐西夏，雪“灵州丧师”之耻：“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于乌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州、灵州，可以直覆西夏巢穴。”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宁人，时年四十八岁。其人性倜傥，少博览周游，不事科举，自视甚高，喜论兵事。熙宁年间，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献，得王安石青睐，以布衣充经义局检讨，后累迁至知制诰兼御史中丞，仍有怀才不遇之叹。此时奉诏执掌兵马，抱凌云之志，贪西讨之功，主张“筑城永乐，直逼夏都”。

沈括，字存中，杭州钱塘人，时年五十一岁，附徐禧“筑城永乐”之议：“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恶，若选择要会，建置堡栅，名虽非州，实有其地，归来疆塞，乃在心腹……”

“灵州丧师”的“塘报”，使皇帝赵顼愤懑、沮丧、愧疚，而徐禧、沈括奏议的“方略”，适应、宽慰了皇帝赵顼“愤懑”的雪耻心和“愧疚”的自尊心：只有一场征伐的胜利才能抵消“灵州丧师”的耻辱啊！在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等人“唯上为是”鼓动下，皇帝赵顼恩准了徐禧、沈括的“方略”，重新召集各路兵马，于元丰五年四月，打响了再次讨伐西夏的“永乐之战”。七月初，鄜延路经略副使种谔攻取夏州（靖边），七月底，鄜延路钤辖曲珍攻取银州（米脂北），八月中旬，鄜延路钤辖高永能攻取宥州，八月二十五日，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督军十万攻取军事要冲永乐城。这些威逼西夏京都兴州的胜利，立即引起了各国驻京使者的注目和京都黎庶的昼夜狂欢。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神采飞扬。九月五日，几百名西夏战俘被押进京都，立即刺激了王珪、蔡确、蒲宗孟等人的狂想。为宣扬皇帝的“英明天纵”，为展现大宋的“中兴业绩”，为宣告大宋“积贫积弱”历史的终结，在皇帝赵顼志得意满的恩准下，一场“献俘”与“大赦”的隆重礼典在宣德楼前举行。

九月十五日巳时的皇宫宣德门，呈现出庄穆威武的雄伟景象：黄瓦流金，红柱闪光，画梁绘檐，飘云飞彩，龙凤翱翔；楼台四周，整齐地排列着五百名着甲戴胄的禁军士卒，面外而立，甲胄闪光，映耀艳阳，雄壮威武；灿灿闪光的楼檐下，十盏巨大的朱红宫灯挂起，若十日悬空，宫灯下依序排列着后宫嫔妃、宰执大臣、宗室王公，他们似乎都振作了精神、改变了性情，端出一副庄重神态。宣德楼东西两侧临时筑建的观礼台上，依序排列着朝廷百官和大辽、高丽、于阗、回鹘、真腊、大理、大食、交阯、三佛齐等诸国使者及其随员。

宣德楼前长五百步、宽五百步的方形广场，今天成了京都万千黎庶目光关注的所在。广场四周的道旁、巷口、楼台、回廊、屋顶、树上，站满了观看的人群。广场外边，一千五百名禁军士卒担任警戒，一色红缨长戈。广场上端，立黄色大旗十面，旗绣飞龙，高与宣德楼齐，名曰“黄龙旗”，俗称“盖天旗”，在云空中“哗哗”作响。“盖天旗”前，立“鸡竿”一顶，高二十丈，直插云际，竿顶有朱红木盘，八尺见方，木盘内一只金制公鸡展翅昂首而立，首尾五尺、高为三尺，口衔数丈红幡，上书金色“皇帝万岁”四字，飘展于空，在阳光下分外耀眼。木盘四角，有

彩索四条，凌空垂下，四个身着黄色紧身短衫的年轻内侍，手拽彩索，恭立待命，以备皇帝登临宣德楼颁诏大赦西夏战俘时，攀索而上，取下圣诏，以喻“恩从天降”。“鸡竿”之后，四周漆黑栏栅圈围，五百名身披绳索、散发垢面的西夏战俘，分十列等距离两臂负背跪地，每个战俘的背上，插有五尺木牌，上书姓名官职；各个战俘身旁，站有禁军士卒一人，皆着戎装，佩刀握柄，簪花鲜洁，显示着战胜者的威武和骄傲；木牌横竖成行，密密麻麻，宛若一片坟场；栏栅内西夏战俘前，十名英武的“献俘官”着甲戴胄，手持“献俘表册”恭立待命，以备“献俘”开始，立即打开栅门，奔上宣德楼，把五百名西夏战俘的生命呈交皇帝处理——皇帝曰：“杀”，栏栅内的战俘将是人头落地，血漫广场；皇帝曰：“赦”，栏栅内的战俘将是刀断绳索，开栅放生。生死未卜的禁地，阴风森森。

广场两侧和底端则是另一番景象。右侧的景灵东宫前，排列着气势宏大的歌舞艺伎，各种乐器琵琶、古筝、箜篌、大鼓、羯鼓、箫、笙、埙、篪、觱篥、羌笛等迭次安放，高低有致，鼓手乐手三百多人，皆着朝廷发给的紫绣绯衣，气势堂皇，抱琴待命，以备皇帝驾临，演奏迎驾。歌伎舞伎八百多人，均着朝廷发给的彩装丽裙，列队待命。这些歌伎舞伎，除了宫廷教坊的成员外，京都瓦肆梅花棚、莲花棚、牡丹棚、桑家棚、杏花棚、余家棚等的歌伎舞伎也奉命参加。她们在宫廷教坊使、艺坛领袖丁仙现和京都名伎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主持下，已进入皇宫集贤殿排练五天，并将在宣德楼前歌舞三日三夜。今天，他们献给皇帝的歌舞，已不再是范仲淹的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而是现时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的诗作《闻种谔米脂川大捷》，范仲淹沉郁悲壮的歌吟已经过时，现在该王珪皇恩浩荡的颂歌行时走红了。

广场左侧景灵西宫前，排列着另一支艺伎队伍五百人。京都瓦肆的杂剧、说唱、散乐、影戏、傀儡、讲史、索罗小技、毯杖踢弄、小儿相扑等诸类的张翠盖班、李外宁班、张臻妙班、张真奴班、刘百禽班、董十五班、刘乔班、伊常卖班，亦奉命献艺参加。他们亦着朝廷发给的绿袍黄巾，一改往日贫穷寒酸的形象，似乎一下子长了精神。今晚宣德楼前通宵歌舞的空前盛况，全凭他们手上、嘴上、身上、脚上的绝活填充大型歌舞的空隙，调剂皇帝、皇后、宗室王公、宰执大臣、朝廷百官和诸国使者的欣赏情趣。

广场底端，是五百名身披袈裟的僧侣队伍。他们是京都十大禅寺派

来的代表，都是禅师一级的人物，年龄均在五十岁以上。他们分十列席地而坐，个个腰板挺直，姿态端庄，闭目入定，神情安详，数珠诵经，声若滚雷。

大宋真的“中兴”了吗？观礼台上的诸国使者，此刻确实被眼前的情景弄蒙了：宋夏之战，实情如何？高丽、大理、大食、于阗、回鹘、三佛齐等国对大宋友好的使者，在茫然中为大宋暗暗祝福；大辽、交阯等国对大宋心怀敌意的使者，一时乱了方寸。当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顶冠端带，趾高气扬，以接见诸国使者为名出现在观礼台时，大辽、交阯使者，都收起了往日的桀骜狂妄，急忙站起恭迎，弯腰打躬，祝贺大宋的胜利。

大宋真的终结了“积贫积弱”的危机吗？在宣德楼上，身躯高大肥胖的尚书左丞蒲宗孟，神采飞扬地活跃在人群之中。他一会儿窜至后宫妃嫔面前，指点广场上欢腾的京都黎庶、英武的禁军士卒、跪地的西夏战俘，滔滔不绝地赞颂着皇帝的“伟业显赫”；一会儿走到宗室王公面前，口角生风地解释着“献俘”与“大赦”的“威恩并举”，并以秦皇汉武沉迷“武功”而忽略“文治”的偏颇，衬誉今日之辉煌，不时地把暗含沙石的冷言冷语，撒向凭栏沉思的门下侍郎章惇、尚书右丞王安礼和知枢密院事孙固……

章惇此时虽在凭栏眺望，但他的思绪，正在痛苦凄楚中交织着，根本没有去听蒲宗孟的高谈阔论。十四年前开始“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现时只剩下他孤孑一人了。随着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的离去，“变法”只留下了一个不毁不灭的空壳，自己的留任中枢也许只是这个“空壳”的印记罢了。这几年来，他主管三司，对“新法”的实施情况最为清楚，“青苗法”在许多地方已不再实行，“均输法”在许多地方已经为富商大贾把持，“市易法”大多早已停止，“农田水利法”这几年已无作为，只是这三年来全国大部地区靠老天爷风调雨顺的关照，使农村呈现出丰收景象，每年赋税收入以五百万缗之数增加，在官府朝廷的谈论行文中，仍与“变法”相联系，真是欺天盗名之悲哀啊！可这两年的战争，每年都以六百万缗的支出耗费着，若再遇旱涝肆虐，朝廷又将遭受一次死活莫测的煎熬。他眺望着眼前绚丽辉煌的情景，心境酸楚，默默叹息：休养生息，为何如此艰难？这倾家荡产的辉煌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王安礼侧耳倾听着蒲宗孟大声嚎出的每一句话，对泼向他的沙石污水，不愤怒，也不计较，但那些哗众取宠的胡诌乱扯，却使他难以忍

受。什么“献俘”？什么“大赦”？西夏未灭，战争未了，用得着这样张扬吗？什么“文治”？什么“武功”？攻取一座永乐城就算“武功”吗？千人艺伎歌舞一曲宰相王珪的《闻种谔米脂川大捷》就算“文治”吗？两军攻战，一胜一败都在变化之中，如果明天永乐城丧失呢……这些话现时是不能说了。军国大事，如此儿戏，只怕后果是爬得高，摔得重啊。

孙固此刻也在凭栏眺望，看着“献俘”安排，如同演戏，胸中怒火腾起。这叫“献俘阙门”吗？胜利之师未班，出征将帅未回，由几个禁卫宫廷的将校充任“献俘官”，简直是乱了朝制军规，而跪倒在阙门前的五百名战俘，连一个西夏的重要将领、执权大臣也没有，这不是逗着皇帝玩吗？再眺景灵东宫和景灵西宫前宏大的艺伎队伍，彩衣丽裙、花枝招展，更是怒火烧心：弄这些歌舞戏子干什么？“献俘”也要用歌舞消愁解忧吗？“大赦”也要歌舞唱和吗？肃穆庄重的军国大事，叫这些歌舞戏子一闹，国威军威不就化为乌有吗？他的目光突然停落广场底端五百名坐地数珠念佛的和尚身上，肺气炸了，眼气红了，胸前的一把雪白胡须直发抖：这叫什么事啊！连为“战俘”超度亡灵的和尚也请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恰在这时，蒲宗孟高声开导宗室王公的奇言宏论传入孙固的耳鼓，他积怒发作，猛地转过身来，左手掀起一把雪白的胡须，右手戟指蒲宗孟声若洪钟，嚎吼斥责：

“奸佞，你利口误国，巧言蔽上，罪不容诛！”

孙固声震楼台，后宫妃嫔、宗室王公全然蒙了。蒲宗孟一时反应不及，睁大了惊骇的眼睛。人们几乎同时向孙固望去，年老的孙固双目环睁，仍在戟指蒲宗孟，石雕般地怒视着……

忽地，“呜呜”的长号声响起在南薰门内的御街上，接着，“皇上万岁”的欢呼声海啸般的漫过州桥，漫过广场，涌上宣德楼。皇帝赵顼即将驾临宣德楼了。

赵顼是从城外琼林苑回驾入城的。昨天晚上，他在琼林苑舒心楼三层回廊里，沐着夜风，品着清茶，倚椅凭栏，听取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关于“献俘”与“大赦”隆重礼典程序安排的禀奏，十分欣赏王珪的组织才能。是啊，有时一次宏大辉煌的集会，胜过几千官吏百次千次地宣谕讲解！他身清神爽地听了王珪草拟的“大赦诏文”，对其中一段关于“用兵西夏”的论述，十分满意：

……以兵为仁义，仁义生刀头，朕之“用兵西夏”出于睦邻

求和之心，乃不得已之举。朕之“大赦战俘”，出于仁德慈厚之怀，乃天性使然。朕诏告四邻：“近者说，远者来”，亲仁善邻，皇皇大宋邦交之本也……

“寥寥数语，道出了朕心底之所思，禹玉善文辞，亦善知朕意啊！”皇帝赵顼高兴地依从了王珪关于“驾回宣德楼”路线的奏请，为满足京都黎庶“喜睹天颜”的急切愿望，便改变了以往由城西顺天门入城的老路线，在城外西南角绕了一个大圈，入南薰门直御街而行，果然赢得了山呼海啸、鲜花铺路、人群癫狂、京都轰动。

皇帝今日的銮驾卤簿，全然是征战凯旋的模样，雄壮威武，新人耳目。二十匹红色铁骑，银鞍银鞯，马背上二十名士卒身着金色甲胄，前后一组，并列而行，前者肩负长号，后者擎管吹奏，“呜呜”号声开路，呈现出移山倒海之势；号手之后，是銮驾卤簿，六十匹黑色铁骑，金鞍金鞯，兜鍪罩面，十列成行，马上士卒红甲红胄，或持大斧，或持巨剑，或持锐牌，或持豹尾，十八般兵器成列成行，直指天空，呈现出无坚不摧之势；接着，一面巨大的“盖天旗”凌空蔽日，旗下一辆巨大雄威的六轮朱红“帅车”巍然耸立，长为二丈，宽为八尺，高为丈五，由八匹高头大马牵拽。“帅车”高处设宽大软榻，皇帝和皇后并列而坐，皇帝赵顼着金黄色甲胄，颇显英武；皇后着暗黄色九凤紧身袍，头顶珠花，颇显雅静。王珪身着紫色衣冠，骑着一匹青色高头大马，伴“帅车”缓缰而行，不时地转过头来，与皇帝答对谈笑，自得之色浮于情态。“帅车”两侧，有八十匹雪白铁骑护卫，马上士卒均着金色甲胄。“帅车”之后，是二百匹黄色铁骑组成的方队，马上士卒皆着黑色甲胄，呈现浑重磅礴之势。

皇帝的銮驾卤簿如五彩钱塘怒潮漫过州桥，广场四周的人群刹那间目瞪口呆。威武雄壮的铁马金戈，气壮山河的铁马金戈，京都近百年来不曾领略过的另样情景啊！坐地诵经的僧侣们哑了嗓门，跪地待罪的战俘们魄落魂散，观礼台上的朝廷百官、诸国使者看呆了双眼。宣德楼上的后宫妃嫔、宗室王公急忙跪倒，宰执大臣蔡确、章惇、蒲宗孟、王安礼、孙固急忙奔下宣德楼迎驾。在这神奇的片刻沉默之后，突地爆响起疯狂欢呼，道旁巷口的人群，抛出了花篮、花束。景灵东宫前鼓乐轰响，管弦交鸣，千人乐伎、歌伎、舞伎演出歌颂战争胜利的诗作《闻种谔米脂川大捷》：

神兵十万忽乘秋，

西碛妖氛一夕收。

匹马不嘶榆塞外，

长城自起玉关头。

君王别绘凌烟阁，

将帅今轻定远侯。

莫道无人能报国，

红旗行去取凉州。

旋天卷地的颂歌，锦天绣地的花雨，惊天动地的激情，使皇帝赵顼心神激越，热血沸腾，转头对骑马护驾随行于侧的王珪说：

“卿才思敏捷，虽不及苏轼，亦相距无几。此诗中‘君王别绘凌烟阁，将帅今轻定远侯’两句，甚合朕意，俟征战凯旋，朕将高筑凌烟阁，以志文武群臣不朽之功业。”

王珪马上叩首，举臂高呼：“皇上万岁。”

皇帝赵顼挽着皇后从“帅车”上站起，在銮驾卤簿地徐徐行进中，合掌向僧侣们致谢，挥手向黎庶们问候，微笑向歌伎、乐伎、舞伎、朝廷百官、诸国使者致意。銮驾卤簿停落在宣德楼下金钉朱漆的五列门前，皇帝、皇后在宰执大臣王珪、蔡确、章惇、张璪、蒲宗孟、王安礼、孙固等人的迎驾陪同下，登上了高耸的宣德楼，走进了楼台上富丽堂皇的大厅。

与此同时，皇城司内侍都知姚信，带着两名禁军士卒护送着一名来自鄜延路急报军情的小校，从南薰门飞马狂奔而来。

这个小校年约二十四五岁，甲胄污血，伏身马背，双手紧抓马鬃，闭目垂首，似有体力不支之危。姚信神情紧张，夹镫而立，一手挽缰，一手高举皇城司通行牌牒。闯过州桥，闯过广场上禁军警戒，直至宣德楼下滚鞍落马，转身架起身负重伤的小校奔上宣德楼。内侍都知姚信把小校架进大厅。

小校无力跪拜，仆俯在地，抬头望着皇帝赵顼，气弱声微，用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禀报：

“永乐城……失陷，二十万……兵马……阵亡，徐禧大……人，李……舜举……大人……殉国……”小校力尽气绝，头颅垂地。

猝不提防的“霹雳”，大悲大欢陡然颠倒的“霹雳”，意夺形骇、失魂要命的“霹雳”，震得宣德楼大厅死寂沉静、绝了声响。震得宰执大臣王珪、蔡确、章惇、张璪、蒲宗孟、王安礼、孙固失魂落魄，跌瘫仆地。震得皇后失神失措、失言失语。皇帝赵顼一时双目呆滞，眼前一片空茫，心胸如撞如击，气噎血涌，恶心迷魂，“哇”的一声，鲜血喷口而出，染红了明黄龙袍，喷洒在脚下死去的小校身上。

赵顼眼前一黑，昏迷在坐椅上。

皇后激凌一惊，一把抱住身边的皇帝，失声尖叫：

“官家……”

宰执大臣们深伏在地，不敢作声。

皇帝赵顼从昏迷中醒转过来，面无血色，神情凄恻，整个的人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心志骨力，如瘫如颓。

他用失神的眼睛望着眼前伏地沉默的宰执大臣口唇发抖，喃喃语出：

“禹玉先生，这就是你说的‘西碛妖氛一夕收’吗？蔡确，这就是你所说的‘永乐大捷’吗……”

宰执大臣们不敢仰视。

皇帝赵顼轻轻推开皇后的手，挣扎站起，跌坐在死去的小校身边，俯身抱起小校：

“朕谢你一片忠心，朕愧对永乐城阵亡的二十万士卒啊！鄜延路经略使知延州沈括在哪？鄜延路副经略使种谔在哪？难道他们也以身殉国了吗？”

死去的小校不能回答，跪地的宰执大臣无以回答。皇后急忙吩咐身边的宦侍、宫女：

“快招御医，快护驾回宫！”

宦侍梁惟简等人刚走近皇上，午时的钟声“当当”地闯入大厅，“献俘”、“大赦”隆重典礼的时辰到了，宣德楼前广场上人群的欢呼声起。皇帝赵顼神情凄苦地自语：

“这是‘献俘’、‘大赦’礼典开始的钟声吗？‘献俘’，欺人自欺！‘大赦’，欺天欺神啊……”

王珪、蔡确伏地颤抖，叩头请罪：

“臣罪当死，死有余辜……”

孙固叩头禀奏：

“圣上，今日宣德楼前，十万禁军列队待命，几十万京都黎庶仰首企盼，诸国使者亦侧目探听虚实。事已至此，势已至此，圣上不能不出啊！”

皇帝赵顼周身一震，轻轻放下死去的小校，慢慢站起，挽起皇后的手，怆凉凄楚地说道：

“朕终于走上欺人自欺，欺天欺神的道路了！”

午时的钟声“当当”地响着，皇帝赵顼挽着皇后的手向宣德楼楼台走去，他面色苍白，脚步打飘。

广场上腾起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献俘”、“大赦”的辉煌礼典开始了……

第五回　暮鼓苍凉大内哀　梦境陆离赵顼惊

“兵败永乐”、雷轰五内的打击和宣德楼上违心受罪的表演，使饮恨吐血的皇帝赵顼从躯体到精神完全垮了。两个时辰的“献俘”与“大赦”，弄得他精疲力竭、神颠魂迷，硬撑着演完这幕长长的悲剧。申时一刻，被章惇、王安礼搀扶走下宣德楼后，他便瘫软在梁惟简特意准备的黄绫金顶轿舆里，冷汗浸衣，浑身发抖。被抬进福宁殿寝室之后，便昏昏迷迷地呓语不停，不断地叨念着徐禧、李舜举的名字。御医沈安士诊脉为“气郁痰火，蒙迷心神”，服了“安神静心，散火舒气”的药汤之后，病情稍为转轻，神情稍为安静，但仍睁眼不眠，不饮不食，喃喃不断地叨念着“塘报”两字，辗转床榻。沈安士再次切脉诊断、再次调剂药汤，累得焦头烂额，皇帝仍然呓语不止。沈安士束手无策，坐在床榻前的宫凳上，冷汗直流，凝目注视着有药难治的皇帝赵顼发呆。

皇帝赵顼的昏迷卧床，使后宫乱作一团，使朝廷茫然失措。黄昏戌时，大相国寺缓慢隐约的暮鼓声传来，沉重而凄凉，随着夜幕的降临，给大内皇宫蒙上了一层凄怨的悲哀。

暮鼓声传入福宁殿寝室，皇后咽泪如雨，皇太后抚着皇后，泪珠滴答而下。往日锦衣珠花的后宫主宰，都被泪水洗落了富贵权力妆饰的矜持和雍容，现出了女人、妻子、母亲的真性、真情和真容：满面的泪痕，是母亲真挚的爱，是妻子真挚的情；散乱的发式，是母亲不散的忧，是妻子无尽的愁；憔悴的神态，是母亲苦熬五内的呻吟，是妻子痛断九肠的哀声。

福宁殿御堂，岐王颢、嘉王頵、皇子延安郡王赵傭、宁国公赵佶、仪国公赵佖、成国公赵俁、和国公赵似等，都在滴泪的烛光下，等待着皇帝赵顼病情转安的讯音。年仅六七岁的赵傭、赵佶，经不起宣德楼上狂欢带来的疲累，已坐在一边的宫凳上双手支颊打起盹来，年仅四五岁的赵佖、赵俁、赵似，早已身倚软榻睡着了。在悠长的暮鼓声中，嘉王赵頵，望着睡着的皇子们，神情怆然地摇头叹息，悄声吩咐宫女取来几条线毯，小心翼翼地盖在几个孩子的身上；岐王赵颢在一旁沉思着。他也许思索着永乐城二十万兵马败亡的真相，也许思索着皇帝现时的病情，也许思索着他与皇帝之间十多年来兄弟情谊的变化和隔阂，也许思

索着朝廷的明天和未来。他不时地抬头向内室的回廊和宫门一瞥，目光是焦虑的和深奥的。

中书议事堂，宰执大臣王珪、蔡确、章惇、张璪、蒲宗孟、王安礼、孙固等人，都似乎忘记了十多天来筹备“献俘”、“大赦”礼典的疲劳。王珪、蔡确、蒲宗孟三人，已表现出神不守舍的慌乱：这场“用兵西夏”的战争，是他们唆使皇帝发起的，这“兵败永乐”的结局，势必成为章惇、王安礼、孙固和谏院、御史台弹劾的把柄，二十万兵马败亡的责任，总得有人承担！尚书左丞蒲宗孟惯于“贪功诿过”的秉性又显露了，在唉声叹气中放出了推卸责任的口风：“用兵永乐，原是不智之举，某曾多次谏阻，惜前方将领立功心切而无人听闻，终于导致了今日全军覆没之惨败……”此语一出，不仅引起章惇、王安礼、孙固的侧目而视，也引起了王珪、蔡确的心惊肉跳，他俩不再关心福宁殿内室床榻上的皇帝，而为自己的处境焦心着。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毕竟是老辣圆滑的，他憎恨蒲宗孟的奸狡，但很快从蒲宗孟的“奸狡”中悟出了摆脱眼前困境的途径：徐禧原是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兴狱勘案有神鬼之才，但根本不知带兵打仗，而且志大才疏，逞强显能，以这种人指挥攻取，能没有失误吗？李舜举，原是内侍押班，乃宫内供茶洒扫之辈，不知征战为何物，却制置泾原兵马，能没有差错吗？况且，鄜延路正副经略使沈括、种谔，用兵方略相左，征战中能协同如一吗？抓住徐禧指挥的失误，抓住李舜举制边的差错，抓住沈括、种谔不和的危害，宰相纵然当国，也鞭长莫及永乐城啊！这样，一场群臣弹劾的灾难总是可以消除的。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的思索更为深沉：“兵败永乐”的责任如果要受到惩罚，自己的头上还有一个王珪，不一定立即落在自己头上。做臣子的最忌在皇帝失意的时候逞能，最忌以皇帝的失误衬托自己的聪明，他决计与蒲宗孟反道行事，必要时以“臣道”自罪而为皇帝分担责任，以摆脱眼前的困境。他此刻所担心的是这场“永乐兵败”可能毁掉皇帝的雄心，可能加剧皇帝的猜疑，可能导致司马光、苏轼返回朝廷。在一场可能出现的新的纷争中，自己该何去何从？想到后宫的主宰皇太后，想到年幼而不懂事的皇子们，想到岐王赵颢、想到嘉王赵頵……他心神惶恐地向章惇、王安礼、孙固胆怯地一瞥，章惇、王安礼、孙固人人是一副严肃的面孔。

也许因为药汤发生了作用，昏迷焦躁的皇帝赵顼逐渐安静了。他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疲累，心底蓦然浮起一层从未有过的孤独，他的眼皮沉重得再也支撑不住，慢慢地闭合了。耳边的暮鼓声似乎在无尽无断的绵延着，他的思绪随着越去越远的鼓音飘着。

守护在床榻前的年老御医沈安士，望着不再呓语的皇帝，急忙切脉诊断，良久，他长长舒了一口气，抬手拭去额头的汗水，轻声禀报皇太后和皇后：

“圣上气脉已转平和，若能睡一个好觉就无大虑了……”

皇后、皇太后向御医点头致谢，她们仍一动不动地坐在床榻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心里默默地祈祷：

“上苍啊，给这苦命人一个无惊无梦的好觉吧……”

昏昏迷迷的皇帝赵顼，现时已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似幻非幻、似梦非梦，各种痛苦、悔恨、悲哀、忧郁、希望，交织成一个陆离光怪的梦境。他的灵魂似踏云御风，似腋下生翼，轻飘飘、懵懂懂地在溟迷的天宇飘浮着。烟尘弥漫，浓雾缭绕，向东？向西？向南？向北？顺其自然，身不由己。轻松而舒心的神魂飘荡，不知经过几多时辰，终于落在一座雨濯云烘的高山脚下。他在朦胧山色中眺望：其山，巍峨峻险，墨晶葱茏，三峰横空，笔立天宇，其西一峰，松林莽莽，烟霞恋峦；中间一峰，青冥浩荡，巉岩触天；其东一峰，云青欲雨，水澹生烟。在东峰山腰林木中，红墙蜿蜒，屋宇迭起，画栋点缀绿海，飞檐巧饰林泉，一幢楼阁跃出滴翠的竹林，钟灵毓秀之气漫于绿海谷壑。好一幅美妙而熟悉的图景啊，他骤然恍悟其所处所在：这不是嵩山吗？这不是少室山、极峻峰、太室山三峰并立吗？这跃出葱茏的红墙、屋宇、画栋、楼阁，不就是嵩阳书院吗？梦境是神奇的，错乱不清的，他在惊诧中想起来了，十五年前，曾随父亲英宗皇帝游访过这个书院，并在这座立于山崖的楼阁里聆听过父亲与书院圣哲们深邃难解的交谈。那时的父亲已是病魔缠身、举止不便，仍躺在肩舆之上，爬山越岭，问治乱兴衰之道于这些林泉下的哲人贤人！山林如故，人主非昔，自己今日为什么来到这里？不也是因为朝政失修、边事失利来向这些在野的贤人哲人讨教经国治世的方略吗？他脚步沉重地向山腰攀登，在险峻的山路转弯处，突然闪出一泓碧绿的湖泊，隔绝了前行的道路。湖面烟波浩淼，碧浪翻涌，白帆点点，白鹤舞空，渔歌唱和，银光闪烁。他瞠目而困惑，这里原来没有湖泊，这湖泊从何而来？十五年之间，真有如此美妙的沧桑之变吗？他放声呼唤湖面的渔舟，请其划桨摆渡，渔舟上无人理睬。他呼唤空中的白鹤，请其驭负渡湖，白鹤唳鸣而去。就在这无援无奈之际，忽见一叶扁舟从烟波深处风疾而来，舟上渔人蓑衣雨笠举桨相邀，他扶桨跃上轻舟，拱手致谢。渔人大笑而伏舟叩迎：“臣恭请圣安。”他急扶渔人细瞧，乃苏轼！他茫然若呆：

“子瞻先生远居黄州，今何以至此？”

苏轼捋须而笑：

“天下万水相通，何拘泥于嵩山、黄州。梦境神游，无古无今，无远无近，心曲所至，皆可成象。臣特为圣上摆渡而来。”

“先生知朕何往？”

苏轼摇桨飞舟，疾若迅燕，湖波扬珠，风啸耳鸣，顷刻之间，飞越十里湖面。苏轼停舟依岸而语：

“嵩阳书院已到，圣上可得其所求，知其所需，臣离朝廷数载，再不敢作聒耳之谏了。”说罢，拱手而别，高吟“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诗句，飞舟向烟波深处而去，眨眼之间，不见其踪影。幻觉构成的喜悲奇遇，似乎还残存着些许清醒：这是在做梦吧？梦中怎会有这样真切的情景？他抬头望着眼前高大的门楼，“嵩阳书院”四个金色大字分明镌刻在漆黑宽阔的门匾上，他又心神坦然地进入了畅怀适志的梦境。他举步踏进“嵩阳书院”的门槛，院内空旷而寂静，既无宽袍博带的学子，又无消瘦白须的圣哲，依山势而迭起的屋宇学舍，都漫于浓雾之中。他仰面眺望，曲折的回廊里，藤椅倚栏，几案横置，茶具精巧，茶香飘溢，藤椅上坐着一位黄面白须的哲人，肃穆庄严，凝神而思，他凝目而视，神迷目花，这儿原是琼林苑中的舒心楼啊，此人不就是司马光吗？司马光著书洛阳，且云重病卧床，何其也在这里？他的叹息声未了，一阵风啸云滚，司马光的身影却消失于迷雾之中。他的心茫然而悲凉：君臣际遇，原是缘风云而会，何以离散无常？风有东西南北，云有飘忽游离，往事渺茫而不堪回首啊！他呼唤着司马光的名字，向山崖上云雾弥漫的楼阁奔去。这座楼阁忽儿变成了一座辉煌的殿宇，宰执大臣王珪、蔡确、章惇、张璪、蒲宗孟、王安礼、孙固跪伏在他的面前，遭贬、致仕老臣文彦博、吕公著、张方平亦居其列……

门下侍郎章惇口角生风的弹劾，似乎一下子拂去了梦境的缥缈，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了。

“圣上，‘永乐兵败’乃去年‘灵州丧师五路’之覆车再现，‘灵州丧师’罪在泾原、熙河、兰会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永乐兵败’罪在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而王珪以宰相当国，极力鼓吹用兵西夏，并以‘朝廷

今捐钱钞、以供军食有余’之说欺君罔上，其用心，乃出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逆闭苏轼、司马光返京之途’之密议，以阴谋侵扰圣谕，固位贪权，以战争制约内政，满足私欲。其罪亦不可恕……”

梦境的虚无缥缈，演出了朝政纷争的真实，皇帝赵顼如芒在背。他暗暗用牙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以是否疼痛的感觉判断梦境的是否存在，得到的却是尚书右丞王安礼更为慷慨激昂的陈词：

“禀奏圣上，臣以为‘用兵西夏’之败，乃中枢举将有失，用帅非人。李宪出身黄门，位居供奉官，职在供禁廷洒扫，干当后苑，本不知兵，却以泾原、熙河、兰会经略安抚制置使、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等显赫衔头将领诸路兵马，督军进攻西夏，以其昏昏，令其昭昭，焉能不败？制置泾原军马李舜举，亦出身黄门，位居内侍押班，其人虽忠耿正直，但与征战之事相隔无涉。且有自知之明，任职离京之时，宰相王珪以‘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李宪），无西顾之忧’送别，李舜举曾叹息作答：‘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相国当朝，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止宜供禁廷洒扫，岂可当将帅之任。’其言至明，其言至切，而宰相王珪不以为惭，仍推不知泳者入水。鄜延路督军徐禧，言过其实，志大才疏，且生性狂妄，行事专横，如何将得千军万马？今日永乐兵败，非败于士卒怯于用命，而败于中枢用人之大误也……”

梦境毕竟有梦境的妙处，真假交错，全在于人心的感受，此刻皇帝赵顼突然通悟到梦境胜于现实的幻真升华：幻出的是君臣间千古礼制的假象，幻入的是人世间是非曲直的真情。王安礼此刻弹劾的是宰相王珪，也在弹指敲打着朕的脑门啊！他面红耳赤地有些忍受不住了。致仕多年的张方平霍地站起，根本不顾皇上此刻的尴尬和难堪，延续着王安礼的慷慨激昂，训教而来：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张方平尖刻的挖苦和对战争失败后可能引起的可怕后果的分析，描绘了一幅阴森森苦风凄雨的图景，使真切的梦境变得悲怨哀愁、天地暗淡。几年前那种“府库空虚”的困窘，“十月不雨”的荒灾、“流民入京”的惨状、“军心沸动”的恐惧、“死伤愁怨”的悲哀和“缘兵而死”的冤魂苦鬼，都似乎浮现在面前。他心乱了、心寒了、心怯了，吕公著力衰声弱的弹劾，文彦博咽泪悲凄的弹劾，孙固手捧辞呈的泪谏，王珪满口飞沫的辩解、蒲宗孟巧言内荏的推托、蔡确诚惶诚恐的认罪……各种声音撞击着，各种神态对峙着，殿宇一时成了战场，朝臣们振臂叫嚷乱成一团。他突然双耳失聪，双目飞花，只见其纷争之状，不闻其纷争之语，心头沸腾着焦躁、悲哀和厌恶。他所在的辉煌殿宇，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座砦堡：在烟尘弥漫、战马嘶鸣、马蹄奔腾的震动中颤动着，纷争叫嚷的群臣忽然不见踪影，满身鲜血、断头裂腹的徐禧、李舜举抱着流出的九曲回肠、端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闯了进来，仆伏在他的面前，哀声高呼：“圣上，臣等以身殉国了……”

皇帝赵顼惊骇失魂，嚎叫一声，惊梦而醒，挺身坐起，满头汗水淋淋，痴呆地望着为自己拭汗消惊的皇后、皇太后。他的声音颤抖：

“现时是什么时候？”

“鸡鸣丑时，官家已睡了三个时辰。”皇后愁容稍释，轻声回答。

“朕梦见了苏轼、司马光。苏轼轻舟荡桨，高吟湖海，好不安逸！司马光病体已愈，凭栏而思，神思致远……”

“周公入梦，大吉大利。若苏轼、司马光在朝，必不会有此飞来之灾。”皇太后借机称赞苏轼、司马光。

床榻前的御医沈安士已为皇帝切脉诊断完毕，跪地叩头祝福：

“吉人天佑，圣命在天，臣恭祝圣上转危为安。”

皇帝赵顼微微摇头：

“朕也梦见了徐禧、李舜举……塘报怎么还没有来啊？”

日出卯时，鄜延路经略使沈括、副经略使种谔联署上呈的永乐兵败“塘报”，由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带进福宁殿御堂。重病未愈的

皇帝赵顼，不顾御医、皇后、皇太后的强烈劝阻和反对，由宦侍梁惟简搀扶走出内室，以心力支撑着酸疼瘫软的身躯，倚坐在御堂一侧的软榻上。“永乐兵败”，朕要败得明明白白！

因为这是一份报忧报丧的“塘报”，皇帝已确实无力亲自阅览，只好由王珪读给皇帝听闻。此时的福宁殿御堂，早就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凄楚气氛。这份“塘报”写得别具一格，不似昔日那些“塘报”干巴巴死板呆气。它不仅写出了“永乐兵败”具体过程中的将帅不和、悲壮苍凉，也写出了徐禧、李舜举及前方将士音容举止的狂谋轻敌、赤胆忠心、昏庸无能。从上呈“塘报”的沈括、种谔来说，也许含有借此“塘报”明辨战场功过是非之意；对恭读“塘报”的王珪来说，正好借此“塘报”推卸中枢决策失误之责。于是，善于文翰、精于诗赋的王珪，便以低沉哀伤的声情节奏，把“塘报”中“永乐兵败”的惨剧展现在皇帝赵顼面前：

> ……八月二十二日，徐禧欲率兵攻取永乐，种谔再次极言城永乐非计：“永乐接宥州、附横州，处无定河东岸，夏人必争之地，且城小人寡，内无水泉，难以固守，莫若城横山。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我出兵据之，既可征劲悍善战之卒，亦可收盐铁粮米之利……”徐禧拒而不纳，以督军之威变色而叱斥：“尔敢违节制而不畏死耶！”种谔乃一武夫，性暴而烈，愤愤而语：“城永乐必败，败则死，违节制亦死。死于此，犹愈于丧国师而沦异域也。”徐禧度种谔不能屈，遂留种谔守延州……

“塘报”开始禀奏的“将帅不和”，如一块可怖的阴影，压抑着皇帝赵顼早已战栗的心：帅专将骄，能不溃败吗？种谔拥兵跋扈，违节制而不听调遣，按律当斩！为什么不斩而留住延州？也许是旧制“将兵分离”之遗患啊！王安石早有所见，遂制“将兵法”以除此弊，可惜没有在军旅中实施，朕之过啊！

> 八月二十五日，徐禧率兵攻取永乐，西夏军溃败而逃，俘获西夏兵士一千，马匹五百。遂留鄜延路鞲辖曲珍率兵万人驻守，并修建城池，筑造砦堡。陕西转运判官李稷用车辆马队运送金银钞帛入城，以为城已甫就而物用充实。徐禧率兵返回米脂。当日黄昏，西夏军千骑至无定河西岸觇视，曲珍飞马急报，并请求出兵渡河追杀，徐禧耽于酒色，不信会有其事。翌日，曲珍侦得西夏军三十万众集结于泾原北，有进攻永乐之势，飞马再报者十数次，徐禧举杯狂言：“吾正患其敌不来

耳。彼若即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九月八日，西夏兵马出现在无定河西，曲珍飞骑告急，徐禧惊慌，留沈括守米脂，亲率泾原制置兵马李舜举、陕西转运判官李稷救援永乐城。鄜延路大将高永亨谏言：“永乐城小，又无水泉，若被敌军围困，我军将不战自乱。今日之势，不可固守一城，当思他策与敌周旋。”徐禧刚愎自用，以“沮丧众志”为罪，械高永亨送延州狱。拥兵二十万驰援永乐城……

赵顼神情惧悚，面色苍白。这就是朕熟知的徐禧吗？举止无度，胸中无敌，既不知兵，又不知阵，狂而愚，暴而专，今日始知书生狂言滔滔之误国啊！“永乐兵败”，败于朕之知人不明，败于朕之用人不当，也败于朕之刚愎自用，拒谏自专啊……

九月九日，西夏军三十万众抵无定河西岸，黑鸦鸦一片，逶迤数十里，已呈黑云摧城之势。鄜延路鞲辖高永能（高永亨之兄）进言：“敌初至，未列成阵，当急出击之。”徐禧叱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列阵。”遂以万人列阵城下，以曲珍所部精锐——鄜延路选锋军万人列阵于无定河东岸，自己坐谯门，执黄旗号令三军：“视吾旗进止。”形同演戏，诸将啼笑皆非。西夏军纵铁骑渡河，曲珍急声进言：“此乃西夏军精锐，号铁鹞子军，冲击力强，凶狠剽悍，当乘其半渡而击之，使鹞子落水，铁骑失威。若让其得地登岸，则其锋不可当，请主帅速速下令出击。”徐禧举旗不落，怒叱曲珍：“乘敌半渡而击，虽胜亦不武，吾当待其上岸而与其决战！”将士见敌骑安然横渡，茫然失色，曲珍跪于谯门之前哀声请求：“今众心已摇，不可战，战必败，请收兵入城，恃险防守。”徐禧大怒，举剑逞威：“尔为大将，奈何遇敌不战，先自退耶！”曲珍愤然站起，切齿出血，怆楚呼号：“愚蠢而不知征战之人，不可理喻啊！”急飞上马，提枪迎敌，时西夏军铁鹞子已得地登岸，震荡冲突，杀声如雷，战刀蔽空，飞火闪电，徐禧惊骇失神，手中黄旗失落，仓皇逃离谯门而入城。鄜延路选锋军因不得将令而仓猝应战，先失主动，后陷重围，以一当百，浴血而战，扶创格斗，断臂高呼“杀敌”，将校寇伟、李师古、高世才、夏俨、程博古及使臣数十人先后阵亡，万名士卒几至覆灭。曲珍率高永能、王湛、李浦等将校突围而出，因城门紧闭，攀窄径峻崖入城。永乐城下，士卒尸蔽荒草；无定河边，碧血漫染黄沙……

赵顼闭目垂泪，他没有暴怒，也没有怨天尤人的哀叹。揪心的痛苦和越积越重的内疚，耗尽了他重病未愈仅存的一点精力。沈括、种谔上呈“塘报”中弹劾的是徐禧，实际上是在讽喻朕啊！战争终非延和殿里的口舌相讥，永乐城下的尸蔽荒草，是朕信任非人的错咎，无定河边的血漫黄沙，是朕永世莫赎的罪孽！

皇帝赵顼的一颗雄心失落了，满怀壮志消散了，连刚才胸中腾起的对种谔拥兵跋扈的“杀机”和对徐禧丧师误国的憎恨，也在自悔自疚中沉没了。

> 西夏军围困永乐城厚数里，越三日，游骑四出，隔绝沈括、种谔之援。城中水绝，凿井无泉，渴死者大半，活存者绞马粪而止渴，战斗力俱失。曲珍知势不可支，请求徐禧乘兵气未竭之时而突围，以保存生力，再图进取。徐禧已乱方寸，惟哀声叹息：“此城据要地，奈何弃之，且为将而奔，众心动摇。惟有一死谢圣上。”高永能亦劝陕西转运判官李稷尽捐金帛募死士力战突围，李稷拒而不听。曲珍叹息：“非敢自爱，但敕使谋臣同没于此，惧辱国耳。”是夜，大雨倾盆，西夏军环城急攻，守城士卒力竭难御，人亡城陷。徐禧、李稷为敌兵所杀，高永能易一卒敝衣举力高呼：“吾结发从事西羌，战未尝挫，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恨无以报，此吾死之所也。”挥刀与西夏军拼杀，身被百刀而死；内侍押班李舜举，举剑断衣襟，破指血写奏表，捧衣襟奏表面东跪拜，衣襟奏表托侍卫，举剑自刎殉国。惟曲珍裸跣走免。将校死者数百，丧士卒役夫二十余万……

徐禧、李稷悲哀的死，高永能壮烈的死，李舜举从容的死，二十万士卒役夫悲惨的死，使皇帝赵顼悲愤欲绝，仰面泣咽。“永乐兵败”彻底毁灭了他十四年来“变法”的理想，也彻底毁灭了他对现时朝廷中枢重臣王珪、蔡确、蒲宗孟、张璪等人的信任。他的思绪又一次转移到司马光、苏轼身上，在司马光、苏轼身上寻找希望和寄托，寻找未来朝政的转变，寻找另一种安稳平静的生活……

王珪读完“塘报”，捧出一个袖珍木匣呈上：

“此乃内侍押班李舜举殉国前遗呈圣上的衣襟奏表……”

皇帝赵顼挣扎站起，接过木匣，轻轻打开，用颤抖的手取出一片衣

襟，凝眸打量着血色变黑的奏文，怆楚而读：

“臣死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

他突然眼前一片昏黑，摔倒在软榻前的地毯上。

王珪吓呆了。

梁惟简急忙抱起皇帝赵顼，哀声呼号。

第六回　闻败讯司马中风　忧朝政君实上表

皇帝赵顼吐血、昏倒、卧床不起的消息，被严格地控制在大内皇宫。皇太后已发出懿旨：有敢泄漏皇帝病情于外者，必斩。于是，御医沈安士食宿于宫内，不准回家；宰执大臣王珪、蔡确、章惇、张璪、蒲宗孟、王安礼、孙固等人，都胆战心惊地慎于口舌，不敢在府邸、客厅、床闱、枕边漏出半点口风，但“永乐兵败”的惨剧是皇太后的懿旨封锁不住的，通过京都惊慌的朝廷百官、文人墨士、黎庶细民、商贾行人的口舌书信飞出了京城，飞向诸州县府，飞向北京大名府，飞向南京应天府，飞向江宁王安石的半山园，飞向黄州苏轼的东坡雪堂，飞向西京洛阳，飞向司马光的独乐园。

九月二十八日未时，独乐园钓鱼庵里中风卧床、言语不清、右肢偏瘫已近半年的司马光，从洛阳留守御史台司理院文书刘安世的口中听到“永乐兵败，丧师二十万兵马”的消息，锥心裂胆，左臂支床，艰难坐起，用含糊不清的声音怆然呼号：

“苍生何辜？天啊，真的要亡大宋吗？……”

他呼号声未了，两眼翻白，目斜嘴歪，仰面跌倒，神志失迷。陪同刘安世进钓鱼庵看望司马光病情的范祖禹和侍病于侧的司马康都惊恐失色。范祖禹急忙去延请医生，司马康抱着父亲捋胸呼唤，刘安世自怨自疚地用拳捶打着自己的头颅：

“我糊涂，我真糊涂！我不该以‘永乐兵败’之事告知司马大先生啊……”

司马光在儿子的呼唤声中苏醒过来，望着床前的刘安世，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舌头僵硬，欲语不能，他凄然闭上眼睛，心底浮起一层哀伤，朝廷中枢重臣轻动兵戈所引起的政事危机和自己晚年鹅鸠将鸣的命运，更加浓重了内心难以冰释的焦虑情结：大宋历史的进程，似乎已陷于急流回转、徘徊不前的漩涡；十四年风风火火的“变法”，似乎已到了该总结的时候……

“再度中风，性命至危”，这是中风病人的大忌。

范祖禹很快请来了为司马光专治中风病的老医生。

这位医生叫李兰亭，字墨魂，时年七十八岁，童颜鹤发，面色红润，原为仕宦子弟，醉迷华佗扁鹊之术而轻蔑仕途。因其家境殷实，耻以医术谋生，虽医术声冠洛阳，但很少出门看病，洛阳留守御史台几位高官曾重金延请医疾，均遭冷眼拒绝。但对司马光中风之疾，却招之即至，十分用心，半年来，也确实显示出医术的高超。

李兰亭在范祖禹的引导下匆匆走进钓鱼庵，冷目杀了刘安世一眼，便一声不响地坐于司马光的病榻前，迅速切脉诊病，片刻即起，迅速取出携带的一根三寸银针，扎入司马光的阳陵泉穴，再以数根二寸银针，扎入合谷穴、郄穴、络穴、风池穴，神情凝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司马光神色的变化，并视其神色变化之状，轻轻转动着不同穴位的银针，如此心神贯注地行针半个时辰之久，见司马光脸色由灰而白，气息舒展平静，双目微微启开，才舒了一口长气，起身而至书案前，疾笔开出处方，并嘱范祖禹迅去“济春堂”抓药。然后行至床榻前，伸手拔出大小银针，收入针盒，面色方见舒展，落座于床榻前，开口教训司马光：

“君实，你还想要这一条老命不？”

司马光似乎正要开口回答，被老医生一声喝住：

“不许开口，点头摇头即可。”

司马光面露笑意，急忙点头。

老医生满意了，口气转为缓和：

“中风之疾，顽而难医，老夫为你医治，是以五十年醉迷医术的名望信用冒险，你若不能安静配合，老夫纵然用尽平生所得，也难使你话语流畅、举止自若啊。”

司马光面露感激之色，连连点头。

司马康急忙捧茶献上。

老医生接过清茶呷了一口：

“中风之疾虽顽，但绝非不愈之症，其愈要旨有二：一靠药物疗治，二靠心境安怡。夫人乘鹤而去，乃人生常理，不可甚哀自斫；国事虽江河日下，忧患人心，自有朝廷重臣佐理乾坤，何劳你这局外之人费心熬神？‘耆英会’之出现于洛阳，全然是几个失权人物百无聊赖之举，你何必混杂其中，郑国公富弼，两次任宰相，一次任枢密使，前后二十多年，有何作为？潞国公文彦博，三次任中枢将相，执权近三十年，有何建树？这两个大人物加在一起，还不如王安石七八年间来得热闹。你这中风之疾，不就是他们捏着酒杯说空话带来的吗？”

司马光苦笑点头。他知道老医生不仅为自己医病，也在为自己医心。家哀国愁，确实是自己的“心病”啊！言谈中那句对王安石的评论，可真是新颖而别具意味：介甫七八年间之所为，无论是否正确，其气势之惊天动地，不仅郑国公富弼、潞国公文彦博无法比拟，只怕由唐至今，文臣中无第二人。

老医生看到司马光思维反应的快速已近乎自然松弛，心里十分高兴，话也就多了起来：

“老夫五十多年来，不行医而医病，一不尚官、二不尚权，君实若仍居朝廷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高位，则你我绝无结识之缘。老夫五个多月来出入于独乐园，亦非仰慕君实雷动天下之名声，实为一部宏篇巨著《资治通鉴》之行世耳。君实与《资治通鉴》已合为一体，老夫医救百年人物，亦即在救扶千古之书啊……”

司马光激动忘情，脱口说出：

“司马光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违背了老医生之训诫，急忙语停住口。

老医生纵声大笑：

“妙！话语虽不清晰，但字句可辨，君实病愈可望，老夫敢为君实拍胸作保了！”

司马康、刘安世亦转忧为喜，向老医生致谢，向司马光祝贺。

范祖禹捧着一叠药包走了进来，神情惊异不安：

“大内宦侍梁惟简来到独乐园，我已安排在弄水轩歇息。”

钓鱼庵刚刚腾起的一层喜悦顿然消失。司马光再度失语，闭上了眼睛。老医生喟然叹息：

“老夫一个时辰的良苦用心，又白搭了。”

范祖禹轻步走到司马光的床榻前：

“老师，大内宦侍梁惟简说是奉皇上口谕专程看望老师的，还带来了一些专治中风之疾的用药……”

司马光闭目不语。

刘安世插话为司马光解忧：

“大内宦侍梁惟简，决不会是专程送药而来，也许与‘永乐兵败’后的政局有关。去年十月‘灵州兵败’，今年九月‘永乐兵败’，几乎断送了朝廷全部精锐之师，宰执王珪、蔡确能辞其咎吗？”

司马光微微摇头。

司马康求助于老医生：

“李伯，家父病恙如此，是万万不能移动的，可皇上派来专使，又不能不见，这如何区处？”

老医生无可奈何：

“圣命难违，圣命有时真要人的命！淳甫，可否请大内宦侍屈尊来钓鱼庵会见？若蒙允准，老夫可避居钓鱼庵外待命，庶可保君实无虞。”

范祖禹请示司马光：

“老师以为如何？”

司马光闭目点头。

范祖禹抓住司马康的手详为叮咛：

“公休，应对宦侍，由你承担，答对之语，力求简短，臣道之礼，是万万疏忽不得的。宦侍高傲成习，该低头处，就低个头吧！”

司马康连声应诺。范祖禹走出钓鱼庵，向弄水轩走去。

大内宦侍梁惟简这一次奉皇帝口谕来到独乐园，惟一的任务是亲眼观察司马光的健康状况。皇帝在睡梦中看到司马光“病恙痊愈”、“凭栏而坐”、“肃穆沉思”，实际生活中的司马光自然应当如皇帝之所梦。皇帝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但他已猜出八分：王珪无能，蔡确奸狡，国事弄成了这个样子，皇帝要更车换马了，司马光已是皇帝心中驾驭朝廷未来的第一个人选。为了给坐了十二年冷板凳的司马光传送这个喜悦，他特意带来了大内御药房制作的“追风丸”。为了使司马光能够产生一种“即将返回朝廷”的明确预感，他准备在与司马光的会谈中提出三个问题讨教：一、“乌台诗案”后，朝臣沉喑，绝少生气，何以解之？二、“元丰改制”以来，奢华风起，贪渎日增，何以除之？三、“永乐兵败”后，西夏猖獗，边事窘迫，何以善之？这三件事现已成皇帝寝食不安的忧患，他盼望司马光的朝政见解，能够符合皇帝心中之所思。当然，司马光是以固执自己的政见而饮誉朝野的，他准备以巧妙的暗示，规劝司马光收敛锋芒，忍隐求取，以小忍而成大谋。但在与范祖禹的简短交谈中，皇帝的梦境破灭了，自己的一腔热情冷却了，司马光不仅中风之疾未愈，而且今天未时又再度中风，昏迷失语。可怜的司马光，今年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啊！

梁惟简在范祖禹引导下走进钓鱼庵，司马康急忙跪地迎接：

“晚生司马康，代家父跪迎梁大人驾临钓鱼庵。”

梁惟简双手扶起司马康，拱手为礼：

“公子跪拜大礼，梁惟简愧不敢当。梁惟简奉圣上口谕，特来看望司马大先生。”

司马康再次跪倒，叩头高呼：

“皇恩浩荡，司马父子敬祝圣上万寿无疆！”

梁惟简走近床榻向司马光望去：司马光仰面而卧，形容憔悴，双目深陷，白发稀疏而散乱，嘴角歪斜，昔日一双如电如火的目光今日也变得暗淡昏浊了。这是一幅比范祖禹所言更为悲哀的情景啊，他心头一震：司马光不行了，一代人杰无望了！这悲哀来自何处？来于固执的政见，来于无情的贬逐，来于不移的忠贞，来于清冷的孤独，来于清贫的生活，来于痴心的著书，也来于执著的追求啊！他竭力控制着酸楚的感情坐在床榻边的椅子上开了口：

“司马大先生，圣上思念大先生甚殷，常于梦中相晤，特命梁惟简前来探视，转圣上谕示：盼司马大先生早日大安。”

司马光闻声点头，泪水滂沱而下，其情甚哀。

司马康急忙代父亲回答。

“父亲失语，仅以泪水恭奏：谢圣上九天恩德。臣生生死死，不忘圣上知遇之恩。”

司马光连连点头，表示司马康的回答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梁惟简泪水盈眶：

“梁惟简此次来洛，带来大内御药局所制‘追风丸’六十盒，计三百六十丸，请司马大先生日服三丸，或可有益于贵体康复。大先生，此乃梁惟简之所祈，亦非梁惟简一人之所祈啊……”

司马光凝视梁惟简而目光不移，司马康急忙取巾为父亲拭去泪水。司马光向梁惟简三次点头。

司马康急忙代父亲回答：

“家父三谢梁大人深情厚谊，五年前独乐园遭谣言诼伤，幸遇梁大人施恩相援，明辨是非；此次千里奔波，转述圣恩，恩深莫报；‘追风丸’之赠，更是送春回生，情深谊重。”

司马光点头。

梁惟简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哽咽而语：

“梁惟简已转达了圣上的眷念，有话要说，但说不出来了。大先生病得不是时候，梁惟简来的也不是时候。大先生还有什么话要奏知英明的圣上吗？”

司马光闭目而泪水出，忽而睁开眼睛，举左手而指枕，司马康一时不解：

“倚枕不适，要调整吗？”司马光摇头。

“枕有泪水，需擦拭吗？”司马光摇头。

“枕下有物，需取出吗？”司马光点头。

司马康轻手从父亲的布枕下取出一封书信，一时不解其意，见父亲以目视梁惟简，便拱手呈上。“家父请梁大人阅览。”

梁惟简接过一看，是苏轼从黄州寄给司马光的书信，急忙阅览：

> ……谪居穷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审迩日寝食何如？某以愚昧获罪，咎自已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虽高风伟度，非此细故所能尘垢，然某思之，不啻芒在背尔。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顾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无期，临书惘然，伏乞以时善加调护……

梁惟简览毕，茫然片刻，忽而恍悟：司马光知自己病入膏肓，无望再起，遂荐苏轼以符皇上更车换马之愿。司马大先生啊，病危而不糊涂，失语而不忘国事，且与皇上之思暗合，可谓知君信友啊！他收信于怀，拱手向司马光一揖告别：

“请司马大先生放心，苏子瞻书信，梁惟简一定亲手呈交圣上，大先生心之所思，梁惟简定亲口转述。愿大先生依时服药，善加调护，早日大安，以符天下之望……”

司马光嘴唇颤抖，意欲挣扎坐起，忽头落布枕，闭目昏迷过去……司马康急声呼叫。梁惟简急声呼叫。

老医生李兰亭、范祖禹、刘安世闯入了钓鱼庵……

梁惟简带着司马光再度“中风”、无望再起的病情和苏轼的书信回汴京向皇帝复命去了。老医生李兰亭为救治司马光行针、煎药、喂药，忙了一个通宵，黎明时分，又为司马光服了一剂静心安神汤药，看到司马光已安然入睡，才由刘安世送回府宅歇息，钓鱼庵里只有司马康和范祖禹守护着司马光。秋雨是夜里什么时候下的，他俩不知道，现时还在绵绵不停地下着。

司马光整整睡了一天，九月三十日深夜亥时，他从熟睡中苏醒，也许因为老医生的高超医术和用药的神奇，也许因为这次“中风”不是发生在重要的部位，也许因为这近十个时辰的歇息使他耗尽的精力有所恢复，他突然听到了窗外淅沥的雨声和雨打翠竹的索索声。他突然觉得头脑不再昏昏沉沉，有着清爽之感。他慢慢睁开眼睛，桌案燃着一支红烛，光焰金色的轮廓是清晰的。他打量着桌案边倚椅闭目的范祖禹，这几天来分明瘦了许多，两腮已陷，颧骨突起，把一张“国”字形的脸盘拉长了，此刻虽在闭目消乏，但右手手指在轻弹着木椅扶手，分明是在闭目思索。淳甫，你在为我的病情担忧吗？

“淳甫，生死，命也。勉强不得，我再次‘中风’，说明此疾朝夕均可再三，再三则猝然不救，连我也失去自信啊！从来好与天争力，困竭方知己力微，人总是要死的，也该作后事的安排了……

“淳甫，你在为《资治通鉴》之未成而忧于心吗？事物之奥秘，似乎早寓于你我之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依，前后相随。天以淳甫佐助我修《资治通鉴》，即以成《资治通鉴》付淳甫，只是司马光虚名于上，掩抑了淳甫的光彩啊！司马光去，范祖禹出，此天道之必然也。”

司马光把目光移向床榻前倚榻打盹的儿子司马康，心里浮起一层舐犊之哀：可怜的康儿，居母丧未尽又侍父疾于病榻，两祸压肩，能经受得起这哀痛不绝的折磨吗？他情不自禁地唤了一声“康儿”，谁知舌动声出，却不成语言，惊动了范祖禹和儿子司马康，在范祖禹、司马康闻声乍起而惊恐、紧张的脚步踉跄中，他看出心力交瘁将要拖垮范祖禹和儿子司马康的身体。病累后生啊，若他俩心力交瘁而病倒，这独乐园可真就坍了天了。

他以躺得时间太久、腰痛难耐为由，示意儿子扶自己倚被而坐，并示意范祖禹移近烛光，拿来半年来卧床著书的支架垫板，以笔代语，用左手写出了他要说的话：

“速去歇息，勿违。”

范祖禹不肯离去，申述床榻之前不可无人守护之理，司马光以笔代答：

“宦侍所语，我要静思。”

司马康恳求父亲静养勿思。

司马光摇头闭目。

范祖禹知道司马光有重要事情需要在安静中思索，拉着司马康走出钓鱼庵，但他俩没有离开湖心岛，悄悄地坐在岛岸丛竹旁一株枫树下的钓鱼石上，注视着钓鱼庵的烛窗和烛窗内司马光的身影。

秋雨淅沥地下着，敲打着身边的一丛翠竹和眼前湖面上的残荷……

钓鱼庵里倚被闭目而坐的司马光，回想着宦侍梁惟简病榻前短暂会见的全部过程，神态、情绪、话语、话语中的暗示和话语外潜有的深意，他明确无误地察觉到，朝政上一场根本性的变动即将发生，这场变动也许会总结从“庆历新法”到“王安石变法”近四十年来的成败利钝，开始大宋一百多年来实实在在的一次“中兴”，但自己已无缘参与了。

唉，过往的历史，无论是轰轰烈烈，还是凄凄惨惨，都是人们用血泪写出的。

这血，有圣洁之血，有卑污之血；这泪，有舒心之泪，有苦心之泪，自然有功过是非之分。圣洁的血泪，可以青史育人，卑污的血泪，不也可以污地肥田吗？巧其施用，鉴戒人生，都是有益于未来的。感谢圣上的眷念和恩德，司马光老而无用，残而待毙，只能以十几年来积存的热血苦泪写出一篇叩拜而别的遗言了……

司马光艰难地坐直身躯，左手执笔，在荧荧的烛光下，和着窗外的雨声，一笔一划写着他的《遗表》：

> 臣光言。臣世受国恩，常思补报，但以性识愚憨，不合圣心，是以比年以来，屏居杜口，不敢复言。今衰疾日侵，将填沟壑，敢以平生忠恳一达天聪，庶几陛下知臣无求于朝廷而未尝忘国家也。臣光诚哀诚切，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天纵睿

哲，烛物精敏，践祚以来，锐志图治，图任奇术，恢张洪业。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复疑贰，听其言，从其计，人有沮毁之者，责而逐之，虽周成王之信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乐毅，蜀先主之托诸葛亮，殆无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

钓鱼庵外，秋雨不停，敲打翠竹的“沙沙”声，叩击残荷的“蓬蓬”声，组成了雨夜凝重不散的哀愁。

司马康坐立不安地望着烛窗里父亲的身影，任秋雨浇着湿淋淋的长衫；范祖禹无可奈何的叹息着：老师啊，朝事堪忧，忧在汴京，你何必如此多情啊……

钓鱼庵里，司马光神情激越地一笔一划地写着：

……臣窃见十年以来，天下以言为讳；大臣偷安于禄位，小臣苟免于罪戾；闾阎之民，憔悴困穷，无讫所控告；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为寒心；人无贤愚贵贱，莫不知之，而讫无一人敢发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徒日闻谀臣之言，以为天下家给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胜愤懑，为陛下忍死言之，庶几陛下览其垂尽之辞，察其恳忠之志，廓然发日月之明，毅然奋乾刚之断。悔既往之失，收将来之福；登进忠直，黜远佞邪；审黄发之可任，悟谝言之难信。罢苗役，废保甲，以宽农民；除市易，绝称贷，以惠工商；斥退聚敛之臣，褒显循良之吏；禁约边将，不使贪功而危国；制抑近习，不使握兵而兆乱；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使众庶安农桑，士卒保首领，宗社永安，传祚无穷。则臣殁胜于存，死荣于生，瞑目九泉，无所复恨矣。

司马光以沉疴病体不凡的毅力，写完了心中之所思，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他掷笔于案，收起《遗表》，妥加密封，置于枕下，然后，吹灭烛火，倚被闭目，安然睡去。

钓鱼庵外，秋雨停了，黎明的晨光，闪现着垂首俯枝的翠竹、零落遍地的枫叶、雨滴莹莹的残荷。

窗内的烛光熄灭了，范祖禹、司马康急忙走进钓鱼庵，司马光已经倚被睡着了，气息平稳，神情舒展。

床榻的支架垫板上放着一张纸笺，司马康拿起一看，上面写着：

> 预作《遗表》，置于枕下，慎勿拆览，吾若一睡不醒，寿尽命亡，谨授淳甫代呈圣上阅览。司马光拜托。

司马康泪流如注，咬牙吞声，把纸笺交给范祖禹。范祖禹看毕，双手抱着司马康，泪水流了下来……

第七回　意未平安石著书　情难了尧桀入梦

元丰五年十一月初，“永乐兵败”和皇帝赵顼病重卧床的消息，已在江宁街巷悄悄流传，失意的王安石，在江宁城外荒僻的半山园里，茫无所闻，仍在苦度着他“知世知梦无所求”的淡泊晚年。

半山园，位于江宁白下门外七里许一个名叫白塘的地方，原是东晋谢安（字安石）的故宅所在，岁月沧桑，几百年后的故宅遗址，已是荒草蓬蒿编织的一个宁静清冷世界。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京返回江宁，在心神憔悴，无人对话的悲怆苍凉中，于元丰二年（1079年）选定这片荒僻之地辟荒结舍。他没有惊动官府，在“书场浪子”和几位农夫的帮助下，筑起三合院式茅屋一幢，正屋五间，厢房对峙各六间，天井极小，矮墙柴门，在门前辟蔬圃数畦，广约三亩，辟鱼塘一泓，广约一亩八分，并引悟真院八功德水成清溪浅流绕屋入塘，依水旁植垂柳，垒石作桥。他似乎在着意摆脱以往生活的记忆，使自己成为一个闲散无忧之人。屋舍左侧有一座山丘隆起，高约两丈余，苍松覆掩，状若碧玉，即谢安故宅留下的惟一证物——“谢公墩”。传说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率大军几十万南下，“投鞭足以断流”，列阵淝水，威逼东晋，江东大骇，谢安力主抗争，遂与其弟谢石，其侄谢玄，弈棋筹划于此，演出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大破前秦苻坚，留下了“八公山下，草木皆兵”千古不朽的历史足音。王安石似乎着意要在这足音中抚慰自己孤独的灵魂，在苍松覆掩的山丘上，筑起四角飞亭一座，亭内置石几石凳，并命名为“半山亭”，亭碑上镌有戏趣之作一首，是他与古人谢安执杯相语的对话：

我名公字偶相同，

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

不应墩姓尚随公。

戏则戏矣，然王安石一颗虽落魄而不改其狂狷的灵魂，仍澎湃于亭

中。

王安石几年来太孤独了，除了妻子吴氏扶病莳蔬、灌田除草的身影外，就是垂柳袅丝的轻吟。“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常来为他抚琴唱和，解忧消愁，但都是言不涉国事，语不及“变法”，忘年相交的友谊，怕刺伤他痛苦的情怀。他常常登上“半山亭”，望着苍劲的古松，缅怀昔日“谢公墩”的主人，士族出身而位居东晋宰相的谢安，除晚年遭受排挤，出居广陵，忧郁而亡的悲哀命运引起他“相惜相怜”的忧伤外，似乎再也无话可谈。他经常走进定林寺，与年老朋友时空法师谈佛论禅，“功名荣禄尽烟雨，六朝兴衰一梦中”的虚无，虽可宽释胸中的惆怅，却不是心灵上渴求的。他有时也走向田间黎庶，江山依旧，世情依旧，织女依然吟着哀歌，富豪依然飞扬跋扈，丰收的锣鼓，唱的是风调雨顺，歉收的愁怨，骂的是将相王侯。他几十年来追求的一切，都似乎消失于无声无味、可有可无的境域中，为世人所冷漠、所轻视、所不知。这“不为人知”的悲哀更增添了他灵魂深处的迷惘和痛苦。他似乎为了逃避现实中一切世情的刺激，便终日幽居于茅屋之中，抱疴负忧的审定着他一生中最后一部劳心巨著——《字说》，以排遣自己灵魂之中的怨悱之音。

秉性难移，心志难改啊，他心曲难诉的灵魂，在这部浩瀚二十四卷的文字学著作中又闪现了他执拗、叛逆、不合时宜、失于严谨的灵光。他要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中，探索远古的人性之谜、国家之谜、权力之谜，他带有“变法”的浓重色彩，从“道衰以隐，官失学废，循而发之，实为圣时”的变革需要出发，《字说》成了《三经新义》的姊妹篇。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要把《字说》作为青衿学子的教材，从孩童抓起，用他的“理想”影响未来。他以大无畏气概，向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挑战，冲破儒家经学的传统樊笼，从佛老百家、野史传闻、民谚俚语，话史小说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寻找材料，博取所见，诠释语言文字的起源和规律，取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后人提供一种敢于疑古开拓的精神。他似乎要在此领域里追取他在朝政上丧失的一切。

也许因为“变法”的旗帜还没有最后降落，皇帝赵顼又一次把他高高捧起。他的《字说》在“元丰改制”的高潮中上呈朝廷，皇帝赵顼在思谋“用兵西夏”创建“武功”的同时，立即抓住《字说》，与《三经新义》并举，思谋创造“文治”的辉煌，便加封他为“荆国公”。宰执大臣们迎合着皇帝赵顼的心意，同声唱和，极力吹捧，把他的《三经新义》和《字说》抬高到与“六经”并驱的高度，把他誉之为“今之周公”、“今之鲁

公”。于是，皇上诏出，《字说》与《三经新义》独据学馆，“主司纯用以取士”，成了天下学子“鱼跳龙门”的敲门砖。青衿学子滔滔背诵《字说》的热浪于元丰四年随着“用兵西夏”的兵马出征达到了高潮，也给王安石的苍凉心灵以慰藉。

这丝“慰藉”也终于失落。十一月九日傍晚，王安石的侄婿叶涛牵着毛驴从江宁城购日用杂物归来，不及卸货进屋，便神情紧张地跑上半山亭，向身着皂袍，拄杖踱步的王安石禀报了“永乐兵败”、“皇上重病卧床”的消息，王安石立即意夺形骇，手杖落地，呆然失神于半山亭，举目北望，神情怆楚，吁叹不止。

南浦随花去，

回舟路已迷。

暗香无处觅，

日落画桥西。

王安石心头绞动着万般愁结，在叶涛的搀扶下回到书房。他心绪无依，夜不能寐，预感到一场灾难的逼近：“永乐兵败”后的朝政走向，可能是纷争的再起，可能是人心混乱的猖獗，可能是“新法”的明令罢废，可能是“变法”旗帜的最终降落。“变法”将成为历史，人们将为“永乐兵败”寻找注脚，“变法”将蒙受不白之冤，将被执权者抹去锐意进取的光辉，将被执权者视为一切罪恶的渊薮，也将被执权者借来掩饰一切无能不智者的昏庸、一切贪渎不法者的恶行、一切弄权谋私者的祸心、一切利欲熏心者的腐败。而这一切“是非颠倒”出现的迟、早、强、弱，都决定于“重病卧床”的皇上的命运了。他感到心酸、心痛、心哀，一生的心血白费了，一生的岁月蹉跎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失落的是一代理想，沉沦的是一代追求，毁灭的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留在人间的，也许只有永世连绵的惆怅和“欲东而西”不解的谜。王安石在夜阑人静的风啸雁唳中，提笔濡墨，在桌案前的八页屏风上，飞笔写上了他去年秋天吟出的一首《千秋岁引·别馆寒砧》：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耽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

日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王安石当日病倒，昏迷不醒，两日不语，但似无痛苦之感，神态安详，微弱的呼吸出多入少，一丝一丝地抽泄着他衰老身躯中的精气，面色变得灰暗无光。侍于床榻之前者，惟妻子吴氏、王安国之婿叶涛、“燕尔婵娟”、“书场浪子”四人。吴氏是久病方愈，体弱难支，只能依偎于丈夫身边，洒泪湿襟，不停呼唤着不醒的丈夫。叶涛是二十多岁的诗人，早就乱了方寸，一日三次进城延医诊治，但请来的几位名医，在望气诊脉之后，都瞠目摇头，以为病得离奇，不敢开方下药。吴氏心碎望绝，病卧丈夫身边，闭目流泪，不进饮食，亦不愿就医疗治，只求与丈夫情结同往。叶涛惊慌无措，只有求助于定林寺时空大师的弟子玄音和尚，飞马京都，向居官朝廷的王安礼告急。在半山园悲哀日益浓重之时，“书场浪子”不愧是个杂家，以其多年过从对王安石心境思绪的了解，上山采得一篓名叫“醒心棘”的草药，指点妻子“燕尔婵娟”佐三年乌鸡慢火熬制成汤，晨昏七次用羹匙喂疗王安石，并悉心悉意为吴氏宽心解愁。这对夫妻，形若王府婢仆，昼夜不离王安石的床榻。

王安石这次病倒，确如“书场浪子”所判断的，是一种灵魂极度痛苦时的心神衰竭，在杂籍传闻中称之为“佯亡之疾”——病者昏迷不语，气息微弱，脉搏隐现不定，灵魂飘忽无依，多梦多妄，三日无药物解其昏迷，则佯亡成真。传说，三国时代，蜀相诸葛亮即患此心神衰竭之“佯亡之疾”而病逝于五丈原军帐中。

王安石虽然由朝政的最高层跌落到荒僻宁静的半山园，但作为学者“心游万仞，精骛八极”的想象力，并没有衰退；“踞傲人生，探密求蕴”的僻习，并没有泯灭；学者“神龙飞天”般的灵感奇思仍然紧系于他的理想。他执拗的个性，精微的感觉，闷郁的心灵，升腾为对人生种种神秘悲哀和壮志难酬的探索，升腾为超越凡俗、一厢情愿的空虚和迷惘。他毕竟是一位实干的“变法者”，又是一位因“变法”而被贬逐的宰相，当升腾的空虚和迷惘被京都不断传来的哀音撞击之后，便化作痛心疾首的痛苦。

“书场浪子”的药挽回了王安石飘忽无依的灵魂。第三天入夜时分，当“燕尔婵娟”再用羹匙向王安石喂饮“醒心棘”药汤时，王安石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睁开困倦的眼睛，茫然地打量着身边含泪伤情的妻子、捧碗执匙的“燕尔婵娟”和床榻前神情焦虑的“书场浪子”，似在惊异不解中猜测人们此时的所作所为。良久，他的眼睛闪了闪，似乎明白亲人、朋友是为自己猝然病倒在担心和操劳，他苦笑了一下，声音低弱沙哑地吟

出一首诗来：

杖藜随水转东岗，

兴罢还来赴一床。

尧桀是非时入梦，

固知馀习未全忘。

妻子吴氏喜泪滚落，俯身抓住丈夫的手高兴地说：

“谢天谢地，相公，你昏迷不醒，两日不语，现时终于说话了。”

王安石望着妻子，歉疚地又一笑：

“我依稀记得自己在一直说话啊，你听，我的声音都哑了……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了远古的唐尧、虞舜、殷汤，也梦见了古之暴君夏桀……”

“书场浪子”闻声大喜，王安石的思绪已走出了抑郁忧思的牛角尖，在梦中找到了对话的人，这是病恙走向康复的绝妙良药啊！他立即坐在床榻边，鼓励王安石走向舒畅和宽愉的心境：

“先生梦境超凡脱俗，唐尧何状？虞舜何样？殷汤果是英俊汉子？夏桀真是面目狰狞吗？”

“燕尔婵娟”似已理解丈夫的用意，亦笑语请求：

“先生两日不语，清音凝尘，人寰凄绝，婵娟似已双耳失聪，心焦神息，愿闻先生梦中之所见所得，发聩震聋。”

王安石当然理解“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友谊真切的用意，无力地莞然一笑，接过药汤，呷了几口，便若有所感地谈起：

“三代之初的人间世情谁说得清啊，依稀梦中之所见，也许比史籍记载和历代圣人贤人们留下的训诲更为切合实际。尧何状？体长而伟，结兽皮为衣，勤劳节俭之状可见，分明是一位田间老者，然一双八字眉颓然下垂，不仅消没了人主的英武，而且眉宇间堆着浓重的忧郁，不曾

见上天所赋‘天纵英明’的气象啊！舜何状？体矮而面色黝黑，重眸相对，貌不惊人，且语迟而缓慢，给人以钝滞木呆之感，然目光戾利冰冷，望者寒心，孝悌之色无存，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所致吧？汤何状？体长面皙而极瘦，似病恙终年缠身而不离，然双目炯炯，城府颇深，双眉如剑，眉宇间带有几丝狡黠；桀何状？体魄雄伟，浓眉虎睛，举止潇洒，确有美男子之姿，王者精明干练之气溢于言表，毫无狰狞之色。然远古以来，世人都似乎以心中的向往，塑造着远古的圣贤和暴君，依据现实的需要，颠倒了远古的混沌，留下了后人永远释解不了的远古之谜——人生之谜，世情之谜，秩序之谜，权力之谜，王业之谜，万物形成之谜和神鬼魔道之谜。也许我梦中之所见，也是一种荒谬，只是自己不解远古之谜的一种癫狂颠倒……”

妻子吴氏心情沉重。丈夫真是陷于“探索天理世道”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了。“天理”是飘渺的，你能抓得住吗？“世道”是迷惘的，你走得通吗？居茅屋而心系朝廷，处今时而探索远古，真是一种多情的悲哀。唉，悲哀有时也可宽慰一个人的灵魂，如若离开了这种自寻的悲哀，他可怎么样生活啊！随他去吧，一个生性执拗、令人心疼，却又无可奈何的亲人……

王安石仍迷醉在他的梦境里：

“三代‘先王之政’真是清明的吗？我请教于尧，尧喃喃语焉不详；我请教于舜，舜讷讷不知所云；我请教于汤，汤狡黠而推托于宰相伊尹，伊尹却深避远藏，不知去处；我诘问于桀，桀嬉笑而语：汝何愚啊！天地混沌之时，原是万物本初的世界，相依相欺、相聚相离、阴阳参合、相撩相拨，上下无形，顺其自然，无以为‘清’，无以为‘明’，‘清明之政’压根儿是不存在的，汝从何处寻找啊！尧出现了，舜出现了，钻木取火，架木为巢，耕作得黍，制麻为衣，结绳记事，刻甲为文，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相摩相荡，结束了万物本初的混沌，随之而来的，是人群分伙，私欲产生，虚伪行世，欺骗得宠，王位成了争夺的猎物，权力成了人间的主宰，清浊共存，明暗交融，构成了‘三代之政’的躯体灵魂，‘清明’之说，只是后人的假想罢了，汝何信其真啊！如果有其‘清明’，何来尧、舜、禹、汤之更迭？……尧低头惭然地离开了，舜喟然吁叹地离开了，汤默然沉郁地离开了，桀也狂然大笑地离开了。迷惘缠裹着心神啊！梦中所闻都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罗网似的组成了人世之初的不解，这不解的‘人世之初’，已变作谬种而遗传于后世，为聪明的后世圣人贤人所因袭。尧主持的江山，真是温良敦厚的‘禅让’吗？史籍记

载：‘尧让许由，巢父耻之，秽其溷听，临河洗耳，池主是让，以水为浊，嗟此三士，清足厉俗。’天下终于落到尧‘二女共婿’的女婿舜的手里，时人嗟叹。何其‘嗟’啊，难道根本就不曾有过‘禅让’，而是经受了一场争夺厮杀吗？‘尧日’、‘尧天’的传闻也许全是假的，梦中所闻‘尧晚年德衰，为舜所囚，其位亦为舜所夺’，泄出了探索远古之谜的一丝亮光，也许就是时人‘嗟’叹之所本啊！舜时天下何尝清明安定？与其弟象的权争闹得你死我活，开创了骨肉权争的先例，播下了历代相传的谬种，屈子《天问》有语：‘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不就是浓缩了远古之谜的纪录吗？夏桀与殷汤君臣之间的纷争，终于撕落了三代‘先王之政’辉煌的帷幕，桀贬囚汤于均台，置之于种泉（水牢），汤贿通狱卒而出逃，继而割地造反，演出了血淋淋的权力争夺，并牵出一个贤人伊尹和一个美女妹嬉，释解这远古之谜的残酷。屈子《天问》中的‘缘鹄饰王，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无人解答的疑问，先为夏桀宰相，后又充任殷汤宰相的伊尹，真是这场权争中决于胜负的人物吗？一个漂亮的女子妹嬉，真是造成远古之谜的祸根吗……”

“书场浪子”暗思：这正是王安石的悲哀啊，远古留下的人生之谜、世情之谜、秩序之谜、权力之谜、王业之谜，原是不可探索的，历代的圣人贤人都佯作视而不见，以维持这些罪恶根源的永恒，或美化这种罪恶渊薮的神秘，王安石却苦苦地追索着，试图用“变法”的霹雳手段加以改变，而且在失败遭贬的清冷空虚中仍魔迷于此道而不疲，真是难得的可怜可敬可佩。

王安石似乎已察觉到他梦境中所闻所见的悲哀，声音变得苍凉：

“尧桀的是非也许原是不可探索的，就是苦苦追求而释解其中的奥秘，又能如何呢？况且一切都在梦中。人的一生，何尝不是一个做不完的梦啊！婵娟，我在梦中登高眺望，似见历代兴衰之迹，吟得一曲《桂枝香》，此刻尚且记得大意，请你为我作录吧！”

“燕尔婵娟”应诺，王安石低声吟出：

>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燕尔婵娟”为王安石昏迷成梦的苦苦追求所感动，她不忍心这位六十二岁的老人如此痴心执著地折磨着自己，便佯作欢愉地说：

“先生于梦境之中，仍不暇歇息地精研远古留下的无字天书，当朝当代，能有几人。梦中所得《桂枝香》，豪雄慷慨，是先生一颗忧国忧世之心啊，婵娟为先生低吟入曲清遣心神吧！”

王安石微笑着点头。

“燕尔婵娟”入曲吟唱。

夜风呼啸，呜咽激越，似在伴奏着……

第八回　东坡雪堂密友醉　赤鼻矶岸苏轼歌

“永乐兵败”的消息传到荒僻的黄州，已经是元丰五年岁尾了，而且被严密封锁在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府衙里。因为这一年旱情严重，收成大减，时近年节，饥民结伙为“盗”之事已在几处发生，太守徐君猷害怕“盗”风缘此消息而猖獗，不得不严禁传播，更不敢告知“口无遮拦”的苏轼。

冬季天气有些反常，无雨无雪，寒冷来得缓慢，莽莽林木至今仍然托着深秋的红枫、黄叶，苍凉的秋色仍然覆盖着黄州城，覆盖着黄州城外的定惠院、安国寺、临皋亭，覆盖着黄州城的东坡园圃，覆盖着东坡园圃里的松、柏、柳、桃、桑、枣、花、蔬和新筑的屋舍、亭台、牛棚、鸡舍。黄州城四周的山山水水，更显得苍凉而寂寥。

十二月十八日黄昏，夕阳的金辉斜映着东坡园圃一片一畦苗叶初绿的麦田和一群踩田啃青的牛羊。“东坡雪堂”的主人苏轼，葛衣芒履，乱发垂肩，长须漫胸，神情颓然地坐在一张几案前，凝视着“雪堂”四壁自己亲手绘画的雪景，抚弄古琴，唱着一支苍凉的《雪堂歌》：

雪堂之前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

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

考槃于此兮，芒鞋而葛衣。

挹清泉兮，抱瓮而忘机。

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

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

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

吾非逃世之事，

而逃世之机。

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

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

……

琴音歌声相融。

“雪堂”的女主人王闰之推门而入。她着蓝布衣裤，方形印花蓝巾覆发，已是黄州村妇的装束，轻步走近几案，把一杯热茶放在丈夫面前：

“子瞻，你还是没有逃出‘世之机’吗？”

苏轼停琴默然。

王闰之坐在丈夫身旁，为其解忧：

“田里种的冬麦，绿汪汪一层，长势喜人。邻居潘邠老说，若有一场大雪覆盖，明年准是一个丰收年……”

苏轼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

“午后去太守徐君猷处，得子厚（章惇）托人捎来书信一封，心烦意乱啊。”

王闰之见是章惇的来信，急忙接过，打开笺纸看着，不无感激地说：

“子厚毕竟是朋友，在‘乌台诗案’中帮了我们的大忙，你去年代滕甫上呈的那份‘论西夏’的奏表也为子厚添了麻烦。他现时还在关心着你。你听，‘子瞻若能思过自新，则重返京都有望，万勿错过机缘，则为幸甚……’唉，子厚说的这个‘机缘’是什么啊？”

苏轼摇头，喟然自语：

“子厚所谓的‘机缘’，也许就是我没完没了地‘思过自新’吧！两个月前，我已第三次把‘思过自新’的表文上呈朝廷：‘追思所犯，真无义理，

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乃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我已自贬自新如此，还嫌不够吗？”王闰之急忙宽慰丈夫：

“子厚也是一番好心，他现时是门下侍郎，副宰相啊，话也只能这样说。别想朝廷里那些乱事了，还是多想想我们眼前的这些好人。我常想，咱们一家人来到黄州，如果没有太守徐君猷的关照，真不知在哪里安身；如果没有正卿梦得的四处张罗，真不知怎样活下去；如果没有郭生、古生、潘生的帮助，凭我们一家老小，是建造不成这个窝的。再就是如果没有潘邠老一家人的操劳指点，咱们就是哭，也哭不出仓里的几石粮米来；如果没有左邻右舍那些大娘大嫂的帮助，真不敢想咱一家人现时会是什么样子……”

苏轼频频点头：

“黄州，水暖土热的黄州啊……”

王闰之拂去忧愁：

“子瞻，你想想明天是什么日子？”

苏轼一愣而思，茫然摇头。

王闰之嗔笑：

“真是‘任性逍遥’而不知其岁月之移。明天是十二月十九日，是你的四十八岁生日。”

苏轼恍悟叹息：

“岁月老人，我也该‘知天命’了。”

王闰之微微一笑，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和霞商议，明天何妨‘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热闹一番。全家诗酒欢歌，为一家之主祝寿，驱一驱这几年的晦气，招一招来年的好运气。霞已在厨房里杀鸡剖鱼了……”

苏轼大喜，双手抚着妻子面颊，凝目打量着说：

“既不避世，也不避人，季璋，连你也乐观旷达、澄怀观道、自由自在地做人了。明天在赤壁矶上置酒设宴，踞高峰，俯鹊巢，欢舞高歌，庆祝苏轼新生。请太守徐君猷来，请潘邠老一家来，请梦得、郭生、古生、潘生来，请有恩于我们的左邻右舍来。我要向他们敬酒致谢。”

王闰之高兴地附和着：

“明天叫迈儿去岐亭，请季常（陈慥）也来一块儿热闹吧！”

苏轼点头：

“这缺酒少肴之宴，可全靠你精心操劳了。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我要提前探索‘天命’的奥秘……”

突然，一阵歌声在“雪堂”外响起：

天地解兮六合开，

星辰陨兮日月颓，

我腾而上将何怀？

王闰之惊诧：

“这不是晋代竹林贤士阮籍的《大人先生歌》吗？”

苏轼惊喜地站起：

“天遂人愿，季常来了！”

苏轼、王闰之急忙走出“雪堂”迎接。夕阳照映之下，只见陈慥弃车马，毁冠服，布衣散发，孤身徒步，手提酒坛，拄杖向“雪堂”走来。苏轼高声相迎，步随语出：

“说曹操，曹操到，两心相通啊！”

陈慥高举酒坛朗声应和：

“岐亭野叟，专为落魄寿星送寿酒而来。季璋，明天是子瞻四十八岁华诞，女主人何以待客？”

王闰之急忙敛衽为礼笑着回答：

“子瞻近日发迹，已备‘三白’宴会以待季常。”

“何谓‘三白’？”

“白饭一碗，萝卜一碟，白汤一盏。”

陈慥大笑：

“好一个俭朴持家的农家妇啊！”

苏轼喜狂，挽陈慥走进“雪堂”。

陈慥自熙宁二年（1069年）三月与苏轼握别于汴京西冈苏府之后，便辗转于大江南北，不再北返，隐遁于黄州岐亭山。林泉野鹤，清风明月，以庄子梦蝶之趣，洗心中壮志难酬之块垒，十年之间，断绝了与所有朋友的音讯交往、诗酒唱和，消失于朝政纷争之外，成了名不闻世的“隐者”。元丰三年（1080年）一月下旬的一天，苏轼在贬移黄州的途中，与陈慥相遇于岐亭山下。当时的陈慥，白马青盖，行迹疏狂，踏雪寻梅，放歌自娱，且佯作癫狂、隐姓埋名，自称方山子，使苏轼面对而不敢相认。后挽苏轼至林泉草庐，“呼酒意颇急，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酒饮五日，诉十年离别之情，谈仙鹤麋鹿之趣，不胜欣喜，不胜怆楚。苏轼感慨万端，因贬令在身，不可久留，吟着“枯松强钻膏，槁竹欲沥汁。两穷相值遇，相哀莫相湿”的诗句而别。之后两年间，苏轼两次去岐亭访问陈慥，陈慥亦两次来黄州看望苏轼，两情相依，两心相怜，“但愿长如此，来往一生同”。

今晚，“雪堂”烹茶置酒，烛光如昼，主客畅怀痛饮，“雪堂”四壁的雪原雪景，为主客提供了吐诉心声的话题。一个是踏入仕途而不断遭贬的背时者，一个是仕途不遇的可怜人，心中都有着寂寞沉沦的块垒，也都有着“顿悟”人生的渴求，酒醉人，景醉人，情更醉人，陈慥醉眼朦胧，举杯凝目打量着“雪堂”四壁苏轼绘画的雪掩绿林、雪漫流溪、雪卧渔舟、雪映红梅，默然沉思，揣摸着朋友此时的心境幽思、苦衷隐情，思虑着把苏轼引向一个忘忧忘愁的境界。

苏轼是个酒浅易醉之人，此刻已是醉眼移影，醉意摇曳，醉志恍惚，举杯望着眼前的朋友，一幕幕慷慨激越，神采飞扬的情景，不停地闪现在眼前：

岐山之侧，凤翔原野，一位英姿少年，箭衣红缨，纵马荒原，两骑相随，风啸云飞。忽鹊起于前，从骑突出，张弓逐射，鹊上下翻飞，盘旋云空，傲然而鸣。少年怒马独出，飞马张弓，弓响而鹊落马前。何其英武啊，这就是嘉祐八年的季常……

终南山下，凤翔城外，高台横空，丽亭蒙翳，凌虚台上孤灯映星，一位英俊豪士，奋“驰骋当世”之志，发“忧患边疆”之心，折节读书于孤灯之下，精研兵法，论古今用兵成败之理，孜孜不倦，乐而不疲，冬夏不辍，彻至黎明。何其志坚而心诚啊，这就是治平年间的季常……

汴京城内，御街官衙，笙鼓喧歌，华灯灿烂，一位多情之士，心在边陲，志在征战，携长剑、兵策，奔走于王府官邸，输忠心于帝王，欲献身躯于边事，为“变法”唱着赞歌，寄希望于安石介甫。命途多舛，不被录用，京都西冈，梨花树下，仍留慷慨激昂的追求企盼于京都。何其肝胆生辉啊，这就是熙宁初年的季常……

可现时呢？嘉祐年间的季常何在？治平年间的季常何在？熙宁初年的季常何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眼前这“弃车马，毁朝冠”者何人？是晋代狂狷不羁的阮籍吧？步兵校尉阮嗣宗先生，你何冒充吾友季常而至此……

苏轼醉眼闪花，虚实莫辨。“阮籍”醉语殷殷地诘问响起：

“子瞻，汝世之散人耶？拘人耶？”

苏轼醉语反诘：

“‘散人’何谓？‘拘人’何解？”

“散人也，天机浅。拘人也，嗜欲深。今似系马而止，有得乎而有失乎？”

苏轼愕然：

“嗣宗先生所谈甚妙，苏轼洗耳恭听。”

“阮籍”一笑谈起：

“嘻，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投刀，避众碍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以泐；以至刚遇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缚；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释。子有惠矣，用之于内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时动其脊胁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风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于人，犹风之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观而惊，智者起而轧，吾固怪子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为藩外之游，可乎？”

苏轼大笑而回答：

“予数度遭贬，今至黄州，自以为藩外久矣，子又将安之乎？”

“阮籍”摇头叹息：

“子瞻，汝何如此不明事理啊！夫势利不足以为藩也，名誉不足以为藩也，阴阳不足以为藩也，人道不足以为藩也。所以藩予者，特智也尔。智存诸内，发而为言，则言有谓也；形而为行，则行有谓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虽掩其口执其臂，犹且喑呜跼蹙之不已，则藩之于人，抑又固矣。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是圃之构堂，将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绘雪，将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则形固不能释；心以雪为警，则神固不能碍。子之知既焚而烬矣，烬又复燃，则是堂之作也，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见雪之白乎？则恍然而目眩；子见雪之寒乎？则竦然而毛起。五官之为害，惟目为甚，故圣人不为。雪乎，雪乎，吾见子知为目也，子其殆矣！”

苏轼一时窘然，语不能出。

“阮籍”举杖而指点四壁：

“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杂下也，均矣！厉风过焉，则凹者留而凸者散，天岂私于凹而厌于凸哉，势使然也。势之所在，天且不能违，而况于人乎？子之居此，虽远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实碍人耳，不犹雪之在凹者乎？”

苏轼喃喃而语：

“予多所为，适然而已，岂有心哉，殆矣，奈何！”

“阮籍”摇头反驳：

“子之适然也，适有雨，则将绘以雨乎？适有风，则将绘以风乎？雨不可绘也，观云气之汹涌，则使子有怒心；风不可绘也，见草木之披靡，则使子有惧意。睹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无动矣。苟有动焉，丹青之有靡丽，冰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袭，岂有异哉？”

苏轼兴发，拱手高声辩解：

“子之所言是也，苏轼敢不闻命，然言过其顶，理逾极端，苏轼不能默而不语。此正如与人讼者，其理虽已屈，犹未能绝辞者也。子以为登春台与入雪堂，有以异乎？以雪观春，则雪为静；以台观堂，则堂为静。静则得，动则失。黄帝，古之神人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南望而还，遗其玄珠焉。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虽有良贵，岂得而宝哉，是以不免有遗珠之失也。虽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复其初而已矣，是又警其遗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将见其不溯而僾，不寒而栗，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彼其趑趄利害之途，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譬之厌膏粱者，与之糟糠，则必有忿词；衣文绣者，披之皮弁，则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绣之谓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为师，子以我为资，犹人之于衣食，缺一不可。孔夫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子以为如何？”

“阮籍”忻然而吟叹：

“天下有若人耶！苏子瞻，真风凌俗，傲视王侯，屡遭贬离，仍抱璞守真，兼济独善，似儒非儒，似佛非佛，似道非道，狂狷不改，走着自己的路啊！真是疴疾难医，无药可救了……”吟毕，抱酒坛而饮，倚椅闭目，逸然醉去。

苏轼仰头饮尽了杯中酒，望着醉去的“阮籍”，喃喃地说：

“史传嗣宗先生嗜酒，有鲸饮百川之量，今何醉之速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

苏轼横卧在坐椅上，发出雷动般的鼾声……

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傍晚，黄州赤壁天造奇峻的赤壁矶上，响起了千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壮情浩歌。矶下的狂涛拍岸，轰鸣着撼天动地的节拍；矶顶巨鹘盘旋，展现着击云搏雾的健影；矶上岩边黄花挺立，显示着经霜不凋的傲姿。苏轼居黄州三年，他忧郁痛苦的灵魂，在现实的炼狱里经受煎熬，在田叟野老、贩役渔樵的情趣里经受陶冶，在山林波涛、翠竹蒿蓬的风雨里经受洗礼，终于获得了“任性逍遥，随缘旷放”的境界。

>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云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
>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歌起赤壁矶，峰峦回应，江水唱和，天地间似乎涌起澎湃的浩荡之波。这是苏轼两个月前面对长江吟就的千古绝唱，叹“千古风流人物”的一去不返，悲自己“早生华发”的一事无成，在灵魂的“故国神游”中，他会见了曹操、周瑜，还有那位绝代佳人小乔。他追慕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追慕那赤壁鏖兵、群英聚会的辉煌，更仰慕周瑜创造的英雄业绩。他似乎顿悟到人生暂短、世情坎坷和壮志难酬的悲哀，只能用愁酒一杯祭奠不再回归的过往。也许因为这首词作写出了黄州人的怀古不忘，黄州人认定这是苏轼献给黄州赤壁的一颗魂灵。于是，争相传诵，诵而成歌，不到一个月时间，已成为黄州黎庶抒发骄傲情怀的浩歌。今晚，在苏轼四十八岁华诞之时，他们叩石击铁而歌舞，把黄州人一颗相知相亲的灵魂，回赠给苏轼。

苏轼垂泪了。他带着王闰之、王朝云、苏迈、苏迨、苏过向黄州太守徐君猷敬酒，向长者潘邠老敬酒，向郭生、古生、潘生等人敬酒，向黄州的田叟野老敬酒。这是三年来不曾有过的心灵宽慰。这敲石击铁之

歌，叩钵敲碗之歌，拍膝叩角之歌，舒臂舞蹈之歌，粗犷炽烈之歌，是热流，是暖裘，是炭火，温暖着贬臣流客的心！这是灵魂相亲的撞击，这是心神交融的圣曲，这是黄州黎庶接纳一个外地贬臣庄重的礼典！人活在世上，总得有个扎根的地方，扎根于这群黎庶之中，扎根于这片水暖土热的黄州，心底无忧、无愁、无疑、无惧……

歌声停歇，赤壁矶格外的宁静，天地山川似乎都沉醉在这首怀古伤今、千古绝唱的深邃意境中。明月繁星照映的深夜，除了耳边响着大江东去的滔滔足音外，似乎什么声息也没有了。突地，一声苍凉的长吟破空而出，陈慥季常举杯站起，洒酒于赤壁矶下，对着苍茫的大江，高声吟诵：

“慷慨激昂，悲壮苍凉啊！昔日樯橹如林，金戈铁马的古战场消失了，留下的只是如画的江山；昔日风流倜傥、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逝去了，留下的只是千古不灭的英灵。苏子瞻的‘故国神游’，又把消失的古战场和逝去的英烈还给了今人。并招来了绝代佳人小乔为怀古者消忧解愁，何其旷达而多情啊！儒家之僵腐，佛家之色空，道家之虚无，在这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人间如梦’，人间真的如梦吗？

“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啊！这是滚滚长江的写照，又何尝不是苏子瞻胸怀气度的写照呢？雄威壮丽谓之‘豪’，摆脱束缚谓之‘放’，身婢性奴的‘词’，走出了闺房，走出了妓院，走出了酒楼，走出了悼红惜绿，走出了春怨秋泪，走出了缠绵柔弱的多愁善感，也走出了低声细语的怨恨牢骚，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开创了‘豪放’的新风。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起笔突兀，雄视千古，无所顾忌，情感无拘，大吼大喊！世间一切新异出现，总是符合天造的，水要破坚而流，花要驱寒而放，鱼要逆浪跳过龙门，鹏要腾云扶摇九重，人只能在荆棘和污秽中一步一步地跋涉。苏子瞻命途多舛，荆棘牵衣，污秽陷足，路途塞断，前景泯绝，身处绝境，却没有缚颈自裁，抱石沉身，反而把一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宏愿理想，移向这无权无势、清冷苦涩、却万古不朽的文苑词坛，在豪放旷达的笑对人生中，捧着一颗滴血滴泪的拳拳忧心……”

忽地一缕如怨如慕的洞箫声在赤壁矶峦腰的巨石上飘起，人们仰头望去，夜色中一位身披袈裟的和尚捧洞箫而吹。苏轼急忙起立，拱手相迎：

“阿弥陀佛。好一曲清婉哀怨之音。”

和尚落箫停音，双手合十，吟诗作答：

上国归来路几千，

浑身犹带御炉烟。

赤壁矶上听歌咏，

惊起山翁白昼眠。

苏轼闻声音而惊诧：

“莫非无知大师仙临？”

无知和尚念佛应诺，举步离石，沿蜿蜒石阶而下，朗声而语，并背诵起苏轼舟游长江而作的《前赤壁赋》：“苏子瞻华诞四十有八，已探知人生底蕴，可喜可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字字珠玉，此苏子瞻人生之悲慨啊！‘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句句警哲，此苏子瞻人生之旷达也。这篇《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相映生辉，已勾出了一个活脱脱的苏子瞻，无须贫僧再饶舌为苏子瞻超度了。”

人们对无知和尚的骤然而至感到奇异，更对其神秘的诗偈和诵颂《赤壁赋》的情状感到惊讶，随着苏轼纷纷涌上，形若群起而迓迎。

无知和尚合掌以佛礼回敬：

“阿弥陀佛。黄州地处江滨，人心纯朴而忠厚，古风暖人，苏子瞻似已扎根落户了。”说着，抬头打量着官服在身的徐君猷：

“此黄州太守徐公君猷啊！公富以三冬之学，绰有建安之风，济苏子瞻于困窘之时，世人知者，莫不敬仰。”

徐君猷执佛礼答对，语尽地主之谊。

无知和尚把目光转向散发布衣的陈慥：

“此必岐亭隐者方山子也。粪土功名富贵而自甘萧索，消弭凌云之志而隐居蓬蒿，亦非常人也。适闻感慨苏子瞻《念奴娇·赤壁怀古》之论，亦顿悟人生之绝唱啊！”

陈慥亦执佛礼答对。

苏轼笑捧酒钵而相趣：

“大师来自京都，御炉烟气颇浓，请饮茶解渴吧！”

无知和尚笑饮而尽。

王闰之亦捧酒钵相迎：

“大师仙临，苏门有幸，连这赤壁矶也月色晴朗，星光灿烂。请大师多多指点子瞻早入佛门。”

无知和尚大笑：

“阿弥陀佛。女施主不愧是天下第一贤人，贫僧为佛门的兴旺向你致谢了。”

王朝云捧着酒钵至无知和尚面前，深深一揖：

“大师佛光普照，云游京都，千里之外，亦知先生有《赤壁赋》之作，且口吟而出，无一字差错，批点评说，佛化了先生内心的苦衷与忧思。真是名副其实的‘无’所不‘知’啊！”

无知和尚接过酒钵一饮而尽：

“女施主真是苏子瞻的解语花，但不知怀中琵琶可有荒疏？请赐古曲一支佐贫僧为苏轼祝寿。”

王朝云敛衣应诺，抱起琵琶，弹起一支古曲。

无知和尚就地打坐，自斟清酒一钵，面对苏轼，闭目放声而歌：

云雨关山坎坷多，

深潭飞龙霹雳落。

山林鬼魅东西走，

晨钟暮鼓难诉说。

这哪里是祝寿之辞，分明是偈语暗示。人们欢愉的心境骤起疑云，都沉默猜想着。苏轼茫然，王朝云手指间的琴音有些慌乱。惟太守徐君猷神情不安地举酒浇愁。

无知和尚神情漠漫地继续放声：

清晨绿水绕城郭，

浊暮枯鱼卧浅辙。

西天原是极乐地，

一片残阳映血泊。

混沌的偈语，刹那间激变为悲凄的哀音。人们心头的疑云，变成了愤怒：有这样给人祝寿的吗？苏轼已猜知朝廷有所变故……

上宫方欲强搜罗，

肯使贤侯此地歌。

只待修成云路稳，

皇书一纸下天河。

突然，太守徐君猷摔杯踉跄而起，醉语真话：

“怎么，朝廷用兵西夏，兵败永乐城，几十万兵马送命，现时又要下传谕旨要粮征兵吗……”话语未尽，仆俯在无知和尚的身边，醉倒在

地。

这真是“深潭飞龙霹雳落”，赤壁矶上，一时死寂，篝火照映着人们惊诧、惊骇、木呆、凝固的面孔。陈慥眉宇间的精悍之色勃发，苏轼面色苍白。无知和尚声音悲怆：

“子瞻，永乐兵败，皇上忧郁成疾，听说已有三月，卧床不起……”

苏轼举起酒，仰天狂饮，王朝云急忙劝阻：

“先生，你已经酒醉了……”

苏轼推开王朝云，怆楚吼道：

“吾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啊……”

郭生、古生、潘生拥上，搀扶着步履踉跄的苏轼。苏轼望着身边的年轻人，喃喃而语，似在指点后进：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可这‘必不仕则忘其君’真的容易做到吗？”

无知和尚谈论起京都的现状：

“永乐兵败，重臣惶恐，百官无依，民心失散，军心萎靡，大宋百年之危，莫过于今日。传说，司马光中风偏瘫于洛阳独乐园，已无望再出；王安石退居江宁半山园，因‘变法’蜕变而心力俱瘁，亦无心再出，且人望跌落殆尽，实无力再号召天下人心。今日京都朝野，皆目视黄州，寄希望于苏子瞻啊！”

苏轼挥手，踉跄走向陈慥：

“否！现时朝廷需要的，不是口无拦挡的苏轼，而是胸有甲兵的季常。季常，你‘必不仕’近二十年，真的忘却了国家，忘却了皇上吗？你隐居岐亭十年，林泉草庐的墙壁上，不是仍然挂着利剑强弓吗？我仔细察看过，利剑闪着寒光，强弓绷紧着鹤筋。”

陈慥紧紧抱住酩酊欲倒的苏轼，他怕苏轼着凉，取下自己的头巾戴在苏轼的头上：

“子瞻，你真的大醉了……”

苏轼手抚头巾大笑：

“谢季常深情。‘醉’和‘醒’都是一种心境，何必要分得清楚呢？惟有醉时真。霞，你在哪里？快弹起古琴，我要送季常驰骋疆场了……”

王朝云含着泪水，弹起古琴，琴声铮铮。

苏轼不支，躺在陈慥怀里，仍唱着心系朝廷的壮歌：

夫子胸中万斛宽，

此巾何事小团团。

半升仅漉渊明酒，

二寸才容子夏冠。

好戴黄金双得胜，

休教白纻一生酸。

臂弓腰箭何时去，

直上阴山取可汗。

陈慥泪水滂沱而下。黄州黎庶泣咽出声。无知和尚合掌：

“阿弥陀佛。天上的玉皇，人间的帝王，该知苏子瞻的一颗心了。”

苍茫的江面上传来一声划破夜空的鹤唳，月色中一支羽毛雪白、尾巴漆黑的仙鹤振翅而起，长啸着掠过赤壁矶，向北飞去。

第九回　王安石“凄怆江潭”　吴夫人“泪看黄花”

“安得病身生双翼，长随沙鸟自由飞。”王安石病卧“南窗榻”已一年有余，病情忽轻忽重。“攘攘生死梦，久知无事拣”的人生归宿，常使他的哀心飞向北山墓地儿子王雱和弟弟安国的荒草青冢。直至元丰七年“井陉从芜漫，青藜亦倦扶”的五月中旬，他才离开病榻，强扶竹杖，走出茅屋，常在老妻吴氏的搀扶下，艰难地登上半山亭，眺望着北山外天际漫起的云霭晚霞，心里翻腾着纷乱的思绪，在久久地痴情呆思中，茫然而忘其夜归，有时直至银河横空、斗柄转移。五月二十九日，王安石的二女婿蔡卞奉诏从京都来到半山园探视其病情，并带来了皇帝赵顼的关怀和恩典，也带来了朝廷变幻的风云。

蔡卞，字元度，福建仙游人，时年二十六岁，眉清目秀，英俊潇洒，诗文兼优，熙宁十年进士，年仅十八岁，人称奇才，现任中书舍人之职。此职原为寄禄官，实不任事，“元丰改制”后，掌起草诏令，若事有失当，亦有奏请皇帝重新考虑之权。其兄蔡京，现知开封府，亦为京都权势人物。王安石前年十一月病倒，叶涛请玄音和尚赴京都向尚书左丞王安礼告急，时王安礼恰遭侍御史张汝贤弹劾，其罪名是“王安礼与王珪陈乞子侄差遣，为害大政”、“王安礼不能修身治家，居官湖州、润州时，与娼女共政”。王安礼罪案在审，不能离开京都，急修书一封，佯称“政务繁忙”，不能侍兄病于榻前，请玄音和尚携银两速回江宁，并以王安石病情告蔡卞，蔡卞踌躇数日，借中书舍人草拟诏令之便，乞假南下江宁探视王安石的病情。当时皇帝未置可否，一年之后，于元丰七年五月二十日，皇帝赵顼突下诏令，命蔡卞南下江宁，探视王安石的病情，赠给王安石的是一颗怀旧思友的心，是怆楚凄凉的四个字：“凄怆江潭”。

蔡卞的到来，立即拂去了半山园久积的沉寂郁闷，王安石夫妇极是欢欣。他们有两个女儿，现都在京都，长女嫁吴充之子吴安持为妻，次女嫁蔡卞为妻，两个女儿都捎来了孝敬父母的问候和礼品，只此一点，就足以暂时消散王安石心头的忧愁。“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汝”，王安石拄着竹杖，领着蔡卞观赏半山园的清溪、石桥、蔬畦、鱼塘、垂柳、亭台，随口吟出了半山园春天的清雅秀丽：“春风过柳绿如缲，晴日烝

红出小桃。池暖水香鱼出处，一环清浪涌亭皋。”吴氏今日顿觉身清神爽，催促叶涛赶快进城购买美味佳酿，自己亲自执铲割蔬，执网捕鱼，操劳于厨房，亲自烹制蔡卞喜食的清炖鱼虾。

几支蜡烛，燃起洋洋喜气，一桌酒肴，腾起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王安石居首位，脸上焕发着丈翁的欢愉；蔡卞居左位，叶涛居右位，脸上浮现婿子的恭谦；吴氏，脸上挂满了丈母的慈爱，忙不迭地为蔡卞、叶涛斟酒夹菜，并为王安石斟酒半杯，以示可解卧病一年多来滴酒不沾之戒。

酒过三巡，欢情方浓，蔡卞举杯站起，面北拱手，遥祝皇上“万寿无疆”，继而神情肃穆地转述了皇上诏令南下探视的突然决定，然后郑重地说出了皇上赠给王安石的四字口谕：

“凄怆江潭。”

叶涛知道，“凄怆江潭”之语，是出于北周庾信的《枯树赋》，“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哀”，长年悲斯啊！他杯停唇边，默而不语。

王安石神情一震，心里骤然腾起一股苦涩的悲哀、哀痛交织的预感：皇上的病情转危了，“变法”旗落号息的时候快要来临了。“凄怆江潭”，他眼前似乎展现着熙宁三年深秋的一天，在琼林苑为皇上讲读庾信所作《枯树赋》的情景，年轻皇上感情真挚地吟着《枯树赋》中寒冰凄哀的辞句，晶莹的泪珠在闪着清光。“凄怆江潭”，这凄绝情深的四字赠语，是哀叹，是问候，是自诉，是君臣相知相思、难以忘却、难以再见的告别，也是君臣际遇十多年来恩怨是非不须诉说、也诉说不清的心音啊！他不敢再往深处追思，也不敢向蔡卞询问皇上的病情，泪水潸然而下，闭目衔悲。

昔日种柳，

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

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

吴氏望着丈夫的神态十分害怕，她怕今夜的欢宴不欢而终，更怕丈夫的病情出现反复，为了驱散“凄怆江潭”四字带来的阴影，急忙站起，为蔡卞、叶涛斟酒，并想劝慰丈夫几句，但她一时心头酸楚，竟说不出话来。在此之际，叶涛开口了：

“元度，朝廷政局近来有何变化？……”

蔡卞哀叹一声，谈了起来：

“朝廷‘用兵西夏’的溃败，已引起了朝政的急剧变化，百官怨愤骚起，圣上心乱无依，宰执大臣皆推却责任，相互举表弹劾，朝廷已无宁日。尚书左丞蒲宗孟已贬知汝州，知枢密院事孙固已调知郑州，韩缜接任枢密院事。去年六月，原宰相、致仕老臣郑国公富弼病故，临终之际，手封‘疏奏’一份着儿子由洛阳来到京都，呈圣上。其‘疏奏’主要论点是：其一，天下现时之状是：上自辅臣，下及庶士，畏祸图利，习成弊风，忠词谠论，无复上达，致使皇上聪明蔽塞，天下祸患已成，但朝廷尚不知警怀改悔，创艾补救。其二，现时宰执大臣之状是：辅臣皆贪宠患失、柔从顺媚之人，事一出于上，则下莫任其责，小人因得以为奸，事成则下得窃其利，事不成则皇上独当其咎。其三，现时宫闱之臣的情况是：临阵监军，委以统制方面，皆非所宜，在外则挟权怙宠，陵轹上下，入侍左右，宠禄既过，则骄怨易启，势位相友，猜夺随主，立党生祸。其四，论其治道之要：谀佞者进，则人主不闻其过，惟恶是为，所以致乱；谠直者进，则人主日有开益，惟善是从，所以致治。富弼的这份‘疏奏’来自洛阳，也许代表着洛阳一群致仕老臣的共识，已在圣上心中产生了影响……”

王安石闭目默然，聚精会神地听着。富弼毕竟还是那个富弼！富弼死了，但灵魂还活着，皇上健在，但励精图治的灵魂失落了。在一场新的风暴面前，这副失落灵魂的躯体，还能维持多久呢？“凄怆江潭”正是一颗无可奈何的心灵在悲叹啊。世间的事物原本也许就是这样的：日出日落，潮起潮退，花开花谢，月圆月亏。现时是日落潮退的时日，日出东山，潮起滩头的年月又在何时呢？他想到身居洛阳的司马光，低声插话询问：

“司马君实近日如何？”

蔡卞收住对富弼“疏奏”的议论，急忙回答：

“司马君实仍箝口禁舌，对朝政不置一言。听说前年老妻病亡，孤独益深，话语更少，且所患中风偏瘫之疾似无好转，仍然是举步困难，话语不清，右手不能写字，然此公亦奇特之人，据说依然蛰居于独乐园中的钓鱼庵，晨昏不歇，用左手执笔，致志于《资治通鉴》的著述。”

王安石闭目而自言自语：

“君实之致志于事业，或为政，或为文，堪称人表。昔日居群牧司，曾欲傍司马府邸而筑屋，效‘孟母择邻’之义，为雱儿延司马君实为师，惜因倏忽分离而未果。”王安石微微摇头，似在摆脱往日的回忆：

“苏子瞻居黄州情状如何？”蔡卞应诺谈起：

“两年前，苏轼在黄州代滕甫上呈奏表，论西夏事，被王珪、蔡确弹劾为‘讪讽朝政’，因章惇、孙固及三叔（王安礼）为其辩诬而免祸。后‘永乐兵败’，圣上思苏轼诤谏之明，起再用之意。今年元月二十一日，圣上召宰执大臣于福宁殿御堂，叹息而语群臣：‘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并欲以江州团练副使徙之。蔡确、张璪默而不语，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以苏轼‘未知悔改’为由而以为不可。圣上不悦，翌日即出手札，诏徙苏轼居汝州为团练副使。此诏一出，朝廷百官纷议，京都文坛雀跃，皆以为圣上欲以苏轼口无遮拦，耿直敢言之风，扫涤朝廷重臣怙宠衰靡之气……”

王安石仍是闭目静听。苏子瞻被宽恕而徙往汝州，皇上之意恐非计于今日，而是意在未来。深沉的思虑啊，未来一个年幼的君王，是需要一个耿直敢言的老臣保驾的，既能够赢得民心，又可以弹劾群臣，皇上没有看错，但愿知恩重情的苏子瞻，莫辜负皇上的所托。他闭目伸出手来，摸索着端起酒杯，默默地为苏轼喝下了一杯祝福酒。

蔡卞仍在谈论：

“二月十四日，圣上强扶病弱之躯，在延和殿召对群臣，晋封濮阳郡王宗晖为嗣濮王，封宗晟为高密郡王，封宗绰为建安郡王，封宗隐为安康郡王，封宗瑗为汉东郡王，封宗愈为华原郡王。并以罕见的举止，

携八岁皇子延安郡王赵傭侍立于御座之侧，群臣多有不解。三月四日，圣上宴请三朝重臣文彦博于琼林苑，群臣更为惊诧。文彦博元丰四年知开封府，因反对朝廷‘用兵西夏’而被贬居洛阳留守御史台，并纠合洛阳致仕老臣十多人而倡作‘耆英会’，借诗酒怨谤朝廷，圣上闻知，令其致仕歇息，谁知突然敬若蓍龟。文彦博从洛阳入京之日，圣上遣皇子延安郡王赵傭驱车迎至南薰门外，并以宗室诸王陪宴，圣上自制诗以赠，颇有为其雪冤平反之意，其隆重堂皇，实为近年所未有……”

王安石神情黯然了：这分明是确立皇子赵傭嗣位的暗示，暗示着朝政将落入文彦博等人之手，暗示着一个“励精图治”时代的即将结束。“凄怆江潭”，蔡卞奉诏而来，原是为了传送一个大时代逝去的挽歌啊！他的心真要碎了。

蔡卞接着说出了一个更为惊心的消息：

“现时皇上是深居简出，已有一个月没有早朝了。宰执大臣各营其私，各有所图，圣上以上种种用心，未必能如愿以偿。据小婿所知，在嗣君这样的重大事体上，王珪圆滑，不露痕迹，蔡确狡黠，有意于岐王赵颢，忠于皇上暗示主立延安郡王赵傭者，惟尚书右丞李清臣一人……”

王安石全然木呆，泪珠从闭合的眼角悄悄滚落。

吴氏坐在王安石的对面，丈夫痛苦的心境她看得真切。

亲人啊，你已无回天之力了，若再这样痛苦的折磨下去，迟早会发疯的。

她急忙截住蔡卞的话语，拖出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

“元度，朝廷的事情已谈了不少，该谈谈京都亲人的情况了。你三叔和甫近来好吗？你大姊近来如何？她生性软弱，是惹我最挂牵的，你仔细说说。”

蔡卞一时语塞，急忙端起酒杯，借饮酒掩饰：三叔、大姊若处境安好，我何略而不详地拖到此时啊！

王安礼遭侍御史张汝贤弹劾，时逾一年，皇帝近日已有谕示：“安

礼果如此，何以复临百官”，罢贬已不可免，只是时日问题。

王安石长女身居吴府，以泪洗面，吴充任宰相遭罢之后，于元丰三年忧郁而亡，吴府上下人等以为遭此劫难与王安石结亲有关，吴安持官场坎坷，亦有怨愤王安石之意，遂迁怒于妻子。

这些与官场沉浮有关的恩恩怨怨，蔡卞能仔细谈吗？

蔡卞放下酒杯，佯作轻松之状：

“三叔居尚书左丞之位，慎独而处，不曾卷入纷争，自然无切身之虞，公务之外，沉迷于读书，生活颇为安闲。大姊居吴府，上孝婆婶，下慈婢役，安持内兄常赞其贤惠多才。只是近一年来，闻阿爸病恙而心焦，郁情于怀，不能自已。我临行去吴府告知，大姊不及修书，特从内室取出昔日诗作一首，以述其怀。”

说罢，从怀中取出诗作，呈于吴氏。吴氏接过读出：

西风吹入小窗纱，

秋气应怜我忆家。

极目江山千里恨，

依然和泪看黄花。

诗作中女儿的悲声和苦泪，一下子刺疼了母亲的心。

吴氏似乎从“秋气”、“黄花”这些字句中看出了蔡卞善意的说谎，为软弱女儿“极目千里”的泪恨痛哭失声。

王安石似乎早已知道朝政纷争带给这个女儿的天外飞灾。一场“变法”已断送了弟弟安国、儿子王雱的生命，现时又该轮到大女儿偿还这个债务了。

他听着女儿“和泪看黄花”的哭诉，内疚的悔恨和着“凄怆江潭”的悲哀化作泪水，涌滚而落。他双手举起，仰头发出一串悲壮的苦笑和自嘲：

“‘凄怆江潭’，壮心难酬，千古憾事。我负天下黎庶之望，我欠人间还不了的债啊！我虽识天下兴衰之理，却定力尚浅，轻躁急为，导致了欲东而西的结局，使自己走进了这荒僻的半山园。我生命未了，壮心犹存，常思匡正前失，从头修为，但世情、人望、躯体、精力、流光、历史都不再给我御风弄云的时间和机遇，只有茫茫然寄希望于后来者了……

“‘凄怆江潭’，情莫能诉，爱莫能助。我与皇上，在朝为君臣，在野为宾友，胸怀结草之酬，身处蓬蒿之地，耳塞目蔽，八年于兹，虽知有天狼噬日之祸，却无弯弓射天之策。老而将殁，深自悔责，连自己软弱命苦的女儿也无力保护啊……

“‘凄怆江潭’，道失路穷，谁知我心？也许只有虚无的佛门才是弱者、失意者安抚灵魂的归宿。元度，请把我的心意带给我那软弱命苦的大女儿……”

王安石含泪吟出：

青灯一盏映窗纱，

好读《楞严》莫忆家。

能了诸缘如梦幻，

世间应有妙莲花。

吴氏悲极，掩面痛哭，王安石咽泪安抚妻子：

“夫人，现时只能让我们的女儿在《楞严经》里寻觅自己的欢乐了。人生原是一种寻觅，有得到的，有失落的，莫再伤心自戕了。我们要此半山园何用？莫若创做一座禅寺，为天下弱男弱女的灵魂祈福超度。”

深夜沉寂，烛光摇曳，王安石自嘲忏悔的悲怆声似滚滚雷声回荡在茅屋厅堂。

在这“凄怆江潭”的哀诉声中，“书场浪子”突然兴冲冲地推门而入。

他手中拿着一封书信，是苏轼从筠州苏辙住处托人带来的！

苏子瞻要在赴汝州的途中，过江宁拜访王安石！

第十回　王苏聚会肝胆照　故友相逢情意深

七月七日午时，骄阳如火，在江宁人群熙攘的渡口，一位身着黑布野服、头戴遮日草帽、躯背微弯、神态散然的老者，牵着一头瘦骨毛驴，伫立在江岸一株苍老弯曲的垂柳下，目光仔细地搜索着依岸停泊的客船扁舟，失望地把目光移向碧波浩荡的江水上游。岸边船夫的吆喝声、商贩的叫卖声、亲人相会的欢笑声、离人别去的哭泣声和着江面的风声、拍岸的涛声哄响着，他充耳不闻、不为所扰，仍在心切意专地注视着江水上游出现的片片白帆。他就是一个月来“梦中相聚笑，觉见半床月”的王安石。

一个月前，在那“凄怆江潭”晚宴之后，他看到了苏轼从筠州苏辙住处托人捎来的书信，信中“离别经年，心神驰仰，过江宁将专谒求教，以释十三年来之苦思积念”之语，使他心暖肠热，愁怀转舒，感慨万端，往事种种浮上心头。“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同为耿直磊落的性格，同遭贬逐飘摇的坎坷，使他心中沸腾起“人生结交在终始，莫为升沉中路分”的情思，他突然觉得，只有苏轼能够理解自己八年“变法”的苦衷，只有苏轼能够消解自己八年来愁居江宁的孤独，他渴望着与苏轼的相晤。他送走了女婿蔡卞，并让蔡卞带走了上呈皇帝“凄怆江潭”的赎罪请求——《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并赐额札子》。他在魂萦梦绕中等待着苏轼的到来。

昨日午前，他接到苏轼从当涂友人郭祥正家托人捎来的书信，信中说：“舟行三日，当于七月七日抵达江宁。”今天是七月七日，他黎明即起，牵着毛驴来到渡口，立岸等待，怕舟楫之先至而冷落了苏轼。百舸随波而下，泊岸者数十，等待已有三个时辰，终不见苏轼的身影。他抬头仰望天空，喃喃自语着：“风和日丽，子瞻将不会延误约期。”突然，身后的毛驴“噢噢”地嚎叫起来，他回头一看，叶涛推着一辆架子车“咯吱咯吱”地走来。他突然恍悟到自己的粗疏：子瞻是带着家眷行囊来的，牵一头毛驴迎接客人，荒唐可笑啊，这不，连驴子也放声嘲笑主人了。他向叶涛点头以示称赞。叶涛放下架子车，向他禀报说：“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夫妇已到半山园，正在整饬半山亭作为宴请苏轼之处，他俩还带来了笛子、琵琶，今晚将充任乐手，并将亲自下厨，显示烹调手艺……

在叶涛的诉说中，一帆船只已浮波而下，向岸边泊来。苏轼野服不冠，须发飘飘，站于船头，正纵目向岸边搜寻，反复者三，不得所寻人影，遂高声放喉而呼：

“大丞相何在？”

王安石闻得有人呼唤，急忙转身望去，船已落帆泊岸，突见苏轼从船头跳上岸边，正举目四望，他急忙脱帽举臂应和：

“子瞻，某在此等候久矣！”

苏轼望见王安石，先是惊诧，继而恍悟，急忙理衣拢发，趋步而至，长揖而礼：

“大丞相安好！苏轼今日散发野服拜见大丞相，实在是愧感唐突……”

王安石大笑，拱手为礼：

“礼岂为我辈设啊！子瞻请看，我不也是散发野服吗？所区别于子瞻者，我须发全白了！”

他介绍叶涛于苏轼：

“此平甫（王安国）之婿叶涛，字致远，侍我身边，极慕子瞻之名。”

叶涛急忙鞠躬为礼：

“仰慕苏公已久，今日得晤，奋感于心，乞苏公垂爱训诲。”

苏轼执叶涛之手赞叹：

“苏轼居黄州，已知致远恭谦多才，侍介甫公甚孝，今日相见，果然英俊不凡。平甫得此佳婿，当无憾啊！”

王安石急挽苏轼奔向船边，亲迎苏轼家眷登岸。

王闰之是认识王安石的，急忙敛衽请安：

“苏宅上下人等，十三年来驰仰大丞相援危救难之德，恭祝大丞相安好。”

王安石微笑摇头：

“季璋言重了，安石愧不敢当。十三年不见，季璋仍是神采依然，只是比昔日居京都西冈时显得有些消瘦了……”

王朝云怀抱未满周岁的儿子苏遁，偕苏迨、苏过至王安石面前请安，王安石笑呵呵地逐个打量着：

“此必子瞻的解语花王朝云，此必苏迨，此必苏过。我猜度的不错吧？”并慈和地端详着王朝云怀抱中正在熟睡的小儿：

“白白胖胖，个头不小，眉眼似子瞻，却比子瞻漂亮多了。此子何名？”

“此子名叫苏遁，去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黄州。”王朝云回答。

王安石似有所感，抚苏遁而语：

“苏府人丁兴旺，令人羡慕啊！若明允公（苏洵）有知，必抚须举酒而欢。子瞻，你在江宁多居一些时日，遁儿满周岁之时，我当于半山园大宴宾客以庆。”

苏轼拱手作谢。

王安石环视左右，不见苏迈，诧异而询问：

“怎么不见伯达（苏迈字），现已二十四五岁了吧？听说已与景仁公（范镇）的孙女结为连理了？”

苏轼笑着回答：

“谢大丞相怜念迈儿。上月他已携带家眷去饶之德兴赴县尉之职，别于湖口，谨向大丞相致歉谢罪。”

苏过时年十二岁，聪颖机敏，举起手中的一盆翠菊，呈于王安石面前：

“苏过奉家父之命，谨以翠菊一株敬献，请王爷爷笑纳。”

王安石一时茫然：

“此菊何奇？”

苏过灵舌利齿，背诵出两句诗来：

黄昏风雨过园林，

残菊飘落满地金。

王安石突然恍悟，纵声大笑，接过翠菊，抱住苏过：

“聪明的过儿，还有何解？”

苏过忽闪着眼睛，思索片刻，稚气地说出两句诗来：

“‘我家居东坡，秋菊为夕餐’。天下有飘落的菊花，吃了不会闹肚子的……”

王安石抚着苏过，贴脸而亲，望着苏轼笑道：

“苏子瞻有子当如此啊！”

苏轼亦大笑拱手：

“十三年前，介甫公赠我‘直寻’两字，今苏轼所得，仅黄州飘落之菊，惭愧惭愧。”

叶涛此时已将苏轼的行囊装上了架子车，并将毛驴牵至王安石面前。王安石抬头望着身边男女老幼六位客人，一时窘迫而不知所措，喟然摇头叹息：

“子瞻，此刻我始知‘出无车’的无奈了。驴子一头，你们谁乘，我不管了。”

苏轼拍胸而戏趣：“些微小事，何须大丞相操心，由在下负责处置吧。迨儿、过儿帮致远推车开道，季璋抱遁儿乘坐毛驴，霞牵驴保驾，

我与介甫公赶驴护航……”

王闰之急声反对：

“这样不妥，霞妹产后身体虚弱，当抱遁儿乘驴。”

苏轼叹道：

“霞产后身体发胖，体重增加，我是心疼介甫公的毛驴，经不起霞与遁儿的重压啊！”

人们全笑了，连一旁车带在肩的叶涛也笑了。王安石几乎笑岔了气，高声喊着：

“苏子瞻，天生之才，给我带来了欢乐……”

王闰之笑着从王朝云怀抱里抱过苏遁，在苏轼的搀扶下跨上驴背，王朝云急忙牵驴，跟着“咯吱咯吱”前行的架子车，向半山园走去。苏轼伴着王安石跟在驴后缓步而行，惹得路人注目指点，他俩并肩谈笑，无暇顾及，自得其乐。

傍晚的半山亭，在绚丽的夕照霞光中现得绮丽多姿。古松碧玉般的簇簇枝叶，浸染着斑驳陆离的千缕光丝，织成了一幅五色帐幕。四周枝叶间悬挂的几十盏绣球花灯，织成一圈光环。亭子中央摆放的黑漆餐桌座椅，金华酒已启泥开封。“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原是从“六朝金陵”和“燕尔酒楼”背叛而出的奇才，今日“有物其中”、“有象其中”的笛声琴音，使荒僻的半山亭变成了一座辉煌别致的舞台。

女主人吴氏和着笛声琴音唱起王安石近来写作的一首《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

>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
>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鹏一两声。

吴氏歌唱着，神态是安闲轻松的，苏轼的心境却苍凉了：这是介甫愁居半山园的自画像啊，一位脱去宰相服的老人，在垂杨摇曳的水边漫步徘徊，青山绿水，翠柳红花，恬静无扰，但心系朝廷，得到的只能是

更加浓重的愁苦。“午醉醒来晚”，不正是借酒浇愁的写照？“花是去年红”，不正是怀念昔日的轰轰烈烈吗？婉转的黄鹂声，传送的不会是朝廷的喜讯，朝廷已无喜讯可传。

王闰之在京都时曾有几次与吴氏相晤，吴氏在年龄上是长辈人，故以“师母”称之。她十分钦佩吴氏贤惠豁达、惜弱怜贫、尊朋重友、处事周切的高尚品德，她知道吴氏从不临席饮酒、和琴歌吟，即使丈夫与宗室王公相聚也不例外。今日子瞻来访，竟亲自举酒待友、和琴而歌，真是格外的执礼隆重了。她听着吴氏心境忧郁的歌声，心里浮起一层相通相近的凄苦，惺惺惜惺惺，也许是女人间最亲切的宽慰了。她笑着对王朝云说：

“霞，我俩同唱一首子瞻近来吟出的《满庭芳·归去来兮》，感谢师母的盛情吧。”

王朝云连声应诺，和着笛声琴音，与王闰之同声唱起：

>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
>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这是苏轼在东坡雪堂告别黄州父老时难舍难离的寄语，也是苏轼十三年来飘泊流离的心境写照。王安石静听着，思索着，感慨着：苏子瞻的一颗心，确乎不再是当年在京都时的轻躁激愤，已融有民间乡野、鸡豚社酒的深沉凝重了。“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的悲哀是浓重的，但在感慨人生飘泊无定的坎坷命运中，却流露着对黄州黎庶的真挚恋情和对江南父老的殷切嘱托，一句“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一声“时与晒渔蓑”，不正是抑郁情绪中闪现的火花吗？也许正是由于这“归去来兮”的留恋民间乡野，才使苏子瞻的词作获得了新的生命，苍凉中含有豪放，冷漠中透出豁达。这豪放豁达的激越，也许就是苏子瞻生命的不朽，必将影响后世文坛诗词之风啊！

“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是缘于王安石而了解苏轼的——苏轼的政见、苏轼的品德、苏轼的才情、苏轼的口无遮拦、苏轼的坎坷飘泊，但

与苏轼谋面今天还是第一次。午后王安石引荐他俩与苏轼半个时辰的暂短交谈，给他夫妇俩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才高识远，举止随和，表里如一，肝胆透明，和王安石一样，都是人世间的真人。此刻的一曲《满庭芳·归去来兮》，凝重深沉，苍凉别致，在思归、未归、将去、还留的环环情结中，透露了茫茫苦海中人性温馨的高尚和多情，并升华为澎湃江河山川的豪放。人生能达到如此出世入世的境界，也堪称大佛了。

“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这对情爱真挚、经历离奇的夫妻，都是生活中的“卑贱者”，既无政坛上门户之见的污染，又无文坛上流派相倾的薰炙，不存偏见，此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想：王安石是这个时代搅动风云的百年人物，苏子瞻是这个时代开拓文坛新风的领袖，不都是天上的日月、仙界的凤麟吗？天上的太阳和月亮相会于中天，世人能不焚香膜拜吗？传说中的凤凰麒麟相聚于泰山、华山，世人能不鼓乐相贺吗？于是，“燕尔婵娟”琴音转急，“书场浪子”停笛起舞，夫妻俩合唱起一支古老的颂歌：

子之还兮，

遭我乎峱之间兮！

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

子之茂兮，

遭我乎峱之道兮！

并驱从两牡兮，

揖我谓我好兮！

子之昌兮，

遭我乎峱之阳兮！

并驱从两狼兮，

揖我谓我臧兮！

这是《诗经》中一首名叫《还》的颂歌，赞美着两个勇敢英俊的猎

手在猛山追赶大兽野狼时相互鼓励的友谊。此刻相慕相敬的王安石和苏子瞻不正是这个时代并马驰骋的猎手吗？吴氏、叶涛、王朝云，偕着苏迨、苏过离席而出，伴着“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和琴而歌，舒袖而舞。

苏轼早已风闻“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逆世不凡的身世，亦知他夫妻俩与王安石不同凡响的忘年之交，长久以来心存着对他夫妻俩才情道德的敬慕，今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切，骤然产生了“相见恨晚”之感。他为王安石交下这两位情深义重的朋友而高兴，更为自己能够有缘结识这两位蓬蒿奇人而醉心，他蓦地站起，高高举起酒杯，向“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鞠躬致敬，和着琴音吐诉着自己按捺不住的心声：

>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是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
>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州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这首抑郁于怀、豪迈雄健、傲目王侯，念及曹操、祢衡、黄祖、李白、崔颢等人生业绩的词作，是苏轼离开黄州后游登黄鹤楼留赠鄂州太守朱寿昌的。他此刻感念“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的深情厚谊而放声高歌，是要把自己一颗悲怆感慨的心献给新结识的朋友，并向老友介甫诉说此刻的心境情状：黄鹤已去，千古悠悠，惟有崔颢吟诵黄鹤楼的不朽诗篇，与日月共存生辉啊！

“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心领神会，他俩伴着苏轼也歌唱起来。半山亭深夜的清风也显得苍凉了。

王安石心犀相通，他的心境也蒙上了一层凄楚：子瞻超然物外的豁达中，含有沉郁不平的块垒，这“块垒”是大宋这一代志士仁人心灵上的印迹，谁也无力完全清除啊！也许为了宽慰苏轼，也许为了向朋友袒露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恨，他凄然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吁叹一声，怆然而语：

“婵娟、林郎，也赐老夫一曲《桂枝香》，我也要为今夜的相会放歌！”

人们拊掌而欢，笛声琴音急转乐曲《桂枝香》，王安石神情庄穆地唱起他去年“尧桀之梦”后吟出的一首《桂枝香·登临送目》：

> 登临送目，正故国深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如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
>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凄婉的绝唱！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景”是秋色肃杀、征帆残阳、六朝流水；“情”是“图画难足”对山川的热爱，“悲恨相续”对故国的怀恋。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闯进半山园，停落在半山亭下。江宁府衙役，“圣诏不过夜”地送来了皇帝赵顼对王安石上呈《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并赐额札子》的恩准谕示。

江宁府衙役终止了半山亭诗酒唱和的王、苏相聚，苏轼及其家眷，怀着不安走进客室安歇了。“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回到城里他俩“说书话史”赖以为生的“书场”。王安石走进书房，打开朝廷快马传递而来的密封文书，展开皇上恩准“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并赐额”的谕示和一幅御笔匾额仔细观看：“谕示”分明是出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之笔，字迹工整，气势若虹，看来蔡确已走近皇上身边，朝廷纷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报宁禅寺”四字匾额确是皇上的御笔，但字迹结构失衡，笔力疲懈失位，近似涂鸦，已显示出笔者握笔手抖、力不从心。这也许是皇上病入沉疴之迹象啊！一种从未有过的失魂落魄之感漫过周身，他的心境似乎一下子颓丧黯淡了：“变法”的气数将竭，大宋的劫运将至，寻觅追索的道路已走到尽头，剩下的只有君臣灵犀相通的痛苦心灵向着佛门寻求宽慰了。唉，皇上何尝不知佛门并无“极乐”之境，人生无奈，也只能视“无”为“有”了。

深沉痛苦的刺激，使王安石习惯于思索的头脑又活跃起来，他毫无倦意，吹灭了烛光，斜倚在桌案旁的竹榻上，睁大眼睛，杂乱无章地回溯着自己一生中的酸甜苦辣涩。他想到皇帝赵顼，想到洛阳的司马光，想到今日来访的苏轼，想到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郑侠，想到逝去的韩琦、富弼、唐介和活着的吕公著、文彦博，想到北山墓地青冢下的儿子王雱和弟弟安国，他此刻已不再有仇恨和哀痛，只是思索自己

成功中的失败、失败中的悲哀，寻觅着自己留给现实和未来无可奈何的遗憾和歉疚。秋夜苦短，黎明时分，他的思绪又回落到来访的苏轼身上：不久的朝廷会是什么样子？当纷争弥漫京都的时候，口无遮拦、胸无城府的苏子瞻真的能够由汝州进入朝廷吗？就是能够进入朝廷，对苏子瞻来说，是祸是福呢？他一颗茫然若失的心，着实为苏轼的未来担忧：苏子瞻啊，现时的京都，是不可进的。

清晨散步于屋外，王安石招来叶涛，告知“捐园屋为僧寺”之事已蒙皇上恩准，嘱其今日进城告知“书场浪子”，请其在秦淮河畔寻觅购置几间屋舍，以便早日移居，并嘱其勿为苏子瞻所知，以免“客住不安”。早餐之后，他更衣著帽，兴致盎然，令老仆牵驴携带酒肴相随，与苏轼作山川寺院之游。

王安石与苏轼漫游钟山。老仆牵驴作导，行至山腰碧湖，泉流淙淙，波光滟滟，芳草绿岸，游鱼安闲，几树野花临湖流彩，花水相映，碧红交融，景致极丽，苏轼情舒而赞叹：“此钟山高台明镜，当对镜抚发洁须而入堂”，遂与王安石席碧草而坐，临波怡神，良久不忍离去。忽有清风拂来，几片花瓣恋水波而飘落湖面，荡起几丝涟漪，王安石触景生情，吟出一首诗来：

北山输绿涨横陂，

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

缓寻芳草得归迟。

苏轼听罢叫好：

“妙极！‘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道尽了此刻你我的闲适舒意，足以与欧阳公（欧阳修）的名句‘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抗衡。”

王安石笑了：

“子瞻何不察啊，‘细数落花’两句，是我从王摩诘（王维）两句诗作‘兴闻啼鸟缓，坐久落花多’中化出来的。”并借机向苏轼发出了朝廷即

将有所变故的暗示：

“子瞻既钟情于钟山，何不于此置田几亩，筑屋一庐，适闲而居。汝州近临京都，只怕无此适闲之境啊……”

苏轼心在诗中，根本没有品味王安石话中的深意，举手说道：

“有了！我得一诗相和，请介甫公教正。”遂即吟出：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知苏轼此时情迷于诗，无暇顾及京都之事，便挽苏轼站起：

“子瞻才捷，开口即见性情之爽、情感之深。‘从公已觉十年迟’，正是你我的共同心愿，岁月难追，岁月可追啊！未来的邻居，你我相携攀山吧！”

王安石在苏轼的搀扶下攀上山顶。钟山龙盘虎踞，呈奇现胜，莽莽苍苍，东西七八里许，顶天宇而俯视大江，巍巍乎，云飞雾滚，细雨蒙蒙，激神荡志，霸气森森。苏轼豪情澎湃，面江而立，舒臂欲飞；王安石坐于石上，气喘吁吁，捋须鼓舞苏轼：“六朝兴亡事，尽在云雾中。子瞻可诗赋而歌……”

苏轼应诺，放声而吟：

千古龙盘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路，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驾飞骈凌紫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

王安石笑而吁叹：

“白鹭者得无意乎？豪哉子瞻，放哉子瞻，胸怀之豁达，今时无人可及！予昔日登山顶，曾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之狂狷，今日年老力衰，终悟觉子瞻在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参透的禅机：‘高处不胜寒’啊。”

苏轼神情亦为之怆然，但他根本没有想到王安石在提醒自己，反而以为王安石在为宰执遭贬而哀叹。介甫与皇上的失和，自己是无语宽慰的，他急忙脱下长衫，披在王安石的身上。

王安石与苏轼又游悟真院。沿钟山山脚蜿蜒小路而东行，王安石以主人殷切之意，为苏轼介绍悟真院环境之清幽和景色之绝胜，吟出了去年春天游悟真院写的一首诗：

野水纵横漱屋除，

午窗残梦鸟相呼。

春风日日吹香草，

山北山南路欲无。

王安石还讲述了一个佛界仙缘的故事：

“传说五百多年前，悟真院为一白须胡僧所建，虽地居形胜但无水泉，仅以岩洞滴水为饮，致使香火冷落、钟鼓音微。胡僧掘井不得，遂割臂血染香火以求佛，参禅三日三夜，翌日清晨，忽有一庞眉老者扶杖而至，召胡僧至佛堂后之山崖巨石处，指石而语：‘悟真，悟真，“真”在此处’，说罢，举杖一点，石地轰裂成池，九泉涌溢，芳香醉人。胡僧急忙执礼拜谢，庞眉老者已不见踪影，胡僧惊诧，跪地捧起泉水品尝，果然清冽爽口，唇齿生香，筋骨舒坦，白须变黑，再仔细品味，其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噎、八蠲疴。胡僧狂喜高呼：‘佛祖功德无量，此八功德水也，悟真院将施佛恩于天下’……”

苏轼听得认真专注，忘记山路峻险，几次落脚踏空几至跌倒。

“几百年来，悟真院香火兴旺，探幽索胜者四季不绝，香火事毕，或饮一杯泉水解渴，或洒一身泉水消灾，或带一瓶泉水送友，更有青春

男女，临泉交杯，欢饮泉水以定情盟誓。”

苏轼的心境，全然沉浸在王安石语言描绘的仙界幽境中，更着迷于八功德水的神奇，发誓似的喃喃自语：

“悟真，悟真，我此刻似已悟真成佛了。今日酒可以不饮，斋可以不吃，当畅饮‘清、冷、柔、净、甘、香、不噎、蠲疴’八功德水而醉神……”

驴子“噢噢”的昂头嚎叫声惊动了缓步交谈的王安石和苏轼，他俩抬头一看，悟真院就在眼前。

苏轼和王安石兴致盎然，谈笑风生地踏进悟真院，突被眼前的情景弄蒙了：数以千计的人群，乱蜂似的拥挤在通向佛堂后泉池的甬道上，捧钵端碗，提桶挑担，疯狂地叫嚷着、嘈杂着、移动着，人群之中，有渔樵农夫、有街巷黎庶、有篾工织女、有官吏学子。苏轼瞠乎不解，视王安石而求答，王安石神态茫然，双目发呆。老仆急中生智，带苏轼、王安石觅路绕过佛堂而至泉池，眼前的情景更使苏轼、王安石惊诧失神：一群青壮僧侣，身披袈裟，手执禅杖、横眉怒目护卫着泉池，僧人老少二人立于泉池柴门之内，老者捧钵收钱，少者提杓卖水，一位禅师打坐于池畔高岩之上，闭目敲打木鱼，高声喊价：

“阿弥陀佛，佛法无边，八功德水，救苦救难，五钱一钵，三钱一碗……”

王安石脸色苍白，跌坐在身后的一块青石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有语难说地微微摇头。

苏轼恍然：奇货可居，奇货生财啊！心中的希冀失落，他向王安石望去，王安石的痛苦更加重了他心头的悲哀，发出了一串苦笑：

“探幽索胜？悟真成佛？今天总算大开眼界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散碎银两，交给身边的王府老仆：

“老伯，劳你辛苦，买一桶八功德水来……”

老仆犹豫了：

“先生，我们没有水桶啊。”

“你不是带有喂驴的油布桶吗？”

“这……”

“我要用八功德水饮咱们的毛驴。”

老仆不解地离开了。

苏轼颓然地坐在一块青石上，心中烦乱地望着泉池边的人群，长吁一声：世风如此，京都的情景又会如何呢？

王安石怆然开口：

“子瞻，你此刻看到什么？”

“农夫不再耕田，织女不再梭丝，官吏不安其职，学子离开书房，黎庶不再各司其业，连僧人也不再诵经坐禅。”

王安石默不作答。“变法”灵魂的失落、人们心中寄托的消失、官吏贪渎，重臣纵欲，朝政日非，边事溃败的“四面楚歌”，已摧毁了固有道德。学子的茫然，黎庶的惶恐，天下的牢骚，都惶惶然向着游弋不定、神化佛化的依托物拢来，正在淹没着人间实有的良知。唉，“天纵英明”的皇上，在几年之前不是已向京都的十大禅寺礼顶膜拜了吗？今天江宁悟真院这幕草台闹剧，还值得悲愤惊讶吗？

苏轼道：

“唉！怨什么渔樵农夫、篾工织女、官吏学子、黎庶僧侣？自己不也闻‘八功德水’之神奇而心醉神迷吗？道德在权势、欲念、珠宝、金银面前是软弱的，心灵原是朝三暮四的淫妇，自己的心灵不是也在经受着饥渴的煎熬吗？彼岸在哪？苦苦寻觅终不可得啊……”

王安石没有直接回答苏轼的询问，他似乎也回答不了，只是用吁叹宽慰着苏轼：

“大佛已去，悟真院已非昔日，历史的轮回，也许就要开始了。子瞻，你今年四十九岁吧？仍是可为之年，安居江宁等待天时吧！当‘八

功德水’失去神秘的佛光，恢复了真实的存在，人间的悲哀也许会消失的。”

王府老仆手持油布桶颓丧而回，把银两奉还苏轼，歉疚地禀报：

“泉池人群拥挤，青壮人物均系买水倒卖之徒，凶悍异常，老仆力衰，实在挤不进去！”

苏轼站起，笑着宽慰老仆：

“大佛已去，带走了人间慈悲，怪不得老伯的。佛不超度，驴子只能是驴子了。”

他把手中的散碎银两放置在青石上，执佛礼祈祷：

“阿弥陀佛。大佛轮回转世吧，凡人苏轼留下香火钱了。”

王安石微笑摇头。

王安石与苏轼再游定林寺。山路弯弯，奇景迭出。

漱甘凉病齿，

坐旷息烦襟。

因脱水边屦，

就敷岩上衾。

但留云对宿，

仍值月相寻。

真乐非无寄，

悲虫亦好音。

王安石反复吟唱着，似在敲字炼句，似在吟给苏轼听，似在品味着“无机巧在心”的闲适，不觉已抵达定林寺山门。

山门徐徐打开，时空大师长眉白须，身披袈裟，举止飘逸，微笑而出。

“阿弥陀佛。闻歌吟而知荆公至，‘真乐非无寄，悲虫亦好音’，真佛门之语啊！”随即合掌转向苏轼，吟出苏轼十多年前在杭州写的诗句殷切致意：

“‘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冰轮。’施主必是昔日杭州夜宿九仙山的苏郎苏子瞻了。定林寺今日生辉，老衲竭诚欢迎。”

苏轼惊讶于时空大师竟能张口背诵自己十多年前的一首诗作，急忙拱手为礼：

“大师仙安。苏轼愚钝，特谒定林佛缘，以净灵魂，乞大师指点。”

王安石笑道：

“子瞻今日何其拘谨如此？时空大师慈悲，佛境高雅，然根柢性情乃我辈诗行人物，尤喜子瞻诗词。昔日你的一部《钱塘集》常使大师捋须赞叹。”

苏轼更为惶恐：

“惭愧，惭愧，苏轼轻狂之作，污大师慧目智珠了。”

时空大师：

“荆公所言极是，老衲与子瞻虽属初次结缘，也算是年久的神交了。”

时空大师，姓名不详，籍贯亦不解，自云时年八十三岁。民间传说，此人乃江南才子，因考场失意，愤感世情混浊而遁入佛门，研读佛经以参悟人生，绝迹江宁繁华，自守僧寺空灵。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王安石居江宁，与时空大师结交，论诗谈禅，相慕相敬，朝夕相晤，交谊日笃。王安石宰执京都时期，两人书信来往不断，时空大师常以“势不可使尽，言不可说尽，规矩不可行尽”等佛语相嘱。特别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贬居江宁的八年间，定林寺成了王安石自疗心灵创伤之所。时空大师虚无名利、崇尚空灵的言行，多少宽慰了王安石郁闷愁苦

的心境。王安石明知佛门的晨钟暮鼓敲撞不出人生奥秘的蕴底，但佛门对于人性美好的追求，却能给自己以慰藉。况且这定林寺里有着一位年老的佛心诚挚的朋友。

王安石和苏轼随着时空和尚走近佛堂，忽被门前两楹新添的一副长联吸引住了。王安石和苏轼注目观看。

上联是：

> 有何胜算各争先？问，虎踞龙盘，衮衮英雄谁在？休论它，挥戈除暴，问鼎称尊，到头来，一局终场，好梦都成千古恨。

下联是：

> 至此愁关真打破！笑，宫开燕逝，茫茫世事如斯。且任俺，饮水流觞，催诗击钵，放眼去，前途入画，青山犹当六朝看。

苏轼看着，一层凄寒刺心，一阵怅惘扑怀，一场秋风秋雨似的绵绵怨愁笼罩灵魂：这就是茫茫人生的蕴底吗？这就是千古历史的写照吗？这就是佛机佛理揭示的世情结局吗？他茫然若失……

王安石则频频点头，连连称善。看毕，发出坦然舒心的微笑，转头询问：

“大师，缘何不写联额？”

时空大师合掌：

“阿弥陀佛。老衲今晨佛事完毕，随意涂鸦长联于此，专等荆公挥笔点睛。”

王安石并不推辞，语随笑声而出：

“佛门境界，至此尽善尽美，凡俗香火弟子，睹此六十八字长联，无须再长夜青灯苦读千卷经书了。额以‘心有灵犀一点通’七字如何？”

“荆公赐额，桥通佛俗，功德无量，愿天下众生，循荆公指引，早

日离弃凡尘忧患愁苦之境，心通我佛极乐之界。”时空和尚说罢，望着茫然若失的苏轼，微笑询问：

“子瞻有何见教？”

苏轼从茫然中醒过，急忙执佛礼回答：

“阿弥陀佛。珠玉落盘，铮铮然，爽魄荡魂。佛门空灵，六十八字长联，胜过诗书万卷啊！”

时空大师大笑：

“阿弥陀佛。苏子瞻愁关未破，心仍在人间，荆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指引一出口就失灵了。”

王安石、苏轼相对笑起来。时空大师推开佛堂大门：

“我佛慈悲，来日方长，请两位施主进入佛堂‘饮水流觞，催诗击钵’吧！”

七月二十七日，“书场浪子”为王安石移居秦淮河畔购置的小屋已经收拾停当，苏轼游览江宁形胜之后也急于北上汝州，当天夜晚，在离情凄凄的送别酒宴之后，王安石与苏轼走进王安石的书房，二十天来两位相聚、相游、相怜、相慰的朋友作最后的话别。一盏烛光，一壶清茶，宁静沉寂，相对无语。

王安石望着苏轼：二十天来，情谊交融，两心无隔，遂晚年之愿矣，该说的话都说了，该谈的事都谈了，所担心者，惟未来纷争朝廷中苏子瞻的命运耳。唉，这也许是一种“杞人忧天”，子瞻抱负的治世之策，终因自己蒙皇上信赖而未及施展，时代偏爱了自己，自己却失败了，时代冷漠了子瞻，子瞻不甘心啊！此次子瞻奉诏北上汝州，也许是一次机缘，使子瞻展其胸中抱负以创造功绩，也算是一种公平！

苏轼望着王安石：二十天来，介甫以病后衰弱之躯，隐忍着失弟丧子愁居蓬蒿之痛，扶杖挣扎，陪自己登山临水，吟诗唱和，回忆往事，盛情殷殷，亲若师长，尽人间友谊的高山流水了。所忧于怀者，介甫自疚过重，失望过多，心情常溺于悔恨之中，病弱衰老之躯，怎堪其如此自罪自罚？唉，政争原是无情物，政坛原是仇恨地，任何才智高明之

士，若一步蹈空，则遭万劫不回之灾，不许忏悔，不许改正，甚至连参与计议的机缘也没有了。这公平吗？介甫乃人间鲲鹏，志在四海风云，也许只有四海风云才能排解其歉疚的忧伤啊！他举起茶杯，浅呷了一口清茶，低声说道：

“明日一别，不知何时再晤，轼有一言，欲言于公。”

王安石微微点头。

“天下大事，公能无动于衷吗？大兵大狱，乃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懈，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救之？”

王安石摇头叹息：

“此二事皆吕惠卿、王珪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及朝政。”

苏轼以语驳之：

“是啊。在朝言，在外则不言，乃事君之常理。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吗？”

王安石似为昔日“君臣际遇”的深重情谊所感动，神情激越起来：

“子瞻所言有理，安石应说，安石当说……”

苏轼喜形于色，急忙执壶为王安石斟茶，忽见王安石摇头苦笑：

“安石终不可说啊！出安石之口，入子瞻之耳，则自得其安了。”

苏轼一时悲凄：政争残酷，吕惠卿叛师背友的阴险毒辣，已使介甫心悸胆寒如此。他愤怒不平之语不禁出口：

“公仍畏吕惠卿及吕惠卿之流的奸佞吗？”

王安石怆然摇头，从书案上捧出皇帝赵顼恩准的《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的“谕示”，交给苏轼：

“安石老了，难忘皇上知遇之恩，蒙皇上恩准，半山园已捐为僧寺

了。”

苏轼看完“谕示”，心全乱了，始知皇上已无意于介甫，介甫亦无意于朝廷。今“捐园屋为僧寺”，介甫晚年连一个适闲的住处也没有了。他望着眼前病弱体衰的朋友，泪珠簌簌滚落，声音哽咽：

“介甫公，你为什么要呈送这样的奏表啊……”

王安石也动情垂泪了。他抓住苏轼的手苦笑着，话语哽咽而苍凉：

“子瞻，你知我心，我捐园屋为僧寺，是在赎罪啊！”

“介甫公……”

“我不是为自己失落的理想赎罪，那个理想在我的心中，仍然是光耀千秋的！

“我也不是为弟弟安国赎罪，他反对我，反对吕惠卿，反对新法，是光明磊落的，他不因亲朋而害公，更不因我是他的兄长而改变自己的政见，这就是做人的品德。他的灵柩已埋入我家的祖坟，他无罪而不需赎！

“我更不是为了英年早逝的雱儿赎罪，他有罪于为人的诡戾，用不光明正当的手段对付吕惠卿。但他在生前就知错了，就跪在我的面前用泪水忏悔过了。他是‘变法’的卫道者，又是一个为‘变法’做了蠢事的殉道者，如若阴间一定要因他的愚蠢判罪于十八层地狱，我不会向他伸出一只手，也不会向他烧一张纸钱的……

“我在赎罪啊！赎自己‘自毁变法’之罪，赎自己‘种瓜得豆’之罪，赎自己‘政失偏颇’之罪。‘变法’中我只看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之急切，而忽视了‘行德则兴，倍德则崩’的古训，使人间道德失落，‘变法者’争权自残，执权者污身贪渎，据位者奢侈靡费，终于导致了一幕‘商通难得之货，工作无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以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侯，圉夺成家者为雄杰，礼义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饰变诈为奸佞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的荒唐悲剧……

“我已无权、无机缘匡正失误以赎前愆；我本无财、无粟银赈济天下以消民苦。我只有一颗知是知非的心，仅示过失清白于人间：王安石愧对天下黎庶，但一双手是清白的。我今之所有，仅秦淮河畔新置茅屋三间和北山下一片葬有父母、弟弟、儿子的墓地……

“‘凄怆江潭’！病卧床榻的圣上，这是罪臣王安石献给您的一颗苍老无力的忠心啊……”

苏轼五内翻腾，咽泣出声，他眼前的王安石似乎一下子变得更高大、更慈和、更亲切了。他突然恍悟到二十天来王安石隐曲劝阻自己北上汝州的深沉用心。莫再蹈介甫的覆辙了。去汝州干什么？进京都干什么？上呈奏表留居常州吧，常州宜兴县有薄田数亩，足以粗给饘粥了。他感激地望着王安石说不出话来，口中喃喃地念叨着：

“从公已觉十年迟，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半山园，离开心碎体衰的朋友王安石，在继续乘舟北上的江宁渡口，他的不满周岁的小儿子苏遁因急病不救而死亡，遗骨埋在江宁的土地上。全家悲痛欲绝，王朝云经不住失子的打击，病倒在江水呜咽北去舟船上。但苏轼不忍再回半山园打扰“凄怆江潭”的王安石了。

第十一回　宰执大臣厮斗紧　病危皇帝忏悔迟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四日午后申时三刻，久已停止欢歌曼舞的大内皇宫，突然增添了一层紧张气氛：通向福宁殿的甬道、回廊、角门都增加了大内禁卫人数。福宁殿丹墀上，禁卫成列，连往日趾高气扬的当值宦侍，也显得举止谨慎、神情沉默。这些无声有形的迹象，把一个人们不敢说出口的消息，送进二府、三省、谏院、御史台官员的眼睛里和心里。

正在群臣惶惶不安的猜度中，一座明黄锦缎飞凤轿舆，由四个辇官抬着走出崇庆宫，飞速地绕过凝晖殿，穿过会通门，进入北廊门楼，向福宁殿奔去。这是皇太后乘坐的轿舆。猜度似已证实：久病卧床的皇上，不久于人世了。

此时的福宁殿，已是一片无奈和凄凉。老御医沈安士神色慌乱。几十名皇帝身边的亲从宦侍、宫女，都愁容满面，落着眉眼，三五相依，站在皇帝寝室外的长廊里，望着紧闭的寝门，惶恐地等候着宣唤或是那句不敢说出口的哀音传出。宦侍梁惟简和内臣张则茂，神情沉重地倚于寝门两侧，形若沉思。寝室内此时已是心碎泪流。

皇太后走进寝室，抬头望着病榻上的皇帝赵顼，泪水滂沱而落：儿子已脱形了，脸上似乎只有一层纸薄的皮肤，而且灰黄失色；双眼深陷，跌入隆起的颧骨眼眶之中；一双眸子虽然还算明亮，并有一丝无力的微笑在向她致意。但皇太后心如刀绞，急忙用手捂住了泣咽的嘴，泪眼望着儿子点头，心里默念：官家，娘看你来了。

皇后一年多来一直侍疾于丈夫病榻前，情伤和劳累已使她心力欲竭。今日午时，丈夫病情突然恶化，几次出现昏迷，她已哭成了泪人，紧握着丈夫的手不愿舍去。

皇帝赵顼此刻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望着母亲、妻子，心如乱麻，有许多话要说。他心里明白：自己活在人世的时间不多了，储位之争，历朝历代都是一场难过的血泪险关。宗室王公有宗室王公的选择，宰执大臣有宰执大臣的选择，有喜欢温厚的，有喜欢平庸的，有喜欢乖觉听

话的，有喜欢胸无城府的，皇子越多，选择越众。喜欢选择精明干练者的皇帝也许会有，但在现时的宗室王公和宰执大臣中，只怕难于寻找啊！朕虽有意于皇六子延安郡王赵傭，并已示意于群臣，但皇六子只有十岁，终难孚宗室王公、宰执大臣之望；皇后贤惠，待皇六子如己出，但不谙朝政，更无使风弄云的心机，是保护不了皇六子的。弥留托孤之事，只能仰仗皇太后了。他望着母亲，声音低弱、有气无力地说：

“皇六子延安郡王赵傭，仰母后福佑了……”

皇太后停止咽泣，她明白儿子要托付后事了，便拭泪俯身回答：

“皇六子傭，年虽幼而孝悌有知，清俊好学，我已接进崇庆宫看视，官家放心……”

“雍王颢（原为岐王）、曹王頵（原为嘉王）近来好吗？我、我、我已多天不见他们了。”

皇太后心里明白，官家是担心他的两个弟弟有意于皇位，她心里一阵酸楚，苦笑着说：

“雍王颢、曹王頵，近来都好，我是怕他们常来探视，打扰官家的歇息，已传谕他俩无诏不许进入福宁殿，他们还是听话的。”

皇帝赵顼气息短促，会意作谢：

“谢母后操心了。母后以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为人如何？”

蔡确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对王安石大加弹劾，欲置王安石于牢狱，深得皇太后赞赏，在皇太后心中留有极好的印象：“右相蔡确，勇于任事，不吝改过，亦行政之佳才。”

皇帝赵顼摇头：

“儿臣近日有察，蔡确诈而不实。此人先瞻王安石马首，捧之有加；待王安石罢相，织罪弹劾，且多不实。趋势之人也。‘用兵西夏’败北，此人不吝改过，殿堂自察自咎，而非出于至诚，矫情之诈也。愿母后来日详察之。”皇太后点头。

皇帝赵顼再嘱：

“儿臣思之再三，皇六子延安郡王傭之辅养，当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

“官家要立即诏司马光、吕公著入京吗？”皇太后急切地询问。

皇帝赵顼摇头。皇太后茫然。

“苏轼到了常州没有？”

皇太后不解其意：

“官家是担心苏轼会借机诗谤朝政吗？”

皇帝赵顼摇头说：

“司马光、吕公著、苏轼，都是我贬离京都的，特别是苏轼，十三年来，几乎都是在贬途中生活，还坐了几个月的牢狱，遂使朝野多怨，怨我昏庸，怨我寡恩，其怨在我，我领受了。去年十二月，司马光成《资治通鉴》一书，我已粗览，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故朝野敬仰，威望愈高，我仅下诏赏赐银帛衣带鞍马，仍留其居住洛阳，寡恩昏庸。苏轼十三年颠沛流离，诗名播天下，已为文坛领袖，我诏令从黄州移居汝州而不准入京，后又准其改居常州，亦属寡恩昏庸之举。我死之后，可使皇六子傭下诏召司马光、吕公著、苏轼入京，委以重任，发挥其治国之才，平息民怨，其恩在傭。我现时能为皇六子傭今后着想者，惟此一事耳。”

皇帝赵顼力竭，汗湿额头，双目慢慢闭合，急促地喘着气。皇后忙为丈夫拭汗，滴着泪水宽慰着：

“官家放心，皇太后会为皇六子做主的。”

皇太后被儿子一颗弥留不歇的忧心感动了，为宽慰儿子，立即招来梁惟简，低声吩咐：

“汝速归，告汝妻，连夜密制一袭黄袍，十岁儿童可穿，密怀入宫呈我，切切勿为人知。”

梁惟简一时愣住了：私制黄袍灭门之罪啊！

皇太后见梁惟简迟疑之状，从头上取下一支飞凤玉簪：

“此簪乃英宗皇帝留赠之物，宗室王公和朝廷重臣皆识，权作懿旨吧！”

梁惟简跪倒，接过玉簪。皇帝赵顼听得明白，急喘的气息平和了一些。

与皇帝赵顼病榻托孤的同时，在大内皇宫的政事堂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因皇太后的轿舆飞速地奔向福宁殿而惊慌万状，在惶恐无依的徘徊中，职方员外郎邢恕，兴高采烈地闯入政事堂，压低声音说：

“一切都在按蔡公的筹划进行，高公绘回到京都了，而且写了‘奏请’……”说着，把一份“奏请”交到蔡确手里。

邢恕，字和叔，郑州原武人，时年四十九岁。少俊迈，喜功名，嗜论古今之事，有战国纵横气习，曾从学于程颢，嘉祐年间举进士，得吕公著举荐任崇文院校书。王安石亦重其才，熙宁变法开始，放纵任性，窜迹六监九寺，放声非议新法，无人敢阻，阻则大声嚎吼，没完没了。王安石怒，贬知延陵县，任职不到一年，延陵县废，遂浮游于陕、洛之间，七年不仕。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邢恕复官为著作佐郎。蔡确为右相，擢为兵部职方员外郎，掌管图经、地图，遂成蔡确心腹。

蔡确看完“奏请”，惶恐稍减：

“高公绘是什么时候进京的？”

“进京尚不到一个时辰。”

“你俩会过面吗？”

“没有。”

“他现在何处？”

“宣德门值房。”

“噢？”蔡确愕然。

邢恕诡秘地一笑：

“高公绘不愧是外戚臣子，心系圣躬。他进京入府尚不及更衣洗尘，忽闻皇上病状转急，便匆忙进宫探视，谁知大内已增加禁卫，情状森然，当值押班黄子恢不讲情面，以‘外任官员无政事堂准令不得入内’为由，挡驾于宣德门，并逼出这份‘奏请’来。”

蔡确听得出高公绘进宫受阻的一切，都是邢恕着意安排的，会心地笑了。邢恕走近蔡确：

“蔡公，高公绘乃皇太后内侄，年龄与皇上同庚，小时常住皇太后身边，深得皇太后垂爱。若能制服此人，就是为通向崇庆宫架起一座桥梁。此事关系重大，请蔡公亲自出马。”

蔡确凝视着邢恕，一股森然之气在眉间聚集，突然开口询问：

“和叔，你俩的交情究竟如何？”

邢恕低声回答：

“三年前他居京都闲暇无聊，恕曾与其交游，虽非刎颈之交，但已是语无所隐。前年，他外任光州团练使，临行饯别，恕已告其光州之任乃右相奏请皇上所赐。今天受阻于宣德门，自呈‘奏请’于右相，可见其仍怀蔡公之恩于心胸。”

蔡确决定走这座桥了，霍地站起：

“看来天意在我们一边，高公绘在这关键时候回到京都，就是一个吉兆。和叔，你亲自去宣德门值房，迎接高公绘到政事堂吃茶！”

邢恕应诺，转身行至门口，忽被蔡确叫住：

“和叔，此事重大，让我再好好想想，这座桥该怎么走……”

皇帝赵顼病重卧床，立储继位之事成了当务之急。皇帝有十四个儿子，皇长子惀、皇二子仅、皇三子俊、皇四子伸、皇五子僩、皇七子价、皇八子倜、皇十子伟都先后早亡，现存的皇六子傭、皇九子佖、皇十一子佶、皇十二子俣、皇十三子似、皇十四子偲，都是十岁以下的孩

子，这就成了立储继位的艰难。皇帝赵顼有意于皇六子傭，并以皇六子傭出閤露面于延和殿以示知群臣，但宰执大臣中暗里仍存在着两种对立的选择：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选择了皇六子傭，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选择了雍王赵顥。他们选择的标准，都摒弃了“变法”的灵魂，都出于自身权欲的所需。王珪之看中皇六子傭，除迎合皇上的示意外，主要因为皇六子是个十岁的孩童，对朝政一窍不通，易于操纵，拥立之功，将巩固自己的相位；蔡确等人之看中雍王赵顥，除雍王顥是皇太后的儿子外，主要因为雍王顥是个“宴乐宫闱”的福主，且对“变法”有着强烈的不满，而这个“不满”正是皇太后和宗室王公十多年来之所怀，拥立雍王顥继位“改弦更张”之功，必会使自己飞黄腾达。随着皇帝赵顼病情的加重，他们的暗中活动日益加紧，已使二府、三省、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分为两派，各有所依，暗中已形成旗鼓相当的对峙局面。他们又都是宰执朝政的人物，对宫廷权力的奥秘都有着透彻的了解，弥留病榻的皇上和死人已无区别，在那个时刻决定一切的，将是崇庆宫里的皇太后。蔡确知道邢恕与皇太后的内侄、光州团练使高公绘交游甚密，便令邢恕写信给高公绘，暗示其当回京都探视皇上病恙，以尽君臣之义和血缘亲情，借以打开通向崇庆宫的路子……

邢恕带着高公绘走进政事堂，蔡确急忙起立，迎至门口而拱手：

“公绘，两年辛劳在外，今日抵京，就遭大内禁卫挡驾，蔡确执政有失，先在这里告罪了！”说着深深一揖。

高公绘，时年三十八岁，皇太后弟高士林之子，身躯魁梧，举止潇洒，着装饰佩，仍有外戚高傲之气。此人有项羽之风，读书不多，识字无几，但酷爱剑术，悟性极高，为人颇为正直。由于小时常居姑母皇太后身边，对外戚与皇室关系，有谨慎自重之习。今日，或因数日风尘劳累，或因皇上病情忧心，神情呈疲惫之状。蔡确抢先恭礼相迎，使他一时失措，急忙拱手致礼：

“光州团练使高公绘，恭请右相大安。卑职接到和叔书信，得知圣躬欠安，心急如焚，不及请示朝廷而至京，并违‘无诏莫入’之制，恳乞右相处置。”

蔡确挽高公绘入座，并亲自奉茶，笑着说：

“‘无诏莫入’之制岂是为公绘设啊！大内新增禁卫有眼无珠，我当查

究以重罚，请公绘海涵其咎。”

高公绘急忙拱手作谢，并极力为宣德门当值押班解脱，随即急切询问：

“皇上近来病恙如何？”

蔡确心里一喜，借机抛出与邢恕计议的圈套。先是故作忧伤而不语，继而唉叹一声说道：

“公绘乃皇上亲眷之人，恕我直言无隐了。皇上服药日久，御医已尽其所能、所知、所闻，皆无医效出现，近日时有昏迷之状。现朝臣所虑者，无新的药方以奉皇上，且一般臣子，位卑人微，虽有奇方，亦不敢贸然贡奉。公绘从光州归，知光州有医昏迷之疾的妙方否？”

高公绘忧心更重，默然摇头。邢恕在旁似忽而恍悟道：

“蔡公所语，突使我想到一个偏方：‘桃著白花，可愈昏迷’。但此方载于何书，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请右相速下谕旨，立即着令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诸阁官员，翻阅全部藏书查找。”

蔡确听罢，急忙而起：

“和叔何延误至今啊？你说的是《道藏》一书吧？《道藏》一书中确实载有这一药方，我也是看到过的。但‘桃著白花’，乃旷世绝无仅有之物，何处可得啊？”邢恕回答：

“对，对！是《道藏》一书中记载的，还是蔡公的记性好。蔡公、公绘，实不相瞒，寒舍花园有一株桃树，满著白花，十分神奇，今闻蔡公言及偏方，突忆起‘桃著白花，可愈昏迷’之说，真是天意巧合！公绘，请至寒舍睹‘桃著白花’之奇，借重公绘忠贞高贵之躯心，能献此药方于皇上，邢恕则生无所憾了。”

高公绘一把抓住邢恕的手，激动地说：

“若‘桃著白花’果能治愈皇上昏迷之疾，和叔之功将冠于群臣。”

蔡确急忙拱手祝贺：

“公绘、和叔之交，真有高山流水之雅，这种情谊必将造福朝廷。”

邢恕的住宅在东华门外土市子街北端的莲花巷里，是一个不大的庭院，宅屋之旁，有一小型花园，篱笆环绕，柴门敞开，内有石几石凳，颇为雅致。高公绘在邢恕引导下走进柴门，果有几株桃树，花满枝头，在落日的辉映下一片嫣红。高公绘举目观望，不见“桃著白花”，疑而询问：

“和叔，‘桃著白花’者何在？”

邢恕挽高公绘坐于石几旁，笑指高公绘说：

“今日朝廷所需之‘桃著白花’，乃公绘也。”

高公绘一时茫然。邢恕的神情变得肃穆诚恳：

“恕与公绘之交，肝胆相照，公绘知今日朝廷之危乎？”

高公绘立即明白：“桃著白花”之论，原是一场骗局，心里蓦然腾起一层不悦，但事已至此，耐着性子看个究竟吧，便佯作惊诧之状：

“公绘外居光州，已整整两年，对现时朝廷情状，茫然不知。和叔所语，我心惶惶。”

邢恕开始试探：

“上疾成疴，已有八个月不理朝政，朝廷状似平静，实则波浪汹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借左相之权，阴与尚书右丞李清臣谋，背着崇庆宫皇太后，欲行立储继位之举。他们指使亲信，暗地游说于二府、三省、谏院、御史台，已选定了如意之人。”

“所选定者何人？”

“皇六子延安郡王赵傭。”

高公绘心机一转，欲擒故纵地询问：

“去年春时，我居光州，曾闻皇上大宴群臣于集英殿，着皇六子延安郡王傭侍立于御座之侧，并令与王珪相见，暗喻立储之意，不知此事

确否？”

邢恕知道凡事不可一味撒谎，特别是朝臣皆知之事，便坦然回答：

“确有此事。去年三月十八日，皇上大宴群臣于集英殿，命延安郡王侍立御座之侧，但当时延安郡王尚未出阁，‘暗喻立储’之说，只是一些臣子的猜度，至于‘与王珪相见’之说，只怕是王珪自抬身价的谣传。况崇庆宫皇太后至今未有丝毫赞许之意。今春二月二十五日，皇上病情转重，二府、三省重臣入问于福宁殿病榻前，王珪借机奏请‘早建东宫’，皇上三顾而未语。”

高公绘微微点头，似已相信了邢恕之说。邢恕放开胆子游说：

“公绘当知，皇六子傭年仅十岁，虽有聪明乖觉之处，但毕竟还是孩子，于朝政一窍不通，如何理政治国？且为德妃朱氏所生，人望亦难孚宗室王公之心，若立其为储而继位，其朝政大权必落于王珪之手。皇太后素恶王珪行事左右逢源、八面使风、诿过成性、贪功成习。用兵西夏，乃王珪为逆闭司马光、苏轼入京之途而唆鼓皇上兴兵，及至兵败永乐，反诬皇上孤意而致。王珪对皇太后亦素怀不满。朝廷之危，莫危于今日，右相蔡公忧心忡忡，寝食不安，特命邢恕谋于公绘。公绘乃皇太后之内侄，皇上之表弟，能漠然无视吗？”

高公绘的神色严峻了：

“右相蔡公意在何人？”

邢恕见高公绘已入其套，便壮大蔡确的声威侃侃谈起：“右相蔡公意在雍王颢。不仅右相意在此人，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二府、三省、谏院、御史台及宗室王公多数人都寄意于雍王颢。公绘当知，雍王颢乃皇上御弟、皇太后之子，春秋鼎盛，正是有为之年，在王安石权势炽热、威风凛凛之时，敢于与王安石抗衡者，惟此人也，其德孝智勇，深得皇太后、宗室王公、朝廷群臣的赞许。雍王颢乃仁义之人，恩遇皇室、宽厚臣下、仁待元老，泽及外戚，无怨于朝廷，无怨于天下，弟承兄业，符合我朝之古例。公绘当知，我朝建国初期，太祖皇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后太宗皇帝（赵匡义）以弟继兄位大兴帝业，创我朝五十多年的兴盛辉煌。今若依右相蔡公所谋，雍王颢立储继位之后，必与皇太后共同处理军国大事，母子同心，必造我朝的再度辉煌……”

高公绘已完全听明白了，他感到堵心和厌恶：朝廷之危无他，乃是这般宰执大臣各怀私欲、各结私党、各弄权术所致，王珪、蔡确一丘之貉，邢恕，倾危诡诈之士！他真为朝廷的未来担忧，遂高声打断了邢恕滔滔不断的游说：

“和叔，谢你肝胆相照。天色已晚，请你明白说吧，右相蔡公有谋于我者何事？”

邢恕大喜，全盘托出：

“请公绘进崇庆宫，劝皇太后废王珪‘拥立皇六子’之阴谋，纳蔡公‘拥立雍王颢’之谏言。事成之后……”

高公绘大笑：

“驰书光州，骗我回京；宫门遭阻，诱入政事堂；‘桃著白花’，拖入圈套。皆和叔与右相之杰作啊！”

邢恕亦大笑：

“心系朝廷，不得不为，请公绘鉴谅。”

高公绘摇头叹息：

“肝胆相照，肝胆相照啊！和叔系我知己，何不察皇太后对母家高府的规矩？我仅举两事告之：英宗治平二年，皇太后时为皇后，皇帝念我父任殿内崇班年久，且多建树，欲迁其官，并已下诏，是皇后为避外戚沽恩之嫌，断然命我父呈表谢辞。元丰四年，我伯祖父（高遵裕）兵败灵州，群臣以责在监军李宪为其辩解，皇上亦有怜意，是皇太后为避外戚恃恩之嫌，力主贬伯祖父为鄂州团练副使以罚罪。”

邢恕一下子愣住了。高公绘霍地站起：

“君与蔡确之谋，欲祸我九族啊！”说罢，拂袖而去。

邢恕颓然，全然傻了。

大相国寺的暮鼓声缓慢地传进福宁殿寝室，轻叩着皇帝赵顼的耳鼓，轻抚着他一颗疲惫无力的心。他静听着，感到暮鼓声的柔和、适意

和悠远。品味着这奇妙的音律，似乎是一种庄穆忏悔的痛苦呜咽，眼前似乎闪现出大相国寺大雄宝殿画壁上大佛涅槃的形影：涅槃，不就是忏悔人生无留无恋的最高境界吗？不就是了却人生失误和遗憾的一种心灵飞跃吗？凡人是成不了大佛的，但佛的涅槃却同样可以消除凡人心灵的悔恨和痛苦。这暮鼓声原是一种召唤，原是一种启迪，召唤自己用忏悔偿还欠于人间的一切债务，启迪自己还原作为一个人的本性，随着这暮鼓声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去。

暮鼓声仍在响着，融浸于皇帝赵顼的心灵。他挣扎着撑开沉重的眼皮一瞥，眼前是泣咽的妻子和流泪的母亲：我不仅有负于天下黎庶、列宗列祖，也有负于妻子、母亲啊！他的心头酸楚，眼皮闭合，说出口的，是含混不清略可听辨的哀声浅叹。皇后、皇太后在俯身倾耳地细听着：

“我当了十八年的皇帝都做了些什么啊？只搞了一场毁誉不一的‘变法’。看来这场说不清的‘变法’，还是要久远地‘毁誉不一’下去。近几年来，在自己的心里，不也是时‘誉’时‘毁’吗？岁月逝去又来，悠悠绵绵，一切由今人、后人说去，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能够得到‘毁其当毁，誉其当誉’的公平，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唉，十八年来，‘励精图治，欲一振其弊’的理想错了吗？‘奋而雪耻，恢复疆土’的追求错了吗？世情难解，人生迷惘啊，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追求，却导致了一场乱糟糟的悲哀结局？为什么一副热腾腾的希冀却换来了个冷冰冰的失望？十八年来，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为恢复失去的疆土，我雄心勃勃地变革旧制，我废寝忘食地推行新法，我急风暴雨地涤荡因循苟且，我处心积虑地争取军心民心，不敢偷懒，不敢懈怠，竭其才智，呕心沥血，结果呢？旧习痼弊复起，因循苟且更甚于往昔。外患日炽，还得用银两、丝绢、锦缎、布匹、茶叶、马匹和忍气吞声的屈辱买得边境半月十天的安宁。连一度雷滚九天的‘变法’两字，现时也很少有人提及了。十八年来，朝政翻了一个筋斗，我原是一件事情也没有做好的帝王，留下的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个‘宴乐无度、因循苟且’的朝廷和一场莫测结局的纷争混乱。

“我不怨天尤人。往事如梦，不堪回首，这场冷清的悲剧缘何发生？我太多太重的私欲是难辞其咎的。‘变法’风起，朝野不解，群臣疑虑，我急功求名，贪雷霆之威，少周切举措，急行冒进，企图一蹴而成其业，名传千古，种下了朝廷混乱的祸根。‘变法’深入，王公嘈杂，后宫非议，我私其宗室，怕危及祖制，怕骨肉离心，怕对不起勋臣外戚，

遂惶惶然而动摇，埋下了旧物复生，痼弊复辟的种子。‘变法’有失，官商勾结，权钱为奸，道德沦丧，天下攘攘，我吝于匡正，怕‘变法’受挫，怕诏令失威，怕丢失自己‘英明’的脸皮，遂借词包庇了那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终使民心丧失。‘变法’遭遇天灾，民怨沸起，流民入京，我自丧信心，怕流民生事，怕盗贼蜂起，怕社稷遭危，遂信天命而自毁新法，贬王安石以消民怨，终于造成了不可收拾的恶果。我‘叶公好龙’，亲自发起了‘变法’，又亲手埋葬了‘变法’……

“我哀伤自己的命运，居于皇位十八年的我，原不是真的我啊！一袭黄袍掩盖了我生性的平庸，一张龙椅神化了我生性的软弱，一座宫殿美化了我生性中的因循、贪婪、残忍、嫉忌、动摇、怯懦和卑下的一切，至高的权位吞没了我生性中善良、谦和、友爱、同情、自强、进取和高尚的一切，‘皇上万岁’的颂歌唱昏了我的头，‘天纵英明’的欺骗终使我成了人间的‘神灵’。于是，一切荒唐出现了：我听不得不同政见，动辄以‘贬逐’对待臣下，连忠耿正直、出言无隐、朝臣典范、才冠天下的司马光、苏轼也不能幸免。我爱才嫉才，容不得头上有一片乌云遮掩，怕黯淡了帝王的灵光，连自己视为师长的王安石也逐出了朝廷。我多疑猜忌，怕大权旁落，不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弟弟、母亲和祖母。我又轻信谗言，在一个又一个圈套里穿行跌倒，而且是痛定忘痛，不知悔改。我有时又离奇地心慈手软，对贪渎误国之人，仁慈沽誉，下不得手，致使法纪松弛，奢侈之风泛滥。现时，这召唤忏悔的暮鼓声正在一层一层撕揭着自己身上那些斑驳灿烂的外衣，衣连皮肉，衣连灵魂，是切肤的疼痛，是撕心的疼痛，是无人知道的疼痛，也是罪有应得的疼痛啊！当这些原不属于自己的饰物和污物被剖尽之后，一个失败的帝王将会消失，一个原本的我也许会留在世间，供后人剖析评说……

“追悔不及的忏悔啊！忏悔真能了却人生的失误和遗憾，走向无思无恋的涅槃吗？看来忏悔也是一场骗局，我越是忏悔，越是难以忘却往昔的种种：五色灿烂的‘菊花会’，繁星落地的‘万灯会’，人欢马叫的‘御苑射马’，梵音解愁的‘浴佛节’，欺人自欺的‘献俘大赦’和那献身‘变法’而被贬居江宁秦淮河畔的王安石——王安石的见识高远，王安石的矢志如一，王安石的刚正不阿，王安石的铮铮铁骨，王安石的执拗狂狷，王安石的不善与人，王安石的简朴无华和不修边幅，‘凄怆江潭’，我还是摆脱不了对他遥远的思念啊！天知地知，我的不聪不明，终使介甫先生蒙受屈辱，替我背着罪愆，遭受着世人的咒骂！忏悔终不能了却人生的失误和遗憾，我此刻的心仍在朝廷，还是放心不下年仅十岁的皇六子傭啊……”

皇帝赵顼的声音越来越弱，终于消失在暮鼓声中，与暮鼓声融为一体，向窗外，向幽远无涯的星空飘去……

皇后、皇太后一动不动，仍然在俯身倾耳静听着，等待着那含混不清的声音在微弱的气息中再次出现。高公绘却神情紧张地走进寝室……

大相国寺的暮鼓声停歇了，烛光明亮的大内政事堂，刹那间变得格外沉寂和压抑。此刻聚集在政事堂里的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都拧着眉头，僵着一副副阴沉惶恐的面孔沉默着；站在一旁的邢恕，失魂落魄地耷拉着脑袋，失去了往日的机敏和灵气，一副骨架似乎全然颓了，他低头转动着眸子，惶恐地打量着眼前三位宰执大臣神情的变化。

中书侍郎张璪面色苍白，瞥了邢恕一眼，不无埋怨地说：

“‘桃著白花’关键一招的失灵，高公绘的反目拂袖，不仅使近一年来‘拥立雍王颢’的全部活动暴露，而且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崇庆宫的皇太后毕竟不是优柔寡断的女人。蔡公，速作决断吧！”

蔡确的神色更显惶恐了。邢恕冷汗满脸地跪倒于地，用颤抖的声音竭力挽回自己的过失：

“蔡公，现时的高公绘也许就在福宁殿，也许已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禀奏了皇太后，若片纸由福宁殿飞出，立皇六子为嗣，我等身处危地矣！蔡公，若真是无路可走，我、我、我愿承担这断头之责……”

蔡确的冷汗从额头涌出，顺着苍白的面颊向下流着。章惇满脸腾腾杀气，霍地站起，果断地对邢恕说：

“你今夜不必歇息，分头告知二府、三省、谏院、御史台的朋友，明日早朝，一切以蔡公马头是瞻！并可透漏这样一个消息：王珪诬皇太后欲舍延安郡王而立雍王颢为储。”邢恕茫然，但不敢做声。章惇转语张璪：

“邃明大人素与知开封府蔡京相善，请蔡京明日早朝中领壮士十人随行，以对付王珪。王珪有‘口吃’之语病，口吃则语迟，彼若争论中有‘逆上’之语，可命壮士缚之论罪。”张璪全身瘫软，茫然失神。

章惇向神情惊骇的蔡确拱手说：

“蔡公，事急矣，出奇制胜之策在于突然袭击。明日清晨公可率群臣依例问上疾于福宁殿，乘机发其端。”

蔡确惊骇无状，连说话的声音也变调了：

“这，这不是要乘危逼宫吗？”

章惇纵声大笑：

“不，蔡公，你想错了，我们是要与王珪争夺拥立新主之功！”

蔡确、张璪、邢恕不解，茫然地望着章惇，六只眼睛使劲地琢磨着……

第十二回　福宁宫皇帝早逝　延和殿赵熙登极

高公绘带来的宰执大臣“立储之争”，立即冲淡了福宁殿的悲哀和忧伤，代之以紧张、惊恐和不安。皇太后已走进御堂调度应付不测，福宁殿的宦侍、宫女、禁卫都遵照皇太后的懿旨行动起来。人们已无暇照应即将离开人世的皇帝赵顼，寝室里只留下皇后和御医沈安士守护着皇帝。

三更梆鼓敲响，声声敲打着人心。

福宁殿寝室病榻上的皇帝赵顼，已经是失音直视，只有一丝微弱的气息延续着。这延续不断的气息，也许就是他对皇六子傭能否立储继位的牵挂。皇后年已四十岁，居皇后之位已有十八年，她知道这场争斗意味着什么，如若雍王颢真的被宰执大臣立储继位，丈夫十八年来所做的一切，都需重新看待。从听到高公绘禀奏的刹那间起，她的心神就慌乱起来，最使她愤怒悲哀的是，皇上还没有离开人间，那些平日里唯唯诺诺竞相表示忠诚的宰执大臣，就背弃了皇帝的意愿作起乱来，真是人心势利啊！她望着失音直视的丈夫，想着丈夫的嘱托和对皇六子傭放心不下的眷念，真想大哭一场。寝室外的情状如何？蔡确他们真的要打上门来吗？她一颗痛苦的心，经受着两头撕扯的煎熬。

御堂里的皇太后毕竟是经过世面的，她的丈夫英宗皇帝赵曙“立储继位”的坎坷，使她通悟这个中的奥秘：“立储之争”受罪的是皇室的子孙，厮斗的是宰执大臣，危害的是社稷的根本。当决断时决不可犹豫，任何优柔寡断，都会导致大权旁落，受制于弄权的重臣。在这非常时日，也许只有必要的流血，才能保持朝廷的安定，才能显示皇权的权威。她知道，皇六子傭继位之后，她就是太皇太后，依制将与孙子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她对朝廷可能出现的纷争已有所准备，特别是今夜儿子嘱托中对蔡确为人的看法，已引起了她对蔡确的警觉，因而在应对这场突然面临的危机中，表现出周密细致的稳健和干练。

她敕令大内禁卫二百人连夜列于福宁殿四周警戒，没有她的恩准不许任何人进入。并在福宁殿禁卫中挑选心志忠诚、武艺高强者五十人，埋伏于御堂两侧的回廊里，以应不测。

她敕令福宁殿宦侍梁惟简带领二十名禁卫，借夜巡皇宫之机，悄悄从崇庆宫接皇六子傭进福宁殿，以便在需要时即刻举行立储之典。

她敕令内侄高公绘立即去雍王颢和曹王頵府邸，传她懿旨，无诏不许雍王颢、曹王頵离开各自王府，更不许私晤宰执大臣。

她敕令福宁殿内臣张茂则密诏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进入福宁殿，决定用王珪与蔡确等人周旋，达到依靠“中枢行事”的名正言顺。

她敕令福宁殿宦侍、宫女、仆役从即刻起无旨不得私自外出，各安其位，做好应变准备，随时听候差遣。

她布置停当之后，便挥去身边的宦侍、宫女，独自坐在福宁殿御堂里，静静地思索着。她思索着王珪“拥立皇六子为储”的用心，心中有着难释的忧虑：一个处事玲珑，八面使风的首相，辅佐一个年幼无知的皇帝，能令人放心吗？朝政能有作为吗？只怕是权力到手就难于掌握了。她思索着蔡确、张璪、章惇“拥立雍王颢为储”的用意，心中有着强烈的不安，这几个联手为伙的重臣意欲何为？是针对王珪而发？是发泄对官家的不满？是着意制造混乱？是追求更大的权力？人心难测啊！“雍王颢”远非帝王之才，是断不可“立储继位”的。她厌恶王珪，厌恶蔡确、张璪、章惇，她的思索落到司马光、苏轼身上，开始考虑起用司马光、苏轼的时机……

四更梆鼓敲响，声声敲打人心。

寝室病榻上的皇帝赵顼，病情骤变，面色呈青，一口一口地倒着余气，嘴唇也慢于闭合，一双沉重的眼皮微微睁开，呆滞的目光似乎在寻找什么人。是寻找皇六子傭吗？皇后急忙安慰地说：“皇太后已诏皇六子进宫了。”皇帝赵顼垂下了眼帘，御医沈安士急忙取出银针，扎进了皇上手腕上的内关穴和间使穴，以延续垂危的生命。

御堂里，皇太后仍在闭目思索着。也许由于应付“立储之争”举措已经落实，皇六子傭已进福宁殿，甲兵已伏于御堂两厢，王珪已奉旨进宫，高公绘已至雍王府和曹王府，她的心境稍为宽释，便把思绪落在祖宗法度制内的功能上：大宋一百多年来，“立储之争”屡出，然从未构成社稷动摇之灾，全赖祖制“三权分立”、“兵将分离”、“强干弱枝”、“由中制外”等法度国策的福佑，若宰执大臣权专而握兵权，如此险关就难以度过了。“祖宗遗制终不可废，太祖太宗的国策终不可变啊！”正是这个

焦心夜晚的思索，确立了她今后八年间预政的施政基调……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清晨日出卯时，蔡确、章惇、张璪带着二府、三省、谏院、御史台官员六十多人，从延和殿出发，以问疾为由向福宁殿走去，也许他们意识到此次行动意义的重大，都绷着面孔，闭着嘴巴，脚步有力，心情沉重，使大内皇宫的气氛立时紧张起来。他们进入会通门，绕过睿思殿，突见福宁殿四周禁卫环列，宫门紧闭，情状异常，宦侍头子梁惟简踱步于丹墀，森然可怖之气迎面扑来。蔡确心先怯了：皇太后早有准备啊！他突然觉得身后群臣的脚步声有些混乱了。正在此时，知开封府蔡京带着十几个官吏由皇仪殿右侧的甬道上闪出，也匆忙地向福宁殿走去。他的心似乎得到一些宽释，便硬着头皮，着意挺胸昂首，阔步向前。

此刻福宁殿寝室里，皇帝赵顼的病情急剧恶化，直瞪瞪睁着的眼睛，呈现出混浊的凝固，已失去了光泽，嘴巴微张着，气息弱如游丝，对御医沈安士的各种疗治似乎已失去知觉。沈安士面色惨白，汗满额头，无力地从病榻前的宫凳上站起，“扑通”一声跪倒在皇后面前，叩头无语。皇后知大哀将至，急令身边的侍女禀报御堂里的皇太后，她转身一把抓住丈夫的手，扑在丈夫的耳边呼唤着……

御堂里的皇太后听了侍女“大哀将至”的急禀，全身一下子瘫软了，母子连心，泪珠扑簌簌地落下。她没有哭，在侍女的搀扶下走向寝室，要为儿子送行。她刚走出御堂，宦侍梁惟简快步带风地从外庭长廊走来，跪倒在她的面前：

“禀奏皇太后，宰执大臣蔡确、章惇、张璪带着朝臣六十多人来到殿前，请见皇上，问疾请安。”

皇太后一惊，用力推开搀扶的侍女，神情似乎一下子振作起来，脸上浮起一层杀气，冷声一笑：

“他们来的真是时候啊！”

梁惟简急忙压低声音说：

“可疑的是，知开封府蔡京也带着十多名官员到此，也是问疾请见。”

皇太后稍作沉思，发出懿旨：

“敕令福宁殿内臣张则茂为皇六子延安郡王赵傭着袍顶冠，至内室待命。”

梁惟简应诺。

“敕令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至福宁殿御堂接待宰执大臣。”

梁惟简应诺。

“敕令知开封府蔡京及其随行官员，殿外丹墀下待旨。”

梁惟简应诺。

“敕令蔡确、章惇、张璪及二府官员，三省左史、右史、都司，御堂晋见，其余所随朝臣，殿外候旨。”

梁惟简叩头领旨站起。皇太后上前一步，低声叮咛：

“进殿朝廷重臣，逐个验明正身，不许杂人混入，有敢违抗者，严法以惩！”

梁惟简应诺离去，皇太后转身返回御堂，侍女不解，急忙跪倒禀奏：

“皇太后，皇上在寝室……”

皇太后停止脚步，神情凄然，转过身来，扶起侍女，话语哽咽：

“好孩子，回寝室禀奏官家，我忙完这一件事就去看他，叫他等着我……”

侍女抬头望着皇太后哭了。

福宁殿外，梁惟简宣谕的皇太后“懿旨”一出口就打掉了蔡确、章惇、张璪等人的声势。在宦侍梁惟简的“热情”监视下，他们与二府官员、三省左史、右史、都司十多人，心情忐忑不安地走进御堂。御堂空落落一片沉寂，既不见皇后，也不见皇太后，只有王珪一人坐在御案旁

的软榻上。此刻的王珪，神态傲慢，因皇太后隐于内室，甲兵伏于两厢而信心十足，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只待这些自投罗网的作乱者说出“拥立雍王颢”几个字，他便在怒吼中发出讯号，两厢甲兵拥出，擒拿这些叛逆者，干净利索地结束这场纷争。故而他决定后发制人，只是用含有敌意和戏弄的目光打量着进入御堂的同僚。蔡确在走进御堂看到王珪的刹那间，心全凉了，跨越御堂门槛的脚步被绊踉跄，险些跌倒，原先准备说给皇太后的滔滔大论没有去处，头脑里一片空白，一时想不到如何应付这样的突变。张璪此刻已面色如灰，惶恐的目光与王珪投来的目光一接触，便畏缩胆寒，急忙低下了头。章惇此刻却是出奇的冷静，梁惟简在福宁殿外宣谕的皇太后“懿旨”已使他惊骇过了，在那个“惊骇”中，他发现那些“丹墀下待旨”、“殿外候旨”的“敕令”，全是针对“拥立雍王颢”而发的。此时王珪独留御堂，只是表明皇太后御堂设网罢了，其目的，仍然是针对“拥立雍王颢”的作乱，而且，他已从王珪神态傲慢的异常表现中断定：皇太后可能隐于内室，御堂四周也许伏有禁卫甲兵。他环视御堂，心里暗暗发笑：章惇为“奏请立储”而来，何惧之有？他向蔡确、张璪一瞥，微微摇头，窝囊货，米粒大个胆子，还想当宰相呢！看来，只能是自己做出头椽子了。章惇神情坦然地走到王珪面前，拱手为礼：

“左相大安。上服药日久，朝臣惦念万分，今日早朝于延和殿，以待左相赐知。然左相未至，群臣惶恐不安，章惇猜想，左相必来福宁殿请上安，遂带领群臣趋福宁殿问疾请安。敢问左相，圣躬起居如何？”

王珪望着神态从容、话语侃侃的章惇，脸上浮起几丝阴笑，心里暗暗骂道：此厮胆大包天，果然不假，此时仍作诈态啊！遂两手一拍双膝，提袍站起，拱手还礼：

“子厚忠贞之心，令人感动。王珪亦问疾请安刚至，茫然不知。已请内臣张则茂大人入内请示了。”说着，把目光转向蔡确、张璪：

“请子厚与持正大人、邃明大人稍安，张大人或有皇上起居情状赐知。”

王珪的话语刚停，内臣张则茂年约五十岁，举步沉稳，轻步从内室走出，行至王珪面前，拱手为礼：

“回禀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大人。皇后感念左相趋殿问疾，并口谕王大人：上病状堪忧，现时正服新药疗治，望左相勤劳其职，勿

使朝政有失。”

王珪急忙跪倒：

“敬祝圣躬康复，臣王珪奉皇后口谕。”

张则茂后退两步，似乎了却了一桩公事，忙向蔡确、章惇、张璪拱手相迎：

“蔡大人、章大人、邃明大人安好，老仆怠慢了。诸位大人若有所奏，老仆在内室待命。”

内臣张则茂转身走入内室，蔡确和张璪从张则茂的话语中听到了皇后对王珪的倚重，心里更加惶恐，章惇却从张则茂的话语中听出了暗含的杀机：“上病状堪忧”不就是一块诱饵吗？他抬头打量着王珪，王珪仍默而不语，只是摇头叹息，作悲哀状，来回踱步。章惇眸子一转，把这块诱饵向王珪抛去，为了能让可能隐于内室的皇太后听得真切，他提高了嗓门：

“左相大人，‘上病状堪忧’，令人惊心。为了朝廷稳定，我等宰执大臣，应同呈奏表，乞圣上早日立储，以安群臣之心。”

王珪蓦地停止踱步，转过身来，注视着章惇。他等待的就是这个。他平日说话虽有“口吃”之疾，一遇激烈的争论，“口吃”愈显厉害。因此时此事他早有准备，如同舞台上口吃演员作起戏来，并不口吃，而且出语极快：

“子厚独有此意吗？”

“不！上病日久，时逾一年，群臣忧心，不惟章惇今有此意，持正、邃明及三省左史、右史、都司皆有此意。今‘上病状堪忧’，立储之事已是当务之急，我等欲呈奏表于皇太后。”

王珪目视众人，蔡确、张璪犹心悸未定，惟颔首低声称是。三省左史、右史、都司神情惶惶，相视而不语。

王珪暗喜，只要“拥立雍王颢”的白纸黑字在手，任你章惇狡诈猖狂，也逃脱不了惩罚。他朝内室高呼：

“请张大人赐以笔墨纸砚。”

内臣张则茂从内室走出，捧笔墨纸砚置几案。

王珪催促章惇，并暗示张则茂说：

“子厚可速作奏表。张大人，这份奏表关系军国大事，要劳你亲自转呈皇太后了。”

张则茂会意点头，匆匆离去。蔡确、张璪已听出王珪话中的杀机，木然失色，两腿颤抖，以目示意章惇，章惇浑然不觉，反而对众人说：

“章惇代诸位大人之意书写奏表了。”

章惇坐于几案旁的宫凳上，展纸提笔，濡墨而写。王珪神情专一地注视章惇笔下出现的每个字：蔡确的名字、张璪的名字、章惇的名字及三省左史、右史、都司的名字，当他看到“拥立延安郡王傭为储”几个字时，心蒙了，眼傻了，一时转不过弯来，戟指章惇而高喊，口吃起来：

“你，你，你……”

章惇推砚掷笔高声回答：

“我等拥立延安郡王傭为储……”

王珪语不成句：

“这，这，这是，假的！”

章惇厉声反诘：

“左相难道反对拥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吗？”

王珪决意揭露章惇等人的邪谋祸心、踪迹诡谲，但口吃得更厉害了：

“你，你，你们是……”

章惇用清朗的话语，高昂的颂词，压住了王珪情急艰难的谈吐：

“我们相议共识，拥立延安郡王傭为储。延安郡王，虽年仅十岁，但天资聪颖，清俊好学，天性孝友，去年三月十八日，上大宴群臣于集英殿，命延安郡王侍立御座之侧，即暗喻立储，群臣共睹。今春伊始，延安郡王出閤，居崇庆宫受皇太后训诲，必成英明之主。”

御堂里发生的一切，隐于内室的皇太后听得真切，章惇等人“拥立延安郡王为储”的言论，确实出她意料之外，但也带给她莫大的宽慰。她心里十分清楚，“桃著白花”的败露和内侄高公绘的拂袖而去，促使了这几个邪谋在怀、行踪诡谲的宰执大臣畏难而退，看风转舵，但毕竟是转到皇六子一边来了，寝室病榻上弥留托孤的儿子也可以瞑目了。顺水推舟吧，言和比厮杀好，特别是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糊涂啊。

在章惇伶舌俐齿堵压着王珪，高声歌颂皇六子和皇太后的侃侃声中，皇太后在梁惟简的跟随下走出内室，出现在御堂，人们一齐跪倒。王珪一愣，也跪倒在地。章惇急忙捧起奏表呈上：

“禀奏皇太后，臣蔡确、章惇、张璪及三省左史、右史、都司，满怀忠诚，伏维叩奏：为祈皇上早日康复，为求社稷千秋永固，谨奏请立延安郡王傭为皇太子。乞皇上、皇太后圣裁明断。”

梁惟简从章惇手里接过奏表，呈于皇太后。皇太后接过一览，舒了一口气，表示宽慰，大声说：

“天下甚幸，朝廷甚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和三省左史、右史、都司，忠君忠国，所奏立延安郡王傭为储之议甚好，符皇上之意。诸卿今日立储之功，皇上甚表感激。”

内臣张则茂陪皇六子延安郡王赵傭从内室走出。人们抬头一看，十岁的赵傭，着皇太子黄袍，戴明黄太子冠，有清俊之姿，神情拘谨。人们急忙叩头，高呼：“千岁！”

皇太后挽皇六子傭至群臣面前，取出一份“谕示”，发出懿旨：

“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听旨！”

王珪急忙出列跪倒。

“诣内东门召对群臣，宣皇上谕，立延安郡王傭为皇太子，改名煦……”

王珪叩头，伸手接过皇上“谕示”。

突然，福宁殿寝室传来皇后和宫女们悲哀的痛哭声……

王珪、蔡确等惊恐失色。他们低头悲哀着，明知大哀已至，但不敢哀痛出声。

皇太后听到哭声，神情突变，泪水流出，几乎晕倒，被身边的梁惟简扶着。

皇太子赵煦，痛哭失声，呼唤着“父皇”向寝室奔去。

时年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五日，皇帝赵顼驾崩于福宁殿。庙号神宗。年仅三十八岁。

第十三回　天汉桥司马亮相　春官居君实逃亡

在皇帝赵顼驾崩的哀乐梵音声中，十岁的皇太子赵煦在内东门匆促地继承了皇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皇太后，尊生母德妃为皇太妃，并与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其实际权力完全落到太皇太后的手里。这种符合伦理朝制的皇权交接，不仅没有维持朝廷的稳定，反而诱发了一场新的“改弦更张”的混乱。“变法”十七年来积累和潜伏的种种危机，一夜之间在朝廷爆发，在京都沸腾，在全国二十三路的州府县衙蔓延。“天下治乱之表”的洛阳，因居住着众多的朝廷耆老、致仕大臣、失意贬臣，首先闻风而动地哄闹起来：各种来自京都的消息哄响街巷，先是在悼念神宗皇帝赵顼的哀叹声中，议论朝廷近日“晋封王公”、“大赦天下”、“哀告四邻”、“中枢变动”的征兆，继而在赞颂太皇太后的摄政声中，谈论朝廷“散遣修城役夫”、“减皇城觇卒”、“止禁庭工役”等举措的含意。于是，以致仕太师文彦博为首的“耆英会”成员司封郎中席汝言、朝议大夫王尚荣、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己、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等，又开始了诗酒相会，以他们久于官场的敏锐目光和丰富经验，剖析“变法”以来的朝政纷争，剖析王安石退隐江宁后的朝廷现实，剖析神宗皇帝赵顼“元丰改制”后的悔恨当初，剖析太皇太后摄政后的心境追求。他们都有亲朋门生在三省六部，所了解的朝廷纷争内幕基本真实，他们的结论也就基本准确：神宗皇帝赵顼晚期的思想和太皇太后的一贯思想已趋于一致，恢复祖宗法度，清除“变法”影响，已是新的朝政的基本走向。这些老臣也有雄心壮志，也在追求晚节的不辱，他们虽已致仕闲居，但在政坛上仍有着“王安石涤荡未尽”的力量，仍有着“虎老威在”的影响。他们确信，太皇太后的摄政，将为这种“力量”和“影响”开拓有用的前途。风起云涌，夕照亦辉，“老骥伏枥”虽有无力奔驰之憾，但仍有一颗不甘寂寞的壮心。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身边的“独乐园”，把消除“变法”影响的“改弦更张”寄托在司马光的身上。

三月十七日，神宗皇帝赵顼驾崩已经十二天，独乐园里的司马光仍独居钓鱼庵，面对着庵内神宗皇帝赵顼的祭牌和祭案铜炉里十一天来昼夜不灭的香火，衔痛怀哀的沉默着：风云际会，昔日君臣相知的鱼水情景终是难忘啊！

四个月前，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的著述，书成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由范祖禹和司马康驱车送往京都，亲自上呈皇帝，总算完成了两代皇帝的嘱托，了结了一桩心愿。也许由于《资治通鉴》的完成，司马君实心境宽舒了，劳累减轻了，他的身体健康情状几个月来略有好转。虽然还是骨瘦如柴，但精神状态却不再孤寂；右肢虽然仍是举止不便，但右手已可握笔，右腿亦可拖着行走；须发、牙齿虽然更为稀疏，目视仍觉模糊，但语言恢复已近正常。三月六日，皇帝赵顼驾崩的消息传至洛阳，他痛哭失声，面东叩头出血，怆然高呼："臣蒙圣恩，无缘再报啊"，唏嘘两日方止。

十一天来，司马光独居钓鱼庵不出，神情完全沉浸在沉思之中。三月八日，文彦博前来拜访，他以身体不适而拒见；三月十日，朝议大夫王尚荣、王慎言进独乐园问疾，他以头昏目眩而谢绝；三月十三日，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太中大夫张问等结伙而来，迳至钓鱼庵叩门求见，说有重要事情商议，他以"右肢疾发，举止艰难，无力开门"而杜绝；三月十四日，儿子司马康借奉茶之机，以"左相王珪任山陵使"的消息禀告，希望父亲能入京吊丧致哀，他置之不理；三月十五日，范祖禹借问疾之机，再次劝说司马光："大行皇帝健在时，老师曾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载，君臣之义，非一般重臣可比，似不必拘于朝制，当不俟驾而赴京都，吊丧致哀，以尽臣下之思。"司马光依然不为所动，仍在默默地沉思着……

司马光的思索是深沉的。他看得清楚，王安石退隐江宁八年来的朝廷现实，已不再是"变法"的急行躁进，也不再是"新法"的滥行急施，而是"变法"败落后整个社会的神魂颠乱：人欲泛滥、道德沦失，民心涣散、文人牢骚，农商失望，官吏窃国自肥，重臣饰变诈为；奢靡风行，纲纪失威莫禁；奸人谋利，假名"变法"猖獗；上下交应，左右襟连，盘根错节，已成积重难移之势；世情颠倒，贵狡诈而贱仁义，守道循理者被目为孱头，圉夺奸宄者被赞为雄杰。情状如此，即使介甫复出江宁，只怕也要瞠目结舌，袖手兴叹。

他看得清楚，文彦博、王尚荣、王慎言、楚建中等人的接连来访，皆为今日天下倒悬累卵之势所趋，或欲捧自己于"火炉"之上。他喟然叹息，其情固可感，但皆不知司马光此时之心境啊！光闲居洛阳十五年，久已绝问政之心，只求居此园独乐而已。况且今日自顾其影，心虽无惧而有馁，骸骨癯瘁，目视近昏，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世日无多，已无

力在风云激荡中经受颠簸了，即使岁月倒流，还我青春，光五内所藏，也缺少介甫那种解天下倒悬累卵之胆略、气概和霹雳手段。

他看得清楚，幼主新立，太皇太后摄政，时处斗转星移之际，群臣斗法，百论嘈杂，各种力量都在重新组合，朝廷将陷于一个纷争迭起的困难时期，自己既无意于政坛，何必混迹于龙蛇之中招人猜忌呢？赴京吊丧致哀之举，何须争一时之先？哀心之诚，惟自己知啊。

三月十七日巳时时分，比司马光年轻十五岁的程颢走进了独乐园，竟然叩开了钓鱼庵杜绝客人来访的板门。

程颢，字伯淳，时人称明道先生，洛阳人，时年五十二岁，嘉祐年间举进士，熙宁初年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等职，拥护王安石“变法”，曾进制置三司条例司，后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辞职而出任州县官吏。其人形容清癯，生性泊淡，学读善究义理，任事颇为公直，举止谦和，慎于言语，早年与其弟程颐从学于濂溪学者周敦颐，后于洛阳讲学十年之久，潜心研究理学，提出“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是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因他的父亲程珦与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同属洛阳“同甲会”（类似于“耆英会”）成员，并与司马光交谊亦深，程颢遂与司马光成了忘年之交。传说司马光作《中庸解》，于不尽融通之处，常暂付阙如以待程颢来。程颢至，两人举茶相对，司马光一语之问，程颢一语之答，即解其疑惑或深悟其妙。司马光曾有叹语：“伯淳之公直，光不如也。”

今天，程颢一走进钓鱼庵，司马光似已知其来意，扶椅而起，高声相迎：

“伯淳至矣，我不敢宁居了。”遂设坐斟茶以待。

程颢对司马光十分敬重，忙执大礼请安，然后落座而语：

“先生，太师文老彦博、司封郎中席老汝言、朝议大夫王老尚荣、卫州防御使冯老行己前日已赴京都致哀了。”

司马光漠然回答：

“长者先行，光之所企，不敢僭越而同往。”

“观文殿学士孙固和父，已于三天前由郑州驱车进京吊丧了。”

司马光回答：

“和父在英宗治平年间，曾侍神宗皇帝于颍王府邸，元丰五年虽因反对‘用兵西夏’而贬居郑州，终系神宗皇帝肱股之臣。光不敢攀比而行。”

“资政殿学士韩维持国，听说亦于三天前由许州抵达京都。”

司马光回答：

“持国在英宗治平年间乃颍王府记室参军，其功大焉，熙宁七年，移知许州，那是因为其兄韩绛子华入京为相，兄弟避亲之举。光贬逐之臣，怎敢与持国同步。”

程颢声色依然平和地说：

“先生谦逊谨慎，怕锋芒太露而遭忌，怕声震京都而招祸，难道就不怕人言可以致灾吗？”司马光神情震惊。

“先生居洛十有五年，朝廷上至太皇太后，下至百官群吏，或友或敌，或亲或仇者，无一日忘却先生，现处斗转星移之时，黑云涌空，风暴将至，独乐园篱笆疏稀，远非绝尘之境，先生于朝廷亲友之企盼，可以咽声作谢，于仇雠者的吠声相诬，也可以咽声作哑吗？若蔡确、张璪之辈以‘怨恨在怀，情无哀悼’八字谤论先生，先生将何以作答？”

司马光神情大骇，惶恐顿足：

“光彷徨疑虑，不敢辄行，计小失大矣！”

程颢便不再作声，起身离座，向司马光深深一揖，转身离去。

三月十七日午时，老仆吕直套好马车，在读书堂前等待司马光的到来。范祖禹和司马康牵马侍于马车一侧。司马光瘸着脚步从钓鱼庵走来，衣着如常，仍是一袭蓝色夹袍，所增添者，惟头上一顶圆顶宽檐布帽，状若田舍之翁。他走近读书堂，望着蓝缎作篷的车舆，神色变得惶恐而愠怒，司马康急忙迎上，胆怯地向父亲解释说：

“路途遥远，父亲年老力衰，怕经不起鞍马劳……”

司马光厉声打断了儿子的话：

“把车卸了！”

司马康不敢再说，遵命转身卸车，老仆吕直却护着车辕看着司马光喊道：

“秀才，你是大病刚愈啊……”

范祖禹也急忙迎上：

“老师，莫怪公休，这是我和吕伯的主意。洛阳距京都几百里，一是怕老师不堪劳累，二是想早几个时辰到达京都。前天文老彦博先生、席老汝言先生，也都是乘车赴京都的。”

司马光语气缓和些：

“淳甫、吕直自然是一心疼着我，可你怎么也忘记了古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我们是去京都为大行皇帝吊丧致哀啊！驱车招摇于京都，我心怀歉疚而不敢为。况且，防人之口，甚于防川。”

范祖禹点头叹息。

司马康急忙卸车，吕直取来鞍鞯，搭在马背上，一边系肚紧索，一边嘟囔着：

“秀才，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小，你的脾气却是越来越犟了，我为你牵马同行吧！”

司马光苦苦一笑，拍着吕直的肩膀说：

“直，你留守咱们的独乐园吧，畦里的菜蔬也该莳弄了。”说罢，在老仆吕直的搀扶下跨上马鞍，拉低帽檐，与范祖禹、司马康驰马奔出了独乐园。

洛阳至汴京的六驿站路程，驿卒快马奔驰一昼夜即可跑完，司马光

一行三人，马是劣马，人非劲卒，虽昼夜不歇，足足走了两天两夜，于三月十九日午时走进了汴京的南薰门。

京都御街已是一派哀悼忧伤。桃、李、梨、杏，绿叶簌簌，树阴下已无俏男倩女。带状河面，微波清冷，荷莲间已无欢声荡舟。两侧妓院酒楼，都消失了红灯，回廊里已无琴音笑语。御道上的行人默默走着，似乎都愁重了脚步，忧锁了眉头。司马光的一颗心更加沉重了。他放松马缰，任疲惫的坐骑蹒跚而行。他习惯地拉低帽檐，遮掩着自己的面孔，怕被人们认出。司马光走进里城朱雀门，勒马走上伏波而起、石雕成群、建筑雄巍的天汉桥。桥上聚集着一群沉寂哀伤的黎庶，似乎在居高眺望着停放着神宗皇帝灵柩的景灵东宫。司马光骑马在人群中走着，忽地一阵清风从河面呼啸卷起，掠过桥栏的石雕，吹落了司马光低掩的布帽。他惊慌失声，惊叫声惊扰了身边的人群，一位老者仰头一看，惊诧而呼：

“司马光？司马君实啊！司马相公来了！司马相公来了！司马相公回来了……”

这声呼喊如同春雷，惊动了天汉桥上的人群，“司马相公来了”的呼喊声卷地而起，人们一齐向司马光拥来。范祖禹、司马康慌神了，急忙拥着司马光快马前行，人们追逐着，呼喊着，十里御街似乎一下子沸腾了。司马光行至都亭驿街口，已被欢呼的人群包围，马不能行，只能在人群呼喊“司马相公来了”的声浪中团团旋转，宣德门前哀悼神宗皇帝的浓重气氛，一下子变成了对司马光的热烈欢迎。人群越聚越多，黎庶塞巷，妇孺充咽，少年健勇者登树骑屋，嘈杂的呼喊声变成了有节奏的请求：

“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司马光呆在马背上全然懵了。他害怕显山露水，招惹是非，谁知一阵清风却引起了这场始料不及的大祸，掀起了这场震动京都的大波。他望着四周叠足聚观，招手相亲，声浪暖心的黎庶，拱手泪落，终于掩面伏鞍、泣咽出声。范祖禹、司马康高高拱手，高声请求人们让路，但在人群雷动般的呼喊声中，他俩的请求声压根儿就没有飞过马头。直至皇城司巡街的几十匹铁骑路经此地，司马光一行才借便走出人群，来到哀乐梵音低吟的景灵东宫。

今天是皇帝赵顼驾崩的第十四天，谓之“二七忌日”。景灵东宫门

前，灵幡悬挂，白茫茫一片，一队守丧乐班七八十人，披挂黑纱，排列在宫门两侧，吹奏着哀乐，哀乐已显得疲惫失魂。景灵东宫门内殿前宽阔的丹墀上，整齐摆着黍秸扎制的銮驾卤簿，两队守灵禁卫分左右排列，由丹墀而下，似乎仍在展现着皇帝赵顼昔日的威风。丹墀下是二十位身披袈裟的佛僧焚香设坛，敲打法器，口诵佛经，超度着亡灵。殿内停放着皇帝赵顼的灵柩，灵柩上空悬挂着一盏青铜油灯，光焰跳跃着，似乎是皇帝赵顼壮心未泯的英灵。灵柩前设漆黑祭案，宽约五尺，长约两丈，祭案中间是一座巨大的铜炉，香烟缭绕。香炉两侧几十支白色粗大蜡烛整齐排列，烛光闪动，照映着祭堂四壁排列有序的挽联挽幛，有王珪写的，有蔡确写的，有章惇写的，有张璪写的，这些白绢上的黑字，似乎散发着宰执大臣和朝廷百官各式各样、亦真亦假的哀思。

司马光来到景灵东宫门前，已是午后申时三刻，宰执大臣和宗室王公早已哀悼完毕回家去了。现时排列成队、低头前行的，都是六监、九寺的年轻官员，对司马光的到来根本未予理睬。有理睬者几人，或以为是王府的老仆，或以为是致仕的老朽，眼皮一抹，就转过头去。司马光甚觉宽慰，便由范祖禹和司马康搀扶下马。由于两天两夜的鞍马颠簸，他的两腿发麻，站立不稳，由于刚才的人群欢呼，他的心惶惶无依，不敢抬头，只能由范祖禹和司马康两边架扶，默默地跟随在吊唁的官员之后，听从主祭官的指挥，挪着脚步向前。白茫茫的灵幡使他泪眼朦胧，凄凉的哀乐使他心灵颤抖，佛僧的超度声使他哀痛难忍。昏沉沉、凄惨惨的祭堂使他的神志失控，他猛力推开范祖禹、司马康架扶的手，向皇帝赵顼的灵柩扑去，踉跄几步，便重重地摔倒在祭案前。他挣扎爬起，恭敬跪倒，连叩三头，放声而泣：

“圣上，一代明主，壮心未酬，奄弃天下，世之大哀。罪臣司马光哀荒摧绝，有话谁诉？有心谁鉴？无地自处啊……”他的哀悼之语未尽，便昏厥在皇帝赵顼的祭案前。

六监、九寺在场的官员们，蓦地得知这位布衣老人原是司马光，都瞠目结舌。

范祖禹和司马康跪倒在司马光的身边，向着皇帝赵顼的灵柩叩头致哀，泪水流出。

司马光吊丧完毕，走出景灵东宫，都亭驿街口黎庶热烈欢呼的情景仍使他心悸不安，本想立即返回洛阳，避免在京都再惹是非，但身体确已不支，范祖禹和司马康坚持歇息一夜，以免途中病体出险，他点头答

应了。他们三人在一家食馆草草就餐之后，便向界月院街深巷一座名叫“春官居”的驿馆走去。

“春官居”驿馆，是礼部为接待京外五品以上官员进京奏事、领旨而开设的，平时也接纳富商大贾。“春官居”门高墙厚，院深屋多，树木葱茏，环境幽雅，且有皇城司禁卒门前守护，比市面酒楼安全宁静。这座官办驿馆，表面虽森然庄穆，但门墙之内，却与市面酒楼无异，既蓄有官妓数十，又设有赌场数处，且因所住京外官吏多为公款挥霍，极奢极乐之状，高出市面酒楼多倍，只是高墙之外人们鲜知而已。现时处在国丧期间，管弦歌舞、豪赌豪博是不敢搞了，但狎妓醉酒照样进行，而且成了官员们排解郁闷的主要方式，官妓们的忙碌和劳累更甚于往日。

司马光一行三人走进“春官居”驿馆，出面迎接的是身着官服的司宾吏郑磊。郑磊时年三十岁，汴京人，属礼部官员，专管“春官居”事务，为人巧于交际，善于言词，熟悉势利官场情状。他既不认识司马光，更不认识范祖禹和司马康，但神情极为热情，接待司马光三人于厅堂，一边吩咐“铛头”设坐奉茶，一边吩咐“仆役”为客人的马匹喂水添料。寒暄中郑磊笑脸盈盈地询问范祖禹：

“大人来自何处？”

“洛阳。”

“大人名讳？”

范祖禹害怕为司马光招惹麻烦，便以司马光自嘲诗中“近日蒙呼作隐人”一句中的三字作答：

“作隐人。”

司宾吏郑磊不作思索，提笔以“洛阳卓仁人”作记挂牌，引司马光三人出厅堂，往南一拐，至绿树翠竹丛中的一座玲珑楼阁前。此楼阁二层建筑，十分精巧，红砖绿瓦，雕梁画栋，地铺绿毯，窗垂竹帘。更为妙者，一座亭台飞出，直伸竹林，青藤缠绕，红花点缀。三个艳丽的女子出现于亭台，嫣然一笑，返身入内，随着一串笑声，出门迎接。郑磊夸耀地说：

“这座楼阁名曰‘翠月楼’。月出东山，月光透过碧树翠竹筛落亭台而

成碧翠之色，清凉带香，其妙无比。此楼阁五年前建成，左相王珪大人曾于此盘桓三月，题此‘翠月楼’三字而依依离去。七天前，原尚书左丞蒲宗孟大人从亳州进京吊丧致哀，亦居此楼三日，赞不绝口，前天才怏怏离去。”

司马光停步于台阶之下不敢走了，仰望着青藤红花的亭台，双眉紧锁，郑磊见司马光忧愁之状，以为因其举止不便而发愁，便吩咐门前敛衽恭迎的年轻女子说：“快扶老大人登楼入室。”

三个艳丽的女子急忙走到司马光的身边，却被司马光伸手挡住：

“请问司宾吏大人，住此一夜，需要银两多少？”

郑磊笑着回答：

“房金是便宜的，每张床位白银二十两，此楼三位大人独居，总价是白银一百两。另外，姑娘们的陪侍费用，就看大人出手的多少了。”

司马光脸色发白，苦笑着说：

“司宾吏大人，这一次你怕是看走眼了，我这副老骨头，也不值一百两白银啊。”

郑磊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了。

范祖禹急忙插话：

“司宾吏大人，实在对不起，不瞒你说，我们这次来京，行色匆匆，没有带那么多的银两。况且，我家老人……”

郑磊瞥了一眼司马光愠怒肃穆的面孔，觉得一股凛然的冷气逼人，急忙又变过了神色笑着说：

“好，好，老年人吗，一辈子俭朴惯了，舍不得花钱，和我爷爷一样，一个小钱能攒出一把汗来，这也是好习惯、高品德，实堪敬仰！这样吧，现时天色已抹黑，老人家的腿一瘸一拐的走路不便，就是能拐到别的驿馆，也不一定有一两银子住一宿的房间，况且你们还有三匹坐骑，就是朱雀门外小巷里那些杂乱的马车店，也得要你们三人三马二十两银子。看着老人家节俭的样子，我今晚发善心了。喏，你们看，那墙

脚下有三间平房，东头那一间是马厩，你们的三匹坐骑就拴在那里，中间的屋里和西头的屋子里，有几张床铺，被褥都有，你们就挑着睡吧。明天走时，留下十两银子，如果连十两银子也没有，就扔下三个小钱走人，算我背时了！”说罢，轻蔑地一笑，转身走了。

三个艳丽的女子，立即闪身走入门内，“呼”的一声，关上了翠月楼的大门。范祖禹和司马康品味着郑磊的奚落，胸中憋着一股火，等待着司马光做出去留的决定。司马光突然觉得周身无力，心里涌起一层说不清的苍凉和苦涩，真想找个地方躺一躺，仔细地梳理一下这一天来纷乱如麻的思绪，遂叹出声：

“我怕是真的老了，不识时务，不谙世情，赶不上趟了！走吧，到那平房里安歇吧。我们这样的人，也就是三个铜板的身价，不算耻辱啊。”

这两间平房其实也很干净，生活用物齐全，有桌椅，有茶壶瓷杯，有照亮的蜡烛，有洗漱的脸盆，门外还有一个盛水的大缸，每个屋里都有三张床铺，被褥齐全，就是脏一些。这里原是朝廷重臣忙里偷闲驱车来翠月楼狎妓解闷、饮酒散心时马夫们临时歇脚等候之所，比街巷里的一般旅舍店铺舒服安静多了。司马光、范祖禹、司马康都是日夜奔波，疲劳至极的人，得此舒适伸腰展脚之地，已觉进入天堂，虽然心里仍憋着“嗟来”的闷气，但现实如此，只有忍着。为了避免马厩里臭气的侵袭，范祖禹和司马康请司马光居西头一室，侍司马光躺于床榻上，并为其捶背、舒臂、揉腿、搓脚，活其经络，消解疲劳。司马光闭目歇息之后，他俩悄悄离开，回到中间的屋里，纳头和衣而卧，不大一会儿，就发出鼾声。

司马光却久久没有入睡，几十年来养成的一种“有疑即思”的习惯，使他头脑里的思维更为活跃。他挺身坐起，移被作倚，闭着眼睛，梳理着今日京都所见的一切：天汉桥上的人群，都亭驿街口的喧闹，景灵东宫的乐班、佛僧、六监九寺的官员和这“春官居”的司宾吏、铛头、仆役、少女，剖析着头脑里闪现的、模糊不清的感念和所得：

“十五年不进京都了，景物今非，人事今非，连百官黎庶的音容笑貌也不似昨日了。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大江大河原是奔腾向东的，这是天造的永恒，可奔腾激流中不是也出现了九曲徘徊和湖泊的水流倒转吗？意料不及的景物今非，使自己感到陌生和迷惘。岁月更迭的人事今非，使自己感到疑惑和孤独，就连置身于都亭驿街口热烈欢呼

的人群中，自己也感到似一片枯黄飘零的落叶，不知将归何处！唉，凄凉的怀古，悲哀的恋旧，浸泡着自己一颗苍老的心灵。当年圣上壮心绘制的中兴蓝图，纵然是飘缈的，可那云空中展现的五彩斑斓，把希望洒下凡尘，激荡着天下黎庶的心，总比眼前这人心失落的渺茫绝望高尚壮丽吧？当年王安石急行躁进的轰隆马蹄车轮声，纵然是刺目惊心的，可那震动大地、勃发的生机，总比眼前这私欲纵横的蝇营狗苟光明磊落吧？当年苏子瞻喋喋不休的牢骚，纵然是讨人厌恶的，可那振聋发聩的叫喊，使人清心明目，魂魄震荡，总比眼前这万马齐喑的浑浑噩噩有益于世吧？理想原是有几分缥缈的，可失落了理想，人们不就成了行尸走肉吗？京都的一切似乎都败落了，只有无权无势的黎庶，仍抱着生活的向往，保持着一颗真诚不变的心，召唤着他们心中的未来。可未来的情况又将如何？谁说得清楚啊……”

突然，屋外几下“嘭嘭”的敲门声打断了司马光对迷惘未来的思索。他睁开眼睛，倾耳听辨，是敲范祖禹和儿子司马康居室的门，接着呼唤询问声传来：

“司马公休，屋里住着司马公休吗？”

回答这声询问的，仍是起伏舒坦的鼾声。接着又是“嘭嘭”的敲门声。

司马光也许出于诧异，便下床趿鞋摸到桌边，点燃了蜡烛。烛窗招来了客人的敲门询问：

“请问，屋里有司马公休吗？”

“先生何人？”

“郑州邢恕。”

邢恕这个名字，在司马光的记忆里似有印象，但其貌其状已记不清了，他拉开了房门。

邢恕举步入内，一时惶恐：站在面前的，不是司马康，而是司马光啊！这个老头子一生为人严谨心细，稍有不慎，就会失着遭斥的。他灵机一转，旋即深深一揖，纳头跪拜：

“晚生邢恕，拜见司马大先生，恭候大先生安好！”

司马光打量着伏地跪拜的客人，突然想起此人不就是熙宁初年谩骂“新法”，大闹东府政事堂的那个程颢的门生吗？感情陡地亲切。他急忙扶起客人：

“先生莫非是程颢伯淳公门下的邢郎和叔！”

“谢大先生还记得晚生。敢问大先生，晚生恩师伯淳先生近日可好？”

“伯淳大安，清逸之风如故，体健之状有加，仍是言不虚发，发必中的。”

“大先生称赞晚生恩师，晚生也觉心底生暖。夜风颇凉，请大先生坐榻赐教。”说着乖觉地搀扶司马光坐在床上，移被作倚，取毯护膝，执礼甚恭，并挪椅于床前，居下侍奉，借话恩师程颢的往事趣闻，密切与司马光的感情，套个近乎。

邢恕的深夜跟踪来访，是受右相蔡确指使的。皇帝赵顼驾崩的第三天（三月七日），太皇太后为避免朝廷纷争的爆发，为消除左相王珪与右相蔡确、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的冲突激化，便诏令王珪为山陵使，专治皇帝赵顼的丧葬事宜，把中枢大权交给了蔡确，以便借蔡确而控制章惇和张璪。此时的蔡确实际上已成为朝廷代理宰相，大权在握。

代理宰相蔡确，自有一副曲折心肠。今日午后司马光出现于京都，在黎庶人群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这种“震动”继续在京都蔓延着，蔡确立即预感到一种严重威胁的逼近。表面上，他镇定自若，以对待文彦博、席汝言、孙固、韩维等致仕遭贬老臣的冷漠对待司马光的出现，但在内心里，却急剧地筹划着对付司马光的办法。他知道神宗皇帝赵顼在世时，就有起用司马光的打算，他知道太皇太后对司马光有着特殊的信任，他更知道司马光贬居洛阳十五年间慎独自处，洁身自律，矢志精诚在人臣中赢得的威望和一部巨著《资治通鉴》在朝野赢得的信誉，已使司马光处于人望的顶峰。如果说今后年幼皇帝需要一个顾命大臣，必此人了，此人若出现于朝廷，现时朝廷的一切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他也看得清楚，司马光也有着天公难助的劣势：一个两次中风、右肢偏瘫的六十七岁老人，终归是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即使拼着老命逞

强一搏，也不会躲过命运的“天数”，未来毕竟是不属于他的。但这“天数”什么时候才能到啊，一年？两年？三年？谁能说得准？何况那些病怏怏半死不活的人，往往都是长寿者。真是人为怪物，参悟不透。他更看得清楚，司马光十五年来，积存在心中的委屈和愤怨，随时都可能爆发，人总是受感情支配的，这位固执的“陕西子”也有感情，如若真的为其未曾实践的抱负理想“拼着老命一搏”，必将使大地变色，江河倒流，像自己这样资望浅薄的人物，是不会保持现状的。司马光毕竟不是志大才疏的王珪啊！惶恐之无奈，蔡确把希望寄托在司马光病魔缠身、心力将竭的自察自省上；安安稳稳地度个晚年吧，何必再为已不属于自己的事呕心沥血呢？蔡确是个聪明人，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涯已教会他在复杂的纷争中变幻面孔，绝境觅生；如果不能阻止这位可怕的老人东山再起，那就结交这位已不久于人世的老人为自己所用。人到晚年，大约都有一种不自察的毛病，耳根虽皮老起皱，却爱听深沉的吹捧和求教式的奉承。蔡确熟知官场上人际关系的奥秘，便利用司马光与程颢的友谊，把程颢的门生、司马康的朋友、有着曾强烈反对“变法”特殊经历的邢恕，派进了“春官居”，探知司马光现时的所思，并相机传送他友好的讯息。

邢恕以其特有的乖觉和机巧的辩才，在表达了对恩师程颢“一日门下，终身为父”的深厚感情后，便为司马光解愁消闷地谈论起恩师程颢在教学中“执简忘路而碰壁”、“呻吟入理而流泪”、如醉如痴于“太极、无极、理、气、道、性、命、象、天、心、有、无”的学究趣闻，引得司马光欢笑而叹：

“果若伯淳，果若伯淳，邢郎知其师啊。”

邢恕见司马光已完全放松了对自己的戒备，便吹捧起来：“现时京都学子，崇敬向往而热于议论者，惟当代两人。一为江宁荆公介甫，一为洛阳司马大先生。”

司马光神情专注了。

邢恕侃侃谈着：

“荆公介甫，以霹雳手段推行新法，威慑天下，名扬四海，轰轰然朝野惊服，遂成当代叱咤风云之人，然终是以力取信于人，力竭而民心尽失，伟业灰飞，凄凄然退隐于江宁半山园而无闻，善始而无善终，令京都学子扼腕吁叹。大先生欲以循序渐进之策兴邦，虽不见用，仍矢志

不悔，贬居洛阳独乐园十五年，虽默而无语，然天下形势之进展，均应了大先生的预言，且埋头书案，耕耘播种，《资治通鉴》成而朝野仰止，以德取得民心。‘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故有今日京都黎庶拥马狂呼之状，‘司马相公留居京都’乃朝廷百官、京都黎庶仰大先生之德而祈求大先生扶危救世之心声啊。”

司马光似已察觉邢恕在贬介甫而褒己，神情不安，厉声打断了邢恕的奉承：

“和叔言之谬矣！介甫‘变法’，急行躁进，举止过激，欲速不达而致祸民，遂导致民心丧失，然心底纯正，志在兴邦，决非以力威慑人心，断不可因‘变法’衰落而污其介甫人格。光谨小慎微，目光常视脚下实地，有弥补屋漏瓦落之心，无介甫改弦更张之志，或许可免小过小失，断不会有介甫惊天动地之作为。光年已黄昏，齿发愈衰，羸老抱疾，此刻的心境是：治心以正，保身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在天，夫复何为，莫非自然。”

司马光此刻所流露的心志颓丧，恰恰符合了邢恕心中之所企，他佯作惊讶，慌张站起，深深一揖：

“大先生若如此心寡欲清以待世，不仅晚生惶恐无依，京都黎庶将失望困绝矣！现大行皇帝弃世，幼主新立，国策未定，‘变法’遗害仍苦天下，左相王珪已任山陵使，右相蔡确已总领中枢，朝廷弊端积重难返，蔡确已有捉襟见肘之窘，困境思援，极寄希望于大先生，近已奏知太皇太后，急召大先生入朝主政。”

司马光惊骇：

“这，这如何使得！右相蔡确欲置司马光于火炉之上啊。”

邢恕急忙拱手解释：

“右相蔡确生怕大先生责怪，且深知大先生节风高雅，屡辞高位，特遣邢恕趋前恳求：为天下计，为朝廷计，为黎庶计，太皇太后将待大先生以异礼，请大先生万勿推辞。”

司马光终于明白了邢恕深夜来访的用心：程颢的门生邢郎，居然也成了说客，真是官场改变人啊！他根本不知蔡确的为人，更无法判断邢

恕传送的消息，是一种善意还是一种阴谋？便凝目注视着邢恕，笑而不答。

突然，一阵喧天闹地的嘈杂声从“春官居”门外传来，接着是门前禁卒杀气腾腾的吆喝斥叱声，司马光和邢恕都惊诧地愣住了。

喧闹斥叱声同时惊醒了隔壁房间里熟睡的范祖禹和司马康，他俩一骨碌翻身下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迟疑片刻，稍作分辨，范祖禹急忙向“春官居”门前跑去，探知吵闹情状，司马康急忙走向父亲居住的房间。

司马康推门而入，突见一盏灯光下相对坐着发愣的父亲和一位发愣的来客，一时也愣住了。邢恕一声亲切的呼叫“公休”，才消解了刹那间的紧张和疑惑。司马康正要与久不相见的邢恕交谈，“春官居”门前人群有节奏的呼喊声传来，在宁静的深夜显得格外清楚响亮：

“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司马光神情慌乱，踱步徘徊，喃喃作语而不知所措……

司马康知道，父亲居洛迟迟不敢来京，怕的就是出现这样的局面，这个局面果然出现了。他不敢插话，怕扰乱父亲的思索。

邢恕在一阵慌乱之后，很快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京都黎庶这么一闹，将逼迫司马光作出最后的抉择。他借机向司马光逼去：

“大先生，这是民心啊！京都黎庶喊得清楚：‘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朝廷百官、宗室王公、太皇太后都会听到这种声音的，你能忍心使京都黎庶失望吗？”

司马光终于忍不住了，驻足而仰天呼号：

“民心沸腾，惊扰宫阙，乱由我起，祸缘我生。我不该来到这京都啊！”

范祖禹急步闯入，神色慌乱地禀告说：

“老师，‘春官居’门前已聚众万余，有街巷黎庶，有瓦肆艺伎，有商贾官员，有宗室王公，也有厮波、撒暂、闲汉之类的人物，众口同声请

见老师，请老师留相天子，主持朝政，造福生民。‘春官居’司宾吏郑磊一口咬定‘春官居’绝无司马光其人，并请得皇城司出动铁骑数百，阻人群于门外。现时，人群激情难抑，禁卒执戈勒马，若有人借机捣乱挑唆，一场厮斗流血之事随时都可能发生……”

司马光情急，一时失去计较，转身要走出房门：

“我，我这就去会见黎庶百姓，请他们立即散去……”

司马康急忙跪倒劝阻：

“父亲，这万万不可！人群情绪激越，是不会听你解释的，再说，聚众万余，乱乱哄哄，你对谁解释啊！若万一出现厮斗流血之事，父亲不就成了倡乱者吗？”

司马光一下子僵在门口，挪不动脚了。范祖禹急忙走到司马光身边，低声说：

“事已至此，惟一的办法是：走！”

“走？”

“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返回洛阳。”

“好，好！可‘春官居’门外，禁卒守护，人群塞巷，如何走得了？”

“我刚才勘察过了，此屋左侧百步处，有后门可出。”

“门上无锁吗？”

“‘春官居’重地，后门怎能无锁，且有一根门杠拦腰，长约七尺……”

司马光泄气了：

“这……”

范祖禹压低声音说：

“老师，锁锁君子，不锁小人，我们就当一回小人吧！”

邢恕十分赞成司马光深夜逃离，这么一“逃”，也许就再不会返回京都了，蔡确盼望的不就是这个结局吗？他顾不得刚才还在极力留人，也压低嗓音拊掌而呼：

“好一个‘走’字，‘走’能消灾，‘走’能避祸，‘走’能保全大先生的一世名节。大先生，这取锁开门的小事，晚生承担了。”

司马光低头思索着……

“春官居”门外的呼喊声越来越高，越来越急。人群开始涌动，向吆喝斥叱的禁卒逼近。排列在“春官居”门前的数百铁骑，不再吆喝，勒马执戈以待。

正在此时，一队大内禁卫铁骑呼啸着拥入界月院街口，为首的是着装威风的大内宦侍头子梁惟简。梁惟简手持金色御诏高声呼喊：

“太皇太后懿旨，诏司马光进宫议事……”

这声懿旨真灵，喊声到处，人群跪伏欢呼“太皇太后万岁千秋！”人群骚乱稍平。

梁惟简进入“春官居”，司宾吏郑磊跪于马前迎接，梁惟简跳下马鞍，厉声询问：“司马光何在？”

郑磊回答：

“司马相公确实不曾来到‘春官居’……”

“有从洛阳来的老者吗？”

郑磊傻眼了：

“有，有，有一个老者名叫卓仁人，不叫司马光……”

梁惟简沉思片刻，忽地眼睛闪亮，脱口吟出：

“‘初时被目为迂叟，近日蒙呼作隐人’，他正是司马光啊！现在何处

安歇？”

郑磊一下子蔫了：

“在，在马厩平房里……”

梁惟简闻声大怒，抬脚踢向郑磊：

“混蛋！还不爬起来带路！”

郑磊带着梁惟简来到马厩平房，室内空空，马厩里的三匹马也无踪影，在西头一间房内的桌子上，放着十两白银。梁惟简摇头叹息：

“我来晚了。”

司马光三月十九日夜半逃离京都，急驰五十里之后，便缓缰而行，遇店打尖，日落夜宿，于三月二十二日午后未时回到洛阳独乐园。谁知人方解带，马方解鞍，梁惟简就驱车来到洛阳，闯进了独乐园的柴门。司马光在钓鱼庵里得到老仆吕直的禀报，一颗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敏锐地感觉到：太皇太后可能说话了，自己将被迫作出最后的抉择。

司马光没有猜错，梁惟简确实是捧着太皇太后的“手书”来到洛阳独乐园的。

太皇太后摄政半个月来，右相蔡确、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的阴影一直压在她的心头。这是几个行事诡诈，把握不住的重臣。她虽然调开王珪任山陵使，以中枢大权安抚和笼络蔡确等人，但她的一颗心日夜都是紧张不安的。三月十九日，司马光出现在京都，并在黎庶人群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的狂呼声，立即应合了她久欲重用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夙愿，也应合了皇帝赵顼弥留之际，“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的嘱托。她从京都黎庶、文人学士、宗室王公、瓦肆艺伎对司马光狂热的欢迎中，看到了力量和“革故鼎新”时机的到来，便迎合着黎庶人群的请求，派梁惟简飞马“春官居”，用“诏司马光进宫议事”的一纸谕旨，把形将骚乱的一股力量拉到了自己一边，为自己所用。她欣慰自己的果断决策，更欣慰自己对朝廷人事的判断：除了司马光，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承担这斗转星移非常时期的朝政重任了。但司马光悄然逃离“春官居”，给她带来了一丝忧虑：十五年

来，大行皇帝亏待了这位“朝臣典范”，司马光也是人，而且是一个坐在冷板凳上失去了鼎盛年华的老人，纵然十五年来修身自律，心中无太多太厚的怨愤，但一颗长久遭受冷落的心，还愿意拖着一副举止不便的躯体为自己即将开始的“革故鼎新”拼老命吗？她深知司马光的性格和为人，柔中有刚，谦和中含有傲骨，威不能屈，势不能逼，位不能移，利不能诱，也许只有天下生民的苦衷和社稷衰危的忧患，才能使其抱疾而出。她特命梁惟简带着自己的手书前往洛阳独乐园恭请，但愿自己真心实意的哀国之思，能够感动年老体弱的司马光。

三月二十二日入夜，司马光为梁惟简接风洗尘的便宴在弄水轩举行。席间，司马光夜宿“春官居”并深夜仓皇逃离的狼狈，成了谈论的主要话题。这个话题是梁惟简提起的，自然谈到太皇太后对京都人群在“春官居”门前聚众踊跃一事的英明处理。便宴结束之后，范祖禹、司马康和梁惟简的车夫、随员都离开了，弄水轩里只剩下司马光和梁惟简两人，大宋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就从这里开始了。

夜阑人静，梁惟简取出太皇太后的手书交给司马光：

“司马公，太皇太后心焦如焚啊！”

司马光接过“手书”，面东而执大礼遥拜，然后打开恭览：

> ……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冲幼，同摄国政。公历事累朝，忠亮显著，毋借章赞予不逮……

司马光恭览完毕，神情凄然。梁惟简神情真挚沉重地说：

“司马公，我在朝辞来洛之时，太皇太后授‘手书’于我，曾怆然而语：‘昔日朝廷有负于司马君实，君实积年之志，郁屈于怀，兴邦之言，滞于口舌，良可哀也。往者已矣，今黎庶哀苦，社稷累卵，君实当淋漓心志，快马莅京，共议革故鼎新之策，以解当务何所为先之疑’。司马公，太皇太后寄重如此，公能默居弄水轩而无动于衷吗？”

司马光泪湿青衫，闭目沉思着：

“‘积年之志，郁屈于怀’，太皇太后知我啊！‘淋漓心志’，我何尝不想倾吐为快！可现时是说话的时候吗？‘变法’虽已败落，但十七年来形成的世风世情，能用几句空话改变吗？‘变法’十七年间，朝廷官员更换

了几茬，均以‘捷勇健谈者’为贵，且已占据着朝廷要津，能容许相反的政见申述吗？‘变法’绝非介甫一人所为，上源于大行皇帝，下涉及朝廷百官。‘既弊而变’，古之通义，关键在于明了弊之所在。但大行皇帝的过失是不敢说的，是不能说的，是不可说的。朝廷百官的过失，因其人多势众，是不敢惹的，是惹不起的。只有一个遭贬而困居江宁的介甫，还要再次遭受‘墙倒众人推’的鞭笞吗？良心上过不去啊！禁忌重重，‘革故鼎新’谈何易啊。十七年形成的一切，是一道冲不破的罗网。况且，太皇太后新摄国政，这‘革故鼎新’的心愿，真的准备付诸实施吗？”

梁惟简看得出司马光在默然沉思中作着最后的抉择，便低声插话催促说：

“司马公，在此斗转星移非常之时，天下归心于公，黎庶企盼于公，亦公伸展积志之日，当早日莅京，以符上至太皇太后，下至贩夫走卒之望。”

司马光睁开眼睛，忧心忡忡，蓦然询问：

“梁公，现时国库财物岁入实情如何？”

梁惟简心里大喜，以为司马光已决定进京，欲弄清朝廷现时财力情状作宰执朝政的准备，便以实情相告：

“国库现时财物银两实情如何，不惟太皇太后心中无数，就连主管财物的门下侍郎章惇只怕也说不明白。‘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均有增赢’已是年年岁岁的官话、套话。据说前年的岁入是六千余万缗，去年的岁入是六千三百余万缗，较之嘉祐年间的三千六百多万缗已增加了一倍。但实情是否真的如此，怕是只有天知道。现时全国之大患是一个‘假’字，假事、假情、假灾、假荒、假奏章、假账目、假数字，连有的人也是假的。要在假中求真，难啊。”

“现时朝廷居要津而握实权者，都是何人？”

“近几年来，中枢虽以王珪为左相，但实权落在右相蔡确之手。蔡确的为人，司马公当有所闻，捧王安石而覆王安石，捧王珪而覆王珪，且党羽极多，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亦附之。太皇太后摄政伊始，舍王珪为山陵使而擢蔡确主持中枢，乃势之所迫也。枢密院是韩缜玉汝执政，此人虽是韩维持国公之弟，然去其兄甚远，暴戾贪渎，与蔡

确左右相倚，京都商贾已有‘宁逢乳虎，莫逢玉汝’之惧。另一位权势人物乃‘后起之秀’，司马公未必知道，此人年仅四十岁，洪州人，名叫吴居厚，字敦老，现任京东转运使，掌盐铁之权，监铸钱之职，操财物银两之命脉，工于算计，苛刻聚敛，无不至极，且神通广大，网络极多。如此三人，执朝廷军、政、财权，遂致天下有累卵之危。司马公奉太皇太后旨意进京，当详察此三人之行。”

司马光怅然长叹：

“朝廷情状如此，光心怯胆寒了。请梁公转奏太皇太后：司马光病魔缠身，神识衰耗，已无力效忠于朝廷，只能以羸老悲寂之心，为大宋祈祷了。”

梁惟简一下子睁大了眼睛：

“这、这，司马公，你这是以军国大事为儿戏啊！”

司马光神情肃穆，话语铿锵：

“光所祈祷者，愿以四字呈奉太皇太后。”

梁惟简急问：

“四字何谓？”

“广开言路。”

“请公详而言之。”

司马光神情一振，羸老之状一扫而去，话语虎虎生风：

“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闾阎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光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责取副本，强有抑退。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

夜阑人静，司马光铿锵的声音在弄水轩里响着，梁惟简一下子通悟了，他的心头闪现着“春官居”门前人群踊跃的情景。“广开言路”，不就是要“变法”十七年来受压制的官员黎庶说话吗？这些人的声音比司马光一个人的声音响亮得多，强烈得多，有力得多，而且是不可抗拒的。“广开言路”，将使“变法”十七年来的种种弊端暴露于天下，无论是蔡确、韩缜、章惇、张璪都不能一手遮天。缘“变法”而青云直上、占据要津的“捷勇健谈者”，都将处于被动的地位。“广开言路”，将为太皇太后的“革故鼎新”吹奏起惊天动地的号角。

梁惟简霍地站起，向司马光拱手告别：

“谢司马公指点，我这就连夜返回京都，向太皇太后复命！”说罢，不等司马光说出挽留的话，他大步走出了弄水轩。

司马光，站在弄水轩门前，望着梁惟简离去，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周身清爽了……

第十四回　春官居司马摆宴　崇庆宫君实拒旨

宦侍梁惟简连夜离开洛阳独乐园之后，司马光与范祖禹品茶把酒、谈史论政于钓鱼庵，以逍遥闲散之身等待着“广开言路”的浪潮在全国兴起。二十多天过去了，京都无“广开言路”的消息传来，洛阳留守御史台也不见“广开言路”的一丝动静，他骤然意识到，要让人们说话，特别说真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此时虽然不知朝廷在“广开言路”上犹豫纷争的内情，但他断定是受到宰执大臣中权势人物的阻挠。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斗转星移，乃大有作为之时，失却机缘而冷落民心，再欲更新朝政就为时晚了！就在他“旁观者清”的心烦意乱中，接到了太皇太后四月十四日发出的一道诏令：

> 以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为侍读。以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知陈州……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司马光惘然失图，凝视着这道诏令，在这些简单明了的字行间，他看清了“广开言路”难以实施的关键所在：

太皇太后心有疑虑啊！怕“广开言路”累及神宗皇帝，怕“广开言路”累及皇权声威，怕“广开言路”累及皇室子孙的天纵英明。宰执大臣们也心存忌畏！怕“广开言路”涉及他们昔日的言行，怕“广开言路”危及他们现时的权势，怕“广开言路”累他们心中设计的未来。“变法”十七年来实施的一切，已经成了一道壁固的藩篱，藩篱上明晃晃地打着神宗皇帝的印记，是神圣而碰不得的。“广开言路”原是一个犯忌的字句啊！

司马光感到一种不平和凄楚，失望地徘徊着，怆然地叹息着：奉诏去陈州吧，朝廷的事情原本就无须自己操心……但在整理去陈州的行囊中，他感到一种良心的谴责、责任的驱使、形势的逼迫，思绪更乱了：

“变法”十七年来，人们的沉默太久了，积怨太深了，现时不准说话，怨者怒者迟早总是要说话的，饥者饿者迟早总是要呐喊的。当言语呐喊被封闭于口时，就会变为揭竿而起、烽火连天。这是千古历史留下的不移鉴戒！“广开言路”形似可怕，实则只是为天下淤积的怒愤打开一扇泻泄的闸门而已。太皇太后何其不察？何其察而不明啊！

“变法”营造的藩篱是令人生畏的。有形的藩篱，是戴着各种光环的“新法”；无形的藩篱，是皇权、臣道、伦理、权力所编织的铁链，经纬禁锢着人们的心神灵魂，叛离者将被视为不忠之臣。可怕的藩篱，毕竟是神宗皇帝亲手制造的。

此时的司马光，如同十七年前的王安石，不安于现状，不安于因循苟且！

为了再次申述自己的意见，冲破这层阻塞力量，鼓励太皇太后的信心，尽一个老臣的忠恳责任，四月二十日深夜，司马光把一个月前在弄水轩对梁惟简论述“广开言路”的必需，结合太皇太后对“广开言路”可能抱有的疑虑，郑重地写成《乞开言路状》，再次论述“广开言路”在此非常时期的重要。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司马光把这份《奏状》交给范祖禹，请其飞马京都，直投登闻鼓院以进，并殷切郑重地叮咛说：

“淳甫，‘广开言路’之举能否实施，都寄于你这次京都之行了。但愿这份《奏状》能躲过中书政事堂的截杀，到达崇庆宫太皇太后的手中。我不日将赴陈州就职，愿在陈州看到‘广开言路’的谕旨传出。”

范祖禹神情严峻，点头无语，向司马光鞠躬告别，然后转身走出钓鱼庵。

四月三十日，司马光登上马车，在儿子司马康的陪伴下，离开独乐园，向千里之外的陈州驶去。

陈州位于汴京东南三百里，洛阳至陈州的官道，经汴京东南行至杞县而南下最为便捷。汴京西二十里处有一小镇，名叫榆园，因其地榆树成林而得名。小镇西头筑有长亭一座，乃京都文人、官员西行东来送迎之地，“榆园长亭”遂名于当时。

五月四日午时，司马光乘坐的瘦马布车驶近榆园，司马光推开蓝布车幔，吩咐据辕赶车的司马康说：

“行至榆园长亭不必停留，拐入仙人庄便道，至陈留再歇息打尖吧！”

司马康知道父亲想绕过汴京而直至杞县南下，便应了一声。他抬头向“榆园长亭”望去，绰绰可见长亭前停放着一辆华丽车辇，在阳光下斑

驳闪烁。十几匹马在长亭畔蹒跚嘶鸣，其声萧萧。长亭四周有士卒走动，长亭之上有几人相聚。看来是官府人员在作“长亭迎送”。司马康怕瘦马布车败坏了官员们的雅兴，便挥鞭驱马，以便加速驰过“榆园长亭”。

当司马光的瘦马布车驰至长亭台下时，一串清朗的声音从长亭腾起。随着声音的传来，八名大内禁卫跃上官道，一字排开，堵住了去路，一位身着朝服朝冠的中年官吏，一把挽住了奔驰的瘦马：

“司马公休，当代子路，为夫子御车而驰啊！”

司马康大惊，跳下马车，凝目打量，原是邢恕：

“和叔，这，这是何为？”

邢恕压低声音，以问作答：

“司马大先生可在车内？”

司马康不解地点头。

邢恕一笑，移步车侧，深深一揖：

“晚生邢恕，恭候司马大先生。内臣张茂则大人奉太皇太后陛下诏令，在此恭候大先生已有三个时辰了。”

司马光听到内臣张茂则奉太皇太后诏令而来，惊诧不已，急忙推幔下车。内臣张茂则在两个禁卫跟随下，捧着诏书从长亭缓步走出，神情极为肃穆：

“司马光接诏。”

司马光急忙提袍跪倒。

张茂则高声宣读诏文：

“诏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司马光过阙入见。”

司马光神情恍惚，叩头接过诏令。

张茂则放松了脸皮，泛出了笑容，急步向前，双手搀扶起司马光：

“司马公，十五年不见，世情沧桑啊！今日得晤，感慨系之，公虽发齿有衰，但精锐磅礴之气，仍似当年。在下专程候驾迎接，请公登车入京吧。”

司马光挽着张茂则的双手不知所措……

日映未时三刻，张茂则的驷马华车和司马光的瘦马布车，在邢恕和十名大内禁卒的护卫下，车辚辚、马萧萧地走进“春官居”，直抵“翠月楼”门前。

今天的“春官居”，因神宗皇帝国丧已过了七七四十九天，早已恢复了昔日辉煌繁华的气派。加之，今天清晨礼部来人转告了右相蔡确的谕示，有一位高贵客人今天可能抵达，务必热情接待，不得出任何差错。“春官居”司宾吏郑磊便卖力地准备起来。他命官妓中的舞妓赶排《采莲舞》，要给客人一个轻柔生情、举止恣意、婀娜多姿的惬意享受。他命官妓中的歌伎练习柳永的词作《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要给客人一个情深意浓的相思联想。他命“翠月楼”的厨师拿出最好的手艺，以最高的规格烹制佳肴，并亲自制定菜单。他命“翠月楼”的仆役用各种鲜花布置厅堂、门径，要用芬芳和艳丽满足客人的观感。此时的“翠月楼”，已是花簇盈目，人艳似花，酒肴飘香，丝竹待奏，楼内楼外，沸腾着发烫的热情。

张茂则和司马光的车辇刚刚停歇，司宾吏郑磊急忙走出迎接，官妓们也蝴蝶般地飘舞而出，用笑声和笑脸围住了车辇。郑磊不等邢恕踩镫下马，便抢先走到华丽的车辇前，举止利落地揭开车幔，恭请客人下车。内臣张茂则移出车厢，郑磊一愣，旋即行大礼请安，急忙搀扶张茂则。官妓们也一声声“张大人驾安”地叫个不停。此时，司马光已移出车厢，郑磊端着笑脸，伸出双手搀扶，抬头一看，骤然间发愣发呆了，官妓们在刹那间也哑了笑声，僵了笑脸。司马光屈身于车辕上，望着“翠月楼”和眼前的情景也愣住了，惘然的心绪又多了一块疑团：“过阙入见”，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春官居”，“过阙”之“官”难居啊！他打量着眼前发呆的郑磊微微一笑，打趣地说：

“郑司宾，你怎么忘了，我们是老朋友啊。”

郑磊反应极快，伸手搀扶司马光下车，热情地恭维：

“司马相公驾临，‘春官居’得福了！”

官妓们也急忙向司马光敛衽请安。

张茂则向司马光拱手：

“司马公，来则安之，‘翠月楼’虽不及独乐园清雅宁静，但别有一番情趣！在下这就回宫向太皇太后复命，公在此的起居需要，就劳邢右司员外郎照应了。”

张茂则原是崇庆宫的供奉官，司马光当年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时，与张茂则常有来往，有着不浅的交情。但今日“榆园长亭”的会见，张茂则的热情亲切神态中似乎有着一种隔隐，对“过阙入见”的原委守口如瓶，未作丝毫暗示，连各乘其车也含有一种戒备。但此时的最后一句嘱托，似乎暗示着邢恕身份的待殊。司马光拱手向张茂则致谢，恭送这位年老的内臣带领大内禁卒离去，把释解“过阙入见”疑团的希望，寄托在邢恕身上。他心里默默地叨念着：“邢郎和叔，何许人耶？”

邢恕是半个月前由右相蔡确提名奏请晋升为右司员外郎的。按“元丰改制”的体制，右司属尚书省，分管六部中的兵部、刑部、工部，并与左司同管开拆、制敕、御史、催驱、封椿、印房等事宜，已成为直接参与朝政处理的重要官员。太皇太后几天前看到司马光由登闻鼓院上呈的《乞开言路状》后，十分欣赏司马光在这份《表状》中把皇帝赵顼在“变法”上与王安石区分开来的提法。这意味着司马光肯定的，是皇帝赵顼的“励精图治”、“以致太平”；司马光要否定的，是王安石的“专威福”、“行私意”。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便急令右相蔡确按照司马光上呈的《乞开言路状》草拟“求谏诏书”，以匡正十七年来的“变法”缺失。蔡确不敢公开反对司马光“广开言路”的主张，更不敢公开对抗太皇太后速拟“求谏诏书”的谕旨，但在草拟求谏诏书中以“防止混乱”、“杜塞激烈之议”为由，设置了重重障碍。草诏拟定后，呈太皇太后审批，而且得到了恩准，遂于昨日清晨早朝中宣示于群臣，榜于延和殿。太皇太后也许要以“广开言路”已付诸实施的行动安慰司马光两个月来二奏其事的忠心，也许另有所谋，便发出要司马光“过阙入见”的诏令。蔡确看到这道“诏令”后十分慌恐，怕司马光察觉他在《求谏诏书》中塞进的私货，怕司马光又有新的动作，更怕司马光的出现又在京都黎庶中惹起“欢呼踊跃”的风暴，便把心腹邢恕派到司马光身边。

邢恕对司马光的关照侍奉十分殷勤周到，亲自安置住室，亲自扫床

理帐，亲自捧水斟茶，甚为恭谦。在司马光宽衣松履的歇息闲谈中，向司马光热情地说：

“晚生祝贺大先生数年积志已展。”

司马光愕然。

“大先生‘广开言路’之奏，已被太皇太后采纳了。”

司马康急忙询问：

“和叔何以得知？”

邢恕借机恭维：

“大先生高瞻远瞩，两次奏言，但宰执大臣持见不一，太皇太后亦似有‘投鼠忌器’之虑。右相蔡确敬仰大先生为人，钦佩大先生之深虑，四处奔走，阐述大先生‘广开言路’之奏乃当务之急，颇费心力。然曲高必和寡，好事须多磨，五天前太皇太后得大先生《乞开言路状》，英明决断，依大先生之所奏而行。昨日早朝，右相蔡确奉太皇太后谕旨，已宣示《求谏诏书》于群臣并榜于朝堂。”

司马光神情专注地问：

“群臣有何反应？”

“群臣情绪激昂，议论纷起，盛赞太皇太后的英明决断，争相揭露‘变法’十七年来的缺失弊端，若江河决堤，沸沸滔滔。当然，人心尚难一致。默而不语者有之，颓丧低头者有之，摇头浪语者亦有之。右相蔡确颇为一些人一时转不过弯而忧虑。”

司马光似乎相信了邢恕这些合情合理的谈论，心里暗自思忖：“过阙入见”之诏，也许就是为此事而发。他也对右相蔡确产生了好感，感谢蔡确在“广开言路”上所作的支持和努力，遂捋须而赞：

“右相蔡确，乃有胆有识之士。”

邢恕知道该收场了，便恭顺地请示：

“大先生，‘春官居’要为大先生洗尘小酌，恳请大先生赏光。”

司马光点头同意了。于是，邢恕引导司马父子向膳厅走去。

司马光走下楼梯，司宾吏郑磊带着两名艳丽的女子急忙迎上搀扶，司马光虽觉唐突，但还是入乡随俗地顺受了。司马光走近膳厅门口，丝竹之音在膳厅乍起，司马光虽觉刺耳，但还是体谅了邢恕、郑磊的热情。他举步踏进膳厅，官妓们靡靡柔柔的歌声迎面扑来，眼前的情景着实使他目瞪口呆，举步难移：

>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目、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
>
>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华灯灿烂，鲜花盈室，花丛中歌妓轻吟，华灯下，舞妓舒袖，司马光的心茫然了：“春官居”是礼部接待外任官员之所，也成了这般样子，与酒楼妓院何异？靡萎之风至此，真是闻所未闻！他转眸向鲜花围绕的大型四方楠木餐桌望去，人间少有的珍馐佳肴，造型精奇，色味美绝，见所未见！仔细观看，是鲍鱼、海参、燕窝、熊掌、乳鸭、飞龙、醉蟹、龙虾，是一坛皇室御用佳酿蔷薇露。他的心愤怒至极：昔日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接待诸国使者的国宴，也不敢如此奢侈啊！近几年来，闲居洛阳独乐园，久闻官吏吃喝之风猖獗，不意已至此排山倒海之势，真的要吃掉万里江山吗？他倾耳听辨官妓们靡靡柔柔的琴音歌声，原是柳永的词作《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他的心怆楚战栗：轻薄的理解，已使“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的纯情忧伤，变成了粗俗的欲念；淫荡的联想，已使“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的痴情悔恨，变成了丑态的猥亵；癫狂的灵魂，已使“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的凄凉情恋，变成了“东施效颦”的虚假。这是在糟蹋诗词的灵魂，这是在糟蹋一代词人柳屯田，更是在为这每况愈下的世风世情添丑添臭！司马光的老泪扑簌簌滚落。

邢恕对此靡费的豪华已习以为常，猜不透司马光的泪水因何而流，便殷勤关切地询问：

“大先生偶感不适吗？”

司马光望着邢恕，悲声而呼：

“邢郎和叔，这就是你从学于程颢伯淳先生门下多年之所得吗？”

琴音停歇。

歌声灭绝。

司马光悲愤地喊着：

“奢靡绝奇，暴殄天物，你端出的这桌‘洗尘小酌’需要多少银两！真的要吃光万里江山你们才甘心吗？声色为乐，害人害己。”

膳厅里一片寂静，邢恕、郑磊和官妓们呆呆地望着这位齿发衰落、腰身弯曲、气度不凡的老人。这种敢于犯众怒、贬时弊、不留情面的老人已有多年看不见了。他们心头泛起的，似乎不全是怨，且有尊敬。

司马光摇头叹息：

“我老了，目视近昏，看不出这里的一切美在何处？我老了，耳聋重听，辨不出这里的一切善在哪里？我老了，齿牙无几，吃不了那样的珍馐佳肴。邢右司，还是你自己享用吧。”

司马康急忙为邢恕解窘：

“父亲，世风如此，已非一日，眼前之事，是不能全怪和叔的……”

司马光神情颓然：

“不怪邢郎和叔，该怪谁呢？司宾吏郑磊，奉命而为，若不如此靡费，官职能保得住吗？歌伎、舞伎、乐伎原是生活无着的苦命人，谁愿意以粗俗和庸俗自贬人格？权之压迫，利之诱惑啊！可他，邢郎和叔是新任的右司员外郎，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正欲革故鼎新，若新任朝廷重臣仍如此奢侈靡费，朝政还有更化之望吗？！”说罢，转身欲走出膳厅。

邢恕从一时的懵懂中转过神来，心里即刻浮起对司马光的厌恶和鄙

夷：一桌酒席，用得着如丧考妣般的叹息号叫吗？真是老而愚的讨人嫌啊！但他十分乖觉。他知道若司马光此时拔腿一走，自己今生的前程就全然了结了，对右相蔡确也无法交待！他急中生智，忍着难堪，故作悔改之态，“扑通”一声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大先生，晚生知错了，有负于太皇太后的恩典，有负于恩师伯淳先生的教诲。大先生刚才的训诲，晚生受益了。”说着站起，大声吩咐司宾吏郑磊：

“熄灭靡费华灯，搬走奢侈花卉，撤下珍馐佳肴，停奏靡靡之音。从今以后，‘春官居’将倡清正廉洁之风，行朴实无华之习。”

司马光转过身来，双眼噙着泪花，望着膳厅里的郑磊和官妓，声音哽咽：

“革故鼎新，当从我们自身作起。我感谢你们的心意和操劳。我扫了你们的兴致，我向你们致歉了。”司马光向郑磊和官妓们深深鞠躬。

郑磊忍不住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司马相公，让我做几个小菜，取一碗清酒来，你还饿着肚子呢。”

官妓班头也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司马相公，我们也是人，也有人的良心，也会唱一个让人清清爽爽的歌。”

司马光急忙扶起面前的郑磊和官妓，激情沸动，话不成语：

“好，好，我吃，我喝，我听！邢郎和叔，让我们共享薄酒小酌之乐。”

华灯熄灭了。

鲜花搬走了。

珍馐佳肴撤走了。

几样小菜，几碗清酒，一盘水饺带来了人间心安理得的喜悦和融

洽。司马光、邢恕、郑磊、司马康小酌谈笑着，官妓们弹唱着气势磅礴、雄威瑰丽的歌：

>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云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
>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在黄州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传入京都已有两年，但酒楼瓦肆歌伎吟唱者寥无几人，“春官居”害怕政事纠葛，更是不唱苏轼的诗词的。此时，另一样抒怀感慨的浪漫壮美，飙风般地荡尽了膳厅里残存的奢靡之气，连弹唱的官妓也变得气宇轩昂了。

司马光在小酌着。这“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高远境界，只有苏子瞻才能探索得到啊！“人间如梦”，若把人生的梦想、梦境融会于东去大江，“梦”不也就长存了吗？他在琴音歌声中思念着朋友苏轼，思念着那才智超群的潇洒，思念着那矢志不移的狂狷，思念着那口无遮拦的耿直，思念着那因“诗赋谤世”而遭受的牢狱之苦，也思念着那十五年来拖家带口、脚迹无定的贬逐飘泊。苏子瞻，你现时在哪里啊……

夜深了，琴音歌声仍在伴着司马光的薄酒浅酌，夜空晶莹繁星的冷光，透过苍松翠竹的枝叶，浸染着“翠月楼”，玲珑的楼阁变得更加碧翠了。

五月五日清晨，当“司马光罢宴春官居”的奇闻由官妓传出，迅速在朝廷三省六部、京都街巷酒楼传播的时候，范祖禹来到春官居翠月楼会见了司马光。趁右司员外郎邢恕回家尚未归来，他急促地禀告了十天来在京都所了解的朝廷纷争内幕。

他谈到左相、山陵使王珪已重病卧床，命在旦夕，朝政大权已落入蔡确、章惇、张璪之手。

他谈到吕公著虽被诏为侍读，但仍在扬州，尚未入京，太皇太后已遣飞骑去扬州催促。

他谈到苏轼已被朝廷从常州移知登州，诏令也许还在途中，也许苏轼已开始北上。看来是不会很快诏入京都的。他着重谈了司马光“广开言路”之奏的受阻情况：

“老师上奏‘广开言路’受阻近两个月，皆右相蔡确所为。蔡确先是以‘司马光、苏轼、吕公著等乃流俗首领，天下已有定论，若骤然起用，必致朝臣逆感、人心疑惑’为由而塞途；继而以‘司马光入京吊丧致哀，黎庶拥巷欢呼，几成骚乱，乃洛阳耆英会成员文彦博、席汝言等先入京都煽惑愚民所致’而诽谤；并诬老师‘广开言路’之奏有讪谤神宗皇帝之嫌。遂有四月十四日诏令老师知陈州之举。更为甚者，五日前，老师的《乞开言路状》通过登闻鼓院以进，太皇太后知老师忠耿之心，决意广开言路，下诏求谏，蔡确却借草拟《求谏诏书》之机，暗设障碍。昨日清晨榜于朝堂的《求谏诏书》，明为求谏，实为拒谏……”

司马光惊诧：

“可看到《求谏诏书》全文？”

“《求谏诏书》榜于延和殿，百官非早朝答对不得入内，听说内容中有六条禁锢。蔡确已严令不得抄传。”

司马光愠怒了：

“奸佞又见于朝廷啊！”

范祖禹低声提醒老师：

“据谏院几位朋友反映，邢恕乃蔡确心腹，蔡确所为，邢恕皆参其事。”

司马光惊骇瞠目。他立即联想到一个月前邢恕的深夜造访“春官居”和昨日的言行所为，头发根有些发凉。

范祖禹从怀中取出两份奏表：

“现时，三省六部的一些官员，都以吕惠卿比蔡确，奸伪巧作，阴毒诡诈。这是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鄂因谏奏朝政被蔡确惩罚而反弹蔡确的奏表，求老师相机上呈太皇太后。”

司马光接过宋彭年、王鄂的奏表正要详览，内臣张茂则和右司员外郎邢恕带着太皇太后召见司马光的谕旨，闯进了司马光居住的房间……

巳时三刻，司马光在内臣张茂则的引导下，准时到达崇庆宫厅堂。

张茂则入内禀报去了，司马光坐在这空荡荡的厅堂里，等待着太皇太后的到来。十五年没有走进这座殿堂，他心里蓦然浮起一层悲酸，现时的太皇太后还是十五年前的皇太后吗？还保持着昔日的亲切、热情、坦直和嫉恶如仇的真诚心志吗？如果让优柔寡断、胸无砥柱、心浮耳软充塞了临政执权的灵魂，今天的召见和今后的一切，就难以预料了……

突然，一阵脚步声响在厅堂门口，司马光抬头一看，右相蔡确身着紫色朝服朝冠，气宇轩昂、春风满面地跨入厅堂。司马光心头一震，太皇太后的厅堂召见，蔡确也要参与其事吗？他的思绪全然乱了。

此时的蔡确，却是异常的镇定从容。昨夜四更时分，邢恕从“春官居”急急来到他的府邸，详细禀报了司马光抵达京都后的举止言行、情状神态：司马光接到“过阙入见”诏令后的迷惘和不安，听到《求谏诏书》后的兴奋和喜悦，闲谈中对蔡确“有胆有识”的赞语，以及司马光的“罢宴”。邢恕还附带说明，内臣张茂则与司马光是分乘各自的车舆到“春官居”的，两人根本没有私下交谈；司马光至“春官居”后，更无朝臣前去拜访。邢恕这些忠实的禀报，使蔡确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求谏诏书》之榜于朝堂，似已满足了司马光“广开言路”的要求。从而导致他作出一个错误的对策：只要这位“朝臣典范”不在“广开言路”上纠缠，就是在其他一切事情上骂爹骂娘，自己也都认了。他决定用恭恭敬敬、服服帖帖的礼让，把司马光早日送往陈州。于是，他在司马光的面前热情地拱手请安：

“大先生安好。尊驾昨日抵京，喜从天降，朝臣得知，无不欢欣鼓舞。蔡确因杂事缠身，未至‘榆园长亭’恭迎，告罪，告罪！”

司马光顿生厌恶，站起拱手：

“右相安好，老朽司马光奉圣诏‘过阙入见’，劳右相悉心操劳，不胜感激。”

蔡确殷勤地搀扶司马光落座，并斟茶以敬：

“大先生昨日午后抵京之时，蔡确正在此厅向太皇太后奏请杂碎事务，内臣张大人复命大先生已至‘春官居’，蔡确当即奏请太皇太后恩准去‘春官居’拜见大先生，并请安乞教。太皇太后赐旨：‘司马大先生明日入见，卿可恭立一侧聆听言论，也长一点做臣子的见识。’奇遇机缘，天外之福，蔡确尊圣命寝食难安以待大先生驾临。仅向大先生拜谢。”

司马光听得明白，蔡确今日之参与“过阙入见”，确实是太皇太后的安排，心里更加怅惘了。恰在这时，太皇太后在宦侍梁惟简引导下走进厅堂。司马光急忙跪倒，仆伏于地，高声请安：

“臣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司马光，奉诏‘过阙入见’。恭祝太皇太后陛下万岁，皇帝陛下万岁！”

太皇太后坐于高台御案前，神情亦显凄怆：

“司马大先生，请你抬起头来。”

司马光抬头望去，十五年前的皇太后，现时已是两鬓斑白，形容见老，眉宇间积淤着厚厚的忧愁。

太皇太后也打量着司马光：衰老的身躯，消瘦的面容，深陷的两腮，耷拉的眼皮，一副耄耋之态，已代替了十五年前的清癯刚健。她吁叹一声，话语怆然：

“十五年，岁月老人啊！司马大先生，‘过阙入见’之诏无他，只是思念大先生至切，欲睹大先生晚年丰采耳。蔡卿，为大先生设座御案前。”

蔡确叩头应诺，急忙站起，为司马光移来一把座椅。

司马光跪而不起，叩头禀奏：

“谢太皇太后皇恩浩荡。臣痴年今已六十有七岁，齿发衰落，目视近昏，神识衰退，所计之事，旋踵遗忘。骸骨癯瘁之躯，自顾不暇，自惭形秽，已习惯于破帽遮颜。于身外所见所闻，已是麻木无知了。”

太皇太后微微一笑：

“大先生昨夜于‘春官居’罢宴之举，也是麻木于身外之所见所闻

吗？”

司马光惊诧语塞。

太皇太后突然把话转向蔡确：

“蔡卿，此事你也有所闻吧？”

蔡确亦惊骇太皇太后耳目之灵敏，但一时揣摸不准其意何为，便以活络话回答：

“臣亦听到朝臣议论，但不知其详情。”

太皇太后笑：

“蔡卿回答极妙，首尾兼顾矣！司马大先生，讲究吃喝并不是什么大事，世风世情如此，如今官衙已习惯于餐桌议政、举酒成交，你又何必犯众人之怒而自讨苦恼呢？再说，你年事已高，趁牙齿尚余几颗，多吃几次何妨，朝臣之中，谁也不会因一桌珍馐佳肴非议你的。”

司马光蓦地抬起头颅，拱手高声禀奏：

“太皇太后明察。臣有所奏！”

“请讲。”

“臣昨夜罢宴于‘春官居’，情属鲁莽，臣知罪。但决非怕人议论，而是畏世风世情之可悲、可哀啊！

“唐德宗年间，外任一吏以一双鞭靴馈宰相陆贽，陆贽拒而不受，并严斥其吏。德宗皇帝闻知，语陆贽曰：‘卿清慎大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陆贽对曰：‘贿道一开，辗转滋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陆贽之言惊心动魄啊！太皇太后陛下，臣昨夜于‘春官居’餐桌所见，决非一双鞭靴、一袭衣裘、一辆车舆可比，而是一桌千金！臣非不欲食，而是不敢食，怕一桌馐肴下肚，撑大了奢胃侈肠，来日就要吞噬天下黎庶了。”

太皇太后神情突变，厉声询问：

“如此看来，罢宴之举，乃大先生借机而‘广开言路’了？”

司马光一时愣住了，旋即坦直回答：

“臣当时情急，未及深思，事后追念，确有‘广开言路’之意。”

太皇太后从御案叠放的奏表中取出一份“诏文”扔向司马光：

“这是皇上昨日清晨颁发的《求谏诏书》，大先生可自览自察！”

蔡确一下子神情紧张了，难道太皇太后要以《求谏诏书》中的禁忌条款惩罚司马光吗？他的心疑惑而不安。

司马光神情怆然，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拾起《求谏诏书》详览：

> 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诏曰：朕初揽庶政，郁于大道，夙夜祗畏，惧无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辑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御治之始，必明目达聪以防壅蔽。诗不云乎，“访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臣所以进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然。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顾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下则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

司马光阅览完毕，愤悒不已，悲声而号：

“天条纵横，天网恢恢，这不是诏书求谏，而是暗藏杀机，杜塞天下人臣之口！”

蔡确头脑一震，心底发冷，凝目注视着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似乎有些动怒：

“司马大先生，你的悲号，使我茫然不解！”

司马光愤悒之情更烈，昂首梗脖，双目闪辉，朗声申述：

“陛下慕周成王求助群臣之举，图周文王、周武王不世之功，今诏

书求谏，何以于诏书中遍布罗网，待雀而入。人臣惟不上言，有上言者必触犯天条，获罪于身。”

“大先生此言何据？”

“求谏书上，白纸黑字，甚为分明：进谏者所言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进谏者所言或于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进谏者所言国家安危之计，则可以谓之‘扇摇机事之重’；进谏者所言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进谏者所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顾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进谏者言民间之愁苦可怜，则可以谓之‘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陛下，如此天条纵横地下诏求谏，天下还有可谏之事吗？如此欺己欺人，欺世欺天，会使忠臣解体，直士挫气。太府少卿宋彭年，因谏奏‘在京不可不并置三衙管军臣僚’，罪以‘犯非其分’而受罪；水部员外郎王鄂，因谏奏‘大学增置《春秋》博士’，罪以‘犯非其分’而罚铜二十斤。这样一来，欲士者敛冠藏之，欲谏者咋舌相戒，徒使那些窃国贪渎之辈私以为快啊！陛下，当此慈心初揽庶政之时，天下黎庶翘首而仰望宫阙，期以善政善法以活民。臣乞求陛下将此诏书中的天罗地网，统统荡去，使民言之无惧，言之有尽。并榜于天下，令人臣黎庶共知，在京于登闻鼓院、检院投进，在外於所属州军驿以置闻，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陛下如指诸掌矣！”

太皇太后拍案而起：

“善！司马光，老而弥坚啊！梁惟简听旨！”

梁惟简趋前：

“臣在。”

“宣示诏令吧！”

梁惟简宣读诏令：

> 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诏曰：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染病卧床，不能料理朝政，特命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韩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为门

下侍郎……

这是悄悄地权力转移，王珪歇息了，蔡确明升暗降了，章惇失权了，司马光进入了中枢。“过阙入见”之诏，原是为司马光进入中枢建造的阶梯。

蔡确仆跪于地，头脑里一片空白，太皇太后的机变戏弄了他，他已想不起如何抵制和反击。

司马光没有领旨谢恩，他沉默着，心存感激与怆楚。感激于太皇太后对自己的信任，怆楚于国难当前自己虽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但“骸骨癯瘁”的身躯已不堪驱使了。他抬头望着面含微笑、神情从容的太皇太后，不知说什么是好。

太皇太后发出谕旨：

“门下侍郎司马光，广开言路、下诏求谏之举，皇上就委付大先生全权处置了。”

司马光拱手谢辞：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臣羸老抱疾，命薄西山，时日无几，确已无力承担门下侍郎之重任。且十五年远离朝廷，已疏隔于内政边情，臣不敢贪图暮夕之清闲，是怕荒误太皇太后‘革故鼎新’之伟业啊！计之长远，请太皇太后陛下遴选忠恳年轻之士，教而驱之，任而使之。臣言出至诚，不敢有欺，谢辞门下侍郎之诏，乞请放归陈州。”

太皇太后惊讶无语。

蔡确魂归正位，凝目注视着太皇太后……

第十五回　司马光罢废新法　章子厚争议殿宇

司马光三辞门下侍郎职位的举动，使朝廷群臣惊讶，使京都黎庶心慌，更使太皇太后寝食不安：司马光的态度是真诚的，思虑是周致的，让一位两次中风、举止不便、骸骨癯瘁的老人驾辕拉车，于心不忍啊！可遍视朝野臣子，权衡各方需要、各方影响及兵、民、农、商、士、学之望，找不到第二个司马光！

在二十多天的相持中，“春官居”翠月楼热闹起来，朋友们走马灯似的川流不息，规劝司马光“勿再谢辞”、“勿负皇恩”、“勿失民望”，司马光也在“心志抱负”和“羸老抱疾”的矛盾中心神煎熬，日见消瘦。

宦侍梁惟简知司马光事兄甚恭，便与司马康、范祖禹商议，从陕州夏县涑水老家接来了年已八十岁的司马旦。

五月二十六日午后，梁惟简来到“春官居”，向司马旦恭致问候之后，便笑呵呵致语司马光：

“司马公，二十天来，梁惟简三顾‘春官居’，这是第四次了，今有太皇太后亲笔手书致司马公，请公自览。梁惟简这就告辞了。”说罢，扔下“手书”后离去。

司马光惶恐万状，挽留梁惟简不及，心情沉重不安，急忙打开“手书”阅览：

> ……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时而君辞位耶！君实不助，朝廷何倚……

司马光恭览完毕，神情怆然，这是诏令，这是希求，这是责怪，这是宾朋之音，这是无法抗拒皇恩圣旨啊，他转呈“手书”于司马旦请示：

“事已至此，弟心神迷乱，当何去何从？乞兄教之。”

司马旦览“手书”后而低语：

“皇恩浩荡，亘古少有，汝平生诵尧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时可而违，非进退之正也。君实，汝有何难而不决耶？”

“骸骨癯瘁，不堪驱使……”

“以身许国可也。”

“朝政之弊，积重难返，身似秋风黄叶，难有作为，徒负皇恩……”

“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竭尽心力而耕耘，收获丰寡，俟天命可也。”

“革故鼎新之举，势必罪及介甫，弟心惶惶，结缚愁肠啊……”

“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你放开脚步，走自己的路吧，王安石，非凡俗之人，你多虑了。”

司马光持“手书”面阙谢恩：

“太皇太后陛下，臣司马光将顺民心、合君意，拼力而为，荣辱不惧，鞠躬尽瘁。以死报陛下知遇之恩！‘革故鼎新’壮举，当从‘求谏诏书’开始……”

《求谏诏书》的修改和重新颁行，气势不凡地烘托了司马光复出的声威。朝廷对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鄂因谏言“犯非其分”冤案的公开平反，春雷震动般地抬高了司马光“老而弥坚”的权威。司马光受权主管的“广开言路”，迅速地在朝廷和京外二十三道的州府县衙展开，形成了揭露“变法”十七年来种种缺失弊端的风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势头之猛、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的“气势澎湃”。历史上一切交替反复的变革，后者对前者的否定和清算，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朝廷百官似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认识和信仰，日以百计弹劾王安石及其变法者的奏表卷地而起，成了大内皇宫惟一的声音。京外诸道的州官县吏，也都闻风而动，军州驿站昼夜不停地传送“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奏章”。特别是竟有村野农叟耕夫一百五十余人，手持“青苗、保甲不便”奏表，从四面八方来到京都投诉，把“广开言路”弄得热闹至极，也把司马光推到了朝野“高山仰止”的境地。战争和内争的日子太长了，黎庶都需要一个能使天下安定的人物，司马光成了这种需要的偶像。司马光毕竟是高明的政治家，为防止风暴般的“广

开言路”毁及皇权的神圣，也为了松弛一下朝臣们绷得过紧的心弦，他不失时机地控制了这场“风暴”的吹袭。

六月二十八日，崇政殿举行午朝，群臣毕集，主要内容是廷议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情况。这个“午朝”，也许含有为司马光“平反”的意思，连十岁的皇帝赵煦也着袍顶冠坐上了御椅。十五年来不曾在延和殿露面的司马光今天露面了，群臣们都想从这位掀起“广开言路”风暴的新任门下侍郎的言谈话语中，探知今后朝政的走向，弄清这场“风暴”将刮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尚书右丞李清臣是支持司马光的，他此时情绪高昂，心情紧张，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左相蔡确、右相韩缜、知枢密院事章惇、中书侍郎张璪等人。这些反对“广开言路”、已被“广开言路”弹劾的宰执大臣一个个面色阴沉，目光凶冷，似乎已咬紧牙根，要从司马光廷议“广开言路”话语中，抓取疏漏和缺失，以便伺机反击。崇政殿里此刻已是一片寂静。

太皇太后主持了今天的午朝，她首先赞扬了司马光“忠于臣道，十五年甘于寂寞，忠君忠国，老而弥坚”，继而谈了“广开言路”、“下诏求谏”的一般情况，为司马光敲响了上场锣鼓。

司马光步履艰难地走出群臣之列，在群臣们鸦雀无声的等待中，张开了十五年来默而不谈朝政的嘴巴，神情平和地讲出了他对“变法”十七年功过是非的见解：

“……先帝聪明睿智，励精图治，思用贤辅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计从，人莫能间，虽周成王之任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乐毅，蜀先帝之任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者也。”司马光一开口，就确定了神宗皇帝赵顼励精图治的“天纵英明”和高于周成王、齐桓公、燕昭王、蜀主刘备的“英主地位”，也就是空泛地肯定了“变法”的必需，肯定了群臣们先后参与“变法”的这段历史。崇政殿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一些。太皇太后脸上露出了笑容：司马光为“广开言路”中那些五花八门的弹劾奏章的处理划出了一条重要的界线，比蔡确高明多了。尚书右丞李清臣和大多数朝臣唧唧喳喳的议论声起，反映了对司马光言论的赞同。蔡确、张璪、韩缜早已被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风暴吹蒙了头，此刻突觉心头一阵宽适，轻轻舒了一口气。章惇却更加拧紧了眉头：老奸巨猾，司马光果然虑事精细啊！一出手就举起了维护神宗皇帝的旗帜，师出有名了。

司马光话头一转，情绪随着激昂起来，把讨伐的矛头指向了“变

法”的倡导者：

“不幸所委之人，于人情物理多不知晓，不足以仰副圣志，又足己自是，谓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择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谋，以启迪清衷，佐佑鸿业，而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其人意所欲为，人主不能夺，天下莫能移，与之同者，援引登青云，与其异者，摈斥沉沟壑，专欲遂其狠心，不顾国家大体……”

这分明是不点名地对王安石的声讨，也是不点名地对朝廷一些重臣的抨击。三省六部的重臣们都低下了头，因“变法”而“登青云”者惶惶不安。司马光似乎察觉了这些人的心境，便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制定新法的少数重臣：

“人之常情，谁不爱富贵而畏刑祸？于是缙绅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画，务为技巧，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敛相尚，以苛刻相驱，生此厉阶，迄今为梗。又有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以资军备，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等钱，以供军需，遂使九土之民，失业穷困，如在汤火。此皆群臣躁于进取，误惑先帝，使利归于身，怨归于上……”

崇政殿里鸦雀无声。司马光提高声调，说出了他这篇讲话中的最强音：

“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高瞻远瞩，明断施恩，罢修城役夫，撤巡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饰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繁扰者，罢货物场及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凡此福民之举，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为我辈人臣示以范例。今后之计：我辈身为人臣当继承神宗皇帝‘励精求治’之初衷，革故鼎新，强国富民，中兴大业。新法之害民伤国者，去之！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以爱民为心，其民必富；以益国为本，其国必强！”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宣言书，他确定了罢废“熙宁新法”的基调。大多数群臣以“太皇太后万岁”、“皇帝万岁”的欢呼声，表达了对司马光的支持。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策略的巧妙运用，他举起继承神宗皇帝赵顼大志初衷的旗帜，不点名地抨击了王安石的“变法”，解脱了朝廷百官，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争取了人心。

这也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一次动员，他供奉太皇太后为主帅，用坚定不移的气概鼓舞支持者，主宰着朝政的进展。

崇政殿的这次午朝，给了司马光超越一切臣子的权力，如同十七年前王安石凌驾于二府、三司一样，左相、右相靠边了，当年群臣“以介甫马首是瞻”的情状，今日变成了群臣“以君实马首是瞻”。历史转了一个圈子，时代的角色换了地位。

章惇开始了悄悄的思索，对司马光的“宣言书”提出了怀疑：否定“变法”也是继承神宗皇帝的“大志初衷”吗？否定王安石的一切真是别无所图吗？“新法便民益国者，存之”，空洞的高调，骗人的伎俩！这样的“革故鼎新”不就是“旧制还魂”吗？章惇悄悄的思索变成了悄悄的串连，一股反对司马光的力量也在悄悄地集结，蔡确、张璪、韩缜和京东转运使吴居厚都向章惇靠拢了……

司马光有着把握政治风云的敏感，而且谙通官吏与政情的血肉关系。“崇政殿午朝”之后，他便对朝廷现实的力量对比作了精细的分析，并从王安石“变法”兴衰过程中吸取了切实的教训：介甫之失，不惟失之于操术过急，亦失之于用人不当，任何完美无缺的方略，离开德才兼备的官吏，都是一纸空文。他本是“脚踏实地”之人，又知审官院多年，有着丰富的知人用人经验。为了推进“革故鼎新”，也为了改变自己在朝廷中“忌者甚众，置身其间，如黄叶在裂风中”的艰危处境，便借吕公著由扬州入京奏事，太皇太后征询意见之机，按照自己的“吏治观”，把一份“任贤任能”的名单上呈于太皇太后：

> ……陛下推心于臣，俾择多士。窃见刘挚公忠刚正，始终不变；赵彦若博学有父风，内行修饬；傅尧俞清立安恬，滞淹岁久；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唐淑问行己有耻，难进易退；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六人者，皆素所熟知，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馀如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望陛下记其名姓，各随器能，临时任使。至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皆国之老成，可以倚信，

亦令各举所知，庶几可以参考异同，无所遗逸……

司马光所荐举的这二十五人，多为王安石“变法”中的被贬逐者，其个人才智，皆为当时俊彦。太皇太后纳司马光所荐，召被贬逐者入京，委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委范纯礼（范仲淹第三子）为吏部郎中，委孙觉为侍讲，委朱光庭为左正言，委王岩叟为监察御史。其余皆暂居谏院、御史台。

这些被贬逐者的重返京都，立即改变了朝廷里的力量对比。这是一群受过委屈、受过苦难的受迫害者，积怨在胸，不吐不快。皇帝赵顼死了，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离开朝廷了，他们找不到昔日的冤家对头，便把几年、十几年来憋在心中的怨气向现时居于官位的人们撒去。他们蔑视一切权威，蔑视“变法”十七年来的一切，也蔑视司马光苦心诣意的筹划。王岩叟声称“青苗实困民之本，须尽罢去”，朱光庭叫喊“均输富商害国，当尽罢废”，晏知止认为“王安石余孽皆贪渎之人，除恶务尽”，梁焘竟然使气：“三省六部官员，皆当贬逐”。党同伐异之声势甚于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的朝臣大换班。这种震荡朝廷的风雨雷电，壮大着司马光的声势，也把一些心存不满的朝臣推向章惇、蔡确、张璪、韩缜、吴居厚一边，朝廷里的一场新的纷争在酝酿着。

但司马光没有被支持者的狂热所迷惑，也没有受朋友们的狭肠报复所左右，冷静地完善着他“革故鼎新”的筹划。他看得清楚，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许多地区已停止施行，且涉及广大农村，一时难以弄清真实情况，即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这些新法的成败利钝，也是一本说不清的糊涂账，短时期内难见“革故鼎新”之成效。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完全是朝廷法令的产物，也是府县政权的根本，迅速罢废，则震动全盘；罢废迟缓，则政令难通。他决定先在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上开刀，以收立竿见影之效。遂上书于太皇太后：

> 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大行皇帝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跖跋，交阯日南制于李氏，深用为耻，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捃拾财利，自谓桑、孔复出，相与诱惑先帝。于是制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钱，又驱畎亩之人为保甲，使拾禾耜习弓手，又置都作院，多造器甲，又养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

舍祖宗教阅旧制，竟为新奇，朝哺上场，罕为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今吏民上封事者千有余章，未有不及此数事者，而犹因循不知改辙。议者谓革弊不可仓猝，当徐徐有渐，此何异使医治疾而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尽也。保甲、募役、将兵三事，当为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当明令罢废……

奏表上，太皇太后览后大喜，拍案称赞：

“司马光思虑深沉，抓住尽罢废新法的要害矣。当公诸于群臣，以张‘革故鼎新’之威！”

于是，一场纷争发生了：

十月十六日，早朝，照例在延和殿举行，群臣照例应卯而至。司马光、吕公著、李清臣依然是神情肃穆。蔡确、韩缜、章惇、张璪依然是无精打采。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已明显地分为两派，都是个个激愤、目光森冷。五十三岁的太皇太后，在宦侍梁惟简的喝道唱引声中走进延和殿。

太皇太后今日着浅黄宽袍博带，头顶两层垂玉珠花，神态庄穆，眉宇间闪动着勃勃豪气。

早朝开始，照例是太皇太后那几句“询政于臣下”的开场白：

“诸卿辛劳政务，若有所思，可舒怀奏闻。”

紧张气氛中，人们似乎都慎于言行。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都看着宰执大臣的举止，宰执大臣们此刻又各有所怀。章惇等人原本就无事可奏，现时全心戒备地等待着司马光等人的发言。吕公著、李清臣不愿奏请别的事务，怕干扰今天早朝的主旨。司马光虽已奉旨于今日早朝申述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的理由，但总不能一开幕就主演独唱。群臣各怀心机，造成了早朝一开始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冷落了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似乎对今天的早朝估计不足，长时间的沉默使她有点慌神，一时显得焦急无措。司马光被迫跨步出列，跪倒在御案前，拱手禀奏：

“臣门下侍郎司马光，有一事奏请太皇太后陛下。”

太皇太后从冷落中解脱了，高兴地说：

“司马大先生请讲。”

司马光叩头站起：

“太皇太后陛下明鉴。陛下颁诏求谏，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千有余章，农民王啬等人实封诉疾苦者一百五十道。农民诉奏，绝非政见所驱，实为苦情难耐。窃惟农茧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以仰生也，是以圣主重之。窃闻太宗皇帝尝游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于殿上，赐席坐，问以民间疾苦，劳之以帛。太宗皇帝兴于侧微，民间事固无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贵而忘之故也。真宗皇帝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农家也，喜言农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闻之，及践大位，咸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景德农田敕》，至今称为精当。若非陛下大开言路，使畎亩之民皆得上封事，则此曹疾苦，何由有万分之一得达于天命！

“保甲法的施行，民间不胜其苦。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自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浸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阵，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三路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关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棚、除草为名，聚之教场，得赂则纵，否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事，几尽废也……

“募役之法，其害有五：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原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日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柘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

“将兵之法，虽云‘挑选武艺高强，谙熟战阵者充任’，但在实施中，皆为宫廷供茶洒扫之辈，儿戏战场，恃宠专横，不知用将，不知爱

兵，‘灵州之失’、‘永乐之败’已使将校士卒寒心矣……

“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乃病民伤国之法，乞陛下明令罢废，以解民苦。为监察圣诏切实实施，乞除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

司马光所谈保甲法、免役法、将兵法的危害，多采用农叟耕夫奏状之所述，纵然有片面之嫌，但具体、真实，生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群臣都聚精会神的静听着，包括蔡确、韩缜、章惇、张璪等人。支持司马光的朝臣们已准备在司马光禀奏结束之后，以高扬的“太皇太后万岁”的欢呼声表示赞同。太皇太后，也准备在司马光禀奏完毕之后，立即予以高声恩准。

司马光以其慷慨激昂的声音结束了他的奏请，在其支持者正要张口欢呼的刹那间，知枢密院事章惇却抢先站起，拱手出声：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臣知枢密院事章惇有事禀奏。”

太皇太后正欲恩准司马光奏请的“谕旨”被堵在嘴边，她迟疑片刻，惊诧地望着章惇说：

“容卿禀奏。”

章惇并不慌张，他一开口，并未直接维护“新法”，而是向司马光“荐举谏官”的疏漏处提出质询：

“禀奏太皇太后，台谏之职，在于纠绳执政之不法。司马光以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以范祖禹为右正言之奏举，恐非相宜。”

这是向司马光的公开挑战。太皇太后感到意外：

“噢？”

章惇从容谈起：

“按照朝制，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由宰执进拟。请问左相蔡确大人，右相韩缜大人，司马大先生奏举范纯仁等五人任谏职之事，你们事先知道吗？”

蔡确跨步出列：

“我事先闻所未闻。”

韩缜亦跨步出列：

“我事先亦不知。”

章惇微微一笑：

“如此说来，司马大先生身为门下侍郎，虽在‘广开言路’上享有太皇太后陛下委托的全权，但在奏举谏官上却是有些侵慢朝制了。”

吕公著情急出列反驳：

“难道门下侍郎就无权奏举谏官吗？”

章惇厉声回答：

“有。奏举别人可以，奏举范纯仁、范祖禹则不可！祖宗之法有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现为台谏者皆徙他官。司马大先生现为门下侍郎、副宰相，居执政之列，而众所周知，范祖禹佐司马大先生修著《资治通鉴》，相处十七年之久，为大先生门下高徒，且以‘老师’恭称；范纯仁乃司马大先生之密友，二十年前，亦为司马大先生荐举入朝。如此奏举相近相亲之人为谏官，实属违背祖宗法制之举。”

群臣都傻眼了。章惇以朝制祖宗法度为据，其言论无懈可击。吕公著心里狠狠地诅咒着：王安石调教之徒，皆伶牙俐齿啊！

章惇紧接着一放一收，逼向司马光和太皇太后：

“当然，司马大先生公忠天下，朝野皆知，此举未必出于私心私谊。万一他日奸佞执政，援此为例，安插亲信心腹于台谏，朝廷又将如何？乞太皇太后深思明断。”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半年多来，根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战阵，心里早就慌乱，而且章惇言之有理，也不能蛮横阻止，她把希望寄托在司马光身上：

“司马大先生，对知枢密院事章卿的质疑，你也可作申辩。”群臣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光。

司马光神情坦然，从容拱手回答：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殿前议事，所见相左而相论，原属正常。臣愿听章惇大人的高论批驳，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司马光冷静地借词退却，太皇太后心里失去依靠，一时语塞而窘。章惇立即抓住时机逼了过来：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司马大先生虚怀若谷，向臣开了言路，臣尚有一事不解，仅求教于司马大先生。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句话并不难解，即孝子居丧，志存父在之道。司马大先生乃当代人表，朝臣典范，事君以礼，侍兄如父，誉满天下，何其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执政不及五月，便急于罢废大行皇帝亲自制定的法度，不知居心何在？泄心中之愤耶？泻积年之怨耶？伸未展之志耶？报贬逐之仇耶？司马大先生如此倒行逆施，难道就不怕违背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的大德吗？”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中书侍郎张璪立即响应，悲声而号：

“司马光，外附忠贞之名，内怀莫测之心，执政伊始，即变更大行皇帝之法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左相蔡确亦响应跪奏于御案前：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国丧以来，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收拔当世之耆老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严边备以杜强邻之窥觎，走轺传以察远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大道以合众志之异同，天下归心，黎庶欢愉，清平之治，即将显现。今司马大先生无端又启衅端，名为匡正新法之缺失，实则讪谤先帝以抱怨。臣为左相，忧朝廷纷争之再起……”

太皇太后已不知所措。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张璪形同骂街的呐喊和蔡确的煽动，果然使一部分居于中间的臣子向章惇靠了靠，开封府推官张商英发出了貌似调解的悲叹声：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古之常礼，孝之必然，今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奈何匆促而轻议变更法度。”

章惇十分机敏，立即抓住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直接抨击司马光的核心论点：

“司马大先生方才滔滔大论的根本，是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和将兵法。这三项新法，事关京外州、道军政大权，使司马大先生极感堵心，欲先行罢废而后快，操刀之准、之狠、之快，令人佩服。保甲法、将兵法功过如何？我也心中无数，姑依司马大先生之说。可募役法的利害究竟如何？司马大先生的高论未必全然正确，你可以概括为‘其害有五’，别人也可以概括为‘其利有十’，天下任何法度均有利害，利多害少即为善法。募役法乃大行皇帝与王安石思虑两年而创制，其意深焉……”

近日刚刚召回京都的刘挚怒吼出列，打断了章惇的奏言，戟指章惇而吼：

“章惇佻薄险悍，谄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王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而至执政；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自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进用司马光以来，章惇怀恨在心，便与蔡确结为朋党，放肆强悍，凌侮沮害群臣。章惇不罢，朝廷不宁！”

王岩叟亦出列奏言：

“章惇攀王安石而出，谗欺狼戾，承袭王安石桀骜不臣之恶习，竟于殿前质问太皇太后陛下批除谏官事，语涉轻侮，是以不欲威在人主也。乞行黜去。”

延和殿乱了，罢废新法的争论变成了罢废章惇的声讨。章惇则毫无惊慌，一切似在意料之中，面对着越来越激烈地攻击和弹劾昂首大笑：

“这就是司马大先生倡导的‘广开言路’吗？章惇势孤，但决不屈服于势之压迫。”

司马光不再沉默，应着章惇的笑声转过身来，神情从容，话语坚

定：

“司马光从不倚势压人，也从不因薄慢侮辱而自屈。章惇大人所论，光愿以理回答。”

延和殿乱哄哄的骚动终止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静了下来，望着这位齿发无几的老人。

司马光的声音仍是平和的：

“募役法的功过利害，光以民心为倚是从，章惇大人以为此法利大于害，可详加议论，今日不必匆忙结论而定其取舍。

“‘三年无改于父道’之论自然是正确的，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算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月进羡徐，顺帝即位罢之。当时悦愉，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朝廷当此解兆民倒悬、救国家累卵之际，岂能俟三年然后改之？况今军国大事，太皇太后权同处分，是乃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

“奏举谏官之事，当遵朝制、祖宗法度而行，司马光绝不例外。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二人职作台谏，诚协众望，不可因司马光一人之故而妨碍贤者进路。司马光愿辞门下侍郎之位致仕闲居……”

司马光在“募役法”上心迹坦荡的退让，显示了司马光长者之风，出乎于群臣之意料，连章惇的支持者也瞠目结舌。

司马光在“三年无改于父道”的关键争论上，承认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权威，却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藩篱。他和王安石一样，不为圣人之言所羁绊，只是比王安石温和婉转，显示了异于王安石的恭顺。

司马光在“奏举谏官”一事上的知错必改，又与王安石不同。谁都知道，此时的朝廷离不了司马光，但谁都感觉到，司马光已承认了自己言论上的疏漏和过失。柔克刚啊！

章惇惊讶于司马光的平静和回答质问的坦直，突然对这位“羸老抱疾”、绵里藏针的“陕西子”产生了敬畏。在蔡确、韩缜、张璪和一群支持者的沉默不语中，章惇品味着这场水火争论的结果：谁也没有胜利，可谁也没有失败……

章惇的思索未了，太皇太后的谕旨响起：

“诏：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纯仁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保甲法、将兵法从即日起罢废。”

群臣伏地欢呼。

章惇也仆伏于地，心里滚动着一股绞心的酸楚：还是司马光胜了，新法终于毁在这位骸骨癯瘁的老人手里！

第十六回　别登州子瞻进京　探旧友老者讲史

元丰八年二月中旬，年已五十岁的苏轼，拖家带口，踏着漫漫贬途，经由泗州北上汝州，行至南都商丘，接到了皇帝赵顼“准苏轼所请，常州居住”的诏令，他退隐之心稍定，不胜喜悦，吟着“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的诗句返身南下。归舟行至清江，听到皇帝赵顼驾崩的噩耗，他心境至颓，遗制成服，遥望北天，潸然泪下。十五年的贬逐流离，虽然是“轻舟短棹任横斜”，但对“励精图治”的皇帝赵顼，还是有感情的。“无状罪废，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没齿而已矣！”王闰之、王朝云自然知道今后生活的险恶，理解苏轼心中之所忧，失去皇帝的庇佑，“乌台诗案”的阴影又蒙上了心头。儿子苏迨年已十五岁，苏过年已十三岁，都到了懂事的年龄，对“放归常州”以后的生活，已不再议论。忧满归舟啊！

舟船过灵璧、越扬州，苏轼一直在关切着朝廷的变化，但山高云远，讯音杳无，朝廷宰执大臣王珪、蔡确、张璪等人的身影却时时闪现在他的心头，这些昔日的冤家对头如果继续执政掌权，常州就难以久住，只怕又要飘泊流离。十五年颠沛流离中所企盼的“买田阳羡，誓毕此生”的闲适生活，原是孤独哀绝中的避世需要。佛门的宁静，道观的疏阔，儒家的“舍之则藏”，似乎都蓦然消失，随流而去。

五月二十七日，苏轼拖家带口行至常州，在朋友钱济明的帮助下，房舍刚刚觅得，“谢上表”刚刚发出，常州府衙信使急促的马蹄声驱散了苏轼两个月来“心系阙门”的焦虑迷惘。六月五日，他接到朝廷“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的诏令，并得知十岁的皇子赵煦即了皇位，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司马光已至京都。他高兴，他欣慰，他感念，他热泪滂沱：“乌台诗案”后的六年间，被贬逐、闲置、管束，顶着“讪讽朝廷”的罪名，失去了人的尊严和自由，现时，“收召魂魄，复为平人，洗濯瑕疵，尽还旧物”，总算恢复了知州的职务，还了自己一个清白。王闰之欣喜泪流，忙着烹鱼宰鸭；王朝云愁容尽消，弄琴吟歌以贺；苏迨打来清酒，苏过采来野花，连屋檐下的雀儿也叫个不停。“野花啼鸟亦欣然”的欢乐，真的腾起在这草舍茅屋了。苏轼被一个新时期的曙光朝霞照映得惶恐涕零，他举酒面北而祝祷：“先帝全臣于众怒必死之

中，陛下起臣于散官永弃之地。没身难报，碎首为期啊……”

六月中旬，苏轼怀着“自惊缧絏之余，忽有民社之寄”的喜悦，告别常州，取道扬州、楚州、海州、密州而北上登州。过海州占山亭，他吟出了“尚父提封海岱间，南征惟到穆陵关。谁知海上诗狂客，占得胶西一半山”的诗句，舒发着内心的欢悦。过密州超然台，他停车瞩仰，泪洒杞菊荒圃，亲自操琴，弹唱出“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蓑间。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的诗句，抒发着故地重游的感慨。十月十五日，他到了登州府治地蓬莱城。

登州虽属小郡，但蓬莱却是一座名城，北临大海，烟波浩渺，古代传说的“蓬莱神山”为这座小城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唐代置县，使这座神秘的小城成了现实中的仙境；宋代治平年间修建的蓬莱阁，以其富丽堂皇的灿烂，为远古的神话增添祭祀的香火；城西的海神庙，城南的亚父（范增）冢和千佛山，点缀了这座小城久远的历史；特别是天下奇观“登州海市”，以其海空特有的“群仙出没”、“浮世万象”、“贝阙珠宫”、“车水马龙”、“重楼翠阜”使这座小城令万人神往。

十月十六日，苏轼微服骑马而出，走访渔村，问农草舍，谒识府治民风，体察城乡民情。青春可追，他要补偿六年散官无为的损失。余晖当惜，他要为登州黎庶做几件实事。四天走访使他激烈于怀，哀黎庶之贫困，感习俗之淳朴。十月二十日，他回到家里，进门急呼：

“季璋展纸，子霞磨墨！”

王闰之惊诧：

“几日不见，子瞻何青春焕发……”

苏轼捋须而语：

“几日走访，感慨良多！民在水火，我不能无动于衷。民言珠玉，我当上达于朝廷。”

王朝云以苏轼在密州所作诗句戏趣：

“此乃‘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伴余晖’啊！”

苏轼大笑，在妻妾展纸磨墨的侍奉下，挽袖提笔，疾书《登州谢上

表》：

> ……宠命过优，训词尤厚，非臣愚蠢，所克承当。臣所领州，下临涨海，人淳事简，地瘠民贫。入境问农，首见父老。载白扶杖，争来马前，皆云："枯朽之余，死亡无日，虽在田野，亦有识知。恭闻圣母至明而慈，嗣皇至仁而孝，每下号令，人皆涕流，愿忍垂死之年，以待维新之政。"言虽甚拙，意则可知……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行尧舜之仁，勤邦俭家，永为百王之令典；时使薄敛，故得万国之欢心。岂烦爝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

苏轼写的"谢上表"尚不及发出，朝廷的又一道诏令到了登州，他打开一看，"诏知登州苏轼，以礼部郎中召回京都"几个字映入眼帘。青云节节，诏令频频，恩宠有加，他一时愣住了。道路有闻，司马君实至京，遭宰执大臣蔡确、韩缜、张璪、章惇等人的排挤，步步荆棘，处境艰危，已有离去之意。此"诏令"吉耶？凶耶？朝廷宰执大臣蔡确、张璪的身影立即浮于心头，他一颗耗血于多难的心骤然茫然生疑，传"诏令"而示妻妾，一时默然。

王闰之看完"诏令"，亦生疑惑：好事难多，乐极生悲！她的猜度与丈夫的疑虑相同：

"子瞻，现时朝廷纷争又起，左相是蔡确，右相是韩缜，韩缜为人虽不知，蔡确我们却是领教过的。如此恩宠有加，颇为离奇。我们来登州方五日，论政绩，尚无丝毫建树……"

王朝云看过"诏令"，默然不语，她也在暗暗地猜度着：司马君实现任门下侍郎，势孤力单，此诏或出于司马君实援引之意，亦未可知。果其如此，则朝廷此时的纷争，已是鏖战正激。她不敢说出口来。

苏轼怆然说道：

"十五年来，我们居无定处，形若飞蓬。今日方出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惊魂未返，今骤然膺此非分之宠，恐有意外之忧，纵无天灾，必有鬼责啊！世情难料，人心难料，十五年的坎坷流离，我确实已是惊弓之鸟，连祸福之音也拙于分辨了。"

王朝云在久久地沉默中发出一声叹息：

“天下祸福之事，惟神知之，我等凡俗之人，不必为此事熬费心血，听天由命而已。久闻‘登州海市’神奇瑰丽，壮观至绝，今不睹其景而离去，颇为憾恨啊！”

王朝云的“神论”，触动了王闰之“疑而求卜”的心弦。让“神”决定这“召回京都”的祸福吧！便借机而语苏轼：

“霞之‘憾恨’，亦在我心。子瞻，何不祈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若神灵佑我，赐以‘海市’奇景，也不枉我们五日登州之居了。”

苏轼何尝听不出爱妾王朝云所语之所寄！登州父老云：“海市”尝出于春夏，秋冬不复见。此时已是初冬，逆天时而异想天开，乃徒招失望烦恼之举。遂摇头作答：

“寒冬已临，海气低垂，海神广德王亦潜居深宫暖室，不理人间之事，祈之无视，祷之无闻啊！”

王朝云笑着说：

“先生何未祈祷而先怯！‘信则在，诚则灵’，此古训也。唐代文学大师韩愈任监察御史时，逆鳞而谏，被贬为潮州太守，后改移江陵江曹参军而北上，途经衡山，正逢秋雨时节，阴气晦昧，雾被群山，祝融峰隐于黑霾之中。韩愈欲睹衡山丽景奇观，遂祈祷山神于衡岳庙。心存正直，山神感通，果然‘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先生，唐之韩退之能诚感山鬼，今之苏子瞻就不能德感海神吗？”

苏轼大喜，捋须而笑：

“病急乱投医，妙语解忧愁啊！‘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韩退之能信赖山鬼，苏轼还敢不信赖海神吗？季璋、子霞，快备香烛黄裱、贡果祭食，借夕阳黄昏，我们同去城西海神庙祈祷，愿明日海空晴朗，给我们一个消解‘憾恨’的瑰丽‘海市’。海神啊，苏轼一家的命运，都交给神灵了！”

王闰之、王朝云亦畅然而笑，携手准备香烛黄表、贡果祭食去了。

十月二十一日清晨，海雾如潮如涛，飞卷涌动，弥漫在海面，遮蔽

了海空，吞没了山崖，一团一团地卷入临海的蓬莱阁，似绵，似絮，似雪，似纱，目光所及，是一层层穿不透的白幔。隐约的潮声在蓬莱阁脚下呻吟着，似乎在告诉蓬莱阁上的人们，今日将是一个雾漫大海的日子。

此刻，蓬莱阁曲折的观海回廊上，在浓雾肆虐无声的狂舞怒卷中，只有五个人在凭栏沉默着，不合时宜的奇思梦想，不合时宜的苛觅苛求，不合时宜的形影孤单，痴心痴意经受着时节必然的浓雾遮掩和浓雾中霜冷水寒的惩罚。蓬莱阁飞檐的铜铃在浓雾中发出了一声声苦涩的哀叹，似乎在悄悄地诉说着：这一家人莫非都心痴犯傻了……

苏轼在凭栏昂首远眺，似在浓雾中品味着无可奈何的失望，在失望中寻觅着安抚怆楚灵魂的慰藉。

王闰之愁眉紧锁，目光忧郁，似已被浓雾漫湿了冰冷的心灵。这翻滚的海雾何时才能消散？就是海雾消散之后，就一定会有一个瑰丽的“海市”吗？她的神情哀怨失神。

王朝云怀抱琵琶，倚栏闭目合十祈祷。怀中的琵琶原是要为丈夫“日将旦而四海明”的命运歌唱，谁知海神不佑，今日却要为丈夫“必有鬼责”的不幸哀伤了。她也许在忏悔自己昨日的多言多语……

苏迨手握竹笛凭栏呆然。两年前，他在黄州随着一位牧牛老人学会了吹奏横笛，能吹出动听的牧歌，曾得到父亲的赞扬。今日原是要伴父亲吟诗而歌的，可现时的浓雾早已浸咽了竹笛。他无言无语，任雾团绕着身躯飞旋。

年幼的苏过，似已被从未见过的浓雾吓蒙了，惶恐地俯视着脚下升腾而起的雾团，飞卷的雾团似已使楼阁摇晃起来，不知何时就要坍陷。他紧紧拉着母亲王闰之的衣襟。

雾漫楼台，不消不散，有增无减。王闰之耐不住了，她不愿丈夫为最终的失望强咽痛苦，便移步于苏轼身边，轻声地说：

“子瞻，明日再来吧，这雾……”

苏轼似已明白妻子之所思，用爽朗的赞颂声截住了妻子的劝慰：

“这雾，这雾壮观而神韵醉人啊！季璋，我们何曾沐浴过这多情好客、醇若酒酿的神山之雾？这是海神为我们一家奏起的迎宾曲啊……”

这自觅欢快慰藉的话语是对王闰之说的，似乎也是对王朝云和儿子说的。

苏轼侃侃地说着：

“季璋，我们沐浴过庐山之雾，那是林海壑谷之雾，诡秘，奇巧，轻柔多姿，迷离销魂。忽而带着松脂野花的芳香而来，收起了峰峦壑谷的碧翠峻险；忽而挟着清风细雨而去，闪出了奇峰秀峦、碧壑翠谷少女般的羞怯。那是江南娇柔秀美甜丝丝的雾！

“我们沐浴过长江之雾，那是涛峰浪谷之雾，清爽，灵秀，飘逸多思，恋情缠绵。托着两岸竹林芦荡的清香温馨而起，亲昵地飘浮在江面，轻抚着彻夜不歇的涛声，拥抱着从远古匆匆走来的水流，迎接着东海升起的一轮红日。那是母亲般慈情深意暖烘烘的雾啊！

“可这，登州海面之雾，蓬莱之雾，才是人间铁铮铮、硬朗朗、搅天卷地之雾！万马奔腾，狂涛怒卷，狂狷不羁，天地无阻，随心所欲、肆虐从容，天地合一、消却凡尘。季璋，在这蓬莱之雾中，你不必去分辨东西南北，四周都是一样的缥缈；也不必去分辨天上人间，你我都是天上的神仙，神仙即是人间的你我。季璋，你仔细品味这蓬莱之雾的神韵吧，重重的咸味，咸着唇齿；重重的苦味，苦着舌尖；重重的涩味，涩着咽喉。这才是人间之雾，融合着世情世味之雾……”

突然，王朝云惊喜的呼叫声响起：

“先生、夫人快看，蓬莱之雾辉煌了！”

苏轼、王闰之凝神注目望去，也许由于朝阳将出，霞光映照，浓雾转薄，迷雾深处五色纷呈，瑰丽神秘，有的呈桔黄色，有的呈银白色，有的呈赤橙色，有的呈碧蓝色，有的呈姹紫色，有的呈嫣红色，相托相倚，相间相融，飘曳相戏，变化隐现，其美无比，其妙无比。

苏轼兴致大发：

“蓬莱之雾，海神之魂魄！季璋、子霞、迨儿、过儿，何其不察不

语啊！那桔黄的飞雾，是海神的玉冠；那银白的雾丝，是海神的须发；那嫣红的雾片，是海神的袍甲；那赤橙的雾朵，是海神袍甲上的鳞钉；那碧蓝的雾团，是海神胸前的玉佩；那姹紫的雾流，是海神御驾出宫的銮驾卤簿啊！海神出动了，‘海市’的奇观还能隐匿不现吗？”

在苏轼激越奔放的呼唤声中，海神似乎真的感动了。果然，风起、雾散、天朗、海澄，蓬莱阁左右的渔村、码头，现出了成百上千观赏“海市”的人群，海啸般的欢呼声卷地而起，飞向彩霞瑰丽的海天。

天晓日出时分，“海市”奇观出现于碧空：殿宇巍峨，紫贝阙兮珠宫；楼台流彩，锦帘幕兮罗绮；城池堞朵参差，街巷市列珠玑；仙女列阵，服饰华丽，笑语可闻；车水马龙，粼粼萧萧，声威可感。万象浮生，鬼工神造，幻象若真，妙不可述……

苏轼诗兴骤发，急声呼唤：

“子霞弄琴，迨儿吹笛，海神以奇景飨我，我将报之以歌！”

王朝云应诺弹起琵琶，苏迨急忙吹响竹笛。古曲伴着“海市”奇景的展现飞出，苏轼凭栏而歌：

东方云海空复空，

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

岂有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

敢以耳目烦神工。

岁寒水冷天地闭，

为我起蛰鞭鱼龙。

重楼翠阜出霜晓，

异事惊倒百岁翁。

人间所得容力取，

世外无物谁为雄？

率然有请不我拒，

信我人厄非天穷。

潮阳太守南迁归，

喜见石廪堆祝融。

自言正直动山鬼，

岂知造物哀龙钟。

伸眉一笑岂易得，

神之报汝亦已丰。

斜阳万里孤鸟没，

但见碧海磨青铜。

新诗绮语亦安用？

相与变灭随东风。

海市辉煌，琴声琤琤，歌声悠悠。天上人间似已无隔绝。苏轼心智顿开：人心真诚追觅的一切美好，都是可能得到的。天道如此，海神广德王不也是人心塑造的吗？苏轼进而恍悟人生：人生征途上的一切坎坷，原不是天之所罪，而是人为的灾难！

“海市”消失了，万里海面碧净如镜，映着蓝天，映着蓬莱阁，映着欢笑的人群。一切幻象都在清风中消失了，永存的只是“海市”的辉煌和歌颂“海市”的“新诗绮语”。观赏“海市”的人群回头向蓬莱阁张望，寻觅着楼台上的弄琴放歌人。一位渔村老者突然发现放歌者原是前日拜访自

己的太守大人苏轼，惊讶而呼叫出声。叫声惊动了人群，人们呼喊着“苏子瞻”的名字向蓬莱阁涌来……

苏轼惶然站起，望着欢呼涌来的人群，低语妻妾儿子：“海神佑我，该去京都了。登州五日，无所事事，我们借机向登州父老谢罪辞行吧！”

苏轼偕着妻妾儿子急步走下蓬莱阁，迎接涌来的人群……

苏轼十一月五日拖家带口由登州出发，于十二月六日午后抵达京都。由于弟弟苏辙先于两个月被朝廷以秘书省校书郎从筠州诏回京都，并迁为右司谏，已在东华门外白家巷租得一座宽敞的庭院以待兄长归来，苏轼也就免去了置舍安家之劳。

兄弟劫难后的京都团聚，使苏府重新出现于京都。王闰之、王朝云与苏辙妻子史氏的妯娌相会，苏迨、苏过和苏辙二子、三子苏适、苏逊的相聚，使苏府的人丁一下子兴旺起来。

当晚，全家劫后团圆的家宴结束之后，苏轼和苏辙在苏辙的书房里作了通宵交谈。司马光“老而弥坚”的心志和“革故鼎新”的筹划，使苏轼心情振奋，赞叹不已。王珪的病逝，蔡确、韩缜、张璪的失魂落魄，并在继续遭受着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朝臣的猛烈弹劾，使苏轼怨愤消解，心舒神怡，并消除了两个月来道途听闻的忧愁和疑虑。他原本就是敬重司马光的，此刻的心境，似乎已升华为敬佩叹服了。但对朝廷几个月来对王安石不停地声讨诛伐和全盘否定，他感到惊讶：介甫是“变法”的始作俑者，执政八年，操术过激而误国病民，理当清算其当否定者。但熙宁九年以后的十年间，朝政日非，贪渎泛滥，靡费猖獗，边事败丧，其种种罪责，是无论如何放不到介甫肩上的。他对章惇的坚持“新法”和伺机反扑，更感到震惊和惋惜，沧海横流之时，要改变一个人的政见和性格，终非易事啊！他默默地自解自慰着：此乃“革故鼎新”之所需，司马君实不得不如此啊！

十二月七日午前，他依制向朝廷上呈了到京的“谢上表”之后，便不避嫌疑地向章惇的府邸走去，首先拜访这位陷于困境的朋友。几十年的友谊了，而且子厚有恩于自己，特别是在“乌台诗案”自己身陷牢狱之时，子厚仗义执言，挺身营救，不遗余力。子厚与吕惠卿、王珪、张璪之流终究是有区别的。“变法”失败了，难道所有参与“变法”的人，都是乱臣贼子吗？若在此时能使子厚转变其政见，或收敛其抗拒“革故鼎

新”之愤，于公于私都是有益的，也算尽到朋友的一点心意了。他急匆匆走近章惇府邸，但见朱门紧闭，门前一片萧索，古槐秃枝，败叶铺阶，他心里一阵酸楚：子厚现时仍知枢密院事，何冷清而至此耶？他叩门再三，始有一年轻书童开门而出，恭敬一揖，冷漠地说：

“知枢大人杜门谢客已一月有余，先生请归吧！”

苏轼愕然：

“我乃知枢大人密友苏轼，刚从登州入京……”

书童听到“苏轼”二字，注目打量，面呈喜悦之色，旋即又归于冷漠：

“请子瞻先生在此稍候，小人这就通报便了。”说罢，退入门内，关上了朱门。

苏轼望着朱门叹息：子厚心傲、志鲠、性谑、胆大，官场几十年，仍不改其初。福耶？祸耶？矢志不移耶？不通情理耶？一层阴影浮上心头，他着实为朋友担忧。

朱门“吱”的一声打开，书童依然是神情冷漠地走出，依然是恭敬地一揖：

“知枢大人知子瞻先生驾临，喟叹连声，仅以两语谢先生：‘知终南之谊，避齐州之嫌’。请子瞻先生归去吧！”说罢，低头退入门内，关上了朱门。

苏轼骤然心凉了：“知终南之谊”，其心相通，难忘昔日终南山“避世堂”的肝胆相照；“避齐州之嫌”，却是借汉初齐士蒯通与齐王韩信交往于齐州的悲惨冤祸，暗喻着一种警告。难道朝廷会有人怀疑自己对“新法”的厌恶吗？政争毕竟是残酷的，连章子厚也心惊肉跳，拒绝友谊的交往吗？

苏轼吃了闭门羹，怏怏郁郁地向东角楼街的梅花棚走去。那里是一块深情的绿洲，是一片没有权力纷争的净土，有着自己六年来萦绕于梦的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名知情知义的歌伎，都是有恩于自己的朋友。但愿能从这些真诚善良人们的言谈话语中，了解今日京都的民心

民愿，但愿梅花棚里的琴声歌声，能消解这一日京都所给予自己的忧烦。

岁月沧桑，事与愿违，他眼前的东角楼街瓦肆，已是一派萧索。他寻觅的那座帐庐形梅花棚，已是一堆倒坍的废墟。他急切期盼会见的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已不见踪影了。他神情颓丧，茫然失图，久久徘徊于废墟前，形若呆痴，口中喃喃自语，吟着古老的哀歌，似在吐诉着胸中无尽的惆怅。

彼黍离离，

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

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

道上的行人驻足观望，窃窃指点，苏轼惘然不觉。一位年约七十多岁的老者趋前，端详良久，茫然而询问：

“先生留连于此，何所求啊？”

苏轼蓦然抬头，不禁赧然，急忙拱手致礼：

“请问长者，这梅花棚倒坍于何时？”

老者释然一笑，打量着衣着粗旧的苏轼，心里恍悟：看来是一个落魄文人！便鄙夷地开了口：

“你没有长眼睛吗？枯草掩留废墟，梅花棚的倒坍，已有三个年头了。”

“长者可知梅花棚的主人何往？”

老者的目光森厉了：

“你问的是那几个女孩子吧？”

苏轼点头。

老者神情肃穆：

“你与她们有亲？”

“无亲。”

“有故？”

“非故。”

“那又为何询问？”

苏轼不愿暴露身份，漫而应之：

“不瞒长者，我家居西京洛阳，乃梨园之友，六年前盘桓京都数日，曾来梅花棚观赏演出两次，琴音之妙，歌声之美，舞姿之佳，令我倾倒。今日重来京都，特来再睹芳华，谁知已是人屋全无了……”

老者骤然变得亲切起来：

“我也是梅花棚的常客啊，说来也可怜，那几个女孩子，有的年大嫁人，有的转作他业，有的移地卖唱，四零八落了。”

苏轼情急：

“何以如此？何以如此啊！”

老者长长唉叹一声：

“红颜薄命，自古皆然。那几个女孩子，又都摊上了一副硬性子、死心眼，能不倒运背时吗？”

苏轼急忙从废墟中搬来一块脚石，请老者落座，自己蹲蹴于前：

“请长者详而言之。”

老者摆古似的讲起：

“那几个女孩子，原是苏大才子苏子瞻家里的歌伎，人皆聪颖，才貌俱佳，又极仗义，以唱正经诗词闻名京都。从立梅花棚以来，先是唱唐人李白、杜甫的诗词，本朝欧阳修、范仲淹的诗词。柳大才子柳七的艳词，也偶尔唱之，但与酒楼、妓院的哼哼呀呀根本不同。后来苏大才子苏子瞻被朝廷贬出京都，她们就来了邪劲，专唱苏子瞻的诗词，还真的唱红了。苏大才子后来被皇上关进天牢，她们胆大包天，不光是专场演唱苏子瞻的诗词，还装扮苏子瞻上了舞台，轰动了京都，连大内教坊使丁仙现也亲自加份同台演唱，一下子就大红大紫。再后来，苏子瞻被发配黄州，朝廷下令不准再唱苏子瞻的诗词，她们又不肯像酒楼、妓院那些女子自我作践，以色相淫声赚钱，梅花棚也就日见冷落，唱不下去了。元丰五年，也是这个时候，这座梅花棚终于倒坍，琴瑟绝音。”

苏轼心境凄然，悲怨堵胸，说不出话来。

老者也长长吁叹一声：

“唉，春夏秋冬，花红一时，世情在变，人心在变啊！李白、杜甫的诗词已老掉了牙，无人记起了；欧阳修、范仲淹的诗词成了干鱼，无人理睬了；苏子瞻的诗词，已无人敢唱，就是唱出来，也不一定有人愿听；连柳七的艳词，人们也觉得不够味了。现时，京都所需要的，似乎不再是铁的脊梁、玉的人格、火的精神和浩然之气，只需要吃喝嫖赌的伴奏曲了……”

老者越讲越失去兴味和劲头，声音越来越低，最后索性闭上眼睛不讲了。

这就是京都文坛的现状吗？苏轼的心禁不住战栗起来，声音也随之颤抖：

“请问长者，你可知她们中间一个名叫琵琶的歌伎现在哪里？”

老者似乎懒于睁眼回答，声音悲切地喃喃自语着：

“琵琶在哪里？还有胡琴，还有倩楚，还有丽玉，她们现时在哪里？也许在孤寂的城镇，也许在僻远的山村，也许在清澈的水乡，也许在遥远的边陲。天下野台子多着呢，哪个野台子不唱戏啊！她们在哪里？你问我，我问谁啊？”

苏轼的心火辣辣地被烤炙着，胸中似憋着一种堵物。痛苦？悲哀？愤怒？怨恨？这不就是民心民愿吗？！“革故鼎新”，该是追回失落的铮铮灵魂的时候了！司马君实知道这浩然之气的失落吗？他恭敬地向老者拱手：

“请问长者姓名？”

老者默而不答，闭目摇头，哂然一笑。

老者这一笑，蓦地引起了苏轼年久的记忆，他霍地站起，激动地呼喊：

“长者乃京瓦‘讲史大师’曾老前辈曾无党啊！”

老者长眉一耸，神情木然，冷声闭目回答：

“曾无党，孤身无党啊，他已经死去了。‘讲史’，‘史’难讲啊，王安石的‘史’，讲不得；苏子瞻的‘史’，无法讲；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西京洛阳来的‘梨园之友’，你认错了人，忙你的正经事去吧！”说罢，钳口低头，不再理会苏轼。

苏轼心神震悸，民间终有一笔是非账，现时虽然不讲，后日将会清清爽爽地托出。野史也许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向老者深深一揖，转身离去。他的脚步疾速，着地“噔噔”作响，苏轼向董太师巷司马光的府邸走去。

第十七回　苏子瞻语出惊人　政事堂又起纷争

董太师巷司马光故宅的租主是十月底租期满约后搬出的，老仆吕直提出“修缮房舍，以去旧色”，被司马光以“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为理由而制止，遂于十一月初从“春官居”搬进故宅。同时，司马康带着家人和书籍由洛阳独乐园移居于此。屋内的布置又恢复了十五年前的情状，偏院后寝七间，原是书局，现时成了司马光的书房和接待客人的客厅。

苏轼急急走进董太师巷，远远望见一个老仆弯腰执帚在司马府邸门前打扫阶径，他猜度必是老仆吕直，便放慢了脚步。这位勤劳的老人，老而不衰，手脚不闲，也染有司马君实俭朴之风啊！及至走近细瞧，果是吕直，尚未开口相呼，却被吕直发觉。吕直抬头呵呵大笑，扔下扫帚，急忙迎上，拱手为礼，热情地转达着主人殷切之意：

“子瞻先生大安。秀才今日早膳时，得知子瞻先生昨日已由登州回京，即命老仆去白家巷苏府迎驾，可惜晚了一步，先生出访了。”

苏轼与吕直极熟，且喜欢这位老人的戆厚耿直，以“吕伯”称之，急忙拱手还礼：

“你老大安。谢吕伯操劳了。十五年不见，你老还是如此结实硬朗啊！”

吕直挽着苏轼的双手，眯着眼睛打量着：

“十五年啊，子瞻先生也长出白发了。可人还是没有变，眼睛还是带笑的，眉毛还是带喜的，说话还是没掩没藏的……”

苏轼笑：

“谢你老吉言，一见到你老，我自个儿也觉得无忧无愁了。请你老快为我向司马大先生传禀吧。”

吕直仗义作主：

“不用向秀才传禀，子瞻先生驾临，秀才高兴还来不及呢！”

苏轼打趣地说：

“吕伯啊，你老怎么还是一声一声地称大先生为‘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

吕直不解。

“你老想想，现时大先生已不再是‘秀才’，而是执政握权的宰相，比‘秀才’大十倍百倍了。若仍以‘秀才’称之，大先生自然不会见怪，但朝臣们会笑你老头脑古板，赶不上趟的。再说，大先生今后要时常接见诸国使者，你一声‘秀才’，诸国使者一听，会说咱们大宋没有‘能人’，叫一个‘秀才’管理朝政，这不就全砸锅了吗？今后就以‘相公’称大先生吧！”

吕直连连点头，连声说“好”，遂挽苏轼手臂登阶入府。

苏轼行至厅堂，忽被堂前巨大屏风上司马光亲笔书写的一帧“条幅”吸引，便驻足观看：

> 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吩咐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奏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白。

苏轼拊掌叫绝：

“笃诚廉洁，光明磊落，革故鼎新，邪魔却步，此司马君实之‘泰山石’啊！”

吕直自得地介绍说：

“秀才，不，相公入京，朝廷不少官员，前来拜访，有的怀揣私笺求官，有的手提盒子送礼，有的说是秀才，不，是相公的门生，有的说是相公的朋友，到此一看这个条幅，都傻眼而后转了。昨日，相公老家来了一位表亲，名叫刘蒙，以为相公做了大官，必定有许多银两，前来

讨要，适逢相公用餐，遂与相公共桌而食，见桌面上只有青豆一盘，白菜一碗，鸡蛋一碟，刘老先生惊问：‘相公以此为食？留金银而生蛋吗？’相公笑而作答：‘光不敢锱铢妄取于人，每月所得，薪俸而已，若有金银珠宝，表亲可抄查带走盖房置地，富其家室。’刘蒙空手而归，出门回头顿脚而叹：‘司马光，傻官也。’”

苏轼大笑：

“吕伯，我可也是大先生的故交啊。”

吕直戆直地说：

“你一不求官，二不送礼，两手空空，心里没鬼，秀才，不，相公请还请不来呢。”说着，挽着苏轼向偏院客厅走去。

苏轼来到司马光客厅门口，看见司马光正在和一位道貌岸然的学者交谈，便收住了脚步。吕直轻步走进客厅，低声禀报：

“秀才，不，相公……”

司马光回头，目光诧异地望着吕直，微微一笑：

“不称秀才称相公，是苏子瞻教你的吧？”

吕直哧哧一笑：

“称呼‘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秀才现时已是‘相公’了。相公，子瞻先生已在门外。”

司马光急忙站起迎接，口中高喊着：

“苏子瞻，我有一仆，忠厚老实，还是被你教坏了！”

苏轼跨步进入客厅，急忙拱手施礼：

“大先生安好！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在为大先生‘正名’啊！”

司马光大笑，抚着苏轼上下打量，神情激动，泪花濛濛：

“好，好，盼你早日回京，回来了，好，好啊！吕直，快置酒席，为子瞻接风！”

吕直应诺而去。

苏轼亦怆然含泪，望着形容憔悴，齿发无几，但精神抖擞，情谊感人的司马光，笑语哽咽：

“苏轼罪愆深重，累及大先生，心神愧怍……”

司马光摇头，急忙把身边的客人介绍给苏轼：

“此人乃程颐正叔，程颢伯淳之弟，濂溪先生周敦颐之高足。今日方抵京都。”

程颐一脸庄穆，周身肃气，向苏轼一揖：

“久闻苏子瞻先生高名，今日得晤，慰平生之愿，相见恨晚耳。”

苏轼亦肃然一揖：

“久慕濂溪先生胸次如光风霁月，早有‘夫子岂我辈，造物乃其徒’之叹。伯淳、正叔，濂溪双璧，世人仰之，今得谒正叔先生，三生有幸，乞今后多加指点。”

司马光作趣：

“正叔不苟言笑，动遵礼仪，竟使苏子瞻规矩其行了。”遂挽苏轼、程颐落座，品茶相欢。

程颐，字正叔，洛阳人，时年五十二岁，与其兄程颢同从学于理学家周敦颐。其人仁宗皇祐年间曾任太学学职，后二十多年间，大臣屡荐不仕，潜心于理学研究，以“天理”为认识的最高境界，有“天理云者，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之说。他崇尚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学说，宣扬“天人之间最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他认为“人欲”是通悟“天理”的最大障碍，主张“窒欲”以达“天理”：“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觉

莫要于思，惟思为能窒欲。”其人由于学“理”入迷，修其身心，其色甚庄穆，其言多讽谏，其行以师道自居，成了宋儒的典范。也许这种“理学”与司马光心中的某些理念相通，也许这种“理学”有助于司马光“革故鼎新”治乱的需要，六月，司马光荐程颐之兄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未及就职而病故。九月十五日，司马光以“江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仪，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圣慈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为由，荐程颐为秘书省校书郎。程颐在两个月的迟疑之后，今日才风尘仆仆地来到司马光的客厅。

司马光府邸的酒宴一向是简朴的，几乎是二十年不变的老几样：酒是汾酒，肴是盐卤青豆、清蒸鲤鱼、油煎鸡蛋、牛肉萝卜、香蘑炖鸡、干菜肉丝，今日增加一肴，乃姜辣豆腐，大约是厨师专为牙齿无几的司马光准备的。然久别重逢之乐，劫后余生之幸，使司马光神魂快怡，举杯不停；使苏轼欣喜若狂，畅怀而饮；连言行“足以矜式士类”的理学大师程颐，在新朋苏轼和故友司马光频频举杯的相敬相邀中，也有些“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了。酒过数巡，心荡耳热，坎坷诉尽，牢骚已毕，司马光举起酒杯，神情怆然而语苏轼：

“闻子瞻去年过江宁，晤介甫，光心甚慰。介甫现时情状如何？关念至深。这杯酒为介甫而饮吧……”

苏轼原是重感情的人，骤然之间，胸堵鼻酸，泪滴几乎滚落，江宁半山园那夜烛光之下与王安石话别的苍凉情景涌上心头。他举起酒杯，声音已现哀楚：

“介甫久病体衰，荒圃孤影，策杖北望，亦牵念洛阳独乐园啊。”

司马光点头作谢。

苏轼声音有些哽咽：

“岁月老人，介甫已呈龙钟之态，先帝曾有‘凄怆江潭’之叹，苏轼亦有‘人何以堪’之哀。然介甫‘见识高远’之志，仍老而弥坚，似在沉痛哀悔中探索着人生千古不移的谜底，析解‘权力’于世于人深不可测的蕴含，并已将其半山园的房舍田园全部捐于僧寺，现已移居于秦淮河畔瓦弄茅舍之中。江宁介甫，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或存一有，乃壮志未果、遗恨千秋的一颗心啊……”

程颐在冷眼旁观中神情惘然：苏轼之所语，仍脉脉相善于王安石。

司马光心情愈现沉重，望着苏轼，久久无语，相对凄然一笑，为朋友王安石饮尽了杯中酒。

也许司马光受到王安石在江宁“凄怆江潭”的触动，力求避免自己未来的“人何以堪”，他举杯站起，沉重诚恳地说：

“‘革故鼎新’伊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光短于筹划应变，亦拙于远瞩高瞻，举步战栗，若履薄冰，请子瞻、正叔为我执箸设谋。且光已日薄西山，自知来日无多，之所以勉为其难者，正是有赖于子瞻、正叔、子由、尧夫（范纯仁）、淳甫（范祖禹）诸友的相扶相助。公等之所论，启光之昏聩，亦启社稷之未来也，望公勿因谦而辞义。此光之所请，先饮此杯，以明感激之心。”

司马光双手举杯，深深一躬，恭敬地饮了杯中酒。然后落座，神态肃穆，等待着苏轼、程颐开口。

苏轼原是口无遮拦之人，心里也有许多话要说，但见司马光心情沉重而态度挚诚迫切，反而慎于开口，持重思索起来。程颐似有所准备，便拱手一礼，抢先似的开了口：

“司马公虚怀垂问，程颐就浪言求教了。”

司马光急忙执壶为程颐斟酒：

“正叔请讲。”

程颐侃侃谈起，如同讲学：

“司马公此时在论‘革故鼎新’之艰，程颐此时却在思虑‘革故鼎新’之危。‘革故鼎新’之危，不在今日，而在十年之后。何也？今日太皇太后临政，司马公据位，且已雷动日出，横扫阴霾，纵有片云浮起，亦难成为气候，若章惇之流的伺机逆动，徒遭天下唾弃耳！然十年之后，嗣皇年长而主政，则一切决于一人，若奸佞之徒若王安石者复出，则‘革故鼎新’之命运，实难预料矣！王安石‘变法’初时，不也是轰轰烈烈吗？”

司马光连连点头。他何尝不忧于此事啊！

苏轼不觉惊讶而叹服：此人虽师道气派烦人，但所思所见，不同凡响！

程颐看见司马光和苏轼凝神静听之状而得到鼓舞，声音更加铿锵：

“故程颐之所思有三：其一，经筵之事，需从现时抓起。嗣皇幼冲，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当遴选贤士入侍劝讲，讲罢，常留二人值日，夜则一人值宿，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时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同时，当辟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当择内臣十人，充经筵支应，以伺候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再者，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今之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今后当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司马光听得出神，连连点头：正叔思虑精细，富经筵之才智，当以经筵之责付之。

苏轼却听得瞠目结舌：濂溪先生门下，有此世外人耶？如此看管罪犯似的管束皇上，能行得通吗？迩英殿不是村野私塾，经筵官不是村野私塾里那些手执教板的孩子王，真是烘冬而迂腐！再说，十八年前，王安石任经筵官时，曾主张“讲者坐”，为争得一把座椅，闹得迩英殿沸沸扬扬，结果，王安石窝脖，还得站着讲。今重复王安石之所为，不是自讨没趣吗？

程颐的神情更为激昂：

“其二，王安石的著作文字，如《三经新义》《字说》者，皆离经叛道之说，贬辱古贤，自尊一家，行于学馆，立异科举，蛊惑学子，流毒天下，当明令禁绝，付之一炬。

“其三，王安石党羽，遍布朝廷，其同情盲从者，州县如蚁。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业计千秋，万不可有妇人之仁。以上所思，供司马公参酌。”

司马光的神情已不似程颐开始谈论那样情急有力，并立即把注意力移向苏轼：

“子瞻，该听你的高论了。”

苏轼正在琢磨着程颐关于“禁绝王安石著作文字”和“除恶务尽”的激烈言论，突然觉得这位“理学大师”的心结走向，与王安石并无二致，只是比王安石的“躁进急行”更为呆板，更为残忍罢了。王安石之失，在于容不得不同政见，动辄以贬逐为惩，以自己之意判定官吏优劣。难道司马君实也要再走王安石自毁的道路吗？他心头压不住对程颐自居师道的反感和厌烦，便借着司马光的询问开了口：

“苏轼自登州来京，田夫野老皆谈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皆为司马公入京而欢呼传颂，沿途黎庶挡车断道、相聚呼号寄语者三次：‘寄谢司马相公，毋离朝廷，厚自爱，活我百姓’。苏轼为君实之得民心而欢慰，亦为民心之拥戴君实而高兴。其所以然者，‘变法’苦敛百姓，使黎庶不宁；‘变法’以钱为是，使道德失落；‘变法’官商勾结，使官衙成了贪渎之所。民心寄希望于君实，盼望能有个清廉、公正、安居乐业的日子。苏轼今日在京都所见，民心民愿亦为正直、奋进、自强灵魂的失落而悲哀，为萎靡、癫狂、醉生梦死的世风而绝望。京都东角楼街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是京瓦‘讲史’大师，名叫曾无党，说了一句极好的话：‘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

程颐在倾耳静听着，似已被苏轼深情地反映民心民情感动。

司马光点头叹息：

“民之所望不算高，光知‘变法’之害，光亦知道德失落之灾，光更知追回华夏高尚壮烈灵魂之难。光心之所惧，惧于朝政毫无转机，再使天下黎庶失望。若民心再度失落，大宋社稷只怕真的要沉沦了。”

苏轼舒怀直言：

“司马公恕苏轼口无遮拦：公几个月来所行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民望，无可疑也，故黎庶颂之，百官仰之。‘新法’为虐，病民害国，势在必改，惟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轻决。差役募役，各有利害。募役之害，掊敛民利，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愿公良思。”

司马光神情愕然：

“若如子瞻之言，计将安出？”

“司马公志在‘革故鼎新’，则应放眼各朝各代，兼蓄优长。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司马光默而不语，低头沉思。

程颐却神情惊诧，心里狐疑：“革故鼎新”难道可以“相因”王安石的法度吗？难道能够因“民不惊”而自缚手脚吗？苏轼与司马君实之所思，相歧分明啊。

苏轼进一步申述自己“法相因则事易成”的看法：

“司马公明察。有人专欲尽罢‘熙宁之法’，以图创新，不复校量利害，则可能事与愿违，欲东而西。举例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介甫的过激自专。介甫之文字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介甫却欲以其文同天下，能办得到吗？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介甫之同也。”

司马光仍在沉思不语。苏子瞻之论，不是没有道理。介甫制定之法，是自己臆想的吗？也是“相因”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变革方略而成，因而掀起了“变法”初期不可抗拒的潮流。介甫的文字著作也不能说是全错，《三经新义》就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在此时，这种“相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将会导致“革故鼎新”成为一纸空文，将会导致民心的再度丧失。苏子瞻毕竟是思维敏锐而才子气太浓，长于天马行空而短于政坛实践，也许可执掌台谏之职，终不可握权行政……

程颐却对苏轼的言论逆感难耐了：苏轼在为王安石解脱罪责啊。若任其此种言论张扬，司马公“革故鼎新”之举将瘫废难行矣！遂肃然开口，冷语讥讽：

“妙语惊人！子瞻先生遭贬流离十五年，其‘欲速则不达’之论，仍坚之如昔。”

苏轼闻声瞠目，旋即纵声大笑，报程颐以讥讽：

“‘欲速则不达’，夫子所教，虽非‘天理’，亦事物进展之律途，不为

尧存，不为桀亡。难道正叔先生不以为然否？”

争论相讥在骤然间发生了，司马光感到震惊：一种不祥之兆！正叔之论，是朝廷一些人的想法；子瞻之论，何尝不是朝廷一些人想法呢？要熔各种所见于一炉，谈何容易！介甫当年面临的棘手难题，今天终于落到自己的头上了。他举起酒杯站起，诚恳地说：

“光自五月就任门下侍郎之职，于兹七个月矣！能直言善意规谏光之失者，惟子瞻一人耳！若非相交以心，荣辱与共，谁能如此？子瞻有关役法之论，可否形诸文字，理之成策，赐教于光，光当内自省讼，佩服而行。这杯酒，特敬子瞻之忠公坦直耳！”

苏轼笑，与司马光碰杯而饮。

程颐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不苟言笑，动遵礼义，神色上似乎无一丝不快之感。

几天后，苏轼便践司马光之请，在“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名曰：《论给田募役状》交司马光上呈太皇太后：

> ……臣伏见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亦系官田，及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臣闻之道路，本出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它用，故相更驳难，遂不果行。臣谓此法行之，盖有五利：朝廷若依旧行募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钱，因积所省，益买益募，要之数年，雇钱无几，则役钱可以大减；若行差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减，农民自宽，其利一也。应募之民，正与弓箭手无异，举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时重犯法，缓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谷贱伤农，农民卖田，常苦不售，若官与买，则田谷皆重，农可小纾，其利三也。钱积于官，常苦币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宽剩钱者，凡以为我用耳，疑谤消释，恩德显白，其利五也。
>
> 此法独有二弊：贪吏狡胥，与民为奸，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暂出应役，一年半岁，即弃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虑，见利忘患，闻官中买田募役，即争以田中官，以身充役，

业不离主，既初无所失，而骤得官钱，必争为之，充役之后，永无休歇，患及子孙，此二弊也。但当设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决不可废……

右所陈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条，伏乞朝廷详议施行……

苏轼所提的《给田募役法》，原是王安石“变法”中对“募役法”缺失匡正的产物，由于他在密州有过半年的实践，其利弊得失论述明确，所举十二条防止弊端的措施，亦为切实周到，无论此法是否能消解“役法”上根本难题，但苏轼的态度、用心是真诚的。但在朝廷详议中，由于是“熙宁中”的产物，由于与王安石的“新法”有着联系，由于有着与变法“相因”的色彩，被朝廷断然否定了。这也许就是苏轼与司马光政见分歧相撞相击的种子和开端。

司马光的心胸毕竟比王安石宽阔，他没有因为苏轼在政见上，特别是在“募役法”上与自己的主张不同而厌忌朋友，半个月后，便荐举苏轼为起居舍人，掌记皇帝言论，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三个月后，又荐举苏轼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朝政机密，使苏轼青云直上，权力大增，给了苏轼在政坛上施展才能的时机和天地。表现了一个高明政治家的自信与容忍。

司马光毕竟也有着自己的“固执”，他没有因为苏轼的规谏而放慢“革故鼎新”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苏轼在“募役法”上言之坦荡的劝告而动摇罢废“募役法”的决心。也许心中长期积淤的愤懑感情在起着作用，他固执地认为：“募役法”的罢废与否，关系着章惇、蔡确、张璪等人的命运，也关系着“革故鼎新”的命运。不怕现时添乱，只怕遗患于未来，即使“募役法”确如苏子瞻所论“与差役法利害相等”，也是必须断然罢废的，不能让“新法”的幽灵仍游荡于朝廷，继续影响群臣的心志灵魂！政争是一种把握不住的怪物，有时不是你牵着它走，而是它牵着你走！他似乎从王安石执政期间大喊大叫、纷争不息的混乱中得到教益，他决定不再声张，不再议论，不再招惹麻烦，不再浪费时日，悄悄果敢地进行着“罢废募役法”的筹划……

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十二日，他上呈《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于太皇太后，奏请明令罢废“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并提出了具体施行的方案，并很快获得了太皇太后的恩准。

二月十八日，他召知开封府蔡京至政事堂，商议在京郊两县先行实施“罢募役、复差役事”，并以五日为时限，检讨其实施中的利害情状，以便摸清底细，依例推行。蔡京慨然应诺。

二月二十四日，他在政事堂议事中，正式颁布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募役依旧差役”的诏令。司马光与苏轼的争论爆发了。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往日一样，除左相蔡确、右相韩缜、中书侍郎张璪、知枢密院事章惇、尚书左丞吕公著、尚书右丞李清臣外，还有御史中丞刘挚、起居舍人苏轼、左司谏王岩叟、右司谏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天章阁待制范纯仁等人。司马光以门下侍郎之职，奉旨主持。

会议开始，司马光一如昔日，神情肃穆，话语从容。他首先宣布了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募役依旧差役”的诏令，接着申述贯彻“诏令”的具体措施：

“圣诏耀世，当去募役病民害国之灾，复差役便民利国之制。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地各有不同，今来敕内，举措如下：

“其一，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誊下诸州县，委逐县官看详。

“其二，若依令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

“其三，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即仰限敕到五日内，具利害擘画申本州；仰本州类聚诸县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到一个月内，具利害擘画申转运司；仰转运司类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到一季内，具利害擘画奏闻朝廷。候奏到，朝廷委执政官再加看详，各随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敕施行，务要所在役法，曲尽其宜。

“其四，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但执之当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更改，勿以人言轻坏良法……”

司马光一字一句地讲着。平心而论，这道“诏令”和司马光的四项举措，并非“强行抑迫”，较之去年十月司马光在延和殿的声讨诛伐温和得多，而且留有宽阔的议商余地。但因其突然提出，引起一些朝臣的逆感，也就使政事堂寂然无声。政见不同的人们都沉默着。

“这是比王安石更为阴森的突然袭击啊！”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心神惊悸：不叫的狗才是咬人的狗！蔡确、韩缜、张璪几个月来已权落势失，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特别是蔡确，在王珪病故之后，已被任为山陵使，几个月来已离开中枢，曾几次上送“辞呈”，现时，对什么“募役”、“差役”早就没有兴趣了，他原本对王安石的“新法”就没有什么感情，主政时，不过是奉其名号而已。可章惇却不肯在这道“诏令”面前屈服，他有着对“新法”的留恋，也有着对司马光的仇恨，他在惊悸中转动着心机，在司马光的言论中寻找纰漏，准备伺机反扑。

“这是一种可哀的征兆，司马君实难道也要甩开中枢议商，步介甫自专自毁的后尘吗？”苏轼、范纯仁心里犯疑了：圣诏已下，还计议什么？此风若长，朝廷只怕又要多事了。特别是苏轼，似乎从司马光今天异乎寻常的冷静中，感到了程颐以师道自居而又杀气腾腾的阴影。一个多月来，程颐影随司马君实而不离，实堪忧啊！昔日吕惠卿塑王安石，自己是爱莫能助。今日程颐欲塑司马光，是断不能允许的！再说，天下之治，在于宽猛相资、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个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他抬头向吕公著、刘挚、朱光庭、王岩叟等人一瞥，个个都是仪表生威，胸背戒备，目视章惇、蔡确、张璪等人，若面对仇雠。他心里狐疑突起，纷乱无序。

司马光的话说完了，举措分明，清清爽爽，人们沉默着，似乎都没有什么话要说。章惇在司马光的言论中找不到纰漏，但他似乎不甘寂寞，不愿看到这政事堂一片宁静，不愿司马光过得舒心如意，便举手一拱，玩世不恭地打破了沉默：

“圣诏耀世，当执之‘坚如金石’，我无话可说。但司马公在四项举措中，准予‘具利害擘画奏闻朝廷’，章惇就有几句话要说了：今复以‘差役法’代替‘募役法’，中枢事先未议而突下诏令，是司马公一手操办的吧？此与王安石的‘独断专行’何异？司马公宣讲中谕示：复‘差役法’，准予详议熟讲。但县官实施限时五日，其推行之速胜于王安石昔日之推行‘青苗法’，是不是也属于‘传呼抑配’之类？其弊只怕更甚于王安石昔日的‘躁进急行’。”

章惇恶劣的态度，恶毒的话语，没有惹怒司马光，却使吕公著发火了，他勃然站起，厉声反驳：

“司马光之论，大意已善，其间虽不无疏略，但章惇之言词尖刻，

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一泄私忿，不顾朝廷大体，实为对抗圣诏之逆动。”

接着，御史中丞刘挚、左司谏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相继站起，同声支持司马光所论，合力围剿章惇所言。有的斥章惇是“寻衅滋事，用心莫测”，有的斥章惇是“躁忿忌嫉，败群乱众”，有的斥章惇为“安石党朋，惠卿余孽，朝廷大害，贼心不死”……

司马光击案，声色俱厉地制止了这些声色激愤的支持者：

“群起而噪，成何体统。”

人们都归于沉默了。

糊涂的苏轼见小而忘大，在人们骤然的沉默中竟吁叹出声：

“昔日君子，惟介甫是师；今之君子，惟君实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

话出惊人。

苏轼的哀叹，道出了十多年来官场上的实情，也道出了政坛上趋炎附势的丑态。但祸从口出！特别在此时此地，分明是与章惇等人相近相亲。吕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刘挚等人愤懑而侧目，连司马光也感到茫然。右司谏苏辙急忙以目光示意哥哥勿再“口无遮拦”，但苏轼的目光一直盯着司马光，司马光的“茫然”反而使他不吐不快：

“募役、差役之害，半斤八两，轻重盖略相等，何操之急啊！”

司马光有些不悦：

“子瞻可详而言之。”

苏轼又口无遮拦地侃了起来：

“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其募役之法实类此。司马公欲骤罢募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吕公著极为反感，喝断苏轼的议论，怒而讥之：

“子瞻先生狂言滔滔，不就是因为你上呈的《论给田募役状》没有被采纳吗？”

苏轼反应极快，立即报以讥之：

“不错，《论给田募役状》乃苏轼上呈，但《给田募役法》乃出于先帝之意，吕公厌之，烦之，贬之，否之，只怕是因为看花了眼，发现了王安石的影子吧？”

吕公著目瞪语结。

这不仅是公开与司马光唱反调，简直是为王安石唱颂歌了。王岩叟等人惊骇变色，连章惇等人也惊诧咋舌，苏辙禁不住暗暗叫苦。

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却起而支持苏轼的看法：

“新法当废，罢其太甚者可也，恢复差役法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司马公虚心以延众议，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

司马光色忿而语急：

“子瞻、尧夫之论，光不敢苟同。募役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民皆厌而讼之，何其子瞻、尧夫钟情而不悟！”

范纯仁紧谏不移：

“公如此，以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速富贵！”

司马光心头一震，忿色稍敛。

苏轼神情自若，笑语司马光：

“公记否？二十年前，魏国公韩琦为相，建议于陕西成立义勇，公时为谏官，极言不便，争之甚力，魏国公曰：‘吾在此，君无忧。’公不为屈，曰：‘光终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魏国公怒斥：‘君何

相轻之甚啊！’公直言而答：‘相公在此可也，万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国公默然乃止。司马公今居此位而为相，亦似魏国公不许苏轼尽言。”

司马光了解苏轼，口无遮拦，出话图快，不计影响，他望着苏轼笑而无奈：

“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光谢罪矣。”

恰在此时，知开封府蔡京急急走进政事堂，把一份《奏表》呈于司马光。

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时年三十九岁，熙宁三年进士，因拥护王安石变法而累迁至知开封府，其人聪颖机敏，善言词，行事果敢。熙宁变法，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附吕惠卿；吕惠卿遭贬，附章惇。司马光去年再起，殷勤恭趋，亦得司马光赏识。

司马光打开蔡京的《奏表》阅览：

> ……得复差役旨，依敕令而行。委逐府县官吏看详，群情踊跃；布之城乡，黎庶欢腾；诵圣母陛下、皇帝陛下之恩，颂朝廷“革故鼎新”之政。五日之内，募役尽废，差役倡行，现京郊两县，已差一千余人充役……

司马光大喜，霍然起立，面向与会重臣，亲自诵读蔡京的《奏表》，以蔡京的闻风而动、政绩卓著激励同僚。然后庄严宣布：

“圣诏如日悬中天，上合天心，下符民愿，若朝臣人人若元长之勤劳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

吕公著、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群起而欢，向蔡京祝贺。苏轼却不合时宜地又发出一声哀叹：

“离奇的岁月，荒唐的岁月！今日蔡京之于司马君实，亦如当年王广渊之于王安石啊！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官场的必然？”

蔡京望着苏轼隐忍微笑着。

王岩叟、吕公著、刘挚、朱光庭向苏轼投去了猜疑和冰冷的目光。

第十八回　星辰坠落安石卒　黄土覆掩黎庶吊

司马光“革故鼎新”的风暴，从京都兴起，日益强劲凶猛地卷向全国，埋葬着“熙宁变法”，埋葬着一个理想失落的时代。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嘲弄？身居江宁的王安石，在历史的惩罚中病倒了。

元祐元年四月五日黄昏，随着定林寺隐约的暮鼓声传来，江宁秦淮河上绮丽锦绣的游舸花舟，先后张扬起“六朝金陵遗风”的豪华竞逐，酒旗凌空，灯火灿烂，琴瑟交鸣，流觞飞盏，妩媚婉转的欢歌笑语铺张于河面。商女们不知哀愁的《后庭》遗曲，伴奏着“革故鼎新”的翻天覆地。

在秦淮河北岸乌衣巷一座狭窄的小宅里，柴门紧闭，一片沉寂。庭院里，用松枝、栎条支架的棚宇，枯萎低垂。棚宇上攀绕而起的酴醾花、牵牛花，藤叶绿暗。棚宇下一张青藤座椅，孤零零呈现着失落的悲哀。一间昏暗的寝居里，一盏泪烛颤抖着，烛光照映着床榻上槁骸残息的王安石。他仰面而卧，危疾垂衰，面色灰黄，双目深陷，神志昏眩，气息奄奄，生命已确实接近尽头，连诊病的医生也哀叹离开了。床榻一侧的桌案上，摆置着妻子吴氏和“燕尔婵娟”赶制的寿衣、寿帽、寿袜、寿鞋，凄凄惨惨地等待着“那个”时辰的到来……

屋外，秦淮河上的琴瑟欢歌从门隙窗扉传来，逼命似的加重了这秦淮小宅的凄凉。

泪烛颤抖着，烛光照映着王安石棱角分明的脸庞、紧闭的嘴唇和不瞑不灭的目光，显示出他狂狷不屈的倔强，似乎他仍在抗拒着死亡的逼近，似乎他仍在关注着这多灾多难的人间，似乎他仍在等待着什么。

这已是今天第三次神志昏眩了。

坐在床榻边的妻子吴氏和“燕尔婵娟”，泪流不止，相依相抚着。跪在床榻前的侄儿王防、侄婿叶涛，眼噙泪水，似在等待着老人的最后嘱托。站在床榻前的“书场浪子”，凝目注视着王安石安然无惧的神态，盼望生命出现奇迹。他的心头，骤然闪现出这位老人近一年来奇特的悲欢

忧乐：

这位生性狂狷的老人，有时真是不可捉摸，不可以常人的情感衡量。先帝未逝、司马光没有重返朝廷之前，“变法”虽遭受冷落，但仍是无人敢于更动的法度，可他，寂寂于心，无一日为欢，常常倚杖北望，心系朝廷而喃喃自语：“政将如何？国将如何？欲释而难释啊！”忧患之情，胜过据位执权的公卿，全无“东篱种菊”之悠闲。冬寒夏暑，这秦淮小宅狭窄的庭院，是他步漫长夜的天地。庭院里松枝栎条支架的棚宇，是他遮暑蔽雪凝神凝思的殿堂。棚宇下一张青藤坐椅，是他“骛极之思”歇翼的港湾。他自寻烦恼，无尽无休的苦愁忧悲凝成嗟世的哀歌：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皇帝驾崩了，司马光返回朝廷，敲响了“革故鼎新”的锣鼓，声讨诛伐的风暴埋葬着他的理想、追求和人格。于是，朋友疏远，门生绝离，追随者反戈，宿怨者讨债，“新法”罢废，天翻地覆，咎归一人，罪归一人，他成了一切祸事的渊薮，成了祸国殃民的罪人，连江宁府谙于世故人情的官吏也不再走近这秦淮小宅的柴门了。可他，不急，不火，不理睬，不辩解，不反驳，不申诉，任京都飞来的种种弹劾、诬陷、传闻猖獗肆虐，表现出奇特的从容和不可思议的豁达。

夜深了，秦淮河上的琴瑟欢歌变得更为炽烈，刺耳挠心地闯入了这座小宅。

床榻上的王安石，突然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微微的吁叹，似挑夫卸去重担后舒展疲劳的自慰，似攀登者登临绝顶后怡情形胜的舒怀。在身边亲人、友人的惊喜中，用低微的声音喃喃自语：

城阙宫车转，

山林隧路归。

苍梧云未远，

姑射露先晞。

玉暗蛟龙蛰，

金寒雁鹜飞。

老臣他日泪，

湖海想遗衣。

这是皇帝赵顼驾崩消息传至江宁后他垂泪吟出的一首悼诗，此时在昏眩乍醒中吟出，倍觉怆楚苍凉。妻子吴氏急忙抓住丈夫的手轻声呼唤：

“相公……”

王安石似已清醒，但声音仍是微弱的：

“我梦见了大行皇帝，‘姑射露先晞’，大行皇帝似乎有几分超然了……”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停落在小宅门外，接着，狭窄的庭院里腾起一声凄厉的马啸。人们惊诧，“书场浪子”急忙走出屋舍察看。王安石似有所觉，声音仍然是平静微弱地喃喃着：

“‘城阙宫车转’啊……”

闯入秦淮小宅的客人，不是“城阙宫车”的使者，而是王安礼从京都派出向哥哥飞报消息的中年家仆。家仆从“书场浪子”口中得知王安石处于危疾垂衰之时，不胜悲伤，急忙走进寝居跪倒在王安石的床榻前，叩头请安，并转禀了王安礼对哥哥的深切怀念。也许是一种“回光返照”，王安石此刻变得异常清醒，连声音也显得清朗有力了：

“平甫在京情状如何？”

家仆急忙高声回答：

“三老爷去年八月被召进京都之后，一直闲居在家。近日似有消息传出，三老爷可能移知扬州。三老爷特嘱小仆禀告老爷：京都难居，若

去扬州传闻属实，他接旨后即刻南下看望老爷。”

王安石哀叹一声，不再作语，凄然闭上眼睛。良久，悲怆而语：

“时不我待啊！平甫还有所转告吗？”

家仆声音也有些凄苦：

“三老爷要小仆禀告老爷，朝廷中枢有变。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已被贬知亳州；知枢密院事章惇，已被贬知汝州；中书侍郎张璪，已被贬知郑州。吕公著已任门下侍郎，范纯仁已知枢密院事，司马光已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居相位握权执政了。”

王安石似有所料，神情坦然自语：

“我想念章惇子厚啊！‘变法’至今十七年，无大过大辱者，惟此一人。司马君实作相矣，势之使然，该他熬费心血了。苏子瞻现任何职？”

家仆回答：

“苏子瞻去年十一月以礼部郎中入京，半个月后迁起居舍人，现已是中书舍人了，进京半年来，曾几次来府拜访三老爷。”

王安石微笑点头：

“司马君实，知人善用，我不及啊！”

家仆迟疑片刻，嗫嚅不安地说：

“三老爷还要小仆禀告老爷，近来吕公著、程颐等人上呈奏表，请求太皇太后禁绝《三经新义》和《字说》，司马君实尚未表示态度，故禁令尚未发出。”

王安石眉头一皱，嘴角现出几丝轻蔑的微笑：

“司马君实终不似吕公著胆小如鼠！《三经新义》和《字说》总有一天会被他们禁绝的。防儿在哪？”

侄儿王防急忙站起趋前：

“阿伯，防儿在这。”

王安石点头叮咛：

“朝廷既然惧怕我的文字如此，我也不愿再给他们添麻烦了。书房里有我《日录》七十册，记载着熙宁年间上领旨意，下晤群僚的许多琐事，亦当全部焚毁。这样，他们心安无猜，我也就心静无牵了。防儿，你现时就去焚毁《日录》。”

王防惊骇，迟疑不语，转头求助于伯母吴氏。吴氏垂泪哀伤。

王防，时年十八岁，王安国之子。十二年前王安国遭贬病逝于江宁，王防年仅六岁，即由吴氏抚养。此子性聪颖，酷爱史学，甚得王安石夫妇喜爱。此时，他虽然不曾看过伯父的《日录》，但他断定《日录》之所记，乃“熙宁变法”最真实、最原始的珍贵资料，不忍一炬焚之。伯母吴氏之垂泪不语，也许亦念于此。

王安石察觉王防迟疑不语之意，哀声催促：

“防儿，勿迟疑了，烧掉那些《日录》吧，人事沧桑，世情诡戾，我不愿再为你们母子留下一笔冤枉债啊……”

王防泪水流出，跪伏叩头而应诺。但在应诺之时，他心头萌生了一个念头：焚毁别样书籍，保存《日录》。

王防焚毁《日录》去了，王安石的泪水从眼角流出。家仆因跪于床榻前，看不见王安石正在心痛泪流，仍继续着他的禀告：

“三老爷还要小仆禀告老爷，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恩准了司马光的奏请，已下诏令罢废了‘募役法’，恢复了‘差役法’……”

王安石闻声震骇，再也禁持不住，怒目环睁，愕然而语：

“司马君实竟然胡闹如此，昏过头了，亦罢废至此耶！安石与先帝议之两年，乃成‘募役法’，无不曲尽。此法终是不可罢废的！”说着，喘气吁吁。

人们惊慌，妻子吴氏急忙俯身劝慰丈夫：

“相公何必如此动气，你已不在其位，何必再为此而熬心血呢？再说，千古胜负在于理啊！”

王安石怒气稍敛，神情稍为安定，苦苦一笑，微微摇头说：

“理？理有时无处讲，也不让你讲。‘千古胜负在于理’，至理名言，可需要多久才能判定是非胜负？我是等不到了，也不愿等待了。夫人，我心里烧得慌，难以自安，难以自在，扶我到庭院去，我要坐在酴醾花、牵牛花攀绕棚宇下的藤椅上，清心舒意地安歇。”

妻子吴氏预感到悲哀的临近，咽泪摇头：

“不，不，相公，夜深风凉……”

王安石殷切地请求着：

“夫人，你知我心。心之所往，无忧而乐。这样的躺在病榻上，我觉得胸堵、心闷、灵魂憋屈，连心志、神气也觉得短缺了。我要伫立庭院，脚踏热土，仰望星空，在群星中寻觅那颗属于我的星辰……”

妻子吴氏垂泪点头。

天亦有情啊！今晚中夜的晴空，碧蓝深邃，无云无霾，似一汪深情湖泊，纯晶宁静。繁星莹莹，河汉楚楚，“天道”清晖柔和的神韵，关切着凡尘的“人道”沧桑，情急意切地低垂在江宁上空，注视着秦淮河畔乌衣巷内这座狭窄的小宅。

王安石坐在青藤椅上，垫着厚厚的棉被，盖着厚厚的毛毯，由“书场浪子”和叶涛抬着，从屋内来到繁星照映的庭院，妻子吴氏和“燕尔婵娟”左右拂照着。

秦淮河上灿烂的灯火熄灭了，“六朝繁华金陵”突然变得昏暗冷清。游舸花舟上的琴瑟欢歌音绝了，喧闹的四周突然变得沉寂宁静。庭院里攀绕棚宇的酴醾花、牵牛花的蔓叶在星光下闪烁着露珠，露珠悄悄地滚落在王安石歇息的藤椅上和老人的面颊上。

宁静和清冷似乎使王安石的神志更加清爽，他抬头仰望星空，眼前

却是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到。他惊诧了，气息急促地发出询问：

“夫人，今夜是阴天吗？是黑云蔽空吗？怎么不见银河，不见北斗，连一颗星星也没有啊……”

妻子吴氏惊骇失魂，“燕尔婵娟”急忙伸出手掌在王安石眼前晃动，王安石浑然不察，毫无反应。人们一时都似乎屏住了呼吸，咽哑了嗓喉，全都木呆了。

王安石仍在用急切低弱的声音询问着：

“夫人，婵娟，你们怎么不说话啊……”

吴氏和“燕尔婵娟”再也禁持不住，几乎是同时哭出声来，叶涛和“书场浪子”也咽泪而泣。

王安石一下子明白过来，他伸手猛力推开胸前覆盖的毛毯，挺身欲起，妻子吴氏急忙拦阻，咽声宽慰：

“相公，这也许就是天意吧？眼不见为净，一切都归于安闲，无须再操心劳神了……”

王安石抚着妻子的手，凄然一笑：

“目视失明，天意怜我！这样也好，再也看不见群星中属于我的那颗星辰陨落了。一切安闲，乐而忘忧，难得的福分啊！可我的双耳还没有失聪，还分辨得出人间的一切声响：这是婵娟的哭声，这是致远（叶涛）的咽泣声，这是‘书场浪子’林郎的泪滴声，看来，我还是摆脱不了人间生生不息的苦乐悲欢……

“我此生之于人世，狂狷成习，口孽深重，行止怪戾，其罪莫赎。故而，王侯侧目，豪绅诅咒，新朋故友皆群起而声讨，罪废之身已成为天下人人共诛之物。在此危疾垂衰之时，婵娟的哭声、致远的咽泣、林郎的泪滴，使我心热，使我胆壮，使我感激，使我念及此生此世而无怨无悔……”

妻子吴氏的心快要碎了，倚在丈夫的身边，“唔唔”痛哭，哀声不止。王安石抚着妻子的手安慰着，声音也变得哽咽颤抖：

“夫人，莫再痛哭，莫再流泪，安石此生劳累夫人，九生难报。但愿佛门轮回之说成真，来生乾坤颠倒，再结连理，安石当以此生夫人的言行为范，报夫人此生之恩情。夫人，莫再哭泣了，我此时已是心无悲哀，胸无忧患，周身轻爽，你也该破涕为笑了……

“世间人的悲哀，大半不是为了本身的衣食需要，而是出于身外的非分追求。忧患的大半不是自身，而是追求的那个事物。忧国家之积贫积弱，患外敌之猖獗侵扰，谋社稷之中兴稳固，求朝政之廉洁清明，图黎庶之安居乐业，也追求自己的功业不朽。于是，‘变法’开始了，‘新法’创建了，忧患悲哀也就循环无尽的产生了。忧‘变法’之受阻，患‘新法’之无成，悲纷争之再起，哀世情之残酷。忧患无尽，悲哀无穷，直至子殇弟亡，黄土青冢，理想毁灭，追求失落，忧患方止，悲哀方休，现时，只有旁观者的安闲了。秦淮小宅足以蔽风雨，粗茶淡饭足以解饥渴，闹市嘈杂足以驱寂寞，秦淮河上的游舸琴瑟足以览世情，棚宇上攀绕的酴醾花、牵牛花足以示春秋，此刻又是‘目视失明’，更无虑于这红绿世界的干扰了。饥则食之，渴则饮之，困则眠之，还原了一个无所追求的本我，才会达到‘乐而忘忧’的高妙境界，我已是有幸涉足入境了。安闲难得啊，夫人，我若先弃你而去，请为我珍视这‘安闲’的欢愉，勿请佛僧超度，那是猥亵我不改的初衷；勿置元酒生刍张罗，那是作践我一生清白的追求；勿告知亲朋故友，那会玷污他们的名声、累及他们的前程。北山墓地，掘地七尺，入土为安，草草了事。我需要安闲，需要清静，需要怡情舒意地安歇啊。”

悲凄豁达的后事嘱托，使妻子吴氏已是咽泣难语。“燕尔婵娟”咽泣出声，跪仆在王安石的藤椅前：

“老爷，古人有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你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天知、地知、人知……”

王安石伸出双手，抚摸着“燕尔婵娟”的发丝和面颊，双手微微颤抖着：

“婵娟，我的女儿，你的话使我心神宽慰。我贬居江宁九个年头，赖你和林郎悉心看护，大恩难谢，我愧无可谢之物，惟有一颗行将垂毙而毫无怨悔的心。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人生的正道。生有所图，生有所举，是人生的必然。‘举图’原是人生的一种探索，就其‘举图’本身来说，原没有成功与失败之分，‘成功’是揭示事物的奥秘，‘失败’也是揭示事物的奥秘，当然两者有利钝得失的不同，但在人们‘探

索’之前，谁能分清‘成功’与‘失败’的界限呢？人间的圣人，贤人，不都是在‘探索’之后而得到的尊敬和赞誉吗？我是狂狷之人，是断定不会成为圣贤的。‘变法’轰轰烈烈的开始和凄凄惨惨的结束，也是人生的一种‘探索’，无论成功失败，利钝得失，都将为后人提供评说的话题和鉴别正误的辙印。‘成功’之处，也许是一片虚假的磷火；‘失败’之哀，谁能断定不是未来的一种先声呢？‘变法’之举，不是出于我的私欲邪念，而是出于时代之所需，故我敢于理直气壮地无怨无悔。人生在世，总得有一点精神吧，总得有一点‘举图’吧，总得有一点不怕粉身碎骨的胆量吧！如今，天地翻覆，‘变法’已成为过去，声讨也好，诛伐也好，更改也好，埋葬也好，都与我这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无关了，最多只是给予王安石一个万古不劫的罪名和恶名，作为那段逝去岁月的印记罢了。‘阽予身而危死兮，览予初其未悔’，婵娟，我的狂狷终不能改啊……”

“燕尔婵娟”停止了咽泣，心头似乎沉浸在王安石心迹坦荡的遗言中。神志清晰、临危不惧的可敬老人啊！王安石骤然听到了身旁响着强忍的咽泣声：

“是林郎在咽泣吧？‘书场浪子’，忘年之友，心神相通之友，萧萧长草没麒麟啊！蓬蒿中的麒麟，我在等待你为我解疑解难。”

“书场浪子”急忙拭去泪水，走近藤椅，抓住王安石的双手，强颜为欢地说：

“先生，今夜晴空如洗，繁星晶莹，北斗依旧，河汉横空。属于你的那颗星辰，熠熠生辉，居于北斗之畔，是永远不会陨落的。”

王安石笑了，笑声低微而舒心。

“先生一生所言所行，纵非圣人、贤人，却是一位辉耀天地的杰人。千古以来，只有一个人可比……”

“此人是谁？”

“此人生于我华夏先祖炎帝黄帝纵横天下之时，与黄帝争神，被黄帝断其头颅，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呼喊厮杀，战斗不止。其志不衰，其力不衰，其魂不衰。其魂魄精气已化作华夏族类共有的不屈不挠的操节、品德和心志，衍流至今而不衰，并将衍流千秋万代……”

“你说的是神话中的刑天啊！”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从事业上说，刑天是一个失败者；从人格上来说，刑天是一个成功者。先生以为如何？”

王安石欣然而泪流：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可以瞑目而眠了。致远，你还在哀痛悲伤吗？”

叶涛咽泣出声，跪倒在王安石身旁：

“阿伯，我心神已乱而无状，恨‘天道’之渺茫，恨‘人道’之不公啊……”

王安石神情坦然，话语飘逸：

“‘天道’的真谛，并非靡常的天命，只是前人不解而寻觅的一种境界，何必去怨恨呢？‘人道’的真谛，乃人事、道德、神志、情趣规范下的世情，善恶由人，又何必悲哀呢？用你朴朴实实、真真切切、恭恭敬敬的心去爱惜天下的黎庶，‘天道’和‘人道’就与你的灵魂相通融合了。今所嘱于汝者。若学诗，当师苏子瞻，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若为政，当师司马光，葵花向日倾，清廉两袖风。若蓬蒿自守，当以‘书场浪子’林郎为师，麒麟恋长草，潇洒傲春风。莫学我之狂狷人生！”

叶涛咽泣回答：

“谨遵阿伯教诲。”

王安石似诉尽了自己的心事，再无所牵挂了，顿然神情颓凄，似力不能支，气息微弱，喃喃而语：

“夫人，你自珍自重吧！婵娟，请你清唱一曲，我疲劳至极，昏昏欲睡了。我生平所作诗词甚多，但上乘之作甚少，前年写的一首《桂枝香·登临送目》，似乎尚可与苏子瞻之作抗衡……”

“燕尔婵娟”泪眼蒙蒙仰望着眼帘幔幔垂落的王安石，咽泪轻声唱起《桂枝香·登临送目》：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燕尔婵娟”的歌声刚停，王防端着积满纸灰的瓦盆走出房舍，站在王安石倚坐的藤椅旁轻声禀告：

“阿伯，《日录》已焚……”

王安石没有回答。

“阿伯，《日录》已全部焚毁了，这是纸灰……”

王安石毫无反应。

妻子吴氏情急，抱着丈夫呼唤，王安石已气绝魂离，无痛无苦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步里程。

王防惊呆，手中的瓦盆失落，着地“当啷”而碎，纸灰飞扬，他“扑通”一声跪倒，痛哭哀号：

“阿伯，防儿不孝啊……”

秦淮小宅哭声哀恸，惊醒了秦淮河睡意朦胧的黎明。

天上繁星隐去，恰有一颗晶亮的星辰坠落，在晨空中拉出一道耀眼夺目的光焰，倏然之间，消失得无踪无影了。时年元祐元年四月六日，王安石病卒，享年六十六岁。

按照江宁民间习俗，王安石的灵柩在秦淮小宅停放七日之后，吴氏遵照王安石的遗言，葬丈夫于北山墓地父母坟茔脚下、儿子王雱坟茔之上、弟弟王安国坟茔之左。

营葬之日，葬仪极简，王防、叶涛举幡戴孝，“书场浪子”、“燕尔婵娟”护灵车而行，吴氏亲临墓地视丈夫灵柩入土。

无亲朋送葬，无佛僧超度，无官府参与，无门生凭吊，七尺深坑，一副薄棺，黄土覆掩，植柳作记，冷冷清清地送走了一代叱咤风云的杰人。

惟半山园附近村落和秦淮小宅四周邻居数百黎庶，自行赶来，焚香祭酒，凭吊黄冢，哀声动地，安慰着死者狂狷而无怨无悔的亡灵。

人心总是善良公平的。之后的十多年间，这座北山墓地，每逢春风日暮、柳绿霞飞、阴雨黄昏、飞雪夕照，总有苍凉的歌声伴随着哀怨的琵琶声、洞箫声飞起，成了悲人心神的“北山绝唱”，行人驻足，哀伤吁叹；耕者驻耕，凄怆洒泪；渔人停舟，抚棹悲怀。其歌曰：

去来夫子本无情，

奇字新书志不成。

今日江湖从学者，

人人讳道是门生。

门前无爵罢张罗，

元酒生刍亦不多。

恸哭一声唯有泪，

故时宾客今如何？

乡闾匍匐苟相哀，

得路青云更肯来？

若使风光解流转，

莫将桃李等闲栽。

江水悠悠去不还，

长悲事业典型间。

浮云却是坚牢物，

千古依栖在蒋山。

王安石光辉夺目的一生，终究是政坛纷争的狂风乱云所泯灭不了的。在其逝世十年之后，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他的名字和事业，受到皇帝赵煦的敬仰，谥曰文，配享神宗皇帝庙庭。十八年之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他的名字和事业，再次受到皇帝赵佶的推崇，追封舒王，配享于宣圣孔庙，居孟子之上，与颜子（回）为对。七十年后，野史记载，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看过他的《日录》后，对他的为人和“变法”曾评而论之：“荆公（王安石）初出来便要做事，后来为人所攻，便无去就。不观荆公《日录》，无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强辨，藐视一世，如文潞公（文彦博）更不敢出一言；司马温公（司马光）亦只见荆公不是，便倒一边；如东坡（苏轼）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后来却又改了；神宗皇帝尽得荆公许多伎俩，便不再任用，到元丰年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二百六十年后，元朝顺帝至元年间宰相脱脱（蔑儿吉特氏，字大用），主修宋史，为王安石立传，大约是最早对王安石作出了公平的评价：

> 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
>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苍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浮云千古，江流千古，王安石终是不朽的！

第十九回　悼介甫君实情真　作敕文子瞻意切

江宁府关于王安石病故秦淮小宅并草草埋葬的奏札，于四月十八日午后到达京都。司马光已“危病卧床”半个月了。半个月前朝廷中枢进行了重大改组：特授八十岁的文彦博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晋升六十八岁的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晋升六十九岁的韩维任门下侍郎，晋升五十九岁的吕大防任中书侍郎，晋升五十九岁的范纯仁知枢密院事，晋升六十七岁的鲜于侁代替吴居厚为京东转运使，晋升五十三岁的程颐为崇政殿说书。重臣们几乎全更换了。加之现时居于二府、三省、六部的执权者，大都是当年被王安石贬逐的人物，心中仍存“愤懑”，故对王安石的病故，反应冷漠，少数人似有“欢欣”之色，连主持中枢事务的吕公著看了江宁府的奏札，也顺手放在一边，不再理睬。

这次中枢班子的重大改组，是司马光在他的病情恶化后采取的紧急措施，年轻的德才忠恳者尚未考察遴选，只能起用忠恳可信的老臣了。三月旬，他的双脚突然行走困难，筋力日显衰微，饮食日见减少，冷热无常，夜间盗汗。太皇太后闻知，极为忧虑，特派沈安士等四名御医专门负责疗治，但病情总是不见好转，而这种浩荡的恩宠，反而使他诚恐诚惶，“不见君，不可视事啊”。他每天清晨，由儿子司马康推着轻便轮车送至宣德门，然后由儿子架扶进政事堂处理政务。太皇太后闻知垂泪，特下诏令，准于司马光乘坐抬轿入宫，免去司马光朝觐之礼，准于司马光三天临朝一次。司马光拒绝了这种特殊的恩典，仍坚持天天由儿子推车架扶入朝。四月三日，他的双脚已完全不能着地，双腿已不听使唤，不得不告假居家治疗。双脚疾废之哀使他感到鹈鸠之将鸣，便以改组中枢班子为他身后的“革故鼎新”作准备：“革故鼎新”大业终需后继有人，终不可中途而废啊！

司马光病情恶化的原因无它，“骸骨癯瘁”的躯体，确实已经受不起“亲躬庶务，不舍昼夜”的操劳。他担任宰相之职三个月来，在内政上基本完成了“革故”的构想，更换了二府、三省、六部的执权官员，更改了科举制度，罢废了“新法”，除掉了他认为朝政“四患”（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戎未决）中的三患，而西夏侵扰之患，仍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去年三月，皇帝赵顼驾崩之后，西夏四次派使者携带贡物来

京，“稍示屈服”，以求“和好如初”。司马光看得清楚，西夏之所企，一是要求归还朝廷数年用兵所取得的米脂、浮图、安疆、葭芦、吕堡、义和等六处军事要塞，二是开放边境私市，以贸易缓解西夏物资之匮乏。如此“和好”，是西夏之欺骗！然朝廷自“灵州丧师”、“永乐兵败”之后，已无“用兵西夏之力”了，而且，“革故鼎新”伊始，也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司马光思之良久，欲以“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之策以对应，企图以军事上的让步，物资上的封锁，维持边境上的安定。并于今年三月二十日议商于政事堂，知枢密院事范纯仁等人强烈反对，苏轼的直言谏谏更是震撼了他的心神：“王安石对西夏持进攻之策虽不成功，但仍可激发将士黎庶同仇敌忾之气，其失在于豪言荡天，举措空空；君实‘一者返其侵疆’之策断不可用，自堕将士黎庶之气，动摇军心，倘西夏得六处要塞而作为侵扰跳板、则西北边防溃散矣……”司马光原是不谙军旅之人，战和之策难定，终于在束手无策中病情加重了。

四月十八日入夜时分，司马光孤独地倚在书房里的软榻上，忍着病痛的折磨，怀着苍凉的思绪，蒙着昏暗的夜色，默默思索着朝政的现实和未来。如何消除西夏侵扰之患？如何使嗣皇贤明英达？如何使群臣廉洁奉公？如何使黎庶安居乐业？如何使百官衣食丰足而清廉尽职？如何使世风趋于朴实？如何德化天下以中兴社稷……沉重的压力，使他焦乱于心，哀伤于怀，明知自己病起无望，时日无几，却丢不开任重道远的缠绕，自罚自斫着。他稍感宽慰的是，这次中枢班子改组的顺利落实，文彦博已从洛阳来到京都，吕公著已开始总领中枢事务，鲜于侁已接管了朝廷的财权，范纯仁已主持枢密院，程颐已开始了对年幼皇帝的辅养，总算为“革故鼎新”的未来确立了一个忠信不移的执权核心。他多么盼望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鲜于侁今夜能来此叙谈，以商议未来的朝政大计。可他们近来都忙于权力的交接，无暇来此。司马光抬手点燃身边几案上的蜡烛，侧身几案，提笔濡墨，在笺纸上一笔一画地记载着此刻自己思索中所触及的种种有待于进一步议商的事宜。

司马光的右手也因病情的恶化运转不灵了，笔墨落纸，字迹已失去了昔日的严谨秀气，但他严谨之风不改，仍在艰难地规笔矩墨而运作。儿子司马康急步匆匆地走进书房，稳住脚步，迟疑片刻，把一份奏札呈放在父亲的面前，声音嚅嗫地说：

“父亲，这份奏札是江宁府今日午前送至朝廷的……”

司马光放下手中的笔，打开奏札一看，是关于王安石病故江宁的禀奏，他“啊”的一声，整个的人全然呆住了。司马康轻声宽慰父亲：

“这份奏折晦叔伯（吕公著）已经看过，现已进宫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去了。”

司马光似不曾听闻，展开奏札细览，泪水滚落，滴答在奏札上。览毕，闭目吁叹：

“逝者如斯，介甫如此冷清地离去，光有愧于心啊！介甫当知我心，介甫能知我心吗……”

司马康看见父亲哀痛自疚之情，神情亦为怆楚，他轻声提醒父亲：

“介甫公之大哀，朝臣待之冷漠，有人竟有‘欢欣’之色……”

司马光睁开眼睛，目光森然，微微摇头，沉痛地闭目思索，泪水在消瘦的面颊流淌。苦涩的泪水，展现着司马光苦涩的心音，他咽泪说：

“取酒来，取三只酒杯来。”

司马康急忙取来一瓶杜康酒和三只酒杯放在几案上。

司马光面对几案而端坐，恭敬地摆置酒杯成鼎，恭敬地拿起酒瓶斟满酒杯。默思良久，俯身几案，展纸走笔：

>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
>
>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书成，司马光密封好，付司马康切切叮咛：

“汝速去吕相府邸，亲自呈交吕相晦叔，请其审览，谨转达我殷殷拜托之意。”

司马康接过书信转身离去，行至书房门口，苏轼神情沉重而至。司马康猜度苏轼亦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急忙躬身相迎，设座于父亲身旁几桌前，然后执札离去。

苏轼现任中书舍人之职，此时确实是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

今天入夜，苏轼在白家巷府邸客厅，与其门生黄庭坚（字山谷），晁补之（字无咎），张耒（字文潜）诗酒相欢，被人视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彭城才子陈师道（字无己）亦应邀参加，苏辙亦参与其乐。

黄庭坚，时年四十一岁，由司马光举荐为秘书省校书郎来京，已与范祖禹共同校订《资治通鉴》。

晁补之，时年三十三岁，由尚书右丞李清臣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张耒，时年三十二岁，由范纯仁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陈师道，时年三十三岁，由苏轼举荐为太学博士来京。

由于审官院事务现由吕公著和程颐负责，对调入朝廷官吏察审极严，他们的任职命令还没有下达，遂居于苏府等待。“苏门学士”的进入京都，不仅张扬了苏轼的声望，而且在京都文坛掀起了一股新风，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局面，显示了苏轼文坛领袖的地位。“苏门学士”多才多艺，几乎都会弹弄琴笛瑟箫之音，不必乐伎、歌伎、舞伎临场，也会自得其乐。今夜他们诗酒相欢的话题，是为苏门另一个学士秦观的命途多舛而鸣放不平。时年三十七岁的秦观少游，尽管诗词惊世，为苏轼、王安石所赞赏，但屡试不第，到处以布衣混食，去年（元丰八年）才混得了一个进士，现仍任定海县主簿，不经殿试制策一关，怕是调不进京都的。诗酒醉心，文人善感，黄庭坚执酒举笛，提议为苏门弟子的时来运转畅饮而歌，晁补之响应抚琴，陈师道应诺品箫，张文潜放喉而歌唱：

长翁波涛万顷陂，

少翁峻秀千寻麓。

黄郎萧萧日下鹤，

陈子峭峭霜中竹。

秦文蒨藻舒桃李，

晁论峥嵘走金玉。

六公文字满天下，

君欲高飞附鸿鹄。

丝竹清雅，歌声激扬，苏轼舒臂而舞，苏辙拊掌唱和，欢情正浓，女主人王闰之神情悲伤地出现在客厅，人们惊异，王闰之挽住苏轼的手臂轻声说：

“大内宦侍传旨，要你速入大内。介甫已病故于江宁了。”

苏轼惊骇，跌坐于椅，沉痛而无语，人们也都沉默了。

苏辙对王安石虽怀有不满，但仇恨的是吕惠卿，此刻对王安石反倒有怜惜了。晁补之十三岁时在常州从师于王安国学诗，对王安石自有一层私谊之亲。黄庭坚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自有见解，曾有“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的感慨，而且一直推崇王安石的诗词。也许他们都是文人气质多于官员气派的疏狂人，厚于文采而薄于政见。诗酒相聚的欢乐，突然变成了对王安石哀思沉重的悼念。

苏轼忆及十七年前“变法”开始之时，与弟弟子由同游西太一宫见到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二首》诗作的情景，沧桑人世之情涌上心头，遂含泪依王安石原韵吟诗以怀念介甫：

秋早川原净丽，

雨余日风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

何人送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

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

而今烟草凄迷。

黄庭坚接着苏轼的低吟，也依王安石旧作之韵，高声吟出苍凉的悼诗：

短世风惊雨过，

成功梦迷酒酣。

草《玄》不妨准《易》，

论诗终近《周南》。

啜羹不如放麑，

乐羊终愧巴西。

欲问老翁归处？

帝乡无路云迷。

晁补之也许由王安石的病故想到恩师王安国的死亡，想到王府十多年来遭遇到的不幸，竟然咽泣出声……

苏轼此刻与司马光相对而坐，眼前的几案，酒杯和酒杯中清冽的杜康酒，使他犀通了司马光此时的所想所思，这是祭奠介甫英灵之酒，也是祭奠友谊不泯之酒啊！他抬头向司马光一瞥，老司马泪蒙老眼，他的泪水也滚落下来。凄怆无语，他俩也许都在回想着十五年前在此屋此处王安石诗酒送别的情景，也许都在怀念王安石那“渐老偏谙世上情，已知吾事独难行”的哀叹和忧郁，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乘田岂为名”的劳累和感慨，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相逢始觉宽愁病，搔首还添白发生”的悔怨和无奈。苏轼终于在苦涩中开了口：

“司马公近日病恙如何？”

司马光怆然出声：

“‘凄怆江潭’，我已体知介甫愁居江宁十年的悲哀了……”

苏轼声咽：

“君实知介甫之冷清归去吗？”

司马光吟庾信之《枯树赋》以诉心中之哀伤：

“‘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戴瘿御瘤，藏穿抱穴，木魅瞷睒，山精妖孽，况复风雷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哀……’我终有负于介甫啊！”

苏轼为司马光的哀伤所感吁叹。

司马光剖心而自语：

“子瞻，我之哀，也许是不该走出‘独乐园’啊！天下之悲怨鼎沸，朝廷之混乱熙攘，社稷之倒悬累卵，太皇太后之焦虑殚思，势之所迫，光自知鹅鸠之哀将鸣，但又不能不出，出则不能不有所作为。‘革故鼎新’之图，乃翻天覆地之举，我只能违心而舍弃友谊，真心为社稷谋啊！介甫之于世，已非你我交友之介甫，而是与‘熙宁变法’融为一体之介甫，私谊公怨，难以区分！再说，‘熙宁变法’之祸，不由介甫承担，又能去找谁人呢……”

苏轼点头，表示理解。

司马光的声音变得更为怆楚：

“现时之‘革故’，乃革除介甫所制定的‘新法’，现时的‘鼎新’，乃树立无‘新法’痕迹影响的朝政，我只能以诛贬介甫之失误为‘革故鼎新’开路，只能以清算介甫之失误而重整朝纲，忍痛而为，出于无奈。介甫在世，纵有怨恨，我心尚可歉疚自忍；今介甫已逝，黄土青冢，我还要诛贬其过失而使亡灵不安吗？介甫生平，见识高远，志在富国强兵，锐取之气，朝廷无二，一生清白，毫无苟且靡费之风，我岂不知，但褒扬介甫生平之功业，将与‘革故鼎新’之举相悖，势必引起朝廷混乱，为章惇之辈的反扑提供机缘，自毁其所图啊！子瞻教我，何以解忧？……”

苏轼默然沉思着：权力之于人，枷锁耳！人一走上权力的高位，一坐上权力的魔椅，也就失去了人的自由，无论狂狷不羁的介甫，还是循规蹈矩的君实，莫能幸免。这就是权力的奥秘所在啊，它既可使执权者

舒展雄心，又可使执权者良知煎熬。若其执权者良知泯绝，随心所欲而毫无歉疚之累，那便是万恶不赦的暴君酷吏了。他不想再说什么，徒增添司马君实心中的悲哀，便拿出一份文稿交于司马光：

“今夜入更时分，皇上召轼入宫，示以介甫病逝江宁之哀。上甚怜介甫冷清归去，有追赠太傅之意，命轼草制敕文。轼亦知褒贬介甫与现时朝政情状之微妙，举笔惶惶，不敢自信，特请君实详审而示之。”

司马光急忙接过“文稿”，因目视近昏，移近蜡烛，艰难仔细阅览：

>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臣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这篇敕文，基本上展现了王安石不寻常的一生，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心志、才智、学识、性格和在熙宁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地位。时值王安石正遭声讨诛伐之际，此文能够出于苏轼笔下，亦属胆大包天、难能可贵。司马光览毕，感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拱手向苏轼作谢：

“子瞻之笔，活现介甫之锐进、坦荡、赋性、道德和为人，亦显彰介甫学识文章瑰玮藻世之伟迹，定论公允，足慰介甫地下之灵，足达皇上宠信之恩，亦足以震煞朝廷落井下石者浮薄之风。光心怀歉疚而衷心称善，亦解光心头之郁忧了。”

苏轼心方宽释，谈及心中之所虑：

“介甫之政见和‘变法’之失误为害，轼辍笔再三，思之再三，避而未谈，非偏护介甫之罪咎，乃思维浅薄，笔力弱钝，怕不得要领，失之大

谬耳。望君实示而启之。”

司马光默默点头，思之片刻，诚挚中肯地说：

“介甫所持政见，与你我虽大趋一致，由于操术之别，终致千里之歧。然‘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毕竟是两回事，‘施政’失误，不一定是‘政见’全错；‘施政’关乎国计民生，时不我待，‘政见’当容辩识，不宜匆忙断论。‘革故鼎新’之举，我断然罢废‘新法’，而对介甫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不作禁绝，盖出于此虑。关于介甫所持‘政见’之评说，留给后人去作吧！你不是有过两句诗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我都是‘此山中’人啊！这篇‘敕文’中有此‘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几句就可以了。唉！介甫之最大失误，也许就在于把‘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混为一谈了。我们现时呢？也许正在重复着介甫这个失误啊。”

苏轼看到司马光哀痛至深而癯瘁之状有加，怕话多时久，影响老友歇息，便拱手告别：

“君实所语，苏轼受教矣！公当以诸葛孔明食少事烦为戒，千万别再拼老命了。”

司马光苦笑点头：

“死生，命也。我虽两脚疾废，目视近昏，还有一颗心啊！介甫走了，感谢你为介甫一生写了一篇好‘敕文’。来，我俩喝了这杯酒，为介甫的英灵送行！”

苏轼不禁目湿鼻酸：君实今夜的心境神情，何似一年半前在江宁半山园深夜话别的介甫啊！

“人何以堪”，苏轼与司马光噙泪举起酒杯……

第二十回　司马府君实临终　政事堂老相长逝

司马光的病情在日益恶化着，而他的“革故鼎新”却陷于停顿的状态。“故”是风风火火地“革”了，可“新”是什么？从何“鼎”起？成了当务之急。朝臣们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府邸病卧床榻的司马光。司马光在他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的最后一闪中，投出“中兴社稷”的一丝亮光。

元祐元年七月三日，司马光奏得太皇太后恩准，乘坐“椅轿”来到延和殿，向群臣提出了以“人治”为契机的“鼎新”纲领——“十科取士”：

> 为政得人而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揜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光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矣。故设十科取士。
>
> 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
> 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
>
> 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
>
> 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
>
> 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
> 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
> 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均可举）；
>
> 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
>
> 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

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

……

这个“纲领”，虽然也是旧制“内外举官法”的复活，但司马光赋予了新的内容：招揽人才放宽了官职资历之限，“随器指任”以专长人才充实各职，显示了司马光爱惜人才的意愿和“以才治政”的决心。但他亲自筹建的中枢老人班子，却似一架老化磨损的机器，运转不灵，更没有掀起像“广开言路”那样的“鼎新”高潮。八十岁的文彦博，居太师位而平章军国重事，五天一次乘轿临朝，对司马光“鼎新纲领”的实施情况不闻不问，只是嘻嘻哈哈至三省、六部转悠一圈，散步消食，乐度晚年。六十八岁的吕公著，居右相之位而总理中枢事务，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倒热心推行，但因其精力不逮，生性沉稳，根本没有拼命一搏的劲头。六十九岁的门下侍郎韩维和五十九岁的中书侍郎吕大防，仍然保持着“国之老成”的习性，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不冷不热，暮气苍苍。河北籍的左司谏王岩叟、尚书右丞刘挚、工部郎中梁焘、河南籍的左正言朱光庭、崇政殿说书程颐、左司谏贾易等，多是四十岁左右的人物，积极狂热地推行着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但对朝臣们举荐的“才士”，百般挑剔，严格查审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的关系交往，似乎都在争抢司马光真传弟子的继承权。特别是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实际行动“完美”着司马光“经术精进可备讲读科”的设想，把年仅十一岁的皇帝赵煦，“讲读”得心惊胆寒，急头摆脑：皇帝赵煦在宫中洗漱盆里捞起几只落水蚂蚁，程颐即色甚庄重而诲教：“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皇帝赵煦凭朱槛偶折柳枝作戏，程颐即正色指谏：“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直惹得皇帝烦心。而苏轼、苏辙和“苏门学士”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人，依然唱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违时歌，偶尔还流露出对王安石几句赞语，引起一些朝臣的皱眉和侧目。朝廷人心混乱，中枢政施迟缓，“革故”容易“鼎新”难啊，司马光在病中闻之，神焦心焚不能自已。

元祐元年八月三十日夜晚四更时分，神焦心焚的司马光，辗转病榻，胸闷气堵，似睡似昏，六神迷离，病情迅速恶化，出现了幻觉之象。恍惚中他似乎看见文彦博、韩维醉怡晚年的形影向他走来，吕公著、范纯仁愁眉苦脸的形影向他走来，苏轼、朱光庭、王岩叟、程颐相讥相讽的形影向他走来，年幼皇帝郁郁寡欢的形影向他走来，章惇、张璪、吕惠卿怒目衔恨的形影也向他走来。皇帝、太皇太后、同僚们似乎都在向他询问“鼎新之策”、“福民举措”，而章惇、张璪、吕惠卿等却在

侧目冷视着，他双手空空，心中愧怍，拱手谢罪。人们倏然离开了，眼前突然出现“相看不足，相亲不倦，相爱不绝，人间黄泉”的老妻。老妻笑吟吟地向他走来，他急步向前迎接，突然夜风吹打窗扉的声音赶走了恍惚中的幻影。周身汗湿，凉风冷心，司马光一下子清醒了：这不是梦境，是心神恍惚的幻觉啊，他哀声吁叹：“幻觉也是一种征兆，也许鹈鸠将鸣了……”他骤然间猛烈地咳嗽起来。

侍疾于寝居一侧床榻上的司马康，突然被窗扉的“乒乓”声和父亲的咳嗽声惊醒，急忙翻身下床，捧起盥盆至父亲床前，忙为父亲捶背捋胸。司马光抓住儿子的双手，待气息稍平，声音艰难地吩咐：

“康儿，我这个月的俸薪怎么是原俸啊？大概是户部官员弄错了。天亮之后，即去户部奉还我当减之俸薪，多一分不可取！”

司马康急忙惶惶释解：

“朝廷有制，告假超过百日，当减俸薪十之三成，父亲卧病至七月十三日已满百日，故七月、八月都是减俸领取的。三天前，太皇太后得知，虑父亲久病体弱，特下旨赐恩，准于原俸不减。皇恩浩荡，儿怕……”

司马光摇头：

“太皇太后垂怜，我更当自爱其身，若恃恩而特殊，制为谁设啊！朝制之失威，民心之不平，皆源于特殊于制外之事、之人。汝当牢记，制外之物，分外之物，针线不取，乃我家家规。”

司马康连声应诺。

“康儿，人生为官，当清廉如水，方可取信于民，无愧自身。我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决非胆怯于粉身碎骨，而是追求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境界，也许就是范公仲淹讲的那个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求之数十年，至今仍未全入其境……

“康儿，人生之行世，亦如‘投壶’之乐，不可使其过，亦不可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可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圣人作礼乐、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谟，凡所施为，不啻万端，要在纳

民心于中正。民为主，官为仆，明乎此理，你也能居官而堂堂正正了……”

司马康惊异于此刻父亲的谆谆教诲，一时茫然。司马光拉儿子坐在床边，从枕头下取出一份密封的表文：

“我居官四十八年，除祖上留下的房几间、地几垅外，别无所有。能遗于汝者，惟此笺纸几页。汝当记得，此乃四年前我病危于‘独乐园’钓鱼庵雨夜时，写作的那份遗表，是准备死后由淳甫（范祖禹）上呈先帝的。今已失其所图，特留于汝作念，汝当留示子孙，使知吾事君区区之心。若子孙能继承吾志，利国而不害国，福民而不祸民，则我瞑目无憾矣！”

司马康一时心神慌乱：这是父亲在遗托后事啊！他“扑通”一声跪在床前，泪水滚落，接过遗表，语不能出。

司马光似了却了一桩心愿，以拳捶打自己瘫废的双腿，声如誓语：

“病假自今日告止，我要入朝视事了！”

司马康情急，垂泪哀求：

“父亲，这万万不可！”

司马光喟然叹息：

“苟利社稷，惶恤其它！死生，命也，我不能抱疾误国，我有一肚子话要向晦叔说啊！这天，怎么还不见亮啊……”

清晨卯时，司马康去户部退还父亲当减的俸薪还没有返回，司马光着袍顶冠，坐着两名家仆抬着的“椅轿”，冒着凉飕飕的晨风，向大内政事堂走去。他怕沿途被黎庶士卒认出，便以袍巾覆面。他怕再增添家仆背负上朝的劳累，便改变了往日由宣德门上朝的路线，由东便门乘“椅轿”入宫。谁知刚进东便门，朝臣们的卯时早朝已散，几个由东便门回家的早朝官员迎面而来，而且发现了以袍巾覆面的司马光，他们惊诧地恭敬请安，司马光移开袍巾恭敬答礼。这样一来，“司马相公病愈临朝”的喜讯便哄然传向皇宫处处。

“司马相公病愈临朝”的喜讯传至宣德门，早朝散去的官吏立即停住

了脚步，一种欣慰和振奋的情绪骤然而生，欲睹司马公大病痊愈后的神采！中枢重臣韩维、吕大防、刘挚、李清臣急忙转过身来，走向政事堂。也许今日有要事相商！

喜讯传至东华门，早朝散去后正要回府歇息的程颐、邢恕、苏辙等人，也都来了精神。程颐、邢恕急忙转身奔向政事堂，苏辙却加快脚步奔向白家巷府邸，他要把这个喜讯告知今日请假没有参加早朝的哥哥。

喜讯传至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梁焘、鲜于侁、朱光庭、王岩叟、贾易等人都欢欣鼓舞，即刻告知所属官吏，各安其位，不许离去，等待司马光新的示令传来。

喜讯传至东府枢密院，范纯仁急忙携带近日的边情“塘报”，奔向政事堂，准备答对司马光的询问。

喜讯传进文彦博的府邸，这位八十岁的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也喜出望外，破了五天入朝一次的惯例，急忙乘车赶往政事堂，要向司马光祝贺病愈之喜。

苏辙回到白家巷苏府，正值早膳时分，膳厅里腾起欢乐，王闰之笑语“苍天有眼”，王朝云合十诵念“阿弥陀佛”，苏辙的妻子史氏亦赞“好人长安”，“苏门学士”黄庭坚、晁补之、张耒、陈师道也欢声祝贺。苏轼推开饭碗，急忙着袍顶冠，高声说：

“君实病愈临朝，诸事将谐，山谷、无咎、文潜、无己的馆阁任职之事，将于今日核定。吕公著和程颐逆闭天下才士之门，今日就要打开了！”说罢，喜滋滋地走出膳厅，向大内皇宫走去。

司马光的声望已是如此之高，连结着朝廷各式人物的心，也就维系着朝廷的安定和社稷的安危。

司马光在政事堂门前落下“椅轿”，两名家仆取下轿杆，落下轿篷，抬起座椅把司马光送进政事堂。早朝后进入政事堂处理政务的吕公著，突见司马光到来，大为惊诧，急忙上前迎接：

“君实，你这是……”

司马光椅上拱手：

“晦叔公，想你想得慌啊！我这是以椅代步，享清福了。”

家仆放下座椅，退出政事堂。

吕公著急忙为司马光斟茶，歉疚地说：

“我正欲去府上禀告近日‘十科取士’情状，谁知你竟……”

司马光笑着说：

“两心相通，我猜知晦叔公将驾临寒舍，然病榻焦心，我是等不及了。出题容易作文难，光出了一个不旧不新的偏题，要晦叔公在一个月内拿出一篇大块文章，真是逼你的老命啊！晦叔，我今乘轿入宫，就是为拜读这篇大块文章而来。先睹为快，请你朗读以飨我。”

吕公著颓然坐在司马光面前，苦笑摇头：

“负君实之重托，惭愧啊！一个月来，我确实感到才力不逮矣。”

司马光看见吕公著确如昨夜恍惚中所见愁眉苦脸之状，心已忧了，仍强颜为欢以鼓励：

“晦叔公何慎默太过，我等垂老乃得国政，平生所蕴，不施于今日，将何俟乎？放开胆子，胸怀自信，藐视艰难，介甫可为你我之师。”

吕公著脸上连那几丝苦笑也消散了，话语颓丧：

“君实，‘鼎新’之举，面对的不是王安石、吕惠卿、章惇、张璪等人，而是你我昔日之同怀者！这些人，几乎都是昔日被王安石贬逐的人，都有一段辉煌的历史，都是反对过‘变法’的英雄，都各有政见，惹不起啊。而现时四十岁左右的才智之士，多为‘变法’十七年中科举所得之人，完全符合君实所倡德才者极少，且多陷于恩恩怨怨之中，于此人有恩，则于彼人有怨，相互牵扯，撕弄不清。如‘苏门学士’黄庭坚乃君实举荐，晁补之乃李公清臣举荐，张耒乃范公纯仁举荐，才智皆超群之士，任职馆阁，足以胜任，可他们情近苏子瞻，亦有赞扬王安石之嫌，朝臣反对者不少，能轻率‘随器指任’吗？再说……”

司马光静听着，脸色变得清冷森穆，他终于听明白了：朝廷几十年

来，“任人唯亲”的痼疾又发作了，而且又新添了恩恩怨怨的鲛线鲯丝，蒙上了一层恩怨道德的灵光，变得合情合理。这是“变法”十七年道德沦丧的报应，难道也要当作遗产继承吗？此患不除，什么“革故鼎新”？什么“十科取士”？什么“得政在人”？都是一句空话，到头来只能是恩恩成党，怨怨相残，朝制失威，害国病民……

吕公著终于说出一个可怕的现状：

“君实，现时朝廷已出现了‘朔党’、‘洛党’、‘蜀党’之说。”

司马光若遭雷击，蓦然色变，目光含怒，声音森厉：

“谁在结党？”

吕公著压低声音：

“朝臣议论：尚书右丞刘挚、工部郎中梁焘、左司谏王岩叟为‘朔党’之首；崇政殿说书程颐、左正言朱光庭、左司谏贾易为‘洛党’之首；苏轼、苏辙、殿中侍御史吕陶为‘蜀党’之首……”

司马光胸堵气噎，心在颤抖。

这些人都是自己的所信所倚。昔日的被贬逐者，刚刚脱离了政争的迫害，就反回头来又要以政见制造朝廷的纷争，而且结党营私，何其离奇而愚蠢！权力、私欲、恩怨，力大无比，改变着人的良知、神志和一颗在苦难中曾经闪烁着光辉的灵魂。

他骤然恍悟到，自己的十科取士构想，原是一场秋梦，即将破灭了。自己的处境，已类于江宁半山园里的介甫，其道难行，其志难伸。

怀着失败者的心绪，癯瘁垂衰地面对着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司马光悲愤呼号：

“不！天若祚宋，决不会有此等事情发生！苏子瞻，光之密友，虽口无遮拦，断不会做出这样的糊涂事！”随着呼号声的戛然中断，司马光身躯一震，歪斜在坐椅上昏厥过去。

吕公著惊骇地呼唤着司马光，闻“喜讯”而赶来的中枢重臣文彦博、韩维、吕大防、范纯仁、刘挚、李清臣和程颐、邢恕等人都拥进政事

堂，全然愣住了。

停步在政事堂门外窗前的朝廷百官，刹那间失魂落魄、禁口哑声。人们一时慌乱无措。

韩维此刻还算冷静，喝令邢恕速去御医房传御医抢救，喝令程颐速去崇庆宫、福宁殿禀奏太皇太后和皇帝，喝令司马府家仆速召司马康来政事堂，喝令门外窗前的朝廷百官严禁谈论喧哗。

在韩维果断的喝令声中，范纯仁和吕大防已将司马光从座椅上移于政事堂一侧小室的床榻上，中枢重臣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李清臣、范纯仁、韩维等环榻而立，神色紧张地注视着司马光神情的变化。

也许由于移卧于床榻，司马光的身躯舒坦了，血液畅通了，也许由于司马光未了的心志仍在起着某种作用，他忽而长长舒了一口气，神态稍现平和安静，气息也顺畅了一些。

吕公著身为右相，此刻已心神镇定，他急需司马光在至为重要的“继任人选”上有所嘱托，便俯身于司马光耳边，轻声询问：

“君实，我说话你听见了吗？”

司马光微微点头。

“今后朝廷，谁可继君实之重任？”

司马光眉头一动，没有回答。

“文太师彦博先生如何？”

司马光摇头，喃喃而语：

“文公年事已高，何必累他受罪……”

“苏子瞻系君实密友，可否继任？”

吕公著此问，乃缘于刚才司马光不信苏轼有结党之事而发。

司马光低声断断续续地说：

“子瞻可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国朝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介甫文章绝世，在翰苑，为称职，及居相位，天下多事。当以介甫为戒。”

吕公著再问：

“君实意在何人？若圣母、皇帝询问，我何以答对？”

司马光的声音愈显微弱，断断续续，仍可听辨：

“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生，以家事付子康，惟国事未有所付。今日，付于晦叔了……”

吕公著急切推辞：

“君实，我才智不逮啊……”

司马光不再回答，声音喃喃地重复着两个字：

“鼎新，鼎新，鼎……新……”

老御医沈安士带着两个医生跑步赶来，闯进政事堂，闯进小室，急扑司马光身边，但神情一下子颓了。

他取出一片薄纸放在司马光的口鼻上，已无一丝气息，老御医跪在床榻前，泪水如注。

司马康在范祖禹陪伴下发疯似的闯进政事堂，看见老御医跪地垂泪，他的脚步踉跄，扑在父亲的身上，沉痛哀绝，声咽嗓哑，在范祖禹咽泪不止的劝慰下，神情迷痴地跪在床榻前，叩头禀告：

“父亲，你当减之俸薪，儿已遵示退回户部了……”

一声宦侍的唱引喝道声传来，一队宦侍宫女拥着太皇太后和皇帝赵煦走进政事堂。

司马康和群臣跪地迎驾。太皇太后挽皇帝行至床榻前，望着司马光

垂泪不止，用手抚合了司马光不瞑的眼帘。

时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司马光卒，享年六十八岁。

太皇太后哀声悼念：

“司马大先生，你为朝政累死了，天薄大宋，天薄皇室，天薄世间黎庶啊！我将厚葬大先生，报大先生忠国忠君之德。皇上，以敬师之礼为大先生送行吧！”

十一岁的皇帝赵煦，单腿跪倒在司马光的床榻前，叩头送行，哀声恸哭。

司马康感谢皇恩浩荡，叩头出血。

群臣在欢呼“太皇太后万岁”、“皇上万岁”之后，也放声恸哭起来。

政事堂内外，一片哭声。

苏轼来晚了，他呼唤着“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大放悲声，闯进了政事堂……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走的是古圣古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路，给人间留下了一丝“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浩然之气。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周身清爽，两袖清风，居官四十八年，个人财产一无所有。府邸所有银两，仅当月减发之俸薪。给人间留下一丝“居官清廉”的凛然之气。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的府邸寝居之内，留有遗奏八张纸笺，皆系手札，论当世要务，探索着“鼎新”之途。床箦萧然，惟枕下有《役书》一册，页行注释密密麻麻。他虽然罢废了王安石的“募役法”，恢复了“差役法”，但仍然没有停止对“役法”的探索。他留下了一个未竟的事业，也给人间留下了一种“不停探索”的精神。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用十八年时间修著的《资治通鉴》成了光照千秋的不朽巨著。他在十八个月执权行政中所推行的“革故鼎新”（后人称“元祐更化”）却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也许他执权的时间太短了，历史没有给予他足够的生命。他在学问上是成功者，他在政坛上同王安

石一样，都是无可奈何的失败者。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的人品、道德、学识、作风，赢得了朝野官员黎庶最广泛的怀念，赢得了朝廷最高规格的礼遇。病丧之时，朝廷辍朝三日，百官吊唁，满城哀悲，“京师之人为之罢市往吊”，家家焚香悼念，哀状空前。京都画师，绘像刻印鬻之，市人皆“家置一像，供于祭堂，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灵车移往老家涑水时，人们夹道送行，炷香于头顶以送葬者九百余人，四方来会葬者数万之众。朝廷拨治丧费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敛，其墓地庄穆辉煌，碑楼宏大，高四丈五尺，回廊环绕，蔚为壮观，与江宁北山王安石冷清的墓地相比，世人议之曰：君实升天，介甫入地，世态炎凉……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天下文人学士以诗词哀悼者不计其数，他的老朋友范镇景仁为他写的墓志铭，在朝野广泛流传：

> 呜呼，公乎而不留乎！山岳可泐也，公之意气坚不可夺也；江海可竭也，公之正论浚不可遏也！呜呼公兮，时既得矣，道既行矣，志已伸矣，而寿止于斯，哀哉，哀哉！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苏轼亲自为老友撰写《行状》和《神道碑》，概述了司马光生平的业绩，洋洋万言，公允凿实，奠定了司马光人品、道德、功业、学识的历史地位。《神道碑》结尾，苏轼“拜手稽首”的诗吟，唱出了当时民心归倚的生动情状：

> ……
>
> 公来自西，
>
> 一马二童。
>
> 万人环之，
>
> 如渴赴泉。
>
> 孰不见公，
>
> 莫如我先。
>
> 二圣忘己，

惟公是式。

公亦无我，

惟民是度。

民曰乐哉，

既相司马。

尔贾于途，

我耕于野。

士曰时哉，

既用君实。

我后子先，

时不可失。

公如麟凤，

不鸷不搏。

羽毛毕朝，

雄狡率服。

……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失，导致了一个时期龙蛇相争的混乱。

崇政殿说书程颐主持丧事，置灵柩祭堂于董太师巷司马光的府邸，也许出于对司马光的尊敬，也许出于展示“理学”的风采，也许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程颐竟以古礼始终丧葬。以古礼敛体，用锦囊裹司马光之身；以古礼制棺槨，依诸侯制，棺厚五寸，槨为三重，皆用松木；以

古礼殡葬，依诸侯制，殡为五日，葬为五月；以古礼行哀，祭曲招魂，葬曲挽歌；以古礼服丧，哀子著斩丧之服，居三年之孝。

朝臣闻知，议论纷起，善者赞其复以古礼符合司马光的初衷，恶者斥其复以古礼糟践司马光的心志。

九月六日，一场纷争在司马府邸的门前发生了。

是日，是司马光病逝的第六天，是开祭的日子，也是神宗皇帝赵顼的灵牌放进宗室明堂的日子。

早朝之后，群臣明堂祭祀，在庄穆隆重的礼典中，和着礼乐，完成了先帝赵顼灵牌的定位，朝廷颁布大赦天下之诏，算是先帝赵顼最后赐给人间的恩典。群臣欢呼，以吉礼完成了“明堂祭祀”。

“明堂”礼毕，时已巳时，苏轼、苏辙与同辈官员二十多人，急忙奔向司马光府邸祭吊，欲凭棺哀思，忆昔日之谊，叙难舍之情。

他们行至司马光府邸门前，见程颐、朱光庭、贾易立于阶上，神情森穆，默然无语。

苏轼等正欲拾阶而进，程颐举手阻之曰：

“《论语》有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公等方歌朝廷大赦吉礼，非‘哭则不歌’之义，不可入！”

这也是“古礼”吗？群臣驻足蒙了。程颐拱手为礼：

“请公等返回，明日斋戒来祭。”

苏轼心愤而戏谑：

“古人但云‘哭而不歌’，并没有说‘歌而不哭’啊！正叔熟记古人之言，只可惜闹颠倒了。先古礼而后吊唁，于礼何害？”

程颐语塞，张臂拦阻，怒吼道：

“子瞻强词狡辩，猥亵古礼！”

苏轼亦怒吼：

“燠糟鄙俚，你那是枉死市叔孙通所制之礼，糟践君实之心志、辱没君实之人品道德啊！”说罢，推开程颐的手臂登阶欲入，在旁的朱光庭、贾易援程颐出，苏辙、吕陶等人亦援苏轼而上，口舌相讥，争吵声起，此时，司马康率领家人披麻戴孝而出迎，程颐见状，把满腔愤怒撒向司马康：

“孤哀子若真行孝，当依古礼悲恸哀绝，居室思父母劬劳之恩，不可因受吊而废哀！”

司马康惘然，进退不得。

苏轼亦怒，正欲出语抗争，大内宦侍尖利的唱引喝道传来：

“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驾临祭吊！”

苏轼、程颐和群臣们抬头望去，太皇太后的飞凤轿辇、皇帝的雕龙轿辇，在一队禁卫士卒的蜂拥下向前拥来。群臣急忙跪倒迎驾。

司马康跪倒在最前面，他的左边是苏轼，右边是程颐，他低头左右顾盼而心底惊悸：

“这就是朝臣们议论的‘洛党’、‘蜀党’吗？朋党之争开始了。”

第二十一回　人生坎坷终有尽　诗文浩瀚当长存

一晃，王安石、司马光病逝十四年了。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二十三岁的皇帝赵煦病亡，庙号哲宗，因其无嗣，他十九岁的弟弟端王赵佶继承了皇位，与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起用韩忠彦（韩琦之子）为左相、曾布为右相、李清臣为门下侍郎、蒋之奇知枢密院事，大赦“绍圣”、“元符”七年间被贬被罚的“元祐”朝臣文彦博、王珪、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韩维、范纯仁、苏轼、苏辙、范祖禹、刘挚、程颐等三十三人。贬逐宰相章惇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复贬雷州；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出知永兴军，复贬提举杭州洞霄宫；贬尚书左丞蔡卞（王安石之婿）于池州。帝王更换，党争依然，大宋王朝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折腾。翌年改元为“建中靖国”。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十五日酉时日落时分，江南运河河面，从润州码头漂出一条客船，逆流荡波，缓缓而行。在晚霞映红的粼粼水波中，向常州驶来。

船头上坐着一位风尘染衣的老人，十四年不息不离的苦雨寒风，已染白了他的须发，折弯了他的身骨，吹凉了他的心怀。他病恙初愈，神情憔悴，望着川流不息的红波白浪，似乎凝住了神思，沉浸于这十四年来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回忆之中。他闭目凄然，口中喃喃地吟出一首告别以往的哀诗：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位老人就是“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从儋州大赦归来的苏轼。

苏轼去年（元符三年）五月接到朝廷“以琼州别驾，安置廉州，不得签书公事”的诏令，六月十七日即与儿子苏过乘船离开儋州北返，七月四日到达廉州。居屋未定，又接到朝廷“改任舒州团练副使”的诏令离开廉州而行，九月下旬途经广州，儿子苏迈、苏迨率妻室儿女至广州迎聚。劫后的天伦之乐，使苏轼悲喜交加，特别是几个孙子苏箪、苏符、苏箕、苏籥、苏筌、苏筹的萦绕膝前，更使他感到喜从天降的满足。可秦观少游卒于滕州、范祖禹卒于永州的消息几乎是同时传至，残酷地粉碎了苏轼宽释的心境，他连日沉默，“同贬者死去大半，最惜淳甫、少游啊！”十一月初，他带着家人二十多口，前往舒州赴任。行至英州，再得朝廷“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的诏令。“任便居住”，标志着朝廷将不再起用了，他心境坦荡而茫然：居住何处啊？常州？舒州？真州？江南风光，山清水秀，足颐余年。但弟弟子由从颍昌来信邀居，信中并有“桑榆末影，复忍离别”之语，他的心又移向颍昌了。可颍昌地近京都，可居宜住吗？他一时难以决定，便吟着“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的诗句，带着家人过大庾岭，经南安，逗留虔州，重游庐山，过九江、湖口，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月至润州。常州老友、冰华居士钱济明专程至润州迓迎，同居金山寺，登临妙高台，叹常州一别十有五年之思念，论今日朝廷政局变化之微妙，苏轼终于明白：皇帝赵佶继位一年来的所作所施，似乎已与“政见”无关，而是在追求皇权的“为所欲为”。贬逐“绍圣”中枢重臣章惇、蔡京、蔡卞等人，并非因其“坚守变法”或“专图报复，屡兴大狱”，而是因其曾议“端王轻佻，不可立”，反对他继承皇位。起用“元祐”旧臣亦非因其“革故鼎新”或“蒙受冤情”，而是为了巩固新居的皇权。如此人主大权独握，今后的朝政走向不可测啊！苏轼决计远离京都，定居常州，并遣儿子苏迈、苏迨随钱济明早去常州，购屋置舍，以便安顿全家老小。

突然一阵喧闹欢呼声从岸边飞来，惊扰了苏轼心在海南儋州的深情回忆，他蓦地睁开朦胧的眼睛望去：岸边人群踊跃，摇臂挥巾，呼唤“苏公归来”的声浪起伏雷动，他茫然失神，以为是心境幽思中儋州“千山动鳞甲”幻影的闪现和“万谷酣笙钟”幻声的轰鸣，动止虚实一时难以分辨。儿子苏过急忙跑到苏轼身边，搀扶起父亲，高兴地说：

“常州到了！父亲，常州父老欢迎父亲归来！你看，那是钱伯济明，那是大哥伯达，那是二哥仲豫……”

苏轼骤然明白了：朋友钱济明向常州父老吐露了自己定居常州的意

愿，这隆重的欢迎，担待不起啊！他推开苏过的手，跪倒在船头上，向岸边欢呼的人群拱手致礼。

六月十五日夜晚，钱济明在其府邸宴请归来的苏轼一家，为其接风洗尘，常州故知十数人亦应邀参加。主人热情，故知欢愉，苏轼虽觉周身乏力，头脑沉昏，精气不舒，有旧病复发之状，仍勉力诗酒以欢，酬谢故朋挚友。席间，在诉其离情话其相思之后，钱济明以已购得“裴氏宅”一事相告，并详细讲述了“裴氏宅”的环境幽静、庭院典雅、屋宇宽敞。故知中经手购买“裴氏宅”的邵民瞻，极赞庭院中翠竹葱茏、流溪清澈、假山奇绝、怪石天造。苏轼大喜，举酒作谢，并许以搬入新居之日，置酒庭院，欢愉亲朋，诗酒以歌，不醉不散。人们欢笑畅饮相约：来日必隆重祝贺苏公迁乔之喜。

酒宴欢散，故知离去，苏轼却毫无倦意，倚椅而坐，凝目注视着桌案上跳动的烛光，静听着常州城内鼓楼上二更梆鼓的敲响。也许因为已走尽了贬途，落脚于“任便居住”之地，心境十分坦然。也许因为儿孙归膝，全家团聚，再无噩梦扰魂，心绪亦十分清爽。也许因为已经购得了住屋，居之有巢，不再忧风忧雨，他又在默默地思念着安寝于故乡祖坟里的父亲、母亲和亡妻王弗，茔葬在黄州东坡的任妈，遗骨于江宁旷野的遁儿，寄灵柩于京都西郊佛寺的妻子季璋，掩埋在惠州白鹤峰下、丰湖之滨的爱妾子霞，还有远居颍昌、“桑榆末影”的弟弟子由，他感到安闲中的空虚，便悄悄走出钱府，走进宁静洁白的月色之中。

时已三更，月光如洗，星光点点，夜风清凉。仰望星空，他感到宇宙的浩茫深邃，不禁吁出悠长的叹息。忽然，他听到一丝轻微的脚步声响在身后，回头一看，原是长子苏迈远远地跟随着。他知道儿子不放心自己夜半独行，便漫问一声：

“你怎么还没有睡？”

苏迈见父亲没有责怪，便快步上前，把一件单衫披在父亲的身上：

“夜风凉了……”

苏轼用手理着披上的单衫，漫步走着：

“你安歇去吧，明天找人捎信去颍昌，告诉你二叔，我们已安抵常州了。”

苏迈应诺，但不肯离去，借禀报购屋之事伴父亲漫步：

“‘裴氏宅’今天看过了，主人已经搬出。其庭院、屋宇、环境确如钱伯和邵民瞻所语，庭院里的那片翠竹极好……”

“契约和手续都办妥了吗？”

“契约已签字画押，卖方是屋主的儿子裴人俊，买方签的是父亲的名字，盖的是父亲印章，中人是钱伯和邵民瞻。昨日去官府备案，官府初有刁难之意，由于钱伯亲自出面并暗送官府衙吏纹银二两，一切手续也就顺利办妥了。”

“价钱公平吗？”

“房主的儿子知是父亲购屋，以为遇到了富家翁，张口就要价五百缗。钱伯怕讨价还价累及父亲名望，便一口应诺。这样一来，我们的全部积蓄也就囊空翻底了。”

苏轼苦笑喟叹：

“名声累人，活该受穷啊！这二十多口之家，只怕又要挨饿了……”

苏迈急忙为父亲消愁：

“父亲勿忧，你的两个儿媳，已拿出了所有的首饰镯佩，仲豫（苏迨）今日已去银铺变卖，得钱数百，两月生计，不会有困难的。再说，我家有阿婆（任妈）所制按日分俸度日之规，量入而出，节俭持家，自种菜蔬，劳作自强，总会填饱肚子的。何日搬入‘裴氏宅’，请父亲择日早定，宴请宾朋之事，总须做一些准备。”

苏轼稍作沉吟，作出决定：

“用两天时间准备，七月十八日搬入，了却这桩心事吧。”

蓦然一阵哭泣声传来，打断了苏轼的话语，他停步倾听，举目四寻，哭声乃由不远处一所祠堂传出，其声甚哀。苏轼吁叹：

“何悲切如此！此哭声有割爱触心之沉痛，伯达，我不能听而不闻啊。”

苏迈知父亲闻民哀已不能自已，急忙扶着父亲走向祠堂，叩门而入，果见祠堂前廊里有一老妪坐于一盏油灯下掩面哭泣。其妪七十多岁，衣着颇整洁，发丝稍呈散乱，神情憔悴，形影孤零，四周堆着杂乱的桌椅、床榻、箱柜，身边堆着杂乱的被褥、纱帐、包裹，其状颇为凄凉。苏迈上前揖礼询问：

“老婆婆何哀伤如此？”

老妪一惊，双手移落，满面泪水，突见两个陌生人站在面前，神态慈和而执礼甚恭，心头一热，竟大放悲声，痛哭起来，苏轼移步向前，出语宽慰：

“哀声凄绝，闻者泪下，你我虽不相识，人心同理，老妪莫非有碎心断肠之悲痛耶？”

老妪咽泣而诉：

“老妇年已七十三岁，家道衰微，生莫如死。家有一屋，相传百年，生子不肖，举屋售人，我已是无家可归了……”

苏轼心头一震：我购得之屋，莫非此妪之屋耶？天下有这样蹊跷之事吗？他转眸向苏迈望去。

苏迈脸上亦呈狐疑之色，急忙踞就于老妪面前：

“请老婆婆详述其事。”

老妪止泣谈起：

“老妇四十岁始得一子，十分钟爱。忤子三岁，其父病亡，我寡居而娇养，谁知娇养成患，子长成人，嗜赌成性，赌掉田亩，赌尽家业，前日又赌欠债务五百缗，儿媳带孙出走娘家，落得家破人散。赌债相逼，甚于索命，只能以出卖庭院屋宇还债。昨日契约已成，今日已别旧居而迁至祠堂。羞见祖宗，羞见族人，羞于苟且于世啊。”

苏轼一时怆然：

“老妪旧居坐落何处？”

“此城东门之外。”

“老妪之家可为裴姓？”

老妪惘然点头。

“老妪之子是裴人俊吗？”

老妪瞠目：

“先生何以知晓？”

“他现时人在哪里？”

老妪惊诧：

“你……”

“我要见他！”

老妪惊骇，神情失色：

“难道，难道他也欠了先生的银两？”

苏轼拱手为礼：

“老妪鉴谅。妪之旧居，乃我所买。妪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

老妪木呆，周身颤抖站起，“扑通”一声跪倒在苏轼面前，放声痛哭而致谢：

“感先生大德啊……”

苏轼垂泪，急忙俯身搀扶老妪。突然，祠堂祭殿大门敞开，一位三十多岁的汉子由殿内号啕奔出，跪倒在老妪身边，双手抱住老妪哭诉：

“母亲，儿已遵母命在祖宗灵牌前自罚忏悔，自知其错了。先生还屋之事，断不可接受。”

老妪双手颤抖，抓住儿子的衣襟喊着：

“这，这是为何啊？”

“母亲，卖屋所得之五百缗钱，我已交给债主了。”

老妪神情颓然，双手垂落，瘫软在地，痴呆地望着苏轼，喃喃而语：

“先生是好人，我领情了。‘裴氏宅’换了一位好心的主人，比住着一个败家子强多了。先生，庭院里那片翠竹，是先夫生前喜爱之物，你千万别毁了它……”

苏轼再也忍不住心中的酸楚：

“迈儿，‘契约’带在身上吗？”

苏迈已猜知父亲的心思，急忙从怀中拿出购屋“契约”奉上。

苏轼接过“契约”示于老妪：

“这是‘契约’，现时作废了，你带着儿子搬回你的‘裴氏宅’吧！”

老妪蒙了，一时不知所措。

苏轼当着老妪的面，用灯火点燃“契约”，火焰升腾着，纸灰飞舞着，老妪泪眼蒙蒙望着火焰发呆，裴人俊跪在苏轼的面前叩头作谢：

“先生，我欠你的五百缗钱，我会……”

苏轼笑着说：

“不必说了，那五百缗钱，我献给了一位人子之母，一位含辛茹苦、寡居三十年抚养儿子成人的母亲！”

老妪的泪水默默地流着。

苏轼烧尽手中的“契约”，与苏迈走出祠堂。老妪呆呆地望苏轼父子身影消失，突然恍悟了：

“一个好人，我忘了问他的名字，我忘了问他的名字啊！”

她急忙爬起，脚步踉跄地向门外追去，她的儿子裴人俊在门口扶住了她，望着月色中漫步而行的苏轼说：

“母亲，他就是苏轼，大诗人苏子瞻啊……”

老妪哭了：

“苏子瞻，不是被朝廷流放到天边去了吗？也是一个遭罪受苦的人，终算回来了……”

苏轼从祠堂回到钱济明府邸，突然冷热煎熬，跌倒在床榻上，他从儋州北返途中染上的“热毒”之病又发作了。半个月后，在钱济明和邵民瞻的帮助下，他举家搬进了一座借租的狭小院落——“孙氏宅”。

苏轼豁达镇定地走着他坎坷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七月十八日，苏轼的病情突然加重，竟至卧床不起，身软乏力，进食腹胀，夜不能寐，齿间出血，儿子们延医治疗，朋友钱济明送来人参、茯苓等补药熬粥服饮，病情仍不见好转，而且体弱更甚，出现胸堵头晕之状，连在床上翻身也困难了。苏轼由于连年流离颠沛，自病自医，已初知医理医术，似乎已知自己之大限将至，便不再寄希望于药物，而是冷静地检讨自己可哀可悲的一生：

“生于斯世六十六年，步入仕宦之途四十五年，‘仕宦之途’是怎样度过的啊？居父母之丧六年，遭贬流离二十八年，供职凤翔府四年，居于朝廷只有七年时间！由于自己不变不移的‘政见’和‘口无遮拦’的狂狷，酿成了东飘西荡的悲哀。在‘熙宁’不容于‘熙宁’，在‘元祐’不容于‘元祐’，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符’不容于‘元符’。自己之处于世，犹如人们手中牵线放飞的风筝，飘忽岁月，沉浮无定，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英州、惠州、琼州、儋州，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其志何伸？其道何达？满头白发，一事无成，此生碌碌而可哀可悲。上苍何薄苏轼如此？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是人生的奇遇，是自己的偏得，不可怨天，不可尤人，如若没有这二十八年的南北飘泊、西东流离，何以得有‘行万里路’的机缘？如何能享有‘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院乞儿’的任性豁达？流光省人，当以老子所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自

嘲自慰自己歉疚悲哀的一生了……

“歉疚终是不可自嘲的。自己也曾任大理寺丞、中丞、开封府推官、礼部侍郎、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侍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之职，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及现今皇帝四朝，‘涤荡振刷以除积贫积弱’之志仍沸腾于胸，然江河日下，一切都无话说了。不再听见九天上的雷鸣，不再看见田野里的生机，就连朝廷里惊扰民心、愈演愈烈的政论纷争也现得越来越卑下了。‘熙宁之争’，旨在富民强兵，中兴社稷，虽争得电闪雷鸣，但光明磊落，相撞生辉，你可以不赞同介甫的‘躁进急行’，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服救世药方。你可以反对司马君实的‘缓进求实’，但你不能不承认那也是一种治国之策。胜者足以骄傲，败者亦足自豪，此介甫之‘死而无憾’和君实之‘老而弥坚’，堂堂正正啊！可‘元祐之争’，以‘是否全部罢废新法’为旨，似乎在寻求一种感情的补偿，如果说司马君实执权十八个月的‘革故’纷争，还带有医民伤痕、抚民怨恨之意，那么，司马君实病逝后的‘鼎新’纷争，只能是妇姑勃谿了。胜者于国何益？败者于国何损？什么‘朔党’、‘洛党’、‘蜀党’，什么‘帝党’、‘后党’，都不过是一群势利政客和一群糊涂文人的自我逞能、沐猴而冠罢了。太皇太后仙逝，皇帝赵煦亲政执权，‘后党’败北，‘帝党’获胜，先改元‘绍圣’，再改元‘元符’。‘绍圣、元符之争’，更是一场良莠不分的扫荡，连‘妇姑勃谿’都不如，其旨全在报复，而且不留余地：追贬死者司马光、吕公著，落职贬逐中枢重臣范纯仁、文彦博、韩维、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流放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馆阁官吏贾易、程颐、钱勰、杨畏、朱光庭、孙觉、孙固、赵离、李周、鲜于侁等人。连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也因‘亲近苏轼’之罪，分别贬逐于黔州、滕州、处州、夏州、颍州。如今，秦观少游病殁于滕州，师道无己、庭坚山谷、补之无咎、张耒文潜的命运仍不得而知。可怕的一场浩劫，借恢复‘熙宁变法’之名而行，可‘新法’便民益国者真的恢复了吗？介甫‘变法’之所旨所求真的能再现了吗？欺天欺人啊！介甫的那个岁月不会再出现了。今天，‘建中靖国之争’又要开场演出了，章惇、蔡京、蔡卞遭贬，‘元祐’被贬之臣复出，朝廷难道又要来一次恶性循环的报复吗？国力将尽，国运将竭，国脉将绝，思之怆然，自己已无力操心，也无须操心了……

“悲哀终是不可自慰的。泪洒贬途，处处牵魂啊！任妈病逝于黄州，我失去了‘大佛’的护佑；遁儿遗骨于江宁，我经受了晚年丧子的痛苦；元祐八年（1093年）妻子季璋病故于京都白家巷，年仅四十六岁，

时太皇太后病重卧床，‘帝党’与‘后党’之争已趋尖锐，太皇太后早有‘病不起，为之奈何’之叹，皇帝已有‘来日可俟，自有故事（惯例）’之说。季璋心细感微，弥留之际，执自己之手而遗语：‘朝廷风暴将起，子瞻当自慎自重，勿再口无遮拦。此刻心哀而难舍者，不能伴子瞻于苦雨终风了……智哉季璋，痛哉季璋，言果灵验啊！哀之未节，太皇太后驾崩，十九岁的皇帝亲政，风暴一夜骤起，风头所卷，茫然中抛我于定州、英州、惠州。萍踪无定，何处葬妻？只能寄灵柩于京都西郊佛寺，以待来日共居一穴。能酬于妻者，惟‘祭文’数语：‘……妇职既修，母仪更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共穴，尚蹈此言。’谁知哀妻之泪未收，悲妾之哀踵至。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十五日，爱妾子霞‘长春如稚子’的稚弱生命，终于在瘴风蛮雨中毁灭了，年仅三十四岁。三年之前，季璋之失已碎我心；三年之后，子霞之失，断我之魂。霞，出身卑微，然敏而好义；读书无多，然灵悟好学；一生坎坷，然忠敬如一。从我于颠沛，侍我于颠沛，又殁于我之颠沛，相依相濡，二十三年，天以解语花赐我啊！霞之殁，吟留偈语而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语禅机，也算通悟了人生的一种境界。霞虽离去，魂当永生，黄土一堆，茔葬于惠州城西白鹤峰下，丰湖之滨，背倚林泉，傍近寺院，晨钟暮鼓，当伴孤魂。纪以墓碑一座，哀词一首：‘玉骨那堪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花丛，倒挂绿毛么风。素面翻嫌粉污，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歉疚悲哀终是可以了却的，了却于儋州啊！儋州的荒蛮，儋州的酷暑，儋州的奇异风光，儋州的环水无涯，儋州贬人生活的食无米，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和朝廷不肯歇手的追逼迫害，把一个官场的失意者推入了习俗绝异、语言不通的黎庶中。于是牙牙学语，苦苦挣扎，图存求生，与农人同耕，与樵者同樵，与村童同戏，与黎女同歌，与士人同笔同墨，与老者同酒同茶，人原是适应性极强的动物，只要能抛却虚荣，扔掉官架，何处寻不得欢乐？‘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吃得香啊！‘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处得融洽啊！‘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玩得欢愉啊！‘明日东家当祭灶，双鸡斗酒定膰吾’，亲我如骨肉啊！于是，悲哀的心境开阔了，仕途的羁绊化解了，在‘孤生知永弃，末路嗟长勤’的困苦生活中，终于觅得了人生真正的‘超然自得’……

“‘超然自得’了，在那儋州的‘桄榔庵’里，在这常州租借的‘孙家宅’里，吟唱着《桄榔庵铭》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吧：‘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百柱屃赑，万瓦披敷。上栋下宇，不烦斤鈇。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习若奥堂，杂处童奴。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庐。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濛之都乎？’”

七月二十五日，钱济明来探视病情，苏轼已无力坐起迎接。钱济明见状甚忧，坐于床边，含泪询问：

“子瞻今日感觉如何？”

苏轼笑语作答：

“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病情之不愈则天也，非我之过，故心神坦然。”

钱济明强欢而宽慰：

“古人有‘医疾莫如医心’之说，今日子瞻心境宽舒，乃医疾之本，病情会很快好转的。”

“谢公吉言，此刻我已感到周身轻舒了。”

苏轼说罢，吩咐侍于床前的长子苏迈：

“取我儋州三年所著《苏轼易传》书稿来。”

苏迈遵命从书房里取来《苏轼易传》书稿放在苏轼床头，然后离去。

苏轼执钱济明之手而嘱：

“苏轼与公交谊十五年，始于常州，终于常州，此天公以公惠苏轼也。《苏轼易传》书稿，乃轼受先父之托，于儋州三年苦雨终风中沥血而成。汉人解《易》，偏于象数；晋人解《易》，偏于义理；轼之解《易》，多切人事，此稿虽浅陋，不敢与古贤相列，但乃苏轼平生所持

政见之源。苏轼认为：《易》之哲理，在于阴阳之交织、运转和隐现。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则阴阳隐矣。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苏轼今托于公者，个中情由，公日后当知。苏轼之于世，口孽笔孽均深重难赦，诗词已流于天下，评说由人，不去管了，此书稿愿公善保全之，三十年后，世人或可借此稿以了解苏轼颠沛一世之心迹……”

钱济明接过书稿，默默沉思：子瞻之“政见”未施，至今仍憾于心啊！这是苏子瞻的不幸还是苏子瞻之大幸呢？王安石的“政见”历时十七年在实践中失败了，司马光的“政见”历时八年失败了，苏子瞻的“政见”在未经实施中却成一个不破不灭的“虚幻”，仍然留在苏轼的心境里和天下学子黎庶的希望里，这种不破不灭的“虚幻”，真能中兴大宋积贫积弱的社稷吗？他抚着书稿，庄穆语出：

“子瞻放心，我将竭尽心力，使此书稿行世。子瞻之‘政见’，后人自会公平评说的。”

苏轼点头：

“谢公雅意，我心无遗憾了。”

七月二十七日，苏轼的病情急剧恶化，热冷频仍，食则呕吐。他已知大限将至，招家人于病榻之前，神情平和若常，言无悲切之意，感谢家仆女厨之辛劳，逐一看视孙子苏箪、苏符、苏箕、苏籥、苏筌、苏筹，摸手抚额，欢为嬉戏。然后留儿子苏迈、苏迨、苏过于床前，坦然嘱咐：

“我一生虽以文字为累，然钟于文字之情，至死不改。言必有意，言必中当世之过，乃我为文之旨；随物赋形，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乃我追求之美；我之为文、为诗、为词、为赋，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力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当年在京都，与介甫、君实诗酒话别，介甫借欧阳永叔公（欧阳修）文论‘直寻’两字以赠我，二十年来，受益多矣！汝等之于文字，不求因袭我为文之风，但需继承我为文之志，切记‘直寻’二字，千万勿为不痛不痒其情靡靡之文。若无此志，就不必弄笔弄墨

了……”

苏迈、苏迨、苏过知父亲在遗托后事，心底酸楚，强忍哀痛，连声应诺。

“汝母灵柩仍寄于京都西郊佛寺，已八年矣，孤魂无依，梦魂萦绕，我心神疚痛至绝。迨儿、过儿当北上京都，迎取母亲灵柩，与我同穴茔葬。践我八年前‘惟有共穴’之约。汝等今后若有机缘旅游惠州，当于子霞墓前祭酒焚香，代我一祭。”

苏迈、苏迨、苏过泪水盈眶，咽泪应诺。

“此刻，我有憾于心者，惟不能晤子由一面耳。我与子由少时读书于山中，如形与影，自奔驰宦海，不能频会常聚，念故山风雨联床，已不可得了。犹欲早谢世缘，与子由朝夕相聚，欢怡晚节，不意命与祸会，垂老投窜，各奔东西。幸今日北归中原，而踪迹相左，至于老死，不及一见，四年前濒海相逢，遂成长别，碎心割肠之痛啊！我之殁，当葬于汝州郏县嵩阳峨眉山。山有故乡之名，地近子由而寝，死无憾事矣……”

苏迈、苏迨、苏过终于哀痛难忍，咽泣出声，跪在父亲床前。苏轼闻哭声而神情怆然，泪珠滚落，仍强欢而语：

“岭南万里不能死，今归宿田野，乃大幸啊。我平生未作恶事，死后不会坠入地狱的。汝等莫哭，生生死死，世之理也。为我热水沐浴吧，我要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告别这生我养我的凡尘。”

七月二十八日午后，苏轼的病情告危，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呼吸短促，双眼微合，面色苍白，神志时迷时醒，既无痛苦的呻吟，又无悲哀的表情。他的家人和朋友钱济明、邵民瞻等都侍于床前，神情沉重，心痛如揪，凝目注视着他面部神情的变化，等待着他发出的一声呼唤或呻吟。寝居沉寂宁静，连苏轼短促的气息声似乎也显得越来越微弱了。

这时，苏府一个家仆急匆匆走进寝居，轻声向苏迈禀报说：无知和尚来访……

佛缘佛机真有神秘的功能吗？在人们惊诧无语的神情震动中，苏轼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目光突然显得明亮，气息也随之变得平和。人们紧

缩的心境骤然舒展，压抑的呼吸声也变得舒畅了。就在这时，无知和尚风尘仆仆地走进寝居，向着躺在病床上的苏轼合十致礼，不待无知和尚的佛语出口，苏轼无力地一笑，用微弱的话语迎接朋友：

“无知大师，你来的恰是时候。佛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啊。”

无知和尚看见苏轼沉疴脱形之状，大骇而哀，合十俯身，语出怆楚：

“苏子瞻，何病恙而至于此……”

苏轼声音微弱仍戏而作语：

“三十三年前，苏轼与大师相识于京都曲院街遇仙酒楼，大师为我超度，赠以‘一双学士眼，一颗配军头’之偈语，真灵验啊！谢大师前来为我送行。”

无知和尚泪水盈眶，仍以趣语安慰苏轼：

“阿弥陀佛。贫僧此来，是专为子瞻播送佛音的：三十三年，世情茫茫，苏子瞻普度众生，俗心成佛。佛祖特留苏子瞻常居人间，救灾救难。”

苏轼笑而语出：

“谢佛了。可佛心常在槛内，对槛外之事，知之不详啊！司马君实虽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昭了，德力之所成就，衣食起居之所自律，皆符佛法；王安石喜读佛书，深究佛理，平生所为，何尝不是为了普度众生，晚年所施，逾越佛心，成了大佛；苏轼六根不净，口无遮拦，赖无知大师数次超度，也算有了半片佛心，然平生碌碌，除舞笔弄墨，写了几首诗词而外，于世别无建树，虽蒙佛祖偏爱，终是槛外人啊！君实不长居人间，介甫不长居人间，苏轼何敢长居人间啊。”

无知和尚合十超度：

“阿弥陀佛。子瞻此时，佛心当想西天。”

苏轼含笑摇头：

“西天真的有吗？就是真有，苏轼终不愿去啊！过儿，你还记得我在惠州时写得那首《荔枝叹》吗？”

苏过急忙回答：

“过儿记得。”

苏轼声音渐衰：

“代我吟给无知大师，那是我的半片佛心啊……”

苏过遵从父命，咽泪吟出：

十里一置飞尘灰，

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

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

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

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

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

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

莫生尤物为疮痏。

风顺雨调百谷登，

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

武夷溪边粟粒牙，

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

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

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

可怜亦进姚黄花。

《荔枝叹》，一首凄怆雄浑的史诗，它鞭笞着汉唐皇室生活的穷奢极欲，它揭露着现时朝廷重臣“争新买宠”的卑心丑态，它哀叹着疾苦黎庶溅血千载的惨情，它展现了苏轼一颗“忠国爱民”的赤子之心。

在苏过悲愤激越，沉郁顿挫吟诵《荔枝叹》的声浪中，苏轼闭上了眼睛，他静听着，微笑着，舒心地品味推敲诗中的字句……

苏轼悄悄离去，时年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六岁。

苏过吟诵《荔枝叹》声停，无知和尚急唤苏轼，苏轼不应，无知和尚仆床而泣，痛哭呼号：

“苏子瞻，心系黎庶，至死不移，史诗传世，佛莫能比，亦人间的大佛啊……”

“孙氏宅”腾起了哀痛哭泣声，亲人离去了，文星陨落了。常州城在哀痛中，数万黎庶，举幡以哀，焚香门前，三日不歇，祭奠苏轼的亡

灵。“裴氏宅”门前，老妪和她的儿子，跪地七日不起，泪尽目干。

苏轼病逝的消息传至颍州，张耒闻知，举哀行服，出俸钱于荐福禅寺修供，以致师奠之哀。朝廷知之，乃遭论列，贬往黄州。

苏轼病逝的消息传至荆州，黄庭坚闻知，设祭堂于府邸，士人往吊之，黄庭坚两手抱一膝起行独步，以致深哀。

苏轼病逝消息讣至京都，朝廷无些微反应，街巷黎庶却举祭哀伤，京都文坛哀悼连日，陈无己悲疾而亡，太学士侯秦、武学士杨选率众举哀于宣德门前，从者数百人，为苏轼祭奠招魂，在京师掀起了一场风波。

苏轼病逝的消息讣至颍昌，苏辙哀痛昏倒，停食泣咽者三日，设灵堂以祭，咽泪写出《祭亡兄端明文》《再祭亡兄端明文》，哀诉兄弟之情。并书《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苏轼之殁，苏辙杜门于颍水之滨，终日默坐，不复与客相见，如是者十年，自号颍滨遗老，于政和二年（1112年）病逝。遗有诗作一首，记暮年的孤独凄凉和当时朝政的昏暗：

> 闭门不出十年久，
>
> 湖上重游一梦回。
>
> 行过闾阎争问讯，
>
> 忽逢鱼鸟亦惊猜。
>
> 可怜举目非吾党，

谁与开樽共一杯？

归去无言掩屏卧，

古人时向梦中来。

苏轼之殁，士大夫作祭文、挽诗甚多。“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字方叔）之祭文，颂苏轼之功业，叹苏轼之坎坷，抒自己的哀伤，流传于当世，“人无贤愚皆诵之。”

> 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翌年（崇宁元年）六月二十日，葬苏轼于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嵩阳峨眉山，与妻子王闰之同穴。

苏轼逝去了，他的诗词文字却繁星似的辉耀人间，黎庶吟诵，文坛益贵，商贾镂刻鬻之，学子、士大夫慕而学之，翕然成风，时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谣。野史记载：有学子名章元弼者，娶妻陈氏，甚端丽。蜜月间，得苏轼《眉山集》，日夜嗜学，观而忘寝，冷落新妇，陈氏怒而求去，章元弼应而诺之，事后每为友人言：“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及至苏轼文字遭禁，片纸只字皆宝，一纸轻万钱，密而藏之。野史记载：宣和年间，“隐相”梁师成以三百千钱购得苏轼一幅《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从沈元弼手里购得苏轼亲笔“月林堂”三字榜名；有一士人携苏轼诗集出城，为门役查获，执送有司勘审，京尹见其诗集后士人题有一诗：“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抚苏轼诗集而神情怆然，誉士人为人之义，执酒以敬，暗纵之。

苏轼逝去了，人们怀念他，思之不得，化之为神。野史记载：京都学子莫蒙正，夜梦行湖上，见一老者，野服髻发，颀然而长，参从者甚众，轩轩然常在人前，路人皆雀跃欢呼：“此苏翰林也。”莫蒙正趋前拜见，执礼甚恭：“蒙正为儿时，诵先生文，愿执巾侍，不可复得，不知先生厌世仙去。今何所领，而参从者若是啊？”苏轼熟视曰：“是京都太学生莫蒙正否？”对曰：“是。”苏轼颔首作答：“我今为紫府押衙

了。”莫蒙正梦醒，遍传“苏子瞻今为天上紫府押衙”于京都。更为甚者，苏轼成神之说，起于皇宫：一日，宫醮，皇帝赵佶亲临之，道士拜章，忽如睡梦，久之乃起。皇帝赵佶诘问其故，道士答曰：“贫道匍匐于地，即恍惚而魂灵升入天帝灵霄宫，见奎星长正在奏事，视之，乃本朝苏轼也。”皇帝赵佶惧而惶恐，遂访求搜集苏轼之文，归之秘府，南宋文学家刘克庄有诗记其事：

岭外瘴魂多不返，

冢中枯骨亦加刑。

稍宽末后因奎宿，

暂仆中间为彗星。

早日大程知反覆，

暮年小范要调停。

书生几点残碑泪，

一吊诸贤地下灵。

苏轼和他的文字，终是不朽的。

第二十二回　暮鼓哀鸣金兵入　汴京陷落北宋亡

王安石、司马光病逝十五年。

苏轼病逝一年。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十七日清晨，雾漫汴京，掩没了皇宫里的殿宇亭台和街巷里的酒肆楼阁。京都十大禅寺的晨钟声几乎是同时响起，雄浑苍凉，猛烈地驱散着灰蒙蒙的浓雾，强烈地摇落着御路两侧桃、李、梨、杏湿淋淋的枯叶，焦躁地唤醒了京都习惯于晚睡晚起的人们，撞击着皇宫端礼门前连夜矗起的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是大宋建国一百四十二年来不曾有过的。石碑前已滞留着早朝散去后的朝廷百官，京都闻讯的文人、学子、艺伎、黎庶也从各条街巷陆续赶来观看，至雾散日出巳时，已聚众数千，嘈杂、议论、喧闹声代替了十大禅寺的晨钟声，端礼门前呈现出一片混乱。

这座石碑，高一丈五尺，宽五尺，黑底白字，石工刻镌而成，额以“元祐奸党碑”五字，乃皇帝赵佶御笔，碑文乃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所书。其文曰：

> 皇帝即位，旌别淑匿，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罪，乃命有司夷列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一百二十人。皇帝命书而刻之石，置端礼门前，永为万世之臣戒。又诏京书之，将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圣神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绍先烈，臣敢不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蔡京谨书记。

下列元祐奸党名单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状，刻石而定。

> 文臣执政官二十三人：
>
> 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韩忠彦、范纯仁、曾布、刘挚、王岩叟、范纯礼、蒋之奇、韩维、孙固、李清臣、苏辙等。
>
> 待制以上官三十五人：

苏轼、范祖禹、赵君锡、朱光庭、吴安持、孙觉、鲜于侁、贾易、曾巩、范纯粹、杨畏、吕陶等。

馀官四十八人：

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刘攽、司马康、刘安世、吴安诗、欧阳棐、王巩、郑侠、程颐等。

内臣八人：

张士良、鲁焘、赵约、谭扆、杨偁、陈询、张琳、裴彦臣。

武臣四人：

王献可、张逊、李备、胡田。

曾任宰臣二人：王珪、章惇。

这座“元祐奸党碑”的出现，群臣黎庶都迷惘而恐慌。这个杀气腾腾的举措，明面上是皇帝赵佶和宰相蔡京“崇尚熙宁之政”、恢复“熙宁新法”的宣言，骨子里却是皇帝即位改元后的一次大清洗：定罪为“元祐奸党”的一百二十人中，既有“熙宁”年间“变法”的反对者，也有“变法”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既有“元祐”年间“革故鼎新”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又有“革故鼎新”的反对者；而且这一百二十人中，一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文人。钦定“奸党”失去了明确的界线，只能是一种滥行权力、为所欲为的暴政。于是，群臣在这个“奸党”名单中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政敌，而是自己所亲近过的朋友，政坛纷争可伸可缩、株连之累可大可小，如若朝廷纷争再有发展、株连的圈子稍有放大，自己不也进入“奸党”中了吗？京都学子、文人、黎庶，早已对朝廷近三十年来不停的政争烦透了心，此时之所见所思，主要不是这些“奸党”的罪行，而是近三十年来这些人物留下的“遗产”，拥护“变法”者，在思念章惇、曾布、李清臣、韩维等人在“熙宁”年间的功绩和不凡表现；反对“变法”的人们，在思念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在“熙宁”、“元丰”年间坎坷的遭遇；太学的学人学子们，在思念司马光、范祖禹、司马康、刘攽等人十五年冷室著作的清苦艰辛和《资治通鉴》的辉煌成就；文坛瓦肆的文人艺伎们，在思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的才情诗篇。人们对权力滥用者的传统厌恶和对

是非不分中弱者遭难的传统同情，迅速升腾为对这座“元祐奸党碑”的怀疑和反感，心中长久淤积的对朝廷不满的愤怒喷发了，变成了骚乱的狂呼号叫：

“章惇何罪？”

“曾布何辜？”

“苏轼连年颠沛流离，何党何奸？是非不分！”

“司马光，朝臣典范，何罪而遭此劫难，人心不服！”

“崇宁，崇宁，崇尚‘熙宁’，‘熙宁之政’何在？欺天欺人！王安石地下有知，当号啕痛哭……”

骚乱的狂呼嚎叫声，震动了皇宫，震动了京都，人群不断地向端礼门前拥来，朝廷惶恐了，大内禁卫甲戈拥出，立即控制了端礼门，皇城司的巡逻铁骑也狂飚似的赶来，控制着通向端礼门的各条巷口，人们在铁甲铁骑的包围中沉默了。

在大内禁卫拥出，皇城司铁骑狂飚而至的同时，一队黄甲禁卫拥着宦官头子童贯乘马而出端礼门。

童贯，字道夫，汴京人，时年四十八岁，因善于迎合皇帝赵佶之意图而获宠。其人外和而内狡，笑面而刁心，现时虽为宦官，实际上权同右相，与蔡京相倚相援，已成为皇帝赵佶的左右手，“元祐奸党碑”之立，乃出于童贯与蔡京的“合谋共奏”。

童贯立马于端礼门前，望着含怒沉默的人群，微微一笑，手持圣旨，高声喊道：

“圣上诏谕百官黎庶！”百官急忙跪倒领旨。黎庶、文人、学子亦随而跪倒。童贯高声宣旨：

> ……奸党之罪，为害社稷，实不可宥，刻石贬罚，以戒不忠不信之臣。今再谕四事：
>
> 一、诏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备立“元祐奸党碑”以示天下黎庶共知，使奸人司马光、苏轼、章惇、曾布之辈，遗臭千古；

二、诏令焚毁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景灵东宫绘像；

三、诏令焚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所有诗文。范祖禹所著《唐鉴》、范镇所著《东窗纪事》、刘攽所著《诗话》、僧文莹所著《湘山野录》亦悉行焚毁。私存匿藏者，以律严惩；

四、诏令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其奸党子孙亦不得入京为官……

焚书坑儒，暴秦之所为啊！童贯宣旨声停，端礼门前死寂沉静，人群默然禁口，既无欢呼皇帝英明天纵的套话，也无愤懑激烈反对之声，端礼门前似乎成了一座苍凉阴森的墓地。人们胆怯了？哑巴了？麻木了？童贯立马而视，突然感到这种死寂沉静的可怕恐怖。这时从黎庶群中站起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年近八十岁的老人，长发散乱，神情颓废，步履踉跄地走向“元祐奸党碑”，深深一躬，稽首为哀，怆然悲呼，声恸云天：

“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国运将尽，国脉将绝。上苍啊，大宋社稷，真是不可救药了吗……”

苍凉悲怆的呼号声在端礼门前的上空回荡着，如雷声轰鸣。跪地的人们仰首而视，眼睛里含着泪水和火焰。

人群四周的铁甲铁骑，在苍凉悲怆的呼号声中，人伏鞍闭目，马垂首落鬃。

童贯立马端礼门前，眺望着如癫如疯的老人，脸上浮现出几丝阴笑。

老者突然仰天大笑，随即放声而歌，步履踉跄而去：

苏黄不作文章客，

童蔡翻作社稷臣。

三十年来无定论，

不知奸党是何人。

老人吟唱远去了，跪地不起的人们眺望着、垂泪着、沉默着、思索着。识者早已认出老人，心中默默地叨念着：他是云游和尚无知大师啊！

童贯立马端礼门，眺望着踉跄离去的老人，脸色铁青，低语身边的禁卫：

“奸党余孽未绝……”

王安石、司马光病逝四十年。苏轼病逝二十五年。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四日日落时分，汴京城城北城西号角急吹，战鼓急擂，战马的嘶鸣声萧萧不绝，马蹄腾起的烟尘，遮暗了落日，淹没了城堞。三个月来兵临城下的金兵，又以攻城之势恫吓威逼着龟缩于皇宫内的大宋太上皇、教主道君皇帝赵佶、二十六岁新即皇位的皇帝赵桓和朝廷中枢重臣太师蔡京，太傅王黼，太尉梁师成，领枢密事、广阳郡王童贯，宰相李邦彦。他们此刻都聚集在“教主道君皇帝”赵佶辉煌的延福宫，在守城将校不停禀报的金兵动态中颤抖着。

去年（宣和七年）十一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入侵，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攻取燕山府；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攻取太原府。宋军主帅童贯、蔡攸（蔡京长子）不战而逃，各地守将竞相降金，并作向导。金兵东西两路长驱南下，渡过黄河，于十二月中旬会师汴京城下。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据城抗击，数挫金兵锐气，并号令天下兵马勤王。陕西边塞致仕老将种师道，以七十四岁高龄率师驰援汴京，任京畿、河北制置使之职，与金兵周旋于京都城外。而崇奉道教的太上皇赵佶，在占据皇位二十六年中，穷奢极欲、专事靡费，大建宫观，大兴土木，狎妓寻乐，微行觅春，腐败透顶，早被金兵吓破了胆子，年仅四十四岁，便把皇位传给了二十五岁的儿子赵桓，自己躲进延福宫自娱嫔妃去了。新即位的皇帝赵桓也是香风中长大的一个软胎，在蔡京、梁师成、童贯、李邦彦的挟持恫吓下，便派朝廷重臣李邦彦、张邦昌、白时中、赵野等至金兵大营，乞盟于城下，订立了屈辱的条款：

一、贡输金五百万两，银五百万两，牛马骡各一万头，驼一千匹，杂色缎一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

二、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

三、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宋国皇帝为亲王。

四、宋朝以宰相及亲王各一人为质。

条款已订，金银绢帛已纳，金兵仍围城不解，战马肆虐于城下，威逼朝廷罢免主战将领，遣散勤王兵马。金兵的号角声、战鼓声，终于使昏庸的大宋朝廷再次屈膝。今日傍晚，皇帝赵桓在蔡京、梁师成、童贯、李邦彦的催促下，借种师道部将耿南仲夜袭金兵大营失败之机，下诏罢免了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和京畿、河北制置使种师道的职务和兵权。

罢免李纲、种师道的诏令传出，立即激怒了京都的人们，在太学生陈东和进士欧阳澈的领导下，数百名学子冲出太学大门，沿街呼号，慷慨激昂，京都黎庶起而响应，聚众数万人，群情激奋地拥向皇宫宣德门。

陈东，字少阳，润州丹阳人，时年四十岁，登高挥臂情愤泪流，声情动人：

“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邦彦敛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使天下之势，危如发丝。此六贼者，异名同罪，当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欧阳澈，字德明，抚州崇仁人，时年三十五岁，亦登高而演说，揭露朝廷荒淫靡费于人群之前：

“朝廷昏庸，奸佞当国，几十年来，王公卿相，几乎皆出于蔡京门下，误君蔽主，罪恶滔天。元祐奸党碑遍布全国，致使人才凋敝，谏言堵塞，谄媚之论，充斥谏院；投主所好，弄权取宠，极奢极欲，鱼肉黎庶。大家抬头看一看延福宫、艮岳园，雕梁画栋、奇花异石、馆舍台阁，华丽奇绝。艮岳园周长十五里，高峰九十尺，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再看一看蔡京、蔡攸父子的府邸吧，金碧相照，形若天上宫阙，花石为墙，珠玉饰屋，极天下木石之最。若不是贪赃枉法，窃国盗库，他能有那么多的银两吗？童贯公开鬻卖官爵，人所共知，京都早有‘三百贯，直通判；五百贯，直秘阁’之民谣，可有谁敢管啊！王黼荒淫无

耻，坏事做绝，侍妾成群，其中有官封者达十八人之多，朝廷的官爵还有尊严吗？李邦彦，市井浪子，以讴谑得宠，凭蹴鞠当上了宰相，懂得什么朝政！此等奸佞执权，国家能不灭亡吗？现时，金兵威逼城下，李邦彦、梁师成对外屈服，与金兵订了城下之盟，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贡以金银千万两，以食饲虎，简直是卖国！对内残害忠耿之士，罢免李纲大人和种师道大人的兵权，简直是投敌所好！蔡京、童贯不除，社稷难保！梁师成、李邦彦不死，大宋必亡……”

这是大宋王朝建国一百六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京都大骚乱，也是孤城日落哀境中民心愤怒的大爆发。人群震怒，高呼“除此六贼”。陈东破指滴血成书，其书曰：

> 李纲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谓社稷之臣也。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之徒，庸谬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所谓社稷之贼也。陛下拔李纲为执政，中外相庆，而李邦彦等嫉如仇雠，恐其成功，因缘沮败，归罪于李纲。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且李邦彦等人必欲割地，曾不思河北实朝廷根本，无三关四镇，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又不知割地之后，李邦彦等人能保金人不复改盟否也？……李邦彦等人不为国家长久计，又欲沮李纲成谋以快私愤，罢命一传，兵民骚动，至于流涕，咸谓不日为敌擒矣！罢李纲非特堕李邦彦等人计中，又堕敌计中也。乞复用李纲而斥李邦彦，且以阃外付种师道。宗社存亡，在此一举。

陈东的“血书”交宣德门禁卫呈入，人群秩序尚肃，伏阙高呼：“请见李右丞！请见种宣抚！”适李邦彦带随从护卫趾高气扬由宣德门出，人群拥前论理，李邦彦以势压之，众怒而数其罪状，且欲殴之，李邦彦捷足逃逸。时皇帝赵桓遣内侍吴敏出而传宣：“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而罢之；俟金人稍退，即复李纲职。”众怒而挝坏登闻鼓，吴敏惧，返身而入宣德门。人群益怒，喧呼动地。皇帝赵桓再遣开封府尹王时雍带执戈禁卫列阵出而宣旨：“圣谕：尔等结伙闹事，欲胁天子乎？当速散退！”陈东、欧阳澈挺身而出，高声答对：“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以奸佞胁之乎？”王时雍以目示大内禁卫捕捉陈东、欧阳澈，大内禁卫佯作视而不见，人群欲殴之，王时雍逃去。人群更怒，沸乱难禁，殿前都指挥王宗濋恐生变故，急奏皇帝赵桓“勉而从之”。皇帝赵桓纳谏，急传内侍朱拱之召李纲入朝，召种师道入城。朱拱之奉旨出召，被愤怒的人群

怒拳交挥而亡。人群遂闯入宣德门，捶杀内侍数十人。大内震动，皇宫惶恐，蔡京、梁师成、童贯等闻讯匿藏，三省六部大臣皆离散而去，皇帝赵桓一时失措，身边所倚者，惟户部尚书聂昌一人。

聂昌，字贲远，抚州临川人，时年四十八岁，为官清廉，与李纲相善，有“不当轻弃土地，当檄天下兵马坚守京畿”之论，在京都人望颇高，且支持陈东上书。他奉旨而出，先向人群鞠躬为礼，以消群疑，继而称赞人群此举出于忠君忠国，以消民怨，然后高声宣读圣谕：

> 览太学生陈东书，朕心甚慰。即复李纲尚书右丞之职，充京城四壁守御使。复种师道京畿、河北制置使之职，以阃外之事相托。并除元祐党籍学术诸禁，以利谏奏……

人群骚乱始平，但仍在同声呼号“请见李右丞！请见种宣抚！”不肯离去。

四更时分，李纲、种师道奉旨出宣德门与人群相见，人群伏地哭泣：

“果李右丞啊！果种宣抚啊……”

陈东、欧阳澈走到李纲、种师道面前，跪拜致礼，咽泪而语：

“李大人、种大人，国家安危，黎庶祸福，都在大人肩上了！”

种师道泪湿白须，面对人群，举臂而吼：

“马革裹尸，武臣天职啊！”

李纲咽泪，向人群拱手致谢，心里默默地说：晚了，一切都晚了……

陈东、欧阳澈与人们相率喏声离去，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时辰之后（二月五日），皇帝赵桓又明令下诏：禁止伏阙上书，诏诛士民闹事首领和杀内侍凶手……

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十八日入夜，京都十大禅寺敲响的暮鼓声在寒风呼啸的夜空颤抖着，汴京城在浓烟烈火中呻吟着。冲天的火焰，烧红了夜空，也烧毁了一个衰败的王朝。

火光腾空，映红了汴京城外东南三里许的繁塔寺。在繁塔寺山门前的一棵苍松下，站着一位年逾百岁的老僧，他身披袈裟，白发白须，神情怆楚，身背佛囊，手拄禅杖，迎着呼啸的寒风，凝目眺望着汴京城里升腾的浓烟烈火，目光变得越来越焦虑了。突然，山坡上枫树丛中的小道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他转眸一瞥，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小和尚跑到他的面前，气喘吁吁地说：

“无知大师，金兵入城了，烧毁了建宁殿、政事堂、景灵东宫，烧毁了封丘门、新酸枣门、新曹门、陈州门、南薰门、新郑门的门楼，六宫嫔妃都成了金兵的俘虏……”

“金兵破城何如此之速？”

“城里老百姓都在痛骂奸臣蔡京、童贯等人。尚书右丞李纲再次罢官之后，这些奸臣遣散了各地的勤王兵马，撤除了京都的防御。”

“皇帝逃出城了吗？”

“皇帝（赵桓）和太上皇（赵佶）已向金兵纳表投降了。”

无知大师周身一震，险些跌倒，目光失神，泪水滚落，望着汴京城升腾的烈火，伴着夜空颤抖的暮鼓声，大放悲声，怆楚哀号：

“汴京毁灭了，大宋一百六十六年的社稷沦丧了，这是佛的安排？这是神的惩罚？还是人道沧桑的必然啊？王安石中兴社稷的追求失落了，司马光革故兴国的努力失败了，苏子瞻忧国忧民的呼喊泯灭了，我哭大宋黎庶的多灾多难啊……”

烈火在汴京升腾着。

暮鼓声在夜空哀恸着。

“因果业报啊！理想的失落，道德的衰亡，人才的凋敝，私欲的横流，早就谱写了这亡国的哀曲。火，烧毁了朝廷诈虞交织的蛛网，也烧出了人主人臣狰狞的本相。皇宫龙椅上端坐的皇帝，原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软胎，荒淫腐朽、骄奢极欲的皇帝赵佶，终于在执政二十六年中，为大宋王朝掘好了坟墓。政事堂里议政执权的中枢重臣原是一茬不如一茬的奸佞，弄权贪渎，横征暴敛，残害忠良的蔡京、童贯、王黼、高俅、

朱勔、梁师成等人，在二十多年的暴政虐民中，终于充当了大宋江山的送葬人。天日昭昭，这样的人主人臣当世代为后人唾骂……”

烈火在汴京升腾着。

暮鼓声在夜空哀恸着。

“缘成大我啊！火，烧毁了京都的繁华，也烧毁了几十年来诉说不清的迷惘。昏昏帝王，何尝知晓世情的变化，何尝知晓民间的实情。几十年来朝廷演出的一切闹剧，都是帝王左手和右手的拳击，都是帝王前言和后语的纷争。谔谔者受到冷遇，诺诺者得到垂青；益国利民者受到压抑，祸国殃民者得到纵容；正气跌落沟壑，邪气拂云荡空；给予天下黎庶的，是空洞的甜言蜜语；给予宠臣的，是实在的高官厚禄；天下黎庶在行事颠倒的朝政中心灰意冷，帝王的社稷在行事颠倒的朝政中化为轻烟清风。轻烟消散了，清风无迹了，留给人间的，只有一个王朝的屈辱和遗恨……”

烈火在汴京升腾着。

暮鼓声在夜空哀恸着。

无知和尚凄怆地吟出苏轼的一首词作《水龙吟》：

>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
>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烈火在汴京升腾着。

暮鼓声在夜空哀恸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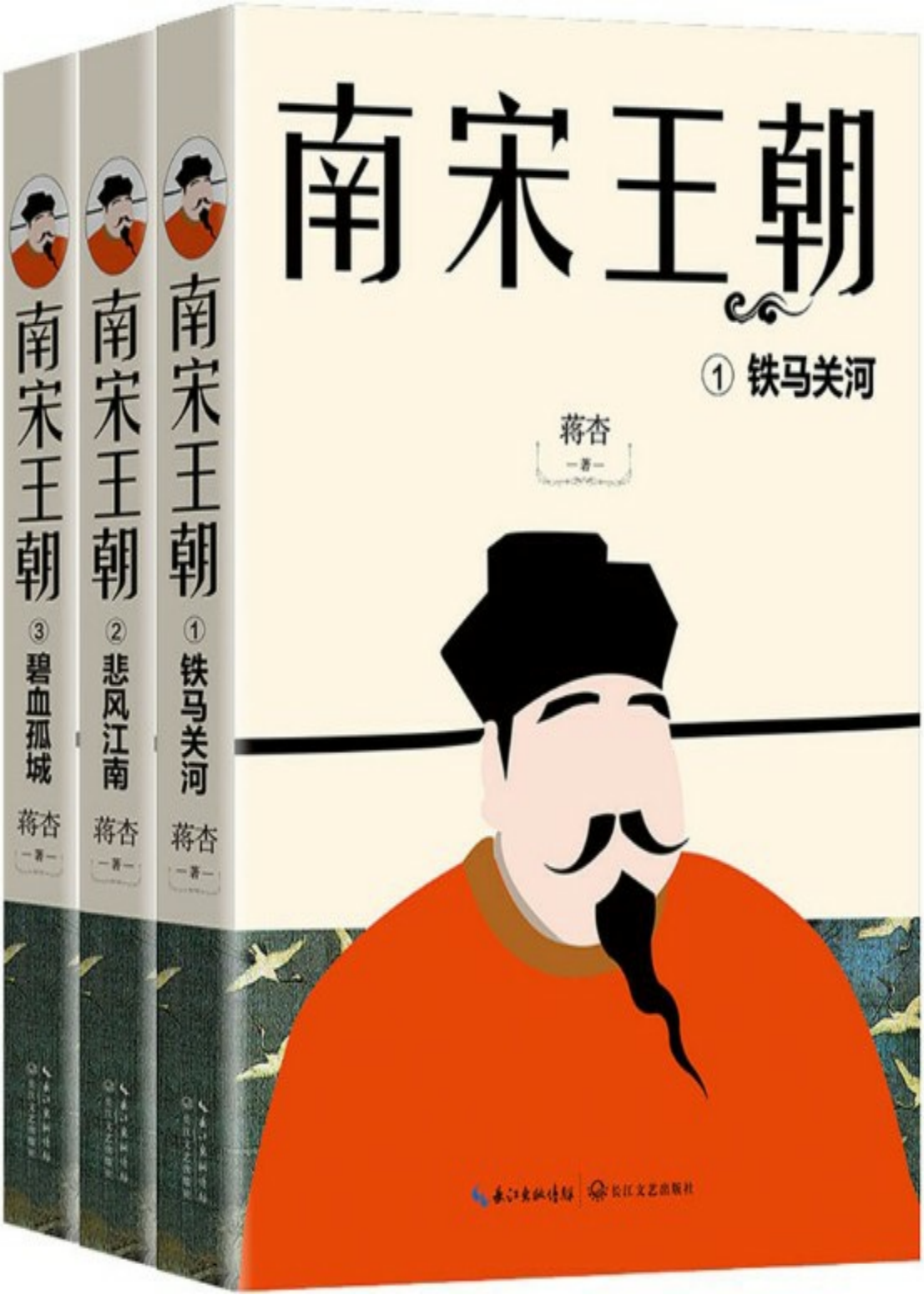
小和尚喃喃地说：

“大师，太上皇第九子康王赵构已与尚书右丞李纲突围而出，去了南京（商丘），我们也该走了。”

无知和尚默然，向着浓烟烈火中的汴京城跪倒……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一日，太上皇赵佶（徽宗）、皇帝赵桓（钦宗）被金兵押上囚车，离开汴京城，向北而去……

北宋灭亡了。


南宋王朝
① 铁马关河
蒋杏
—著—
南宋王朝
① 铁马关河
蒋杏
—著—
南宋王朝
② 悲风江南
蒋杏
—著—
南宋王朝
③ 碧血孤城
蒋杏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南宋王朝

作者：蒋杏

目录

版权信息
南宋王朝1 铁马关河
自序
第一章 阴雨年关
第二章 鄂州夜谈
第三章 会宁风云
第四章 张浚督师
第五章 长水夺马
第六章 王伦归国
第七章 岳飞弃职
第八章 计除宗翰
第九章 淮西兵变
第十章 废罢刘齐
第十一章 忍辱议和
第十二章 赵鼎辞相
第十三章 金廷喋血
第十四章 宗弼毁约
第十五章 血战中原
第十六章 燕京逼宫
第十七章 赵构罢将
第十八章 偏安江南
南宋王朝2 悲风江南
第一章 寿皇宾天
第二章 留正去相
第三章 大金之患
第四章 朱熹侍讲
第五章 黄度击鼓
第六章 庆元党案
第七章 计除阉珰
第八章 郭吴联姻
第九章 杨后正位
第十章 吴曦回蜀
第十一章 烽火漠北

第十二章 祸起梁山
第十三章 动议北伐
第十四章 宿州兵败
第十五章 血战六合
第十六章 西川平叛
第十七章 双雄遇害
第十八章 昏廷函首
南宋王朝3 碧血孤城
第一章 铁腕治军
第二章 四川变局
第三章 郝经出使
第四章 眉山行刺
第五章 公田风波
第六章 刘整献策
第七章 襄阳整兵
第八章 榷场阴谋
第九章 阿术伐宋
第十章 初战受挫
第十一章 困城娶亲
第十二章 火烧白河
第十三章 鄂州换帅
第十四章 夜袭万山
第十五章 元青殉国
第十六章 二张入援
第十七章 沥血汉水
第十八章 魂归大宋

南宋王朝1　铁马关河

自序

八年前，不知怎么冒出一个念头，写一写南宋。

南宋是很难写的，这个我知道，才觉得要试一试。就像少时仰望挂在梢头的红枣，明知难以高攀，却偏要采摘在手。

与其他王朝相比，南宋复杂得头疼。站在中华版图前，在南宋一百五十三年间，即有大金的崛起与没落，伪齐的诞生与灭亡，又有蒙元的立国与强大。写南宋，自然要与这些王朝打交道。也就是说，我不仅要了解南宋，还要了解大金、伪齐与蒙元。若是戏说倒也罢了，问题是我偏爱正说，而这明显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南宋是中国古代史上诸多王朝之一，历九帝，二十二个年号，就其本质而言，与其他中原王朝无异。不同的是，南宋是“靖康之耻”的产物。靖康二年（1126年），金兵大举南下，攻陷开封，掳走二帝（赵佶、赵桓）以及一应皇室成员，赵佶第九子赵构赴金营谈判侥幸逃脱。公元1127年5月，赵构于应天府登基，是为南宋。

南宋从立国那一天起，就只有半壁江山，史称“偏安江南”。南宋时期，前有大金，后有蒙元，这两个崛起于北方的王朝始终用贪婪的目光窥伺着南宋，并时时刻刻给宋廷带来生存的危机。

毫无疑问，南宋先要图存。从立国之初到绍兴五年，南宋为图存焦虑。一大群忠勇之士就是在这个时期由默默无闻而成为国家栋梁，甚至荣登史册。张浚、赵鼎、吴玠、岳飞、韩世忠等人是杰出代表。

经过八年浴血苦战，对外，将气焰万丈的金兵挡在了秦岭、淮水以北，对内，剿平了多如牛毛的兵变与民变，随着洞庭地区的平定，南宋王朝国势初安。是北上收复失地？还是与金人握手言和？收复失地意味着继续强军，与金人言和则意味着吞咽国耻。

从战略层面上讲，忍辱求全无可厚非。中国历史上不乏忍辱求全的例子，最著名的便是一千五百年前的“卧薪尝胆”。

然而，赵构不是越王。越王忍辱，是“潜伏爪牙忍受”，是为重整山河。赵构忍辱，则是担心武将坐大，急于化解大将兵权。

赵构并非罔顾民生的昏君，也非无所作为的庸君，但赵构是罪人。赵构之罪不在议和，而在为了议和，刚直之士受到清洗，无耻小人掌握了权柄。总纂《宋史》的欧阳玄对赵构的评述是：“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一场靖康之难成全了赵构，使他成了九五之尊。然而，时代需要的是拨乱反正，是卧薪尝胆，是发愤图强，而不是“继体守文”。没有雄才大略的赵构生在了一个需要雄才大略的时代，这便是南宋的悲哀。

天子一味议和，必然扼杀血性。忠义之士遭到打压，阳刚之气严重削弱，秦桧之流得以大行其道。秦桧之流不是南宋的罪人，却是南宋最大的恶人。秦桧之流的恶不在主和，不在罢将，而在于严重破坏了宋廷的政治生态。为固位专心媚上，为媚上专意谗佞，以至于朝廷上下尽宵小之徒，京城内外多蝇营狗苟之辈，国家正气荡然无存。接下来的是，议和变成了苟安，举国一片享乐，所谓“中兴大宋”成了泡影。

一纸屈辱的“绍兴和议”给南宋带来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南宋从当初的一贫如洗，渐次欣欣向荣。但富国不等于强国，尤其是南宋的“和平”并非百战所得。在胜利者施舍的“和平”里积累下万千财富不仅不是人民之幸，反而是国家之祸。就像一个力不能缚鸡的穷酸秀才坐拥绝世美人，只会引来强邻的垂涎。

果不其然，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不满足于南宋俯首称臣和贡银贡绢，起六十万大军分四路伐宋，企图一举吞并江南。尽管战争的结局是完颜亮身败名裂，事实却再一次证明了国富不强的悲哀。

国难之际，赵构匆忙逊位，继子赵昚登基。

王朝第二代天子在继位之初颇有些虎虎生气，首先立年号“隆兴”，接着以朝廷的名义为岳飞平反，启用中兴名臣张浚。天子雄心勃勃，将帅却意气消磨，秦桧之流二十年的作恶，军风军纪业已败坏不堪。隆兴用兵的两名主将李显忠与邵宏渊，二十年前都不是泛泛之辈。邵宏渊是

韩世忠的部将，李显忠是西军之后。然而，二十年的莺歌燕舞与酒池肉林使昔日的俊杰严重蜕化。《宋史·胡铨传》载："克复宿州，大将李显忠私其金帛，且与邵宏渊忿争，军大溃。"

随着宿州战败，登基未久的天子雄心大挫。"隆兴议和"不久，年号就改为了乾道，标志着王朝又拐回到了老路。

毫无疑问，赵昚是南宋九帝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个，他所开创的"乾（道）淳（熙）之治"，至今仍为史学家们津津乐道。也许只有南宋人心底清楚，身在"治世"，遥望北方心里是什么滋味。

如果说第二代天子圄于守成，第三代天子则开始败家。赵惇空有一副儒雅的外表，骨子里却是个草包。赵惇在位五年，用欧阳玄的话说："宫闱妒悍，内不能制，惊忧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

待到第四代天子赵扩继位，懦怯成了南宋的常态。

韩侂胄是伴随赵扩继位而跃上政治舞台的一颗新星。由于朝廷下令删除了有关他的记载，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史料很少。我们所能知道的是，韩侂胄是北宋名相韩琦之后，身世显赫。韩侂胄属恩荫入仕，受的是武职。在重文抑武、科第至上的宋代，一个靠恩荫入仕的武官骤然发达，士大夫们自是不齿。从韩侂胄得到赵扩信赖的那一刻起，当朝大臣们就开始与韩侂胄较劲。是时理学盛行，理学讲究"内圣"，说直白点就是"道德的自我完善"。韩侂胄的出现，在道德至上的理学派官员看来简直是个"怪胎"，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些理学派官员实在太过天真了，他们完全忽视了天子的存在。赵扩懦怯，但他是天子，理学派官员越是与韩侂胄较劲，生性怯懦的天子就越是需要韩侂胄的精神慰藉，最终将他推上了"平章军国事"这一罕见高位。

登上高位的韩侂胄倡言北伐。于是整治武备，遴选将帅。开禧二年，北伐战车启动。千里战线狼烟再起，十万大军直指旧疆。

一个国家，决定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从道义上讲无可厚非。遗憾的是，有着两度议和的南宋王朝，享乐之风和颓废之气已经渗入骨髓，在东线，郭倬弃军保命于宿州，在西线，吴曦降金称王于川蜀。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宫中寒流涌动。开禧三年冬，后党密谋，

击杀韩侂胄于玉津园中。这还不算，面对大金的威逼，南宋开棺斫首，将韩侂胄的头颅不远万里送与金国。

开禧北伐是南宋史上唯一一次以朝廷的名义举行的匡复之战，无论怎么评价都属正义之举。然而，南宋的荒谬连金人都看不上眼。据同时代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记载："韩侂胄函首才至虏界，虏之台谏文章言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封为忠缪侯。"

韩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导致函首以献，这是南宋继杀害岳飞之后的又一次自我阉割。

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第三次议和，史称"嘉定和议"，宋廷一如既往伏低做小。

是时，大金已成强弩之末，因为更为强大的蒙古帝国已在漠北崛起，而南宋，却脆弱得不如"鲁缟"。

三年后，也就是公元1211年8月，铁木真倾举国之兵南下灭金，野狐岭（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一战，三十万金兵灰飞烟灭。至此，大金一蹶不振。端平元年（1234年）新年刚过，大金最后一个落脚点蔡州在宋蒙联军攻击下陷落了，金哀宗自杀身亡。

然而，大金的衰落与灭亡并未给南宋带来片刻的安宁。

当南宋上下沉浸在"雪耻"的狂欢中时，殊不知，这一刻恰如百年前联金灭辽的再现。一个强大的对手覆亡了，另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崛起了。但凡有识之士心里必然清楚，联手是暂时的，最终确是刀兵相向。蒙古人以游牧为生，靠的是"抄掠"起家。四川称天府之国，江南名鱼米之乡，蒙古国君臣早就垂涎三尺。

实际上，此时的南宋已是纸糊的灯笼，仅仅外表看起来光鲜。困顿的财政早已将朝廷拖入了歧途，而歧途前面就是断崖。

会子（纸币）是南宋的一大发明，始发于赵构治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朝廷成立"行在会子务"，于东南诸路发行会子，嗣后渐渐扩大至全国。会子远比铜铁钱便利，有助于商品流通，一经推出便受到追捧。赵昚的"乾淳之治"，会子功不可没。

起初发行会子，国家设有本金，可以自由兑换，且对每一届的发行数量设限。蒙元崛起，挥兵南下，大金在蒙古人的重击下迁都开封。金人畏惧蒙古铁骑，却鄙夷宋廷。嘉定十年（1271年），第三次议和的墨迹未干，金兵从东到西向宋军发动了全面进攻。战事一直持续到嘉定十七年，史称“八年抗金”。

八年抗金，耗资亿万，钱从哪里来？除了加重税赋，便是发行会子，没有本金的会子成了洪水猛兽。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兵分三路侵宋。顷刻间，蜀口三关被蒙军踹破，蒙军铁蹄蹂躏四川腹地，继而兵燹祸及襄汉与两淮。村镇焚掠，人民逃亡，疆域锐减。但抗蒙必须养军，养军只得再发会子。会子成了百姓的噩梦，也成了南宋的绞索。

襄阳之战是宋蒙之间的一场生死之战。襄阳被围六年，朝廷内部相互倾轧，相互掣肘。吕文焕无奈降元，标志着宋王朝人心离散，分崩在即。

历史具有内在规律，此时无论你情愿与否，都必须吞咽由自己种下的苦果。赵构之罪与秦桧之恶，代价都将在最后一刻付清。这是必然，也是报应。

因果报应的又何止南宋？

大金起于白山黑水，一时何等骁勇？！然而，曾经那样不可一世的大金王朝只存在了一百二十年。同室操戈，手足相残，在大金一朝此起彼伏。待到野狐岭战败，国家元气重挫，权贵们想到的不是励志振兴，而是处心积虑地泄私愤、报私仇、谋私利，其国焉能不亡？！甚至包括睥睨四海的蒙元帝国，因为图霸业，刮民膏，在中国历史上也仅是昙花一现。

我写南宋，就是试图一探其衰亡之谜。

南宋有很多出彩之处，文化灿烂，书院林立，商贸通畅，都市繁华。南宋也不乏优秀人物，文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人，武有吴玠、吴璘、岳飞、韩世忠、毕再遇、孟珙、余玠等人，然而南宋的国势，却始终危若累卵。

议和并不为错，有错的是遗忘国耻；繁华并非坏事，坏事的是耽于享乐。图存不是目的，图存必须图强。乞求之下没有久安，国家健康才能强盛，唯有强盛才有太平。

今天，中华民族正在为实现强国梦而进行一场新的征途。回望南宋一朝，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是一面镜子，南宋那段令人怅恨的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无尽的愤懑，更多的则是反思、警醒和激励。贫，一定弱；富，不一定强；强，不单是强军，还要强健自己的人格与国格。贫弱的帽子我们虽然扔进了太平洋，但距离民富国强的伟大目标仍然关山迢迢。居安但要思危，励精更要图治，胸中理想不灭，梦想方能成真。

2017年3月30日于宜昌猇亭

第一章　阴雨年关

绍兴五年（1135年）是南渡宋廷的又一个关口，应该说这年开局不错。绍兴四年底，十万金兵连同十五万伪齐军分两路进攻两淮，一路被韩世忠阻止于承州（江苏高邮）境内，一路被岳飞击败于庐州（安徽合肥）城外。腊月二十九，天降大雪，金兵全线撤退，宋军乘势反攻，将金、齐联军驱逐至淮水以北。为此，绍兴五年二月初，赵构回銮杭州。

紧接着，赵构召见岳飞，任命他为荆湖南北两路及襄阳府路制置使，率军平定洞庭。洞庭地区三州十九县脱离宋廷已有五年之久，朝廷多次派兵清剿，均以损兵折将告终。岳飞不负重托，至六月，洞庭地区所有水寨全部敉平，一举消除了近在咫尺的心腹之患。

然而，绍兴五年战事虽顺，却是个灾年。从入夏起，先是荆湖大旱，堰垱干涸，禾苗枯萎；进入八月，浙东及福建沿海狂风大作，雷电伴随暴雨，平畴顿成汪洋。待到进入冬季，整个江南却又阴云四合，细雨霏霏，终日不绝。

灾年必生饥馑。刚进入冬季，荆湖南路就送来急报，衡州（湖南衡阳）筑城，民夫冻饿交加，一下子致死两千余人！赵构闻讯，龙颜震怒，着将衡州知州裴廪革职除名，编管岭南。随着冬日渐深，赵构忧心更甚。

北宋时期，全国计有二十五路。经历了靖康之难，秦岭至淮水以北

的疆土全部沦入了金人之手，南宋仅存十六路，且十六路中又有京西、两淮、两湖破败不堪。川蜀本是赋税重地，现因战事紧张，输出也大为削减，朝廷用度全赖江南、两浙、福建及广南。广南山大人稀，属瘴疠之地，真正能为朝廷缴纳赋税的只有江南、两浙与福建。

还未入冬，要求免税及赈灾的折子就陆续送抵行在（天子临时驻跸之地）。每收到一份这样的折子，赵构心中的忧戚就加重一层。现在已经是深冬了，杭州城里依旧阴雨连绵，间或还有北风扑面。风挟着雨，雨夹着风，浸肌砭骨，一片苦寒。

杭州在金兵没有过江之前，曾拥有三十余万人口，属于江南大郡。然而建炎四年金兵北撤，一把火将杭州烧了三天，致使大半城池被毁。如今五年过去，街市虽然渐趋活跃，但焚毁的民舍尚未全部恢复，西湖沿岸以及苏堤两侧尽是草棚。最要命的是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民，面对一场接一场的连阴雨，只能披着肮脏的棉絮蜷缩在屋檐下或者桥洞里。

今天是除夕，内府采办了一批蜡烛、炮仗、年画以及驱祟用的衣帽器具。一早起来，内侍张去为就指挥几个小黄门贴年画、挂桃符。年画俗称“岁轴儿”，有“岁朝图”“丰年图”“田乐图”“五瑞图”等。

上午，赵构吩咐内侍给赵鼎、沈与求、折彦质等几名宰执送礼，称馈岁。有宋一代，馈岁风行。往年皇帝给两府大臣馈岁十分丰厚，今年一律从简，每人除了一幅临摹逼真、装裱精美的钟馗像，再就是两缶宫廷御酒。然后是祭祖。赵构率众嫔妃依序在祖宗灵位前上祭，献香花供佛，行三叩九拜。忙完这些，赵构才进入书房，伏在案头阅读各地奏本。奏本实在太多，赵构批阅一阵，心情太过沉郁，又起身走一走，或是伫立窗前凝望院外纷飞的冷雨。

面对苦雨凄风，赵构的思绪飘向了万里之外。他不知金人有没有岁除一俗，但太上皇与宣和皇后（即赵构生母韦氏，赵构登基后遥尊为宣和皇后）肯定记得今天是除夕的。想当年在东京，从小年起宫中即解除燃放爆仗的禁忌，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从小年一直响到上元节。太上皇有时候像个孩子，乐呵呵地拿一支棒香亲手将炮仗点燃。

由太上皇及宣和皇后，赵构不由得想起皇后邢秉懿（邢秉懿原为嘉国夫人，赵构登基后遥立邢秉懿为皇后）和他的女儿们。邢秉懿十四岁嫁给他，开封城破时还不到二十岁，两人一起生活了将近六年。邢秉懿的美丽、温柔和聪慧，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他的心扉，无论他成为皇帝后

再迎娶多少妃嫔都无法替代邢秉懿的位置，更无法将其忘怀。赵构有五个女儿，长女赵佛祐和妹妹赵神祐为双胞姊妹，开封城破时，五个女儿连同邢秉懿全被金人掳往了会宁（哈尔滨市阿城区内），至今已然九年，音信杳无。想着那些身处极寒之地的亲人们仍在受苦受难，赵构却无力解救，不由得喟叹一声，眼窝蓄满泪水。

待心绪稍稍平复后，赵构轻叫了一声："张去为。"

"小人在。"张去为快步走到赵构身边。

赵构欲传见赵鼎，他有一些想法需要与赵鼎谈谈。本来这些想法可以搁到年后召集众宰执商议，可赵构心底焦灼。

张去为用一双略带童稚的眼神望着赵构，等待吩咐，赵构却犹豫了。

目前的朝中大臣，赵构最信任的莫过赵鼎。建炎三年秋天，面对金兵新一轮攻势，朝廷被迫迁移。冬月中旬从杭州出发，直至第二年初夏从昌国（浙江舟山群岛）归来，赵鼎是从驾的主要臣僚之一。君臣朝夕相处，使得赵构充分认识了赵鼎的勤勉、厚道、忠实，以及丰富的学识和敏捷的思维。在赵构最为艰难和尴尬的日子里，与赵鼎交谈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

事儿暂时搁一搁吧，赵构犹豫一阵，打消了召见赵鼎的念头。

按例，年夜饭是很隆重的。年夜饭又叫合家欢，过去宫中一顿年夜饭少则花销几千两银子，多则花销上万两银子。就是南渡以后，年夜饭也不曾马虎，每年都有上百个菜肴。然而在绍兴五年，待放过辞旧的爆竹，妃嫔们落座，发现餐桌上的菜肴不及往年一半。

忽然，赵璩叫了起来："鱼唇羹呢？"

赵璩原名赵伯玖，与建国公赵伯琮同为太祖皇帝赵匡胤的七世孙。建炎三年苗刘兵变，叛军拥立赵构独子赵旉登基，结果三岁的赵旉受到惊吓，不久病殁。到了绍兴二年，经臣僚们建议，先将赵伯琮收入宫中，改名赵瑗，由张婕妤养育。到了绍兴四年，又将小赵瑗三岁的赵伯玖召入大内，改名赵璩，交由才人吴芍芬抚养。

赵璩的一声叫嚷，妃嫔们这才发现席面上不仅没有鱼唇羹，诸如红烧鹅掌、蒜泥皮冻、油烩肚尖、奇香豆腐等许多菜肴都没有。

赵构沉着脸语调缓缓道："今岁大灾，民生困苦，我命膳司减去大半，只做了三十六个菜，对不住各位娘子了。"

年仅五岁的赵璩可不依，仍然大叫："我要鱼唇羹！我要鱼唇羹！"

吴才人将赵璩搂在怀里，吩咐宫女道："那就做一个吧。"

"不行！"赵构愀然作色，"百姓困穷，别说鱼唇羹，就连粗粮都不能果腹！"

吴才人柔声道："官家，他还是个孩子。"

赵构厉声道："可他也是皇家骨血！"

闻言，妃嫔们为之一怔。赵璩更是吓得脸色惨白，一头扎进吴才人怀中。

也许赵构觉察到今日是除夕，不宜动怒，他便和缓一下口气又道："今年荆湖、浙东、福建皆有大灾。虽有赈济，可十不解一。若长此以往，老弱者将饿毙沟壑，强悍者则流为盗贼。我为天下父母，每每想起心如刀割！"顿一顿，又道，"就说此刻，朕居燠室尚觉寒气袭人，细民们家徒四壁，境况可想而知！"

闻听此话，嫔妃们一个个敛声不语。

"斟酒吧。"赵构吩咐宫女。

待妃嫔们面前斟满屠苏酒，赵构举起酒盅道："国事艰涩，物产菲薄，宫中用度大减，还望众位娘子多多体谅。"说完一饮而尽。

潘妃、张婕妤、吴才人，以及新近纳入的冯美人、刘美人均无声地举盅抿酒一口。

"不过，娘子们宽心，"赵构换上笑容，"就是再拮据，压岁钱是免不了的。"

见赵构露出笑脸，席间的氛围倏忽轻松下来。

“不知官家今年的压岁钱有多少？”潘妃追问道。她为赵旉生母，赵旉薨逝后伤痛过度，身子骨大坏，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自然远胜于去年。”对于潘妃，赵构一直心存愧疚，笑着回答。

“去年，”潘妃左右看看，“臣妾好像记得去年每人只有两匹绢、十贯钱。”

众嫔妃纷纷点头，说潘姐姐记忆不差。

去年除夕赵构是在平江（苏州）过的。宫中的压岁钱，是留守行在的孟庾给的。彼时行在财政枯竭，别说压岁钱，就连宫中的日常开销都捉襟见肘。

赵构道：“去岁虏人窜犯，情形特殊。今年天下大安，压岁钱每人五百。且瑗儿、璩儿与娘子们一视同仁。”

五百贯压岁钱，在北宋年间不值一提，可自从南宋立国，却是天文数字。嫔妃们欢欣鼓舞，唯有赵璩郁郁不乐。

吃过年夜饭，驱祟开始。驱祟又称驱傩。当年在开封，宫中举办大傩仪，参与者不下千人。入夜，禁中爆竹轰响，皇城司诸班直头戴面具，身着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或大张五色旗帜；教坊司诸伶工则装扮六丁六甲、五方鬼使，抑或灶君、土地、门神。队伍浩浩荡荡，出南熏门，直至龙湾，称为“埋祟”。祟埋掉了，国家就太平了。

赵构看了一会儿傩仪，规模比当年在开封自是小多了。爆竹响过，待驱祟的队伍出了宫门，赵构重新进入书房阅读各地奏书。

忽然，张去为轻声禀报，说赵相公来了。

“赵鼎？快请，快请。”

须臾，一个面目和善的老者裹挟着一股寒气快步进来，他就是左相赵鼎。

“赵卿！”赵构站起身，声音急迫而惊喜。

“老臣恭祝陛下圣安！”赵鼎下跪行礼。

“免了，免了。”赵构绕过御案亲手将赵鼎扶起，他见赵鼎肩头有几星白色，又问，“外面下雪了吗？”

赵鼎喜滋滋道：“下了，下雪了。”

自行朝驻跸杭州以来，就没有痛痛快快地下过一场大雪。

“下雪好，好啊！”赵构一边说一边命张去为给赵鼎搬来一只锦杌。

“微臣谢过陛下。”赵鼎欠身坐在锦杌上。

赵构此时见到赵鼎十分高兴，道：“朕今日几次想要召卿进宫，可一想到是除夕，就忍住了。”

赵鼎一笑道：“陛下想着见臣，臣也在想着进见陛下。臣来时就想，这会儿进宫，是不是叨扰陛下了。”

赵构也笑：“你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叫心有灵犀。”

闲说几句，转入正题，赵鼎说道：“户部派去鄂州的人回来了。”

“快说说情形如何。”

八月间，赵鼎建议，鉴于京西南路、两淮路及荆湖路人口锐减，裁撤部分州县。因为有的县仅有区区数百人，朝廷却依然设官置吏，既浪费人力物力，也骚扰百姓。对于赵鼎的这个建议，赵构十分赞同。于是由户部派员奔赴两淮、京西南路与荆湖路。两淮的勘察年前就结束了，需要裁撤的县有十三个，需要裁撤的州、军有两个。如今正等着京西南路及荆湖路的访察结果。赵鼎从袖子里掏出户部对京西南路及荆湖路的裁撤文书，张去为接过，递给赵构。

赵构看罢皱起眉头：“京西南路及荆湖路的毁坏不亚于两淮路。”

赵鼎道：“京西南路战事频繁，荆湖路杨幺盘踞多年，所以毁坏甚烈。”

按照裁撤州县的标准，京西南路与荆湖路需要裁撤的州军一个，县

八个。突然，赵构抬起脸道："朕在想，裁撤州县固然省费节流，但一年下来也就几十万、上百万贯钱，济不了大事。"

赵鼎心中咯噔一响。财政拮据一直为官家头疼，这会儿为何又把几十万上百万贯钱不放在心上了呢？

赵鼎是绍兴四年初才由江西安抚制置大使任上出任左相的，此时的南宋可谓油尽灯枯——官员们发不出薪俸，各路大军拨不出粮饷。至于宫中用度，则是一减再减。那些日夜赵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有时甚至几天几夜不合眼。一条健壮的关西大汉两个多月下来足足瘦了一圈，须发也白了多半。赵鼎一连实施了三条举措，以缓解财政压力。一是减俸，下至吏胥，上至宰执，三停减一停；二是屯田，京西南路及两淮地区有大量无主之地，赵鼎派人丈量收归国有，其中拿出一部分军屯，一部分民屯，军屯由沿边诸将负责，收获用于军饷，民屯由朝廷直接管辖，除了种粮者自食，全部上缴国库；三是成立总经制司，将经制钱从东南州郡推广至全国所有路府州县，并且上调税率。

裁撤州县，是赵鼎为解决朝廷财政困难而施行的第四条举措。按照赵鼎的设想，这一轮裁撤州县，既为朝廷节省用度，又减少了官府对百姓的侵扰，有利于休养生息。

提议之初，圣上赞赏有加，谁知才过去几个月时间，却变了态度。

赵鼎一时没有说话。官家虽然年轻，但经历了建炎时期的颠沛流离和苗刘兵变的退位幽闭，沉稳了许多，也深邃了许多。说话不喜直言，常常将话题抛给臣僚，有时候臣僚需要仔细揣摩方才明白圣上的心思。比如现在，圣上对裁撤州县不尽满足，却又不明说原委。

俄尔，赵构问："岳飞收复襄阳耗费了多少钱？"

赵鼎想了想回道："臣记得，起初户部预支了六十万，后来又追加了三十八万，一共是九十八万贯。"

"也就是说，岳飞收复襄阳用了将近一百万？"

"是的。"

停了一会儿，赵构又道："岳飞一军，过去不足两万人，收复襄阳

时将牛皋、董先等部并入后，增加至三万人。如今倒好，一下子招收了六七万降兵，猛添至十余万人！”

岳飞剿平杨幺时建议招降义军。经张浚同意，上报赵构批准，招降了洞庭义军近六万人。目的有二，一是洞庭义军谙熟水战，宋军必须建立一支水师；二是这些人原本居无定所，且悍勇好斗，担心重新流落四乡依旧作乱。

可赵鼎却从话音里似乎听出，官家对岳飞扩军颇有微词。赵鼎在江南西路任安抚制置大使时曾是岳飞的上司，对他较为了解。岳飞为人磊落，心底坦荡，他扩充兵员绝不是为自己壮大实力。见赵构没有继续往下说，赵鼎委婉道：“近两年，不仅岳飞一军添兵，其他各军均增加了人马。”

“卿说得是。绍兴二年，全国正兵不足二十万，现在三十万不止。其中岳飞一军，增兵最多。”

赵鼎心底一惊，莫非官家要岳飞裁兵？

赵构自顾自地道：“今年全国赋税三千万，养兵却要三千五百万。长此以往，如何了得？”

裁兵不是小事。况且朝中左右丞相已有分工，赵鼎为左相，不管军务。军务由右相张浚专管。如今张浚不在杭州。

“赵卿以为，我朝须养多少正兵为宜？”赵构又问。

“这个……臣以为……应视情势而言。”赵鼎谨慎地回道，“情势如若向好，二十万正兵不为少，可万一情势有变，三十万正兵不算多……”

赵鼎所说的情势，只有赵构才能理会。

从赵构登基的那一天起，就有罢兵止戈的念头。赵构是五月登基的，是年底，就选派王伦为通问使赶赴涿州拜见二太子完颜宗望。次年五月，派宇文虚中为祈请使奔赴燕京拜见三太子完颜宗辅。建炎三年，派洪皓为通问使赶赴大同拜见完颜宗翰。到了七月，又派崔纵为军前使，赶往山东拜见完颜昌。至此，金廷上下均无一人理会赵构的通问和

祈请。王伦、宇文虚中、洪皓等使者先后被金人扣留。尤其建炎三年七月，洪皓和崔纵尚在途中，金人已分兵四路南侵。赵构闻讯再派杜时亮为军前使，请求金廷缓师。金人依旧毫不理会，四太子完颜宗弼一路甚至深入江南，称为“搜山检海”。嗣后，又不知派出了多少批通问使和祈请使，直到绍兴三年底，都元帅完颜宗翰才派遣李永寿、王翊来到江南。然而，两名金使狂悖不恭，大放厥词，赵构一怒之下，方才铁心收复襄汉，坚守两淮。但在赵构心底，对罢兵议和始终没有放弃。在他看来，罢兵言和，休养生息，方不失为保全国脉之策。

当然，与金人议和属于朝廷的最高机密。

绍兴四年，金、齐联军进犯两淮，金兵统帅是右副元帅完颜昌。

关于右副元帅完颜昌，赵构有所耳闻。建炎四年，前御史中丞秦桧归国。朝堂上就多次提到过完颜昌。说完颜昌与其他金兵将帅不同，喜读汉人书籍，尤爱汉人的诗词歌赋。

绍兴元年冬月，完颜昌为配合川陕战场，出兵攻击盘踞在梁山泊一带的义军张荣。张荣示弱，逐步后撤，次年二月，撤至缩头湖（江苏兴化东）一带。此时，完颜昌踌躇满志，企图将张荣所部一举歼灭。三月，大地回暖，完颜昌亲率万余精兵扑向缩头湖。谁知完颜昌不熟地形，中了埋伏，折损了五千多人马，就连驸马蒲察胡卢巴也被张荣所俘。张荣将蒲察胡卢巴押解到杭州后，本应在城门前斩首，被时任参知政事的秦桧保了下来，道：“此人既是完颜昌的驸马，且完颜昌又驻守山东，留着他日后恐有用处。”

果然，到了绍兴四年，金、齐联军进攻两淮，赵构想起了蒲察胡卢巴。于是从杭州大牢秘密提出，派人送至完颜昌大营。嗣后，尽管完颜宗弼猛攻高邮，完颜昌迟迟不予增援，致使完颜宗弼“饮马大江”的战略目的功败垂成。

据随行的奉表通问使魏良臣禀报，在盱眙城内，完颜昌接见了魏良臣一行。魏良臣说了此行的目的，希望休兵罢战，两国通好。

完颜昌听了，沉吟片刻道：“小婿能够平安而返，自是感谢康王。不过，对于罢兵休战，自家做不了主。”康王是赵构身为皇子时赐封的王号。

魏良臣问："元帅亲统大军，怎么会做不了主呢？"

完颜昌回道："此次南下，乃是郎主之命。"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完颜昌没有直接回答。片刻之后又问道："听说你与秦中丞是同窗？"

魏良臣一时不解其意，不知完颜昌为什么突然问起了秦桧。

完颜昌又问："秦中丞安在？"

"现居江州。"

"秦中丞煞是好人。"过了一会儿，完颜昌轻声说了一句。

自秦桧回到江南起，有关他是金人奸细的传闻就一直不断。魏良臣几次想问完颜昌，可这话太过突兀，欲言又止。

"通问使回到江南，代自家问秦中丞好。"完颜昌对魏良臣道。

至此，会见结束。

对于这段插曲，赵构与赵鼎进行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大金国内部，有人主战，譬如完颜宗翰；有人倾向议和，譬如完颜昌。如果完颜昌在大金国掌握了权势，宋金双方极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

赵鼎所说的情势便是大金国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谁能占据上风的问题。

沉默片刻，赵构以低缓的声音道："若情势向好，朕自是效祖宗之法；如若情势不变，国家九成正兵掌控在大将手里，如何了得？"

赵鼎幡然醒悟，官家对手握重兵的大将们不放心，这才是忧戚的根本。

大宋开国，第一件事即是力纠五代之弊。而五代之弊，核心便是武将坐大而形成藩镇，使得皇权衰微。赵匡胤洞悉五代之弊，穿上龙袍不

久就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了统兵大将的职权。稍后，又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以文驭武”的国策。是一场“靖康之难”，将祖宗之制破坏得粉碎。

“要论根源，在范宗尹那儿。”赵鼎道。

提起范宗尹，赵构很不高兴，没好气道：“这个范宗尹辜负了朕的倚重，致使镇抚使流毒至今！”

建炎三年，年仅二十九岁的范宗尹出任右相。鉴于金兵入寇在即，而各地力量单薄，便将两淮、京东京西以及荆湖南北等地的一批州郡划拨给了握有兵权的溃将与豪强，授予镇抚使之职，以屏藩宋室。这批镇抚使中不乏佼佼者，譬如岳飞、赵立、陈规等人。更多的则是割据一方的枭雄，相互攻伐，涂炭生灵，朝廷后来不得不调集大军征剿。

赵鼎一时没有吭声。金人大举入寇，赋予将领们一定特权，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如若没有这些将领们浴血奋战，朝廷存亡未知。

赵构继续道：“川陕有吴玠，京湖有岳飞，淮西有刘光世，淮东有韩世忠，江南有张俊，一个个手握重兵，坐拥一方，与唐末五代的藩镇有多大区别？”

赵鼎自幼受的教育即是“文尊武卑”。对于武将坐大，他从内心地也感到忧虑。问题是，目今朝廷还离不开他们。倘若罢黜武将，刚刚立足江南的帝国嗣脉，便有万劫不复之忧。他觉得必须打消官家对武将的疑虑：“陛下，祖宗之制，因时而施。如今内患虽平，但强寇仍在。北方金虏，中原伪齐，无不虎视眈眈。对于诸大将，只可加恩，不可黜免。”

闻言，赵构不以为然，哼了一声道：“朕对他们的恩典还少吗？”

这是实情。到目前为止，诸大将的官阶已经很高了：韩世忠官至太尉；张俊、吴玠、岳飞均为检校少保、两镇节度使；而口碑极差的刘光世则为检校少保、三镇节度使。对武将恩以如此殊荣，刷新了国朝历史。

赵鼎继续道：“陛下，即便裁兵罢将，如今也不是时候！”

“朕知道，目今还是非常之时。”赵构停了停又道，“可几支行营大军的员额必须控制。”

说到军务，赵鼎再一次敛口不语。

“朕以为，无论情势有无变化，正兵以二十万为宜。蜀口五万，襄汉四万，淮东淮西各三万，余下人马屯扎建康（江苏南京）。”

二十万正兵，沿边屯扎，戍守关隘。赵鼎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取守势的兵马规模。当然，从国家财政角度出发，他拥护这个方案。问题是，官家裁兵，并非完全是为了宽纾财力。

“赵卿以为如何？”赵构问。

赵鼎摇摇头委婉道：“臣以为，有关军务还是待张相公归来后，再作详细商议。”

赵构一听，不免大失所望。他清楚张浚拥护裁撤州县，但不会赞成裁兵。赵构的打算是，先取得赵鼎的支持，然后一起说服张浚，谁知赵鼎借故推诿。

赵鼎感觉到了官家心情不悦，赶紧谢辞。走出皇城，他发觉像柳絮一样飘飞的雪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了。行府门前，一串宫灯照耀着黑沉沉的夜幕。旧年即将逝去，新年即将来临，而泪一样纷飞的雨滴，仍然无边无际。

绍兴五年的除夕，张浚是在平江过的。

对于张浚，绍兴五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头。

自立国江南，洞庭地区就不太平。先是钟相举事，后又杨幺称王。洞庭不靖，波及荆湖两路，甚至影响朝廷安危。岳飞率军入湘敉乱，张浚也亲临战地。岳飞一战桥口，二战龙阳，三战君山，离不开张浚运筹帷幄和充分信赖。

九月初，赵构将张浚召入杭州行府，当面恩赏张浚白银千两、锦缎百匹；进封张浚母亲计氏为蜀国夫人；赐张浚长子张栻、次子张杓六品服。其时，张栻三岁、张杓才年仅一岁。是年底，张浚把全家接到了平江。

张浚对平江是有感情的。建炎三年，御营将领苗傅、刘正彦举行兵变，迫使赵构退位，张浚便是在平江起兵，杀入杭州，剿平了苗刘之乱。嗣后升任知枢密院事，进入大宋权力中枢。绍兴五年初，为了统一指挥全国兵马，赵构决定设立都督府。都督府与枢密院分开办公，张浚首选的地点即是平江。

张浚的家眷是腊月二十四到达平江的。张浚的夫人宇文氏生得端庄秀丽，温敦贤淑，知书达理。两个儿子漂亮聪慧，尤其长子张栻，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不凡的天资，计老夫人成天喜欢得合不拢嘴。张浚是个孝子，凡事只要计老夫人高兴，心境就格外愉快。

到了腊月二十八，张浚又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新任温州知府秦桧亲自上门送来了两篋瓯柑。有宋一代，帝王有“传柑”的习惯。宋代发音，“柑”与“官”相近。收到帝王的“传柑”，等于收到了帝王的祝福。而帝王所传之柑，即是瓯柑。

秦桧自绍兴二年八月罢免右相后，一直居住在江州。绍兴五年，温州知府洪拟致仕。一日，赵构将众宰执召入内殿问：“众卿以为，我朝最洞悉金国事体者当首推何人？”几名宰执大臣一时不明其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臣认为应当首推马扩。”张浚出列回道。马扩是马政之子，现任都督府参议官。宣和年间，就是马政马扩父子出使金国，与金人签订了联合攻辽的“海上之盟”。

赵构摇头道：“马政马扩出使金国仅有月余，算不得洞悉金国事体。”

参知政事沈与求试探着道：“依微臣看来，宇文大学士已去金国七年，对金国应该了如指掌。”宇文大学士即宇文虚中，官至资政殿大学士。

不等赵构摇头，张浚便道：“宇文大学士至今未归，不在本朝。”

“赵卿以为呢？”赵构将目光投向赵鼎。

赵鼎已经揣摩出了官家的意思，自魏良臣从完颜昌处归来后，官家

多次有意或无意提到秦桧。他清楚，官家并不是随口念叨，他是在懊悔当年处分秦桧太重，便缓缓道："陛下，臣以为目今我朝最知金国事体者当数秦桧。"

赵构一边笑一边颔首："赵卿说得是。秦桧流落金国四年，知悉金国事体在我朝应属第一人。"说着转头对张浚道，"张卿与秦桧不识，所以不知秦桧。"

张浚与秦桧没有交集。秦桧归国时张浚远在川陕，秦桧罢相后张浚才从川陕回朝。

就在张浚不知如何对答时，赵鼎又道："陛下，既然秦桧深谙金国事体，臣以为不应在江州太平观颐养天年。"

赵构朝赵鼎投去感激的一瞥。三年前罢免秦桧时，赵构一怒之下，曾将制词榜于朝堂。制词中有"褫夺各职，示不复用"八个字。如今赵构有心复用秦桧，却难于启齿。他望着众宰执，莞尔道："赵卿识得大体，建议秦桧复出。众卿以为，秦桧可授何职？"

张浚见圣上夸赞赵鼎，不免心中怅然，待赵构话音一落，便趋前一步道："陛下，既然洪拟已经致仕，臣以为可起复秦桧知温州府。"张浚说完并不退后，等候赵构表态。

"嗯，张卿此议甚好。"赵构微笑着颔首。

本来，张浚灵机一动，提议秦桧出知温州府是抢一下赵鼎的风头，谁知竟捎带换来了两箧瓯柑。

这是南渡以来张浚与秦桧的第一次见面。秦桧只比张浚大七岁，却显老许多。在古代官场，老是阅历或资格，越老越令人尊敬。张浚本是一个清高之人，一般人入不了他的法眼，而与秦桧的第一次相见就留下了好印象，这和秦桧的一副老相有关。倘若秦桧是一个白面小生，张浚或许三言两语就打发了。而且，秦桧颇为恭谨。

分宾主坐定，侍女献上茶后，秦桧恭维道："下官久闻张相公大名。富平一战，解大宋倒悬之危，使金人数年不敢南看。当年，下官多次力排谤言，没有张相公的富平之役，朝廷又不知漂泊几回。"

这话说得实在太好了！对于张浚来说，这是知音。

当年苗刘之乱平定后，张浚主动请缨，远赴川陕，道："川陕自古为中兴之地。据川陕可以入巴蜀，望中原。川陕不保，东南危殆。"

赵构照准，任命张浚知枢密院事兼川陕宣抚制置大使。

张浚于建炎三年十月入陕，次年九月集合陕西五路人马近二十万人发动富平会战。富平位于关中平原北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然而谁知，富平会战竟以宋军失败告终。嗣后，朝野围绕富平之战争议不绝。绍兴三年，御史中丞辛炳弹劾张浚，指责富平之战张浚"措置失当"。于是，张浚被罢免川陕宣抚制置大使之职，回到杭州。

辛炳仍不罢手，再次弹劾张浚富平之战"丧师失地""私处大将"，张浚被贬谪福州。然而今天，秦桧却对富平之战给予了"解大宋倒悬之危"的评价，这让张浚亢奋不已。

不过，张浚依然保持着矜持，道："秦丈过誉了。"按宋代习俗，张浚称秦桧为秦丈，是一种礼敬。

秦桧继续道："张相公在川陕治军四年，诛悍将，收兵权，储军备，选良才，将一群骄兵练成了虎狼之师。正因为有了张相公的四年苦心经营，才有和尚原大捷，和今日的西北长城。"

"哪里哪里，"张浚笑着摆手，"这都是圣上英明。"

秦桧道："圣上的英明就在于命张相公制置川陕。"

"喝茶，"张浚端起茶盅，"秦丈请喝茶。"

秦桧挠到了张浚的痒处，使得他心情极佳。张浚搁下茶盅道："秦丈不愧为三朝老臣，见识不凡。就说处置曲端，至今仍有人质疑，可不处置行吗？"

张浚未赴川陕之前曲端是泾原路安抚使。张浚赴任后，擢升曲端为宣抚司都统制。然而，曲端的表现却一次次令张浚失望。李彦仙守陕州，陕州乃川陕门户，断不能丢。血战半月，陕州危急，张浚令曲端火速驰援，曲端却以金兵势大为由，坐视危局，致使陕州城破，李彦仙阵亡。金兵进攻彭原店，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吴玠奋力抵抗，曲端不仅见

死不救，反而擅自撤兵，致使吴玠战败。接下来就是富平之战，身为川陕宣抚司都统制的曲端竟然公开站出来反对，并与张浚打赌，且赌的是张浚必败。这样的将领不是悍将谁是悍将？这样的悍将不施于军法，朝廷还能驾驭军队吗？

秦桧非常耐心地听张浚讲完事情的经过后道："不瞒相公，曲端伏法后，朝中不少人为其鸣冤。下官其时忝列执政，官家曾问下官曲端是否该杀。下官回禀该杀。我朝祖制以文驭武，现在武将拥兵自重，不杀，祖制何在？"

张浚知道朝中有不少人为曲端叫屈，只是不知这些声浪为何后来烟消云散了，现在听秦桧如是说，不由得感激道："原来是秦丈援手，多谢，多谢。"

秦桧摇手道："张相公言重了，那是下官的职分。"

"还有赵哲，本是自家所荐。"张浚打开了话匣子，"不是其罪难赦，自家怎么会斩他？"

接下来遂把当日的战事复述一遍。泾原军为左翼，环庆军为右翼。金兵进攻右翼，身为环庆路经略使的赵哲竟然弃军先逃，致使右翼崩溃，从而牵动整个防线。危急之时，泾原军主动出击，方才使熙河军、秦凤军、永兴军得以大部保全。否则，二十万宋军都将血洒富平。

秦桧道："下官不懂兵事。但富平之战，虽败犹荣。"

"秦丈所论精辟。我军右翼虽然溃败，但左翼泾原军斩杀甚多，迫敌退却。以后坚守蜀口三关，虏人一般不敢轻动。"

那天张浚和秦桧洽谈很久，这对于张浚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情。以张浚的性格，若非异常投机之人，一般是不会长谈的，即便与左相赵鼎，倘若心中不快也是撩腿便走。秦桧告辞时，张浚还送至门外。

回到后堂，计老夫人问道："这人是谁呀？"

张浚答："秦桧。"

"就是那个提出'南自南，北自北'的秦桧？"计老夫人显得惊讶。

张浚笑道："我朝叫秦桧的还能有几人？"

计老夫人道："余在福州时，听张相公（即张守，张浚谪居福州时，张守知福州）讲过秦桧，当年金人欲立张邦昌为帝，就是这个秦桧不书议状。"

那是靖康元年，金兵第二次围攻开封，外城破，先是官家赵恒被骗出皇城，遭到囚禁，继而所有皇室宗亲被掳往青城寨（今开封城南）。金人网尽皇族，命百官推举张邦昌为帝，改国号为楚。众人唯唯，独秦桧不在议状上签名，力主立赵氏宗嗣，并痛斥张邦昌喜宴乐，无操行，党附权奸，祸国乱政。

张浚见母亲言之凿凿地讲述秦桧的陈年旧事，不免哈哈一笑道："看来母亲对秦桧印象颇好。"

计老夫人点点头，却又摇摇头道："不过，这人不可深交。"

张浚一愣，问："这是为何？"

"面相不好。"

"何谓面相不好？"张浚收起笑容。

"我也说不准。"计老夫人一本正经地道，"我们老家有句俗话：脸上没有四两肉，内中一副坏肠肚。"

张浚听罢，开怀大笑道："按照母亲的面相学，我朝很多大臣非奸即佞。"

夫人宇文氏抱着次子张杓进来，见张浚兴高采烈，于是问道："什么事儿这么乐呵，说来大伙儿一起听听。"

张浚笑道："母亲论人，肥头大耳为忠，尖嘴猴腮为奸，适才秦桧面庞清癯，母亲认为阴险狡诈。"

没想宇文氏却认认真真道："奴家以为母亲说得有几分道理。善良之人不喜暗算，当然心宽体胖；奸佞之徒心怀鬼胎，自是枯瘦如柴。"

张浚大不以为然，一个劲地摇头："妇人之见，妇人之见。"

正说间，张栻一路跌跌撞撞地从外面跑来，嚷嚷道：“下雪了，下雪了！”

众人听说下雪了，一齐来到前厅，只见灰暗的天空中有雪花飘洒。宇文氏对张浚道：“奴家已来江南两年，还是头一回看见雪花。”

计老夫人牵着张栻的小手也摇头：“这雪也忒小了！”

尽管雪花时有时无，但在新年期间，都督府内始终飘荡着愉快的笑声。过完新年，张浚启程前往鄂州，巡视由岳飞执掌的行营后护军。

第二章　鄂州夜谈

绍兴五年底，朝廷为了强化对各军的威权，将几支大军统一更名为“行营”诸军，岳飞所部改为“行营后护军”。

行营后护军的前身是东京留守司的右军。起初只有两千人马。宗泽死后，杜充继任。他刚愎自用，气量狭小，容不得人。很快，宗泽聚集的十万义军便纷纷离散。建炎三年，杜充弃守开封，岳飞率领右军满怀悲愤地一步步远离家乡。过淮水，再过大江。半年后，两千后军在宜兴站住了脚。建炎三年底至四年春，队伍扩增至五千余人。其时，正逢完颜昌扫荡盘踞在梁山泊的山东义军张荣。张荣诱敌，顺运河南下。完颜昌围攻楚州，朝廷命岳飞率军救援，五千饥疲之师与金兵血战三日，最后只得与通、泰二州的数千百姓一起撤回江南。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宋金战事转移到了川陕，江南官军的主要任务是平叛，岳飞奉命隶属江东安抚使张俊。

绍兴二年，朝廷任命岳飞为通（州）泰（州）镇抚使，襄阳镇抚使李横起兵北伐。起初战事顺利，捷报频传。然而到了绍兴三年三月间，李横在开封城外牟驼岗突然遭遇金兵铁骑，五万大军伤亡大半。不仅原先夺得的河南州县全部丢失，就连隶属于京西南路的襄汉六郡也沦入了刘齐之手。

此时，岳飞正在江州驻防，立即上书朝廷建议收复襄阳。赵构力排众议，任命岳飞为将，率军北上。经过三个月苦战，连下郢州、随州、襄阳、信阳、唐州、邓州，将疆域恢复到了伏牛山一线。次年，岳飞又

率兵平定了洞庭。

仅仅两年，岳飞便由一名普通将领擢升至大将。现在他的身份是襄阳府路、荆湖南北二路制置使兼行营后护军都统制。

由于岳飞骤升为京湖地区最高统帅，从大年初一开始，官邸里便人来人往，宾客云集。

这一天是正月初三，一大早岳飞便来到西山脚下，行营后护军一大半驻扎在这里。平定洞庭后，后护军剧增了五六万人，岳飞只得调集工匠赶建简易营房。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施工，新增士兵终于在除夕前搬进了军营。如今，站在鄂州城头望去，行营后护军军营宛如一座小城。

进入营区大门，将士们多在休息，除了巡营的士兵，营区内很少有人走动。忽然，校场上传来一阵马蹄声，只见一个人正在练习骑驰。大过年的谁还在练习骑术呢？岳飞走近一看，原来是岳云。

“爹爹来了！”岳云个头不高，敦实，见了爹爹赶紧下马过来问候。

岳飞点点头应了一声。想起去年秋，岳云带领全队训练骑驰。骑驰是骑兵训练的入门课，即携带兵器从高坡上狂驰直下。当时，全队五十人有三十余人从马上跌落，包括岳云。

“如今孩儿不仅能骑驰，还能驰射了呢！”岳云告诉爹爹。

“是吗？”岳飞惊喜道。

岳云当即上马奔上坡顶，然后打马冲下。岳云一边奔驰一边挽弓，连射三箭，三箭有两箭中敌咽喉。

岳飞从箭靶上取下箭矢，递还给岳云，语重心长地说道：“荀子说，百发失一，不为善射。”

岳云脸颊腾地红了：“爹爹放心，孩儿会加倍苦练，做到百不失一。”

岳飞往军营外走，走了几步又道：“驰射至少要挽一石弓，射八十步。”

还未进门，岳飞就听得大厅里一片喧哗，原来后护军的一些主要将领来给岳飞拜年了，譬如王贵、张宪、徐庆、王万、寇成、王经、姚政等。这些人跟随岳飞的时间长，在战场上多次同生共死，关系非同一般。今天来的除了这批人还有近两年由朝廷拨隶给后护军的将领，比如牛皋、董先、李道、崔邦弼、颜孝恭、赵秉渊等人。加上呼延龙、沈德等一班亲将，使得能容纳数十人的官邸大厅座无虚席。岳飞的姊姊岳青在厨房烧水，夫人李娃则亲自拎着水壶给大家斟茶。呼延龙欲从李娃手里接过茶壶，被她谢绝了："今日是正月初三，你们只管安心做客。"

"嗬，好热闹！"岳飞走进来笑道。

众将纷纷起立。

"坐，都坐。"岳飞平日里十分严肃，难得一笑。如今是年假期间，岳飞一改往日的严肃，无论见了部将、士卒或是他们的家人，都尽可能地一展笑颜，"门外就听见你们喧哗，在说什么？"

张宪回道："自家们在议，咱后护军应该建立一支骑兵。"

岳飞敛起微笑问道："大家意见如何？"

结果，大伙都不吭声了。

张宪急道："你们方才不是说得很起劲么，怎么都哑巴了？"

岳飞重新换上笑容，将目光投向董先，亲切地问道："董太尉跟金人的骑兵交过手，你说说看？"

董先曾身陷刘齐。李横起兵北伐，董先积极响应，脱齐归宋。但他总为这段经历自卑，在众人面前保持着低调。既然点到自己，董先只得开口道："节镇所言不差，自家确实跟金人的骑兵有过一战。"收复襄阳后，岳飞升为了节度使，众将领称之为"节镇"。

这一战便是绍兴三年开封城外的牟驼岗之战。李横兴师北伐，董先在伊阳起兵，攻下西京洛阳后直逼东京开封。在开封城外的牟驼岗，他们会合李横、牛皋、彭玘等多路义军准备与伪齐军决战。谁知两军正在缠斗，忽然西天尘土飞扬，一支万余人的金人骑兵像乌云一样压了过来。

“虏人马快，眨眼间就到了跟前。且虏人身穿铁甲，头戴兜鍪，战马从头至尾都挂重铠，刀枪弓矢近他不得。那一仗，唉！别说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就跟撵鸡撵狗似的。”董先摇摇头道，“五万大军一下子折损了三万！”

牟驼岗之败许多人有过耳闻，但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大伙还是头一回听说。

“这便是虏人的重装骑兵，名叫‘铁浮屠’。”岳飞接过董先的话头继续问，“此前你们可曾知晓虏人有一支骑兵名叫‘铁浮屠’？”

董先摇头道：“不知。”

岳飞将目光投向新拨隶的将领们问：“你们之中还有谁跟虏人的‘铁浮屠’交过手？”

新拨隶的将领们纷纷摇头，岳飞将目光停在崔邦弼的脸上。

崔邦弼赶紧回道：“小将在京东一带转战时曾听人提到过‘铁浮屠’，可从未亲眼见过。”

“自家倒是与虏人的‘铁浮屠’有过一战。伯富，你还记得么？”岳飞望着王贵缓缓道。

王贵点头应道：“当然记得。”

岳飞的神色渐渐沉郁起来：“那是六年前，在马家渡。”

建炎三年十一月间，数万金兵在完颜宗弼的统领下，由建康西南的马家渡渡过长江。负责江防的江淮宣抚使杜充直到金兵过江的第二天，才匆忙派都统制陈淬率两万人马迎战，其中就有岳飞的右军。当陈淬率军赶到马家渡时，金兵已经过江了三万余人。宋军刚列阵完毕，金兵便发起攻击。前几次冲击的是步兵，都被宋军的强弓硬弩射退了。几个回合下来，金人将步兵撤到两旁，改由骑兵冲锋。金人的骑兵来势很猛，幸亏当时宋军携带了床子弩，否则要不了几个回合金人的骑兵就会突进阵地。到了中午，岳飞建议要主动反击，还建议将骑兵全部集中起来，由他率领出击金兵的核心阵地。遗憾的是宋军骑兵太少，两万多宋军只集合了两千五百骑兵，其中大部分来自岳飞的右军。午时三刻一声炮

响，岳飞率领王贵、张宪、徐庆等将一齐杀出，直贯敌阵。

就在岳飞率领宋军骑兵发起反击时，完颜宗弼派出了最精锐的重装骑兵“铁浮屠”猛攻宋军左翼。担任左翼的是御前前军统制王燮，他见“铁浮屠”排山倒海而来，竟扔下部众先逃了。紧接着，一万三千余人的御前前军作鸟兽散。尽管岳飞率领的两千五百骑兵斩敌无数，但随着左翼丢失，宋军全线崩溃。若不是王万来救，很可能全军覆没。

岳飞讲完马家渡战役，厅堂里许久没人吱声。

王贵道：“本朝历来就不大重视骑兵。”

张宪补充道：“关键是缺乏良马。”

“对，我朝西有西夏，北有大辽，加之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购马通道全部被他人掌控。”岳飞说到这里，把话停住。

将领们开始议论，有人说可不是，汉武帝正是组建了强大的骑兵部队，才与匈奴逐鹿大漠；唐太宗也一样，他大败突厥，亲率骑兵冲锋，一骑在前，万骑随后，所向披靡。也有人说我朝即便组建骑兵也不敌辽金及西夏，因为比起辽金及西夏的战马，我朝马匹要矮一个头。

颜孝恭对岳飞道：“前几年，一路经略司数千厢军只有两匹马，副指挥使以下全部步行。”

崔邦弼也附和：“不瞒节镇，当年小将在黄州任兵马钤辖，衙门里就一匹跛马。”

闻言，众将皆笑。

寇成瓮声瓮气道：“我朝偏重弓弩，想以强弓硬弩制骑。”

张宪总结道：“究其原因是耗资太大。范文正公就曾经说过，一骑之费，可赡步军五人。”

岳飞这才插话：“组建骑兵固然费钱，但没有骑兵就无法与虏人抗衡。我朝之所以偏重高城深壕和强弓硬弩，想的只是御敌。殊不知虏人现在也有了硬弩和炮车。再说御敌也不能全凭弓弩和城壕，兵法云，御敌先要胜敌。以不胜之兵如何御得了敌？”

众将称是。

“攻取襄阳六郡，交手的全是伪齐军。邓州城外之战，伪齐军虽然有上万骑兵，但与虏人的骑兵相比，战力相差甚远。虏人的骑兵既能驰射，又能搏杀，且驰射精准。我朝骑兵要么操弓，要么使枪，且只能挽六七斗弓，射二三十步。虏人骑兵人人都能挽一石弓以上。下官思之再三，必须建立一支骑兵，且战力要不逊于虏人，不然，剪灭伪齐后就无法与虏人对垒。”岳飞顿了一下又道，“倘若不敌虏人的骑兵，光复山河便是一句空话。”

张宪首先响应：“节镇说得是，殄灭金虏非得有一支强大的骑兵不可。”

王贵问道：“可建立骑兵马从何来？”

正思考间，李娃进来对岳飞道：“酒菜已经备好，请客人们入席。”

吃过酒席，众将领散去，岳飞特地留下王贵、张宪。

来到书房，三人落座。李娃泡来茶汤，知道夫君与王贵、张宪有机密事要谈，退出时轻轻掩上了房门。

岳飞首先道：“组建骑兵一事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是采购马匹。如今的情势，三五十匹马容易得到，要弄成千上万匹马却是不易。”

王贵道：“先买三五百匹好马加以训练，用作种子，待战马多了，再用种子发芽开花。”

岳飞点点头：“这个主意不错。要破‘铁浮屠’，自家们必须有一支精骑。”

张宪一拍大腿道：“五哥说得是，自家们也练一支‘铁浮屠’！”

岳飞微微一笑道：“练一支‘铁浮屠’谈何容易？单是一套马具装就难于置备。自家是想通过练出一支精骑，找出‘铁浮屠’的短处。”

“找出弱点对症下药，还是五哥想得深远。”王贵、张宪眼睛一亮。可想得再深远马从哪儿来呢？两人直是犯愁。

沉默了一会儿，岳飞道："自家有个主意。广南西路转运使朱芾与自家们有些关系，咱们托朱芾先买一批茶叶，然后以茶市马。"

王贵道："主意倒是不错，可边境已无榷场，到哪儿互市？"

岳飞道："到哪儿市马那是后一步的事，当务之急是买一批茶叶。"

王贵道："买茶叶的事，交给我。"

"好，"岳飞点头道，"伯富过完上元节就动身前往桂林。"

"行。"王贵应承。

岳飞又对张宪道："你去一趟金州（陕西安康），金州镇抚使王彦你熟识。要以茶市马，非得蜀人或秦人不可。"

"自家也明日动身？"张宪问。

岳飞摇头道："伯富先办茶叶，你可过些日子再启程。朝廷年前行有文书，新年过后张相公要来鄂州，少不得视察练兵，宗本帮自家周旋。"张宪表字宗本。

洞庭湖战事结束后，由于还有许多善后事宜需要处理，岳飞未能参加张浚在建康主持的秋防会议。回到杭州后，张浚奏请过完新年后巡视荆襄，赵构照准。

经过十余天的跋涉，张浚于绍兴六年正月下旬来到鄂州。在鄂州制置司举行完短暂的欢迎仪式，张浚宣布了岳飞新的任职：由荆湖南北二路及襄阳府路制置使升为荆湖北路及襄阳府路宣抚副使。按宋制，宣抚使高于制置使，级别相当于执政大臣。加上宣抚司未设正职，岳飞的宣抚副使就等于宣抚使。

在行营诸军中，岳飞的后护军无疑实力最强。除了步军、骑兵，还有一支数量庞大的水军。

张浚抵达鄂州后的第二天上午就视察骑兵。那会儿太阳刚刚升上树梢，在岳飞及宣抚司一班幕僚的陪同下，张浚来到鄂州城外的凤凰山前。此时，宽阔的校场上，只见一排排铁骑成阵，寂然无声。一员偏将飞马来到点视台前，大声道："诸事已毕，请张枢相示下。"

张浚很满意这种礼仪，回头对岳飞道：“岳太尉是主将，还须听从岳太尉号令。”

岳飞摇头道：“不不，后护军是朝廷之兵，一切听命于朝廷。”

张浚这才举起右手，威武地吐出两个字：“开始！”

那天上午，张浚不仅观看了骑兵的战阵演示，还观看了以队为单位的骑兵演练。以往，宋代骑兵分为两大兵种：弓手和枪手。一队骑兵一百人，有正副旗头六名，枪手十八名，余下的全部是弓手。无论是与辽兵交战还是后来与金兵交战，一旦被敌人骑兵突破战阵，由于善射者不善马上使枪，弓手就只能被屠戮和追杀。岳飞训练骑兵不同，每个兵士既能骑射，又能使刀枪。兵士们先是一边奔驰一边引弓射箭，然后又挺起刀枪厮杀。

张浚越看越兴奋，道：“我朝骑兵历来专事弓箭，刀枪生疏，岳太尉合二为一，骑射与刀枪结合，令下官眼界大开。”

岳飞回道：“金人善骑、善射也善使刀枪。日后与金人的骑兵对阵，骑射与刀枪不可偏废。”

从凤凰山回来，岳飞告诉张浚，后护军打算组建一支八千人的骑兵，因缺乏战马，如今仅有五千余人，岳飞希望朝廷为后护军解决一批战马。

各军缺乏战马是都督府最为头疼的事情。张浚上任伊始，便奏请赵构同意在余杭设立了孳生牧马监，自己繁殖马匹，同时在扈州设立茶马司，从云南市马。自己繁殖战马一时难以奏效，从云南购马由于道路崎岖交通不便非常不易。在绍兴五年，朝廷只购得了八百匹广马。广马也就是大理马。大理马的品质远不如秦马，体型既小，耐力又差。但对于江南宋廷，目今除了大理马已别无选择。

尽管如此，张浚还是表示后护军所缺的三千匹战马由都督府想法凑齐。

下午观看步军操练，次日过江观看水军演练。看完水军演练，张浚又一次激动起来：“此乃我朝第一水师啊岳太尉！”

此时的行营后护军已拥有大小战船千余艘，而正在沿海措置海防的马扩手中仅有三百余艘战船。至于其他各军，战船更少。而且，后护军还拥有十多艘大型车船，载人数百，大江之上往来如飞。

第五日，张浚接见了副统制以上将领。张浚与将领们素不相识，但有些名字久有所闻，比如张宪、徐庆、牛皋、董先等人。

直到临行前，张浚才得空与岳飞交谈，在都督府临时官邸，张浚说道："本来还想去一趟襄阳，可皇上传旨召见，下官明日即启程返回行在，临走前有些事情想听一听鹏举的意见。"这是张浚第一次称岳飞的表字，称呼的改变意味着关系的亲近。张浚在下属面前从未有过如此亲近，何况对方是一名武将。但岳飞确实令他折服，在这位比自己小八岁的年轻将领身上，他看到了中兴大宋的希望。

"请相公直言。"岳飞很是感动。

张浚问道："两年来，经各路大将保疆卫土，浴血苦战，东起滨海，北至秦岭，局势已基本稳定。鹏举以为，今后朝廷该如何用兵？"

"灭伪齐。"岳飞毫不犹豫地说道。

"灭伪齐？"张浚一震。

"正是。"

静默片刻，张浚前倾身子又问："鹏举认为伪齐可灭？"

"可灭。"岳飞肯定地回答。

张浚只觉浑身热血沸滚，道："朝中如此多的文臣武将，下官今日是第一次听说伪齐可灭。"

岳飞解释道："伪齐可灭，其一是民心可用。下官复襄阳时领兵北上唐、邓，沿途所见村镇凋敝，民户十不存一。天兵所到之处，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下官以为，整个河南望王师如久旱之望云霓。"

"其二呢？"

"其二是我朝根基已趋稳固。军贼已平，乱民不在，吏治清明，城

乡晏然。”

“其三？”

“其三便是朝中有相公这样的中兴之臣深谋远虑，抱负高远，意志坚定。”

“鹏举认为伪齐几年可灭？”张浚站起身走了几步复又坐下，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岳飞毫不迟疑地回道：“君臣一体，诸将合力，不出三年。”

“好！”张浚终于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霍地站起激昂道，“鹏举所言，正合我意。伪齐不灭，天下不宁！”

岳飞也站起身呼应：“一旦朝廷下令，我军将兵分两路进击。一路出邓州，攻取洛阳；一路经蔡州，攻取开封。”

张浚道：“到时朝廷再派出两路大军，一路出淮东，攻取徐州；一路出淮西，攻取商丘。”

“相公有此宏图壮志，实为国家之大幸！”

“来来来，坐下说话。”张浚见两人都在室中站立，不觉哈哈一笑，呷了口茶继续道，“当务之急除了练兵，还要储粮。三路大军共需精兵二十万，粮草供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倘若战时粮草不继，将是功亏一篑！”

岳飞道：“军需供给历来为我军之短。复襄阳后，下官除了开办榷场，鼓励贸易，置制司还专门设置了回易官。不瞒相公，去岁一年，仅襄阳府路就收入了一百五十八万余贯。”

闻言，张浚大吃一惊：“哦？”

也难怪张浚震惊，襄阳一地一年能有如此多的公库收入实属罕见！当然，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公库收入，问题是其他地方的公库收入没有进入公库，要么被大将们挥霍一空，要么流入了大将们的私囊。

岳飞细细道来：“回易、激赏、备边等十四库的利息钱一百十六万

五千余贯；造酒、典库、房钱、博易场共收入四十一万五千余贯。两项收入可供后护军三个月的支出。”

张浚禁不住连声道：“好！好！好啊！”

岳飞又道：“除了公库收入，去岁襄阳府路营田收入稻米计十八万石。可供后护军食用两个半月。”

张浚感叹道：“鹏举啊，你可为朝廷解了大难哪！”

闻言，岳飞脸庞微微一热：“这要归功回易官、营田官们。”

“速速报上名姓，朝廷按功绩给予升转。”张浚慷慨道。从去冬开始，朝廷将节度使以下的武将因功升转权限交给了都督府，事急可以先除授再申报。

一名侍卫进来续上茶水，轻轻掩上门退了出去。二人各呷了一口茶，张浚又道：“分三路大军进击伪齐固然为上策，只是中路军难当大任。”

中路是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岳飞对他也没有好感。当年岳飞奉命救援楚州，军力弱小，严重缺粮，岳飞连发两封公牍期望得到刘光世的资助，可身为两浙西路安抚大使的刘光世竟没有片言回复。

张浚愤愤道：“陛下用刘光世这等庸将，势必败坏国事。”

岳飞没有搭话。

“三路进击伪齐，刘光世一路不堪重用，韩世忠一路实力较弱。”张浚继续道，“唯有鹏举一路可令朝廷无忧。”

“感谢张相公的抬举！”

“这不是抬举，”张浚爽朗道，“鹏举为我朝第一战将。”

岳飞大为感激，道：“岳飞承蒙张相公错爱，他日北伐中原，肝脑涂地不足为报！”

张浚虽然官至丞相，却也是性情中人。一旦他对某人心存好感，也

能推杯换盏，坦怀相待。那晚张浚与岳飞谈得很晚，侍卫进来给他们续了三遍茶水。分手时，张浚问岳飞有什么要求。岳飞想了想道："本司参谋官朱梦说被朝廷罢免，一直空缺。"

"鹏举可有人选？"张浚问。

岳飞道："近闻朱梦说一直在行府待职，不知朝廷有何安排。"

对于朱梦说，张浚曾闻其名。当年在东京，就读太学的朱梦说即上书皇帝赵佶，痛陈朝廷被小人把持，为祸不远。惹得赵佶十分不快，经蔡京、童贯等人鼓动，朱梦说被编管池州。张浚知道岳飞的意思，沉思片刻后道："鹏举想要回朱梦说，已无可能。"

"为什么？"岳飞问。

"朱梦说过于刚直，不善屈就。"

"难道圣上不喜刚直之人？"

张浚没有回答，在他看来，官家已没有建炎年间那么坦直了。建炎年间的官家虽然有失轻率，但性情热切。如同夏日的阳光，即便炙人，感觉畅快。如今的官家有了城府，心思阴晴不定，就连身边的宰执大臣都只能猜测官家的用意。当然，这一切张浚不会与岳飞说起。

"薛弼为人忠直，有韬略，可出任后护军参谋官。"张浚转变话题。

岳飞点头道："薛弼与下官熟识。去年平定洞庭从旁赞画，出力很多。"

张浚问："至于参议官，李若虚如何？"

"相公识人，不亚张良。李若虚为人勤谨，可当此任。"岳飞情不自禁地拊掌一笑。他告诉张浚，襄阳府路的营田、公库能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与李若虚这个襄阳府路判官厅公事分不开。

张浚听罢赞道："有其兄便有其弟！河北李氏一门，家风刚烈。"

靖康二年，李若虚之兄李若水以吏部侍郎的身份随赵桓入金营谈判。赵桓被拘，金兵左副元帅完颜宗翰企图诱降李若水。李若水誓死不

从，宗翰大怒，被割舌剜目断手，直至凌迟处死。

议罢参谋官与参议官，张浚道："至于主管书写机宜文字，下官建议岳太尉自辟令郎担任。"

有宋一代，主管机宜文字官涉及机密，允许各方大员自辟亲朋好友或者自家子弟担任此职。岳飞同意了张浚的建议。

"就如朝廷改神武诸军为行营诸军一样，恢复京西南路带有匡复之意。"岳飞又建议改襄阳府路为京西南路。

张浚满口答应："鹏举所言极是。"

二月中旬，张浚回到杭州。次日早朝过后，赵构便将左相赵鼎、右相张浚、参知政事沈与求、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等一起召入内殿。

对于张浚，赵构感情复杂。

张浚忠耿。建炎三年苗刘兵变，张浚不过一个吏部侍郎。然而，闻听朝廷有难，立即联络诸军勤王。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就连身为江南东路安抚制置使的吕颐浩也心甘情愿听从张浚指挥，最终于临平（杭州余杭区内）大败苗、刘叛军。

张浚有才。绍兴四年，伪齐与金兵联合进攻两淮，前方告急，赵构一面从杭州大牢提出蒲察胡卢巴，一面重新起用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张浚没有辞谢，立马赶赴建康（江苏南京）布置迎敌。金齐联军未能饮马长江，进逼江南，既与开释蒲察胡卢巴有关，也离不开张浚运筹帷幄，当机立断。

然而，张浚却器量褊狭，易于激愤。赵构最终决定将他从四川召回免职，并非全因富平之战失利。赵构以为，曲端有罪，但罪不至死。擅杀曲端，张浚出自私愤。因私愤而裁处大将，是无视朝廷。

待众位宰执行过臣礼，赵构对张浚道："张卿过完新年即奔赴鄂州巡视行营后护军，一路劳顿。"

张浚躬身答道："臣总领军务，不敢有半分懈怠，唯恐有负陛下重托。"

赵构问："此次鄂州巡视，后护军情形如何？"

张浚简要禀报了赴鄂州巡视后护军的经过及后护军的基本情况后道："岳飞一军，虽然猛添了五六万新兵，却是训练有方，士气高昂。"说到这里，张浚不由得眉飞色舞，"尤其骑兵，十分精锐。"

经张浚一番介绍，赵构对岳飞练兵有了兴趣，便询问了许多细节。尤其对马军既使刀枪又操弓箭表示了赞叹："岳飞是个将才。"接下来赵构话锋一转，"去岁金人的老郎主死后，看来已无南顾之意。目前我朝拥有正兵三十余万，朕以为，三十余万正兵过多。兵员过多则靡费大，靡费大则财力穷。朕思之再三，觉得应以二十万正兵为宜……"

闻言，张浚只觉脑袋轰然一响，天旋地转。裁兵？皇上要裁兵？张浚竭力镇定着自己，眼角瞥向赵鼎。只见赵鼎无动于衷，面色平静。张浚判定，皇上要裁兵赵鼎早已知晓。而且，皇上就裁兵一事同赵鼎有过商议，并且得到了赵鼎的支持。张浚甚至想，说不定这裁兵的主意干脆就是赵鼎出的。

待赵构说完，张浚疾步上前，赤白着脸道："陛下，强虏未除，旧疆未复，两京之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何来裁兵一说？"

见张浚情绪激动，赵构的口气越发温和："张卿主管兵事，不知国家财力。如今民生艰巨，朝廷用度困窘。"

张浚浑身热血呼地一下子涌到了头顶："陛下，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大宋不在，即便坐拥金山银海又有何用？"

这话显然有些出格，赵构涵养再好，脸也顿时阴了下来。立在一旁的赵鼎也很为难，他赞同裁兵，以减轻朝廷负担。问题是皇上裁兵，不仅仅是为财政解困。如今见张浚言辞激烈，赵鼎本欲解围，又担心被误解。

"如若陛下真要裁兵，先罢微臣！"张浚梗着脖颈。

赵鼎头皮一麻，担心张浚会说出更为不敬的话来，赶紧趋前一步道："德远所言差矣。圣上所虑也是国家的存亡之道。三十万正兵每年需要军费三千五百万，这还不包括激赏。我朝全年赋税只有三千万，全部用以军费还不够养兵。裁汰老弱，有利于民生将息与国力恢复……"

张浚猛一扭头，气冲冲地打断赵鼎的话道："依赵相公的意思，国家只有弃兵，才能富强？"

赵鼎委婉道："不是弃兵，是裁汰冗员。"

"裁汰冗员，只不过说辞不同罢了。"张浚冲赵鼎赤白着脸道，"相公既已决定裁兵罢战，还与下官商议做什么？"

张浚显然错怪赵鼎了。不错，裁兵一事赵构在除夕夜向赵鼎提起过，且在年后的御前会议上征求过沈与求、折彦质的意见。可无论是赵鼎，还是沈与求、折彦质，均提出军机重事必须听取张浚的意见。

张浚见赵鼎默然不语，以为被一语中的，越发疾言厉色："相公决意裁兵，可知刘豫正在做什么吗？从去冬起，伪齐便在河南、山东等地强征十六岁至七十岁的男丁为伍，准备再下江南，吞灭我朝！"

这个消息太重大了，赵构与众宰执一齐望着张浚。

张浚这才转向赵构，继续道："陛下，刘豫亡我之心不死，路人皆知。只要伪齐存在，必将年年征战，兵连祸结。我朝若是罢兵求守，到时必将穷于应付，民力越疲，国力越竭。"

此次召对之前，赵构断定张浚会反对裁兵，但没有想到的是，言辞竟如此激烈，若不是了解张浚的心性，早已龙颜大怒。更何况，伪齐招兵，不见报告。

待张浚讲完，赵构竭力使自己和颜悦色："伪齐签军，朕可是头一遭听说。"

张浚心中咯噔一响，赶紧平静心绪躬身道："臣昨晚方接到泗州的军情文书，还来不及上报陛下。伪齐不仅大量招兵，还大量购马。"

"购马？"赵构微微动一下身子，睁大眼睛。

张浚点头道："据泗州报告，刘豫在河南、山东等地购马不下万匹。"

刘豫的招兵与购马，像两团乌云涌进了内殿，氛围顿时凝重起来。既然刘豫在签军购马，裁兵罢将便已无可能。只是，裁汰兵马由自家提

出，他是帝王，不能自食其言。赵构便将目光投向折彦质与沈与求："沈卿、折卿，以为如何？"

年近五旬的沈与求为湖州名儒之后，四十开外的折彦质为西军将门之子，此时经张浚一番慷慨直言，早已热血沸腾，回禀道："臣以为，张相公虽然言辞欠妥，但忠心可鉴。此时裁兵不合时宜。"

赵构问："有何不宜？"

沈与求又道："岳飞收复了襄阳六郡，吴玠建大功于蜀口，韩世忠挫敌于淮甸，我军士气高昂。此时裁兵，意味着弃战。弃战则锐气自堕，倘若伪齐来犯，如何抵御？"

不待赵构回应，折彦质趋前半步道："金虏扶持伪齐，为的是屏障虏国。伪齐图存，必然犯我。一日伪齐不灭，兵势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赵鼎见沈与求、折彦质的观点完全与官家相左，担心惹怒官家，将局面弄得不可收拾，便以左相的身份叱责沈与求、折彦质道："二位多虑了！我朝有二十万正兵，还怕伪齐犯我？"

张浚见赵鼎叱责两名执政官，怒火再次升腾："赵相公，三千里防线，二十万正兵，是想要官军被动挨打么？"

赵鼎一时有口难辩："德远，你……你……误会我了。"

张浚哼了一声，脸转向一旁。

四名宰执有三人反对裁兵，且主管军务的右相反对得如此坚决，赵构觉得他该作决断了。

"张卿，"赵构望着张浚，目光严峻，"若不裁兵，该如何措置？"

张浚果断道："灭伪齐！"

灭伪齐？短暂的震惊过后，赵构平静地问："张卿以为……伪齐可灭？"

"可灭。"张浚十分果决，"刘豫无道，逆天而行。连年兴兵，国竭

民穷。盗皇陵，刮民财，滥杀无辜，残害忠良，如今已是天怒人怨！”

内殿里悄无声息。赵鼎不相信伪齐可灭，因为后面还有金人，遂委婉劝道：“德远志向不凡，令下官钦佩。只是兴兵剪灭伪齐，金人岂能坐视不救？一旦引来金人南下，形势岂不越加危急？”

张浚不看赵鼎，面对赵构言道：“据北四川探报，金国都元帅粘罕已离开西京，回到上京与蒲鲁虎、斡本共同主持国政。只要粘罕去了北边，燕京以南肯定将以完颜昌为帅。”

这是一个好消息，赵构来了兴趣：“此事可探得真切？”

张浚点头：“真真切切。”

赵构不语了。既然暂缓裁兵，便不应疲于防守。伪齐据有中原，直接威胁大宋存亡。而且有刘豫在，绝不可能让金廷罢兵。沉默片刻后赵构问道：“张卿以为，伪齐几年可灭？”

张浚毫不犹豫地回道：“三年。”

赵构心头掠过一阵喜悦。如果三年剪灭伪齐，既除去国朝大患，又打通北上金廷的路途，可谓两全其美。于是他脸色一沉，用森冷的声音对张浚道：“好吧，朕今日依你暂不裁兵，以三年为期，灭伪齐！”

从三月间开始，宋廷几支大军开始大规模调动。按照都督府的计划，三年灭伪齐，第一年是调兵遣将，储积粮草。除岳飞的行营后护军暂驻鄂州外，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前移庐州，张俊的行营中护军前移扬州，韩世忠的行营前护军前移楚州，杨沂中所部前移镇江。

宋军大规模调动的消息传到开封，大齐皇帝刘豫坐卧不安，他断定宋军将有重大行动。

刘豫原为宋臣，建炎二年奉命知济南府。是年，完颜昌进攻山东，刘豫杀死守将关胜，献城出降。建炎四年，大齐建立。按金廷旨意，大金为上国，在大金国面前，刘豫称臣皇帝，黄河以南为大齐疆域。

大齐从立国的那一天起刘豫就清楚，金国扶持大齐，为的是屏障大宋。所以，尽管大齐国力不足，刘豫仍坚持年年向南用兵。然而在阜昌六年（1135年），情形发生了变化。这一年金国老郎主吴乞买驾崩，他

在位时大齐出兵伐宋，均出兵相助。可自去年老郎主驾崩后，上国便拒绝了刘豫出兵相助的恳求。转眼到了阜昌七年，上国对于大齐仍然态度模糊。现在宋廷频繁调动兵马，刘豫忧心忡忡。

五月的一天，刘豫将户部侍郎冯长宁召入万岁宫。冯长宁曾经也是宋臣，建炎四年投降刘豫。因冯长宁能言善辩，为刘豫重用。去年他两度北上会宁，打探金廷动态。刘豫讲了两淮宋军的调动，面带戚色道："为今之计，卿还得出使上京，恳请上国发兵助我。"

"请求上国发兵助我是为上策，只是……"宋军的调动，冯长宁也已知晓，欲言又止。

"卿可直言。"

冯长宁犹豫片刻，硬着头皮道："都元帅去了御寨，至今未回西京。只怕情形于我大齐不利……"

刘豫没有接话。老郎主在位时，都元帅完颜宗翰的权势很大，都元帅府设在西京大同，主管燕山以南军政要务。但是前年秋天，老郎主病重，都元帅去了御寨后便一直没有返回。大齐与都元帅联系紧密，如今都元帅不在西京主政，刘豫心底惶惶。半晌，他才幽幽道："朕是想值此之际，断不能囿于成规，当行变通之法。"

冯长宁小心翼翼地问："陛下，何为变通之法？"

刘豫没有答复，而是道："卿可去淘沙署挑几件宝物，奉送给宗磐、宗干两位勃极烈。"

完颜宗磐为老郎主吴乞买嫡长子，现任国论忽鲁勃极烈，主管国务；完颜宗干为阿骨打庶长子，现在为国论左勃极烈。同时，完颜宗干又是小郎主的伯父兼养父。

"遵命。"冯长宁回答过后并未离去，望着刘豫小心翼翼地提示，"陛下，都元帅和高总管那儿……"

刘豫面无表情地回道："都元帅与高总管那儿自家们要减少走动。"

冯长宁闻声一怔，都元帅和高总管可是大齐国的恩人哪！最终，冯长宁将话头咽下去了。虽为刘豫器重，但他清楚眼前这位刘皇帝心肠极

为冷酷。

五月，正值麦天，阳光灿烂，遍地金黄。然而，前往上京的冯长宁却是满腹苍凉。

第三章　会宁风云

此时的大金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吴乞买是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月间驾崩的，三月十二日，就在吴乞买下葬的当晚，完颜宗干派人请来二韩和宇文虚中。

二韩是韩昉与韩企先，他俩都是辽人，辽国灭亡时，同为金人所掳。二韩的名气很大，金人早就仰慕不已。吴乞买曾面谕各路将领，但凡俘获了韩昉与韩企先，不能有丝毫怠慢，速送御寨。

宇文虚中是汉人，历官州县，直至资政殿大学士，建炎二年出使金国遭扣留。宇文虚中的诗文蜚声南北，就连远在会宁的吴乞买也熟知其名。宇文虚中开始囚于西京大同，吴乞买知道后命完颜宗翰送来御寨。吴乞买多次上门请教，宇文虚中才答应仕金。

从傍晚起，会宁城就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当韩昉与韩企先一前一后走进完颜宗干府邸时，斗篷上已经落满了积雪。

“这么晚了还请二位过来，实在过意不去。”宗干一边吩咐仆人为二韩扫雪，一边面带歉意地说道。

韩昉与韩企先年纪相仿，都已五十出头。韩昉个头较矮，微胖；韩企先身材高大，显得极有精神。

韩企先兴致勃勃道：“不晚，不晚。下官还在与公美弈棋，听说勃极烈召见，棋盘一推就来了。”韩昉表字公美。

韩昉微微一笑道：“勃极烈有所不知，国公的棋势已是山穷水尽，是勃极烈救了国公。”韩企先在天会七年就被封为了楚国公，所以韩昉以国公相称。

金人不像宋人，交往中有那么多规矩，即便像完颜宗干这样位极人臣的勃极烈一般场合也很随意。宗干笑了笑，忙招呼仆人献茶。

正在说笑，宇文虚中也披着斗篷来了。

室外雪花飘飞，府邸内却热气腾腾，客厅中央一大盆炭火烧得正旺。宗干府用的是上乘乌冈白炭，火力强，时间久。宗干有一妻二妾，妻徒单氏是个很贤惠的女人，不用吩咐便指使仆人弄菜温酒，不一会就端上了桌子。

“几位先生请。”宗干道。

对于生长在北国的人们，雪天围着火炉喝酒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不过，韩昉、韩企先和宇文虚中心里清楚，宗干今晚将他们请进府第绝不是为了喝酒。尤其韩昉和韩企先早已仕金，大金国的命运与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他们跟所有金人一样关注着大金国的未来。他们猜测，宗干今晚请他们过来一定与大金国的命运有关。

当徒单氏斟过第三杯酒后，宗干挥挥手，徒单氏搁下酒壶，冲客人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客厅。

“今夜请几位先生过来，是有一些事情想听听几位先生的意见。”

三人放下酒盅，道：“勃极烈请讲。”

宗干道：“新皇刚刚登基，万民瞩目，这千头万绪之中，几位先生以为哪些事属于急办，哪些事属于缓办，哪些事情先办，哪些事情后办？”

韩昉、韩企先、宇文虚中三人相视一眼，韩企先道：“勃极烈跟随先皇辅政十余年，肯定早有主张。”

宗干笑道：“先生有所不知，太祖在世时就曾说过，宗干优柔，遇事难决。”

韩昉笑道：“依照宋人的说法，优柔是一种美德。《国语》有言，‘布宪施舍於百姓，故谓之嬴乱（一种动听的音律），所以优柔容民。’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叔通兄，我说得没错吧？”宇文虚中表字叔通。

宇文虚中莞尔道："谁人不知韩尚书满腹经纶？"

韩昉哈哈大笑："宇文先生谬奖。"

宇文虚中继而又来了一句："不过，优柔尚可，但不能寡断。汉人祖先有句老话，叫作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宗干连连点头："正是，正是。今日就是请几位先生帮宗干决断一二。"

无论是仕金的辽人，还是仕金的宋人，都对宗干的评价颇好。一来他不像宗翰那样威势逼人，二来也不像宗磐那样刻薄尖酸。仕金的辽人及仕金的宋人，一般都不愿与宗翰和宗磐交往。尤其是读书人，对他俩是敬而远之。宗干则不同，他总是静静地倾听对方的言谈，直到对方表达完了，他才耐心地予以解答。

在座的三位客人中韩企先官阶最高，如果按照宋制，他位列宰执。但大金国是勃极烈制，三省只是个摆设。最早的三省及枢密院设在广宁（辽宁盘山县），后来迁至燕京，而大金国的首府却在会宁，三省及枢密院只不过是一个安排辽人、宋人仕金的去处。直到上一年，也就是天会十一年，吴乞买才将设在燕京的三省及枢密院的部分官员召至上京。

韩企先道："依下官看来，当前要务是改革官制。官制不妥，才造成责权不明，政令不畅。"

宗干道："确实如国公所言，改革官制属于要务。先帝在世时就曾下诏要改，结果阻力太大，最后不了了之。"

韩昉道："先帝有顾忌。"

宗干叹道："是啊，先帝的顾忌太多。"

先帝的最大顾忌来自于皇室宗亲。大金以战立国，猛安谋克制以及勃极烈制都是战时的产物。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皇室宗亲既是猛安谋克，又是一方诸侯。改革官制，首先改的便是他们。你要从他们手中剥夺权力，他们自然一百个不甘心。两年前，就因为皇室宗亲激烈反对，吴乞买才不得不将官制改革搁置下来。

韩昉继续道："可如今，新皇也有新皇的便利。"

宗干问道："何谓新皇的便利？"

韩昉道："新皇的便利就是无所顾忌。"

韩企先道："公美言之有理，既是新皇登基，就应该开创新气象。"

宗干犹豫道："可新皇冲弱，难以独当大局。"

这也正是眼下政局的难点。新皇虽已继位，但毕竟才十六岁，在很多战功卓著的皇室宗亲眼里，他还是当年的小合剌（完颜亶的女真名）。就说先帝驾崩后的禁酒令，就有人置若罔闻。想当年太祖皇帝驾崩时，先帝即位后一纸诏书，别说在会宁府，即使最偏远的乡村也一片肃然。

宗干将目光转向宇文虚中："国师有何高见？"

国师并非官职。金人信佛，京城高僧多称国师。宗干对宇文虚中以国师相称，是对他的尊重。宇文虚中从得到宗干的邀请起也一直在紧张地思索，他清楚今晚将非同寻常。听过宗干的言语，宇文虚中渐渐有了主张，他清了一下嗓子道："下官以为，新皇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变易官制，而是封赏勋臣。"

韩昉、韩企先以及完颜宗干都静静地看着宇文虚中。

"而且，下官以为要封赏的第一人便是都元帅。"宇文虚中继续道。

韩企先问道："封赏都元帅？如何封赏？"

宇文虚中道："都元帅征战三十余年，劳苦功高，至少应该位于三公之列。"

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按宋、辽体制，属国朝最高官职。宗干是何等精明，顿时悟出了宇文虚中的深意，点头道："嗯，国师的主意不错！"

宇文虚中望着宗干道："都元帅除了晋升三公之列，还应敕封王爵。"

“对对对，都元帅早就应该敕封王爵了。”宗干端起酒盅，“来，为国师的良策将这盅酒干了。”

搁下酒盅，宇文虚中又道：“眼下都元帅还在京城，如果加封得快，就没有必要再回西京了。”

宗干呵呵一笑道：“自家正在犯愁，年前，先皇将都元帅留在了御寨，如今大丧已毕，实在找不出什么由头来挽留都元帅。”

韩企先与韩昉先是一愣，继而省悟过来，两人对视一眼。

年前，吴乞买将完颜宗翰从西京召回来商议伐宋，临了却任命完颜昌、完颜宗弼领兵出征。吴乞买对宗翰说，朕病了，身边少个说话的人儿，你就留下来陪陪朕。这一陪就是半年，完颜宗翰再也没有离开上京。对于吴乞买挽留宗翰，上京有各种议论，宇文虚中认为，将完颜宗翰留在会宁，这是病入膏肓的吴乞买在安排后事。完颜宗翰权势过大，吴乞买担心自己死后新皇无法驾驭。

“国师之策，两位先生以为如何？”宗干看着韩企先与韩昉。

韩企先与韩昉熟读经史，清楚宇文虚中建议对完颜宗翰加官晋爵的真实目的。所谓封赏即是剥夺宗翰的兵权，将其困于会宁。

对于完颜宗翰，韩企先与韩昉没有成见，相反，他们倒认为目前统领大金国兵马，完颜宗翰仍是最佳人选。尤其是韩企先，这些年供职中书省，与宗翰多有交往，他虽是降臣，可完颜宗翰从不另眼相待，两人的关系颇不一般。只是如今，朝中大权已为完颜宗干掌握，自然容不得拥有大金半壁江山的完颜宗翰。想当年，大辽不也是这样么？北府宰相萧兀纳是何等忠诚，曾冒死保护耶律延禧，并在朝堂上力主以耶律延禧为嗣。可是，萧兀纳权柄太重，待到耶律延禧登基，立即官升萧兀纳为太傅，名义上是礼尊萧兀纳，实际上是将其逐出权力中心。

“新帝继位，应该封赏天下。”事已至此，韩企先不可能表示异议，“不过，加封都元帅，勃极烈也得加封。”

宗干将手一摆道：“自家的功劳怎么能跟都元帅相比？”

韩昉跟韩企先一样，只能附和宇文虚中的意见：“国公说得对，既

是加封都元帅，勃极烈也不必推辞。依下官看来，勃极烈应为三公之首。”

宗干继续摆手：“如果奏请圣上恩准加封三公，太师之位应该属于蒲鲁虎。如今他是忽鲁勃极烈。”

按勃极烈排序，谙班勃极烈为储君，忽鲁勃极烈为国相，国论勃极烈与移赉勃极烈排位第三和第四，为忽鲁勃极烈的左右助手，相当于执政。

韩企先和韩昉不吱声了。

宇文虚中知道韩企先、韩昉与宗翰的关系微妙，可他更深知眼下当政者是完颜宗干，他只能讨宗干喜欢，又道：“既是天子封赏，就得昭告天下，使四海通晓，人人尽知，百官朝贺，万民景仰。”

宗干连连点头：“那是自然。”

从宗干府邸出来，韩企先揶揄宇文虚中道：“国师好计谋啊！”

宇文虚中呵呵一笑，回敬道：“此处不是西京！”

闻言，韩企先和韩昉无话可答，低头匆匆踏雪而去。

数日后，新皇完颜亶颁布恩命：

擢拔蒲鲁虎为太师，封宋国王；斡本为太傅，封梁国王；黏没喝（完颜宗翰女真名）为太保，封晋国王。自即日起，国政由太师蒲鲁虎、太傅斡本、太保黏没喝共同主持。

听到这里，完颜宗翰不禁头顶响个炸雷：位列三公、共领三省事，也就是说自己不可能再回西京了？接下来诏书里还说了什么，他一个字也没有听清。

对于手握重兵的完颜宗翰而言，御寨是什么？御寨是囚笼！是囚笼！是囚笼！直到诏书宣读完毕，他仍然两眼空空。

宣诏官道：“皇上口谕，都元帅黏没喝就不必回元帅府了，留在御寨与太师、太傅一起处理政务。”

完颜宗翰打个愣怔，猛然醒悟过来。老郎主刚刚过世，朝中一班小人就向自己下手了！他有如万箭穿心，想发怒却又找不出理由。

就在这时，完颜宗磐快步走出班列道："我蒲鲁虎何德何能，竟封为太师！乞望皇上收回成命！"

紧接着，完颜宗干也走出班列谢辞。

这是规矩。这种规矩无论大宋还是大金都一样，对于皇上的封赏都要谢辞，谢辞得越坚决越诚恳越显得忠诚。

完颜亶没有开口说话，大殿里依然一片沉寂。完颜宗翰知道，现在所有的目光都看着自己。

这是一个阴谋。不，是一场阴谋的开始。刹那间宗翰想起了天会八年那个春日，为了将小合剌立为皇储，他不惜开罪吴乞买父子，在乾元殿前一连守候了四天。现在，小合剌坐上了郎主之位，便开始改朝换代。完颜宗翰的心在流血，记起了汉人书籍上的一句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大殿里已经有了窃窃私议声，宗翰这才强忍着悲愤走出班列，然而，话一出口引来一片惊愕："臣黏没喝不要封赏，请皇上免去都元帅之职。"

片刻的沉寂后，高高在上的新皇发话了："黏没喝，朕今日赏你，你却这样说话，是嫌恩赏太薄了吗？"这是一个孩子的声音，既不洪亮也不浑厚，却如奇寒扑面，历经千生万死的完颜宗翰竟一时愣住了。

"朕念你征战半生，多有勋劳，现在年事渐高，留在京城与太师、太傅一起享受太平，有何不妥？"

宗翰抑制着悲愤道："皇上，臣并非嫌恩赏太薄，臣只是觉得，这……都元帅之职还是另择他人……"

"好啦黏没喝，这都元帅还是非你莫属。论公，你是朕的股肱大臣；论私，你是朕的皇叔，无论于公于私，朕都不忍心再让你亲冒锋镝，鞍马劳顿。"完颜亶的一席话，可谓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说得完颜宗翰瞠目结舌。

朝会一散，宗翰任谁打招呼也不理，绷着脸走出乾元殿。到家脸色黧黑，一头扎进书房。宗翰的女人很多，有破辽时太祖帝赏赐的，有征战中掳掠的，单是攻破开封，宗翰就掳回了近百名女子。这些女子有的侍寝，有的只能干一些粗活。所有的女子都十分怕他，包括他的正妻唐括氏，只要他的神色一变，一个个噤若寒蝉。此时，见宗翰两眼喷火，女人们都远远地躲开。

下午，唐括氏轻轻推门进来道："高总管来了。"

高总管即西京留守兼西京路兵马总管高庆裔。宗翰站起身摇晃了一下，但他很快稳住，大踏步走出书房，来到前厅。

"你怎么还没有走？"宗翰问高庆裔。高庆裔是奉召回京参加新皇登基大典和先皇葬礼的，先皇葬礼已毕，他应该返回大同。

"小将想留下来跟都元帅一块走。"高庆裔答道。

宗翰一声苦笑道："你看自家现在还走得了吗？"

高庆裔道："都元帅升任太保，可都元帅之职未免，如何走不得？"

"新皇口谕，要自家留在御寨与蒲鲁虎、斡本处理国务。"

"他们不让都元帅走，都元帅就不走了？依小将看来，都元帅不仅要走，而且要马上就走。"

宗翰兀自摇头。

"只要都元帅铁心想走，小将这就去布置。"

宗翰"哦"一声，惊奇地看着高庆裔。

高庆裔压低声音道："小将悄悄从西京调来了五千精骑，昨日已抵达城外。"

宗翰哭笑不得："好你个高庆裔！没有你这五千兵马，自家兴许还能走，有了你这五千兵马，自家就是想走也不能走了！"

高庆裔一脸迷惘。

“你想啊，你从西京调来了兵马，御寨能没有防备吗？”

高庆裔不以为然道：“御寨不过两万兵马，他们防得住自家们吗？小将有五千人马，右监军还有部分人马。自家们都是骁骑，久经战阵。”高庆裔说的右监军即完颜希尹。

正说间，完颜希尹来了。身任元帅右监军兼北京路兵马总管的完颜希尹跟高庆裔一样，也是回到上京参加新皇登基庆典和先帝葬礼的，可不知为什么，他也没有及时返回大定府。

“都元帅，可喜可贺呀！”希尹学着汉人礼仪，朝宗翰拱手。

“自家有什么喜事？”宗翰一脸迷惘。

希尹道：“都元帅晋升太保，这难道不是喜事么？”

高庆裔急匆匆地问完颜希尹：“右监军手下有多少兵马？”

“高总管问这做什么？”希尹不大瞧得起高庆裔，只是碍于宗翰的面子保持着几分客气。外地军政大员进京，除非朝廷颁旨，只能带随身亲兵。像都元帅宗翰，随身亲兵也只有一谋克（约100人）。希尹是右监军，亲兵更少。高庆裔的询问是一件犯忌的事情。

高庆裔答道：“自家们护送都元帅回西京。”

希尹扭头问宗翰道：“回西京？当真？”

宗翰苦笑着朝高庆裔努努嘴：“这是他的主意。自家们要是回了西京，岂不正好给别人落下把柄？”

希尹点头道：“都元帅这话有理。眼下如若是返回西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会大做文章。”

“还是谷神（完颜希尹的女真名）说得有道理，自家们哪儿也不去。”顿了一会儿，宗翰又道，“为今之计，最好把都元帅辞了。”

闻言，高庆裔大惊失色：“都元帅，万万不可！”

“有何不可？”宗翰沉着脸问。

高庆裔几乎是嘶喊一般："若是辞了都元帅，自家们就成为别人砧板上的肉了！"

宗翰对高庆裔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自家要是辞了都元帅，有些人也就心安了。"

"都元帅，你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都元帅心善，以大金为重，可有些人并不这样，去年的铁山遇刺就是明证。"高庆裔回头朝希尹道，"右监军，快劝劝都元帅！"

完颜希尹心底五味杂陈。高庆裔说得也有道理，朝廷设立三公，主要目的就是削除都元帅的兵权。如今摆在都元帅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御寨，一条是出走西京。出走西京意味着大金国陷入动乱，同是完颜子孙的完颜希尹当然不愿意看到大金国分崩离析。可留在御寨，意味着都元帅成为虚衔，管不了一兵一卒和一城一地……

"高总管，"完颜希尹按捺着心头的悲怆，用低缓的声音道，"是走是留，还是听都元帅的吧，都元帅思虑得比你我周全。"

"都元帅……"

"别说了！"

高庆裔愣愣地看着脸色如铁的完颜宗翰。良久，低下头颅。他还能说什么呢？一切规劝都是多余。高庆裔只觉心底发堵，不由得长叹一声。

公元1115年，金太祖阿骨打创建大金国，将会宁府更名为上京，至今已立国二十二载。会宁建起了巍峨的皇城，但金人很少称上京，总是习惯性地称这儿为御寨，或者皇帝寨。

会宁府坐落在张广才岭西麓松峰山脚。松峰山海拔不高，但山势险峻，洞穴密布。在松峰山南侧，有一眼清冽的山泉，顺山势迤逦而下，于山脚处汇成一泓溪流，这就是按出虎水的源头。在女真语中，"按出虎"即是金。大金开国，其名就源自"按出虎"。

起初，这儿并没有城池，在百年之前，甚至没有房舍。从献祖起，开始茅室蓬户，定居在了按出虎水之侧。到了太祖阿骨打时期，民居越

来越多，渐成规模。大规模建城是吴乞买继位以后。新城仿照唐式，采用夯土法。城墙高大，外有护城河。新城又叫南城，或叫皇城，勃极烈和完颜部落的重要成员都居住于此。与新城相对的是北城，北城主要是居民区和商业区。

完颜宗磐的府邸在新城无人可比，就是都元帅完颜宗翰的府邸，也没有完颜宗磐的府邸宏大气派。这是因为，完颜宗磐是吴乞买的嫡长子。按照宋、辽的皇权继承制度，完颜宗磐是大金国的太子。遗憾的是在大金国早期，国家的承袭制度是兄终弟及。

就在晋升为太傅的当天晚上，完颜宗磐独自一人在府中喝闷酒，侍妾赵玉盘在一旁把盏。赵玉盘是宋帝赵佶的长女，开封城破被金人掳至会宁，后被完颜宗磐看中，纳为侍妾。赵玉盘三十出头，肤色白皙，体态丰腴，加上知书识礼，性格温柔，深受完颜宗磐的喜爱。吴乞买死后，完颜宗磐经常酒一喝多就对赵玉盘嚷嚷，说你那皇帝爹爹被自家们掳来了，可自家当皇帝的爹爹也死了，我和你两清了。

“听人说郎君做了大官，为何还郁郁不乐？”当完颜宗磐将一壶苏合香酒饮下大半后，赵玉盘委婉地问。

“什么大官，用你们汉人的话说，那是虚职。”

“虚职？”

完颜宗磐告诉赵玉盘，他虽然贵为太师，但斡本是当今皇上的伯父，他这个太师怎么能与皇上的伯父相比？

“皇上当庭宣旨，斡本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你知道这是什么？”宗磐不待赵玉盘回答，嚷道，“这就是优渥。”

自幼在皇宫里长大的赵玉盘清楚皇权的无情与血腥，遂劝道：“虚职也好，实权也罢，郎君落个快活就好。”

完颜宗磐又饮一口酒，狠狠一墩酒盅道：“都怪黏没喝那厮，不然自家怎么会如此窝囊？！”

提起完颜宗翰，赵玉盘的心也在滴血。当年如若不是这该死的粘罕（汉人对宗翰的称呼），开封岂会陷落？太上皇、太后、皇兄、皇后、

众多娘娘以及姐妹兄弟，怎么会坠入这人间地狱？

完颜宗磐没有觉察到赵玉盘的悲愤，自顾自道："有朝一日，自家要让黏没喝那厮碎尸万段！"

大金立国之初，仍然遵循着本部落权力传承习俗。太祖阿骨打是从大哥乌雅束手中接过王位的。再往前，阿骨打的爹爹劾里钵将王位传给了弟弟颇剌淑，颇剌淑又将王位传给了弟弟盈歌。盈歌死后，并没有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完颜昌，而是重新交给了劾里钵的嫡长子乌雅束。太祖阿骨打死后，自然将皇位传给了四弟吴乞买。本来，谙班勃极烈是吴乞买的五弟完颜杲，不想完颜杲英年早逝。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皇储无人，谙班勃极烈出现真空。

按照惯例，吴乞买应该将皇位重新交还给阿骨打的嫡子。问题是，辽、宋两国父传子继的皇位嗣承制度已经对大金国产生了影响。

最希望改变大金国皇位传承制度的自然是完颜宗磐，他是吴乞买的嫡长子，仪表伟岸，文武兼备，只是性格略显张扬。吴乞买继位后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委于国论忽鲁勃极烈重任。在谙班勃极烈出现空缺的日子里，完颜宗磐的野心开始疯长。

他先找到母后唐括氏，诉说辽、宋两国如何传承皇位，然后由唐括氏去做吴乞买的工作。事实证明，唐括氏的工作卓有成效，不然，谙班勃极烈绝不会空缺两年。

对于宗磐而言，空缺是一件好事。在空缺的日子里，完颜宗磐的势力越来越大，空缺得越久，越有利于宗磐。然而，天会十年，都元帅完颜宗翰终止了宗磐的梦想。

那是四月的一天，完颜宗翰从大同匆匆返回上京。第二天早朝，完颜宗翰突然启奏："皇上，臣这次从西京赶回御寨，是有一件大事要请皇上定夺。"

"什么大事？"吴乞买问。

"请皇上早日立储。"

对于一个国家，建储是一等一的大事，乾元殿内顿时寂然无声。

半晌，吴乞买讷讷道："都元帅说得是，自打谙班勃极烈病逝后，皇储就一直空缺……都元帅以为当立何人？"

"臣以为，当立太祖皇帝的嫡孙合剌。"

吴乞买只是微微皱了一下双眉，没有马上答复。

唐括氏时常在吴乞买耳边嘀咕，日子久了，他难免不动心思。再说辽、宋两国的皇权均为父子传承，一些归降的辽、宋大臣也不断地在吴乞买面前进言。问题是大金国有勃极烈制，勃极烈合议制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制约着吴乞买确立储君的权力。

此时完颜宗磐忍不住了，出班道："完颜亶如今才十三岁，我大金国立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孩儿为储君，这不是惹人笑话吗？"

宗翰冷冷地回了一句："立皇储要看年纪，祖上有这条规矩么？"

宗磐愣怔了一下，说话也不顺了："祖上……虽然没有这条规矩……可万一皇上有什么不测，一个十三岁的孩儿怎么能够统领大金儿郎？"

宗翰乜了一眼完颜宗磐，口吻依然森冷："皇上身子强健，且正值壮年，哪会有什么不测？蒲鲁虎，你是在诅咒皇上么？"

宗磐愤怒了："黏没喝，你……你这是拿大金国的江山当儿戏！"

宗翰正色道："一派胡言！本元帅这样做，正是为了祖宗基业万世永存！"

"黏没喝，"宗磐脸膛一下子涨得紫红，"不要以为手中握有兵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这跟逼宫有什么两样？！"

"逼宫？我这是逼宫吗？"宗翰面向吴乞买，朗声道，"皇上，我是大金国的移赉勃极烈，事关国运兴衰，身为移赉勃极烈不得不说。皇储为一国之根本，册立皇储不可背离祖制。我大金之所以代代兴旺，首先就在于祖宗之法上应天道，下合人心。完颜亶贵为太祖皇帝嫡长孙，自幼读书习武，胸有大志，为人贤良，如果皇上再加以调教，将会是一代明君。"

吴乞买一直没有说话，完颜宗翰在殿堂之上为立储发难，使他不禁思绪万端。当年修筑新城，吴乞买挪用了军费，硬是被完颜宗翰逼迫当众认错，且象征性地施予了鞭刑。完颜宗翰在朕面前如此大胆，若朕他日宾天，朝中何人能制？

吴乞买见众臣把目光投向自己，遂按下翻滚的思绪，目光从宗室大臣们的脸上一一扫过缓缓道："适才都元帅建议册立完颜亶为大金国皇储，众位意下如何？"

司空完颜蒲家奴出班道："启奏皇上，臣以为都元帅所言极是，请皇上恩准。"完颜蒲家奴是三叔劾孙的儿子，战功卓著。蒲家奴出面奏请，将影响其他宗室大臣的态度。

果然，尚书右丞完颜勖走出班列道："皇上，臣亦赞同都元帅的提议。"完颜勖是五叔盈歌的次子，国人呼为秀才，是大金国少有的文人。

宣徽使完颜宗叙也道："皇上，都元帅倡议建储，臣以为是对大金国的一片忠诚。"完颜宗叙是吴乞买的亲侄，年纪不大，但颇有人望。

接下来，完颜晏本、完颜撒八、完颜够英、完颜宗雄等人紧跟着纷纷进言，储君非完颜亶莫属。

在立储上，汉人官员集体保持着沉默，积极应和的全是女真权贵。对于这些女真权贵而言，维护的不仅仅是皇位的兄终弟及，而是祖宗之法。

吴乞买是何等精明？这些宗室大臣的那点心思他清清楚楚。册立嗣君不过是一个幌子，包括完颜宗翰，其核心是维护祖制。只要勃极烈制度在，他这个皇上就必须忍让、克制、收敛，而这些宗室大臣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静默片刻，吴乞买爽朗一笑道："朕岂能不知都元帅肝胆谋国？包括你们都是一心为了江山社稷。传旨，赐都元帅白银千两、锦帛百段、骏马十匹，以示褒奖。"

完颜宗翰再次走出班列，大声道："奖赏臣就不要了，望皇上恩准臣的奏请。"

蒲家奴、完颜勖、完颜宗叙、完颜晏本等人齐声道："是啊皇上，快恩准都元帅的奏请吧！"

吴乞买突然敛起笑容，面容凝重威严道："册立皇储，事体重大，不得轻率。今日就议到这里，都退下吧！"

待臣工们退出乾元殿后，完颜宗磐对吴乞买道："爹爹，黏没喝是在串通朝中大臣，抢夺皇权……"

"你也退下。"吴乞买断然道。

宗磐急切道："他黏没喝凭什么在爹爹面前撒野，还不是倚仗他执掌军权？朝中不少人在说，什么元帅府，分明是西朝廷……"

吴乞买勃然大怒，大喝一声："退下！"

事情到这里没有结束，就从那日起，接下来每天上午，完颜宗翰便来到乾元殿前坐等答复。第三天，蒲家奴、完颜勖加入进来。到了第四天，聚集在乾元殿前的宗室大臣达到三十多人。

吴乞买既不见人，也不允许他人觐见，没人知道在这几天里他想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天里吴乞买思绪翻腾，彻夜难眠。到了第五天，登上御座的吴乞买双眼浮肿，印堂灰暗。内侍在一旁宣旨——

诏命皇太孙合剌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尔为太祖嫡孙，故命尔为谙班勃极烈，其无自谓冲幼，狎于童戏，惟敬厥德。钦此。

在短暂的愣怔之后，宗翰、蒲家奴、完颜勖、完颜宗叙、完颜晏本、完颜撒八等所有宗室大臣都笑逐颜开："皇上圣明。"

对于宗磐，那一瞬间仿佛天塌地陷。

完颜宗磐与完颜昌一样，爹爹做了皇帝，儿子却与皇位失之交臂。完颜昌恨不恨爹爹宗磐不知，但对完颜宗翰却是恨之入骨。

宗磐做梦都在想着如何杀死宗翰。

要杀死宗翰非常不易，因为宗翰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待在西京。西京远离会宁，而且西京又是宗翰的地盘，唯一的机会就是待宗翰回到御

寨。可回到御寨也不易下手，宗翰要么在府第要么在朝堂，无论在府第还是在朝堂都有甲士护卫。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那是冬天的一个下午，完颜宗翰要去二十多里外的大青山察看冶铁场。冶铁场隶属兵部利器署，陪同宗翰前去冶铁场的除了利器署令和兵部侍郎，仅有一小队亲兵。宗磐探听到这一机密后迅速召来心腹完颜枭，命他率领数十名禁卫于半途设伏。

起初一切进展顺利，完颜宗翰果然在冶铁场吃过晚饭返回京城。那天刚下过一场大雪，满山遍野白皑皑一片。两拨箭雨便射杀了完颜宗翰的大半亲兵，没有毙命的也射中战马，跌落马下。完颜枭按照完颜宗磐的指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正指挥禁卫挨个儿察看时，突然遭致大股金兵突袭，数十名禁卫连同完颜枭都成了箭下之鬼。

后来宗磐得知，秘密保护完颜宗翰的是武卫军，武卫军都指挥使完颜宗铁与完颜宗干十分亲密，毫无疑问，保护完颜宗翰的指令来自完颜宗干。而完颜宗翰，则因为跌落坎下躲过了一劫。

对于完颜宗干，宗磐暂时还不能翻脸。这不仅仅宗干是小合剌的伯父，而是在扳倒完颜宗翰之前，宗磐不想有第二个敌人。何况他与宗干之间，暂时还没有深仇大恨。现在不同了。现在，随着完颜亶坐上帝位，朝政落入了宗干囊中。他完颜宗磐既要对付黏没喝，又要预防斡本。

完颜宗磐并不是一个缺少心眼的蛮汉。进封太师的他不仅没有了趾高气扬，而且变得温文尔雅。见谁都笑着脸打招呼，如果是长辈还停下脚步立在路旁礼让对方先行，在朝堂上陈述己见也不像过去那样目空一切。

这天，宗磐刚回到府邸，门人来报说讹鲁观来了。讹鲁观，汉名完颜宗隽，是阿骨打的第六子，与次子完颜宗望为纥石烈氏所生。由于宗磐与宗隽年龄相差较大，平日里往来不多，宗磐只知道他在军中任职。

“快请进。”宗磐吩咐门人。

完颜宗隽承继了纥石烈氏的血统，身材魁梧，长相英俊。宗磐热情洋溢地说道：“六弟呀，你是出落得越来越像太祖爷了！”

宗隽脸膛一红道："大阿哥，你又在取笑自家。"在完颜家宗字辈中，年纪最长者应是宗翰。只因为宗磐曾经是皇长子，所以宗字辈中但凡比他小的人，多尊称他为大阿哥。

"自家怎么是取笑你呢？你们哥几个，就你和斡离不最像太祖爷。"斡离不即完颜宗望。

宗磐这话说得不差。论长相，宗干个头显矮，宗峻身子偏瘦，而宗弼又是一脸横肉，唯独宗望和宗隽有如山中白桦，俊俏挺拔。

"取酒来，"宗磐吩咐道，"六弟是贵客，自家今日要和六弟对饮几杯。"

不一会，仆人们就将酒菜摆上了餐桌。女真人喜酒，有钱有势的女真贵族自己家里都有酒坊。以前女真人喝的多是糜酒，糜是高粱，糜酒也就是高粱酒。高粱酒性烈，史书记载，女真人醉酒后必须紧缚双手，不然会乘醉杀人。伐宋以后，金兵既掳掠了宋人的美酒，也掌握了宋人的制酒之法，酒浆不再性烈，而且口感极佳。今日宗磐招待宗隽的就是一种芳香扑鼻的桂花酒。

"六弟现在军中担任何职？"宗磐问道。

宗隽答道："天德军兵马钤辖。"

"行啊！自家记得不错的话，六弟才二十四岁。二十四岁就是正六品的兵马钤辖了！"

宗隽的脸又红了："大阿哥又取笑自家了，谁不知大阿哥二十出头就已经是副元帅了！"

宗磐哈哈一笑，用略带骄傲的口吻说："这话倒是不假。伐辽取中京，你五叔是元帅，自家和你家大哥，还有黏没喝，都是副元帅。"宗磐所说的五叔即劾里钵第五子完颜杲。

也许是酒的缘故，宗磐谈兴渐浓，再一次讲起了当年伐辽。天祚帝一败再败，上书乞降，宗磐奉命率领大军直取中京，结果在南郊中了奚王回离保的埋伏。情势危若累卵，宗磐奋力死战。那一仗直杀得尸如山积，血流成河。宗磐不仅率兵杀出了重围，还大破辽军。

“奚王接连向自家放了三箭，自家马快，腾空一跃，弯刀直劈奚王天庭。”宗磐讲得眉飞色舞。

“大阿哥实在神勇无敌！”宗隽一副聚精会神样子，认认真真听完宗磐讲过无数遍的中京城下刀劈奚王回离保。

“来，喝酒喝酒。”宗磐拎起酒壶，又各斟一盅。

过去，女真人喝酒都是用碗，或者木瓢。自兴兵伐辽以来，酒具也越来越精致，如今像宗磐这样的女真权贵，用的都是官窑瓷器。

“大阿哥，讹鲁观今日来是有一事相求。”宗隽言辞恳切道。

“说吧，只要是自家能够办到的。”宗磐一直在猜测讹鲁观找他的原因，在太祖的子孙中发展盟友，是宗磐求之不得的事情。

“讹鲁观不想在丰州待了。”宗隽道。丰州即天德军军治，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附近。也是，丰州太远，也太过荒凉。不过，宗磐就闹不懂了，讹鲁观为什么不找大哥宗干而来找他？

宗隽生怕宗磐推辞，愤愤道：“自家跟斡本说了，斡本不但不同意，还把自家好一顿训斥。”

“这是为什么？”宗磐好奇地问。

宗隽很是不满：“斡本说自家贪图安逸，还说宋帝老儿就是贪图安逸才丢了天下的。”

宗磐不满地道：“斡本也是，自家兄弟怎么能这样说话？”

宗隽苦着脸说：“大阿哥，讹鲁观不想在丰州待，并不是因为丰州太苦。”

“我知道，六弟是只虎，不是猫。”

宗隽气愤起来：“讹鲁观只是不想由一个辽人管束。”

宗磐愣一下，顿时想起天德军隶属西京路，宗隽这个天德军兵马钤辖归属西京路兵马总管府，而西京路兵马总管则是前辽降将高庆裔。

宗隽气呼呼地搁下酒盅道："爹爹和阿叔们疆场拼杀，打下偌大一片江山，不就是为了让自家们的儿孙们坐天下的吗？"

"可不是？"宗磐应和道，"自家们的儿孙不能坐天下，爹爹和阿叔们的在天之灵都不会答应。"

"大阿哥，你这话说到自家心里去了。"宗隽终于找到了知音，又干一盅酒道，"想想咱们完颜家族为了建立大金国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哪！如今大金国建立了，渤海人服了自家，辽人服了自家，西夏人服了自家，就连宋帝老儿都成了自家们的阶下囚。大阿哥你说，他高庆裔凭什么还骑在咱们完颜家的头上？"

宗磐点头道："六弟说得有理。"

"不瞒你说大阿哥，自家看见那高庆裔那厮就心底来气。"宗隽恨得咬牙。

宗磐想一想，缓缓道："高庆裔目前有黏没喝护着。"

提到都元帅宗隽不吭声了。毕竟，在宗隽这些年轻人眼里，完颜宗翰就像一尊天神，具有震慑心魄的威望。

宗磐将酒盅一墩："六弟放心，这你的事包在自家身上。来，倒酒。"

送走宗隽，宗磐陷入了沉思。应该说宗隽提醒了他，黏没喝虽然离开了西京，但大同还有黏没喝的爪牙。要将黏没喝彻底扳倒，须得将他的爪牙收拾干净。要收拾完颜宗翰和他的爪牙，必须与宗干联手。

对于宗干，宗磐虽无大仇，但有成见。父皇在世时过于信赖宗干，很多事情不使唤他这个嫡长子，而是交与宗干去办。立皇储，带头出面的是宗翰，背后则有宗干的影子。铁山行刺，宗干居然秘密调派武卫军使他功亏一篑。

加强联手的第一步就是要加强往来。做了十五年皇长子的宗磐已有十五年没有进过宗干府了。当宗磐在一天傍晚走进宗干府时，很多仆人都不认识他，就连徒单氏也呆怔片刻，仰着头将信将疑地问："这不是……蒲鲁虎吗？"

宗磐笑着道："阿嫂好记性！自家就是蒲鲁虎。"

徒单氏不好意思起来："你如今都是太师了，阿嫂应该叫你的官名才是。"

"哪里哪里，在阿嫂眼里，蒲鲁虎就是蒲鲁虎。"宗干比宗磐年长六岁。宗干成亲时，宗磐是伴郎。

宗磐一边说一边进入府内，宗干听见宗磐的声音，赶紧从书房出来迎接道："今日是什么风把太师给吹来了？"

宗磐哈哈笑着："自家兄弟，用得着称太师吗？"

宗干也微微一笑，将宗磐请进书房。

在府中置一所书房也是学习汉人的结果，过去女真人家中没有书房。宗干跟希尹一样酷爱汉人典籍，墙边一排好几个大书架。

徒单氏献过茶出去了，书房里静了下来。应该说，自打完颜亶立为皇储起，宗干就没少受宗磐的气。在朝堂上，宗磐经常截断他的话头，或者拒绝他的奏请，宗干始终表现得平平静静。

宗磐望着宗干，忽然扑哧一笑。宗干有些奇怪，问道："为何发笑？"

宗磐道："自家想起那年乳峰山围猎。有蝇果、有兀术，领头的是五叔公。遇上雪崩，困在了乳峰山脚，一连五天五夜。后来没有了食物，大伙儿饿得奄奄一息。是斡本兄爬出雪窖射杀了一只罕达犴，才使大家伙免于饿死。"

宗干笑说："你的记性真好。"

宗磐道："斡本兄救过大伙儿，这种事怎么会忘记呢？"

宗干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是汉人的老话。"

宗磐连连点头："正是，正是。"

"斡本兄，自家今晚来是有一事相商。"闲聊几句，宗磐把话引向正

题。

“请说。”

“自家想奏请皇上擢升讹鲁观的官职。”

宗干愣了一愣：“他找过你了？”

“是的。”

宗干道：“他也跟我提过。”

“斡本兄，那高庆裔一个前辽降将，官至西京留守、兵马总管，自家兄弟凭什么在人家手里做一个钤辖？”

这话很有说服力，宗干沉吟了一会儿问：“你认为讹鲁观可以除授何职？”

宗磐毫不犹疑：“东京留守。”

东京即辽阳，如今算不得重镇，主要是镇抚高丽。宗干想了想，点头道：“也行。”

见宗干很快就同意了自己的提议，宗磐十分高兴：“斡本兄，还有一事不知当说不当说。”

宗干笑道：“你如今是太师、尚书令，大金除了皇上就是你了，有什么当说不当说的。”

“斡本兄，自家以为高庆裔放在西京不好，谁知道他跟自家们是不是一个心思？想当年那个耶律余睹，太祖皇帝是何等器重，官至元帅右监军，后来还不是反了？”

这件事宗干已经同韩昉、韩企先以及宇文虚中商讨过几次了，将宗翰限制在上京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剪除宗翰的党羽。当然，这件事还属于最高机密，不能有丝毫走漏，包括名为太师、尚书令的完颜宗磐，也必须隐瞒。

“是啊，耶律余睹乃前车之鉴。”宗干含混其词回道。

不久，完颜宗隽升任东京留守。几个月后，宗翰的两名重要心腹——高庆裔与萧庆调离西京，高庆裔升尚书省左丞，萧庆升尚书省右丞。而宗翰的另一名好友完颜希尹则进京升任尚书省左丞相。

金天会十四年（1136年）六月上旬，冯长宁抵达上京会宁。

为了拜见完颜宗干与完颜宗磐，冯长宁从淘沙署挑了两份厚礼。宗干的是一串产自天竺的沉香木佛珠、一轴唐代孙位的《竹林七贤图》、一方刻有“沛国魏公”的红丝砚和一帧欧阳询的《卜商帖》。宗磐的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一根玉带。然而，这两份无比珍贵的礼物，完颜宗干与完颜宗磐都坚辞不收。不收礼就意味着不会为大齐国说话，更不会为大齐国办事。

冯长宁很是沮丧。

一日，枢密院通事乌陵思谋来到馆舍，面无表情地对冯长宁道：“上国皇帝口谕，先帝当年册立刘齐，是为藩辅大金。可比年以来，齐国连年征战，累及我朝。如此屡次三番，使我大金苦无宁日。长此以往，我堂堂大金岂不是为小小刘氏藩国驱使？望齐国臣皇帝刘氏少开边衅，谨守疆域。钦此。”说完，也不寒暄，扬长而去。

冯长宁出使大金无数，乌陵思谋算是故人，故人相见，岂会是这种态度？冯长宁摸不着头脑。此次出使本是恭请上国发兵共伐江南，谁知上国竟要下国谨守疆域，少开边衅。冯长宁哭笑不得，不想就此罢休，他得弄清原委。

按照刘豫的旨意，冯长宁此行不得与都元帅走动。可是，若不与都元帅或都元帅的心腹之人走动，怎么能够获得大金的最高机密？思来想去，他决定悄悄潜出馆舍去会一会高庆裔。当年大齐立国，就是高庆裔代表朝廷宣读册文。如今大齐即将为上国抛弃，他不可能坐视不管。

对于大齐来使，大金看守不严，没费多大气力冯长宁便来到高庆裔府邸，递进名帖，被仆人引入客厅。客厅里，一班乐工正在吹箫鼓筝弹琴。冯长宁吓了一跳，歌伎演唱的是《胡笳十八拍》。高庆裔刚刚饮罢酒，双目通红，尽管摇扇女将一柄长扇摇得呼呼生风，他仍然汗水津津。

“冯长宁拜见高总管。”冯长宁毕恭毕敬道。

高庆裔将手一摆道："自家如今不是总管了，称尚书吧。"

冯长宁讪讪一笑。

高庆裔吩咐就座，有仆人前来上茶，冯长宁从藤箧里取出一件玉器道："这是一柄西周玉斧，一直来不及送到府上，请高总管笑纳。"

高庆裔看都不看一眼道："这些物件，去送太师太傅吧。"

冯长宁顿时满脸尴尬。

"你没有来咱家府上，咱家并不怪你。攀龙附凤，自古皆然。再说了，咱家府上如今也不需要你来。"高庆裔停顿一下，前倾身子问道，"既然今晚冯侍郎来了，咱家只问你一句话，都元帅待你家刘豫如何？"

"我家皇帝无一日不感恩都元帅。"

"这就对了。"高庆裔道，"没有都元帅，哪来他刘豫？"

"高总管说得极是，"冯长宁奉承道，"不但我家皇帝感激都元帅，我大齐国朝野均对都元帅感恩不尽。"

"朝野有个鸟用！关键是你家皇帝。有都元帅在，你家皇帝就在；倘若都元帅不在了，你家皇帝就是刘禅。运气好，也弄个安乐公做做，运气不好，连安乐公都不是。"高庆裔说得如此直白，冯长宁一时不知如何作答。高庆裔又问，"自家问你，倘若都元帅有难，你家皇帝可否愿意接纳？"

"都元帅……有……有难？"冯长宁一听，五内俱骇。

"直说吧，可否接纳？"

"接纳，接纳。"冯长宁不敢犹豫，也不能犹豫，"都元帅是我大齐国的恩人，都元帅有难，我家皇帝自当排解。"

高庆裔突然压低声音道："既如此，冯侍郎回去告诉你家皇帝，在大名府一带暗暗增添兵马。"

冯长宁紧张到了极点，声音发颤："为……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只管增添兵马便是。"

第二天，冯长宁给金廷上了一道辞谢的奏书，便率领使团匆匆返回了开封。

对于冯长宁的空手而归，刘豫非常不满："卿此次出使，大失朕望。江南正在秣马厉兵，上国不准兴兵，难道让朕束手待毙不成？"

冯长宁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出，哪里还敢为高庆裔传话。挥走冯长宁，刘豫召来兵马大总管刘麟、副总管刘复、行军参议罗诱以及殿前都指挥使刘猊商议应对之策。众人听说上国拒绝出兵，均面面相觑。

刘豫叹道："上国负我，但我不能负上国。上国建立大齐，是为屏藩上国。如今江南挑衅，自家们不能等闲视之。"

"臣以为要破解江南挑衅，当先发制人。"罗诱是大齐立国后的第一名科考状元。他熟读经史，颇有韬略，深受刘豫喜爱。不仅被任为元帅府行军参议，还赐了一名叫翠环的宫女为妻。罗诱出身寒微，骤然富贵，对刘豫很是感激。

"先发制人？"刘豫颇觉新奇。

"对，"罗诱点头，"兵法云，先发制人，后发人制。为今之计，只有先行兴师，方为善策。"

刘豫次子刘猊赞同道："参议说得是。打仗犹如弈棋，就应抢占先机。"

刘豫也点了点头："参议所言有理。纵观古今，以攻为守才是图存之道。只是……没有上国襄助，如何胜得了江南？"

长子刘麟道："先发制人虽合乎兵机，但儿臣以为敌强我弱，应以守为上。"

刘猊却不以为然："哥哥是大齐国兵马总管，岂能说出这等没志气的话来？"

刘豫制止刘猊道："猊儿虽然忠勇，可江南也并非全是庸才。鄂州岳飞，沉雄刚毅，多谋善战，不得不防。"

闻言，罗诱又建议道："此次兴兵，当避开襄阳。"

刘猊问道："参议以为，应该攻打何处？"

"淮西。"罗诱未加思索，"臣细察宋廷诸将，唯有淮西刘光世最为庸懦。军中虽有王德、郦琼，但主帅暗弱，难堪大用。我军若先下庐州，直逼建康，整个江南势必惊慌。"

闻言，刘豫在御座前缓缓走动。忽然，罗诱又道："臣有一计，可叫江南惊慌失措。"

刘豫停住脚步，急问："卿有何计，快快说来。"

"乔扮金兵。"罗诱轻轻吐出四个字。

第四章　张浚督师

按照都督府的命令，刘光世的左护军应北上庐州。然而到了七月下旬，刘光世除了派王德率三千人马抵达庐州外，他本人连同五万大军仍赖在当涂。枢密院再三催促，刘光世总是以各种借口推辞。当涂是太平州的州治，近年来，这座江南小城兴起了"评花榜"。暮春季节，光阴大好，只见当涂城里名媛荟萃，娇丽满目。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正是当涂的繁华绊住了刘光世的脚步。其实不然，实际情形是刘光世病了。有关他的病情外界无人知晓，就是在刘府内，知道他患病的也没几个。

两年前，刘光世去过一次秦淮河。那次画舫夜宿，使他染上了恶疮。起初刘光世没当一回事，以为跟往常一样洗一洗、治一治就会痊愈。谁知敷过无数草药后，只要再沾染女色，很快就会复发。就说这一次，打开春起发病，至今仍然没有好转。面对日益严重的恶疮，刘光世哪有心思料理军务？眼看八月快要过去了，刘光世才拖着病体渡过长江，进驻历阳。

八月，在张浚的建议下，赵构离开杭州，将行在迁至平江。

就在刘光世刚要抵达庐州时，突然接到王德从濠州送来的军情文书，说宿州境内出现大量金兵。刘光世一听，吓出一身冷汗，立刻命令大军停止北上。很快，设在平江的行府收到了刘光世和张俊的报告，不单在宿州境内，整个淮水以北都有金兵。

这无疑是一道晴空霹雳，赵鼎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他看来，灭伪齐金人不会坐视不管。赵鼎焦急万分，紧急求见赵构。

赵构也接到了刘光世和张俊的奏报，传令内侍赶紧派人过江，寻找正在江北督师的张浚。就在这时，赵鼎来到宫外。

当赵鼎迈着碎步进入内殿时，赵构镇定了下来。待赵鼎行过臣礼，赵构道："朕已收到刘光世和张俊的边报，说淮北境地有金人的行迹。"

赵鼎擦了一把额头汗水道："臣正是为这事来的。"

"依当今情势，卿以为当如何措置？"

"臣以为应命令两淮大军迅速回师江南，巩固江防。"

赵构没吭声，当初接到刘光世和张俊的报告时他也这样想的，但他现在改主意了。

"为万全计，当是回师江南。"赵构站起身缓缓踱步，"可如今，十五万大军已经进入江北，如何回撤，需要慎重。"

赵鼎道："若不回撤，江南空虚，如何是好？"

赵构停住脚步道："赵卿休慌，即便回师，也得听一听张浚的意见。"

张浚是第二天傍晚赶回平江的。最初接到金人大举进入淮北的探报时，他也愣住了。淮北到处都是虏人，意味着虏人已经出兵。如今主管大金国兵马的是右副元帅完颜昌，张浚看来这不大可能。短暂的震惊过后张浚镇定下来，开始怀疑探报的真伪。金兵如果大举南下，肯定只有一路或者两路，断不会遍及整个淮北。接到赵构返回行府的诏令后，张浚分别致书韩世忠、张俊和刘光世，要他们以国家为念，奋勇杀敌，守疆卫土，有进无退。

张浚一回到平江，即被赵构召进宫里，同时召进宫的还有赵鼎和折彦质。行礼毕，赵构问道："探报称淮北到处都是虏人，到底是何事情？"

张浚清楚，金人南下是官家最为担心的问题，略一沉吟回禀道："回皇上，张俊与刘光世均称有大量虏人进入淮北。张俊在盱眙，刘光世的前锋在寿春，两地相距数百里。据臣推测，虏人即使入寇江南，断不可能多路并进。"

"莫非探报有假？"赵构也觉得蹊跷。

张浚道："臣还不敢判定真伪。臣只是觉得有悖常理。古人云，兵行诡道。虏人入寇，定会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断不会窜州过县，耀武扬威。"

赵构望着赵鼎和折彦质道："枢相所言，暗合兵理。"

赵鼎却不然："臣以为此次虏人窜犯，不论是一路还是两路，两淮大军都应迅速撤往江南，以备不测。"

不待赵构话音落地，张浚断然回绝道："万万不可！"

赵鼎随即问道："若两淮大军不撤回江南，一旦江防有失，行府近在咫尺，将如何应对？"

张浚面对赵构道："陛下，我军屯兵两淮，正是戍卫江防。倘若撤回江南，淮中稻米已熟，岂不尽归于敌？敌因粮就食，与我决战，何来江防之险？江防不保，江南危矣！"

赵构一时沉吟未语，他觉得赵鼎与张浚都说得很有道理。撤与不撤，他得慎重。张浚见圣上不语，又急切道："陛下，我朝在两淮有十五万大军，且士气正盛。掩击来寇，胜券在握。倘若退兵，士气全泄。士气可鼓而不可泄。士气鼓，三军奋力向前；士气泄，纵有百万兵将也如风卷落叶。"

赵构轻咳一声，问折彦质道："折卿少年从戎，征战多年，熟知兵机，当前局势，以为该当如何？"

论资历，折彦质远在赵鼎与张浚之上，早在靖康年间即官拜河北河

东宣抚副使。只因黄河防线崩溃，使得金兵直趋开封城下，才问罪贬官。折彦质闲置了将近五年，在赵鼎的建议下才重新起用。折彦质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张浚多有举荐。

“回皇上，”折彦质恭恭敬敬地答，“臣以为两位相公所言都有道理。要使行府无虞必守江，而守江必守淮。目今最为稳妥的办法是速调岳飞大军东下，应援淮中战事。”

闻言，没想到张浚毫不客气道：“仲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伪齐在光州屯有大军，威胁江南西路，我已急令岳飞派水师东下江州。若驰援淮中，势必襄阳空虚。刘豫若是再分出一支兵马袭击京西南路，我将两头受敌。淮中我有十五万大军，早已今非昔比。唯望圣上明断，督励诸将，使其断绝回师之念，决战淮西！”折彦质表字仲古。

就在这一刻，赵构下定决心，即便有虏人助战也在所不惜。

“好！诚如张卿所言，决战淮西！”赵构愤然而起，铮铮道，“朕有十五万精兵，何惧之有？存亡在此一战，有进无退！”

张浚道：“既然圣意已决，臣这就赶赴淮中督率诸军，剿除来犯之敌。”

赵构点头道：“张卿渡河北上，可留下一机密之人，助朕赞画军事。”

张浚想了想道：“都督府参议官吕祉通晓兵事，臣将其留在行府以备圣上顾问。”

赵构道：“甚好。”

这场关于撤与不撤的争执以张浚完胜告终，但他觉得还不解气，从宫里出来后忍不住质问赵鼎：“大敌当前，元镇为何不助我？”赵鼎表字元镇。

“德远，非是下官不助你。”对于赵鼎而言，争执的胜负是其次，他担忧的是朝廷安危，缓缓道，“淮中不是富平，倘若失利，江南不保啊！”

张浚最恨的就是拿富平说事，心头一股无名火飞速窜起，一张脸顿

时涨得发紫："元镇这是在咒我么？别说丧师失地，就是稍有差池也不用左相动手，我张浚自刎东门！"说罢扬长而去。

赵鼎望着张浚高傲的背影，长叹一声。折彦质从后面赶上来，问："相公为何叹气？"

赵鼎摇头自语道："德远过于自负。"

"既如此，应当禀奏圣上，行府速还杭州。"

"为万全计，应车驾南移。"赵鼎颔首。

但是，赵鼎和折彦质车驾南移的提议被赵构否决，他站在虎丘山下，仰望着高高的虎丘塔，问赵鼎和折彦质："可知这儿为何名叫虎丘？"

赵鼎与折彦质均是山西人，不知吴地风物，遂摇头。

"这儿即是吴王阖闾的葬地。据说阖闾下葬三日，便有白虎居于山顶。欲有虎胆，先有虎心。阖闾虎胆虎心兼备，方能破强楚，服于越，雄踞东南。"

闻言，赵鼎和折彦质面面相觑。

赵构突然神情决绝道："朕这次就坐守虎丘，静候捷报。"

然而，前方战事进展得并不顺。按照张浚的部署，准备在伪齐军大举入寇两淮时派岳飞率军进攻河南，使敌首尾不能相顾。谁知孔彦舟围攻光州（河南潢川县），侵犯六安，威逼黄州、蕲州，驻扎襄阳的岳飞不得不派王贵率三万人马回防鄂州；接着刘猊兵至定远，威胁张俊的侧翼。为了不让张俊两面受敌，张浚又急令杨沂中率军北上盱眙，阻挡刘猊的进攻。就在张浚调兵遣将时，悄悄抵达下蔡（安徽凤台县）的刘麟突然率大军渡过淝水，直取寿春。

寿春守将是刘光世的后军统制王师晟。王师晟只有五千人马，立刻弃城而走，并派人报告刚刚抵达庐州的刘光世。刘光世听说寿春已失，急忙引大军向太平州撤退。

张浚得知刘光世退兵的消息已是半夜，只觉脑袋一炸。刘光世擅自

放弃寿春和庐州，意味着刘猊、刘麟将肆无忌惮地向南挺进，已经抵达盱眙的杨沂中部很可能陷入重围。杨沂中部只有两万余人，刘猊和刘麟两部加起来有二十余万。以两万人敌二十余万，情况危急。

张浚一边穿衣一边急令备马，都督府的五百名卫队很快集合完毕。张浚从一名亲兵手里接过马鞭跳上战马驰进夜幕，是夜张浚驻扎于滁县。从滁县赶往历阳近两百里路程，张浚必须赶在刘光世之前到达历阳。

古时长江下游有两个渡口，一为瓜洲渡，二为横江渡。横江渡就在历阳境内，对岸即采石矶，刘光世兵退太平州必经横江渡。经过昼夜奔驰，换乘了三匹战马，张浚于次日巳时抵达历阳城下。

还来不及喘口气，刘光世的退兵就到了。仅用了两天时间，刘光世就从庐州退到了历阳，溃退可谓神速。张浚率卫队当道而立，堵住了刘光世一军的去路，正在马车内闭目打盹的刘光世猝然惊醒，问清原委后命卫士搀扶下车。

“来人是刘太尉吗？”张浚喝问道。

“正是下官。”刘光世衣冠不整，面容憔悴，迈着碎步走到军前。

张浚正色道：“刘太尉一弃寿春，二弃庐州，可知军法？”

刘光世自知理屈，柔声道：“回枢相，贼兵势大，下官不得不退。”

张浚厉声质问：“贼兵势大就应该弃地而逃？朝廷为何养兵？战时倘不能并力向前，养兵何用？”

刘光世继续软磨道：“非是下官贪生怕死，贼寇委实势大。下官已申报左相，退回太平州暂避一时。”

张浚血脉偾张，唰地抽出长剑道：“朝廷命下官督军，即是左相也得听本都督将令。倘有胆敢过江者，别怪本都督剑不认人！”

随着张浚拔剑在手，五百名卫士唰地摆开阵势，一个个拔刀操戈，引弓搭箭。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两骑马从江边飞奔而来。近了才看清，头一骑是吕祉。到了历阳城下，吕祉跳下马，向张浚行礼。

见状，张浚感到惊异："吕参议为何到此？"

吕祉回道："圣上忧心淮西战事，特命下官驰赴庐州。"

原来就在几天前，一个名叫薛筇的人千里迢迢来到江南传递军情，说此次大齐南犯无一金兵，河南州县的金人全为伪齐兵士所扮。官家听罢，说伪齐扮虏人壮胆，狐假虎威，可鄙至极。即刻传令各路兵马，奋力鏖击，尽扫贼寇！吕祉讲完后道："圣上担心刘宣抚忧惧不前，牵动全局，特命下官前往刘宣抚军中督促进兵。"

张浚听吕祉说完后问："圣上可有旨？"

"有。"吕祉从怀中取出赵构的手诏。

张浚阅毕，高声道："刘光世接旨！"

刘光世赶紧拜伏在地。

张浚宣道："着令刘光世迅速进兵，后退者，当行军法。"

"臣领旨。"刘光世颤声道。

临近中午时分，刘光世一军整队完毕，缓缓踏上重返庐州之路。走之前刘光世向张浚索要粮草，说军中粮食仅能支撑两日。这话张浚相信，一来粮草供给原本紧张，二来刘光世压根就没想在庐州久待，自带粮食有限。

"刘太尉只管放心进兵，粮草一事，绝不会有误。"待刘光世走后，张浚立刻派人赶赴设在建康的转运司，命速运两千石大米至庐州。

九月底，刘光世开始遣将北上。令王德率兵一万五千进攻霍丘；令郦琼率兵两万进攻安丰。两路相继破敌，直逼寿春。刘麟见势不好，连夜渡过淮水，奔回了顺昌。

刘麟的败退，使越过定远县的刘猊一军陷入了孤立。作为偏师的刘猊行进速度比刘麟还快。十月初，刘猊引军抵达涡口。涡口即涡水入淮之处，属荆山县。刘猊来不及进城，立即马不停蹄地向定远进发。抵达定远后，才得知刘麟不仅没有进攻庐州，反而退回了顺昌。刘猊气得顿足大骂，一边派人赶赴刘麟军中劝其回师，一边挥兵向越家坊进击。

十月初八，在越家坊，刘猊与杨沂中的前锋朱师闵相遇。朱师闵是一员宿将，洞悉遭遇战的利害，当即率军奋力反击。刘猊一下子打蒙了，急忙向藕塘撤退。藕塘多山，刘猊决定先在藕塘站住脚跟，再与宋军决战。就在这时，刘麟派人送来了命令，要刘猊退回涡口。

“遇敌则退，江南何日可下？”刘猊当即撕掉了刘麟的书札，对众将领说，“刘麟贪生，自家不怕！先破眼前之敌，再拿下庐州。”

次日，杨沂中亲率大军进抵藕塘。

刘猊占据着将军山，杨沂中命催锋军统制吴锡领五千人马正面攻山。巳时刚过，只听战鼓雷鸣，五千甲士在吴锡的督率下，如蚁附一般向将军山拥去。山上箭矢如雨，不断有宋军士兵倒下，但并没有挡住进攻的步伐。

在吴锡正面仰攻的同时，杨沂中亲率大军从侧面发起攻击。侧面的山势比正面还要险峻，杨沂中指挥将士跳下战马，一手持盾一手持刀向山顶冲去，战事一度异常激烈。

激战正酣，刘麟又派人送来撤军的命令。并说他已派出一军前往寿州（安徽六合市寿县境内），只要刘猊越过横涧山，两军即可会合。

刘猊仍然没有执行刘麟的命令，他有五万大军，只有建功立业他才能取代刘麟成为太子。中午，刘猊召集手下六名统制道：“我军虽无外援，但眼前之敌不过两万余众。中午饱餐一顿，午后全军出击。”

然而，刘猊的反击还未展开，杨沂中的援军就到了。奉命前来增援的是行营右护军前军统制张宗颜，杨沂中令张宗颜从将军山后直插山顶。刘猊猝不及防，五万大军顿时分崩离析，连幕僚都来不及带上就率领残部落荒而逃。此役宋军缴获马匹、器甲、粮草以及金银钱币堆如山积。

刘猊兵败的消息很快传到光州，孔彦舟立刻引军北归。

绍兴六年的宋齐大战，以藕塘大捷而宣告结束。

伪齐军溃退的消息传到平江，全城一片欢腾。此时正是十月，平江秋景正艳。枫叶染红，高大的银杏树透着金黄，各种菊花遍地绽放。有

宋一代，平江的菊花是很有名的，每年中秋都要举办菊花会。今年的中秋节虽然早已过了，但平江人在度过了一个心惊胆战的秋天之后，再一次将各种名菊搬出来置放在房前廊下，使得大街小巷花团锦簇。

打正月间决定灭伪齐起，赵构的神经就一直紧绷着。他知道，这是一场生死博弈。败了，轻者丢失两淮，重者危及江南。对他而言，这场战事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取胜。现在，赵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谁说我朝没有周郎？”在吴才人阁，赵构兴致勃勃地对吴芍芬道，“张德远即是朕的周公瑾。”

吴才人粉脸笑得比菊花还艳：“大臣谋国，将士用命，这是陛下之福！”

赵构不仅在后宫称赞张浚，在朝堂上当着众臣工的面也道：“此次大败伪齐，全赖右相张浚高瞻远瞩，遇事果决。”

赵鼎听了，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不是小肚鸡肠之辈，当河南尽是金兵的消息传来时，他主张回师江南与移驾杭州，是在尽一名左相的责任。现在，张浚取得了淮中大捷，他从内心底为张浚高兴，只是在高兴中夹杂着苦涩。

回到府邸，仆人老蓝见主人的心绪不佳，默默点了一盅茶。宋人饮茶极为讲究，抹茶即是其中之一。抹茶用茶饼。先将茶饼碾碎，置于茶盅，冲入滚水，然后用茶筅击打，直到茶盅浮起一层茶沫。

当茶盅端到赵鼎面前时，赵鼎怔住了，茶盅里的沫花，是两枝腊梅。

老蓝低吟了一句：“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

赵鼎知道老蓝的心意，接着吟哦：“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

老蓝低声道：“相公是梅，不是雪。”

赵鼎心底一热，没有说话。

傍晚时分，折彦质来了，坐下后缓缓道："今日张枢相建下如此大功，皇上嘉许，朝野沸腾，下官直是惭愧。"

赵鼎见折彦质神情落寞，安慰道："仲古差矣。前些时你我与德远起了纷争，并非挟私斗气，是为了社稷安危。"

折彦质摇摇头道："话虽是这么说，只怕今后难于相处。"

赵鼎没有接话，这也是他最担心的。以赵鼎对张浚的了解，他是不会忘记那些分歧的。既然张浚不会忘怀分歧，今后共事就很难了。

折彦质又道："赵相公恐怕不知，已有言官在弹劾下官。"

"是么？"赵鼎"哦"了一声。

折彦质从衣袖里抽出弹劾副本。赵鼎接过手，凑近灯光一看，原来是右司谏王缙的一道弹劾奏，大意是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临敌惊慌，举止失措，主张回銮，几近误国，乞赐罢黜。

赵鼎微微一笑道："王子云人称当代包拯，但此奏操之过切，言语不当。"王缙表字子云。

折彦质想说这道弹劾据传为张相公幕后指使，但最终忍住了，道："下官拟了一个辞职的折子，请相公过目。"

按照宋制，宰执大臣受到弹劾，理应上奏请辞。赵鼎看过折彦质的辞职奏，递还给他道："仲古莫要意气用事。既然同朝为官，遇事见解不同，相互争执在所难免。如果一有争执就归隐故里，无论于国于己，都未免过于轻率。"

"与其被人攻讦，莫如自去的好。"

闻言，赵鼎淡然一笑道："即使去职，也是下官在先。"

折彦质一时无话。方才，一来正在气头上，二来也是试探赵鼎的口风。既然赵鼎无意辞职，折彦质只得将辞职奏收进衣袖："好吧，下官听相公的。"

接下来赵鼎跟往常一样，上朝、坐班。裁撤州县已进入攻坚阶段，

数百名被裁撤的州县官吏需要安置，可谓千头万绪。赵鼎既是裁撤州县的倡导者，又是组织实施者，他必须对这些官员一一考核，量才授职。

就在这时，张浚回到了平江，他先到政事堂与赵鼎、折彦质见面。张浚是八月初离开平江的，现在已是十月中旬了，两个多月下来张浚黑了许多也瘦了许多。不过精神极佳，双眼闪射着只有胜利者才有的熠熠光泽。

“德远建功淮上，满朝生辉，可喜可贺。”赵鼎真诚地恭贺。

折彦质也道：“枢相大智大勇，力挽危局，下官佩服！”

“言过了，言过了！”以往的分歧张浚固然耿耿于怀，但如今他是胜利者，朝野一片赞誉，他心中淤积的不快或怨怼暂时消失了。

赵鼎道：“今晚政事堂举行夜宴，为德远洗尘。”

折彦质赶紧道：“对对对，张相公凯旋，应该庆祝一番。”

张浚却道：“今晚恐怕不行，圣上正急着召见下官。”

正说间，政事堂吏胥进来禀报，说宫中来人了，皇上正等着张枢相见驾。

张浚赶紧拱手作别。

赵构急着召见张浚是有原因的。绍兴四年秋天，金齐联军进犯两淮，沿边警报不断，赵构决意起复张浚。一时间。台谏官纷纷上奏反对，可赵构不为所动，他坚信张浚一定能力挽狂澜。如今两年过去，证明了他的睿见。

赵构是在便殿召见张浚的。待他行过君臣大礼，赵构微笑着道：“张卿督师江淮，日夜操劳，委实辛苦！”

张浚道：“谢陛下，这是做臣子的本分。”

赵构又道：“此次却敌之功，应属右相。”

张浚虽然如沐甘露，但不忘谦恭：“不不，此战大获全胜，全赖陛

下英明。”

赵构微微一笑道：“经此一役，伪齐定然大伤元气。”

“回陛下，目今伪齐已是草木皆兵。”

张浚将战事经过讲述一遍。讲到刘光世淮西弃守，张浚义愤填膺；讲到杨沂中的藕塘大捷，张浚绘声绘色，对杨沂中大加赞美：“杨殿帅不愧为陛下的宿卫亲将，智勇双全。”

“听说杨沂中杀了不少战俘？”赵构问。

“杀的也并非战俘，一名伪齐军统制鼓动战俘逃走，被杨殿帅当场镇压。”

赵构道：“张卿统军在外，对战场俘获兵将定要戒杀。河北河南都是华夏之民，骨肉相残于心何忍？！”

张浚道：“臣一定将陛下的惜民爱民之心告知各路大将。”

淮中战事一结束张浚就匆匆赶回行在，也有军机大事需要得到圣上的支持，遂朗声道：“陛下原来有旨，三年剪灭伪齐。经此一战，伪齐大势已去，三年期限即可提前。”

赵构满面春风，点头道：“如是甚好。”

“不过，”张浚又道，“若灭伪齐，须得先罢刘光世。”

赵构收起笑容，没有答话。

张浚愤愤道：“此次敌兵窜犯淮西，刘光世身为大将竟闻风弃守，不战而逃，不罢不足以肃纲纪、振军威！”

对于刘光世，赵构也十分恼火。只是念及他出身将门，父兄又死于国难，一直不忍心罢免。此次淮西之役，若不是张浚赶到历阳城下堵截，待到刘光世撤回江北，刘麟与刘猊合兵一处，不知要造成多大的危机。

张浚道见圣上不语，进前一步道：“陛下，唯有罢黜刘光世，进兵

中原，左护军才能独当一面，建不世功业。”

沉吟片刻后赵构问：“张卿与赵鼎商议与否？”

不知为什么，这个时候圣上提起赵鼎，使得张浚十分不快。在他看来，若非赵鼎善于揣摩人主，迎合圣意，圣上才会念念不忘。

“回……陛下，”张浚硬着头皮答，“臣还没有。”

“此事重大，张卿定要与赵鼎等人细细磋商。”赵构洞悉张浚的内心。在他看来，二相有争执反而更好，有争执才有圣断。

奏对出来，张浚心中很不舒服。但圣上发话了，他只能遵照执行。

次日，张浚来到政事堂，一番寒暄过后，张浚将话扯上正题：“灭伪齐原定以三年为期，如今伪齐已成惊弓之鸟，下官决意乘势进击。”

赵鼎与折彦质听完均没有吭声。

接着，张浚提出罢免刘光世，另易他人统帅行营左护军。

赵鼎觉得罢免刘光世非同小事，遂道：“左护军班底为鄜延部曲，与刘光世渊源极深。仓促罢免，恐军心难稳。”刘光世为延州人，曾做过多年鄜延路兵马总管，手下亲将多为鄜延籍贯。

张浚不以为然道：“自古兵随将走，主将换了，兵士能奈何？”

赵鼎摇头道：“刘光世治军不严，军纪松弛由来已久。如今刘光世在位尚能维系，一旦主将易人，弄不好就会全军溃散。”

危言耸听！隐藏在张浚心中的不快开始快速升温，质问道：“刘光世不罢，左护军如何为国家效力？”

赵鼎微笑着道：“即是罢黜，也须从长计议。”

张浚哼了一声道：“从长计议，只怕这是托词。”

赵鼎打个愣怔。本来他可忍住不说，但想到自己身为左相，职责所在，遂面带微笑道：“德远有鸿鹄之志，下官十分佩服。只是，凡事须

量力而行。两国交兵，打的是士气，也是钱粮。若钱粮不继，纵有士气也是枉然。下官以为，剪灭伪齐，不必定以几年期限……”

张浚打断赵鼎的话，问：“左相以为，灭伪齐需要几年？”

赵鼎顿了一下道：“下官的意思是，德远不必操之过急。只要我朝恢复了国力，伪齐不足为虑……”

“恢复国力？”张浚冷冷一笑，一张脸顿时涨得通红，“伪齐犹如痈疽，痈疽不除，将患及五脏，我朝何日才能中兴？”

“德远差矣。伪齐并非是痈疽，而是傀儡。伪齐猖狂，是倚仗虏人。虏人要伪齐存，伪齐即存；虏人要伪齐亡，伪齐必亡。下官愚见，伪齐的存亡不在我朝而在虏廷。”

闻言，张浚突然爆发：“元镇莫不是要阻沮自家用兵？”

“非也，”赵鼎仍然不慌不忙，“兴师灭伪齐，无论于国于家，下官都责无旁贷。下官是说，万事欲速则不达。对待伪齐如此，对待刘光世也是如此……”

张浚终于忍不住了，呼地站起来道：“下官就不明白了，元镇身为左相，凭什么一再阻沮下官？莫非眼红我张德远建功立业不成？……”

赵鼎一张脸顿时煞白，不待张浚说完便颤声道：“德远怎么能这样想呢？我赵元镇岂能如此龌龊？下官是说，成大事者须得顺势而为……”

张浚怒道：“还狡辩！你分明就是在阻沮我！”

折彦质一旁调解道：“枢相误解赵相公了。”

“误会？”张浚狠狠瞪了折彦质一眼，“下官刚出平江，你便与左相即建议南移圣驾。此等行径，也是助我？幸亏圣上睿智，不然何来淮中大捷？”

回到都督府，张浚越想越气。先是裁兵，继而回师，接着又是南移圣驾，桩桩件件赵鼎都意见相左。在张浚看来，赵鼎所做的一切，明明就是在阻沮他建立功业。都督府上下吏员都清楚张浚的脾气，只要他脸

色一变，一个个噤若寒蝉。临近中午时分，吕祉来了。他既是都督府的参议官，又兼着吏部侍郎。

“相公今日怎么了？”吕祉见张浚气色不对，小心翼翼地问。

张浚一直把吕祉当作后生，说话从不避讳，遂把在政事堂与赵鼎、折彦质商议罢免刘光世一事扼要述说了一遍。一个多时辰过去了，张浚冷静了许多，但此时一经说起，依旧激愤得难于自持：“下官就不明白，赵鼎和折彦质怎么就事事掣肘？”

如果将朝廷分为战守两派的话，吕祉是坚定的主战派。很多次他在张浚面前流露希望亲率一旅光复两京，饮马黄河。吕祉对刘光世的贪婪怯懦早就厌恶之极，听完张浚的讲述后道：“下官断言，赵鼎为左相，相公的雄图大略定难施展。”

闻言，张浚看着吕祉。

吕祉继续道：“赵鼎瞻前顾后，折彦质首鼠两端，与相公锐意中兴相距甚远。相公要建不世之功，赵鼎、折彦质必须离开政府。”

这事张浚也想到过，可每每想到褫夺赵鼎的相位他就自责，说到底他与赵鼎的分歧是政见不合，而不是个人怨仇。张浚喜功，但他的品质并不卑劣，良久才徐徐道：“安老有所不知，赵元镇于我有起复之恩哪！”吕祉表字安老。

绍兴四年赵构重新起用张浚，赵鼎一旁建言，功不可没。

吕祉劝道：“相公切莫有妇仁之念。相公身为国朝砥柱，当以国事为重。再说了，相公对赵鼎也有再造之恩。”吕祉说的是建炎三年，赵鼎一路颠簸来到真州。其时张浚是礼部侍郎，是张浚举荐，赵鼎才出任司勋郎官。

张浚沉默了。吕祉所言不无道理，政事堂乃国家中枢，不是论交集与情感的场所。

吕祉见张浚沉吟不语，又道：“下官推举一人弹劾赵鼎，赵鼎必定辞相。”

张浚用喑哑的声音问：“谁？”

“陈公辅。”

陈公辅三世老臣，嫉恶如仇，敢于直言。赵构登基后，将陈公辅召到行府，一路升迁至右司谏。台谏官敢于直言者一般仕途坎坷，陈公辅也一样，其中数次罢官，直到张浚出任右相后，才将陈公辅从南剑州召回。

过了半晌，张浚缓缓摇头道：“不成。”

“为何不成？”

张浚讷讷道：“赵鼎不义，我不能不仁。”

十月中旬，赵鼎的夫人裴氏携带儿子赵汾来到了平江。赵鼎育有一儿一女，长女出嫁了，儿子年幼，尚不足十岁。

从八月初夫君随官家移驾平江起，裴氏也分外关注淮中战事。战事甫一结束，便立即赶到平江与赵鼎相会。赵鼎同夫人感情甚笃，对儿子赵汾更是喜爱有加。要是换了以往，第一件事就是携带夫人与儿子到平江最负盛名的锦江阁去品尝阳澄湖大闸蟹。但这次，他实在没有心情款待夫人与爱子。

晚上，赵鼎将张浚与自己忿争一事告诉了裴氏。裴氏出身名门，虽然只在家中相夫教子，其见识却非同一般：“夫君莫非还在眷念相位？”

赵鼎痛惜道：“不是眷念。我与德远只是政见不一。政见不一即上章请辞，似嫌草率。”

裴氏道：“奴家在杭州已有耳闻，说夫君一味退守，耽误国事。”

赵鼎叹了一声道：“其中曲折一言难尽。”

裴氏又道：“曲折外人不知，外人只知张德远建功淮上。”

赵鼎沉默不语。

裴氏劝道：“奴家从杭州匆匆赶来，就是料得夫君迟疑不决。听奴家一言，上书辞相，让张德远尽展其才。”

“夫人有所不知，德远要罢免刘光世，我实在放心不下。”

裴氏嗔道：“似刘光世这等贪生之辈，倘若不罢，何谈中兴大业？夫君怎么就不想想，一场淮中大捷，朝野热血沸腾，恐怕连官家也踌躇满志。此时夫君即便有一万条持重的理由，谁来认可？”

赵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夫人……极有见地。”

“奴家以为，与其孤掌难鸣，莫如抽身一步。”

第二天，赵鼎便把辞职的奏章当面交给了赵构。

赵构阅毕，惊问道：“卿是朕的股肱，怎么可以轻言去就？”

赵鼎回道：“臣愚钝昏昧，虑事肤浅。张浚富有韬略，且意气风发。臣去，张浚正好大展宏图。”

近些日子，赵构也处于矛盾之中。此次伪齐来犯，赵鼎主张回军江南，别移銮驾，几近误国，该当责罚。但细细一想，赵鼎也是一片忠荩。何况他任相以来，治事勤谨，为人贤良。他建议推排经界，亲赴田野丈量田亩；他重定税赋标准，深入乡里清点人丁，阅查各路、府、州、县民赋簿籍。至于省废州县，牵扯到数以百计的官吏，赵鼎竟一一做得波澜不兴。

“赵卿无须妄自菲薄，”赵构决意挽留赵鼎，“自卿辅政以来，宵衣旰食，多有勋劳。请辞一事，过些时日再说。”

“不，”赵鼎毅然摇头，“微臣去意已决，乞陛下恩准。”

“卿如此决绝，这是为何？”赵构声音里有了几许苍凉。

“臣不愿忝列朝堂，耽误国事。”

赵构沉默了，想起三年灭伪齐的钦定国策。在兵事上，赵鼎趋于保守。张浚独相，有利于军政统一。

“好吧，”沉默许久，赵构终于点头了，“既然赵卿主意已定，朕……便不辜负赵卿的心意。”

“谢陛下。”赵鼎顿首。

“至于赵卿的去处，”赵构又道，“朕已想好了，就留在绍兴府。”

“不，陛下，臣愿意屏迹山林……”

赵构手一挥，断然道：“赵卿休再推辞，朕日后还有用卿之处。”

绍兴六年十月十一日，赵鼎以观文殿大学士、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的头衔离开了平江。马车在街道上缓缓而行，赵鼎不时撩开帷幔遥望。裴氏见状，问道：“夫君莫非对朝堂恋恋不舍？”

赵鼎不答，他并非恋栈相位，他是盼望着张浚前来送行。想起靖康二年，金人欲立张邦昌为帝，威逼官员签名。赵鼎、张浚乘人不备躲进太学。后听说官家在应天府登基，于是结伴逃出开封。结果，半途遭遇金兵，二人失散。建炎三年，赵鼎历经艰辛来到真州，病卧客船。张浚闻讯飞马而来，将他接到扬州客栈。那些日子，他身无分文，一粥一水全靠张浚救济。是年秋天，张浚奉命前往川陕，在他临时下榻的木房里为张浚饯行。酒至半酣，张浚忽然拔剑起身，慷慨高吟——

群凶用事人心去，大义重新天地回。

解使中原无左衽，斯文千古未尘埃。

光阴无情，往事成灰。直到出了娄门，赵鼎才低声念叨一句：“德远他……不会来了。”随同赵鼎一起离开的还有折彦质，出知福州。

赵鼎和折彦质的双双离任，执政便只剩下沈与求一个人了，且沈与求近年多病，已请辞数次。按宋制，新的执政人选由新相提名。当张浚单独面对，举荐了张守。

“张守三世老臣，颇富人望。”赵构点头又问，“除张守外，可有其他人选？”

应该说张浚还有人选，但他不能说，这是规矩。如果举荐太多，会给官家留下朋党的印象。在朝廷，帝王最忌讳的就是大臣结党。

张浚摇摇头道：“臣孤陋寡闻。”

赵构没有继续问，转而道："前日秦桧进宫，侍读《泰伯》。其中有一则，'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张浚知道，官家这会儿提起秦桧，意不在讲经。

赵构又道："古今良士俊杰，欲成大事者，无不弘阔坚毅。就说衍圣公本人，一辈子孜孜求索，厄而不沮，困而不馁，终成大器。"

张浚道："我朝推崇衍圣公，既是弘扬义理，经世致用，又是楷模圣人，历练心性与毅力。"

"卿言甚是。"赵构面带赞许，"就说秦桧身居宫祠还上书与朕，说金人铁骑骁勇，要多多预备强弓劲弩才能与之抗衡，可谓忠贞不渝。"

话说到这儿意思已十分明显了。在执政人选上张浚不是没有考虑过秦桧，秦桧对富平之战的评价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承想，他还没来得及提名，圣上却有了让秦桧进入政府的意图。而且跟上次秦桧复出一样，圣上着意秦桧，但不明说，将话柄抛给了张浚。

张浚此时也无法回避，因为殿中别无他人，便硬着头皮道："陛下这么一说，臣倒是记起一个人来。"

"何人？"

"秦桧可以进入执政。"

赵构轻轻点头："秦桧学养深厚，见识高远，可堪大用。"

圣上的举动让张浚很不舒服。日后若有非议，圣上可进可退，他则无法推脱。为圣上排忧本是做臣子的职分，但这并非自愿，带有强迫。回到都督府，他怏怏不乐。下午吕祉来见，张浚讲了上午的进宫面对。吕祉听说秦桧进入政府，大惊失色道："相公如何要举荐秦桧？"

张浚苦笑道："我不举荐又能如何？"

吕祉道："相公难道不知，国人皆疑秦桧为金人的细作？"

张浚摇头道："既是金人的细作，圣上岂能不察？"

“秦桧的‘如欲天下无事，须南自南，北自北’，相公应该知晓吧？”

张浚依然摇头：“以此判定秦桧是金人的细作过于牵强。‘南自南，北自北’，分而治之，不过是妥协之道。”

“秦桧的妥协之道与相公的整军经武可是水火不容！”

张浚不以为意道：“绍兴初年，时局动荡，心存妥协之念者比比皆是。就连官家不也是一边整军一边派使求和？”

“相公当年远在陕西，与秦桧素无交往，可下官当时就在秘阁，对秦桧的为人略知一二。”吕祉仍是摇头，给张浚讲了一个故事，说当年在杭州时，秦桧的府邸有一棵石榴树，秋后，秦桧竟默默清点了石榴的数目。有一天发现石榴少了两个，秦桧没有吭声。又过了几天，秦桧要上朝，登车时忽然对左右说，去，拿斧子来，把石榴树砍了。话音未落，一个亲随脱口说，相爷，石榴滋味甚佳，砍掉了实在可惜。秦桧回首道，原来是你偷了我的石榴？说完故事，吕祉道，“张相公光明磊落，秦桧极富心机，非同道中人。”

张浚想起秦桧对富平之战的评价。忽然想，莫非秦桧那次登门是有备而来，意在溜须？一时心底发堵。

吕祉继续道：“相公应即刻面见圣上，求圣上收回成命，另择他人。”

“以何理由？”

“没有理由，秦桧不能进入中枢。”

次日，张浚请求单独面对。来到后殿行过臣礼，赵构放下手中奏折，高兴道：“赵鼎刚出行府，即送来奏疏。朝廷设官分职，本为守土便民，然而经年未考，有善政，也有苛政。赵鼎建议自今岁起，监司、郡守以下官吏两年一考。考绩分为三等，由御史台存档。善政者升迁，苛政者罢黜。不如此，朝廷的恩泽无法施与百姓。”

张浚心中有些酸楚，却面带笑容道：“元镇所虑极是。”

赵构站起身，在御榻前走动：“国之所用，皆取于民。古人云，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监司、郡守，朕所委

寄。如若不经常警省，朕就会耳目失聪。还有三省官，即是朕的臂膊。舟进，皆臂膊之力。舟陷，也是臂膊之过。”

张浚恭恭敬敬道：“陛下立论高远，臣望尘莫及。”

赵构又道：“监司、郡守两年一考；三省官吏一岁一考。唯有勤于考察，方能心系民瘼，恪尽职守。”

“臣谨遵圣意。”

“朕已传旨，新政府以卿为相，沈与求、张守、陈与义参知政事，秦桧为枢密使，沈与求同知枢密院事。”

张浚呆呆地看着官家，只觉脑子里嗡嗡作响。

第五章　长水夺马

在广南转运使朱芾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数月奔走，王贵终于购得了八百余担茶叶。张宪三上金州，在王彦的周全下，也物色了买家。

宋时马的种类较多，大致分为西马、北马、东马和南马。质量上乘的当属西马，西马中又以番马为最。可北有大辽西有西夏，卡住了宋廷从西北获得番马的通道，只能求等而下之的秦马。秦马也属西马之一种，与番马相比略微逊色。除西马外便是黄河以北的马，时称北马，北马是契丹马与本地马的杂交品种。此外即是东马，东马主要分布在京东地区，其中以山东马为优。而黄河以南的叫作南马，也包括西南马。南马身体小、力气弱，只能运输和耕作。

靖康以后，宋廷无法获得北马与东马，只能将目光投向秦地。然而，自富平战败后，秦地也落入金人之手。尽管茶马古道犹在，但以茶市马却变得相当不易了。就在淮中战云密布时，张宪率领五百军士，押着八百余担茶叶离开了鄂州。船队入汉水溯流而上，于八月中旬抵达金州。可就在张宪抵达金州之前，王彦却调走了。

茶叶的买家名叫刘采，他承诺帮张宪用茶叶市马，而且是秦马，只不过价格要比往年贵。寻常年份，三十贯钱就可以买一匹马，如今一百贯钱都难以购得一匹。倘若拿茶叶市马，寻常年份二百五十斤茶叶即可

换马一匹，如今一匹马少说也得要五百斤茶叶。如果按五百斤茶叶换一匹马计算，张宪所带的茶叶换不了两百匹马。可依照张宪的意思，八百担茶叶至少要换五百匹马，且是秦马。要知道，这几百担茶叶来之极为不易。茶叶就这么多，五百匹马一匹都不能少。谁知到了约定的时间，那个叫刘采的马贩没有出现。

金州位于汉江上流，东接襄汉，西达梁洋，南通巴蜀，北控商虢，既是战略要冲，也是商旅往来的重要埠口。过去，金州隶属京西南路，建炎四年，朝廷改设镇抚使，金州便从京西南路分离出来，归入了利州东路。

张宪扎下船只静心等候，这一等就是十天。就在一行人焦躁无奈之际，刘采终于来了。然而，灰头土脸的他没有带来一匹马。一问，原来他所贩的五百匹马全被驻守商州的伪齐将领马进截走了。

金州通往秦川有两条道，一条走汉阴，经子午谷；一条经商洛，走武关道。前一条道是近道，现在显然走不通了。金人在子午谷设置了关卡，别说是马，就是一只鸟都难于逾越。刘采是个老江湖了，长年累月贩马贿赂了不少伪齐官员，否则出武关就会寸步难行。问题是原来戍守商州的满在被调往了顺州，商州城防由李成的部将马进接管。刘采与马进不识，马被截后一筹莫展。

在金州蛰伏了这么多天，杨再兴早就憋不住了，一声长啸道："走，去打商州！"罗彦、姚侑、李德等人原是杨再兴的部将，也跟着嚷嚷要夺回马匹。

刘采见杨再兴等人均为热血汉子，脸上阴霾渐渐散去，对张宪道："打商州我带路，越快越好，时间久了恐怕情况有变。"

张宪一直锁眉不语。这次北上金州市马他设想了很多困难，就是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运来了茶叶，马却被伪齐截去了。接下来就两条路，一条是打商州夺马，另一条是暂时放弃市马回鄂州。

如果夺马，商州城情况不熟。马进有多少兵马？自己不到七百人，还要留下一部分人守护茶船，满打满算只有五百人。以五百人去攻打一座州城，胜算不大。还有，马在哪儿？若在商州好说。万一没在商州了呢？去打商州岂不是一番徒劳？他认为在这些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轻举妄动。

“商州打不打，首先要是看马在不在商州。”张宪对众人道，“要是马不在商州，打商州何益？”

众人一听，觉得有理。

随后，张宪又转向刘采道：“仁兄的事也是自家们的事，这一点请仁兄放心。只不过仁兄得赶紧派出人手打听马的下落，自家们只有知晓了马的下落，才能决定下一步行动。”

“马已经不在商州了。”刘采果然有些神通，不出三日就摸清了马的去向。

张宪问：“可知去了哪儿？”

刘采道：“往卢氏方向去了。”

卢氏在商州以东，过卢氏是长水，过长水便是洛阳。张宪已有耳闻，伪齐在洛阳附近建有马场，绝不能让这批马进入伪齐的养马场，必须在长水至洛阳一带截住它。从金州到长水七八百里，且多是山路，即便骑马也得走几天，其间还有一片伪齐区域，大队人马肯定不能通行，人越少越安全。想到此，张宪问刘采道：“能不能弄到马？”

“要几匹？”

“越多越好。”

刘采走后，张宪召集杨再兴、王刚、王兰、高林、岳云等人商议，决定由王刚率人押船队返回光化，自己带人深入伪齐境内去夺马。夺马去多少人，得看刘采弄到多少马匹。傍晚，刘采回来了，说他仅弄到了十三匹马。十三匹马就只能去十三人，其中还包括刘采。

当晚，在刘采的引导下，张宪带着杨再兴、王兰、岳云、高林、罗彦、姚侑、李德等十二人前往长水。直到张宪一行消失在了星光下的山道尽头，王刚才跳上战船，解缆起锚带着余下人员离开了金州码头。

路上还算顺利。均州、邓州属京西南路，一路畅通无阻，出了邓州便是伪齐的河南府路。离开邓州之前，张宪托人给邓州守将张应捎去信札，期望他在边界多备兵马。

长水属伪齐腹地，村镇破败，人烟稀落，也少有关卡。之初张宪打算夜行晓宿，后来发现没这个必要，当然，较大的村镇还得绕行。两天后，便来到了长水县界孙洪涧。孙洪涧距离长水二十余里，是长水通往邓州的一道重要关隘。若夺回马匹，能不能顺利离开，孙洪涧至关重要。按理，这儿应派兵占据，问题是他仅有十二骑，实在分不出人手。张宪命高林、王兰陪同刘采进长水城打探情况，余下的人在孙洪涧歇息。

刘采是秦州人，几代贩马为业，宋金开战以后贩马是刀尖上的营生。刘采万没想到，在刀尖上舔了十多年血最后竟一下子蚀尽了老本，他不止一次对张宪叹息："没有了马，死的心都有。"

次日上午，刘采、高林、王兰回来了，带回的情况令所有人既惊又喜，他贩运的五百匹马到没到长水他们不知道，但长水县城有一个大马厩，里面有上万匹马。

"真的？"张宪惊喜地问。

"千真万确。"刘采笑脸如花。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马呢？"张宪又问。

刘采回道："长水县衙里有在下一个熟人，在下问了，这些马全都是伪齐官府从十里八乡收上来的。"

众人的高兴不言而喻。这马虽然不是秦马，但属于北马和东马。从速度和耐力上讲，并不比秦马逊色多少。高兴之余，张宪有些疑惑地说道："伪齐从民间收缴上万匹马做什么？莫非他们也想组建一支骑兵？"

这种可能性极大，伪齐年年犯边，需要战马。

闻言，杨再兴大声道："既然伪齐想组建骑兵，这批马必须劫走！"

"马，肯定要夺。"张宪解开衣扣，感到一阵燥热，"问题是怎样夺。自家们先要弄清长水城有多少兵？都驻扎在哪儿？有多少人看守马匹？"

高林回道："这些都弄清了。"

长水县城原来没有驻军，只因这儿建了马厩，顺州安抚司才派来了一将步卒，约五百人，领兵官姓孙，是顺州安抚司统制官满在的部下，此外别无其他兵马。马厩建在城南，那儿是一个高岗，岗下便是洛水。

顺州是伪齐新建的一个州，下辖伊阳、长水、永宁、福昌四县，州治设在伊阳。长水距离伊阳近两百里，距离洛阳也差不多两百里。即便闹出动静，伊阳和洛阳两地的援兵至少要两天后才能赶到。五百人对十三人，实力悬殊太大。要想取胜，唯有出其不意。张宪决定十三人全部进城，然后伺机行事。

长水是一个小县，城池依山傍水而建。城内人口不多，街市倒也整洁。由于大山隔绝，宋金战争仿佛没有波及这座山中小城，在街巷间行走，眼里头一次没有了残垣断壁。只是街上乞讨者较多，一个个蓬头垢面。

“这些都是外地来的流民。”刘采对大伙道。

张宪一行夺马，最高兴的是刘采。张宪表示，无论他的五百匹马在不在这儿，都给他五百担茶叶。

“我是宋人，理应捐助大宋中兴。”五百担茶叶远远抵不上五百匹马的价钱，但刘采仍然一口应承。心情愉悦话就多，刘采走到哪儿都能讲出一串掌故。走在长水街头，他便大讲龙马负图与神龟驮书。说是上古时代，长水旁的洛河浮出一条龙马，背负一张“河图”。龙马将“河图”献给了伏羲，伏羲依此演成了八卦，这便是《周易》。又说大禹时长水旁的洛河现出一只神龟，神龟背负一部“洛书”。神龟将“洛书”献给了大禹。大禹依照“洛书”治水，大功告成，天下自此分为九州。正说得起劲，一队伪齐兵哗哗啦啦走来，众人赶紧闪开。

“先找个地方住下。”张宪低声吩咐。

高林说前面就有一家客栈，可到了一看，店小二说客人已满。高林不信，问道：“自家们今日走时还空空荡荡，怎么只半日功夫就住满了？”

店小二赔着笑脸道：“客官有所不知，就刚才来了四五十人，将小店的房间全包下了。”

高林哪里相信，噔噔跑上楼，一会儿便蔫蔫地下来，道："不假，果真都住下了。"

"你们是说，这家客栈距离城南最近？"从客栈出来，走了没多远，张宪觉得有些不对，便问高林、刘采。

高林、刘采点头回道："正是。"

张宪问："这群汉子为什么包下了离城南最近的客栈？"

众人回答不出。

张宪道："这里面定有蹊跷。"

另找一家客栈安置下来后，张宪便带着杨再兴和岳云出去转悠。这会儿太阳已傍西山，街上行人寥寥。位于城南的马厩很大，外面一圈栅栏，东西两座哨楼，兵营居中。

就在张宪与杨再兴正要离开马厩时，一个红脸膛大汉与一个白面书生迎面走来。双方对视一眼，张宪明显感觉到对方眼里闪动着警惕。张宪、杨再兴折身向东走去，东面有一座城隍庙，地势较高，可以俯瞰。只见一红一白两条壮汉也围着马厩转了一圈，然后悄然离去。

"他们定是包下客栈的那伙汉子。"杨再兴若有所思道。

张宪点了点头："看样子也是冲着马匹来的。"

杨再兴望着张宪道："只是不知这是一伙什么鸟人！"

"不管对方来路如何，既然是冲着马匹来的，对自家们的行动就不利。"张宪心事重重道。

回到客栈，张宪把刚才的情形说了，五百伪齐兵算不了什么，问题是这群来路不明的汉子，或许倒是劲敌。

"既然来了，管他是哪路菩萨。"杨再兴摩拳擦掌。

论官秩，杨再兴只是一名副将，但威名却享誉整个行营后护军。绍兴初年，江南"四寇"横行，排列首位便是曹成。曹成原是一名乱军，宗

泽任东京留守时被招安。宗泽死后，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排除异己，曹成等人遭到排挤，于是反叛。先是横行江淮，继而流窜江南。朝廷组织大军围剿，马友、李宏、刘忠相继荡平，唯有曹成兵力雄厚，猛将甚多，危害甚烈。绍兴二年春，朝廷任命岳飞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制置使讨伐曹成。当时他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首战莫邪关，曹成军疯狂反扑。当时，岳飞军中正吃午饭，一时军营大乱，多名将领被杀，其中就有岳飞之弟岳翻，而引兵反扑的就是曹成的部将杨再兴。岳飞一军从未有过如此惨败，全军上下誓报此仇。贺州城外，一败再败的曹成只身而逃，杨再兴杀出重围打马奔入一条深涧，张宪、徐庆、寇成、王万等紧追不舍。深涧无路，杨再兴只得勒住马头。众将弯弓搭箭，张宪抬手止住了，举枪道："杨再兴，你不是自恃悍勇吗，自家与你斗三百回合！"

杨再兴毫无怯意道："小将久闻张太尉大名，愿意一比高下。只是此涧太小，你我再约时日，如何？"

张宪大怒道："死到临头，竟敢如此猖獗？！"

杨再兴道："死有何惧？只是自家这会儿不想死。"

众将气愤已极，纷纷要求放箭。

杨再兴又叫道："快带自家去见岳太尉！要杀要剐全凭岳太尉处置！"

正说间，岳飞率领一彪人马飞奔而来。驰到近前，杨再兴扔掉手中长枪，滚鞍下马，拜伏在地："小将走投无路之时误入贼营，犯下滔天之罪。只是小将与太尉同为乡人，家乡蒙难，小将心若锥痛。求太尉暂且放过小将，待小将跟随太尉讨平金虏，光复故土，再凭太尉处置。"

岳飞跳下战马，将杨再兴扶起道："壮士如此大义，是朝廷之福。过往积怨，一笔勾销！"

杨再兴又道："死罪乞免，活罪难赦，望太尉鞭笞三百。"

"下官虽痛失胞弟，但喜获壮士。"岳飞执其手转身面对众将道，"从今日起，大家同为袍泽，自当同生共死，为国宣力！"

自此，在岳飞军中杨再兴大名远扬，别说偏裨将佐，就是王贵、张

宪、徐庆等各军统制也礼敬三分。众人见杨再兴如是说，顿时豪气倍增。

张宪便安排道："兵营应是亥时熄灯，自家们子时动手。先取哨楼，再封武库。这五百人全是步卒，首先夺取弓弩，弓弩一失，他们便一无所长。然后打开马厩，由杨再兴引领马匹先行。"

杨再兴急忙道："自家断后。"

"休得再争。"张宪将手一摆。

晚上饱餐一顿，众人纷纷摩拳擦掌。亥时一过，众人操起刀枪溜出客栈，直奔城南。由于筹划缜密，行动十分顺利，很快便占领了哨楼，夺取了武库，围住了军营。有几名大齐士兵企图夺门而出，被搠死门前。

就在此时，一伙黑衣人从营门外蜂拥着进来，为首的就是那一红一白两条汉子。红脸汉子大叫道："盗马贼休走！"

"大胆狂徒！谁是盗马贼？"杨再兴一听大怒，挺枪便刺。

一旁的白脸汉子使的也是枪，抢前一步拦住杨再兴，哼了一声道："你们若不是盗马贼，为何夜闯马厩？"

"爷们来这儿就是为了取马，识相的赶快走开。惹恼了爷，爷手中这杆枪可没长眼睛。"

闻言，白脸汉子也恼了："一口一个爷的，看枪！"

刹那间，两根长枪在月光下缠斗起来。

张宪见了，拎着枪奔到营门前道："二位且慢！"

杨再兴虚晃一枪，跳出圈外。张宪朗声道："敢问对方是哪路朋友，能否通个名姓？"

红脸汉子道："自家们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河北梁兴！"

梁兴？这名字好耳熟。张宪想起来了："你可就是闻名河北的梁小

哥？”

红脸汉子道：“正是自家。”

“自家姓张名宪——”

“哎呀！原来是阆中张二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张宪话未完，红脸汉子便叫起来，连忙招呼白脸汉子，“过来过来，这就是自家常跟你提起的岳太尉帐前大将、前军统制张宪。”

白脸汉子拱手道：“小将久闻张统制大名。”

张宪问：“这位是——”

梁兴介绍道：“赵云，真定人，五马山寨失守后便一直跟自家在一起。”

张宪见赵云不过二十出头年纪，气宇轩昂，武艺精熟，不觉赞叹道：“好，燕赵之地，果然多豪杰之士！”

接下来张宪将杨再兴、岳云、高林等人给梁兴、赵云作了介绍，然后问：“听岳五哥说，你们不是在河北吗，怎么来到了长水？”

原来，梁兴、赵云等人正准备去投岳飞，见长水有一马厩，蓄养着近万马匹，于是动了心思，决定夺取这批马匹当作见面礼。

“有梁小哥相助，大功可成。”张宪大喜，当下重新分配人手，依然由杨再兴、岳云、高林等人引马前行，张宪自己则带着梁兴、赵云等人殿后。不一会，宁静的长水县城卷起一阵疾风骤雨般的马蹄声。

伪齐援兵并非如张宪估算的那样需要两天后才能抵达长水，就在次日上午，满在便率领五千人马开进了长水城。满在奉命来长水，为的就是看护马匹。谁知当他来到马厩，已经马去厩空。满在是一员宿将，颇富韬略。问明情况后，当即判断马匹为宋军所劫。他令副统制薛亨率大军随后追赶，自己则挑选了五百骑兵抄近道赶往紫荆关。

从长水到紫荆关五百多里，要穿越伏牛山脉，山涧峡谷，道路崎岖。七十多人赶着近万马匹走了五天。紫荆关是荆楚入秦的重要通道，承平年间，关前的紫荆镇万商云集，热闹非凡。随着金人南下和伪齐建

国，昔日的繁华不见了。宋廷收复襄阳六郡后，伪齐在这里设立了巡检司，盘查过往行人和商旅。根据掌握的情况，紫荆关巡检司仅有四十多人，且多是乡勇，不足为虑。张宪命杨再兴、岳云、王兰、高林、罗侑等八人先行，控扼紫荆关口。

稍作休息，杨再兴带领众人翻身上马，直奔紫荆关而来。山道上马蹄翻飞，八骑马仿佛八支利箭。抵达紫荆关前，只见平日大开的寨门如今已经关闭，盘查行人和商旅的巡检一个也不见踪影，唯有远处的丹水款款东流。

杨再兴猛勒战马，大喊一声小心！话音未落，空中传来箭雨的呼啸。众人赶紧勒住马嚼，高林和罗侑的战马仍被密集的箭雨射中，二人随地十八滚，跃出射程之外。

杨再兴凭着箭矢的风声判定关上至少有三百弓手，不是说仅有四十多个乡勇吗，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弓手呢？

“呔！关上的人听着，自家们乃过往的商客，望速速打开寨门！”杨再兴高声连叫三遍，忽然一通鼓响，关上升起一面大旗，旗帜上大写着“满”字。

“张统制，自家在这里等候你五个时辰了！”满在朗声道，他错把杨再兴当作了张宪。

杨再兴扬起枪尖问：“你是何人？”

满在笑答：“张统制也许不知，自家即是大齐统制官满在。”

杨再兴确实不知满在是甚鸟人，喝道：“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自家是谁！”

“你不是阆中张宗本吗？”

杨再兴怒骂道：“叵耐贼厮，自家是张统制军前第一副将杨再兴！”

满在颇不耐烦，道：“一个小小副将哪有说话的份？去，叫你们张统制来。”

“恁地猖狂，看我取你狗头！”杨再兴大怒，拍马直奔关前。

“放箭！”满在下令。

任是杨再兴将一根长枪舞得如风车一般，无奈箭雨太密，杨再兴只得悻悻而返。正在这时，王兰、罗彦、李德、刘采带着马群也来到了关前，杨再兴大为气恼：“这点破寨子，竟挡住了爷们的去处！”

也是，若有几门炮车，早把那一排木寨墙轰得千疮百孔。没有攻坚的重武器，面对寨墙上的弓箭只能干着急。

眼看已是下午，再过一会太阳就要没进山中。天黑以前倘若不能闯过紫荆关，第二天便会更加麻烦。大伙儿清楚既然敌人抄近道堵住了关卡，后面肯定还有追兵。一旦被敌人前后夹击，将陷入绝地。就在这时候，张宪派来一位河北义士询问拿下紫荆关没有。

杨再兴讲完当前形势，问：“后面的情形如何？”

“追兵已经上来了，张统制、梁小哥带着众人一阵劲射才将敌兵逼退。幸亏那天晚上离开马厩时带走了全部弓箭，要不刚才没法退敌。”义士回答。

杨再兴见情势危急，决定强攻，黄昏之前一定拿下紫荆关。待河北义士走后，杨再兴吩咐众人检查马匹盔甲。

就这时，刘采拦住了杨再兴的马头道：“杨太尉且慢。”

“你有何事？”

刘采道：“杨太尉少歇，待刘某去会一会那满在。”

“去会满在？你与那厮有旧？”

“满在镇守商州时，刘某托人牵引，曾有过交往。”

杨再兴冷笑道：“商人重利，能有什么交情？”

“有没有交情，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你莫不是想独自脱身不成？”杨再兴突然将脸一沉。

刘采一听，也变了脸色："太尉说的什么话？我刘采虽是马贩，可也从未忘记自家是大宋子民！"说罢跳上马，驰向寨墙上高叫，"满统制听着，我乃梁州刘采，要进关叙话。"

寨墙上有人探头怒斥："不要朝前走了！"

"请转告满统制，他要的宝物自家跟他带来了。"刘采说罢，从随身携带的皮口袋里掏出一个包裹。

寨墙上寂静片刻，又有人探出头道："下马，举着包裹，慢慢过来。"

刘采进了寨门，登上寨墙，满在笑呵呵地看着他道："刘官人别来无恙。"

刘采也笑着回应："想不到刘某今日在这紫荆关与满太尉相遇。"

"看在你我早已相识的分上，本官可以放你一马。"

"难道满太尉就不能听刘某一言？"

满在将手一摆道："我乃大齐统制官，身负皇命在此守关，怎么能放过康王的人马？除非张宪束手就缚。"

停一停，刘采打开包裹，现出一个木盒，十分精致，扬起道："用这做个交易也不行么？"

满在问："匣内是何宝物？"

刘采嘻嘻一笑道："太尉请猜。"

满在笑吟吟不语。

刘采道："太尉若是猜中了，小民甘愿奉送。"

满在手拈短须，道："刘官人难道在里面藏了一把短刀不成？"

一语未了，刘采已是脸色大变。只见他一个虎跃，木盒飞向空中，手中果真攥着一把锋利的短刀。满在不过一句戏言，没想真是尖刀一

柄，顿时变了颜色。由于满在坐在椅上，闪避不及，情急之下只得和椅翻倒。翻倒的木椅却挡住了刘采的去路。当刘采绕过木椅时，寨墙上的兵士已经醒过神来，一拥而上，将刘采剁翻在地。

“杨太尉，自家尽力了！”刘采声嘶力竭地大喊了一声。

寨墙上发生的一切杨再兴等人看得清清楚楚。刘采的呼喊声还未落地，只听得一声咆哮，八骑马腾空而起，闪电般地冲杀过来。

“放箭，快放箭！”

然而迟了，刘采的行动为杨再兴等人赢得了时间。等寨墙上重新恢复秩序操起弓箭，杨再兴等八骑马已经奔到了关门前。岳云抡起铁锥枪，两下就砸断了粗大的门闩。

“你速速带马匹前行！”杨再兴吩咐完岳云，便挺枪跃上寨墙大喝道，“杨再兴在此，谁来受死？”

满在挥舞双刀来战杨再兴，只一个回合就被杨再兴一枪搠翻在寨墙上。紧接着，王兰、高林等人也跃上了寨墙。寨墙下，马匹如滚滚波涛涌出寨门。

冲出紫荆关并未摆脱威胁，薛亨率大队人马紧追不舍，张宪、梁兴、赵云等人一边阻击一边南撤。毕竟人数太少，眼看就要陷入重围，邓州守将张应突然领兵马赶到，挡住了薛亨。回到鄂州一清点，共有各种战马九千余匹。其中北马四千余匹，此外还有上千匹秦马。

在岳飞书房，张宪讲述了此次买马的经过，讲到刘采在紫荆关前殉难，岳飞不胜嘘唏道：“既是汉中人士，可申报都督府，请川陕宣抚司帮助寻找妻儿下落，由朝廷表彰抚恤。”

对于急需马匹的行营后护军，九千余匹马解决了很大问题。岳飞首先组建了背嵬军，编制八千人，同时还组建了游奕军。按照他的思路，背嵬军为重装骑兵，游奕军为轻装骑兵，一重一轻两支骑兵部队，将来与金人决战，以重装骑兵担任主攻，以轻装骑兵迂回包抄。

张宪一行长水夺马，消息传到开封，气得刘豫在万岁宫里整整一天粒米不进，急得钱皇后和一大群妃嫔团团转。不怪刘豫气急，长水距襄

阳七八百里，距鄂州上千里，宋军居然深入腹地劫走马匹，大齐国还有什么守备可言？所有关卡岂不都成了摆设？

不久，淮中战事结束，刘麟无功而返，刘猊五万兵马折损大半。刘豫当场罢免了刘猊的殿前都指挥使之职。

“岳飞夺我马匹，可恶至极。此仇必报！”刘豫面目森冷地望着刘麟、刘复和罗诱。

刘麟小心翼翼地道：“父皇，岳飞极善用兵，胜刘光世十倍。”

刘豫想起淮西之战，若不是刘麟怯敌先退，刘猊岂会大败？正要斥责几句，话到嘴边咽下去了。刘麟是未来的太子，他要为太子蓄德。

刘复也在一旁劝道：“皇兄息怒。那岳飞非等闲之辈，自家们尽量不要招惹。”

闻听此言，刘豫尖叫起来：“不是朕招惹他，是他招惹朕！朕实在难咽这口气！”

罗诱趋前半步道：“依臣看来，要灭岳飞不难。”

刘豫怔怔地看着罗诱问：“参议是说……岳飞可灭？”

罗诱点头，从容道：“岳飞善于用兵不假，可岳飞并非神仙，但凡是人就有短处。自家们只要瞅准岳飞的短处，照样置他于死地。”

“参议此说有理。”刘豫大喜，吩咐道，“从明日起多派斥候与细作进入襄阳，详细打探岳飞的情形。”

大半个月后，消息陆陆续续报来，岳飞正患眼疾，在鄂州静养。至于各地军队驻扎，除襄阳驻扎有八千人马外，其他各处均人马不多。或七八百，或一两千，尤其是信阳军，只有五百兵士，且信阳知军舒继明是岳飞的爱将。

听完各路探报，罗诱微微一笑，对刘豫道：“臣已有妙计。”

“卿有何计策，快说来听听？”

“此次会战，岳飞有病，不会亲临战地，定会派王贵统兵。王贵虽然谨慎，但比岳飞粗疏。微臣之计分为三步。第一步叫四面出击，陛下可分遣数将同时出击宋地，拿下邓州、唐州、随州。微臣推断，此时岳飞定会申奏朝廷，出兵与我大齐决战。我再突袭信阳军，擒杀舒继明。那到时岳飞必然震怒，定会不顾一切追杀我等。第二步叫关羽拖刀，待到岳飞出动大军后，我军稍加抵抗，退回蔡州。”

“退回蔡州？”刘豫有些不解。

“对，退回蔡州。蔡州控扼南北，历来为兵家必争，臣敢断言，岳飞早就有夺取蔡州之心。我军退回蔡州，宋军必定紧追不舍，只要岳飞攻我蔡州，便败局已定。”

“此话怎讲？”

“蔡州负山面淮，易守难攻。第三步，十面埋伏，我大齐在蔡州城外埋伏精兵猛将，一旦宋军攻城受挫，兵困马乏，我精兵猛将同时杀出，宋军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插翅难逃。”

“好计！果真好计！”刘豫抑制不住兴奋，连声称赞，“四面出击，关羽拖刀，十面埋伏。罗卿一介书生，胜我十员大将！”

十月下旬，襄汉前线的各种急报如雪片一样飞到鄂州。

最先是伪齐将领胡选进攻邓州，邓州守将张应一面布置迎敌一面向寇成求救。屯扎在光化军的寇成所部只有两千余人，再就是八百名乡兵，寇成留下一部分人马防止伪齐军偷袭，亲率一千五百人马救援邓州。寇成是一员虎将，胡选久闻其名，见寇成引兵前来，丝毫不敢大意，只得弃攻为守，与寇成对垒，邓州之围暂时缓解。

就在胡选进攻邓州的同时，唐州也遭到了伪齐将领王威的攻击。驻扎在德安府的王万迅速增援，然而为时已晚，唐州陷落。几天后，随州又被孔彦舟攻破。随州仅有千余军士，却在孔彦舟的围攻下坚守了两天。随州紧邻襄阳、郢州和德安，随州失守，威胁襄阳，也威胁江陵府和整个荆湖北路。

岳飞的眼疾始于绍兴二年征讨曹成。曹成盘踞的山寨全在荆湖南路及广南东路的崇山峻岭之间，五六月间正是暑天，山中燠热，瘴气弥

漫，连日不停地运筹操劳，岳飞的眼睛开始红肿，流泪畏光，无法视事。在贺州遇一道人，医治了两帖草药，病情才勉强有所好转。今年为三年灭伪齐排兵布阵，盛夏季节奔走在唐、邓一线，不料眼疾复发。

接到前线急报，岳飞立即调兵遣将。派牛皋率五千人马紧急驰援襄阳；命王万率三千人马进驻德安；命王经率后军驻防荆门，同时申奏都督府请求用兵。就在此时，伪齐将领商元偷袭了信阳，知军舒继明被俘遇害。

舒继明是最早跟随岳飞的将领。十年来，他与张宪、王贵一起在岳飞帐前克难攻坚，屡建奇勋。匡复襄阳后，因舒继明是信阳军人，岳飞遂命他驻防信阳军，谁知竟死于商元之手！听闻舒继明的死讯，岳飞如遭雷击，黑着脸半天没有吱声。

张浚接到岳飞请战的文书后星夜求见赵构，不到一个月时间京西南路就失陷了四郡，赵构也开始担忧荆湖北路的安全。

“伪齐骚扰京西，应该放手让岳飞一搏。”张浚建议道。

自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后，赵构担心惹恼虏人，曾严令岳飞要以昔日京西南路为界，不得擅自北上。参议官朱梦说就是强烈要求收复汝州、颍昌、郑州和洛阳而遭到了赵构的贬黜。

如今国策是三年灭伪齐，转眼将是第二年，赵构沉吟片刻道：“伪齐猖獗，寇我边陲，杀我将士，掳我民财，传令岳飞进击河南，朕不中制。”朕不中制，就意味着远在杭州的皇上不再遥控战事，前方将帅也无须事事禀奏，等候圣旨。

命令下到鄂州，张宪起身道：“五哥，我这就过江，夺回信阳，活捉商元！”

闻言，岳飞摇了摇头：“你依旧操练背嵬、游奕二军，此次出征由伯富领兵，参谋官薛弼赞画军机。”

十一月初，王贵率军过江。很快，占据随州的孔彦舟弃城而走。接着，商元放弃了信阳军。继而，进攻唐州的胡选和攻陷邓州的王威也纷纷撤退，王贵只得日夜兼程追击。

一日，岳飞问参议官李若虚道：“敌兵退到了何处？”

李若虚答道：“几处人马均退往了蔡州。”

“围攻邓州的胡选也退到了蔡州？”岳飞又问。

“是的。”

岳飞自语道：“这不合情理，王威与胡选应退回郾城。”

“从路途上讲，相差无几。”

“路途相差无几也不应该退往蔡州，蔡州毕竟地处前沿。”岳飞躺不住了，问李若虚，“王贵一军昨日已到达何地？”

李若虚查看地图后道：“昨日已至罗山，今日可抵达西息。”

岳飞一把扯掉眼罩，翻身下床，大叫一声：“呼延龙，备马。”

亲将呼延龙闻声进来，见岳飞扯掉了眼罩，不由愣住。

“快，备马！”岳飞再次吩咐。

李若虚惊问道：“节镇这是要去哪儿？”

“速去蔡州。”岳飞道。

去蔡州？呼延龙大吃一惊，鄂州距离蔡州少说也有五六百里：“节镇，您的眼睛还没好哩。”

“不碍事。”岳飞见呼延龙仍伫立未动，生气了，“叫你备马你就备马，还站在这儿做什么？”

呼延龙固执道：“医官说了，节镇的眼睛没好，不能骑马。”

也是，眼疾还未痊愈，尤其畏光，阳光一照宛如针刺一般，但前方敌情不明，数万大军面临险地，单凭文牍往来恐怕贻误军机。

李若虚知道岳飞的心情，委婉劝道：“王统制用兵谨慎，又有薛参

谋赞画，应该不会出现纰漏。”

“伯富虽然沉稳，但若复仇心切，就会误判局势。”岳飞踱了几步后立住，“不行，自家必须亲往。”说罢，撇下呼延龙向门外走去。呼延龙、于鹏等人这才急忙跟着出来。

中午时分，一支百余人的骑兵队伍出了鄂州城直奔江边，江边已经备好了战船。两天后，这支百余人的骑兵队伍便驰过信阳军，进入了蔡州境内。第三日上午，岳飞一行抵达蔡州城下。

“蔡州有何动静？”营帐内，岳飞一见面就问王贵。

王贵回道：“自家带人察看过多次，四门紧闭，城头旌旗不多。”

“几路兵马全数退到了蔡州，怎么会旌旗不多呢？”

薛弼接话道：“王统制召集众将领进行过商议，伪齐这是在示弱。所以一接到节镇的手令，自家们就扎下营寨，深沟高垒。”

岳飞点头。

傍晚，待太阳西下，岳飞率领亲军卫队驰出营寨，遥望蔡州城。蔡州即今日汝南，古属豫州。豫州位于九州之中，蔡州又居豫州中央，所以蔡州又名“天中”。罗诱判断得不错，夺取蔡州已在岳飞心中酝酿了很久。若兵出襄阳，收复两京，必取蔡州。蔡州不下，既威胁北伐大军侧翼，又阻绝淮西应援。

遥望一阵，岳飞打马来到城下。

城下汝水蜿蜒而流，抱城三面，形如垂瓠。蔡州别名“悬瓠城”，城墙高大，要夺取蔡州必须攻坚，屯兵坚城之下显然是下下之策。

“城上的人听着，大宋岳宣抚在此，请你们的主将出来会话。”经岳飞示意后，呼延龙策马向前，朗声喊道。

城上并没有惊慌，依旧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过一阵有人探出头来答：“主将议事去了。”

呼延龙道：“岳宣抚有令，限你们三日开门出降。”

“要是三日之内不开门出降呢？”

“到时打破城池，玉石俱焚！”

“行了，走吧。”岳飞非常满意呼延龙的对答，招呼一声调转马头。

当夜，岳飞召集众将议事。

“蔡州不能打，”岳飞一开始便定了调门，“城上守备松懈，正因为城内屯有重兵。何谓坚城？眼前蔡州即是。刘豫老儿想让自家们屯兵坚城之下。蔡州是一个饵，附近一定还有重兵。”

薛弼附和道：“蔡州之北有一山，名天中山。山间沟壑纵横，绿树密布，可以屯扎大军。”

岳飞点头道：“既然刘豫老儿给自家们下了饵，自家也给他下一个饵。董先听令。”

董先霍地站起。

“给你八千兵马在此驻扎三日。三日内，营寨不撤，旗帜不减。三日后，缓缓退往唐州。”岳飞道。

董先道：“禀节镇，五千人马足矣。”

岳飞毅然地摇了摇头：“不，八千人马。如果当职料算不差，蔡州一地伪齐军至少有兵马十万。以八千对十万，悬殊甚大，稍有差池，就会陷入重围。”

听说蔡州一地有伪齐军十万，大帐内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

“还有，”岳飞又道，“一旦回撤，伪齐军肯定要死命追击。此地距唐州两百里，要将八千人马平安带回也非易事。”

董先道：“节镇放心，小将定会全身而退。”

“好！”岳飞霍地起身，“全体听令，人含草，马衔枚，星夜启程挥军北上，直趋商虢！”

对于刘麟，这是令人煎熬的三天。

从十月下旬起，刘麟就将兵马大总管府迁到了蔡州。战事的发展完全如罗诱所料，先是轻取襄阳四郡，然后一路后撤将岳飞大军引到了蔡州城外，谁知王贵却按兵不动了。出人意料的是，岳飞居然也来到了蔡州城下。

“岳飞不是正患眼疾吗，为何来到了蔡州呢？”岳飞亲临前线，刘麟原本就不踏实的心开始惴惴不安，问罗诱道。

“臣估摸着是蔡州太过重要，岳飞不放心王贵。”罗诱也猜不透岳飞为何赶到蔡州。就目前情势，看不出他的诱人之计已经出现纰漏。

“罗卿以为，三天后岳飞定会按时攻城？”刘麟仍旧心底忐忑。

“据臣观察，岳飞令行禁止，他说三天后攻城，必不食言。”

根据探报，岳飞一军不足四万人。大齐在天中山埋伏有十万人马。十万对四万，稳操胜券。何况，大齐人马是宋军攻城受挫时杀出，到时宋军腹背受敌，必定大乱。

为了激励众将聚歼岳飞大军于蔡州城下，刘麟为每一名统制预赐了华宅一座、宫女十名。又给每名军士发放绳索一条，规定凡捉住一名宋军士兵，奖钱百贯；捉住十名宋军兵士，授七品武官；捉住一名宋军将领，官升统领；活捉岳飞者，无论是普通兵士还是将领，一律官拜太尉。刘麟亲自召见全体将领，说蔡州一战关乎大齐兴亡。各路人马务必同心协力，只要围歼了岳飞一军，便起兵东下，剿灭江南。

然而，好不容易熬到第三日，不但不见宋军攻城，屯扎在汝河边的岳飞大军也不见了踪影。刘麟闻讯大惊，急忙带人察看。果然，昨日旌旗林立的军营，如今只遗下马匹粪便和一个个灶坑。

“传令全军，快追！”刘麟又急又恨，顷刻间，埋伏在天中山的十支人马应声而出。

“不可，”罗诱拦住众将，“宋军约定三日后攻城，今日却不战而走，其中必有蹊跷。”

“有何蹊跷？”

罗诱道："诱我深入，半道邀击。"

"我有雄兵十万，何惧埋伏？"刘麟当即令兵马副总管刘复率领胡选、王威、商元等将奋力追赶。行了数十里，于白塔附近赶上了正引兵后撤的董先。

董先是天亮前离开蔡州的。至白塔，董先命副统制胡清领兵先行，自己则横枪勒马立于桥上。不一会儿，刘复引着众将来到桥前。

"刘副总管别来无恙？"董先高叫一声。

刘复勒住战马道："哦，这不是董先锋吗？"当年董先栖身大齐时，曾任过兵马总管府先锋将。

董先呵呵一笑："刘副总管，自家在此等候多时了！"

刘复鞭指董先问道："想当年，大齐待你不薄，为何背信弃义，依附江南？"

董先道："休要提当年！刘豫老儿委身金人，分疆裂土，为虎作伥，世人不齿。今日董先已在这里为你等掘下了坟墓！"

"口出狂言，匹夫休走！"刘复命众将杀上桥去，可没有一个人向前。一来众将深知董先之勇，二来河对岸情况不明，恐遭埋伏。

也是，董先实在太从容了，这种从容不得不令人生疑。况且，河对岸时不时地有一队队军士出入。

刘复见状哈哈大笑，对左右将领道："董先是在诈我。"

胡选问："副总管凭什么说这是董先的诈术？"

"三国故事，本官自幼熟读。曹孟德领七十万大军追赶刘备，在当阳张翼德不也是单枪匹马立于桥上？董先匹夫是学张翼德。"

经刘复一说，商元、王威、胡选都深以为然。

刘复用鞭鞘指着河对岸道："你们看，这一队队兵士出没于山林之

间，与张翼德马拖着树枝往来奔驰扬起尘土有什么两样？”

“副总管快快下令追击！”王威急了。

刘复冲董先喊：“匹夫勿走，看自家今日擒你。”

董先道：“自家不会走，只怕你等先走。”

刘复将鞭一挥，众将士纷纷冲上石桥。

董先勒转马头，驰回桥南。桥南先是一片开阔地，然后是一片丛林。刘复催兵拥过石桥，在开阔地散开，像洪流一样扑向丛林。突然，丛林间射出一阵骤雨般的箭矢，正在开阔地上奔跑的战马与兵士像中了魔咒一般，先是僵住，然后栽倒。紧随在刘复身边的一名亲将一下子连中三箭，有一箭直透咽喉，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栽倒马下。

短暂的惊慌之后，兵士们转身便逃。然而石桥太窄，加之后面的兵士还在源源不断地向石桥拥来，遭遇埋伏的兵将欲退不能，只能在铺天盖地的箭雨中无助地挣扎。石桥太挤，好多兵士掉落桥下。桥下水势不大，却尽是淤泥，坠入其中难于拔腿。而且桥上的兵士还在不断地坠落，淤泥中的活人死人一摞一摞，顷刻间就堆满河床。最后，轰隆一声，石桥塌了。

在亲兵的砍杀下，刘复、商元、胡选终于挤过石桥。三人都失去了战马，且胡选也身中两箭，所幸不是要害。

下午，刘麟率兵赶到，对岸丛林中已不见宋军人影。望着遍地死尸和哀号不断的伤兵，罗诱愤然道：“大总管不听下官劝告，才有此败。”

刘麟气得牙痒，却又无可奈何。

“回吧。”刘麟气呼呼地命令。

“不，”刘复道，“请殿下再下令追击。”

刘麟阴着脸问：“皇叔断定前面再无伏兵？”

刘复道：“董先以为我遭此大挫，不敢再追，必然全军松懈，只顾奔走。我若继续追击，定能出其不意大破宋军。”

罗诱仍然反对追击："将兵犹如弈棋，高手深谙数步。董先久经战阵，必定有备。"

刘复摇头道："参议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年曹孟德兵败宛城，张绣欲追，贾文和竭力劝阻，结果大败而还。然而，败军之余，贾诩却力劝张绣收拾溃卒再追，果然大胜。今日情势，与张绣追曹孟德无异。"

刘麟觉得叔父言之有理，遂下马命令全军铺设木桥，准备追赶。

"腐儒之言，误君误国！"罗诱一边摇头叹息，单骑返回蔡州。

日暮时分，刘麟率军追到一个名叫牛蹄的地方，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他下令全军暂时歇息，埋锅造饭。牛蹄是一块平坝，两山夹持。此时正值初冬，山谷中已有几分寒意，将士们围着地灶烤火。突然间，战鼓雷鸣，喊声震天，两面山冈上尽是旗帜，分不清有多少兵马。刘麟心惊胆战，在亲军簇拥下翻身上马，拼命外逃。刘麟一逃，众将领也跟着纷纷逃命，逃得慢的便成了俘虏。战后一清点，共俘虏伪齐军五千余人，还夺得战马两千余匹。

胡清问如何处理这些俘虏，董先回道："副将以上官佐递解行在，由朝廷发落。"又转身对兵士们说，"大宋岳宣抚有令，所有伪齐兵士皆中原百姓、国家赤子，不幸为刘豫驱使。现在放你等回家，见到中原之民，望告以朝廷恩德，日后若官军前来光复，望各位率豪杰前来接应……"

训话已毕，俘虏们欢呼而去。

就在董先徐徐退往唐州的时候，岳飞率领着三万行营后护军主力在商虢一线发起了攻击。

岳飞离开蔡州之前，便命令先期抵达襄阳的牛皋向鲁山进兵。鲁山是牛皋的家乡，进兵鲁山使他大为振奋。邓州守将张应告诉牛皋，鲁山守将薛亨使一根铁槊，十分了得。

牛皋一个长途奔袭直抵鲁山城下。鲁山城残破不堪，牛皋闭着眼睛就知道哪儿道宽哪儿路窄。当他踏着月色进入鲁山城内时，薛亨还在呼呼大睡。到了官厅门口，薛亨才仓促应战，只三个回合便被牛皋一锏打

翻在地。

占据鲁山后，牛皋又向颍昌府进军。

在岳飞的部署中，牛皋只是佯攻。十一月下旬，岳飞指挥王贵、徐庆、李道等部攻占了虢州，然后又分兵夺取了虢州所属的虢略、朱阳、栾川三县。接下来，岳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主力继续西进，连克上洛、商洛、洛南、丰阳、上津五县，占领了商州全境，马进逃往洛阳。

王贵攻下虢州后并没有停止进兵，取道栾川进逼顺州府治伊阳。被杨再兴于紫荆关上挑成重伤的顺州兵马统制满在匆忙迎战，结果，在卢氏与长水交界的业阳镇被牛皋杀得落花流水，兵败被擒。

虢商二州失守使刘豫大为震惊，要知道宋军若占据了此地，往北，控扼黄河；往东，俯瞰洛阳；往西，进抵关中。在文德殿，他暴跳如雷："你们不是说已将岳飞诱到了蔡州城下吗？何以北上商虢，夺我如此多的州县？"

刘麟不吱声，因为一切计划皆罗诱制订。罗诱不得不硬着头皮回道："陛下，那岳飞确实狡诈。我以蔡州为饵，岳飞反以董先为饵，将我十万大军吸附在蔡州城下，他乘虚北上，致使商虢二州陷落。"

刘豫怒气冲冲道："为将者，敌变我亦变，敌变我不变，焉能不败？"

众人都垂着头。他们深知，以刘豫的性格，如此惨败，肯定要处分人的。一个个提心吊胆，等待着皇上降罪。

"兵马副总管刘复听旨，"刘豫的脸阴得能拧出水来，"身为统帅，轻兵冒进，一败白塔，二败牛蹄，折我国威，着免去兵马副总管之职，闭门思过。"

"罪……罪臣叩谢皇恩……"刘复头皮一炸，顿时面如死灰，呢喃着跪下磕头。

众将领见皇上对自家亲弟都毫不容情，一个个噤若寒蝉。

第六章　王伦归国

十二月中旬，完颜昌派万户大挞不野来到开封，问罪刘豫为何与江南开战，丧师失地？刘豫脸上红一块黑一块，回答不出。

大挞不野训斥道："上国有令，谨守边界，不得再起战端。"

送走大挞不野，刘豫心惊肉跳。上国不仅不出兵帮助，反而禁止出兵，他预感不妙。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为了讨好完颜宗干和完颜宗磐，刘豫可谓费尽心机。所有重大节日，如寒食节、清明节、浴佛节、端午节、七夕节、重阳节、冬至节等，刘豫都派遣使者前往上京给太师、太傅以及相关大臣送礼。由春至冬，开封至会宁的官道上，运送礼物的车队络绎不绝。可宗干、宗磐大多坚辞不收，偶尔推辞不过收下了部分礼品，对刘豫的冷淡却并不见好转。

煎熬了几日，刘豫再次召来冯长宁道："新年将近，烦卿再赴会宁，一来恭贺上国新年，二来代朕奏请上国皇帝，允准下国建立皇储。"

这是刘豫反复思虑的结果，他认为只要金廷同意他立皇储，就证明上国对大齐的态度没有改变。

"卿若为朕办得此事，便是我朝首功。"刘豫又加了一句。

自从在刘豫面前隐瞒了拜访高庆裔起，冯长宁就对北上会宁心有余悸，硬着头皮回答："臣当竭尽全力。"

十二月底，冯长宁到达上京会宁，奉上大齐恭贺新年的贺帖及十万贯贺礼，呈上请立皇储的奏疏，然后就在馆舍提心吊胆地静等回复。数日后，一名近侍前来告知冯长宁，明日早朝皇上在乾元殿接见齐国使臣。

次日平明，冯长宁就来到乾元殿，行过君臣之礼后，完颜亶说道："齐国的贺帖贺礼朕已收下。至于册立皇太子，卿可转告刘豫，待朕派人到河南咨访民意后再作决断。"

这个答复出乎冯长宁的意料，既没有首肯，也没有拒绝。对于心怀忐忑的冯长宁来说，这个留有余地的答复有如福音，他赶紧叩头谢恩。

就在冯长宁正要启程回返时，高庆裔突然来到馆舍，依然是满面酒气，眼睛暗红："冯侍郎别来无恙。"

此时，冯长宁最怕见的人就是高庆裔。他慌忙答礼，让座，且亲手为高庆裔沏来一盏香茶。

"侍郎到御寨五天了吧？"高庆裔一边品茶一边问。

"是的。"冯长宁清楚高庆裔的来意，紧张地思索着该如何答复他。

停一停，高庆裔又道："刘豫立储，自家判定此事难成。"

"为什么？"冯长宁惊问道。

高庆裔打了个酒嗝道："什么咨访民意，不过是推诿之词。自家早就说过，没有了都元帅，就没有他刘皇帝。"

闻言，冯长宁没有吭声。

高庆裔话锋一转，盯着冯长宁问："自家托侍郎问话刘皇帝，可曾问过？"

冯长宁鸡啄米一样连连点头："问过，问过。"

"刘皇帝如何作答？"

"我家皇上说……说都元帅恩比山高……"

高庆裔截断话头道："这是虚话。自家是说在大名府一带暗添兵马之事。"

"我家皇上按高总管的吩咐，已在大名府一带增添了兵马数万。"谎言一旦生成，就需要谎言维持。

高庆裔不辨真伪，扬起脖子喝了一大口茶，搁下茶盅道："有一件机密事说与侍郎。"

冯长宁支起耳朵。

“朝廷要与江南议和。”

“啊！”

“自家断言，朝廷一旦与江南议和，你家皇帝必废。”

十余天后，冯长宁返回开封。册封太子一事虽然没有得到金廷的明确答复，但金国皇帝答应派人前来咨访民意，给日夜不安的刘豫带来了希望。待冯长宁禀报完毕，刘豫喜滋滋道：“朕说过的，上国不可能抛弃大齐。”

冯长宁心乱如麻。圣上转忧为喜，可上国却要与江南议和。正如高总管所言，上国议和，必将抛弃大齐……忽然，冯长宁跪在刘豫面前，连连叩首，痛叫道：“陛下，臣有罪，罪该万死。”

刘豫诧异道：“卿有何罪？卿劳苦功高，朕还没有赏你。”

冯长宁一边叩首一边道：“臣有欺君之罪。”

刘豫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冷冷地问道：“你去见都元帅了？”

“不，”冯长宁坦言道，“臣去了高总管府。”

冯长宁跪在地上，将前次去高庆裔府上的经过和这次高庆裔来馆驿叙说了一遍后道：“臣去高总管府实属无奈，请陛下详查。”

半晌，刘豫才道："既如此，卿平身吧。"

待冯长宁颤颤巍巍站起身子，刘豫又问："高庆裔要朕在大名府暗暗添兵，是何居心？"

冯长宁摇头道："臣实在不知。"

过会儿，刘豫又问："高庆裔说上国要与江南议和？"

"是的，臣可是听得明明白白。"

上国果然起了变化。在大名府增添兵马，那是大不敬，休去管它。可上国要与江南议和，不得不防。整个新年期间，刘豫忧心忡忡。

这天傍晚，开封府派人来报，说上国元帅完颜昌送来几名江南使臣，命大齐护送出境。

以往宋使过境，刘豫并没有过多刁难，因为宋使前往的是西京大同。而且只见宋使北上，未见宋使南返。现在都元帅去了会宁，主持燕山以南军政要务的是完颜昌。何况，几名宋使是回返江南。

开封府的吏胥呈上大金国右副元帅府的公文。内容是，江南的老皇帝和他的妻子郑氏死了，金廷传下指令，命拘留在涿州的江南使臣回国报丧。报丧后，允许江南派使臣前来五国城迎回老皇帝和他妻子郑氏的棺椁。

按公文所说，宋国老皇帝已然驾崩七年，老皇帝的妻子郑氏死得更早。其尸骸为什么这个时辰交还江南？此时交还江南老皇帝的尸骸是不是与议和有关？挥退开封府的吏胥，刘豫越想越深感不安。

刘豫命人急召罗诱晋见。罗诱看完右副元帅府的公文，也一时无语。

刘豫忍不住问道："罗卿有何见解？"

罗诱缓缓抬起头回道："陛下能否容微臣直言？"

"卿是我大齐国砥柱，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此乃不祥之兆。”

尽管刘豫也有很坏的预想，仍然禁不住浑身一颤。

“为今之计，当扣押宋使，不得放还。”罗诱建议道。

这一点与刘豫的想法一致。一旦放宋使回返江南报丧，江南就会派使臣北上会宁，一来二去，将祸患无穷。

“完颜昌若来问询呢？”

罗诱道：“这个容易，就说宋使已护送出境。”

刘豫咬牙道：“那就依卿所言，觅一静僻之地秘密拘押。”

此次归国的宋使乃十年前南宋立国后赵构派出的第一名使臣王伦。

有关王伦，靖康围城时曾轰动京师。王伦出身富家，自幼爱好习武，广交天下朋友。后来家道败落，王伦四处流浪。靖康二年，王伦携一班弟子来到开封。恰逢金兵第二次南下，将王伦和他的弟子们围在了京城内。腊月间，开封外城被金兵攻破，大量居民从外城拥入内城，秩序混乱。突然有一人闯到宣德门下高呼：“陛下，门外乱民，草民能弹压。”

赵桓召近前问：“壮士姓甚名谁？”

“山东王伦。”

赵桓解下腰中宝剑递给王伦。

王伦又道：“陛下，我未有官。”

赵桓命人找来纸笔，当场写下八个字——王伦可除兵部侍郎。

王伦拿着御旨下楼，率领他的一班弟子很快就将混乱不堪的内城秩序整治得井井有条。然而，王伦的官职却没能兑现。宰执们认为，若是太平年间，王伦属于山野恶民，虽然弹压乱民有功，但也不宜骤升为三品高官，最后给了个九品官衔。

开封城破，王伦随难民逃出城外。后来听说赵构在应天府登基，王伦觉得自己是官府中人，于是来到归德。由于王伦官秩太过低微，加之南宋刚刚诞生，在长达七个月的日子里，王伦在归德街头卖艺为生。

转机很快来了。是年底，赵构决定遣使北上，请求金国罢兵。可此时，昔日的朝中大臣要么死于国难，要么被金人所掳，可供驱使的寥寥无几。即便有逃过一劫的臣僚，刚刚经历了靖康之祸，一个个畏金人如畏猛虎。招募使臣的榜文张贴多日，竟无一人应召。最后，王伦揭榜了。

赵构在临时行宫传见王伦，四十出头的他身材魁梧，面目俊朗，声音清脆。赵构龙心大悦，问了王伦的身世与官职，当廷升为正六品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出使北上。

王伦这一去就是十年，最初是拘留在大同，五年后转移到燕京，两年前又拘押在涿州。一同出使的共有七人，已有三人死在了途中。原以为此生不得归国，谁知忽然之间事情出现转机。

那是腊月的一天，一队金兵将王伦带入右副元帅府。

“你是何人？”一名金兵元帅高坐堂上，他就是接替完颜宗翰主管燕山以南军政要务的完颜昌。

十年的磨难与摧残，王伦老了，两鬓已生出白发，但声音仍是那么清亮：“回元帅，臣为大宋国通问使王伦。”

完颜昌平淡地说道：“你家老皇帝死了，他的妻子也死了，御寨发下文书，命你回国报丧……”

归国的喜讯使王伦如痴如呆，竟然全无听闻上皇及太后驾崩后的悲恸。

“王伦，听见了吗？”通事在一旁道。

王伦这才叩首谢恩。

从右副元帅府出来，王伦只觉天高地阔。羁留北地十年，终于可以归家了！很快，王伦又陷入怅惘。家中老母可好？妻儿是否平安？王伦出使时，老母及妻儿均在老家，他临行之前曾写过一封家书，大意是虏

人可能窜犯山东，望预作准备，随时迁徙他处。如今，山东已然沦陷，不知合家已流落何处。

回到涿州，王伦将金廷允准他们归国报丧的喜讯告诉了副使谢先以及随从范宁和朱甫。三人跟王伦一样，闻讯后宛如泥塑。

“你们这是怎么啦？要归家了！”王伦看看谢先，又看看范宁和朱甫。

三人这才醒过神来，先是拊掌大笑，过后便是沉默。沉默中，三人的眼泪缓缓流过脸颊。离家十载，那种对故土刻骨铭心的眷念，对家人痛入骨髓的挂怀，伴随了他们三千六百多个日夜。终于，噩梦将要过去。

“上皇与郑后驾崩五国城，为我朝之大不幸。”王伦又道，“我等应速速启程，归国上报圣上。”

谢先、范宁、朱甫这才收住欣喜。毕竟是大宋子民，自家皇帝死于异域他乡，心底不是滋味。

次日，通事送来右副元帅府开具的文书，将王伦一行送到开封。应该说，有大金国右副元帅府的通关文书，伪齐不敢有丝毫阻滞。可在馆驿住了三天后，一队甲兵居然将他们送到洛阳关进了一座深院。门是铁门，窗户封死，只留一洞，每天两次从小洞送入粗食。任你交涉与抗争，均无人理会。

慢慢地，王伦镇静下来了，他断定伪齐这是阻止他们归国。至于为什么阻止他们归国，或许是刘豫不愿看到金廷与大宋通好。

“匹夫刘豫！自家若是大难不死，他日王师北伐，第一个便是斫下他的狗头！”范宁咬牙切齿。他自幼习武，十八般武艺谙熟，多次武举会试不第，后遇上王伦，遂结为知己。

“刘豫虎狼之心，比虏人还要狠毒！”谢先随即附和。他与王伦同为乡邻，王伦家道中落后，两人一起漂泊江湖。谢先多次犯案，遭官军缉拿。

朱甫不慌不忙地道：“谢二哥，刘豫不是虎狼，是蛇蝎，属蛇蝎之

心。”朱甫也是富家子弟，因替人打抱不平，犯了人命官司，潜逃京师。王伦在宣德门求见天子，要求承皇命整治内城秩序，朱甫大为叹服，前来相投，是王伦整治城内秩序最为得力的助手。

王伦没有吭声，他思忖绝不能让刘豫死困在此，必须设法逃出。他不仅要归国报丧，还负有机密，须得尽快让机密上达天听。想到此，王伦咳嗽了一声道：“事已至此，我们当是脱困求生。”

谢先问道：“幽闭在这密室之中，如何脱出？”

王伦道：“先要有脱困之志，再思脱困之计。”

朱甫随口说道：“欲脱身，最好挖墙。”

听朱甫说“欲脱身，最好挖墙”时，众人一齐睁大眼睛。王伦道：“好，就依朱贤弟所言。”

挖墙须有工具。当晚，一名伪齐兵士送来饭食，范宁接过一看，大骂道：“狗奴才，爷们是大宋使臣！如此饭菜，叫爷们如何吃得下？”说罢将饭钵朝地上一掷，饭钵碎了。伪齐兵士瞥了一眼，无动于衷，扬长而去。待伪齐兵士走后，王伦、谢先、范宁、朱甫急忙蹲下身子，各人拾起一块瓷片。

在以后的日子里，几人凭着四块瓷片轮流挖掘，硬是挖开了数块墙砖。按照王伦的计划，应在除夕夜开展行动。因为除夕夜守备松懈，只要出了囚室，凭着四人的本事，轻而易举就能制服院外守卫，然后潜出洛阳。

然而，百密一疏，就在除夕的前一天，他们的行动计划被伪齐兵士觉察了。泄密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的手指。用瓷片挖掘墙砖，免不了伤及指头。几个月下来，每人的手指都伤痕累累。那天伪齐兵士又来送饭，朱甫忘了掩饰，将手伸到了洞口。伪齐兵士发现朱甫一双手尽是伤痕，可怖至极，大为惊愕，问：“你的手——”

朱甫急忙将手收回，但已经来不及了，伪齐兵士发出一声叫喊：“来人啦——”

王伦见事情已泄，立即吩咐众人将墙洞掏开钻出囚室。几名伪齐士

兵闻讯从前院赶来，范宁迎上前去躲过刀锋，劈面一掌，伪齐士兵头颅立碎。范宁夺刀在手，将冲入后院的几名伪齐兵士砍翻在地。

王伦、谢先、朱甫各选了刀枪，直奔前院。前院有十几名伪齐兵士，一场混战，十几名伪齐兵士被如数斩杀。正欲出门，只见门外大道上，近百名伪齐士兵飞奔而来。

从前门出去已无可能，众人奔往后院。后院有一门，已封死。谢先找来一根木柱，大伙儿齐心合力将后门撞开。就在这时，伪齐士兵已经拥进了院子。

“诸位兄弟先走，我来断后。”朱甫一抖长枪，对众人道。

王伦大喝道：“浑说，要留也是我留！”

朱甫铮铮道：“今日之祸由我引起，自当由我排解。”

范宁道：“我来断后，朱贤弟先走！”

“别争了，好生保护王大哥。”朱甫见范宁还想争执，暴吼一声快走，便迎向拥进后院的伪齐士兵。

由于有朱甫挡住了伪齐士兵，王伦、谢先、范宁得以脱身而出。在院外，三人从伪齐兵士手里夺得三匹快马，冲出了洛阳东门。

出了洛阳城并不意味着脱离险境。洛阳城环卫四塞，古称“八关都邑”。要去杭州，或出汜水关，或出伊阙关。伊阙关近，汜水关远。王伦决定出其不意，由龙门山出关。

王伦的这一决定，为出关增添了困难。

原来，伊阙关守将孙典麾下有两员战将，号称“河北双煞”，一个善使双刀，人称“刀煞”，一个善使战斧，人称“斧煞”。王伦一行刚出伊阙关，洛阳来的急报送到了孙典手中。孙典一看，急忙带领“河北双煞”出关追赶。在伊河边，孙典带领“河北双煞”追上了人困马乏的王伦、谢先与范宁。

“哈哈！”孙典大笑道，“这不是王使臣吗？！”

王伦知道，今日若要脱身，唯有力战，遂纵马上前："我是王伦。你是何人？"

孙典笑答："我乃伊阙关镇守使孙典。"

孙典？王伦拘押涿州时听说过此人，他原是义军，后降了刘豫。孙典善使飞镖，十步之内取人性命只在须臾，便问："你是宋人吗？"

孙典一愣，脸上笑容立刻僵住了。

王伦道："你既为宋人，为何替国贼卖命？"

孙典立刻满脸尴尬。

"刘豫无德，甘愿为虏人驱使，但凡有良知者无不及时归正，否则史书无情！"王伦掷地有声。

就在孙典愣怔的当口，"斧煞"高叫一声道："镇守使少跟他啰嗦，看我取这伙鸟人的性命。"说罢舞动开山斧，狂奔过来。

谢先拍马而出，敌住"斧煞"厮杀。

谢先使的是枪。当年在莘县，谢先的枪术颇有盛名。"斧煞"虽然力大，谢先一杆枪使得宛如蛟龙出水，"斧煞"只得前遮后挡。像开山斧这样的重兵器，最佳用途是攻，倘若用来化解对手的枪法，无疑显得笨拙。

一旁的"刀煞"按捺不住，挥舞双刀奔向王伦。范宁大叫一声，上前敌住。

范宁使的也是刀。范宁的刀术曾名满山东。十年前王伦奉旨出使，范宁是第一扈从。十年来，范宁忠心耿耿地守护在王伦左右。范宁的刀法凶狠，而"刀煞"的刀术诡异，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在范宁凶狠的进攻下，"刀煞"均能轻易化解。

王伦的心渐渐提起来了。从眼前看，谢先、范宁与对手势均力敌，问题是，他俩从午时起开始奔跑和厮杀，既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如今对手凶狠异常，王伦十分担心。

与“斧煞”缠斗的谢先清楚，他取胜的希望不大，这个使开山斧的对手实在太强悍了。谢先想到的是，如何寻找机会痛下死招，求得与对方同归于尽。

格斗中的范宁也在思索破解之策。对方肯定未入武学，所以招式怪异。这种未入武学的刀法，多半来自大辽，甚至西域。他们各自成派，每一派都有独门绝活。如果捉对儿厮杀，这种武林人物非常难缠。范宁必须迅速战胜对手，否则后果不堪。

孙典立在不远处。对他而言，只要将对方拖住就行。不消一个时辰，他的大队人马就会赶来。

转眼间，四个人缠斗了数十回合。就在王伦苦思破解之术时，大路上烟尘四起，蹄声如雷。

谢先突然狂呼一声：“大哥快走！”然后敞开门户，枪尖直指“斧煞”胸口。“斧煞”见状，侧身躲避，战斧横扫，谢先不仅不避，反而抢身上前，枪尖刺入“斧煞”肩胛，横扫而来的战斧却将谢先击出数丈之外。

“谢先！”王伦痛入心扉，举枪朝“斧煞”奔来。

“大哥不得鲁莽！”范宁虚晃一刀，逼退“刀煞”，拍马上前一把搂住王伦，调转马头，纵身跃入伊河。

伊河水流甚急，眨眼工夫就将他们冲出了百十步。当伪齐援兵赶到河边时，伊河上已不见了王伦和范宁的身影。很快天便黑了，伊河也无渡船，孙典只得作罢，抬着负伤的“斧煞”返回伊阙关。

王伦与范宁也不知在伊河里漂流了多久，天快要黑定时方才抵达对岸。对岸即是大山，为了尽快摆脱险境，他们翻过大山又急急忙忙奔走了个把时辰。夜已渐深，寒气更浓。二人身着湿衣，前一阵子奔走得急，还感觉不到寒冷，当脚步慢了下来时，奇寒锥入肌骨。

“今夜伪齐兵不会追上来了，先找个地方烤干衣服。”王伦对范宁道。

又胡乱走了大半个时辰，才寻着一座茅舍。王伦叩门，说他们是收

药材的商人，因失足落水，想在此借宿一晚，明日一早便走。

门开了，主人是一位老汉，也不多问，搬来柴块将屋中火笼烧旺，又为两位不速之客拿来几个红薯。王伦、范宁已经饿急，说声“多谢”，便狼吞虎咽。老汉见状，又从里屋拿出几个面馍。

王伦千恩万谢，吃罢便问老汉这是何地。老汉回说此地为香山。

王伦又问：“伊阙镇多远？”

“不远，也就三四十里地。”

跑了半宿，还在伊河边。王伦与范宁对视一眼，又对老汉道：“老人家且去安歇，我们烤干衣服，只在火堆旁打个盹就行。”

王伦与范宁商议，此地既然距离伊阙关不远，还是尽早离开的好。最后决定平明动身，进入少室山。只要进入了大山，才会摆脱威胁。然后沿颍水南下，直抵淮南。

然而，从下半夜开始，王伦先是奇寒不止，继而高热不退。范宁试了试王伦的额头，与火炭无异。待到天明时分，范宁也头痛欲裂，浑身无力。

老汉起床一看，立即吩咐儿子收拾床铺，将王伦抬入房内，随后对范宁道：“这位客官定是感染了伤寒。”

范宁想想也是，昨天在河水中浸泡了将近个把时辰，又身着湿衣奔走了半宿。王伦毕竟是年过五旬的人了，怎经得起如此折腾？

“不碍事，香山多药草，喝几剂汤药即可痊愈。”东方既白，老汉背起竹篓，拿起尖锄，上山去了。临行前吩咐儿子，将两位客官的一应衣物烧毁，换上自家们的服饰。

老汉的儿子木讷，待爹爹走后，先将王伦、范宁的所有衣物在灶膛焚毁，然后帮王伦、范宁换上山民衣服。中午时分，老汉归来，竹篓里尽是树叶草根。老汉用文火煎煮，服侍王伦与范宁喝下。

三天后，王伦高热渐退。就在这时，一队伪齐士兵来到了山中，闯进茅屋。

“这二人是谁？”头目喝问老汉。

老汉不慌不忙回道：“这是两个收药草的商客。”

头目掴了老汉一掌，骂道：“老匹夫！这分明是江南的使臣！”

老汉并无惧色，缓缓道：“兵爷虽然手中有刀，但不能冤枉好人。”

头目冷笑道：“洛阳城里跑了几个江南汉子，你这儿便来了两个收药材的商客，天下事恁地如此之巧？”

老汉又道：“两个商客来自山东，在小民这儿染上了伤寒。兵爷若是不信，待二位商客病情好转，自去官府由兵爷询问。”

头目哼了一声，走到床边仔细察看。突然，他哈哈大笑，招呼士兵道：“你们看，这哪是山东商客，分明就是洛阳城中逃脱的江南使臣。根根手指带伤。”

老汉与兵士的对话，王伦听得清清楚楚。他的高热虽然有所减退，但四肢无力。王伦闭着眼睛想，能不能渡过此劫，全凭天命。

“无耻刁民，竟敢耍弄大爷！”头目举起战刀，一脚将老汉踹翻。

老汉的儿子被几名士兵按着，见头目欲杀爹爹，狂吼一声，从士兵手中挣脱，猛扑过来。头目猝然被撞，一个踉跄刀掉在地上。老汉的儿子正要拾刀，两个士兵挥刀上前，将老汉的儿子砍翻。

“儿啊！”老汉一声痛嚎，从地上爬起。

头目恼了，从地上拾起战刀，大骂一句劈向老汉。突然，范宁翻身下床，挥掌劈向头目，头目侧身躲过。范宁连击三掌，均被头目化解。无奈范宁气力不继，死在战刀之下。顷刻之间，茅舍内夺去两条人命。

这时，一位将官模样的人来到茅屋，所有士兵顿时屏息静气。将官见屋中死了两人，追问缘由。待头目吭吭哧哧说完，将官走到床边察看完毕，勃然大怒：“腌臜畜生！手指有伤就是洛阳城中逃出来的使臣吗？采药人成天钻深山，入密林，手指能不带伤？”

众伪齐兵士顿时蔫头蔫脑。

将官叱责头目："擅杀无辜，草菅人命，回营打一百军棍！滚！"

头目抱头鼠窜，伪齐士兵一个个踮着脚步悄悄退出茅屋。

将官再次走到王伦床前察看，于他耳边低语："我刚被官军开释，董将军煞是好人。"说完，在王伦枕边放下一锭银子。

王伦在老汉家整整住了一个月。失去儿子的老汉，在以后日子里言语极少。至于王伦从哪里来，到哪儿去，只字不问。王伦固然为失去范宁伤痛，更为老汉失去儿子伤惜。如若不是他与范宁到来，老汉怎么会暮年失子？

一个月后，王伦告别老汉南下。临走之前，他将那锭银子留在了老汉家。

没有了伪齐军的追捕，行程依然艰难。从洛阳到正阳关一千多里，那是大路。王伦只能走偏僻小路，就连人户密集的村落也要绕道。沿路乞讨，有时候乞讨不成便忍饥挨饿。夜晚多宿山洞，担心找人讨宿会引来麻烦。越往南走人户越稀，有时候走上一天难见人影。靴子烂了，用麻布包裹双脚。衣服破了，条条缕缕宛如乞丐。乱发如草，胡须全白。后来遭逢伪齐兵也不必避让，没人怀疑这个蓬头垢面、衣不蔽体的老者会是宋使。

二月底，淮水在望。

沿边伪齐防守很严，不时有巡逻的伪齐士兵举着明晃晃的火把走过。王伦躲进山坡草丛，天黑许久，待一队巡逻的伪齐士兵远去后才悄悄来到河边。淮水宽阔，河床两边尽是淤泥，人在淤泥中行走十分费力。王伦还未跋涉到水边，又有伪齐兵巡逻来了。

"水边有人！"火把下，伪齐兵发现了王伦。

纷飞的箭支落在王伦身前身后，他索性倒在淤泥中翻滚，一直滚入水流。

二月的淮水奇寒无比，王伦不知在水中挣扎了多久才来到南岸。爬上滩涂，王伦手捧泥土泪如雨下，一边流泪一边呢喃："我回来了……十年了……我王伦回来了……"

一队宋军士兵来到王伦身边，王伦撑起身子艰难地说道："我是朝廷通问使王伦……"

"王伦？"宋军士兵摇头，没听说过。

"快，派人……去杭州……太上皇和……太上皇后驾崩了……"一语未了，王伦昏厥过去。

赵构收到太上皇与皇太后驾崩的噩耗正在建康。

二月初，銮驾离开平江，将行府移往建康是张浚提出来的，他道："建康为六朝古都，前凭大河，后依江浙，上通襄汉，俯瞰淮甸。将行府迁至建康，既能巡师江上，总率三军，又能鼓舞士气，威慑敌胆。"

赵构认可了张浚的主张。动身之前，他命岳飞从鄂州赶到平江护驾。

绍兴六年冬季，岳飞收复了商虢二州以及汝州大半，使得赵构龙心大悦，在朝堂上仍不住赞叹："岳飞确实善战。"

"南方诸将，就数岳飞驭军有方。"张浚不失时机地进言。

赵构想起张俊、韩世忠、刘光世，一时心底不是滋味。

去年淮中战事刚一结束，韩世忠便点齐二万五千兵马，跨过淮水攻击涟水。涟水守备薄弱，当天即落入韩世忠之手。继而攻克海州，接着转攻下邳。下邳是徐州的大门，若占据下邳与徐州，将严重威胁伪齐东翼。刘豫深知下邳的重要，因此驻有重兵。

韩世忠将主攻方向放在南门，因为南门前地势开阔。下邳城小，城墙却高大坚固。韩世忠每天立马阵前，看一波一波将士冲到城下，架起云梯，攀上城头，又在伪齐军的抵抗下，一波一波退回原地。

到了第六天，探马报告，说徐州大军来援。韩世忠赶紧知会都督府，同时派人赶赴庐州，请刘光世迅速移兵北上，攻击宿州，使伪齐无力东顾，以减轻下邳城的压力。然而，刘光世却以大战刚过、兵器粮草奇缺为由，拒绝了韩世忠出兵宿州的请求。

再说，刘光世怎么会接受韩世忠的请求呢？

建炎三年，苗刘兵败，逃往闽中。张浚命韩世忠率兵追击。韩世忠的兵马不多，为充实韩世忠的力量，张浚命刘光世的部将王德归韩世忠节制。王德是刘光世帐前的第一悍将，人称“王夜叉”。刘光世明里没有拒绝，私下里却嘱咐王德单独行动。韩世忠见王德不遵将令，派亲将陈彦章前往王德军中质问，谁知“王夜叉”竟将陈彦章给杀了。苗刘平定后，韩世忠状告王德擅杀大将。王德被捕下狱，依律当斩。是刘光世找到赵构苦苦求情，最终赦免了王德。自此，韩世忠便与刘光世结下了仇怨。

绍兴初年，刘光世与韩世忠守卫两淮，二人的防区不断变换。绍兴三年春，韩世忠与刘光世换防，韩世忠离开镇江奔赴建康，刘光世离开建康赶赴镇江。韩世忠刚入建康城，几处府库突然火起。韩世忠捉住两名纵火者审问，竟说是受刘光世的指使。刘光世当然予以否认，说韩世忠诬陷。第二年秋，两人再一次调换防区。刘光世刚从镇江出发，探马来报，说韩世忠半道设伏，刘光世赶忙改变移军路线。

为了改善二人的关系，赵构把刘、韩二人召至内殿，要他们效仿贾复与寇恂，但贾复与寇恂化仇为友的故事在刘光世与韩世忠之间始终没有出现。

既然刘光世拒绝出兵，韩世忠只得放弃对下邳的攻击，退回楚州。

身为帝王的赵构既不能处分韩世忠，也不能处置刘光世。因为韩世忠、刘光世以及张俊均在赵构为“兵马大元帅”时就已跟随左右，属从龙之臣。现在，銮驾北移，赵构绕过韩世忠、张俊与刘光世，将不是从龙之臣的岳飞召来护驾，也属无奈之举。

十数日后，岳飞赶到平江。甫一住下，政事堂吏胥便来到馆驿，说今晚张、秦、沈三位相公要为岳太尉接风洗尘。

傍晚，岳飞来到政事堂。张浚、沈与求是老熟人，秦桧却是第一次相见。张浚特地将岳飞引到秦桧面前作了介绍。两人虽然不识，但相互间久已知名。

秦桧先道：“岳太尉复襄阳，平洞庭、收复商虢，下官如雷贯耳！”

岳飞道："秦相公力阻割让三镇，面对强虏义存赵氏，下官亦仰慕得紧。"

于是入席。张浚面南而坐，两旁是秦桧、沈与求，岳飞坐在张浚对面。这种宴会是礼节性的，三位宰执各自斟了半盏素酒，岳飞要了一盅清水。张浚、沈与求都知道岳飞滴酒不沾，也没有多劝，倒是秦桧很为惊讶："岳太尉出身行伍，居然忌酒，实在少见。"

席间，岳飞问道："此次召下官来到行府，不知有何计议？"

几名宰执也不知圣上究竟何意，只是觉得圣上如此恩宠岳飞，让他们惊奇。

张浚道："銮驾不日移往建康，官家命太尉扈从，这是对太尉的器重。"

沈与求道："岳太尉勇猛善战，官家多次赞誉。"

秦桧道："岳太尉，这可是莫大的荣幸！"

岳飞以为此次来平江是商议军情，见是护驾，心中热情不免跌落几分。

沈与求道："岳太尉一举从伪齐手中夺得近万匹战马，实在可喜可贺！"

行营后护军长水夺马已在邸报刊出，国人尽知。

张浚问了后护军骑兵组建情况，笑吟吟道："后护军不愧为我朝劲旅。岳太尉练就的马军，除战马体力稍逊于虏人外，将士骑技之精，射技之准，丝毫不亚于虏人。"

沈与求道："剪灭伪齐后，势必要与虏人对阵。有了后护军的马军，我朝将不再畏惧虏人！"

说起军事，岳飞的热情又高涨起来："后护军有两支骑兵，一支为背嵬军，一支为游奕军，到时破敌，背嵬军正面主攻，游奕军出击侧后。"

闻言，张浚对秦桧道：“今岁购得的战马和锻造的战甲，一如去岁，半数调拨给行营后护军。”

秦桧回道：“下官一定照办。”

岳飞激动起来，举起盛满清水的酒盅道：“岳飞以一盏清水，感谢各位相公对行营后护军的关照。”

次日，赵构在临时行宫召见岳飞，几名宰执也参与了召见。张浚首先讲述了张宪等人深入伪齐腹地夺取马匹组建骑兵一事，直听得赵构频频点头，随后问道：“听说岳卿好学，不知岳卿所读何书？”

“回陛下，臣学识粗浅，以读《武经总要》为主，偶尔也读《资治通鉴》《三国志》以及太史公书。”

赵构笑道：“为将者自然要以《武经总要》为主。史书也应涉猎。不过，朕以为还应该读一读《诗经》《礼记》以及《吕氏春秋》。”

岳飞一时不解其意，赵构又缓缓道：“读《诗经》可以悦性情；读《礼记》可以知法度；读《吕氏春秋》可以明是非。”

张浚、秦桧、沈与求、陈与义均点头称是。

赵构又道：“朕居禁中，自有日课。早朝退，省阅臣僚奏疏；用完早膳，读《春秋》《史记》；晚膳后又省阅内外章奏，夜读《尚书》《礼记》，直至三更。”

张浚道：“陛下圣学如此，臣等自愧不如。”

秦桧道：“即使异代帝王，又有几人可比？”

“朕除了日课，还学书画。陈公辅曾劝朕不必留意翰墨。朕以为，人食五谷，必有所好，或喜田猎，或嗜酒色，可无论田猎还是酒色，皆蛊惑本性，废乱时政。至于学书，怡情养性，远贤于其他嗜欲。”赵构将目光投向岳飞，“岳卿于整军临阵之余，也可留意字画。”

岳飞迟疑一下，道：“臣……遵旨。”

闲聊一阵，赵构话锋一转：“灭伪齐是为我朝国策，此次召卿前

来，一是随朕前往建康，二是商议北伐大计。”

听赵构如此一说，张浚大喜道：“岳太尉练兵鄂州，军威雄壮，只要朝廷降旨，便可挥师两京。”

赵构点点头，继续道：“河南之地，祖宗陵寝所在，刘贼播乱，先皇不安。朕每每想起，忧心如焚。”

岳飞更是激动万分：“微臣起于行伍，受圣上错爱，忝为大将。只要朝廷令下，微臣兵分两路。一路兵出南阳，一路兵出信阳。”

赵构点头道：“卿意甚好。”

岳飞抓住机会向赵构进言：“微臣兴师襄阳，恳请淮西刘光世兵出寿春，以为策应。”

赵构略略一想后道：“此次迁移途中，卿可与张浚、秦桧等人详细商议进兵方略。”

当日，赵构下旨：岳飞由检校少保升太尉，宣抚副使升宣抚使，营田使升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官的最高级别。至此，岳飞在军内的地位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人齐平了。

次日上午，岳飞还奉旨拜会了建国公赵瑗。在内侍的引导下，岳飞来到临时行宫旁边一间书房。当赵瑗出现在岳飞眼前时，宛如云开日出，岳飞眼睛为之一亮。只见赵瑗生得眉目清秀，相貌俊朗。

按照宋代官制，国公是从一品，而太尉是正二品。赵瑗虽然只有十一岁，但官职高于岳飞。另外，在岳飞眼中赵瑗已是储君。

“臣岳飞拜见建国公。”岳飞躬身行礼。

“岳相公免礼。”赵瑗吩咐为岳飞赐座，“岳相公的威名下官早已耳闻，今日得以相见，万分荣幸。”赵瑗说话十分得体，岳飞又平添了几分欢喜。

岳飞问了赵瑗的学业，由何人教授，赵瑗一一作答。岳飞告诉赵瑗，自己仅读过冬学。至于诸子百家、儒学经典都是从军后才稍加涉猎。

赵瑗道："然而岳相公勇冠三军，壮志凌云。单是一曲《满江红》就不知有多少硕德大儒望尘莫及。"

闻言，岳飞腼腆起来："拙笔让国公见笑了。"

"读书当为立身，立身即为报国。若不报国，读书何用？"没想到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说出此等话来，令岳飞热血沸腾，赵瑗继续道，"岳相公虽然少读诗书，但岳相公肝胆相照。据闻，岳相公有言，'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大宋中兴有望'，可谓一语中的。"

岳飞激动道："靖康以来，臣颇有感触。多少文臣武将为了钱财、为了惜命，开门揖盗，祸国殃民！"

赵瑗点头称赞："自太祖皇帝开国以来，若是文臣清廉，武将忠勇，何至于虏人南下？！"

整个拜会时间不长，是岳飞生前唯一一次与赵瑗相见，这次见面给双方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数日后，御船从平江出发，沿运河北上抵达镇江，韩世忠正在恭候。镇江是行营前护军的大本营，赵构停下来检阅前护军的兵马，然后接见韩世忠，予以抚慰和勉励。二月底，乘车马到达建康。

刚一抵达建康，便收到了来自寿春的报丧。当时正值早朝，赵构看完奏报忍不住在朝堂上大哭，早朝随之罢散。来到后殿赵构依旧哀恸不止，张浚、张守、秦桧等人一边陪哭一边安慰。由于事出突然，朝廷只得安排礼部官员临时主持丧礼。按宋制，全国禁屠三日；各州县寺院道观做道场七天；百官禁乐二十七日，庶民禁乐三日；建康城内七日内禁办喜事；各地赵氏宗亲在得知凶耗后三日内不准嫁娶，等等。另外，按祖制赵构得守丧二十七个月。经张浚等人力劝，以日易月，二十七日后举行大祥典礼。

三日后，赵构召集众宰执殿前议事，道："太上与太后驾崩北地，朕心如刀割。欲兴师报仇雪恨，可太上与太后梓宫未还，先灵难安，当如何是好？"

张浚道："臣以为，报仇雪恨与迎回梓宫并不相悖。一边秣马厉兵，一边遣使北上。倘若金虏食言，即刻发大兵征讨。"

张守道："张相公所言极是。太上、太后被金人所掳，如今驾崩雪域，全国军民无不咬牙切齿，气只可鼓而不可泄。"

陈与义也道："臣以为迎还梓宫是孝，洗雪先皇之耻更是大孝。"

闻言，赵构望着秦桧问："秦卿以为呢？"

秦桧迎着赵构的目光，缓缓道："臣以为，当今之计是扫灭伪齐。"

张浚正色道："秦相公，陛下垂询的是向虏人复仇与迎回梓宫。"

"陛下，伪齐不灭，我朝如何北上？"赵构、张浚和几名宰执大臣都愣住了。近一年来，伪齐关闭了所有渡口，对宋廷的使者拒绝过境。去年腊月间，朝廷曾派使臣前往燕京拜访完颜昌，差点被伪齐士兵射杀在淮水中流。秦桧继续道，"伪齐存世一日，我朝便一日去不得金国。只有伪齐不存，再议孰战孰和。"

赵构猛然大悟："秦卿说得是，有伪齐在，万事皆休。"

接下来讨论今年战事。三年灭伪齐，按计划今年岳飞收复商州、虢州，虎视洛阳；韩世忠收复下邳、徐州，进逼归德；刘光世收复颍州、寿州，威胁开封。岳飞提前一年完成了计划，韩世忠收复了涟水、海州，只有刘光世寸土未复。

张浚道："昨晚太平州来报，行营左护军四座仓库大火。刘光世说是伪齐的间谍所为，可他又交不出一名伪齐间谍。"

这事早已上报赵构，他一张脸阴得快要拧出水来："十多万石粮食，几万匹绢布，还有堆如山积的军械被大火焚毁！春荒季节，十多万石粮食要救活多少人命？！速召刘光世赴行在，罢免所兼各职。"

张浚闻言大为高兴："臣即刻下文，命刘光世速来建康行府。"

赵构阴沉的脸色稍稍缓和，问："刘光世罢职，左护军由何人统领？"

尽管罢免刘光世去年就已经提出，可何时罢免，罢免后由何人接替均没有商议，现在皇上突然宣布罢免刘光世所兼各职，由何人继任左护军都统制，仓促之间宰执们答不上来。

“杨沂中如何？”赵构问。

张浚道：“臣以为，杨沂中资望尚浅。”

“刘锜呢？”赵构又问。

张浚委婉道：“刘锜是大将之才。臣在川陕时，刘锜即为泾原路经略使。不过，要刘锜统率行营左护军，仍缺少历练。”

张守也附和道：“左护军系刘光世所创，继任者倘若没有极高的威望，无法驾驭他的鄜延部曲。”

见状，赵构望着秦桧问：“卿是枢密使，有何见地？”

秦桧见官家点到自己，紧忙上前一步道：“陛下，臣以为大宋祖制便是以文制武。”

赵构闻言，不以为然道：“秦卿的意思朕明白。可此一时彼一时，祖制不可废，但也不能泥古不化。目前正值战时，统兵厮杀文臣不如武将。”

秦桧挨了一闷棍似的，默默退后。

忽然，赵构问：“除了杨沂中与刘锜，还有何人可以胜任？”

张浚突然省悟，圣上将岳飞从鄂州召来，莫非真实目的是罢免刘光世后兼统行营左护军？想到此，他立即道：“岳飞沉雄刚毅，声望卓著，可当此重任。”

赵构的面色彻底和缓下来：“用兵当用敢战之将。岳飞敢战善战，不亚于我朝狄青。”

张浚见官家把岳飞比作狄青，心底大喜。

赵构仍继续道：“岳飞出身农家，狄青出自寒微；岳飞起自小校，狄青发迹偏裨。都是从军后折节读书，精通兵法……”

“陛下，臣以为不可。”张守突然打断赵构对岳飞与狄青的夸赞。

赵构一怔，问："有何不可？"

张守道："岳飞已有大军十万，若再并统淮西军马，本朝一半兵马即由岳飞执掌。我朝自开国以来，还未有过如此先例。"

张浚猜测得对，赵构此次召岳飞前来行府，为的就是罢免刘光世后并统行营后护军。赵构清楚，将行营左护军交给岳飞兼统会有大臣反对。命岳飞前来平江护驾，就是显示皇家恩宠，以提高岳飞声望。

秦桧跟张浚一样，也悟透了圣上命岳飞随驾的真正缘由。一旦悟透赵构的心机，秦桧赶紧趋前一步道："陛下，臣以为岳太尉非一般武将，可当此重任。"

秦桧是枢密使，他的支持很有分量，赵构朝秦桧投去赞许的目光："秦卿所言有理，岳飞为我朝干城，非一般武将可比。另外，兵聚则力强，兵分则力弱。朕思之再三，要匡复河南之地，剪灭伪齐，非聚兵不可。"

张浚见秦桧与皇上都支持他的提名，顿时有了底气，对张守道："张相公多虑了。正如陛下所言，兵可以聚，也可以分。今日淮西兵马与鄂州兵马合并，明日又可以分开。"

闻言，赵构点头赞道："张卿所言极是，统兵与分兵不在于武将，而在于朝廷。"

第七章　岳飞弃职

岳飞做梦都没有想到让他并统淮西兵马。他经常念叨的是刘光世庸懦，朝廷需要撤换。可撤换刘光世之后，由谁继任行营左护军都统制，岳飞没有想过，也用不着他想。

赵构召见结束后，直到走出了行宫大门，岳飞仍恍恍惚惚。

这是三月，江南春光大好，蓝天无垠，阳光艳丽。站在宫门前望去，行宫前的御街金碧辉煌。岳飞再一次摸了摸袖中的诏书，发觉刚才的召对并非梦幻。

回到馆驿，参议官李若虚、干办公事于鹏、亲卫呼延龙等随行人员都在房间里等他。李若虚见岳飞满面春色，便问："官家今日召见，有何旨意？"

岳飞笑而不答，从袖中取出一份《御札》和一份《省札》。李若虚接过《御札》，只见上面写着——

朕惟兵家之事，势合则雄。卿等久各宣劳，朕所眷倚。今委岳飞尽护卿等，盖将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天意昭然，时不可失。所宜同心协力，勉赴功名。行赏答勋，当从优厚。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倘违斯言，邦有常宪。

李若虚惊问："莫非……官家的这道御札是写给左护军的？"

岳飞笑着点头。

李若虚接着又看《省札》，只见上面开列着淮西行营左护军的兵员、马匹数量以及副统制以上将官名录，最后还写着："右札送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太尉照会，密切收掌。准此。"

众人一一看过，巨大的喜悦宛如钱塘江大潮席卷而来，房间内所有人都半张着嘴巴，岳飞这才用激动的心情讲述今日的召对——

官家今天是在寝阁召见的，除了张浚、秦桧，别无他人。

行过臣礼，赵构赐座，然后对岳飞说道："刘光世骄惰已久，屡误军机。朕意已决，罢他的兵权。然而行营左护军数万大军须得忠臣良将统御，朕思来想去，决意委任于卿。"

闻言，岳飞就如在梦里，直到张浚在他耳边低语一句："岳太尉还不谢恩？！"他才慌忙跪下。

赵构说罢，亲自书写了一道诏旨递给他道："这是朕写给王德等人的诏令，王德、郦琼等人见了手诏如见朕亲临。"

岳飞接过诏书，再一次叩首谢恩。来到宫外，都督府的一名吏胥正在等候，专门为他送来了这份《省札》。

岳飞讲完经过，李若虚道："王德、郦琼等人素来敬服相公，相公

此去必定马到成功。”

于鹏点头附和：“左护军虽然缺少训练，但班底是西军，只要加以整肃，仍不失为一支劲旅。”

李若虚兴奋道：“有了淮西数万兵马，北伐便没有了旁顾之忧。”

“爹爹几时动身前往淮西？”岳云又问。自去岁行营左护军开往庐州后，太平州便只是行营左护军的后方补给基地。

岳飞回道：“官家说待刘光世赴行在罢职后，再由都督府行文前往。”

“不过，”李若虚想了一想道，“官家将十数万大军交与相公，相公须另上奏疏。一来具陈用兵方略，二来效法王翦，申述功成身退之意。”

“参议所虑极是。”岳飞连连点头。

当天晚上，岳飞起草了一份奏折，经李若虚、于鹏等人修改，然后再由岳飞亲自誊写。

然而，就在岳飞等待刘光世赴行在罢职的几天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因就是王伦回到了建康。

王伦在寿春停留一些时日，待身子骨刚刚恢复了几许元气，便挣扎着要见圣上。寿春守臣只得寻来一辆马车，将他载到建康行府。

王伦是由人挽着进入行宫的。甫一见到赵构，他便拜伏在地，泣不成声。

赵构也是百感交集。一去十年！他记得十年前王伦领命时，面若朗月，满头乌发，可如今须发皆白，形销骨立。

“王卿快起，快起。”赵构一边说一边走近前，在张去为的帮助下，从地上扶起王伦。一名宫女拿来锦杌，搀扶着王伦坐下。

“十年来，臣无时无刻不在挂念陛下。”王伦的泪水又一次溢出眼窝，“臣无数次回想，这一辈子臣可能无缘再见天颜了。”

赵构安慰道："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就好。"

"臣是回来了，可随臣出使的还有六人，他们都死在了异国他乡。"停了停，王伦扳着指头道，"刘见被杀于大同，鲁卫、杨成病逝于燕京，朱甫捐躯于洛阳，谢先殉难于阙关，范宁惨死于香山……"

王伦讲述了六名使团成员死难经过。当讲到范宁拖着病躯为保护恩人被伪齐士兵砍下头颅时，在场的内侍、宫女无不唏嘘，就连赵构也流泪不止。

最后，王伦道："臣恳请皇上，荫庇他们的家人。"

赵构回道："此六人是大宋英杰，当从优抚恤。"

王伦又讲了他在大同、燕京的一些见闻，突然道："请陛下屏退左右，臣有机密事要报。"

"卿有何机密事？但说无妨。"赵构示意内侍与宫女退出殿外，殿内只剩下赵构、王伦、张去为三人。

王伦告诉赵构，接到金廷归国的指令后，正要收拾行装启程，两名虏人来到馆驿，说右副元帅召见。

"完颜昌？"赵构惊问。

"正是。"王伦说两名虏人将他带到一处官邸，引入完颜昌的书房。完颜昌命人做来的一盅抹茶，茶沫是一支百合。

"百合？"赵构睁大眼睛问。

王伦点头道："臣当时就猜测，完颜昌命人给微臣点茶，勾勒一支百合的意义何在？"

赵构长出一口气道："百合意在一个'合'字。"

"陛下说得极是，臣就是这样想的。"王伦继续禀报，"完颜昌说他家小郎主天性慈善，不愿与江南交兵。若江南意诚，不仅可迎回太上皇及皇太后梓宫，还可议和通好。"

赵构一听，双眼顿时光彩熠熠。

“臣当时惊呆了。陛下委臣北上，为的不就是议和通好吗？”

赵构急忙问：“议和通好，可有条文？”

王伦摇摇头，又兴冲冲地道：“陛下，喜事还在后面！那完颜昌又道，两国通好，先废刘豫。”

赵构为之一震：“那完颜昌说，刘豫……将废？”

王伦高兴地点了点头：“完颜昌还说，一旦刘豫废黜，大金将归还河南、陕西之地。”

这个消息无疑太重大了，赵构几乎无法自持。

最后，王伦又道：“臣一路在想，就是爬也要爬到陛下身边。不战而得河南、陕西，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待王伦离开后，赵构立即传召张浚与秦桧。当两人从政事堂匆匆来到后殿时，赵构仍沉浸在极度兴奋之中。待两人行过君臣之礼，赵构便讲述了王伦带回来的机密。

张浚和秦桧听罢，也是目瞪口呆。好一阵张浚才回过神来，以手加额高兴道：“废黜伪齐，不战而得河南、陕西两地，这是陛下之幸，社稷之福！”

秦桧急忙附议道：“宋金修好，结永世之盟，陛下是中兴之主！”

赵构摆摆手道：“先别忙着庆贺，朕问你们，完颜昌的话有几分真实？”

张浚回道：“根据探报，完颜昌温文尔雅，并不嗜杀。”

秦桧也道：“臣在金营时，与完颜昌交往颇多。据臣观察，完颜昌爱好中土文化。诗词歌赋，随口而诵。”

赵构对完颜昌也抱有相当的好感。绍兴四年遣返蒲察胡卢巴时，魏良臣等人探得荣德帝姬已被完颜昌纳为爱妾。以赵构对二姐的了解，若

她受到完颜昌的宠爱，自然会尽力游说完颜昌善待大宋。赵构甚至想王伦的那盅抹茶就是二姐做的，她用一枝百合告诉王伦，大金意在修好。

君臣三人从刘豫废黜谈到宋金议和，从宋金议和谈到还都谒陵，从还都谒陵谈到富民裁兵。几乎在同一时间，三人一齐想起数日前就是在这里决定了对刘光世的罢免和对岳飞的委任。静默片刻后，赵构收起笑容，道："既然金人决计罢兵议和，淮西军马便没有被岳飞并统的必要。"

张浚点头道："岳飞可依旧统领行营后护军。"

赵构又道："只是……朕已颁旨岳飞，如今更改，须得重新拟旨。"

张浚与秦桧互相望了望，面呈难色。常说覆水难收，更何况是君命！重新拟旨？这旨如何拟写？

秦桧赶紧让道："张相公居首揆，当由张相公代劳。"

赵构冲张浚点头："既如此，张卿即为朕代为草诏。"

张浚出身科第，可谓才华横溢，立就成章，但今天这份短诏却花费了大半个时辰。赵构又令秦桧词斟句酌，然后才执笔抄录。

"张卿代朕传达。"赵构将抄录好的御札交给张浚。

张浚心里暗暗叫苦。他清楚岳飞的为人，性格刚毅，对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必然愤懑难耐，而他又不能详尽解释。但皇命难违，既然圣上叫自己传达，再难也得为圣上分忧。

次日早朝散后，张浚便叫吏胥将岳飞请到政事堂。

此次来到行府，岳飞去过政事堂几次，终因张浚太忙而没有畅谈。在岳飞眼里，张浚是他最信得过的中兴大臣。岳飞见政事堂只有张浚一个人坐衙，不免暗喜。行营后护军与行营左护军合并，他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向张浚请教。另外，从襄阳起兵北伐，有些环节也必须得到张浚的支持。

岳飞行过参见之礼，张浚十分热情地说道："近来下官忙于事务，对鹏举有所怠慢，望乞见谅。"

岳飞回敬道："这是哪里话，相公位居枢要，系天下民望一身。不仅南国翘首，河南河北之民也在引颈遥望。"

"哪里哪里，"张浚一摆手，接下来转入正题，"鹏举有所不知，庶民有庶民之苦，朝廷也有朝廷之难哪！"

岳飞不解地问："相公何出此言？"

张浚缓缓道："鹏举啊，为将者，要体会朝廷的苦衷。"

岳飞不知其意，定定地看着张浚。张浚于袖中缓缓掏出御札递给岳飞。岳飞打开，只见御札上写着："淮西合军，颇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亲笔，须得朝廷指挥，许卿节制淮西之兵，方可给付。仍具知禀奏来。"

"这……这……这是何意？"这突兀而来的变卦使岳飞一时不知所措，捧着御札问张浚。

张浚没有回答岳飞的提问，而是用关切的声音道："鹏举就不要去庐州了，在建康歇息几日，启程回鄂州吧。"

岳飞捧诏令的手在微微哆嗦，声音发颤："合军乃圣上亲口所言，短短数日为何变成了'颇多曲折'？要下官听从朝廷指挥，难道朝廷与圣上不一？"

岳飞的不满在张浚意料之中，于是劝道："好啦鹏举，依令而行便是。武臣不得干预朝政，这是大宋祖制。"

偏偏就是这句话激起了岳飞的强烈不满，他一张脸顿时涨得通红："文臣是宋臣，武臣也是宋臣！国家大计，为什么武臣就不得发言？"

在张浚面前，岳飞这话显然出格了。即便张浚对岳飞青眼有加，但身为文臣的优越感早已融进他的骨子。

"岳太尉太过分了！"张浚沉着脸道，"别说这是圣意，就是两省命令，岳太尉也不得违拗。"

"身为两路宣抚使而不得为朝廷进言，岂不是素餐尸位之人？"岳飞

的脸颊一片灼红，两眼光芒如炬。他忽地站起身走到门口，忍不住回身又道，“身为宣抚而又素餐尸位，下官实在是惭愧之至！”说罢不告而别。

闻言，张浚气得脸色苍白。

回到馆驿，岳飞依然怒气未消，双目喷火，脸庞铁青。众人见了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岳飞，岳云赶紧给爹爹的茶盅续上茶水。岳飞喝了两口，放下茶盅，简要讲了在政事堂与张浚见面的经过。待他讲完，众人又一齐望着李若虚，期望他能够给出答案。

李若虚初一听也惊住了，皇上应是一言九鼎，怎么会变卦呢？隐隐觉得这里面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原委。皇上收回成命，是不是因为岳相公握兵过重？李若虚觉得不像。授权岳相公并统淮西大军，皇上应该对此进行了充分地考量。况且皇上身边还有张浚、张守、秦桧等一班宰执大臣。显然，没有充分的酝酿，朝廷断不会做出并统的决定。决定一旦做出，岂会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皇上就对岳相公起了疑心？是刘光世不罢了？也不可能。刘光世居功自傲、消极避战已传遍朝野，皇上罢他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或者是，统带行营左护军有了新的人选？李若虚将朝中大将又梳理了一遍，除了韩世忠、杨沂中和刘锜，实在想不出其他人来。然而，韩世忠已自领一军，杨沂中和刘锜的威望不足于镇服王德、郦琼等左护军将领。

思绪行进到这儿，李若虚心中咯噔一响。命岳相公并统淮西军的前提是灭伪齐，如今取消并统，唯一的解释就是皇上已决定取消北伐。他清了一下嗓子，缓缓道：“相公也不必过于烦恼。自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公谋事已经殚精竭虑了，于公，上对得起官家，下对得起庶民；于私，对得起自家良知。”

“中原黎民，依然水深火热！”岳飞依然恨声不迭。

李若虚委婉劝道：“相公忠勇过人，素有大志。不知相公想过没有，即便相公官至太尉，权重两路，对于朝廷仍不过爪牙。爪牙者，知其所为，不知其所以为。”

岳飞明白李若虚的意思，一颗心渐渐冷了下去，半晌才愤愤道：“既如此，贪恋其位还有什么意义？”

李若虚不语了，那一刻，他也觉得心灰意冷。

当晚，岳飞一行启程返回鄂州。途中，岳飞亲自起草了一份辞职奏，用快递发往建康。在这份很简短的辞职奏里，岳飞没有讲述其他缘由，只说他与丞相议事不合，请求解除军职。

船到江州，岳飞的眼病忽又犯了，只得暂在江州停留。江州府衙为岳飞请来了最好的医官，然而无济于事。医官说是怒火攻心所致，需要安心将息。岳飞决定暂不回鄂州了，去东林寺养病。东林寺主持慧海听说岳飞要来，十分高兴，赶紧派人收拾客寮，置备一应生活用品。

安顿下来后，李若虚代岳飞又起草了一份奏疏，大意是上奏辞职，未获主上应允，但眼疾复发，只得暂留江州为母守墓。切盼朝廷速派大员前往鄂州，军中事务暂由参谋军事薛弼、中军统制王贵、前军统制张宪共同主持云云。随后，李若虚、于鹏等人返回鄂州，岳飞身边仅留贴身亲将呼延龙与岳云二人。

就在岳飞发出第二道奏疏时，第一道辞职奏已经到了赵构手中。阅过岳飞辞职的札子，赵构的脸立刻阴下来了，不就是没让并统左护军吗？不让并统左护军便上章请辞这不是要挟吗？自苗刘兵变后，赵构对武将的要挟十分敏感。当下，赵构便气呼呼地命张去为急召宰执大臣进宫议事。

岳飞辞职自然大出宰执大臣们的意外，望着官家满脸愤然，一个个不知所措。还是赵构先说话，问张浚道："委卿与岳飞计议，为何结局如此？"

张浚略一思忖，道："岳飞立志北伐，意在增兵。后见两军并统取消，自然大为沮丧。"

赵构厉声道："为将者必须依令而行！岂能不尊朝廷，妄自为大？"

这话已经很重了，宰执大臣们垂首不语。

赵构依然声色俱厉："兵乃朝廷之兵，将乃朝廷之将。如何调兵，如何遣将，一切皆出之于朝廷！"

张浚的心胸算不上宽阔，但与岳飞志向一致，强迫自己原谅了岳飞

的冲撞。另外，完颜昌的一句许诺还很遥远，两手准备仍然不能放弃，无论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或是北伐中原，还得依靠岳飞、韩世忠、杨沂中、刘锜这些将领，于是赶紧补救道："陛下，臣略知岳飞的禀性，自幼未读诗书，少知礼仪，且又不懂圆通。但岳飞勇猛善战，忠于朝廷，人所共知，是我朝不可多得之良将。"

张守虽然不明白官家为什么突然取消了岳飞兼统行营左护军的命令，但对于岳飞仍抱有好感，于是也附道："陛下圣明，取消两军并统。至于后护军，仍由岳飞执掌。"

陈与义和沈与求也不明就里，但对岳飞的处置都表示了与张守同样的意见。

实际上，赵构对于罢与不罢岳飞也很矛盾。在赵构所依赖的几员大将中，岳飞和吴玠不属于昔日"兵马大元帅"府的旧人。吴玠远在川陕，而岳飞则手握十万大军坐镇鄂州。鄂州为江南上流门户，从鄂州乘战船旬日之间就可以抵达建康。从某种意义上说，令岳飞镇守京西与湖北两路，那是万分倚重，否则就不会生出将淮西一军交由岳飞并统的念头。然而，就因为一份辞职奏，使赵构对岳飞的倚重产生了动摇。他想罢又不舍，心底在罢与不罢之间摇摆。现在，经张浚、张守、陈与义、沈与求一番言说，不罢的念头逐渐占了上风。

赵构见秦桧低头不语，便问："秦卿是枢相，所持何议？"

秦桧一直在猜测赵构的心思。前次并统淮西大军，自己未能将官家的心思摸透，贸然提出祖制问题，引来官家驳斥，幸而稍后褒奖了岳飞，才迎合了圣意。这一次如何作答，必须慎之又慎。

秦桧判断，这一次与并统淮西大军不同，并统淮西大军是官家欲灭伪齐，需要倚重岳飞，目今伪齐将废，河南、陕西不日就会归还。何况岳飞愤然弃军离职，圣上极为不喜。

"回陛下，"秦桧字斟句酌地答，"臣近来夜读《五代史》，藩镇之祸，不谓不烈。"此言一出，不仅赵构一怔，殿前的几名宰执大臣都浑身一紧。

秦桧继续道："岳飞虽然忠勇，可部将来自各地，出身不一。臣听说在行营后护军中，不少人称岳家军。家军与藩镇，是五十步与一百

步。”

张浚、张守、陈与义、沈与求均大气不敢出，因为这个话题实在太敏感了，而且，即便想为岳飞争辩，也无从开口。

赵构的脸又阴了，秦桧的一席话击中了他的软肋。他决定暂不讨论岳飞的去留，话锋一转问：“既然岳飞请辞，众卿以为派何人前往鄂州？”

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左护军的人选还没有敲定，现在又要推举后护军的统兵人选。

“此次推举统军人选，当以文臣为主。”赵构定下准则，“我朝祖制即是以文制武。”

闻言，张浚回禀道：“臣保奏兵部侍郎、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出任京湖宣抚判官，前往鄂州督率行营后护军。”

张守却表示了不同意见：“鄂州有兵十万，战将千员，张宗元一介书生，未历军旅，恐怕难以执掌。”

张浚又道：“臣以为，军中事务可命中军统制王贵和前军统制张宪共同主持，待日后二人立下战功，改任王贵为都统制、张宪为副都统制。”

赵构赞同张浚的安排，点头道：“如此甚好。张宗元权宣抚判官，王贵提举一行事务，张宪同提举一行事务，共同执掌鄂州大军。”

“遵旨。”

赵构停一停，又问：“刘光世已经来到行府，该如何措置？”

张浚毫不迟疑回道：“刘光世当罢，请陛下圣断。”

“刘光世已经递进辞职的札子，朕决意准其奏请，充万寿观使，迁少师，加封荣国公，众卿以为如何？”

“陛下，臣以为不妥。”张浚直通通回道。

“有何不妥？”

张浚愤然道：“刘光世身为大将，沉湎酒色，不恤国事，且为官贪墨，广植田产，自比陶朱。今日圣上明鉴，罢其职是为严肃纲纪，理当夺其爵号，削其官职，而不应再予赏赐。”

赵构和缓神情，略带笑意道：“张卿有所不知，大将罢职，加以恩礼，使诸将知有后福，在军中越加效力。”

大将罢职加以恩礼，那么岳飞罢职也应该加封和赏赐，张浚想说而没有说。他清楚，在圣上心底，刘光世有勤王之功，岳飞与他始终不可同日而语。张守、陈与义、沈与求都认为官家过于迁就刘光世，转而一想，既然刘光世已罢，便将意见咽进了肚里。

张浚又建议道：“臣以为，淮西一军可由权兵部尚书吕祉兼统。”不久前，吕祉刚由吏部侍郎升任权兵部尚书。

张守再一次表示反对：“吕祉可以论兵，不可掌兵。”

赵构有些好奇地问：“这是为何？”

张守解释道：“吕祉有大志，但无大才。无大才而有大志，不免好高骛远，轻率寡谋。”

张浚很看重吕祉，见张守如此评价，这让他很不舒服，淡淡地说道：“子固言重了。不知子固是否看过《东南防守便利》？那便是吕祉所著。吕祉不仅有大志，也有大才。”张守表字子固。

张守知道张浚十分赏识吕祉，仍然道：“下官看过《东南防守便利》，立论高远，颇有见识。可军机大事并非纸上谈论，充其量吕祉只能为一军参谋。”

张浚，甚至包括赵构都没有想到张守会反对得如此激烈，事情到这一步等于僵住了。这时，秦桧趋前一步道：“下官以为，可由吕祉临时监军，擢升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为都统制。”

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吕祉代表朝廷监军，掌管将领的奖惩升迁，而军中事务则由王德主持。倘若有战事，监军不负责具体指挥，由王德节制全军。

“吕祉既然知兵，可以委任。”赵构首肯这个方案。

张守对这个折中的办法仍不满意，在他看来，任用吕祉监军比任用吕祉统军还要坏事。任用吕祉统军只是担心能力不足，任用吕祉监军平地里又与王德、郦琼生出矛盾。王德为都统制，吕祉为监军，二人如何相处？王德升为了都统制，郦琼怎么办？左护军内部情形复杂，单靠提拔一个王德解决不了问题，但圣上发话了，他不好继续争辩。

召对结束后，赵构专门留下张浚道：“张宗元此去鄂州掌军可特意叮嘱，赴任后须对后护军详做考察。”

张浚一时未明其意，赵构又道：“尤其军心，须得一一明辨。”

张浚明白了，官家是要借岳飞辞职之机弄清后护军是否忠于朝廷，心里禁不住微微一沉。

“陛下放心，臣一定转达圣谕，让张宗元不辱使命。”张浚稍稍迟疑，然后坚定地回答。

朝廷关于张宗元、王贵、张宪三人的任命通过急递很快便送到了鄂州宣抚司，最早看到文件的是参谋官薛弼。薛弼深知像这种不明不白的任命背后一定另有玄机，当即派人请来王贵和张宪，两人对此也迷惑不解。王贵、张宪升为提举和同提举或许是岳飞举荐，但朝廷派张宗元来做宣抚判官，则十分怪异。

按宋制，宣抚使、宣抚副使、宣抚判官是三个级别不同但又职权相同的差遣。一般而言，宣抚司既然设立了宣抚使就不再设副使或者宣抚判官。在目前几支行营大军中，吴玠为宣抚副使但其上未设宣抚使，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为宣抚使，均未设副使或宣抚判官，为什么单单给鄂州派来一个权宣抚判官呢？薛弼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但他没有说。最后建议这份文件暂不向将领们公开，待事情有了眉目再说。

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几天后，李若虚、于鹏等人乘坐战船回到了鄂州，这时大家才知道岳飞辞职了。

岳飞的辞职和张宗元的到来如同两道惊雷，宣抚司以及整个行营后护军都蒙住了。一连几天宣抚司门前车马辚辚，人群汹汹。

薛弼已经从李若虚、于鹏等人口中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他觉得自己是朝廷授命的参谋官，理应向朝廷申明情况。薛弼清楚，发往枢密院的申状解决不了问题，岳飞复出的核心问题是他自己。因为在大家看来，无论朝廷做出什么决策，岳相公在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的情况下弃军离职是不对的，何况岳相公请辞的缘由是与丞相不合。丞相为人臣之首，议事不合便提出辞职这是负气的行为，岳相公必须认错。岳相公不认错，复职无从谈起。

当然，岳飞负气内有隐情。按照李若虚等人的叙说，薛弼进行了仔细分析，发现皇上付给岳飞的《御札》和都督府的《省札》中都没有合军的明确指示。既然没有明确指令，那么《御札》和《省札》就有多种解释。

只是薛弼弄不懂，既然圣上面谕岳相公接管行营左护军，为什么不在《御札》中予以注明呢？还有都督府的《省札》只不过是一份清单，根本不是并统淮西军的正式文件。薛弼甚至想，这会不会是圣上对岳相公的一种试探？古往今来，皇帝对手握重兵的大将是不放心的。如果圣上是在试探岳相公，岳相公的愤然请辞就会成为把柄。想到这里，他惊出一身冷汗。

“当务之急是规劝岳相公上奏请罪，尽快复职。”薛弼建议道。

可岳相公会认错吗？以众人对岳飞的了解，他不会屈就，更不善逢迎。

商议到最后，决定由薛弼和王贵赶去江州。薛弼善于言辞，王贵与岳相公亲如兄弟，由二人前去劝说是最佳人选。王贵和薛弼没有推辞，但他们清楚此行艰难，临行前特地来到岳府，想请李娃从中转圜。

李娃一直替代岳飞在庐山为姚太夫人守墓，直到年底才回到鄂州，因为岳云的妻子巩氏快要临盆了。岳府中多年没有女佣，直到姚太夫人去世后才请来吴妈照看年仅一岁的岳震。对于这次岳飞请辞，李娃是从岳云写回的书札中得知的。李娃不知具体情况，但她尊重岳飞的每一项决定。

薛弼先解释道：“老夫人去世后，岳相公请求丁忧，朝廷累累不允。如今岳相公又上奏辞职，要求继续为老夫人守制。下官今日将与王太尉启程前往庐山，一来是向国夫人辞行，二来是向国夫人求教。”李

娃在岳飞官拜太尉时被朝廷特封为了楚国夫人，国夫人是外命妇中的最高等级。

李娃回道："薛参谋请讲。"

"岳相公上奏辞职，朝廷尚未降旨，但依下官看来，岳相公仍然不宜离军。国夫人久在军中，对情势了如指掌。岳相公身为行营后护军主帅，也身系两河庶民期盼，望国夫人以天下为重，从旁周全。"

李娃这才知道朝廷对丈夫的辞职还没有批复，悬着的心稍稍有些回落。在李娃的内心底，她也不希望丈夫就此归田。她知道，丈夫一生以光复山河、迎回二圣为己任。如今壮志未酬，坚决请辞，一定有原因。

王贵见李娃沉吟不语，也道："嫂嫂有所不知，宣抚司的全体属官要小弟与薛参谋前往庐山，无论如何也要请出岳相公。如若没有国夫人的襄助，小弟与薛参议恐怕很难胜任。"

"王太尉难道不知相公的规矩？"李娃微微一笑。她所说的规矩，即不准内人参与军政决策。

薛弼劝道："国夫人是朝廷命妇，不是民间娘子。"

"在我家相公眼里，奴家始终是自家内人。"

顿了一顿，薛弼心有不甘又道："国夫人难道就没有只言片语？"

"那就请薛参谋和王提举替奴家带上两个字。"

薛弼问："哪两个字？"

"保重。"

话说到这儿已无法继续，稍坐片刻，王贵与薛弼只得告辞。走到门口，薛弼回头又问："国夫人与岳相公离别数月，可有书信？"

李娃微微一笑道："奴家与相公有满腹衷肠，但尽在不言。"

回到府衙，薛弼将岳府之行告诉了李若虚和张宪。李若虚叹道："岳相公与国夫人这对夫妇，实乃世间少有！"

送走薛弼与王贵一行，张宪的心情一下子阴郁到了极点。

傍晚，张宪回到家中，吩咐娘子甜婉准备行李。甜婉问他要去何处，张宪说近来要住在军中。

岳飞辞官的事甜婉已经知晓。她也是宜兴人，跟李娃是表姊妹。李娃嫁给岳飞后，见张宪无妻，便做媒将表妹许给了张宪。甜婉比张宪小，嫁给张宪时刚满十八岁。

甜婉跟侍女鹃儿为张宪收拾衣物，突然问道："五哥呢，难道真的不回来了？"

张宪恹恹地回道："天晓得。"

"五哥要是不回来了，那北伐怎么办？"

北伐？张宪心里忽然一动。圣上要合军，显然是要五哥率兵北伐，取消合军，莫不是取消了向北用兵？想到此，张宪胸中满是怒气，忙道："娘子不用收拾衣物了。"

甜婉不解，问："夫君不去军营了？"

张宪一摆手道："不去了。"

"夫君今日怎么啦，一会儿说去，一会儿又说不去。"

说也怪，头晚生龙活虎的一条汉子，次日起床浑身毫无力气。甜婉试了下张宪的额头，也不见发热："许是昨夜受了风寒，歇息两天就好了。"

张宪一连在家歇了三天，精神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越加萎靡。到了第四天，张宪还没有起床，李若虚便来了。

"听说张太尉病了？"李若虚询问道。

张宪蔫蔫地说道："病了，军中事务烦请李参议代理。"

李若虚一笑道："张太尉恐怕患的是心病。"

张宪皱眉道："李参议这是什么话？！"

"薛参谋、王提举前往江州力请岳相公复职，为的是驱强虏、复山河。虽然合军不成，但行营后护军仍有十万劲旅。日后北伐中原，谁能说岳相公不会重回鄂州掌军？"

张宪心底一亮，是呀，谁说五哥就此罢职了呢？

李若虚又道："在岳相公没有复职之前，圣上命张宗元为权宣抚判官，难保不是为考察后护军而来。若张宣判此行是为考察后护军，后护军的军容军纪军威便至关重要。倘若军容齐整、军纪严明、军威雄壮，则后护军必倚为国家干城。既为国家干城，自然少不了由岳相公统领。"

张宪望着李若虚，打心底赞同他的判断。

"张太尉一连三日未能坐衙，军中流言四起，滋事者日众。若不严加整肃，斗志松懈，军心涣散，不仅岳相公复职无望，整个行营后护军也将如左护军一样，被朝廷视为敝屣……"

李若虚还未说完，张宪霍地站起，大叫一声："娘子，快取甲胄来！"

当张宪来到行营后护军军部时，军营里乱哄哄一片，一声"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太尉到"，将领们这才悄悄各归其位。

待张宪坐下，牛皋便出列禀道："近日营内议论纷纷，传言岳相公已被朝廷革职，圣上命张宗元来鄂州统军，不知是真是假。"

张宪回道："岳相公眼疾复发，目今暂在江州养息。张宗元授命于朝廷，前来鄂州宣抚司出任宣判。"

徐庆有些担忧道："不知岳相公什么时候才能来军中视事，张宗元任鄂州宣判，时间长了，军中恐怕会生出变故。"

董先附和道："徐太尉所言甚是。张宣判不过都督府的一个幕客，他来统军，不服者肯定不少。"

张宪正色道："张宣判前来鄂州掌管军政，是朝廷所命。众太尉须

得如待岳相公一样，尽心服侍，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

闻言，众将领又是一片窃窃私语。

张宪看一眼坐在身旁的李若虚，提高声音道：“谁要是不服从张宣判调度，国有邦宪，军有军规！”

“自家就第一个不服！”寇成突然大叫一声，他原本就是个大嗓门，这一声大叫，只听得大厅嗡嗡作响，众将领都惊住了。寇成继续叫道，“什么张宣判李宣判，他如何统得了自家们的后护军？咱后护军一个兵就是一头虎！他有什么能耐降龙伏虎？”

张宪喝道：“寇太尉休得胡言乱语！”

寇成问众将道：“我哪里是胡言乱语了？一个宾客有什么能耐，不就是脸比城墙舌如莲花吗？”

众将领哄地一笑。

“放肆！”张宪大怒道，“辱没官长，来人，杖责二十！”

门外兵士闻声拥入。

“张宪，你敢打我？”寇成比张宪年长六岁，由于寇成排行第二，张宪一直称他寇二哥。寇成之勇全军有名，当年转战太行山，五万金兵围剿，寇成率领五百勇士为前锋，在汜水关前，一人阵斩五名金将，其中有两名千夫长。

面对施刑的士兵，寇成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质问张宪：“五哥待你不薄，你为何要附势权贵，长他人威风？”

张宪热血一下子涌上头顶，呼地站起来厉声道：“寇成，你不仅辱没官长，还蔑视公堂！加杖三十！”

几名兵士执住寇成正要施刑，后军统制王经上前一步道：“且慢！张太尉既然要动用军法，下官也算一个。”

“你——”张宪愣了。

王经不慌不忙道："下官与寇太尉一样，也辱没官长。"

张宪气得脸色发青："王经，你以为下官不敢打你吗？"

"下官知道张太尉执法如山，正因为如此下官才出来与寇太尉一起领刑。"

寇成感动道："七哥，你这是何苦呢？"

王经泰然道："大丈夫行得正坐得直，眼里只有岳相公，没有张宣判。"

转瞬之间，张宪的怒气消逝了。他何尝不是跟寇成、王经一样眼里只有岳五哥呢？从听说岳五哥离职的那一刻起，他心里就一直在流泪流血。问题是倘若慢待了张宗元，不仅后护军不再有出头之日，岳五哥也将无法复出。杖责不可能改变寇成、王经的信念，却向全军表明了态度，那就是为了岳相公，为了后护军，为了日后北伐，他们必须礼敬张宗元。

"王经，杖二十；寇成，杖五十。执行！"张宪咬牙说完，朝执法的兵士猛一挥手。

杖责完毕，兵士搀扶寇成站立，寇成一把将兵士推开，大步走回班列。

张宪冷着脸宣布："自即日起，一、不准私议朝廷命官，违令者杖一百；二、不准酗酒，不准私自离营，不准出入青楼和无礼官长，违令者杖五十；三、各军按时操练，不得无故告缺，不得擅自行走，不得大声喧哗，不得神情萎靡，违令者杖三十……"

待众将领走出军帐，李若虚忧心忡忡地说道："张宣判到任只在近日，诸将持这种态度，张宣判如何坐衙？"

这也正是张宪所担心的事情。寇成、王经虽然挨了板子，但对即将到任的张宗元并没有改变态度。

李若虚叹道："张宣判来后必定找人交谈。王经为后军统制，寇成为背嵬军副统制，正是交谈的对象。偏偏二位如此激愤，这对后护军有害无益。"

张宪望着李若虚道："薛参谋有何好的见地？"

李若虚犹豫着道："除非张太尉逐一登门赔礼。"

"我……赔礼？！"张宪一惊。

李若虚点头道："太尉施行的虽是军法，可寇、王二位太尉毕竟年长张太尉几岁。年幼杖责年长，这不是失礼吗？"

张宪吁了口气道："只要寇太尉和王太尉自此明法度，守军规，下官给他们磕头都行。"

李若虚道："我观寇、王二位皆忠义之士，只要张太尉推心置腹，定能化解纠结，同舟共济。"

"但愿如此。"

当晚，张宪来到王经家。寇成与王经都喜酒，张宪特地从黄鹤楼购回了两坛凤雕。王经睡下了。王经的妻子告诉张宪，晚间王经喝了点酒，独自进了卧室。门闩着，任谁叫也不开。

张宪放下一坛酒转身又去寇成家。

寇成妻姓邵，跟寇成同为安阳人。平日里邵氏很热情，见了张宪都叫张小哥，张宪则喊她二嫂。谁知当张宪叫开门，邵氏竟堵在门前，神情有些冷淡："宗本兄弟，这么晚了你来做什么？"

张宪道："二嫂，小弟今日得罪二哥了，来跟二哥赔礼。"

邵氏这才将身子闪开，淡淡地说道："宗本兄弟如今掌管全军，责罚我家官人自有道理。"

张宪走进房，一眼瞧见寇成正坐在堂中。张宪将凤雕放在桌上，道："二哥，小弟给你赔礼了。"

寇成倒也沉静："赔礼用不着。目今你是官长，哪有官长来给下属赔礼。"

张宪笑道："于公我是官长，于私你是兄长。现在给你赔礼的不是同提举一行事务，而是小弟张宪。"

寇成一时无话。

"二哥身子骨可还好？"

寇成的伤势并不太重。一般而言，五十军棍足以将人打得皮开肉绽，可今日掌刑的兵士显然未下狠手。

"放心，死不了。只要岳相公有令，寇成照样上阵杀敌。"寇成回道。

张宪解释道："小弟知道二哥敬重岳相公，一心想着岳相公回来掌军。小弟何尝不是如此？如今朝廷派张宗元来，名为宣抚判官，实为查勘军情。倘若军心摇动，军纪不整，张宗元安能不禀报朝廷？他日北伐，朝廷岂能再相信后护军？朝廷若不相信后护军，岳相公又岂能复职？"

寇成沉着脸不吭声。

张宪又道："二哥统兵多年，不知官场利害。俗话说官场如战场，同样是你生我死。自家们礼敬张宗元，是官场所需。只有让张宗元来鄂州后安心、放心、舒心，他才会向着后护军。说句不该说的话，他张宗元就是一尊上天言好事的灶王神！"

寇成忽然挣扎着站起身，一挥手道："你回吧，自家要睡了。"

张宪欲搀扶寇成，被一把推开。"记着把你的劳什子凤雕带走。"寇成一边说一边走向里屋。

从四月到五月，赵构迟迟不能对岳飞是否罢职做出决定。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在淮西合军上赵构理亏，二是刘豫未废，宋金两国通好还远未落实，战事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还有，即朝堂上对岳飞的离职很平静。应该说，一名武将愤然去职，谏官们会群起攻之，可一连几个朝会，没有一个人弹劾岳飞，好像这事没有发生过似的。

到了六月底，赵构命张宗元觐见。

张宗元履职鄂州之前，张浚特地进行了叮嘱："道本此去鄂州，很难为后护军所容。"张宗元表字道本。

"下官心底清楚。"

张浚又道："可圣上有旨，此去鄂州，要详查鄂州军心。"

"详查军心？"张宗元一怔。

张浚点头道："岳飞忤旨，圣上对后护军起了疑心。"

张宗元大惊道："岳飞忠勇，世人皆知，圣上的怀疑毫无来由。"

张浚呢喃了一句："岳飞与刘光世终不可同日而语。"

张宗元也是热血之人，遂道："圣上喜谄媚，不喜忠直。"

"此话莫要再提。"张浚叮嘱道，"道本此去鄂州，不可意气行事。圣意不可违，后护军也不可废。"

出乎张宗元意料之外的是，行营后护军并没有歧视他，所到之处均得到了热情而又诚挚的欢迎。

在鄂州两个月里，张宗元接见了所有副统制以上将官，并与之交谈；视察了骑兵、步军和水师，察看了官库，巡视了城防。最后，张宗元得出的结论是，行营后护军是一支精锐之师。

现在，面对圣上的询问，张宗元不免心潮滚滚。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带有一丝儿感情，否则圣上又会生出新的疑窦。

张宗元竭力以冷静的口吻讲述了后护军的军纪、军容与军心，末了道："后护军虽然为岳飞所创，但据臣观察，后护军心系国家，忠于朝廷。"

赵构问："无人为岳飞叫屈？"

"未有。"张宗元摇头。

赵构的神情倏地松弛下来。当天，赵构就退还了岳飞请求致仕的奏

折，并封发了不许辞职的御札——

卿忠勇冠世，志在国家，朕方倚卿以恢复之事。近者探报，贼计狂狡，将窥我两淮，正赖日夕措置，有以待之。卿乃欲求闲自便，岂所望哉！张浚已过淮西视师，卿可亟往，商议军事，勿复再有陈请。

很快赵构就得到了岳飞的回复，说他眼疾突发，无法视事，再次请求宫祠。赵构知道岳飞患有眼疾，但以眼疾为由请求致仕则不得允许。接着又封发了第二道御札："再览卿奏……国家多事之际，卿为大臣，所当同恤。见遣中使，宣卿赴张浚处详议军事。"

赵构估计岳飞仍然不会复职，在向岳飞发出第二道御札的同时，也向鄂州宣抚司属官下达了劝其复出的诏命。于是在众人的劝说下，岳飞离开草庐，来到东林寺。

绍兴二年，岳飞驻军江州，与东林寺主持慧海法师结下了深缘。慧海法师精通佛学，为岳飞折服，此刻亦劝道："世间以守制为孝，佛法不同，佛法讲究净心，心净为孝，心不净孝亦难至。岳相公虽然筑庐母墓之侧，却双眉紧锁，面色忧愁，可见心亦不净。心不净者即便长跪三载，上苍也难见孝思。"

岳飞知道慧海法师的苦心，沉默不语。

慧海继续道："相公喜居丛林，谙熟禅理。佛法讲究因缘，欲免死，先免生；欲不生，先除有；欲断有，先不取；欲不取，先断爱；欲断爱，先舍受；欲舍受，远离行。做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可这一切相公做得到吗？"

岳飞抬起头，望着慧海。

"相公舍不了因，必有缘。所以，相公终究是尘世中人。既然相公是尘世中人，就断不了君恩臣规、国仇家恨。既然断不了君恩臣规和国仇家恨，相公何必要退居慈母庐侧呢？"

半晌，岳飞才缓缓道："法师所言极是，下官终究是尘世中人。"

慧海笑道："尘世中人当行尘世中事。相公起于行伍，手握重兵，就应当卫国保家，匡时济世。"

致使岳飞最后决定复职的还是赵构对宣抚司属官的令旨，称岳飞若不能复职，宣抚司全体属官集体降罚，贬窜岭南远恶之地。

岳飞听完薛弼的禀报，长叹了一声。

此时，岳飞的眼疾已完全康复，王贵、岳云返回鄂州，岳飞带着呼延龙与薛弼一起前往建康府。船到池州，又接到都督府的令札，命他先不要去建康，在太平州暂留，原来张浚从庐州回来要途经太平州。

此次张浚去庐州是送吕祉上任。在行营左护军，张浚召集统领以上将佐，宣布王德为都统制，吕祉为监军。张浚训示，全军应一革旧习，全力练兵，随时听从朝廷调遣。

岳飞一行抵达太平州的第三天，张浚从江北返回，次日在临时都督府官厅召见岳飞。毕竟有过不愉快，两人相见时都有些不自在。

“下官拜见张相公。”岳飞上前揖礼。

“岳太尉少礼。”张浚显得客气。

待岳飞坐下，吏胥献茶。

时至今日，岳飞对张浚仍抱有好感，自绍兴六年初春那次鄂州夜谈后，岳飞就将张浚视为了中兴大宋的希望所在。随后的淮西之战，岳飞进一步看到了张浚的雄心与胆魄。

张浚同样也看重岳飞。淮西合军不成，岳飞将矛头对准他，他无可分辩。他是丞相，理应为圣上分忧。岳飞能够复出，他从心底感到高兴，但他不可能跟常人一样将高兴挂在脸上。文臣的矜持和丞相的威严都需要他与身为武将或下属的岳飞保持一定的距离：“岳太尉为人刚直，却少知礼仪。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不在，国之不存。岳太尉身为朝廷重臣，应为四维表率！”

这话已经够重了，岳飞顿时赧颜满面。这也是岳飞的长处，既知擅自离军有错，再重的批评也能真心接受。

张浚不忍过多责备，话锋一转道：“如今圣上不仅没有降罚，反而数次诏命太尉起复，须知君恩深重，太尉唯有上奏待罪。”

岳飞诚挚地回道："下官因一念之差，自请解职，且不待恩准擅自去军，望相公宽宥。"

张浚见岳飞主动认错，不由得面露笑容道："岳太尉既已自责，当职岂会继续追究？圣上那儿自家也会为你开陈。"

中午，张浚特意置备了一桌酒席，款待岳飞与薛弼。席间也谈到了北伐，张浚要岳飞整顿军马，等候圣旨。

在太平州停留了两天，张浚携带岳飞和薛弼赶往建康行在。到达建康后，岳飞接连递进三份"待罪"奏。经张浚周旋，七月初赵构单独召岳飞上殿面对。

此时对于岳飞，淮西合军未成仍然是一个谜，当然，岳飞不可能向圣上弄清原委。碍于臣规，岳飞只能恭恭敬敬地听候圣上训斥。

赵构当然要训斥岳飞，一名武将稍不如意就撂挑子请辞，这是对君威的蔑视！蔑视君威就是乱臣贼子，按律当诛！可赵构不可能治罪岳飞，但训斥是少不了的。

行过臣礼，岳飞见圣上没有叫他平身，依旧规规矩矩地跪着道："臣有不敬朝廷之罪，乞陛下明正典刑，以正天下视听。"

赵构一时没有说话，他记起了第一次见到岳飞的情景。那是建炎四年，他突然听说有个叫岳飞的宋将在建康俘获了一群虏人，亲自押到越州献给朝廷，赵构大喜。对于金人，赵构还是第一次出使金营时见过，一个个衣长过膝，窄袖圆领，辫发左衽，那副怪异的样子仿佛索命的阎罗。不承想，这些恶煞今日也成了阶下囚。只要他一点头，也会咔嚓一声切下这些虏人的脑袋。献俘那天，赵构特地拉上了张婕妤和吴才人。

那是五月的一个上午，越州城里阳光明媚，二十多名衣衫破烂的金兵俘虏在一群气宇轩昂的宋军士兵押送下来到行府前。为首一员宋将头戴铁盔身披战甲手提长枪，见了赵构跃身下马躬身唱喏："御营司统制岳飞叩见圣上。"

赵构兴奋不已，问："你叫岳飞？"

"是的。"

只一眼，赵构就喜欢上了这位英气勃发的年轻将领。他问了岳飞的籍贯、年庚和官职，当场赏赐岳飞金带一条、百花战袍一领，随行将士赏铁铠甲和马鞍各一副。不久，朝廷发布任命，升岳飞为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

应该说，自越州献俘起，赵构对岳飞一直青眼有加。岳飞也不负圣望，降张用，败曹成，剿平吉、虔二州民变，一路所战皆捷。如果不是醉殴赵秉渊，以他的军功很快就会赶上刘光世和张俊。正因为岳飞在洪州城下醉殴了江西兵马钤辖赵秉渊，赵构突然发觉这位寄予厚望的年轻将领刚勇有余，稳重不足。当然，赵构有时也想，岳飞还年轻，需要磨砺。就像一匹烈马，需要调教，调教好了的烈马才是真正的好马。

殿堂内寂静了很长时间，赵构才用低沉的声音道："卿的札子朕已看过。卿上章自劾，朕甚为慰藉。想当年太祖皇帝有言，犯国法者唯有吃剑。卿负气离军，有违国宪。但这一次误于听闻，情有可原。所以，朕不亮剑。"赵构一脸严峻，将亮剑两个字吐得很重，但他很快又和缓了语气，"卿忠勇有谋，威震一方，依旧回鄂州典军，屏障上流。"

岳飞再次磕头谢恩。直到这时，赵构才叫岳飞平身。

待岳飞站起，赵构的声音更为和缓："襄阳地重，望卿好生措置。一旦朝廷令下，即刻挥师北上，既赎前愆，又慰朕念。"

召见至此结束。

思来想去，赵构没有重责岳飞。除了淮西合军自己理亏外，重要的是废罢刘豫仅是完颜昌一个许诺，而归还河南、陕西之地更不见金廷的正式文书。赵构知道孰轻孰重。

赵构对岳飞容情，但对薛弼却毫不客气。薛弼是参谋官，但这个参谋官为朝廷委派，名义上属宣抚司幕僚，实际上代表朝廷负有监军之责。当薛弼来到朝殿，赵构就忍不住斥责道："薛卿为我朝老臣，难道不知祖制么？"

"臣知晓祖制。"薛弼慌忙跪下叩首。他清楚皇上可以放过岳飞，但不会放过他，包括李若虚。

“卿既然知晓我朝祖制，为何任由岳飞胡来？”赵构提高声音问。

薛弼不语，他知道此时任何辩解都没有用处。

“身为参谋官，除了从旁赞画，更要纠劾。”赵构脸阴得快要拧出水来，“若不纠劾，便是失职！便是养痈！便是以小善积大恶！你与李若虚暂住鄂州，听候朝廷处分。”

薛弼跪在御座前任由赵构训斥，大气不敢出。不久，朝命下来，薛弼、李若虚双双调出后护军。

第八章　计除宗翰

就在赵构为岳飞弃职大动肝火之时，刘豫也正陷于惊骇之中。

王伦一行的逃脱只给刘豫带来紧张，接下来沿边加强了巡检。刘豫思忖，即便宋使侥幸逃归江南，只要不再允许宋使踏入大齐境地，上国议和自是无从谈起。刘豫的惊骇来自高庆裔的一封密信，信上说浴佛节期间，他将携都元帅南来大齐。

密信是写给冯长宁的，他一收到密信就踉踉跄跄跑进宫求见刘豫。刘豫看过高庆裔的密信，顿时五内震骇，面如土色。现在他明白了，高庆裔要大齐在大名府一带暗暗增兵，原来是为了迎接都元帅逃奔。

良久，刘豫朝冯长宁挥了挥手道：“退下吧。”

冯长宁来到内殿后一直跪在地上，刘豫命他退下，他一时不知所措。直到刘豫怒喝一声“退下”，他才慌慌张张从地上爬起，一溜小跑出了宫门。

赶走冯长宁，刘豫阴着脸在殿内踱步。高庆裔携都元帅南来大齐，证明都元帅在上国已无法容身。都元帅无法容身，证明太师、太傅已牢牢控制了朝局。接纳？还是不接纳？接纳，意味着与上国决裂；不接纳，意味着置都元帅于死地……刘豫整整一夜未眠。

直到次日上午，刘豫才将刘麟、罗诱召入内殿。两人听说高庆裔要携都元帅南来大齐，一下子变了神色。

刘豫问道："朕昨日思索了一夜，今日想听听二位的意见。都元帅南来，是接纳为好？还是不接纳为好？"

刘麟仍沉浸在震惊之中，嗫嚅道："儿臣以为……以为……不接纳为好。"

"是何道理？"

刘麟脸白如纸回道："儿臣以为……都元帅南奔我大齐，即为上国叛臣。上国必定兴师问罪。大齐兵微将寡，怎能支应？"

刘豫却道："麟儿想过没有，有了都元帅，燕山以南将一呼百应，上国即便想兴师讨伐，也须三思而行。"

可刘麟又道："都元帅……虽然经营西京多年，人脉广阔。可如今……都元帅仓促南下，散落在各地的旧部一时难以聚合。而挞懒和兀术拥兵十万，前锋就在祁州，一旦有变，恐……恐难于应对。"

想了想，刘豫点头赞同："麟儿忧虑得极是，祁州近在咫尺，上国的骑兵眨眼之间就可以抵达开封城下。"

"还有，都元帅从会宁南下，路途遥远，能不能于重重关卡中抵达开封也未可知。倘若半途被截，这如何是好？"

于是，刘豫转向罗诱问："罗卿是智谋之士，见识不凡，都元帅南来，我大齐国究竟该如何应对？"

罗诱回道："臣亦赞同大总管之议，不接纳为好。"

"说说是何道理？"

"都元帅三世为将，战功赫赫，若留在上京，便能自保晚年无虞，可一旦南奔，既将祸水引入了大齐，也会祸及自身。"

罗诱一席话，说得刘豫、刘麟点头称是。

刘豫又问："依罗卿所言，当如何措置？"

"迅速派一机警之人秘密赶往上京，当面向高总管说明原委，请止

息南奔之念。”

闻言，刘麟立即摇头：“不行！此去会宁上万里，难保不走漏风声。若被上国知晓，反而加罪。”

罗诱劝道：“如若不向高总管说明原委，都元帅一旦启程南下，大齐国有累卵之危！”

“都元帅是猛虎不假，”刘豫在殿内缓缓踱步道，“大齐有了都元帅这只猛虎，莫说赵宋，就是上国也要惧惮几分。可是，朕的身边岂能安卧一只猛虎？”

刘麟、罗诱一时未明其意。

刘豫继续道：“虎不是狗。狗能看家，而虎不能。”

刘麟与罗诱明白了，皇上对都元帅心存疑惧。

刘豫重新坐下，脸色变得十分冷酷：“朕以为，为今之计是将高庆裔挟持都元帅南下大齐一事上报金廷。”

刘麟、罗诱一听，大张嘴巴。罗诱慌忙摇手道：“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有何不可？”刘豫冷着脸问。

罗诱愣怔着，想说又不敢说。

“你以为朕太过薄情了是么？”

罗诱仰起脸，鼓足勇气道：“都元帅与高总管，毕竟是大齐的恩人！”

渐渐地，刘豫一双眼睛射出森冷的光芒。罗诱不说了，垂下眼帘。

刘麟在一旁道：“父皇，罗参议言之有理。”

“荒唐！都元帅与高庆裔已经是砧板上的肉了，难道还要朕陪葬不成？”刘豫干瘦的腮帮一阵抽搐，顿了顿又道，“事已至此，我大齐也要

图存！”

其实，在刘豫心底还有一种考虑，那就是将高庆裔企图南奔的事抖搂出去，以期得到完颜宗干、完颜宗磐等新实权派的认可。不然，完颜宗干、完颜宗磐就会永远将他和完颜宗翰绑在一起。

“你们退下吧。”刘豫朝刘麟、罗诱猛一挥手。

二人磕头谢恩后，朝殿外走去。没走几步，罗诱突然返身奔到刘豫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陛下，忠信乃立国之本，倘若都元帅因陛下坐罪，会使天下人心寒！”

刘豫拍案道：“放肆！”

“倘若天下人心寒，陛下就会孤绝。陛下孤绝，大齐就会贫弱。大齐贫弱，上国就会抛却大齐……”

刘豫勃然大怒：“来人！”

几名宫廷卫士应声而入，刘麟紧跟着跪下求情：“父皇，看在罗参议呕心国事的分上，望宽恕失言之罪。”

好一会儿，刘豫朝罗诱一挥手道：“退下吧，朕不想再看见你了。”

罗诱谢恩后与刘麟一起退出万岁宫，自此闭门谢客，潜心佛学。

屯扎在祁州的完颜昌在收到刘豫的告密信后大吃一惊，赶紧召来左监军完颜宗弼商议。

完颜宗弼看过密信骂道：“匹夫黏没喝自恃功高，背反朝廷，自当碎尸万段！兀术这就去御寨禀告郎主与太傅。”

完颜昌却将手一摇道：“你在祁州驻守，自家去上京禀报。如何铲除国贼，还须仔细计议。”

“计议个鸟！抓起来洼勃辣骇（棒击脑袋，女真人处死罪犯最常见的方式）不就完了？”完颜宗弼拍着胸脯，“别人惧怕他黏没喝，自家不怕。”

完颜昌正色道："为国除害，何惧之有？只是黏没喝那厮官居太保，既要拿他，也要对国人有个说法。"

五月初，完颜昌抵达会宁，首先进见太师完颜宗磐。

"叔父进京来了？"见了完颜昌，宗磐十分高兴。

完颜昌虽然长宗磐一辈，年纪却大不了许多，回道："大郎如今是太师，叫我挞懒就是了。"

宗磐笑道："叔父手握十万雄兵，我这个太师要仰仗叔父。"

二人哈哈大笑。

闲聊一阵，完颜昌拿出刘豫的密信。宗磐看过，一拍大腿道："好啊，自家们正要治黏没喝的罪，这罪名就送上门来了。"

完颜昌道："谋大逆，十恶之首，依律当斩。"

宗磐站起身道："自家这就去找斡本，明日上府拿人。"

当晚，宗磐来到宗干府。高庆裔企图携宗翰南逃，这消息实在太重大了。

"都元帅功高盖世，会南逃齐国，依附刘豫？"宗干质疑密信的真伪。

宗磐道："此信是挞懒专程从燕京送回来的。"

"挞懒回来了？"宗干问。

"自家叫他回府安歇，明日觐见郎主和拜见太傅。"

"如此甚好。"宗干口中说着这话，心底却极不痛快。

宗磐走后，宗干吩咐门人备辇。

这是四月的天气了，会宁府已经有了很浓的春意。满街的水曲柳伸展着翠绿的新叶，丁香花也在开放，夜空中飘荡着一股淡淡的馨香。宗

干来到宫门前，下车整理一下衣冠，叫禁卫入宫禀报。

不一会，一名内侍颠颠地跑出来道："国师正在稽古殿讲读，皇上请太傅直接去稽古殿。"

稽古殿即书殿，刚刚落成未久。宗干去时，完颜亶和宇文虚中正在等候。行过礼，完颜亶赐座后问道："太傅连夜进宫，有何要事？"

未等宗干回复，宇文虚中起身道："陛下，太傅来了，下官告退。"

"国师少坐。待臣有事奏禀皇上后，恐怕还要与国师计议。"宗干说罢呈上刘豫的密信。

完颜亶看罢，拍案道："高庆裔这厮该死！"

在宗干的示意下，一名内侍又将密信传给宇文虚中。待宇文虚中看过密信，宗干问道："国师以为，此事当如何处置？"

高庆裔企图携宗翰南奔大齐，宇文虚中不由得惊喜交织，这预示着大金国将有一场腥风血雨。宇文虚中按捺住激动，静静地说道："下官以为，明日朝会，皇上不妨当面质问高尚书，辨明真伪。"

完颜亶看着宗干问："太傅以为如何？"

宗干摇头道："刘豫言之凿凿，有这个必要么？"

宇文虚中明白了，宗干和宗磐不仅要把粘罕一伙困在会宁，还要寻机铲除。刘豫的告密信，来得正当其时。既然宗磐、宗干存心铲除粘罕，宇文虚中便没有了顾忌。

"按照情理，应属谋逆。"宇文虚中停住话头。他心底认为最好是用谋逆，如果用谋逆给粘罕定罪，对大金国震动更大。国人会想，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的都元帅怎么会背叛大金国呢？一定是新皇帝容不下勋旧。

没想到宗干却不同意："谋逆虽为死罪，但黏没喝不能用此罪名。都元帅谋逆，世人会做何感想？"

宇文虚中见宗干一口否决，赶紧改口道："太傅所虑得是，国人不

明真相，自是非议纷纷，毕竟都元帅多有战功，且又身居高位。若奸人别有用心，说不定还会借机生事。”

完颜亶一直没有插话，现在才明白过来，伯父并不是要处分高庆裔，而是要置都元帅于死地。

“就凭刘豫的信就给黏没喝定罪，是否过于仓促？”终于，完颜亶说话了。

宗干忽然一笑，问：“皇上心软了？”

“不是……心软，”完颜亶轻声回答，“高庆裔主张叛逃，死有余辜。可黏没喝并未参与，更未成行，即便治罪，也非谋逆……”

“皇上！”宗干脸色一沉，严肃道，“你是大金郎主，惩治叛臣怎么能存妇人之心？”

完颜亶脸色一白，继而通红道：“太傅，黏没喝毕竟有大功于朝廷……”

宗干再一次打断完颜亶的话头：“叛国即是死罪，断不能心慈手软！”

宇文虚中在一旁劝谏：“皇上，太傅所言极是，您是大金郎主，一切以国事为重，不能心存怜惜。”

完颜亶不说了，他知道伯父心意已决。

宗干和缓了神情与口气，对宇文虚中道：“皇上年轻，历练一番就好了。”

接下来商议罪名。

宇文虚中道：“不用谋逆，即用贪赃。贪赃者，窃取国财民膏，人人得而诛之。”

宗干连连点头：“好，这个罪名好！”

“不过，”宇文虚中又道，“下官以为，贪赃罪只适宜高庆裔等人，

对于太保，这个罪名也不适宜。”

“这是为何？”

宇文虚中又道：“太保位居三公，人臣之极，该有多大府宅、多少田产和妻妾才算贪赃？”

“国师言之有理，对黏没喝不能以贪赃治罪。”宗干想想也是。

宇文虚中又建议道：“臣以为，治罪都元帅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剪除党羽。”

“对，先将高庆裔、刘思、李兴麟等人抓起来治罪。”宗干兴奋地一拍大腿，“除去党羽，就如同虎去爪牙，没有了爪牙就是一只死虎。”

宇文虚中提醒道：“太傅只怕遗漏了一个人物。”

“国师是说谷神？”

宇文虚中一笑。

宗干摇一摇手道：“谷神暂缓一步。”

这回轮到宇文虚中迷惑不解了。

宇文虚中回到家里已交子时，他的家在北城。宇文虚中官居正三品太常卿，理应将家安在南城，但他却依旧居住在当年金廷为他分派的一座小院落里。说是院落，不过一圈栅栏，几间木板房子。

建炎二年五月间，赵构见王伦一行久无回音，又悬榜朝堂招募使臣。宇文虚中慨然应召，家人挽留道：“王伦未回，此去定然凶多吉少。”

宇文虚中朗声道：“王伦一街头恶少竟勇赴国难，我饱读诗书，跻身翰林，国家危急关头岂能畏缩不前？！”

这一来，便羁留在了北国。

宇文虚中回到家中时，孟七还在等他。孟七是宇文虚中的仆人，当

年宇文虚中受命出使金廷，孟七坚决要求随行。孟七年近五旬，且又是驼背，但武功极高。过淮河，船家不怀好意，企图打劫，拎一把砍骨刀直奔船舱。船舱狭窄，只见孟七一个旱地拔葱，破舱而出，等船家回过神来，孟七已经操起了船头铁锚，船家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便脑浆迸裂，坠入江里。

“老爷怎么这时才回来？”孟七接过宇文虚中脱下的麻布长袍，问道。

宇文虚中没有回答，而是道：“快，温一壶酒，去把高待制请来。”高待制即高士谈，表字季默。

孟七疑惑道：“老爷，都交子时了。”

“快去吧，莫要惊扰了邻人。”宇文虚中催促。

高士谈的住宅离宇文虚中的院子不远，不多会高士谈便披着麻袍匆匆赶来了，进门后一边跺脚一边嘟囔道：“都交子时了，还喝哪门子酒？”

高士谈比宇文虚中小三岁，生得胖胖墩墩一脸福相。大观三年，高士谈和宇文虚中同登进士第，后来两人又同在国史院任编修官。宣和三年，高士谈外放忻州任户曹参军。谁知五年后忻州城破，高士谈成了金兵南下伐宋的第一批俘虏。宇文虚中出使大同被宗翰拘留时，与拘禁了三年的高士谈相遇，两人同为沦落人，久久面对无语。天会六年，宇文虚中与高士谈双双送到御寨，吴乞买见二人文采粲然，于是解除拘禁，授予官职。

“季默兄少安毋躁，今晚请你来，是有一桩天大的喜事相告。”宇文虚中低声道。

“粘罕要死了？！”高士谈来了精神。

宇文虚中笑而不答。

孟七将温好的酒端出来。

“来，先喝酒。”宇文虚中从孟七手里接过酒盅，放在高士谈面前。

“老七也来一盅。”高士谈对孟七道。

“我去弄一点下酒菜。”孟七摇摇头，弓着腰去了伙房。

高士谈将面前酒盅推开，催促道：“先说喜事，说完喜事再喝。”

宇文虚中这才把刘豫的密信以及宗干、宗磐定下诛杀宗翰、高庆裔等人的计划讲述了一遍。

高士谈先是愕然，转而大喜：“好啊叔通兄，多亏你的计谋！”

宇文虚中笑着问：“这是喜事吧？”

“喜事，大喜事！”

“就为这，要喝一盅吧？”

“喝，当然要喝！”高士谈端起酒盅，正要一饮而尽，突然想起什么，“这杯酒还是先祭奠河东百万军民！”高士谈举着酒盅，面色凝重，声音低沉，“张知府、种经略、王总管以及所有河东殉难的大宋健儿，虏酋末日已至，你们若地下有灵，可以安息了！”张知府即隆德知府张确，种经略即秦风路经略使种师中，王总管即河东路马步军副总管王禀，靖康元年，三人均在完颜宗翰的攻击下力战殉国。

祭奠完毕，宇文虚中和高士谈这才举起酒盅。

“只可惜漏掉了谷神。”宇文虚中面带憾恨。

高士谈一撳酒盅，愤愤道：“谷神不除，终究是个祸害。”

完颜希尹的神力大金国上下尽知，使一把铁铲，重八十三斤，一旦铁铲舞动，百十个人近他不得。

高士谈问：“斡本为何不杀谷神？”

宇文虚中摇头道：“目前不知。”

“斡本这人不简单，藏锋不露，虑事深远。斡本暂时留着谷神的性命，必定是为日后布下的一颗棋子。”

饮了一会儿酒，宇文虚中忧心道："不知王伦是否回到朝廷。"

送还太上皇夫妇梓宫最早是宇文虚中提议的。那天也是为完颜亶讲读经史，三更时分，讲学完毕，宇文虚中见宗干不在，遂道："自古帝王，有道者无不以德治天下。陛下虽然年少，可宽和慈惠，睿哲温文，倘若泽被四海，自然有凤来仪。"

完颜亶点点头道："国师所言极是。朕时常想，身为君王，应该德威两用。当年灭大辽，下两河，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四方平定，当思德治。"

宇文虚中突然眼眶一热，滚出两串清泪。

完颜亶好奇地问："国师为何忽然伤心？"

宇文虚中哽咽着道："臣有一事，想恳请陛下恩准。"

完颜亶道："国师请讲。"

宇文虚中撩起衣袍，擦干泪水，缓缓道："臣是宋人。如今，臣的太上皇和皇太后驾崩五国城，梓宫不得南回，叶落不能归根。臣痛彻心扉。"

完颜亶思忖会儿，道："国师是想，让昏德公（金人给赵佶的封号）夫妇南归故土？"

宇文虚中道："皇上若是准许归还太上皇与皇太后梓宫，宋人将永远铭记皇上恩德。"

完颜亶点了点头："我大金与宋交战十余年，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国师的恳请，朕以为可行。"

自从跟完颜亶担任侍讲以来，宇文虚中从旁观察，完颜亶非常钦佩汉人的贤明君主，尤其对唐太宗李世民佩服得五体投地。宇文虚中觉得，完颜亶极有可能是大金国的一位好皇帝。

果然，数日后，完颜亶告诉宇文虚中，太师和太傅对送还昏德公夫妇尸骸均无异议。很快，金廷下达文书，责成主持燕山以南军政要务的完颜昌遣返拘押在涿州的宋使王伦回江南报丧。

能够返回太上皇和皇太后的梓宫，宇文虚中和高士谈好不高兴。当天晚上，二人痛饮得烂醉如泥。

然而，让宇文虚中和高士谈感到意料的是，一连好些天朝会上风平浪静，没有诛杀高庆裔等人的半点迹象。宗翰自从留在御寨后很少上朝，偶尔参加朝会也极少说话，两三年下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宇文虚中不知又发生了什么变故，他哪里知道，宗干、宗磐是在等待机会。

这一天完颜希尹回了老家冷山寨。希尹在会宁南城置有府宅，平日里，希尹住在南城。但隔一段日子，希尹就要回冷山寨住上一段时间。冷山寨的府宅更大，姬妾更多。另外，冷山寨还有他六个儿子，由洪皓教学汉文。

希尹一走，宗干和宗磐就动手了。

这天朝会刚一开始，宗磐突然出班奏道："陛下，原西京留守司推官魏从之状告尚书左丞高庆裔伙同转运使刘思贪赃军资一万贯。"

此言一出，众官屏息，朝堂一片死寂。

一名内侍从宗磐手中接过状词，呈给完颜亶。完颜亶看过状词，抬起眼睛，问道："高庆裔，你可知罪？"

高庆裔一下子蒙了。他担任西京路总管，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俨然一位小皇帝，贪赃是免不了的。至于贪赃了多少，他心里没底。可按照大金国刑律，贪赃五十贯便是死罪。

"陛下，臣冤枉啊！"高庆裔跌跌撞撞奔出班列，跪在地上不停地叩首。

完颜亶提高声音道："是不是冤枉，有司自有明断。来人，将高庆裔下狱勘察案验。"

一群甲士拥上前，剥去高庆裔的头冠与官袍。高庆裔这才明白过来，宗磐治他的贪赃罪不过是个信号，目标是向都元帅开刀。想到这里，高庆裔心中的恐慌消失了，镇定下来高喊一声："皇上，罪臣有话要说！"

甲士稍一迟疑，高庆裔站住了。

完颜亶抬了抬手道："说吧。"

"皇上，今日太师降罪于臣，臣自知死罪难免。可是皇上，太师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完颜亶心中一沉，没有吱声。

"大金国的孛堇和忽鲁，谁人没有贪赃？没有贪赃哪来的田产？哪来的府宅和成群的妻妾？"部落的酋长为孛堇，统率多个部落者为忽鲁。高庆裔指的是大金国执掌实权的宗室高官。

宗磐大怒道："高庆裔，你既然已知死到临头，为何还要胡言乱语？！"

高庆裔哈哈一笑："太师，死何足惧？可怖的是那些阴险小人拨弄朝政。"

宗磐突然拔刀在手："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

宫廷仪卫上前，止住了宗磐的愤怒之举。

高庆裔面对完颜亶又道："太师今日治罪高庆裔，明日就会加罪都元帅。想都元帅征战半生，对大金国建有不世之功，如今飞鸟未尽，太师却要藏良弓、烹走狗……"

宗磐朝甲士吼道："还不快押下去！"

"等一等！"高庆裔豁出去了，厉声道，"太师既然要杀臣，岂有不让臣把话说完之理？想当年谙班勃极烈病逝，都元帅为保皇上承继大统，在乾元殿前哀求了四天！这些，难道皇上都忘了吗？"

宗干按捺不住了。按照事先的安排，铲除高庆裔由宗磐指挥，朝会上向高庆裔问罪也由宗磐负责。谁料想，该死的高庆裔竟然当着众大臣的面重提旧事。若由着他胡说下去，皇上心肠一软，局面将会不可收拾。

"高庆裔，"宗干走出班列道，"你有冤屈可到大理寺诉说，这里是朝堂。咆哮朝堂便是对皇上不敬，罪加一等。"

高庆裔清楚，没有得到宗干的允许，宗磐绝没有胆子向都元帅开刀。可即便如此，高庆裔也不可能向宗干发难。临死之人，毕竟心存侥幸。

“太傅为大金国砥柱，”高庆裔和缓一下情绪，用祈求的语气道，“罪臣还望太傅辨明曲直，伸张正义。”

“这是自然。”宗干点头。

高庆裔被押下去了。他没有想到，正因为他朝堂上的一番话，加速了他的死亡。

散朝后，宗干问宗磐：“此案几日可以了结？”

“十日之内。”

“十日太长，”宗干决然道，“最多三日。”

当天上午完颜宗翰便从管家口中得知了高庆裔下狱的消息。

两年来，宗翰一直称病少出，可他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大金国的一举一动。在宗翰的心底，始终存在着某种期盼，那就是大金国出现危急，小郎主向他发出召唤。尽管他已年近六旬，依旧能骑烈马，舞大刀，挽三石之弓。然而，长久地等待却是斡本及蒲鲁虎向他举起了屠刀。宗翰从来不相信小郎主会朝自己下手，不说他为大金国立下的赫赫战功，就说当年建储，小郎主也应该感激他一辈子。正因为如此，他一次次拒绝了高庆裔的建议。

“来人！”宗翰大叫一声。

管家闪进门内，垂手站在宗翰面前，听候主人的吩咐。

“去将我的免死铁券拿来。”宗翰对管家道。

管家从书房捧出一只有御玺印文的精致木匣，打开取出铁券。铁券呈卷瓦状，上面两行女真铭文：“赐宗翰，除反逆受笞刑，余皆不问。”

按大金国制度，免死铁券分为两块，一块赐给功臣，一块留在宫中。天会五年，吴乞买为了加恩灭辽和伐宋的功臣，一共对四员爱将授

以了免死铁券，完颜宗翰是其中之一。

宗翰又命管家取出他的战甲，披挂完毕来到马厩。多日不骑的铁青马见了主人奋起前蹄一声长啸，宗翰翻身上马，扬鞭而去。

来到乾元殿前，宫廷卫士见了大吃一惊。宗翰跳下战马道："快去通报，黏没喝有要事求见郎主。"

不一会，宗干从殿内出来，亲热道："今日什么风把王兄给刮来了？王兄不是病了吗？今日可好些了？"

宗翰皱着眉头问："郎主可在宫中？"

宗干回道："皇上不在，王兄有何事要奏？"

"郎主去了何处？"

"皇上去了元庙，王兄若有急事，小弟可代为转达。"

宗翰略作迟疑，从怀中取出木匣道："这是上皇赐予自家的免死铁券，今日愿用它赎回高庆裔的性命。"

"哦？"宗干一愣，"王兄甘愿用自家的免死铁券去救高庆裔？"

宗翰铮铮道："高庆裔是自家旧部，自家不能坐视不管。"

"这……这是何必呢？高庆裔可是贪赃数额巨大。"

"再大的罪，一副免死铁券还不够么？"

"那好，小弟代为收下。不过，此案归太师管辖。待皇上回宫后，小弟代为禀奏，由皇上给太师下诏。"不等宗干说完，宗翰跃上战马，直奔监狱。

在大金国的早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监牢。所谓牢舍不过是在一个名叫西场的地方临地挖掘的深坑，犯人带来后用柳条筐吊放到深坑里。金廷对犯人的审讯也很简单，要么放人，要么斩决。过去是洼勃辣骇，近几年效法汉人，实施斩刑或绞刑。

宗翰来到关押罪犯的西场，可守卫的兵士不让宗翰进去，说进入监牢必须得到太师批准。

宗翰最不愿见的人就是宗磐。宗翰告病在家，很大程度便是不愿与宗磐相见。今日为了高庆裔，宗翰豁出了一张老脸。

可是，从官府衙门一直找到宗磐府邸，均无宗磐的踪影。

两天过去了，宫中也无任何消息，宗翰只得老着脸皮再去寻宗磐。这一次他见着了尚书右丞萧庆。萧庆也曾是他的部下，只是这两年萧庆改换了门庭，与宗磐走得近了。萧庆告诉宗翰，太师去了监舍，宗翰赶紧打马奔向西场。守卫监舍的兵士依然将宗翰挡在门外，宗翰勃然大怒，挥鞭抽翻两名兵士，拍马破门而入。

西场的一块空地上，数十名待决的罪犯已经跪倒在地。

“等一等！”宗翰暴喝一声，说话间，铁青马驰到近前。高庆裔等人见了宗翰，大呼冤枉。

“蒲鲁虎，”宗翰狂吼一声，怒不可遏，“自家已将免死铁券给了郎主，你为何还不放人？”

宗磐冷着脸道：“我奉皇上之命处决罪犯，不知免死铁券。”

宗翰浑身热血呼地涌上头顶：“铁券乃你爹爹所赐，你敢说不知？”

“爹爹赐你铁券，可并未赐给高庆裔。”宗磐依旧声音冰冷。

宗翰吼道：“用自家的命换高庆裔一条命，还不行么？”

宗磐轻蔑地说道：“太保官居一品，难道不懂得大金国的法度？高庆裔贪赃军资，罪不容赦，是太保的命换得了的么？”

宗翰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他头一次发现失去权力的痛苦。自十七岁从军以来，他何曾受过这种屈辱？

“蒲鲁虎，你未经勘问便处斩，你才是践踏大金国的法度！”宗翰知道，他已救不了高庆裔了。他几乎是跌跌撞撞奔到高庆裔面前，将他拥在怀里。

“唉！”高庆裔轻叹一声，“都元帅若是依了下官，哪会有今日之祸？！”

宗翰只是无声地饮泣。

高庆裔推开宗翰，道：“下官走了，望都元帅善自珍重。”

几名卫士上前将宗翰拉开，身后，只听宗磐一声令下：“施刑！”

顿时，飞溅的血雨落满了宗翰的脸颊和战袍。

回到家，宫里来人送回了铁券。宗翰手抚免死铁券哈哈大笑，突然抽刀砍为两截。当夜，铁人一样的宗翰病倒了，一连几天高烧不退，满嘴胡言。

十多天后，远在冷山寨的完颜希尹才得知发生在御寨的变故。明眼人一看就知，高庆裔等人被杀，目标是都元帅，包括他完颜希尹。

完颜希尹算得上大金国的第一勇士。在大金还未立国之前，阿骨打经常赴上京朝见大辽皇帝，随行中总有一个瓜子脸、黄眼睛、少胡须的壮汉，他就是完颜希尹。有一次，阿骨打与辽国贵族下双陆棋，辽国贵族落败后撒起野来，阿骨打气愤已极，当即伸手拔刀。希尹见状，急忙用手握住刀鞘。阿骨打扭掉了刀柄也没有拔出刀来。要知道，阿骨打挽弓能射三百步。公元1120年3月，辽天祚帝率数千卫士北逃，希尹仅以八骑追击，一日三战，杀得天祚帝闻风丧胆。

希尹不仅勇武有力，而且天资极高，会汉语，看得懂汉文书籍。靖康二年，金兵攻陷开封，希尹既不搜刮财物也不强索女人，而是将太清楼秘阁所珍藏的数万卷图书全部运回了上京。不仅如此，希尹还创造出了女真文字。史记载，天辅三年，也就是公元1119年，希尹的女真文字造成，太祖大悦。

希尹是一个很孤傲的人，在大金国能够让他钦佩的人不多，但他敬重比自己小一岁的完颜宗翰。倒不是宗翰身膺都元帅之职，希尹认为宗翰是一条真汉子。希尹跟所有血气方刚的女真人一样，对真汉子怀有崇敬之心。如今，大金国的真汉子正面临血光之灾。

冷山寨距离会宁两百多里。这里是长白山脉张广才岭与老爷岭的交

汇处，只见群峰叠嶂，山峦起伏，椴木、柞木、白桦、楸木，一片片巍峨挺拔，郁郁苍苍，完颜希尹的府邸就坐落在青翠之间。这是一处仿照宋制建成的大院落，所用的砖瓦均从黄龙府（吉林农安县内）运来。在以穴居为主的冷山寨，能够拥有一座画梁雕栋的砖瓦大院落，简直就是奇迹。现在，这位创造奇迹的主人被御寨传来的消息惊呆了，过了许久才对长子把搭道："快去把洪尚书请来。"

洪尚书即洪皓，他是继宇文虚中之后出使金国的。在此之前，出使金国的王伦和宇文虚中均被金人扣留，洪皓仍然义无反顾，毅然请行。在大同，宗翰逼迫洪皓去开封刘豫处做官，被严词拒绝。宗翰一怒之下，将洪皓流放到了这偏远荒蛮的冷山寨。

希尹第一次见到洪皓就被其渊博的知识镇住了。在大金国，希尹以知识广博著称，无论是辽臣还是宋使，希尹均能侃侃而谈，但那一次，希尹颜面大失。

希尹问洪皓道："听说南人无好马？"

洪皓回答："是的。"

"所以，南兵不堪一击。"希尹哈哈大笑。

洪皓想了想道："是这样。"

希尹得意扬扬，又问："洪尚书以为，南兵孱弱，我大金健儿何时马踏江南，生擒赵构？"

洪皓摇头道："永远不会。"

希尹收住笑容，瞪大眼睛问："为什么？"

洪皓反问道："右监军以为世上何物最为强大？"

希尹顿时豪情万丈："世间最强大者，不是风。风，自家不怕；不是雷。雷，自家也不怕。世上最强大的是大金国骑兵，大金国的骑兵所向无敌！"

洪皓摇头道："非也，非也。"

希尹顿时脸色铁青，怒问："大金国的铁骑踏平了辽国五京，宋廷四都，难道还不强大？"

"非也，非也。"洪皓继续摇头，"请问右监军，贵府建造采用的是何方纸图，使用的是何处匠人？"

希尹愣住了。

洪皓指着希尹榻上的酒樽、酒盅又问："还有这些酒具和佳酿，又出自何处？"

希尹眨巴着眼，答不上来。

洪皓仰天一笑道："呵呵！大金国铁骑精锐，兵士骁勇，但敌不过我大宋的佳酿千顷、豪宅万栋！还有我大宋的百代典籍，浩浩文章，宛如大海汪洋，别说一个大金，就是十个大金坠入其中也会不见踪影！"

希尹气急了，跳起来怒道："你以为自家不敢杀你吗？！"

洪皓笑问道："右监军，你不是大金国的萨满吗？萨满通神，是神的化身。难道神要萨满一味杀人？"

希尹一张脸涨红得像猪肝，想说话，却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神行善，魔行恶。大金铁骑固然所向披靡，但侵城掠地，宛如强盗，这是恶魔。神祇应广种善因，普行善事，和睦万众。右监军不是问何物最为强大吗？是教化。教化可以移山填海、摧锋断铁、改朝换代！"洪皓一指门外，"不出百年，教化将使那些穴居的山民走进地洞，虎熊出没的山野长出嘉禾！"

希尹无言以对，只得怏怏坐下。

自那时起，希尹便对洪皓改变了态度。

在大金国上层，完颜希尹曾经跟宗翰、宗弼一样，是强硬的主战派。在他看来，辽比宋要强大得多，既然辽国可灭，大宋同样可灭。然而，川陕宋金会战四年，十多万大金勇士战殁在了群山与沟壑之间，希尹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一次，希尹跟洪皓论起兵势。

“兵势犹如水势，兵势盛，则犹如水势大。水势大，席卷山野，生灵不再；兵势盛，则焚掠城池，人寰惨绝。”洪皓反问希尹，“右监军几度灭辽伐宋，哪一次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希尹苦笑着回答：“这是争战。”

洪皓又问：“村镇毁灭，黎民涂炭，争战何益？”

希尹答不出来，因为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战，应是以善止恶，而非以恶戮善。以善止恶，上应天道，下合万民；以恶戮善，善之不在，万物不存！”

希尹听罢，不得不承认：“洪尚书言之有理。”

就因为希尹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遂将自己的八个儿子全部交给洪皓，由他教导汉学与礼仪。即便如此，洪皓仍然居住在地穴里。希尹不止一次劝说洪皓搬进府内，均遭到洪皓的婉言谢绝：“我是宋使，为通好而来。贵国不罢兵言和，洪皓不接受任何恩赏。”

希尹闻言，无可奈何。

把搭将洪皓请进府邸，希尹跳下炕执着洪皓的手，将他请上炕头。俄尔，一名女使给洪皓奉上一盏汤饮。

希尹向洪皓讲述了把搭从御寨带回来的消息，道：“自家、都元帅和高总管原为一体。高庆裔现已处死，接下来就是都元帅和自家了。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奋起一搏。自家想尽起冷山寨之兵杀向御寨，救出都元帅，为高总管报仇！洪尚书以为如何？”

洪皓问道：“国相在冷山寨有多少兵马？”

“汰去老弱，可得三千军马。”希尹回道。

洪皓摇头一笑：“御寨有两万武卫军，殿前都点检司还有近万名亲军。国相的三千军马杀向御寨，救得出都元帅？”

“自家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都元帅死在蒲鲁虎那厮手里！”

洪皓劝道：“国相刚才说了，国相与都元帅、高总管同为一体，如今高总管已死，都元帅朝不保夕，国相若要复仇，唯有抽身自保，静待时机。”

希尹焦躁起来，问：“自家堂堂大金国左丞相，岂能任人践踏？！”

洪皓莞尔道：“国相遍阅汉书典籍，岂不知越王勾践故事？”

希尹呆了一呆，然后顿足嗟叹。

洪皓又道：“国相若要自保，还须只身赶往御寨向皇上辞去左丞相之职。”

希尹疑惑地问：“这是为何？”

“这叫释疑。国相只有表明心无异志，蒲鲁虎等人才不会继续猜忌。”

次日，希尹带着把搭和漫带赶往会宁，还未进城，便听见路人议论纷纷，说晋国王卧病半月，昨日起床舞刀，一套雁行刀法还没有使完，突然口喷鲜血，倒地而亡。

宗翰的丧事办得很隆重，宗干主持丧礼，宗磐操持丧事，就连完颜亶也在下葬的前一天来到灵堂祭奠。一连三日，宗翰府前又跟他当年身任都元帅一样，梁冠云集，车马不绝。没有前去悼念的只有完颜希尹，按照洪皓的嘱咐，他辞职后径直返回了冷山寨。希尹没有流泪，但心底却在流血。他一遍遍发誓，今生今世必杀蒲鲁虎以报此仇！

第九章　淮西兵变

此时在庐州城内，已经危机四伏。

五月底，都督府对淮西大军进行了整编。淮西的行营左护军原有十军，整编后变为六军，淘汰了一批不称职的将领。然而谁知道张浚前脚刚走，淮西大军便开始动荡不安。首先，右军统制郦琼上书吕祉，控告

新任都统制王德于绍兴六年煽动刘光世弃守庐州，并在巢县大肆掳掠，杀死有妇之夫，且将其妻占为己有。

吕祉拿着郦琼的状词，沉着脸问："此事当真？"

郦琼掏出一道书札道："右军副统制赵买臣有证词在此。"

见吕祉不语，郦琼又道："选锋军统制靳赛也可以做证。"

吕祉挥挥手道："当职已然知晓，你去吧。"

对于行营左护军的军纪，吕祉早有耳闻，但败坏到如此地步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自幼便饱读圣人书的吕祉虽然自视清高，喜欢高谈阔论，甚至好大喜功，但做人的道德水准还是具备的，对那些背离三纲五常的忤逆之举深恶痛绝。待郦琼走后，吕祉怒气填膺，对参谋陈克道："若非国家用人之际，这种军贼理应送大理寺严惩！"

陈克原是都督府准备差遣，被吕祉举荐为幕府参谋一同来到庐州，见状劝道："相公跟这种人生气不值。"

吕祉长叹一声道："我哪里是生气！我是觉得与这种人为伍可耻！"

没过几天，王德也递上一份状词。状告郦琼于绍兴六年九月间，北上迎击刘麟，与副统制赵买臣在安丰、霍丘二县屠戮平民三千余人，上报都督府邀功请赏。

吕祉一拍桌案喝道："属实吗？"

王德一拍胸脯道："有半个假字，砍我脑袋！"

郦琼获知王德状告自己，当即找到吕祉，说王德的状词不实，是血口喷人："若朝廷不处分王德，自家们将上呈都督府，请求调离左护军。"

吕祉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七月下旬，他决定回建康面见张浚，同时请教机宜。

郦琼和王德在向吕祉呈递状词的同时，也将申状上送到了都督府。张浚料到郦琼与王德会有矛盾，没想一下子竟闹到了如此地步。

“吕尚书以为该如何处置？”在都督府，张浚绷着脸问吕祉。

吕祉道：“下官以为应双双罢免。”

张浚摇头道：“国难未除，领兵打仗还须王德、郦琼等人。”

吕祉激愤道：“杀良冒功，避敌畏战，这种人不罢，何来军纪？”

张浚依然摇头：“淮西军的根子在于帅。犹如梁，梁不正则房斜，帅不正则军废。”

吕祉不语了，他从张浚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可他这根梁柱至今在淮西并没有正式头衔。

张浚洞悉吕祉的心情，安慰道：“吕尚书也无须焦躁，职衔一事待下官奏请圣上后予以定夺。”

数日后，赵构召集众宰执到朝殿面对。由于不久前沈与求病逝了，宰执大臣只剩下张浚、张守、秦桧和陈与义四人。未等张浚开口，赵构首先向他们出示了御史台的奏本。原来郦琼和王德的告状书不仅上送都督府，还呈给了御史台。

“众卿以为该如何措置？”赵构问。

张浚回道：“淮西军的病症是王德与郦琼不和。臣以为只要将王德调走，矛盾即可迎刃而解。”

行营左护军两员主要战将如此不合，使得赵构十分不快，然而却无法倾吐。遴选左护军统兵人选，张浚推举吕祉，得到了他的首肯。既为首肯，怎么怨得了他人？赵构不免想起岳飞，若是将左护军托付给了他，会不会出现今日局面？

张浚说完，见圣上不语，又道：“陛下，为稳定淮西军，臣建议调走王德。”

赵构赶紧收回思绪，问众人道：“此议如何？”

秦桧道：“此议可行。王德调走，升郦琼为都统制。”

“不，”张浚摇头，“王德调入行在，郦琼只能除授副都统之职。”

“这是为何？”赵构问。

“郦琼出身军贼。”

“张卿所言极是。”赵构赞同道。

议完对王德与郦琼的安排，张浚又道：“吕祉六月间就已在淮西宣抚司署理军政要务，朝廷应该给一个正式职衔。”

赵构望着众人，问：“比照张宗元，授予宣抚判官如何？”

张守道：“陛下，吕祉乃一书生，不可轻付兵权。”

张浚见张守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脸一冷辩驳道：“张参政，当年陆逊不也是一介书生吗？”

张守也严肃起来：“吕祉岂能与陆逊相提并论？”

“何以不能？”

“陆逊未掌军之前，便跟随吕蒙屡献奇计。陷宜都，克夷陵，攻秭归，收南乡，到统兵拒蜀，陆逊已身经百战。然而吕祉到淮西仅仅两月，便将佐骚动，军情汹汹，足以证明其并非掌军之才。”张守话完，殿内悄然无声。

赵构心有所动，他也开始怀疑派吕祉前往淮西，是否任用非人？

这时，秦桧轻声道：“张相公提议吕祉统军，是维护祖制。”

张浚接着道：“文臣统兵，既是祖制，也是国策。”

张守朝秦桧瞥一眼，退后不言。

赵构心中泛起的疑虑被秦桧一句“维护祖制”打消了，便道：“既然众卿议论不一，召吕祉面对。”

当天下午，赵构在后殿单独召见吕祉。

去年淮中战事，吕祉受命留在赵构身边参议军事，其学识与见解颇为赵构欣赏。譬如，吕祉料准刘光世不会临敌力战，说不定还会不战而退，恳请下旨督厉。从后来的经过看，正是吕祉预防在先，才止住了刘光世的擅自后撤。淮中大捷，与吕祉建言献策分不开。正因为如此，当张浚建议吕祉前往淮西监军时，赵构欣然首肯。

这次召对，吕祉受宠若惊，所以情绪饱满。赵构见吕祉精神昂扬，心中大为妥帖。

“淮西情形，朕已尽知。”赵构微笑着对吕祉道，“朕决定调走王德，擢升郦琼为副都统，卿以为如何？”

上午官家与宰执们商议的结果，张浚向他有所透露。吕祉希望将王德、郦琼一起调走，因此朗声道：“调走王德，大有裨益。至于郦琼，臣以为也不应留在左护军。”

赵构面色和蔼道：“卿的心意朕理解。郦琼虽然少操行，却是敢战。来日对阵，左护军少不了敢战之人。”

“臣谨遵圣裁。”吕祉去庐州时间不长，对左护军将领了解不深，见圣上如是说，只好打消将郦琼也一起调走的念头。

赵构叮嘱道：“左护军也算是西军之后，其中有不少川陕人士，卿要好生对待，既要施之于威，也要施之于德。德威兼用，方能服众。”

吕祉激昂回道：“臣决意不负陛下所托。此去淮西认真练兵，使之成为一支劲旅。”

“若如此，卿便是大功一件。”赵构欣然颔首道，“此次付卿宣抚判官之权，处置淮西一应军政事务。”

吕祉跪下谢恩：“臣德才微薄，当此大任，肝脑涂地不辞！”

面对结束后，吕祉连家都没有回，便怀揣着任命郦琼为副都统的文件赶赴庐州，王德调离淮西的命令则由都督府直接封发。

在庐州宣抚司官厅，吕祉当着众将官的面宣布了朝廷对郦琼新的任命。由于调离王德的文书还没有到达，吕祉念着任命书上的制词，王德的脸便黑了。郦琼发现了王德脸色的变化，眼中也是一片怒火。

制词宣读完毕，郦琼直挺挺地站着，没有任何反应。吕祉来气了，厉声道："皇恩浩荡，郦太尉为何还不跪谢？"

郦琼愣了一愣，这才慌忙跪下。

吕祉忍不住斥责道："为将者首先要知恩。唯有知恩方能明廉耻、守本职。若不知恩，何来人伦？"

郦琼见自己仅仅升了个副都统，心底原本就郁郁不乐，如今又没头没脑挨了吕祉一顿训斥，心底的郁郁不乐在快速发酵，一股怒气迅速蹿遍全身，恨不得将任命书夺过来撕个粉碎。

几天后，朝廷调离王德的命令到达。对于这个命令王德也不高兴，他希望统领整个行营左护军，而不仅仅是八千人的前军。郦琼见王德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去了都督府，直接由张浚管辖，胸中的怒气更盛。

七月底的淮西大地骄阳似火，行营左护军顶着烈日天天练兵。这一天，吕祉来到选锋军训练场，发现统制靳赛不在。

"你们的靳统制呢？"吕祉问副统制康渊，"去，把靳统制找来！"

好半天靳赛才慌慌张张来到训练场。吕祉一见就火了，靳赛两眼惺忪，肯定是通宵未眠。

"身为统制，不知军纪，如何带兵？"吕祉厉声叱责，"从即日起，选锋军由康渊代理。"

对于靳赛，吕祉也无好感，因为他跟郦琼一样出身军贼。当初由十军裁减为六军时，吕祉建议将靳赛降为副统制，张浚没有同意。因为靳赛的选锋军有五千余人，在左护军中战力较强。现在，靳赛犯了军纪，吕祉一怒之下罢免了靳赛的统制之职。

训练仍在日复一日地进行，一股暗流却在悄悄涌动。一天，陈克告诉吕祉，说军中有人反映，一伙将领晚间经常在郦琼府中聚会，有时夜半方散，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吕祉警觉起来，当即召来中军统制张景。张景跟郦琼、靳赛等人不

一样。他曾是一名太学生，靖康后从军，因功升至统制。

“张太尉是否参加过郦太尉的家宴？”吕祉开门见山问道。

“参加过。”张景老实回答。

“仅就喝酒玩乐？”

张景摇头道：“不，也论事。”

“所论何事？”

“下官不敢说。”

“但说无妨。”

“说相公不学无术，妄自尊大，藐视众太尉。”

“还有呢？”

“还有就是……就是……就是欲取相公的首级。”

闻言，吕祉勃然大怒道：“无知武夫，混账至极！”

张景道：“这些将领全都是靳赛串联来的，就连郦副都统也为靳赛鼓动。”

吕祉拍案而起，正要吩咐亲兵去缉拿靳赛，但转念一想自己在整个左护军除了参谋陈克，属孤家寡人，就连门外的亲兵是否可靠都未可知。吕祉只好按下万丈怒火，安慰了张景几句，命令他密切注意靳赛、郦琼一伙人的动向。

送走张景，吕祉赶紧起草了两份公文，一份是给赵构的奏疏，另一份是给张浚的申状。大意是郦琼、靳赛等人暗中勾结，蠢蠢欲动，建议朝廷迅速调派大军前来庐州，以防不测。

张浚接到申状后大吃一惊，急忙进宫面见赵构。赵构也接到了吕祉的奏疏，问道：“此事当真？”

“臣以为，可能是郦琼等人不服吕祉管辖。”张浚拿不定真假。

赵构阴着脸道：“郦琼、靳赛乃军贼出身，反复无常是其本性。可命张俊为淮西宣抚使，选派大军接管庐州。”

张浚建议道：“张俊在盱眙，路途遥远，旬日之间难于抵达庐州城下。臣以为，命刘锜为淮西制置副使，选派一支锐旅直奔庐州。”当时刘锜为侍卫马军司主管，驻扎建康，距离庐州最近。

“如是甚好。可密令刘锜一旦兵临庐州，即刻罢免郦琼的军职。”赵构点头，顿了顿又道，“靳赛就地正法。”

当日，都督府发出两道密令，一道给刘锜，一道给吕祉。

吕祉命张景注视郦琼、靳赛等人的一举一动；靳赛、郦琼也就紧盯着吕祉的一言一行。

庐州有四门，值守的兵将早已换作了郦琼的亲信。庐州城内的公文进出，郦琼、靳赛一清二楚。

在吕祉身边，他们还安插了眼线，即书吏朱照。

朱照籍贯庐州，吕祉来庐州后遣散了原宣抚司的旧班底，改从民间招募新人，朱照是其中之一。所谓书吏，类同秘书，职责为抄录和保管各种文件，权力不大，位置重要。吕祉用朱照为书吏，看中的就是他为人本分、忠厚。然而谁想到这个一肚子墨水又老实巴交的小文吏，竟监视着吕祉的一举一动。

朱照背叛吕祉的经过很简单，郦琼找到朱照，威胁要是不依，就杀他满门，老幼不留！

朱照清楚，眼前这个郦琼人称“活阎罗”，杀人不眨眼皮，别说在庐州，就是在整个淮西大地，他的名声人人尽知。

都督府的密令是八月七日酉时送达庐州城的，吕祉看过后交付朱照收藏。当天夜晚，朱照盗出文件交给了郦琼。郦琼看罢又惊又怒，赶紧派人召来靳赛。靳赛见宋廷要拿他开刀，顿时气歪了鼻子，咬牙道：“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翌日黎明，吕祉洗漱完毕，刚刚来到宣抚司，门外便传来喧哗。吕祉正要派人查问，陈克歪歪斜斜奔进来，语无伦次道："大事不好了……相公……郦琼反了！"

一语未完，郦琼手持铁挝冲进官厅，扬手一挝，陈克顿时脑浆迸流。

"郦琼，你……你想做什么？"吕祉霍地站起，面无惧色，"朝廷待你恩重如山，你……你想造反不成？"

郦琼从袖中掏出张浚送来的密令，冷笑道："我想造反，这是什么？"

见状，吕祉神情大变。这是密令的原件，显然是朱照盗出后交给了郦琼。

"朱照，亏得你饱读圣贤诗书，你是千古罪人！"吕祉仰天长叹，双泪长流。

靳赛对郦琼道："说这些废话做什么，杀了这腐儒！"

郦琼摆手道："不，暂且留着。"

由于兵变来得仓促，中军统制张景、左军统制刘永衡、宣抚司同提举一行事务乔仲福、前庐州知州赵康直等相继遇害。紧接着，郦琼指挥四万叛军在庐州城中大肆掳掠，然后连同叛军家眷共十万余人向霍丘北遁。

三日后，刘锜亲率最精锐的前军和右军赶到庐州城下，然而庐州城内已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刘锜没有停留，即刻命右军统制焦文通率军追赶。

此时，叛军已经抵达淮水南岸。只要渡过淮水，便离开了大宋境地。许多兵士及中下层将领都无意反叛，只因裹挟其中无法动弹。现在离境在即，这些无意叛乱的兵士及中下层将领纷纷犹豫起来。吕祉见状，大呼道："我等生为宋人，死为宋鬼！众军中难道就没有忠义之士了吗？"

聚集在淮水岸边的数万将士为之肃然。

“刘豫乃大宋败类！依附金人，掘我皇陵，役我父兄，奸我姐妹！如今郦琼等贼投降刘豫，此乃忘宗背祖，逆天而行！众将士多年来捍疆卫土，披矢浴血，立下巍巍功勋，如今岂能甘心做奸人的奴才？”

在吕祉声嘶力竭的嘶喊中，许多兵将低下头颅。

就在这时，郦琼、靳赛以及后军统制王师晟闻讯赶来。郦琼怒道：“吕相公，事已至此你还在口出狂言？自家可以饶你不死，但你必须与自家一起投奔刘齐。”

“呸！军贼！”吕祉啐道，“反复小人，无耻之尤！”

“王统制，你不是要取这腐儒首级吗？自家让与你。”郦琼的脸一下子变得铁青，猛然举起铁挝，又缓缓放下。

王师晟曾因嫖宿被吕祉责打了二十军棍，因此怀恨在心，放言要亲手斩杀吕祉，可此时他却摇头道：“吕祉有罪，但罪不至死。”

郦琼向靳赛一努嘴，他挺刀上前，从背后将王师晟斩于马下。

后军见主将被杀，顿时大乱。郦琼执挝在手，大喝道：“快快渡过淮水，违令者杀无赦！”

“杀吧军贼！我吕祉绝不做异乡之鬼！”吕祉一语未了，被郦琼身边一员偏将斩下头颅。

淮西兵变的消息传到行府已是五日后。

这一天是八月十三日，建康城内已经有了很浓的喜庆氛围。一些有钱人家早早地挂上了红灯笼，有的甚至还在自家门前扎了彩楼。坐落在小巷内的杂货铺正忙碌着赶制月饼，以至于大街小巷飘荡着月饼的芳香。

这一天赵构的心情不错，因为张浚刚刚从云南回易了一批腾冲马。腾冲马体魄雄健，与北马相比并不逊色。其中有一匹马名叫黑鹞，通体漆黑，闪闪发亮，张浚将其送给了赵构。罢朝后，赵构留下几名宰执一起赴御马苑观马。

观过马，来到御马苑东厢房。赵构心情颇佳，言语滔滔："汉代伏波将军马援曾说，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此话一点不差。比如这匹黑鹞，追风逐电，取敌人首级只在须臾之间。我朝要是有此等良马三千，何惧虏人的铁骑！"

张浚大声回道："陛下放心，余杭孳生牧马监已经引进了一批好马，用不了几年就会为我朝繁育出良驹。"

秦桧紧跟着道："张相公置办牧马监，功莫大焉！"

张浚见秦桧当着官家的面溜须自己，担心引起官家的不快，赶紧道："秦相公言错了，我朝繁育良驹，是圣上英明。"

赵构不承认，也不否认，笑道："朕自幼好骑，当年在东京，朕便养育好马十多匹。"

张浚好奇问道："臣听人讲，陛下闻足声便能分辨出马之优劣？"

赵构一笑道："这有何难？凡物皆有其要，辨马同样如此，只要得其要领，隔三里五里，优劣一听便知。"

张守将话题引申开来："陛下，辨马易，辨人却难。"

赵构迟疑一下，点头道："卿言之有理。"

张守继续道："辨人虽难，但并非不可辨。"

"卿说来听听。"赵构兴趣盎然。

"比如议论刚直者，其人必不肯为非。而巧言令色、曲意逢迎者，必定心底有私。"张守说完，一时没人吭声。

就在这时，内侍张去为进来递上一份急奏。急奏是刘锜呈送的，报告郦琼已叛，庐州遭到洗劫，四万左护军被郦琼裹挟向北，吕祉生死不明。赵构看罢急奏，脸顿时灰了。

淮西兵变，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赵构稳住神情，将刘锜的急奏交由几位宰执传阅。四位宰执大臣大惊失色，一齐跪倒在地，口称："臣有罪，万诛莫赎！"

赵构轻咳一声，低声道："都起来吧，如今不是谢罪之时，还须计议对策。"

形势是严峻的。行营左护军除王德带走了八千人外，余下四万多人全被郦琼裹走。也就是说，整个淮西大地已无宋军，建康大门洞开。

商议的结果是：一、刘锜由淮西制置副使升为主管淮南西路安抚司公事，迅速赶往庐州驻防；二、命岳飞率一支兵马进驻江州；三、令杨沂中驻防建康。

张浚立即请缨道："臣这就去庐州，布置淮西防务。"

赵构想了想道："卿还是暂留行在居中调度。张宗元不是已从鄂州回来了么，由张宗元前去庐州安定军民，招纳叛卒。"

应对淮西兵变的御前会议在御马苑东厢房匆匆结束，紧接着，一道道御旨发往各路将领。

八月底，淮西局势终于和缓下来，直到这个时候，张浚才松了一口气。

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精神却陷入苦痛。张浚清楚，他的仕途走到头了。几天前，他面见赵构，说吕祉的遗体运回了建阳老家，可还未下葬，吕妻吴氏便于后堂自缢身亡。张浚眼角泪花闪烁，道："吕祉谋事不慎，铸成大错，但其忠心天日可鉴。"

赵构知道张浚的心思，用低沉的声音道："吕祉遇害，吴氏尽节，朕亦深为痛惜。然而，吕祉之错几近误国。吕祉难以赐谥，也不得以死难忠臣体例荫补子孙。"

如果说之前还心存几分侥幸的话，从那一刻起，张浚便知道罢相势所难免，于是主动上了一份辞职奏。

这天，张守来到都督府。自淮西兵变发生后，张浚不愿见到张守，因为每见到张守他就会自惭不已。在任用吕祉上，张守与他有分歧，如今看来，张守是对的。

"哦，子固兄来了。"张浚竭力打起精神。

张守默默坐下，无言相对，良久才道："相公近来有沮丧之色。"

张浚苦笑道："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自家现在体会深切。"

"此是公罪，相公何至于如此悲观？"

张浚愣怔着无言。

张守神情凛然，却言辞诚挚："相公身为丞相，日理万机，百密岂无一疏？诸葛孔明一代贤相，也有街亭之败。自古以来，但凡有志者断不会纠结于一时的蹉跌。相公在职一天，即是百官榜样。"

张浚听罢，汗颜不止，一抖精神道："子固兄教诲得是，德远如拨云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能自甘颓唐！"

张守这才微微点了点头："下官眼中的张德远，当顶天立地，百折不挠！"

张守一席话，张浚的萎靡之色为之一扫，接下来两人就当前的朝局交换了看法。淮西兵变，四万大军投敌，无论是追究责任，还是平息朝野议论，张浚都必须辞相。

张守直接问道："恕下官冒昧，德远辞职，当举何人为相？"

"这个……下官还没有想过。"

"目今几名宰执，最有可能继相的当属秦桧。然而，共事一年，方知秦桧已非从前。想当年，拒割三镇，义存赵氏，秦桧是何等意气风发？即便是刚从北地归来，纵论也无所顾忌。"

张守与秦桧属老熟人了。张守比秦桧大六岁，宣和年间张守任监察御史，秦桧任太学学正。建炎四年，秦桧南归，张守正在朝中任执政大臣。目前几名宰执，数张守对秦桧最为了解。

"罢职几年，不仅锋芒全无，且一心取悦圣上。"张守继续道，"据下官看来，除非有大心机，断不会如此内敛。"

张浚以请教的口吻问："子固兄以为，秦桧有何心机？"

“谋登相位。”

闻言，张浚不语了。他想起在平江时秦桧赠送瓯柑以及对自己的一番赞美，想起围绕岳飞并统左护军秦桧的几次建言，想起御马苑观马时对自己的溜须，一颗心在渐渐沉落。

张守担心道：“若秦桧入相，朝中阿谀之风将大行其道。”

几天后，赵构单独召见张浚。张浚明白，这极有可能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面见圣上了，心底一阵酸楚。行过臣礼，赵构命张去为搬来一个锦杌，道：“张卿坐下说话。”

张浚有些受宠若惊：“不，臣年轻，站着对答。”

赵构示意：“坐吧，坐吧。”

张浚在锦杌坐下，鼻子忽地一酸。

赵构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三年灭伪齐，今年是第二年，张浚却要离他而去。身为丞相，铸下大错，必须责罚。然而……赵构再一次想起岳飞。若是岳飞并统左护军，郦琼会不会贼心复起，兵变淮西？

赵构即刻掐灭了纷飞的思绪，缓缓道：“卿的辞职奏朕已看过。既然卿已请辞，朕亦不便强留。今日召卿前来，是与卿计议由何人继相。”

尽管心底有所准备，但张浚的脑袋还是嗡地一响。他今年整整四十岁，正值英年。然而，他的所有宏图和梦想都将在今天戛然而止，他的心宛如刀割一样剧痛不止。如果没有前日张守的一席话，说不定他会张皇，会抑制不住地流下眼泪。

“陛下，”张浚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缓慢道，“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何人继相，当是陛下圣断。”

赵构又问：“秦桧如何？”

张浚依然不紧不慢：“陛下可记得前日御马苑张守论马？”

赵构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陛下既能辨马，也能辨人。”

沉吟了一会儿，赵构感慨道：“朕就知道，张守的一番议论必有所指。”

“秦桧为臣所举荐。然而，自他进入执政以来，每遇大事态度暧昧，从无刚正不阿之言。身为执政患得患失，并非人臣所为。”

赵构想了想，又问：“卿可有属意的人选？”

张浚沉默了，对他来说，这是人生最痛苦的时刻。

赵构鼓励道：“卿既有人选，不妨直说。”

张浚清理一下喉咙，艰难地说道：“臣以为，赵鼎可以继任。”

在距白下门不远处有一座小院，身任枢相的秦桧就下榻在这里。秦桧本是建康府人，老家即在东门外的汤山，但他很少回到故居。

绍兴六年岁末，秦桧由温州召到平江，出任枢密使。还来不及携上家眷，行在又从平江迁移到了建康。到建康后，秦桧索性不转移家眷了，与仆人秦兴居住在南大街这座小院落里。秦兴经常抱怨，说两个人住在这里实在过于冷清，秦桧也不理睬。

秦桧的生活很简单，他既不去瓦肆，也不逛春楼，除了上朝、坐班，便是回家。每逢旬假休沐，他会在家里待上一整天。秦桧旧友不多，南下后更少，加之他在金国待了四年，人们不大愿意同他往来。

十年前，秦桧因为反对金人立张邦昌为帝，义存赵氏而名动天下。也因为此，秦桧才被金人押解北上。到燕京后，秦桧代笔为赵佶修书求和，其文辞受到了右副元帅完颜宗望的青睐。完颜宗望请求时任都元帅的完颜杲将秦桧留在了自己的辖区。不久，完颜宗望病逝，继任的完颜宗辅将秦桧拘在了显州。

显州因显陵驰名。显陵即是辽世宗的爹爹耶律倍的陵寝。很长一段时间，秦桧夫妇就居住在望海峰下的万古寺里，他每天的主要事情便是打扫万古寺上下两院。

一日，万古寺呼啦啦拥来一大队金兵，顷刻间就赶走了香客，封锁

了寺院。起初秦桧没有在意，万古寺上院有一尊歪脖子老母，据称是观音菩萨的三十二化身之一，平日里也有一些带兵的将领来这儿焚香化纸。

忽然，一名少妇娉娉婷婷来到秦桧面前，轻叫了一声："秦相公。"

正在扫地的秦桧为之怔住，将信将疑地问道："你是……荣德帝姬？！"

荣德帝姬与曹晟成婚时秦桧正在国子监任职，有幸目睹过她的芳颜。

"秦教授好眼力，"赵金奴微微一笑道，"正是奴家。"

秦桧半天合不拢嘴。开封城破，皇室女眷被掳他是知道的，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在万古寺巧遇官家的二公主。

赵金奴道："秦教授，你我借一个地方说话。"

秦桧拎着帚把跟随赵金奴来到天王殿旁的方丈室，此地已经戒备森严。

"秦教授请坐。"赵金奴吩咐侍女上茶，"秦教授是江宁府人，爱喝江南茶。这茶就来自建州北苑。只不过奴家无法为秦教授做一道抹茶。"

秦桧喜茶，然而，从被掳进金营起，屈指算来他已有三年没有饮过茶了。秦桧接过茶盅，虽是一碗泡茶，却是清香扑鼻，脸上顿时露出难得的笑意，道："这是头纲茶，又称明前茶。香味不浓，但沁肺润脾。"

赵金奴笑道："秦教授果真是茶道行家。"

说了一会儿茶，秦桧问道："帝姬何以到此？可知太上皇和官家的消息？"

"太上皇和大哥都囚于五国城内，奴家被完颜昌强纳为妾。"赵金奴神情一暗，简要地介绍了她所知道的几个赵氏兄妹的下落。比如大姐赵玉盘被蒲鲁虎娶进了府邸，五妹赵富金被金珠大王霸占，十七妹赵金印、十八妹赵赛月、十九妹赵金姑、二十妹赵金铃进了洗衣院，而十一

妹赵仙郎、十二妹赵香云和十五妹赵金儿则于靖康二年死在了刘家寺，等等。

好一阵子两人都没有说话。靖康之难，无论是对于贵为帝姬的赵金奴还是朝廷官员秦桧，都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痛。

“帝姬今日来万古寺，可是为进香而来？”秦桧打破沉默，轻声问。

“不，”赵金奴摇头，“奴家今日来，是专为寻找秦教授。”

秦桧一怔：“哦？”

赵金奴道：“秦教授当年义存赵氏，奴家早有耳闻。如今赵宋蒙难，正是朝廷少了像秦教授这样的刚正之人。”

秦桧诚惶诚恐道：“帝姬言重了。”

赵金奴的眼眶忽然蓄满泪水：“九弟虽然承继大统，但赵宋江山依旧风雨飘摇。听完颜昌讲，金人又准备兴兵南下，赵宋余脉能不能逃过此劫，还是天数。”

秦桧轻叹一声，他想起故乡会宁，想起旧居汤山，十里烟波，风景如画，看来此番在劫难逃。

赵金奴道：“完颜昌还讲，此次进兵金人内部已经有了分歧，就连金人的老郎主也很犹豫，全是左副元帅粘罕一力主张。完颜昌也不赞成举兵渡河，可他官秩低微，须得听从元帅府调遣。”

金人对于赵宋的态度一直分为两派。当年攻占开封，右副元帅完颜宗望就不赞成强掳二帝，这一点秦桧是知道的。如今完颜宗望病逝，粘罕势力坐大，不承想，金人内部仍有人对兴师灭宋持有异议。

秦桧抬眼看着赵金奴，道：“既然左监军心存悯惜，帝姬就应当晓于大义。金人灭宋，无异于龙蛇吞象，食而不化，反倒自酿苦果。”

赵金奴道：“所以，奴家从燕京来，就是聘请教授前往完颜昌军中。教授的学问好，可以时时教导完颜昌，少杀慎杀，存我大宋。”

那是建炎三年春天的事，远在杭州的赵宋王朝又一次陷入了危机。

苗刘兵变，赵构退位，朝中大臣人人自危。而在北国，十万金兵枕戈待旦。到了六月，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和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各领一支兵马进击陕西与河南。很快，东路军攻陷磁州，抵达黄河北岸。

右副元帅完颜宗辅给完颜昌的任务是兵出山东，控扼淮北。秦桧随完颜昌一同南下，途中与完颜昌进行过几次交谈，双方印象不错。话题自然是围绕金人灭宋，完颜昌多为倾听，极少发表自己的观点。但若讲起汉文化，完颜昌则滔滔不绝。

有一次，秦桧与完颜昌讲起唐诗，谁知完颜昌从“初唐四杰”，直到“晚唐三圣”竟一一道来。并且当场吟诵了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从建炎三年秋，直至建炎四年夏，完颜昌一直在徐州、下邳一带逗留。与宋军有过一些战斗，规模不大。那些日子，秦桧经常与完颜昌煮茶论诗。

有一天讲起唐朝的边塞诗人，完颜昌随口吟了一首：“‘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吟完，完颜昌问，“教授可解得此诗？”

“监军所吟，乃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秦桧缓缓道，“王之涣少年有侠气，曾仗剑远游，所以诗风磅礴，句句峥嵘。纵观整个唐代边塞诗，以这首《凉州词》为最。”

完颜昌莞尔道：“自家想请教，此诗如何解？”

秦桧略一思索，道：“孤峭里透着雄奇，苍凉中不失悲壮。”

完颜昌摇摇头道：“教授难道不知王之涣的《凉州词》有两首？”

“在下略知。”秦桧吟哦道，“‘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完颜昌道：“自家以为，这两首《凉州词》透出来的是两军对垒，宁静平和。”

秦桧不觉一愣："监军何以这样认为？"

"教授你想啊，'一片孤城万仞山'。山这边是春风杨柳，山那边是胡琴羌笛。山这边杨柳轻拂，山那边羌笛悠悠。这岂不是要化干戈为玉帛么？还有'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即是边关靖晏，还用和亲做什么？"

"监军所解，实在超乎常人之上！"秦桧想不到完颜昌会对王之涣的《凉州词》作如此解答，由衷地赞佩。

完颜昌轻拈着下颚的一缕黄须，神情颇有些自得。

秦桧恭维道："世人都以为王之涣的《凉州词》悲怆，而监军独以为平和。可见监军天资聪颖，襟怀悲悯。身为大帅，性情如此，实在难得。"

完颜昌哈哈一笑道："古人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监军一席话，令桧茅舍顿开。"秦桧越发对完颜昌刮目相看了，决定将谈话引上正题，"监军以为，四太子此次下江南，有几成胜算？"

完颜昌敛起笑，反问道："教授以为呢？"

"在下以为，赵宋江山已存百年之久，民心已固，风化蔚然。仅凭四太子数万兵马灭不了赵宋。"

完颜昌没有接话。

果然，到了四月，便传来四太子被困黄天荡的消息。

一天，赵金奴抑制不住激动，告诉秦桧道："四太子深入江南三千里，不仅没有追上九哥，反而被韩世忠在黄天荡打得大败！"

那些日子金廷上下很是紧张，由于楚州至京口一线重新被宋军控制，完颜宗弼所部三万人马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五月底，四太子离开江南，但很快又被阻在了承州城下。为了接应宗弼回军，元帅府命令完颜昌占据楚州，控制运河。离开下邳前，完颜昌把秦桧叫进书房道："自家欲放教授南归，不知教授是否愿意？"

秦桧心中咯噔一响。南归？这可是他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左监军莫不是戏言？”秦桧镇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问。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完颜昌顿了一下，又吟哦，“‘宋金交兵何时了，且看枯山满坟堆。将军功成遗万骨，千古秋风抚翠微。’”

秦桧已明白完颜昌的意思了：“王翰的诗好，监军的和诗更好。”

“教授若愿意南归，就去准备吧。到时自家会派人将教授全家送至宋军水寨。”

临走之前，秦桧返身又问：“监军有何吩咐？”

略一思忖，完颜昌道：“南自南，北自北。”

那一刻，秦桧屏息静气，他在认真咀嚼“南自南，北自北”的意思。他总觉得这六个字含义很深，但究竟如何理解他一时不得要领。正要开口请教，完颜昌却道：“送客。”

南归以来，秦桧几乎每一天都在琢磨完颜昌临行前送给他的六个字。秦桧觉得，临行前完颜昌送给他六个字一定富有深意。结合完颜昌对宋金战争的态度，“南自南，北自北”，最佳的解释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回到朝廷的秦桧因靖康年间的义举很快得到了重用，三个月后便升为参知政事，半年后又升为右相兼枢密使。这种超乎常规的擢拔，使得原本就自视很高的秦桧越发口无遮拦，傲视群僚。

“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秦桧在朝堂上侃侃而谈。

人们问哪二策？

“南自南，北自北。”

秦桧的“南自南，北自北”，与赵构的遣使议和属异曲同工，可宋廷由开封南来杭州，赵构也属北人。赵构听说后脸色变了，哼了一声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将归往何处？”

赵构的态度是风向标，群臣自是纷纷诘难。

秦桧的“南自南，北自北”只能引起赵构不快，不至于丢官。秦桧丢官是他太过锋芒毕露。归国时范宗尹是右相，秦桧的快速升迁离不开范宗尹的大力推举。然而，当秦桧进入政府后，便召集人手抨击范宗尹的各项举措。范宗尹设置镇抚使，是秦桧抨击的焦点。

罢黜范宗尹后，秦桧升任右相。接下来，秦桧又将矛头指向左相吕颐浩。吕颐浩不是范宗尹，年近六旬的他是三朝老臣，苗刘兵变，吕颐浩的身份是签书枢密院事兼两淮、两浙制置使。张浚能够指挥人马杀入杭州，离不开吕颐浩的鼎力支持。秦桧与吕颐浩较量，只能是秦桧黯然出局。

绍兴二年九月，秦桧被解除右相、枢密使，提举江州太平观。

落魄四年，秦桧一刻也没有闲住。他一边自省，一边继续琢磨完颜昌的“南自南，北自北”。直到今年三月间，王伦带回完颜昌的机密后，秦桧才恍然大悟。完颜昌的“南自南，北自北”，本意是大金依然是大金，大宋仍然是大宋。这个意思秦桧不是没有想到过，而是不敢往下想。

秦桧认为，皇上重新起用自己，肯定也一直在琢磨“南自南，北自北”的真正含义。因为皇上在罢免他的制词中写入了“示不复用”四个字。四年过去，皇上由“示不复用”到重新起用，显然对先前的理解进行了反思。

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秦桧，性情与过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说话不再咄咄逼人，处事也不再意气领先。四年自省的结果是，万事以取悦圣上为主，尽可能藏锋示拙。

对于秦桧而言，改变性情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为了在朝廷中重新站稳脚跟，为了重新获得官家信任，他不得不扭曲自己的天性。复出八个月来，秦桧有如傀儡，但凡政事从不率先表态，即便发言要么以张浚马首是瞻，要么以取悦圣上为是。然而，一场淮西兵变，既断送了张浚的仕途，也使秦桧的前程与命运变得飘忽不定。

按宋制，国事出现重大失误，全体宰执都有责任。不单是右相张浚上表请辞，所有执政大臣都应辞职。

秦桧也递交了辞职奏，在书写辞职奏时心情也异常痛苦。与张浚不同的是，张浚是国耻未雪，壮志未酬，满腹惭恨；秦桧则是横遭祸端，命运多舛，心有不甘。

在得知新任丞相是赵鼎后，秦桧更是万箭穿心。他为张浚所荐，按照官场规则，复相的赵鼎在重新组阁时一般不会留用旧班底。

“老爷，饭已经凉了。”仆人秦兴是他的本家，对他忠心不二。

秦桧缓缓起身，离开书房来到偏厅。

“我再去热一下吧，老爷。”秦兴说。

“不用。”秦桧嘴唇里迸出两个字，然后拿起筷子。秦桧对茶饮十分讲究，衣食却从不挑剔，此刻摆在桌上的只有一碗煎鱼、一碟蚕豆和一盘黄瓜。

“我看还是把婶婶接过来吧。”秦兴扒了几口饭，停下道，“就我和老爷两人，实在过于冷清。”

“不接。”秦桧又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在这之前不接家眷，是秦桧认为建康不适宜立国。至于当下，则更无必要了，一旦圣上照准辞职，他又得返回杭州。想到这里食欲全无，扒几口饭便放下了筷子。

“老爷您这是？”秦兴没来得及细问，秦桧已经走出了房门。

要想继续留任，就必须拜会赵鼎。秦桧犹豫了，一来赵鼎倔，二来秦桧比赵鼎资历老，这个时候去拜会赵鼎，会不会适得其反？徘徊一阵，秦桧觉得还是应该去。去，即便遇冷，也有益无害。

出乎秦桧意料之外的是，赵鼎对秦桧的到来很高兴，亲热地称着秦桧的表字：“会之请坐。昨晚黄昏才进城，搬书搬到三更。”赵鼎比秦桧大五岁，如今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精神倒显得旺健。

秦桧笑道：“谁人不知赵相公学富五车，五车学问那该得多少典籍？”

赵鼎莞尔道："人说会之过于严肃，看来也有风趣的时候。"

秦桧兴致勃勃说道："下官过淮水时，即听人传唱：'惨结秋阴，西风送，霏霏雨湿。凄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渍。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但一抹寒青有无中，遥山色。'下官问，这词何人所填？人答，赵元镇所作。"

"见笑了，见笑了。"赵鼎将手一摇道。他的这首《满江红》就作于真州城外的客船之中。那时，腰无余钱，疾病缠身，前途茫茫。

秦桧前倾身子道："'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一个迷字，既道出了时局，又暗示了心境。"

赵鼎深有同感："确实如会之所言。建炎初年，真可谓西风横吹，乱云飞渡。"

秦桧吟诵道："'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须信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情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尊垒，浇胸臆。'"

赵鼎一时无语，他想起病卧客船的那段日子，既不能上阵杀敌，也不能进殿献策，唯有搔首兴叹！

秦桧忽然面带戚色道："相公的无奈和苦痛下官也曾领略过，当年拘在显州，日扫殿堂，夜眠僧舍，相公还可以挽长江之水浇胸垒，而下官却只能面对孤山倾听风涛。"

赵鼎仿佛找到了知音，叹道："是啊，人生多有落魄之时。如今侧身庙堂，就当以天下之忧而忧。"

秦桧顿一下，话锋一转："初读相公这首《满江红》，只觉满篇惨淡，后来越读越觉得如芒在背。"

赵鼎怔住了，问道："会之竟会有这样的感受？"

秦桧一脸凝重道："相公处江湖之远而忧庙堂，我辈身为宋臣该当何为？"

赵鼎称赞道："看来会之的一腔热血，尚未冰冷。"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拜访，秦桧告辞时，赵鼎一直送到大门外。其实，赵鼎对秦桧的印象不错。靖康年间，赵鼎任开封士曹参军，对秦桧的大义之举曾仰慕得很。后来秦桧南归，朝中有不少人猜疑，赵鼎始终不信。当年为存赵氏不避斧钺，怎么会一眨眼就成了金人的奸细？

这一切当然还不能成为赵鼎最终将秦桧留在政府的原因。张浚罢相后，有些台谏官仍不甘心，继续上章弹劾。说张浚身为丞相，因措置失当丧师四万，理应斩首。有人又翻出陈年旧账，重提当年的富平之战，说张浚独断无谋由来已久。甚至还有人指责张浚身居中枢三年，兴兵劳师，竭民力，耗国用。本来处分张浚的诏书已经下了，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提举江州太平观。赵构读罢这些台谏官的奏章突然勾起一股无名怒火，御批道：张浚谪授散官，岭南安置。岭南属蛮荒之地，落职官员贬窜岭南是最重的处罚。

赵鼎向秦桧出示了赵构的御批，问："秦相公以为如何？"

"下官为张浚所荐，理应回避。可相公既然问到下官，下官不得不说。"秦桧有三种回答，赞成，反对或者模棱两可。他略一思索，选择了反对。秦桧认为，以赵鼎的为人和当下所处的位置，绝不会对张浚落井下石。

"请说。"

"皇上责罚太重。"

赵鼎轻轻颔首："是啊，下官也如是认为。"

秦桧继续道："皇上降罚，应斟酌是公罪还是私罪。张浚有过，乃是因公。因公而受重罚，今后谁为皇上驱使？"

赵鼎点头道："会之说得对！明日你我一同面见圣上，据理力争。"

翌日，赵鼎与秦桧一起入殿面对。赵鼎进呈了被他扣押的御批，赵构自然不悦，责问道："朕意已决，为何封还？"

赵鼎回道："陛下，张浚当年勤王立有大功，近年捍御两淮又多有勋劳，何况家有老母，若去岭南，无异于生离死别，陛下何忍？"

赵构沉着脸道："朕历来功过分明。张浚有功，朕已赏他；如今有

过，亦应加罚。”

秦桧一旁道：“陛下，臣以为赵相公封还御批不是为张浚一人着想。”

赵构冷着脸色问：“那是为谁？”

“是为陛下。”

赵构轻轻哼了一声：“是为朕？”

秦桧道：“陛下今日重处张浚，会使满朝文武寒心。”

“此话怎讲？”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丞相理政，千头万绪，或谋虑不深，或计议不达。倘若有所差池，便夺官褫职，贬窜远恶之地，今后谁还会为陛下宣力？”

就在秦桧不慌不忙地向赵构进言时，赵鼎拿定了主意，若皇上问起现任执政的去留，第一个不能去的便是秦桧。

第十章　废罢刘齐

完颜宗翰死了，最解气的当属宗磐。但是宗翰之死却给宗磐带来了新的烦闷，即与宗干一派的矛盾。过去为了对付完颜宗翰，太宗派与太祖派密切配合，如今完颜宗翰死了，联手的基础消逝了，矛盾也随之凸显出来。

八月的会宁府是一年中最为惬意的季节，蓝天如垠，繁花似锦。晚上，风从清澈的按出虎水上空吹过来，满城桂香，沁人肺腑。

在太师府，宗磐刚尝了一口鱼羹，停箸问道：“这可是五娘子做的？”

仆人回道：“是的。”

女真人靠渔猎生存，吃鱼的历史很长。女真人也会烹鱼，且味道不

错，但都无法与五娘子做的鱼羹相比。五娘子做的鱼羹鲜美至极，为此，宗磐换了好几茬大厨。他搁下碗筷来到赵玉盘的寝阁，在炕边坐下问："娘子可好些了？"

"不碍事，"赵玉盘挣扎着爬起身，"也就受了一点风寒。"

宗磐道："既然病了，就好好歇息，府中的事情自有一应家仆。"

赵玉盘道："奴家服过两剂汤药，发了一回汗，已经好多了。"

"娘子想吃什么，自家吩咐人去做。"宗磐拿手摸一摸赵玉盘的额头，觉得并不太热，心里踏实了很多。

赵玉盘摇了摇头。

宗磐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复又坐下道："你家五妹我已派人问过了。"

"如今怎么样了？"赵玉盘紧张起来。

宗磐微笑着道："娘子放心，黏没喝是病故的，跟高庆裔他们没什么瓜葛，郎主还升了设也马的官。"设也马即宗翰的长子。

赵玉盘所说的五妹即赵富金，开封城破时十八岁，被设也马强掳为妾。宗翰暴亡后，朝廷以保护宗翰家人的名义派兵封锁了宗翰府邸。赵玉盘担心赵富金会有什么不测。

"五妹还住在会宁么？"赵玉盘轻声问。

"那是自然。"宗磐答。按照他的意思，除去完颜宗翰后，其家人应该赶回涞流河畔（宗翰一族的聚集地）。可不知怎的，小郎主心生慈悲，将他们留在了御寨。不仅如此，还将宗翰的弟弟完颜宗宪由掌修国史升为了监修国史。想到这些宗磐就很不痛快，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斡本的主意。

"大妹托人捎来了家书。"赵玉盘从枕头底下抽出几张信笺，递给宗磐。大妹即完颜昌的侍妾赵金奴。

"叔母写得一手好字！"宗磐阅过还给赵玉盘，称赞道。

赵玉盘颇为自豪："我家大妹天资聪颖，棋琴书画样样俱佳。"

宗磐笑道："难怪挞懒如获至宝。"

赵玉盘叹了一口气道："一晃我们姐妹十多年没见面了。"

宗磐没有接话。前次完颜昌来到御寨，与宗磐有过一次长谈。两人认为既然太祖一系掌握了皇权，其他旁系应该联合起来。唯有其他各系加强联手，才能与太祖一系抗衡。完颜昌与宗磐都有与皇位失之交臂的经历，交谈起来相当投机。当时议定，由完颜昌执掌军权，将宗隽调入御寨掌控政府。

"朝廷准备废黜刘齐，拟将挞懒召来御寨面授机宜。"宗磐淡淡道。

赵玉盘听说完颜昌要来会宁了，道："要是挞懒将大妹带来，让我们姐妹见上一面就好啦！"

"娘子想见大妹，就不想见小妹了么？"宗磐心中一动，为何不将宗隽的娘子也一起召来呢？一来满足娘子的心愿，二来可与宗隽联结得更加紧密。在宗磐看来，朝外有挞懒掌军，朝内有他与宗隽联手，就是宗干也得让他几分。

赵玉盘道："夫君说的是……十五妹？"

宗磐点头。

"想啊，怎不想呢？"赵玉盘脸色恻然，"奴家记得，十五妹初来北地时，才十四岁，还是个孩子！"

宗磐道："既然娘子想见几位姐妹，自家来安排。"

"真的吗？"赵玉盘顿时来了精神。

宗磐微微一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如果真能那样，奴家即是死，也能瞑目了！"赵玉盘望着远方，眼眶不觉满是泪水。

就在宗磐与赵玉盘在寝阁私语时，稽古殿里，完颜亶也正在跟伯父

宗干夜谈，由于没有外人在场，内容显得很是随意。

“移赉勃极烈不得再委任了。”宗翰死后，朝中一些大臣纷纷建言，希望移赉勃极烈改任他人，而宗干已决心取消勃极烈制。他认为只有取消了勃极烈制，大权才会集中在皇帝手里。宗干担心自己若有不测，强大的勃极烈制会威胁完颜亶的皇位。

完颜亶清楚伯父的用心，罢撤勃极烈制，是为自己主政扫清障碍，便问：“不设移赉勃极烈，都元帅还设不设？”

宗干道：“若设都元帅，论资历当属挞懒。”

“挞懒久历战阵，为人谦和，是我朝不可多得的统兵将帅。”完颜亶对完颜昌的印象不错。

“论亲疏，都元帅一职应当属于你四叔。”完颜亶的四叔即完颜宗弼，“只因你四叔资历尚浅，若骤然提拔，朝中恐有非议。”

完颜亶对四叔的印象不是太好。在他眼里，四叔太过暴戾，打小就敬而远之，于是微微一笑道：“伯父说得是，四叔悍勇，我朝无人可比。可挞懒跟伯父一样，读得许多汉人书籍。”

宗干不再就这个问题与完颜亶议论：“都元帅一职，目前可暂不设置。皇上是天下之主，应该上马掌军，下马牧民。”

完颜亶道：“暂不设都元帅，着升挞懒为左副元帅，代理军中事务。”

宗干想一想道：“也行。升挞懒为左副元帅，你四叔为右副元帅，两人一起赞画军务。”

完颜亶虽然略有不快，但一想四叔毕竟是亲四叔，用汉人的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便望着伯父道：“前日太师启奏，拟调六叔回御寨任职。”六叔即完颜宗隽。

见伯父不吱声，完颜亶又道：“六叔十五岁从军，一直待在边陲。阴山风大，四季少雨。如今虽然调到了东京，可毕竟不是御寨。六叔快三十岁了，上次回来我都认不出了……”

刚才宗干在想，挞懒倒也罢了，这讹鲁观为什么也跟蒲鲁虎走得如此之近？经完颜亶如此一说，宗干也生出几分伤感："是啊，想我们一家这些年也十分不易。你亲爹死了，二叔死了，七叔死了，三叔也死了，如今在世的就剩下我和你四叔、六叔、八叔和九叔了。你八叔身子骨欠佳，九叔年纪还小，四叔又常年在外。我已年事渐高，精力不济，朝中大事确实需要得力人手支应……"

完颜亶看着清瘦而又须发斑白的伯父，心底五味杂陈。生父死时他才五岁，是伯父将他拉扯长大，并扶上了帝位。对此，他从心底感激伯父。但伯父呵护过甚，军政事务一手包揽，完颜亶又十二分地苦恼。要知道，他已经十八岁了，仍不得亲理政事。

宗干停顿一会，继续道："当年，你六叔求我，想离开丰州，我未允准，他便去求蒲鲁虎。自那时起，你六叔就对我心怀怨恨，以为我是在故意为难他。他哪里知道，欲成大器者必须亲历艰苦，纨绔子弟怎能治理江山？"

完颜亶劝慰道："伯父的良苦用心，想必六叔心中清楚。"

宗干神情怅然道："他心底清不清楚，咱们谁也不知晓。不过，既然朝中需要帮手，还是提携你六叔为好，毕竟同是太祖的血脉。"

就是在这种看似随意的交谈中，朝中的一些重要人事敲定下来了。

"这些事情还得知会太师。"自宗翰死后，宗磐与宗干的关系日益微妙。但宗磐是忽鲁勃极烈，是尚书令，朝中大事必须参与。这对于宗干来说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情，许多人事安排既要知会宗磐，又不能令其反对。

宗干选了一个好日子将宗磐请到府第，酒至半酣才道："都元帅一职空缺已久，太师以为由何人继任？"

宗磐心中一动，这些日子他最焦心的就是都元帅的职位，如今见宗干要他提名，他当然希望由完颜昌继任都元帅了。

"太傅是不是已有人选？"宗磐问。

宗干一笑问道："挞懒如何？"

宗磐大喜道："好啊！挞懒是五祖父的儿子，人是信得过的。"

宗干道："既然太师赞同，明日便一同奏请郎主，命挞懒为我大金国都元帅，坐镇御寨，指挥天下兵马。"

宗磐一听愣了，坐镇御寨指挥天下兵马，岂不是跟黏没喝一样被架空了吗？宗磐思来想去没有料到宗干会有这样一着，他不得不佩服宗干的老辣。

"若是要挞懒坐镇御寨，恐怕难以服众。"宗磐清楚，他只能让完颜昌舍去都元帅之职了，"挞懒是个将才，还是做右副元帅，坐镇燕京吧。"

"也行，挞懒坐镇祁州，兀术坐镇燕京。"宗干心底吁了口气，在都元帅的设置上他终于如愿以偿。

宗磐不高兴了："兀术为何坐镇燕京？要坐镇燕京也应该是挞懒。"

宗干解释道："挞懒与兀术各有其责，挞懒专司黄河以南，兀术则主要看住西部鞑靼。"

这个解释倒也无可挑剔，宗磐仍然觉得宗干居心可疑，道："燕京与祁州不过三五百里，我看还是合在一起为好。"

宗干道："我已奏请郎主，升挞懒为左副元帅，升兀术为右副元帅，祁州和燕京分设两处元帅府。"

听说完颜昌已由右副元帅升为了左副元帅，宗磐这才满心欢喜："分设两个元帅府，煞好！"

喝了一阵子酒，宗磐道："希尹辞职后，左丞相一直空缺，太傅以为由何人接替？"

宗干道："讹鲁观，太师以为如何？"

"煞好，煞好。"这一点，宗磐觉得斡本跟自己想到一处去了，连连点头，脸上绽放出开心的微笑。

到了九月底，完颜昌、宗弼、宗隽等人陆续来到会宁，听候新的任

命。完颜昌来到御寨首先要拜访宗磐，没想宗隽也在宗磐府。更重要的是，完颜昌带来了赵金奴，完颜宗隽带来了赵串珠。这是赵氏三姐妹来北国后的第一次聚首，那份高兴简直无法言说，先是抱头痛哭，继而又携手大笑。

赵佶的女儿很多，嫁给金人的不少。应该说，赵玉盘、赵金奴、赵串珠属幸运者。譬如三姐赵金罗、四姐赵福金、八姐赵缨络，分别嫁给了完颜阇母、完颜希尹和都元帅宗翰，均因忧愤成疾，早早地便过世了。至于其他姐妹，不是已经亡故，就是仍在洗衣院里挣扎。

“你们可知太上皇的消息？”赵玉盘压低声音问。

赵金奴、赵串珠均缓缓摇头。

自赵佶、赵恒等众多皇亲押往五国城后，便与他们的女眷失去了联系。赵玉盘、赵金奴、赵串珠虽然受到夫君的宠爱，但有关赵宋皇室的任何信息，都对她们守口如瓶。她们只能从夫君的话音里和神情中，揣摩出父母兄弟的去向与江南宋廷的命运。

“不过，”赵金奴轻声道，“九哥儿倒是坐稳了龙廷。”

这个信息赵玉盘与赵串珠多少知道一些。赵玉盘道：“九哥儿从小就爱使枪弄棒，那阵子自家们还笑话他是个‘花花太尉’。”

赵串珠一脸懵懂地问：“花花太尉是什么意思？”

赵玉盘笑道：“你九哥什么都好，使得长枪，拽得硬弓，待人和气，就是见不得女色。你九哥不到二十岁就娶了一房夫人、两房郡君，除此之外还有十几个没有名号的女子。”说罢，赵玉盘与赵金奴一齐大笑起来。

赵串珠脸红如霞，也随着笑了。笑了一阵，三姐妹突然集体沉默下来。九哥虽然嗣了帝位，可金人却恨之入骨。当年，一到北地，就将他的夫人邢秉懿、郡君田春罗与姜醉媚以及他的两个女儿全部投入了洗衣院，至今生死不明。

“都是那个该死的粘罕，”赵串珠咬牙道，“若不是他，我们何至于有今日之祸？”

赵金奴点头道："粘罕死一百回也解不了我们众姐妹的心头之恨！"

赵玉盘再次将声音压低，告诉赵金奴与赵串珠，粘罕并非死于暴疾，而是被人药杀，赵金奴与赵串珠自是心领神会。

"说点开心事吧，"赵玉盘道，"大妹这些年一直在河东，可曾看过杂戏？"

赵金奴点头道："看过一些，可哪里比得上昔日在东京？"

赵串珠回忆道："妹妹记得，东京城最有名的杂剧艺人叫张金线。"

赵玉盘说："张金线算不得最有名，东京城最有名的当数鲍老二。鲍老二的《眼药酸》，那可是活生生地笑煞人！"

赵金奴道："大姐说得是。鲍老二演《眼药酸》的穷秀才，自己患了眼疾，还上街卖眼药。"

"正是，正是。"赵玉盘笑了，"我记得，鲍老二头戴尖尖帽，身穿长袖宽袍，斜背药面袋，药面袋上画着一双眼睛。每晚只要鲍老二出场登台，戏楼里立时笑声一片……"

内室里谈得亲密，外面客厅也谈得欢畅。宗磐、完颜昌、宗隽三人开怀畅饮，轮流把盏，直至夜半。

次日朝会，完颜昌、完颜宗弼、完颜宗隽等一大早便来到乾元殿。吴乞买在世时，就组织宇文虚中、韩昉、韩企先、完颜勖等一班人制订了各种礼仪，但很少实施。完颜亶登基后，在宗干的大力主持下各种礼仪才得以推行，两年多来，金人的早朝越来越规范。

乾元殿正面是御座，众大臣站立两旁。左边以太傅宗干为首，右边以太师宗磐为首。大臣们一律窄袖皂袄，腰系吐鹤玉带，脚穿皮鞋，左佩金牌，右佩镔铁刀，头戴梁冠，梁冠的数目代表一定的品秩。而宗干、宗磐则在梁冠之上加于貂蝉笼巾，以示有别。片刻之后，完颜亶出现在乾元殿。他头戴黄色小帽，身披淡黄罗袍，在一群仪卫的簇拥下步入御榻。群臣屈腰，山呼万岁。

完颜亶道："自从希尹辞职、高庆裔问罪以来，国务少人主持。今特命宗隽为左丞相兼侍中；完颜勖升尚书左丞。另外，命完颜昌为左副

元帅，封鲁王；完颜宗弼为右副元帅，封沈王。”

宣诏完毕，宗隽、完颜昌、宗弼、完颜勖走出班列，行礼谢恩。

完颜亶又道：“近有刘豫上奏，说淮西郦琼率四万大军前来归顺，众卿以为此事如何处置？”

完颜昌走出班列道：“臣以为，刘豫已有战兵二十万，不能再允许添兵，四万降兵应予遣散。”

宗隽道：“左副元帅说得是。刘豫添兵，属狼子野心，我国不得不防。”

宗磐道：“刘豫立国八年，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且与江南屡战屡败。臣已有建言，刘齐既然不能屏藩我国，应予废黜。”

完颜亶回道：“刘豫为先皇帝所立，废黜刘豫应当慎行。”

完颜昌道：“皇上不必多虑。先帝立刘豫乃是听信了高庆裔的谗言。而高庆裔乃是收受了刘豫的贿赂。刘豫年年兴兵，已是天怒人怨。我朝要与江南通好，刘豫必废。”

其实，废黜刘豫在完颜昌的建议下，金廷高层已形成了共识。

宗干道：“臣赞同太师和左副元帅所议。”

完颜亶道：“既然太师、太傅和左副元帅均有意废黜刘豫，朕准其所奏。”

接下来商议废黜刘豫的办法。

完颜昌道：“臣以为，应先由朝廷颁旨，明许上国同意出兵帮助刘齐攻打江南，然后由臣调派大军秘密抵达开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开封城防，最后将刘豫、刘麟拘押至燕京。”

完颜亶点头道：“如此甚好。”

十月下旬，完颜昌返回燕京，立即着手废黜刘豫事宜。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使完颜昌烦闷了几天。

原来，就在完颜昌离开会宁不久，金廷对元帅府班底进行了充实。除了驻陕西的撒离喝依旧任元帅右监军外，提拔完颜阿离补为元帅左监军；完颜拔离速为元帅左都监；大挞不野任元帅右都监。这其中，新任命的阿离补、拔离速都是完颜宗弼当年的部下。完颜昌就不明白了，自家是左副元帅，在没有都元帅的情形下，应该主管天下兵马，包括将帅升迁。可从发文的日期看，此次任命阿离补、拔离速和大挞不野，似乎就是为了避开他完颜昌。

完颜昌派人叫来宗弼，拿出金廷的任命文件冷冷地问道："朝廷提拔如此之多的都监和监军，是怎么回事？"

宗弼摇头道："不知。"

实际上，宗弼是知道的。就在离开御寨的头一天，宗干专门召见了他，说朝廷将要对元帅府的班底进行充实，而这些新提拔上来的监军和都监多是他的部下。

"你知道朝廷的用意吗？"宗干问宗弼。

宗弼摇头。

在大金国，宗弼以鲁莽知名。他上阵从不避弓矢，且脱去兜鍪，露出光秃秃的脑门和长长的发辫。昔日伐辽，辽兵只要看见有一光头者迎面冲来，便知道是四太子，赶紧收兵退走。然而，所有人都错看了宗弼，包括他的大哥宗干。宗弼并非只是个上阵不要命的莽夫，在他粗鲁的外表下，有着非常缜密的心思。别看他常年领兵在外，他的眼睛同样紧盯着朝廷。只不过如今在大金国还轮不到他说话，只能隐忍不发。

宗弼道："兄长有什么吩咐，只管说。"

宗干道："朝廷命你驻守燕京，燕京乃大金国东门，至为重要。"

"兀术知晓。"

宗干皱皱眉头，复又展开道："四弟呀，我们兄弟九人，能征善战者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自家的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合剌年轻，保住大金国的江山可就全靠你了。燕京之西有鞑靼人正在兴起，你要好生看住；燕京之南有康王赵构，须臾不得疏忽。"

“不是还有挞懒吗？”宗弼问。

“四弟切记，就是这个挞懒，你更要盯紧！”宗干的眼睛变得格外明亮。

见宗弼不语吱声，宗干加重语气：“挞懒跟自家们不对心思。”

自大同元帅府移至燕京以来，完颜昌就跟宗弼在一起处理军务。在完颜昌眼里，宗弼是个武夫。见宗弼摇头，便不再问，只说道：“通知左右监军、都监和各路都统速来元帅府议事。”

元帅府位于昔日的辽朝行宫内，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四合院落。议事这天，原本就戒备森严的元帅府更是刀枪林立。大金国的各路军事统帅从四面八方骑马赶来，踏着厚厚的积雪走进元帅府。

元帅府内，十多盆炭火烧得正旺。完颜昌坐在上首，宗弼坐在完颜昌的旁边，余下的监军、都监和都统分坐两旁。完颜昌首先宣读了朝廷对阿离补、拔离速、大挞不野等人的任命，然后道：“刘豫失德，朝廷决意废黜。此事涉及机密，议事结束便立即行动。”接下来分派任务：命阿鲁补率一万轻骑秘密先行，抵达开封后在金明池一带驻扎。任务是看住开封城的守军，稍有异常即对开封城进行接管。命宗弼率军三万由大道向开封进发，先扣押刘麟，然后直抵开封，占领皇城，拘拿刘豫。完颜昌与大挞不野率一万兵马殿后。完颜昌宣布，一旦刘豫废黜，河南之地由阿鲁补负责防守。

布置完毕，完颜昌当即修书一封，派人以五百里加急送递刘豫。书信中称，朝廷已同意出兵江南，元帅府命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引兵南下，所有大齐兵马均隶属右副元帅统辖，望速派刘麟出城迎候上国大军。

开封城内，刘豫近来心情颇佳。他忽然想起罗诱，一晃过去了大半年，这罗诱还真是闭门不出。刘豫命一名内侍去传，不一会罗诱来到万岁宫。

“恭祝圣躬万福。”罗诱跪下叩首。

“起来说话。”刘豫道，“朕今日召卿前来，是有两件喜事相告。康王失德，部众离叛，现有郦琼率四万余人投奔我大齐。”

“此事微臣已经知晓。”罗诱回答道。

“郦琼归降，朕不仅陡添了四万虎狼之师，更重要的是，我大齐已是人心所向，江南岌岌可危。”接着，刘豫拿出大金国的文件，对罗诱道，“朕不负上邦，上邦亦不负朕。朕之忠荩，上邦尽知。”

罗诱对大金国的文书阅之再三，忍不住道：“陛下，时令已至冬日，北国即将地冻天寒，上邦会在这个时候兴兵？”

刘豫得意扬扬道：“这还会有假？”

罗诱摇头道：“完颜昌、宗弼均为能征惯战之将。冬日兴兵，路途阻绝，粮运不便，何况旧岁将尽，新春在即，将士们难免思乡……”

刘豫打断罗诱的话道：“这正是上国的高明之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臣认为有悖常理。”罗诱依旧摇头。

“依卿之见，上国这是何意？”

自刘豫秘密告发高庆裔以来，罗诱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看过大金国的文书后，这种不祥之感更为强烈。在他看来，身为人主，德操为上。高庆裔毕竟有恩于大齐，以怨报恩，便是失德。金人小郎主熟读汉人典籍，怎么会相助失德之人？罗诱不会直言相告，他清楚这是杀头的事，但他又不能不说。大难临头而畏惧不言，有失臣规。

“上月初有巨星陨落于平康镇外，不知陛下听说过没有？”罗诱道。

“罗卿这是何意？”刘豫的脸立刻阴了。

上月，有一算命先生求见刘豫，说有巨星陨落于平康镇外，百日之内大齐将有大灾。刘豫问此灾可禳否？算命先生说此灾可禳。刘豫问，如何禳法？算命先生说，修德。刘豫闻听大怒，当即命人推出去砍了脑袋。

罗诱豁出去了：“平康位于城北，北方为坎，属水。大齐拥河而立，属于水德。巨星陨落平康镇，乃是上天示警……”

“大胆罗诱，”刘豫不待罗诱说完，怒气冲冲地截住话头，“莫非你也骂朕失德不成？”

罗诱不慌不忙地跪下，继续道：“陛下，江南属火，上邦属金，金能生水，水能克火。水德旺则金旺，水德弱则火生……”

“来人！”刘豫拍案而起，殿外拥进一群带甲士兵。

罗诱镇定如初，道：“陛下既然要杀臣，就容臣把话说完。陛下为完颜昌所荐，可后来却转投都元帅，以致完颜昌生恨。都元帅失势，高庆裔有求于陛下，陛下却致书完颜昌，致使高庆裔等二十七人被杀。陛下如此反复，完颜昌不仅不会回心转意，反而会怂恿上国加害陛下。陛下，臣有预感，上国兵马此次前来，凶多吉少！”

“听你这么一说，朕倒是不想杀你了。”刘豫背着双手在罗诱面前缓缓踱步，“朕要让你看看，到底是凶多还是吉多！”说完一挥手，兵士们将罗诱押出大殿。

次日，刘豫命刘麟率两百轻骑北上迎接完颜宗弼，临行前郑重交代：“见着右副元帅要好生款待，不得有丝毫差池。”

刘麟昼夜兼程，一天见大道上尘土飞扬，知是金兵到了，赶紧下马立在道旁。不一会，一彪人马赶到，将刘麟及两百人马团团围住，为首一将为万户高松。刘麟迷惑不解，小心翼翼地走到高松马前，刚通报完姓名，高松便道：“刘官人可随我去见四太子，余下军士卸除器甲。”言罢，几名金兵跳下战马，解除了刘麟的佩刀。

两百名兵士见状，纷纷扔掉兵器脱去甲胄。

高松带着刘麟来见宗弼，宗弼令道：“且将刘麟押送燕京，待日后听凭郎主裁夺。”

宗弼率军来到开封城外，与先期抵达的阿鲁补会合。阿鲁补告诉宗弼，刘豫只防守内城，外城任人出入。宗弼来到内城，分兵把守各门，仅率两骑入宫。路遇一名宦官，便问：“刘齐王何在？”

宦官以为金人天降，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

“自家问你，刘豫何在？”宗弼喝道。

宦官跪倒在地道："回禀四太子，小人只看守宫门，不知皇上去处。"

宗弼闻言大怒，一鞭将宦官抽翻，纵马来到垂拱殿，沿途宦官和宫女四处惊逃。宗弼又由垂拱殿进入后宫，鞭敲窗棂喝问道："刘齐王在吗？"

有一女子拨开窗帷答道："在讲武殿。"

宗弼拍马直驱讲武殿。此时已有人向刘豫作了通报，刘豫慌忙往殿外跑，一见是右副元帅，赶紧垂手而立："四太子不期驾临，失敬，失敬。"

宗弼勒住马头道："自家此来是有一件紧急公务要与刘齐王商议。"

刘豫愣怔片刻道："自家先去更衣，请四太子稍候。"

宗弼跳下马，一把抓住刘豫的胳膊道："更衣就不必了，公务紧切。"

刘豫有带械卫士数十人，可在宗弼面前大气不敢出，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宗弼的拖拽下，一路出了宣德门。

三日后，完颜昌来到开封。在宣德门前，由通事宣读了以大金皇帝名义颁发的罢刘豫为蜀王诏书。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有兵士在大街小巷呼喊："刘豫已废，不再签军，也不再收取免行钱、五厘钱，开封自此大安了。"

完颜昌在开封住了七天，临行前颁布命令，大齐创立以来的一切重法全部削除；部伍军人，愿归农者自便；一应宫人宫女，各归其家；监舍囚徒，除罪大恶极者，一律开释……

罗诱自然也在释放之列。回到住宅，翠环告诉他，昨日官府已派人来登记核实，要他回家后即刻赴河南行省报到，愿做官者拟任新职。

罗诱点了点头道："我累了，要躺一会。"

翠环道："也好，奴家出去弄点吃的。"

翠环走后，罗诱掩上门，取下腰带，系于梁上。

“陛下不听臣言，致有今日之祸。”罗诱双泪长流，喃喃道，“圣人说，主辱臣死。今日陛下罹难，臣还有何面目再立于世上？”言罢，将脚下木几蹬翻。

按照计划，废黜刘齐后，将押解刘豫北上。临走前完颜昌携刘豫绕开封城游行一周，并特意安排他骑乘一匹小马。开封士民见了刘豫，无不咬牙切齿。完颜昌乘坐在高头大马上对刘豫道：“靖康年间，赵氏出京，万民焚香跪拜，号啕之声连绵十里。你今日离京，竟然人人侧目，可知这是为何？”

刘豫无地自容，垂着头道：“小人……知罪。”

完颜昌仰天大笑，随后将脸一板道：“想当初，你是自家所荐。可你不识好歹，转身投靠黏没喝。后来你见黏没喝势穷，又来依附自家。似你这等无德小人，怎做得了万民之主？”

刘豫想起罗诱所言，不免老泪纵横。

抵达祁州后，完颜昌命人继续押解刘豫北上，最后一直北迁至原辽国上京临潢（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他自己则停留下来督造左副元帅府。按照金廷的命令，完颜昌驻守祁州，宗弼驻守燕京。对这点完颜昌虽然心中耿耿，但转念又想，跟宗弼不在一起视事，反而无拘无碍。

处理完军务，完颜昌手书一札，派人赶往江南，告知刘豫已废。

此刻已经是腊月下旬了，在建康府，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小年。而朝臣们刚刚参加完九庙神主迁往杭州的送别大典，正眼巴巴地企盼着一年一度的元日长假。就连赵构也暂时放下繁忙的政事，偕同潘妃、吴才人、张婕妤等一群妃嫔来到灵谷寺敬香礼佛。

出无梁殿，只见灵谷塔下一片腊梅正在吐蕊。潘妃叹道：“江南至今无雪，腊梅仍然吐艳。”

张婕妤笑道：“小时候听长辈讲，树有灵性。春来满绿，秋来结果。想梅花乃至情至性之木，岂能错过芳菲？”

吴芍芬道：“姐姐说得是。听说有些地方每年祭拜树神，第一便是古梅。”

赵构问方丈道：“不知宝刹的梅花为几瓣？”

“回陛下，灵谷寺的梅花为五瓣。”

赵构笑着道：“看来，天下就杭州报慈寺的梅花为六瓣。”

报慈寺的梅花与众不同，实在是一桩奇事，众人免不了发一通议论，方丈却有不同看法：“要说神奇，当属杭州报恩寺的古梅。”

众人问：“杭州报恩寺的古梅如何神奇？”

方丈道：“杭州报恩寺有古梅百株，树龄均在千年以上。无雪季节，梅花洁白，若是天降瑞雪，一眼望去，原本洁白无瑕的梅花，便是一片桃红。”

“是么？”众人惊愕。

“确实如此。”方丈答。

众人觉得不可思议，都说这不是树神，而是树仙了。赵构也想见一见，对嫔妃们道："待到江南大雪，朕带各位娘子去杭州报恩寺赏梅。"

吴芍芬道："陛下可要说话算话。"

"朕是天子，一言九鼎。"

潘妃望着天空，双手合十道："快下雪吧。阿弥陀佛！"

见状，几位嫔妃被逗笑了。

就在这时，内侍近前，将泗州发来的急递呈给赵构。来到方丈室，赵构看过奏报，不禁一拍桌子道："刘豫奸贼，也有今日！"

妃嫔们先是一愣，继而围过来纷纷争看奏章。潘妃最先看过，惊喜道："妹妹们，真个是苍天有眼，善恶有报。刘豫贼厮哪想到会有今日！"

吴芍芬看过奏章后高兴得大叫："这下好啦，从今往后不用再征战了。"

张婕妤长吁了一口气道："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不仅朕与娘子们能够睡个安稳觉了，天下细民也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赵构说罢，嫔妃们又纷纷讨论起在没有战事的日子里如何养花，如何游园，如何宴饮，如何田猎。

在嫔妃们兴高采烈的时候，赵构陷入了沉思。伪齐被废，接下来便是宋金通好。十余年来，朝廷为缓师罢战，保存国脉，派出了一批批使臣奔赴大同。由于这些使臣极少回返，遣使一事世人知之不多。今后两国议和就不同了，肯定要公之于众，成为天下人共同的话题。然而，靖康蒙难，二帝北狩，河南河北皆成焦土，亿万生灵化为灰烬，与仇人言和，不知有多少人将血脉偾张。朝野反对还是其次，赵构更担心各路大将。他们占据要津，手握重兵，倘若闹起事来，危害之烈恐怕比刘豫更甚。

妃嫔们见赵构一脸肃正，感到诧异。潘妃关切地问道："不舒服吗？"

赵构回过神来，淡淡一笑道："朕有些累了，回吧。"

回到大内，赵构思忖一阵，命人召秦桧进见。

很快，秦桧便迈着碎步来了。行过臣礼，赵构将王伦的急奏递与秦桧。秦桧阅毕，并未吱声。

"秦卿为何一言不发？"赵构问道。

废罢伪齐，归还河南、陕西，这是官家一直悬望的事情，为什么官家脸上并无喜色。见官家催促，秦桧清了下嗓子缓缓道："他日王伦传报机密，今日已然应验，可见完颜昌并未食言……"秦桧一边字斟句酌，一边探听口风。

赵构匆匆打断秦桧的话头道："这个朕知晓。"

秦桧又慢慢道："此次议和，完颜昌出力很多。完颜昌为人厌战，臣与他交往半年，他多次流露出休兵言和之意……"

"这个，秦卿已对朕说过。"赵构神态和语气已有了不满。

秦桧愣了一愣道："金人没有了粘罕，加之完颜昌掌握了兵权，臣以为与金人结百年之好指日可待。"

赵构忽然叹了口气道："自靖康以来，我朝与金人已成仇雠，如今罢兵言和，恐怕要讥评如潮。"

秦桧终于明白了官家单独召见的目的了，原来是担心朝野非议。

赵构站起身，在御案前徐徐踱步："朕继大统十年有余，年年征战，民力凋敝，国库空虚。每逢春荒来临，朕的心有如油煎。十余年来，朕梦寐以求的便是与民休息。可真要……真要罢战休兵，朕又举棋不定。"

秦桧明白，圣上不是举棋不定，是担心非难与讥评，便附和道："陛下心中之苦，臣民哪里知晓？！"

"国人皆与虏人有仇，朕难道就没有仇吗？朕与虏人之仇不共戴天！朕的父兄姐妹，朕的母亲和圣人，还有朕的五个女儿，至今流落北

国，生死不明。朕每每想起，心如刀绞。”赵构痛心疾首说完，退回到御案前坐下，殿内的氛围一时格外压抑。

秦桧跪下道：“臣不能为陛下分担忧苦，罪该万死！”

半晌，赵构低声道：“起来吧。”

秦桧缓缓站起，过了片刻才轻声道：“陛下之苦，虽然世人难以知晓，可陛下既为天下黎民之主，就该忧国家之忧，痛国家之痛……”

“朕知道。”赵构冷冷地打断秦桧的话，“不为天下万民着想，朕何至于向仇寇卑躬屈膝？”

秦桧想了想继续道：“臣以为陛下所虑大可不必。议有俗议，也有清议。俗议者鼠目寸光，清议者高瞻远瞩。朝野内外，岂无高瞻远瞩之人？”

赵构冷着脸说：“朕不求名垂青史，只求问心无愧。”

秦桧近前一步道：“陛下议和，既是承继国嗣，也是泽被黎民。想靖康以来，战乱四起，山河破碎，是陛下扶江山于既倒，救万民于水火。十余年来，陛下励精图治，整肃武备，使虏人多次挫锋败北。如今虏人式微，主张议和，倘若能够归还梓宫，全我宋地，陛下便是中兴之主啊！”

赵构虽然没有点头，可这些话听起来舒服。

“依臣愚见，我朝应该速速派人北上祁州，拜见完颜昌，然后赶赴会宁，力争和议早成。”

赵构又站起身来徐徐踱步，眉头已经舒展：“秦卿所言，甚合朕意。只是卿有何策，明日说动几位宰执大臣？”

秦桧早已有了主意，道：“孝为百善之首，陛下的孝思感天动地，众位相公自然明白陛下的一片苦心。”

“秦卿见识卓越。我朝以忠孝立国，无孝不忠，也无忠不孝。”赵构轻轻颔首，秦桧果然不负寄望。与虏人议和，只能以孝为题，舍此别无其他。

秦桧躬身道："陛下立论高远。"

次日早朝后，赵构将几位宰执大臣叫进后殿，出示了完颜昌的信札。按照顺序，完颜昌的书信依次由赵鼎、秦桧、陈与义和张守看过。自张浚罢相后，陈与义和张守几次上书辞职，赵构没有准许。再说，朝中也一时没有好的执政人选。除秦桧外，赵鼎、陈与义和张守既惊且喜。只不过，短暂的惊喜过后，便是质疑。

赵鼎道："陛下，虏人以奸诈著称，岂能无缘无故地归还河南、陕西？这恐怕是虏人的奸计。"

陈与义道："臣以为，虏人的话多不可信。"

张守说得比较委婉："绍兴三年，李永寿、王翊来朝，索要襄汉及两淮之地。如今竟然连河南、陕西也归还我朝，令人匪夷所思。"绍兴三年张守任签书枢密院事，对李永寿、王翊的傲慢无礼记忆犹新。

"朕也知晓虏人奸诈。但是，倘不通好，太上皇及皇太后的梓宫何日得返？朕的母亲和渊圣何日得归？每每念及母亲和渊圣仍身处苦海，朕就忧心如焚，彻夜难眠。"渊圣即赵恒。赵构登基后，遥尊赵恒为渊圣皇帝。

果然，此语一出，赵鼎、陈与义、张守都沉默不言。

秦桧道："臣以为虏人固然狡狯，可陛下睿哲英断，纵使虏人有所妄图，也难逃陛下圣鉴。"

这样一说，几位宰执大臣更无法反对。

各路大军也在猜测伪齐是否发生了变故。因为留驻开封的阿鲁补为加强前沿要塞的防守力量，频繁调动兵马，且多为金兵，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各路斥候的高度关注。岳飞获知这一消息时正在江州。郦琼叛变后，朝廷见淮西空虚，令岳飞亲率一万五千人马及全部水军赴江州驻防。

绍兴七年岳飞的心情一直不佳。先是与左护军并统未成，继而又发生了淮西兵变，岳飞不止一次摇头叹息。嗣后，岳飞上书朝廷，建议借淮西兵变之机挥师北伐。奏疏送走后等啊，等啊，等来的却是驻防江

州。这还没完，到了十一月间，参谋官薛弼调任户部郎官，参议官李若虚调任军器监丞。想到薛弼、李若虚落得与朱梦说一样的结局，岳飞便深感郁闷。

“相公，”干办公事于鹏大叫一声，兴冲冲地走进来说，“鄂州派人来报，逆贼刘豫被虏人废了！”

岳飞正在看书，抬起头，目光炯炯地问道：“虏人废了刘豫？”

“正是。”

“鄂州来人呢？”

“在外面。”

来人是鄂州宣抚司一名吏胥，陪同来的是一名隶属左军的副将，副将在岳飞的书房详细报告了从临汝军传出的信息。原来，临汝军知军崔虎因刘齐被废，派人与驻守信阳军的宋军联络，准备率军归正。左军统制牛皋立即派人上报鄂州宣抚司，王贵和张宪获信后又派人转送江州。

刘豫被废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不一会，徐庆、岳云、王刚等人纷纷来到岳飞书房。众人对刘豫的废黜表示出了极大的高兴，尤其是徐庆、岳云、王刚等人，因为他们曾亲眼看见过河南境内的凄凉景象。

岳飞一言不发，对于牛皋的这份军情报告他没有细究，他在思虑刘豫被废后应该如何进兵。岳飞估计，伪齐被废金人必定南下，原有的伪齐之地将要被金人控制。岳飞曾与金兵有过多次交手，深知金兵的战力要远高于伪齐军。他认为，此时伪齐刚废，人心惶惶，加之金兵初至，立足未稳，朝廷应趁此机会集合多路大军挥师北进。

“取纸笔来。”岳飞吩咐。

众人不知所措。岳云问道：“取纸笔做什么？”

岳飞道：“上奏朝廷，建议进兵。”

众将领也认为此时正是进兵的大好时机。

于鹏却表示了不同意见：“此时进兵固然最佳，可仅凭崔虎的一面

之词，尚不能确定伪齐是否真的发生了变故。”

徐庆也冷静下来，道：“于干办言之有理，不妨再等一等。”

几天后，鄂州再次派人送来了德安府和襄阳府的斥报。斥报中不仅报告了发生在开封城的变故，还列举了金人在河南境内的兵力部署。

“伪齐初废，金兵刚至，正益大举进兵，与敌决战。”岳飞对众人道，“徐太尉明日率右军先回鄂州，告知王、张二位太尉，新年全军不得休沐，枕戈待旦，随时听候调遣。”

徐庆应了一声：“是。”

岳飞对王刚道：“王太尉也一同返回鄂州，金人南下，必然肆虐中原，你回去驻防襄阳。”

“是。”

“我率水军及背嵬军暂驻江州，一来朝廷有旨，不能轻动；二来江州离建康府近，消息灵便。”说完这些，岳飞又扭头对于鹏道，“于干办与我共同起草奏疏，陈述用兵利害。”

正月初五，徐庆率领右军返回鄂州。此时正是新年期间，他连家顾不上回便与王刚一起来到宣抚司，出于意料之外的是王贵、张宪均在。

“岳相公没有回来？”张宪急切地问。

“没有。”徐庆将临行前岳飞的交代复述了一遍。

听罢，张宪问：“岳相公可有命令接纳伪齐兵将？”

徐庆愣怔一下，道：“这倒没有。”

王贵愁苦着脸道：“我和宗本正为这事儿焦急。”

原来，就在刚才，蔡州兵马提辖白安时秘密送来书札，准备在蔡州起事，望驻扎在信阳一带的宋军予以接应。蔡州有伪齐军五千人，阿鲁补为加强蔡州城防，又派来了一支金兵。接到白安时的书信后，王贵、张宪拿不定主张。蔡州地处要冲，匡复中原必须占据蔡州。前次为打蔡

州差点中了刘豫的奸计，如今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若是放弃了实在可惜，但调动兵马需要得到朝廷或者最高官长的命令。

听完王贵的介绍，于鹏建议道："动用兵马虽然没有岳相公的命令，可岳相公也没有说不能出兵接应。良机如白驹过隙，莫如一面行动一面向岳相公申报。"

王贵点头道："于干办说得是，就依此法。"

接下来商议行动计划。信阳驻军不多，为稳妥起见须从德安抽调三千人马。驻德安的是左军，整个接应就交由左军统制牛皋负责。最后议定派谁进入蔡州。

"我去吧。"王贵自告奋勇道。

"那怎么成！"张宪道，"岳相公不在，你是一军之主，任谁去也轮不到你。"

徐庆也附和道："王提举是主帅，不可轻动。进城联络，自家们去就行了。"

王贵莞尔一笑道："你们不知，我与那白安时曾有过一面之缘。"

原来，当年王贵出来投军时，在葫芦寨住过一段时间，白安时即葫芦寨里的二寨主。王贵离开葫芦寨时，白安时赠白银二十两作为盘缠。后来葫芦寨被金兵攻破，白安时流窜于伏牛山一带，最后被刘豫招降。

尽管如此，众人仍然坚决反对王贵进入蔡州城。张宪劝道："且不说那白安时是否真心归顺，他只不过是个兵马提辖，上面还有州官。知蔡州的刘永寿是刘豫的远房侄儿，当年为了巴结完颜昌，刘豫为这个远房侄儿娶了完颜昌的使女。完颜昌的这个使女也是金人，复姓温敦。虽不如完颜一族显赫，可也是大姓。刘永寿的态度至今尚不可知，我估计白安时若要起事，颇有风险。"

王贵回道："正因为情势繁复多变，我必须亲往。"

张宪争辩道："还是王二哥留在宣抚司，我去蔡州城。"

王贵站起身，以不容置疑的口吻道："不必争了，自当我去。宗本

坐镇宣抚司，徐太尉挑选二十名精壮骑士随我一同前往。”

次日黎明，鄂州城还沉浸在睡梦之中，王贵、徐庆带领二十名骑兵驰出军营。抵达德安府后与牛皋商议接应事宜，然后由牛皋亲率人马送出信阳边界。一进入蔡州地面，便有一小队人马前来迎接，领兵官是一名队将。队将告诉王贵，金兵驻扎在蔡州城东，要进城须绕道北门。

“虏人有多少军马？”王贵问。

队将回道：“共有三千人马，其中有一千五百骑兵。”

换上伪齐军的服装，王贵、徐庆一行跟着队将由北门进入蔡州。提辖司在东门附近，进入蔡州后须得穿过大半个城池。由于多年战乱，蔡州城居民不多，街上行人稀疏，店铺大多关闭。刘豫被废月余，可在蔡州城内看不出丝毫的喜悦。来到提辖司官厅，一个矮个儿中年人正在焦急等候。

“白提辖别来无恙。”王贵拱手道。

白安时转身一看，吃了一惊：“这不是王……王提举吗？”

“好啦，还是称我二哥吧。”王贵将手一摇，有兵丁端上茶水。王贵一看，茶是粗茶，水也不热，便道，“咱们到后堂叙话。”

白安时谦让道：“二哥请。”

为了表示诚意，王贵将徐庆等人留在了前厅，只身一人与白安时来到后堂一间偏房。偏房内已经摆好了酒菜，白安时道：“去岁被虏人接管，粮饷无着，过年时无鸡无鱼，小弟只能备一桌便餐为二哥洗尘。”

王贵坐下道：“你这是说哪儿话，自家兄弟何必客气。”

“二哥现在是岳家军提举一行事务，小弟南归，还要仰仗二哥周旋。”白安时说罢赶紧拎壶斟酒。

王贵一把按住问道：“虏人已至城壕，你有何计议？”

白安时不以为然：“虏人只三千人马，其中马军一半，自家与二哥两下夹击，杀他个片甲不留。”

王贵微微一笑道："你二哥此次来蔡州，只带了二十名骑兵。"

白安时愣住了："二哥……只带了这点人马？"

王贵点头。

"我在书信中不是说要派大军前来接应么？"白安时失望地一屁股坐下，神情怏怏。

王贵拿起酒壶，给自个儿斟酒："你放心，二哥既然来了，一切自有办法。再说，城中不是有五千兵马么？"

白安时苦着脸道："二哥有所不知，城中虽有六将兵马，可有三名正将是知州刘永寿的亲信。小弟试探了几次，希望他弃暗投明，可他就是不松口。"

王贵又将白安时面前的酒盅斟满，道："这个无妨，咱们今晚就动手，逼他点头。"

"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王贵信心满满，"白提辖，二哥不能反客为主，该你执壶。"

白安时见王贵胸有成竹，神情泰然，一颗忐忑的心镇静下来。正饮酒间，一名队官匆匆进来报告："刘知州来了。"

白安时问："人在哪儿？"

队官道："人在官厅外。"

白安时又问："一共来了多少人？"

队官答："约有三五百。"

白安时又紧张起来："坏了！刘永寿一准得知二哥进了提辖司，领人前来捉拿二哥了。"

王贵微微一笑，不慌不忙道："自家正要会他，这刘永寿来得正是

时候。”

王贵紧随白安时来到前厅，一群兵士簇拥着刘永寿走到白安时面前。徐庆等人没有轻动，只是紧握刀柄。

“噢，是刘知州驾到，小将未能远迎，失敬，失敬。”白安时慌忙上前，连连拱手。

刘永寿四十开外年纪，矮个，敦实，一张嘴震得提辖司嗡嗡作响：“白提辖，听说你来客人了？”

白安时笑道：“刘知州的消息真是灵便。是的，小将来了客人，知州是否也到后堂喝两杯薄酒？”

刘永寿幡然变脸，大喝道：“来人，将白提辖拿下！”

刘永寿身后的兵士一拥而上。

“慢着！”随着一声断喝，一名身着伪齐军服的兵士徐徐走出。

“你是谁？”刘永寿眼里闪动着警惕。

王贵摘掉头盔朗声道：“我乃大宋棣州防御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行营后护军提举一行事务兼中军统制王贵。久仰了，刘知州。自家适才正与白提辖议论，待进过午餐后再去府上拜会。”

闻言，刘永寿为之一震。他来蔡州已有年余，王贵之名如雷贯耳。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进入蔡州城内的宋军细作会是王贵。

刘永寿沉着脸问：“王太尉应在鄂州，来我蔡州做什么？”

王贵一笑道：“蔡州有难，我岂能不来？”

“蔡州有难？”刘永寿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王贵，“蔡州有何难？请王太尉明示。”

王贵笑道：“刘知州乃一城父母，大难临头，竟然懵懂不知？”

刘永寿道：“既然王太尉是为解难而来，不妨直说。”

王贵将手一指道："虏人已至城壕，刘知州还不知难从何来？"

刘永寿吁了口气，笑道："乌鲁贝勒是受元帅府指派，前来协防蔡州。"

"是吗？"王贵道，"去岁虏人派三路都统阿鲁补引兵至开封城下，不也是称为协防吗？最后兀术一到，协防就变成了接管。"

此事正是刘永寿的心病。乌鲁来到蔡州城下已经五天了，每天派人进城催促刘永寿去金人的营寨，他一直以患病为由推辞。

王贵见刘永寿愣怔着，继续道："今日刘知州听人说有宋军细作来到了提辖司，便想抓住交给乌鲁，以增强虏人的信赖。是不是？"

确实，刘永寿想立功，以消除金人的疑虑。

"可刘知州想过没有，"王贵声音朗朗道，"你的功勋与你大叔父刘豫相比孰大孰小？到最后，你的大叔父不是照样被虏人废黜，遣往北国了么？"

刘永寿一时无言。

"还有你的二叔父刘益，"王贵又道，"不喜官场，安于乡野，教授学生，可虏人照样没有放过他。"

刘豫的二弟刘益也在大名府被金兵拘押。

刘永寿重重"嗨"一声，挥退厅内的兵士，对王贵道："王太尉，自家目今是进退不得，左右为难啊！"

王贵问："何谓进退不得，左右为难？"

刘永寿叹息道："王太尉有所不知，自家的小娘子是挞懒的使女。"

王贵道："挞懒的使女又怎么啦？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今是知州的娘子，夫君有难，就当共同以赴。"

有军士搬来座椅，刘永寿坐下，神情黯然道："娘子不忍背弃故国。她已放言，只要我一旦归顺宋廷，即刻悬梁自尽。"

“有这样的娘子是知州之福。”王贵慨然道，“忠于家国，不让须眉。知州与娘子相比，不觉得惭愧？”

刘永寿听罢，脸色渐渐变成赭红。

说服了刘永寿，众人一起来到后厅。王贵将徐庆作了介绍，刘永寿和白安时顿时肃然：“原来是徐太尉，久仰，久仰！”

几场大战下来，金枪徐庆在河南已是家喻户晓。

众人一边吃饭一边议事。按白安时和刘永寿的主张，应迅速撤离蔡州，投奔宋廷。王贵不同意。王贵分析，从蔡州至信阳两百多里，且是大道，最适宜骑兵作战。蔡州城下有一千五百虏人的骑兵，人数不多，却有相当战力。蔡州兵号称五千，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其战力更是无法与虏人的骑兵相比。

刘永寿面露羞愧，白安时也道：“开封生变后粮饷不继，军士逃了若干。”

王贵道：“若弃城而走，虏人必定全力追击，其情势无异于狼入羊群，轻者全军溃散，重者全军覆没。”

刘永寿道：“自家们坚守蔡州，王太尉发兵至蔡州城下接应如何？”

王贵道：“发兵必须得到朝廷旨意，一去一回少不了十天半月。虏人在陈州、郾城均屯有重兵，一旦来袭，如何应对？”

刘永寿急了，问：“既如此，王太尉有何高见？”

王贵搁下筷子道：“灭掉乌鲁。”

白安时和刘永寿听罢，顿时面面相觑。

“只有灭掉乌鲁，方能立于不败之地。”王贵霍然起身。

过了半晌，白安时轻声问道：“乌鲁已在城东下寨，仅凭城内的人马如何灭得了他？”

王贵道：“虏人善野战，在城外自然灭不了他。可一旦引入城内，

关上城门，设伏兵于街巷两旁，用强弓硬弩射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闻言，刘永寿连连摇头：“王太尉有所不知，那乌鲁与下官共事五年，为人狠毒奸诈，他绝不肯轻易入城。”

白安时也道：“刘知州为淮西安抚使时，乌鲁为副，对他知之甚深。”

王贵摇摇头，不以为然道：“司马懿奸诈，也有上方谷之厄。我有一计，可叫乌鲁片甲不留。”

刘永寿一听，转忧为喜，问道：“王太尉有何妙策？”

王贵对白安时一笑道：“要让乌鲁中计，须得白提辖亲自到虏营走一遭。”

白安时惊问：“我……去虏人营寨？刘知州一直称病不出，那乌鲁已经起了疑心。我去乌鲁营寨，岂不是自投罗网？”

“这个无妨。”王贵见白安时放心不下，又道，“今晚二哥与你同往。”

当晚交过子时，王贵和白安时打开城门，拍马来到金营。那乌鲁喝了两碗酒，刚刚睡下。听说蔡州提辖来了，匆匆披衣起床。

五天前白安时在城门口见过乌鲁，他四十出头年纪，身材高大，方脸宽额。乌鲁打个呵欠问：“提辖半夜至此，有何要事？”

白安时道：“只因事情紧急，下官不得不叨扰贝勒爷，望贝勒爷见谅。”

乌鲁一努嘴道：“说吧。”

“知州刘永寿欲降江南。”

“哦？”乌鲁连续几天召刘永寿不至，正在猜测，听白安时如是说，倦意为之一扫，“你为何不将他擒拿？”

白安时苦着脸道："他是知州，我如何拿得了他？再说下官的六将人马，有三将是他的亲信。"

乌鲁沉吟半晌，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出城？"

白安时迟疑着："这个……下官不知。下官来时，他正在整顿车仗马匹。"

乌鲁又问："你有何计议？"

"下官以为……应在天中山设伏。那刘永寿必走北门。"

乌鲁盯着白安时问："蔡州有五门，你岂能料定他必走北门？"

白安时回道："江南的兵马在信阳军，走北门离信阳最近。"

乌鲁觉得有理，将目光投向站在白安时身旁的王贵，见王贵仪表不凡，便问："他是何人？"

白安时道："他是下官的一名亲将，与下官是生死兄弟。"

王贵向乌鲁揖揖手，依旧手握刀柄站立白安时身旁，乌鲁从王贵身上收回目光。对于白安时报告的消息，乌鲁非常重视。阿鲁补派他来蔡州，起因便是对刘永寿不放心。临行前阿鲁补命令他，若刘永寿稍有异动，立即扣押。然而他来到蔡州城下已经五天了，刘永寿就是不肯出城见面，他也不敢贸然进城。乌鲁正在犯疑，刘永寿到底是真病还是装病？倘若刘永寿无病装病，蔡州便危险了，没想到刘永寿果真起了异心。当然，也有可能是白安时在诳他，乌鲁用眼角瞥了白安时一眼。白安时诳他做什么？骗他进城？莫非白安时在城里给他设下了陷阱？乌鲁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

"天中山设伏不妥，"乌鲁摇头道，"你还有何计议？"

白安时想了想又道："莫如贝勒爷今夜起兵，由下官叫开北门杀入城内。"

"为何要从北门进城？"

白安时解释道："因北门距州府最近。"

“北门进城不妥。”乌鲁在紧张地思索，他觉得刘永寿生变的可能性最大，连夜进城实为上策。可从哪个门进城不能听凭白安时的指使，他得提防白安时使诈。好在白安时如今在他手里，由哪个门进城他说了不算。

白安时急忙道：“贝勒爷，北门守卫是下官的兄弟，开门便利。”

乌鲁摇头道：“不，本官要从南门进入。”

白安时叫起来：“贝勒爷，南门可是距离州府最远。”

乌鲁断然道：“别说了，此事就依本官。”

白安时不吱声了。

乌鲁又问：“白提辖以为何时入城为妥？”

白安时想了想：“下官以为应该趁天黑进城，杀刘永寿一个措手不及。”

“不不，天黑进城不妥，寅时造饭，卯时三刻进城。”

尽管乌鲁狡诈多变，仍在南门遭到了伏击，三千名金兵无一生还。那乌鲁确实勇武，使一根狼牙槊杀出重围，直奔城门。此时，城门下立有一将，此将便是徐庆，手持长枪。乌鲁挥舞狼牙槊来战徐庆，不到十个回合便被挑于马下。

事后，白安时问王贵道：“二哥凭什么断定乌鲁会入南门？”

王贵呵呵一笑：“南门距州衙最远。”

白安时仍然觉得不可思议：“南门距州衙最远，乌鲁就该走南门了？”

王贵笑而不答。

第十一章　忍辱议和

蔡州收复的消息传到江州，岳飞大为振奋，当即回书王贵、张宪，命他们迅速占据确山、真阳、新蔡等地，与信阳军连成一片。岳云和呼延龙见岳飞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也跟着高兴起来。

“你们今晚喝点酒吧。”岳飞对呼延龙道。整个新年期间，众卫士滴酒未沾。

“行。”呼延龙点头。

吃罢饭，岳飞走进书房，于鹏也跟着进来。

“给枢密院的札子递走了么？”岳飞问于鹏道。

“递走了。”

年前年后岳飞向赵构上了两道奏疏，向枢密院上了三道申状，详细阐述了战机的难得和用兵的重要。除第一道奏疏圣上有回复外，其他的均泥牛入海。而圣上的回复也是空洞的称赞，岳飞心急如焚。按照制度，没有朝廷的命令他既不得赴行在，也不能回鄂州，只能干等。收复京畿该是多好的战机！可惜正一点点地丢失。得到蔡州收复的消息，岳飞又上了一道札子。

然而，十天后，枢密院送来命令，各大军原地驻扎，不得擅动。占领的伪齐城镇与关隘，一律放弃。枢密院在命令中专门提到蔡州，不得驻扎一兵一卒，所屯扎的军马退回旧界以内。岳飞召来于鹏，于鹏读罢苦苦一笑。

“蔡州为进入河南第一重镇，断不能弃守！”岳飞气呼呼地说道，“下官这就上书圣上。”

“不必了。”于鹏摇头道。

岳飞停住笔道：“这是省札，不是圣旨，为何不必了？”

于鹏缓缓道：“下官今日遇见了江州府的周通判，他的一个族侄在宫里当值。据说，圣上正在与虏人议和。”

闻言，岳飞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窟，冻住了。

见状，于鹏又道："周通判还说，倘若和议达成，虏人不仅归还梓宫和一应皇亲，还将归还陕西与河南之地。"

半晌，岳飞问："此事当真？"

"是否当真还得以朝廷的文书为准。不过，相公的几道札子均不见回复，今日省札又命我军放弃所得之地，可见其中必有缘故。"

岳飞不相信这些话，望着于鹏摇头道："虏人与我血战十数载，岂肯轻易让出河南与陕西？"

"据闻，虏人的左副元帅完颜昌已致书圣上……"

于鹏话未说完，岳飞一拍桌案道："左副元帅之上还有朝廷，区区一个挞懒安能一手遮天？"

于鹏答不上来，毕竟他对大金国的内情所知不多。

岳飞遥望着建康府，恨声不迭道："虏人狡猾，圣上被蒙蔽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岳飞更为忧郁。到了二月间，终于盼来了圣上的手诏和枢密院的命令。枢密院的命令是要岳飞率军返回鄂州。手诏则说，为迎回太上皇及皇太后梓宫，朝廷正在与虏人议和，要岳飞谨遵职守，约束三军，以防滋生事端，给虏人口实。

就在岳飞引军离开江州时，赵构的銮驾也出了建康，浩浩荡荡返回杭州。行在南移是赵鼎提出来的，既然和议在即，回銮杭州是最好的选择。车驾在官道上缓缓而行，马蹄踏踏，车轮辚辚。放眼望去好一派江南春景：小桥流水，麦田青青，牧童横笛，圩里炊烟……赵构无意欣赏眼前的春景，他之所以将行在往杭州迁移，实则是在表明一种态度。

和议还未布告天下，阻力已隐隐而来。张守、陈与义再上辞呈，这一次比以前更为坚决。他们只字未提议和，可分明是对议和不满。陈与义、张守均为朝中忠正之臣，他们如此坚决求去，令赵构烦闷。

除了烦闷还有担心。就在銮驾启程之际，赵构收到了大金国左副元帅府的文书，说韩世忠、岳飞、吴玠分别派遣人员进入河南、陕西招降纳叛，若江南若不约束他们的行为，大金国将视为挑战。

赵构估计掌军大将们会反对议和，但他没有料到这么快就挑起了事端。临行前他特地起草了三份诏书，以五百里加急分送韩世忠、岳飞和吴玠，要他们谨守地界，不得招纳陕西与河南军民，否则以典宪论处。

对赵构而言，最头痛的就是这些大将了。他们手握重兵，坐镇一方。言重了不行，言轻了也不行。如何才能让这些大将们赞成和议，他一边颠簸一边想。

围绕议和头疼的不仅仅只有赵构，远在会宁府的大金国也因为议和而动荡不安。

刘豫被废黜后，对于是否委派官吏主政河南及陕西之地，朝中大臣主要形成了两派，一派以宗磐、宗隽为首，主张将陕西、河南之地归还给宋廷；一派以宗干、完颜勖为首，赞成议和但坚决反对让地，还有一部分大臣如司空蒲家奴等则不发表任何意见，保持中立。

新年后的第一个朝会，两派继续论争。

“刚刚得到奏报，宋军袭击了蔡州，乌鲁贝勒阵亡，我三千将士无一生还。”宗干说完，满朝哗然。河南之地还未归还宋廷，宋廷就迫不及待地袭夺蔡州，这还了得！尤其乌鲁贝勒是大金国的一员良将，如今却死在了宋军之手。

宗磐出列道：“乌鲁战殁诚为可惜，可河南、陕西原为宋地，若不归还康王，将会年年干戈不休。今日战死三千将士，明日会战死更多的大金儿郎！”

宗干摇头道：“太师执一面之词。当年为取得河南、陕西之地，自家们已有多少儿郎战死沙场？如今拱手让人，那些战死的儿郎地下得知，该做何感想？”

宗磐坚持己见道：“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是为开疆，目今是为言和，罢兵言和是为休养生息，利国利民。”

此刻，宗隽出班道：“汉人有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我以德待康王，方显出和意真诚。”

完颜勖也走出班列对宗隽道：“丞相熟读汉书，也该记得‘君父之

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革；交游之仇，不与同国。’自家们掳来了康王的父母兄妹和妻妾子女，单是一个和字就能化解？”

闻言，宗隽冷冷地对完颜勖道：“依左丞之意应该继续加兵，重开战事？长此以往，冤冤相报何时得了？”

金国初年，大臣们上殿均带有佩刀。争执中，宗磐恼了，拔刀在手高叫道：“休得再为还地争执！草原上的鞑靼人正在日日坐大，若不与康王议和，大金国将两面受敌。”

完颜亶怒斥道：“蒲鲁虎，你想造反么？”

宗干、完颜勖等人也纷纷拔出腰刀，怒视宗磐。宗磐只得将刀插回刀鞘，拂袖而去。这是完颜亶登上帝位后改元天眷的第一个朝会，双方因为让地争吵不休，最后不欢而散。

当晚，蒲家奴来到宗干府。宗干不大喜欢这位叔父，认为他耳朵根子软，少主见，只因为他的辈分高，年龄大，才授了他一个无所事事的虚职司空。

“叔父有何要事？”待蒲家奴落座后，宗干问道。

蒲家奴道：“容我喝口茶后细说。”

宗干这才吩咐仆人上茶。

“今日朝堂上你和蒲鲁虎他们争得不可开交，我倒有一个折中的法子，不知是否可行。”蒲家奴喝完茶才道。

“请讲。”

“太师和丞相要归还陕西、河南两地，依自家看来，不如先还河南，以示我大金国的诚意。若康王真心臣服，过个一年半载再归还陕西不迟。”

闻言，宗干奇怪地问道：“这是蒲鲁虎的主张？”

蒲家奴摇头道：“不不，是我的主意。”

宗干当然不相信这主意来自蒲家奴，但与宗磐、宗隽他们僵持也不是长久之计。另外河南地势平阔，适宜骑兵作战，即便暂时给予了康王，再夺回来也容易。陕西则不同，其地居高临下，东南有潼关之雄，西北有秦岭之险。大金国若失去了陕西，河东便失去了屏障。

宗干点头答应道："叔父的主意可以考虑。"

送走蒲家奴后，宗干立即进宫。他来到宵衣殿，问近侍局副提点萧肆道："皇上在哪？"

萧肆嗫嚅着不敢答。

宗干心中明白了大半，快步进入殿内，完颜亶果然正在寝殿外的暖阁饮酒。几名宫女见了宗干赶紧跪下，完颜亶先是一怔，继而站起身道："伯……伯父来了？！"

"撤下去。"宗干用低沉的声音道。

待收拾完毕，宗干才和缓着语气道："臣有不敬之罪，乞皇上赦免。"

"伯……伯父无罪，"完颜亶呢喃道，"是合剌忘记了伯父的教诲。"

宗干叹了口气道："臣即便有罪，也是一片忠心。"

完颜亶低头不语。

金人嗜酒，饭可以不吃，酒是每餐少不得的。臣民好酒尚可，身为一国之君则不能沦为酒徒，然而完颜亶偏偏就爱好这一口，对此，宗干已经劝过无数次了。

"汉人有句俗语，色是杀人刀，酒是灾祸苗。"宗干语重心长道，"皇上是大金国郎主，身系天下安危，举杯之际要思之再三，慎之又慎！"

完颜亶低头道："合剌谨记。"

宗干哪里知道，完颜亶酗酒是精神焦虑所致。他渴望亲政，宗干却大包大揽，完颜亶心有怨怼却又无可奈何。

宗干说教一番，二人坐下，有宫女进来奉上汤饮。

“今天朝堂上发生的事情皇上如何看？”宗干转了话题。

完颜亶道：“太师的意思是，议和势必让地，不让地则难以议和。”

宗干断然道：“太师的主张，是卖国行径。”

完颜亶望着伯父。

宗干道：“我与江南议和，是为罢兵通好，何来让地一说？”

完颜亶道：“如今倘不让地，太师不依。”

宗干道：“是啊，如今只有双方各退一步。”

“伯父的意思……”

“汉人有言，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河南平阔，易攻难守，可先让与康王。”

完颜亶不知伯父为何忽然改变了态度，默不作声。

宗干见状解释道：“康王若得到河南，必然分兵把守。河南无险，我若要取时，暗暗调动大军，分进合击，将康王的人马聚歼于河南境内。”

完颜亶又问：“那陕西之地……”

宗干斩钉截铁回道：“陕西之地，断不能割。”

“那……康王会同意么？”

“康王并不在意陕西。康王在意的是河南，因为河南有康王的祖陵。只要将河南赐还给康王，康王自会感激不尽。”

完颜亶佩服伯父思虑缜密。

接下来正如宗干所判断的，宗磐、宗隽见宗干同意割让河南，便对

暂不割让陕西保持了默许。

金廷为还地议和暂时达成了一致，可军中将领仍然愤愤不平。最为激烈的当是一群老将，如韩常、斜卯阿里、赤盏晖、乌延蒲卢浑、完颜突合速等。他们或致书朝廷，或亲自来到燕京右副元帅府。韩常在富平之战中丢掉了一只眼睛，对宋金议和深恶痛绝。他单枪匹马从山东赶到燕京，半夜敲开右副元帅府，哽咽着对宗弼道："四太子，这么多年的血难道白流了么？！"

"韩将军累了，扶他去馆驿歇息。"宗弼表现得出人意料的镇定，对仆人说罢，转身便进了内室。

就在宋、金两国围绕和议沸反盈天时，王伦再次穿过冰天雪地抵达金国首府会宁。这是宋金开战以来最为顺畅的出使，沿途关卡毫无阻滞，见过文书即刻放行。而且，所到馆驿均备好了饭食和暖铺。

在乾元殿，王伦递上了赵构的亲笔书札道："我主拜谢大金国皇帝废黜刘豫，以消弭兵灾，结百世之好。"王伦的身体虽然还未彻底复原，但声音依旧清脆悦耳，在乾元殿内袅袅不绝。

完颜亶见王伦一表人才，眉目间流露出几分喜欢，看过书札后微笑着道："康王索要甚多，既有昏德公夫妇的梓宫及生母，还有河南、陕西之地。朕问来使，康王有何诚意？"

王伦道："我主诚意甚笃，愿每年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由于基本国策已定，王伦的朝见没有遇到刁难，最后完颜亶令道："命太原府少尹乌陵思谋出使江南，洽谈罢兵通好事宜。"

住在馆驿的王伦渴望见到宇文虚中、洪皓等人，以了解金廷高层情形，无奈金人看守得紧，只好作罢。几天后，王伦陪同乌陵思谋启程返宋。

乌陵思谋是大金国的外交官。当年在大同，两人接洽最多。每次见面，都免不了一番唇枪舌剑。乌陵思谋认为赵宋言而无信，根据是赵宋未能履行"海上之盟"。

海上之盟是宋、金之间的第一次盟约。公元1118年，赵佶派光禄大夫马植与金人谈判联合攻辽。会谈前前后后进行了两年，最后商定由金军攻取辽国中京，宋军攻取辽国的燕京和西京。待到成功灭辽后，将燕云十六州归还宋朝，而宋朝则把原来输送给辽国的岁币转送给金国。

燕云十六州是大宋的伤心之地。自公元938年后晋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后，长城防线便落入了契丹人手中。大宋中原立国，北方无险可守，几次兴兵征辽，未获寸土。最后不得不签订“澶渊之盟”，与大辽握手言和。现在收复燕云十六州，大宋君臣踌躇满志。

然而，宋、金联合攻辽，宋军大败亏输。使得金军攻取了辽国中京后，转而又攻下了西京和燕京。一败再败的宋军最后花三十万匹绢、二十万两白银及一百万贯年租从金人手中赎回了燕云六州及燕京城。可此时，燕云六州残破不堪，燕京城也被金人掳掠一空。

燕云十六州只收复了六州，还有十州没有收回，大宋君臣心有不甘。宣和五年，金太祖阿骨打病逝，继位的完颜晟下令将辽朝降臣及燕云之地的居民远徙东北。居民们不愿背井离乡，过平州（河北卢龙县）时纷纷鼓动留守张觉降宋。张觉原是辽臣，后来投降了金国，金廷命他为平州留守。

张觉经与幕僚李石商量，决定叛金降宋。张觉派李石赶赴开封，告诉宋廷有归降之意。赵佶闻讯大喜，认为此举可以不战而得平州。然而，就在张觉出城迎接封赏时，二太子完颜宗望突然率领大军出现在平州城下，张觉仓皇出逃。金兵俘获了张觉的家人，还搜出了赵佶赐予的诏书。金廷大怒，移牒宋廷索要张觉。宋廷先是诛杀了一个貌似张觉的人顶替，被金人识破。金人声言要兴兵问罪，赵佶被逼无奈，只好降旨密杀张觉及其二子，将头颅送于金人。

“张觉事件”不仅为两年后金兵伐宋埋下了祸根，还成了金国不信任宋廷的根源。

王伦则认为，是大金失信在先。因为大金没有如约归还燕云十六州，才导致张觉叛金归宋。

尽管唇枪舌剑，二人相交数载，是老相识。不承想几年不见，已是故人的乌陵思谋终日沉默，宛如石头。无论王伦说何话，均引不起他的谈兴。王伦哪里知道，乌陵思谋怀有深仇大恨。

乌陵思谋出身熟女真。在大金国，熟女真属于贱民。完颜宗翰见乌陵思谋为人伶俐，又说得一口汉话，便将其留在身边担任通事。开封外城攻破后，元帅府派人进城讲和，即以萧庆为正使，乌陵思谋为副使。嗣后乌陵思谋一路升迁，直至太原府少尹。少尹虽无多少实权，可毕竟是四品高官，由贱民而至四品高官，他十分感恩宗翰。然而，宗翰被宗磐所杀，他如丧考妣。如今宗磐力主讲和，他自然仇恨满怀。

五月初，王伦、乌陵思谋一行抵达泗州。

在金国境内乌陵思谋只是阴冷着脸，一旦进入大宋境内，乌陵思谋的态度变得恶劣起来。第一天用膳提出要用金碗，非金碗不膳。时逢战乱，别说馆驿里没有金碗，就是泗州府也没有金杯银盏。王伦无奈，只得赶紧寻觅金匠打造。泗州地处交兵前沿，一会儿沦陷一会儿收复，满街找不到一户百姓，到哪里去寻找金铺？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乌陵思谋要宋廷大小官吏见他须行臣礼，说是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见他必须跪拜。而且，他还住在馆驿不走，说康王的接伴使一日不至，他便在泗州安住一日。

本来王伦已给朝廷发了急奏，为万全计，王伦又亲自骑马赶回杭州。

杭州城内，赵构正在为接伴使发愁。

陈与义和张守辞职后，由赵鼎举荐礼部尚书刘大中为参知政事，王庶为枢密副使。如今王庶奉命巡视江防未回，朝中宰执只有赵鼎、秦桧、刘大中三人。

随着金使南下，朝廷与金人议和一事已经朝野皆知。正如赵构所料，群议沸腾，一片反对声。大金左丞完颜勖引用汉文典籍："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革；交游之仇，不与同国。"在宋廷，最不济的大臣也胜过完颜勖，这句出自《礼记》的名言人人镌心刻骨。这种时候谁愿意出任接伴使？一连三次朝会赵构亲自询问众臣，均无一人应声。

这日退朝后，赵构克制着满腔怨愤，问三名宰执大臣道："泱泱天朝，难道就找不出一个接伴使吗？"

赵鼎委婉回道："陛下，我国与虏人有血海深仇，接伴使非一般人不能为。"

"难道要朕亲去泗州不成？"赵构对赵鼎失望了，转而问秦桧，"秦卿可有人选？"

秦桧心中早有一个人物，但他一直忍住未说，当圣上问到时才上前一步，缓缓道："臣保举一人，定能不负陛下重托。"

"何人？"

"吏部员外郎范同。"

范同跟秦桧有"三同"之谊：同窗、同乡、同榜进士。然而，秦桧瞧范同不起，将他归入小人之列。秦桧第一次任相，范同隔三岔五登门拜访，后来秦桧遭贬，范同顿时不见了踪影。秦桧第二次复出，范同又隔三岔五地出现在秦桧府第。秦桧虽然瞧不上范同的人品，却认为接伴使非范同莫属，一来范同能言善辩，二来范同渴望晋身。秦桧以为，但凡渴望晋身者，心肠黑，脸皮厚。

当范同来到内殿，行过臣礼后赵构问："金人使者滞留泗州，范卿可否前去接伴？"

"臣愿往。"范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范卿若是将金人的使臣顺利引入行在，便是大功一件。"

范同躬身道："臣肝脑涂地，不辱使命。"

"卿前去好生准备，明日一早启程。"赵构点点头。

范同从内殿出来，径直来到政事堂。秦桧放下手中公文，沉着脸问："不去泗州，你来都堂做什么？"

范同长揖道："范同特来感谢秦相公的举荐之恩。"

秦桧皱眉问道："你从何处得知为我举荐？"

范同恭恭敬敬答道："范同清楚，若无相公举荐，今日不得面圣。"

也是，一个员外郎在京城里算是芝麻官，终其一生也许没有机会单独得见天颜。

“相公提携，范同终生不忘。从今往后，在下唯相公之命是从。”

秦桧没有叫座，依然沉着脸道：“谢就不必了，你我既是同窗，关照是少不了的。此次迓迎虏使，干系重大。还望择善不负陛下重托。”范同表字择善。说罢，秦桧摆摆手，范同弓着腰出去了。

六月上旬，乌陵思谋一行在范同等人小心翼翼地伺候下终于来到了杭州。此时的杭州简直就像一锅开水，不知从哪儿传出，当年开封外城攻破后，住在内城的皇上与太上皇，就是被这个乌陵思谋诱出城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眨眼间整个杭州城人人怒目。

百姓们的激愤赵构看不见也听不到，官员们的激愤则变成了奏疏像雪片一样飞进宫中，短短几天御案上就堆了厚厚一摞。

“此事当真？”赵构近来睡眠不足，面色灰暗。

赵鼎回道：“这事不会有假，虏人使者入城那天走的是南熏门，一直沿御街进入朱雀门，途中有千万百姓佐证。”

赵构狠击御案，骂道：“虏贼，朕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开封有三道城墙，第一道为外城，第二道为内城，第三道叫宫城。金兵攻破的只是外城。如果组织兵马在内城巷战，同时坚守宫城，持之于久，胜败仍未可知。金兵统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决定化强攻为诱降。

“朕千盼万盼，没想到盼来的虏使竟是朕的仇人！”赵构咬牙切齿，“莫非真如满朝文武所言，先斩乌陵思谋以谢社稷，然后兴兵讨伐？”

赵鼎、秦桧、刘大中恭恭敬敬地伫立在赵构面前，大气不出。

“朕问你们，此事当如何措置？”

官家发怒了，赵鼎不得不硬着头皮回答：“臣以为，我泱泱天朝以孔孟为本，讲求宽仁。陛下心胸似海，应容得下世间万物。”说完，连

赵鼎自己都觉得刚才的话过于干巴。

刘大中此次进入执政，离不开赵鼎的提携。刘大中感恩赵鼎，待他说完便紧跟着道："古往今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望陛下息怒。"

此时赵构动怒，是表明一种态度。他不会真杀乌陵思谋，又怒气冲冲问秦桧："秦卿以为呢？"

秦桧知道官家的心思，迈前半步缓缓道："臣以为，乌陵思谋与我朝虽有血海深仇，但他今日代表的是金廷。杀乌陵思谋容易，但杀乌陵思谋便意味着弃和求战。"

赵构半晌不语，然后艰难地说道："众宰执深明大义，朕自然委曲求全。晓谕臣工与百姓，朕宽恕罪虏，屈己议和，为的是迎回太上皇梓宫、宣和皇后与众多皇亲。"

谁知，乌陵思谋得寸进尺，竟然索要刚刚归顺宋廷的蔡州知州刘永寿和兵马提辖白安时，阴着面孔对王伦道："此二人乃大金国的叛贼，坑杀了我大金国三千儿郎及乌鲁贝勒！下官临行前郎主有旨，谈和议，须得先将刘永寿和白安时交予我国，以正王法！"

王伦来到政事堂，禀告赵鼎。

"荒唐！一个小小少尹竟敢如此猖獗！"赵鼎拍案而起，对王伦道，"你去告诉他，这是大宋土地，容不得他胡来！"

"下官已正告乌陵思谋，不要挟金廷自重。可乌陵思谋放言，不将刘永寿和白安时交予金国，他即刻启程北返。"

赵鼎怒目道："他敢！"

王伦苦苦一笑道："他若是真的北返，相公敢杀了他么？"

赵鼎浑身阵阵发冷，他突然觉得议和竟是如此窝囊！赵鼎慢慢坐下去，他感到心力交瘁。

王伦见状，便建议道："还是请圣上裁夺吧。"

当日下午，赵鼎、秦桧、刘大中一起来到内殿觐见赵构。赵构听说

后也是脸膛黧黑，满胸愤然。

赵鼎先道："陛下，臣思之再三，此次乌陵思谋南来议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赵构抬眼问："此话怎讲？"

赵鼎摇摇头道："乌陵思谋若是诚心议和，岂会一再节外生枝？"

"赵卿是说，乌陵思谋居心叵测？"

"是的，乌陵思谋是借议和之名，折辱我国。"

"秦卿以为，乌陵思谋此来何为？"赵构也感憋屈，为了和议早日达成，他一忍再忍，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秦桧。

秦桧不紧不慢地说道："赵相公忧虑得是。乌陵思谋一反常态，必有隐情。臣斗胆猜测，乌陵思谋妄自托大，会不会是在体察我朝的诚意？"

"秦卿所言，有几分理。虏人南来，不辨真伪，体察我朝诚意，也在情理之中。"赵构听秦桧如此一说，心底又豁开一道缝隙，颔首道。

闻言，赵鼎不觉愕然。想不到秦桧如此迎合官家，居然将乌陵思谋的险恶用心，说成是为了体察。

赵构问赵鼎道："那刘永寿和白安时目今身在何处？"

"刘永寿已到杭州，白安时尚在鄂州军中供职。"

"先将刘永寿下狱。至于白安时，由枢密院行文至鄂州宣抚司，即刻押解行在。"

"陛下，万万不可！"赵鼎一听急了。

"有何不可？"

赵鼎道："中原军民本是大宋赤子，投奔我朝亦是顺天而行。若是将刘永寿和白安时交给了虏人，会让中原军民寒心！"

赵构脸色骤然阴冷："可那刘永寿、白安时坑杀了三千虏人！"

赵鼎争辩道："陛下，那三千虏人杀我大宋子民又何止三千？"

赵构断然道："赵卿不要说了！为罢兵和议，朕在所不惜！"

"圣上何等睿智，一定是受了奸人的蒙蔽！"枢密院的公文下到鄂州，岳飞的那份震惊无法用语言表述，双目喷火。

可谁是奸人呢？赵鼎？秦桧？刘大中？以岳飞对赵鼎的了解，赵鼎不是。刘大中也不是。既然赵鼎与刘大中都不是，那便是秦桧了。岳飞想起世人对秦桧的议论，如此看来，秦桧真是虏人的奸细无疑。

"秦桧奸贼，名为议和，实为卖国！"岳飞咬牙切齿。

岳飞仇恨秦桧，却不得违拗枢密院的命令。

岳飞派人请来白安时。朝廷命令岳飞放弃蔡州后，白安时汰去老弱，率领二千名蔡州子弟归入行营后护军，被任命为统领。至于刘永寿，则被召至朝廷，如今半年时间过去了，朝廷既未给刘永寿授官也未给予任何褒奖，这常令白安时不安。

"岳相公召唤小将？"进门来，白安时小心翼翼地问。

白安时因是河北人，对岳飞格外景仰。来鄂州半年，白安时埋头练兵，两千蔡州子弟被操练得有模有样。刚来鄂州时，军中将领不大待见白安时，尤其一些老将对白安时多为鄙夷。时间长了，发现白安时为人厚道，方才渐渐改变原先的看法。

望着白安时实诚的面孔，岳飞心如汤煮。他什么话也没说，便将枢密院的公文递给他。还未看完，白永时的脸膛已是一片死灰。

"这……这这……"白安时嘴唇哆嗦，欲言又止。

岳飞轻声道："我保不了你，你走吧。"

闻言，白安时打了个颤，问："走？往哪儿走？"

"天下之大，难道就没有白太尉的存身之地？"

白安时摇摇头，笑得苦涩："我是宋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停一停，白安时又道，"再说，我若走了，相公怎么办？"

岳飞无语。

"相公难道不知，私放朝廷钦犯，乃是重罪。"白安时敛起苦笑，将枢密院的公文递还岳飞，声音不高却异常果决，"后护军可以没有我白安时，但不能没有相公。"

岳飞沉默良久，道："既如此，鹏举中午为白太尉践行。"

中午，岳飞在黄鹤楼设宴，后护军正将以上将领参与。此时，众人已经得知白安时即将押送杭州，一个个悲愤万分，但此事关涉朝廷，即便胸中满是悲愤，也只能强压心底。

众将领依序给白安时敬酒。

至半酣，白安时起身道："想我白安时何德何能，今日蒙众太尉为小将送行。白安时无以为报，在此舞剑侑酒，以答谢众位英雄。"

白安时人虽厚道，剑术极精，一套无影快剑舞下来，众将领看得呆了。舞毕，白安时脸不变色心不跳，从容道："安时自知，此去杭州绝无生还。与其死在虏人手里，莫如死在众位英雄面前！岳相公，安时只有来生跟随左右了！"说罢，他横剑在脖颈一抹，顿时热血飞溅。

将白安时的首级和刘永寿交给乌陵思谋，乌陵思谋依然狂傲不羁，既不觐见赵构，也不拜会宰执，而是对王伦道："叫你家康王的臣子来馆中议事。"

"乌陵孛堇，"王伦一听怒火万丈，正色道，"议和通好乃国家大事，应到政事堂洽谈，岂能在馆舍中进行？"

乌陵思谋粗声粗气回道："大国使臣，馆驿即是朝堂。"

几个月的低三下四，王伦终于爆发了："乌陵孛堇，我大宋诚心议和，为的是让天下子民免除兵革。重开战端，既流我宋人的血，也流金人的血。你身为一国使者，屡屡刁难，横生枝节，若议和败坏，你既是我大宋的罪人，也是大金的罪人！"

乌陵思谋知道自己一路闹腾有些过分，但事已至此他只能继续硬着脖颈道："既如此，自家只能回返上国禀告郎主。"

王伦用手一指门外，愤怒道："你回去试试？不等你走出馆舍大门，就会剁成肉泥。"

乌陵思谋一惊道："杀我？凭什么杀我？我是奉使出国，从古至今两国交兵不杀来使。"

王伦清癯的脸颊红如紫铜，目光如炬："乌陵孛堇莫非忘了，靖康二年正月初十，我大宋皇帝以及八名亲王就是被你骗至青城，从此一去未返！"

乌陵思谋记起来了。那是一个朔风怒号的日子，宋帝赵桓、年满十七岁以上的亲王、连同一大批臣僚和宦官，被以议和之名诱至开封城外的青城遭到囚禁。就从那天起，意味着北宋已亡。

王伦声色俱厉道："乌陵孛堇忘了，可我大宋千万子民未忘。孛堇在馆驿高卧梦乡时，不知有几多人正在磨刀霍霍。他们恨不得食孛堇之肉，喝孛堇之血。在他们看来，别说剁成肉泥，就是碾成齑粉也不解恨！"

乌陵思谋辩解道："靖康诱降，自家不过是奉命行事。"

王伦字字铿锵："孛堇是奉命，可普天下宋人不这样看。他们以为，国破家亡，孛堇才是最大的仇人。"

乌陵思谋愣怔半晌，声音低落下来："康王不会杀自家，杀了自家议和断然难成。"

"正因为我皇慈善，乌陵孛堇才安然抵达杭州。"王伦一撩窗帷，"孛堇请看馆舍四周，那可都是殿前禁军。"

乌陵思谋走到窗前，只见院内院外枪戟如林，不由得面露慌乱之色。

王伦继续道："若孛堇一意阻挠，和议不成，那就很难说了。"

乌陵思谋惊问："莫非康王敢杀来使？"

王伦声音朗朗："皇上不会杀孛堇，吾皇是仁慈之君。可皇上不杀孛堇，孛堇就归得了金国么？从杭州至泗州千里之遥，有雷劈，有江险，有山洪，有悍匪，稍有差池孛堇就会死于非命。"

乌陵思谋被王伦镇住了。

次日，在殿前禁军的护送下，乌陵思谋来到政事堂。他一改往日的高傲，变得和蔼恭谨。行过礼，赵鼎先道："吾皇有好生之德，首倡罢兵议和，今日老夫奉旨与孛堇晤面，共商和议大计。"

乌陵思谋问道："我家郎主也属意罢兵休战，不知江南有何诚意？"

"吾皇有旨，一旦和议达成，许以岁币二十五万两，岁绢二十五万匹。"

乌陵思谋连连摇头道："何为诚心议和？那便是纳贡称臣。我家郎主有言，江南康王可以留存自家祭祀，但必须知晓大金国的恩情，执以臣礼，就如岁币、岁绢，须得改为岁贡。"

赵鼎心底火苗乱窜，但忍住没有发作，不就是一个名称吗，可暂不计较，转换话题问："金国有何诚意？陕西、河南之地何日归还？"

乌陵思谋回道："陕西、河南之地不为归还，应为赐予。"

"赐予？"赵鼎一怔。

乌陵思谋道："我家郎主有言，康王先称臣纳贡，由我家郎主册封为宋帝，然后再将河南之地赐予康王。"

终于，赵鼎忍不住了，愤然而起道："荒唐！吾皇继承祖宗基业，受万民拥戴，如今已有十二载。无须你家郎主册封！"

乌陵思谋反而赔笑道："不是下官故意阻滞，实在是郎主圣谕，要议和，须得先议定岁贡、誓表和册封。"

都堂会谈赵鼎郁郁不平，在皇宫里，赵构也生着闷气。

赵构的闷气来自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的奏疏。胡铨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和议，还针对赵构的孝思进行了反驳，说大宋江山既是陛下之江山，也是万民之江山。陛下之孝是迎还梓宫、宣和皇后和皇亲，而万民之孝则是缟素遮道，雪国耻，刃酋首。陛下为万民之主，陛下之孝为小孝，万民之孝才是大孝。

胡铨的议论，无疑是在指责圣驾。更重要的是，胡铨的议论有如蛊毒，极能惑乱世人。思来想去，赵构决定召宰执进宫。

下午，三名宰执来到内殿，还未开口，赵构便命张去为将胡铨的奏疏给三名宰执传阅。

赵鼎一时没有吱声。对和议，赵鼎是赞成的。但他心中的议和是两国罢兵，互通友好。若因议和而让大宋陷入屈辱，赵鼎想都没有想过。

刘大中见赵鼎不吱声，自然也不吱声。

秦桧在紧张地思索。皇上秉持议和，应该对胡铨的奏疏弃之不理，可为何当着众宰执的面征询意见？秦桧正在揣摩，赵构发问了："秦卿才识高远，胡铨的奏疏你如何看？"

秦桧试探着道："臣以为……此为狂悖之言……"

"详细道来。"

秦桧明白了，皇上是将胡铨的奏疏当作考题。一旦揣摩明白，越发理直气壮："陛下，古人云，国家无小事，君父无私事。天子为万民之主，天子之孝也就是万民之孝。迎还梓宫、宣和皇后和一应皇亲，既是国事，也是万民的事。"

赵构点点头，面色转暖，又问："赵卿有何见地？"

赵鼎朝秦桧投去一瞥，几个月下来，他发现秦桧并不坦直，经常不动声色地取悦圣上，略一思忖便道："胡铨所论确实有失偏颇。天子的孝思即是万民的孝思，天子的私事也就是国事。只不过，国事有急有缓。迎还梓宫、宣和皇后及一众皇亲为国事，缟素遮道复仇雪恨也为国事。臣以为，虽同为国事，可孰重孰轻，陛下须得慎重斟酌。"

"胡铨妄议国事，理应治罪。"赵构不高兴了。

赵鼎争辩道："陛下，胡铨之议，并非妄议。"

赵构脸色森冷道："赵卿莫非要为胡铨说情？"

"臣不是为胡铨说情，臣是为了江山社稷。陛下，虏人此次南下，居心叵测。"

殿内气氛顿时一紧，赵构皱起眉头问道："虏人居心叵测？有何证据？"

赵鼎平静一下心潮，将上午与乌陵思谋洽谈的经过叙说一遍，最后激愤得不能自持："陛下，罢兵是为议和，议和是为通好。可那乌陵思谋分明是在辱我国格，摧我锐气，折我脊骨！"

刘大中愣住了，要知道，在江南朝野，赵鼎以温和著名。

赵构未动声色，胸腔内却是排山倒海。此次议和，赵构估计金人会锱铢必较，拟定的二十五万两岁币和二十五万匹岁绢很可能对付不住。赵构已经做好了增加岁币和岁绢的准备。没有料到的是，金人并不计较岁币和岁绢的多寡，而是索要岁贡、誓表和册封。说到底，是索要名分。大宋原本就是一个极重名分的国度，很多时候宁愿舍去城池、钱粮也要维护名分。名分是什么？名分是体面，是尊严。一个国家的名分受到辱没，哪里还有体面和尊严可言？

秦桧清楚，官家一言不发，是受了赵鼎的影响。赵鼎声泪俱下，触动了官家心中的软处。但是，在议和上，官家断不会改弦易辙。秦桧决定抓住这一机会进言，以筑牢自己在官家心目中的位置，即便得罪赵鼎也在所不惜。

"陛下，臣有一言，不知当不当讲。"秦桧一反往日的轻语，声音高亢。

赵构仿佛第一次看见秦桧："讲。"

"陛下，虏人粗学汉礼，不知深浅，狂妄自大。然而，我大宋国脉绵延数百年，根基深厚，岂能因一札誓表、一道册封就沦为了下邦？臣以为，名分事小，国运事大……"

未等秦桧说完，赵鼎含泪呵斥道："秦相公休得胡言！陛下乃千金之躯，万民之主，岂可向虏人屈体？"

秦桧并未住口，依然道："既然国运事大，陛下就该英明睿断。"

秦桧的一席话，使得赵构一怔，心底柔软处突然坚硬如铁。秦桧说得是，名分事小，国运事大。与江山社稷相比，尊严值不了几何。果然，他将手一摆，铁着脸道："秦卿所言不无道理。不就是称一回臣吗？只要和议早成，朕不惮称臣。"

在那一刻，赵鼎的一颗心碎得不成样子。

第十二章　赵鼎辞相

就在乌陵思谋北返后的第二天，新任枢密副使王庶回到了杭州。此次奉诏巡视各军，王庶第一站先往楚州。王庶与韩世忠虽然从未谋面，但由于同是陕西人，加上韩世忠生性豪爽，交谈不久便引为知己。

韩世忠问道："朝廷真的要与虏人讲和？"

王庶来到朝廷已有数月，罢兵议和之事有所耳闻。只不过他如今是枢密副使，在没有见到朝廷正式文书之前，风闻之事他不能拿来传播，只得委婉地告诉韩世忠，有关议和的传闻由来已久，但身为朝廷大将，丝毫不得懈怠："虏人奸诈，亡我之心不死，各路将帅唯有秣马厉兵，准备与虏人决一死战。"

闻言，韩世忠激动起来："下官识字不多，但懂得忠义二字。若朝廷北伐，自家愿率三万淮东健儿为前驱，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次日，在韩世忠的陪同下，王庶视察了淮东防区。临别前王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加强海上巡检，以防止虏人从海上偷袭；二是加固泗州城防，屯扎重兵，与楚州互为应援。

离开楚州后，王庶本应到建康府去见张俊，但他却先去了庐州。在赴庐州途中王庶接连颁发两道命令，一是命行营中护军调拨前军人马屯驻庐州；二是命行营中护军调拨后军人马屯驻太平州。

原来在王庶巡视各军前，宰执大臣们有过一次面对，赵构提出应借这次巡视之机解决诸大将兵权过于集中的问题。因为他认为淮西兵变，郦琼一下子裹挟了四万人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路大将兵权太重。

赵构突然提出化解大将兵权，赵鼎觉得过于狷急。金人虽然同意罢兵言和，可距和议达成还很遥远，略略一想便劝道："依臣之见，是否先从诸行营大军中酌情划出几个军来，戍守重地，直接由朝廷指挥。"

无疑这是一个较为稳妥的办法，赵构点头赞同："赵卿所言，颇合情势，化解大将兵权，应当分步实施。"

王庶很矛盾，一方面他觉得由朝廷这一决策没有错，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有些将领不但不应削权，反而还应扩军，如岳飞、刘琦、韩世忠等人，他们忠心谋国，毫无私念。

"陛下，臣有一言。"王庶趋前一步道，"大敌当前，各行营大军不可一律划出数军，稳妥之法为先在一军试行。"

赵构沉吟片刻后问："王卿以为先从哪一军试行？"

"行营中护军。"王庶道，"淮西兵变后，中护军不尊枢府，藐视朝廷，擅自引军南撤。"

原来，郦琼叛变后，仅有刘锜一军在庐州驻扎。都督府见淮西防守力量薄弱，遂命张俊调派两个军移屯庐州。就在这时，张浚罢相了，张俊不仅没有调派人马去庐州驻防，反而率中护军从盱眙直接回到了建康。对于张俊擅自南撤，朝野议论纷纷，赵鼎、张守、陈与义等宰执大臣非常气愤。张浚虽然罢相了，但张浚的命令代表朝廷。可张俊辩解说，他是担心行在的安危，所以急忙引军过江，以护卫圣驾。理由冠冕堂皇，圣上听之任之，宰执们的愤慨不起作用，张俊自此在建康留驻下来。

赵鼎支持王庶的提议，道："张俊避战，一味享乐。杭州城内已有民谣，说'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赵构觉得新奇，问道："何谓'花腿抬石头'？"

刘大中趋前一步答："陛下有所不知，张俊从士卒中挑选英俊壮士，从手臂直至足踝全刺上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

赵构又问："太平楼又是何事？"

赵鼎答："太平楼是张俊私建的一座酒楼，其豪华程度与官办酒楼不相上下。"

赵构的脸阴下来了，问："太平楼坐落何处？"

"在清河坊。"

赵构本欲发作，但忍住了。想张俊从建立大元帅府便跟着自己，目今几路大军，只有韩世忠与张俊属于昔日大元帅府的旧人。短暂的沉寂之后，他咳嗽一声道："就依众卿所言，从行营中护军中划出前军和后军，分别戍卫庐州和太平州。驻庐州的刘锜一军返回江南，屯扎镇江。"

赵鼎与王庶互望一眼，行营中护军计有十一军，前军七千人，后军三千人，仅将前军和后军划出显然太少，但圣上已经发话，只能遵旨而行。

六月初，王庶抵达庐州。

刘锜统辖的兵马是十年前赫赫有名的"八字军"。当刘锜陪同王庶在庐州城中巡视时，看见许多军士的面颊仍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王庶便问道："当年的八字军还剩多少人？"

"已不足万人。"

王庶感叹道："十万八字军，如今不足万人，可歌可泣！"

刘锜慨然道："枢相放心，尽管只有九千余人，日后上阵杀敌，仍可以以一敌十。"

至官厅，王庶向刘锜委婉地提出了有关议和的传言，以试探他的态度。刘锜听罢，微微蹙着眉头道："枢相有所不知，下官所部多半来自两河（河北、河东），每逢清明、中秋，思乡尤甚。"

王庶明白，刘锜出身将门，深知武将不预国事这一戒律，但他也委婉表达了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于是道："刘太尉可晓谕全军，精于操练，切勿懈怠，终有一日定会驰骋疆场，驱逐强虏，一统家国。"

刘锜回道："下官谨记。"

王庶不仅视察了庐州，还视察了地处前沿的濠州和寿春。直到张宗颜率军来到庐州后，王庶详细作了交代，才带着行府启程南下奔往建康。

张俊接到枢密行府的命令后，虽然如期调出了前军和后军，却对枢密行府非常不满。张俊认为，此次分军肯定是王庶的主张，他对枢密行府的钱粮官说道："你回去告诉王枢相，不知枢相身在朝廷能有几日，须是以安居枢府为上。"

当钱粮官将这话传给王庶后，他只是轻轻一笑道："你也转告张七，王庶不论坐枢府几日，坐一日枢府行一日职事。"

尽管张俊怀有一肚子怨气，但对王庶的到来依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亲率五千人马到靖安镇迎候。

这时，一件事情弄得王庶心里很堵。就在他抵达中护军的次日，从行在传来御札，命令枢密行府将王德一军改隶行营中护军。

王德一军从左护军分离出来后，一直隶属于都督行府。张浚罢职不久，都督行府随之取消，王德一军便由枢密院直接管辖。围绕王德一军的归属，王庶与赵鼎、秦桧议有过几次商议，最后请圣上定夺。谁知御前会议刚刚决定将中护军的前军与后军分离出来，圣上便将王德一军划给了张俊。王德一军有八千余人，且全是能征敢战之士。这一分一合，张俊的中护军基本没有缩减。

送走传旨的内侍，王庶捧着圣旨叹息一声，对随员李若虚道："原以为化解诸大将兵权圣上会秉公办事，看来圣上也有偏心。"

李若虚道："昨日下官听人说，张宣抚收到分军的省札后，当天就去了杭州。"

王庶道："身为人主，应该不偏不倚，否则，阿谀之徒得以进身，

而正直之士则无法立足。”

“枢相难道没有听说么，刘宣抚的腿，张宣抚的嘴。”

“此话怎讲？”王庶问道。

李若虚回道：“当年刘宣抚执掌左护军时，一日进宫几次；而张宣抚，在圣上面前一张嘴比蜜还甜。”

王庶想起吴玠、韩世忠和岳飞三人。吴玠远在川陕，皇上鞭长莫及，而韩世忠和岳飞则近在咫尺。两人性格相似，均为刚正不阿之人，照此下去，圣眷日淡，前途堪忧。王庶便是带着这种忧虑离开建康来到鄂州。

岳飞没有像张俊那样举行场面宏大的欢迎仪式，仅带着王贵、张宪、于鹏等一班亲随在江边迎接王庶的到来。

岳飞是王庶任襄阳路安抚使时认识的，两人很快便成莫逆。王庶比岳飞年长二十岁，随着友情日笃，岳飞称王庶为王丈，王庶则称岳飞的表字。晚上，岳飞在黄鹤楼设宴款待王庶一行，军中副统制以上将领作陪。众将领与王庶熟悉，加上又见到了李若虚，宴会便十分热闹。

次日，在岳飞的陪同下，王庶开始巡视各军。然后北上襄阳，察看了光化、邓州、唐州和信阳军的城防。对行营后护军的军容、士气和边备，王庶给予了高度评价。

到了六月下旬，巡视完毕。临行前，岳飞来到馆驿与王庶、李若虚秉烛夜谈，话题自然是朝野沸沸扬扬的和议。此时，与金人议和已经公开，朝廷发往各地的朝报正式登载了金使抵达杭州的信息。

岳飞道：“下官与虏人交兵十数载，深知虏人的秉性，既狡诈，且贪婪，河南、陕西之地，绝不会放弃。”

王庶点头道：“朝中的有识之士大多如是认为。”

“和议未成，先将白安时、刘永寿交给虏人，这分明是折自家锐气，寒将士们的心。”岳飞气愤难禁。

王庶对白安时的自刎身亡十分惋惜，但碍于身份，没有深谈。

岳飞叹道："我议和，是为和而和；虏人议和，是为战而和。靖康年间，虏人不就是以议和为名赚开内城，骗出了二帝？"

王庶频频点头："鹏举说得是。二帝若不轻信议和，率百万军民背城一战，岂可轻易落入虏人之手？"

闻言，岳飞激动起来，大声道："古人说殷鉴不远，靖康之祸仅仅过去了十余年，朝廷便弃之于脑后了！"

李若虚清楚，跟岳飞谈话，但凡涉及国事，必须克制感情，否则他会愈加慷慨激昂，便在一旁道："目今只是商谈，达成和议并非一日之功，其结果还难以预料。"

王庶明白李若虚的意思，也调转话题道："圣上天资聪慧，对虏人的贪狡体察甚深。此次命下官巡视各军，检视军备，即是预防虏人以和掩战。"

听王庶和李若虚如是说，岳飞情绪稍安，道："王丈归朝后，千万要奏明圣上，与虏人议和，和不可长。河南、陕西两地，只能战而取之。"岳飞本想说圣上既要提防虏人，还要预防奸人，话到嘴边咽下去了。

王庶点头道："此次回朝，下官定当据理力争。不过，下官也要送鹏举两个字：坚忍。"

岳飞脸色一红，道："王丈有所不知，故土沦陷，河山破碎，下官如何坚忍得住？！"

王庶看了李若虚一眼道："古人言，小不忍者乱大谋。鹏举忠心谋国，肝胆照人，可并非人人尽知鹏举的满腔赤诚，就连圣上——"王庶发觉不妥，赶紧刹住话头。

岳飞却不以为然道："下官知道，自从淮西合军未成下官辞职起，圣上对下官多有不满。"

王庶和李若虚一时无话可说。

岳飞道："下官心底无私，只要恢疆复土，河山一统，下官便纳节请闲，归隐山林。"

良久，李若虚一旁轻声道："王枢相所说的坚忍，是要相公含蓄待势，能屈能伸。"

王庶点点头道："世事如棋，当进则进，当退则退。"

岳飞听罢，很长时间没有吭声。

回到行在不久，王庶即被召见，其他三名宰执赵鼎、秦桧、刘大中在侧。王庶详尽禀报了各军的情况，赵构十分满意道："议和不能废弛武备，国家养兵就须枕戈待旦。"

王庶接话道："陛下英明，唯有敢战，方能言和。"

离开鄂州前，王庶即围绕战与和上过奏疏。王庶建言三策：上策，拘其来使，逼迫金人加兵，而我从容应战；中策，拒绝来使，强武兴军，静观其变；下策，接见来使，内敛示弱，然后调集精兵，掩其不备。

赵构读罢，哂笑道："儒生之言。"

接下来赵构询问了诸大将对和议的态度，由于这不在巡视的内容之列，王庶禀报时没有提及。

王庶想想道："和议之事，军中委实多有议论。岳飞、韩世忠二将坚信虏人议和是假，其中必定包藏祸心。岳飞特地委臣奏明圣上，河南、陕西之地只能战而取之。"

"朕这回要让岳飞看看，收复河南、陕西两地不费一兵一卒。"赵构一笑后又问，"张俊有何议论？"

"张俊……没有议论。"在和议问题上，王庶与张俊没有交谈。

赵构大为称赞："张俊不议论朝政，便是为将之道。"

见赵构褒奖张俊，王庶想起分军一事心中很是不平，略略一想，对赵构道："陛下，臣有一言，不知该说不该说。"

"王卿直言。"

“古往今来，但凡为将者必须明天理，辨曲直。天理不明，曲直不辨，如郦琼、靳赛之流，即便统帅万夫，也不过一个出尔反尔的军贼。臣观吴玠、岳飞、韩世忠等将，戍守在外，胸忧其君，执戈待旦，心系国事，这才是真正的为将之道。”

赵鼎见王庶的话有些出格，赶紧制止：“王相公莫非不知，我朝祖制便是以文驭武，武将不得干预国事。”

王庶毫不理会赵鼎的良苦用心，继续道：“既是以文驭武，应该有驾驭之策。臣以为目今既然一心和议，就当与诸大将互通声气。唯其如此，方能文武一体，君臣齐心。”

出乎意料的是，赵构一点儿不恼。也许是对和议前景看好，他心情相当不错，面带笑容道：“王卿建议与诸大将互通声气，朕觉得此议很好。”

在征得赵鼎、秦桧、刘大中等几位宰执大臣的意见后，赵构决定召几路统兵大将来行府议事。

行营原有五路大军，郦琼叛去，左护军名存实亡。吴玠远在四川，此次前来杭州的便只有韩世忠、张俊、岳飞三人。

八月，韩世忠、张俊、岳飞从各自驻地启程来到杭州。

八月的杭州已不太炎热。今年多雨，所有湖泊都碧波荡漾，一眼望去宛如天在水中，水在天上。桂花已经开了，满城飘荡着迷人的芬芳。

鄂州路途远，岳飞晚到了两天。两年未来杭州，刚在馆驿住下，就派人打探朱梦说的消息。傍晚，有政事堂吏胥来请，说宰执大臣在政事堂设夜宴招待三大将。待岳飞赶到政事堂时，四名宰执大臣以及韩世忠、张俊已经到了。行过参见礼，岳飞在西面最末的位置上坐下。

此次设宴招待三大将，也属惯例，但对于赵鼎来说却暗含一番苦心。他希望在接下来的君臣面对中，三大将能够最大限度地与官家保持一致。

吏胥斟酒，岳飞斟了半盏白开水。赵鼎举杯道：“众太尉自戍地来，不辞辛劳，政事堂备一樽薄酒，为众太尉洗尘。”

韩世忠仰脖喝罢酒，问："赵相公，这回召自家们来杭州，有甚计议？"

此次召三大将赴行在，文书上并没有载明缘由。

赵鼎道："朝廷决计议和，圣上极是器重众太尉，此次召众太尉前来，便是商议国是。"

酒席上一时没有了动静，召武将商议国是，这可是闻所未闻。

韩世忠道："既然朝廷决计议和，那还商议个鸟？！"

赵鼎委婉道："朝廷虽然决计议和，可圣上还是想听一听众太尉的意见。"

韩世忠回道："自家的意见是，与虏人议和，那是与虎谋皮。"

闻言，赵鼎反问道："若是不与虏人议和，太上皇的梓宫，还有宣和皇后、渊圣皇帝和众多天眷如何得以南归？"

王庶忍不住了，道："可虏人议和的条件是纳贡称臣，自家们身为大宋臣子，怎么能眼看圣上受如此大辱？！"

赵鼎不语了，这也正是他的为难之处。

秦桧问张俊道："张太尉有何话说？"

张俊摇头道："下官谨遵圣旨。"

秦桧又问岳飞："岳太尉呢？"

岳飞见秦桧问他，顿时想起白安时之死，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下官只是不明白，如今我军与建炎年间相比已是大相径庭，为何还要纳贡称臣？莫非朝中出了奸人不成？"

此语一出，酒席仿佛冻住了一般。

赵鼎解释道："兵势虽然比建炎年间壮大了很多，可财力依然困乏。圣上仁慈，不愿劳民伤民。"

“强虏亡我之心未死，国家存亡不定，岂可奢谈百姓安居？殊不知覆巢之下无完卵？倘若国将不国，何来万民富庶？下官以为，首先应当澄清环宇，然后方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圣上惜民那是圣上悲悯，身为人臣就应当竭力谏诤。若一意取悦圣上，偏安江南，不思久远，虏人一旦来袭，误君误国，其罪与赵高、李林甫何异？”岳飞不依不饶。

刘大中见岳飞的一番话是冲着赵鼎来的，赶忙道：“岳太尉不得如此说话！当年若不是赵相公一力保举，岳太尉如何复得了襄汉六郡？”

岳飞看赵鼎一眼，忍不住道：“下官终生铭记赵相公的举荐之恩，但时至今日下官不得不说，丞相谋国不善。”

又是一道炸雷，令人心惊胆战。

王庶也按捺不住满腔激愤，道：“赵相公常以中兴名相自勉，没想如今却力主与虏人议和，安逸半壁江山，实在是匪夷所思。”

岳飞声音铿锵道：“罢兵革岂能忘记国耻？求太平更不能自毁长城！”

赵鼎一直没有说话，他心中如沸水翻腾。他赞同议和，但他并非力主。他希望罢兵，可他并未忘记国耻。他身为丞相，既要忠君，又要保国，还要护民。他觉得他太累了，他想歇息。歇一歇的念头一旦在脑海中升起，便如魔影一样挥之不去。

“今日之宴就到此为止吧。”赵鼎站起身朝众人拱一拱手，转身踉跄而去，接风宴不欢而散。

回到馆驿岳飞越发郁闷。赵鼎主和，刘大中唯赵鼎是从，秦桧是虏人的奸细，整个朝廷中枢只有王庶血性犹存。朝廷如此，国势岂能中兴？

次日，韩世忠来访，还未坐定便道：“岳五，你昨日话重了！”

岳飞苦苦一笑，没有吱声。他也一直在想，那些话他该不该说？抑或是，该不该在昨晚那个场合说？

韩世忠道：“若是赵相公罢职，便是秦桧继相。秦桧不仅力主议和，还颇有心术，远不如张浚、赵鼎坦荡。”

“五哥，你说秦桧会不会是虏人的奸细？”

“是不是虏人的奸细自家们不知。可当年，‘南自南，北自北’即为秦桧所倡。”

“如若秦桧是虏人的奸细，一旦圣上蒙蔽，该如何是好？”

韩世忠道：“若秦桧是虏人的奸细，那赵相公更不能倒。”

岳飞想想是这个理，喃喃道：“五哥说得极是。”

“解铃还得系铃人。”韩世忠又道，“过几日，你得去赵相公府上认个错才行。”

岳飞点了点头。

“还有，岳五啊，自家是根直肠子，可你的肠子比自家还直。听自家一句劝，当圆通处且圆通。”

岳飞望着这位比自己大十五岁的同僚，心底浮起一股难于言说的温暖。岳飞再一次点点头，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

由于有了政事堂的夜宴和韩世忠的规劝，赵构召见三大将时，岳飞表现得非常冷静。

行过君臣之礼后，赵构道：“此次与虏人议和，只因梓宫未还，渊圣、宣和皇后尚在难中。众卿是国家干城，朕想听一听众卿的意见。”

闻言，张俊第一个回应道：“臣是武将，一切仰体圣训。圣上说战，自家们便率中护军赴汤蹈火；圣上说和，自家们便约束众军助圣上讲和。”

韩世忠接着道：“自家由圣上擢拔，自然一切唯圣意是从。只是委屈了圣上，自家实在于心难安。”

“为天下苍生，朕不惮屈己。”赵构很高兴地说罢，将目光投向岳飞。

岳飞一直在思索如何表态，他不想说违心的话，可他又不能将满腹衷曲和盘托出。他知道圣意已决，他说了也是枉然。

“臣是武将，一切听命于朝廷。”本来已经说完，可岳飞终究没能忍住，不由得多说了两句，“不过，臣以为虏人无信，和议不可持。朝廷还应严整武备，与虏人决战。”

赵构皱了一下眉头，很快又舒展开来，道：“众卿一片忠荩，朕甚是欣慰。”接着将脸孔一沉，“卿等均为大将，须谨守职分，听命朝廷。众卿归军后，严饬边备，约束部众，若有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者，当置重典！”

三大将唯唯而退。

韩世忠和张俊当天就离开了杭州，岳飞特地留下来住了一宿。

晚上，岳飞独自一人来到赵府。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岳飞叩开门，对仆人道：“禀报赵相公，鄂州岳飞来访。”

“你就是……岳太尉？”仆人一下子瞪大眼睛。

“自家正是。”

俄尔，仆人出来，面呈难色：“我家相公说……他很累，已经睡了。”

“睡了？”

“是的，睡了。”仆人点头。

“你再去报，就说岳飞前日有所冒犯，今晚特来登门谢罪。”

“相公他……他是真的累了。”当仆人再次出来时，仍然摇头。

岳飞无奈，只得怏怏而返。

路上，岳飞想起与赵鼎的点点滴滴。绍兴三年五月，岳飞率军赴吉州平叛，身为江西制置大使的赵鼎在洪州城下接见岳飞一行。那时的赵鼎面容清癯，双目炯炯，英姿焕发。绍兴四年，岳飞主动要求收复襄

汉，宰执们意见不一，尤其时任参知政事的徐俯属意刘光世，是刚刚出任左相的赵鼎力排众议，将北伐重任交给了岳飞……

短短数年，赵鼎皱褶满面，华发灿然，岳飞觉得歉意更深。

次日，打听到朱梦说已不在杭州，去了秀州任职，岳飞便神情黯然地启程返回鄂州。

就在三大将朝见之前，即有言官弹劾赵鼎，为首的即殿中侍御史王次翁。弹劾的罪名是“位极人臣，首鼠两端”，赵鼎即刻上奏请辞。

赵构没有挽留，自乌陵思谋南下以来，他总觉得赵鼎的施政与他的想法有一段距离，便问：“赵卿求去，可命何人草制？”丞相离任，须有一篇制词，对丞相的业绩做出评价。

赵鼎想了想答道：“臣荐曾开。”

曾开为三朝老臣，朝廷的一些重要国书均出自曾开之手，但这一次曾开拒绝了，对传诏的内侍讲——朝中不可无赵鼎，望陛下慰留。不仅曾开拒绝草制，一些有资格书写制词的大臣都婉言拒绝，希望赵构挽留赵鼎。

赵构只得找来中书舍人勾龙如渊，他刚刚升直学士院。圣上诏命，勾龙如渊很高兴。制词草拟完毕，赵构看罢十分满意，君臣二人便有了如下对话。

勾龙如渊道：“陛下仁孝，决意议和。既然赵鼎罢相，望陛下速召君子入阙，表率百官，杜绝非议。”

赵构也在思索，既然赵鼎去职已定，余下几名执政大臣中谁人可以身膺相位？参知政事刘大中为赵鼎所荐，副枢密王庶不喜议和，真正支持和议的仅枢密使秦桧一人。而秦桧，赵构不由自主想去御马苑张守论马。

“朕想听一听卿的意见。”赵构前倾身子问道。

见圣上虚怀若谷，勾龙如渊激动不已，道：“臣遍观几位宰执，唯有秦相公和意最坚。”

赵构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面色依旧和蔼。

勾龙如渊又道："丞相理政，当以圣意为准。违背圣意，即便才高八斗，也不足取。"

这话熨帖，秦桧虽有心术，但他领会朕的苦心。

勾龙如渊见圣上面露嘉许，进一步道："微臣以为，眼下万事，议和最大。若有秦相公秉政，便能排除异议，顺利达成。"

"卿有见识。"赵构慢慢直起身子道。

勾龙如渊原以为圣上会不吝言辞夸赞一番，没想神态淡然，不免暗暗失望。

绍兴八年十月，赵鼎结束了他一年零两个月的二度任相，改任浙东安抚大使兼知绍兴府。出乎赵构意料之外的是随着赵鼎罢相，刘大中与王庶也坚决请辞，赵构挽留不住。

十一月，朝廷发表任命，江西宣抚制置大使李光为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孙近为同知枢密院事，秦桧并没有如期升任左相。这是赵构的高明之处，一来虚出左相位置以观秦桧的表现；二来使秦桧一人独相，避免受到掣肘。

秦桧心底自然不快。在朝殿，在政事堂，秦桧一丝不苟，从无多言，但回到家中，单独面对夫人王氏时免不了发一通牢骚。秦府人口不多，有夫人王氏、养子秦熺、儿媳曹氏以及孙女秦童和孙男秦埙，另有几名仆人。

这天秦桧刚回到家中，仆人秦兴便递上一张名帖。秦桧接过一看，名帖写着：给事中、同知贡举、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勾龙如渊。

"不见。"秦桧回道。

"老爷，来人说了，有要事禀报。"秦兴道。

"说不见就不见。"秦桧皱上眉头。

秦兴仍然不走："老爷，你看——"

秦桧脸一沉，问："你收了人家多少银子？"

"老爷……小人不敢……"秦兴的额头沁出了汗粒。

秦桧斥责道："去，把银子还给人家。另外告诉勾龙如渊，有事到政事堂面陈。"

待秦兴出去后，夫人王氏对秦桧道："相公凭什么断定兴儿收了人家的银子？再说勾龙学士到了府门口，见一见又有何妨？"

秦桧轻叹一声道："夫人有所不知，圣上最忌结党。老夫如今暂居相位，可谓众目睽睽。未雨绸缪，方能有备无患。"

次日上午，勾龙如渊果然来到政事堂。勾龙如渊调入朝廷时正值秦桧落职，二人并不熟识。

勾龙如渊长揖道："下官勾龙如渊，拜见秦相公。"

"勾龙学士有何见教？"秦桧无动于衷。

勾龙如渊俯身道："下官是为相公而来。"

"这是政事堂，只谈国事。"

"相公的事即是国事。"

"既如此，学士请讲。"秦桧微微皱了下眉头，又渐渐展开，依旧面无颜色。

"前日蒙圣上恩召，为赵鼎草制。下官说，陛下仁孝，决意议和。既然赵鼎罢相，望陛下速召君子入阙，表率百官，杜绝非议。"

勾龙如渊这话引起了秦桧注意，抬头看了他一眼。

"圣上问下官，赵鼎去职，何人可以继相？下官答，臣遍观宰执，唯有秦相公和意甚坚。"

秦桧沉默着。

“如今左相虚位，秦相公正好大有作为。不过，依下官看来，满朝文武赞同兴兵者多，力附和议者少。当今虽然群议稍平，一旦虏使入境，必定再度泛起。”

勾龙如渊所言，正是秦桧最为担心的事情。

“学士有何高见？”沉默片刻后，秦桧问。

勾龙如渊耸耸双肩，微笑着道：“下官有一策，可使群议偃息。”

“请讲。”一缕厌恶掠过秦桧的心头。

“御史台掌察百僚，上弹劾宰执，下巡查州县，满朝文武均在御史台纠举之内。相公何不亲自选择一名台官，将浮议讥评之辈逐出朝廷。到那时，朝中自当安然。”

这一点，秦桧已经想到了，若要控制朝局，须得掌管言路。

“学士以为，由何人出任御史中丞？”秦桧问。

勾龙如渊再次俯下腰身，道：“相公若是不弃，下官可以出任。”

秦桧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

不待秦桧回复，勾龙如渊又道：“若由下官出掌宪台，可确保和议顺达。”

若是过去，秦桧会毫不客气将他逐出公堂。但他忍住了，淡淡地说道：“难得勾龙学士如此侠义。何人出掌宪台，下官说了不算。勾龙学士适才所言，下官将奏明圣上，由圣上定夺。”

送走勾龙如渊，秦桧陷入了沉思。勾龙如渊既有奴性，也有野心，既是干才，又非善类。与这种人交往，须得十倍警惕。

正如勾龙如渊所言，随着金廷诏谕江南使张通古进入国境，朝野反对之声又高涨起来。

那是午后，秦桧用过午膳正要都堂歇息，忽然宫中来人，说是圣上召见。秦桧匆匆进入大内，赵构刚刚发火完毕，面色如铁，眼中尽是怒

气。行过礼，秦桧小心翼翼地侍立一旁。

赵构一拍御案，将奏章扔向秦桧厉声道："胡铨，一个小小枢密院编修，如此狂妄！孰可忍，孰不可忍！"

"臣谨案，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网天听……"秦桧慌忙接过胡铨的奏疏，只看了一眼就脑门一炸。往下看，秦桧更是心惊胆战，不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而且还要斩王伦、秦桧二人之头，"竿之藁街"。

未等秦桧看完，赵构勃然怒道："王卿使虏，别家十载，万死一生，居然遭此血口！"

秦桧吓了一跳，赶紧跪下道："臣督率无方，臣有罪。"

赵构霍地起身，咬牙道："腐儒讥朕，朕亦不惧。腐儒误国，朕不轻饶！"

闻言，秦桧抬起头道："陛下，臣举一人为御史中丞，以纠察百官，掌控言路。"

赵构盯着秦桧，问："何人？"

"勾龙如渊。"

"准。"

金使张通古不似乌陵思谋那般难以伺候，但张通古精通汉文化，小节不拘，大节却不含糊。比如，接伴使见他，他必须面南而坐。自古只有天子面南，等于说，接伴使见他如见天子。

此次的接伴使依然是范同，临行前赵构特地叮嘱："与金人和议，成败在此一举，途中不得生事，否则当议编管。"有圣上示警在先，范同丝毫不敢马虎，即便闭一下眼皮，也是和衣而卧。

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每天必须跪拜大金皇帝的诏书。从进入泗州开始，直至抵达杭州，范同每叩拜一次，身上就起一层鸡皮疙瘩。十二月中旬，范同终于忍气吞声地将张通古一行送抵杭州馆驿。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才仅仅开始。张通古的身份是诏谕江南使，代表着大金皇帝。大宋是藩属，赵构是臣子，接受大金国的诏书必须跪拜行礼，山呼“万岁”，而这一点，无论是赵构还是杭州军民都无法接受。

先由王伦与张通古谈，希望通融，改由他人接受诏书。张通古很强硬地说道：“大金国送还梓宫，并赐予祖宗陵寝之地，康王唯有感恩戴德。若不奉诏，自家即刻启程北归。”

王伦谈了几次，不见成效。见局面僵持，孙近向秦桧建议道：“此事还须相公亲自赴馆中交涉。”

秦桧也在考虑是否该由自己出面。可他犹豫的是，倘若仍然谈不拢该怎么办？到那时，不仅颜面尽失，相位恐将不稳，但事已至此，不出面不行。

听说来人是丞相，张通古的态度和缓了许多。行过礼，分宾主坐下，张通古道：“丞相亲到馆舍，是否告知下官，康王已答应接受诏书？”

秦桧回道：“诏谕使不知，我家皇上也有难处。若皇上到馆驿受书，满朝文武肯定不服。”

张通古依然坚持道：“下官奉诏而来，康王若不拜受册书，下官亦是难以回禀郎主。”

“由下官代受国书如何？”

张通古摇头道：“下官为大金国臣子，须谨遵圣谕。”

秦桧道：“我家圣上力排众议，决计议和，岂能因接受册书而搁置？”

“康王受书，此为礼数。若不能尽到礼数，可见心意不诚。心意不诚，何为决计议和？”

任秦桧百般劝说，张通古分毫不让。秦桧及孙近、李光刚从馆驿出来，即有内侍上前拦住，要三名宰执即刻进宫见驾。

由于连日睡眠不好，赵构眼里布满血丝。听说张通古执意要自己亲受国书，一下火了："张通古逼人太甚！朕为万乘之主，只拜父母、祖宗和昊天大帝！若拜虏主的诏书，叫朕有何面目见天下臣民？"

秦桧不语，孙近和李光刚进入政府，自然也不吭声。

赵构在御案前来回走动，忽地站住，手指秦桧道："虏使入境已有月余，至今一事无成，卿有何面目端坐政事堂？"

秦桧的脸唰地一下白了。对于丞相，这已经是最严厉的斥责了。秦桧腿一软，跪倒在地连连叩首："臣无能……臣该死……"

孙近和李光也跟着跪下磕头。李光一直担任地方大员，鉴于情况不熟，无法表示自己的意见。

气头上的赵构没有照例体恤大臣，秦桧只得仍然跪着："罪臣有负圣恩，唯求陛下明正典刑。"

赵构厉声道："限卿三日，务必说服虏使。"

"臣……领旨。"

从宫里出来，秦桧望了一眼孙近和李光，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便默默地钻进轿子。回到政事堂，轿子落下，秦桧仍在发呆。

秦桧是一个不轻易表露感情的人，即便在家里也很难看出他的喜怒哀乐。秦童是长孙，已经四岁了，疯闹着非要捋一捋祖翁的胡须。曹氏急忙招呼秦童，说祖翁累了，让秦童快下来，让祖翁歇息。秦桧连说不累不累，还将秦童抱到膝上。然而，到了晚间，与夫人王氏独处一室时，秦桧鼻子一酸，禁不住流出两行清泪。

"相公这是为何？"王氏见状大惊失色。

秦桧流泪道："国夫人有所不知，老汉已深陷危境！"

王氏惊问："这是何事？"

秦桧将官家议和、金使授书一事粗略讲述一遍，道："官家不受国书，而那张通古偏又非官家不授。到头来，和议不成，官家治罪，自家

非但仕途不保，恐怕还有牢狱之灾！”

王氏听罢，半晌无语。秦桧婚配较晚，直到二十五岁金榜题名后才迎娶王氏。王氏虽然相貌平平，却极有主张，被金人拘往北地时，很多时候均由王氏出面方得化险为夷。

秦桧道：“明日你带埙儿他们先回江宁。”

王氏摇摇头，断然道：“浑家早就发过誓言，此生与相公祸患与共，生死相依，怎么能丢下相公独自回家？朝中百官不乏饱学之士，相公倘若动之以情，晓之于理，岂能没有良策？”

秦桧想了想，点头道：“事已至此，就依国夫人所言。”

经过反复斟酌，秦桧决定向中书舍人楼炤求教。楼炤的命运与秦桧相似，当年受到吕颐浩的弹劾，从绍兴二年至绍兴五年，一罢就是四载。

果然，六十五岁的楼炤没有辜负秦桧的期望。

“相公如此尽忠王事，下官岂敢懈怠。”楼炤在政事堂坐下，慢慢品着吏胥端上来的龙凤茶，缓缓道，“臣记得，《尚书》记载，‘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如今，太上皇驾崩北国，天子谅荫，相公即为冢宰，代受国书，天经地义。”

秦桧猛一下记起来了，《论语》上有这么一段话，子张问孔子：“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答：何必高宗，古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他忽然站起向楼炤长揖道：“下官深谢楼丈。”

第十三章　金廷喋血

就因楼炤的一句话，使濒临绝境的宋金议和转危为安。

腊月二十七，秦桧率领孙近、李光两名执政来到馆驿，面对手持大金国书的张通古叩首九次，山呼“万岁”后朗声道：“下国君王正在谅阴之中，今特命右相秦桧等前来恭迎大金国皇帝诏书。”

“念江南康王难行吉礼，今特允秦桧代康王拜受国书。”张通古说完，接着取出诏书宣读。诏书并无新的内容，无非是称宋廷为下国，赵构为下国君主，下国君主对上国须纳贡称臣，大金赐还河南土地，并归还梓宫及赵构生母韦氏等。

宣诏完毕，秦桧率众宰执再次叩首致谢：“下国谨遵大金国皇帝圣旨，世为藩臣，永结盟好。”

当大金国的国书放在赵构的御案上后，他这才长长吁了一口气，悬挂多日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这个春节赵构是少有的愉快，整个后宫因官家心情舒畅而笑声迭起，就连患病多日的张婕妤也似乎痊愈了大半。

过完上元节，张通古一行启程北返。赵构命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为报谢使，护送张通古一行使金。接着又命王伦为梓宫迎奉使及交割地界使前往开封；命同大宗正事赵士褒及兵部侍郎张焘赶赴西京洛阳朝陵。

这日散朝后，赵构将三名宰执大臣召进宫里，神采飞扬道：“自建炎元年巡幸东南，已有十一年了，然而至今国都未定。前有李纲主张定都襄阳，后有王庶主张选址江陵，又有张浚、吕祉等主张立国建康。究竟都城设于何处，朕想听一听众卿的意见？”

秦桧清楚，官家喜欢杭州，否则去年就不会离开建康。虽然离开建康为赵鼎倡议，实际上是秉承官家的意思，于是道：“臣以为，襄阳、江陵、建康均不及杭州。杭州乃三吴都会，人杰地灵，物产富饶。据杭州即有两浙，有两浙即有两湖。有两湖上可通巴蜀与川陕，前可俯就中原与两淮。目今和议达成，当以富国为上，臣以为杭州应为首选之地。”

孙近自然持相同的意见：“杭州乃东南第一大州，有民二十余万户，且百业兴盛，交通畅达，定都于此，是我朝之福。”

“两位相公既然赞同建都杭州，臣无异议。”李光认为应该定都建康。因为建康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是最为理想的都城。但他知道，从圣上离开建康的那一天起，建康就不可能成为京都了。

赵构对李光投去满意的一瞥。老实说，赵构担心的就是李光。如果李光不反对，这事就定下来了。

“着令工部委派干吏踏勘选址，”赵构指示道，“户部按需拨付银两。”

秦桧躬身答道：“遵命。”

赵构又道：“和议既成，天下大安。行营后护军及行营右护军兵势过大，朕思之再三，拟从各军分出数员偏裨，驻扎各处，众卿以为如何？”

因为有过一次关于分兵的讨论，秦桧明白官家的意思。孙近、李光却大吃一惊。

“右护军以吴玠领两万精兵屯兴元，杨政为熙河路经略使，吴璘为秦凤路经略使，郭浩为鄜延路经略使，杨政、吴璘、郭浩各分兵出屯临洮、秦州和延安府。后护军以王贵为都统，张宪为副都统，各分兵出屯襄阳和德安，另调派选锋军屯扎江西，水师屯扎江州。”

“陛下，此事不可。”李光忍不住了。

赵构问：“有何不可？”

“右护军有四川宣抚司，后护军有京湖宣抚司，一军分为数支，宣抚使将置于何地？若依然遵命宣抚司，分军又有何益？若不遵宣抚司，一来名不正言不顺，二来遭逢战事，一军数地，互不统属，有弊无利。望陛下三思。”

李光说完，无论是赵构还是秦桧、孙近都一时无话。

过了一会儿，赵构沉着脸道：“右护军、后护军兵势过大，当如何处置？”

李光回道：“既要分兵，当先罢宣抚司。”

在这一点上，秦桧觉得李光的话有几分道理，便道：“陛下，臣以为可先将四川大军分成三地，命兵部侍郎胡世将为四川安抚制置使，所属兵马仍隶属四川宣抚置制司辖制。至于京湖宣抚司，可暂不分军，从

长计议。”

“就从秦卿所议，后护军暂且搁置。”听过李光的一番话，赵构也觉得分军与宣抚司有诸多矛盾，便答应了。

接下来商议派何人接管陕西、河南两地。为感恩，秦桧首先道：“臣保奏楼炤为陕西宣谕使。”

赵构颔首道：“除楼炤为端明殿学士，授签书枢密院事，宣谕陕西诸路。”

接着又议定，将河南分为三路，即京畿路、河南府路和应天府路。治所分别为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府。命王伦为京畿路安抚使兼东京留守；命孟庾为河南府路安抚使兼西京留守；命路允迪为应天府路安抚使兼南京留守。

李光道：“陛下，三京既复，可选派一员大将，率重兵镇守。”

“朕已想过，河南新复，民力凋敝，兵不益多。着郭仲荀为东京副留守，率五千军马前往开封。”

三名宰执大吃一惊。守卫河南仅派五千人马？岂不等于没有防守吗？何况郭仲荀年事已高，三年前就已赋闲。李光拱手谏道：“陛下，河南地阔，五千军马如何戍守？依臣之见……”

赵构将手一摆，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打断李光的话：“此事议决，五千军马从中护军调出。”

回到政事堂，孙近对秦桧说道：“圣上仅派五千军马戍卫河南，倘若虏人有变，五千军马如何应付？”

共事几个月来，秦桧已知孙近并无多少主见，敷衍道：“陛下圣明。新复之地若驻军太多，恐惹恼虏人。”

其实，秦桧也认为应该调派一支大军驻守河南，而且刘锜一军就驻在镇江。若将刘锜一军调往开封，万一有变也可支应。

李光对秦桧道：“相公可单独进宫，力劝圣上收回成命，中原父老盼王师如盼云霓，如果仅驻五千军马，会大失所望。”

秦桧用低沉的声音道："泰发你也看到了，圣上如此决绝，下官如何进谏？"李光表字泰发。

"相公为百官之首，身系社稷安危，理应谏言。"

秦桧没有答话，虽然他竭尽全力助推官家议和，但对议和结果并不如赵构乐观。一来秦桧毕竟在金国待了四年，目睹过许许多多野蛮景象。上至大臣，下至庶民，均崇尚暴力，且手段残忍。二来金廷力主议和的是完颜昌，说到底完颜昌只是军中元帅。曾几何时粘罕权势熏天，转眼之间即大权旁落。金廷权贵众多，是和是战，抑或不战不和，远不是完颜昌一言九鼎。

在王氏面前，秦桧可以敞开心扉。对于他来说，世上只有王氏最为信赖，便忧心忡忡道："河南不驻兵，一旦生变，中原之地失在顷刻。我为丞相，不仅万夫所指，官家也会问罪。"

王氏赞同秦桧的担忧："夫君所虑得是。金人不识礼数，性情反复。虽说将河南、陕西两地归还给了大宋，可朝廷不得不防。"

"官家不知金人的秉性，以为只要议和，万事皆休。殊不知金人粗鄙，见利忘义，常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老夫担心，虏人既能结盟，也能渝盟。"

王氏建议道："夫君可以进一步奏明官家，详述金人的习性。"

秦桧摇头道："国夫人有所不知，如今官家早已不是当年，喜怒哀乐捉摸不定，弄不好还会适得其反。"

王氏清楚，自家夫君对这次重登相位看得很重，说话办事尽量顺着官家的心思。可万一和议遇挫，夫君将难辞其咎，凡事极有主张的王氏在此情况下也无万全之策。

张通古一行在韩肖胄的护送下，于瓜州渡过长江，经扬州、天长直抵泗州。从扬州至泗州是一条官道，太平年间，这条官道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如今是战乱年代，百里难见一个人影。时值正月，天寒地冻，大片原野仍处于冰封之中。车轮在道路上碾过，发出声声脆响，显得孤寂而又刺耳。好在沿途驿站不错，人还未至便备好了滚汤与热饭。

越往北走越荒凉，当来到盱眙境内时，只见芦苇丛生，白水茫茫，这就是远近知名的洪泽湖了。

淮水下游原来只有一些小湖泊，建炎二年，留守东京的杜充弃城南逃时扒开了黄河大堤，致使黄河改道南徙，经泗水在淮阴以下夺河道入海，于是淮水潴留，在盱眙以东形成大湖。战乱年代原本居民不多，淮水泛滥使得原本不多的居民四处流亡，方圆数百里之内难见炊烟。

过盱眙必经洪泽镇。洪泽镇在盱眙县以北，四面环水。早年间洪泽镇是一个大镇，有上千户人家，如今已不满百人，且多是病幼老弱。洪泽镇原有驿站，因洪泽湖闹匪，朝廷将驿站撤了。为安全起见，韩肖胄请求天长军知军增添了一百名军士。

然而，出天长约七八十里路，淮东转运副使胡纺率一彪军马飞驰而来。老远，胡纺大喊："韩枢密，请少留。"

韩肖胄命队伍停住，跳下马车问道："胡漕使有何贵干？"

胡纺近前下马，见过韩肖胄后禀告道："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命部将郝抃领精兵五百，化装成湖匪，埋伏在洪泽镇，准备截杀金人的使臣。"

韩肖胄闻言大惊失色："此事当真？"

"千真万确。"胡纺道，"郝抃害怕事泄治罪，已经到转运司自首了。"

韩肖胄连连顿足道："这个韩五，胆子也忒大了！"

胡纺又道："据郝抃供述，韩宣抚派出的伏兵恐怕不止一处，枢密北上，须得改道而行。"

韩肖胄感到事情紧迫，摆脱威胁的唯一出路是迅速离开淮东。韩肖胄一面派人急报朝廷，一面率领众人折道直奔真州。由真州至和州，这是进入淮西最近的路程。一口气奔走了百余里，直到过了六合县才放缓脚步。过了六合县，距和州就不远了。韩肖胄向淮西宣抚司发了一份公文，第三日，张俊亲率一支军马来到乌江镇，韩肖胄一颗心这才放回肚里。

三月中旬，张通古回到会宁。张通古原为二太子完颜宗望的部将，与太祖诸子亲近，张通古来不及进宫缴旨，便来到宗干府上。

谁知宗干病了。从年前开始，宗干感到手足发麻、酸痛。起初没怎么在意，正旦节里几次夜宴，酸痛发麻的手足越加严重，宗干这才请来太医诊治。太医说是风痹。

张通古万里归来，宗干由人搀扶着出来接见。

“太傅这是怎么了？”张通古大惊道，“太傅的身子骨历来健硕，怎么会染上风痹呢？”

宗干笑着道：“人食五谷，焉能无病？不碍事。”

张通古的眼泪哗地下来了，哽咽道：“下官出使数月，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太傅，没想太傅已经染病在身。”

“风痹之症，小恙，不碍事。乐之此行可是平安？”张通古表字乐之。

张通古擦干泪水，详述了出使江南的经过，其中包括由秦桧代受国书和韩世忠派兵劫杀使臣。宗干听完没有吱声。

张通古道：“韩世忠截杀使臣，是对我大金国的不敬。康王寻托词不受国书，是打内心底不愿意向我大金国俯首称臣。”

宗干若有所思道：“康王不愿俯首称臣，那就狠狠敲打几下。”

闻言，张通古兴奋起来，道：“太傅说得对。想我大金国兵强马壮，早就应该向江南用兵。太傅，这次用兵一定派下官前去军中效力。”

张通古说话时宗干始终微微笑着。因宗干有恙在身，稍坐片刻张通古便起身告辞了。

待张通古走后，宗干才收起笑容，一脸凝重。近几天，朝中就归还土地争吵得更加厉害了。按两派原来达成的默契，与宋人和谈时言明归还河南、陕西，割地时只割让河南。如今宗磐和宗隽却改了主意，要求河南、陕西一并归还江南。说既然诚心议和，就不能失信，只有言而有

信康王才会感恩戴德。

在宗干看来，宗磐、宗隽无异于痴人说梦。从攻破开封城的那一刻起，大金国在宋人眼中就已成为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别说归还河南、陕西，就是将燕京还给宋人，宋人心中的仇恨也不会平息。

是时候了，养在冷山的那只老虎该出山了，宗干大声吩咐："备车。"

大夫人徒丹氏问："去哪儿？"

"进宫。"

徒单氏劝道："天这么晚了，有事明日议不行吗？"

宗干不语，在仆人的搀扶下坐进车里。

完颜亶自上次饮酒被宗干责罚后，一直滴酒不沾。宗干见完颜亶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又于心不忍，决定为完颜亶完婚，对象是裴满达之女。裴满氏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能干聪明。完颜亶的婚事是二月间办的，此时应该如胶似漆。

然而完颜亶并不在宵衣殿，宗干问裴满氏："皇上呢？"

"皇上在稽古殿听宇文先生讲书。"裴满氏回答道。

宗干来到稽古殿，完颜亶和宇文虚中果然都在。见宗干来了，宇文虚中赶忙起身行礼。

"太傅请坐。"完颜亶命内侍搬来一只锦杌。

宗干坐下后问："今日先生讲的是哪本书？"

宇文虚中答："回太傅，下官今日讲的是《贞观政要》。"

"好！这书自家看过三遍。"近些年来，宗干看书之多之勤，满朝闻名。他拿过书慢慢翻着，"李世民乃有为之君。他说：'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

完颜亶和宇文虚中均屏息不语。

“我大金国也一样。”宗干搁下书道，“当年，太祖起兵灭辽，君臣一体，上下齐心，无坚不摧，无难不克，遂成此大业。可一旦大业初成，许多王公贵族便骄奢淫逸，雄心不再。如此以往，天下再大，也覆亡有日。”

宇文虚中道：“这叫创业难，守业更难。”

“守业难，继业难上加难。可唯有继业，方不负皇天后土。”宗干话锋一转道，“陕西之地，百战所得，怎么能轻易付与他人？”

“太傅说得极是。”完颜亶谨慎答道，近来朝堂上的争吵完颜亶虽无力裁决，但立场是鲜明的。

宇文虚中当然愿意将陕西之地归还给大宋。可朝堂上宗磐、宗干两派的争吵，无论是宋人还是辽人均表示沉默。

宗干突然转向宇文虚中，问：“国师以为，谷神会出山么？”

宇文虚中先是一愣，暗自思忖，当年宗干留下谷神，莫不是为了日后对付宗磐？故作惊讶问道：“太傅欲召谷神回朝？”

宗干点头。

宇文虚中恍然大悟，宗翰之死，谷神心中肯定燃烧着复仇的怒火。一旦将谷神的复仇之火引入朝堂，对宗磐将是沉重一击。

“皇上传召，谷神不会辞谢。”宇文虚中回答。

“既如此，就请国师代皇上草拟一道圣旨，召谷神速来御寨。”

待两名内侍捧来笔墨，宇文虚中问道：“不知太傅拟授何职？”

宗干道：“依旧原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

宇文虚中一时怔住。

宗干见状笑道：“国师勿用担心。完颜宗隽非但不罢，反而擢升为

太保，跟自家一起共领三省事。”

宇文虚中不得不佩服宗干的老辣。宗隽明升太保，实际上夺去实权，宗干一派陡添一员重臣，宗磐一派则增加一个劲敌。

宇文虚中突然嗅到了一股血腥，有那么一刻呆愣愣地看着铺展在御案上的麻纸，似乎看到无数血淋淋的头颅在麻纸上滚动。

就在宇文虚中拟旨时，宗干向完颜亶解释道：“去年将谷神贬回冷山，那是保他。去年保他，是为了今日用他。朝中以谷神为左丞相，必定大折蒲鲁虎的气焰……”

待宇文虚中拟好诏书，完颜亶亲自誊写。誊写毕，宗干又道：“希尹还朝，贵在神速。倘若走漏风声，恐生变故。”

完颜亶问：“太傅的意思是……”

“给希尹的诏书今晚秘密发出。”

“爹爹，御寨来人了！”两天后，正在暖炕上熟睡的完颜希尹被儿子把答摇醒。

希尹昨晚喝了半宿酒，醉得一塌糊涂。听说御寨来人了，顿时酒醒了大半，从炕上一跃而起。来人是近侍局副提点萧肆，他宣完诏书，完颜希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萧肆笑嘻嘻道：“恭喜左丞相，官复原职了！”希尹这才拜谢领旨。

希尹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会再度进入朝廷。朝中有宗磐在，他这个宗翰死党就会一辈子待在冷山。如今宗磐依然在朝，郎主却复他的官职，令希尹不解。希尹取出百两纹银重谢萧肆，几盅热酒下肚，萧肆告诉希尹，朝廷正在与江南议和，太师和左丞相要把河南与陕西赐还给江南，整日里与太傅争执不休，如今已成水火。希尹明白了，斡本为他复职，是要他入朝对付蒲鲁虎。尽管为他人驱使，但一想到复仇，希尹毫不推辞。

听说希尹复相，整个冷山寨喜气洋洋。这是三月，冰雪尚未消融，春风料峭，但山寨内外很快就拥满了兴奋的族人。在萧肆的催促下，饮完几盅热酒便要启程，临行前，希尹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有请洪先生。”希尹对把答道。

不一会，洪皓来到马前，希尹道：“把答、漫带还需要先生的教诲，谷神也离不开先生，恳望先生一同前去御寨。”

洪皓浅浅一笑道：“国相复职，可喜可贺。只是不知国相因何复职？”

希尹容光焕发，抖擞精神道：“太傅见召，杀蒲鲁虎。”

洪皓脸色一冷，摇头道：“洪皓不愿意杀人。”

“先生不用杀人，先生只是帮希尹赞画。”

洪皓毅然决然道：“洪皓可以辅周，但不助纣。”

闻言，希尹的脸上一下子没有了喜气。

“望国相好自为之。”洪皓拱一拱手，说完扭头就走。希尹望着洪皓瘦弱的背影，呆愣了好久。

四月初，金廷的割地诏下到祁州左副元帅府。其实，早在这之前，完颜昌便已开始从河南撤军，官府钱粮也一并转移。以完颜亶名义下发的割地诏中仅限于河南，没有提及陕西，但完颜昌仍然传达给了陕西各州府。

金廷的割地诏如一块巨石扔进池塘，波翻浪涌。在诏书中，要求各地官吏谨守其职，然后随地划割，但一些州府纷纷举事，宣布归依宋廷。

燕京右副元帅府近些日子十分平静。每天上午，宗弼在元帅府后的一块空地上练习刀法。金人的兵器主要是刀与弓箭，宗弼也不例外。只不过他的刀比一般人的战刀稍长，刀背更厚。下午则在一群亲兵的簇拥下去城外校场骑马射箭，直到傍晚，元帅府才会热闹起来。

刘豫废黜后，大金国在开封设立了行尚书省和三路都统司，主管河南军政。随着将河南移交给了宋廷，大金国设在开封的行台尚书省以及设在归德的三路都统司撤到了燕京。一批将领和文臣便聚集在了右副元帅宗弼的身边，其中有元帅右都监大挞不野，三路都统阿鲁补，归德尹

完颜雍，燕京马军都指挥使王伯龙，行省刑部郎中蔡松年，兵部侍郎赵元等。

目前，大家最忧心的是陕西局势。在陕西五路中，除熙河路经略使慕容洧投了西夏外，余下的泾原路经略使张中孚、秦凤路经略使张中彦、环庆路经略使赵彬、鄜延路经略使关师古全数投了宋廷，总兵力大约在八万，其中还有两万匹战马。如果八万原伪齐军加上川陕宣抚司的七万宋军东出河北，不仅河北诸州危殆，就连燕京都恐怕不保。

“撒离喝今在何处？”宗弼问。

大挞不野答：“屯平阳。”

宗弼命令道：“撒离喝进屯河东。”

平阳即宋时的建雄军，河东即宋时的河东郡，目前为大金国河东南路。河东比平阳距京兆府和凤翔府更近。

完颜雍道：“四叔应当亲赴一趟御寨，向郎主奏明陕西的状况。”完颜雍是完颜宗辅之子，年方十七，酷似其父，身材敦实，眉目清秀。

王伯龙站起身附和道：“贝勒爷说得对，元帅应该去一趟御寨。郎主的诏书中没有提及归还陕西五路。”

阿鲁补气愤道：“去什么御寨？归还陕西是左副元帅无视朝廷所为，四太子理应制止。”

韩常呼地站起身大声道：“自家愿随四太子前去祁州见左副元帅。”

王伯龙道：“自家一同前往。”

宗弼端坐堂中，始终不为将领们的激愤所动。将领们不明白了，以悍勇和果敢闻名的四太子如今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远在燕京的宗弼哪里知道，朝中局势随着完颜希尹的突然复职变得更加紧张。首先是宗磐满腔怒火，召回希尹他居然一点儿也不知情。不是说共同主持三省事吗？况且，谷神本是黏没喝一党，如今召谷神回朝官复原职，显然是冲着他来的。其次是宗隽大为不满，由尚书左丞相迁升太保，可太保并无实权，夺去实权的升迁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宗隽怎

么能够忍受这种屈辱？如果说过去两派在朝政上还有一些配合的话，随着希尹的入朝，一切配合都没有了。

一天，宗干将宇文虚中和完颜希尹召进府邸商议对策。

“自家年事渐高，又罹病在身，皇上未经大事，长此以往如何是好？”宗干说完，将目光投向宇文虚中，“国师熟读经史，满腹韬略，有何见教？”

宇文虚中很为难。两派在朝堂上的争吵，他更偏向于宗磐一派。但是，宗磐不喜汉人官员，汉人官员也不喜宗磐。宇文虚中深得宗干的器重，他必须跟宗干站在一起。另外，宗干身旁有皇帝完颜亶，这个有着几分汉家天子模样的小郎主同样也寄托着他的期望。

“下官记得，《黄帝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宇文虚中缓缓道，“‘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希尹重重地说道：“国师说得是，事已至此，非断不可。迟断不如早断。”

“处置太师，牵扯到讹鲁观。”是的，斡本与讹鲁观毕竟同为太祖之子，血脉相连，宗干不忍。

突然，希尹面向宇文虚中，问道：“国师博古知今，周成王如何？”

宇文虚中一时愣住，不知完颜希尹为何突然问起两千多年前周朝君主，便下意识地回道：“周成王是贤君。”

“成王既为贤君，可为何要诛杀姬鲜？”希尹又问。

宇文虚中顿悟过来，希尹是在用周成王杀姬鲜的先例开导宗干。周武王死后，成王继位。成王年幼，周公辅政。周武王同母之弟姬鲜、姬度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周公奉成王之命讨伐。最后，姬度流放，姬鲜伏法。

宗干当然知道希尹的用意，微微叹了口气道：“讹鲁观追随蒲鲁虎太深，已不能自拔，若遭制裁，也是自食其果。”

“那太傅还担心什么？”希尹问。

宗干望着希尹和宇文虚中，缓缓道："自家担心的是，蒲鲁虎势力太大。斛沙虎是殿前都点检兼侍卫将军都指挥使；忽鲁补是会宁府尹兼都总管，掌管武卫军。他们既与蒲鲁虎是亲兄弟，又是蒲鲁虎的死党。稍有差池，便会不可收拾。"

希尹与宇文虚中一时没有吭声，太宗一系朝中势力的确强盛，尤其御寨禁军，全部为太宗一系掌控。

希尹道："从外面调兵如何？"

"调兵要通过元帅府，挞懒为左副元帅，要挞懒调兵到御寨，岂不是引狼入室？"

"可以不通过挞懒，派人直接找到右副元帅，请右副元帅发兵。"

"派谁去燕京？且不说满朝尽是蒲鲁虎的耳目，燕京至会宁数千里之遥，能保证数万大军北上数千里而不被人觉察？"

宇文虚中缓缓道："下官倒是有个主意。"

"国师请讲。"宗干眼神略微一亮。

宇文虚中清了一下嗓子道："下官举荐一人，可去燕京而不被人觉察。"

希尹问："何人？"

"张通古。"

张通古本为汴京行台右丞，出使归来一直没有到任。目今行台尚书省已迁至燕京，朝廷可命他赴燕京任职。

宗干颔首道："这个主意不错。"

宇文虚中又道："至于右副元帅率军回御寨，可选择时机。若时机得当，仍然可以做到神鬼不觉。"

宗干又问："先生以为什么时候最好？"

“七月。七月左副元帅必往凉陉驻夏，右副元帅可选一支精骑，日夜兼程，十日之内即可抵达会宁城外。”

宗干大喜道：“如此甚好！”

对于大金国来说，天眷二年七月初一是一个血淋淋的日子。前一天，右副元帅完颜宗弼亲率两万精骑悄悄抵达鸭子河边。鸭子河属宜春县，距离会宁府不过百来里路程。次日一早，宗弼引大军出现在会宁城外，就在文武百官穿戴着新朝服来到皇极殿时，驻扎在会宁城外的武卫军及东门内的殿前都点检司已经被宗弼控制。

七月的会宁并不太热，尤其黎明时分，从按出虎水吹来的风始终带着一股侵人肌骨的凉意。时交卯时，完颜亶在仪卫的簇拥下进入皇极殿登上御座。完颜亶直到昨天晚上才得知今天朝会的内容，很长时间，他看着伯父没有说话。

“不能不杀吗？”完颜亶终于开口了，用喑哑的声音问伯父。

“不能！”宗干回答得很决绝。

在摇曳的烛光下，一名近侍开始宣读诏书。仅开头一句，整个朝殿便如凝固一般：“据查，宋王、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磐；陈王、太保、共领三省事完颜宗隽；鲁王、左副元帅完颜昌；滕王、殿前都点检兼侍卫将军都指挥使完颜宗英；虞王、会宁府尹兼都总管完颜宗伟；殿前左副都点检兼侍卫将军副都指挥使浑睹；会宁府少尹兼副都总管胡实刺等，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背反，危害大金……”

“血口喷人！”宗磐忽然大叫一声，仿佛平地一声虎啸，“斡本，满朝文武谁人不知你仗着自家是郎主的伯父，要挟皇上，篡改旨意，横行朝堂，你才是大金国的阴谋小人！……”

希尹大喝一声：“拿下！”

埋伏在殿后的兵士应声而出。宗磐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腰间，没有了佩刀，年初起大臣们便不再带刀上朝。宗磐转身向一名兵士奔去，希尹见状一个猛虎下山扭住了宗磐的胳膊，只听得一声惨叫，宗磐瘫软在地。宗隽年轻，且武艺精熟，早已夺刀在手，一连砍翻几名兵士，终因寡不敌众，被搠死在殿堂之中。而宗磐则被希尹拖到殿门口，用刀斩为

数段，整个过程完颜亶死死闭着眼睛。

当天，完颜宗英、完颜宗伟、浑睹、胡实刺等五十多名中高级官员被杀。家产抄没，府中妻小或被族人霸占或送入洗衣院。

六天后，也就是七月初六，仍然在皇极殿，地上的血迹虽已冲洗干净，可空气中仍残存着几许血腥。近侍宣读诏书："太傅完颜宗干，右副元帅完颜宗弼，精忠谋国，剪除巨奸，立有大功。晋升太傅完颜宗干为太师、领三省事；晋升右副元帅完颜宗弼为都元帅。"

诏书由宇文虚中所拟。昨天晚上在稽古殿，宇文虚中拟诏时宗干和宗弼就在旁边。完颜亶一直没有说话，六天前的那场杀戮给他的刺激实在太大了。要知道，被杀的人中有四位是他的叔父。这几天只要一闭上眼睛，四位叔父就轮流出现在他面前。

拟完诏，宗弼转身欲走，他说他要赶回燕京，去杀完颜昌。

"四叔留步，"完颜亶突然断喝一声，"挞懒不能杀！"

宗弼回过身，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瞪大眼睛问："不能杀？为什么不能杀？"

完颜亶面无表情道："挞懒跟随先帝征战二十余年，屡建勋劳，虽然与蒲鲁虎等人勾结，并无实据，着从宽处理。"

宗弼一听急了，顿足道："挞懒私自割让陕西之地与江南，罪不容诛！"

"陕西之地可命挞懒收回。"完颜亶依然不为所动。

宗弼继续争辩："挞懒交结蒲鲁虎即是死罪。"

宗干一旁劝道："四弟别争了。皇上既然心存悯惜，就宽恕一次吧。褫夺挞懒的左副元帅之职，调任燕京行台左丞相。"

没等宗干说完，完颜亶起身离开了御座。

数日后，宗弼率军返回燕京。此时，朝廷的诏书已经抵达，人们见御寨一下子诛杀了这么多王公贵族，不禁为之咋舌。

宗弼如今已是都元帅了，昔日的右副元帅府被改为了都元帅府。对于宗弼的晋升，众将领自然兴高采烈。尤其是一班老将，如赤盏晖、斜卯阿里、韩常、王伯龙等人，无不欢欣鼓舞。

宗弼惦记着完颜昌。按时间估算，朝廷的诏书应该送到了凉陉，便问张通古道："挞懒收到诏书后会作何打算？"

张通古被宗弼辟为了元帅府行军参议，回道："按下官推断，挞懒绝不会来燕京行台履职。"

"这是为何？"

"行台右丞相杜充当年归顺我朝时即在挞懒的帐下，挞懒瞧不起杜充，杜充跪了老半天不让他起来。挞懒还讥讽说，丞相投敌，焉有脊骨？都元帅请想，挞懒自来清高，怎么会与这种人为伍？"

宗弼点头道："有道理。"

"挞懒不来燕京，"张通古继续说，"最大可能即是返回祁州。"

宗弼问："投奔康王？"

张通古："正是。"

这一点宗弼已经想到了。现在他要弄清的是，还有哪些完颜昌想到了，而他没有想到。

"除了投奔康王，可有其他出路？"宗弼又问。

张通古思忖着说道："至于其他出路……倒有一处，不知挞懒想到没有？"

"回御寨？"

"对。蒲鲁虎作乱挞懒毕竟不在朝廷，与蒲鲁虎一党勾连没有铁证。挞懒极有可能回御寨为自家洗脱罪名。"

宗弼站起身走几步，立定道："来人！"

仆散浑坦闻声进来。

“速召大挞不野。”

很快，右都监大挞不野来到都元帅府。宗弼吩咐道：“速带五千精骑，出居庸关直奔桓州，截住挞懒回御寨的道路。记住，一定要将挞懒带到燕京。”

大挞不野匆匆而去。

此时，在凉陉驻夏的完颜昌正处于惊愕之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蒲鲁虎、讹鲁观、斛沙虎、忽鲁补四位王爷同时被杀！他当然不相信以上四王会秘密勾结背反大金，但金廷的血雨腥风使他不寒而栗。与诛杀宗磐等人的诏书同时送达的还有对他的处分，褫夺左副元帅之职，降为燕京行台左丞相。

等宣诏之人走了之后，大儿子完颜斡带愤愤道：“蒲鲁虎背反与自家们有何关系，凭什么要褫夺爹爹的兵权？”

小儿子完颜乌达补也道：“这定然是兀术那厮陷害爹爹！”

斡带道：“兀术在燕京广结文士，联络旧部，孩儿早就对爹爹说过，可爹爹心存善意，一点儿都不防备。”

乌达补也附和道：“如今兀术做了都元帅，更不会把爹爹放在眼里。”

完颜昌长叹一声道：“胜者为王败者寇，自古皆然！”

斡带问道：“爹爹有何打算，应早做准备。”

“你等暂且退下，我要好好想一想。”

斡带和乌达补互看一眼，慢慢退到房外。

这座避暑凉殿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所筑，后靠炭山，前临闪电河。在近百年时间里，有七位大辽皇帝在这儿驻夏和冬猎。眼下正是金莲花盛开的季节，站在凉殿望去，满目一片金黄。

完颜昌此时无心欣赏眼前的胜景，他的心很乱，何去何从一时难以决断。完颜昌不知道，他的优柔寡断，正在一点点地断送他可以逃生的时间。

晚上，完颜昌将眼前的形势告诉了赵金奴，赵金奴大吃一惊。经历了靖康之难的赵金奴显然比完颜昌果决："夫君不当犹豫，应该马上启程。"

"燕京自家不去！"完颜昌摇头道，"杜充小人，自家岂能与他同为班列！"

赵金奴惊呼道："夫君怎么能去燕京？兀术统兵，最忌的就是夫君。夫君若去燕京，岂不是自投罗网？"

完颜昌恨声道："他敢杀我？"

赵金奴道："夫君是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没有敢与不敢。"

"眼下夫君只有一条道。"

"投奔……康王。"完颜昌愣愣地看着赵金奴。

赵金奴哭笑不得："夫君明白一世糊涂一时，这种时刻还投奔哪门子康王？"

完颜昌怔怔地看着赵金奴。这大半天时间里，他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投奔江南，谁知赵金奴竟是当头一棒。

赵金奴问："夫君难道不知白安时、刘永寿么？"

完颜昌当然知道白安时与刘永寿，如今刘永寿仍关押在祁州大牢里。

"夫君身为元帅，一旦奔往宋廷，金国岂不索要？我家九弟能遣返刘永寿，就不会遣返夫君？"

完颜昌的脸渐渐白了。

“奴家以为，夫君求生只有一条路，那便是回到朝廷向皇上禀明情由。夫君请想，既然诏书中提到夫君与蒲鲁虎为一党，却又网开一面，不予治罪，其中必有缘由。”

“娘子慧眼，挞懒不及。”完颜昌恍然大悟。

“夫君莫要迟延，应速速收拾行装启程。”

然而今年驻夏所带人员众多，除了亲兵还有若干族人和家眷。有些需要遣散，有的需要劝回，一直忙碌到次日上午完颜昌才带领卫队和家人从凉陉动身。

延误是致命的，大挞不野已经提前两个时辰来到桓州城外（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敦达浩特镇以北），占据了去会宁的大道。

“鲁王，”大挞不野欠身行了个礼道，“自家奉都元帅之命，迎候鲁王去燕京。”

完颜昌知道一切已经晚了，但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对大挞不野道：“大挞不野，你我相识二十余年，你既是我的部曲，也是我的友人。今日我北上御寨，望你看在相识二十余年的分上放我过去，挞懒感激不尽。”

完颜昌与大挞不野关系不错。当年高永昌自立为王，为金兵所破，完颜昌奉命追歼。因大挞不野熟悉辽阳一带的地理，责成其率领五百人归完颜昌指挥。后来高永昌被擒，完颜昌毫不掩功，金廷授大挞不野为猛安兼同知辽阳留守。

大挞不野确实为难，他清楚四太子拿完颜昌去燕京，绝不会使其生还，可他身为部属，又不能抗命：“鲁王啊，你就不要为难下官了。到了燕京，下官可以为鲁王开陈。”

突然，斡带拍马舞刀而出：“大挞不野，父帅求你，自家不求你。看刀！”

大挞不野身边立即有二将飞驰迎战。

“斡带！”完颜昌大喝一声，“回来！”

斡带勒住马头，完颜昌仰天长叹道："事已至此，自家不为难你。不过，有一事你得高抬贵手。"

大挞不野道："请鲁王吩咐。"

完颜昌道："兀术取我性命，可女眷无辜，请允准她们前往御寨。"

大挞不野沉吟了一会儿，点点头道："就依鲁王所言，女眷放行。"

大挞不野命军士闪开道路，完颜昌与赵金奴作别。马车远去，消失在大道尽头，完颜昌跳下战马道："大挞不野，绑了吧。"

"鲁王说哪儿的话？"大挞不野回头道，"车驾伺候。"

大挞不野并没有将完颜昌送回燕京，而是按照宗弼的命令，将完颜昌和他的两个儿子押往祁州，下入大牢。

到了八月，宗弼来到祁州左副元帅府，府内已经物是人非，宗弼正准备进兵河南，命人将燕京的都元帅府迁往这里。

"挞懒，"宗弼端坐堂上，"你知罪么？"

完颜昌一笑："你一介匹夫，知道何为罪，何为非罪？"

"你有三罪，罪不容赦。"

"你说。"

"一、勾结蒲鲁虎，阴谋反叛；二、违反国家法度，私赐陕西之地；三、暗通康王，企图投奔江南。"

完颜昌呵呵大笑："兀术，你连坐罪都不会。勾结蒲鲁虎，有何证据？朝廷命我为燕京行台左丞相，证明我与蒲鲁虎毫无勾连。归还陕西，我已上报朝廷。至于投奔江南，我是在桓州城下遭你扣押……"

"桓州？"宗弼也哈哈笑，"自家申报朝廷的是，你取道易州，逃到庆源府，被自家擒拿。"

"兀术小儿，无耻之尤！"完颜昌闻听大怒。

宗弼哼了一声道："你献媚江南，留你不得！"

"兀术你记住，我挞懒的今日，就是你的明日！"完颜昌朗声说完，不等宗弼开口，扬长走出帅府大门。

就在宗弼处置完颜昌的时候，远在大金国皇宫里，完颜亶正在为刚刚封为贵妃的裴满氏举办十八岁生日宴会。

"罢乐！"完颜亶突然大声对萧肆说道。

萧肆一时怔住。贵妃诞辰，丝弦赞唱，这是惯例。

"罢乐，罢乐！"完颜亶怒斥道。

裴满氏的父亲裴满达因女而贵，已拜为太尉，封徐国公，便赶紧过来询问何事。

"四王刚故，朕闻丝乐有如万箭穿心。"完颜亶对裴满达喃喃诉说。

裴满达洞悉皇上的心情，无奈地冲萧肆摆了摆手。没有了丝乐，没有了赞唱，使得裴满贵妃的诞辰宴会充满了悼伤气息。

发生在大金国内部的这场屠杀宋廷并非全不知情。早在六月间，已经出任京畿路安抚使兼东京留守的王伦接到圣上令旨，要他以迎奉使的身份前往金廷，交涉归还太上梓宫及赵构生母一事。然而，就在王伦将要启程前夕，一个名叫鲍逸的金人小吏从卫州来到开封。鲍逸原在大同元帅府任译史，王伦拘押在大同时，两人关系很厚。大同元帅府撤销后鲍逸调到卫州，做了一名司吏，听说王伦已升任东京留守，遂来叙旧。几杯酒下肚，鲍逸兴高采烈地告诉王伦，说金廷太师与太傅势不两立。太师主张归还陕西，太傅则坚决反对；军中左副元帅完颜昌与右副元帅完颜宗弼也分为两派，互不相容。而且右副元帅已密奏朝廷，要对左副元帅下手。

这个消息实在太重大了！如果属实，宋金和议将存在巨大变数。

送走鲍逸，王伦紧急赶往杭州。

数日后的一天半夜，赵构在寝阁接见了风尘仆仆的王伦。当王伦将鲍逸所说的情况禀报给赵构后，他惊得半晌无语。

尽管时值深夜，赵构仍传命宰执进宫。当秦桧、孙近、李光三名宰执听说金国将有内乱发生，一时面色惨白。好一阵秦桧才缓和过来，道："一个小小卫州司吏，怎么会知道朝廷的最高机密？"

王伦解释道："秦相公有所不知，这鲍逸原是西京元帅府旧人，粘罕对他有提举之恩。据鲍逸所说，粘罕并非病故，而是被蒲鲁虎所杀。粘罕的旧部很多，他们无不深恨蒲鲁虎，经常互通信息。再说，金廷内部不合，已不是机密。"

秦桧的神经再次陷入紧张。如果卫州司吏传来的消息属实，大金国将再次发生变乱。以秦桧对大金国的了解，一旦没有了完颜昌，宋金很可能重启战端，因为四太子兀术好战。

孙近见秦桧不语，遂道："微臣以为，虏人若是因议和而起争执算不得稀奇，我朝围绕罢兵议和不也非议纷纷么？"

赵构皱起眉头道："虏人尚未开化，怎能与我朝相比？孙卿出使过大同，难道不知虏人的习性？"

见官家带有责备之意，秦桧的心思更重。

王伦摇摇头道："陛下说得是，我朝教化仁德，风俗良善，加之圣上宽宏，即便有所非议，也无碍政局。虏人就不同了，一语不合，即拔刀相向。若挞懒、蒲鲁虎被斡本所杀，和议必定夭折！"

赵构面向秦桧问道："秦卿在金国多年，熟识虏人习性，卫州司吏所言，有几分真实？"

秦桧略一思索，趋前半步道："陛下，卫州司吏所言毕竟是一面之词。当今之计是派人深入金国，探明真伪。"

"秦卿所言极是，可派谁前往金国呢？"赵构颔首。

秦桧立即道："王签书最知金国事体，探明情伪非王签书莫属。"签书是签书枢密院事的简称。

孙近紧接着趋前一步道："秦相公举荐得对，欲知虏情，非王签书不可。"

赵构望着王伦，暂时没有表态。

李光见秦桧、孙近力促王伦出使金国，脑门一炸，高叫一声道："陛下，臣以为既然虏情不明，应暂停派遣使臣。"

未等赵构作答，秦桧突然道："李相公这是何意？正因为虏情不明，才应该派出使臣。若不派出使臣，如何知晓虏情？不知晓虏情便如盲人摸象，让皇上如何圣断？"

"秦相公你……你……"李光气得胡子乱颤。

"好啦！两国议和，本应互通音讯。"赵构站起身一挥手，口吻充满伤感，"只是王卿两次北上，履冰卧雪，餐风饮露。如今华发灿然，朕实在……实在于心难忍……"

王伦一听，顿时老泪纵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哽咽道："臣出身寒微，幸蒙陛下擢拔，官至签书。目今虏情不明，圣上忧心，臣深感惶恐。陛下且放宽心，臣领命前往金国，即便是龙潭虎穴、刀山火海，臣义无反顾，不辱使命！"

赵构看着王伦，良久口中才呢喃道："难得王卿……一片忠荩……"

次日，王伦别家北上。王伦的母亲已七十有五，病卧在榻。王伦不敢与母亲作别，对妻子何氏道："我奉诏北上会宁，无法行孝老母，一切拜托给娘子。"

何氏大惊道："夫君已年近六旬，还要出使？"

王伦神情沉静道："国家有急，我怎能袖手？"

何氏不语，她知道夫君自从在宣德门下领受诏书的那一刻起，就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朝廷。

王伦粗略讲述了朝廷面临的困境，而后道："此行干系重大，关涉朝廷安危。若和议不成，我朝就应速速整军备战，否则措手不及。"

闻言，何氏慨然道："既如此，夫君只管前去，奴家大不了再等夫君十年。"

“只是老母多病，为夫此去……心中难安。”王伦喉咙发梗。

“夫君之孝，由奴家代行。”

王伦听罢，不再多言，举手过头，长揖到地。

七月九日，也就是金廷喋血的九天后，王伦一行被拘在了中山府。直到七月末，王伦才得知完颜宗磐、完颜宗隽以及完颜昌被杀的消息。

“这可如何是好？”副使蓝公佐忧心忡忡。

“最要紧的是要把虏人的情形告知圣上。”王伦冷静道。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事了，因为他们已受到监禁。既不准接触外人，也不准进出馆驿。

在中山府拘押了三个多月后，他们被一小队金兵押送继续北上。十一月，终于抵达会宁。几天后，王伦被带至皇极殿。

“臣王伦叩见上国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王伦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清脆响亮，但完颜亶却没有上次觐见时的那种热情，面色麻木。

“臣王伦尊我主之命，迎奉梓宫及太后，望上国皇帝恩准。”王伦说着，呈上礼单。

完颜亶瞥了一眼，没有说话。

希尹走出班列，对王伦道：“江南使臣且先退下，放还昏德公梓宫等事体待我家郎主与大臣们商议过后再作答复。”

几天后，宣勘官耶律绍文来到馆驿。上次使金时王伦与耶律绍文有过一面之识，于是很亲热的打招呼，谁知耶律绍文冷若冰霜。

“下国使臣可知挞懒之罪？”耶律绍文问道。

“不知。”王伦摇头。

“挞懒阴结康王，叛国谋反。”

王伦浅浅一笑道：“耶律翰林可有实证？”

耶律绍文打了个愣怔，道："既是康王上书，为何不具年号？所呈银绢不称贡礼而称礼品？"

按照藩属国致书宗主国的体例，赵构的书札应该具名大金的年号，礼物也应该称为贡礼。而这一次，赵构没有。

闻言，王伦不慌不忙道："耶律翰林，两国和议虽已达成，可上国至今没有归还太上梓宫与宣和皇后。"

耶律绍文顿了一下，道："我家郎主与朝中大臣们商议过了，你们派一人返回江南，告知康王，先缴纳今年的岁贡，然后放还梓宫。"

待耶律绍文走后，王伦对蓝公佐道："虏廷只放归一人，合门先回。"蓝公佐的官职是合门知事。

蓝公佐连连摇头道："不，不不，要回也是签书先回。"

王伦断然道："合门先回，禀报圣上，虏人毁约在即，望速做准备。至于原定的绢银，半贯都不得资与虏人。"

蓝公佐大惊道："不与绢银，签书如何还得了天朝？"

"五十万绢银那可是大宋臣民的血汗，岂能资与虏人？！"说罢，王伦遥望南方，口中呢喃，"娘子，这一次夫君怕是回不去了……"言讫，两道泪水，缓缓流过脸颊。

蓝公佐历经千辛万苦，于绍兴十年正月间返回了杭州。蓝公佐带回的消息，在眼下无疑最为准确。当然，身在杭州的黎民百姓也已经嗅到了战争的气息。因为自去年八月起，金人就在黄河北岸广植哨卡，严防边备。紧接着大金国都元帅府发布公告，杜绝南北往来，私自渡河者一律处死。

赵构召来秦桧和孙近，另一名宰执大臣李光于去年岁末称病辞职了。赵构曾经挽留，谁知李光去意已决。

蓝公佐禀报完毕，跪在赵构面前，哽咽道："陛下，王签书虽然再三叮嘱下官恳请圣上千万莫要资敌。可虏人收不到绢银，不仅梓宫难回，王签书也有性命之忧！"

“两位有何计议？”赵构面色冷峻，内心却是翻江倒海。望着秦桧、孙近，竭力不带任何情绪。

秦桧在赵构面前越来越小心谨慎，因为官家越来越深不可测。此时官家面色铁青，却语气平稳，莫非要与虏人决裂不成？转念一想，官家对议和如此坚定，怎么会轻言决裂？万一和议不成，太上梓宫与宣和皇后将难以回返，这对于以孝行楷模天下的官家如何向朝野交代？秦桧断定，官家绝不会毁约，于是清了清嗓子道：“陛下，臣以为五十万绢银当给。虏廷发生了变故，可和议仍在。只要我朝如期履约，虏廷不至于翻脸。”

孙近也立即附和：“那完颜宗弼刚刚掌军，我朝应与之结交，宣以恩德。古人云，待人以德，人必德我。”

赵构前倾身子问：“二位都主张输送绢银？”

“请圣上裁夺。”秦桧和孙近一齐点头。

赵构一拍御案，霍地站起道：“如今输送绢银那不是资敌吗？原有承诺一律取消，半分绢银不得输与虏人！”

闻言，秦桧、孙近吓一大跳，大张着嘴巴。

赵构双目炯炯道：“朕七岁习武，不到弱冠之年便拽得硬弓，使得长枪。若是临阵，万军之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朕亦愿和，朕也敢战！”

军人对战争的气息最为敏感。在扑朔迷离的绍兴九年，诸大将出于本能，都预感到了事态的严峻。

七月中旬，即四川宣抚使吴玠病逝一个月后，以签书枢密院事身份宣谕陕西的楼炤来到长安，宣布了郭浩、杨政、吴璘新的任命。这一命令遭到了四川宣抚制司和吴璘、郭浩、杨政的集体反对。他们认为，如果分兵移屯陕西，蜀口兵力空虚，一旦陕西生变，宋军将进退失据。为当前计，应依山而屯，控守要害。不仅如此，郭浩还建议将金州、虢州、商州从陕西战区划出来单列。因为陕西五路均在秦川之北，而金、虢、商三州则在秦川之南，守川蜀，必守金、虢、商三州。尤其虢州，跨河带山，北临陕郊，属要害之地；而商州有武关、秦关之险，属川蜀

咽喉。楼炤上报朝廷，令杨政、吴璘仍旧屯驻兴元和临洮，守卫蜀口。将金州、商州改隶四川宣抚使司，虢州改隶京西南路。

京湖宣抚使司由于河南新复，由前沿变成了后方，但身为宣抚使的岳飞一刻也没有松懈。八月间，经岳飞多次申奏，新的参谋官来到了鄂州。

新任参谋官姓朱名芾。当年岳飞率军追剿曹成，与时任广西南路转运判官的朱芾有过交往。后来收购茶叶，又得到了朱芾的大力襄助。两人书札往来，情谊日深。朱芾是一个年过五旬的老头，矮小、清瘦、不苟言笑，但为人正直，不惧权势，颇有政声。

离开杭州之前，赵构特地召见了朱芾。这次是单独召见，由于没有外人在场，赵构显得格外和蔼。他先是询问了出使交趾国的情形，随后话锋一转道："朱卿授命，每每都是非常之时。出知秀州、建昌、江州均不辱使命，功绩卓然。今日召卿，是要委卿担任行营后护军参谋官一职。"

朱芾已经从朝廷的公文中知道了自己的任命，回道："臣定当竭力全力，使后护军成为一支精锐之师。"

对于参谋官一职，朱芾多少有一些了解。名为参谋官，实际上是朝廷的耳目，所以朱芾回答得很谨慎。

显然，赵构并不满意朱芾的答复，不得不予以点明："岳飞乃世之良将，人所共知，然而终究远离朝廷。本朝祖制便是以文驭武，目今国难当头，祖制荒废。卿此去鄂州，可为朕细细体察。"

朱芾心中诧异，但他仍然坚定地回道："臣遵旨。"

十余天后，朱芾抵达鄂州。岳飞已从邸报和枢密院的省札中得知朱芾要来鄂州任职，高兴地对众将领道："朝廷命朱参谋来后护军，他日挥师北伐，定会鼎力赞画！"

接下来的几天，岳飞一边领着朱芾巡视诸军，一边介绍军情。当说到河南新复，仅派郭仲荀率五千中护军守卫时，岳飞愤然道："下官给枢府上了好几道札子，请求调后护军戍卫河南，均无答复。"

朱芾也觉得河南驻军太少，但他身负皇命，不便开口。

“京畿重地，皇陵所在，既然恢复，就应该派重兵把守。倘若虏人叛盟，三京顷刻之间就会陷落。倘若先皇地下有知，当痛骂自家们为不肖子孙！下官奏请圣上，请求见驾，圣上直是不允。”说到这里，岳飞长叹一声。

这话显然过重了，有指斥乘舆之嫌。朱芾本想劝导两句，转念一想岳飞说的并非全无道理，他决定帮岳飞改善与皇上的关系。

一天，与岳飞夜谈，朱芾道：“昔日圣上有旨，军兴时节，荆湖北路与京西南路自知州、通判以下，可由相公自辟。如今两国议和，相公不如奏请圣上，请朝廷收回州县官自辟之权。”

岳飞眼睛一亮，道：“朱参谋言之有理。当年朱梦说任参谋官时，也曾如此建议。州县官吏，涉及万民，理应由朝廷甄别选拔。下官也一直在想，宣抚使自辟之权过大，请朱参谋即刻为下官草奏。”

朱芾原以为岳飞会眷念手中的权力，谁知竟如此通达。朱芾就闹不明白，岳飞心胸如此，怎么会被圣上猜忌？他决定找个机会同岳飞认真谈谈。

但局势很快严峻起来。先是金兵沿黄河北岸置寨设卡，紧接着河南传回消息说，黄河北岸金兵调动频繁，一队队骑兵飞驰，黄尘遮天蔽日。宣抚司接连发布命令，京西南路各个州县加强戒备，行营后护军随之取消休沐，每天上午操练，下午歇息，不经批准不得离开军营，而一些主要将领则经常被召到宣抚司商议应对之策。

十月末的一天，牛皋从信阳军赶回鄂州，带来一个叫张汇的药材商人。张汇家住鲁山，与牛皋有一面之识，听说牛皋镇守信阳，特地从祁州赶来，禀报一个天大的机密——金兵将要背盟南侵。

岳飞对张汇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视，当天即派兵护送张汇前往杭州。

送走张汇，张宪道：“目今已是十月，黄河封冻在即，一旦黄河封冻，虏人随时即可南下。河南无兵，虏骑三五日就会抵达邓州，威胁襄阳，我们应该早作准备。”

牛皋应和道："张太尉说得是，依目前的局势，自家们应该移军德安，以备急需。"

行营后护军目前只有胜捷军和左军驻扎在均州至信阳一带。胜捷军六千余人，左军九千余人，两军加起来只有一万五千人。仅靠一万五千人防守数百里城池和关隘，肯定不够。

董先请战道："踏白军行动迅速，可率先移屯。"踏白军有七千人，全是骑兵，董先为踏白军统制。

闻言，王贵缓缓道："既是以备缓急，就应该选调精锐。除踏白军外，前军也可移屯德安。"王贵为提举一行事务兼任前军统制。前军有一万人，且是久经战阵的老兵。

张宪赞成道："既如此，中军也可移驻德安。"中军也有一万人，同样多为老兵。由于德安囤积着大量粮草，近几年一直由中军副统制王万率领三千兵马驻守。

众将们议论了半天，岳飞始终一言不发。朱芾不停地将目光投向岳飞，他也觉得金兵很可能利用黄河封冻发动突然袭击，后护军必须做好应对。

"我以为，今冬不会有战事。"终于，岳飞开口了，"虏人开战的时间应在明年三四月间。"

众将面露不解之色，岳飞解释道："虏人擅长野战，靠的是三大利器，一为战马，二为弓箭，三为重铠。冬季野战，须着冬装。冬装外再挂重铠，行动会非常不便。何况冬装也会增加战马的负重。兀术征战多年，绝不会选择一个于己不利的季节开战。"

话刚完，呼延龙匆匆进来，对岳飞低语数句，他脸色顿时一变，铁着脸问道："人在哪儿？"

"已由杨太尉带到了门外。"呼延龙道。

"叫他们进来。"

俄尔，水军统制杨钦带着几名亲将押进一个人来。这人生得高大健硕，比押解他的兵士高出大半个脑袋。而且面皮白皙，方额宽脸，目光

炯炯。杨钦禀道："第六将水战教头李宝纠集四十三名水兵阴谋叛逃，被巡营军士查获，现交由宣抚司处置。"

岳飞认识李宝，当年东京留守宗泽招纳两河义军，李宝即是两河义军中的一名头领。今年三月间，李宝辗转来到鄂州，岳飞见李宝谙熟水战，便命他在鄂州水军中担任教头。按律，叛逃为死罪，不仅要砍头，还要枭首示众，晓谕全军。

"好你个李宝，居然纠集了四十三人叛逃！"岳飞厉声道，"你可知罪？"

李宝挺胸昂首，双颊涨红。

岳飞又问："剩余人现在何处？"

杨钦答道："已全部拘押。"

李宝突然大声道："岳相公，不关那四十三人的事，要杀就杀我一人，我是主谋。"

岳飞问："你为何要背叛朝廷？"

李宝声音大得依然震耳："回禀岳相公，我'泼李三'要走是真，但绝不是背叛朝廷。""泼李三"是李宝在江湖上的绰号。

"既然不是背叛朝廷，可为何要走？"岳飞又问。

李宝的声音突然低落下去，嘟囔道："自家们……想回曹州。"

岳飞不吭声了。曹州又名兴仁府（山东菏泽市），是李宝的故乡。北宋时属京东西路，刘豫时期属归德府，建炎二年，杜充于滑州西李固渡决黄河水阻挡金兵，致使黄河改道向东，将曹州隔在了黄河以北，金人归还河南之地，曹州不在其中。

"那四十三人的老家也在兴仁府？"岳飞问李宝。

"正是。"李宝点头。

岳飞示意呼延龙松绑。

“还不快给岳相公谢恩。”呼延龙上前为李宝解开绳索。

李宝仍然直挺挺地站着，道：“岳相公还是将‘泼李三’杀了吧。”

张宪一旁解围道：“你这个‘泼李三’好不识趣！既然岳相公饶恕你了，你为何还不谢罪？”

李宝梗着脖子道：“今日岳相公不杀‘泼李三’，‘泼李三’明日仍然要走，终究还是要杀。迟杀莫如早杀，早杀早省心。”

张宪站起来还要教训，岳飞压压手问道：“你回曹州是想再拉起一支义军是不是？”

李宝激愤道：“正是如此。朝廷一味议和，如今虏人叛盟在即，我‘泼李三’安坐不住。”

“好！”岳飞一拍桌案道，“我不仅不治你的罪，还授予你‘统领忠义军马’的头衔，那四十三人跟你一起返回曹州，半年之内拉起三千人马。”

李宝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愣愣地看着岳飞。

岳飞继续道：“待到虏人大举南犯之时，你便在虏人的腹地进行截杀。”

“遵命！”李宝像孩子一样高兴得笑了，大声回答。

待李宝走后，岳飞又道：“今年虽不兴师，但得布兵。虏人南侵，有三条道。一是川口，二是襄汉，三是淮西，我料想虏人必定先犯淮西。淮西地势平坦，利于马军奔驰。到那时，我便出其不意，兵分三路，一路为正兵，由蔡州、临颍，进击开封；一路为偏师，出襄阳、邓州、虢州，进击洛阳。”

“还有一路呢？”张宪问。

岳飞笑而不言，朱芾在一旁笑道：“还有一路即是‘泼李三’，此为奇兵。”

“除了李宝，还有梁兴、赵云，他们也该回河东去了。”岳飞对呼延

龙道，“传命梁兴、赵云，速来宣抚司。”

第十四章　宗弼毁约

四月的祁州已经春意盎然，二十八日是药王庙的春季庙会，尽管城里城外到处都是兵营，但药王庙里依旧人山人海。

宗弼的都元帅府设在城南，距离药王庙不远。站在都元帅府门前望去，药王庙里的牌楼、马殿、钟鼓楼、牌坊以及药王墓亭均清晰可见。尤其那座重檐庑殿式的牌楼，黄瓦覆盖，大红木柱，彩饰斗拱，显得格外醒目。不过，在这个凉爽的夏日，前来都元帅府议事的金军将领，没有一个人驻步欣赏这近在咫尺的胜景。

从三月开始，驻扎在全国各地的金兵开始向祁州集中。此次南下，宗弼动用了二十五万兵马，占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二。

为这次进兵，宗弼专程赶回御寨说动了宗干。

在乾元殿，宗干拖着病躯觐见完颜亶道：“河南、陕西被蒲鲁虎等人割让江南，现在命都元帅宗弼夺回。”

宗弼上前拱手道：“禀陛下，我大金国如今兵马齐备，粮草充足，士气旺盛，只等陛下进军诏令。”

宗弼擅杀完颜昌，完颜亶极为愤慨。若是他亲理政事，断不会放过宗弼。但有太傅在，完颜亶只得强咽怒火，淡淡地说道：“有劳四叔。”

宗干又道：“既然陛下决意兴兵，军国大事责授宗弼。至于朝中政务，托付谷神。”

……

天明时分，除右监军撒离喝外，所有将领和幕僚均已聚齐。辰时三刻，随着三声炮响，完颜宗弼在合扎亲兵的簇拥下进入都元帅府，上首一把鎏金大交椅，宗弼威风凛凛地坐下，宽敞的帅府悄然无声。

先由行军参议官张通古宣读复取河南、陕西二地，并向江南康王开

战的大金国皇帝诏书。接着，宗弼颁布命令：元帅左监军阿离补留守祁州，监运粮草；赤盏晖把守登、莱、密、沂四州，提防江南由海路偷袭；斜卯阿里于通州督造战船；元帅右监军撒离喝与元帅左都监完颜拔离速领兵五万出河中（山西永济县），直趋潼关，占领长安；骠骑大将军李成与武义将军徐文领兵四万出怀州（河南沁阳市），攻占洛阳与郑州；三路都统阿鲁补领兵三万出濮阳，攻击拱州（河南睢县）与归德；宗弼自率精兵十万，领元帅右都监大挞不野、龙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宗贤、骠骑上将军王伯龙、韩常、郦琼以及奉国上将军完颜亮等直指开封。

命令宣读完毕，宗弼的亲将仆散浑坦站在门外大呼一声："刘永寿带到！"

本已神情松弛的各路将领顿时又打起精神。出征在即，都元帅如何发落刘永寿是一个谜。随着一阵纷沓的脚步，刘永寿在一群金兵的押解下带进帅府。

宗弼喝问："刘永寿，你知罪么？"

刘永寿自知难逃一死，垂着头不发一言。

"你是刘齐国的亲眷，大金待你不薄，如何就降了康王？"宗弼站起身，在刘永寿面前缓缓走动。

刘永寿想起妻子温敦氏，听说他坑杀了乌鲁及金兵，降了宋廷，当即服毒而亡。时至今日，刘永寿仍哀痛不已。

"你杀了我吧。"刘永寿突然道。

"杀你？"宗弼摇摇头，"自家为什么杀你？"

刘永寿嚎叫道："快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胡说！"宗弼怒骂道，"好男儿立于天地之间，岂能轻言生死？"

刘永寿发蒙似的看着宗弼。宗弼在刘永寿面前立定脚步，道："只要你洗心革面，重做大金良臣，本帅不仅不杀你，还任你做个粮草押运官。"

刘永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宗弼高声道："刘永寿听令！"

刘永寿呼地直起腰身。

"押送十日粮草，随大军前往开封。"宗弼说完，大踏步来到元帅府外。

完颜亮走到宗弼身旁，问："四叔，这种反复之人为何还要任用？"

宗弼的战马是一匹大宛良驹，通体雪白，无一丝杂色。宗弼纵身跳上战马，勒住马头问："亮儿以为该如何处置？"

"小侄以为应枭首示众，警示三军。"

"杀人容易，杀之无用又有何益？"宗弼哈哈一笑，大宛良驹躁动不安，跃跃欲奔，"欲取河南、陕西两地，必须先结河南、陕西两地人心。"说完双腿一夹，战马箭一般飞驰而去。

由于河南宋军毫无准备，完颜宗弼一路势如破竹，短短数日就抵达开封城下。王伦奉命北上后，孟庾调任东京留守。突然城中大乱，孟庾从梦中惊醒，不知所措。去年朝廷命郭仲荀为东京副留守，率五千中护军守卫开封，不到半年，张俊便再三致书枢密院要求将人马归还建制。朝廷无奈，只得就地招兵。目前开封召有数千新兵，正在训练，统制官为王滋。当孟庾披着衣袍匆匆忙忙来到官厅时，只见王滋大步流星奔进来报告："孟相公，不好了，虏人来了！"

孟庾的脸唰地变得死白，颤抖着声音问："虏人……已至何处了？"

王滋回道："孟相公，南门外暂无虏人，末将愿保相公出城。"

孟庾摇摇头，带着哭腔道："王太尉不知虏骑的厉害，当年开封城失陷，刘延庆有秦兵数万，夺开远门而出，仅十数里即被全部追杀。"

王滋大惊道："那……那如何措置？"

"下官不能为国捐躯，但要保一城百姓。"孟庾苦苦一笑，说完便整好衣冠，单骑出城去见宗弼，叩首请降。

两天后，阿鲁补兵临归德，南京留守路允迪也降了金人。又两天后，李成攻克西京洛阳。随着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和南京归德相继陷落，河南大局已定，在龙德宫里，诸将纷纷向宗弼贺喜。

郦琼称赞道："此次随大军南征，末将总算见识了都元帅的英武！"

宗弼笑问："郦太尉有何感慨？"

郦琼道："大军向前，即便箭矢如雨，都元帅总是走在头里。都元帅如此敢战，将士岂不用命？"

宗弼呵呵一笑，问："与南兵相比如何？"

"末将当年在刘光世的帐下，临阵之际，主帅均在百里之外。朝廷中制，用公文指挥战事。公文往返少则数日，多则十数日。战场瞬息万变，公文多为废纸。倘若有一小胜，将帅虚夸，争相邀功。"

宗弼朗声道："我观江南，刘光世、张俊之流皆庸懦之辈。韩世忠虽勇，也不过莽夫。"

"都元帅所论极为精确。"

"江南人中，唯有岳飞与吴玠堪称将才。可惜吴玠已死，仅存岳飞一人。"

郦琼建议道："岳飞由一名兵士擢升为大将，其名不虚。都元帅此次南征，当远避岳飞的防区。"

宗弼笑道："郦太尉此言差矣！别人怕岳飞，自家不怕。待收复河南全境后，自家定要与岳飞一决高下。"

正说间，阿鲁补派人来报，说南下大军被阻在了顺昌城外。

顺昌又名颍州（安徽阜阳市颍州区），刘豫时属河南府路，归还宋廷后，朝廷派龙图阁直学士陈规出知颍州。宗弼取得开封后，即以大金皇帝的名义诏谕河南各个州县归降。一时间，河南境内大小州县纷纷易帜，唯独顺昌府将金使拒在了城外。宗弼闻讯，调派阿鲁补率两万兵马前去收复，谁知竟遭挫折。

宗弼扬起双眉问："谁愿意去荡平顺昌？"

龙虎大王突合速站起身道："自家愿领五千轻骑去支援阿鲁补。"

"顺昌乃弹丸之地，有龙虎大王去，一战可平。"宗弼颔首。

发源于嵩山的颍河迤逦东下，流经登封、禹州、许昌、临颍，然后来到顺昌，于正阳关前汇入淮河。顺昌，算得上是颍水的最后一站。

二月末，赵构鉴于日益严峻的河南形势，委任刘锜为东京副留守，率军北上开封。刘锜一军有一万八千人，加上一万多名家眷，共有三万余人。三月中旬，刘锜从镇江启程，分乘数百艘战船，由运河进入淮河，再沿淮河北上。就在刘锜引军即将抵达顺昌时，传来了金兵已进入陈州的消息。陈州位于颍河上游，距离顺昌不到两百里路程。

此时，北上开封已不可能，退回江南也相当困难。刘锜一军不到四千匹战马，其余全是步兵。金兵铁骑在平原上驰骋，两百里路程转瞬即到。在无险可依的空旷地带，单靠步兵很难抵御骑兵的轮番攻击，刘锜当机立断进入顺昌。

对于顺昌知府陈规，刘锜早已如雷贯耳。靖康二年，任职安陆县令的陈规率兵勤王。走到蔡州，开封即已陷落。返回时，遇上一伙兵贼正攻打德安，德安知府不知去向，全城军民一致推举陈规为德安知府。就从那时起，陈规与德安便渐渐为天下所知。无数乱军企图夺取德安，包括李横，最后都铩羽而归。

陈规自然也知道刘锜。这位昔日威震西夏的"刘都护"，早在陈规担任安陆县令时就已耳熟能详。

刘锜的人马与家眷进入了顺昌已是午夜时分。次日，陈规领着刘锜察看城防。顺昌城不大，城墙也不高，且没有城壕。西门、南门、东门外受敌处均筑有羊马墙。顺昌城北为颍河、清河、小汝河以及白龙沟交汇处，人称"小西湖"。此时正是五月下旬，水量充沛，一眼望去碧波连天，水深莫测。

回到府衙，刘锜问陈规道："城中有多少兵马？"

"不瞒信叔，仅五千余人。"刘锜表字信叔。陈规比刘锜年长十岁，

陈规从见面起便以表字称呼刘锜。

“粮食呢？”刘锜又问。

陈规回道：“粮食暂时不缺，存有数万石粟米。”

“只要有粮，即便有十万虏骑也不怕他！”刘锜叫了一声“好”，当即召集诸将，决计守城。刘锜命后军统制许清守东门，中军统制贺辉守西门，右军统制焦文通及游奕军统制钟彦守南门，左军统制杜杞守北门。同时命令他的妻小全部住进城隍庙，门口架好干柴，说：“若顺昌不守，先焚我的家人。”

统制官们见主将的意志如此坚定，顿时热血沸腾，一个个表示要与虏人决一死战，与顺昌共存亡。

七天后，也就是五月二十五日，阿鲁补指挥数千金兵渡过颍河，迫近顺昌西门。刘锜命人将西门打开，选派两千名弓弩手伏于羊马墙内。率军过河的是两名千夫长，一个叫阿赫，一个叫阿鲁。阿赫见城中无人，跳上战马鼓噪而进，当进入射程之内后，伏于羊马墙内的两千张神臂弩一起发射，金兵顿时人仰马翻一大片，阿鲁阵亡，阿赫伤重被俘。

刘锜从阿赫口中得知阿鲁补的大军驻扎在白沙窝，便令前军副统制阎充率五百精兵劫营。是夜，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阎充踏着雷声杀入金营，阿鲁补不知来了多少宋军，只得连夜拔寨，后撤二十里。十数日后，突合速率领援军赶到顺昌，两军会合后再次进抵顺昌城下。

突合速将进攻的重点放在西门。西门守将贺辉是一员宿将，以敢战著称。无论是阿鲁补还是突合速均为轻装，除云梯外没有其他攻城器具。突合速命令骑兵下马，抬着云梯蜂拥着扑向羊马墙。贺辉迎着金兵骤雨般的箭矢亲自操弓，兵士们见主将如此，也纷纷起立对射。贺辉左肩连中两箭，连看都不看一眼。

至午时，突合速见死伤太众，便下令收兵。谁知贺辉折断肩窝箭杆，抡起大刀冲出羊马墙。贺辉所部全是当年的八字军，三千兵士有如三千头老虎，溃退中的金兵慌不择路，被赶到了城北水网地带，数以千计的金兵殒命水中。

顺昌城下的败报传到开封，宗弼坐不住了。突合速是一员宿将，天

会三年第一次伐宋，便在石岭关前率八百余骑大败宋军数万。天会四年银可术进攻太原，突合速担任阻击，几乎所有的援兵都败在了突合速的手里。可就是这样一员骁将，竟然在顺昌城下损兵数千，颜面尽失。

当天，宗弼尽起开封之兵杀向顺昌。六月初，整个顺昌被十万金兵围得水泄不通。

在击败阿鲁补和突合速后，刘锜、陈规召开了一次军议。会上，围绕全军是否乘机南撤展开了讨论。刘锜分析，金兵不退，肯定还在等待援军。从开封到顺昌不过五七天时间，即便南撤，全军加上百姓也只能行至淮水以南。淮水以南没有多少宋军，抗击金兵还得依靠自己。与其日后坚守寿春或者安丰，不如眼下守住顺昌。更何况大军一退，自家威风就先折了三分。

陈规赞同这个方案，道："虏人士气正坠，我若弃城而走，虏人必定卷土重来。当今之计唯有背城一战，方能死中求生。"

全体将领纷纷表示愿意死守顺昌。军议结束，刘锜下令凿沉全部船只，以示固守顺昌的决心。

六月六日，也就是宗弼率领大军抵达顺昌的前一天，刘锜派出义军统领曹成等七人化装成难民奔往陈州。路上，曹成一行果然被金兵截住。金兵将曹成等人带到宗弼面前。宗弼问顺昌守臣是谁？曹成说，陈规。宗弼又问顺昌守军共有多少人？曹成说有五千多人。

次日，宗弼率领一群亲将来到顺昌城下。此时所有羊马墙已经战毁，宋军全部退入了城内。宗弼望着眼前并不高大的城墙，问："顺昌城墙与开封城墙相比如何？"

张通古摇头道："开封城墙高四丈有余，这城墙顶多不过两丈，顺昌怎么能与开封相比？！"

宗弼哈哈一笑道："这城墙非但矮小，还煞是单薄。我十万将士，凭脚尖即可踢倒。传令各军，今明两日歇息，九日卯时攻城。"

六月九日黎明，数万金兵在宗弼的指挥下渡过颍河，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顺昌城墙虽然不高，但顺昌有床子弩，这是陈规的杰作。陈规是去年十月间就任顺昌府的，上任伊始，陈规就大规模整

治军备。一是招兵，很快便拥有了五千人马；二是打造兵器，尤其是床子弩。有过坚守德安经验的陈规深知床子弩是守城利器，每座城门前床子弩至少拥有十台。床子弩的射程比神臂弩更远，一般可达千步。在千步以内，任何盾牌均可洞穿。另外，为对付集体进攻，还可以在弓弦上安装网兜，网兜内置箭十数支或者数十支，时称“寒鸦箭”，一旦射出可覆盖一大片区域。

宗弼不知道小小顺昌城头有如此众多的床子弩。当第一波进攻结束，四个城门前便遗下了上千具尸体，就连宗弼的坐骑大宛良驹也被一根长长的箭杆击中，当场倒毙。三个波次攻击下来，顺昌城下的尸体已达数千具。

此时已近中午，六月的阳光炙烤着金兵厚重的甲胄，宛如蒸笼。金兵从寅时起床直至午时没有歇息，已经十分疲惫。宗弼虽然恼怒万分，也只得下令暂停进攻，退到床子弩射程以外休整。立在城头的陈规见状，建议出击。

刘锜问道：“陈龙图以为从何门出击为好？”陈规的官职是龙图阁直学士。

“依下官察看，几路虏兵以韩常部最为薄弱，当打开南门攻击韩常部为宜。”

刘锜摇头道：“韩常部固然最弱，但攻击韩常部意义不大。韩常部垮了，阿鲁补、突合速、王伯龙等仍然会继续攻城。”

“信叔以为该如何出击？”

刘锜手指宗弼的帅旗道：“下官以为应攻击兀术的亲军。”

“好！信叔有胆略！兀术的亲军垮了，其他军也就垮了。不过，”陈规提醒道，“兀术的亲军实力不弱，你看——”

护卫在宗弼身边的有三千精骑，一个个人强马壮，为首的就是仆散浑坦。他十六岁便跟着宗弼做贴身侍卫，勇武过人，忠心赤胆。

“擒贼先擒王，唯有灭掉兀术的数千亲军，方能解顺昌之围。”

刘锜与陈规分工，这次由刘锜率军出击，陈规负责城防。分工完

毕，刘锜飞奔下城，前军统制赵撙和选锋军统制韩直一齐迎上前来问是否出击？刘锜的七个军城上只摆了五个，前军和选锋军一直预留在城中。

刘锜问："兵士们吃过午饭没有？"

"吃过了。"赵撙和韩直回答。

刘锜从亲兵手里接过长枪和坐骑，飞身上马，绰枪在手，命令道："前军和选锋军随我出城，专攻敌酋亲军，杀他个片甲不留。"

"遵命！"

宗弼再一次低估了顺昌。他以为十万大军已将顺昌围得铁桶一般，拿下顺昌只是时间问题。他怎么也没想到，城里的宋军居然还敢出击，而且拿他的亲军开刀。

战斗是猝然之间展开的。宗弼歇息的地方是东门，亲兵们刚刚下鞍，突然一群宋军从东门蜂拥而出。金兵的歇息之地距离城门不远，眨眼之间宋军就到了面前。亲兵们有的还在吃饭，有的正在喝水，见敌人到了面前才慌忙上马。

仆散浑坦一人紧握铁槊守护在宗弼身边，他看见宋军大股骑兵冲出东门，高喝一声道："都元帅快快上马！"

冲在头里的是刘锜，他当年威震西夏靠的就是一枪一箭。刘锜的箭法准史有载，人称"小由基"，至于枪法更是出神入化。宗弼的亲兵虽然都是健硕之士，但怎敌得住刘锜一根长枪翻江倒海？何况紧随其后的还有赵撙和韩直。韩直人称"大刀"，一把开山砍刀重达四十二斤，当年在太行山多次将金兵连人带马斫为两断。至于赵撙，人称"天神"，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使一对铁锥枪，所向披靡。

前军与选锋军共有五千多人，大半是骑兵。多日来一直待在城中未与敌接阵，早已煎熬得度日如年，如今放出城来无异于蛟龙入海，一个个大显神威。

刘锜一连刺死多名金兵，直奔帅旗而去。宗弼在仆散浑坦的护卫下已经跳上战马，他也看清了战场，必须率领他的亲军脱离东门。只有脱

离东门，待南门、北门的大军赶过来后，才能将出城的宋军包围截杀。

可宋军偏偏死打硬缠。

宗弼的亲军训练有素，在丢下一大片死尸后很快缓过劲来。他们开始还击，用弓箭或用战刀。刘锜又刺死几名金兵，眼看就要冲到帅旗跟前了，被一名年轻的金将迎面拦住，这人就是仆散浑坦。

仆散浑坦手持铁槊，见面就打。刘锜举枪一隔，手臂为之一麻，两人一枪一槊斗了十多个回合不见胜负。刘锜决定摆脱纠缠，他清楚出击的时间不能过长，他必须赶在东、西两门的金兵增援之前将兀术的亲军击溃或者消灭。想到此，刘锜虚晃一枪，借仆散浑坦回槊抵挡之际，枪尖划过马首。一声嘶鸣，仆散浑坦的战马前蹄奋起，将他掀翻在地。然而，就在仆散浑坦倒地之时，铁槊也击中了刘锜的坐骑，刘锜也随之栽倒。

整个战场，宋金双方都在进行殊死搏斗。赵撙已经身中五箭，幸亏不是要害，他仍然挥舞一对铁锥枪紧随在刘锜的身后，见刘锜倒地，立即跳下战马，将坐骑让与刘锜。就这时，韩直挥动开山砍刀劈死了一名骑马的金将。

“赵太尉请上马！”韩直大呼道。赵撙朝韩直投去感激的一瞥，飞身跃上金将遗下的战马继续冲杀。

尽管宗弼的亲军抵抗顽强，但终究敌不住宋军不要命的搏击。不到半个时辰，东门前平阔的原野上便扔下了两千多具尸体，残余人马拼命朝城北方向逃窜。战事结束，宋军退回城里。宗弼重新返回东门，望着尸横遍野的战场，不由得泪水纵横。三千亲军非死即伤，这可是大金国的精英！

直到这时，宗弼才慎重起来，认真盘查顺昌的守军将领究竟何人，最后从伤重被俘的宋军士兵口中得知是刘锜，宗弼倒吸了一口冷气。

对于刘锜，宗弼是知道的。九年前在陕西富平，由于赵哲畏敌先遁，宋军右翼崩溃。眼看胜利在即，就是这个刘锜率领泾原军突然杀出，使他的左翼陷入了重围，那一仗，赤盏晖率领的数千精骑全部覆灭，韩常也在此战中丢了一只眼睛。就在那一刻，宗弼决定放弃顺昌。

金兵南侵的消息传到杭州，竟是出人意料的沉寂。与一年前张通古抵达杭州时相比，犹如天壤之别。那时的杭州人多么激愤和激昂，无论相识与不相识的，路上相遇，总要先将虏人痛骂一番，然后指责朝廷，指责丞相，说到动情处，潸然泪下。仅一年，杭州人便麻木了，不再激动得唾沫横飞、也懒得议论朝政。人们一律脚步匆匆，沿着屋檐佝偻着腰一溜小跑着回家。

百姓们如此，官员们也是如此。在金兵凌厉的攻势下，河南、陕西新复之地不到月余便丢失殆尽，却没有弹劾宰执的奏折。在皇宫内，赵构面对地图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合眼。

情势显然对宋廷非常不利。顺昌不到两万守军，而金兵却集中了十万精锐。对于顺昌，金人是势在必得。一旦顺昌失守，金兵必定长驱直下，其濠州、庐州、滁州、和州、真州将唾手可得。宋廷没有在淮西驻守大军，现在更不敢将驻防建康的张俊一军调往江北。倘若淮西被金人占领，向东威逼楚州、泰州、通州，切断韩世忠一军的归路；向西威胁光州、蕲州、黄州直至鄂州，更重要的是千里江防将与金人共有。

除了顺昌还有陕西。陕西的情形同样危急。五月十三日，撒离喝突然发兵过河占领了同州（陕西大荔县），十五日占据了长安。长安失守，关中震动。到六月五日，撒离喝攻陷凤翔。凤翔古称雍州，位于渭水之北，关中之西，属战略要地。撒离喝占据凤翔，等于控制了陕西五路。向北，可攻击泾原，向西，可出击临洮，向南，可攻打四川。

掌灯时分，一名宦官进来禀报，说丞相来了。赵构用鼻子哼了一声，不一会儿，秦桧躬身进入内殿。行过臣礼，秦桧悄无声息地立在一旁。

秦桧的心情除了焦急还有黯淡，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金人背盟，河南、陕西两地尽失，进而威胁两淮与四川。官家一旦震怒，首先要拿他是问。虽然在议和、还地、守疆等一系列大政方针上，宰执们均是奉旨而行，但坏了事官家绝不会揽责，总要找人替罪。所以，在开封陷落的第二天秦桧就主动上了辞相的札子。

过了很久，赵构抬起头来，目光从地图上移开投向秦桧，脸明显阴着："刘光世动身了吗？"

"回陛下，已经离开杭州了。"秦桧小心翼翼地答。

为了救援顺昌，赵构思之再三，决定重新起用被罢职的刘光世，同时东拼西凑了近一万人马。无论是秦桧还是赵构，心底都清楚，这支人马派不上用场。果不其然，还未过淮水就溃散了大半。

“岳飞的人马到了何处？”赵构又问。

“岳飞已全军移驻汉阳。中军、游奕军由张宪、姚政统领，现到了德安。”秦桧回答。

赵构俯身找出京西南路的分图察看。

“臣已差人去催了，令他们日夜兼程赶往顺昌。”秦桧又道。

赵构点了点头。

“陛下命臣草拟檄书，臣已然拟就。”秦桧呈上缄囊。

昨日，赵构命秦桧亲拟一份讨伐完颜宗弼的檄文。为此，秦桧辛苦了半宿。

赵构打开缄囊，檄书曰：

盖闻好生恶杀，天道之常；压乱喜安，人心惟一。顺天从众者昌，逆天违众者亡，亘古迄今，理有不易。金人自靖康以来，称兵南下，荡覆我京都，邀留我二圣，长驱深入，所至焚灭，残忍不道，载籍靡闻。前岁忽遣人割还河南故地，皇帝深念一纪之间，兵拏怨结，祸极凶殚，南北生灵，肝脑涂地，许其修睦，因以罢兵，庶几休养生息，各正性命，仰合于天心。既遣行人，往议事因，使方入境，兵已济河，托为捕贼之名，绐我守疆之吏，掩其不备，复取旧都。信义俱亡，计同寇贼。惟彼乌珠，号四太子，好兵忍杀，乐祸贪残，阴蓄无君之心，复为倡乱之首，戕杀叔父，擅夺兵权，既不恤壮士健马之丧亡，又岂念群黎百姓之疾苦！虽外以遗毒于中国，实内欲窥图乎厥家。天理靡容，是将假手；人心携贰，必识所归。如彼骨肉至亲，一旦自相鱼肉，维尔腹心勋旧，岂能自保始终！如生、熟女真、契丹、奚、渤海、汉儿等，离去父母、妻、男，捐弃乡土养种，衣不解甲，二十馀年，死于行陈者，首领不保，毙于暴露者，魂魄不归。爰自谋和，始图休息，炎方盛夏，驱迫复来，兵端一开，何时而已！河东、河北、京东三路，皆吾本朝赤子，偶留敌中，皇帝宵旰不忘，日思拯救。今者既因暴敛，复遭签发，室家

田里，不得保聚，身犯锋镝，就死何辜！三京、五路之人，方脱囚奴，初沾恩泽，既未终大赐，且复忧永沦，罪在一夫谋己之私，毒被寰宇兆民之众。皇帝若曰：‘朕为人父母，代天君师，兼爱生灵，不分彼此，坐视焚溺，痛切在躬。况彼兵出无名，神人共怒，而我师直为壮，将士一心，所向无前，何往不克！本欲为民而吊伐，岂忍多杀以示威。誓与华夷，蠲除首恶，期使南北，共享太平。’幕府遵奉指挥，应南北官员、军民，如能识运乘机，奋谋倡义，生擒乌珠，或斩首来归者，大则命以使相，次则授以节钺，各赐银绢五万匹两，良田百顷，第宅一区。至如萨里干，资性贪愚，同恶相济，昨在同州，已为李世辅擒缚，搏颊求哀，仅脱微命；尚敢驱率其众，复侵关陕，有能并杀擒献者，推赏一如前约。其有乡党豪杰，忠义旧臣，虽遭敌人迫胁之凶威，岂忘国家涵养之大德！纠合戮力，建立奇功，高爵厚禄，上所不吝，前愆往咎，一切涤除。此意不渝，有如皎日，天地鬼神，实鉴临之。檄书到日，上下僚采，远近兵民，递相告谕，共赴师期。富贵之报，泽及子孙，忠义之名，光于史册，悉乃心力，其克有勋。

赵构微微颔首，这是一篇很不错的檄文。笔力老辣，言辞锋利，对金兵单独撕毁和约，突然吞并河南与陕西给予了尖锐抨击，尤其对于完颜宗弼背信弃义，穷兵黩武，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

赵构阅完，提笔改动了两处，发还给秦桧道："以枢密院之名发往诸路宣抚司，在河南、陕西两地广为散发。"

"遵旨。"

赵构站起身离开御案，一字一句道："拟诏，擢京东、淮东宣抚使韩世忠为太保，封英国公，号‘扬武翊运’功臣；擢淮西宣抚使张俊为少师，封济国公，号‘安民靖难’功臣；擢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为少保，兼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

秦桧躬身上前，代为拟旨。

就在秦桧代为拟旨时，赵构突然恨恨地说道："倘若顺昌失守，朕将御驾亲征。两百年基业断不能毁于朕手！"

三天后，也就是六月十五日，刘锜派人送来急递，说金兵已退往陈州。赵构以手加额，连说三声："幸甚，幸甚，幸甚！"然后站起来吩咐张去为，"朕饿了，传膳。"

赵构松弛下来，秦桧的心却吊到了喉咙眼。秦桧清楚，倘若顺昌之战失利，他的相位或可保全，因为危难之际官家不可能易相。现在顺昌无虞，金兵退走，官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责。秦桧当然不愿意就此罢职，尽管他已经递上了辞职的奏折。

然而，此时的朝廷已不是两年以前。由于勾龙如渊进入御史台担任御史中丞，言战之人均遭到贬谪。面对金兵气势汹汹背盟入寇，朝中既无人斥责前番议和，也无人弹劾宰执大臣。

清洗言战之人的勾龙如渊结局也不美妙。和议达成，秦桧便寻了个“狂妄欺君”的罪名，拟将勾龙如渊贬往边远州郡。文件上报给赵构，赵构的脸一黑，对秦桧道：“此人心术不端，罢职。”

赶走勾龙如渊，御史中丞一职为王次翁接替。

王次翁为秦桧心腹。秦桧第一次任相，王次翁半年时间即由一名从六品员外郎升为中书舍人。秦桧罢相，王次翁也跟着遭受冷落。如今秦桧再掌相权，自是对王次翁委于重任。王次翁见秦桧上了辞职奏，便思谋着如何留住秦桧。他认为既然无人弹劾丞相，留住秦桧应该不难。

顺昌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天，王次翁求见赵构。

“王卿见朕有何急事？”赵构对王次翁的印象不错。绍兴元年，朝廷缺粮，时任广西转运判官的王次翁闻讯后紧急为杭州调来三十万石粮食，缓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

“臣为丞相而来。”王次翁回道。

“哦？”赵构因心情向好，神情愉悦，“卿为丞相而来，丞相有何事情？”

“微臣听闻丞相上了辞职奏。”

“是的。”

“不知圣上如何处置？”

因为心情好，赵构颇有兴致，问道：“王卿以为呢？”

见官家神情和蔼，王次翁的胆子不免大了起来，侃侃道："丞相议和，天下所知。今虏人叛盟，乃是虏人无信。若陛下因虏人叛盟而更换丞相，一来后继者未必贤；二来定会招致攻讦，动摇国策。"

赵构沉吟不语。围绕是否换相赵构正拿捏不定，现在被王次翁说到了痛处。罢秦桧，朝野肯定要攻讦和议，这是赵构最忌讳的地方。目今是战，此战过后呢？战靠武将，若是议和，朝中大臣没有人比秦桧更为可靠。但王次翁的一番说辞又引起了赵构的警觉，君王驭臣，须是让臣知恩，万不可居功托大。

"王卿多虑了。"赵构面色骤然变冷，"是战是和由朕裁夺，岂出自丞相？"

王次翁吓一大跳，赶紧跪下道："臣有罪……臣失言……"

赵构倏忽又话锋一转道："卿有何罪？卿为言官，敢言是卿的职分。不过，朕可从来没有说过易相。"

"圣上英明！圣上英明！"王次翁连连叩首。

"平身吧。"赵构这才让面色稍稍缓和。

王次翁缓步退出殿外，浑身仿佛水洗过一般湿透。

当天，赵构将秦桧、孙近召进宫中，发布了两道诏命，一是取消刘锜的东京副留守之职，重新任命为沿淮制置使，放弃顺昌，退守庐州；二是命令岳飞一军停止前进，严守边备。诏命封发后，赵构仍然放心不下，又吩咐李若虚赶往德安。可在京西南路，战车的轮子已经启动。

六月十二日，负责增援顺昌的张宪、姚政抵达光州。顺昌之敌解围而去，张宪将探马传回的消息报给岳飞。岳飞当时决定，命张宪、姚政立即掉头攻打蔡州。

十三日，知襄阳府的武赳率五千兵马直趋虢州；也就在同一天，王贵、牛皋率领中军和左军攻击伊阳、汝州，兵锋直指西京洛阳。岳飞留下水军巡江，右军守德安，选锋军守鄂州，自己亲率背嵬军、后军、踏白军、胜捷军、破敌军前往信阳。就在岳飞进抵信阳途中，李若虚带着圣旨赶到了岳飞军中。

岳飞见是李若虚，大惊道：“李司农怎么来了？”去年八月，李若虚已由军器监丞升任司农少卿。

“少保让下官赶得好苦啊！”李若虚笑道。

“李司农莫不是带来了回师的朝旨？”岳飞下马将李若虚引至道旁，亲将们环立四周。

“正是。”李若虚点头。

于是，岳飞跪拜在地，听李若虚宣诏——

金人再犯东京，贼方在境，难以召卿远来面议，今遣李若虚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机御敌之事，卿可一一筹划措置，先入争递奏来。据事势，莫须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其施设之方，则委任卿，朕不可以遥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则彼必猖獗，机会之间，尤宜审处。遣亲札，指不多及。

岳飞接过诏书，苦笑道：“又是‘重兵持守，轻兵择利’。”

李若虚又道：“下官还有口诏。”

岳飞重又跪下。

“兵不可轻动，宜少班师。”

岳飞缓缓站起，指着打身边飞驰而过的骑兵，对李若虚道：“李司农请看，还班得了师吗？”

李若虚一时没有回答，他在德安就已经知道行营后护军的近十万人马正如泰山压顶一般扑向中原。

“虏人背盟，侵我土地，吞我城池，当职身为大将，断不能无动于衷！况且虏兵新败，锐气挫折，正应举兵北上，光复三京。朝廷一味示弱，只能长虏人的志气，灭自家的威风！”岳飞面露愤慨之色，“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请李司农回复圣上，下官违诏了！”

“不，不是少保违诏，是下官矫诏。”李若虚也激动起来，“少保只管率军前行，圣上追究下来，一切由下官担承。”

岳飞久久望着李若虚没有说话，要知道，矫诏可是杀头之罪。

“李司农，”岳飞用沙哑的声音道，“请受当职一拜！”

“别别，”李若虚一把扶住岳飞，“莫折杀下官。”

岳飞朝李若虚拱拱手，跃上战马。

李若虚大声道：“唯望少保早日洗兵开封，饮马黄河！”

岳飞没有答话，双腿一夹，战马飞驰而去。

七月初，岳飞率领背嵬军进驻郾城。此时岳飞一军已深入河南境内一月有余。就当前的形势看，战局对宋军十分有利。绍兴十年闰六月，在第二个六月里，首先是武赳兵出虢州，与陕州忠义军首领吴琦及商州知州邵隆连成了一体，切断了撒离喝与宗弼之间的联系。紧接着，王贵、牛皋率领前军和左军攻下了汝州；张宪率领主力攻下了颍昌。岳飞当即命令王贵率领前军接防颍昌，牛皋转攻郑州，张宪率主力攻取陈州。就在岳飞进驻郾城的前一天，陈州攻克。陈州又名淮宁府，它与颍昌府、应天府为开封外围支点。如今，三个外围支点已拔除了两个。

战斗还在零星进行。韩常为了夺回颍昌，连日来不断从长葛进袭。长葛与颍昌近在咫尺，为了加强颍昌防守，岳飞又将踏白军拨给了王贵。

战局越是顺利岳飞越是深感不安，因为自从进入河南以来，战役规模均不大，也就是说金兵没有伤及元气。岳飞隐隐约约觉得宗弼是在引诱他一步步北上开封，因为宋军每占领一座城池都得派兵戍守，攻占的城池越多，兵力就会分得越散。就拿眼下来说，行营后护军拿出了一万多人防守上起虢州下至蔡州、陈州的城池和关隘。按说下一步应该攻占应天府，为进攻开封扫除最后一个支点，可岳飞迟迟下不了决心。

上午抵达郾城，刚刚安顿下来，岳飞便迫不及待地将参谋官朱芾、干办公事于鹏、孙革以及书写机密文字岳云等人召来，商议进兵事宜。

岳飞临时下榻在郾城西关彼岸寺天王殿内。郾城彼岸寺原有数百栋房舍，现在经兵匪蹂躏已所存无几，这座天王殿算是保存得最好的建筑。

眼前的形势朱芾、孙革、于鹏、岳云都很清楚。尤其孙革、于鹏、岳云，原本就是带兵的将领，又跟随岳飞南征北战多年，对战局非常敏锐。就在这时，负责运送粮草的王万走进来说："军中只有三日存粮了，昨天已派人回德安催促，三日内若不运达，恐有断炊之虞。"

离开德安时全军只携带了七日粮草，所有被攻克的州县均无存粮，近一个多月来全靠转运。今年雨水多，道路泥泞，运输极为不便。为维持数万大军的粮草供给，现有近二十万民夫辗转在运输途中。

岳飞当然知道粮草运输困难，对王万道："可否从襄阳调拨一部分军粮暂解燃眉之急。"

"小将已给京西南路安抚使刘洪道去了书札。"

岳飞沉吟着道："传令各军，但凡战死的马匹一律收集起来，煮熟后食用。"

"遵命。"王万说完，匆匆离开天王殿布置去了。

岳飞道："当前我军已占据了洛阳、郑州、颍昌、陈州，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是直接进攻开封，还是先攻克应天府然后向开封进兵？想听一听各位的意见。"

朱芾首先道："下官以为，要打也是应天府。"

"请朱参谋详说。"

"下官估算，河南之敌不下于十五万。可战至今日，杀敌不到两万，且多为签军，连虏人的骑兵都很少交手。应天府守将为三路都统阿鲁补，此人手下有三万多人马，应是虏骑精锐。先攻打应天府，灭掉阿鲁补，再攻打开封。"

待朱芾说完，孙革摇摇头道："朱参谋建议先打应天府下官不敢苟同。下官以为，驻应天府的阿鲁补也未必是虏人的精锐。"

岳飞问："何以见得？"

"兀术用兵极其狡诈。下官以为，虏人真正的精锐骑兵就在开封，而这支锐骑正在等待战机。"

于鹏赞同道："孙干办所言极是。当年攻打太原，并非太原急切难下，而是虏人用太原作诱饵吸引各路援军，然后依靠优势骑兵，予以分割歼灭。"

朱芾问："二位干办的意思是，虏人将以应天府为诱饵，待我攻城之时，出动精锐骑兵抄我后路？"

于鹏回道："兀术久经战阵，极富谋略，不得不防。"

朱芾又问："若不攻克应天府，又如何拿得下开封？"

孙革和于鹏不吭声了，这确实是一道难题。

朱芾目光微闪道："虏人狡诈，我们何不以诈制诈？兀术以应天府为饵，我们即以攻城为饵，伏大军于襄邑一带，待虏人出动精锐增援，予以痛击。"

众人眼睛一亮，毫无疑问，当下这不失为一着妙棋。

"朱参谋此计甚好，只是我们的兵力不够。"随着战事深入，岳飞深感兵力不足。目前在陈州、颍昌和郾城三地的全部兵马不过七万余人，如果进攻应天府，少说得四万人马，守陈州和颍昌至少一万，余下的就只有一两万人了。以一两万人设伏，兵力太过薄弱。

朱芾建议道："可急奏朝廷，命淮西宣抚使司接管蔡州、陈州；命四川宣抚使司接管虢州。"

岳飞点头赞同："此议甚妥。另外，请张俊派出一部前出到亳州牵制敌军。"

胥吏当即取出笔墨，朱芾代岳飞向赵构草拟了一份奏疏，同时也向枢密院投递了一道申状。

办完这些，呼延龙进来，说已经未时三刻了，请用完午餐再议。可刚端起饭碗，背嵬军副统制王刚进来禀报，说郾城县北五里店出现大股金兵。

岳飞将饭碗一丢，道："去看看。"

呼延龙、沈德等一班亲将抱来盔甲牵来战马，岳飞一边披挂一边吩咐王刚，点齐四千背嵬军一块出城。

这会儿太阳已经西斜，空气中仍然飘荡着火辣辣的气息。岳飞率军刚出北门，即见远方大道上黄尘滚滚。岳飞用枪尖指着黄尘对左右道："这股虏骑有五千人，已知郾城有驻军，为探营而来。"

王刚大声道："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迎头冲击。"

正如岳飞所料，这股金兵是从朱仙镇来的。听说郾城新到了一股宋军，特来察看。很显然，这股金兵没有将宋军放在眼里。金兵驰到近前，立刻成一字型摆开。就在这时，王刚一声令下，宋军发起了攻击。

金人的骑兵也颇有战法，当迎面遭遇攻击时，处于正面的骑兵便会暂取守势，两翼张开，直抄背后。当年在马家渡，大挞不野使用的就是这种阵法，使得陈淬很快陷入了重围。

如今的宋军早已不是当年的宋军了，尤其是岳飞的背嵬军，刚才王刚向各将布置的楔入阵法就是专门用来对付金人骑兵的。

果然，待金兵展开两翼，宋军也随之紧逼过来，使得金兵展开的两翼不仅无法合拢，而且越展越开。虽然金兵进行了顽强抵抗，最终因首尾不能相顾而溃散开来。骑兵靠的是以势夺人，一旦其势不在，骑兵的优势便不存在了。

战至黄昏，金兵在郾城北门外丢下近两千具尸体。

宋军也损失了四百多名背嵬军将士，王刚、岳云等背嵬军将领痛心不已。自绍兴六年背嵬军正式组建以来，这些将士已经跟随了他们四年。岳飞也很难过，但他还是劝王刚道："兵法云，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属大胜。何况今日遭遇的是虏人的骑兵。"

晚上，王刚、岳云以及大部分背嵬军将士都没有吃饭，岳飞也仅草草扒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半夜时分，岳飞派人将朱芾请来。

"少保还没有安歇？"朱芾问。

"睡不着啊！"岳飞不停地用蒲扇驱赶蚊虫，道，"今日下午一战，我一直在想，虏人如此关注郾城，是何用意？"

朱芾思索道："是啊，他们绕过颍昌，直奔郾城，一定藏有奸计。"

"目今颍昌守军只有一万八千人，倘若虏人派一部占据临颍阻击张宪，然后集中大部进攻颍昌，形势就会逆转。"

"少保所料不差，虏人一准是在打颍昌的主意。"朱芾心尖一颤，他突然意识到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前一阵子金人不断丢城失地，明显带有示弱的意味。

"近日颍昌城下必有大战。"岳飞若有所思。

"既如此，少保可令张宪速率大军连夜西进，增援颍昌。"朱芾道。

"陈州距颍昌两百多里，且河流较多，张宪的人马最快也得两日后方能抵达。"

朱芾点了点头："少保所虑的是，今年多雨，河流暴涨，单是颍河水量就比往年增加了一倍。"

"虏人攻打颍昌并非于我不利。"岳飞又道，"我军一直在寻找虏人的主力，此次虏人攻打颍昌，定会倾力而出。"

“少保是想在颍昌城下与虏人决战？”

“这就要看王贵能否守住颍昌。”

“下官明日就去颍昌辅助王贵。”

“朱参谋还是留在自家身边，明日派岳云前去。”

当晚，岳飞传令张宪，命他率领大军连夜出陈州向颍昌进发，同时派遣岳云率四千背嵬军奔赴颍昌。

背嵬军共计八千余人，岳云带走了一半。宣抚司所有幕僚均认为岳飞身边的兵马太少，岳飞不为所动：“我意已决，眼下当以颍昌会战为要。”

次日上午，岳飞叫来王刚，命他派出一支人马巡哨至临颍：“出临颍县城往南有一桥，名商桥。虏人夺占临颍并不可怕，商桥为南北要津，可令杨再兴率数百骑先据此桥。”

“遵命！”王刚应声而去。

半个时辰后，一支三百人的骑兵在背嵬军统领杨再兴的率领下奔出了郾城北门，清脆的马蹄声宛如一阵雷声。

这会儿已近中午，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炽烈的阳光如火焰炙烤着大地。没有风，也没有蝉叫，大地一片沉寂。谁也不曾料到，五十里外临颍已经战云密布，骠骑上将军完颜亮统率一万金兵也正在往商桥赶来。金兵占据了商桥，就等于扼住了北上临颍的咽喉。

顺昌失利无论是对完颜宗弼还是对于整个大金士兵都是一次不小的打击。返回开封后，宗弼将所有万夫长以上的将领召至龙德宫外，褪去上衣，进行鞭笞。那是上午，阳光很毒，龙德宫外白花花跪倒了一大片。

“今日杖责，不分贵贱，也不论过去有无战功。我要让你们记住今天的耻辱！大金儿郎曾经横扫江南江北，如今却败在了一个小小顺昌城下。来人！”宗弼一把扯去上衣，“给自家也鞭笞三十！”

行刑官愣住了，刚才将官们只抽了二十鞭，都元帅却要求鞭打三十。

见都元帅主动领刑，立在一旁的元帅左监军阿离补、元帅右都监大挞不野以及突合速、阿鲁补、完颜亮、韩常、王伯龙等高级将领也纷纷跪下请求鞭笞。

宗弼领刑完毕，冷冷地对行刑官道："既然他们自知有罪，也就每人鞭三十吧！"

宗弼的都元帅府设在龙德宫里。龙德宫位于内城正北的景龙门外，为赵佶在位时所筑，与延福宫、艮岳连成一体。受过鞭笞的高级将领们拖着伤痛的身子跟随宗弼进入都元帅府。

落座完毕，宗弼道："顺昌失利，导致韩世忠进攻海州，岳飞进攻蔡州和汝州。还有河东河北，民变纷纷。若刘锜引军北上，我们将四面受敌。当此之际，我们唯有重振军威，沉着应对，方能扭转败局。"

蔡松年回道："情势固然严峻，但据下官看来，真正的威胁仅有一处，那便是来自鄂州的岳飞。"

张通古附和道："蔡总管所言极是。据下官看来，刘锜虽然取胜，但一时半会不会北上。况且刘锜所部多为步卒，据城而战尚可，出城野战并无胜算。刘锜带兵多年，深谙此理，所以绝不会轻易进入河南。至于河北河东的民变，只需派一军北上即可荡平。唯有岳飞，兵分两路，钳击开封，尚需认真对付。"

宗弼闻言道："为万全计，我决意将兵马收缩于颍昌、陈州、应天府一线待敌。"

"若有可能，颍昌与陈州也可以放弃。"蔡松年此语一出，立刻招致全体将领反对。

左监军阿离补道："颍昌与陈州为开封屏障，绝不能落入岳飞之手。"

三路都统阿鲁补慨然道："末将愿守陈州，若丢失城池，提头来见。"

韩常起身道："末将请守颍昌，若颍昌有失，甘愿军法。"

"颍昌、陈州为开封门户，不到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宗弼停顿一下，将手一摆道，"不过，蔡总管所言也有道理。岳飞不过七八万人马，我放弃一地，岳飞必然戍守一地。我弃地越多，岳飞的可战之兵就会越少，此事何乐而不为？"

众将领顿时大悟，纷纷喜形于色。

"不过，应天府断不能失。"宗弼转向阿鲁补，命令道，"你率领三万兵马驻守应天府。记住方才所言，应天府若失，军法无情！"

"遵命！"

宗弼又对韩常和翟勇二将道："韩将军守颍昌，翟将军守陈州，时间不得少于两日，两日后各自引军退守长葛。"

韩常、翟勇领命而去。

然而，在张宪的凌厉攻势下，颍昌和陈州各自坚守了不到一天时间。宗弼没有追究韩常与翟勇的责任，因为对于宗弼来说，他的当务之急是尽最大可能保存实力，寻机反击。

宗弼最初将反击的地点放在应天府，他估计岳飞在拿下颍昌和陈州后，应天府将是岳飞下一步攻打的目标。于是他将金兵主力转移到朱仙镇至陈留一带。可突然间，宗弼捕捉到了新的战机，那就是岳飞所判断的颍昌。

宗弼发现，驻守颍昌的宋军不到两万人马，而且守将是岳飞军中的提举一行事务、中军统制王贵。宗弼从未跟王贵交过手，但王贵的名声他早有耳闻。若一战而将王贵所部消灭，岳飞一军即便不退也将难有作为。宗弼迅速做出决定，集中六万人马围攻颍昌。

当天，也就是六月十三日，金兵主力由朱仙镇一带移至长葛县。次日黎明时分，命完颜亮率军一万据守临颍，自己亲率大军直扑颍昌。

第十五章　血战中原

临颍位于颍昌东南五十里处，它与长葛、郾城等县一起隶属颍昌府。顾名思义，临颍是因为濒临颍水而得名。隋大业年间，颍水泛滥，县城被淹，城址不得不向南迁移至龙脾岗。新的临颍县城地势较高，算得上是临颍县的最高点。出临颍县城往南，是一片舒缓的慢坡。

完颜亮站在临颍城头发现，在临颍通往郾城的官道上有一条河。这河是颍河支流，原名溵河。为避太祖之父赵弘殷之讳，临颍县令将之改为商河，河上石桥也随之更名为商桥。完颜亮觉得与其屯兵县城，不如出兵占据商桥。

就在完颜亮奔下城楼，点齐军马直奔商桥的同时，背嵬军统领杨再兴带着三百哨骑也即将抵达。

“统领请看！”正将王兰举刀一指，只见临颍方向旌旗漫卷，万余骑兵冲出临颍城，直奔商桥而来。此时，宋军哨骑距商桥还有一段距离。

“走！”杨再兴一抖缰绳，率领三百骑兵也冲向商桥。

这会儿正值未时，天气正热。当杨再兴与哨骑奔上商桥时，战马大汗淋漓。可来不及歇息，金兵也风一般地刮到了面前。杨再兴回头对几名将领道：“岳相公有令，此桥为南北要害，关系重大，我等务必杀退虏人，占据此桥。”

正将王兰、副将高林、罗彦、准备将姚侑、李德均纷纷表示，愿跟随统领，在此地与虏人决一死战。

“好！”杨再兴道，“虏人势众，我们兵少，你们须紧跟着我，在虏阵中来回驰突，使之不能立足。”

说话间金兵已到了桥头。完颜亮见宋军仅有数百骑，没有放在眼里。他以为宋军见金兵到来，便会徐徐而退。完颜亮率领的是一忒母金兵——忒母是金兵的编制单位，满员为一万人，万夫长名叫完颜门都，他问完颜亮杀不杀上去？完颜亮回道：“都元帅的将令是坚守临颍，只要敌骑退走即可。”然而，话音未落，站在商桥上的宋军驰突而下，直冲过来。

金兵还没有来得及布阵，弓箭发挥不出威力。而且，驰突过来的宋军已经发射出第一轮箭矢，前面的金兵一下子有数十人落马。

训练有素的金兵并没有慌乱，他们井然有序地向后移动，移动中完颜亮的亲兵簇拥上来，金兵迅速展开队形。

杨再兴率先闯入敌阵，银枪一抖，一名金兵被挑于马下。紧随其后的是高林和罗彦，王兰、姚侑、李德殿后。昨日杨再兴等人参加了郾城北门的战斗，亲眼看见了四百多名背嵬军将士阵亡。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三百名将士既然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其爆发出来的战力可想而知。

杨再兴的目标很明确，直趋中军。尽管完颜亮的亲兵也很精锐，但在杨再兴及三百死士的攻击下，仍在不断倒毙，不断后退。

就在杨再兴距离完颜亮越来越近时，万夫长完颜门都率领左翼赶过来了，将三百背嵬军一下子截为了两段。杨再兴在连挑三名金兵后，回身一望，见有百余骑兵陷入了金兵的重围，遂大吼一声，勒转马头，朝完颜门都冲去。

完颜门都的亲兵一拥而上，被杨再兴接连刺死数人。完颜门都也是一员骁将，舞动一对骨朵奔往杨再兴，半途被高林接住。高林使的是枪，其枪法十分精湛。灵活的长枪与沉重的骨朵格斗，两人都占不了便宜，眨眼之间便缠斗了二十多个回合。

杨再兴本欲冲过来与完颜门都相斗，没想斜地里杀出一个黄脸汉子，骑一匹黄骠马，使一根狼牙棒，拦住杨再兴厮杀。那黄脸金将也武艺不凡，杨再兴暂时不能取胜。

这会儿天渐渐阴了，有风从颍河上空吹来。激战中的将士没有谁注意到了天气的变化，除了完颜亮。完颜亮已指挥大队人马后退了一箭之地，并开始扎住阵脚。

正与完颜门都搏斗的高林突然马失前蹄，挺枪欲刺的高林从马头翻了下来，完颜门都迎面一骨朵将高林的脑袋打了个粉碎。

不远处的罗彦刚砍死一名金将，见高林死于马下，大呼一声拍马过来直取完颜门都。罗彦、姚侑、李德均为杨再兴的部属。杨再兴被岳飞收服后，罗彦、姚侑和李德也一同来到岳飞军中。罗彦使双刀，虽然刀法不错但终究力弱，几个回合过后即被完颜门都击杀于马下。

杨再兴见高林、罗彦死于完颜门都之手，怒火万丈，一抖金枪，将

黄脸汉子从马背上挑起来，狂吼一声，扔到了数丈以外。

杀死了黄脸金将，杨再兴勒转马头直扑完颜门都。此时的杨再兴就像一个已被点燃的火药桶，浑身迸发着火星。完颜门都见来将凶悍，急忙拍马上前迎战。谁知仅一个回合，就被杨再兴一枪刺入胸口。由于用力过猛，锋利的枪尖从前胸刺入又从后胸刺出。

杨再兴看了一眼地上的高林和罗彦，就在这时，一道惊雷接着一道闪电，杨再兴狠狠抹了把脸颊上滚过的泪水，提马冲入敌群。

陷入重围的王兰、姚侑、李德，无论怎样奋力冲杀，可四周的金兵越聚越多。就在这时，只见金兵纷纷溃退，一员宋将闯了进来。众人一看，原来是杨再兴。电光中，杨再兴宛如天神，枪尖起处，金兵纷纷落马。

当杨再兴带着王兰、姚侑、李德杀出重围后，扎住阵脚的金兵开始放箭。杨再兴举目一看，右前方有一片坟茔，一群放箭的金兵就屹立在坟茔上。杨再兴二话没说，拍马向坟茔奔去。

箭雨太密，尽管杨再兴舞动金枪，仍然身中两箭，一箭射中左臂，一箭射中大腿。杨再兴全然不顾，拍马奋力冲上坟茔。就在马蹄扬起的那一瞬间，一排利箭破空而至，全部射中战马的脖颈。趁战马倒地之际，杨再兴一个虎跃，枪尖正中一名金将咽喉。紧随其后的王兰、姚侑、李德也冲杀上来，很快坟茔上就留下一大片金兵尸体。

杀散坟茔上的金兵，杨再兴又一次看见矗立在不远处的金兵帅旗。在一闪一闪的电光中，金兵帅旗是那样刺目。

雨开始下了，有点稀疏，但每一颗雨滴都很大很沉，宛如一支支利箭击中大地，发出沉闷的声响。杨再兴回望一眼自己的人马，大约还有一百骑，几乎人人带伤。

“那就是虏酋，只有杀死虏酋，才能驱散虏众。”杨再兴折断左肩和大腿上的箭杆，用枪指着前方，大呼一声，“随我来！”

十年后，完颜亮当上大金国皇帝，他曾不止一次对身边人说，那一刻，一道耀眼的闪电照亮了临颍城外那片草滩，他看见一名红衣宋将仿佛一团雷火扑面而来。

“放箭！”完颜亮大喝一声，顿时天降霹雳，哗啦啦地动山摇。

原来，完颜亮指挥金兵后退时，发现了这片沼泽——也算不上沼泽，这儿原本就是一道河汊，由于河床改道，沙泥淤积，渐成草滩。但看似绿莹莹的草滩却暗藏杀机，那就是没膝的淤泥。完颜亮将金兵撤至草滩对面，命令骑兵下马，张弓搭箭，专候宋军攻击。

当第一支利箭击中杨再兴的胸膛时战马还在奔驰，这是一匹金兵的坐骑。金兵的战马都具有良好的攻击性，只要主人一夹马腹，战马就会奋力冲刺。但是，当腾空而起的战马再次落下时，没膝的淤泥仿佛无数只魔掌紧紧攥住了亢奋的四蹄。就在这时，万千支利箭纷飞而至。

雨大了，密了，带着风声，漫天呼啸。所有的金兵直至射空箭囊。

就在杨再兴率领三百背嵬军与完颜亮大战商桥时，金兵主力已经抵达颍昌城外，此次宗弼一共带了六忒母兵马，其中三忒母骑兵。宗弼原定连夜攻城，可突兀其来的一场大雨不得不取消原定的计划。

站在颍昌城头的王贵心情异常沉重，他是五天前从河南府赶过来接防颍昌的。当时颍昌城内的守军为踏白军和游奕军。踏白军是全军，有七千余人。游奕军只有一半，另一半在副统制马羽的率领下留在了蔡州。王贵的中军也只有一半，另一半由统领苏坚带领，镇守刚刚收复的西京洛阳。加上由郾城赶来增援的四千背嵬军，整个守军两万余人。兵员少还不是王贵最担忧的，他最担忧的是城防单薄。颍昌原来的守将是韩常，他是金兵中的一员虎将，能开三石硬弓，箭矢可入铁。韩常率领两万人马守颍昌，在张宪的四万大军攻击下，只坚守了半天时间。

颍昌处于腹地，城墙低矮单薄，既无护城河，城外也无羊马墙。更重要的是，由于一直是攻城战，所有守城器械均没有携带。而金兵显然是有备而来，砲车、撞车、洞子、弩车、云梯等，一应俱全。

直到大雨滂沱王贵才走下城楼，与众将领商议战守之计，会议一开始就很沉闷。雨仍然在下，雷声比先前小了，闪电一道紧接着一道，像金鞭一样不停地抽打窗棂。

王贵那张黄脸此时浮现着一层黑气，依他的意思，在张宪没有率领大军抵达颍昌之前，应该退守郾城。但昨天夜晚岳云带来了岳飞的命令，要他坚守颍昌且时间不得少于三天。王贵当然清楚岳飞的意图，问

题是颍昌这座破城能坚守三天吗？如果城破，就意味着是一场惨败。王贵用兵极其稳妥，自从军以来还没有过失败的记录。

“各位说说，颍昌如何坚守？”王贵黑着脸问。

应该说，在座的将领都身经百战，清楚眼前的形势。颍昌属于四战之地，易攻难守，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要想守住颍昌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战，以战为守。可是，刚才众将领在城楼上已经看见了，此次南下的金兵有一半是骑兵。也就是说，金人的骑兵至少两万以上。面对数量庞大的骑兵，失掉城池依托，到城外与敌人决战，实在没有必胜的把握。

踏白军统制董先缓缓道：“岳相公命令自家们坚守颍昌，依末将看来，单是守城，颍昌是守不住的，要想守住颍昌，须得出战。”

游奕军统制姚政认为应该退守临颍或者郾城。如今两万人马坐守孤城，弄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游奕军原本有五千多人，现又分出去了一半，他手下仅存两千多人马，手中没有人马也就没有底气，于是附和道：“董太尉所言，当是至理，可城中仅有数千骑兵，如何与数万虏骑对战？”

城中的骑兵主要来自踏白军和岳云带来的背嵬军，背嵬军有四千骑兵，踏白军有三千多骑兵，加上游奕军和中军的部分战马，计有九千多名骑兵。九千多名骑兵对阵两万多金人骑兵，劣势毋庸置疑。

见状，岳云突然道：“末将愿领一支骑兵出城与虏人交战。”岳云的身份很特殊，他是宣抚司书写机宜文字又兼任背嵬军统制。

王贵闻言道：“岳机宜留在城里，要出城交战也该是下官。”

董先立即制止道：“不可，王提举是主帅，应该留在城内指挥。”

踏白军副统制胡清道：“都别争了，末将愿领三千骑兵出战。”

岳云的脸色微微一红，轻声道：“末将以为，出城交战兵不宜多，骑兵主力应留在城内，待城外战至午后，虏人疲乏之时，城内锐骑乘势杀出。”

众人眼睛为之一亮，敌众我寡之际这倒是一条上策。

岳云微红着脸继续道："所以，末将出城只带八百骑。"

一时没有人吭声，包括勇冠三军的董先投向岳云的目光中也尽是震惊和诧异。

"祥祥啊，"姚政叫着岳云的乳名道，"军中无戏言哪！"

岳云站起身道："末将愿立军令状！"

王贵摆摆手道："既如此，明日董太尉、胡太尉守城，下官与岳云、姚太尉领军出战。"

次日，雨过天晴，万里无云。站在颍昌城头望去，络绎不绝的金兵看不见尽头。当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时，金兵集合完毕。

由于颍河流经颍昌城北，金兵将进攻的重点摆在西门。刚交辰时，大队骑兵便拥过青泥河上的灞陵桥，直扑西城，紧随其后的是携带着攻城器械的数万步兵。

王贵嘱咐岳云道："你带八百骑攻击虏人的步卒，切记不要恋战。你从左边杀进，从右边杀出，以捣毁虏人的攻城器械为要，我和姚太尉带五千步兵出西门阻击虏人的骑兵。"

"遵命！"

王贵又对董先、胡清道："所有骑兵由你二人统带，午时三刻分成两路，从西门、南门出击。"

"遵命！"

走下城楼，王贵又叫住岳云交代："祥祥孤身入万军，切切不可大意！"

"伯父也一样，以少敌众，须得万分小心。"

言毕，两人分手。岳云翻身上马，带着八百背嵬军由南门呼啸而出。

昨天黄昏一场暴雨，青泥河水势陡涨，所有攻城的金兵必须经过灞陵桥。岳云打开南门出击时，金兵的步卒仍有一半阻挡在青泥河对岸。

岳云统带的八百骑是背嵬军中的精锐，每人一壶箭一把砍刀，砍刀宽五寸长三尺，沉重而又锋利。此时，渡过青泥河的金兵正在列阵，猝然间岳云带着八百铁骑杀到了眼前，顿时阵脚大乱，翠绿的草滩上眨眼间就躺倒了一大片金兵尸体。

这时候王贵带着五千人马也出城了。先期抵达城下的金人骑兵已经布阵完毕，指挥三忒母骑兵的金兵将领是突合速。老实说，突合速并没有将眼前的几千宋军放在眼里。他想待布阵完毕，一个回合就可以将眼前的几千宋军打垮，重新赶回城内。就在这时，指挥三忒母步兵攻城的韩常派人来报，说还没有列阵完毕的步兵遭到了宋军骑兵的攻击。

在攻城战中，骑兵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城内出击，保护攻城的步兵。突合速听说步兵遭到了攻击，紧急调派三千铁骑奔往城南，却被王贵、姚政率领的五千步军用弓箭挡在了城西。

金人步兵多为两河之民，此外便是奚人、辽人、渤海人。虽然将领多为金人且有韩常等资深老将指挥，但整体战力与岳云及八百骑背嵬军精锐相比，差距实在太远。岳云杀入金兵阵中后，直奔灞陵桥。灞陵桥原名八里桥，据传，当年关羽带着两位嫂嫂不辞而别，曹操闻讯追到此处，以战袍相赠。关羽站在桥头，用刀挑袍，于是灞陵桥天下知名。岳云其勇不逊关羽，一对铁锥枪沿途不知打碎了多少砲车、撞车、弩车和洞子。杀到灞陵桥头后，岳云又率军回转。铁骑所到，只见刀枪闪闪，金兵人仰马翻，尸首狼藉。

与岳云相比，城西王贵的处境就艰难得多。突合速见区区几千宋军居然阻拦金兵铁骑，不由大怒，一边命令金兵继续正面进攻，一边迅速展开队形，从左右两侧包抄。

王贵见状，赶紧分出两千人马对付两侧。宋军兵力毕竟有限，由于抽调了两千人马迎击两翼的骑兵，正面力量严重削弱，加之金人骑兵往来迅速，很快就有一部分骑兵突进了阵内。王贵急命姚政率一千游奕军将突进阵内的金兵赶出去。

正面刚刚稳定下来，左侧又被金兵突破。防卫左侧的是中军第五正将石磊。从左翼进攻的金兵大约有两千骑兵，石磊亲自操弓连发三箭，

射杀了三名金兵，第四支箭还没有来得及射出，金人骑兵已奔至阵前。石磊大呼一声操刀！话音未落，一名金将跃马过来将石磊砍为了两段。

立在阵中的王贵见左翼有失，亲自带领五百中军赶过来，劈面与两千多名金人骑兵相遇。王贵带领的五百中军也是精锐，虽然全是步兵，但一个个手持长刀，既砍马蹄，又砍马背上的金兵，两千多名金兵铁骑宛如湍急的洪流遇上了岩石，顿时一阵纷乱。

形势仍在恶化。五千宋军先是以弓矢抗击上万金兵铁骑的进攻，随着箭矢逐渐罄尽，金兵的铁骑一次次突进阵内，若不退回城中，将会被金人的骑兵分割围歼。王贵一边指挥全军向城边转移，一边紧急传令岳云退守城内。

岳云接到命令大为惊愕。如果此时退守城内，刚才的搏杀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岳云抬头看了一眼日头，对传令兵道："请禀告王提举，岳云不退，也不能退。岳云恳请王提举再坚持一个时辰，此时退入城内，会前功尽弃！"

待传令兵走后，岳云带领八百骑兵旋风般离开南门，驰向西门。在阵外，岳云观察了一下情势，发现左翼最为紧急。岳云用铁锥枪一指，八百骑兵如利箭一般杀向左翼。

进攻左翼的大约有三千名金人的骑兵，猝然间一支宋军骑兵斜地里冲杀来，不由得大吃一惊，进攻的势头一时大减。岳云一马当先，两支铁锥枪接连刺死十几名金兵。一员金将生得威猛高大，见状打马朝岳云奔来。岳云拍马上前，只一个回合，高大威猛的金将便被铁锥枪刺中咽喉，栽于马下。

在阵中，王贵见到岳云，立即道："敌众我寡，当退入城内据守。"

岳云道："此时退守城中，虏人就会攻城，到那时，情形会更加危急。"

"此时不退，我军将会被虏人分割。"

"即便被虏人分割，也当各自为战！"

王贵急了："岳机宜，不是自家怯战，自家是为五千将士着想！"

岳云也急了："颍昌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请伯父莫再迟疑！"

说话间，金人的骑兵再次蜂拥上来。岳云双腿一夹战马，挥动铁锥枪迎着金人的骑兵冲杀过去。

立在城上的董先和胡清看见，此时数万金人骑兵已全部扑向了宋军。五千宋军尽管顽强抗击，但仍然遭到了金人骑兵的分割。所幸的是，岳云率领八百骑兵一忽儿杀向东，一忽儿杀向西。所到之处，风卷残云一般，金兵纷纷披靡。正是有了岳云的八百铁骑，遭到分割的五千宋军才暂时未被金兵歼灭。

经历过无数血战的董先对胡清道："岳机宜乃当世虎将，只有前朝吕布可以相比。"

胡清笑道："仍然不能相比，吕布反复小人，岳机宜何等憨实。"

岳云带着八百骑兵出入金兵阵中数十趟，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战后打扫战场，死在岳云及八百骑兵刀枪下的金兵将领计有万夫长一名，千夫长五名，百夫长无以计数。

未时整，颍昌府的西门和南门同时打开，董先与胡清各率领数千精锐骑兵一齐杀出。突合速见状长叹一声，金兵已是人困马乏，怎挡得住这股新生力量的冲击？于是紧急传令各部，一边抵抗一边向灞陵桥撤退。

七月十三日，金兵一口气后撤了二十里。扎下营盘后突合速清点兵马，颍昌一战折损了八千余人，攻城器械毁损大半。鉴于青泥河水势太大，而全军只能从灞陵桥通过，突合速命令韩常领一万人马连夜于青泥河上搭建浮桥。

傍晚，宗弼从长葛赶到颍昌城外的金兵大营。突合速将宗弼迎入军帐，详细汇报了上午进攻失利的经过。当讲到岳云率数百骑宋军捣毁攻城器械，多次出入阵中时，突合速不免面带几分怯意，宗弼哼了一声问："我数万儿郎，难道抵不上一个岳云？"

突合速无话可答，垂下头颅。

"五万大军不仅拿不下颍昌，反而后撤了二十里。"宗弼冷着脸

问，“是你命韩常在青泥河上搭建浮桥？”

突合速点头。

“你想再战？”

“末将拼死也要拿下颍昌！”

宗弼端坐不语，他已接到完颜亮的战报，昨日在临颍城南与数百宋军铁骑遭遇，并发生了激战。宗弼据此推断，岳飞已经发现了他的意图，张宪的宋军主力一定正在赶往颍昌途中，否则，岳飞不会派遣一股骑兵巡哨商桥。

“即刻退兵。”宗弼站起身道。

“退兵？”突合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全部人马退至朱仙镇。”宗弼冷着脸宣布。

突合速灰着脸问：“这……这是为什么？”

宗弼没有解释，大步走出帐外。张通古随宗弼出去后又折转回来，道：“元帅料定，南军的主力正在逼近颍昌。”

突合速道：“南军主力即便从陈州启程，也须三四日后方能到达。再说，有完颜亮驻守临颍……”

张通古道：“完颜亮已从临颍退了。”

完颜宗弼不愧为一员宿将，料事准确，接到命令后的张宪仅用了两夜一天即从两百里外的陈州赶到了临颍城外。

此时已是十四日黎明，岳飞率领背嵬军从郾城驰来。昨日上午，王刚派韩清率五百背嵬军到商桥换防，才得知杨再兴与三百背嵬军全部阵亡。那时驻守临颍的金兵还没有撤退，韩清只得返回郾城禀告岳飞。

商桥边的景象触目惊心，方圆十数里绿莹莹的原野上摆满了尸体。紧挨商桥的一侧以金兵的尸体居多，往北走背嵬军将士的尸体才渐渐多起来。大约两里路后，便是那片易道的河汊。河汊里，一群背嵬军将士

依旧骑在马上，身上插满了箭杆，第一个是杨再兴，第二个是王兰，第三个是姚侑，第四个是李德……远远望去，每个人连同战马仿佛一只巨大的刺猬。

面对此景，在场所有宋军将士都流下了眼泪。

岳飞命令亲兵背来柴薪铺陈在淤泥中，然后将陷于淤泥中的背嵬军将士一一抬出来。尽管经过一天的曝晒将士们的尸体已在发臭，但搬运尸体的宋军士兵没有一个人皱一下眉头。

在商河边，对三百名背嵬军将士的遗体进行了火化。单是从杨再兴身上拣出的箭头就有两升之多。

望着两升多箭头，岳飞泪眼迷蒙。他想起绍兴二年四月在贺州城外第一次见到杨再兴的情景——“小将与太尉同为乡人，家乡蒙难，小将心若锥痛。求太尉暂且放过小将，待小将跟随太尉讨平金虏，光复故土，再凭太尉处置。”铿锵之声仍在耳边回响。

呼延龙取来香表，岳飞一边焚烧一边呢喃：“国难未息，壮士捐躯，天悲大宋，肝肠寸断……”

岳飞泪流满面，而周围将士则无不唏嘘。

上午，全军抵达颍昌城外。颍昌城外已经空寂下来，唯有地上的斑斑血迹，无声地诉说着昨日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王贵、董先、姚政、岳云等人将岳飞迎入颍昌。

根据探报，长葛一带已无金兵的踪影。岳飞判断，金兵已经撤至朱仙镇一带。朱仙镇距开封仅四十多里，距颍昌却有两百里。很显然，金兵企图倚靠开封在朱仙镇与宋军决战。岳飞和幕僚们估计，开封一线的金兵至少有十万人，其中有三至四万骑兵，而行营后护军只有七万余人，兵员数量处于劣势。

不利于行营后护军的消息还有，前出到亳州一带的王德所部已经于三天前撤至淮河以南了。王德所部原驻宿州，在岳飞的再三催促下进抵亳州，结果只停留了数日就撤退了。亳州距离应天府不过一百多里，若继续前进一步，即可使开封两面受敌。退一步说，即是王德不进击应天府，只要坚守亳州，也将极大地牵制应天府一带的金兵。然而，王德却

将大部人马撤回了庐州，仅留下一支千余人的雄胜军在亳州驻守。岳飞估计，王德撤回庐州，张俊一准撤回了江南。当下，距离颍昌最近的是刘锜一军。而刘锜一军原本人马不多，加之他已派出左军和右军护送家眷返回了镇江，在顺昌的刘锜一军不过万余人马，其中还有两千伤员。月初岳飞即给刘锜发去书札，希望刘锜引军北上。刘锜回信称，朝廷已取消了他的东京副留守之职，改任沿淮制置使。也就是说，刘锜不但无法北上，还有可能放弃顺昌。

当然，岳飞可以还师。在抵达郾城之前，岳飞便收到了赵构于闰六月二十七日发出的御札："近据诸处探报及降虏面奏，皆云兀术与龙虎议定，欲诱致王师，相近汴都，并力一战。卿切须站稳自固，同为进止。虏或时遣轻骑来相诱引，但挫其锋，勿贪小利，堕其诡计。俟有可乘之隙，约定期日，合力并举，以保万全。"既然圣旨中有"同为进止"，那么，淮西的王德一军已退回庐州，岳飞退回鄂州也属遵旨而行。问题是，岳飞怎么会甘心班师呢？这些年，他每天都在盼着北伐中原，恢复故土，如今终于有了这么一天，违诏出师，岂能无功而返？

由于商桥一战损失了六员将领，进入关公宅的众将都面带凝重和悲戚之色。要是换了往日，颍昌城下取得如此战果，将领们无不喜气洋洋。

岳飞召集众将领与幕僚商议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首先用低沉的声音介绍了目前的情势。淮河以北只有刘锜一支友军，虽然已经给朝廷发去了紧急文书，请求刘锜率军北上，但朝廷还未回复。远在淮东的前护军自攻占海州后，一直受阻于下邳城下。韩世忠拿不下下邳，就不能进击徐州，更谈不上威胁开封侧翼。所以，韩世忠一军指望不上。至于王德，在座的将领们都知道，没有张俊的命令他不会再返回亳州。

"为当今计，我军有战，有退，有守。退，还师邓州、蔡州；守，即守住颍昌和陈州；战，即进逼朱仙镇。退最为稳妥；守，数万大军的粮草供给殊为不易，何况旷日持久，师老兵疲；而战，则以寡敌众，加之孤军深入，犯兵家之大忌。"岳飞缓缓停住了，目光依序在众将与幕僚脸上扫过。

一时间无人吱声。大家知道，主帅所言全是实情，守不易，战亦不易，最好的抉择是退。而退，几乎所有将领都于心不甘。

"朱参谋，"岳飞将目光投向朱芾，"你说说。"

应该说，在颍昌城下与金兵决战最为有利。颍昌距开封较远，金兵增援易于阻击。另外，在颍昌城下决战，往北郑州，往西洛阳，均有宋军。谁知宗弼嗅出了杀机，将全部人马撤到朱仙镇，攻打朱仙镇就等于攻打一只攥紧的拳头。

“下官以为，”朱芾停顿一下，“朱仙镇非打不可。”

在座的所有将领都望着朱芾。

“说说你的理由？”岳飞颔首道。

“我军进入河南两月有余，收复了大半疆土，但虏人的兵力损失不多。下官估计，包括昨日的颍昌之战，也仅消灭了两三万人马，至于传说中的‘铁浮图’至今未见踪迹。”

这些年来，正是为了应对金人的“铁浮图”，岳飞才组建了背嵬军。可进入河南以来，西起虢州，北至郑州，南到陈州，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均不见“铁浮图”的影子，岳飞也颇觉蹊跷。郾城、临颍、颍昌三场血战，交手的是金虏骑兵，但不是“铁浮图”。岳飞强烈地感觉到，虏人的“铁浮图”就蛰伏在开封至应天府一带。

朱芾继续道：“我军此次北伐，占据了大半个河南，倘若对虏人的‘铁浮图’不予以重创或消灭，就很难全身而退。”

在座的将领纷纷点头。有“铁浮图”在，终究是一个巨大威胁。河南地势平旷，非常适合骑兵作战。何况“铁浮图”是重装骑兵，一旦被其尾随追击，后果不堪设想。

朱芾停顿一下，提高声音道：“下官以为，目今撤兵，虏人的元气尚存，不待秋后就会卷土重来，京西南路又将不得安宁。与其日后疲以应对，莫如今日一鼓作气直下朱仙镇。”

话音刚落，张宪就接话道：“朱参谋说得好！直下朱仙镇，与金虏决战！”

王刚还沉浸在失去六员战将的巨大悲愤中，待张宪说完，他忽地跳起叫道：“下朱仙镇，末将愿为前锋！”

徐庆也赞同进兵朱仙镇。高林的家与徐庆的家只隔一道土岗，高林

殉难，徐庆悲愤万分。此外还有董先、牛皋、寇成、王经等将领也纷纷表示继续进兵。王贵、姚政以及破敌军统制李山、胜捷军统制赵秉渊、同统制傅选等将领没有吭声。

岳飞将目光投向王贵，问道："王提举意下如何？"

王贵处于矛盾之中。作为岳飞最亲近的将领，他当然清楚岳飞的心思。从违诏出师的那一刻起，岳飞就已铁定主意，要收复河南，光复旧京。现在，距离岳飞的目标只一步之遥，可远在杭州的圣上似乎无意进取河南。王德撤过淮河，不仅仅来自张俊的命令，没有圣上的旨意，王德是不会退师庐州的。退师庐州的目的是拱卫江南，不能说圣上已决定放弃河南，至少在圣上眼里，河南远没有江南重要。正因为如此，攻打朱仙镇，与金虏决战，便不为圣上所喜。万一失利了呢？一旦失利，丢掉的不仅是河南，有可能将是整个京西南路。倘若京西南路有失，情形将比绍兴三年李横丢失襄汉还要糟糕。金虏的铁骑将从长江中游直扑两湖，然后再下两浙。过去，宿卫行在的有刘光世、张俊两支人马，如今刘光世一军不在，单凭张俊一军无论如何也守不住建康。圣上的御札一再要求后护军切莫轻兵冒进，就是担心京西南路的安危。而京西南路的安危就是江南的安危以及圣上的安危。这些话王贵怎么能对岳飞说呢？他不能说，即便私下也不能说。

在岳飞的注视下，王贵斟酌着道："要打朱仙镇，当以稳妥为要。既要与金虏决战，也须防备应天府之敌断我后路，尤其断我粮草。一旦粮草有失，我数万大军将濒临绝境。"

岳飞的脸渐渐阴了。

"另外，"王贵缓缓道，"颍昌与陈州需要加派重兵防守。目今，亳州仅驻扎了千余人，阿鲁补只需派出一支轻骑就能将亳州攻占。亳州有失，陈州危急。陈州有失，郾城、临颍、颍昌均无险可守。"

待王贵话音一落，岳飞疾言厉色道："自古交战，没有必胜之策。两军相逢勇者胜，有勇无谋谓之莽，有谋无勇谓之懦。杨再兴率军三百杀敌两千，凭的即是一个勇字！"岳飞声音不高，却有一股摄人心魄的气势，"还有颍昌大战，靠的也是以勇取胜。倘若面对强虏畏惧不前，必将导致城破军溃，何来颍昌大捷？主将懦，全军即是一群羊；主将勇，全军即是一群虎！我军若是七万猛虎，别说'铁浮图'，就是一座铁山也能将其踏平！"

闻言，王贵不禁脸上一辣。

经过一天的休整，十五日黎明，各军依序向朱仙镇进发。为了加强陈州的防守力量，岳飞调派选锋军第一正将史贵率领两千人马增援陈州，同时，岳飞命令王贵率领中军驻守颍昌和临颍。

前锋出发后，岳飞叫来王贵。此时，设在曹丞相府的临时宣抚司内，只有他们两人。自五月底王贵北上襄阳后，岳飞与王贵已有两个多月没见面了。王贵率领中军转战数千里，先是收复了西京，继而又克复了郑州。杀敌虽然不多，却牵制住了李成的数万兵马。至今，副统制苏坚仍率领部分中军留守洛阳，联合河南府兵马钤辖李兴攻打南城军和永安军，并与在王屋、济源一带活动的梁兴、赵云遥相呼应。两个多月不见，王贵明显瘦了。岳飞想起颍昌之战，毫无疑问，颍昌之战是一次险胜。如果不是青泥河水暴涨，如果不是岳云用八百骑拖住虏人的骑兵，颍昌之战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现在，岳飞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完颜宗弼难以对付。他就像一头蛰伏在山林间的老狼，瞅准时机便蹿出来咬一口。

“伯富啊！”好些年岳飞没有称呼过王贵的表字了，一声“伯富”喊得他心尖一颤，“你素来稳重，虑事周密，我思之再三，决定留你镇守颍昌和临颍。临颍和颍昌是我数万大军的生死之地，一切就拜托给你了！”

王贵热血一涌，回道：“五哥放心，有我王贵在，就有临颍和颍昌在！”

岳飞轻轻颔首。

王贵又道：“我最担心的是阿鲁补，如果在太康再驻上一军，更为稳妥。”

太康县位于应天府与颍昌府之间，距离亳州和陈州都不过几十里。如果在太康进驻一支兵马，使太康、陈州、临颍成为犄角。

岳飞摇摇头，苦苦一笑。

王贵也知道，朱仙镇定是一场恶战，不可能再分兵了。

就在岳飞挥兵指向朱仙镇时，开封城内的龙德宫里，宗弼也在紧张筹划，他原来估计岳飞是不会北上朱仙镇的。因为，岳飞应该判断得出，开封周围屯有重兵。以岳飞一军，绝不敢深入至开封近郊决战，除非此战岳飞有必胜的把握。宗弼实在弄不懂，岳飞必胜的把握在哪里？

张通古估摸着说道："据下官推测，岳飞敢于孤军北上，倚仗的是他的骑兵。"郾城、商桥和颍昌三战，岳飞的骑兵杀出了威名。金军上下都知道，岳飞有一支背嵬军。

宗弼道："他岳飞能有多少骑兵？最多两万。可我有四万精骑，还有五千'铁浮图'。"

众将仍然沉默。

宗弼又道："眼下我在朱仙镇有十二万兵马，他岳飞不过七万。以二敌一，何足惧哉？"

韩常道："元帅有所不知，目今南兵已不是昨日之南兵。"

宗弼沉着脸问："此话从何说起？"

韩常说道："昨日之南兵，稍一接触，或溃或降。目今之南兵，死战不退，舍身向前。尤其岳飞一军，其战力格外旺盛。"

宗弼喝道："韩将军，你这不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家的威风么？"

突合速也道："韩将军并无虚言，今日南兵的战力委实见长。"

"龙虎大王，你也说这话？"宗弼霍地站起，声色俱厉，"谁再美言南兵者，斩无赦！"

实际上，宗弼何尝没有同感。不仅南兵的战力大为增强，而且两河乱民也成为燎原之势，以至于李成一军被牵制在河南府一带，而京东路的李宝和孙彦竟数次大败进剿的金兵，前日不得不又派出八千兵马渡河驰援。但是，他身为主帅，不允许全军的意志有丝毫动摇。

"朱仙镇决战，事关大金国命运。"宗弼重新坐下，一字一顿地说道，"此战若败，我大金国不仅丢失河南，还将危及山东、河北。"

为了确保开封无虞，早在十天之前宗弼便命令驻守太原的完颜宗贤率兵南下。完颜宗贤勇冠三军，人称盖天大王。

七月十八日上午，张宪率领前军、后军、游奕军、踏白军、破敌军近四万余人抵达朱仙镇外。还没有扎住阵脚，即遭到一万五千金人骑兵的猛烈进攻，指挥这次进攻的便是盖天大王完颜宗贤。

张宪一边急命董先、姚政率游奕军和踏白军迎击，一边指挥前军和后军布阵。盖天大王的攻势非常猛烈，董先的踏白军和姚政的游奕军全力堵击也未能遏制住金人骑兵的进攻势头，好在张宪的前军训练有素，紧急布阵完毕后用一阵密集的箭雨才将敌兵逼退。

下午，岳飞率领背嵬军、左军、胜捷军赶到朱仙镇外。张宪禀告了上午的战况，由于金人的骑兵行动迅猛，攻击凌厉，踏白军和游奕军伤亡了一千多名将士，其中以游奕军兵士居多，身带创伤的姚政一直黑着脸。

岳飞本想斥责张宪几句，但见他眼里布满血丝，话到舌尖忍住了。自进入河南以来，张宪率领主力一路攻城拔寨，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要责备张宪轻敌，其实也是自家过于大意。岳飞命令全军深沟高垒，多立栅栏。为防止金兵踹营，将二十多架弩车布置在营寨西北。

进入临时营帐，董先押来几名俘虏。经过询问，才得知上午率军迅猛出击的是完颜宗贤。

“此人骁勇，”岳飞待战俘押走后道，“明日决战不可不防。”

翌日，在朱仙镇西南空旷的原野上，宋、金双方摆开阵势。宋军七万余人，金兵十万余人。宋军有两万骑兵，金人有骑兵四万。

朱仙镇紧邻开封，属京畿重镇。盛唐时，朱仙镇上有居民近万户，商旅云集，车马不绝，帆樯如林。靖康后，朱仙镇人口剧减，目今仅存千余户人家。

从黎明时分起，宋、金双方即开始擂动战鼓。上千面战鼓一起擂动像沉闷的雷声滚过中原大地，致使群兽奔逐，百鸟远遁。岳飞的雪花骢听见战鼓声格外兴奋，不停地奋起四蹄昂首嘶鸣。在一大群亲将的簇拥下，他跃马来到阵前。此时，朝阳喷薄而出，万道金光洒向原野、河

流、村镇以及由十几万大军组成的战阵。成千上万面旌旗迎着金光猎猎飞舞，如林的戈矛宛如一片冰原闪射出炫目的光焰。

岳飞观察片刻，命令岳云率五百精骑攻击金兵左翼，徐庆率一千精骑攻击金兵右翼。在激越的战鼓声中，两支宋军骑兵突然杀出。左翼是韩常，其兵士在颍昌城下见识过眼前这位少年将军，岳云的五百骑还没有冲进阵中，兵士们便开始退却。右翼是王伯龙，所部多为契丹人，虽然骑兵数量很大，但故国亡于金人，均不愿意舍命向前，在徐庆的攻击下也连连后撤。

立在阵中的宗弼派人传命韩常和王伯龙不许后退，畏缩不前者斩！与宗弼立在一起的完颜宗贤则请战道："我率五千骑兵增援左翼，将南人骑兵歼于阵中。"

宗弼摇头拒绝了。

岳飞见左右两翼得手，又命牛皋、王经各率本部人马向左右两翼进攻，吩咐道："你二人击败韩常、王伯龙后直奔朱仙镇。待虏人展开攻击后，你二人再挥兵返回。"

"遵命！"

有了昨日的遭遇战，张宪格外谨慎，对岳飞道："我军猛击左右两翼，兀术不予增援，恐有奸计。"

岳飞道："他是在诱我继续分兵。"

"相公既然知晓，为何还要派出左军、后军？"张宪不解。

岳飞笑道："我若不分兵继续攻击，虏人的正面骑兵如何得以出战？"

宋军加强了对两翼的进攻，宗弼非常高兴，正面之敌减弱，将有利于他的攻击。宗弼判断，宋军从两翼得手后会直接冲击他的中军。他早已设置了陷阱，那就是布置在中军两侧的数千名弓箭手。

两翼的局势还在恶化，韩常和王伯龙根本就挡不住牛皋的左军和王经的后军。牛皋的左军和王经的后军各有万余人马，且人人憋着劲，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向前。

时间不长，韩常与王伯龙两军便开始向朱仙镇溃败。令宗弼震惊的是，两万多名宋军并不攻击他的中军，而是尾随韩常、王伯龙向朱仙镇进击。此次会战金兵几乎倾营而出，朱仙镇乃至开封城都没有留下多少兵马。刹那间，宗弼的脸色一片惨白。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迅速调派大军回援朱仙镇，要么迅速从正面展开攻击。经过短暂的犹豫，宗弼选择了正面攻击。他有四万骑兵，其中有五千铁甲军，宗弼认为击溃正面之敌胜券在握。

一声令下，万马奔腾，大地震颤，天上的太阳打个哆嗦，一头扎进云絮。冲在最前面的即是名扬天下的“铁浮图”，清一色的黑马，黑甲，兵士一律重铠，头戴黑色兜鍪。远远望去，仿佛溃堤的黑潮扑来。

岳飞见状，急令阵前的弓箭手迅速移向两侧，露出一个方阵。这就是岳飞为了对付“铁浮图”而专门训练四千步兵，每人一柄短刀一把长刀，短刀插在背上，长刀握在手中。这四千步兵隶属背嵬军，由副统制寇成统带。

弹指间“铁浮图”到了跟前，只见这些手持长刀的宋军步兵就地一滚，挥刀砍向马蹄。受伤的战马发出凄厉的狂啸，将背上的铁甲骑兵掀翻在地。宋军士兵扔下长刀，抽出短刀割下金人骑兵的头颅。

与其说这是一场格斗，不如说这是一场屠戮。大半个时辰过去，宗弼的五千“铁浮图”便全部殒命阵前。宋军的损失也很惨重，四千步兵已不足千人，副统制寇成被创十余处。

然而，血战并没有结束。就在“铁浮图”迎面冲击时，宗弼指挥突合速与完颜宗贤率领骑兵从两侧冲向宋军。尽管宋军阵地两侧的弓箭手射出一排排箭雨，让成百上千的金人骑兵栽倒在攻击途中，可仍然挡不住金人骑兵迅疾的马蹄，很快就有成千上万的金人骑兵突进了阵内。集中在阵地核心的是背嵬军、踏白军以及游奕军的全部骑兵。近两万名骑兵在董先和王刚的统领下，向金人骑兵发起了反击。这是一场鬼神为之胆战的搏杀，吼叫声，呐喊声，刀枪碰击声，绝命前的哀号声，宛如泛滥的黄河，铺天盖地。

战局一度对宋军非常不利。一股金人的骑兵逼近了中军，岳飞想亲自率领五十名卫士出击，都训练霍坚见状一把抓住岳飞的马缰道：“您

是总帅，万万不能涉险！”

岳飞挥鞭抽击霍坚的手臂，喝道：“总帅惜命，将士何以舍身？”

岳飞驰入阵中，连发数箭，弓弦响处，金兵落马。有一名金将认识岳飞，大声呼叫，呼延龙拍马向前，骤然挑于马下。

当牛皋、王经两军返身杀回来时，战局已被彻底扭转。岳云首先率五百骑兵加入战阵，继而徐庆率一千骑兵从侧后杀回。宗弼见状，只得紧急传令突合速与完颜宗贤，迅速脱离战场退回朱仙镇。

朱仙镇一战，金兵损失惨重。四万骑兵已不到三万，五千“铁浮图”仅存数十骑，全军阵亡将士两万余人。回到龙德宫后足足一天宗弼闭门不出，直到蔡松年从燕京回来，说有紧急公事禀报，宗弼才一脸冰冷地来到议事厅。

蔡松年的身份是军中六部总管，此次回燕京一为筹办粮草，二是吩咐燕京行省签军。早在闰六月间宗弼就感到了兵力不足，决定再签军十万。燕京行省目前的主事者是右丞相杜充，对于这个主动投降金廷的江南宰执大臣，宗弼既鄙夷又觉得办事放心。

蔡松年急于求见宗弼，是有一件要事相告——完颜亶已离开御寨，正在赶往燕京。

闻言，宗弼愣住了，这确实是一件大事。开战以来，宗弼给朝廷发回了几份奏报，多是扬胜讳败。

“郎主来燕京做什么？”宗弼问。

蔡松年摇头。自宗干病倒后，朝中大事均为左丞相完颜希尹主持。宗干留下希尹是为了对付宗磐。现在宗磐已除，理应将希尹赶出朝廷，可惜宗干病了，不能上朝，致使军国大事听由希尹决断。对此，宗弼非常不安。

“下官估计，”蔡松年轻声道，“郎主此行，或许与战事有关。”

宗弼没有吱声，心底却认同蔡松年的判断。前次回御寨请旨，宗弼感觉到完颜亶对自己不满。宗弼认为，完颜亶对自己不满定是谷神进谗所致。如果战事不利，自己的都元帅位置很有可能不保。宗弼叫进一名

亲将，吩咐道："传令各部，自今日起坚守各寨，不许出战。违令者斩！"亲将领命而去。

蔡松年又道："依下官之见，元帅近日内恐怕得回燕京一趟。"

宗弼缓缓坐下，点头道："说得是，回燕京。"停顿片刻，忽然咬牙道，"朝廷不靖，忠臣良将难以安国！"

就在宗弼为完颜亶南下而焦躁不安时，朱仙镇外宋军大营内，满眼红丝的岳飞也正在与幕僚们商议军情。尽管灭掉了金兵的"铁浮屠"，岳飞、朱芾、张宪等人高兴不起来，因为宋军面临的情势仍然十分严峻。

中午时分，王贵派人飞马来报，说两天前驻守应天府的阿鲁补派遣万余大军猛攻亳州。仅仅坚守了半日亳州即被阿鲁补攻破，千余名雄胜军兵士及统制宋超下落不明。

亳州陷落，金兵的下一步肯定是攻打陈州。陈州只有四千兵马，绝对挡不住阿鲁补的攻击。一旦陈州丢失，将严重威胁宋军的后路。陈州距郾城、临颍均不到百里，金人的骑兵转瞬即至。况且，朱仙镇一战，宋军的损失也很严重。清点下来，阵亡了九千余名将士，损失了三千五百余匹战马，还有一万多名伤者，全军能战之兵仅剩五万余人。

昨晚岳飞一宿没有合眼，尽管他对朱仙镇决战的残酷惨烈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但面对如此巨大的伤亡仍然揪心不已。见状，朱芾劝慰道："金虏元气大伤，下官估计月余之内兀术不会出战。与其屯兵坚城之外，不如退还颍昌。"

于鹏、孙革等人也赞成退守颍昌、陈州一线。

岳飞黯然道："仅靠自家们一支军马，退守颍昌又能有多大作为？"

朱芾、于鹏、孙革一时没有吱声，他们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金人在河南集中了全国精锐，除非几路大军配合方能制敌，后护军再勇，仅靠一旅难以将其消灭，可直到眼下，也没有得到朝廷另派兵马的消息。

"退还颍昌，粮草运送仍然长达千里，五六万大军，需要耗损多少民力？还有兵器需要补充，尤其弓箭，几次大战损耗较多。昨晚我问李

启，他说至少需要五千斤精铁，万张牛皮和数百万只翎羽。如此庞大的军需，短时间内根本无法筹集。下官觉得，不如干脆退还鄂州，以图再举。”

对于岳飞来说，做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盼北伐盼了五年，谁知到了开封城外，却不得不引军而返。

于鹏赞同道：“下官赞同退军鄂州。岳相公若去行在，一定禀明圣上，收复河南须几路大军齐头并进。”

“尤其淮西一路，应改用能征敢战之将。”对于王德退兵庐州，孙革认为是张俊消极避战。

提到淮西，岳飞的脸立刻阴了。在他看来，此次后护军兴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张俊肯定心生嫉妒。如若不是心生妒忌，为何反将王德一军撤出了河南？朱芾清楚张俊在圣上心中的位置，他不愿岳飞与张俊交恶，见岳飞脸色骤变，赶忙道：“张俊是中护军，宿卫行在是他的职责。”

孙革、于鹏知道朱芾的意思，也就不再吭声。

接下来商议如何退兵。兀术虽然一败再败，但开封城内至少屯有七八万兵力，加上应天府的阿鲁补、孟州的李成、怀州的乌陵思谋，金兵总数仍在十万以上。如果计议不周，退兵之时仍有丧师的可能。

朱芾建议道：“可选派一军进兵中牟。”

中牟县位于郑州与开封之间，距离开封仅几十里。进军中牟，即摆出一副继续进兵的势态。经过商议，最后决定由驻守郑州的前军副统制杨成派遣一支人马前往中牟。杨成自占据郑州以后，一直在郑州与中牟之间活动，对中牟的情形非常熟悉。

进兵中牟的决策相当正确，当宗弼探知岳飞派军占据中牟县城后，立刻判定岳飞准备攻打开封。张通古不相信岳飞会攻打开封，道：“我军虽败于朱仙镇，仍有七八万人马。岳飞用兵攻中带防，勇中有细，进兵中牟，定是虚张声势，掩护退兵。”

宗弼摇头道：“岳飞料定我军新败，军心不稳，想一鼓作气将我赶

过黄河。”

但三天后，朱仙镇外已无宋军的一兵一卒。消息报来，宗弼大为感叹道：“谁说书生不知兵？张通古不亚于孔明！”于是尽起开封之兵，追杀宋军。

由于耽搁了三天，岳飞已引军退至颍昌，但威胁仍没有解除。阿鲁补占据亳州后继续猛攻陈州，陈州守将史贵不敌，弃陈州逃至郾城。

现在，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岳飞急命赵秉渊率胜捷军东进。赵秉渊已年近五旬，须发斑白。自绍兴四年隶属岳飞以来，勤谨忠诚，深得岳飞信任。赵秉渊的胜捷军有七千余人，全为湘人子弟，十分骁勇。攻打颍昌，张宪即以胜捷军为前锋，不到半日就拿下了东西两门。

“陈州已为金虏所占，不日将西进临颍和郾城。”岳飞语气沉重道，“你带全军东向，击退陈州之敌。”

赵秉渊慨然道：“少保放心，末将一定收复陈州。”

岳飞又道：“陈州能克即可，若陈州不能克，陈州之北有一县城，名商水。太尉可屯兵商水，扼住阿鲁补西进之道。”

“遵命。”

赵秉渊走出军帐后，岳飞又派呼延龙追回，攥住他的手道：“太尉坚守孤城，以确保数万大军顺利南归。千钧重托系太尉一身，望万千珍重！”

“末将身为宋臣，当以死报国！”赵秉渊也动了感情。

“拿酒来！”岳飞道。

自绍兴元年醉殴赵秉渊后，岳飞一直滴酒不沾，赵秉渊也从此戒了酒。但今日岳飞临别破戒，赠酒以壮豪情。沈德拿来两只酒盅，斟满酒，岳飞和赵秉渊一饮而尽。

数日后，消息传来，陈州为赵秉渊收复。在四面无援的情形下，赵秉渊坚守陈州十余日，直至后护军全部撤走，赵秉渊才率军历经艰辛返回蔡州。

在颍昌，岳飞还命李山率破敌军前往洛阳，迎回苏坚统领的部分前军以及梁兴、赵云等率领的太行义军。八月底，后护军已全部撤至蔡州一线。除郑州的杨成一部略有损失外，全军基本安然无恙。岳飞刚抵达蔡州，即收到圣上的御札，要他急赴杭州。

八月的淮水十分辽阔，波涛滚滚宛如万马奔腾。岳飞立马河畔，回首北望，不由得长叹一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县，一朝全休！"

周遭将士无不低头垂首，神色黯然。

岳飞违诏出兵，赵构大为震怒。联想到淮西合军未成，岳飞负气离职，赵构对岳飞的信任降到了冰点。

六月中旬，李若虚返回杭州，主动承担了岳飞违诏北伐的责任："今日虏人背盟，岳飞请缨匡复中原，臣不能阻止，请陛下治臣矫诏之罪。"

好半天，赵构冷着脸没有吭声。明眼人一看便知，李若虚是在为岳飞开脱。良久，赵构才冷冷地说道："平身吧。"

李若虚仍然伏地不起，请求圣上治罪。

"看在你的亲弟李若水的分上，此次朕就不追究了。"赵构冷着脸道，"倘若日后仍有忤逆之事，可别怪朕没有顾全忠良之家！"

几天后，李若虚被撵出朝廷，出知宣州（安徽宣城）。

赵构可以处分李若虚，但必须善待岳飞。赵构清楚，岳飞既已出师河南，再大的愤怒也只能咽进肚里。何况这场中原战事与朝廷的安危紧密相关。十万大军深入京畿，稍有不测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朝廷只有三十万兵马，此次即动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鉴于此，赵构除要求岳飞及时禀奏军情外，便是一再提醒岳飞要警惕虏人的奸谋。根据探报，金兵的主力全部集中在开封一线，兵马数量多于宋军，况且还有大量精锐骑兵。虽然后护军也是一支劲旅，可毕竟深入到了敌境之内。绍兴三年李横兴师北向，不就是败在了开封城外吗？

好在战事进展顺利，郾城、颍昌、朱仙镇几次大战均以金人大败告

终。当岳飞收兵的奏报传到杭州后，赵构这才长长地吁了口气。接下来，岳飞抗旨不遵宛如一团挥之不去的阴影，终日在赵构的脑海里徘徊。

九月上旬，岳飞受命抵达杭州。屈指算来，岳飞睽别杭州快一年了。一年来，岳飞人在鄂州，可目光无时无刻不在遥望杭州。

岳飞将背嵬军安置在杭州城外驻扎，自己仅带了几名亲随由涌金门进入杭州城。此时杭州已经改名了，叫临安，取临时安歇之意。

走在街道上，不知是谁一下子认出岳飞来了一声喊道："这不是岳少保吗？！"人们于是纷纷簇拥过来，争睹岳少保的风采。

骑马已无可能，岳飞只得下马步行。发生在河南的战事杭州人全都知晓，万头攒动中议论的是颍昌血战和朱仙镇大捷。

从涌金门到下榻的馆驿有相当一段路程，岳飞不断抱拳拱手，直到枢密院派来一队甲士才将围观的百姓驱散。

按例，宣抚使回朝，宰执们要设宴招待。傍晚时分，有吏胥来报，说秦相公晚上在都堂为岳太尉洗尘。

岳飞推说一路劳累，坚辞不去。吏胥站在馆舍中，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朱芾见状出来圆场，说少保歇息片刻，将准时莅临。

吏胥走后，岳飞愤愤地说道："今日都堂，已非昨日。秦桧来路不明，且一味求和。那新入相的王次翁，两度弹劾赵相公，不仅罢相，且夺职宫祠。"赵鼎出任浙东安抚大使兼知绍兴府后，又被王次翁论罢。岳飞对赵鼎摇摆于战和之间不满，但对他的为人始终充满敬佩。

对于秦桧是奸细的说法，朱芾劝说过岳飞多次。圣上既然以秦桧为相，没有确凿的证据斥责秦桧为金人细作，是对官家的不敬。今日见岳飞忍不住又旧话重提，免不了再次叮嘱："少保不是庶民百姓，风闻之事断不能拿来言说。今晚之宴，不能辞免。"

岳飞忍不住又说了一句："道不同不相与谋。"

朱芾严肃地道："少保为国家干城，如今统雄兵十万，若要一展报国之志，绕不开两府的支持！"

这话说到了岳飞的痛处。岳飞清楚领兵大将应该如何与朝中宰执相处，问题是他做不到。岳飞平生最厌恶的就是逢迎与献媚，在他看来，秦桧、王次翁不过是一帮佞幸。

朱芾继续道："下官深知少保的本性，只是少保壮志未酬，该周旋处须周旋，该隐忍处应隐忍。圣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容易，苦其心志极难。"

闻言，岳飞半晌无语，末了长叹一声。

政事堂的晚宴只有四个人，岳飞、秦桧、孙近、王次翁。岳飞与王次翁不熟，秦桧作了介绍，岳飞尽力显得冷静，道："下官久闻其名。"

对于这场发生在河南的战事，秦桧同样十分关注。金人背盟，秦桧十分紧张，一连两上辞章。岳飞违诏出兵，赵构责令两府尽可能地给予支持，秦桧也不含糊，无论是兵器补充、粮草供应，还是民夫征集，均指示有司优先满足行营后护军。秦桧知道官家的想法，当此之际，唯有奋力一战，痛击兀术，方有重新议和的可能。岳飞以得胜之师回朝，官家高兴，秦桧也跟着兴奋。今日政事堂设宴，除了因循旧例，也有秦桧的一番心意。

由于岳飞不饮酒，能饮酒的孙近和王次翁各自只斟了小半盅。秦桧自是滴酒不沾，首先恭喜道："岳太尉一路奏捷，下官直是佩服。"

"秦相公过奖了。"有了朱芾的再三劝说，岳飞总算控制住了情绪。

"下官遍观诸大将，唯岳太尉智勇兼备。"秦桧称赞道。

"岳飞虽是粗人，但识得忠义。"岳飞不亢不卑，"国家有难，当全力以赴。"

晚宴上秦桧说了不少溢美之词，可每一句岳飞听来都极不舒服。以至于后来岳飞不再说话，让脸上保持一种僵硬的笑容。

数天后，赵构在内殿召见岳飞，秦桧、孙近、王次翁在侧。

此次召岳飞到行在奏事，是赵构思之再三的结果。按照赵构的性情，应对岳飞严加训斥，甚至给予相当的处分。但最后，赵构说服了自

己。

岳飞敢战、善战，仅后护军一旅，抗击着虏人近二十万兵马。朱仙镇一战，其意义远胜于仙人关大捷。仙人关地势雄奇，而朱仙镇则无险可依。能在平阔处击败虏人，本朝除了岳飞还没有第二人。此外，要兀术低头议和，须得歼其精锐，灭其戾气，断其妄想。既如此，赵构决意暂不追究岳飞的违诏之罪。

“臣违诏出兵，请圣上责罚。”岳飞行过臣礼，伏地请罪。

赵构以和蔼的口吻道：“岳卿平身。卿有何罪？卿为河南河北招讨使，出兵河南，是其职守。”

岳飞已知李若虚揽责，被撵出了朝廷。岳飞想为李若虚申辩，可官家并未提及违诏与矫诏，担心越描越黑。

“岳卿转战京畿，强敌环伺，险象丛生。”赵构面带笑容，“朕每日挂念战事，拥衾不眠，食不甘味。”

“臣让圣上牵挂，罪该万死！”

赵构一笑道：“朕之忧虑，实属多余。卿一战郾城，二战颍昌，三战朱仙镇，直杀得虏人弃甲丢盔，闻风丧胆。”

岳飞此时有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哪儿说好。他想说，若是王德、张俊从淮北进兵，与后护军合围开封，已将虏人赶出了河南。就因为王德擅自退兵，致使后护军孤立无援，葬送了即将到手的胜利。他甚至想说，对于王德擅自撤军，朝廷应予严办，否则，建炎年间的诸大将临敌先退、置友军于不顾的恶习又将重演。但岳飞想起朱芾的一再劝告，忍住了。

“岳卿的信札，朕随到随阅。有时夜半送达，朕披衣即起。岳卿亟盼王师，朕也心急如焚，朕实在是无兵可调啊！”

岳飞回师后才知道，张俊一军回到了江南，仅留王德驻守庐州。令岳飞稍感欣慰的是，圣上仍然为后护军调派了援军：升杨沂中为淮北宣抚副使、刘锜为淮北宣抚判官，分别率军入援河南。遗憾的是，当刘锜离开顺昌时，朱仙镇之战已经结束。至于杨沂中，不待跨过淮水，岳飞

就已在退兵途中。由于联络不畅，信息失灵，刘锜一军深入到陈州境内方才折回，而杨沂中则在宿州境内中了阿鲁补的埋伏……

“此次大败兀术，立功将士定然不少。卿返回鄂州后，速速登记造册，报送枢府，以激赏战功。”接着，赵构话锋一转道，“此次召卿觐见，是想听一听岳卿对战局的看法。兀术经此番痛击，是否还会卷土重来？”

岳飞简单讲述了几次大战的经过后道：“据臣观察，虏人虽遭重创，但亡我之心不死，多则一年半载，少则三月五月，边衅即会重开。”

赵构望望几名宰执，又看看岳飞道：“如此说来，又将国无宁日？”

秦桧在一旁道：“兀术好战，不亚于粘罕。”

“微臣以为，当今之计，应是诸大将合力进击兀术。”下面的话，岳飞咽下去了。

“岳卿所言极是。唯有痛击兀术，方才使其不敢南顾！”下面赵构就如何措置兵马，严防关隘，进行了部署。新的部署是，四川战区鉴于吴玠病故，升吴玠弟吴璘为镇西节度使、杨政为武当节度使、郭浩为奉国节度使，在四川宣抚制置使胡世将的指挥下，分屯蜀口各个关隘要塞。京湖战区，少部人马驻鄂州，大部人马驻襄阳，前沿以唐、邓二州为防线，时刻准备拒敌。两淮战区，除韩世忠坚守楚州外，淮西地区只留少量兵马，大部精锐撤往江南休整。

对于官家的军事部署，岳飞不敢苟同，因为在新的部署里，仍然以防守为主。但鉴于官家的训斥和同僚的多次劝诫，在军国大事面前，他保持了沉默。

岳飞沉默，赵构很是高兴。面对结束前，赵构突然问道：“记得朕曾与岳卿论学，朕建议岳卿读一读《诗经》《礼记》《吕氏春秋》，不知卿是否读过？”

岳飞迟疑一下，点头道：“微臣……阅读过……”

赵构兴致勃勃地道：“《礼记》之中有一篇《曲礼》，卿可再三细

读。圣人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圣人又说，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分大礼与小礼。大礼即礼制，小礼即礼仪。礼制为立国之根，礼仪乃立身之本。”

岳飞大气不出，听完训示，唯唯而退。

召见完岳飞，赵构又召见朱芾。对待朱芾，赵构自然不像对待岳飞那样客气，脸一板厉声道：“朕已有旨，兵不可轻动，卿为参谋，为何不予以制止？”

朱芾知道，圣上或许不会追究岳飞，但肯定要降罪他这个参谋官，他早已做好了革职发配的准备，跪下道：“陛下，臣失职，臣有罪，臣该死.....”

赵构继续怒斥：“十万后护军，朝廷降旨不遵，这还了得？委卿去鄂州，肩负万钧重托。倘有疏虞，不仅坏军，而且坏国！”

朱芾无法明辩，唯有磕头。

停顿了一阵，赵构才和缓语气道：“朕今日戒谕卿，是要卿勤谨履职，忠于朝廷，不负王命！——平身吧。”

“罪臣谨记圣上教诲。”朱芾这才缓缓站起。

第十六章　燕京逼宫

七月上旬，完颜亶离开会宁，在五千铁骑的护卫下浩浩荡荡来到燕京。

完颜亶跟赵构一样，非常关注陕西及河南战事。如今，陕西战事呈胶着状态，而河南战事一开局即对大金不利。先是顺昌遇阻，接着岳飞提兵进入中原，上至虢略，下起陈蔡，千里战线金兵竟连遭败绩，完颜亶忧心忡忡。

进入五月后，宗干的病情日见沉重。起初还能下炕，不久便卧榻不起。伯父病重，完颜亶心情复杂。一方面，伯父有恩于他，他对伯父有着难于割舍的情分；另一方面，身边少了伯父也少了掣肘，朝中大事可

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决策。如今，朝中政事由左丞相完颜希尹辅助打理。

对于这次背盟兴兵，希尹渐渐改变了态度。而态度的转变，则来自洪皓。杀掉宗磐后，希尹回冷山寨再请洪皓出山，道："先生说可以辅周，但不助纣。希尹是伊尹，先生可愿意辅佐？"

"国相若做伊尹，在下愿意献力。"洪皓一听，面露赞许。于是，他离开冷山寨来到会宁。

一日，洪皓与希尹夜谈，道："我观国相，祸已不远。"

闻言，希尹哈哈大笑道："先生差矣，希尹大仇得报，宗磐已死。"

洪皓摇头道："国相之祸，与宗磐无关。"

"先生请讲，祸从哪来？"

洪皓扳起指头道："其一，祸来自草原。鞑靼人从西部崛起，势必向南图存。先是袭扰，再是掠地，若是迁延时日，终将养成大患。"

五月间，镇守西陲的耶律怀义深入草原追剿鞑靼人，结果粮尽无功而返。从那时起，鞑靼人于沿边侵扰不断。

"其二，轻启战端。兀术不自量力，毁约兴兵，以为宋廷可欺，殊不知'鸟穷则搏，兽穷则噬'，江南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最终战事连绵，涂炭生灵，国财枯竭。有此二祸，国相能安生么？"

当初宗弼兴兵，希尹是支持的。但因河南战事不顺，希尹渐渐起了疑窦。穷兵黩武，并非善策。

洪皓又道："兀术好战，一力向南扩展。向南扩展御寨必定向南迁移，御寨南移，鞑靼人将掩击其后。江南广袤，急切难下。以大金百万人口，怎能应对南北夹击？一旦国势穷竭，鞑靼、西夏、高丽就会乘虚而入。到那时，大金国将四面受敌。"

此刻，希尹终于点点头道："先生思虑得对。"

自此，希尹向完颜亶进言，说大金国若要强盛，应内修善政，外结盟友，宋金之战应该停歇。

完颜亶原本就不太愿意兴兵，对希尹的进言十分赞同："丞相思虑得是，应劝说都元帅收兵。"

到了七月初，完颜亶不安起来。五月至六月，宗弼给朝廷的奏报多是报捷。然而到了闰六月，宗弼的奏报多是催兵催粮催军器，战事很少提及，即便提及也是轻描淡写。

是一道签军十万的札子让完颜亶决定南下燕京。这次向江南开战，大金国动用了二十五万兵马。仅仅三个月后，又要签军十万，可见战事之烈，兵士死亡之巨。

"皇上亲临燕京，以洞悉军情。"希尹十分赞同南下燕京。

"签军十万呢？"完颜亶指着宗弼的奏书问。

"暂时搁置。"

完颜亶表示赞同："两河之民本已不堪重负，再签军十万，无异于雪上加霜。"

八月末，完颜亶一行抵达燕京。在迎春门外，宗弼率领都元帅府、燕京行省的大小官员迎接于道。这是完颜亶第一次离御寨远行，从进入榆关开始，他就对关内风物赞不绝口。至于燕京的博大和繁华，更是让完颜亶惊诧和艳羡。

"皇上可住得习惯？"晚上，宗弼来到行宫觐见完颜亶，问候道。

完颜亶回道："四叔安置得十分妥帖。"

"皇上是头一遭出榆关吧？"宗弼又问。

完颜亶点头道："朕是头一次看见南国风物。"

"这还算不得南国，真正的南国是在淮水以南。只有到了淮水以南，才是俊山秀水。"

完颜亶略带揶揄的口吻道："四叔莫不是惦记着那片俊山秀水，才建言兴师？"

宗弼哈哈一笑道："皇上说得是。想我大金处于极北之地，一年四季风霜如刀。图存之道，当是拼力向南。"

完颜亶没有接话，宗弼又道："如今陕西、河南已尽为我有，下一步当是进兵四川与两淮。"

"朕今日累了，进兵一事，待朝会时议。"

几天后，完颜亶在临时行宫召见群臣，先由宗弼禀奏陕西及河南两地的战况。由于岳飞已经退兵，河南所失州县又被宗弼收复，禀奏时宗弼显得很有底气。

"如此说来，康王的兵马已退至淮水以南？"完颜亶问。

"正是。"宗弼回道。

完颜亶面向众臣问："既然康王的兵马已退至旧界以内，众卿以为是否继续向南用兵？"

希尹出班道："臣以为既然康王兵马已退，就应休兵议和。"

宗弼一听，顿时变了脸色："谷神，你这是什么话？"

希尹解释道："刘齐存世之日，即以淮水为界。刘齐只要进入两淮，康王必然全力抗击。守江必守淮，这是江南的国策。今日若要越过淮水南下，江南之民势必同仇敌忾。"

宗弼怒道："谷神为何长敌人志气？"

"下官并非长敌人志气，下官只是不想让更多的大金儿郎战死异乡。"

宗弼指着希尹厉声道："大金立国，靠的即是弓马刀枪。没有万千儿郎的搏杀，岂有今日的疆土？你身为丞相，胆小如鼠，不思进取，今日竟然蛊惑众臣畏敌避战，自家看你跟蒲鲁虎、挞懒一样，勾结康王，叛卖大金！"

希尹比宗弼冷静，但也毫不示弱："你敢说自家胆小如鼠？自家跟太祖爷打天下时你还是个拖鼻涕的娃娃。战有当战与不当战，当战不战

是为畏战，不当战而战是为好战。畏战坏国，好战同样也坏国！”

宗弼趋前一步，面向完颜亶道：“请允准自家签军十万，将大金国疆域扩展至淮水以南！”

希尹也面向完颜亶禀道：“陛下，万万不可！若是执意攻取两淮，必将兵连祸结，遗患无穷。”

完颜亶虽有定见，但他知道此时决断定会激怒宗弼。尽管完颜亶身为大金郎主，但宗干多年来越俎代庖式的辅政弱化了完颜亶的刚毅，加之现在宗弼握有兵权，完颜亶不得不有所顾忌。另外，随着宗磐、宗隽、完颜昌等一批权贵被杀，朝中有分量的大臣已然不多。今日针锋相对的是都元帅与左丞相，其他如韩企先、韩昉、萧庆等职位较高者碍于身份不好说话。

完颜亶略一思忖，道：“既然都元帅与丞相意见相悖，究竟战与不战，众位大臣可以权衡再三，过几日再定。”

回到临时下榻的府第，希尹仍然愤愤不平：“兀术那厮一味求战，辱没自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发生在朝堂上的争执两个儿子已经知晓。把答与漫带经洪皓教授多年，受汉文化熏陶较深，也不愿意宋金开战，打心底支持爹爹的主张。但宗弼手握重兵，又是皇上的四叔，他们不得不为爹爹的安危担心。把答朝漫带努个嘴，漫带点点头。不一会，漫带便领着洪皓进来了。

洪皓仍与过去一样，没有住在希尹府第。路上，漫带将朝堂上发生的事情跟洪皓学说了一遍。

洪皓见过希尹，道：“朝堂上国相与都元帅争执，洪皓已然知晓。”

希尹愤愤道：“兀术那厮损兵折将，瞒败不报，竟然还要兴兵。自家身为老臣，断不能允许这厮胡作非为！”

洪皓问道：“国相心存悯怜，为人之大善。可都元帅手提重兵，国相难道就不怕他加害你吗？”

“他敢！”希尹拍案而起。

“同室操戈，萧墙喋血，千百年来数不胜数。在这里没有敢与不敢，只有想与不想。”

希尹直视着洪皓道：“先生之意……兀术可是要逼宫？”

洪皓一字一顿地说道：“国相切记，这里不是会宁！”

希尹愤然道：“这里虽然不是会宁，却依然是大金疆土！”

听了这些话，把答也在一旁道：“洪先生说得对，这儿不是御寨，爹爹莫如暂且委曲求全，一切待返回御寨再说。”

“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圣上独立秉政未久，器识不足，今日朝会，群臣看着圣上，圣上看着自家。自家若是畏首畏尾，朝中正气何来？倘若满朝唯唯诺诺，乱臣贼子岂不要为所欲为？”希尹声音朗朗，顿了一顿，心头升起一股悲愤，“自家清楚，今日开罪了兀术那厮，他日必不会容我。可我身为大金国的丞相，事关国运岂能忍气吞声？你们去吧，我不信兀术那厮胆敢犯上作乱！”

希尹低估了宗弼，早在完颜亶抵达燕京的当天夜晚，宗弼从行宫出来便于都元帅府召见了行军总管蔡松年、行军参议张通古和燕京马步军指挥使王伯龙。时辰已是半夜，三人来到都元帅府，看着满脸阴沉的都元帅，不明就里。

宗弼坐在鎏金大交椅上，久久没有吭气。刚才，当他提及攻取两淮与四川，完颜亶没有答复，只说进兵一事待朝会上议，他就明白郎主改主意了。

宗弼自认为是了解郎主的。这个十六岁承继大统的小合剌，聪明好学，待人有礼，但性情柔弱，缺少主见。继位五年，多亏有太傅辅国，才剪除了巨奸，稳定了朝局。此次废约兴兵，郎主本已同意，为何忽然间改主意了呢？宗弼断定，一准是谷神趁太傅病重之机在郎主面前进了谗言。

宗弼与希尹并无积怨。希尹比宗弼年长十岁，太祖建国初年，希尹与宗翰、宗望、宗辅、宗峻等一起跟随太祖爷东征西讨，宗弼还是个少年。对于希尹的罢职与复职，宗弼无可无不可。今日却不同了，随着宗翰病故、宗磐被诛和宗干病重，大金国的权杖落入了希尹手中。一旦希

尹成了朝中的实权人物，也就成了宗弼的政敌。

宗弼沉默一阵，然后简捷叙述了行宫见驾的经过，并分析了朝廷的局势，在座的蔡松年、张通古和王伯龙听了无不目瞪口呆，他们从都元帅的语气中听见了刀剑之声。最后，宗弼问三名部属道："你们以为，自家当如何措置？"

"如此说来，休兵罢战，圣意已决？"蔡松年小心翼翼问道。

宗弼以肯定的口吻道："是的。"

接下来仍是沉默。三人清楚，雄心勃勃的都元帅决不会止步于淮水北岸。无论是为大金国还是为自己，他都要与康王再决高下。

"张参议你说，你不是自称智囊么？"宗弼望着张通古道。

此时，即便张通古深得宗弼的器重，但在如此敏感的问题上，他必须持慎重态度，缓缓道："下官以为，元帅还须在圣上面前据理力争。圣上天资聪颖，只要元帅把道理摆明，圣上定会择善而行。"

蔡松年也不失时机道："参议所言极是。圣上不是说要在朝会上议么，元帅就在朝会上讲明进兵两淮的道理。"

王伯龙也随之附和，第一次密议无果而终。

果然不出宗弼所料，今日朝会，希尹反对向南用兵，百官无一人吱声。郎主虽然没有当廷决断，但倾向十分明显。

从朝堂回来，宗弼再一次将蔡松年、张通古、王伯龙召进都元帅府，第一句话即是："谷神该杀！"

元帅府的空气如同凝固了一般，良久蔡松年才轻声问："元帅主意已定？"

宗弼愤然道："郎主身边有奸人，若不铲除，我等无法建功立业！"

王伯龙霍地站起身道："既然元帅主意已定，但请吩咐。"

"把你的两个万夫长叫来。"

王伯龙应诺一声，出去了。

蔡松年提醒道："燕京城里还有五千御营军。"

"这个无妨，完颜宗铁是自家人。"宗弼见蔡松年、张通古神情迷惑，又道，"那完颜宗铁为太傅一手提携，对太傅感恩不尽，自家们找他，定不会推辞。"

完颜宗铁原是沈州钤辖，是宗干将他调入上京，先任武卫军副都统，再升任副都指挥使、指挥使。宗翰在铁山遇刺，即是完颜宗铁化险为夷。完颜亶登基后，宗干将其升任为了侍卫将军副都指挥使，负责皇城宿卫、关防门禁及仪仗督率。宗弼秘密回军诛杀宗磐等人，也是得力于完颜宗铁的里应外合。

张通古提出一个问题："治罪谷神，用何罪名？"

"张参议有何高见？"这事宗弼确实还没想好，总不能因为希尹反对出兵淮南而诛杀他吧？

张通古看了看宗弼，又看了看蔡松年才道："自家给他拟个'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如何？"

"何为'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宗弼疑惑不解。

"皇后进宫至今不见孕育，朝中有不少臣僚在私下议论，说大金嗜杀，致使圣上无嗣。"

"谷神也曾有过妄言么？"宗弼又问。

张通古捻髯一笑。

宗弼明白了，一拍大腿道："好，就这么办！张参议拟好罪状，待会儿自家拿着直接去找小郎主。"

不一会儿，王伯龙领着两名万夫长进来。这两名万夫长是宗弼当上都元帅后提拔起来的，十分感恩。

"高彪、檀朵听令。"宗弼道。

两名万夫长垂手躬立。

“高彪率军一万，于戌时包围行宫；檀朵领兵五千，于戌时包围谷神住所。不得放一个人出入，违令者斩！”宗弼脸色阴鸷。

高彪、檀朵领命而去。

戌时，正是掌灯进餐之际。四十出头的完颜宗铁叫来两名舞伎，丝弦刚起，宗弼便一身戎装进来了。

“不知都元帅驾临，失迎，失迎。”完颜宗铁赶紧放下酒盅，迎上前来。

宗弼开门见山道：“自家要见小郎主。”

“行，下官这就命人领都元帅进宫。”

“不用命人，你亲自领路。”

完颜宗铁的官职是殿前右副都点检兼侍卫将军副都指挥使，身居要津，位置显赫，在大金国没有几人可以这样跟他说话。但宗弼的身份实在太特殊了，他不敢得罪。

完颜宗铁走出御营军大营，这才发现跟宗弼一起来的还有数百名亲军，大惑不解道：“都元帅，你这是——”

宗弼将手一摆道：“你领自家去见小郎主就是了，余下的事你别管。”

就在这个时候，高彪率领大队人马赶到了，霎时间便将行宫围得水泄不通。

“走吧！”宗弼对完颜宗铁道。

事已至此，完颜宗铁只得听命于宗弼。

行宫外发生的变乱已有内侍报给了完颜亶。当宗弼来到行宫时，完颜亶已从最初的惊恐中镇定下来了。宗弼是一个人进宫的，连最贴身的侍卫仆散浑坦都留在了宫外。

完颜亶心头忽然涌起一腔悲愤。原以为已经摆脱了伯父的掌控，可以单独处理朝政，没想到，一次燕京之行又将他关进了囚笼。他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命苦。他想起爹爹，倘若爹爹的在天之灵见到此情此景该是多么伤心！

“陛下，臣有要事禀奏。”宗弼朗声道。

完颜亶神情忧郁，口吻冷静地说道：“都元帅进宫何须带如此多的兵马？既然来了，又为何不带进宫来？”

宗弼没想到完颜亶全无惧色，他这份从容和镇定令宗弼一时不知说什么话好。打了个愣怔，宗弼不得不和缓语气道：“臣是带来了不少人马，可那是为了陛下的安危。”

完颜亶淡淡一笑道：“朕知道都元帅一片忠荩。说吧，都元帅需要什么？”

“臣要谷神的狗头！”

“谷神乃我朝丞相，都元帅即是要杀他，也得给朕一个理由。”

宗弼将张通古拟写的告首状递给内侍，完颜亶看罢哈哈一笑道：“好一个‘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既如此，那就杀吧，朕准了。”

万没想到小郎主会如此沉静，这令身经百战的宗弼顿生一股寒意，大声回道：“臣……遵旨！”

“谷神，朕对不住你了！”待宗弼走出行宫，泪水从完颜亶眼中奔涌而出。

从行宫出来，宗弼直奔希尹的住所。当宗弼来到希尹临时下榻的居所时，希尹和两个儿子正在堂上端坐，一名内侍颤颤巍巍进来宣读诏书。

“不用宣诏了，”希尹昂头道，“要杀就杀吧，兀术小儿。”

宗弼冷着面孔道：“自家本不想杀你，可你其罪有二，自家不得不杀！”

希尹轻蔑道："目不识丁，还会捏造罪名？"

"其一，悯宥赵氏姐妹，献媚康王。"

宗磐、宗隽、完颜昌被杀后，赵玉盘、赵金奴、赵串珠应该投入洗衣院，但在洪皓的建议下，希尹将她们送入了后宫。名义上是伺候完颜亶，实际上在宫内恩养。

"其二，蛊惑郎主，阻沮本帅用兵。"

希尹朗声一笑道："兀术小儿，你枉为大将。汉人兵法云，善用兵者，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宗弼大怒道："死到临头还巧舌如簧。此等奸贼不杀，大金国便不得开疆拓土，我大金儿郎也不得建功立业。"

"你能开疆拓土？"希尹讥讽道，"你能守成便是大金之幸。"

"你敢咒我？"宗弼嗖地拔出腰刀。

"你们怕死吗？"

把答、漫带齐声答："不怕。"

"好！我父子三人一块儿去见太祖皇帝。"

宗弼一努嘴，顿时乱刀齐下。

杀完希尹，宗弼犹不解恨，道："右相萧庆早年追随黏没喝，跟谷神为一丘之貉，此时一并除之。"于是，率领众军又奔向萧庆的住所。

九月底，在宗弼的亲自护送下完颜亶回銮上京。宗弼探望了重病在身的宗干，经宗干同意，宗弼对金廷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宗弼除了任都元帅与领燕京行省外，还出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勃极烈制完全废止了，完颜宗弼掌管着大金国的一切权力。宗弼的主要精力是向江南用兵，朝中还得有人看管，于是提拔殿前都点检萧仲恭为尚书右丞，调盖天大王完颜宗贤入朝，出任殿前左副都点检。

另外，宗弼调西京留守完颜昂回朝出任平章政事。完颜昂为金太祖阿骨打幼弟，宗弼的亲叔。在劾里钵一系中，以完颜昂的辈分最高。按照新的政治制度，改由平章政事处理国家政务。

在军内，擢升元帅左监军阿离补为左副元帅，右监军撒离合为右副元帅。

一切布置妥帖，宗弼回到祁州，调兵遣将，进兵淮南。

往年兴兵均在秋高马肥之际，这一次宗弼反其道而行之，于寒冬腊月挥师南下。腊月下旬，金兵抵达陈州、亳州一线。过完新年，即越过淝水，进抵寿州。守将孙晖一边措置守城一边急忙上奏朝廷。

此时，可用于淮西防务的有三支大军。一是淮西宣抚司的行营右护军，即张俊所部，计八万余人；二是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所部，计三万余人；三是淮北宣抚判官刘锜一军，近两万人。按照宋廷的部署，杨沂中所部驻镇江，刘锜所部驻太平州，张俊所部驻建康。由于淮西是张俊的防区，张俊在江北驻有少量人马，其主力则在江南休整。

此次金兵南犯实在大出宋廷的意外。在满朝文武大臣看来，岳飞于京畿地区数次重创虏人，少说也要休兵一年半载。谁承想，短短三个月过去，兀术即发起了新一轮进攻。

收到孙晖的急报后各部门还在放假，枢密院当值的吏胥一边飞报宰执大臣，一边派人进宫禀奏赵构。傍晚，赵构在书房里召见秦桧、孙近和王次翁。

对于这次金兵南犯，赵构虽然震惊，但有心理准备。当三位宰执来到书房，赵构语调平静地说道："岳飞曾预言，兀术亡我之心不死，今日果然应验。如今不是建炎年间。江南有张俊、杨沂中、刘锜，淮东有韩世忠，上流有岳飞，此外还有大江之险，那兀术无非耀兵一番。"

秦桧道："圣上见识高远，我等如茅塞顿开。"

"情势虽无大碍，也须认真对待。"赵构话锋一转，脸色随之严峻起来，"朕判定兀术那厮不过十万人马，如今我有兵三十余万，数倍于敌。他兀术犯我淮西，我等即在淮西予以痛击，使其有来无回！"

秦桧、孙近、王次翁均不知军事，如何调兵遣将全靠赵构裁夺。赵构当即发布如下命令：命刘锜率全军先行，自太平州渡江直抵庐州，与庐州守臣固守待援；命杨沂中率全军随后，经六合、滁州，向庐州进军；命张俊率全军自建康渡江，在和州与杨沂中部会合。三支大军由张俊统一指挥。另外，命岳飞提兵东下，以水军占据池州，步骑军应援淮西；命韩世忠率军由淮河上溯，经泗州，占据濠州。

按照赵构的部署，最先渡江的刘锜一部于正月下旬抵达庐州。然而，就在刘锜抵达庐州的前一天，知庐州的陈规却病故了。陈规之死无疑极大地动摇了庐州的人心和士气，城中百姓听说陈相公已殁，纷纷举家外逃。巨师古的后军只有三千余人，正准备南撤时刘锜率兵赶到了，巨师古苦笑着对刘锜道："刘太尉再晚来一步，自家们就走了。"

与巨师古计议一番，因庐州城无险可守，刘锜决定放弃。刚引军退出庐州城，金兵前锋便已抵达庐州近郊。金兵知是刘锜，不敢紧逼，只是远远地跟随其后。次日，刘锜退至含山县东关镇，见地势险要，于是依水据山扎寨，补充粮草，休整士卒。南下的金兵没有与刘锜交手，一部与刘锜对峙，其余部分则分别占据昭关、巢县、全椒等地。

二月初，淮西宣抚司的部队开始过江，前锋即王德。王德在和州城下与杨沂中部会合后开始北上。奇怪的是，没有经过大的战事，先前占据含山、昭关、巢县、全椒的金兵纷纷北撤，和州、滁州又落入了宋军之手。

二月的淮西气温仍然很低，加之阴晴不定，一会儿阳光隐约，一会儿雨丝飘飞，无论是金兵还是宋军，行进的速度都很缓慢。二月十七日，金兵退至柘皋镇。

其时，就在金兵缓缓撤退之际，金兵主力已集中在了柘皋镇外。位于巢县以北的柘皋镇是一座古镇，这儿地势平阔，利于用兵。宗弼调集了十万金兵，在柘皋镇外布下阵势。宗弼的计划是将宋军引诱至此，然后运用骑兵优势予以聚歼。负责指挥这次战役的是刚刚升任左副元帅的阿离补，他是一员宿将，当年征战陕西时他与宗弼同在完颜杲的帐下担任都统。

此时接近巳时，淡淡的薄雾逐渐散开，太阳正冉冉升起，广阔的原野闪耀着明丽的光亮。阿离补骑马伫立在一处高坡上，在他的身旁是四万骑兵和六万步兵组成的战阵。

最先抵达柘皋镇的是刘锜。

刘锜一军离开东关后，引兵沿大道北上，在柘皋镇外的石梁河畔与金兵猝然相遇。因前一日下过暴雨，石梁河的水势很大，刘锜只得扎住阵脚，一边联络友军一边伐树搭桥。次日，十余座木桥搭成。

“出击吧？”站立在阿离补身旁的完颜亮显得急不可耐。

阿离补摇摇头道：“时机未到。”

“半渡而击，南兵必溃。”

“郎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阿离补用鞭鞘一指，“刘锜乃江南名将，早有所备。你看，步军持枪在前，弓手引箭在后，人马严整，旌旗不乱。此时进攻，必致挫败。”

就在刘锜率军跨过木桥，沿河列阵时，杨沂中、王德、田师中、张子盖等人也领兵赶到了石梁河边。此时，汇集在柘皋镇外的宋军已达八万余人。

完颜亮又道：“左副元帅再不下令攻击还待何时？”

阿离补笑道：“南兵此次前来志在必得，我若攻击，南兵定会全力抵御。我军既然列阵于此，莫如以逸待劳，待挫败南兵的攻势后，予以反击。”

阿离补传令各部，严阵以待。

宋军中，杨沂中找到王德，征询道：“是否等张太尉来后一并进击？”此时张俊带领后队仍在前进途中。

王德回道：“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军刚至，锐气正盛，下官以为无须等张太尉前来。”

“王太尉所言，正合我意。”杨沂中点头，当即与王德分工：由刘锜攻打正面，王德等人攻击右翼，杨沂中绕道背后发起攻击。金兵的阵势此次是骑兵位于两翼，中间是步兵。步兵为韩常、孔彦舟部。

进攻伊始战事就十分惨烈。金兵左翼是王伯龙部，檀朵是一员骁

将，在杨沂中引兵涉水渡河时主动出击，致使杨沂中部损失惨重，三百余人殒命石梁河畔。

攻击右翼的王德见此情景怒火万丈，对田师中、张子盖道："不踏平虏阵誓不为人！"

田师中担心道："右翼皆锐骑，不下两万，就自家们三个军，恐怕难以破敌。"

"自家在前，你们随后。"王德拔刀在手，奋然说罢引军过桥，不等列队，身先士卒向金兵右翼冲去。

王德一军原有八千人，近几年有所增加，达到万余人。原来的八千人以西军为主，多为敢战之士。另外，王德一军骑兵较多，万余人的队伍有一多半是骑兵。紧随其后的是张子盖，其军亦有八千余人。张子盖也是西军之后，骁勇敢战。再加上田师中一军，攻势异常凌厉。

王德首先闯入金人阵中，他善使双刀，每把刀重达二十余斤，连劈数名金兵。王德的两个儿子王琪、王顺紧随爹爹，也连斩数敌。

金兵右翼是阿鲁补部。田师中所料不差，此次柘皋之战，就数阿鲁补部最为精锐。阿鲁补一直镇守应天府，为了柘皋会战才将其调来。从数量上讲，王德、张子盖、田师中三个军略占优势，但三个军加在一起的骑兵不及阿鲁补部。

就在正面及右翼进行厮杀时，杨沂中的进攻取得了进展。首先，前军统制朱师闵遏制住了檀朵的反击，紧接着，左军统制范温、中军统制韩世良、后军统制柴斌等插到了金兵背后，发起了进攻。王伯龙见状，急忙传令高彪、檀朵，展开左翼，反包抄范温、韩世良、柴斌三个军。

这一点杨沂中早有准备，布置在最后的右军六千余人全是步兵，每人一把长斧，专门用来对付金人的骑兵。当高彪、檀朵展开队伍进攻时，摧锋军统制吴锡指挥六千名手执长斧的右军挡住了金兵的去路，接下来是一场酷烈的搏杀。

使整个战事发生转折的是阿鲁补中箭落马。阿鲁补见王德进攻迅猛，率领亲兵进行反击。王德引弓搭箭，正中阿鲁补前胸。尽管阿鲁补被亲兵救走，但金兵的士气一落千丈。

伫立在山坡上的阿离补见右翼阵脚出现松动，急忙命完颜亮率领五千人马前去增救援。这五千人马是中军护卫，完颜亮将这五千人马带走后，阿离补身边便只剩下几名幕僚。就在这时，杨沂中的侧后包抄打乱了金兵的阵脚，金兵开始全线溃退。阿离补见大势已去，只得向紫金山退走。

柘皋一战，金兵折损万余人马，而宋军损失不过两千余人。

下午，张俊率领后队抵达柘皋镇，杨沂中简要汇报了上午的战况。张俊命人速赴杭州向赵构报捷，在捷报中这样写道："入寇的虏人在柘皋镇遭到重创，臣正督率各部奋力追击。"

当天，宋军没有向据守紫金山的金兵发起攻击，可到了第二天上午，近十万金兵已全部撤走。杨沂中问张俊下一步怎么办？张俊估摸着说道："情形不明，先入庐州，待查明虏人的去向后再作定夺。"

驻守庐州的金兵只有千余人，见大队宋军开到，迅速北逃。二月二十日，庐州收复。

岳飞在接到出兵江州的命令之前，即已获知金兵即将进攻淮西的消息。得到探报后，岳飞连续给朝廷发去两道急奏。第一道要求乘金兵主力进袭淮西之机，起襄阳之兵北上，夺取洛阳、开封。第一道奏章发出后，岳飞觉得皇上不会准许，接着又发去第二道，建议出师蕲、黄。蕲、黄二州属淮南西路，与荆湖北路相连。另外，出师蕲、黄，既可向东增援庐州，又可兵出光州，进击蔡州乃至陈州，断敌后路。

无论是起兵襄阳，还是移师蕲、黄，都比出兵淮西高明，但是，赵构调集诸路大军会战淮西的决心已定，岳飞的建议起不了作用。二月初九，鄂州大军向淮西进发。此次增援淮西岳飞共带了四个军：背嵬军、前军、左军及大半水军。水军由副统制杨钦率领，前往池州布防。

赵构在确立了决战淮西的思路后，对长江下游江防仍不放心，于是急调鄂州水军奔赴池州。由于没有征调民夫，大军自带粮草行进。一个兵士最多只能携带十日粮食，行至舒州便已粮尽。岳飞一边申奏朝廷一边就地筹粮，同时派出小股人马前往庐州一带与张俊联络。

当联络的人马找到张俊时，庐州已经收复。在庐州城内，联络官见到了张俊，他冷着脸问："岳太尉为何姗姗来迟？"

联络官回道："从鄂州进入淮西全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大军裹粮而行十分艰难，至舒州就已断粮，少保特命小将前来请张相公示下。"

经柘皋一战，加上轻易取得庐州，张俊判定金兵大势已去，因此道："你可回禀岳太尉，庐州已复，虏人北遁，无须前来。"

岳飞闻讯后大为气恼："数万人跋山涉水，辗转千里，连虏人的影子都没见着！"

气恼归气恼，当务之急是解决粮草。舒州原属淮南西路，但淮南西路自建炎年间起就不太平。鉴于此，绍兴三年朝廷下旨将蕲、黄、舒三州临时改隶江南西路。可江南西路鞭长莫及，加之山大人稀，民力凋敝，朝廷管理相当薄弱。别说筹粮供给数万大军，就连本地官吏与厢兵都难于养活。

经过商议，岳飞决定由他率领背嵬军暂住舒州，张宪、牛皋率前军、左军开往池州。一来屯扎池州的水军携粮充裕，二来日后还军鄂州，前军和左军可以搭乘战船。

此时，淮西境内十分平静，金兵也没有大的行动。虏人到底退向了哪儿？谁也说不清楚。柘皋大战前，濠州守臣王进不断发书告急，可柘皋之战结束后，也不见了王进的告急文书。敌情不明，大军不敢轻动。按照刘锜的意见，应该继续北上，收复寿春。可张俊不同意，说寿春多战事，早就应该废置。刘锜却认为寿春为淮西重镇，朝廷应驻扎重兵御守。

如果是在以前，张俊会斥责刘锜几句。经过顺昌一战，刘锜声望骤起，已官至淮北宣抚判官。张俊只得按住不快，淡淡地说道："此事我已与杨宣抚商议过，待敌情探明后再作定夺。"

金兵南下时，在和州一带征用了不少民夫。到了三月初，民夫陆续逃回，先是哨卡兵士拦住询问，继而将官询问，最后被带至宣抚司，由张俊亲自询问："你等从虏营逃回，虏人去了何处？"

民夫们答："虏人已渡淮北去了。"

张俊又问："濠州一带可还有虏人？"

民夫们摇头："没有。"

连续拦截了好几拨民夫，均如此回答。张俊便对杨沂中说道："虏人全部撤出了淮西应是无疑。"

"相公料敌，无人能及。"杨沂中原本是张俊的旧部，柘皋之捷，张俊又将杨沂中列为首功，杨沂中非常感激。在驻扎庐州的十几天里，两人走得很近，就连每日吃饭都在一起。

三月五日上午，张俊召集杨沂中和刘锜，吩咐道："刘宣判多为步卒，可领军由采石矶先回太平州。自家与杨宣抚引军至淮上，以安抚濠梁之民。"

谁知刘锜一军动身不久，濠州急报便传到了庐州，说有数万虏骑正聚集在濠州城外，准备攻城。张俊一听目瞪口呆。南返的民夫不是说虏人已经退至淮水以北了吗？哪来的数万虏骑围攻濠州呢？震惊归震惊，濠州肯定要救。张俊一边飞报朝廷，请朝廷命韩世忠、岳飞两部迅速北上，一边派人追回刘锜。

当天下午，三支人马离开庐州向濠州进发。庐州距濠州三百余里，大军日夜兼程，于八日上午抵达黄连埠。忽然一股乱兵拥来，拦住一问，原来濠州已经陷落，知州王进被俘，兵马钤辖邵青战死。

刘锜问张俊、杨沂中道："二位太尉，是战，还是退？"

"当然是战。"杨沂中答毕，转身对张俊道，"相公与刘宣判断后，下官愿为前部。"

见状，刘锜劝道："不是下官阻沮杨少保建功，此去濠州还有六十里，虏人在暗我在明，倘若有伏，措置不及。下官以为莫如据险下寨，探明敌情，然后再议进退。"

"刘宣判所言极是，先掘壕下寨，多派斥候前往濠州探听消息。"张俊虽然不喜刘锜，但此时他也认为虏人太过狡诈，当前之计是立住脚跟，弄清楚虏人的意图，同时催促韩世忠、岳飞迅速向濠州靠拢。

为慎重起见，吃过午饭，杨沂中亲率一小队骑兵奔往濠州。

濠州为淮西古镇，隋代置州，以濠水得名。自建炎以来，濠州多次

遭受战火摧残，人民流离，田园荒芜，沟渠淤塞，村镇败坏。

杨沂中急驰至濠州城下，只见濠州城门大开。杨沂中命几名兵士进城察看，不一会，军士回报，说城中已空，别说虏人，就连百姓也没有一个。

返回黄连埠，杨沂中说了濠州的情形。入夜，派出去的斥候们陆续回来，都说濠州已是空城。张俊决定大军依然在黄连埠屯扎，明日由杨沂中、王德率兵进入濠州城，至于刘锜所部，留在黄连埠已无必要，令其返回。

刘锜部下的几名统制听说又要回返，大为愤慨。柘皋一战，张俊请功只上报了杨沂中和王德，刘锜一部只字未提，全军上下早就不满。右军统制焦文通大骂道："什么鸟人！一会儿北上，一会儿南返。虏人来了即呼自家们北上，虏人走了即将自家们逐走！"

翌日，心情忧郁的刘锜没有向张俊辞行，率军踏上归程。

然而，当杨沂中、王德领兵刚刚进入濠州城，忽报大股金兵从东、西、北三门涌入。杨沂中的紫红脸膛一下子变成灰白，就连有着"夜叉"之称的猛将王德也大为惊骇，忙问杨沂中道："杨少保，如何应对？"

"撤！"杨沂中慌忙上马。

原来，柘皋兵败后，宗弼亲自来到淮西，在定远召开会议。会议伊始，阿离补、阿鲁补、韩常、王伯龙等将领纷纷要求退军。

宗弼久久无语。绕开岳飞夺取淮南，原本就是无奈之策，谁知十万金兵竟败在了杨沂中等人手里。如今兵无战心，将有归意，与康王划江为界已无可能。问题是，就此罢休，往日金兵铁骑留给南人的印象就会荡然无存。甚至，南人不再畏惧金兵。如若南人不再畏惧金兵，说不定康王便会起兵北上，夺取河南、河北、河东乃至燕京，将金人重新赶回极寒之地。为了大金国的生存，必须再作一搏。

"柘皋一战，大金国受辱。"宗弼忽然起身，铁着脸道，"本元帅誓报此仇！"

都元帅府内鸦雀无声。

宗弼对众将领道："先取濠州，在濠州城下与南兵决战。"

半晌，阿离补出列劝道："濠州城墙残破，易攻难守。况且韩世忠、岳飞均在赴援途中。一旦几路南兵抵达濠州城下，我军势必陷入重围。请元帅三思。"

宗弼断然道："我意已决，毋庸多言。"

接下来，宗弼将兵马分为两部，一部由阿离补率领，大张旗帜，经涡口北返。并令阿离补在渡过淮水前开释所有在淮西境内征用的民夫。另一部由宗弼亲自率领，离开定远，前往钟离。同时命宿州守将赵荣派一员偏裨引兵千人沿淮河东下，于赤龙洲砍伐树木，扬言堵塞水道，阻止韩世忠东归。

三月初四，宗弼突然兵出狼窝山，直扑濠州城。

站在濠州城外，望着城墙上腐朽的楼橹，宗弼命令阿鲁补、韩常、孔彦舟，半日之内拿下城池。谁知如此破败不堪的濠州城，数万金兵激战了四天才将其攻克。入城后得知，濠州城内仅有一千五百名宋军。宗弼听罢，暗自摇头。

来不及打扫战场，宗弼将兵马埋伏在东、西、北三门外，等待宋军入城。果不其然，杨沂中、王德中计。

宋军士兵见主帅夺门而出，纷纷紧跟着外逃。骑兵马快，生还者多，步卒则多被杀死。从濠州城内直至南门外，陈尸数千。张俊听说杨沂中、王德中了埋伏，整队列阵于大道之中，用强弓硬弩一阵劲射才止住追兵。

韩世忠率领百余艘战船沿淮河而上，于十一日到达濠州境内。探马报告金兵正于赤龙洲伐树截河，顿时大惊失色，连夜东返。

三月十日，也就是杨沂中、王德从濠州城溃败的第二天，岳飞才接到枢密院的指令和赵构的手诏，说濠州危急，命他迅速提兵前往，与张俊、韩世忠等部一起围歼入寇濠州的金虏。岳飞一边传令张宪、牛皋星夜过江北上，一边带领背嵬军先行。

疾行了五天，岳飞一军终于抵达庐州城下。可是，庐州城内已不见宋军。经过打探得知，张俊、杨沂中两支人马已经退回了江南。

首先表示愤慨的是牛皋："直娘贼，主帅无能，累死千军！"

张宪气呼呼地说道："朝廷以张七为将，真是瞎了眼睛！"

岳飞也忍不住了，冷冷地说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喜媚，下好谀，张七之类的人物便大行其道。官家若不修德，远小人，亲君子，纵然没有外患，也必生内忧。长此以往，国事如何了得？！"

朱芾见岳飞的话太过出格，赶忙截住："少保身为大将，应先议军事。"

"张七已败，兀术自回淮北，淮西已无战事。"

朱芾道："是返是留，还须申奏朝廷。"

岳飞冷着脸，一言不发。

淮西之战，岳飞愤愤不平，赵构更是怒火中烧。以赵构的设想，集中近二十万大军即使不能活捉兀术，也应重创来犯之敌。然而，濠州城下，十万官军竟被兀术打得大败。

此次淮西会战，赵构设想得很完美。战场近在咫尺，粮秣军需供给便利，朝廷也易于指挥。赵构多年来力戒诸大军不要深入敌境，最重要的原因即是担心被敌人抄了后路。在淮西，显然没有包抄后路之忧。甚至，宋军还可以断敌后路，使敌陷入围困。

三月的杭州应是最繁华的季节，花树草木，姹紫嫣红，凤凰山下的杨柳无风自摇，风情万种。但濠州之败，有如一场寒潮尽扫柘皋大捷带来的喜悦，使赵构满面黧黑。

不一会儿，秦桧、孙近、王次翁、范同应召进宫。

"张俊、杨沂中如今已到了哪里？"在宰执大臣们面前，赵构表现得还算镇定。如今，赵构最关心的是张俊、杨沂中、刘锜三支人马的去向，因为这涉及行在以及江南的安危。

几名宰执大臣面面相觑，这种时候，他们知道的情况并不比赵构多。

赵构不由得厉声道："还不派人过江去找？"

秦桧小心翼翼地回禀道："臣已命沿江安抚使刘子羽分派多路人马过江联络。"

好在不久即有了张俊、杨沂中、刘锜三军的下落。原来，张俊列阵大道止住了追兵后，即迅速南撤。目前，杨沂中正在引军渡江，张俊已抵达六合，至于刘锜一部，因为先行一步，全军毫发未损，正于和州屯扎。

赵构和众宰执这才长吁口气。

"韩世忠、岳飞目今位于何处？"赵构问。

秦桧回答："据臣估算，韩世忠已过泗州，进入招信境内。至于岳飞一军，应该还在前往庐州途中。"

赵构突然手拍御案，大怒道："韩世忠、岳飞若早日临淮，五军并击，哪有如此大败？"

几名宰执都不吭声。

赵构依然满面怒容，又道："岳飞二月九日离开鄂州，韩世忠三月三日才离开楚州，朕累计降诏二十余道，可时至今日两军仍在半途。众卿以为，当如何处置？"

几名宰执大臣都清楚，自从张浚罢相后，都督府便不复存在。此次淮西会战由官家亲自指挥。可官家不能如张浚一样亲临战地，靠的是御札。庐州至杭州书札往返少则六七天，多则八九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依靠御札指挥战事，很多时候属于亡羊补牢。当然，这些话他们不能说，也不敢说。

秦桧道："诸将难制，由来已久。臣以为应该从长计议，徐徐图之。"

赵构对秦桧的回答颇为不满："从长计议！当年赵鼎、张浚也是从

长计议！如今尾大不掉，还要从长到什么时候？”

孙近趋前一步道：“陛下，秦相公所言极是。诸大将统兵在外，如果骤然罢权，恐引不测。”

赵构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四名宰执一起低着头，噤若寒蝉。

回到都堂，秦桧对孙近、王次翁、范同道：“圣上欲罢诸大将兵权，心情迫切，二位可有良策？”

孙近道：“圣上欲罢诸大将兵权由来已久，可真要施行却迟迟不决。下官以为，若无万全之策，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

王次翁道：“此次圣意甚坚，看样子再拖下去已无可能。”

“万一生变如何是好？”孙近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按目前三名宰执的职权划分，大将生乱，第一个难辞其咎的即是他孙近。

孙近的忧虑也是秦桧的忧虑。自任相以来，朝中臣僚更换了许多，但局势动荡，龙颜无常，秦桧始终有一种岌岌可危的感觉。如今，宋金战事未了，若大将兵权被罢，引来虏人窜犯，圣上追究下来，他这个丞相脱不了干系。

“择善有何主张？”秦桧见范同一直骨碌着眼睛不吭声，故意问道。

“下官未有主意。”范同摇头。其实，他心中有了主意，只是不会将自己苦思冥想的主意献给秦桧，尽管秦桧于他有恩。

绍兴八年，乌陵思谋出使宋廷，秦桧举荐范同担任接伴使，自此受到赵构的欣赏。先由吏部员外郎升任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继而又骤升任权吏部侍郎、给事中，绍兴十一年初，再升参知政事，进入执政大臣的行列。

这一日，范同单独求见赵构，道：“臣有一策，可解陛下之忧。”

赵构连日来正在苦苦思索如何收诸大将的兵权，见范同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遂问：“朕有何忧，范卿能解？”

范同道：“陛下忧诸大将手握重兵，尾大不掉。”

赵构皱了皱眉头，随即舒展开来。被臣下看透心思，是赵构最为反感的事情，但范同既有化解之策，赵构只能将反感强忍在心底，叹了口气道："祖宗之制在朕的手里不得施行，朕心有愧。"

"要化解诸大将的兵权并不难。"范同说完，看着赵构，似乎手握宝贝正待价而沽。

赵构忍住不快，道："愿闻其详。"

范同胖乎乎一张圆脸浮着得意之色："陛下所忧，不外有二。一忧诸大将的兵权骤然被罢，兴兵作乱；二忧虏人闻讯后再无顾忌，犯我江南。微臣以为，陛下二忧，可设枢密行府化解。朝廷若专设枢密行府，诸大将罢去兵权在枢密行府任职。一来诸大将的恩数不减，二来可依旧震慑虏人。"

"范卿所想，甚合朕意。"赵构眼前一亮。为韩世忠、张俊、岳飞专设枢密行府，即不掌兵权，又能专心兵事。他心中暗喜，脸上却没有流露出丝毫表情。

范同见官家神情平平，不免有些失望，赶紧又道："臣以为，罢诸大将的兵权眼下正是时机。柘皋大捷，天下知晓，陛下即以赏柘皋大捷为名，将张俊、韩世忠、岳飞召至杭州，当面除去军职，然后委以正、副枢密使，留住行在。另从偏裨中选拔统兵将领，隶属朝廷。"

"范卿殷勤国事，忠心可嘉。"赵构轻轻颔首，停顿了一下又说，"罢诸大将的兵权事体庞杂，还须与其他大臣详细商议。"

抱着满心欢喜的范同只得蔫蔫地从宫里出来。就因这次单独献策，赵构对他的看法一落千丈。

过几日早朝散罢，赵构将几名宰执留下来议事，道："前日范卿见朕，建议以赏柘皋大捷之名将张俊、韩世忠、岳飞召来杭州，罢其兵权，众卿以为如何？"

秦桧一听，心底火苗乱窜。同在政事堂治事，见面一口一个恩公，有了谋划却绕开自己，这种人若不除之，将来必为后患。

"以赏柘皋大捷为名自然好，只是……"秦桧欲言又止。

“卿可直言。”

“只是……几位大将会不会一起来？”秦桧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给诸大将赏功，大将们不一定都来。倘若有人来，有人不来，事泄了怎么办？

范同趋前半步道：“下官料定三大将必来。”

秦桧问道：“择善如何料定诸大将必来？”

“柘皋之捷，张俊、韩世忠、岳飞均没有参与，如今朝廷赏功，没有不来之理。”

秦桧道：“常人说，无功不受禄。正因为没有参与，所以才会请辞。”

“恩公所言极是。可后来又有濠州之败。杨沂中兵败濠州时，三人均在路途。朝廷不咎濠州之败而独赏柘皋之功，岂有不来之理？”

赵构点头道：“范卿虑事周密，朕以为可行。只是此事关涉机密，望众卿慎之又慎。”

整个召对过程孙近未说一句话，他赞成议和，但不赞同分军罢将。孙近知道，如今在朝堂中他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召对结束，孙近便告病在家。

走出宫门，秦桧带着讥讽之色对范同道：“老夫看来，择善机敏，有丞相之才，可喜可贺。”

“恩公息怒，下官直是愧杀得紧！”范同顿时脸色蜡黄。

秦桧不等范同说完，哼了一声拂袖而去。

第十七章　赵构罢将

岳飞在庐州驻扎了一段时间，直到确信金兵已全部撤出了淮西，才引军退还池州。四月上旬，接到枢密院的省札，朝廷要赏柘皋之捷，命岳飞将军马交给张宪统带，自己赶往行在。

张宪道："柘皋之战，自家们没有参与，这赏可以谢辞。"

牛皋也道："张太尉说得是。无功受赏，有贪功之嫌。自家们哪能做出这种苟且之事？"

岳飞和朱芾均没有吭声。

"适才朱参谋未发一言，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待众将走后，岳飞将朱芾单独留下问。

朱芾沉吟片刻，问："朝廷赏柘皋之捷，少保意下如何？"

"无功受赏，确实愧杀自家。张宪、牛皋所言，也是自家所想。"岳飞停顿了一会又道，"可濠州之败，朝廷至今没有降下处分，自家每每想起，于心不安。"

朱芾清楚，杨沂中兵败濠州，岳飞很自责。虽然从舒州出兵之日，即是杨沂中兵败濠州之时，但岳飞还是认为，此次进兵淮西，在舒州屯扎的时间过长。如果不等候朝廷的旨意，于二月底提兵至寿春一带，金兵断然不敢轻易进攻濠州，更不敢在濠州设伏。

朱芾劝道："少保也不必苛责。此次出兵淮西，时时听候朝廷指挥，可朝廷远在杭州。俗话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朝廷的旨意来自各路奏报，而奏报多有不实。以不实的奏报指挥各路兵马，焉有不败之理？"

岳飞缓缓道："话是这么说，可自家们身为臣子，不能为国杀贼，于情于理都须面君请罪。"

"少保要赴杭州请罪？"朱芾一怔。

岳飞点头。

"不知少保想过没有，有过不咎，无功受赏，是否有违常理？"岳飞看着朱芾，朱芾见状又娓娓道，"有过不咎，不违常理；无功受赏，也不违常理。倘若二者合一，便不得不令人生疑。"

"令人生疑，这话从何说起？"

“少保请想，濠州新败，朝廷却大赏旧功，意欲何为？”

岳飞好一会没有说话。

“依下官之见，少保应引军退还鄂州。至于赏功，可依张宪、牛皋之议，一力请辞。”

良久，岳飞对朱芾道：“朱参谋权且安歇，让自家好好想一想。”

一连数日岳飞闭门不出。

岳飞清楚，朝廷对几路大将一直放心不下。只因为大敌当前，才不断恩赏与擢拔。正是基于此，岳飞才再三剖明心迹，一旦逐出强虏，收复山河，便归隐山林。问题是，自家以为心迹已明，可圣上未必苟同。尤其一些朝中大臣，对祖制津津乐道，全然不顾社稷安危，岳飞对此非常气愤。

朱芾所言，他认为也有道理。可是一力辞谢，还军鄂州，朝廷岂不是愈加猜疑？再者，他身为一方宣抚，不可能不去杭州。按制，每年他至少得去行在面君一次。

四月十五日上午，岳飞将张宪、牛皋、杨钦、朱芾、董先、岳云等人召来宣布：“我意已决，杭州必去。全军暂由同提举一行事务、前军统制张宪率领回返鄂州。”

众人许久没有说话。大家清楚，既然岳飞做出了决断，便无法更改。

好一阵子，张宪才问：“少保此行带多少人马？”

“只带十三人。”

众人一听，纷纷嚷道，说人带得太少了。

岳飞不为多动，对岳云道：“你也随军还鄂州。”

“不，我要去杭州！”

岳飞没有叱责，轻声问：“为什么？”

“爹爹原本就不该去杭州的。”岳云嘟囔道。

沉默一阵，岳飞缓缓道：“你还小，许多事理尚不明白。”

朱芾也在一旁劝道：“大哥儿的进言，请少保三思。”

“此事就不议了。”岳飞将手一压，将目光投向岳云道，“跟大军一起回鄂州吧！”

诸大将接到枢密院的省札后，最先赶到杭州的是张俊。

张俊捷足先登，并非淮西宣抚司距离杭州最近，而是得益于出兵淮西之前的一次召对。

二月初，大军正准备向淮西开拔，突然一道御旨将张俊召至杭州。这次召见似乎没特别紧急的事情，赵构询问了粮草兵器的筹备情况，重申了出兵淮西的意义，俄尔话锋一转，问张俊是否读过《郭子仪传》？

张俊摇头。

在赵构的示意下，侍立一旁的张去为从殿内捧出一个小木匣。赵构笑道：“朕已亲手为卿抄录了一册。”

官家为自己抄录了一册《郭子仪传》，这可是旷世之恩。张俊既惊又喜，扑通跪下，连连磕头。

待张俊起立后，赵构又问：“朕要卿读《郭子仪传》，可知朕的用意吗？”

“臣愚昧不知。”张俊摇头。

“前唐中叶，安史生乱，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临危受命，兴兵讨贼。破潼关，复两京，历经八载，叛乱讨平，致使大唐中兴，国祚绵延。”

张俊点头道：“陛下所说的是郭令公，臣略知一二。”

“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赵构的神色渐渐沉郁，“郭子仪手握重兵二十余年，始终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刻就道，故而高寿八十有五，身享厚福。膝下八子八女，无不位极王公显贵。”

张俊这才明白皇上赠《郭子仪传》的用心，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老实说，这些年来他自恃功高，对于朝命经常大打折扣。

“如今张卿统兵在外，与郭子仪无异。张卿帐前皆朝廷之兵，若心尊朝廷如郭子仪，则非卿一人之福。”赵构倏地加重语气，“如若恃兵权而轻朝廷，不仅自身有祸，还累及子孙。今日赐《郭子仪传》与卿，望卿细细研读，深以为鉴。”

张俊再次扑通跪下，连连叩首：“臣……谨遵教诲。”

出兵淮西以来，张俊不知将官家手抄的《郭子仪转》读了多少遍，直读得额头冒汗、后脊发凉。张俊隐隐觉得，在官家给自己赐书的背后，一定还隐藏着其他目的。究竟隐藏着什么目的呢？张俊一时说不明白。

第二个抵达杭州的是韩世忠。韩世忠在楚州，路途要比张俊远，此外，韩世忠接到省札后与岳飞一样也有过犹豫。

二月初，一道道御札和省札飞到楚州，责成韩世忠带兵西进。恰值下邳之敌异常，韩世忠不敢轻动。到了三月初，御札和省札越来越严厉，无奈之下韩世忠只好亲率一万五千人马沿淮河西进。三月的淮河正值枯水季节，行船困难。没等韩世忠赶到，濠州已破，紧接着杨沂中兵败，金人于淮水下游截断河道，韩世忠只得连夜返回。

淮西会战，韩世忠未立寸功，却要赴行在领赏，他疑窦丛生。

“这事儿好不蹊跷，”韩世忠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对梁红玉道，“不追究濠州兵败，独赏柘皋大捷。杨十战柘皋那会儿，自家还在楚州。”

梁红玉回道：“古人云，‘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

韩世忠哈哈一笑道：“夫人竟把官家比作魏惠王了。”

“相公睁眼看看，如今朝中哪里还有正义之士？”停一停，梁红玉又道，“宰执为百官表率。这些年，赵鼎、张浚、张守、陈与义、王庶、李光相继逐出朝廷。他们虽各有瑕疵，但为人忠直。忠直之士不能立足

朝堂，只能使趋炎附势之徒大行其道。”

对于朝局，韩世忠深有同感。自秦桧任相以来，一批刚正之士相继被贬，如今朝中大臣只知巧言令色，取悦圣上。

“依夫人之见，自家就别去杭州了？”韩世忠问。

“当然不，”梁红玉断然道，“相公不去杭州，岂不给了谗佞之辈授予口实？杭州不仅要去，相公还要当着官家的面办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

“置一所宅子，买一批官田。”

韩世忠直愣愣地看着梁红玉，不解地问：“置一所宅子？自家在杭州不是有宅子吗？”

梁红玉摇头道：“杭州的宅子太过寒碜。平江府有一座南园，相公可启奏官家将其买了下来。”

“娘子要买平江府的南园？”韩世忠大声惊呼。

梁红玉点了点头。

平江府的南园是“六贼”之一朱勔的宅子，占地近两百亩。内有亭台楼榭，湖光山色，其中尤以水假山和旱假山最为驰名。朱勔被诛后，家眷被扫地出门，南园一直空着。

“买那么大一座宅子做什么？”韩世忠不同意，“再说那得要多少钱？”

梁红玉正色道：“相公身领六军，帅边经年，麾下将士万千，若要善终，就须广置田产。”

闻言，韩世忠望着梁红玉愣怔了好久。

最后抵达杭州的是岳飞，当他走进枢密院的那一刻起，秦桧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

这次大将们进京，下榻在太平馆。太平馆是杭州的高档馆驿，专门用来接待外国使臣。绍兴八年兴建，历时两年建成。太平馆占地六十余亩，内有房舍四十余间，陈设华丽，所用器皿皆为银制。使人流连忘返的是太平馆设有几十名官妓，这些来自江南水乡的女孩，一个个色艺俱佳。

晚上，秦桧代表两府在太平馆设宴招待张俊、韩世忠和岳飞。

由于宴会的地点不在都堂，自然少不了丝竹赞唱。十来个天仙般的女子，头戴簪花，身着红袍，依序进入宴厅。

先是一曲秦少游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曲罢，一个女子起身走到韩世忠面前，行了个常礼道："韩相公身经百战，国人尽知英武，今日何不献词一阕，以助雅兴？"

"作诗填词，自家那可是擀面杖吹火。"闻言，韩世忠仰脸哈哈大笑，扭头对张俊道，"张七，你是行家，何不来段酸词？"

张俊抬了抬眼皮，没有搭理。

范同微笑着说道："古人云，得欢娱时尽欢娱。各位太尉久在疆场，鞍马劳顿，今晚尽可放下身心，一度良宵。"

王次翁也赔笑着说道："既如此，下官就率先献丑，抛砖引玉。"说罢，略一沉思，吟出一阕《菩萨蛮》——

玉立婷婷一支俏，纤纤细腰楚王好。

远望凝脂雪，风中百花娇。

日思人面憔，夜来佳梦绕。

迢迢星汉远，何日度良宵。

众女子纷纷称赞，就连很少言笑的秦桧也不由得展颜点头。

然而，宴席之上的三大将，除了张俊附和着浅笑外，岳飞和韩世忠均始终沉默不语。秦桧的心又慢慢提起来了，他知道濠州一战，岳飞和韩世忠的心底肯定不舒服。

宴厅紧挨西湖。四月的西湖春水浩渺，画舫缓缓而来，又缓缓而去。风从湖面上吹过，带着阵阵清凉，也带来了悠悠丝弦。

秦桧朝女子们丢个眼色，丝竹简板戛然而止。待女子们退出了宴厅，秦桧道："柘皋一战，国人振奋。圣上降旨，召各位太尉亲赴临安，以赏柘皋大捷。今晚下官在这太平馆置薄酒一盏，为各位太尉洗尘。"

张俊赶紧举起酒盏恭敬道："秦相公盛情，下官不胜感荷。"

岳飞面前依然是一盅清水，他将茶盅端起旋即放下道："圣上恩典，下官深为愧疚。后护军数万兵马，从鄂州到庐州，披星戴月，行程千里，却未见一个虏人。下官思来想去，这赏不能受。"

无论秦桧，还是坐在两旁的范同、王次翁，都没有想到岳飞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席面为之一冷。

秦桧笑道："岳太尉莫要推辞。后护军将士风餐露宿，越岭翻山，劳苦即是功。"

岳飞道："秦相公厚意，下官心领。只是淮西会战，下官非但无功，而且有过。濠州失利，下官未能抵达，望朝廷切责。"

韩世忠也道："岳五说得是，这赏自家们就不领了。应援濠州，自家们都延误了日期。朝廷若不降罚，心里头老不踏实。"

王次翁呵呵一笑，解围道："岳太尉，韩太尉，听老夫一言。今晚月明风清，自家们只顾饮酒，是赏是罚，来日到了殿上由圣上定夺。"

范同也在一旁道："对，今晚良宵，除了饮酒，就是听曲。"

第二天朝会，因太平馆距皇城较远，刚交卯时就得起床。匆匆赶到皇城外，正值城头鼓响。紧接着，皇城大门吱吱呀呀打开了。岳飞心儿一紧，他看了一眼身边的韩世忠，却是神态悠闲。

钟声响过，百官开始进殿。不时传来司门官的低声吆喝："跟上，快跟上！"

参加朝会的官员熙熙攘攘不下百人之多。勤政殿落成未久，举办大朝会显得局促。

朝会之前赵构先在内殿召见了几位宰执，约莫半个时辰后几位宰执从内殿徐徐退出，朝会开始，宣诏官宣读诏书——

为赏柘皋战功，罢'扬武翊运'功臣、太保、英国公韩世忠淮东宣抚处置使及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任枢密使；罢'安民靖难'功臣、少师、济国公张俊淮南西路宣抚使及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任枢密使；罢少保岳飞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宣抚使及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任枢密副使。韩世忠保留阶官太保；张俊保留阶官少师；岳飞保留阶官少保。从即日起，各自赴枢密院治事。

面对诏旨，别说是韩世忠、张俊、岳飞，就是朝中其他官员也大吃一惊。朝堂内异常静，除了宣诏官的声音，听不见一丝气息。大殿上，赵构正襟危坐，面无表情。这会儿已交寅时，四月的寅时天光大亮。朝殿内的蜡烛仍在燃烧，不过，烛光已被晨曦湮没，诏书仍在宣读——

今日起，淮东宣抚司、京湖宣抚司与淮西、江东宣抚司一同罢免。取消行营前护军、行营中护军、行营后护军军号。镇江、楚州兵马暂由统制解元掌管；建康兵马暂由都统制王德掌管；鄂州、襄阳兵马暂由提举一行事务、都统制王贵和同提举一行事务、副都统制张宪掌管。各军统制官，均带御前二字入衔。

诏书宣读完毕，大殿内依旧一片沉寂。

突然，张俊上前一步，跪下道："臣张俊跪谢天恩。臣所统领的行营中护军即朝廷大军。朝廷改由御前使唤，臣毫无异议，衷心拥戴。"

赵构颔首道："张卿深明大义，如此甚好。"

这时，朝堂上开始有了窃窃私语。殿前司的几名禁卫轻轻走到墙边，将烛炬一一熄灭。

岳飞思绪如潮，不过这会儿他也止住了澎湃的思绪，上前一步跪下道："臣岳飞谨遵御旨。"

韩世忠最后一个跪下谢恩："臣韩世忠躬领圣谕。"

赵构命各位平身，然后道："昔日，众卿宣抚一路两路，权责太小；自今日起，朕将一国之兵权交与众卿。望众卿同为一心，勿分彼此，恪尽职守，为国宣力。"停顿了一会儿，赵构将目光投向张俊问，"向日朕送一册《郭子仪传》予张卿，不知张卿是否研读？"

张俊走出班列，答："回陛下，臣已研读五遍。"

"张卿读了五遍，朕已读十遍不止。"赵构声音朗朗，"郭子仪、李光弼均为前朝名将，有大功于王室。然而，大功之后，李光弼负去职之衅，陷于嫌隙，三年不朝。吐蕃犯京畿，诏命勤王，郭子仪闻命就道，而李光弼竟迁延不至。"

殿堂氛围为之一紧，所有臣工无不纷纷垂首。

赵构神色凛然继续道："功臣谋全身之道，在于无私，在于坦荡。趋舍利害，计较利益，终不是功臣所为。郭子仪八十五岁寿终，李光弼五十七岁病殁。各位要做郭子仪，不要做李光弼。"

就在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的当日上午，赵构又接连颁发了两道诏命。一是组建枢密行府，并将枢密行府迁往镇江；二是设立总领所：淮东总领所，置司楚州；淮西、江东总领所，置司建康；京湖总领所，置司鄂州。淮东总领为胡纺；淮西、江东总领为吴彦璋；京湖总领为林大声。三总领不仅主管所辖境内军马钱粮，还接管原宣抚司的御前军马文字。诏命中说，其属地各军均听从总领节制。

回到太平馆已近午时，留在馆中的朱芾等人都已经知晓了今日早朝的内容。岳飞的神情没什么异样，言语却少了许多，众人见状都缄默不语。吃过午饭后憩息片刻，朱芾、于鹏、孙革等人来到岳飞的房间。随

着宣抚司诏命撤销，宣抚司的幕僚自然也要随之解散。岳飞明白，分手的时刻到了。

“下官不日就要奔赴镇江，各位如何安置，下官即刻就上札子。”岳飞道。

于鹏叹了口气道：“自家们的去留少保不必过于操心。只是少保这一去，万丈雄心皆成泡影。”

孙革埋怨道：“古人说，飞鸟尽，良弓藏。如今强虏未灭，先罢大将，真不知朝廷是怎么想的。”

朱芾对于鹏、孙革道：“都什么时候了，二位还说这话？！”

孙革、于鹏互望一眼，摇摇头。

岳飞劝慰道：“朝廷罢将，自有考虑。各位若履新职，定当恪尽职守，为国效力。”

众人一起轻声应答。

朱芾问道：“少保何日启程？”

岳飞道：“下官估计，也就在这一两日之内。”

“少保此去，山重水复。旦夕就教，已成云烟。”朱芾鼻子一酸，声音有了些许哽咽，“老夫虚长少保几岁，历经无数坎坷，深知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古人云，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万望少保善自珍重。”

岳飞叹了口气道：“下官出身农家，起自褊裨，疾恶如仇，已成本性。原以为忠心报国，哪知道个中竟有如此多的衷曲！”

朱芾劝道：“大丈夫自当谋国，也须谋身。善谋国者自古以来不乏其人，既善谋国又善谋身者寥寥无几。少保如今身至高位，下官以为更应该以谋身为要。”

岳飞没有吭声。

其实，孙革、于鹏等幕僚都有同感，此时见朱芾已说，便不再多

言。

岳飞估计得不错，这一次朝廷雷厉风行，两日后，韩世忠、张俊、岳飞以及枢密行府的属员一起乘船迁往镇江。此行岳飞只带了呼延龙、沈德等四名亲兵。韩世忠也只带了亲兵数名。由于正副枢相各自分乘一条大船，岳飞与韩世忠也无法交谈。只有泊锚过夜，两人才匆匆见上一面。韩世忠似乎还是从前的样子，老远就喊岳五，对张俊则视而不见。

四日后，抵达镇江。朝廷以韩世忠、张俊并为枢密使，可没有说明由何人领衔，这并非朝廷的疏忽。朝廷委任韩世忠、张俊、岳飞为枢密院正副使，原不过是权宜之计，因为在正副枢密使之上还有秦桧的知枢密院事和王次翁的同知枢密院事，镇江的枢密行府只不过是个摆设。

岳飞每天准时赴枢密行府坐衙，身着公服，一丝不苟。枢密行府属吏不多，也无事可治，每天以一盏清茶度日。

张俊并不常来行府，偶尔来，偶尔走，似乎很忙。

从不来行府的是韩世忠。每天，他都头戴一字巾，身着白布袍，携着两三亲兵下河垂钓。四月正是垂钓的大好季节，黄昏时分总拎着几条活蹦乱跳的鲫鱼或鳜鱼招摇过市。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六月初，突然一道诏命，命韩世忠赶往杭州，说是御前听候。

就在韩世忠离开后的第二天，张俊来到枢密行府对岳飞道："圣上有旨，着你我即日赶赴楚州，将淮东军马迁回镇江。"

岳飞与张俊的嫌隙始于岳飞单独建军。嗣后，岳飞复襄阳、平洞庭，战功显赫，官职飞升，张俊渐渐生出妒恨。平洞庭，岳飞送张俊、韩世忠各一艘车船。韩世忠致书感谢，张俊没有片言回音。岳飞是个爱憎分明的人，见张俊如此，自此便再无往来。绍兴十年，两人关系恶化到了极点。王德从亳、宿一线撤军，将正在京畿激战的岳飞一军置于了前有强敌后无应援的险地。岳飞认为，不论朝廷有无旨意，张俊此举都有葬送后护军之嫌。

五月上旬，张俊、岳飞来到楚州。淮东总领胡纺将张俊、岳飞分开安置，岳飞住城内，张俊住城外。

按照朝廷的命令，楚州兵马应于六月底迁回镇江。在此之前，军

马、器械、钱粮均要清点。为稳妥起见，张俊从建康调来一支兵马负责物资运送，率领这支人马的即是统制官李横。

参见过张俊后，李横又进城参见岳飞。十多年不见，岳飞差点认不出李横来了。想想也是，十多年前李横还不到三十岁，可如今已是四十开外。李横身穿甲胄，向岳飞躬身拱手道："小将李横参见副枢密。"

"这不是九哥哥么？"岳飞一怔，继而大喜，忙命人看座。当年，岳飞在东京留守司任右军统制，与李横同为东京留守司的将领。李横排行第九，人称"九哥哥"。

李横拱手道："当年副枢密有援手之恩，小将终身不忘。"

牟驮岗一战，李横丢失京西南路，岳飞上书朝廷愿领兵收复襄阳六郡。赴行府面对时，赵构问岳飞如何治罪李横。岳飞说李横孤军北伐，忠勇可嘉，虽然失败，其情可宥。最后，李横仅贬官三秩，被发往张俊军中效力。

岳飞摆摆手道："九哥哥说的是哪儿话，收复故土，人人有责，岂能因小挫而掩全功？"

李横面有愧色，道："副枢密胸襟壮阔，每每想起，小将便十分懊悔。"

李横兵败牟驼岗，岳飞曾派张宪前去招纳，被李横拒绝。

岳飞将手一摆道："九哥哥这些年建功淮西，同样是为国效力。"

故人相见，岳飞心情愉悦。闲聊一阵，李横悄声告诉了岳飞一件天大的机密——韩世忠的亲将耿著已被胡纺逮捕入狱。

"这是为何？"岳飞闻声大震。

"有人告首，说耿著从杭州回来后放言，朝廷改由胡纺节制淮东大军，似当年吕祉淮西典兵。"

这话显然太出格了，将胡纺比作吕祉，胡纺岂能饶他？

"人关在哪儿？"岳飞问。

“关在总领所，不日将押送杭州。”

岳飞一时怔住。

李横又道：“胡总领还说要追查幕后人。”

岳飞一颗心沉了下去。耿著是韩世忠的亲将，这次赴杭州又是耿著护送，谁能是他的幕后人？难怪朝廷要回撤楚州兵马！

送走李横后，岳飞思虑再三，觉得有必要告诉韩世忠。倘若韩世忠还蒙在鼓里，一旦耿著屈打成招，韩世忠百口莫辩。当然，岳飞也清楚，此时此刻致书韩世忠是一件犯忌的事情，但岳飞顾不得这么多了。

“书信务必当面交给韩枢密。”次日一早，岳飞即把一封书札交给呼延龙，命他赶往杭州，当面叮嘱道。

接到胡纺有关耿著鼓惑众听、图谋叛逆的奏报后，赵构除了震惊，更为不安。一个小小的耿著不为虑，可虑的是耿著背后的掌兵将领。赵构想起绍兴九年，韩世忠居然派兵截杀张通古。那次，赵构闻讯拍了御案。当时碍于韩世忠手握重兵，最后不了了之。就在收到胡纺密报的当天，赵构连颁三道诏令：命秦桧、胡纺务必追查耿著背后的主谋；命韩世忠离开镇江返回杭州；命张俊、岳飞前往楚州，将淮东军马移至镇江。赵构还特别指出，韩世忠的背嵬军与其他各军分开安置。

而这一切，韩世忠浑然不觉，返回杭州后依旧头戴一字巾，身着白布袍，或者上街沽酒，或者下河垂钓。

梁红玉认为此事不正常，问道：“圣上命相公回来，为何不曾召见？”

韩世忠摇头不知。

梁红玉道：“既是圣上命相公回京，就应该召见相公才是。圣上将相公召回来了却又不见，其中必有蹊跷。”

“有何蹊跷？”

梁红玉也摇头不知。

“耿著害我！耿著害我！”过了几日，呼延龙来到韩府，韩世忠这才恍然大悟，连连顿足。

梁红玉接过书札，看过后道：“既如此，相公已别无他法，唯有面见圣上，伏地请罪。”

韩世忠眼睛一瞪道：“我韩五忠心赤胆，何罪之有？”

“耿著为相公亲校。耿著惑众乱军，相公脱得了干系？相公若不面君自明，不出数日就会斧钺加身！”

在梁红玉的劝说下，韩世忠来到皇宫前，请求见驾。

当韩世忠跪在面前，说了句“皇上，罪臣该死”，赵构心里顿时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赵构清楚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韩世忠是宣和二年。那一年，江南方腊谋反，韩世忠跟随王渊南下平叛。在清溪洞，方腊为韩世忠所俘。凯旋京师后，皇上接见功臣，身为康王的赵构在侧。那时候韩世忠三十出头，容貌英俊，身材魁梧，给赵构留下了深刻印象。六年后，也就是靖康二年，身为嘉州防御使的韩世忠随同真定府总管王渊赶赴济州勤王，时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赵构再一次见到了韩世忠。在济州，金兵大至，而勤王兵马不过万人，韩世忠单骑突阵，斩其主将，使金兵一夜后退了三十里。然而，十数年过去，国势初安，昔日的猛将成了忧患。

“韩卿连夜见朕，有何事要奏？”赵构并未叫韩世忠平身。

韩世忠依旧伏在地上，痛声道：“罪臣亲校耿著不知礼法，大放厥词，惑乱众听，有污圣明，望陛下治罪！”

“保耿著即是保相公，耿著罪小，相公才会责轻。”这也是梁红玉的主意，要韩世忠保住耿著，千万不要扩大罪名。

果然，赵构沉着脸问：“那耿著仅仅是不知礼法？”

韩世忠道：“陛下，耿著是罪臣亲校，跟随罪臣十五年，全身被创三十余处。耿著的为人罪臣清楚，他断不会心生异志，背反朝廷！”

赵构哼了一声。

韩世忠忽然将头抬起，满面尽是泪水：“陛下难道不相信罪臣吗？”

赵构看着韩世忠，韩世忠伸出双手道：“陛下，罪臣十指，如今仅存三指了！”

面对这双残缺不全的手，赵构感觉心被揪了一把。他想起了苗刘之变，那一次，也是韩世忠第一个杀进杭州。

“陛下若认为罪臣心有不轨，就请杀了罪臣。罪臣一生磊落，不愿苟活。”

良久，赵构才道：“平身吧。”

“还望陛下给句准话。”韩世忠仍然不起来。

赵构轻叹了一声道：“好啦好啦，平身吧。”

韩世忠这才缓缓站起。

顿了一会儿，赵构又道：“朕多次说过，为将者要知礼知法。知礼，心有朝廷；知法，驭军有度。韩卿知法，却少知礼。朝廷议和，韩卿派兵截杀使臣；淮西会战，二月初即发出诏命，竟迁延至三月初才出兵，这岂是知礼者所为？”

韩世忠低垂着头，大气不出。

“耿著一案，朕可以不再追究，但朕得降罚。朕若不降罚，国家法度何在？着免除枢密使之职，充醴泉观使，颐养天年。”

韩世忠赶紧磕头谢恩。

赵构脸色和缓下来，问：“韩卿还有何事要奏？”

“罪臣想购下平江府南园，望圣上恩准。”

赵构“哦”了一声，望着韩世忠。

“罪臣知道，那是奸贼朱勔的宅子。可罪臣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水，喜欢垂钓。”

赵构不由得微微一笑。

“另外，罪臣还想购买若干没官的田地。”

赵构问：“韩卿欲购买多少？”

“不下百顷。”

“准奏。”

待韩世忠正要退出殿外，赵构忽然叫住他问道：“耿著犯事楚州，韩卿从何得知？”

韩世忠如闻惊雷。他清楚道，岳飞密告于他，担着极大的干系。弄不好他掉脑袋，岳飞也要搭上性命。如今他的祸事已平，可圣上一旦得知为岳飞致书，肯定会迁怒于他。但圣上问他，他又不能不说：“回陛下，昨晚……罪臣接到了岳飞的书札……”韩世忠汗如雨下。

“岳飞？”赵构眉峰骤聚。

韩世忠哆哆嗦嗦：“陛下……岳飞致书，只是告诉罪臣……耿著有忤逆之言，别无其他……”

赵构挥了挥手道：“朕知道了，卿退下吧。”

韩世忠拖着千钧步伐走出皇城，然后坐倒于地，泪珠大颗大颗滚落。

回到府中，韩世忠要梁红玉即刻给岳飞修书，告诉岳飞尽快自保。梁红玉听完韩世忠的叙述，搁下笔道：“你这不是害岳五吗？”

“夫人说哪里话，自家这怎么是害岳五呢？”

“君疑臣，臣必死。如今圣上对你二人起了疑心，你还通书相问，这不是害岳五又是什么？”

“那……那可怎么办？”

梁红玉长叹一声，轻声道：“福人自有天命，唯愿岳五是个福人！”

就在韩世忠觐见赵构的第二天，赵构召来秦桧道："耿著一案，查无实据，就此了结。"

秦桧怔了会儿，轻声问道："无罪开释？"

"不，"赵构断然道，"杖三十，流配边远之地。"

耿著一案，秦桧也将信将疑，仅凭几句危言就能断定淮东大军不稳？目今淮东大军为解元统带，解元是淮东老将，战功卓著，其威望仅次于韩世忠。在秦桧看来，耿著放言是对胡纺不满，胡纺立案拘押耿著是为泄愤。

但秦桧不会阻止对耿著的拘审，一来官家十分重视此案，二来三大将中，秦桧对韩世忠最为厌恶。韩世忠桀骜不驯，口无遮拦，对秦桧素来不敬。治罪耿著，牵连韩世忠，秦桧打心底高兴。谁知一夜之间，事情逆转，原定将耿著押解杭州交由大理寺鞫讯，变成了"查无实据，就此了结"，韩世忠安然无恙。

"淮东一军已经抚定，朕最为担心的乃是鄂州一军。"赵构讲完对耿著、韩世忠的处置，起身在御座前缓缓走动。他想起岳飞敢于致书韩世忠，就不会给王贵、张宪致书么？便立定脚步，目光阴阴地看着秦桧，口吻森冷，"鄂州有十万兵马，其战力远胜于淮西大军，倘有不测，将动摇国本。"

秦桧心提起了。

"林大声已经到任了吗？"赵构沉着脸问。

"回圣上，林大声已经到任了。"

"速命林大声派干吏进入鄂州军营，密切掌握各军动态。统领以上的将佐尤为注意，一有异动，临机处置。"林大声原为太府少卿，掌管内廷钱粮财物，深得赵构信赖。

"遵旨。"

"诸将刚罢，军心不稳。当年就因为张浚失之于察，致使庐州血洗，四万大军被裹挟投敌。"赵构语气严峻起来，顿了一顿又道，"古人云，'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秦卿身

任两府，干系重大，应切记防微杜渐，万不可掉以轻心。”

“臣恭领圣谕，自当竭心尽智抚定诸军，不负圣上重托！”秦桧额头开始冒汗，躬身回答。

从大内出来，秦桧赶紧擦拭额头的汗粒，官家重提淮西兵变无疑是在警示自己。张浚因淮西兵变而坐废湖南，自己倘有疏虞将比张浚还惨。想到此，秦桧的脊背冷气直蹿。

回到政事堂，秦桧叫来王次翁，将官家召见的大致内容复述了一遍。王次翁道：“官家既是防微杜渐，下官以为应迅速解除岳飞的副枢密之职。”

对岳飞，秦桧同样不喜。岳飞虽然不像韩世忠那样盛气逼人，但岳飞一旦激昂起来，比韩世忠还要尖刻。当年指谪赵鼎，竟说“丞相谋国不善”。

秦桧沉吟片刻，点头道：“当今之计，唯有先解职，方为万全。只是……以何罪名弹劾？”

王次翁道：“应援淮西，逗留不进。”

要弹劾岳飞应援淮西不力，须得张俊佐证。秦桧立即致书张俊，要他返回镇江后速赴行在。

七月下旬，南迁的淮东大军回到镇江。岳飞原以为整个淮东兵马都在镇江驻扎，后来发现背嵬军径直开往了杭州。韩世忠的背嵬军有八千人，是淮东精锐，便问张俊道：“淮东兵马被肢解，将来一旦有事，如何应对？张枢密此举岂不是自毁长城？”

张俊淡淡地回道：“副枢密勿多言，下官是奉旨行事。”

岳飞望着一艘艘满载兵士的战船继续沿运河南行，心情一下子黯淡到了极点。

“秦相公召见下官，下官日夜兼程，唯恐耽误了事情。”张俊随背嵬军回返杭州，来到政事堂。

秦桧对张俊也无好感。张俊既不同于韩世忠，也不同于岳飞。张俊

对秦桧很恭敬，但这种恭敬明显带着虚伪。究其原因，大概张俊自以为是官家的红人。当然，眼下秦桧还不会贬斥张俊，抚定诸军，他还需要张俊效力。

秦桧命人赐座，道："张枢密一路劳顿，下官本应接风洗尘。只因公务在身，请张枢密见谅。"

"秦相公客气了，张俊不才，愿为秦相公驱使。"

秦桧竭力露出笑容，问："淮西一战，岳飞逗留舒州不进，张枢密是否愿意佐证？"

"下官愿意。"张俊不明白秦桧为什么重提淮西会战，但依然答应了。

"既如此，张枢密可写个条陈递来。"

张俊欠身应诺，但并未离去。张俊判断秦桧要自己佐证，是要治罪岳飞。他与岳飞有怨，正好借机进言。

"秦相公有所不知，"张俊苦着脸道，"岳副枢密自从罢将以来，心中一直苦闷。此次去楚州移军，与下官多有不合。"

秦桧"哦"一声，问："这话从何说起？"

"耿著一案，岳飞说用法太峻，逼着下官与胡总领当面放人。"

"有这等事？"

"下官领承圣旨和省札，将淮东背嵬军拆分引至行在，岳副枢密斥责下官是自毁长城。还有，楚州城墙残破，下官命人修筑，他说既然楚州不守，城何必修？"

秦桧不等张俊讲完，道："张枢密也不必书于条陈，可亲至谏院，将其前后因果详细备述。"

没过几天，朝廷降旨，命岳飞返回杭州。

回到杭州岳飞才知，韩世忠已经罢职，充任宫观，好半天愣怔着说

不出话来。打击接踵而至，当天下午，岳飞便收到了殿中侍御史罗汝楫的弹劾副本。

岳飞改任枢密副使赴镇江上任后，幕僚们并没有散去。一来等候朝廷新的任职，二来对岳飞放心不下。两个多月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打探岳飞的消息。坐落在西湖边的太平馆是他们碰头的地方，他们几乎每一天都来太平馆交流信息。现在，听说岳飞遭到弹劾，便纷纷赶到岳飞下榻的馆驿。

“少保可好？”最先到达的是朱芾，他见岳飞的房间门关着，便问呼延龙。呼延龙无奈地摇头。不一会，孙革、于鹏等人也赶到了。就在大伙儿一筹莫展时，房门缓缓打开了，岳飞出现在门口。

“进来吧。”岳飞招呼着众人，从表情上看还算平静。

落座后，众人传看了罗汝楫的弹劾奏。关于应援淮西是这样写的：“今春敌寇大入，疆场骚然，陛下趣（岳）飞出师，以为犄角，玺书络绎，使者相继于道，而乃稽违诏旨，不以时发，久之一至舒、蕲，匆卒复还。”

应援淮西，在座的各位都曾亲身经历，罗汝楫的弹劾奏明显与事实不符，朱芾建议道：“少保为何不进见圣上，详细奏明情由？”

岳飞淡然道：“清则自清，浊则自浊。”

“不，”朱芾道，“少保若不奏明，即是默认。”

岳飞从案头拿起一份辞职奏，道：“下官已经想好了，与其忝列朝堂，不如逍遥林泉。”

见岳飞如是说，众人一时无语。不过，大伙心底清楚，有着一腔热血的岳少保怎么会甘愿退隐山林呢？

沉默片刻，朱芾道：“下官赞同少保引辞。”见众人一脸不解，又道，“此次朝廷罢将、分军、设立总领，意在守成。既然中兴无望，少保请辞便是上策。”

于鹏也跟着点头道：“朱参谋说得是，朝廷已无意中兴。”

“只可惜了半壁河山！”孙革的一声长叹又勾起了大伙儿的无限愁闷。

岳飞的辞职奏是七月间递进宫的，直到八月初赵构才做出决断。自韩世忠改任宫观后，金虏在两淮不断窥伺，零星战斗时有发生，赵构很想保留岳飞的军职。在他看来，岳飞具有领兵征战之才，罢黜实在可惜，谁知罗汝楫反复弹劾。在最后一道弹劾奏里，罗汝楫提到了苗刘之乱和淮西兵变。对于赵构而言，建炎三年的苗刘之乱和绍兴七年的淮西兵变是一块心病，罗汝辑的弹劾奏击中了他的痛处。

八月八日，赵构传命岳飞觐见，这是赵构与岳飞的最后一次见面。

待岳飞行过臣礼，赵构平静地说道：“言官们交章弹劾，朕一直留中不出，然卿去意甚坚。卿为股肱大臣，朕深为倚重。值此国难之际，当负重而行。”

这番话赵构经过了深思熟虑，话里表达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告诉岳飞言官们正在交章弹劾；二层意思是，期望岳飞负重而行。岳飞若是像韩世忠那样伏地请罪，剖明心迹，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可岳飞怎么会像韩世忠一样伏地请罪呢？岳飞自认为他没有任何过错，他的所思所行都是为了大宋江山。一个毫无私念一心只为大宋江山的人，无端受到指责和弹劾，他感到一种彻骨之寒。倘若，皇上能够就那些弹劾奏旗帜鲜明地予以痛斥，岳飞心底或许会生出若干暖意，可皇上没有。皇上的话意岳飞听出来了，皇上想挽留他，可是皇上没有明辨是非。皇上是非不明，让岳飞心生愤慨。

“陛下，淮西一战，臣领数万兵马未建寸功，愧对江山社稷。如今忝列枢府，实在于心不安。”岳飞抬起头道。

这不是赵构所盼望的回应，岳飞的回答与赵构的期许太远，甚至南辕北辙。赵构那番话里其实还有第三层意思，那就是测试岳飞的忠诚。赵构需要岳飞的忠诚，不仅是心里头的，也有口头上的。某种时刻，口头上的忠诚比心里头的忠诚更为重要，譬如眼下，遗憾的是岳飞没有。在赵构看来，岳飞太桀骜了，桀骜得将他这个君王都没有放在眼里，赵构的脸渐渐阴沉下来。

“岳卿执意要去？”赵构问道，声音不再充满柔情。

岳飞缓缓道："臣不能虚食重禄，素餐尸位！"

赵构的心情一下子坏到了极点，半晌才道："既然岳卿去意已决，朕便不再多言。"

岳飞跪下谢恩，慢慢退出殿外。秦桧一直侍立在侧，紧张得大气不敢出。

赵构望着岳飞的背影很长时间没有吭声，他忽然想起岳飞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武将不怕死，文臣不爱财。"武将可以不怕死，但不怕死的武将肯定为了功名。如果一名武将既不怕死又不为功名，所为何来？赵构的心头禁不住微微一悸，不敢往下想。

第二天，岳飞罢职的诏命就传到了馆驿。岳飞罢枢密副使，充万寿观使。与岳飞一同罢职的还有岳云，岳云提举醴泉观。原宣抚司幕僚也发表了新的任命：参谋官朱芾知徽州；于鹏任广南东路安抚司参议官；孙革任兴化军通判。其他人员也都各有新职。

岳飞罢职通过《邸报》很快传到了鄂州，全军上下犹如晴空霹雳。由于岳飞平日治军很严，即便遭逢如此变故也依旧秩序井然。兵士照常操练，副统制以上将佐照常点卯。

八月中旬，都统制王贵被张俊召至镇江，鄂州大军暂由张宪掌管。

张宪与岳飞一家的关系非同一般。岳飞、岳云双双罢职，军中最难受的当是张宪。接到岳云的书信，张宪更是心如汤煮。

"夫君为何长吁短叹？"甜婉问道。

张宪道："祥祥在庐山度日如年！"

甜婉不语了，岳云的遭际甜婉也深为痛惜。

"五哥立志以身许国，竟落得如此结局，每每想起，就心中难平。"张宪涨红着脸道。

"王太尉所来何干？"当晚，前军副统制王俊来了，张宪一见面就问。

“小将巡营完毕，过来坐坐。见副都统面色晦暗，小将十分不安。副都统是否身体有恙？”

建炎年间，王俊为官府招安，在湖南安抚司任副统制。岳飞讨伐杨幺时，湖南境内的兵马统归岳飞节制。洞庭讨平后，王俊与其他湖南将领一起归并到了岳飞军中。王俊年龄比张宪大，却对张宪很是恭敬，两人私下里往来很密。在前军，张宪对王俊十分信赖，军中事务大多交由王俊处理。

张宪摇摇头，俄尔叹了口气道：“昨日得信，五哥和祥祥被困庐山，下官这心里就如同破碎了一般。”

“朝廷处分得太重了！”王俊附和着。他对岳飞并无多少好感，当年招安便是副统制，归并到岳飞军中后一直未有升迁。

“五哥和祥祥，谁不知肝胆照人？五哥为光复旧疆，宵衣旰食；祥祥十二岁从军，十六岁即建奇功。”说着张宪不禁气愤起来，“朝廷忠奸不辨，竟双双打入冷宫，想来真是叫人心寒！”

“副都统莫要烦闷，说不定一旦沿边有警，朝廷又会起用少保和左武。”岳云罢职前的职官为左武大夫，王俊简称“左武”。

张宪点头道：“一旦边境生事，五哥和祥祥自然就会复出。可恨兀术这厮，在陕西、两淮频频用兵，偏偏就是这京西南路毫无动静。你以为，兀术这厮会不会窜犯襄阳？”

王俊没有接茬，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忌讳的话题，愣怔一下道：“这个……下官不知。不过，兀术若是得知少保已经罢职，说不定会在京西南路挑衅。”

“一旦兀术进犯襄汉，自家即申奏朝廷，起复岳相公赴鄂州掌军。”张宪认为王俊言之有理。

王俊点头道：“副都统所言极是。”

张宪又道：“你可知会董先、王刚、姚政等人，背嵬、踏白、游奕三军有备无懈，随时听令。”

第十八章　偏安江南

林大声是六月底来到鄂州的，临行前赵构特地在内殿予以召见："林卿此去，身系千钧重任。鄂州有大军十万，稍有异动，不仅襄汉难保，而且威胁江南。林卿须得洞烛幽微，预防淮西之变在鄂州重现。"

林大声道："臣当竭忠尽力，不负圣恩。"

从领旨的那一刻起，林大声就清楚，他这个京湖总领职责重大。到任伊始，办理的第一桩事务即是召来荣蕤，商议防变之法。荣蕤原是襄阳府的一名属吏，经岳飞举荐升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蕤敬重岳飞，对岳飞的罢职深为惋惜，但林大声是他的直接上司，他必须听从林大声的指示。

"荣判官久居鄂州，当熟悉鄂州军情。"林大声道，"须是防变，应当从何处着手？"

荣蕤一时没有搭话。

林大声继续道："下官知道荣判官与鄂州将领多有人情，可预防变乱是国家大事，圣上有旨，你我二人须得同心协力，不辱君命。"

荣蕤这才缓缓道："鄂州一军，与淮西大军不可同日而语。岳少保在位时，治军极严。即使岳少保不在，号令一出，全军肃然。若说有人企图谋变，依下官看来断无可能。"

"下官并非臆断当有不测发生，只是下官身衔君命，并非儿戏。你我应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林大声也听人讲过鄂州的军纪，问题是皇上将防变的重任交给他了，他不可能等闲视之。

七月初，两省命令送抵鄂州总领所，要林大声选派干吏进入鄂州军营，掌握副统制以上将领的动向。

待荣蕤看过两省命令，林大声道："朝廷命我等掌握鄂州将领的动向，荣判官有何良策？"

荣蕤沉吟会儿道："鄂州大军现为王贵、张宪二人掌管，他俩早年

即跟从岳飞。王贵原本就是汤阴人，张宪虽是阆中人氏，但与岳飞交厚。两人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岳飞。王贵沉稳有谋，话语不多；张宪勇猛侠义，为人刚直。”

林大声问：“除了王贵与张宪，军中还有何人资望较高？”

荣蕤回道：“余下者便是徐庆、寇成、王经、牛皋、董先等人。徐庆为汤阴人，早年与岳飞一起投军。寇成、王经为东京留守司旧部，与岳飞曾一同转战太行山。牛皋、董先原是京西南路命官，李横北伐兵败后并入岳飞军中。这些人忠直勇敢，深得岳飞器重。”

“如此说来，鄂州一军如同铁板，水泼不湿针扎不进？”

“下官只能说鄂州大军军心稳固军纪严明。”

七月底，都统司和总领所双双收到枢密行府的命令，要王贵赶赴镇江述职。这是赵构交给张俊的一件大事，要求他在年底以前对鄂州大军统制以上的将官召见一遍，名为述职，实为戒谕和安抚。

就在王贵离军不久，林大声将前军副统制王俊召到总领所。王俊不知总领为何召见自己，心里忐忑不安。

进了总领所，林大声十分客气，又是让座又是上茶，和颜悦色地问道：“王副统制是东平人？”

王俊小心翼翼地答：“总领说得是，小将的老家是东平府郓城县。”

林大声道：“下官的老家在东平府寿张县。”

王俊惊喜道：“恁地如此之巧？”

林大声一笑道：“下官有缘，与王副统制同为乡党。”

“小将岂敢高攀？！”王俊恭谨起来。

“职有高下，但乡谊不可废。下官初来鄂州，人地两生，凡事还得仰仗王副统制看在乡谊的分上鼎力相助。”

王俊起身拱手道：“总领只管吩咐，小将定当效马前之劳。”

林大声示意王俊坐下，开门见山道："想必王副统制已经知晓，朝廷设立总领所节制各地兵马，目的是预防淮西之变重现。鄂州一军有十万之众，圣上悬心，下官每日更是如坐针毡。王副统制身在军中，有何异常，望及时禀告。"

王俊顿时大悟，林大声是要自己监视王贵、张宪等一班将领。

"回总领，鄂州诸军风纪良好，绝不会做出有违朝廷的事情。"王俊恭恭敬敬地答，"若有异常，小将一定禀报。"

林大声知道王俊是在敷衍自己，默思片刻后问："王副统制的家小可在鄂州？"

"在。"王俊点头。

"家中现有几人？"

"老母年初过世，现家中就拙荆和两个犬子。"

"新妇是洛阳人吧？"

王俊倏地一惊道："总领……如何知晓？"

林大声笑着道："下官还知晓王副统制的新妇曾是龙德宫的女官。"

一语未了，王俊的脸色一片惨白。宋承唐律，私娶宫女属重罪。

起初，王俊也不知道自己的娘子原是宫女。开封城破，二帝被掳，部分姿色较佳的宫女被金兵强制送往北方，姿色稍次的宫女则任其散落。王俊的娘子就属于姿色较差的一类，逃出开封后遇上了王俊，后结为夫妻。直到退到扬州，王俊才得知自家新妇曾是宫中女官。可此时新妇已身怀有孕，王俊只好将错就错。整个建炎年间以及绍兴初年局势动荡，帝王尚且飘摇不定，哪里顾得上昔日的宫女？后来局势安定下来，王俊渐渐处之泰然。谁知道十多年过去，林大声竟翻出了旧账。为了摸清鄂州将领们的底细，从接到两省命令起，林大声就派人四处打探有关信息。

林大声道："下官久居太府，知道一些宫中的情形。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按大宋刑律，应当治罪；若按当时的情形，其罪又可原宥。"

王俊的心在发紧，这是要挟。王俊也是要强的人，最恨别人要挟自己。而现在，他就像一头落入套中的狼，不敢挣，因为越挣越紧。

“近来张宪可有异常？”林大声收起刚才的随和，语气平静而又威严。

王俊迟疑一下，道：“副都统只是心绪不佳。”

“为何不佳？”

王俊又迟疑会儿才回道：“前几日副都统收到一封书信，说岳少保和岳左武在庐山度日如年。”

“王太尉是说……张宪收到了一封书信？”林大声一双眼猛地睁得溜圆。

“正是。”

“是岳飞所写？”

“副都统没有说。”

“信中是何内容？”林大声坐不住了，盯着王俊问。

王俊摇头道：“这个……下官不知。”

“张宪对你说什么来着？”

“副都统说……要是襄汉有警，岳少保和岳左武或许就会复出。”

“张宪真是这么说的？”

王俊点头。

“张宪还说了些什么？”林大声继续追问。

“副都统要自家知会姚政、董先等人随时听令，若是虏人来犯，一边调兵迎击，一边申奏朝廷让岳少保赴鄂州掌军。”

林大声的心提到了喉咙眼。远在庐山的岳飞致书张宪，鄂州张宪正在等候襄汉有警。京西南路与虏人地界犬牙交错数百里，要想生事并不难。或者，虏人不生事，张宪也会生事。甚至，岳飞的来信原本就是要张宪在京西南路制造事端，以要挟朝廷……

“王副统制可否纳状告首？”林大声问。

王俊吓一跳，纳状告首？就凭张宪那番言语？可张宪那番言语并无忤逆之处。

林大声看穿了王俊的心思，倏然声色俱厉：“岳飞勾连张宪，企图制造事端，谋掌兵权，此为大逆不道。王副统制若不纳状告首，即是同谋。前有私娶宫女，现有附逆反背，虽九死难赎其罪！”

王俊惨白着脸，瞠目结舌。

林大声吩咐吏胥拿来纸笔，王俊的《告首状》前后三易其稿林大声均不满意，最后叫来一名书吏执笔才得以完成。王俊看完由书吏代笔的《告首状》，半晌无语。

“王副统制告首奸宄，此乃大忠大义。下官一定申奏朝廷，予以重赏。”

王俊狠狠咽下一口唾液，恳求道：“小将不求奖赏。只求总领允准小将在《告首状》后面附一个小帖子。”

林大声想了想，示意书吏将笔递给王俊。

王俊提笔写道：“张太尉说，岳相公处来人教救他，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

林大声看过后，又提笔添上一句：“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

从总领所出来天已黄昏，王俊望着西天落霞讷讷道：“张副都统，不是王俊对不起你，实在是那林大声那厮逼迫太甚！”

林大声是八月二十七日将王俊的《告首状》用五百里加急递往杭州的，两天后，这道急递便送到了赵构的案头。在那么一瞬间，赵构看完

后脑子一片空白。鄂州是他最为悬心的地方，如今果然生事了。

“速速知会秦桧、王次翁、范同，即刻进宫见驾。”赵构对侍立一旁的张去为道。

很快，三名宰执来到宫里，此时赵构已从震惊中镇静下来了，命张去为将王俊的《告首状》和林大声的奏折交予三名宰执传看。三名宰执看毕，都面色灰白。内殿一时无人吱声，空气仿佛冻住一般。

“鄂州将生变乱，”赵构首先打破沉寂，声音带着肃杀之气，“众卿以为当如何处置？”

秦桧躬身道：“臣以为应速速拘捕张宪，押往行在，交由大理寺鞫审，以追查同党，一网打尽。”

王次翁赶忙道：“臣赞同此议。”

“拘捕张宪，不罢王贵，恐鄂州大军不稳。”范同则提出立即罢免王贵。因为王贵、张宪同为正副都统，与岳飞的关系世人尽知。

不待范同话音落地，秦桧便道：“臣以为，王贵与张宪不同。为万全计，应速拘张宪，再拘岳飞。至于王贵，可施以恩宠，由其暂时统军，待岳飞、张宪一案处置过后，再行罢黜。”

赵构同意秦桧的方案，点头道：“秦卿所议甚为稳妥。”

见赵构赞同秦桧的意见，范同连忙转变态度：“秦相公所虑周全，下官不如。”

然而，当拘捕张宪的公文送达鄂州时，张宪已于两日前赶往镇江了。林大声一面上奏朝廷，一面派人急告镇江枢密行府，请张俊扣押。

直到这时，刚从镇江返回鄂州的王贵才得知在自己走后的这段时间里，鄂州军营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大事。

在军帐，牛皋、董先、寇成、王经等将领一个个黑煞着脸。牛皋高声道：“说张副都统谋反，打死自家也不相信！定是朝廷里出了奸人，谋害忠良！王都统你要主持正义。”

董先道："我等可以联名担保，张副都统绝无逆反之念。"

寇成上前一步道："王都统你要出面为张副都统洗刷污浊。"

王经拍胸道："张副都统忠心为国，我等都可以做证。"

王贵怎不了解张宪？他与张宪已经相识十五年了。十五年来多少次一同出入战阵，危急关头彼此只消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王贵想起在建炎初年转战太行山的日子，一支孤旅，面对强敌，好多次都是凭着他和张宪联手苦战才使全军转危为安。况且，拘捕张宪只是第一步，接下就是岳飞。

王贵铁着脸飞马来到总领所，林大声见是王贵，赶紧出迎道："下官已知王都统回到鄂州，正要前去拜会。"

王贵一改往日的稳重和沉静，激愤得声音打战："林总领，谋逆乃大罪，岂能轻信王俊的一面之词？"

林大声不慌不忙回道："王都统息怒，下官自然知晓谋逆罪重。可下官除了王俊的告首，还有人佐证。"

王贵一愣，问："何人佐证？"

"姚统制，姚政。"

王贵仿佛被抽了一鞭，脸色由青灰变成了蜡黄。

"姚统制证实，张宪确实吩咐王俊，准备调动兵马。"

王贵粗大的喉结蠕动一下，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

突然，林大声提高声音道："王贵听旨！"

王贵打个激灵，见林大声满脸肃穆，赶紧跪下。

林大声拿出赵构的手诏，朗声道："武安军承宣使、权鄂州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早亲行阵，素习韬钤，屡建功业，属吾骁将。现总兵符于鄂州，坐镇襄汉，深寄朕望。今秋多事，望与鄂州总领同气相求，若遇奸邪，临机处置。急遣亲札，卿宜体悉。"

王贵记不清楚他是怎样走出总领所的。来到街上，亲兵牵来马匹，王贵摇摇晃晃翻上马背。他不相信岳飞会致书张宪，更不相信岳飞会命张宪在襄汉起事。以王贵对岳飞的了解，岳飞即便满腹委屈，也绝不会悖逆朝廷。

王贵又想，会不会是岳云的书信呢？岳云寄书张宪倒是很有可能。倘若是岳云寄书，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务之急是找到那封书信，想到这里，王贵打马来到张宪的府宅。

朝廷拘捕张宪一事甜婉已经知晓，王贵去时阖府上下战战兢兢。然而甜婉对岳云的书札一无所知，找遍所有能够存放书信的地方均不见踪迹。

回到都统制司，王贵派人叫来姚政。

“姚政参见王都统。”说完，姚政叉手立于堂前。

按理，姚政不会构陷张宪。姚政应该清楚，构陷张宪就是构陷岳飞。姚政不仅是岳飞的乡党，且是岳飞之母的外甥。

“姚统制，你到总领所书写过一份证词？”王贵问。

“是。”

“你——”王贵顿时大怒，“你这是在加害张副都统和岳少保！”

“王俊确实知会过小将，说张副都统有令，背嵬、踏白、游奕三军取消休沐，禁止出营，随时听候调遣。”

“姚政啊姚政！”王贵顿时痛心疾首，“王俊告首张宪谋反，说少保致书张宪，以滋生边事为名要挟朝廷，谋掌兵权。你可把张副都统和岳少保害苦了！”

姚政顿时头大如斗，满脸血红。

是夜，姚政怀揣一把尖刀来到王俊家。然而王俊早有所备，就在王贵回到鄂州的当天即搬进了总领所。姚政又悄悄潜进总领所，不想突然火把四起，总领所已设下伏兵。

“下官张网半宿，谁知竟是姚统制。”林大声见是姚政，很是惋惜。

姚政昂着头叫道：“要杀要剐，请便！”

林大声笑道：“姚统制为下官书有证言，到时朝廷找下官索要证人，下官怎么向朝廷交代？来人，送姚统制回府。”

就从那天起，姚政回到家中就病倒了，这一病再也没有起来。

发生在鄂州的一系列变故，身在庐山的岳飞毫不知情。

一日，杨沂中来到庐山。故人相见，岳飞十分高兴，问道：“杨少保，你怎么来了？”杨沂中因柘皋大捷官升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

杨沂中恭恭敬敬地道：“小弟是奉旨出差。”

岳飞愕然道：“圣上有何旨意？”

“差五哥与左武去核准几件事情。”

“祥祥也去？”

杨沂中点头。

李娃十分热忱，中午亲自下厨置备饭菜。然而，用过午膳，听说圣上召岳飞、岳云去朝廷核准事情，心一下子悬起来了。

“祥祥能不去吗？”李娃问岳飞。

岳飞摇头道：“不能。”

“奴家不在身边，夫君可要处处留意，切莫粗心。”好一阵李娃无语，默默为岳飞收拾衣物。

岳飞不以为然道：“又不是上阵杀敌，是去杭州。”

“杭州繁华，也有陷阱。”

岳飞笑道：“是圣上召见。”

“圣上身边有谗佞。”

岳飞不语了。

这是绍兴十一年九月下旬，阳光已不再炽烈，有微风从山谷吹来，白晃晃的日光里竟生出几分寒意。临行前岳飞交代李娃道：“这部《法华经》，请夫人代我还给慧海法师。”

由江州赴杭州有两条道，一条走水路抵达建康，经溧水、溧阳进入两浙西路；一条为旱路，经饶州、徽州、严州进入杭州。水路远，旱路近。但水路多是人烟稠密之地，旱路则不然，由饶州入浙西皆重山叠岭。临行前赵构有旨，为万全计，此行只走水路。

十月初，岳飞一行抵达当涂。当涂为江南有名的灯红酒绿之地，岳飞不愿入城歇息，杨沂中只好将船泊于城外。这会儿夕阳衔山，遍地余晖。岳飞、岳云信步下船，登上江岸，只见一老和尚持钵前来化缘，岳飞命岳云取出几文铜钱放在钵中。

“请问高僧出自哪座宝刹？”岳飞问。

“法华寺。”老和尚回身用手一指。不远处有一山，名采石矶。采石矶临江而起，气象万千。绝壁之上有一庙，红墙青瓦，煞是壮观，“贫僧观施主面有忧戚，不若到本寺烧三炷高香，许下心愿。本寺智深长老精于佛学，说不定能为施主排解。”

岳飞礼佛，驻军之地只要有寺院，必定亲往烧香化纸，拜访僧人。见老和尚如此说，抬腿就走，杨沂中命几名禁军陪同。

山路崎岖，一路攀援。山门外，岳飞命禁军止住脚步：“寺院乃清静之地，你们在此等候。”

进入前殿，供奉着无量寿佛；再入正殿，供奉的是释迦牟尼。有一僧人正在为神灯添油。岳飞心中一动，恍惚觉得这僧人在哪儿见过。

“此为智通法师，施主有何衷曲可向智通法师求解。”老和尚说完，转身离去。僧人添油完毕，回过头来，岳飞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朱梦说吗？

是的，是朱梦说。四目相对，久久无语。

“肖隐兄，你怎会在这里？”岳飞轻声打破沉寂。

“一言难尽。哦，这是大哥儿么？”朱梦说望着岳云，“几年不见，大哥儿越发英武了！”岳云赶紧上前与朱梦说相见。

“走，此处不是说话之地。”岳飞、岳云跟随朱梦说来到僧寮。

“这些年肖隐兄去哪儿了？鹏举寻访得好苦。”岳飞迫不及待问道。

朱梦说沏来茶水，神色恬淡道：“请少保坐下说话。”

原来，朱梦说解除岳飞军中的参谋官后，差不多在杭州闲居了两年，直到绍兴六年才出任秀州军事推官。当时，知秀州的是张道琛，张道琛即张秾之父。而张秾则是张俊最为宠爱的小妾。张道琛无学，只知搜刮民财。秀州原本是一块富庶之地，但在张道琛的治下官吏贪贿，盐霸横行，百姓税赋奇重，苦不堪言。朱梦说实在看不下去了，即向朝廷奏了一本。哪晓得，张道琛毫发未损，朱梦说反被削去了官职。

回到老家严州（浙江桐庐），朱梦说大病了一场。病愈后，朱梦说继续上书朝廷，揭露张道琛的种种劣迹。谁知一天闯进几名捕快，一根绳索将朱梦说绑进严州衙门，说他风闻奏事，构陷大臣，当依律治罪。朱梦说被重责五十大板，直打得皮开肉绽。后来经亲朋好友多方奔走，在严州大牢关押了整整一年方才开释回家。朱梦说出狱时，二老已惊扰亡故，房产也变卖给了他人。朱梦说心灰意冷，便出家做了一名游方僧。

听完朱梦说的讲述，岳飞无比惊愕，怒道：“朗朗乾坤，竟有如此冤屈？！”

朱梦说淡然一笑，道：“民间冤屈何其之多，只是少保不知。”

岳飞想想也是，自己身在军营，一心只关注北伐雪耻与恢疆复土。

朱梦说又道：“少保手提重兵，官至极品，行走兵丁开道，出入官宦相迎，哪里知晓世道的晦暗？”

岳飞久久愕然，觉得有一股奇寒正从脚底蹿起，渐渐弥漫全身。

“少保不知，如今忠耿之臣已贬谪一空，刚正之士命运多舛。阿谀盛行，谄媚成风，朝堂无正气，郡守多小人。豪门穷奢极欲，百姓水深火热。所谓中兴大宋，不过是一枕黄粱！”朱梦说还是朱梦说，做了两年和尚，讲到激愤处仍不免双目炯炯。岳飞闻言，仿佛冻住了一般。

“好啦，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朱梦说将手一摆，竭力轻松自己，“为迎少保和大哥儿，贫僧在此等候了五日。”

岳云问道：“朱参谋如何得知爹爹要夜宿采石矶下？”

朱梦说哂然一笑道：“你爹爹怎么会夜宿当涂？”

突然，岳飞对朱梦说道：“朱参谋在此等候鹏举，恐怕不只是为了叙旧？”

朱梦说点了点头：“贫僧在此等候少保，是有一事相告。”

“何事？”

“张宪赴镇江述职，已被张俊扣押。”

“为什么？”岳飞和岳云一听，脸色大变。

“具体情形尚不得知。从镇江府传出的消息说，鄂州军中有人出面告首张宪，说张宪欲据襄阳反背，以要挟朝廷让少保复出掌军。”

寮外夜风簌簌，寮内油灯如豆。半晌，岳飞才一字一顿道：“淮东有耿著，鄂州有张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事已至此，贫僧有一言相劝。杭州不能去。”

“不去杭州？”岳飞目光灼灼，“与肖隐兄一样皈依佛门？”

“有何不可？”

“如此一来，岂不是自认有罪么？”岳飞抑制不住滚滚思潮，“想我岳飞立于天地之间，以清白自许，岂能受人污浊？”

沉默良久，朱梦说叹道：“既然少保执意要去杭州，贫僧还有一

言，望少保采纳。”

“请肖隐兄直言。”

“少保一到杭州，即进宫见驾，奏明原委。”

岳飞没有吱声。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希冀统率三军，扫清寰宇。如今，朱梦说的遭际和他的一番话使岳飞万念俱灰。

待岳飞离开法华寺后，朱梦说长叹一声，自语道：“少保此去杭州，断不会面君自辩，定然凶多吉少。”

来到杭州，住进馆驿，杨沂中与岳飞揖手而别：“五哥珍重！”

从法华寺出来，岳飞一路沉默。杨沂中估计岳飞已经知道真相，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人尽可能避免见面。

刚在馆驿住下，便有两名官差来叫岳云。

“爹爹，”岳云轻叫一声，“孩儿先走一步。”

那一刻，岳飞生出不祥之感，岳云此去难回。想想岳云十二岁来到军中，十四岁上阵杀敌，收复襄汉，年仅十六岁，头一个攀上郢州城头，夺得首功。八年来，身经大小数十战，每战一马当先，斩将夺旗。颍昌城下，以八百骑抵敌数万，直杀得虏人丢盔卸甲；朱仙镇外，更是以五百骑直贯敌阵。然而战后请功，大多扣押不报，岳飞心头突然升起一股愧疚之情。

“祥祥别怕，大理寺不过叫去询问几件事情。”岳飞安慰道。

“孩儿不怕，只是孩儿不在爹爹身边，爹爹须善自保重。”

岳飞拿出一领绿色锦袍披在岳云身上，这领绿色锦袍是李娃亲手所缝，平日里岳飞舍不得穿。岳云慌忙推辞：“爹爹留着，孩儿不用。”

岳飞猛一挥手转过头，他不想让岳云看见自己的泪水。

当晚，岳云果真没有回来。

“中丞及寺卿请少保前去核准几件事情。”次日，两名大理寺狱吏拿着都堂签署的文书来请岳飞。

“请前面带路。”岳飞没有迟疑。

乘轿来到大理寺，公厅不见一个人影。岳飞稍坐片刻，两名狱吏出来道：“中丞和寺卿请少保去后厅问话。”

岳飞哪里知道，就在他来到杭州之前，诏狱已经形成。按宋制，诏狱是“承诏置推”的罕见大狱，专门审理奸凶大恶。根据赵构的诏旨，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制勘院正、副主审官，地点设在大理寺内。

后厅内，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端坐厅上，两边是一群执杖的狱卒。尽管岳飞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但面对此情此景头顶仍然一炸。

“叉手立正！”狱卒们一声巨喝。

岳飞慢慢缓过神来，他明白自己已不再是十万雄兵的统帅了，而是一名罪囚。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像万千钢针穿心而过，他感觉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在滴血。岳飞忽然想起朱梦说，当年他在严州刑讯，肯定也是这种心境。

何铸与周三畏注视着岳飞很久没有说话。对于岳飞，他们既熟悉又陌生。他们陌生，是他们跟岳飞没有交往；他们熟悉，是因为岳飞之名早已如雷贯耳。两天来，无论何铸还是周三畏，都没有睡一个好觉。

主审官何铸率先开口问：“堂前何人，报上姓名。”

岳飞道：“少保、万寿观使岳飞。”

何铸又问：“岳飞，今日召你到大理寺，你可知罪？”

“不知。”

“岳飞，据前军副统制王俊告首，你去书张宪指使他谋据襄阳，背反朝廷，可有此事？”

“没有。岳飞自离开鄂州，从未给张宪去过只言片语。说我指使张宪谋据襄阳企图反叛，请将书信拿来。”

何铸与周三畏互看一眼，这正是何铸与周三畏心绪繁复的原因。张宪于九月八日抵达镇江枢密行府后即进行了拷问，张宪承认收到过信札，可信并非岳飞所写，而是岳云的一封普通家书，而且信件业已烧毁。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张宪被拷掠得体无完肤，信札一事始终未果。倘若书札真为岳云所书，或者到头来拿不出信札，岳飞一案就无法坐实。

“我们自会拿出你的书信。”说这句话时，连何铸自己都觉得底气不足，“不过，当职奉劝一句，你也不要心存侥幸。十数年间，你由一名小校骤升至三孤之列，圣上是何等恩典？朝廷如此待你，你应该心生感激，多思报效，岂可栈恋禄位，拥兵自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岳飞本不想开口，见何铸说到这儿，胸中顿时波涛滚滚，抑制不住悲愤道：“中丞之言，岳飞自当铭记。想我岳飞出身寒微，当年投军，阿妈即在后背刺上‘尽忠报国’四字。十余年间岳飞披肝沥胆，大小百余战，阿妈的叮嘱须臾不敢忘。”说罢，岳飞解开衣服，后背果真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肌肤之中。

后厅一片深寂。

在公元1141年那个炎热的夏季，宋廷相继解除了韩世忠与岳飞的职务，将兵权收归到了皇帝手中，而远在会宁的大金国，情形则完全相反。

五月，宗干病殁，整个会宁城都笼罩在愁云之中。许多仕金的辽人、汉人与宗干交好，为宗干提携，如今宗干病逝了，都有一种彻骨之寒。宗弼的行事风格与宗干迥异，未来前程如何，谁也无法预料。

感到不安的还有完颜亶。过去伯父越俎代庖常常令他不快，可伯父有一万个不对，绝不会加害于他。宗弼不同，为杀死希尹居然兵谏逼宫。自燕京返回会宁至今，完颜亶几乎每一晚都噩梦不断。

一日夜晚，完颜亶派一名内侍将宇文虚中召进宫里。快两更天了，宇文虚中不知皇上宣召何事。来到内殿，完颜亶正在灯下独坐。

宇文虚中行过臣礼，问："皇上召臣讲经读史？"

完颜亶摇摇头。宇文虚中这才看清，完颜亶愁眉紧锁。

"国师讲读经史，为朕传授古往今来的治国之策，实在用心良苦。"完颜亶缓缓说，"不知国师有无避祸之术？"

闻言，宇文虚中吓了一跳："陛下……何出此言？"

完颜亶依然语调缓缓："朕虽然贵为大金国郎主，也是俎上肉。朕不求盖世之功，也不求青史留名，只想平安度日。国师，你明白朕的意思么？"

宇文虚中怎么不明白呢？去年完颜亶巡游燕京，宇文虚中因病没有伺驾前往，后来听说宗弼发动兵谏逼迫完颜亶诛杀了希尹和萧庆，心中大骇。宗弼如此狂悖，不是大金之福。静思片刻，宇文虚中道："陛下要避祸也不难。"

完颜亶眼里忽然有了热望。

"曹孟德有一首《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完颜亶呢喃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宇文虚中继续道："人生有醉，而醉有不同。或真醉，或假醉，或似醉非醉。真醉不雅，假醉不吉，似醉非醉为至上境界。"

完颜亶心中怦然一动。

宇文虚中嘿嘿一笑道："臣姑妄言之，陛下姑妄听之。"

完颜亶没有说话，只是微微颔首。

回到家，宇文虚中对孟七道："快，去把高待制请来。"

不一会，高士谈来到宇文虚中的住宅。

"每次都这样，也不看看什么时候，都交子时了。"高士谈嘟嘟囔

囔，“说说看，又有什么喜事儿？”

“没有喜事。”宇文虚中摇头。

高士谈一愣：“没有……喜事？难道是忧事？”

“既是金国之忧，也是大宋之忧。”宇文虚中点了点头，将刚才完颜亶召对叙说一遍。

高士谈不以为然道：“好事啊！权臣作祟，应该庆幸才是。”

宇文虚中沉着脸道：“兀术好战，比粘罕有过之而无不及。若兀术穷兵黩武，我朝将无宁日。”

高士谈想一想，点头道：“那倒也是。”

“当今之计，是力辅小郎主。”

闻言，高士谈叫了起来：“自家们是宋人，岂能尽忠虏事？”

宇文虚中“嘘”一声，压低声音道：“郎主孱弱，一旦废黜，将殃及大宋。”

高士谈不语了，他承认宇文虚中思虑深远。

“你我如何辅助小郎主呢？”高士谈问道。

宇文虚中道：“我利用讲读经史之机，多为郎主讲述僭妄之事。你家藏书甚丰，可为郎主奉献相关典籍。”

高士谈一拍大腿：“这个容易。”

因两河义军活跃，宗弼一直拖到六月底才回到御寨，当天即来到宫中。

“郎主在哪？”宗弼手按刀柄，问一名内侍。

内侍见是宗弼，吓得面无人色，慌忙跪下道：“郎主正在用膳。”

宗弼大步来到偏殿，只见完颜亶正与两名内官饮酒。暑气还没有消除，三名女子手执团扇站在完颜亶身后摇扇。

“哦，都元帅……回来了！”完颜亶想起身，大约酒喝高了，双腿无力，站了几次没有站起。

宗弼向两名内官狠狠瞪了一眼，内官弓着腰，悄无声息地退出偏殿。

完颜亶醉眼惺忪问道：“都元帅有何事要奏？”

宗弼道：“太傅不在了，朝中人事急需调整。”

“如何调整？”

“韩企先任相多年，可调任太常卿。韩昉不在朝中任职，出任济南尹。”

完颜亶捏酒盅的手在微微颤抖。伯父尸骨未寒，宗弼便开始斫他的臂膀，一股怒火直冲头顶。

宗弼又道：“至于宇文虚中，年事已高，可仿照南人，准其宫祠。”

“照准。”完颜亶忍住了，他不能不忍，淡淡地回答。

“皇上为何要收留蒲鲁虎、挞懒的女人？”宗弼仍然没有离去的意思，又问。

完颜亶看着宗弼，刚刚压抑下去的怒火又在拱动。

“臣以为谷神收留赵玉盘、赵金奴、赵串珠等人是为献媚康王。如今谷神已死，皇上理应将她们送入洗衣院才是。”

突然，完颜亶将手中酒盅一撴，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来：“朕的家事都元帅也要管么？”

望着完颜亶暗红的眼睛，宗弼不由得一呆。

“都元帅要是没有其他事情就退下吧。这是朕的家事，由朕自己处

置。”完颜亶断然说完，谁也不看，自顾自地端起酒盅。

赵构近来焦头烂额。先是派韩恕奔赴涿州与宗弼议和，谁知韩恕一去不回。紧接着，金兵在四川、两淮展开攻击。四川有胡世将为帅，加之吴璘、杨政、郭浩能征惯战，金兵进展不大。但在两淮，局势却日益恶化，先是泗州、楚州陷落。进入十月，也就是岳飞下狱的第三天，濠州又落入了金人之手。韩世忠与岳飞不可能启用，无奈之际，赵构想到了张浚。

绍兴九年，宋金和议达成，大赦天下，张浚在列。十月，命张浚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知福州兼福建安抚大使。赵构启用张浚，感受威胁最大的便是秦桧。秦桧清楚，倘若张浚官复左相，秦桧无疑被赶出朝廷。

十月底，随着吴璘攻克秦州、杨政攻克陇州、郭浩攻克华州，紧接着又取得了剡家湾大捷，金兵攻击受挫，四川战事出现了转机。

一日早朝后，秦桧求见赵构。由于四川战事顺利，赵构心情颇佳。待秦桧行过臣礼，赵构放下奏折问：“卿有何事要奏？”

秦桧脸上显出为难的神色：“近日，臣……听人议论，说陛下欲起复胡铨？”

“起复胡铨？”赵构一愣。

秦桧点头道：“臣也不信。当年，胡铨欲斩微臣与王伦之头，陛下怎么会起复胡铨呢？”

赵构没有吱声，脸却渐渐阴沉下来。明知自己不会起复胡铨，秦桧意欲何在？见赵构不语，秦桧继续道：“微臣想，圣上起用张浚，或许一些臣工误以为胡铨也要起复了。”

说到张浚，赵构突然明白过来，秦桧是在担心自己的相位不保。一股嫌恶涌上赵构心头，他阴着脸道：“卿是丞相，岂能人云亦云？治国有如弈棋，或出车，或出马，当依时局而定。”

犹如当头一棒，秦桧蒙了。

嫌恶归嫌恶，秦桧不能罢职。韩恕尚未回归，议和还须秦桧出力。

赵构又问："卿还有事吗？"

"昨日福州传来消息，说张浚到任未久，便着手打造战船。"

"打造战船？"赵构眼里有了警觉，"他打造战船做什么？"

"消息说，张浚准备打造战船一千艘，由海路直指山东，避实击虚。"

"荒谬至极！"赵构牙缝里迸出四个字。

"如何处置，请陛下裁夺。"

"不准！"

"是。"秦桧缓缓退出内殿。

望着秦桧的身影，赵构又一次想起当年在御马苑张守论马。秦桧不仅有心机，且是大心机。但赵构坚信，秦桧心机再深，他也能驾驭。

秦桧一边后退，忧喜参半。喜的是张浚自此不得起复，甚至连福建安抚大使也即将结束。忧的是官家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幸亏福建宪司传来了张浚准备打造战船的消息，否则，今日进见，将适得其反。直到走出皇城老远，秦桧的背脊仍在发凉。

岳飞一案，一直没有进展。到了十一月初，御史中丞何铸上书赵构，提出开释岳飞："狱决必须有实证，无实证则不能狱决。既无实证又长期拘押，于朝廷不利。"

开释岳飞不仅是何铸一个人的意见。参与诏狱的大理寺官员都主张开释岳飞，就连曾与罗汝楫一起弹劾岳飞的大理寺卿周三畏也拿不出反对意见。

赵构也觉得岳飞一案处置得有些过急，当初接到王俊的《告首状》和林大声的奏报便下令逮捕了张宪。在没有取得实证的情形下又设置了诏狱，使得如今进亦难，退亦更难。

这天，赵构将三名宰执召入内殿问道："众卿以为，岳飞一案当如何措置？"

短暂的沉默后，秦桧道："岳飞一案查无实证，皆因为主审不力。臣举荐一人，可担当主审。"

"卿举荐何人？"

"谏议大夫万俟卨。"

赵构点头道："万俟卨精通刑狱，且熟识鄂州军中的情形。依卿所奏，着万俟卨为岳飞一案制勘院主审。"

然而，又是大半个月过去了，万俟卨传讯了鄂州诸军若干将领，依然对岳飞的谋反罪不能坐实。

十二月初，韩恕从涿州发回奏疏，说大金国兵马都元帅、左丞相兼侍中完颜宗弼同意议和，已派户部侍郎萧毅奔赴行在。

温文尔雅的萧毅既没有乌陵思谋那种咄咄逼人的气焰，也不像张通古那样阴鸷狡诈，但对议和的条款却寸步不让。萧毅提出，宋金议和，宋廷必须奉誓表，纳岁贡以及割让唐、邓二州。

经过乌陵思谋和张通古的上一轮谈判，对奉誓表和纳岁贡尚能接受，但对割让唐、邓二州着实令赵构犯难。

"割让唐、邓二州，我朝要损失十多个州县，"赵构对宰执们道，"朕每每想起，委实气愤难消。"

秦桧清楚圣上的心思，虽说圣上为损失十多个州县而胸中郁愤，但和议之心十分坚定，遂道："陛下，可我朝若不割让唐、邓二州，太上皇梓宫和宣和皇后就难以回返，淮西也不得靖兵。"

淮西靖兵与迎回梓宫和生母是赵构最为紧要的两件事情，尤其淮西靖兵，虏人若从淮西撤退，江南自会安全。江南安全则朝廷安全，朝廷安全就能抑制武将，抑制武将才可以了结岳飞一案……赵构承认秦桧所言有理。但为了议和，一下子让虏人割去十多个州县，脸面上委实不好过。

然而，萧毅的态度非常坚决。说新的疆界在邓、唐二州以南再划出八十里，一半属于江南，一半属于大金。

眼看到了年底，围绕金人提出的条款仍在争论，赵构心急如火。

“兀术匹夫着实可恨！”赵构在御案前来回走动，面颊青灰，眼中尽是红丝，“要我邓、唐二州仍不知足，还要向南再扩八十里，直是得寸进尺！”

宰执大臣们噤若寒蝉。

“告诉萧毅，”赵构手指秦桧，“为两国通好，朕再忍让一回。”

赵构话音刚落，秦桧立即奉承：“陛下英明。”

王次翁赶紧附和：“陛下宸断，利在千秋。”

“陛下圣裁，将彪炳史册。”范同也不甘落后。

赵构重新坐下，话锋一转，阴着脸道：“和议不日达成，岳飞一案也得速速审结。”

提起岳飞，秦桧、王次翁、范同不吭声了。

“谋逆之罪能坐实么？”赵构将目光投向秦桧。

“回陛下，谋逆之罪难于坐实。不过，”停顿一下，秦桧又道，“‘应援淮西，逗留不进’，可以治罪。”

赵构不耐烦地说道：“审到如今，仍然是‘应援淮西，逗留不进’！”

三名宰执再次垂头不语。

赵构愤愤地问：“‘应援淮西，逗留不进’可治何罪？”

王次翁道：“按大宋《刑统》，临军征讨，稽期三日者斩。”

赵构哼了一声道：“岳飞岂止稽期三日？张宪呢？”

秦桧回道：“张宪虽然烧毁了信札，焚灭了证据，可他收到过岳云的书札应是无疑，且又安排军马，企图谋据襄阳。按大宋《刑统》，犯谋逆罪当绞。”

赵构皱眉道："速将岳飞一案根勘结果，以及应用律条结局上奏。"

"遵旨。"三人齐声回答。

秦桧回到都堂，着人将万俟卨召来。不待坐定，秦桧道："圣上有旨，岳飞一案速速完结。"

万俟卨急促地问："秦相公，圣上的态度，是岳飞必杀吗？"

秦桧反问道："你以为不杀行吗？"

万俟卨道："下官也知道岳飞必杀。只是……只是太祖有誓，不杀言官与大臣。岳飞官至一品，如此罪证加诛……"

秦桧打断万俟卨的话头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万俟卨，你想多了！"

万俟卨吓一跳，抬头看着秦桧。秦桧默想片刻，自言自语地说道："岳飞不得不杀，只是岳云……按律罪不至死……"

"相公是说……"

"我说什么了？"秦桧将脸一板，"自家什么也没说！"

十二月二十七日，一道《刑部大理寺状》终于完成。二十九日早晨，刚刚吃过早饭，大内来人，急宣秦桧、万俟卨进宫见驾。

这是一个阴晦的冬日，没有风，天空一派蜡黄。秦桧、万俟卨匆匆来到宫里，赵构正面对苍黄的天空出神。秦桧、万俟卨跪拜行礼，然后侍立一旁。良久，赵构回过头面无表情道："《刑部大理寺状》朕已看过。"

秦桧、万俟卨屏住呼吸，静听圣谕。在这份《刑部大理寺状》中，岳飞合决重杖处死；张宪施于绞刑；岳云追夺一官，徒三年。

赵构沉吟着，他知道秦桧、万俟卨的心思，杀岳飞十分勉强，于是心存怜惜，以"传报朝廷机密事"，判岳云徒三年。不错，岳飞是杀得勉强，甚至枉屈。可岳飞既杀，又怎么能留着岳云？岳云乃岳飞的长子。留其长子，岂不等于留着了岳飞？为万全计，岳云必须与岳飞一同处

死。

俄尔，赵构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带着肃杀之气："张宪企图谋据襄阳，背反朝廷，终因岳云去书。'传报朝廷机密事'——其罪不实，也太轻。"

秦桧与万俟卨垂着头，大气不敢出。

赵构将《刑部大理寺状》一丢道："朕以为，岳云罪与张宪同，谋叛绞。"

"遵旨。"秦桧、万俟卨齐声应答。

当秦桧与万俟卨退至门口，赵构又叫住二人，轻声道："岳飞就不要杖决了，改赐死吧。"

随着岳飞一案的了结，赵构似乎觉得多年来一直骨鲠在喉的东西咽下去了，浑身一阵莫名的轻松。然而，就在他浑身感到轻松的同时，心尖却莫名其妙地被什么东西揪了一把。他忽然记起建炎四年那次献俘，岳飞押着二十多名金兵俘虏跃马执枪而来。在五月的阳光下，身披甲胄的岳飞是何等英武！就是在那一刻他决意改元，脑海里泛起的第一句制词便是"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次年，下诏升越州为绍兴府。他为绍兴府御赐的匾额即是"绍祚中兴"，饱含着他身为帝王对朝局的全部希望。

很长时间，赵构端坐在御案前一动不动。

皇上要处死岳飞的消息传入内宫，赵瑗大惊，紧张地望着张婕妤道："妈妈，这可如何是好？"

张婕妤摇摇头，苦苦一笑。

赵瑗呢喃道："国难未已，先杀大将，这是自毁长城。"

张婕妤低喝道："媛儿，不得胡说！"

"孩儿这就去见爹爹。"赵瑗忽然起身。

张婕妤一把攥住赵瑗的手腕道："千万不能去！"

“为什么？”赵瑗问。

“不要问为什么！”张婕妤声色俱厉。

赵瑗跟了张婕妤八年，还从未见过阿妈如此神情，被吓住了。张婕妤一把将赵瑗拉到怀里，轻抚着赵瑗的后背，喃喃道：“媛儿会明白的，奴家既是为你，也是为江山社稷。”

根据赵构的旨意，岳飞、张宪、岳云均在今日处决。秦桧急忙赶回政事堂调集军马，实施街禁，万俟卨则回大理寺准备文书。

午时，秦桧与万俟卨来到监舍。几名狱卒将张宪、岳云从监舍里搀出。张宪看见岳云，大喊一声：“祥祥，害怕了吗？”

“祥祥不怕！”

“好，不愧是岳五哥的儿子！忠肝义胆，笑对生死！”

一语未了，多年未曾降雪的杭州，从蜡黄的深空飞下一朵雪花。张宪昂首一声长啸：“哈哈，下雪了！”

狱卒们将遍体鳞伤的张宪带进囚车。张宪口占一首七言绝句——

十年寒冬霾当头，问罪苍天谁与谋？

何日可见银蛇舞，一雪江山万里仇！

张宪的清朗之声越过屋脊直抵后院，在后院一座监舍里，岳飞静卧在棉絮上。他已经绝食五天了，尽管朝廷召来了岳雷，但岳飞去意已决。任岳雷跪在面前千呼万唤，泪飞如雨，岳飞始终咬紧牙关，粒米不进。

秦桧和万俟卨送走张宪、岳云后，来到岳飞的监舍。紧随其后的是两名狱卒，一人捧着白绢一人手持药盅。秦桧挥挥手，狱卒将白绢和药盅放在桌上，轻轻退至门外。

“元忠也在门外候着，”秦桧对万俟卨道，“下官有几句话要单独对岳少保说。”万俟卨表字元忠。

万俟卨不愿离开，但秦桧发话了，他又不得不走。

秦桧走近岳飞，低声道："少保权且睁开眼睛，下官是秦桧。"

岳飞闻声动了一下眼皮，他想睁开，可他实在没有这份气力。

"今日诏狱已决，圣上宽恩，改赐死。"秦桧顿了一顿，低声又道，"下官原想保大哥儿一条性命，可圣断谋逆当绞，下官无能为力。"

或许是听到了岳云的消息，岳飞的眼皮又动了一下。

"下官与少保并无私怨，下官与少保是战和之争。"秦桧凑近岳飞的耳畔道，"下官主和，是因为官家主和。官家主和，少保主战，少保则是忤逆。少保忤逆官家岂会心安？"

终于，岳飞的眼睛慢慢睁开了，眼前一片迷蒙。

"今日少保赐死，下官也颇觉可惜。"秦桧继续道，"然而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天子主和，少保就应主和。天子挽留少保，少保本应感恩戴德。少保执意整军兴武，不知变通，不事圆润，屡违圣意，拂逆龙鳞，方引来今日杀身之祸……"

正说间，只见岳飞霍然而起，踉踉跄跄奔到桌边，提笔在狱案上写下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写完，投笔于桌，端起药盅一饮而尽。

此时，囚车已经驶过了枣木巷，驶上了众安桥。今日是除夕，然而所有街巷空无一人，没有年画，没有爆竹，不见灯笼，唯有一片片雪花从天飘落。

当囚车在刑场停下时，飘飞的雪花戛然而止。

随着和议达成，一大批言战者受到处分。

王庶罢官，道州（湖南道县）安置；胡铨除名，新州（广东新兴县）编管；孙近夺官，漳州（福建漳州）居住；刘洪道削秩，柳州（广西柳州）安置；何铸勒停，徽州（安徽黄山市）居住；李光再贬滕州

（广西藤县）安置；折彦质再贬郴州（湖南郴州）安置……

秦桧利用这一时机，也完成了对张俊与范同的排挤：张俊解除枢密使职务，封清河郡王；范同罢免参知政事，谪筠州（四川筠连）居住。

公元1142年8月，太上皇赵佶与郑太后的梓宫回到了临安，一同送回的还有赵构的生母韦氏。对于赵构，这是最为高兴的日子。自从决意罢兵言和以来，赵构一再宣示金廷，也屡屡布告朝野，说屈己议和，为的是迎回太上皇梓宫与母后。如今心愿已毕，他有一百个理由与众臣把盏言欢，歌舞升平。

然而，赵构却一丁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原来，直到这时赵构才从遣返人员口中获知，他的五个女儿在押往北国途中就死了三个。皇后邢秉懿、郡君田春罗与姜醉媚以及活下来的两个女儿赵佛祐、赵神祐，包括他的生母宣和皇后，一到会宁就投入了洗衣院。他的女儿赵佛祐、赵神祐和郡君田春罗、姜醉媚均在洗衣院被折磨致死。

同时，赵构也从遣返人员遮遮掩掩的口吻中弄清了洗衣院是个什么机构。金廷的洗衣院是一个专门关押女俘和女囚的地方，不仅身份低贱，劳作艰辛，稍有姿色者还要随时被金人召去侍寝。也就是说，他的母亲韦氏、皇后邢秉懿、郡君田春罗与姜醉媚都是虏人泄欲的工具。

大宋是一个讲究纲常伦理的国度，何况赵构贵为天子。然而天子之母、之妻、之女遭到如此凌辱，赵构五内俱焚。

世上之仇莫过于杀父、淫母、奸妻、虐女，赵构无一幸免。

更要命的是，即便赵构五内俱焚，仍然要装出一副笑脸与仇人应酬。按照礼仪，赵构要陛见金使完颜宗贤，还要赐宴。在宫廷乐师的吹拉弹唱之际，一边用美丽的言辞赞颂上国，一边与完颜宗贤邀杯共饮。尽管赵构的心中浸泡着血水，但脸上却始终挂着得体的微笑。

然而，疆界划定困难。

一日，秦桧求见赵构。来到殿上，赵构正与赵瑗弈棋。赵瑗刚封为普安郡王，棋下得正酣，秦桧行过臣礼，立在一旁。

忽然，赵构问道："陕西地界分画得如何？"

五月，朝廷命枢密都承旨郑刚中出任川陕宣抚副使，负责经画川陕地界。

秦桧答道："回陛下，臣即是为川陕地界而来。"

赵构盯着棋盘，头也不抬问道："说吧，所来何事？"

"郑刚中说，金人要我朝放弃和尚原与方山原，以大散关为界。"

"以大散关为界？"赵构突然抬起头，眼里射出两道凶光。

"是……是的。"

先是，金国要宋廷割让商州。商州拥有武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经过反复交涉，宋廷让出了丹水以北的上洛、商洛、洛南三县，保留了丰阳与上津。接着，撒离喝又索要秦州。秦州为关陇喉舌，历来为兵家所争。又是一番艰苦谈判，最后割让了渭水北岸的陇城、清水及成纪大部，仅保留了渭水南岸的天水及位于陇西的部分寨堡。如今，金人仍不满足，还索要位于陇州境内的方山原及位于凤翔境内的和尚原。方山原地势雄奇，易守难攻，为川蜀屏障；和尚原与大散关控扼川陕进出通道，属战略要冲。宋廷放弃了商州、秦州，如今再放弃方山原与和尚原，等于封闭了所有的北上通道。自此，大宋将严重受制于金国。

"可恶至极！"赵构牙缝里迸出四个字。

"郑刚中传回消息，说……撒离喝扬言，我朝若不让出方山原与和尚原，将遣送渊圣皇帝南下，于开封建国……"

大殿里静得瘆人，秦桧看见圣上的手在哆嗦。无疑，这是最厉害的一招。渊圣南下建国，其用意比建立伪齐还要险恶。

赵构哆哆嗦嗦地拿起一枚棋子，扭头看着秦桧，目光凶狠："不就是割让方山原与和尚原么？""啪！"棋子落下了来，"回复郑刚中，准了。"

秦桧应诺一声，退出正殿。来到殿外，他倏地一身轻松。秦桧清楚，官家再大的屈辱已经咽下了。秦桧又想，能够咽下如此屈辱与血海深仇，世上或许只有官家。官家的心比铁石还冷还硬，他感到惧怕。

转眼就是小年，赵构的心情渐渐向好。这一年江南大雪，早上起来，家家户户推开门窗，都被眼前的雪景惊住了。一望无涯的洁白掩盖了一切，天地浑然一片。首先是孩子们欢呼雀跃，继而女人们发出开心的笑声。

用过早膳，太后韦氏提议踏雪赏梅，对赵构道："老身曾有耳闻，杭州报恩寺里有一园古梅，十分奇特。"

赵构笑着回道："娘娘的消息委实灵便。"

韦氏道："老身当年在东京时就听人说起过。今岁入冬以来，你的几位娘子也每日在老身耳边鸹噪。"

是日上午，当皇家车仗踏着积雪来到报恩寺山门前时，智胜长老慌忙出迎："不知太后与圣上驾临，老衲失敬。"

赵构携皇太后走出銮舆，道："朕与母后有扰丛林清静，请长老见谅。"

赵构、韦氏及一众女眷来到方丈室。吃过茶，赵构告诉智胜长老，此行无他，是为赏梅。

"敝寺幸甚，敝寺幸甚！"智胜长老一听，双手合十，立刻吩咐僧人扫雪。

韦氏问道："人说报恩寺的古梅，无雪的日子花色为白，下雪为红色，是否真有其事？"

智胜长老笑答道："确实如此。这梅又称'血花梅'。据传，当年越王勾践为夫差战败，牵马坠镫三年。放还会稽不久，有一僧人求见。僧人献上一把青铜剑和一部剑谱，说王宫虽好，但不如余杭飞来峰人杰地灵。于是，越王离开众多王妃，独自来到飞来峰下结庐而居。每日鸡鸣即起，苦练剑术。七年后，越王复出，大败夫差。嗣后，越王便在此地兴建了寺院，并赐名报恩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寺里的僧人们在越王练剑处植了一片梅林。这梅林奇怪得紧，花色无雪为白，有雪为红，雪下得越大，红得越艳……"

正说间，一名僧人跌跌撞撞跑进方丈室，神色慌张道："禀……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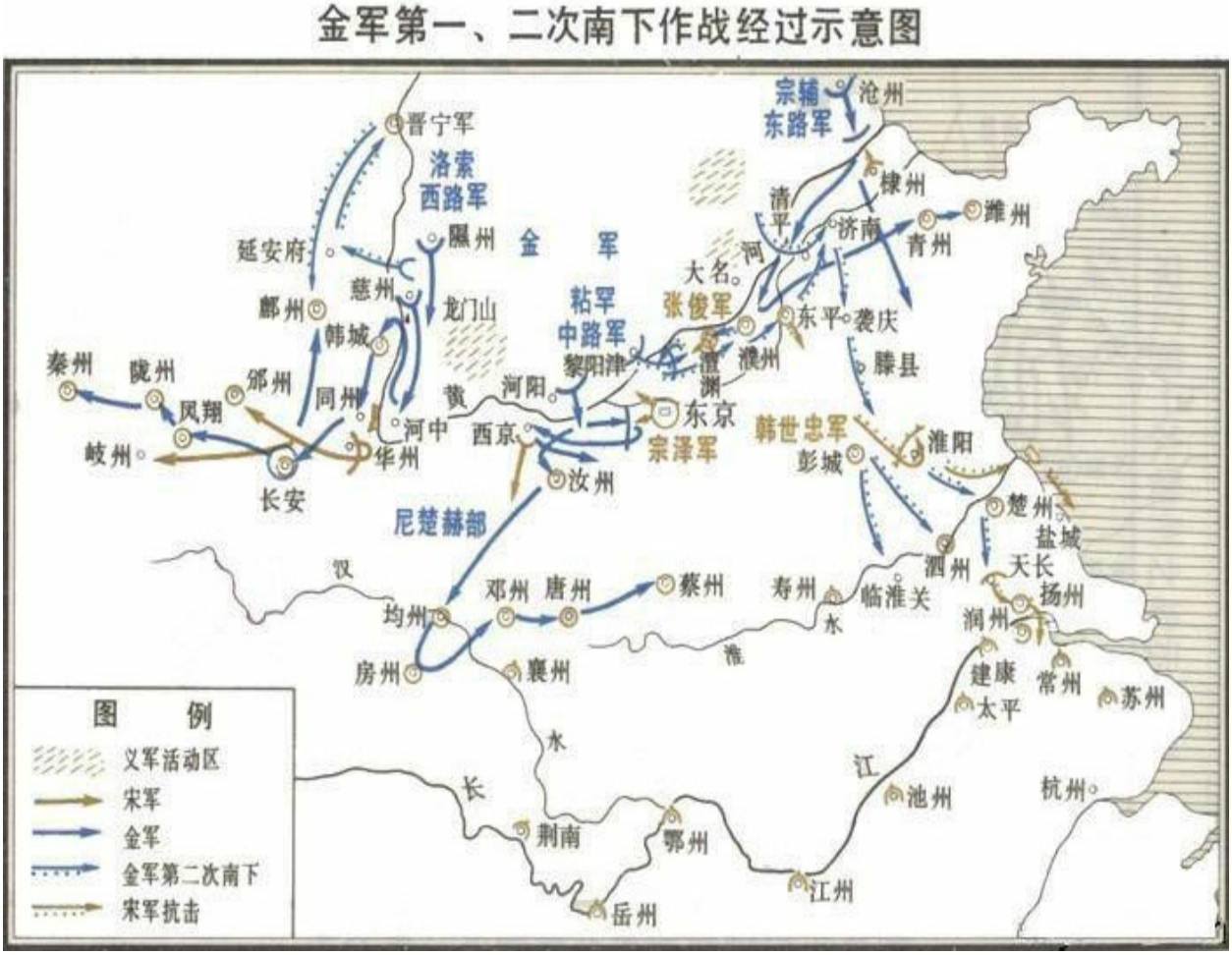
方丈，昨夜虽然天降大雪，可……可梅花并未见红……”

众人一听，大为惊愕，韦氏急问：“这是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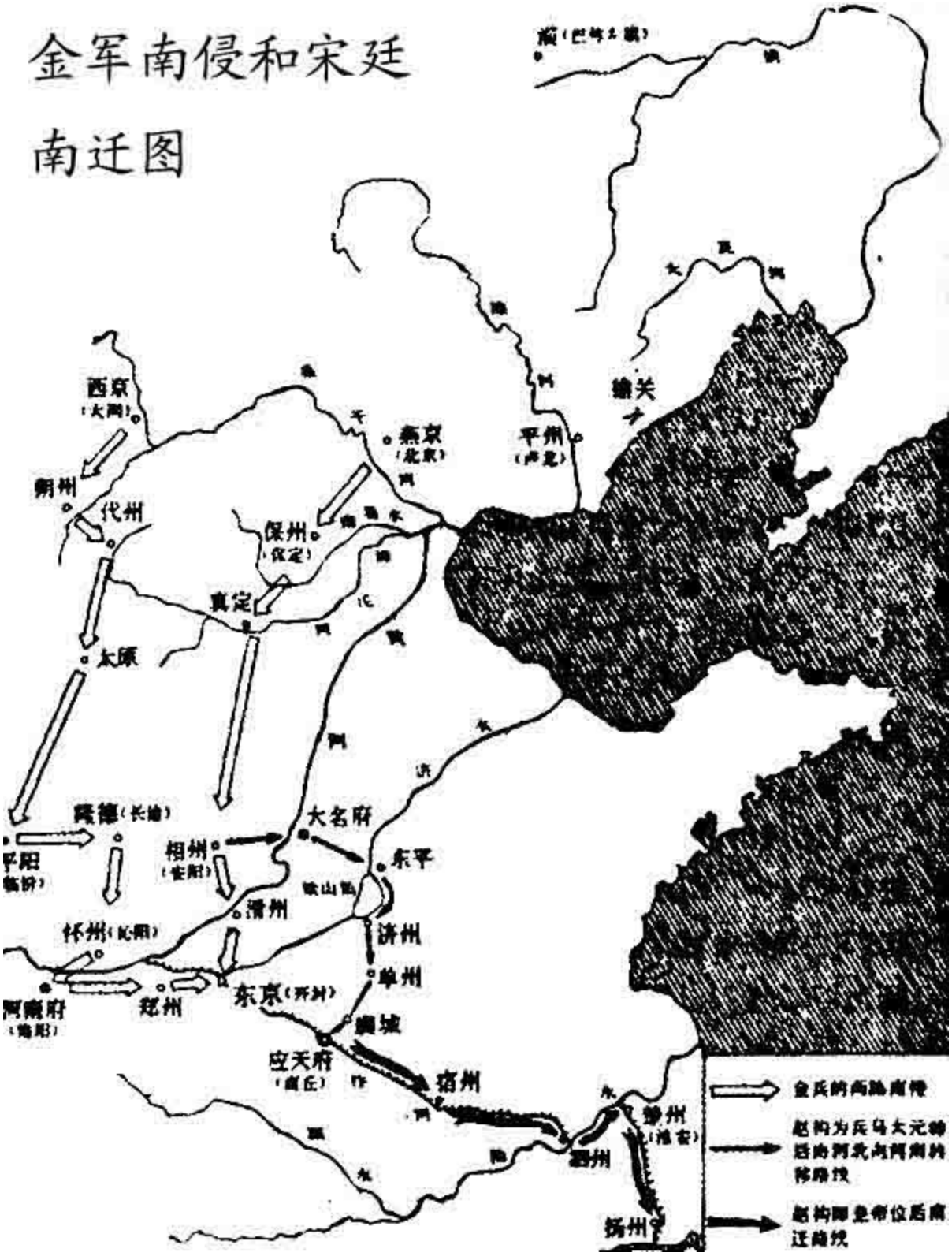
僧人回答不出，智胜长老讷讷道：“怎么会有……这等奇事？”

一行人匆匆来到后院，果然雪地里挺拔着上百株古梅，躯干粗壮，虬枝盘结，花色一律为白，并无一丝儿红色。所有人都面带怅惘，无人说话，甚至不敢呼吸。

第二年，报恩寺的古梅遂全部枯绝。



金军第一、二次南下作战经过示意图


金军南侵和宋廷
南迁图
西京
(大同)
朔州
代州
太原
燕京
(北京)
保州
(保定)
真定
平州
(卢龙)
榆关
大名府
相州
(安阳)
东平
清州
济州
怀州(沁阳)
郑州
东京(开封)
单州
应天府
(商丘)
宿州
扬州
金兵的两路南侵
赵构为兵马大元帅
后的河北向河南的
移路线
赵构即皇帝位后南
迁路线
金军南侵和宋廷南迁图

南宋、金
西夏分界图
蒙古乞颜部
克烈部
金
上京
(阿城)
临潢府
(巴林左旗)
东京
(辽阳)
北京
(宁城)
中都
(北京)
西京
(大同)
西夏
兴庆
(银川)
太原
吐蕃
平阳
(临汾)
大名
开封
徐州
京兆
(西安)
蔡州
唐州
扬州
大散关
襄阳
鄂州
建康
成都
江陵
临安
(杭州)
南宋
大理
泉州
流求
广州
南宋、金、西夏分界图

南宋王朝2　悲风江南

第一章　寿皇宾天

绍熙五年（1194年）农历六月初九，正值盛夏，倏忽一道白光划过夜空。那会儿城楼上已经敲过了三遍更鼓，喧嚣了一天的临安城却依然像个风骚而又精力充沛的女子，流光溢彩，活力四射。瓦子里人头攒动，御街上游人如织，从和宁门一直到朝天门外，大小店铺灯火通明，生意如旧。至于和乐楼、丰乐楼、太和楼、熙春楼这些高档酒馆和王府大院，自是莺声燕语，丝弦不绝。白光就是这会儿出现的，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刺破天空，整个临安城似乎打了个哆嗦，随之发出“噢——”的一声惊呼。

韩侂胄正在庭院纳凉，刚好目睹了这道耀眼的白光。这是一颗大星，从中天直坠东南。东南是先皇的暂厝之地，韩侂胄脑袋嗡地一响，浑身冷汗迸射：莫非……莫非……寿皇宾天了？

寿皇即赵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金兵南犯，赵构匆忙立赵瑗为太子，更名赵昚。六月，赵昚继位，次年改元“隆兴”，并为岳飞平反，启用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赴江淮督军，兴师北伐。然而出师不利，在宿州城下，宋将李显忠与邵宏渊内讧，致使全军大败。隆兴二年，宋金再次休兵谈和，史称“隆兴和议”。

淳熙十四年（1187年），太上皇赵构驾崩，赵昚决意服丧三年。先由太子赵惇监国，两年后，干脆将皇位让给了赵惇。谁知道在赵昚眼中“英武类己”的赵惇，不仅毫无英武之气，且胆小惧内，甚至缺少孝恭。有宋一朝，孝恭是做人的根本，何况帝王为万民楷模，一个帝王倘若缺少孝恭，那该如何表率天下？逊位后的赵昚日子过得很不开心。

韩侂胄算不得朝廷大员，但他出身名门，先祖即大宋名相韩琦，大祖父韩忠彦也是一代贤相。韩氏一门历朝为官者甚多，高宗朝的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即是韩侂胄的堂兄。耳濡目染，韩侂胄也十分关注国事。

在韩侂胄看来，两宫不和，根子在皇上那儿，皇上生性怯弱，致使皇后十分跋扈。皇后名叫李凤娘，是岳飞部将李道之女。在岳飞冤案中，李道没有受到牵连，绍兴议和后渐渐升至鄂州都统制。一天，相士皇甫坦来到鄂州，因为他医治好了韦太后的眼疾，成了赵构身边的红人，因此，李道非常恭敬地将他请进府中。在这次家宴上，皇甫坦认识了李道的二女李凤娘。皇甫坦事后对赵构说，此女降生时有凤来仪，日后贵不可言。于是经赵构同意，由皇甫坦主媒，将李凤娘嫁给了皇孙赵惇。是年李凤娘十八岁，赵惇十五岁。但是李凤娘天性好搬弄是非，赵构很是后悔，多次对人讲皇甫坦误人不浅！

随着赵构驾崩与赵惇登基，李凤娘越加有恃无恐。皇上每次过宫探视寿皇必须皇后同意，得不到李凤娘的允许，赵惇不敢踏进重华宫半步。皇后跋扈到了这种地步，这让韩侂胄无比伤心。如今大星陨落，更加重了他的忧戚。

夫人吴氏见韩侂胄久立庭院，出来催道："夫君，该安歇了。"

韩侂胄讷讷道："只怕朝中……不得太平了。"

吴氏惊愕道："夫君这是说的什么话？"

韩侂胄遂将刚才的天象叙说一遍。吴氏听说大星直坠东南，也是瞠目结舌，良久才道："这可……如何是好？"

韩侂胄缓缓道："大宋江山……恐怕又是一劫！"

吴氏劝道："夫君只是一个合门官，无须自寻烦扰，安于职守便可。"

韩侂胄摇头道："话虽如此，可我也是宋臣，陆放翁有言，'位卑未敢忘忧国'。"

韩侂胄判断得对，寿皇赵昚晏驾了。

这会儿已交子夜，一乘肩舆匆匆来到重华宫前，由南侧门进入，直奔赵昚的寝殿，来人是当朝左相留正。

留正是从睡梦中被叫起来的，听罢重华宫内侍的禀报，他的心像断线的风筝悠悠坠入了渊谷。直到夫人徐氏一旁催他，他才从无边的惶悚

中醒过神来。在徐氏的搀扶下，留正进入内室更衣，门吏赶紧到前院将轿夫唤起。待留正收拾整齐来到前厅，一乘黑色肩舆已经停放在了院中，导从和轿夫正在轿旁恭候。

重华宫原是秦桧的府邸，他死后子孙搬回了建康，府邸即被朝廷收回。赵构退位后，对府邸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并亲自题写了匾额德寿宫。赵构在德寿宫安享了二十五年后驾鹤西去，赵昚随之搬了进来，更名为重华宫。

留正是赵昚最为信赖的大臣，当初他决定退位，首先便是告诉了留正。

留正听罢，好一阵子没有吱声。他不吱声是有原因的，皇上才过花甲，身体尚健。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太子妃不贤，而太子似乎缺乏主见。一个缺乏主见的太子加上一个不贤的太子妃，留正对皇上的决定感到忧虑。

“卿为何不语？”赵昚见状问道。

“如果臣记得不错，”留正缓缓道，“陛下守制已满一年零三个月了。”

按照制度，守制名为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赵昚只需还服孝一年即可亲政。

赵昚望着留正，目光中既有郁愤又有哀痛：“金人的老郎主死了，如今小郎主做了皇帝。朕与老郎主互称‘叔侄’二十多年，难道还要与小郎主互称‘叔侄’吗？”

按照宋金《隆兴和议》的条款，两国关系为叔侄关系。赵昚致书完颜雍，落款为“侄皇帝赵昚”。现在，完颜雍死了，完颜雍的孙子完颜璟做了金国皇帝，难道赵昚还要在完颜璟面前自称“侄皇帝”么？

留正闻言，心也是一阵钝痛。

停了一会儿，赵昚又道：“太子继位，卿为左相，辅佐新皇。”

留正无言，他隐隐觉得这个左相将任事艰难。

果不其然。赵昚逊位之初，与赵惇的关系还算融洽，每月定省四次。可由于父子二人没什么话说，定省的时间越来越短。渐渐地，由每月四次变成了三次、两次、一次，到了绍熙三年，赵惇几个月都难得去一次重华宫了。

太上皇由失望、伤心继而变成了愤怒。就在这时，一场立储风波彻底撕碎了赵昚父子之间最后一缕温情。

赵惇继位不久，李凤娘就不断催促建储。绍熙三年，赵惇终于将建储提上了议事日程。可他并不亲自前往重华宫启禀太上皇，而是命留正代为启奏。

“不行！”赵昚一听脸就变了，果断回绝，“嘉王柔弱，难当大器。”

留正万万没有想到太上皇会一口否决，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即便建储，也应立吴兴郡王赵抩。”赵昚继而又说道。

闻言，留正的脑门又是一轰。

寿皇育有四子，长子赵愔及季子赵恪早年去世，留下的是次子赵愷与三子赵惇。长子去世，国储理应立次子赵愷，可赵昚却认为赵愷过于宽厚仁慈，便立了三子赵惇。而赵愷自失去继位资格起便一直任职在外，公元1180年，赵愷卒于明州，时年三十五岁。

对于赵愷的死，赵昚是很歉疚的。赵愷育有两子，赵摅和赵抩。赵摅早亡，赵抩九岁。正因为心怀歉疚，赵昚时时过问赵抩的学业，并专门为他聘请教授。

父子失和至此，建储的事只得搁着。事后，又有陈骙、余端礼、陈傅良等朝中大臣借各种机会劝赵昚，希望他同意皇上的奏请，赵昚不为所动。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赵昚与赵惇的关系彻底陷入僵局。自此，赵惇不再踏进重华宫半步。

打五月初起，赵昚就病倒了。到了五月底，病势日益沉重，朝中臣僚纷纷上书赵惇，希望他过宫探望。赵惇先是不应，后来见进谏的人多了，勉勉强强答应下来，可就是不能成行。进入六月，眼见太上皇病入

膏肓，赵惇仍然不往重华宫。先是中书舍人陈傅良愤然辞官而去，紧接着，留正率领众宰执觐见赵惇，跪在地上拉着他的衣袂苦苦谏诤："寿皇病势已危，今日不见，后悔莫及！"

赵惇听罢，居然一甩衣袖，无言而去。留正与众宰执一路追到福宁殿前，赵惇直入殿内，始终不置一词。就在殿门合上的那一刻，留正的心尖深深一颤，浑身一阵奇寒。自此，赵惇以染恙为由，一连数日不朝，也不接见大臣。时至今日，朝廷仍处于瘫痪状态。

留正还未走进赵昚的寝殿，便隐隐听见一片哭声。他心中一酸，不由得也滚下一串清泪。因赵昚刚刚去世，宫人们正在收殓，留正只得放弃瞻仰遗容，跟随内侍来到殿侧的一间小房。房里燃放着数盏壁灯，灯火摇曳，光影迷离。留正定了定神，才看清房内几个人的面孔，他们是太上皇后谢苏芳、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和国公谢渊以及重华宫提举关礼。四人刚刚哭过，脸上均有明显的泪痕。留正见过谢苏芳，又与赵汝愚、谢渊和关礼打过招呼，内侍搬来一只杌子，留正欠身坐下。

"有一事老身难以决断，只得夤夜将各位相公召来。"谢苏芳轻声道，"皇上不过宫，寿皇已经大行，该如何是好？"

谢苏芳原是吴芍芬的侍女，因知书明理、贤惠善良，受到吴芍芬的器重。太子妃郭氏病故后，吴芍芬便将谢苏芳赏给了赵昚。绍兴三十二年，赵昚登基，谢苏芳册为贵妃，皇后夏明月体弱多病，后宫便一直为谢苏芳主持。赵昚一朝，谢苏芳以"俭慈"闻于朝野。赵昚退居重华宫，谢苏芳一直跟在身边。

留正看着谢苏芳，低声问道："寿皇大行，启奏圣上了吗？"

谢苏芳摇了摇头。

留正感到了事态的严峻，寿皇驾崩，不启奏皇上，而是将他这个丞相召来，这是犯忌的事情。见状，赵汝愚在一旁解释道："留相公勿疑，尚未启奏圣上，是担心圣上一旦知晓，明日不朝。"

这话也有道理。因为大内传出话来，说圣上的龙体已经康复。如果圣上得知寿皇驾崩，又不愿过宫主丧，很可能以身体有恙为由继续待在宫里。

赵汝愚清了一下嗓子，又缓缓道："太后的意思是，明日早朝，请留相公奏明圣上。留相公德高望重，出面奏请，圣上才不会推诿。"

"不，"留正慌忙摆手道，"非是下官推辞，下官以为，明日早朝，应以礼部禀奏为宜。"

谢苏芳问道："礼部尚不知晓，如何启奏？"

也是，寿皇晏驾并未通知礼部。

"既如此，当请赵枢密启奏，下官从旁敦促。"留正拿定主意，绝不卷入两宫矛盾之中。他清楚这种矛盾有如激流漩涡，凶险莫测，"枢密身为宗亲，即便圣上日后怪罪，也不违情理。"

赵汝愚倒是爽快，满口应承："既然留相公有托，下官明日奏请便是，不过，还得请留相公从旁周全。"

"那是自然。"留正一颗心还没有放回原处，谢苏芳另一番话惊得留正差点跳起身来。

"寿皇临终有言，嘉王不能承继大统，当立吴兴郡王为储君。"谢苏芳说完，望着留正，"丞相为百官之首，以为当如何措置？"

留正呆怔许久，忽然明白过来，这才是连夜将他召进重华宫的目的。留正扫了一眼关礼、谢渊和赵汝愚，如果他所料不差，寿皇临终前这三人应该在场。果不其然，三人均向他轻轻颔首。

好一阵子之后，留正又低声问道："寿皇遗诏……可有墨迹？"

没人回答，包括谢苏芳。

肯定没有墨迹。留正转而一想，有墨迹又能如何呢？寿皇毕竟是一位赋闲的旧帝，当今圣上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赵枢密意下如何？"留正问赵汝愚。

赵汝愚回道："下官以为，寿皇虽是口诏，做臣子的须得遵从。"

留正又转向谢渊问："和国公意下如何呢？"

“留相公远见卓识，下官当以留相公马首是瞻。”谢渊是谢苏芳的亲弟。谢家身世寒微，谢渊跟谢苏芳一样为人和善，朝野享有贤名。在谢苏芳入主后宫之前，谢渊供职于御前步军司，官至武翼郎。虽然后来被御封为和国公，但那种与生俱来的小心谨慎依然如故。

留正最后将目光投向关礼，不待开口，关礼赶紧道：“小人只是尽心伺候寿皇与上皇太后，不敢预闻国政。”

从内心讲，留正也希望立赵抩为太子。寿皇将皇位传给赵惇，本身就有违礼法。正因为寿皇废长立幼，才导致今日国事艰难。如今将皇权归还给赵恺的儿子，也算是端本正源。但圣上能允许立赵抩为太子吗？退一万步讲，即便圣上恩准，皇后也不会同意。皇后刻薄阴毒，断不会将皇权交予他人。

经过短暂的思忖，留正道：“既然寿皇临终有言，下官不得不遵。只是寿皇宾天，丧礼在即。下官以为眼下当以服丧为要，待除去丧服后再从容计议。”

“留相公所虑极是，当下要务是大丧。寿皇遗言，可徐徐进谏。”赵汝愚点头。

谢渊也频频点头。

“看来只能如此了。”谢苏芳见众人都建议以丧礼为先，便不再多言。俄尔眼眶一红，又道，“只是寿皇地下得知，恐怕寝食难安。”

在座的四人都曾深受赵昚的大恩，见皇太后如是说，一时都耷下脑袋，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吱声，在昏黄而又摇曳不定的灯辉下，几个人如同泥塑一般。

宋廷在赵构和赵昚两朝十分勤谨，大小朝会不废。可到了赵惇手里却一改往常，不仅废朝，而且成为常态。经常是百官五更即起，迤逦至丽正门前，忽然内侍宣诏：圣上有旨，今日不朝。

有宋一代的朝会是这样的，分大朝会与常朝。大朝会一年三次，即正月初一、五月初一和冬至日。常朝计三种，一种为日参，一种为六参，一种为朔望参。寿皇晏驾的第二天为六参日，地点在垂拱殿。

由于参与朝会的官员很多，天色微明丽正门前即已纷纷攘攘。但是，这种纷攘很快为之一扫，不知是谁获得了寿皇晏驾的消息，宛如一阵朔风吹过，每个人不约而同地打个寒战，然后怔在了原地。

赵汝愚来了，刚一跨出肩舆，几名品秩较高的官员就围了上来。刑部侍郎徐谊问道："赵枢密，寿皇晏驾圣上知道吗？"

"暂时不知。"赵汝愚摇摇头。

众人"啊"了一声。尽管人人知道圣上与寿皇不和，但寿皇晏驾却还未禀奏圣上，这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

工部侍郎叶适道："世人尽知而圣上不知，既违臣规，也违事理。"

赵汝愚重重地说道："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正说间，留正来了。他显然一宿未眠，刀条脸面色青灰。见留正下轿，众臣工纷纷闪开道路。一般情形是，左相来了，上朝的时辰也就到了。果然，随着一声传呼，城门徐徐开启。随殿庑绕行，至垂拱殿。百官进入殿堂，无声肃立。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赵惇才缓缓走进大殿，登上御座。留正瞟了一眼，十多日不见，圣上憔悴了许多。

赞拜礼毕，内侍宣称："圣上龙体初愈，有事则奏，无事则免。"

"臣有事要奏，"内侍话音未落，赵汝愚趋前一步道，"陛下，寿皇昨晚宾天了！"

尽管大多数臣工已得知寿皇晏驾的消息，此时仍然引来一片惊愕之声。

"今日小殓，臣等恭请圣上过宫临奠。"赵汝愚看见官家的身子动了一下。由于殿内光线迷蒙，他未能看清官家的神情。赵汝愚声音不高，但清脆，空阔的大殿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御座。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怀着极大的不安等待着赵惇表态。

终于，百官们看见，官家轻轻点了一下头。与此同时，每个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将一颗悬得生疼的心放回了原处。

按制，官家过宫临奠需要易服。丧服有五种，赵惇为赵昚嫡子，服饰应为“斩衰”。所谓“斩衰”即是由麻布做成的丧服，其服粗针大线，且衣边不整。

在仪卫的簇拥下赵惇回宫去换丧服，所有朝参的臣工都待在垂拱殿里，与官家一同赴重华宫祭奠寿皇。

这是一段漫长的等待。早朝始于辰时，渐渐过了巳时，今天是六参日，原以为奏事不多，许多大臣上朝之前没有吃早饭。谁知寿皇宾天了，寿皇宾天是一等一的大事，朝臣们都渴盼着官家前往重华宫瞻拜寿皇，尽管肚子空着也毫不介意。眼见得从午时等到了未时仍然不见官家到来，殿堂里的臣工开始躁动，一股怨气在快速酝酿、蔓延。

留正虽然出门前吃过早餐，可他没有心情，只喝了两口稀粥。随着几个时辰过去，早已饥肠辘辘。工部尚书赵彦逾走过来问道：“国老，莫非就这样等下去么？”

赵彦逾也是朝中元老级重臣，因为年龄比留正稍小，所以尊称他为“国老”。听了这话，留正喃喃道：“是啊，这样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

赵彦逾建议道：“不如推选几位大臣，由国老带领去宫中敦请圣上。”

赵汝愚道：“叔父所言极是，请留相公领衔进宫。”赵彦逾与赵汝愚都是宗室大臣，按照排序赵汝愚晚赵彦逾一辈。

经过短暂的会商，最后决定由左相留正率参知政事陈骙、余端礼、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和工部尚书赵彦逾进宫敦驾。

守候在垂拱殿的大臣们哪里知道，就在赵惇进宫易服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起因就是来自皇后李凤娘。

一个四十五岁且又比夫君年长的女人成了后宫之主后心理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已是明日黄花，另一方面她又要紧紧握住手中的权力。对于李凤娘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

在后宫，李凤娘以强悍知名。譬如，一名宫女双手洁白无瑕，仅仅

被赵惇多看了几眼，次日，李凤娘便派人给赵惇送来一只食盒，赵惇揭开盒盖一看，竟是一双玉手。

赵惇也有着多名嫔妃，可这些嫔妃不经过李凤娘的允许不得接近赵惇。黄贵妃是皇太后谢苏芳的侍女，由赵昚出面说动谢苏芳赏给了赵惇。赵惇很喜欢黄氏的温和与贤良，继位后将其册为了贵妃，李凤娘自然视为天敌。按制，贵妃仅次于皇后，品秩相当于丞相。然而，李凤娘趁赵惇患病之机，将其药杀于阁中。至于同样年轻貌美，深得赵惇喜欢的张贵人、符婕妤等，都被李凤娘以各种借口或铲除或废为庶民。当赵惇得知黄贵妃死亡的消息后，他的精神就彻底垮了。虽然他偶尔强打精神登临御座，很多时候那只是一具躯壳而已。

“朝会散了？”这天上午，赵惇刚回到福宁殿，李凤娘便来了，一开口便问押班林亿年。

林亿年告诉李凤娘，寿皇昨晚宾天了，皇上要过宫祭奠。

闻言，李凤娘一怔：“寿皇宾天了？为何不见讣文？”

林亿年道：“昨晚重华宫没有来报，今日朝会皇上才知晓。”

李凤娘的脸马上阴下来了，问：“朝会上何人所说？”

“赵枢密。”林亿年答。

赵惇没有现成的丧服，须由尚衣局赶制。就在内侍们纷纷忙乱时，李凤娘走到赵惇面前叫道：“停一停，停一停。寿皇好好儿的怎么会突然宾天呢？会不会有诈？”

闻言，赵惇打个战，看着李凤娘。

“官家你也不动动脑子，”李凤娘道，“寿皇早就看你不顺眼了，诳你过去，然后将你扣押。”

赵惇患有严重的忧郁症不假，但神志并未错乱。他怕李凤娘，是因为李凤娘控制着后宫。他惧怕父皇，是担心父皇夺走皇位。近一年来他未能过宫探望，除了怨怼，很大程度是担心自己过去后回不来。所以，当李凤娘说重华宫或许有诈，太上皇可能要扣押他时，他浑身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

“听臣妾的，这会儿万万不能过去。”李凤娘扶赵惇坐下，叫过一名宫女吩咐，“官家身子发凉，热一樽酒来。”

当垂拱殿内的大臣们饿得前心贴后背时，饮过几盅热酒的赵惇已经睡下了。申牌时分，留正率领陈骙、余端礼、赵汝愚等人来到福宁殿。福宁殿为皇帝的寝殿，兼以处理日常政务。

殿外内侍见一班朝中大臣赶来，赶忙迎上前去。留正问道：“圣上在这儿吗？”

“在。”内侍进去通报，但很快出来告知，说圣上身体不适，这会子谁也不见。

留正看着众人，众人也看着留正。圣上朝会上还好好儿的，怎么这会子就身体不适了呢？

“各位请回吧，圣人正守着圣上哩！”内侍又道。

大家恍然大悟，不是官家身体不适，而是官家被皇后看住了。赵汝愚一把推开内侍，噌噌噌几大步来到宫门前，举拳就捶。门开了，赵汝愚拔腿朝里闯。

“赵枢密，你就不怕砍头吗？”突然，一个满身珠翠的女人挡住了赵汝愚的去路。赵汝愚定睛一看，挡住去路的正是李皇后。

赵汝愚躬身行个礼，道：“启禀圣人，臣有要事启奏。”

李凤娘手一挥道：“有事明日去垂拱殿。”

赵汝愚回道：“圣人休怪，臣已等不了明日。所有大臣都在垂拱殿等候圣上，同赴重华宫祭奠寿皇。”

李凤娘横蛮道：“圣上身体不适，改日再去。”

正说话间，留正、赵彦逾也跟着进入福宁殿。李凤娘一见大怒：“谁让你们进来的？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来人，轰出去！”

李凤娘的专横和赵惇的懦弱使满朝文武十分伤心，继而，这种伤心

由朝堂蔓延至民间。赵昚在位二十七年，除了继位之初与金人有过一次短暂的战事外，算得上国泰民安。虽然每年给大金国输送绢银，可这点银子和绸缎对于物产富饶的江南不算苛刻。创痛可以遗忘，何况“岁贡”已改为了“岁币”，安居江南的大宋子民对这位前皇帝怀有深深的感激。现在，先皇宾天了，他的嫡亲儿子和儿媳居然不行孝礼。临安城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冬天，满街弥漫着浓浓的寒意。笑声没有了，歌舞不见了，昔日车水马龙的御街几乎空空荡荡。

小殓过后是大殓，大殓就是入棺。按制，赵昚的大殓应由赵惇主丧，可从福宁宫传出的消息说圣上又病了。圣上不见臣子，所有的奏折只要递入大内便如同石沉大海。臣子们也见不着圣上，皇城大门日夜紧闭。留正、赵汝愚等一班大臣抓耳挠腮，无计可施。

天子不出面，大殓就无法举行。因为祭礼上要以赵惇的名义宣读祝文，最后的落款为孝子嗣皇帝。这一角色无论是嘉王赵扩还是宰执大臣都替代不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只能请太皇太后出面了。”谢苏芳面色忧郁地对留正和赵汝愚道。

太皇太后即吴芍芬。

由太皇太后主持祭礼虽属无奈，但也是最佳选择。当年，张婕妤收养赵瑗，吴芍芬收养赵璩。张婕妤病逝后，赵瑗、赵璩同归吴芍芬阁中。赵瑗立为太子，除了他的恭俭与聪慧，也与吴芍芬的大力推荐分不开。从情谊上讲，太皇太后于赵昚恩同生母。

可由谁去请太皇太后呢？自赵构驾崩后，吴芍芬的身子骨就一日不如一日。年初是吴芍芬的八十寿诞，群臣到慈福宫贺拜，一高兴，吴芍芬多饮了几盅香泉，不料被风寒所染。这一病就是两个多月，直到四月底才逐渐康复。赵昚宾天，是由关礼亲自赴慈福宫禀告吴芍芬的，据关礼说，太皇太后靠在榻上足足有半个时辰没有吭气。如今，去请太皇太后过重华宫主持丧礼，一般人无法启齿。

“韩侂胄。”赵汝愚提到一个名字，所有人的眼睛一亮。在眼下，韩侂胄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韩侂胄不仅是宋臣，还是国戚。韩侂胄的母亲是吴芍芬之妹，妻子

则是吴芍芬亲弟吴益之女。而与吴氏成婚，媒人就是太皇太后。

这天，政事堂的吏胥来到合门司，说赵枢密有请韩合门过去议事。合门司隶属中书省，赵汝愚是执政官，从这个意义上讲，韩侂胄是赵汝愚的下属。

来到政事堂一看，左相留正也在。韩侂胄恭恭敬敬行过礼，赵汝愚吩咐看坐，呼唤吏胥上茶。

见赵汝愚如此客气，韩侂胄十分诧异。待吏胥退下后，韩侂胄问道："二位相公召唤下官，不知有何公务？"

赵汝愚和颜悦色道："合门虽是武职，但心忧国政，常思报效，我与留相公多有耳闻。今日国家有一急事，需要合门出面排解。"

韩侂胄见赵汝愚如此说，不免热血澎湃，起身道："下官听凭两位相公吩咐。"

赵汝愚与留正交换了一下目光道："朝中局势，合门清楚。大殓在即，皇上闭宫不出。下官与谢太后、留相公等人商议，想请出太皇太后主丧化解危难。可官家失孝，百官有责，我等实在无颜去见太皇太后。思来想去，此事由合门出面去请太皇太后最为适宜。"

韩侂胄没想竟是这样一件事情，慨然道："由太皇太后主丧最好，下官这就前往慈福宫。"

赵汝愚面带笑容道："合门果然是个爽快人。"

"合门留步。"韩侂胄转身欲走，被留正叫住。他与赵汝愚不同，刀条脸上没一丝儿笑纹，声音也略显生硬，"合门此去，言语要尽可能委婉。太皇太后年事已高，经不得半分儿刺激。"

对于留正，韩侂胄历来敬重，道："留相公说得是，下官谨遵教诲。"

留正又道："朝中事情，合门不可说得过多，以免太皇太后心生挂念，反而不好。"

韩侂胄唯唯。

“去吧。”留正一挥手。

韩侂胄没有辜负留正、赵汝愚等朝中大臣的期望，请出了八十高龄的吴芍芬，大殓之礼如期举行。

但是，危机并没有解除。寿皇去世，按制要讣告邻国。大金、大理、安南等国必然派使臣悼念。外国使臣前来悼念，皇帝能不出面么？如果皇帝仍然不出面，那事态可真的就严重了。

更有甚者，随着消息的传播，一些距离京城较远的州郡开始有了谣言。其中有一条谣言是说当今皇后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妲己，前身是一条九尾狐，不仅吸干了圣上的精血，还害死了寿皇。这条谣言很有杀伤力，致使很多人血脉偾张。

六月底，京西南路发生叛乱。一个名叫陈应祥的秀才联络了千余兵民，企图夺取均州（湖北丹江口），然后集合邓州等地的忠义人士，以为寿皇执丧之名举兵攻占襄阳。再从襄阳南下，兵出两湖。知襄阳府事张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获了陈应祥以及均州兵马指挥冯湛。消息传到临安，满朝哗然。

在政事堂，几位宰执大臣为当前的局势愁眉苦脸。

“各位说说，该如何是好？”留正用求助的眼光望着几位同僚。

陈骙、余端礼沉默不语，赵汝愚则轻轻吐出两个字：“内禅。”

仿佛平地一声惊雷，留正、陈骙、余端礼身子一颤，不由得张开嘴巴，齐刷刷地看着赵汝愚。

“当今之际，唯有圣上引退，嗣立新君方能化解危厄。”

半晌，陈骙道：“嘉王已经二十有六，可以承继大统。”

余端礼随之点头：“嘉王恭顺，深明圣贤之道。”

赵汝愚却说：“寿皇临终有言，当立吴兴郡王赵抩为储君。”

对于陈骙和余端礼，这又不亚于晴空霹雳。他们有过耳闻，寿皇流露过要立赵抩为太子的口风，可没想竟然留下了遗言。以他们的经验，

若要将寿皇的遗言变成现实，无异于一场豪赌，两个人的脸渐渐变得煞白。

赵汝愚又道："二位如若不信，可问留相公。"

陈骙、余端礼直勾勾地望着留正。留正点头，遂把六月初九深夜召进北内，谢太后的原话复述了一遍。

陈骙看看留正，又看看赵汝愚，白着脸道："如此说来，即便圣上内禅，当由吴兴郡王继位？"

留正、赵汝愚都没有答话。

余端礼道："既然寿皇留下了遗嘱，我们做臣子的岂能不遵？只是……只是……圣上会同意么？"

陈骙摇摇头道："别说传位于吴兴郡王，就是禅让给嘉王，圣上恐怕都不会答应。"

余端礼道："就是圣上答应，皇后也会从中作梗。"

陈骙和余端礼的担心并非多余。在座的四人久历官场，进入朝廷最短的也有了二十余年，对宫中情形了解得十分透彻。官家懦弱，皇后妒悍，怎么会传位给吴兴郡王赵抩呢？

赵汝愚咳嗽了一下，轻声道："若要完成寿皇的遗嘱并不难。"

众人齐刷刷地望着赵汝愚："愿闻其详。"

赵汝愚一字一顿道："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道。"

余端礼低声问："何谓非常之道？"

"七月三日是除服祭礼，召集众臣扶吴兴郡王在寿皇灵前登基。"

大家都一时无话，呆呆地坐着。天气热得厉害，窗外是铺天盖地的蝉叫。没有风，汗水像一条条小溪从每个人的额头、两鬓簌簌滚落。

赵汝愚道："关键是要圣上答应禅让。只要圣上答应逊位，接下来

的事情就好办了。”

“这……成么？”陈骙、余端礼仍然将信将疑。

“有什么不成？到时请出皇太后，由皇太后宣布寿皇的遗嘱。”赵汝愚信心十足。

“眼下只能如此了。”留正无可奈何地看着赵汝愚，又看看陈骙和余端礼，当场即叫来一名书吏，以众宰执的名义联合给赵惇上了一道奏折，恳请官家逊位，退养天年。

奏折递入大内后一连数日杳无音讯，最难熬的是留正，他推断官家绝不会轻易放下权杖，说不定还要下旨切责。如果官家切责他就得待罪，所以他必须随时做好待罪的准备。

“这一次少不了出京宫祠。”留正向徐氏叹息。

“相公年过花甲，奉祠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么？”徐氏安慰道。

到了第五天傍晚，终于等来了御批。留正接过一看，上面八个字——历事岁久，念欲退闲。

留正先是一喜，圣上准许了！但很快，留正冷静下来。“历事岁久”，官家历事岁久了吗？官家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监国，淳熙十六年继位，满打满算仅仅八载，八载就算“岁久”么？官家才四十八岁，正值盛年，固然龙体欠佳，可四十八岁的君王“念欲退闲”，古来少有！

留正缓缓坐下，感觉有一股寒气正从脚底升起。官家怎么会轻言退闲呢？官家就是“念欲退闲”，皇后也不会同意。官家无意退闲却又御批退闲，其中一定有什么名堂，留正手捧御批感到了莫名的恐惧。他似乎看到了官家手持御笔时的神情，阴沉、愤懑，而站在一旁的皇后，一双凤眼则满含杀机。

留正呆住了。官家莫非是在测试宰执们是否忠诚？若是，自家身为丞相，建言官家退闲禅让，一旦降罪，第一个难辞其咎……

“老爷，该用膳了。”侍女轻唤一声。

“去，把夫人请来。”留正吓了一大跳，正准备发火，想想忍住了，

吩咐道。见侍女迟疑着，留正又道，“还愣着做什么，去请夫人！”侍女吓了一跳，慌慌张张跑开了。

“相公叫我？”不一会儿，徐氏来到书房，问道。

“赶紧收拾东西，出城。”留正用低沉的声音道。

“出城？”徐氏惊问道，“这是为何？”

留正道：“京师不能留了，留在京师有祸。”

当晚，留正和徐氏各乘一顶小轿，带着几名仆人离开临安，回到了绍兴老家青藤园。

直到第二天上午，赵汝愚、陈骙、余端礼才得知留正挂冠而去，三人顿时傻了眼。皇上闭宫不出，丞相弃印而走，这可如何是好？傻了一会儿眼才想起圣上的御批。拿起御批一看，三人更是一阵惶恐。一般而言，大臣们上了劝退的折子，皇上做出决定后要召见宰执大臣，面谕自己的决断，退或是不退，然后再行御批。而这一次，圣上既没有召见众宰执，御批也仅寥寥八个字。陈骙、余端礼、赵汝愚这些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官僚，都分明觉得有一股不祥的气息扑面而来。

“去见皇太后。”赵汝愚提议。

在当下，也只能去见皇太后了。

然而，皇太后因哀恸过度，病倒了。当陈骙、余端礼和赵汝愚来到重华宫时，几名太医正在忙碌。

次日，陈骙、余端礼没来政事堂办公，各派一名亲随前来枢密院告假，一个说自己头疼，一个说自己闪了腰。赵汝愚心知肚明，唯有苦笑。将陈骙和余端礼的亲随打发走后，赵汝愚在都堂内踱来踱去。现在，摆在他面前两条路，一条，像留正、陈骙他们一样，告病在家，置身事外；一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赵汝愚毫不犹疑地选择了第二条路。他是赵氏子孙，是先祖们疆场搏杀，才创立了大宋江山。如今大宋江山有厄，他断不能袖手旁观。一旦拿定主意，赵汝愚禁不住周身血液沸腾。

赵汝愚派人请来赵彦逾。六部与三省、枢密院均在和宁门外，不一

会儿赵彦逾就来到了赵汝愚的公房。

“枢密有何吩咐？”赵彦逾捧着吏胥奉上的香茗，问。

赵汝愚将留正挂印出走、陈骙、余端礼告假在家等事叙说一遍，道：“国事艰危已无以复加，请叔父前来共谋拯救之策。”

其实不用赵汝愚叙说，都堂内发生的事情，六部官员清清楚楚。

赵彦逾道：“枢密有何见教，不妨直说。”

赵汝愚拿出赵惇的八个字御批交予赵彦逾，赵彦逾看罢大惊：“‘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圣上要退闲么？”

赵汝愚道：“是真退还是假退下官不知。但有御笔在此，禅让便是遵旨而行。”

在眼下，皇权禅让，无疑是解决当下危机的最好办法。可问题是，禅让首先得出自当今天子的意愿。若圣上意不在此，那就是宫廷政变了。对于宫廷政变，赵彦逾清楚后果，谋逆属十恶之罪，其罪当绞。

“枢密的打算是……扶嘉王继位？”

赵汝愚摇头。

赵彦逾盯着赵汝愚问：“不立嘉王立谁？莫非真的要立吴兴郡王为储君么？”

赵汝愚点头，见状，赵彦逾半天没有吭声。

赵汝愚道：“下官想过了，为国家计，当遵从寿皇遗嘱。”

“是因为……李后么？”赵彦逾问。

赵汝愚一字一顿：“嘉王继位，李后便是皇太后，倘若掣肘起来，新皇岂不又成了傀儡？”

赵彦逾觉得，赵汝愚此说有理，当今朝局是为殷鉴。沉吟了一会儿又问：“枢密有何打算？”

“要完成寿皇遗言，必须说动一个人物。”

“谁？”

“郭杲。”

郭杲是殿前司都指挥使，麾下有六万禁军，负责京城戍卫。

“世人皆知，叔父与郭杲相善。若是叔父助我，大事可成。”

“行。”赵彦逾满口应承，“既然枢密有心谋国，下官没有不襄助之理。到时由殿前司派一彪军马，护卫禅让大典。”

就在赵汝愚紧锣密鼓地筹备禅让大典时，这一消息传入了韩侂胄的耳中。

韩侂胄官职是知合门事。合门司是一个很特殊的机构，知合门事品秩不高，但可以出入禁中，并随时见到皇帝。因为合门司的职责除了负责朝会宴饮、赞相礼仪、引导文武百官及外国使臣觐见皇帝外，还负责天子行幸驻跸，甚至，合门司的官员还管理皇子们的日常起居。

特殊的身份加之韩侂胄为人豪爽，结交朋友不吝钱财，使他皇城内外颇有人望。大殓不久，重华宫的一名小黄门就向韩侂胄透露了六月九日夜谢太后与留正、赵汝愚等人商议欲立吴兴郡王为皇储的事。

韩侂胄闻讯大吃一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韩侂胄就对赵汝愚的举动有了大致了解。赵汝愚不仅要僭立赵扩为储君，而且在筹备赵扩登基。在他看来，赵汝愚废嫡立庶，且瞒过当今皇上，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与阴谋篡位无异！

一天晚上，韩侂胄叫来苏师旦。

苏师旦比韩侂胄年长五岁，平江人。早些年苏师旦也醉心功名，经历了无数次落榜之痛以后，最终放弃了科考。韩侂胄结识苏师旦时，苏师旦是小学教授。一名不被人看重的低级武官和一个被科第遗弃的落魄文士，惺惺相惜，以至于交厚。韩侂胄回京城出任知合门事后，遂将苏师旦召来聘为了书吏。

在合门司，苏师旦是书吏，同时又兼韩侂胄的幕僚。无论公事私

事，韩侂胄均向苏师旦咨询。

韩侂胄将寿皇遗言传位与吴兴郡王赵抩以及赵汝愚正在秘密准备赵抩登基一事告诉了苏师旦，苏师旦听得大惊失色。

“我准备明日去找赵枢密，陈说利害。”韩侂胄慨然道，“嘉王乃当今圣上嫡子，岂能无辜被废？倘若废黜，如何向国人交代？如果再有恶人借机闹事，天下岂不生乱？”

待韩侂胄说完，苏师旦缓缓摇头道：“依在下看，合门切切不可去见赵枢密。”

韩侂胄问：“那是为何？”

苏师旦道：“废嫡立庶，乃是机密。合门说破机密，对合门不利。”

韩侂胄闻言禁不住一呆。想起历朝历代的帝位之争，无不带着杀机与血气。韩侂胄恼恨无比，直跺脚道：“如此说来，我辈只能听之任之？”

苏师旦问：“难道合门……想要扭转乾坤？”

韩侂胄正色道：“国家有难，做臣子的岂能袖手旁观？”

苏师旦道：“合门若要阻止赵枢密的误国之举，只需一个人物。”

“谁？”

“郭殿帅。”

韩侂胄愣了一愣，猛拍大腿道：“对呀，我怎么没想到郭二哥呢？”

南宋初年四川有三大名将，郭浩是其中之一，郭杲即郭浩次子。绍兴十五年，郭浩病逝金州，鉴于郭家与吴璘关系不睦，赵构便将郭氏一门调到了东南。郭杲先任镇江都统司都统制，韩侂胄最初就在镇江都统司任职。因为韩侂胄的身世与豪气，很快就与郭杲建立了友情。淳熙十五年，郭杲奉命调入京城接替兄长郭棣掌管殿前司。

很快，有心腹探来消息，说赵彦逾从政事堂出来，上了凤凰山。

韩侂胄判断，赵彦逾一定受赵汝愚委派上凤凰山去做说客。事不宜迟，韩侂胄赶紧在熙春楼要了一间上等阁子，专请郭杲。

“合门今日欲见下官，所为何事？”中午时分，郭杲带着几名亲随来到熙春楼，一坐下便微笑着道。

韩侂胄道：“若非万分紧急，小弟不敢叨扰二哥。”

“说吧。”郭杲掌管京城安危，实在公务繁忙，虽然韩侂胄与郭杲交情很深，但也见面不多，轻颔首道。

“赵枢密欲行禅让大典，扶吴兴郡王登基，二哥可是知晓？”韩侂胄开门见山。

郭杲手拈长髯，没有回答。

韩侂胄急切道：“自古废嫡立庶乃国之大患。前有京西南路闹事，难保日后没有第二个陈应祥！”

渐渐地，郭杲脸上有了戚色，沉默了一会儿，讷讷道：“德先公于郭氏有恩，我没有不应之理。”赵彦逾表字德先。

这事韩侂胄知晓。十五年前，一个名叫贾伟的人从知合江任上回京待铨，上书赵昚，说郭浩的几个儿子并无真才实学，均为浪得虚名。是赵彦逾出面，为郭家进行了辩解。赵彦逾做过四川总领，他的话赵昚相信。

“如此说来，二哥已经应承了赵尚书？”韩侂胄问。

郭杲表情凝重，徐徐道：“下官也正在犯难。嘉王为当今圣上嫡子，岂能无故被废？倘若引来四方不安，下官第一个难辞其咎。可德先公说，让吴兴郡王继位，是寿皇遗言……”

韩侂胄铮铮道：“即使是寿皇遗言，也不可瞒过当今天子，否则便是僭越，便是篡立！二哥难道想参与僭越与篡立么？”

郭杲一时竟怔住了。

“当今之时，二哥在京城手提禁军，大宋江山何去何从，全在二哥

的一念之间。嘉王继位，合乎天道，二哥是大宋功臣；赵抈登基，遗祸国家，二哥便是大宋罪人！”

良久，郭杲轻声道：“合门再走一趟慈福宫，下官听凭太皇太后调遣。”

然而，这一次韩侂胄被慈福宫的领班张宗尹挡在了宫外。

“合门今日来慈福宫，有何要事？”张宗尹问。

韩侂胄拱一拱手道：“自家想见太皇太后。”

张宗尹摇头道：“并非小人推辞，太皇太后病了，前日降下旨意，任谁也不见。”

韩侂胄恳求道：“事情紧急，烦大珰通融则个。”

“太皇太后有旨，小人实在不敢违拗，望合门见谅。”张宗尹只是摇头。

韩侂胄浑身冒火，却又不敢发作。张宗尹官阶不高，但资格颇老，否则太皇太后不会点名要他来主持慈福宫的事务，眼巴巴地看着张宗尹转身进了宫门，韩侂胄却无可奈何。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正当韩侂胄急得走投无路时，一个甜润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这不是韩合门吗？”

韩侂胄回头一看，原是曹欣。曹欣是太皇太后的贴身侍女，人长得美，嘴巴甜，最得太皇太后欢心。见到曹欣如见到救星，韩侂胄急道：“在下正在犯难，烦请曹小娘子援手。”

曹欣笑道：“合门有何难事，说出来看奴家能否帮衬？”

韩侂胄道：“在下欲见太皇太后，望小娘子代为通禀。”

“这个——”曹欣犹豫片刻，应承道，“好吧，奴家斗胆一试，请合门在此稍候。”

等候是漫长的，也十分难熬。这会儿已近午时，暑气慢慢上来。树

上知了漫天聒噪，叫得瘆人。终于，曹欣娉娉婷婷出来了："太皇太后发下话来，请合门进见。"

韩侂胄大为感激，拱手道："小娘子今日之恩，在下没齿不忘。"

曹欣格格一笑道："合门言重了，奴家不过举手之劳。"

韩侂胄进入寝阁，太皇太后确实身在病中，年届八旬的吴芍芬躺在榻上，一名侍女正一勺一勺喂着参汤。韩侂胄叫一声"姑母"，垂首躬立一侧。吴芍芬将手轻轻一摆，侍女放下汤钵，移动莲步退出寝阁。

"来，过来。"吴芍芬朝韩侂胄招招手，尽管她一副病容，声音倒也清晰，平静。

韩侂胄踮着脚步走到榻旁。

吴芍芬道："说吧，有什么急事？"

韩侂胄扑通一声跪下，一字一顿道："姑母，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吴芍芬平平静静地问，"天要塌了？"

"姑母说得是，要塌天了！"

"说说看，天从何塌起？"吴芍芬示意韩侂胄站起，声音依然平平静静。

韩侂胄急促道："留丞相挂印已去，陈骙、余端礼称病在家，临安城里议论纷纷，一些不轨之徒蠢蠢欲动……"

"就这些吗？"吴芍芬打断韩侂胄的话。

"不，赵枢密欲行禅让大典，扶吴兴郡王登基。"

"谁？"吴芍芬欠起身来。

"吴兴郡王，赵抩。"

吴芍芬复又躺下。

韩侂胄继续道："他们打着寿皇和谢太后的旗号，说寿皇临终留有遗言。可据侄儿了解，寿皇并未留下改立皇储的遗书。退一万步说，即便寿皇曾经有过改立国储的意思，他们也不该瞒着当今天子……"

吴芍芬挥挥手，再次打断韩侂胄的话："我知道了，你回吧。"

"姑母——"韩侂胄轻叫一声。

"回吧，没你的事了。"吴芍芬再次冲韩侂胄挥挥手。

从慈福宫出来，韩侂胄百思不解，太皇太后究竟是何态度？想来想去猜不透。

七月初三是寿皇的除服祭礼。所谓除服，也就是除去丧服。寿皇仙逝，按制赵惇应服丧二十七个月。因为赵惇是帝王，以月易日，简化成二十七天。到了第二十七天，除去丧服，意味着服丧期满。

除服属大典，皇帝必须亲临，可赵惇显然是不会主持寿皇祭礼的。按照赵汝愚等人的计议，赵扲先在寿皇灵前登基，这一计划得到了皇太后的认可。赵汝愚一连两天两宿没有合眼。赵彦逾为勘察寿皇山陵去了绍兴，所有事情他必须亲力亲为。就在祭礼的前夜，赵汝愚到魏王府探望了赵扲。随着赵恺病逝，魏王府衰落了，偌大的院子灯火稀落。仆人将赵汝愚引进客厅，不一会儿，赵扲穿戴工整出来相见。

"三叔夜半到此，小侄未及迎迓，见谅。"赵扲贵为郡王，辈分却矮赵汝愚一辈。

赵汝愚与赵扲谋面不多，但对这位族侄早有耳闻，知书识礼，为人谦和。寿皇遗言传帝位于赵扲，赵汝愚打心底赞同。

分宾主坐下，上茶毕，赵汝愚屏退仆人，说明来意。

那一刻，赵扲心中翻江倒海。祖翁废长立幼，致使爹爹三十五岁郁郁而终。爹爹死时，赵扲才九岁。赵扲不敢怨怼祖翁，但他希望有朝一日祖翁能还帝位于他。祖翁驾崩，赵扲知道一切已经皆无可能。然而谁知祖翁留有遗嘱，使不可能的事情变为了可能。

"我有何德何能登临大宝？"赵扲抑制着内心激动，"再说了，即便祖翁有言，当今圣上会不会同意也未可知。"

赵汝愚非常欣赏赵扬的这份镇定，道："大王放心，一切包在下官身上。"

祭礼这天，刚过寅时赵汝愚就起床了，梳洗完毕，匆匆赶往重华宫。此时，禁军已经出动，御街两旁站立着手持长枪的兵士。用五百兵士看住大内，用五百兵士守卫重华宫，这是赵汝愚与郭杲的约定。

肩舆进入重华宫，赵汝愚发觉事情不对。因为他看见了张宗尹，而张宗尹是慈福宫的人。落轿后，张宗尹上前半步道："太皇太后有请赵枢密。"

赵汝愚怔了一怔，太皇太后来了？没有派人去请太皇太后啊，太皇太后为什么来到重华宫了？再说太皇太后不是正在病中么？

迟疑片刻，赵汝愚走出轿仓。是福还是祸，是祸躲不过。赵汝愚竭力平静着自己的心神，跟随张宗尹走进聚远楼。在聚远楼如昼的烛光里，晃动的全是慈福宫里的内侍，赵汝愚一颗心顿时七上八下。跟随张宗尹来到东厢一间阁子里，太皇太后正襟而坐。

"臣赵汝愚恭祝太皇太后万福。"赵汝愚跪地叩首。

"枢密起来说话。"太皇太后的声音略带沙哑。

赵汝愚缓缓起身，垂手而立。

吴芍芬问："听说枢密要在今日举行禅让大典，有这回事吗？"

"回禀太皇太后，是的。"赵汝愚镇静下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是杀是剐，任凭太皇太后裁夺，"寿皇临终有言，要传帝位与吴兴郡王。今日是寿皇的除服祭礼，皇上闭宫不出，臣决意先行禅让。"

"如此说来，龙袍已经准备好了？"太皇太后似乎并无责备。

"是的。"赵汝愚如实回答。

吴芍芬点点头道："既然准备妥了，也好，到时免得忙乱。"

赵汝愚一时云里雾里，暗自揣摩：莫非太皇太后也是为禅让而来？

“御批带来了吗？”吴芍芬又问。

“回太皇太后，臣带来了。”赵汝愚答。

“今日禅让，由老身主持。”吴芍芬突然高声道，“来人，去大厅。”说罢起身即走，居然无须搀扶。

赵汝愚一颗悬着的心落回肚里，太皇太后果真是为禅让而来。赵汝愚心底甚至生出几分欣喜，有太皇太后主持禅让最合适不过。即便有人心生妄想，也不敢轻举妄动。

赵汝愚随吴芍芬来到大厅。厅堂内黑压压伫立着三省六部、九寺五监、殿前司、临安府等五品以上官员。这会儿已交卯时，天渐渐放亮。有风自钱塘江上吹来，虽是七月盛夏，却清凉无比。

张宗尹大声宣布道：“太皇太后主持登基大典，百官依次排列。”

大堂里寂静无声。

吴芍芬清一下嗓子，叫道：“赵汝愚！”

赵汝愚赶紧出列：“臣在。”

“宣诏。”

赵汝愚大声道：“圣上有旨：‘历事岁久，念欲退闲’。”

吴芍芬的目光扫视群臣：“众位都听见了吗？圣上‘历事岁久，念欲退闲’。韩侂胄，请出吴兴郡王与嘉王。”

赵汝愚脑袋嗡地一响，嘉王？嘉王赵扩也来了？赵汝愚怔怔地看着吴芍芬，不明白太皇太后为什么把赵扩也请到了重华宫。在韩侂胄的引导下，赵扩和赵抩来到寿皇灵柩前。

吴芍芬道：“赵抩。”

“臣在。”

“如今外议当立你为皇帝，我思量万事从长。古人有言：长幼有

序，则事业有成。嘉王长你两岁，这皇帝应该先由他做。他做了你再做，你看如何？”

从来到重华宫看见赵扩的那一刻起，赵抈就知道，昨夜赵汝愚承诺的一切已经变了。他哀不自胜，可又不能有丝毫表露。

“臣谨遵太皇太后旨意。”赵抈讷讷说完，默默退下。

直到这时，赵汝愚才恍然大悟，太皇太后主持禅让，为的是要将帝位传给赵扩。赵汝愚没有怨恨，也不敢怨恨，他只是觉得寒冷入骨，身子发僵。

“赵扩。”吴芍芬又道。

“臣……臣在。”赵扩满脸张皇。

“皇帝御笔在此，你身为嫡皇子应当承继大统。自今日起，尊父皇为太上皇，尊皇后为太上皇后……”

“使不得！”赵扩一时大惊道，“大婆婆，使不得！……”

“取黄袍来！”吴芍芬高叫一声，一名慈福宫内侍捧来了为赵抈赶制的龙袍。吴芍芬对韩侂胄道，“着他穿上。”

赵扩扭头就走。由于侍卫亲军的阻拦，赵扩刚到大门前又折返回来，绕着殿柱踉踉跄跄。

“真不像话！”吴芍芬火了，冲韩侂胄大喝一声，“拦下！”

韩侂胄一个箭步上前，将赵扩一把抱住。

吴芍芬厉声呵斥道：“闹够了没有？从今日起你就是皇帝！是圣上！君临天下！”吴芍芬停住了，突然悲从中来，“想当年，国势艰危，我随你大公公一路颠沛，历经百战方定都临安。你大公公传位于你祖翁，你祖翁又传位于你爹爹，如今你爹爹又传位于你。你要好自为之！”说罢一阵哽咽。

赵扩在吴芍芬面前低首垂立，韩侂胄与两名内侍为赵扩更衣。赵扩口中仍兀自呢喃：“使不得……大婆婆……这使不得……”

更衣毕，张宗尹一声高叫：“新皇登基了！”

群臣赞拜：“恭祝圣躬万福！”

就在此时，数以万计的慈鸦从凤凰山盘旋而下，黑压压遮天蔽日，飞过皇城，飞过御街，飞过重华宫，鸹噪声盖过市声，仿佛雷鸣。

第二章　留正去相

在公元1194年那个七月的黎明，宋廷于重华宫举行完禅让和除服大礼，全体朝臣浩浩荡荡前往皇宫，名义上是给太上皇和太上皇后请安，实际上是讨取玉玺。天子不可能没有传国玉玺，没有传国玉玺的天子是白板天子。

銮驾在仪卫的簇拥下直奔皇城，值守的禁军已经获知新皇登基的消息，手忙脚乱地打开城门。銮驾由丽正门进入，百官被禁军挡在了宫门外，随赵扩进宫的只有一品以上官员，如亲王、郡王、国公、丞相等，再就是韩侂胄，因为他一直伴随着龙辇。

至福宁殿前，龙辇歇下，赵扩刚一迈步，双腿不由一软，韩侂胄赶紧上前搀扶。赵扩的恐惧也有道理，赵惇在位时未能建储，赵扩只是皇子而并非太子。按制，只有太子继位才合乎制度。赵扩虽然正值盛年，身子骨不算壮实，倒也眉目清秀，但生性柔弱，坐在龙辇里仍在不停念叨：“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

因福宁殿是皇帝的寝殿，领班历来傲慢。只见他一摆拂子，不仅拦住了众王公大臣，也拦住了紧傍赵扩的韩侂胄，道：“皇后有旨，只许嘉王一人见驾。”

赵扩慌了，求救似的望着韩侂胄。韩侂胄胆气横生，一把推开领班的拂子，挽住赵扩臂膊就朝里闯。

“大胆！”领班呵斥。

韩侂胄眼睛一瞪，怒道：“瞎了你的狗眼！大王登基了，是皇上了！挡皇上的道，小心你的狗头！”

就在领班愣怔的当儿，赵扩已经在韩侂胄的搀扶下走进了殿门。

来到寝阁，赵惇仍躺在榻上，几名宫女正在给李凤娘梳妆。

“儿臣……给……给父皇请安。”

赵扩说着就要下跪，韩侂胄一把拽住纠正道：“不对啊陛下，应该是给太上皇请安。”

李凤娘回头问道：“给太上皇请安？谁当皇帝了？”

韩侂胄不慌不忙地答道：“回太上皇后，大王当皇上了。”

“我……我儿当皇上了？”李凤娘将信将疑。

“是的。”韩侂胄朗声答，“刚才由太皇太后主持，大王已在寿皇灵前举行了登基大典。”

突然，赵惇“噌”地一下坐起身子，手指着韩侂胄厉声问：“你是何人？”

韩侂胄一怔，慌忙跪下答道：“启禀太上皇，臣是知合门事韩侂胄。”

赵惇大怒道：“荒唐！真是荒唐！”

已经请过安的赵扩也赶紧跪下，头不敢抬。

“气死我了！”赵惇大叫一声，重新躺倒，翻身面孔朝里。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是有进无退。韩侂胄稳住心神，硬着头皮道：“太上皇息怒。既然大王做了皇帝，请将玉玺传给大王。”

赵惇一动不动，也不说话。

玉玺就在赵惇的枕边，韩侂胄几次欲伸手去拿，想想觉得不妥。他灵机一动，对李凤娘道：“启禀太上皇后，大王登基，这可是好事！大王是嫡子，这皇帝大王不做谁做？大王做皇帝那是父子相传，天经地义。再说了，太皇太后颁下懿旨，谁敢更改？就是想改也没这个胆子。

又再说了，如今已布告天下，这玉玺若是不传给新皇，放在太上皇手里那哪行啊？名不正言不顺嘛。太上皇后可能不知，这临安城里的军民听说大王当了皇帝，都蜂拥着去扫阁，人山人海。丢钱袋的，丢发钗的，不计其数。单是鞋子就足足拾了一马车……”

李凤娘这才正儿八经地盯着韩侂胄，问：“你是保定军承宣使韩诚的儿子？”

“正是。”韩侂胄回答。

“平身吧。”沉默了一会儿，李凤娘望着韩侂胄道，“你爹爹倒是个实诚人，比不得你伶牙俐齿。”

韩侂胄的胆子大了起来，道：“启禀太上皇后，微臣也是个实诚人。”

李凤娘没有接茬，仿佛自言自语道：“不过呢，你说得倒也是。这皇帝既然是自家儿子做了，没有不传玉玺的道理。”

韩侂胄迭声道：“对对对，太上皇后圣明。”

李凤娘走到赵惇的榻前，道：“官家，这做皇帝的是自家们的儿子，玉玺就传给他吧。”不等赵惇应答，径直拿过玉玺递与赵扩。

“这……这如何使得？这如何使得？”面对玉玺，赵扩仿佛面对一只烫手的山芋，一边呢喃一边朝后躲避。

“使得使得。”韩侂胄见状急忙抢前一步，从李凤娘手中将玉玺接过，又拉着赵扩道，“还不快谢过太上皇后。”

从福宁殿里出来，赵扩仿佛水淋过一样，龙袍全部湿透。韩侂胄手捧玉玺，也流了一身冷汗。福宁宫领班及一班内侍这才得知赵扩真当了皇帝，一个个伫立在殿门前仿佛霜打的茄子。

赵扩御极，皇城内外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近两年，随着二宫失和，不仅朝中大臣们莫衷一是，宫中内侍们也神经兮兮。对于这次具有政变意味的禅让，满朝文武和皇城里的内侍都打心眼底支持。就在赵扩登基的当天，内侍省诸司司属人员以及各宫所属提举、亲从、快行、辇官、黄门等无不额手称庆，把酒言欢。

由于太上皇和太上皇后仍然居住在福宁殿里，赵扩只能将寝殿安置在勤政殿。勤政殿为绍兴年间所建，规制简约，陈设粗陋。福宁殿落成后，勤政殿便不大启用了。赵扩不可能居住宫外，韩侂胄便吩咐内侍省将勤政殿收拾一番，暂作安歇之处。

帝位初定，诸事芜杂，比如踏勘和选择寿皇山陵；接待及宴请前来吊念寿皇的外国使团；为太上皇和太上皇后筹建宫殿等等。这些事情需要人帮助筹划，而韩侂胄便属于最佳人选。他除了替皇上打理事情，还要时不时走一趟慈福宫，向太皇太后汇报朝中动态，接受太皇太后的最新旨意。一时间，韩侂胄成了朝廷最繁忙的人物。

回想那天面见太皇太后，禀告完毕，太皇太后无动于衷，韩侂胄一颗心绝望到了极点。回到家，吴氏见丈夫表情凝重，问道："夫君又在生哪门子闲气？"

韩侂胄遂把与郭杲见面，然后去见太皇太后的经过叙说一遍。

"夫君向来豪气干云，今天何至于如此萎靡？"吴氏颇似当年姑母吴芍芬，有几分刚毅之风，边说边更衣，"官人休得忧戚，奴家这就去慈福宫。"

然而，吴氏跟韩侂胄一样也被挡在了慈福宫外。在忐忑不安中过了几日，一天掌灯时分，吴氏突然来到书房，对韩侂胄说慈福宫来人了，称太皇太后有旨。韩侂胄闻声将手头的《尉缭子》一丢，急忙整装来到客厅。

来人果然是慈福宫的内侍。他说太皇太后吩咐，要韩侂胄三更时分赶到重华宫，有重要事情交办。

什么重要事情呢？他没有问，内侍也没说。那一宿他不敢睡，生怕错过了时辰。等到交过丑时赶到重华宫一看，他才恍然大悟，太皇太后交办的重要事情是为赵扩穿龙袍，取玉玺。

事后，太皇太后并没有对他进行褒奖，但他分明感觉到太皇太后对他很是满意。

大约是赵扩登基后的第五天，韩侂胄对吴勺芬道："姑母，国不可

一日无君，也不可一日无相。”

吴芍芬问道：“留正还没有来吗？”

韩侂胄答道：“没有。留相公一去未回，陈相公、余相公尚在病中。”

吴芍芬冷冷一笑道：“我看他们都是心病。”

韩侂胄试探着问道：“是不是召留丞相回朝主政？”

吴芍芬“哼”了一声道：“老身平生最恨的就是怯懦圆滑！”

韩侂胄也有同感：“姑母说得极是。自古以来，‘食君禄，忠君事’。身为人臣，当鞠躬尽瘁。”

吴芍芬没有接话，过了片刻问韩侂胄道：“你以为百官之中，何人可以入相？”

韩侂胄摇头道：“这个……侄儿不知。”

吴芍芬缓缓道：“我想了又想，丞相人选还是以赵汝愚最为适宜。”

“赵汝愚？！”韩侂胄吃了一惊。

吴芍芬接着道：“赵汝愚敢于任事。”

“可赵汝愚他——”

吴芍芬一摆手，截住韩侂胄的话头：“圣人有言，‘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按照吴芍芬的提议，左相暂时空缺，赵汝愚出任右相，陈骙和余端礼依旧参知政事。赵汝愚不再担任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一职由陈骙兼任，余端礼兼同知枢密院事。

这样的安排颇有深意。赵汝愚虽然升为了右相，但在任用上仍然有所保留，他只管政府，不管兵事，而由在政府担任副职的陈骙和余端礼分掌兵权。

在内心里，韩侂胄并不赞同任用赵汝愚为右相。他认为寿皇虽然留有遗言，但赵汝愚瞒过天子，其罪难宥。太皇太后宽宏，不追责也就罢了，还荣升相位。但太皇太后做出了决定，无人敢于更改。回到大内，韩侂胄向赵扩转达了太皇太后的意见："太皇太后说了，新政府以赵汝愚为相。"

赵扩已从登基之初的惊惶中镇定下来了，道："既然是太皇太后的旨意，朕自当尊奉。"

过了两日，赵扩嘱咐韩侂胄去中书省走一走，看看几位宰执是否已经到堂视事。

仅仅十来天时间，韩侂胄名望骤增。几乎所有官员见了韩侂胄都送上一张笑脸，那些各房主事、录事、都事以及没有品秩的吏员，更是老远就拱手施礼。

中书省分前院和后院。前院是各房的办公之地，称"制敕院"。后院才是丞相、参知政事及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或签书枢密院事的办公之处，称为"政事堂"。

政事堂又分南厢房和北厢房。韩侂胄先到南厢房，谁知赵汝愚已经搬到北厢房了，他遇见的第一人竟是陈骙。

初见韩侂胄，陈骙竟是一呆："这……这不是韩合门吗？"陈骙起身相迎，或许前一阵子是真的病了，脸色发灰，身子轻晃。

"听说陈参政染恙在身，不知是否痊愈？"韩侂胄立在门口问。

陈骙答道："亏得合门惦记，下官这病一时难于治愈。"

"陈参政患的什么病？"韩侂胄显出关切。

陈骙咳嗽几声道："下官这是喘症，已有多年。"

韩侂胄不大瞧得起陈骙，认为他迂腐、偏执。闲聊几句，韩侂胄便告辞而去。六十八岁了，且患病多年，该养闲了。韩侂胄一边走一边想。

同在南厢房办公的还有余端礼，他比陈骙小几岁，身子骨也比陈骙

硬朗得多。余端礼一点儿也不像患过病的样子，说话底气充足。

“哎哟，是韩合门！”余端礼很是亲热，见面赶紧起身拱手施礼，“不曾远迎，失敬失敬。”

“这是哪门子话？余参政是执政官，哪有远迎合门之理？”韩侂胄说罢踏进房内，一边笑道一边坐下。

余端礼赶忙呼唤吏胥奉茶。

“茶就不要了。”韩侂胄道，“这大热的天，谁喝你的茶？”

“那就到郭四郎茶坊，沽一壶雪泡梅花酒来如何？”余端礼恭恭谨谨地说道。

“这还差不多。”韩侂胄笑道，“满临安城，就数郭四郎茶坊的雪泡梅花酒最为可口。”

待吏胥走后，余端礼又问：“合门可知，郭四郎茶坊的雪泡梅花酒为何最为地道？”

“下官不知。”

“别的茶坊用的是干梅，唯有郭四郎茶坊不同，用的是鲜梅。”

“是么？”

“初冬时节，趁腊梅欲开未开之时，将其蓓蕾采摘下来，用蜡封住蒂心，浸腌在蜜罐中，待到夏天取出，色味俱鲜。”

闻言，韩侂胄恍然大悟：“难怪不得，郭四郎茶坊的雪泡梅花酒与众不同！”

饮过梅花酒，闲叙一阵，韩侂胄才从余端礼的阁子出来，信步来到北厢房，在门口叫了一声：“赵相公。”

赵汝愚正在批阅公文，抬头见是韩侂胄，脸色微微一愣，口吻冰冷道：“哦，是韩合门，有何公干？”

韩侂胄不觉一愣。在他看来，赵汝愚不应该是这个态度。曾几何时，要他去请出太皇太后主持寿皇大殓，言语是何等亲切？见他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韩侂胄的心一下子沉进了渊谷。

“如果没有公干，就请合门退下。”赵汝愚声音不高，极有威严。

韩侂胄的胸膛猛地蹿起一团烈焰，心想你赵汝愚僭立天子，有何面目立于都堂？既然你赵汝愚今日不仁，可别怪我韩侂胄来日不义。韩侂胄的脸色也迅疾冷却下来，大大方方走进房朗声道：“自家奉皇上和太皇太后之命，看看各位相公是否已经坐堂视事。”

赵汝愚并未起身，也未叫座，依然用不急不缓不带丝毫温度的语调道：“那就请合门代为禀告皇上和太皇太后，政事堂已恢复如初，当职及两位同僚已经在处理公务。”

韩侂胄说了句“那就好”，转身便走。

回到合门司，韩侂胄郁愤不已。他心里清楚，尽管有天子信赖，但赵汝愚这些人打心底瞧不起他。文臣历来瞧不起武臣，何况他又是一名靠恩荫入仕的武臣。

书吏苏师旦小心翼翼地问：“合门今日怎么啦？”

韩侂胄没有吭声。

“合门是不是……在政事堂遇到了不开心的事？”七八年朝夕相处，苏师旦对韩侂胄的心性摸得很准。

韩侂胄“哼”了一声，将赵汝愚的神态讲了一遍，愤愤道：“凭什么文臣瞧不起武臣？难道武臣低人一等？想我韩侂胄从入仕的那一天起就想着如何跃马疆场，立身报国。今日无端受辱，想来就生气！”

待韩侂胄说完，苏师旦分析道：“今日赵汝愚轻慢合门，并非合门是一员武臣。”

韩侂胄问：“那是为什么？”

苏师旦道：“是因为合门拥立了嘉王。”

“如此说来，我与赵汝愚已经结下了怨仇。”韩侂胄想想也是，嘉王继位，这对准备禅让于吴兴郡王赵抩的赵汝愚来说，不啻一记重锤。

“只要赵汝愚为相，合门就须时时小心。”苏师旦点头应道。

韩侂胄燥热起来，一个忤逆之人，端坐都堂不说，反而视他人为眼中钉肉中刺。

“合门勿恼，”苏师旦安慰道，“依在下看，太皇太后命赵汝愚为相，不过是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韩侂胄立定脚步看着苏师旦。

苏师旦分析道：“圣上刚刚继位，还来不及选贤任能。待到圣上站稳了脚跟，以何人为相，自然出自圣上。”

韩侂胄觉得苏师旦分析的有几分道理。

苏师旦凑近一步道：“到那个时候，圣上任相，合门就可以从旁建言。”

韩侂胄冷冷道：“若是我建言，第一个放罢的就是赵汝愚。”

“所以，合门当今之计，便是一心一意扶持圣上。圣上登基未久，人心未固。合门要多多进宫，以备圣上顾问。只有圣上站稳了脚跟，合门才有用武之地。”

韩侂胄没有表示肯否，但苏师旦的建议无疑听进去了。过去，韩侂胄只是每天上午去一趟勤政殿，打苏师旦建言后，韩侂胄就尽量挤出时间陪伴在赵扩左右。韩侂胄不善诗词，不爱歌舞，但韩侂胄会说书，他说起书来比瓦子里的艺人还要惟妙惟肖。韩侂胄说史，说历代兴废，一段段历史在他的讲述下，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每当韩侂胄说书，赵扩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除了说书，韩侂胄还拉赵扩到玉津园骑马射箭。玉津园原来是供皇子们习武的地方，赵惇一朝，玉津园近乎荒废。如今在韩侂胄的引领下，近乎荒废的玉津园人喊马嘶，好不热闹。

赵扩舞不了枪棒，也骑不得烈马，当他看见韩侂胄纵马如飞，且在

马上拽弓使枪时，不由得龙心大悦。

“将圣上的雕弓取来。”韩侂胄呼唤内侍。

不一会儿，内侍们捧上一张刻有龙腾祥云的格弓和一个绘有麒麟的箭囊。赵扩拿起弓试了试弦，摇头道：“朕力所不及。”

韩侂胄道：“陛下不试，如何知道自己力所不及呢？”

在韩侂胄的再三鼓励下，赵扩从箭囊抽出一支箭杆，屏住呼吸，狠拽弓弦，箭飞了出去，阴差阳错，竟然正中箭靶。

“行啊陛下，”韩侂胄奉承道，“这可是大公公（赵构）的九龙弓，至少要一石的臂力才拉得开。”

“是吗？”赵扩大为高兴。

韩侂胄兴奋道：“陛下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赵扩也兴奋起来。

“意味着陛下将是有为之君！”

赵扩咧嘴笑了，这是他即位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

接下来韩侂胄详述射箭要领，如何站位，如何搭箭，如何扣弦，如何预拉等等。

赵扩除了性格柔弱，智商并不低，很快就将射箭的要领烂熟于心，只是射出的箭不再中靶。

“圣上不要心急，古来神射都非一日之功。练箭还得练心、练眼、练力。陛下今日能够一击中的，已经是天资神赋了！”韩侂胄一席话又说得赵扩咧嘴笑了。

转眼过去了大半个月，赵扩告诉韩侂胄，他想临朝视事。

“行啊陛下，”韩侂胄大喜道，“文武百官等的就是这一天！”

“可朕……尚不熟悉朝政。”赵扩担心道。

韩侂胄鼓励道：“万事开头难。陛下睿哲，一定不负众臣所望。”

接下来，韩侂胄就自己的经验告诉赵扩如何上殿，怎样坐立以及百官奏事时如何回复述说。

“陛下是天子。古人云，天子一言九鼎。”韩侂胄娓娓道，“陛下临朝，要多问、多听、少说、慎说。天子若是泛泛而论，既失天子威仪，也无补国事。”

“卿若是在朕的身边就好了。”

闻言，韩侂胄心头一热，摇手道：“陛下万万不可说这样的话来，君臣有别，臣不敢僭越。”

这一次，苏师旦猜错了。韩侂胄扶嘉王继位，赵汝愚心里哪敢存有半分怨怼？从赵扩穿上龙袍的那一刻起，赵汝愚就知道，一切已不可更改，他只有心甘情愿地拥护新帝。

然而，此次禅让，韩侂胄拥立新帝，因此而成为新帝面前的红人。如果新帝再给予韩侂胄格外的恩宠，将弊端无穷，这才是赵汝愚轻慢韩侂胄的真正原因。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证实了赵汝愚的预测。新帝自登基起，几乎每天都把韩侂胄召入大内。目前虽然还没有证据影响到朝政，倘若假以时日就很难说了。每每想起朝廷大政将由一个小小合门官操纵，赵汝愚就悲愤难耐。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赵汝愚都对韩侂胄嗤之以鼻。不错，韩氏为名门望族，出过几任宰执且深得几代皇帝信赖。但这些怎能与他赵汝愚相比呢？他是汉恭宪王赵元佐的七世孙，天潢贵胄。少有大志，勤奋苦学，乾道二年，他即以进士第一的身份荣登榜首，嗣后又凭着满腹经纶和扎实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官至权力顶峰。他韩侂胄凭什么呢？有宋一代，科举至上。一名官员不经科第，位置再高也会遭人鄙视。虽然圣恩优渥，让韩侂胄进入了合门司这一清要之地，但一个仅靠与皇家通婚和恩荫混上来的人，这让学富五车的赵汝愚打心底瞧不上眼。

那天在政事堂，韩侂胄前脚刚走，赵汝愚即把陈骙和余端礼召来大发雷霆："一个小小合门使，竟然来到都堂指手画脚！都堂是什么地方？是天下枢要！余参政还命吏员上街去买雪泡梅花酒，成何体统！"

余端礼的脸颊一阵红一阵白。

赵汝愚正色道："下官以为，我等应联名上书圣上，使其远离谄谀，归正朝纲。"

好一阵陈骙与余端礼都没有吱声。

见陈骙、余端礼相视无语，赵汝愚阴沉着脸问："莫非两位参政要与谄谀之辈同流合污不成？"

沉默了一会儿，陈骙劝道："赵相公不必过分在意，韩侂胄只不过一介武夫，成不了多大气候。"

"那可不一定！"赵汝愚正色道，"后汉年间，外戚弄权的还少么？"

陈骙道："此一时彼一时，彼时天子尚幼。"

余端礼紧接着道："陈参政言之有理。从永元到建和，后汉所立八帝都为幼子，怎么能与当今圣上相比？"

赵汝愚本来有一肚子话要对陈骙和余端礼倾诉，见陈、余两人的心思跟他对不到一处，只好将千言万语咽了下去。赵汝愚是那种很有血气的读书人，不会作假，眼里揉不得沙子。在此之前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出任右相，他已经做好了罢官或者外放的准备，接到圣旨的那一刻他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洒下一串泪水。真个是皇恩浩荡啊！赵汝愚想，既然皇上和太皇太后不计前嫌，命他为相，他唯有尽心尽力辅佐新皇，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赵汝愚觉得当前要务是恢复朝纲，而恢复朝纲首在天子。太上皇在位五年，朝纲不振，及至后期近乎糜乱。新帝虽然年少，但性格柔弱，若不建德修行，就会使小人幸进。小人幸进则君子远行，朝纲就会愈加昏败。

而整治朝纲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让圣上远离韩侂胄，可如何让圣上远离韩侂胄呢？赵汝愚忧心忡忡。

事态仍在恶化，圣上似乎只亲近韩侂胄一个人，这一点就连在嘉王府任过贴身近侍的王德谦都有了怨言。

转眼到了八月，一次朝会散后，赵汝愚请求面对。待行过臣礼，赵扩问道："卿有何事要奏？"

赵汝愚需要面陈的事情很多，但事到临头却改变了主意，道："启奏陛下，臣建议将留相公召回朝廷。"

"留相公？留正？"赵扩一愣。

"正是。"赵汝愚道，"臣以为，这左相之职非留正莫属。"

赵扩未置可否，因为朝廷刚刚下达诏旨，命留正为寿皇大行攒宫总护使。

赵汝愚继续道："陛下刚刚即位，千头万绪。臣资历尚浅，恐有负圣恩。至于大行皇帝攒宫总护使，由丞相兼任更为名正言顺。"

赵扩见赵汝愚言说有理，点头道："此议甚好。"

赵汝愚认为，当下所有的事情都不重要，请回留正是当务之急。否则，自己的一切举措都将与韩侂胄发生冲突。赵汝愚清楚自己所短，与韩侂胄直接冲突是下下之策。就在赵汝愚欲退出殿外时，却被赵扩叫住了："此次禅让，郭杲、韩侂胄均建有大功。如何嘉奖，卿和几位执政可先行议来。"

赵汝愚猜测，官家是在为韩侂胄讨要封赏，于是决定探探官家的态度："陛下以为当如何赏赐郭、韩二人？"

"授予节度使衔如何？"

赵汝愚心底立马蹿起一股火苗。节镇虽为虚衔，但为武官极品，韩侂胄有何德何能授此殊荣？！他抑制着满腔愤怒道："臣以为郭杲可以建节，而韩侂胄不能。"

赵扩不解地问道："这是为何？"

赵汝愚回道："郭氏乃国之爪牙，高官厚禄，毕竟为我所用。韩侂胄身为外戚，虽然建有大功，乃本分所在。"

闻言，赵扩不语了。

赵汝愚又道："陛下，韩侂胄只不过一个合门官，骤然显贵，恐天下人不服。"

"既如此……那就日后再议。"赵扩没有料到赵汝愚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但并没有肯定赵汝愚的态度，而是选择了搁置。

很快，留正便收到了回京复职的文件。

留正本已接到"寿皇大行攒宫总护使"的诏令，突然又命他回京复相，心底既高兴又忐忑。高兴的是新皇没有忘记他，忐忑的是新皇继位自己身无寸功。跟一个月前逃离临安城一样，留正乘一顶小轿星夜启程，进入崇新门时，东方刚刚发白。

留正先回府梳洗，更换公服，到勤政殿谢恩。谢恩毕，来到政事堂。中书省的官员都已经知道留正将要复相，但赴任之快还是超过了想象。

当日上午，两位丞相闭门进行了磋商。

"留相公有所不知，如今圣上专宠韩侂胄。一个小小合门官，权势胜过宰执！"赵汝愚神情激愤，直言不讳，是他请旨要留正回来的。

此事留正在绍兴已有耳闻。

讲完那日韩侂胄巡视政事堂，赵汝愚又道："前些时圣上还为韩侂胄请赏，问可否授予节度使衔。"

"赵相公如何回复？"留正问。

"下官已明言拒绝。"赵汝愚说。

留正听罢哈哈一笑，摇头道："子直差矣。"赵汝愚表字子直。

赵汝愚愕然道："下官回复不妥？"

留正道："圣上既然决意为韩侂胄请赏，岂是他人阻止得了的？子直阻止得了今日，阻止得了明日？若明日继续阻止，圣上能不心生怨气？"

赵汝愚气呼呼地道："下官管不了那么多，身为朝廷大臣，岂能让外戚弄权！"

留正又是一笑："外戚弄权，那是因为他在朝廷。倘若外放州郡，他弄得了权么？"

赵汝愚看着留正，似有所悟，目光渐渐清亮起来。

"依下官看，韩侂胄应该封赏。"留正道，"至于如何封赏，这里面大有文章。"

赵汝愚问："以留相公之见，应该如何封赏韩侂胄？"

留正略一沉思道："就如圣上所请，授予节镇，然后出知州郡。"

"一方郡守职责重大，断不得轻授。"赵汝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留正想想也是，一方郡守关涉到千万百姓的福祉，责任不可谓不大。问题是，如果不赋予实权，韩侂胄怎么会心甘情愿地离开朝廷？

经留正与赵汝愚反复商议，最后决定升韩侂胄为正五品观察使，出任马军都指挥使。三衙司之一的马军司不在临安，已于乾道七年（1171年）迁往了建康。

韩侂胄得知留正复相后，并没有太多在意。他只是觉得皇上的决定有违太皇太后的意思，太皇太后对于留正挂职出走十分不满。韩侂胄很想就这些向赵扩建言，但他没有。外戚不可挠法干政，这是祖制。

但苏师旦却对留正回京复职表示了忧虑，对韩侂胄道："留正复相，恐怕是冲着合门来的。"

韩侂胄一笑道："冲着我来？我招他惹他了？"

"合门请想，赵汝愚身为右相，独掌朝政，凭什么要把留正请回朝廷？且回到朝廷出任左相。朝廷设左右二相，为的就是相互制约，难道

他赵汝愚甘心受人掣肘？”

经苏师旦的一番分析，韩侂胄也觉得有违常理。

苏师旦又道：“合门可禀奏太皇太后，看看太皇太后意下如何。”

当下，韩侂胄就去了慈福宫。吴芍芬听说赵汝愚荐举留正复职，也不由得一怔，定定地看着韩侂胄。

韩侂胄道：“姑母已有口谕，命留正为寿皇大行攒宫总护使，赵汝愚却建言圣上将其召回京城，归正相位。”

半晌，吴芍芬面无表情地道：“这个赵汝愚啊……尽出馊主意！”

韩侂胄道：“姑母可否下旨，夺去留正左相一职？”

吴芍芬摇摇头，停停又道：“从今往后，大哥儿可得警醒着点。”

闻言，韩侂胄心中一惊，问：“姑母，此话怎讲？”

吴芍芬没有回答，自顾自道：“坏事儿么……兴许不怕，怕就怕好事儿。”

韩侂胄自嘲地一笑：“侄儿能有什么好事儿。”

“好事儿多着啦，比如升你的官，晋你的职，送你银子，给你女人。”吴芍芬的声音骤然变冷，不说话了，头靠枕垫，闭上眼睛。

回到合门司，韩侂胄百思不解，叫来苏师旦叙述经过，苏师旦也一时不明其意。

“太皇太后嘱咐我，往后警醒着点，”韩侂胄皱眉道，“还说坏事儿不怕，怕就怕好事儿。”

苏师旦道：“太皇太后识高虑远，非常人之所及。既然太皇太后有言，合门应当谨记才是。”

韩侂胄的疑惑在三日后的早朝便有了答案。

那天朝会刚一开始，留正便走出班列，奏请圣上对郭杲和韩侂胄进行封赏。郭杲为武康军节度使；韩侂胄为宜州观察使，并前往建康出任马军都指挥使。

天子自然准奏。

郭杲第一个出列谢恩，韩侂胄自然也心花怒放。马军都指挥使这个职位实在太好了，驻扎在建康的马军有三万余人。身为武官，能够指挥一支兵马那可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有了这样一支劲旅，他日驰骋疆场不愁建不了功业。

正要出班谢恩，韩侂胄突然想起姑母的嘱咐。出任马军都指挥使是好事儿，而且是天大的好事儿。姑母说“怕就怕好事儿”，莫非好事儿背后隐藏着玄机？此时已容不得细想，韩侂胄走出班列道：“陛下，臣为外戚，不当言功。今日封赏微臣，微臣万万不敢领受，还望陛下收回成命。”

“韩卿不去马军司？”赵扩颇觉意外。

韩侂胄摇头道：“非是下官不去，而是不能去。”

“卿莫要推辞。”对于韩侂胄前往建康，赵扩也颇为不舍，但又觉得不赏赐韩侂胄心底歉疚，言辞委婉。

“不，”韩侂胄十分坚定，“臣意已决。”

“既然……既然韩卿一力请辞，那……那就搁些日子再说。”赵扩不劝了，面带笑意。

散朝后，回到合门司，韩侂胄将今日朝会擢拔自己为马军司都指挥使一事告诉了苏师旦。此时，对太皇太后的嘱咐，苏师旦已全然明了。待韩侂胄说完便问：“合门是不是颇觉遗憾？”

“遗憾。”韩侂胄坦陈道。

苏师旦摇头道：“合门不该遗憾。”

“这是为何？”

“难道合门只想做一个正五品的马军都指挥使么？”

韩侂胄豪气奔涌道：“自家打小习武，做梦都想指挥一支兵马，来日北伐，建功疆场。”

苏师旦再次摇头：“合门应该有更大的志向。”

“更大的志向？”韩侂胄不解地看着苏师旦。

“马军司有多少人？不过三万。合门难道不想指挥天下兵马？”

韩侂胄呵呵大笑道：“想啊，可那成吗？”

苏师旦认真道：“如今皇上最信赖的人是合门。在下预言，不出三年五载，合门即会跻身都堂。”

“痴人说梦！痴人说梦！”闻言，韩侂胄哈哈大笑。

“不，”苏师旦一脸严肃，“今日封赏，留正、赵汝愚就是要将合门赶出朝廷。授以马军都指挥使之职，那是要合门远离圣上。合门一旦离开了圣上，那就是龙出大海，虎离深山。合门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任人支配。”

闻言，韩侂胄渐渐张大了嘴巴。

“所以，合门切记，千万不要外任。”

良久，韩侂胄问：“如此说来，留正老贼是在算计自家？”

苏师旦点头。

这是韩侂胄与留正的第一次冲突。留正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引起了韩侂胄的警惕。

为时不长，第二次冲突很快来了，比第一次更为强烈。

那是一天上午，韩侂胄又来到政事堂。上次余端礼请韩侂胄吃了一盅梅花酒，这次他专门到融合坊嘉庆楼沽了一坛菊花酒作为回馈。嘉庆楼的菊花酒以枸杞菊花酒最为驰名，其枸杞来自甘州，人称甘杞子。甘

杞子是枸杞中的上品，甘州隶属西夏，得之非常不易。在临安城里，别说寻常人家，就是一般的官宦家庭也很难弄到一坛嘉庆楼的枸杞菊花酒。

阴差阳错，在政事堂门口，韩侂胄与留正碰了个正着。尽管与留正心存芥蒂，韩侂胄还是恭恭敬敬地问道："留相公可要出去？"

留正停住脚步，看着韩侂胄没搭腔。留正又看了一眼跟在韩侂胄身后手捧酒坛的合门司小吏，面无表情地问："合门来政事堂有何公干？"

韩侂胄笑道："下官没有公干。下官购得一坛菊花酒，想送与余参政清热解暑。"

"既然没有公干，合门请回，这里不是酒肆。"留正的刀条脸倏地阴冷下来，停了停冷着脸又道，"合门即便有天子庇护，也不得擅入都堂！"

韩侂胄身子僵住了。

"来人！"留正高叫一声，立刻过来两名带刀甲士，"送合门回衙。"

回到位于和宁门外的合门司，韩侂胄立即将苏师旦召来。这会儿韩侂胄已经平静了许多，但心底的怒火却丝毫没有减弱。赵汝愚只是轻慢他，留正却是在凌辱他。韩侂胄铁青着脸讲述了在政事堂门前遇见留正的经过，咬牙道："留正辱我，此仇必报！"

苏师旦想了想道："合门要报留正之仇，须得在弃职上做文章。"

韩侂胄睁大眼睛问道："弃职岂能扳倒留正？他是左相！"

苏师旦微微一笑道："弃职罪小，弃国呢？丞相弃职就如弃国。"

韩侂胄霍地起身道："自家这就进宫，告他个弃国之罪！"

"合门息怒，"苏师旦连忙摆手，"驱逐留正一事，合门不必出面，应交由宪台弹劾。"

"也是。"韩侂胄点头称是，继而恨恨不休，"轻慢我可以暂且搁置，凌辱我断不轻饶！何人弹劾为宜？"

“张叔椿。”

“速速派人知会张御史。”韩侂胄知道张叔椿，目前为侍御史。国难当头留正弃职而遁，张叔椿早有啧言。

然而就在这时，张叔椿的弹劾奏副本已送达留正的案头。但张叔椿的弹劾并未奏效，因为韩侂胄还没有来得及在赵扩面前做好铺垫。在留正收到弹劾副本的当天，便与赵汝愚进宫面见了赵扩。

“陛下刚刚降旨留相公复出，侍御史张叔椿就上奏弹劾，如此置圣上何在？置朝廷何在？”赵汝愚寥寥数语就将赵扩镇住了。

赵扩无言。

“张叔椿为人刚愎，不宜供职宪台。”赵汝愚深明御史台的重要，决意将张叔椿赶走。

“卿以为张叔椿当授何职？”赵扩问。

“贬三秩，谪居建州。”赵汝愚建议道。

“不，”留正赶紧趋前道，“张叔椿上奏弹劾乃是职分所在，陛下切不可因此降罪。”

这也是留正与赵汝愚共同商议的结果，对于张叔椿不能处分过重，处分过重有失人心，毕竟张叔椿所劾之事并非空穴来风。

赵汝愚道：“既然左相说情，可改授礼部侍郎一职。”

当韩侂胄找到张叔椿时，张叔椿的侍御史一职已被罢免。韩侂胄听罢顿足长叹：“可惜了！可惜了！”

苏师旦安慰道：“合门莫要沮丧，日后有的是机会。要除去留正，须得静心等待。”

“只能如此。”韩侂胄怅恨无比。

立秋了，暑气在渐渐消退。其实临安算不上一座炎热的城市，海风沿钱塘江吹来，时不时地就会使酷热中的临安城清凉一阵子。

八月有一个重要活动，即钱塘江观潮。七月底，赵扩钦命韩侂胄为观潮使，督促临安府和浙江水师筹办观潮事宜。

有史以来，观潮是杭州人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从盐官镇直至老盐仓，专为观潮搭建的彩棚和看幕绵亘数十里，尤其在八月十八日这天，迟到者想要找一块插脚的空地都难。

皇帝观潮排场很大。先是，上百艘艨艟战船驶出水门，沿钱塘江一字排开。战船上彩旗招展，鼓角齐鸣。交过辰时，丽正门缓缓开启，銮驾出宫，沿途都是禁军。銮驾出候潮门，登御船。王侯、三师、三公、丞相、执政大臣、六部官长等各登大船，随御船同行。巳时许，阅兵开始。听得一声炮响，百余艘战船解缆起锚，驶向江心。刹那间，战鼓擂动，火箭纷飞，战船追逐，杀声震天。不多会儿，江上云火四起，一片迷蒙。

校阅水师持续了约莫一个时辰，然后是用膳。

观潮的重点是在下午。未牌时分，先是隐隐约约传来闷雷一样的轰响，渐渐地，轰响越来越近。俄尔，钱塘江宛如成百上千条愤怒的巨龙，开始扭动、腾跃。最为壮观的一幕就是这时出现的，只见三名健儿，断发文身，手持红旗，于万顷惊涛中踏浪而来。

“弄潮儿！”赵扩惊叫一声。

不仅仅赵扩震撼，两岸观者纷纷起立，大声呼喊。

杭州原有弄潮的习俗。南宋立国之初，朝廷曾在钱塘江组织数百人弄潮。弄潮不仅要极佳的水性，还需要勇气和胆魄，弄潮反被大潮吞没是常有的事情。殁于弄潮者是英雄，很长时间要被杭州人歌吟赞颂。随着国事平稳，街市越来越繁华，弄潮一俗却渐渐消逝了，好些年观潮不见弄潮儿的影子。在赵扩二十七年的人生里，这是他第一回亲眼看见有人在势若奔马的狂潮中履涛踏浪。

直到返回宫中，赵扩仍然兴奋不已：“朕自幼诵读潘逍遥的《酒泉子》，‘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朕就想，人立于万顷潮头，该是何等模样？朕今日可是大开眼界。”

韩侂胄应和道：“当年苏东坡知杭州，就写过一首《观潮》，其中

有‘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

赵扩赞叹道：“人说吴地温柔，想不到竟有这等豪杰！”

韩侂胄摇摇头道：“陛下不知，吴地已难寻踏浪之人。”

“卿何出此言？”赵扩不觉大为惊讶。

韩侂胄回道：“不瞒陛下，召人弄潮是臣的主意。可临安府发出布告，过去半月，城内外以及周遭百姓竟无一人报名。”

赵扩诧异道：“有这等事？”

韩侂胄道：“今日的三名弄潮儿，均为川蜀人氏。”

“川人居安思危，豪气不废。”

韩侂胄道：“陛下说得极是。江南耽乐太久，胆气消磨，万众萎靡。臣以为，国朝偃武修文，有失偏颇。”

赵扩沉吟不语，因为这个话题太过尖锐。

韩侂胄激动起来：“微臣就想，陛下新登大宝，应该重振大宋雄风。”

赵扩轻声道：“近来朕也在思索振兴大计，只是不知从何处入手为好。”

“聚才。”韩侂胄道，“大宋雄风何来？首先是广揽英才。只有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才能恢复祖宗基业。”

赵扩点头道：“卿说得极是。”

韩侂胄道：“臣举一人，可堪大用。”

“何人？”

“谢深甫。”

赵扩道："前日留正进宫，也有举荐。"

韩侂胄问："留相公所荐何职？"

"除焕章阁待制，知建康府。"

听说留正要谢深甫出知建康府，韩侂胄便明白留正的意图了。名义上是给谢深甫除授焕章阁待制贴职，实际上跟对待自己一样，借机赶出朝廷。目前谢深甫任给事中，分治门下省日常公务，其位置远比知建康府重要。

"陛下，臣以为不妥。"韩侂胄摇摇头道。

"有何不妥？"

"陛下了解谢深甫吗？"

"略知一二。"

"谢深甫为东晋名相谢安之后，博学多才，正直刚毅，当年由两名宰执大臣举荐入朝。寿皇召见后说，谢深甫有古圣贤之风。"

赵扩颔首道："朕有所耳闻。"

"陛下，一朝之风气是否端肃，御史台至为关键。我朝御史台台官一直空缺，臣以为，以谢深甫之才具学识，可除授此职。"韩侂胄趁热打铁。

"既然谢深甫人才难得，那就从卿所请。"

当晚，赵扩即下达了对谢深甫任命。

留正和赵汝愚得知谢深甫出任御史中丞已是第二天上午，面对御笔，两位丞相在政事堂面面相觑。

韩侂胄所料不差，留正给谢深甫除授贴职，其真实意图就是想把他逐出京城。因为张叔椿的弹劾奏能够顺利递入大内，就得益于谢深甫，对此留正非常不满。事情到这里还没完，紧接着，韩侂胄建议任命大理寺主簿刘德秀为监察御史。

三月间，刘德秀从四川制置司参议官任上回京待铨，想留在朝廷，去拜见左相留正被拒在门外。后来委托留正的同乡从旁斡旋，又遭到留正的拒绝。刘德秀对留正可谓怨毒之极，韩侂胄调任刘德秀为监察御史，其用意一目了然。

果然，刘德秀上任三天后，一道弹劾留正“危难之际弃国”的奏折便送到了赵扩的案头。

“刘德秀弹劾留正弃职如同弃国，罪莫大焉。”赵扩对韩侂胄道。

韩侂胄立即道：“刘监察说得是，丞相弃职，如同弃国。”

赵扩面色凝重，韩侂胄又道：“陛下登基未久，即重用弃国之人，天下士子无不寒心。”

赵扩沉默良久，轻声道：“留正所为，实在有污德行。”

弹劾奏副本送达留正案头，留正看罢无言。赵汝愚得知后欲觐见赵扩，被留正拦住了：“怨不得刘德秀，是自家有错在先。”

赵汝愚气得咬牙：“让这等小人进入宪台，国无宁日！”

留正叹了口气道：“既然自家有错，遭人攻讦，想想还是辞职为好。”

“韩侂胄擅权，二位相公还能安坐都堂？”正说间，吏部侍郎彭龟年一头闯了进来。他原本就是个大嗓门，此时正值怒火升腾，声音震得房内嗡嗡直响。

让座毕，彭龟年朗声道：“留相公三朝重臣，怎么能轻言去就？赵相公身为宗亲，为何不求见圣上？”

“彭侍郎不必苛责，”留正解释道，“是下官不让赵相公去见圣上的。既然韩侂胄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后朝堂就安宁了。”

“留相公此言差矣，”彭龟年气呼呼道，“圣听蒙蔽，朝堂怎么能够安宁？既然赵相公有所惧惮，明日朝会，下官定当参奏一本。”

“不。”留正阻拦道，“子寿的心意下官心领了。只是那韩侂胄气焰

正炽，子寿参奏，必定引火烧身。下官既然去职已定，何苦还要连带子寿呢？子寿去，朝中将少一君子，于子寿无益，于国家更是无益。”子寿为彭龟年的表字。

数日后，留正罢免左相，赴绍兴履行大行皇帝攒宫总护使之职。所谓攒宫总护使，就是负责寿皇的陵寝修建和管护。对于年逾六旬的留正来说，这一次恐怕要永远留在绍兴了！

出京这天，不少曾受过留正提携的官员前来相送。

“朝中政事只有拜托给各位了。”候潮门外，留正朝众人拱手道别，“下官出入朝堂四十余年，能够深交各位已是平生大幸！”

彭龟年问：“相公此去，就没有什么话要交代的吗？”

“进言圣上，一要亲政，二要任贤。亲政才能明辨奸邪，任贤方能民安国泰。”留正说完，大步登船。俄尔，又钻出船舱，对立于岸边的众人道，“告诉赵相公，速召朱熹入朝。”

彭龟年疑惑道：“相公的意思是……”

“圣上嗣位，必开经筵。”留正说，“朱熹为我朝大儒，当入朝侍讲。”

众人顿时明白留正的一番苦心，齐声道：“留相公放心，我等自会进言圣上，经筵官非朱熹莫属。”

留正这才拱一拱手，返身入舱，官船扬帆而去。

一群官员在候潮门外与留正送别，合门司内却正在酝酿一项新的人事任命。苏师旦认为罢黜留正，必须迅速引入一名新的宰执大臣，否则，赵汝愚就会举荐自己的亲信。可物色谁进入政府，一时众人拿捏不定。

“要不，先咨询一下刘御史？”苏师旦望着韩侂胄道。

御史台在清河坊，距离和宁门不远。用时不长，刘德秀就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合门司。由于弹劾留正一举成功，刘德秀显得意气飞扬，落座后便问：“合门紧急召见下官，有何要事？”

韩侂胄道："政事堂走了留正，当增补一人为执政，仲洪以为当举荐何人为好？"刘德秀表字仲洪。

刘德秀想想道："下官举一人，非常适益。"

"谁？"

"京镗。"

目前京镗为刑部尚书，因刘德秀与京镗两人曾先后在四川宣抚使司供职，遂过从较密。

韩侂胄与京镗相交不深，道："京镗虽有人望，可是……"

"合门勿忧，"刘德秀笑道，"淳熙十五年（1188年），寿皇欲命京镗为四川宣抚使，当时留正为执政官，从中阻挠，说京镗资望较浅，不足以当此大任。事情传到京镗耳里，他恼恨得很，说留正老儿亲疏有别，空有举贤之名。"

"有这回事么？"韩侂胄问。

刘德秀道："此是京镗亲口对下官所言。"

"好！"韩侂胄一拍桌案，"自家这就禀明圣上，升京镗为参知政事。"

苏师旦一旁道："若京镗担任执政，赵汝愚必将大受制约。"

第三章　大金之患

就在宋廷帝位易人、朝廷内斗不息之际，在北方，一条大河也搅得大金国朝野不宁，这条河就是黄河。金人原在极北之地，不知道黄河的厉害，待到入主中原才发现这条驰名于世的大河竟是如此喜怒无常，恩威难测。数十年来，黄河就像一条不知好歹的巨龙，在中原大地频频逞凶恣横。

金廷在黄河设有官署，最基层单位名埽。金廷于黄河沿岸共设埽二十五处，每埽一名巡河官、数百名河防兵，二十五埽计有河防官兵一万

二千余人。尽管金廷投入了如此之多的人力物力，但生性桀骜的黄河每到汛期，狂暴的洪峰便摧枯拉朽，千里沃野尽成泽国……

早在一年前，都水丞田栎即上奏朝廷，建议对黄河进行疏浚。黄河因改道频仍，河道较多，主要为三条，一条向北，一条向东，一条向东南。田栎的疏浚法是，将黄河水引入岔道，注入梁山泊，再由梁山泊分别引入南清河与北清河。南清河与淮水相连，北清河与渤海相通。

熟悉汛情的都水官员们都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因为黄河自改道东南以后，注入梁山泊的水量大为减少。如果在新乡、汲县一带加固堤防，同时疏浚通往梁山泊的岔河，发挥梁山泊的蓄储调节功能，将极大地缓解主河道的压力。然而，这一建议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完颜璟原本就意志不坚，反对的人多了，也变得犹豫起来。

犹豫是致命的，转眼就是第二年。三月间，春暖花开，黄河化冻，金廷急命都水监王汝嘉迅速筹划河防事宜。按照金廷的意思，应将黄河水引向东南，注入淮、泗。即便泛滥，湮没的也是大宋的城池与土地。主意虽好，施行起来却颇为不易。因为黄河大堤在河阴至卫州一线实在太脆弱了，经不起任何折腾。六月，延津决堤，整个县城没于水中，金廷震动，完颜璟一怒之下将王汝嘉削官两秩。不到两月，黄河又于阳武开决。阳武位于黄河旧道之南，阳武决堤直接威胁开封。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得到来自黄汴都巡河官的急报，赶紧求见完颜璟。而此时，完颜璟正在玉华门外的同乐园举办同乐会。

金廷举办同乐会始于完颜雍时代。完颜雍晚年雅兴大发，创作了一首《本朝乐曲》，受到了满朝文武的赞捧，于是广罗文士，将诗人、画家、书法家纷纷召至中都除授官职。完颜璟登基位后，承继了完颜雍附庸风雅的爱好。他虽然不填词作诗，但酷爱书法。这天参加同乐会的全是大金国顶尖文士，只见同乐园内高朋满座，笑语喧哗。

先看戏。自开封城破金人将若干杂剧艺人掳掠至金国后，杂剧便在大金国逐渐流传并受到欢迎。同乐园中这座清音阁高三层，阔十丈，中央为戏台，南有化妆间，北有观戏楼。这天演出的是《板桥三娘子》，那个出演三娘子的副净语言诙谐，动作滑稽，惹得完颜璟和一群文士不时捧腹大笑。

完颜守贞就是这时候来的。值守的军士很为难，因为完颜璟有旨，同乐会期间无论任何人均不得打扰。完颜守贞当然知道这一规定，唯一

的办法就是等候。大金国不设中书门下省，只设尚书省，尚书省有尚书令，可尚书令是虚衔，包括左右丞相，处理具体政务的是平章政事，平章政事称宰相。尚书左丞、右丞和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又叫执政官。完颜守贞熟读典籍，精通律令，为人贤良，治事勤谨，但官运却似乎不佳。几起几落，直到去年秋天才从西京留守任上召入朝廷，拜为平章政事。可此时他已年近七旬，垂垂老矣。

终于等到戏演完了，可同乐会并未结束，接下来是吟诗作画。

等候是焦急的，尤其像黄河溃决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完颜守贞是赞同引黄入梁山泊的，他任过山东西路都总管，对梁山泊及其北清河比较了解。近些年来由于进入梁山泊的水量减少，北清河每年断流的日子逐渐增多。济州、东平均为大金国粮仓，倘若北清河干涸，势必严重影响北清河两岸的农事。一旦大旱，粮食歉收，大金国就会出现饥荒。

然而，完颜守贞这个平章政事在某种时候起不了作用，因为皇上器重参知政事胥持国，胥持国坚定不移地反对将黄河水引入梁山泊，他认为只要疏浚延津至归德的黄河旧道和培高河阴至汲县的堤坝就能杜绝水患。从前年起，完颜璟任命胥持国总领河防事。两年来，朝廷动用了数十万民力，没想河堤溃决依旧。六月间，朝廷在处分王汝嘉的同时，也有人提出要处分胥持国，此议最后不了了之。

咫尺之隔的同乐园内，完颜璟兴致正浓，他以手中聚骨扇为题，口占了一首《蝶恋花·聚骨扇》：

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

翠条更结同心扣。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

聚骨扇即折叠扇。完颜璟的聚骨扇非比一般，据说其扇骨采自万里之外的湘妃竹。“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立时引来赞声一片。

党英怀赞道：“陛下构思精巧，前有湘江龙骨，后有湘波皱。二湘重叠，自然贴切，浑然天成。”

王庭筠接着道：“岂止是自然贴切？‘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退入香罗袖。’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此乃帝王风韵。”

闻言，完颜璟笑道：“言过了，言过了，朕比不得你们。你们一个个才高八斗，笔下龙蛇。”

赵沨道：“陛下，臣子们虽然也吟得诗，作得画，可从气势上总要稍逊一筹。”

王庭筠哂然一笑道：“可不是。就说臣应制的那首《谒金门》，‘不道枝头无可落，东风犹作恶’，曾受到陛下赞誉，但与陛下的这首《蝶恋花》相较，直是有云泥之别。”

说笑一阵，完颜璟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问王庭筠：“卿不是说今日要为朕引荐一位奇士么？怎么不见人？”

“回陛下，此人已经等候多时了。”王庭筠说完，将手一招，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官员走到完颜璟面前。

“臣赵秉文叩见皇上。”年轻官员拜倒在地。

完颜璟端详着问道：“你叫赵秉文？”

“正是。”

“你的名字……朕好像在哪儿听过。”完颜璟若有所思。

王庭筠一旁提醒道：“陛下难道忘了吗？赵周臣的那首《大江东去》，陛下不是盛赞过么？”赵秉文表字周臣。

“对对，赵卿的那首《大江东去》，用的即是东坡先生韵。”完颜璟顿时记起来了，随即吟哦起来——

秋光一片，问苍苍桂影，其中何物？一叶扁舟波万顷，四顾粘天无壁。叩枻长歌，嫦娥欲下，万里挥冰雪。京尘千丈，可能容此人杰？

回首赤壁矶边，骑鲸人去，几度山花发。澹澹长空今古梦，只有归鸿明灭。我欲从公，乘风归去，散此麒麟发。三山安在，玉箫吹断明月！

赵秉文见完颜璟一气诵完全诗，惊住了。

完颜璟点评道："赵卿的这首和韵，以'叩枻长歌，嫦娥欲下，万里挥冰雪'最佳。寥寥数语，宛如一幅长画。最为不解的当属'三山安在，玉箫吹断明月'。赵卿这般俊秀，为何生出此等无奈之意？"

王庭筠道："陛下有所不知，周臣于大定二十五年登进士第，身负奇才，可至今仍为县簿。"

完颜璟惊问道："竟有这等事？！"

王庭筠答道："千真万确。"

完颜璟将手一挥道："既如此，那就留在翰林院，与卿同修国史。"

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县簿为从九品，而翰林修撰是从六品，一下子超升六阶，在大金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王庭筠先是一愣，继而道："周臣，还不快跪下谢恩。"

赵秉文眼眶一热，扑通跪下，哽咽道："臣身为芥末，受此厚恩，万死不足以报！"

完颜璟慨然道："我大金虽然以武立国，雄风万里，可如今正逢盛世，当讲求文治。何为文治？一曰礼乐，二曰诗赋。礼乐完备，则朝纲鲜明；诗赋蓬勃，则国家兴隆。如今我朝纲纪明正，当力倡诗词书画。众卿均为我朝文士，应为大金国兴隆进献华彩。"

"臣谨遵圣谕。"众人一齐跪下。

完颜璟又道："有人说我大金起于荒蛮，只识干戈。朕就是要让这些人看看，我大金之风骚，不逊于盛唐！"

正说话间，近侍局提点完颜匡走近前低声禀告，说平章政事在同乐园门前晕倒了。

八月的中都，天气尚热，尤其白天，完颜守贞在骄阳下晒了近两个时辰，加之急火攻心，一头栽倒在了同乐园门口。守门军士急忙告知近侍，近侍立即禀告完颜匡。完颜璟听说完颜守贞猝然晕倒了，赶紧命人抬进同乐园内。

好在完颜守贞中暑不深，御医们用凉水擦拭一阵便缓缓苏醒过来。

“陛下，黄河又决堤了！”醒来的完颜守贞从袖中抽出来自河阴黄汴都巡河官的八百里急奏。

“回宫！”完颜璟看过急奏脸色变了，随即命令道。

当完颜璟回到仁政殿时，尚书右丞夹谷衡和参知政事胥持国、马琪都已在殿前等候了，他们都是在完颜璟得到急奏后召进宫的。

“王汝嘉呢？”完颜璟刚一落座，便阴着脸问。

完颜守贞道：“回陛下，王汝嘉六月间即去了卫州。”从明昌二年起，都水监在卫州设立了都水外监，专治黄河堤防。

完颜璟没有吭声，脸更阴了。王汝嘉既然身在河防，阳武之堤为何破了？他这个都水监显然治水不力。

完颜守贞知道圣上对王汝嘉极其不满，便建议道：“臣建议，朝中应速派一员重臣前往阳武巡视灾情，赈济灾民。”

完颜璟颔首：“此议可行，诸位谁愿前往阳武？”

夹谷衡、胥持国、马琪均不吭声。

完颜守贞道：“臣愿往。”

完颜璟立即拒绝道：“卿总领政事，岂可轻离中枢？马卿久在户部，熟悉钱粮。朕以为马卿去阳武最为适宜。”

马琪年近六旬，身子多病。去年内侍传旨，马琪因在病中，接旨时没有来得及更换公服，受到责罚，自此马琪愈是战战兢兢。现在虽然多病缠身，仍不敢告假，强忍着病痛道：“臣领旨。”

接着议定，户部出支二十万贯钱作为河工费，开封府于常平仓调出稻黍两万石用于济灾。最后，完颜璟又问：“王汝嘉当如何处置？”

完颜守贞见夹谷衡、胥持国、马琪都沉默不语，便道：“臣以为王汝嘉刚削两秩，目前身在阳武督率治洪，可暂不追究其阙失。”

完颜璟厉声道："有错不究，国法何在？"

完颜守贞很想继续为王汝嘉辩解几句，但见完颜璟一脸怒容，清楚辩也无益，只好将辩词咽进肚里。

完颜璟的恼怒是有缘由的。自登基以来，他就立志效仿祖父做一个舜尧之君。可继位六年，完颜璟发现做一个舜尧之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银子，一切都是空谈。完颜璟即位之初就决定在西山修建行宫，可直到当下，行宫仍未建成，原因是国库银两大都用作了河工费。于是完颜璟深恨黄河，由深恨黄河转而又迁怒于河防官员。因此他阴着脸道："褫夺王汝嘉所兼各职，戴罪效力！"

几名宰执齐声应答："遵旨。"

事情至此没完。八月十五日，都水丞田栎再一次当着百官的面上奏完颜璟，建议疏浚岔河，引水入梁山泊，以分黄河水势。这一次，由于黄河再度决堤，淹没数县，朝中反对的声浪弱小了许多。

散朝后，完颜璟将完颜守贞和胥持国召入内殿问道："今日田栎再上奏本，力主引黄入梁山泊，两位以为当如何措置？"

"陛下，"胥持国抢先道，"臣以为不行。黄河岔道五百余里，其间有南清河、北清河两条水系，其河道疏浚非一日之功。"

"若是不分水势，黄河水患如何能除？"完颜璟问。

"臣以为溃决连年，民众已经习以为常。"胥持国款款道，"水来即迁，水退即返，无须大兴民役。"

完颜守贞实在听不下去了，道："陛下，朝廷牧民，既取之，必与之。倘若不与民恩德，民何以为我驱使？"

胥持国道："宰相此言差矣。年年放赈，难道不是与民恩德？"

完颜守贞道："朝廷赈灾，正是因为水患所致。没有水患，哪有赈济？"

见两人争论，完颜璟皱起眉头问："田栎说每年只需耗时五十日，五年即可完成疏浚，果真如此？"

“五年断难完成！”胥持国道，“退一步说，即使五年完成，每年用工四百三十余万，每工支钱一百五十文，仅此一项五年就需支出河工费三百四十万贯。这还不包括支粮。河工役重，每日至少支米一升半，算下来五年户部要支钱五百余万。”

完颜璟暗暗吓了一跳，五百余万贯钱！现在朝廷每年收入也不过两千万贯。完颜璟犹豫了，但又不能将这种犹豫显露出来。既然完颜璟立志要做一个舜尧之君，怎么能够为了节省银子而置自己的子民于不顾呢？沉吟了一会儿，完颜璟缓缓道：“开支确实巨大。可中原之民也为我大金赤子，饱受水患蹂躏朕实在于心不忍。除此之外，田栎的疏浚法是否还有其他利弊？”

胥持国已经明白皇上的心思了，皇上对田栎的疏浚法本来就不感兴趣，只是因为黄河溃决才拿出来商议，这会儿说到耗费过大又打退堂鼓了。只不过，皇上心底在打退堂鼓，嘴上又不能明说，因为皇上为万民之主，吝惜财力而罔顾民生，传扬出去有污圣誉。胥持国决定再烧一把火，趋前半步道：“陛下，田栎的疏浚法虽然能暂时缓解中原水患，却要给山东百姓带来祸害！”

“此话怎讲？”完颜璟疑惑地看着胥持国。

胥持国道：“近二十年间，梁山泊已迁入北地边民数千户，若是蓄水，这数千户又将成为流民。”

“民户迁入如此之多？”完颜璟不觉一愣。

胥持国不慌不忙地答：“是的，陛下。”

原来，大金国随着政治中心南移中都，处于极寒之地的女真人逐渐南迁。正好梁山泊水势日退，南迁之民便在梁山泊定居下来，垦荒殖地，生儿育女。

完颜璟吁了口气道：“朕不吝财力，但朕不能一边治水，又一边又与民为害。这田栎的疏浚法委实弊端较多，当慎之又慎。”

完颜守贞一直没有插话，他重回朝廷时间不长，梁山泊究竟迁入了多少北地边民他心中没数。但他在回朝廷出任平章政事之前，曾任过两年山东西路都总管，迁入梁山泊的民户似乎并不多。

召对结束后，完颜守贞回到都堂，派吏胥将田栎召来。

大金国的中央机构几乎全在皇城以内，包括都水监。金廷的都水监权力很大，不仅掌管河渠，还掌管川泽、舟楫、桥津、街道、漕运等。田栎这个都水丞专门负责河渠事宜。完颜守贞召来田栎，主要是询问梁山泊到底有多少移民。

“梁山泊一共迁入了一千七百四十二户。”田栎恭恭敬敬地回答。

“只有一千七百四十二户？”完颜守贞吃了一惊。

“是的。”田栎点头道。

沉吟片刻，完颜守贞又问：“你的数目采自何年？”

“截至去年岁末。”停一停，田栎又道，“据臣了解，从去年岁末以来梁山泊并无多少新迁民户。”

完颜守贞继而又问：“梁山泊新开垦了多少田地，可有数目？”

“有。”田栎点头，“自大定以来，梁山泊新垦土地共计一万八千余顷。”

完颜守贞又大吃一惊。按中田计算，岁收一石，一万八千余顷可产粮一百八十万石。按十分取一征税，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可在他的记忆里，山东两路的租赋并没有变化。

“这些田都是近年垦殖的吗？”完颜守贞问田栎。按照规定，新垦田地须八年以后征税。

田栎摇摇头答道：“不，多为大定年间垦殖。”

“为何租赋没有增加？”完颜守贞又问。

田栎眼中有了讥诮，道：“梁山泊虽然新增了上万顷良田，可普通民户能据有多少？绝大部分田地为官户豪门据有，譬如胥参政。”

完颜守贞打个愣怔：“胥参政？胥参政在梁山泊也有田产？”

“胥参政不仅有田产，而且田产颇多。”

完颜守贞隐约明白疏浚法为何频频遭遇梗阻了。

田栎又道：“不过，与李家兄弟相比，胥参政的田产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完颜守贞呆住了。李家兄弟？李铁哥与李喜儿！他们也在梁山泊拥有大量土地？如今在中都城里，无人不知皇上恩宠李师儿，那李师儿即是李喜儿和李铁哥的亲妹。曾几何时，李铁哥卖水为业，李喜儿为街头泼皮，只因皇上恩宠李师儿，短短数年时间，李氏兄弟不断加官晋爵，显贵京城。

完颜守贞久久没有说话。

田栎当然知道疏浚法会遭遇阻力，他之所以再上奏本，是因为他相信皇上和宰相。皇上是贤明之君，宰相公允有名。

“注水梁山泊，新垦之地多会淹没。”田栎继续道，“可臣以为，淹没新垦之地与解洪水之厄，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监丞言之有理，只是……疏浚一事……恐怕阻力甚大。”完颜守贞不由自主地摇摇头。

田栎道：“只要相公意志坚定，有何难哉？”

完颜守贞看一眼田栎，淡淡道：“下官已至垂暮，权贵能奈我何？下官是想，此事既然涉及胥参政和李家兄弟，引黄入梁山泊就会变得难以预测。”

“不就是宫中有李淑妃吗？难道皇上不以国事为重？”田栎直通通说完，目光直视着完颜守贞。

老实说，完颜守贞不喜欢这种神情，但他又不得不回应。

“皇上当然以国事为重！”完颜守贞毫不迟疑地说道。只是后半句——皇上有时候遭人蒙蔽——没有说出来。

“下官这就再上一道奏疏，向皇上禀明梁山泊移民垦殖的情形。”田

栎奋然起身。

现在也只能寄希望于皇上了，完颜守贞哀哀地想。

就在田栎准备再上奏本时，胥持国紧急约见了李师儿的二哥李喜儿。

李氏兄妹为渥城县人（河北安新县），自幼家贫，爹爹盗墓为业，被官府捉拿，全家沦为了监户。李师儿十岁那年选入宫中，起初，跟宫教张建学文辞。张建是代州人，与同为代州人的胥持国关系不错。胥持国在太子府任司经，掌管经史图籍、笔墨纸砚，同时又兼掌饮令，负责完颜璟的饮食起居，官职虽然低微，却是东宫红人，即使在完颜雍面前，偶尔也能说得上话。张建不止一次对胥持国说宫女李师儿才貌俱佳，前途不可限量。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定二十九年正月，完颜雍驾崩，二十一岁的完颜璟于祖父灵前继位。对于宫闱局提点梁道来说，第一件大事就是为新皇充实后宫。原来，早在完颜璟十六岁那年，由完颜雍做主娶了平章政事蒲察通的侄女为妻。谁知道比完颜璟大三岁的蒲察氏天年不假，在完颜璟登基前一个月病逝了。如今完颜璟做了皇帝，身边却没个称心如意的女子。此时的胥持国因为完颜璟登基，结束了他的司经和饮令生涯，升任宫籍监。在得知梁道正为皇上选秀发愁后，赶紧来到宫闱局告诉梁道，说教坊有佳人。梁道将信将疑。胥持国便将他拉到教坊内，没想只一眼梁道就惊住了，这一年李师儿十七岁。

李师儿由教坊来到后宫。后宫虽然宫女成群，并无绝色，完颜璟对此也似乎不大中意，转眼到了重五节。重五节歇朝一天。前些年，每逢重五节，皇室成员要到郊外射柳。大定后期，完颜雍崇文，射柳之俗渐渐变成了作画吟诗。完颜璟刚刚即位，政事颇繁，用过早膳便要去仁政殿。正要出门，忽听得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在门帘外响起："陛下要人磨墨吗？"

完颜璟问梁道："此是何人？"

"回陛下，她叫李师儿，是刚进宫的新人。颇通翰墨，书画俱佳。"

"宣她进来吧。"后两句话引起了完颜璟的兴趣。

对于阅遍佳丽的完颜璟来说，李师儿的美丽仍然令他眼前一亮。待李师儿跪下行过礼后，完颜璟问："你会书画？"

李师儿妩媚一笑道："回陛下，梁贵人过誉了，奴家只是浅学。"

完颜璟见李师儿楚楚动人，心情愉悦，随口道："朕出个字联，你可答得？"

"奴家愿意一试。"

"鸿是江边鸟。"

"蚕为天下虫。"李师儿未加思索。

"二人土上坐。"

"一月日边明。"

梁道为李师儿捏了一把汗，担心一时答不上来扫了皇上的兴致，忙道："陛下，行啦，行啦！"

完颜璟将手一摆："冻雨洒人，东两点，西三点。"

"切瓜分客，横七刀，竖八刀。"

"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为柴。"

"长巾帐内女子好，乔女更娇。"

完颜璟不禁龙颜大悦，点头道："妙！对答得妙！"

当晚，李师儿就搬进了西苑，不久即封为了淑妃。

此时李师儿的爹爹已死，家中就阿妈及两个兄长。为养家糊口，大哥李铁哥整日赶着小毛驴帮人拉水，李喜儿则浪荡街头。李师儿得到了皇上的宠幸，李喜儿与李铁哥也顿时成了大金国显贵。

李喜儿与李铁哥在梁山泊圈地，是胥持国升任工部侍郎之后的事。工部掌管屯田，梁山泊所属荒地原本是为了安置南迁之民，胥持国在移

民安置中大做手脚，将若干土地圈到了自己和李氏兄弟名下。现在，若将黄河水引入梁山泊，等于截断了胥持国与李氏兄弟的财路。胥持国无所谓，他在代州还有不少田产。李氏兄弟就不一样了，他们刚刚走出寒微，对于饥寒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梁山泊的土地就等于他们的命脉。

在紫阳楼，胥持国一边品茶，一边将田栎上书，建议疏浚山东河道的事告诉了李喜儿。李喜儿跟李师儿一样，生得眉清目秀。早年跟随爹爹盗墓，因为年龄太小没有流配。成为监户后，因生活所迫偷鸡摸狗。李喜儿的这些经历使他受益匪浅，他远比哥哥李铁哥狡黠狠辣。正因为如此，胥持国遇事只叫他。

疏浚山东河道，说白了就是将黄河水再次引往梁山泊。李喜儿的心拎起来了，如果将黄河水引往梁山泊了，他们在梁山泊的土地就会化为乌有。

“皇上的意思呢？”李喜儿听胥持国大略讲完经过，急忙问。

胥持国道：“皇上这次没有点头。但皇上这次没点头并不意味着下次也不点头，要是田栎再上奏本呢？”

李喜儿问道：“胥公的意思是让自家进宫一趟，去跟淑妃娘娘说说？”

胥持国摇了摇头：“这种事情，由淑妃娘娘进言不妥。再说了，淑妃娘娘恐怕也不会进言。”

李喜儿觉得也是。

“当务之急是阻止田栎再上奏本。”

“那如何是好？”李喜儿想了想，抹一把脖颈，“要不找几个人，将那个田栎做掉？”

杀掉田栎？胥持国心头咯噔一响。转而又想，杀掉田栎或许真是个办法。田栎死了，也就没人整天叫嚷疏浚法了。

“二郎啊，杀掉一名朝臣可不是儿戏！”胥持国沉下脸道，“弄不好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

李喜儿拍拍胸脯道："胥公放心，在下保管做得天衣无缝。"

"当真？"

李喜儿一摸脖颈，嘿嘿笑道："在下求财，可也舍不得这颗脑袋哩！自家这颗脑袋比田栎的值钱。"

"这倒也是。"胥持国轻松下来，继而吩咐，"二郎回去着手准备，时机成熟了立马动手。"

"那是自然。"李喜儿嬉笑着回道。

就在李喜儿和胥持国商议要杀掉田栎时，田栎的第二道奏疏就上呈给完颜璟了。田栎在第二道奏疏中有了较为翔实的数据：梁山泊开垦了多少田地，迁入了多少北地边民，新垦土地中安置北地边民多少，又有多少土地被官户占有，等等等等。

完颜璟看完田栎的奏疏，瞪大眼睛问道："北地边民只有一千七百余户？"

田栎回道："是的，梁山泊内的新迁之民只有一千七百四十二户。"

完颜璟转脸问胥持国："胥卿，你不是说有数千民户吗？"

胥持国万万没想到田栎会这么快就又上了奏本，有那么一阵子他的耳畔嗡嗡直响："回陛下，"胥持国竭力镇定着自己，"臣不知……不知……不知都水丞呈上的数目采自哪一年？"

田栎不亢不卑回道："回参政，下官呈报的数目截至去年岁末。"

胥持国突然看到了一线生机，立即抓住不放："今年呢？今年过去大半年了，难道就没有迁入的民户么？"

"今年……今年即便有，也不会有很多……"田栎迟疑了，今年毕竟过去了八个多月。

胥持国心中踏实下来，尽管他也不知道今年有多少新迁之民，但他认为这是个漏洞。既然田栎显出了迟疑，他就要将这个漏洞紧紧抓在手里。

“不会有很多？”胥持国故作轻松地一笑，“去岁北方有旱，而梁山泊有地，今年新迁之民可谓络绎不绝。”

田栎为人爽直，很多朝臣畏惧胥持国，可他不怕。见胥持国夸大其词，愤然道：“就按参政所说今年有新迁之民，断不会剧增了数千户。”

这话显然不妥，果然胥持国立即追问：“既然都水丞承认有新迁之民，那就说说今年新增了多少？”

田栎愣住了，他没想到情急之下给胥持国留下了把柄。

完颜璟见状很不高兴，沉着脸道：“好啦，都别争了。梁山泊到底迁入了多少北地边民，究竟开垦了多少土地，这些土地官户多少，民户多少，户部派员稽核便是。”

户部派员核查无疑是一件要命的事儿，胥持国必须加于阻止，可他一时又想不出阻止的办法。晚上回府，胥持国召来户部主事高元甫问道：“户部拟派何人前去梁山泊，定夺下来没有？”

高元甫恭恭敬敬地回答：“定下来了，是郎中焦旭。”

胥持国俄尔又问：“你与焦郎中相交如何？”

“学生与焦旭交往不深。”高元甫面有难色。

胥持国道：“等会儿你去支取二百两银子，送与焦郎中做盘费。”

高元甫不明其意：“先生这是——”

“让焦郎中拖延几天，暂时不要出京。”

“这事儿准成。”高元甫高兴道，“焦旭刚娶了柳园的葵儿，眼下正如胶似漆。”

送走高元甫，胥持国派人叫来李喜儿。李喜儿听说田栎果真又上了奏疏，愣怔半晌，然后恨声道：“今晚就动手，让他看不到明天的日头！”

胥持国摇手道：“杀田栎已经不起作用了。”

“为什么？”李喜儿问。

“你我在梁山泊置办土地的事传出去了。”

“田栎禀报圣上了？”李喜儿又问。

“田栎是否禀报圣上下官不知，但田栎一定告诉平章了。”

李喜儿恨得牙痒，却又无可奈何。

胥持国讷讷道：“事已至此，只能靠淑妃娘娘了。”

李喜儿纳闷道：“胥公不是说，这事儿由娘娘进言不妥吗？”

“那要看如何进言，进什么言。”

李喜儿痴痴地仰望着胥持国。

胥持国幽幽道：“请二郎明日进宫，提醒淑妃娘娘，说如今重阳节将近，西山红叶正艳。”

“西山赏秋？……圣水院不是停工了么？”李喜儿不觉愕然。

胥持国微微一笑道：“圣水院是否停工，淑妃娘娘驾临了就会知道。”

李喜儿惊讶道：“莫非圣水院……压根儿就没有停建？”

胥持国微笑不语。

李喜儿扑哧一声笑道：“胥公行啊，机谋都快赶上诸葛孔明了！”

次日上午，李喜儿来到宫中求见李师儿。

屈指算来李师儿已经在宫中生活十二年了，十二年的宫廷生活完全改变了这个出身寒微的监户之女。她不仅漂亮、甜美，而且举手投足间无不显示出雍容华贵之气。

“李喜儿给淑妃娘娘请安。”李喜儿恭恭敬敬地说。李喜儿清楚，他

们李家能够有今天的荣华富贵，全倚靠妹妹。在这位深受大金皇帝宠爱的妹妹面前，他不敢有半点放肆。

“兄妹哪来这么多礼节，免了。”李师儿笑吟吟地吩咐道，“给二爷赐座。”

李喜儿坐下后，将一只木盒交给宫女道：“阿妈知道娘娘喜欢苏子叶饽饽，亲手做了些个，特吩咐自家进宫献给娘娘。”

“阿妈近来可好？”李师儿谢了，命宫人收下。

“好着啦，”李喜儿说，“一口气能吃一只红焖肘子！”

李师儿格格笑了。李师儿的阿妈名叫王盼，自丈夫流配后也入了宫籍做织工，直到李师儿进了西苑才解除苦役。

虽然聊着家常，李喜儿心里却是想着胥持国交办的事情。正思忖着如何开口，忽然见李师儿收起笑容，郑重地道：“皇上待自家们不薄，哥哥在外可要谨言慎行。圣人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李喜儿头皮一麻，听妹妹的话意，莫非已经知道了梁山泊圈地一事？待李师儿停住话，李喜儿恭恭敬敬地答道：“愚兄谨记妹妹的教诲。”

李师儿又道：“哥哥还须记得，如今的身份已不是草民，说话办事都得想着朝廷，想着皇上……”

过了片刻，李喜儿拎着心问道：“娘娘……哦不，妹妹可是听到了什么？”

“有无出格的事情两位哥哥心底清楚，奴家只不过提个醒罢了。”李师儿既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

其实，李师儿并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只是觉得家人们骤然大富大贵，担心因贵而骄，因富而贪。尤其两位兄长，正值盛年，倘若有人引诱，一时糊涂难免会做出有违法度的事来。

李师儿一番敲打，使得李喜儿心里忽上忽下。他和李铁哥在梁山泊

的几千亩土地多半来路不正，李喜儿最担心被李师儿知晓。提心吊胆坐了一会儿，直到临别时才壮着胆子问了一句："娘娘和皇上今年可去西山赏秋么？"

李师儿眉宇间黯淡了一下，道："圣水院一直停工未建，今年是否成行，奴家不知。"

"不就是一座别院么，娘娘可要催促皇上早点儿建成。"

"宫里的事，哥哥莫要操心。"

从西苑出来，李喜儿沮丧得无法言说。

李喜儿走后，李师儿发了一阵子呆。李师儿的心眼是何等细密？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没有事情李喜儿是不会进宫来的。李师儿猜测着兄长进宫的缘由，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头绪。既然李喜儿提到了圣水院，会不会与圣水院有关？圣水院是明昌三年春开始动工的，没想到这一年天降大旱，一批大臣上书完颜璟请求辞官。完颜璟将其召入宫中，问何以请辞？完颜守贞代为答道："天道虽远，其实与人事相通。想当年，成汤遇旱，以六事自责；周宣王遭灾，侧身修行。臣等为陛下驱使，陛下未能下诏责躬，臣等甘愿引咎自罚。"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完颜璟只得下罪己诏。在完颜守贞起草的罪己诏中，明言"方今宜崇节俭，不急之役，无名之费，可俱罢去"。随之而来的就是，圣水院修建工程陷入停顿，这一停就是两年。

当晚，完颜璟来到西苑，李师儿呈上一首小诗，喜滋滋地道："陛下，这是臣妾近日所作，看看可有长进？"

完颜璟展开纸笺，只见上面写道——

遥望西山织红锦，想必霜露结真情。

何日才做凤凰游？抛却凡尘享太平。

"好！"完颜璟称赞道，"情随景至，景在情中。"

"就这些吗？"李师儿望着完颜璟，面带娇嗔。

“以景寓情，情深意浓。”完颜璟想了想，又道。

李师儿道：“情至深处，那叫痴情。”

完颜璟听罢讪讪一笑，将纸笺折起。李师儿也收住话头，这是她的高明之处。李师儿清楚，在机敏过人的完颜璟面前，一首小诗足矣。

两天后，完颜璟传旨胥持国宁德宫召对。接到圣旨，胥持国便已大致猜到了皇上召见的目的。

待胥持国行过臣礼，完颜璟和颜悦色地问道：“圣水院已经停工两年，何日可以重启？”

胥持国答道：“回陛下，圣水院早已复工了。”

“胥卿你说什么？圣水院早已复工了？朕为何不知？”完颜璟大吃一惊。

胥持国赶紧跪下道：“臣有罪，这是臣的疏忽。”

完颜璟沉默了，他知道胥持国绝不是疏忽，俄尔又问：“如此说来，近两年的河工费挪作了修建西山水院？”

“既是，也不全是。”胥持国跪着回答。

“胥持国，你这是误朕哪！”完颜璟忽地起身，连连顿足。

胥持国一边叩首一边道：“臣罪该万死！臣罪该万死！”

完颜璟痛心疾首道：“朕是下了罪己诏的！下了罪己诏，竟还将河工费移用着修建圣水院，传扬出去那还了得！”

胥持国抬起头道：“陛下放心，罪臣只挪用了部分河工费。再说圣水院外五里加派了军士，一应闲人是进不去的。”

倘若挪用的河工费不是修筑了圣水院，此时的完颜璟定会雷霆震怒，不仅要罢胥持国的官，还要按律治罪，可问题在于……完颜璟想起李师儿那双温情脉脉的眼睛，即便有万丈怒火也得悄悄掐灭。

胥持国跪着道："臣挪用河工费有罪，望陛下责罚。"

终于，完颜璟长长吁了口气，道："平身吧。"

胥持国毕竟五十开外，跪得久了，起身非常不易。完颜璟望着胥持国颤颤巍巍的样子，心底忽又漾起一股柔情。甘冒杀头的风险为自己办事的人，也就只有胥持国这样的贴心旧臣，完颜璟禁不住万端感慨，语气和缓下来："如此说来，两年中圣水院一直没有停工？"

"没有。"

顿了一会儿，完颜璟又问："什么时候才能竣工呢？"

"最多十日，陛下和淑妃娘娘就可以驾临。"

"如此说来……圣水院已经竣工了？"完颜璟直愣愣地望着胥持国。

"是的，陛下。"

完颜璟坐下来，眼里闪射着兴奋的光芒。他很想褒奖胥持国几句，觉得不妥，将涌到舌尖的褒词咽了下去。可不褒奖胥持国，完颜璟又觉得过意不去，毕竟胥持国体会圣心，为自己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臣昨日去看过了，"胥持国徐徐道，"除了室内的陈设尚未完备以外，其他的均已布置妥帖。"

"好，好！"完颜璟终于忍不住脱口说了两个"好"字。

"臣特意叮嘱，半月过后臣再去验看。"胥持国恭恭敬敬道，"待臣验看过后，再请陛下定夺。"

完颜璟点头道："目今是八月末，九月底十月初西山红叶正佳。"

"陛下所言极是。"胥持国道，"西山多红枫与黄栌，只有到了九月底才会色泽娇艳。"

完颜璟一时龙心大悦，命内侍给胥持国搬来一只杌凳，道："汉书有云，'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后化为枫木之林。'这恐怕就是红叶的来历。"

“陛下所说的乃是《云笈七签》。”胥持国道，“《山海经》里的记载是，‘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桎梏。’据考，蚩尤的掷械之地应为南国。其实，咱北地的红叶与南国相比，丝毫不逊颜色。”

完颜璟点头赞道：“卿言甚是。”

自此，田栎的引黄入梁山泊没有了下文。完颜守贞几次提及，完颜璟皆以疏浚耗费太大，须得仔细计议为由推托。

第四章　朱熹侍讲

留正离开临安前建议聘请朱熹入朝侍讲，很快便得到赵扩的允准。新皇继位，延请硕德大儒侍讲是惯例。

朱熹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离开考亭的。对于这次入朝，他信心很足。按照惯例，新皇继位朝廷会有新气象，更何况这是一位年轻的新皇。接到入朝侍讲的圣旨，按照臣礼，朱熹必须上章请辞。辞免状递上去了，朱熹又有些忐忑。直到不许辞免的朝廷文书下来后，他的一颗心才落回肚里。

头一天抵达闽北最后一座县城——崇安。从十三岁爹爹去世直到绍兴十八年赴临安殿试，朱熹一直在崇安生活。在崇安的五年是朱熹无法忘怀的五年，义父刘子羽无微不至的关怀，刘子翚、胡宪、刘勉之等一批前辈的谆谆教导，让朱熹刻骨铭心。尤其是义父不仅亲授学业，还将爱女许配与他为妻。所以，路过崇安朱熹特地停留了数日，礼备供品前往几位恩师的墓地焚香祭拜。

“先生这是头一回立朝侍君吧？”驴车出了崇安北门，在官道上颠簸，再往前即是武夷山了，蔡沈无话找话。

朱熹笑答道：“立朝是头一回，侍君可不是头一回了。”

此次进京，朱熹原打算只带季子朱在一个人的，不想蔡沈坚持要同去。蔡沈是蔡元定的次子，早年间朱熹知南康军时，蔡沈就师从朱熹于白鹿洞书院。蔡沈不愧为大儒之后，学业已很有建树。

“先生还记得上一次去临安是什么时候吗？”蔡沈又问。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朱熹眯起眼睛。如果记忆不差的话，应该是淳熙十五年（1188年）。不对，淳熙十五年高宗已经晏驾。

“淳熙十四年。”朱在瓮声瓮气道。

是的，是淳熙十四年，高宗是淳熙十四年冬月间驾崩的。

蔡沈惊叹道：“白驹过隙，一晃已然八年了！”

人有时候真怪，记忆的闸门“哗”地一声打开，往事就像秋风中的落叶，纷纷扑面而来。

淳熙十三年（1186年）二月，周必大出任右相。在他的举荐下，朱熹出任江西提刑。这是淳熙十四年春天的事情，五月初，朱熹来到临安。屈指算来，那已是朱熹第三次面君了。

第一次是隆兴元年（1163年），这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北伐失败后，汤思退复相，第一件事就是与金人议和，朱熹便是在得知朝廷欲与金人议和的消息后动身前往临安的。十一月初七，赵昚于垂拱殿召对。那一次朱熹上了三篇奏札，第一道奏札论格物致知；第二道奏札论复仇；第三道奏札论开言纳谏。朱熹记得，赵昚看完第一道奏札后和颜悦色地说“卿所言极是”。可当看完后面两道奏札，脸上的喜悦之色没有了。召对草草结束，事后莫名其妙地给了朱熹一个武学博士。朱熹想自己一介书生竟授武职，而且还要待次四年，心里一下子凉了大半。

第二次赴临安是淳熙八年（1181年），那一次是临危受命。浙东大水，朝廷命他这位待次在家的武学博士赴浙东赈灾，朱熹要求赴任前入都奏事。十月二十七日，在新落成的延和殿，朱熹面奏了七札。或许是因为赈灾事关重大，这一次所奏之事大多被官家照准。

七年后，也就是淳熙十四年，朱熹第三次于延和殿觐见。当朱熹一眼看见赵昚时，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位带来“乾淳之治”的官家苍老得一塌糊涂了。为了这次面对，朱熹精心准备了五篇奏札。在诵读前四篇奏札时，赵昚面无表情。可诵读第五篇奏札，朱熹发现官家的脸有如暴雨即将来临，黑沉沉满是乌云。第五篇讲的是一国之君如何“正心诚意”，朱熹向这位苍老不堪的帝王提出“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谨乃

有位，敬修其可，克己复礼，仁由乎己，放郑声，远佞人”。结果，第五篇奏折还没有诵读完，赵昚即拂袖而去。那一次，朱熹被免除江西提刑，改任兵部郎官。朱熹怎么会到兵部上任呢？兵部侍郎林栗虽是同乡，却与朱熹政见不合。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朱熹做人的原则。

车轮粼粼，四野无声。节令已是八月末了，闽北的八月末天气仍十分暖和，朱在下车步行了一会儿，额头上便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粒。

“听说林黄中已经死了。”朱在重新上车，瓮声瓮气道。黄中是林栗的表字，淳熙十四年朱熹未能赴任兵部，招致林栗的弹劾。

朱熹没有吭声，林栗谢世他有所耳闻。无意间，朱熹脑海里出现与林栗激辩的情景。每一次辩到最后，林栗总是拍案而起，用词尖刻，面颊涨红，额头青筋暴突。

朱在悻悻然，又道：“这次进京，爹爹应该建议皇上将林黄中的所有著述烧掉！”

朱熹微微一笑道：“君子所为，不以言废人，也不以人废言。”

闻言，朱在嘀咕了一句：“爹爹就是心善。”

朱在是个闲不住的人，停会儿又对蔡沈道：“仲默兄，人说林栗极精《周易》，是么？”蔡沈表字仲默。

“有所耳闻。”蔡沈颔首，他主攻《洪范》，《洪范》中有谶纬之学。

“如果仲默兄跟林栗比试，谁个占验最灵？”朱在又问。

朱熹笑起来，道：“非也。非也。《周易》为姬昌所作，《洪范》为箕子所著。八卦推演阴阳，《洪范》演绎五行，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蔡沈点头道：“先生所论精确。《周易》为太极，《洪范》分五行。”

朱在又问：“那到底是太极之说好，还是五行之说好？”

朱在的生母刘清四去世时，朱在年仅七岁。朱在不好文，朱熹教导多次无果。但朱在为人勤谨实诚，朱熹常常戏言“可堪小用”。就在蔡沈正要滔滔不绝地详述八卦与五行时，驴车突然停下了。听见车夫正在与人说话，朱在撩开车帘，站在路中的原来是宝山庵的比丘尼静善和静慧。

“二位女师父这是要去哪儿？”朱在赶忙跳下车问。

静善道：“贫尼走得累了，请问小哥儿可否捎一段路程？”

朱在直挠头。一辆小小驴车已经载了四人，若再添加静善与静慧，就是六个人了。且不说驴车是否容纳得下，驾车的驴拉得动么？可是，在这荒郊野外，人迹寥寥，朱在又不好明言拒绝。

正在为难间，蔡沈也从车里下来了，高兴道：“哟呵，原来是静善和静慧两位大师？捎一段脚？好说好说。我家三弟正嫌坐在车里闷得慌哩。”

不待邀请，静善已经撩开车帘，回头道：“师妹，既然蔡公子有请，我们也就用不着客套。”

朱在这才扯过登车的脚踏。待静善、静慧和蔡沈进入车内，朱在望着远处的崇阳溪嘀咕道：“坐船该多好，可爹爹偏要雇车。”

早在驴车停住时，朱熹就已清楚来者何人，心底禁不住咯噔一下。

静慧原名吴慧，是刘清四的远房表妹，自幼好学，为人敏达。乾道五年（1169年），祝老夫人仙逝，朱熹为母守制，于崇泰里创办寒泉精舍。说是精舍，不过数间茅屋。就在这数间茅屋里，远近乡邻闻讯将子女送来求学，吴慧即是其中之一。当时，吴慧刚满八岁。这一学就是十年，直到朱熹出任南康军知军，吴慧才回到崇安老家。回到老家不久，吴慧便出嫁福州，夫君是一位富绅之子。到了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在建州城外创办考亭书院，忽有一天，门外娉娉婷婷走进一位女客，问：“紫阳先生，可再收我这个弟子吗？”

朱熹定睛看时，不觉一怔：“你是……吴慧？”

女客眼角顿时泪花闪烁：“是的先生，我是吴慧。”

事后朱熹得知，吴慧出嫁不到两年，夫家即遭遇劫匪，合家三十二口，有十九人被杀，其中就有她的夫君和公公。

“这些年你一直住在夫家？”朱熹亲手给吴慧煎来一盅香茶。

吴慧神情黯然地告诉朱熹：“去年，公婆去世后我就回到了崇安，可崇安老家也没有亲人了。”

吴慧就这样留在了考亭书院。当时朱熹正撰写《孟子要略》，吴慧的主要工作是帮朱熹誊写书稿，这样的情景持续了将近一年。一年后，随着《孟子要略》一书完成，吴慧离开了考亭书院，成了宝山庵一名带发修行的弟子。

众人都不明白吴慧离开考亭书院的原因，只有朱熹心底清楚。

“打扰了，紫阳先生。”就在朱熹思绪纷飞的当口，静善与静慧挤进了车内。在宝山庵，静善以口齿伶俐著称，建宁城里的许多法事，东家常常指名道姓要静善主持。

朱熹客客气气道：“两位大师驾临，鄙人驴车有幸。”

静善揶揄道：“先生就是先生，真会说话。”

朱熹素知静善嘴巴厉害，赶紧敛口不语。

静了一会儿，蔡沈问：“两位师父这是要去哪儿？”

“去临安。”静善答道。

闻言，朱熹心底又是一声轰响。他猜测今日崇安城外相遇，恐怕并非巧合。

蔡沈惊讶道：“两位师父不是在宝山庵修行吗，去临安城做什么？”

静善看着静慧，静慧轻声答道：“奉释远法师之命，师姐送贫尼前往临安慈云庵参学。”

“哦。”蔡沈点了点头。

一路无话，驴车款款向北，渐渐进入武夷山。翻过武夷山便是江南东路地界，第一站即铅山。由崇安至铅山为两天路程，天黑之前必须赶到大安驿。

从车盘至分水关山路崎岖，十分难行，天黑许久才抵达驿站。由于到达太晚，驿站已没有剩余的客房。蔡沈拿着朝廷文件好说歹说驿丞才调剂出一间房子，而这间来之不易的客房只能安置两位比丘尼。

静善笑着对朱熹道："先生若是不拘泥，可以在房中挤一挤。"

"使不得！使不得！"朱熹连连摆手。

幸喜夜寒不重，朱熹、蔡沈以及朱在只好在驿站的公房内敷衍了一宿。

次日从驿站出发穿越分水关，分水关为闽赣要冲，越过分水关便是铅山地界了。进入铅山地界，山势顿收，一路坦途。

在铅山住宿一晚，又一日抵达信州。信州为江南东路重镇，盛产稻米、蚕丝、茶叶及铜铁。宋金鏖战期间，信州以及整个赣东地区未有大的动荡。到了南宋中期，信州已成为连接江南西路、广南东西两路以及川蜀的重要枢纽。

到达信州后，朱熹便获知了留正辞相的消息。在他看来，留正虽然算不上谦谦君子，却也是望重之臣。留正罢相，他有一种不祥之感。用过晚膳，朱熹没有去观夜市，独自一人在馆驿静坐。门"呀"地一响，有人进来。朱熹扭头一看，原是静善。

"紫阳先生没出去转转？"静善问。

朱熹道："大师不是也没有出去吗？"

朱在和蔡沈都去夜市了，静善自个儿在杌凳上坐下来。

"静慧师父呢？"朱熹又问。

静善道："贫尼就是为静慧师妹来的。"

"此话怎讲？"

“紫阳先生是真不知还是佯装不知？”

朱熹不吱声了。他怎么会不知呢？从两位比丘尼一上车，他心里就跟明镜似的。自淳熙三年（1176年）刘清四病故后，朱熹一直没有续弦。不是无人做媒，单是家妹朱心就东颠西跑地寻觅了六七家，可朱熹均不点头。先是朱在尚小，继而著述太忙，接着又知南康军，公务繁多，续弦的事就这么拖了下来。待到淳熙十年宫祠，朱熹已经年过五旬。

“圣人说五十而知天命，我都知天命了，何来人欲？”朱熹苦笑着向家妹解释。其实他并非缺少人欲，而是过于自律。宋承唐制，像朱熹这样的官员可以纳妾三人。可朱熹立志献身理学，清名对于他来说远远胜过人欲甚至生命。

在吴慧给他做助手的日子里，他就读懂了吴慧的目光。想想他已是年过五旬的人了，怎么能轻而易举地接受一个年轻女子的爱慕？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许是吴慧感觉到了朱熹的冷淡，才遁入空门，可入了佛门又不剃度，显然六根未净。

停顿了一会儿，静善告诉朱熹，这次奉命前往慈云庵参学，本来不是静慧，是因为听说紫阳先生要去临安，静慧才央求道长换成她的。

“佛说众生之苦，即为吾之苦。”静善望着朱熹道，“先生博览经史，学贯古今，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女子心如汤煮么？”

半晌，朱熹缓缓道：“众生之苦，从欲所生。”

“可她毕竟只是一个尘缘未了的女子！”静善忽地站起身走到门口，回过头又说，“先生已入耳顺之年。何为耳顺？拂他人意志，令人痛不欲生，这叫耳顺么？请先生三思。”

静善走了，朱熹知道事情远未结束。不过此刻萦绕在心的还不是吴慧这份难解的情愫，远在八百里外的朝堂才是他的忧思所在。

经过一宿的思考，朱熹决定在信州停留几日，一是观一观朝廷的局势，二是见一见信州的友人，尤其辛弃疾，那是非见不可的。

次日起床，朱熹便将自己的决定告知了蔡沈和朱在。蔡沈一听大为

高兴，他早就听说信州士子汪伯时、汪季路兄弟二人藏书甚丰，正好一饱眼福。

用过早膳，朱熹引着朱在前往带湖。

算起来，朱熹与辛弃疾已经分别一年多了。去年，也就是绍熙四年，正在福州任上的辛弃疾奉命回朝，途经建安，在考亭停留了一晚，两人作过一次长谈。谁知今春辛弃疾遭到黄艾的弹劾，旋即罢职，回到了信州。

辛弃疾在信州的居第位于带湖之畔。出信州北门，行里许，便是带湖。带湖如带，明澈如镜。朝廷南迁后，不少官宦富商在信州买宅，正在江西任上的辛弃疾也凑了这份热闹。起初辛弃疾买下的仅是几座旧房，几经增扩才有了目前的规模，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即是“稼轩”。“稼轩”独立在一块稻田之侧，紧邻“植杖亭”。

带湖居第早在落成时朱熹就已来过，轻车熟路。尽管登门之前未通书问，但辛弃疾对于朱熹的造访并不惊讶：“我早就掐算着，晦翁兄这几天就要来了。”

“稼轩公莫非已知元晦要去朝廷就职？”朱熹停住脚步问。

辛弃疾哈哈一笑道：“岂止是稼轩，天下谁人不知？”

朱熹又问：“稼轩公前次入都，所奏的《认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朝廷可曾采纳？”

朱熹说的是绍熙四年的事，辛弃疾奉命回朝，准备就襄阳对朝廷以及整个东南的重要性上一道奏疏，路过考亭时曾拿出初稿征求过朱熹的意见。

辛弃疾摇摇头，愤愤道：“泥牛入海。”

朱熹遗憾道：“可惜了稼轩公的一番心血。”

辛弃疾不免激动起来：“圣上雄心消磨，群臣安享荣华，文恬武嬉，将骄兵惰，哪里有半点恢复之象！”

朱熹深有同感：“元晦以为，当务之急是要正君心。君心不正，朝

纲颓废；朝纲颓废，四维不存。国无四维，那还叫国么？”

“元晦兄说得对！”辛弃疾击掌道，“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既要教化于民，也要教化于君！兄长此次入朝侍讲，身系天下生民所望，重担千钧！”

朱熹犹豫起来，缓缓道：“不瞒稼轩公，元晦来到信州，忽然发现此去临安恐怕于事无补。”

闻言，辛弃疾一惊：“这……是什么话？”

“留正已经罢相，稼轩公难道不知晓么？”

“知道。”

“元晦遍观朝中，留正居相，不失为最佳人选。可……天子刚刚入继大统，就自断股肱，这岂是吉兆？”

“元晦兄莫非想打退堂鼓不成？”辛弃疾知道一些朝中的情况，可也知道得不多。

朱熹神情落寞，轻叹道：“元晦思忖，既然无补于事，去又何必？”

“元晦兄此言差矣！”辛弃疾霍地而起，“万马齐喑，我辈当发匡济之声！退拥书斋，即便著述万卷又有何益？”

朱熹听罢，脸颊禁不住一辣。

就在朱熹赶往临安途中，朝局又发生了变化。

九月初九为重阳日，打进入九月起，新任内侍省押班王德谦便领着一班内侍上街选购菊花。临安菊花由来已久，古有“季秋之月，鞠有黄花”一说。眼下距重阳还有数日，临安城内已是花团锦簇，大街小巷摆放着花盆、花缸和花钵。这些花有是卖的，有是买的，有是自家种植的。入秋以来天气格外好，阳光艳丽，连菊花也显得极有精神。

这日用罢早膳，赵扩带着皇后韩宣儿在王德谦的引领下出外赏菊，他惊奇地发现，勤政殿四周菊花满目。

“这是‘桃花菊’，这是‘木香菊’，这是‘金铃菊’，这是‘喜容菊’。”一路走来，王德谦乐颠颠地报着菊名。

“这就是‘万龄菊’吧？”赵扩立住脚步问。

王德谦谄媚一笑，奉承道：“陛下好眼力。”

“为什么叫‘万龄菊’呢？”赵扩又问。

“陛下请看，这菊花蕊若莲房，色泽如玉。‘白’与‘百’相通，一茎花蕊谓之‘百’，一菊之蕊少说也有百十之数。”

赵扩点头，又问：“‘百’由白生，可‘龄’从何来？”

王德谦又道：“据传，当年则天大帝做寿，狄仁杰所呈之礼即是一盆菊。则天大帝很不高兴，嫌狄仁杰悭吝。狄仁杰说，陛下，微臣所呈之礼虽薄，却是万寿之数啊！”

赵扩舒展眉头道：“狄公可真是个人精。”

“可不是嘛。”王德谦嘿嘿笑着。

正在一边赏菊一边说笑，一名内侍来报，说韩侂胄求见。

赵扩一听，赶忙道：“快，请合门进宫一块儿赏菊。”

不一会，韩侂胄匆匆赶到，正要跪拜请安，赵扩连连摆手：“免礼，免礼。”

然而，韩侂胄无心赏菊，立在一旁道：“陛下不是要见弄潮儿么，臣已经找来了。”

赵扩愣了一下，忽然记起：“弄潮儿？对对，人在哪儿？”

“正在玉津园等候陛下召见。”

“起驾玉津园，”赵扩扭头对王德谦道，“王卿送圣人回宫。”

韩宣儿虽然不明就里，但雍容一笑，表示理解。王德谦却是一肚子

恼恨，按他的安排，今天不单赏菊，还准备了各式糕点。为了这些糖果糕点，王德谦可是费了不少心血。

“圣人请回吧。”王德谦一边恭请皇后，一边回头狠狠地挖了韩侂胄一眼。

直到赵扩在仪卫的簇拥下出了宫门，王德谦才恨恨不休地返回勤政殿。

进入玉津园内，远远地赵扩就看见三名壮汉立于演武场上。

走近前，待三位壮汉行过谒见大礼，韩侂胄逐一介绍：“此人姓杨，名巨源；此人姓李，名好义；此人为李好义之弟，名叫李好古。”

李好义、李好古身材颀长，面色如玉；杨巨源腰圆臂阔，脸膛黧黑。李好义、杨巨源的年纪三十出头，李好古约莫二十来岁。

观潮后的某一日，君臣二人又说起钱塘弄潮。赵扩提出要见一见四川来的三位弄潮儿，韩侂胄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可要找到三位弄潮儿却是不易，因为谁也不知道三位弄潮儿还在不在临安。韩侂胄动用了临安府、殿前司以及临安周边州县的厢军和捕役，总算在姑苏城外的大阳山找到了正在凭吊吴王夫差的李好义、李好古和杨巨源。

赵扩见三人相貌雄奇，胆略过人，且彬彬有礼，不由得满心欢喜，问：“三位壮士祖籍何方，目今在哪儿供职？”

三人互望一眼，李好义答道：“回陛下，臣和好古为华州下邽（陕西渭南市）人士，至今尚为白身。”

韩侂胄在一旁说明道：“李好义的祖父李师中，建炎年间曾任过忠州团练使，爹爹李定一目今在兴州都统司任中军统制。”

“李师中朕有所耳闻，当年守蜀口建有战功。”赵扩点头，将目光投向杨巨源。

杨巨源朗声道：“臣是利州昭化（四川广元昭化区）人，也为白身。”

“你们出身川蜀，哪来的水上功夫？”赵扩感到好奇。

李好义道："回陛下，川蜀河流遍布，嘉陵江的源头就在凤州嘉陵谷。"

"原来如此。"赵扩颔首。

韩侂胄道："陛下，李好义、李好古、杨巨源不仅水性极佳，弓马刀枪也样样精熟。"

赵扩一听更是欢喜，吩咐侍卫亲将准备马匹器械。

李好义、李好古兄弟使的是枪，杨巨源使的是刀。三人各自在皇家演武场上尽展平生所学，刀挥枪舞，飞沙走石，草动树摇。

演武毕，赵扩道："朕就不明白了，你们有如此本领，为何不在兴州都统司谋个职事？"

李好义、李好古、杨巨源相视无言。韩侂胄解释道："陛下有所不知，隆兴议和至今，我朝武备已废弛了三十多年。全国八大都统司，为将不知阵法，兵士不习武技，名为屯田积粮，实为货殖敛财。至于敢战之人、忠义之士，早已排除在外。"

赵扩沉默了，这关涉到先皇的政声。

韩侂胄继续道："陛下既然已登临大宝，就得做有为之君。若要有为，第一便是强军。军若不强，万事皆休。"

李好义道："合门所言极是。我朝南渡六十余载，沦陷之地已物是人非。就说小人的祖籍华州，已有不少人效力虏廷。倘若再迁延时日，即便得以收复，民不认祖，风化迥然，与异邦类同。"

李好古道："此次南下江浙，就是凭吊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前日在姑苏城，臣等就说，勾践复国只需七载，我朝六十余年过去，依然山河如旧。"

杨巨源慨然道："我朝将骄兵惰不假，却并不缺乏能征敢战之人。臣等虽为白身，只要朝廷北伐，万死不辞！"

赵扩这才开口道："三位均是忠勇之士，朕看就留在殿前司如何？"

李好义谢绝了赵扩的安排，称父老双亲都在兴州，要人照拂；李好古尚未参加省试，需要回家备考；杨巨源则说他还要继续游历吴越。见三人如此说，赵扩只好作罢。

待李好义、李好古、杨巨源走后，韩侂胄道："三位蜀人虽是白身，却言之有理。河南、河北若不收复，恐有异化之忧。"

赵扩道："岂止河南河北？燕云十六州已经沦没两百余年！"

韩侂胄连连点头："两百余年已繁衍数代，燕赵自古多豪杰，一旦民众异化，臣深以为忧。"

赵扩道："若要恢复，先要强兵。兵若不强，遑论恢复。"

"陛下睿智。"

赵扩又道："朕思之再三，卿不宜久在合门司当值，还是应以知兵为要。"

闻言，韩侂胄吓了一跳，以为又要他赴任马军司，正要想法拒绝，赵扩却道："卿可举荐一人接替合门之职，然后去枢密院任枢密都承旨。"

韩侂胄心头滚过一阵热浪。枢密都承旨，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美差！韩侂胄压根就没想到皇上会给他安排这个职位。自从朝廷将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枢府官长纳入政府组成人员后，枢密院的一应院务皆由枢密都承旨出领。枢密都承旨官阶不高，颇有实权。既掌管全国八大都统司将佐的功过赏罚、升迁替补，又能随时面见皇帝，秉承圣意。皇帝对枢密院的控制，主要通过枢密都承旨。这次人事变动，赵扩同样没有经过政府。

有宋一代，其政治制度从理论上说是皇帝与丞相共治天下。但凡圣旨，先由中书省宣奉，再由门下省审读，然后交与尚书省颁行。从中书省到尚书省，其间程序严格，若大臣们认为圣旨不妥，即可"封驳"，也就是退还给皇帝。可不可以绕过政府呢？当然可以。绕过政府即由皇帝直接下旨，称为御笔，或称内降、内批。但御笔屡出，则要受到宰执们的批评。前些时任命台谏官，宰执们无话可说，可枢密都承旨为枢密院属官，不与宰执们通气和磋商，就明显越规了。何况，在此之前任命京

镗为执政官，已降过一次内批。

当晚，赵汝愚便接到了韩侂胄为枢密都承旨的任命文件。面对来自大内的御笔，赵汝愚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目前，由于京镗进入了政府，陈骙告病在家，余端礼首鼠两端，赵汝愚在政事堂已没有了相知之人。想来想去，他只好命人叫来刚刚复职的陈傅良。

“赵相公夜半相召，有何急事？”陈傅良年近六旬，身体孱弱。

赵汝愚与陈傅良交往并不深厚，但教书先生出身的陈傅良在朝廷里颇有贤名。当年赵惇做皇帝时，宠幸贴身内侍陈源，要将其擢拔为内侍省押班，身为秘书少监的陈傅良拒绝拟诏，此举轰动一时。

一番让座、敬茶后，赵汝愚将御批递给陈傅良，陈傅良看罢内批自然震惊。政府有权拒绝皇帝错误的抉择或决定，其中有一环节为“封还词头”，具有“封还词头”之权的就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现在，陈傅良担任的就是中书舍人一职。问题是，韩侂胄的任命绕过了正常办事程序，让他没有封驳的机会。

“枢密都承旨总领枢密院务，岂能轻易内降？”赵汝愚看着陈傅良道，“还有这苏师旦，不过一个书吏，因阿附韩侂胄而进入合门，如今骤升为合门副使，简直荒唐！”

陈傅良清楚赵汝愚将自己请来的用意，静想片刻缓缓道：“我朝自立国以来，按《官制格目》设立谏官。但凡诏令之出，不合于时或不合于道者，均有谏官举驳封还。谏官者，以绳纠天子，而非绳纠百官。南渡至今，谏官之职日趋缺失。下官以为，赵相公应禀奏圣上，重申谏官之责，让言路上达天听。”

这是一个标本兼治的方略。丞相听命于天子，谏官受命于丞相，天子之得失则听之于谏官。三环相扣，互为制约。然而谏官孱弱为时已久，重申谏官之责，远水解不了近渴。

“止斋先生所言极是。我朝自南渡以来，谏官一职便如同虚设。”赵汝愚顿一下又说，“可数十年来相沿成习，纠治非一日之功。下官今晚打搅先生，是有一事相托。”

“赵相公请讲。”

“圣上下旨，请朱老夫子入都侍讲。前些日子朱老夫子已经离开信州，不日即可抵达临安。下官的意思是，止斋先生可先去与朱老夫子晤面，详述朝中情形，请朱老夫子在侍讲中规劝圣上。”

“赵相公所托，下官定当尽力而为。”陈傅良想了想，犹豫片刻又道，“下官再举一人同去，定然更好。”

赵汝愚问：“谁？”

“蔡元定。”

赵汝愚惊讶道：“西山公也在临安？”

陈傅良道：“西山公为著《八阵图说》，刚从川中回来。”

蔡元定与朱熹的关系赵汝愚是知道的。尽管蔡元定在朱熹面前执弟子之礼，可朱熹从来都没有把蔡元定当做弟子。向人介绍总是说这我老友，不在弟子之列。朱熹于云谷办“晦庵草堂”，蔡元定于对面山上办“疑难堂”，两堂遥遥相望。夜间以灯为号，灯暗则表明学有疑问需要切磋，来日不是蔡元定去晦庵草堂，就是朱熹赴疑难堂。

“行，”赵汝愚大喜道，“有止斋先生与西山公出面，熹公定会不负重托。”

朱熹在信州停留了几日，然后取道东下。先乘车至衢州，信州至衢州多为山路，所以雇了两辆驴车，朱熹、蔡沈、朱在搭乘一辆；静善与静慧搭乘一辆。抵达衢州后再乘船由衢江过兰溪、严州、桐庐、富阳，于九月下旬来到临安城外。朱熹没有即刻进城，而是在六和塔暂且住下，他是要对吴慧的念想做一个了断。朱熹清楚，这对吴慧无疑非常残忍，他需要仔细斟酌。

由于同在一座船舱待了七八天，蔡沈与朱在也看出了端倪。蔡沈认为这是一桩天大的好事，极力撺掇朱在去父亲面前游说。朱在自然打心眼里赞同。吴慧来寒泉坞求学时，朱在还不到半岁，他是在吴慧的呵护与教导中慢慢长大的。尤其在他稍稍懂事以后，吴慧对他的关爱远远胜过多病的阿妈。如今，记忆中的母爱已然依稀，而吴慧的笑貌就在眼

前。

可是，在严父面前，朱在怎么开得了口？

事实上已经容不得朱熹细细斟酌了。就在住进六和塔的第二天早晨，吴慧便来到朱熹下榻的房间。不消说，是静善鼓励她来的。女人进入寺庵，多半缘于情感创伤，静善自不例外。当她得知吴慧的遭遇后，便极力支持她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先生什么时候进城？”吴慧轻声问。

“具体时间尚未确定。”朱熹思索着吴慧的来意，“你们呢？什么时候去慈云庵？”

“先生难道巴望奴家去慈云庵么？”吴慧看着朱熹，“先生阅遍天下经史，难道连奴家的心事至今没有读懂？”吴慧的目光有了几分辣气。

“吴慧……你……你这话……”朱熹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吴慧继续道：“先生一辈子治学正经，奴家别无所求，只愿跟在先生身边磨砚擎灯。”

“不不，”朱熹仿佛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慌忙摇头，“吴慧，你这……这是折杀……”

“可奴家愿意。”吴慧毅然决然。

朱熹调理片刻心绪，缓缓道：“不用说了，你的心意先生明白，不是今日才明白，十多年前先生就已经明白了。可是……吴慧呀，你要为先生想一想。先生一辈子既不求官，也不求财，求的就一个正字。正经、正心、正身。经不正纲乱，心不正意乱，身不正世乱……”

吴慧的脸渐渐白了，她打断朱熹的话问道：“诚如先生所言，难道奴家的身心不正了么？”

朱熹噎住了，他突然发现自己平生所学，此时竟全然不够应对。

“若果先生以为，先生求的是正，奴家求的是邪，奴家这就离开。”吴慧霍地站起。

朱熹急着问："你要去哪里？"

"奴家能去那里？"吴慧用手一指，"门外就是钱塘江。"

"不不，"朱熹慌忙站起身，他想去拉吴慧，发现不妥，又缓缓坐下，"你听先生说。先生正心，正的是非分之心。"

"那先生以为奴家是非分之心么？"

朱熹又是一怔："吴慧你错了，你是常人之心。常人之心，合情合理。"

"既然合情合理，先生为何视而不见？"

朱熹沉吟着道："先生已然六十有五，老了，来日无多了。儿女之情于你是常人之心，对先生却是非分之念。一个人若心存非分之念，属于贪念；若心存非分之欲，属于贪欲。吴慧啊，难道你想让先生带着贪念贪欲去见祖宗吗？"

这下轮到吴慧愣住了。

"先生遭受祖宗责罚不要紧，"朱熹继续说，声音喑哑，"可先生的学问不能受到世人诋毁。先生的学问上承孔孟，契合天理，激浊扬清，匡时济世。若先生的学问招致诋毁，天理不存，正气不再，物欲横流，世风日下，国将不国，民将不民……"

未待朱熹说完，吴慧像影子一样飘出了房门。当天，便与静善就去了慈云庵。

下午，护送吴慧与静善去慈云庵的朱在回来嘟嘟囔囔，说一进慈云庵，吴慧就把头发铰了。

闻言，蔡沈连连顿脚道："先生您可把吴慧害苦了！"

朱熹只觉心尖一揪，半晌没有说出话来。直到蔡元定与陈傅良来访，才恢复一代大儒的雍容与娴雅。

甫一见面，蔡元定与陈傅良均执弟子礼。朱熹挽住蔡元定道："我早就说了，你是我友，此礼可免。"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蔡元定说罢，将身子一躬到底。

待众人坐下，奉上茶汤，朱熹指着蔡沈向陈傅良介绍：“蔡沈，我的弟子，西山公的次子。”

“是吗？”陈傅良略显惊诧，“西山公父子两代同出老先生门下，这也是学界的一桩美谈。”

蔡元定谦逊道：“犬子不才，不足挂齿。”

“西山公错了，”朱熹摇头道，“蔡沈不仅人品超群，学问也是世上少有。”

蔡元定摆手道：“先生谬奖。”

“不，”朱熹以肯定的口吻道，“蔡沈所著《洪范皇极》，乃是承袭横渠先生的‘阴阳’二气变化之说，把象数纳入理学范畴，实在是一大创举。”

闻言，陈傅良颇有兴致：“这可是闻所未闻。”

朱熹兴致勃勃道：“天地万物，由数派生。数始于一，一为奇；象成于二，二为偶。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畴之数……”

陈傅良频频点头：“以数喻则，以数代理，果然不同寻常。”

蔡元定仍旧不以为然：“卦象之术，雕虫小技，不值一谈。”

蔡沈见状，赶紧溜出了朱熹的房舍。

待蔡沈走后，蔡元定和陈傅良才转入正题。当陈傅良将近来朝中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讲述一遍，天已黑定。朱在进来请爹爹及两位前辈用膳，可三人均无半点食欲。

“赵相公望先生借侍讲之机力劝圣上振朝纲，远佞幸，使谄媚之辈无立足之地。”陈傅良带着深深的忧虑道。

蔡元定也道：“先生此去，不仅朝中大臣翘首以待，天下士子也在

引颈悬望。”

“老夫担心，彼方为几，我为肉。”朱熹苦苦一笑，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尽管朱熹身为当代大儒，但在朝中不过一个侍讲。连丞相都无力回天，一个侍讲能有多大能耐？弄不好，也许跟留正一样黯然出朝。

陈傅良问：“莫非老先生心有疑惧？”

“疑惧归疑惧，”朱熹断然道，“临安还是要去的。”

九月底，朱熹终于来到了阔别八年的临安城。此时的临安城仍然沉浸在艳丽的秋景之中，熏风习习，菊花盛开，阵香拂面，阳光妩媚。

朱熹由候潮门登岸，过六部桥，进入御街。

这是傍晚，此刻的临安城就像一个丰腴的女子，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迷人的气息。过朝天门，便是临安城的五花儿中心。熙春楼、花月楼、嘉庆楼、聚景楼、武林园、三元楼、沈家店等官办或民办的高档酒楼依序排开，每座酒楼前均设有红绿杈子和绯绿帘幕，一盏盏贴金红纱桔子灯装饰着庭院廊庑。廊庑尽头聚集着一群群年轻女子，女子们浓妆艳抹，花枝招展，但凡有客人进院，顿时蜂飞蝶舞，燕语莺声。一些年轻汉子专为买笑而来，未进院门就在大呼小唤旧日相识，引来浪笑一片。

除了高档酒楼外，还有不少“拍户”。所谓“拍户”即一般酒店，规模比酒楼要小，没有待客的歌伎，酒价低廉，食物粗糙，客人进来按照食牌点取，或独自埋头啜饮，或三五高声畅谈，于临安城的普通市民而言，忙碌了一天，“拍户”是最为理想的去处。

此外还有包子酒店，专卖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鱼杂合粉、灌大骨之类。又有肥羊酒店，零卖蒸软羊、大骨龟背、烂蒸大片、羊杂四软、羊搪四件及一些下等酒菜。也有只卖酒不卖菜肴的，称之为“角球店”。角球店零沽散卖，酒次价低，下苦力的如脚夫、车夫、轿夫、船夫、跑腿、杠夫等，花几十文钱买三五碗酒，不用酒菜，仰脖喝下，松筋解乏，谓之“打碗头”。

朱熹、蔡沈、朱在三人一路走来，最后相定一家不大不小的酒楼。刚进门，即有一小厮迎上前问：“客官几位？”

“一共三人。”蔡沈答道。

小厮躬身道：“楼上请。”

蔡沈将手一摆问道：“烦问大伯，散座可有空位？”

小厮举目四顾，然后将朱熹一行引到一张空桌前。须臾，便端来一碟煎豆腐和一碟水煮螺蛳。朱在说一声“饿了”，拿起筷子去夹豆腐块。蔡沈拍打一下朱在的手臂，道：“此为看菜。”

“看菜？”朱在头一遭来到临安城，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望着爹爹不知所措。

朱熹解释道：“外郡人初来都城，不懂何为看菜，因杭州原无此俗。朝廷南渡，将中原习俗带到了吴越。”

正说间，一位酒博士过来，问：“三位客官要沽多少酒？”

蔡沈回道：“拣大碗，只管筛来。”

过不多久，煎豆腐和水煮螺蛳被小厮撤走，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东坡肉。

朱在这才“哦”一声道：“明白了。看菜看菜，看酒上菜。”

蔡沈道：“三弟说得极是。看你沽酒多寡，沽酒多，便换好菜。”

朱熹摇头道：“世风日下，这也是一证。”

用过晚膳，正是华灯初上时分，整个临安城人声鼎沸，宛如庙会。卖泥人的，卖果脯的，卖十色花糖的，卖姜虾海蜇的，卖田螺糟蟹的，卖薄荷膏杏仁膏的，卖蛐蛐卖画扇字扇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茶肆也进入了一天中又一个繁忙时刻，用过晚膳的达官贵人和富家子弟走出酒楼步入茶肆。临安城的高档茶肆跟高档酒楼一样，四时插花，裱挂名人字画，也有歌伎安坐，或鼓乐弹唱，或骂情打俏。那些有歌伎安坐的茶肆名为“花茶坊”。花茶坊并非以买卖茶汤为业，而是达官贵人及富室子弟聚会狂欢的场所。

进入繁忙时刻的除了茶肆还有瓦舍。临安的瓦舍起于绍兴初年，宋廷南渡将汴梁的勾栏瓦肆带到了杭州。勾栏瓦肆不仅是百戏艺人的表演之地，也是看相算卦的谋生之所。还有若干无赖地痞，出没于瓦舍之间，或诈骗钱财，或调戏民女，或寻衅滋事，或逞强斗狠。

“我们回吧。”朱熹说道。

在六和塔动身之前，朝廷便派人知会朱熹，此次入都下榻在樟亭驿。候潮门外的樟亭驿本是宰执大臣们辞免后的待报之地，朱熹只是一个从四品的焕章阁待制，下榻樟亭驿属于厚待，可朱熹心底总有一抹阴影。

朱熹入都不仅牵动着赵汝愚等朝中大臣们的心，也牵动着赵扩的心。当赵汝愚举荐朱熹入朝担任侍讲时，赵扩曾有过犹豫。虽从未谋面，但朱熹的为人他是知道的。朱熹是当朝大儒，倡导理学，为人刚正，敢于犯颜。当年出使浙东赈灾，六劾台州知州唐仲友。谁都知道唐仲友在朝中有后台，不少人从中斡旋，朱熹全然不听。那时赵扩在资善堂读书，听说此事后大为振奋，认为清明之世必须倚靠这些敢于犯颜的梗直之臣。现在做了皇上，少年时期的一些观念发生了变化，比如犯颜，赵扩就认为并非全是美德。犯颜与违忤，其间或许仅仅差之毫厘。但赵扩最终还是下了诏旨。朱熹虽然身无官职，但在州县乃至朝廷中，那些理学同道和学子仰望朱熹就如仰望高山或者云霓。将朱熹聘为侍讲，理学同仁和学子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为朝廷效力。至于犯颜，赵扩想，如今朱熹年过六旬，或许早已消磨了当年的咄咄之气。

在抵达临安城后的第五天，朱熹以焕章阁待制的身份入班奏事：“臣朱熹叩见皇上，恭祝圣躬万福。”

待朱熹行过觐见大礼，侍立在朝堂之中时，赵扩果然龙心大悦。朱熹不仅须发皆白，老态龙钟，而且面容祥和，眉目慈善。赵扩和和气气地问道：“朱卿可是从建安来的？”

“正是。”朱熹躬身答道，“八年来，臣一直居住在建安考亭。”

赵扩颔首道：“卿不远千里，一路劳顿，可先将息几日。”

“将息就不必了，”朱熹恭恭敬敬地道，“臣奉祠多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愿早日开筵讲读。依照惯例，明日即是单日。”

赵扩想了一想，点头道："如是也好。"

第一次面君增强了朱熹侍讲的自信，先前的担忧为之一扫。朱熹觉得圣上并非庸常之君，这位身子骨略显瘦弱的年轻天子朝会上总是静静地倾听臣工们奏事，偶尔问话也是语调温柔，神情和蔼。

经筵之地设在大庆殿。按国朝旧制，经筵除了皇帝外，丞相、执政官、六部尚书、御史中丞、内阁学士等朝中大臣也要旁听。只是自南渡以后，旧制打了折扣，大臣们参与听讲，完全听凭自愿。

傍晚，朱熹步入殿堂，明亮的烛光下，礼部官员已经摆好了书案。书案一共两张，一张为朱熹所置，一张为圣上御用。须臾，赵扩驾到。随着赞礼官一声传呼，朱熹碎步走向书案。赵扩面南而坐，朱熹面北侍立。待皇帝与侍讲官就位后，赞礼官传召大臣进殿。

随听的官员有二十多人。不仅赵汝愚、陈骙、京镗、余端礼等宰执大臣全数来了，身为枢密都承旨的韩侂胄也来了。今日是赵扩登基后的首次经筵，礼部不仅为朱熹设置了座位，也为随听的大臣们准备了杌凳。

可朱熹并未落座，他扫了一眼大臣，有的落座了，有的仍然站着。没有落座的大臣或者通晓旧例，或者见朱熹侍立自己不好意思坐下。朱熹清了清嗓子，道："昔日，真宗皇帝首开经筵，皇帝请经筵官坐。经筵官不坐。先贤不坐，臣也不坐。"说罢，将座位轻轻移开。

殿堂顿时一片静寂。

朱熹环视着随听的官员，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先贤不坐，臣亦不坐，你等就敢坐么？"

已经落座的官员闻声慌忙站起身来。韩侂胄进殿就坐下了，多年未开经筵，韩侂胄不知礼仪，见其他官员慌慌站起，自己仍在犹豫，谁知这一犹豫，责难就落到了自己头上。

"你是何人？居然端坐不起？"朱熹问道，声音不高，却极有威严。

韩侂胄小心翼翼地答道："下官姓韩，名侂胄。"

这名字朱熹已经听过百十遍了，在陈傅良等人列举圣上宠幸的佞臣

中，第一个就是韩侂胄。尽管眼前这个韩侂胄相貌堂堂，与想象中的满脸粗鄙全然不同，但还是一下子勾起了朱熹的恼恨："原来是韩合门！"朱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语气却冷峻尖刻，"身为国戚，岂能不知国制？远的不说，南渡以来，百官侧身经筵，有入座的么？"

韩侂胄一时愣怔着。

朱熹叱责道："想你祖上官拜司空，为相三朝，随君听讲侍立当庭。你一个小小合门竟敢安坐经堂，藐视天子，忤逆祖制，实在是胆大妄为！"

韩侂胄只觉热血一涌，脑袋差点爆裂开来。长这么大，他还从未被人如此呵斥过，包括他的爹爹韩诚。依他的性子，会怒骂一声"直娘贼"，扬长而去，但韩侂胄忍住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已经不是小小合门官了，他是枢密都承旨，掌管枢密院院务。

无论如何，朱熹这番话言重了，不仅所有的臣工身子一紧，就连赵扩也变了神色。

"古往今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朱熹依旧声色俱厉，"臣不守规，即为乱纲。紊乱纲常者即为叛逆，人人得而诛之！"

大庆殿里的气氛紧张得像火药桶，仿佛一点就爆。所有人均目不斜视，气不敢出。就连那些暗自庆幸者，如赵汝愚、陈傅良、叶适、陈骙等也一个个提心吊胆。好在朱熹刹住了话头，整个人又回到了和蔼状态："圣上嗣位不久，即重辟经纬，此为我朝之大幸！微臣愚钝，学识浅陋，唯恐有污圣听……"

众大臣这才松了一口气。京镗、谢深甫等人急忙拿眼睛去看韩侂胄。他们最担心的是韩侂胄忍耐不住，发起性子，虽然深受天子恩宠，可这里毕竟是经筵之地。还好，韩侂胄站立着，一动不动。

朱熹开始讲经，声音沉重而低缓："讲学务在求德。礼乐发轫于周，为《尚书》。《尚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传与圣人，圣人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朱熹顿了一下，继续道，"德化万民，先化其君。君心正，则民心正。君心弗正，则民心大乱。"

朱熹语调平和，但所有听讲者无不屏声静气。“德化万民，先化其君”，这经也讲得太出格了。经筵上的气氛又开始紧张起来，不少朝臣悄悄拿眼角去瞟赵扩，看看官家的反应，可官家仿佛入定一般，神情如初。

韩侂胄前来听讲不是为了学问，他参加今晚的经筵完全出自对朱熹的好奇。韩侂胄跟赵扩一样从未与朱熹谋面，对朱熹的了解全部来自道听途说。在整个绍熙年间，朱熹的名声越来越大，用如雷贯耳毫不为过。征召这样一位名声如雷贯耳的当世大儒入朝侍讲，韩侂胄决定还是来看一看听一听。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举世仰慕的当代大儒会给他当头一棒，韩侂胄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与愤怒。沉浸在经义之中的朱熹已心无旁骛，丝毫觉察不到韩侂胄的万丈怒火。

“君心何以得正？一为尊德性，道学问；二为致广大，尽精微；三为极高明，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尊德性，道学问；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是朱熹近十年来正经治学的精华。现在，朱熹要把这些烂熟于心的精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皇上。

“《大学》源自《礼记》。《礼记》士子必读，《大学》君王必读。”朱熹娓娓道来，“《礼记》为明德；《大学》之道为明明德。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韩侂胄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熊熊烈焰包围着他，烤炙着他，心在痉挛，血在滚沸。韩侂胄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崇尚有德报德有怨报怨，既然朱熹当众不给他面子，他必须及时而又准确地还以颜色。

朱熹略带喑哑的声音仍然在大庆殿回响：“上古圣贤，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是为治国。欲治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家者，先修其身。欲修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心者，先诚其意。欲诚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于格物。”

这是《大学》八目。《大学》源自《礼记》，是《礼记》第四十二篇。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单独编次，原名就叫《大学章句》。在座的朝臣乃至赵扩都读过《礼记》，对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是知道的。但将其拿出来单讲，还是首次。

“格物而致知，致知而意诚，意诚而心正，心正而修身，修身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朱熹提高声音，“格物为先，正心为要，修身为本。格物者，在于穷究事理。事理何在？在于读经。知前人之所知，识前人之未识，见微知著，通晓天理。天理既知，其心自正……”

韩侂胄渐渐镇静下来了。虽然万丈怒火仍在胸中燃烧，直烧得浑身筋骨生痛，可他的耳朵有了听觉。是的，他要听。他要从朱熹的讲经中寻找破绽，然后给予致命一击。

当天讲经完毕，朱熹刚回到樟亭驿，还来不及梳洗，赵汝愚跟着来了。朱熹一见，连连拱手道：“不知赵相公驾临，失礼，失礼！”

朱熹与赵汝愚谋面不多，却相交甚笃。

乾道年间，赵汝愚与从弟赵汝靓在家乡余干创办东山书院。书院建成之日，正值朱熹与陆九渊相聚鹅湖。赵汝愚便委托赵汝靓聘请朱熹前去书院讲学。嗣后，赵汝愚又命长子赵崇宪和次子赵崇度双双拜朱熹为师。

淳熙九年（1182年），赵汝愚以集英殿修撰的身份出知福州兼领福建安抚使。在任期间，赵汝愚数次前往武夷精舍拜访朱熹。朱熹在武夷精舍完成的《四书集注》，赵汝愚是第一个读者。淳熙十二年，朱熹染病在身，加上祠禄期满，生活失去来源，赵汝愚闻讯后急忙派人送去钱粮。次年，朱熹病愈后特地赶到福州回谢，不巧赵汝愚已经调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朱熹在鼓山顶峰刻下“天风海涛”四个大字寄托怀念。

此次留正临行前举荐朱熹入都侍讲，赵汝愚举双手赞成。然而，听完今日的首场经筵，他不免忧心起来。一番让座、献茶过后，赵汝愚道：“熹公今日所讲，集数十年治学之所得，不啻大旱之甘霖。圣上天资聪颖，定然不会辜负熹公的一片苦心。”

朱熹摆摆手道：“天子聪颖不假，就怕佞幸作祟，使圣听蔽塞，不能周知天下事务。”

“熹公所虑，也是学生所虑。今日经筵之前熹公对韩侂胄的一番切责，实在大快人心，吐气扬眉。”

朱熹面带矜持不语。

“只是，”赵汝愚犹豫着道，“不知熹公想过没有，今日切责过后，韩侂胄能不伺机报复？”

朱熹呵呵一笑道：“我已六十有五，死何足惜？！”

“学生深知熹公一生致力于扬清弃浊，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只是……熹公身系朝野切盼，倘若遭到攻讦，心血白费，岂不让天下人心寒？”

闻言，朱熹沉默了。

“学生今晚前来，是想请熹公来日讲经，以明理为要。圣上一旦明理，自然避佞幸，远宵小。”

朱熹脸色一沉，问道：“丞相怕了韩侂胄等人不成？”

赵汝愚艰涩一笑道：“熹公误会学生意思了，学生非是怕他们。学生是想，圣上设立经筵，为的是救正阙失。熹公继先圣之学，明正义理，阐释大道。君心正，则朝政整肃。至于韩侂胄，不过一介武夫，原本就少读诗书，目今恩眷正隆，熹公没有必要招惹他。”

朱熹明白赵汝愚的意思了，不知为什么，心头升起一股反感。朱熹想反驳，话涌到舌尖，却没有说出来。赵汝愚发现朱熹变了神情，知道他没有接受自己的建议，略坐一会便起身告辞了。

蔡沈与朱在送走赵汝愚转来，朱熹仍然阴着脸，半晌才摇头道：“赵子直变了。想当年，赵子直一声长啸：‘大丈夫留得汗青一幅纸’，该是何等豪壮！”

蔡沈道：“人家现在是右相了。”

朱熹没有答话，脸不擦脚不洗，倒头便睡。

正如赵汝愚所料，朱熹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也不可能接受他的建议。此次入都，朱熹抱定的就是清污涤浊。朱熹认为，污浊不去，君心岂能端正？他不仅要痛斥韩侂胄等人，还要择机向圣上提出远离韩侂胄、王德谦等一帮谗佞。至于个人荣辱，早已置之脑后。

宫中讲学为两天一次，休沐日除外。按照朱熹的计划，先讲《大学》总纲，再依序讲八目。经筵分春秋两季。秋季讲学止于冬至，朱熹必须在冬至之前讲完《大学》和《中庸》。

这天正讲第四章，朱熹缓缓道："《诗经》有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又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圣人言：于止，知其所止，人还不如鸟乎？为人君者，止于仁；为人臣者，止于敬；为人子者，止于孝；为人父者，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仁从何来？生于孝悌。圣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乃为仁之本！"朱熹停住话，目光倏忽变得锐利起来，"三年丧制，起于周公，迄今已二千二百余年。汉文颁诏，一改丧制，以日易月，历代因袭，天子三年之丧遂废。丧制不再，纲纪不明，人伦败坏。汉末有诸侯之乱，晋末有五胡乱华，至唐末再起藩镇之祸。人心不古已有千余年矣！想我寿皇圣帝，至德至性，重启通丧。朝衣朝冠，皆用麻布。寿皇尚且如此，陛下身为嫡孙，更应该效仿圣祖，服丧三年。"

朱熹说完，好一阵子赵扩没有吱声。

"陛下，"朱熹离开讲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三纲五常，人之大伦！望陛下思亲孝亲，表率天下。"

良久，赵扩淡淡地说了句："卿平身吧。"

毫无疑问，朱熹对天子未能按制服丧的指责使赵扩大为不快，回到宫中，郁郁寡欢。

韩皇后见状问："陛下今日怎么啦？不是在大庆殿听朱熹讲经吗？"

赵扩冷着脸，忍不住冷冷地说了句："朕算是明白了，这老夫子哪里是在讲经，分明是在指责朕。"

"陛下这话从何说起？"

"你说，这老夫子是不是管得太宽了！"赵扩便把朱熹要他因制守丧三年复述一遍，消瘦的双颊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

韩皇后为人贤淑，朝中事情从不过问，也从不臧否朝中大臣。见赵扩如是说，遂轻轻一笑道："依奴家看来，这朱老夫子管得一点儿也不

宽。”

闻言，赵扩一愣道：“哦？”

韩皇后从容道：“自古以来，丧制为国制。朱熹身为国家大臣，坚守丧制，是做臣子的本分。”

赵扩一听，顿时气呼呼地道：“这么说，朕就应该披麻戴孝三年？”

韩皇后轻轻点头：“当年寿皇能够做到，陛下因何做不到？朱熹说得没错，寿皇于高宗帝仅是养亲，而陛下于寿皇则是嫡亲。圣人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陛下若依从朱熹所言，服丧三年，举国臣民，无不幸甚。”

赵扩不吭声了。皇后说得是，爷爷于高宗帝仅是养亲，爷爷能够做到，自己为什么做不到？次日朝会，赵扩面谕百官，代太上皇行孝宗帝三年丧，且不许以日易月，文武大臣视事一律改服凉衫（即用白布制成的便服）。

赵扩颁布守制诏大出朱熹的意料。他没有想到，当今圣上是如此通情达理，襟怀坦白。散朝回到馆驿，他高兴地对蔡沈道：“老夫已历三朝，今日天子全非昨日之君！”

蔡沈听说圣上采纳了先生所言，承重守制，也大为兴奋。

“既然圣上如此虚怀，老夫再上奏本。”

蔡沈问道：“先生欲奏何事？”

朱熹笑而不答。

数日后，侍讲结束，朱熹将奏本呈给赵扩道：“他日苏明允曾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臣不能知而不言，有如骨鲠，今日臣斗胆上书，望陛下见谅。”

赵扩见朱熹的奏疏用皂囊封缄，心底不由一紧。古往今来，但凡奏折密封，一定关涉尤大。赵扩没有吭声，只是微微点了下头。待朱熹和众大臣退下后，王德谦才为赵扩打开皂囊，取出奏折。不想，当赵扩看完，突然用尖细的声音叫嚷道：“腐儒！腐儒！一派腐儒之言！”因为激

愤，赵扩双手不停地抖动，致使奏折飘落地上。

王德谦弯腰拾起，双眼只轻轻一瞟，立时惊住了："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臣，移易台谏，皆出自陛下独断，朝野咸谓左右或窃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乱……"

王德谦如今是官家身边的红人，耳目众多。朱熹来临安后大讲佞幸，名列其二的就是他王德谦。按照朱熹的主张，像他这样只知取悦圣上的阉宦应该贬窜荒蛮之地。

在国家大事上，王德谦没有发言权。他悄悄出来，派一名小黄门迅速赶赴韩府去知会韩侂胄。韩侂胄匆忙赶进宫里，王德谦在勤政殿外迎住："都承旨来了？"

"大珰召我，有何急事？"韩侂胄问。

王德谦虽然在内心底恨着韩侂胄，但为了对付朱熹，他必须与韩侂胄站在一起。王德谦压低声音将朱熹上封事以及官家震怒叙说一遍，韩侂胄闻言面无表情，但心底明白，报仇雪恨的时刻到了。

韩侂胄进入殿中，赵扩仍沉浸在愠怒之中，涨红着脸道："韩卿来得正好，这是朱熹今日进呈的封事，你来瞧瞧。"

韩侂胄笑着回道："臣不用看就知晓，准是迂阔之言。'格物致知'，既治不了国，也兴不了邦。"

"韩卿不知，这老夫子岂止是迂阔之言？简直是胡说八道！"

韩侂胄故作惊讶道："莫非朱熹胆敢指斥圣上不成？"

赵扩命人将朱熹的封事拿给韩侂胄。韩侂胄浏览一遍，心中顿时明了。朱熹已经无须自己反击了，他已冒犯圣驾。冒犯圣驾，任谁也救不了他。韩侂胄轻叹一声，道："这老夫子居然要陛下'克己自新，早夜思省'！他不是口口声声君为臣纲吗？怎么会有这等犯上之言？"

赵扩站起身，恨恨道："朕这回真是有眼无珠！"

韩侂胄道："陛下不必如此自责，那日在经筵上朱老夫子恨不得扇臣的耳光，可臣呢，权当耳边风似的。"

韩侂胄的故作轻松不仅没有给赵扩带来安慰，反而引来了更大的愤慨："那日朱熹斥责的不是卿，是朕！"

韩侂胄惊愕道："是吗？那……那是臣连累了陛下，臣有罪……臣罪该万死……"说着就要下跪叩首。

"好啦，韩卿无须自责，谁是谁非，朕心里明白。"一名内侍在赵扩的示意下，为韩侂胄搬来一只锦杌，他又叹了口气道，"都怪朕一时糊涂，将朱熹引入朝廷，如今是骑虎难下。"

按照韩侂胄的本意，恨不得一脚将朱熹踢回建安老家。但他清楚，官家不可能这么处置朱熹。官家是一国之主，他要顾忌自己的名声，于是问道："陛下是想将老夫子留在京城，还是外放州郡？"

"朱熹不能留在京城！"赵扩语气坚定。

"陛下既然欲将朱熹外放州郡，荆湖北路暂缺帅守。"韩侂胄回道。

赵扩眼睛一亮。荆湖北路安抚使原为赵雄，赵雄病逝后一直无有继任。赵雄曾经任过右相，让朱熹去继任赵雄的职务，既给足了朱熹的面子，也能塞住理学派官员的口舌。

"韩卿思虑得对，"赵扩朝韩侂胄连连点头，"就如韩卿所议，命朱熹出任湖北安抚。"

第五章　黄度击鼓

朱熹出任湖北安抚使兼知江陵府的任命依然是通过内批下达的。为防止意外，当天夜里，两名内侍在一小队甲兵的簇拥下来到樟亭驿，向正准备歇息的朱熹宣读了皇上的任命。好一阵子，朱熹仿佛遭了雷击。

之前，他还沉浸在上完封事的喜悦之中，与蔡沈、朱在兴奋地叙说封事将要给朝政带来的震荡。以朱熹看来，圣上原本天资聪颖，只不过暂时为小人蒙蔽，一旦圣上顿悟过来，朝廷气象肯定为之一新。然而不到一个时辰，朱熹就罢免了侍讲一职。出任荆湖北路安抚使，只不过是逐出京城的一个由头。

眼瞅着宣诏的内侍和甲兵出了樟亭驿，朱在问蔡沈道："要爹爹去做湖北安抚，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爹爹为何不喜？"

蔡沈年长朱在几岁，比他洞悉世情。他望着夜空，幽幽地答了一句："祸福相依，福兮？祸兮？"

"又掉书袋了。"朱在白了蔡沈一眼，快步走开。

回到房间，朱在见朱熹仍像泥塑一样呆坐床头，连唤了几声"爹爹"，朱熹才醒过神来，长长吁了一口气。

蔡沈道："先生勿恼，离开京城未必不是好事。"

"要我说，江陵府比这儿好百倍。爹爹在这儿不过一个侍讲，去了江陵府就是一方大员。"朱在话未完，朱熹便翻身下床，命蔡沈出去雇船。

"雇船？"朱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雇船。"朱熹重复了一遍。

"雇船做什么？"朱在问。

朱熹看了看朱在，又看了看蔡沈，道："临安容不下我，我也容不得临安。"

"去江陵府？"朱在又问。

"不，回建安。"

"回建安？"朱在急了，"回建安做什么？这黑天黑地。"

"可为父心里亮堂。"朱熹双目如炬。

蔡沈知道先生的心意，道："先生等着，学生这就去寻觅船家。"

这会儿已交亥时，馆驿内外渐趋静谧。如果说先前的朱熹热血沸滚，雄心万丈，现在赵扩的一道御笔则像数九隆冬的一盆冷水，使他的身心变得冰凉。朱熹终于醒悟过来，皇上设置经筵，其真实目的并不是

明德明道。皇上只是装装样子，搏一个盛世明君的名声。既如此，他还留在临安做什么呢？他的所有理想和热情，在这座繁花似锦的都城里，已经没了任何意义。

五更时分，一艘乌篷船驶离了樟亭驿。这一天是绍熙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弦月还没有出来，暗黑的钱塘江上，一个孤独的身影屹立在乌篷船头。

赵汝愚是第二天赴早朝途中得知朱熹被罢的。他闻讯大吃一惊，立刻吩咐转道樟亭驿。驿丞见右相莅临，慌忙出迎，说朱熹已经星夜南归了。

“你为什么不即刻禀报？”一股无名火直冲赵汝愚的头顶。

驿丞手足无措，说他也是今天一早才得知朱熹离开馆驿的。赵汝愚二话没说，当即吩咐一名亲随租快船追赶，叮嘱道：“若遇上朱待制务必拦下，好言劝其回返。当职这就进宫面见圣上。”

亲随领命，一溜烟地走了。

赵汝愚乘肩舆匆匆来到丽正门外。此时应该正值早朝，然而丽正门外却聚集着一大批官员。近前一看，陈骙、余端礼、京镗等几名宰执都在。

轿子落下，未等赵汝愚掀开轿帘，陈骙立刻迎上前道：“宫里传出话来，皇上今日身体不适。”

“皇上身体不适？”赵汝愚不觉一呆。皇上登基不到半年，朝会便不能如期举行，长此以往，与绍熙末年何异？可何谓不适？是神情不爽，还是身染微恙？或者是……因为朱熹放逐，担心群臣责难？不管什么原因，赵汝愚都必须立刻见到圣上。

赵汝愚没有慌乱。他知道自己是群臣之首，也是朝廷柱石，他的一举一动将影响大家。众大臣见赵汝愚一如既往地镇定威严，静静地闪开一条道路。

“圣上所染何病？有何症状？”赵汝愚径直走到宫门前问道。

守卫宫门的是皇城司的部伍，守门官是内侍省的一名押班，恭恭敬

敬地答道："这个……小人实在不知。"

"烦阁长通报一声，下官有要事禀报。"

守门官面呈难色："赵相公，你这就为难小人了。"

赵汝愚一肚子怒火，又不能发作。略思片刻，扭头走向肩舆。众臣见赵汝愚离去，也纷纷散开。

"熹公走了，你知道么？"回到都堂，赵汝愚命吏胥叫来陈骙，拿出赵扩的内批。

陈骙点头，表示知晓。

"熹公不能走！"赵汝愚断然道，"熹公一走，朝中将再无正气可言！"

陈骙叹道："可圣上颁下御笔，回天无策。"

"上书！"

陈骙想了想，点头道："臣工们见不到圣上，唯其如此。"

赵汝愚吩咐陈骙道："多知会一些朝中大臣，下官就不信圣上敢犯众怒！"

很快，朱熹辞职南归的消息流传开来。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舍人邓驿、监察御史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等一批官员纷纷进呈奏章，要求赵扩退回朱熹的辞职奏，下诏恢复侍讲。

就在这时，赵汝愚的亲随回来了，说朱熹已经留住，目前下榻在六和塔。当天下午，赵汝愚便赶往六和塔去见朱熹。

"熹公啊，你这是何必呢？"一见面来不及施礼，赵汝愚一把捉住朱熹的手，声音喑哑地说道。

朱熹淡淡一笑道："子直，你这又是何苦呢？"

赵汝愚颤声道："我这是为了祖宗基业！"

朱熹看着赵汝愚，眼眶不禁一热。

“想我太祖皇帝，南征北战，戎马一生，方一统山河。可如今，河南河北皆沦陷，仅存江南半壁。下官身为宋臣，若半壁江山不守，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赵汝愚说着，泪水潸潸。

分宾主坐下，朱熹摇摇头道：“子直的心情我能理解，只是朝局如此，以子直之力，恐怕难于挽回。”

赵汝愚道：“熹公放心，下官自有办法让圣上回心转意。”

朱熹又摇头道：“下官去，不足为虑。可子直为百官之首，人望所在。若子直因为下官受到连累，下官之罪，万死莫赎！”

赵汝愚激动起来：“熹公胸怀天下，忠心耿耿，每每想起，下官自愧不如。我朝可以没有赵汝愚，万不能缺少熹公！”

最后，赵汝愚切望朱熹在六和塔小住数日，静候佳音。

次日，赵扩仍然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召见大臣。赵汝愚叫来林大中，问通进司总共收到了多少奏章？林大中说计有三十余道。赵汝愚命林大中速速进呈。然而，这些供皇上亲自批阅的奏札，送入大内后有如泥牛入海。

一连过去数日，皇上依然不朝，皇宫内也没有传出任何旨意。这是不正常的，如此之多的奏折递进了大内，皇上总得有个态度。

“这是怎么回事？奏章都递进去了吗？”赵汝愚焦躁地问林大中。

“内侍省每日都有人员在通进司当值，所有文牍都由当值的内侍递进了宫里。”林大中为门下省给事中，主管通进司，而通进司是京城大小衙门主管进奏表疏的唯一通道。从情形上看，臣工们的奏章肯定递进大内了，问题在于，递入大内的奏章圣上是否读过？

又过去了两天，皇宫内依然全无动静。朝中臣僚，上至丞相，下至诸司郎官，上达天听只有两条路，一是面君，二是上书。如今面君不能，上书受阻，君臣之间的通道被截断了。

这天晚上，赵汝愚来到右正言黄度家。黄度家位于丰乐桥巷，这是

一座略显破败的小院落。肩舆停在门口，有亲随上前叩门，屋内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谁呀？”

亲随问：“请问这是黄正言的家吗？”

门开了，女人打量着立在门外的人影，问：“你们是谁？”

赵汝愚拨开亲随，上前一步道：“我是赵汝愚，文叔的病可好些了么？”文叔为黄度的表字。

女人怔了一怔，惊讶道：“原来是赵相公，快请进，快请进！”

丞相亲临一个小小正言家里，大出黄度一家老少的意料，躺在床上的黄度挣扎着要下地行礼。

“躺下，快躺下，”赵汝愚跟随着黄度娘子进入卧室，“外面夜气重，以免受了风寒。”

“不碍事，不碍事。”经众人劝说，黄度披衣坐在床头。

“文叔染病多日，下官不曾看视，实在抱歉得很。”赵汝愚抱歉道。

黄度比赵汝愚入仕早三年，由于性格过于耿直，在赵昚、赵惇两朝均不得志。直到赵扩登基后才重新启用，任命为左正言。台谏官并非一体。台官专司纠察，谏官建言规谏。南渡以来，谏官体系时存时亡。到了赵昚一朝，谏官的职位尚在，却几乎不履行谏官之责。谏官与台官一样，专以举察百官阙失为业。

谏官制度的缺失，使相权削弱，皇权扩大。相权削弱，使得丞相要么唯上是从，无所建树；要么玩弄权术，结党营私。赵汝愚是一个力图有所作为的丞相，南宋立国六十八载，历经丞相三十余人，赵汝愚算得上是最廉直的一个。然而，面对高高在上却又身居大内的皇帝，赵汝愚无能为力。正因为山穷水尽，他才屈身来到黄度家。

黄度清楚，赵汝愚不会平白无故地来到自己家里。黄度是朱熹入都后病倒的，断断续续快一个月了。加之黄度家为右三厢，距离皇城较远，朝中事情知道得不多。

“赵相公夤夜莅临，必有要事，”黄度挥走家人，对赵汝愚道，“若差遣下官，但说无妨。”

赵汝愚遂将朱熹侍讲被罢、群臣上书遇阻讲述一遍。黄度听了，先是震惊，继而激愤，一张蜡黄脸渐渐通红。

“下官万般无奈之下，才来打扰文叔。”赵汝愚道，“群臣沸腾，圣上不知，现在唯有文叔或可上达天听。”

按宋代政治制度，群臣言事，奏章经门下省通进司递入大内，普通百姓申诉冤屈、一般官员及士子上送章表奏疏，则经登闻鼓院进状。而登闻鼓院就隶属正言管辖。黄度明白赵汝愚的苦心，他是想把群臣挽留朱熹的诉求，通过登闻鼓院传递给圣上。

“行，明日下官就去鼓院。”黄度毅然道。

赵汝愚犹豫道：“可是……文叔病体未愈……”

黄度一跃而起，铮铮道：“大丈夫为国赴汤蹈火，小小病疾有何惧哉！”

次日上午，黄度与上书言事的一班臣僚来到丽正门外。登闻鼓院位于丽正门旁，知鼓院事游仲鸿见了黄度，赶忙迎出门来。

“正言不是仍在病中么？”游仲鸿关切地问道。

黄度将手一摆，问游仲鸿道：“朱熹侍讲被罢知道么？”

游仲鸿答道：“下官已经上书了，可群臣所上的奏札，均无回复。”

黄度铿锵道：“百官上书不回，朝中政事停滞，身为谏臣，当挺身而出。”

游仲鸿大惊道：“正言莫非想要击鼓不成？”

“正是。下官不仅要上达圣听，还要让满城百姓知晓，朱熹必留！”黄度朗声说罢大叫一声，“取鼓槌来！”

当登闻鼓响起来的时候，赵扩正在延和殿与司农卿张岩论琴。

张岩扬州人，四十出头年纪，性格随和，仪容俊美，且操得一手好琴。韩氏一族也喜爱操琴，当年韩琦就是琴坛高手。到韩侂胄的爹爹韩诚时，政绩乏善可陈，鼓琴却颇有盛名。韩侂胄与张岩因琴结缘，成为至交。如今圣上倚重韩侂胄，二人关系便更加贴近。

赵扩不爱书画，也不懂音律。朱熹被罢后，经韩侂胄建议，赵扩决定辍朝数日，以平息非议。可如何打发寂寞的时光，韩侂胄便想到了张岩。张岩最拿手的琴曲是《乌夜啼》，一曲弹罢，赵扩就喜欢上这位英姿飒爽的琴师了。

“此曲为何叫《乌夜啼》呢？”赵扩不解地问道。

张岩答道：“乌为吉鸟。据传，南朝宋文帝嗜杀宗室，堂兄临川王刘义庆时时刻刻心存恐惧，担心天降大祸。一日，姬妾听见乌啼，不由得大喜，告知夫君灾祸已去。果然，消息传来，朝廷任命刘义庆为南兖州刺史。刘义庆闻讯作三句诗一首：‘笼窗窗不开。乌夜啼。夜啼望郎来。’后人谱成琴曲。于是也就有了‘乌夜啼，好事近’一说。”

赵扩喜滋滋道：“朕居大内，北山即有群乌万千，时而啼叫，时而翱翔，可见朕也有好事。”

“乌又为慈鸟。香山居士（白居易）曾作《慈乌夜啼》：‘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百鸟岂无母，尔独哀怨深。应是母慈重，使尔悲不任……’”

张岩诵罢，赵扩感慨道：“羊有跪乳之情，乌有反哺之恩。朕为天子，与父母何异？应时时刻刻心系万民。”

“陛下立论高远。”张岩点头称赞，接下来又说，“上古时，乌为玄鸟。《诗经》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群乌翔集，降生契。契承天受命，助禹治水，拜大司徒。契传十四世，至武汤。武汤雄才大略，灭夏桀，兴殷商。再传十九世，至武丁，百姓安业，九州一统，四方来仪……”

正说话间，“咚”的一声鼓响。

延和殿位于宫城外，距离丽正门不远，鼓声透过皇城传过来具有相当的震撼力。“咚！咚！咚！……”鼓声很急，也很重，每一声都如铁挝直捣心窝。

张岩吓一大跳，赶紧刹住话头，赵扩则一时怔住了。

打赵扩记事起，什么时候在皇城内听见过鼓声呢？没有，从来没有。当然，丽正门外有一面大鼓，可这面大鼓从来就没有响过。根据史官记载，最近一次敲响登闻鼓是在绍兴二十六年。河北义士梁勋千里来京，击鼓上书，言金人行将渝盟，举兵南犯，建议朝廷加强边备。绍兴二十六年秦桧虽死，但继任者是万俟卨，梁勋最后以“妄议边事”罪遣送惠州编管，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击鼓上书了。

鼓声仍在敲响，激越的鼓声打碎了临安城深秋的寂寥，栖息在凤凰山的寒鸦腾空而起，呼啸而下。寒鸦虽名为慈乌，但如此阵容，也动人心魄。

王德谦慌慌忙忙进来禀告：“陛下，是登闻鼓响了！”

登闻鼓好多年没有敲响过，其因是朝廷对“伏阙上书”管理得越来越严。类似太宗时期百姓丢失一头母猪也要击鼓惊动皇上的时候一去不复返了。鼓可以敲，但若递进去的书状不合朝廷的口味，轻则说你上书不实，重则定你个妄诉、诽谤之罪，等待你的就是拘押、编管。所以，当鼓声响起时，黄度的心头升起一股悲壮。随着沉闷而扣动心弦的鼓声响彻长空，黄度的血在沸腾。

为时不长，丽正门外便聚集了一大群人。而且正如滚雪球一般，更多的市民纷纷攘攘朝丽正门赶来。寒鸦仍在皇城上空盘旋，一圈一圈，久久不去。

投书的官员们屹立在黄度身后，他们本来就怀着一腔激愤，此时随着鼓声心跳得更快，血流得更急。他们用敬仰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个年近六旬且正在病中的老人，很多人想替换他，但人们知道，这会儿他是不会让人替换的，除非他倒在了鼓旁。

他是真的倒下了，就在宫门开启的那一刻，黄度踉跄一下，栽倒下去。

游仲鸿距离黄度最近，抢先一步将他搂住，大叫一声：“黄正言！”

人们惊呼着纷纷围上前。

“何事鸣鼓？”出来的是内侍省押班王德谦，他走到众人面前问。

游仲鸿将昏倒的黄度交给其他官员，挺身答道："诸位大臣有奏本呈给圣上。"

"奏本？"王德谦眯起眼看着众人，"奏本为何不由通进司递入？"

游仲鸿没有回答，众臣也没有吭声。

"既是鸣鼓上书，也应交由宪台递呈。"王德谦又道。按照公文报送制度，百姓击鼓上书，先由登闻鼓院接纳，然后转交给登闻检院，再由登闻检院呈报御史台，最后由御史中丞上送皇帝。可目前执掌御史台的是谢深甫，而谢深甫为韩侂胄举荐。交到御史台，朝臣们不放心。

王德谦从大臣们的神情中读懂了自己的猜测，朝中大臣们对朱熹被罢愤愤不平，且将矛头对准了韩侂胄。

怎么办？是援手？还是不援手？很快，王德谦拿定了主意，他要帮一帮这些进言无门的臣工。王德谦很清醒，韩侂胄不可能永远是自己的盟友。他胃口很大，想一个人独占圣恩。他必须寻找机会打击一下韩侂胄的气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黄度已经苏醒过来，他推开众人走到王德谦面前道："王公公是大内旧人，请念在社稷的分上，将这些奏疏转呈圣上。"

"这个……"

"难道要下官给您跪下不成？！"

"啊，不敢不敢！"王德谦这才命身边的小黄门从黄度手中接过奏折。

赵扩歇朝后韩侂胄进宫不多，不是他不想陪伴赵扩，实在是家中有一件大事要办。

韩侂胄的家坐落在朝天门外的吴山坊内，这是一座占地不大的院落。建造这座院落的是韩侂胄的爹爹韩诚，那还是绍兴初年的事。六十余年过去，虽然经过多次翻修与扩建，仍显出破旧之气。韩侂胄出任枢密都承旨后，在苏师旦的建议下，重造府第提上了日程。

卜居是一桩大事。苏师旦从平江寻来的一位道长，姓郭，人称郭真

人。郭真人熟读《八宅明镜》，精通阳宅风水。这两天，韩侂胄正领着郭道人四处踏勘新的府址。来到南屏山东麓，忽见一处庭院依山傍水，郭真人立住脚步，连声道："好园，好园！"

韩侂胄道："此园名叫胜景园，是高宗昔日的一所别院，迄今已荒废多年。"

郭真人说："地分三等。头等地，上应天象，下呈舆图，凭天地生成，非人力所为。中等地，景象自然，变化其间，有五行八卦，神工鬼斧。下等地一山一水，赖人工铺陈，外看一团锦绣，其间真气全无。"

韩侂胄好奇地问道："此园莫非属上乘之地？"

郭真人指点道："官人请看，此园凭依山势，濒临西湖，往西有净慈寺，往东有雷峰塔，山水依偎，梵音应和，居于此，当有大功大德！"

至此，韩侂胄再也没有心思踏勘其他地方了，于是打道回府。

回到家，一名内侍正在等候，脸色颇显焦急："皇上有旨，请都承旨速速进宫见驾。"

圣上召见得急，韩侂胄来不及缓口气，立马动身。途中，在韩侂胄的询问下，内侍简要地介绍了发生在丽正门前的一切。他着实吃了一惊，万万没有想到黄度会击鼓上书。

"奏本递进去了没有？"韩侂胄问道。

内侍迟疑着答道："这个……小人不知。"

辍止朝会，臣僚们肯定要上书言事，韩侂胄便吩咐内侍省将所有奏本一律送往垂拱殿，因为垂拱殿为常朝之地，圣上临朝时才能阅读奏折。现在好，黄度击鼓，官家恐怕坐不住了。

果然，当韩侂胄来到延和殿时，赵扩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见韩侂胄就道："韩卿误朕啊！"

韩侂胄慌忙跪下道："是微臣擅自做主，将奏本移送到了垂拱殿。微臣是想，不让些许俗事搅扰了陛下的清静。"

“朕清静得了吗？”赵扩愤愤地道，“短短几日，就有数十位臣工为朱熹鸣冤叫屈。”

“微臣早就料到，御笔下到都堂，定会有人上书挽留朱熹。陛下见不着那些劳什子，自然就没有了烦恼。”

经韩侂胄如此一说，赵扩的脸色逐渐开朗，吩咐韩侂胄平身：“朕知道韩卿是一片好心，只是传言开去，臣工们误以为朕是个昏君。”

韩侂胄不以为然道：“是不是昏君，几个腐儒说了不算。”

“那倒也是。”赵扩点了点头。

接下来商议如何应对这些奏折。既然在罢黜朱熹的问题上君臣二人高度一致，事情就好办多了。韩侂胄建议，既然有人袒护朱熹，明日临朝议事，官家当着众臣的面表明态度。

次日，垂拱殿常朝。赵汝愚首先建言：“陛下，群臣上书，为的是朱熹被罢。倘若陛下恢复朱熹的侍讲一职，所有议论自当平息，望陛下三思。”

赵扩面无表情道：“恢复朱熹侍讲已不可能。”

“陛下这是为何？”赵汝愚声音发颤，问道。

赵扩愤愤地道：“侍讲者，诵史讲经而已。朱熹预闻国事，谋去大臣，这岂是侍讲所为？”

陈傅良趋前一步道：“陛下，朱熹所言乃是一片忠诚。侍讲者，自是讲经诵史。可何为经史？臣以为，讲读经史，应提纲挈领，阐释大义，著名正道。朱熹一介夫子，不惜高龄，孤身入都，为的是规正道统，教化天下。朱熹之心，天日可鉴！”

陈骙也道：“陛下，既然群臣交章挽留朱熹，请收回成命，以息众议。”

余端礼、京镗、谢深甫均不吱声。虽然他们心思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朱熹侍讲，已经超出了讲学的范畴，有干政之嫌。

“众卿就不要说了，朱熹必罢，朕意已决。”赵扩这一次也表现得十分执拗。

正说间，王德谦来报，说吏部侍郎彭龟年来了。

彭龟年在嘉王府任过直讲，属东宫旧人。近来患病在家，今日朝会已是告假。

彭龟年一路蹒跚进入垂拱殿，喘息一阵，欲跪下行礼，赵扩摆手道：“彭卿身子有恙，罢了。”

彭龟年待喘息略微平定，道：“臣的病是小病，国家的病是大病。臣见国家病了，纵然自身有些小病，也不得不来。”说罢，又喘一阵粗气。

赵扩见彭龟年如此说，心中顿生不快，竭力挤出一丝微笑道：“卿何出此言？国家有病？国家所患何病？卿这……这是危言耸听……”

“不！”彭龟年伸手制止，“陛下继位不出半年，御笔屡出。先是夺留正之职，现在又逐朱熹外任。想先帝徽宗年间，近幸弄权，内批屡降，最终酿成靖康之祸。如今陛下听信谗言，疏远大臣，架空三省，能说国家没有病么？”

赵扩十分窝火，可这火又不能发作。他原本性格柔弱，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与臣僚撕破面子，何况对方贵为师保！

赵汝愚见彭龟年如此说，既感到畅快淋漓，又暗暗捏一把冷汗。此时的彭龟年豁出去了，停顿一下又道：“既然陛下执意罢黜朱熹，臣斗胆请命，今日与韩侂胄一同宫祠！”

不唯韩侂胄如雷劈顶，就连赵扩也为之一震，殿中大臣更是一片惊骇。

赵扩张着嘴巴，好一会儿才喃喃地道：“彭卿你……你……这是什么话？”

彭龟年言语铮铮：“臣与韩侂胄同时宫祠，让天下人知晓，陛下既罢君子，也罢小人！”

“彭卿！”赵扩终于忍不住了，“你这话太过分了！”

韩侂胄抢出班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陛下，臣深受皇恩，尽忠尽职，不想招致血口……”

彭龟年咬牙对韩侂胄道：“非是下官要与你一同罢职，是因为你若不去，朝廷不靖，国家有难！”

韩侂胄徐徐站起道：“彭侍郎如此说，下官倒要问一句。下官出仕以来，何时有过忤逆之举？下官值守合门兢兢业业，忝任枢府尽忠职守……”

彭龟年一时气急，手指韩侂胄道：“你……你蛊惑圣上，蒙蔽圣听，干扰国政……我断不能坐看外戚之祸在今日重演！”

韩侂胄毫不示弱，铮铮道：“彭侍郎说到外戚之祸，下官更要问一句。下官身为外戚不假，可史上外戚是否人人祸国殃民？且不说魏冉兴秦，窦宪平乱，邓骘辅国，单是前朝长孙无忌，凌烟阁名列第一，贤名垂于青史……”

“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彭龟年面向众臣，胡须气得乱颤，“但凡巧言令色者，非奸即佞！此人不除，国无宁日！……”

“好啦！”突然赵扩尖叫一声，朝堂顿时寂静下来。赵扩脸色绯红道，“朕为天子，所有旨意均出自于朕，与韩卿无干！”

彭龟年缓缓跪下叩首，一颗花白的脑袋将殿中地砖叩得咚咚乱响，泣声道：“陛下……既然如此偏袒韩侂胄，臣去意已决。若陛下不允，臣唯有以死明志……”

赵汝愚一直没有发言，他在紧张地思索。关于朱熹，看来圣意已决，挽留已无可能，倘若彭龟年去职，朝中又将缺少一位忠耿之士。值此之际，朝中正气只可增添不能衰减。彭龟年之举固然壮烈，但从长远计，将彭龟年留在朝中更有意义。更何况，谗佞之辈并非只有韩侂胄一个人，还有王德谦、苏师旦、刘德秀……想到此，他趋前一步道：“陛下，彭侍郎忠心谋国，世人共睹，望陛下切切挽留。”

赵扩听罢一言不发，端坐片刻，起身而去。

君臣相持了几日，一天早朝过后，赵扩将几名宰执召进内殿道："事已至此，朕决意依了彭侍郎的心愿。既然朱熹执意请辞，就由彭龟年出任湖北安抚兼知江陵府。韩侂胄进武宁军承宣使，在京宫祠。"

"陛下，臣认为不公。"赵汝愚头皮一炸，彭龟年逐出了朝廷，韩侂胄却留正了京都。由于激愤，他双眼炯炯，面颊赤红。

"有何不公？"赵扩问道。

赵汝愚道："彭侍郎学识渊博，风骨凛然，在我朝以敢言、尽言著称，今日陛下外放千里，恐失天下人望。"

陈骙也趋前半步道："东宫旧人已然不多，望陛下将彭侍郎留在左右，以供召对。"

这种场合余端礼、京镗只能保持沉默。

赵汝愚继续道："依臣之见，应留彭侍郎于朝中，而命韩侂胄外任州郡。"

赵扩抬起脸问："这是为何？"

"彭侍郎尽忠国事，天下与闻。"

"难道韩侂胄就不是忠心耿耿吗？"

赵汝愚无话可答。

赵扩面带愠色道："彭龟年外任已属优异。韩侂胄本无过尤，如今宫祠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赵汝愚心一横，硬着头皮道："陛下，既然彭侍郎外任已属优异，韩侂胄擢升为承宣使，难道不是优异么？若说韩侂胄本无过尤，彭侍郎直言论事，岂属过尤？臣以为，既然彭侍郎外放江陵，韩侂胄也不能独留朝廷。"

赵扩不再言语。当大臣们说的话他不爱听或者不想听时，赵扩也不反驳，就这么冷冷地坐着，不置一词。这种情形下，诤谏再多也是无

益。

当天下午，御笔再一次送达都堂：彭龟年出任湖北安抚使兼知江陵府；韩侂胄转升武宁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

“熹公……学生无能啊！”赵汝愚捧着内批，面南嘶喊一声，一言未罢，泪飞如雨。

六和塔内，正在午寐的朱熹倏忽惊醒，怅惘片刻吩咐朱在开船。

“开船？”朱在满脸迷惑，“赵相国不是说静候佳音吗？”

朱熹摇摇头，黯然道：“已经没有佳音了。”

半个时辰后，一叶孤舟溯流而上，驶向富春江。

无端遭到凌辱，韩侂胄的全部身心已被仇恨包裹，他决定反击，阴沉着脸对苏师旦道：“自家罢官事小，国事不能坏在这帮腐儒手里！”

吃过晚饭，韩侂胄叫来周筠吩咐道：“去把谢中丞请来。”周筠原是韩家一名小厮，韩侂胄见其长相斯文，口齿伶俐，于是留在身边做了亲随。

约莫半个时辰，谢深甫乘轿来到韩家。

一见面，韩侂胄拱一拱手道：“有扰谢中丞！”

谢深甫还礼道：“承宣有何吩咐请直言，不必客气。”

谢深甫为官二十余年，话语较少，神情肃穆，在臣僚中有一定威望。荣登御史台首座，谢深甫心情复杂。一方面，他感激韩侂胄；另一方面他又忧虑圣上对韩侂胄的恩宠。自古近臣恃宠而骄，谢深甫熟读经史。

献茶毕，韩侂胄紧蹙眉头缓缓道：“中丞心底清楚，前日彭龟年在朝堂发难，斥责的既是下官，也是圣上！彭龟年不过一个侍郎，哪来这大的胆子？倚仗的是赵汝愚。”

谢深甫断定今夜韩侂胄要见自己与前日朝会有关。在他看来，圣上

罢撤朱熹并无大错。朱熹太过激烈，与国事无补。而彭龟年不逊于朱熹，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韩侂胄操弄权柄的情形下对其大加挞伐，只能使朝局更糟。原本谢深甫不想卷入两派之争，可这会儿被请进了韩府，当着韩侂胄的面不得不有所表示，略一思忖后道："下官斗胆问一声，承宣因何与赵相公等人积怨？"

韩侂胄道："这个说来话长。"

接下来，韩侂胄将寿成太后与留正、赵汝愚等人密议，准备立吴兴郡王赵抩为帝，自己闻讯去慈福宫请出太皇太后，最后乾坤扭转，太皇太后在重华宫主持禅让大典，扶嘉王继位讲述一遍。

在京城，清楚赵扩登基内幕的人不多。即便有人隐约知道一些内情，但随着赵扩继位迅速选择了遗忘，没有人怀疑赵汝愚不是从龙之臣。赵汝愚若不是拥立新皇建下大功，怎么会由枢密使升为右相？

谢深甫听完大为震撼，好半天才轻声问道："圣上知道吗？"

韩侂胄摇头。

"承宣为何没有告知圣上？"谢深甫十分不解了。

"此事牵涉寿成太后。谢中丞是知道的，在朝野，寿成太后享有贤名。"

韩侂胄能够维护寿成太后的名声，忽然令谢深甫刮目相看："承宣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圣上终归会知道的。"

韩侂胄道："也许到那时，寿成太后已经宾天了。"

谢深甫深以为然："还是承宣想得周到。"

韩侂胄道："今日请中丞光临敝舍，一是原原本本告知下官与赵丞相的恩怨纠葛，二是就教中丞，如此局势，下官如何处置？"

谢深甫对韩侂胄升起几分好感，问道："承宣有何打算？"

"下官欲弹劾赵汝愚。"

谢深甫沉吟片刻，问："承宣弹劾赵汝愚，以何事为由？"

"祖宗家法，宗室不得预政。"

谢深甫听罢后摇头："下官以为不可。"

"为何不可？"

"承宣若弹劾赵汝愚以宗室预政，谋危社稷，将置圣上于何地？"

韩侂胄一时答不上来。

谢深甫继续道："圣上倚靠丞相理政，承宣却以'谋危社稷'弹劾赵汝愚，这不是跟圣上出难题么？"

韩侂胄觉得谢深甫所言有理，圣上没有罢免赵汝愚的意愿，他上章弹劾赵汝愚，只会引起圣上的反感。

谢深甫话锋一转："下官以为，除赵汝愚外，有两人可以弹劾。"

"哪两人？"

"黄度与陈傅良。"

"望中丞明示。"

"黄度身为正言，不辨曲直，擅自挝鼓，扰乱视听；陈傅良执掌中书，参预机密，于朱熹进京之前赴六和塔私会，有结党之嫌。"

"那就劳驾中丞。"韩侂胄朝谢深甫深鞠一躬。

次日，谢深甫与刘德秀各自奉上一道弹劾奏，谢深甫弹劾陈傅良；刘德秀弹劾黄度。赵扩显然对陈傅良和黄度十分不满，没有与宰执大臣商议就立马批复，陈傅良提举兴国宫；黄度出知平江府。

南宋动荡不安，大金也不太平。

过完八月，桀骜不驯的黄河终于安静下来。随着大水消退，完颜璟对都水监的人事进行了大面积调整：都水监王汝嘉罢职，都水丞田栎遭

贬，另有一批吏员因治水不力或降罪或降职。

刚刚处置完都水监的官吏，一个坏消息传来，使完颜璟逐渐变好的心情为之一扫。按察司禀报，说已故执政官张汝弼的妻子高陀斡在府中供奉张妃画像，诅咒完颜璟早死，好让张妃的儿子完颜允中继位。

原来，金国皇帝完颜亶为完颜亮所弑。完颜亮篡位后，自恃其才，残暴荒淫。完颜亮知道堂弟完颜雍的妻子乌林答氏漂亮贤淑，特命乌林答氏前往中都见驾。乌林答氏清楚，她若不去中都，将祸及夫君；可是，她若前往中都，将贞洁难保。行至河北良乡，两难中的乌林答氏给完颜雍满怀深情地写了一札《上雍王书》，乘护送军士不备，投进了冰冷的湖水。

完颜雍当了皇帝，追赠乌林答氏为明德皇后，且宫中不再立后。完颜雍膝下八子，七子为庶出。长子完颜允中的母亲是张妃。次子完颜允恭的生母才是乌林答氏。很早，完颜雍就将完颜允恭立为了太子。遗憾的是，完颜允恭天年不假，不到四十岁便因病去世。怀着对乌林答氏感激之情的完颜雍并没有将皇权交给其他儿子，而是毫不犹豫地将传给了完颜允恭的嫡子完颜璟。完颜璟登基之时，七个叔伯王爷俱在。侄儿做了皇帝，七个叔伯都心中耿耿。为了提防七个王爷，完颜璟不得不拿出相当的精力。

完颜允中的母亲张妃为元妃。按大金国内命妇排序，元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所以，在七个王爷中，完颜允中最为跋扈。张汝弼是张妃的亲弟，高陀斡是完颜允中的舅母。高陀斡诅咒完颜璟，有着充分的理由。

盛怒之下，完颜璟当即将高陀斡打入大牢。一番鞫讯下来，高陀斡供认不讳。案子结了，可完颜璟始终心怀耿耿。为此，他特地召见大理寺少卿张岩叟，当面下旨命他前往平阳查勘。

“张卿此去平阳，干系重大。既不要枉屈了大王，也不得疏忽大意。事事留心，细细访察。”完颜璟面无表情，顿了一顿加重语气，“访察若有不实，国宪不容！”

大半个月后，张岩叟从平阳归来。他没有进宫去见皇帝，而是来到胥持国府。

“孟弼可有好消息？”甫一坐下，胥持国就迫不及待地问张岩叟。张岩叟表字孟弼。

“胥公莫急，容下官喝口茶慢慢道来。”待张岩叟慢悠悠地将一盅茶汤饮完，仆人续上水后，才乐呵呵道，“胥公，圣上可以高枕无忧了！”

“此话怎讲？”见张岩叟满脸喜悦，胥持国心中已明白十之八九。

张岩叟正襟危坐道：“据镐王爷的家奴德哥告首，说王爷曾对侍妾瑞雪许诺，‘我得天下，子为大王，你为皇妃。’”

胥持国愕然道：“真有此话？”

张岩叟哈哈大笑，对胥持国道：“那德哥识得几个文字，下官要他亲笔写了一道告首状。”

“有德哥的亲笔告首状？这就够了！”胥持国喜上眉梢。

完颜璟看到德哥的告首状时，刚安排完巡幸西山事宜。西山圣水院已全面竣工，正等着圣上与淑妃娘娘驾临。完颜璟刚要过宫给李师儿一个惊喜，一名内侍将其拦住，呈上大理寺的进状。

完颜璟匆匆看过，冷冷一笑，吩咐回殿。

重回仁政殿后，立刻命人去召完颜守贞、马琪、胥持国等人进宫议事。

对于高陀斡的诅咒，完颜璟并不十分在意。无论高陀斡如何咒他，都动不了他一根毫毛，他在意的是完颜允中。完颜璟清楚地记得，大定十九年（1179年），造坤厚陵，改葬明德皇后。一同移葬的还有完颜允中的生母张妃。爹爹是太子，受命主持丧礼。按制，应由明德皇后的灵柩先发，继而才是张妃的灵柩。但身为枢密使的完颜允中不仅先发张妃的灵柩，并且执导黄伞。最可恨的是，事先完颜允中并不告知爹爹。待到皇后的灵柩步出磐宁宫后，执事官传呼黄伞，才得知黄伞已经随张妃出发了。一向温良恭俭让的爹爹为此气得浑身发抖。

在等候完颜守贞和执政官时，完颜璟开始思索另一个问题，张岩叟此次前往平阳，尽管拿到了家奴德哥的告首状，仍然缺乏完颜允中叛逆的直接证据。当然，完颜允中一心窥伺皇位，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

是仅以一句大逆不道的言语就给他定罪，朝中大臣们会不会意见一致？

就在完颜璟七思八想时，完颜守贞、马琪、胥持国陆续来到殿内。

完颜璟命内侍将大理寺的进状递给众人传看一遍。

在大金国，家奴告首主人屡见不鲜。告首的家奴多了，引来一些人的疑虑。尤其是有识之士，对家奴告首主人极为鄙夷，包括完颜守贞。在他看来，不论家奴告首是否属实，就其家奴的本性而言，必须对主人忠实。家奴告首主人，便是不忠，应予治罪。若任由此风蔓延，人人将心怀不轨。然而数十年来，但凡家奴告首，无有不准，并且赏赐甚丰。

待众臣传看完毕，完颜璟问："镐王罪在不轨，当如何处置？"

胥持国判断皇上是在试探宰执大臣们的态度，当即道："陛下，镐王之罪，虽然罪在言语，可言为心声。"

完颜璟轻轻点了点头。

马琪见完颜璟首肯了胥持国的意见，也赶紧表态："镐王谋逆，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臣以为应治以重罪。"

"宰相持何意见？"完颜璟将目光投向完颜守贞。

完颜守贞很是为难。但事发突然，容不得细想。他趋前一步，缓缓道："陛下适才所言，完颜允中罪在不轨。可依臣看来，完颜允中虽然有不臣之心，但未有谋逆之举。臣以为，应该酌情薄处。"

完颜璟没有吭气，扫了一眼马琪与胥持国。

马琪与镐王并无过节，主张治以重罪不过是顺从圣意，见宰相如是说，一时退后半步，不再吭气。

胥持国却道："平章何出此言？完颜允中素来藐视圣上，对朝政多有不满，岂能从轻发落？那岂不是助长叛逆之心么？"

完颜守贞狠狠剜了胥持国一眼，声音平静却极有威严："心有所想也要治罪，大金国有这条律法么？"

胥持国果断回击："完颜允中是王爷，不是庶民，心存妄想即是大不敬，依律当斩！"

完颜璟见完颜守贞神情凛然，知道这个平日外柔内倔的老头子豁出去了，遂将手一摆道："既然众卿意见不一，那就将镐王的罪状宣示百官，由百官议决。五品以下附奏，五品以上入对。"

由百官议罪，完颜守贞心底一下子盛满苦水。他还想说些什么，圣上已经发话了："众卿退下吧。"

事情的发展正如完颜守贞所料，百官议罪只不过是走个过场。除为数不多几个大臣主张剥夺王爵、贬为庶民外，绝大多数臣工一边倒，那就是镐王谋逆，当杀。

这个结果完颜璟是满意的，他扫视群臣，缓缓说道："完颜允中跟随先皇多有勋劳，朕治他的罪实属于迫不得已。看在完颜允中跟随先皇多有勋劳的份上，改弃市为赐死吧。"

当完颜允中的死讯传到省部，完颜守贞呆怔了半晌。在完颜守贞看来，且不说家奴们的告首是否属实，这种所谓谋逆案无助于政局的稳定，只能离散人心。因为每一个王爷背后都有一批亲眷、旧友、属下以及无以计数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杀掉一个王爷，就会树立一批敌人。至于心怀叵测之徒，也许会据此大做文章。如果真是那样，情形更坏。可这些，皇上怎么听得进去呢？

第六章　庆元党案

公元1195年，随着赵扩的登基，改年号为庆元。腊月二十四，赵扩派内侍给韩侂胄送来一箧瓯柑，韩侂胄感动得痛哭流涕。次日，韩侂胄进宫谢恩，赵扩执着他的手道："卿在京宫祠，等于就在朕的身边。朕要见卿，派人去叫罢了，卿要见朕，可随时来见。"

韩侂胄一听，感激与委屈交织，泪水再一次冲出眼眶。

正月初一名元日，又名正旦节。韩侂胄参加完一年一度的大朝会，带着吴氏去给太皇太后拜年。行过拜节之礼，吴芍芬命人拿出两只产自交趾国的象牙簪作为封赏。

“姑母，侄儿也磕了头的，拿什么赏侄儿呀？”韩侂胄一旁道。

吴芍芬笑眯眯地问：“你想要什么？”

韩侂胄想了想道：“侄儿说了……恐怕姑母舍不得。”

吴芍芬环顾左右，问道：“莫不是瞧上了我这里的女儿？”

众侍女闻言，都抿着嘴笑。

韩侂胄牵着吴氏走到吴芍芬面前道：“姑母身边的女儿都是国色天姿，侄儿哪敢开口。侄儿是想，姑母能否将胜景园赏赐给侄儿？”

“胜景园？”吴芍芬怔了怔，突然想起来了，胜景园是她与先皇帝的一座别院。曾几何时，每逢夏秋时节，她与先皇帝时不时地去胜景园住上几天，直到先皇逊位。至此，他们搬进了德寿宫，就再也没有去过胜景园了。这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也不知胜景园变成了什么样子。今日若不是韩侂胄说起，她都把那座别院给忘记了。

“姑母，怎么啦？”吴氏见吴芍芬沉默不语，轻唤一声。

吴芍芬从往事中清醒，和蔼地问道：“大哥儿看中胜景园了？”

韩侂胄点头道：“侄儿是想，胜景园既然是先皇与姑母的少憩之地，就应该世世代代胜景如初才是。”

韩侂胄答得妥帖，吴芍芬听罢频频颔首，微笑着说道：“既如此，就把这座院子赏给你。”

“谢姑母。”韩侂胄心头流过一股暖流。

正月还没有过完，胜景园的修缮工程便开始启动。翻新屋宇，开挖沟渠、植树种草。

庆元初年，韩侂胄虽身无职事，但在朝廷乃至京城，名头仍然十分响亮，究其原委，即与太皇太后赏赐胜景园有关。人们在想，胜景园是高宗皇帝的别院，如今太皇太后赏给了韩侂胄，这该是何等的恩典？！

过完元宵节，赵彦逾归葬完寿皇从绍兴回到临安，复命完毕的他等

待新的任职。赵彦逾在出任踏勘使前是工部尚书，按他的设想，这一次他有可能进入执政，因为在他返回临安前陈骙已经致仕，政府需要补进新的人选。

关于赵彦逾升任执政赵汝愚不是没有考虑，可问题出在宗室上。大宋立国后对宗室管理很严，赵氏族人不得掌军，不得为相，不得与朝臣或将领们交往。南渡后，鉴于赵氏族人的减少和国家急需人才，入仕者才逐渐多起来，否则以赵汝愚的身份，万不能做到右相。

如今政府内已有了一个赵氏族人，如果再引入一个，圣上会怎样看？言官们会怎样看？天下官员、士子以及百姓会怎样看？所以赵汝愚就否定了将赵彦逾引入政府的念头。当赵扩询问赵彦逾除授何职时，赵汝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丘密已在川蜀任职三年，臣以为，可命赵彦逾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见赵扩愣着，又道，"赵彦逾做过四川总领，熟知川中情形。"

赵扩觉得赵汝愚考虑得很周密，眼下除了赵彦逾还找真不出更为合适的人选主政四川。

"总领杨辅本是蜀人，干练谦和；兴州都统制张诏老成持重，深得军心。赵彦逾此去可谓驾轻就熟。"赵汝愚又道。

赵扩又问道："卿以为何人进入执政呢？"

"吏部尚书郑侨。"赵汝愚早已想好人选。

赵扩非常满意，因为郑侨曾在东宫任过小学教授，给赵扩讲释《左氏春秋》，算是帝王之师。

赵彦逾接到出任四川制置使的诏命后心顿时凉了。以六十六岁的高龄远赴四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在朝中对某些人是种威胁，企图一劳永逸地逐出京城！顿时，他冰冷的心底升起万丈怒火。很快赵彦逾就弄清了，原来要他赴川任职是赵汝愚的主张，他当即进宫求见赵扩。

望着满脸皱褶跪倒在地的赵彦逾，赵扩不由得心生恻然，道："卿以年迈之躯刚从帝陵回来，又要远赴四川，朕实在于心不忍。"

赵彦逾行过臣礼，站起身道："臣为宗室老人，为陛下尽心竭力是臣的本分。只是臣已是垂暮之年，来日无多，这一去不知今生还能不能再见到陛下。"

赵扩鼻子一酸，吩咐赐座道："卿是老人，朕也不想让卿远行。只是四川地重，只有卿才能当此大任。"

赵彦逾坐下后道："臣今日来，一是向陛下辞行，二来有话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赵扩关切地说道："卿有何话，不妨直说。"

"朝中有党。"赵彦逾舌尖迸出四个字。

赵扩一震："朝中……有党？"

"右相即是党魁。"

"赵汝愚？！"

"陛下有所不知，朝中大臣多以赵汝愚的马首是瞻，其中又以六部为最。兵部侍郎章颖、吏部尚书郑侨、工部侍郎叶适、户部侍郎薛叔似、刑部侍郎徐谊、权礼部尚书黄由……"赵彦逾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列举名字。

半晌，赵扩问："卿所言当真？"

赵彦逾铮铮道："臣若有半句虚言，甘当国法。"

又过了半晌，赵扩低声道："朕知道了，卿退下吧。"

赵彦逾谢恩毕，缓缓退出殿外，仰首向天，长长吁了口气。

傍晚时分，一名内侍来到韩侂胄家宣道："小人奉圣上口谕，速召承宣进宫面对。"

近来韩侂胄全部身心都扑在胜景园里，对朝中事情不甚关注，忽然听说官家召见，竟一时不知所措，拱手道："中贵人少坐，容下官更衣。"

内侍道："皇上说了，韩承宣在宫祠之中，不必拘礼。"

既然圣上有旨，那就着便服觐见。肩舆进入皇城，停在宫外。来到勤政殿，韩侂胄一眼看去，赵扩独坐在灯影里，显得惘然、感伤与无助。韩侂胄踮着脚步，轻轻走到赵扩身旁，跪下叩首，恭祝圣安。

赵扩动了一下身子，抬头看定韩侂胄，半晌才用喑哑的声音道："平身吧，自卿走后，朕身边已无信赖之人。"

韩侂胄闻声一呆，断定朝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便问："陛下何出此言？"

赵扩遂把下午赵彦逾的话复述一遍，竟气得有些许哽咽："丞相结党，六部官长多为羽翼，朕还有何人可以托付？"

韩侂胄先是大骇，继而大喜。他万万没有想到，给予赵汝愚重重一击的会是赵彦逾！若非赵汝愚擅权之极，同为赵氏宗室的赵彦逾绝不会御前告状。

赵扩继续道："对于赵汝愚，朕可谓仁慈已极。他日寿皇宾天，赵汝愚竟瞒过父皇，欲扶吴兴郡王继位……"

韩侂胄心底大骇，原来圣上早已知晓此事！可圣上……竟然大半年来未露丝毫声色……

赵扩愤愤道："……太皇太后推举赵汝愚为相，朕并未阻滞。朕若是个心胸狭隘之人，早就将其贬窜到了蛮荒之地……"

待赵扩说完，韩侂胄道："陛下仁德至此，赵汝愚不仅不知感恩，还援引党徒，播乱朝政，实在可恶！"

赵扩道："朕意已决，赵汝愚必须离开政府。"

韩侂胄问："陛下以为，以何罪名罢黜？"

赵扩沉吟着，若以结党之名罢黜赵汝愚，势必牵连很多朝中大臣。自己嗣位未久，不想牵涉太广。

韩侂胄见赵扩不语，遂道："究竟以何罪名罢黜赵汝愚，待臣与其

他大臣商议过后再定。”

赵扩点头道：“如是甚好。”

当晚，韩侂胄吩咐周筠将京镗和谢深甫请来府中。

上茶毕，屏退家人，韩侂胄将见驾的经过讲述一遍，道：“官家心意已定，这一次赵汝愚必须罢相。”

对于赵汝愚，京镗和谢深甫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与赵汝愚存在嫌隙，另一方面，数十年的为政经验告诉他们，就目前，赵汝愚仍然是最为合适的丞相人选。罢黜赵汝愚，由谁来主持两府事务？余端礼吗？在京镗和谢深甫看来，与其让华而不实的余端礼主政，还不如让为人狷介的赵汝愚继续为相。

韩侂胄见京镗与谢深甫沉默不语，有些不高兴了，问：“二位相公莫非对赵汝愚心存怜惜？”

谢深甫徐徐道：“下官并非怜惜赵汝愚。下官只是觉得若以结党罢黜，必然列举党羽。这些党羽是罢，还是不罢？若一同罢职，三省六部岂不要瘫痪？”

京镗接着道：“谢中丞言之有理。下官也以为不应以结党罢黜。赵汝愚崇尚理学，朱熹、陈傅良、蔡元定都与之相善。遍观我朝官吏，理学弟子已难以计数。若是以结党之名罢黜赵汝愚，理学派官员和士子们必定群起攻之。到那时，瘫痪的就不仅仅是三省六部了。”

韩侂胄将脸孔一板道：“难道敢造反不成？”

“承宣有所不知，”京镗继续道，“南渡以来，经高宗、孝宗以及太上皇三朝，理学已成气候。现如今，赵汝愚领衔官僚，朱熹影响士林。一旦赵汝愚罢职，势必人心纷乱。”

谢深甫接着道：“京参政说得是，如今理学一派枝繁叶茂。不仅天下士子尊崇理学，就连乡里社会也以涉猎理学为荣。”

韩侂胄脸板着，一时没有吭声，他不相信一群书生能生出什么大事？！但既然京镗和谢深甫两人都极力反对以结党罢黜赵汝愚，韩侂胄也不好继续坚持，心底却是一百个不痛快。

京镗知道韩侂胄心里不高兴，可他身为执政不得不为政局考虑，又道："承宣勿忧，既然圣上要罢黜赵汝愚，何愁找不到由头？"

韩侂胄这才和缓着脸色问："京参政有何高见？"

"我朝有制，宗室不得参决政事。赵汝愚身为宗亲，官至右相，总揽朝政，有违祖制。"

不数日，一道"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乞罢其政"的弹劾奏副本送达赵汝愚的案头。赵汝愚看罢弹劾奏，半天一动不动，这一直是他最为担心的事情。当初请留正回来出任左相实际上有两个目的，一是钳制韩侂胄，二是遮挡自己。谁知留正上任仅仅一个月就遭罢职，赵汝愚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七个多月来，祖宗之法就像一柄利刃悬挂在赵汝愚的头顶。终于，这柄利刃落下来了，一种刻骨铭心之痛蔓延全身。

既然遭到弹劾，赵汝愚只得上章请辞。以赵汝愚的设想，皇上肯定要挽留他，至少要召见他予以抚慰。即便是礼节上的，这一套程序也不可避免。谁知就在赵汝愚上章请辞的第二天，皇上不仅批准了他的辞呈，就连外放的诏书也一并下来了：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出知福州。

赵汝愚顿时浑身凉透。原来，打击他的不仅仅只有小人、政敌，就连圣上也不信任他了，欲将他赶出朝廷而后快。当天晚上，赵汝愚把长子赵崇宪叫到身边道："为父决定不去福州了，回老家余干。"

赵崇宪支持爹爹的决定："东山书院现在只有二叔一个人主持，若爹爹回去讲学，二叔和那些弟子们会高兴得跳起来！"

赵汝愚辞免知福州的奏请也很快照准。

三月一日是朔望朝，平明时分，百官汇集，往日显得空旷的大庆殿人头攒动。行过朝会大礼，赞礼官宣："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一般而言，朔望朝属于礼节性的，这么多京官不可能一个个出班奏事。京官们也知道，他们言事靠的是奏折。至于宰执大臣以及六部九寺官长，也不可能将军国大事拿到这么多人面前讨论。就在正要宣布退朝的一瞬间，一个声音于殿中响起："臣有事要奏！"

众人举目望去，原来是工部侍郎叶适。

赵扩问："卿有何事？"

叶适道："臣以为，赵汝愚不该罢黜。"

此言一出，殿内一片寂然。

"昔日祖宗立制，宗亲不得理政掌军，那是江山一统，民安国泰，如若宗亲理政掌军，谋危社稷。如今情势与过去大不相同，西有党项，北有女真，两河沦陷，中原未复。赵汝愚为汉恭宪王之后，对皇室忠心无二。自从进入政府以来，勤谨任事，多有勋绩，天下百姓有目共睹。臣以为，祖宗之制应因时而变，赵汝愚不可去相。"

话音刚落，兵部侍郎章颖出班启奏："叶侍郎所言极是。如今强虏环伺，国势初安，陛下应破除旧制，延揽英才。若以同姓罢黜丞相，不仅于社稷不利，天下士子也恐怕难平。"

韩侂胄虽然宫祠，但他是在京宫祠，朔望朝会还是要参加的，宫祠的官员排列在职事官员之后。起初，韩侂胄没有在意叶适所说，见大家伙都竖起了耳朵，他才认真倾听。原来是为赵汝愚说情，韩侂胄一下子绷紧了神经。

章颖说完后，刑部侍郎徐谊走出班列道："当年，太上皇起用赵汝愚主持枢府，朝中若干大臣也曾以宗亲不得理政加于抵制，是太上皇力排众议。圣上天资聪颖，应明察秋毫，以赵汝愚为相，有百利而无一弊。"

接下来是国子祭酒李祥："去岁寿皇驾崩，太上皇不出，朝野汹汹，留正挂印而去，官僚几近解散，是赵汝愚中流砥柱，坚守都堂，内安两宫，外平内乱，朝政不废，天下晏然。陛下能够顺利继位，赵汝愚功莫大焉！"

韩侂胄心底一声冷笑，陛下登基赵汝愚功莫大焉？一派胡言！韩侂胄虽看不清赵扩的脸色，但他可以断定，官家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

韩侂胄猜测得不错。不提继位尚可，提起继位赵扩心底的怨气顿时翻了上来，好在他天性柔善，能够克制。

为赵汝愚复相的奏请还在继续。

户部侍郎薛叔似出班奏道："陛下初登大宝，应该选用忠良。朱熹，天下名儒；彭龟年，东宫旧人；赵汝愚，宗室贤能。陛下皆弃之不用，这是远君子而近小人！君子渐远，小人渐近，自当朝政衰败，国是日非！"

"陛下罢黜赵汝愚定是出自小人之议！"又一个洪亮的声音于百官之中响起，不用看人们就知道，这是礼部尚书黄由，他走出班列道，"自古人臣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君子所行为大道，小人所趋为幸门。前有处分朱熹、彭龟年，现又罢黜赵汝愚，皆是佞幸所为。陛下，政归佞幸，为祸不远！"

如果说户部侍郎薛叔似的一番话震耳发聩，黄由的一席话则是石破天惊了。参与朔望朝会的臣僚有数百人之多，待黄由说完，整个大庆殿里听不到半丝气息。

韩侂胄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这些官僚也太荒唐了，他们满以为是自家报复，赵汝愚才遭罢相，殊不知罢免完全出自圣意。对圣意众口交谪，指为佞幸作祟，官家的脾气再好，恐怕也在劫难逃！

果然，黄由话音刚落，赵扩霍地起身，拂袖而去。文武百官瞥了一眼赶紧收回目光，低垂脑袋。过了好久，赞礼官才捏着嗓子宣告退朝。

散朝后韩侂胄走了没多远，即有内侍追来说道："承宣且慢，圣上有旨，后殿召见。"

宫门前，王德谦正在等候，他兴冲冲地对韩侂胄道："韩承宣，机会千载难逢啊！"

韩侂胄明知故问："什么机会？"

王德谦道："承宣装什么糊涂？自是扳倒赵汝愚一党。"

"赵汝愚遭人弹劾，已经辞职。"韩侂胄脚下不停。

王德谦嘿嘿笑道："赵汝愚辞职了，可朝中党羽还在。"

如此敏感的话题，韩侂胄不可能与王德谦讨论，敷衍道："朝中有

党？在下今日可是第一次听说。”

走了几步，王德谦又道：“承宣等会儿见了官家，千万莫要心慈手软。”

闻言，韩侂胄打着哈哈：“贵珰高看在下了。在下不过一个闲散之人，按月领取俸禄而已，谈不上手硬手软。”

王德谦撇撇嘴，不再吭声了。

进入后殿，行过臣礼，韩侂胄静立一旁。赵扩刚从激愤中平静下来，此刻一项重大决定已在心中酝酿成熟。沉静了一会儿，他抑制着情绪，语调缓缓道：“前日赵彦逾说朝中有党，朕还半信半疑。今日一见，果真如此。”

今日情形也大出韩侂胄意外，挽留赵汝愚的大臣，除了学官李祥，其他人全为六部枢要。

“朕继位未久，实在不愿处分大臣。可是……朕若不给处分，他们愈加以为朕软弱可欺。”赵扩看着韩侂胄，停了停问道，“卿以为当如何措置？”

韩侂胄摇头道：“这个……臣不敢说。”

“但说无妨。”

韩侂胄苦苦一笑道：“陛下，刚才在朝堂上，黄尚书左一个幸门，右一个佞幸，臣实在是惶恐得很……”

“卿休得听他胡说！朕早就对他们讲过，天下大事，皆决断于朕！”赵扩的脸又开始涨红。

韩侂胄道：“陛下睿哲英明，可不能因为臣……连累陛下的圣名……”

赵扩将手一摆道：“所以这一次必须整顿朝纲。赵汝愚宫祠，所有党羽一律逐出朝堂！”

韩侂胄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一颗心提到了喉咙眼。清除赵汝愚的

党羽，意味着将有一批大臣罢职或者外放。

赵扩忽然站起，眼里闪射出少见的光焰："这一次朕要让他们看看，先帝在位时结党不行，在朕手里也不行！"

韩侂胄凝神问道："陛下可知哪些人是赵汝愚一党？"

赵扩目光炯炯道："朕今日召卿来，就是委托卿查一查，赵汝愚一党究竟有多少人，是哪些人。"

"臣……领旨。"

庆元元年的春天一直阴雨绵绵，俗话叫"倒春寒"。不仅农人们开不了犁，就连为太上皇赵惇赶修的泰安宫也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到了三月，天空竟然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面对三月雪，谢深甫心头是矛盾的。世间这场倒春寒大煞风景，可朝廷上的这场"倒春寒"呢？按照刘德秀等人报上来的名单，为赵汝愚罢相鸣冤叫屈的大臣有二十多人，且全部是在职的官员。如果将这些官员全部赶出朝廷，政事有瘫痪之忧。

这天下午，监察御史沈继祖来到御史台，向谢深甫呈上书札道："下官要弹劾朱熹。"

弹劾朱熹？朱熹不是辞官了吗？这次按照圣上清查党朋的旨意，京城以外的官员没有涉及。

"下官以为，朱熹有不轨之心。"沈继祖又道。

谢深甫眯起眼睛，看着沈继祖道："朱熹不过一介文士，骑不得马，挽不得弓，何来不轨之心？"

沈继祖道："朱熹广招门徒，以为党伍。皆食菜，不食荤，名为粗茶淡饭，实与妖教无异……"

"荒唐！"谢深甫一声断喝，厉声道，"朱熹曾为圣上侍讲，安能是妖教之徒？朱熹若是妖教之徒，将置圣上于何地？"

沈继祖瞠目结舌，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面色铁青的谢深甫。

赶走了沈继祖，谢深甫的心情越发沉重。他猜测沈继祖今日弹劾朱

熹，绝非偶然。这预示着在扳倒赵汝愚后，下一个就是朱熹。而要扳倒朱熹，势必牵连更众。谢深甫不可能阻止事态的发展，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引退。如果他不及时抽身，以他目前的位置，今后将是众矢之的。想到此，谢深甫伏案疾笔，写了一道辞职奏。

辞职奏刚刚完成，赵扩派内侍来召他了。进宫来到勤政殿，余端礼、京镗、韩侂胄均已在侧。赵扩道："今日召众卿前来，是有几桩大事要议。一是赵汝愚已然罢相，宰执需要补充调整。朕以为，政事堂以余端礼为左相，京镗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谢深甫为参知政事。"

这一任命无论对余端礼，还是京镗和谢深甫，都大出意料。赵汝愚罢相，余端礼升为了左相。京镗由一名执政官，一跃而成了右相兼知枢密院事。最震撼的当属谢深甫，由御史台进入了都堂。谢深甫自然渴盼成为执政大臣，因为进入都堂是天下所有士子的梦想，他也莫能例外。遥想当年夤夜苦读，隆冬腊月将井水置于脚上防困，为的不就是这一天么？

短暂的愕然过后便是谢辞。谢辞不允，然后是谢恩，谢深甫庆幸自己还没来得及将辞职奏递呈皇上。

赵扩又道："谢卿进入执政，由何人出掌御史台需要商议。"

余端礼、京镗、谢深甫仍沉浸在升迁的喜悦里，由谁来接掌御史台都没有细想。这时，韩侂胄一旁道："臣举一人。"

三名宰执一齐将目光投向韩侂胄，目光显得讶异，或许这时他们才省悟过来，今日圣上召对，已然宫祠的韩侂胄不应该在场。

"卿举何人？"赵扩问。

"何澹。"

三名宰执相互望望。何澹反对理学，与理学派官员格格不入，他们是知道的。当年何澹在谏议大夫任上便上书赵惇，说理学是误国之学。绍熙二年，因生母去世何澹回乡守孝。三年孝满回到临安，此时朝中主政者为留正、赵汝愚等人。留正、赵汝愚等人与理学派官员相善，对何澹反对理学深为不满，千方百计阻止其回朝，使得何澹一直在地方任职。

“就是那个首上学术有正邪的何自然？”赵扩问道。何澹表字自然。

韩侂胄答道：“正是。”

“众卿以为如何？”赵扩将目光投向三名宰执。

三名宰执均对何澹的看法不佳。何澹意气太重，容不得理学。可问题是提名何澹出任御史中丞的是韩侂胄，既然韩侂胄列班宰执大臣召对，可见其在圣上心目中的位置。

“臣赞同承宣的举荐。”余端礼第一个表态。

“臣附议。”京镗道。

“臣也附议。”谢深甫说完垂下头。

赵扩以肯定的口吻道：“去朋党，清朝堂，需要何澹这样的直臣。”随后话锋一转，“今日还有一事需要告知众卿，韩侂胄虽然宫祠，却心系朝廷，多次为朕分忧解难。朕特意加恩，擢韩侂胄为开府仪同三司。”

有宋一代，开府仪同三司为文散官第一阶。从品秩上讲，仅次于左、右丞相。接下来是韩侂胄谢辞，而赵扩一再不允。

三名宰执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崇文抑武的宋代，文人打心底瞧不起武人。何况，三名宰执都曾寒窗苦读、皓首穷经，像韩侂胄这样的武人怎么入得了他们的眼？问题就复杂在这个入不了他们眼的武人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使他们官至极品。尽管心情芜杂，但他们知道此时不能沉默，必须有所表示。

“危难之际，韩承宣力挽狂澜，拥立圣上，建下不世之功，此殊荣非韩承宣莫属。”京镗第一个表态。

余端礼见京镗抢了先，赶紧道：“承宣功勋卓著，当之无愧。”

谢深甫也道：“承宣休得辜负圣恩。”

赵扩面带喜悦，道：“几位宰执大臣都在劝慰，韩卿就莫要推辞了。”

此时此刻，韩侂胄心中激荡着感激的潮水，官家是当着三名宰执大臣的面对他进行陟升，这使他感到无比荣耀。

余端礼随后又问道："陛下，何不给韩开府授予职事？"

京镗也道："开府知兵，可领衔枢府。"

赵扩微笑不语。

韩侂胄解释道："去岁彭侍郎与下官同时罢职，如今彭侍郎仍在江陵任上，下官若进入枢府，彭侍郎不服，世人也不服。"

"开府高风峻节！"余端礼、京镗为之愕然。

谢深甫没有加入对韩侂胄的恭维，他在想另外一回事情，那就是何澹主政宪台，朱熹恐怕凶多吉少。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担忧，年逾五旬的何澹果然意气不凡，就任御史中丞后第一次面对，便对理学严加痛斥。

"何为理学？"何澹侃侃而谈，"其学说虚空而无补实用，其行为矫揉而不近人情。譬如'格物致知'，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然而，一说既出，附之者众。一旦入其学门，便假借声势，或赚其美誉，或攫取爵禄……"

参与面对的余端礼、京镗、谢深甫一听，都禁不住打个寒战。

"理学泛滥，圣贤之学难以为继。"何澹继续道，"朝野上下尽邀誉之徒。想当年高宗亲洒翰墨曰：'学者当以孔孟为师'。臣以为，陛下应以高宗之言风厉天下，使天下皆师孔孟。"

何澹说完，很长时间没人吱声。

"卿言有理。"赵扩下了定论，显然对何澹的一番议论很感兴趣，"卿以为，当如何倡导圣贤之学？"

"有志于学者，不必自相标榜，更不以同门之故相互庇护。是者从其为是，非者从其为非。朝廷唯是之从，唯善之取。听其言而观其行，因其名而察其实，录其真而去其伪。由此学风纯而士风纯，士风纯而国事定。"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赵扩将目光投向三名宰执，“众卿以为如何？”

三名宰执不由得互望一眼。平心而论，他们也不大赞成朱熹的学说。治理国家靠的不是“格物致知”和“精义入神”，但作为一门学说，这样大张挞伐也显然不妥。

“莫非众卿持有异议？”赵扩神情祥和，声音却有些发冷。

既然皇上定下了基调，谢深甫、京镗、余端礼只得依序表示自己的态度：“臣等谨遵圣意。”

接下来，打击的目标由朋党转向了理学，首当其冲的仍然是赵汝愚。

三月初，赵汝愚解除了右相职务，以大学士的身份提举洞霄宫。不到一个月，圣旨又下：赵汝愚“倡引伪徒，图为不轨”，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送永州安置。随着对赵汝愚的处分加重，朝廷开始大规模清洗理学官员，并设置了伪学籍。入伪学籍的宰执有四人，待制以上的大臣有十三人，普通官员有三十一人，武官三人，士子八人。但凡入了伪学籍的一律罢官，且终身不得入仕。

庆元二年初春，赵汝愚拖着病躯踏上了去永州的道路。永州古称零陵，隶属荆湖南路。行至衡州，赵汝愚病情加重。此时大雪飘飞，馆驿却无火炉。押送人员与驿丞交涉，驿丞说上司有令，赵相国辣气很重，无须生火。在寒冷中度过三天三宿，赵汝愚悲愤交织，于夜半病逝。

赵汝愚的死讯传到建安，朱熹大为震惊，老泪纵横道：“子直仙逝，我朝又少一刚正之人！”

此时的朱熹，足疾越来越沉重了，但他仍然决定前往饶州吊孝。后经朱在、蔡沈等人一再请求，朱熹才放弃赴饶州凭吊赵汝愚的打算，最后于武夷精舍设灵祭奠。

哪曾想，朱熹大张旗鼓悼念赵汝愚，却惹怒了一批言官。五月，新任监察御史胡纮联合沈继祖再次弹劾朱熹。很快圣旨下来，褫夺朱熹一切功名，废为庶人。

庆元初年，打击理学之风愈演愈烈。八月，已升任太常少卿的胡纮再次建言："近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诋毁圣德，几至大乱。经二三大臣及言官死力谏诤，致使元恶殒命，群邪屏迹。然而'除恶务尽'，望陛下勿生仁慈之念，或与宫观，或与谪居，或与流放。令其退伏乡野，闭门自省。"

于是，一大批已经外放或降职的官员再一次加重处分：留正贬韶州居住；徐谊改南安军（江西省大余县）安置；彭龟年连夺三官，送赣州编管；叶适降两官，差职衢州；陈傅良削夺官秩，罢归故里；就连白衣士子蔡元定也贬往湖南道州（湖南道县）编管。

蔡元定上路之日正值寒冬，蔡沈不得不停下手头的《书集传》，陪伴爹爹远赴道州。行至考亭桥头，朱熹正携手朱在，颤颤巍巍地迎着呼啸的北风在桥头守候。

"熹公！"蔡元定上前几步，一把攥住朱熹的手。

朱熹浑身颤抖，泪眼迷蒙："西山公此去，山险水恶，望自珍重。"

"熹公……也要……保重贵体……"

"我是庶人，死何足惜。"

"不，熹公是大旱云霓，身系万民所望。"

朱熹含泪一笑道："西山公放心，想当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朱熹岂能沮丧。"

蔡元定爽朗道："熹公不倒，学生放心了。想那道州乃濂溪先生的诞生之地，学生此去也正好追根求源，探寻理学之精华。"濂溪先生即周敦颐，道州人，为宋代理学鼻祖。

朱熹闻言，频频点头："好！好！励志与求学两不误。"

"此去如何事，死生不可期。执手相笑别，毋为儿女悲。轻醇壮行色，扶摇动征衣。不负平生学，此心天可知。"蔡元定仰首吟罢，大笑数声，挥手而别。

待蔡元定走远，朱熹突然沙哑着嗓子高喊一声："何为圣贤？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刹那间，大雪骤至，天昏地暗，一眨眼工夫就湮没了蔡元定父子的身影。

在整个十月，完颜璟的全部身心都沉浸在处理镐王一案中。对他来说，杀掉完颜允中是一件令人激动，甚至无比亢奋的事情。既是泄愤，又是扬威。完颜允中他都敢杀，有谁还敢再生异心？当大理寺卿前来禀报，说完颜允中和他的两个儿子已被处死，完颜璟感觉无比畅快淋漓。

激动还没有消逝，完颜璟猛然想起西山水院。西山水院已经完工，而他却未能成行。他曾经当面允诺过李师儿的，要一起携手西山赏叶。在他处理镐王一案时，李师儿没有流露半分儿怨气。这些日子他去西苑的次数不多，每次去了，李师儿温情脉脉，殷勤如故，眼中看不出丝毫的失望。而且，李师儿绝口不提与西山有关的景物。如今红叶已然凋零，完颜璟歉疚得心疼。

完颜璟决定给予补偿，可如何补偿李师儿呢？

本来，皇帝赏赐后宫是一件极为稀松寻常的事情，问题是完颜璟对李师儿恩宠至极，赏赐也自然非比寻常。

这一天，完颜璟终于拟好了清单：江南宋廷纳贡的云锦、苏锦各五百匹；高丽国进贡的金观音一尊；西夏国贡献的玉骆驼一对，此外还有一千两黄金、五千两白银。在一个暖阳和煦的下午，内侍将这些赏品搬到了西苑。

“陛下，这是为何呀？”李师儿显出惊讶的样子。

完颜璟笑着道：“西山未能成行，朕实在抱歉得很。”

“这么说……是给奴家的补偿？”

完颜璟点头。

李师儿微笑着将赏赐察看一遍。云锦出自建康，苏锦出自平江，均属当今绫罗之极品。西夏国的玉骆驼是祖翁健在时，帮助西夏国铲除了权臣任得敬，西夏国主李乾顺敬献给祖翁的，属于国宝；至于高丽国的金观音，时间比玉骆驼更久，是太祖在世时，高丽国王贡献的礼物。从

心底说，李师儿非常喜爱这些物品，尤其那尊栩栩如生的金观音，但她面带微笑道："奴家谢过陛下，只是奴家不能领受。"

"不能领受……为什么？"

李师儿款款道："绫罗绸缎每年陛下都有赏赐；玉骆驼、金观音是先帝之物，陛下睹先帝之物就能思创业之艰与守业之难；至于金银，水患连年，边境不靖，国家用度日多。奴家深受皇恩，锦衣玉食，已是自感不安，若再额外接受馈赠，便是罪过。"

闻言，完颜璟愣怔着说不出话来。

李师儿莞尔道："陛下若真要赏给奴家，奴家便捐给水患中的饥民和边境上餐风茹雪的将士。"

完颜璟望着李师儿什么也说不出，有如此贤明的皇妃那可是天下难寻。他望了李师儿一阵，默默走开了。就在那一刻，他心底生出一个重大决定。

这天，完颜璟宣胥持国进宫觐见。经过深思熟虑，完颜璟决定先找一位大臣透一透口风。想来想去，只有胥持国最为适宜。

完颜璟是在后殿召见胥持国的，待胥持国行过臣礼，完颜璟赐座。

"陛下折杀微臣了。"胥持国估摸着圣上一定有重大事情要谈。

然而，完颜璟并不像谈论军国大事的样子，而是像拉家常一样讲到西山水院和西山红叶，顺便告诉胥持国自己曾经对李师儿的补偿以及李师儿面对赏赐的态度。

"古人多赞女子美德为冰清玉洁，朕观李淑妃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完颜璟说得很是随意，胥持国还是听出来了，圣上心底对李师儿涌动着一股按捺不住的感激。胥持国跟随完颜璟多年，加上机敏过人，他已经大致明白完颜璟的意思了。

完颜璟兴致勃勃讲完，胥持国没有答话。

"淑妃娘子的为人，卿为何不置一词？"完颜璟好奇地问。

“臣不敢说。”

完颜璟觉得奇怪，又问：“卿不敢说，这是为何？”

“淑妃当年为臣引荐，今日若是由臣美誉，岂不要遭人攻讦？”

闻言，完颜璟皱眉道：“淑妃贤德如此，谁敢诋毁？”

胥持国这才朗声道：“陛下，依臣看来，李淑妃知书达理，孝亲贤良，即便长孙皇后在世，也不过如此。”

长孙皇后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元妻，其贤名数百年来相传不绝。

完颜璟接过话头道：“卿所言极是。没有长孙皇后，哪有贞观气象？”

胥持国越发明白圣上的心思了，遂道：“皇后表率六宫，母仪天下，应该以大贤大德为是。中宫虚位已久，既然李淑妃贤德如此，陛下还犹豫什么呢？”

“朕不是犹豫，”完颜璟强颜一笑，“朕是觉得册立皇后乃国家大事，朝中大臣须得意见统一。”

胥持国摇摇头道：“陛下为天子，天子一言九鼎。何况陛下睿哲圣明，朝中大臣自会明白圣上的心意。”

“胥卿以为，淑妃当立？”完颜璟仍然不放心。

胥持国以坚定的口吻道：“臣以为当立。”

从皇宫出来，胥持国高兴得无以名状。皇上要立李淑妃为后，且先与他商量，这该是什么样的信任啊？！还有，淑妃倘若封为了皇后，不仅李家兄弟感激自己，淑妃也要一辈子对他心怀感念。

回到府邸，胥持国便开始运作。

随着胥持国地位日重，京城里许多官员都拜在了门下。比如户部主事高元甫、因根勘允中一案升为刑部员外郎的张岩叟、尚书令使傅汝梅、张翰、裴元等人。胥持国知会他们，要他们上书圣上劝立李淑妃为

后。

不几日，完颜璟就收到了一沓劝立李淑妃为皇后的奏章。

过了些日子，完颜璟传召众宰执入殿议事。这一次，除了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尚书右丞夹谷衡、参知政事马琪与胥持国，就连在临潢治军的右丞相夹谷清臣也回到了中都。

“今日召众卿前来，是有一件大事要议。”完颜璟缓缓说罢，示意内侍将一些臣工请求册立李淑妃为皇后的奏章捧给平章政事完颜守贞。

完颜守贞已有耳闻，说京师有一些官员上书皇上，恳请册立李淑妃为后。哪些官员上书呢？浏览完奏章，完颜守贞明白了，原来是胥持国的主张，因为这些上书者多为胥持国的亲信，尤其高元甫、张岩叟等人，号称“胥门十哲”。

奏章依序传阅一遍，一时无人吭声，完颜璟打破沉默问：“众卿以为如何？”

“臣以为不可，陛下，自大金开国以来，先皇们册立皇后，无不出自女真九族。”完颜守贞心中涌起一股悲凉，他清楚此言一出，很有可能不能再立于朝堂了。但此事关乎大金祖制，他是宰相，不能不说。完颜守贞将先皇们的后宫列举一遍，神情渐渐激愤起来，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音，“国朝有制，后不娶庶族。那李妃乃是汉人，陛下若是立汉人为后，大金国祖制何在？”

胥持国觉得自己该说话了，遂趋前一步道：“陛下，臣以为宰相所言有失公允。大金以女真开国，崛起于白山黑水。然而数十年间，几代先帝开疆拓土，入主中原。女真是我国之民，辽人、奚人、汉人同样是我国之民。女真人可以为后，辽人、奚人、汉人同样可以为后。居后位者不能只看族类，应以贤德为要。大金国天祚绵延，非贤德者不能居于中宫！”

在场的宰执大臣除了胥持国和马琪，余下者全为女真人。胥持国公开为汉女争名分，只能说明已经得到了圣上的默许。

夹谷清臣出身武将，因战功擢升至右丞相，这些年统兵在外，对朝中政事知道得不多，一般不发表意见，但今日对胥持国的言辞极其反

感。他正要驳斥，突然想到自己的女儿夹谷氏入选后宫封为了昭仪，他若旗帜鲜明地反对李淑妃册后，恐怕会授人口实，说他存有企图。

尚书右丞夹谷衡是大金国第一届进士，才华了得，自然也不满胥持国的言论，在他看来，别说立汉人为后，就是与汉人通婚也属大逆不道。但由于自己身子骨不好，朝会经常告假，短了争执的底气。

马琪是汉人，胆子小，今天的议题他不会介入，也不想介入。

完颜守贞反对道："参政所言不对。大金国南北千里，百族杂居，戍边纳赋，皆是子民。然而血统乃国脉所在，若血统不存，那大金国还能叫大金吗？"

胥持国反驳道："诚如宰相所言，大金百族皆是子民，立汉女为后凭什么说大金国就不是大金国了呢？"

见二人争执不下，完颜璟将目光投向夹谷衡道："右丞是才杰之士，意下如何？"

夹谷衡没想到皇上会点他的名，定了定神斟酌道："臣以为……宰相与胥公均有道理……"

"不！"完颜守贞打断夹谷衡的话头，正色道，"立汉女为后，其子必为嫡，他日传承国脉，能说大金国还是大金国么？"

胥持国呵呵一笑道："宰相这是假说。只要君臣一心，民安国泰，千秋万载之后天下仍然为大金所有。"

完颜守贞愤愤道："巧言！一派巧言！"

"好啦，不要议了！朕绝不是个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昏君！"完颜璟说罢，拂袖而去。

一连几天完颜璟心情不好。在立后的问题上他估计会有争议，但没有想到完颜守贞的态度会如此激烈，这个左腐一点儿也不体贴朕的心思！完颜守贞的女真名叫左腐。

然而完颜守贞才华横溢，勤于政事，敢于直言，朝中一大批官员敬重他，就连完颜璟最信任的文士党怀英、王庭筠、赵秉文等人也每每对

完颜守贞赞扬有加。所以，尽管完颜璟对完颜守贞十分恼火，可这份火气他还不能发泄，只能隐忍。胥持国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他清楚要立李师儿为后，必须先罢黜完颜守贞。

这天，胥持国在紫阳楼做东，宴请李喜儿和李铁哥。紫阳楼位于会仙坊，在中都城颇有些名气。

李氏兄弟再显贵，可胥持国是执政官，执政官宴请自己，仍然受宠若惊。三两杯酒下肚，李喜儿捉起酒壶道："我先敬胥公一杯。这次能保住梁山泊的田产，多亏了胥公。"

李铁哥道："可不是，胥公是我们李家的贵人。"

待李喜儿斟满酒，胥持国问李氏兄弟道："田产的事娘娘知道么？"

李氏兄弟相互望望，李喜儿摇头道："不知。"

李铁哥解释道："不是不知。是我们不敢让妹妹知道。"

胥持国点点头道："不知道最好。娘娘虽然深受皇上宠爱，但毕竟只是妃子，娘娘要蓄德呢。"

李喜儿道："可不是。我和哥哥每次进宫，娘娘总是反复叮嘱我们，要谨言慎行，要安贫乐道，耳朵根子都起茧子了！"

胥持国道："娘娘也有苦衷。"

李喜儿疑惑地问道："娘娘有何苦衷？"

"娘娘毕竟只是一个妃子。倘若娘娘成了后宫之主，情形就大不同了。"

李铁哥捉住一根羊脚，一边啃一边道："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可能的事。"

"有什么不可能？"胥持国问。

李铁哥笑道："大金国有制，'后不下庶族'。"

“‘后不下庶族’，那是误国之说。圣上何等睿哲，误国之说岂会相信？”

李喜儿惊愕道：“如此说来，娘娘入主后宫大有可能？”

胥持国颔首道：“不是大有可能，而是完全可能。”

闻言，李喜儿高兴了：“妹妹要是当了皇后，我们就是皇亲国戚。妹妹指头缝里漏下来的银子，我们都吃穿不尽。”

李铁哥啃完羊脚，吮着手指道：“理是这么个理，可妹妹如何登得了后位呢？”

胥持国抿了口酒说道：“娘娘要登后位并不难，难就难在平章政事。”

李喜儿问道：“难道又是这平章老儿坏我们的好事？”

胥持国叹了口气道：“也不怪平章政事。人说平章政事有一小女长得天姿国色，早晚得进宫侍候皇上。”

闻言，李铁哥、李喜儿惊讶得合不拢嘴：“有……有这等事儿？”

“老夫也是不信。可上街一访，满街还真有不少传言。”

李铁哥将羊脚一扔道：“明日我也去访一访。”

胥持国压低声音叮嘱：“要是访得准确，切莫告知娘娘。”

回到府邸，李喜儿越想越觉得不是味儿。胥持国今日为什么请我们兄弟喝酒？为什么提到满街都有平章政事的小女进宫伺候皇上的传言？为什么还特意叮嘱不要告知娘娘？只怕是话里藏着玄机，胥持国的意思，就是要自家们上街散布传言，然后进宫告知娘娘，再通过娘娘传到皇上耳里……

在一个瑞雪飘飞的夜晚，完颜璟来到西苑。行过鱼水之欢，李师儿用若无其事的口吻问：“皇上什么时候纳完颜氏进宫呀？”

“完颜氏？”完颜璟迷惑不解，“那个完颜氏？”

李师儿笑道："都什么时候了，皇上还瞒着奴家？"

完颜璟道："朕委实不知。"

李师儿依然笑着道："满城人都说，皇上要纳平章政事的小女为才人呢！"

"有这等事？"完颜璟大惊道。

李师儿敛起笑容道："陛下休要遮掩，更不用自责。古者天子立六宫，有三夫人、九嫔妃、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陛下的后宫才几个人呀？依奴家看来，那完颜氏既然入了陛下的眼，择日抬进宫来就是。"

是夜无话。次日，完颜璟派出若干内侍满城寻访，下午，内侍陆续回来禀报，说城中果有传言。完颜璟终于明白了，完颜守贞坚决反对立李师儿为后，其意图并不是维护大金血统，而是在为自己的小女盘算。而完颜璟平生最痛恨的便是借公营私之人。

"去，叫胥持国来。"完颜璟铁着脸吩咐。

胥持国一溜小跑来到仁政殿，见完颜璟阴沉着脸色，心中明白了大半。行过臣礼，胥持国一言不发，静静侍立一旁。

忽然，完颜璟问道："城中传言，说完颜守贞有一绝色小女，朕要纳为才人，卿听说过没有？"

"臣……隐约听人说过。"胥持国小心翼翼回答。

完颜璟直视着胥持国问道："为何没有禀报？"

"这个……臣以为……是好事啊……"

"好事？哼！"完颜璟冷着脸道，"人说左厝为儒士，但不是真儒。明昌三年，天下大旱，朕下诏罪己，守贞坚决求去。朕当时就说，守贞太邀权誉，虽然有才，不能平心守正。"

胥持国清楚，皇上既出此言，显然对完颜守贞失望已极。失望已极并不等于罢职，他决定再激一激："臣以为，宰相虽然有失公允，但不

能罢黜。”

“为什么？”

“罢黜宰相，恐怕多有非议。”

“何人非议？”

胥持国不急不缓道：“宰相颇有人望，仰慕者甚多。圣上若是罢黜宰相，定然满朝哗然，群臣交章挽留。”

完颜璟不由大怒，恨恨地道：“朕倒要看看，宰相有多少党徒！”

三日后，完颜璟颁诏，免除完颜守贞平章政事之职，出知济南府。

第七章　计除阉珰

沸沸扬扬的庆元党案，持续到庆元三年才正式结束。至此，与留正、赵汝愚相关的大臣和士子几乎全部赶出了临安。如今在各个政府部门任事的大小官员，要么原来与留正、赵汝愚存在矛盾，要么就是罢黜赵汝愚后提拔的新人。无论是与赵汝愚有隙的旧臣，还是新近提携的臣工，韩侂胄的地位无疑得到了极大巩固。官至开府仪同三司的韩侂胄虽然宫祠在家，但诸多国事都要参与决策。尤其选人用人，赵扩总是要先听一听他的意见。各地帅守、总领、知府知州、提点提举，但凡进京待铨，先要拜访韩府，再拜访宰执。

对于韩侂胄如日中天的权势，王德谦最为嫌恶。如果没有韩侂胄，王德谦自会心安理得。王德谦是东宫旧人，皇上对他恩眷未衰。可皇上对韩侂胄的恩宠实在太大了，韩侂胄的权势胜过宰执，而他不过一个押班。这种巨大的落差让王德谦的嫌恶不断发酵，致使食不下咽，睡不安寝。

小黄门冯成跟王德谦是同乡，又因他的举荐才进宫做了内侍，遂拜王德谦为亚父。冯成见王德谦坐卧不宁，日渐消瘦，遂问道：“亚父近来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

王德谦叹口气道：“官家如今单宠韩侂胄，我们这些旧人都遭到冷

落，想来好不伤心。”

冯成身在大内，了解朝中的事情，对于亚父的处境既深感委屈，也暗暗焦虑。可官家恩宠韩侂胄，他一个小黄门只能干着急，因而叹道：“亚父不必感伤，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

王德谦恶狠狠道：“用不了三十年，自家的骨头都成了鼓槌！”

王德谦是江宁府人，距离秦桧的老家汤山仅一箭之地。他自幼家贫，与仕途无缘，于是申报官府自割其势，进入宫廷。王德谦没有出将入相的奢望，但他却期盼出人头地。如果老来身有勋名，也不枉含辛忍辱来人世一遭。然而，官家却把恩眷给了韩侂胄一个人。

冯成突然道：“亚父，您为何不把圣上的恩宠夺回来呢？”

王德谦眯眼看着冯成道：“夺回圣上的恩宠？”

“可不是。圣上恩宠韩侂胄，那是因为他有定策之功。亚父终日跟随圣上左右，要让圣上加恩，机会多得是。”

王德谦伤感道：“话是这么说，可我一个去势之人，文不会赋诗，武不能挽弓，圣上怎么会加恩自家？”

冯成想了想道：“亚父可以给圣上选妃。”

王德谦闻言眼前一亮。

“孩儿认识一个人，名叫杨石。他曾说他有一个小姑，不仅美貌绝伦，而且诗词书画，无一不佳。”

“世上竟有这样的奇女子？”王德谦喜出望外。

“千真万确。”

“既如此，快去把杨石找来。”

当天，冯成便把杨石领到了王德谦面前。

“杨石拜见中贵人。”杨石拱手行礼，声音清朗。

王德谦客气道：“杨太尉久仰，快入座，快入座。”

待杨石落座，小黄门献上茶汤，王德谦问道：“杨太尉现在何处供职？”

杨石答道：“回中贵人，下官目前任合门祗候。”

合门祗候是合门司的低级官员。这些武选官在合门司待满三年后，经过考察，再外放州郡出任团练副使之类的低级武官。

冯成在一旁道：“杨太尉的大祖父乃是昔日开封府通判杨全。”

靖康年间，金兵围攻京城，开封府通判杨全率领五百死士守卫宣化门，不幸中炮石遇难，被赵桓敕封为“忠靖侯”。

王德谦惊讶道：“难怪得杨太尉英气扑面，原来是忠良之后。”

杨石脸膛一红道：“为国尽忠，这是做臣子的本分。”

停了停，王德谦又问道：“听说太尉有一小姑，天资聪慧，倾国倾城，不知是真是假？”

杨石点头道：“真有其事。”

王德谦急忙问道：“现在居住何处？是否已婚？”

杨石道：“三年前祖父过世，小姑未能出阁。祖父过世后，一直跟随爹爹居住在吉州。至于婚配，据小将得知，尚未许配他人。”

王德谦道：“下官今日请太尉来，是有一事相商。圣上登基数载，勤于国事，日理万机，至今六宫冷清。下官决意奏明圣上，选一贤德之人纳入后宫。太尉能否手书一札，下官这就派人赶往吉州，请小姑前来临安备选，不知太尉意下如何？”

入宫备选，对于一般官宦人家的女子那可是梦寐以求的喜事，然而杨石的脸上并无惊喜，反而面呈难色：“回中贵人，我那小姑不一定前来。”

王德谦诧异道："这是为何？"

杨石迟疑道："尚能得到圣上的恩眷，那自然是祖宗的恩德。只是……只是我那小姑……眼界极高……"

王德谦想了想道："既如此，太尉先不言明备选一事，待下官安排圣上与小姑在宫外相见后，视情形而定，如何？"

杨石点头道："如是甚好。下官就说京城有一佳人，要与小姑谋面，请小姑速来临安。"

临安至吉州不过十日路程，三月末寄出的书信，四月上旬便送到了吉州府厅。杨石的爹爹杨次山为吉州通判，看完杨石的信札大为高兴。老实说，他正在为妹子杨桂枝的婚事犯愁，于是喜滋滋对娘子道："二郎是个有心人。"

"临安城里多为纨绔子弟，哪里会有什么佳人？！"看过杨石的书信，杨桂枝似乎并不领情，不以为然。

杨次山道："妹子不去，如何得知临安城中尽是浮浪之辈？"

杨桂枝嘟哝道："自古京师多狂徒。"

杨次山好言规劝："二郎亦文亦武，眼界不凡。他说是佳人，自然非同一般。再说了，春光明丽，权当是赴西湖游玩了一回。"

就这样，经家兄好说歹说，杨桂枝终于启程来到杭州。按照王德谦的安排，杨桂枝于和乐楼下榻。和乐楼位于武林坊，距大内较近，另外，和乐楼为官办，指派起来方便。

杨桂枝在和乐楼住下，刚梳洗完毕，杨石便来了。一同来的还有其兄杨谷。杨谷比杨石年长三岁，是殿前司的一名将官。杨桂枝辈分虽长，年纪却比杨家弟兄要小。杨桂枝的爹爹叫杨渐，朝廷南下后，为褒奖杨全，将杨渐补授了官职，先任上虞县尉，继而除建德府通判、浙东兵马钤辖。杨渐娶妻三房，杨次山为大房所生，杨桂枝则出自幺房。

杨石、杨谷已经来临安两年多了，加之年龄相仿，久别重逢自是亲切。聊一会儿家常，杨桂枝笑着对杨石道："二郎说京城有佳人，如今佳人安在？"

杨石笑道："小姑在此静心等候，自然有佳人造访。"

就在杨石兄弟与杨桂枝拉家常的当儿，王德谦已经在阁子外悄悄看过了。这杨桂枝果然生得天姿国色，虽然年龄偏大，但在王德谦看来，年龄小显得青涩，女人味不浓。杨桂枝二十有三，就像一枚熟透的果子，水灵灵的煞是惹人喜爱。

回到大内，王德谦跪倒在地，禀告赵扩道："皇上，小人有要事启奏。"

赵扩放下手中奏折，一笑道："你整天跟在朕身边，还能有什么要事？"

王德谦道："小人真有要事。"

"好吧，你说。"赵扩示意王德谦起来。

王德谦从地上爬起，道："圣上自登基以来，终日为国事操劳，小的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圣上劳逸不谐，长此以往自然心生疲惫。小人就想，无论如何也要让圣上有劳有逸。否则，圣上的身子骨有个闪失，小的们担待不起……"

"你就直说吧，不要转弯抹角。"赵扩笑吟吟地打断王德谦的话头。

王德谦一咬牙道："小人斗胆为圣上选了一名女子。"

赵扩惊愕道："为朕……选了一名女子？"

"正是。"

"好你个王德谦，朕什么时候要你找女人了？"赵扩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显得颇为不快。

王德谦又急忙跪下道："圣上着实没有吩咐，是小人自作主张。圣上若是降罪，小人毫无怨言。"

赵扩很长时间没有吱声。屈指算来，他已经三十岁了。当年在嘉王邸，赵扩娶了韩宣儿。过两年，母后李凤娘将贴身侍女齐娟儿赏给了

他。赵扩继位后，吴芍芬见后宫过于稀少，又送来了一个名叫秦湘的侍女。可无论是齐娟儿还是秦湘，赵扩均不感兴趣。至今，仅齐娟儿育有一子，名赵恭，封安定郡王，迄今已满三岁，尚不会行走。至于秦湘，还是个贵人，一个月难得临幸一次。

良久，赵扩才道："起来吧。"

王德谦低垂着脑袋道："皇上若不饶恕小人，小人不敢起来。"

"好啦，起来说话。"赵扩提高了声音。

跟了这么多年，王德谦摸准了赵扩的脾气，他清楚官家的心眼儿活了。果不其然，待王德谦从地上爬起，赵扩便问道："你说的这名女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

"陛下，这名女子那可是天下一绝啊！"王德谦将前前后后讲述一遍，讲到兴奋处，禁不住眉飞色舞。

听了这番描述，赵扩来了兴致："既有姿色又有学识，民间还有这等尤物？朕倒是要见她一见。"

"陛下要见也不难，目今她就下榻在和乐楼里。只是小人想，陛下若以天子身份将其宣入宫内，恐怕少了许多雅兴。"

"你说该如何相见？"

"小人想，陛下正值盛年，英姿俊秀，书画诗词无一不精，何不悄悄出宫易服造访？陛下既可目测，还能成就一段佳话。"

"就你的鬼点子多！"赵扩点头笑道。

赵扩去和乐楼是第二天晚膳以后，陪同去的除了几名宫廷禁卫，再就是王德谦、杨谷、杨石。临安城入夜热闹非凡，何况又值初夏。熏风习习，柳絮飘飞，不仅有钱人家出来品茶观景，意气风发，就是诸般苦力也是精神抖擞，至于沿街叫卖的行脚商贩更是中气十足，把一条御街搅得活活泼泼，生机盎然。

正因为热闹繁杂，也就没人留意一辆马车从丽正门出来，绕过大内悄悄驶向和乐楼。

当杨桂枝一眼看见赵扩时，只听得胸腔内“砰”地一响。赵扩虽不健硕，却面皮白净，身材高挑，风度翩翩。杨桂枝情不自禁地低吟一句：“‘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这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方才几句勾勒的是齐国公崔宗之。崔宗之丰姿绰约，倜傥洒脱。

赵扩一听，着实惊奇，立马接过来朗声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饮中八仙歌》中对李白的素描，赵扩十分巧妙地接过了话头。

杨桂枝没想自己的一声低吟被对方听见了，脸蛋顿时红如樱桃，赶忙低下脑袋。杨石趁机介绍道：“小姑，这位就是侄儿说的佳人。”

杨桂枝缓缓抬起眼帘，脸仍然红着，轻声道：“敢问官人贵姓？”

赵扩道：“‘常山有虎将，智勇匹关张。汉水功勋在，当阳姓字彰。两番扶幼主，一念达先皇。青史书中有，百世芳名扬’。”

“奴家知道了，官人姓赵。”杨桂枝咯咯笑了，又道，“那可是当今天下第一大姓。”

赵扩连道：“不敢，不敢。”

正说话间，店小二端上茶汤、什锦果子及诸样糕点。

杨桂枝又问：“想必官人就是这临安城中人氏？”

“正是。”

“在何处就职？”

赵扩反问道：“请娘子一猜？”

“这个……奴家可猜不着。”杨桂枝又咯咯笑了。

杨石怂恿道：“官人既然要小姑猜，不妨试试。”

杨桂枝望望杨石。

“小姑不可拘泥，只管驰骋神思。”

“如此说来官人贵不可及。”杨桂枝是何等精明之人，立即收起笑容。

杨谷见圣上兴致正浓，不愿露馅扫了兴致，忙打圆场：“杨石所言，小姑不可当真。”

此时的杨桂枝已经明白了十之八九。她的心在剧烈跳荡，血在一阵阵奔涌，她做梦也不会想到，佳人会是当今皇上！况且当今皇上又是如此英俊多才。接下来聊诗词，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辛弃疾的《村居》，杨万里的《小池》，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继而又聊画，从李唐聊到刘松年，再聊到马远、夏圭。这时，杨石插话道：“小姑既然来到了京城，马远和夏圭还是要见一见的。”

马远与夏圭均是宫廷画院待诏，杨桂枝甜甜一笑，没有接话。

夜已不浅，赵扩起身告辞：“今日承蒙娘子拨冗，明日自家做东，望娘子一定赏光。”

杨桂枝一边笑，一边深深道了个万福。

王德谦为赵扩选妃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杨桂枝进宫后韩侂胄才获得消息。

韩侂胄虽然没有职事，却很忙。首先他要关心胜景园的整修，在哪儿修亭，在哪儿挖池，在哪儿植树，在哪儿栽花等等，几乎每天他都要来胜景园一趟。另外，登门拜谒的人实在太多了，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的来谋官，有的来谋事，也有人什么都不谋，仅为套个近乎的，每天韩府门前车水马龙。此外，韩氏家族也聚集在了韩侂胄的周围。

临安城里的韩氏族人有两支，一支是大祖父韩忠彦的余脉。大祖父生有十子，存活六人，其中以韩治最为显赫，官至太仆少卿。当朝皇后韩宣儿的父亲韩同卿即为韩忠彦的四世孙。大祖父的余脉因有韩皇后的庇荫膏泽，无论是韩同卿还是其弟韩显卿，日子过得倒也滋润。另一支是六祖父韩嘉彦之后。韩嘉彦育有五子，韩侂胄的爹爹韩诚即是韩嘉彦的季子。在韩侂胄没有发达之前，无论是大祖父的后裔还是六祖父的后人，都很少与韩诚一府走动。如今韩侂胄发达了，一跃而成了韩氏族人

的核心。

这天是寒食节，韩侂胄率领族人浩浩荡荡出城扫墓，直至傍晚才归。晚上韩府备下了寒食粥、寒食面、青粳饭以及各式汤饼。按照宋代习俗，寒食节禁止烟火。

韩侂胄饮了半盅春酒，起身来到书房，这会儿书房里有客人正等候接见。若是一般客人也就罢了，因这位客人为苏师旦引荐，韩侂胄不得不加以重视。

韩侂胄罢职宫观，苏师旦也跟着倒霉。免职后的苏师旦几乎每天都待在韩府，以备驱策。但凡韩侂胄犹豫不决的事情，都与苏师旦商量。因苏师旦与韩侂胄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一些品秩较低的官员就走苏师旦的门路，通过他求见韩侂胄。这次，苏师旦引荐的客人叫陈自强。

陈自强是福州闽县人，淳熙五年进士，历任怀安县主簿、县丞、汀州参军，目前是在福州签判任上入都待铨的。一个从八品小官当然不可能随意登临韩府，于是经人介绍，花了相当于三年俸禄的银两，走通了苏师旦的门路。

“陈老丈我可有言在先，”苏师旦收起银票道，“我将你领进韩府，开府给你多大的官，那是你的造化。”

陈自强微笑道：“只要见到开府，一切由老汉做主。”

韩侂胄来到书房，苏师旦做过介绍。陈自强年近六旬，身体很好，须发乌黑，面容红润。寒暄几句后，韩侂胄盯着陈自强道：“老丈好像有几分面熟？”

陈自强嘿嘿一笑道：“开府不提也罢，既然开府提起，下官也就不隐瞒了，当年令尊曾聘下官做过几年家教。”

韩侂胄一拍脑门道：“啊呀，果真如此！原来是陈先生！”

苏师旦在一旁愣了：“如此说来，陈老丈还是开府的童子师？”

陈自强连连摇手道：“惭愧，惭愧。”

“古人说‘弟子事师，敬同于父’。学生今日得见恩师，礼节马虎不

得。”韩侂胄却认真起来，回头唤，“拿褥子来。”

仆人一时不明就里，呆愣着。

韩侂胄喝了一声：“拿褥子来，我要磕头。”

陈自强慌忙起身，迭声道：“下官不敢，下官不敢！”

苏师旦也劝道：“今日是巧遇，行大礼就不必了。”

韩侂胄执意要拜：“见恩师不执弟子礼，传扬出去说我韩侂胄不懂纲常。”

说话间，仆人取来了褥子，韩侂胄跪在陈自强面前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

“这怎么要得？这怎么要得？”陈自强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折杀下官了！折杀下官了！”

跪拜完毕，仆人重新沏来北苑茶。陈自强执教韩府，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三十多年前韩侂胄还是一个垂髫小儿，万没想到韩侂胄不仅认出了他这个启蒙师，且施于大礼，这完全出乎陈自强的意料。

叙了一阵子闲话，陈自强话锋一转道：“开府可曾得知，宫中的王押班为圣上选了一位新人？”

“有所耳闻。”韩侂胄点头。

“开府如何看待此事？”陈自强又问。

“王德谦为官家近侍，自家也奈何不得。”王德谦为圣上采秀，韩侂胄听说后自是感到不快，面色怏怏。

陈自强道：“眼下王押班恩眷正隆，可以暂且不予理睬，过一阵子再寻机除之。但王押班为皇上寻觅新人，开府不得掉以轻心。”

韩侂胄望着陈自强道：“请恩师明示。”

“王押班原本就是东宫旧人，与圣上渊源匪浅。然而，开府自圣上

登基以来，沐浴恩泽，委于重任，王押班深感圣恩日薄，却不敢与开府分庭抗礼，于是剑走偏锋，采选秀色以博取圣上青睐。如若长此以往，内廷必生阉宦之祸。”

“这个王老二，花花肠子不少。”韩侂胄冷冷地说了一句，遂问，“依恩师之见，下官如何应对？”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陈自强胸有成竹地道，“他王押班能为圣上采秀，开府就不能为圣上采秀么？”

“自家也去采秀？”韩侂胄瞪大眼睛道。

“王押班采秀，邀宠只是其一。皇后膝下无子，倘若杨氏能为官家生个哥儿，王押班可就不是一般的功劳了！到那时，不仅圣上恩宠无限，就连后宫恐怕都在王押班的掌握之中。”

韩侂胄怔怔地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皇后至今膝下无子，秦贵人压根儿就没有孕育的迹象，齐才人虽有生育，却是先天不济。诚如恩师所言，倘若新来的杨氏有了一男半女，他王德谦将越发难制。一想到阉宦之祸，韩侂胄紧张起来。可他上哪儿去采秀呢？大宋开国以来，为绝女祸之患，不允许在民间选秀。宋代君王的后妃大都出自名门，即便有人想为皇上觅一佳丽，绝非轻而易举。这会儿韩侂胄的脑海里一一掠过朝中大臣家中尚未出阁的女子，不是年龄偏小，就是容姿平平。

“开府，自家倒是想起一个人儿。”苏师旦一旁道。

韩侂胄抬眼问道：“谁？”

“太皇太后的贴身侍女曹欣。”

韩侂胄的眼睛一亮。曹欣不仅人长得端庄，而且极其贤淑。若能有曹欣在圣上身边，既是皇后之福，也是大宋之幸。但很快，韩侂胄的眼睛又黯淡下来。向太皇太后讨要曹欣，她会允准么？要知道，太皇太后四个贴身侍女，对曹欣最为倚信。然而，除了曹欣之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人选。

次日，韩侂胄将王德谦为圣上采秀和讨要曹欣送入宫中一事告诉了

吴氏，希望她出面去慈福宫探一探太皇太后的口风。吴氏一听，大惊失色道："姑母年过八旬，对那曹欣最为可心，将她送与皇上，这不是要姑母的命吗？"

韩侂胄厉声道："姑母再可心，曹欣必须进宫。"

吴氏怔怔地看着夫君。

"自家们深受皇恩，断不能坐看王德谦的奸计得逞！"

吴氏见夫君把话说到这儿，赶紧应承。

然而这一次，太皇太后是真的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吴氏虽然见到了姑母，却没能说上话。

韩侂胄道："既是姑母病了，先将曹欣送入大内再说。"

吴氏眼泪汪汪地看着韩侂胄，道："夫君先斩后奏，那也得张宗尹点头。"

匆匆扒过午饭，韩侂胄立即赶往慈福宫。

"今日什么风把开府给吹来了？"张宗尹听说韩侂胄来到了慈福宫外，忙不迭地迎出宫门。

韩侂胄哈哈一笑道："贵珰这儿我敢来吗？若是心里不乐意，王爷都可以挡在宫外。"

张宗尹胖脸儿一红道："开府就莫要取笑了，开府是要见太皇太后么？"

韩侂胄将手一摆道："自家今日来，是要见贵珰。"

"哎哟，折杀小人了！"张宗尹一边说笑，一边将韩侂胄领进慈福宫右侧的公房内。沏上茶，张宗尹又问道，"开府若有什么需要，何须亲自驾临？只消派下人捎个口信得了。"

韩侂胄又是一阵笑道："如此说来，只要自家发话，提举就会照准？"

“只要是小人做得了主的，开府只管吩咐。”张宗尹一拍胸脯。

“好，那我可就说了。”韩侂胄看着张宗尹。

张宗尹知道，韩侂胄今日亲自登门找他，绝不会是一件小事，他的脸上虽然挂着卑谦的微笑，心底却在打鼓。

“慈福宫可是有个叫曹欣的女子？”韩侂胄问。

张宗尹点头道：“是。”

“能否送给皇上？”

“送给皇上？”

“对。”

张宗尹身子僵住了，脸在发白。良久，才哀哀道：“开府有所不知，太皇太后的几名贴身侍女，就数曹欣最为可意。这些日子太皇太后正在病中，任谁都不要，就要曹欣。小人要是做主将曹欣送给了皇上，太皇太后追究下来，那不是要小人命吗？”

韩侂胄面色骤冷：“太皇太后可以要你的命，皇上就不会要了你的命么？”

张宗尹一时怔住。

韩侂胄冷着脸又道：“别说皇上，就是我这个赋闲的官员都可以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张宗尹顿时脸色惨白，他所倚仗者是太皇太后。如今太皇太后病重在榻，张宗尹心底发虚。太皇太后毕竟八十有三，黄泉路近。

“说吧，给还是不给？”韩侂胄直视着张宗尹，咄咄逼人。

张宗尹的精气神彻底垮了，可怜巴巴地望着韩侂胄哀声道：“太皇太后尚在病中，小人需要一个理由。”

“理由么，多的是。曹欣病了，告假了，回老家了，老家亲人亡故

了……”

张宗尹嘴角挤出一丝苦笑：“太皇太后若是知晓了实情，会扒了小人的皮！”

韩侂胄哼了一声道：“身为一宫提举，会让实情传入太皇太后耳里？谁要是敢给太皇太后传话，先抽他的筋！”

张宗尹脸色尴尬。

倏地，韩侂胄的脸上和缓下来：“提举在慈福宫当差五年了吧？”

张宗尹连连点头：“开府好记性，刚满五年。”

韩侂胄问：“想不想升押班？”

张宗尹讪讪道：“开府这是说哪儿话？升押班，谁不想？”

“想不想升都知？”

“想啊，做梦都想。”

闻言，韩侂胄开颜一笑道：“贵珰既然还想着加官进秩，这就对了。”

张宗尹疑疑惑惑：“开府的意思是——”

韩侂胄倏忽收起笑容：“下官的意思是，皇上高兴了，贵珰什么都可以想。若是皇上不高兴了，贵珰想也白想！”

罢黜完颜守贞，胥持国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升为平章政事。朝中大臣纷纷上书，一方面为完颜守贞评功摆好，一方面论说立汉女为后带来种种弊害。一些人甚至将矛头指向胥持国，斥责他行为不轨，取媚圣上，惑乱后宫。

完颜璟收到奏章后更为恼火，接连放罢了一批中高级官员。然而，反对的声浪并没有因此停歇，就连赵沨、王庭筠、赵秉文等平日醉心诗文书画的臣工也为完颜守贞鸣起了不平。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完颜璟只得任命山东统军使乌林答愿为平章政事。乌林答愿是昭德皇后的亲弟，是完颜雍最信任的人，多年以来任职太子府，亲手打理完颜允恭与完颜璟父子二人的家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胥持国见状，心灰意冷，称风疾复发，告病在家。

时隔不久，完颜璟在后殿召见宰相和执政官，当众宣布晋升李淑妃为元妃，并以元妃的身份统摄六宫。由于完颜璟事先并没有与宰执大臣们通气。有那么一阵子，几名宰执呆若木鸡。呆怔归呆怔，态还是要表的。毕竟皇上有所妥协，元妃的地位再高也是妃子，无法与皇后相比。

“臣……没有异议。”乌林答愿说，“淑妃仁德，理当进秩。只是……只是这暂摄后宫……”

完颜璟打断乌林答愿的话头：“不是暂摄，是统摄。”

乌林答愿说不下去了，皇上对李淑妃感情之深，已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

“臣……遵旨。”说完，乌林答愿默默退下。

宰相不敢直言，夹谷衡、马琪只能点头附和。

李师儿对于晋为元妃并没有多少激动，相反，她倒觉得隐隐地似有一股不祥的气息在皇城徘徊。在没有完颜璟在侧的夜晚，李师儿常常从梦中惊醒。

一天夜晚，李师儿躺在完颜璟怀里，轻抚着他发达的胸肌喃喃道：“陛下，人的福分都有定数，奴家已经过了。”

完颜璟道：“娘子贤德，就应居贤德之位。”

李师儿摇头道：“不，奴家有自知之明，不属于奴家的东西，奴家从无企盼。”

完颜璟道：“女人来到后宫，谁个不想成为后宫之主？”

“可奴家不想。奴家这辈子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伺候陛下。”

完颜璟一把搂住李师儿，问：“娘子莫非忧心什么？”

李师儿苦笑一下。

完颜璟说："万事有我在，娘子莫怕。"

李师儿怎么说呢？她清楚自己的忧惧所在：因为册后，皇上罢黜平章政事，贬谪了一批官员，然而自己却又长久不孕……

"说吧，娘子还需要什么？"完颜璟问。

李师儿沉吟了一会儿，道："奴家真有一事相求，万望陛下恩准。"

见李师儿终于说出了一个"求"字，完颜璟十分高兴："什么事？只管说来。"

李师儿几次启齿，欲言又止。

见状，完颜璟道："娘子是不是心忧两位兄长？朕近来在想，娘子的两位兄长，只要他们愿意，可以给他们职事。"

"不不，"李师儿连连摆头，"奴家的两个哥哥官至四品，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奴家请求的是……"

完颜璟一把搂紧李师儿："娘子快说，看把人急的！"

"宫中有个护卫，名叫纥石烈执中。前日出去买酒，嫌酒中掺水，打了监酒官，被送到大理寺杖责了六十，听说还要流配二年。奴家是想，一个宫中护卫打也打了，流配就大可不必……"

李师儿一边说，完颜璟一边思索。娘子凭什么替一个护卫求情？突然，完颜璟明白了，就因为纥石烈执中是女真人，李师儿想在女真人的心中留下好名声。完颜璟想，娘子既然想取悦女真人，自家应该成全。转而又想，既然成全李师儿，何不卖个大人情，让纥石烈执中对李师儿感恩戴德一辈子。

待她说完，完颜璟很爽快地回答道："行，明日就差人去办。是派遣到他处，还是重回禁军？"

李师儿道："这个……奴家就不知道了。"

“让他重回禁军，担当宿直将军。”

李师儿打个愣怔。纥石烈执中不过一个后宫护卫，官职低微，突然擢升为宿直将军，成了宫中的禁军之首。

完颜璟继续道：“朕还要叮嘱内官，宣旨时要特意说明，这是元妃娘娘的恩典。”

李师儿笑了，这一回没有拒绝，她确实存心想与女真人交好。既然皇上明白自己的心思，她没有理由不予接纳。

次日，前去大理寺宣诏的内侍特意说明这是元妃娘娘的恩典后，纥石烈执中一回到皇城，就大步进宫，扑通一声跪倒在李师儿面前连连磕头：“小将纥石烈执中叩见元妃娘娘。元妃娘娘有什么吩咐，小将万死不辞！”

“平身吧。”纥石烈执中生得高大健壮，声若雷鸣，李师儿非常喜欢。待他从地上站起，李师儿又道，“奴家看你是个人才，埋汰了甚为可惜。”

纥石烈执中垂手而立，恭恭敬敬道：“娘娘大恩，小将终身不忘。日后即使粉身碎骨，小将也要报答娘娘！”

李师儿赶紧道：“这是皇上的恩典，要谢也得谢皇上。”

纥石烈执中大声回答：“是，娘娘。”

李师儿晋妃之际，李氏兄弟不在中都，去梁山泊了。在梁山泊，李铁哥与李喜儿各有五六千亩土地。不曾想，其中一部分土地的主人找上门来了。一些小户人家见自家的田地被李家兄弟占了，忍气吞声，自认倒霉，有些人偏偏就不买李家兄弟的账。有个叫朱亦典的，手持田产地契告到济州府厅，指责李铁哥、李喜儿趁梁山泊退水之机霸占民田。李氏兄弟来梁山泊，就为这桩官司。

放在以往，李氏兄弟不会将这桩官司放在心上。管理田庄的那些伙计只要亮出李氏兄弟的名头，各级官吏无不笑脸相迎。现在不同了，现在济州换了府尹，叫仆散琦。

仆散琦背景显赫，祖父名叫仆散忠义，官至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

其兄叫仆散揆，现任西北路招讨使，为大金国镇守北疆。仆散琦对李氏兄弟压根瞧不上眼，一纸文书下到郓城县，将李氏兄弟的几个管田庄的伙计拘到济州，打入大牢。消息传到中都，李铁哥、李喜儿火速赶来济州。

到了济州，李氏兄弟发现自己渺小得可怜，求见仆散琦，门卫不准；给门吏送银子，门吏不收。终于等到仆散琦升堂审案，李铁哥、李喜儿来到官厅，劈面就是一声断喝："跪下！"李铁哥、李喜儿只得乖乖跪在堂中。

这种案件根本不用审理，人家朱亦典手中持有地契。尽管地契为前朝颁发，但大金国没有哪一条律文规定前朝地契已废。

仆散琦怒斥李铁哥、李喜儿道："梁山泊的田地，三百年前都有主人。你们若是乖乖让出，本官可以暂不追究。你等若是强占不还，轻者判你们个流配，重者按盗窃罪论斩！"李铁哥、李喜儿伏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

最后，依照济州府的判决，李铁哥让出了五百多亩土地，李喜儿让出了七百多亩良田。从府厅出来，李铁哥与李喜儿有如霜打的茄子。这场官司损失的不仅仅是田产，还有面子。

回到中都，李铁哥当即就要进宫去找李师儿，却被李喜儿拦下了："你这不是给娘娘添堵吗？"

李铁哥问道："你我受了委屈，不找娘娘找谁？"

李喜儿摇手道："娘娘心善，不会管这些破事。"

李铁哥颓丧道："娘娘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李喜儿叹一声，附和道："也是。如今娘娘升了元妃，要雨有雨，要风得风，哪里晓得你我哥俩的苦衷？"议来议去，最后决定还是去找胥持国。

此时的胥持国虽然告病在家，眼睛却盯着朝堂。胥持国不是庸人，他出生在代州普通家庭，因为聪慧，不到十三岁便熟读诸子百家，背得《诗经》《论语》。大金国有制，庶民之子若连过三场会试，可入经童

科。会试属国家级考试，一个孩童能通过国家级考试，才学十分了得。正因为胥持国聪明伶俐，为完颜雍看中，在太子府做了一名属官。完颜允恭薨逝后，又跟了完颜璟。

完颜璟欲立李师儿为后，胥持国可谓尽心尽力。不承想，罢黜完颜守贞，本想为李师儿册后扫清阻力，谁知引来了公愤。朝中大臣们不敢指责皇上，竟将矛头对准他，一时间弄得灰头土脸。

称病在家的胥持国心有不甘，终日想的是如何再出奇招，既能力压群臣，又能博得圣上欢心。听说李喜儿登门拜访，胥持国赶紧迎出客厅。寒暄一阵，李喜儿便讲述了这次的济州之行，不免万分委屈，几次哽咽。胥持国听罢，眼里有了光亮。

李喜儿哀哀地道："我们亮出了胥公的名号，仆散琦那厮压根儿就不买账。还说，胥参政若是抢占了民田，也要责罚。"

胥持国浅浅一笑，这话他既信又不信。

李喜儿继续道："胥公，这仆散琦夺的是我们的田产，可辱没的是您的脸面，您可要为我们做主！"

待李喜儿说完，胥持国数落道："我早就跟你们兄弟说过，眼睛不要只盯在几顷地上，要做官。怎么样，尝到苦头了吗？"

李喜儿无奈一笑。对于做官，他与李铁哥有自知之明。一个是街头泼皮，一个是卖水的挑夫，做得了官么？但经过这场土地官司，李喜儿已经认识到了权势的可畏。

胥持国继续数落："你想想，你们兄弟要是做了大官，且不说那几埚不打紧的地，他仆散琦敢欺负你们吗？"

李喜儿叹了口气，低声道："现在说这些话还有个鸟用！"

"你们哪，眼窝子太浅。"

"胥公说得是，我们本是小民，穷怕了，唉！"

胥持国及时收住话头。在李家兄弟面前，经常给予适当的责备，有助于显示自己的睿智。

“至于仆散琦，要扳倒并不难。”胥持国胸有成竹。

李喜儿立时瞪大了眼睛：“胥公有何妙计？”

“二郎可知，皇上最忧心的是什么？”

李喜儿想了一会儿，摇摇头。

胥持国说：“皇上最忧心的是几位王爷。”

“对对对。”李喜儿连连点头，完颜允中的赐死和他两个儿子弃市曾轰动大金国，“可是扳倒仆散琦，与王爷有什么关系？”

胥持国道：“仆散揆的原配夫人是郑王的妹妹，郑王要是倒了，仆散揆还能做西南统军使吗？皇上罢黜仆散揆，仆散琦势必受到牵连。”

“啊呀！”李喜儿跳了起来，冲胥持国高高拱起双手，长揖道，“胥公啊，在下钦佩至极，钦佩至极！”

胥持国矜持地摇摇手道：“要扳倒郑王，须得有人告首。”

李喜儿想想也是，皇上再忧心几位王爷，下刀之前得有证据。没有证据，皇上不会轻易动手。

胥持国点拨道：“告首镐王的是家奴，郑王府难道没家奴么？”

李喜儿击掌道：“胥公说得对，就从家奴入手。”

五个多月后，大金国上下再一次瞠目结舌，郑王完颜允蹈企图谋反被逮入中都，打入了死牢。一同打入死牢的还有王妃、王子、公主、妹婿等众多亲眷，包括姐夫仆散揆。这次出面告首的自然也是家奴。

郑王一案牵涉人员远比镐王一案要多，大理寺监舍一时人满为患。中都百姓见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皇亲国戚，无不心怀忐忑。但审理郑王一案极不顺利，关键是郑王的谋逆案东窗事发时，仆散揆不在丰州，前往界壕视察边备去了，而且这一去已经三个多月。

仆散揆没有参与密谋，郑王的谋逆也就停留在计议阶段，跟镐王一样，计议中的事，很难坐实。

起初是乌林答愿与夹谷衡两人监审，完颜璟见五个多月了还没有结案，十分烦躁，召集宰执大臣问道："郑王谋逆案为何至今不决？"

乌林答愿咳嗽两声道："回陛下，此案牵涉太广，需要甄别。"

完颜璟只觉胸口有一团火气，面对乌林答愿又不能发泄。阴着脸将宰执们扫视一遍，眼睛停留在胥持国脸上："胥参政身子骨可大好了？"

胥持国赶紧趋前一步道："臣的身子骨已无大碍。"

"既如此，郑王一案就由胥卿鞫讯。"

"臣遵旨。"胥持国等的就是这个机会。自郑王逮入中都以来，他就料定年事已高的乌林答愿，加上体弱多病的夹谷衡，审不了郑王一案。

胥持国果然不负完颜璟的重托，郑王一案很快审结，完颜允蹈、王妃、王子、公主、女婿等判决赐死，一大批相关人物判决砍头。

完颜璟看过胥持国呈上的《刑部大理寺状》，将仆散揆的名字勾去了道："仆散揆是我朝良将，既然查无实据，改流配吧。"

仆散揆流配，仆散一门全部迁往边远之地，包括仆散琦。

因审理郑王谋逆案有功，胥持国由参知政事升任为尚书左丞。按大金国官制，参知政事与尚书左右丞虽然同为执政官，但有区别。参知政事为尚书左右丞的副手，尚书左右丞才是平章政事的副手。胥持国升为了尚书左丞，距离宰相就只剩下一步之遥。

大宋皇后韩宣儿病了。韩宣儿的身子一直不大好。自淳熙十二年（1185年）嫁给赵扩后，她先后产下一男一女。女儿存世仅半岁，男儿赵埈存世更短，不到两个月。因生育赵埈时韩宣儿血气两亏，从那时起身子骨便每况愈下。

这天韩侂胄刚用过早膳，忽然宫中来人，说皇后有旨，请开府进宫叙话。自韩宣儿患病后，韩侂胄入宫探望过几次，每次内侍们都说皇后刚刚入睡。

韩侂胄由和宁门进入皇城，来到慈宁殿。慈宁殿原是李凤娘的殿宇，赵惇退位后，李凤娘信起佛来，于大内西角修筑"精室"。一年三百

六十五日李凤娘均独自居住在精室之内，韩宣儿便成了慈宁殿的主人。

“臣韩侂胄给圣人请安。”进入寝阁，韩侂胄跪拜行礼。

“自家人说话，不必拘礼。”韩宣儿命人赐座。她虽然贵为皇后，但从辈分上讲，韩侂胄应是韩宣儿的太叔公。

韩侂胄在锦杌上坐下，问：“圣人近来可安好了些？”

韩宣儿叹了口气道：“都老样子了。”

韩侂胄安慰道：“如今已春暖花开，地气一日日上来，夏至一到，圣人的这点小病自会痊愈。”

“但愿如此。”聊会儿家常，韩宣儿话锋一转道，“听皇上说，近来纳了两位新人。一位是王押班所采，另一位是太叔公所荐。”

韩侂胄慌忙起身拱手：“请圣人恕罪。”

“太叔公此为忠君，何罪之有？”韩宣儿道，“奴家命薄，至今未能给皇上留下子嗣。恭儿虽然不是奴家所生，可奴家一直视为己出。只是那恭儿三天两头患病，奴家每每想起便寝食难安，忧心如焚。两位新人若能为皇上养育儿女，也是国家之幸！”

无论怎么说皇后是韩家人，韩侂胄瞒着皇后给皇上找新人，心底总觉得愧疚。

“奴家染病在身，皇上的两位新人至今也未能见到。听说这曹欣极其温顺贤良？”韩宣儿问。

“是的。”

“六宫之内，应以贤良淑德为要。”停顿片刻，韩宣儿又道，“奴家今日召太叔公进宫是有一事相托。”

“请圣人明示。”

“想我韩氏一门，自忠献公起沐浴皇恩，已过百载。奴家近来常常夜思，世上之物，鲜有过百载而不朽者。俗话说，‘月盈则亏，水满则

溢。’每念及至此，奴家便忧心忡忡。想我爹爹武不能张弓，文不能献赋，却官至太尉，一旦有什么变故，如何是好？”

韩侂胄大惊道：“圣人恁地说出这等话来？”

“这没什么奇怪的。”韩宣儿却语气轻松，“天年不假，黄泉路近，就是神仙也奈何不得。”

隔着一道帷帐，韩侂胄看不清皇后的神情和面容，不知皇后为何出此不讳之言。

停一停，韩宣儿又道：“奴家拜托太叔公的是，有朝一日奴家不幸身故，请将爹爹迁往福州居住。”

韩侂胄瞪大眼睛问：“这是……为何？”

半晌，韩宣儿幽幽道：“奴家以为，还是远离临安的好。”

闻言，韩侂胄不吱声了。皇后十六岁嫁入嘉王府，已在宫内生活了十四年，皇后属于内敏之人，一定是对宫中某人或某事感到了威胁。

“太叔公可记下了？”韩宣儿问。

韩侂胄颤声回道：“记……记下了。”

停了一停，韩宣儿又说一句：“福州好，宜人宜居。”

从慈宁殿出来，阳光出奇的艳丽。忽然一阵风儿吹过，韩侂胄打了个寒噤，他停住脚步，认真回想皇后的每一句话，觉得里面隐含着什么。

对了，皇后今日提到了曹欣，却只字未提杨桂枝。而且，皇后对曹欣评价甚高。不提杨桂枝而单褒曹欣，玄机莫非就在这里？

肯定在这里。皇后是在暗暗提醒自己，曹欣有淑德，而有淑德的曹欣不一定受到圣上的恩宠。越想，韩侂胄越是感觉心情沉重。

接下来的事情印证了韩侂胄的担忧。从大内传出的消息说，皇上对杨桂枝宠爱无比，几乎每一晚都临幸杨桂枝阁，有几次还取消了朝会。

由于纵欲过度，皇上明显消瘦了许多，面容松弛，头发稀疏，要知道，皇上才三十出头呵！

是夜，韩侂胄将苏师旦和陈自强召进府邸商议对策。如今陈自强为秘书省著作郎。虽是小官，却留在了京城，韩侂胄可以随时顾问。

讲完进宫的经过，韩侂胄断然道："为今之计，当是废黜王德谦。"

苏师旦也认同韩侂胄的决定："先废王德谦，余下的事再徐徐图之。"

韩侂胄又道："在下是想，如今王德谦恩眷正浓，如何废得？"

陈自强思索片刻后道："要废王德谦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有一条，开府须得先向王德谦示好。"

韩侂胄一时愣住。

陈自强解释道："开府只有先向王德谦示好，方显诚意。"

韩侂胄慨然道："行。只要驱逐阉竖，学生不吝折腰。"

"开府只有屈身俯就，才能将王德谦引入彀中。"

"不就是再跟阉竖称一回弟吗？"韩侂胄哈哈一笑。赵扩还在嘉王府时，韩侂胄与王德谦相交不错，见面互称兄弟。王德谦比韩侂胄年长，韩侂胄称王德谦"哥哥"，王德谦称韩侂胄"弟弟"。芥蒂起于嘉王登基以后，见面多称官职，且私下里也断了往来。

一天，韩侂胄在和乐楼办下一桌酒席，专请王德谦。

"请我？"王德谦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韩侂胄，"开府弄错人了吧？"

韩侂胄赔着笑脸道："弟弟今日请的就是哥哥。"

"哎哟，小人那可担当不起！"王德谦故作惊恐。

韩侂胄依然笑着："哥哥就莫要推辞了，权当弟弟给哥哥赔个不是。"

推辞归推辞，酒席还是要吃的。王德谦知道，尽管自己位于君王之侧，终究不过一个阉人，说到底就是皇上的奴仆。皇上高兴了，扔你几块骨头；皇上腻烦了，立马一脚踢开，与权倾朝野的韩侂胄相比，没有丝毫优势。要想日子过得滋润，只能与韩侂胄相善。现在见韩侂胄主动示好，他没有理由拒绝。

三盅酒下肚，韩侂胄说道："哥哥如今是官家身边的红人，若有什么事情，哥哥一定要帮弟弟周全。"

王德谦疑惑道："弟弟深受皇上的信赖，能有什么事情？"

韩侂胄道："哥哥这是说的什么话？古人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弟弟是个粗人，哪能不出差错呢？"

王德谦见韩侂胄态度诚恳，点头道："弟弟所言在理。"

韩侂胄又道："弟弟出了差错，少不了遭人诋毁。哥哥身处大内，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弟弟之错，就是哥哥之责。能圆润处则圆润，当化解处且化解。逢河搭桥，遇难呈祥，弟弟自当感恩不尽。"

"弟弟这是哪儿话，"韩侂胄一番谦辞，加上酒力，王德谦不由得飘飘然起来，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有哥哥在，一切安然无恙。来，喝酒。"

又饮了三盅，韩侂胄道："哥哥这次为皇上采选了一位绝色女子，可谓功莫大焉。"

王德谦哈哈一笑："弟弟不也采选了一位？"

"弟弟是强人所难，哪里比得上哥哥采选的杨娘子。"

王德谦得意扬扬道："那倒也是。这些日子，圣上去的多是杨阁。"

"依弟弟看，哥哥有如此勋劳，当授以节钺。"

王德谦愣了一下，将手一摆道："这个……哥哥不想。"

"真不想？"

“要说不想是假，可想也白想。”王德谦不语了，继而嘿嘿一笑。

韩侂胄摇头道：“我看未必。”

王德谦眼睛一亮：“弟弟的意思是……”

“我朝即有先例，童贯，不仅建节，还封广平郡王。”

“那童贯不是‘六贼’之一，被钦宗杀了吗？”王德谦的眼睛忽地暗淡下去。

“哥哥呀，这你就不懂了。钦宗杀童贯，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童贯的罪名是什么？‘结怨辽金，开创边隙’。辽金之怨并非童贯所结，边隙也并非童贯所开。依弟弟看来，那童贯死得冤屈。”

朝中旧事，王德谦自然晓得一些，听韩侂胄一说，颇觉新奇。

韩侂胄又道：“不说本朝，说前朝。唐代天宝年间，高力士封渤海公、冠军大将军，后来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

王德谦连连点头：“听说过，听说过。”

“哥哥若有意建节，弟弟当启奏圣上，为哥哥成全好事。”

王德谦大喜道：“当真？”

“弟弟要仰仗哥哥，哥哥的事弟弟自然要十二分地尽力。”

王德谦端起酒盅道：“来，哥哥敬弟弟，哥哥先干。”

饮过酒，韩侂胄问道：“哥哥以为由何人草制最好？”

建节得由皇帝颁发制书，而制书得有人起草。学士们大多清高，如果建节之人为自己厌恶，或者明言拒绝，或者婉言推辞。王德谦身为宦官，肯定有很多学士不愿为其草制。

王德谦想了一想道：“吴宗旦升刑部侍郎加直学士院，为自家所荐，正好欠一个人情。”

韩侂胄心底火苗一窜，他一直在想那吴宗旦凭什么倏忽间擢升为了刑部侍郎加直学士院？原来是王德谦在暗中操纵。不要小看直学士院，有了这一头衔就有了起草制书的资格。

“由吴侍郎草制最好。”韩侂胄压抑着怒火，笑着点头。

第八章　郭吴联姻

“王德谦在朕身边已有二十余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沉浸在温柔乡中的赵扩对王德谦建节自然恩准，用赞许的目光看着韩侂胄，“不知由何人草制为宜？”

韩侂胄答道：“回陛下，刑部侍郎吴宗旦。”

赵扩点头道：“就依韩卿所言。”

然而，数日后，御史中丞何澹于朝会质难：“陛下，内侍省押班王德谦何德何能，居然授以节镇之衔？”

此语一出，朝堂大震。王德谦建节一事众臣有所耳闻，但不知真假，现在经何澹一说，都呆住了。

何澹的质难超出了赵扩的意料。他以为王德谦建节既是韩侂胄提出来的，朝中臣工应无异议，现在看来，事情并非他想得那么简单，赶紧向韩侂胄投去求助的眼光。

韩侂胄不待何澹说完，走出班列道：“王德谦为东宫旧人，已跟随圣上二十余年，勤谨任事，多有勋劳。圣上授以节钺，以资表彰。”

赵扩感激韩侂胄的解围，冲他点了点头，吁了一口气。可何澹竟毫不退缩，转身面向韩侂胄铮铮道：“开府此言差矣。东宫旧人可以建节，有大功于国家的前方将帅何以恩赏？”

韩侂胄看了一眼皇上，又看了一眼何澹，说不出话来。

何澹继续道：“武臣建节，靠的是一刀一枪以命相搏，血洒疆场。谄媚即可建节，江山何人戍卫？旧疆何人收复？”

余端礼出班附和道："何中丞所言极是，但凡授以节钺者，必为国家干城。制书昨日到省，臣委实不敢签署。"

闻言，韩侂胄叱责道："皇上既然恩准，宰执为何阻滞？"

京镗走出班列道："臣等出掌中枢，承受皇命，自当拾遗补阙。内侍建节，我朝仅此一例，那便是童贯。可童贯为'六贼'之一，结怨辽金，开创边隙，败坏纲纪，欺君罔上。陛下，没有'六贼'，哪来的靖康之祸？"

赵扩感到窘迫，他明白在王德谦建节的事情上，着实欠缺充分的理由。

京镗朗声道："自秦以降，阉人之祸比比皆是。赵高弄权，遂有沙丘之变；十常侍乱政，致使黄巾蜂起。大唐二十一帝，有十帝为阉人废立。唐太和元年'甘露事变'，阉人仇士良囚禁帝王，屠戮朝臣，翻云覆雨，为所欲为。陛下，古人云'殷鉴不远'，晚唐至今也不过三百年啊！"

京镗的一番慷慨陈词，使大殿内一片肃然。

"陛下，"韩侂胄忽然道，"如此说来，王德谦建节似有不妥。"

赵扩明白，事已至此，自己再不表态不行了，讷讷道："众卿可以再议。"

何澹穷追猛打："此事毋庸再议。王德谦自迁升内侍省押班以来，恃宠而骄，无视法度，出入仪卫导驾，服食堪比君王。为人求官，赃以万计。稍不如意，祸事立至。州郡官吏，无不纷纷登门结交。就说那个为之草制的吴宗旦，由中书舍人转任刑部侍郎、直学士院，贿赂金银不下万数。"

吴宗旦一听，跌跌撞撞奔出班列，跪倒在地："陛下，冤枉啊！"

何澹厉声问："吴侍郎，你敢说没有贿赂王德谦吗？"

"我……"吴宗旦不知御史台掌握了多少证据，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何澹揭发道："去岁冬至节，你夜访王德谦，随行两副挑担，装的什么？"

吴宗旦顿时脸色蜡黄。

何澹怒斥道："阴结内侍，图谋私利，罔顾国法，还有何脸面立于朝堂？"

吴宗旦唯有不停地磕头，脑袋将地砖叩击得咚咚乱响。

何澹、京镗等人在朝堂上的质难只是"倒王"事件的发轫，紧随其后的是台谏官纷纷上书，不数日，赵扩面前就堆积了厚厚一垛。

起初，赵扩还想保留王德谦的承宣使头衔，在京宫祠，哪晓得台谏官们非得要将王德谦置于死地。不得已，赵扩只好下诏褫夺王德谦一切官职，送广德军（安徽广德县）安置。至于吴宗旦，降官三秩，贬南康军（江西星子县）居住。

王德谦出京之日，韩侂胄前去送行，他拉着韩侂胄的手老泪纵横："弟弟误我！"

"唉！"韩侂胄长叹一声道，"事出意外，自家也没有想到。"

王德谦可怜巴巴地央求："哥哥落难，弟弟救我则个。"

韩侂胄一拍胸脯道："哥哥一千个放心，待自家奏明圣上，罢了何中丞与京参政，即刻召哥哥回来。"

王德谦叮嘱道："弟弟要千万记住。"

韩侂胄挥了挥手道："哥哥慢行，不出数日，即有追诏到达。"

王德谦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出了北关。

回到府第，苏师旦、陈自强等人正在书房品茶聊天。

"送走了？"苏师旦问。

"送走了。"韩侂胄哈哈大笑，"这厮还幻想着皇上下诏，追他回来呢！"

"还想回来？"苏师旦笑着道，"这不是白日做梦么？"

“岂止是白日做梦，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梦话。”韩侂胄笑道。

众人齐笑。

苏师旦对陈自强道：“先生的谋略不亚于诸葛孔明，这一招着实厉害，既除掉了阉竖之患，开府还落了个人情。”

众人又是一阵欢笑。

转眼到了秋天，在韩侂胄的建议下，赵扩对朝中人事进行了调整。余端礼因病引退，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京镗升为左相，谢深甫升任右相，何澹知枢密院事，司农卿张岩参知政事，御史中丞由陈自强接任，韩侂胄则拜为少师，封平原郡王。

秋天，太皇太后驾崩。无论是赵扩还是韩侂胄，都对太皇太后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赵扩宣布辍朝三日，临安城所有寺院敲钟二十万次。沉雷般的钟声从早响到晚，绵绵不绝，栖息在凤凰山的慈鸦哀叫着掠过临安上空，往复盘旋，遮天蔽日。

按制，太皇太后归葬永思陵，朝中必须选拔一名德高望重之人为攒宫使。

“臣举一人，可充攒宫使。”韩侂胄拱手道。

“卿举何人？”

“吴曦。”

吴曦为吴挺之子，吴璘之孙。公元1178年，时任兴州都统司都统制的吴挺与四川总领李蘩发生矛盾，吴挺上书请辞，赵昚不允。谁知到了七月，吴挺竟然带着儿子吴曦来到了临安。大将擅离职守是要受到惩处的，然而这一次赵昚非但没有责罚吴挺，反而派内侍送去银合茶药，以供消暑。不久，赵昚在垂拱殿召见吴挺，好言抚慰，晓谕大义。嗣后吴挺被任命为利州西路安抚使，儿子吴曦则留在了临安，这一年吴曦十七岁。嗣后，赵昚任命吴曦为中郎将、充侍卫。公元1193年四月，吴挺病重，请求致仕。左相留正、参知政事余端礼、同知枢密院事陈骙等经过商议，决定派户部侍郎丘宗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丘宗入川，就是确保吴挺死后西蜀稳定。六月，吴挺病逝兴州。

吴挺逝世，由谁来继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尤其是由谁来继任兴州都统，统率由吴璘、吴挺亲手组建的数万兵马，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有人推举吴曦，此时，他已由一名普通侍卫升至武功大夫、祁州团练使、知和州（安徽和县）。赵惇不识吴曦，传旨吴曦觐见。吴曦承继了吴家血统，身材魁伟，器宇轩昂，给赵惇的印象不错。就在赵惇准备命吴曦回兴州奔丧、代理兴州都统时，吏部尚书赵汝愚从湖南磨勘回来了。赵汝愚这次奉旨回京，准备出任知枢密院事，他是极力主张削弱吴氏在四川势力的大臣之一。

赵汝愚刚到临安，时任监察御史的黄度就赶到了候潮门外，将皇上准备派吴曦回川的消息告诉了他："留相国的奏疏已经被退回来了，现在举朝就看赵相公了。"

赵汝愚连家都未回，当即进宫面见赵惇禀道："若皇上执意将兴州大军交予吴氏后人统领，臣绝不出掌枢府。"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赵惇只好打消重用吴曦的念头。另派鄂州都统张诏进川出任兴州都统，王大节为副都统。张诏为成州人，西军之后，隆兴北伐时张诏率部归吴璘指挥，曾与兴州都统司的官兵一起血战原州。派张诏统领兴州大军是最佳人选，朝野均无异议。

在临安等待任命的吴曦一下子晾了起来，去兴州不成，知和州朝廷又已另派他人，赵惇只好授予吴曦右卫将军。右卫将军属环卫官，环卫官为武臣赠典，除了领取俸禄并无职权。

一晃又过去了两年，随着赵扩登基和留正、赵汝愚、黄度等人陆续去职，朝中对吴曦的钳制放松了。庆元二年，建康都统司正、副都统不合，赵扩罢免了都统李爽之职，任命吴曦为建康都统司副都统，自此，吴曦步入军界。

绍兴十二年，宋金议和后，宋廷一面压缩各路大军编制，一面又将各路大军进行肢解，最后全国形成了九支御前诸军。四川三支：兴州都统司、兴元都统司、金州都统司；长江中游三支：鄂州都统司、荆南都统司、江州都统司；长江下游三支：池州都统司、建康都统司、镇江都统司。九支御前诸军四处是重点：兴州都统司、鄂州都统司、建康都统司和镇江都统司。

吴曦虽然只是建康都统司副都统，因为李爽罢职后没有任命新的都

统，实际上由吴曦代行都统之职。但好景不长，吴曦只在建康都统司待了半年又被李爽挤走了，再次回京出任无所事事的环卫官。

真正扭转吴曦命运的是苏师旦。

当韩侂胄受到赵扩重用后，苏师旦也随之显贵起来。按照吴曦的门第，他是无论如何也瞧不起苏师旦的，可他要通过苏师旦与韩侂胄攀上关系，吴曦只能纡尊降贵，委曲求全。

吴曦第一次拜访苏师旦就送了一份大礼。礼盒打开，苏师旦惊住了。此物为玉器，扁矮，方柱形，上下对穿一孔，四面有四道竖槽，自上而下又被三道横槽分为三截，器形规整，厚薄均匀，边角端正，轮廓分明，四面均采用减地浅浮雕手法，绘刻着三十二组人兽神像，每一组人兽神像形态各异。

“苏公一定识得此物。”吴曦眼里流露出几分炫耀。

苏师旦出身卑微，却见识不浅，自然识得此物，此物名为玉琮。只不过，两只玉琮一模一样，苏师旦还是第一次见到。

“古人说‘以黄琮礼地’，此乃古人用来祭地的法器。”苏师旦声音极轻，唯恐惊扰了黄琮似的。

“苏公说得极是。”吴曦佩服地点头。

过了一阵，苏师旦又问：“出自良渚？”

从古至今，只有余杭良渚出土玉琮，且数量极为有限。

“苏公着实好眼力！”吴曦赶紧赔笑，见苏师旦不语又接着说，“这是虢叔屏障王室有功，周文王赏给的礼器。”

尽管苏师旦满心喜欢，仍然半推半就：“如此贵重的东西，下官哪里承受得起？”

吴曦道：“苏公博览群书，才识卓越，正好受此器物，切莫推辞。”

有两只世所罕见的玉琮铺路，吴曦与苏师旦很快熟络起来。经苏师旦引荐，吴曦成了韩府的常客。由吴曦担当太皇太后的攒宫使，就是苏

师旦在韩侂胄面前游说的结果："少师不是立志北伐吗？要完成北伐大业需要将才。吴曦乃名将之后，少师应早作打算，收入麾下。"

这话韩侂胄爱听。近些年随着地位日渐升高，北伐的念头越来越强烈。韩侂胄常常寻思，忠献公（韩琦）乃一介文士，执掌三军，捍卫边陲，威震河朔；如今河山残破，自家身为武臣，更应该跃马疆场，建功立业，否则将愧对先祖。在这种想法的支撑下，韩侂胄决定让吴曦复出，担任太皇太后攒宫使。

吴曦没有辜负苏师旦的举荐，短短四个月便将太皇太后安然无恙地送入了永思陵，与赵构葬在了一起。赵扩询问韩侂胄如何奖赏吴曦时，韩侂胄禀道："臣以为可除授殿前副都指挥使之职。"

殿前都指挥使为郭杲，赵扩顺利继位得益于郭杲襄助。因为郭杲有拥戴有功，赵扩登基后，先除授武康军节度使，继而又擢升为太尉。

这一次赵扩没有即刻表态。殿前司多年未设副都指挥使，即便设置副都指挥使，也是在都指挥使空缺的情况下，由副都指挥使代行殿帅之职。而如今，殿前司有郭杲，再派吴曦出任贰帅，岂不是没事找事？

郭杲为郭浩之子，吴曦为吴璘之孙。郭、吴两家都是德顺军（甘肃静宁县）人。郭浩的爹爹郭成为西军名将，吴玠从军之初，便在郭成帐下当差。建炎四年，郭成病逝。当时，郭浩为秦凤路钤辖兼知秦州。富平战败，张浚处死都统制曲端，升吴玠为陕西诸路都统制。此时，尽管郭浩也因功升为了秦凤路经略使，却成了吴玠的部下。随后，川陕大军在吴玠的指挥下，一战和尚原，二战仙人关，杀得金兵丢盔弃甲，吴玠威名如日中天。郭浩虽然率军参与了两场大战，但胜利的光环下只有吴玠，郭浩不免黯然神伤，两家的矛盾由此而起。

公元1139年，吴玠病死，四川宣抚司都统制一职由其弟吴璘继任。绍兴议和后，吴璘和郭浩分屯兴州和金州。郭浩以枢密院都统制身份知金州兼金、房、开、达州经略安抚使，吴璘则以四川宣抚使、兴州都统制的身份兼领利州东、西两路安抚使。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所辖兵马，吴玠都远胜于郭浩。所以，郭浩病逝后，其子郭棣、郭杲、郭果选择了东下。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谁能说郭、吴两家的积怨已经化解？退一万步讲，即使郭、吴两家已经释怀，但同在殿前司供职，难免触动

旧创，生出新的芥蒂。

韩侂胄看出了赵扩的犹豫，笑着道："圣上不必担心，可命郭杲赴兴州任职。"

年初，兴州都统制张诏病故了，兴州大军暂由副都统王大节统摄，朝廷正在物色新的人选，郭杲去兴州不失为最佳选择。只是……兴州都统司多有吴氏旧人，派郭杲前去，会不会生出新的事端？

见官家犹豫，韩侂胄又是一笑道："至于郭吴两家，臣有一策可尽去前嫌，重归于好。"

"说来听听。"赵扩一听龙颜大悦。

韩侂胄道："吴曦有一小女，名叫吴晶，年方二八，生得极为标致。臣想做媒，让吴晶嫁入郭府。"

"郭吴联姻？"

"正是。"韩侂胄颔首，"镇江都统郭倪长男今年二十有一，相貌英俊，为人聪慧。将吴曦之女许配给郭倪之子，两家多年的纠结岂不是迎刃而解？"

赵扩喜滋滋地点头道："好，好，卿若是促成了这桩婚姻，乃是大功一件！"

郭浩膝下有三子，最先出任殿前都指挥使的是长子郭棣。绍熙三年，郭棣致仕，返回了金州。此时，郭倪已在军中有了名气，郭倪即郭棣之子。郭倪由一名普通将官，一步步做到镇江都统。郭倪的儿子叫郭烨，郭棣致仕时，郭烨作为长孙荫补为正九品成忠郎。如今在江南诸军中，郭浩的三个儿子除了长子郭棣已经致仕外，次子郭杲任殿前都指挥使，季子郭果任池州都统司都统。在郭浩的孙子辈中，郭棣的长子郭倪任镇江都统，次子郭僎任建康都统司统制，季子郭倬任镇江都统司统制。还有郭果之子郭倓任步军司虞侯。郭氏一门，如今在江南军界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鉴于此，陈自强献策让郭吴联姻："郭吴联姻可化解两家数十年的积怨，少师做媒，一旦婚事促成，不仅吴家谢你，郭家也要谢你。少师

结交了郭吴两家，即掌控了天下大半兵马。”

韩侂胄赞道：“好！郭吴联姻，摒弃前嫌，共举恢复大业。”

在韩侂胄的授意下，联姻事宜正式启动。韩侂胄很快就弄清了郭吴两家成员的婚姻状况，目标锁定为吴晶与郭烨。

韩侂胄首先征询吴曦的意见，没想吴曦很爽快：“一切听凭少师安排。”

“自家这就派人前往镇江，知会郭倪。”韩侂胄当即修书一封，派苏师旦前往镇江提亲。

苏师旦抵达镇江的当日即在都统司见到了郭倪。

出身将门的郭倪长得白皙文静，有一副漂亮的长髯。郭倪不喜披甲，任何时候都一袭长衫，宋人称作“直裰”，头戴乌角巾，也就是“东坡巾”。郭倪平生最敬佩的是诸葛亮，手边一柄聚头扇。聚头扇上题有两句杜甫诗：“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郭倪心气颇高，不仅许多将领他瞧不上眼，朝中一些文臣他也嗤之以鼻，包括苏师旦。在他看来，苏师旦不过一个穷酸秀才，依附权门才有了今天的地位。但郭倪不得怠慢，因为苏师旦是韩侂胄身边的红人。

“苏公莅临镇江有何贵干？”待苏师旦落座后，郭倪微微一笑，问。

“下官是奉少师之命而来。”

这在郭倪的意料之内。苏师旦前来镇江，肯定是受韩侂胄的指派，郭倪不慌不忙又问：“少师有何吩咐？”

苏师旦取出韩侂胄的书札，递给郭倪。

郭倪看罢，心中大为不快，与吴疤子联姻，亏韩侂胄想得出来！想当初，祖翁去世，吴璘帅蜀，爹爹和叔叔们何等落魄！多亏高宗念及祖翁的功劳，将郭氏一门转迁东南，才免遭吴氏欺凌。若不是高宗，爹爹和叔叔们哪里会有出头的日子？现在好了，现在该他们吴家尝尝寄人篱下的滋味了！转而又想，提亲一事出自韩侂胄的主意，直接驳回显然不行，即是推辞也须找个借口。

“敢问都统，大郎年庚几何？”苏师旦问。

“犬子二十一岁未满。”郭倪话锋一转，道，“苏公远道而来，先入馆驿歇息，晚上小将设宴洗尘。至于提亲一事，到时再议。”

送走苏师旦，郭倪叫来二弟郭倬。郭倬跟大哥郭倪不同，喜欢披挂。郭倬身子文弱，心中的偶像却是张翼德，一声叱咤，百万大军卷旗而退。

“大哥召小弟有何事情？”郭倬十分敬佩大哥，在郭倬眼中，大哥温文尔雅，足智多谋，其才不在诸葛孔明之下。

郭倪遂把苏师旦做媒叙说一遍，不由得面带愠色道：“我们郭家与吴家虽同为乡党，可当年吴玠一手遮天，致使祖翁避祸金州。五十余年来我们郭家流落江南，为兄每每想起这段往事就心生愤懑。谁知今日韩侂胄来书做媒，要我们与吴家通婚，这事颇为难办。”

郭倬道：“大哥若是不情愿，回绝了便是。”

郭倪道：“若是别人，为兄一句话的事情。可如今那韩侂胄如日中天，皇上倚为股肱，我们怎么开罪得起？”

郭倬想想也是，郭倪又道：“为兄思来想去，大郎断不能娶吴曦之女为妻，即便要娶，也只能是二郎。”

郭倬不解道：“大郎一表人才，难道配不上吴曦之女？”

郭倪正色道：“我郭氏长孙，岂能出自吴家？”

“大哥思虑得对。”郭倬恍然大悟，连连点头。

郭倪面带忧色：“可二郎你是知道的，自小就有痼疾。”

原来，郭倪有两个儿子，长子郭烨生得一表人才，偏偏次子郭煐是个侏儒，且面若黑炭，奇丑无比。

“若要许配二郎，须得计议停当。”郭倪道。

“要小弟如何做，大哥尽管吩咐。”

“晚上我想设家宴款待苏师旦，到时由你作陪。”遂如此这般嘱咐一遍。

身为一方都统的郭倪设家宴款待自己，苏师旦多少有些喜出望外。镇江都统司为全国四支重点御前诸军之一，拥有五六万人马。郭倪的前任都统是郭杲，叔侄两人经营镇江都统司近二十年，副将以上的官佐全都与郭家沾亲带故。在苏师旦看来，少师日后用兵，离不开郭倪。

郭倪的府第位于城东化龙坊，这是一座占地不大却十分精巧的院落。掌灯时分，在两名军士的引领下苏师旦走进郭府。坐定后，郭倪将大娘子齐氏、二娘子柳氏、三娘子鲁氏一一介绍给苏师旦，“这是下官犬子郭烨。”郭倪指着郭烨道，“还不拜见苏公。”

苏师旦已经听说郭烨长相俊美，现在一见，果真如临风玉树，自是欢喜。待女眷们和郭烨退下后，苏师旦道：“都统好福气！大哥儿不仅谦恭有礼，且有潘安之貌！实在可喜可贺！”

郭倪听罢，微微一笑。

由于是家宴，没有外人。步入宴厅，一班歌伎早已守候多时。领班的女子手拿歌单，娉娉婷婷走到苏师旦面前道：“请官人点个曲子。”领班女子不过十六七岁，长得极为标致。苏师旦家中也有一班乐伎，却没有一个比得上这领班的姿色，禁不住暗暗垂涎。

“官人请。”领班催促。

“还是都统请。”苏师旦收回目光，将歌单呈给郭倪。

郭倪见苏师旦一副迷恋之色，心中已知八九，对歌伎们挥挥手道：“罢了罢了，苏公来自京城，听的都是仙曲儿。你们在这儿演唱，恐怕有污苏公的清听。”

“哎，别别别。”苏师旦慌忙阻止，“都统志趣非凡，女乐也绝非等闲之辈。下官愿闻，愿闻。”

郭倪捻髯一笑，道：“既如此，那就拣一些好听的、能助酒兴的唱来。”

领班女子“喏”一声，俄尔，简板一响，丝弦齐鸣，连唱数曲，苏师

旦的目光始终跟着领班游走。

郭倪问："苏公以为如何？"

苏师旦情不自禁道："曲好，人亦好！"

"这唱曲的名叫盈盈，若苏公属意，下官奉送便是。"

苏师旦这才从领班身上收回目光，惊愕道："这……这这……这叫下官如何领受？"

郭倪笑道："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苏师旦心中那个喜呀，五脏六腑都化为了感激之水。赫赫有名的郭都统居然以家伎相赠，这是何等贵重的礼物！随即拱手道："都统如此慷慨，下官深为感荷。他日若有用得着下官处，都统只管吩咐。"

郭倪不以为意："好说，好说。"

一曲唱罢，郭倪将领班女子叫到面前道："这位是京城来的苏公，明日与你改了文书，跟苏公去京城享福。"

闻言，叫盈盈的女子顿时面露恓惶之色。

郭倪正色道："苏公是当今少师身边的红人，家中富贵远胜我这个镇江都统。你去了要好生伺候，到时自有出头之日。"

尽管苏师旦满心都是甜蜜，却并未忘记此行的使命。酒过三巡，他将话转入正题："少师所言提亲一事，都统以为如何？"

郭倪放下酒盅，叹口气道："不瞒苏公，下官还不曾跟夫人说哩。"

苏师旦惊问："这是为何？莫非夫人……"

郭倪将手一摆，强颜道："苏公放心，既然是少师做媒，下官没有不允之理。来，喝酒，喝酒。"

一盅饮罢，正要斟酒，大娘子齐氏进来道："二叔来了。"

郭倪道："着他进来。"

少顷，郭倬入内，郭倪立即介绍道："这位是京城来的苏公；这是我的二弟，目今在镇江都统司任选锋军统制。"

苏师旦起身揖礼："下官在京城时就听人说过，郭太尉戎装严整，英武过人。今日一见，名不虚传。"

"苏公过奖了。"郭倬道，"为将者当忠于职守，时刻准备为国家效力。"

苏师旦频频点头，在他看来，郭氏一门真个是人杰辈出。

一名女佣给郭倬拿来酒盅，斟满酒。

"来，我敬苏公。"郭倬道。

连饮三盅，苏师旦有了几分酒意，点了一曲辛幼安的《祝英台近》："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

曲声将尽，郭倬问："苏公此次来镇江，有何公干？"

苏师旦兴致勃勃地道："下官此次来镇江，是为都统大哥儿提亲来的。"

郭倬惊讶道："为大郎提亲？大郎不是已经定亲了么？"

"大哥儿定亲了？"苏师旦闻声一怔，看着郭倪，酒意顿时醒了大半。

郭倪白了郭倬一眼道："二弟休得胡说！"

郭倬叫了起来："我怎么是胡说呢？前日不是刚摆了定亲宴么？"

苏师旦疑惑道："前日刚摆了定亲宴？郭都统，这是怎么回事？"

郭倪叹口气，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

郭倬道："大哥这有什么为难的，大郎定亲了不是还有二郎吗？"

苏师旦眼睛先是一暗，继而明亮起来，真可谓天不生绝人之路，这郭倪不是有两个儿子吗？对呀，大郎不成，可以用二郎替代。

“都统勿恼，”苏师旦说，“诚如二叔所言，大郎确已定亲，可由二郎迎娶。”

郭倪迟迟疑疑地道：“这……成么？”

“成，成，”苏师旦连连点头，“烦都统将二郎叫出，让下官见识见识。”

“这二郎……现今不在府里，前日过江去了扬州。”

苏师旦一时愣住无话。

忽然，郭倬转向苏师旦问道：“烦问苏公，小娘子是谁？”

“我朝信王之后，右武卫上将军吴曦之女……”

“吴曦之女？”

“正是。”

郭倬将酒盅狠狠一墩，脸色骤然变了，黑着脸道：“这事万万不成！郭吴两家已结怨三世，岂能通婚？！”

气氛倏地紧张起来，苏师旦一颗心拎到了喉咙眼，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词儿：“太尉勿要躁怒，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依下官看来，郭吴联姻，化解三代积怨，既是家门大幸，也是国家大幸……”

郭倬打断苏师旦的话头道：“苏公莫要劝解，我郭家的男儿断不会娶吴氏之女为妻！”

事情僵住了，苏师旦只得向郭倪投去求助的目光：“都统是睿智之人，请都统定夺。”

郭倪长长叹口气道：“二弟休要气恼，我们郭家与吴家的嫌隙是祖辈结下的，至今数十年过去了，就莫要再计较。”

“对对对，都统说得是。”苏师旦赶忙圆场，“郭吴两家结怨是祖辈的事，与后辈们无干。”

突然，郭倪的话锋一转：“只是郭氏一族人口较多，仅在江左的就有四五支。郭吴联姻，免不了众口交谪。请苏公转禀少师，就说我郭倪将竭力周全。”

苏师旦猛然省悟，郭氏在江南人脉兴旺，时间拖得越长，不利的议论就会越多，梗阻也会越大，此事应速断速决。郭烨有此模样，料想二郎也应不差，于是问道：“二郎迎娶吴家小女有无妨碍？”

郭倪道：“无妨。”

“那就定了，”苏师旦拍板道，“今日下官做主，将吴晶许配与郭都统的二郎。请问二郎名讳？郭煐？好，明日下官就启程回京，禀报少师和皇上，只要卜卦无克，择一吉日将吴晶娶进贵府与郭煐成婚。至于定帖、相亲、双缄等，一概作免。”

返回临安，苏师旦向韩侂胄汇报了提亲的经过，说郭都统的长子郭烨已经订婚，将由次子郭煐韩迎娶吴曦之女。

韩侂胄也没有多想，在他看来，无论是郭烨还是郭煐都是郭倪之子。倒是应该速速成亲才是，免得夜长梦多，于是吩咐道：“赶紧知会吴曦，旬日之间将婚事办了。”

苏师旦道：“下官已跟他们言明，只要八字相合，定帖、相亲等繁文琐节一概作免。”

韩侂胄道：“此婚为圣上所赐，还合什么八字？”

就在韩侂胄紧锣密鼓地为郭吴联姻奔忙时，吴曦也没有闲着。

吴曦离开兴州来到临安时刚满十七岁。十七岁的吴曦是一个涉世不深的懵懂少年，一个涉世不深的懵懂少年独居京城，而且一住就是二十年，那种酸甜苦辣只有他一个人清楚。二十年中，前十五年爹爹健在，有些事情凭着爹爹的影响尚可周全，到了淳熙四年，爹爹病逝，这对于独居江南的吴曦来说等于地陷天塌。他不仅自此得不到爹爹的庇护，相反，爹爹一世的威名反而成了他的噩梦。皇上提防他，朝臣们疏远他，

那些曾经受过爹爹以及祖翁弹劾、鄙夷、责罚的官员和将领们或公开打击他，或悄悄算计他。可以这样说，从淳熙四年直至如今，他窝囊得像一条狗。不，比狗还要窝囊。有些狗出自豪门，凭依权势，趾高气扬。他呢，他倚仗谁呢？在京城，乃至整个江南他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更别说倚仗。对于白眼、诋毁、暗算，他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甚而遭受了屈辱还要赔上笑脸。好在吴曦有钱，从祖辈起就在剑州以北几个州郡购置了大量田地，这些田地的租钱每年都要拿出一定数额供吴曦花销。有了钱自会摆平一些事情，也能挣得一些面子。

吴曦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很多时候他怨恨爹爹，兄弟四人凭什么单单把他留在京城？他知道他是爹爹的人质，可当人质也应该是哥哥吴旰。自爹爹病逝起，吴曦便断绝了回兴州的念头。爹爹不在了，以他目前的资历和声望，即便回到兴州也难有作为。在爹爹病逝后的那段时间里，他知道朝廷围绕着是否派他回兴州争议颇多，举棋不定。他却像个局外人，既没有恳请皇上恩准自己奔丧，也没有求助宰执们从中斡旋，每日只在自家府中设灵祭奠。此举为吴曦赢得了不少人心，否则，太皇太后驾崩后的攒宫使就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三月初，他从绍兴返回京城，陈自强暗示他，少师着意让他去殿前司。对于久无职事的吴曦来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任职殿前司，虽然只是副都指挥使，那也是许多武官梦寐以求的位置。

然而，好事还未到手，糟心的事却来了。

与郭氏联姻，这是吴曦最不情愿的事情。在江南这些年，他没少受郭氏一门的气。就说那个挤掉他的李爽，如果没有郭杲撑腰，怎么会东山再起？然而，偏偏提议吴郭联姻的是韩侂胄。如果换作其他人，他会谢辞，或是婉拒，可在韩侂胄面前，他不能。

一连数日吴曦闭门不出。上午去后院演习刀法，下午在书房练书作画。演习刀法是一名武将的立身之本，而练书作画则是吴曦的静心之道。这些年来，吴曦就是靠练书作画一次次排遣胸中的孤寂和郁闷。现在，吴曦一边练书作画一边思忖，跟郭家通婚一事如何向娘子开口？

吴曦的娘子姓安，安氏为蜀中望族，族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安惇，崇宁年间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安氏的祖上跟安惇是堂兄弟，其祖翁曾做过知县，安惇死后遭贬，安氏的祖翁也受到牵连。安氏的爹爹是广安有名的富商，与吴挺多有交集，于是由吴挺做主，将安氏许配给了吴曦。吴曦与安氏结合虽为父母之命，但两人感情甚笃。成婚十余年吴曦没有纳

妾，府中也没有歌姬。在有钱人家豢养歌姬成习的临安，吴曦是个特例。

安氏识字不多，为人却极其温厚贤淑。对于安氏而言，家庭就是她的全部。安氏育有一女两男，长女名吴晶。自己识字不多的安氏十分支持吴晶读书，从小就为她专门聘有家教，先读李氏的《蒙求》、司马光的《居家杂仪》、班昭的《女诫》，继而读《孝女经》《列女传》。吴晶聪明，悟性好。按宋代律法，女子年满十三岁即可出嫁。如今吴晶已满十六岁了，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可在家里，无论是安氏还是吴曦，从来不提这件事儿。难以割舍只是缘由之一，重要的是嫁给谁？以吴家目前的状况，到哪儿去找一个理想的婆家？

很显然，郭家并不理想。这除了与郭家长达数十年的恩怨外，还有郭倪的为人。在吴曦看来，无论是郭倪，还是郭僎、郭倬，均属志大才疏之辈，吴曦从内心里瞧不起他们。就在吴曦一边作画一边思忖之际，安氏轻轻推门进来，立在吴曦背后观望一阵，问："郎君所画为何？"

只见，宣纸上一辆玉辂缓缓而行，前面是六匹青马，各戴铜面，披彩色纩缯，垂璎珞流苏；其后是大队卤簿，锦旗招展，鼓乐喧天，一排排仪卫金甲明亮，雄健威武。街道两旁是如林的禁军，禁军背后是翘首的万民。吴曦回过身来，笑问："娘子请猜？"

"奴家猜不出。"

吴曦道："亏得娘子在京城里生活了这么多年，连銮驾出行都看不出来？"

"奴家整日足不出户，哪里见过这等阵势？"

吴曦点头："那倒也是。"

"郎君画这做什么？"

吴曦笑而不答。

安氏给吴曦沏来一杯清茶，吴曦搁下画笔，决定将韩侂胄做媒一事跟娘子谈谈。果真，话刚开头，安氏的眼眶就湿了。

"娘子你是知道的，那韩侂胄如今是圣上身边的红人。"吴曦又将韩

侂胄许诺自己出任殿前司副都指挥使以及幻想日后回返兴州等事叙说一遍，然后轻抚着安氏的纤手道，“如今韩侂胄出面提亲，娘子你说我能拒绝么？”

安氏抹一会儿泪水，问：“郭家与吴家结怨几十年，他能善待晶儿吗？”

“有少师做媒，谅他郭倪不敢慢待咱们晶儿。”这也是吴曦最为担心的事情，只能这样说。

停了一会儿，安氏幽幽道：“奴家原本就不想高攀什么侯府将门，只想在临安城给晶儿找个本本分分的殷实之户。”

吴曦抚了抚安氏的手臂，没有说话，心底也很不是滋味。

“听夫君的吧，夫君是一家之主。”安氏说完，起身离开书房。

谁知事情起了波澜。前次韩侂胄做媒，婚配对象是大郎郭烨，几天后，竟变成了二郎郭煐。尽管理由很充分，说大郎郭烨已然定亲，但吴曦总觉得心底不踏实。这回吴曦多了个心眼，待苏师旦离开后，派吴祯悄悄去了一趟镇江。很快，吴祯从镇江回来了，带回的消息简直令吴曦眦裂发指。

“这个天杀的郭倪！”吴曦拍案大叫，连甩两只官窑茶盅，“居然欺负到我吴二爷头上来了！”

“怎么啦？夫君这是……”茶盅的碎响引来了安氏，她看了看吴曦，又看了看吴祯，一脸茫然。

见到安氏，吴曦的万丈怒火顿时化为了无边的悲愤，颓然坐下，向吴祯挥了挥手，吴祯轻轻退出门外。

“夫君今日为何发这么大的火气？是不是晶儿的婚事？”安氏走到吴曦身边，女人总是感觉敏锐。

吴曦点头，怔怔地看着安氏，一时不知怎样开口。

安氏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

吴曦告诉安氏，原说的郭烨已经定亲，郭家改由二郎郭煐迎娶晶儿。闻讯后他放心不下，派吴祯赴镇江暗访，方才得知那个郭煐是个侏儒。

安氏惊叫一声，身子猛然一晃，吴曦赶紧扶住，安慰道："娘子休慌，大不了将这桩婚事退掉。"

安氏哽咽半晌，痛叫道："我家晶儿为何如此命苦！"说罢嘤嘤地哀恸起来。

安氏这一哭，吴曦心都碎了。费了好多口舌才让安氏止住恸哭，吴曦命侍女将安氏送回后院歇息，自己则在书房来回踱步。此时的吴曦有如一只狂怒的猛虎，他几次走到兵器架前，用一双充血的眼睛凝望着那把他平日惯用的九环刀，可每一次他都默默走开了。他清楚自己即便是一只猛虎，也身处铁笼。终于，吴曦做出了决定，将这门亲事推掉。他知道这样做会开罪韩侂胄，但他为了女儿，顾不得这么多了。

吴曦命吴祯备轿。吴祯是他的族人，也是他最信赖的仆人。离开兴州二十余年，吴祯始终不离左右。如今吴祯已年届五旬，依然手脚麻利地跑前跑后。

"衙内这是要去哪儿？"吴祯跟着肩舆一路小跑着问。

"韩府。"吴曦冷冷地答。

从吴府到韩府要穿过几条街巷，当一路小跑来到韩府时，几名轿夫累得直喘粗气。

对于吴曦的到来韩侂胄大为惊喜，兴冲冲地说道："霁开来了？自家正要使人去叫你哩。"霁开是吴曦的表字。

吴曦恭恭谨谨地问："少师欲召下官有何见教？"

韩侂胄眉开眼笑道："自家叫你，自然是好事。"

"少师请讲。"

"张诏病逝，兴州缺帅，下官在圣上面前力荐郭杲继任兴州都统。你去殿前司名为贰帅，实则代行都指挥使一职。"

这个消息实在来得太突然了，吴曦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代行殿前都指挥使一职，实际上就是殿帅。一旦去掉代行二字，那时返回兴州，他就有了资本。

“霁开你看，这难道不是好事情么？”韩侂胄笑眯眯地看着吴曦。

吴曦回过神来，慌忙起身答谢：“少师恩德，下官感荷不尽！”

韩侂胄将手一摇道：“下官深受皇上信赖，当简拔英才，为国效力。皇上英武，立志恢复。吴、郭两家满门忠烈，国之干城，圣上寄予厚望。通婚一事，应早日施行。倘若吴、郭两家携手同心，和衷共济，何愁圣上的恢复大业不成？！”

这番话犹如一阵寒风直透吴曦心底，他张了张嘴巴，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韩侂胄哪里知晓吴曦的心思，继续道：“依下官看，应速速择一吉日将小娘子送到镇江，了却下官的一桩心愿。”

此时此刻，退亲的话吴曦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了。他钟爱小女，他更青睐殿帅这一职位。小女和殿帅不可兼得，他必须舍去一个。殿帅一职不可能舍，能舍的唯有小女……

“少师能否……宽缓几日么？”吴曦狠狠地咽下一口唾液，用恳请的目光看着韩侂胄。

韩侂胄的眉头微微一皱，问：“几日？”

“五日……最多五日。”

“好吧，就五日。”

原本是退亲来的，最终却是五日后嫁女。从离开韩府的那一刻起，吴曦就腑内如煮。轿夫见主人心事重重，都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这是三月，往年的三月已经春光烂漫，今年雨水多，进入三月了仍然冷意嗖嗖，风打在脸上有一种针刺般的感觉。回到府第已是掌灯时分，吴曦问一名侍女：“娘子呢？”

侍女答道：“正在房中跟大姐儿说话。”

吴曦向后院走几步，又退了回来。他拿不定主意，见了安氏和晶儿将如何言说？是如实相告，还是暂且隐瞒？

晚餐备好了，安氏派人来请吴曦过去用膳。往日用膳多在右厢房膳厅内，今日却改在了后院。当吴曦跨进房内时，只见安氏与晶儿已经入座。晚膳很丰盛，除了他平日爱吃的佳肴，餐桌上还摆上了酒盅和酒。

“今天……是什么日子？”吴曦望着安氏，实在想不起今天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之处。

“夫君请坐。”待吴曦坐下后，安氏吩咐，“晶儿斟酒。”

“哎。”晶儿应了一声。

吴曦不胜酒力，在家一般不饮酒。偶尔心情烦闷饮一小盅，也多是御赐的留香酒。留香酒是一种露酒，不打头且可口。

“这是什么酒？”吴曦发现今日斟的不是留香酒。

安氏道：“请夫君尝尝。”

吴曦摸摸脑壳，讪讪一笑道：“娘子你是知晓的，自家对酒可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夫君即便一辈子没有饮过酒，可只要一尝，就应该知道这是什么酒了。”

吴曦抿了一小口，将信将疑地问：“莫非……这是绍兴花雕？”

安氏轻轻颔首，吴曦却如雷击顶。

安氏呢喃道：“十六年了！”

十六年前，吴晶降生，吴曦欢天喜地买回一坛绍兴花雕酒，亲手埋在后院桂花树下，对安氏说：“寓居吴地，当学吴俗，埋一坛花雕在此，待到嫁女时掘地取出。”

安氏笑他：“可惜夫君饮不得酒，无福消受。”

吴曦笑道："既是女儿酒，拼得一醉也要畅饮三盅……"

"爹爹，女儿跟您斟酒。"吴晶拎着酒壶走到吴曦面前。

吴曦一个字也说不出。

那边厢，安氏道："晶儿，给为娘也斟上一盅。"

待安氏的酒盅斟满，吴曦问道："如此说来，晶儿已经知晓？"

安氏恻然一笑。

"娘子啊，"吴曦痛楚万分，"为夫对不起你和晶儿！"

吴晶却道："爹爹莫要自责，妮子大了，该为爹爹分忧了。"

"可你知道吗，那郭煐身不过三尺！"吴曦见女儿如此淡定，越发心如刀绞。

"知道，"吴晶答道，"不就是个侏儒吗？妮子就当他是只猴是条狗。"

"晶儿，是爹爹害你了！"良久，吴曦颤声言罢，双泪长流。

"爹爹这是说哪儿话？"吴晶静静地道，"妮子是爹爹的骨血。爹爹有难，妮子自当挺身而出，为爹爹排解。"

安氏泪流满面："听见了吗夫君，这就是吴家的女儿！"

吴曦呢喃："为父无能，累及儿女……"

"爹爹千万不能这样说。妮子自幼便读圣贤书，深知礼仪之大，仁孝为先。爹爹长别家乡，寓寄江南，饱受白眼，度日如年。妮子嫁到郭府，上可迎少师之意，下可借郭氏之力。用妮子一人换来吴门平安，妮子不悔。"吴晶说完，端起酒盅，"只是妮子此去，再也不能服侍爹爹与妈妈了。妮子用这盅酒，感谢爹爹妈妈十六年来的养育之恩！"

吴曦抹去泪水，举起酒盅，一饮而尽。那一刻，他觉得饮下的不是酒，而是仇恨。

对于临安人来说，吴郭两家通婚是一桩津津乐道的事情。迎亲人员之多时所罕见，且一个个年轻俊美，服饰鲜丽。每人均有执色，如花瓶、花烛、香球、照台、裙箱、衣匣、百结、交椅、清凉伞等，队伍迤逦足有一两里路长。围观者犹如蚁集，宽阔的御街被拥堵得水泄不通。吴府更是气派，当迎亲的队伍启程时，单是利市钱就有好几筐，仰天散发，争抢中致使数以百计的临安市民头破血流。

那一天，吴曦有如一头落入陷阱的孤狼，辗转于书房内。

第九章　杨后正位

公元1200年为庆元六年，无论是对赵扩还是对宋廷，这年都是一个不祥之年。先是太上皇赵惇驾崩，继而皇太后在精舍晏驾。刚刚踏进三月，体弱多病的安定郡王赵恭薨逝。赵恭为齐娟儿所生，齐娟儿原为李凤娘的侍女，赵扩不喜母后，自然也不喜齐娟儿。赵惇退位后李凤娘在宫中的地位一落千丈，齐娟儿大受影响。经赵扩准许，赵恭不到半岁就离开齐娟儿抱进了慈宁宫。在之后的四年多时间里，赵恭是在慈宁宫度过的。如今，赵恭薨逝，韩宣儿的悲伤程度比生母齐娟儿更甚。

三月底，韩宣儿又产下一子，名赵坦。皇子降生本为喜事，可原本就气血两亏的韩宣儿这一次亏得更加厉害，还没有满月就病倒了。皇后染病是一件塌天的大事，更何况韩宣儿温柔贤良，宫里宫外享有盛名。一连七天赵扩没有上朝，守候在慈宁宫里。

春天为万物复苏的季节，许多疾病到了春天不治自愈，但若是春天落下的疾病，治愈起来便相当困难，韩宣儿就是这样一种境况。

五月初，韩宣儿的病情稍有好转，赵扩便恩准皇后的家人进宫探视。韩侂胄不是皇后的家人，不在探视之列，可宫中却传旨韩侂胄进宫觐见。

韩侂胄赶到大内时，正值韩宣儿的爹爹韩同卿和二叔韩显卿从宫里出来。

“圣人的病情可是大有起色？”韩侂胄立定脚步问。

韩同卿答道：“听宫里人讲，今日早上还吃了半碗莲羹哩。”

“这就好，这就好。”韩侂胄稍感宽慰。

作别韩同卿与韩显卿，韩侂胄急急忙忙来到慈宁宫，此时韩宣儿刚喝完参汤正半躺在床上。这是一个阳光明丽的夏日，厚重的窗幔已经拉开，五月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耀着寝阁，一扫久病的晦暗。虽然空气中飘荡着几许药味，但在这明亮的光线里，略带苦涩的药味似乎带着野草气息，沁人肺腑。

“臣韩侂胄叩见圣人，”韩侂胄行跪拜礼，“恭祝圣人万福！”

“是太叔公来了？！”韩宣儿欠欠身子，“免礼。”

一名侍女在帷帐前放下一只锦杌，韩侂胄坐下。

“圣人可是大安了？”韩侂胄问。

韩宣儿憔悴的脸上浮起一丝苦笑，道：“大安谈不上，只能说比起前些日子稍有精神头。”

“圣人可千万要保重身子！”韩侂胄心中一酸。

韩宣儿幽幽道：“奴家的病心底清楚。生死自有定数，非奴家所能强求。”

韩侂胄赶忙道：“圣人休要相信命定之说。只要按时服药，适量进补，假以时日，定会痊愈。”

韩宣儿没有接话，停顿了一会儿微笑道：“好啦，不说奴家的病啦。奴家今日请太叔公前来，是有一事央求。”

“请圣人明示。”

“近来奴家病倒在榻，日夜静思，皇上主政，是不是太过严苛了？”

闻言，韩侂胄一愣。

“皇上继位以来，先是罢黜留相国，继而处分赵汝愚，接着是朱熹、陈傅良、薛叔似、彭龟年、叶适、黄度、黄由、徐谊等相继逐出朝廷。”也许是说得太急了，韩宣儿不得不停下来喘会儿气，待气息稍微

平和又说，“如今，留相国、朱元晦（朱熹）垂垂老矣；赵相国、蔡元定客死异乡；彭龟年、陈傅良已步入迟暮；余下者如薛叔似、叶适、黄度、黄由、徐谊等人，虽然年富力强，却坐看韶华流逝，空有一腔抱负……”韩宣儿又停下来喘息。

“圣人的意思是……”韩侂胄明白了。

“依奴家之见，陈傅良、薛叔似、彭龟年、叶适、黄度、黄由、徐谊等人虽有过尤，可也是忠谏之臣。奴家是想……让这些人重新出来为朝廷效力……”

韩侂胄一时没有说话。他与这些人本无仇恨，可当年这些人却无端将自己视为祸害，口诛笔伐，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想起来就郁愤难平。韩侂胄抑制着心潮，问：“这些话，圣人跟官家说过么？”

韩宣儿轻轻摇头，道：“这是政事，奴家岂能发言？”

韩侂胄道：“圣人心地良善，观世音菩萨现世也不过如此。”

“奴家既是为朝廷聚才，也是为自家祈福。”

韩侂胄心中忽地淌过一阵热流，道：“圣人所言，臣这就去见圣上。解除党禁，臣定当竭力周全。”

韩宣儿微微颔首：“奴家知道，太叔公气量宽宏。”

从慈宁宫出来，韩侂胄就去了福宁殿。

赵恭之死对赵扩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没有从极度的悲痛中挣脱出来。韩侂胄在福宁殿见到赵扩时，仿佛觉得这位才三十出头的帝王一下子苍老了十岁。

待韩侂胄行过臣礼，赵扩突然说了句：“朕该不会无后吧？”

闻言，韩侂胄吓了一大跳：“皇上，这……这是什么话？！”

“没什么。”赵扩强颜一笑，“朕不过……随便说说。”

韩侂胄急切道：“陛下年届三十，切不可说出这等话来！”

赵扩目光忧郁道："前日，朕梦见华阳真人仙游至此。真人对朕说，是朕的戾气太重，妨碍了朕的嗣脉。"

韩侂胄为之愕然，很快明白过来，难怪得皇后今日召他进宫，又建议起复彭龟年一干人等。

"华阳羽士乃方外之人，哪里懂得治国之道？"韩侂胄觉得即便重新启用理学派官员，也必须界定是非，"陛下为一国之君，若没有杀伐决断，如何治理万民？"

"可……可一场党案，处分了多少人啊！"赵扩望着韩侂胄念叨。

"陛下切莫如此说。"韩侂胄以毋庸置疑的口吻道，"昔日处置伪学之党，并无不当。若任由伪学泛滥，官场党同异伐，士林相互标榜，人人不务实际，个个逞口舌之快，陛下的恢复之志如何得以伸展？正因为陛下处置果决，才使得朝中党争止息，人人思奋，举国气象一新。"

子嗣的一再夭折，赵扩首先想到的即是那些遭到处置的理学派官员。赵扩有心让那些遭处置的理学派官员复出，既有碍于皇权威仪，又担心众臣反对，尤其是韩侂胄。他叹了口气道："韩卿所言不无道理，朕并不悔。朕只是在想……党祸已然过去，今后如何蓄德养善……"

既然皇上把话说到这儿，韩侂胄便顺势道："臣刚才去了慈宁宫，圣人也记挂着一班落职的大臣。陛下与圣人宅心仁厚，臣也不是小肚鸡肠。既然伪学之党已施薄惩，且如今大见成效，臣以为，党禁可以弛解。"

赵扩望定韩侂胄，讷讷问道："卿的意思是……解除党禁？"

韩侂胄点头道："臣建议朱熹官复原职，陈傅良、薛叔似、彭龟年、叶适、黄度、黄由、徐谊等人召回朝廷重新启用。"

赵扩万没有想到，弛解党禁会从韩侂胄嘴里说出来。他以为韩侂胄曾饱受中伤，一定耿耿于怀，于是大为感动："韩卿，你的胸怀确实非同一般！"

不久，朝廷颁布诏令：留正，恢复光禄大夫，提举洞霄宫；赵汝愚，追复资政殿学士；陈傅良，知泉州；叶适，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

使；彭龟年，知赣州；薛叔似，兵部侍郎；黄由，沿海制置使；黄度，国史院编修；徐谊，知江州；朱熹，依旧焕章阁待制……并宣布自即日起，官员档案中不再著明“系伪学”或者“不系伪学”，原来已经著明“伪学”籍的予以删除。理学之类的书籍不再禁毁；开科取士，允许涉及义理，《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弛禁。至于客死他乡的谪官和白衣士子，一律归葬原籍。

诏令一出，满朝讶然。有人欢欣，有人困惑，有人愤懑。

何澹则是伤心。刚回到枢密院，吏部侍郎胡纮便跟着进来了，一进门他便痛哭流涕：“何枢密，我们冤不冤哪？！”

何澹冷冷地看着胡纮问：“胡侍郎这是什么话？”

“还不冤哪何枢密？当年我们秉承少师的旨意弹劾朱熹，设立‘伪学’，将其录入党籍，悬榜朝堂，诏诫四方。今天倒好，圣上一句话，‘伪学’废除了，理学派官员一个个官复原职，这以后还有我等的好日子吗？”

“胡侍郎想怎么办？”何澹依然冷着脸。

胡纮一时愣怔着，是啊，诏令都已经发出了，还能怎么办？

“这么说……”胡纮反问道，“我等只能任人宰割了？”

何澹没有答话。在他看来，这些理学派人士一旦得势，肯定要寻隙复仇，昔日弹劾他们的言官必定首当其冲。

“少师呢？少师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话？”胡纮忽然大叫起来，青灰色的脸膛顿时血红，额上青筋犹如蚯蚓，“依下官看来，或许这就是少师的主意。”

“好啦！”何澹止住胡纮的发泄，“胡侍郎既然满腹怨气，何不去找少师辩个明白？”

愣怔片刻，胡纮一顿脚道：“下官谁也不找。下官这就上一道请辞的札子，回家去！”

胡纮说到做到，当天就以年老多病、难以任事为由上了一道辞职

奏。胡纮是绍兴九年生人，六十一岁，身体还算康健。赵扩召进内殿予以挽留，无奈胡纮去意坚决。稍后请辞的还有吏部尚书叶翥、工部侍郎沈继祖、兵部尚书刘德秀、礼部侍郎倪思等，这些人都是当年绝禁“伪学”的骨干。

何澹没有上章请辞。他出生世家，十八岁录入太学，二十岁殿试及第。何澹有着远大抱负，他不想因为理学派官员的复出而自断前程。再说士为知己者死，韩侂胄于他有援引之恩，他不能轻言就去。

一批官员坚决求去，一批起复的官员却又不肯就职。陈傅良、彭龟年、叶适、徐谊、黄度、黄由等纷纷上表，婉拒朝廷的任命。

赵扩将宰执大臣召进宫中，询问对策：“朕如此宽大，陈傅良等人却一力请辞，当如何措置？”

此时京镗正在病中，朝中政事由右相谢深甫主持。当年绝禁“伪学”，谢深甫持有异议，但大势所趋，他只能随波逐流。这次朝廷下诏废除“伪学”，纠正错失，在他看来属仁德之举，因此说道：“臣猜测，他们在观望朱熹是否起复。这些人视朱熹为宗师，若朱熹起复，他们必不会推诿。”

然而十数日后，朝廷的专使从建安返回，说朱熹三月初九已病逝于考亭。赵扩当即拟诏，赐谥号曰“文”，赠中大夫，将其贴职由焕章阁待制升为宝谟阁直学士。至此，在庆元党案中落职的官员们才陆续接受任命。

纵观庆元六年，并没有因为韩后施德和道学弛禁而带来祥瑞。八月，赵坦薨逝，这对韩宣儿的打击是致命的。身子骨刚刚有了丁点起色的她整天以泪洗面，不久病倒在榻。这一次的病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凶险，粒米不进，滴水不沾，还呕血。御医们一个个束手无策。

七天后，皇后驾崩。

皇后驾崩最伤心的是韩宣儿的亲族，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失去了一位亲人，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眷顾。过去他们是皇后的娘家，来自皇城的雨露阳光无时无刻不在滋润他们，现在这一切都已悄然离去。

大丧过后，韩同卿、韩显卿来到南园。这是一个深秋的日子，葳蕤

了一个夏季的草木开始泛黄，微风中有树叶不断飘落。虽然有仆人们不断清扫，园内甬道上仍有若干落叶。风掀动落叶，满庭院簌簌乱响。

这天是韩侂胄五十二岁生日，南园来了不少宾客，除了何澹、苏师旦等一班旧人，还有不少新面孔，如新任谏议大夫程松、新任礼部尚书许及之、新任兵部侍郎李璧、新任吏部侍郎钱象祖等。这些新面孔都是胡纮、叶翥、沈继祖、刘德秀、倪思等人辞职后新近擢拔上来的。他们原来在州府供职，因身份低微，即便有心结交韩侂胄也够不着。现在不同了，来到临安，成了朝廷重臣，韩侂胄的生日他们岂有不来之理？

韩同卿和韩显卿不是因为韩侂胄生日来的，他们今日来是有一桩要事相商。韩侂胄听说两位族孙来访，命人请进书房。

“二位前来有何要事？”韩侂胄问道。

韩同卿看着韩显卿，韩显卿做个请的手势：“兄长说。”韩显卿跟韩同卿一样，虽然加封为太尉，并无任何实权。

韩同卿迟疑片刻，缓缓道：“皇后驾鹤已去，后宫不可长久虚位，不知叔公有何打算？”

皇后驾崩，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皇后的家人，整个韩氏家族都蒙上了阴影。近日来韩侂胄也颇为忧虑，担心后宫不稳波及国政。

“立后之事，圣上还没有提及。”韩侂胄回答。

韩同卿与韩显卿相互望望，韩显卿轻声道：“叔公位极人臣，圣上册后这等大事，断不能等闲视之！”

韩侂胄没有吱声。

当前，能够入主后宫的有四人：杨桂枝、曹欣、齐娟儿、秦湘。按品秩排序，首先是杨桂枝，她已由最初的美人升为了昭仪；其次是曹欣，为修仪；再其次是齐娟儿，为才人；最后是秦湘，为贵人。就圣上的垂爱程度来看，杨桂枝和曹欣远超齐娟儿和秦湘。韩侂胄当然希望立曹欣为后，曹欣温柔贤淑，倘若立曹欣为后，是国家之福。若是杨桂枝立为皇后了，将来的事情则很难预料。

“我和兄长商议过了，后宫人选，当是以曹修仪最为妥当。”

韩侂胄仍然没有答话。

韩显卿继续道："一来曹修仪为叔公所荐，于叔公有恩；二来曹修仪为人贤良，有皇后之风，三来曹修仪已身怀六甲。"

韩同卿接着道："还有更重要的，曹修仪父母双亡，兄妹全无，在京城没有倚靠。"

韩侂胄望一眼韩同卿与韩显卿，轻轻点了下头。曹欣为人敦厚，在京城没有强大的后族势力。杨桂枝就不同了，她进宫未久，便将其兄杨次山调入了京城，官拜岳阳军节度使。而杨桂枝的两个侄子杨谷、杨石，目今一个在殿前司一个在合门司。

沉思了一会儿，韩侂胄道："你们回吧，我会认真考虑。"

"叔公切莫迟疑。箭已上弦，须速作应对。"很显然，韩同卿、韩显卿希望韩侂胄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韩侂胄点了点头："放心，我知道。"

送走韩同卿与韩显卿，韩侂胄陷入了沉思。元后驾崩，选择继后原本就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臣僚们一般不愿参与。更何况曹修仪为他所选，他若建言将曹修仪为立为皇后，会不会适得其反？

现在，经过韩同卿、韩显卿一番游说，韩侂胄不免心有所动。不论圣上什么态度，他必须有所行动，韩侂胄决定进宫去见赵扩。趁着客人们谈兴正浓，韩侂胄悄悄叫来周筠，匆匆乘肩舆直奔皇城。

然而，走到半途，韩侂胄却又犹豫起来。杨桂枝于他并无恩怨，虽为王德谦所荐，如今王德谦已经倒了，圣上立曹欣为后自然最佳，若圣上执意要立杨桂枝为后呢？自己今晚的举动，定会召来杨桂枝的怨恨。究竟册立何人，还是看一看官家的态度。既然曹修仪最具优势，不妨静观其变的好。

"回吧。"韩侂胄叫停肩舆，对周筠说道。

"回？"周筠不解地问。

“是的，回。”韩侂胄毅然决定。

韩侂胄半途折返，宫中的杨桂枝却正在思谋。

杨桂枝美貌绝伦，也精明过人。皇后宾天，中宫虚位，她不可能无动于衷。再说了，只要是来到皇帝身边的女人，谁不想头戴凤冠身披彩衣？杨桂枝心里清楚，目前在后宫只有一个人与她势均力敌，那便是曹欣。她若不去争，彩衣和凤冠绝不会自动降临到她头上。可作为皇帝身边的女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愿望，首先要弄清楚皇上的所思所想。

杨桂枝采取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打发贴身侍女柳儿去叫冯成。

王德谦赶出京城后冯成也受到牵连，被贬往后苑植草种树。可没过多久，赵扩又点名将冯成召回福宁殿了。赵扩的解释是，冯成使唤惯了，用起来合手。只有杨桂枝清楚，官家心底仍对王德谦有几分念想，只不过这份念想对其他人不便言说罢了。

一般情况下，后妃们是不来福宁殿来的，可福宁殿的内侍们却要伴随官家去后妃们的阁子。冯成是圣上的近侍，加上去杨桂枝阁次数最繁，杨桂枝自然熟识。现在柳儿来叫，冯成见官家正在午寐，便跟其他小黄门交代一声，匆匆随柳儿来见杨桂枝。

此时，杨桂枝正盛装以待。冯成虽然是官家身边的近侍，但每每见到杨桂枝，总被她的那份美艳所震慑，目光不敢对视。

“小人恭祝昭仪娘娘万福。”冯成低眉垂眼，立在一旁。

“柳儿，给大珰一个锦凳，坐下来说话。”杨桂枝吩咐道。

“不不，”冯成慌忙推辞，“小人还是站着说话好。”

杨桂枝妩媚一笑，道：“柳儿再取一只香帕子来，瞧大珰一头的汗水。”

用香帕擦拭过汗珠，坐在柔软的锦杌上，冯成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听说大珰与王押班同为乡党？”杨桂枝问。

冯成“嗯”了一声，点了点头。

“奴家有幸伺候官家，离不开王押班的举荐。王押班虽然于国有罪，于奴家却是有恩。奴家这人，自幼就深明知恩图报。柳儿，去把奴家为王押班置备的礼物拿来。”少顷，柳儿捧出六枚金锭，杨桂枝接着道，“今年是王押班的六十寿诞，这六枚金锭是奴家的寿诞之礼，请大珰转给王押班。”

冯成万没有想到杨昭仪不仅美丽非凡，而且情深义重。不知为什么，冯成突然悲从中来，刚叫一声“昭仪娘娘……”便噎住了。

杨桂枝命柳儿再取出一枚金锭，道：“这枚金锭算是奴家对大珰的谢礼。”

“不，不不，”冯成一边流泪一边摇手，“万万使不得昭仪娘娘！”

“为何使不得？”杨桂枝微笑着问，“大珰为奴家了却了一桩心愿，奴家应该重谢才是。”

冯成哽咽道：“昭仪娘娘对王押班的这份恩情，小人一定代为转告。小人要告知王押班，昭仪娘娘不仅貌如天仙，而且心肠比观音菩萨还好。”

杨桂枝咯咯笑了，道：“大珰该不是戏耍奴家吧？”

冯成一听急了，赤白着脸道：“小人若是有半分儿虚情假意，天打雷劈。小人进宫整十年了，还从未见过像昭仪娘娘这样的好心肠。”

杨桂枝笑了笑，指着金锭道：“这些大珰带着不方便，暂且放在这里，待会儿奴家要柳儿送到大珰的住处。”

冯成千恩万谢。

杨桂枝行动的第一步显然非常成功。时隔不久，远在广德军的王德谦便托人给冯成捎来了话儿，要他好生伺候杨昭仪：“一切唯昭仪娘娘之命是从。”所以，当冯成再一次来到杨桂枝的寝阁时，便少了许多先前的拘谨和惶悚，多了几份亲近和亲切。冯成告诉杨桂枝，礼物他已托人送到了，王押班请他代为恭祝昭仪娘娘万福，说完便要叩头。杨桂枝笑着制止：“好啦好啦，代人行礼就不要磕头啦！”

当冯成第二次来到杨桂枝的寝阁，杨桂枝自然要问及官家最近的情形。庆元四年冬，赵扩患上了肠胃病。后来病情虽有所好转，但沾不得生冷，一沾生冷便旧病复发。每餐也不能多吃，稍稍多吃就引起胀气。不到两年时间，圣上的身子骨已大不如以前。现在只是初冬季节，别说齐才人、秦贵人的寝阁很少光临，就连杨桂枝的寝阁也来得少了。

冯成告诉杨桂枝，近几日官家去了曹修仪的阁子："没有过夜，用过晚膳就回福宁殿了。"

这个情况对杨桂枝很重要。曹欣身怀六甲，皇上仍然一连几日去曹欣的寝阁，说明皇上对曹欣的这次生产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杨桂枝进宫以来，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没有身孕。虽然官家恩宠依旧，可杨桂枝却深感危机，尤其是曹欣有了身孕后。此次若曹欣育下皇子，自己在立后的问题上将明显落于下风。

冯成见杨桂枝面有戚色，急忙道："曹修仪虽然六甲在身，可京相国却建言圣上效仿高宗，收养宗族之子。"

这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

"京相国建言官家收养宗族之子？"杨桂枝不由得睁大凤眼，"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冯成回忆道："约莫三个多月前。"

"三个多月前，"杨桂枝略一停顿，"可圣上没有提起呀？"

冯成道："三个多月前，圣上知会宗正寺，选赵希怿之子赵与愿进宫，谁知韩少师不赞成圣上养子。"

杨桂枝问道："韩少师凭什么反对？"

"韩少师说，曹娘子、杨娘子、齐娘子、秦娘子一个个正值风华年龄，怎么会没有子嗣？"

杨桂枝立刻从话里捕捉到了另外其他含意：一是韩侂胄非常在意曹娘子，否则韩侂胄排序时不会将曹娘子放在她前面；二是圣上对韩侂胄信任无疑，否则，韩侂胄就不会轻而易举地改变圣上的主张。

“后来呢？”杨桂枝又问。

冯成道：“后来，赵与愿进宫后，圣上赐名赵询，养育在大宗正司。”

对于韩侂胄，杨桂枝自进宫以来便名声贯耳。韩侂胄只不过一个在家赋闲的官员，但对朝政的影响却堪比宰执。甚至，一些重大决策没有经过政事堂而出自南园。这些信息杨桂枝并没有往心里去，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军国大事跟她不沾边儿，只要官家宠爱，她就心满意足。可现在不行了，现在她面前有一座高高在上的后位。要登上后位她必须了解韩侂胄，了解得越多越透彻对她越有利，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停一停，杨桂枝又问冯成：“官家为何如此宠信韩少师？”

于是，冯成将韩氏一脉与皇家的渊源以及寿皇宾天后朝廷里发生的种种故事，详详细细叙述一遍。

“哦，原来韩少师有拥立之功。”杨桂枝恍然道。

“是的。”冯成点头，“正因为如此，圣上才将韩少师视作股肱，深信不疑。”

冯成走后，杨桂枝陷入了沉思。她清楚面前的对手是强大的，杨桂枝在心底告诫自己，今后每走一步棋，既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又不能引来韩侂胄的任何不快。这样做难度很高，需要筹划得十分缜密，但杨桂枝并不气馁，她坚信自己有这个能耐。

几天后杨桂枝将杨次山召入宫里，一见面就道：“哥，妹子要见京相公。”

“妹子有何事要见京相公？”杨次山大吃一惊。一个后宫妃嫔要单独面见丞相，这是一件犯忌的事情。

“哥哥莫要多问，只管为妹子安排就是。”

杨次山道：“妹子进宫已然三载，难道不知宫里的规矩？”

“知道知道。”杨桂枝微笑着说道，“要不，奴家怎么会央求哥哥相助？”

杨次山想了想道："哥哥即是想帮，目今也帮不了。"

"这是为何？"

杨次山道："京相公已病入膏肓了。"

杨次山所言不差，京镗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赵扩宣布辍朝一日，专程到京镗府上探望。

京镗原本身子瘦小，现在重病了十多天，更显得羸弱不堪，形若枯槁，见赵扩来了，仍挣扎着欲下榻行礼。

"京卿快快免礼。"赵扩道。

京镗欠起身子，家人找来一个锦团垫在身后。赵扩在榻边坐下。

"皇上，"京镗道，"臣恐怕不能再为陛下驱使了……"

赵扩鼻子一酸，道："卿休得胡思乱想，将息一些日子自会无碍。"

"臣不畏死。臣已六十有三，死不足惜。只是臣的心事未了，死不瞑目。"

"卿有何憾事？朕代为办理。"

京镗一字一顿道："国仇未报，江山未复。"

赵扩听罢无语。

"自隆兴以来，朝廷罢战议和，迄今快四十年了。四十年来，山河依旧，却物是人非。臣每每在想，如此下去，河南河北之民既不识祖，也不知国，将如何是好？"

赵扩想起韩侂胄，韩侂胄也曾有过这样的言语，心底不禁一颤："卿放心，朕不会忘记国仇家恨的。"

京镗缓缓颔首："有陛下这句话，臣死而无憾。"

是夜，京镗阖然而逝。

京镗死后，陈自强进入政府，出任参知政事。

是年冬，曹欣产下一名子，取名赵增。赵增的问世宛如一粒仙丹，使赵扩精神无比。宋代规矩：落脐三天行“落脐灸卤”，俗称“洗三”；至七天为“一腊”，至十四天为“二腊”，至二十一天为“三腊”，落脐灸卤和每个腊日都有百官朝贺。到满月，做“洗儿会”，更是大摆筵席。曹欣父母早亡，只有一个伯父住在绍兴，吴家便成了曹欣的娘家人，韩侂胄因娘子为太皇太后侄女，顺理成章地成了娘家的亲戚。皇家做洗儿会，所用须是银盆，盆外扎彩缎，盆中盛枣、桂圆、百果等。香汤倾入银盆后，由娘家尊长出面拿金钗搅水，名曰“搅盆钗”。这一程序本应由曹欣的伯父完成，可曹欣的伯父却谦恭地请出韩侂胄，并将搅水的金钗奉送到韩侂胄面前，此举立刻引来一片喝彩。

洗儿会上还有一个人也引人瞩目，那就是杨桂枝。

因杨桂枝目今在后宫品秩最高，自然而然也成了洗儿会的主角。杨桂枝既要看顾曹欣，又要照应宾客。对曹欣，杨桂枝一口一个“妹妹”；对于前来参加洗儿会的来宾，杨桂枝按高低辈分称呼，神态热忱，言辞得体。

“搅盆钗”过后，是亲宾们“添盆”。所谓“添盆”，就是来客将钱币或金银饰品撒入盆中。“添盆”完毕是少妇们争食盆内的果实，只见杨桂枝喜滋滋地捞起一枚红枣，并当众宣布：“让奴家也早早地给皇上生一个哥儿。”

话音落下，引来一片赞誉。

杨桂枝在洗儿会上的表现征服了不少皇亲国戚，但也给一些人带来了不安，其中包括韩氏一族。就在“洗儿会”的当天晚上，韩同卿、韩显卿再度赶赴南园。

“叔公啊，那杨昭仪今日的言行您可是见识了的。”一进门韩显卿就说，“曹修仪哪是她的对手？”

韩侂胄怎么没有看见呢？今日杨桂枝的一言一行都是表现给人看的。应该说杨桂枝已经达到了目的，因为很多皇室成员对她投去了赞许的目光。尤其最后吃枣，那种近乎无邪的直率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杨昭仪很有心计，”韩同卿一边说一边摇头，“不仅曹修仪不是对手，我等都自叹弗如。不知立后一事，皇上究竟持何态度？”

韩侂胄摇头道：“暂时不知。”

“莫非叔公还在迟疑？”

“不是迟疑，立后事大，须得思虑周全。”

韩显卿道：“如今曹修仪育下皇子，龙颜愉悦，天下喜庆，此时册封皇后，时机正好。”

韩同卿也在一旁道：“哥哥说得对，叔公应趁此良机进言圣上，曹修仪有承嗣之功，册后当之无愧。”

“你等这是怎么啦？”韩侂胄脸一沉，训斥道，“想我韩氏一门，行得正，站得直，一个杨桂枝能奈我何？”

韩同卿、韩显卿怔住了。

韩侂胄继续道：“自忠献公起，先祖先父即为皇家器重，所来何为？最重要一条，就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现在君王未决，我等岂敢僭越？”

韩同卿、韩显卿黯然而别。出了南园，韩显卿忧伤地对韩同卿说：“叔公官至高位，却缺少心机，不懂权谋。”

韩同卿点了点头：“哥哥说得极是，叔公性情爽直，不喜计算。”

“身处高位而不知计算者，必定被他人算计。”

“可不是，自古忠臣多冤魂。”

韩显卿叹了口气道：“唉，苦了韩氏一门。”

韩同卿道：“哥哥不必忧虑，圣人存世之日有言，日后如若圣人宾天，你我不宜久留临安。”

韩显卿点头赞同：“就依圣人所言，你我另卜新居。”

在立后问题上韩侂胄不是没有态度，他有态度，只是他没有将自己的态度向赵扩表明，韩侂胄在等待机会。

“洗儿会”的第三天，赵扩将韩侂胄和几位宰执大臣召入福宁殿，征询立后的意见。

“韩圣人仙逝，朕肝胆痛彻。”或许是因为赵增出世，说到韩宣儿的死赵扩眼里少了许多悲戚，“可中宫不能无主，朕今日想听听众卿的意见，中宫何人继后。”

一时无人说话。良久，谢深甫才道：“圣上见识高远，胸中应已有人选。”

“依朕看来，能够入继中宫者，曹修仪、杨昭仪而已。曹修仪、杨昭仪各有千秋。曹修仪为人敦厚，杨昭仪处事干练。若以立德为重，当属曹修仪；若以立才为重，当属杨昭仪。”

谢深甫又道：“立德还是立才，陛下自有圣断。”

赵扩一摆手道：“究竟是立德重要还是立才重要，朕也一时拿捏不准。”

韩侂胄终于可以表示自己态度了。现在官家垂询，他不能不说：“臣以为应重在立德。圣人总领六宫，若不能以德示人，恐遭诟病。”

新任参知政事陈自强紧接着道：“少师所言甚是。自古君王择后，均以仁德为先。”

谢深甫虽然感念韩侂胄的荐举之恩，却对陈自强非常厌恶。在谢深甫看来，一个进京待铨的签判始除太学录，数年时间便荣登执政，这种擢拔速度在承平年间简直就是一个笑话。谢深甫回想自己，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及第，初任县尉，再任县丞，再出任浙漕考官，再升任青田知县……三任六考，年年磨勘；四等七阶，循资渐进。三十余年来该是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才进入执政！如今见陈自强一味溜须，不由得心头火起。

“陛下，臣以为君王治国，既要重德，也要重才。”谢深甫沉着脸

道，“有德无才者为庸。若以庸劣辈治国，必定误国。”

陈自强知道谢深甫话里有话，心里头的火气也不由得一拱一拱。在都堂，谢深甫是右相，他只能忍受来自谢深甫的鄙夷。现在情形不同，是在皇上面前，且有韩侂胄在场，陈自强从容不迫地反驳道：“谢相公跑题了，圣上选后，为的不是治国，是理家。”

谢深甫照样毫不留情：“皇家无小事，家国一体。”

韩侂胄不想让陈自强与谢深甫相互攻讦，便接着谢深甫的话茬道：“谢相公所言有理，皇家无小事，选后既要重德，也要重才。才德不可偏废。陛下，杨昭仪有才也有德；曹修仪有德也有才。依臣看来，德才之较可以搁置不议。”

赵扩问道：“较即是选，不较哪知优劣？”

韩侂胄反问道：“杨昭仪、曹修仪均为陛下至亲之人，陛下为什么非要较出优劣来呢？”

赵扩颔首道：“那倒也是。”

韩侂胄又道：“杨昭仪、曹修仪均为女中姣姣，才德俱全。无论选立何人，臣听凭圣上裁决。不过，依臣看来，曹修仪育下皇子，是为大喜，若是册立为后，则又添一喜，为喜上加喜。自古双喜临门，属于大吉。陛下有此双喜，将消灾去邪，福祥双至。”

赵扩不觉展眉一笑：“少师所言，甚合情理。”

虽然当天赵扩对册立何人为后没有表明态度，但趋向已十分明显。然而谁料就在这天傍晚，赵增忽然高热不退。一时间大内人心惶惶，御医们手忙脚乱，亲随、侍女、小黄门等噤若寒蝉，进进出出踮着脚步。凤凰山上的寒鸦发疯似的一阵阵掠空而过，鸹噪声有如钱塘江大潮。

临安人在度过了两个惊悚之夜后，老天爷再一次露出狰狞，轻而易举地收走了赵增的魂灵。

赵增是赵扩的第四子，四子连夭，赵扩痛不欲生，立后一事只得搁置下来，这使杨桂枝看到了契机。

那天上午赵扩与大臣在福宁殿商议立后，下午杨桂枝就得到了消息，通风报信的自然是冯成。冯成告诉杨桂枝，陈自强建议立后以德为重，谢深甫却建议立后既要重德，又要重才。立德为重还是立才为重一直相较不下，最后，韩侂胄建议双喜临门，圣上龙颜大悦。杨桂枝听到这里，身心一下子凉到了极点。她知道，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任谁也回天无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册命大典还没有来得及举行，赵增薨了。

在为赵增举办丧事期间，从收殓到攒宫，虽然有主事官操办，但仍有不少事情需要协调，杨桂枝的干练再一次得到了充分展现。不仅如此，她一边用温存抚慰圣上，一边时不时地前往修仪阁去宽慰这个可恨而又可怜的妹子。当公元1201年的钟声敲响时，遭受重大打击的赵扩在杨桂枝的臂弯里终于缓过劲来了。

“改元吧陛下。”杨桂枝建议道。

赵扩看着杨桂枝道：“改元？庆元的年号不好么？”

“庆元出自宗室老人赵彦逾，奴家岂敢说三道四？”杨桂枝缓缓对答，“奴家以为，庆元为庆，除了喜庆，还有所缺憾。”

赵扩来了兴致，问：“依娘子所见，所缺为何？”

杨桂枝笑吟吟地答道：“安康。”

赵扩轻声道：“娘子可否献一个年号？”

杨桂枝未加思索：“嘉泰。”

“何为‘嘉泰’？”

“嘉言善行，否极泰来。”

“好！好！”赵扩一边点头，连说两个“好”字，“娘子果然见识不凡。就依娘子所言，明年改元嘉泰。”

“臣妾有一事，还望官家恩准。”杨桂枝见赵扩情绪甚佳，决定扩大战果。

“什么事？”

“臣妾愿意领养赵询。”

“娘子怎么会有这等想法？”赵询已在大宗正司读了三年小学，接下来如何安置赵扩拿不定主意，如今杨桂枝愿意领养赵询，这让赵扩感到高兴。

“自古不孝有三，‘不娶无子，绝先祖嗣’为最。臣妾进宫已然三载，至今尚未生育，每每想起，深为不安。臣妾亲手抚养赵询，即便日后臣妾不能为陛下生儿育女，也算为赵氏江山尽一份绵薄之力。臣妾所奏，万望陛下恩准。”

赵扩静默片刻后道："娘子才二十多岁，难保今后没有子嗣。"

"陛下放心，即便日后臣妾能够生养，也会视赵询如同己出。"

赵扩听罢，百感交集。他想起谢深甫所言，立后既要重德，也要重才，杨昭仪既有才干也有品行，可谓才德兼备。于是他饱含深情道："娘子能有这份善心，朕深为感激。祖宗地下有知，也会感谢娘子。"

新年刚过，赵扩便将欲立杨桂枝为皇后的决定告知了韩侂胄和几个宰执大臣。这一次不再争议"立才"还是"立德"，赵扩以果决的口吻对几位大臣道："朕意已决，立杨昭仪为后。"

宰执们为赵扩的果决感到震撼，韩侂胄更是心底一悸。这才过去了三个月，圣上就口气大变。韩侂胄突然觉得自己在立后一事上，是否真如韩同卿兄弟所言过于优柔寡断？皇子赵增刚刚薨殁，圣上就对曹修仪只字不提，这其中必有隐秘。韩侂胄判断，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一定是杨昭仪煞费苦心地改变了官家的态度，看来自己低估了这个女人。

"杨昭仪干练贤达，领衔后宫，契合圣意民心。"就在韩侂胄胡思乱想的时候，右相谢深甫第一个表示了赞同。

"臣谨遵圣裁。"韩侂胄赶紧收拢思绪，他必须立即表态，即便他心存疑虑，此时也只能存放心底。

接下来，陈自强、张岩、何澹也了表示支持。

赵扩又道："元夕节为上元天官赐福之日，朕决意于元夕节举行册封大典，众卿以为如何？"

元夕节即正月十五，也称元宵节或上元节。传说每逢元夕节至，紫微天官将头顶祥云、脚踏寿桃、手执"天官赐福"四个大字来到人间。将皇后册封大典定于正月十五，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众卿以为何人担当册宝使？"赵扩问。

从仁宗皇帝册立曹后开始，皇后的册封礼仪越来越烦琐和隆重。大典中有两个重要角色，即册宝使与册宝副使。整个册封大典的核心是册

宝使、册宝副使从皇帝那儿领取册书与宝玺，转授予皇后。

按历来习惯，册宝使与册宝副使应为朝中宰执大臣担任。若设有左相，左相为册宝使，右相为册宝副使；若没有设左相，右相为册宝使，另选派一名参政为副使。如今京镗辞世后未设左相，右相谢深甫理所当然为册宝使，然而，少师韩侂胄虽然不是宰执大臣，却官居一品，且深受皇上信赖。

陈自强建议道："臣以为，少师为册宝使，谢相公副使。"

何澹与张岩没有吱声。当朝丞相为副使，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韩侂胄见何澹、张岩不吭声，哈哈一笑道："臣不敢掠美。谢丞相为使，臣忝为副使。"

谢深甫洞悉皇上的心思，将手轻轻一摇道："少师有定策大功，理应为使，臣为副使。"

"好，"赵扩点头道，"就依谢卿所言。"

临安的元夕节与东京不同，东京元夕节主要是灯，临安元夕节则主要是舞。临安城的舞队从去岁冬至日起官府就已放行，府衙还支散钱予舞队进行犒劳，或买茶，或沽酒，或买果品。可以这样说，从早到晚，临安城里满街都是歌舞。巳时，来自各坊的舞队集中于和宁门外。此时，一场盛大的皇后册典大礼正在嘉明殿进行。

韩侂胄与谢深甫于垂拱殿领受了册书与宝玺，来到嘉明殿。杨桂枝盛装而出，南向而立，宫廷乐队奏《坤安》曲。册宝使韩侂胄与册宝副使谢深甫缓缓跪下，《坤安》曲止。韩侂胄道："册宝使韩侂胄、册宝副使谢深甫奉制授皇后册宝。"

雅乐又起，此时奏的是《宜安》曲。两名内侍从韩侂胄和谢深甫手里接过册书与宝玺，置于桌案。杨桂枝叩拜行礼，读册官宣读册文，再由一名女官将册书、宝玺奉给杨桂枝。杨桂枝接过册书，递与司言；接过宝玺，递给司宝。册封大典至此基本结束。

杨桂枝款留韩侂胄与谢深甫，道："奴家今日册封，有劳了两位使者，赐座。"

韩侂胄道："谢过圣人，臣等就不坐了，圣上还等着回话呢。"

杨桂枝未置可否，而是将目光投向谢深甫："听闻谢相公近来气喘，不知可有好转？"

谢深甫恭恭敬敬地答道："回圣人，时有复发。"

杨桂枝又道："奴家这里觅得一个吴真人的养生方子，待会儿派人送到府上去。"

谢深甫谢恩道："圣人如此挂念微臣，微臣感荷不尽。"

杨桂枝展颜一笑："古人说千金之子不坐垂堂。谢相公为朝廷砥柱，远远胜过千金万金。"

闻言，立在一旁的韩侂胄忽然感到心底发堵，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午牌。午牌三刻，皇帝宣布天下大赦；无论官民一律免僦屋钱（房租）三天；鳏寡、孤独、穷困，以及年八十以上、孤儿九岁以下者，各赐麻布一丈、大米五升、猪肉两斤……

丽正门外喧闹欢腾，韩侂胄却呆坐在肩舆内充耳不闻。

第十章　吴曦回蜀

就在举行皇后册立大典后不久，赵扩降旨，韩侂胄加封为太傅。太傅跟少师一样同属加官，但太傅已属三师之列。同样获得叙迁的还有谢深甫、陈自强、何澹、张岩等一班宰执大臣，他们或授以爵勋，或加升贴职。身为殿前副都指挥使的吴曦也在晋升之列，由武宁军承宣使改授昭信军节度使，升殿前都指挥使。自女儿吴晶出嫁后，很长时间内吴曦的心情不好。好在殿前司公务较多，繁忙可以治愈一切。再说，与郭家联姻的倡导者和实施者是韩侂胄，他吴曦就是有一百个不痛快，也不可能将怨气撒在韩侂胄头上。韩侂胄是他的恩人，现在是，今后仍然是。

嘉泰二年三月，兴州传来郭杲病危的消息，吴曦又动起了心思。他暗暗盘点了一下朝中将领，朝廷最有可能派往兴州的有如下几人：鄂州都统皇甫斌、建康都统李爽、镇江都统郭倪，三人中属郭倪的把握最大。皇甫斌资历较浅，李爽有资历但名望不佳，郭杲死后朝廷考虑的第

一人选肯定是郭倪。不过，在吴曦看来，郭倪愿不愿意远赴蜀中尚属未知。毕竟郭氏一脉大多迁到了江南。江南富庶，吴风柔媚，宜人宜居。若要郭倪不去兴州也容易，只要放出风去，由他来主管殿前司就可以了。

吴曦马上采取行动，派吴祯前往镇江，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吴晶，接下来他拜访了陈自强。吴曦与陈自强的关系源于陈府一场大火。大火烧毁了陈府数幢房舍，韩侂胄倡议百官募捐，每人三五十贯或者一两百贯不等，谁知吴曦出手阔绰，一下子送钱十万贯，朝野为之瞠目。

听说吴曦来访，陈自强迎出大堂，拱手道："殿帅驾临，蓬荜生辉。"

"参政这不是折杀下官吗？"吴曦连连还礼。

分宾主坐定，侍女献茶。陈自强不像其他高官，家中既无侍妾也无歌姬，就连随从也不多，偌大的府第显得十分安静。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养花种草，大堂内陈列着好些花架。花架大小不一，精致的花钵内或是墨兰，或是水仙，或是海棠。吴曦走到一株杜鹃面前，陈自强见状问："殿帅也跟老夫一样喜花？"

"下官是习武之人，哪能与参政相比。"吴曦恭谨地答道。

陈自强介绍道："这是一株云锦杜鹃，就来自蜀中。"

吴曦故作惊异道："难怪下官看得眼熟。下官依稀记得，在兴州老宅后院，即有杜鹃一片。每逢开花季节，花朵如盅，艳丽无比。蜀人因一树千花，又称其为'千花杜鹃'。"

"如此说来这株杜鹃与贤弟有缘，"陈自强高兴道，"云锦杜鹃即是千花杜鹃，贤弟若是喜欢，就将这株云锦杜鹃送到府上。"

吴曦摇手道："下官不敢掠美。下官不过是睹物思乡，触景生情罢了。"

"莫非殿帅想回兴州？"陈自强立时悟出了吴曦的来意。

吴曦神情郁悒，道："落叶尚知归根，吴曦离开家乡二十四年了！"

“殿帅要回兴州也不难。”对于吴曦的际遇，陈自强深为同情。

“还望参政赐教。”吴曦一脸恳切。

“当今圣上自登基以来，念念不忘祖宗陵寝，倡言恢复，已为天下共知。”

吴曦点头回道：“下官知晓。”

陈自强又道：“圣上倚重太傅。太傅英武豪迈，立志收复失地。兴州交接川陕，为大宋西北咽喉。依下官看来，未来北伐，一路起自淮甸，直入河南；一路起自兴州，收复陕西。朝廷挑选兴州主帅，必定是能征敢战之人。殿帅乃名将之后，正好一展身手。”

吴曦怦然心动，慨然道：“恢复之志下官早已有之。一旦朝廷令下，吴曦挥戈向前，粉身碎骨不辞！”

陈自强大喜道：“殿帅与太傅如此志趣相投，下官定当禀告太傅。”

“参政提携之恩，下官感荷不尽。”吴曦连忙拱手。

当陈自强将吴曦希望回蜀的想法告知韩侂胄时，韩侂胄正在为兴州都统人选左右权衡。

“吴曦回蜀？”韩侂胄虽然看重吴曦，但要派他出任兴州都统还是有几分犹豫，这些年朝廷围绕吴曦回蜀的争议他是知道的。

“下官觉得未必不可。”陈自强又道。

“详细说来。”

“当年寿皇将吴曦留在京师，是因为吴挺领兵兴州。如今吴挺早已亡故，将吴曦继续羁留在京师再无必要。这是其一。”

“嗯。”韩侂胄点头觉得有理。

“其二，吴挺去世已然八载，先是张诏继任都统；张诏病故后又是郭杲为帅，当年吴挺的旧部已经零落。何况吴氏一门不睦，吴玠的子孙与吴璘的子孙一直不相往来，就是吴璘的子孙之间也有矛盾。”

闻言，韩侂胄问道："听说吴摠请求复官，吴曦暗中作梗？"

"确实如此。"

吴摠是吴曦的四叔，知泸州任上遭人举报被罢官。吴曦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后，他几次派人上门，请吴曦出面游说复职。吴曦不仅没有为其申述，反而说"雁过有影，事出有因"。

陈自强又道："吴曦兄弟四人，长子吴旰任滁州通判，据说与吴曦往来极少。余下吴晓、吴晫均无任何职事。"

"如此说来，兴州吴氏已大不如以前？"韩侂胄问。

"正是。"

韩侂胄沉吟着道："若由吴曦出掌兴州大军自然最好。来日向北用兵，吴曦可独当一面。"

听了这话，陈自强建议道："下官以为，太傅可单独召见吴曦一次。"

"对，听一听吴曦的用兵方略。"

陈自强将消息传给吴曦。吴曦清楚机会难得，能不能如愿回蜀，韩侂胄的态度比圣上还要关键。官拜太傅的韩侂胄依然不领职事，不领职事并不意味着不预政事，就连皇上也时不时地征召韩侂胄入宫咨询，宰执大臣们更是常来韩府议事。至于其他官员自不待说，大小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先到韩府禀告。吴曦身为殿前都指挥使，从二品高官，等了一个多时辰才轮到他进入北厅。

行过礼，韩侂胄亲热地命吴曦坐在自己近旁，开门见山道："陈参政对自家说了，霁开想回兴州。兴州地处西北，远离京师。霁开的祖父和爹爹相继统领兴州兵马，威行西蜀数十年。朝廷若让霁开回蜀，恐多非议。"

吴曦霍然起身道："这是世俗偏见。淳熙初年，爹爹任职鄂州都统，寿皇欲兴师北伐，命爹爹回兴州掌军，多少朝臣上书说是放虎归山。然而寿皇力排众议，任用不疑。嗣后二十年爹爹领兵西蜀，恪尽职守，人所共知，弥留之际，仍上请致仕。当年留正说吴氏世袭兵权，兵

将皆已姓吴，不知有朝廷，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到动情处，吴曦不由得面颊通红。

韩侂胄和颜悦色道：“吴氏世代忠良，毋庸置疑。”

“太傅莫要见怪，下官失礼了。”吴曦发现自己过于激动，赧然一笑，重新坐下。

“霁开出身将门，熟读兵书，”韩侂胄不以为然地摆摆手问，“来日向北用兵，应如何部署？”

吴曦未加任何思索道：“下官以为，来日北伐，兵分两路。一路出淮甸，夺取徐州、陈州、开封、洛阳；一路出西川，收复秦陇与关中。”

韩侂胄又问：“蜀中大军当如何进兵？”

“蜀中大军也兵分两路。一路出大散关，夺取凤翔；一路出陇右，夺取秦州。”吴曦虽然少年出川，但川陇、川陕的山形地势了然于心。

韩侂胄颇感兴趣：“两路大军，以哪一路何为主？”

吴曦略一思索，道：“下官以为，应以兵出陇右为主。”

“这是为何？兵出大散关，可以直取凤翔、长安，霁开为何要师出陇右，舍近求远？”

吴曦解释道：“虏人于凤翔、长安、河中屯有重兵，先取凤翔势必与虏人的重兵决战。关中平原利于骑兵驰骋，即便进入了关中，虏人援军骤至，稍有挫跌，便有丧师之虞。”

近来韩侂胄一直在思考如何向北用兵。他非常赞同吴曦的意见，兵分东西两路。东路出两淮，西路出川陕。东路以镇江都统司、建康都统司、马军司为主，先取泗州，然后向宿州、亳州、开封挺进；西路以兴州都统司和兴元都统司为主，攻取陕西，威逼河东。让韩侂胄颇费踌躇的是，兴州都统司与兴元都统司的近十万大军究竟是出天水进攻秦州呢，还是出和尚原进攻凤翔？

“霁开所言很有道理，”韩侂胄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不过，当

年钟会伐蜀，韩信出川，取的可都是近道。”

吴曦从容道：“钟会伐蜀，兵分三路，钟会由子午谷进袭汉中，不过其中一路而已。倘若没有邓艾、诸葛绪起兵陇西，牵制姜维，钟会一路怎么会轻取汉中？韩信出川，虽为近道，也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樊哙明修栈道，一路由韩信暗度陈仓。再说了，此一时彼一时。彼时好计策，此时未必好。诸葛孔明深通兵法，第一次北伐却不用魏延之计，宁愿舍近求远，兵出祁山，是因为兵家大计，因时而异。”

韩侂胄若有所思，道：“诚如霁开所言，以一支偏师进攻凤翔，兴州大军主力出天水，进攻秦州。”

“正是。”吴曦侃侃而谈，“虏人于熙河、泾原一带驻军不多，我军若克服秦州，德顺军便指日可待。拿下德顺军，熙河、泾原、秦凤三路皆为我所有。到那时，兴州主力挥师东下，与偏师前后夹击，关中之敌将首尾不能相顾。若再有一支奇兵出商洛，占据陕州、潼关，阻绝虏人的援兵，关中一战可定。”

闻言，韩侂胄忽然一笑道：“霁开不愧为名将之子，果然胸有韬略。”

“下官是班门弄斧，太傅见笑了。”吴曦越发显得谦恭。

韩侂胄收起笑容，面色沉郁起来：“我朝多年未有战事，能征惯战之将凤毛麟角。圣上锐意雪耻，自家每每在想，一旦兴师，何人统兵？”

话音未落，吴曦霍地而起，铿锵道：“若蒙太傅不弃，下官愿为前驱！”

韩侂胄凝望着吴曦。

吴曦激昂道：“吴氏一门世受国恩，国家有事岂能袖手旁观？何况下官深受太傅抬爱，其恩山高水长，下官唯有效命疆场才能报答一二。”

韩侂胄微微颔首：“殿帅立志报效国家，自家一定禀奏圣上。”

吴曦清楚，有了韩侂胄的这句话，归乡之梦已经圆了多半。

赵扩柔弱，但潜意识中却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当他还是嘉王的时候，便常常为父皇的庸政与懒政深感不安。赵扩穿上黄袍后，决心力矫父皇之弊，才毫不手软地处分了留正、赵汝愚等一批持盈守成的官员。在赵扩看来，留正、赵汝愚以及朱熹、陈傅良等大臣名儒，言行迂阔，耽于清谈，与他的锐意恢复相去甚远。也正是基于此，他才把武臣出身、一心想着光复山河的韩侂胄一步步推向高位。

赵扩继位以来，围绕整军经武做了不少工作。首先，给几支御前诸军增补了兵员。隆兴以后，朝廷无战事，几支御前诸军减员严重。以镇江都统司为例，编制五万八千人，可实际上只有四万三千人。有些较为次要的都统司缺员更多，如江州都统司编制一万人，可实际仅有三千人。其次便是加强军器所。宋代有军器监，又有军器所。军器所管政令和储料，军器监管制作。赵扩下令将军器监所辖的都作院、作院全部移交给了军器所，军器监仅仅作为一个武才储备之地。按照编制，都作院应有工匠四百八十名，作院一百名。可实际上都作院、作院的工匠人数一半不到。如今通过大力招募工匠，两大作院已经达到了岁造装甲五千余副的规模。当然，这一数字与绍兴初年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依照韩侂胄的建议，要兴师北上，收复故土，除了满足各军所需外，还要库藏装甲三万副、弓弩一万只、箭矢五百万支。

五月的一个春日，赵扩与韩侂胄再一次议起了北伐大计。

赵扩道："甲杖齐备，兵员足额，还要有善战之将。本朝善战之将不多，国初有曹彰、潘美；仁宗朝有狄青；徽宗朝有种师道。"

韩侂胄道："李继隆应该算一个。"

"两败耶律休哥，使辽军十年不敢东看，倒也可圈可点。"

韩侂胄道："若论善战之将，绍兴年间有吴玠、韩世忠、刘锜、岳飞。人称'吴韩刘岳'。"

赵扩点头赞道："吴玠、韩世忠、刘锜均为西军之后。西军久戍边地，将才如云，不足为奇。只是那岳飞出身农家，竟然率一支貔貅之师，复襄汉、平洞庭，北伐中原，横扫河南，不失为本朝第一名将。"

"陛下所论极是。岳飞敢战，更善战，当属我朝第一名将无疑。"

“为将者，既要无惧生死，亲冒锋镝，更要运筹帷幄，通晓兵略。古人云：‘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不懂兵略，即便勇冠三军，也只能是个褊裨之才。”

“圣上英明。据臣观察，当下领兵将领中吴曦可堪重用。”韩侂胄说完，遂把吴曦有关向北用兵的方略叙述一遍。

赵扩听罢点头：“朕也觉得吴曦是个将才，他日可独当一面。”

嘉泰二年六月，郭杲病故。随后赵扩召见宰执大臣，商议兴州都统人选。

“朕欲命昭信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吴曦为兴州都统制，众卿以为如何？”赵扩一脸和蔼地看着众位宰执。

自郭杲病重以来，宰执们也在思考兴州都统人选。尤其是何澹，他是枢密院最高长官，遴选将才是他的职责。何澹已经拟好几个方案备圣上选择，几个方案中唯独没有吴曦。由于谢深甫不兼领枢府，商议军机大事从不率先表态。今天也一样，他让何澹先说。

“臣以为不可。”静默片刻后，何澹趋前半步道。

“有何不可？”赵扩问。

何澹道：“寿皇在位时，将吴曦留在京师，其目的是为化解吴氏在西蜀的势力，防范武将坐大。张诏、郭杲执掌兴州大军不过八年时间，吴氏故旧部曲多在，如今若命吴曦还蜀，前期化解岂不是前功尽弃？依臣之见，吴曦仍供职殿前司，兴州都统另择他人前往。”

待何澹说完，谢深甫附和道：“何枢密所言，臣亦赞同。”

在目前几名宰执大臣中，陈自强与韩侂胄的关系最密。皇上同意吴曦回蜀，韩侂胄已经提前告诉了陈自强。作为吴曦回蜀的积极推动者，此时他应该旗帜鲜明地拥护赵扩与韩侂胄的决策，因此不慌不忙地说道：“臣以为吴曦回蜀有三利。”

赵扩见何澹与谢深甫秉持异议，心中感到不快，忽然听陈自强说“吴曦回蜀有三利”，又来了精神，问道：“卿详细道来。”

“一利兵事。”陈自强侃侃而谈，“吴曦出身将门，谙熟兵机，殿前司固然重要，但不是将帅的用武之地。以吴曦之才应该出镇边庭，执掌诸军。他日摆兵布阵，临机制敌，此一利也。”

何澹与谢深甫一样，也瞧不惯陈自强在皇上及韩侂胄面前俯首帖耳的样子，此时用鼻子轻轻哼了一声。

“二利川蜀。”陈自强听见了何澹的嗤声，依然目不斜视，“吴氏诸公，世代捍蜀，蜀人不忘其恩，感念再三。派吴曦镇蜀，则属众望所归。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这二利也。”

“其三呢？”赵扩很感兴趣。

“三利社稷。一旦国家有事，朝廷命吴曦亲提一旅之师，平秦陇，据关中，复陕西，驱逐金虏，一统山河。”

陈自强话音落地，赵扩便舒展眉眼，频频颔首：“陈卿所言，极有见地。”

得到了皇上的肯定，陈自强越发理直气壮起来：“既然利兵事，利川蜀，利社稷，有此三利，吴曦回蜀，何乐而不为？”

何澹并没有因为陈自强得到了皇上的肯定而敛声不语，大声道：“陈参政所言三利，不过花言巧语罢了。”

闻言，赵扩皱起眉头：“卿何出此言？”

何澹激愤起来：“其一，吴曦虽然出身将门，可未历阵戎，布阵排兵，不过纸图，据此便断言有利兵事，岂不虚妄？其二，吴氏久行西蜀，故旧甚多，若以此坐大，越发难制，利从何来？其三，以叵测之心，守叵测之地，拥数万重兵，远离京师，能说是社稷之幸？”

陈自强与何澹同为韩侂胄倚重，但二人历来不谐，归根到底是二人的品性不同。何澹虽然性情偏激，但为人耿介，敢于直言；陈自强性情平和，但凡事唯韩侂胄马首是瞻，不讲原则。在吴曦回蜀的问题上，何澹觉得应遵从先皇的旨意，不得更改，这既是维护西蜀稳定，也是为了社稷安宁，即便韩侂胄在场，何澹也会据理力争。而陈自强则不同了，既然韩侂胄已决定让吴曦回蜀掌军，他必须拥护这个决定。

“何枢密这是危言耸听。”陈自强面带笑意说道，“吴氏捍蜀数十年，浴血边关，安民保境，其忠烈天日可鉴，何来叵测之地与叵测之心？”

在何澹看来，陈自强摇唇鼓喙，实则缘于一己之私，把脸一沉道：“陈参政如此推许吴曦回蜀，莫非还惦记着还十万贯人情不成？”

陈自强万万没想到何澹会拿吴曦的捐资说事，脸一下子红到了脖根。

“何卿言过了。”赵扩脾气再好，也对何澹有了不满。

何澹不仅没有接受赵扩的劝诫，反而进一步道：“陛下，臣没有言过。陈府火灾，吴曦认捐十万，能说没有企图？”

赵扩冷冷道：“陈府火灾，百官都有捐助，就连朕也拿了一百两纹银。”

谢深甫见何澹大有不管不顾的态势，遂牵扯一下他的衣角低声道：“何枢密且行打住。”

“不，下官要说。”何澹心底突然涌出一股豪气，“君臣如父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近年来，吴曦出手阔绰，动辄万金，朝中不少大臣受其恩惠，逢事为其开陈……”

没等何澹说完，赵扩霍地起身，拂袖而去。

消息很快传到南园，韩侂胄大为震怒。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吴曦回蜀会遭到何澹的极力反对，并且用近乎恶毒的言辞攻讦陈自强。在韩侂胄看来，攻讦陈自强就是攻讦朝廷定下的北伐大计，就是攻讦圣上。

“把何澹叫来。”韩侂胄沉着脸对周筠道。

周筠应承一声，颠颠而去。

陈自强起身道：“太傅召见枢密，我等权且告退。”

韩侂胄“嗯”了一声，陈自强、苏师旦等人鱼贯而出。

不一会儿，何澹在周筠的引领下来到北厅。韩侂胄正襟危坐，待何澹行完礼，他一指交椅道："坐吧。"

韩侂胄的情绪已从盛怒中平静下来。当年启用何澹出任御史中丞，除了他讥评理学，敢于直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何澹的养父何称曾在隆兴年间弹劾尹穑，给韩侂胄留下了深刻印象。

隆兴二年，锐意恢复的赵昚启用张浚为枢密使，总督江淮兵马，兴师北伐。然而，军至符离，因主将不和，导致十万大军溃散。符离溃师后，赵昚启用旧相汤思退，汤思退举荐同为主和派官员的尹穑为监察御史。尹穑一上任，就诋毁张浚等主战派官员，主张放弃海、泗、唐、邓四州，增加岁币，与金人议和。消息传出，天下汹汹。其时何澹的养父何称为吏部员外郎，毅然上书，说尹穑为汤思退的鹰犬，两人互为表里，以成奸谋，皆可斩！奏本传出，一时间京城内外，人人诵读。其时韩侂胄就学于国子监，对何称敬仰有加，每每诵读何称的奏本便血脉偾张，慷慨激昂。在韩侂胄看来，处州不愧为少微星分野之地，果真名贤辈出。然而谁知道这位被韩侂胄十分看重的处州人，竟然在国家大计上公开与他、与圣上作对。

何澹当然知道韩侂胄召见他的原委。他感激韩侂胄，是韩侂胄将他从明州调入京城，委以重任，直至执掌枢府，但他的感激并非没有底线。在何澹看来，启用理学派官员是妇人之仁，遣派吴曦回蜀是纵虎归山。妇人之仁只不过让人寒心，纵虎归山则会遗祸国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不可能无动于衷。

"何枢密反对吴曦出任兴州都统？"韩侂胄冷着脸问。

"是的。"何澹点头。

"是何道理？"

"下官以为，吴曦回蜀典军，危及社稷。"

"陈腐之说！"韩侂胄生气了，"吴氏捍蜀六十余载，危及社稷了么？"

"太傅休得恼怒，容下官细禀。吴氏三公，献身边地，功莫大焉，可吴曦就不同了。他十六岁离开兴州，二十余年来羁泊江南，回蜀成了

他最大的心愿。一旦其志得逞，既不会感恩太傅，也不会感恩朝廷。心无感恩之念，远离京师统帅大军，社稷岂不危殆？”

韩侂胄冷冷道：“你这是凭空臆测！”

“不，”何澹摇头，“这并非凭空臆测。太傅请想，一个人迫以某种情势羁绊异乡二十余载，感恩之心从何而来？”

韩侂胄怔了一下。

何澹继续道：“更何况，吴曦不吝钱财，广交大臣，对朝中权贵动辄巨资，据下官推测，其间必定包藏祸心……”

“好啦！”韩侂胄气呼呼地打断何澹的话头，“自家也曾受过馈礼，在枢密眼中，莫非也与吴曦沆瀣一气不成？”

仿佛迎头一棒，何澹一张脸瞬间变得苍白。未等他反应过来，韩侂胄厉喝一声：“周筠，送客！”

后来，何澹都记不清是怎样走出南园的。这是八月，临安的八月秋高气爽。而当何澹走出南园大门后，只觉浑身已然湿透。回到家，没想谢深甫正在客厅候着。自从来到京城，这是谢深甫第一次光临何澹的府第，他颇觉意外。

“谢相公来了？！”何澹强打起精神，“下官不曾迓迎，失礼，失礼。”

谢深甫属于传统的儒学派官员，既不认可理学派的标新立异，也不赞同反理学派的大张讨伐。在他看来，儒学与理学本为一体，用不着生死对立。

婢女上茶毕，何澹道：“谢相公莅临寒舍，有何见教？”

谢深甫端起茶盅，轻啜一口，缓缓放下道：“何枢密去了南园？”

何澹想了想，点头道：“正是。”

“太傅可是恼怒得很？”

何澹复又点了点头。

谢深甫缓缓道："今日内廷召对，说是与宰执商议，实则圣意已决。下官斗胆猜度，是太傅力主吴曦回蜀。"

何澹没有答话，很多圣断来自南园，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知何枢密是否已附议太傅？"谢深甫看着何澹。

"不，"何澹坚决地摇了摇头，"下官世受国恩，忝为枢臣，日夜当思报效，岂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袖手旁观？"

须臾，谢深甫起身告辞。

何澹送出门外，谢深甫上轿之前回过头说一句话，声音有些喑哑："枢密保重。"

何澹是何等人物，对于谢深甫的到来已经明白十之八九。至晚，何澹将长子何处仁与季子何处智叫进书房。何澹有三子，长子何处仁为司农少卿；次子何处礼为温州通判。因何处礼在温州任上，府中只有长子何处仁与季子何处智。何澹将今日圣上召对以及韩侂胄的召见讲述一遍，为了不让两个儿子的心理压力太大，他竭力保持着平静与淡然，同时也省略了一些细节。尽管如此，两个儿子听完父亲讲述，仍然神情大变。

"爹爹是否担心圣上会因此降罪？"长子何处仁毕竟年近四旬，出仕多年，很快便镇定下来。

何处智道："即便圣上不降罪，韩侂胄也不会放过爹爹。"

"我将你们二人叫来，就是让你们心里有个准备。"何澹顿了一顿，"你们的妈妈身子不好，我担心她若是知晓，会受到惊吓。"

"相公莫要为奴家担心。"何澹和两个儿子急忙回头，原是何澹娘子朱氏。何澹官升知枢密院事后，朱氏被敕封为了福国夫人，"相公的事奴家方才已经知道了。相公身为执政，言行当以国家为重。有违圣意，冲撞太傅，那是职责所为。"她手指两个儿子接着道，"你们饱读圣贤之书，若爹爹受挫，休要指责。"

何处仁、何处智齐声答道："儿子谨遵母命。"

朱氏又问何澹："相公将如何应对？"

何澹回道："与其夺职，不如上章请辞的好。"

朱氏摇头道："依奴家看来相公莫要狷急，且看朝廷如何措置。"

赵扩对何澹的处理是宫祠，却遭到了谢深甫的坚决反对，理由是何澹身为宰执，主管兵事，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最后，朝廷只得罢免何澹知枢密院事一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福州。

就在何澹离开京城的第二天，谢深甫也向赵扩递上了辞呈。无论赵扩怎样挽留，谢深甫坚决求去。

公元1201年八月末的一个黎明，一支船队悄悄驶出了临安。没有人饯行送别，甚至没有人驻足围观。对于生长在临安城里的百姓来说，像这样的船队进出京城是常有的事情。按照吴曦的意思，离开临安之前要热热闹闹地排宴一回，被娘子安氏否决了："能走已是不易，迟走莫如早走。"

吴曦会意道："早走莫如悄悄地走。"

安氏闻言，轻轻一笑。

此次吴曦回川，新任职事为利州西路安抚使、兴州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兴州。

船队起航不久，吴曦便派人飞马赶往镇江，希望能见上女儿吴晶一面。按说路过镇江他应该去见一见郭倪的，可一想起女儿的婚事，吴曦便摈弃了拜访郭府的念头。

船到镇江码头，吴晶正在迎候。从女儿成婚直到当下，吴曦还没有见过东床娇婿，吴曦不问，吴晶不提，他们之间好像没有这个人似的。女儿明显憔悴了，花一般的人儿竟然落在了那样一个男子手里，吴曦想起来就七窍冒烟。

盘桓半日，吴曦、安氏与女儿依依而别，免不了泪水潸潸，话语绵绵。然后船队驶离码头，出京口，溯江而上。

抵达鄂州后，吴曦收到一封家书，是大弟吴晓写来的。原来，兴州副都统王大节趁暂摄都统期间，大肆提拔亲信。兴州都统司共有十军，马步军六万余人。在张诏和郭杲出任兴州都统期间，更换了一批当年紧随吴挺的部将。但那都是统制、副统制一级的高级将领。如今王大节提拔的亲信则是正将、队将等中低级将官。从某种意义上说，统制、副统制一级将领容易掌握，因为这一级别的将领人数不多，中低级将官则不同了。在兴州十军中有近百名正将和近千名队将，如果王大节大面积擢拔亲信，不仅继任者难于统带，还有可能发生变故。事不宜迟，吴曦放弃了从水路回川的计划。命装载家眷与家俪的船队继续走嘉陵江水道，自己则率领几名亲随取道随州，经襄阳、光化赶赴兴州。

晓行夜宿，于九月初吴曦一行抵达兴州城外。兴州为利州西路州治，位于秦岭南麓，汉中盆地西缘。利州西路治下七州：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龙州、凤州、兴州。兴州境内有三关，为仙人关、七方关、武休关。此三关为西蜀咽喉，至为重要。凤州、成州、西和州、阶州位于三关之外，称关外四州。

兴州历史悠久，汉武帝平定西南边陲，即在此设立沮县。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见此地险要，总控巴蜀，于是构筑要塞，取名武兴。最初的武兴城周长不过五百余步，仅西北一门。在其后千余年时间里，城周长由五百余步扩大到了三千余步，城门也由一座增至东南西北四门。由于兴州地处西北边陲，进出城池盘查较严。当吴曦一行人策马来到城门前时，守门军士将他们拦下了。

“下马！”一个队官模样的人喝道，“从哪里来？”

吴祯紧忙上前答道：“回军爷，自家们打京城里来。”

听说来自京城，队官忽然变了脸色：“打京城来？京城离咱们武兴几千上万里，哄鬼吧你们！”

吴祯看了一眼吴曦急道：“军爷为何这样说话？自家们真是打京城来，自家们……”

吴曦扬起手，止住吴祯的话头，冷冷地说道：“快去禀告你们的王副都统，就说吴曦已到东门外。”

“吴曦？”队官看了看军士问道，“吴曦是何人？”

众军士纷纷摇头。

“自家们不管你是吴西，还是吴东吴南吴北，”队官道，“王帅岂是随便就能见的？”

吴曦淡淡地问：“你要怎的？”

队官道：“先绑起来！”

吴祯怒道：“你敢！”

队官或许没有想到，有人会在这边防重镇无视官兵。短暂的惊愕过后队官“嗖”地拔出腰刀，大呼道：“来人——”

话音未落，吴曦扬手一鞭，队官一个趔趄，手中腰刀飞出丈外。

“今日权且寄下你这颗狗头！”吴曦怒目咬牙，几名兵士欲上前阻拦，被他挥鞭抽翻。吴曦并没有径直前往都统司，他由东门入城，打马折向西北，径直回到吴府。

吴府已经不是当年的吴府了。绍兴九年吴玠死后，其弟吴璘执掌兴州大军，于是与吴玠分家，另外择地建起府宅。吴玠共有三子，除长子吴拱官至利州东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外，次子和季子均不喜刀枪，以经史自娱，自此吴玠一脉渐渐式微。吴璘为了巩固自己在兴州的地位，免不了与近在咫尺的侄子吴拱产生摩擦。吴璘死后，吴玠一族几乎不与吴璘的后代往来。

吴璘有十二子，吴曦之父吴挺为第五子。在吴曦回川时，除四叔吴摠、九叔吴拆健在外，其他叔伯均已谢世。吴摠、吴拆与吴挺积怨很深，居住在兴元。当前在兴州居住的只有三房、六房、七房的遗孀赵氏、刘氏和秦氏。

吴挺有四子。长子吴旰，次子吴曦，三子吴晓，季子吴晫。吴旰现为滁州通判。吴晓原聘为兴州都统司幕僚，郭杲来兴州后，对幕僚进行了调整，吴晓由机宜干办公事改为了一般当差。吴晓一气之下辞去差事，回家赋闲。吴晫则一直没有功名，终日舞枪弄棒，饮酒听曲，典型的纨绔子弟。

吴挺修建的府第位于北街，占地十多亩。在寸土寸金的兴州城内，

能够拥有如此庞大的宅第不多。门前一对镇宅麒麟，白玉雕琢，高约三尺，昂首向天。门楣上方有一长匾，大书着“威震西蜀”，此字为赵昚题写。

吴曦的归来实在过于突兀，不仅仆人们目瞪口呆，就连吴晫也直愣愣地盯着吴曦，口中讷讷：“二哥，真的……是你么？”

吴曦擂了吴晫一拳，哈哈笑道：“好你个呆子，仔细看看，不是二哥是谁？！”

吴晫详视一阵，终于弄清了来人，大叫道：“真的是二哥！”

吴曦又擂了一拳：“还不快带我去见几位叔母。”

“要得！”吴晫一下子蹿老高，“二哥回来了！三叔母、六叔母、七叔母，二哥回来了！”

吴府虽大，但禁不住吴晫雷鸣般的呼叫，不多会儿，几位叔母连同侄儿侄女纷纷从各自小院涌出，来到大院。

三叔母是吴扩之妻。吴扩曾知过绵州，已谢世多年。吴扩之妻为宗室之女，虽然已至垂暮之年，仍有一股贵胄之气。六叔母为吴拭之妻。吴拭从未入仕，壮年即亡，其妻来自富家，显得雍容华贵。七叔母为吴拯之妻。吴拯不愿为官，游历山水，四年前在金沙滩遇难。

二十多年未见，每个人的变化都有很大，但毕竟是家人，一眼就认出了双方，吴曦一一请安。

“曦儿是公干，还是回家探亲？”三叔母赵氏问。

“侄儿是公干。”吴曦答。

吴祯在一旁道：“禀三叔母，二哥儿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众人一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二哥儿是钦命的兴州都统。”

“是么？”六叔母仍然将信将疑。

吴曦点点头，俄尔转身问吴晫：“你们难道没有收到我的家书？”

吴晫摇头道：“没有。”

吴祯笑道：“二哥儿归心似箭，一路上将马打得飞快，邮吏早甩后八百里了！”

众人这才高兴起来，大厅里爆发出阵阵欢笑。

吴曦告诉几位叔母，朝廷已命他为利州西路安抚使、兴州诸军都统制兼知兴州。

“这下好了，吴家终于有顶梁柱了！”三叔母信佛，连忙双手合十，“谢天谢地，阿弥陀佛。”

叙一阵闲话，众叔母散去，吴曦这才发现家中少了一人：“你三哥呢？”

吴晫重重地“嗨”一声道：“三哥出事了！”

“出事了？”吴曦一怔，“出什么事了？”

吴家自吴玠时代起，就在关外大量购置土地。此后吴璘、吴挺等又相继在关内外或购买或开发田产，几十年来，吴家在兴州境内的土地已达万顷之多。吴曦在京城里的一切用度以及整个吴家的日常花销，几乎全部来自地租，说兴州的土地是吴家的命根子毫不为过。可王大节摄帅不久，即拿吴家的命根子开刀。

六月间，王大节下令于成州城外青泥河畔构筑堡寨。川陕、川陇沿边多堡寨，用于屯兵据守。可王大节下令所筑的堡寨既远离边境，又远离关隘，构筑青泥河堡寨所占之地属于吴家。这是一片肥沃的河滩地，面积有一百多亩。最令人气恼的是，待吴家人闻讯赶到青泥河边时，新堡寨已经动工了，即将收获的稻谷被毁弃一空。此时正值稻穗孕育季节，一株株饱满的稻秆宛如激战过后的尸首，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吴晓一看就火了，问：“谁是这儿的头目？”

一名副将走过来，瞪着眼睛问：“你是何人，在这儿喧哗？”

吴晓虽然在都统司公干多年，却不认识这位副将，想必是新近提拔

上来的，于是自报家门，说自己姓吴名晓，是前兴州都统、检校少保吴挺之子。

“原来是吴少保之子，幸会，幸会。”副将拱拱手，脸上并无多少热情，眼里甚至流出几分讥诮，“请问吴衙内，有何事体？”

吴晓强按着一肚子火气，笑脸问道：“太尉在此构筑堡寨，可有公文？”

“当然有公文，”副将大大咧咧道，“没有公文，自家们怎么会在这儿掘壕下寨？”

“不瞒太尉，这地块为我们吴家所有，可自家们并没有得到安抚司的只言片语。”吴晓依然低声下气。

副将大手一摆道：“当职不管这些，当职听命于都统司。衙内若有疑惑，可去都统司咨询。”

吴晓又道：“在自家禀陈安抚司之前，太尉可否暂且停工？”

“那可不行。当职领命在身，岂敢懈怠？”副将一口拒绝，“衙内既为吴少保之子，还在乎这几亩薄地？听说你们吴家几代人在这兴州置了不少田产，府里妻妾成群，每日山珍海味，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衙内的身世好啊，祖上善于生财……”

“狗军贼！胆敢取笑自家祖上！”吴晓涵养再好，也终于强忍不住了。说时迟那时快，冲上前去就是一拳……

听吴晫讲完整个冲突过程，吴曦已是怒火填胸，恨不得立马奔向都统司找王大节理论。但他克制了自己，现在他已是兴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每办一件事情必须从长计议。

“这么说你三哥关押在都统司里？”吴曦黑着脸问。

“是的。”

吴曦在客厅踱来踱去，思忖着如何措置。现在，摆在他面前就两条路：一是示强，凭身份给王大节一个下马威；一是示弱，佯装不知，寻找机会给王大节致命一击。

王大节是土生土长的兴州人，早年即在兴州都统司从军，如今又在副都统位置上干了九年，军中关系深厚。向王大节示强，起不到丝毫作用。再说，初来乍到就与副帅不合，兴州的各级官吏会怎么看？朝廷会怎么想？断不能上任伊始便失望于朝廷。可示弱呢？一想到在王大节面前示弱吴曦就气血翻涌。

“二哥，”吴晫愤愤道，“小弟派人打听过了，在青泥河畔构筑堡寨就是王大节的主意。”

吴曦阴着脸道：“这个用不着打听，脚指头都想得出来。”

“二哥说怎么办，先去都统司救三哥？”

吴曦强咽下翻涌的血气，摇头道：“你三哥既然关押在都统司监舍，应无大碍。”

吴晫道：“不忙搭救三哥也行，青泥河畔的堡寨必须立马停工。”

吴曦又摇头道：“青泥河边的堡寨也暂且不去管它。”

闻言，吴晫叫了起来：“二哥你这是怎么啦？你是利西安抚使，兴州都统，难道怕了王大节那鸟厮不成？”

“不是自家怕他。”吴曦长吁口气道，“二哥是想，自家刚回兴州，一切以站稳脚跟为要。”

“如此说来，自家们先要忍着？”吴晫脸上现出痛苦神情。

“忍着，先忍着。”吴曦拍拍吴晫的肩膀，“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到一定时候，你二哥自然要出这口腌臜气！”

“可……那要忍到什么时候呢？”

“时间不会很长。”吴曦拎起马鞭，“走，跟我去拜会王大节。”

“我不去！”吴晫断然拒绝。

“那好，我一个人去。”

看着吴曦大踏步走出家门，吴晫在心底想，王大节欺上脸来了居然还登门拜会，这是我二哥吗？

第十一章　烽火漠北

南渡至今，宋廷为了保证主帅有专断之权，各路大军一般只设都统，不设副都统。兴州大军配置副都统始于张诏掌军，嗣后一直延续下来。吴曦如今虽然是兴州都统，但没有一兵一卒。父帅离世已经九年，其间都统一职两度易人，军中还能有多少旧部？即便仍有旧部，他离蜀二十余载，别人与他又有多少感情？所以他必须隐忍，也只能隐忍。

隐忍，是吴曦困居南方的最大收获。

就在吴曦回到兴州的当天，面对祖业被毁和兄弟遭拘，吴曦强抑着悲愤前往兴州都统司拜访了副帅王大节，并且奉上了一对从临安带回来的东汉铜马。铜马高八寸，长尺余，躯干浑圆，四腿矫健，长鬃飞扬，昂首嘶鸣。王大节一见便爱不释手："哈哈哈，这……这……叫下官如何消受得了？"王大节身材高大，面庞红润，声若洪钟。

吴曦年纪比王大节小七岁，谦恭地说道："不成敬意，不成敬意。仁兄乃军中宿将，受此礼物当之无愧。"

"如此说来下官就领受了。"王大节又是一阵大笑。

吴曦只在都统司少坐了片刻，王大节没有提及青泥河畔筑寨与吴晓被拘，吴曦也没有过问。

次日一早，吴曦前往安抚司，安抚司的属官早早就在官厅迎接了。利州西路自郭杲逝世后一直没有主官，很多事情正等着吴曦处理。一连好多天，吴曦没去设在城南的都统司。

吴曦是利州西路安抚使兼兴州都统，如若仅在安抚司治事，不去都统司治军，这是不正常的，自然引来众多猜测。这种局面于王大节很是不利，不得已，王大节只好打马来到安抚司。

门禁盘问，吏胥传呼，王大节进入官厅。安抚司的规格高于都统司，其官厅比都统司官厅森严。

“王副帅来安抚司有何公干？”吴曦端坐堂上，一脸威严，与前些天拜访王大节判若两人。

王大节虽然为兴州大军副都统，但在安抚司没有任何职务，他立于厅下躬身道：“启禀安抚，下官特来请都统过都统司升厅治事。”

“都统司不是有王副帅吗？”吴曦依然正襟危坐。

王大节一时语塞。

“当职上任伊始，万绪千头，既要治军，又要牧民。朝廷设立副都统一职，为的就是主帅不在之日代理主帅掌管全军。”吴曦将主帅二字吐得格外分明。

王大节感到了权力的威严，恭恭敬敬答道：“非是下官不尽职守，实在是军心摇动，难以弹压。”

吴曦沉吟片刻后道：“如此说来，当职须得去都统司走一遭？”

“对对，吴大帅须得前往都统司一趟。”王大节连连点头。

于是，吴曦命导引开道，卫队护从，浩浩荡荡奔赴都统司。一时间，路人围观如潮。满城人尽知吴挺之子已经回到兴州，且权势不逊其父。

来到都统司，升帐接见诸将，王大节坐在吴曦右侧。点卯毕，吴曦问道：“近日军中可有大事，据实报来。”

众将领相互望望，不知主帅所说的大事为何事。

吴曦将目光投向司法参军：“今日王副帅禀告当职，说军心摇动，可有人逾矩滋事，违反国家法度？”

司法参军出班禀道：“回都统，军中监舍拘有酗酒滋事者十三人，不假而出者九人，还有……还有……”

“还有何人？”

“还有一人……一人……系都统的亲弟……”司法参军额头在冒汗，

整个厅堂顿时一片寂静。

“我的亲弟？所犯何事？”

司法参军道：“阻碍青泥河修建堡寨，殴打兵士。”

王大节突然站起身，怒喝道：“岂有此理！你们竟敢拘禁吴都统的亲弟，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还不快快放人！”

吴曦一摆手，面对司法参军面无颜色道：“王子犯法当与庶民同罪，何况是我吴曦的亲弟。当拘十日不可只拘九日，少一个时辰我拿你问罪！”说罢面对诸将，声色俱厉，“自今日起，无论何人，违反国法军规者当依律惩处！”

当天下午，吴晓即获释回家。

吴晓的身材比吴曦高挑，也比吴曦单薄。吴晓爱诗文，不像吴曦、吴晫一天到晚舞枪弄棒、走马射箭。当年吴挺悍蜀有功，孝宗恩赏其子，吴晓要求除授文资，为承奉郎。

一见面吴曦就对吴晓道：“大弟受苦了，哥哥有愧。”

吴晓回道：“弟弟晓得，二哥有二哥的苦衷。”

闻言，吴曦对吴晫道：“看看，你三哥深明事理。”

晚上，吴曦在兴州最豪华的天香酒楼为吴晓设宴压惊。酒至半酣，吴曦问道：“哥哥我离家二十余载，如今初回兴州，急需有人帮衬，两位弟弟可识得什么人物，向哥哥举荐。”

吴晫大声道：“二哥在兴州做官，我们兄弟都去当差。二哥做安抚，三哥做军师，我做将军。”

吴曦笑道：“那是自然。不过除了两位弟弟，哥哥还需要延揽安民治军之才。”

吴晓思索了一番道：“要说人才，蜀中最负人望者当属安子文。”

“安子文是谁？”

吴晓回道："安子文名安丙，跟二嫂一样，也是广安人。在广安，安无二姓。所以二嫂与安丙，应该同出一脉。"

吴晫插话道："我也略知一二。当年爹爹为利州西路安抚使，召安子文为管文案的小吏。当时，赵彦逾总领四川，来兴州核实军费，爹爹派安子文迎接。赵彦逾问，吴太尉统军六万，有无虚籍？"

这桩陈年往事吴曦早在临安便听说过，见吴晫一副极为认真的模样，笑问道："安子文如何作答？"

吴晫一拍桌子道："他非但不为爹爹开陈，反而说兴州军马，实数只有五万四千，虚籍六千。害得那赵彦逾嘲讽爹爹，说兴州军马严整，虚籍不过千数。二哥你说，这人可恶不可恶？"

吴曦笑道："可恶，实在可恶。"

吴晓见吴晫说完，缓缓道："二哥既然主管一路军政，麾下应需要各色人等。既要死士，也要谋士，更要高士。"

吴曦点头称是，不过他目前急需的是谋士，像安子文这样的人物，今后兴许用得着。

吴晓见二哥不语，又说道："除了安子文，龙州巡检徐景望颇有才名。"

吴曦问道："徐景望有何才具？"

"俯察山川，熟读兵书，能言善辩，为人机敏。"

吴曦惊问道："蜀中还有此等人物？"

吴晓道："千真万确。"

吴曦不由赞道："这太白故里，果真是高人辈出！"

吴晫在一旁叫道："三哥举荐的都是秀才，使不得枪上不得阵，弟弟举荐一人，有关张之勇，俗称'万人敌'。"

吴曦乐呵呵地问："二弟举荐何人？"

“褚青。”

吴晓在一旁补充道：“屠户出生，曾做过葭萌县尉，有一身蛮力。”

吴曦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使得使得。”

忽然，吴曦想起离开临安前韩侂胄曾说蜀中有三杰：李好义、李好古、杨巨源，要他回兴州后细细查访，量才录用，遂问道：“你们可知李好义、李好古、杨巨源三人？”

“李好义？莫非是李定一之子？”吴晓问。

“也许是。”吴曦道。

吴晓道：“爹爹在世时提携李定一做了中军统制，现已谢世多年，李好义是其长子。”

“此人如何？”吴曦问。

吴晓看看吴晫，道：“武技不错，前年校场竞技，李好义夺得了骑射第一。”

“那李好古呢？”

“李好古是李定一的次子，也有些本事，未入武职。听说会试不第，在州学做了教授。”

吴晫不以为然，用鄙夷的口气道：“二哥说的李好义、李好古自家也认识。两人虽然有些本领，但也十分傲气。”

吴曦“哦”了一声，他不喜倨傲之人，连那杨巨源也懒得问了。

半个月后，徐景望手持安抚司的公文来到兴州，吴曦一见大失所望。徐景望矮小干瘦，且獐头鼠目，遂问道：“你就是龙州巡检徐景望？”

“下官正是。”徐景望恭立堂下。

吴曦一时蹙着眉头，心想这吴晓举荐的什么人物，竟如此猥琐不

堪。

没承想，徐景望直视着吴曦侃侃道："安抚休要烦恼，下官自知其貌不扬。但好男儿生于天地之间，才貌岂可兼得？"

吴曦见徐景望毫不忌讳自己的丑陋，强打起精神道："巡检说得对，异貌必有异才。"

徐景望依旧不亢不卑："请安抚移步后厅，下官有要事禀告。"

吴曦抱着一颗好奇的心来到后厅，待吏胥献茶毕，徐景望道："安抚不喜下官之貌，可下官深受吴氏之恩，有句话骨鲠在喉，不得不说。"

"请讲。"

徐景望道："安抚回蜀，如龙归大海，虎至深山。不知安抚想过没有，回山之虎与归海之龙是否仍有羁绊？"

吴曦反问："巡检以为呢？"

徐景望答道："下官以为，在兴州大军设置副都统，即是困龙之枷与羁虎之索。"

吴曦没有吱声，他何尝不知朝廷在兴州大军设立副都统是对边疆要员的不信任。

徐景望又道："安抚若要大展宏图，当务之急是罢黜副帅，军权在握。"

吴曦摇摇头道："副帅乃朝廷所置，迄今已然九载，岂能随意撤销？"

徐景望仰天一笑道："这有何难？在下官眼里，那王大节不过山野莽夫，举手之间即可贬窜。"

闻言，吴曦心中"砰"地一响。

徐景望问道："安抚可知庆元六年，川中军饷被劫？"

吴曦略略一想，点头道：“有所耳闻。”

“要想扳倒王大节，安抚须得重查军饷被劫一案。”

出兴州西行为阴平，阴平有正邪二道，邪道又称古道，当年邓艾伐蜀，即由阴平邪道进入成都平原。数百年间阴平邪道几乎无人行走，但在嘉泰二年十月的一个下午，一名老者和一名壮汉拍马驰过阴平桥头。

越往前走山势越险，只见危岩耸天，古木森森，二人只得下马步行。正行走间，一道高坎上跃出几条汉子，个个须发披肩，衣衫褴褛。

“来者何人？”汉子们张弓搭箭，厉声喝问。

老者径直上前答道：“你们的贵人。”

“贵人？”张弓搭箭的汉子们疑疑惑惑。

“是的，贵人。”老者大声道，“快快带我去见你们的头目。”

老者是徐景望，壮汉是褚青，他们跟随汉子们来到一个岩洞。十月的天气，岩洞内便已寒气逼人。洞中有一火堆，若干人正围着火堆取暖。

“刘爷，这老汉说是贵人，要见你。”一名弓手将徐景望带到火堆前。

叫刘爷的也是须发凌乱，衣衫破烂。他手按刀柄，盯着徐景望问道：“好大的口气，你说你是自家们的贵人？”

徐景望不恭不倨道：“正是。”

围坐在火堆旁的众人一阵嘎嘎乱笑。见状，徐景望提高声音对刘爷道：“我说是你的贵人，因为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叫刘耿。”刘爷一呆，笑声倏忽消失，徐景望看着他继续道，“你私吞军饷五十万，川蜀大小官府都在缉拿你。”

刘耿呆了一会儿，跳起身道：“你也敢说是自家们私吞了军饷？”说罢举起腰刀，逼向徐景望。褚青一拳打翻身边的汉子，抢身上前护着。

“没事，”徐景望对褚青说罢，用指头将刘耿的腰刀拨开，“将爷私吞军饷与我何干？我说的贵人，是能为刘爷化解灾厄，不然叫什么贵人？”

“你当自家们是三岁小孩，拿这等胡言乱语哄骗得了自家？说，你是不是官军的探子？”刘耿哈哈大笑，再次拿刀逼向徐景望。

“将爷莫要心急，待自家喝口茶水，润润嗓子。”徐景望再次将腰刀拨开，饮完水，在一块石墩上坐下道，“刘耿，两年多来你躲在这黑风谷内，风餐露宿，春秋不辨，你想过后路吗？”

刘耿愣怔了，道：“后路？自家们哪有什么后路？”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不想后路犹可，你的弟兄们呢，难道跟你一起困死在这黑风谷么？”

刘耿望望众人，逐渐气馁，瓮声瓮气道：“我……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没有办法，可我有啊。”徐景望提高声音。

“你有办法？”刘耿将信将疑。

“我要是不能为你们消灾去厄，冒死前来黑风谷为哪般？”徐景望大喝一声，“都站过来，听我细说。”

事情要追溯到庆元六年秋，刘耿时为兴州踏白军副将。一日，都统司命他领一百兵士从成都押运五十万贯军饷。谁知行到阴平地面遭遇了响马，五十万贯军饷全数被劫。此案不仅轰动四川，也惊动了朝廷。如此巨额军饷被劫，回到军营也是死罪，于是刘耿率领众人逃进了黑风谷。两年多来，他派出好几拨兄弟外出打探情形，不是被抓就是被杀，一个也不见回返。

徐景望道：“当年饷银遭劫，是郭都统通缉你等，如今郭都统已然作古，兴州主帅为信王之孙武穆之子。”

刘耿急问：“谁？”

“吴曦。”

刘耿大喜道："你说得当真？"

"千真万确。"徐景望说罢，掏出一张盖有利州西路安抚司大印的公文。刘耿接过，只见上面写着——饷银被劫，颇有衷曲，望你等随徐巡检到衙作证，缉拿真凶，洗刷沉冤。

刘耿眼眶湿了，忙招呼众人道："弟兄们，快过来拜谢徐巡检，徐巡检果真是我们的贵人！"大伙儿见清白有望，纷纷拜倒在地，有人禁不住悲喜交集，一阵哽咽。

"我等实在不知，劫饷银的强盗为何方人士？"刘耿眼里泪光闪闪。

"安抚司已经查明，选锋军统制张人杰为抢劫饷银的首犯。副统制李虎，统领杨岱等为帮凶。"徐景望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笺，上面写着人名。他将纸笺置于巨石上，对刘耿道，"你们只需在这张告首状上签字画押，便跟随本官回兴州复职。"

"原来是选锋军黑咱们哪！张人杰，你个遭天杀的，二十七条人命啊！"刘耿听罢，牙齿咬得格格响。劫饷银时，刘耿等人奋起反抗，有二十七名兵士血洒阴平。

很快，大伙在告首状上写下名字或按下手印。徐景望将供状收好，引领众人走出黑风谷。行至阴平桥头，已有一队兵马正在等候，头领为吴曦之弟吴晫。徐景望与吴晫交谈几句，不敢有丝毫停留，日夜兼程赶赴兴州。从曲水县至兴州近四百里路，第三日黄昏时分便抵达兴州城外，为防止走漏消息，徐景望单骑进城。这时，吴曦正在安抚司等候。

"禀安抚，事情已经办妥。"徐景望一进门就禀报。

吴曦舒了口气，徐景望确实是个人才。

徐景望建议重查军饷被劫案，起初吴曦并不为意，听徐景望一番剖析，方觉得有些道理。

"只是……刘耿等人，既然官军都难于缉拿，巡检如何得知其下落？"吴曦面露疑虑。按照徐景望的计划，查清军饷被劫案，扳倒王大节，至关重要的是找出刘耿。

"这个不难，"徐景望微微一笑，"下官少年时曾在阴平古道行走，

其中匿人之处知晓一二。”

吴曦问：“巡检断定刘耿等人就在阴平古道藏匿？”

“下官判定得准与不准，十日后见分晓。”

吴曦半信半疑。没承想，仅仅七日徐景望就将刘耿等人带到了兴州。

“他们人在何处，是否画押？”吴曦问。

徐景望点头道：“人在城外，有四哥儿看护。”

吴曦大喜过望，吩咐吴晓置备酒席为徐景望洗尘。

徐景望摇手道：“还不到庆功的时候，请安抚即刻准备捉拿张人杰等。”

吴曦招呼卫士拔腿欲走，吴晓拦住他道：“哥哥且慢，那张人杰为王大节的死党。王大节升副都统后，特地将其从金州调来。张人杰十分勇悍，其贴身卫队也个个了得。要缉拿张人杰，须得十二分地稳妥。”

徐景望点头附和道：“三哥儿说得也是。张人杰为选锋军统制，如何拘捕，还应详加斟酌。”

吴曦又问：“巡检有何高见？”

“下官以为，安抚应招募一批死士，借点卯之机，将张人杰等人擒拿。”

吴曦摇摇头道：“都统司拿人，影响太大。兴州有十军，现如今十军统制均不明底细。若王大节当堂作乱，不好收拾。”

吴曦担心得不无道理。兴州十军，前军、左军、后军驻守边防，右军驻守河池，余下的中军、选锋军、策锋军、摧锋军、踏白军、游奕军都驻扎在兴州。而选锋军和踏白军是兴州大军主力，选锋军统制张人杰和踏白军统制王喜均为王大节的亲信。

思索了一会儿，吴曦对吴晓道：“你去城外替换吴晫，命吴晫选派

十名壮士，明日随我巡查选锋军营。”

吴晓惊问道：“二哥只带十人？”

“人只能少不可多。人多了，张人杰势必警觉；人少，张人杰才会疏忽。”

徐景望也有些担心：“十人太少，望安抚三思。”

吴曦断然道：“只能十人，请勿多言。”

选锋军驻兴州城东七里店，吴曦去时已经日上三竿，军营却不见张人杰的人影。一问，昨日王副帅来翠峰亭宴游，张统制率一班将佐陪王副帅吃酒，还从兴州红芳馆召来了一群舞伎助兴，直到夜深方罢。

不一会儿，张人杰匆匆赶到军营，衣冠不整，两眼惺忪道：“小将不知安抚莅临，恕罪，恕罪！”

吴曦直视着张人杰，一拍桌案，霍地站起怒道：“张人杰，你知罪么？”

张人杰大惊道：“安抚……小将何罪之有？”

吴曦冷笑一声道：“你自己犯下的事情，难道你不清楚？”

“小将委实不知，请安抚明示。”张人杰眨巴着眼睛。

“来人！”吴曦大喝道，“拘拿张人杰！”

话音未落，两名卫士飞身上前，企图扭住张人杰的双臂。

那张人杰出身相扑世家，其祖父曾远赴东京打擂，完胜名噪一时的相扑大师张宝。张宝人称“小关索”，横行河南河北。靖康之前，其父张雄为宫廷御用下盘手。金人南下，开封失陷，张人杰一家返回故土。在金州，张人杰因为相扑颇有名气才被王大节收纳。张人杰个头不高，长得壮实，尤其双腿，宛如石墩。两名卫士虽说也是吴晫千挑万选的人物，腰圆臂阔，力大无比。谁知相扑者，力大是其次，机灵为要。那张人杰见两名卫士扑来，将身子一矬，对方扑了个空，紧接着张人杰脚下一绊，两名卫士下盘失衡，跌倒在地。

张人杰摔倒卫士后拔腿朝门外跑。如果让张人杰跑出了大堂，局面就有可能失控。危机时刻，守护在军部外的吴晫奔了进来，高叫一声："褚青！"

一条壮汉应声而入，与张人杰一样矮墩，一样双腿如柱，大喝着直扑张人杰："奸人哪里走！"

张人杰知道这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一个深蹲，企图去抱褚青的双腿，褚青飞速闪身，来到张人杰背后，一把抓住张人杰的双臂，张人杰赶紧直起身子，将一条腿插入褚青腿间，褚青低头猛撞张人杰胸口，张人杰浑身一震，禁不住倒退数尺。褚青一声冷笑："爷爷我当年屠猪宰牛，三五百斤重的大肥猪一手揪尾一手执耳，你个直娘贼能有多大能耐？！"

张人杰眼睛红得滴血，拔刀在手："爷爷跟你们拼了！"

"跟爷爷玩刀？爷爷玩刀时你还是个毛孩！"说时迟那时快，褚青从腰里拔出两把砍骨刀。

张人杰也不说话，持刀欺身近前。他从军十余年，刀法精湛凶狠。褚青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刀法，竟把长不过尺余的砍骨刀舞动得如风车一般，无论张人杰进攻上盘还是中盘，均占不到便宜。相斗十多回合，褚青忽地大叫一声："看刀！"张人杰手中腰刀突然脱手，两把砍骨刀直逼张人杰的脖颈。

吴曦急道："壮士手下留情！"

褚青怒气冲冲回道："留情？为什么？"

吴晫疾步上前，大声道："叫你留着你就留着，这是军令。"

绑了张人杰，接着又拘押了副统制李虎、统领杨岱等一班参与抢劫军饷的选锋军将士，共计二十三人。审讯就在军营后院，此时，吴晓已从安抚司调来了五百厢军，将选锋军驻地看守得严严实实。

很快，案件有了进展，除张人杰外，李虎、杨岱等人都对装扮响马抢劫军饷供认不讳，但这并不是吴曦需要的结果。

"二哥，无论怎样动刑，这干人犯就是不指供王大节。"吴晫火急火

燎地向吴曦禀报。

吴曦在大堂踱来踱去，按照徐景望的推断，若没人指使，即使给张人杰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动军饷的主意。庆元六年郭杲多病，身为副都统的王大节有隙可乘。军饷被劫后朝廷发文讨捕，当时正值王大节暂摄兴州大军，结局不了了之。然而，案件鞫讯的结果却与当初的判断相悖。

“为今之计，只有继续动刑。人犯必须在供状上画押，指认王大节为主谋。”徐景望建议道。

吴曦点了点头，兴师动众为的就是扳倒王大节，否则毫无意义。

“如此说来……还要动刑？”吴晫望着二哥。

“动刑不是办法，若要他们指认王大节，须得另辟蹊径。”

徐景望略一思忖，对吴曦道：“安抚若将这一干人犯交给下官，下官自有办法让他们在供状上画押。”

吴晫疑惑地问道：“巡检有何办法？”

“恕下官不能明言。”

正说间，厢军统领进来传报：“王副帅来了。”

“带有多少兵马？”吴曦倒抽一口凉气，好快呀！这边刚把张人杰擒下，那边王大节就得到了消息。

厢军统领答道：“不下千人。”

吴曦心头一沉，吩咐道：“请王副都统进来。”顿一顿又道，“兵士一律留在营外。”

厢军统领应声而去。

吴曦清楚王大节的来意，鞫讯他的心腹将领，他肯定要亲自出马。吴曦只是不知，王大节获得的消息有多少。如果王大节知道得不多，局势尚能控制，倘若王大节知道这一切是冲着他来的，极可能与死相搏。兴州远离朝廷，诸军将历来胆大妄为。吴挺病逝后，朝廷一连派遣了两

任代理都统，都莫名其妙地死在了赴任途中。

“徐巡检！”吴曦煞黑着脸道。

“在。”

吴曦当机立断道：“本帅授权鞫讯人犯，一个时辰内呈上供状。”

徐景望嘿嘿一笑道：“安抚放心，无须一个时辰。”

徐景望前脚刚走，王大节就闯进了营部。

“吴都统，赵统制所犯何罪？”王大节甫一进门就大声嚷嚷，与王大节同时进来的还有踏白军统制王喜。

吴曦若无其事道：“王副都统的消息可真是灵便。”

王大节手按刀柄，眉宇间露着杀气：“请问都统，鞫讯赵统制理由何在？”

吴曦轻描淡写道：“一桩小事而已。”

“下官能否进去看看？”王大节一指后院。

“这可不行。”吴曦倏地眼睛一瞪，“有司正在讯问案情，连当职都不能干涉，这是国法！”

“赵统制跟随下官多年，守疆卫土，多有勋劳，绝不会做出悖逆之事！”王大节怔了怔，气焰有所收敛，信誓旦旦。

“如此最好。”吴曦重又恢复了平静，“经有司讯问，还赵统制一个清白。”

王大节无话可说，只得气哼哼地坐下。

见王大节已经稳住，吴曦便将目光转向王喜，问道：“若当职记忆不差，你是踏白军统制王喜？”

王喜虽然也为王大节的心腹将领，但他为人圆滑，既想保持对王大

节的忠诚，又不想开罪吴曦，便双手垂立，恭恭敬敬道："回安抚，小将是踏白军统制王喜。"

吴曦对王大节保持着隐忍，但在王喜面前必须施之于威。他目光如剑，直刺王喜："踏白一军为的是勘察地势，检踏敌情，什么时候变成了亲兵？"

"这……"王喜张目结舌。

王大节为王喜解围："哦，这是下官的疏忽。听说都统在选锋军查案，下官担心情急生变，临时调遣踏白军前来弹压。"

"王副都统多虑了。我大宋乾坤朗朗，何来情急生变？"吴曦厉声对王喜道，"兴州地处边陲，踏白军负有侦巡之责，须臾不可大意，还不速速归营！"

王喜看着王大节。王大节一摆手，王喜这才对吴曦拱手道："小将遵命。"

"王副都统请用茶。过不了多少时辰，赵统制的问讯就会结束。"直到这时，吴曦才暗暗吁了口气。

"一切仰仗都统明断。"遣走了王喜及踏白军，王大节不免心虚起来，神情恳切。

"放心，当职断不会冤屈一个好人。"吴曦面无表情。

后院原是选锋军属官住所，临时改为了监舍。徐景望来到后院，集中所有人犯依官职大小排列。面前是桌案，桌案上摆着笔墨和已经拟好的供状，一名军士捧着一壶酒立于徐景望之侧。

徐景望道："本官仁慈，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这边是供状，只要你们认可是受王大节的指使劫走了军饷，签字画押，即刻开释；这边是毒酒，制作毒酒用的是五步断肠草。五步断肠草为剧毒之王，何况本官的五步断肠草采自南诏，南诏是瘴疠之乡，五步断肠草之毒性可想而知。别说饮下一盅，就是沾染半滴也五脏糜烂，生不如死。"

众人犯闻言，大为惊骇。

“本官依序问询。”徐景望叫道，“王二牛！你可否在供状上签字画押？”

王二牛是一名旗头，五短身材，面皮黧黑。他面露不屑，昂然道：“爷不画。抢劫军饷是爷们所为，与副帅无干。”

“好，有骨气！赏酒。”徐景望说罢，一名军士将酒盅斟满，端到王二牛面前。王二牛毫不迟疑，接过酒盅一饮而尽。顷刻间，便口吐鲜血，倒地狂挣。

徐景望无事一般，唤来第二名人犯。第二名也是旗头，见王二牛满地翻滚，惨叫不止，精神几近崩溃。

徐景望声色俱厉道：“本官问你，可否愿意在供状上画押？”

“不……我不……”旗头一边说一边后退。几名军士蜂拥上前，将企图挣脱的旗头捉住。

“既然不画押，赏酒！”徐景望一挥手。

军士们按倒旗头，将毒酒灌入口中。须臾，旗头七窍流血，倒地哀号。

两名旗头还在地上翻滚惨叫，第三名人犯又带至徐景望面前。第三名是押队，他双腿哆嗦，还未等徐景望启齿，颤声连连：“我画押……我画押……”

徐景望暗暗舒了口气，命人拿来纸笔。

“开释。”待押队画押完毕，徐景望当堂宣布。

接下来就顺畅了，倒地挣扎的两名旗头还未断气，所有人犯均已签字画押完毕。徐景望来到前院，向吴曦呈上供状：“禀安抚，兴州军饷被劫一案，已鞫讯完结。”

吴曦接过供状，看罢仰天大笑。王大节满脸狐疑，问道：“请问都统，赵统制是否清白？”

吴曦霍地跳起，大喝道：“来人，将王大节拿下！”

王大节还没有醒悟过来，就被几名卫士摘除佩刀，扭住了臂膊。

王大节暴跳如雷，吼道："吴疤子，你竟敢缉捕爷爷，反了你不成？"吴曦脸上有一道疤痕，不喜吴曦者常暗地里以吴疤子相称。

吴曦冷冷一笑道："不是我反了，是你王大节反了！"

王大节骂道："你这厮浑说！我反了，有何证据？"

吴曦扬起供状道："选锋军二十一人告首指证，你王大节指使选锋军统制张人杰等人，假扮盗匪，残杀押运军士，劫走军饷五十万贯！"

"你……你……血口喷人！"王大节气急败坏。

吴曦又是一笑："二十一名选锋军均已签字画押，这是铁证！在铁证面前还想抵赖不成？"

王大节梗着脖颈不再说话。

吴曦正色道："将王大节及一干人犯递解京城，听候朝廷发落。"

待王大节押走后，吴晓对吴曦道："除王大节外，大哥务必将其他人犯就地斩首。"

吴曦闻言，疑惑地问道："你以为朝廷会刀下留情？"

"弟弟断定，这二十一人押往大理寺后，必定翻供。"

吴曦呵呵一笑："翻供最好。"

徐景望一旁悟透玄机，对吴晓道："安抚要的就是这二十一人翻供。"

吴晓惊问："这是为何？"

吴曦含笑不语。

徐景望解释道："此为疑兵之计。"

吴晓摇头道："在下不懂。"

徐景望笑道："过个一年半载，三哥儿就明白了。"

在大金国，镐王、郑王相继以"谋逆罪"处死，余下五王的言行顿时大为谨慎。尤其是潞王，原本就胆子不大，此时可谓战战兢兢。郑王与潞王同为一母，属嫡亲兄弟，郑王被杀，潞王不仅上表称贺，还亲自来到中都向完颜璟表示忠心。潞王的恭顺，令完颜璟非常惬意，他对胥持国道："五王既服，朕已安心。"

此时的胥持国虽然是尚书右丞，却堪比宰相。平章政事乌林答愿年事已高，很多事情不能亲力亲为，年富力强的胥持国便成了完颜璟的倚靠。

胥持国总揽国政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对李氏兄弟委与官职。李氏兄弟虽不通文墨，但他们与胥持国同心。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有元妃娘娘。

胥持国知道元妃娘娘不大愿意让两位哥哥出来做官，他曾当着元妃娘娘的面提请，却被她婉言谢绝："胥相公的心意奴家领了。两位兄长坐食俸禄，奴家已是惶恐不安，若再加恩，担心福祚有亏。"

既如此，要想对李氏兄弟除授官职，必须另辟蹊径。

一日，胥持国将李喜儿召来，询问元妃娘娘的情形。李喜儿摇头，说娘娘近来心情不好。

胥持国问："那是为何？"

李喜儿道："妈妈病了，娘娘说不能亲手服侍，所以不安。"

胥持国赞叹道："娘娘是至善之人。"

李喜儿道："可不是，娘娘至今仍惦记着老家的一班亲戚。"

胥持国问道："娘娘在渥城还有亲人？"

李喜儿叹道："有。渥城李家可是大族。"

省亲，如一道灵光，划过胥持国的脑海。

完颜璟听完胥持国的建议大为欣喜，道："元妃娘娘孝亲思亲，若是让元妃娘娘重回故园，定会喜出望外。"

接下来，君臣二人围绕元妃娘娘回渥城省亲进行了商议。

元妃省亲，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旧城墙矮小单薄，要加高加宽，护城河太窄太浅，要拓宽挖深。城门要重修，街道要规整，官道要扩宽，公廨要翻建。还有，皇上陪娘娘省亲，需要一座行宫。行宫是放在城内还是城外？若是放在城内，涉及若干民宅；若是放在城外，又涉及关防宿卫。商议了半天，二人一致认为与其改建旧城，不如另筑新城。而且，新筑的渥城须在元妃娘娘旧居附近。

议完新修渥城，又议景点。元妃娘娘省亲，没有几处过得去的景点哪行？既然是让元妃娘娘高兴，景点建设尤其关键。

胥持国道："娘娘高洁，莫如在渥城置一处荷园。"

"荷园？"完颜璟眼睛一亮。

胥持国继续道："南人有诗云，'出自污泥不染尘，亭亭玉立满园春。'娘娘本是高洁之人，修一荷园，春日碧叶，夏日荷花，秋日莲实，冬日荷藕，娘娘必定十二分地欢喜。"

完颜璟称赞不已："还是胥卿想得周密！"

如此工程，需要得力人手督造。胥持国见时机已到，建议道："李家兄弟本是娘娘的至亲之人，臣以为命他二人监造渥城与荷园最为适宜。娘娘放心，陛下也安心。"

完颜璟沉吟片刻后道："除了李喜儿和李铁哥，还真找不出更为适宜的人选。"

这一次，李师儿对完颜璟提出让两位哥哥出来做官没有反对，她的心被省亲的喜悦包围了，融化了。李师儿做梦都想回一趟故园，无论是在她进宫之前，还是得宠之后，故园对于她来说是一处系泊魂灵的地方。尤其是在晋为元妃后，她多么想重回故园走一走儿时的小道，嗅一嗅湖堤边的野花。李师儿每每又想，这是不可能的。她已身不由己，很

难走出皇城半步。倏忽之间，不可能变成了现实。那种喜悦就像故乡的白洋淀，一望无际，浩渺无边。

就在大金国上下为元妃娘娘省亲而繁忙时，北疆燃起了战火。

北疆一直不太安宁。大金建国以来，北方草原的鞑靼人便已兴起。完颜亶时期，完颜宗翰执掌军政大权，对鞑靼人施行“减丁”之策。所谓“减丁”，便是每隔几年派遣大军深入草原诛杀鞑靼人。到了完颜雍继位，改“铁血政策”为“跷跷板战略”。所谓“跷跷板战略”，便是在草原寻找一个部落作为盟友。一旦有其他部落势力坐大，便资助盟友将其削弱。

完颜璟登基后，加强了对北疆的管控。他认为北方贫瘠，只要管控石炭、铁器等战争物资不准流向草原，鞑靼人便不足为虑。但事与愿违，战争物资的管控，引来了北疆的动荡。

这一次，点燃战火的是一些草原小部落。譬如合底忻、山只昆、婆速火等，他们的部落人数不多，战争规模不大，多以获取物资为主。

在朝廷撤掉了仆散揆后，合底忻、山只昆、婆速火这些小部落胆子大了起来，居然不再满足于对沿边团寨的袭扰，像饿狼一样大规模围攻金廷北部军事重镇桓州。尽管桓州最后未能失守，但鞑靼人的气焰盛炽。

围绕如何应对北方战事，朝廷久议不决。有人主守，如胥持国。他认为漠北辽阔，不易清剿：“若是动兵，非三年五载不能荡平，我朝应效法先皇，使跷跷板两端平衡。”

左丞相夹谷清臣主战，出列道：“停止减丁以来，鞑靼人数量剧增。剿灭一两个部落，既扬我国威，又减少威胁。”

夹谷清臣与胥持国都有道理。不仅乌林答愿、夹谷衡、马琪莫衷一是，完颜璟也迟疑不决。对于完颜璟来说，主守最好。治黄河水患，建西山水院，耗去了亿万银两，现在又要修渥城，筑荷园，肯定又是一笔不菲的开销。但是，倘若不战，胸中这口鸟气实在难咽。

大金以战立国，随着战守之争的深入，主战的呼声逐渐压倒了主守。五月，金廷在临潢设立行省，夹谷清臣出任知行省事。作为一员宿

将，他清楚合底忻、山只昆、婆速火这些小部落没有胆量与大金为敌，在他们背后肯定有大部落撑腰。这个为合底忻、山只昆、婆速火撑腰的大部落就是弘吉剌部。

经过一段时间打探，游骑传回消息，在栲栳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湖）驻有大量的弘吉剌人。

夹谷清臣决定出击。他命令西北招讨使移剌敏担任前锋，西南招讨使完颜安国为侧翼，自己亲统一万大军殿后，同时知会塔塔尔部一同进击。此时的塔塔尔部，就是金廷在草原上实施“跷跷板战略”的盟友。

七月的漠北，骄阳似火。弘吉剌人没有料到金兵会冒着酷暑深入草原千余里来到呼伦湖畔。战斗是黎明时分打响的，还在睡梦中的弘吉剌人纷纷成了金兵铁骑的刀下之鬼。待到日上三竿，战斗结束。除了少量弘吉剌人逃走外，绿茵茵的草原上布满了弘吉剌人的尸体。

战事刚一结束，塔塔尔部在首领蔑古真的率领下赶到了栲栳泺。蔑古真见金兵缴获了大批战利品，便找移剌敏交涉，希望分给他们一些马羊钱粮。

在移剌敏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要求。按照“跷跷板战略”的原则，无论是为我所用的一方，还是重点打击的一方，都是大金国为保持北疆安宁的一颗棋子。没有剿灭你们就属幸运，还妄图分享战争果实？移剌敏果断地拒绝了蔑古真的要求。

但是，移剌敏拒绝得不是时候，因为移剌敏一军只有一万多人，侧翼完颜安国部和主帅夹谷清臣率领的后队尚未抵达战场，而蔑古真麾下的塔塔尔部有三万余众。随着蔑古真一声号令，塔塔尔部抢走了金兵的全部俘获。

夹谷清臣得知塔塔尔部抢掠俘获的消息后十分震惊。

塔塔尔部一直比较规矩，几十年来，但凡金廷的命令都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当年轻气盛的蔑古真继任塔塔尔部首领后，对待金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现在竟然公开不把金廷放在眼里。

如何对待塔塔尔部成了夹谷清臣的一道难题。金廷与塔塔尔部不能贸然翻脸，否则将失去北方草原上一位最重要的盟友。但也不能任由塔

塔尔部胡作非为，不然，大金国在万里草原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夹谷清臣亲率人马来到塔塔尔部营地。此次出征夹谷清臣只带了三万余人，力量与塔塔尔部相当。蔑古真听说夹谷清臣来到营外，不仅没有拿出对待上国的礼仪将夹谷清臣请进大帐，而且率领人马出营对阵。

夹谷清臣见了蔑古真斥责道："好大的胆子，竟敢哄抢上国物资？！本帅念你是初犯，只要将物资如数奉还，赦你无罪。"

蔑古真二十出头年纪，熊腰虎背，使两把弯刀，骑一匹黄鬃马。舞动双刀驰出战阵，仰天大笑道："哈哈哈！老丞相，回去告诉你们的小皇帝，这批东西我蔑古真要定了！"

夹谷清臣怒骂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数十年来我大金国待塔塔尔部不薄，今日居然逆反上国！难道就不怕剿灭你们吗？"

蔑古真也变了脸，嘶哑着嗓子道："待我们不薄？是给了我们一匹马，还是给了我们一斤铁？几十年来我们塔塔尔部就像你们的一条狗，今日要我们咬这个，明日要我们咬那个。告诉你丞相老儿，这差事老子不干了！"

夹谷清臣一时气急："你……你……乳臭未干，满嘴秽言……"

蔑古真继续道："今后要干也可以，回去告诉你们的小皇帝，拿东西来。给东西就干，不给东西休想！"

夹谷清臣怒不可遏，却又无可奈何。面对兵强马壮、戒备森严的塔塔尔部，只能挥军而退。退兵之前，夹谷清臣正告蔑古真，如此冥顽不化，狂妄至极，天兵一至，寸草不留！

夹谷清臣刚引大军退至临潢，蔑古真就率领塔塔尔部展开了猛烈进攻，沿边堡寨连连告急。

骤然恶化的北方局势大出完颜璟的初衷。当初同意用兵，为的是立威草原，使鞑靼诸部臣服，没承想，弘吉剌部遭到了重创，却又惹恼了塔塔尔部，而塔塔尔人的实力可比弘吉剌部强大得多。

十月，北方战事告一段落，完颜璟传旨夹谷清臣回京复命，这一回去便结束了夹谷清臣近四十年的戎马生涯。完颜璟以"措画乖方，遂使

北疆不宁”为由，免去夹谷清臣的左丞相职务，降为横海军节度使。

“陛下，夹谷清臣理应治罪。”胥持国不肯罢休，对完颜璟道。

“朕……朕已经治罪了。”完颜璟答道。

胥持国不依不饶：“陛下，夹谷清臣因处置俘获不当，而致使北方边境战火大起，陛下竟还除授节度使衔。”

完颜璟沉默了，在处分夹谷清臣的事情上，他确实存在私心。倘若处分太重，他怎么向夹谷昭仪解释？要知道，夹谷氏那可是个称心的人儿，完颜璟正考虑着由昭仪升为贤妃。

“那就……致仕吧。”完颜璟很不高兴地说道。

罢免了夹谷清臣，完颜璟重新启用因为完颜允蹈一案而罢职的仆散揆，出任左副元帅。

仆散揆的复职，使胥持国非常不安，询问道：“陛下还要战吗？”

完颜璟沉着脸问：“难道容忍塔塔尔人在边境胡作非为？”

胥持国道：“微臣以为，若要北疆安宁，应以和止战。”

完颜璟大谬不然：“鞑靼人不读诗书，不讲礼仪，与之讲和，无异于对牛弹琴。”

胥持国争辩道：“鞑靼人虽然还未开化，但同样日食三餐、服饰四季，大金只要开放榷场，与之互市，让鞑靼人衣食无忧，用度无虑，边境自然安宁……”

胥持国还未说完，完颜璟哈哈大笑道：“真是迂阔之谈！开放榷场，与塔塔尔人互市，那不是资敌么？”

胥持国顿时脸色赤红：“陛下，汉书《山海经》载，昔日大禹治水，其父为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好啦！”完颜璟再次打断胥持国的话头，“我大金起于白山黑水，靠的就是弓马刀剑。不仅要战，而且要一战到底！”

胥持国见皇上态度如此坚决，只好抿上嘴巴。

仆散揆来到临潢，经过权衡，决定暂时放过塔塔尔部，先打弘吉剌部。栲栳泺之战虽然使得弘吉剌部受到重创，但残部还有三万余人，且全都是骑兵。鞑靼人骑兵的战力与大金国的骑兵相比毫不逊色。

侦骑很快查到弘吉剌部的下落，他们正位于大盐泺一带（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额吉纳尔苏莫附近，今称广济湖）。

大盐泺隶属于临潢府，大辽国曾在这儿设立乌古敌烈统军司。大盐泺十分繁荣，因为这里是大辽国的重要产盐基地。辽国灭亡后，金廷在这儿设立了西京盐司，大盐泺以及惠民湖的盐税是大金国的主要经济来源。鞑靼人强盛后，金廷的北方盐业基地逐渐丧失，大盐泺脱离了大金管辖。无论是弘吉剌部还是塔塔尔部，每隔一段时期都要重返大盐泺或者惠民湖补充食盐。

大盐泺之战打得异常惨烈，战事进行了两个多月。仆散揆指挥六万精锐之师分东、南、西三路包抄弘吉剌部。弘吉剌部一度集中力量围攻完颜安国率领的西路军，使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抗住了弘吉剌部十多天的轮番攻击后，仆散揆重新部署和调动兵力。公元1196年正月末，弘吉剌部开始溃退。仆散揆指挥大军穷追猛打，从大盐泺一直狂追到弘吉剌部的老巢海拉尔河。

消息传到中都，完颜璟喜不自禁，在朝堂上对群臣称赞道："打得好！仆散揆果然不负朕望！"

四月底，仆散揆回到中都。在决定下一步行动之前，完颜璟想听一听他的意见。剿灭了弘吉剌部，目前草原上实力最强的即是塔塔尔部了。在御前会议上，仆散揆主张打击塔塔尔部。

"朕赞同仆散揆的主张，"仆散揆的主张与完颜璟不谋而合，他点头道，"蔑古真逆天而行，与大金公然为敌，必须予以重惩方能以儆效尤。"

弘吉剌的覆灭，极大地增强了众宰执的信心，乌林答愿、夹谷衡、马琪都强烈赞成乘势进击。胥持国清楚，这个时候他已不能反对，他要做的就是为大军提供军需。

“陛下，臣以为既然决定剿除塔塔尔部，就应在草原物色新的部落为我所用。”仆散揆建议。

“卿以为联络哪个部落最好？”完颜璟点头道。

“乞颜部。”

“卿久在西北，对乞颜部应该知之较多。”对于乞颜部，完颜璟有所听闻。大金国初期，乞颜部相当强盛，近几十年衰落了。

仆散揆道：“臣知晓一些。”

“卿说说看，为何要与乞颜部交好？”

殿前的几名宰执对北部草原部落不甚了解，都看着仆散揆。接下来，仆散揆一番话说得完颜璟和几位宰执兴致盎然。

乞颜部来自北方草原最早的部落蒙兀室韦，蒙兀室韦属鞑靼部落的一支。八十多年前，大辽衰败，草原部落纷纷崛起，其中，蒙兀室韦称霸于草原东部。在女真人建国初期，金太祖阿骨打和金太宗吴乞买为了全力征服宋廷，对蒙兀室韦的骚扰和挑衅大多采取忍让政策，甚至在公元1147年，完颜亶册封蒙兀室韦首领合不勒为蒙兀可汗。公元1148年，合不勒病逝，从弟俺巴孩承继汗位。

俺巴孩是一位倒霉的可汗。早在合不勒时期，合不勒的妻兄因病曾请塔塔尔部的巫医施行巫术，不料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暴病身亡。妻兄的部属一怒之下杀死了塔塔尔部的巫医，双方于是结下仇怨。俺巴孩为了化解与塔塔尔部的矛盾，答应将女儿嫁给塔塔尔部的首领。但是，在送亲途中，塔塔尔部幡然变脸，将俺巴孩与合不勒汗的长子斡勤巴儿合黑还送与了金廷。这是皇统三年的事情，正值完颜宗弼当权。完颜宗弼下令处死了塔塔尔人送来的俺巴孩与斡勤巴儿合黑。

俺巴孩死后，合不勒第三子忽图剌继承汗位。在忽图剌时期，主要是复仇之战。既向塔塔尔部复仇，也向金国复仇。忽图剌病死后，蒙兀室韦分崩离析，忽图剌的侄儿也速该组成的蒙古乞颜部就是其中之一。

也速该的长子名叫铁木真。铁木真九岁那年，也速该路遇一支塔塔尔人，生性豁达的他坐下来与塔塔尔人一起进餐。一个塔塔尔人认出了

这个能歌善舞的客人是乞颜部的首领，几代人之间的仇杀促使塔塔尔人做出决定：毒杀也速该。

也速该死后，乞颜部就四散了。然而谁知道呢，二十多年过去，乞颜部竟然又神奇般地出现在了漠北大地，其首领就是也速该的儿子铁木真。

仆散揆道："草原上人讲，铁木真就像草原的大雕，走到哪里都要投下一片阴影。强大的克烈部首领脱斡邻勒是铁木真的义父，兵马众多的札答兰部首领札木合是铁木真的安达（兄弟）。"

完颜璟高兴道："既然铁木真如此英勇了得，就赐他为乞颜部大汗，给乞颜部送去两千匹绢和五千斤铁，邀约铁木真联手剿灭塔塔尔人。"

御前会议还决定，此次攻打塔塔尔部兵分四路：东路兵出桓州，由移剌敏率领，计两万人。西路兵出丰州，由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安国统领，计一万人。仆散揆亲率大军出临潢，计三万人，最后一路则是铁木真的乞颜部。

此时的乞颜部正在克鲁伦河畔休养生息。由于消息闭塞，有些情况仆散揆说得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就在完颜璟登基的那年，铁木真就已经成了乞颜部的大汗。

成为乞颜部大汗后，麻烦也随之而来，给铁木真带来麻烦的就是铁木真安达札木合。身为札答兰人的札木合是铁木真少年时的伙伴，在铁木真最为潦倒的时候两人结为了生死之交。乞颜部壮大征程中，札木合和他的扎答兰部是铁木真最坚强的盟友。

可是，铁木真成了乞颜部大汗之后，札木合担心铁木真会独霸草原，于是联合了一批草原部落向乞颜部发动了突然袭击，这就是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十三翼之战"。由于力量过于悬殊，乞颜部战败。铁木真逃出了札木合的围剿，率领数百骑属民退入鄂伦河的哲列捏峡谷。

如今四年过去了，乞颜部正在复苏之中，铁木真收到了大金国赠送的礼物以及共同出兵攻打塔塔尔部的邀请。大帐内，铁木真将完颜璟的诏书递给博尔忽，接下来，木华黎、博尔术、赤老温、哲勒篾、速不台、忽必来等亲信将领一一看过。

“你们说说，这事儿怎么办好？”铁木真问道。

木华黎笑道：“这五千斤上等精铁倒是喜人！”

哲勒篾道：“是啊，精铁煞是喜人，可那是要我们玩命的聘金。”

哲勒篾的弟弟速不台问：“如此说来，为了五千斤精铁，自家们就要去给女真人拼命么？”

塔塔尔部是劲敌，这一点在座的心知肚明。速不台继续道：“自家们凭什么要帮助女真人？当年他们杀害合罕俺巴孩，这仇还没有找他们报呢。”

“博尔忽，你说说看。”铁木真将目光投向博尔忽。博尔忽不仅英勇善战，而且足智多谋。

博尔忽沉思片刻后道：“我认为应该出兵。”

“说说你的理由。”

博尔忽站起身道：“如今放眼草原，就数塔塔尔部势力最大。大汗日后要扫平群雄，势必要与塔塔尔部殊死一战。据此说来，剿灭塔塔尔部，与其说是我们在帮女真人，倒不如说是女真人在帮助我们。”

速不台在一旁道：“可咱们与女真人有血海深仇啊！”

博尔忽继续道：“是啊，自家们与女真人有血海深仇。可报仇雪恨不在一时，当今之计是一统草原，其他的事情可以暂且搁置。”

铁木真点头道：“博尔忽极有见地。我们蒙古人有仇必报，但不是今日。今日我们要借女真人之手，扫清一统草原的障碍。”

分歧很快弥合，一致同意出兵攻打塔塔尔部。博尔忽还建议派人游说克烈部，请脱斡邻勒一起出兵帮助女真人：“塔塔尔部不仅出卖过俺巴孩合罕，还出卖过克烈部王罕，克烈部与塔塔尔部也是世仇。请克烈部一同出兵，他们断不会拒绝。”

果然，克烈部王罕脱斡邻勒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铁木真的要求。

七月下旬，铁木真与脱斡邻勒各率领一万骑兵向贝尔湖一带进发。

早在七月中旬，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安国便率军离开桓州，进抵到了多泉子。多泉子位于呼伦湖与贝尔湖之间，而呼伦湖与贝尔湖一带是塔塔尔部的游牧范围。夏季游牧离不开淡水，果然，金兵在多泉子与塔塔尔部猝然相遇，完颜安国立即组织攻击，首战告捷。完颜安国一边安营扎寨一边上报仆散揆。

此时，仆散揆率领的主力部队还在沿龙驹河（克鲁伦河）搜索前行，而移剌敏率领的东路军则陷入了塔塔尔人精心设计的包围。当仆散揆获知移剌敏被围的消息时，已经是三天以后的事了。仆散揆毫不犹疑，当即决定全军轻装，援救移剌敏。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仆散揆率领三万主力抵达战场。移剌敏不愧为一员骁将，率领两万人马在无险可守的茫茫草原坚守了四天。这时太阳还没有升起，宁静的草原弥漫着淡淡的雾霭，经过长途跋涉的金兵来不及喘口气立即展开攻击，从东、西两个方向突进塔塔尔人的营地。

连续激战了四天的塔塔尔人已十分疲惫，黎明时分，睡梦正酣。塔塔尔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一支金兵如洪流一般汹涌而来。蔑古真得到的情报是，一股女真人在多泉子，一股女真人在龙驹河畔。他们要救援移剌敏，至少还需要三天时间。待到三天以后，眼前这股女真人马已经灰飞烟灭。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厮杀。尽管塔塔尔部拥有七万余众，但在仆散揆与移剌敏的夹击下，许多塔塔尔人来不及跨上马鞍即被斩杀。蔑古真在扈从的保护下，慌忙突围向北而去。

战事结束，移剌敏涨红着脸对仆散揆道："丞相若是晚来一天，末将恐怕要为国捐躯了。"

"此处不宜停留，全军应继续轻装，尾随追歼。"

仆散揆召开会议，刚刚赶到战场的完颜安国禀告，说粮草已然告罄。粮草告罄的不单是完颜安国部，就连仆散揆亲率的大军也仅带了三天粮草。

"粮草不继也不得放弃追歼，"仆散揆斩钉截铁，回头问军需

官，“吃羊。此战缴获了多少只羊？”

军需官回道：“正在清点，有数万只之多。”

仆散揆命令各部，每名士兵携羊肉十斤，生吃烤吃两便。

仆散揆的轻装追歼不仅消灭了大量塔塔尔残部，还找到了蔑古真的老巢——位于斡里札河畔的忽剌秃失图。

斡里札河即今日的乌勒吉河，忽剌秃失图为乌勒吉河畔的一处原野，蔑古真在此处筑有大寨。当仆散揆率领大军赶到时，寨门已经关闭，寨墙上布满了弓弩。

仆散揆将堡寨团团包围，下令道：“赶紧知会乞颜部，前来忽剌秃失图夹攻塔塔尔部。”

铁木真与脱斡邻勒从鄂伦河上游东下，行进到呼伦湖附近后又接到仆散揆的命令掉头北上。八月初，铁木真与脱斡邻勒赶到了忽剌秃失图，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仆散揆。

“铁木真拜见上国元帅。”铁木真向仆散揆行礼，在孩提时代，西北招讨使仆散揆的大名就已如雷贯耳。

此时的铁木真三十多岁，正值盛年，仆散揆只一眼就被铁木真吸引住了，从他身上看到了一股与众不同的英武之气：“你的先祖曾与大金国有过很多交往，当然也有不幸。只不过，你先祖的不幸并不是大金国造成的，祸根即是眼前的塔塔尔人。是塔塔尔人反复无常，背信弃义，才使俺巴孩合罕蒙难，这笔血债要记在塔塔尔人的头上。”

铁木真回答道：“元帅所言极是，乞颜部与塔塔尔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仆散揆继续道：“汉人有句话，叫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是你和乞颜部报仇雪恨的时候了！”

铁木真慨然道：“乞颜部谨遵元帅将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接着，仆散揆又召来克烈部首领脱斡邻勒进行抚慰与勉励。

攻打忽剌秃失图进行了半个多月，战事异常激烈。金兵与蒙古联军付出了巨大伤亡才拿下大寨。势穷力竭的蔑古真挥舞双刀从寨内杀出，正好与铁木真撞个正着。

“哪里走？！”铁木真大喝一声，上前敌住。大战数十回合，蔑古真被铁木真斩于马下，紧随其后的哲勒篾取下蔑古真的首级。

当捷报以五百里加急传到中都时，已是五日后的黄昏。刚刚用过晚膳的完颜璟看过仆散揆的奏报，对李师儿道：“仆散揆不愧为我大金国良将，一战而平塔塔尔部。”

李师儿贺道：“这是陛下驭将有方。”

完颜璟呵呵一笑，吩咐近侍速召宰执大臣进见。

很快，乌林答愿、夹谷衡、胥持国、马琪等人来到内殿。

先传看来自忽剌秃失图的捷报，随后完颜璟道：“仆散揆建下如此大功，众卿以为该如何奖赏？”

一时没人吭声，毕竟仆散揆刚从完颜允蹈一案中解脱出来。

完颜璟又问：“升参知政事，如何？”

乌林答愿道：“谨遵圣裁。”

完颜璟见夹谷衡与胥持国沉默不语，颇为不悦：“弘吉剌部、塔塔尔部均为北方忧患，如今被仆散揆一一剿平。朕以为，应该予以重任。”

夹谷衡缓缓道：“臣以为仆散揆身为左副元帅，戍守边境，为国靖难乃职分所在。陛下若要行赏，也应该奖赏立功的将士。”

就在这时，胥持国上前一步道：“臣以为此时不是赏功之时，陛下应速速下旨，命仆散揆就地剿除乞颜、克烈二部。”

“剿除乞颜、克烈二部？”众宰执与完颜璟闻言大惊。

“正是。我军有六万余人，倘若以迅雷之势发起攻击，顷刻之间就

能将乞颜、克烈二部剿除。”

胥持国说完，内殿很久一片沉寂。

无论胥持国出于什么目的，所献之策有可取之处。问题是乞颜、克烈二部刚刚为平定塔塔尔部建下大功，不仅不予封赏反而大加杀戮，今后草原各个部落将如何看待大金？

沉默一阵，完颜璟断然否定了胥持国的建议：“胥卿所言或许有几分道理，但我大金历来以诚待人。”

乌林答愿赶忙道：“圣上所言极是，我大金以诚信立国。乞颜部、克烈部均已归顺于我，此时加于刀兵天理难容。”

夹谷衡也附和道：“杀戮并非善策。想当年，宗弼元帅每隔三年便深入大漠‘减丁’，结果如何？不足百年，草原人口更多。”

面对不同意见，胥持国对乌林答愿和夹谷衡道：“二位相公有所不知，近来下官听人说那铁木真非等闲人物，今日不除，恐为他日祸患。”

乌林答愿道：“右丞多虑了，乞颜部只不过区区数万人口，成不了气候。”

夹谷衡也道：“鞑靼人只识得弓弩牛羊，不会有什么深谋宏图。”

胥持国力谏道：“草原盛传，三百年必有异人出。室韦人乃鞑靼人之祖，起于漠北迄今恰好三百年了！”

“一派胡言！”完颜璟皱眉道，“三百年必有异人出，朕岂不是要杀光草原上所有的部族？”

胥持国道：“不必杀光草原部落，只需除掉异人便是。”

完颜璟颇为不满：“谁是异人？铁木真？空口无凭，简直荒唐！”

胥持国欲继续争辩：“陛下——”

完颜璟打断胥持国的话头道：“朕意已决。传旨仆散揆，擢升铁木

真为蒙古诸部统领。”

胥持国愣了一愣，跪倒在地：“陛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完颜璟一挥手道：“退下！”

此时，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忽剌秃失图也有人萌发了剿灭乞颜、克烈二部的念头。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安国。

完颜安国自幼从军，久戍边陲，与草原上各个部落均打过交道。当他看到乞颜部弯刀锃亮、部伍齐整，就知道这支军队相当精良，而驾驭这支军队的首领才能非凡。果然，铁木真的沉稳大度深深震撼了完颜安国。他知道乞颜部是一个新兴部落，且刚刚经历了札答兰等部落的围剿，短短四年时间就恢复了如此气象，其首领不可小觑。不仅如此，实力雄厚的克烈部竟然与铁木真亲密无间。在完颜安国看来，这两大部落之间除了友谊，也与铁木真卓越的军事才能分不开。完颜安国断定，用不了几年时间，乞颜部就会在漠北草原崛起。

完颜安国是一天晚上求见仆散揆的。此刻，仆散揆正在灯下看书，见是完颜安国，便问：“正臣这么晚来，莫非有什么急事？”完颜安国表字正臣。

完颜安国道：“下官有一事如骨鲠在喉，思来想去，觉得应向丞相禀明。”

仆散揆放下书卷道：“说吧，什么事？”

“丞相以为，那铁木真如何？”

“有英雄之气。”仆散揆轻轻点头。

完颜安国道：“依下官看来，此人身负异才，胸有大志，恐不会久居人下。”

仆散揆莞尔一笑道：“正臣如何对铁木真有了兴趣？”

“丞相，您难道不觉得留着此人，将来会是大金国的劲敌吗？”

“按正臣的意思，难道杀了他不成？”

“为什么不能杀？”完颜安国反问道。

“联合乞颜部制衡草原各部落是圣上钦定的国策，下官岂敢轻易更改？”仆散揆摇摇头，接着哂然一笑道，“正臣休要多虑，有老夫在，谅他铁木真成不了气候。我大金国幅员万里，兵精粮足，一个小小乞颜部落何足惧哉？！”

万一元帅不在了呢？话到舌尖，完颜安国忍住了。伫立片刻，完颜安国黯然而退。

与金兵营地近在咫尺的铁木真也没有放松警惕。在等待诏书的日子里，铁木真一边减少营门前的哨兵，一边传令全军马不卸鞍人不解甲手不离刀。很多将领对此不解，包括一些心腹大将。唯有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知道可汗的心思，他是在提防女真人的偷袭。

“你说，女真人会对我们下手吗？”铁木真不止一次问赤老温。

赤老温回道：“只有长生天晓得。”

博尔忽讥刺道：“一战而铲除两大部落，对于女真人来说是天赐良机。”

木华黎却道：“我看仆散揆不会。”

博尔术问：“何以见得？”

“仆散揆自负。”

铁木真对木华黎、赤老温和博尔忽道：“真正的危险不在仆散揆。”

木华黎点头道：“大汗说得对，真正的危险不在仆散揆而在金廷。”

四人不再说话，各自的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许多。

惴惴不安地等待了十多天，终于等来了朝廷的旨意：敕封脱斡邻勒为克烈部王汗；敕封铁木真为蒙古诸部统领。

在塔塔尔人的大寨前，仆散揆宣读了大金皇帝的诏令。铁木真走到仆散揆面前，学习女真人的礼仪单膝跪地，从仆散揆手里接过诏书。对

于铁木真来说，这是屈辱！身为俺巴孩的后代，不但不能复仇，反而向仇国下跪。可此时，他除了下跪称臣，没有别的选择。

近午时分，铁木真率领乞颜部踏上归程。这是一个闷热的夏日，天空阴云密布，远方雷声隐隐。直到塔塔尔人大寨前的金兵旗帜脱离了视线，铁木真才突然大叫一声："诏书呢？"

侍卫赶忙将大金皇帝的诏书递给铁木真，铁木真看都没看掷于马下。

哲勒篾一声长啸："龙入大海了！"

众人高叫附和："龙入大海了！"

然而此时，完颜安国一直屹立在塔塔尔人的寨墙上目视着乞颜部和克烈部一路西去。随着马蹄声被雷声淹没，完颜安国怅惘不已，在心底暗暗呢喃：倘若大金国日后有难，发难人必是铁木真无疑！

第十二章　祸起梁山

公元1203年秋天，霏霏细雨不歇。一连数日，杨桂枝的心情有如这凄风苦雨，沉浸在痛苦与不甘之中。

皇上已承诺立赵询为皇子，并且昭告天下，到头来却只给了一个卫国公的名分。杨桂枝判定此事一定有人从中作梗。谁作梗呢？一定是韩侂胄。道理很简单，赵询虽为圣上遴选，却为自家抚养，一旦赵询继统，自己便是母后。

"圣人，国舅来了。"一个侍女进来禀报。

"请进。"

侍女将年逾六旬的杨次山领进寝阁，杨次山欠身行礼道："微臣恭祝圣人万福。"

杨桂枝展颜一笑道："自家人就免礼了，赐座。"

待杨次山在锦杌上坐下后，杨桂枝便问道："国舅的新居落成了

么？”

杨次山欠身道：“托圣人的福，已经搬进去了。”

“搬进去了？香榧栽下了？”杨桂枝略显惊愕。

“回圣人，若栽香榧，要从东阳采伐。可东阳路途太远，微臣临时改为了桂花和楠木。”

杨次山从吉州初来临安，下榻的是一处小院子，杨桂枝成为六宫之主后，命人在西湖边买下了一座大院落，并指派虞部设计改造。杨桂枝建议新宅应该种植香榧，因其名贵而成了一种身份。然而，哥哥却……

“哥哥是因为采伐太远而改为楠木和桂花的么？”杨桂枝望着杨次山问。

杨次山一时愣怔，不知如何作答。是的，路途太远只是托词。他担心的是从东阳采伐香榧，恐召来非议。妹子虽然贵为皇后，但当下的朝局，皇后不过是一个名分。

“哥哥怕给妹子惹麻烦是吧？”杨桂枝又问。

“没什么，”杨次山忽然一笑，“楠木与桂花也好。”

“不，香榧终究还是要栽的。”杨桂枝摇头沉默一阵，又道，“奴家今日召哥哥进宫，是有一事相托。”

“微臣听凭圣人吩咐。”

“皇上已经恩准于宫中设资善堂，可聘何人为师奴家拿捏不定，还须请哥哥举荐。”

“只是不知，圣人择师，有何标准？”杨次山轻声问道。他虽外表憨厚，内心却不乏精明。妹子进宫至今，肚子一直不见动静，于是领养赵询，倡立皇子，以专断皇嗣的抚养大权。韩侂胄心有不甘，以持重为借口只将赵询封为了国公。然而妹子又说动圣上，设资善堂供赵询就读，又将皇嗣的教育大权掌握在手。

“这个……”杨桂枝沉吟着，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首选自

当是熟读经史，学识渊博。”

杨次山点头道：“这个自然。”

“另外，为人正派，不入党朋。”杨桂枝又道。

杨次山明白妹子的话中之意。可如今放眼朝中，多是韩侂胄的亲信，不入党朋，十分困难。忽然，他眼睛一亮道：“臣举一人，是否合适请圣人裁夺。”

“谁？”

“新任秘书少监史弥远。”

“此人奴家有所耳闻，是前丞相史浩之子。”

“圣人好记性。当年寿皇主持殿试，称史弥远日后不在留正、赵汝愚之下。”

“这个倒闻所未闻。”

忽然，杨次山犹豫了：“不过，史弥远任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时，期满回京待勘，为京镗青睐，将其留在了京城，转任工部郎官。”也就是说，在史弥远的宦途中，得到过京镗的关照。而京镗，则是韩侂胄一派的重要人物。

杨桂枝火热的眼神冷淡下去，既然受到过京镗的抬爱，此人就断不能用。

“可不知为什么，”杨次山又道，“史弥远在工部任职不到两年，又外放池州了。”

“这是为何？”杨桂枝抬起眼帘问。

“据说有一次韩侂胄路过工部，大小官员都起立迎候，唯独史弥远独坐不起。后来，就贬去了池州。”

“是吗？这么说，史弥远为韩侂胄不喜。”杨桂枝的眼睛忽又亮了，“可……史弥远为何又调回了京城，除授了秘书少监呢？”

“这个……具体详情尚不得知。臣猜测秘书省在清河坊新建之后，规模比先前要大，所需人手增多，目前已从各州县选拔了一批官吏。”杨次山顿了一顿，莞尔道，“韩侂胄贵为少师，眼睛里岂会有秘书少监？”

说得也是，对于韩侂胄来说，秘书少监属于小官。杨桂枝想了想道：“既如此，就让奴家会会这个史弥远。”

一个雨霁云开的日子，内侍将史弥远领到了杨桂枝的面前。史弥远中等身材，胖瘦均匀，五官端正，眉目清秀。杨桂枝见对方仪表俊朗，不由得平添了几分喜欢。待史弥远跪下恭祝万福后，杨桂枝命侍女赐座。

“微臣还是站着说话的好。”史弥远恭恭敬敬地侍立一旁。

杨桂枝没有强求，微笑着问道：“史弥远，可知我今日为什么召你进宫吗？”

史弥远不慌不忙答道：“太尉已知会过下官，宫中设资善堂，圣人欲聘下官为师，教授国公。”

杨桂枝点点头，神态祥和地说道：“奴家只是不知，史卿施教，是先教《四书》，还是先教《五经》？”

史弥远略略一想，答道：“《四书》与《五经》固然重要，可下官以为，身为国公，应当先教铭恩之心。”

“此话怎讲？”

“国公虽然天潢贵胄，毕竟来自民间。是圣上辨识幽微，从青城接入大内。虽然国公还未肩负重责，但皇恩浩荡，应没齿不忘。”

杨桂枝颔首：“史卿所言极是。国公并非圣上嫡出，铭恩之心至关紧要。”

“知恩感恩是为上善。古人说，‘善，德之建也’，又说，‘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所以，下官以为，国公必须先有铭恩之心，方能立善翊德，为人楷模。”

闻言，杨桂枝顿时笑靥如花，改称史弥远先生了："先生不愧为国舅所荐，果然见识不凡。"

杨桂枝哪里知道，为了今日的对答，史弥远差不多整宿未眠。史弥远是一个有大志的人，二十四岁进士及第。谁曾想，宦海沉浮，世事难料，十多年过去了，仍然是一个从五品的秘书少监，这离他的人生壮志相差太远。当杨次山找到他，说在皇后面前举荐他为资善堂教授后，史弥远隐隐觉得机会来了。不是么，当年爹爹是何等潦倒，年过五旬还是一个太学博士，就因聘为资善堂教授，才鱼跃龙门。谁能说今日的卫国公不就是当年的建王呢？绍兴三十一年，建王立为皇太子，爹爹连升三秩；待到承继大统，即拜爹爹为右相。史弥远决定，无论如何他要抓住这次机会。他清楚要抓住这次机会，首先要抓住皇后。在刚才的对答中，史弥远虽然面色沉静，却是汗浸夹衣。见皇后面露嘉许，史弥远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闲聊几句，史弥远告辞退出。

资善堂位于皇城内，早年间很是热闹，赵愔、赵恺、赵惇都曾在资善堂听读。到了赵惇一朝，就读资善堂的便只有赵扩一人了。赵扩无嗣，资善堂一直未设。如今重启资善堂，也只有赵询一个学生。

赵询是六岁那年召进宫的。六年前从青城来到临安时，虽然懵懵懂懂，不谙世事，但他清楚，由民间进入宫廷意味着什么，内心的喜悦有如打翻了一坛蜂蜜。进宫后，赵询在大宗正司就读，三年后为皇后收养，然而除了进宫之初给了一个观察使的官职外，嗣后再无晋升。随着赵询渐渐长大，内心开始煎熬。皇上正值盛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自己的儿子。倘若皇上有了自己的子嗣，到时候自己既成不了皇室的一员，也无法回到青城与父母团聚。煎熬中的赵询变得寡言少语，神情落寞。如今，皇上恩典，将自己封为国公。可国公不是皇子，国公只是爵位，皇子才是身份，短暂的兴奋过后赵询依然落落寡合。但是，进资善堂第一次听讲，就使赵询如醍醐灌顶。

那是一个秋日的上午，天气仍不见晴朗，不紧不慢的秋雨敲打着屋瓦，令人深感清寂。史弥远在内侍的引导下走进资善堂，待赵询行过弟子礼后，史弥远以和蔼的口吻对赵询说道："古人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为先，授业其次，解惑再次。先生却认为，传道授业解惑，解惑在先。殊不知大惑不解，道亦难传，其业更是难授。"

这话赵询听着新鲜，便暂时摒弃杂念，集中精神聆听下文。

“何谓大惑？即内心瘴疠。瘴疠不除，犹如失聪失明。失聪失明之人何以见道？所以先生以为，师者，解惑为上，传道次之，授业再次之。”说着，史弥远话锋一转，“先生观国公，心中亦是有惑。国公心中之惑便是瘴疠，瘴疠不除，闻道亦难。”

闻言，赵询的脸蓦地一红。

史弥远提高声音道：“国公虽然为太祖之后，毕竟已逾十代，嗣脉早已淡漠。是当今圣上独具慧眼，选拔国公于市井。皇后慈爱，养育在深宫。国公于总角之年，官居一品。尔父赵希怿，勤谨半生，仍不过八品幕僚。今日圣上与皇后重启资善堂，专聘朝臣授书，此大恩大德，天高地厚！”

赵询捏着衣角，大气不敢出。

史弥远见赵询神情惶恐，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便和缓一下语气，使自己显得慈祥亲切：“古往今来，师徒如父子。先生受皇后之托教授国公，既为国公之师，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望国公见谅。”

赵询迟疑片刻，讷讷道：“恩师所言句句在理，学生……将受用终生……”

“国公天资聪颖，自是明白先生的一片苦心。”史弥远不失时机地加以点拨，“国公应时时刻刻心存恩念。国公心存恩念，一则德善盈满；二则圣心愉悦。若德善有亏，即便有雄才大略，圣上不喜，国公也难有作为。”

赵询突然大叫一声“先生”，拜倒在地，连连叩首。

韩侂胄在得知赵询立为皇子之前，正带着文武大臣参观他的阅古堂。

阅古堂建于南园之西，这里是吴山一角，属僻静之地，有山，有石，有泉，有花木藤萝，有走兽飞禽。南园阅古堂的规模远比相州老阅古堂大，相州阅古堂为韩侂胄的曾祖韩琦所建，后来没于战火。南迁后，韩氏家族几次提出复建阅古堂，因种种原因搁置下来。韩侂胄官至

少师后，第一件事就是将重建阅古堂提上日程。

重建阅古堂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困难之处不在建筑，也不在经费，而在碑帖。所谓阅古，首先得拥有前人的翰墨。可一场靖康之变，几乎所有馆藏的前人墨宝不是被战火所毁，就是被金人掳走。像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颜真卿等人的书法，现在是一帧百金，且获得不易。

当然，韩侂胄立志恢复阅古堂，再难办的事他也要办。他当即叫来苏师旦，命他为阅古堂营造主管。苏师旦果然不负重托，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将一座气象巍峨的馆阁耸立在了吴山脚下。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韩侂胄邀约一群臣僚，验看苏师旦呕心三年的成果。从韩府出发，沿花径西行，约半里路，便是吴山。吴山不高，也不险，但草木葳蕤，巨石挺拔，泉水叮咚，鸟声婉转。至半山坡，忽见竹林中现出一处楼阁，门楣上三个鎏金大字：阅古堂。

苏师旦介绍道："堂名为务观先生所题。"

众人一听是陆游的字迹，纷纷围了过来。

"务观先生年届八旬，其字迹依然龙凤飞腾，气势沉雄！"自谢深甫辞相后，陈自强升为了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张岩、程松为参知政事。

进门来，是韩琦的画像。这幅画像与家谱中的画像不同，只见韩琦着一品朝服，风吹须发，手按宝剑，双目炯炯。凝视片刻，韩侂胄大叫，返身对众人道："曾祖！这才是曾祖！想当年，曾祖与范公一道经略陕西，捍卫西陲，策马扬鞭，即是这般英武！"

张岩道："当时有民谚，'军中有一范，西夏惊破胆；军中有一韩，西夏心骨寒。'"

众人纷纷称赞。

韩侂胄问道："此像何人所绘？"

"清波先生。"苏师旦答道。清波先生即刘松年，宫廷画院待诏。

"赏美酒十坛，锦缎百匹。"

自门厅而入，阅古堂计有十阁，每阁均有主题。第一阁为南迁后，历代皇帝皇后的墨宝；第二阁为唐代以前大师的墨宝；第三阁为盛唐时期书法大师的墨宝；第四阁则专为草圣怀素所设……各代先圣哲人的墨宝并不是裱糊在锦缎上，而是进行了勾摹刻石。其石一律采用出自江宁府的天青石。

韩侂胄及众人来到第六阁，此处是苏轼的翰墨。韩侂胄在一幅草书前停住脚步。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韩侂胄点头道："字好，诗亦好。"

陈自强解说道："这是东坡先生知杭州时写的。东坡先生知杭州时，与时任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交往甚密，一次酒酣过后东坡先生以诗相赠。"

韩侂胄高声道："'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想想我等身居高位，荣华加身，倘若不思报效，碌碌无为，年华空掷，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兵部尚书李璧道："少师所言，令人血脉偾张！"

吏部尚书钱象祖也道："听少师一言，胜读诗书万卷。"

在场的官员跟着纷纷嘉叹。

"下官重建阅古堂，志在重振国朝意气。"韩侂胄倏地提高声音，"我朝自南渡以来已历八十余载。临安好啊！满街香风，遍地美酒，夜夜笙歌，佳人暖怀。真应了那句老话，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可诸位试想，如此意气消磨，不知危厄，一旦局势生变，当如何应对？"

韩侂胄的目光从众人的脸上徐徐扫过，人们纷纷垂下眼帘。对于大多数臣工来说，这是一个从未思索过的问题。临安不愧为锦绣之都，遍地都是酒池肉林。他们皓首穷经的最大目标就是来京城做官。做官为什么？为享受。做小官不行，要做大官。做了大官仍然不行，要做更大的官。至于北伐、恢复之类的字眼，大多数人想都没有想过。

“意气乃做人的根本，人无意气如同行尸走肉！”韩侂胄正色道，“意气也为国家根本，意气旺则国家兴旺，意气亡则国家败亡！”

韩侂胄说罢，无人吭声。

苏师旦见状，接话道：“少师重修阅古堂，意在一扫糜废，唤起大宋雄风。”

陈自强也赞道：“少师居安思危，立论高远。”

这时，张岩、程松、李璧、钱象祖等人才紧跟着附和。

“立论高远谈不上。自家是武人，武人首先想到的是保家卫国。”说着说着，韩侂胄情绪激昂起来，“隆兴至今，国家久无战事，不仅朝堂之上不言兵革，就是民间也鄙武重文。然而王土分裂，黎民盼归，若不风发意气，金戈奋起，我大宋版图何日得以重圆？”

这种激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傍晚，直到一小队御林军策马来到南园。

“少师，宫中来人了。”周筠叫醒仍在沉睡的韩侂胄。

韩侂胄一跃而起：“人在何处？”

“人在外厅。”

“下官午时多喝了几盅酒，让中贵人见笑了。”韩侂胄顾不得梳洗，慌忙出来相见。宫中来人是冯成，如今已升为了提举。

冯成见了韩侂胄，满脸堆笑道：“少师听旨，圣上宣召。”

不知什么原因，随着京镗的谢世和谢深甫的辞职，韩侂胄有种虚空之感。尽管陈自强、张岩、程松也都是饱学之士，韩侂胄总觉得没有京镗、谢深甫、何澹等人在朝时心里踏实。他常想原委，恐怕是陈自强、张岩、程松等资望尚浅，还不足以领袖群伦。正因为如此，每次进宫韩侂胄都心生忐忑。这次进宫所来为何呢？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事，官家这个时候是不会召他进宫的。

来到勤政殿时已经掌灯了。待韩侂胄行过臣礼，赵扩吩咐冯成搬来一只锦凳，然后笑吟吟地说道："适才卫国公做得一篇策论，朕看后颇觉奇妙，特召少师进宫一阅。"

韩侂胄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原以为官家有什么军国大事咨询，不想是为了赵询的一篇文章，官家也未免小题大做了吧？

从冯成手中接过文稿，卫国公的字迹与先帝徽宗的瘦金体有几分相似，但没有徽宗字体的那种风骨。因此，韩侂胄呵呵一笑道："国公的字比以前有长进了。"

没想赵扩竟道："瘦而不失其肉，远比先帝爷丰腴。"

韩侂胄迷惑不解，官家今日怎么啦，竟然称赞赵询的字胜过先帝？

赵询的策论不长，以韩侂胄的眼力，文章谈不上特别出众，无非是说当下治国应以选拔廉洁官吏为要，官吏不廉，犹如人之染病，小恙不去，沉疴深积，朝堂将无康健之躯……

赵扩笑意盈盈地问道："少师以为如何？"

韩侂胄本想说不过尔尔，话到喉头却大声赞叹："不错，委实不错！"

赵扩乐滋滋道："卫国公不及弱冠就能做出如此佳文，实在是皇家之福。"

韩侂胄隐约明白官家召他进宫的目的。果然，赵扩话锋一转道："朕思来想去，决意立卫国公为皇子，少师以为如何？"

尽管韩侂胄已有感觉，心尖仍禁不住一颤。

杨桂枝所料不差，前一次赵扩欲立赵询为皇子，即是韩侂胄止息了赵扩的念头，道："赵询不过一个观察使，骤然立为皇子，天下人会说三道四。"

"天下人如何议论？"

"臣不敢说。"韩侂胄垂下眼睑。

赵扩道："卿尽管道来。"

"天下人会说……皇上嗣立皇子如此焦迫，莫非跟上皇一样，欲念退闲？"

赵扩的脸色一片灰白。

韩侂胄趁机道："依臣之见，陛下应循序渐进，先封爵，再封王，然后再立皇子。"

赵扩采纳了韩侂胄的意见，将赵询由福州观察使赐封为卫国公。

当初赵询进宫，韩侂胄并没有在意。杨皇后才二十多岁，来日岂会没有子嗣？还有曹修仪正值盛年，就是齐才人和秦贵人也不到三十岁。谁料想，一晃几年过去，不仅杨皇后没有生育，就连青春貌美的曹修仪也仅开怀了一次，之后再无一男半女，直到这时韩侂胄才感到了事态的紧迫。然而赵询已为皇后收养，更重要的是韩侂胄与赵询从无交流，更谈不上情分。照此下去，他日若是赵询承继大统，杨皇后岂不成了一国之母？她心机太重，不是社稷之福。

谁知不到一年，圣上再一次将赵询立为皇子之事当面提出，而且用的是"决意"二字。

韩侂胄能说什么呢？他已经阻止过一次了，不可能阻止第二次。有那么一刻，韩侂胄的胸腔空空荡荡。官家还看着自己，必须立即表明态度。

"陛下……宸断英明，卫国公年纪虽小，确实聪慧过人，入继皇嗣，是朝廷之福……"

见韩侂胄如是说，赵扩很是高兴，又道："史弥远委实教导有方，卫国公学识精进，少师不妨前往资善堂一观。"

"臣遵旨。"

次日，韩侂胄来到资善堂。史弥远既是资善堂的教授，又是秘书省少监，见韩侂胄莅临，急忙出迎。

这是韩侂胄第一次认真打量赵询。老实说，赵询不愧为燕懿王的九

世孙，有太祖遗风，体魄敦实，面容沉静。韩侂胄问了赵询的年龄及日常生活，又问："国公近来所读何书？"

赵询不亢不卑地答道："回少师，下官习学《孟子》《论语》，以及司马文正公的《资治通鉴》。"

"好，好。"尽管韩侂胄连说两个"好"字，赵询仍然无动于衷，这对于处处受人奉承的韩侂胄来说，心中难免不是滋味。他又指着"资善堂"三个大字问，"国公可知堂上的匾额何人所题？"

"先帝高宗。"

"不错，这匾额为先帝高宗所题。"韩侂胄略带训示的口吻道，"国公如今在资善堂就读，应时时刻刻铭记皇家恩泽。"

"下官谨记少师的教诲。"赵询静静地回答，"下官今日之福全赖圣上及圣人所赐，圣上及圣人的恩泽下官须臾不忘。"

陪同韩侂胄来资善堂的是张宗尹。太皇太后驾崩后他重新回到大内，只是宫内尚无重要职事，目前在东门司供职，在一旁道："少师有所不知，圣人对卫国公的学业十分看好，每日再忙，国公的功课也要检查一遍。据说，当年孝宗皇帝待养在宫中也不过如此，圣人的拳拳慈心，堪比太皇太后。"

韩侂胄明白张宗尹的用意。册立赵询为皇子，与其说是圣上的旨意，还不如说是皇后的主张。

一直侍立在旁的史弥远道："古来上慈下孝。上有大慈，下有大孝。"

韩侂胄感觉心底发堵，直到走出资善堂老远，那种感觉仍然没有消失。

一回到府邸，韩侂胄就病倒了。

韩侂胄患病惊动朝野，每天前来慰问的王公大臣络绎不绝，赵扩不仅派内侍登门探望，还两次派来御医把脉问诊。问题是，宫廷御医以及众多医官对韩侂胄的病源诊断不一，有说是虚风内动，有说是寒湿壅盛，有人主张益气养津，有人主张安肾健脾。

一天深夜，韩侂胄的床榻前只剩下吴氏与陈自强。吴氏劝道："已交子夜，陈丈回府安歇吧。"

陈自强回道："不忙，不忙。"

韩侂胄也劝："恩师不必守候，自家身子骨不要紧。"

待吴氏离去后，陈自强走近床榻，一指胸口轻声道："我观少师之病，恐怕根在这里。"

"恩师如何知道？"韩侂胄忽然欠起身子。

陈自强一笑道："自古心病难医。"

"恩师所言极是。"韩侂胄叹了口气，示意陈自强坐在床榻边，遂把前几日之事和众人的对话详详细细叙说一遍，之后眼圈一红道，"自韩圣人宾天以来，后宫尽在杨氏掌控之中，晚学虽然圣眷未衰，但日日夜夜如履薄冰。如今杨氏不仅把持后宫，还掌控皇储。绍熙之祸，恐怕又将重演。"

这也是陈自强的忧虑。绍熙年间，陈自强虽然身在外郡，但对李凤娘的跋扈多少知道一些。杨后与李后相比，心机更深，手段更辣。

韩侂胄仰起脸询问道："倘若国政落入杨后之手，如何是好？"

陈自强安慰道："少师也不必太过忧心，当今圣上不是先皇。"

韩侂胄摇头道："假以时日，就很难说了。"

杨桂枝的所作所为像一团乌云笼罩在韩侂胄与陈自强心间。静了一会儿，韩侂胄又道："晚学原本就是个闲官，不惧废锢。只是恢复大业，恐怕将成为泡影。"

陈自强安慰道："少师也不必心焦，赵询尚幼，还一时成不了气候。"

"那可不一定！"韩侂胄神情一凛，"杨氏祸乱皇嗣，肯定影响朝政。"

陈自强劝道："少师即便心急如焚，又能何如？"

韩侂胄铮铮道："到那时，恢复大业岂不要胎死腹中？"

陈自强无言以答，定定地看着韩侂胄。

韩侂胄字字铿锵："晚学是武臣，自小便立志献身疆场。如今中原陷没七十余载，我辈若不收复，恐将沦为异域！"

陈自强大吃一惊道："少师……莫非……真的要兴兵北伐？"

韩侂胄目光灼灼反问道："先生以为晚学是说说而已？兴兵北伐，收复故土，这是晚学的平生之志。原以为再过个三年五载兴兵，看来时不我待。倘若后党坐大，越发难制。晚学明日就进宫游说圣上，启动北伐事宜。"

次日，韩侂胄求见赵扩。当他大步进入内殿时，赵扩为之一愣："韩卿……可是……痊愈了？"

韩侂胄行过臣礼后道："臣只是一点小病，叨扰皇上挂念。"

"好，痊愈了就好！"赵扩喜上眉梢，频频点头。

叙一阵闲话，韩侂胄话锋一转："陛下，臣今日进宫，是有一件大事要奏。"

"卿有何事？"

"兴师北伐！"

赵扩仿佛没听清似的，怔怔地看着韩侂胄。

韩侂胄诧异道："陛下这是怎么啦？"

赵扩"啊"了一声，回过神来。

"陛下登基已经十年。十年来，陛下始终未忘沦陷之民。每每与臣讲起，慨叹再三。如今武备已振，府库充盈，正是兴兵之时。"

赵扩继位十年来，围绕整军兴武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单是兵力，就从继位之初的二十余万增加到了三十多万。君臣之间也多次议论挥师北上，恢疆复土。每次说到两河之民和燕云之地，赵扩目光灼灼，双颊涨红。然而，议论归议论，真要兴兵北伐，赵扩还从未想过。

沉默的时间太长，韩侂胄忍不住轻轻叫了一声："陛下。"

终于，赵扩清了清嗓子，缓缓开口道："韩卿那，古人曾言，刀兵……乃不祥之器，有道者不处。"

闻言，韩侂胄一下子噎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有着恢复之志的官家会如此答复他的奏请。殿内很静，钱塘江上的潮声隐隐传来，宛如雷鸣。

"陛下，"韩侂胄心里一急，声音里带着责备，"虏人夺我疆土，不加刀兵，他会归还吗？还有，陛下曾说，沦陷之民有忘祖之忧，陛下不记得了么？"

"朕……是说过，朕……朕没忘，"赵扩红着脸承认，"只是……只是无妄动兵，实在太过重大……"

韩侂胄截住话头，激愤得不能自持："怎么是无妄动兵呢陛下？北伐中原，收拾旧疆，自家们是正义之师！臣记得，陛下继位之初，雄姿英发，誓雪国耻。如今十年过去，陛下却打了退堂鼓。臣实在是想不通！"

赵扩语塞了，脸上一块红一块白，好不自在。

"陛下给个准话，两河沦陷之民，要不要拯救？祖宗陵寝之地，要不要收复？还有燕云十六州，沦为异邦两百余年，要不要重归版图？"韩侂胄豁出去了，步步紧逼。

"韩卿所言……也有道理。"面对韩侂胄的慷慨激昂，赵扩自知理屈，额头沁出汗粒，不得不重新表示态度，"至于……是否举兵，当与宰执们细细会商，然后决定。"当下传旨，将宰执大臣召进勤政殿。

由于右相陈自强已有思想准备，张岩、程松唯韩侂胄是从，所谓的会商仅为走走过场而已。

会商结束，朝廷发布如下命令：

一、成立国用司，实行战时经济管制，统一钱粮调配，由右相陈自强兼国用使；

二、升兵部尚书李璧为同知枢密院事，苏师旦为枢密都承旨，赞画军机；

三、程松出知成都兼任四川制置使，升吏部尚书钱象祖为参知政事，佐右相处理政务；

四、启用辛弃疾为浙江西路安抚使，负责京畿地区的防务；

五、加封韩侂胄为太师、平章军国事，序班丞相之上，并在政事堂设立机速房，总督北伐事宜；

六、追封岳飞为鄂王，彻底为岳飞平冤昭雪。

自此，北伐战车隆隆启动。

梁山泊驰名得益于紧傍黄河。五代时期，攻伐连年，将帅们经常以水代兵，致使黄河肆虐，河道多变。公元944年，一场特大洪水终使大野陂南移百里，梁山脚下自此成为汪洋。到了公元1128年，杜充为阻挡金兵南下，在滑州西南李固渡决堤，使得黄河南北分流，以南流为主。寻常年间，向南径流占黄河总水量的十之六七，最直接的影响即是梁山泊急剧萎缩。鼎盛时期的梁山泊号称八百里，如今不足百年过去，梁山泊已严重瘦身，昔日的水洼和芦苇荡渐成良田。

五代时期，大水吞噬田野，使之沦为了巨泊，但这些田产并非无头无主。两百余年过去，一些田产的后人拿着地契和房契纷纷前来寻觅祖业，朱亦典就是其中之一。

由梁山而北，十五里为朱家庄，庄南有上等地七百亩，为朱云贵所有。朱云贵早已作古，持有地契的是朱云贵的四世孙朱亦典。朱亦典能够得到祖业并不是他有多大本领，而是得益于济州府尹仆散琦。仆散琦也不是主持公道，他是看不惯胥持国和李氏兄弟。

仆散琦虽然泄恨一时，却为郑王带来杀身之祸。郑王定罪谋逆，牵连到仆散揆、仆散琦。仆散揆因北方战事重新得到任用，仆散琦却郁郁

而终。

李喜儿、李铁哥不仅报得大仇，且各自升官，为元妃省亲督造渥城与荷园。一日，为征调民夫李喜儿来到济州。此时的济州知府已是前户部主事高元甫。高元甫是胥持国的学生，与李家兄弟厮混得烂熟。李喜儿如今是渥城与荷园监造官，为皇上办差，高元甫自是殷勤至极。

办完公事，李喜儿前往梁山泊察看自己的庄田，路过朱家庄时，看见满田金黄的稻谷，一下子勾起了当年的屈辱。

回到济州，李喜儿闷闷不乐，高元甫见状问道："监造官莫非有什么心事？"

李喜儿叹了口气，遂讲了发生在济州的田产纠纷案。

高元甫明白了几分，道："监造官去看庄田，路过朱家庄，所以勾起了满腹悱恻。"

李喜儿点头。

高元甫安慰道："监造官勿恼。那七百亩庄地，下官帮监造官夺回来就是。"

"夺回来？"李喜儿将信将疑，"可能么？"

高元甫笑道："这有何难？随便拟个由头，将前案推翻罢了。"

李喜儿高兴起来，道："高知府以为拟何由头为好？"

高元甫想了一想，狡黠一笑道："仆散琦判朱亦典胜诉，是因他持有地契。可朱亦典的地契为前朝颁发，上面所盖的是大周朝的官印。"

李喜儿一拍大腿道："对！如今是大金天下，大周朝官印有个鸟用！"

很快，李喜儿、李铁哥将与朱家的土地纠纷一案再次上诉济州府，前任判决被高元甫推翻，一千多亩土地重新归到李喜儿和李铁哥名下。

府厅判决下来时正值秋收，朱亦典一边申诉一边抢割稻谷。李喜儿

一看急了，催促高元甫将朱亦典监押，说是抗拒官府。

朱亦典在济州大牢关押了四个多月，获释时已奄奄一息。不数日，朱亦典亡故。朱亦典的儿子名朱裕，血气方刚。他如何咽得下这口鸟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朱裕做梦都在思索如何为爹爹复仇。

要复仇也极为不易，一百多年以前宋江等人犯事后有梁山水泊容身，如今梁山犹在，水泊不存。山东为金廷腹地，置有两路统军司，一旦犯事，两路统军司很快就会大兵压境。

一天，朱裕将阿妈等人送到济南姊姊家安顿下来后，只身来到济州城。朱裕与制作鞍鞯的皮革匠杨安国交好，这次来就是与杨安国商议复仇大计。

晚上，杨安国吩咐小妹杨妙真炒了几个菜，沽了一壶酒，两人一边饮酒一边商谈复仇计划。

“首先要杀高元甫，不报父仇，何谓三尺男儿！”朱裕饮一大口酒，将酒盅狠狠一墩。

杨安国呷了口酒问道：“那地、那庄子都不要了？哥哥以为首先应夺回田地与庄子，且不说那是一千多亩上等地，那可是祖业啊！”

拿回属于自己的土地后，爹爹朱亦典即在旧址上重新盖起了一座大宅子，依然叫朱家庄。显然，复仇与守业难于兼得，朱裕愤愤道：“济州有高元甫这班鸟人，弟弟我如何夺得了田产？”

杨安国沉下脸道：“弟弟说得也是，高元甫这厮着实该杀！”

杨妙真端出一碟盐豆，笑着道：“两位哥哥就是想破脑壳，也想不出个奇妙的法子。”

杨安国挥挥手道：“去去去，一边去。”

杨妙真倚着门框道：“奴家倒有个主意，不知两位哥哥爱不爱听？”

杨安国撇撇嘴道：“你个小妮子，只懂得锅瓢碗灶针头线脑，哪里知晓江湖上的事情？！”

“小看人！”杨妙真对杨安国哼了一声，说罢转身欲走。

朱裕搁下酒盅道：“妹子且慢。在这济州城里谁人不知妙真妹子花容月貌，才华过人？妹子五岁即能背诵百首唐诗，是女中秀才。哥哥复仇，妹子定有高见。”

闻言，杨妙真顿时花容灿烂，返身坐下道：“也谈不上什么高见，奴家倒是可以跟二位哥哥指一条出路，似这等复仇的事情，何不将姐夫请来一块儿商议？”

闻言，杨安国击掌道：“对呀！何不将姐夫请来呢？”

杨安国兄妹三人，姊姊杨秀婉，两年前嫁给了马贩李全。李全，二十有五，人长得高大壮实，北海人（潍坊市昌乐县），使一条长枪，三五十人近身不得，人称李铁枪。由于李全常年贩马，广结江湖英雄，手下有一班兄弟，个个武功了得。朱裕早就耳闻李全的大名，听罢杨安国的介绍，连声道：“姐夫现在何处？快请来一叙。”

杨安国摇了摇头。贩马常年在外，且行踪飘忽不定，有时候一连数月音讯全无。两人当下议定，朱裕就暂住在杨家，一边帮杨安国制作鞍鞯一边等候李全。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天。

节令已是四月天了，气候逐渐转暖，一天半夜有人敲门，杨安国打开一看，正是姐夫李全。与李全一同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李福和李通。金廷设有群牧所，对马匹管控很严，贩马者靠的是昼伏夜出。

“姐夫，跟你引荐个人。”杨安国一见面就道。

“谁？”

当杨安国把朱裕领到李全面前时，朱裕禁不住眼眶一热，百感交集：“李哥，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夜深露寒，先暖暖身子。”杨妙真端出茶汤，给李全兄弟每人满斟一碗。

接下来叙话，朱裕遂讲了为父之仇。李通是个急性子，一拍大腿道：“宰了这狗官，让爷们也出口腌臜气！”

“别嚷！别嚷！”李福压压手，转脸对杨氏兄妹道，“此次贩马我们也遭到了官军的缉拿，亏了血本。”

杨氏兄妹大惊道：“这是为何？”

李福道：“这次贩马我们是从莱州到济南的，谁知过历城时，知县邬祖奎半道设卡，不仅没收了马匹，还伤了我们好几个兄弟。”

李通忍不住大叫起来：“贼厮邬祖奎，平日里爷爷们不知孝敬了多少银子，这次竟然翻脸无情！爷爷我若是再遇上这狗厮，定斫下他的狗头！”

杨安国又问李全：“既然有孝敬，怎么会这样？”

李全恨声道：“这邬祖奎极其贪鄙，此次过关嫌我们的孝敬少了两成，于是就起了冲突。”

李通又大叫起来：“孝敬，孝敬，要是依了我，孝敬个鸟，直把那贼杀才宰了喂狗！”

李福在一旁劝道：“三弟休得气恼，邬祖奎当杀，可要看什么时候。咱们贩马，求的是财。关卡使银子，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李全虎着脸对李通道：“济南地处东平与青州之间，东、西两路统军司拥兵数万，杀了邬祖奎如何脱身？”

李通虽然气哼哼地，却吱声不得。

李全又转过头来对朱裕道：“贤弟欲杀高元甫也须从长计议。济州虽是小郡，却也有千百人马。愚兄以为，要杀高元甫动静不宜过大。还有，杀完高元甫接下来何处行事也要计议周全。”

这时，杨妙真插话问道：“姐夫以为杀了高贼如何行事？”

李全斟酌着道：“一旦高贼被杀，金廷肯定要全力追缉，济州恐怕容身不得。愚兄以为，投奔江南最好。”

“投奔江南？”众人一愣。

“我本宋人，只不过乡土沦陷才成了金人。投奔江南那是游子回家，细流归海。另外，据说江南太师韩侂胄有北伐之志，到时我等愿为前驱，建一番功业，荫及子孙，有何不好？”

李全一席话，说得众人热血沸腾，纷纷点头称是。

杨安国道：“既然大伙志趣相投，不如结拜兄妹。”

于是设案焚香，敬告天地。依照年龄排序如下：李全、李福、杨安国、李通、朱裕、杨妙真。结拜完毕，李全又道：“要退走南朝，事先得在漕渠备下船只。一旦事成，顺漕而下，直至山阳。”

杨安国大喜道：“还是姐夫想得仔细。”

按照计划，李福、杨妙真准备船只；李通、杨安国入府刺杀高元甫；李全、朱裕负责接应。谁知朱裕坚持要亲手刀刃高贼，只得与李通互换。哪知道这一互换，使行刺功败垂成。

朱裕虽有杀贼之志，却缺少历练。这种绿林勾当，朱裕还是头一回做。杨安国与朱裕摸进府邸，刚进入二重厅，即碰翻一只香炉。高元甫胆小，二重厅也有护卫。虽然两名护卫被杨安国当场砍翻，但整个府邸已被惊动，大队护卫蜂拥而来。幸喜有李全、李通掩护，一阵劲射，护卫伏尸一片，方使得杨安国和朱裕安然退出。

济州不能久留，众人赶紧上船，待到天明，行船已驶离济州地面。

朱裕一路流泪，捶胸顿足道：“未报得父仇，还连累了哥哥们！”

杨安国劝道：“贤弟莫要自责，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哥哥们帮你报仇也是心甘情愿。”

从济州至山阳七百多里，但时逢枯水季节，许多河段行不得船，紧赶慢赶十多天后才抵达宿迁地面。此地一派荒凉景象，四十多年前宋金在淮河流域反复厮杀，多年过后依然了无生气。河道淤积，蒲苇遍地，村庄稀落，大道空旷，且越往南走人迹越稀。

朱裕大感惊讶，道：“人说江淮为富庶之乡，张耒曾言，‘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如今既不见黄柑紫蟹，也不见红稻白鱼。”

李福笑道："张耒吟的那番景致，还是百年以前。"

李全也附和道："富庶之地易遭兵火蹂躏。河南、山东莫不如是。"

船出泗水，即为清江浦，清江浦有一关，名为磨盘关。金廷在磨盘关设有巡检司，检查往来商旅及边民。李全见关前兵丁比往日多，要众人先找地方安歇，然后易装前往打探。这一打探不要紧，探来的消息让人大吃一惊。原来济州行刺事发，山东西路兵马司已发下海捕文书，磨盘关前张贴着捉拿朱裕、杨安国等人的官府公文。

"爷们杀将过去，踏平这破鸟关得了！"

李通一番豪言，众人纷纷摩拳擦掌，李全却摇头道："杀过关去不难，一道淮水岂能挡住自家们？我在想，自家们既然投奔江南，是不是要备一份大礼？"

"对呀，"杨妙真拍手道，"过去上山入伙，还须纳个投名状呢。"

杨安国道："姐夫说得在理，两手空空去投奔宋廷，如何叫人家看重我等？只是不知这份大礼如何置备？"

李全含笑不语，杨妙真见状问道："莫非姐夫胸中已有了谋划？"

李全收起笑容道："东去百里有一县，名涟水，我等前去杀了狗官，劫了府库，权作见面的礼物如何？"

众人齐声叫好。

李全又道："不过，涟水的情形不详，还须打探。"

"我去。"朱裕自告奋勇。

李全想了想，叫过杨妙真道："你与朱贤弟同去，结为夫妇，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遵命。"杨妙真虽然脸颊一热，却是满心欢喜。

涟水是一座古城，临淮而筑。宋金对峙以来，战火多次殃及涟水。新涟水城为大金所建，城墙高约丈余，东、西、北各有瓮城。城外堑壕

引入涟水，阔两丈。此时正值枯水季节，城外堑壕水流不大。

幸喜的是，涟水属山东东路，山东西路的海捕文书还未抵达，杨妙真和朱裕顺利进城。宋金之间息兵四十余年，涟水城依然行人不多。店铺倒是齐全，卖酒、卖茶、卖汤包馄饨以及刀面的一应俱全，但没有叫卖声，显得很是空寂。

杨妙真和朱裕在涟水待了一宿，就把涟水城摸了个大概。县衙在城北，兵营在城南，驻防涟水的有五百金兵，其中有一百骑兵。最使人意想不到的是，涟水城里竟还有一座官库。

听说涟水有官库，李全击掌叫好道："涟水为富庶之乡，一座官库少说也有成百上千石谷子。眼下正是春荒时节，弄个几百上千石谷子送与朝廷，那可是大礼！"

只是那五百金兵不可小觑。众人除了朱裕外虽然个个身怀武技，可依然势单力薄，李全又道："若要破袭涟水，必须约得官军襄助。自家与楚州守将田俊迈有一面之识，今夜三更时分便赶往楚州，去会会田俊迈。"

李全认识田俊迈源自买马。宋廷缺马，尤其缺少好马。西马、秦马难以市购，只好转求北马与东马。金廷对马匹实施管控，求马只能走私，山东沿海便是走私马匹的主要通道。近两年，李全共为田俊迈买过两批清一色的东马。

楚州原是淮南东路治所，韩世忠曾在此驻军五年。绍兴议和后淮南东路治所南移扬州，楚州遂废。前些年开始，宋廷开始在沿边添置兵马，于是镇江都统司派遣后军统制田俊迈率部驻防楚州。

当晚李全潜过淮水，第二天清早入城来到州府正值画卯，李全对值守的军士道："请禀告田统制，李全求见。"

田俊迈祖籍山东临朐，与北海相邻，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李全才千方百计地为田俊迈买马。听守门军士禀报说李全来到楚州，田俊迈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李全？哪个李全？"

军士答道："自称是太尉的乡党。"

田俊迈明白来者何人了，慌忙起身道："还不快请！"

乡党相见，自然少了许多繁文缛礼。田俊迈将李全引至后厅，吩咐亲随上街买回一大堆早点。奔波了一宿，李全也不客气。饭毕，田俊迈问道："贤弟来到楚州有何事情？"

"有一番功业，想送与哥哥。"李全遂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述一遍。

"贤弟是说攻打涟水城？"田俊迈问道。

"那涟水有一座官库，内藏稻米，如今正是春荒季节，哥哥若是夺得一批粮食，难道不是大功一件？"

田俊迈道："不瞒贤弟，我朝有意北伐，沿边关隘正在调配兵马。可如今朝命未至，自家身为守臣岂敢轻动？至于粮食，军中委实匮乏。"

"既然乏食，哥哥为何迟疑不决？"

田俊迈苦笑道："哥哥军中虽然缺粮，可也不敢私开边衅。"

李全想了想道："弟弟有一策，哥哥既可以建功，又能掩人耳目。"

"贤弟有何计策？"

"哥哥去夺涟水城，一不打旗号，二不穿军衣，三不施放军中箭支，即便虏人怀疑哥哥也查无实证。"

"敢于攻城掠镇，该是多大一股绿林！"田俊迈仍是摇头。

李全又道："哥哥有所不知，河北、山东之民已如干柴烈火，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啸聚个三五万人马不费吹灰之力。"

田俊迈大惊道："有这等事？"

"弟弟行走江湖多年，结识了无数英雄好汉，一个个对虏人恨之入骨。"

"这是为何？"

“虏廷敲骨吸髓，横征暴敛，权贵穷奢极欲，百姓水深火热。前些年是河工，军役，还为皇帝小儿修西山水院，现在又为元妃娘娘筑渥城，修荷园。银子、役夫尽出自河北、山东之民。想当年，河北、山东是何等富庶，现如今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这样的朝廷和官府，百姓要它做甚？”

田俊迈原本也是慷慨之士，经李全一说，不由得热血滚沸。心想既然北伐在即，先打涟水也未尝不可。遂一拍桌案，毅然道：“好，就依贤弟所言，来个夜袭涟水，劫取官仓！”

因宋军准备充足，夺取涟水未费周章。三更时分，李全一行制服守卫打开东门。宋军秘密入城，统领高显率两百弓箭手封住金兵军营大门，田俊迈亲自带领民夫及兵士搬运粮草，足足花了一天一宿，才将涟水的官库搬运一空。事后统计，夺得粮食两千余石。

消息上报都统司，郭倪正在芙蓉楼宴请新任浙西安抚使兼知镇江府事辛弃疾。

绍兴三十二年，完颜亮举国南侵，辛弃疾随耿京在山东历城起事，屡败金兵。后来耿京被奸贼张安国出卖，辛弃疾率五十余骑直透金营，活捉张安国，并杀出重围，转战千里回归朝廷。此举极大地鼓舞了国人，就连赵构都赞叹有加。殊不知，身负文才武略的辛弃疾却不谙世故，宦途上多次遭人弹劾。最短的一次为官不到一年。然而在黎民百姓心中，辛弃疾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如今，朝廷起用辛弃疾为浙西安抚使，其用意十分明显。

今日的主客是辛弃疾，刘过和岳珂应邀作陪。刘过是辛弃疾的一位挚友，因多次与辛弃疾、陈亮等人唱和，颇有诗名。他听说镇江韩世忠庙落成，专程从江西赶来拜谒。至于岳珂，是岳霖之子，岳飞之孙，目今在镇江府任职。刘过与岳珂相交甚笃，甫一抵达镇江，遂向辛弃疾进行了引荐。

六十多年过去，岳飞抗金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对岳飞的忠诚及勇武，因人们口耳传诵，已成神话。隆兴年间史浩建言，经赵构同意，为岳飞恢复了官职，这次册封为王，属于平反昭雪，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镇江都统司的统制们听说这位英气勃勃的年轻仓官是岳飞之孙，都

为之肃然，就连以“小诸葛”自居的镇江都统郭倪也放下架子，拱手道：“原来是岳武穆之后，失礼，失礼。”

岳珂赶紧叉手上前道：“当年，都统先祖郭少保捍卫西陲，厥功甚伟，肃之十分敬仰。”肃之为岳珂的表字。

刘过赞誉道：“岳肃之虽然年纪轻轻，却也是文武全才。尤其一套岳家拳，曾打遍东南无敌手。”

岳珂顿时双颊绯红道：“刘丈过誉了。晚辈所学不及家祖一二，仅皮毛而已。”

众宾客入席，依序落座。女侍斟酒，郭倪举杯道：“稼轩公此次出任浙西帅守，乃太师举荐，圣上钦点。浙西为京畿门户，有稼轩公镇守当万无一失。来，诸位共敬稼轩公一盅。”

辛弃疾老了。屈指算来，他已六十有五。当年朱熹进京路过信州拜访辛弃疾时，他是何等意气风发？如今面容清癯，须发皆白，唯有一双目光依然如炬，显得精神矍铄。

酒过三巡，辛弃疾道：“下官出镇浙西，自知勉为其难。然而圣上志在恢复，下官岂敢推辞？”

郭倪道：“当年廉颇七旬，尚能饭斗米，肉十斤，稼轩公何以言老？”

众人于是纷纷嚷道，说辛安抚文武兼备，正是老成谋国之时。

“圣上有志北图，老夫虽然身子已朽，但傲骨依在。”辛弃疾说得性起，铿锵吟诵长短句一首——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辛弃疾吟诵完毕，引来一片喝彩。

刘过击掌赞道："好词！好词！'生子当如孙仲谋'，神来之笔！"

郭倪大喜道："稼轩公不愧为词坛领袖，气魄宏大，立论高远。来，为稼轩公的新词共饮一盅！"

饮罢，郭倪又道："刘丈工于诗律，且援笔立就，今日何不也赋诗一首？"

刘过心底痒痒，口中却是推辞："有稼轩公在此，晚学岂敢班门弄斧？"

辛弃疾道："今日并无师生，只有宾主，改之尽可一展平生所学。"刘过表字改之。

刘过道："那晚学献丑了？"

众人纷纷催促："快快吟来。"

"郭太尉乃名将之后，身负雄才，胸有大略。如今统虎狼之师，枕戈待旦，志在恢复。改之即以郭都统为题，赋长短句一首。"刘过面带矜持，离席起身说罢，吟道——

玉带猩袍，遥望翠华，马去似龙。拥貂蝉争出，千官鳞集，貔貅不断，万骑云从。细柳营开，团花袍窄，人指汾阳郭令公。山西将，算韬钤有种，五世元戎。旌旗蔽满寒空。鱼阵整、从容虎帐中。想刀明似雪，纵横脱鞘，箭飞如雨，霹雳鸣弓。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淡尘沙吹北风。中兴事，看君王神武，驾驭英雄。

刘过吟完，众人喝彩更甚。

郭倪手拈长髯，面带得意之色："刘道人言过了。当职身为武人，应当尽忠国家。只要朝廷降旨，六万淮东健儿将直捣黄龙！"刘过又称龙洲道人。

酒宴接近尾声时，都统司吏胥进来，呈上后军统制田俊迈的紧急公文。

郭倪看罢，拊掌叫好。众将领问："都统何事高兴？"

郭倪将来自楚州的文书递给辛弃疾，喜滋滋道：“楚州田太尉一举从涟水城夺得数千石粮草，淮东首战告捷！”

辛弃疾接过文书心中一震，涟水城夺粮？此事绝非小可。越境袭城，意味着边衅已开。朝廷虽然正在备战，可未曾见到用兵的命令。辛弃疾不发一言，将文书递还给郭倪。他这个浙西安抚使管不了镇江都统司。

众将领听说田俊迈出兵涟水城，一举夺得数千石粮食，纷纷喜形于色。在这春荒季节，粮食紧迫的不单单是楚州，镇江也同样匮乏。

郭倪对亲随道：“即刻上报枢密院，田俊迈记大功一件。”

酒宴罢散，从芙蓉楼里出来，岳珂见辛弃疾眉头紧锁，遂问道：“田太尉涟水夺粮，辛帅为何不置一词？”

刘过也埋怨：“稼轩公也是，这么大的喜事也该褒奖郭太尉一番才是。”

“老夫能说什么？你们可知，朝廷尚未下旨，这叫未谋先动，乃兵法大忌！”辛弃疾忽然停步，目光烁烁，还想说什么，话到舌尖咽下去了。

第十三章　动议北伐

大金以战立国，消息灵便，涟水事件的第七天告急文书即送达中都。

五月的中都不太热，晚间甚至有几分清凉。胥持国刚刚睡下就被仆人唤醒：“老爷，省部来人了，说有紧急公文。”

胥持国迟缓一下，仍坚持起身。下午一阵头疼，大约是昨日夜宴感染了风寒，今日推了一切应酬，原想着睡个好觉。

当胥持国步入都堂时，参知政事仆散揆已经到达。仆散揆复出后升迁很快，先是由左副元帅升知临潢行省事，去年底又由知临潢行省事进入朝廷任参知政事。接着到来的是完颜匡和完颜宗浩。马琪与夹谷衡致

仕后，完颜匡与完颜宗浩进入执政。完颜宗浩是尚书右丞兼枢密使，完颜匡为参知政事。最后来的是平章政事乌林答愿，他人还没有进入都堂，就远远地听见咳嗽声。

众宰执坐定，乌林答愿启开密件蜡封。众人不看则已，一看触目惊心。涟水遇袭，死伤军士五十余人，官库中两千多石粮食颗粒不剩！

半晌，乌林答愿才问道："这是何人所为，如此胆大？"

仆散揆粗声粗气道："不出下官所料，定是南兵！"

胥持国看法不同："这文书上分明写的是乱民。"

仆散揆不会忘记胥持国在主审郑王谋反一案中对自己的态度，但碍于官秩，他只哼了一声，并未答话。

完颜宗浩为完颜昂的幼子。他与爹爹一样，面如紫铜，身材魁伟，不同的是完颜宗浩寡言少语，性格沉稳。乌林答愿将目光转向他问道："枢密有何见地？"

完颜宗浩缓缓道："依照海州的文书，说是乱民。下官疑惑的是，这股乱民从何而来？又去了何处？"

完颜匡道："应责成总管府速派干吏查勘。"

最后，宰执大臣们达成一致，一边禀报皇上，一边从枢密院和大理寺抽调若干官员前往山东，会同山东东路总管府调查涟水事件真相。

抽调的官员还没有出发，新的文书又到了，更为详细地陈述了涟水事件经过。虽然没有确凿证据指明袭击者来自宋廷，但如此有组织、大规模地封锁街道、围困兵营、抢运粮食，不是一般乱民所能做得到的。更何况，如今山东地面尚无大股乱民。

三天后的上午，完颜璟在仁政殿召见宰执大臣，他的脸是阴着的。这位正值盛年的大金皇帝双眼浮肿，印堂暗黑。众宰执心底清楚，圣上为涟水事件动了肝火。

"昨晚益都来报（益都为山东东路总管府治所），袭击涟水的乱民有万人之多。朕登基以来，勤政任劳，海内晏然。各地奏报均称'路不

拾遗，夜不闭户’，骤然间哪来成千上万的乱民袭破城池，抢掠官仓？”完颜璟一字一顿，望着侍立殿下的宰执大臣，目光中既有痛苦又有愤怒，“朕百思不解，是朕为政苛暴？还是臣民过于贪求？”

乌林答愿回道：“涟水事件远未弄清，陛下不必切责。”

胥持国赶紧劝慰道：“即便是乱民所为，也仅限于涟水一隅。”

不等胥持国话音落定，仆散揆随即高叫道：“陛下，臣以为袭击涟水城并非乱民，而是南兵！”

“卿有何证据？”

仆散揆迟疑一下，回道：“臣现在没有证据，但臣坚信是南兵所为。”

完颜璟摇头道：“我大金与江南已交好四十余年，边境安宁，江南因何开启边衅？”

仆散揆回道：“陛下，有司报告，袭城者及其所抢的粮食全数运往了淮水以南！”

“运往淮南也不见得是江南所为。今日召众卿殿议，即是委派何人前往江南交涉，讨要粮食和乱民之首。”完颜璟道。

仆散揆还是不依不饶：“陛下，臣以为涟水事件是为前兆，宋主欲开边衅，我朝不得不防！”

闻言，完颜璟不快了：“卿为何耿耿于边衅呢？前次济州奏报，那朱裕、杨安国、李全行刺高元甫未成，不就是乱民么？据报，朱裕、杨安国、李全一干人众就是逃往了淮水以南。”见圣上不快，仆散揆不敢说了，完颜璟又将声音提高八度，“我朝不仅有乱民，更有恶吏和恶官，这一次朕要一并整治！”

宰执大臣们清楚，皇上知道的事情远比他们要多。此时皇上怒斥恶吏与恶官，定有所指，一个个屏声敛息。

“据按察司奏报，近年来山东讼案剧增，多为土地纠葛。有大户欺凌小户，有官豪欺压弱民，罪行多为夺人田地，鬻人儿女！”完颜璟陡

然怒火迸发，“那高元甫身为守臣，徇私贪墨，助纣为虐，辜负朕望，是可忍孰不可忍！”

闻言，胥持国如五雷轰顶，眼前一片金花。

“……自今日起，对山东两路进行通检推排。梁山泊所属州县为通检推排重点。”完颜璟停顿片刻，又道，“唐朝魏徵公曾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我大金立国不到百年，居然民怨如沸！济州行刺案要严查！若有官豪勾结，鱼肉百姓者，即便是国戚皇亲也绳之律法，绝不姑息！”

此次召对，与其说是殿议，不如说是诫饬。从宫里出来时，所有宰执大臣都面色如灰。在玉华门前，乌林答愿根据完颜璟的口诏进行了布置。所谓通检推排，即是对涉农家产如牛马、农具、土地等重新登记造册。这是很厉害的一招，不仅干预土地的买卖，还将对拥有大量土地的豪门富户课以重税。

通检推排需要大批官员，抽调的官员有翰林待制兼知登闻鼓院路铎，知大名府事完颜承晖，吏部郎官杨云翼，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赵秉文……

胥持国自始至终不吭一声，他哪里还敢吭声呢？朝廷内外谁人不知高元甫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在“胥门十哲”中名列第三。如今，最得意的学生遭皇上痛斥，他心如汤煮，颜面尽失。更要命的是，这些抽调出来进行通检推排的官员，或是完颜守贞的门生，或者干脆就是完颜守贞的余党。

回到府邸，胥持国就病倒了，这一病就是十多天。十多天后，当病情稍有起色，胥持国便挣扎着从榻上爬起，吩咐亲随道：“去，备轿。”

夫人范氏赶忙拦住：“相公大病未愈，这是要去哪儿？”

“进宫。”胥持国边走边道。

范氏追赶着问：“是去见皇上么？”

胥持国没有吭声，低头钻进肩舆。

起初，胥持国是想去见皇上的，后来改了主意，径直前往西苑觐见

元妃李师儿。

一见到李师儿，胥持国就拜倒在地，泣声道："娘娘救我！"

见状，李师儿惊问道："恩公这是为何？"

"微臣祸在旦夕，望娘娘援手。"

李师儿款款坐下，不慌不忙道："什么事儿？恩公起来说话。"

在一名侍女的搀扶下，胥持国从地上起来。如今的李师儿更有一番风韵。如果说以前的李师儿是一枚熟透的水蜜桃，鲜嫩欲滴，现在则如一朵花期正浓的洛阳牡丹，冠绝群芳。

"恩公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李师儿不紧不慢，莺声燕语。

胥持国整理一下思绪，缓缓道："不瞒娘娘，自黄河改道南下，山东梁山泊水势渐收，臣与两位哥儿便思谋着在梁山泊购置田产。不曾想起了纷争，有个叫朱裕的闹到官府，济州刺史高元甫判为败诉，谁知那朱裕竟纠集一伙凶顽之徒刺杀高元甫。后来刺杀未果，凶犯畏罪潜逃。正当朝廷画像捉拿之际，又闹出个涟水事件，上千乱民劫了涟水的官仓。皇上动了雷霆大怒，要严查私田，无论国戚皇亲，一经查明，绳于律法……"

尽管胥持国叙述得遮遮掩掩，李师儿还是听懂了大概。

对于眼前这位宰执大臣，李师儿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她感激胥持国，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自己今天。就说去年省亲，皇上专程陪她巡游。千百年来在渥城，甚至在整个安州，谁人有过如此荣耀？当龙凤辇车行至荷园时，鼓角交鸣，旌旗招展，万民膜拜，山呼万岁。那种场面李师儿至今想起来仍然心驰神迷。她一个监户之女，如今集万千恩宠于一身，就是立马去死也无怨无悔，而这一切都与胥持国相关。所以她深深感激胥持国，她从心底把胥持国当作恩人。问题是，李师儿在心怀感激的同时，又不时生出若干心结，总觉得胥持国机心太重。听说完颜允蹈一案的幕后指使人是胥持国时，她对胥持国的印象更是一落千丈。但她又能如何呢？胥持国于她有恩，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做出有损于恩人的事情。至于中都的一些豪门大户在山东置地，李师儿早有耳闻，也隐约知道两位兄长参与其中。她只能委婉地劝告李铁哥和李喜儿不要做太过

出格的事体，怕被胥持国引入歧途。果不其然，这下闹出了这么大动静。

很长时间李师儿蹙着眉头没有吱声。既然皇上震怒，情状肯定比胥持国所说的要严重得多。

“恩公在梁山泊究竟置有多少田产？”半晌，李师儿问，言语里已经少了许多温柔。

“回娘娘，水旱地计有五十余顷。”胥持国老老实实回答。也就是说，胥持国趁黄水南移之机，在梁山泊抢占水旱地五千多亩。

“奴家的两位哥哥呢？他们置了多少地？”停一停，李师儿又问。在她心底，暗暗希望两位兄长在梁山泊占地不多。

“具体数目不详，”胥持国回答道，“不过……据臣估摸，只会比臣多，不会比臣少。”

李师儿一怔：“那是为何？”

“这……”胥持国垂下头。

“请恩公直言。”李师儿的心提起了。

胥持国斟词酌句道：“臣与娘娘的二位兄长不一样。臣……毕竟身在朝廷，有些事情不可为……”

李师儿一颗心在渐渐坠落，一直坠入深不见底的渊谷。半晌，她点了点头，带着颤声道：“奴家……明白了。”

进入七月，随着宋金形势紧张，金廷在开封重设宣抚司，山东两路的通检推排无果而终，就连行刺案的追查也不了了之。

但是，通检推排的官员回朝后纷纷将矛头指向了胥持国。一时间，弹劾他的奏本如同雪片飞入宫中，言辞最为犀利的当属赵秉文的奏本，他列举了十大罪恶：欺下瞒上，有污圣听；结党营私，败坏朝纲；豢养家奴，豪夺民田……

这一次，完颜璟没有雷霆震怒。在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两名内侍

将大病初愈的胥持国引入内殿，明亮的烛光下完颜璟面无表情。一见面，胥持国双腿一软，拜倒在地道："罪臣胥持国恭祝圣躬万福！"

"平身吧！"完颜璟声音淡漠。

胥持国战栗着直起身子，他估计这次很可能是他此生最后一次面见圣上了。想到此，不由悲从中来。

"赵秉文的副本收到了吧？"完颜璟问。

胥持国禁不住又是一阵战栗。连日来，他收到了无数弹劾奏的副本，唯有读罢赵秉文的弹劾，他才汗如水流。

"罪臣……已经收到。"胥持国头不敢抬。

良久，听得完颜璟轻叹一声，道："这次，朕也保不了你了。"

"皇上……"胥持国痛叫一声，再次跪倒在地，泪如雨下。

"北疆是朕的一块心病……去临潢吧。"

"罪臣……谢皇上……"谢恩毕，胥持国颤颤巍巍地站起身，走到宫门口又折回来道，"罪臣此去，今生今世恐怕再也不能仰见天颜了。臣有一语，临行之前不得不说。"

"说吧。"完颜璟的目光一时格外柔和。

"大金国之忧在北不在南，铁木真未除，是为大患。其人勇武刚毅，野心勃勃，窥视我大金有如我朝当年虎视大辽和大宋……"

"朕知道。"完颜璟打断胥持国的话。

胥持国迟疑一下，又道："北疆应屯扎重兵，好生防守，切不可让铁木真滋生觊觎之心……

完颜璟脸色渐阴。

胥持国迟疑片刻，再次建言道："臣以为，和南拒北，大金国方能长久。"

“你走吧！”完颜璟终于忍不住下逐客令了。

胥持国不再说话，默默跪下，叩拜而别。

涟水事件后金廷先后三次派遣使臣赴宋。

首先进入宋境的使者为山东东路安抚司所派，这位孔姓使者在楚州城便铩羽而归。

田俊迈看罢公文道：“不错，粮食是进入了宋境，可那是贵国的乱民所为，与我朝无关；至于乱民渠魁，容自家发下海捕文书捉拿。不过我朝疆域辽阔，要捉拿归案也不容易。你回去禀告朝廷，宽限时日。”忽然，田俊迈话锋一转，“你既然姓孔，只怕是孔圣人的后裔。既是孔圣人的后代，为何这般装束？”

只此一句，孔姓使者便张目结舌，脖根红透。

第二批使者为朝廷所派，正使为枢密院都事耶律述。耶律述绕过楚州，直奔淮东安抚司。淮东安抚司治所在扬州，郑挺为安抚使。可郑挺怎么管得了田俊迈？田俊迈是镇江都统司后军统制，归郭倪管辖。

耶律述同样无功而返，但他此行知道了涟水事件的主谋，即济州人朱裕、杨安国和北海人李全。而朱裕、李全、杨安国又同为济州行刺案的元凶。

进入六月，完颜璟钦点殿前右副都点检纥石烈执中出使宋廷。

纥石烈执中这些年来在李师儿的关照下，已由从五品宿直将军升为从三品殿前左副都点检。

纥石烈执中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李师儿对他恩同再造，几乎每天他都要前往西苑给李师儿请安。纥石烈执中的这份忠诚感动了李师儿，李师儿开始为他谋求外任。这次出使宋廷，就是李师儿周旋的结果。

七月的临安骄阳似火，即便是位于西湖畔的太平馆也暑气腾腾。纥石烈执中入住太平馆的第一天就怒气冲冲地吩咐接伴使方信孺：馆舍要用冰块降温，再选十名美女轮番摇扇。方信孺不敢自专，赶紧禀告韩侂胄。

韩侂胄正为涟水事件窝火。

就在涟水事件发生不久，淮东安抚司以最快的速度上报临安，身为平章军国事的韩侂胄第一时间获得了消息。那会儿天色已晚，政事堂已经散班，韩侂胄正在机速房为北伐用兵苦思冥想。

北伐说来容易，实施起来千头万绪。兵、将、器具、粮草……桩桩件件均容不得丝毫疏忽。先说兵，经过补充，目前全国有正兵三十五万，兴州六万，兴元两万，金州一万，江陵一万，鄂州三万，江州一万，池州一万，建康四万，镇江六万。此外，步军司驻池州，有兵员一万，马军司驻建康，有兵员三万，殿前司驻临安，有兵员六万。以三十五万正兵既要北伐又要戍卫行在显然捉襟见肘，更何况，三十五万正兵中虚籍多少？尚不得知。至于大将，依照韩侂胄的计划，北伐兵分三路：一路在西，一路在东，中路取守势。西路以吴曦为帅，东路以郭倪为帅。郭、吴二人均为名将之后，可以信赖，唯独中路暂无领军之才。

“太师，这是淮东安抚司送来的急件。”正当韩侂胄为鄂州主将苦思冥想时，政事堂一名吏胥推门进来。

“速召几位宰执大臣进宫议事。”韩侂胄看罢淮东安抚司的急件，有如兜头浇下一盆冷水，立即吩咐。

吏胥见天色溟濛，面露犹豫，韩侂胄大喝一声：“还不快去！”

来到大内，赵扩正进晚膳，听说韩侂胄有急事进宫面奏，匆忙宣韩侂胄觐见。

实际上就在韩侂胄收到来自淮东安抚司急件的同时，赵扩也收到了淮东安抚司的奏本，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阅览。

赵扩阅罢淮东安抚司的急件，几位宰执也来到了殿内。都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个个神色惶惑。

韩侂胄简略叙述了急件的内容，道：“田俊迈跨过淮水袭破涟水城，无异于首开边衅，金廷必然追究。我朝备战未遂，倘若金人兴师问罪，当如何应对？”

一时无人应声。

良久，陈自强道："可淮东文书里说，田俊迈没有打出宋军旗号。"

张岩道："下官以为，田俊迈并未给金人留下把柄。即便金人追究，也可推说是乱民所为。"

"糊涂！"不待赵扩开口，韩侂胄猛一顿足，"诸位糊涂！"

众宰执不禁一怔，就连赵扩也微微一愣。

见状，韩侂胄解释道："那金廷百官不是酒囊饭袋，完颜璟也不是昏君。成千上万的乱民从何而来？即使是山东乱民，为何劫粮后渡过淮水，进入大宋地界？"

新任同知枢密院事李璧道："太师言之有理。田俊迈以为弄巧，实已成拙。"

韩侂胄又道："退一步讲，即便真是乱民所为，只要为大宋接纳，同样也会视为边衅已开！"

最终，赵扩开口了："责成淮东郑挺弄清楚涟水事件始末，详细奏来。逮田俊迈回京，交由大理寺鞫讯。"

闻言，众宰执面面相觑，韩侂胄又劝道："陛下，此时处置田俊迈不合时宜。若金廷视为我朝挑起边衅，必然陈兵边境。那田俊迈为淮东悍将，逮回京城等于洞开国门。"

钱象祖赶忙附和："太师所虑得对。若开边衅，沿边关隘须得加强防守。"

见韩侂胄、钱象祖态度坚决，陈自强、张岩、李璧也力劝赵扩收回成命，对田俊迈暂不制裁。

接下来商议对策，总结起来有如下几条：一、行文沿边安抚司、都统司，密切注视金兵动向；二、镇江都统司前移扬州；三、全国划分三大战区，西线为四川宣抚司，中线为京湖宣抚司，东线为两淮宣抚司。

从宫里出来夜已经深了，韩侂胄顾不上用晚膳，又在机速房召集宰执大臣们商议三大宣抚司的主官人选。韩侂胄提议西线由程松出任宣抚使。既然朝廷命程松制置四川，现在设立宣抚司，由程松出任宣抚使也

顺理成章。结果只有陈自强一个人附议，张岩、李璧、钱象祖都不吱声。韩侂胄环顾众人道："为何都不说话了？到底赞成还是不赞成？说！"

钱象祖清一下嗓子，道："既然太师命下官发言，下官不得不说。吴曦使金，程松为仆。这种关系，程松如何制置兴州大军？"

那是淳熙十二年（1185年）的事，完颜雍六十三岁诞辰，赵昚派户部尚书章森与吴曦赴金廷致贺，程松作为礼部一名普通官员随团出使。程松极善逢迎，一路上将章森、吴曦伺候得妥妥帖帖。返回临安后，程松便开始发迹。先是知钱塘县，继而调任太府寺丞，不久又升监察御史、右正言、谏议大夫。如今，昔日的仆从成了吴曦的上司。

韩侂胄却看好这种主仆情分："自家与各位看法不同。程、吴虽为主仆，但关系融洽。我朝历来以文制武，既是祖制，也是陋习。若宣抚使与兴州诸军不睦，必定生出嫌隙，延误战机。两军相遇，战机稍纵即逝。文牍往来，相互攻讦，何以制胜？程松性情温和，才具平平。以程松制置四川，有利于攻伐征战。四川地重，军政必须高度统一。"

韩侂胄所言也有道理，文臣掣肘武将，致使战机错失在大宋一朝不乏其例。

众宰执沉默片刻，李璧道："既然如太师所言，四川地重，莫如将兴州与兴元分开。吴曦为兴州都统，兴元诸军则交由程松指挥。"

韩侂胄知道，李璧建议的核心仍然是对吴曦不大放心。李璧的身份虽然是同知枢密院事，但右相陈自强兼任国用使，李璧便成了枢密院的实际官长。加上李璧原为兵部尚书，他的意见具有一定分量。

"既如此，可命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韩侂胄决定提高吴曦的官职，"吴曦住兴州，程松住兴元，分司治军。"

这个办法实际上将蜀口大军分为了两部，宰执们心中清楚，太师倚重吴曦。可眼下，除了将西线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吴曦，宰执们也提不出新的人选。既然太师做出了决断，众宰执只好将意见咽进肚里。

议过西线议中线，钱象祖提议以兵部侍郎薛叔似为京湖宣抚使。

庆元党案中，薛叔似以户部侍郎解职。五年后，朝廷重新启用，任兵部侍郎。薛叔似虽然雅慕朱熹，喜道德文章，但向往功名，稔熟军事，对薛叔似出任京湖宣抚使，所有宰执以及韩侂胄均表示赞同。

至于东路，钱象祖提名丘崇，陈自强提名邓友龙。丘崇曾出任过四川制置大使，吴挺死后第一个反对吴曦回蜀。至于邓友龙，因反对理学起家，如今官至御史中丞。

“丘崇年迈即将致仕，邓友龙正当盛年。”韩侂胄将关键的一票投给了邓友龙。

从机速房出来已经三星西斜。人事安排已毕，韩侂胄感觉无比轻松，高声道：“诸位同去沈厨子家宵夜如何？吃糟羊蹄，外加七色煎饼。”

陈自强附和道：“还来一碗牛杂碎汤。”

众宰执见韩侂胄神清气爽，也一个个如释重负，笑逐颜开。

纥石烈执中在太平馆住了七八天，先由礼部官员接待，谁知纥石烈执中极其傲慢，根本不把礼部官员放在眼里，陈自强、张岩等宰执大臣一个个避而远之。韩侂胄也不想接见纥石烈执中，无奈职责在身，推脱不得。

在太平馆会见厅，韩侂胄落座许久，纥石烈执中才昂首挺胸而来。韩侂胄什么时候受到过如此慢待？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气，又见纥石烈执中趾高气扬，更是气得七窍生烟。

交谈是在极不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纥石烈执中提出：一、严惩宋将田俊迈；二、移交山东乱民；三、归还粮食，输送赔款。

韩侂胄按住心头怒火逐条驳斥：一、宋军没有跨淮袭破涟水；二、至于山东乱民渡淮入宋，宋廷倒要向金廷讨个说法；三、既然涟水事件与宋廷无关，还粮与赔款就无从说起。

纥石烈执中身至高位，但读书不多，远不如韩侂胄能言善辩。突然，纥石烈执中将手一摆，生硬地说道：“自家不跟你谈。”

通事忙道：“将爷，韩太师乃宋国宰相。”

纥石烈执中继续摆手："宰相也不谈，自家要见你们的皇帝。"

韩侂胄终于忍不住了，霍然起身，拂袖而去。

从太平馆出来，韩侂胄没有返回机速房。路过熙春楼，韩侂胄命人落轿。此时日上三竿，暑气蒸腾，韩侂胄进熙春楼要了一间雅座，点了几盘上等果子及一壶冰镇茶饮，满腔怒火终于平息下来。忽然，韩侂胄灵光一闪，让官家见一见金国使臣也好。官家向北用兵的意志不坚，见一见狂悖的金国使臣或许能勾起官家的愤怒与仇恨。

饮罢冰镇香茹茶汤，韩侂胄上轿直奔皇城。

身居大内的赵扩对金使纥石烈执中的骄横也有所耳闻，待韩侂胄说罢，犹豫道："他……说要见朕？"

韩侂胄道："我与虏人是叔侄之国。如今两国仍在通好，叔国使臣来京，陛下自然是要见的。"

赵扩推辞道："卿为平章军国事，可代朕前往馆舍交涉。"

"臣可以交涉两国间的纠葛，但陛下得接见叔国来使，这是礼数。"韩侂胄停一停又说道，"我大宋为礼仪之邦，叔国来使，无论所来为何，陛下都没有回避之理。"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扩不好继续推辞。

中午回到府邸，韩侂胄命亲随周筠道："你去吩咐礼部主客，今晚不再为纥石烈执中供给冰块，摇扇女也一并裁撤。"

周筠不解问道："这是为何？"

韩侂胄喝道："快去！问这么些做什么？"

次日早朝毕，赵扩在垂拱殿接见纥石烈执中。

赞礼官唱罢，石烈执中大踏步走进殿堂，也不行礼，怒气冲冲质问道："堂上端坐的可是宋国皇帝？"

纥石烈执中一声怒喝，赵扩吓一大跳。待通事翻译完毕，赵扩稳住心神，点头道："朕便是宋国皇帝，上卿此番南来，有何事情？"

纥石烈执中狠狠啐了一口，用手一指骂道："亏你还是个皇帝！自家看你就是个反复小人！"

此话一出，在场的宰执大臣大惊失色。韩侂胄急忙挺身上前厉声呵斥道："大胆纥石烈执中，你虽为叔国使臣，可这是大宋皇帝，不得无礼！"

纥石烈执中一见韩侂胄，火气更大，手指众人道："你也是个反复小人！你们南蛮一个个不知好歹，言而无信！"

纥石烈执中的火气是有来由的。七月的临安最是炎热，昨晚却没人往馆驿送冰块，摇扇女也不见了踪影。房间无法安睡，纥石烈执中只得往临湖轩纳凉。可湖边蚊虫较多，叮咬过后奇痒难耐。一大早起来纥石烈执中就骂宋廷，骂韩侂胄，骂宋国皇帝。

韩侂胄也愤怒了："出言不逊，枉为使臣！如此狂悖，哪有上国之风？直是衣冠禽兽！"

待通事译完，纥石烈执中暴跳如雷："你们等着，自家这就回返中都，禀奏我家皇帝起百万大军，踏平江南，老幼不留！"

赵扩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心中大骇，慌忙起身向后殿退走。因行走迅疾，途中几次趔趄，险些摔倒。冯成等一班内侍见状，蜂拥着上前搀扶。

纥石烈执中在垂拱殿的一番猖狂使得赵扩受到惊吓，回到勤政殿便病倒了。一连数日罢朝，就连韩侂胄求见也挡在了宫外。冯成谦恭地说道："太师请回吧，一旦龙体康复，小人即刻禀报圣上。"

度过了难熬的四天后，大内终于传出话来，请平章军国事及众位宰执入寝殿召对。

待众大臣请过圣安，一副病容的赵扩道："北使不知礼法，口出狂言，咆哮殿堂，殊为可恶！今日召众卿前来，是商议应对之策。"

待赵扩说完，韩侂胄上前道："臣以为虏人残暴骄横是其本性，那

纥石烈执中不过是本性大发而已，陛下不必在意。”

李璧附和道：“太师说得对。自靖康蒙难以来，我朝先是以臣事金，继而又以侄事金。以往金使表面上谦和，可骨子里历来瞧不起我朝。”

近八十年宋金交往史赵扩岂能不知？待李璧说完，赵扩咳嗽两声后问道：“虏人的使者朕……朕不在意。朕在意的是虏人倘若驱师南下，如何应对？”

韩侂胄铮铮道：“虏人胆敢窜犯，当是迎头痛击！”

“可……一旦开战，胜算多少？”赵扩目光依次扫过垂立在自己面前的韩侂胄及众宰执。

开战胜算几成？这个问题谁也不敢贸然作答。沉默片刻，韩侂胄回道：“自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朝收疆复土，顺应天理，只要君臣协心，兵将敢战，虏人虽强，有何惧哉？”

闻言，赵扩苍白的脸颊逐渐浮起几丝红晕：“韩卿说得也是，王师北伐，占天道之利。”顿了一顿，赵扩语气颇为无奈，“只是目前开战，似显仓促。”

韩侂胄不觉一呆，官家的口气又发生了变化。韩侂胄怀疑纥石烈执中在朝堂上的一番叫嚣不仅没有坚定官家的北伐意志，反而使官家进一步加深了对金人的忧惧。本欲争辩，转念一想，官家并未明言阻止用兵，遂把涌上舌尖的话咽下去了。

赵扩见众宰执不语，继续道：“朕思量着，当今之计是加紧备战，暂且应下虏人的条款。”

韩侂胄头皮一麻，争辩道：“陛下，金人的条款首先是严惩田俊迈。”

李璧也摇头道：“田俊迈为淮东猛将，我朝决不能自断爪牙！”

“除了严惩田俊迈，其他条款可否应下？比如，遣返归正人……”赵扩犹豫着又问。“归正人”即从沦陷区来到江南的宋人。

韩侂胄没有吭声，在他看来，无论是遣返归正人还是送还粮食，都会打击大宋军民的锐气。

韩侂胄不吱声，宰执们也不吭气。

“事到如今，众卿难道无一良策？”赵扩的声音里既有祈求也有责备。

韩侂胄知道，如果拒绝金人的全部条款，圣上定会忧惧更甚，遂狠狠咽下一口唾液道：“金人条款有三，臣以为，归正人可返，粮食可还，赔款与惩处田俊迈则万万不能。”

很快，枢密院的省札送达淮东安抚司，郑挺督边不力，贬三官，撤职；田俊迈私纳北人，贬两官，依旧楚州驻扎；涟水官库的粮食如数归还金廷；朱裕、李全等六人也一并遣返。枢密院的省札同时也送达楚州。

田俊迈看罢枢密院的省札有如当头一棒，好一阵才回过神来。他不明白朝廷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指令？直到眼下，他并不认为袭夺涟水官仓有错。在田俊迈看来，朝廷应当重奖袭夺涟水官仓的有功人员。

“不公！这不公！”田俊迈只觉得浑身发冷。

田俊迈三代从军，祖父原是韩世忠的帐下亲兵，爹爹是镇江都统司一名将官。田俊迈最大的愿望就是将祖父和爹爹的骨殖送回故里，这是祖父和爹爹临终时留下的遗言。田俊迈始终对北伐充满热望，无论是驻扎镇江还是驻扎楚州，田俊迈的后军出操最勤，是镇江都统司的一支精兵。现在，面对省札，他像一头困住了手脚的雄狮悲不自胜。

呆坐良久，田俊迈叫来高显，命他亲自带兵看住镇淮楼，不许诸人外出。高显领命而去。又思索片刻，田俊迈派人叫来李全。

近些日子，李全等人也坐卧不宁。进入大宋地界已一月有余，按照李全等人的想法，朝廷早就应该把他们召入临安进行了封赏。李全、李福、李通希望晋升武职，朱裕、杨安国则期望赐与文资。至于杨妙真，对文官武官都不爱，只想在临安城开一家客店。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众人热望渐渐不再，眼中开始出现不安。

“哥，你去问问田俊迈吧。”李福道。

不仅李福，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李全身上。

李全何尝不急？可急有什么用？问田俊迈，田俊迈说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来。况且，现在已很难见到田俊迈了。每次到楚州官厅，吏胥们总是推说田太尉不在。李全分明觉得事情起了变化，而且这变化于他们越来越不利。南去不成，北归路断，他们陷入了绝境。

这天在众人的催促下李全又准备出门，忽见一队甲兵踢踢踏踏奔来，将镇淮楼围得水泄不通。众人大惊失色，李全不语，心底却是极度震骇，仿佛看见一柄利剑正凭空飞来，悬挂在了他们头顶。

这时，有楚州吏胥来请李全，说田太尉正在官厅等候。

李全随吏胥来到楚州官厅，田俊迈将李全请入后堂，后堂已摆下一桌酒席，田俊迈热情洋溢道：“贤弟请。”

“哥哥这是为何？”李全十分惊讶。

田俊迈亲自把盏：“贤弟是英雄，容哥哥先敬三盅。”

饮完三盅酒，田俊迈这才用悲愤的语调缓缓道：“贤弟是大义之人，不远千里来投，破涟水，劫官仓，功莫大焉！然而我朝却慑于虏人的威逼，卑躬屈膝，欲将贤弟六人遣返金廷。哥哥无能，有负贤弟厚望……”

终于，悬挂在头顶的利剑凌空飞下，直插心窝。李全眼前一黑，赶忙闭上眼睛，将翻涌上来的一股血气强行咽进肚里。

田俊迈又道：“……贤弟是个做大事的人，哥哥思之再三，决定网开一面。”

李全慢慢睁开眼睛，疑惑地问道：“放我们走？”

田俊迈恻然一笑道：“哥哥身为臣子，岂能不遵朝廷的命令？哥哥放贤弟一人脱身，即是担着天大的风险。”

李全冷笑一声道：“要走也是六个人一齐走，我李全断不会独自贪

生！”

“贤弟与众兄弟的情分我知晓，可我委实不能保证六人周全。”

“既然哥哥为难，那就把我们六人一起交予金廷。”

“这……”田俊迈一时语塞。

李全回到馆驿，众人正等得焦急。这么多兵士围住了镇淮楼，每个人都预感情形不妙，见李全归来，纷纷上前询问。李全抑制着满腔悲愤，讲述了来自宋廷的命令。

“啊？要把自家们交还虏人？”李通“噌”地跳起，怒目圆睁。

李福瞪大眼睛吼道：“自家们为宋廷夺得粮食与马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凭什么要把自家们交给虏人？”

李全又道：“宋廷不仅要遣返我们，所有粮食、马匹也要归还。”

“这是什么鸟朝廷！忠邪不辨，好赖不分，这样的鸟朝廷要他何用？杀出去！”李通额头青筋暴突，大叫奔到墙边，操起腰刀。

“二弟休得鲁莽！”李全喝道，“这馆驿内外全是官兵，你杀得出去吗？”

李通顿足道：“难道自家们就在这儿等死不成？”

杨妙真也怒道：“三哥说得对，既然宋廷君王无道，不如杀他个人仰马翻，虽死无憾！”

杨安国沉着脸道：“想当初我等以宋民自许，不远千里来投。只可惜我等有眼无珠，看错了宋国皇帝，生生玷辱了自家们的一腔热血！事到如今，只有殊死一战。”

李福指天发誓道：“我等若能除却大难，既反虏廷，也反宋廷！”

杨妙真附和道：“对，反了虏廷反宋廷，自家们坐朝廷！”

朱裕一直没有开口，此时忽然站起，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众位

哥哥和妙真妹妹，今日之事全是因我而起。江南朝廷昏聩，要将我等交与虏人，朱裕万死也不能连累众位哥哥和妙真妹妹……”

杨妙真正色道：“这是什么话？当初你我敬告天地，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的事就是大伙的事。连累一说，休得再提。”

“妙真妹妹听为兄把话说完。在虏廷，我朱裕为行刺元凶，乱民渠魁。虏廷只要抓到我朱裕，便是大功一件。朱裕这就去求见田太尉，万事由我一人担当。”朱裕说罢开门欲出。

众人一时怔住，想不到朱公子年纪轻轻，面对生死竟如此淡定。

李全阻拦道：“五弟不得莽撞，容大伙细细商议。”

“大哥的心意小弟领了，事到如今已不可能全身而退。小弟之仇，拜托哥哥们，拜托妙真妹妹。”朱裕言毕开门而出，大叫道，“朱裕要见田帅。”

一月之后，朱裕在中都被杀。金廷枭其首级送到清江浦，悬挂于磨盘关。

开禧二年（1206年）的临安，一年一度的正旦节与往年没什么两样，从小年开始，临安城内就开始张灯结彩。

北宋年间，开封灯节主要集中在宣德门前。自冬至日起，各地灯匠就聚集京城，于宣德门前彩扎灯品，称为“灯山”。“灯山”长百余丈，横列三门，中门为“都门道”，左右为“禁卫之门”，上有大牌，写着“与民同乐”四个大字。在左右门之上，还扎有巨龙，高十数丈，龙身内置有灯烛万盏，远远望去宛如双龙飞走。正月十五日晚皇帝驾临宣德楼，灯节达到鼎盛。正月十九日收灯。收罢灯品的开封士民开始出城游乐，称之探春。

南宋则不然，南宋的灯节主要集中在正旦节期间（临安城的上元节主要是舞），且全城都是灯品。临安城的灯品之繁，堪称奇绝。最著名的是“苏灯”。“苏灯”阔大，直径有三五尺之多，内置山水、禽兽、花竹等，栩栩如生。其次为“福灯”，顾名思义，“福灯”来自福州。“苏灯”用的是五色琉璃，“福灯”用的是上等白玉，灯芯燃放，如清冰玉壶，炫目

耀眼。还有一种“无骨灯”，来自新安，又称“新安灯”。“无骨灯”最大的亮点是，圈骨为琉璃制成。此外还有“珠子灯”，以色珠为网，下垂流苏，或为龙船，或为凤辇。还有“羊皮灯”，镞镂精巧，五色妆染，远观宛如戏影。最多的当属“罗帛灯”，竹篾骨架，外敷罗帛，色泽有红有白，大小不一，灯上或描绘百花，或书写诗词，或设置谜语，或临摹人物。夜幕降临，临安城内一派彩景，仿佛星河。

新年的临安城除了灯品繁多，买卖也格外兴隆。朝天门外、清河坊一带被临安人称作五花儿中心。所谓五花儿中心，意为百商汇集，万货俱全。譬如从五间楼，到官巷南御街，两旁多是银钱交易铺，门前罗列着真金白银或交钞，称之为“看垛钱”。人们由此经过，面对金山银海无不惊呆眼睛。再譬如从融和坊北，至南坊，人谓“珠子市头”，世间的奇珍玉宝尽陈于此，令人目不暇接。除此之外，还有数不尽的花铺、果铺、绸缎铺、瓷器铺、扇铺、漆铺、米铺等，不一而足。早年间，柳永说杭州“参差十万人家”，可那是两百年前，如今临安城的人口翻了三番不止。

除了买卖，新年的临安也是个消遣的好去处。临安附近的州县，如仁和、余杭、盐官乃至更远的新城、昌化等，民众们一年四季忙于生计，到了春节，为了一睹临安的繁华，纷至沓来，于是，酒楼、歌馆、茶坊、勾栏，全部爆满。

临安城灯多，酒楼、歌馆、茶坊、勾栏也多。酒楼又名库，官办的为官库，如南外库、北外库、西溪库等，每库有官妓数十人。若是寻常日子，各库歌伎互不往来，但在春节期间允许诸妓互移他库，此举极大地方便了客人。民办酒楼为子库，子库也有歌伎，人数不等。无论是官库还是子库，笙歌曼舞，花团锦簇。歌馆演唱各种曲子，歌词为长短句，史称“宋词”，曲调承传前唐，又揉进了民歌素养，深受宋人喜爱，这种以演唱曲子词为主的歌馆在临安城比比皆是。高档茶坊也有歌女。新年间开张迟，一般隅中（临近午时）开门，直到次日平旦打烊。歌女们莫不靓装倚门，争妍卖笑，逗引宾客。勾栏也名瓦舍，为杂艺百技表演之地，昼夜灯火不熄，有说书、讲史、嘌唱、皮影戏、傀儡戏、诸般杂剧等。进出勾栏瓦舍的多为普通市民，以及临安城周遭的乡民，上流人士多在酒楼歌馆娱乐。另有一些空阔之地，如街头巷尾、庙前寺外，人们弹筝吹箫，玩弄杂耍，俗称“打野伙”。但凡节庆，“打野伙”比歌馆、勾栏还要热闹，摩肩接踵，人如蚁聚。

但是，在勤政殿里，赵扩的心情与临安城的欢乐大相径庭。在整个

新年期间，他食不甘味，卧不安席。

纥石烈执中咆哮朝堂，赵扩便吓得不轻。到了年底，金国派太常卿赵之杰来临安朝贺新年，再一次给天子增添了忧戚。

赵之杰不像纥石烈执中跋扈嚣张，但他倔强，不仅索要“逃逸”的李全、杨安国、李福、李通、杨妙真五人，还索要镇江都统司后军统制田俊迈。

在垂拱殿，待赵扩接受完颜璟的贺书与贺礼后，赵之杰道：“我国皇帝有旨，下官此次前来江南，一为贺春，二为拿人。既拿我国恶民李全、杨安国等，也拿擅开边衅的田俊迈。”

此语一出，朝堂一片哗然。

这次赵扩倒还算镇定，从容答道：“回叔国使臣，李全、杨安国等人尚未缉获。至于田俊迈，我朝已经惩处。交由叔国治罪，史无前例。”

赵之杰不依不饶道：“不是下官为难，委实我国皇帝有旨，下官一日不得拿回上述人等，不得回返中都。”

打那天起，赵之杰便在太平馆住下来了。韩侂胄、陈自强、张岩、李璧、钱象祖等诸多朝中大臣都奉圣旨屈身前往太平馆，希望赵之杰予以通融，均被婉言拒绝。消息传开，临安城内，无不人人义愤填膺。

刚过完正旦节，赵扩便把韩侂胄召入大内，见面就问：“赵之杰可是走了？”

“未有。”韩侂胄答道。

赵扩面带焦虑道：“人犯一日不交，赵之杰一日不走，何日才是个头？”

韩侂胄没有吱声。圣上之忧，无人能解。

赵扩继续道：“李全、杨安国等人畏罪潜逃，我朝缉拿不易，可以恳请赵之杰放宽时限。那田俊迈就在楚州，若不交予赵之杰，如何搪塞过去？”

韩侂胄听罢，热血一涌，遂趋前半步，缓缓道："陛下是决意要交出田俊迈了？"

赵扩讪讪一笑道："朕知道，交出田俊迈，韩卿不舍。可不交出田俊迈，事情又岂能平复？"

"陛下，交出田俊迈事小，自毁长城事大！"

闻言，赵扩怔住了，殿内一片深寂。韩侂胄一时悲愤难禁，道："虏人一再索要田俊迈，可谓居心叵测！其目的是为折我意气，摧我脊骨！我朝若是失去脊骨和意气，甘心为奴，任人宰割，与行尸走肉何异？"

赵扩喃喃道："可是……"

韩侂胄突然昂起头颅，语气坚定道："陛下若执意将田俊迈交予虏人，臣请求宫祠！"

一回到南园，韩侂胄即将陈自强和李璧召进机速房。二人还未坐定，韩侂胄便道："我意已决，立即兴兵！"

陈自强、李璧闻声一震，张大嘴巴。

"李枢密可传令郭倪、吴曦二人，选择一二边郡，首发挫敌。"韩侂胄果断下令。

李璧仍沉浸在惊愕之中，陈自强问道："官家……可有兴师诏旨？"

"没有。"韩侂胄将刚才进宫面对经过向陈自强、李璧讲述一遍，不由得激愤起来，"官家如此惧怕虏人，岂会有动兵的诏令？"

陈自强与李璧相互望望。他们都知道官家口头上赞同北伐，骨子里畏惧金人。只是因为十年来天天倡导恢复，实在不好自食其言。

韩侂胄又道："官家既没有诏旨兴兵，也没有诏令不准兴兵。"

陈自强道："太师之意，是想先斩后奏？"

"为今之计，只能如此。"韩侂胄点点头，紧咬腮帮，"圣上眼下只

是惧惮虏人，若再迁延，下官势必取消北伐。与其日月蹉跎，莫如奋起一搏！”

沉默片刻，李璧道：“太师壮怀激烈，下官佩服。只是……不知太师想过没有，无诏兴师，倘若战事顺利，或许无关紧要，可一旦战事吃紧，或是微遭蹉跌，必有人责难。若再有叵测之人进谗，那时就……”

韩侂胄的脸色渐渐沉郁，俄尔站起身，一边踱步一边缓缓道：“下官想过。自古两军交战，无人能保全胜。若遭蹉跌，我是罪人！”韩侂胄站住，目视着陈自强与李璧道，“下官位居平章，官至太师，富贵已极，完全可以坐享其成。只是下官常想，既然身为国家大臣，岂能浑浑噩噩，无所作为？下官自幼便立志报国，至于个人荣辱，难以周全！……”

陈自强不敢直视，垂下脑袋。

韩侂胄又提高声音道：“不过，二位且放宽心，到时战事不利，圣上降罪，由我一人背负，绝不牵连他人。”

李璧热血一涌，道：“太师不用说了，下官即刻命令吴曦、郭倪出兵。”

见李璧表态在前，陈自强赶紧昂起头颅道：“下官与太师共进退。”

“下官不胜感激。”韩侂胄微微点头，重回交椅坐下，停停又道，“东西两线不必忧虑，只是京湖一线缺乏统军良将，殊为可惜。”

李璧想了想道：“下官荐举一人，可当重任。”

“枢密荐举何人？”

“江陵都统赵淳。”

韩侂胄沉吟了一会儿道：“当年我在马军司，赵淳也在。论才略赵淳应在郭、吴二人之上，可惜为魏王之后。”

魏王赵廷美为太祖皇帝亲弟。开国初年，赵廷美阴结宰相卢多逊谋篡皇位，事泄被罢去一切官职，降为涪陵县公，迁房州（湖北房县）居住，赵淳为赵廷美的八世孙。

陈自强斟酌道："魏王一脉虽遭贬谪，可历朝历代仍不乏官宦。虽说宗室之子不得掌军，但前有赵汝愚官居枢密。"

韩侂胄还是有些不放心道："话是这么说，可谪王之后委与军权，须得十分小心。昔日靖康之时，赵叔向在开封起兵，不就是被剿灭了么？"赵叔向也是魏王之后。

李璧摇摇头道："此一时彼一时。当年赵叔向在京西起兵，却直入京城，叱责张邦昌、王时雍等人交出权柄，似有谋逆之嫌。"

陈自强道："下官以为，太师大可不必忧心非议。如今北伐，应举全国之力，太师公正无私，知人善任，即便有闲言碎语，也不足为惧。"

李璧又道："下官当年在湖北安抚司与赵淳共事三年，赵淳为人忠实刚毅，多谋善断，可负重托。"

韩侂胄沉吟了一会，问李璧道："枢密认为，赵淳除授何职？"

李璧回道："下官建议，授赵淳予京西南路安抚使之职，总领鄂州、江陵两处人马。"

韩侂胄思虑了一会儿道："下官以为都统司职权太小，不如依旧制设立招抚使。吴曦兴州都统兼陕西、河东招抚使；郭倪镇江都统兼山东、京东招抚使；赵淳江陵都统兼京西北路招抚使。"

"还是太师思虑得周密。"陈自强、李璧一齐称好。

但细细一想，京西南路仍有问题。赵淳是京西北路招抚使，鄂州都统皇甫斌却兼知襄阳府，这种格局，赵淳怕是很难统一京湖战区的指挥权。

"令皇甫斌为京西北路招讨副使。"韩侂胄又道。

闻言，李璧心头掠过一丝阴影。吴曦、郭倪均无招抚副使，京西北路增设招抚副使是否适宜？前有兴州都统司正、副都统互不相容，谁又能保证赵淳与皇甫斌能够和衷共济？

陈自强又问："征伐大计，宣抚司与招抚使如何统属？"

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沿边设立了三大宣抚司，以程松、薛叔似、邓友龙为宣抚使；同时，又任命了招抚使。宣抚使为文官，招抚使是武官，按制，招抚使应低于宣抚使。二使并设，战端一开，岂不是相互抵牾？绍兴初年，沿江四大将均为宣抚使兼招讨使，指挥顺畅。

韩侂胄对尊文卑武极为反感，只因现在官拜太师，位极人臣，才对重文抑武的官场风气不便过多指责，但骨子里仍看重武将。

“攻城克寨，两军相搏，非武将不可。”韩侂胄断然道，“许招抚使便宜行事。”

韩侂胄说完，陈自强、李璧不吱声了。两军交战，统一指挥十分重要。

第十四章　宿州兵败

开禧二年（1206年）二月十六日黎明，在扬州都统司官厅，烛光摇曳，众将肃立，一声传喝：“宁远军承宣使、镇江府驻扎御前都统制、充淮南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知扬州兼京东、山东路招抚使郭太尉到。”郭倪一身戎装，在一班亲将的簇拥下走进官厅。

郑挺罢职后，郭倪升任淮东安抚使，如今，又在郭倪的职衔中增添了“京东、山东路招抚使”，指挥的便不仅仅是镇江都统司的兵马，按照战区划分，池州都统司、建康都统司、马军司以及部分步军司的军队都归郭倪节制。所以，今天齐聚扬州都统司的除了镇江都统司的统制、统领，还有建康都统李爽、建康副都统陈孝庆、池州副都统郭倬、马军司主管公事李汝翼、步军司主管公事夏兴祖等。由于两淮宣抚司仍在镇江，宣抚使邓友龙没有出席这次军事会议，这也是郭倪的特意安排。战争时期，既然兵权赋予了郭倪，他不希望在招抚使之上还凌驾一个宣抚使。邓友龙不知兵事，也乐得闲适。

“省札命令，自即日起设立京东、山东路招抚司，统一东线北伐事宜。”郭倪正襟危坐，踌躇满志，“我军今有十万余人，兵分三路。左路，镇江副都统商荣领两万兵马及舟师，出楚州，收复海州、下邳；右路，建康副都统陈孝庆领两万兵马，收复泗州、虹县；中路为全军主力，由池州副都统郭倬率七万兵马出临淮，进击宿州。”

会议结束，各军陆续向边境开拔。

行动迅速的是右路。二月底，全军抵达盱眙。盱眙是座小城，但位置重要，宋廷在这儿设有巡检司，并驻有五百兵马。盱眙临淮，过淮水便是泗州。从盱眙至泗州多有河流与沼泽，陈孝庆命部队暂且在盱眙住下，以探明敌情。

探马传回的情形很不好，金人似乎觉察了宋军的行动，主动关闭了榷场，封锁了河道，加强了关卡。原定的奇袭泗州已无可能，陈孝庆召集部将商议下一步行动。

麾下将官毕再遇道："虏人虽然觉察到我军将起兵北伐，但不知详情。自家愿率一彪人马秘密潜至泗州城下，突然发起攻击。陈太尉领大队人马随后，待小将得手后占据泗州。"

陈孝庆问道："毕太尉所需多少人马？"

毕再遇道："兵不在多，少而精。"

陈孝庆令毕再遇在全军挑选勇武精壮者，得八十七人。

初春的淮河水流不大，许多河道近似干涸。盱眙距泗州近两百里路程，毕再遇长驱一天一夜，于三月五日巳时直抵泗州城下。此时泗州城门已闭，城墙上游动着金兵的身影。

泗州沿汴河而筑，分东、西两城。毕再遇命众人在西城下马，竖起大宋旌旗，准备攻城。泗州驻有八百金兵，最高官长为防御使。泗州防御使见宋军欲攻西城，急调大部兵士防守。谁知宋军一声呐喊，毕再遇领兵涉过汴河，直奔东城。

泗州虽为州城，由于几度毁于战火，新筑城墙不高，也无城壕。毕再遇奔到城下，架起云梯，命二十名兵士在城下劲射，自己身先士卒直攀城头。毕再遇使的是斩马刀，其刀比一般战刀更宽更长，一连砍翻几名金兵，不大一会，八十七名精壮之士全数入城。泗州防御使见大势已去，带领残部逃出北门。

拿下东城后，毕再遇驰到西城下高呼道："城上的人听着，我乃大宋将官毕再遇，虏人的官长已经逃走了，你们都是中原遗民，快快归

降！”

金廷边防驻军多为汉人，甚至是本地汉人。泗州的八百名兵士只有百十名金人，其余全是泗州及泗州周边居民。听毕再遇一声高呼，众人纷纷放下刀枪，余下几十名金人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毕再遇也不追赶。

下午，陈孝庆率领大队人马抵达泗州。

宋军收复泗州的战报很快送达临安。

“郭太尉果然不负太师重托，首战告捷。”傍晚，苏师旦一收到来自扬州的战报便直奔南园。

韩侂胄看完战报后问道：“圣上知道吗？”

“不知。”苏师旦摇头。

韩侂胄颔首道：“如此甚好。今日天色向晚，告知各位宰执，明日平明一同去见官家，申奏北伐诏书。”

第二天，韩侂胄及众位宰执来到丽正门前。此刻曦光初露，遍地殷红，整个皇城如同碧血浸染一般，走出轿舆的韩侂胄和几名宰执大臣们都被这一奇异景象惊住了。

陈自强随口吟了一句：“‘阴云收薄翳，晴日放先锋。’”

张岩接道：“‘乾坤今日意，群目散愁容。’”

李璧笑着说道：“下官也来凑个热闹。‘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韩侂胄朗声道：“‘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闻言，陈自强、张岩、李璧怔住了。这首《吟初日》为太祖皇帝所作，简单，直白，明了，可此时此刻由韩侂胄高吟出来，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张岩第一个称赞：“好，好，太祖皇帝的诗好，太师吟诵得好！”

韩侂胄哈哈一笑道："不是下官吟诵得好，是今日的气象好。"

陈自强上前解释道："今年为丙寅之年。天干之丙属阳之火，地支之寅属阳之木，火木相逢，自是赤焰万丈，势不可挡。"

"如此说来，今日满天红霞乃是天降吉兆？"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韩侂胄喜滋滋地将扬州招抚司传回的捷报叙说一遍。张岩、李璧听说泗州已复，欢欣鼓舞。

韩侂胄又道："今日进宫，即请圣上下诏，举国北伐！"

来到宫内，赵扩正在盥洗。待他盥洗完毕，于内殿召见："今日百官休沐，众卿觐见是为何事？"

"陛下，扬州昨晚告捷，郭招抚已派兵收复了泗州。"韩侂胄呈上以京东、山东招抚司名义传回的战报。

赵扩听罢僵住了，有一瞬间他浑身寒气四窜。泗州已复，如此说来战事已开？无诏动兵，韩侂胄眼里还有没有朕？心底气急，好半天才看清战报上的文字。

韩侂胄声音清亮道："初战即收复泗州，我军神勇。光复旧疆指日可待。"

终于，赵扩抬起头来。阶下，韩侂胄精神昂扬，连同四名宰执大臣正静静地看着他。赵扩知道，此时不可能斥责韩侂胄。既然战端已开，斥责已经于事无补。半晌，赵扩才淡淡地说了句："郭太尉果然是名将之后。"

"陛下说得对。郭倪不逊先祖，旗开得胜，应予嘉奖。"韩侂胄趋前一步道，"不过臣以为，既然大军已动，陛下应该颁发北伐诏书。"

颁诏北伐？赵扩再一次五内震骇。无诏动兵已使赵扩深感忧虑，颁诏北伐更使他感到后怕，这韩侂胄的胆子实在太大了！

韩侂胄从赵扩眼神中察觉到了愠怒与惊惧，但此时他不能退缩。他知道此时越是退缩，后果越将不堪。就在众宰执一个个低头垂手时，韩侂胄继续进言，这一次他提高了声音，每一个字都铿锵有力，像洪钟一

样在内殿回响："十二年前，陛下初登大位即立志兴兵北伐，一雪前耻。十二年来，陛下未忘，臣亦不敢忘。陛下授臣为平章军国事，担当北伐大任。臣就任伊始，便以忠君报国为念，至于个人得失早已置之度外。如今王师盛炽，虏人交困，正是用兵时机。古人说，机不可失，臣临机措置，发兵挫敌，甘愿领专断之责……"

赵扩呆呆地看着韩侂胄，满腹怨怒却又说不出一个字来。渐渐地，赵扩心中一阵柔软。无论如何，他对韩侂胄是信赖的。这种信赖不仅仅来自最初的定策，而是十余年来韩侂胄的无比忠诚和毫无私念。

待韩侂胄说完，赵扩用低沉的声音问道："金廷有何动静？"

韩侂胄回道："回陛下，由于王师进击迅速，金廷暂无动静。臣估计，即使金廷知悉我国兴师，也穷于应对。"

"那是为何？"

韩侂胄清了一下嗓子答道："去岁末，陈景卿前往中都贺正旦节，宇文虚中的嫡孙潜入馆舍相告，说金廷苦于蒙鞑之乱，重兵皆屯于北疆。街巷邑里，黄口小儿纷纷传唱，说'鞑靼来，鞑靼去，追得金兵没处去'。"

闻言，赵扩没有吭声。陈景卿出使金国回来，确实说过中都俚曲。他还说金廷接待周备，金国皇帝态度温和。

韩侂胄又道："虏人之兵至多不过三四十万，既然精锐在北，臣以为正好北伐。陛下降诏，一来振奋士气，二来威慑敌胆，三来可唤起两河及中原之民。"

赵扩从心底不愿意兴兵，可此时他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毕竟恢疆复土倡导了这么多年。

"众卿以为……那赵之杰如何措置？"半晌，赵扩又问。

韩侂胄道："两国交战，不杀来使。北伐誓师之日递出国境。"

赵扩的目光从陈自强、张岩、李璧、钱象祖脸上一一扫过。多希望有人秉持异议，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韩侂胄与宰执大臣一定同声共气。

一个声音忽然在殿中响起："臣以为不可降诏。"

赵扩定睛一看，是钱象祖。

钱象祖声音不高，却如一声闷雷，陈自强、张岩、李璧脸色煞白，韩侂胄更是脑门一炸。

仿佛溺水之人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赵扩忙问："钱卿说来，为何不可？"

钱象祖面向赵扩道："天子降诏，固然师出有名。可倘若王师受挫，陛下的颜面何在？陛下的颜面即是朝廷的颜面。朝廷的颜面即是国家的颜面……"

"浑说！"韩侂胄怒喝，声音之巨，令内殿一震。只见他脸膛赤红，双眼闪射精光，指尖直捣钱象祖，"你身为执政，在圣上面前长虏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实在是可恶至极！"

"容臣把话说完，太师再治罪不迟。"钱象祖并不惊慌，说罢扭头重新望着赵扩，"自古兴师，无人能保全胜。诸葛亮人中龙凤，兴师六次，六次无功而返。我朝虽有甲兵三十余万，可久无战阵，戈矛生疏。将帅少制敌之机，兵卒缺贯阵之勇，受挫于敌，合乎常情。然而天子颁诏，固然有正师名，鼓舞三军，若一旦遭受挫跌，有污圣颜，牵动社稷。请陛下三思。"

钱象祖说完，缓缓退下。他感觉浑身轻松，这些话他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他感谢韩侂胄，是韩侂胄将他从知抚州任上调入京城，任左司郎、吏部侍郎、吏部尚书直至参知政事。正因为他感谢韩侂胄，他必须知无不言。他认为官家不应该畏惧金人，但太师也不能太过自信。身为平章军国事，若眼前只有对胜利的期许，而没有失败的心理准备，一旦挫折，势必动摇根本。适才在丽正门前，陈自强、李璧、张岩等人对赤霞的赞颂，更加重了钱象祖的忧心。

韩侂胄愤怒已极，他最倚信的人竟然在关键时刻捅他一刀。待钱象祖说完，韩侂胄咬牙道："未出师，先言败，沮索圣心，该当何罪？请陛下罢黜钱象祖的参知政事之职！"

赵扩被钱象祖的一番话说得心惊肉跳，他最担心的就是虏人强悍，王师不敌。从某种程度上讲，钱象祖所言就是赵扩所想。可这些不吉祥的语言拿到殿堂上讲，赵扩又觉得过于刺耳。

就在赵扩思索着如何斥责钱象祖，既能让韩侂胄满意又不失体面时，韩侂胄再次高叫道："陛下，钱象祖以危言诅咒王师，蛊惑圣听，请予治罪！"

赵扩竭力一笑道："太师消消火气，钱卿不过是畅所欲言。我朝宽容，历来言者无罪……"

"陛下若不罢钱象祖，请罢微臣！"韩侂胄一字一顿说完，缓缓跪下。

陈自强、张岩、李璧也缓缓跪在赵扩面前。

要挟！这是要挟！任何帝王都对要挟极为敏感，赵扩心中的不快再次翻动。但此时，他已经没有选择，只能舍弃钱象祖而保留韩侂胄。因此低声对钱象祖道："既如此，钱卿回家待罪吧。"

"谢圣上宽恩。"钱象祖一如既往地不慌不忙，缓缓跪下，缓缓站起，缓缓步出内殿。

待钱象祖走出殿门，赵扩才说道："太师请起。"

"不，陛下若不降诏北伐，臣不敢起。"

"韩卿忠荩谋国，可钦可敬。"赵扩清楚，箭已上弦，不得不发，强颜一笑道，"朕若阻沮，岂不辜负了九五之位？"

"臣还有事要奏。"韩侂胄这才徐徐站起，面色冷峻。

"卿还有何事？"赵扩的心又提起了，不知韩侂胄又要生出什么事端。

韩侂胄道："秦桧奸佞擅权，自毁长城，如今兴兵北伐，恳请陛下褫夺秦桧的王爵，更易谥号！"

"秦桧的谥号为先皇所赐，此时更改恐怕……"赵扩迟疑了。

韩侂胄斩钉截铁道："改秦桧谥号为'谬丑'，以振奋军心，张扬意气！"

陈自强、张岩、李璧都表示秦桧的谥号应改，就其阻挠北伐、专意媾和、诛杀大将三罪，赐予"谬丑"确切不过。

"既然众卿一力陈请，所奏照准。"赵扩最后只得照准。

接下来商议由谁草拟北伐诏书，这时候气氛渐趋活跃。陈自强、张岩、李璧三人推来推去，最后韩侂胄拍板，由李璧执笔。整个过程，赵扩未置一词。

按制，皇上下诏北伐应举行盛大仪式。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六日，玉津园内戈甲明亮，旌旗飞扬，万余名殿前司将士接受皇帝检阅。由李璧起草的北伐诏书是一篇非常不错的檄文——

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朕丕承万世之基，追述三朝之志。蠢兹逆虏，犹托要盟，朘生灵之资，奉溪壑之欲，此非出于得已，彼乃谓之当然。衣冠遗黎，虐视均于草芥；骨肉同姓，吞噬剧于豺狼。兼别境之侵陵，重连年之水旱，流移罔恤，盗贼恣行。

边陲第谨于周防，文牒屡形于恐胁。自处大国，如临小邦，迹其不恭，如务容忍。曾故态之弗改，谓皇朝之可欺，军入塞而公肆创残，使来庭而敢为桀骜。洎行李之继遣，复慢词之见加，含垢纳污，在人情而已极。声罪致讨，属故运之将倾。兵出有名，师直为壮，况志士仁人挺身而竟节，而谋臣猛将投袂以立功。西北二百州之豪杰，怀旧而愿归；东南七十载之遗黎，久郁而思奋。闻鼓旗之电举，想怒气之飚驰。

噫！齐君复仇，上通九世，唐宗刷耻，卒报百王。矧乎家国之仇，接乎月日之近，夙宵是悼，涕泗无从。将勉辑于大勋，必允资于众力。言乎远，言乎迩，孰无中义之心？为人子，为人臣，当念愤。益砺执干之勇，式对在天之灵，庶几中黎旧业之再光，庸示永世宏纲之犹在。布告中外，明体至怀。

甫一宣读完毕，立即引来春雷般的欢呼："万岁！万岁！万岁！……"

呼声惊起凤凰山上的寒鸦，鸣叫着扶摇而上，顷刻间又俯冲而下。黑压压的鸦群遮天蔽日，掠过御街，掠过皇城。

一连数日赵扩眉头紧锁，杨桂枝见状问道："官家为何闷闷不乐？是奴家伺候得不周到么？"赵扩不答，只是叹气。

杨桂枝召来赵询道："官家不知何故，近日来神情郁悒，你身为皇子，理应尽孝。"

用过晚膳，赵询过宫问安，果见赵扩灯前独坐。行过大礼，赵询道："儿臣已至舞勺之年，不知父皇忧患何事，望告知儿臣，儿臣愿为父皇排解。"

赵扩苦苦一笑："你还小，父皇之忧乃国家之忧，说与你听，你也不懂。"

赵询道："儿臣自幼沐浴天恩，进宫读书已然八载。《三传》《五经》，儿臣均已通读，纲常伦理，儿臣须臾不忘。父皇之忧既是国家之忧，也是儿臣之忧，儿臣愿为父皇分担。"

赵扩是越来越喜爱这位继子了。赵询沉稳笃厚，孝心极重。赵扩将他召近前，轻抚了一番，忧心忡忡道："询儿有这番心思，父皇就知足了。太师一意兴兵，朕食不甘味，夜不能寝。"

赵询愕然了，这事过于重大，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赵询略一思忖，道："父皇不必忧虑，此事可咨询其他大臣。"

赵扩摇摇头道："朝中大臣多为太师所荐。钱象祖秉持异议，已遭太师贬黜。"

赵询又是一阵惊愕。虽然他才十四岁，但研习经史，少不了闻听一些僭主之事。半晌，赵询才低声道："儿臣之师史弥远为人刚直，学识渊博，父皇何不召对？"

对于史弥远，赵扩印象较好。史弥远不愧为名宦之子，举手投足都极有风范，当晚便叫冯成引入内殿。行礼毕，史弥远恭立一侧。

"朕与史太师曾同朝侍君，"为了拉近关系，赵扩以史弥远的爹爹作为话题开头，"先皇在位时常常嘉叹，说史太师性情忠耿，为政宽厚，

是众臣楷模。”

史弥远恭敬道：“先父忠君爱国，这是人臣的本分。”

“卿坐下说话。”见史弥远仍显拘谨，赵扩命冯成搬来一只锦杌，竭力和颜悦色。

史弥远没有就座，谦辞道：“天子传召，臣立殿下，这是规矩。既是规矩，臣就不能逾越。”

赵扩没有再说，目光中流露出几分赞许。

“卿身在秘阁，博览经史，熟知前朝旧事。”赵扩话题一转，“如今我朝北伐兴兵，胜算几成？”

史弥远愣怔一下，他原以为圣上召见是咨询皇子的学业，万万没想到咨询的竟是军国大事。

“此刻就你我二人，不妨直说。”赵扩又道。

史弥远虽然只是一个从五品秘书少监，但毕竟在宦海沉浮了近二十年，深谙官场规则。既然圣上问他北伐兴兵胜算几成，可见圣上对太师以及众宰执已有了戒心。史弥远万万没有想到，圣上会对太师心怀戒备。此刻，容不得他过于多想，便捏着嗓子问：“微臣不知陛下是听肺腑之言？还是违心之言？”

“当然是肺腑之言。”赵扩肯定道。

“既然是肺腑之言，此次兴兵，胜负难定。”

前有钱象祖阻止降诏，现史弥远又说“胜负难定”，赵扩浑身一紧，一颗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紧紧攥住。

“请史卿明析。”赵扩镇定着自己的情绪。

“但凡用兵之道，计议为先。未战之前，先料敌之强弱，将之贤钝，兵之多寡，地之险夷，财之虚实。唯有计议充分，然后出兵，方能取胜。”见赵扩很感兴趣，史弥远遂提高声音，“微臣以为，此次兴师计议草率，筹划粗疏。”

“说，继续说。”赵扩催促道。

史弥远侃侃而谈：“大宋与金，疆域相当，人口相似，国赋相仿。王师北伐，有天道之利；金廷拒守，有地理之便；王师首发，有先机之优；金廷后至，有斡旋之巧。孰胜孰败，就看将帅之谋和甲兵之勇。”

“卿以为——”赵扩狠狠咽下一口唾液，“……我朝将帅如何？”

史弥远沉默良久，轻声问：“陛下还记得秘书郎贾伟么？”

赵扩仔细想了想，道：“略有印象。”

史弥远道：“淳熙十二年（1186年），贾伟从知开县任上回朝待铨，两度上书先帝，说四川吴挺跋扈专横，夺人田产，任用亲信；说郭氏兄弟依恃先人战功，四处浮夸，博取虚名……”

赵扩连连点头：“朕想起来了，贾伟在奏疏中提出‘将相无种，唯才是上’。后来贾伟呢？”

史弥远回道：“有人诬告贾伟篡改《起居注》，被编管抚州，绍熙二年（1191年）在贬所病殁。”

赵扩“哦”了一声，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宋廷兴师北伐之前，金廷未雨绸缪，首先加强了河南统军司，命纥石烈子仁为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为名将纥石烈宁志之孙，弓马娴熟，深谙韬略。纥石烈子仁走马上任，紧急措置攻防事宜：以南京副留守兼兵马副总管纥石烈毅聚郑（州）、汝（州）、阳翟（河南禹州）之兵于昌武（河南许昌）；以河南副统军使徒单铎聚亳（州）、陈（州）、襄邑（河南睢县）之兵于归德，而纥石烈子仁则亲率大军驻扎开封。其次，将山东两路统军司合二为一，命出使归来的纥石烈执中出任统军使，驻大名。无论是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还是山东统军使纥石烈执中，都不是庸常人物。当边境战报一传到开封和大名，金兵立即展开行动。其反应之迅捷，出乎所有宋军将帅的意料。

五月初，由郭倬指挥的中路大军越过淮水。担任前锋的田俊迈连克灵璧、蕲县，十三日，田俊迈所部八千余人逼近宿州城下。

宿州防御使为纳兰邦烈。纳兰邦烈出身贵族之家，自幼读书习武，

弓马娴熟，富有机谋。宋军攻克泗州的次日，纳兰邦烈就已全城戒严，整肃兵马，准备迎敌。当田俊迈抵近宿州时，纳兰邦烈已在宿州城下摆好了阵势。

涟水事件使田俊迈十分窝火，他认为朝廷怯懦，功过不分。尤其遣返李全、朱裕等人，简直荒谬透顶！这次担当大军前锋，田俊迈一路披坚执锐，闯关夺隘。

来到宿州城下，田俊迈未及布阵便一马当先冲杀过来。纳兰邦烈一见，立即拍马上前，率军迎住厮杀。纳兰邦烈使的是枪，田俊迈使的是刀。刀枪相交，眨眼之间就格斗了七八个回合。

这一仗打得惨烈。宋军八千人，而宿州守军有一万人，在数量上略占优势，但宋军主将英勇，部下人人搏命。一个多时辰，宿州城外便摆满了尸体。纳兰邦烈见宋军死战向前，担心城池有失，只好鸣金收兵。

田俊迈岂肯罢休，战刀一举，领兵追杀过来。纳兰邦烈哪里还敢恋战，身带箭伤奔入城内，闭门不出。

宿州虽是土城，但城墙高大，田俊迈扎下营寨，等候大军到来。

当郭倬率领大军来到宿州城下时已是第三天了。军帐内，田俊迈禀报了战况，道："金兵刚败，且纳兰邦烈身带箭伤，小将以为应速速攻城。若持之时日，一旦金兵元气恢复，恐错失良机。"

郭倬一笑道："我有七万兵马，蕞尔小城，取之易如反掌。"他命令全军歇息，次日三更做饭，平明攻城，一鼓作气拿下宿州。

郭倬哪里知道，军情在他的一再延误中发生了变化，反应迅疾的纥石烈子仁已率领三万兵马从八百里外的开封赶到了宿州郊外。

纥石烈子仁并没有立即为宿州解围，他像一头捕食的猛虎，不动声色地接近着猎物。纥石烈子仁很快明晰了战场事态，遗憾的是，郭倬对此毫无所知。

翌日黎明，宋军从东、西、南三面向宿州城发起攻击。有将领问郭倬为何北门不围？郭倬说困兽犹斗，当职只取城池。

由于宋军是有备而来，攻城器具完备。炮车、撞车、洞车以及各式

云梯应有尽有。三通鼓罢，几十台炮车将石弹与火球抛向宿州城头，顿时烈焰升腾。紧接着，一辆辆洞车向城下运动。也有兵士口衔大刀，一手持盾一手拽着云梯向城墙飞奔。

屹立在宿州城头的纳兰邦烈见北门外没有动静，轻蔑一笑，分遣将领，把守东、西、南三门。

显然，郭倬低估了宿州的城防能力，这座周长不足六里的小城，宋军一连发动了五波攻势均被击退，城墙下宋军的尸体堆如山积。郭倬焦躁起来，召集东、西、南三门攻城主将，铁着脸道："畏缩不前者一律斩决，中午之前定拿下宿州！"

负责西面攻城的李汝翼道："将士已疲，不如吃过午饭再战。"

田俊迈也附和："已过巳时，将士饥乏，太尉应暂停进攻，待进过午食，然后奋力再战。"

郭倬一口否定："众太尉切勿多言。我疲敌也疲，正是破城的大好时机。"

正说间，担任警戒的一员裨将飞驰而来，滚鞍下马，报有数千金兵绕过宿州，袭占了蕲县。

郭倬一听顿时脸白如纸。蕲县为宋军聚粮之所，只驻有两千兵马。众将回头望去，只见蕲县方向浓烟滚滚。这是哪儿来的一股金兵？莫非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不成？

田俊迈道："小将愿带本部兵马去救蕲县。"

话未完，又有负责警戒的裨将来报，说城北发现大股金兵，正向宿州杀来！

"大股金兵？"郭倬几乎持立不稳。

"漫山遍野尽是旗帜——"

裨将话未了，郭倬扭头就走："收兵！速速收兵！"

这哪里是收兵呢？分明是溃逃。郭倬既没有安排撤退顺序，也没有

组织兵马断后，连军帐都来不及收拾，马不停蹄地沿汴河向灵璧退走。主将逃离战场，数万攻城大军顿时成了无头的苍蝇，纷纷撇下攻城器具，嗡一声拔腿就跑。广阔的淮北平原，到处都是宋军抛弃的辎重、旌旗、箭矢及刀枪。

逃至刘集，郭倬见宿州已远，加上大半天没有吃饭，饥渴交加，遂勒住马头，进庄埋锅造饭。

刘集不大，约有百余户人家，四周有一道围墙，一条大道直通镇外。昔日刘集也算繁荣，如今人多逃亡。溃逃的宋军陆续抵达后，镇内立刻人满为患。此时下起了小雨，宋军将士只得冒雨挖掘灶穴，寻觅柴火。

各军统制们好不容易找到郭倬，饿着肚子前来讨要机宜。郭倬愁眉苦脸道："虏人势大，权且退回盱眙再作打算。"

李汝翼赞成："宿州急切难下，金人援兵又至，取宿州断无可能。"

田俊迈持不同意见道："两位太尉先不要折自家的锐气。宿州守军不过万人，援兵远道而来，必定人困马乏，我有大军数万，尽可放手一搏！"

李汝翼道："金人善于骑战，这是平原，我军无险可据，放手一搏那是以卵击石。"

田俊迈瞥一眼李汝翼，用讥讽的语气道："太尉身为马帅，岂可长虏人骑兵的威风？"

李汝翼毫不理会田俊迈的讥讽，苦着脸道："田太尉有所不知，虏人骑兵多是秦马，身高体大不说，跑起来比风还快……"

还没有商议出结果，又有兵士慌慌张张来报，说金兵追过来了！

郭倬慌了神，饭顾不上吃，拔腿要走。此时全军都还饿着肚子，满庄子尽是炊烟。田俊迈慨然道："小将愿率本部人马出战，郭太尉、李太尉用过午膳后分左右两路杀出，定能击败当前之敌！"

李汝翼点头道："甚好，甚好！"

郭倬实在太饿了，见田俊迈自告奋勇迎战金兵，也连连点头："就依田太尉所言，你先出去抵挡一阵，我和众太尉用过午膳再战。"

田俊迈的后军从宿州城溃退时比其他各军秩序要好，损失不大。当他率领全军冒着细雨刚在镇外布好阵势，金人的骑兵就到了眼前，弓箭手一阵劲射，百十名奔跑中金人骑兵栽倒在田野里。

指挥追击的是纥石烈子仁。他的目标是解宿州之围，但宋军的溃败勾起了纥石烈子仁的野心，他觉得眼前的宋军太过懦弱，完全有把握予以追歼。宿州城下，他谢绝了纳兰邦烈进城憩息的建议，命令全军人不离刀、马不解鞍，啃两块随身携带的烧饼，喝一碗凉水，然后上马追击。

纥石烈子仁策马阵前，见宋军不过数千人马，立刻展开两翼，成半包抄态势向宋军冲击。

此时金兵有三万人，且是得胜之师；宋军不足八千人，又是饥疲之众，但为了全军的安危，田俊迈必须死守镇口。

要守住镇口，处于劣势的宋军只有倚靠弓弩。然而纷飞的细雨濡湿了弓弦，使弓弩的威力大减。金兵的攻击一波比一波猛烈，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宋军阵脚便出现溃乱。田俊迈见状，一连派出三名亲随进镇催促郭倪出兵，均不见音讯。焦急中田俊迈唤来统领高显，吩咐道："你进镇去见郭太尉，此时虏人全力攻我，众太尉正好于两侧出击！"

高显领命而去。

战局仍在恶化。宋军的战阵终于被金兵突破，八千宋军被金兵分割成了几块，最大的一块是田俊迈。田俊迈率领余部死死守住镇口大道，他的战刀已经卷刃，跳下马从地上拾起一根长枪继续厮杀。

渴盼中的高显回来了，但带回来的是一个噩耗：郭倪、李汝翼均不见踪影，镇内宋军正向灵璧溃退。

有那么一瞬间，田俊迈僵住了。郭倬居然丢下了八千后军，自己保命先逃！田俊迈看了一眼战场情势，宋军败局已定，他的八千后军已成强弩之末。就是这一刻田俊迈坚定了必死之心。他看了一眼高显，高显也正看着他，两人都没有说话。倏地，田俊迈长枪一举，大吼一声杀入

阵团，高显挥刀紧随其后。

在田俊迈的意识里，此时的战斗并不是为溃逃的宋军赢得时间，而是完成一名军人的天职。田俊迈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疲乏，一根长枪挥舞得如出水蛟龙，连刺数名金将。

就在这时，高显与一名身材高大的金将相遇了，他不知这员金将就是赫赫有名的抹捻史扢搭。抹捻史扢搭是纥石烈子仁的中军副统制，人称“长枪副统”。高显哪是抹捻史扢搭的对手，缠斗不过七八个回合，即被抹捻史扢搭刺于马下。

田俊迈听见身后一声惨叫，扭头看去，顿时血脉偾张，抹一把满脸雨水返身杀来。抹捻史扢搭使的是枪，田俊迈使的也是枪。按说，长枪并不是田俊迈最得心应手的兵器，但此时，他心头滚动着万丈怒火，对他而言，就是手握一根木棍，也要敲碎对方的头颅！

一个人若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其爆发的力量无法估算。此时，田俊迈就是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两根长枪相接，田俊迈使出的每一招都是狠招，眨眼之间就是十几个回合。突然，田俊迈长枪一举，敞开自己门户，枪尖直指对方咽喉。这一招是死招，是搏命之招。抹捻史扢搭稍一迟疑，就被田俊迈一枪刺中肩头，他回马便走。

“金贼，拿命来！”田俊迈狂吼一声，拍马追赶。渐渐地两骑只剩三五步距离，田俊迈挺枪便刺，就这时，抹捻史扢搭回首一抖右臂，一支袖箭呼啸着直奔田俊迈的面颊……

就在田俊迈率领后军血战刘集时，陈孝庆奉郭倪之命正移军灵璧。

自陈孝庆的左路军三月初夺取泗州以来，不知郭倪出于何种考虑，一直没有给他下达进兵的指令。而是等他的亲弟郭倬统兵攻击宿州后，才命令陈孝庆攻取徐州。令陈孝庆费解的是，一方面命他攻取徐州，另一方面又从他率领的两万人马中分出一军去支援李爽。四月中旬，郭倪命李爽率一万人马北上攻击寿州（安徽寿县）。如今二十天过去了，寿州未能攻克。

田俊迈瞧不起李汝翼，陈孝庆更瞧不起郭倪。陈孝庆为婺州人（浙江金华），是陈亮的侄子。陈亮身为布衣，一生主张北伐，收复疆土。陈亮的志气与豪气感染着陈孝庆。陈孝庆读完州学后改学武科，淳熙十

四年中武科第一，受到赵昚的召见。辛弃疾很看重陈孝庆，多次向朝廷举荐。在陈孝庆看来，郭倪只不过披了一袭“名将之子”的外衣，胸中实无半点韬略。

郭倪胸无韬略，却掌管着长江下游诸路大军。

陈孝庆去书质询郭倪，为何两万兵马分出一军支援李爽，仅靠一万五千兵马如何攻得下重镇徐州？没想郭倪回答得啼笑皆非，说太尉英勇，万余人马足矣！

泗州距徐州五百多里，毕再遇率领前锋刚刚抵达虹县，即遭逢从宿州溃逃的宋军。经过一天一夜地奔走，饥肠辘辘的宋军宛如惊弓之鸟，一个个面带尘垢，衣甲不整，神情恻然。毕再遇拦住一问，原来郭倬率领七万大军攻取宿州，竟被打得大败。

说话间，郭倬到了。此时的郭倬已不复往日的威风，见到毕再遇第一句话就是：“太尉救我！”

毕再遇命人拿来水囊和烧饼，郭倬顾不上体面，立即狼吞虎咽起来。吃喝完毕，郭倬才问：“太尉此去何处？”

毕再遇道：“奉郭招抚将令，攻取徐州。”

郭倬摇摇头道：“太尉此去定然凶多吉少。”

“那是为何？”

“虏人早有准备。”郭倬遂将昨日的战事叙说一遍，其中不免夸大其词。惊惧仍未消除，一脸紧张。

送走郭倬，毕再遇决定放弃北上徐州，挥兵进入灵璧，同时派人飞报陈孝庆。

“虏人既有准备，取徐州断无可能。”当陈孝庆赶到灵璧时，毕再遇已经布防完毕。

陈孝庆道：“我已上报郭招抚，暂且退过淮水。”

毕再遇道：“我军已进入淮北境地，退还需要时日，何况郭太尉新

败，虏人必蹑其后。小将愿守灵璧，掩护全军南返。”

陈孝庆略作思索，问道：“毕太尉需要多少人马？”

“三千足矣。”

“给你五千，务必坚守一日，使大军全部撤回淮水南岸。”

毕再遇请求道：“将敢死军给小将留下。”

“行。”

毕再遇所说的敢死军，是他在泗州新组建的一支队伍。泗州攻克后，发现监舍关押着数百名人犯，一打听，这些人犯不是打家劫舍的绿林大盗，就是南北两地走私贩私的死囚。毕再遇打开牢门道：“你们多是大宋子民，因种种情形沦入虏狱。如今王师北伐，有愿意执戈奋梃、北上杀敌者，本军愿意收留。”

话音一落，众囚犯齐声呼唤：“愿为王师效力！”

经过简单地考核与甄别，留用了四百余人，单独编为一军，以敢死军命名，飞天侠盗陈世雄为将官。陈孝庆担心敢死军军心不稳，嘱咐毕再遇要好生看管，毕再遇道：“太尉放心，他日敢死军定是一支劲旅。”

在开禧二年那个阴云四合的春日，京东、山东招抚司下辖的数万大军都在向淮南溃逃或撤退，唯有毕再遇率领五千人坚守灵璧。

守灵璧，成了东路宋军能否安然还师的关键。

纥石烈子仁的追击依然十分迅疾，宋军刚过灵璧，金兵的前锋就越过临潼古城，沿睢水直逼灵璧城下。

灵璧是一座小县城，既无羊马垣，也无护城壕，城墙为土墙，也不高。以这样的城池要想抵挡兵锋正炽的纥石烈子仁，唯有临敌力战。毕再遇将所属五千兵马分出一半坚守城池，另一半立于北门，仅带四百名敢死军前往迎敌。

出发前，毕再遇对四百敢死军道：“本将军已令北门守军，无论何人，不许溃逃回城。溃逃者一律射杀！包括本将军亦无例外！你我今

日，非生即死。若要求生，唯有一往无前，杀退虏人！”

金兵前锋主将为开封副留守兼兵马副总管完颜撒拉，他为完颜宗弼之孙，虎背熊腰，身材健硕。完颜撒拉善使双锏，打起仗来跟祖父完颜宗弼一样，扔去兜鍪，光着头颅。

宋军溃逃迅速，金兵追击起来也颇费力气。宋军饥饿不堪，金兵也又渴又累。于是纥石烈子仁挑选了五千轻骑交给完颜撒拉，命令他务必要生擒郭倬、李汝翼。

完颜撒拉万没有想到，灵璧城下竟然还有宋军列阵。他勒住战马，定睛一看，不觉哑然。眼前的宋军只有区区数百人，包括列于北门的宋军也不过两三千人。对于完颜撒拉来说，只需一次冲击就可以将眼前的宋军击溃。

然而，大出完颜撒拉意料的是，他还没有下令攻击，宋军居然像一股旋风怒吼着向他冲来。四百余人的敢死军，人人一把长刀，逢马斫马，遇人杀人。金兵远道而来，人困马乏，猝然遭遇敢死军不要命地砍杀，顷刻间倒毙一大片。

完颜撒拉从短暂的惊愕中镇静下来了，一边约束部众一边挥兵反击。金兵也看清了形势，眼前这股宋军再凶狠，也不过区区数百人。数百人与五千人相比，悬殊太大。

接下来的厮杀异常惨烈，陈世雄连斫数名金兵，靠近毕再遇问道：“虏人势众，如何是好？”

毕再遇也在思索退敌之策，四百敢死军固然骁勇，但毕竟力量悬殊。他四下一顾，对陈世雄道：“打蛇打七寸，当下唯有击杀虏酋，方能制敌！”说罢，寻机斩杀一名金将，跃上战马，舞动双刀连劈多名金兵，逼近完颜撒拉。

完颜撒拉见来将凶狠，立刻丢下正在交手的宋军直奔毕再遇，眨眼之间便缠斗了七八回合。锏是重兵器，完颜撒拉的两把铁锏各重二十余斤，毕再遇的斩马刀虽然比完颜撒拉的铁锏略轻，但比铁锏灵活。再说毕再遇之父毕进之师寇成，善于使刀，尤其马上刀法，当年在岳飞帐下无人能出其右。交手二十多个回合，完颜撒拉渐处下风。

完颜撒拉的亲兵见主将力不能支，纷纷过来接应，陈世雄大呼一声："毕将军勿忧，我来了！"

说话间陈世雄率领几名敢死军冲杀过来。毕再遇豪气大增，一把斩马刀如同银蛇狂舞。寇成嫡传的刀法除了劈、斩、挥、带、刺，还有欺。欺是欺骗，也是欺近。欺技所用左刀，也就是反手。格斗正酣，只见毕再遇举刀一架，隔开双锏，突然欺身近前，刹那间，完颜撒拉仿佛遭遇雷击一般，先是僵住，接着轰然栽下战马。

主将被杀无疑严重削弱了金兵士气，同时极大地鼓舞了敢死军的斗志。在四百敢死军的顽强冲击下，金兵阵脚开始松动。这时，毕再遇传令列阵灵璧北门的宋军加入战斗。金兵大乱，转身溃逃。毕再遇一马当先，追歼残敌，金兵伏尸二十余里，濉河为之赤红。

纥石烈子仁听说前锋挫败，大吃一惊。且不说完颜撒拉勇武过人，那五千轻骑全是军中精锐，竟在灵璧遭到截杀，三停去了两停，完颜撒拉也丢了性命。询问溃兵宋军的主将是谁？溃兵说是毕再遇。纥石礼物子仁忽然想起，攻占泗州的也是此人。

傍晚时分，纥石烈子仁率领大军抵达灵璧城下，毕再遇单骑出城对阵。

纥石烈子仁问道："来人可是毕将军？"

毕再遇答道："正是。"

纥石烈子仁道："将军夺我泗州，开启边衅，致使两国交兵，生灵涂炭，此罪滔天，将军知否？"

"泗州本是我大宋的泗州，灵璧也是我大宋的灵璧！河南河北皆华夏疆土，我奉旨收复，何罪之有？"毕再遇举起战刀，怒指纥石烈子仁，"倒是你等夺我土地，占我城池，掳我财物，霸我儿女！如今王师至此，你等唯有下马速降！"

纥石烈子仁呵呵一笑道："我有铁骑数万，毕将军即便智勇双全，也不过孤城一座！"

"即是孤城，也是铜墙铁壁！如若不信，放马过来试试？"毕再遇话

音刚落，胯下战马一声长嘶。

纥石烈子仁思虑再三，没有下令攻击。一来前锋刚刚受挫，军中士气不振；二来毕再遇骁勇善战，前方敌情不明。纥石烈子仁传令全军后退十五里安营扎寨。

纳兰邦烈道："灵璧城小，速攻可破。"

纥石烈子仁摇了摇头："即便攻占了灵璧，宋军大部已过淮河。"

灵璧城内，毕再遇也没有放松警惕。整整一夜，毕再遇值守在灵璧城头。无论将领们如何相劝，他不为所动。天明之前，陈孝庆派人来报，说大军已安然撤回盱眙，毕再遇这才走下城楼，布置南返事宜。

"灵璧为北伐要冲，应予毁弃。"毕再遇命统领许俊率一彪人马，天亮后于灵璧城内四处放火。

许俊不解道："人说黑夜放火，风高杀人，太尉为何要天亮放火？"

毕再遇解释道："黑夜有火光，虏人见灵璧城内火光四起，知我军已退；白日放火唯有烟尘，虏人不知虚实。"

许俊恍然大悟，领命而去。

正因为灵璧城内烟尘弥漫，才使得纥石烈子仁顿生狐疑，不知这灵璧城里究竟埋藏着多少兵马？又过了一日，纥石烈子仁才派出小股人马进城打探，发现宋军不见踪影，灵璧已是一座废城。

京东、山东招抚司的几路大军，两路撤回到淮河南岸，还有两路的战事仍在进行。

李爽一路本身战力不强，建康都统司的精锐都集中在了郭倬的麾下。按资历排序，此次北伐应由李爽指挥中路大军。可郭倪存有私心，想让亲弟建功立业，李爽自然不服，申诉至枢密院。在枢密院的干预下，郭倪只好临时抽调一万兵马交付李爽，命李爽去攻打寿州。

寿州知州图克坦羲坚守不出，李爽久战不下请求支援，郭倪又命陈孝庆分出一军北上寿州。就在这时，河南统军司援兵杀到，内外夹攻，李爽大败。到庐州收拾溃卒，仅存数千人马。

另一路由镇江副都统商荣率领，向下邳出击。下邳为中原通衢，历来兵家必争。当年韩世忠何等勇武，攻下邳几次败北。商荣少勇寡谋，哪里夺得了下邳？商荣攻下邳不克，留下水军统制戚春继续围困，自己亲率万余步骑攻打海州。海州守将为完颜卞僧，是当今皇帝完颜璟的远房堂弟，人称“神臂都统”，使一根重达三十二斤的狼牙棒。涟水城正是完颜卞僧的治下，田俊迈袭破涟水，完颜卞僧万分恼恨，巴不得即刻挥师楚州寻仇。这次商荣进攻海州，完颜卞僧以逸待劳，甫一到城下，即统兵倾城而出，宋军不敌，被杀得大败，商荣身中数箭，吐血而亡。

戚春率万余水军围困下邳，麻痹大意，结果山东统军使纥石烈执中率援兵杀到，宋军水师灰飞烟灭。戚春绝望已极，投水自尽。

至此，东线宋军一败涂地。

第十五章　血战六合

由于郭倪无能，麾下几路大军全面溃败，损失惨重。紧急文书送抵镇江，宣抚使邓友龙看罢心惊肉跳。他不敢怠慢，立刻将前方战情上报枢密院。都承旨苏师旦看罢来自扬州招抚司的公文，更是吓得半死，几乎是抖索着身子来到政事堂。在机速房门口，苏师旦镇定了很久才轻轻推门进入。

这是下午，五月的临安城阳光已十分热烈，红樱花争妍斗艳，迎春花繁星点点，就连朴实无华的垂柳也意气飞扬，无风自摇。但对平章军国事韩侂胄来说，实在无心欣赏眼前的景致，尽管此时立于窗前，但连扑面而来的春天气息他都毫无觉察。

前方战事糟糕透顶。前几天，京西北路招抚司传来战报，说皇甫斌在唐州城下遭遇金兵突袭，三万大军折损近半。贼厮皇甫斌，直是辱没祖宗！皇甫斌先祖为皇甫继明，屡与辽战，以大功闻于朝廷。

按照枢密院的命令，赵淳进驻襄阳，皇甫斌移屯信阳。信阳为三关重地（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京西北路门户。然而，皇甫斌在没有请示赵淳的情况下将鄂州都统司的三万人马全数调往了信阳。韩侂胄闻讯非常气愤，碍于大军在外，未予重责。四月初，皇甫斌向唐州攻击，连下桐柏、泌阳。韩侂胄心中阴影刚刚消散，皇甫斌却在唐州城下遭到河南统军副使徒单铎的伏击，一溃千里。

令韩侂胄震怒的是，惨败而归的皇甫斌仍然不回襄阳，将残部屯扎在随州。枢密院不得不严令皇甫斌七日之内全军撤回襄阳城，与此同时，韩侂胄秘密致书赵淳：皇甫斌一旦回返，即刻褫夺兵权，押往临安。

自战端开启以来，韩侂胄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这不，他又有好几天没有回南园了。

苏师旦的脚步再轻，也惊动了韩侂胄，他从窗边回过头来问道："兴州可有书札？"现在，韩侂胄最关心的是吴曦。吴曦拥众六万，一旦兵出川陇，对金廷将是致命的一击。

"没有。"苏师旦摇头回道。

"吴曦为何迟迟不见动静？"韩侂胄走回桌案，深锁眉头。

"太……太师，"苏师旦抖索着声音道，"扬……扬州……招抚司……有书札……"

韩侂胄见苏师旦面色惨淡，语无伦次，心中已有不祥的预感。他在桌案前坐下，镇定着自己。公文还未读完，韩侂胄已是怒火万丈。

"七万大军，攻宿州不克！"韩侂胄噌地跳起身，眼睛血红，额头青筋暴突，狠狠掷书于地，"郭倬贼厮，实在是可恨至极！来人！"

一名吏胥跌跌撞撞进来，见太师盛怒如此，吓得魂不附体。

"传令邓友龙，速斩郭倬报来！"韩侂胄怒吼道。

苏师旦虽然惊惧，但神志并未混乱，待吏胥跌跌撞撞奔出门后。他将韩侂胄面前茶盅内的汤水滗掉，从炭炉上取下铜壶为茶盅续入新水。做完这一切，他小心翼翼地侍立一旁，轻声道："太师切忌动怒，动怒伤肝，有碍身体。"

"如此庸将，不斩如何告慰将士，敬谢国人？"韩侂胄声色俱厉。

"太师不知是否想过，"苏师旦提醒道，"那郭倬乃郭倪的亲弟。"

"亲弟？亲弟怎么啦？"韩侂胄眼睛一瞪，"自家照样斩他！"

苏师旦停一停又道："郭倪为镇江都统兼京东、山东招抚使，权倾一方；郭果任职殿前司，宿卫京城。太师一怒而斩郭倬，郭倪与郭果……"

韩侂胄猛击桌案，茶盅翻了，茶汁流淌一地，怒视着苏师旦道："他们胆敢如何？"

苏师旦没有答话，上前将茶盅扶正，用衣袖抹去水渍，依然静立一旁。

韩侂胄一时无语，脸色铁青。

苏师旦又道："下官以为，为长久计，太师须得忍耐一时……"

韩侂胄轰然坐下，过了很久才以低沉的声音对苏师旦道："去把几位宰执召来。"

很快，陈自强、张岩、李璧来到机速房，韩侂胄命吏胥将扬州招抚司的紧急公文拿给宰执们传看。三位宰执看罢，一个个目瞪口呆。皇甫斌的唐州之败就已经给了众宰执当头一棒，如今淮东之战比皇甫斌败得还惨，那心灵上的震撼可想而知。就连以多谋著称的陈自强也满脸惶然，额头沁出一片汗粒，嗫嚅道："这……这可如何是好？这……这可如何是好？"

"先生身为右相，众臣之首，为何这样慌张？胜败乃兵家常事，攻伐征战又岂在一城一地之得失？"韩侂胄很是不满，他还从未斥责过陈自强，陈自强脸上一阵灰白，只听韩侂胄声音铮铮又道，"诸葛亮复兴汉室，六出祁山，何等精忠坚韧？如今王师北伐，稍遭挫劫，没必要大惊小怪！"

陈自强、张岩、李璧均默默垂首。

"我意已决，皇甫斌分军出走，不遵号令，贬官三秩，送琼州编管！鄂州兵马归赵淳统领，坚守襄阳，相机挫敌。"

李璧这才抬起头应道："太师措置得是。可命赵淳就地征召弓箭手，加以训练，待秋后出兵中原。"

韩侂胄点了下头，以表示对李璧的首肯，接着又道："淮东一路，

郭倪专知扬州，镇江都统及京东、山东招抚使另择他人。”

几位宰执面面相觑，不知太师的用意。要知道郭倪可是太师最为器重的将领，为何要去掉他的两份最重要的职事？尤其镇江都统，手握数万兵马，是为京畿屏障。

张岩问道：“太师可有人选？”

“毕再遇。”

毕再遇这个名字宰执大臣们并不陌生。取泗州，八十七人；战灵璧，五千兵马。难能可贵的是，全军溃退之际，毕再遇竟然在灵璧城下将金兵杀得大败。

陈自强有些迟疑道：“毕再遇确实为难得将才，只是官职太过低微。”

也是，毕再遇目前为武官第三十八阶，从七品武节郎。在重阶不重品的宋代，武节郎相当低微，而镇守一方的都统，官阶至少要进入中级武官系列。

李璧折中道：“下官以为，暂不除授毕再遇镇江都统之职。超升毕再遇为武功大夫，以镇江副都统之职统领镇江大军。”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武功大夫为武官“诸司正使”的最高一阶。

接下来草拟任命，即刻封发。

“还有，李汝翼同样罪不可恕，着免去主管马军司公事职事，贬官三秩，回京待勘。命殿前司郭果前往建康，接替李汝翼之职。”

陈自强又问：“郭果一去，殿前司何人掌管？”

“夏震。”

闻言，李璧微微一怔。

夏震明州人，出身武科，郭棣任殿帅时选为班直。夏震不苟言笑，任事勤勉，待人恭谨，后任者郭杲、吴曦、郭果都十分赏识，渐渐升至中军统制。

“下官以为不可。”李璧摇头回道。

韩侂胄翻动眼皮问：“有何不可？”

有何不可？李璧说不出。他只是感觉夏震并非可靠之人，一个并非可靠之人主管京师安危，李璧感到担心。

韩侂胄道：“夏震资望尚浅，暂摄殿前司主管公事。”

没想陈自强也附和李璧的意见：“李相公忧虑得是，殿前司不能轻易交付他人执掌，请太师三思。”

韩侂胄一时没有答话，把目光投向张岩：“肖翁以为呢？”

张岩是何等机警之人，他已看出人事变动后面的玄机，回道：“恕下官斗胆一句，郭倬不可杀。”

韩侂胄沉默了。不错，解除郭倪的兵权与调走郭果，都是为了斩杀郭倬。

张岩继续道：“太师与郭家，犹如树干与树根。斩杀郭倬，是斫其根系。一旦根系斫尽，树干何以矗立！”

闻言，李璧接过话头道：“张相公说得极是。目今北伐失利，朝中反战者必定干扰圣听。官家原本踌躇，此时若为斩杀郭倬而支走郭果，太师无异于自断臂膀。”

陈自强也劝道：“郭氏一门执掌殿前司多年，枝叶繁茂，只要郭殿帅安坐殿岩，就能确保京师无虞。”

这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只要不杀郭倬，有郭果坐镇殿前司，无论反战言和者怎样骚动，都不足为惧，就是皇上想改弦更张，也得慎之又慎。韩侂胄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只是不杀郭倬，实在难平心头之恨！刘集溃逃，置田俊迈于不顾，身为一军主将，万死莫赎！良久，他将手一摆：“此事日后再议。”说罢，阴沉着脸踽踽而去。

用罢晚膳，韩侂胄早早睡下了。可一想到皇甫斌、郭倬、李汝翼、商荣等败军之将，靡费钱粮，折损将士，重挫士气，自戕国威，他便心如刀剐，辗转反侧。

就这时，周筠来报，说扬州来人了。

韩侂胄披衣起床，步至客厅，扬州来人原是郭僎。

“太尉不在扬州，来临安有何公干？”韩侂胄一反过去的热烈，口吻冷淡。

郭僎和颜悦色地回道：“小将奉兄长之命，特来拜会太师。”

韩侂胄目光灼灼，声音铿锵：“拜会就不必了。复命你家兄长，身为大宋军人，当以国难为重，多思报效。”

“太师教导的是，小将一定转告兄长。”郭僎连连点头，停一停又道，“前次出兵，偶遇蹉跌，兄长正在布置军马，准备再战。”

韩侂胄心头怒火拱动，费了老大劲才镇静下来，冷冷地问：“你家兄长不是自比诸葛吗，为什么首次出师便迭遭败绩？”

郭僎一时很窘，不再答话，遂挥一挥手，一名亲随捧着一只雕刻精致的箱箧进来，放在韩侂胄面前。

“这是——”韩侂胄一指箱箧。

“兄长听说太师喜爱古玩，”郭僎努努嘴，亲随将箱箧打开。

韩侂胄只一瞥，便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鹳鱼石斧图彩陶罐！韩侂胄自幼浸淫于古玩市井，鹳鱼石斧图彩陶罐只是听人传言，还从未见过实物。

“兄长说，这物件已有上万年的历史。”郭僎一脸巴结之色，“太师若是喜爱，就自个儿把玩，太师若是不喜欢，随意送人也行。”说罢，匆匆告辞。

韩侂胄像泥塑一样端坐不动。

周筠送客回来，踮着脚步走近前，啧啧叫奇：“无价之宝！无价之宝！”

“真的是无价么？”韩侂胄抬起眼帘问。

“真的无价。”周筠点头，接着道，“小人听人说这陶罐世上仅存两件，一件在高丽，一件在大理。高丽国王和大理总管都把这物件当作国宝，任你出多少钱都不卖，难怪人说太师洪福齐天。”

“你少溜须拍马！”韩侂胄倏地怒目圆睁，“告诉你，这陶罐儿有价！价码就是郭倬的人头！”

周筠吓一大跳，赶紧矮下身子。

“去，叫丘崇来。”韩侂胄铁青着脸吩咐。

丘崇年逾七旬，仍然脸膛红润，仪表伟岸，声若洪钟。人未进府，便有声音传来：“太师深夜相召，有何要事？”

“有扰有扰！”对于丘崇，韩侂胄礼敬有加，迎出大门，“若非十万火急，下官不敢叨扰丘丈。”

双方坐定，献茶毕，韩侂胄将淮东战事简要地叙说一遍。丘崇听说淮东战事失利，折损兵马数万，惊得半晌无语。

丘崇为刑部尚书，是北伐的积极支持者，钱象祖夺职后，韩侂胄奏请赵扩欲任丘崇为同知枢密院事，然而丘崇却坚辞不受，最后只得作罢。

韩侂胄道：“淮东战事不利，邓友龙有莫大的责任，下官思来想去，还是想请丘丈出任淮东宣抚使，主持两淮军事。”

丘崇沉吟片刻，慷慨道：“既然太师以两淮军事责授下官，下官虽至古稀之年，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韩侂胄心中一热，道：“丘丈忠荩，人所共知。不知丘丈此去，还须多少时日才能向北用兵？”

丘崇沉思着道：“收拾溃卒，储集粮草，编练新军，少说也得半年。”

韩侂胄道：“好，就以半年为限，再举兵北伐！”

“只是不知败军之将，太师如何处置？”

韩侂胄望着丘崇问道："不知丘丈意下如何？"

丘崇想都没想，铿锵道："郭倬就地正法，以肃军纪；李汝翼追夺五官，送岭南编管！"

"就依丘丈所言！"韩侂胄愤然而起。

就在韩侂胄重新配置将帅，秣马厉兵，准备秋后再战时，远在中都的完颜璟正处于盛怒之中。

"赵扩小儿，不自量力，居然大动干戈，夺我疆土！"这是四月初的一天上午，刚刚大病一场的完颜璟听说宋军已攻占泗州，拖着虚弱的身子在崇庆殿召见众位宰执大臣，"我大金决不能坐视不理。枢密院即刻部署军马，予以讨伐！"

这次殿前会议没有商讨出任何结果。原因就是，如果要讨伐宋廷，就得从北疆撤兵。金廷在北疆设有三大招讨司，计有大军三十万。但北疆辽阔，从肇州至丰州绵延数千里，三十万大军防守数千里边境原本就力不从心，如果调走一部或大部，北疆边防就等同虚设。完颜宗浩、仆散揆都是经略过北疆的大臣，深知北疆防守的艰巨与重要。

四月间，宋军攻击不断。尤其山东东路，一路宋军竟打到了海州城下。一连串的越境攻击使得完颜璟大光其火，终于，他决心撤北疆之兵全力南下。

"众卿勿要再议，朕意已决。"完颜璟以铁定的神情对宰执大臣们说道，"起北疆之兵二十万讨伐江南！"

圣上主意既定，原本持有异议的完颜宗浩、仆散揆只得保持沉默。

完颜璟宣布，举国伐宋，兵分九路。秦陇五路：右监军完颜充率兵一万出陈仓；右都监蒲察贞率兵一万出成纪（甘肃秦安）；宣徽院事完颜纲率兵一万出临潭；临洮路兵马总管石抹忡温率兵五千出盐川（甘肃漳县）；陇州防御使完颜璘率兵五千出来远（甘肃瓜州）。

"秦陇五路以守为要，兼以攻击，多张旗帜，壮大声势。"完颜璟强调，"宋廷在西蜀屯有大军，虎视秦陇，朕不得不防。"

完颜璟继续宣布，完颜匡率兵三万出唐、邓；仆散揆率兵三万出寿

州；纥石烈子仁率兵五万出涡口；纥石执列中率兵五万出清口。

“九路伐宋，重在淮扬。”完颜璟加重语气，“若一战而下淮扬，饮马大江，威逼建康，江南便岌岌可危。”

这是一个思维陈旧且又效果显著的战略。西蜀险要，且远离宋廷，夺取一两个州郡对宋廷不会产生直接威胁；鄂州虽为南北通衢，但与川蜀一样，也不能直接撼动宋廷根基；淮扬就不同了，攻占扬州，威逼建康，距离临安就只有咫尺之遥，建炎年间的“搜山检海”很可能就会重现。

“此次用兵，在河南建立行省，”完颜璟最后道，“平章政事仆散揆移驻开封，总督各军！”

金廷的行动非常迅速，短短五个多月时间，各路大军均抵达进攻地点，十月底，西至临洮，东至楚州，数千里边境线烽烟骤起。与春季不同的是，这一次是金廷全线出击。

战争来临得实在太快了，宋廷上下目瞪口呆。

先说京西南路。完颜匡兵分两路，一路出唐州，一路出邓州，连陷枣阳、光化、随州、安陆、应城、云梦、汉川、荆山等州县，十一月底，德安与襄阳陷入重围。

再说两淮战事。

毕再遇焚毁灵璧后，一部驻扎在泗州，大部撤至盱眙。金兵的异动引起了毕再遇的警觉，六月间，毕再遇上报宣抚司请求全军返回淮南，这一建议得到丘崇的首肯。从七月起，毕再遇一边编练兵马，一边密切注视着金兵的动向。他觉得金兵调动频繁，战争氛围浓厚，于是再次上报宣抚司，请求措置边防。这一建议同样得到丘崇的重视。

七月底，丘崇在镇江主持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惩治了一批庸将和败军之将，如郭倬就是在丘崇的主持下开刀问斩。郭倬从四月底一直羁管至七月底，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重判，郭倪甚至对宽释信心满满，谁知丘崇一声令下，顷刻间人头落地。

郭倬的问斩与一批将领的撤职和编管，无疑极大地振奋了军心，鼓

舞了士气。同时，毕再遇被授予了节制两淮军马衔。按照丘崇制定的新的军事布置，两淮以防为主，攻防兼顾。池州都统司、建康都统司、马军司大部以及步军司一部，如数回撤江南，拱卫京畿大门。余下人马由毕再遇统率驻守两淮。

此时，镇江都统司还有兵马四万余人。返回盱眙后，毕再遇即刻收缩战线。东以楚州为重点，毕再遇命统制许俊率七千强勇军驻守；西以庐州为重点，命前军统制田琳率五千人马防守；中以扬州为重点，命左军统制郭僎率八千人马驻守。为周全起见，命右军统制周虎率三千兵马守和州。余下人马由毕再遇亲自统领，驻守盱眙。

金兵南犯，最先抵达的是纥石烈执中部。纥石烈执中原有山东两路统军司兵马两万余人，加上此次增援的北疆之兵五万人，号称十万，于十月底乘三千艘战船顺运河南下，包围了楚州。楚州守将许俊一边派人飞报毕再遇，一边组织防御。楚州城坚，又有深壕，尽管纥石烈执中亲冒锋镝攻城，但由于准备充分，终不能克。

此时，宣抚司来文，命毕再遇速解楚州之围。毕再遇权衡再三，回书宣抚司称，楚州城池高深，不足为虑。当前最为忧虑的应是扬州。毕再遇请求放弃盱眙，退守天长至六合一线。

就在毕再遇等待宣抚司的回复时，仆散揆麾下的右翼都统完颜萨布偷渡淮水，一举攻克安丰、霍丘，进逼庐州。另一路金兵在纥石烈子仁的率领下，于涡口渡淮，直趋和州。而纥石烈执中见楚州急切难下，留下一部继续围困楚州，亲率大军进攻高邮。

毕再遇果断放弃盱眙，迅速率兵南下。盱眙至六合两百来里，他仅用两天一夜就赶到了六合。此时，金兵已攻占高邮。

原来，纥石烈执中进攻高邮时，驻守扬州的郭倪派郭僎率兵迎敌，殊不知，郭僎刚走到大仪镇与金兵猝然相遇，全军大溃。郭倪听说郭僎兵败，即刻收拾细软弃扬州而走。丘崇正在真州一带布防，闻讯郭僎兵败，急忙赶回扬州。七十年前刘光世畏敌溃逃一幕再次上演，只不过彼时是在历阳城下，如今是在扬子桥边。

“太尉身为大将，为何不战而走？”丘崇怒目圆睁。

郭倪面如土色，昔时的儒将气派荡然无存，下马禀复：“虏兵势

大，还是退保江南为要。”

丘崇道：“扬州为江南屏障，扬州不保，江南危殆！何况我两淮有兵马数万，良将千员，岂可轻言弃守？”

郭倪一脸哀恳之色：“虏人兵锋锐利，势不可挡。丘丈既然执意要守扬州，玉石俱焚，下官不敢苟同。”

“荒唐！我奉天子之命戍卫两淮，但凡私自过江者，无论高官还是庶民，一律斩无赦！”甫一进入扬州，丘崇就扣押了郭倪、郭僎，并上书枢密院建议革去郭倪知扬州之职。

毕再遇不知道发生在扬州城里的变故，他的全部精力紧盯着金兵的动向。当踏白军统制扈再兴禀报金人已至竹镇，距六合不过二十余里时，毕再遇传令全军，偃旗息鼓，伏兵北门。弓弩手蹲于城上，且一律弓在手，箭上弦。

下午，金兵抵达六合城外，统兵将官是一名万夫长。他察看一番情势，以为六合已弃，挥兵入城。就这时，猝然一声炮响，城上万弩齐发，城下千骑突驰，顷刻间数千金兵折损大半，余部慌忙掉头回窜。

次日，纥石烈执中亲率大军赶到六合，将其团团围住。

六合是一座小县城，纥石烈执中压根儿就没有放在眼里，对众将领说道：“此城高不过两丈，壕宽不过丈余，攻取易如反掌。”

谁知激战数日，六合城纹丝不动。原来，六合前临滁河，后凭定山，且定山多峰，峰峰相连，属易守难攻之地。但小城也有小城之弊，军需缺乏，不易补充。尤其箭矢，连日大战，已所剩无多。

“不急，”毕再遇对陈世雄等人说，“你命人制青盖一顶，拿上城楼。”

有宋一代，唯有宰执仪仗张青色伞盖。须臾，青盖制成，毕再遇命军士支于城头。一连两日，青盖不时在城头巡视。

金兵飞报纥石烈执中，他遥看一阵哈哈大笑：“想不到六合城中竟然有宋国宰相，自家们网住了一条大鱼！若能射杀宋国宰相，宋军必溃。”纥石烈执中命前军都统完颜萨布组织一万弓箭手伏于城下。

翌日，青盖又出现在六合城头。完颜萨布一声号令，万余弓箭手齐出，顿时箭如飞蝗，直指青盖。

好一阵劲射，所有金兵直至射空箭囊。事后一清点，宋军所得箭矢二十余万支。众将领大喜，纷纷道："瓦舍里听人说书，讲昔日诸葛孔明足智多谋，以草船借箭，不想今日毕太尉更神，仅一顶青盖，就喜获箭矢数十万！"

有了箭矢，六合更加牢固。

由于毕再遇占据了六合，向东侧卫扬州，向西应援和州，金兵不得不停止攻击的步伐。尽管大江就在眼前却无法企及，更别说渡江南进。

腊月间，完颜璟手诏仆散揆，令过江攻取镇江和建康，以威震临安，逼赵扩乞和；若不能立时过江，则陈兵江畔，大造渡江之势，使宋国君臣胆寒。可现实情况却是，完颜匡被阻于襄阳、德安；仆散揆被阻于庐州、和州；纥石烈子仁被阻于扬州；纥石烈执中被阻于六合。

腊月是战事最为酷烈的一月。仆散揆严令纥石烈执中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六合，然后侧击扬州，沉寂多日的六合攻防战再度爆发。这一次纥石烈执中倾尽全力，战事从早晨一直持续到黄昏。前时金兵缺乏攻城器具，现已陆续运抵城下。六合四门，西门最为薄弱，一日之内金兵几次攀上城头，毕再遇急命陈世雄率敢死军增援，才将西门之敌击退。

入夜，毕再遇召集众将道："虏人虽然张狂，但已成强弩之末。自今日起，我军分为两拨，一拨守城，一拨夜袭。"

众将领疑惑道："我军疲乏，是否明日再战。"

毕再遇摇头道："我为守，彼为攻，我疲敌更疲。夜袭杀敌为次，骚扰为上，使敌不得休息。"

是夜，毕再遇分派三路人马，从北、西、东三门杀出。金兵做梦也想不到宋军会夜半踹营，仓促应战。两军厮杀一宿，平明时分宋军退回城内。一连数日，宋军均派兵夜袭。金兵虽然损失不大，可人马昼夜不歇，困乏至极，白天攻势明显受挫。到了十二月中旬，两淮大地雨雪纷纷，金兵不得不暂停攻城，垒营开壕，围困宋军。

对宋军而言，战事虽然缓解，但饥馑开始蔓延。六合是小城，储备原本不多，将近两个月过去，军中普遍乏粮。尽管一再降低伙食标准，粮食仍然告罄。

就在毕再遇苦思退敌之策时，远在临安的韩侂胄也寝食难安，心急如焚。

“这个吴疤子，竟然迟迟按兵不动，是何道理？”韩侂胄一次次召来苏师旦，或质询，或怒斥。

苏师旦也一头雾水，不知道西蜀大军为何没有动静。从六月初起，枢密院就不断催促吴曦进兵，起初吴曦还有答复，或说粮草未备，或说军器不整，可自从进入十一月后，吴曦干脆就没有回复了。

“严令吴曦，即刻兵出秦陇，以解两淮之危！”韩侂胄怒视着苏师旦，几乎是暴吼一般。

韩侂胄忧急如焚，皆因不知兴州实情。其实，早在六月初，吴曦就已移军河池（甘肃徽县），着手进兵事宜，他对将领们说道：“太师没有负我，我不能辜负太师。”

当北伐诏书送抵兴州，吴曦也是信心满满，他要效仿爹爹与祖翁，建大功于疆场，扬万世英名。

此时的兴州大军已经脱胎换骨。自逐走王大节以后，朝廷再也没有给兴州派来副都统。没有了副都统的钳制，吴曦对兴州十军大加整治。裁汰了大批老兵，招录了上万新兵。至于将官，一律重新任命，多是吴曦的亲信。

六月下旬，吴曦派吴晫率八千步骑向巩州（甘肃陇西）进发。首取巩州，是吴曦深思熟虑的结果。

巩州原名陇西郡，北宋时为抵御西夏，筑古渭寨，改通远军，后升为巩州，金国占领后，更名为巩昌府。巩州城池不大，但地形险要，另外，巩州据渭河上游，兵势上占了先机。所以拿下巩州，向西威胁河湟，向东进逼秦陇，进而俯瞰关中。

对于攻克巩州，吴曦胜券在握。半年前，巡检司查获了一群盐贩。

按宋律，贩卖私盐者为死罪。文书送达安抚司，吴曦见一名叫温昌的盐贩原在金营供职，顿时改变主意，命巡检司将他押到安抚司亲自审讯。

“你叫温昌？”吴曦一见面便问。

温昌点头：“是的。”

“何处人士？”

“开封。”

原来也是宋人，吴曦越发坚定了自己的主意：“你说你曾入军籍，在何处从军？”

“凤翔。”温昌垂下了头。

闻言，吴曦皱起眉头：“你正值壮年，为何脱离军籍而贩卖私盐？须知这是一桩刀尖上舔血的营生！”

温昌沉默片刻，叹了口气道：“小人何曾不知这是刀尖上的营生！只是小人负了重伤，被赶出了军营。待小人回到开封，老母已经亡故，两个小儿冻馁致死，娘子也被他人占有……小人知道，小人今日犯的是死罪。可小人……实在是被逼无奈！”

吴曦想起自己初到临安时的孤独无助，神情和口吻都和缓下来：“温昌啊，你虽然犯下死罪，但本帅可以为你指一条活路。”

“请大帅明示。”温昌眼里有了光亮。

吴曦道：“你不是在虏人营中干过吗，想必还有些熟人。本帅要你去虏营策反官佐，联络内应。”

温昌一听脸色白了。

吴曦继续道：“你若能襄助本帅成就大事，本帅非但不治罪于你，还给你发放盐引，准许你在本帅治地贩盐。”

这诱惑简直太大了！也就是说，若答应对方的条件，自己不仅死罪得免，且贩盐由私商变为了官商。

温昌的策反很快就有了成效。不久温昌来报，巩州录事司判官崔光义愿意归附宋廷。接下来是一番紧锣密鼓的洽谈，最后商定，六月二十五日宋军秘密抵达巩州城下，崔光义打开城门。

录事司判官从九品，月俸只有一贯钱，可骤然间崔光义灯红酒绿起来，立刻引起了兵马司的注意，巩州节度使完颜王善下令暗中调查。就在温昌前往河池归报吴曦时，完颜王善已将崔光义拘押了。一番审讯，崔光义对六月二十五日夜为宋军打开城门一事供认不讳。

巩州城池不大，却兵马雄厚。完颜王善一边上报总管府一边布置兵马。

“距宋境二十五里处名来远，道路崎岖，人马难行。”完颜王善对手下将领们说，“此处旧有平西、宁远两寨，我们伏兵于此，待宋军来到，前堵后截，一齐杀出，宋军必败。”

二十五日下午，吴晫率八千宋军行至来远地面。六月的陇西酷热难耐，吴晫命全军就地休息，准备午夜袭城。谁知刚刚找树荫坐下，突然杀声震天，箭如飞蝗。吴晫正在喝水，一根利箭射中左臂。“不好，有伏兵！”吴晫大叫一声，慌忙提刀上马。此时宋军已乱，无论吴晫怎样呵斥都无济于事。在一班亲校的簇拥下，吴晫只得杀开重围，奔宋境而去。八千人马，返回西和州仅剩四千。

消息传到河池，吴曦大怒：“直娘贼！竟敢耍弄本帅！”不由分说，从卫士手里夺过腰刀将温昌劈为两截。接下来，吴曦命前军统制褚青为主将，率一万军马强攻巩州。巩州依山构筑，地势险要，宋军一连血战六七日不克。这时临洮援兵杀到，里应外合，褚青败走。

两度失利，吴曦慎重起来。转眼已是八月，他决计再次攻打巩州。这一次，吴曦命吴晓为主将，吴端为行军参议，集中前军、后军、左军两万余人，分两路攻打巩州。左路由褚青率领，绕道盐川，侧击其后；右路由吴晓统领，由大道进发，沿途关隘，逐一扫荡。

在洮州西部，古称叠州，散居着吐蕃族人。北宋时期，随着西夏的崛起，宋廷开始经营河湟，原有的吐蕃族人被驱离，散落四处。金人攻夺川陕，宋廷后撤，河湟成为真空，原居住在叠州的吐蕃人又逐渐聚合，至开禧年间，已达四十三族、三十余万户。鉴于早年间宋廷对吐蕃人的驱逐掠夺，新任吐蕃族首领青宜可决计依附金廷。在宋廷下诏北伐

之前，金廷谨遵合约，不接纳蕃民，待到边衅开启，宋金两国进入战争状态，青宜可进入了临洮总管府的视线。知临洮府事石抹仲温派员急赴叠州，任命青宜可为叠州副都总管，加广威将军，带兵三万驰援巩州。

青宜可生长于洮岷一带，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了如指掌。吴曦分两路攻取巩州，青宜可断定东路必走卫城。卫城四山环绕，仅有一条大道通行。青宜可首先占据卫城，然后沿墩坡山、雷祖山、红桦山布置疑兵。褚青行至卫城，被蕃兵所堵，急命兵士另找小路，可沿途小径均有呐喊与旌旗。褚青大怒，发兵猛攻卫城，无奈卫城兵力太厚，每一次进攻都枉折人马。

东路受阻于卫城，西路却一路顺畅，殊不知这顺畅中暗藏杀机。吴晓、吴端均为文士，虽有机谋，但不懂兵事。大军出祐川（甘肃岷县东北部）沿渭水北上，所经过的金人堡寨，稍一接战守军即弃寨溃走。起初，吴晓还十分谨慎，之后渐渐松弛下来。主将松弛，全军自然少了戒备。进入陇西境地，宋军一路披靡，攻占广吴岭堡，进抵哑儿峡，只要穿过哑儿峡，就可以遥望巩州城中那座巍峨高挺的威远楼了。

然而，就在吴晓、吴端兴高采烈时，金人伏兵四起，另有一军抄后，宋军又是大败。褚青听说西路惨败，只得原路折返。回到西和州点视人马，此役损失将士八千余名，战马一千多匹，所有攻城器具几乎全部弃毁，就连行军参议吴端也成了金兵的俘虏。

前后三次攻打巩州，伤亡人马一万余人。三战三败，吴曦无颜上报。西蜀远离临安，吴曦不报，朝廷自然不知。

开禧二年八月，金风浩荡，秋高气爽。对于吴曦来说却寒意肃杀，痛彻心扉。一连数日，他闭门不出，安氏只得去求三叔母。在现存的几位叔母中，吴曦最敬重三叔母赵氏。一来赵氏为宗室之后，二来赵氏为人敏慧，深明事理。

三叔母崇佛，清心寡欲，虽年逾五旬仍青丝红颜。见三叔母前来问好，吴曦只得出门迎接："不知叔母光临，侄儿有罪。"

"奴家闻听贤侄自河池回府，终日茶饭不思，特地过来看看。"赵氏停停又说道，"胜负兵家常事，贤侄忧心至此，实在大可不必。"

"叔母有所不知，韩太师于侄儿有再造之恩，如今韩太师主导北

伐，侄儿无能，屡挫兵锋，平添无数孤儿寡母，上对不起太师，下对不起三军。侄儿每每想起，心如刀绞……”吴曦神情凄恻，说不下去了。

“侄儿忠荩如此，天地有知。俗话说来日方长，望贤侄当以大局为重，养精蓄锐，断不可自戕躯躬。”

吴曦长叹一声道：“不瞒叔母，侄儿连死的心都有……”

赵氏断然道：“若如此，那是对列祖的不敬！”

吴曦萎靡不振，不仅家人焦急，一班亲随更是心急如焚。转眼就是九月，灵岩寺举办观音法会，在吴晓、吴晫等人的劝导下，吴曦前往灵岩寺拜佛。灵岩寺住持听说吴曦前来，急忙收拾客寮，预备茶果斋饭。做完法会，众亲随簇拥吴曦进入客寮憩息。因为在菩萨前烧了香许了愿，吴曦神情有所好转。

“近日可有枢密院的公文？”吴曦问徐景望。

“有。”徐景望答，“还有韩太师的亲札。”

闻言，吴曦不语了，良久才问众人：“事已至此，是战还是不战？”

众人沉默。

吴曦环顾四周，自言自语一般：“倘若不战，当如何回复太师？”

又沉默一阵，吴晫道：“虏人势大，如何再战？”

吴晓接着道：“弟弟说的是，目今只宜严守各处关隘，以防虏人偷袭。”

吴曦长叹一声，忧伤地说道：“下官每每想起太师所托，便心如汤煮！”

徐景望劝道：“宣抚不要过度忧虑。淮东取宿州不克，荆湖攻唐州失利。依下官看来，虏人的气焰正炽，北伐不得其时。”

“当年下官归蜀，多亏太师鼎力相助。下官曾对太师许诺，北伐之日，当率西蜀之兵克秦陇，捣长安，与太师会兵中原！可如今大恩未

酬，有志难展……”吴曦的眼角涌出几滴泪水。

“此一时，彼一时。”徐景望道，“宣抚已经尽力了。”

众人七嘴八舌纷纷相劝，直到灵岩寺住持前来请吴曦用斋，吴曦才抹去泪滴，强颜欢笑。

九十月间，秦陇一线十分平静，好像没有发生大战似的，吴曦的神情也逐渐好转。程松在兴元致书吴曦，要他赴兴元议事，吴曦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

十月的一天深夜，吴曦正要就寝，卫士领进一个人来。他披衣出来一看，来人原是吴端。吴端为吴曦的远房堂兄，吴挺任兴州都统时招录麾下。王大节代掌兴州都统期间，吴端遭到了排斥，吴曦驱逐王大节后，又将吴端召了回来。吴曦见吴端能言善辩，忠心耿耿，便辟为行军参议。

“你……你还活着？”吴曦大惊道。

吴端嘻嘻一笑道：“托宣抚的福，下官不单活着，尚且活得很好。”

吴曦屏退卫士，问道：“你来自虏营？”

吴端点头。

“来做说客？”吴曦脸色一变。

“下官揣有大金皇帝诏书。若宣抚归顺金国，当封蜀王。”

“大胆贼厮！”吴曦霍地而起，怒目圆睁，“你私下里认贼作父不说，今日竟还来蛊惑本帅，就不怕本帅剥了你的皮吗？”

“下官若是怕宣抚剥皮，就不会回来了。”吴端笑着从怀里拿出一个绢囊，徐徐打开，取出诏书，置于吴曦面前，“此诏为金国皇帝完颜璟亲手所书，面谕下官，一定要当面交给宣抚。”

吴曦瞥了一眼，低喝道：“带上你的诏书快滚！”

吴端不慌不忙道：“宣抚忠心不二。只是不知宣抚想过没有，兴兵

以来未复寸土，宣抚何以向朝廷交代？”

“滚！快滚！”吴曦双眼喷火。

“既如此，下官先行告退。”

待吴端退出门外，吴曦叫来卫士，如此这般吩咐一番。

是夜，吴曦思绪芜杂。吴端一句话道出了吴曦的难堪与窘迫，三战三败，如何交代？朝廷他可以不理，但韩太师那儿他必须有个说法。他深知韩太师的为人，一旦为韩太师不容，他的结局恐怕比王大节还惨。差不多整宿未眠，次日一大早起床，吴曦即将徐景望并吴晓、吴晫召来。

“什么事，这么火急火燎？”吴晫新纳了一名小妾，夜夜欢娱，每天都是日上三竿才起。

吴曦白了吴晫一眼，将昨夜吴端潜进府邸的事叙说一遍。这情况实在太重大了，众人都不敢吱声，书房里静得宛如古墓。

“宣……宣抚如何主张？”徐景望轻声打破沉寂。

吴曦摇摇头道：“今日召你等前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过了一阵，徐景望又问道：“吴端现在何处？”

吴曦回道：“昨晚已被我扣押，拘在安抚司后院。”

“这就好，这就好。”徐景望连连点头。

吴晓叹道：“北伐不成，金人势大，依附金国属不得已而为之。”

吴晫叫起来道：“什么叫不得已而为之？依我看为上上之策！”

徐景望问吴晫：“何谓上上之策？”

吴晫回道：“守也难守，打也难打，倒不如割地称王来得快活！”

吴曦喝道：“一派胡言！”

徐景望慢悠悠道："宣抚莫恼，据下官看来，四哥儿所言倒有几分道理。"

吴曦黑着脸问："有何道理？"

徐景望侃侃道："四川为天府之国，疆域广阔，物产富足，历朝历代无不将四川列为头等位置。当年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未出隆中即三分天下，看中的就是川蜀的富庶与险固。今日宣抚若依诸葛孔明之言，北结女真，西和蛮夷，内修政事，暗蓄军力，一旦形势有变，东可以入长安、取中原；南可以图荆湖、下两浙。此事何乐而不为？"

吴曦眼中盛满苦痛，怏怏道："想我吴氏一门，世代忠烈，一旦依附虏人，名节无存！下官的毁誉姑且不论，列祖列宗的颜面何在？"

吴晫嚷道："哥哥愚蒙，名节值几个钱？"

吴曦正要发作，吴晓又道："弟弟的言语虽然粗鄙，却不无道理。与身家性命相比，名节乃身外之物。"

徐景望此时又问吴曦道："宣抚的名节，自比岳飞如何？"

吴曦一愣。

"想那岳飞克襄阳，平洞庭，收商虢，伐中原，金人闻风丧胆，威名扬于海内，人人为之敬仰，结果如何呢？"徐景望顿顿道，"一旦皇帝翻脸，命丧诏狱！"

吴曦讷讷道："朝廷不是下旨追封为鄂王了吗？"

吴晓在一旁讥诮道："是啊，追封鄂王了，可岳飞已经冤死六十多年了！名节与性命相较，实在不值一提！"

静了片刻，吴曦站起身道："你们走吧，我累了。"

进入十一月，川陕跟淮东、京湖一样，金兵开始在边境施加压力。与京湖、淮东不同的是，川陕战事并不激烈。十一月中旬，吴曦赴河池召开军事会议。

"据探报，此次虏人以完颜纲为帅，分五路进犯蜀口。"吴曦面对诸

军统制官道，“知凤翔府事完颜昱，会同知平凉府事蒲察秉铉分屯凤翔诸隘；通远军节度使承裕，会同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出屯成纪边界；知临洮府事石抹仲温驻临洮；都统术虎高琪屯兵巩州诸堡；乾州刺史完颜思忠扼六盘。还有虢略、蒲城、临潼、商洛一带，也屯有大量兵马。”

在座的将领多是川陇人士，对金兵的布局深以为忧。金人不仅在边境置有重兵，且境内的重点州郡与要塞也增加了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宋军已无法主动进攻，何况前些时攻打巩州迭遭败绩，在许多将领心里留下了阴影，对金兵深感畏惧。

“根据目前的态势，我军以防守为要。”吴曦命选锋军守西和，踏白军守天水，策锋军守凤州，左军、右军、后军分别驻防武休关、仙人关、七方关，“四州三关为川蜀屏障，还望众太尉恪尽职守，戮力向前，捍卫家国！”

然而，吴曦美好的愿望在金兵随之而来的攻势中化为了泡影。

十一月底，金兵开始进攻。吴曦将宋军主力放在天水一线，谁知此次金兵进攻的重点是西和。很快，祐川（甘肃岷县东南）陷落。金兵攻占祐川后分为两路，一路连下宕昌、大潭、成州，兵锋直指七方关；另一路陷长道，侧击天水。踏白军统制王喜担心后路被抄，引兵速退河池。至此，关外四州全部陷入敌手。就在成州陷落的当天，吴曦放弃河池，退守仙人关。

在杀金坪布防完毕，吴曦连夜返回兴州。在州府官厅，吴曦命人从监舍里提出吴端，阴沉着脸道：“速速归报金国皇帝，吴曦愿意归附。”

拘押了近两个月的吴端本已战战兢兢，听吴曦说愿意归附金国，顿时心花怒放：“宣抚放心，金国皇帝既然许诺宣抚为蜀王，断不会食言。”

“本帅无意王爵，”吴曦声音低沉，“川中五路，黎民百万，城池千数，我既然无力戍守，就应当力保川蜀父老免遭屠戮。”

“是是是，宣抚心系万民，用心良苦！”吴端鸡啄米一样连连点头，心底却骂——好你个吴疤子，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吴曦见吴端如是说，心中大为熨帖，和缓神情，强颜一笑道：“只

怕本帅一片苦心，世上无人能解。”

“这个不打紧，蜀中百姓自会感念宣抚的恩德。”

“你速去金营，面告完颜纲，一兵一卒不得入关。”吴曦微微颔首，倏地加重语气，“否则玉石俱焚！”

吴端站起身道：“下官这就启程。”

送走吴端，吴曦连夜将吴晓、吴晫、徐景望召来，低声道：“我意已决，为保全川蜀，归附金廷。”

尽管吴晓、吴晫、徐景望心中有所准备，仍然禁不住打个愣怔。

“我已派吴端出关，洽谈归附事宜。此事一旦宣谕，蜀中定然纷乱。设官安民，刻不容缓。”

吴晓道：“二哥说的是，既然大事已决，就应该及早措置军政要务，以免全蜀骚动。”

吴曦点点头，吩咐道：“兴州十军，以四弟为副都统；利东（即利州东路）要害，以三弟为安抚；蜀中政事，以徐公为丞相长史……”

话未完，徐景望连连揖手：“下官感荷宣抚的器重。只是丞相长史，宣抚责授非人。”

吴曦皱眉道：“徐公饱读诗书，胸有机谋，怎么是责授非人？本宣抚正是用人之际，不许推脱！”

徐景望连连摇手道：“宣抚有所不知，丞相长史为百官表率，此人既要有德才，还要有人望。唯有德才与人望兼备，才能驭官牧民。”

吴曦想想也是，徐景望原不过一名小小巡检，官不过九品，如何驾驭得了川蜀五路上千的官员？

“宣抚如果信得过下官，下官可以为宣抚总计财赋。”徐景望又道。

这也是个重要位置。朝廷设有四川总领所，各路又有转运司和提举常平司。既然自立为王，五路财赋大权必须统归在自己手中。

“既如此，徐公接管漕司（四川总领所原在成都，近来已迁至广元），禄喜前往成都，褚青把守夔门。”吴曦分派完毕，问徐景望道，“丞相长史一职徐公坚辞不授，能否为下官举荐一人？”

徐景望略略一想，道：“兴州随军转运使安丙颇有人望。”

话音未落，吴晓附和道：“对对对，丞相长史非安丙莫属。”

安丙确实是个合适人选。其一，安丙出身世家，安氏一门不仅在广安，就是整个川蜀都颇有名望。其二，安丙宦游川蜀近三十年，政绩斐然，口碑极佳，但凡安丙主政过的州县，提起他无不交口盛赞。其三，吴曦与安丙沾亲，吴曦娘子安氏与安丙出自同一宗祠。吴曦回蜀后，吴晓举荐过安丙，驱走王大节后，吴曦将其由通判隆庆府调任知大安军，开禧元年又辟为了随军转运使。

“好，就依二位所言，丞相长史为安丙。”吴曦一锤定音。

议完大事议家事。吴晶出嫁在外，在吴曦看来，一旦宣布脱离宋廷，她很可能受到牵连。当即决定派吴祯星夜赶往镇江，以母病为由将其接回兴州。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吴曦紧锣密鼓地筹划称王时，其背宋降金的消息不知从哪儿泄露出来，被几个叔母知晓。

这天是小年，位于兴州的吴璘子孙聚集义烈庙，举行祭祖大典。祭拜结束，吴曦办家宴款待宗亲。场景本来热闹至极，殊不知三叔母赵氏突然发难道：“近来坊间传闻，说虏人送给贤侄一方‘蜀王之印’，不知是真是假？”

此语一出，不仅吴曦神情大变，整个宴会厅顿时一片沉寂。

见吴曦哑然无语，一脸窘迫，赵氏又提高声音：“如此说来，坊间传闻真有其事？”

吴晓站起来为吴曦解围，道：“二哥受虏人的印玺不假，目的是为了保全川蜀百姓，属不得已而为之。”

赵氏道：“这么说来，是叛宋降金了？”

“三叔母说得多难听！”吴晓道，“叫归附金廷。”

“好一个归附金廷！”赵氏突然一声惨笑，昂首高叫道，“祖宗在上，子孙不孝，八十年忠烈一朝扫地！”说完，赵氏起身离席，踉踉跄跄而去。

六叔母刘氏泪流不止，对安氏道：“祖翁为保川蜀，亲冒锋镝，浴血苦战，福庇万民，荫及子孙。今日若地下有灵，不知做何感想？”

安氏也是第一次听说夫君背宋降金，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唯有七叔母张氏不停地念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场家宴不欢而散。

待宗亲散尽，挥退仆人，安氏对吴曦道：“历朝历代，背国降敌者均无善终，夫君为何归附虏人？”

吴曦皱起眉头道：“娘子不知内情，自家也有苦衷！”

安氏道：“夫君再有衷曲，也不能辱没祖宗！”

吴曦一时烦乱，道：“战不能战，守不能守，你说我又能如何？”

安氏断然道：“再不济，也不能折损名节！”

“妇人之见！”吴曦说罢，起身去了书房。

安氏独坐席上，呆若木鸡，顷刻间，泪水扑簌簌如溪水般流淌。安氏口中呢喃：“家门不幸……家门不幸……”

无论家人及宗亲如何反对，吴曦割蜀称王已成定局。正月十八日黎明，吴曦将安抚司的属官、幕僚以及都统司正副统制召入甲杖库。此时，甲杖库内灯火如昼，戍卒云集。吴曦身着戎装，面容如铁道：“淮东金兵已过大江，镇江、建康、平江相继落入金兵之手。杭州不守，朝廷南迁四明（即明州），许各地便宜从事。”

这是徐景望的建议，虚假军情以避免大的骚动，西蜀距临安数千里，旬日之内谁也无法坐实真假。待到真假分明时，蜀中大局已定。果然，在场所有官佐听说江南危殆，朝廷告急，顿时噤若寒蝉。

“程宣抚指挥无能，年前丢失了大散关，致使利东战局糜乱。”吴曦继续道，“为保全蜀不受兵火蹂躏，本宣抚决意脱离赵宋，单独建国。”

尽管吴曦回蜀后撤换了一批将佐和官吏，但听说要背离朝廷，独自建国，仍然一片哗然。担任戍卫的吴晫拔出腰刀，厉声道：“宣抚在上，扰乱者立斩不赦！”

吴曦摆摆手，甲杖库内复归寂静，他沉着脸继续道：“本宣抚不开杀戒。凡是不愿意留在蜀中的官员报上名姓，本宣抚资给出川的路费。”

吴晫持刀在手道：“有不愿意留在蜀中的官吏将佐，速速报上名姓！”

人人垂首低眉。

“既然无人申报，本宣抚视为默许。”吴曦突然加重语气，“一旦步出大门，若再有人心怀不轨，吃里爬外，一律按叛逆治罪！”

接下来吴曦宣布：改兴州为兴德府，国号转运。安丙为丞相长史；吴晫为兵马总管；徐景望为财计总领。前军统制褚青率本部兵马戍守夔门，控制峡江；策锋军统制严进占据成都，把守府库；董镇率兵五百进入梓潼，掌握潼川；吴晓率兵五千进屯兴元，镇守利东；右军统制禄喜入驻金州，防御京湖；徐景望率两千人马前往葭萌（四川广元昭化），夺取官仓……至于四川所属州县，一一分遣官吏，险关要塞，调兵把守。

刹那间，川中风云突变。有钱人家纷纷避乱乡下，原有的军政要员或悲愤自绝，或惊慌四逃。出川之途为之堵塞，穷乡僻壤乃至大街小巷，盗贼横行，一片哀哭……

第十六章　西川平叛

开禧三年春节，临安城并没有多少过年的意思。襄汉、两淮烽火连绵，难民不绝，临安哪有心思过年？除夕、元日天气晴朗，大街通衢却游人极少，店铺几乎全部关门歇业，勾栏瓦舍一派清冷。听不见笙歌与欢笑，看不见舞姿与杂耍，临安好像患上了重症，了无生气，但政事堂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赵宋是节假日最为宽松的朝代。过完小年，官员们的当值就松懈下来了，或去或不去成了家常便饭。除夕日放假，连续七天，除了边境上的将士，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宴乐之中。但在开禧三年春节，两府发布命令，全国所有官员不得休沐，就连除夕、元日都不得例外。

此时战局已趋于缓和。京湖战区，金兵久攻襄阳、德安不克，呈胶着状态。两淮战区，由于许俊坚守楚州，毕再遇坚守六合，田琳坚守庐州，周虎坚守和州，丘崇坚守扬州，至年底，金兵北撤，庐州、和州、六合、扬州相继解围。

戍守六合的毕再遇料敌先机，乘金兵北返之际发起反攻，斩获颇大。与此同时，他还派遣一军奇袭淮阴，于清河口焚毁了金兵的运粮船只，迫使纥石烈执中撤围楚州。但战局缓和并不意味着危机的解除，更不意味着胜券在握。在两淮，金兵仍然据有濠州，且沿淮屯扎重兵，虎视眈眈；在京湖，襄阳、德安依旧被围，尤其德安，一旦失陷将威胁汉阳，直逼鄂州。最令人揪心的是四川，利州西路情形不明，利州东路丢失了大散关。

整个国家最为忧心的人除了赵扩就是韩侂胄，春假七天，他几乎每天都待在机速房里。正月初五，一个更为揪心的消息从兴元传来：吴曦恐有异志。

为韩侂胄传递消息的是四川宣抚司的一名干办，姓杨，他是奉宣抚使程松之命专程来临安的。杨干办是一个机灵人，没有贸然去政事堂，而是天黑后来到南园，经总管周筠安排才得以谒见。杨干办带有程松呈给皇上的密奏和韩太师的密札。密奏和密札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吴曦阴结虏人，图谋背反。

有那么一瞬间，韩侂胄浑身血液冻住了。此次兴兵北伐，郭倪与吴曦是他最为看重的两员将领，可郭氏一门败坏军国大事于淮东，现在吴曦又阴结虏人、密谋背反于西蜀。天不佑宋，天不佑宋呵！想到此，韩侂胄心底泛起一股腥热，“啊”一声吐出来的竟是满口鲜血。

“太……太师，您……怎么啦？……”杨干办吓住了，正要喊叫，被韩侂胄摆手制止了。杨干办为韩侂胄倒来一盅热茶，又为韩侂胄拭尽血迹。

“今晚之事，暂且不要声张。”韩侂胄叮嘱杨干办。

杨干办点头。

韩侂胄漱口毕，重新坐下问道：“程宣抚是如何得知这一消息的？”

杨干办回道：“程宣抚得到的是利西随军转运使安子文的密报，说吴曦有一族兄名吴端，取巩州时为虏人所俘，后来潜回兴州诱降吴曦，吴曦将其秘密拘于安抚司监舍。天水沦陷后，吴曦派吴端出关前往虏营，同行中还有安抚司掌管机宜文字姚淮源。”

韩侂胄听罢，唤来堂吏引杨干办去馆驿歇息，然后带着程松的密奏去见赵扩。开战以来，许多军国大事由韩侂胄自专，但今天不同了，若程松所说当真，关涉大宋的半壁江山。

正值新年，宫中增添了不少花灯。张宗尹告诉韩侂胄，圣上原不主张张挂花灯的，说战事一开，民生艰涩，万事从简。可圣人说春节一年一度，少不得喜庆，于是吩咐内省购得花灯千盏。

面对张宗尹的絮叨，韩侂胄一路无语。

才是初夜，赵扩正用晚膳，听说韩侂胄进宫，立刻吩咐冯成道：“引入内殿，朕即刻就见。”

冯成道：“圣上这是何必？用过晚膳后召见不迟。”

赵扩放下银箸道：“太师连夜进宫，必有大事。”

果不其然，四川出大事了！赵扩看完密札，一颗心宛如坠入了枯井，眼前一片漆黑。川蜀变乱，半壁江山易主，大宋危厄！赵扩想哭，想大声嘶喊。要知道，自虏人崛起以来，对蜀口众多关隘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夺取而后快。七十余年来，多少将士浴血苦战，阻敌于雄关之外！可如今……如今一切即将化为乌有。想到此，他的双手禁不住一阵抖索。

赵扩毕竟是皇上，亲政十多年练就了临危不乱的本事。很快，他镇静下来问道：“程卿所奏，有几分真实？”

韩侂胄路上已想好了答词：“真假参半。”

赵扩知道韩侂胄的心思，又问："卿以为该如何补救？"

"臣即刻派遣干员前往兴州，稽核真假。臣估摸着吴曦为忠良之后，不会轻言背反。"

赵扩不语。在他看来，吴曦久困江南，骨肉分离二十余载，至今寸功未立，背宋降金不能说没有可能。

韩侂胄继续道："可命程松率利东大军出定军山，抢占阳平关。若吴曦真有异志，有兴元大军在彼，谅也不敢轻动。"

为今之计，别无他法，赵扩遂点了点头。

获得圣上默许，韩侂胄又道："臣再给吴曦修书一封，晓以恩典，责以大义，细数旧情。臣估摸着，朝廷恩威并用，吴曦定会安守西陲。"

赵扩在心底并不苟同韩侂胄的判断，只是一字一顿地道："太师用意良苦！若是吴曦铁心背反，朕唯有下诏罪己！"

韩侂胄闻声呆了一呆，垂下了头。

从宫中出来，韩侂胄几次趔趄。其实，对吴曦的恩威两策，连他自己都缺乏底气。韩侂胄清楚，如果吴曦决意背宋降金，不是一道书札就能够留得住的。至于调动利东兵马占据阳平关，属于远水不解近渴。

很快，韩侂胄派出的官员从兴元传回消息，说去兴州的路途已经不通，吴曦关闭了所有出川的关卡。程宣抚离开兴元去了重庆，不过，利东安抚使兼兴元都统刘甲仍在兴元。至于刘甲为何还留在兴元府，据刘甲称，他身为利东帅，理应为国靖难，不敢擅离职守。

从正月中旬到二月初，各种噩耗不断，先是兴元都统司禀报，阳平关已被吴曦据有，接着金州都统司禀陈，兴州都统司派兵进入了万州（按朝廷划分，夔州路属金州都统司管辖），继而又报，兴州兵进入了瞿塘关，兵锋直抵巫山。二月十三日，吴晓率兵进入了兴元，兴元都统刘甲派亲兵急赴临安告变。

又过了几日，吴曦派人送来文书，称自己已脱离宋廷，改称蜀王。

尽管自正月以来兴州发生异变的消息或明或暗在京城流行，但当消息被彻底坐实后，吴曦叛宋自立仍无异于一道晴天惊雷，所有临安人都禁不住打个剧颤。赵扩如此，韩侂胄更是如此。

不同的是，剧颤过后，韩侂胄显得异常沉静，吩咐堂吏道："请众宰执速来议事。"

须臾，陈自强、张岩、李璧来到机速房。宰执大臣们显然还没有从震惊中舒缓过来，或面容蜡黄，或神情苍白。

"吴曦背反，首责在我。"韩侂胄面色深沉，目光坚毅，"我自会向圣上请罪，与列位相公无干。"

"不，"陈自强见韩侂胄如此从容大度，很是惭愧，"下官身为右相，国家遭逢剧变，难辞其咎……"

韩侂胄用赞许的目光瞥了陈自强一眼，提高声音道："此时召众位相公前来，是商讨如何戡平蜀难。望众位相公以国家为念，奉献良策！"

静默片刻，陈自强建议道："下官以为，吴曦虽然称王川蜀，但朝廷仍然可以争取中立，使其闭关自守，屏障江南。"

张岩问："如何争取吴曦中立？"

陈自强道："朝廷下旨加冕。"

李璧愤然道："万万不可！谋反乃十恶之首，断不能纵容！若天下人人效仿，大宋疆土岂不要四分五裂？"

陈自强赤白着脸问道："李相公以为应当如何措置？"

李璧铮铮道："起兵讨伐！枭其首恶，以儆效尤！"

陈自强摇头道："襄阳、德安正困于虏人之围，吴贼兵锋已至巫山，起兵讨伐谈何容易！"

"令金州都统司起兵北上兴元，会同兴元都统刘甲径取吴贼的老巢。"

正商议间，枢密院吏胥来报，说金州都统彭辂已奔走襄阳。

这又是一个致命的消息。至此，川蜀三大都统司已尽归吴曦囊中，四川全境已经没有了朝廷的一兵一卒。机速房里仿佛变得格外逼仄，所有人都感觉透不过气来。

张岩沉吟良久，道："下官以为，值此之际朝廷应该秘密派人潜入兴州，募集忠臣良将平叛诛贼。"

韩侂胄眼睛一亮。

张岩看着韩侂胄继续道："四川乃四塞之地，派兵征讨殊为不易。若在兴州内部招募忠良，就近击贼，使其猝不及防，效果最佳。"

韩侂胄拍案道："此计最好！"

接下来商议招募对象，韩侂胄首先想到的是杨巨源及李好义、李好古兄弟，只是十余年过去，三人不知所踪。虽然吴曦归蜀时有所交代，但也音讯杳无。转念一想，此三人要么无官，要么官秩太低，别说号召川蜀，就是在兴州恐怕也难有影响。韩侂胄忽又忆起一个人来。

"安丙如何？"韩侂胄问。

三位宰执相互望望，此人有所耳闻，并不熟悉。

"安丙为利西随军转运使，"韩侂胄道，"前日程松禀报，说吴曦包藏祸心，就得益于安丙送出消息。"

陈自强道："既如此，就请圣上降诏，命安丙召集忠义人士，诛杀吴贼，平定西蜀。"

韩侂胄又一次想到杨巨源、李好义、李好古，若安丙能联络这几位豪杰共襄义举，大事可成。可如今，这几位豪杰在哪儿呢？他与宰执们议完应对之策，又一起进宫禀奏赵扩。

"此议可行，"赵扩表示赞同，顿了一下目光投向李璧又说，"国家蒙难，朕为天子，失德失察，当下诏罪己。李卿，为朕拟诏。"

韩侂胄闻言，扑通一声跪下道："圣上下诏罪己，臣为平章军国

事，唯有引颈自裁，以谢天下。”

陈自强、张岩、李璧见状也纷纷跪倒在地。

赵扩要下诏罪己，实际上是在表达对韩侂胄的不满。对此，韩侂胄心知肚明。当年，是自己首倡吴曦回蜀掌军；王大节罢职后，是自己力主兴州大军不再设立副都统；北伐兴兵，又是自己授予吴曦“兴州都统兼陕西、河东招抚使”之衔，且容许吴曦与程松分司治军。因为他的失察，致使吴曦坐大，最终谋反！

回到政事堂，李璧推门进来。韩侂胄口中呢喃道：“圣上执意要下罪己诏，我这个平章军国事，心何以安？”

李璧坐下道：“下官有一言，不知当说不当说？”

韩侂胄道：“季章向来坦直，今日为何如此婉转？”

李璧见韩侂胄称自己表字，不觉和缓着语气道：“太师谋国，用心良苦。然而，太师身边……有贪吏。”

“季章是说……下官身边……有人收取财贿？”韩侂胄怔住了。

李璧缓缓点头：“下官以为，若贪吏不除，既亵渎太师的英名，也损毁太师的功业。”

韩侂胄直愣愣地盯着李璧道：“季章说的是……”

“苏师旦。”

韩侂胄只觉脑门一轰，眼前金星万点。

“自从苏师旦出任枢密都承旨以来，自恃为太师亲信，将佐调动迁序，只看银两不看实绩，致使有功者不能封赏，无德无才者占据要津。此番北伐，将不能驭兵，兵不肯死战，王师一溃再溃，均与苏师旦贪贿敛财有关。太师若不壮士断腕，逐贪佞，正纲纪，恢复大业将是空谈……”

韩侂胄痴痴地看着李璧的嘴巴一张一合，仿佛奇寒入骨。

“季章，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良久，韩侂胄兀自讷讷。

李璧迟疑着道：“下官担心……”

“担心我护短是吗？”韩侂胄目光中交织着痛苦与愤怒，手指李璧浑身颤抖，“你这是误国啊，季章！……也误我韩侂胄！”

当天晚上，韩侂胄设家宴款待苏师旦。

“太师，就您我二人？”周筠将苏师旦引入一间雅阁。苏师旦环顾四周，阁子里就他与韩侂胄，不觉十分讶异。

“对，今日之宴，只有你我。”韩侂胄应道。

苏师旦迟疑地在桌边坐下。韩侂胄亲自把壶，苏师旦跳起身来道：“师旦何德何能，敢烦太师斟酒？”

斟满酒，韩侂胄问道：“你我相识二十年了吧？”

“整整二十一年。师旦永远记得，那一年是淳熙十二年，师旦在平江府第一次见到太师。太师身着戎装，英武至极……”

“二十一年，不易啊！”韩侂胄一声叹息。

苏师旦一时不解其意，愣愣地看着韩侂胄。

此时，韩侂胄的心情是复杂的。二十一年前韩侂胄只是一名低级武官，除了引以为傲的家世，别无所长。但是，年长四岁的苏师旦却与他情交莫逆。二十一年来，苏师旦始终跟随左右，不离不弃，为他出力献计，分忧排难。他能够位极人臣，与苏师旦息息相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挚友为了一己之私，戕害王师，动摇国本，其罪难宥！

“来喝酒。”韩侂胄举起酒盅，一盅下喉后问，“这酒如何？”

“好酒！”苏师旦道，“芳香扑鼻，清醇可口，堪比琼浆玉液！”

韩侂胄微微一笑道：“这还是当年圣人在世时赐给下官的香泉酒。下官一直舍不得品尝，直到今日才启封。”

苏师旦“啊”了一声，眼眶顿时红了：“太师恩宠如此，师旦……师旦无以为报！”

韩侂胄与苏师旦连饮三盅香泉，搁下酒盅，望着苏师旦道：“你我既然相交二十一年，望能如实告我。吴曦回蜀，贿赂了你多少银子？”

苏师旦吓一跳，身子僵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韩侂胄今日召他进府，竟是追问贿赂之事！

“莫要说你一尘不染，也莫要说你清风两袖，你受贿敛财，我已尽知！”韩侂胄眼中渐渐迸射出一股杀气。

“禀……禀太师，吴曦……贿赂了师旦……一对玉琮……”苏师旦额头冒汗了，他不知道韩侂胄已经掌握了多少证据。

“玉琮？”韩侂胄盯着苏师旦的眼睛，那眼神是苏师旦从未看见过的，令他毛骨悚然。

“是……是玉琮，有人出钱十万……师旦没有出手。”苏师旦面对韩侂胄利刃一样的目光，扑通一声跪下，“若太师不弃……师旦甘愿奉送……”

“郭倬升池州副都统呢？”韩侂胄倏忽提高声音，每个字仿佛来自冰窟，带着寒气。

“郭倬……郭倬升副都统……八万钱。”苏师旦如实回答。

“皇甫斌呢？”

“十万钱……”

“李汝翼呢？”

“十万钱……”

“商荣呢？”

“五万钱……”

“叵耐贼厮！”韩侂胄终于忍不住了，起身一脚将苏师旦踢翻，怒骂道，“坏军败国，可恶至极！其罪应该挫骨扬灰，诛灭九族！”

苏师旦爬到韩侂胄脚边，连连叩首：“师旦知错了，师旦一时糊涂。望太师念在二十一年的情分上，高抬贵手……”

韩侂胄手指苏师旦，咬牙道：“我容你，可大宋不容！”

苏师旦见事已至此，缓缓从地上爬起，弹了弹衣袖上的灰尘，恭立在韩侂胄面前，低声道：“师旦贪墨，有负太师栽培。既然铸下大错，理应咎罪。只是师旦一去，太师身边少了一个心腹之人。古人云，伴君如伴虎。太师位高权重，易招小人谗谤。太师为人爽直，嫉恶如仇，日后须得加倍提防才是。”

韩侂胄脸色黧黑，不发一言。

静待片刻，苏师旦又道：“所贿钱财并非师旦一人所有，陈相国亦得五成。”

韩侂胄听罢，五内震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敬为师长的陈自强竟也是贪渎之辈！

苏师旦说罢，深深一揖，退出雅阁。

韩侂胄顿觉怒火焚身，高叫道：“来人！”

周筠应声而入。

韩侂胄直愣愣地看着周筠，过了半晌，又生生地将涌到舌尖的话咽了下去。他已自断一腕，不能再断一臂。

“去吧，没事。”韩侂胄按捺着心头的滚滚怒涛，平静地冲周筠摆摆手。

数日后，苏师旦罢黜一切官职，送韶州编管，所有家产全部充公，并悬榜都门，京城为之哗然。

三月初，襄阳、德安两地相继解围。虽然朝廷已给安丙发去密旨，然而兴州至临安数千里之遥，一去一回要十七八天。那还是太平时节，

如今封关闭卡，往来须行小道，没有一两个月不会有音讯。于是，调动京湖大军入川平叛的声音开始高涨。思之再三，朝廷命鄂州总领吴猎调配兵马，准备入川。一时间，京湖地区，战船云集。

这里要说一说安丙。

在安丙的仕途中，吴家属于恩人。先是吴挺，没有吴挺的青睐，他进入不了利西帅司；后是吴曦，没有吴曦的举荐，他任不了州府要职。尤其是随军转运使，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安丙任随军转运使两年，不仅熟悉了本都统司的将佐，也与各地军政大员有了交集。但是，成也吴氏，败也吴氏，现在竟然稀里糊涂地被吴曦绑上了反贼的战车。在甲杖库，当吴曦宣布他为丞相长史时，安丙像一条鱼被扔上了岸坡，感到惶悚、窒息。

回到家中，安丙仍战栗不已。儿子安癸仲见状问道："爹爹这是怎么啦？"

安丙原配姓李，长安丙七岁，现在广安老家。安癸仲为如夫人郑氏所生，年方二十，初试不第，正在家中待考。

安丙想了想道："去，着将二叔请来。"

当安焕连夜从老家急匆匆赶到兴州时，安丙已经病倒了，大约刚刚呕吐过，郑氏正在为夫君擦洗。

"哥哥这是怎么啦？请过郎中没有？"一进家门，安焕奔至兄长床边，焦急地问道。

"不碍事的。"安丙摆摆手，将妻儿、仆人驱出卧室后道，"出大事了！"

安焕已科考及第，尚未注官，对所谓大事略知一些，听哥哥一说，顿时明了："莫非吴疤子他——"

安丙点点头，支起身子，将甲杖库的会议叙说一遍，捶打着床沿痛叫道："想我安子文一生虽无显贵，但深知忠义。如今吴曦作乱，遭到裹挟。为兄要是失足为贼，安氏一门千秋万代将遭人唾骂！可要是不从，又将祸及九族！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安焕愁眉紧锁，也拿不出好的办法。

一连十多日，安丙卧床不起。吴曦亲到家中探视，见安丙果真患病，派人寻医问药，暂不理会。转眼进入三月，春花弄妍，莺飞草长。一日，故人程允来访，安丙挣扎不起，程允惊道："半年不见，想不到子文兄竟然病成了这个样子！"

安丙摇手叹息："古人有言，百无一用是书生。"

"书生也不是全无用处。诸葛亮、吕蒙、司马懿不都是书生么？匡时济世，彪炳千秋！"

"彼时忠义横空，英豪遍地。哪像此时——"安丙苦苦一笑，没有继续往下说，低叹一声。

程允笑问道："子文兄怎知我川蜀大地没有英豪？"

"若有英豪，时局岂会如此？"

程允晃动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子文差矣！眼下兴州就有三杰。"

"兴州……有三杰？"安丙一愣。

"正是。"程允颔首。

安丙突然坐起："快说说，兴州三杰都是谁？"

程允扳着指头道："杨巨源、李好义、李好古。子文兄可识得这三人？"

安丙身为随军转运使，自然认识上述三人。杨巨源为合江监仓，李好义为中军正将，李好古是李好义亲弟，为州学教授。三人广结友朋，行侠仗义，在兴州颇有名气。

安丙不答，望着程允道："梦锡此来，只怕是身负机密。"程允表字梦锡。

程允正色道："吴贼叛宋降虏，川中正义之士无不怒目切齿。合江杨巨源聚侠士千人，欲诛杀反贼。梦锡今日前来，是问子文兄意下如

何。若子文兄安于伪职，自家这话就算白说了。若子文兄愿意执戈奋起，杨巨源让自家捎话，愿与子文兄联手击贼。”

安丙一时既惊又喜：“当真？”

程允从怀中掏出杨巨源的书札。安丙看罢，翻身下床道：“梦锡快去合江，请杨壮士速来兴州晤面。子文不才，愿襄助杨壮士谋取大事！”

程允上下打量着安丙，笑问道：“子文兄不是病入膏肓了么？”

“有它，我已病愈！”安丙举起杨巨源的书札。

闻言，程允哈哈大笑。

绍熙五年，杨巨源偕同李好义、李好古兄弟游历浙闽归蜀，因钱塘弄潮受到了天子的召见，精神亢奋无比。然而，杨巨源一连两度解试（州考）落榜，继而转攻武学，同样解试不第。文武科考不顺，杨巨源遂放弃科举，一边习文练武，一边散财养士，江湖豪杰一时纷纷归附。庆元六年，刘光祖出任潼川转运判官。刘光祖是简州（四川简阳）人，与杨巨源的老家仅一山之隔。刘光祖见杨巨源文韬武略，便向时任四川总领的陈晔举荐。陈晔给杨巨源授了个保义郎低级武职，先为凤州仓官，后调任合江监仓。

合江仓距兴州不过咫尺之遥，吴曦降金称王很快就传到了合江。一时间，此地豪侠云集。然而，仅凭杨巨源身边的一干人既克不了兴州，也杀不了吴曦，他赶紧派人联络李好义。李好义率军镇守青坊，接到杨巨源的书信后连夜赶到合江仓。

李好义回蜀后也仕途不顺。李好义的爹爹李定一时任兴州都统司中军统制，李好义即在爹爹麾下从军，殊不知张诏去世后，郭杲出任兴州都统。彼时郭、吴还未联姻，郭杲排斥吴挺旧部，李定一遭罢职，不久郁郁而死。若不是蕃人袭扰文州，李好义御边有功，说不定也被赶出了军营。吴曦回蜀后，李好义由准备将升为中军正将。

李好义虽属吴氏旧部，但他对吴曦并无好感。吴曦为独掌兴州兵权构陷王大节，致使上百名将官降职撤职，数以万计的老兵被赶出军营，这些裁撤的老兵和将官是兴州大军的精华。在李好义看来，三取巩州失

利，与吴曦在军中大清洗有关。因为吴曦提携将领，论亲疏不论才略，要么有勇无谋，如褚青；要么无勇无谋，如吴晫。

得知吴曦反叛的消息后，李好义就召集军中心腹，筹划平叛事宜。李好义手握一将人马，其中有心腹三百余人。议来议去，情形与杨巨源相似，力量单薄，难成气候。就在这时，李好义接到了杨巨源的书信，看罢大喜道："与子渊联手，大业可成！"杨巨源表字子渊。

然而，深入磋商，发现事情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程允提问道："杀掉了吴曦，何人主持四川大局？"

众人面面相觑。这是实情，无论是杨巨源还是李好义，或许可以诛杀叛贼，却无法号令全蜀，因为他们的身份太过低微。

李好义道："梦锡所言有理。若不然，杀掉吴曦一人，会冒出十个反贼。到那时，川蜀就会大乱。"

杨巨源环顾众人问道："当如何是好？"

程允又道："我举荐一人，可提纲挈领。"

杨巨源问："谁？"

程允答："安子文。"

杨巨源瞪大眼睛道："安丙？他可是叛贼吴曦的丞相长史？"

程允笑道："据我所知，安子文自宣授伪职以来，一直卧病在家。"

"什么病？"

"心病。"程允轻轻吐出两个字。

经程允牵线搭桥，开禧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杨巨源、李好义、李好古来到安丙家中。

后厅不大，中央置方桌一张，方桌旁摆交椅数把。安丙、程允、杨巨源、李好义、李好古依序进入。侍女斟茶毕，掩门离去。是时虽为白昼，蓝天如洗，春阳妩丽，但安家的后厅却门窗紧闭，烛光摇曳，气氛

肃穆。

程允第一个说话："吴曦反叛，蜀中豪杰义士无不瞋目裂眦。今日聚会，意在诛灭叛贼，拯救四蜀大地。安公虽然授有伪丞相长史一职，但与反贼势同水火。若众英雄抬爱，愿领衔举义。"

"梦锡说得是。下官身为宋臣，为国靖难，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安丙点头，毕竟煎熬多日，身子骨仍然虚弱。

杨巨源问道："若举事失败，先生想过没有？"

安丙慨然道："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好！"杨巨源霍地站起，"此次诛贼，就由先生领首。"

李好义、李好古表示赞同。

接下来商议细节。

安丙道："三月初六为黄道日，吉神当值，吴贼当谒家庙。我等多派勇士潜入其中，乘机击杀。"

"吴贼谒庙，从卫森严，难于近身，且吴贼出行，必穿软甲，一击无法毙命。"李好义如此一说，大家认为有理。不过一旦议定杀贼，当迅速施行，时间一长，恐遭泄露，他便问安丙，"吴贼现居住在何处？"

安丙道："叛乱不久，吴贼便搬出了旧第，暂时住在安抚司官厅内。"

李好古道："不如就定于本月的最后一天，黎明时分乘官厅开启之机杀入府内，诛灭吴贼。"

"二位壮士以为如何？"安丙又问杨巨源、李好义。

杨巨源、李好义齐声赞同。

议完起事时间，又议人事、诏书、文告等。诏书虽为假诏，但必须做到以假乱真，用于起事之初震慑叛逆，号令诸军。至于文告，一旦平叛结束，即布告四方，稳定大局。人事更为关键，几个要冲大郡都有吴

贼的心腹，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擒杀。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掌灯时分。

吴曦降金称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首先是亲人反目，安氏整日以泪洗面，两个儿子沉默不言，三位叔母传话于他，说此生亲缘已尽，不复再见。最碎心的是正月二十五日傍晚，吴晶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兴州，听说爹爹降了金人，当即脸如纸白，茶不喝，饭未吃，二话不说进入闺房，抽泣声一夜不断，待到第二天黎明安氏打开房门一看，吴晶已悬梁自缢。几上一帧白绢，绢上三个血字：错错错。

其次是人心浮动，川中四路计六十一州府一百七十四县，除了兴州、兴元、成都、万州等几个要冲大郡已经掌控外，余下大部分地区处于混乱状态。原以为高官厚禄可以利用一批官员，谁知那些旧官员要么以死赴难，要么弃印出走。吴曦虽为四川宣抚副使，真正的实权只是利西安抚使兼兴州都统制，兵马不过数万，治地仅有六州。面对幅员辽阔的川蜀大地，他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就目前看，麾下官员也有人暗怀私念，作壁上观，比如安丙。吴曦清楚，安丙并非真病，由于如今人才奇缺，他不能较真。

吴曦心烦意乱，独自搬进行宫（即安抚司官厅）。吴晶一死，他更是乱了方寸。原本睡眠极好，现在每晚折腾到四更才勉强合眼。二十九日直到寅时方才入睡，几名贴身护卫见吴曦不再翻腾，悄悄退出卧房，或坐或立，闭目养神。

渐渐，东方既白。

至卯时，官厅大门缓缓开启。

突然，暗影里跳出几名勇士，挥刀砍翻门卫，冲进厅内。紧接着，埋伏在四周的义军蜂拥而入。

大厅内的卫兵一阵慌乱，连忙操刀迎战，李好义抢身进来，高举诏书，朗声道："我乃兴州都统司中军正将李好义，奉朝廷密旨捉拿反贼吴曦。蜀中以安丙为宣抚使，违抗者夷其九族！"

卫兵头目认识李好义，问："李太尉所言当真？"

"谁若不信，请看。"李好义将诏书展开，上面盖着朱砂大印。

卫兵头目凑近前一看，果真是“皇帝行玺”四个大字，遂将手中大刀一扔，倒头就拜。众卫士见状，也纷纷扔下兵器。

官厅的喧哗惊醒了吴曦的贴身护卫，一名护卫跌跌撞撞冲进卧房叫道：“殿……殿下，大事不好了！……”

吴曦睁着惺忪的双眼问：“什么事？”

“有人杀……杀进来了……”护卫还未说完，李贵冲进来手起刀落，护卫头颅落地，骨碌碌一直滚到吴曦床边。

吴曦来不及细想，翻身下床，奔窗而去，李贵疾步上前挡住去路。李贵为中军队将，吴曦认识，求道：“李太尉为何苦苦相逼？容孤离去，孤自有厚报。”

“呸！背国之贼，人人得而诛之！”李贵啐了一口，挺刀来取吴曦的首级。

吴曦也非等闲之辈，少时习武，擅长格斗之术。李贵年轻，几个回合下来，手中战刀被吴曦踢落。李贵急了，扑上去一把将吴曦搂住，吴曦力大，三两下将李贵摔倒在地。就在这时，李好义等人冲进卧房，众人一拥而上，将吴曦搠翻在地。

李贵一跃而起，从地上拾起大刀，斫下吴曦的首级，随后奔出安抚司高呼一声：“吴贼死了！”

众义士见吴曦被杀，欢声四起。忽然间，不知是谁在安抚司门前放起了爆竹，先是一声两声，逐渐全城一片轰响，那份热闹恍惚回到了元旦佳节。

李好义一边派人飞报安丙，一边与杨巨源商议下一步行动，如清点伪宫财物，捉拿吴晫等主要干将，派兵包围吴府，收监吴曦家人和吴氏族人以及肃清吴曦安插在兴州各官府的亲信等等。

正在忙碌，一大队兵士匆匆而来，为首一员裨将名刘昌国，任踏白军统领。刘昌国欲闯进安抚司，被守卫在门口的义士拦住了。很快，双方起了纷争。李好义、杨巨源走出来，李好义冷着脸问：“刘太尉，你来做什么？”

刘昌国道："小将奉王太尉之命，前来接管伪宫。"

"王太尉？"李好义疑惑道，"哪个王太尉？"

"踏白军统制王喜。"

杨巨源一听，愤愤道："匹夫王喜，自家们还没找他问罪，他倒好，竟然来接管伪宫了！你家太尉不是最受吴贼钟爱么？怎么也反起吴贼来了？"

刘昌国无言以对。

李好义对刘昌国道："回复你家太尉，伪宫已被义军接管，若要反戈一击，请约束部众，守住营寨。"

刘昌国诺声而去。

目送远去的刘昌国，李好义心头沉重起来。反贼虽然诛灭，但兴州十军除了戍卫沿边关隘和吴晓、禄喜、褚青等人带走了一部分兵力外，目前驻扎在兴州的还有两万余人。吴曦一死，这两万多人中难保没有不轨之徒。倘若不轨之徒生乱，如何是好？他觉得当务之急应是抚定兴州诸军。想到此，他与杨巨源略作商议，打马直奔安丙的住处。

不料想，刚一进安丙的家门，李好义看见王喜在座，不由得打个愣怔。

安丙喜滋滋地对李好义道："李太尉来得正好，自家正要派人去叫你。"

李好义问道："安公有何吩咐？"

安丙笑着道："站着做什么？坐下说，坐下说。"

李好义只好默默坐下。

安丙对李好义道："王太尉识大体，明忠义，愿率踏白军助我等平叛。自即刻起，兴州一应防务交由王太尉负责，义军则全力缉拿反贼的党徒。"

对于王喜，李好义是了解的。郭杲任兴州都统之前，王喜是摧锋军统制。在兴州十军中，摧锋军兵员最少战力最弱。郭杲上任后，王喜即由摧锋军统制转任踏白军统制。而踏白军在兴州诸军中，与选锋军一样，不仅兵员精壮，且装备精良。郭杲病逝后，王喜立刻与王大节打得火热。王大节被驱离，他又投入了吴曦的怀抱。如此反复小人，现在居然掌管兴州安危。

李好义心底疑窦重重，但没有流露。一来李好义为人内向，二来他禀性诚朴，既然一致推举安丙为主，就得听从安丙的指挥。安丙说完，李好义这才将目光投向王喜，一语双关地说道："王太尉反戈正当其时。"

王喜不冷不热地回道："请李太尉撤走义军，当职这就接管伪宫。"

王喜为何对伪宫如此关切？还有安丙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派王喜接管伪宫？李好义觉得这不正常。但他又没有合适的理由拒绝，只是隐隐觉得平叛不会有什么波折，波折可能发生在平叛之后。

事情的发展诚如李好义所料，平叛一路告捷。三月二日，安焕斩徐景望于广元；三月五日，安癸仲诛吴晓于兴元；三月六日，安蕃（安丙族弟）擒严进于成都；三月九日，李好古收褚青于奉节……

至此，蜀中大局已定。

朝廷得知吴曦被诛的消息是三月二十五日，安丙第一时间派出信使在一队兵将的护卫下，穿越千山万水进入了临安城。信使手擎露布（一种布告），一边奔驰一边与众兵士高呼："蜀中报捷，吴贼被诛了！"

临安人先是短暂的惊愕，继而欢声如雷，奔走相告，大街小巷人如潮涌。

按照安丙的命令，信使和护卫信使的马队穿过御街，直达和宁门。护卫留在门外，信使径入皇城，上奏天子。政事堂位于和宁门外，如此阵势，想要不惊动宰执大臣都难。

"蜀中报捷，吴贼被诛？"韩侂胄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信使确实是这样呼喊的。"李璧回答。

“快，快去探来。”韩侂胄吩咐堂吏。

为时不长，探听消息的吏胥回来复命，说来人确实为兴州信使，早在二月二十九日，反贼吴曦就已诛杀。不待吏胥说完，韩侂胄吁了一口长气。对他而言，自正月里获知吴曦叛乱以来，几十天里度日如年，先是不敢回府安歇，后来发展到就是安歇也不敢解衣，唯恐什么时候冒出一桩胆战心惊的事情。这下好了，吴贼死了，大患除了，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从心底长吁口气的不唯韩侂胄一人，几乎所有朝廷大员都如释重负。川蜀危急严重影响大宋的生存。这些天来，几乎所有官员都终日惶惶，生活在国难的阴霾之中。

很快，宫里来人，说皇上召见太师及众位宰执。

这是一次愉快的召对，赵扩抑制不住心头的欢喜，连声音都充满了甜蜜：“刚刚接到安丙的奏报，说叛贼已诛，蜀中大定！”

尽管韩侂胄及宰执大臣们已经提前知道了这一喜讯，但不知细节，韩侂胄以及众宰执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来自兴州的奏报出自安丙的亲笔，同时也非常简略，只说“朝请郎、兴州御前诸军转运使安丙于二月二十九日率众起事，军士李贵斫下吴贼首级。”

奏报虽然简略，却如同久旱之甘霖，无论君臣还是百姓都如沐春风，酣畅淋漓。韩侂胄除了酣畅还有骄傲，因为平叛首领为安丙，而他为自己所荐，因此第一个道：“安丙奉旨诛贼，奇功一件，应予重赏。”

赵扩点头应道：“安丙与李贵，均属不世之功。”

陈自强、张岩、李璧无不连连称是。

赵扩又道：“如何封赏，太师与众卿议来，朕毫不悭吝。”

宰执们对安丙、李贵的赏赐还没有议定，来自兴州以及川蜀各地的文书源源不断地送达京城。直到这时，决策者们才较为详细地了解平叛始末。一旦对平叛始末有所了解，他们便犯愁了，原来平叛的首倡者并不是安丙。

心情最为复杂的当属韩侂胄。时隔十二年后，三位蜀中豪杰居然建下了如此奇勋！他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十二年中韩侂胄经常想起绍熙五年（1194年）的钱塘观潮，想起杨巨源、李好义、李好古立于万顷潮头的飒爽英姿。为此他还特地嘱咐吴曦回蜀后寻访杨巨源、李好义、李好古三人。谁知道就是他向吴曦推荐的几名义士，吴曦未能录用，反过来终结了他的黄粱美梦，挽救了川蜀大地，也挽救了宋廷！

然而，杨巨源、李好义、李好古的壮举并不在韩侂胄的料算之内。如果将首功定为杨巨源，当初举荐安丙平定吴贼的计划就会黯淡失色。还有，将杨巨源列为首功，宰执大臣们也不赞同。他们认为，杨巨源毕竟只是一名监仓，朝廷若是将一个品秩低微的监仓记为首功，安丙如何想？蜀中五路成百上千的军政要员如何想？

沉吟许久，韩侂胄道："安丙、杨巨源并列第一。"

可这一建议仍然遭到了宰执大臣的集体反对。陈自强表达不同意见："太师崇敬英豪，但蜀中稳定更为紧要。无论安丙的功劳大小如何，既然他已经掌控了川蜀，平叛首功就应该归于他。"

李璧也道："吴贼叛乱，蜀中官员均遭到裹挟，如今正在观望，若平叛首功为一名监仓，这些蜀中官员就会张皇惊恐，以为朝廷将要秋后算账。"

张岩也附和道："川蜀要员并非全无作为。潼川知府费士寅斩吴贼亲信董镇于梓州；金州推官赵彦呐计除吴贼悍将禄喜于安康。还有吴贼派往蜀中各地的爪牙，也多被当地官员所杀。太师切莫因为赏功，使得蜀中官员寒心。"

宰执们的考虑也不为错，在吴贼已除的情况下，要保持蜀中不再发生动荡，首先要安抚官员们的情绪。

"那就……杨巨源屈居第二。"韩侂胄下了决心。

"下官以为，排名第二也欠稳妥。"李璧又道。

"排名第二有何不妥？"韩侂胄皱起眉头。

李璧道："王喜身为一军统制，及时反正，应为第二。"

王喜居功第二？他是什么东西？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王喜应为吴贼爪牙。虽有反正之举，但与杨巨源相较，直是有云泥之别。现在赏功，反贼爪牙居然高于蜀中义士，韩侂胄怎么咽得下这口气，怒道："贼厮王喜，依附叛逆，理应治罪！"

"太师万万不可！"陈自强慌忙拦阻，"王喜为一军统制，也为吴贼旧部，军中党羽甚多，一旦生变，危害之烈不亚于吴贼。"

韩侂胄一时怔住无话。

张岩也道："陈相公、李相公谋虑深远。王喜之流只能先予重赏，容日后徐徐图之。"

韩侂胄的喉头涌上一股血腥，费了老大的劲才狠狠吞咽下去。他并非莽夫，深知王喜重要。治罪之说，不过一时气急。只是将王喜之功凌驾于杨巨源之上，他实在郁愤难平！

"太师，为国家计，小不忍者乱大谋。"李璧加重语气劝道。

陈自强也轻叫一声："太师，持重为要。"

事到如今，为了川蜀安危，韩侂胄只得违心一回。他面色灰冷，字字如冰，顿一顿又道："好吧，就如众位相公所言。安丙首功，王喜次之。杨巨源、李好义、李贵、李好古、赵彦呐、费士寅、安癸仲、安焕、安蕃等依次颁赏……"

第十七章　双雄遇害

都堂议赏艰难。可当行赏的文书递发到兴州后，带来的后果却远远超出了朝中大员的想象。

在朝廷的恩命尚未抵达兴州之前，摆在安丙、杨巨源、李好义面前的还有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那就是抵御外敌。

去年十月间金廷下令伐宋，利州西路的阶州、西和州、成州、凤州先后为金兵攻陷，宋军退守"三关"。吴曦背宋降金，条件之一即是金兵

停止在三关之外。吴曦称王后，金兵并未撤走。如今吴曦被诛，极有可能触怒金廷。以兴州目前的态势，很难抵御金兵的攻击。

形势是严峻的。南宋立国至今，川蜀为宋廷屏障，而关外四州则为川蜀藩篱。失去关外四州，川蜀危急，也关涉宋朝存亡。要守住蜀口，唯一举措就是乘金兵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复关外四州。

三月初，兴州宋军关闭了所有进出通道，沿边关卡配置了重兵，金人感到疑惑，多次来人询问，都是安丙巧作应付。但这种情形不可能久长，因为金人已开始点名要见“蜀王”。

三月中旬，当吴曦的主要骨干捕杀完毕后，几名主要首领聚集在安丙家中商议下一步行动。李好义提出，下一步行动即是收复关外失地。对此，杨巨源、安焕、安癸仲均表示赞同。唯有王喜反对，理由是以目前的兵力，守住关口已属不易，谈何反击？

李好义道：“此时虏人尚不知吴贼已死，还蒙在鼓里。我们兵分四路，出其不意，必将事半功倍。”

杨巨源也主张收复关外四州，道：“一旦虏人得知吴贼被诛，势必全力攻我，到那时防守将会更加困难。”

王喜根本不屑于与杨巨源、李好义议事，以武断的口吻道：“兴州虽有大军数万，可军心不稳，轻易出兵，必招致溃败。”

李好义奋然起身道：“沿边四州，西和最重。小将愿领本部人马收复。”

杨巨源也霍然而起道：“在下愿率忠义人士收复成州。”

安癸仲也道：“此次南郑诛贼，带回了兴元兵马三千。小辈愿领兴元士卒收复阶州。”

身为领袖的安丙也觉得当前要务即为收复关外四州。只不过在他看来，收复关外四州得倚靠王喜，因为他麾下有八千精兵。谁料想，手握八千精锐的王喜畏敌避战。倒是李好义、杨巨源、安癸仲三人侠肝义胆，甘愿以寡击众，为国靖难！安丙顿时有了底气。

“既如此，李太尉复西和，杨壮士复成州，癸仲小儿复阶州。至于

凤州，”安丙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王喜道，“由王太尉收复。”

“小将愿听安公调遣。”安丙发话了，王喜不得不从。他心底不快，却无从发泄。须知李好义只有一将兵马，而杨巨源的忠义人士更少，仅仅千数！他一百个不愿意也说不出口。

三月下旬，宋军突然杀出蜀口各关塞要寨，向盘踞在成州、阶州、西和州、凤州的金兵展开猛烈攻击。事态的发展如李好义等人所料，金兵猝不及防，接连败退。金人估计兴州有所变化，但万没料到吴曦已死。宋军的猝然出击打乱了金兵的部署。

攻击最为迅猛的当属李好义。在少量义军的帮助下，一连七天七夜，连下长道、祐川等十座城池及堡寨。金人驻守西和州的是完颜钦也算一员骁将，但在李好义不分昼夜的攻击下，一败再败，最后几乎是只身逃往巩州。

进展不顺的是凤州。王喜派遣心腹爱将刘昌国兵出河池，然而被金兵阻击在大散关前，且久攻不下。

就是在这个时候，朝廷的赏功文件抵达兴州。

依照排序，蜀中平叛的有功人员为：安丙为首功，由正七品朝请郎晋升为正三品端明殿学士、四川宣抚副使兼知兴州；王喜次功，由正八品训武郎晋升为昭化军节度使、兴州都统；杨巨源名列第三，诏补正七品朝奉郎，差遣为四川宣抚副使司通判兼兴州都统司参议官；李好义名列第四，由正九品成忠郎晋升为正四品承宣使，差遣为兴州中军统制兼知西和州。以下依次为李贵、李好古、安焕、安蕃、安癸仲、费士寅、赵彦呐等。

面对朝廷的赏功文件，首先郁郁不乐的是杨巨源。首功怎么会是安丙呢？在他看来，首功即为首倡。首倡起事的应该是他杨巨源，这一点程允可以作证。是程允建议请安丙出面领衔，以号令川蜀。若不是杨巨源首倡诛贼，他安丙还在伪营做丞相长史！

返回合江，一班跟随杨巨源起事的哥们来到杨家，他们有程允、朱福、傅桧、车彦等人。他们中有的人获得了官职，如程允，朝廷封赏的是从九品承务郎、彭山县主簿。更多的则是没有官职，如朱福、车彦、傅桧等。没有官职的领取了数目不等的赏钱。当然，他们不会为自己叫

屈，他们众口一词地为杨巨源获赏不公而怒斥安丙。

“梦锡已经想好了，依然云游蜀中山川，记叙风物掌故。”酒至半酣，程允道。他可以做到视官职如敝屣，因为程家殷实，是眉州有名的富户，但其他人就难以做到了。比如朱福是马贩；车彦是猎户；傅桧是铁匠。对于他们来说，拥有了官职就成了官府中人，那可是一辈子的梦想。

“安子文欺人太甚！”朱福眼睛血红，嘶哑着嗓子道，“今日封赏，尽是他安氏一门！”

“可不，”车彦道，“他安氏一门，今日赏功的就有三十余人！”

傅桧狠狠一墩酒盅，道：“自家们血里火里一场，换来的竟是安氏的天下！”

“反他个直娘贼！”朱福霍地站起，“大不了再起事一遭！”

程允一听脸顿时白了，慌忙制止道：“且慢且慢，这反字可是千万不能轻易说出口的。”

杨巨源虽然脾气暴烈，但遭逢大事十分镇定，目光灼灼地扫视众人道：“我乃忠义之人，不行悖逆之事。站得直，行得正。千秋功过，自有人评说。”

众人听罢，都垂下头颅。

杨巨源又道：“我有薄蓄，明日分给众位弟兄，以作养家糊口之用。”

众人一齐抬头：“使不得，使不得！”

杨巨源环顾左右：“有何使不得？”

傅桧问：“兄长莫非要抛弃我们不成？”

车彦道：“兄长如今做了大官，我们都在兄长衙前听差。”

朱福道：“自家们干不了大事，当一名亲校也行。”

杨巨源还在犹豫，程允却道："我看使得。由这班兄弟做亲校，子渊的安危便大可放心。"

见程允如是说，杨巨源点头道："留下也罢。不过官府险恶，众兄弟可要好生留意，切不可妄言妄为。"

又畅饮几盅，程允对杨巨源道："子渊胸襟开阔，不与安子文计较。可子渊的首倡之功，应该上达天听，让朝廷知晓。"

杨巨源问道："子渊卑微，如何申述？"

程允道："子渊不是与当朝太师有一面之缘么？"

杨巨源一笑道："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面之缘也是缘。子渊可向韩太师修书一封，如实申述平叛由来。兴元新任都统彭辂与梦锡有旧，梦锡这就动身前往南郑，请彭辂代为转达。"

宣过朝廷的赏功文件，李好义同样神情郁悒。他并非嫌自己恩赏太薄，而是忧心对王喜赏赐太厚。李好义从军十年，目睹了王喜由一名小小队官升为统制的全部过程。无论是张诏、郭杲、王大节，还是吴曦，王喜均能一路升迁，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谄媚。但凡王喜认为的权要，其谄媚简直不择手段。近十多年来，兴州大军风气不正，凡事任人唯亲，致使谄谀盛行。如今朝廷无眼，让这样一个操守不端的宵小之徒官至节镇，掌管兴州十军，叫李好义如何放心得下？然而他又无能为力，与杨巨源一样，只能以酒洗忿。

傍晚，李好古来了，他是来辞行的。这次赏功，李好古补承务郎，差遣为兴元茶马司干办公事。

"我已向宣抚司上了辞呈，依然做我的教授。"李好古呷了一口酒道。

"做教授好，功德无量。"李好义点头道。

"哥哥为人忠直，身在军中，万事须小心谨慎。"李好古看着李好义，目光殷殷。王喜升任都统后，不知为什么，李好古对李好义放心不下。

李好义搁下酒盅道："尽忠王事，天地无愧。"

"可是……"李好古迟疑一下，"得防人处须防人。"

李好义哈哈一笑道："你呀，真是个书呆子！自古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若要提防暗箭，唯有做缩头乌龟，可为兄做得到么？"

"哥哥也可以……"李好古欲言又止。

"你的意思我明白，"李好义接过话头，"为兄身为朝廷武臣，当效力边陲，死而无悔。"

见哥哥把话说到这儿，李好古摇摇头，不说了。

"为兄班门弄斧，适才做得长短句一首，弟弟你是教授，看做得如何。"李好义说罢，起身吟哦——

思往事，白尽少年头。曾帅三军平蜀难，沿边四郡一齐收。逆党反封侯。元宵夜，灯火闹啾啾。厅上一员闲总管，门前几个纸灯球。箫鼓胜皇州。

李好古拊掌道："不错，不错，尤以'厅上一员闲总管，门前几个纸灯球'二句最佳，针砭得当，煞是快活！"

安丙并非贪天之功为己有。除了平叛后的第一道奏书情形紧急文字简略外，在随后的若干奏折里，基本上如实禀明了平叛的缘起及经过，朝廷的赏功文件他也深感意外。特别是对王喜的擢拔，安丙大感忧虑。王喜是反贼吴曦的心腹爱将，安丙倚重王喜那是权宜之计。现在，朝廷赏功第二，授予王喜节度使衔和兴州都统之职，此举对逐渐趋稳的川蜀局面，祸福难料。

"不行，自家们得再上一本，"安丙立定脚步道，"王喜为吴贼亲信，所赏之功应予褫夺。"

"哥哥且慢，"安焕阻止道，"哥哥想过没有，朝廷的赏功文书刚刚下达，哥哥又上奏本指斥王喜为吴贼的爱将，一来使朝廷难堪，二来对哥哥不利。"

安丙毅然道："个人利害事小，兴州安危事大。"

安焕摇头道："朝廷远在万里之外，难以获知兴州详情。王喜原本就是一个反复小人，一旦激变，难以收拾。"

安丙承认安焕所言有一定道理，可如果不加制约，任凭王喜坐大，于兴州，于川蜀，甚至于朝廷都将有百害而无一益！

忽然，安癸仲道："孩儿有一策，可制约王喜。"

安丙急忙问道："是何计策？"

"爹爹可向朝廷举荐，升中军统制李太尉为兴州副都统。"

安丙眼睛一亮，赞许地点点头，在当下这或许是最佳办法。李好义文武双全，稳重谦和，安丙十分看重。再说在兴州军中设副都统，前有先例，便问安焕道："弟弟以为如何？"

安焕一时未作回答，因为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安丙便兴致勃勃地说道："升李好义为贰帅，与王喜同掌兴州诸军，谅王喜不敢妄为！"

半晌，安焕苦涩一笑："这只能是权宜之计。"

转眼到了五月，枢密院下达命令，中军统制李好义升任兴州副都统。

安丙接到朝廷令旨后，将王喜召至宣抚司宣读了这一任命。在宣抚司，王喜唯唯，可一返回军营便破口大骂："贼厮李好义，想分掌自家兵权，可恨可恼至极！"

幕僚朱邦彦劝道："太尉息怒，这事怨不得李好义。"

"不怨李好义怨谁？"王喜怒目圆睁。

"安丙。"

"安丙？"王喜望着朱邦彦不解。

“太尉请想，若没有安丙举荐，他李好义做得了副都统？”

“这安丙老儿，自家们一力抬举他，他竟然暗地里算计自家。”王喜想想也是，没好气道。

朱邦彦又道：“安丙起用李好义，意不在与都统分权。”

王喜黑着脸问：“不在分权是为什么？”

“是夺权。都统为吴曦的旧部，安丙如何放心得下？升李好义为副都统，其真实目的即是取而代之。”

王喜沉着脸半天没有吭声，心底渐渐升起一股杀气。

次日，王喜将刘昌国从大散关召回，一见面便对他说道：“李太尉已升为了兴州副都统，你代我前往岷州（岷州为西和州旧称）致贺。”

刘昌国心生疑惑，连夜奔波几百里就为这份差事？都统帐前人才济济，凭什么吩咐自家前往岷州？正在疑虑，王喜命人捧出一只陶壶，道：“此为邛崃文君，已珍藏百年，席间务必用此酒满斟一盅，请李太尉饮下。”

刘昌国顿时面色如土，原来都统他……

“你依令行事，怕什么？”王喜鹰隼一样的目光盯着刘昌国。

刘昌国结结巴巴道：“我……我……我我……”

“此番大功告成，我让你做踏白军统制。”

刘昌国清楚，都统既然找到他，这事儿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如今他的小命就攥在都统手里，他唯有点头。

“此酒名叫‘晨昏散’，早晨饮下此酒，待到黄昏时分才会发作。”王喜又说，“到那个时候，你已经离开岷州了。”

听王喜如此说，刘昌国心中才稍稍安定。

两日后，刘昌国抵达西和州治。前日李好义已接到宣抚司公文，得

知自己已升任兴州都统司副都统。由于他还有一份差遣为知西和州事，在新的官员没有接任以前，他还不能返回兴州。

在西和州官厅，李好义接见了刘昌国。因刘昌国自恃为王喜的心腹，张狂跋扈，李好义对其素无好感。但今日刘昌国为王喜派遣，名义上又是为自己的晋升致贺，李好义只得忍住嫌恶，虚与周旋。

中午，李好义设宴款待刘昌国。

正要举箸，刘昌国忽然道："小将前来贺喜，险些儿把大事忘了。"随即吩咐随从打开箱箧，取出小陶壶，"王都统一再嘱咐，此酒为百年邛崃文君，务必代他斟上一盅，以表心意。"

李好义道："心意下官领受了，只是下官订有规矩，午间不得饮酒。"

"午间不得饮酒那是平日，今日小将代王都统致贺，推辞不得。"刘昌国不由分说，满斟一盅，置于李好义面前。

尽管李好义对刘昌国素无好感，但他不想让其太过难堪。况且此酒为王喜所赠，日后还要与王喜共事，他不能留下把柄。

"既是王都统的佳酿，何不同饮？"李好义也为刘昌国满斟一盅。

刘昌国一笑道："李太尉莫非忘了，小将从不沾酒。"

在刘昌国的注视下，李好义端起酒盅，在他看来，王喜心肠再坏，断不会毒杀袍泽。想到此，李好义一饮而尽。

在李好义亡故的噩耗还没有抵达兴州之前，刘昌国已经气喘吁吁地赶回了兴州都统司。他来不及喝一口水，急忙讲述了毒杀李好义的经过。

"如此说来，这盅酒他喝下了？"王喜问。

"喝下了。"刘昌国高兴得手舞足蹈，"真真确确喝下了。"

"好，好！刘太尉辛苦了，看茶。"王喜命亲校从后衙捧出一碗茶汤，刘昌国顿时面若死灰。

“都统饶命……都统饶命……”刘昌国跪倒在地，磕头不止。

“不是我想杀你，是安丙要杀你，是朝廷要杀你。你想，你毒死了兴州副都统，安丙以及朝廷饶得了你吗？”王喜边说边挥手，几名亲校一拥而上按住刘昌国，将毒茶灌入口中。

第二天黄昏时分，李好义被刘昌国毒杀的消息传到了宣抚副司，来报讯的是中军统领李贵。甫一见到安丙，李贵即哭倒在地道：“安公……李副都统殁了！……”

安丙宛如当头一棒，李好义……殁了？自四月底以来，边境几无战事，怎么会突然殁了？安丙镇静了自己情绪，亲自将李贵扶起道：“李太尉坐下，慢慢说。”

“刘昌国那厮昨日赶到岷州，说代王喜向李副都统致贺，竟然……竟然在酒中下毒。……安公，您要为李副都统做主啊！”李贵一任泪水长流。

安丙一时愣怔着。刘昌国居然酒鸩朝廷命官，这胆子也忒大了！安丙不相信刘昌国有这个胆量，在他背后一定另有其人。谁能指使刘昌国呢？他只是踏白军一名统领，踏白军统制仍为王喜兼任。也就是说，能够指使刘昌国的只能是王喜。

“你凭什么说是刘昌国酒鸩了李副都统？有何证据？”安丙问道。

李贵从怀中取出陶壶道：“此为贼厮刘昌国那日所斟之酒。”

安丙勃然大怒：“来人，传刘昌国！”

正说间，门卫进来禀报，说王都统来了。

刚叫李贵回避，不待安丙唤入，王喜径直闯了进来嚷道：“安公，不好了，刘昌国那厮借下官之名前往岷州，毒杀了李副都统！”

安丙没有吭声，缓缓坐下，抑制着万丈怒火，冷冷地问道：“刘昌国为什么要毒杀李副都统？”

王喜解释道：“安公有所不知，那日诛杀吴贼，刘昌国奉命去接管伪宫，李副都统将其数落了几句，刘昌国一直怀恨在心。近日听说李太

尉升了贰帅，一时贼性大发，铤而走险。”

应对如流，显然早有准备。安丙即便恨入骨髓，也无法将王喜缉拿。许久，安丙才道：“既如此，就将刘昌国交由提刑司鞫讯。”

“刘昌国死了。”王喜淡淡地说道。

“死了？”安丙又是一震。

“死了。”王喜道，“也喝了毒药，自戕丧命。”

杀人灭口，心肠何其歹毒！安丙自觉这个宣抚副使做得窝囊，便无奈道：“既然刘昌国已经毙命，此案遂告终结。李副都统平叛立有大功，理应厚葬。”

王喜应道：“下官谨遵宣抚之命，一定厚葬李副都统。”

直到王喜出了宣抚副司，马蹄声渐远，安丙才霍然起身，将一只茶盏狠狠掷在地上。

安丙可以容忍王喜的狂悖，但杨巨源不能。就在李好义亡故的第五天，杨巨源从黄牛堡赶回兴州。宋军久攻大散关不克，安丙命杨巨源率义军前去襄助，他刚走到黄牛堡即得到李好义的死讯。

如何安抚杨巨源，成了安丙眼前最大的难题。杨巨源性格刚直，嫉恶如仇，且又手握义军——收复成州之后，在利州西路的义军高达万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杨巨源安抚不妥，同样会酿成灾难。因此，杨巨源还没有进入兴州，安丙便派出安焕在城外迎候。

“兄长吩咐小弟在此等候参议官。”安焕道。

杨巨源头裹孝巾，面目森冷，也不还礼，用喑哑的声音问道：“李副都统设奠何处？”

“都统司官厅。”安焕回毕又道，“兄长请参议官先去宣抚副司叙话。”

“自家先去祭奠李副都统，然后再去拜见宣抚。”杨巨源说完，打马而去。

安焕见阻拦不住，急忙派人飞报安丙，自己则带人赶往灵堂。

幸好，一切安然无事。

杨巨源祭奠完毕，一言不发，上马来到宣抚副司的临时官邸。

安丙接见杨巨源，只能柔声相劝："李副都统英年早逝，蜀中山川草木无不哀恸悲切。子渊之心，子文深知。"见杨巨源沉默不言，安丙又道，"好在凶徒刘昌国已然暴毙，倒是略可慰藉李副都统的在天之灵。"

杨巨源望了一眼安丙，冷冷地问："宣抚莫非也相信王喜那厮的鬼话？"

安丙语塞。

杨巨源字字铿锵："戕害李副都统的元凶并非刘昌国，而是王喜。"

安丙迟疑片刻，轻声问："子渊可有证据？"

杨巨源霍然回答："天地为证！"

安丙竭力一笑道："参议官一定哀伤过度。这等毫无根据的话出于君口，入于我耳，往后莫要再提。"

杨巨源终于忍耐不住，怒斥道："安子文！王喜无道，残害忠良，销蚀正义，你非但不正王法，反而包庇奸佞，为虎作伥，究竟是何居心？川蜀为国家倚重，朝廷青眼有加，将其托付于你，想不到你与吴曦、王喜之流竟是一丘之貉！"说罢，咚咚咚大步奔出官厅。

安丙眼前一黑，呆若木鸡，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缓过神来的安丙心如刀绞。回想出仕以来，自己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也属一帆风顺，什么时候受过如此指摘？不，不是指摘，是凌辱！凌辱他的清誉，凌辱他的人格！自己怎么可能会与吴曦、王喜同列？难道他不知道杀害李好义的元凶就是王喜？他之所以暂且姑息，正是因为朝廷寄重万分，他才不能造次。难道非要促使王喜步吴贼后尘，再次祸乱川蜀不成？

整整一夜，安丙挑灯孤坐。

依今日的情形，杨巨源对李好义之死断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要向王喜寻仇，到时候兴州城将血流成河。安丙判断杨巨源复仇的日子，当选在李好义灵柩入土之时。李好义已停丧五日，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两天。

天明时分安丙和衣打了个盹，很快即被亲随叫醒："兴元彭都统派来信使。"

安丙擦把脸，整好衣冠，吩咐引入后堂。兴元信使不仅送来了都统彭辂的信札，还附上了杨巨源写给太师韩侂胄的书信。在杨巨源写给韩侂胄的书信里，杨巨源十分详细地叙述了兴州平叛的缘起及经过，其中包括程允与安丙晤面后的一些对答。这些对答碍于当时情势，有的委婉，有的卑谦，如"子文不才，愿襄助杨壮士谋取大事"等。重温当日的言说，安丙不由得脸颊阵阵发烫。

虽然杨巨源这封书札里没有夸大之词，但因为这封书信送达的对象是当朝太师、平章军国事韩侂胄，安丙的眼里渐渐有了阴鸷之气。且不说杨巨源诉功于朝是何动机，它无疑将严重影响安丙的前程。

在彭辂的书信中则毫不客气地指出，杨巨源越级上书朝廷，是对四川官府的大不敬。正因为杨巨源不敬四川官府，使彭辂愤然决定截留杨巨源的书札，送与安丙处置。

直到这时，安丙终于下定决心。

吃过早饭，安丙命安蕃率五百名兵士埋伏在安抚司内，命安焕去城外请杨巨源前来议事，并吩咐道："参议官若是问起，就说是商议有关李副都统的丧葬事宜。"

安焕变了脸色，拎着心问："兄长莫非是要……"

安丙轻轻点头。

安焕颤声道："兄长想过没有，千秋万载，世人将如何评说？"

安丙用低沉的声音回答："此时当以蜀中安危为重。"

安焕满脸黯然。

须臾，杨巨源来到州衙，只见安丙端坐堂上。杨巨源也不行礼，冷冷地问道："宣抚召我何事？"

"来人！"安丙低喝一声，"将反贼杨巨源拿下！"

伏兵一拥而上。杨巨源没有反抗，任兵士解除腰刀，扭住双臂，依然面若冰霜问道："我有何罪？"

安丙道："你私自回军，屯兵城外，图谋不轨。"

杨巨源"嗤嗤"一笑道："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告诉你安子文，我要是图谋不轨，昨夜你就成了刀下之鬼！"

安丙毕竟心虚，和缓一下语气道："自家不会杀你，送你去阆中大狱，等候朝廷发落。"

杨巨源带下去后，安丙吩咐安蕃道："火速知会王喜，命他派人将杨巨源械送阆中大狱。"

安焕闻听大惊，急忙制止道："兄长切切不可！"

"有何不可？"

安焕道："兄长让王喜派人械送，这不是要杨巨源的命么？"

安丙面色森冷地道："事已至此，他杨巨源难道还能留着？不仅他杨巨源不能留着，他的那一班亲校也不能留着！"说罢，吩咐随从命王喜派兵包围城外义军，将朱福、车彦、傅桧等人就地斩首……

当日，押送杨巨源的船只行至大安军龙尾滩，负责押送的队将樊世显喝令靠岸。杨巨源问为何停船？樊世显说参议久渴，喝碗水再走。杨巨源知道是王喜动手了。至岸坡，杨巨源手指一片绿茵茵的草地，仰天大笑道："这儿好一片葬地，年年枯荣，世代不绝！"言毕，引颈就戮。

李好义与杨巨源双双遇害的消息传到临安，再一次震惊了朝廷。

关于兴州呈报的李好义和杨巨源的死因，不仅韩侂胄和一班大臣不信，就连赵扩也不相信，望着众宰执问道："杨巨源首倡平叛，忠心谋国，怎么会因为嫌赏功太薄而生变乱呢？还有刘昌国，踏白军的一名统

领，胆敢僭越都统，毒杀副都统？”

韩侂胄道：“臣以为刘昌国毒杀李好义必定为王喜指使，其后也必定为王喜所除。至于杨巨源之死，与安丙有莫大的干系。”

陈自强、李璧、张岩均认同韩侂胄的判断。

赵扩半晌无语。原以为蜀中有安丙主政，王喜、杨巨源、李好义相辅，新旧搭配，文武相济，很快便能开创出新的局面。谁知不到百日，李好义、杨巨源竟双双殒命！更为严峻的是，安丙坐大，私处大臣；王喜恣横，残害忠良。若任由下去，川蜀将无朝廷法度。

“朝廷是否派大员入川勘查案情，缉拿真凶？”赵扩又问道。

几名宰执一齐望着韩侂胄，此时的他百味杂陈。一方面他对李好义、杨巨源之死深为愤慨，恨不能即刻罢免安丙，拘拿王喜进京问罪；另一方面他又对杨巨源之死深为自责，毕竟赏平乱之功，是他一手将安丙与王喜排序在了杨巨源之前。

“臣以为，眼下以稳妥为要。”韩侂胄抑制住翻滚的思绪徐徐道，“李好义、杨巨源的真正死因，有待日后甄别。如果真是安丙、王喜之流胆大妄为，再为其申述冤情不迟。”

几名宰执点头，赵扩也认为眼下唯有如此。

“为防止安丙进一步坐大，朝廷须另派大员入川，加以制衡。”韩侂胄又道，“至于王喜，一年半载后调出川蜀。”

对于韩侂胄的这一提议，赵扩和宰执大臣也一致同意。

接下来商议进川人员，最后议定，命成都府路安抚使杨辅为四川宣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按宋制，在宣抚使衔中嵌入制置二字，权限要比宣抚使大。也就是说，杨辅在成都开设的宣抚制置司，规格要高于宣抚司，何况安丙开设的只是宣抚副司。杨辅是四川宿老，曾出任过四川总领、利西安抚使、潼川安抚使等职。至于利东安抚使，命刘甲重回兴元担任。且在刘甲重返兴元之前，由韩侂胄及宰执大臣集体召见，明确告诉他首要任务是看住安丙和王喜，集中精力以应对兴州不测。一旦兴州情形有变，立即上禀朝廷，同时联络金州都统司占据阳平关。

开禧三年的整个夏季，宋廷都在谋划着如何预防兴州再起动乱。

南方宋廷苦于蜀中遥远难制而焦头烂额，北方大金则因为铁木真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称汗建国而坐卧不安。

对于铁木真，完颜璟一直不太在意。草原部落众多，乞颜部并不是最强盛的一个。且不说位于草原西部的乃蛮部，也不说位于草原中部的克烈部和斡亦赤部，单是乞颜部周遭的蔑儿乞部、泰赤乌部、札答兰部，都是乞颜部的强劲对手。战败塔塔尔部以后，完颜璟拒绝了胥持国的建议，钦命铁木真为乞颜部首领。谁料想去年正旦节前夕，西夏国主李安全派使臣前来致贺新年，并告诉完颜璟铁木真已在斡难河畔建立了大蒙古国，号为成吉思汗。西夏使臣还说，蒙古刚一建立就出兵西夏，掳掠人口，抢劫财物。

完颜璟大为惊愕。要知道，与西夏北部接壤的是乃蛮部。铁木真敢于深入西夏内地，那实力雄厚的乃蛮部呢？

使臣禀告，乃蛮部大势已去，太阳汗伤重而死。使臣还说，铁木真之所以攻打西夏，是因为西夏接纳了克烈王汗脱斡邻勒的儿子桑昆。

完颜璟再一次大惊失色："如此说来，克烈部也被铁木真打败了？"

使臣点头。

"这……这怎么可能呢？"完颜璟喃喃自语，"乃蛮部与克烈部可是草原上最为强大的两个部落……"

西夏使臣的话很快得到证实，草原上像星星一样众多的游牧部落已全都臣服在铁木真的铁蹄之下，完颜璟为自己的疏忽感到不安。

过完上元节，完颜璟将宰执大臣、六部尚书以及元帅府、枢密院、大宗正府、御史台的主要官员召进宫中，商议北方情势。

年前完颜璟对宰执班子进行了调整补充。升御史大夫仆散端为尚书右丞，升吏部尚书独吉思忠为参知政事。铁木真统一草原和建立大蒙古国，朝中大臣均已知晓。在正旦节期间，整个京城都在议论此事。

"减丁之策已停止施行六十余年，致使蒙鞑势力日益坐大。"完颜璟缓缓道，"如今东起我朝上京，西抵高昌回鹘全是蒙鞑的地盘。去岁铁

木真侵犯西夏，攻破西夏重镇斡罗孩城，掳掠人口与财物。西夏为我朝西北屏障，铁木真进攻西夏，意在觊觎大金……”

人人无语，无不想起九十多年以前太祖于北山黑水起兵，不就是这般光景？先灭大辽，再攻大宋。如今九十多年前大辽的命运已经降临到了西夏的头上。若西夏覆亡，大金势必两面受敌。

讲完形势，完颜璟扫视众位大臣，问：“众卿以为该如何应对？”

朝廷之兵已于去年秋天陆续调往了南部边境，目前正在川蜀、鄂州、两淮等地与宋军对峙，北疆空虚。可如果要从川蜀、鄂州、两淮一线将大军撤往北部边境，又有可能与去年初夏一样，招致宋军大规模反击。

“襄阳、德安已经围困了两个多月，破城在即，臣以为应当继续攻击。”仆散端是力主向南用兵的大臣，此时仍然坚持攻取德安与襄阳。

完颜璟微微皱上眉头，问道：“襄阳与德安何日可破？”

仆散端回禀道：“完颜匡来信说襄阳城池深厚，尚需时日，德安城小，还有两个多月就可以断粮。”

“两个多月？”完颜璟兀自摇了摇头。

独吉思忠道：“陛下勿忧，北疆自大定以来，修堡寨，筑界壕，十年用工七十五万，足可抵挡蒙鞑的骚扰。”

独吉思忠任过四年西北路招讨使，其言辞有一定分量，话一结束立即引来吏部尚书范楫与户部尚书高汝砺的赞同。

完颜璟忽然想起胥持国去临潢后，曾经来过一道奏折，说沿边堡寨毁坏严重，界壕多为风沙掩埋。

独吉思忠继续道：“我大金界壕，与秦长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北地兵马不多，但有界壕守御，蒙古人不足为虑。”

此时的完颜璟并不糊涂，他知道单凭一道界壕无论如何也挡不住蒙古人。如果正如胥持国所说，风沙已掩埋了界壕，情形将会更糟。

完颜宗浩也是力主向南用兵的宰执大臣，道："南征以来，我军扫荡两淮，若再攻克德安，直下鄂州，势必引起宋国慌乱。眼下可令吴曦打开关隘，让秦陇大军进入四川。若如此，将致使临安朝廷动摇……"

此次召对本来是商讨如何破解北部边境面临的危机，最后的结果却变成了继续向宋廷施加压力。召对结束后，完颜璟连夜派人传旨完颜纲，命他迅速与吴曦接洽，让金兵进入四川。在完颜宗浩、仆散端等人看来，只要金兵进入了四川，宋廷必然崩溃。

但完颜璟仍然心忧北地。召对结束后，他将礼部尚书张行简召进内殿。张行简在任礼部尚书前曾出任临潢府总管。

"朕召卿前来，是问胥持国近况如何？"完颜璟道。

"胥持国？"张行简一愣，"不是早已亡故了么？"

闻言，完颜璟怔住了。当年贬胥持国出京，给予了一个副枢密的头衔。实际上，这个副枢密只拿俸禄不领任何职事。这么多年来，完颜璟只收到过胥持国的一道奏折，之后再无任何音讯。现在忽然听说胥持国早已亡故，对完颜璟来说不啻一记重拳。

"胥持国到达临潢后，身无职事，一直在界壕边行走。"张行简道，"有一年，胥持国前往庆州，因遭遇大雪，冻死在了龙驹河畔……"

好半天，完颜璟轻轻点了点头："朕……知道了。"

张行简又问："陛下为何想起胥持国来？"

完颜璟缓缓道："朕是想，我朝最了解北地边事，非胥持国莫属。"

那怎么会呢？仆散揆、完颜宗浩、独吉思忠都任过东北路或西北路招讨使，难道比不上一个胥持国？不过，张行简忍住没说。

到了正月底，完颜璟再次就北疆局势与群臣会商。这一次完颜璟扩大了规模，在京官员五品以上全部参与，地点选在刚刚落成的广仁殿。人多了，意见也多了，但大多数人的意见依然是向宋开战。究其原因，是吴曦归降。吴曦归降勾起了金国大臣们的野心，既然川蜀为我所有，直下两浙岂不是指日可待？

事情发生逆转是三月初，一道来自凤翔府的急奏浇灭了大金群臣积极伐宋的热情：兴州发生变故，吴曦被诛。紧接着，蜀口所有关隘加强了戒备。金廷布置在川陕一带的兵力并不雄厚，根本不具备向川蜀内地发动进攻的能力。直到这时完颜璟才痛下决心，停止南部一切军事行动，命完颜匡放弃襄阳、德安，回师唐、邓；命纥石烈子仁放弃濠州，撤回淮北；命完颜纲于关外四州只留驻少量兵力，大部退回秦州、凤翔。此时，仆散揆病故河南，完颜宗浩被任命为河南宣抚使。

进入四月，蜀口宋军展开全面反击，完颜璟大感紧张，急调河中府八千弓箭手驰往秦、巩一线。好在宋军只限于收复失地，四月下旬，宋军陆续停止行动。五月，完颜璟将完颜宗浩召回上京，商议撤军事宜。完颜宗浩带回了一个令完颜璟意想不到的消息：宋廷遣使求和。

“何人为使？”完颜璟问。

完颜宗浩道：“方信孺。”

完颜璟摇头道：“从未听说过此人。”

完颜宗浩道：“谍报称，此人原为萧山县丞，出使前加朝奉郎，充枢密院参议官。年届三十，能言善辩。”

“如是甚好。”完颜璟颔首。

七月，方信孺来到上京，完颜璟在仁政殿予以接见。行礼毕，方信孺道：“臣奉朝廷之命，前来与叔国议和。”

完颜璟问：“是议和还是求和？”

“是为议和。”

“既为议和，叔国不准。你回去吧。”

众臣一惊。皇上既然已下令停止伐宋，此时与宋议和正当其时。一旦和议达成，即可回兵北疆防御蒙古人入侵。

只见方信孺并不慌张，款款道：“臣奉旨议和，叔国皇帝只准求和，古往今来，战败方为求和，请问叔国皇帝，我国战败了么？”

不待完颜璟回答，独吉思忠出班道："荒谬至极！叔国大军深入两淮，围德安，困襄阳，难道是我们败了？"

方信孺不慌不忙回道："微臣并无此意。微臣只是说，两国交兵以来，叔国大军得我滁州、濠州，我亦得灵璧、涟水；叔国大军难克庐州、和州、楚州、德安、襄阳，我也难下巩州、宿州、下邳。叔国大军于蕲县焚我粮秣，我亦在清口毁叔国大军辎重……"

"好啦，别说啦！"完颜璟止住方信孺的话头，"议和也成，但有五事，侄国必须依从。"

"请叔国皇帝明示。"

"其一，割两淮；其二，增岁币；其三，犒军；其四，还俘获；其五，罪首谋。"

此语一出，整个殿堂一片深寂。方信孺浑身血流加剧。若说前四事尚可商榷，最后一事简直是痴人说梦！兴兵北伐，收复故土，何来"罪首谋"一说？

完颜璟咄咄逼人："方参议，侄国谁为边衅首谋？"

方信孺答道："此次交兵，并无'首谋'。"

"并无'首谋'？"完颜璟冷冷一笑道，"若无'首谋'，袭我泗州，焚我灵璧，那是何人所为？是乱民吗？"

方信孺道："回叔国皇帝，泗州与灵璧，百年以前即是侄国疆土。侄国动兵，只不过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完颜璟愣怔片刻，大怒道："一派胡言！有隆兴和约在，叔侄两国，以淮水中流为界。"

"敢问叔国皇帝，隆兴和约从何而来？"

"隆兴和约为先皇帝所签！"

"先皇帝签约，于叔国，是吞并河南、陕西之地；于侄国，是忍辱含垢，延续国祚之举。和约出自屈辱，岂有公道可言？没有公道，哪来

的和约？”

完颜璟语塞了。

方信孺不想在朝殿上激怒完颜璟，他奉旨议和，想到的是使命，遂道：“此次和议，仍以公允为准。叔国皇帝所言五事，犒军、还俘获、增岁币可以商谈，割两淮微臣不敢自专，至于两国交兵罪首谋，从古至今，闻所未闻！”

完颜璟语塞片刻，霍地站起道：“回禀你家国主，前四事尚能通融，唯有罪首谋一事不得更改！”说完拂袖而去。

傍晚时分，仆散端与独吉思忠来到西苑求见完颜璟，刚用过晚膳的完颜璟正在露台凭栏观鱼。此时夕阳西下，凉风习习，露台四周新植的银杏树婆娑有声。行过大礼，君臣三人于露台坐定。

“朕料想你们二人要来，已为你们备好了茶。”完颜璟指着茶盅道，“这茶来自大理，可解暑生津。”

女真人原不饮茶，直到南下中原后才与宋人一样爱上茶饮。可大金国不产茶叶，所需茶叶全靠贸易。到大定末年，朝廷每年购进茶叶需耗资百万贯之多。完颜璟继位后，下令限茶，敕命七品以上官员方可饮茶品茗，七品以下官员若擅自享用茶叶者，轻者监禁，重者流放。皇帝赐茶，那是臣子莫大的荣幸。

仆散端、独吉思忠谢过，恭恭敬敬地坐在杌子上等候圣谕。

完颜璟呷了口茶问：“你们可知，江南最惧怕什么？”

独吉思忠看看仆散端，斟酌着道：“江南……最惧怕兵威……”

完颜璟颔首微笑。

独吉思忠问：“难道陛下的‘罪首谋’，即是向江南继续加威不成？”

仆散端道：“不知陛下以为此次边衅的首谋是谁？开战之前宋国皇帝降有诏书，莫非圣上要问罪宋国皇帝？”

完颜璟轻轻搁下茶盅，望一眼仆散端和独吉思忠，问道：“宋廷有

一人，名叫韩侂胄，你们可曾知晓？”

独吉思忠长年驻守北疆，来中都时间较短，不大了解宋廷的人事，遂摇头说不知。仆散端想了一会儿道：“臣略有所闻。”

完颜璟侃侃而谈：“那韩侂胄原不过一名合门官，因拥立赵扩有功，受到宠信。虽说身任闲职，却位列宰相之上。此次边衅，即是韩侂胄极力倡导所为。”

独吉思忠道：“如此说来，那韩侂胄才是边衅首谋？”

完颜璟点点头。

仆散端和独吉思忠一时无语，他们打心底敬服自己的天子，天子掌握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多得让他们感到神秘。

完颜璟眼里有了阴鸷之气：“此人心机不深，谋略平平，但兴军尚武，立志恢复，若不除掉此人，南疆永无宁日。南疆不宁，我大金雄师就不能全力抵御蒙古。到那时，我国将南北受敌！”

夕阳沉下去了，晚霞正在急遽消退，露台有了凉意，有侍女过来请圣上回殿阁用药。

独吉思忠见圣上意犹未尽，遂问：“既然宋国皇帝十分宠信韩侂胄，陛下欲罪首谋，那韩侂胄岂会善罢甘休？”

仆散端也道：“对呀，那韩侂胄位列宰相之上，当属权臣，万一韩侂胄怒而兴兵，如何应对？”

“正因为韩侂胄位高权重，朕才决意棋走险招。”完颜璟端起茶盅，轻抿一口道。

“微臣愚钝，请陛下明示。”独吉思忠道。

“朕这招棋看似有悖常理，实则奇妙无比。朕料定宋使南返，必将搅得宋国君臣坐不安席，食不甘味。那韩侂胄不仅难于兴兵，甚至还有性命之忧……”

完颜璟正要兴致勃勃往下说，又有侍女出来催促：“元妃娘娘请陛

下回殿阁服药，药汤已经凉了！”

完颜璟这才余兴未尽地刹住话头。

第十八章　昏廷函首

在大金国的历代皇帝中，完颜璟算不上雄才大略，但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一个。宋金和议，完颜璟提出“罪首谋”，这一招实在大出宋廷意外。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其中的凶险也在逐渐显现。

八月中旬，方信孺回到临安。他首先进宫复命，然后来到机速房，向韩侂胄汇报和谈经过。

“哪五事？”韩侂胄问道。

“一为割两淮，二为完岁币，三为犒军，四为归还俘获——”说到这里，方信孺顿住了。

“五为何事？”韩侂胄略略抬起眼皮。

方信孺低头垂手道：“下官不敢说。”

“有什么不敢说的？”韩侂胄望着方信孺，有些不解。

方信孺鼓起勇气道：“五为……罪首谋。”

“罪首谋？”韩侂胄一时未明其意。

“就是……要治罪太师……”方信孺嗫嚅道。

有那么一瞬间，韩侂胄僵住了。八月的午后，临安依然阳光炽烈，空气中飘荡着夏天的余威，他却感到一阵酷寒。

方信孺硬着头皮继续道：“那完颜璟对下官宣示，五事中以罪首谋最为紧要，不得通融。”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方信孺退出去了，宽敞的机速房只剩下韩侂胄一人。房外古槐树上的知了叫得撕心裂肺，他仿佛置身冰窟之中。罪首

谋……也就是说，欲要议和，先斫自家头颅！

议和一说是金人首先提出来的。去年十二月间，纥石烈子仁久攻庐州、和州不克，退师濠州，派幕僚韩元靖来到扬州面见淮东宣抚使丘崇，提议罢兵议和。最初的和议条款，金人只提出要岁币、犒军以及归还战俘，上报到开封行省，增加了割地，到了金廷，又增加了“罪首谋”，且将“罪首谋”列为头筹。

有堂吏叩门，说大内来人，请太师进宫面对。

韩侂胄挣扎着蠕动一下身子。方信孺归国后，首先进宫回禀了圣上。圣上对完颜璟所提的“五事”会是什么态度呢？自从圣上欲将田俊迈交予虏人起，韩侂胄就对圣上多了一层忧惧。当然，他不相信圣上会斫下他的头颅，但圣上会受到惊吓，或许会终止恢复大业。

当初韩侂胄同意罢兵言和，并非是真的和谈，目的是争取时间重整军备，寻机再举北伐。可这事传到了圣上耳朵里，假和谈变成了真和谈，急命方信孺远赴中都。

酷寒渐渐逝去，接下来便是奇热，韩侂胄悲愤已极。收疆复土，本属道义，完颜璟竟然异想天开，要自家的首级，直是活生生地辱杀自家！自古以来，有道伐无道，是为天理。可现在，无道横行于世，有道反遭欺凌……

进入内殿，请过圣安，韩侂胄静立在赵扩面前，等候官家开口。谁知此时，赵扩所说的事情全然与和议无关：“昨日韩太尉进宫，欲迁往雷州居住。雷州乃荒僻之地，朕一时拿不定主意。若允准了韩太尉，朕有负恭淑皇后；若是不准，又有违太尉本意。朕实在是左右为难。”

闻言，韩侂胄很快明白是怎样一回事了。近年来，韩同卿、韩显卿一直在议论迁居。先是说迁居福州，后来又说迁居广州，现在则迁居更远，是雷州了。韩侂胄心底很不是滋味，他知道韩同卿、韩显卿为什么急着迁居。前方战事不顺，宫中杨后敏狯，加之恭淑皇后无嗣，他们这是畏祸。可他们就不想想，韩氏一族在临安的就这么些人，他们一走，余下的岂不更加孤单？转念一想，既然铁心要走，即是强行阻拦，也于事无补。

韩侂胄正要开口，赵扩又道：“卿与太尉一脉相连，可从旁规劝。

远涉雷州，言语不通，风习不合，虫虺出没，瘴疠盛行。若太尉真要迁居，朕可命人在明州一带择一吉地，既避开大都喧哗，又使亲族不远。卿以为如何？”

“臣这就去太尉府上宣示陛下的恩德。陛下爱怜韩氏一脉，臣万分感激。恭淑皇后若九泉有知，也会为大宋祈福。”韩侂胄说完，并没有告退的意思，沉默片刻又道，“方信孺从燕京归来，说完颜璟提出五事，称五事不决，不予议和。”

赵扩或许看出了韩侂胄的心思，若无其事地道：“朕已知晓，完颜璟所提五事甚为荒谬。两淮为江南屏障，岂能割让于虏人？若割让两淮，岂不是开门揖盗？至于首谋，太师放心，有北伐诏书在。”

韩侂胄略略感到安慰：“臣以为此番议和，完颜璟并无诚意。所提五事，名为和议，实为刁难，我朝须战和并举。”

赵扩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沉吟片刻道：“南北和议，兹事体大，朕决意再派使臣前往燕京。”

韩侂胄迟疑道：“方信孺三番北上，历时半年，和议未成……”

赵扩打断韩侂胄的话道：“朕决意，改王枏为使，不知太师以为如何？”

王枏为王伦之孙。绍兴年间，王伦衔命使金，因和议搁浅，不领受大金职事，被完颜亶下令缢杀。赵昚继位后，表彰忠臣，访得王伦之孙王枏，荫以武职，目前在登闻鼓院任职。

“王枏乃忠臣之后，可以信赖。”韩侂胄点头。

“既如此，令王枏择日北上。”

从宫里出来，太阳西沉，凉风习习。渐渐地，韩侂胄落回原处的心又悬起来了。适才说到首谋，官家为什么要提北伐诏书？此次北伐，朝野尽知启兵在前，下诏在后。官家提及北伐诏书，其用意莫非是在暗指自家无诏兴师？韩侂胄立住脚步。圣上虚岁四十，身子骨虽然仍是当年模样，可性情、心机、谋断都已不是当年。当年的官家酷似一潭清水，澄净透明，可现在，潭中之水已然混沌。想到这里，先前那种酷寒又在

韩侂胄心底弥漫。

“爷，上轿吧。”轿夫轻声呼唤。

韩侂胄这才意识到已经出了东华门，立即恢复应有的威严，用低沉的口吻对轿夫说道：“先别忙着回南园，去韩太尉府。”

从东华门向北，进入御街，韩同卿的府邸位于长庆坊。

韩同卿极为谨慎低调，身为皇后之父，府邸狭小且又陈旧。韩侂胄登门不多，韩宣儿驾崩后，来往得更加稀少，韩同卿将韩侂胄迎入正厅。见陈设简陋如此，韩侂胄不觉心生怜悯，将原先准备劝说的话咽下去了。

上茶毕，韩同卿又引内人及二子拜见，然后坐下叙话。

“叔公今日恁地空闲，来敝府坐坐？”韩同卿问道。

韩侂胄道：“自家适才去了大内，圣上说你们欲迁居雷州。”

韩同卿回道：“小侄有几位友人纷纷来书相邀，都说雷州不错。”

“有何不错，说来听听？”

“其一，雷州夏无酷热，冬无严寒，四季如春；其二，历代文人贤士，多会于此；其三，雷州临近交趾，便于贸财。不瞒叔父，府中的日常用度已捉襟见肘。”

韩侂胄一时没有吭声。雷州自古即为流放之地，其荒蛮景象可想而知。不过，本朝有寇丞相（寇准）、李丞相（李纲）、赵丞相（赵鼎）、淮海公（秦观）、苏学士（苏轼）等前贤在此谪居，遗迹遍布，足可凭吊。半晌，他才颔首道：“既是要走，就快走吧。显卿有文资，我当奏明圣上，在广南谋一份差遣。”韩同卿经济境况不好，韩显卿自会更差。

听说韩侂胄愿为韩显卿谋一份职事，韩同卿大为感激：“若这样，显卿一门则免遭冻馁。”

坐了一阵子，韩侂胄起身告辞。韩同卿竭力挽留用膳，韩侂胄摇手

谢绝了。从韩同卿府邸出来，韩侂胄想，韩氏兄弟若得知完颜璟要取他的头颅，只怕会走得更快。

过完中秋节，韩氏兄弟就南迁了。韩显卿的差遣也已落实，为廉州（广西合浦）通判。清晨，韩同卿、韩显卿两府八十多人在候潮门登船，顺钱塘江入海，然后驶往雷州。

韩侂胄没有送行。直到近午时分他才独自来到候潮门前，此时船队已远，钱塘江上一片空寂。有那么一瞬，他感觉自己的胸腔空空荡荡。

十月末，王枏从燕京返回临安。王枏虽忠，但完颜璟决心更铁。这一次，王枏带回了完颜璟的亲笔书札，他在手书里以更加强硬的言辞重申了议和条款：一、割两淮。若不割两淮便废除叔侄之国，宋廷俯首称臣；二、罪首谋，则“函首以献”，否则继续加兵。至于其他三事，岁银增五万两，岁绢增五万匹，犒军数目为一千万。

赵扩阅毕，半天无语，末了对王枏道：“你去吧。”

完颜璟的态度令赵扩郁愤。割两淮，岂不要划江而治？七十余年来，数代先皇为捍卫两淮夙兴夜寐，呕心沥血。两淮大地岂能丢失在他手里？可是，若不割让两淮，如何答复虏人？还有罪首谋，谁是首谋？他完颜璟难道要朕的项上人头么？

在大殿上独坐了很久，赵扩吩咐冯成传韩侂胄觐见。

王枏使金，韩侂胄也非常关注。他担心金人进一步恶言恫吓，使原本胆气不足的圣上越发畏敌如虎。看罢书信，果然，完颜璟在要挟圣上。

韩侂胄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缓缓道：“臣以为，完颜璟荒谬至极！彼为寇贼，占我河山，役我百姓，我志在恢复，反污我居心叵测，私开边衅！”

赵扩应道：“朕也以为，毫无道理。”

“陛下，臣有一言，今日不得不说。”韩侂胄觉得圣上的态度过于阴柔。面对虏人的横蛮，身为一国之主，应该意志坚定，态度鲜明。

“卿只管道来。”赵扩颔首。

渐渐，韩侂胄心底涌起一股悲情，声音发颤道："靖康以来，我朝已有两度议和。绍兴议和我朝俯首称臣，隆兴议和我朝垂手称叔。两度议和不仅丢失了唐、邓、商、秦四州，输送绢银千万，还折我国威，辱我祖宗！历代圣帝倡导中兴，冀望恢复，可时至今日，山河依旧！如此下去，何日是头？"

这话虽然听起来刺耳，却是实情。赵扩沉默片刻后问道："卿以为，我朝应该如何应对？"

韩侂胄朗声道："备战！无战不足以立国，更遑论恢复？即便议和，也要痛击敌虏，否则只能是城下之盟！"

赵扩看着韩侂胄，始终一声不吭。

虽然没有得到赵扩的首肯，韩侂胄也决意再战。在机速房，韩侂胄召集众宰执布置兴兵事宜。首先是加强枢密院的力量，处置了苏师旦，枢密都承旨空缺，韩侂胄决意调辛弃疾入京出任枢密都承旨一职。淮东战区，由毕再遇升任山东、京东招抚使兼镇江都统。田琳守庐州有功，升任建康都统。周虎守和州有功，升任池州都统。川陕战区，王喜调任江陵都统，由中军统制李贵升任兴州都统。韩侂胄决心待王喜一离开川蜀，就罢免其江陵都统之职。

对于人员变动，陈自强、张岩、李璧都大惑不解。陈自强问道："太师……莫不是又要兴兵？"

韩侂胄沉着脸道："正是。"

三名宰执一时没有说话。自从完颜璟提出"五事"作为议和的条件后，政事堂的氛围便有些尴尬。一方面要商议如何应付完颜璟所提的五项要求，一方面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开"罪首谋"一词。王枏回京后，圣上没有召见宰执，韩侂胄也没有传达，但三名宰执仍然从各个渠道获知了圣上的态度。

"太师欲战，是为完颜璟的……'罪首谋'么？"李璧轻声问道。

韩侂胄丝毫不回避道："既是，也不全是。"

李璧又问："何谓'既是，又不全是'？"

韩侂胄道："完颜小儿要我的首级，岂是羞辱下官？是折辱我朝。羞辱下官，下官可以容忍；折辱我朝，万万不能！此为'既是'。'也不全是'，圣上畏惧虏人，不定哪一天就会下诏停止北伐。"

三名宰执一时无话，韩侂胄分析得极是。完颜璟所提五项条件，正在摧折圣上的意气。一旦圣上下诏取消北伐，所有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静了一会儿，李璧又建议道："太师力主北伐，下官赞同。只是下官以为完颜璟不拒和议，却又要挟我朝，一定另有他图。此时应责令各宣抚司、招抚司详查敌情。若敌情不明，兴师无益。"

张岩也附和道："李参政说得是，目今不宜兴师。今岁湖南大旱，浙东大水，各地纷纷请求减免税课，国用日益严峻。"

陈自强也一旁劝解："下官主政国用司，收支不抵。若要兴师，也须等待来年夏粮征收之后。"

"国家存亡之时，岂能坐等来年？"韩侂胄厉声说罢，大声宣布，"自即日起，官绅之家捐资以助军用。自家领首，捐钱二十万贯。"

韩侂胄看着陈自强，想起苏师旦所言，怒火升腾又道："先生身为右相，不能输于自家。参政十万，六部尚书八万，三师三公比照参政，诸殿学士比照尚书。侍郎以下官员分为三等，五万、三万、两万。"

"我……我我……"陈自强脸上一阵灰，一阵白，苦笑道，"太师领头捐资，下官理当义不容辞。只是……只是此议一出，反对者必众。"

韩侂胄铁着脸问："何人反对？"

陈自强道："那些没有职事的官员，譬如……譬如杨太尉。"

陈自强所说的杨太尉即杨次山。

不提杨次山则罢，提起杨次山韩侂胄顿时怒不可遏："杨太尉身为国戚，理当尽忠国家。杨太尉比照参政，捐钱十万！"

第二天，韩侂胄便命周筠将二十万贯钱送到了国用司。

就在韩侂胄带头捐资的当晚，杨次山来到宫中。

“兄长这时候进宫，莫非有什么大事？”杨桂枝问道。

杨次山长叹一声，遂把官员捐资的消息说一遍后道：“为兄的情形圣人大体知晓，虽然官至太尉，可家中无甚田产，积蓄也薄。如今托圣人的福来到京城，做的也是个闲官。朝廷命捐资十万，为兄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为兄想请圣人出面跟皇上说说，能不能酌情减免。”

“捐资？为谁捐资？”杨桂枝惊问。

“说是捐资以助军用。”杨次山垂头叹气。

杨桂枝摇摇头道：“奴家听圣上的口气已无意兴兵，哪来的官员捐资以助军用一说？”

“圣上若无意兴兵，那一定是太师主意。”

杨桂枝颔首道：“兄长说得极是，金人欲取韩侂胄的首级，韩侂胄躁怒难耐，方出此下策。”

杨次山沮丧道：“如今韩太师势大，连圣上都避让三分，如之奈何？！”

杨桂枝看着兄长愁苦满面的样子，不觉怒上心头：“兄长不用缴纳，也不必焦急，容奴家思量个万全之策。”

次日傍晚，赵询散学后来慈元殿给杨桂枝请安。此时赵询已虚岁十五，身子骨虽然单薄，却是个头高挑，眉目清秀。

“今日所学为何？”杨桂枝问。

“《春秋》，‘周天子为郑所败’。”赵询答道。

杨桂枝闻听大喜，她正思谋着如何向赵询开口，赵询却为她带来了话题，于是道：“奴家少年时也读过《春秋》。郑庄公曾为周室重臣，后来势力坐大，反叛周室，与周桓王为敌。”

赵询笑着点头：“母后学识渊博，孩儿不及万一。”

“我儿刻苦善学，将来必定胜我十倍。”

闲叙几句，杨桂枝突然正色道：“我朝也有郑庄公。”

赵询闻言一惊，不知所措。

“询儿可知，我朝郑庄公为谁？”杨桂枝问。

赵询怔怔地答不出。

“韩侂胄就是我朝的郑庄公。”杨桂枝恨恨地说道，“把持朝政，黜陟大臣，私开边衅，虚耗国财。如今金人要治罪首谋，韩贼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又欲动兵。国用不足，竟勒索民财！此贼不除，我朝不得太平！”

杨桂枝一席话说得赵询目瞪口呆。赵询对朝中大事略知一二，韩侂胄官至极品，连父皇都礼敬三分，今日母后却称为“韩贼”，并大加挞伐，他感到无比惊骇。

“我问你，愿不愿意为国除贼？”杨桂枝紧盯着赵询问。

赵询迟疑一下，点点头。

“好！”杨桂枝称赞道，“我儿虽然年少，忠勇可嘉。我在此许诺，只要除去国贼，我将亲口禀请圣上，立我儿为太子。”

这个许诺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赵询镇定会儿，道：“母后尽管吩咐，孩儿万死不辞！”

杨桂枝想了一想道：“明日散学后，请史先生进宫叙话。”

杨桂枝清楚，将史弥远召进宫来赋予万钧重托是一步险棋，弄不好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可即便是一步险棋她也要走，为兄长，更为她自己。韩侂胄不死，她没有出头之日。

时令已过小雪，临安的夜晚有了几分寒意。当史弥远给杨桂枝行过礼，在锦杌上坐下后，一股燠热蹿遍全身。此时的史弥远已从秘书少监升为了礼部侍郎。他清楚，眼前这个女人还可以给他带来部曹尚书甚至更高的官职。

“奴家请先生来，是有一事就教。”杨桂枝不称侍郎、教授而称先生，是从情感上拉近与史弥远的距离。

“圣人请讲。”史弥远企图站起，被杨桂枝摆手制止了。

杨桂枝道：“先生也是六部主官，对金人的‘罪首谋’如何看？”

对于皇后召见，史弥远也没有想到会咨询自己对金人‘罪首谋’的态度。然而他是何等精明之人，断定捐资一事杨次山定然进宫过，略一沉吟后道：“臣以为，‘罪首谋’虽为虏人提出，但开边之罪，诚莫大焉！”

“先生何出此言？”杨桂枝问道。

史弥远慨然道：“不备而战，妄动干戈，致使生灵涂炭，失地丧师，其罪万死莫赎！”

“先生真是这样想的？”杨桂枝既惊且喜。

史弥远不慌不忙回道：“兴兵之初，圣上就问过微臣，臣说‘此次兴师，计议草率，筹划粗疏’。圣上问胜负如何，臣说胜败难料。”

“圣上怎么说？”

“圣上……圣上……”

“请先生直言。”

“圣上恐怕慑于权臣的淫威，不敢睿断。”

杨桂枝咬牙道：“先生说得极是，韩贼威权太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奴家今日召先生进宫，为的就是除却巨贼……”

除却巨贼？也就是说……史弥远脑袋嗡地一响。

“先生为忠良之后，除贼救国是本分。”杨桂枝直视着史弥远的眼睛，“奴家所言，先生意下如何？”

史弥远清楚，皇后要向韩侂胄开刀，他已成为了皇后的同谋。他不可能退出，唯一的出路就是与皇后绑在一起，将韩侂胄置于死地。于是

轻轻吐出几个字："微臣听凭圣人吩咐，肝脑涂地不辞。"

杨桂枝颔首，郑重道："欲诛韩贼，殿前司至为关键。郭果出京后，夏震暂摄殿前司公事。夏震是临海人，与钱象祖同乡。先生可先联络钱象祖，要钱象祖联络夏震。至于官家那儿，自有奴家去说。"

"近日来，'四明人'十分活跃。前日去了钱参政府，昨日又去了娄正言家、林尚书家。"对于史弥远的活动，韩侂胄不能说没有觉察。他习武出身，有着一般人不具备的警觉。一日，韩侂胄在政事堂对陈自强、张岩、李璧说道。史弥远出生四明，因受到杨桂枝的信赖，在政事堂韩侂胄一般不呼其名，称之为"四明人"。钱参政、娄正言、林尚书分别是钱象祖、娄机和林大中。钱象祖虽然已经罢职，但仍然居住在临安，娄机为右正言，林大中为吏部尚书。

"他可去过你们的府邸？"韩侂胄的目光从几名宰执大臣的脸上扫过。

陈自强摇头道："没有。"

"没有。"张岩、李璧也摇头。

"想必他也不会去找你们。我为君子，彼为小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陈自强道："下官也听说'四明人'不断出入官员府宅，只是不知这'四明人'究竟在游说什么？"

韩侂胄哈哈一笑道："他还能游说什么？无非受人指使，弹劾自家。"

一时无人吱声，气氛很是凝重。自韩侂胄出任平章军国事以来，满朝文武大臣还没听说过有人上书弹劾。一个部曹侍郎倘若没有靠山，怎么会挑战平章军国事的权威？谁是靠山？在座的心知肚明。

韩侂胄扫视众人，愤愤道："一场恢复之战，虏人要自家的首级，朝中一些大臣也意欲弹劾。如此忠奸不辨，是非混沌，商贾只图敛财，官员一味苟安，士子不思国计，不出百年，靖康之耻又将再现！"

陈自强低声提醒道："太师言重了。"

“宣和年间不就是这样么？”韩侂胄反而将声音提得更高，“此次北伐，首倡是我，与各位相公无干。若圣上降罪，我自当去职。望各位相公安于职守，万不可沮索。”说完，韩侂胄揖手而去。

半晌，陈自强颤颤巍巍地站起身道：“下官当与太师共进退。”

待陈自强走后，张岩问李璧：“事已如此，季章意欲何为？”

李璧铮铮道：“国势艰危，岂可轻言去就。”说完，走到桌案前，埋头阅读堆如山积的各地文书。

韩侂胄回到南园，叫来周筠问：“‘四明人’今日有何动静？”

周筠回道：“那史弥远今日先去了卫尚书家，过后又去了雷给事家。”

卫尚书名卫泾，目前为礼部尚书，是史弥远的上司；雷给事名雷孝友，目前任给事中。此二人都曾与朱熹交好，得到过朱熹的青睐。

韩侂胄哼了一声道：“这史弥远还真是个钻营之徒，专挑与我存有嫌隙的人。”

周筠劝道：“太师还是早作防备为好。”

韩侂胄将头一昂，冷冷地道：“防备什么？虏人欲取我首级，他们莫非也要取我首级不成？”

周筠犹豫片刻，低声劝道：“太师不是一直以君子自称么？古人云，‘君子贞而不谅。’依小人看，太师还是及早禀陈圣上为好。”

韩侂胄略作沉吟，点点头，吩咐周筠备轿。

此时天色将晚，暮云四合。有疾风掠空，落叶簌簌。周筠看了看天说道：“变天了，太师还需增添衣物。”

韩侂胄一挥手道：“啰嗦！”

然而，当韩侂胄来到福宁殿，却被冯成挡在了宫外。他说皇上犯了

头风病，刚刚服完药，已经睡下了。

望着福宁殿内的灯火，韩侂胄不觉万分惆怅。自圣上登基以来，他韩侂胄什么时候被挡在了宫外？没有。从来没有。即便夜半三更，只要是他求见，圣上即刻宣召。

“要不，太师改日再来。”冯成赔着笑脸道。

韩侂胄什么话也没说，扭头走出宫门。

皇城外，周筠惊问道：“今日太师觐见圣上怎么如此之快？”

韩侂胄抬头看天，漆黑如墨，不见星斗。又回首看一眼大内，唯见北风尖啸，宫灯摇曳，喃喃作答：“冯成说官家的头风病犯了，刚服完药，睡了。”

周筠一边催促韩侂胄赶紧入轿，一边嘟哝道：“官家什么时候得头风病了？好像从没听太师说过。”

此时，在福宁殿里，杨桂枝率领赵询和史弥远正立于赵扩榻前。她吩咐冯成，任何人不得进入福宁殿。

对于皇后、询儿以及史弥远夤夜觐见，赵扩很是意外。他刚要躺下，听说皇后及皇儿觐见，只得披衣坐起接见：“快三更天了，你们为何来了？”

赵询看了一眼杨桂枝，率先开口道：“儿臣习读《春秋》，见‘周天子为郑所败’，十分不解，特地前来请教父皇。”

赵扩疑惑道：“何事不解？”

赵询道：“桓王为大周天子，郑伯仅为卿士，卿士为何对阵天子？”

赵扩笑了笑，朝史弥远努努嘴道：“询儿可咨询史教授。”

史弥远赶忙答道：“大王想听圣上解答。”

赵扩微笑着说道：“桓王继位，郑伯多有扶持。为酬谢郑伯的扶持之功，桓王将温邑赐给郑伯。郑伯于是势力坐大，擅权横行，藐视天

子。桓王听说后，罢黜了郑伯的一切职事，郑伯一怒之下起兵相向，于是便有了繻葛之战。”

杨桂枝一旁道：“询儿虽然年纪尚轻，读史常有心得。”

“古人以史为鉴，读史即为明理。”赵扩点头。

赵询忽然道：“依儿臣看来，我朝也有郑伯。”

“这……这是什么话？”赵扩猛地一愣，面带愠怒。

杨桂枝赶忙道：“圣上勿恼，听询儿把话说完再训斥不迟。”

赵扩绷着脸道：“好吧，你说。”

赵询娓娓道：“韩侂胄有拥立之功，此一似郑伯；韩侂胄序班丞相之上，此二似郑伯；韩侂胄高踞庙堂，无诏用兵，擅开边衅，藐视天子，此三似郑伯。”

“询儿不得浑说！”赵扩呵斥道。

杨桂枝维护道：“询儿没有浑说。如今韩侂胄蒙蔽官家，意欲再次兴兵。国库匮乏，竟然强令京城大小官员捐资。”

赵扩吃了一惊，问：“强令大小官员捐资？有……有这等事？”

杨桂枝道：“前日臣妾的兄长进宫说韩侂胄有令，北伐在即，捐资以助军用。太尉比照参政，捐资十万。臣妾的兄长虽然身为太尉，月俸不过百数，即便活上一百年也捐不出十万钱来！”

赵扩闻言，半晌说不出一个字。

要官宦捐资，韩侂胄原不过一时气急，脱口而出。过后静心一想，觉得施行不易。普通官员俸禄不高，哪里拿得出上万的银子？而那些权势煊赫的高官大员敛财有方，要他们吐出来，肯定比登天还难。究竟如何措置，韩侂胄还没有想出个万全之策。近几日要应付“四明人”游说众大臣，韩侂胄无暇他顾。既没有禀奏圣上，也没有在政事堂重新提出来讨论。谁知杨次山进宫告诉了杨桂枝，成了攻击韩侂胄的利器。

赵扩的脸渐渐阴了。

史弥远不失时机地道："陛下，前次兴兵，祸及四川、京湖与两淮。丧师万千，糜财无算。此次若再兴师，恐危及国家，动摇根本。"

杨桂枝也赶忙道："史侍郎言之有理。圣上若再不制止，大宋江山不保！"

"罢免平章军国事，与京宫祠。"赵扩沉默一阵，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来，当即命史弥远草拟诏书——太师韩侂胄轻启兵端，罢平章军国事，与京宫祠。陈自强阿附权门，罢右相，递永州居住。

"卿明日付与钱象祖，于朝会宣读。"史弥远拜谢欲走，赵扩又将其叫住叮嘱道，"韩侂胄功过参半，要好生看护。可命殿前司派兵守住府邸，他人不得擅入。"

走出福宁殿，立于丹墀，史弥远问杨桂枝道："圣上的旨意，娘娘意下如何？"

杨桂枝反问道："先生以为呢？"

"微臣听命圣人。"

"圣上仁慈，不愿重处。"杨桂枝顿了片刻，咬牙道，"古人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

史弥远身子一紧，只觉热血奔涌，抑制着兴奋轻声道："可下官……没有御笔？"

"要御批还不容易吗？"杨桂枝不以为然，"奴家习得官家笔迹，写一道就是了。"

有了杨桂枝的指令，史弥远立即展开行动，他首先来到钱象祖家。击杀韩侂胄能否成功，关键在殿前司。钱象祖已经睡下了，被家人从床榻叫起，他披衣来到客厅，史弥远连连拱手："参政见谅，若非十万火急，下官绝不会夜半登门。"

钱象祖顿时猜出史弥远的来意。

三日前，史弥远已来过钱府了。那一次，史弥远告诉钱象祖，他受圣上密谕，欲除韩侂胄。有那么一瞬间，钱象祖目瞪口呆，韩侂胄可是圣上最信赖的大臣！但很快，钱象祖镇定下来。退一万步，圣上要杀韩侂胄，也不会托付给史弥远。史弥远不过一个礼部侍郎，既无资历，也无人望。只是执教资善堂，与皇后密切。会不会是皇后对韩侂胄动了杀机？如果是皇后要杀韩侂胄，性质就严重了。

在接下来几天里，钱象祖并未与夏震联络。他打定主意，无论是为自身计，还是为国家计，都不能卷入其中。当然，钱象祖知道，史弥远还会再来。不过，他已经想好了答词。

钱象祖将史弥远请进书房，分宾主坐下。待仆人上茶毕，关上房门，史弥远压低道："圣意已决，剪出巨奸就在明日。"

钱象祖不觉一呆，皇后果真动手了！

"参政速上凤凰山，请夏震速速发兵。明日早朝，殿前司伏兵半道，截住韩侂胄的肩舆。为了不造成街市动荡，将韩侂胄抢至玉津园后处死。"

钱象祖面色平静，心中却是翻江倒海。他与韩侂胄并无根本分歧，他赞同北伐，力主收疆复土，只是不赞成韩侂胄轻启兵端。在他看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七十余年，刀已是锈刀，马已是驽马。郭倪、吴曦之流身披先祖的光环，实则早已老朽。欲北伐中原，必须另练一支新军。当各地败报纷纷传入京城时，钱象祖跟许多热血之士一样，愤怒、揪心、痛惜……

在钱象祖看来，北伐受挫，不能完全归咎于韩侂胄，韩侂胄热血报国，其志不应抹灭！然而，他是一个被罢的前参政，声音既不能上达天听，也不能诉诸朝堂。

史弥远见钱象祖不语，探身问道："参政有何见地？"

钱象祖清楚自己的身份，清一下嗓子，缓缓道："下官是戴罪之身。侍郎既是奉命而来，下官岂有异议？下官这就上山。只是……不知侍郎有无御批？下官不能空口无凭。"

史弥远微微一笑道："参政放心，下官有御批在此。"

钱象祖又是一呆。史弥远握有御批？杀韩侂胄真是圣上的主意？圣上为何要杀韩侂胄？退一万步，韩侂胄即便犯下死罪，也应交由大理寺鞫讯……

容不得钱象祖细想，史弥远已从袖中掏出一副黄绢，上书五个大字——韩侂胄死罪。钱象祖凑近灯前细细一看，果真是赵扩的字迹。

“参政这下可放心了？”史弥远脸色依然挂着笑意，可钱象祖分明觉得这笑意里有一股寒气。

钱象祖收起御批，讷讷道：“既然……有御批在此，下官奉命便是。”

开禧三年，也就是公元1207年，冬月初三是一个阴晦的日子。临安城刮了一夜北风，直至黎明时分方才渐渐停息。气温又降，寒意更浓。韩侂胄大约昨晚进宫受凉，早晨起来头疼欲裂。吴氏见状便劝道：“今日早朝不去了罢。”

韩侂胄摇摇头，他虽然年过五旬，身体还算壮硕，这么多年来几乎无病无灾。吴氏命人烧来一碗姜汤让其服下。

推门出来，满院都是落叶，曙色中一大群仆人正在清扫。韩侂胄忽然想起陶渊明的两句诗，“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竟一时怔住。

“太师今日可否不去上朝？”周筠见韩侂胄停住脚步，匆匆走过来问道。

韩侂胄从愣怔中惊醒，摇摇头，快步走到院里。

院里已备好肩舆。上轿前韩侂胄吩咐道：“你就不去了，看住‘四明人’要紧。只是不知那厮今日又要游说何人。”

周筠犹豫着问道：“明日是否从殿前司取两百甲兵来护送太师？”

“不用。”

韩侂胄显然低估了他的对手。在他看来，他是大宋重臣，即便犯下滔天罪孽，还有《大宋刑统》在，何况他官至平章军国事，序班丞相之上。肩舆中的韩侂胄，仍在思索在今日朝会如何说服圣上再次举兵北

伐，还有官绅捐资，如何尽量周全……

在清河坊，一队官兵挡住了去路。

“怎么停下了？”韩侂胄问道。

导从答道：“殿前司一位太尉要与太师对话。”

韩侂胄听说是殿前司的人马，探头道：“我乃平章军国事韩侂胄，正赴早朝，速速让道……”

话未了，众官兵一拥而上，导从、轿夫躲避不及，要么被推倒在地，要么被驱赶一旁。韩侂胄还来不及喝止，兵士们抬起肩舆便跑。过朝天门、六部桥，一路东倒西歪，奔向玉津园。

韩侂胄哪里受过这等颠簸，五脏六腑如同翻江倒海一般，好半天才平复下来。此刻他已全然明白，杨皇后向他下手了，而且下的是死手！一想到他竟要枉死在一撮小人手中，韩侂胄便悲不自胜。既悲自己命运，更悲大宋前程。身为平章军国事，所思所行竟如此粗疏！自己死不足惜，可惜的是北伐夭折，恢复梦断，祖宗之地不能收回，亟亟盼归的黎民，只怕从此望穿双眼；更有战殁沙场的万千官兵，恐怕将永远魂游异域……

奔跑停止了，轿子轰然落地。当韩侂胄掀开轿帘慢慢走出肩舆时，已恢复了平章军国事的威严：“谁为头目？”

一小将上前行礼道：“我乃中军正将郑发，奉皇后之命在此击杀太师。”

“奉皇后之命！”韩侂胄冷冷一笑道，“可知皇后为何要击杀我吗？”

“小将不知。”郑发摇头。

“皇后杀我，是因为虏人要我的首级。”

郑发懵懵懂懂地望着韩侂胄。

“可知虏人为什么要我的首级吗？”韩侂胄又问。

郑发依然摇头。

韩侂胄铮铮道："虏人要我的首级，是因为我立志北伐，恢复山河！"

郑发以及众军士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面相觑。

韩侂胄提高声音又问："你们可晓得靖康之耻吗？"

玉津园内无人应答。

"八十年前，大宋疆域北抵幽燕，河北、山东、陕西、河南皆大宋土地。靖康元年，虏人窜犯，血洗开封，掳走二圣，先帝高宗被迫行幸江南，至此河南河北皆陷于敌手。绍兴初年，鄂王岳飞挥师北伐，在朱仙镇大败兀术，最后功败垂成，冤死狱中。如今六十年倏忽而过，沦陷之民盼王师如盼甘霖，而我国臣民偏安江左，将本朝国耻遗忘殆尽。如此时局，岂不悲哉！"

闻言，郑发嗫嚅道："我等曾参加誓师。太师兴兵北伐，复山河，雪国耻，堪称壮举……只是……只是，小将奉皇后之命，不得有违……"

"来吧，我不为难你。只不过我志在山河，于国无罪，不能跪着就死！"韩侂胄整理一下衣冠，转过身去。

开禧三年过后是嘉定元年，从新的年号可以看出，朝廷上下求稳求安，已全无恢复之意。但远在燕京的完颜璟并没有因为宋廷改元而放松压制和勒索，经过几番商谈，金、宋依旧以淮水中流为界，两国关系由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岁币由二十万两增至三十万两；犒军费用由一千万两降至三百万两。至于罪首谋，金廷依然分毫不让，宋廷不仅要诛杀首谋，还要将首谋的头颅函至中都。

赵扩过完新年才得知韩侂胄已死。那是正月初五的晚上，他忽然想起韩侂胄的种种好处，不免口中呢喃："今年佳节，不知韩侂胄过得可好？！"

杨桂枝问道："皇上如何记起了韩侂胄？"

"韩侂胄志在恢复，于国并无大错。"赵扩缓缓说罢，思绪悠悠，想

起了登基之初，那时的韩侂胄才四十出头，性情爽直，精力充沛，每每谈起恢复大业，手舞足蹈，神采飞扬。一晃十多年过去，北伐挫锐，国是依然……

“看圣上说的，”杨桂枝妩媚一笑道，“韩侂胄擅权乱政，乃大恶之人！”

赵扩摇头道：“圣人有所不知，罢留正，逐朱熹，禁理学，贬党人，岂是韩卿所为？那韩侂胄是代朕受过。”

闻言，杨桂枝不觉一愣。

“有了韩侂胄，朕才遇事亲决。”赵扩继续呢喃，“朕看中的是韩侂胄毫无野心，才授予重任。至于北伐败北，韩卿之过，在于用人失察……”

杨桂枝笑着道：“官家心肠真好，世人都说韩侂胄是个奸臣。”

“圣人无须人云亦云，”赵扩加重口吻，“过完上元节，朕想着将韩侂胄召进宫里来叙一叙。”

杨桂枝淡淡道：“禀皇上，韩侂胄已经死了。”

赵扩打个剧颤，惊道：“什么？死了？”

杨桂枝回道：“两个月前，韩侂胄就已在玉津园被殿前司击杀了。”

闻言，赵扩蒙了，一张脸渐渐煞白，手指杨桂枝道：“你你……你们也忒大胆了！”

杨桂枝扑通一声跪下，泣声道：“陛下，韩侂胄不死，奴家与询儿将死无葬身之地！”

赵扩不发一语，只是浑身哆嗦。

“陛下，韩侂胄不容奴家，也不容询儿，望陛下明察。”杨桂枝哭着叩首。

过了很长时间，赵扩才长长叹了口气。

几天后，赵扩下旨保留韩侂胄的太师职衔，予以厚葬。

然而，不到半月，王枏从金廷回来，说完颜璟不仅要诛杀韩侂胄，还要将他的人头送至中都。

“完颜璟欺人太甚！”赵扩这一次是真的动怒了，霍地从御座站起，面颊赤红，“韩侂胄为我大宋臣子，大宋臣子之首岂能送与虏人？这分明是折我国威，辱我国体！”

钱象祖、卫泾、雷孝友、林大中、史弥远等人立于殿下，低头垂手。

见众人都不吱声，赵扩越加恼火，指名道姓问：“钱象祖，你为右相，你说如何回复虏人！”

钱象祖低声道：“臣恭听圣断。”

“卫泾，”赵扩继续点名，“你是老臣，你说。”

卫泾搜肠刮肚道：“函大臣首级于敌，亘古未有。只是……若不函首，完颜璟岂能善罢甘休？”

“朕不惜一战，韩侂胄之首断不可函于金虏！”因为极度气愤，赵扩浑身颤抖得越发剧烈。

就在这时，史弥远缓缓而出道：“陛下所言差矣！臣以为，韩侂胄之首当函。”

“你……你身为宋臣，为何与虏人同气相求？”赵扩手指史弥远，怒不可遏。

史弥远迎着赵扩愤怒已极的目光，问道：“陛下，是社稷为重，还是函首为重？既然陛下顾念天下苍生，自是以社稷为重。舍韩侂胄一人之首，而天下大定，陛下岂有不从之理？”

只此一句，赵扩仿佛被一箭击中心脏，僵尸一样伫立在殿台上，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数日后，韩侂胄的坟冢被挖开，斫下首级封于木匣之中，派快骑送

往金廷。那一日，临安城晴空万里。数以万计的慈鸦从凤凰山腾空而起，先在临安城上空盘旋，然后喧嚣着向东而去，消逝在苍天尽头。

十多天后，韩侂胄的人头送到中都。

在仁政殿，王枏道："禀叔国皇帝，边衅首谋已然授首，请叔国勘验。"

完颜璟轻轻颔首，道："江南侄国皇帝，自今日起，两国议和通好。"

王枏拜谢再三。

待王枏下殿后，完颜璟询问众臣道："既然江南已送来韩侂胄的首级，该如何处置？"

独吉思忠第一个道："韩侂胄既然为此次边衅首谋，当悬挂于清江浦磨盘关，以儆效尤。"

仆散端却道："臣以为应将韩侂胄的首级悬挂于通天门外，以提振民心士气。"

围绕是将韩侂胄的首级悬挂在磨盘关，还是通天门，众臣一片热议。完颜璟轻咳一声，以低沉的声音道："韩侂胄身为宋臣，立志恢复，并无过尤。韩侂胄之错，错在忠于其国，而谬于其身。封'忠谬侯'吧，厚葬。"顿了一顿，语气断然，"通报江南。"

嘉定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224年八月，赵扩驾崩于福宁殿，走完了他柔弱而又勤谨、荣辱参半的一生。

事实证明，嘉定不嘉，嘉定也不定。完颜璟于公元1208年病逝，他与赵扩一样没有子嗣。但完颜璟临终前已有两名御女怀孕，一为贾氏，一为范氏。完颜璟将皇权暂交给七叔完颜允济，同时命元妃李师儿与左副元帅、平章政事完颜匡辅政。并诏令，两名承御无论谁先产下皇子都可承继皇位，倘若两人同时产下皇子，则由完颜允济会同李师儿、完颜匡代为选择。那完颜璟也是精明一世糊涂一时，完颜允济与郑王完颜允蹈乃一母所生，当年完颜璟诛灭完颜允蹈一门，做弟弟的岂能无动于衷？更何况权力的顶峰是何等诱人！完颜允济掌权不久，即联合完颜匡

向李师儿发难，两名御女一名自称“胎形已失”，甘愿削发为尼；一名称过期未育，妊娠有诈，被完颜允济下令自尽，同时牵连致死的还有李师儿及李氏满门。完颜匡由此官升尚书令。

第二年，完颜允济立长子完颜从恪为太子。

不曾想，完颜允济的篡权之举惹恼了一个人，这人即纥石烈执中。纥石烈执中承受李师儿恩惠，由一名宫中侍卫成了封疆大吏。公元1212年，铁木真举兵伐金，一路斩关夺隘，身为元帅左监军、西南路招讨使的纥石烈执中奉命驻守中都。八月，纥石烈执中引兵攻入大内，杀死完颜允济一家老小，立完颜璟异母兄完颜珣为帝，自任尚书令、都元帅。

公元1213年秋，铁木真再次兴兵南下，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回援京师。因战事失利惧怕受到惩罚，带兵杀入纥石烈执中的府邸，屠尽老小，胁迫完颜珣加封为左副元帅，平章政事。

连续三次变乱致使金廷元气大损，北疆三大招讨司名存实亡。公元1214年，金廷迁都开封。

金廷迁都与当年宋廷南下在本质上如出一辙，不仅躲避不了强敌的攻势，反而勾起了对方更大的贪欲。黄河以北，大金疆域已不复存在，蒙古铁骑的影子随处可见。

为图生存，金廷只能向南开拓。宋廷虽然腐朽，但金廷同样衰败。其结果是，年年争战，兵疲民乏。加之李全、杨妙真等人趁机起事，曾经富庶的山东境内路断人稀，民户十不存一，原本凋敝的两淮更是獾狐出没，人迹难寻。

然而在临安，皇城之内阴谋与争斗仍在继续。

福宁殿里，刚刚洒下几滴眼泪的杨桂枝来到一处偏殿，接见刚从宫外赶进来的侄儿杨谷、杨石：“你不是在病中么，恁地进宫来了？”

杨谷答道：“圣人危急，孩儿不得不来。”

杨桂枝瞥了杨石一眼道：“危言耸听。”

“圣人，这不是危言。”杨谷咳嗽了一阵道，“孩儿在殿前司供职多年，消息灵便，那史弥远早已跟夏震串通一气……”

“他敢造反么？”杨桂枝眼睛一瞪。

“圣人，没有什么敢不敢的。”杨谷顿一顿又道，“当年诛灭韩侂胄，圣上无诏，圣人不是也敢了么？”

只此一句，杨桂枝便噎住了。

赵询在杨桂枝的呵护与扶持下，于嘉定初年立为太子，出居东宫。然而天年不假，赵询于嘉定十三年病故。此时，赵昚一支只剩下赵扩之弟赵抩有后。赵抩之后也不是嫡子，而是秦王赵德芳的九世孙赵竑。赵询薨逝，赵竑被收养宫中继嗣。可他看不惯史弥远，放言一旦登基就将史弥远流放。彼时赵扩健在，史弥远不可能明言反对，他能够做的就是亲自为沂王赵抩挑选新的继子。新的赵抩继子名赵与莒，是燕王赵德昭的九世孙。

赵扩宾天，理应立赵竑为帝，但史弥远执意要立赵抩的继子赵与莒。杨桂枝自然洞悉其中利害，坚决不从。杨石一日六次进宫求见杨桂枝，劝说废黜赵竑。

“赵竑并无过尤，无辜被废，我如何向先帝交代？”杨桂枝反问道。

“史丞相说皇子无德，淫乱东宫……”

杨石还没有说完，杨桂枝勃然大怒道：“一派胡言！皇子若是失德至此，先帝何堪？”

杨石苦苦一笑道：“圣人难道不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杨石万般无奈，这才搬来正在病中的杨谷。

杨谷见杨桂枝仍在犹豫，起身颤颤巍巍地跪下道：“圣人若不应从史弥远之意，杨氏一族危若累卵！”

杨桂枝沉吟良久，仰天长叹道：“今日看来，奴家是在养痈。不，是在养虎！去告诉史弥远，赵与莒继位，奴家听政。”

“圣人你……”杨石欲言又止。

杨桂枝咬牙道：“他若是不从，玉石俱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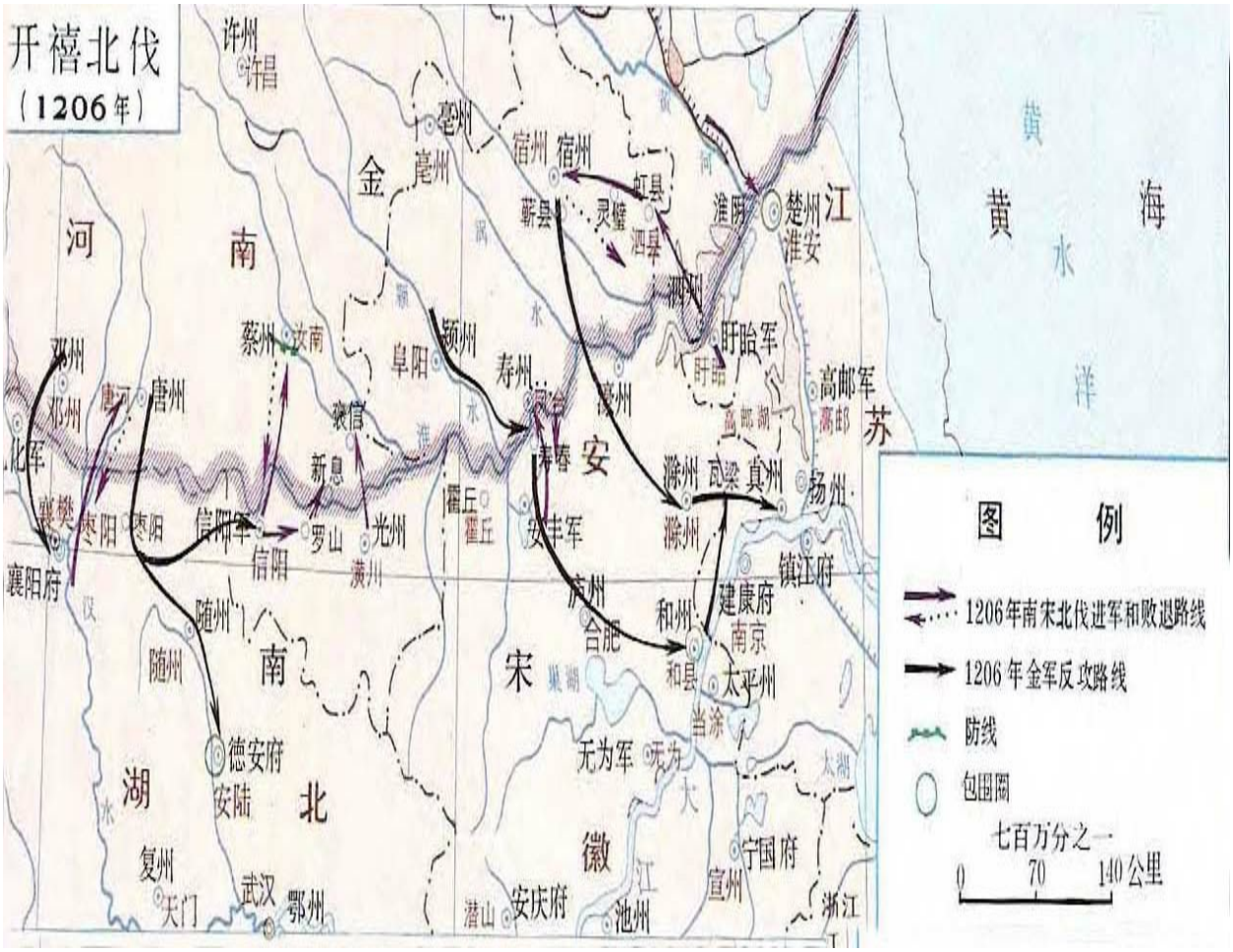
嘉定十七年八月三日深夜，一乘小轿急匆匆地穿过御街进入东华门，绕过慈宁殿、仁明殿、慈元殿等诸多殿宇，最后悄无声息地进入福宁殿。福宁殿里灯火通明，一如三十年前的重华宫，先皇棺椁旁群臣聚集，肃穆无声。新皇登基仪式由杨桂枝主持，史弥远宣读诏书：“先皇遗诏，立赵抩子赵与莒为太子，更名赵昀，即帝位。”

当年满十九岁的赵昀懵懵懂懂地披上皇袍坐上龙椅时，也如当年的赵扩一样恍然若梦。

刚交辰时，冯成尖声叫道：“新皇登基了！”

顿时，群臣拜倒，恭祝声一片。唯一与三十年前不同的是，凤凰山不再有慈鸦喧腾，临安城上空一片死寂。

开禧二年冬建康军形势示意图



开禧北伐图

南宋王朝3　碧血孤城

第一章　铁腕治军

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江南运河，一支庞大的船队正驶向临安。这是一队战船，驶在前面的是两艘海鳅。海鳅头高尾低，状如巨鲸。紧随其后的是一艘楼船，高大雄伟，宛如一座漂移的殿阁。楼船之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飞虎战舰。渐渐地，临安城近了。

在运河终点码头，排列着一队队殿前司的甲兵，一辆装饰华丽的象辂停放在码头中央。楼船靠岸了，一个身材矮墩、面色沉静的官员身穿紫色官服，头戴七梁进贤冠，气宇轩昂地走出楼船，在一群护卫的簇拥下登上辂车，他就是当朝右相兼枢密使贾似道。

贾似道回京的消息几天前便已在临安城传播开来，有着近百万人的临安城如钱塘大潮一样激动翻腾。为了一瞻贾公的面容，临安人一早就来到御街占据有利位置，大半个上午过去了，终于等来了象辂。

现在，六匹赤红大马踏着整齐的步伐，驾着一辆饰有象牙的朱红大车渐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围观的人们尽量踮起脚尖，伸长脖颈，然而，象辂绣幔低垂，众人无法看见贾似道的真颜。

对于贾似道，临安人记忆匪浅。当年，其祖父贾伟上书赵昚揭发利州西路安抚使、兴州诸军都统制吴挺为官骄横。后赵昚召对，又建议裁减郭杲、郭棣兵权。其时，吴挺、郭杲、郭棣风头正劲。朝中大臣巴结还来不及，谁敢得罪？不久，贾伟遭人诬陷，含冤致死。贾似道的爹爹贾涉时年二十岁，为父亲洗冤奔走十年，一时间传为佳话。

嘉定年间，贾涉临危受命，以淮东提点刑狱的身份招抚义军，李全、杨安国、杨妙真等山东义军首领纷纷来投。金廷起十万大军进攻淮东，贾涉分兵出击，一战而收复了十多个州郡，嗣后七八年，金人不敢南顾。

贾涉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皇帝恩荫贾家，将其女贾蓉纳入后宫，

被册为贵妃。贾似道为贾涉次子，爹爹去世时才十一岁。贾母胡氏家教严格，每日敦促儿子发奋读书。在贾似道二十五岁那年，以殿试第二的优异成绩名列皇榜。

自此，贾似道青云直上。先是知湖南澧州，继而出任湖广总领、沿江制置副使、江南西路安抚使。淳祐六年（1246年），京湖制置使孟珙病逝，临终之际遗表朝廷，请求由贾似道接替自己。于是，贾似道由江西安抚使升任京湖制置使。四年后，两淮迭遭蒙军袭扰，形势严峻，朝廷又命贾似道移镇扬州，转任两淮制置使。两淮是蒙军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贾似道镇守两淮十年，修复城池，训练士卒，构筑要塞，致使蒙军攻势一次次挫锋败北。贾似道也一路升迁，由制置使、同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直至枢密使兼两淮宣抚使。宝祐六年（1258年），蒙军为掩护其主力进攻四川和京湖，命都元帅也柳干统兵入寇淮东，前锋直抵扬州。贾似道挥兵鏖战百日，射杀也柳干于扬州城下，再次将蒙军赶出了淮南。正因为贾似道护淮有功，次年改元开庆。虽然如此，但整个宋蒙战局却在恶化。

蒙军新一轮进攻始于公元1257年秋天。按照蒙哥汗的意图，此轮伐宋分左右两翼。左翼以塔察尔为都元帅，出山东进攻襄汉；右翼由蒙哥汗亲自率领，出甘陕进攻四川。此外还有两路策应，一路由也柳干出兵淮北，进攻淮南，一路由兀良合台出兵大理，进攻广西。

一年后，四路蒙军除了兀良合台一路频频得手外，其他三路均成僵局：蒙哥汗受阻于合州（重庆合川区），塔察尔受阻于襄汉，也柳干受阻于淮扬。因塔察尔屡屡受挫，蒙哥汗遂起用在家赋闲的忽必烈为左翼军统帅。自此，左翼军出河南，破武胜关，进抵阳逻。

面对日益恶化的战局，开庆元年三月间，朝廷任命贾似道以枢密使身份兼领京西湖南湖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甲兵、湖广总领、知江陵府，相当于将整个长江防务全部交给了他。

八月，忽必烈由阳逻渡江，进围鄂州。到了九月，兀良合台放弃广西，转攻湖南。与此同时，忽必烈命一支偏师由黄州（黄冈黄州区）过江，袭扰江西。

对宋廷来说，那是一段惶惶不安的日子。由于大理国已经被蒙军占据，广西、湖南屡遭蒙军攻击，国家已无大后方可言。在开庆元年秋季，临安城内一片惊恐，朝堂不议政事，整日讨论的是中枢何时迁移及

迁移何处。

九月底，贾似道从汉阳进入鄂州。此时，鄂州已被围月余，形势危若累卵。贾似道一边措置鄂州防务，一边遣幕僚宋京出城向忽必烈请和。整个十月，蒙军猛攻不止，鄂州城东南角几度易手。到了十一月初，蒙军偏师连陷兴国、修水、武宁，兵临赣江，威逼洪州（江西南昌）。朝廷再升贾似道为右相兼枢密使，移镇黄州，以应对江南西路日益严峻的情势。

幸运的是，蒙军并未深入江浙。十一月中旬，蒙军从鄂州撤围。至次年二月，江南江北已无蒙军一兵一卒。临安人长长地舒了口气，朝廷上下欢欣鼓舞，赵昀高兴之余再次改元，名曰景定。现在，为朝廷带来两次大胜的边疆大吏班师回京，自然为临安市民翘首以盼。

象辂在万众瞩目中驶过朝天门，经御街直达皇城。在和宁门前，赵昀与文武百官也像临安市民一样，正眼巴巴地望着贾似道归来。赵昀之所以将出迎贾似道放在和宁门，是因为和宁门前即为御街，赵昀要以降尊出迎的方式向万民公告，贾似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天子有德，泽被功臣。

赵昀是南宋的第五代皇帝。赵扩膝下有九位皇子，均未成年。赵昀是养子，生父早逝，由母亲全氏抚养成人。也许赵昀出身寒微，又长于民间，秉政以来以宽和著称。

“陛下！”贾似道甫一下车，就拜伏在地，连连叩首，“陛下如此待臣，臣万死无以为报！”

赵昀亲自上前，在内侍董宋臣的帮助下将贾似道挽了起来，微笑道：“卿有再造大宋之功，朕无论怎么赏赐都不为过。”

贾似道躬身答：“守土退敌是做臣子的本分。此番鄂州大捷，也是众将士齐心戮力、奋勇杀敌所致。”

“贾公御边经年，多有勋劳。”董宋臣搀着赵昀在一旁恭维，接着话锋一转道，“陛下，贾公既已归来，回銮吧。”

“啊，不忙，不忙，朕已有两年未见贾卿了。”赵昀将手一摇，又上前半步仔细打量着贾似道，“守鄂四载，守淮十年。老了，贾卿两鬓都

生白发啦！”

董宋臣在一旁笑道：“看陛下说的，贾公正值英年，哪里见老？”

赵昀瞥了董宋臣一眼道：“贾卿常年戍边，风餐露宿，怎不催老？”

“陛下言老与世俗之老不是一回事，贾公为国家干城，怎么能老呢？倘若贾公老了，谁来为圣上守疆退敌？”董宋臣嘿嘿一笑，将目光投向贾似道说道，“贾公，是吧？”

对于这位深为圣上倚重的贴身内侍，贾似道交往不多，只是每次应召回京见驾，搭上三言两语，不过董宋臣的所作所为，贾似道早有耳闻。民间传言，“阎马丁冬，国势将终”。“阎”是阎贵妃，“马”是前参政马天骥，“丁”是前右相丁大全，“冬”就是眼前这个董宋臣。如今马天骥被罢，丁大全革职，阎贵妃已死，唯有董宋臣恩眷不衰。贾似道清楚，董宋臣一再强调自己未老，定有用心。

其实，董宋臣的用意很简单，即阻止贾似道回京主政。

去年十月间，在鄂州战况最为激烈的时候，赵昀派中使前往鄂州升贾似道为少师、右相兼枢密使。一般而言，外臣升任宰执，形式大于内容。只有回到京城进入朝廷，才会名实相符。

可这次董宋臣估计，皇上召贾似道回京，恐怕不仅仅是论功行赏。以贾似道目前的劳绩，极有可能入朝主政。董宋臣清楚，他与贾似道不是一路人。贾似道贵为国戚，又是名臣之后，且才华横溢、功勋卓著，怎么会将他董宋臣放在眼里？一旦坐实相位，将对他构成严重威胁。每想到此，董宋臣就食不甘味，夜不能眠。然而，董宋臣又无可奈何。他虽然是赵昀的贴身内侍，但赵昀对贾似道的器重更是非同一般。董宋臣深知利害，只能借机进言，旁敲侧击。

赵昀没有理会董宋臣，继续对贾似道说道：“这次回京，卿就留在朕的身边，一来为朕谋划国事，二来将息身子。”

闻言，董宋臣面色顿时一灰。

“谢陛下。”贾似道躬身道。

就在这时，签书枢密院事沈炎高声道：“陛下，贾相公凯旋，百官

悬望已久，可否让臣等拜谒？”

“啊，对对，”赵昀和蔼一笑，点头道，“今日百官郊迎于外，为的即是争睹贾卿的风采。”

接下来，贾似道与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朱熠、参知政事皮龙荣、签书枢密院事沈炎等一一相见。三名宰执以朱熠年龄最长，已六十二岁，不过他身体尚健，面若紫铜，声若洪钟，一边揖手一边道：“老夫闻得贾相公建下如此奇勋，血脉偾张，恨不得提马上阵，亲挽弓矢。”朱熠武科出生，曾获殿试第一，后来才改授文资。

贾似道揖手道：“朱丈文韬武略，天下谁人不知。”

“文韬武略说不上，可以临阵杀敌不假。”朱熠自嘲地一笑。

皮龙荣在一旁道：“贾相公是文武全才，今日建大功于江上，起霖实在仰慕得紧！”皮龙荣表字起霖。

皮龙荣说的是实话，他进士出身，才思敏捷，诗文俱佳，心性颇高，但他钦佩贾似道。一名探花统率千军万马，在皮龙荣看来，可与本朝韩琦、范仲淹、张浚齐名。贾似道知道皮龙荣的学问很好，朝野享有盛名，遂道：“下官愧煞。起霖身在中枢，止息播迁之议，有定鼎之功。”

主张行在往南迁徙的，除了一般朝臣，左相吴潜也倾向于车驾南迁。前方战事正紧，皇帝一跑，势必严重削弱守军士气。别说鄂州难守，湖南和江西的局面也会更坏。贾似道得到密报后急派翁应龙赶回临安，请皮龙荣入宫告知皇后谢道清，最后由谢道清出面劝阻，赵昀才最终留在临安。

三名宰执数沈炎资历最浅，四月初刚由侍御史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如今在临安官场，他属于炙手可热的人物。前面说的“阎马丁冬”，参政马天骥与右相丁大全均为沈炎弹劾而遭贬斥，就连人望很高的吴潜也被沈炎拉下相位，赶出了京城。

沈炎起底枢密院，任过多年枢密院编修官，与贾似道的关系最铁。这次官家召贾似道回京，他第一个赞成。

“沈公近日可好？”因为关系非比一般，贾似道与沈炎见面自然少了一些寒暄。沈炎患有痰症，常常咳喘。

“托贾相公大福，今春还没有复发。”沈炎回道。

“那就好，那就好。”贾似道频频点头。

沈炎忽然凑近贾似道，压低声音道：“贾相公回朝，大宋提振有望。”

贾似道笑道：“是走是留，还须看圣上旨意。”

沈炎迟疑了一下道：“圣上……圣上当然是留。”

贾似道微微一笑，没有答话。

中午，赵昀在大庆殿宴飨贾似道，这也是破格了。南渡以来，国宴极少，像这种飨宴前方归来的大臣，赵昀一朝还是首次。参加宴会的有王公、勋贵和待制以上的朝臣。赵昀不胜酒力，饮了半盏香泉便起驾回宫了。众大臣依序向贾似道敬酒，一场酒宴下来，贾似道酩酊大醉。

至晚，贾似道方才醒来。母亲胡氏、夫人綦氏、侍妾柳氏与叶氏均守在榻边。胡氏见儿子酒醒了，脸上立刻堆满慈祥的笑容问：“我儿可好些了？”

“孩儿好多了。”贾似道支起身子答。

胡氏吩咐綦氏去做一碗醒酒汤来。

“这事何须劳动大姐。”次妾叶氏娉娉婷婷去了膳堂。俄尔，双手捧来了醒酒汤，众妻妾服侍贾似道喝下。

“宫里是否来人了？”贾似道搁下汤盅，问綦氏道。

綦氏回道：“掌灯时分来过，见相公仍在沉睡，就走了。”

“可曾留下什么言语？”贾似道又问。

“未有。”綦氏摇摇头。

贾似道犹豫片刻，穿鞋下地。

“快两更天了，我儿还要进宫么？”胡氏见状疑惑地问道。

“不，孩儿去一趟药洲园。”

綦氏笑了笑说道：“群玉先生早就来了。”

“哦，廖兄来了？”贾似道不禁一愣。

“群玉先生已在前厅等候多时了。”胡氏也点了点头。

贾似道匆匆穿衣，来不及盥洗便直奔客厅。

廖群玉本名廖莹中，表字群玉。提起他，临安城无人不晓。科考及第，却弃官不做，终日醉心于读书、藏书、编书、刻书与印书。廖莹中在临安城有两个堂号，一为“悦生堂”，一为“世彩堂”。世彩堂是刻印之所，悦生堂为藏书之阁。如今临安人所能看见的《草堂诗话》《齐民要术》《晏子春秋》《西京杂记》等诸多文集，都出自廖莹中的世彩堂。贾似道与廖莹中结识很早，二人曾合编《全唐诗话》十卷，廖莹中辑稿，贾似道作序，友谊十分深厚。廖莹中除了饱读诗书，还懂《周易》。但他从不为友朋卜卦，常说为亲不筮。

贾似道还未到客厅，便听得廖莹中正在高谈阔论：“群玉不才，也稍识兵机。前番鞑虏来犯，鄂州一路最为凶险。鄂州西可援蜀，东可援淮，北济襄阳，南镇荆湖。当年岳飞深知鄂州重要，即将大军屯扎于此……”

走进客厅，原是翁应龙作陪。翁应龙是贾似道的幕僚，贾似道制置两淮时，他慕名来投，十余年来一直在贾似道身边担任主管机宜文字。

“不知贤兄驾临，失迎，失迎！”贾似道抱拳道。

廖莹中刹住话头，冲贾似道说道：“贤弟大捷凯旋，满朝欢庆，多饮几盅酒也在情理之中。”

廖莹中一直与贾似道互称兄弟，即便贾似道官至极品，他也不改口。不少人劝廖莹中，说“贾公如今是国家干城了，再以兄弟相称属大不敬”。廖莹中哂然道：“他官位再高，于我廖群玉也是小弟。”有好事

者转告贾似道，贾似道也是嘿嘿一笑，他深知廖莹中的性情。

贾似道将手一摆，冲廖莹中道："贤兄有所不知，那种酒会虽是热闹，还不如三五旧友小酌一番来得快活。"

贾似道说的是实话，尽管他带兵多年，本质上仍然是文人，骨子里既有文人的清高，也不乏文人的风雅。

廖莹中捻髯一笑道："那是自然，官场酬酢，不过应景而已。"

闲聊几句，翁应龙对贾似道说道："适才群玉先生建言，相公督率三军，扭转国势，厥功至伟。建下如此奇勋，应该见诸文字，编纂成册，使之流芳后世。"

廖莹中也在一旁道："翁机宜已答应张罗文稿，编纂与刻印就交由在下负责。"

"这个……怕是不妥吧？"贾似道望望廖莹中，又看看翁应龙。

贾似道酒醒后急着要见廖莹中，正因为有许多事情需要请教。比如此次回京，官家究竟什么意思？不错，朝中缺相，可放眼朝廷，资历老、人望高的大臣不少。除朱熠、皮龙荣外，还有江万里、叶梦鼎、何梦然等，这些人均有入相的资格。听官家的口气，欲将自己留在朝廷。若是留在朝廷，会给自己什么职位？是右相，还是左相？贾似道二十年来主政一方，独断惯了，倘若将来受制于人，又如何措置？没想到，廖莹中出的第一个主意便是著书扬功。

"有何不妥？"廖莹中反问道，"贤弟此次回京，莫非只为讨个封赏？"

"这个……自家还真没有想过。"贾似道老实承认。

翁应龙在一旁道："圣上召相公回京，或许是归正相位。"

"完全有此可能。"廖莹中道，"贤弟若是归正相位，颂扬鄂州战功便是第一件要事。"

贾似道心底一动，觉得在廖莹中的著书扬功背后，含有深意。

“倘若圣上召贤弟回京，是为主持朝政。”廖莹中仿佛一名教授，正为学子指点迷津，“可朝廷水深千尺，贤弟一直在外，知道几分？”

“不知。”贾似道摇了摇头。

“贤弟既然不知朝廷的深浅，却要安坐朝堂，就需要人望。”廖莹中侃侃而谈，“人望来自何处？来自造势。鄂州一战关乎社稷存亡，如今凯旋就须大张战功。不仅要圣上时刻铭记，还要让满朝文武赞颂。唯其如此，贤弟在朝堂才会坐得安稳。”

贾似道在外征战多年，实际上对朝廷并不熟悉，甚至可以说相当陌生。朝廷中有耆老旧臣，有皇亲国戚，还有官家身边的一帮阉人。要想在如此复杂的朝堂中立足，仅有天子的信赖是不够的，廖莹中三言两语就切中了要害。

“贤兄一席话，弟弟如醍醐灌顶。”贾似道冲廖莹中直点头。

“所以，在下以为，颂扬鄂州战功为当务之急。”

闻言，翁应龙也一旁称赞道：“药洲先生见识不凡，可谓当世诸葛。”

廖莹中笑道：“翁机宜过奖了，当世诸葛算不上，但我不做事后诸葛。”

接下来一边品茗一边商议如何著述，请哪些人赐稿，由何人作序以及何人作跋。经过一番斟酌，计有六十多名官员和文士定为赐稿对象。议完书稿才叙其他事情。贾似道与廖莹中也有快两年没有见面了，平日里只是书信来往，今日见面自然谈得酣畅。直到过了三更天气，廖莹中才起身告辞。

次日早朝过后，赵昀在偏殿召见宰执大臣。贾似道从鄂州归来后还没有单独觐见赵昀，待众宰执行过臣礼，赵昀笑问道：“贾卿昨日大醉，何时才醒？”

贾似道恭恭谨谨回道：“微臣恍惚，不知时辰，想来已近两更。”

“朕本来应该允准贾卿休沐几日，可国中不可一日无相。”赵昀面向众宰执道，“贾卿既已回朝，就应该归正相位。大小庶务，替朕参决，

卿切莫推辞。”

尽管有所心理准备，贾似道浑身仍然涌动起一股热潮。听圣上的口气，即便自己暂居右相，很可能不再设立左相。他本想谢辞一番，可话到嘴边却变成：“微臣德疏才浅，恐有负圣恩。”

“贾卿之才不亚子房（即张良）。有卿辅佐，朕无忧虑。”

赵昀说完，其他三名执政大臣纷纷表示态度。沈炎自不待说，称颂“圣上英明”。朱熠、皮龙荣也都是刚直之士，对建功归来的贾似道赞美有加。

接下来商议军情。蒙军虽退，但所有人都心底明白，他日还会卷土重来。抵御鞑虏，是朝廷第一要务。因此赵昀问计道：“自鞑虏兴起以来，国事日蹙。先是坏我川蜀，继而蹂躏京西。防御虏人，不知贾卿有何见地？”

说起战守大计，贾似道已在心中酝酿成熟，遂趋前半步道：“鞑虏强悍，非金虏可比。尤其骑兵，胜金虏十倍。官军若是与鞑虏战于旷野，几无胜算。”言及于此，三名执政一齐点头。自宋蒙开战以来，宋军野战取胜，寥寥可数。

“然而，鞑虏不善水战。”贾似道继续道，“水战彼短我长。我朝有十万水师，各类战船不下千数。臣以为当今之计唯有依凭大江，发挥水师之长，方能克敌制胜。当年曹孟德起八十万大军南下，就因北兵不习水战而灰飞烟灭。”

三名执政又一齐点头。

赵昀问道：“可是……大江长达万里，防守何处至为紧要？”

“一是重庆。重庆管控上游，若重庆有失，夔州危殆。二是鄂州。鄂州管控中游，若鄂州有失，荆湖危殆。三是扬州。扬州管控下游，若扬州有失，江浙危殆。”

朱熠一旁赞道：“贾相公见识极精。重庆、鄂州、扬州均为大江要枢，其中又以鄂州最为关键。”

贾似道冲朱熠点点头道：“朱丈说得是。重庆居远，加上大理为鞑

虏所破，兵锋已至湖南，川蜀屏障不再。鄂州西可援蜀，东可救淮，控扼汉水，照应湖广，是重中之重。”

赵昀又问道：“贾卿所言，契合情理。满朝文武，拟派何人镇守鄂州？”

“臣已有人选，”贾似道推荐道，“拟任吕文德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四川策应使兼知鄂州。”

“吕文德勇猛善战，为我朝第一悍将。”赵昀颔首，将目光投向其他宰执，“众卿以为如何？”

皮龙荣有些犹豫道：“听说吕文德目不识丁，朝廷文书均由门吏诵读。”

“确实如此。”贾似道点头。

赵昀笑道：“不碍事，不碍事。我朝的高琼不也是目不识丁么？当年镇守三关，辽兵望而却步，国家晏然十年。”

既然得到圣上的首肯，皮龙荣便不再秉持异议。何况二十多年来在宋蒙战场上吕文德由一名偏裨升至大将，其战功非常人能比。

“扬州屏障京畿，臣拟命李庭芝为两淮安抚制置司主管公事，兼知扬州。”贾似道又道。

对于李庭芝，众宰执均无异议。李庭芝为淳祐元年（1241年）进士，曾为恩师孟珙执丧三年，其人品众口交赞。

“至于重庆防务，应以合州为重。圣上召王坚进京陛见，着升中军统制张珏为兴元副都统，暂摄合州军务。另外，为加强大江上游的防卫力量，臣保举枢密副都承旨刘雄飞为夔州路安抚使，兼知夔州。”贾似道又推荐了两人。

对此，赵昀没有异议。王坚在钓鱼城射杀了蒙哥汗，赵昀决定亲自接见，并当面封赏。至于副将张珏，守钓鱼城有功，应予升迁。

议完对蒙古人的防御，贾似道接着道：“据各军呈报，鄂州大捷立功将士两千四百二十五人，请朝廷恩赏。”

可此话说完，不仅赵昀无语，三名宰执也一齐沉默。

贾似道有些诧异，问道："陛下是否嫌恩赏过滥？"

"不，鄂州一战关涉国家存亡，恩赏再多亦不足惜。转官升秩，可令制司造册报来。至于赏钱……"赵昀话没说完，便抬眼看了看皮龙荣。

皮龙荣迟疑道："贾相公有所不知，去岁因鞑虏南侵，仅军费一项就支出了四千三百万。八月为解鄂州之围，朝廷无钱，只得预支了今年的夏税。"

闻言，贾似道愣住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不好他有所耳闻，但恶化到如此地步他没有想到。

"自蒙鞑窜犯以来，京西南路已残破不堪，川蜀五路更是丢失大半。我朝全年岁入不过六千万，军用耗费十之八九，如今百官俸禄均由内府代支。"说到这里，皮龙荣苦苦一笑，"近几年激赏战功，内府多有支出。"

赵昀也苦笑道："不瞒众卿，内库原有几百万两银子，如今业已耗尽。"

贾似道愣怔片刻后道："虽然财政匮乏，但激赏不可辍止。至于赏钱如何筹措，待臣与其他相公详细议来。"

闻言，赵昀点头道："如是甚好。"

来到政事堂，吏胥已为贾似道备好了办公的房间。

"有司统计，此次赏鄂州大捷共需帑币三百二十万贯。只是下官没有想到，官库虚空如此。"贾似道将皮龙荣、朱熠、沈炎召来，商议如何筹措赏钱。

皮龙荣长叹一声道："绍定年间，我朝州郡两百有余，自从鞑虏南犯以来，川蜀失去大半，京西、淮西也多有残破。目前我朝仅有百余州郡完好。以百余州郡的财赋，负担两百州郡的事务，窘迫可想而知。"

朱熠一针见血道："关键是军用过大。全国正兵虽然不足十万，可

各地新军数不胜数，比如潭州，既有飞虎军，前一阵子又冒出个斗弩社。向士璧呈报户部，申领五千人军饷。”

向士璧为潭州守臣。去年初四川合州告急，朝廷命贾似道总督各路兵马援蜀。当时，向士璧兵力雄厚，贾似道传檄命其将军事移交给吕文德。向士璧不听，还说贾制置有眼无珠，为什么将军事付给“黑炭头”（吕文德绰号）？

“向士璧设立斗弩社未申报枢府。”贾似道阴着脸道。

沈炎接着道：“创设新军骗取军费不唯潭州一地。近些年新军崛起，兵员激增。正兵不足十万，新军三十万不止。”

这里要说一说兵制。南宋初年，朝廷罢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兵权，将行营诸军改为御前诸军，全国先是设立四大都统司，继而分为九个都统司，这种体制一直沿袭至开禧年间。开禧北伐，各都统司迭遭败绩，朝野失望，于是新军创立，但各地创立的新军并不隶属都统司。新军先是隶属三衙司，继而隶属各路帅府。比如潭州飞虎军，原为辛弃疾任职湖南时创立，初属步军司，后来转隶湖南安抚司。随着宋蒙战事进行，不仅沿边各路有新军，一些内地州府也组织新军捍卫乡土。但新军崛起，衍生出另一弊端，那便是武将坐大。过去，兵马属都统司，都统司隶属枢密院。如今都统司名存实亡，枢密院如同虚设，各地制司、帅守，甚至州郡守臣都有了自己的人马。赵宋国策是以文制武，一旦武将掌握大权，自然瞧不起文官。

贾似道又问：“各地新军，可有员额？”

朱熠回道：“员额虽有，可都有突破。就说潭州飞虎军，定额二千五百人。如今已达八千余人。”

皮龙荣是潭州人，对向士璧守潭多有感激，遂维护道：“潭州飞虎军虽然超编，却是实籍。高达守襄阳，创忠武军，申报八千员额，虚籍四千。”

提起高达，贾似道的脸阴得更加厉害。此次援鄂，贾似道见识了高达的狂傲。但凡出战，先要粮钱，否则，命兵士赴枢密行府门前喧哗。贾似道是文臣，喜戴幞头，高达当着众军戏称其为“巍巾者”。每逢贾似道登城督战，高达便叫道：“巍巾者何能为哉？”

贾似道坐镇两淮，倚靠的是吕文德、李庭芝等亲信将领，京湖战区的武将们与贾似道隔膜生疏，自然遭到戏谑。大敌当前，他只能隐忍。回京途中，贾似道一直在思谋着整治骄兵悍将。在他看来，国势衰微，其中之一便是军令不行，军纪废弛。可如何整治，他暂时还未理出头绪。但打算军费，惩治贪腐，使贾似道看到了契机。

待皮龙荣说完，贾似道铁着脸道："无论何人，但凡借创立新军之名虚籍冒领，中饱私囊，一经坐实，立即交由大理寺鞫讯，追夺所得！"

三名执政一起望着贾似道，都没有说话。

"国难之际，居然趁火打劫，与盗贼何异？"贾似道以毋庸置疑的口吻道，"下官这就进宫禀奏圣上，打算各地军费，整治蠹虫！"

皮龙荣首先想到的是向士璧，急忙道："贾公莫急。虚籍冒领由来已久，且遍至所有州郡。打算、追缴均非易事。"

朱熠也紧跟着道："朝中大员多任过守臣，若要打算，恐怕人人自危，将使朝局不稳。"

皮龙荣与朱熠说的均是实情，新军创设源自宋蒙开战，如今宋蒙开战二十余年，要想厘清军费收支比登天还难。再说了，即便可以厘清，虚籍冒领者多了，官家也不忍罚众。

沈炎在枢密院任职多年，对军费收支乱象比朱熠、皮龙荣清楚，贾似道提出打算军费，他打心底赞成，略一沉吟后道："下官以为，军费收支早就应该清算。虚籍冒领军费已为我朝一大痼疾，每年被私吞的军费何止千万？"

贾似道冲沈炎点点头，疾声道："当年岳飞有言，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怕死，中兴大业有望。如今连武将也大肆敛财，此弊不除，国势如何提振？"

见贾似道把话说到这份上，皮龙荣与朱熠便不再秉持异议。

皮龙荣想了想又道："若要打算军费，下官以为应仅止于开庆年间。"

朱熠立即表示赞同："此议甚好！仅以开庆年间为限，不至于动静太大。"

贾似道想反对，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来。他知道倘若责罚过宽，圣上也不会允准。接着商议如何打算。最后决定，以枢密院名义行文两淮、荆湖、沿江、四川及两广，军费打算以制置司为单位进行，户部派员督查，各地总领所以及漕司、宪司组织专门人员稽核。

贾似道最后道："要提振国势，先要养军，养军必须充实军备。目前国家财力窘迫，首先得要遏止侵竭国库，否则，提振国势将是一句空谈。"

政事堂议完，贾似道立即进宫请旨。

鄂州虽然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但城池并不高深。这是因为，无论是当年的伪齐还是大金，均没有染指鄂州。蒙古兴起后，战事起初也仅限于襄汉一地。然而到了开庆元年，忽必烈率兵渡江进围鄂州，且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这对于数百年没有遭逢战火蹂躏的鄂州人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

鄂州城池不大，民居稠密。当年岳飞设宣抚司时，鄂州城不足十万人。如今百余年过去，居民翻了一倍还多，达到二十多万。新增民户大多住在城外。鄂州城东、南、西三门外全是民舍。蒙军渡江攻城，城外居民撤入城内。三个多月的攻防战，城外民舍几乎全被摧毁。如今战事结束，民无居所，鄂州城外尽是草棚。有的连草棚也无力搭建，合家蜷缩在大道旁，或者依偎在城墙下。

景定元年是一个酷热的年头，临近九月仍然燠热不减。约莫正午时分，一彪人马风一般从官道上驰来。守门军士认得为首将领，慌忙闪开，黄尘扑面，又赶紧掩住口鼻。

人马飞驰入城后，沿大街直驰到制置司前才停住脚步。为首将领二十七八岁年纪，身材高大，面皮白皙，腰悬战刀，一袭白袍，他便是京湖制司（制置司简称）神勇军统制吕文焕。

吕文焕大步走进官厅，吕文德正在大堂等候。见吕文焕风尘仆仆，遂道："小六回来了？这天气实在酷热得紧，先吃茶。"

吕文焕也不推辞，连喝三大碗雪泡菊花饮。放下碗，他掏出一个绢囊道："这是贾公的回书。"

五月间，打算军费的条令下到京湖制司，与条令同时到达的还有贾似道写给吕文德的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告诉吕文德，京西南路安抚副使高达与湖南安抚副使向士璧均有虚籍冒领军费的重大嫌疑，望仔细审核，一经坐实，速报朝廷。

吕文德是安丰人，少时家贫，以卖柴为业，端平初年投军，以敢战闻名，是贾似道的心腹爱将。接到贾似道的信札和枢密院的命令，吕文德立即组织人手赶赴潭州和襄阳稽核，向士璧与高达贪黩军费很快便被坐实，如今双双被褫夺兵权上解京师，听候朝廷发落。

谁知道进入八月后，四川制置使俞兴派人来报，说刘整冒领军饷三百二十万贯。刘整原为孟珙的部将，骁勇善战。宝祐三年（1255年）吕文德出任湖北安抚使，钦慕刘整其勇，很想将他留在京湖战区，先派幕僚丘震亨联络，接着又派吕文焕前往郢州洽谈。结果，刘整拒绝了吕文德的美意。

去年鄂州救援，吕文德的身份是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而刘整的身份是潼川安抚副使兼知泸州，按隶属关系，刘整应归吕文德指挥。吕文德命令刘整由泸州东下，至重庆与吕文德合兵一处。然而刘整却以军情紧急为名，一路领兵先行，将吕文德部远远地甩在身后。吕文德一军在岳阳猝遇蒙军，一场遭遇战损失虽然不大，但使他对刘整的积怨更深。

看完俞兴的信札，吕文德半天没有吭声。此次打算军费，因吕文德兼着四川策应使，遂将四川制司纳入了管辖范围。但是，吕文德从不过问四川打算军费情形，因为他清楚，川蜀复杂。

好一会儿，吕文德才抬起脸问信使道："刘整冒领军费，可曾坐实？"

来人自我介绍道："晚生为俞制置的犬子，贱名大忠。爹爹吩咐自家来鄂州问候吕帅。"

吕文德不喜刘整，也不喜俞兴。对于俞大忠的恭维，吕文德仅用鼻子哼了一声。

俞大忠继续道："刘整侵吞军费属实，漕司已有结论。制司下令追缴，刘整置之不理，还说朝廷战后打算军费，是为卸磨杀驴。"

对于朝廷打算军费，吕文德也有自己的看法。前番蒙鞑南下，多路并进，企图一举吞并江南，危难之时，沿边各级政府紧急征召人马。有兵得有粮饷，可粮饷掌握在总领所和转运司，将领们只得行变通之法，比如虚报员额，比如截留税款。如果认真清理军费，但凡有守土之责的地方官员没有一个人脱得了干系。好在打算军费的领导权掌握在各战区主官手中，谁查谁不查制司可以灵活处理。

待俞大忠说完，吕文德怒道："刘整所言甚为荒唐，打算军费是为惩治贪腐，俞制帅应严令刘整交出所侵吞的款项。"

闻言，俞大忠面呈难色："吕帅有所不知，爹爹虽然制置四川，可刘整倚仗手中兵强马壮，压根儿就不把爹爹放在眼里。"俞大忠说的是实话，刘整所部有近两万人，而且能征惯战，俞兴虽为四川制置使，手中并无多少兵力。

"你爹爹有何良策？"吕文德已大致猜出俞大忠的来意。

"爹爹想请大帅调一军秘密抵达重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缉拿刘整。"

果然不出所料，吕文德蹙起眉头。尽管他不喜刘整，但要派兵进川缉拿，他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在吕文德看来，刘整驻守潼川，地理位置紧要，若处置不当，可能危及川蜀。他稍作思索，便对俞大忠道："拘押刘整事大，自家做不得主，当申报朝廷听候命令。"当下修书一封，连同俞兴的信札一起命吕文焕送往临安。

此时的临安，因为打算军费正沸沸扬扬。三个多月过去了，根据各地制司和总领所的进状，涉及冒领、超领军费的守臣不少。除了湖北安抚副使高达、湖南安抚副使向士璧，还有沿江制置副使史岩之，广西制置使李曾伯，广西安抚副使徐敏之，江西转运副使杜庶，夔州安抚副使曹世雄，甚至连江东安抚大使赵葵也涉嫌贪腐。如此之多的名臣名将突然身陷囹圄，如同西湖落下一块巨石，整个临安都在摇晃。根据《打算法》条令，一旦坐实虚籍冒领者，罢黜官职，押解京师，交由大理寺案问。

在大理寺，大多将领对冒领、超领军费供认不讳，唯有杜庶与向士璧拒不认罪。每次提审向士璧，他均喝问主审官，说招兵是为守潭，何罪之有？在监舍，向士璧还经常以头撞墙，大呼冤屈。

如何处置这些虚籍冒领者，几名宰执大臣意见不一。朱熠、皮龙荣主张从宽，贾似道、沈炎主张从严。政事堂议了几次，意见难于一致。贾似道清楚朱熠和皮龙荣的心思，如今满朝文武十分看重乡谊、师门乃至年庚。皮龙荣与向士璧同为湘人，史岩之被朱熠尊为恩师。

沈炎建议奏请由圣上裁夺，贾似道沉着脸道："下官奉圣旨主持国务，岂能事事烦扰官家？宰相威权何在？"

沈炎理解贾似道的心情，劝道："朱相公、皮相公意见相左，若不奏请圣裁，如何定罪？"

按照政事堂议事规则，半数宰执意见不合，不得施行。

然而，上奏赵昀，他的态度模棱两可。

待贾似道说完政事堂商议的结果，赵昀没有表态，而是问道："朕听说那向士璧几番绝食？"

"是的。"贾似道不知其意，如实答道。

赵昀和颜悦色道："用法不能太峻。向士璧是武人，性子狷急，卿可细细开导。"

闻言，皮龙荣在一旁道："陛下识人。向士璧自幼习武，少读诗书，不善言辞，可忠勇不贰。宝祐六年，朝廷命向士璧救援四川，湖南转运司拿不出路费，是向士璧变卖家产，筹资百万，方才进抵重庆。"

贾似道见圣上一边倾听一边颔首，不由心头火起，冷冷道："向士璧捐资助军，朝廷连升三秩，已经赏他。截留赋税，冒领军费，是无视国家法度，当施罪律。有奖有惩，方不失公正。"

朱熠又道："陛下，史岩之、曹世雄、徐庶、高达，均为我朝名将，如今夺职收监，倘若鞑虏来犯，何人领兵御敌？"

贾似道不等赵昀回复，铿锵道："正因为强虏虎视，才打算军费。

贪将领兵，岂有胜算？为将者再勇，如若利欲熏心，也不过是山野匪徒！”

“贾卿说得是，打算军费是为杜绝贪腐。只是……若能自偿冒领军费，可否从轻发落？”赵昀说完，看着众位宰执。

“不能！以自偿代罚，有违国家法度。国难之际，法度晦暗，贪墨者愈多。提振国势，第一便是法纪严明。”贾似道说完，看见圣上眼里飘过一丝阴影。

是说过头了么？贾似道暗自思忖。一定是说过头了，十多年不在朝廷，他已不知圣上的心性。或许，圣上老了，心也柔了。

沈炎也发现了官家的不快，遂道：“圣上是慈善之君，不愿处分大臣。”

贾似道清楚沈炎是在提醒自己，一股悲愤顿时弥漫全身，拱手道：“陛下，若是论出身，论乡谊，那史岩之还是下官的恩人！当年正是史岩之进言，臣才出知澧州。如今陛下青睐，命臣提领两府，臣日日夜夜如履薄冰。打算军费条例自四月颁行以来，臣夙兴夜寐，唯恐有半分儿闪失。若陛下认为臣愚拙，请解除机政。”

闻言，赵昀微微一笑道：“贾卿言过了。惩治贪腐，天经地义。既然国有邦宪，卿依法处置便是。”

就在赵昀表明态度的第二天，吕文德的进状和俞兴的信札送达临安。贾似道阅罢，当即回书一封，命京湖制司提兵入川，将刘整押解入京。贾似道在给吕文德的回书中说，此次打算军费，无论涉及谁，只要贪墨属实，均按律治罪，不得赦免。

看过贾似道的回复，吕文德便召来俞大忠，商议派兵进入重庆事宜。

吕文德共有兄弟六人，目前三人存世：吕文德、吕文福、吕文焕。吕文福自领一军，驻守庐州，吕文德身边只有吕文焕了。

“小六啊，”吕文德对吕文焕道，“看来只有你带神勇军走一遭了。”

“大哥要小六去哪儿？”吕文焕问道。

“去四川拘拿刘整。”

“拘拿刘整？”吕文焕闻言一怔。

吕文德叮嘱道：“泸州远居上流，刘整手下有万余人马，此去非一般人不能胜任。”

吕文焕愣怔了一会儿又问：“什么时候启程？”

“今日歇息，明日点视兵马、筹备粮草，五日后启程。”

“小六遵命！”吕文焕霍地起身应道。

出重庆，上溯四百里，即是泸州。泸州西连僰道（四川宜宾），东接巴渝，地兼彝、汉，江带梓、夔，控制边隅，历来为兵家看重。出泸州往北，沿沱江可达广汉；往西，水陆兼济不出十日便可抵达成都；往东，大江浩瀚，百石大船直下吴越。成都陷入蒙军之手后，上游嘉定、泸州即为重庆门户。尤其泸州位于嘉定与重庆之间，至为关键。

刘整是宝祐三年秋天来到四川的。宝祐二年，蒙军南下，四川制置使余晦残暴无德，将士离心，战局大坏。朝廷一边任命蒲择之暂代四川制置使之职，一边急命四川宣抚使李曾伯西移夔州，主持四川大局。李曾伯遂命王坚、刘整、曹世雄各带本部人马入蜀挽救败局。

刘整的任务是解嘉定之围。是时，嘉定已经被围两个多月。因为嘉定与泸州一样同为长江上游军事重镇，李曾伯命俞兴死守嘉定，同时命刘整千里驰援。刘整所部兵马不多，但都是敢战之兵，尤其五千水军纵横汉水多年，经验丰富。岷江口一战，击溃蒙军刘黑马的封江水师，嘉定之围遂解。

刘整与俞兴的嫌隙来自嘉定解围之后。刘整跋山涉水，以数千远来之师击败了刘黑马，俞兴身为嘉定守臣，理应将刘整迎入城中，或者亲自出城慰劳。但他没有，仅派一名低级幕僚携一百坛水酒送至刘整军中。更为可恼的是，幕僚还趾高气扬道：“俞安抚公务繁忙，委派下官赠酒百坛，请太尉接纳。”

刘整一听脸顿时黑了，问：“你是何人？”

“我乃帅司厅前的公人。”

刘整大喝道：“一个小小爪牙居然闯我军营。来人，乱棍打出去！”

自那时起，刘整与俞兴便不相往来。三年后，李曾伯离开四川前往广西，刘整以潼川安抚副使衔知泸州。谁知道原为成都府路安抚使兼知嘉定府的俞兴，景定元年升为了四川制置使，成了刘整的顶头上司。

五月间，朝廷打算军费，刘整就预感不好。近些年，军费支出是一笔烂账。刘整是邓州人，当年叛金投宋，成为孟珙帐前将领。孟珙部下有一支忠顺军，兵员是当年大金境内唐、邓、蔡等州的流民。忠顺军起初三千余众，待到刘整掌军后，邓州子弟大量加入，增至八千余人。四川战事激烈，刘整又扩充了三将兵马。在应援鄂州之前，刘整所部的兵马已有一万七千余人。新增员额四川总领所不支付钱粮，无奈之下刘整只得自找出路。刘整先知泸州，继而总揽潼川府路，粮饷来源不成问题。一是向所属州县强征，二是以其他名目向转运司申拨，三是干脆截留上交税款。但按照打算军费条令，朝廷不仅不予承认，还要进行追缴，并将其官长交给有司治罪。

果然，经漕司会计官打算，刘整冒领军费三百二十万贯。前来泸州督促打算军费的是制置司参议官刘璘，道：“你为刘整，我为刘璘，虽同为刘姓，可公事公办。据省部条例，太尉须亲自到重庆向制司申辩。”

刘整清楚，他不可能去重庆。只要他一离开泸州，就会身不由己。轻者夺职，重者入狱，于是敷衍道：“参议先回，自家随后就来。”

送走刘璘，刘整苦思破解之策。可无论如何思索，俞兴都是他的顶头上司。要解脱危厄，首先要与俞兴交往。而这，又恰恰是刘整最不情愿的事情。

长子刘垣见状劝道：“俗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爹爹修书一封，孩儿这就前去重庆，恳望俞帅体谅实情，从优酌处。”

“想我刘整起身农家，一心只为报国，哪里敢存半点私心？”说罢，刘整长叹一声，从卧室拿出一只金瓶交与刘垣，“为父征战半生，并无积蓄。这只金瓶为祖上所传，你且拿去献与俞兴。”

刘垣接过金瓶，见瓶底刻有“显德”二字，便知是家传宝物，心中满是酸楚。爹爹为人他是知道的，十八岁投宋，迄今为大宋朝廷效力三十余年，遍体创伤累累，不想落得如此境地。但他还是安慰道：“爹爹放心，先祖的在天之灵定会保佑爹爹渡过此劫。”

“但愿如此。”刘整凄恻一笑。

刘垣来到重庆，制置司听说是刘整之子，左右皆不待见。刘垣只得上下打点，积累人缘。半个月后，终于得见俞兴。刘垣奉上金瓶，谁料想，俞兴看都不看，将金瓶委弃于地道：“好大的胆子！事关国法，竟敢行贿本帅，是可忍孰不可忍！来人！”衙外如狼似虎般拥进一群护卫，“杖三十，以儆效尤。”

当刘垣拖着伤体回到泸州，刘整怒火万丈道：“俞兴匹夫，欺人太甚！取兵器来！”

刘垣见状慌忙拦住：“爹爹这是为何？”

“自家这就杀往重庆，斫了俞兴的狗头！”刘整怒目圆睁。

“万万不可！”刘垣道，“俞兴乃是朝廷命官，爹爹一怒之下杀了俞兴，如何向朝廷交代？”

闻言，刘整愣愣地说不出话来。他不惧俞兴，可俞兴之上有朝廷。忤逆朝廷，刘整不敢，于是连连顿足道：“自家既不能见容于俞贼，又不能上达天听，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刘垣轻声道：“孩儿以为还有转圜的余地。”

“此话怎讲？”刘整看着刘垣，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孩儿这次去重庆，听说俞兴的老母仍在江陵。孩儿想既然求俞兴不得，莫如前去江陵讲明原委，请俞兴的母亲居间调停。”

就在俞大忠奔赴鄂州制司不久，一叶轻舟也出了泸州。可刘垣此行也不顺畅，原来居住在江陵的不是俞兴的生母，而是奶娘。奶娘虽然同情刘整，却不书信札。也难怪，奶娘再亲，毕竟是仆人，仆人怎敢对主人说三道四？何况这是官府中事，更不能干涉。刘垣怏怏而回。

事已至此，刘整只得将官厅迁往神臂城，以做最坏的打算。

南宋防金，川蜀以三关四州为要，称为“蜀口”。蜀口大坏发生在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人灭金，欲开辟第二战场，向宋廷借道利州东下，用以进攻河南。蒙军的提议遭到了宋廷拒绝，于是蒙军强行攻破蜀口。自那时起，蜀口三关便成了摆设。在以后的岁月里，由于久经战火，所有关隘、堡寨毁坏一尽。端平三年（1236年）九月，蒙军再次大举入川，连破阳平关、朝天关、剑门关，进入成都平原。成都承平日久，不知兵革，加之无险可守，听说蒙古铁骑抵达城外，顿时惊恐万状，除了少量官军奋起抵抗外，大多闻风而逃。随着成都陷落，蒙军势如破竹，川蜀五路六十余州，即有五十余州被蒙军攻破，四川防御体系全面崩溃。宋廷意识到川蜀残破可能动摇江南根基，淳祐三年（1243年），朝廷将屡建奇功的淮东制置副使余玠调往四川主持军政，正是余玠的到来，改变了四川战局。

余玠帅蜀十年，最大的贡献就是构建了以合州钓鱼山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在这张防御网上，大江沿线是重点，新的防御据点一律依险构筑。嘉定筑凌云城，泸州筑神臂城，合州筑钓鱼城，重庆筑多功城，万州筑天生城，奉节筑瞿塘城。这些沿江新城，或绝壁万仞，或险滩环护，或面临深峡，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神臂城位于泸州城东。此处名神臂山，如人之一臂伸入江中。大江从北而来，几乎成直角绕山东流。江中有一洲，名中坝。江水至中坝一分为二，坝北为主航道，水流湍急。神臂山三面临水，其中两面皆为绝壁，高数十丈；临水一面有滩涂：北为焦滩，南为灌口，但二处皆为险滩，泊船困难。神臂山唯东北一角与陆路相连。城内有炮台、兵营，也有官厅。一般情况下，官府在泸州城内办公，战时则迁入神臂城内。

就在刘整准备破釜沉舟时，吕文焕率大军来到了重庆。

第二章　四川变局

神勇军是吕文德的嫡系队伍，有一万五千多人。这些年吕文德转战南北，但凡攻坚克难，都由神勇军执行。

吕文焕自小就在军中，十二岁加入童子军，以操练为主，偶尔也参加战斗。十八岁后成了吕文德的亲将，经历过无数大战、恶战。吕文焕

外表温和，举止稳妥，临敌镇静，遇事沉着。无论战事多么艰危，只要交给吕文焕，他应诺一声，扭头即走，从无二话。

但忠勇并不意味着吕文焕缺乏主见，比如这次缉拿刘整。

在吕文焕看来，朝廷打算军费，应重在核实兵员数量，理顺供养关系。对于将帅，责成偿还，用不着送大理寺治罪。眼下鞑虏虽然北去，但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南来。守疆卫土，仍需要将帅们献计出力。

就在吕文焕率军赶赴重庆途中，朝廷命令下来：赵葵致仕，李曾伯、史岩之宫祠，曹世雄、徐敏之、高达勒停，向士璧、杜庶贬谪漳州。

战船一路西行，十月，吕文焕带着忧郁的心情来到重庆。

对于吕文焕的到来，俞兴非常看重，不仅出城迎接，还设宴犒劳，亲自把盏，毫无一方大员的派头："吕太尉千里入川，下官不胜感谢。"

"小将领京湖制司之命来到重庆，听从俞帅调遣。"吕文焕起身答礼。

宴毕，俞兴将吕文焕、俞大忠和四川都统屯达召入官厅，商议如何拘拿刘整。

"吕太尉奉吕帅之命提兵重庆，是为拘押贪将刘整。下官以为，吕太尉当亲率大军前往泸州，履行朝命。"言毕，俞兴面向屯达，"四川戎司挑选精兵五千随吕太尉前往。"

"俞帅吩咐，小将理当从命。"吕文焕回道，然后话锋一转，"只是小将以为刘整尚未公开叛逆，俞帅调派大军前往泸州，恐怕不妥。"

俞兴问道："吕太尉有何见地？"

吕文焕缓缓道："小将只是觉得，刘整犯事为多领军饷，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若是刘整能将超领的款项如数退还，制司可以从轻发落。"

闻言，俞兴一愣道："这……行么？向士璧冒领军费一百二十万贯即被编管，刘整虚籍冒领军饷比向士璧还多，朝廷岂能宽宥？"

吕文焕继续道："刘整领潼川一路，屏障重庆，位置特殊，干系重大。小将担心的是，贸然兴兵，一旦有变，不仅潼川摇动，恐将危及川蜀。俞帅身负皇命，主政四川，孰轻孰重，应该心底清楚。"

俞兴没有吭声。目前四川虽然有八九万兵马，可这些兵马都掌握在各路安抚使手中，俞兴身为四川制置使，根本无法调度。鉴于这种局面，一旦因打算军费惹来变故，危及川蜀安危，朝廷肯定要追查责任。

吕文焕见俞兴眼中有了迟疑，又道："小将愚见，倘若刘整真心改过，甘愿领罚，大可不必动用干戈。"

俞兴的眼睛渐渐发亮，问："吕太尉有何良策？"

吕文焕道："若俞帅授命，小将愿意进入泸州城，说服刘整领罪。"

"使不得，使不得，"俞兴连连摇手，"吕太尉倘若有半分差池，下官如何向吕帅复命？"

吕文焕微笑道："俞帅放心，小将与刘整有一面之缘，谅他不会为难小将。"

次日天明，吕文焕单骑奔泸州而去。

俞兴父子低估了刘整。刘整人在泸州，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紧盯着重庆。就在俞大忠前往鄂州途中，消息即已报给了刘整。他判定俞大忠前往鄂州，肯定与打算军费有关。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安插在夔州的眼线来报，说京湖制司已派吕文焕率神勇军来到了四川。

听说京湖制司派来的是吕文焕，刘整忧喜参半。

宝祐三年，吕文焕奉命前往郢州游说刘整。在没有见到吕文焕之前，刘整对"黑炭军"嗤之以鼻。一群卖炭翁，凭着几分不怕死的蛮劲，虽然官至一方帅守，又有多大能耐？谁知乍一见面，他便对吕文焕产生了好感。吕文焕一袭白袍，温文尔雅，完全不像一员武将，反倒像一名儒生，长揖道："武仲兄，文焕久慕大名，今日相晤，足慰平生之愿。"刘整表字武仲。

刘整愣了愣，还礼道："吕太尉年纪轻轻即勇冠三军，刘整也仰慕得紧。"

接下来分宾主坐定，各叙旧事。刘整更没有想到，吕文焕对自己了解得十分透彻。从二十多年前由金入宋，到跟随李曾伯收复襄汉，许多往事刘整都已遗忘，吕文焕却娓娓道来。震惊之余，刘整继而渐生诧异，怕是因缘际会，才有了今日相遇？

那次郢州相见，一席长谈，刘整与吕文焕便结为了莫逆。至夜，二人临江把酒，纵论国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次日告别，吕文焕道："武仲兄不愿留在京湖，小弟绝不勉强。进川若有什么困难，小弟定当竭力周全。"

如今，郢州一别，已然六载。虽因种种情形没有再次见面，但在刘整心底，无时无刻不记挂着这位挚友。

这一日，探马传报，说吕文焕单骑离开重庆，正往泸州赶来。

"吕六此来为的哪般？莫非来做说客不成？"刘整暗自思忖，命哨骑再探。

两日后，探马报告，说吕文焕已至城外，求见安抚。

"吕六啊吕六，你不该来蹚四川的浑水。"刘整一边摇头，一边更换公服，迎出城门。

吕文焕飞身下马，拱手行礼，口称："武仲兄。"

刘整哈哈大笑道："数年不见，贤弟越发英武了。"

二人执手进入神臂城。

神臂城面积不大，约三千来亩，由于迁入的兵士不多，看起来略显空阔。由于神臂城唯东北角与陆路衔接，进入神臂城便只有东北角一条大道。大道为青石条铺成，宽约五尺。吕文焕仅用眼角余光一扫便心中明了，神臂城果真是个易守难攻的好去处。只见东城墙向内收缩，城门外左右各有一座耳城，耳城依山就势构筑，城墙高约三尺。耳城内设有炮台，专门用于封锁入城大道。大道虽然平展，但不易展开兵马，因两旁尽是水塘。

神臂城城门为石拱门，前后两道，而且低矮，不能直接骑马进入。

进入城中后道路四通八达。官厅位于城南，这是一排施工正在收尾的房舍。

刘整将吕文焕引入官厅，分宾主坐定，上茶毕才道："时光荏苒，郢州夜谈，恍惚就在昨日！"

吕文焕道："这些年贤兄御守四川，多立战效，官至帅守，愚弟着实钦敬。"

尽管情谊依然，但今日并非叙旧之时，简单寒暄几句后，刘整单刀直入："贤弟此次入蜀，恐怕不是看望愚兄？"

吕文焕点头道："武仲兄说得是，小弟确实领命在身。"

"是为打算军费？"

吕文焕颔首。

刘整又问："此次打算军费，贤弟有何看法？"

吕文焕缓缓道："朝廷行打算法，小弟不敢妄评。但武仲兄超领军费数百万，肯定要给朝廷一个交代。"

刘整叹了口气道："贤弟有所不知，潼川比邻成都，掌控上流，鞑虏一直视为心腹大患，虎视眈眈。愚兄若不招兵买马，拿什么据守？"

吕文焕问："武仲兄何不向朝廷申诉，添加兵额？"

刘整摇头道："自愚兄守泸州以来，申诉过多次，只准许添加了五百员额。"

吕文焕没有接话。四川自蒙军借道灭金、蹂躏利州两路以来，财政便日坏一日。先是川北沦陷，继而川西被蹂躏。二十余年过去，宋廷在川蜀的州郡仅存三分之一。土地少了，可供养的官吏和官兵并未减少，百姓税赋之重可想而知。川外大军每次入川驰援，都要自带粮食。在这种境况下若要朝廷允许四川将领增加兵员，比登天还难。

刘整又道："宝祐六年，蒲择之欲收复成都。命愚兄北上江箭滩狙击川东虏人西援。可愚兄手中仅有万余人马，无奈之际只得临时招兵。

有兵得有粮饷，不得已东挪西凑……”

刘整讲述的是公元1258年的事情。蒲择之制置川蜀，上任伊始，雄心勃勃，欲收复成都。蒲择之分兵三路：一路命杨大渊率部进驻剑门，以阻止利州之敌南下；一路命刘整率部进驻遂宁，以阻挡川东之敌西向；蒲择之亲率大军向成都挺进。起初战事还算顺利，蒲择之一路势如破竹，直抵成都城下。川东蒙军果然西援，与刘整在江箭滩（遂宁县东）一连激战十余日。谁知这时四川战局发生了变化，蒙哥汗大举入蜀，其前锋部队会同利州蒙军在剑门关击败了杨大渊部，直奔江箭滩而来，刘整腹背受敌。遂宁之战惨烈异常，计有两千七百多名宋军将士血洒涪江……

闻言，吕文焕忽然问：“如此说来，武仲兄超领军费是宝祐六年的事？枢府有令，打算军费仅以开庆年间为限。武仲兄难道不知？”

刘整摇头道：“不知。”

吕文焕道：“武仲兄不要说了，小弟这就返回重庆申诉制司，武仲兄超领军费不在打算之列。”

刘整听说朝廷只打算开庆年间的军费，以手加额：“万幸，万幸！”又拉着吕文焕的手道，“贤弟有大恩于刘整！”

回到重庆，吕文焕很不客气地数落了俞兴一番。俞兴无言，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灰。接着，吕文焕申请京湖制司，要求放弃对刘整的拘拿。

按照吕文焕的估计，兄长应该上奏朝廷，由朝廷行文四川制司，免除对刘整的责罚与追偿。然而，吕文焕万万没有想到，兄长不仅没有同意吕文焕的意见，反而来书训斥：“六弟领命入川，是为拘拿刘整。夹带私情，岂是大将所为？惩治贪墨，贾公有令，一旦坐实，任何人不得姑息。刘整虚领军费虽然不在开庆年间，但既已查明，就应依律惩处。”

面对兄长的信札，吕文焕长久默然。冬月底，他踏着纷飞的雪花再次进入神臂城。

“申诉不成，文焕无能。”看着满怀期待的刘整，吕文焕面带愧疚。

刘整一双眼睛渐渐暗淡下去，俄尔射出两束精光："守土须得有兵，有兵必须有饷。饷从何来？朝廷不予拨付，刘整只能截留国赋。取于潼川，用于潼川，自家何罪？"

吕文焕沉吟半晌道："武仲兄超领军费一事，根子仍在四川制司。只要四川制司不予追究，京湖制司小弟可代为周旋。"

听吕文焕说罢，刘整却叹了口气，郁闷道："贤弟有所不知，那俞兴藐视我等。"接着，刘整便把如何与俞兴结怨及刘垣赴重庆求见的经过。说到最后，刘整激愤得难以自持，拍案而起，"想我刘整为国赴难三十余载，今日竟受这种鸟气！俞兴那厮，鼠目寸光，心胸逼窄，容不得俊杰之才。朝廷重用这种小人，国事愈坏！"

对于刘整的遭遇，吕文焕深为同情。俞兴轻慢刘整，皆因他属于"归正人"。何为归正人？即故土沦陷金国后投奔宋廷的河南、山东，以及河北河东之民。刘整籍贯邓州，绍兴议和时将邓州割让给了大金，刘整脱离金国来到大宋，即为归正。起初，朝廷对归正人态度不错，因为朝廷官员大多来自沦陷区。到了南宋中晚期，江南士人大量进入朝廷，对归正人的态度起了变化。提防者有之，歧视者有之，猜疑者有之，妒忌者有之。

吕文焕碍于自己的身份，没有接茬，而是说道："武仲兄如今在俞帅治下，冤家宜解不宜结。武仲兄与俞帅的积怨，容小弟化解。"

"贤弟如何化解？"刘整重新坐下，问。

吕文焕道："武仲兄战功卓著，俞兴必然心生嫉恨，故意贬抑。如今，武仲兄乘百胜之威，手提重兵坐镇泸州，对于四川制司，不亚于卧榻之侧安放一虎。武仲兄请想，谁能容忍一头猛虎安睡在卧榻之侧？小弟以为，武仲兄若要化解厄难，首先要使俞兴感到安稳。若要俞兴安稳，武仲兄唯有裁汰兵员，缩小规模。"

"裁兵？"闻言，刘整身子一震。

吕文焕点头。

"不成不成，"刘整摇摇头，"潼川十州，关隘百计，没有一两万兵马，怎能防守？"

吕文焕道："可武仲兄若不裁汰兵马，俞兴又怎么能够放过武仲兄？俞兴一日不放过武仲兄，武仲兄一日不得脱离掣肘。"

刘整黑着脸，没吭声。

"为今之计，武仲兄需要取信于四川制司。只有四川制司认可了武仲兄，才能帮助武仲兄消灾化难。至于兵，可以散，也可以聚。他日如若鞑虏窜犯，武仲兄再聚兵抗御。到那时俞兴即便心中不满，也无从非难。"

刘整想了想道："就依贤弟之见。可裁兵多少为宜？"

吕文焕道："重庆军马只有一万多人，武仲兄不能超过重庆的兵员。"

"一万？"

"依小弟看来，最好八千。"

静了片刻，刘整一咬牙道："好，八千就八千。请贤弟转告俞兴，只要他不追究自家超领军费，泸州兵员以八千为限。"

"小弟这就上复俞帅。不过，武仲兄超领军费已上报朝廷，完全免责似不可能。"吕文焕虽然无从知道俞兴的态度，但他断定俞兴将会大为释怀。

"超领的军费能免则免，若不能免除，下官一定自偿。"刘整最担心的是步杜庶、向士璧的后尘，贬谪蛮荒之地。至于追缴超领的军费，他并不在意。只要他仍然坐镇潼川，区区几百万军费算不了什么。

"这就好，这就好！"吕文焕频频点头。

中午，吕文焕匆匆扒了几碗饭即起身告辞。

"贤弟一再为刘整解难，刘整感荷不尽！"刘整千恩万谢。

"武仲兄乃川中柱石，为武仲兄化解危厄也是在为朝廷稳定川蜀。"吕文焕说完，打马而去。

望着远去的吕文焕，刘整喃喃道："吕六有胆有识，可堪大任。但愿俞兴那厮莫要辜负吕六的一番苦心。"

吕文焕返回重庆，向俞兴如实禀报了泸州之行。

"吕太尉一路风尘，请回营少歇，刘整裁兵一事，明日再议。"俞兴送走吕文焕，随即召来俞大忠和屯达商议。

屯达听说刘整承诺将兵员裁至八千人，大为高兴："若刘整只有八千兵马，便不足为虑。"

俞大忠也很兴奋："刘整裁汰大半兵员，有如鹰隼断爪，虎口无牙。"

俞兴却不这样看："兵可以分，也可以聚。刘整身为一路帅守，统领十州，聚个一两万兵马，岂不是易如反掌？"

但无论怎么说，刘整承诺裁兵，并答应自偿超领的军费，这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带有示好的意味。虽然示好的意味没有俞兴想象的那么殷切，依然令人鼓舞。重要的是，刘整示好的姿态是吕文焕带来的。吕文焕背后有吕文德，吕文德背后有贾似道。

次日，俞兴派人将吕文焕请进制置司，寒暄一番，然后说道："吕太尉两次亲往泸州，劝说刘整服罪，可谓劳苦功高。刘整为我川蜀名将，镇守要津，本司也想转圜，酌情薄处。吕太尉可致书刘整，只要刘整具保裁兵和自偿冒领的军费，本司也可上奏朝廷，宝祐六年超领军费一事，乃奉命收复成都所为，建议朝廷从宽处置。"

"好，好！俞帅此举有利于稳定川蜀。"吕文焕点头应道，当下手书一札，派人急送泸州。

几日后，泸州传来消息，说刘整正在裁撤兵马。

过完景定二年新年，刘整裁兵已毕。潼川一路有正兵八千，登记造册，上报四川总领所按月拨饷。吕文德见四川制司建议从轻处罚刘整，命吕文焕率军回返。

转眼间，神勇军离开鄂州半年多了，将士们归心似箭。重庆至鄂州两千多里，初春江水趋缓，虽是顺水也行船不快。十多天后，吕文焕率

军抵达归州（湖北秭归），突然京湖制司来文，命吕文焕停止前行。

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几天后，消息传来，四川形势骤变，制司的人马与刘整属下的潼川宋军正在泸州激战。

“怎么会是这样呢？”吕文焕一张脸变得煞白。

又过了几日，吕文德亲自来到归州，一见面便怒不可遏：“俞兴匹夫，处事无能！致使刘整怨叛，勾结鞑虏，背反朝廷！”

原来，吕文焕离开重庆后，俞兴决定将刘整的忠顺军调至剑州（四川剑阁），去扼守苦竹隘。苦竹隘位于嘉陵江上游，距泸州千里之遥，且山重水复。命令下到泸州，刘整一口回绝。为迫使刘整就范，俞兴派次子俞大信秘密前往泸州老城扣押了刘整的母亲，将其拘往重庆。然而，俞大信刚把刘母带出泸州城，即被守城军士发现。消息飞报神臂城，刘整勃然大怒道：“俞兴老贼，使出这种下三烂的手段，当千刀万剐！”当即点起五百精兵，驾轻舟追赶。在江津地面追上了俞大信。俞大信是两艘大船，各有一百兵士，见刘整引军前来，一个个张弓搭箭，如临大敌。

刘整指挥兵船截住俞大信的去路，怒喝道：“俞大信，速速交出自家阿妈，饶你不死！”

俞大信将刘母带上船舷，道：“刘安抚，你就别追了。爹爹有令，请令堂去重庆小住几日。”

刘整咬牙道：“既是请阿妈去重庆小住，为何偷偷摸摸？你爹爹分明就是征调忠顺军不成，挟持我家阿妈，用于威逼我等。蛇蝎之心，何其歹毒！”

俞大信道：“既然刘安抚心知肚明，莫如依令调出忠顺军罢了。”

“休想！”刘整怒道，“万事依得，唯独调出忠顺军断无可能！”

俞大信道：“刘安抚莫要如此决绝，有令堂在此，请刘安抚三思。”

刘整抽出一支箭，搭上弦道：“快快送还阿妈，否则休怪刘整无情。”

俞大信知道刘整箭术精准，急忙躲到刘母身后，喝令开船。俞大信企图以刘母为盾，倚仗船只高大，闯开水道。

刘母一见急了，高呼道："刘整我儿，今日之事因我而起，自当由我排解。"说罢纵身一跃，跳入大江。

刹那之间，大江仿佛凝固了一般。

"妈妈！"刘整一声痛叫。

"刘安抚，这……这……这是令堂所为，与大信无干……"俞大信还未说完，刘整嗖地一箭，正中其咽喉。

刘母投江和俞大信被杀，使得刘整与俞兴的关系瞬间成了仇敌，若说过去看在朝廷分上各自还有所顾忌和克制的话，如今全抛诸脑后了，双方都想着如何尽快置对方于死地。

俞兴是四川制置使，所处的位置有利。就在刘整扩充人马、恢复兵力时，俞兴已经抢先诉至朝廷。在俞兴以八百里加急送达朝廷的奏报里，刘整不再是一名不听节制的悍将，而是企图依附虏人的叛逆。

听完大哥的讲述，吕文焕道："刘整叛降虏人，原是俞兴激变所致。"

吕文德气呼呼地道："可不是。俞兴贼厮，罪该万死！"

吕文焕又道："如今俞兴抢先诉之于朝，将刘整定为了叛贼。"

"应是如此。"吕文德点头，接着气哼哼地道，"朝廷命我京湖制司出兵平叛，直是枉耗钱粮。"

静了片刻，吕文焕又问道："大哥有何打算？"

吕文德回道："朝廷命我亲提一军入川围剿。贾公亲自来书，说要务必生擒刘整，押解京师以正王法。"

吕文焕想了想道："生擒刘整，势必恶战。小六愿率军前往，大哥依然坐镇鄂州。"

吕文德想了想，点头道：“小六前去也好。京湖地重，为兄还有许多大事要办。”

吕文焕起身欲走，又被吕文德叫住，沉着脸叮嘱道：“大哥知道你与刘整有些交情，只是军国事大，须依令而行。前次入川助俞兴追缴军费，拘拿刘整，可你却弄出个刘整裁兵，俞兴酌处。如今刘整已叛，此等事切切不可再为。”

吕文焕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就在吕文焕离开归州不久，四川局势骤然恶化。

二月底，刘整派兵进抵老鼠隘。老鼠隘位于江津境内，不属于潼川府路。三月初，与四川制司的屯达所部展开激战。因老鼠隘十分险要，刘整连攻数日不克，引兵退走。

俞兴人马不多，且战力也远逊于刘整。现在刘整已经裁兵，实力不如以前。俞兴见刘整引兵退走，以为他势穷力孤，立即尽起重庆之兵，水陆兼进，进抵神臂城外。

谁想到，刘整退兵正是引诱重庆宋军深入，俞兴和屯达刚刚抵达神臂城下，还未站稳脚跟，即遭到刘整的快速反击。战斗是平明时分开始的，只见大江之上，刘整指挥百余艘战船冲出水寨，扑向重庆水师。刘整的战船轻便，出没迅捷，一阵火箭，重庆水师即有十数艘战船起火燃烧。当时俞兴和屯达正在战船上吃早饭，刘整的猝然攻击致使他俩狼狈不堪，碗筷一扔，赶紧向下游溃逃。

水战得手，刘整又令陆上出击。随着一声炮响，神臂城东门开启，一群骁骑如洪流般奔涌而出。俞兴的人马哪里是忠顺军的对手，跑得快的捡回了一条命，跑得慢的成了刀下鬼，最后连老鼠隘也丢了。刘整只以老鼠隘为界，没有继续追击。

当吕文焕率军来到重庆时，俞兴和屯达有如霜打的茄子。

“吕太尉，你可终于来了！”俞兴已经全然没有了四品高官的架子，拉着吕文焕的手，眼里噙着泪花道，“下官与屯都统可是望眼欲穿哪！”

吕文焕无言，只能强颜一笑。

接下来商议军情。情况不容乐观，刘整据有了老鼠隘，扼住了西进的通道。远在嘉定的宋军被刘整隔开，不仅无法应援重庆，而且孤悬在大江上游，随时都有被蒙军歼灭的可能。嘉定、泸州、重庆、夔州本是一根链条的四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依存。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发生变故，链条便不复存在。如今，泸州刘整叛乱，嘉定陷入孤立，重庆也暴露在了蒙军的锋芒之下。更为严峻的是，重庆守军仅有万余人马。倘若重庆不守，将牵连夔州。

听完军情介绍，吕文焕半天没有吭声。

“川蜀安危，全凭吕太尉做主。”屯达垂头丧气道。

吕文焕心底清楚，要夺回泸州，只能倚靠京湖制司的人马。历经百战的神勇军是抵御蒙鞑的一支劲旅，吕文焕实在不想让神勇军将士殒命在神臂城下。如果不战而下泸州，那自然是上上之策。想到此，他问俞兴道：“刘整是真的投降了虏人吗？”

“千真万确。”屯达言之凿凿。

吕文焕瞥了屯达一眼，加重语气道：“投降虏人，关乎名节，绝非儿戏，没有铁证切莫轻言。”

俞兴道：“泸州城有一名士，姓许，名彪升。早年间曾出任过制司参议官，后来蒙恩致仕。二月底，那许彪升派一家童乔扮樵夫，翻山越岭来到重庆，说刘整准备投降虏人，拟派幕僚曹垦前往成都与刘黑马洽谈。”说完，命俞大忠取出许彪升的信函递给吕文焕阅看。

单凭这道信札吕文焕仍然不能断定刘整即已降蒙，何况许彪升在信里只是猜测。但是，吕文焕也拿不出证据表明刘整的清白，他想起兄长临别之际的告诫，心头仿佛压上了一块巨石。

“吕太尉，何日发兵泸州？”见吕文焕沉默，俞兴催问道。

尽管身负朝命，又有兄长的告诫，吕文焕仍然不想与刘整刀兵相向。迹象表明，叛宋降蒙，刘整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突然发兵围剿，将促使刘整加快降蒙的步伐。他应该等一等，或许，还有机会还可以拉他一把。当然，他不会把这些想法告诉俞兴，对他来说，刘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

“出兵一事还须详议。”吕文焕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如今敌情未明，应该多派人手打探。”

吕文焕判断得很准确，此时的刘整，确实在降与不降之间游移。

与俞兴的关系由嫌隙演变成了仇雠，也出乎刘整的意料。同为朝廷命官，相互杀戮，这并不是刘整所要的结果。并非所愿而又不得已而为之，刘整深感痛苦。三月间的那场大战，四川制司大败亏输，刘整也折损了几百名将士。战事结束，望着大江上漂浮的战船残骸与将士们的尸首，刘整黯然神伤。

现在，刘整不可能结束这场冲突。他知道，朝廷已经将他定为了叛逆。对于叛逆，朝廷不会轻饶。接下来，还将继续与宋军厮杀。他虽然打败了俞兴与屯达，下一步朝廷定会调派更多的兵马前来围剿。果然，消息传来，已经回返归州的吕文焕又掉头西进。

一连数日，刘整在书房里不停地踱步。刘整有四子：刘垣、刘埏、刘均、刘垓。刘整前妻已亡，知泸州后新娶了一房继室，姓卫。一日，卫氏告诉刘整，说近几天，大哥儿刘垣、二哥儿刘埏及三哥儿刘均不知什么缘故，与幕僚曹垦打搅得火热：“白日里门窗紧闭，不知在嘀咕什么？”

“有这等事？”刘整大吃一惊。

卫氏道：“垓儿想进去旁听，他们不让。”

刘整吩咐卫氏道：“去，把小四叫来。”

一会儿工夫，刘垓来到爹爹面前。他十四岁，长得玉树临风。

一见面刘整便问：“你可知三位哥哥在密议什么事情？”

这几日刘垓也觉得几位兄长行事怪异，昨日混进去听，被赶了出来。不过几位兄长的机密事，他已知晓大概。如今见爹爹追问，不免有些踌躇。

“说，他们有何勾当？”刘整将脸一板。

“他们……他们……”刘垓嗫嚅着道，“……说要派人前往成都……”

“去成都？”刘整闻言一震，“去成都做什么？”

“说要……依附虏人……”

有如一支利箭正中心窝，刘整僵住了。

刘垓大气不敢出，静候着爹爹的疾风暴雨。然而，房子凝固了，不见雷鸣电闪。许久，随着一声粗重的喘息，刘整魁梧敦实的身躯跌坐在交椅里。

刘整也曾有过依附鞑虏的念头，只不过这念头宛如电光火石，倏忽而逝。刘整本是山野之民，因悍勇好斗犯了人命官司才叛金投宋。起初是一员普通兵士，感觉不出什么，待到屡建奇功，在京西南路崭露头角，他忽然发现宋廷对归正人很不待见。无论是朝廷命官还是乡村士子，谈起归正人总是满脸不屑，仿佛他们与生俱来就有污点。如果这次再次叛宋投蒙，即便世人不蔑视他，他自己也会瞧不起自己。所以，对于归顺鞑虏，刘整不敢想象。可如果不归顺虏人，又能如何呢？

入夜，刘整将刘垣、刘埏、刘均召进书房。兄弟三人虽然性格各异，禀赋有别，但出身将门，一个个身材高大，熊腰虎背。房内烛光摇曳，暗影深重。刘整反剪双手，在房中缓缓踱步。三兄弟不知召来何事，小心翼翼地瞅着爹爹的一举一动。

“归顺虏人，是谁的主意？”刘整突然停住脚问。

三兄弟互相望了望，刘垣出头道：“是我。”

刘埏也忙道：“不，是我。”

十七岁的刘均也争着道：“与两位兄长无干，是我。”

刘整走到儿子们面前，面孔阴鸷：“自家们乃大宋子民，归顺虏人，祖宗脸面何在？”

闻言，刘埏不慌不忙反问道：“敢问爹爹，大宋之前为何朝？”

见爹爹愣怔着，刘埏侃侃而谈：“前有秦汉与盛唐，再往前有武王伐纣、七雄并恃。千百年间王朝数度更迭，爹爹可知这是为何？自古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如今战祸连绵，黎民涂炭，非有道者不能为华

夏之主。”

过了半晌，刘整用低沉的声音问：“你是说……我朝为无道之君？”

“正是。”刘垣接过话说道，“山河破碎，国势日蹙，朝廷不思振兴，反而行打算法加害功臣良将。曹世雄、向士璧、高达、杜庶皆身经百战，有大功于朝，就因为超领军费，即抄没家产，投入冤狱。如此自毁长城，岂是有道之君所为？”

刘埏又道：“还有，权臣当道，奸人妄为。想那俞兴不过一川中腐儒，刻薄寡恩，小肚鸡肠，却提领四川，威行边郡。爹爹平生磊落，行事刚正，岂能为俞兴之辈所容？即便能渡过眼前的劫难，日后也必定为奸人所害！向士璧奉命援蜀，曾自散百万家财召军，朝廷不曾褒奖一个字，因为守潭州多领军费百万，即招致编管。如此王朝，忠奸不辨，功过不分，距败亡不远！”

刘垣也道：“别说向士璧，爹爹自比岳飞如何？想当年，岳飞为大宋擎起半壁江山，最后还不是落得个入狱赐死！”

“古人说良禽择木而栖。如今赵家无道，天下涂炭，爹爹归顺蒙古，是为弃暗投明。”刘埏说完，直视着父亲。

刘整的目光在渐渐黯淡，儿子们的一番话说得他心乱如麻。刘整清楚，事情至此，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引颈自裁，要么归顺虏人。引颈自裁，一了百了，可他死了儿子们怎么办？还有娘子卫氏，一想到她，刘整心底就百般不是滋味。

刘整慢慢退回交椅坐下，儿子们的话他要认真想一想。他祖祖辈辈皆为佃户，一年四季为衣食奔波，如今居官一路安抚使，怎么能轻言自裁？他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着挣更大的功名！半晌，刘整低声问道：“依附虏人，你们可有计议？”

三个儿子悬着的心一起回落下来，刘垣回道：“回爹爹，曹先生已经在前往成都的路上了。”

“曹垦去成都了？”刘整大惊道，“如此大事为什么不与我言语一声？”

刘垣回道："儿子们是要禀报的，可曹先生不让。"

停了一会儿，刘整又问："曹先生何时去的成都？"

"今日傍晚。"

刘整挥挥手，叫儿子们退下。卫氏进来，给刘整端来一碗参汤。刘整眼眶倏地红了，颤声道："娘子，夫君对不起你！"

"官人这是什么话？"卫氏大为诧异。

卫氏是剑州人，颇有家财。宝祐二年（1254年），蒙军由利州南下，攻陷剑门关，大肆抢掠。逃难途中，卫氏的父兄被蒙军所杀，家产尽毁。对于虏人，卫氏有切齿之恨。娘子与虏人有血仇深恨，自家却要归顺虏人，刘整实在无法开口。

"官人有什么吩咐，不妨直说。"卫氏坐下，历经大难的她早已不是只会吟叹春花秋月的富家千金，不仅性格坚强，而且知觉敏锐。夫君目前的境况，她心底清楚，"夫君已经被逼上绝路了！"

刘整用低沉的语调将儿子们的商议及曹垦已经赶往成都的事叙说一遍。卫氏听了，半天没有吱声，心底却是翻江倒海。她为夫君设计过很多出路，包括剃度佛门，就是没有投降虏人。

刘整神情凄楚道："为夫知晓，娘子与虏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可为夫若不归顺虏人，又该如何呢？"

卫氏轻声道："夫君就不能学范蠡么？"

刘整摇摇头道："今非昔比。昨日海晏河清，范蠡弃官从商，能够泛舟五湖；今日遍地狼烟，手中若没有兵权，毫无立锥之地。"

卫氏不吭声了，她知道夫君主意已定。

"娘子若有怨毒，可冲着为夫发泄，我无怨无悔。"刘整又道。

静立片刻，卫氏凄恻一笑道："奴家既然嫁给了夫君，万事自当由夫君做主。夫君决意归顺虏人，奴家岂能说三道四。"

“如此说来，娘子赞同自家的主张？”闻言，刘整眼里闪烁欣喜的光芒。

“夫君的主张，奴家不予置评。只是，夫君既然决意降蒙，奴家与虏人之仇便成为私仇。既是私仇，也就与夫君无干。”卫氏轻轻说完，回身便走，身子一飘一飘，宛如鬼魅。

刘整心在滴血，他知道卫氏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了。过去的鸾凤之美，琴瑟之谐，有如天上云霞，不复再聚。

“俞兴贼厮，你害得我刘整国亦不国，家亦不家。下辈子就是做鬼，我也要报得此仇！”刘整咬牙切齿说罢，禁不住双泪长流。

五月底，夏贵率领水师来到重庆。

“自家奉吕帅之命，前来襄助六弟。”夏贵还告诉吕文焕，为统一京湖与四川的兵马夺回泸州，朝廷设置了四川宣抚司，命吕文德为四川宣抚使。

夏贵的到来，让吕文焕十分高兴：“有夏大哥的水师相助，大事可成。”

六月初，吕文焕开始分拨人马向泸州进发。等待中没有出现机遇，再等下去可能贻误战机。吕文焕的计划是，夏贵率水师屯扎于黄石坝。黄石坝位于江南，与神臂城相对。控制了黄石坝，不仅可以掌控大江，还可以从水上直抵神臂嘴，再由神臂嘴进攻神臂门。吕文焕则亲率大军进攻老鼠隘。

老鼠隘的战斗结束很快，看样子刘整无意死守，战事刚一展开，刘整所部就弃寨而走，退回泸州境内。

六月八日，吕文焕率军来到神臂城外。攻城之前，他决定会一会刘整。副统制赵真劝道：“北面耳城太过突兀，六哥此去，易遭炮石。”

“想那刘整不会用阴招害我。”吕文焕说罢纵马上前，来到神臂城下。

神臂城上，刘整看得真切。吩咐左右军士，没有他的将令不得开炮。

吕文焕走近前，高叫道："武仲兄，文焕在此。"

刘整探出头道："文焕贤弟，别来可好？"

吕文焕答道："文焕无恙，只是武仲兄即将大难临头！"

刘整问道："贤弟此来，可是要帮助俞兴狗贼取刘整的人头？"

"文焕身为宋臣，当奉朝命。可文焕不想与武仲兄兵戈相见，只要武仲兄不依附虏人，文焕愿用身家性命担保，还武仲兄清白。"

刘整道："贤弟的心意刘整领了。若要刘整回心转意也行，那就是砍下俞兴老贼的狗头！"

"武仲兄休得说气话，俞兴乃是朝廷大员，犯法自有国家法度。武仲兄若有冤情，有司定会明断……"

未等吕文焕说完，刘整哈哈一笑道："贤弟果真是个实诚君子。如今我朝皇帝老儿昏聩，是非不明，法度早已不存。"

吕文焕一时语塞。前日有人自江南入川，说向士璧贬窜漳州后，大理寺又将向妻拘拿至京城，追缴超领的军费。向妻经不住拷打，咬舌自尽。向士璧闻讯后大叫三声天啊！喷血而亡。

见状，刘整又道："贤弟请回吧。若要刘整的项上人头，放马过来。"

话音未落，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炮石落入吕文焕身边的水塘中，战马猝然惊起，差点将吕文焕掀翻在地。

"武仲兄你……"吕文焕惊愕道。

又是一阵呼啸，数块石弹飞来，吕文焕只得拍马回归本阵。

副统制王达怒道："刘整贼厮，居然使出这等阴招，踏平神臂城，将其碎尸万段！"

吕文焕对王达、赵真道："我军新来，固然勇锐，但敌军初战，也

颇有士气。神臂城小，兵马不多，积储有限。过个十天半月，必然士气下坠。到那时我军一鼓作气，将事半功倍。”

于是吕文焕指挥数万京湖宋军，将神臂城围得了水泄不通。

刘整见北耳城不遵将令，不由得怒气冲冲道：“何人如此大胆，擅自开炮，依律当斩！”

回到公厅，刘整命卫士拘来北耳城的守将。俄顷，刘垣进来回道：“北耳城开炮，是孩儿指使。”

刘整怔了一怔，依然沉着脸道：“没有我的将令，你为何炮击？”

刘垣回道：“吕文焕只身犯险，是想不战而下神臂城。孩儿担心爹爹经不住蛊惑，中了吕六的圈套。”

刘整连连顿足：“吕六若是命丧我手，自家一辈子都不得安生！”

“吕六有恩于爹爹，孩儿不会取他的性命。炮击时，偏了几分。”

“可你……也坏了自家的名声！吕六敢于只身犯险，那是相信你爹爹的为人。施放冷炮，吕六定以为是自家所为。”

刘垣见爹爹如是说，即刻正色道：“孩儿如今后悔，当时万不该心存善念，应该将吕文焕击毙在神臂城下。”

闻言，刘整大惊道：“孩儿心肠，为何恁地歹毒？”

刘垣铿锵道：“两军交战，关涉生死。若能击毙吕文焕，乘势追击，京湖兵必然大溃。再者，爹爹已经归顺蒙廷，如此藕断丝连，日后免不了引来蒙古人的猜疑。”

刘整闻言，半晌无语。他承认刘垣说得对，如今他与吕文焕已分属两个阵营，容不得半分恻隐之心。

一连几天吕文焕没有动静，刘整判断他采用的是围困法。刘整不怕围困，神臂城储积粮草较多，支持一年半载不在话下。再说曹垦去了成都，蒙古人不会坐视不管。

到了六月下旬，曹垦夜半归来。随曹垦到来的有十数艘快船，五百名蒙军兵士。烛火下，曹垦将为首一人介绍给刘整："此乃成都府刘经略的大哥儿刘仲举。"仲举为刘元振的表字。

"下官拜见刘安抚。"刘元振近前一步，向刘整施蒙古礼。

"大哥儿亲临险地，下官不胜感荷。"刘整脸上一臊，红着脸道。

刘元振道："刘安抚识得大体，弃暗投明，可喜可贺。"

接下来大摆宴席，款待刘元振及数百蒙军。

曹垦向刘整禀告了洽谈的经过。成都兵马经略使刘黑马尚在病中，但听说刘整来降，扶病出来接见曹垦。起初，刘黑马十分高兴，但刘黑马手下的一班幕僚却怀疑有诈。说的人多了，刘黑马也疑惑起来，将曹垦拘在馆舍，这一拘就是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后，刘元振从眉山来到成都，听说刘整派人请降，遂进入馆舍详细盘问。最后，刘元振对爹爹道："刘整乃宋廷第一悍将，如今前来归顺，众人不知真伪。孩儿甘冒凶险，前往泸州。若能收降刘整，有益国家；若孩儿不测，死无所憾。"

刘整听罢，大为感动，当下对刘元振折箭为誓，归顺汗廷，绝无二心。

刘元振的到来坚定了刘整降蒙的决心，也断绝了吕文焕对刘整的最后一丝悯惜。当夏贵派人来报，说有一行快船趁夜色驶入了刘整水寨，吕文焕断定这一行快船应该来自成都。次日平明，神臂城攻坚战打响。

主攻仍是东门。大江之上，吕文焕命夏贵率领水师对阵刘整的水军。

随着吕文焕一声令下，摆在东门前的十多台炮车一齐发射炮丸。先是火弹，用时不长，神臂城东门及东门耳城便燃起熊熊大火。吕文焕还令军士将轻舟搬入东门外的水塘内，用于运载兵士攻击耳城。

战事一开始就异常激烈。尽管有不少宋军栽倒在石板道上，后继者搬开遗体继续冲击。

大江之上，夏贵的两万水师占据了绝对优势，将刘整的水军逼迫在

水寨里无所作为。夏贵还派出一部人马在神臂嘴登陆仰攻神臂门，虽然一时难以奏效，但也牵制了刘整部分兵力。

在神臂城内，刘整兵力有限，且无法补充。很显然，死守并非善策。吕文焕连攻十余日，城内已摆满伤兵。伤兵得不到救治，眼睁睁地看着大批死去。

入夜，刘整将刘垣、曹垦、刘元振召进官厅商议对策，道："神臂城小，屯兵不多。宋军连攻十余日不歇，志在必得，我等唯一出路即是突围西进。可如何突围，还须斟酌。"

曹垦分析道："陆上突围，宋军已占据了所有关隘；江上突围，宋军的水师远强于我军。若无蒙军接应，突围难成。"

刘元振回道："刘安抚放心，下官已派人秘密赶往成都去了。"

曹垦又道："即便刘经略闻讯发兵，也至少需要一个月，神臂城还能坚守多少时日也未可知。"

"参议有何良策？"刘整问道。

曹垦建议道："神臂城有一条蛮洞直通灌口，刘安抚可由此洞秘密出城，直奔成都。"

刘整摇头道："由蛮洞出城，只能容纳多少人？"

曹垦道："安抚此去，只需十余人足矣。"

"不成不成，"刘整仍然摇头，"仅十余人出城，其他将士怎么办？"

刘垣闻言道："曹参议所言极是，爹爹与仲举兄出城，孩儿们坚守城内。"

刘元振奋然道："我留下来守城。元振此行，为的即是誓保刘安抚无恙。"

最后议定，刘整带曹垦、刘埏、刘均、刘垓、卫氏、两名蒙军向导及三名贴身侍卫由蛮洞秘密出城，刘垣与刘元振留下来坚守神臂城。

是夜，刘整拿出所有家资分赏给众将士，刘元振也拿出所带金银奖赏给五百蒙军。众人心底清楚，刘整一走，神臂城将会更加危急。但是，只有守住神臂城，刘整才会安然突围。

轻装完毕，正要动身，忽然侍女来报，说卫氏欲自尽，喝了盐卤。刘整火速来到后堂，只见众人纷乱，正在抢救。幸而盐卤喝下得不多，一阵呕吐，卫氏清醒过来，倏地一声长号："你们为何救我？"

满堂无人吱声。

"娘子这是何苦呢？"刘整握住卫氏的手，轻声道。

"你们不该救我！"卫氏再次痛叫。

第三章　郝经出使

刘整降蒙，大蒙古国正陷于内乱之中。

公元1259年，忽必烈取代塔察尔成了左翼统兵元帅，出蔡州，过淮河，破武胜关，攻入黄陂。八月底，由阳逻过江，直逼鄂州。对于鄂州，忽必烈是志在必得。因为他此次统兵南征，机会来之极为不易。

拖雷嫡子四人：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蒙哥承继汗位后，忽必烈经营汉地；旭烈兀率军西征；阿里不哥镇守和林。

转眼到了公元1257年，因忽必烈治理汉地卓有成效，遭人告发，说他广交汉地名士，有不臣之心。说的人多了，蒙哥汗不得不引起重视。新年刚过，蒙哥汗即委派亲信大臣阿蓝答儿与刘太平前往汉地钩考财赋。说是钩考财赋盈亏，实际上即是整肃。很快，忽必烈总领漠南的军政大权被终止，一大批汉人官员被投入监狱，甚至殴打致死，金莲川幕府的一些重要骨干纷纷遭到迫害。

公元1258年初，赋闲在家的忽必烈毅然上书请求召见。在得到蒙哥汗的同意后，他前往和林。也许是忽必烈的忠诚与恭谨化解了蒙哥汗心中的疑忌，也许是同胞之谊触动了蒙哥汗心底的柔情。他不仅下令停止对汉地各官署的钩考，而且重新将治理汉地的大权交还给了忽必烈。

是年，蒙哥汗开始亲征南宋。鉴于川蜀战事不顺，蒙哥汗受阻于钓鱼城下，公元1258年十月，蒙哥汗命忽必烈替换塔察尔总领东路大军，进攻京湖。这对忽必烈来说，重新复出统兵是一次重要机遇。

在渡江之前，忽必烈即已获知蒙哥汗去世的消息，但他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对幕僚道："此次南下，殊为不易，断不可无功而返！"

然而谁知蒙军受阻于鄂州城下达三个月之久。到了十一月底，王妃察必托人捎来密信，说蒙哥汗的遗体还没有运回和林，阿里不哥已在漠北、漠南大量征调兵丁。

在军帐内，众幕僚看罢察必的密信面面相觑。阿里不哥的举动十分明显，他要借忽必烈南征之机在和林称汗。

"鄂州破城在即，究竟战与不战？"忽必烈始终对攻克鄂州信心十足。

"臣以为，殿下应迅速撤军北返。"郝经第一个道，他是金莲川幕府的重要成员，他的话具有相当分量。

商挺也道："国不可一日无主。如今蒙哥汗驾崩，新汗未立，殿下滞留江南，一旦国中生变，鞭长莫及。"商挺也是金莲川幕府的重要成员。

赵璧说得更为直接："蒙哥汗灵柩未安，七哥儿于漠北、漠南征兵，其用意昭然若揭。殿下若不及时赶回去阻止，大祸不远。"

忽必烈自然清楚阿里不哥的用意。他身为嫡幼子，深受父母宠爱，也得到了蒙哥汗的重用。镇守和林，本身就意味着入继汗位。只是忽必烈没有想到，老七会如此急迫，他略一沉吟便命令道："既如此，回师燕京。"

蒙古族早期，有"幼子守产"的习俗，即家产由正妻幼子继承。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后，在汗位的传承上废除了"幼子守产"制，改由"忽立台"大会推举。"忽立台"大会的成员由铁木真子孙及蒙古各部落首领组成。铁木真死后，无论是窝阔台，还是蒙哥，都是得到了"忽立台"大会的认可，方才承继汗位。

蒙哥汗逝世，忽必烈对汗位有过憧憬。如今旭烈兀远在波斯，能够与自己竞争汗位的只有阿里不哥。按照蒙古族“幼子守产”的习俗，阿里不哥拥有父亲名下的土地和军队，实力远比自己强大。但是，忽必烈治理漠南，远征大理，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有目共睹。若是一战而克鄂州，在日后的“忽立台”大会上推举新汗，还将拥有一份新的资本。

然而，阿里不哥却利用自己坐镇和林的有利位置，为攫取汗位抢先布局。忽必烈不得不放弃即将到手的战果，匆匆于鄂州城下撤围北返。

越往北走，各种不利于忽必烈的消息越多，十一月底，忽必烈抵达燕京。

燕京的形势更为紧张，大批兵丁正在源源不断地开赴漠北。忽必烈询问调兵主官，如此大规模地签军是谁的命令？主官支支吾吾，说是蒙哥汗临终遗命。忽必烈断然否定，命令签军主官迅速遣返所有兵士。

忽必烈迅速回返燕京，大出阿里不哥的意料。按照他的设想，忽必烈应该深陷在鄂州战事中。当忽必烈建功于大江之上时，阿里不哥已在漠北、漠南完成了军事部署。

事已至此，阿里不哥一方面遣信使携带重礼与忽必烈握手言欢，一方面在和林悄悄筹备“忽立台”大会，准备承继汗位。公元1260年初，阿里不哥向忽必烈发出邀请，请他赶赴和林为蒙哥汗举办葬礼。送走阿里不哥的信使，忽必烈召集幕僚商议。

“蒙哥汗行大丧之礼，去还是不去？”忽必烈询问众幕僚。这是一道难题。既是蒙哥汗的葬礼，忽必烈就必须得去，而去，则凶险莫测。

廉希宪第一个表达意见：“臣以为不能去。”

“为什么？”

“七哥儿虽为殿下母弟，但久镇和林，专制多年。加上身边有奸人谗佞，殿下若去，定然凶多吉少。”

廉希宪的建议得到了姚枢、窦默、商挺、赵璧等汉人幕僚的肯定。阿里不哥一心想窃取汗位，他会放虎归山吗？

于是，忽必烈将目光投向刘秉忠，问道：“子聪大师，你说说。”

刘秉忠停止捻动念珠，静静地对忽必烈道："贫僧昨日卜得一卦，为师卦。主卦为坎，卦象为水；客卦为坤，卦象为地。此卦下坎上坤相叠，为异卦。何为异卦？出乎形势即为异。"

忽必烈聚精会神地看着刘秉忠。

"坎为水，为险；地为坤，为顺；地水师，行险而顺。师者兵也，卦象显示，非兵不能制胜。"

刘秉忠说完，大帐内久久无声。

商挺道："国师卜卦，无有不准。既然非兵不能制胜，殿下就应早承大统，颁告德音，使得阿里不哥师出无名。"

廉希宪近前一步道："安危逆顺，间不容发，事机一失，追悔莫及。"

众人纷纷道："人情不可夺，天命不敢违，请殿下早定大计，以正名位。"

直到这时，忽必烈才霍地起身道："既然众位真心辅佐，我意已决。"

三月，忽必烈北上开平，召集东道诸王、蒙古勋贵及部分西道诸王举行"忽立台"大会，在东道诸王及部分勋贵的支持下，忽必烈宣布承继汗位，命开平为上都，立年号为"中统"。设中书省，以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主持日常政务。不到一个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召开西道蒙古宗王及贵族参与的"忽立台"大会，宣布承继大统。至此，大蒙古国二汗并立。

虽然忽必烈在继承汗位的时间上占有先机，但总体局势仍处于下风。

首先，阿里不哥据有和林。和林是大蒙古国的发源地，从某种意义上讲，据有和林就据有汗廷，就具有了无可厚非的正统性。其次，漠北诸千户均掌握在阿里不哥手中。漠北计有六十余个蒙古千户，土地广袤，兵员众多。而忽必烈的疆土仅限于漠南，军队除了他亲率的东征军，再就是汉地世族之兵，质量与数量都不如阿里不哥。忽必烈唯一胜

过阿里不哥的是财力。汉地宜农宜桑，这些年忽必烈经营河南、关中，以汉法治汉地，取得了不菲的成效。另外，忽必烈拥有一班“智囊”，这就是闻名于史的金莲川幕府。这些人中，有宗教名僧，有汉学大儒，有数术奇士。

中统元年五月，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争夺战拉开序幕。

按照忽必烈的部署，主战场应该在漠北，但关键在川陕。这是因为，蒙哥汗死后北撤，将西路军主力留在了六盘山。西路军主力有三万重装骑兵，目前为浑都海统带。要确保顺利进攻漠北，必须控制川陕，包括西路军。忽必烈命廉希宪、商挺为川陕宣抚正副使，紧急赶赴关中。

阿里不哥对川陕地区和浑都海部也很看重，当忽必烈任命廉希宪和商挺宣抚川陕，奔赴京兆府（陕西西安）途中，阿里不哥也派遣亲信刘太平、霍鲁怀抵达长安。

廉希宪与商挺手中并无兵将，忽必烈的命令是就地措置兵马。好在廉希宪与商挺曾出任过川陕宣抚使，熟悉关中的山川地理及各地官吏。他俩还在赴任途中，便派出干吏赶到成都，秘密致书刘黑马，希望他亲率大军前来长安稳定局势。五月中旬，廉希宪、商挺与刘黑马会合一处，驻军长安城外。廉希宪又派出信使前往六盘山与浑都海联络，谁知信使竟被杀害。廉希宪与商挺料定，浑都海已倒向了阿里不哥，于是命刘黑马挥兵入城，杀掉了刘太平与霍鲁怀。关中局势趋稳，接下来需要认真对付的是浑都海。

廉希宪为浑都海预设了上中下三策：上策，直捣长安；中策，恃兵坐守；下策，北归和林。为了应付最坏的局面，廉希宪与商挺一面征集兵马，以备急需，一面在沿边关隘多立旗帜，虚张声势。浑都海果然中计，八月，浑都海率军离开六盘山，西渡黄河，抵达甘州（甘肃张掖）。

形势依然严峻，浑都海所部是蒙哥汗出征川蜀的重装骑兵，如果让这支骑兵军团回到漠北，阿里不哥无疑实力大增。忽必烈派纳邻合丹为帅，总督川陕诸路兵马，追歼浑都海部。九月，双方在姑臧（甘肃武威）城外展开决战。

为了围歼浑都海部，忽必烈调集了川陕地区所有汉军约五万人，加

上纳邻合丹所部，从兵力上形成绝对优势。经此一战，不仅蒙哥汗麾下的三万重装骑兵俘斩略尽，就连浑都海也成了刀下之鬼。

就在纳邻合丹与浑都海大战于甘州城下时，忽必烈亲率大军进兵和林。由开平至和林有三条道：帖里干道，木怜道和纳邻道。纳邻道是小道；木怜道是马道；帖里干道是车道。

忽必烈进兵和林，选择了路程最远，而且要穿过茫茫沙漠的帖里干道。当忽必烈舍近求远出现在和林郊外时，阿里不哥大吃一惊，惊慌之下急命药木忽儿出战。

担任忽必烈大军前锋的是宗王也相哥。在和林近郊巴昔乞，药木忽儿不敌也相哥，扎寨坚守不出。忽必烈命全军把守各个要道，围困和林。在二汗并立之前，和林地区的粮食供给来自汉地。如今，和林与汉地的所有通道均已被切断。在公元1261年新年来临之前，阿里不哥只得放弃和林，沿阿尔泰山麓退入封地吉利吉思。忽必烈率军进入和林，此时的和林城已断粮月余，饿殍遍地。忽必烈一边赈济灾民，同时商议下一步计划。

有人主张乘胜进击，有人主张回师开平，忽必烈采纳了后者。登基未久，政权不稳，一旦国中生变，远水难解近渴。另外，吉利吉思紧邻窝阔台汗国，窝阔台的嫡孙海都是阿里不哥的铁杆盟友。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决裂以后，和林地区的粮食主要靠海都供给，挺进吉利吉思极可能与海都发生冲突。忽必烈命也相哥统兵镇守和林，自己则率大军南返上都。

然而，阿里不哥在得到窝阔台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支持后，于公元1261年夏秋之交又开始向和林挺进。也相哥闻讯后，急忙起兵迎敌。谁知阿里不哥派人来说，忽必烈做了大汗，我心悦诚服，前来投拜。也相哥一时糊涂，竟然信以为真，一面派人向忽必烈禀报，一面开门迎纳。谁知阿里不哥突然向也相哥发起攻击，也相哥猝不及防，全军大溃。

夺回和林的阿里不哥又气势汹汹地向开平扑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忽必烈收到了来自成都刘黑马的奏报，说泸州守将刘整率部归顺。刘黑马哪里知晓，此时的忽必烈正值内外交困。

外患当属阿里不哥。阿里不哥若不剿平，忽必烈政权就不会安宁；内忧则是山东李璮。李璮为山东义军首领李全的养子。完颜璟末期，杨

安国、杨妙真、李全等人相继起兵反金。后来大金迁都开封，蒙古人占据了河北、山东。杨安国、杨妙真、李全等相继兵败被杀，其残部归养子李璮统领。起初，李璮势孤力薄，兵马仅仅数千，地盘也只有涟水、海州数县。为了扩大实力，李璮迎娶了铁木真幼弟斡赤斤的妻妹。在窝阔台汗时期，李璮的实力大增。到了蒙哥汗后期，李璮倚仗兵强马壮，渐渐露出反意。蒙哥汗进攻四川，派人赴益都调兵，李璮竟万般推诿。蒙哥汗鏖战于钓鱼城下时，李璮忙于扩大地盘。忽必烈登基后，为了集中兵力讨伐阿里不哥，对李璮采取怀柔政策。北征和林，李璮未出一兵一卒。忽必烈回返开平，汉地世侯纷纷朝见，李璮推诿不至。而且，李璮违背禁令，征调民夫大修筑益都城（山东青州）。更令忽必烈忧心的是，他居然在自己的辖地发行会子（即纸币）。种种迹象表明，李璮反叛在即。

单是一个李璮也不可怕，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还有若干个李璮，他们就是蒙元初年的“汉世侯”。

金朝末年，随着蒙古国的崛起，北方地区陆续脱离金廷，成为真空地带，一些官绅结寨自保，势力日见坐大。当铁木真委派木华黎经营汉地后，对汉人由征剿改为了招纳，于是，这些结寨自保的豪强纷纷归顺汗廷，被赐封为“千户”“万户”“元帅”等官职，且父子相承，这些人统称为“汉世侯”。

李璮若反，势必给汉世侯带来影响。在河北、山东以及川陕地区，较大的汉世侯有三十多个。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史天泽、董俊和张柔，时称“河北三杰”。如今，这些汉世侯均有各自的地盘和人马。他们与李璮有无联络？对李璮反叛持何种态度？甚至会不会跟随李璮一齐反叛？都属未知。

除了阿里不哥与李璮，宋廷也令忽必烈十分忧虑。虽然目前还没有征兆表明宋廷会乘机用兵，但李璮反叛，势必牵动江南。

为了避免三面受敌，忽必烈只能对李璮的反迹视而不见，继续加官与恩赏。六月，封李璮为江淮行省大都督；七月，赐李璮金虎符；八月，诏令李璮以江淮行省大都督身份兼领益都路盐课……

忽必烈清楚，加官与恩赏不能阻止李璮反叛的脚步，李璮什么时候亮出反旗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在他公开反叛前，忽必烈必须与江南和解。

鄂州之战期间，贾似道鉴于蒙军势大，曾派幕僚宋京赴蒙军统帅部请和，希望蒙军缓师。忽必烈没有理会，因为他的目标是攻取鄂州，为日后登上汗位积累资本。现在不同了，忽必烈需要集中全力应对阿里不哥和即将叛乱的李璮，与宋廷和解便成了国策。

赴江南和谈的最佳人选是郝经。

首先，郝经是汉人；其次，郝经熟读经史，谙熟兴亡之道。当年，蒙哥汗大举伐宋，郝经便不以为然。他认为，以蒙古国目前的实力，即便占有了江南，也无力治理。他建言汗廷应暂息干戈，抚定河北、关陕、河南与山东等地，积粮治粟，富民强军，然后混一天下。

早在甘州决战前夕，忽必烈便将郝经召入汗帐，道："来自江南的探报，贾似道已回朝主政，朕思之再三，决定与宋国罢兵通好。"

"陛下决断正确，"此时的郝经刚过而立之年，峨冠博带，风华正茂，朗声道，"与宋讲和，即便李璮生乱也不足为惧。"

忽必烈点头道："如卿所言，当务之急是内修政事，外平叛逆。至于江南，待国力强盛后再徐徐图之。"

"陛下说的是。江南山高水深，民心稳固，不宜轻动干戈。至于与宋修好，臣愿意为使。"郝经已经明白忽必烈召见自己的意思了。

忽必烈大喜道："郝卿机敏睿智，学识精深，与宋人议和，定会不负使命。"

中统元年（1260年）六月，郝经以大蒙古国国信使的身份启程前往临安。

然而，一年多时间过去了，既不见郝经回返，也不见郝经的书札。

三个月前，忽必烈遣使前往宋廷询问，至今也无消息。忽必烈实在想不出郝经一行人去了哪里。是全部遇害，还是为江南所拘？若说是全部遇害，没有道理，因为护送军将已经把郝经一行交给了宋廷的两淮制司。两淮制司不可能私下处置蒙廷使团。最大的可能就是被江南所拘，可江南为什么要拘留郝经呢？莫非宋廷不愿意议和，企图乘蒙古国内乱之际，掩袭其后？这是忽必烈最不愿看到的局面。

现在，忽必烈既操心前方战事，又忧心山东李璮，还担心郝经一行。刘整归顺汗廷，实在不是时候。

很长时间，忽必烈看完刘黑马的奏报没有吭声。从木华黎经营漠南时开始，对于归顺的汉人将领，不吝赏赐。大金国的覆亡，与木华黎优厚的收降条件有关。如今大大小小三十多个汉世侯，均是以优厚的条件或收降或招降的结果。但这种优厚的招收条件不适用于刘整。忽必烈担心，一旦重赏刘整，会刺激宋廷。

沉思良久，忽必烈对刘黑马的信使道："回复你家元帅，刘整来投，可喜可贺，但当下不可大用。"

刘黑马的信使是他的第五子刘元礼，听罢大吃一惊，问道："大汗，这是为何？"

忽必烈不可能详作解释，只道："选一偏僻小城，令刘整驻扎。"

按照刘黑马对刘整的许诺，刘整归顺汗廷后，定会得到忽必烈的召见，授金虎符，封都元帅。刘元礼听后心凉了一大截，鼓足勇气做最后的争取："禀大汗，那刘整为江南第一悍将。我家兄长刘元振为了说动刘整来降，只身犯险进入泸州，得来十分不易！"

忽必烈想的不是一个刘整，而是整个大局，断不可能为了一个刘整，给尚不确定的蒙宋关系带来伤害。

"你家父兄身在成都，心忧国事，朕甚为嘉叹。"忽必烈先是褒奖，继而面色严厉，"可那刘整，此时断不可赐予官爵。"

闻言，刘元礼呆呆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重新据有了和林的阿里不哥，起大军二十五万，杀向开平。

面对来势凶猛的阿里不哥，忽必烈下令征调全国兵马，所有蒙古诸王和汉地世侯均无一例外地亲自率军出征。忽必烈决心打掉阿里不哥的嚣张气焰，而要打掉阿里不哥的嚣张气焰，必须围歼他的核心人马。而阿里不哥的核心人马，就是来自拖雷家族在漠北草原的六十多个蒙古千户。

为了与阿里不哥决战，忽必烈任命取得甘州大捷的纳邻合丹为先锋

率部先行，进抵昔木土垴儿。

昔木土垴儿位于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西北，这是一道南北倾斜的山峦。纳邻合丹率军与阿里不哥一连激战数日，不分胜负，于是深沟高垒，扎下营寨，等候忽必烈亲率大军到来。

十二月初，忽必烈率领主力来到昔木土垴儿。为了一举消除漠北忧患，忽必烈几乎动用了所有能够动用的力量，共计十五万蒙、汉大军。

抵达昔木土垴儿的当天夜晚，忽必烈召开御前会议。

纳邻合丹首先禀报军情，最后总结道："阿里不哥兵力雄厚，不可小觑。"

闻言，宗王们和众将领一时默然无语。

忽必烈毅然道："此次与老七决战，关乎蒙古国存亡，许胜不许败。我军兵力虽然逊于老七，但我军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以一当十。明日出战，我军兵分三路。"接下来分派兵马。

就在这时，赵璧出言道："臣有一计，可令阿里不哥实力大减。"

闻言，宗王们与众将领眼睛一亮。忽必烈急问道："卿有何计？快快说来。"

赵璧道："阿里不哥敢于同大汗交战，所恃者，第一为家族守产人，第二乃漠北千户。"

忽必烈点头。

赵璧继续道："倘若能说动昔里吉脱离阿里不哥而转投大汗，阿里不哥的几十万兵马就会心生疑虑，战力将大为削减。"

昔里吉为蒙哥汗的嫡子，也是季子，按照蒙古人的习俗，蒙哥汗死后，大部分漠北千户应该由昔里吉承继。这些应该隶属于昔里吉的蒙古千户追随阿里不哥，与昔里吉待在阿里不哥军营有莫大的关系。

忽必烈听罢赵璧的建议连连点头，道："此次老七敢于逆反，靠的即是与昔里吉绑在了一起。可如何说动昔里吉弃暗投明呢？"

赵璧道："臣以为，昔里吉追随阿里不哥，并非死心塌地。"

"何以见得？"

赵璧答道："昔里吉少有大志，岂会甘愿久居人下？当前跟随七哥儿是因为羽翼未满，势孤力单。"

"对对对，蒙哥汗诸子中，就数昔里吉最为狡黠。"忽必烈说完又问，"不知拟派何人与昔里吉接洽为宜？"

赵璧回道："当年耶律铸在和林办学，二殿下忙哥剌与昔里吉同在国子学就读，二人关系甚笃。"

忽必烈一拍膝盖道："传忙哥剌。"

忽必烈有嫡子四人。长子早夭，还余三人：次子真金、三子忙哥剌和四子那木罕。忙哥剌与昔里吉同庚，都为十七岁。此次迎击阿里不哥，真金与忙哥剌均在军中。很快，忙哥剌来到忽必烈的军帐。

"父汗见召，有何吩咐？"忙哥剌在兄弟三人中最像忽必烈，身材颀长，仪表伟岸。

对这位长相与气质最似自己的嫡子，忽必烈十分钟爱。派他潜入阿里不哥军中策反昔里吉，忽必烈十分高兴。忙哥剌若能说动昔里吉反正，将是奇功一件。忙哥剌也渴望建功立业，当忽必烈告诉他此行是进入阿里不哥大营策反昔里吉时，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下来。当天夜里，忙哥剌带领侍卫绕道进入了阿里不哥的营地。

赵璧的判断相当准确，昔里吉追随阿里不哥纯属迫不得已。蒙哥汗现存嫡子三人：阿速台、玉龙答失、昔里吉。阿速台与玉龙答失性格柔弱，难当大事，只有十七岁的昔里吉颇有主见。父汗猝然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阿速台、玉龙答失和昔里吉既无领地也无兵马，身边仅有一群侍卫。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跟随阿里不哥打败忽必烈，然后由阿里不哥赏给他们一块地盘。

"忙哥剌，你怎么来了？"忙哥剌的到来，昔里吉既惊又喜。

"奉父汗之命，特来召唤你们兄弟。"忙哥剌道。

“召唤我们？”昔里吉疑惑道。忽必烈没有参加蒙哥汗的葬礼，阿里不哥告诉阿速台、玉龙答失和昔里吉，说忽必烈不尊蒙哥汗，早有叛逆之心。

“父汗说了，只要你们离开阿里不哥，不仅赏给你们封地，还将蒙哥汗属下的千户全部发还给你们。”忙哥剌道。

“此话当真？”这无疑是天大的好事，让昔里吉既惊又喜。

“父汗亲口对我说的，还能有假？”

昔里吉命人叫来阿速台和玉龙答失，将忽必烈派忙哥剌为说客，要他们归顺忽必烈一事叙说一遍。

阿速台和玉龙答失齐声道：“三弟做主，我们都听你的。”

见两位兄长没有异议，昔里吉对忙哥剌道：“二殿下回去禀报大汗，我们兄弟三人愿意追随大汗建功立业。至于日期……”昔里吉想了想道，“待我明日去见过七叔，讨回父汗的玉玺再定。”

忙哥剌点头道：“如此甚好。”

“昔里吉一旦归顺我朝，势必动摇众多漠北千户，阿里不哥大势已去。”忽必烈听说昔里吉兄弟同意反正，十分高兴。

赵璧道：“若昔里吉带走蒙哥汗的玉玺，阿里不哥便失去了称汗的依凭。”

“卿言极是。”忽必烈赞同道，“阿里不哥没了蒙哥汗的玉玺，便是叛逆。”

十二月中旬，昔里吉、阿速台、玉龙答失来到忽必烈营地。忽必烈不仅用最隆重的礼遇接待了三位侄儿，并当即从河南滑州、浚州、卫州划出十五县，分封给阿速台、玉龙答失和昔里吉。

很快，在阿里不哥大营，阿速台、玉龙答失和昔里吉转投忽必烈的消息流传开来。对此，阿里不哥既深感愤怒又无可奈何。他召集心腹将领孛罗欢、忽察、秃满、脱火思等人，命令道：“在昔木土垴儿与忽必烈决一死战，活捉背叛之人！”

公元1261年底，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凛冽的北风停止了嚎叫，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升起。随着金子般的阳光洒向草原，茫茫积雪迸射出万道银光。突然，一阵沉闷而又扣人心弦的号角声从四面八方响起。这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生死之战，为了战胜对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都倾尽了全部力量。

忽必烈将全军分为三路：纳邻合丹引军居左，塔察尔引军居右，忽必烈亲领大军居中。战事一起便异常激烈，阿里不哥率悍将阿里察、脱火思对阵中路，纷飞的箭矢几次落在忽必烈的马前。

侍卫哈答与忽都向忽必烈请战："情势危急，小将当效仿先祖搏命疆场！"

"去吧，响箭在召唤你们建功立业。"忽必烈同意了哈答与忽都的奏请。

话音一落，哈答与忽都纵马杀入战阵。哈答敌住阿里察，忽都敌住脱火思。大战数十回合后，哈答与忽都先后将阿里察与脱火思劈于马下。

主将被杀引起了中路溃败，中路溃败连累整个战局。临近中午时分，失去斗志的阿里不哥大军支离破碎，雪崩一般向北逃窜，忽必烈并未乘势追击。

十多天后，探马来报，阿里不哥未在和林停留，依旧逃过阿尔泰山，进入了察合台境内。

也相哥对阿里不哥偷袭和林耿耿于怀，向忽必烈请命愿领一支大军深入漠北，将阿里不哥擒拿回国。忽必烈否决了他的奏请，因为李璮谋反在即。

尽管忽必烈急于返回燕京指挥对李璮的征剿，但对阿里不哥的防范须臾不得疏忽。西起沙州、肃州、甘州，东至开平，所有州府、堡寨、关卡都增派兵马，严密防守。尤其粮食与铁器，不许流入漠北。做完这些，忽必烈下令道："回师燕京，讨伐李璮。"

郝经一行是中统元年八月间离开上都开平的，九月抵达济南。不承想，在济南遇到了麻烦。

给郝经一行制造麻烦的是李璮。山东义军鱼龙混杂，许多人朝秦暮楚，李璮耳染目睹，年纪轻轻就野心勃勃。按李璮的打算，他既不会真心依附蒙廷，也不会诚意归顺宋廷，他要割据山东为王，而割据为王的首要条件就是宋蒙之间始终处于交战状态。忽必烈委派郝经出使江南，第一个憎恨者即是李璮。因为宋蒙之间一旦和议达成，他占山为王的野心就会化为泡影。

李璮来到馆驿会见郝经，道："先生奉大汗之命前往江南。只是那江南十分可恨，所有渡口均被控制，前行不得。"

郝经皱眉道："有这等事？"

"千真万确，连天上的鸟儿都不得飞过。"

郝经想了想，当即草书一札交给李璮道："着两名干吏前往淮安（即楚州），就说来使携有蒙古国国书，前来弭兵通好。"

李璮道："下官这就去安排。"

这一等便是一个多月，郝经多次派副使刘仁杰催促，均无回音。但是，有关李璮的不轨之举却源源报来。郝经发现，馆驿四周增派了兵丁，使团人员进出馆驿以安全为由受到了限制。十月底，李璮来了，带来的却是噩耗："下官派两名吏胥前往淮安通报，殊不知被江南杀了！"

"这是为何？"郝经惊问道。

"宋人说是奸细。"

"如此说来，我等进入不了宋国境地？"郝经心中已明白八九，故作焦急。

李璮摇头道："路途已断。"

"既如此，下官当复命大汗，江南议和难以成行。"郝经道。

李璮心底暗喜，口中却道："如此甚好。"

郝经写好奏折，叫来副使刘仁杰道："你回上都一趟，禀告大汗，江南已关闭进出通道，请大汗示下。"

李璮亲眼所见，自是不疑，当下放刘仁杰出城。谁知郝经与刘仁杰已有约定，一旦出城即直奔东平。东平是汉世侯严忠济的地盘。十多天后，刘仁杰返回，说大汗有旨，速回燕京。李璮高高兴兴地把郝经一行送出了济南。

辗转来到东平，严忠济出城十里迎接。严忠济告诉郝经，他的亲弟严忠嗣与严忠范，一人守宿州，一人守蕲县。郝经大喜，决定由盱眙渡淮，直趋扬州。

然而，事情再一次大出郝经意外。入关倒是顺利，盱眙守将还派出一队兵马护送。可到达天长后，却改道去了真州，将郝经一行拘留在了真州军营。

经过无数次交涉，拘禁了五个多月后，直到次年初夏，郝经才见到第一个宋廷命官——真州守将张世杰。

“太尉如何拘我？”郝经劈面即问。

张世杰摇头道：“小将是奉命行事。”

“你可知我乃蒙古国信使？”郝经又道。

“不知。”

郝经又问：“我两次致书李帅均不见答复，这是何故？”

张世杰回道：“从去岁末到今年春，山东李璮两次犯边。一次乔扮议和使者，射杀我守关军士二十余人。一次改装易容，偷袭山阳城，劫走我大宋境内数十名百姓。若不是李帅宽仁，你等早已成了刀下之鬼！”

闻言，郝经怔住了，心想这李璮竟如此歹毒，为破坏两国通好，费尽心机挑起战端，遂道：“请太尉回复李帅，存活我等，即是存活江南。”

“此话怎讲？”

“郝某此番南来，一是颁告江南，我主忽必烈已登汗位。二是忽必烈汗宽厚仁慈，决定与宋国弭兵通和。蒙军锐利无比，兵锋所到之处，

莫不尸如山积。如今忽必烈汗息兵罢战，存活的将是江南万千生灵！”

张世杰承认郝经所言有理。蒙军嗜杀，所到之处无不血流成河，顿了顿道：“你说你是蒙古国信使，能否将国书交给我，由我上呈制司？”

“国书乃忽必烈大汗亲授，定当面呈宋主。”郝经虽断然拒绝，可想了想又道，“李帅也可上书贵国丞相贾似道，鄂州城下他与大汗有约，纳岁贡，奉誓表，两国永结盟好。”

张世杰一听，丝毫不敢怠慢，急忙赶往扬州，禀告两淮制置使李庭芝。

李庭芝原为京湖制置大使孟珙的幕僚，孟珙病逝江陵，临终前将其举荐给贾似道。贾似道主政两淮，李庭芝知濠州。开庆元年，贾似道主政京湖，留下李庭芝负责扬州军政。鄂州之战结束，李庭芝骤升为主管两淮制司公事。

听完张世杰的禀报，李庭芝感到了事态的严峻。

张世杰见李庭芝沉吟不语，轻声问道：“着将虏人送入京城？”

“不，”李庭芝摇头，停了停又道，“如何处置，下官去书先问一问贾公。”

收到李庭芝的书札，贾似道看完吓出一身冷汗。虏人前来履约？自家与虏人曾经有约么？

突然，贾似道记起来了。鄂州之战期间，自己与蒙古人有过一次和谈。

那是开庆元年九月。九月二十三日，贾似道进入鄂州。其时，数万蒙军日夜不歇地攻打鄂州东门、南门和西门。尤其东南角，一日之内数度易手。对于能否守住鄂州，贾似道并无多少把握。京湖战区的防守重点在江北，鄂州坐落江南，又有大江之险，城防修筑历来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城墙老旧不说，且城外尽是民居。八月底，当数万蒙军渡过长江，进抵鄂州郊外时，鄂州守将张胜只得以诈降的方式延缓蒙军的攻击。忽必烈信以为真，退兵等待张胜归附。张胜利用这一宝贵时机夷平了城外所有民房，至此，守城的箭弩和炮石才发挥出了最大的威力。然

而，就在贾似道进入鄂州的当天，张胜战殁。

张胜殉国无疑是鄂州守军的重大损失。他久戍鄂州，深得军心民心。尽管鄂州城内的可战之兵已经达到三万余人，但失去了张胜，贾似道心头笼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为缓和蒙军的攻势，九月底，贾似道派幕僚宋京赴蒙军大营请和。贾似道授意，若蒙军从鄂州城下退兵，宋廷愿意像对待大金国一样，每年输送岁币岁绢，缔结盟好。然而此时，忽必烈志在鄂州，对贾似道的提议根本不予理会。忽必烈派人告知宋京，要么举城归附，要么蒙军破城。接下来，便是两个月惨烈的鄂州攻防战。

到了十一月底，蒙军突然派来一个名叫赵璧的官员，说要重开和谈。

此时鄂州城墙百孔千疮，东南角坍塌多处，城上谯楼全部摧毁，至于城上用于遮挡炮石的排叉木和楼子，业已大部毁坏。蒙军提出议和，贾似道即刻允准。在鄂州城头，赵璧漫天要价，除了岁绢、岁币，还索要潼川、重庆、襄汉、淮南等地，说要与宋廷划江为界。

这种和谈类似讹诈，自然毫无结果。贾似道后来才知，赵璧进城和谈，原是掩护蒙军撤往江北的缓师之计。待到他醒过神来，蒙军已撤军完毕。

两次和谈，并未达成任何条文，贾似道回到临安便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哪里想得到，忽必烈没有忘记此事，竟然派遣使臣万里迢迢来到江南，要求履行鄂州城下的约定。

当初请和，形势艰危，情有可原，如今大战结束，再提此事，便会授人口实，招致弹劾。其一，议和未能申奏朝廷，属“阴结虏人”；其二，私自许诺岁贡，是卖国行径。有此二条，任何朝中大臣都会声名狼藉。

现在，贾似道手捧来自扬州李庭芝的书札，一张薄笺重似千钧，双手禁不住一阵颤抖。翁应龙踮着脚步进来了，悄无声息地站在贾似道身边。这是五月，阳光明媚，可无论是贾似道，还是翁应龙，均感到阵阵寒栗。

半晌，贾似道轻轻吐出几个字：“去，叫宋京来。”

翁应龙应诺一声，快步走出书房。

不一会，宋京就从清河坊秘书省赶到贾似道府邸，一进门就恭恭敬敬问道：“贾公有何事吩咐？”

宋京进士出身，在滁县任职，贾似道主政两淮时，见宋京模样伶俐，遂调入制司。不久，录为书写机宜文字。贾似道派宋京以参议官的身份进入蒙军大营谈和，看中的就是他能言善辩和无比忠诚。

“鄂州议和，你可曾对他人说过？”贾似道目光阴鸷。

“下官……没……没有。”宋京吓了一跳，慌忙摇头。

“真没有么？”贾似道前倾身子。

宋京为人乖巧，他清楚既然议和未成，就不能有丝毫透露，尤其在京城。他禁不住双腿颤抖，嘴唇哆嗦道：“没……没有……真……真没有！”

贾似道收回身形，和缓一下神情轻声道：“鄂州和谈，至为机密。宋卿万勿对他人提及。”

宋京小心翼翼地道：“下官……自鄂州归来后，深蒙贾公抬爱，任职秘省。下官……下官眼里只有秘阁书库，别无其他。”

贾似道轻轻点了个头，道：“高斯德年纪大了，你的去处下官自有考虑。”高斯德现任秘书监，贾似道的意思相当明显。

宋京一如既往地恭恭敬敬：“下官绝不辜负贾公栽培。”

待宋京走后，翁应龙低声道：“扬州来人还在坐等回复。”

贾似道没有吭声，如何处置，他要好好想一想。

贾似道首先想到的是护送出境。可虏人是为议和而来，在没有得到答复之前，虏人会不会离境也未可知。还有，即便虏人回返，回返后如何向忽必烈回复？江南不愿议和？如此一来，岂不是自招祸患？放还不

行，只能淹留江北。命李庭芝觅一僻静之地严加看管，不得走漏任何风声。

一想到虏人使团为议和而招致囚禁，贾似道不免黯然神伤。议和交好，有益国家，而他今日不得不心生歹毒。他也有苦衷啊！

去年秋，颂扬鄂州战功的《福华编》编撰和印制完成，卷首即为刘克庄的序文。刘克庄以诗文驰名，不仅朝中大臣与刘克庄多有交集，乡间士子无不对刘克庄崇拜有加。而在《福华编》正文之后，有江万里作跋。江万里创办“白鹭书院”，享誉南国。圣上对江万里十分推崇，书房里的端砚上就刻着江万里的名字。一部《福华编》有刘克庄作序和江万里作跋，直是锦上添花。

翁应龙道：“群玉先生首次便印刷了五千册，铺满了临安城的所有书棚。”

贾似道问道：“取名《福华编》，有何玄机？”

“这是药洲先生的意思。药洲先生说，鄂州之战，贾公福祐华夏，所以取名《福华编》。”

贾似道斟酌着道：“‘福华’二字，是不是太过张扬……”

翁应龙道：“下官也觉得书名以《福华编》最为妥帖。鄂州一战，存活国脉，其功非得用‘福华’二字才能囊括。”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廖莹中不仅自掏银子编印了《福华编》，还将鄂州大战演绎成话本供人说唱。单是临安城就有七十二勾栏，每日看客何止万千？

如此之际，贾似道岂能让世人知晓鄂州议和？

要掩盖鄂州议和，别无其他，唯有禁锢虏人使团。

良久，贾似道缓缓起身，草书一札交予翁应龙，面无表情道：“你去一趟扬州，面交李制帅。”在这道密札里，贾似道命令李庭芝继续羁押蒙古使团。

“这……这是为什么？”李庭芝读罢信札大为惊愕。

翁应龙回答："小人奉贾公之命，只知所为，不知所以。"

李庭芝心绪繁复，郝经却是度日如年。

真州忠勇军营位于城南，这儿地处偏僻。自郝经一行进驻后，四周围墙高筑，营外树木尽伐，每天只允许早晚少量时间在营内走动，此外一律关门闭户。营内营外，禁卫森严。要想从忠勇军营脱逃，比登天还难。

郝经判断，自己被囚于此一定极为机密。不仅汗廷不知，恐怕连宋国国主也不知情。当下最要紧的，是如何设法将蒙古国使团被囚于此的消息释放出去。只有释放出蒙古国使团被囚的消息，才有可能解除困厄。

一日，郝经让值守军士叫来将官，提出使团久居于此，生活烦闷，请沽十斤上等好酒。将官上报张世杰，张世杰觉得虏人请求饮酒，没有不允之理。当即命人从甘露堂沽来一瓮琼花酒送入军营。

几日后，郝经又叫来值守将官，道："宋地出好酒，果然名不虚传。酒已喝完，请再沽一瓮。"

如此三番五次，张世杰下令，十日一瓮酒，不再禀复。将官传达给值守军士，按张统制将令施行。

这天值守军士又去甘露堂沽酒，酒博士拿着酒瓮去了后堂。不承想待到酒瓮装满，瓮口漂上几张纸钞。酒博士以为是朝廷会子，捞起来一看不是，上面大写着"壹贯文省"，还有"中统元宝交钞"字样。再细看，一侧为汉文篆体，另一侧的文字全然不识。酒博士大惊，急忙叫来掌柜。甘露堂掌柜姓周，交际甚广，人称"周八仙"。

周八仙将中统会钞拿起来反反复复看上一阵，也不明白中统为何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几张类似宋廷的会子，一定颇有来历。

自那以后，每次军士来沽酒，酒瓮里都会漂起几张众人不识的纸钞。

终于有一日周八仙将沽酒的军士请到后堂。上茶毕，周八仙和蔼地问道："军爷常来敝店沽酒，那是敝店莫大的荣幸，敢问军爷来自哪座

军营？”

“你问这做什么？”军士狐疑问道。

周八仙道：“小的寻思，下次军爷沽酒，敝店派人登门取瓮便是。”

“你卖酒，我沽酒，两不相干。”军士说罢起身欲走。

“军爷稍慢。”周八仙掏出一把碎银塞进军士怀里，低声道，“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好吧，”军士道，“十日过后，你派人来城南忠勇军营。”

终于有一天，甘露堂的伙计从军营里带出了一方白绢，上书八个大字：“蒙使通和，真州被囚”。周八仙一看大惊失色，他是何等人物，原来酒瓮里会子一样的东西，是蒙古人在传递消息。周八仙当即将白绢烧了，吩咐甘露堂所有伙计不得张扬，叮嘱道：“自家们卖的是酒，谁来沽酒谁就是客，买卖人得罪不起官府。”

周八仙是那种藏得住话的人，虽然郝经不断地用会钞和白绢传递蒙古使团真州被拘的消息，可周八仙守口如瓶。

这一日周八仙来到临安。甘露堂的琼花酒是淮南贡酒，一年四季须按时上解御酒库。入夜，他与管库的内侍对饮，七八杯秦淮春下肚，勾起了周八仙的谈兴。人就是这样，谈兴一起便管不住舌头，于是周八仙扬扬得意地讲起了他的琼花酒如何地道，与京城里的碧香、风泉、皇华不相上下，就连北地的虏人也极为喜爱。内侍自然不信，说你周八仙讲瞎话也不长长眼睛，虏人早就退到了淮水以北，哪里喝得了你的琼花酒？周八仙便说了蒙古使团被囚于真州忠勇军营的事情。

这番话传到了董宋臣的耳里，向他叙说真州军营囚禁着蒙古国使者的是内侍李忠辅。李忠辅是一名掌供奉的小黄门，为交结董宋臣，三天两头请董宋臣饮酒，这天闲聊时不知怎么讲到了虏人。

“鞑虏势大，”董宋臣啜了口酒道，“远胜于当年的女真。”

“可不是，”李忠辅点头道，“就说那蜀口关隘，该是何等雄奇险峻，可自从鞑虏兴起后，简直如履平地。”

“莫说蜀口关隘，就连滔滔大江，鞑虏也能逾越！”

“恩公建言銮驾播迁，实在是明智之举。”李忠辅想起鄂州之围，不免顿生寒栗，便想起了周八仙所说的蒙古使团。

听完李忠辅的讲述，董宋臣把一颗硕大的脑袋摇得如拨浪鼓一般：“蒙古人前来议和，张世杰把蒙古使团拘了？他张世杰敢拘蒙古使者？”

“小的也不相信。可那周八仙信誓旦旦，还拿出一张虏人的会钞作凭，不由得人不信。”李忠辅说完，从怀里掏出一张中统元宝交钞。

面对这张与宋廷会子迥异的纸钞，董宋臣傻眼了。

李忠辅又道：“小的就想，他张世杰就是有一千个胆也不敢拘押虏人使团。可制帅李庭芝就不同了，李庭芝是贾丞相的门生，要是贾丞相给李庭芝撑腰，那可就说不准了。”

董宋臣问：“他李庭芝为什么拘留蒙古使者？”

“这个……”李忠辅摇摇头，“小的不知。”

“蒙古人前来议和，这是天大的好事！”董宋臣思忖着道，“即便是贾丞相也没有拘押的道理。”

就这样，郝经苦心设计的酒瓮藏钞，终于将蒙古使团被囚的消息带入了京师，传入了大内。

此时的赵昀已垂垂老矣。盛年的赵昀雄心勃勃，很想有一番作为。史弥远独相十七年，赵昀如同影子。史弥远死后的第二年，赵昀即改元端平。亲政伊始，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任用贤能，朝政为之一新，史称“端平更化”。金国覆灭，赵昀决心“抚定中原、收复‘三京’”。六月，大军渡淮；七月，进入开封；七月末，进入洛阳。然而谁知道就在洛阳城中，宋军陷入了蒙军重围，五万淮东健儿，折损大半。

丧师是次要的，严重的是“端平入洛”成了蒙古人不断入侵南宋的借口。在接下来二十多年里，蒙古铁蹄灭大理，蹂襄汉，虐两淮，踹破蜀口三关，陷没大半个四川。到了开庆元年，还跨过大江进围鄂州。

最重要的是，一场以惨败告终的“入洛”之战，宛如蚀骨的寒风吹灭了赵昀的万丈雄心。端平元年十一月，赵昀下诏罪己：“……兵民之死战斗，户口之困流离，室庐靡村，胳胔相望，是皆明不能烛，德有未孚，上无以格天心，下无以定民志……”

赵昀为史弥远所立，数十年仰承鼻息，加上骨子里原本就缺乏血气，既然国势难振，享乐便应时而生。

人主若沉迷于享乐，可谓花样百出。就说女色，后宫佳丽无数，赵昀却突发奇想召妓。从宝祐元年将唐安安召入宫中算起，十年来已有数百名或酒馆或青楼的女子被引入宫中轻歌曼舞。而这一切，董宋臣功不可没。

这一日，赵昀在嘉明殿用过晚膳，由董宋臣搀扶着回到福宁殿，赵昀坐下后问道：“近日临安城可有什么异闻趣事？”

“临安城倒是没什么新奇的事儿，不过……”董宋臣顿住了。

“不过什么？”赵昀颇为好奇地看着董宋臣。

“小的不敢说。”董宋臣低眉垂眼。

赵昀一笑道：“只管道来，朕赦你无罪。”

董宋臣遂将鞑虏使团被拘于真州军营的事叙说了一遍。

闻言，赵昀大惊失色道：“你说的……可当真？”

董宋臣掏出中统元宝交钞，递给赵昀道：“小的当时也不相信，可李忠辅拿出了虏人的交钞，不由得小的不信。”

“鞑虏派使臣前来议和，丞相为何要将其囚禁在淮南？”赵昀讷讷自语。

“皇上将贾似道召来，一问便知。”

赵昀缓缓颔首：“这个……朕自然是要问的。”

贾似道回朝主政以来，董宋臣一直深为不安。在他看来，贾似道跟

丁大全不是一类人物。自己可以将丁大全玩于股掌之上，贾似道却不行。丁大全靠谄媚进身，若没有董宋臣在赵昀身前周旋，丁大全登不了相位。丁大全再跋扈飞扬，在董宋臣面前极为恭谨。贾似道则不同，他御边多年，功勋卓著，门生遍地，鄂州之战后声望达到顶峰。经验告诉董宋臣，一旦强势人物入朝主政，像他这样的去势之人就要受到抑制。

“小的想，贾丞相暗拘虏人的使臣，必有隐情。”董宋臣又道。

赵昀“噢”了一声，看着董宋臣。

“小的猜测，贾丞相不惧虏人，所以不许议和。”

“贾丞相不惧虏人？这话从何说起？”赵昀责怪道。

“皇上，”董宋臣凑近前道，“贾丞相转战两淮、京湖及川蜀，屡挫敌锋，还惧怕虏人么？”

赵昀连连摇头道：“若虏人遣使议和，那是好事。止戈罢战，休养生息，惠泽百姓，造福社稷，何乐而不为？”

“皇上英明！”董宋臣赔着笑脸道，“只是那虏人的使团被囚禁了一年有余，目今与其议和，他们还会同意么？”

赵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无忧虑地说道：“只怕那虏人已经改了主意。”

“皇上勿忧，大不了贾丞相依然出镇边庭。”董宋臣终于道出了心迹，他日思夜想的，就是如何将贾似道逐出临安。

闻言，赵昀没有吭声。

贾似道自认为拘押蒙古使团做得极为机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惊天秘事还是传到了官家耳里。当赵昀将他召进内殿，询问真州是否囚禁有虏人的使团时，那一刻，贾似道如同遭了雷击。

但很快贾似道就镇定下来了。官家不仅知道有虏人使团，还知道虏人的使团羁留在真州军营，由此看来手中一定握有凭据。若是一般传闻，官家不会是这般口吻和神情。事情既然到了这个份上，遮掩已不可能。

“回陛下，真州军营确实……拘押着一批鞑虏。”贾似道一边回答，一边思索着对答。

“哦？”赵昀身子一紧，面色严峻，“为何拘押？何人如此大胆？”

“是臣……下令拘押……”贾似道扑通跪下。

赵昀一时无语，过了片刻才道：“既然鞑虏是为议和而来，卿下令拘押，是何道理？”赵昀的脸色虽然有所缓和，但口吻却显得严厉。

贾似道忽然灵光一闪，心中有了底气，遂抬起头提高声音道：“回陛下，他们自称为鞑虏使者，其实不是。”

闻言，赵昀一愣：“他们不是？”

贾似道从容道：“他们是一群谍贼，专为刺探军情。”

“不是议和的使团？这……这这……”这下轮到赵昀怔住了，将目光投向侍立一旁的董宋臣。

贾似道见董宋臣面露不安，心底已有所悟。他仍然跪着，声音却激愤起来：“陛下说真州军营拘有虏人议和的使团，不知何人所言！”

“这……”赵昀又瞥董宋臣一眼，只得转移话题，“既然不是议和使团，朕误听传言。”

贾似道进一步道：“就在这伙虏人进入我大宋境地未久，山阳便接连遭遇袭击，死伤军民无数。臣命李庭芝将入境的虏人拘于真州，从详鞫勘，以辨明真伪。”

“既然有虏人袭我山阳，贾卿处置得当。沿边防御，不得让虏人偷窥。”赵昀听贾似道如此说，舒缓神情，命其平身。

贾似道点头道：“臣已下令两淮制司，所有关卡均增加兵丁，日夜巡逻，不得有误。”

赵昀称赞一番，话锋一转道：“昔日几位先皇与金虏议和，致使大宋江山安宁百年。我朝若与鞑虏议和，不可谓不是一桩美事。”

天子德行，贾似道早有耳闻：迷女色，喜宴游，爱奇珍异宝。愿意与鞑虏议和，贾似道却是第一次听说，断然道："臣以为万万不可！"

"有何不可？"赵昀问道。

"鞑虏亡我之心不死，与其议和，无异于与虎谋皮，此一也。即便鞑虏同意议和，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探我虚实，诱我军民，此二也。"贾似道略作停顿，加重语气道，"我若议和，守备必怠，一旦鞑虏举兵南下，战无斗志，守无良策，国家危殆！"

闻言，赵昀不语了。与蒙古人交战几十年，他深知蒙古人性情野蛮。

"臣以为，当今之计是要提振国势。提振国势，一为练兵，二为储财，三为筑城……"贾似道慷慨陈词。

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不论忽必烈遣使议和出自何种意图，也不知宋蒙议和一旦达成能维系多久，但贾似道为大张鄂州战功，囚蒙古使团于真州，无疑改变了南宋的命运轨迹。

回到府邸，贾似道当即派人叫来翁应龙。翁应龙见贾似道一副怒容，不知出了什么大事。

"虏人使团被拘，已被官家获知。"贾似道声音低沉，"你要即刻亲往真州，勘察是何人泄露了机密。"

翁应龙点头。

"此事只可有一，不能有二！"贾似道眼里有了杀气。

"下官明白。"

从何处泄露了机密并不难，翁应龙来真州没几天就查得了一清二楚。接下来更换军营守卫，严令使团不得沽酒，至于甘露堂，则关门歇业。

翁应龙回京复命，贾似道听完处置经过后道："甘露堂并无过尤。周八仙错在好奇，泄密也不是本意，可择一僻静之地使其安然度日，不可滥杀无辜。"

“贾公心存善念，下官这就吩咐下去。”翁应龙点头应道。

贾似道接着问道：“那李忠辅是何处人士？”

“富阳人。”

“富阳不远，速派人前去勘察。”

过几日，勘察者回来禀报，说李忠辅兄妹七人，他排行第五，早年贫寒，兄妹七人即有四人被送养或鬻卖。可自从淳祐十年李忠辅进宫以来，家里不仅修建了数间瓦房，还购买了上千亩好地。乡邻们纷纷传言，说李家发达，多亏了老五。

次日早朝散后，贾似道进宫求见。

近来赵昀的脚疼加剧，连上朝都由董宋臣搀扶，日常政事多依赖贾似道处理。不是特别重大的军政要务，贾似道不用启禀赵昀。

“卿有何要事禀奏？”贾似道来到寝殿，赵昀便问。

贾似道行过臣礼后道：“臣叨扰圣躬，甚为不安。可事关圣上清誉，臣又不得不来。”

闻言，赵昀莫名其妙：“何事关乎朕的清誉？”

“我朝鼎立以来，力矫内官之弊，可仍有奸佞之徒蒙蔽人主，贪赃枉法。前有童贯、梁师成操弄权柄，致有靖康之祸，后有蓝珪、康履恃恩作福，带来苗刘之变。古人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陛下不得不防。”

赵昀仍不得要领，疑惑道：“莫非我朝也有童贯、蓝珪之辈？”

贾似道回道：“我朝有无童贯、蓝珪之辈臣不敢讲，可那李忠辅，一个小小内库监仓居然监守自盗，十余年间获赃钱不下百万！”

赵昀大惊道：“这……这还了得！”

侍立一侧的董宋臣自是头皮一麻。宫里宫外，人人都清楚李忠辅与他私交不错。李忠辅贪墨内库财物，追查下来他也要受到牵连。

贾似道继续道："陛下崇尚义理，身体力行，一日三省。内官却倒卖贡物，敛财自肥，传出去岂不是有损圣上的清誉？"

赵昀越到晚年，对声誉看得越重。待贾似道说罢，他气得脸都青了，连拍御案道："付有司严查。追夺李忠辅的家产，贬窜远恶郡州！"顿一顿牙缝里又迸出几个字来，"任何人不得说情！"

官家对李忠辅处理得如此之重，翁应龙感到不解，问道："李忠辅只不过一个监仓，能翻得了多大的浪？"

"虽为监仓，却是帮凶。"贾似道却满脸杀气，哼了一声又道，"董宋臣暂时奈何不得，但其帮凶断不能轻饶！"

翁应龙提醒道："董宋臣服侍圣上二十余年，极善揣摩人主的心思。有一年圣上游西湖赏荷，只说了句，荷花虽好，可惜无亭。仅过了一天，那董宋臣就在西湖边搭建了一座亭榭。"

贾似道没有答话，头靠交椅闭上眼睛。贾似道不惧董宋臣，一个小小内侍有何惧怕？他现在最忧心的是泸州战事。

第四章　眉山行刺

公元1261年六月，吕文焕、夏贵引数万宋军进攻泸州，刘整降蒙，出走成都，留下刘垣、刘元振坚守。

按照吕文焕的想法，神臂城弹丸之地，猛攻之下很快就会瓦解，谁知刘整的忠顺军竟然坚守了二十余天。七月下旬，神臂城守军企图从江上突围，数百艘战船冲出水寨。吕文焕见状，命夏贵全力堵截。激战之间，眼看刘整水军不支，突然从上流杀出一支舟师，夏贵猝不及防，两面受敌，顿时大乱。原来就在刘元振前来泸州后，刘黑马担心事情有变，派刘元礼率一万水军，乘五百艘战船由沱江而下，前来接应刘元振。刘元礼见宋军水师败走，也不追赶，接应刘垣与刘元振返回成都。

泸州之战并不理想，刘整未能伏法，余下人马全部走脱，消息传到临安，贾似道无比愤慨。在政事堂，他冷着脸道："俞兴无能，激变刘整，削五秩，罢职。"

皮龙荣又问："走脱刘整，吕文焕也有责任，如何处置？"

"吕文焕、王达、赵真贻误战机，削两秩。吕文焕戴罪守潼川。还有，吕文德用人不当，夏贵出战不力，各削一秩。"贾似道说完，问几位宰执，"各位相公，如何？"

沈炎第一个表态："贾相公处事公允。"

朱熠、皮龙荣相互看看，也随之点头。

命令传到泸州，吕文焕、王达、赵真均默默无言。未能擒获刘整，他们也很自责。

吕文焕对赵真、王达道："刘整叛降，首责在我，是我牵连了二位。"

赵真、王达早年即跟随吕文焕。赵真是庐州人，比吕文焕小两岁，父母双亡，在军营前乞讨时被吕文德收留。王达是寿春人，比吕文焕小一岁。吕文焕成为神勇军统制后，王达、赵真便成了左膀右臂。

王达摇摇头道："六哥这是什么话？你我兄弟，哪来牵连一说？"

吕文焕叹了口气道："若不是自家踌躇，刘整岂能走脱？"

赵真劝慰道："六哥也是一番苦心。谁知那刘整好歹不识，硬生生玷污了六哥的好意。"

"刘整有才，他日必祸害我朝。"吕文焕神情郁郁。

王达将胸脯一拍，大声道："六哥无须长刘贼志气，他日若是阵前相遇，保管给你擒来。"

吕文焕立断道："为大宋江山计，刘整必除！"

"六哥要除去刘整？"闻言，赵真惊问。

吕文焕点头。

王达斟酌道："要除刘整，须得计议周密。"

“是的，刘整非等闲之辈，须得一击中的！”吕文焕当即吩咐赵真，多派得力人员潜往川西，了解刘整的下落。

不出月余，打探有了结果，原来刘整降蒙后并未得到重用，被安置在眉山城内。而且，他也没有跟忠顺军在一起。忠顺军被安置在成都，眉山城只有刘整及少量护卫。

“自家们这就前往眉山，杀刘整个措手不及！”吕文焕听罢霍然起身，当下调拨人手，置备行头。命赵真坐镇泸州，自己带王达、黑杨、武荣、王仙、童明、吴旺、吴信等人前往眉山行刺。

眉山为县，隶属眉州（四川眉山市），同时也是眉州州治，位于成都与嘉定之间，原属宋军防区。公元1258年，也就是宝祐六年，成都收复战遭遇蒙军夹击，功败垂成，四川制置使蒲择之撤出成都，一路溃败至嘉定，眉山便沦入了蒙军之手。

吕文焕一行八人十月间离开泸州，十一月初抵达眉山。眉山城不大，几经兵火蹂躏，民户锐减。吕文焕在江乡馆住下，然后上街溜达，只见商铺寥寥，满街多是兵丁。他们不敢继续转悠，担心被人发现。可行刺首先得弄清楚刘整的住处，然后制定方案。

眉山最热闹的地方当属远景楼。这座建于一百八十年前的楼阁，虽遭兵火损坏，但主体建筑仍然完好。楼下店铺林立，人群熙攘。吕文焕等人拣一处较大的酒楼进去，于靠窗位置坐下。有小二上茶点菜，吕文焕叫道：“我们自远方来，有什么好酒好菜只管端来。”

小二笑着道：“我们这儿最有名的当属东坡肘子。”

吕文焕又问：“除了东坡肘子可还有其他名菜？”

“还有回锅羊肉、干巴牛肉、甜皮鸭、东坡鱼……”

不等小二说完，王达眼睛一瞪，道：“勿要啰嗦，只管大碗端上，不少你半分银子。”

小二乐颠颠地一溜烟跑了。

这顿饭边吃边饮，直到日头偏西方罢。见客人散尽，吕文焕唤来小二结账，又将零散银子赏给他，才问：“此地可有豪门大院？”

“客官问这做什么？”小二不解。

吕文焕故作漫不经心：“初来此地，随便走走，见识见识。”

“要说眉山的豪门大院，第一当是苏祠。不单占地阔大，那房子多得数不过来。”小二此刻因得了赏钱，所以话很多。

吕文焕恍然大悟，怎么没想到苏祠呢？若论院落，在眉山恐怕要数苏祠第一。

“不过，这苏祠客官们可去不得。”小二又道。

“为何去不得？”王达问。

“自从去年来了一个姓刘的将爷，蒙古人就将苏祠给包下了。如今门里门外全是兵丁，连蚊子都别想飞进去一只。”

出了酒楼，一行人来到眉山城西南角，果然见绿树丛中横卧着一处深宅大院，上有“苏宅”二字。门外立有兵士，门里也有兵士巡逻。吕文焕决定八人轮番守候，等待时机。

可一连数日过去，既不见刘整出入，苏祠内也无动静。长此以往显然不是办法，八个人目标太大，倘若被蒙古人察觉，不仅行刺不成，而且危及自身。

吕文焕召聚众人商议，武荣建议道：“我估摸着院内兵丁不少于百八十人，白日里恐怕难于下手，不如夜晚突袭。”

王仙摇了摇头：“苏祠内有上百间房子，如何得知刘整睡在哪一间？若是一间一间地搜寻，既费工夫，又容易惊动守卫。一旦守卫惊动，即便杀得了刘整，眉山城驻有上千军兵，绝难全身而退。”

闻言，黑杨则不以为然：“只要斫下刘整那厮的狗头，死何足惜！”

王达翻了黑杨一眼，道：“你一个屠户自然死不足惜，可六帅身为一路安抚，岂容得半分儿闪失？”

黑杨杀猪出身，因作战勇敢被吕文焕擢为亲兵统领，见王达如此

说，吐了吐舌头。

吕文焕环视众人，严肃道："自家们安危事小，国家安危事大。刘整非一般将才，只因不善钻营才落得如此境地。"

黑杨愤愤然道："六帅如此抬举刘整，黑杨想不通。"

"不是我抬举刘整，"吕文焕神情严峻，"刘整之才不亚于韩信，他日若为虏人重用，于我朝十分不利。"

众人见吕文焕将刘整降蒙的后果说得如此严重，一时不再言语。

次日用过早餐，吕文焕又将众人召进自己房间，道："刘整住在苏祠，但不知下榻何处，我决定进苏祠去会一会刘整。"

众人一听，连连惊呼："不行不行！"

吕文焕环视众人大声道："不进苏祠，如何得知苏祠内的情形？不知苏祠内的情形，如何行刺刘整？"

众人皆错愕无语，黑杨小心翼翼地问："六帅去会刘整，准备带几个人？"

吕文焕道："人不能多，两三人即可。"

众人一听吕文焕仅带两三人进入苏祠，又是一阵惊呼。

"若刘整那厮向六哥下手怎么办？"王达又问。

吕文焕摇摇头道："应该不会。"

武荣依然担心道："刘整那厮或许不会下手，但他可以向虏人通风报信，借虏人之手加害六帅。"

吕文焕略一思索，道："借虏人之手……倒有可能。"

王达又劝道："若是刘整无信，六哥遭遇不测，潼川怎么办？"

"我若遭遇不测，你便带人速速返回泸州，一边措置防守，一边知

会制司请大哥另派他人接任。”见众人还要说话，吕文焕将手一摆，以斩钉截铁的口吻道，“自古无万全之计。为探明苏祠的情形，刘整必须得会。”

来到眉山的刘整，心情极为不佳。他没有想到汗廷会这样待他，将他安居在这偏远小城不说，还调开了他的忠顺军，这明摆着对他不信任。

这天刘整正在书房与曹垦、刘垣谈论时局，忽然守卫来报，说门外有一商人，自称是太尉的故旧，前来拜访。

“故旧？”刘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自从蜗居眉山以来，别说昔日的故旧，就连部属都未见到一个。

“我去看看。”刘垣起身道。

须臾，刘垣返回书房，神情大变，低声对刘整和曹垦道：“果然是爹爹的故旧，吕文焕来了。”

刘整闻声一呆，看看刘垣又看看曹垦，问道：“吕文焕来了？他来眉山做什么？来了多少人？”

“三个人。”刘垣道，“孩儿这就去安排人手，待吕文焕进入苏祠后，将其擒拿。”

闻言，刘整将手一摆，断然道：“我等落魄至此，拿吕文焕做什么？”

刘垣又道：“孩儿派人去禀报刘千户，请刘千户前来拿人。”刘千户即眉州汉人官长刘元振。

“先见见再说。吕文焕千里来访，必有说辞。”刘整吩咐刘垣，“将吕文焕请到客厅。”

陪同吕文焕来苏祠的是黑杨与王仙。由于装扮成商人，刀剑不宜携带，各人只暗藏了一柄短刃以备不测。

“贤弟别来无恙。”刘整大步来到客厅，拱手道。

吕文焕起身还礼："武仲兄隐居在这眉山小城，让文焕好一番寻找。"

刘整自是认得黑杨与王仙，见二人侍立在吕文焕背后，如临大敌，便笑着道："刘整如今是丧家之犬，贤弟大可不必这般戒备。"随后吩咐看座、上茶。

吕文焕示意黑杨、王仙坐下。

刘整又问："贤弟不在泸州镇守，来眉山何干？"

吕文焕呷了口茶道："来看望故人。"

刘整哈哈一笑道："你我如今各为其主，就不怕我将安抚交给蒙古人么？"

"武仲兄岂会是这等卑鄙小人？"吕文焕搁下茶盅道，"在我吕文焕眼里，武仲兄仍是铮铮汉子！"

"见笑了，见笑了。"刘整略显尴尬。

品了一会儿茶，吕文焕突然道："武仲兄的母墓，文焕已在盂兰节代为祭扫过了，武仲兄切勿挂念。"

刘母投江后，刘整将其埋葬在了泸州城郊。盂兰盆节（即鬼节）时刘整已离开了泸州，一直为没有亲赴墓地祭拜而心中不安，听吕文焕说已代为自己祭扫，很是感激："贤弟替我祭母，请受刘整一拜！"

吕文焕制止道："武仲兄莫要折杀文焕。文焕代武仲兄祭母，天经地义。只要文焕身在泸州，清明扫墓，祭日上供，除夕掌灯，武仲兄大可放心，自有文焕代劳。三年期满，武仲兄派一嫡子将老母的骨殖移回老家，也算叶落归根。"

刘整连连点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贤弟此来，只怕还有其他的事情？只要刘整能够办到，但说无妨。"若说吕文焕初来时刘整还存有戒备，此时则完全解除了。

吕文焕看了看刘垣与曹垦，问道："能否借一步说话？"

刘整一挥手道："走，去书房。"

吕文焕心中大喜，一般说来，书房距卧房不远。

黑杨与王仙欲跟随前往，被吕文焕制止。出客厅，转回廊，来到另一座小院，果然书房与卧房相连。坐定后，刘整问道："不知贤弟有何就教？"

吕文焕压低声音道："我观武仲兄境遇不佳。武仲兄怀不世之材，屈身鞑虏，如今安置在这弹丸之地，就没有想过要重回朝廷么？"

刘整叹了口气道："刘整已回不了头了！"

"武仲兄为何如此气馁？若武仲兄有意回返朝廷，文焕可以从中斡旋。"

刘整将头乱摇："刘整先是背金，后又负宋，若是再叛汗廷，三十余年三度背反，即使不遭天谴，刘整也无颜苟活于世！"

吕文焕无言以对，他知道刘整适才一番话发自肺腑。

良久，刘整对吕文焕道："贤弟的心思刘整明白。贤弟尽可放心，刘整虽然背反宋廷，断不会为蒙古人献计设谋！"

吕文焕连连点头："武仲兄若能如此，文焕也不枉交结一场。"

刘整慨然道："贤弟有情，刘整岂能无义？"

话到这儿，吕文焕觉得再说无益，遂起身告辞。

"眉山终究是蒙古人的地面，贤弟还是及早归去的好。"刘整也不挽留，将吕文焕送出书房，提醒道。

谁知刚出苏祠，即遭遇一队蒙古甲兵，不由分说将吕文焕及黑杨、王仙押到了千户所。

汗廷在眉山的军政机构是千户所，千户为刘元振。同时，按蒙古国惯例，又设立了达鲁花赤。达鲁花赤，蒙语为"掌印者"，总督一地军政，一般由蒙古人担任。

眉州的达鲁花赤名赛典赤，是不花剌人。铁木真第一次西征时，不花剌人归顺了蒙古。忽必烈治理汉地，身为不花剌人的赛典赤跟随忽必烈来到漠南。赛典赤先在成都任达鲁花赤，汗廷在眉州设官开署，又派五十开外的赛典赤来到眉山。因赛典赤在汉地生活了二十余年，一口汉话说得很是流利。

“你们为何进了苏祠？”赛典赤和颜悦色地问道。他虽是眉州地面的“掌印者”，握有生杀大权，但为人和蔼，来到眉山后，无论蒙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他均一视同仁，不分贵贱。

吕文焕已从最初的震惊中镇定下来了。他断定此行被蒙古兵拦截，应属偶然。若是有人泄密，这蒙古头儿不会如此和气。

“回官爷的话，在下姓张，江南徽州人士，来此处贩卖纸笺。”吕文焕恭恭敬敬地回答。

“贩卖纸笺？”赛典赤来了兴趣，又问，“你等既是贩卖纸笺，为何去了苏祠？”

吕文焕不慌不忙回道：“官爷有所不知，苏家为眉山大户，以书香传世，文房四宝，那是少不得的。”

“那苏祠已经改易他人，你们难道不知？”

“在下实在不知。”吕文焕反问赛典赤，“敢问官爷，那苏家迁往了何处？”

眉山苏氏以“三苏”驰名，但苏轼、苏辙之后均在外地，留在眉山的苏家弟子名气不大，赛典赤也不知迁到了哪里。

“苏家何时迁出了眉山尚不清楚。”赛典赤见吕文焕身着长袍，头戴东坡巾，足蹬平底鞋，面皮白净，举止文雅，戒备之心逐渐淡薄，“你等可还有纸笺售卖？”

“有。”

宋蒙开战以来，南北隔绝，回易中断，整个北方包括川蜀，纸笺极度匮乏。成都原产楮纸，几番兵火蹂躏，人口锐减，造纸业损毁殆尽。赛典赤入川两年，经常为购得一幅纸笺发愁。他离开桌案，绕到吕文焕

面前前倾身子问道："你等售卖的是麻纸，还是竹纸？"

吕文焕回道："麻纸，藤纸，竹纸均有，官爷若是需要，谈何售卖，在下奉送便是。不知官爷喜欢哪种纸笺。"

赛典赤道："麻纸厚实，藤纸光滑，竹纸轻薄。自家最喜的是竹纸。"

吕文焕吩咐王仙道："速回客栈，取一百幅泾县竹纸来奉送给官爷。告诉二掌柜，叫他稍安勿躁，自家坐坐就回。"

王仙明白吕文焕的意思，一溜烟去了。

赛典赤听吕文焕说有来自泾县的竹纸，大为高兴，赞道："江南确实物华天宝，泾县纸、歙县墨那是天下绝品。"

吕文焕道："在下此次来眉山，只带有小幅纸，若下次再来，给官爷带来长幅纸。泾县长幅纸可达丈余。"

"回易生财，"赛典赤称赞道，"昔日，我们不花剌人就极善回易。如今川中纸笺奇缺，你等贩纸可获大利。"

"有官爷的护佑，在下感谢不尽。"

不一会儿，王仙气喘吁吁地进来，手中拎一藤箧，打开，取出纸笺，只见纸张薄如蝉翼，果真是泾县纸。

"好啊！"赛典赤一见大喜，手捧纸笺赞不绝口。命一名亲随取来银两，付给吕文焕。

吕文焕推辞道："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官爷喜欢在下的纸，那是看得起在下。在下感激都不及，哪里还要官爷的银子？"

既然吕文焕坚辞不收，赛典赤只好作罢。

从千户所出来，黑杨道："这蒙古老儿倒是个好人。"

王仙斥道："浑说！若不是六帅事先筹划周密，应对得当，这会儿你恐怕早已成为了刀下之鬼！"

黑杨嘟哝道："那蒙古老儿身上哪里有半分儿杀气？！"

王仙哼了一声道："等你看出杀气，都晚八百年了！"

吕文焕也颇感意外道："这蒙古官儿稀罕纸笺，确实大出意外。"

黑杨道："六帅一张嘴煞是厉害！都一套一套的，不像自家，说话像驴子放屁——直通通的。"

一席话说得吕文焕和王仙哈哈笑了。

其实，吕文焕与王仙、黑杨并没有脱离险境，高兴还为时尚早。

原来，就在吕文焕与刘整进入书房后，曹垦与刘垣商议，决定将吕文焕来眉山的消息透露给刘元振。

起初，刘垣还有些犹豫："爹爹有言，不得为难吕文焕。"

"这个容易，"曹垦回道，"请刘千户在苏祠外动手。"

曹垦跟刘整一样同为邓州人士，刘整守谷城时前来相投。刘整见曹垦既是乡党，又颇通文墨，便留在身边做了一名案牍小吏。曹垦勤快，脑瓜子灵活，逐渐获得刘整的信任，成为心腹。刘整降蒙后，曹垦原以为会高官厚禄，谁知蒙古人冷落刘整，曹垦大失所望。不过，失望归失望，期望并未泯灭。以曹垦的意思，只要刘整对蒙古人忠心耿耿，终有一日会被蒙古皇帝赏识。就在曹垦日思夜盼蒙古皇帝赏识刘整时，吕文焕来了。刚才刘整在客厅与吕文焕对话，曹垦听得胆战心惊。一个归顺之人倘若摇摆不定，必然不被蒙古皇帝所容。轻者终身坐冷板凳，重者有血光之灾。鉴于此，曹垦必须除掉吕文焕。只有除掉吕文焕，刘整才会真心实意归顺汗廷。

谁知不等刘元振带人赶到，吕文焕很快便离开了苏祠。曹垦与刘垣正一筹莫展，一队巡逻的蒙古甲兵带走了吕文焕。

原以为蒙古人会鞫讯吕文焕，然而不出半个时辰，吕文焕又安然无恙地走出了千户府。

刘元振率领百余兵士是在匆匆赶往苏祠途中与吕文焕相遇的。刘元振虽然不认识吕文焕，但曹垦提供了相貌和装束，于是他在马上问

道："来人可是吕安抚么？"

"你是何人？"黑杨拔出利刃，挺身护住吕文焕。

"大胆狂徒，还不乖乖就擒！"刘元振一挥手，兵士们一拥而上。黑杨、王仙正要搏杀，被吕文焕叫住。

"自家跟你走罢了。"吕文焕昂然道。

"安抚倒是个识相的人。"刘元振冷冷一笑，命兵士将吕文焕、黑杨、王仙绑了。然后出东门，顺官道南行。

不远处即是岷江，深秋天气，江水款款，波光如镜。来到一处小树林，刘元振跳下马背，走到吕文焕跟前，问："吕安抚可识得本官？"

"不识。"吕文焕摇头。

"本官乃眉州千户刘元振。刘整归顺大汗，即是本官招抚。"

"如此说来你本汉人？"吕文焕明白了，刘整降蒙，眼前的刘元振是个关键人物。

"本官当然是汉人。"刘元振答道。

"既是汉人，为何替虏人卖命？"吕文焕揶揄道。

刘元振摇头道："本官眼里没有汉人、虏人之别，只有道与非道之分。以有道伐无道，合乎天理。"

吕文焕哼了一声，愤怒道："你那蒙古皇帝既然为有道之君，为何毁我村镇，焚我城池，戮我百姓？就说川蜀，乃天下富庶之地，如今民户凋敝，十不存一，难道这就是有道者所为？"

"两军交战，多有兵燹，不足为奇。"

黑杨忍不住大叫道："喂！鞑虏狗子，有本事放开爷，你我真刀真枪大战三百回合！"

刘元振笑道："放你不难，只要吕安抚答应归顺汗廷。"

“呸！”黑杨啐了一口道，“归顺虏人，瞎了你的狗眼！”

吕文焕回身对黑杨、王仙说道：“文焕不才，连累了你们。”

王仙对吕文焕道：“六帅休得自责。王仙自小无家，为制帅收留。今日未能保护好六帅，王仙有愧！”

吕文焕又回头对刘元振道：“我吕文焕不是刘整，为惜命苟且偷生。今日既然落入了你们手中，要杀要剐请便。”

“既然吕安抚不识大体，就休怪我刘元振无情了。本官今日擒你，要么降你，要么杀你。若是放你归去，一来本官渎职，二来于刘整不利。吕安抚不避险恶亲来眉山，不就是为了引诱刘整么？本官清楚你在刘整心中的位置，只要吕安抚存世一日，刘整就一日不会真心归顺。”

刘元振说罢，朝兵士努努嘴，两名兵士拎刀走到吕文焕、黑杨、王仙面前。兵士举刀欲砍，突然“嗖、嗖”两声，两支利箭破空而来，一名兵士正中面颊，一名兵士射中脖颈。随着一声惨叫，两名兵士齐齐向后栽倒。

刘元振吓了一大跳，定睛看时，只见四五条汉子冲入了树林。兵士们还没有醒过神来，又有几名兵士中箭倒地。刘元振奔到马旁，四下观察，杀入树林的仅四五条汉子，并无其他援兵。他镇定下来，喝令兵士们准备迎敌。

不用猜，来人正是王达、武荣、童明、吴旺、吴信。

吕文焕带黑杨、王仙去苏祠，吩咐王达等人在馆舍等待。然而等待是漫长的，终于等到王仙回来取纸，传达吕文焕的命令依然是在馆舍静候。王仙走后不久，众人终于按捺不住，于是拿上兵器直奔千户所来。

江乡馆位于城南，而千户所位于城中，其间要穿过好几条街巷，行走间猝然与刘元振相遇。此时刘元振已绑下了吕文焕、黑杨与王仙，正押往城外。众人欲上前营救，被王达制止，于是一路尾随来到南门外小树林中。见吕文焕、黑杨、王仙命在须臾，急忙亮出兵器。童明、武荣善射，当先射杀了两名执刀的兵士。吕文焕、黑杨、王仙乘机一阵翻滚。

王达、武荣、童明、吴旺、吴信旋风般奔进树林，一连砍翻十数名蒙军兵士，救下吕文焕、黑杨、王仙。众人且战且走，朝树林外退去。刘元振仗恃人多，一面穷追，一面派人绕过树林抢占官道，摆开阵势进行堵截。

吕文焕、王达等八人虽是骁勇，无奈蒙军太多，一时难于脱身。王达对吕文焕道："六帅先走，我等断后。"

吕文焕厉声道："你们随着我来到眉山，我岂能单独脱走？"

黑杨急了，大叫道："黑杨命贱，死一百个也抵不上六帅！"

吕文焕喝道："休要浑说！要死一块儿死，要活一起活！"

刘元振高喊道："吕安抚，我已派人去搬兵了。休说你们只有八人，就是八百人也不得走脱！快快扔下兵器归顺我朝，否则此处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黑杨大怒，砍翻几名蒙军兵士，直奔刘元振。刘元振持弓一箭，黑杨躲闪不及，正中肩窝。

吴旺、吴信二人飞身去救，也被飞来的两支箭矢射中。

八人一下子伤了三人，战力顿减。

"刘千户住手！"正危急时，官道上一骑飞至。众人齐看，来人原是刘整。

驰近前，刘整跳下马道："吕安抚为我故友，不得伤他性命。"

"武仲兄这是为何，替南人说情？"刘元振脸色一沉。

刘整不亢不卑道："刘整也曾为南人，南人中亦有我友。友人落难，刘整不得坐视不救。"

刘元振指着吕文焕道："他可是泸州安抚！"

"此处是眉山。吕安抚远道而来，既是刘整故友又是贵客。故友加贵客，望刘千户网开一面。"

刘元振沉脸说道："若下官不从呢？"

刘整迎着刘元振的目光道："既然千户不给刘整薄面，刘整还有何面目立于汗廷？"

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李璮公开亮出反叛大旗，宣布脱离大蒙古国。显然，他误判了形势，以为忽必烈会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泥潭。他哪里知道，昔木土垴儿大决战在两个月之前就已经结束了，阿里不哥被再次赶回了吉利吉思老巢。

腾出手来的忽必烈在收到李璮反叛的消息后，一边命令驻守大名的合必赤迅速出兵山东，一边征调史天泽、张柔、董文炳等汉人军团取道南下。

李璮为了联络宋廷一起北攻蒙古，致书两淮制置司，愿献涟水、海州、东海三城。起初，李庭芝未予理会，直到二月底，李庭芝探明三城守军确已撤走，才派遣人马前往接管。不战而复海州、东海与涟水，宋廷上下欢欣鼓舞。但李庭芝是清醒的，他致书贾似道，说李璮为反复小人，多不可信。赵昀却倾向出兵，皮龙荣、朱熠从旁赞同，于是三月初派夏贵北上，在蕲县、灵璧、符离一线向蒙军发动攻击。

宋军北进并不是忽必烈最担心的事情，他忧心的是整个汉地局势。李璮宣布脱离蒙古时，曾派出几十路使者广泛联络汉地世侯，欲与他们共同举兵对抗汗廷。忽必烈得到密报，说汉地有人正在蠢蠢欲动，若李璮之乱不能尽快平定，极有可能影响整个汉地的稳定，而汉地则是忽必烈立国根本。

庆幸的是，李璮与宋廷交涉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当他引军北上济南时，合必赤的前锋已经抵达济南郊外。

担任蒙军前锋的是年轻将领阿剌罕。面对数万李璮军，阿剌罕毫不畏惧，当即发动进攻。李璮军抵敌不住，退回济南城内。数日后，合必赤引大军抵达济南城下，李璮亲自率兵迎战，两军在济水古道旁摆开阵势。合必赤以阿剌罕为左翼，以阿术为右翼，分两路出击。李璮此战倾囊而出，麾下有涟水、海州二军，十分勇锐。厮杀从上午直到下午，最终阿术的右翼取得突破，李璮再次溃败回城。

四月，史天泽、董文炳等汉军军团先后赶到济南城下。

当各路汉军抵达济南后，史天泽建议道："济南城厚，且李璮的精锐尚存，不宜速取，应予久困。"

合必赤采纳了史天泽的建议，于是树栅凿堑，构筑环城，将济南城重重包围。起初李璮不以为意，坐等各地汉世侯举兵响应。但由于他口碑不佳，应者寥寥。加之蒙军反应迅速，即便有汉地世侯存心应和，也一时不敢轻动。

到了六月，李璮见河北、山东无一人应和，心知不妙，决定突围，可每次都枉折兵将。进入七月，李璮再一次举全城之力作困兽斗，结局依然是惨败收场。七月中旬，济南城断粮，守军意志崩溃。七月二十日，济南城门大开，李璮军纷纷拥出，伏地倒戈。李璮见大势已去，驾舟投大明湖，水浅不死，被蒙军俘获，押入元帅军帐。

李璮一身泥水，猥琐不堪，东平万户严忠济皱眉道："此是何等下作？"

李璮回头说了一句："你与我相约，却又不来。"

此言一出，不仅严忠济心惊胆战，帐中所有万户、千户无不满脸惊愕。

史天泽怒斥道："大汗何曾亏你？竟然背反！"

李璮冷冷一笑，反问道："你答应起兵，何故背盟？"

史天泽气得面色发青。

董文炳大喝道："腌臜泼才！死到临头，居然丧心病狂，胡乱疯咬！"

李璮大叫道："堂上诸公，你等谁家头上没有反骨？书信中一个个指天发誓，到头来都成了缩头乌龟！若不是你等失约，自家岂会兵败？"

李璮一席话说得众汉人军将魂飞魄散，宛如泥塑。史天泽忽地站起，怒喝道："押出去，枭首军门！"

这是中统三年（1262年）一个明净的秋日，用过早膳的忽必烈回到

了自己的毡帐。忽必烈的早膳很简单：一盘饼、一盘手抓肉，外加一碗马奶酒。忽必烈的衣着也很简单，一袭粗布方领长袍，外加比肩；一条高腰肥裆裤，一双云头靴。他已年近五旬，依然是熊腰虎背，面如紫铜，目光炯炯。

忽必烈在御案前坐下，拿起一道奏折，还没有看完，便委弃于地。侍卫安童悄悄将奏折拾起，放归御案。

“伯颜来大都了么？”忽必烈问道。伯颜为和林断事官。

“伯颜昨晚已经抵达大都了，正等着大汗召见。”

“请伯颜进来。”

俄尔，伯颜迈着轻快的脚步进入汗帐。

行过君臣之礼，闲话几句，伯颜道：“大汗召唤，微臣日夜兼程，一刻也不敢耽搁。”

忽必烈看着一身英气的伯颜，满意地点了点头，面容严峻地说道：“召卿急回，是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李璮虽然剿平，但朝中局势仍然令人忧虑。”

伯颜一愣，问道：“不知大汗所忧何事？”

忽必烈命安童将自己刚才扔掉的奏本递给伯颜。伯颜看罢，心中虽惊却神色镇定，问道：“大汗，这费寅为何方人士？”这就是伯颜的过人之处，任何时候均头脑清晰，思维缜密。

“南面降臣。”

“既是降臣，大汗应慎之又慎。”

“可言之凿凿，不由得你不信。”

费寅为兴元府判官，举报商挺在京兆府接受李璮的伪檄，聚兵完城，蓄有异志，而商挺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金莲川幕僚之一。建国之初，正是商挺与廉希宪赶赴关中，临机制变，才稳定了川陕局势。

“大汗欲如何裁夺？”伯颜又问。

“先免去商挺的川陕宣抚使之职，押送大都。”忽必烈沉着脸道。

“能否交由微臣鞫讯？”

忽必烈点点头：“商挺一案，由卿审理。”

伯颜以为忽必烈已经布置完毕，正要退出，忽必烈又道：“费寅告首商挺附逆，图谋不轨，朕似信非信。可那王文统为朕的股肱，与叛贼通书，证据确凿，朕不得不严加处置！”

王文统不是金莲川幕府成员。忽必烈从鄂州退兵，途中与幕僚们议论，说治国平天下，当用才智之士。越王能够复国，靠的是范蠡；刘邦能够兴汉，因为有张良。忽必烈希望幕僚们广开言路，荐举人才。很长时间没人吭声，忽必烈问刘秉忠，禅师云游天下，可有合适的人选？

刘秉忠想了一想道：“有一大定府（内蒙古宁城）人士，姓王，名文统。求学不喜儒家，专攻谋略智术，如今正在山东李璮处。若殿下需要，贫僧可去书召来。”

忽必烈也是思贤如渴，当即命刘秉忠草书一道，派人急赴益都。回到燕京，万忙之中的忽必烈接见了王文统。王文统风度翩翩，言辞机敏，一番对话下来，忽必烈大为赏识。中统元年，忽必烈任命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总理国务，位子与权力远高于金莲川幕府中人。

王文统也没有辜负忽必烈的信赖。他上任以后，立榷场，兴农桑，整顿户籍，治理盐课，印制和推行中统钞，短短数月便使得忽必烈治地面貌一新。更为重要的是，王文统源源不断地为征战阿里不哥提供了钱粮与兵员。忽必烈心底清楚，他能够战胜阿里不哥，与王文统卓越的治事能力分不开。从立国称汗直到眼下，王文统的贡献不亚于范蠡和张良。

王文统曾是李璮的幕僚，又是李璮的岳丈。济南攻克后，蒙军从李璮处搜出了王文统的三道信札。这些信札并没有泄露什么重大机密，但与叛臣通书，即是重罪。是否处置这样一位极赋理财能力的经世能臣，忽必烈举棋不定。

另外，王文统为刘秉忠所举荐，处置王文统，刘秉忠将做何感想？刘秉忠博学多才，天文地理、前朝旧事无一不晓，阴阳五行、奇门遁甲无一不精。刘秉忠虽无官职，忽必烈却信赖有加。征讨阿里不哥期间，所有军国大事刘秉忠均参与了商讨与决策。处置王文统，刘秉忠会不会心灰意冷？还有，史天泽擅杀李璮，意欲何为？莫非曾与李璮有约？见李璮兵败起了杀心？如果不是，如何辨明？而且，汉地究竟有多少世侯与李璮存在勾连？

听完忽必烈的讲述，伯颜半晌没有吭声，心底却是惊涛骇浪。

忽必烈望着伯颜道："人说伯颜多谋，当此之际，替朕决策。"

伯颜平静一下胸中波涛，轻启嘴唇，吐出两个字："慎杀。"

"汉人暗怀异志，不杀能行？"

伯颜不能答，默默从汗帐出来，安童走近前，低声问道："大汗欲杀王平章么？"

伯颜虽然回朝快一年了，但大多时间在和林任职，对王文统知道得不多，便问道："王文统这人如何？"

"朝中大臣，安民理财，无人能出王平章其右。我在大汗身边，每次召见王平章，问起钱粮税赋，王平章一一道出，虑无遗策。"安童为木华黎四世孙，其母与察必皇后为姊妹。此时安童才十六岁，却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侍卫，"大汗欲杀王平章，断事官能否援手搭救？"

伯颜摇头道："不能。"

"为什么？"安童又问。

伯颜不答，只是抬头望天。

中统三年（1262年）十月，位于燕京西山脚下的大汗行营充满着紧张与不安。随着平定李璮之乱的宗王、元帅和汉军万户们陆续回返大都，这种紧张不安的氛围越来越浓。

十一月，忽必烈先将伯颜、安童、阿里海牙、廉希宪以及皇子真金等召入汗帐，商讨如何处置王文统。这是一次极为秘密的会商，参与人

员经过了忽必烈的千挑万选。从族别上讲，皇子真金、伯颜、安童是蒙古人，阿里海牙和廉希宪是色目人（即各色名目之人）。从身份上讲，有皇子，有功臣之后，也有普通臣僚。对于王文统杀与不杀，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主张不杀者居多。

隔两日，忽必烈又将赵璧、史天泽、窦默、姚枢、张柔、严忠济等召入毡房，询问对王文统的处置。这一次全部是汉人，有身居朝廷要枢的重臣，有手握重兵的元帅、万户。然而，汉人们对王文统的处置意见与前一次蒙古人、色目人的处置意见截然相反。

“王文统附逆，众卿以为罪当如何？”忽必烈问道。

赵璧回道：“其罪当诛。”

窦默附和道：“古人言，人臣无将，将而必反，罪死无赦。”

姚枢也紧跟着道：“王文统虽然有才，却远儒道，好邪说，即便今日不反，他日也必为祸端。”

忽必烈望着一班汉人大臣，问道：“众卿的意思是，王文统当杀？”

“当杀！”姚枢答道。

忽必烈见姚枢如此积极，便问道：“姚卿与王文统均为儒教中人，为何说王文统学术不正？”

“微臣与王文统虽然同为儒教，但如同江河有清有浊。清者行义举，惠百姓；浊者用权谋，逐财利。”

“史卿意下如何？”忽必烈将目光移向史天泽。

近些时日，史天泽寝食不安。商挺遭人告发，引来缧绁之厄，自己擅杀李璮，其罪远胜于商挺。见大汗询问，史天泽慌忙起身，恭立道：“臣有罪，请大汗责罚。”

“卿有何罪？”忽必烈加重语气道。

“臣未加鞫讯，擅杀李璮，其罪难赦。”

忽必烈的脸渐渐阴沉下来，他猜测史天泽若无半点儿把柄，何至于惧怕李璮疯咬？只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史天泽参与李璮叛乱多深。至于其他汉地世侯，因为李璮被杀，而无法一一甄别。

史天泽仿佛看透了忽必烈的心思，又道："还有，臣要是不杀李璮，何至于今日处置王文统没有罪证？"

闻言，忽必烈沉默了。若史天泽不杀李璮，他会不会继续疯咬？若李璮疯咬，难道一个个下狱治罪？汉军数量远超蒙军，若要一一甄别，无疑人人自危。倘若这些汉世侯一起闹事，结果比李璮反叛更坏。史天泽杀了李璮，无疑给众多汉世侯吃了一颗定心丸。想到此，忽必烈突然一笑道："史卿何来有罪？李璮狂妄，着实该杀。再者此次征伐李贼，朕以史卿为汉军元帅，杀与不杀，卿有专断之权。"

史天泽定定地看着忽必烈，有些不相信自己耳朵。待他确认之后，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下地来，朗声道："大汗宽恩，臣感激不尽！李璮背反，祸害天下。至于王文统，既然附逆，就应与李璮同罪。"

深夜，忽必烈辗转难眠，皇后察必见状问道："大汗一忽儿爬起，一忽儿睡下，这是为哪般？"

忽必烈一脸惆怅道："王文统有经世之才，杀之实在可惜。"

察必疑惑道："安童、伯颜还有阿里海牙，他们不是说要赦免王文统吗？"

"可一班汉人异口同声都说要杀。"忽必烈将白日里召赵璧、窦默、姚枢、史天泽、张柔等人议事的经过叙说一遍。

"王文统是汉人，蒙古人不杀，汉人要杀，这是何道理？"察必听罢愣住了，十分不解。

忽必烈解释道："蒙古人说不杀，是蒙古人真心为朕解难；汉人要杀，是汉人各欲洁身自保。"

闻言，察必目瞪口呆。

忽必烈又问："依皇后之见，王文统当杀不当杀？"

“大汗若是惜才，便不当杀。”

“我若是一人不杀，如何弹压汉人？商挺有大功于朝，不能杀；史天泽统数万兵马，不敢杀……”忽必烈目光灼灼道。

察必回答不出，诧异道：“如此说来，便只有杀王文统了？但是，杀了王文统，谁来帮大汗理财？”

“不说了，睡吧。”忽必烈突然烦躁起来，将手一摆，和衣倒向床榻。

数日后，王文统最终还是被杀了。

那一天，大都上空阴云低垂，朔风怒吹。大街小巷行人寥落，寒不自胜。布告称：“王文统起自下列，擢置台司，其恩不可谓不厚。然而，王文统不思报效，暗通李贼，时达数载，其罪滔天。王文统负国恩，谋大逆，死有余辜，与其子明正典刑……”

王文统虽是汉人，但位高权重，骤然父子被杀，朝廷内外既惊讶又害怕。中统三年那个冬天，整个燕京城都沉浸在恐惧之中。

新年到来之前，商挺解除了拘禁。但是，恐怖的氛围并未因此消除。

过完白节（即春节），忽必烈发布诏书：一、朝廷设中书令，总揽国政；二、中书省设右、左丞相（蒙古国以右为尊），统领政务；三、设枢密院掌管兵戎；四、设御史台掌察百官善恶；五、各地万户、总管一律罢黜，朝廷量才除授官职，且每个世侯只能保留一人为官；六、撤销世侯封地，各万户、总管按品秩领取俸禄；七、原万户、总管原则上不得掌军，只理民事。若要掌军，听从朝廷调令，别易他处；八、各万户、总管所属汉军，一律增设监战官，监战官位于万户、总管之上……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或许猜不透诏书背后的秘密。但对于汗廷的大员们，尤其是那些汉人大员，每一条诏令都使他们如芒在刺。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没有失去什么，依然握有权柄，但他们的权力已被严重削弱，尤其是属下的兵马，全部收归国有。

过完正月十五（白节至此结束），刘秉忠求见忽必烈。

“禅师见朕，有何要事？”在刘秉忠面前，忽必烈始终保持着谦和。

刘秉忠道：“前日海云法师来书相召，要弟子赶赴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与之相聚，贫僧特来辞行。”

忽必烈大惊道：“禅师要离开朕？”

“法师相召，弟子不得不从。”刘秉忠答道。

“禅师相从多年，朕已离不开禅师。”忽必烈清楚，刘秉忠求去是因为王文统被杀，便出言挽留。

“贫僧已近耳顺之年，来日无多，应早归师门，聆听玉音。”

沉吟片刻，忽必烈有了主意：“禅师若执意要去，朕也苦留不住。只是法师退隐之际，朕还有一事须烦禅师代劳。”

刘秉忠问道：“请问大汗何事？”

“筑大都城。昔日朕在潜邸，禅师为朕筑开平城。如今朕常驻开平，于国事不便。不知禅师意下如何？”

“这个……”面对一脸诚挚的蒙古国大汗，刘秉忠难住了。他想拒绝，可一时想不出拒绝的理由。

忽必烈动了感情：“禅师筑开平城，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劳碌三年。如今禅师年事已高，朕实在不忍叨扰。可除禅师外，如此重任，谁担当得起？若禅师依从，朕这就派人前往南堂寺，将海云法师接到燕京，以慰禅师的从师之念。”

诚如忽必烈所料，刘秉忠离开忽必烈，根源于王文统被杀。只是，刘秉忠并不仅仅为了颜面。王文统是李璮的岳丈，李璮曾是王文统的旧主，在刘秉忠看来，互通书问属于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信中述及朝中大事，也为常理。既是常情常理，王文统被杀即属无辜。无辜杀戮一位朝廷重臣，刘秉忠心灰意冷。

刘秉忠生活的地区原属大辽，后属大金。数百年间，由于朝廷倡导，佛教大兴。随着蒙古人南下，一些佛教僧众渐渐为蒙军所用，海云法师即是忽必烈的座上宾。公元1253年，忽必烈求得海云法师同意，将

刘秉忠留下来一同征伐大理。十余年间，刘秉忠身为佛门弟子未授官职，却位极人臣。

“大汗所托，容贫僧想一想再作答复。”刘秉忠回道。

“禅师切勿推托。”忽必烈诚恳地言道。

朝中人事大规模调整，是忽必烈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方能使蒙古国强大稳固。调整过后，忽必烈又觉得失之过急。汉人地位骤降，会不会悲观消极？若汉人离心离德，同样不利于汗廷。在整个白节期间，忽必烈思谋着如何予以弥补。想来想去，最佳的弥补之法即是将一名汉人擢拔至高位，而这个人就数刘秉忠最为适宜。

就在刘秉忠求去的当晚，忽必烈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察必。察必笑着回道：“大汗要留住刘秉忠不难。”

忽必烈一听高兴了，喜滋滋地问：“皇后有何妙计？”

“给刘秉忠娶一房妻室，不就留住了么？”

忽必烈一拍大腿道：“我不仅要为刘秉忠娶妻，还敕命太保。”

按照蒙古国的规定，国朝设太师、太傅、太保各一名，正一品，赐银印，名为“三公”。三公者，燮理阴阳，辅国经邦。自铁木真颁令以来，只有木华黎一人晋为太师，除此之外再无他人，更别说是汉人。将刘秉忠封为太保，位列三公，可谓至尊至荣。

“我是大汗，可以诏令刘秉忠还俗，也可以加封太保，唯有娶妻无能为力。”忽必烈说完望着察必。

察必略一沉思，道：“臣妾举荐一人，保管大汗满意。”

“谁？”

“窦默之女窦静。”

“刘秉忠依诏还俗，又娶窦默的小女为妻，这和尚断不会再回禅院了。只是……”忽必烈转向察必，“窦默老夫子性情耿直，若是我去提亲，倘若窦老夫子一时不肯，岂不煞了风景？还是皇后前去提亲的

好。”

察必点头应道：“过两日即窦老夫子寿诞，臣妾亲自去窦府说合。”

两日后，朔风怒号，积雪盈尺。察必一行冒着风雪来到东城。窦默见皇后亲自登门祝寿，感激得一塌糊涂：“折杀老臣，折杀老臣！”窦默一边念叨，一边颤颤巍巍欲给察必行跪拜大礼。

察必一把挽住，道：“卿是寿星，今日以卿为尊。”

察必代表忽必烈大汗赠予贺礼：金百两、绢十匹、寿酒一坛、寿联一对、五瑞图一幅、比甲一件。礼官特地告诉窦默，比甲为皇后亲手缝制。

年已七旬的窦默一听，哗啦啦泪水纵横。

席间，察必皇后告诉窦默，大汗欲命刘秉忠还俗，着窦默次女窦静适配与刘秉忠，窦默不仅毫无异议，反而喜滋滋道：“小女何德何能，敢烦皇后做媒！刘秉忠还俗，赐小女婚配，这是小女之福，老夫感恩不尽！”

察必说道：“窦卿若是愿意，明日大汗可要当众宣布。”

窦默仍然沉浸在兴奋之中，道：“由大汗赐婚，这是窦家阖族之福！”

次日，忽必烈传召所有大臣觐见。当真金、安童、伯颜、廉希宪、商挺、姚枢、史天泽、赵璧、刘秉忠等一个个披着雪花来到汗帐，新任侍卫长阿里海牙宣布诏书：“刘秉忠久侍藩邸，勤劳王事，积有岁年，至今粗布陋室，孑然一身，朕心不安。特敕命刘秉忠弃释归俗，拜金紫光禄大夫，进太保。赐窦默女窦静为妻，另赐宅第一座……”

刘秉忠听罢诏书，既惊又喜。离开权力中心，原本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荣升太保，简直是皇恩浩荡。他愣怔片刻，起身恭立，哽咽道：“大汗！贫僧何德何能，受此厚恩……”

忽必烈笑道：“朕已御极，万物唯新。卿德高望重，当受此显秩。”

“大汗，贫僧……”

“自今日起改称臣下。”

皇子真金等蒙古大臣虽然不明忽必烈的意图，但既是大汗的旨意，他们必须尊崇。汉族大臣们因与刘秉忠关系不错，由衷地为他晋封太保而感到高兴。随着忽必烈高喝一声：“摆宴，拿酒来！”气氛顿时一片热烈，无论蒙古官员还是汉人官员，纷纷向刘秉忠致贺。

“北方、山东均已平定，今日天降瑞雪，这是吉兆！”忽必烈举起酒盅，“朕与众卿共饮，不醉不归！”

在中统四年那个瑞雪纷飞的初春，刘秉忠奉命还俗和荣升太保的消息很快传遍燕京，冲淡了人们对王文统父子被杀带来的惊骇。喜悦渐次出现在人们眉头，笑声又开始在燕京城大街小巷回荡。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叫阿合马。

第五章　公田风波

阿合马跟廉希宪一样来自畏兀儿部。铁木真率军西征，阿合马的祖父为弘吉剌部所俘，成为首领按陈的奴仆。按陈为德薛禅之子，孛儿帖（铁木真之妻）之兄。在铁木真最无助的时候，是德薛禅施以援手，帮助其渡过了难关。窝阔台继位后，诏令弘吉剌部“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察必为按陈的长女，嫁给了忽必烈。少年阿合马作为陪嫁，跟随察必来到了忽必烈身边。在察必斡耳朵（后妃宫帐），阿合马渐渐长大。

公元1259年，察必获悉阿里不哥蓄有异志，在一班近侍的帮助下离开和林，来到开平。阿合马做梦都没想到，他服侍的主人眨眼间成了蒙古国皇后。主贵仆荣，阿合马一跃而成为皇后的家臣。

阿合马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生于商旅世家，祖祖辈辈极善回易。回易是一门学问，既要有胆略，又要有心计。阿合马虽然沦为家奴，但先辈们的狡黠、幽默、机敏、坚韧融进了他的血液。在行帐，不仅察必十分喜爱阿合马，忽必烈也对他的聪明和风趣赞赏有加。

中统元年，阿合马出任太仓使。太仓使主管大都粮库，责任重大。燕京计有十库，负责民众、驻军和汗廷百官的粮食供给。

王文统被杀，阿合马跟百官一样惊骇。惊骇之余，他悟出一件事来，即王文统以善于理财而居相位，自己谙熟生财之道，为什么不能位极人臣？这个念头一经闪现，便如魔鬼附身，甩不掉，挣不脱，日思夜想，茶饭难进。

然而，阿合马官秩太低。太仓使上面有太府监，太府监上面有左右司，左右司上面才是中书省，其间隔着好多级台阶。

阿合马清楚，他要跃过这些台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迎合忽必烈。只有迎合了忽必烈的心思，才能得到他的青睐。就在朝廷内外为刘秉忠荣升太保而笑逐颜开时，阿合马正在为如何迎合忽必烈而绞尽脑汁。他是一名仓官，要迎合忽必烈，只能由钱谷入手。

在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阿合马求见马月合乃。马月合乃官任左司郎中，阿合马这个太仓使属于左司管辖。

马月合乃年近七旬，也是畏兀儿人。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马月合乃捐百万家财用作军费，忽必烈于是擢升马月合乃主管吏、户、礼三部。

阿合马登门，马月合乃出来相见，问道："太仓使有何公干？"

阿合马道："燕京十库，已有八库告罄，下官特来禀告郎中。"

马月合乃闻言大惊道："已有八库告罄？太仓使何不早禀？"

阿合马款款道："前一阵子下官听说郎中染病，不敢打扰。"

新年前马月合乃受了风寒，一直告病在家。

阿合马又道："去岁李璮播乱山东，田地多有荒芜。下官从河东调粮，河东遭遇蝗灾。不得已，只好派人赶往关中。可关中路途遥远，恐怕一时输运不及。下官特来示下郎中，该如何处置。"

马月合乃是个实诚人，这一听还得了？行帐正在燕京，若燕京断粮，那可是掉脑袋的事情！他跳起来便走："快！随我去见大汗。"

忽必烈听罢也十分着急。自王文统被诛以来，国家政务由伯颜署理。可伯颜不善理财，对钱粮之事有所忽略。

“燕京一地，军民不下百万，粮谷乃重中之重。”忽必烈阴沉着脸申斥完，将目光投向阿合马问道，“余下两库，还能维持多少时日？”

“若一日三顿，可维系半月；若一日两顿，可维系二十三日。”阿合马回答得不慌不忙。

“测算得如此精确？”忽必烈皱起眉头。

“正是。”阿合马点头。

静了片刻，忽必烈又问：“在关中粮谷抵达之前，可有其他方法维系粮谷供给？”

闻言，阿合马看了看马月合乃。

“朕是问你。”忽必烈声色俱厉。

阿合马从马月合乃身上收回目光，从容答道：“燕京十库主要供给行宫与驻军，百姓口粮多从米铺籴买。若陛下降旨在燕京城设立和籴所，以稍高于日常价格购进粮谷，可解供给之忧。”

忽必烈一听来了兴致，舒展眉头问：“你是说，设立和籴所可以化解粮食危机？”

阿合马躬身道：“下官身为太仓使，平日多在市面行走。燕京为北方第一都市，商贾往来，粜籴活跃。山东、河北均为九谷之乡，不缺粮食。若朝廷出资和籴（即购买），既能平抑物价，又能积粮养兵，可谓两全其美。”

“嗯，这个主意不错。”忽必烈露出了笑容，“朕任命你为和籴使，于燕京设所和籴粮谷，以充盈府库。”

“遵旨。”

从汗帐出来，马月合乃以感激的口吻对阿合马道：“你今日帮老爷解了大难，老爷是不会亏待你的。”

阿合马恭谨道：“小的感谢郎中提携。”

马月合乃又道："老爷年纪大了，钱粮之事，你今后要多费心思。"

阿合马高兴得差点不能自持。他原本只为迎合忽必烈，没想顺便感动了马月合乃。有马月合乃襄助，和籴将会一帆风顺。

果不其然，在马月合乃的大力支持下，不到半月，燕京城和周边的通州、大兴、宛平、良乡等十余处和籴所便开门营业，籴本为中统钞。由于中统钞以蒙古国所储白银为本，币值坚挺，深受商贾们的喜爱。很快，阿合马告诉马月合乃，亏欠的府库已经充实。马月合乃立即禀告忽必烈。忽必烈一听大喜，吩咐阿里海牙传见阿合马。

初夏的一个日子，阿合马来到汗帐。这是他作为蒙古国的一名臣工单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

待阿合马行过臣礼，忽必烈的脸上挂着微微的笑意道："朕没有看错你，果然没有辜负朕。不出月余就和籴粮谷数十万石，功不可没。"

阿合马回应道："阿合马原本就是大汗的仆人，大汗之忧便是阿合马之忧，为大汗排解忧难是阿合马的本分。"

二十年前，阿合马作为一名媵从随察必来到王府，其时还是个满身稚气的孩童。二十年来，阿合马先管舆马鞍辔，再掌器物制作，忽必烈称汗时，见阿合马为人机警，办事干练，遂任命为燕京太仓使。看着身材高大，却又毕恭毕敬的阿合马，忽必烈心底升起一个大胆的念头，他停顿一下，目光打量着阿合马道："前中书平章王文统为朕所简拔，然而却与叛贼暗通款曲。你以为王文统该杀，还是不该杀？"

阿合马伺候忽必烈近二十年，对他的禀性和行事风格熟得不能再熟。阿合马知道这是大汗在考他，对于这种考问，他清楚应该怎样回答。

"阿合马以为，王文统不该杀。"阿合马迎着忽必烈的目光道。

忽必烈眯起眼睛问："为什么？"

"杀了王文统，谁为大汗办事呢？"阿合马双手一摊。

这话若是由他人说出，忽必烈会皱起眉头，而出自阿合马之口，却显得很是风趣，又问："那王文统暗怀不臣之心，不杀岂能端正朝纲？"

“人心隔着肚皮呢，”阿合马迎着忽必烈的目光继续道，“凭着几道书信，大汗就能断定王文统的心是红是黑？”

“与反贼互通书问，即是附逆。”忽必烈加重语气。

“那王文统与李璮有着翁婿之谊，互通书信是人之常情。”

闻言，忽必烈不语了。

阿合马又道：“大汗于李璮恩比海深，李璮反叛，大汗自是恨之入骨。但大汗身领万邦，凡事该以国事为重。王文统有经纬之才，宽恕一个王文统，就会多一个为大汗办事的大臣，大汗何乐而不为？”

忽必烈哈哈一笑，夸赞道：“阿合马，诤臣也！”

闻言，阿合马惶恐起来：“阿合马自念是大汗的奴仆，言无顾忌。”

“朕要的就是言无所忌！”忽必烈兴奋道。

几天后，忽必烈下诏，升阿合马为嘉议大夫、参议中书省事兼诸路都转运使，官秩由从六品骤升为正四品。

不出一个月，马月合乃致仕。忽必烈将左右二司合并，阿合马新的职务为提领六部。阿合马升迁之快，连他自己都大感意外。

就在忽必烈为顺利和籴粮谷而重用阿合马时，远在江南的宋廷正为如何顺利度过春荒发愁。

江南的春荒不是一年两年了。从淳祐年间开始，饥馑便越来越严重。每到三四月间，遍地都是乞丐和流民。至于卖儿鬻女者，更是不绝于道。景定四年收成不好，景定五年的春天自然难熬。

从年后开始，赵昀的身子骨就每况愈下，临朝的日子越来越少。当各地要求赈灾的折子如雪片一样飞入京城时，赵昀又病倒了。

皇帝染病，自然急坏了宰执大臣。贾似道一日三次求见，均被值守的内侍挡在了宫城外。来到政事堂，贾似道命吏胥请皮龙荣、朱熠、沈炎过来议事。

“三月以来，多地粮荒，请求开仓赈济的公文不断，可圣上不豫，如何是好？”贾似道望着几位同僚问道。

开仓赈灾无须上禀天子，各州县均设有常平仓和义仓。若是遇到灾荒年景需要开仓赈济时，提举常平司只需上报朝廷备案即可施行。问题是，粮谷年年亏空，各地义仓早已名存实亡，至于常平仓，账面显示有粮，但那是虚数。虚数多少，只有各地仓官们知道。真正有存粮的，唯有京师仓储，因为京师仓储要保证京师驻军与朝廷用度，没有皇上的旨意动用不得。

皮龙荣回道：“为今之计，只有和籴。”

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仓中无粮唯有和籴，可和籴得掏现钱。国家原本财力孱弱，加上饥馑与战争，哪里拿得出来现钱呢？拿不出现钱便印会子，可会子不值钱，市面上买不到粮食。

关于会子，要絮叨几句。绍兴三十年（1160年），赵构见川蜀发行钱引，利于商货通行，遂命户部主造楮币，流通于东南各地。起初，会子发行量不大，也有本金，币值稳定。赵昚继位后，发行会子依然谨慎，许三年为期，每期一千万贯，到期兑换。到了赵扩手里，开禧北伐，国用不足，开始大量印制会子。嘉定年间，宋金战事浩繁，史弥远施行“造楮法”，会子一发而不可收拾，每届发行会子均在亿贯以上，第十五届会子更是高达两亿三千万贯。这么多会子沉积民间，币值可想而知。乾道、淳熙年间，一贯钱可买一石粮食，可到了赵昀登基，每石粮价腾涌至五十贯。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刻。蒙古人入侵，边民流离，土地荒芜，同时军费激增。高峰时，朝廷一年的财税收入一亿贯，军费开支就需要九千万。弥补财用不足只能大量“造楮”，到了第十八届会子，发行额突破五亿贯。淳祐六年（1246年），又加印了六亿五千万。眼下春荒季节，一石大米已至千贯，而且没有人愿意接受会子。尤其那些富商视会子如同妖孽，唯恐避之不及。试想，在这种状态下如何设市和籴？

就在几位宰执大臣为赈灾而焦头烂额时，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临安城所有的米铺均已关门歇业，市面上已无米可售。

消息是临安知府刘良贵亲自前来禀报的，他气喘吁吁，胖乎乎的脑门汗水津津。

贾似道皱眉道：“春荒季节，这还了得？！”

“对不法奸商，必须严处！”朱熠气得胡须一抖一抖。

皮龙荣点头赞同：“非常时节，必须动用雷霆手段。对那些稽货待价、鱼肉百姓者断不能姑息。”

可沈炎没有吱声，他在京城为官二十余年，人脉广阔，清楚临安城的一些粮商均有后台。

贾似道吩咐刘良贵道：“查！弄清最先惜粮拒售的是哪家米铺。”

刘良贵回道：“下官已经查明，首先挂牌拒售的是大鸿与祥运。”

贾似道脸色一沉道：“既然已经查明，为何不予惩处？”

刘良贵垂头不吭声了。

贾似道疾言厉色道：“你身为临安知府，收籴储积，平抑粮价是本职。速派干吏敦促大鸿、祥运开门营业。”

刘良贵抬起头，一脸苦相回道：“非是下官处置不力，那大鸿、祥运可不是一般的商家。”

贾似道冷冷一笑道：“不是一般的商家？莫非是皇亲国戚不成？”

“贾公还真是说准了。”刘良贵苦着脸点头。

贾似道一时怔住。

刘良贵轻声细语说道：“如今京城有两大粮商，一是大鸿，二是祥运。大鸿米铺的……东家是荣王，祥运米铺的东家……是……谢少师。”

闻言，政事堂一片静谧。

还是贾似道首先打破沉寂，沉着脸道：“我等承天子之命执掌国政，当问心无愧。纵使皇亲违法，也不得姑息。若你我趋炎附势，国家典宪何在？”

朱熠点头附和："贾相公说得对。古人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皮龙荣却缓缓摇头："话虽这么说，那荣王与谢少师可不是一般的皇亲国戚，别说我等，就是皇上也恩礼有加。"

沈炎紧接着道："皮相公言之有理，还望贾相公三思。"

贾似道沉默了，皮龙荣与沈炎的担忧并非多余。如今在京城，荣王与谢少师均属最有权势的人物。就说眼下，圣上染恙，闭宫不出，可荣王与谢少师照常出入大内。

荣王是谁？他乃当今天子的亲弟。

荣王名赵与芮，赵昀原名赵与莒。生父死后，全氏将他们带回了娘家。那种寄人篱下的艰辛，使兄弟二人结下了极深的感情。赵昀做皇帝后，便把亲弟接进了京城。几十年来，当今圣上对荣王的恩荫与荣王的奢华，是临安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情。

对荣王而言，近几年来又多出了一重荣耀。赵昀跟赵构、赵扩一样无子。淳祐六年，赵昀将荣王独子赵孟启召入宫中抚养。开庆元年，蒙古人渡江围攻鄂州，赵昀准备移驾庆远府（浙江宁波），将赵孟启立为了太子，赐名赵禥。如今，荣王的身份不仅是当今天子的亲弟，还是太子的生父。拥有天子亲弟与太子生父两重身份，荣王能不显贵至极？

至于谢少师，大名谢奕昌，是当今皇后谢道清的亲哥。

对于这位谢皇后，皇帝赵昀多有不喜，但母命难违。赵昀先宠贾妃，后宠阎妃，谢道清孤灯冷衾苦熬了大半辈子。现在贾妃、阎妃均已薨逝，赵昀也年过五旬，当身体的欲望成了过眼云烟，他竟如赎罪一般，将所有的感情转移到了这位近乎废置了一辈子的皇后身上。赵昀不仅将赵禥交给谢道清养育，还亲自做媒，将荣王的小女儿嫁给了谢奕昌之子谢堂。这样一位少师，能不是一跺脚临安城地皮都颤的人物？

"难道就此罢手不成？"朱熠已有几分激动，白胡子乱抖，先望望贾似道，又看看皮龙荣和沈炎。

皮龙荣没有说话，他不是趋炎附势之辈，可大祥、鸿运的后台实在太过强大。

贾似道清楚，今日商议不出眉目，便道："今日暂且议到这儿，待下官查明原委再说。"

待朱熠、皮龙荣、沈炎离去后，刘良贵带着哭腔问："贾公，米铺歇业，无计可施了么？"

贾似道没有回答，只道："走，去米市转转。"

临安城最大的米市也有两处，一处在城南，一处在城北。位于城南的米市在新开门外，此处叫南街，紧傍钱塘江，有大小米行约三四十家，谢家的祥运米铺就坐落于此。位于城北的米市在米市桥，紧挨运河码头，亦有大小米市二三十爿，其中就有荣王的大鸿米铺。城北主要经营湖州稻米，亦包括浙西如秀州、苏州等地的大米；城南则主要经营浙东、福州和两广的米粮。

从政事堂出来，贾似道先到米市桥。在两淮与京湖还没有遭到蒙军抄掠之前，城北的米市桥是临安城最大的米粮供给基地。临安城有一百多万人口（包括驻军），按人均日食一升米计算，每日耗米万石以上。早年间贾似道泛舟西湖，运河上的运粮船往来不绝，可今日来到米市桥时，码头一片空寂，运河上也不见帆影，只有一些小划子停靠在河边。码头边的空地上三三两两聚集着若干小牙子（小粮贩）。

贾似道步出肩舆，向小牙子走去，俯下身子问道："你们聚在此处何干？"

小牙子们见来者是个官人，纷纷投诉："我等在这米市码头寻觅营生。从米行籴进，再到街市米铺粜出。如今米行歇业，无米可籴，断了生计。"

贾似道又问："你等可知是哪家米行率先停业？"

小牙子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均不吱声。

贾似道一指刘良贵道："这位即是临安知府，恕你们无罪。"

一个酒糟鼻分开众人，朗声道："他们不说我说。禀官人，最先惜粮不售的是大鸿。大鸿将门一关，其他米行也就关门了。"

刘良贵问道："哪家是大鸿粮店？"

“那家红房子便是。”酒糟鼻用手一指。

众小牙子跟随贾似道和刘良贵来到红房子前。只见红房子比一般米行高大许多，门楣上书写着“大鸿粮行”四个大字。贾似道认得，这四个大字为赵与芮亲手所书。大门前贴有文告，说本行无米，正在调运，改日开门云云。

见状，小牙子们一阵窃窃私语。贾似道又问众人：“大鸿米行是否真的米粮告罄？”

酒糟鼻哼道：“怎么可能？大鸿有九座大仓，每座大仓少说储米万石！”

“大鸿的米仓在何处？能否领我等前去看看。”

“这里只有两座，”酒糟鼻又道，“剩余的在平江和崇德。”

一个短腿牙子挤进来插话：“不是九座，是十座，还有一座在宜兴。”

贾似道吩咐刘良贵道：“速派干吏前往宜兴、平江、崇德等地，坐实大鸿米库是否空仓。”

数日后，贾似道来到荣王府。

荣王府即韩侂胄的南园。当年韩侂胄被杀，南园收归大内，更名为“庆乐园”。赵昀登基后，将“庆乐园”赏给了赵与芮，赵与芮更名为“胜景园”。赵与芮入住后，在园内又增添了不少楼堂亭榭，诸如许闲堂、归耕庄、藏春门等，同时原来的景物也废弃了不少，比如清风堂、凌风阁、阅古堂等。当年，阅古堂可谓南园的标志性建筑，曾经名动京城，如今只剩下芳草萋萋、丹桂孑立。那些勾摹唐宋大师墨宝的刻石，丢弃得遍地都是。

“丞相驾临，有失远迎！”贾似道登门拜访，大出赵与芮的意外，连连拱手。

赵与芮的身材长相完全不像当今皇上。赵昀高瘦，赵与芮却矮胖。若说赵昀像一棵枯树，赵与芮则像一尊胖佛。

寒暄几句，赵与芮道：“丞相驾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

贾似道举目四顾，笑道：“大王见笑了，这是寒舍么？”

南园是临安城数一数二的私宅，无论占地规模还是楼台建造，堪称精美绝伦。赵与芮取名“胜景园”，的确不虚。

贾似道不大瞧得起赵与芮，在他看来，赵与芮面似笑佛，实际贪婪得很。只是碍于皇上的面子，他不得不表示谦恭。

“今日下官拜见大王，是有一事有相求。”贾似道呷了口茶，朗声道。

“丞相只管吩咐。”对这位当朝右相，赵与芮不敢马虎。

“听说大王在临安城有一家米铺？”

赵与芮嘿嘿笑道：“丞相也想经商？”

贾似道摇摇头道：“下官非爱货殖。下官今日拜见大王，是恳请大王的米铺开门营业。”

倏地，赵与芮脸上的笑纹飞走了。

贾似道继续道：“大王的米铺歇业，其他米铺纷纷效仿。临安城大小米铺三百余家，至今竟无一家售米，已有细民断顿数日。还有，临安无米可售，湖南、江西等地也将无粮赈饥……”

未等贾似道说完，赵与芮风一般地摇头：“丞相有所不知，非是本王停业惜售，实在是米仓无米。”

“大王有米仓十座，岂能无米？”

闻言，赵与芮的脸即刻阴下来了：“丞相是说……本王有米仓十座？”

贾似道扳起指头道：“京师两座、崇德三座、平江三座、宜兴一座。大王，下官说得对么？”

“丞相是在访察本王？”赵与芮脸色更阴了。

“看大王说的，下官哪敢察访大王？”贾似道呵呵一笑，“下官是在为大王排忧。”

赵与芮眯起一双小眼，直视着贾似道说道：“本王忧从何来？”

“大王子已立为储君，他日将受命登极。一旦储君继位，大王即是国丈。天下泱泱，尽归大王所有，大王还在乎十仓米么？”贾似道趁热打铁，“如今，大王为赚百金，惜十仓米粮，致使京师骚然，四方动荡。若饥民揭竿，天下离心，大王殃及的岂不是自家子孙？”

闻言，赵与芮打了个哆嗦。

贾似道声音朗朗继续道：“大王若是为子孙着想，就应该解民倒悬。一来接济天下苍生，二来为太子积德积福，两全其美的事大王何乐而不为？”

赵与芮沉吟半晌，闷声闷气道：“既然丞相把话说到这儿，本王这就派人查看粮仓。若粮仓真有米粮，明日就挂牌开市。”

离开荣王府后，贾似道命人召来刘良贵吩咐道：“明日起，以临安府的名义发布公告。规定三日之内，临安府所辖米铺必须无条件开业。若米铺拒不开门营业者，街道司有权将其逐出临安城。公告还规定米价：上色白米每石不得超过五百贯钱，中色白米每石不得超过三百五十贯钱，黄米、陈米每石不得超过两百贯钱。评估米价不得弄虚作假。若弄虚作假，无论贵贱一经坐实，当处以重典。若中饱私囊，假公济私，则以盗窃罪论处。还有，米市不得强买强卖，或联手垄断价格。但凡买时压价，卖时抬价，一律杖刑七十。”

刘良贵领命而去。

第二天，临安府公告贴遍大街小巷。全城哗然，有人欣喜有人忧。喜的是临安百姓不仅有米可买，而且米价比以前便宜。要知道，在公告出来之前，黑市米价已腾涌至一千三百贯一石。忧的多是中小米铺，他们原本囤积待价，没想引来了官府介入。

大鸿开业了，一些中小米铺也紧跟着开门市米。

在政事堂，朱熠、皮龙荣、沈炎欢欣鼓舞，说贾相公能够说动荣王，功莫大焉。贾似道矜持不语。

沈炎问道："贾相公，大鸿已然开业，那祥运如何处置？"

贾似道将手一摇："不理睬他。"

众宰执不知贾似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过了几日，刘良贵派人来报，说临安城的大小米铺，除祥运米行外均已全部开门营业。

贾似道吩咐道："告诉刘知府，布告祥运米行，即日起逐出临安。"

有宋一代户籍管理比较宽松，但对商户却监管很紧。南宋末年，商户要在临安落籍相当不易。民谚云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米醋。商户被逐出京城，是最为苛峻的惩罚。

到了傍晚，一名内侍来到贾似道府邸，恭谨道："圣人有请丞相进宫品茗。"

贾似道微微一笑，问道："莫非第一纲北苑茶到了？"

内侍笑着回道："丞相算得真准，第一纲北苑茶刚刚运抵大内。"

在内侍的导引下，贾似道进入宫城。他已有十多天没有进宫了，春日里的气息在宫城里越来越浓。翠柳拂面，百花含香，熏风袭人。

来到慈元殿，内侍禀报，俄尔，皇后召见。

谢道清十七岁进宫，屈指算来，已在宫中待了三十七年了。可她并不见老，依然面皮白皙，发色乌黑。贾似道请安毕，谢道清赐座，吩咐上茶。

贾似道端起茶盅，看着茶色称赞道："无怪乎沈梦溪称北苑茶为'蜡茶'，果真茶汁浓酽，如同溶蜡。"

谢道清微笑着道："去年福建冬旱，今年头纲茶极少。奴家也仅收到四饼，等会儿送两饼与丞相。"

贾似道受宠若惊道："微臣不敢掠美，微臣不敢掠美！"

谢道清把手一摆："若是往年风调雨顺，送几饼北苑头纲茶值得几何？"

聊了一会儿茶，一名内侍进来禀报，说谢大哥儿请旨，求圣人讨盅茶喝。

"这个谢堂不去江西公干，却进宫讨茶来了。"谢道清冲贾似道笑了笑，吩咐进来。谢堂即谢少师之子，荣王赵与芮的东床贵婿。他三十来岁年纪，人长得风流倜傥。

"堂儿，快过来拜见贾丞相。"谢道清笑吟吟地招呼。

贾似道早就听说过谢堂的大名，年纪轻轻出判平江府。在任上遭言官纠劾，罢职闲居数年，后又提举江南西路茶盐司。在江西茶盐司，依然口碑不佳。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态度蛮横，二是贪图财贿。

"原来是谢大哥儿，幸会，幸会。"碍于谢道清的面子，贾似道略略欠身揖手。

谢道清连忙对贾似道说道："卿是丞相，无须多礼。"

谢堂恭恭敬敬地给贾似道唱个大喏，然后道："晚生不曾亲到府上拜会丞相，请丞相见谅。"

"不敢，不敢，"贾似道浅浅一笑，"大哥儿乃圣人的爱侄，大王的娇婿，贵不可言，下官还要仰仗大哥儿关顾哩。"

谢道清又忙打圆场："这是哪里话？他身份再贵，也只是个江西提举。"

贾似道清楚，此时谢堂不在江西而来到皇城，绝不仅仅只为探望姑母。

果然，谢堂道："天幸今日得见丞相，晚生正好有一事相求。"

贾似道颔首道："大哥儿请讲。"

谢堂道：“京城里若有什么勾当，给晚生看觑一个。”

“大哥儿想去何处高就？”

“枢密院。”

官员的升迁替补，程序相当复杂。贾似道是右相，可以绕过程序将谢堂调入京城，但不会让其进入枢密院。枢密院什么地方？国家兵事中枢。谢堂之流若在枢密院取得了权力，国事更坏。

“好，好，大哥儿志向不凡！”贾似道笑眯眯地问道，“大哥儿是谙熟山川地理，还是兵马器械？枢密院计有十房，分管京西、两淮、四川、广南、京畿、民兵、教阅、兵籍等。不知大哥儿熟悉哪一房的机务？”

谢道清没想谢堂突然提出要去枢密院，见贾似道步步紧问，一旁解围道：“堂儿哪里知晓兵事？要去枢密院，先要熟读《武经总要》。”

贾似道长长“哦”了一声，收起笑容，假装思考一番，认认真真道：“依下官看来，大哥儿是个理财高手。如今江南春荒，京师缺粮，临安府倒有一份适宜大哥儿的差遣。”

“临安府有何差遣？”谢堂是何等人物，他知道贾似道已经笑眯眯地拒绝了自己的请求，心底一百个不快。

“临安府通判，专司钱粮。”贾似道重新将笑容挂在脸上，“眼下临安府整治米市，大哥儿正好一展雄才。”

谢道清赶紧拦住谢堂，对贾似道说道：“堂儿莽撞，丞相莫怪。他想回京师是真，但兵事与财赋并非所长。”

贾似道想了想又道：“既然如此，那就去军器监。大哥儿若是愿意，立马就能上任。”

“好啊，军器监也算跟兵事有关。”谢道清对谢堂道，“还不快谢过丞相。”

贾似道连连摆手：“下官推举的职事，还不知大哥儿愿不愿意做呢。”

“愿意，愿意。”谢道清代谢堂回答。

贾似道又道："大哥儿若是觉得不可心，先在军器监干着，过个一年半载再调往他处。"

待谢堂谢过贾似道，谢道清接过话茬道："丞相将堂儿调入京城，奴家深为感荷。不过，今日请丞相进宫说话，确实有一事要劳烦丞相。"

"圣人莫要折杀微臣，有什么事情派人知会一声就行了。"

谢道清和颜悦色道："奴家听堂儿说，他爹爹的祥运米行如今要被临安府逐出京城，烦请丞相关照则个。"

皇后终于请托了，贾似道内心一阵狂喜，却满脸惊讶道："祥运米行原来是少师的商铺？既是这般，圣人何不早说？"

谢道清苦着脸道："奴家也是方才听人说起。"

"微臣若是早些知晓，何至于惊动圣人？"贾似道急忙道，"微臣这就回去，将那刘良贵召来痛责一番。"

"丞相息怒，"谢道清招呼贾似道重新坐下，"惜粮不售，是家兄有错在先，临安府并无过尤。"

贾似道一脸肃正道："圣人这是说哪儿的话？做臣子的怎么能烦扰圣上和圣人？临安府未能认真查询，属于大错！"

……

当贾似道怀揣着谢道清赠送的两饼北苑茶团打道回府的时候，心中的那份得意简直无法言表。

回到府邸，贾似道即召来刘良贵，把进宫经过叙说一遍，要他次日去谢奕昌府上赔个不是，还喜滋滋道："只有讨得谢后的欢心，来日施行公田法，谢后才不会牵绊。"

"那是自然。"刘良贵也很兴奋。

原来，在新年期间，一群旧友前来拜会贾似道。几盅酒下肚，不知怎么谈到了弊政。淮东转运使吴势卿愤然道："朝局有如沉疴，非用猛

药不可。”

贾似道疑惑地问道：“何为猛药？”

“猛药即是在全国实施公田法。”

宋代土地管理松弛，官宦之家若要置业，购地是置业的唯一方式。大小官吏，或有田产数十顷、几百顷，甚至成千上万顷。宋代分官户与民户。官户和依附于官户的佃户不务差役，所有劳役都落在民户头上，其结果是大量民户卖掉田地去依附官户。吴势卿建议，这一次朝廷出资将各级官吏规定以外的田产全部回买下来，租给无地农户耕种，这就是公田法。

贾似道又问道：“实施公田法，利弊几何？”

吴势卿回道：“凡事有利有弊。若要强军，非施行公田法不可。”

强军先得养军，养军就得有粮。粮从何来？和籴是主要来源。和籴要钱，没钱只能造楮。造楮的后果是会子泛滥，可不造楮又不能和籴；和籴的后果是加剧造楮，因为和籴需要大量纸币。

沉默了一阵，贾似道忧虑道：“公田法的关键在于购田，可购田涉及众多的王公大臣。尤其是皇亲国戚，哪一个没有几千顷，甚至上万顷土地？”

这是实情。以往也曾有过限田，全都半途而废。究其根源，就在于限田触及了王公大臣们的根本利益。

刘良贵道：“只要官家立意坚定，大事可成。”

吴势卿却摇摇头道：“官家最易受人左右。”

这也是贾似道最为担心的问题。官家耳朵根子软，即便一时同意行公田法，若是反对的人多了，难免瞻前顾后。

“说句犯上的话，官家治事，还不如圣人。圣人贤达，而且沉稳。”

就是吴势卿这句话启发了贾似道，行公田法，除了官家首肯，谢后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因为一旦公田法颁行，谢家、杨家等一班国戚首

先做的便是游说谢后，再运用谢后去影响官家。现在好了，一场米市风波，终于与谢后攀上了关系。

进入三月，赵昀病愈，临朝视事。由于他患病多日，事如山积。按照惯例，朝会之前赵昀先将几名宰执召入内殿。

“朕自去冬以来，身子骨时好时坏，朝中政事多靠各位操持。”赵昀带着歉意对宰执大臣们道，“尤其贾卿，治理米市，功不可没。”

官家提到米市，可见已经知道了大鸿与祥运的事情。就官家的神色看，对大鸿与祥运的处置并无不喜。

御前会议有几项重要人事问题需要商定。一是王坚。王坚因钓鱼城战功升宁远军节度使、荆湖北路安抚使兼知江陵府。但是，刘整降蒙，王坚受到牵连。为防不测，王坚必须另调他处。议来议去，最后决定将他调往淮西，知和州兼管内安抚使。如此一来，王坚的职官未变，职权却削弱了许多。二是吕文焕。京西南路残破以后，余下州郡并入了荆湖北路。如今王坚调离，需要得力之人镇守襄阳，于是又将京西南路与荆湖北路分开，升吕文焕为京西南路安抚使兼知襄阳府……

议完人事任免，赵昀见贾似道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问道：“贾卿还有何事要奏？”

贾似道确实有一桩大事需要得到圣上的准许，那就是与吴势卿、刘良贵等人酝酿已久的“公田法”。

“前日临安知府刘良贵、淮东转运使吴势卿联名致书微臣，望朝廷施行‘公田法’，臣不敢自专，请圣上裁夺。”贾似道说完从袖中取出一道书札，呈给赵昀。

“施行‘公田法’？公田从何而来？”朱熠问贾似道。

贾似道回道：“朝廷出资回买。”

“从何处回买？”朱熠又问。

贾似道不答了。关于施行公田法，他并没有拿到政事堂讨论。贾似道知道，在政事堂商讨公田法，肯定阻力重重。他的想法是，借用刘良贵、吴势卿的奏本先探探圣上的口风。

赵昀阅完刘良贵与吴势卿的书状，没有表态，而是递给朱熠、皮龙荣与沈炎传看。

按照刘良贵和吴势卿的建议，一品大员拥有一百顷田地，然后依秩递减，直至九品。九品官允许拥有土地十顷。多余田地全部由国家出资回买，作为公田。公田由无田户租种，上缴田租充作军粮。初步估计，若公田法在湖南、江西以及两浙推行，可得公田一千万亩。按每亩田租六斗计算，可获军粮六百万石。全国正兵不到三十万，用二十石粮食养一名兵士，绰绰有余。

皮龙荣阅毕，第一个反对："臣以为提振国势当以明理为要，大道不行自然贪渎频生。国事之坏，坏在贪渎。若朝廷专崇财利，越发人心不古。"

皮龙荣反对公田法，又没说半个不字。他倡导的是"义理"之说，但言下之意十分明显。

贾似道觉得有必要表明态度："皮相公所言，自是大道明理。可眼下要务，是数十万兵将需要果腹。民无粮则饥，军无粮则散。皮相公的正心之说，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贾卿所言甚有道理，当务之急一是济民，二是养军。等会儿朝会时，交与众臣细议。"赵昀虽然垂垂老矣，并不昏聩。回买公田用以养兵，在国家财政极度拮据之时，不失为权宜之计。

朝会上贾似道也有安排。当赵昀就回买公田一事征询众臣的意见时，侍御史陈尧道首先进言："限田一事，早已有之。真宗、神宗、哲宗、徽宗先后下诏限田。南渡以来，孝宗、宁宗也曾有限田之举。今日施行公田法，是承继祖制。"

继而，右正言曹孝庆道："既然回买公田可得一千万亩，岁收粮谷六七百万石，其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止造楮、平物价、丰军储、安民户，一事五利，何乐而不为？"曹孝庆嗓门大，声音震得垂拱殿嗡嗡作响。

紧接着，监察御史虞虙、张晞颜等众口交赞公田法，称之为"大旱甘霖""济世良方"。

朝议无一人反驳，这是贾似道没有想到的，不由得心中暗喜。

“既然众卿没有异议，”赵昀见群臣如此赞许公田法，也兴奋起来，清瘦的脸颊浮起几许红润，“着中书省拟定细则，选派官吏，然后施行。”

回到政事堂，贾似道召来朱熠、皮龙荣、沈炎商议措施。

首先设立官田所，贾似道提议吴势卿任官田所提领。

接着商议回买资金，这下皮龙荣、朱熠找到了反击的由头，又是皮龙荣第一个道：“据下官所知，当前的地价是上等地一亩不下一千贯，中等地七八百贯，下等地三五百贯。回买公田千万亩，按中等地计算，也需七八十亿。不知这些钱从何处来？”

“增发会子。”这事贾似道已经想妥。

“增发会子？”皮龙荣望望朱熠，又望望沈炎，哑然一笑，“既然要增发会子，何来止造楮一说？”

贾似道又道：“此会子非彼会子。”

“这话从何说起？”朱熠疑惑地问道。

贾似道胸有成竹：“我朝自高宗以来，已发行会子十八届。目今在市面上流动的大多为十七届与十八届会子。两届会子不下十亿。下官以为，废十七届会子不用，楮币自会显贵。到时再增发会子，用于回买公田。”

“这岂不是仍然在造楮么？”皮龙荣微笑里带着讥诮。

“可旧楮已废，造的是新楮。”贾似道振振有词。

“废旧楮，造新楮，新楮仍然是楮。”皮龙荣晃动着须发皆白的脑袋，冷笑不止，“止造楮一说，岂不荒谬？”

“皮相公误解丞相了。丞相的意思是废止十七届会子不用，所造新楮弥补空缺。”沈炎说话了。

“沈相公可知十七届会子有多少么？”皮龙荣叫了起来，“十七届会子有四亿二千多万，一旦废止，无数细民将家财一空！”

朱熠哼了一声附和道：“这是掠取民财。”

贾似道之所以提出废止十七届会子，是因为会子多半存积民间，官吏很少拥有。贾似道估计，只要官吏手中的会子不多，废止起来阻力不大。谁知皮龙荣与朱熠围绕十七届会子大做文章，四名宰执有两名执政公开反对，商议搁浅。

与此同时，宫中也不平静。

朝会一散，朝廷欲行公田法的消息即在大街小巷流传开来。拥有土地最多的是荣王赵与芮，再就是杨家与谢家。杨桂枝主掌六宫二十余年，其兄妹子侄无不极享尊荣。据说上虞至余姚，纵马而行，一天半日难出杨家地界。至于谢家，土地多在台州。杨家与谢家的后人们经过商议，推举杨镇与谢堂觐见谢道清。

行过大礼，未待杨镇、谢堂二人开口，谢道清先问道：“两位哥儿一齐进宫，有何要事？”

“没什么大事，只是拜望圣人。”杨镇回道。

谢道清一笑道：“说吧，有事直言。”

谢堂、杨镇便说了朝廷欲行公田法。

“奴家已经知晓，你们回吧。”不等谢堂、杨镇说完，谢道清心中已明白八九。官家欲效仿先帝限买余田，而杨、谢两家在会稽、台州各有良田万顷不止。

杨镇、谢堂互相看看，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你们可还有话要说？”谢道清又问杨镇、谢堂。

谢堂道：“侄儿们请圣人建言圣上，公田法必废。”

谢道清望着谢堂道：“你们以为奴家会建言圣上废止公田法吗？公田法废与不废自有圣上决断，奴家不会建言。”

谢堂、杨镇沉默了一会，谢堂又道："既然圣人不会建言官家，自家们只有上书圣上。"

"荒唐！"谢道清倏地提高声音，"你们是什么？是国戚，是勋贵，若你们议论国家大事，还要朝廷大臣做什么？"

谢堂嘟囔道："圣人说得不全对，我们也是朝廷官员。"

"可你们首先是勋戚！"谢道清声色俱厉，"回去告诉你们的爹爹，唯有安于本分，方能富贵久远。"

此时，在贾似道府邸，灯火通明，高朋满座。

"皮龙荣与朱熠的那点心思下官岂不知晓？"贾似道愤愤道，"他们不敢公开反对行公田法，就变着法子加以诋毁！"

曹孝庆道："皮龙荣家室巨富，在醴陵多有田产。"

陈尧道也道："那朱熠在温州也有良田千顷不止。"

"官品之家，谁没有几分薄田？就拿下官为例，蒙祖上荫德，在浙东浙西也有土地若干。可国家有急，岂能囿于一己之私？若如此，义理何在？孟子言'浩然正气'，朱子提'正心修身'，岂不是无稽之谈？此次行公田法，自家先拿一万亩良田入官。"

听贾似道说拿出万亩良田入官，众人无不愕然。贾似道见状，又对吴势卿道："你是提领，明日着官田所人前去丈量。"

于是，在座的众人都纷纷跟着献出田地。

吴势卿又对贾似道进言道："至于造楮，下官有一策可保无虞。"

"说来听听。"

"贾公可知目今官民为何贱弃楮币？"

众人笑道："楮币不是铜钱，所以大家不喜。"

"我若在新造的楮币中注明'铜钱'二字呢？"

贾似道眼睛一亮，吴势卿说得很有道理。倘若注明会子即是铜钱，人们还会只喜欢铜钱而厌恶会子么？

“安道兄不愧是理财高手。”刘良贵补充道，“新造楮币不仅注明‘铜钱’二字，而且还严格规定币值，民间流通自当畅行无阻。”

贾似道立刻有了主意，对众人说道：“吴兄说得是，新造楮币注明一贯等于多少铜钱。至于十七届、十八届会子，行兑换法。十七届会子与十八届会子兑换，五贯兑换一贯。十八届会子兑换新楮，三贯兑换一贯……”

待贾似道说完，吴势卿称赞道：“贾公不愧人精，深思远虑。行兑换之法，一来使得会子总量大为减少，二来可避免民心躁动。”

就在贾似道为《公田法》拟定条格和遴选官吏时，太史正跌跌撞撞跑进大内，一头跪倒在赵昀面前，颤声道：“陛下，妖星现了！”

闻言，赵昀身子一抖：“妖星？”

太史正用手朝外一指：“陛下，妖星横贯！”

赵昀顿时脸白如纸，他踉踉跄跄来到殿外。果然，一颗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高挂在蓝若湖水的天幕上。赵昀双腿一软，差点儿跌倒在地。

彗星古称妖星，与孛星、天棓、天枪共为灾厄之星。彗星当空，主有大灾。

很快，妖星现世惊动了大内及整个临安。

按例，天示灾异，皇帝就得下诏罪己，同时广开言路，博采众谏。就在天现扫星的当晚，赵昀即把几名宰执大臣召进宫里，拟写罪己诏书。那一刻，贾似道的心情异常沉重。他隐隐觉得，此时天现彗星也许真是上天示警。

次日朝会上，当内侍宣读完罪己诏，赵昀道：“朕自登基以来，恪尽职守，宵衣旰食，仍然天意难平，示以警励。朕决意广集诤言，以救阙失。”

话音一落，礼部尚书徐经孙即走出班列道："圣上虚怀，开门纳谏，臣不得不说。丞相行公田法，致使万民骚动，州郡惶恐，昨夜妖星凌空，当预示灾变。"

徐经孙已七十有五，按制应致仕赋闲，是赵昀的一再挽留才出任礼部尚书。徐经孙已历两朝，曾贵为帝师。他头一个站出来反对公田法，满朝震撼，垂拱殿里一片死寂。

"当年始皇登极，数十年间妖星四现。灭六国，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西汉初立，七国叛乱，有妖星长达数丈。王莽篡汉，妖星又出，且时长半年。东汉末年，阉宦弄权，天象异变，白日不见五指……"秘书监高斯得将历朝历代的异常天象叙说一遍后道，"丞相行公田法，有忤天道。天道不平，当警示众生。陛下应速作决断，罢公田法，以安庶民。"

有徐经孙、高斯得两人借彗星之名带头发难，一些对公田法心怀怨恨的臣工纷纷出班启奏，指谪公田法为一大公害，已天怒人怨，圣上必须立即下诏废止，以答天意。

贾似道始终没有吭声，他能说什么呢？天象大凶，所有的辩护都苍白无力。

借彗星横空之机，朝堂外对公田法的抗议声也骤然而起，反对最为激烈的当属浙西安抚使魏克愚。他是魏了翁之子。赵昀一朝，魏了翁极有名气。史弥远当国，魏了翁谪居靖州（湖南靖县）六年，穷究理学，著成了皇皇《九经要义》百卷，风靡朝野。在南宋理学界，魏了翁是继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之后的又一面旗帜。有这样一位人物上书朝廷抵制公田法，临安的太学生们纷纷响应，他们不仅伏阙上书，还蜂拥着来到丽正门外的登闻鼓院挝鼓。

贾似道没有想到，一道公田法，自己会千夫所指，一时心灰意冷，上了一道请求辞相的札子，称病不出。

一天黄昏，大内来了两名内侍，给贾似道送来一壶药酒。贾似道假寐在床，命家人迎接。

内侍道："药酒为圣人亲手调制。圣人说，丞相需要安神益智，祛痰补血，特在酒中放置了两味中药，一是当归，二是远志。"

家人转告贾似道。

“当归？远志？”贾似道忽然大悟，翻身下床，伏地遥拜，“臣谢过圣人，谢过圣人！”

家人不解，疑惑道：“不就是一壶药酒么？”

贾似道横了一眼，嗔道：“你等愚蒙，不知玄机。”

过了几日，贾似道备轿进宫，来到慈元殿觐见谢道清。乍一见面，贾似道即拜伏在地，恭祝圣人万福。

“丞相可是安好了？”谢道清命宫女扶起，赐座，面色祥和地问道。

“托圣人的福，吃了圣人亲手调制的药酒，已无大碍。”贾似道答道。

“奴家身在宫中，日日为丞相祈福。如今国事繁复，少不了丞相操持。”

“微臣感谢圣人挂念贱躯。”

谢道清又道：“丞相行公田法是利国利民之举，不可因一道妖星而废止。”

贾似道闻言，心头滚过一股热流，道：“微臣欲行公田法，招致妖星现世，朝野横议。臣唯有辞相请闲，以安圣心。”

谢道清轻轻一笑道：“丞相大可不必沮索。官家那儿，奴家自去说合。”

从宫里出来，贾似道的心情大好。既然皇后支持公田法，官家那儿就有挽回的余地。因为直到现在，官家对自己的请辞还没有表明态度。

赵昀确实仍在犹豫。国家病在和籴与造楮，这一点他非常清楚。要解决造楮与和籴之弊，公田法可以一试。所以，尽管有彗星现世，王公大臣上书，太学生们纷纷闹事，赵昀对贾似道的辞呈一直没有批答。

晚膳后，谢道清命人将赵昀请进了慈元殿。赵昀年轻时极少临幸慈

元殿，但到了晚年，只要是谢道清邀请，他总是有求必应。

“官家的身子骨近日可越发好些了？”谢道清关切地问道。

“近些时服用了圣人赠送的阿胶羹，大有裨益。”赵昀微笑着应道。

“臣妾的阿胶羹非同一般，加有当归、黄芪、麦冬、杏仁、莲子、茯苓、白芍、蛋黄。当归、黄芪补血益气；麦冬、杏仁滋阴润燥；莲子、茯苓主调理脾胃；白芍、蛋黄治虚烦不眠。”

闻言，赵昀十分感激：“圣人费心了。”

“除病去疾，欲速则不达。”谢道清又道，“阿胶虽为至宝，但性燥，多食易生虚火。官家身子弱，不易大补。大补会适得其反。”

赵昀疑惑地问道：“圣人什么时候在研习医学？”

“官家医国，臣妾医人，都是一个医字。”谢道清笑着答道。

赵昀若有所思：“此说有理。医人与医国，大同小异。”

“无论医人，还是医国，既要去沉疴，又要养气血。讳疾忌医不对，大泄大补也不对。”

“圣人所言，莫非另有所指？”

“臣妾只是偶有所感，哪里敢预闻国家大事。”

“圣人可听说过‘公田法’？”赵昀不相信谢道清只是有感而发。

谢道清点头道：“有所耳闻。”

“圣人精于医道，以为当如何措置？”

“既然官家问臣妾，臣妾不得不说。丞相行限田回买之法，有大功于社稷。”

“依圣人的意思，公田法可行？”见谢道清如是说，赵昀不觉精神一振。

谢道清又将话锋一转："公田法虽是良药，可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良药过量，也能致命。臣妾以为，公田法当行，但不宜太广。"

赵昀眼睛顿时精光闪亮："圣人啊，你可为朕解了大难！"

过了几日，赵昀将贾似道召入勤政殿。待贾似道行过臣礼，赵昀递还了贾似道的辞呈道："自古以来，言事易，任事难。当初刘良贵、吴势卿建议行公田法，朕就知晓朝堂上下不会安宁。卿有人指谪，朕何尝没有？论说沮丧，朕已沮丧多时。可每每想到朕若沮丧，卿又如何治事？"

这话发自皇上肺腑，贾似道听来大为动情："臣行公田之法，使陛下进退为难，罪该万死。"

"卿不必苛责。"赵昀又道，"卿行公田法，有益国家。灾变之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群臣之议，卿姑妄听之。"

贾似道慢慢抬起头来，问："陛下之意……公田法不废？"

"朕何时说过要废公田法了？"赵昀反问。

贾似道鼻腔忽地一酸道："圣上英明！只要三十万大军衣食无忧，何惧虏人！"

赵昀没有接茬，过了片刻缓缓道："公田法虽然不废，但声势不必过大。朕决意拿出平江、镇江、嘉兴、常州、安吉及江阴六郡推行，观其效果。"

闻言，贾似道脑袋"嗡"地一响。仅行于浙西六郡，能回买多少公田？

见贾似道不语，赵昀又道："六郡虽小，也有二三百万田地，上百万石粮食，聊胜于无，望卿能体谅朕的一番苦心。"

贾似道渐渐平复下来。他忽然明白，谢后、杨后、荣王等皇亲国戚的土地多在浙东。圣上实在用心之苦……既如此，他也要体谅圣上。

到了五月初，朝廷发布了在浙西六郡试行公田法的命令。

会子库日夜赶制新会子，新会子又名“金银见钱关子”。新印制的金银见钱关子随着公田法的推行陆续运往浙西六郡。可直到此时，浙西安抚使魏克愚仍然上书反对在浙西六郡试行公田法，并说欲在浙西六郡推行公田法，先罢魏克愚。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几乎已成僵局。

是吴势卿之死使陷入僵局之中的公田法乾坤陡转，他是在前往平江府时遇难的。凶手不仅杀死了吴势卿和他的侍从，还将一百五十万贯金银见钱关子焚毁一尽。

“为一己之私竟然谋杀朝廷命官，”贾似道拍案而起，怒目圆睁，“朗朗乾坤，还有王法么？”

赵昀也震怒了，命大理寺速派干吏，限期破案。

数日后，案子破了，凶手是苏州城内两个泼皮。

凶手押到临安，各种刑具拷掠一遍，两个凶手均不供出幕后主使。贾似道亲自来到大理寺，说道：“只要你俩道出幕后何人指使，朝廷可以从轻发落。”

凶手之一抬起眼帘道：“自家受人钱财，就得替人消灾。做下此事，免不了一死。要杀要剐，请便。”

凶手之二乜着眼嚷道：“要自家们道出雇主也行，把皇帝叫来。”

贾似道大怒道：“狂妄至极！我是丞相，快如实招来！”

两名凶手非但没有求情，反而道：“快快杀了我们。若道出了名姓，你就是丞相，也吓个半死。”

贾似道一怔，脑中跳出一个人：荣王！

可荣王在浙西没有多少田地，但除了荣王，谁有这么大的口气？

走出大理寺刑房，大理寺卿低声问道：“贾公，这该如何处置？”

贾似道脸色一沉道：“杖毙！就此结案。”

当日，大理寺呈上公文，称两名凶手冥顽不化，已在刑讯中丧命。

政事堂上奏赵昀，赵昀不仅没有追责，反而咬牙道："暴尸三日，以儆效尤！"

紧接着，魏克愚被夺职，贬谪严州（浙江金华）。与魏克愚遥相呼应的临安太学生也予以了严厉惩处，带头挝鼓上书的叶李、萧规等人施以黥刑，逐出京师，永不录用。

至此，一场毁誉参半的公田法在浙西六郡轰轰烈烈地施行开来。

第六章　刘整献策

朝廷命吕文焕主政京西南路，直到五月间夏贵率军抵达泸州，吕文焕办完移交才领军东返。临行前吕文焕告诉夏贵，刘整之母已亡故三载，他曾答应过刘整准许其将母坟迁归河南故里，望他予以放行。

夏贵笑道："六弟真乃谦谦君子。国朝叛将，还操心为其母迁坟。"

吕文焕叹道："刘整虽叛，但只要不为鞑虏效力，即是我朝之幸。"

夏贵不以为然道："刘整匹夫之勇，何足惧哉！"

吕文焕又道："文焕既已答应刘整，不能食言。"

"六弟放心，"夏贵哈哈一笑，"到时刘整迁坟，为兄放行就是。"

吕文焕还想嘱托几句，话到嘴边咽下去了。夏贵既已应承，何必赘言。

告别夏贵，战船顺江而下，仅十余日便抵达夷陵军。夷陵军隶属荆湖北路，是京湖战区位于大江上游的第一个军事重镇。对吕文焕及全军将士来说，抵达夷陵军就算到家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夷陵军知军是吕文德的长子吕师夔。当晚，他在至喜堂为六叔接风洗尘。酒过三巡，吕师夔问道："不知六叔几时回返鄂州？"

吕文焕回道："将士们归心急切，明日即走。"

吕师夔犹豫着说道："六叔能否多留几日？"

闻言，吕文焕有些疑惑地问道："贤侄莫非有事？"

吕师夔如实禀道："出夷陵向西北行百余里，有一个去处名叫临沮寨，地势极其险要。近年来临沮寨民结寨自保，既不应差役，也不完赋税。远安令派吏员前去催促，反被恶民扣押。小侄带兵前去征剿，伤了好些军士。"

吕文焕道："既如此，应上禀制司派大军征剿。"

"小侄已上禀制司，可制司回复，说如今正在抢筑郢州、鄂州、岳州、澧州等城池关隘，实在抽不出兵马。"

吕文焕想了想，兄长推说筑城正紧，或许认为此等纤芥之疾不足为虑，便问道："贤侄的意思是，想让六叔留下来讨平临沮寨？"

吕师夔连连点头："正是。"

恶民作乱，既是侄儿之忧，也是朝廷之患。吕文焕当即修书一封，命人急送鄂州。数日后得到制司回复，准许留下兵将两千征剿乱民。

有了制司的命令，吕文焕立即着手军事行动。鉴于道路崎岖，吕文焕挑选善于步战的兵士。翌日，吕文焕率黑杨、王仙、童明及两千人马向临沮寨进发。王达、武荣及吴旺、吴信引大军回返鄂州。

临沮寨依山构筑，难攻易守。吕文焕所部虽是骁勇，可没有重型装备，不敢贸然进击。吕文焕将人马约退至两三里外，然后与黑杨前去叩关。来到寨门前，黑杨喊道："京西吕安抚在此，请你家寨主出来会话。"

俄尔寨门开启，驰出两骑，一男一女均是山民服饰。男子约莫二十多岁，上前答话："山高路遥，不知吕安抚来此地何干？"

吕文焕纵马上前道："当职由川中回返鄂州，路过夷陵，听说有临沮寨民不服王法，对抗朝廷，特来查问。"

男子委婉道："非是我等小民不服王法，而是王法太峻，小民不堪，所以结寨自保，请太尉体谅。"

吕文焕道："既是王法峻厉，就应该申报朝廷，你等岂能反叛？"

男子回道："我等筑寨只为活命，绝无反叛之心。"

吕文焕斥责道："不应差役，不完田课，驱逐官吏，伤我官兵，难道不是反叛么？"

一旁黑杨忍耐不住了，拍马挺枪而出："六帅休要细说，看我取叛贼人头。"

话音未落，女子挺枪喝道："黑厮休得猖狂！"

眨眼间，两骑马两根枪斗在了一起。

那女子约莫十七岁，身材俊逸，眉目清秀，却武艺不弱，一根长枪舞得如蛟龙出水。黑杨原以为对方一个弱女子，三招两式就能取胜，谁知缠斗了二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负，难免心中焦躁。人一焦躁枪法即乱，女子瞅准机会直刺胸口，黑杨躲避不及，正中肩头。

"好枪法！"吕文焕啧啧称赞，急驰上前救回黑杨。

女子也不追赶，勒住战马，铮铮道："今日留下黑厮一条性命，让你等知晓我临沮寨的厉害！"

回到营地，吕文焕立即派人寻访当地耆老，方才得知这临沮寨不是一座普通的寨子。原来，大金亡后，不少金国官吏遁入山林。鸣凤山系荆山一脉，山深林密，人迹罕至，自然成为大金遗民的匿身之处。临沮原无墟里，几十年下来竟生出一座大寨，人口不下数千。老者还说临沮寨人来自四面八方，极其彪悍，从来不惧官府。

"老丈可知主事者为何人？"吕文焕又问。

老者呷了口茶道："临沮寨主事者是一位老妇人，自称元婆。元婆育有儿女一对，皆自幼习武，三五十官兵不在话下。"

"元婆的子女叫什么名字？"吕文焕想，今日出寨的一男一女即是元婆的儿女无疑，又问。

"男儿叫裴元海，女子叫裴元青。裴元海善使双刀，裴元青善使金枪。寨子里有三五百人马，皆听从裴家兄妹调遣。"

“平日里，裴家兄妹会出寨子么？”吕文焕陷入沉思，看来低估临沮寨了。以今日的情势看，若要强取临沮寨，必定折损人马。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家将士在一座土寨子前抛尸洒血。

“平日里，裴家兄妹倒不大出寨。”老者想了想又道，“过些时日是端午节，元婆肯定要去鸣凤观进香，裴家兄妹必定有一人相陪。”

吕文焕一听大喜，当天引军返回远安，单等端午节到来。

临沮寨依山傍水，水叫沮河。沮河边有一镇，叫鸣凤镇。鸣凤镇因鸣凤山而得名。相传，曾有一只凤鸟栖身于此，死后化为一山，即鸣凤山。后人于鸣凤山下筑室，数百年下来，渐成规模。

鸣凤观位于鸣凤镇西，占地约三四亩。内有正宫、东宫、西宫。三宫皆红墙灰瓦，斗拱飞檐。正宫供奉玉皇大帝和真武大帝，东宫供奉雷公菩萨，西宫供奉观音大士。每逢节庆，香客如织。

端午节这天，云白天青，风和日丽。沮水两岸之民皆擎香携纸，往鸣凤观而来。行人中有一顶小轿，青布帷幔，在裴元海及数名寨丁的护卫下进入了鸣凤观。天一道长连忙出迎，双手相交，躬身道：“元居士可好？”

元婆步出小轿，鞠躬还礼：“奴家有扰道长清修。”

“哪里哪里，元居士莅临，本观蓬荜生辉。”

元婆五十出头年纪，生得鹤发童颜，拄一根藤杖。天一道长将元婆领入正宫，元婆先拜玉皇，再拜真武。就在元婆正要转入东宫时，游人中突然奔出两条大汉架住了元婆。两条汉子不是别人，正是王仙与童明。裴元海见状，欲持刀上前，童明亮出刀刃，大喝道：“休得动粗！”紧接着，又有七八名游客拿出兵器，上前卫护。

“你等是何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裴元海喝问。

童明朗声道：“我乃京湖制置司将官童明，奉吕安抚之命，在此捉拿反贼！”

裴元海问：“我临沮寨一不偷二不抢，反贼之名从何说起？”

王仙对童明道："你与他费什么口舌，将这婆子押回夷陵再说。"

"正是。"童明一边说，一边向鸣凤观外撤退。

裴元海见状，吹一声口哨。突然"嗖"地一箭，正中童明左臂，短刀当啷落地。王仙还未反应过来，已被人扭住了胳膊。几名宋军兵士转瞬之间成了俘虏。众人目瞪口呆。

元婆揉揉双臂，对天一道长说："适才有不敬之处，让道长见笑。"

道长惊魂未定："居士受惊了，贫道赔罪！"

元婆缓缓走到童明、王仙面前，端详了一番才道："我看你们也不像作恶之人，为何与临沮寨水火不容？"

王仙反问道："官与贼，岂能相容么？"

裴元海斥道："你等既然是官府中人，为何使这种下作手段？"

王仙嘿嘿一笑："手段虽然算不上磊落，可缉拿反贼，哪里顾得了这些。"

"何为官？何为民？何为贼？小太尉恐怕还拎不明白。"元婆对王仙道，"官府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我临沮寨护佑地方，伸张正义，你说我是贼么？"

王仙翻着眼睛，答不出来。

此时，鸣凤观内外聚集了成百上千的香客，忽然有人对元婆道："临沮寨与官府作对，害苦了我们这些小民！今日你们临沮寨抓了官府中人，我们怎么办？"

元婆对众人道："我临沮寨并非与官府作对，临沮寨的宗旨是保境安民。今日临沮寨得罪了官军，官军必来征剿。四方乡邻若来投临沮寨者，临沮寨一律开门接纳。"

当下就有不少人要求前往临沮寨避难。约莫傍晚，元婆在裴元海的护卫下返回临沮寨。由于前来避难的有二三百人，寨中顿时熙熙攘攘。

稍事休息，元婆叫来裴元海与裴元青，吩咐道："远近百姓但凡来投我临沮寨者，不得怠慢。"

裴元海道："孩儿已经安顿妥善，只是……"

"只是粮食不济，对么？"

"正是。"裴元海点头。

"先对付着，自家们就是饿肚子，也不能饿着四乡百姓。"元婆又问裴元青，"那位小将官，伤得可重？"

"不碍事。孩儿已敷过草药，用不了几日就能痊愈。"

"自家们是百姓，官军得罪不起。"元婆叹了口气又道，"你前些日子伤的那位将官，不知情形如何。"

裴元青道："前日枪刺黑厮，小妮子只用了三分力气。"

裴元海有些后怕道："这吕安抚暗使伎俩，不是良善之辈。幸亏阿妈智高一筹，不然我们今日便成了官府的阶下囚。"

元婆道："自古用兵有正有奇，智取对方首要，也算不得左道旁门。去，将两位太尉请来。"

不一会，几名寨丁簇拥着童明、王仙来到大厅。

"谁让你们捆绑来着，快快松绑！"元婆立即吩咐道。

几名寨丁立即为童明、王仙除去绳索。元婆又命人看座，端上茶汤才道："临沮寨虽然偏僻，却盛产好茶，二位太尉不妨尝尝。"

童明、王仙谢了元婆。

"请问二位太尉尊姓大名？"待童明、王仙落座，元婆又问。

童明、王仙报上名姓。元婆又将裴元海、裴元青做了介绍，道："我家犬子与小女多有得罪，奴家在此跟二位太尉赔个不是，还望二位太尉海涵。"

童明与王仙见元婆神态祥和，也不再紧绷着面皮。品了几口茶，王仙问道："烦问元婆，你等不是本土人士，为何千里迢迢来到远安地面占山结寨？"

"王太尉为何说我们不是本土人士？"元婆不由得一愣，裴元海、裴元青也瞪大眼睛。

王仙哈哈一笑道："这有何难？自家们走南闯北，对各地口音多有辨识。"

童明也道："你们寨中口音杂乱，有不少河北、河东及中原人士。"

元婆与裴元海、裴元青相互一看，道："后厅已备好酒菜，我们一边吃酒一边叙谈。"

一行人来到后厅，酒菜果真摆好，一共两桌，其他十多名宋军士兵已经在桌边坐定。元婆坐了首座，裴元海、裴元青侍立在元婆身后。童明见状对元婆道："大哥儿、大姐儿不妨一起坐下来吃酒。"

"如是甚好。"元婆点头，遂吩咐裴元海、裴元青，"你们都坐下吧。"

俗话说靠山吃山，酒席上自然多是野味，元婆举起酒盅道："童太尉、王太尉以及众位军爷，临沮寨没什么好招待，慢待各位了。"

元婆虽然年过五旬，却肤色白皙，眉峰如黛。一盅酒饮罢，白如细绢的脸色渐渐浮起一片酡红。王仙看得呆了，心里思忖这元婆断断不是一般人物。

"奴家久居深山，外面的世道知之不多。"元婆问童明、王仙，"这吕安抚是何方人士？"

童明道："吕安抚即京湖制置司吕制帅的六弟。"

元婆愣怔着道："吕制帅的六弟？大名可叫吕文焕？"

"正是。"童明点头回道。

元婆转惊为喜："奴家果然猜得不错，正是吕太尉！"

王仙与童明不觉一呆，王仙问道："元婆认得吕安抚？"

"奴家岂止认得？"元婆仿佛自言自语，停停又道，"那吕太尉于我们母子三人有再生之恩！"一句话，说得童明、王仙合不拢嘴。

王仙一扔酒盅，拔腿便往外跑。不一会儿，扯进一个人来，问道："元婆细看，此人可还认得？"

灯光下，元婆盯住看了一阵，突然站起身推开座椅，一头跪下："恩公在上，奴家恭祝恩公万福！"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吕文焕慌忙将元婆扶起。

元婆回身对裴元海、裴元青道："这就是平日对你们说的吕恩公，还不快快过来磕头！"

裴元海、裴元青慌忙过来，拜伏在地。

一阵忙乱，吕文焕入席。元婆要吕文焕坐首座，辞让半天，吕文焕推脱不过，只得坐了。待重新坐定，元婆问道："恩公什么时候进了临沮寨？为何这般装束？"原来，吕文焕也是一身山民装扮，若不是王仙将吕文焕扯到元婆面前，元婆哪里认得？

吕文焕哈哈一笑，道："今日临沮寨收容的几百山民，全是官兵。"

元婆听罢大惊失色，裴元海与裴元青面面相觑。

吕文焕告诉元婆，鸣凤观童明与王仙被捉，目的即是让大队人马进入临沮寨。刚才若不是王仙招呼得快，几百官兵就要放火破寨了。

未等吕文焕说完，元婆双手合十，讷讷自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过我们不会妄杀一人。"吕文焕又道，"临沮寨虽然为官府不容，但临沮寨并非山贼。当职访问过沮河之民，都对临沮寨赞誉有加。"

元婆叹道："恩公当年对奴家说，世事纷乱，活要好好活。至今奴家言犹在耳，每每想起恩公的义举，奴家就感念再三。奴家见不到恩

公，只得行义山民。”

说话间，撤掉旧席，重新换上杯盘碗碟。元婆先向吕文焕敬了三盅酒，接着裴元海、裴元青依序把盏。

吕文焕感慨道：“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了，大哥儿生得如此威猛，大姐儿更是出落得如花似玉呢！”

裴元海嘿嘿一笑，裴元青羞怯得低下眼眉。

童明对吕文焕道：“元婆称六帅为恩公，可见六帅与元婆有一段旧谊，不妨说来听听。”

“对对对，六帅说来听听。”王仙与众军士也催。

吕文焕想了一想，款款道：“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文焕随兄长去解泗州之围。走到濠州，有人密报，说金末帝完颜守绪之妃就隐匿在濠州近郊。”

“啊？”童明、王仙一怔。

“兄长命文焕火速带人赶到钟离村。去时，元婆领着裴元海、裴元青正要出走。我问，你就是金国皇帝完颜守绪的妃子？元婆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紧紧护住两个娃儿。我说，你若是从实招来，自家不会为难你的。元婆这才点了点头，轻声说，我就是大金末帝完颜守绪的元妃仆散氏。”

童明、王仙一齐望着元婆，道：“难怪得元婆姓元！”

元婆一笑道：“奴家在钟离村住了十四年，不想终于被人觉察。”

童明问道：“据讲，当年完颜守绪奔往蔡州，被围甚急，元婆可是如何脱身的？”

“奴家并未进入蔡州。早在哀宗（即完颜守绪）赴归德前，奴家即与徒单皇后被送回了汴京。后来汴京城破，徒单皇后与奴家分开逃难。奴家在卫士们的保护下突出重围，辗转来到濠州。出城时有十三名卫士，来到濠州只剩下一个人了，这人便是奴家后来的夫君。”

“哦，原来如此。”众人感叹。

“当年元妃虽然沦为了百姓，仍然气度不凡。神情沉静，言辞优雅，举止从容。加上元妃天姿国色，宛如祥云出岫。不瞒众位，是元婆的沉静与高雅打动了文焕，使文焕生出了恻隐之心。我朝与金国世代为仇，争战百年，一旦将金帝的元妃交给了朝廷，重者为奴，轻者流配。岭南乃瘴疠之乡，苦了母亲，更苦了两个孩儿。文焕虽为朝廷命官，可人伦之心常有。金国已亡，何苦加罪于后人？便决定瞒下不报，放走元婆。”

元婆动情道：“恩人不仅放了奴家一条生路，临别还赠送银两。恩人说，远远地走，好好地活。”

吕文焕感叹道：“不承想，十多年后竟相遇在这鸣凤山下！”

童明叫嚷道：“相逢即是缘，换大盅来，今日不醉不归！”

一阵杯觥交错，吕文焕又问元婆：“如何从淮西来到了这沮水之畔，且又坐上了寨主之位？”

元婆道：“一言难尽。离开淮西后，我们母子三人一路乞讨来到武当。海儿拜武当寂然道长为师，习文练武。直到五年前寂然道长仙逝，鞑虏入寇均、房，我们才迁至鸣凤山中。”

王仙道：“短短五年，元婆即在这沮水两岸广享盛名！”

“奴家不过是顺势而为。”元婆回道，“远安贫瘠，八山一水一分地，可差役、田课及其沉重。”

王仙问：“那是为何？”

元婆娓娓道来：“远安之田多在官户豪门手中，乡村下户一辈子为佃。年收十分，以五分输给田主。若贷种子、耕牛，便是六分七分。披星戴月，寒耕热耘一年，所剩无几。若遇灾年，只得鬻儿卖女。即便如此，佃户还得上交丁赋。丁赋催得急，若交不出来，官府就得抄家拿人。”

吕文焕道：“这几年京湖地区风调雨顺，应是丰年。”

元婆道："对于细民，丰年不丰。"

"这又是为何？"王仙不解。

"但凡丰年，官府即要和籴粮食。"元婆皱起眉头，"和籴粮食用的是会子，会子一年比一年不值钱。会子折换铜钱，上午是五十比一，下午就变成了六十比一。奴家初来鸣凤山时，会子五贯即可买一双草鞋。如今几年过去，五十贯会子都已很难买到一双草鞋了。官府用这样的会子与乡民和籴粮食，与白拿有什么两样？"

众人一齐沉默不语，对于会子之痛，兵将们也有同感，因为军饷中会子占一定比例。只要会子稍稍一多，军营里就沸反盈天，骂声不绝。

"好啦，不说啦！元婆有何打算？"吕文焕赶紧刹住话头，"文焕带兵平叛，对朝廷总得有个交代。"

"奴家全凭恩人裁夺。"

"临沮寨有多少寨丁？"吕文焕问裴家兄妹。

"四百多人。"裴元海答道。

吕文焕道："四百寨丁暂不遣散，仍由你们兄妹二人统带。至于日后何去何从，文焕当申报制司，听从制司的号令，如何？"

裴家兄妹连连点头："愿意，愿意！"

次日，吕文焕携元婆来夷陵与吕师夔相见。吕师夔见临沮寨已经归顺，当即摆下酒席为六叔接风。随后，吕文焕率领两千兵将返回鄂州。

屈指算来，吕文焕离开鄂州已近四年了。鄂州城经吕文德的扩充与改造，不仅城池增大了许多，且城墙也得到了加高加厚。一路驰入制司，沿途街道齐整，秩序井然。吕文焕在心底赞叹，不出三年，兄长即将鄂州城整治得面貌一新，着实了得。

进入制司官厅，吕文德起身大步相迎，老远就喊："小六回来了？"

"大哥在上，受小六一拜。"

吕文德哈哈一笑道："免礼，免礼。"

在官厅叙过军情，吕文焕来到后堂拜见大嫂。大嫂姓程，名妙静。吕文德虽是粗人，夫人却是大家闺秀。

"大嫂近来可好？"吕文焕坐下后问。

程妙静笑道："感谢叔叔从蜀中寄回川穹，奴家的头痛病好多了。"

"这就好，这就好。"吕文焕道，"小六还给大嫂带回了一些。"

"川穹为药中极品，得之不易，实在让叔叔费了心思。"

说了会儿闲话，吕文德道："这次朝廷调夏贵入川换你回来，正好把你的婚事办了。"

"我的婚事？"吕文焕一时摸不着头脑。

程妙静道："叔叔已过而立之年，早该成家了。"

"可不是，"吕文德道，"小六膝下倘若没个一儿半女，大哥我到了阴间没法子面对爹爹。"

吕文焕推辞道："小六将去襄阳，戎马倥偬，还不想成家。"

程妙静又道："正因为六弟要去襄阳，才为六弟说下亲事。"

闻言，吕文焕一头雾水，问："小六娶妻，与守襄阳有何干系？"

"干系大着呢！"吕文德正色道，"你去襄阳，只有一个神勇军，外加水师一部，不过两万余人，如何紧扼汉水，屏障大江？"

"只有……两万余人？"吕文焕原以为防守襄阳至少要给他三个军。

吕文德道："襄阳城中，还有鄂州都统司的三万人马。"

程妙静在一旁道："我那未来的弟媳，便是襄阳唐都统的妹子。"

吕文德干脆把话挑明："大哥为你迎娶唐永坚的妹子，就是为了将

鄂州戎司的七个军紧紧掌控在自己手里。目今朝廷的九大戎司，就数鄂州戎司战力最强。你此次防守襄阳，须得吕唐联姻。”

吕文焕顿时明白哥嫂的意图，张了张嘴巴，没有发出声来。

程妙静嗔了吕文德一眼，道：“看夫君说的，把六弟吓着了。吕唐联姻只是一说，奴家派人打听过了，唐都统的妹子叫唐令仪，模样极其标致。且多读诗书，精通音律，还弹得一手琵琶。不是大嫂自夸，这样的绝色人儿，包六弟喜欢。”

“大哥大嫂，你们这不是一厢情愿吗？凭什么说人家唐都统愿意将妹子嫁给我？又凭什么说人家唐令仪愿意跟随小六为妻？”吕文焕哭笑不得。

不等吕文焕说完，吕文德将大手一摆道：“这些你就别管了，有大哥出面，他唐永坚没有不允之理。”随即扭身又对程妙静道，“小六既然回到鄂州了，娘子这就派人前去襄阳。”

吕文焕急了道：“大哥，我什么时候点头了？”

吕文德将脸色一板：“你点头也好，摇头也罢，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

唐永坚是汉阳人，早年从军，积战功升至统制、副都统。景定元年，高达革职，唐永坚顺理成章地升为了鄂州都统。

都统司的规格很高。一百多年前，岳飞便是以京湖宣抚大使的身份兼任鄂州都统制。绍兴议和后，原有四大都统司分为九个，都统司的地位才逐渐下降。一百多年过去，全国九大都统司多半名存实亡。鄂州都统司还有一批可战之兵，这都得益于李曾伯。李曾伯主政京湖时，将鄂州都统司迁到了襄阳。襄阳地处前沿，要经常应对蒙军的扰袭。高达桀骜不驯，但不失为一员骁将。高达任职鄂州都统十年，筑城开壕，操练士卒，全面恢复和巩固了襄阳防线。蒙哥汗三路大军伐宋，塔察尔的中路即是被鄂州都统司的人马阻击在了樊城脚下，未能越过汉水。吕文德出任京湖制置使以来，一直在思谋着如何将鄂州都统司的数万人马置于自己麾下。

前往襄阳提亲的是丘震亨。丘震亨是安丰人，因识文断字被吕文焕

聘在军中做幕僚。他告诉唐永坚，说吕唐联姻，为的是襄阳一体，同心协力抵御虏人。

“制帅的美意下官心领了，”唐永坚委婉道，“不过，妹子的婚事还须征得她本人愿意。再者，下官也要与娘子相商。”

“都统说得也是。”丘震亨点头表示赞同。

将丘震亨在馆驿安顿完毕，唐永坚急忙返回都统司。唐令仪二十三岁，父母亡故后一直跟随哥嫂过活。也曾有人为唐令仪提亲，还未见面即被唐令仪婉言谢绝。唐令仪眼界极高，对于官宦之家的纨绔弟子一概嗤之以鼻。至于商贾人家，又嫌铜臭味太重。唐永坚经常为唐令仪的婚事发愁，吕文德派人提亲，他忧喜参半。喜的是，吕文焕战功赫赫，仪表伟岸，将妹子许配给这样的人物是她的福分；忧的是，吕文焕即将主政襄阳，倘若两家结成了姻亲，他的鄂州戎司就会受制于京西安抚司。

按宋制，安抚司与都统司之间没有直接统属关系，除非安抚使兼任都统制。如今各都统司的实力大不如以前，朝廷将都统司的管辖权由枢密院下放给了各战区。吕文焕此次出任京西南路安抚使兼知襄阳府，经京湖制司批准，有权节制鄂州都统司的兵马。

忧心归忧心，唐永坚不敢回绝。亲事为吕文德所提，他官居京湖制帅，是唐永坚的顶头上司。一连几天，唐永坚坐立不安。丘震亨不断催问，唐永坚只得推说家事烦琐，还在商谈。

这一日，唐永坚找来唐忠杰。他是唐永坚的独子，二十出头，在都统司担任主管机宜文字。

“爹爹找孩儿有何事情？”唐忠杰正在金襄楼歌舞宴乐，听说父亲召见，只得匆匆打马赶回。

唐永坚便把吕文德遣人提亲一事说了。

“爹爹可与小姑说了？”唐忠杰年纪不大，有些心计。在他看来，只要爹爹掌握着鄂州都统司的数万兵马，他就能在襄阳城中呼风唤雨。朝廷任命吕文焕为京西南路安抚使兼知襄阳府，唐忠杰比爹爹还要不安。如今又要与唐家结亲，明摆着的是要控制鄂州都统司。

“暂时没有。”唐永坚摇头。

“既然爹爹未向小姑提及，就说小姑不愿嫁给吕文焕便是。”

“只是一个吕文焕倒也罢了，那吕文德权势熏天，爹爹得罪不起。”唐永坚满面愁容。

唐忠杰又道：“是小姑不愿意，与爹爹何干？”

唐永坚愁眉苦脸道：“那吕文焕不日即来襄阳，以后朝夕相处，若是露出了丁点儿破绽，如何是好？再说丘震亨已经将提亲一事弄得满城风雨了，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传到你小姑耳里。”

唐忠杰想了想，道：“孩儿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那吕文焕一介武夫，小姑不一定瞧得上眼，爹爹不如干脆告诉小姑得了。爹爹跟小姑叙说时，可多多贬抑，依孩儿对小姑的了解，但凡粗鄙之人，小姑断断不会同意。”

用过晚膳，唐永坚来到小妹的闺阁。近几日唐令仪神情恹恹，晚膳只吃了半盅莲羹就回房了。此时，她正坐在灯前翻看《白氏长庆集》。

“小妹是不是病了？”唐永坚关切地问道。

唐令仪抬起诧异的目光，反问道：“哥哥这是什么话？”

“方才见你只吃了半盅莲羹，为兄放心不下，进来看看。”

唐令仪微微一笑道：“患病能吃下半盅莲羹么？”

唐永坚坐下来，继续无话找话：“妹子已经好些时日没弹琵琶了。”

唐令仪噘起小嘴道：“哥哥不懂，琵琶乃灵性之物，岂能随便拨弄？”

“对对对，”唐永坚连连点头，“小妹弹奏之前，每次都要焚香净手。”

唐令仪依然噘着嘴："哥哥只会使枪弄棒，哪里懂得音律？"

唐永坚轻叹一声道："是啊，你哥哥是个粗人！可你哥哥一直想找一个可心的妹婿陪伴小妹。"

唐令仪听罢，脸蛋兀自一红。

沉静了一会儿，唐永坚又问："这几日，小妹是否听见了什么传言？"

唐令仪埋着脑袋，先是摇一摇，接着又轻轻点一点。

唐永坚明白了，吕文德派人提亲一事已传入小妹耳中。

"唉，"唐永坚长长叹口气道，"怨只怨你哥哥官职低微，才使得吕文德那厮异想天开。前几日吕文德派人来襄阳提亲，想让我家小妹嫁给他家小六。我家小妹，国色天姿，志趣高远，哪里瞧得起这伙'黑炭头'？这不是明摆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唐永坚的话音刚落，唐令仪忽地抬起脑袋，鼓足勇气道："哥，小妹愿意。"

宛如当头一棒，唐永坚蒙了。

唐令仪声音里带着迫切："哥，小妹愿意嫁给吕六。"

景定五年（1264年）六月，吕文焕与唐令仪在鄂州成婚。

丘震亨是何等世故之人，唐永坚一连数日支支吾吾，他就明白了，这位鄂州都统正为小妹的婚事犹豫不决。丘震亨当机立断，化装成乐器匠人进入唐府，以帮唐令仪调试琵琶为名将吕文德派人来襄阳提亲一事告诉了她。对于军人，唐令仪并无兴趣，但经过丘震亨一番介绍，唐令仪眼界大开，武夫之中竟然还有这等英雄人物！单骑说服刘整裁兵，八骑潜入眉州行刺，一个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年轻汉子活脱脱地出现在唐令仪面前，她第一次为一个从未谋面的男子动心了。一旦唐令仪动了芳心，所有的阻止都成了泡影。

接下来是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当唐令仪第一眼透过红盖头看到吕文焕时，满心都是甜蜜。

完婚不久，吕文焕即携带着唐令仪来到襄阳，随同到来的还有制司为吕文焕调配的参谋官王登。

对于吕文焕的到来，不仅襄阳安抚司全体属官出迎，京西南路的房、均、郢、随四个州的主要官员也来到襄阳欢迎吕安抚履职。当天，吕文焕即在唐永坚的陪同下视察了襄阳城防。

襄阳历史悠久，楚文王元年，楚国在郢（湖北宜城楚皇城）建都，襄阳即为北津戍。一千多年来，襄阳为控扼南北的军事要地。大宋开国，襄阳改为了砖城。岳飞镇守京湖期间，对襄阳城池进行了扩建和加固。开禧北伐，襄阳曾被围三个多月，因赵惇措置有方，完颜匡无功而返。整个宋金对峙期间，襄阳一直牢牢掌控在宋军手中。直到宋蒙开战，京湖制帅赵范骄奢淫逸，致使诸军互残，城中大乱，才使襄阳沦没。蒙古人取得襄阳后并没有派兵驻守，有将近十五年时间里襄阳处于真空地带。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襄阳城池损毁严重，以及襄汉地区人烟凋敝，这种状况直到李曾伯制置京湖时才得以改变。

唐永坚在一旁介绍，襄阳城周长二千二百二十一丈，高两丈五尺，阔一丈五尺。六个城门，即大北门、小北门、东门、西门、南门和长门。每座城门设有瓮城，四隅设有角台，城墙上设有敌楼，城垣共设置垛堞四千二百一十个……

吕文焕情不自禁点头道："不错，不错，端的是一座大城！"

"安抚请看护城壕，"唐永坚指着城壕道，"原不过十余丈，现扩展至二十余丈，有的地方达到三十余丈。壕中之水来自檀溪，四季不绝。"

襄阳城的护城壕确实宽阔，且水量充足，非舟船不能渡越。

来到北门，眼前是滔滔汉水。正值盛夏，褐黄色的波涛在微风里起伏，款款东去。对岸即是樊城，一道浮桥连接南北。

"樊城为何人驻守？"吕文焕问道。

"左军统制张汉英。"唐永坚回答。

"有多少人马？"

“五千余众。”

“上流安阳滩有多少守军？”吕文焕又问。

“后军驻安阳滩，有三千多人。”

吕文焕没有吱声，他觉得樊城与安阳滩的兵马似嫌单薄，一处三千一处五千，尚且不知是虚籍还是实籍。

王登一旁解释道：“古称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

吕文焕望着王登，问：“此话怎讲？”

王登指点道：“安抚请看，这襄阳城有如巨人仰卧，头枕汉水，足抵岘山，西依万山。四面天堑，加上护城壕宽阔，若是兵精粮足，婴城固守，宛如金城汤池。可樊城就不同了。樊城无险，三面受敌，若鞑虏舍襄阳而先取樊城，樊城危殆。襄阳与樊城唇齿相依，樊城若失，势必动摇襄阳。”

不等王登话音落地，唐永坚道：“王参议所言虽然在理，可樊城狭小，不易多驻军马。再说，二城之间有浮桥相连，樊城有急，襄阳可以应援。”

闻言，王登呵呵一笑道：“唐都统深谙兵机，下官不过随口一说罢了。”

走下城楼，吕文焕对唐永坚、王登道：“打明日起，下官巡视各处关防，襄阳事务拜托二位。”

“遵命。”唐永坚、王登齐声回答。

就在吕文焕初到襄阳巡视关防时，泸州风云巨变，一场血战在即，起因仍是刘整为母迁坟。

吕文焕离开泸州前，派人给刘整送去一道书札。说他奉命回返鄂州，泸州防务已由夏贵接任，为母迁坟一事，到时请与夏贵接洽，他自会通融。从接到吕文焕的书信起，刘整就有种预感，夏贵不会让自己顺顺当当地将母坟迁走。然而，泸州必去，母坟必迁。

此时刘黑马已死，汗廷命刘元振继任成都经略使。鉴于漠北、山东均已平定，刘元振再次申奏汗廷，建议启用刘整。就在夏贵来到泸州之际，刘整的任职文件也抵达眉山。汗廷任命刘整为潼川路都元帅，率领旧部驻守梓州。

宋时的潼川府路计有一监、三军、三府、八州，梓州是其治地。宋蒙开战以来，宋廷的潼川府路虽然存在，辖地却大为减缩，位于川中的七个州府全部沦入蒙古人之手，汗廷遂设立了潼川路。

六月初，刘整来到梓州（四川三台县）。梓州原为川北名城，与成都齐名，蒙军攻占川蜀，梓州毁坏不大，城墙完好，市井安然。安顿下来后，为母迁坟提上了议事日程。

长子刘垣道："爹爹初到潼川，不宜外出，可由孩儿代替爹爹前去泸州将婆婆的骸骨请回。"

次子刘埏和三子刘均也附和道："爹爹初来潼川，大哥也不宜离开，孩儿请求前去泸州。"

刘整心中踌躇。刘垣老成但过于忠厚，刘埏果决但略显鲁莽，刘均机敏但年纪太小，无论谁代替自己前往泸州他都不放心。

"几位哥儿不必争论，"曹垦突然道，"此次迁葬刘老夫人，由曹某一人出面即可。"

闻言，刘整及刘垣、刘埏、刘均一齐看着曹垦。

曹垦一笑道："元帅及哥儿们难道还信不过曹某？"

刘整知道曹垦的心意，此次前往泸州为母迁坟，吉凶未卜，他不想让几位哥儿有任何闪失。

刘埏在一旁说道："自家们为婆婆迁坟，与外人无干。"

刘整将脸一板，呵斥道："浑说！曹先生岂是外人？"

话音刚落，曹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叩首道："曹某出身微贱，感荷元帅不弃，曹某肝脑涂地无以为报！"

刘整慌忙将曹垦扶起，道："先生这是什么话？这么多年来，有先生的赞画与帮扶，刘整才一次次化解危难。先生的大恩，刘整还未报答。均儿，给曹先生看座。"

刘均搬来交椅，待曹垦坐下，刘整又道："刘垣，看茶。"

刘垣恭恭敬敬为曹垦捧来一盏茶汤。

"你们哥们三人过来，"刘整招呼刘垣、刘埏、刘均依序走到曹垦面前。

曹垦惊讶道："元帅你……"

"跪下，"刘整冲三个儿子道，"给曹先生磕头。"

曹垦大惊道："元帅，使不得，使不得！"

见儿子们仍在迟疑，刘整大喝道："难道要我给曹先生跪下磕头么？"待刘垣、刘埏、刘均依次给曹垦磕头完毕，刘整饱含深情地对儿子们说，"曹先生代爹爹前去泸州迁移婆婆的骨殖，其恩德天高地厚！"

曹垦谦辞一番又道："曹某看过皇历，十天后即为黄道吉日，请元帅备一匹快马，曹某这就启程。"

待刘垣前去选马之际，曹垦对刘整道："临行之前，曹某有一言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说。"

"先生请讲。"

曹垦道："元帅投拜汗廷，虽属迫不得已，但既然已经如此，望元帅切莫心猿意马。"

刘整诧异道："曹先生的意思是……"

曹垦缓缓道："元帅若是心猿意马，必为蒙古人不容。蒙古人不容元帅，天下何以安生？"

"可……可忽必烈终为异族！"刘整面呈难色。

“前朝李唐，不也是异族么？”

闻言，刘整一时怔住。

“泱泱华夏，并非全是汉人。”曹垦劝慰道，“就说女真，起于白山黑水，如今不也散落在了中原？”

这时刘垣进来报告，说马已选好，一共两匹。曹垦不再说话，朝刘整拱一拱手，大步走出官邸。

尽管曹垦有着充足的思想准备，但泸州迁坟，其结局之坏仍然超出了想象。

出资阳，进入宋境。守关将领听曹垦说明来意，立即飞报安抚司。得到安抚司的准许后，才派出一小队兵马将曹垦送到泸州。

抵达神臂城，曹垦顾不上安歇，即刻求见夏贵。

“曹垦拜见夏安抚。”曹垦不亢不卑。

夏贵拈着下颌几根黄胡须，淡淡一笑道：“你就是曹垦？”

“正是曹某。”曹垦点头。

“刘整叛宋，就是你前往成都联络虏人？”

曹垦微微一愣，点头道：“是的。”

“如此说来，刘整是鞑虏的走狗，你是刘贼的帮凶！”夏贵骤然大喝一声，“来人，绑了！”

几名宋军一拥上前，将曹垦缚在了堂柱上。

“安抚说得不错，刘武仲归顺汗廷，是自家牵线搭桥。”曹垦全无惧色，“可是，当年刘武仲走投无路，若不是自家援手，恐怕早已身首异处。”

“一派胡言！”夏贵怒斥道，“分明是那刘贼贪图富贵，卖国求荣！你与刘贼乃一丘之貉。”

夏贵的长子夏富道："这等叛逆，爹爹啰唆什么，拉出去砍了。"

次子夏松也附和："爹爹无须费什么口舌，交给孩儿，让他生不如死。"

"暂且寄下这叛逆的狗头，"夏贵将手一摆，又问道，"此次来泸州，是为刘贼之母迁坟？"

"正是。"曹垦答道。

夏贵哼了一声道："没想到刘贼还是个孝子。"

"安抚所言极是。"曹垦朗声道，"刘武仲虽然不能为朝廷尽忠，期望能为母亲尽孝，请安抚成全。"

"你以为你还能回去吗？"

曹垦仰天大笑，道："曹某此来，就没想着全身而退。只是恳望夏安抚念着当年曾与刘武仲同为袍泽的份上，让曹某取出刘母骨殖，由曹某的仆人带回。曹某是杀是剐，听凭安抚处置。"

夏贵也哈哈大笑道："你以为本安抚会让你迁坟吗？本安抚不仅不准迁坟，还要将刘贼之母挫骨扬灰，使其万劫不复！"

曹垦一听，嘴巴大张，面如死灰。

当天下午，夏贵命人将刘整之母的棺木打开，取出骨殖及一应葬品，在河滩架起熊熊大火予以焚毁，最后将灰烬抛入江流。曹垦被押到现场，亲眼看见了整个过程。他一任双泪长流，兀自呢喃："人心如兽……人心如兽……"

处置完刘母的骨殖，方才斫下曹垦的头颅。

数日后，曹垦的仆人回返梓州。一见到刘整便跪倒在地，大放悲声。

刘整听说夏贵挖开母坟，焚烧骨殖，将余烬扬入了大江，不由得痛叫一声，口吐鲜血，栽倒在地。直到黄昏时分才悠悠醒来，他随即一跃而起，大叫一声道："备马！"

刘垣急忙问道："天已昏黑，爹爹要去哪儿？"

"去成都。"

众人大惊，梓州距成都几百里，即便要去，也须等到天明。

半个时辰后，一小队人马箭一般驰进夜幕。

两日后，刘整来到成都经略司。刘元振一见刘整，惊讶道："刘元帅如何这般模样？"

刘垣在一旁解释道："爹爹一心赶路，只喝了一囊水，粒米未沾。"

"这是为何？"

刘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哽咽道："请经略使准许刘整用兵。刘整要用夏贼之头祭奠阿妈亡灵！"

"请刘元帅坐下说话。"刘元振双手忙将刘整扶起。

刘整哽咽片刻，一边流泪一边叙说缘由。待刘整叙说完毕，刘元振陷入了沉默。

自忽必烈登基以来，除了李璮叛乱期间，宋蒙两国在两淮地区有过短暂的军事冲突外，边境没有战事发生。甚至在川蜀，已升任成都达鲁花赤的赛典赤还亲往嘉定与宋军谈和。这种情形下，若没有朝廷命令，刘元振无权挑起战端。沉默一阵后，刘元振缓缓道："元帅的妈妈即是下官之母，元帅妈妈的遭遇，下官锥心刺骨。夏贵暴戾，人神共愤。只是这向南用兵，绝非儿戏……"

刘整霍地起身道："小将这就赶往上都，面见大汗，请求伐宋。"

"元帅要去上都觐见大汗，下官一定成全，只是眼下不行。"刘元振暗暗欣喜，刘整终于为夏贵激怒。

"为什么？"

"一来元帅欲去上都朝见，须得大汗允许；二来梓州为襟喉之地，北控梓潼，西屏成都，责任重大。"刘元振的面孔严峻起来，"就在昨

日，下官得到探报，泸州宋军正在调动。”

“经略是说，宋军异常？”这下轮到刘整怔住了。他突然想到，夏贵那厮焚母尸骨，会不会是一箭双雕？

刘元振点了点头。

“借经略的地图一观。”刘整神情一震。

站在西川地图前，刘整静默片刻，对刘元振道：“夏贵这厮如若用兵，便是云顶城。”

刘元振问道：“云顶城易守难攻，夏贵为何要攻取这里？”

“其一，夏贵所部主要为水师，可由沱江而上，运兵便利；其二，云顶城为成都的东北门户，一旦云顶城为夏贵据有，成都危急。”

“若夏贵图谋云顶城，元帅以为当如何应对？”刘元振听罢脸色凝重起来。

刘整想了一想道：“夏贵攻我云顶城，我便直取遂宁。”

闻言，刘元振连连点头：“我若拿下遂宁，重庆必定震撼。重庆震撼，夏贵势必退兵，此乃围魏救赵。”

刘整眼里迸出一股杀气：“虽是围魏救赵，却要取夏贼的首级！”

刘整不愧为一代骁将，对战局的判断相当精确，夏贵斫棺焚骨，不仅是出于对刘整的怨恨。自获知刘整要为母迁坟后，他就开始谋划收复云顶城，而收复云顶城最大的障碍就是近在梓州的刘整。

就在放走曹垦仆人的当天，夏贵召集众将道：“刘贼其母被挫骨扬灰，必定气急败坏，当此之际，正好用兵。”说罢分拨兵马，命夏松为先锋，先期抵达资阳，自己亲率大军随后，命夏富驻守神臂城。

七月正是大水季节，沱江行船便利，十余日后，大军穿过金堂峡，到达云顶山下。云顶城构筑在云顶山上，是成都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当年，云顶城失守，使得宋军放弃了沱江中、上游所属州县。六年多来，蒙军虽然没有发动任何攻势，但处于沱江下游的宋军无时无刻不感

到压力巨大。收复云顶城，是四川制置司梦寐以求的企图。

云顶城与神臂城不同，云顶城呈四方形，东临沱江，悬崖峭壁；南临磨水河，谷险水深；唯北面有一条上山的通道，可北门防守严密，单是一道瓮城就如同天堑。

与云顶城隔江相望的是炮台山，蒙军原在炮台山驻有少量兵马，宋军还未抵达云顶山时便撤过沱江，缩进云顶城内。

七月十六日清晨，薄雾尚未散尽，云顶城攻防战拉开序幕。由于夏贵是有备而来，携有大量攻城器具，一时间几十架炮车将火弹扔向云顶城北门，瓮城内外顿时硝烟四起。一连五天，宋蒙双方均在北门前厮杀。

其实夏贵的主攻方向并不在北门，这不过是他的声东击西之计，他真正突破方向是在东门。在夏贵看来，东门临江，十分险峻，同时，蒙军防守也最为薄弱。当宋军在云顶城北门日夜鏖战之际，夏贵挑选了五百死士准备在第七日夜晚于东门偷袭。

然而到了第六天，探马报说有大队蒙军正向遂宁开进。

遂宁是防守重庆的第一道门户，若遂宁丢失，蒙军将直下重庆。丢失重庆，长江上游防线就会崩裂，嘉定与泸州的数万宋军就会陷入孤境。

此次攻打云顶城，夏贵谋划得相当周密，除了占据炮台山外，还派遣一支精兵抢占了青龙山，然而刘整却剑走偏锋，夏贵闻讯后也不慌张。

“这是刘贼的‘围魏救赵’之策，刘贼奸猾，不在云顶城与我对阵，反捣我遂宁。遂宁虽然无险，但有八千守军。”夏贵阴沉着脸道，“刘贼一军，也不过万余人马。若要立时拿下遂宁，断无可能。”

“既如此，遂宁可暂时不救，全力攻打云顶城。”夏松说道。

“遂宁要救。刘贼围攻遂宁，我出其后，内外夹击，刘贼必擒。”夏贵当下命夏松继续攻打云顶城，自己亲率一万兵马前往遂宁。

临行前，夏松道：“爹爹为三军主帅，不易轻动，孩儿愿替爹爹去

解遂宁之围。”

夏松三十出头年纪，模样与夏贵极其相似，腰圆臂阔，身材矮墩。夏松自幼学武，十八般武艺俱全。

征战了二十多年，夏贵有些倦了。只是夏松年纪尚轻，他这个做爹爹的不愿意赋予更多兵权，道：“爹爹已六旬有余，松儿愿为爹爹分忧，爹爹求之不得，只是那刘贼十分阴狡，孩儿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夏松不服气道：“爹爹何故长他人志气？孩儿自幼跟随爹爹出入军中，什么样的阵势没有见过？”

夏贵沉吟片刻，遂同意了夏松的恳请，叮嘱道：“此去遂宁三百里，虽无高山大河与雄关险隘，但也得十二分地小心。”

“爹爹放心，孩儿此去定能大胜刘整。”夏松踌躇满志。

川中虽无险要，但也不乏用兵之处，譬如距遂宁不远的客馆镇。客馆镇南有一山，名五凤山。五凤山不高，但地形复杂。何谓五凤山？即东、南、西、西北、东南各有一道山峦，构成五凤朝阳图案。就在夏松风尘仆仆地率领大军往遂宁赶来时，刘整已在五凤山设下埋伏。

刘整攻击遂宁，并非简单的“围魏救赵”，他是要引出夏贵，在五凤山将其全歼。夏贵没有悟到刘整的用兵之妙，其中暗藏的杀机，夏松更是无力看透。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就在夏松领军抵达客馆镇时，蒙军分五路杀出。夏松的万余兵马，很快就被截成了数段。此时的刘整，正屹立在魁山之顶，用阴鸷的目光看着山下已经瓦解的宋军。

临近中午时分，战斗结束，五凤山下摆满了宋军的尸体。刘垣押着夏松来到刘整面前。

“禀父帅，南兵中并无夏贵。”刘垣道，“擒得夏贵之子夏松，请父帅发落。

“你是夏贵之子？”刘整见未能擒得夏贵，恨恨不已。走到夏松面前，眼里满是杀气。

夏松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距离遂宁只有半天的路程时，竟然招致围歼。他十分不服，气鼓鼓地说道："难怪爹爹说你狡诈，果真如此。"

刘整哼了一声道："一群烧炭翁，哪里知晓兵机？"

夏松嚷道："要不放了小将，你我再比试比试？"

刘整阴着脸一笑道："你以为还会有下次？"

夏松继续叫嚷："你与爹爹当年同为袍泽，就不能网开一面？"

"袍泽？"刘整倏地一声怒喝，"你爹爹剖开我母的棺木，焚毁我母的尸骨，将我母的骨殖扬入大江，何曾有半点袍泽之谊？"

夏松闻言，脸顿时白了。

"你是小辈，本不该杀你。可你爹爹做事太绝，本帅不得不杀。"刘整说完一挥手，"拉下去！"

夏松兵败被杀，消息很快传到云顶城下，夏贵五内震骇。此时，沱江以东只有小股宋军。夏贵清楚，刘整正在迅速向西推进，沱江东岸的小股部队已无力侧卫攻城主力的安全。他顾不上失子之痛，赶紧从云顶城下退兵。

夏贵料算不差，五凤山之战甫一结束，刘整便挥兵直扑金堂峡。若刘整占据了金堂峡，夏贵的精锐水师就会被围歼在沱江上游。尽管夏贵退兵迅速，其后卫仍在金堂峡遭到截击，损失了几十余艘战船及千余名将士。

五凤山之战对夏贵的打击相当沉重，老年失子的锥心之痛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日甚一日地侵蚀着这位淮西名将的身体和意志。一年后，夏贵发誓复仇，再次引兵与刘整大战于梓州城下，但这位身体与意志已经受到严重戕害的老将，结局只能是再次大败亏输。

刘整一胜五凤山二胜金堂峡，川蜀震动，成都经略司设宴祝捷，宴会上，刘整眉目不展，郁郁寡欢。

刘元振见状不解，问道："刘元帅刚刚建下奇功，有何不乐？"

刘整道："下官恳请攻打泸州。泸州若是被我据有，整个川西将不战自下。"

刘元振知道刘整进攻泸州的意图，但汗廷无意向南用兵，他无能为力。刘元振只得上书忽必烈，请求大汗接见刘整。

"元帅安心坐等数日，汗廷将有圣旨。到了上都，元帅亲口建言大汗兴师南下，一统华夏。"

果然，数日后忽必烈降旨，召刘整入朝觐见。

八月初，刘整启程前往上都。八月中旬，刘整抵达开平。

位于闪电河畔的开平城原来是一片湿地，刘秉忠指挥匠人填进了无数碎石和砖块才建起一座城池。在大安阁，刘整见到了忽必烈。

这是上午，草原上风和日丽，大安阁凉意袭人。忽必烈端坐殿中，皇后察必位于右侧。在座的还有皇子真金、右丞相安童、平章政事廉希宪、左丞商挺等人。

"臣刘整拜见大汗。"刘整跪下叩首。

"赐座。"忽必烈道。

蒙古国前期，君臣礼仪远未完备，不仅朝会地点随意，参与议事的臣僚也无明显尊卑。刘整在杌凳上坐下，这才悄悄朝忽必烈投去一瞥。

忽必烈正值壮年，熊腰虎背，面如紫铜，两只眼睛宛如鹰隼。不过他穿戴极其平常，上穿一件赭黄长袍，头戴一顶白色暖帽，在宋廷，任何一名京官的穿戴都比忽必烈精良。

"卿从川中来，一路劳顿，可在上都多住些日子。"忽必烈神情和蔼而又亲切，如拉家常。

"臣是武将，这点路途不算什么。"刘整竭力使自己显得平静自然。

忽必烈笑道："川蜀乃富庶之地，盛产稻米桑麻，还有蜀绣。其富饶不亚江南，号称'天府之国'。"

商挺在一旁道："大汗所言极是，川中平阔，适宜农桑。"

廉希宪也附和道："商右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川蜀不仅农耕发达，商贾也极其兴隆。譬如纸品，当年吐蕃、西夏、大金所需的纸品均由川蜀互市。"

安童也道："臣见过川中的楮纸，洁白稠密，厚薄均匀，韧而能润，光而不滑。"

廉希宪道："据臣所知，川中楮纸以浣花水造纸为最佳。出府城往南，有一小溪，名浣花溪。溪水清澈，造纸之物在此处漂洗，所得纸笺为上上之品。"

众蒙古国大臣议论的事情，刘整毫无兴趣。在他看来，此番来上都，唯一的使命即是与宋开战。

渐渐地，刘整坐不住了。然而，忽必烈却兴趣盎然，待廉希宪话音落下，便对刘整道："刘卿返回川中，可告知赛典赤与刘元振，成都纸业应尽快恢复。蜀地既为富庶之乡，如今川西、川北及大半个川中为我据有，经略司应致力农桑，便利商贾，唯此方能兴蜀。"

"臣遵旨。"

"上都虽无名胜，倒也天高地阔，"忽必烈继续对刘整道，"刘卿可在此多住些日子，见识一番我大蒙古国的气象。"

看样子，召见就要结束了。刘整心里一急，霍地起身面向忽必烈道："大汗召见，微臣万分感激。只是微臣此番面见大汗，有一事需要向大汗奏请。"

忽必烈一愣，问道："卿有何事要奏？"

"伐宋。"

此语一出，大安阁里顿时寂静无声。

"宋据江南，立国一隅，土地蹙弱，财力穷竭。皇帝昏聩已极，朝中缺忠直之臣，军中少敢战之将，国中尽怨艾之民。"刘整渐渐激愤起来，"今日伐宋，正当其时，大汗若向南用兵，臣愿为前驱。"

伐宋一事，在蒙古国已有臣僚提及。只是每一次提及，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认为，北人不识水性，江南河湖纵横，蒙军铁骑固然厉害，但不善水战，一旦深入其中，胜负难定。另外从何处突破也是焦点。川蜀与两淮，各有优劣。先取川蜀，离临安太远，难以震慑宋廷；先取两淮，离临安太近，宋军势必作殊死反击。

沉默了一会儿，真金问道："刘元帅以为，伐宋应首先攻取何处？"

"襄阳。"刘整干脆答道。

众人不禁一呆，就连忽必烈也倏地睁大了眼睛。

"刘元帅以为襄阳为首取之地？"真金又问。

"正是。"

大安阁内，无一人吱声。俄尔，史天泽缓缓道："刘元帅所言契合事理。宋据江南，以吴越为本。我若弃川蜀而克襄阳，直趋临安，川蜀将不战自平。"

忽必烈在紧张地思索。先取襄阳，可襄阳紧傍汉水，城池高深，又与樊城遥相呼应，而且，即便攻占了襄阳，还要攻打郢州、荆门、复州、德安等若干城池和关隘才能抵达汉阳。抵达汉阳，即是大江。大江之险，忽必烈已有见识。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师，在大江之上无法立足。

刘整仿佛看透了忽必烈的心思，又道："只要夺取了襄阳，郢州、荆门、复州、德安、汉阳，均属弹丸小城，不足为虑。"

闻言，商挺厉声制止："刘元帅切莫夸口。郢州、德安均是大镇，不得小觑。"

刘整停了停，硬着头皮又道："郢州、德安、随州等虽为大镇，我或围而不战，或弃而不取，大军直指江南，宋廷必乱！"

大安阁再次陷入静谧。

蒙古国历来用兵多为抄掠，只取财帛百姓，不顾土地城池。忽必烈早在潜邸时，金莲川幕府的一些成员就提出过"混一四海"的策略，但那个时候忽必烈仅是个藩王，"混一四海"远不是他思考的内容。继位之

初，国事繁复，也无暇思索这个问题。随着阿里不哥战败与剿平李璮之乱，遥远的江南才逐渐进入忽必烈的视线。他轻轻扭动一下身躯，对刘整道："或围而不战，或弃而不取，大军直指江南。刘卿之议，颇为新奇。"

刚刚坐下的刘整忽又站起道："兴师伐宋，就是要出其不意。"

然而，江南辽阔，山高水深，没有万全之策，一旦深陷其中，蒙古国将祸患无穷。想到此，忽必烈依旧用和蔼亲切的口吻对刘整道："刘卿的心思，朕已知晓。何时伐宋，先取何地，待日后再议。"

刘整满腔热忱而来，却兜头一瓢凉水，一颗心像断线的风筝，悠悠地朝下坠落。直到忽必烈宣布罢散，刘整才回过神来。

第七章　襄阳整兵

忽必烈为伐宋举棋不定，在临安，赵昀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赵昀其人，算不得雄才大略，但他生性平和，待人宽容，当国四十余年，虽无善政，却有善声。所以此时，无论文武百官还是宫女近侍，说起当今天子病入膏肓，人人均面带忧戚，兀自轻叹。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风雨飘摇的朝廷又一次来到了紧要关口。当然，最焦心的当属右相贾似道。

前几个月，贾似道一直在为施行公田法操心。先是买田，年初议定，公田回买之地不能依照民间论价，民间一亩上等地卖价在千贯以上，朝廷如何买得起？为此，朝廷对本轮公田回买专门制定了价格：租额一石以上的田地一亩二百贯；租额不足一石的田地一亩一百八十贯；租额低于八斗的田地一亩一百六十贯。尽管如此，朝廷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钱。拿不出这么多现钱，朝廷只得大造金银见钱关子。

除了赶印金银见钱关子，告身与度牒也用以回买。

告身即官告院除授的一种授官凭信。有钱人需要抬高身价，于是朝廷将文武官阶标上价码，进行售卖。度牒是官府给僧、道从业者发放的证明。由于僧人和道士可免除徭赋，其从业者便与品官一样具有了某种特权，所以度牒也具有了货币特性。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回买公田中，五千亩以上者，给铜钱半成，官告五成，度牒二成，金银见钱关子二成半；五千亩至一千亩者，给铜钱半成，官告、度牒各三成，金银见钱关子三成半；一千亩至五百亩者，不给铜钱，给度牒、金银见钱关子各五成；五百亩以下者，只给金银见钱关子。

公田回买的第一年浙东六郡总计回买公田三百五十万亩，秋后获粮二百四十万石。然而喜讯传来，赵昀已口不能言。

“陛下，今岁公田所得，可养十万大军啊！”傍晚，贾似道受命进宫，在赵昀的床榻前含着眼泪告诉他。

闻言，赵昀朝贾似道点头。

“倘若推排经界，浙东六郡远不止回买三百五十万亩公田。”贾似道又说道，“臣决意在浙东六郡推排田亩，望陛下恩准。”

这一次，赵昀只是静静地看着贾似道。谢道清则在一旁低声劝阻：“圣上虚弱如此，国家大事待圣上康复后再议。”

出了福宁殿，贾似道来到尚药局，详细询问官家的病情。尚药局提举支支吾吾，贾似道将脸孔一板道：“我是丞相，无须隐瞒。”

提举召来御医，御医眼含悲戚道：“容下官讳言，圣上天年将尽。”

虽然贾似道心中已有预感，但亲耳听御医如是说，仍禁不住浑身一凛。他嚅动着嘴唇，喃喃地问道：“回天乏术了么？”

御医只是叹息，摇头。

贾似道不再言语，他起身告辞。尚药局提举送到门口，轻声道：“圣上的病，宫外不知。丞相总理朝政，当预置后事。”

贾似道缓缓点头。

迎着料峭的北风，贾似道拭了拭眼角的泪滴，哀哀地想，预置后事？当今最大的后事即是新皇登基。可太子已经册立，还预置什么呢？

从傍晚起，临安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小雨。料峭的北风加上纷飞的小

雨，使临安一扫往日的风情。街上落叶遍地，行人三三两两，店铺或已打烊，即便开着店门也寂寥冷清，酒肆歌馆的红灯笼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显得孤独无助。

当贾似道踏着夜色回到府邸，只见厅堂里坐满了人。稍事寒暄，贾似道入座后问道："众位可进过晚膳？"

一众人摇头，翁应龙说道："丞相今日奉诏进宫，自家们都想讨个消息。"

由于赵昀病情严重，停朝将近一个月了。既不准臣僚入宫觐见，也没有官家的只言片语。官家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众人都十分焦灼。

"圣上的病……"贾似道眼眶一热，摇了摇头。

见状，人人心底一沉。半晌，刘良贵道："如此说来，太子将要登基？"

贾似道没有答话，这也是他最为焦心的问题。

赵昀无嗣，皇储为荣王赵与芮之子。若赵禥是个正常人也就罢了，偏偏他天生弱智。

赵禥的生母是荣王府里一名女佣，因长得有几分姿色，被荣王相中，纳为小妾。荣王正室姓钱，为人悍妒，且久无身孕。一日，钱氏听说小妾已身怀六甲，顿生怨怒，命心腹暗购藏红花加入汤中，以滋补之名，给小妾服用。不承想，胎儿没有堕亡，却致使早产。或许是藏红花服食太久，早产的赵孟启先天不足，五岁开始迈步，七岁方能言语。过继给赵昀后，尽管为其延聘本朝的硕德大儒为师，依旧十分迟钝。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册为了太子，将登临天下。

围绕建储，朝中大臣也有人提出过异议。

开庆年间，鄂州被围，临安震骇，董宋臣劝说赵昀移驾明州，立太子监国。赵昀无子，淳祐六年，将年仅七岁的赵孟启收入宫中抚养。十四岁那年，赵孟启被册为皇子，改名赵禥。若立太子监国，必是赵禥无疑。

"忠王（赵禥）有疾，难继大统。请陛下三思。"左相吴潜赞同车驾

南迁，但反对立赵禥为皇储。

赵昀也很矛盾。赵禥的病摆在那儿，明眼人一见便知。将社稷交给一个弱智，他岂能安心？问题是，不交给赵禥又交给谁？

“吴卿可有人选？”沉默了一阵，赵昀问道。

“济王之后赵乃猷。”

济王即赵竑，为赵扩亲立的皇子。赵扩驾崩后，史弥远逼迫杨桂枝篡改遗诏，立了赵昀。赵竑封济王，判宣州。

宝庆元年（1225年），湖州人潘壬、潘丙联络山东义军李全，欲为赵竑夺回帝位。双方约定时间举事。然而，到了举事之时，李全兵马未至。无奈，潘壬、潘丙只得假借李全之名起兵。待到天明，赵竑一看，所谓的李全大军只不过区区数百渔民。失望之极，他派人急赴临安告变。

自然，潘壬、潘丙的这种举事不过昙花一现。未等临安大军到来，数百渔民已作鸟兽散。潘壬、潘丙双双被杀。至于赵竑，则死于鸩毒。

赵昀虽然做了皇帝，却始终有一块心病，那便是赵竑本是先帝册立，他只是一个沂王继子，由他替代赵竑承继大统，似有僭伪之嫌。史弥远一死，赵昀就为赵竑平反。端平元年，恢复了赵竑的官爵。宝祐二年（1255年），正式宣布赵乃猷奉祁王祠事。

如今，吴潜建议传帝位于赵竑一脉，无异于触动了赵昀心底最为忌讳的隐疾。可他哪里知晓赵昀的心思，继续说道：“赵乃猷年纪虽轻，但文武俱全。如今外有鞑虏之患，内有楮币之忧，非有为之君，不能治世。”

“卿就不能尽心辅佐么？”闻言，赵昀冷着脸问道。

吴潜犟劲上来了，说了句更为犯忌的话：“太子无陛下之德，微臣也无史弥远之才。”

“你……你退下吧。”闻言，赵昀心底山呼海啸，颤声道。

数日后，侍御史沈炎将一道弹劾奏的副本送到了吴潜案头，理由

是：身为左相，妄言国储，播乱人心，奸谋叵测。

赵昀连吴潜见都不见，迅速递出御批，吴潜先是宫祠，继而夺官三级。此时，距吴潜就任左相仅仅六个月。要知道，就在四个月前，在敕封吴潜为许国公的制词中，圣上对他可是赞誉有加。短短四个月，便乾坤倒转，天地翻覆。

众宾客沉默了一阵，江万里道："若太子继位，国势将更加艰危。"

在座诸公数江万里年龄最长，他说完，刘良贵接上话道："若真是太子继位，又该当如何？"

众人没有答话，也无法回答。

贾似道扫视了众人一遍，道："各位之忧，也是下官之忧，更是国人之忧。但忧虑归忧虑，何去何从，还须看皇后的旨意。"

贾似道说得不无道理，国家的中枢在京师，京师的中枢在皇城。现在，皇后是皇城之主。

"若皇后执意要立太子呢？"刘良贵又问。

贾似道两手一摊。

"下官觉得，丞相应与众宰执商议后，一起觐见皇后。皇后属贤淑之人，一定通情达理。"江万里劝道。

对于江万里的这个建议，众人均点头认可。

七嘴八舌议论一阵，贾似道站起身道："各位不饿，我已经饿了。愿留下的随我同去用膳，不愿留下的我亦不强求。"

大约是太过饥饿，人们纷纷跟随贾似道来到膳厅，仆人赶紧摆上饭菜。吃罢晚膳，众人告辞，贾似道也不挽留。待客人走尽，贾似道命翁应龙用自己的肩舆将沈炎请来。

"天色已晚，沈相公他……"翁应龙担心沈炎的身子。

贾似道吩咐："把轿帷换了，另外置备一只暖壶。"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一乘暖轿将沈炎抬进大厅。沈炎虽然身子骨不错，但害怕冬季。每逢天气转冷，气喘病就会复发。

“贾公啊，这样的天气召唤，不是要下官的命吗？”沈炎步出肩舆就嚷。

“似道赔罪了。”贾似道连连揖手。

引入书房坐定，仆人奉上茶汤。待一应人等退出书房后，贾似道掩上门，坐下后说道：“似道今日进宫见了官家，已口不能言。”

闻言，沈炎怔住了。他是宝庆二年进士，那时官家登基未久。沈炎从嵊县主簿做到执政大臣，每一步都离不开官家的阳光雨露。听说官家病危，他不由得面露恓惶之色。

“下官今日惊动沈公大驾，是有一事至今不明。世上纷传，弹劾吴潜是下官唆使相公所为。沈公心底明白，弹劾吴潜，下官并不知情。”

“贾公今日为何提起这桩旧事？”沈炎好奇地问道。

“恕下官直言，沈公弹劾丁大全、马天骥之流，顺应民心，流芳千古。可弹劾吴潜……”贾似道顿住了，望着沈炎。

沈炎一时没有说话，端起茶盅，轻轻呷了一口。

“莫非沈公以为，太子当立？”

沈炎又抿一口茶，搁下茶盅道：“这桩旧事，下官本想埋进肚里，既然圣上已经病入膏肓，此时告知贾公也无大碍。”

那是景定元年正月末的一天傍晚，掌灯时分，董宋臣将沈炎引入福宁殿。福宁殿内烛光摇曳，光线溟蒙。待沈炎行完大礼，很久才听见圣上淡淡的“平身”二字。沈炎小心翼翼地站起身子，他实在想不明白，圣上为什么这个时候召见自己。

半晌，赵昀缓缓道：“去岁北兵来犯，大臣们建言立忠王为太子，吴丞相推三阻四……这吴丞相……究竟意欲何为？”

这时沈炎才看清官家的面容，官家清癯的脸上并无激愤之色，似乎

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情。

接着，赵昀又道："天子立储，既是国事，也是家事。这吴潜啊，干涉朕的家事，实在是糊涂至极。"

沈炎听懂了，官家对吴潜反对册立忠王为太子一事耿耿于怀。

"沈卿为朕所简拔，寄望深重。"赵昀眯着一双细眼看着沈炎，"吴潜妄议国储，当拟何罪？"

沈炎一颗心提起了，官家是要自己弹劾吴潜。从心底说，他并不以为吴潜有错，因此艰难地答道："大臣妄议国储……当夺职。"

赵昀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又道："丞相有妄议之罪，望卿详加纠察。"

听沈炎讲完事情经过，贾似道也百思不得其解。吴潜为朝廷重臣，政声显著，依官家的性情，即便令其宫祠，也不会一贬再贬。

莫非是……荣王？

是的，是荣王！当今世上，除了荣王，还没人能够在立储的问题上影响官家。赵禥为荣王之子，荣王为了自家儿子登临大宝，他有一万个理由要置吴潜于死地。想到此，贾似道手蘸茶汁，在几上写下"荣王"二字。

沈炎看罢，轻轻颔首。

两人一时无话。若是改立储君，既要说动谢后，还要瞒过荣王。说动谢后不易，瞒过荣王更不易。

过了片刻，沈炎问道："官家病重至此，贾公有何打算？"

"下官心里……也没底。"

贾似道说的是实话。对于江山社稷，他当然希望更换储君。赵禥心智不全，如何做得了皇帝？即便做了皇帝，如何御极四方？尤其当下，内忧外患，国难深重。几乎所有明白人都心底清楚，若是赵禥登极，提振国势将无从谈起。可是，要改立新储，需要冒极大的风险。

次日，天空阴晦。贾似道用过早膳，心事重重地来到政事堂。刚落座，皮龙荣与朱熠便前后脚地进来。

“昨日皇后召贾公入内探视，圣上可有好转？”皮龙荣坐下后问道。

贾似道轻叹一声，摇摇头。

“如此说来——”皮龙荣欲言又止。

贾似道用低沉的声音道：“下官问过尚药局，可置备后事了。”

皮龙荣与朱熠一时怔着，许久没有说话。

沉寂一阵，贾似道又问：“嗣立新君，二位可有定见？”

“未有。”皮龙荣答。

“太子先天有疾，如何是好？”贾似道望望朱熠，又看看皮龙荣。

朱熠回道：“下官以为，太子不足以御极四海。丞相以为呢？”

贾似道一时没有吱声，眼前两位执政大臣虽各有瑕疵，但品性不坏。要想废太子另立新君，必须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朱熠慨然道：“丞相若是领衔，我等愿意襄助。”

贾似道问：“二位如何相助？”

皮龙荣道：“我等集体上书，说动圣人。”

贾似道微微一笑：“圣人允准，还有荣王。荣王可是太子的生父。”

皮龙荣点头道：“丞相忧心得不无道理。自古改立嗣君，都得担着血海似的关系。只是这荣王，朱相公有化解之法。”

贾似道“哦”了一声，看着朱熠。

朱熠一笑道：“下官与韩震有同乡之谊。”

韩震是殿前司都指挥使，贾似道自然知道韩震是朱熠的乡人。昨晚思索一宿，若要改立新君成功，必须利用这层关系。

“朱相公与韩太尉可曾有过联络？”贾似道又问。

朱熠回道：“太子有疾，下官曾与韩震有过交谈，韩震说唯老夫马首是瞻。”

皮龙荣见朱熠说话欠妥，连忙补救道：“唯朱相公马首是瞻，也是唯丞相马首是瞻。”

“既如此，改立储君可以一试，下官这就去求见皇后。二位能否手札一道，由下官呈给皇后，以壮声势。”此时的贾似道无暇计较谁是马首，有了殿前司六万甲兵为后盾，他信心陡增。

皮龙荣与朱熠连连点头：“贾公所言极是。我等这就书一道札子，上呈皇后以助贾公游说。”

就在贾似道、皮龙荣、朱熠围绕改立储君在政事堂商议时，赵昀晏驾了。

贾似道获知音讯正是中午，匆匆扒了两口饭，丢下碗筷就往宫里赶。宫里，圣上驾崩的消息已是人人尽知，悲戚无所不在，就连甬道两旁的紫薇、月桂和秋菊，也一脸愁容。

还未步入福宁殿，便听得哭声一片，贾似道想起自己由一名小小司仓一步步官至极品，全靠圣上提携。如今，圣上驭龙升天，留下一副窘困的朝局和一个弱智的太子。自家虽为百官之首，可单凭自己如何支得起大宋江山？如果三百年大宋国脉断送在了自家手里，又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和皇天后土？想到这里，他也禁不住鼻子一酸，滚出两行清泪。

进入福宁殿，赵昀已收殓完毕，贾似道在董宋臣的引导下换了素服，焚香跪拜，瞻仰遗容。他发现数日不见，董宋臣仿佛苍老了十岁。在董宋臣眼里不仅有伤悲，还有忧惧。

“皇帝大行，中贵人可要节哀啊，莫坏了身子。”贾似道一边在心底冷笑一边安抚。

董宋臣凄恻无语。

随后，贾似道跟着董宋臣来到偏殿。偏殿里，有谢道清及一批谢氏族人。谢道清大约刚刚哭过，脸上带着明显的泪痕。

贾似道见过谢道清，有侍女奉上锦杌。

“皇帝已然大行，新君嗣位迫在眉睫。司天监建言，三日后即为吉时，可扶太子继位。”

贾似道心底“咯噔”一响，问：“大行皇帝可有遗诏？”

谢道清略显迟疑：“皇帝走得匆忽，未有。”

贾似道听罢眼睛一亮，言斟句酌道：“新君嗣立，万民所系。圣人为一国之母，当慎之又慎。”

谢道清没有接话。

“太子呢？”贾似道问。

“太子刚才还在。”谢道清举目四顾，问众人道，“你们可曾见得太子？”

众人一齐摇头。

“还不快去找？！”谢道清皱起眉头。

不多会儿，赵禥迈着轻快的脚步一溜小跑进来，问：“母后召我？”

赵禥个头高挑，面皮白皙，一双眼睛大而无当，时时显得无辜与迷茫。这位嗣君永远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仿佛这世上没有值得他操心的事情。

“太子去哪儿了？”谢道清冷着脸问。

赵禥窘迫一笑。

在座的众人都心底明白，太子嗜好女人，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刚才一定是趁机溜出了福宁殿，又在与哪个宫女耍弄。谢道清自然清楚赵

禧的痼癖，她缓和一下神情，对赵禧说道："你是太子，当为大行皇帝守孝，不得轻离灵堂。"

"是，母后。"赵禧答，眼中并无悲戚。

谢道清一扬手："你去吧。"

"哎。"赵禧应一声，扭头就走，脚步依然是那样轻快。

偏殿一阵寂寥，贾似道打破沉默，对谢道清说道："臣有本要奏。"

"递上来。"

贾似道呈上皮龙荣与朱熠的札子。

谢道清阅毕，折起笼入袖中："你们都退下吧，我有要事与贾卿商议。"待众人退出阁子，内侍掩上门，谢道清掏出皮龙荣与朱熠的奏折道，"这朱熠、皮龙荣老糊涂了么？改立嗣君，想谋逆不成？"

"臣以为，皮龙荣与朱熠的胆子虽大，却是出于忠荩。"对于谢道清的指摘，贾似道有心理准备。

"哼，忠荩！"谢道清皱眉道，"太子为大行皇帝所立，如今欲改立他人，这不是悖逆是什么？"

"莫非圣人真的想把社稷交给太子手里？臣知道，太子为大行皇帝册立，可大行皇帝并无诏旨让太子继位，更改国储并非忤逆。"

太子已在宫中生活了十三年，谢道清何尝不知太子才智阙失？谢道清身在大内，更是深知社稷之重与国事之艰。静了半晌，她用低缓的语调说道："更改储君事关重大，奴家做不了主。"

贾似道断然摇头道："圣人为一国之母，圣人的旨意即是圣上的旨意。"

谢道清没有接话，沉吟片刻后道："此事勿用再提，卿且退下。"

"圣人！"贾似道心底一凉，忍不住低叫一声。

谢道清摇摇头，不再言语。

没想谢道清会是这样一种态度。从宫里出来，贾似道沮丧万分。阴晦的天色，料峭的北风，令沮丧慢慢发酵，如一剂慢性毒药，侵蚀着心绪。

“去政事堂吗相公？”导从问道。

“不，回后乐园。”

贾似道的府邸原在清河坊，景定元年回京主政后，赵昀将位于西湖之畔的集芳园赏给了贾似道。集芳园是一座水上林园，为寿皇赵昏所建。贾似道加于修缮，迁入后更名后乐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意。

肩舆还未抵达湖畔，即被一乘大轿挡住了去路。一名紫衣吏快步走到肩舆旁，恭恭敬敬地说道：“启禀丞相，大王有请。”

“大王？”贾似道问，“哪位大王？”

“荣王。”

闻言，贾似道心底轰然一响。

紫衣吏用手一指：“大王吩咐过了，请丞相乘坐大王的轿舆。”

“这……这是为何？”

“小的不知。”

荣王有请，不去不行。坐在荣王的轿舆内，贾似道心底免不了七上八下。荣王有请，莫非他听到了什么风声？

来到胜景园，赵与芮正在门厅迎候，永远是一副谦和模样：“叨扰丞相，本王实在是惶恐得紧。”

“不敢，不敢。”贾似道拱手回礼。

赵与芮引着贾似道来到第五重厅，这里灯火辉煌。辉煌的烛光里，

铺排着一桌丰盛的酒席。

“丞相请。”赵与芮笑眯眯道。

贾似道一边猜测着赵与芮的意思，一边推辞：“国丧期间，这如何使得？”

“素筵，这是素筵。”赵与芮满面堆笑。对赵与芮来说，这当然是素筵了，人说荣王用膳，每顿十九个菜，且还要歌舞赞唱。

侍女斟酒。贾似道在席边坐下，不亢不卑地问道：“大王召下官至此，就为了一顿素筵么？”

赵与芮迟疑一下，脸上的笑纹在减少：“据闻，皮龙荣与朱熠各上了一道改立储君的札子，此事可是当真？”

贾似道大吃一惊，此事发生还不到两个时辰，且十分地机密，怎么就传到了荣王的耳朵里？既然荣王已经知晓此事了，贾似道觉得没必要隐瞒，点头道：“是的。”

“改立储君，丞相如何看？”赵与芮脸上的笑纹消失了。

贾似道略一思忖，答非所问：“皇帝大行，皇后总摄六宫。臣僚上书皇后，下官以为并无过错。”

“上书言事不为过，但看要上什么书，言什么事。”赵与芮细小的眼睛突然迸射出两道寒光，“太子为圣上所立，废太子就是谋逆。圣上虽然大行，可祖制在。五刑十恶，谋逆该当何罪？”

如果是在觐见谢后之前，贾似道会忍不住慷慨激昂一番。谢后态度消极，贾似道也心灰意冷。

见贾似道沉默不语，赵与芮提高了声音道：“朱熠昏聩，自以为主管枢府，有恃无恐，殊不知丞相才是二府之首！”

贾似道拿定主意，多听少言，静观其变。他清楚自从整顿米市以来，荣王对自己耿耿于怀。

“本王今日请丞相光临敝府，是想恳请丞相秉承圣意，主持大

局。”赵与芮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贾似道。

贾似道忍住嫌恶，问：“何为大局？”

“太子继位即是大局。”

“恕下官实难从命。”

“为什么？”赵与芮睁大眼睛。

“新皇登基，当由圣人主持。圣上大行，圣人即是一国之母。下官料想，圣人睿智贤明，肯定要博纳百官之议。”

“百官之议？在本王看来，就是一群腐儒的恣意妄为！韩太尉！”赵与芮忽地冷冷一笑，扭头叫了一声。

须臾，殿前司都指挥使韩震走出屏风，朝贾似道唱个大喏：“小将韩震，给丞相请安。”

宛如惊雷劈面，贾似道目瞪口呆。韩震？韩震怎么到荣王府来了？朱熠不是说韩震唯他马首是瞻么？

赵与芮见贾似道一时没了颜色，遂将神情与口吻和缓下来：“丞相莫怪，韩太尉来本王家做客，听说丞相莅临，十分惊惶，退席以避。”

韩震点头道：“大王说得对，小将惶恐，故而回避。小将这就给丞相赔礼。”

贾似道明白了，赵与芮召他是在亮明底牌。殿前司的六万甲兵，如今在他的手上。或许，谢后已经知道殿前司掌握在荣王手里。她不是迟疑，是不便道破玄机。突然，贾似道心底生出一股奇寒。他清楚，太子继位已成定局。

“殿帅也大可不必如此自责，”赵与芮冲韩震道，“今日没有尊卑，你与丞相都是本王的客人。”

韩震连连摆手：“不不不，丞相何等尊贵？小将哪能与丞相比？丞相才是大王的贵客。”

见状，贾似道始终不言。

待韩震落座后，赵与芮亲自把盏。席间拉了一阵闲话，太子登基不再提及，但彼此三人都心知肚明。

回到后乐园，翁应龙慌忙迎上前问："听说相公去了荣王府，合家人都急坏了。荣王因何事急着要见相公？"

贾似道也不回话，边走边吩咐道："去请药洲先生。"见翁应龙愣怔着，又道，"事情紧急，快去。"

翁应龙一溜烟地走了。

约莫一顿饭工夫，廖莹中匆匆来到贾府，人在门厅声音就飘进了书房："什么事这般火急火燎？"

"对不起，对不起，弟弟叨扰了！"贾似道起身行礼。

"亏得是贤弟，就是圣上召见，药洲也要将一盘文字拼完。"廖莹中嘟哝着。

"弟弟也是迫不得已，还望贤兄见谅。"

待仆人上过茶汤，翁应龙掩上房门，贾似道遂把去荣王府邸的经过叙说一遍。当他说到韩震突然从屏风后面闪出来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这有何稀奇？"廖莹中撇撇嘴道，"人道荣王富可敌国，收买一个韩震岂不是易如反掌？"

"殿前司乃天子近卫，他赵与芮也敢染指？要知道这是京城！"话虽这么说，可贾似道感到羞辱。

"贤弟实在过于天真，"廖莹中又问道，"伪太子一说，贤弟可曾听过？"

"不曾。"贾似道摇摇头。

"四郡主为圣上的亲姊，下嫁魏峻，居绍兴，有一子名关孙。全夫

人常常在官家面前念叨，想为爱甥讨个官职。有一日官家准了，召关孙觐见。来到皇城前，关孙腰中无牌，被禁军拦下。那关孙年方十二，人长得机灵，便假称自己姓赵，叫赵孟孙。这事不知怎么被荣王知道了，渐渐地，临安城便有了魏太子一说。尔后，魏太子又变成了伪太子。”

“有这等事？”贾似道惊问，“那魏关孙现在何处？”

“死了，”廖莹中道，“溺死在荣王府后花园的水池中了！”

闻言，贾似道一时目瞪口呆。

“圣上……没有追查？”贾似道问。

廖莹中道：“查了，说是失足落水。为此事，四郡主与荣王断了往来。”

书房内一时无声。这赵与芮的胆子也忒大了，为保住自家儿子承继皇位，连亲姊的儿子也敢杀。

沉寂一阵，贾似道又问道：“弟弟我想辞相，贤兄以为如何？”

“不可。”廖莹中不假思索。

“为何……不可？”

“自贤弟入相以来，打算军费，回买公田，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增修《吏部七司法》，废十七届会子行金银见钱关子，哪一桩哪一件不是有益社稷？”

贾似道面带赧然道：“我是丞相，当然要谋国事。”

廖莹中铮铮道：“贤兄一心国事，可他人呢？与其让他人尸位素餐，不如贤弟自己来做。”

贾似道缓缓道：“贤兄说得是，国家艰危，我等不该颓废。”

转眼间，吕文焕来襄阳三个多月了。

京西南路原有七州一府一军，如今只存四州一府，而且均州、随州

残缺不全。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唐州、邓州及光化军，襄阳成了前沿。

根据襄阳独特的地理位置，吕文焕决定调整兵力部署。首先，将制司调配的八千水军与鄂州都统司的水军进行整编，成立了襄阳水师，由王达任水军统制、吴信任副统制，驻扎安阳滩。原驻守安阳滩的鄂州都统司所属后军调回樊城，与张汉英的左军一齐担任樊城防卫。另外，加强邓城与白河口的防御。在兵力配置上，鄂州都统司七个军负责防守汉水以北的樊城、邓城、白河口等堡寨关隘，神勇军作为中坚力量驻守襄阳。

命令送达鄂州都统司，却遭到了众将领的抵制。唐忠杰问唐永坚道："爹爹，吕安抚要我们御守汉水以北，这是何意？"

襄阳的防务较为特殊。一条汉水将襄阳防区分成了两块，一块在汉水北岸，以樊城为中心，依次有安阳滩、邓城、白河口、古城堡、东土城等。这些城池和堡寨呈月牙形护卫着樊城。一块在汉水南岸，即襄阳。由于蒙军已经占据了唐州、邓州以及光化军，位于汉水之北的樊城又成了襄阳的屏障。吕文焕将鄂州都统司的七个军调往汉水以北，对于鄂州都统司的将领们来说，有遮挡蒙军锋芒之嫌。在他们看来，吕文焕处事不公。

鄂州都统司的七个军为：前军、后军、中军、左军、右军、突骑军、虎翼军。按照吕文焕的命令，左军、后军驻樊城；前军驻古城堡与东土城；虎翼军、右军驻白河口，中军、突骑军驻邓城。

尽管唐永坚一百个不情愿，但他没有吭声。京湖制司授以吕文焕节制襄阳兵马权，他这个鄂州都统必须听命于安抚司。既然安抚司命他防守汉水以北，他只能遵命而行。只是，由鄂州都统司扼守上述要塞，兵力薄弱。鄂州都统司的册籍上有三万员额，实际上只有两万余人，各军均有虚籍。

"神勇军不是天下精锐吗？"唐忠杰转身面对诸将道，"既然是天下精锐为什么待在襄阳？"

中军统制张喜道："吕安抚布兵委实亲疏有别。王达的水师有一万多人，守安阳滩一处水寨，我与李太尉只有七千人，却守邓城。"

突骑军统制李瑛悻悻道："吕安抚是不把我们鄂州都统司放在眼

里。”

右军统制张玘道：“白河口距樊城几十里，又无高城深壕，仅靠我与王太尉几千人马如何防守得住？王太尉，你说是不是？”说完将目光投向虎翼军统制王祀。

王祀连连点头：“张太尉说得极是。白河口是襄阳粮道，远比上流安阳滩紧要。”

前军统制徐麟清一下嗓子，不慌不忙道：“依下官看来，吕安抚将我们赶过汉水，心机很深。”

唐永坚感到烦闷，冷冷地问：“有何用意？”

徐麟不疾不徐道：“都统请想，目今襄阳一地，都统司与神勇军兵力相当。若都统司折损了人马，神勇军便一支独大。”

唐永坚正要训斥徐麟几句，唐忠杰在附和一旁道：“爹爹，孩儿以为徐太尉所言在理。吕文焕要我们守汉水以北，意在削弱都统司的实力。”

唐永坚见儿子如是说，只得收起训斥徐麟的念头，缓缓道：“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如今襄阳没有战事，汉水以北并无虏人，各军可分批过江，安营扎寨，筑城开壕。待到战事来临，再作计议。”

见唐永坚如是说，各军统制方才无话。

这天，吕文焕来到樊城点视后军，刚到校场就发现了问题。吕文焕派人叫来统制官牛富，问道：“后军在籍员额多少？”

牛富心头打鼓。后军在籍兵员有三千六百余人，可此时在校阅场的显然没有这个数目，便小声答道：“回安抚，后军在籍员额三千六百二十三人。”

吕文焕自幼在军营里摸爬滚打，对兵员数量十分敏感，眼睛只要朝校场一扫便能说出数目，且误差不大。

“三千六百二十三人？”吕文焕望着牛富又问，“有这个数吗？”

“有……有人告假。”牛富是个实诚人，说不得假话，说假话紧张。

“多少人告假？”吕文焕紧盯着牛富的眼睛。

牛富冒汗了，兜鍪底下的汗水像小溪一样流过黧黑的脸颊。

“牛太尉，校场上只有三千二百多人，全军有四百多人告假吗？”吕文焕提高声音道。

牛富忽地张大了嘴巴。这吕文焕的眼睛怎么如此之毒，竟能望一眼就能将校场上的人马清点出来？

“禀……禀安抚，后军实有三千二百一十三人。”牛富只得如实报告，说完耷下头颅。

“如此说来后军虚籍四百余名？”吕文焕的声音饱含愠怒。

“是……是的。”

吕文焕一边向后军大营走去，一边吩咐黑杨传唐永坚速来樊城。

时辰不长，唐永坚便带着卫队来到后军大营。不等吕文焕开口，唐永坚即明白是怎样一回事了。待他坐定，吕文焕紧绷着脸道：“适才当职点视后军，虚籍四百余名。一军虚籍如此之多，到时候如何御敌？”

唐永坚“吭吭”两下，低声道：“关于……虚籍，重要原因是……一兵之费已不能赡养一兵。”

吕文焕知道朝廷的军费标准很低，地方上需要拿很多钱补贴。为了向朝廷争取更多的军饷，各地均虚报兵员。问题是，虚报冒领军饷的将官也分三六九等。上等是，将虚报冒领来的军饷用于了招募兵士与添置军器；下等是完全流入了将帅们的私囊；中等是一部分流入了将帅私囊，一部分用于了军费开支。吕文焕一时不知，他这位妻兄属于哪一等？

“如此说来，鄂州都统司所属七军，均有虚籍？”吕文焕紧绷着脸又问。

唐永坚回道：“是的。”

“一共虚籍多少？”

“具体多少不知，”唐永坚停了停道，“下官估计……有六七千人。”

“究竟多少？”

“兴许……八千人。”

吕文焕愣愣地看着唐永坚。如果鄂州都统司七个军缺员八千人，整个战力将大打折扣。贪墨军费事小，襄阳安危事大。既如此，原先的兵力布置需要调整。

“传令各军，暂驻原地。襄阳布防需要重新筹划。”吕文焕说完，起身便走。

唐永坚原以为吕文焕会斥责一番，他已做好了思想准备，谁知吕文焕没有深究，不由得长吁一口气。

一名裨将进来问道：“牛太尉如何处置？”

唐永坚想了想道：“听凭吕安抚发落。”

吕文焕回到安抚司，叫来参谋官王登讲了鄂州都统司虚籍一事，皱起眉峰道：“打算军费不过三五年时间，谁知虚籍冒领竟然愈演愈烈。”

王登听说鄂州都统司虚籍八千，也很惊讶：“三万人的鄂州戎司，居然虚籍如此之多？！”

吕文焕望着王登问道：“参谋官以为，眼下当如何处置？”

王登反问道：“依安抚的意思……”

“下官的意思是……虚籍一事，暂不申报朝廷。”

王登没有说话。

“下官是想，朝廷不知道襄阳实情，若严惩唐永坚，恐怕军心不稳。”

吕文焕的担心不无道理，南宋末年与南宋初年情形相似，诸军反水与哗变时有发生。处置唐永坚外带各军统制，难保这些人不生是非。

“安抚所虑也有道理。”王登建议道，“可下官以为更为稳妥的是，安抚亲笔给制帅写一道书札禀明原委。如此一来，即便日后朝廷追究下来，安抚已申报制司了。以下官对制帅的了解，只要安抚亲自去书，制帅无有不准。”

“还是王参谋思虑周全。”吕文焕摊开纸笺，正要落笔，忽又觉得不妥，又道，“既然禀报制司，就应该拿出如何处置鄂州都统司所属七军的具体方略。”

匆匆吃过午饭，吕文焕又召来赵真、武荣、童明，连同参谋官王登一起闭门磋商。最后一致认为，鄂州都统司应予整编，将目前七个军缩编为两至三个军，原来商定的鄂州都统司所属七军防守汉水以北停止施行。新的部署为，王达率水师守安阳滩，鄂州都统司一部守樊城兼及古城堡和东土城。余下人马驻防襄阳西、北二门。至于邓城与白河口，暂时放弃。

就在吕文焕、王登和几位主要将领闭门商议军务时，在樊城后军营部，鄂州都统司的几名统制官也正在密议对策。他们是左军统制张汉英、后军统制牛富、前军统制徐麟、右军统制张玘、虎翼军统制王祀、突骑军统制李瑛、中军统制张喜以及都统司主管机宜文字唐忠杰等。此次密议是唐忠杰提出来的，得到了唐永坚的默许。密议的主题是，虚籍冒领一事已被吕文焕觉察，当何去何从。

众统制听说冒领军饷一事东窗事发，不觉面面相觑。

“这……这可如何是好？”王祀胆子最小，脸一下子白了。

沉默了一阵，张汉英瓮声瓮气地道：“还能如何？听候朝廷发落。”

按四年前朝廷施行的打算法，所贪墨的军费一经坐实，轻者要解除军职，重者要断个流配。

张喜的中军虚籍最多，册籍上有七千员额，实际上不到五千人。他瞥了张汉英一眼，恶狠狠道：“等候朝廷发落？你们不瞧瞧高都统，多领了百万军饷，差点砍了吃饭的家伙！”

说起高达，王祀的脸色由白转灰："如此说来，自家们将有牢狱之灾？"

众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答不上来。唐忠杰又道："朝廷自贾似道做了丞相后，对冒领军费处置极重。不仅夺职编管，还要追偿。听说向士璧死后，家产全被抄没。"

"多领的军饷自家们吃了喝了，哪里还吐得出来？"张玘摇头道。他喜欢女人，江陵有正妻，襄阳有小妾，此外还在金襄楼豢养了两名雏妓。他贪的那份军费，远不够日常开销。

与张玘相似的还有张喜和李瑛。张、李二人出身农家，在军中苦熬了十多年，终于熬成了一名统制官。要购置田产，要供养妻小，还要灯红酒绿和寻花问柳，经常是寅吃卯粮。

张喜跳起来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话音落地，众统制如闻炸雷，吓得嘴巴大张，面呈死色。

王祀向北方一指，嗫嚅着道："张太尉的意思是……"

张汉英截住王祀的话头，严正道："王太尉、张太尉休得浑说！叛逆祖宗的事自家们不做！"

牛富一直默不吭声，此时也忍不住咕哝一句："自家们宁愿流配海南，也不能留千秋骂名！"

见张汉英与牛富如此说，张喜缩一下肩头，王祀则低下脑袋。

唐忠杰问徐麟："徐太尉人称'徐千变'，有何良策？"

徐麟想了一想，缓缓道："走，不是良策。再说了，襄阳是自家们的地盘，即便要走，也是吕文焕走。"

众人一听来了精神，一个个忙问："要吕文焕走？自家们怎么赶得走吕文焕？"

"吕文焕不走，自家们在襄阳可待得安逸？"

“待不安逸。”张喜、王祀连连摇头。

徐麟诡秘一笑道：“所以说，自家们只有赶走了吕文焕，才会过得快活。”

安抚司位于襄阳北街，北街又称府街。这儿原是襄阳府衙，如今作为了京西南路公廨。

公廨是一座四合大院，黑杨率卫队住大门两侧，中间为官厅，左、右侧为诸曹办公之处。公廨之后是官邸，这是一座小院落，三排房舍。东厢房是吕文焕与唐令仪的卧房、琴房与书房，西厢房是膳房和膳厅，北厢房住着男女仆人。小院中间是花圃，花圃里种植着几十株海棠，所以官邸又称海棠园。如今正是暮秋季节，海棠果已经熟透，一枚枚高挂在海棠树上，艳如火球。在随处可见残垣断壁的襄阳城，有这样一处盛景十分难得。

吕文焕回到官邸已是掌灯时分，女佣吴婆问道：“安抚饿了吧？”

吕文焕确实饿了，但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娘子呢？”

起初对于这门婚事，吕文焕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大哥大嫂是他吕文焕最敬重的人，他不能拂了他们的好意。然而当吕文焕步入洞房，挑开娘子的盖头，唐令仪的美丽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想。有那么一阵子，吕文焕仿佛冻住了一般。

愣怔了一会儿，唐令仪嫣然一笑道：“奴家容貌粗鄙，令夫君失望了么？”

吕文焕舒缓过来，慌忙摇手：“不不不，娘子之美，宛如出水芙蓉，秀媚清丽，文焕一介武夫，恐怕有辱娘子的风韵。”

“看夫君说的，奴家即便是一朵清莲，也要靠夫君遮风挡雨。”唐令仪说罢收住笑容，饱含深情道，“若无夫君执枪卫国，抗击鞑虏，奴家这朵芙蕖只怕早已辗入了尘泥。”

听唐令仪说完，吕文焕禁不住血脉酣畅。娘子一席话不仅入情入理，而且入心入肺。他年过三十还未婚配，等候的只怕就是眼前这个人儿。

“娘子举止脱俗，深明大义，”吕文焕按捺住心头的激动，“只是文焕身为军人，难与娘子朝暮厮守。”

“奴家身在闺中即闻夫君志趣高远。夫君是军人，当以疆场为家，以马革裹尸为荣。”唐令仪说到此处又问，“夫君可知奴家最佩服的人是谁吗？”

“谁？”

“项羽。”唐令仪吟哦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

按照吕文焕最初的设想，他一个人赴襄阳就任，可大哥大嫂都劝他带上家眷。事后证明，大哥大嫂的建议是正确的，因为平日里不管他有多么疲累和烦闷，只要回到海棠园，看见唐令仪的身影或是听见唐令仪的琵琶声，他就会神清气爽。

吕文焕清楚，这是官邸，除了家人还有吏胥，有些事情他必须克制，比如对待娘子的感情，否则就会落下轻薄的名声，但他一进入海棠园双腿总是情不自禁地迈往东厢房。

吴婆告诉吕文焕：“娘子今日整整一天都待在阁子里。”

吕文焕暗自一惊，问：“一天没有出阁，那在做什么？”

“说是要谱一首新曲。”

吕文焕迫不及待地推开房门，见唐令仪果然呆坐窗前，面前放着纸笔，一把紫檀琵琶就搁在她的膝头。直到吕文焕走到身后，唐令仪才惊醒似的转过头来，脸兀自绯红：“夫君回来了？”

“都掌灯了，听说娘子要谱新曲？”吕文焕问。

唐令仪点头。

“我能看看么？”

唐令仪挪开身子，纸笺上尽是各种符号，吕文焕摇摇头，自嘲道："我看满纸都是花花草草。"

唐令仪微微一笑道："这叫'燕乐半字谱'，夫君自然不识。"

吕文焕将记满乐谱的纸笺放下，赞叹道："我与娘子成婚之夜，娘子弹奏的《十面埋伏》，实在是好！"

那晚在洞房，吕文焕酒兴勃发，吩咐用人重新置备一桌酒菜。吕文焕平日里极少饮酒，就是刚才的喜宴上，吕文焕也只饮了三盅。府中的仆人们听说六帅要与新妇对饮，无不又惊又喜。

须臾，酒菜置备完毕。唐令仪用小盅，吕文焕则用大盅，时间不长，一壶酒便见底了。重新取来一壶酒，吕文焕还要斟，唐令仪道："夫君的心意奴家领了，奴家不善饮酒，给夫君弹支曲子吧。"

吕文焕一听大喜，道："好！人说娘子的琵琶出神入化，文焕正要一饱耳福。"

唐令仪净过手，点燃一支檀香，从匣中取出琵琶。琵琶古朴，散发着一种摄人心魄的气息。

"奴家平生最敬项羽，今日就给夫君献一曲《十面埋伏》。"唐令仪说完，双手揽住琵琶，微倾上肢，拨出一串清音。

吕文焕虽然不懂音律，但并不影响他与音乐的交流，何况他天资不俗。

在一系列的"扣、抹、弹、摭、划"后，战事进入高潮。楚汉两军相交，戈矛相击，这是一场生死搏杀，每一个士兵有进无退。

吕文焕一颗心渐渐沉入到一千多年前的那场战事。他知道这场战事的结局，他也曾无数次地亲临生死相间的大战与恶战。但唐令仪的音符与旋律征服了他，他开始为项羽的命运焦心。要知道，军伍中从来都是以成败论英雄，项羽再勇，吕文焕瞧不起他。可这一次，他的感情破天荒地倾向了楚王。

楚歌泛起，爱姬别离，随着四弦一"划"，陡然急刹，长剑落地。万骑戛然而止，天地俱寂。很长时间，吕文焕与唐令仪都没有吱声。良

久，吕文焕按捺不住激动，道："在娘子的琵琶弦上，文焕看到了另一个项羽。"

唐令仪轻轻一笑道："项羽还是那个项羽，但夫君已不是那个夫君。"

吕文焕愕然道："娘子的意思是……"

"世间事，最重气节二字。"唐令仪收起笑容，"俗人皆以成败论英雄，殊不知史笔如铁，人心如镜。"

吕文焕省悟道："娘子的意思文焕明白了。汉王虽然成就霸业，但弃子烹父，人伦背离；楚王固然兵败乌江，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唐令仪放下琵琶，起身为吕文焕满斟一盅酒道："夫君见识不凡，奴家钦佩。"

吕文焕开心一笑，举起酒盅，一饮而尽。

新婚之夜吕文焕记不清饮了多少盅酒，那晚他第一次因为饮酒而酩酊大醉，但醉得畅快，醉得甜蜜。

每每想起新婚之夜，想起新婚之夜的琵琶曲，吕文焕就热血激荡。

……

唐令仪一边收拾图谱一边说道："待奴家谱好了新曲，到时请夫君教正。"

"娘子客气了，"吕文焕帮唐令仪将琵琶放入箱匣，"文焕对音律一窍不通，哪来教正一说？"

唐令仪笑问道："夫君可知俞伯牙与钟子期么？"

吕文焕摇头道："不知。"

唐令仪与吕文焕一起走向膳厅。

"钟子期不会操琴，但会听琴。伯牙的琴音志在高山，钟子期说'巍

巍乎若泰山’；伯牙的琴音意在流水，钟子期又说‘洋洋乎若江河’。只要伯牙心有所念，钟子期便意有所得。”说到这里，唐令仪甜甜一笑，“夫君不会操琴，但夫君是奴家的知音……”

吕文焕心尖一颤，想起鄂州都统司的虚籍冒领，双腿陡然沉重起来。下午商议，决定借用鄂州都统司虚籍冒领军饷之机，对鄂州都统司所属七军予以整编。所谓整编，说白了就是将鄂州都统司的七个军全部纳入安抚司直接统辖，此举势必剥夺唐永坚的都统大权。

如何向娘子说呢？膳厅里，吕文焕一边扒饭一边想。

“夫君今日有心事？”唐令仪停箸问。

“我……能有什么心事？”吕文焕遮掩道。

“莫非因为鄂州都统司冒领了军饷，夫君难以处置？”唐令仪又问。

“娘子……如何得知？”吕文焕大为讶异。

唐令仪没有回答，她放下双箸，神情凛然道：“奴家嫁给了夫君，即是夫君的人。夫君主政襄阳，当以国事为重。兄长治军不严，应按律处置。夫君若是顾念奴家，即是徇私枉法……”

在唐府，唐永坚一整天坐立不安，心事重重。娘子赵氏关切地问道：“夫君今日这是怎么啦？”

唐永坚不答。直到唐忠杰晚上回来，赵氏才弄清原委。

赵氏是江陵一位富商之女。祖上与太祖皇帝一脉，大宗正司的册籍上有她的名字。赵氏温柔贤良，从不介入夫君的事务。随着年事渐高，赵氏行善信佛，清心寡欲。但这一次听说各军贪墨军饷，赵氏震惊之余，忍不住责备道：“夫君是朝廷命官，岂能纵容部属胡作非为？”

唐永坚诉苦道：“娘子不知，鄂州各军，虚籍冒领由来已久。当年打算军费，主要是清算高达，只稽核了忠武军。”

赵氏道：“如此说来，夫君当年未能如实禀报，更有责任。”

“自家是有责任，可自家若是如实纠举，岂不要开罪军中所有将

领？”唐永坚点头承认，又叹了口气道，“虚籍冒领，我唐永坚又何曾贪得一文半文？”

赵氏心情沉痛，官军贪腐如此，日后如何守得了襄阳？坐在一旁的唐忠杰对赵氏道：“阿妈无须埋怨爹爹，爹爹也是迫不得已。鄂州七军，各军均有虚籍。爹爹若要清廉，必定责罚众人。若众人受到责罚，到时虏人来犯，谁为爹爹拼命？”

“杰儿说的什么话？！”赵氏斥责道，“莫非只有容忍军中将领贪墨军饷，虏人来了才会上阵杀敌？”

唐忠杰将求援的目光投向唐永坚，唐永坚却道：“你阿妈说得对，你爹爹身为都统，有纵容之过。”

赵氏正色道：“奴家以为，夫君应速速前往安抚司主动向吕文焕坦陈一切，以求得到朝廷宽宥。”

对于各军虚籍冒领，唐永坚既感到内疚，又深为后怕。唐永坚清楚，只要吕文焕一纸奏本，他立马就会递解京师。但是，要他向吕文焕请罪，他做不到。按宋制，都统仅比安抚使低一格，相当于安抚副使，何况吕文焕是他的妹婿。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唐令仪，谁知一天过去了，家妹也没有捎来只言片语。

“夫君若是继续迟疑，就是第二个高达。”

赵氏还要说什么，侍女柳儿在门外提醒，说时辰到了，该上香了。

赵氏起身去了佛堂，临走前叮嘱唐忠杰：“你爹爹遇事踌躇，易受军中将领左右。你是儿子，应该多帮爹爹赞画。”

唐忠杰连连点头应承。

待赵氏走后，唐忠杰遂将今日与各军统制商议的经过叙说一遍。当唐忠杰说到要将吕文焕逐出襄阳时，唐永坚大吃一惊：“这……这如何使得？！”

“有何使不得？吕文焕不走，对各军虚籍一事断不会善罢甘休！”

也是，吕文德原本就想着侵夺都统司兵权，此时抓住了软肋，断不

会不了了之。

唐忠杰又道："即便不能赶走吕文焕，也要吕文焕自顾不暇。"

良久，唐永坚讷讷地道："可不许……做什么违法的事体。"

唐忠杰自信满满道："爹爹只管放心。"

很快，鄂州制司派人送来回复，同意合军，着革去唐永坚的鄂州都统职衔，降为统制，所辖七军由安抚司统一整顿。将佐升迁、兵力配置等具体事宜由安抚司自行处置。至于鄂州都统司的员额虚籍，制司可暂不上奏朝廷。

吕文焕读罢制札喜不自胜，当即召来王登商议合军细节。

王登问道："安抚是想要五根指头，还是一只拳头？"

"何为拳头？何为指头？"吕文焕不解。

王登道："若保留原有的将领，虽是整编，却如同五指伸开；若打乱建制，重新编组，任命忠勇可靠者为将，便是五指收拢。"

"文焕当然要一只拳头！"

"安抚想要拳头，就须当机立断，万不可心存悯惜。"

吕文焕赞同道："参谋官说得对。"

"既然安抚决心已定，王登有如下建议。"

"愿闻其详。"

"将鄂州戎司七军编为三个军，统一军号；从神勇军中挑选将才，任各军统制及将官之职。"

"唐永坚如何安置？"吕文焕问。

"待整编完毕，以贪墨罪上解朝廷。"

吕文焕不由得张大嘴巴。

“唐永坚不可留在襄阳！”

王登所言不无道理，只有赶走唐永坚，襄阳兵马才会高度统一。然而，以交给朝廷治罪的方式赶走唐永坚，吕文焕无论如何下不了这个决心。

“唐永坚并无大恶，”吕文焕以商量的口吻对王登道，“贪墨军费也是各军统制所为。一旦上解朝廷，将会远谪蛮荒之地，是否暂留襄阳，以观后效？”

王登问：“留在襄阳，出任何职？”

“鄂州都统司编为三个军，可命唐永坚为一军统制。唐永坚在鄂州都统司二十余年，将领中多有人缘，留在襄阳，有利于稳定。”

说到底，王登只是幕僚，见吕文焕坚持留下唐永坚，遂道：“安抚既然认为将唐永坚暂留襄阳利大于弊，下官自是收回建议。”

接下来，经过一番磋商，鄂州都统司的右军与后军合并，称神虎军；虎翼军与左军合并，称神翼军；前军、中军、突骑军合并，称神策军。加上水军与神勇军，一共五个军。

为避免夜长梦多，次日黎明，吕文焕将所有统制以上将领召入安抚司。平日显得肃穆清幽的北街人喊马嘶，刀枪林立。官厅内，吕文焕端坐堂上，唐永坚位于左侧，王登位于在右侧，赵真、王达、武荣、童明、张汉英、牛富、张喜、张玘、李瑛、徐麟、王祀等立于堂下。

“自鞑虏兴起以来，襄阳迭遭蹂躏。为光复襄阳，数以万计的大宋儿郎战没在汉水两岸。近年来鞑虏苦于内乱，无暇南顾。但鞑虏亡我之心未死，襄阳城下终有一战！夏贵兵败五凤山即为前兆。”突然，吕文焕提高声音道，“可襄阳城内，居然虚籍兵员，冒领军饷！”

众将领一齐低下脑袋，鄂州都统司的将领更是大气不敢出。

“制司有令，此事必须从严惩处，不得姑息。”吕文焕从案头拿起一份文件，起身宣布，“着革去唐永坚的鄂州都统之职，降为统制；张汉英、徐麟、牛富、张玘降为副统制；张喜、李瑛、王祀降为统领。”

宣读完毕，唐永坚还不明所以，吕文焕回头对他道："唐太尉，入列！"

唐永坚这才大梦苏醒一般，缓缓站起，来到堂下。

吕文焕继续道："为了加强襄阳守备，经制司允准，鄂州都统司七个军缩编为三个军。"

接下来宣布合军方案、新的军号和各军统制、副统制人选：赵真为神勇军统制，王仙为副统制；武荣为神虎军统制，牛富、张汉英为副统制；唐永坚为神策军统制，吴旺、张玘为副统制；童明为神翼军统制，徐麟为副统制。神虎军驻守樊城；神翼军防守襄阳北门；神策军防守襄阳西门；神勇军防守襄阳东门与南门。

吕文焕刚刚宣布完毕，一名偏将气喘吁吁地进入帅司报告："南门外涌来大批兵士，高喊着要见吕安抚。小将已将南门关闭了，等候安抚处置。"

"大批兵士？"吕文焕皱着眉头问，"来自哪个军营？"

"经小将瞭望，来自鄂州戎司的左军、虎翼军和突骑军。"

偏将话音未落，鄂州都统司的将领们顿时大哗，一个个吵嚷着往外走。吕文焕大喝一声："来人！"

黑杨率一队卫士奔入厅内。

"当职去一趟南门，这儿的人谁也不得离开帅府！"吕文焕厉声说罢，大步出门飞马而去。

此时，南门外已经聚集了数千兵士。远处，还有三三两两的宋军士兵往南门会集。这些士兵身穿衣甲，未带兵器，在城外席地而坐。当吕文焕出现在敌楼时，坐在地上的兵士忽然站起嘶喊道："我们要见吕安抚！"

"开门！"吕文焕命令南门偏将。

"安抚这个时候出城，小将负担不起……"偏将十分为难。

吕文焕叱道："我乃大宋安抚使，难道还信不过大宋军人？"

偏将无奈，只得将城门打开。

吕文焕走下城楼，步过城壕，高声道："我就是吕文焕！你们有何请求，尽管向我诉说。"

也许慑于吕文焕的威名，兵士们禁不住后退数尺。

"是不是有人瞒报了你们的军功，或是克扣了你们的粮饷？或者你们的官长不恤下属，奴役兵士？"吕文焕又问。

一个年纪较长的兵士回应道："吕安抚，没人瞒报我们的军功，也没人克扣我们的粮饷，更没人役使我们……"

闻言，吕文焕厉声喝问道："既如此，你们为何要擅离防地？"

年纪较长者不慌不忙地道："安抚虽然没有克扣我们的军饷，可安抚发给我们的军饷一多半是会子。在这襄阳城里，会子买不了柴米，买不了油盐，等同一张废纸。"

一个疤脸兵士叫嚷道："会子买不了东西，跟克扣军饷有什么两样？"

侍立在吕文焕身后的偏将对兵士们道："三分铁钱，两分铜钱，五分会子，这是漕司的规定。"

偏将不说则罢，刚一说完就炸锅了。疤脸兵士嚷嚷道："你们听听，你们听听，他们果真是三分铁钱，两分铜钱。我们呢？我们是两分铁钱一分铜钱，七分会子！"

闻言，吕文焕大吃一惊，原来，这些兵士是冲着军饷来的。军饷直接由漕司调拨，可兄长兼着湖广总领，在军饷的发放上一直存有私念。

"静一静，诸位静一静，神勇军与鄂州诸军军饷不一，当职实在不知。"吕文焕待兵士们的情绪稍微平静下来，大声道，"可今天，我吕文焕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宣布，自本月起，襄阳各军均为五分会子，五分铜铁钱。前三个月军饷也按五五各半发放，多出的两分会子由安抚司负责兑换。如此处置，众位袍泽是否满意？"

年纪较长者问道："安抚是说，兑换近三月多发的两分会子？"

"是的。"吕文焕点头道。

"过去多发的两分会子怎么办？"年纪较长者又问。

吕文焕没有想到鄂州都统司的兵士们还要兑换过去多发的两分会子，他隐隐觉得，今日兵士们发难，恐怕有来头。

"过去多发的两分会子不是文焕职分内的事情，"吕文焕斩钉截铁，"文焕无能为力。"

闻言，疤脸兵士叫了起来："安抚是襄阳最高官长，我们不找安抚找谁？安抚要是无能为力，那就叫一个能主事的官长来！"

年纪较长者依然不慌不忙："这些年来，我们每月多领两分会子，安抚算一算一共是多少？如今朝廷行兑换法，十七届会子差不多一文不值，安抚你说怎么办？自家们不找安抚兑换，莫非要自家们去鄂州找制帅不成？"

疤脸兵士附和道："对对对，安抚若是做不了主，自家们就去鄂州。"

吕文焕明白了，鄂州都统司的兵士们是在借军饷发放不公，给自己出一道无解的难题。兄长总领湖广财赋已经四年，鄂州七军四年来一直多领二分会子。可是，若要将这二分会子兑换成铜钱或者铁钱，吕文焕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但他若不能将兑换会子一事在襄阳解决，任由兵士们闹到制司，不仅自己难辞其咎，兄长也会受到牵连。

吕文焕浑身一热，慨然道："好，当职答应你们，过去的两分会子全部予以兑换。"

闻言，几千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吕文焕。

"当职即使出售官邸，也绝不食言！但是，"吕文焕脸色突然一变，厉声道，"你们必须即刻返回军营，若再擅自行动，按军律严惩！"

第八章　榷场阴谋

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二十六日，皇太子赵禥继位，同时下诏征求直言，大赦天下。散朝后，谢道清召贾似道入宫，将朱熠、皮龙荣改立储君的奏折递还给他。贾似道清楚，朱熠、皮龙荣的仕途到头了。

谢道清问："朱熠、皮龙荣离开政府，何人继任？"

在执政的人选上，贾似道已有考虑，只是碍于臣规，他没有主动提及。见谢道清问起，贾似道回道："臣以为，江万里可任参政。"

"江万里为人忠实。"谢道清点了点头，又问，"丞相可还有其他人选？"

贾似道故意迟疑。

谢道清催促道："奴家孤陋，卿可直言。"

贾似道稍作沉吟后道："叶梦鼎可任枢密使。"

"叶梦鼎是耿直之臣。"谢道清再次点头认可。

沈炎不久前病逝了，执政大臣还须增补一人。但贾似道清楚，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了。谢道清虽然表示了肯定，心底却是微微一怔。贾似道推举的两名执政，一人是他的同乡，一人曾是他的幕僚。

"马廷鸾如何？"谢道清提出人选。

马廷鸾曾为太子授书讲学，是东宫旧人。贾似道连忙点头："马廷鸾学识深厚，为人刚直。"

然而，新的宰执班子第一次议事，就生出了矛盾。贾似道提议，宰执大臣集体进谏，请谢道清垂帘听政："新皇如此弱智，唯有请太后垂帘，共理国事。"

可叶梦鼎第一个就反对："圣上已二十有五，太后垂帘，传扬出去有辱圣上名声。圣上名声有亏，当是国家名望受损。自家们身为大臣，应以国家名望为重。"

任过太子师的马廷鸾当即支持叶梦鼎："自古垂帘，均为皇帝冲幼。如今圣上正值弱冠，当独自秉政。"

闻言，贾似道问江万里道："参政以为呢？"

江万里内心里不同意太后垂帘，但他清楚贾似道的性格，已有两名执政持有异议，自己若明言反对，贾似道恐怕会激愤起来。今日是政事堂第一次议事，断不能生出龌龊，他咳嗽几声后轻声道："圣上童心未泯，理应太后扶持。只是……虏人一旦知晓真相，会不会觑觎我朝？"

马廷鸾明白江万里的用心，紧接着道："江丈说得是。皇帝二十五岁尚不能主政，若是传到虏人那里，难免生出觑觎之心。"

宰执四名，有三人不同意太后垂帘，贾似道心中大为不快，遂沉下脸道："太后若不垂帘，虏人就不会觑觎？理政要善于变通。不变通便是泥古，泥古同样坏国。"

这话无疑很重，不仅叶梦鼎受不了，就连江万里的脸色也挂不住。贾似道又冷冷道："既然诸位相公不愿请出太后，下官一人上奏。"说完，头也不回步出政事堂。

江万里苦苦一笑，摇头道："贾相公帅边多年，心气甚高。"

叶梦鼎和马廷鸾闻言，均沉默无语。

谢道清收到贾似道请求垂帘的札子已是腊月末，她看完后久久没有说话。对于贾似道，谢道清原来知道的不多。贾似道从一名未入流的司仓，到官居一品，其中的故事谢道清只是听人传闻。直到贾似道回京主政后，她才亲眼看见贾似道的为人。贾似道有才，也有胆。治理米市居然将制裁的刀斧指向自家兄长，可见其胆魄非同一般。对于治理米市，谢家多有怨言。谢道清一再劝解，说丞相理国，殊为不易。然而，在她内心里，贾似道过于强势。

就在景定五年秋天的一个夜晚，赵昀的一番话令她毛骨悚然。

那天正要安歇，一名内侍突然来到慈元殿，说圣上要见皇后。快交三更天了，圣上传召会有什么急事？当谢道清匆匆赶到福宁殿时，只见久病的官家半靠在榻上，红光满面。要知道，前几日官家粒米未进，已

经气息奄奄。

谢道清一见，惊问道："官家……可是大好了？"

董宋臣告诉谢道清，刚才圣上说饿，还喝了半盅参汤。

"不会好了，这是回光返照。"赵昀向谢道清招手，"来，坐过来。"

董宋臣搬来锦杌，放在榻前，谢道清坐在赵昀的身边。

"朕心底清楚，来日无多了！"赵昀低声道。

对于官家，谢道清爱恨交织。爱他，因为他是九五之尊；恨他，因为他薄情寡义。只是现在随着年事渐高，满腔恨意才渐渐淡薄。

"官家这是什么话？"谢道清轻抚着赵昀干枯的手臂道，"前日里来的那位茅山道长不是说了么，官家福祚比高宗爷还长。"

"朕是天子，知道自己的命数。"赵昀一笑，接着叹了口气道，"死不足惧，堪忧的是国事。朕死而有憾，难于瞑目。"

谢道清静静地望着赵昀，轻声问："官家……莫非有要事嘱托？"

赵昀点了点头："嗣君智弱，朕思来想去，国事唯有托付给圣人。"

谢道清一愣道："官家托付非人，奴家一介女流。"

"圣人切莫推辞。朕观圣人天资良善，敏达聪慧，非一般人可比。"

谢道清顿了一下问："官家何不托付给贾似道？他是丞相。"

闻言，赵昀摇了摇头，静了片刻低声道："贾似道兵权过重，不得不防。"

"贾似道……兵权过重？"谢道清如闻惊雷。

赵昀目光如炬："四川刘雄飞，京湖吕文德，两淮李庭芝，朕的半壁江山都在贾似道的掌控之中，兵权能不重么？"

谢道清久久地看着赵昀。心想官家对贾似道是何等信任与器重，想不到在心底却是对贾似道最不放心。

赵昀直视着谢道清，又道："我不在了，贾似道只可加恩，不可专权。圣人切记。"

谢道清轻轻点头。

"太子有圣人辅佐，可保帝位无虞。"赵昀的目光渐渐柔和下来，宛如呢喃。谢道清一时心底很乱，她想婉拒，但开不了口。

"只可惜，太子已然成年，圣人有辅佐之实而无辅政之名。"突然，赵昀欠起身子，一把捉住谢道清双手，"朕这一生，最对不住的即是圣人。若有来世，仍与圣人牵手做夫妻。"言讫，两行浊泪从眼窝缓缓溢出，滚过脸颊。

面对官家的两行浊泪，谢道清原谅了他的一切，包括数十年的冷漠和不堪入耳的荒唐。然而，赵昀临终前的又一安排，又使得谢道清如芒在背。

"朕一旦晏驾，荣王可代朕号令禁军！"赵昀告诉谢道清，为制衡贾似道，他已传召殿前司都指挥使韩震及荣王赵与芮。

闻言，谢道清渐渐身子发僵，一股奇寒分明正从脚底升起。官家只是在制衡贾似道吗？既是，又不全是。谢道清清楚官家的用意。政事交给她处理，天子之位由荣王掌控。官家料准，他一旦驾崩，请求更易储君的大臣不少，他必须确保太子登基并传之后世，而要确保太子登基和传之后世最为可靠的人就是荣王。荣王拥有了六万禁军，将是太子最为坚强的后盾。

或许，先帝肯定还料到太子继位，也有人力谏自己垂帘。所以先帝有言在前，要自己"有辅佐之实而无辅政之名"。

想到此，谢道清心头泛起淡淡的悲哀。而这一切，她又不能向外人透露。沉默良久，谢道清冲贾似道浅浅一笑道："奴家垂帘，不合仪制。"

贾似道回应道："有什么不合仪制？'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

制’。”

谢道清依旧笑着，可笑容里略带苦涩：“话虽如此，可仪制在，谁人奈何？”

贾似道激昂道：“只要太后意志坚定，微臣忠贞不贰。”

“丞相开明，但世人都不似丞相。”

贾似道语塞了。他想起叶梦鼎、马廷鸾，还有江万里。政事堂如此，朝堂上恐怕更是如此。从宫里出来，贾似道深深打了个寒噤。

转眼即是年关，这是一个没有多少喜庆色彩的新年。虽然有不少人家更换了桃符，贴了年画，也放了爆竹，但临安人的脸上缺少舒心的笑容和无虑的光泽。在他们看来，天子患有惑疾，属阳气不足。世间万物，有阳气才有生机，才有春来葱绿和秋来金黄。天子没有阳气，万民哪有福祉呢？

大内也是一样。新皇登极，特命内府购回了不少红蜡。年夜间烛光齐放，偌大的皇城金碧辉煌。可仔细一看，这些在烛光中游走的内侍和女官，一个个神情忧郁恍惚。内侍、女官与庶民不一样，新帝就在他们身边，言行举止一清二楚。先皇在世时，对太子管教严格。太子除了愚钝，很是拘谨，说话不敢放声，走路低着眼帘，每日晨起问安，然后旁听朝政，朝会罢散，立即奔赴讲堂，听大臣们说经论史。赵昀还经常抽查功课，回答不出则亲自剖析，连续多日回答不出则疾言厉色，每逢这时太子便满脸惊恐，战栗不止。可是，太子自从穿上龙袍，就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先皇还未归葬山陵，赵禥就搬进了福宁宫。自此，福宁宫里淫声浪语不绝。有时候内侍和宫女们不堪入耳，退至宫外。赵禥智力不高，性事却极其彪悍，皇后、嫔妃、宫女都是他宣淫的对象。床榻、交椅、锦杌，御案都是交媾之地。试想，天子如此不道，天子身边的人怎不忧心忡忡？

正月初九，在谢道清的一再督促下，赵禥终于临朝视事了。天色微明，众大臣依序进入皇城。来到垂拱殿，伫立良久，才听得净鞭三响，赵禥在董宋臣及一班内侍的导引下姗姗而至。也许睡眠不足，赵禥面色萎靡，双眼惺忪，登上御座，仍禁不住长长打了个哈欠。

群臣跪拜在地，恭祝圣躬万福。

礼毕，内官宣道："圣上有旨，新年改元，是为咸淳。"

接着宣诏，尊谢道清为皇太后；命马廷鸾兼侍读；加封荣王赵与芮为太师，武康、宁江两镇节度使。罢朱熠参知政事兼枢密使之职，出知建宁府；罢皮龙荣参知政事之职，提举洞霄宫……

诏书宣读完毕，内官又道："有事百官奏来，无事散朝。"

殿堂无声，内官正要宣布散朝，贾似道突然趋前道："臣有事要奏。"

"丞相请讲。"赵禥见是贾似道，来了精神。

"臣请求推排经界。"

贾似道话音一落，殿堂更静，赵禥痴痴地不知如何回答。

贾似道声音高亢道："先帝在世时行'公田法'，得田三百余万亩，获粮二百余万石。臣估摸着在两浙和福建施行推排经界，可得田亩不止千万。按十分税一，将增收粮食一百万石以上。有了四百万石粮食，能赡养四十万正兵。我朝要是有了四十万大军，何惧鞑虏？"

所谓推排经界，即丈量田亩，确立等级，造册登记，以公平田赋。次举由赵鼎首倡，绍兴议和后曾一度在全国推广。由于阻力太大，最后无果而终。孝宗时期，也曾在福建漳州试行经界法，由朱熹主持，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江万里、叶梦鼎、马廷鸾心中清楚，推排田亩，其阻力不亚于公田法。公田法仅限于浙西六郡，而经界法将涉及三路，困难之巨和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丞相绕过政事堂直接向皇帝提出，因为皇帝性拙，不明事由，容易获准。

果然，赵禥兴奋起来："可得四百万石粮食？可养四十万大军？这好啊丞相！"

江万里与马廷鸾没有吭声，他们是江西人，贾似道提出推排经界的地方是福建和两浙。

叶梦鼎出班道："陛下，丞相之议不可谓不好。可福建山大人稀，

土地贫瘠；两浙多次推排经界，土地已经确实。若为此劳师兴众，空耗财力。”

此次推排经界，贾似道只选定福建与两浙，要的就是江万里与马廷鸾保持缄默。

贾似道转向叶梦鼎，疾声道：“叶相公是朝中老臣，岂能不知朝廷几度推排田亩收效甚微？当年，高宗帝制定《经界法》，为的即是核实田产，厘定赋税。然而百年以来，只见朝廷鼓励垦殖，未见国库增加银两，起因就在于存在大量隐户。如今，隐户已成为当朝一大痼疾。欲提振国势，当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

贾似道的慷慨激昂，听得赵禥兴奋不已，他话还未完，赵禥高叫一声道：“贾卿，推排经界，朕准了。”

转眼间，郝经一行在真州羁留六年了，忽必烈两度派遣详问使奔赴扬州均不得要领。使团家眷成日询问，弄得各级官府狼狈不堪。消息上报忽必烈，他也异常烦恼。

这一日，郝经的亲眷千里迢迢来到燕京求见忽必烈，这次是他的二哥郝彝。郝彝一袭黑衣，头裹孝巾。安童禀告忽必烈，郝老孺人归天了。

郝彝禀道：“三弟出使江南未回，母亲每日以泪洗面。去年，终于病倒在床。上月起便开始呕血，有时数勺，有时半碗，临终前几日昏迷不醒。可昏迷中仍不时念叨，我家小郎可回来了……”

忽必烈听完郝彝的讲述，心底百般不是滋味，道：“你家兄弟为国出使，可恨江南无信，至今未见回返。郝卿放心，朕这就再派使臣赴江南交涉。”

“大汗若再派使臣前往江南，我与两位堂弟请恩准同行。”

忽必烈允准。

蒙古国至元三年，也就是南宋咸淳二年，忽必烈再次派出使团奔赴江南，查询郝经等人。

蒙古国使团被囚真州，李庭芝心中一直忐忑。尤其汗廷几度来人详

问，弄得他十分紧张。时间长了，值守兵将、当地官吏、往来商贾，都知道忠勇军军营内扣押着虏人。倘若再有详问使来，难保不获悉风声。有幕僚建议行招诱之策，让郝经一行归顺。李庭芝一听大喜，命张世杰护送郝经来扬州制司。

六年了，李庭芝与郝经从未谋面，但郝经的为人李庭芝是知道的。郝经羁押真州期间，每日除了读书就是著文，据说已写成一部《续后汉书》。

真州距扬州不远，没几日张世杰便护送郝经来到扬州城外，李庭芝闻讯出郊迎接。

“来人可是郝学士么？”李庭芝未穿公服，身着灰布直裰，头戴东坡巾，足蹬云头靴，恭恭敬敬上前问。

郝经走出辇车，答道：“来人没有学士，只有罪囚。”

李庭芝脸色一辣，讪笑着道：“先生这是哪儿话？先生才高八斗，名满河东，是蒙古大汗帐下的第一谋士，哪来罪囚一说？”

郝经昂然挺立，问道：“你是何人？”

“下官李庭芝。”

郝经这才行了个无礼喏：“原来是李制帅，得罪，得罪。”

进入扬州，馆舍早已备好。郝经见馆舍周围全是甲兵，笑着对李庭芝道：“制帅多虑了。伯常一介书生，除了骨头几无用处，就是想跑也跑不了。”郝经表字伯常。

“先生见外了。先生安危，下官职责所在。”

当晚李庭芝做东，在得月楼设宴为郝经接风。得月楼紧傍瘦西湖，五月春风荡漾，花香扑鼻。瘦西湖上灯火璀璨，笙歌缥缈，仿佛仙境。

郝经慨然赴宴，大盅饮酒。席间，李庭芝问道：“据闻，学士在大漠生活了数年，蒙古人的马奶酒可饮得习惯？”

郝经道：“起初不大适应，日子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

李庭芝摇头道："在下官看来，汉人饮酒，还是米酒最为可口。"

郝经知道李庭芝话里藏有深意，道："二者各有千秋。米酒甜腻；马奶酒膻腥。米酒滋阴；马奶酒壮阳。"

李庭芝再次摇头："学士谬也，汉人的酒与蒙古酒岂可同日而语？"

"都是壶中之物，本性别无二致，一为祛寒驱邪，二为消愁解忧。"郝经一笑，突然将话挑明，"制帅今日召见伯常，恐怕意不在饮酒？"

李庭芝哂然道："庭芝久闻学士大名，早有结交之心。今日请学士来扬州一叙，以慰平生之念。"李庭芝饮几盅酒，又问，"据说学士著有《续后汉书》数十卷？"

"此事不假。"郝经点了点头。

"学士为后汉续篇，是崇曹抑刘，还是崇刘抑曹？"

"伯常既不崇刘抑曹，也不崇曹抑刘。千里江山，贤者为主。"

"学士治史，岂无正邪之分？"

"在伯常眼里，只有世道人心。"

李庭芝沉吟片刻，开门见山道："学士祖籍陵川，两百年前即是大宋的河东之地，论起来学士也是大宋子民。如今学士南来，理应回归本朝。"

郝经将脑袋一摇，哈哈大笑道："哪里还算得本朝，大宋帝脉早已移花接木了。"

李庭芝略略一怔，辩解道："虽有过继，仍是赵姓嗣脉。"

郝经反问道："过继也算帝脉？为何天子嗣位，传嫡不传庶？"

李庭芝一时语塞。

次日用过早膳，李庭芝陪郝经于瘦西湖边散步。五月的扬州，最是

烂漫时节。扬州宜杨，或五步一棵，或十步成双，无风自摇，窸窣有声。尤其琼花，或淡红，或浅黄，或洁白，一簇簇，一树树，琳琅满目，宛如仙境。

“学士认得此花么？”李庭芝问郝经。

郝经的确不识，遂摇头道：“伯常不识此花。”

李庭芝道：“此为琼花，俗话说，‘维扬一株花，四海无同类’。”

“是么？”郝经好奇地停住脚步。

“扬州琼花，独步天下。”李庭芝道，“据传，隋炀帝就是为了观赏琼花而开凿了运河。”

郝经欣赏着琼花，道：“为赏花而开凿运河，这杨广也算是性情中人。”

李庭芝道：“隋炀帝开河赏花失之于考，但先帝仁宗将琼花移植于东京御花园中，憔悴无芳，却是事实。”

“有这等奇事？”

“南渡后寿皇又将琼花移栽于重华宫内，也是枝瘦叶黄，无花无蕾。”

郝经没有答话，顿悟李庭芝又在借花言事。

果然，李庭芝说道：“庭芝据闻，学士未入大汗潜邸之前，专治六经，潜心伊洛。学士有如这琼花，根在汉地。如今委身虏廷，是琼花他移。望学士深思。”

“制帅过誉了。”郝经不慌不忙应道，“琼花是何等高洁之物？伯常岂敢与琼花相比？伯常蒙大汗不弃，收于麾下，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返回馆舍，李庭芝决定将话题挑明，遂挥退随从，对郝经道：“朝廷有旨，学士若愿归国，当位列执政。”

郝经毅然摇头："承蒙宋主错爱，伯常不是朝秦暮楚之人。"

"诚如学士所言，大汗虽然于学士有恩，可学士是汉人，学士的根毕竟在朝廷。"

"制帅此言差矣！"郝经愀然变色，"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忽必烈为世间少有的贤明之君，所以伯常的根在汗廷而不在宋廷！"

"如此说来，学士无意回归宋室？"李庭芝脸色一沉。

"伯常身为国使，为'弭兵、通好、息民'而来。"说罢，郝经从袖中掏出一道札子，递给李庭芝，"请制帅代为上呈贵国皇帝。"

李庭芝接过一看，是一道《上宋主书》。郝经羁留真州期间不知上过多少书札了，有《与宋国丞相书》，有《与宋国枢密院书》，均泥牛入海。当然，也有《与两淮制司书》。

对于郝经一行被拘，李庭芝的心情是矛盾的。李庭芝认为，郝经一行是为议和而来，没有理由无端拘禁。何况"弭兵、通好、息民"，于宋廷有百益而无一害。可贾似道对他一再下达密令，既不得放还，又不准进京。

"学士难道就没有想到后果么？"李庭芝沉着脸又问。

"什么后果？大不了一个死字！可制帅想过后果么？"郝经反问李庭芝。

李庭芝当然也想过后果，每每都汗流浃背。

"大汗示意'弭兵、通好、息民'不成，接下来即是杀伐与征战！"郝经霍地起身，铿锵道，"到时尸山血海，生灵涂炭，制帅将是千古罪人！"

说服郝经不成，李庭芝又把目光投向其他人。蒙古使团成员很多，若能招诱一部分人归顺也行。李庭芝吩咐张世杰，对蒙古使团予以分化。

一日，张世杰来到扬州，说蒙古副使刘仁杰意欲归顺。

“他为何归顺我朝？”李庭芝问道。

张世杰回道：“粗茶淡饭，不闻肉味；棘墙钥户，形同幽禁。时间一长，寻常人哪里苦熬得住？于是就有了归顺之心。”

李庭芝听罢，连忙赶往真州。

在真州官厅，李庭芝见到了刘仁杰。这是一个年近五旬的老头，脸颊消瘦，身材单薄。李庭芝吩咐看座，问道：“刘副使善识时务，当职将上奏朝廷，给予恩赏。”

“我不要恩赏！”刘仁杰突然叫嚷起来，“我受够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见我的父母妻儿！五年了，我没有他们的只言片语！我实在是受够了……”

李庭芝静静道：“这个容易。到时候我朝派人北上，将刘副使的家眷接到江南。”

“此话当真？”刘仁杰顿时眼放光芒。

李庭芝以肯定的口吻回道：“不仅接来刘副使的家眷，但凡归顺我朝的使臣，都可以阖家团聚。”

刘仁杰兴奋道：“既如此，我这就回去告诉苟道宗他们，一起归顺宋国。”

“愿意归顺我朝的有多少人？”

刘仁杰扳着指头算了一遍，总共有六七人之多，将近使团人员一半。

“刘副使若是说动如此多的人归顺我朝，当是大功一件！”

李庭芝当即许三日为期，三日后凡归顺者一同前去临安领恩受赏，愿做官者做官，愿商贾者商贾，既不愿做官也不愿商贾者，发放赏钱，安度余年。

刘仁杰被官府连番叫出，引起了郝经的警觉。郝经命都管成玉紧盯刘仁杰的一举一动，同时吩咐使团其他成员暗做准备，预防刘仁杰图谋

不轨。

这天傍晚，夕阳残照，霞光如血。郝经将刘仁杰叫到面前问："刘仁杰，你整日与苟道宗等人嘀咕，有何见不得人的事体，莫非想要背反汗廷不成？"

闻言，刘仁杰的脸一下子白了。

郝经正色道："我等承受忽必烈大汗御旨出使江南，虽然身处困厄，但须臾不得玷污王命。一国使臣，身可辱，而志不可夺！"

刘仁杰知道事已泄密，干脆向郝经挑明："我等七人已经议定，决计归顺宋国，望学士成全。"

郝经骤然变色，斥责道："荒唐！这种叛逆之事亏你们想得出来！我正告你等，尽快收起你们的悖逆之念，我既往不咎。若继续执迷不悟，当施重典！"

这时，使团成员全都围过来了。刘仁杰涨红着脸道："既然学士把话说到这儿，我也要申说一句，是学士不善周旋，才致使我等在此憋屈了六年！自家们归顺宋国，实在是忍无可忍……"

闻言，郝经更是大怒："刘仁杰，你饱读诗书，骨子里竟是如此下作，真是愧对圣贤！"

刘仁杰脸上白一块红一块，也不管不顾了，大叫道："郝伯常，你不要逼人太甚！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休想！"郝经怒目圆睁，"我奉大汗钦命出使江南，断不能容许你们做出有悖国家的事体！"

刘仁杰也红了眼睛，跳起来道："你不许我生，便是你死！孔晋、马德璘，你们还愣怔什么？愿意活命的，便在今日！"

"大胆反贼！"郝经拍案而起，对都管成玉道，"速速将其拿下！"

幽禁了六年，人人胸中都憋着一腔怒火，如今怒火迸发，山崩地裂。当院外值守的军士听见异响，打开营房，房内已经横尸一片。由于

郝经等人已有准备，刘仁杰、苟道宗、孔晋、马德璘等七名使团成员殒命于真州军营，另有三人身负重伤。消息上报真州府厅，正在静候佳音的李庭芝目瞪口呆。

就在真州军营发生血案时，蒙古国派出的详问使已经抵达天长。天长是扬州大门，距离真州更近，李庭芝紧急命令陪同蒙古使团的制司参议官停止前行。此次出使宋廷的蒙古使团共有五人，除正副详问使外，再就是郝彝和他的两位堂弟。

郝经兄弟三人，大哥跟郝经一样自幼求学，满腹经纶，目今教授乡里。二哥郝彝却偏好武技，自幼拜崇安寺武僧虚净为师。善使大刀，人称大刀郝彝。郝彝的两个堂弟也是虚净的弟子。郝彝打算此次来到江南，第一是探听三弟下落。一旦打听准确，便悄悄将三弟劫走。

由于蒙古使团此行负有秘密使命，暂住在天长十分适宜。据事前从各个渠道获得的消息，郝经一行极有可能羁留在真州。天长距真州只有一百多里地，正好一探究竟。

制司参议官将蒙古使团安置妥善后，赶赴扬州去见李庭芝。参议官的离开为郝彝等人提供了机会，馆外虽有兵士看护，但如同虚设。再说天长属于大宋内地，守备不严，也无宵禁。待到夜半，郝彝一行收拾停当，潜出馆舍。

来到真州，军营血案很快传至郝彝耳中。听说死的全是虏人，郝彝大吃一惊。当晚，他们踏着夜色潜入军营，营房已空，只有满室褐色的血块和依旧浓烈未散的血腥……

郝彝大惊失色，跪倒在地哀号道："三弟，二哥来迟了！"

七月，详问使回返上都。忽必烈召入汗帐询问，当他听说仍未抵达临安时，脸刷地黑了："如此说来，此行依然没能见到江南国主？"

详问使为礼部侍郎王德素，小心翼翼地答道："是的。"

"江南如何答复你等？"忽必烈又问。

"两淮制置使李庭芝说新帝嗣位未久，国事繁复，千头万绪，无暇接见。还说国信使的奸细之名未能洗清，不得放还。"

闻言，忽必烈恨声不迭：“这个李庭芝，简直欺人太甚！”

商挺在一旁道：“李庭芝没这个胆。他科考出身，骨子里属于文人，拘押我方使团一定为宋廷指示。”

“对，李庭芝是奉命行事。”忽必烈点了点头，又问郝彝，“你可曾打探到三弟的消息？”

忽必烈话音刚落，郝彝大哭起来，边哭边说道：“大汗！我哥他……或许不在了！”

闻言，忽必烈身子一震道：“郝卿不在了？”

王德素解释道：“自家们估摸着郝学士一行羁留在真州，郝壮士和两位堂弟前去真州寻访。听人传言真州军营发生血案，郝壮士和两位堂弟潜入军营，只见满房间都是血迹……”

闻言，忽必烈变了神色：“死者是……什么人？”

“臣估计，定是我方使团无疑。”

忽必烈勃然大怒，一拍桌案霍地站起道：“杀我国使，这还了得！朕起百万大军，踏平江南！”

郝彝连连叩首：“大汗圣明！大汗圣明！”

“壮士请起！此仇是蒙古的国仇！江南无信、无诚、无义，朕若不灭，天必殛之！”忽必烈咬牙切齿，高叫一声，“史天泽！”

“臣在。”史天泽走到忽必烈面前。

“即日起征集兵马，调拨粮草，十日后大军开拔！”

史天泽既没有应答，也没有退下。

“史卿这是要劝阻朕吗？”见状，忽必烈厉声喝问。

“臣不敢阻止，也不会劝阻。”史天泽道，“混一天下，这是大势。何况江南无道，人心背离，理应征伐。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兵法有云：‘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

就在忽必烈发怔的当口，左丞相伯颜上前奏道：“史枢密言之有理。宋国必伐，但如何征伐还须周密筹划，详细商议。”

安童、商挺、姚枢、赵璧等人也纷纷进言，请求忽必烈暂息雷霆之怒。

在众大臣的劝说下，忽必烈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遂坐下道：“自今日起，伐宋乃我朝头等大事。如何进兵，详细议来。”

攻伐江南，蒙古人与金人一样，一是兵出两淮，二是绕道川蜀。然而，两淮距离宋廷京师太近，一旦有警，宋廷必定举全国之力予以阻击。加上有大江之险，难以抵达江南。川蜀险峻，且远离江南，一时难以动摇根本。

如今的情势发生了变化。一是川蜀残破。蜀口关隘早已为蒙军所据，宋军的防线主要集中在大江两岸。而大江沿岸的宋军，防御的重点又仅仅是几个山城。二是大理为蒙军占有。驻守大理的蒙军既可以出击广南，又能够夹击川蜀。在座的蒙汉大臣，几乎异口同声地主张先图川蜀，然后乘势东下。

就在众臣们纷纷要求攻打四川时，忽必烈已经彻底镇定下来了。兴师伐宋，从上流进兵固然其势占优，可……蒙哥汗就死于钓鱼城下，忽必烈每想到这一点心里就很不舒服。他忽然将目光投向史天泽，道：“朕记得，史卿前番说过，下江南先取襄阳？”

史天泽缓缓答道：“是的，臣说过。”

汗帐立时鸦雀无声。

忽必烈又问：“史卿建议先取襄阳，有何见地？”

“宋据东南，以吴越为根本，荆襄为其要地。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若攻下了襄阳，兵分两路，一路直下淮扬，一路渡江入湖南、江西，直趋临安。”

忽必烈突然道：“不知史卿是否记得，四川刘整也曾说过，欲平江南，先取襄阳。”

“是的。”史天泽点头。

忽必烈眼帘一扬，道：“既如此，命刘整觐见。”

公元1266年七月，上都开平一反常年，久旱无雨。天空烈日炎炎，草原暑气蒸腾，就连风也比往年懒惰了许多。此刻在大安阁内，君臣们似乎忘记了酷热，正在兴致勃勃地商讨着灭宋的方略，以至于一些侍卫停止了摇扇而君臣们毫无察觉，这场讨论的主角是刘整。

刘整是前一日抵达开平的。虽然路途劳累，但由于不知大汗为何紧急召见，夜里只迷糊了个把时辰。直到走进大安阁，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回肚里。

“如何伐宋，前时已有议论。有人主张先取川蜀，有人主张先取襄汉，还有人主张径取两淮，孰优孰劣，未见分晓。”忽必烈将目光投向刘整，“朕记得刘卿曾经说过，欲下江南，先取襄阳。”

“是的。”刘整点头应道。

“朕那日不曾听你细说，”忽必烈从侍卫手中接过长巾，擦拭着脸上的汗水，“今日专议伐宋，卿可徐徐道来。”

刘整一听，心里头顿时波翻浪涌。这些年，一想到自己和母亲的遭遇就怒火烧心。刘整要复仇，要向俞贼、夏贼复仇，要向整个江南复仇！

“宋廷偏安江南，所倚者万里大江。”刘整抑制着滚滚心潮，缓缓道，“川蜀是头，两淮是尾，襄阳为腰。虎豹虽壮，靠的是铜头铁尾，而腰部脆弱，极易摧折。襄阳位于大江中部，犹如宋廷腰脊。若是先将腰脊折断，宋廷必然瘫痪。”

大安阁内无人吭声，忽必烈打破沉寂：“嗯，将襄阳比喻为江南腰脊，有道理！”

商挺说着不同的意见道：“臣以为刘帅所言欠妥。宋廷腰脊是在鄂州，而并非是在襄阳。先取襄阳，且不说襄阳易守难攻，即便拿下了襄

阳，还要夺取若干城池后方能抵达鄂州。不攻占鄂州，不能说宋廷的腰脊已被折断。依臣看来，若说京湖为宋廷腰部，那也是熊腰。”

商挺说完，大安阁里更静，忽必烈渐渐蹙起眉峰。伯颜轻轻点头道：“商左丞所言，不无道理。”

“左丞之言确有道理，”刘整清一下嗓子，不慌不忙又道，“宋廷的中部防线重点是在鄂州，但是襄阳为鄂州屏障，至为关键。我若襄阳得手，据汉水上流，既可以南下荆门、郢州，又可以东下两淮。至于鄂州，已无关紧要。”

忽必烈蹙起的眉峰又渐渐舒展开来。

刘整稍作停顿，又道：“还有，先取襄阳，暗含机谋。”

“有何机谋？”忽必烈饶有兴致问道。

“宋廷以鄂州为腰脊，我若攻取襄阳，宋廷上下必不会太过在意。待其省悟过来，为时过晚。”

刘整说完，大安阁内有了议论。

忽必烈问道：“刘整所言，众卿以为如何？”

伯颜问道：“适才听刘元帅一番宏论，不知攻取襄阳需要多少时日？”

“小将不敢预测。”

伯颜又问：“这是为何？”

“一座城池是否坚固，关键在于何人主守。”刘整从容回答。

伯颜道：“襄阳守将为吕文焕，元帅以为可守几日？”

刘整想了想道：“小将以为，吕文焕主守襄阳，难以攻克。”

一语说罢，正在议论的大臣们顿时屏声敛息。

忽必烈叹道："如此说来，襄阳便无人可破了么？"

刘整立即转向忽必烈，轻声道："小将可破襄阳。"

安童是个不易生气的人，此时也已忍耐不住，大声呵斥："刘整，你是在奚落我蒙古国无人了么？"

伯颜更是气得脸色发青："狂悖之极！来人，叉出去！"

见蒙古大臣如此，史天泽终于忍耐不住，道："大汗，刘整是否狂悖，请恩准他将话说完，再发落不迟。"

忽必烈始终保持着冷静，他用鼓励的目光看着刘整，道："刘整，你说你可以破襄阳，有何计策？"

刘整从容答道："断粮道，绝后援，先为孤城，后为死城。"

廉希宪不以为然道："这话也就说说而已。襄阳依凭汉水，背靠荆山，如何变得了孤城与死城？！"

刘整浅浅一笑，对廉希宪道："平章只知其一。汉水由西而来，至襄阳回身向南。襄阳东、北二面为汉水阻隔。襄阳西、南二面群山连绵，大小山头不下十余座。这些山头若为宋军所据，则为襄阳屏障，若为蒙军据有，则为困敌壁垒。小将断定，襄阳守军不多，我若大兵压境，吕文焕势必收兵襄阳城内，我在西、南二面依山筑寨，屯扎重兵，不愁襄阳不绝。"

伯颜质问道："襄阳东面与随州、郢州相连，蒙军如何立足？"

"襄阳东面委实不易立足，我军只能事先在襄阳城东构筑一堡，到时派遣一军，秘密潜入，以为据点。"

伯颜哑然一笑道："元帅倒是天真，吕文焕既是当代名将，岂会允许我军在襄阳城东构筑堡寨？"

刘整不慌不忙回道："吕文焕当然不会允许，但吕文焕之上有吕文德。若吕文德允许，吕文焕便不得不从。"

"刘卿以为，如何才能使吕文德允许在襄阳东面筑城？"伯颜还要说

什么，被忽必烈扬手制止。

“利。吕文德守京湖，养兵不下十万，钱粮供给殊为不易。我朝可致书吕文德建议设立榷场，并明言榷场若设在我方境内，七分商税归我，榷场若设于宋方境内，七分商税则归宋。小将断定，吕文德必定将榷场设于襄阳。只要吕文德答应在襄阳设立榷场，我朝便把榷场设立于襄阳城东。”

听刘整如此一说，私议声再次泛起。不过，此时的私议带有明显的赞许。

刘整继续道：“襄阳东南有一山，名鹿门山。山上有寺，名鹿门寺。鹿门寺初一、十五香火隆盛，平日里也有不少香客。我朝先在鹿门山设立榷场，随后以守护货物为名构筑堡垒。待到堡垒筑成，遣一路大军直下襄阳，一路秘密前往鹿门山占据榷场，两路大军会合后，鹿门山即为襄阳之患，向东，阻绝随州、郢州应援，向南控扼汉水。”

不等刘整说完，忽必烈已经喜形于色了，他站起身一边说一边走到刘整面前：“刘卿果然为江南良将，并非浪得虚名。刘卿所言，思虑缜密，眼光独到，非常人所及！着刘整为河南安抚使，筹措攻取襄阳事宜。”

侍卫长忽剌出急忙道：“大汗，臣以为不可。”

“有何不可？”

忽剌出道：“据臣所知，刘整与吕文焕交厚，大汗断不能将襄阳战事交给刘整主持。”

刘整一听，脑门轰然一响，眼前金星万点。忽必烈也一时愣怔着。

“首战襄阳，事关重大，河南地处前沿，非枢机重臣不得当此大任。”忽剌出继续道，“臣建议，由阿里海牙主持河南军政。”

刘整一言未发，他说什么呢？此时此刻什么也不能说。他突然想起在宋廷的遭遇，莫非来到蒙古国后还要重演？

忽必烈重新回到御案前，慢慢坐下。忽剌出的话影响了他，也启发了他。良久，忽必烈颔首道：“忽剌出所言甚合情理，阿里海牙出镇河

南，签河南行省事。”顿一顿，又道，“至于刘整，朕另有任用。”

阿里海牙虽是畏兀儿人，却自幼学习汉文，熟读经史，既能上马征战，又能下马牧民。阿里海牙启奏忽必烈，人、粮、钱为平宋之本。河南地阔人稀，无法养军。围困襄阳，非数万大军不可。倘若数万大军的用度从河北、山东调运，耗费巨大。他建议将迁往洛阳一带的河南之民回迁至南阳一带，忽必烈当即同意，颁令回迁人口。紧接着，分配耕地，大兴农事。

十月的一天上午，阿里海牙来到京湖制置司，递上自己名状道：“签河南行省事阿里海牙拜会京湖制置大使。”

须臾，吏胥将阿里海牙引入公厅。阿里海牙唱个大喏，命随从献上一只木匣。

“这是何物？”吕文德端坐大厅之上问。

“制帅请瞧。”阿里海牙笑意盎然。

随从将木匣递给吕文德，吕文德打开，顿时惊住了。从军以来，他也见过不少玉器，但如此白玉他还从未见识。只见玉体洁白无瑕，宛如羊脂。一只玉佩上绘着狮头、龙身、鹰爪、鱼尾，一只玉佩上绘着凤头、鸡翅、鹤腿、孔雀尾。

吕文德清楚，对方奉送如此贵重礼物，一定有事相求，遂将木匣关闭，目光犀利地看着阿里海牙道：“说吧，你有何事。”

阿里海牙爽朗道：“阿里海牙受命主持河南军政，今日是特来拜会制帅。”

“行省远道而来，辛苦。”吕文德命人奉茶，不相信阿里海牙此来仅为拜会。

寒暄几句，阿里海牙问道：“在下观制帅容姿焕发，不知年庚几何？”

吕文德哈哈一笑道：“本帅今年六十。”

“啊呀！制帅有花甲之喜！”阿里海牙惊讶道，“这对龙凤玉佩更是

非制帅莫属！”

吕文德听阿里海牙说罢，重新打开木匣，取出玉佩反复查看，道：“看来这是个吉祥物件！”

“此玉产自西域。”阿里海牙带着恭维的神色道，“制帅请看，通体无半分儿瑕疵，浑然天成。制帅与夫人各佩一只，当是防灾却邪，延年增寿。制帅如今功成名就，当以福寿为最。”

吕文德放下玉佩问道：“莫非行省千里跋涉，就为给老夫一对玉佩？”

阿里海牙微微一笑道：“在下还有一件大事，也须与制帅会商。”

“行省请说。”

“自大汗登基以来，我国与宋朝相安无事，边境晏宁。在下想设立榷场，不知制帅以为如何？”

近两年，随着边境无战事，一些商人请求设立榷场互市的呼声逐渐兴起。吕文德原不懂商贸，听人说得多了，不免动了心思。供养十多万大军，吕文德深感压力巨大。若能从榷场获利，便能缓解用度日峻之急。

“行省所言，可以考虑。”吕文德点头。

阿里海牙高兴道：“制帅高见。榷场互市，利国利民。”

吕文德又问：“行省以为，榷场设立何处为宜？”

“榷场设立何处，由制帅定夺。”

吕文德思索，论地理位置，襄阳最为适宜。襄阳濒临汉水，交通便利。然而凡事有利有弊。襄阳为鄂州屏障，吕文德深知利害。

阿里海牙见吕文德犹豫，又说道：“下官以为，不论榷场设置在哪儿，七分商税归于属地。若是设在蒙古国境内，一是邓县，二是湖阳。”

“行省不知地理，”听说榷场设置地有七分商税，吕文德又动了心思，摇头道，“若设榷场，襄阳最为适宜。”

“襄阳？”

“对，襄阳。襄阳通衢南北，水陆两便，自是设立榷场的最佳去处。”

次日，吕文德命丘震亨陪同阿里海牙前往襄阳实地考察。当吕文焕看完制司公函，陷入了沉思。

襄阳原有榷场，可那是宋金时代，自端平二年宋蒙交恶以来，襄阳的榷场就已经废置。设立榷场，物产互市，于国于民当属幸事，何况还有商税进项。问题是襄阳地理位置太过特殊，吕文焕担心因榷场互市而影响了襄阳的守备。

“六帅莫非持有异议？”丘震亨笑问道。

既然制司已经准许，并发下了公函，吕文焕即便心存异议也只能保留：“制司有公文在此，文焕岂能不从。只是不知这榷场是设在樊城内，还是设在樊城外？”

丘震亨看了看阿里海牙，阿里海牙笑道：“自然是设在樊城内，设在城外难以保证货物的安全。”

吕文焕想，货物安全固然要紧，但樊城防务更是重如泰山，榷场一旦设立，各色人等齐聚樊城，难保没有奸邪之辈与好事之徒，便道："下官以为，榷场应设在樊城外。"

阿里海牙要的就是吕文焕这句话，故意显出为难的样子："既然六帅以为榷场应设在樊城外，明日自家与丘机宜便去选择场地。"

闻言，吕文焕疑惑道："以前不是有榷场么？"

丘震亨回道："六帅有所不知，旧日榷场位于樊城东门，河水多年冲刷，已坍塌了大半。"

次日，令吕文焕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丘震亨领着阿里海牙勘察地址，竟将榷场选在了鹿门山。

"不成，"吕文焕当即摇头，"鹿门山距襄阳太远。"

丘震亨道："鹿门山距襄阳不过二三十里地，算不得太远。"

阿里海牙道："安抚不愿将榷场设在樊城，是担心有碍城防。将榷场设在鹿门山，正好趋利避害。"

"不成不成，"吕文焕仍然摇头，"榷场应设在樊城近郊，不可深入境内。"

丘震亨不以为然道："榷场设在我方境内，反而便于控管。"

"丘机宜说得对，"阿里海牙紧随着道，"榷场设在贵国境内，人员、货物、钱财，都将由贵国控制。"

此说也有道理，榷场设在我方境内便于管控，但吕文焕总觉得放心不下，便对阿里海牙道："榷场究竟设在何处今日暂不定夺。行省回馆歇息，择日再议。"

送走阿里海牙与丘震亨，吕文焕留下王登，问道："参谋以为，榷场设在鹿门山利弊几何？"

"单从榷场来说，鹿门山当属最佳地点。"王登如实道，"鹿门山地

势高挺，便于货物囤积。山下即是汉水，通货方便。山中又有鹿门寺，初一十五香客聚集，颇有人气。”

吕文焕皱眉道：“关键是，鹿门山位于襄阳侧后。”

“正是。”王登点头，“若逢战时，鹿门山一旦为虏人所据，襄阳便有截断后援之虞。”

“不成！必须再觅地址。”吕文焕当即修书一封，派人急送鄂州。

不数日，回书抵达。令吕文焕大出意外的是，吕文德不仅同意在鹿门山设立榷场，而且还指派丘震亨负责榷场建设事宜。

尽管丘震亨握有榷场的建造大权，吕文焕并没有放弃对榷场的关注。吕文焕吩咐王登，经常以关怀之名前往鹿门山查看实情。

起初榷场很简陋，仅几排土房。渐渐随着交易规模越来越大，房舍也越来越多。几个月后，蒙古商人在距离榷场不远处筑起了一道围墙，王登赶紧将这一情况禀报给了吕文焕。

吕文焕闻讯后立即亲赴鹿门山视察。围墙位于鹿门山半腰，高约丈余，均用土砖砌成。吕文焕当即询问蒙古官员为何要在鹿门山筑墙？

“回安抚，我方货物经常失窃，筑墙是为防盗。”蒙古官员答道。

吕文焕询问宋廷官员，宋廷官员的回答却又让人生疑。宋廷官员说货物被窃不假，可每次失窃的都是蒙方货物，而宋方货物至今尚未失窃一回。

吕文焕觉得蒙方货物失窃一事过于蹊跷，借口货物失窃构筑城垣居心叵测，当即下令蒙方拆毁。此时丘震亨已回鄂州。吕文焕立即上书制司，指出蒙古商人的货物失窃之说不能成立，榷场筑墙包藏祸心，望制司予以干涉。

然而，京湖制司不仅没有干涉蒙古商人在鹿门山修筑堡寨，反而派人给安抚司送来文书，要吕文焕不得干涉榷场事务，对于蒙古商人筑墙保护货物，明言允准。

吕文焕看罢制司的公文，大叫一声：“备马！”

黑杨急问道："安抚要去哪儿？"

"鄂州！"

当日，吕文焕一行人马踏着夜色赶到随县，在驿站将就一宿，次日天明出发，直趋汉阳。

策马奔驰中，吕文焕逐渐平静下来了。襄阳作为宋蒙边境的军事重镇，鹿门山的重要性兄长不会不知。既然兄长明知鹿门山的地理位置重要，却又准其筑堡，一定是受了虏人的蒙蔽。

下午，吕文焕一行驰入鄂州城。在馆驿安顿好随从与护卫，吕文焕从侧门来到制司官邸，推山倒柱，纳头便拜："大嫂，小六回来了！"

"六弟回了？"程妙静见是吕文焕，吃了一惊，慌忙扶起，"六弟如今都是一方安抚了，还恁地行如此大礼？！"

"大嫂的养育之恩，小六没齿不忘。"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程妙静将吕文焕端详一阵，"黑了，也瘦了。小两口过得可好？"

"托大嫂的福，很好。"

"六弟当初推三阻四，这回相信你大嫂眼力了吧？"程妙静颇为自得。

吕文焕高兴道："大嫂敏慧，识人不差。"

正说间，一个沙哑的嗓门在回廊响起："听说小六回来了？"话音未落，吕文德大步走进厢房。

"还一口一个小六的，"程妙静笑着埋怨，"六弟如今已是一方帅守，该称六帅才是。"

吕文德愣了一下，笑道："对对对，是该改口了。"

"在大哥大嫂面前，文焕始终都是小六。"

用人进来送上茶饮，叙一会儿话，吕文德道："六弟一举收编了鄂州都统司的两万人马，为兄听了好不快活。防守襄阳，大哥没了后顾之忧。"

"若无大哥一力支持，整编鄂州七军不会如此顺利。"说起对鄂州都统司的处置，吕文焕十分感激，遂将诸军要求兑换会子一事当面叙说一遍，"幸亏大哥为襄阳运去了五十万铁钱，不然非出大事不可。"

"你呀，张口就要五十万，以为大哥是铸钱的么？"吕文德故作愠怒。

"大哥不铸钱，可大哥管钱，是湖广总领么？！"

"为了你的五十万铁钱，我这个湖广总领也是东挪西凑。"

吕文焕急忙起身，向吕文德行了个长揖："小六无以为报，只能面谢大哥了。"

吕文德展颜一笑，继而问道："如此说来，襄阳五军已统一了军饷发放？"

"都是五分铜铁钱，五分会子。"

接下来，吕文德又询问了对鄂州都统司原有将领的处置情况，叮嘱道："这种时候虚籍事小，稳定事大。要守襄阳，须得有一支兵马。高达那厮虽然狂傲，却是带兵的好手。来日与虏人对阵，鄂州戎司的两万人马会是一群劲卒。"

吕文焕正思谋着如何就蒙古商人在鹿门山筑堡一事向兄长开口，吕文德却突然问道："前日给襄阳发去了制札，六弟收到没有？"

吕文焕点头道："小六今日回鄂州，为的就是制札的事。对于制司的札书，小六不敢苟同。"

吕文德"哦"了一声，收起笑容道："你的担忧大哥知道，无非鞑虏商人修筑墙垣，有所图谋。可城堡构筑在我大宋境内，有何担忧？即便真有不轨之事，将它扒掉就是。"

吕文焕摇头道："城堡一旦筑就，扒掉恐怕不易。"

吕文德不以为然："这有何难？不就是一道土墙吗？出动两千军马，用不了半日工夫，便可拆得干干净净。"

"围墙既筑，岂能轻易拆毁？倘若强行拆毁，两国势必挑起事端。再者，到了战时，鞑虏肯定有重兵守护，拆毁更是不能。小六愚见，与其为日后遗祸，莫如今日不准修筑。"

"你说得轻巧！"吕文德将脸色一沉，"蒙古商人筑墙保护货物，我凭什么不能准许？"

吕文焕见兄长态度坚决，遂停了一停，换个话题："蒙古商人筑城是因为丢失货物，所言令人生疑。"

"有何疑窦？"吕文德问。

"据小弟访察，每次都是蒙古商人的货物丢失？"

"在我大宋境地，难道丢失我大宋商人的货物不成？"吕文德反问。

吕文焕清楚，拿不出铁证，他很难说服兄长。

吕文德道："鞑虏亡我之心不死，与我大宋必有一战。可自家料定，决战地点不在襄阳。"

闻言，吕文焕诧异地问道："大哥凭什么断定不在襄阳？"

"襄阳雄踞汉水，鞑虏没有水师。"

兄长所言有一定道理，蒙军虽有战船，但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水师。没有水师就控扼不了汉水，更别说滔滔大江。可现在，刘整已经归降虏人。他做过多年郢州守将，谙熟水战。吕文焕沉思片刻，字斟句酌道："大哥所言极是，鞑虏没有水师。可小六担心的是刘整，他不仅谙熟水战，也谙熟汉水。"

"提这厮做甚！"吕文德焦躁起来，"他若是胆敢窜犯襄阳，自家亲提大军迎战，定叫这鸟人死无葬身之地！"

这时，程妙静在一旁道："瞧你们兄弟二人，散班的衙鼓响了好一阵子。先去用膳，用过晚膳再叙不迟。"

“大嫂有所不知，”吕文焕扭过头，对程妙静道，“小六守襄阳，不敢有丝毫怠慢，唯恐辜负了兄长，辜负了朝廷。可虏人于鹿门山榷场内筑城，小六寝食难安。鹿门山位于襄阳城东，小六担心虏人居心不良。大嫂您想，若虏人占据了鹿门山，不仅阻断汉水，还将阻绝襄阳与郢州、随州的联系……”

“你这是杞人忧天！”不等程妙静开口，吕文德用训斥的口吻道，“鹿门山榷场一座土城就能截断汉水，孤立襄阳？我京湖有十万雄师，即便鞑虏心存贼心，我大军一到，即刻成为齑粉！”

“大哥小看虏人了！”吕文焕苦笑着摇头。

吕文德正要发作，程妙静扯了一下他的衣角。吕文德愣了一愣，口气略有和缓：“有人说虏人厉害，自家与其交手二十余年，从淮西打到四川，又从四川打到京湖，什么时候惧怕过他们？”

程妙静已经明白大概。她虽然不懂军事，但吕文焕专程从襄阳赶回，一定事关重大。程妙静拣了空儿对吕文德柔声道：“如今六弟身膺重责，提防虏人窜犯是他的职分。”

吕文德望望程妙静，又看看吕文焕，语气和缓下来：“我知道，六弟忠勇有加。可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请大哥明示。”吕文焕道。

吕文德皱起眉头道：“江南灾害连连，国用日益不足。我制置京湖，又总领湖广，既要给朝廷上交赋税，又要济民赈灾，还要养兵筑城，年年寅吃卯粮，入不敷出。襄阳开办榷场，一年商税不下百万，其中蒙古商人缴纳的税款超过半数。他们请求筑城守护货物，制司岂有不准之理？若是走了蒙古商人，这百万商税从何处收取？为今之计，对蒙方所求，必须依从……”

闻言，吕文焕不语了，他明白兄长的苦衷。

“你张口就要五十万铁钱，我从哪儿来？”吕文德紧绷着脸色又道，“我挪用的是朝廷的赋税，正催着偿还。”

吕文焕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吕文德站起身道："当年孟珙曾言，襄阳地重，须屯十万大军。可目今，襄阳只有正兵五万，一旦有事，恐怕捉襟见肘。我已申报朝廷，准许你招募五千新兵，粮饷由朝廷支付。"

准许招募五千新卒，且由朝廷供给军费，这是天大的好事，可吕文焕却高兴不起来。他咧了咧嘴，干巴巴地挤出几个字："小六谢过大哥。"

第九章　阿术伐宋

忽必烈在上都为征伐江南布局，远在临安的大宋朝廷却浑然不知。

对于新帝赵禥来说，每天每宿都快乐无比。登基未久，赵禥就接二连三地充实后宫，除皇后全氏外，新纳了杨氏、胡氏、俞氏等，其中尤以杨氏最佳。杨氏为恭圣皇后（杨桂枝）兄长杨次山的四世孙，为人贤惠，知书识礼，且容貌不输恭圣。然而赵禥还不满足，命董宋臣又从宫女中挑选出一批姿色较佳者轮换侍寝。赵禥智力低下，却性欲盛炽，最高峰一宿能御幸三十多名嫔妾。夜里淫乐，白日大睡，宫里人等不敢放声说话，一律屏气敛息，走路踮着脚步。

赵禥登基后，朝会大废。经常是大臣们黎明来到朝殿，久候圣驾不至，然后内侍宣诏，说圣上身子欠佳，今日不朝。日子长了，大臣们也纷纷告假。

偶尔，在皇太后的督促下，赵禥临朝一回，也不过是走走样子，天子无精打采，臣工们无心奏事，最后草草罢散。

皇帝形同虚设，苦了皇太后谢道清。

谢道清虽然不临朝，但大小事务均归拢到慈元殿处理。有时候早起便批阅奏章，直至深夜。

有一天，御药院勾当官从楚州购药回来，向谢道清禀报，说在扬州听人讲，真州军营发生了血案，死者全是虏人。

谢道清听了吓一大跳："虏人？真州什么时候来虏人了？"

“具体情况小的不知，”勾当官回道，“小的在想，真州军营的虏人会不会是蒙古使团？”

谢道清恍惚想起几年前有个内侍叫李忠辅的，曾说过有蒙古使团拘押在真州军营。此事一度沸沸扬扬，最后竟闹到先皇那儿，结果不了了之。于是，她命人叫来董宋臣。

“太后召见小的有何要事？”董宋臣老了，两鬓一片斑白。

“卿是大内旧人，昔日管府库的有个李忠辅可还记得？”

董宋臣眨巴着眼睛道：“太后……问李忠辅做什么？”

“老身犹记，当年李忠辅曾说，真州军营拘有虏人的使团……”

“太后说的是六年以前的事儿，六年前，李忠辅说真州一家酒坊收到过虏人的会子。后来小的派人察访，却没有找到那家酒坊。”董宋臣明白了。前日御药院勾当官从淮东采药回京，必定是又听到了有关蒙古使团的音讯。

“那家酒坊呢？”

“说是搬走了。”

“竟有这等奇事？后来呢？”

“后来……李忠辅就遭到了举劾。”

“虏人南下，必有大事。两淮制司没有道理加于囚禁。”谢道清沉吟片刻，缓缓说完，望着董宋臣。

董宋臣没有答话。这些年，关于蒙古使团被拘的传言不断，不少人说蒙古国使团是为通好而来。

“老身以为，宫里应该派人再访淮扬。虏人遣使我朝，这是大事，必须查清。”谢道清双眉颦蹙，目光深邃，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声音骤冷，“此行不得知会政府，也不得惊动沿途郡守。”

闻言，董宋臣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不得知会政府，也不得惊动州

县官吏，太后是要密访。而密访显然是对贾似道、李庭芝以及宰执大臣的极不信任。

“内省中有谁可以担此重任？”谢道清问道。

“小的……小的……愿意走一趟……”董宋臣吃了一惊。

谢道清将头一摇道：“卿一把年纪了，让苏顺去吧。”

苏顺是太后的贴身内侍，年纪轻轻便升为了殿头。虽然前往淮扬董宋臣不过随口一说，但谢道清启用苏顺，他不免黯然神伤。回到内侍省，董宋臣召来御药院勾当官，问罢情由，便陷入了沉思。

先帝赵昀在位四十年，董宋臣始终侍立左右，从一名小黄门升至都知，其恩宠无人可比。在先帝晏驾的那一刻，悲痛伴随着张皇滔滔而至，董宋臣拜倒在地，放声号啕。他的滚滚泪水既饱含着对先帝的缅怀和追思，也挟裹着对未来的无助与恐虑。董宋臣清楚，这么多年来他凭恃先帝的庇佑树敌太多，一旦先帝不在了，极易遭人弹劾。

皇城中人最能辨识利害，何况董宋臣自幼身在宫廷，耳濡目染了太多的构陷与倾轧。他很快发现，随着先皇晏驾，朝中大权分为了三份：荣王握有禁军，太后掌管朝政，贾似道把持军务。董宋臣攀不上太后，更无法攀上荣王，剩下的就只能结交贾似道了。

董宋臣与贾似道原本没有嫌隙，是因为贾似道得到了先皇的宠信才引发了董宋臣的妒忌。当年，李忠辅说真州囚有蒙古使团，董宋臣推波助澜，是想借机整垮贾似道。谁知贾似道毫发未损，李忠辅反而身败名裂。

如今时过境迁，先皇不在，新帝智弱，皇权旁落。董宋臣想来想去，唯有投靠贾似道方能立于不倒。近大半年来，董宋臣频频向贾似道示好。现在，太后派人暗查蒙古使团，明显对贾似道生出了疑忌。倘若淮东真有蒙古使团被拘，贾似道的结局肯定比吴潜还坏。扳倒贾似道不足惜，可董宋臣不愿意看到荣王一家独大。

贾似道不能倒，董宋臣在心底默默念叨。贾似道若是倒了，自家们遮荫的地盘就小了。想到这里，他叫来一个贴身小黄门，命其赶赴后乐园给贾似道下了一道宴请的帖子。

早早地，董宋臣便来到西楼，要了一间临江雅座，专等贾似道到来。西楼位于钱塘江畔，天高云淡，又是一番景致。

贾似道没有拒绝董宋臣的邀请，一见面便拱手道："下官来迟，让中贵人久等了！"

"不迟，不迟。"董宋臣赶紧起身唱了个大喏，然后请贾似道入座。

对于今日之约，贾似道也是踌躇再三。既然先皇已经驾崩，以往的恩恩怨怨便没有必要继续再纠缠，何况董宋臣仍是宫中大珰。

待贾似道坐下，小二端上酒菜，董宋臣道："小的今日宴请贾公，无歌班女乐，请贾公见谅。"

贾似道说："中贵人客气了。下官并非酒色之徒，有话请直言。"

"往日对贾公多有不敬，小的赔罪了。"董宋臣斟满酒，言讫连饮三盅。

贾似道见董宋臣为自己赔礼，一时不知何意，口里说着，"中贵人有何罪？言重了，言重了。"

各人又饮几盅酒，董宋臣压低声音告诉贾似道，说太后得到消息，有虏人在真州被杀，怀疑是传言中的蒙古使团，拟派苏顺过江暗访。

闻言，贾似道已是神情大变。

"小的以为，此事固为风闻之说，还是知会贾公的好。"善于察言观色的董宋臣已从贾似道的脸色变化中揣摩出传言恐怕并非捕风捉影，末了，还是恭恭敬敬道。

这个消息实在太重要了！如果蒙古使团人员被杀的消息泄露出去，不说按律治罪，朝野内外的唾沫都可以将自己淹死。贾似道已经觉察到了内心的震撼，他竭力镇静着自己，也将酒盅斟满道："中贵人一番美意，下官十分感荷。下官今日也自罚三盅，以示薄惩。"

董宋臣愣怔道："这……这如何使得？"

"有何使不得？"贾似道三盅酒饮罢，呵呵一笑。

董宋臣随即也咧开嘴“嘿嘿”笑了。

从西楼出来，贾似道打了个寒噤。真州军营血案发生的时间不长，暗访难免有迹可察。回到府邸，贾似道命人召来翁应龙。

翁应龙听罢大惊失色。

贾似道阴下脸，咬着腮帮道：“苏顺断不能前往淮扬！”

“这个应该不难。”翁应龙道。

但认真一想，却是非常不易。苏顺为太后所派，既绑不得，也困不得，更杀不得。贾似道在书房踱步，忽然停住，继续阴着脸道：“阻止暗访，唯有苏顺为我所用。”

翁应龙仰着脸问：“苏顺是太后近侍，恩宠无比，如何为自家们驱使？”

贾似道盯着翁应龙，声音低沉道：“是人就有软肋。只要找出了苏顺的软肋，就能将其制服。”

苏顺是常州人，父母经营米铺，家境倒也殷实。苏顺读州学时，江南粮食年年歉收，朝廷和籴波及米铺。朝廷先是当场付款，渐渐变成延期支付，最后演变成无限期拖欠。苏顺家的米铺规模不大，哪里经得起如此折腾，几年下来便被迫关门。

米铺倒闭害苦了苏顺。当时苏顺正读州学，与常州城乐营中一个名叫红袖的歌妓打得火热。红袖年方十七，比苏顺小两岁。苏顺禀告父母要为红袖脱籍，起初父母同意了，可乐营将开价一万，且不要会子，苏顺的父母哪里拿得出一万贯铁钱？苏顺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富商之子丢下一张银票，将红袖领出了乐营大门，万念俱灰的他一气之下进宫做了内侍。

转眼十年过去了，苏顺因乖巧得到了谢道清的喜欢，由小黄门做到了殿头。殿头官品不高，却是太后身边的红人，在皇城内，就连董宋臣这样的内殿高官也忌惮几分。

因是暗访，苏顺只能悄悄地离开京城，搭乘的也是一艘私船。从乌篷船解缆驶离临安码头的那一刻起，苏顺便绷紧了神经。

十年间苏顺只在阿妈病故后回过一趟常州，不是他不能回，而是不愿回。常州是他的伤心之地，只要一想起来就心口发堵。

临安至常州四百多里水路，乌篷船朝行暮宿，第五天常州城便遥遥在望了。苏顺吩咐船家不用停泊，补充食品待赶到丹阳再说。可突然间船家喊肚子痛，需要找个郎中瞧病。

没奈何，船只好泊在常州城下，但苏顺没有下船。第二天，船家的病情仍无起色。待到第三天傍晚，苏顺实在打熬不住了，在船家的劝说下登岸散心。

时令进入了秋季，堤柳正在黄叶，草木也失去了春夏季节的葳蕤。有风吹来，苏顺打个寒噤，想起往事，不觉清泪潸潸。就在这时，一辆马车从苏顺的身边驶过。车帘敞开着，一位年方二八的女子冲他嫣然一笑。苏顺仿佛被人猛抽了一鞭，震住了。

直到马车驶出老远，苏顺才回过神来。红袖？坐在马车内的女子莫非就是红袖？仿佛鬼使神差，苏顺撒开双腿，一路尾随。

约莫追了半里地，只见马车驶进了一座大院。苏顺近前一看，院中有一楼，门楣上大书着“翡翠馆”三个字。苏顺再一次惊住了，当年与红袖相识，就是在这翡翠馆里。未加思索，苏顺直入馆内。

坐落在运河边的翡翠馆是常州最有名的酒楼，经常出入翡翠馆的不是当地权要即是商贾名流。此时夜幕降临，翡翠馆内华灯初放，无数衣着光鲜的俊男靓女穿梭其间，笑语喧哗，丝弦悠扬。

有小二迎上前来，问苏顺道：“客官一共几位？”

苏顺想都没想将一把碎银子塞进小二手中，道：“你只需告诉我刚才那位小娘子姓甚名谁，进了那间阁子。”

小二眨了几下眼皮，将碎银子塞入怀中，低声道：“客官说的莫不是红袖？”

红袖？真是红袖？苏顺差点没叫出声来。

小二嘻嘻一笑道：“红袖可是我们这儿的行首。”

苏顺急忙道："敢烦哥儿置备一间上等阁子，在下欲请红袖一叙。"

"这个……"小二颇显为难，"美人能否应承……实在难说……"

苏顺掏出一锭小银放在小二手心，央求道："万事由小哥儿周全。"

当小二将名为红袖的歌姬领到苏顺面前时，尽管此红袖非彼红袖，但苏顺并没有失望。因为眼前这位红袖，与记忆中的红袖模样太像了。

"小姐年方几何？"苏顺问道。

"十七。"

十七？！也是十七！世间事竟然如此巧合！

苏顺又问道："小娘子可否为在下歌吟一曲？"

"不知客官要听哪支曲子？"

"易安居士的《如梦令》。"

红袖清了一下嗓子，唱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苏顺再一次惊住了，他认识红袖就是因为李清照的这支《如梦令》。在以后的交往中，这支《如梦令》苏顺百听不厌。而眼前这位女子，竟与记忆中红袖唱得不逊分毫。

"奴家能为客官再唱一曲么？"红袖笑问道。

苏顺点头。

"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鴂。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

这是姜夔的词曲。据传，有一日姜夔携酒春游吴兴（浙江湖州），于太湖间遇一画舫，画舫中的歌女酷似昔日恋人，于是引发怀旧之情，写下了这首千古名词《琵琶仙》。

“又还是宫烛分烟，奈愁里，匆匆换时节。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榆荚。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尊，起舞回雪。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

苏顺愣住了。眼前这位红袖吟唱姜夔的《琵琶仙》有何寓意？莫非此红袖为彼红袖的化身？词曲消散了半天，他仍在怔怔地发呆。

“是奴家唱得不好吗？”红袖妩媚道。

“不，”苏顺一颗心在剧烈跳荡，“小娘子唱得实在是太好了！”

苏顺请小二去码头告诉船家。他住在翡翠馆中，什么时候船家病愈了，来人叫他。

在翡翠馆，苏顺住了两天。两天里，苏顺没有迈出翡翠馆暖阁一步。然而，当苏顺第三天早晨起床，榻下一汪黑血，血泊中横卧着一具女尸。他“啊”的一声大叫，当场吓了个半死。

翡翠馆迅速报官，一大群捕快闻讯而至，不由分说将苏顺缚至州院。狱官随即升堂鞫问：“来人报上姓名，家住何处，所犯何事？”

苏顺虽说贵为当今皇太后的内侍殿头，但这次出京办差太后有旨，不得泄露身份，谁知未出江南地界便惹下了人命官司。

“小……小人姓张，家住……家住钱塘……来……来常州访友……”苏顺结结巴巴回道。

狱官一拍醒木，喝道：“叵耐贼厮！明明是常州口音，竟说自己为钱塘人。”

“我……”苏顺怔住了，临安十年，乡音未改。

“仵作报告，死者名叫红袖。”狱官又道，“你与红袖有何冤仇，为何要置人于死地？”

苏顺叫屈道：“小人与红袖无冤无仇，断不会杀害红袖，请官人详查！”

“你没有杀害红袖，那你房间的烛台为何满是血污？”狱官拿出烛

台，只见烛台血迹斑斑。

红袖为何死于他的床前，他也说不明白。苏顺只是记得，连日来与红袖谈笑甚欢。倦了和衣而卧，醒来继续饮酒，或听红袖唱曲。昨日也是困倦了和衣睡去，醒来后便发现红袖卧在血泊之中。

“看来不动大刑，恐难说实话。”狱官大叫道，“来人，刑具伺候！”

立马间拥上一群狱卒，如狼似虎般地执住苏顺，按倒在地，挥杖便打。苏顺哪里受得了这等皮肉之苦？没几下即大喊道：“我招，我招。”

“既如此，详细道来。”狱官命狱卒停手。

苏顺清楚，他若不亮明身份，极有可能会命丧常州，便对狱官道：“小人求见崔宣奉，望官人成全。”

常州知州名叫崔安，宣奉是其官品。当年推行公田法，崔安为官田所一名低级官吏，由于回买公田有功，很快便擢升为一方大员。苏顺虽然与崔安不熟，但在这常州地面，他只能向崔安求助。

起初狱官不信，几次欲动大刑，禁不住苏顺一再哀求，才派人飞报州衙。

崔安正在官厅坐等消息，见苏顺求救，不禁与翁应龙相视一笑道：“丞相可谓料事如神！”

来到州院，苏顺一见崔安如见救星，大叫道：“宣奉救我！”

崔安详视一阵，佯装惊讶道：“这……莫非是苏殿头么？”

“正是小的。”苏顺十分尴尬。

“苏殿头怎么沦落到了这般境地？”崔安又问。

苏顺叹道：“一言难尽！”

崔安吩咐狱卒发还衣物，待苏顺穿戴整齐，引入后堂，挥退众人，皱起眉头对苏顺道：“殿头如何来到常州？又如何在翡翠馆杀死了歌妓红袖？殿头有所不知，那翡翠馆与贾丞相有些干系，若是闹到贾公那

里，怕是连皇太后也保不了殿头！”

“太后不知从何处得来消息，说有蒙古使团前来议和，被两淮制司拘于淮扬。自家这是奉了太后密旨，前往淮东察访。”苏顺垂头丧气，不得已只能如实道来。

崔安又道：“如此说来，殿头是官差？”

苏顺摇头道：“哪是什么官差？太后有旨，沿途不得停留，也不得张扬。”

“这……这这……”崔安为难道，“这如何是好？”

“望宣奉救我！常州是宣奉的地面，宣奉若不援手，小的必死无疑！”苏顺扑通一声跪下。这是实话。既然苏顺出京是奉了太后密旨，察访蒙古使团便是一件犯忌的事，一旦泄密，当事者不可能生还。

崔安沉吟半晌，缓缓道：“依下官看来，要救殿头也不是太难。”

苏顺已顾不得身份，连连叩首：“万望不吝赐教！宣奉的大恩大德小的没齿不忘！”

“不须如此，请殿头起来说话。”

苏顺重新坐下，一脸卑谦地看着崔安。

“那红袖为翡翠馆家妓，当以安抚翡翠馆为要。而翡翠馆与贾公有关联，殿头若要安抚翡翠馆，便去不得淮扬。”

“这个……恐怕不成。”苏顺摇头道。

“有何不成？”

苏顺道：“暗访蒙古使团是太后交给小的使命，小的岂能辜负？”

“既如此，下官便没法援手。”崔安面色骤然森冷，说完起身欲走。

“等一等！”苏顺痛叫一声，讷讷道，“小的……依了宣奉！”

“既是依我，就得按我说的去做。”崔安听罢复又坐下，脸色却仍然阴着。

“万事由宣奉做主。”苏顺说完，垂下头颅。

“可不得反悔。”

“……不得反悔。”

崔安道：“你暂且在府院住下，我替你前去说合。这红袖非你所杀，而是身患暗疾，醉酒致死。只要翡翠馆不做追究，州院自做病故了结。如何？”

“好，好，好！”苏顺如鸡啄米一样点头。

“待我结了凶案，殿头便回京复命。说淮扬并无蒙古使团被羁，所谓蒙古使团被杀属于传言……”

苏顺抬起头，呆呆地看着崔安，想起临出京前那天晚上的情景。

那天他刚躺下，忽然太后相召。来到太后书房，时辰已过三更。在太后面前，他突然发现太后老了。先皇在位时太后虽然过得落寞，但容颜并不见老。可自从新帝登基后，太后就一日日地憔悴起来。只有他们这些太后身边的人知道，为了大宋江山，太后每时每刻都在殚精竭虑。

“睡下了吗？”太后问道。

他点点头，显得很过意不去，太后还未就寝，他却已经安歇。

“子时过了，该歇息了。老身不能成眠，也累及你们昼夜不分。”太后面带歉意。

他竭力抖擞精神，道：“太后有何要事，尽管吩咐。”

太后静了片刻，问道：“有这样一桩事情，可为大宋解厄，你愿不愿做？”

“小的愿意。”他看着太后。太后也正看着他。太后的目光含着鼓励与期待，也含着几丝无奈和忧戚。

太后缓缓颔首，道："先帝在位时就有传言，说忽必烈派蒙古使团南下议和，六年来传言时有时无。前些日子有人从淮东回来，又提及蒙古使团一事。老身以为蒙古人遣使南来，绝非空穴来风，只因有人蒙蔽，朝廷才不知真情。若要去伪存真，就须派人赶赴淮东一察究竟。思来想去，唯你跟随老身多年，可以信赖。明日一早你便悄悄出京北上，寻觅蒙古使团的踪迹。"

蒙古使团在淮东被囚他也隐隐听人说起，只因此为国家大事，他不得预闻。现在太后将如此大事交给他办，不由得血脉偾张："太后放心，小的一定不负重托！"

"此去淮东，路途千里，既无朝廷荫庇，也无官府照顾。对人不得言明身份，夜宿不得进入驿站。全凭你的一己之力在淮东暗访，其艰险可想而知。可不若此，难获实情。"太后停了停，一脸凛然，"与蒙古人开战三十余年，可谓尸山血海。若蒙古人真来通好，罢兵革，养民生，开太平，必须促成。"

就在那一刻，他浑身涌上一股血气："小的此去一定细心访查，以不负太后殿下的惜民爱民之心！"

太后轻轻颔首："你若功成归来，老身亲自为你把盏。"

不出旬日，太后的重托和自己的誓言都成了过往云烟。苏顺心碎了，流血不止，他在心底呢喃：小的无能，枉费了太后殿下的一番苦心！只怕是宋蒙之仇从此不得化解，害苦了万千生灵……

崔安突然发问："适才下官所言，殿头依了么？"

苏顺轻轻叹了口气，低声道："依了罢！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言讫，泪流不止。

终于，谢道清密察蒙古使团一事被扼杀在了襁褓之中。苏顺止步于常州，二十余天后，苏顺返回临安。

"你可探得淮扬有无蒙古使团？"谢道清问道。

苏顺行过叩拜大礼，轻声回答："小的访遍真州、扬州，没有蒙古使团。"

“没有？”

“没有。”苏顺眼角一瞥，看到的是一双怅惘的眼神。

将苏顺成功阻止在了常州，消息传来，贾似道脸上并无喜悦。几天后，翁应龙回到京城。在书房，他乐滋滋地禀报他的常州之行：“贾公真是料事如神！那苏顺果真对红袖旧情未了。”接下来讲述如何寻觅假红袖，又如何将苏顺引入翡翠馆，最后如何逼迫苏顺放弃暗访淮东……

翁应龙正说得欢实，贾似道突然打断话头问道：“死者何人？”

翁应龙怔一怔，回答道：“死者……死者乃是牢中女囚，已呈报刑部正要秋后问斩。”

贾似道垂下眼皮。

翁应龙又道：“此次阻止苏顺暗访淮扬，崔安出力最大。临走前托下官拜上贾公，想在都堂谋份职事。”

“他也想官拜执政？”贾似道忽地一阵嫌恶。

翁应龙嘿嘿笑着。

贾似道忍住怒火，淡淡道：“先候着吧。”

翁应龙不知贾似道为何如此郁闷，一时不知说什么为好。

贾似道冲翁应龙一摆手：“你也去歇着。”

隔了几日，贾似道也在西楼设宴回请董宋臣。因是贾似道做东，自是热情洋溢。董宋臣受宠若惊，席间气氛融洽。几盅佳酿下肚，两人谈吐得越发随意。

董宋臣问道：“贾公以为，今日处境如何？”

贾似道略略一愣，反问道：“以中贵人之见呢？”

董宋臣摇摇头道：“小的看来，处境不妙。”

“何以见得？”

董宋臣笑眯眯地道：“人说贾公料事如神，岂能不知？”

贾似道当然知晓。荣王结交韩震，掌握六万禁军，对自己掣肘最大。

董宋臣手中蘸酒，在桌上写下“荣王”二字。贾似道见罢，微微一笑。

“可知荣王为什么记恨贾公？”

贾似道想都没想便道：“下官知道，治理米市。”

“非也，非也。”董宋臣拨浪鼓一般摇头。

“帮朱熠、皮龙荣上书太后，建言改立皇储。”

董宋臣仍一个劲地摇头。

见状，贾似道愣住了，疑惑道：“除此之外，下官从未开罪荣王。”

“贾公可还记得吴势卿被害一案？”

贾似道当然记得，惊愕道：“吴势卿一案与荣王有关联？”

“何止有关联。荣王市米，仓储多在浙西。贾公在浙西推行公田法，荣王上哪儿去收购粮食？”

贾似道猛然醒悟，荣王的田产虽在浙东，可粮仓却在崇德、平江和宜兴。浙西的余粮收为了军储，将严重削弱荣王的米市生意。最恨公田法的，应该是荣王。

“还有，”董宋臣继续道，“新皇继位，贾公又力推经界法。人说荣王在浙东的良田有三万余顷，其中隐田就有万顷之多……”

由于推排经界仍在施行之中，具体情形，贾似道所知不详。听说荣王有万顷隐田，不觉心尖一颤。

“依小的看来，贾公若要施行政令，必须掌控禁军。贾公手中若无禁军，不仅难于行政，自身也难保无虞。”

贾似道望着董宋臣，他承认此言有理。提振国势，势必与荣王之流产生抵牾。稍有蹉跌，委实有性命之忧，一心北伐的韩侂胄不就死于禁军之手了么？半晌，贾似道问道：“掌控禁军，中贵人有何计较？”

“禁军有三帅，除了殿帅还有马帅与步帅。目今步帅空缺，正是时机。”

贾似道沉吟着道：“任命马帅、步帅，须得太后允准。”

闻言，董宋臣笑道：“这个不难。贾公若有人选，可先诉于太后，小的从中斡旋，保管大事可成。”

公元1267年的春天，宋蒙边境十分平静。前一年夏季，宋蒙双方在川蜀发生过一些小战事，自入秋起，这些小冲突基本停息。按照汗廷的计划，一旦鹿门山筑城完毕，蒙军就要大举南下夺取襄阳。位于鹿门山榷场的蒙方城堡已经完工了，忽必烈却迟迟没有下达进兵的诏旨。

上元节这天傍晚，忽必烈将刘秉忠召入汗帐。

蒙古人原没有上元节一说，忽必烈经营漠南，汉人的四时节令才传入蒙古。忽必烈登基后，元日、立春、寒食、端午、重九等节庆活动逐渐风行。

虽说是上元节，行帐内并无多少节日氛围。有一些灯品也不成规模，在寒风中默默燃放。前几日燕京下了大雪，道路两边积雪盈尺，手握刀柄的侍卫亲军挺立在积雪旁。

汗帐里炭火正旺，忽必烈穿一领白袍坐在火盆边，刘秉忠很快看清了，在火盆边就坐的还有燕王真金、右丞相安童、副枢密使史天泽和侍卫哈答、铁哥等。众人见刘秉忠进来，纷纷让座。

自中统二年起，刘秉忠便奉命修筑大都城。五年来，刘秉忠指挥数万工匠风餐露宿，沥血呕心，使得燕京东北一座新城渐成雏形。新城方圆六十里，计有十一门。

一见面真金便赞道：“刘太保领筑新城，夜以继日，实在是功莫大

焉！”

史天泽也不失时机地附和道：“燕王说得极是，太保活生生地瘦了一圈。”

忽必烈拈着下颌胡须，笑眯眯地说道：“朕遍观大小臣工，构筑都城非刘太保不可。”

刘秉忠谦逊道：“陛下过奖了。”

“朕并非过奖。古人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由此可见，一砖一瓦皆要合乎天道，燮理阴阳。”

见忽必烈如是说，刘秉忠连连点头：“陛下圣明。一国之都，事关国运，来不得半分疏忽。”

说了一阵正在营造的都城，忽必烈话锋一转道：“过完新年，不少大臣上书于朕，请求向南用兵。太保熟知天文地理，精通预测之术，不妨为朕算一算此次南下襄阳，胜算几何。”

刘秉忠明白了，大汗虽然一再倡言伐宋，可始终信心不足。江南辽阔，山高水险，当年大金国兵强马壮，每次南下均折翼而返，何况大蒙古国内乱刚平，根基初稳，能不能一统江南，大汗拿捏不定。

“陛下询问凶吉，下官理当效命。不知大汗是要行易经卜卦，还是行奇门遁甲？”刘秉忠回道。

忽必烈略略一想后道：“奇门过于玄虚，还是卦卜吧。”

刘秉忠从怀中摸出三枚铜钱，双手合十，默念秘语。汗帐内一片寂静，众人瞪大眼睛看着刘秉忠。忽必烈虽说面色淡定，心中却是紧张至极。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起卦结束。史天泽读过《周易》，看过爻象后心底一凉。见状，忽必烈急问道：“太保是何卦象？”

刘秉忠轻声道：“回陛下，为坎卦。”

忽必烈也打个愣怔。自从刘秉忠进入幕府以来，卦卜多了，忽必烈对各种卦象也有了认识。《易经》中有四大难卦，坎卦排名第三。

“坎为水，水为至险。上坎下坎，二坎相叠，险上加险。”说到这里，刘秉忠顿住了。

“有解法么？”侍卫铁哥迫不及待地问道。

刘秉忠清楚，他必须化解，否则大汗的万丈雄心将大打折扣。略略一想，他依旧不疾不徐道：“世间万物，无不相生相克。至险为夷，至夷为险。顺亦是坎，坎亦是顺。”

“太保啊，你这不是急人吗？到底是顺还是坎，直说不就得了！”铁哥忍不住埋怨，他那火急火燎的样子把在座的几位大臣都逗笑了，汗帐里的气氛轻松起来。

刘秉忠将脸转向忽必烈坚定地说道：“陛下，上下皆坎，虽险中有险，但中存震艮。震为雷，春雷一起，万物皆新。艮为山，山阻水势，处险不惊。据此卦象，夺取襄阳不会一蹴而就。襄阳既有名将防守，又有汉水屏障，攻伐间定有曲折坎坷。唯望陛下意志坚定，不以一时困厄烦忧，不以暂时挫折怒恼。举全国之力，锲而不舍，专心致志。君臣一体，将士协力，铁打的襄阳也会落入陛下囊中。”

听刘秉忠如此一说，众人不由得舒了口气，忽必烈点点头道：“刘卿言之有理。赵宋立国三百余年，民心已固。如今混一华夏，安能旗开得胜？”

刘秉忠见忽必烈已经面无忧色，顿时话锋一转：“江南之地，比不得漠北漠南。土地肥美，人户稠密。陛下既然决意兴师，但要约束三军，不得妄杀，不得抢掠，不得毁坏稼穑，不得侵犯寺庙道观。唯有王者之师，方可逢凶化吉。”

忽必烈若有所思，微微颔首：“今日刘卿一卦，使朕受益良多！”

出兵襄阳决心既定，可何人领兵又摆在了面前。在忽必烈看来，夺取襄阳关系重大，非一般人可以担当。忽必烈挨个将几个亲王排了一遍，不是年事已高，就是缺乏谋略，三个嫡子也不足以挂帅领兵。大将们有勇有谋的虽多，但多是汉人。首战襄阳，忽必烈既对汉人将领不大

放心，也不愿将这份天大的功劳给予汉人将领。

“哲勒篾、速不台有一人在世，朕何须为大将发愁？！”一日吃过晚膳，忽必烈对察必叹息。

察必道：“臣妾举荐一人，可领兵出征。”

“何人？”

“兀良合台之子阿术。”

兀良合台为速不台的长子，蒙哥未称汗之前，兀良合台统领蒙哥的宿卫亲军。推戴蒙哥承袭汗位，兀良合台功不可没。忽必烈奉命远征大理，蒙哥汗任命兀良合台率领西路军予以配合。忽必烈从云南班师，蒙哥汗命兀良合台镇守大理。阿里不哥在和林称汗，蒙哥汗的几位嫡子受其笼络，留在了漠北。因这层关系，忽必烈登上汗位即解除了兀良合台的兵权。

察必道：“人说虎父无犬子。臣妾听说当年平李璮，即是阿术首先破敌，就连合必赤亲王都盛赞不已。”

忽必烈颔首道：“阿术智勇双全。当年出征大理，阿术才二十岁，便自领一军为先导，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曾旬日之内连下大理五城。”

“陛下既有阿术，愁从何来？”

忽必烈笑道：“朕有阿术，已不复有忧。”

次日，忽必烈命阿术进京见驾。平李璮后，阿术奉命驻守宿州。得到进京的圣旨后，阿术连夜启程赶往燕京。

“臣阿术叩见大汗。”进入汗帐，阿术拜伏在地。

忽必烈命其平身，赐座。算起来，忽必烈已有十多年未见阿术了，他成熟了许多，面如紫铜，目光坚毅，下颌密密匝匝一圈黄胡须，更显出沉雄刚毅。

“你爹爹可好？”忽必烈拉着家常。

“回大汗，前些日子爹爹染了风寒，病未痊愈又在骑马舞刀。”

兀良哈氏人自幼长于森林，与狩猎为生，酷爱弓马刀剑。

“兀良哈部名将辈出。前有你祖父速不台与哲勒篾，后有你爹爹兀良合台。”忽必烈一时感慨万端。

阿术理会忽必烈的心意，道：“阿术不才，愿凭大汗驱使。”

忽必烈笑逐颜开道：“此次召你回京，便是有一桩大事要托付于你。”

“请陛下吩咐。”

“朕命你为征南大元帅，攻取襄阳。”

闻言，阿术浑身热血一涌。以他目前官职，充其量不过一名普通万户。骤然升为统兵大元帅，与爹爹当年无异，倏忽间阿术百感交集。如果说爹爹的际遇阿术心有耿耿的话，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幽怨烟消云散了。他鼻子一酸，跪拜在地道：“臣何德何能当此重任？！唯有肝脑涂地，以报大汗！”

忽必烈亲手扶起阿术，叮嘱道：“襄阳为江南大镇，依托汉水，城池高深。吕文焕为当今名将，能攻善守，足智多谋。你此番前去，切切不可大意。”

“大汗所嘱，阿术谨记。”

五月，蒙古大军于兴元集结。此次进攻襄阳的蒙、汉大军共三万人，其中蒙古军两万，汉军一万。两万蒙古军分属三名万户，一万汉军由张荣实统领。六月初，蒙古军沿汉水东进。三万蒙、汉大军或搭乘战船，或骑马步行。为保证战事的突然性，沿途封锁消息。六月下旬，逼近京西境地。

对于这次攻取襄阳，阿术可谓踌躇满志。他少年从军，已驰骋沙场二十余载。他精于骑射，善使长枪，每战带头陷阵，只要长枪一挥，所向披靡。他还拥有一支七千人的骑兵，其中重装骑兵四千人，每人一柄弯刀、一根长枪或一根狼牙棒。余下三千人是轻骑兵，主要兵器是弓箭。弓是长弓，比宋军的弓箭要长很多。箭矢有两种，一种是小箭，用

于远射，一种是重箭，用于近战。与宋军对阵，无论对方是骑兵还是步卒，只需一个回合就能将其击溃。如果宋军企图顽抗，接下来就是分割、围歼。如今两万蒙军一万汉军南下襄阳，在阿术看来有些多余。他暗自思忖，一万蒙古铁骑即可将襄阳踏为齑粉。

在光化，阿术召集众将布置进兵事宜，沉着脸道："攻夺襄阳，是为统一南北，此战必胜。望各位并力向前，不得懈怠。"

接下来分派任务。命万户木花里率领本部六千人马先行，翻越荆山，进抵荆门，若荆门可下，仍继续向前抄掠，其目的是阻止江陵宋军驰援襄阳。命千户阿塔海率八百蒙军绕道鹿门山，秘密夺取榷场，占领城堡。

"襄阳与樊城互为唇齿，襄阳在南，樊城在北。宋军于安阳滩下寨，以屏障樊城。安阳滩水流湍急，若是先取安阳滩，后图樊城，再下襄阳，恐迁延时日，事倍功半。我决意留下一支人马攻打安阳滩，再趋樊城，一鼓作气拿下襄阳。我蒙古铁骑天下无敌，一座襄阳城有何虑哉！"阿术遂命张荣实率领一万汉军夺取安阳滩，自己亲率蒙古大军直逼襄阳城下。

分派完毕，万户阿剌罕起身道："元帅欲取襄阳，阿剌罕愿为前驱！"

阿术点头道："阿剌罕神勇过人，麾下数千健儿皆虎狼之士，有你为前锋正合我意。"

阿剌罕为蒙古大元帅也柳干之子，也柳干战死在扬州城下，阿剌罕世袭万户之职，他不过二十六七岁年纪，使一根狼牙棒，可拽三石硬弓，凶狠了得。

在光化经过短暂的停留，待木花里渡过汉水进入荆山后，阿术方指挥蒙汉大军向襄阳进发。

安阳滩位于襄阳上流，距襄阳二十多里。

自王达领水师接防安阳滩后，不仅兵力大增，防御工事也得到了加强。王达利用山形水势，构筑了水寨与旱寨。二寨相互连接，宛如城池。水寨占据了大半河道，上置炮台。寨墙外面蒙有牛皮，可遮挡来自

敌方战船的箭矢，宋军战船则藏匿于寨墙之内。旱寨则依山构建，高丈余，寨墙上有无数箭垛。堡寨外挖有三道沟壕，沟壕内布满竹钉。

此时正值七月上旬，江面宽阔。张荣实留一部分船只渡运蒙古大军过江，亲率百余艘战船向安阳滩逼近。张荣实也是一员宿将，其父为金廷将领，奉命守信安城（河北霸州信安镇）。蒙古军攻入河北，张荣实随父苦战，后父亲战死，张荣实被俘降蒙，继承父职，统率旧部。

当然，无论水战技能还是水师规模，蒙军水师都无法与宋军水师相比，张荣实深知这一差距。此次南下襄阳，他的心情与阿术全然不同，阿术信心满怀，张荣实则小心翼翼。

“张万户拿下安阳滩需要几日？”阿术不大瞧得起汉人将领，语气略带揶揄。

张荣实身材魁梧，举止沉稳，迟疑了一下道：“末将拟兵分两路，水路佯攻，以牵制南军，陆路主攻，夺取旱寨。”

闻言，阿术颇为不满道：“张万户过于谨慎，应该水旱两路同时攻打。”

张荣实素知阿术恃才傲物，瞧不上汉人，只应道：“小将在淮北时，即闻王达之名。今日首战，还是谨慎为好。”

阿术用鼻子哼了一声。

巳时刚过，安阳滩战事展开。上百艘蒙军战船逼近安阳滩水寨，做出进攻态势。就在这时，陆上进攻开始。只听三通鼓罢，五百名蒙古汉军一声呐喊扑向寨墙。每名汉军兵士都背负着木板，奔近沟壕，将木板铺于壕上。

这一招王达早已想到，明看是三道沟壕，其实在第三道沟壕外，王达还挖了一道沟壕且做了掩盖。当张荣实的人马发现有四道沟壕时，兵士们所背负木板已经用完了。第四道沟壕正处于弓箭射程之内，汉军兵士正在踌躇，一阵箭雨呼啸而至，立刻倒了一片。

指挥陆上进攻的是张荣实的长子张颜。他没有想到宋军还有一道暗壕，如果不突破第四道暗壕，兵士就无法抵达寨墙。张颜传令，将第三

道沟壕上的木板取出来用于铺填第四道沟壕。

然而，抽调第三道沟壕上的木板等于自断了归路，当进攻旱寨的蒙古汉军越过四道沟壕来到寨墙下时，寨墙下突然打开无数寨门，上千名宋军蜂拥杀出。立在远处的张颜无法支援，眼睁睁地看着冲到寨墙下的五百蒙古汉军全部死于宋军的刀枪之下。这也是王达的高明之处，寨墙可以开合，能同时打开多个寨门，一旦出击，雷霆万钧。

陆上进攻失利，水上战事更是不顺。就在张荣实所率战船逼近宋军水寨后，宋军开始炮击。宋军用的是火弹，蒙军猝不及防，数艘战船顿时中弹起火。张荣实毕竟久经沙场，临危不乱，面对宋军纷飞的火弹，命全军迅速后退。

听说张荣实遇阻安阳滩，阿术并未放慢进攻的步伐。他一边传令张荣实整军再攻，务必两日内拿下安阳滩，一边率领万余蒙古铁骑马不停蹄地杀向襄阳。

第十章　初战受挫

阿术兵出光化，吕文焕以为蒙军又要抄掠均州、房州一带，便通知均、房二州迅速藏匿粮食，转移人口。为谨慎起见，他还派出一股人马前往鹿门山，谁知，宋军在榷场猝然招致蒙军狙击，吕文焕闻讯脸顿时白了。显然，此次蒙军南下，目的并非抄掠。他一面火速上禀制司，一面安排御敌。

很快，探报传来，蒙古军在光化一分为三，一部翻越荆山，进逼荆门：一部攻打安阳滩，威胁樊城；一部直接扑襄阳而来。而鹿门山城堡，则已经落入了蒙军之手。

“这阿术也太不把我等放在眼里了！”赵真气愤道，“区区两三万人马，既夺安阳滩，又下襄阳，还打荆门！”

吕文焕回道：“阿术为名将之子。其祖父速不台为虏人的第一良将，三峰山围歼金廷数十万精锐，即为速不台指挥。下开封，取归德，破蔡州，全是速不台所为。阿术年纪轻轻即被蒙古主拜为元帅，我等万不可轻视。”

“进逼荆门的虏人自有制司抵挡，攻打安阳滩的虏人有王达的水师防守，至于窜犯到襄阳的虏人，小将以为应主动出击。”

赵真话音一落，童明、王仙、吴旺等将领纷纷赞同，就连唐永坚也频频颔首。蒙军总计三万人，安阳滩羁留了一万，前往荆门去了七千，剩下的不过一万多人马。虏人千里而来，我若一味防守，实在太过窝囊。单是襄阳城内就有三万守军，难道还不敌一万蒙军？许多将领已有七八年没有与蒙古兵交手了，心底渴望喋血与厮杀。

吕文焕依然摇头：“襄阳为荆湖门户，失襄阳则荆湖危，失荆湖则东南危。我等不可轻出，应以固守为上。”

“安抚言之有理，我等应固守襄阳。”赵真又道，“可鞑虏兵临城下，若不予以迎头痛击，如何固守？”

就连一向稳重的童明也紧接着道：“虏人自恃骑兵精锐，轻看我等，我等正好以逸待劳，灭其锐气。”

吕文焕久经战阵，洞悉战守利弊。见众将都主张出战，他若是一力主守，恐怕挫伤了众将士的热情。两军相交，气可鼓而不可泄。

“王参谋以为如何？”吕文焕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不语的王登。

“众太尉言之有理。”王登迟疑片刻后道，“只是……下官想起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衰我盈，故克之’。”

吴旺不知曹刿论战，便问道：“参谋是何意思？”

王仙笑道：“参谋的意思，是要自家们一鼓作气。”

赵真见王仙如是说，便对吕文焕道：“既然参谋要自家们一鼓作气，安抚还犹豫什么？”

吕文焕清楚王登的心意，此时众情激昂，王登不忍明言反对，以曹刿论战提醒自己，最好是避敌锐气，待到“彼衰我盈”。然而，众将领不读《左传》，曲解了王登的意思。略一思忖，吕文焕又问：“众太尉以为，鞑虏骑兵与金虏的骑兵相比，孰优孰劣？”

赵真想都未想，道："自然是鞑虏的骑兵厉害。"

"赵太尉所言极是，鞑虏的骑兵比金虏骑兵还要锋锐。我固守襄阳，鞑虏只能下马步战，其优势将被化解。可若是野战，是以己之短，较敌之长。"吕文焕说完，看着众将领。

"凡事不可一概而论。鞑虏的骑兵虽然厉害，可我们以逸待劳，占天时地利之便，正好破敌。"

赵真说完，众将领道："赵太尉言之有理，我若示弱，鞑虏的气焰将会更为嚣张。"

见众人一力主战，吕文焕的心眼也活了，阿术高傲，轻看宋军，我正好趁其远道而来，立足未稳，予以痛击，也想到此便道："既然众太尉一力请战，就须好好计议一番。"

王登的心思吕文焕猜测得十分准确，众将领面对强敌士气高昂，他实在不忍拂逆。见吕文焕决定出战，王登想了想又道："既是要战，也应出其不意。南门外地势平阔，利于骑驰，若西行数里，便是山岭，阿术来攻襄阳，必经此地。我等伏兵在此，待阿术经过，先予强弓硬弩射杀，然后出动锐骑突袭。"

闻言，赵真叫道："参谋好计策！"

吕文焕叮嘱道："万余鞑虏锐骑，没有三五万精兵不可能抵御。此战只能挫敌锐气，一旦得手，切不可恋战。"

众将点头。

接下来分派人马。童明、唐永坚守襄阳城，吴旺、王仙率一万步卒伏兵于山岭之中，吕文焕与赵真率五千骑兵作正面截击，以掩护步军回撤。

阿术率两万户蒙古军团由安阳滩过江，向襄阳进发。未时许，大军进入万山。万山为荆山支脉，与柳子山并肩而立。此处山峰不高，但草深林密，一条大道迤逦其间。阿术从未到过襄阳，探马告诉他穿过此山，即是平阔之地。尽管阿术视宋军为草芥，但见地势于己不利，仍然预作了防备。阿术将大军分为两拨，阿剌罕所部为第一拨，唆都所部为

第二拨，两拨相隔里许。

蒙军的这一变化使吴旺、王仙为了难，如果伏击头一拨蒙军，第二拨蒙军将转攻宋军的伏兵；如果伏击第二拨蒙军，吕文焕与赵真率领的骑兵将面对数千虏人的锐骑。经过短暂的权衡，吴旺、王仙决定放过第一拨，伏击第二拨。

战斗是猝然间发生的，随着一声炮响，伏于山林中的宋军一拥而出，先是一阵箭雨，顿时有不少蒙军中箭落马。唆都率领的蒙军为阿术旧部，有四千重装骑兵，余下的为轻装骑兵，重装骑兵身披重甲，一般箭支奈何不得。轻装骑兵也一律镔铁甲胄。宋军虽然箭雨密集，但在重铠厚甲的蒙古骑兵面前，杀伤力并不大。

而且，蒙军反应迅速。阿术与唆都见遭遇埋伏，立刻命兵士下马用弓箭还击。蒙军善射，其精准远超宋军，很快就将立于山林中的宋军射杀了许多。接着，阿术又命轻骑兵展开攻击。万山与柳子山算不得险峻，很快就有蒙军轻骑兵杀上了山岭。

战事的发展大大出乎吴旺与王仙的意料。吴旺、王仙射箭之准名冠全军，想不到蒙军个个都是神射，大多数箭支直中咽喉。在蒙军迅捷而又十分有效的反击下，本该处于上风的宋军开始慌乱。

如果说万山伏击战宋军渐成劣势，襄阳西门外的截击战一开始宋军就露出了败迹。阿剌罕率部刚走出山谷，就遇到了宋军骑兵。

吕文焕与赵真率领的五千骑兵是宋军精锐。待蒙军出了万山，吕文焕令旗挥动，赵真一马当先，手绰长枪率先冲向蒙军。顿时，五千宋军骑兵踊跃上前，蹄声如雷，摧枯拉朽。

刚走出山谷的阿剌罕见有宋军截击，并不慌乱。他一边挥兵后退，一边展开队形。蒙军与金兵一样，若遭遇攻击，首先退避锋芒，继而伸展两翼。吕文焕在格斗中刺死了两名蒙军，举目一看，大为惊骇。蒙军不仅战力强悍，且人数优于宋军，若继续缠斗，有包抄之虞。吕文焕即刻传令赵真火速退兵，同时知会吴旺、王仙，迅速绕道回城。

然而此时，吴旺与王仙已不可能全身而退了。万山距襄阳十来里，宋军全是步卒，面对蒙军骑兵，无异于羊遇狼群。撤退变成了溃败，溃败的宋军漫山遍野。

王仙见状对吴旺道："前方尽是平地，恐怕到不了南门就会全军覆没。"

吴旺道："王太尉先走，速速禀告安抚，鞑虏已非昔日，要安抚早作预备。"

王仙道："不成，我比你年长，要走也是你走！"

"浑说！安抚以我为主，你得听我的将令！快走！速速回城！"吴旺说罢，对簇拥在身边的亲兵道，"全军危急，须作殊死一搏，不怕死的随我来！"

吴旺长枪一挥，率领数百名亲兵返身杀向蒙军，王仙只得忍泪而别。

宋军返身厮杀，大出阿术的意料。在他看来，伏于山谷中的宋军一旦失去了山岭优势，就只能任由蒙军骑兵屠戮。而万山与襄阳南门之间恰好有一段平阔之地，于蒙军铁骑而言，这段平阔之地正好利于驰突砍杀。就在蒙军骑兵正要追上宋军时，突然有数百名宋军返身而来，挡住了蒙军铁蹄。

兵一旦置于死地，其爆发的战力超乎想象。一时间，奔腾的蒙军骑兵宛如汹涌的山洪遇上了岩石，攻势突然遭到遏制。

这是一场舍生忘死的搏杀。尽管吴旺和他的亲兵凶狠异常，但在数量占绝对优势的蒙军铁骑面前，时间稍稍一长就露出了颓势。要扼住数千蒙军追击，几百名步卒实在太过单薄。渐渐地，宋军损伤过半，吴旺也被创多处。

襄阳城下遭伏，阿术异常愤怒，咬牙对唆都道："你且前去灭掉这伙子南兵，一个不留！"

唆都应诺一声，打马上前。

对于襄阳宋军，情势危若累卵。不仅吴旺陷入了重围，溃逃的步卒也面临全军覆没。谁知就在此时，仿佛平地一道惊雷，喊杀声骤起，一彪人马如同天降，旋风般出现在阿术背后。

阿术只带少量亲兵关注着前方厮杀，哪里防备身后的偷袭？回头看

时，人马已杀到近前。刹那间阿术大张嘴巴，脸色惨白。他还未回过神来，亲兵已被射翻一片，他几乎是本能地打马而逃。

这股人马约有两千余人，全是骑兵。为首一将头戴铜盔，身着红袍，骑一匹黑马，使两把大刀。阿术打马而逃，亲兵们自是不战溃走。逃得慢的，成了刀下之鬼。阿剌罕与唆都正在挥兵围歼宋军，忽然听见身后传来喊杀声，回头一看，打了个愣怔，只见元帅被人追赶，情形危急万分。二人立即放弃攻击，返身来救阿术。正在围歼宋军的蒙军见状纷纷也放弃厮杀，紧随着唆都和阿剌罕来救元帅。阿术在前，红袍战将在后，渐渐地近了，阿术突然马失前蹄，被掀翻在地。红袍战将直驰过来，举刀便砍，一名蒙军将领飞马而至，用长槊架住红袍战将的双刀，大喝道："勿伤自家元帅！"

来人正是唆都，使一根金钉长槊。二将相交，眨眼间便缠斗了四五回合。阿剌罕与大股蒙军随后杀到，纷纷跳下战马，救起元帅。红袍战将见状，也不与唆都纠缠，救起吴旺等残余宋军，直奔襄阳而去。唆都也不追赶，赶紧过来看视元帅伤情。

发生在南门外的一幕，吕文焕瞅得清清楚楚。骑兵于谷口布阵，迎战失利，很快便退入城中。因撤退迅疾，加之谷口距西门不远，五千骑兵只折损了百余骑。一进入襄阳，吕文焕即来到南门，他焦心的是一万步卒能不能安然回撤。鞑虏的战力着实强悍，没有数倍之兵，对阵全无胜算，吕文焕为轻率出击感到万分懊悔。赵真、童明等坚决主张迎战的将领们也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吕文焕没有半句责备，他知道与其责备将领，不如责备自己。七八年未与鞑虏交手，难说自己没有轻敌之心。

一万步卒面临的局势比吕文焕料想的还要糟糕。前有蒙军阻击，后有蒙军追击，步卒已经失去斗志，丢盔弃甲。吕文焕心急如焚，然而他能做的，只能是布置数千弓弩手伏于城上。

眼看追击的蒙军铁骑距离溃逃中的步卒只剩一箭之地了，南门外的旷野就要变成屠场，吴旺突然返身杀回。此举使吕文焕既欣慰又揪心，因为数百名步卒阻击数千铁骑，只能是一个结局。赵真、童明等将领面望着城外的形势大气不敢出，鞑虏气焰正旺，倾全城之兵也不一定能扭转败局。

谁知情势陡转，一支人马突然出现在虏人身后，且攻击的是虏人主

帅阿术。这是一支什么人马呢？既无官军服饰，也无宋军旗帜。这支人马由西北而来，莫非知房州的李鉴派了一支人马前来支援不成？

很快，队伍进入了襄阳。吕文焕命赵真、童明准备御敌，自己则带着黑杨、王仙、唐永坚等人匆匆走下城楼。

来到瓮城，红袍战将跳下战马，快步走到吕文焕面前，单膝跪地，朗声道："恩公在上，草民裴元海救援来迟！"

裴元海？吕文焕定睛一看，果真是临沮寨的裴元海。四年未见，他音容依旧，只是身材比以前更为壮实。吕文焕喜出望外，抢身上前，扶起裴元海乐滋滋道："原来是裴壮士！好，好啊！你等有如神兵天降，杀得虏酋魂飞魄散！你等是如何得知虏人正在窜犯襄阳？"

"鞑虏来犯襄阳，小将起初不知。进入南漳地面，方才知晓有大股虏人南下。为避开虏人的哨探，自家们又绕道房州，多走了几日。连日来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唯恐误了战事。今日天色未明便动身赶路，紧赶慢赶还是来得迟了。"裴元海面露赧颜。

"不不不，来得正是时候。若不是你们出击鞑虏背后，我万余官军难脱虎口。"吕文焕激动地说完，当即唤来吴旺，"吴太尉还不快快谢过恩人。"

吴旺虽然身中数刀，都不是紧要部位，一名医官正在为他处理伤口。吴旺听罢，向裴元海拱手道："壮士援手之恩，吴旺没齿不忘！"

"壮士姓裴，名元海。"吕文焕拉过裴元海，向众将领介绍。黑杨、王仙等人与裴元青相识，一时间好不热闹。逮住一个空，吕文焕又问，"你来了，元婆呢，元婆可好？"

闻言，裴元海的神情黯淡下来："阿妈已于数月前病殁了。"

吕文焕听罢默然，过了片刻又道："元婆虽然是金国皇妃，然而国破家亡之际犹存大义，实属难能可贵！"

裴元海道："这次前来襄阳，即是阿妈临终所嘱。阿妈瞑目前将我与小妹叫到榻边，说鞑虏兴起，宋室有难，临沮寨不得袖手旁观。恩人驻扎在襄阳，要自家们前来相投，以效绵薄之力。办完阿妈的丧事，我

和小妹变卖家产，召集人马，购置军需。原有的寨民遵照制司的命令，大部已经遣散，召集起来耽误了一些时日……”

闻言，吕文焕迫不及待地问道：“你家小妹裴元青呢？可随你一同前来襄阳？”

“恩公，小妮子在这儿呢！”一个脆亮亮的声音在瓮城里响起，话音落地，一名骑士摘掉铜盔，抖出秀发。

是的，是裴元青。面如皎月，目似流星，身材娇美，神态俊逸。众将士看得呆了，吕文焕更是喜不自禁，冲裴元海兄妹一挥手：“走，去官厅说话。”

阿术的伤情并不严重，只是跌折了左臂。唆都救起阿术，指挥蒙军后退至万山一带扎下营盘。阿术一边让随行医官处理伤情，一边询问战况。阿剌罕回道：“我军一出谷口即遭遇南兵攻击，且是骑兵，已被战退。”

阿术皱眉道：“不知打哪里杀出了一支人马，击我后背，生生地放走了南兵，着实可恼！”

唆都道：“这儿有一条秦巴古道，直通川蜀，定是川中驰援。”

阿剌罕道：“若是川蜀宋军驰援，定有大军前来，断不会只有一两千人马。”

阿术愤愤道：“木花里进兵荆山，即是阻敌前来襄阳会合。放过这么大一支骑兵，有负本帅重托！”

闻言，唆都、阿剌罕均不吭声。在他们看来，今日完全可以聚歼宋军步卒，因为一支神秘人马突袭背后而被迫放过，实在可惜。

阿术待医官处理完伤势，穿好衣服，沉郁着脸道：“我奉大汗圣旨混一南北，虽有小挫，不足为虑。传令木花里速速返回；传令张荣实，安阳滩只留三千人马，率大队前来会合。各军整顿器械，三日后并力攻城，一举拿下襄阳。”

次日，阿术率领阿剌罕和唆都离开大营，前往襄阳实地踏勘。

这是阿术第一次近观襄阳。只见汉水由西而来，挨城而过，且在城东折往南流。襄阳就如一只硕大的木盆，安卧在汉水旁。襄阳城东、西皆有雁翅城，直抵江边。雁翅城下立有无数木栅，设有鹿角拒马。若干战船沿江停泊，大江上也有战船巡逻，有一浮桥连接对岸。

襄阳城外有羊马墙，羊马墙外为水壕。襄阳城外的水壕前所未见，最宽处竟有三百多步，最窄处也有二百余步。唆都见状咋舌道："乖乖，这护城河竟比自家们的闪电河还宽！"

经仔细察看，襄阳城壕连接汉水。在城壕东、西两端建有水闸，以调节城壕水势，城南还有一条小河注入城壕。阿术已从襄阳地舆图中得知，城南小河名襄水。昔日，襄阳为县治，即在襄水之北，所以故名襄阳。后来汉水改道，襄阳城不断南移，遂至今日位置。

踏勘回营，阿术心情沉重，襄阳城壕之宽超过了他的想象。欲克襄阳，必须先克城壕。以襄阳城壕目前的宽度，不仅云梯车不能运抵城下，就是炮车与弓弩也难以发挥威力。阿术只得吩咐唆都打造轻便云梯，吩咐阿剌罕从汉水搬运船只，同时准备生熟牛皮。

很快，张荣实与木花里率兵来到万山脚下。军帐里，众将聚齐。

"襄阳共有六门，其中大北门、小北门、长门均濒临汉水，不易攻取。余下东门、南门、西门位于陆地。西门筑有外郭，即使攻破外郭仍有内城。东门此去较远。三门相较唯有南门攻夺较易。"阿术指着案几上的襄阳地舆图说罢，望着众将，"我意攻打南门，众位以为如何？"

张荣实首先道："既然元帅问起，小将不得不说。襄阳为京湖重镇，上接川蜀，下应淮扬，屏障东南。我若急攻，彼必死守。襄阳城墙高大，沟壕宽阔，宋军虽弱，但以此为凭足可拒我。我军下马涉水步战，是弃己之优，较敌所长，到时死伤枕藉，自折锐气。"

阿术阴着脸问道："你等汉人，是否天生怕死？"

闻言，张荣实脸颊蓦地一红。

"我蒙古大军所向无敌，靠的即是一个勇字。汉人有言，三军可以夺帅，不可夺志！"阿术当即命张荣实率三千人马去戍守鹿门山榷场，替回猛将阿塔海。得令后，张荣实怏怏而出。

连日来安抚司灯火通明。各方军情显示，吕文焕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首先，蒙军抢占了鹿门山榷场，控制了汉水；继而屯兵万山一带，截断了与川蜀的通道。以蒙军的态势，是置江北樊城于不顾，一心夺取襄阳。

对于襄阳城防，将领们无不信心满满。蒙军只有三万人，既要攻城，又要阻援，攻势自会大减。如今襄阳城内可谓兵精粮足，加上城池高深，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蒙军都不会得手。

然而，蒙军既是为攻夺襄阳而来，就有可能对襄阳长期封锁。

唐永坚则以为蒙军不会在襄阳久留。数万大军久驻襄阳，单是粮饷供给就极为不易。蒙军的供给基地最近是邓州，最远是郑州、洛阳，甚至山东与关中。辗转千里，粒米如金，若长期逗留，汗廷如何承受得了？数十年来，鞑虏多次进犯襄阳，每一次都是旋取旋丢。

唐永坚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不仅鄂州都统司的将领如此认为，就连赵真、童明等人也怀疑蒙军是否久留。

吕文焕是襄阳主帅，肩上的职责迫使他必须思虑深远。吕文焕的看法远没有将领们乐观，他经常想，京西南路久历战火，人口稀少，可供抄掠的东西不多，鞑虏不会不知。既然虏人清楚南下均、房二州得不偿失，为何跋涉千里来到襄阳？

王登是京西老人，曾在襄阳做过多年的曹官。他认为唐永坚所言有一定道理，蒙军并不重视襄阳。端平二年，京湖制置使赵范无能，致使襄阳失陷于蒙军之手。蒙军将襄阳人口全部迁往了河南，只是象征性地留驻了少量汉军。嘉熙二年，孟珙收复了京西南路，鉴于襄阳残破，也未驻军。在以后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不唯襄阳，整个襄汉地区只有獾狐出没，不见人影。但是，襄阳历来为兵家重地，有识之士称襄阳为天下腰脊。占据襄阳，向上威胁川蜀，向下威胁两淮，进而威逼江南。忽必烈为一代雄主，会不会一改蒙哥汗的南下战略，弃川蜀于不顾，转而将襄阳视为主攻方向？

夜深了，吕文焕与王登、赵真、童明、唐永坚仍在商议军情。

吕文焕道："今日王达派人来报，虏人正在调动战船。一些轻便船只被拖拽上岸，运抵他处。"

赵真狐疑道："莫非……去打郢州？"

吕文焕断然摇头："不会。襄阳不下，虏人绝不会去打郢州。再说郢州新城依山而筑，比襄阳还要坚固。"

自吕文德主政京湖以来，构筑了郢州新城。郢州新城位于江南，与老城相对，其间以索桥相连，比旧城牢固十倍。

"若不是攻打郢州，鞑虏为何拖拽战船上岸？"赵真又问。

王登猜测道："将轻便船只拖上岸坡，极有可能用于襄阳城壕。"

"对！"吕文焕一拍案几道，"襄阳城壕宽阔，定是用战船渡运兵士。"

如此看来，蒙军果真要攻打襄阳无疑。对于赵真、童明、王仙等一班将领，虏人真的攻打襄阳城，反倒显得轻松愉快。

赵真哼了一声道："区区两三万人马就想拿下襄阳？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童明道："不是痴人说梦，是痴心妄想。"

王仙大叫道："鞑虏没了马匹，有何惧哉？杀他个有来无回！"

吕文焕望着众人，叮嘱道："话不能这么讲。虏人既是来取我襄阳城，防守须臾不得疏忽。"

王登神情严峻告诫道："安抚告诫得对。虏人恃勇而来，即便只有两三万人马也不得小觑。古人说，骄兵必败。"

赵真等人这才严肃起来。

为守城计，城内的秩序至为重要。首先将樊城数千百姓转移至襄阳内安置。吕文焕估计，鞑虏不克襄阳，定会转攻樊城。樊城小，人口密集，鞑虏炮击易招损伤。

根据册籍，襄阳与樊城计有百姓两万余户，八万余人，按东、南、西、北四隅设置保、甲。五户一甲，十户一保。五十户大保，五百户都

保。日夜巡逻，预防火灾，纠察奸细，维护秩序。

吕文焕吩咐道："一旦鞑虏攻城，安静至为重要。不得醉酒酗酒，不得燃放爆竹，不得聚众喧闹，不得蓄意滋事。沿街布置大瓮储水，以备急需。"

"下官建议，"王登又补充道，"全城民户有多少存粮加以统计。富户粮多，贫户少粮或是无粮。对于少粮、无粮户，官府发给凭由，并于四隅置场赈济。稻米只收本钱，不得多取。"

议过政事，又议兵事。

"若战事旷日持久，军需物资耗费巨大，如今要早做储备。既要申请制司调拨，也要派人购买。虏人虽然占据了万山和鹿门山，可兵马不多，通往枣阳、随州并无大碍。"吕文焕说完，转头对王登道，"参谋官即刻组织人手前往随、枣一带打粮。"

"下官遵命。"王登道。

停一停，吕文焕又道："除了粮秣，制造箭矢的翎毛，打造兵器的精铁，配制火器的硫黄、硝石，都要多多存储。招兵一事，也得要抓紧进行。制司准许襄阳招募五千劲卒，如今员额未满。既然临沮寨裴家兄妹率人来投，不如就将此事交与裴元海主持。"继而决定，将府库中所有积蓄拿出来购置粮食和军需。

最后商议如何应对蒙军攻城。包括羊马墙内布置多少兵士，城上布置多少兵员，弩车、炮车各门安放多少，如何安放等等。一应巨细，筹划周密。

很长时间蒙军没有动静，一天黎明，突然号角齐鸣，在南门城头值守的宋军士兵跳起身子扶着城垛望去，刹那间血液冻住了，仿佛有一只巨手扼住了喉管。只见城外尽头，数以万计的蒙古骑兵像翻滚的乌云从万山方向朝襄阳压来。沉闷的马蹄声有如千万面战鼓一齐擂动，大地震撼，江流无声，整个襄阳城宛如一枚孤独的鸡蛋，渺小而又易碎。

有人嘶喊一声："虏人来攻城了！"

城头顿时一片慌乱，一名将官大喝道："各自归位，准备接战！"

值日官一边指挥防守，一边派人飞报副统制王仙。

当王仙登上城头时，蒙军前锋已抵达襄阳城外。一名蒙军兵士跃马来到吊桥前，高声道："谁是襄阳主将？"

不一会儿，吕文焕、王登、赵真、黑杨等人疾驰而来。

此时，旭日喷薄，大地如火，战旗猎猎，刀枪无声。吕文焕屹立在南门城头，对蒙军兵士道："我就是大宋京西安抚使吕文焕。"

蒙军兵士道："我家元帅请安抚会面。"

"回复你家元帅，本帅即刻便来。"

听说吕文焕出城去会阿术，众将齐声反对："鞑虏狡诈，安抚万万不可轻出！"

"阿术有约，我岂能不去？这是礼数。"吕文焕昂首一笑，当即命令放下吊桥单骑出城。

来到南门外，阿术已在等候。吕文焕策马上前，两人相距三十余步。阿术问道："你就是吕文焕？"

吕文焕反问："你就是阿术？"

阿术呵呵一笑道："我奉大汗圣旨，率十万铁骑攻取襄阳。想你襄阳弹丸之地，指日可下，自家闻你是条汉子，特来说合。汉人有言，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本帅望吕安抚识时务、通机变。"

吕文焕高声道："何为时务？何为机变？在我看来守住襄阳即为时务，克敌制胜即为机变。"

阿术沉着脸道："将军为何执迷不悟？"

吕文焕慷慨道："宋蒙之间已息兵数年，榷场互市，两国通好，民众安业，边境晏宁。如今蒙古妄开战端，发大军来夺我城池，杀我人民，反而要当职识时务通机变，元帅说这话难道不怕闪了舌头？两国交战，既死汉人，也死蒙古人。当职奉劝元帅一句，为两国生灵计，应休兵罢战。"

阿术冷冷一笑道："既要通和，你家皇帝为何扣押我国使团？"

朝廷扣押蒙古使团吕文焕毫无所知，但他觉得朝廷扣留蒙古使团自有考虑，他身为京西帅守，职责是保卫疆土。

"使团拘押一事必有衷曲，"吕文焕朗声道，"当职以为元帅应建言大汗，查明真相，厘清原委，两国通好，造福人民。"

阿术嗔怒道："本帅正是看在襄阳百姓的分上方才招降安抚。若安抚冥顽不灵，一旦打下襄阳，满城老幼不留。"

吕文焕怒斥道："一派狂言！你有杀人的屠刀，我有克敌的利剑，你有万千寇贼，我有众志成城！"

"既如此，你我还啰唆什么？"阿术勒转马头，驰回本阵。

"虏人进攻了。"吕文焕刚一进城，战鼓再一次擂响，便对黑杨说道。

来到城上，果见蒙军推出了几十架炮车，大队蒙军抬着小船紧随其后。只因城壕过于宽阔，即便将炮车安放在城壕边，炮石也难以击中城头。王仙问是否也用炮车还击，吕文焕摇了摇头。

蒙军的渡壕小船经过特别加工，船上有蓬，四周垂帘，蓬与帘均为湿牛皮制成，别说弓弩，就是一般炮石也不易穿透。

"命城上城下众军士，不得射船。"吕文焕瞭望片刻对王仙说，"待虏人落水，然后用弓弩射杀。"

"遵命。"王仙匆匆而去。

蒙军将小船推入水中，划动桨片。第一拨下水的小船约有五十余艘，按每船十名蒙军计算，一次可渡壕五百余人。战鼓停歇，城里城外千万双眼睛盯着襄阳城壕，只见蒙军小船桨片翻飞，箭一般驶向城脚。

然而，船至壕中，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若干小船猛地一震，像是从水下伸出了一只手将船拽住了。可怕的情形还在后面，僵在壕中的蒙军小船开始倾斜、下沉。有蒙军兵士掀开牛皮帘跳入水中，可只要一露头，立刻有无数箭支呼啸而至。

原来，吕文焕命人在壕中栽植了无数木桩。木桩入水数寸，顶端皆尖，蒙军小船划到尖桩处，或扎中船底，或钳住船只，一律动弹不得。也有十来艘小船避过木桩，抵达壕边。可壕边距羊马墙仅有一二步，既展不开兵力，也施不了刀枪。如果说宽阔的城壕是襄阳的第一道防线，羊马墙即是第二道防线。羊马墙高丈余，有空眼，墙内兵士可以远射，也可以近搏。登陆的蒙军还未站稳，即被宋军用长枪从空眼处搠翻。不到半个时辰，第一拨进攻的五百余名蒙军无一生还。

立于阵中的阿术目睹了眼前一幕，双目赤红。在他身后还有数十艘船只，指挥进攻的是阿塔海，他见一下子折损了五百多名蒙古健儿，号叫一声道："不怕死的跟我上！"

"阿塔海！"阿术狂吼一声，命令道，"退兵！"

"退兵？为什么要退兵？"阿塔海怪叫一声，怒视着阿术，"自家们有数万铁骑，就是用人也能将城壕填平！"

"浑说！"阿术怒喝一声，打马而去。

初胜给襄阳城带来了一片欢悦。守卫南门的兵士很多人曾参与过万山设伏，见识过蒙军骑兵的厉害。甚至这半个月来，蒙军快如疾风的战马、恍如电闪的刀光和劈面飞来的箭矢，时不时就会出现在梦里。然而在今天，当蒙军离开战马，踏上舟船，有如殿宇中的神像剥去了金装，现了原形，原来强虏也是凡胎，敌不过刀枪弓矢。

"鞑虏没了战马，果真是有来无回！"万山设伏遭蒙军追杀，王仙一直恨恨不已，今日报得此仇，十分痛快。

面对初胜后的喜悦，吕文焕打心眼里高兴。首战虽然杀敌不多，但鼓舞了士气，尤其打破了虏人不可战胜的神话。

回到安抚司，裴元海、裴元青兄妹正在等候。听说蒙军已被击退，且射杀敌兵若干，自是十二分地高兴。见了吕文焕，裴元青拍着手道："小妮子早就说过，这虏人也是血肉之躯，照样一箭穿心！"

裴元海提醒道："这是官厅，不得放肆。"

裴元青错愕道："我说得……不对么？"

吕文焕十分喜欢裴元青的这份率真，道："元青说得极是。鞑虏也是人，虽然马上厉害，可襄阳城高池深，正好扬长避短，以逸待劳。"

裴元青调皮地冲裴元海眨眨眼睛。

吕文焕吩咐二人坐下，问："近日安歇得可好？"

不待裴元海开口，裴元青便直通通回道："不好。"

闻言，吕文焕惊问道："是吃得不好，还是睡得不好？"

"吃得不好。兵营里的将士是粗茶淡饭，我们顿顿鱼肉，小妮子认为恩公待我们太过客套。"

裴元海见妹妹如是说，松了口气："小妹所言虽然唐突，但属实情。恩公太过客气，反而令自家们不安。"

吕文焕呵呵笑道："元青说得对，既是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只是你们初来，将息一些时日也是好的。"

裴元青忽然起身道："上禀恩公，小妮子请求上城杀敌。再将息下去，只怕是胖得拿不动刀枪了。"

裴元海也站起身附和道："小妹所言请恩公斟酌，元海恳请恩公将临沮寨民编入部伍，与官军一并守城。"

吕文焕压压手，示意裴元海、裴元青坐下，然后道："制司照准襄阳征召五千锐卒，如今员额将满，安抚司决定将其与临沮寨民合并一处，名为神奇军，由裴元海暂代统领之职，操练新兵，以备缓急。"

闻言，裴元海先是惊愕，继而满脸通红，嗫嚅道："恩公如此抬举元海，恐怕辜负了恩公的重托……"

吕文焕肯定道："昔日在临沮寨我便看出来了，元海忠勇，有大将之才。"

见状，裴元青一旁叫道："恩公，哥哥练兵去了，那我呢？"

"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找个夫君了。"至于裴元青，吕文焕也有安

排，“襄阳军中若有如意的，我和你哥自会与你撮合。”

一语未毕，裴元青一张粉脸便红到了脖子根：“瞧恩公说的，好像小妮子是来襄阳相亲似的。”

“恩公所言也是为兄所想。”裴元海对吕文焕道，“昔日阿妈在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即是小妹的婚事。小妹已经二十有三，望恩公留意成全。”

裴元青乜了哥哥一眼道：“我的婚事自有主张，哥哥不用多言！”

裴元海双手一摊，苦笑着对吕文焕道：“恩公您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古皆然。元青要体谅兄长的心情。”吕文焕又呵呵笑了一阵，停停又道，“拙荆识得文字，懂得音律，还做得一手女红。元青可先与拙荆为伴，学做女工，待到他日与人为妇，免得窘迫。再说了，上阵厮杀是男人的事情，一个小娘子待在军营也不成体统。”

裴元青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但从一双明眸看出，她听从了吕文焕的安排。在临沮寨，她可以舞刀弄枪，风风火火，现在来到襄阳，城内有雄兵数万，战将千员，哪里还轮到她挽弓上阵？

安置妥当裴家兄妹，吕文焕召来王登、赵真、童明、王仙，商讨如何应对蒙军的下一轮攻城。如今众将领最担心的是樊城，驻守樊城的神虎军是由鄂州都统司的左军与后军合并而成，其副统制牛富、张汉英能不能与武荣和衷共济，谁心里也没底。

赵真建议从神勇军抽调一将或两将人马开赴樊城驻守，但也非万全之策。此次蒙军南下，襄阳是重点。神勇军驻守襄阳，兵力与神翼军、神策军相当，若减少了神勇军的人马，又恐襄阳不稳。

“昔日保留牛富、张汉英、徐麟三人的副统制之职，为下官首倡。”吕文焕心情沉痛地说道，“万一樊城有变，下官万死莫赎！”

王登、赵真、童明等人都没有吱声，按照他们的主张，应将鄂州七军统制全部革职。

“即便如此，”吕文焕仍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对赵真等人道，“大战在

即，张汉英与牛富不得轻动。”

“安抚说得是，”王登点头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襄阳城内在商议战守之策，蒙军大营也在讨论如何攻城。

首战即折损了五百余人，这对横扫天下无敌的蒙军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返回大营，将领们纷纷来到阿术军帐请战。

倒是阿术逐渐冷静下来，他想起出师之前大汗的嘱托：襄阳为江南大镇，城池高深，又有汉江依托，守臣吕文焕为当今名将，你万万不可大意。阿术心想，莫非我轻敌大意了不成？宋军若是野战，肯定不堪一击。宋军若是单纯依凭城池，蒙军也不难克服。问题在于，宋军不仅拥有城池还拥有江河与宽壕，使得蒙军铁骑无从发挥威力。阿术回想以往的一些攻城战例，发现以往攻克的那些城池，没有一座与襄阳类似。

将领们请战完毕，一个个看着主帅，阿术站起身在军帐内缓缓走动。如果是在以往，面对如此激昂的部将，阿术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攻击，而现在却不能。这对阿术来说是痛苦的，部下如此用命，他身为主帅却不能驱使。想他自随父从军以来，什么时候有过如此憋屈？

终于，阿术停止走动，用低沉的声音道：“各位的心情本帅理解。小小襄阳岂可阻挡我蒙古铁骑？襄阳必克！”

见元帅如是说，将领们纷纷喜形于色，雀跃欲试。阿术压压手，阻止将领们的叫嚷：“本帅问你们，欲克襄阳，有何妙策？”

攻城还能有什么妙策呢？数十年间蒙军攻克城池成百上千，无非就是炮击、破门、登城，舍此之外别无其他。众人面面相觑。

“我知道，你们都曾攻拔过无数城池。”阿术望着众将道，“可襄阳城壕之宽，前无先例，你们有什么办法渡越？”

阿塔海大叫道：“别说一道城壕，就是一条大江，自家们也能挖山填平！”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阿术灵光一闪，填壕？

唆都也从阿塔海的叫喊中得到了启发：“禀元帅，阿塔海虽然言语

粗鲁，但挖土填壕，值得一试。”

阿术点头道：“就依阿塔海所言，十日内置备填壕器具，十日后施行。”

阿塔海见自己无意中贡献出一条妙计，不由得开怀大笑。

蒙军的填壕行动因为秋雨连绵而延迟下来。转眼即是十月，襄阳的冬天来得早，潇潇秋雨和簌簌秋风给襄汉大地平添了几分寒气。最苦莫过于值守城头的兵士，不分昼夜，紧盯着数里外的蒙军大营。他们的雨具只是一顶笠帽，笠帽遮雨，却挡不住风寒。尤其夜半，浑身瑟瑟。

立冬过后，天色转晴，各门守将严令众军士睁大眼睛。果然，辰牌时分，蒙军大营传来鼓声。巳时整，大批蒙军朝襄阳城蜂拥而来，这次蒙军进攻的仍然是南门。当吕文焕来到城上时，蒙军的填壕行动已经开始。

襄阳城外原来是民居，鼎盛时期城外民居多达数千户。端平三年蒙军入侵襄汉，城外居民或亡或逃，民居全部毁于战火。不承想数十年后，这些残砖断瓦成了填壕的物料。

蒙军使用的是一种洞子车——说是洞子车，其实比一般洞子车宽，也比一般洞子车长。蒙军兵士匿于洞内，将残砖断瓦运至壕边，倾倒壕中。由于这种洞子车上覆有牛皮，遮盖严实，不惧弓弩炮石。吕文焕清点一下，填壕的洞子车有百辆之多。填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城壕变窄，鞑虏的弩车、炮车就会抵近发射，对城上的守军带来伤亡。

走下城楼，吕文焕面色凝重。毫无疑问，在蒙军无法逾越城壕的情况下，填壕不失为办法中的办法。

吕文焕在神勇军军部坐定，赵真、王仙等将领侍立一旁。每个人心底明白，蒙军填壕比以前渡壕更具威胁。沉默良久，吕文焕道：“虏人用百车填壕，以每车十担计，一趟千担。壕深九尺，一日填一尺，三十日即为三丈。如今汉水将枯，直到明年五月方有大水。至明年五月还有二百余天，城壕将填平大半。”

赵真道：“到时灌水冲刷，已无济于事。”

“对。”吕文焕点头，“虏人填壕，不得小觑，必须破除。”

赵真建议道：“要破除鞑虏填壕，唯有烧毁洞子车。”

王仙提醒道：“洞子车为填壕器具，鞑虏必有重兵守护。”

赵真道：“可派遣一军，引开洞子车的守军。”

就在众将议论中，吕文焕有了主意。

是夜寅时时分，正是熟睡之际，蒙军填壕一天，十分疲乏，酣睡间，王仙率领一支骑兵突然杀入蒙军营地。为填壕器具担当守卫的蒙军将领是百家奴，他为唆都之子，年纪虽轻，却极为尽职，命令士兵人不解甲马不卸鞍。

百家奴见宋军劫营，立刻展开回击。宋军不敌，向襄阳败走。百家奴见状，命令全力追赶。眼看就要赶上溃走的宋军，突然后方火起。原来，就在王仙带领骑兵劫营时，另一支宋军由赵真统领，携带油料和干柴于东门潜出，绕道万山，待百家奴离营追赶宋军时攻入蒙军营寨。此时蒙军营寨已空，赵真指挥众军泼油放火，将百余辆洞子车以及准备制作洞子车的千余张牛皮和堆积如山的木板焚毁一空。

百家奴见后方火起，知道中计，返身来救洞子车。要救洞子车须从河滩取水，百家奴喝令蒙军士兵拎着皮囊奔向河滩。然而谁知就在蒙军纷纷攘攘取水灭火时，一阵箭雨呼啸而至。原来在取水的河滩，吕文焕事先埋伏了五艘战船，每艘战船一百名弓箭手，待蒙军前来取水时予以射杀。事后蒙军清点，此战不仅损失了所有的填壕器具，还折损了七百余名兵士。

消息报知阿术，他半晌无语。

“南兵半夜劫营，欺人太甚！”唆都气得七窍冒烟，“唆都誓报此仇！”

阿术看着唆都，咬牙道：“传令全军，据山下寨，不得轻出。”

唆都望着阿术，脸色涨红。

阿术眼中倏地射出两道寒光：“有再言战者，杀无赦！”

第十一章　困城娶亲

公元1267年十月，南下襄阳的蒙军停止了进攻，转入围困，首先在万山修筑堡寨。万山向东尽是山峰，世人有“三岘”之说：上岘为万山，中岘为楚山，尾岘为岘首山。连绵数十里的“三岘”有如襄阳外郭，蒙军不战而据守万山，使吕文焕深感不安。吕文焕希望蒙军攻城，目今士气高昂，只要蒙军攻城必定给予大量杀伤，待到蒙军师老兵疲，宋军乘势出击，蒙军必败无疑。谁知蒙军撤出了战斗，后退至万山一带深沟高垒，做出固守态势。

阿术此举意图何在呢？莫非他在等待援兵？如果阿术是在等待增援，吕文焕倒是略感宽慰。以襄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加上钱粮充足、士气旺盛，即便蒙军增援也不足为惧。吕文焕最担心的是蒙军围而不战。如果蒙军围而不战，师老兵疲的就是襄阳守军。

日子一天天过去，蒙军不仅没有攻城，反而在万山构筑了一座城堡。此外，探马还报，蒙军派出一部占据了位于襄阳西南的楚山。很显然，蒙军企图控制襄阳“外郭”。吕文焕觉得应该请求制司出兵，与襄阳守军里应外合，一举破除蒙军对襄阳的围困。

吕文焕对襄阳情形的判断非常正确。渡壕失利与洞子车被毁使阿术认识到了襄阳城池的坚固和守军意志的顽强，他一边在万山、楚山构筑堡垒，一边申奏汗廷增援，明确提出要增派一支水师。并禀陈道，无论是取襄阳还是下江南，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师，终将大业难成。

接到奏本后，忽必烈喜滋滋地对大臣们道：“阿术长见识了。”

南下襄阳以来，阿术不断将战况以五百里加急上奏汗廷。蒙军几次失利使大臣们十分焦急，希望朝廷予以干涉，都被忽必烈拒绝了。忽必烈对伯颜、安童等人道：“既然已经授命阿术攻打襄阳，朝廷就不必事事掣肘。再说如若不战，怎知己之所短、彼之所长？”如今见阿术调整攻城方略，忽必烈自然高兴。

关于由何人领兵增援阿术，安童举荐刘整道：“图江南先取襄阳，此策为刘整所献，筑城以困襄阳，也为刘整首倡，臣以为攻打襄阳应以刘整为汉军元帅，增援阿术。”

忽必烈笑着点头道：“丞相所言极是。”

真金突然有所悟地问道："父汗命刘整操练水师，为的即是今日？"

忽必烈含笑不语。经过短暂商讨，最后决定由刘整为汉军元帅，率两万水军、一万步军前往襄阳。

蒙军此番进攻襄阳，并未引起京湖制司的高度关注。吕文德跟很多朝中大臣一样，从不认为蒙军会把襄阳当作进攻宋廷的突破口。他以为阿术此次窜犯襄汉，只不过是蒙军的又一次抄掠。为了确保荆湖北路的安全，吕文德命制司参谋官呼延德率兵三万前出至荆门一带布防。当吕文德收到吕文焕求援的书信后，笑着对丘震亨道："我家小六用兵谨慎。"

丘震亨不同意吕文德的看法，他对蒙军首先夺取鹿门山榷场十分担心，便委婉道："虏人此次南下，首先抢占了鹿门山。阿里海牙建议设立榷场，包藏祸心。"

吕文德也感觉阿里海牙提出在襄阳设立榷场含有阴谋，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阴着脸道："贼厮阿里海牙，实在可恶！"

"虏人先是在鹿门山筑城，现又抢先占据，制帅不得不防。"丘震亨继续建言。

吕文德冷冷道："虏人抢占了鹿门山又能如何？师老兵疲，用兵之大忌。想以区区数万兵马夺我襄阳，简直是白日做梦！"

鄂州尚且如此，京城更不消说。蒙军南犯襄阳的消息传到临安，市民们议论几句，没有人放在心上。宋蒙开战以来，噩耗不断。一忽儿川蜀丢了城池，一忽儿两淮折了兵马。起初听见噩耗，临安人要胆战心惊一阵子。随着噩耗多了，临安人的神经也粗粝起来。再说襄阳离临安太远，发生在襄阳城下的战事对临安构不成威胁。

至于朝廷，同样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有吕文德坐镇京湖，襄阳之围乃纤芥之疾。

过完新年，贾似道又在西楼宴请董宋臣，他决定将范文虎调入京师。

"范文虎？"董宋臣眨眨眼皮道，"没有听说过此人。"

也难怪，时至今日，范文虎仍是一员普通将领。别说董宋臣不知道，就是在军界也了无名气。贾似道之所以选用范文虎，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因此介绍道："此人原为吕文德的部将，鄂州之战出力甚多，目今官至防御使，领武定诸军，于黄州驻扎。"

"既然贾公以为妥当，小的自当在太后面前进言。"

贾似道举起酒盅致谢："有劳中贵人周全。"

"贾公无须客气。"饮罢酒，董宋臣嘿嘿一笑，"贾公之忧便是小的之忧，贾公之福也便是小的之福，小的还想着在贾公的治下颐养天年呢！"

贾似道微笑道："你们这些宫中大珰都会说话，真真是舌如莲花。"

贾似道与范文虎相识于鄂州之战。当时，朝廷鉴于蒙军派出一支人马进入江西，连下数城，急命贾似道移司黄州。由鄂州前往黄州，吕文德派范文虎率兵护送。范文虎一身戎装，手按剑柄，紧随贾似道不离左右。途中曾遭遇一支蒙军，约有百十来人，范文虎指挥众军予以了围歼。鄂州之战结束后，贾似道表功朝廷，升范文虎为左武大夫、黄州武定诸军都统。

升为武定军都统制的范文虎一度神采飞扬，他坚信朝中有贾似道为相，跻身高级武官的行列为时不会太久。在那些日子里，范文虎经常派人进京，以各种名义孝敬贾似道。然而，范文虎所得到的回报实在有限，仅在两年后因刘整降蒙，贾似道褫夺了刘整的断桥之功升范文虎为防御使外，在长达五年的日子里，范文虎一直待在黄州。黄州原属淮西路，自朝廷设立了沿江制置司后，黄州便隶属沿江制置司管辖。咸淳元年（1265年），夏贵由潼川安抚使调任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范文虎与夏贵同为吕文德部将，但二人不和。如今夏贵成了顶头上司，范文虎愤愤难平。

淮西武定军创建于嘉定时期，宋金对峙时驻防光州，以阻击金兵越过淮河突袭江南。金亡后，宋蒙交恶，蒙军多次渡淮蹂躏淮西，武定军损失巨大，不得不退守黄州。武定军高峰时下辖七军，有兵员四万，现在仅存两军，兵员不足万人。武定军的职责为屏蔽大江，协防鄂州，应援下游。

大年前夕，翁应龙代表贾似道来到黄州武定军都统司。

“这……这不是翁机宜么？”一见到翁应龙，范文虎惊讶道。

“正是在下。”翁应龙笑着点头。

翁应龙是贾丞相身边红人，他来到黄州武定军营，范文虎既惊又喜。

分宾主坐定，范文虎道：“小将驻守黄州，盼贾公音讯如盼云霓。”

翁应龙道：“在下有贾公的一道亲札，须面呈太尉。”

然而，当范文虎阅完信札后，不免暗失所望，在贾似道手札里，没有他期待的东西。翁应龙是何等人物，早已从范文虎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了他那点心思，笑道：“范太尉勿躁，在下来黄州当属机密，贾公岂会书于纸上？”

范文虎闻言慌忙起身：“如此说来，请翁机宜后厅吃茶。”

来到后厅，上茶毕，范文虎屏退仆人，问：“贾公有何吩咐？”

翁应龙轻啜了一口茶汤道：“贾公欲调太尉去京师，不知太尉意下如何？”

“去京师？”范文虎一听大喜，京城里的最高武官是殿前司都指挥使，问道，“不知贾公调小将去京师出任何职？”

“去年以来，步军都指挥使一直空缺，贾公欲命太尉出任该职。”

范文虎一听，兴致不高。在职官上，他如今是防御使，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相差无几。

翁应龙道：“步军司目前在池州屯扎，贾公打算调回京师。步军司自从驻扎池州以来，逐渐以水战见长。贾公决意将武定军的水军与步军司合并，员额扩充至三万五千人。”

听说步军司不仅进京，且扩充人马，范文虎喜出望外，连忙起身冲翁应龙叉手揖礼：“望翁机宜代小将上复贾公，小将生是贾公的人，死

是贾公的鬼！”

范文虎也是安丰人，与夏贵一样，吕文德成为一军统制后，范文虎慕名来投。夏贵比吕文德大十岁，范文虎则比吕文德小十岁。

范文虎与夏贵的嫌隙来自于夏贵升迁过快。在范文虎看来，他夏贵除了善于溜须，没什么能耐。当年在淮西，他不仅溜须吕文德，还溜须贾似道。若不是如此，十几年间夏贵怎么会做到高级武将？此外，还有吕文德待人不公。

范文虎投军后，便待在吕文德身边任亲将。范文虎嘴甜，勤快，深得吕文德的信赖。吕文德的长女二十出头仍未出嫁，便亲自做媒许配给范文虎为妻。其实，范文虎根本瞧不上吕氏。吕氏姿色平平，脾气暴戾。但范文虎希望得到吕文德的提携，心底即便一百个不乐意，也不得有半分推诿。嘉熙四年（1240年），范文虎与吕氏成婚。

成了吕文德的快婿后，不出年余，范文虎即升为亲兵统领。可就在这时，范文虎借口家中老母无人照护，将吕氏送回了安丰老家。到了第二年春，蒙军跨过淮水掳掠安丰，吕氏携范文虎的老母死在了逃难途中。

吕文德的长女为前妻黄氏所生。黄氏产下女儿不久便因病亡故，在吕文德没有发达之前，长女跟随他打柴烧炭，吃了不少苦。长女之死，吕文德十分心痛，对范文虎大加斥责。更有甚者，吕氏尸骨未寒，范文虎便已续弦。吕文德一听怒火万丈，当即解除了范文虎的亲军统领之职，贬往夏贵军中当了一名副将。直到夏贵擢升为了淮西安抚副使，范文虎才升为游奕军统制。所谓游奕军，便是日常巡逻，战时警戒，兵员不多，难当大任。范文虎表面上对吕文德尊重有加，实际上暗怀愤恨。

咸淳四年（1268年）过完新年，范文虎来池州上任。

池州北临长江，南接黄山，周遭均为大湖，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宋廷鉴于池州位置优越，在此设有池州都统司。开禧北伐时，又将步军司移驻池州。如今池州兵马较多，既有池州都统司、步军司，又有隶属池州的厢军及江防水军。战时朝廷派大员赴池州指挥各路兵马，现在，各路兵马不相统属。

步军司驻扎在齐山湖畔，目前由虞候苏刘义暂摄军务。苏刘义原为

两淮将领，与范文虎相识。办完移交，各军主将均来拜见。步军司共有五个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五个军除前军、中军外，都以水战为主。三百余艘战船陈列在齐山湖内。

根据枢密院的命令，步军司编额为三万五千人。淘汰部分老弱，须增兵员一万人。苏刘义久驻池州，与池州所属县、镇官长颇有交集，一万员额没费多大气力便招募完毕。接下来便是练兵，范文虎一边练兵一边等待进京的诏旨。

最初的等待是愉悦的，因为等待之中饱含着憧憬。眼看春日将尽，进京的诏旨仍然没有下来，儿子范友信道："爹爹盼进京盼得太急。"

范文虎兴奋道："步帅虽是五品官，却是天子禁军。"

"依孩儿看，京城远不如池州快活。"

范文虎愣怔着问："信儿……何出此言？"

"爹爹，京城乃天子脚下，王公大臣何其多，一个五品步军都指挥使值得几何？爹爹若是在池州，手握重兵就是一方诸侯。"

范文虎细细一想，觉得儿子所言有些道理。

"还有，爹爹想过没有，丞相为何给爹爹兵马？"范友信又问。

范文虎当然想过，贾丞相不会无缘无故让自己出任步军都指挥使。他的数万甲兵，进京后便是贾丞相的坚强后盾。

"孩儿猜想，丞相给爹爹兵马，又调爹爹进京，必定是在京城里遇到了麻烦。所以爹爹一旦入了京城，就是丞相手里的一颗走卒。到那时，爹爹与丞相便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都说天子脚下人心叵测，多少王公大臣，昨日至尊至荣，眨眼间便一贬再贬。何况爹爹是武将，人又瓷实，比不得那些文臣心眼儿活泛……"

听了儿子的这番话，范文虎决定暂不进京，留在池州静观其变。

四月下旬，枢密院调兵的命令终于下到池州，但范文虎并未立即动身。他不断致书贾似道，一会儿说新兵招募未完，一会儿又说正在编练新兵。贾似道远在临安，不知虚实。

就在范文虎滞留池州期间，京师的情形发生了变化。

景定五年，贾似道治理米市，驱逐祥运米行。虽说驱逐令来自临安府，明眼人一瞅便知，临安府没这个胆子。自那时起，谢少师心底就忍着一口气。推排田亩，老家清出了五千多顷隐田，每年要多缴十多万石田赋。他为此气得呕血，直到眼下仍卧倒病榻。明面上谢家不可能怨怼贾似道，但他可以等，等待机会报复。

机会果真来了。军器监对兵器的去向十分了解。年初，数千副新造铠甲以及弓弩调往池州，这引起了谢堂的关注。随后了解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谢堂立即进宫求见太后。

“爹爹可好些了？”太后一见面就问。

“托太后的福，午膳喝了半碗香米粥。”

谢道清轻叹了口气道：“丞相行经界法，也是无奈之举，自家们久沐皇恩，要多多体谅。”

谢堂没有吭声。

见谢堂不语，谢道清又问：“大哥儿急着进宫，有何要紧的事？”

谢堂神色严肃道：“侄儿进宫，并非私事。”

谢道清“哦”一声，绽放笑脸：“既是公事，详细奏来。”

“侄儿听说欲调步军司回京，特来禀告太后，万万不可。”

谢道清一听，收起笑容问：“有何不可？”

“去岁虏人入寇襄阳，至今仍未退兵。大敌当前，应虚内守外。京城有殿前司数万大军戍卫，足可应付。池州乃江防重地，军力只可增而不可减，请太后收回成命。”

“京城虽然有大军数万，可缺乏水师。”

“朝廷水师即在浙东，日前就在明州屯泊，若京城需要，可将其调回。侄儿以为丞相欲调回步军司，内有机谋。”

谢道清吃了一惊，觉得谢堂所言有几分道理，又问："有何机谋？"

"太后请想，明州近在咫尺，其水军入驻京城旬日可至，丞相为何舍近求远？"谢堂分析道，"步军司久驻池州，与戎司、厢军同为池州依凭，丞相久历行伍，熟悉兵机，为何自拆干城……"

谢道清截住谢堂的话头道："你就直说吧，贾似道此意何在？"

谢堂沉吟片刻，轻轻吐出几个字："拥兵固位。"

闻言，谢道清脑门一炸，眼前飞起一片金花。

"荣王借殿前司自重，丞相欲用步军司抗衡。侄儿预测，若步军司调回京城，荣王与丞相将有一番较量。"

谢道清平静了一下心绪问："你是说，贾似道调步军司进京是为一己之私？"

"侄儿不敢妄议大臣，但丞相调兵入京，其用意的确如此。"

谢道清沉下脸道："若无证据，堂儿断不可中伤大臣！"

"侄儿有证据。"谢堂遂把暗暗访得贾似道结交范文虎一事叙说一遍。

闻言，谢道清不吭声了。贾似道如果调回步军司是为了巩固地位，情形便严重了。荣王虽然掌控殿前司，可他是皇上的生父，不会危及帝位。贾似道就不同了，沿江三大制司是他的旧部，一旦在京城里拥有了一支兵马，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当天，谢道清将叶梦鼎召进宫里，一见面就道："老身今日召卿，是有一事相烦。"

"太后请讲。"

"皇帝先天有病，国家又值多事之秋，老身力不从心，欲将谢堂调入枢密院出任副都承旨，不知叶卿意下如何？"

叶梦鼎打个愣怔。谢堂名声不佳，朝野尽知。太后以贤明著称，如

今举荐却毫不避讳。

“叶卿心中所想，老身知晓。”谢道清望着叶梦鼎又道，“谢堂性情乖僻，多与人不合，但国家大事谢堂并不糊涂。”

见太后将话说到这儿，叶梦鼎只得应诺：“一切听凭太后安排。”

谢道清继续道：“老身不懂兵事，由谢堂充任副都承旨，只不过随时给老身报个音讯。”

太后话已挑明，由谢堂出任枢密副都承旨是太后想在兵事上安插一双眼睛，叶梦鼎心底顿时五味杂陈。

接下来谢道清问起步军司进京一事：“那范文虎可曾离开池州了？”

叶梦鼎摇头道：“暂时没有。”

“既然范文虎还在池州，就不必进京来了。”

叶梦鼎又打个愣怔。

“虏人正犯京西，池州军力不得削减。”

“微臣……谨遵太后懿旨。”

“卿是枢相，步军司一事由卿处置。”谢道清突然口吻变冷。

叶梦鼎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皇城。太后的意思很明显，取消步军司进京，不必报知丞相。他就不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对贾似道起了戒心？

几天后，贾似道才获知枢密院已经发出省札，令步军司仍在池州驻扎。让他震惊的还有，谢堂不仅进入了枢密院，而且出任枢密院副都承旨。贾似道大光其火，来到政事堂质问叶梦鼎：“枢密都承旨掌领院务，承宣旨命，至为关键。以谢堂为副都承旨，这不是将军国大事当儿戏吗？还有，”贾似道怒火更盛，“调步军司宿卫京城，早已议定，为何出尔反尔？”

待贾似道发火完毕，叶梦鼎浅浅一笑道：“丞相息怒，容下官解释。襄阳已有战事，池州的兵力不能削减。”

贾似道怒斥道："池州再重要，能与京城相比么？"

"京城自然紧要，可池州乃东南门户。"叶梦鼎搜肠刮肚地寻找着答词，"若临安为头颅，池州便是手臂。头颅与手臂相比，虽然头颅重要，可若无手臂护头，重击之下，头颅岂可保全？"

"荒唐！诡辩！"贾似道以为这一切全是叶梦鼎的主张，气得脸色发白，嘴唇乱颤。

渐渐地，叶梦鼎存在心底的不快也翻涌起来了，冷冷道："丞相指责也罢，怪罪也罢，下官忝列朝堂，只知尽忠国事，别无私念！"

"既如此，你我无法共事朝堂！"说罢，贾似道甩门而去。

回到府邸还未坐定，贾似道命翁应龙将廖莹中叫来。

须臾，廖莹中来到后乐园。

见贾似道拉着一张老脸，廖莹中惊讶道："贤弟今日又怎么了？"

贾似道已经镇静了许多，便将今日在政事堂与叶梦鼎发生冲突叙说一遍。正说话间，胡老夫人从后堂出来，厉声道："我儿不得胡来！叶梦鼎乃三朝老臣，年高德勋。我儿只可同舟共济，不得相互攻讦！"

见状，綦氏劝胡氏道："有群玉先生在此，阿妈息怒。"

廖莹中起身给胡老夫人请安，然后道："国夫人说得对，叶梦鼎乃忠耿之臣，贤弟断不可生出抵牾之心。"

"我早就说过，"胡老夫人继续斥责贾似道，"我儿官至丞相，这是何等的恩典？！所思所行，都应以国家为念！"

劝走胡老夫人，贾似道两手一摊，苦笑道："弟弟是两头受气！"

廖莹中端起茶盅，喝了两口缓缓道："贤弟适才也是一时气急。叶梦鼎年高德劭，为人忠正，断不会为了迎合太后将谢堂调入枢府。"

贾似道冷静一想，觉得廖莹中所言在理。叶梦鼎岂能不清楚谢堂的底细？怎么可能任用他为副都承旨？

廖莹中继续道："还有，阻止步军司入京也并非是叶梦鼎所为。叶梦鼎虽是枢相，不会自专。要么请示太后，要么禀告丞相。"

贾似道的心情已完全平静下来。叶梦鼎出仕四十余年，深知为官之道。他既不会主动迎合太后，军国大事也不会擅自主张。还有，今日叶梦鼎面色委顿，似有难言之隐，莫非……命令来自大内？而大内，则是太后。是太后对兵事不放心了？要在枢密院安一双眼睛？太后不放心的是谁？毫无疑问，绝不是叶梦鼎。叶梦鼎虽是枢相，而自己则是两府之首。

顺着这个思路下去，贾似道觉得阻止步军司进京，远不是叶梦鼎说的缘由，一定是太后嗅出了什么。想到此，贾似道浑身发冷。

四月初一，大朝会。过去的朔望朝会因有全体京官参与，偌大的崇政殿人头攒动。如今告假者多了，即便是朔望朝会也人员稀落。

一开始，内官便宣读诏书："……贾似道勤劳国事，德高望重，着免右丞相，加封太师，升平章军国重事，五日一朝，一月三次经筵……升江万里左丞相，叶梦鼎右丞相、知枢密院事，马廷鸾参知政事……"

听了这些，贾似道怔住了。按大宋官制，平章军国重事属于荣衔，专门授予德高老臣，以示优渥。可贾似道才五十五岁，与年近七旬的江万里、叶梦鼎相比，既非德高，更非老臣。并非德高老臣，却享受着德高老臣的殊荣，贾似道明白了，升他平章军国重事，恩赐五日一朝，一月三赴经筵，最终目的是要减少他参与朝政。

诏书宣读完毕，接下来的是谢恩。江万里、叶梦鼎、马廷鸾将目光投向贾似道。他是平章军国重事，依照规矩，他应该第一个出班跪谢。

贾似道知道有无数双眼睛正看着自己，他忍住悲愤跪倒在地，字字清晰道："臣有何德何能受此殊荣？切望陛下收回成命。"

赵禥急忙道："贾卿是我朝望重之臣，切莫推辞。"

"臣并非推辞，臣是不配授此显秩。"

赵禥淡淡道："卿无须自谦。母后对朕说了，平章军国重事一衔，无论如何也要授予贾卿。"

那一瞬间，贾似道仿佛遭到电击。

此时在河南，刘整指挥两万水师和一万步军正向襄阳挺进。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一万步军由张弘范率领，出邓州、新野，直趋樊城；自己则亲率两万水师出商洛，由丹水进入汉水。抵达顺阳后，刘整命水军总管张禧节制全军，自己则乘快骑赶往襄阳。

在万山堡，刘整拜见了征南大元帅阿术。阿术已经得知增援大军有两万水师，便对刘整道："取襄阳，有两万水师，足以破敌。"

按照阿术的计划，以水师攻拔安阳滩宋军水寨，控制汉水，切断襄阳与樊城的联络，然后各个击破。

刘整听罢，轻轻摇头道："元帅不可。"

"有何不可？"阿术有些惊讶地问。

刘整回道："我军虽有水师两万，未经实战，水域生疏。宋军水师虽少，却成军已久，经验丰富，战法娴熟。一旦对阵，全无胜算。"

阿术哼了一声，面带讥诮道："依刘元帅之意，依然久困？"

刘整知道阿术轻视自己，但他不能计较，继续道："小将以为，取襄阳最忌操之过急。吕文焕有如林间猛虎，骤然捕捉必然伤人，唯有久困，断其粮道，绝其救援，使其自毙。"

闻言，阿术神色怏怏。

"欲困襄阳，必守三处要害。一是在白河口设立水寨。白河有一条支流，名滚河。滚河直通随县、枣阳，在白河口设寨可断绝襄阳粮道。二是在淳河口设立水寨。淳河虽然不如白河源远流长，但也是通往随州的一条河流。另外，淳河口位于襄阳下游，设立水寨可断绝汉水水道。三是加强鹿门堡。鹿门山地理位置重要，应将土城改为石城。"

阿术没有说话，对刘整的建议他可以讥诮，但不能否决，因为他拿不出比刘整更高明的办法。他当下分派人马，命张荣实率一万汉军筑城白河口；命张弘范率一万汉军修筑万山堡，命刘整率一万水师屯扎磨洪滩（磨洪滩位于安阳滩之上），命张禧率五千水师筑寨淳河口。余下水师及数万蒙古军由阿术率领，驻扎于鹿门山及鹿门山下的龙尾洲。

蒙军陡然间增添了数万援兵，消息传来，吕文焕心头变得格外沉重。如果在此之前他还暗暗希望虏人撤兵北返，现在看来，这种希望基本不存在了。站在襄阳城头，吕文焕久久未动，宛如雕塑。这是五月，天空湛蓝，阳光炽烈。远处，大队蒙军正在调动，成千上万匹战马踩踏大地，声若闷雷。

直到临近中午时分，吕文焕才走下城楼。自襄阳被围以来，他便开始失眠，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过去，吕文焕头一挨枕鼾声即起，可如今，经常整宿辗转反侧。

二十多年的军伍生涯，吕文焕什么样的阵仗没有经历过？两军交战，出生入死，他从不皱一下眉头。以往不论战事如何酷烈，兄长是主心骨，天大的事有兄长做主。可这一次，兄长远在鄂州，守卫襄阳的重担压在了他一个人肩上。好多回勉强入睡，又突然被噩梦惊醒。

唐令仪深知夫君使命重大。襄阳安危全系夫君一人，他如何不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襄阳虽然被围，但并非孤城。”唐令仪将吕文焕揽在怀中，安慰道，“鄂州有制帅，京城有贾公，他们断不会坐看襄阳不管。”

唐令仪的抚慰并不能减轻吕文焕心头的压力，因为到目前为止，无论制司还是朝廷，对蒙军的攻势均未引起高度关注。前一阵子大哥还派人送来书信，说春荒肆虐，鞑虏将不战而退。可事实却是，鞑虏不仅没有撤军，反而增添了生兵数万。

然而，这种忧虑还不能轻易表露。在襄阳，除了王登、赵真等少数几个心腹将领可以推心置腹外，在其他官员和将领面前，必须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吕文焕清楚，身为主帅，他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影响全军。回到府邸，裴元青正在院中练武，身着一袭白衣的她将一根白蜡枪舞得虎虎生威。

住进海棠园后，裴元青一开始跟随唐令仪学女红，不知什么原因，她可以将一根长枪挥舞得水泼不进，却捉不住一根绣花针。

“元青实在不是这块料。”裴元青嘟囔着对唐令仪说道。

“妹子既然无意女工，那就算了。”唐令仪笑着对裴元青道。

“可恩公他——”

“别怕，你恩公那儿，我去解释。”

在吕文焕面前，裴元青竭力内敛自己。对于裴元青的这种变化，吕文焕十分高兴：“女孩儿就应该这样，通文墨，善女红，晓音律。”

就因为吕文焕的这句话，裴元青又向唐令仪学弹琵琶。在整个新年期间，她都把自己关在房里学习乐谱。可正月还未过完，裴元青又嘟囔着嘴对唐令仪道：“不学了，不学了！什么五阶、八音、十二律，头都大了！”

事后唐令仪说与吕文焕听，吕文焕摇头一笑。

今天，吕文焕见裴元青又在舞枪，于是悄悄立住脚步观看。裴元青的枪法很玄妙，既有杨家枪的诡谲，又有岳家枪的凶狠。白衣白枪，在炽烈的阳光下如一团风影。待裴元青收住架势，吕文焕轻咳一声。裴元青见是吕文焕，欢喜道：“恩公回来了？”

吕文焕微笑着问道：“元青学的是哪家枪法？”

裴元青抹一把额头上的汗珠，答道：“听师父说，叫七探盘蛇枪。”

吕文焕怔了下，七探盘蛇枪？这不是赵云的枪法么？赵云师从枪术大师童渊，习得百鸟朝凤枪，后来发挥自创了七探盘蛇枪。赵云去世后，其枪法便失传了。

吕文焕又问：“元青的师父是谁？”

“师父当年隐居在鸣凤山中，妮子也不知道师父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人称‘恒山公’。”

“恒山公？”吕文焕思忖，赵云祖籍常山，常山旧称恒山，莫非这位恒山公来自赵云故里？

裴元青又道：“师父在世之日，常常遥望北方，口中呢喃‘式微，式微，胡不归’。不知何意。”

吕文焕越发断定这位恒山公不是鸣凤山人了，或许是因为金兵南下，从河北流落至此的武林大师。见裴元青一副局促的样子，吕文焕转而换上笑脸道："元青的枪法委实不错！在这襄阳城中，枪法如此精妙的人不多。比起你的针法（女工）与指法（弹奏琵琶），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看恩公说的！"裴元青小嘴一噘，"妮子生于僻乡，长于深山，哪能与恩堂相比？"

"罢了，罢了，"吕文焕将手一摇，"你既然爱好武技，就练武技好了。如今兵荒马乱，女儿家有一身武艺也可自保无虞。"

闻言，裴元青立刻展颜一笑："如此说来，恩公不再逼迫妮子学女红了？"

"不学了，不学了！"吕文焕把手乱摇，一边说一边走向后院。

在厢房，唐令仪正处于为难之中。

上午，唐永坚来海棠园。磨蹭了好一会才开口，说唐忠杰想娶裴元青为妻，希望妹子从中撮合。裴元青在府中居住一年多了，对于这位来自深山的民女，唐令仪是发自内心的欢喜。裴元青太纯净了，就像大山脚下的一汪清泉。跟这样的妮子住在一起，唐令仪觉得自己的心境也明净了许多。

而唐忠杰自幼不喜读书，爱在军中厮混。哥哥和嫂嫂以此为荣，常常夸赞唐忠杰在军中颇有人缘。待到虚籍冒领军饷事发，唐令仪才恍然省悟，原来军中这班人与唐忠杰打得火热，就是倚靠唐忠杰为非作歹。可恼的是，唐忠杰做了他们的挡箭牌，哥哥和嫂嫂还浑然不知。还有，兵士们在南门闹事。夫君没有追查幕后人，但他心底一定跟明镜似的。在襄阳，能干出这种事体除了哥哥只有唐忠杰。哥哥有纵子之过，但不会使阴招，这幕后之人必是唐忠杰无疑。自那时起，唐令仪就极少回娘家了。

哥哥央求自家，明面上唐令仪没有回绝，只道："这事妹子做不得主，须得看裴家的意思。"

唐永坚道："裴家在襄阳就他们兄妹，我已跟裴统领正式提亲了。"

“既是她家哥哥同意这门亲事，兄长把人领走便是。”

“不不不，”唐永坚摆摆手道，“裴元青在妹子府上住了一年多，亲如一家，哥哥我岂能如此鲁莽？”

“也是裴统领的意思？”

唐永坚点头。

“既如此，待夫君散班，妹子帮你打听便是。”

唐令仪正想着，“呀”的一声，吕文焕推门进来。

“难怪没听到琵琶声，”吕文焕道，“娘子原来在窗后偷学枪术。”

唐令仪一笑道：“奴家这一辈子，枪术恐怕学不会了。裴元青的那套七探盘蛇枪，可不是一般人学得会的。”

吕文焕点头道：“那倒也是。学枪有如学弹琵琶，既要勤奋，也要天分。”

唐令仪服侍吕文焕脱去公服，又筛来一盅凉茶，吕文焕问道：“娘子的新曲，谱完没有？”

唐令仪认真道：“谱曲需要灵韵。灵韵不至，苦思三载也无济于事。”

“何为灵韵？”

唐令仪神秘道：“灵韵来自天意，非人力所能为。”

闻言，吕文焕笑道：“既如此，文焕不该有扰娘子的雅静。”

吕文焕正要出门，唐令仪叫住他：“夫君且慢。”

“娘子何事？”

唐令仪便把兄长提亲一事说了。

吕文焕怔了一怔，立刻面带欣喜道："这是好事啊！"

"这……这是好事？"唐令仪有点不相信自己耳朵。

"当然好事。"吕文焕喜滋滋道，"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裴元青有了婆家，怎不是好事？"

唐令仪静了片刻，委婉提醒道："相公初来襄阳时，杰儿他们……"

吕文焕将手一挥，断然道："过去的事莫要再提。"

从内心里，唐令仪希望吕文焕反对。若是如此，她向哥哥嫂嫂便有了交代。现在吕文焕竟满口赞同，唐令仪不觉心头怅惘。

在围城期间，唐忠杰与裴元青的婚事是襄阳城的一件大事。吕文焕亲自到场主婚，婚事办得热烈隆重。这是吕文焕来襄阳后，唐永坚最开心的一天。待到客人散尽，唐永坚将唐忠杰叫到书房。

"爹爹还未安歇？"唐忠杰上前请安问。

唐永坚指着对面小杌子道："爹爹有话对你说。"

唐忠杰属典型的纨绔子弟。爹爹是鄂州都统，麾下有几万大军。他又身居主管机宜文字，许多将官争相巴结。谁想吕文焕的上任和整军结束了他的好日子，在襄阳城内，唐忠杰最恨的人就是吕文焕。正因为他恨吕文焕，才注意到了裴元青。这一注意不打紧，他被裴元青迷住了。与金襄楼的歌妓相比，裴元青是另一种美。裴元青的美不像园中花朵，而更像天上阳光。园中花朵固然赏心悦目，但天上阳光却暖人心怀。终于一天他向父母提出，非裴元青不娶。

听说儿子有了心仪之人，唐永坚和赵氏大喜过望。儿子愿意娶妻生子，意味着肩上有了责任。

唐永坚赶紧张罗，他找到裴元海。裴元海也一直在为妹子的婚事考虑，见唐永坚为儿子求亲，也满口答应："只不过妹子住在海棠园，需要向恩公和恩堂禀知一声。"

裴元海这一提议，使唐永坚犯难了。在他看来，唐忠杰做下的荒唐事吕文焕不会不知。吕文焕没有深究，那是看在妹子的份上。现在，唐

忠杰要娶裴元青为妻，吕文焕会不会首肯，谁也说不准。结果，吕文焕不仅没有阻止，反而亲自到场主婚，唐永坚不由得万分感激。婚庆结束，他决定将儿子召来教诲。

唐忠杰问道："爹爹有什么训示请讲。"

唐永坚面色严肃道："元青虽是民户之女，在襄阳也没什么亲眷，你可要善待人家。"

唐忠杰发誓道："爹爹放心，孩儿绝不会让娘子受半分委屈。"

唐永坚点点头又道："今日婚事，你姑父多有成全。"

闻言，唐忠杰没有吱声。

唐忠杰与一班军中将领往来密切，唐永坚原以为是儿子的人缘不错，直到各军统制贪墨军饷事发，他才知道儿子已深陷其中。整军过后，唐永坚便不再给唐忠杰任何职事，只在身边做一名亲将。

"还有，你也不要心存抱怨。"唐永坚加重语气，"合军整编于襄阳有益，若军令不得一统，虏人来犯，如何御敌？"

唐忠杰不想听爹爹聒噪，遂道："爹爹累了一日，歇息去吧，孩儿知晓。"

唐永坚见儿子敷衍，呵斥道："你若是晓得利害，就应该与徐麟、张喜等人断了往来。"

"孩儿已经不曾与徐麟、张喜等人联络。"

唐永坚估计唐忠杰军中没有了职务，徐麟、张喜一班人自然不会围在他身边了，便继续训斥："不曾联络自然好。你已经是有了家眷的人，万事要多为家眷着想。"

唐忠杰应道："爹爹说得是，孩儿时刻谨记。"

"还有，徐麟、张喜等人并非良善之辈，今后若有往来，也须多加提防。"

唐忠杰好不容易才摆脱爹爹教诲。进入洞房，他的一颗心也拎了起来，不知应该怎样面对裴元青。

几个月来，唐忠杰整天想到的是如何将裴小娘子娶进府。至于娶进府后如何相处，唐忠杰还没来得及细想。此时，新房内两支红烛即将燃尽，裴元青依旧红帕遮面，坐在榻边，一动未动。

当唐忠杰立在房中，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房中响起："难道还要奴家自己摘盖头吗？"

闻言，唐忠杰吓了一大跳。

"哎，奴家说的话你听到了么？"

唐忠杰犹豫一下，快步走过去将裴元青的盖头摘下，又逃也似的离开床榻。

"你害怕什么，奴家吃了你不成？"裴元青咕哝一句。

"不……不是……我……"唐忠杰拿来红烛，尽力掩饰自己的尴尬。

待唐忠杰换下残烛，裴元青对唐忠杰道："你过来，奴家与你说话。"

唐忠杰不敢怠慢，急忙走到裴元青跟前，在一只锦杌上坐下。

"你是真心要娶奴家吗？"裴元青问道。

"瞧娘子说的……"唐忠杰不敢与裴元青对视，目光躲闪，"我当然是真心要娶娘子……"

裴元青截住唐忠杰的话头道："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自今日起，既然与你拜堂成亲了，奴家就是你的娘子了。"

唐忠杰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裴元青。

"你莫要这样看着奴家，我裴元青一言九鼎。只要你食君禄，忠君事，孝敬双亲，胸怀大义，你唐忠杰就是奴家的夫君。"话音落，一支红烛燃尽。裴元青"噗"一声将另一支红烛吹灭，解衣上床，"明日还要

守城，早些睡吧。”

唐忠杰仿佛被什么东西捆住了手脚，半天动弹不得。

第十二章　火烧白河

咸淳四年（1268年）整个夏季，襄阳城外虽然没有发生任何战事，但形势却越来越严峻。

首先，蒙军在白河口筑城。白河发源于河南嵩州（河南嵩县），于樊城东北注入汉水。白河支流众多，其中一条叫滚河。滚河发源于枣阳，是随州等地补给襄阳的一条重要通道。百石木船由滚河而下，汇聚在枣阳的物资一天即可运进襄阳。除此之外，蒙军还在磨洪滩屯扎了大量蒙军水师。五月初，王达派人来报，说虏人新增了一批大型战船在磨洪滩扎寨。磨洪滩位于安阳滩上流，由磨洪滩发兵攻击安阳滩，只需两个时辰。另外，蒙军还在淳河口构筑了水寨。淳河口位于襄阳下游，在淳河口筑寨，切断了通往郢州的水道。

到了六月间，敌情终于探明，此次鞑虏新增兵力三万，一万步军由万户张弘范统领，两万水师为万户张禧辖制。关于张弘范，吕文焕不甚了解，但与张禧却有过交手。当年由四川返回鄂州，在汉阳江面即遭遇张禧的阻击。张禧率领的蒙军水师规模不如宋军，但十分骁勇。危急关头，吕文焕亲自操弓一箭射中张禧的腹部，才摆脱蒙军水师的纠缠，进入鄂州。

除了张禧，还有一个人也使吕文焕不安，那便是汉军都元帅刘整。自眉州一别，已有五年未曾谋面。前两年听说刘整已调离四川，没想到会在襄阳城下相遇。有刘整的参与谋划，守卫襄阳将更为艰难。

鉴于当前的情势，六月下旬，吕文焕去书制司，恳请兄长调遣大军北上解襄阳之围。然而，制司对吕文焕的请求仍没有重视。吕文德认为襄阳城池高深，储备充足，其钱粮兵器至少可以坚守三年，以野战见长的虏人断不会如此长久地困在襄阳城下。

吕文焕见兄长仍然固执己见，轻看蒙军的攻势，不由得长叹道：“大哥征战一生，恁地如此糊涂！”

王登道："安抚可再上申状，详述襄阳的情形。"

在第二道申状里，吕文焕不仅详述了襄阳面临的形势，还陈述了自己的判断，期望制司尽快发兵北上，趁鞑虏筑城未遂，内外夹攻，将其驱逐。

蒙军得到增援后对襄阳围困得更加严密。但凡前往江陵、鄂州、枣阳的大路小道均有哨卡，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游骑昼夜巡回。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得到制司的回复，结果依然大失所望。吕文德在回复中不仅再次驳斥了鞑虏必取襄阳的判断，还斥责吕文焕怯战、畏敌："阿术小儿乳臭未干，有何惧哉？！蟊贼刘整更是匹夫之勇，不足为虑。鞑虏兵力虽多，现已分散各处，你等应主动出击……"

手捧制司的回复，吕文焕唯有苦笑。

王登看罢制司的回文也深感惊讶："制帅何出此言？城外鞑虏已有六万余众，怎能轻易出击？"

看来破当前之敌，还得靠自己。吕文焕下了决心，当下召来各军统制，商议破敌之策。军情不容乐观，将领们表情肃穆。为了活跃气氛，吕文焕对众将道："适才我正与王参议叙说，前日有一樵夫来到襄阳，传言武当山真武玄帝降笔。"

武当山坐落于均州境内，山中道观林立。武当道教供奉真武，真武为北方之神，又称"荡魔大帝"。听说有真武玄帝降笔，众将领一个个支起耳朵。

"你们可知降笔内容？"吕文焕笑问。

众人摇头："不知。"

唐永坚说道："既是荡魔大帝降笔，当是免除凶灾，佑护地方。"

裴元海点头附和："小将在武当山住过多年，真武降笔，十分灵验。"

九九乾坤已定，清明时节开花。

米田天下乱如麻，只待龙蛇继马。

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

当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这一次真武玄帝降笔是一篇诗作。吕文焕吟哦完毕，众将不解其意，相互望着。

“自家们不懂，还请安抚明言。”赵真摇头。

王登是何等机敏，顿时悟出了吕文焕的用意，见赵真发问，手捻短髯缓缓道：“玄帝未用直笔，但词意明显。天下虽乱，依然龙蛇继马，古月猖獗，过后必定还家。”

经过点拨，将领们眼睛一亮，古月为胡，龙蛇中华，何况九九乾坤已定，一切都意味着胡尘将扫，襄阳固若金汤。

吕文焕目光炯炯又道：“尤其最后一句，‘当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下官揣摩，此句应为警示，如若自家们怯而不战，囿于自守，我等便有败亡之忧。我意已决，虏人兵力虽然数倍于我，但自家们不能坐守危城，必须主动出击！”

众将纷纷点头，童明问道：“安抚有何良策？”

吕文焕道：“袭击白河口！”

童明击掌道：“好！当前之敌，就数白河口最为祸害。”

“虏人在白河口筑有二寨，一寨位于白河之南，一寨位于白河之北。攻打任何一寨，另一寨必定救援。此外，虏人在鹿门山屯有重兵，鹿门山距白河口不过二十多里，一旦闻警，虏人的铁骑转瞬即至。弄不好奇袭不成，反而招致虏人的夹击。”吕文焕看着众将继续道，“此战有如虎口拔牙，既要将虎牙敲断，又不能为虎所伤。”

闻言，众将领一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赵真建议道：“若要攻其不备，最好夜袭。”

吕文焕摇了摇头道：“夜袭固然出其不意，但夜间安静，加之白河口与鹿门山相距不远，不用传报，呐喊与火光即可将虏人召来。”

童明赞同吕文焕的判断："安抚思虑得对，夜袭白河口，弊大于利。"

吕文焕又道："下官有一计，可以瞒天过海。"

"快说来听听。"众将闻言雀跃。

"虏人新近在淳河口立有水寨，而淳河口紧挨着鹿门山，我若派遣一支水军袭扰淳河口水寨，使鹿门山之敌无暇他顾。自家们再派一支人马趁夜色赶到白河口，于天亮时发火炮攻击。"

赵真大喜道："偏师袭扰淳河口为虚，重兵攻击白河口为实，果然妙计！"

众将领纷纷议论起来。计是好计，可袭扰淳河口须用水军。如今蒙军水师屯扎在磨洪滩，安阳滩的水军不得轻动。

一直沉默不言的唐永坚缓缓道："城内虽无水军，但可以编练。襄阳军中渔民甚多，编练一支千余人的水军不是难事。至于战船，城外有几艘车船，稍加修整还能使用。"

吕文焕眼睛一亮，唐永坚的建议可取。既是袭扰，就要弄出动静，车船体魄庞大，一旦逼近淳河口，虏人必定惊恐，便按捺不住兴奋道："嗯，唐太尉的主意不错。淳河口水面宽阔，车船正好扬威。"

可由谁来统带这支临时编练的水军呢？吕文焕环视诸将，最后将目光停留在了王仙脸上。

"若安抚信赖小将，小将愿往。"王仙见状，上前一步请命。

吕文焕轻轻颔首。眼下诸将，就数王仙最识水性。吕文焕命他暂领水军，另外从安阳滩调回一员裨将襄助。至于兵士，则从各军选拔。以三十日为期，修理战船，操练兵士，三十日后听从调遣。

白河口袭击战是八月初进行的。吕文焕挑选了五千轻骑，由赵真、童明率领，渡过汉水，屯扎于樊城。次日三更，人衔枚，马裹蹄，悄悄打开樊城北门，直奔白河而去。与此同时，襄阳城下的五艘车船也拔锚起航，顺水直下淳河口。

汉水在襄阳城东折身往南，此处河汊众多，水系繁复，如今正值八月，大水未退，一眼望去宛如汪洋。水军虽然临时组建，但一千多名兵士多是襄阳人，战船悄悄抵达淳河口后蒙军才发觉。

“擂鼓！”王仙下令。

五艘车船各有数面大鼓，数十面战鼓一齐擂动惊心动魄。蒙军的淳河口水寨设立未久，主将为千夫长张弘纲。他年纪不大，却为人沉着，听见鼓响迅疾起床。值守的兵士进来禀告，说宋军偷袭水寨。

张弘纲登上寨墙，只见河中有战船驶来，箭如飞蝗。

“南兵虚于声势，并非真正攻寨。”张弘纲命令兵士把守寨门，不得轻出，调集弓弩手登寨，与宋军对射。

王仙见蒙军水师闭寨不出，遂命令车船上前。车船的主要武器是拍杆。拍杆长约三丈，耸立在战船前端，左右各有一根，拍杆顶端缚有巨石。王仙将车船逼近水寨，大喝一声“放”，拍杆落下，随着一声巨响，寨墙摇晃，碎木乱飞。

张弘纲生于北方，虽识水战，但北方河流不大，战船较小，交战多是近身搏杀。水战中施放拍杆，张弘纲听人说过，却是头一回看见。宋军五艘车船一齐迫近蒙军水寨，五艘车船有十根拍杆，一阵拍击，蒙军水寨顿时百孔千疮，摇摇欲坠。张弘纲惊慌起来，没想到拍杆的威力如此巨大，一旦宋军战船冲进寨内，蒙军战船都将被拍毁。他慌忙奔下寨墙，一边命人速报元帅府，一边指挥蒙军兵士登上战船，解缆起锚杀出寨外。

鹿门山距淳河口不足十里地，淳河口的战事很快便惊动了蒙军元帅府。阿术登高瞭望，此时天色渐明，张弘纲派遣的报信使飞马而至。阿术听说宋军以车船攻打淳河口水寨，怒气暗生。淳河口水寨的战船制作于山东，一路运抵汉水费尽艰辛。蒙军要困死襄阳，必须控扼汉水下游河道，这些战船断不能有失。阿术命阿剌罕点齐五千兵马，多携弓弩箭矢，前往淳河口救援。

就在阿术专注于淳河口的宋军车船时，赵真、童明率领的五千轻骑已悄悄抵达白河口。

白河在纳入了唐河、泥河、滚河等众多支流后，于襄阳东北注入汉水。白河水面宽阔，芦苇丛生。张荣实鉴于白河口水势太大，分筑了南北二寨。每寨各有五千兵马，两寨之间用船只联络。河口遍布木桩，以竹缆为索，使上下不能通航。

赵真和童明袭击的是北寨。东方既白，前方蒙军营寨影影绰绰。临到寨前，赵真跳下战马，按照计划将数十架炮车竖立寨外。刚布置完毕，天已放亮。赵真一声令下，一排火球腾空而起。

八月的天气昼长夜短，天明时分蒙军大多仍在熟睡，包括主帅张荣实。他因初战安阳滩失利被阿术冷落，先守鹿门山，三月间刘整到达后调整部署，又来到白河口。白河口一马平川，无险可依，只得从邓州、泌阳采伐木头。几个月下来，水寨刚刚建成，张荣实做梦也没有想到宋军会向白河口发动攻击。当卫士将他摇醒时，营寨内已四处火起。

最初的惊慌过去后，蒙军开始反击。一批批蒙古骑兵冲出营寨，将箭支射向宋军，操纵炮车的宋军兵士不断有人中箭栽倒。宋军骑兵早就列阵以待，用更猛烈的箭雨将蒙古骑兵射倒在水寨外。

天色渐渐大亮，血一样的朝霞从东天涌起，很快便染红了大半个天空。宋军发射的是燃烧弹，其中灌以麻油，落地开裂，遇火即着，巨木搭建的蒙军水寨火势蔓延，烈焰升腾。

张荣实见救火无望，只得弃寨而出。

这边厢，赵真、童明见大功已成，吩咐众军回返。谁料想炮车刚刚撤走，蒙军即整队完毕，开始向宋军冲击。赵真见状，命童明率一千军马护送炮车先行。童明欲争，赵真怒道："炮车胜过性命，不得有失！"

赵真命后队变前队，退至大路口布阵。就在这时，数千蒙军已在张荣实的指挥下向宋军扑来。年过五旬的张荣实一挫安阳滩，再挫白河口，委实难咽下这口鸟气！他一边命南寨蒙古汉军迅速过河增援，一边挥兵追击。

对付进攻的蒙军，最好的兵器自然是弓箭。此次袭击白河口宋军是有备而来，每名兵士都带足了箭支。宋军将一拨拨箭雨射向进攻的蒙军，一拨拨蒙军依然越过尸体向前冲击。蒙军的水寨仍在燃烧，冲天烈焰遮蔽了东升的太阳。张荣实必须拖住眼前这股宋军，待南寨蒙军抵达

后予以包抄围歼。

赵真清楚张荣实的意图，他估计童明已经返回了樊城，命全军士兵射空箭袋，然后摘下箙笼交与后队。后队一边撤退一边丢弃箙笼，数千只箙笼摆满了整条大路。追击的蒙军来到箙笼前不得不收住战马，来不及收住的战马已被箙笼跸住了马蹄。张荣实望着遍地箙笼，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王仙从淳河口回撤，远比赵真凶险得多。

用车船攻打淳河口威力虽大，可车船庞大，溯洄困难。宋军车船为中等战船，每船各有八车，长十余丈，各载兵士三百人。若是下水或平水，两翼车轮鼓动，行驶如飞。上水则不然，加之正值汛期，水流甚急，车船行移缓慢。

蒙军水寨被毁，张弘纲命战船破寨而出，虽然遭到一些损失，可多数战船完好无损。蒙军战船小，轻便灵活，速度胜于车船。此时天色已明，张弘纲看清了战场形势。对付车船，先要脱离拍杆拍打的距离，张弘纲命战船后退数丈后从容布阵。张弘纲命五艘战船对付一艘车船，以射杀操持拍杆的兵士为要。每根拍杆由七八名兵士操持，虽有木板围护，但有瞭窗。张弘纲亲自操弓，连发三箭，一艘车船的左舷拍杆顿时瘫痪。

眼前的形势王仙十分清楚，车船固然庞大，但蒙军战船众多，加之车船行驶不快，最终将陷入重围。远处黄尘弥漫，定是蒙军的援兵。以蒙军的快船和利箭，车船将难出重围，于是他召来副将吩咐道："我率一船抵挡，你率四船速回！"

副将回道："末将愿领军断后！"

王仙大喝道："军情火急，岂容分辨？"

副将还要说什么，王仙拔刀在手："抗命者立斩！"

待副将走后，王仙指挥车船迎敌。车船一旦停止溯洄，改为顺流而下，船速极快，两根拍杆同时出击，尾随在后的蒙军战船接连受损。就在这时，蒙军增援人马抵达，阿剌罕喝命放箭，千百支利箭呼啸着向车船飞来。很快，操持拍杆的宋军兵士死伤一片。车船失去拍杆，威力顿

时大减，张弘纲指挥蒙军战船迅速靠上前去，登上车船。接下来是白刃战。

宋军每艘车船有三百名兵士，此时所有宋军兵士都拿着兵器冲上甲板。混战中王仙与几名兵士操起拍杆，随着一声巨响，将一艘正欲靠近的蒙军战船击成粉碎。就在王仙等人调整拍杆时，一排利箭破空而至……

在襄阳北门，吕文焕见五艘车船只回返了四艘，脸一下子灰了。可站在城楼望去，汉水滔滔，白浪滚滚，哪里还有宋军车船的影子？王仙战殁，使得白河口大捷毫无喜庆色彩。

在安抚司，副将详细禀告了战斗经过，吕文焕良久无语。王仙，安丰人，打鱼为生。淳祐十年（1251年）领一群渔民投军。十余年来，先在吕文焕帐前任传令兵，后凭借战功一步步升至统领。王仙话语不多，任事却极为勤谨，大小事情但凡交与他办，十分放心。今日王仙殉国，吕文焕心如刀割。

王登知道吕文焕哀痛深切，但眼前强敌环伺，不得沉溺于悲伤，遂劝道："王太尉为国殉难，诚为伤惜。可王太尉以五艘战船、千余兵士，强攻鞑虏水寨，方带来白河口大捷。王太尉若在天有灵，当深感欣慰。"

赵真也劝慰道："安抚不必哀伤过甚。王太尉以一当百，使得偏师千余将士安然回返，实在可钦可敬！"

众将也纷纷劝慰吕文焕节哀。

吕文焕惨淡一笑道："王太尉死得壮烈！我襄阳固然被围，但并非虏人的盘中餐、砧上肉！我有数万健儿视死如归，肝胆报国，何愁虏人不破？！拿酒来！"

黑杨略略一愣，从后院抱来酒瓮。吕文焕满斟一碗，道："王太尉一路走好！文焕为你送行！"

蒙军元帅府的氛围与襄阳安抚司截然不同。就在吕文焕等宋军将领沉浸在悲愤之中时，蒙军元帅府里充满了火药味道。也难怪，数万蒙军精锐围困一座孤城，不仅不克，反而招致突袭。据白河口与淳河口上报

的战况看，白河口焚毁堡寨一座，折损将士七百多人；淳河口损毁战船二十余艘，折损将士五百余人。按照阿术以往的脾气，应对张荣实、张弘纲施予军法，但他忍住了，若要追责，他自己同样难辞其咎。因为他与张荣实、张弘纲一样未能对襄阳守军予以高度重视。甚至，自从受命南下襄阳以来，他就轻看了吕文焕及襄阳守军。

“今日之败，本帅也有责任。”阿术神情严峻、声音沉郁，“自古用兵，祸莫过于轻敌。千乘之师，恃大而败；蕞尔之邦，知小难克。自今日起，各自谨守堡寨，深壕高垒，增设哨骑，所有关卡一律封闭，襄阳境内严禁路人通行。”

众将领命而去。

“下官有一事要与元帅商议。”刘整走到门口又折身返回，不亢不卑道。

按理，刘整这个汉军都元帅应该进驻元帅府，可阿术却命他统摄水师驻扎在磨洪滩。他这样做，显然有违忽必烈的旨意。但刘整能说什么呢？他清楚阿术从内心瞧不起汉人，自然也不喜他这个汉军都元帅。可他这个汉军都元帅必须尽职尽责，因为他要建功立业。

“刘元帅有何事要议？”阿术问道。

刘整道：“今日一战，下官以为若要困住襄阳，仍需要添兵数万。”

阿术一愣道：“还要添兵？”

“是的，”刘整点头，“请元帅上书朝廷，速速征集兵马南下。”

元帅府里一时很静。从内心说，阿术也感觉兵力单薄。可是为攻取一座城池，朝廷已调来六万大军，再申奏添兵，他无法启齿。还有，即便上了请求添兵的奏本，朝廷也未必同意。想当年，灭西夏，平大理，都只有七八万人马。

“下官以为，既是困厄襄阳，就应为铜墙铁壁。”刘整继续道，“襄阳地势平阔，四通八达，任何罅隙都会成为通道。只有切断襄阳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襄阳才会陷入绝地。”

“如何才能使得襄阳孤绝呢？”阿术承认围困不严，六万大军不可能

杜塞所有罅隙，所以，襄阳城内与鄂州联络依旧，因此问道。

“在襄阳城外筑城。”刘整答道。

“自家们不是筑城了吗？”阿术有些疑惑。

“下官所说的筑城并非城堡，而是一字城。”刘整摇头走到桌案前，比画道，“一道一字城从万山筑至岘首山，一道一字城从白河口筑至牛首，另外在龙尾洲、灌子滩再设两座水寨，以彻底截断汉水。下官料定，自此将一米一粟都进不了襄阳城。襄阳粮草再丰，也有罄尽之日，到时襄阳将不战自溃。”

阿术赞同刘整的方略，目今蒙军只在几处要枢筑有城堡，远远达不到困死襄阳的目的。要堵塞罅隙，于襄阳城之外构筑一字城无疑是最佳举措。

“刘帅所议甚好，”阿术冲刘整点点头，“当职这就上奏朝廷，请求增添兵马。”

阿术再次请求增兵震动了汗廷。六万大军围困襄阳一年，竟然一再受挫，就连忽必烈也心情郁闷。连续三天，忽必烈召集蒙古诸王及汉大臣商议襄阳增兵一事，均无结果。对于阿术的奏请，有人支持，有人观望，更多的人则是反对。而反对最激烈的是蒙古大臣。

“我朝自建国以来，立足和林，征战四方。取他国之财为我所有，何须计较一城一地？”昔里吉道，“眼下襄阳是一座孤城，钱粮罄尽，即便为我攻占，有多大益处？”

昔里吉是蒙哥汗的儿子，他的话颇有影响力。蒙古以战立国，历来征战只要财富不要土地。何况南北水土迥异，在许多蒙古大臣眼中，统一江南纯属荒诞之举。

忽必烈待昔里吉说完后，目光扫视众臣，最后落在忙哥剌脸上道：“忙哥剌有何主张？”

忙哥剌迟疑一下，上前道：“儿臣以为河间王言之有理。”

“说说你的理由。”忽必烈想不到身为皇子的忙哥剌也反对统一南北，脸一下子阴了，望着忙哥剌道。

忙哥剌从容答道："儿臣以为，征战是为占有，占有是为享用，若无享用征战什么？先祖立国草原，是因为草原有长生天在，有享用不尽的日月精华。那江南为瘴疠之乡，安能与我草原相比？"

这话立刻引起了蒙古大臣的共鸣，包括忽必烈，对草原的眷恋已经渗入了他们的血液和骨髓，很长时间汗帐里鸦雀无声。

晚上，察必见忽必烈心事沉沉，遂问缘由。

忽必烈郁闷道："襄阳未克，阿术又请求添兵，诸臣工秉持异议。"

"蒙古大臣为何反对添兵襄阳？"

忽必烈苦笑道："还不是旧话重提，喜欢草原，不喜汉地。"

"不喜汉地？"察必轻蔑地一笑，"问问他们，有谁不喜欢汉地的金银珠宝与女人？"

忽必烈一时无语。

"有句话，奴家不知当说不当说。"

忽必烈颔首道："请说。"

"连议三日不决，不是臣工们反对增兵，而是大汗仍在犹豫。"

忽必烈怔住了，呆呆地看着察必。

察必微笑着问："大汗，奴家说得不是么？"

忽必烈想反驳，张了张嘴发不出声。他内心承认皇后说得在理，正是因为自己犹豫不决，才一连三日交给大臣们商议。

静默片刻，察必又道："大汗是否记得，当年受命经略漠南，汗廷里便有不少人指责，说大汗重用汉人、改用汉制、倡导汉俗是忘根叛祖。"

忽必烈缓缓道："当年，指责朕的大臣和诸王多了。若不是蒙哥汗

鼎力支持，哪有今日气象？”

“就是。”察必用鼓励的目光望着忽必烈，“当此之际，大汗今日也要效法蒙哥汗，一改旧习。应晓谕大小臣工，既然学习汉唐，就应当有汉唐胸怀和汉唐气象。”

忽必烈一拍脑门，点头道：“皇后说得极是。皇后慧眼，朕所不及。”

察必笑着安慰道：“奴家只不过见大汗犯难，提个醒罢了。”

“添兵五万，下襄阳！”忽必烈抖擞精神。

要添兵，先得解决粮饷，而粮饷是忽必烈最头疼的事情。

蒙古汗廷的辖地比金国大，但直接处于汗廷治下的土地和民众比金国少，因为东京辽阳以北全为诸王封地。增赋与扩兵只能出自陕西、山西、山东与河北。

时令已是九月末了，往年过完天寿节（忽必烈诞辰）行宫即迁往了大都，今年因襄阳战事拖到九月末还停留在上都未走。九月末的开平夜晚温度很低，伴随着阿合马的到来，汗帐内涌入一股寒气。

“微臣给大汗请安，”阿合马弓腰行礼。

忽必烈吩咐赐坐。

“谢大汗。”阿合马恭恭敬敬地坐在忽必烈面前。

忽必烈问道：“近日议论增兵襄阳，卿为何一言不发？”

阿合马老老实实地承认：“臣不懂兵事，不敢妄议。”

忽必烈称赞道：“阿合马有自知之明。”

“臣虽然未加入议论，却像六月天架在火堆上烤，从里到外都焦了。”阿合马说完，做出一副难受的样子。

忽必烈哈哈一笑，问道：“众大臣议论兵事，你为何在火堆上烤？”

阿合马欠了欠身子回道："臣为大汗揪心啊！襄阳战事为大汗发起，如今围绕增兵引来诸王的非议，臣是大汗和皇后的异密（即随从），这种时候怎么不急？"

"阿合马。"忽必烈知道阿合马是在溜须，若换了他人，他肯定变了脸色，但在阿合马面前，他还得装出高兴的样子。

"臣在。"阿合马挺直身子。

"朕今日召见，卿可知所为何事？"

"臣不知。"阿合马善于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忽必烈最忌炫耀与卖弄。其实，从接到诏旨的那一刻起，他就已料准大汗召见必是为了钱粮。

忽必烈拉家常一样缓缓道："汉人有句名言，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诸王的议论朕并不为意，朕真正担心的是粮饷。"

"大汗是在为钱粮犯难么？"果然不出所料，阿合马心中一阵窃喜，但脸上显出大吃一惊的样子。

"阿合马你知道吗？"忽必烈板起脸道，"如果添兵，就得招兵，招兵得要粮饷。若是襄阳一地屯聚十万大军，至少需要二十万役夫。按人均日食两升计算，所需粮食一天就是六千余石，这还不包括马料。若包括马料，一日的耗费将在万石以上。如果再围襄阳一年，光粮食一项，就需四百万石。若一年不克，还需继续围困。如此长年累月，开销从何而来？"

闻言，阿合马扑通一声跪下道："臣提领六部，不能为大汗分忧，臣该死，臣该死！"

"起来，起来。"忽必烈面带微笑，神情祥和，"你有何罪？你没有罪。"

阿合马从地上爬起，道："若大汗不弃，微臣愿为大汗再增赋税。"

"你有什么办法再加增钱粮？"忽必烈需要的就是阿合马这句话。

"臣有三策，可使国家赋税大增。"阿合马早有准备，眉飞色舞道。

“哦？细细说来。”

“其一，增盐课。”因为兴奋，阿合马的鼻头通红，“天下之税，莫过于盐。如今盐业买卖，商贾为取暴利，暗中贩私，虚做账籍，致使课税百不及一。加之僧道军匠从免，仅盐课一项，一年流失的银两何止百万？”

立国之初即在各地设立了盐运司。盐运司售卖盐引，盐商拿着盐引行销食盐。可实际情况是，盐引并没有真正管住盐商，因为大的盐商均有后台，不用盐引也能获得私盐。

“卿有何办法可使得盐课大增？”忽必烈深知积弊，兴致勃勃地问道。

“打击贩私，从严课税。”

“如何打击贩私，从严课税？”

“首先管住盐场。”阿合马侃侃而谈，“大小盐场官府多派兵丁巡检，盐户产盐全部上交盐库，不得有分毫流出。走私贩私者一经坐实，予以严惩，不得姑息。”

忽必烈情不自禁地道：“卿说的是，打击贩私，关键是要管住盐场。”

“除了管住盐场，还得杜绝越境私卖。目今商户所售私盐，均为越境偷运。从今往后，食盐输运由朝廷掌握，商贾售盐一律从官库调拨。”得到了忽必烈的赞赏，阿合马不免得意起来。

“嗯，”忽必烈颔首道，“朝廷除了批发盐引，还得管住盐场、盐运与盐库。”

“其次，大小商贾一律凭盐引通关过城，即使地方官长也不许通融！只不过，如此一来将要得罪权势之家。”阿合马说完，望着忽必烈。

忽必烈的脸色渐渐严峻起来，他清楚盐课不振与各级官吏有关，他们为了一己私利，都将黑手伸向了盐业榷卖。他突然目光一抬，哼道：“朕亦不怕，你何惧之有？”

“为大汗办差，臣有何惧？”阿合马一指脑袋，“这吃饭的家什原本就是属于大汗和皇后的东西。”

忽必烈微微一笑，又问道：“除了增盐课，还有哪二策？”

“其二，兴办矿冶。河东、河北、河南多矿坑，朝廷设立有司招人开采。金、银进入府库，铜、铁冶铸牟利，石灰、石炭、石绒直接出售于民，微臣估摸着，一年下来至少也有百万之数。”

忽必烈拍板道：“设立铁冶司，专治矿冶。”

“其三，钩考钱谷。到了秋尽时节，朝廷派人奔赴各地坐实岁入。大汗切莫小视钱谷钩考，就说田产，花样奇多，有熟田冒充生田，有丰稔之年申报灾年，有新垦之地匿而不报，有大户侵夺民田而由小民担负田课徭役……”

“阿合马，你把朕的江山说成什么样子了？”忽必烈突然打断阿合马的话头。话虽如此，但忽必烈清楚，他的治下并非乾坤朗朗，豪强与贪吏如同马蜚，正在吸吮蒙古国的血汁与膏液。

阿合马不说了，像犯了大错的小孩仰望着父母。忽必烈紧绷的脸忽又松弛下来，道：“不过，阿合马，你说得可都是实话。”

见忽必烈神情愉悦，阿合马立刻嘿嘿笑了。

数日后，忽必烈召集众臣颁布了三道诏令：一、擢拔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二、左右六部归中书省，另外设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兼任制国用使；三、组建河南军前行省，枢密副使史天泽为河南军前行省平章政事，添兵五万，开往襄阳。

对于后一条诏令，尽管议论不一，但大多臣僚知道，襄阳之战不可能半途而废，混一江南是国策。既然是国策，大汗绝不会轻易改变。

至于前两条诏令，则大出所有臣工的意料之外。尤其是那些汉人大臣和儒化很深的蒙古大臣，他们原本就对阿合马开口商贾闭口财利极为鄙视。在他们看来，阿合马就是一个逐利之徒。用逐利之徒治国，义理何在？国家重利轻义，那还叫国么？

三道诏令刚一颁布，右丞姚枢就上书忽必烈。

姚枢为中原名儒，金亡时，被掳北上，为窝阔台看重。起初任燕京行台郎中，是行台断事官的助手。其时，燕京行台断事官为牙鲁瓦赤。牙鲁瓦赤商人出身，喜货贿，下辖州郡投其所好，经常大把大把地给牙鲁瓦赤送银子。姚枢是辅弼，牙鲁瓦赤不得不将下属官吏们所送的银子也给姚枢分派一份。然而，视名节为性命的姚枢怎么会接受这些贿银呢？但若不接受，又将开罪牙鲁瓦赤，姚枢只得挂冠而去。

在辉州（河南辉县），姚枢隐居了十年。十年中，对姚枢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了两位挚友：许衡与窦默。三人中窦默年纪最长，其次是姚枢。十年后，忽必烈开府金莲川，征召姚枢。经姚枢举荐，许衡、窦默相继来到开平，成为忽必烈的核心幕僚。

如今窦默年事已高，基本不问政事，许衡仅为国子祭酒，醉心于教书育人，唯有姚枢一人身任要职。面对国家大义，他不能沉默。

就在阿合马升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的第三天，一道弹劾阿合马的奏本送达忽必烈的案头。姚枢在奏疏中指出：大汗九五之尊，须明德、敬天、慎罚、远小人。《周易》有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人又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如今大汗顺从天命，王霸四海，第一要务应为进德修业。只有德及四海，方有天下来仪。阿合马为巧言令色之辈，专一媚上惑主。若陛下任用如此奸佞，追财逐利，刮民膏脂，陛下的霸业与大道相悖……

忽必烈看完奏本，气哼哼地随手一丢，冷冷道：“儒生之言！”

察必拾起阅读一遍，没有吭声。

如果说姚枢的疏奏只是引起了忽必烈的不快，廉希宪的奏本则引起了忽必烈的恼怒。

廉希宪虽是畏兀儿人，但汉化极深，言谈举止与汉人无异。在廉希宪的奏疏里，列举了阿合马主管天下财赋时的种种害民之弊：铁器专营，虚高物价；盐业榷卖，包庇贪吏；和籴粮谷，杀价抑农；倚仗权势，任用亲信……

“这个廉孟子！”忽必烈霍地站起，脸色如铁怒道，“这岂是在弹劾

阿合马？这是在指责朕！”

静默片刻，忽必烈吩咐传召安童、伯颜。不一会儿，安童、伯颜各自带着一身寒气进入汗帐。行过礼，忽必烈命侍卫将姚枢、廉希宪的弹劾奏拿与二位丞相传看。

安童、伯颜阅后没有吱声。自阿合马提领左、右六部以来，表面上对两位丞相恭恭敬敬，实际上并未放在眼里。大小事情极少禀报中书省，尤其是各地转运司的官员任用，根本不关白丞相。可阿合马能增加赋税，丰富国用，大汗高兴。经常是，阿合马的一些恶行上奏给大汗，大汗哈哈一笑，不了了之。还有，他们是蒙古大臣，他们的身份和肩负的使命都不允许违背大汗的旨意。大汗如此重用阿合马，命阿合马独掌国家财赋大权，伯颜与安童早已如骨鲠在喉。对于一些大臣弹劾阿合马，伯颜与安童暗地里很是兴奋。

“朕的旨意刚下，即有人上章弹劾。”忽必烈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平缓，可安童、伯颜仍然听得出，大汗余怒未消，“阿合马是干练之臣，为朕简拔。如此诋毁阿合马，不就是诋毁朕吗？你们是丞相，以为当如何处置？”

这罪名实在太大了，伯颜、安童互望一眼，安童首先道：“阿合马为人干练不假，尤其善于货殖。陛下用其所长无可厚非，只是……”

忽必烈眉头一皱道：“只是什么？尽管道来。”

安童谨慎地挑选着词句：“只是西域之民，大多货殖出身。那阿合马生于西域，长于西域，自幼经商，善于货贿，熟知其利而不知其义，望大汗详查。”

忽必烈明白了，安童的老师是许衡，理学的那一套跟廉希宪一样浸润极深。安童言辞委婉，意思却跟姚枢、廉希宪差不多，对阿合马的聚财有术极为不屑。

“如此说来阿合马当罢？”忽必烈强忍着愤怒。

安童与伯颜又互望一眼，伯颜道：“臣以为，阿合马可依旧职。”

安童接着伯颜的话道：“臣赞同伯颜丞相的提议，左、右六部仍然

单设，由阿合马提领。”

忽必烈一挥手断然道，“朕宁可罢姚枢、廉希宪，也不能罢阿合马！”

安童与伯颜见忽必烈如是说，便不再言语。

忽必烈继续道：“姚枢调辽阳行省；廉希宪调陕西行省。都省职事不予保留，姚枢、廉希宪均为行省平章政事。”

“臣领旨。”安童与伯颜想为姚枢与廉希宪说情，但他们清楚，此时说情起不了任何作用，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只得缓缓退出了汗帐。

夜深了，寒意更浓。步出皇城，安童突然停住脚步，仰望天空喃喃道：“要下雪了。”

“是啊，要下雪了！”伯颜应了一声。

言讫，各人翻身上马而去。

许衡最早得知姚枢降职外任。忽必烈于金莲川开府时，幕府的主要成员均为汉人，可自从李璮叛乱、王文统被诛后，汉人的境况便一落千丈。就说中书省，左右丞相及平章政事均不是汉人。按照汗廷对中书省的职位排序，右、左丞相权力最高，“佐天子，理万机”，其次是平章政事，“掌机务，贰丞相”。左、右丞仅是辅助丞相“裁成庶务”。而现在，汉人右丞姚枢也将赶出朝廷。

许衡虽然也属于望重之士，但他不善交际，唯喜天文、历算，忽必烈命他做国子祭酒，倒也适得其所。

“丞相还有何吩咐？”许衡闻姚枢即将外任，打了个激灵，睡意一下子没有了，问来人道。

来人摇摇头道：“丞相只命小的传信与教授。”

许衡明白了，安童是要自己在忽必烈下诏之前改变这一决定。于是许衡即刻换衣，叫来亲随直奔窦府。

窦默已经睡下了，下人报许衡来访，立即披衣起床。茶厅坐定，听

许衡讲述完毕，拐杖一提，吐出一个字："走！"

姚枢是真金的第一个老师，直到他跟随忽必烈远征大理，窦默才继任真金的教授。真金的儒学修养来自于窦默，而汉学的基本知识则来自姚枢。此时已是深夜，真金仍未歇息。仪卫见是窦默，将其引入书房。

"先生何以夜半莅临？"真金大为惊讶，放下手中书籍，起身相迎。

"叨扰大哥儿了，老臣实在过意不去。"窦默坐下道。

"这是哪儿话，学生这几日正惦记着先生。"真金命仆人去请皇子妃，须臾，阔阔真过来拜见。

阔阔真与察必一样，也是弘吉剌部人。阔阔真十六岁嫁给真金，如今已育有三子。阔阔真受真金感染，博学多才，贤淑有礼。

不一会，家仆为来客奉上一盅热茶。待家仆退出后，书房内只剩下真金、阔阔真及窦默三人。真金说道："先生夜半到此，一定有难解之事，请直言。"

窦默便将大汗欲外放姚枢一事说了。

真金虽说以嫡长子身份任中书令兼枢密使，可实际上并无实权。这与他的身份有关。依照汉人的皇位传承制度，嫡长子即为储君。储君干预国政是为大忌。真金熟读汉人典籍，对此十分清楚。所以，真金身居高位，可他历来无诏不视事。阿合马复出，姚枢上书，他都知道，碍于身份，他选择了沉默。

对于阿合马，真金跟所有的汉大臣一样厌恶。无论阿合马如何阿谀谄媚，都未得到过真金的好脸色。问题是，阿合马为父汗喜欢。父汗喜欢阿合马，他这个未来的储君必须谨言慎行。

一阵短暂的沉寂后，窦默又道："若大哥儿实在有难处，这事就算了。谁叫姚公满腹经纶却又不识时务呢，结局如此怨不得他人。"

真金脸颊一阵滚烫，急忙道："先生放心，姚右丞既是我朝重臣，也是真金的恩师。明日一早真金去见父汗，陈说利害。"

窦默走后，阔阔真问道："大郎明日真的为姚右丞去见父汗？"

真金轻叹一声道："真金自知无力回天，但必须得去。"

真金为姚枢说情，忽必烈十分意外。在他看来，为姚枢说情，即是对自己任用阿合马不满，于是问道："朕要外放姚枢，你如何得知此事？"

真金如实回答："昨晚窦老先生去过儿臣的府邸。"

忽必烈早已大致判断得出窦默获知消息的渠道，他觉得若要阿合马无羁无绊地行使权力，安童也不能任相。只是……要外放安童，得细细斟酌。安童不仅为功臣之后，皇后那儿也得有个交代。

见父汗一时不语，真金继续道："儿臣以为，姚右丞虽然言辞过激，但一心尽忠王事。自古贤良上书言事，莫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说……"真金迟疑一下，"再说阿合马委实好利贪财，骄横放肆，若中书无人掣肘，将越发胆大妄为……"

"住口！你身为皇子信口雌黄，妄议大臣！"忽必烈目光喷火，额上的青筋犹如一条条蚯蚓，"朕命你守中书兼判枢密院事，是让你预习国政。朝中元勋，岂可亲疏有别？姚枢容不得阿合马，你必须容得！"

真金低下头，大气不敢出。

忽必烈的怒斥声引来察必，她很快弄清了原委。待忽必烈训斥告一段落，察必向真金使了个眼神。真金正要退出，忽必烈又叫了一声："站住！"

察必亲手为忽必烈捧来一盅奶茶，道："陛下累了，润润嗓子。姚枢乃真金的启蒙师，为启蒙师请旨，其情可宥。"

忽必烈缓缓坐下，接过奶茶呷了一口。沉默一阵后起身走到真金面前，语气比先前柔和了许多："你不是一般皇子，你是嫡长子。嫡长子为国之储君。他日君临天下，国家大事岂能为情左右？姚枢乃藩邸之臣，朕岂能不知姚枢忠心耿耿？可君王驭臣，既要辨其忠奸，又要察其才具。不察才具只辨忠奸同样办不了大事！"

察必见忽必烈渐渐平复下来，轻声对真金道："重用阿合马，你父汗也是斟酌了多次。你父汗既知姚枢的为人，也深知阿合马的心性。可

国家用度日增，钱从何来？用阿合马理财，那是万不得已！”

忽必烈扳着指头道：“上都要扩充宫室；大都要修筑皇城；北边有海都虎视眈眈，须屯驻大军以备不虞；东边诸王有拥戴之恩，春秋四时需要恩赏；当务之急还有南取襄阳。十万大军屯扎在襄阳城下，成年累月，那得需要多少钱粮？他姚枢精于道统之说，可道统之说能生出钱粮来吗？”

真金没有吱声，也不敢吱声。

此时，忽必烈已完全平静下来了，命真金在自己身旁就座，继续教诲道：“朕为你聘姚枢、窦默为师，研习儒学，是为经世致用。若不能经世致用，即便学问满腹又能如何？孔子倡言三纲五常，是要人自治，尔后治人治国。你是朕的嫡长子，万不可拘泥于寻章摘句，以至于空负盛名而不务实效……”

经过十数年儒学熏陶的真金怎么会苟同父汗的教诲呢？他已经是一个被汉化的蒙古青年。真金清楚，父汗口头上尊儒重道，骨子里推崇的是王霸之业。

不过，经过真金的劝谏，对姚枢和廉希宪的外放暂时搁置下来了。

至元六年（1269年）初春，史天泽一行来到襄阳。

此次增援襄阳，将史天泽调到前线，忽必烈是思虑再三。他认为襄阳城外不乏能征惯战之将，但缺乏多谋善断之帅。当年的诸世侯，论战功史天泽不如张柔，但他知人善任，足智多谋。

史天泽已年近七旬，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此次奉忽必烈之命赴襄阳前线督军，他心底里并不情愿。在史天泽的意识里，江南是汉人的朝廷，自家本为汉人，征伐汉人的朝廷他总觉得不舒服。但君命难违，他即使一百个不情愿，也不能忤旨。

蒙、汉诸将，对于史天泽的到来也是滋味不一。刘整持欢迎态度，毕竟都是汉人，交流起来方便；阿术则心怀耿耿，且不说都元帅之权旁落，还要受汉人节制。但河南军前行省乃朝廷所设，阿术怨气再大也只能服从。至于张荣实、张弘范、张禧、张弘纲等人，同属乡党，暗地里自是欢欣鼓舞。

史天泽刚到襄阳，阿术即称病不出。

“都元帅既然有恙在身，下官也不搅扰。”史天泽对登门晋见的将领们说道，“当职承大汗之命，前来襄阳督师，望各位袍泽戮力向前。”

史天泽并未将行省官邸安置在鹿门山元帅府，而是设在了与鹿门山一水之隔的岘首山。一连半个多月，史天泽在襄阳外围奔走，视察山形水势。

半个多月后，史天泽召集众将计议道：“当年刘元帅献策，下江南先取襄阳。可襄阳之役已将近两年，未见分晓。昨晚刘元帅与下官夜谈，说襄阳不克，并非将士效命不力，也非襄阳城高池深，根本原因在于襄阳囤有大量钱粮军资。刘元帅熟知吕文焕，此人从军多年，用兵诡谲，非一般对手。下官以为，欲取襄阳，不可力战，以困为上。”

话音刚落，立刻引来一片议论。在很多将领看来，新添了五万生兵，当是一雪前耻。

“夫勇者，不是浪战，而是善战。”史天泽倏地提高声音，“自今日起，在襄阳城外构筑一字城。”

接下来史天泽宣布，一字城共有三道。一道由万山、经虎头山筑至岘首山，与淳河口水师营寨相对；一道由万山、经楚山、百丈山，与鹿门山相对；一道由牛首、经邓城、筑至白河口。然后分派任务，汉军负责构筑牛首至白河口的一字城，蒙古军负责构筑万山至岘首山和万山至百丈山的一字城。

分派完毕，众将沉默。三道城墙连绵数十里，搬石运土，工程浩大。尤其蒙古兵一辈子在马背上谋生，什么时候做过筑城这种活儿？阿剌罕瓮声瓮气地发问道：“史平章，既然在万山至岘首山之间筑有城墙，为何还要另筑一道？这不是多余吗？”

木花里大叫道：“筑一道城就够了，还筑两道，自家们都成役夫了！”

史天泽耐着性子解释：“在襄阳城南筑两道城，一道是为困厄襄阳，一道是为阻滞援兵……”

话未完，阿剌罕一拍胸脯道：“咱蒙古人阻击援兵还要筑城？自家们的战马就是一堵城墙！”

阿剌罕说罢，木花里、唆都、阿塔海等蒙古将领一齐哈哈大笑。

史天泽眉峰骤聚，面色如铁，低喝一声：“众将听令！”

毕竟史天泽是衔旨而来，又都是军人，见他神情森然，目如鹰隼，一个个敛声屏气。

“木花里！”史天泽叫道。

“喏！”木花里应声而出。

“命你率本部人马前出南漳一带监视荆门，提防江陵之兵。”待木花里领命后，史天泽将目光转向其他将领，“众位元帅、万户，自即日起十停人马留两停守寨，八停筑城，不得有误！”

第十三章　鄂州换帅

蒙古再一次添兵襄阳，消息传到鄂州，吕文德这才觉察事态的严重。这是公元1269年的一个春日，阳光出奇地明媚。制司门外，漫天柳絮正在春日里蹁跹飞舞。和风吹拂，万物生机盎然。然而，当吕文德读罢来自襄阳的紧急文书，却浑身一阵寒栗。不到两年，三次添兵，襄阳城外的蒙军由最初的三万人增加到了十万余众，看来虏人是真的要夺襄阳了！一旦真正认清了蒙军的战略意图，吕文德陷入了强烈的愧疚与自责之中。

“自家恁地如此糊涂！”吕文德不停地用手拍击脑袋。呼延德、丘震亨等幕僚看过襄阳的紧急文书后，也变了神情。

现在，虽然弄清了蒙军意图，可最佳救援时机已经错过了。整个京湖地区只有十多万宋军，襄阳被围了五万，余下七八万人马还要戍守郢州、荆门、沙洋、复州、夷陵、江陵、岳阳等诸多军事重镇。

但襄阳得救，到五月底，一支三万余人的增援军团组建完毕。可就在出师前一天，吕文德病倒了。

丘甫通为吕文德诊验完毕，道："一点小病，不碍事，寒邪入体，吃几剂辛温解表的汤药即可。"

吕文德皱眉问道："几日可以痊愈？"

"几日痊愈……这可不好说。"

"你不是说，是一点小病吗？"吕文德烦躁起来。

"制帅心焦不得。古人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即是小恙，也得祛邪扶正，慢慢调理。"

出了吕府，丘震亨问儿子道："制帅的病情究竟如何？"

丘甫通这才缓缓道："制帅这一病，能不能痊愈还得两说。"

丘震亨闻声大骇。

"适才孩儿为制帅切脉，脉象紊乱。既阴阳失谐，又三焦阻逆，导致元气耗损，百邪侵入。"

闻言，丘震亨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近些日子制帅一直沉浸在自责中，官厅治事，常常独自一人喃喃低语："我是罪人……我是罪人……"

程妙静也预感不好，夫君每夜都难以入睡，经常披衣起床，伫立在庭院中凝望北方。

一晃十几天过去了，吕文德连服好几剂药汤，病情未见转机。吕文德恼了，斥责丘甫通道："你不是自比华佗、张仲景么？怎么连这点小病都奈何不得？"

闻言，丘甫通苦苦一笑。程妙静见状，在一旁劝道："大病须治，小病须养。夫君一天到晚火急火燎，不仅小病难愈，怕是会酿成大病！"

吕文德这才不吭声了。万般无奈之中，他只好授权参谋官呼延德领兵救援襄阳。

呼延德武将出身，上一年为确保荆湖北路安全，他曾率军屯扎在荆

门一带与木花里对峙，后来木花里引兵回了襄阳，呼延德也引兵回了鄂州。

六月初，三万大军在汉阳聚齐，沿汉水北进至郢州。郢州守将翟贵告诉呼延德道："虏人的水师十分强悍，前锋已接近郢州地界，参谋官此去须得万分小心。"

大军继续北上至蛮河，前哨回报，蛮河以南已有虏人屯扎。

屯扎在蛮河南岸的是木花里的人马。木花里多次深入荆山，自恃熟悉山形水势，企图以逸待劳。由于呼延德小心谨慎，企图以逸待劳的木花里不仅没有占到便宜，反而中了宋军的埋伏，折损了数百匹战马和上百名兵士。木花里见进攻不利，即刻收兵回营。呼延德也不追击，依山扎寨，深沟高垒。

就京湖制司的三万人马，肯定解不了襄阳之围。吕文德在抽调兵马北上增援之际，一边紧急申奏朝廷调派大军入援襄阳。

然而，朝廷却麻木了。吕文德一再轻敌，致使朝廷丧失了警惕。

起初，蒙军进攻襄阳，临安还是有所震撼，枢密院多次去书鄂州询问战况。吕文德信誓旦旦，说蒙军在襄阳的军事行动只是抄掠，断不会持久。于是，这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军事冲突，随着日子一天天逝去，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更何况京湖有吕文德坐镇，在临安人眼里，吕文德能征惯战，不亚于前朝的尉迟恭与秦叔宝。

细民百姓如此，朝堂大员更是安之若素。一来襄阳天高地远，二来吕文德功勋卓著，襄阳之围，不足为患。谁知道两年后吕文德突然上书求援，无论是谢太后，还是众宰执均为之错愕。

就在中枢大臣们莫衷一是时，吕文德又上了一道待罪的折子，承认自己为鞑虏所骗，自我谴责道："微臣愚钝，不察虏人之奸狡，于襄阳设榷场互市，允准鞑虏在鹿门山筑城。"接着对鞑虏进犯襄阳，吕文德承认失之疏忽："臣以为虏人犯边，短则数月，长则年余，到时自退，谁知养痈遗患，竟成大祸。"吕文德指出，至今"鞑虏意图已明，是为先攻取襄阳，后图谋江南。"对此，他"痛心疾首""深负圣望"。最后，唯有"免冠徒跣，以待降罚"。

吕文德的请罪书是用五百里加急送入京城的，夜半时分递入大内，谢道清被苏顺叫起。

“什么事？”谢道清刚合上眼皮，猝然惊醒。

“鄂州制司急报。”苏顺小心翼翼地答道。

谢道清披上锦被，宫女移近烛光。奏折还未看完，她一颗心已经提到了喉咙眼。

起初，对于京湖制司求援的奏折，谢道清的判断是吕文德在夸大军情，其目的无非是要朝廷增加军饷。借军情以增加军饷，这是宋蒙开战以来沿边大将们惯常使用的招数。吕文德制置京湖，策应川蜀，总领湖广，如此权势，你还要向朝廷伸手么？谢道清十分不快。没想到，吕文德又以五百里加急递进了一道言辞恳切的请罪书，她这才感得了事态的严峻，立即吩咐道：“速召宰执大臣进宫。”

“且慢。”就在苏顺正要走出寝阁时，谢道清又改变了主意，她突然觉得，应对目前的局势不可能离开贾似道。论领兵御敌，江万里、叶梦鼎、马廷鸾，抑或谢堂，都无法与贾似道相比。派何人领兵驰援襄阳，应首先听一听贾似道的主张。

“算了，快三更了。”谢道清冲苏顺摆摆手。

次日上午，谢道清命人将贾似道召入内殿。

在谢道清收到吕文德请罪书的同时，贾似道也接到了吕文德有关襄阳战事的密报。自升任平章军国重事以来，贾似道严格履行诏命五日一赴都堂。即便赴都堂也极少过问政务。但是，并非所有政事毫不知情。比如沿江防务。李庭芝、吕文德、刘雄飞在申报朝廷的同时，也报告后乐园。再如推排经界，刘良贵为经界所提领，经常向贾似道报告推排进程。

对于襄阳战事，贾似道承认有所疏忽，原因是他对吕文德太过放心。贾似道麾下将领，吕文德最受器重。

看完吕文德的书札，贾似道在震惊的同时开始焦急。如今襄阳城外已有十万蒙军，欲解襄阳之围已是不易。若是用人不当，不仅襄阳之围

难解，反而白白折损人马。贾似道估计，像这种军国大事，太后可能要听一听他的意见。

果然，次日一大早，便有内侍登门。

来到慈元殿，待贾似道行过臣礼坐下后，谢道清将吕文德的待罪折子交与他过目。由于贾似道已有心理准备，看过吕文德的请罪书并未显得格外诧异，缓缓道："鞑虏以互市之名，包藏祸心，奸谋深远，文德不察，情有可原。京西一地，文德经营多年，百姓安泰，城池坚固。微臣以为，文德之功，足以抵过。"

"平章所言极是。"谢道清压根儿就没想到此时要治罪吕文德，"吕文德戍边有功，虽有小错，不至降罚。如今襄阳已围两年，平章以为拟派何人救援？"

贾似道沉吟着道："自吕文焕出任京西安抚以来，襄阳战备大为改观。据臣了解，襄阳粮秣充足，暂无断炊之忧。"

"这就好，这就好。"谢道清一颗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些。

"襄阳粮食充足，将士精锐，虽然被困两年，仍然迭创鞑虏，使之闻风丧胆。"

谢道清颔首道："吕家多良将！"

"太后圣鉴。吕家四子从军，长子吕文德、三子吕文信、五子吕文福、六子吕文焕。当年救援鄂州，三子吕文信战殁，朝廷赠宁远军承宣使。目今还存吕文德、吕文福、吕文焕三人。臣以为，欲解襄阳之困，须以吕文福为将。"贾似道说完，看着谢道清。

"吕氏一门皆为忠良。只是不知……吕文福与吕文德、吕文焕相比如何？"谢道清明白贾似道的意思。

贾似道回道："吕文德性如烈火，勇猛无敌；吕文焕思虑缜密，沉雄坚毅；吕文福临敌稳重，善于机变。"

"那吕文福现任何职？"

"任淮西安抚副使兼知庐州。"

谢道清点头道："命吕文福为殿前司副都指挥使，领兵入援襄阳。"

贾似道摇摇头道："襄阳一地，有虏人十万，仅凭吕文福一人之力，恐怕难以济事。"

谢道清想想也是。

"臣还保举一人，与吕文福一起入援襄阳。"

"谁？"

"夏贵。"贾似道从容不迫，"夏氏与吕文德同为安丰乡党，又与吕文德颇有交情。有吕文福、夏贵二人驰援，可保襄阳无虑。"

谢道清称赞道："平章举荐吕文福与夏贵，极富见识。"

然而，这一被太后赞誉"极富见识"的调令还未发出即被扼杀在了襁褓之中，而扼杀这一调令的便是谢堂。

当天傍晚，谢堂求见。

"堂儿有何急事？"谢道清问。

"吕文福统领数万人马，侄儿担心。"

为了加强救援襄阳的力量，贾似道建议将驻扎在泉州的左翼军、赣州的右翼军、循州的武翼军、明州的水军全数调拨给吕文福指挥。加上吕文福的本部人马，致使吕文福掌握的兵马达到了四万余人。

谢道清看着谢堂，一时没有吱声，良久才问："堂儿有何见地？"

"孩儿以为，应命令范文虎驰援襄阳。范文虎一部有三万五千人马，五百余艘战船，正好扬威汉水。"

谢道清想起来了，自取消步军司进京的命令后，范文虎一直在池州屯扎。谢道清岂不明白谢堂的用意？将范文虎赶往襄阳战场，既可避免吕氏一门实力坐大，又能阻止贾似道征调范文虎进京，可谓一举两得。

良久，谢道清点点头道："堂儿计议得甚为周密。"

很快，命令下到黄州。夏贵接到枢密院驰援襄阳的调令，一拍桌案高叫道："好啊！刘整贼厮就在襄阳，此去正好为松儿报仇！"

夏松战死五凤山，夏贵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岁。夏贵膝下三子，就数次子夏松最得夏贵的喜爱。夏松面目俊朗，弓马娴熟，且为人亲和。夏贵脾气暴烈，责罚各军将领后，经常由夏松出面转圜。对于夏松之死，夏贵痛彻肝胆。五年来，夏贵每时每刻都在咬牙切齿。如今朝廷任命他为京湖制置副使，驰援襄阳，他顿觉血脉偾张，衰老之相为之一扫。夏贵麾下有五万人马，其中有三万水师，大小战船八百余艘。就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夏贵即吩咐长子夏富领一万水师先行。

三月下旬，夏贵与新任沿江制置副使孙虎臣办完交接，便率大军溯江而上。在汉阳，夏贵稍作停留，赶到鄂州去见吕文德。

"制帅可好些了么？"夏贵来到官邸，问丘震亨。

丘震亨苦笑着摇头。

见状，夏贵的心情为之一暗。

进入内室，夏贵见熊腰虎背的吕文德变得形销骨立，不禁悲从中来，噙着眼泪呼叫一声："制帅！……"

"这病啊，几个月了，老不见好。"见是夏贵，吕文德挣扎着欲下床，被夏贵制止了，背靠床榻气喘吁吁道。

夏贵冲丘震亨愤愤地道："世人不是盛传令公子是华佗再世么，怎么连制帅这点病都医治不好？"

丘震亨已从儿子口中得知病由，可当着吕文德的面他哪敢道出实情？只得连连赔罪。

按照朝廷的命令，此次驰援襄阳由京湖制司全权指挥。可夏贵见吕文德病得如此沉重，心情暗到了极点。吕文德见夏贵面露沮丧之色，知道他心忧战事，遂道："你是制司副帅，自家有病，自当全权代理。"

"制帅信赖小将，小将定竭尽全力，只是……"夏贵欲言又止。

"小弟知道你要说什么。那范文虎与自家毕竟有翁婿之谊，自家的

话他还能听进去几分。”吕文德支起身子道，“待他来到鄂州后，自家告诫一番就是。此次驰援襄阳，贤兄代小弟为帅，所有兵马唯贤兄的将令行事。”

夏贵的心情仍然不见好转，只是强颜一笑道：“愚兄一定不负贤弟所托，当竭尽全力！”

尽管得到了吕文德的无比信赖，但夏贵对驰援襄阳依然信心不足，原因有二，一是吕文德病情太重，二是对另外一支援军——范文虎部深感忧虑。

四月底，夏贵率军抵达郢州。

郢州旧城位于汉水北岸，新城位于南岸。如今新旧郢城与襄、樊一样夹江而立，脚下滔滔汉水，江上战船云集，二城之间横有铁索，水下密植巨木。自蒙军围困襄阳以来，郢州已变成了第二个襄阳。

郢州守将翟贵将夏贵迎入城中，次日，呼延德于蛮河赶回郢州禀报军情。听完各方介绍，夏贵这才获知蒙军在襄阳外围兵力雄厚，于是，以京湖制司的名义催促范文虎迅速赶到郢州汇合。

此时，范文虎还远在九江。他之所以行动迟缓，其因就在于他对这次入援襄阳十分不满。

池州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女人，更重要的是池州远离边境，又隔着大江，即便鞑虏来犯，轮不到他范文虎提枪上阵。他范文虎既不愿进京做他人的棋子，也不愿提心吊胆地御守边防。手握数万重兵待在池州，日子过得就像神仙一样惬意。范文虎坚信，只要手里握有兵马，就有花不完的钱粮。谁知一纸诏令，破碎了他的清梦。

范文虎心中再窝火，也不敢忤逆枢密院的命令。

在一次次向朝廷讨要粮饷军器后，四月间，范文虎开始向鄂州进发。五月底，一路拖沓的范文虎终于来到了汉阳。这天上午，范文虎过江来到鄂州。在内心里，范文虎不愿见到吕文德，可如今他隶属京湖战区，路过制司必须进见官长。

对于范文虎的到来吕文德并未显出丝毫兴奋，相反，双腮一阵抽

动，眼底射出两股寒光。

“取公服来！”吕文德不知哪来一股神力，从床榻一跃而起。

众人大惊，程妙静问道：“相公这是为何？”

丘震亨明白吕文德的意思，对程妙静道：“制帅这是要去官厅接见范文虎。”

穿戴齐整，丘震亨欲上前搀扶，被吕文德扬手制止了，卧病数月之久的他居然与往昔一样健步如飞。

吕文德在官厅坐定，方传唤范文虎。范文虎早就听说吕文德正在病中，所以进兵迟缓，现听说在官厅传见，不由得吓一大跳。

“小婿给泰山请安。”范文虎身披甲胄，躬身行礼。

“这是制司官厅，你我不是翁婿！”吕文德竭力让声音一如既往地充满威严，可毕竟中气不足，显得喑哑。

范文虎赶紧挺直腰板，恭敬道：“小将此次奉命前往襄阳解围，不知制帅有何叮嘱？”

吕文德没有回答，而是问：“你何时才从池州动身？”

范文虎愣了一愣，回答道：“小将……是四月初。”

吕文德提高声音：“朝廷命令二月间就已下达，如何拖延至四月初才离开池州？”

范文虎吸了一口凉气，口中讷讷道：“回……回制帅，由于……新添了部分军器，所以……所以延误了一些时日……”

“从池州至汉阳为何走了一个多月？”吕文德目光如刺。

“这……”范文虎语塞了，低下头。

吕文德停顿一下，继续道：“你虽是禁军，本帅制你不得，可驰援襄阳乃是朝廷的命令，由京湖制司统一指挥。范文虎听令！”

范文虎应诺一声，头不敢抬。

“速速率领你部人马前往郢州，听从夏副帅调遣。”言讫，吕文德霍地站起，声色俱厉，“若是拥兵自重，逗留不前，本帅当上奏朝廷，一并罪罚！”

范文虎唯唯而退。

直到范文虎出了制司大门，吕文德才轰然倒地。

一连数日，吕文德气若游丝。

尽管吕文德不惜耗费真元在官厅斥责了范文虎，可范文虎也不是三岁小儿，回到汉阳渐生疑窦：安插在鄂州的眼线告诉他，吕文德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为何突然出现在了制司官厅？还有，吕文德面容憔悴，应为大病之象，口吻虽然严厉，却明显缺乏底气。范文虎心里不踏实，派一名亲将过江打探吕文德的近况。鄂州眼线没费多大工夫即传出消息，说吕文德数日粒米未进，一直昏睡不醒。

“他吕文德病了，自家也病。”范文虎兴高采烈地对众将领道。

范文虎迟迟不到郢州，夏贵心急如焚。

咸淳五年汉水流域雨量充沛，不到五月即大水浩渺，进入七月襄汉一带大雨滂沱，连日的大雨使得浩荡的汉水更为壮阔。襄阳地处汉水中游，沿江地势平坦，暴涨的大水淹没了平川与低岗，一眼望去宛如汪洋。

“此时水大，正宜进兵。”夏贵伫立窗前，望着纷飞的雨丝喃喃自语。

也是，高涨的洪水使江面变得了格外宽阔，十分利于水师行动，同时蒙军铁骑受到限制。夏贵判定襄阳一带水势更大，蒙军在汉水中设立的所有障碍已全部没入水中，战船可以直接驶入襄阳。又过了一日，夏贵决定离开郢州向襄阳进发。

数日后，全军抵达灌子滩，再往前即是鹿门山了。此时雨滴虽已稀落，水势却依然浩渺。襄阳一带的水情诚如夏贵所料，不仅水中巨木已被大水淹没，且大水一直淹没至鹿门山脚。

夏贵命夏富率一万水师围困鹿门山，自己亲领大军直趋襄阳。在白河口，张弘纲冒死阻截，指挥数艘战船一度杀到夏贵的座船前，夏贵指挥若定，两支长臂拍杆大展神威，一连拍碎了蒙军三艘战船。

薄暮时分，夏贵引兵直抵襄阳城下。宋军在白河口击败蒙军水师的消息早已传入襄阳城中，夏贵抵达城下时，吕文焕正在北门迎候。

“夏帅一路劳顿，文焕感激不尽！”这是襄阳被围两年来吕文焕第一次见到援军，禁不住泪水迷蒙。

“六弟啊，你也不易！”夏贵饱含深情地道，“你以一城之力，挡住了十万虏人铁骑，堪称国朝砥柱！”

“吕六身膺王命，当以死报国！”吕文焕声音哽咽。

说话间宋军战船陆续抵达，夏贵问道：“自家此来携有朝廷赏钱五百万贯，米八千石，盐一万斤，布六千匹。襄阳还缺什么，六弟只管开口。只要我办得到的，当竭尽全力！”

“襄阳的粮食暂时无虞，倒是柴薪奇缺。”

历来守城，关注的是兵器与粮草，至于柴薪则常常忽略。这是因为，以往守城战发生突兀，储备先天不足，兵器与粮草便是软肋。襄阳不然，一来准备充分，二来蒙军围而不攻，兵器损耗不大，柴薪却成了最为头疼的问题。为保证全城有热水熟饭，从去年冬天起便已禁止生火取暖。

夏贵略一思忖，拍胸道：“六弟放心，旬日之内，老哥为你砍伐五千棵大树进城！”

正说间，一名偏将来报，说虏人的水师已前往鹿门山。

夏贵担心夏富有失，遂对吕文焕道：“此次来援襄阳，那范文虎逗留不进，老哥兵势单薄，犬子尚在鹿门山御敌，这襄阳府老哥便不去了，待襄阳解围之日，老哥特来听弟妹抚琴。”

吕文焕将夏贵送至船头，道：“夏帅今日进援，有如雪中送炭，吕六没齿不忘。只是那鹿门山乃虏人的帅府，屯有重兵，夏帅务必小

心。”

临别前，夏贵告诉吕文焕，说制帅病了，且病得很重。说到吕文德的病情，夏贵不由得面色忧戚，吕文焕及周遭将士更是神色恓惶。

离开襄阳后，夏贵率领战船来到鹿门山前。

蒙军淳河口守将为张禧父子虽然骁勇，但战船毕竟太小，不足以与夏贵率领的水师抗衡。当夏贵回军鹿门山时，蒙军水师已经停止了行动。夏富向父亲禀告了整个水战经过，两军交战仅限于弓弩。不过，蒙军水师并未退远，仅后撤了一箭之地。暗夜中，可见蒙军战船上的灯火宛如繁星。

夏贵遗憾的是刘整并不在此，他决定趁大水将虏人各部隔开之际，集中兵力攻打鹿门堡。

次日平明，夏贵召集众将分派任务：夏富率一百艘战船掩护全军左翼，夏柏率一百艘战船掩护全军右翼，胡应雷率一百艘战船砍伐林木，自己则统率大军向鹿门堡发起攻击。

“左翼为鞑虏水师，右翼为岘首山之敌，”夏贵对夏富、夏柏道，“敌不犯我，我不犯敌；敌若来犯，则坚决反击！”

分派定当，各军驶向指定区域。雨越来越小，能见度却依然很差，天空不见晴朗，乌云鬼魅一样匆匆移动，变幻出各种狰狞面目。夏贵对襄阳地区不熟，全靠翟贵派出的一名郢州籍官员指示路径。如今大水淹没了平川，过去的景物已然不在，这名郢州籍官员有时也辨不出方位。

终于，夏贵率领数百艘战船来到鹿门山前。鹿门山也改变了样子，过去的榷场不见了，只剩下蒙古商人当年构筑的城堡孤零零地横卧在茫茫水边。

夏贵乘坐的是一艘楼船，长十丈，高丈余，前部置有拍杆，四周设有箭垛。由六十四名兵士划动木浆，行走如飞。战船上还有一百五十名弓弩手，用于自卫或者攻击。

蒙军的鹿门堡占地不大，却十分高峻，单是城墙就两丈有余，如今全部改为了石头砌成。正观察间，突然城上一声呐喊，立刻刀枪林立。

“来者何人？”对方喝问。

夏贵清了一下嗓子道：“我乃大宋国京湖置制副使夏贵，奉我皇之命率十万大军前来襄阳除寇，识时务者快快出降！”

“哦，原来是夏副帅，”城上人呵呵一笑道，“久仰了。”

“你是谁？”

“我乃蒙古国枢密副使、河南军前行省平章政事史天泽。”

“史副枢密既是汉人，为何替虏人出力？”对于史天泽，夏贵是知道的，十年前血战寿春，与之交战的即是史天泽的真定兵。

“我是汉人不假，自家即是河北永清县人。”史天泽一点儿不恼，朗声道，“可知我为何效力汗廷么？”

“元帅忘根叛祖，是非不辨。”

史天泽疾声道：“夏副帅此说非也。祖宗之地先沦于契丹，后陷于女真，两百多年来盼王师望穿双眼，咱汉家皇帝在哪儿？”

夏贵虽然读书不多，但本朝历史还是略知一二，作为大宋子民，对燕云十六州的酸辛遭遇多少有些愧疚。史天泽说完，夏贵一时无语。

史天泽继续道：“自家闻知副帅已是古稀之年，这世事难道还没有看透么？不论汉人皇帝还是胡人皇帝，只要敬天恤民，都是好皇帝。”

夏贵哼了一声道：“你那蒙古皇帝嗜杀成性，也是好皇帝？”

史天泽朗声道：“忽必烈大汗雄才大略，平内乱，重农桑，兴儒学，他不是好皇帝谁人称得上好皇帝？难道是临安城中那个昏君么？如今自家奉忽必烈大汗之命下江南，伐无道，一统华夏！夏副帅阅历深厚，万望辨明事理，顺应潮流。”

夏贵不想继续纠缠下去了，遂道：“副枢密休得啰嗦，自家率十万天兵至此，若不纳降，当打破你这小小鸟寨，玉石俱焚！”

史天泽莞尔道：“夏副帅既然执迷不悟，就请放马过来！”

攻击是试探性的，十多艘小型战船驶抵陆地，兵士们手执武器涉过浅水登上滩涂。滩涂尽是淤泥，众兵士在一员裨将的指挥下蹚着淤泥，小心翼翼地向城堡前进。突然一通鼓响，城上箭如雨下，顿时，十几名兵士中箭倒地。夏贵见状，赶紧鸣金收兵。

夏贵清楚，如此攻打鹿门堡，于自己十分不利。在没有攻城器具的情况下，他不想白白折损兵马。

接下来几天里，夏贵一边催促范文虎火速北上襄阳，一边从郢州调来炮车。战船空间狭小，只能架设单梢或双梢小炮。

史天泽原本不住在鹿门堡，河南军前行省设在岘首山，因阿术以治病为由回了开封，史天泽只得亲自坐镇元帅府。他跟所有蒙古将领一样，鄙夷宋军的战力。然而，史天泽没有想到宋军水师如此强大，无论是战船数量还是战船规模，均远胜于蒙军。张禧父子经营水军多年，其辖下水军在蒙古国堪称一流，昨日与宋军交战，完全不是对手。鉴于此，史天泽传令各万户据守堡寨不许出战。

宋军一连几天没有动静，这反而令史天泽惴惴不安。他担心夏贵用炮车攻击，尤其火炮。鹿门堡面积不大，兵员密集，一旦发射火炮，损伤颇大。

种种迹象表明，宋军正在准备炮车，史天泽望着茫茫大水无计可施。

到了第七日清晨，好消息传来，大水正在消退。史天泽闻讯登上城墙查看，只见朦胧的曦光里，城堡前的滩涂果然新增了若干。

“苍天佑我，苍天佑我。”史天泽笑逐颜开。

大水消退带给史天泽的是喜出望外，带给夏贵的却如一记闷棍。炮车已经从郢州运来了，正在各战船安置，最迟明日即可抵近城堡攻击，不想一夜之间，那些没入水中的农舍与树梢重新露出了水面。

“水势回落了一尺二寸。”卫士报告。

闻言，夏贵大惊失色，紧急传令各军撤回主河道。一旦战船搁浅，后果不堪设想。

咸淳五年进援襄阳以汉水跌落而宣告结束。倘若大水再持续数日，蒙军的鹿门堡将面临大灾。

三日后，夏贵引军退回至灌子滩。凝望着薄雾之中的鹿门山，他长叹一声道："唉，功亏一篑！"

对于宋廷而言，咸淳五年是一道坎。先是蒙军设立了河南军前行省，再次为进攻襄阳选调士兵，继而吕文德病重，接下来解围襄阳无果，到了十月，吕文德撒手人寰。

讣告传入宫里，谢道清愣怔了好半天。朝廷在获知吕文德病重的消息后，曾两次派出御医前往鄂州会诊，关于吕文德的病因御医们也不甚了了。到了六七月间，据传吕文德的病情有所好转。谁知不到百日，吕文德的病情突然加重，丘通甫无力回天。

吕文德病逝，不仅谢太后震惊，临安百姓也为之震撼。宋蒙交恶以来，吕文德驰骋两淮，战功彪炳。瓦子里的说书，就有吕文德的血战濠州与驰援寿春。一时间，临安城没有了欢笑，酒楼歌馆门可罗雀。

至于有些官员愿意看到贾似道断臂失翼，但在暗喜的同时也生出忧虑，将来谁制置京湖？蒙军已在襄阳城下屯扎了十万重兵，若没有大将之才，如何解得了襄阳之围？

这天，宰执大臣按照谢道清的旨意议了半天，也没找不出一名合适的京湖制置使。不是年龄较大，便是资历尚浅。

政事堂集议完毕，江万里来到贾府。

四月间，朝廷救援襄阳，贾似道建议由吕文福、夏贵统兵，结果吕文福被范文虎替换，对此贾似道深为气愤，在政事堂当着众宰执的面拍了桌子："国家局势蹙迫如此，不思拯救，反而担心吕氏一门坐大，简直是小人心度君子之腹！"

见状，江万里劝慰道："平章息怒，范文虎也是吕帅麾下。"

贾似道额上青筋暴突："范文虎岂能与吕文福相比？吕文福更是吕文焕的亲哥。亲哥入援，不是更可靠么？"

几名宰执均无语。因为由范文虎替换吕文福，没有经过政事堂。

“既如此，下官请求宫祠。”贾似道知悉原委后，也无可奈何。

第二天，贾似道就上了要求宫祠的辞职奏。紧接着，江万里和叶梦鼎也亲自进宫将辞官归里的折子当面交给了谢道清。结果，天子下诏，贾似道、江万里、叶梦鼎均不许辞免。

江万里拄着拐杖进入厅堂，早有门人通报，贾似道正在迎候。

“什么风把江丈吹到了敝府？”贾似道上前搀扶着江万里在交椅里坐下。

江万里神情悲戚，道：“下官昨夜一宿未眠，国事堪忧啊贾公！”

贾似道没有答话，命仆人上茶。

“文德仙逝，老夫失一挚友，国朝折一巨柱呵！”江万里声音激动，花白的胡须一阵乱颤。

“下官也是痛彻肝胆！”贾似道悲伤地摇摇头，“寿祚已尽，天命如此。”

对于吕文德的去世，贾似道比任何人都要难受。无论是制置两淮，还是救援四川，抑或保卫鄂州，吕文德出力最大。

江万里望着贾似道，目光焦急而又悲切：“当今迫在眉睫的是，谁来制置京湖？”

贾似道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半晌才问道：“马光祖如何？”

马光祖比江万里小五岁，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官场上一直坎坎坷坷，做过户部尚书，甚至任过短暂的同知枢密院事，但大多时间在地方任职。目前以六十九岁高龄出任建康知府。

“马光祖倒不失为最佳人选，只是患上了风症，言语不清，卧榻难起。”

“马光祖……病了？”贾似道大惊道。

江万里点点头，眼里无限愁云。贾似道沉默着，吕文德的去世与马光祖的病重，使他的心头压上了一块巨石。

“下官以为，制置京湖帅倒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江万里又道。

“谁？”

“高达。”

贾似道一时未语。

“贾公以为如何？”

贾似道语调缓缓道：“高达久在京西，对襄阳熟悉。若由高达出任京湖制置使，定然驾轻就熟。只是——”

“只是什么？请贾公直言。”

贾似道抬起眼帘问道：“高达制置京湖，吕文焕怎么办？”

“吕文焕……职事依旧。”

“江丈忘了么，当年在鄂州，高达狂悖，被吕文德多次痛斥，高达能不耿耿于怀？若以高达制置京湖，吕文焕必定心中不安。一方帅守，心中不安，如何守得了襄阳？”

闻言，江万里愣住了。当年鄂州城中高达蔑视官长的种种行为，江万里历历在目，愣了一阵后道：“若不能派高达前往鄂州，下官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人选。”随后，江万里心事重重地离开贾府。

江万里的提议引起了贾似道的警觉。京湖战区位置独特，其军政大权断不能轻授他人。当晚，贾似道即将廖莹中召至府邸。

廖莹中待贾似道讲述完毕，惊讶道：“贤弟想亲往鄂州？”

贾似道点头道：“眼下情势危急，唯有如此。”

廖莹中摇头道：“可……解襄阳之围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了。虏人在襄阳城外屯兵十万，虎视眈眈，就是倾举国之力恐怕于事无补。”

“自家们难道坐看襄阳陷没？”贾似道眼中忽然盛满哀伤，“贤兄的心意弟弟明白。可想我贾氏先祖官秩低微，却心系社稷，不惧权势，敢于直言。先父由一名县尉擢拔至淮东制帅，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致使虏人十余年间不敢南窥。我贾似道沐浴天恩，官至平章，倘若素餐尸位，有何面目去见先祖先父？”

廖莹中看着贾似道，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贾似道要求前往鄂州制置京湖，如一块巨石投入了平静的池塘。贾似道官居一品，身膺平章军国重事，序班丞相之上，这是何等的风光？古往今来，地方大员无不向往京城，在朝廷里取得一席之地几乎是所有官员的平生夙愿。何况襄阳战事正紧，身为战区统帅免不了风餐露宿、亲冒锋镝。

读罢贾似道的奏章谢道清大为感动，兴奋地对赵禥道：“皇上，贾似道请缨京湖，襄阳有救了！”

赵禥不解，问道：“贾似道是我朝平章军国重事，为何要去襄阳？”

“襄阳有急，贾似道决定亲往。陛下，京湖若由贾似道坐镇，朝廷将无忧虑。”

赵禥嘟囔道：“太后不是说了么，贾似道劳苦功高，要恩养在朝么？”

谢道清解释道：“此一时，彼一时。彼时恩养在朝，是时事所需；目今制置京湖，也是国事需要。”

赵禥睁着一双迷惘的眼睛看着谢道清，谢道清耐心开导：“贾似道请缨京湖，那是为国家纾难，皇上不仅要好好地做一道制辞，还要亲自召见，赐予宝剑良骥。”

次日，赵禥在垂拱殿召见贾似道。待贾似道行过臣礼，赵禥赐座后道：“平章的奏请朕已知晓。国难时刻，平章为朕分忧，忠心可嘉。朕一夜不寐，实在不忍与平章作别。”

贾似道回道：“陛下所言，臣不胜惶恐。国家有难，做臣子的理应为陛下排解。”

“卿此番北上京湖，朕特赐宝剑一柄、良马一匹。”赵禥说完，一名内侍捧出一柄宝剑。剑匣为上等蟒皮制成，剑口、护环、剑镖是为青铜，铮光闪亮，贾似道恭恭敬敬地上前接过。

“至于良马，卿自去御马院挑选。”说完，赵禥走下御座，执着贾似道的手道，“平章此去，山高路远，望善自珍重……”

那一刻，贾似道也动了感情。皇上虽有心疾，但与那些心如枯井的君王相比，倒显得淳朴可爱。

就在皇上和太后召见贾似道的当天傍晚，董宋臣又在西楼摆下筵席为贾似道践行。既是践行，贾似道按时赴约。

董宋臣已步入花甲之年，老了。人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老了仍处于风口浪尖。董宋臣是内侍省都知，是皇城内的管家，多少双眼睛盯着这个位子。赵昀驾崩，董宋臣并未倒台，除开天子病弱、太后温和外，与贾似道在朝中施以援手密切相关。现在听说贾似道主动请缨前往鄂州，顿时六神无主。

朝中没有了贾似道，董宋臣可以请求致仕，回老家海宁赋闲。可每当想到就要从此告别炙手可热的权势，他又心中不甘。董宋臣想，贾似道不能离开朝廷。

酒过三巡，董宋臣突然双眼一挤，涌出两颗浊泪道：“贾公此次去了鄂州，小的将死无葬身之所！”

“大珰何出此言？”贾似道闻言大惊。

董宋臣泣道：“朝中没了贾公，叫小的如何安身立命？！”

贾似道明白董宋臣的意思了。对他而言，当年与董宋臣联手，属于形势所迫。如今董宋臣竟为了一己之私要自己留在京城，简直是痴心妄想！随即沉下脸问道：“大珰可知下官为何要去京湖吗？”

董宋臣撩起衣袍擦拭一下眼中的泪水，破颜一笑道：“小的不敢说。”

“但说无妨。”贾似道颔首道。

董宋臣谄笑着压低声音道："贾公此去京湖，无异于龙游大海，虎入山林，何等逍遥快活……"

贾似道一听，又气又急："大珰这是说什么话？下官请缨京湖，岂是为了贪图安逸？下官此去鄂州，是为国分忧，为君解难！"

董宋臣先是一愣，继而嘿嘿一笑道："贾公啊，目今就你我二人，说这些台面上的话何用？贾公此去京湖，难道不是为了摆脱掣肘么？"

贾似道虽然时时与宫里内侍笑脸周旋，但在情感深处，却是跟所有读书人一样，极为鄙弃宦官。现在，这种鄙弃翻了起来，伴随着一股血气直冲喉管，疾言厉色道："荒唐！我这是台面上的话么？贾某自幼攻读经史，深知为臣之道。如今虏人肆虐，襄阳告急，贾某身为朝廷大臣，社稷存亡关口，岂能贪生怕死，畏缩不前？"

一席话，呛得董宋臣目瞪口呆。

贾似道觉得自己言辞过于激烈，和缓一下口吻又道："下官感谢大珰的一番好意，但国事艰危，下官不得不亲赴戎机。今日之宴就到此为止吧，下官即将启程，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料理。"说罢，起身走出雅阁。

贾似道走后，董宋臣越想越气，直娘贼！大爷我还不知道你贾似道么？你若无贾娘子的裙带，做得了一方大帅？还有那鄂州大捷，其间几多谎言。为遮掩向鞑虏求和，囚禁蒙古使团，构陷太后近侍……你贾似道跟大爷我讲什么臣道臣规？我董宋臣真心对你，直是瞎了双眼！……骂了一阵仍不解恨，董宋臣就阴阴地想，不如下个绊子让贾似道不遂心愿。

董宋臣读书不多，但几十年的皇城生活历练得极有心计。尤其给人下绊设套，轻车熟路。董宋臣略一思忖，便有了主意。当晚，他便来到荣王府邸。

"呵呵！今日什么风，把董贵珰吹到了寒舍？！"赵与芮白白净净的脸上立刻笑出两个酒窝。

"前些时候一个弟子省亲归来，给小的带来一块香药，特来孝敬给荣王。"董宋臣说完，从袖内摸出一个锦盒，恭恭敬敬捧到荣王面前。

荣王爱香药，京城无人不晓，荣王府中各色香药不下百十种。当董宋臣打开锦盒时，一股异香扑面，赵与芮眼睛一亮，问道："此为何香？"

"此香来自安息国，名安息香。"董宋臣见荣王兴致浓厚，不免洋洋得意。

赵与芮听说产自异域，便伸手接过。

董宋臣又道："此香不仅能舒筋活血、解毒镇痛，还可以治疗晕厥。"

"是么？"赵与芮有眩晕之症，听说可治眩晕，增添了几分兴趣，"呵呵！董贵珰恁地有心，本王笑纳了。"

赵与芮清楚，董宋臣不可能专为献香药而来。荣王虽然贵为天子之父，但皇城内的事情仍需要内侍周全。闲聊一阵，董宋臣话锋一转道："今日圣上慰留贾平章，十分地殷切，小的们无不为之涕零。平章执意要去京湖，圣上挽留不住。也难怪，平章此去京湖，犹如龙入大海。"

贾似道请缨京湖，赵与芮已听说过。他静静地看着董宋臣，等待下文。

"京师毕竟有銮驾所在，鄂州就不同了。鄂州远离朝廷，又有兵权，幸亏此次前往鄂州的是贾平章，若是换了别人，心怀不臣之念，拥兵自重，玩寇于襄汉，小的真真是不敢往下想……"董宋臣说完，望着赵与芮兀自摇了摇头。

贾似道怎么也想不到，太后会收回成命。就在他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前往鄂州时，大内传出话来，请他速速进宫见驾。

“皇上和太后正在勤政殿等着平章呢。”前来传旨的内侍满脸堆笑道。

贾似道心头一颤，问道：“中贵人可知圣上为何传见下官吗？”

传旨的内侍摇着头回道：“小的不知。”

贾似道心怀忐忑地进入勤政殿。此刻勤政殿里，不仅有皇上与太后，江万里、叶梦鼎、马廷鸾也在。贾似道行过臣礼，不等谢道清开口，赵禥便笑眯眯地说道：“好了好了，平章不用去鄂州了！”

“不用去鄂州了？”贾似道打个激灵，先看着三名宰执，最后将目光转向谢道清。

谢道清莞尔道：“是老身虑事不周。京湖虽重，不过一隅；襄阳固急，乃属边患。老身岂能为一隅边患而差遣平章？”

“京湖战事关涉全局，太后切莫小视。”贾似道知道事情有变，抑制着心头的气愤据理力争。

谢道清却敛起微笑，断然道：“不，平章应该坐镇枢要，运筹全局。”

贾似道心头翻上一口恶气，噎住了。

“不仅国事离不开平章，官家也离不开平章。”谢道清神情略微和缓，“自从平章请缨京湖后，官家便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母后说得极是。”赵禥笑着点头。

谢道清的脸色重新挂上微笑：“贾卿你看，官家一听平章留在了京城，直是满心欢喜。”

“臣留在了京师，何人前往京湖？”贾似道将翻涌上来的恶气咽进肚里，竭力平静着自己。

“适才老身与几位宰执议过了，调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使。”

听说调李庭芝前往京湖，贾似道胸口的恶气不觉消散了一些。只是李庭芝性格柔弱，恐怕难以驾驭京湖制司的那些骄兵悍将。

“李庭芝去了京湖，何人制置两淮？”贾似道又问。

“江卿举荐了印应雷。”谢道清冲江万里点个头。印应雷是一员老将，贾似道制置两淮时，印应雷知和州，也算是贾似道的下属。

“印应雷年庚七十了吧？”贾似道问。

“比下官小两岁，虚岁七十。”江万里答道。

“据庆元府来人说，印应雷的身子骨还算硬朗。”谢道清点了点头。目前印应雷为沿海制置使兼知庆元府（浙江宁波）。

贾似道清楚，此次人事变动，已成定局。

回到南园，他越想越坐不住。于朝廷而言，日前最紧要的当属京湖战区。蒙军三次添兵，四面筑城，对襄阳势在必得。朝廷命夏贵、范文虎入援襄阳，却又互不统属，两相推诿，将近一年几无成效。虽然失去襄阳并不会即刻危及朝廷，但若不加强郢州防务，大江中游以北诸多州郡恐怕都要沦入蒙古人之手。一旦江北州郡陷落，将严重威胁鄂州与两淮。在贾似道的构画里，不仅要应援襄阳，更要措置郢州防务。贾似道觉得有必要再上一道折子，详细陈述救援襄阳与措置京湖的至关紧要。正要提笔，翁应龙来了。

贾似道告诉翁应龙，鄂州他不去了：“太后忽然反悔，收回了成命，下官准备再上一本。”

翁应龙听贾似道讲完经过后道：“太后变卦，平章不觉得蹊跷么？”

“有何蹊跷？”

“有人看见，昨晚深夜董宋臣去过胜景园。”

忽然，贾似道将手中的紫霜毫一扔，怒不可遏道：“可恶的阉竖！”

一连多日，贾似道都沉浸在盛怒之中，多半时间他将自己关在书房内，一会儿写字，一会儿又将所写的文字揉作一团，扔进纸篓。府中人

等一个个小心翼翼，唯恐惹恼了主人。

消息传到贾母胡氏耳里，以为儿子又在与朝中哪位大臣斗气，在綦氏的搀扶下，胡氏来到前厅，本想进书房责备贾似道一番，听翁应龙叙说完事情的原委和经过，胡氏长久无语，末了一杵拐杖道："灌丛居狐獾，高树栖良禽。高树不在，良禽何依？"随后蹒跚而去。

冬月的一天，廖莹中来到后乐园，此时的贾似道已经彻底平复下来了。

"贤弟以为如何？"廖莹中是给贾似道送书来的，新近印制的《昌黎先生集》刚刚装帧完毕。

贾似道翻阅着书册，点头道："纸好，字好，墨也好。可谓纸字俱佳，墨香袭人！"

廖莹中笑道："只怕是昌黎先生的文章更好。"

"贤兄所言极是！"贾似道会心一笑，他十分推崇韩愈，其"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就自题在书房里，"没有昌黎先生，或许世上就没有欧阳文忠公与'三苏'。"

廖莹中笑着颔首："贤弟议论得对，文坛若是缺少了欧阳文忠公与'三苏'，该是何等寂寥！"

聊了一阵文坛趣事，廖莹中又道："贤弟之事，兄已知晓。贤弟不必烦恼，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本色。"

贾似道微微一笑，话里透着无奈："愚弟已经想通了，尽人事，听天命。"

廖莹中轻轻摇头："有些人，恐怕不会如此看待。"

"莫非……怀疑弟弟有不臣之心？"

闻言，廖莹中点了点头，贾似道脸上的微笑僵住了。

廖莹中道："贤弟想过没有，荣王何等人物，岂可因阉宦的一面之词而将贤弟留在了京城？太后何等人物，凭什么就能遂了荣王之请？"

贾似道心中只有恼怒与委屈，没能进一步深想。

廖莹中神色严峻，道："荣王能说动太后，非是一般的缘由。"

贾似道心头一悸，口中喃喃道："莫非是说……弟弟远离京城，是拥兵自重？"

廖莹中从嘴唇里吐出两个字来："正是。"

想想也有道理。自从调范文虎进京不成，荐吕文福援襄阳不用，贾似道就隐隐有一种预感，荣王、太后皆在疑心自己。如今请缨京湖，正好坐实了他们的猜疑。

廖莹中又道："贤弟须得递进一个谢恩的折子。贤弟谢恩，方才表明自己心甘情愿留在京城。如此一来，荣王如愿，太后安心，至于那个姓董的阉宦，也无法再进谗言。"

贾似道满心底都是悲凉，他一颗心在悲凉中挣扎。说到底，这是赵宋江山。他忽然想起伪太子一说，在赵家人眼里，他的命肯定不如魏关孙。

"递过谢恩的折子，然后不问政事，或纵情山水，或吟诵风月，或醉心翰墨，或侍弄花草，或博彩促织……"

贾似道怔怔地看着廖莹中的嘴巴一张一合。

第十四章　夜袭万山

咸淳五年末，镇守两淮达八年之久的李庭芝转任京湖制置大使，七十高龄的印应雷离开庆元府来到扬州，同时变动的还有夏贵与高达。鉴于吕师夔守制丁忧，高达出任荆湖北路安抚使兼知江陵，夏贵重新履任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

李庭芝上任不久即派人联络范文虎，商议共同进援襄阳事宜。

吕文德死后，范文虎对京湖制置使这个职位也曾动过心思。他觉得以自己的资望不可能升为制置使，但有可能升为副使。如果升为了制置

副使，他就可以开设副使司，上马管军，下马牧民。范文虎握有四万劲卒，数百艘战船。无论何人出掌京湖，都必须救援襄阳，要救援襄阳就得仰仗他的人马。夏贵没有他的襄助，只能功败垂成。

就在范文虎渴盼擢拔之际，诏旨终于来了。诏旨中范文虎没有如愿以偿地制置京湖，但他升为了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对军人来说，由步军司都指挥使到殿前司副都指挥使是一次重大升迁。

“李庭芝邀自家们去鄂州议事，”送走制置司的吏胥，范文虎回到交椅坐下，问几位亲信将领，“你们以为是去还是不去？”

范友信看着爹爹道：“孩儿以为不当去。那李庭芝要爹爹去鄂州，无非是入援襄阳，要自家们打头阵。”

范文虎哈哈一笑道：“你爹我不去鄂州，李庭芝就不会叫自家们打头阵了？”

范天顺上前一步道：“侄儿以为，叔父应该去鄂州。”

“说说你的理由？”范文虎问。

“李庭芝制置京湖，朝廷明文自家们受其节制，叔父若是不去，有违法度。其二，襄阳被围已近三载，叔父理应会同李庭芝共商救援大计……”

范文虎挥手打断范天顺的话头：“去不去鄂州，我自有分晓。”

范文虎不喜范天顺，因为他对自己拥兵不进颇有微词。如若不是自家亲侄，范文虎早就解除他的军职了。

范文虎虽然不喜范天顺，但范天顺的建议仍有可取之处。他范文虎目前暂归京湖制司节制，粮饷供给需要依靠制司。另外，朝廷升他为殿前司副都指挥使，从官阶上讲，他已经同李庭芝齐平了。

咸淳六年（1270年）过完上元节，范文虎来到鄂州拜见新任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当着李庭芝的面，范文虎仍然谦逊恭谨，一口一个“李帅”，这使得科第出身的李庭芝十分受用。会见是在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商谈的结果也令人鼓舞，范文虎同意在新的一年里向襄阳进击，甚至提议先打通了襄阳下游水道，为襄阳补充粮秣军需，然后伺机攻占鹿

门山，将鞑虏逐出襄汉。

范文虎的态度颇得李庭芝的好感。送走范文虎，他对众将道："范文虎愿意出战，襄阳解围有望。"

呼延德却在一旁道："范文虎所言多不可信，相公应予提防。"

四月初，春水刚涨，范文虎致书鄂州制司，说自己正率领本部人马沿汉水北上。李庭芝接到范文虎的书札后喜忧参半，喜的是范文虎终于出兵；忧的是出兵仓促。李庭芝一边将制司匆匆移往郢州，一边急命姜才、许文德等将领各率本部人马迅速在郢州集结，与范文虎一起解襄阳之围。

四月中旬，范文虎领军抵达宜城。

宜城距离襄阳不足百里，距离鹿门山仅为五十余里。探马报告，蒙军已在百丈山修筑了城堡，与一水之隔的鹿门山形成了夹江之势。并且，蒙军在灌子滩、龙尾洲也修筑了水寨，屯有大量战船。

四月二十五日，范文虎命水军统领朱胜率五十艘战船及一千五百人马向灌子滩进发。

灌子滩水寨是蒙军在汉水建立的第一座防御据点，距宜城仅三十里地。上午巳时，朱胜率军向灌子滩发起进攻。一时间，江面上杀声震天。然而，正当朱胜率领战船逼近蒙军水寨时，范文虎却命令全军向南撤退。

"刚刚接战，为何退走？"众将领大惊。

范文虎道："李庭芝不是令自家们驰援襄阳吗？自家们已经入援。可鞑虏势大，我军不敌，退守长寿（长寿县位于郢州西北，与宜城接壤）。"

范天顺愤然出列，大声道："朱太尉正在与虏人交战，两军搏杀，命悬一线，我等若不立即跟进，将置朱太尉于死地！"

范文虎很是难堪，道："我已嘱咐朱胜，一旦交战不利，即刻后撤。"

“小将以为，此时断断不可后撤！”范天顺争辩。

“有何不可？”范文虎口吻很冷。

范天顺问道：“朱太尉后撤，虏人势必追击，大军如何脱身？”

军帐内一时无人吭气，都看着范文虎。

范文虎好不恼火，大喝道：“战守进退，自有本帅调度！你为一军统制，听从调遣便是，还不快快退下！”

范天顺依然梗着脖子，涨红脸道：“叔父若是执意退兵，小将愿率本部人马接应朱太尉！”

“来人！”范文虎突然一拍桌案，呼啦一声，军帐外涌进一群卫士，“杖责五十军棍！”

范友信赶紧出列，恳求道：“父帅息怒。大敌当前，暂且宽恕范太尉，令其戴罪立功。”

其他统制、统领也纷纷求情。

范文虎阴着脸道：“五十军棍权且寄下，褫夺统制之职，待战后处置。”

卫士们将范天顺推出军帐。

撤退是迅速的，仅用了半天一夜，范文虎的四万大军就后撤了近两百里。刚刚安顿完毕，姜才与许文德各率本部人马来到了长寿。在长寿县衙，范文虎向姜才、许文德大倒苦水：“……自家们刚过宜城，便遭遇虏人的截击。两位太尉不知，虏人在灌子滩设有重兵，单是大小战船就有七八百艘。自家命前军展开攻击，谁知开战不到一个时辰，就损失了上百艘战船……”

正说间，范友信进来禀报，说朱太尉已经阵亡，他率领的一千五百人马仅回返了百余名兵士……

姜才与许文德一听，不由得面面相觑。

“欲援襄阳，非十万锐卒不可！”范文虎摇头叹息。

当天范文虎即上报制司，说灌子滩一战，损失战船两百余艘，折损兵马八千余人。如若再战，需要补充兵员与军器。李庭芝未能鉴别真伪，立即上奏朝廷。可朝廷一时半会从哪儿调集如此众多的战船与兵员呢，增援襄阳一事不得不再次搁置下来。

咸淳六年，襄阳围城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尽管士气仍在，粮草不缺，但被围时间长了，无形之中开始滋生戾气。

先是酗酒。很多人原来是不饮酒的，现在则嗜酒如命，襄阳城内大小酒楼酒肆生意出奇地好。酒喝多了，生事者就多，巡检司不得不经常出动兵丁弹压，一时监舍人满为患。为此，吕文焕颁布“限酒令”，规定酒楼酒肆每日只准售卖多少酒水，另外，来酒楼酒肆饮酒者无论何方神圣，每人只能饮酒五盅，违犯禁令者一律鞭笞三十。管控酒楼酒肆不难，难的是那些“角球店”。地处偏街陋巷，也无门牌店招。人们来了沽酒，然后回家畅饮。公共场合限制饮酒，私家饮酒如何限制？酗酒者屡禁不绝。

其次是斗殴。酗酒斗殴，不酗酒也斗殴。往往是三言两语不合，立马拳脚相向。更为严重的是，两人相斗经常演变为群殴。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吕文焕接二连三诛杀了多名带头群殴者，并枭首四门，以儆效尤。

城内的戾气委实令人担忧。尤其兵士手握刀枪，对于一座围困中的城池，兵士有了戾气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有可能激起变故，危及襄阳城防。如何阻止戾气在军中流行，吕文焕终日苦思应对之策。

一日，唐永坚来到安抚司。拜见之后，吕文焕问道：“唐太尉有何要事？”

襄阳城内的戾气，唐永坚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来想去，觉得有必要向吕文焕进言，便立于厅前道：“下官今日来，是有话要对吕帅说。”

吕文焕吩咐吏胥道：“唐太尉即是有话要说，请坐。”

“不知吕帅有无觉察，城中的戾气已经蔓延到了军中？”唐永坚谢过

后，在小机子上坐下。

“下官已有觉察。”

“不知吕帅如何预防？”

吕文焕微微一笑道：“唐太尉莫非已有良策？”

“下官以为，要消除戾气，当是出战。”

开门出战，吕文焕不是没有想过。可城外有十万蒙军，敌强我弱，稍有不慎，便有丧师之忧。还有如何出战？他也没有想好，便问：“唐太尉建议出战，当如何战法？”

唐永坚立断道：“攻打万山。”

吕文焕心底一动。眼前之敌，就数万山最近。然而，万山最近也有七八里且地势平阔，四年前那场截击战仍然历历在目。但凡平阔之地，需要格外小心。

“下官以为，攻打万山当于午夜进行。午夜时分，利于攻城，不利于骑战。”

闻言，吕文焕眼前一亮。夜战，不失为最佳时机。万山堡守敌不过四五千人，我若集中一个军，拿下万山堡应无问题。

唐永坚见吕文焕沉吟不语，霍地起身道：“吕帅，攻打万山堡交由神策军执行，下官愿立军令状！”

唐永坚主动请战，这让吕文焕十分欣慰。自蒙军围城以来，吕文焕最担心的就是唐永坚。他也站起身来，走到唐永坚面前道：“唐太尉今日建言，下官自会认真考虑。至于攻打万山堡是否交由神策军执行，此时尚不能答复。”

唐永坚神情诚恳：“请吕帅成全。”

吕文焕点了点头。

待唐永坚走后，吕文焕陷入沉思。预防戾气当是出战，出战可使军

中戾气化为士气。若要出战，万山堡最为适宜。然而，拿下万山堡以后又能如何呢？是守，还是不守？守住万山堡，无异于将虏人的长围之阵撕开了一道缺口。接下来，虏人会让自家们守住万山堡么？依目前的情势，官军若占据了万山堡，虏人势必全力争夺。万山堡孤悬于襄阳之外，主城官军无法应援。最后的结果是，万山堡又将被虏人夺回。既如此，攻打万山堡又有何益？

下午，赵真来到安抚司，吕文焕将唐永坚请求攻打万山堡叙说一遍。

“太好了六帅，小将正是为这事来的。”

赵真认为，襄阳已坚守了三年半，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一直紧绷着神经。酗酒斗殴，满城戾气，均为神经绷得太紧所致。自家们若不趁士气高昂时破敌，便是坐失良机。接下来将会物资匮乏，全城军民终日为吃穿发愁，到那时即便想战，也不能战了。

至于攻击地点，当属万山堡最佳。一来万山堡距离襄阳最近，二来万山堡守军不多。而蒙军主力则离万山堡较远：磨洪滩距万山堡五十余里，鹿门山距万山堡三十余里，至于岘首山、楚山、虎头山、百丈山等处堡寨，虽有蒙军驻守，但各处人马不多。只要攻击时间选择得当，在蒙军来援之前万山堡就已得手。

最后，赵真强烈要求吕文焕将攻击万山堡交给神勇军：“神策军毕竟是原鄂州都统司的人马，其战力肯定不如神勇军。如此重任，怎么能由神策军担任？”

两名统制官求战，吕文焕越发慎重起来，待赵真说完后问道：“即便一战而下万山堡，又能如何？”

赵真愣了一愣，道：“拿下万山堡，杀一杀鞑虏气焰。”

“就为杀一杀鞑虏气焰？”

赵真睁大眼睛反问：“这还不够么？”

吕文焕抑制着滚滚心潮，以平静的口吻再问道：“赵太尉，火烧白河口值不值？”

“值！”赵真毫不犹豫道，“烧了一座水寨，杀死了千余虏人，值！”

吕文焕眼里浮来痛苦的云絮，声音发颤道：“自家们战殁了王仙，折损了几百兵士，可粮道并未恢复。不到半年，虏人又在白河口筑起了一座新寨，你说值么？”

说起王仙之死，赵真激动起来：“王仙战殁，六帅口口声声说死得壮烈，今日却又质疑死得值与不值，小将真弄不明白，六帅是何意思？”

吕文焕本是自己心中疑惑，以求赵真给出答案。现在，见赵真误会了他的本意，赶紧解释道：“我不是说王仙死得不值。我是说如若不去火烧白河口，王仙就不会战殁……”

赵真一听，误会更深：“六帅的意思是说，目今虏人势大，自家们只能坐守孤城！”

吕文焕继续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虏人围而不攻，我若出战，折损将士，于大局无补……”

赵真面颊通红，眼射光芒：“六帅的说辞小将不能苟同。自家们本是大宋军人，就该马革裹尸，血洒疆场。临敌不战，保全性命，不是大宋军人所为！六帅心慈，爱惜将士。可爱惜将士不能苟且贪生，六帅如若一味避战，虏人越发轻看我等。望六帅深思。”说完扭头而去。

望着赵真的背影，吕文焕苦笑着摇了摇头。赵真说出了他的心声，他何尝不想马革裹尸？然而现在，他吕文焕不是一员普通战将，他是一方帅守。他的职责是守卫襄阳。若全体将士都血洒沙场，谁来守城？

待赵真走后，吕文焕出了安抚司，打马来到王登的馆驿。

自年初起，王登就病倒了。王登的身体向来不错，年近七旬仍然健步如飞，谁知忽然卧床不起。襄阳缺药，王登的病只能半治半拖。为了让王登安心养病，平日里吕文焕绝少打扰。

走进王登下榻的小院，仆人告诉吕文焕，说参谋官已经两天没吃任何东西了，且早上刚刚吐过血。

吕文焕一听大惊，斥责道：“你为何没有禀报？”

仆人嗫嚅道："参谋官不准。"

吕文焕大怒："参谋官不准，你就不报了么？"

王登在室内低唤："安抚息怒，这怪不得他人，要怪就怪老朽。"

吕文焕走进内室。十来天不见，王登即憔悴得不成样子了，眼窝深陷，脸颊灰暗，嘴唇乌青。

"医官说王丈是什么病？"吕文焕问仆人。

仆人正在为难，王登欠身道："医官说了，没什么大病，养息一阵自会痊愈。"

吕文焕将信将疑，看了看仆人又看看王登。王登一笑："人活七十古来稀，自家已是高寿了。再活，王登便成精了。"

吕文焕被王登的风趣所感染，咧嘴一笑。

"安抚此来，只怕是有什么疑难未解？"王登费了老大劲坐起身来，仆人忙拿过靠背垫在他身后。

"文焕有事犯难，望王丈点拨。"

"有何难事，说来听听。"

吕文焕便将唐永坚、赵真等人要求攻打万山堡以及自己踌躇不决叙说一遍，恳望着王登道："究竟战与不战，下官也拿捏不定。"

王登沉吟会儿，缓缓道："去年夏帅领数万雄师乘大水进抵襄阳城下，且未能击破虏人的包围，仅凭襄阳一城之力，破围断无可能。"王登闭眼休息片刻，仿佛喃喃自语，"外援不止，城内自当思谋对策。久困孤城，委实有自堕锐气之忧。"

"可出城一战，于坚守襄阳无益。"

"是否有益，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王仙殉职，死得其所，安抚切莫为此耿耿于怀。"王登停歇片刻又道，"赵真所说并非全无道理，慷慨

赴死，也是军人的职责！”

吕文焕用诧异的目光看着王登，从他的话音里，吕文焕感受到了悲壮。

“城外之敌，就属万山堡距襄阳最近，如果一战而下万山堡，既能震慑虏人，也能提升我军士气。”

“参谋的意思是……万山堡可打？”

“可打而不盲打。”王登又停歇一阵，“有如打蛇，一击正中七寸，不给对方以任何反咬之机。”

吕文焕道：“据探报，虏人只在万山堡驻扎了四千人马，且是汉军。元帅叫张弘范，河北人。”

王登道：“虏人的汉军也不可小觑。燕赵之地，自古多豪杰。”

围绕如何攻打万山堡又议论了一会儿，吕文焕见王登倦了，起身告辞。出卧房，吕文焕吩咐仆人，要好生看护参谋官，需要什么物品及时禀告。

仆人唯唯。

吕文焕决心攻打万山堡，目光炯炯地对唐永坚和赵真说道：“出战万山堡，我意已定。”

听说攻打万山堡，唐永坚和赵真顿时来了精神。

吕文焕高叫一声：“唐太尉听令。”

“小将在。”唐永坚上前一步。

“明日午夜时分，你率神策军攻打万山堡，本帅只给你两个时辰。若两个时辰后万山堡不克，必须撤兵。”

“安抚放心，唐永坚绝不辱使命！”

吕文焕朝唐永坚轻轻点个头，然后对赵真道：“赵太尉听令。”

“小将在。”赵真上前一步。

“起一万步军，多准备弓弩，布置城外，以阻击岘首山之敌。”吕文焕见赵真面色愤然，加重语气道，“下官估计，虏人统帅部一旦得知万山堡遭到攻击，必定全力驰援。万山堡之战能否攻克，关键就在于赵太尉截击是否得力。”

赵真见吕文焕将攻打万山堡交给了唐永坚，正心中郁闷，忽然听说将阻敌驰援交给自己，大为振奋：“六帅放心，小将断不会放过一个虏人。”

吕文焕又交代唐永坚，神策军夺取万山堡后，派出多股人马奔赴鄂州、郢州、夷陵、江陵等地求救（由于进出襄阳所有通道被蒙军封堵，吕文焕尚不知大哥吕文德已不在人世）。天明之前，神策军撤回襄阳。

六月末，一个燠热而又漆黑的夜晚，唐永坚率八千名神策军潜出襄阳，直抵万山。此时的万山正沉浸在睡梦之中，只有万山堡城头或一字城上偶尔传来刁斗声，打破深夜的寂静。

张弘范为张柔第九子。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激战漠北，张弘范随父出征，屡建奇功，为忽必烈看重。平李璮之乱，二十出头的张弘范任前部先锋。李璮突围，张弘范以两千余众大败李璮数万大军。战后忽必烈升张弘范为顺天路总管，佩金虎符。至此，张弘范一跃而成为蒙古国年轻一代的优秀将领。此次增援襄阳，朝廷决定动用李璮旧部涟水、海州二军。涟、海二军勇猛善战，也最难驾驭，由谁统领？忽必烈想到了张弘范，由此升他为益都、淄莱行军万户，统辖经过裁汰的涟、海二军共一万人增援阿术。

由于两年来襄阳没有战事，张弘范和他所率领的山东汉军如一头猛虎静卧在万山脚下。汗廷在襄阳前线设立了河南军前行省后，张弘范分拨出六千人马去驻守岘首山，自己带四千人马在万山堡屯扎。

人马少了，防守不能减弱。为应对突发情况，张弘范将四千人马分作三拨，一拨值守，一拨待命，一拨在营中歇息。张弘范要求，值守城上的士兵刀不离身，待命城下的士兵卧不解甲。千户李恒不解道：“九帅，有这个必要吗？”

张弘范道：“襄阳一日不下，你我一日不可松懈！”

两年来，日日如是。

正是张弘范这种高度警觉，宋军的夜袭才没有给蒙军带来慌乱。

宋军攻城在子时三刻，那会儿张弘范刚刚躺下，一阵喊杀声仿佛从天而降。张弘范腾地坐起，趿拉着鞋子就往城上跑，卫士们抱起盔甲紧随其后。

张弘范上城一看，宋军已摆开了攻城的阵势，数千支火炬将城外照耀得如同白昼，几十架炮车正在就位，须臾，一颗火弹越过城头落入城中。

当值的正是李恒，他一路小跑过来对张弘范道："南兵势大，请九帅暂到城中一避。"

张弘范屹立城头，纹丝不动。宋军的炮车开始发威，各种弹丸铺天盖地而来，有的落入城中，有的落在城头。落在城头的弹丸击中了蒙军，引来一片惨叫。紧接着，宋军抬着云梯直奔城下。

万山堡与襄阳不同，既无护城壕，也无羊马墙，城上更无排叉木。没有护城壕宋军可以直逼城下；没有羊马墙，宋军攻城少了障碍；没有排叉木，炮车就能发挥出最大威力。这不是蒙军的疏忽，这是蒙军对宋军的轻视，所有蒙军将领都断言已成瓮中之鳖的宋军绝不会主动出击。

城上的蒙军冒着炮石用弓箭射击攻城的宋军，许多宋军栽倒在奔跑途中，然而，未能中箭的宋军依然抬着云梯向前奔跑。箭雨中，宋军竖起云梯，口衔大刀向上攀爬。蒙军用备好的巨木、滚石还击。一架云梯倒下去，另一架云梯又竖起来。

时间不长，城上城下便横尸累累。

可怕的是宋军一边攀城，炮击并没有停止。几十架炮车一轮又一轮地发射弹丸。虽然夜间炮击有失精准，有弹丸落在了城下，击中了攻城的宋军，更多的则是落在城头。宋军的弹丸是泥团，称作泥炮。泥炮由黄泥铸成，其间掺与毛发，干透后坚硬无比。每一枚泥炮重十来斤，或七八斤，人一旦击中，非死即残。且落地开花，碎块四溅。

有一阵子，守城的蒙军为泥炮所震骇，一个个藏身于女头墙下。李

恒见状大怒，拔刀搠翻两名正欲藏身的兵士，嘶喊道："贪生怕死者斩无赦！"

"将李千户、刘千户叫来！"张弘范吩咐道。他始终站立城头，一枚弹丸就落在不远处，碎块同时击中几名卫士。

很快，李庭与刘国杰来到张弘范面前。

"今日南兵来势凶猛，守非善策。"张弘范面色严峻，声音低沉，"欲破当前之敌，须得以攻对攻。"

"如何进攻，听凭九帅吩咐。"李庭与刘国杰均为女真后裔，因勇猛善战为张弘范选用，双双任命为管军千户。

"你等各率本部出城，沿山中小道一左一右包抄南兵后路。抵达位置后放一颗响炮，然后引兵杀出。记住，"张弘范眼里迸射出一股杀气，"许进不许退！"

李庭、刘国杰领命而去。

待李庭与刘国杰引兵出发后，张弘范召来李恒道："城上只留五百人防守，余下人马你全数带下城……"

"九帅，五百人如何守得住城堡？"李恒急了。

张弘范冷冷道："这你别管，你只管下城放火便是。"

李恒惊问："放火？烧自家房舍？"

张弘范点头："对。待火势起来后，你带人撤至西门布阵，南兵杀入城中一定追歼溃兵，你先以弓弩齐射，然后率军杀出。"

"九帅你呢？"李恒忍不住问。

"休得管我。"张弘范向卫士大呼一声，"取披挂来！"

按照唐永坚的估计，卯时前拿下万山堡应无问题。今夜一战，不仅唐永坚憋着一口气，全体神策军也憋着一口气。神策军果然英勇，迎着蒙军纷飞的箭雨无一人惜命不前。渐渐地，不少宋军攀上了城头。这

时，唐永坚才命令停止炮击，全军进逼城下。

攀上城头的宋军与蒙军展开了格斗，格斗中又有人不断从城头跌下，但更多的宋军则跨过同伴的尸首，不顾一切地向城上攀爬。

约莫过去了一个时辰，已有数百名宋军攀上了万山堡，伫立在唐永坚身边的唐忠杰大叫道："爹爹，万山堡拿下了！"

唐永坚舒心地笑了。

尽管城上还在搏杀，但在唐永坚看来，这种搏杀已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有如此之多的宋军攀上了城头，用时不长，城门就要打开。一旦城门打开，大队人马进入城中，万山堡就会像一颗熟透的果子，落入神策军的囊中。

城上，尽管蒙军越来越少，但涟水、海州二军的战力确实强大。他们不仅身手矫健且斗志旺盛。城头除了刀枪碰击声和粗重的喘息声，没有吼叫，没有咒骂，甚至没有伤痛者的哀号。

张弘范也加入搏杀之中，数十名卫士紧随着他，像一阵旋风在城头刮来刮去。在宋军的围攻下，张弘范的卫士在纷纷倒毙，但他还不能撤走，他必须坚持，即便城头的蒙军全部战殁也在所不惜。

终于，万山堡外传来了一声响炮。张弘范看一眼在天空中微笑的火球，招呼一声，领着数十名残余兵士撤出了战斗。宋军也不追赶，急忙将城门打开，大股宋军蜂拥着进入万山堡。

"爹爹，再不入城更待何时！"唐忠杰对唐永坚大喊一声。在卫队的簇拥下，唐永坚驰入城门。

然而，正在此时，两支蒙军铁骑已经绕到了神策军身后。就在宋军欢呼着进入万山堡时，李庭与刘国杰率领着近三千人马正从神策军身后杀来。随着两支蒙军山洪般地奔突而至，沉浸在喜悦中的宋军呆住了，接下来便是手足无措，惊恐万状。

进入城中的宋军也不妙。唐永坚见四下火起，便停住脚步指挥众军灭火，命副统制吴旺率兵追剿蒙军残余。

谁知宋军正在行进间，一波箭雨穿过夜幕扑面而来。吴旺奔走在最

头里，一支利箭直中面颊，一支利箭正中咽喉，战马也同时被两支利箭射中，中箭的战马驮着中箭的吴旺奔跑了十来步才一头栽倒。遇袭的宋军失去了主将，立即转身后逃。

后逃的宋军与入城的宋军相逢，顿时大乱。张玘带人拦住溃兵，询问情况，方知城中遇伏，吴旺战死。

就这时，城外喊杀声大起，唐永坚知道中计，急命撤退。此时撤退已非常不易，城中乱成了一锅粥，城外的宋军企图进城躲避，城里的宋军希望逃出城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张玘与唐忠杰保护着唐永坚来到城外。可是，城外的宋军早已七零八落，回返襄阳的大路被蒙军堵得了严严实实。唐永坚见状五内俱焚，仰天长叹一声，拔出腰中长剑，哀声道："我还有何面目苟活于世？！"

"胜负乃兵家常事，爹爹万不可轻生！"唐忠杰一把拦住，"此处距襄阳不过咫尺之地，我与张太尉誓保爹爹突围！"

张玘附和道："机宜说得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杀出去！"

唐永坚略一思忖，绰枪在手，环顾左右道："事已至此，我等当奋力一搏，回到襄阳请罪。"

这是一场胜负没有任何悬念的厮杀，仅凭宋军这点残余，要想战退城外数千虎狼之师，比登天还难。

唐永坚拍马上前，迎着的是刘国杰。刘国杰相貌凶狠，善使双刀，唐永坚哪是刘国杰的对手，三五个回合即败落下风。张玘挺枪来助，被李庭迎着。李庭身材奇伟，力大无穷，使一根铁槊。见张玘出战，李庭暴吼一声，仅一个回合，即将张玘搠下战马。唐忠杰见状大惊失色，转身便逃，李庭又是一声暴吼，纵马追上，长臂一伸擒住唐忠杰，掷于地上。

那边厢，唐永坚不敌刘国杰，被刘国杰一刀砍中肩头，跌落马下。

襄阳城头，从神策军开出襄阳的那一刻起，吕文焕的心就悬起来了。万山堡虽说只有四千守军，吕文焕总感到心底不踏实。

"赵真出城没有？"吕文焕问黑杨。

“已经出城了。”

“一旦万山堡开战，命赵真多燃火把，以壮声势。”吕文焕吩咐道。

黑杨领命而去。

应该说此战准备得相当充足，守军四千，宋军八千，兵力多了一倍，而且预备了人马准备截击蒙军增援。

时间在焦躁中逐渐消逝。约莫过去了半个时辰，喊杀声从万山方向传来。吕文焕再次引颈遥望，从声音中判断，战事异常激烈。很快，唐永坚派人来报，说攻城已经开始，不出寅时就能将万山堡拿下。

听完禀报，吕文焕的心头并未轻松。一个多时辰来，他始终屹立在城头瞭望，黑杨低声劝道：“安抚下楼歇歇。”吕文焕不置一词。

又过了半个时辰，喊杀声渐渐低落。就在这时，溃兵出现了。先是三个五个，接下来一群一群，派人截住一问，方知万山堡虽已攻破，却中了埋伏，落入了虏人的陷阱。吕文焕听罢，身子一僵，脸如纸白。

赵真也得到了神策军中了蒙军埋伏的消息，从东门外匆匆赶来，要求前往万山援救神策军。

吕文焕摇摇头。

赵真急道：“岘首山之敌暂无动静，若行动迅速，应无大碍。”

“若是有大碍呢？”不等赵真回答，吕文焕反问道，“倘若虏人乘虚而来，襄阳难守！”

“神策军自家们就不管了么？”黑杨焦躁万分。

“自家们若不前去救援，恐怕唐太尉、吴太尉他们……”赵真说不下去了。

吕文焕字字如铁：“自家们已经犯错，不能一错再错。赵真听令。”

“小将在。”赵真一愣。

“全军速速退回城内，整饬部伍，多布弩炮，谨防岘首山之敌猝然突袭。”吕文焕转身又吩咐黑杨，“命童明派出一将人马到城门口接受溃卒，于瓮城安置。仔细甄别，以防虏人混入。”

待赵真、黑杨走后，吕文焕双腿一软，瘫坐在地。理智告诉吕文焕，唐永坚、吴旺等人凶多吉少。据溃兵们说，神策军是在攻下了万山堡后遭遇伏击的，且是前抄后堵，显然此为请君入瓮之计。既是请君入瓮，岂会平安生还？倘若唐永坚阵亡，自家该如何向唐令仪和嫂嫂交代？还有裴元青。裴元青已身怀六甲，一旦得知唐忠杰殉难，岂不肝肠寸断？

不多时，赵真派人来报，从万山逃回的神策军包括带伤者不到两千人，也就是说万山堡一战损失了六千神策军，统制官无一人返回。

蒙军统帅在获知宋军攻打万山堡后，果然直趋襄阳。赵真刚刚率神勇军撤回城内布置完毕，大股蒙军便呼啸而至。见城上已有准备，停留一阵方才徐徐退走。

天亮时分，吕文焕待诸事处理完毕后前往唐府，黑杨牵着马默默跟在身后。黑杨清楚，安抚的心情此时极为糟糕。既有愤慨，又有沮丧，还有自责与歉疚。但心情再糟糕，唐府是必须去的。

很显然，赵氏与裴元青已经获知噩耗了。老远就看见唐府大门已开，人影绰绰。待到近前，果然氛围凝重，人人悲戚。进入唐府，老仆人姜头迎上前来，吕文焕用喑哑的声音问道：“你家主人呢？”

姜头道：“安抚少坐，小的这就去请。”

“叔叔请坐。”少顷，赵氏一袭黑衣出来相见。她眼眶红肿，面带泪痕，声音却十分平静。

吕文焕喊一声“嫂嫂”，接下来一时不知说什么为好。

“叔叔没有夫君的音讯么？”赵氏问。

“内兄是大福之人，必能化解危厄。”声音苍白无力，连吕文焕自己都觉得虚假。

赵氏凄然一笑道：“两军对阵，非死即活，哪有什么危厄可以化

解？！奴家只想求个全尸就心满意足。”

“内兄若有不测，文焕罪不可恕，望嫂嫂责罚。”吕文焕心尖在淌血，深深低下了头。

“叔叔莫要如此说，如今鞑虏猖獗，国家危急，夫君身为宋臣，就当为国尽职。”赵氏说得斩钉截铁，顿了顿又道，“奴家虽是女流，亦识得大体。夫君即使有个三长两短，岂能责怪叔叔？”

吕文焕再一次无言可对。平日里赵氏柔弱文静，想不到关键时候竟如此大义，其胸怀不逊于铁血男儿！

“嫂嫂节气凌云，文焕敬服。元青呢，怎么不见过来？”

“不瞒叔叔，我和元青一宿未曾合眼。夫君出征，生死莫测，做妻子的哪里放心得下？适才元青还跟我说，若不是她身怀有孕，就应当与唐忠杰一起上阵杀敌。”

吕文焕急忙命黑杨去西厢房探看。片刻，黑杨回来说，西厢房未见裴元青的身影。唐府就这么大，裴元青能去哪儿呢？吕文焕、赵氏等人一齐奔出厅堂，问门前卫士，卫士说不曾见得唐娘子出入。正焦急间，黑杨来禀，说裴元青在后院练枪。

唐家后院濒临湖泊，平日少有人迹。此时东方旭日喷薄，水天一片殷红。在湖边的一块空地上，裴元青将一根长枪挥舞得呼呼生风。

“这……这如何使得！”老远，赵氏就连连惊呼，“青儿快快住手！”

裴元青见赵氏、吕文焕等一行人匆匆走来，收住长枪，立定脚步。

待赵氏、吕文焕等人来到湖边，裴元青冲众人道个万福。赵氏扶住裴元青道：“你是有孕之人，当静养为上，如何动得刀枪？”

裴元青回道：“妈妈说得是，孩儿理应静养。可夫君生死未卜，孩儿如何静养得了？”

吕文焕也劝道：“忠杰生死未卜，安抚司自当细细查找。元青听妈妈的话，赶快回房歇息。”

没想裴元青径直走到吕文焕面前，手拄长枪，铮铮道："奴家出身草民，没那么娇贵。如今夫婿蒙难，奴家当承继遗志，与将士们一起守城杀敌！"

这年秋天，在朝廷的严令下，范文虎只得再次展开行动援救襄阳。此时，十多万蒙军屯集在襄阳周围，两道一字城由西向东构筑于襄阳城南，三座水寨伫立在淳河口、龙尾洲、罐子滩。如此情形下，单凭范文虎一支人马或者京湖制置司的力量，由郢州进入襄阳已无可能。

八月初，范文虎率领四万大军及数百艘战船溯汉水而上。汉水的秋汛将过，水势平缓，船未至灌子滩即遭逢蒙军，稍一接触范文虎便引兵退走。这一次，范文虎更是夸大其词，声称损兵折将一万多人，战船大部被毁。

收到范文虎的败报，李庭芝犯疑了，范文虎一味保存实力，即便出战，断不会失败得如此之惨。他暗地里派人查访，结果大为震惊。李庭芝火速上奏朝廷，要求严处范文虎。

此时的临安，因吕文德病逝而带来的恐慌刚刚平息。

吕文德是去年九月病逝的，至年底，临安府张贴榜文，大意是襄阳之围已解，百姓们切不可信谣传谣，自当谨守本分，安居乐业。起初，人们信以为真，打心眼里高兴。新年间，临安城再一次流光溢彩。然而好景不长，四月间，一个随州商人带来的消息粉碎了临安人的欢欣，鞑虏不仅没有离开襄汉，而且将襄阳围成了铁桶一般。一时间，临安城宛如惊弓之鸟，楼堂歇业，店铺关张，街上行人寥寥。朝廷震怒，下令追查，临安府出动数以千计的厢兵和捕快也未能寻觅到踪迹。最后，朝廷处决了一批传谣者，其中包括几名宫女。

对传谣者的处决并没有驱除临安人的恐惧。一座襄阳城居然被围了四年，可见虏人下江南的意志是何等坚决。一旦襄阳城破，鞑虏的骑兵将如洪水一样势不可挡。

李庭芝的奏折就是这个时候送入大内的，谢道清阅罢报之苦笑，因为朝廷已无多余兵马可调。从今年春季开始，沉寂多年的两淮战区与川蜀战区战端再起，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另外，这个时候处置范文虎，或许还会激生变故。若是范文虎步刘整的后尘，襄阳将更加危急。

李庭芝等不到朝廷的旨意，又派人前往京城求见贾似道。十数日后信使返回郢州，说贾平章已由五日一朝改为了十日一朝，几乎不问军国大事，整日只是游玩西湖。

听了回禀，李庭芝愣怔了半晌。在咸淳六年秋季，李庭芝彻夜难眠，坐立不安，既忧国事，又忧恩师，更忧襄阳。

忽一日，李庭芝想，虏人在襄阳下流屯集重兵，目的是为切断汉水。若是从汉水上流进援襄阳呢？这比起逆水行舟，船速快一倍不止。他决定在襄阳上流寻觅一条水道，于汛期大水之际进抵襄阳。

李庭芝一边申奏朝廷，一边派吏胥奔赴均、房二州。经过一个多月的寻访，在茫茫大山之中还真找到了这样一条河流。此河名粉河，发源于房县，流至谷城以东注入汉水。

经过实地踏勘，最后确定打造百艘水哨轻舟，待明年汛期来临，为襄阳运去最为紧缺的食盐与布匹。当即令制司参议官刘盛聪率五百人先行，在谷城境内建立据点，打造船只。同时行文范文虎选派一批谙熟水战的将官，负责招募义军。

范文虎接到制司文书后，第一个想到的即是范天顺。自五月间范天顺被解除统制之职后一直赋闲在家。这次制司征调募兵官，正好顺手做个人情。

义军招募相当顺利，不出一月，即在郢、房、均三州募得七八千人，经过严格考核，筛选出三千壮士。

第十五章　元青殉国

就在李庭芝为援救襄阳展开新的行动时，失联三个多月的唐忠杰突然回到了襄阳。

那是一天清晨，薄雾中从岘山方向奔来一骑，至襄阳城壕前便向城上高呼：“我是神策军的唐忠杰，快快打开城门！……”

城上兵士不相信，问：“你真是唐忠杰？”

“正是。”

兵士们叫起值守官，值守官又叫来赵真。赵真一见果然是唐忠杰，便命人打开城门，然后派一队士兵将他送到安抚司。

吕文焕正在吃早餐，闻讯大惊：“唐忠杰回来了？”

黑杨点头。

吕文焕扔下碗筷拔腿就走，唐令仪听说唐忠杰平安归来，惊讶得半晌合不拢嘴。

当吕文焕来到安抚司官厅，唐忠杰已经等候多时了。

“你爹爹呢？”不待唐忠杰行礼，吕文焕进门就问。

唐忠杰简略叙说了那日万山堡的战事，苦着脸道：“虏人不仅悍勇，而且狡诈。自家们攻打万山堡，虏人却以万山堡为饵，绕道出城包抄我等。吴太尉在城中遇伏阵亡，我和张太尉保护爹爹突围。张太尉当场殉国，我和爹爹力战不敌被虏人俘获，爹爹临了还吃了虏人一刀。”

吕文焕关切地问：“你爹爹伤得可重？”

唐忠杰道：“若不是甲厚，半个身子就没了。虏人请了医官救治，目今正在虏人营中将息。”

吕文焕一时没有说话，他判断唐忠杰离开唐永坚独自回返襄阳，肯定负有机密。

果然，唐忠杰对吕文焕低声道：“请姑父屏退左右，侄儿有要事相告。”

吕文焕朝黑杨努努嘴，黑杨领着卫士出了官厅。

“说吧。”吕文焕冲唐忠杰颔首。

唐忠杰从怀里掏出一道信札，递给吕文焕。

吕文焕接过一看，信是蒙军统帅部史天泽写的，大意是蒙军此次倾

全国之力南下，襄阳志在必得。如今襄阳所有外出通道全被截断，已形同死城。若要活全城军民，唯一的出路便是归顺汗廷……

吕文焕阅毕，抬眼看着唐忠杰，声音骤然变冷："如此说来，你和你爹爹已经降了虏人？"

唐忠杰支吾道："爹爹他……在虏营养伤。侄儿……只为虏人传书……"

以此便认为唐忠杰与他爹爹降了虏人，缺乏实据，吕文焕又问："你是否还回虏营复命？"

"不不不，"唐忠杰连连摇头，"侄儿既然归来，岂能再入狼窝？"

"那你爹爹呢？"

唐忠杰满脸痛楚道："爹爹行动不便，能不能脱归，侄儿不知。"

半晌，吕文焕冲唐忠杰颔首："你暂且回去。待在府中莫要四处走动，等候处置。"

三个多月来，唐永坚与唐忠杰生死不明，偌大的唐府一片死寂。

没有了兵士进出，也没有了战马嘶鸣，甚至听不见人声。唐府原本仆人不多，府中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大伙提心吊胆，走路踮着脚步。

裴元青几乎每天都过来陪着赵氏。赵氏倒也沉静，既不哭泣，也无叹息。偶尔劝解裴元青，说军人之妻当是如此。裴元青习武多年，已看淡生死。何况夫君是死于战场，伤心之余，常引为自豪。

突然，唐忠杰归来了，那种惊喜犹如熏风一扫阴寒。裴元青挽着赵氏一路跌跌撞撞来到前厅，相见毕，赵氏问道："杰儿，你回来了，爹爹呢？"

"爹爹还在虏营疗伤。"

"你爹爹负伤了？"赵氏一惊。

"嗯。"唐忠杰点头。

不等唐忠杰详述爹爹伤情，赵氏紧接着问："爹爹在虏营养伤，你是如何逃出虏营的？"

唐忠杰回道："孩儿替虏人送信，得以放归。"

裴元青吃了一惊，问："夫君替虏人送信？"

"是的。"

裴元青若有所思道："虏人的信，定是劝恩公投降。"

唐忠杰喃喃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一准是的。"裴元青激动起来，"夫君送的定是劝降书无疑！"

"杰儿实说，是不是劝降书？"赵氏接过话来，在她如锥的目光下，唐忠杰低下脑袋。一时，前厅人人屏息。

"替虏人传书，与帮凶何异？我大宋儿郎岂能为虏人的走狗？襄阳为大宋城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赵氏倏地提高声音，在她的叱责下，唐忠杰大气不敢出，"元青，扶我回房！"

裴元青朝唐忠杰投去恨恨的一瞥，起身挽着赵氏出了前厅。

"妈妈，妈妈——"唐忠杰痛叫数声，赵氏既不回应，也不回头。进寝室，"砰"地一声关上房门。

唐府自此越发没有了生气。赵氏不理睬唐忠杰，回到卧室，裴元青也是神态冰冷。这种宛如古墓的氛围，唐忠杰痛入心扉。

"娘子，你可知道……我为什么答应送信么？"在卧室，唐忠杰带着颤声对裴元青道。

裴元青用冷漠的眼神看着唐忠杰。

"我……我想你……"

"你什么意思？"裴元青目光峻厉。

“我……我……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就是……想你。”

裴元青霍地站起，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铁：“唐忠杰你听着，你若是成了虏人的爪牙，你我今生便不再是夫妻！”

唐忠杰怔怔地看着裴元青，脸白如纸。

唐忠杰确实归顺了蒙军，那是他落入蒙军之手的一个多月后，在岘首山蒙军帅营，史天泽召见了他。

“我叫史天泽。”端坐厅上的史天泽见面先做自我介绍。

唐忠杰久闻其名，今日一见大为惊异，十万蒙军统帅竟是一个面目和蔼的汉人老头。第一次召见，史天泽不仅没有为难他，反而赐座，像拉家常一样询问他吃得如何，睡得可好。

唐忠杰的心情随之放松下来。他告诉史天泽，吃得不错，就是睡觉不宁。

史天泽微微一笑道：“老夫猜得不错，那便是思家了。”

唐忠杰没有应答，他真的思家了。他思念妈妈，他和爹爹同时被虏人所擒，妈妈一定日夜不眠，痛不欲生。他更思念娘子，只要他一闭上眼睛，面前就是娘子的身影，娘子的一颦一笑已刻进了他的骨髓。何况，娘子腹中已有他的骨血，唐忠杰六神无主。

“老夫猜得不错，你的家中已有妻小。”史天泽依然微微笑着道，“妻小难舍，人之常情。”

唐忠杰低下头，第一次召见到此便结束了。

过了一些时日，史天泽又将唐忠杰召入帅营。这一次他希望唐忠杰说服爹爹唐永坚，一起归顺蒙军。

唐忠杰知道，落入虏人手中后终会有这么一天。面对史天泽温和的目光和浅浅的微笑，他委婉回绝道：“我和爹爹是大宋军人，当战死沙场。”

“此说也有道理。”史天泽缓缓颔首，“马革裹尸，是军人的归属。”

“请史帅成全。”

谁知，史天泽慢慢收起微笑，目光变得森冷：“你与你爹爹老夫可以成全。可你在襄阳城中的妻小老夫无能为力。忽必烈大汗有旨，襄阳必下。一旦打破襄阳，你的妻小将为蒙古人所有，男子为奴，女子为妓……”

史天泽声音不高，却带着杀气。唐忠杰的一张脸变得灰白，像中了雷击一样怔住了。

三天前，唐忠杰接到进城劝降的命令。

最初一瞬间，唐忠杰如闻死讯，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回到襄阳，何况是进城劝降。他如何面对妈妈？如何面对元青？如何面对吕文焕和城内将领？但是，经过短暂的犹豫，他应承了。因为他脑中突然钻出一个念头，要进城带走裴元青。唐忠杰知道，裴元青不会跟他出城。若要带走裴元青，须使用非常手段。

可是自从回到襄阳起，吕文焕命他不得轻易走出唐府。而且，自唐忠杰归来，安抚司还在唐府门前加派了两名兵士。唐忠杰无计可施，只能待在府中等候时机。

忽一日，门外传来吵嚷声。唐忠杰出来一看，原是徐麟、张喜、李瑛，王祀等人。张喜见了唐忠杰，气咻咻道：“听说机宜归来，自家们想与机宜叙叙，可这两位兄弟不让。”

兵士解释道：“非是自家们不准，是帅府有令，外人不得随意出入唐府。”

张喜叫道：“自家们岂是外人？”

趁兵士与张喜争执的当口，唐忠杰朝徐麟使个眼色，然后将一张纸笺塞进徐麟手里。

徐麟会意，对张喜道：“既然是帅府有令，自家们就回去吧，免得双方难堪。”

返回军营，徐麟拿出纸笺一看，原是唐忠杰写给他的一封短信，信中说他是受蒙军元帅之命进城送劝降书的。忽必烈大汗有旨，襄阳必

克。你等若是不愿困死襄阳，唯有归顺汗廷。他和爹爹可在蒙军元帅面前周旋，保人人都做大官。唐忠杰最后说，本月晦日备下一辆马车来唐府接他，然后一起出城，投奔岘首山蒙军。徐麟看完将纸笺烧了，当下将张喜、李瑛、王祀召到金襄楼。

金襄楼随着围城日久，酒水缺乏，生意清淡。此时正值中午，偌大的厅堂没有一个食客。

“徐哥将我们召来有何喜事？”多日没有饮酒，李瑛喉咙直痒。

张喜也道：“莫非徐哥今日请我们兄弟吃酒？”

王祀嘟囔道：“过去一角酒不过几十文钱，如今花五两银子还不售卖！”

徐麟压低嗓子道：“先别说喝酒。眼下有一桩大买卖，你们想不想干？干好了，别说酒，金山银海，富不可言。”

张喜、王祀、李瑛一听，纷纷睁大眼睛，直催道：“徐哥快说，什么好买卖？”

徐麟便将唐忠杰写给他的密信叙说一遍。

听说是归顺蒙古人，张喜、李瑛、王祀都愣怔着不说话。徐麟阴阴地看了三人一眼道：“平日里叫嚷得忒凶，事到临头，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

王祀苦着脸道：“非是弟兄们胆小，投奔蒙古人那可是掉脑袋的大事！”

“自古以来，大富贵都有大风险。汉高祖沛县斩蛇，唐太宗太原兴师，都是掉脑袋的事情。”徐麟依然阴沉着脸。

张喜道：“徐哥说得是，富贵越大，风险越大。只是弟兄们不知，自家们冒了天大的风险，值还是不值？”

李瑛道：“张兄弟说得是。倘若自家们担着血海似的干系，最后赏几锭纹银，那便是不值了。”

徐麟冷冷一笑道："如此说来，你等要与襄阳玉石俱焚？"

闻言，张喜、李瑛、王祀都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徐麟冷着脸道："蒙古人劝降，吕文焕断断不会接受。照此下去，襄阳城将是第二个德安。"

提起德安，张喜、李瑛、王祀愀然变色。三十五年前，蒙古攻破德安城，坑杀军民十余万，浏水为之赤红。

停一停，徐麟又道："适才李兄弟说得对。既然出城归顺担着血海似的干系，自家们莫如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功业。"

三人齐问："什么惊天动地的功业？"

徐麟嘴唇迸出两个字："献城。"

不仅王祀，就连自称胆大的张喜也为之震骇。

"出城归顺汗廷，赏银不过百两，官封不过千户。想你我原本就是统制统领，委实出息不大。可自家们若是献一座襄阳，那可是不世之功！"

张喜看看李瑛，又看看王祀，点头道："徐哥说得也是，自家们若是打开城门献出了襄阳，那蒙古大汗该如何封赏我等？"

"蒙古人围城四年，耗资亿万，结果是我们兄弟四人拿下了襄阳城，赏赐的岂止是几两银子？往少里说，封个万户。往大里说，蒙古大汗一高兴，赏我们一个王爵。"

徐麟一席话，说得李瑛、王祀动了心思。

李瑛对王祀道："徐哥所言有理。自家们若是献了襄阳城，到了蒙古国那边就是一等一的功臣！"

王祀心怀忐忑地问："蒙古人若是不兑现怎么办？"

"绝不可能。"徐麟分析道，"明知劝降无望，仍然派唐忠杰进城，可见蒙古人已经打熬不住。这个时候我们献城投拜，正中蒙古人下

怀。”

张喜附和道：“徐哥说得在理，王兄休得疑虑。”

最后决定，由徐麟手书一札，挑一机密之人垂下城去，连夜送往蒙军帅营。徐麟、张喜、王祀、李瑛各挑选七八名心腹，在营中待命。

史天泽收到徐麟的密信大为欣喜。派唐忠杰进城劝降纯属无奈之举，他根本没抱希望。没想唐忠杰劝降不成，却出人意外地引荐了几名宋军将领，他们不仅归顺，还愿意打开襄阳城门。

拿着徐麟写来的密信，史天泽来到唐永坚的住处。

那日在万山堡下，唐永坚伤得很重。刘国杰的那一刀，若不是唐永坚躲闪得快，差一点被活生生劈为两半。如今将养了三个多月，身子骨仍未痊愈。

当唐忠杰告诉他自己已经归顺蒙古时，唐永坚心中满是苦水。想他为朝征战大半生，到头来竟降了敌人，真是可笑。可不投降又能如何呢？

史天泽要唐忠杰进城送劝降书他是知道的，他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他告诉史天泽吕文焕断不会出降，希望唐忠杰不要进城，可唐忠杰不听。

当史天泽一脸春风地出现他的住处时，唐永坚不觉愕然，莫非他看走眼了不成？

史天泽坐下后道：“吕文焕诚如唐太尉所料，令郎回城，不见音讯。不过，老夫种瓜得豆，另有收获。”说罢，递上徐麟的书信。

唐永坚看完，心底百般不是滋味。自家们降了蒙古人，那是情非得已。这徐麟竟伙同张喜、李瑛、王祀开门献城，实在是可恶至极。

史天泽见唐永坚沉默不语，道：“下官今日来，是想请教唐太尉，徐麟献城，有几分真实？”

唐永坚抬起眼帘，缓缓道：“元帅是想听实话么？”

“自然是实话。”

唐永坚摇摇头，一字一顿道：“在下估计，几无可能。”

“几无……可能？”史天泽一时怔住。

唐永坚颔首，道：“这徐麟绰号‘徐千变’，为人狡诈，素无操行，当年因贪墨军饷被罢黜统制之职。至于张喜、李瑛、王祀，更是狐鼠之流，根本无法号令众军。”

史天泽愣了愣，讥诮道：“下官听说，这徐麟、张喜、李瑛、王祀，均为唐太尉当年部将。”

唐永坚点头承认：“确实如此，在下当年有眼无珠。”

史天泽不甘心，又道：“唐太尉所言，是不是太过颓废？”

“元帅信任在下，在下实言相告。”唐永坚微微一笑，顿了顿又道，“元帅若是听信这等宵小之徒，大事难成。”

送走史天泽，唐永坚叹了口气，在心底道：“襄阳有累卵之危，罪臣……只能做这些了。”

晦日是每月的最后一天。这是十月，初冬节气。自傍晚起，乱云飞渡，风声簌簌。唐府门前的风灯早已熄灭，两名军士站在暗夜里。

唐府气氛自唐忠杰归来后越发压抑。赵氏已卧床数日，任唐忠杰再三呼叫，赵氏既不睁眼，也不应答。前两日粒米不沾，今天中午在裴元青的反复劝说下才喝下半碗稀粥。至于裴元青，多半时间守护在赵氏榻边。赵氏不吃饭她也吃得少，有时候没扒几口就搁下了筷子。无论唐忠杰说什么，裴元青一概置之不理。

两更时分，裴元青服侍赵氏睡下了，方才回到卧室。回到卧房的裴元青侧身而卧，面向墙壁。房间油灯如豆，闪闪烁烁。

“娘子。”唐忠杰轻唤一声。

裴元青纹丝不动。

“我知道娘子仍未安睡，可忠杰有一肚子话憋在心里，此时不说，恐怕这辈子就没有机会了。”

裴元青动了一下身子。

“忠杰爱慕娘子，没半分儿掺假，完全出自真心。娘子能嫁给忠杰，是忠杰前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忠杰曾经发誓，娘子即便是一块石头，忠杰也要捂在怀里，要捂得发热发烫。可是万山堡一战，忠杰为虏人所俘，成了罪人……”

裴元青慢慢转过身来。

对于这门亲事，裴元青内心里并不十分情愿，然而哥哥愿意。哥哥说，虽然唐忠杰并非出类拔萃之辈，但唐永坚曾为鄂州都统，赵氏为皇族后裔，门庭高贵，权势显赫。自家们为乡野小民，能够嫁入唐府，那是三生修来的福分。母亲不在，哥哥是一家之主。既然哥哥同意，裴元青只能允准。

与唐忠杰成亲后，裴元青再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唐永坚举止谦和，赵氏温婉贤淑，至于夫君唐忠杰，自从与裴元青成婚后，除了随爹爹当值，余下时间都陪伴在她身边。有时候裴元青想，她一介民女，只要日子过得美满，此外别无奢求。然而，一场万山堡之战，让裴元青坠入了苦痛的深渊。

在唐忠杰尚无半点音讯的时候，是相思之苦，因为苦中饱含着希望。唐忠杰平安归来后，则是梦碎之痛，因为所有的希望化为了绝望。

隔了很久，只听唐忠杰喃喃道：“在虏人营中，忠杰想到过死。忠杰一度要求虏人成全自己。可虏人……不让我死。虏人不让我死，我便只能活着。蝼蚁尚且惜命，何况人乎……”

又是一阵沉默。

“……没想到，虏人要我进城送信。从虏人要我回襄阳送信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唐忠杰在娘子眼里已经什么都不是了，我就是一块肮脏的破布，不，我比破布还要肮脏……”唐忠杰的声音在渐渐喑哑，“可是我……仍然要回来，因为娘子在襄阳。娘子在襄阳，我不能离开娘子……”

裴元青缓缓坐起，冷冷道：“你心底既是有家，更应该有国。”

唐忠杰凄然一道笑：“我心底有家，可家里有我么？娘子不能原谅忠杰，阿妈也容我不得，我还留在襄阳做什么？”

裴元青不理唐忠杰，那是恨其不争。在她心底真心希望唐忠杰不是虏人的爪牙。有时裴元青想，即便唐忠杰归顺过鞑虏，只要他脱离虏营，洗心革面，她愿意恳请恩公让唐忠杰去做一名守城的兵士。

唐忠杰的一番表白，裴元青心底燃起了热忱，问道：“如此说来，你真的只是一个传信的人？”

唐忠杰苦笑道：“看来娘子还是不相信夫君。”

“好吧，奴家权且信你一回。”裴元青的目光柔和下来，问，“说说，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一切听娘子的。”

“既然听我安排，明日我去向恩公求情，让你做一名守城的军士。”

“行！”唐忠杰挨着裴元青坐下，裴元青没有拒绝。

“娘子的孕期已有多少？”唐忠杰轻声问道。

裴元青摸摸腹部，声音柔和下来：“快六个月了。”

“娘子饿了么？娘子是有孕之人，这几天进食很少，我去给你熬一碗五味粥吧。”

裴元青确实感到了饥饿，便道：“叫柳儿去吧。”

“不，我亲手去做。”唐忠杰去了膳房。

裴元青对唐忠杰的恨意此时已消散了许多，丝丝缕缕的柔情像撕碎的云彩在心底慢慢聚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夫君失身于虏营，只要改了就好。说不定日后上阵杀敌，立下战功，照样封妻荫子……

五味粥熬来了。白色的粳米，金黄的桂圆，暗红的五味子，裴元青

深深吸了口气，道：“好香！”

唐忠杰将五味粥放在几上道：“娘子请用。”

裴元青拿起瓷勺，不经意间瞥了唐忠杰一眼，发现他眼里闪过一丝慌乱。裴元青心底一动，她虽然性情爽直，但颠沛流离的生活也使她十分敏感，甚至警觉。裴元青挑了半勺五味粥放进嘴里，她明白了，这是曼陀罗花的味道。裴元青的师傅恒山公不仅深谙武学，也精通医术。裴元青跟随恒山公五年，除健身习武外，余下时间即采药制药。曼陀罗花略带苦辣，五味粥再香也无法将其掩盖。裴元青心底一阵虚空，原来唐忠杰所有美好的语言都是假的，都是在哄她、诳她。

“粥……不好吃么？”唐忠杰竭力镇静着自己。

既然识破了唐忠杰的手段，裴元青只得虚与周旋，她要弄清楚唐忠杰接下来还会做什么，便挤出一个微笑道：“好吃。”

裴元青吃了两三勺五味粥，便推说“头痛”，和衣倒在榻上。

俄尔，灯灭了。过不多会，门无声打开，窜进几条黑影。

“来了？”这是唐忠杰的声音。

“来了。”对方回答。

“门前的兵士……”

“杀了。”

“打晕就行，没必要杀人！”

“容日后解释，机宜快走。”

裴元青被人背出唐府，放入一辆马车，马车轧轧向前。裴元青睁开眼睛，车内一片漆黑。车后脚步纷乱，听声音约莫有十多人。他们这是去哪？裴元青掀开车帘一角，尽管街道无灯，她仍然看清了，马车驶向西门。毫无疑问，他们这是要出城。

“来者何人？”远远地，听见守门军士在喝问。

“唐忠杰。”

“原来是唐机宜。”一名队将走过来，向唐忠杰行过礼，“不知半夜三更，唐机宜为何出城？”

“我这里有安抚司的公文。”

“既有安抚司的公文，可给小将一观？”

唐忠杰喝道：“放肆！安抚司的公文岂能是你们看的？”

“这……就难办了，童太尉有令，即便有安抚司的公文，深夜也不准开启城门。”

正说间，徐麟率十几名兵将从城上下来，问：“何人要出城？”

队将答道：“唐机宜。”

“既是唐机宜，自然也要遵守安抚司的命令。”徐麟一边说一边走近队将，趁其不防，手起刀落，队将的首级骨碌碌滚出老远。紧随徐麟的几名兵将立即向守门兵士发动突袭，转眼间，守门兵士身首异处。

见状，唐忠杰大惊失色，痛苦道：“徐兄为何如此？我等只要出城，何苦害人性命！”

徐麟轻蔑道：“告诉唐机宜，自家们今日不是出城，而是夺城！”

“夺城？”

“对，夺城！”

闻言，唐忠杰宛如倏地掉进了冰窟，整个儿冻住了。

徐麟又道：“自家们既然前去投拜，就须纳个投名状。自家们的投名状便是襄阳城！”

唐忠杰大怒道：“你……你你……归顺虏人便是背离祖宗，你就不怕遭天谴么？”

“对不住机宜了，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即使遭天谴兄弟们也做了。”徐麟嘿嘿一笑，大叫道，“张兄弟、李兄弟，快去打开城门！”

“大胆奸贼！有裴元青在此，我看谁敢？！”徐麟话音未落，只见一条身影从马车内凌空飞出。徐麟、张喜、王祀、李瑛以及二十余名叛军齐刷刷怔住了。

唐忠杰更是浑身一震，他怎么也没料到裴元青会如此清醒。

徐麟沉吟片刻，对身边的两名叛军道：“去拦住唐娘子。”

两名叛军试探着上前，然而还未近身即跌出老远，其中一名叛军手中的长枪也落入了裴元青手中。在场的叛军都知道裴元青武功不凡，一个个停住脚步。张喜焦急地对徐麟道：“徐哥，如此耗着不是办法。”

徐麟阴着脸对张喜、王祀道：“你二人合力向前，还斗不了她一个妇人？”

王祀苦声道：“只怕我与张兄两人也不是唐娘子的对手。”

徐麟恼了，点名道：“李兄弟，你也上。”

李瑛犹豫着道：“她可是……唐机宜的娘子……”

徐麟勃然大怒：“都什么时候了，还瞻前顾后？如今不是她死就是我亡！”

在徐麟的鼓动下，张喜、李瑛、王祀各拎了刀枪来斗裴元青。徐麟、王祀、李瑛均武技平平之辈，若是平时，即便三人联手也胜不了裴元青。可如今裴元青身怀六甲，且月份已重，身子远不如以前灵活。

三人斗了七八回合，裴元青唰唰连刺两枪，逼退张喜，然后虚晃一枪，一个猛龙探海，李瑛躲闪不及，枪尖划过李瑛的咽喉。这是七探盘蛇枪的精妙之招，当年赵云就是凭着七探盘蛇枪法，在当阳长坂坡连诛曹营数十名战将。李瑛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像一条布袋瘫软在地。裴元青正要追星赶月，突然腹中胎儿踢动，身子一僵。那边唐忠杰见状急了，大叫道：“娘子，我来助你！”

唐忠杰从一名兵士手里夺过战刀，直奔过来。徐麟上前举刀拦

住："机宜可要识清形势，你我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唐忠杰也不说话，举刀乱砍。

这边裴元青仍在忍痛力战，叛贼虽然少了一人，但腹中剧痛难忍，枪法一时大乱，张喜、王祀占了上风。唐忠杰虽然比徐麟年轻，但武技实在太差，几个回合下来，竟只有招架之功。

徐麟恼怒道："机宜若再不住手，休怪徐某无情！"

唐忠杰骂道："鸟贼厮！爷爷跟你拼了！"

徐麟回骂道："乳臭未干的小儿，不识相的东西！"一个纵步连环劈，战刀从唐忠杰右肩劈下。

刹那间，仿佛有一只魔爪伸进了裴元青腹中，那种撕心裂肺般的剧痛使裴元青冻住了。张喜见机上前，挺枪刺中裴元青右腹。"无耻奸人！"裴元青怒吼一声，再次奋力挥动长枪，枪尖划过张喜的咽喉。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如暴雨骤雨般响起。

裴元青的死震动了襄阳城。人们没有想到，徐麟、张喜、王祀、李瑛等守城将领居然企图勾引鞑虏入城。若不是裴元青挺身护住城门，情形已万分危急，就在黑杨率领卫队赶到西门时，蒙军的前锋已抵达襄阳城外。

获知裴元青殉难，吕文焕呼地从公案后站起，眼睛直直地看着黑杨，一颗心仿佛被人紧紧攥住，胸腔被挤压得生疼。

黑杨报告了平叛经过，叛降者一共三十三人，张喜、李瑛被裴元青杀死，余者全部擒获，唐忠杰死在了徐麟刀下。禀报完毕，黑杨又道："如何处置徐麟、王祀等叛贼，请安抚示下。"

好久吕文焕才慢慢缓过气来，一股巨大的伤悲从心底涌起。他竭力克制着即将夺眶的泪水，对黑杨道："将徐麟、王祀押入死牢，严加鞫讯。"

黑杨走后，吕文焕手扶公案，慢慢坐下。

自从裴元青嫁给唐忠杰后，吕文焕就一直在追问自己，此举是否得

当？

对于唐忠杰的为人，吕文焕心底跟明灯似的。若没有唐忠杰背后撑腰，徐麟、王喜等人没那么大胆子。他之所以没有深挖细找，完全是是为了襄阳的稳定。唐忠杰要娶裴元青，他本可以一口否决，但就在话语即将出口的最后一刻，他改了主意。

褫夺唐永坚的鄂州都统之职，不仅唐永坚心中耿耿，唐永坚的亲信将领也多有怨恨，甚至，一些不明真相的普通兵士也心存不满。寻常日子也就罢了，偏偏襄阳遭到围困。随着围城的日子越长，这种不满和积怨就会变成危害襄阳城防的罅隙。

如今，襄阳在重围之下，唐永坚为儿子提亲。唐忠杰哪里配得上裴元青？但是，他别无其他选择。他若是阻止这门婚事，他与唐永坚，与原鄂州都统司官兵之间的罅隙就会更深。所以，吕文焕决定顺水推舟。

古来不是有和亲一说吗？裴元青嫁给唐忠杰，就是襄阳城内的一次和亲。事后证明，此举感动了唐家，也感动了原鄂州都统司官兵。只是到了夜深人静，吕文焕常常扪心自问，他会不会将一个民女推入苦海？幸喜的是，唐家没有亏待裴元青。然而一场万山堡之战，唐忠杰降了鞑虏。

派兵值守唐府，既是看住唐忠杰，也是为了唐府安全。谁料想，徐麟、张喜等奸人企图开门献城。致使裴元青以六甲之身，力诛二贼，英勇殉国……

吕文焕将悲伤大潮吞咽下去后，对亲卫道："备马，速去神奇军营！"

此时天光大亮。节令已是初冬，满城清寒笼罩。来到神奇军军营，教场上一如既往，兵士们正在操练，杀声震天。

进入神奇军大帐，裴元海显然已经得知小妹的死讯，偌大一条壮汉正蹲在墙角号啕痛哭。吕文焕呆立一旁深感自责，从唐忠杰回襄阳的那一天起就加强了戒备，没想仍然给了徐麟等蟊贼可乘之机。

良久，裴元海抬起头见是吕文焕，霍然起立，用大手一抹满脸泪珠，道："小将不知恩公到来。神奇军全军在此，请恩公吩咐。"

吕文焕摇摇手道："下官此番前来并非军务……元海务必节哀。下官不该成全这桩婚事……"

裴元海哽咽道："小妹之死，恩公无须自责。"

吕文焕张了张嘴，说不出一个字来，唯有双泪长流。

裴元海见吕文焕泪流不止，擦干眼泪安慰道："恩公不必过度忧伤，舍妹是为襄阳而死，妈妈若地下得知，自会含笑九泉。"

裴元海如此一说，吕文焕更是心如锥痛。

这时有安抚司吏胥来报，说赵太尉、童太尉正在安抚司官厅等候。吕文焕抑制住满腹悲痛，对裴元海道："大战将不日爆发，神奇军为襄阳后援，望元海不负重托。"

"恩公放心，他日上阵，神奇军将以一当十。"

万山堡一战，神策军覆亡，吕文焕仍旧没有将神奇军摆在城上。对于裴元海，吕文焕是越来越倚重了，在襄阳城戾气最重的日子里，唯有裴元海镇定如常。四年来，裴元海始终不浮不躁，专心练兵。吕文焕决定将神奇军留作总预备队，以应付危急。接下来，吕文焕询问了神奇军的粮秣供给。在他看来，神奇军既是全军后援，必须吃饱穿暖。

"就是柴薪不够。"裴元海轻声道。

自从蒙军围城以后，安抚司对柴薪的控管越来越严。尽管如此，仍然日益紧缺。如果不是夏贵砍伐数千棵大树运入城内，襄阳早已断炊。

吕文焕听罢没有吭声。在柴薪供给上，他不能承诺什么，因为目前襄阳城内的柴薪比米盐还贵。临走前，吕文焕告诉裴元海，裴元青的遗体已经送回了唐府，正在收殓，准许裴元海三天丧假，祭奠英灵。

回到安抚司，赵真、童明俱在。黑杨呈上一份名单，说徐麟已经招供，附逆之人一共五十三名。吕文焕看完名单，全为原鄂州都统司的将领，牛富、张汉英赫然在列。

若按这个名单拘捕，神虎军、神翼军将陷于瘫痪。可是若不拘捕，一旦生变，恐将危及城防。一张薄纸重似千钧，吕文焕手在颤抖。

赵真见状建议道："小将以为，最稳妥的是先拘押起来细细甄别。"

童明也认为大敌当前，应小心谨慎："徐麟的供述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吕文焕沉思片刻，手录一份名单交给黑杨道："速速赶赴樊城，密令武荣拘拿以上人等！"

黑杨领命而去。

与此同时，对神翼军的抓捕也迅即展开。

黑杨走后不到一个时辰，武荣风风火火来安抚司了。人没有进门，声音便传进官厅，且震得四壁嗡嗡作响："仅凭徐麟那厮一句口供，就要砍下神虎军十八颗人头么？"

黑杨紧跟着进来禀报："武太尉不允许拘拿牛富、张汉英等人。"

吕文焕看了看黑杨，又看了看武荣问："为什么？"

武荣铮铮道："小将与牛富、张汉英等将领在樊城共事六年，深知他们绝非奸邪之辈！"

吕文焕沉着脸道："牛富、张汉英等人附逆，证据确凿。"

武荣毫不退让："徐麟原本就是奸诈之徒，他的话也能信么？"

吕文焕迟疑一下，仍道："当此之际，应以樊城的安危为重。"

武荣涨红着脸道："安抚若是信不过我武荣，请将武荣也一起拿了！"

"你——你为何要如此袒护牛富、张汉英等？"吕文焕皱起眉峰。

武荣迎着吕文焕的目光道："不是我袒护牛富、张汉英等神虎军将领，是安抚被仇恨蒙住了眼睛。裴元青殉国，自家也肝肠寸断，但我们切切不可因为愤怒而中了徐麟那厮的奸计。"

吕文焕沉吟一会儿，道："本司可以暂时放过牛富和张汉英，但你

武荣得领命勘问。”

武荣也摇头拒绝了：“我武荣不会勘问，勘问意味着已被猜疑。大战在即，为将者获知官长正在猜疑自己，岂能安心守城？再说了，牛富、张汉英是本军副统制，多年来与武荣同声共气，肝胆相照。我有什么理由勘问他们？安抚不收回成命，武荣难回樊城。”

吕文焕终于冷静下来，他心底承认对徐麟提供的那份名单太过轻信，处置也太过草率。

武荣走后，吕文焕指示黑杨重审徐麟。重刑之下，徐麟这才承认，他所供述的五十三人附逆，纯属子虚乌有，其目的是为搅浑局势，让襄阳自乱。

三日后，徐麟、王祀等二十一名叛贼被斩首。吕文焕吩咐，将二十一颗叛贼的首级分别悬挂于四门城楼。

第十六章　二张入援

邓寨距离谷城八十余里，这儿属武当山脉，人烟稀少，森林茂密。刘盛聪率领工匠抵达邓寨后，立即砍伐树木，打造船只。粉河是一条季节性小河，春夏水涨，秋冬时节便只剩下一泓细流。所造的水哨马船不大，每船仅能载重五千余斤。至次年四月，打造出水哨马船百余艘。

这支义军的大统领名叫张顺，小统领名叫张贵。二张均为长寿县人，自幼习武，熟识水性。蒙军蹂躏京西南路，张顺、张贵结寨自保。吕文德主政京湖后，将二张收编，驻守穴口镇。穴口镇距郢州较远，距襄阳更远，张顺、张贵十分渴望上阵杀敌，如今见京湖制司招募义军首领，踊跃应试。李庭芝早年即闻二张之名，亲自召见，予以抚慰。三千义军多是郢州人，素知二张之勇，对张氏兄弟十分敬服。

咸淳七年四月底，张顺、张贵率领三千义军来到邓寨。范天顺等人已完成了对义军招募，可返回本军。可他却致书范文虎，请求与义军一起入援襄阳，范文虎自然允准。进入五月，刘盛聪不断派人前往汉水观察水情。五月下旬，观察水情的房州吏员回来报告，说汉水春汛已至。汉水春汛虽至，粉河却仍然处于枯水季节。张顺、张贵只得率领义军将水哨马船拖往粉河下游。两日后，抵达高头港，水面渐宽渐阔。高头港

距谷城不过十来里路程，为提防蒙军哨探，张顺命令全军偃旗息鼓，衔枚而卧。

入夜，全军登船。为保证物资运抵襄阳，张顺将战船三艘一连，中间一船装载货物，两边战船运载兵士。临行前，张顺晓谕全军："此去驰援襄阳，生死难料，有愿留者，我不勉强。"

三千勇士齐声应答："我等愿意跟随统领杀往襄阳，虽死不辞！"

刘盛聪与张顺、张贵作别，张顺吩咐他打头，张贵殿后，范天顺居中。为了彼此照应，所有战船悬挂红灯。

进入汉水，波涛汹涌，船行似箭。谷城距襄阳一百五十余里，如果是平常日子，天亮前即可抵达。现在是战时，刘整亲率水师占据着磨洪滩。哨探查明，蒙军用三道铁链锁住了水道。张顺所在的第一船不仅置有弓弩，还备下了火炉、铁砧和大锤。

将近卯时，战船秘密抵近蒙军水寨。张顺一声令下，义军射出一排火箭，驻泊在水寨之外的蒙军哨船顿时起火燃烧。前方即第一道横江铁链，张顺指挥兵士将铁链置于火炉之上，拉动风箱，待铁链烧红，再挥动大锤，将其砸断。

刘整麾下的水师反应迅速，大小战船很快扬帆迎战。从数量上看，蒙军水师占据绝对优势。而此时，义军才斩断第一道铁链。

蒙军很快发现了义军的企图，立即调整攻击重点。十数艘蒙军战船逼向第二道铁链。箭如飞蝗，不少义军士兵中箭栽入水中。居中的范天顺见前队危急，赶紧命令兵士用弓箭支援。纷飞的箭枝满江呼啸，蒙军攻势暂时减弱。

张顺命兵士围护火炉，以熔铁链，自己亲手扯动风箱。就在这时，一支利箭射中张顺的臂膊。他看都没看，依然鼓风吹火，第二道铁链被熔毁砸断。

然而，义军毕竟实力单薄，大批蒙军战船在刘整的指挥下开始全线围堵。汛期已至，水流湍急，义军前方战船遇堵，后方战船挤压过来，宽阔的江面上，只见挂有红灯的战船拥作一团。对于水战而言，这是最为不利的局面。刘整见状，传令刘垣，命令蒙军停止施放弓箭，将战船

靠上前去，与义军短兵相接。

一时间，大批蒙军战船直逼过来，尽管范天顺和张贵奋力劲射，但蒙军战船仍然越逼越近。蒙军战船高大，数量远超义军，如果短兵相交，处于劣势的义军将会更为不利。

眼下的关键是，必须尽快冲破第三道铁链。刘垣也清楚第三道铁链的重要，命令千户崔松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义军。崔松冷静地观察了一下战场形势，指挥战船冒着箭雨直奔义军第一船。在他看来，只要夺取了火炉，义军面对铁链就会束手无策。张顺明白对方的用意，果断命令战船调头迎战崔松。渐渐地，两船近了。张顺折断臂膊上的箭支，操起双刀，兵士们也纷纷拿起刀枪。

两船还相距丈余，张顺怒吼一声，跃上蒙军战船，双刀齐下，数名蒙军被砍翻船头。崔松一见也不搭话，舞动手中铜锤，直奔张顺而来。

崔松为刘整手下第一悍将，两柄金瓜铜锤挥舞得如风车一般，眨眼间两人便相斗了七八回合。

张顺一夜未眠，又鏖战多时，加之臂膊中箭，七八个回合后便渐处下风。他清楚不可能打败对手，但必须与对手缠斗。只有缠住对手，陷入险境的义军才能转危为安。

崔松哪里知道，张顺不仅在第一船置备了火炉、炽炭和铁砧，在第二船、第三船也都有置备。只不过，第二船和第三船的铁砧、炽炭与火炉做了掩护。当张顺率领第一船迎向崔松时，第二船和第三船立即向铁链靠去。

当崔松发现上当时已经迟了，大批义军战船闯过了第三道铁链正驶向下游。崔松怪叫一声，抡起铜锤直劈张顺。张顺双臂一麻，躲避不及，肩中一锤，跌入激流。

巳时时分，义军战船抵达襄阳。吕文焕已经得到王达的飞报，说上流驶来无数战船，正在磨洪滩与鞑虏水师激战。那会儿天色微明，吕文焕闻讯既惊且喜，直觉告诉他，这是一支援军。

吕文焕吩咐来人，要王达速派战船接应。

来人说，王统制已亲自率领战船赶往磨洪滩了。

吕文焕匆匆来到西北角，站在城头眺望。天亮了，义军船队驶近襄阳，吕文焕走下城楼，来到江边。战船陆续靠岸，经过清点，计有八十七艘，其中货船二十八艘。兵士多有箭伤，一个个面色凝重。

“谁是首领？”吕文焕询问士兵。

一位青年将领来到吕文焕面前，叫了一声“六叔”。几年不见，吕文焕差点认不出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你是……天顺。”

“是我，六叔。”范天顺恭恭敬敬地回答。

“你怎么来了？”吕文焕惊问道。

“我的事待会儿细细回禀，侄儿领六叔去见统领。”

范天顺告诉吕文焕，此次驰援襄阳是一支义军，计三千人，大统领名张顺，小统领叫张贵。

张顺、张贵纵横江湖二十余年，吕文焕也有耳闻。听说是张顺、张贵来援，吕文焕大为振奋。可问遍义军，均不见大小统领的身影。

正寻觅间，倏地听得一声长啸：“兄长——”

顿时天空一暗，波涛无声。众人寻声望去，只见一尊铁塔似的汉子伫立在汉水边，喊声凄厉：“兄长你在哪儿——”

“此人便是小统领张贵。”范天顺低声对吕文焕道。

吕文焕快步走到张贵身旁，叫了一声张统领！张贵回过头，一张黧黑的脸盘满是泪水。

“我是吕文焕，”吕文焕自我介绍道，“襄阳十万军民，感荷两位统领及义军将士！”

“兄长……殁啦！”张贵一任泪水长流。

吕文焕一时无语，良久才对张贵道：“小统领万望节哀，当职一定

竭尽全力，搜寻大统领的遗体。”

三日后，张顺的遗体浮现在襄阳城下，吕文焕率领全城军民以礼安葬，并立庙祭祀，这是后话。

此次张顺、张贵率军入援襄阳，损失将士七百余人、战船十余艘，其中货船五艘。运抵襄阳食盐一万五千斤，布三千匹，钱六百万贯。吕文焕苦笑着对赵真道：“襄阳百货俱缺，唯独不缺钱。”

蒙军帅营对二张顺利入援襄阳相当恼火，战斗刚一结束史天泽便赶到了磨洪滩，在刘整的军帐内询问战事经过。刘整禀报时心底忐忑，未能全歼入援宋军他深感颜面无光。

史天泽近来很是忧烦。进入至元八年，汗廷屡屡来书，催促破城。前几日，大汗派出贴身侍从忽都与哈答前来襄阳，名为劳军，实为督厉。可襄阳围困五载，依然斗志甚坚。先是诱降遭拒，继而徐麟等人前来投拜被枭首城楼。在史天泽看来，徐麟开门献城失败，证明襄阳城内依然保持着极高的警惕。现在，又有一支数千人的船队穿越蒙军水寨，驶入襄阳送去给养，无疑将使襄阳城内士气更旺。还有，对刘整如何问责也颇费脑筋。刘整为大汗器重，又是汉军都元帅，处置重了显然不行。可是如若不予以斥责，刘整与阿术一样无视河南军前行省，他这个中书平章事将治事更难。

待刘整禀报完毕，史天泽叮嘱道：“刘元帅驻守汉水上流，干系重大。此事只可有一，不能又能二。”

刘整连连点头：“下官将严加整饬，多派战船，日夜巡逻。”

史天泽等了一会儿又道：“至于刘元帅今日之误，当职将如实上奏，等候大汗裁夺。不过，元帅有斩杀敌酋之功，自会将功抵过。”

忽必烈接到史天泽的奏报后沉默很久。十多万大军围困一座弹丸小城竟五年不克，朝中反对“混一江南”的声音再度泛起，他觉得很是堵心。进入至元八年，因为心气不顺，忽必烈经常脸色阴沉，性情焦躁。

“叫阿合马来。”一日，忽必烈停止踱步，吩咐忽都。

约莫半个时辰后，阿合马一溜小跑来到汗帐。

“大汗召见微臣，有何旨意？”阿合马见忽必烈在帐内踱来踱去，擦拭着额头汗水，轻声问。

“朕决意再增加百万税课，你以为如何？”忽必烈停住脚步，定定地看着阿合马。

阿合马脑袋“嗡”地一响。近几年修建大都和攻取襄阳，税课已是一涨再涨。若是再增加百万税课，该如何筹措？但他很快回过神来，毫不犹豫地应道：“微臣谨遵大汗旨意。”

忽必烈似乎不太放心，又问：“阿合马，新增百万税课，出自何处？”

阿合马略一思索，款款道：“至于税课出自何处，大汗不必操心。只要是大汗所需，微臣都会满足。”

见阿合马满口应承，忽必烈焦躁的心稍稍平复，又叮嘱道：“增税是为国用，用法切莫苛峻。”

“不会，不会，大汗爱民的圣旨，微臣一直刻在心里呢！”阿合马嘴上如是说，心底却道，不用些残酷手段，哪里增得了银子？

既然阿合马答应再增百万国赋，忽必烈有了底气。次日，他将蒙汉大臣召入汗帐议事，提出将位于涿州的侍卫炮军调往襄阳。当年木华黎伐金，攻城拔寨屡屡遇阻，于是遍访炮手。冀州人贾塔剌浑曾为金军炮兵头目，金廷南迁，贾塔剌浑逃归在家，木华黎不惜重金聘其为炮军总管。木华黎死后，贾塔剌浑归于拖雷麾下。破利州三关，横扫川蜀，贾塔剌浑功不可没。贾塔剌浑死后，炮军总管由其弟贾六十八承袭。忽必烈即位后，炮军直接归枢密院管辖。侍卫炮军有各式炮车三百多架，炮手及造炮工匠两万余人。

将侍卫炮军调往襄阳，可见大汗对于攻取襄阳的意志坚定。就在大臣们纷纷议论时，忽必烈又宣布汗廷设立尚书省：“中书省总揽一国政务，过于繁杂，朕决意效仿汉制，设尚书省以分事权……”

围绕炮军的议论戛然而止，大臣们齐刷刷地看着忽必烈。对于尚书省，人们并不陌生，金国不设中书、门下二省，只设尚书省；宋设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

“裁撤制国用使司，设立税课提举司，与漕运使司、盐运使司、粮运使司、采金铁冶提举司一起归属尚书省管辖，阿合马专任尚书省平章政事……”

闻言，汗帐里“嗡”地一声，议论骤起。

忽必烈突然提高声音：“如今襄阳战事正紧，军资耗费巨万，朕殊为忧虑。阿合马主管财用以来，开源节流，呕心沥血，致使国家用度不缺。今日专委阿合马治理财赋，事权归一，以供平宋之需！”

因为忽必烈神情严峻和语气不容置疑，议论声又骤然止息。但是，朝廷大臣们的沉默并不等于对阿合马及尚书省的认同。相反，随着尚书省的设置与阿合马的专任，在开平上空，乌云翻卷，雷电隐隐。很快，风暴来了。

益都路判官崔应龙因不满追增盐课，被山东税课提举使札马剌丁收监入狱，拷打致死。吏员王著星夜赶到大都，向右丞相安童哭诉札马剌丁的暴行：“益都路虽有八州二十余县，可山东久历兵燹，加之李璮之乱，人口锐减，八州二十余县，人户不足十万。这几年税赋逐年上涨。至元初年，丁税、地税二十万石。去年增至七十余万石，翻了三倍还多。今年还要追增丁、地两税十万石。总管石麟有病在家，崔判官找札马剌丁论理，不想被札马剌丁扣押。当石总管扶病赶到课税提举司时，崔判官他……他……已经死啦！丞相有所不知，小的得见崔判官的遗体，四肢尽折，浑身瘀青，七窍流血，惨不忍睹啊！……”

安童为人平和，处事顾全大局，可这一次动了怒气。一个小小税课提举使居然擅杀朝廷命官，这还了得？！王著还没讲完，安童已是面色铁青。他安顿好王著，决定入宫觐见忽必烈。

自尚书省设立以来，各地官吏屡遭税课司的欺凌，辱骂殴打之事层出不穷。因课税司隶属尚书省，中书省鞭长莫及。加之阿合马深受大汗恩宠，官员们只得忍气吞声。这一次，安童无法再忍了，他要弹劾阿合马，为国除害！

走了一程，安童忽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崔应龙曾任过燕王府侍卫，他决计先去禀告真金。真金正在进晚膳，听说崔应龙为札马剌丁私刑虐死，不由得浑身一震，手中银箸失落在地。

“王著在哪？”待安童讲完，真金问道。

“臣已安顿住下了。”安童回禀。

“阿合马若是得知王著来到大都，必定派人追杀，丞相要好生看护。”真金叮嘱道。

“大王放心，臣明日即命人送往辽东。”

辽东有安童承袭的封地，真金放心地点了点头，又咬牙切齿道：“似阿合马这等国蠹，人人得而诛之！”

“微臣决计面见大汗，弹劾阿合马！”安童道。

真金想了想，摇摇头道：“丞相此举，只怕是打狗不成，反被狗咬。”

闻言，安童惊问道：“大王何出此言？”

“父汗如此倚重阿合马，殴死一个崔应龙，扳得倒么？”顿了顿，真金又道，“到时阿合马谗言父汗，于丞相不利。”

安童双目炯炯道：“事关朝廷纲纪，下官若不能言，还要这个丞相做什么？！”

真金见安童心意已定，便不再说了。

安童对阿合马的弹劾，不仅没有引来忽必烈的重视，反而给他带来了烦躁。待安童说完，忽必烈道：“崔应龙之死，朕已知晓。札马剌丁有错，不该失手致人死亡。朕已降诏，札马剌丁贬官三秩，余者勒停。”

安童见忽必烈对崔应龙惨死一案处置得如此轻率，谏诤道：“札马剌丁无视王法，私设刑狱，殴死朝廷命官，应按律处置。否则，人心难平！”

忽必烈皱起眉头道：“不错，崔应龙是朝廷命官，可朝廷命官也得心系朝廷！”

安童怔了怔，继续道：“崔应龙在益都五年恪尽职守，朝野有目共睹……”

忽必烈截住安童的话头道：“追增税赋乃国家大政，崔应龙说三道四，蛊惑人心，眼里有王法么？”

面对忽必烈咄咄逼人的目光，以往安童可以保持沉默，但今天竟一改往日的平和，变得激愤起来：“陛下，崔应龙即便有错，也错不至死。札马剌丁凭什么敢向一位朝廷三品命官动刑？倚仗的是阿合马。自尚书省设立以来，阿合马培植党羽，任用亲信，以课税为名横行不法，中饱私囊……”

“够啦！”忽必烈怒叫一声，“想不到你安童的心胸竟也如此狭窄！”

“并非微臣心地狭窄，”安童豁出去了，“是陛下任人不贤！”

“你？！”忽必烈正要怒斥安童，察必不失时机地捧着一盅茶进来，轻轻搁在忽必烈案头，临走前对安童使了使眼色。

安童明白皇后的心意，但话到喉头已管控不住：“阿合马貌似恭顺，其实心机极深。陛下今日为阿合马的巧言所惑，他日必将后悔！”说完，大步走出汗帐。

“传商挺觐见！”忽必烈气得将察必送来的茶水掀翻在地，命令铁哥道。

不多时，商挺迈着碎步进来。不待行礼，忽必烈大声吩咐：“拟旨，罢免安童右丞相一职。”

闻言，商挺吓了一大跳：“陛下，安童丞相为人谦和，任事勤谨，朝野内外有口皆碑，陛下何故罢黜？”

忽必烈板着脸问：“他斥责朕，还不够么？”

斥责大汗？也就是说向来谦和有加的安童丞相顶撞了大汗，而且顶撞得不轻。商挺拿起一支关东紫毫，仍然不肯落笔，道：“丞相于陛下，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来斥责一说？”

忽必烈烦躁起来，怒道：“朕任用阿合马，安童说朕用人不贤，他

日必悔！”

商挺将笔搁下，道：“既如此，容臣直禀。大汗为足国用，专设尚书省，宠任阿合马，臣也不敢苟同。”

忽必烈倏地睁大眼睛。

“益都判官崔应龙之死即是明证。”商挺从容道，“益都丁、地二税，未足十年已翻了三倍。民众苦不堪言，官吏怨声载道。札马剌丁之流倚仗阿合马掠人财物，鬻人儿女，无恶不作！安童丞相所言，句句属实……”

“如此说来，你不肯为朕拟诏？”忽必烈黑着脸问。

“非是臣不肯，而是不能！”商挺说完，不等忽必烈发话，自个儿缓缓退出汗帐。

安童与商挺，一个直言逆鳞，一个漠视君威，忽必烈气恼万分，整整一天茶饭不思，就连皇后察必也被拒之帐外。

然而，崔应龙冤死一事仍在发酵。朝中一些大臣如赵璧、许衡等纷纷上书，矛头直指阿合马，就连左丞相伯颜也加入了弹劾阿合马的行列。几天后，忽必烈的御案上对阿合马的弹劾奏便堆了厚厚一沓。真金则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他对阿合马的态度。

一日，真金骑射回府，与阿合马相遇于道，便将其召至身前问：“札马剌丁殴死崔应龙，如何优恤？”

“这个……”阿合马一时未明其意。

“无辜致人死命，难道竟无半分优抚？”真金挥起长弓，“啪”一声击中阿合马面颊，怒道。

“小的……小的这就……这就吩咐人去办……”阿合马虽说官至尚书省平章政事，又有忽必烈的恩宠，但在真金面前依然是奴仆，不敢有丝毫不敬。

真金挥弓又是一击：“狗奴才！什么时候当起主子来了？本王要你亲自去办！还要到崔家致奠！”

阿合马捂着脸颊，连连点头："是是是，小的谨遵大王口谕。"

人们见威风八面的阿合马被真金当众责罚，无不人心大快，纷纷聚拢过来，街道为之阻绝。

"抚恤多少？"真金又问阿合马。

阿合马哀哀地仰起头回道："一百金可否？"

"一百金？一条人命仅值一百金？五百金！且不能动用公库，否则国宪无情！"真金声色俱厉说完，策马而去。

阿合马摸着脸颊上的伤痕，气得七窍生烟，却又无可奈何。主子打骂奴仆，在蒙古属于家常便饭。现在的情形是，阿合马属朝廷重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大都通衢受到责打，实在百般委屈。

过了两日，阿合马求见忽必烈。进入汗帐，忽必烈见阿合马手捧一个黑漆盘子，盘子里满是珍珠，珍珠上放着一块红绸和一把小刀，便十分诧异，问道："阿合马，你这是何意？"

阿合马道："臣初来陛下身边时，陛下还是藩王，阿合马的胡须就像这只漆盘一样黑，三十多年来，阿合马效力陛下，胡须已像珍珠一样白了。可如今朝中一些大臣却想用刀子，将阿合马的胡须变得像这块绸缎一样红！"

听了这话，忽必烈绷起脸没有吭声。

"臣奉命为大汗理财，一再遭到攻讦，连带大汗的英名也受到挫辱，臣实在惭愧万分……"

忽必烈突然道："你不要说了，朕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些不根之言卿不必在意，朕自会还你一个公道。"

见忽必烈如此说，阿合马高兴起来："大汗如此错爱，阿合马当竭尽全力，让国库充盈，使陛下无忧。"

这时，忽必烈发现阿合马脸颊乌青，且有肿胀，便奇怪地问道："阿合马，你的脸怎么啦？"

阿合马不敢说是被真金责打，支支吾吾道："臣的脸是被大王……大王的马蹄……所踢……"

"被真金的马蹄所踢？"忽必烈将信将疑。

"是的。"阿合马恭立着回答。

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颁布诏令，改大蒙古国为大元朝，对群臣道："近日刘秉忠为朕连卜两卦，一卦为乾，一卦为坤。乾为天，坤为地。汉人云，'《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汉人又云，'积日为月，积月为时，积时为岁，千五百三十七岁为一统，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元，始也，大也，善也，本也。朕决意立国号为大元，顺天承命，光耀万世！"

接下来为两位嫡皇子举行了王爵册封大典。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京兆；那木罕为北平王，出镇漠北。安童出任岭北行省丞相，前往北疆辅佐那木罕；商挺出任安西王府王相，随忙哥剌前往长安。免除伯颜左丞相之职，降为枢密副使。

随着安童、伯颜、廉希宪、姚枢、商挺、赵璧等一批中书大臣的降职和外任，中书省的规模与权力大为削减，而新近设立的尚书省则势力大增。对于这一状况，有人叹息，有人高兴，更多的则是暗暗忧戚。

对河南军前行省，此次也一并进行了调整：史天泽由平章政事升为了平章军国重事；枢密副使忽剌出调任河南军前行省平章政事；阿术升任河南军前行省同平章政事兼蒙古军都元帅；阿里海牙由同签行省事升任河南军前行省参知政事兼汉军都元帅；刘整升任参知行省事兼汉军都元帅。

在位于岘首山的河南军前行省官厅内，近侍宣读完人事调整的诏令，然后商议下一步军事行动。由于每个人的官职都发生了变化，一时间没人吱声。

史天泽心情最为愉悦。由平章政事升为了平章军国重事，那是汗廷对自己的无比器重。然而在他心底，却暗生出片片疑云。大汗为什么委派资历平平、年纪轻轻的忽剌出来到襄阳前线呢？忽剌出的真实身份究竟是河南军前行省的平章政事，还是大汗的耳朵和眼睛？

见史天泽沉默不言，忽剌出问道："史平章，襄阳已被围五年，靡费钱粮无算，难道还要继续围下去吗？"

史天泽尽管思绪纷飞，神色却一如既往的平静，缓缓道："长围之策为大汗亲手制定，平章莫非有了新的令旨？"

史天泽抬出了忽必烈，让忽剌出噎住了。过了一会儿，他和缓一下口吻道："下官岂敢更改大汗旨意，下官的意思是围而不攻，终究不是办法。"

阿术早就有强攻襄阳的念头，只因在他之上有河南军前行省。这次升任了河南军前行省平章政事，进入了核心决策层，郁愤的心情大为缓解。待忽剌出说完，他紧接着道："南兵士气已堕，如若继续围困，我军必生疲惫。"

忽剌出附和道："阿术元帅说得是，炮军一到，可发兵攻打襄阳。"

史天泽见忽剌出与阿术均主张转守为攻，便将目光投向阿里海牙："参政意下如何？"

阿里海牙虽然升为了行省参知政事并兼任汉军都元帅，由于不是蒙古人，在这种场合一般保持低调，微笑着答道："下官以为，两位平章所言均有道理。夺取襄阳，当以围为辅，以攻为上。"

此时，最为窝心的是刘整。忽然间多出了一位汉军都元帅，使他骤然感到心灰意冷。

"刘元帅呢？"史天泽感觉到了刘整的沉郁，和蔼地问道。

刘整强打起精神回道："攻打襄阳，下官赞同。"

既然一致决定强攻襄阳，接下来商议攻打何处。襄阳有三处要枢，依序为安阳滩、樊城和襄阳。是先打襄阳，还是先打樊城，抑或先打安阳滩，众人各执一词。

忽剌出认为应该先取襄阳，理由是三地之中襄阳最重，先取襄阳犹如龙蛇斩首，一旦龙蛇无首其他两地将不攻自破。

阿术则认为应该先取樊城。阿术打过襄阳，几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

新，理由是樊城比襄阳小，所屯兵马不多，即便樊城兵精将勇，也架不住日夜猛攻。拿下樊城，安阳滩与襄阳便各自孤立，易于分别击破。阿里海牙附议阿术，也认为先攻樊城，胜于先攻襄阳。

史天泽认为无论是先打襄阳还是先打樊城，各有利弊。若先取襄阳，城高池深，势必急切难下；若先取樊城，上游有安阳滩，一水之隔有襄阳，两地断不会袖手旁观。于是将目光转向刘整问道："刘元帅素有韬略，且熟悉襄汉，以为应先打何处？"

前次放走义军汗廷没有追究，刘整对史天泽深怀感激，见史天泽问计，他收起心头不快，认真答道："是先取襄阳还是先取樊城，两位平章都有道理。只不过下官以为，襄阳与樊城，都可以暂时不取。"

"刘元帅的意思……莫非是先取安阳滩？"史天泽诧异道。

"正是。安阳滩的水师虽然强悍，毕竟孤悬在樊城与襄阳之外。再说安阳滩位于樊城上流，若南兵从樊城增援，易于阻击。末将以为三地相较，安阳滩易取。"刘整说完，帅营里很长时间没人吱声，他又自嘲似的一笑道，"刘整武人，读书不多，更遑论才略。适才所言，有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元帅教正。"

最终，众人接受了刘整的建议，将安阳滩选为首攻目标。因为攻下了安阳滩，可以大大压缩襄阳宋军的生存空间。

就在此时，宋军也在酝酿是否放弃安阳滩。

事情是这样的，张顺、张贵虽然历经千难万险为襄阳送来了食盐、钱币和布匹，但并未缓解柴火的稀缺。甚至可以说，对于襄阳而言，眼下柴火比钱币、食盐更显急迫。

首先，军民饮用生水，导致痢疾蔓延。安抚司原先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储备应对痢疾的药草不多，如今城内大小药店有关痢疾的药材已收购一空，就连所能寻到的辣蓼、刺米菜、穿心莲、马鞭草等防治痢疾的草药也采摘殆尽。据统计，死于恶痢者已达数百人之多，其中半数为守城将士。

柴火不足，人们便纷纷打起了房屋的主意。先拆除门板，再拆板壁，继而拆卸梁柱、檩条。房子拆了，无处容身，日晒雨淋，同样百病

滋生。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兵士为了获得柴火，偷拆或者强拆民房。尽管安抚司布告市民，对偷拆或强拆民居者施以严惩，此风仍然愈演愈烈。

张贵入援襄阳，带来了令吕文焕及襄阳守军震惊的消息，那便是吕文德的病逝。神勇军为吕文德一手缔造，三十多年过去，人员更换了几轮，但对吕文德的景仰与忠诚并未改变。吕文德的去世，使吕文焕、赵真、王达、武荣等神勇军将士惆惶更甚。这无疑降低了神勇军的战力，也加剧了襄阳城内的无序。

张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将息了一段日子后，向吕文焕提出："有米无炊，同样事大。张贵愿意再杀回房县，为襄阳运来一批薪柴，以解燃眉之急。"

若是能为襄阳运进一批木柴当然求之不得，可是，张贵如何出得了襄阳？襄阳下游河道元军把守极严，河中尽是暗桩与竹缆，此外还有无数战船日夜巡逻。

"这个无妨。"张贵将水哨马船加于改造，士兵置于战船两端，中部船舱抽去底板，成为无底船，"若虏人来夺船，尽没水中。"

见状，吕文焕不得不钦佩张贵精于水战，足智多谋。

七月初，张贵率领两千余名义军将士乘夜色从襄阳突围。义军一边行进一边派人潜入水下锯断暗桩，割开竹缆，直到行至鹿门山才被元军发觉，接下来元军水师倾巢而出，疯狂围堵。

义军人少，且战且行，往往三四艘元军战船围住一艘义军船只。元军士兵争先恐后跃向义军战船，因为义军战船中部船舱无底，跃向义军战船的元军又纷纷坠入江中。次日天明，满江漂浮死尸多是元军兵士。

至龙尾洲，元军严阵以待。此时义军死伤过半，张贵浑身也被创数十处。一番激战，义军全军覆没，张贵为元军所擒。

元军主将问："南兵头目，事已至此，还不快快跪下请降！"

张贵挺身大叫道："笑话！我张贵只跪天跪地跪父母！闲话少说，快杀快杀！"

元军斫下张贵的头颅，派人送入襄阳，吕文焕脸色惨白，半晌无语。

吕文焕清楚，张贵第二次入援襄阳将凶多吉少，但在心底仍然暗怀着一线希望，随着张贵殉难，希望之光完全熄灭。

秋天将逝，接下来是漫长的冬季。冬季要取暖，对柴火的需求量更大。可此时，襄阳民居已被拆毁得百孔千疮，越来越多的人无处栖身。咸淳七年秋天的雨水格外多，安抚司不得不出动兵丁安置那些因拆毁房屋而无处安身的人们，就连官厅也经常挤满避雨的难民。长此以往显然不是办法。再说，拆屋取柴也不是久长之计。房屋拆完后怎么办？吕文焕为此愁白了头发。

大哥与王登病逝，张顺与张贵战殁，很长时间吕文焕魂不守舍，经常坐在公案前发呆。对他来说，治疗心头创痛的最佳办法是在城上巡逻。长达二千二百二十一丈的城头，吕文焕每天巡逻两趟。

如果是夜半回府，唐令仪总是在桌边等候。随着围城日久，吕文焕也跟所有的官吏一样，各项用度一减再减。身为襄阳最高官长的他已辞退了一应仆人，烧水、做饭、洗衣等所有家务均由唐令仪自己打理。

唐永坚的变节和唐忠杰的死对唐令仪的打击可谓锥心挫骨。从表面上看，唐令仪变化不大，依旧神情优雅，仪态万方，但在她心里，终日流血不止。几乎整宿圆睁凤眼，直到天明。饭量也远不如从前，身子骨日益消瘦，而且自此不碰琵琶。没有琵琶声的海棠园，沉寂得令人窒息。

为节省粮食，吕文焕规定守城将士每日一升粗粮，官吏、市民减半。吕文焕每日的供给与官民一样，可像他这种年轻壮汉，半升粗粮哪里填得饱肚子？

今日依然是粥。吕文焕呼呼啦啦几口就将一碗稀粥喝了个干干净净，像三岁小孩一样咂着嘴巴道："香，真是香。"

唐令仪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吕文焕喝粥，待他喝完，遂将自己碗中的稀粥拨一半给吕文焕。

"娘子你……"

“奴家不饿。”

“这……这怎么能行？”吕文焕清楚，唐令仪说不饿是托词，欲将碗中的稀粥拨回给娘子。

唐令仪抬手制止了，微微一笑道：“夫君可以没有娘子，但襄阳不能没有夫君。”

闻言，吕文焕的眼眶顿时湿了。

入夜，唐令仪轻轻抚着吕文焕的胸脯道：“有句话，奴家不知当不当问。”

“什么话？”吕文焕看着唐令仪。

“襄阳到底还能坚守多久？”

吕文焕心中咯噔一响。他也经常自问襄阳未来如何？外援难至，凭城内之力无法解围，陷落只是时日问题……

“奴家的意思是，如果襄阳不守，夫君一定要提前告诉奴家。”

“为……为什么？”

“不为什么。”过了好一阵子，唐令仪才低声道，“奴家虽是女流，亦懂得大义。”

吕文焕明白唐令仪的心思，一股热血涌遍全身，展开双臂将她紧紧拥入怀中。

唐令仪忽然叹息一声：“奴家知晓，城内柴火将尽。柴火一尽，城就不保了！”

“不会！”吕文焕断然道，“襄阳不会断柴！”

第十七章　沥血汉水

襄阳要获得薪柴，唯一的办法只有拆除安阳滩堡寨。安阳滩堡寨有

数万根巨木，若运抵襄阳以作炊用，至少可以让襄阳再坚持三年。

可凡事有利有弊。安阳滩的堡寨一拆，虏人的战船将直逼襄阳城下，位于汉水北岸的樊城便失去了策应。

对于吕文焕，这是两难选择：要薪柴还是要安阳滩。炊，一半为火，无火，哪来的炊？襄阳虽未断粮，但没有了薪柴，同样也会断炊。若全城断炊，不出三日，襄阳城防就会瓦解。可拆除了安阳滩堡寨，不仅樊城失去了屏障，官军战船也失去了水域，再无进退回旋之地。预感告诉吕文焕，下一步虏人肯定要攻夺浮桥，如此一来，樊城与襄阳的情形就会更加艰危。

权衡再三，吕文焕觉得还是先解燃眉之急，断炊毕竟在即，至于樊城之危，可容来日措置。

要拆除安阳滩堡寨，说来容易，实施起来并不简单。安阳滩分旱寨与水寨，占地数百亩，俨然一座小城。数万根巨木须得一根根拆除，既耗费时间也需要人力，吕文焕初步估算至少得要三天。另外，旱寨拆除，官军便失去了依凭。安阳滩地势平阔，若没有寨墙依托，情形有变，拿什么应对？至于水寨，比旱寨更为紧要。汉水至安阳滩突然收窄，水流也随之湍急，水寨占据了大半河道，元军战船不敢轻易靠近，宋军战船则依凭水寨掩护，自由出入。一旦水寨拆除，位于磨洪滩的元军战船必将长驱直下。

对于放弃安阳滩，武荣与王达坚决反对。

武荣身为樊城守将，需要安阳滩的策应。只要王达在安阳滩坚守，元军就不敢轻易攻打樊城。为此武荣一日三次过江，恳请吕文焕不要放弃安阳滩堡寨。但是，当吕文焕询问武荣如何解决薪柴时，武荣答不上来。

王达也反对从安阳滩回撤。这么多年来，王达率领襄阳水师驻守在安阳滩，多次挫败元军对安阳滩的觊觎与偷袭。在他看来，如若放弃了安阳滩，水师将再无用武之地。

吕文焕苦笑着对王达道："你只有区区万余人马，河里的漂浮之木都够你炊用。襄阳可有军民十万，一旦无薪，就会断顿。"

王达无言以对，因为他也拿不出办法来缓解襄阳的断炊之虞。

使吕文焕最终下定决心的是饥民哄拆昭明书院。

为取柴先拆的是民舍，民舍大致拆完后，人们便将目光盯上寺庙、道观及书院。十月的一天，黑杨急冲冲进来禀报，说昭明书院涌进数百人，一个个手执刀斧，值守书院的军士看护不住。

昭明书院建于南朝梁武帝时期，迄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近一百多年来，京西南路虽然战事频繁，但书院损毁不大。李曾伯帅京湖时，书院得以修缮，并改作州学。目今，尽管襄阳被围，仍有一百多名学子在昭明书院就读。

然而，当吕文焕赶到昭明书院时，饥饿难耐的襄阳市民已经将书院的梁柱、檩条、门扇等材木掠取一空，只剩下遍地瓦砾。

吕文焕清楚，当民众拆完书院、寺庙、道观，接下来将是公廨，他决定不再犹豫。

然而，吕文焕毕竟犹豫过了。正因为他的犹豫不决，错过了从安阳滩撤军的最佳时机。因为，元军正准备向安阳滩堡寨发动强攻。

这次攻打安阳滩，元军统帅部做了精心安排。命驻扎在邓城的隋世昌引兵五千抵近樊城，以牵制樊城守军；命驻扎在鹿门山的阿剌罕率本部人马替换张弘范，由张弘范率部攻击安阳滩堡寨；命驻守在白河口的张荣实和屯扎在淳河口的张弘纲出动战船做出进攻襄阳态势；命刘整率整个水师离开磨洪滩老巢，向安阳滩水寨逼近。

就在元军调兵遣将时，安阳滩的自拆工程已经展开。王达除留下两千人马及二十多艘战船监视元军外，将剩余人马分作两拨，日夜抢拆寨木。然而，第三天刚刚破晓，呜呜号角声即在安阳滩上流响起。

两天来，王达手不离刀，卧不解甲，值守在拆寨现场。号角一响，王达便霍地跳起，直觉告诉他虏人来了！

王达一边派人飞报安抚司，一边布置迎敌。少顷，又召来副统制吴信命令道："你留在水寨，尽可能多拆寨木。"王达望着河中寨墙，沉着脸道，"要守住襄阳，这恐怕是最后一点柴薪了！"

吴信当然清楚每一棵寨木对襄阳的重要，但他更清楚失去寨墙抗击鞑虏的艰难，便请命道："王统制是安阳滩主帅，应坐镇指挥，由小将率兵截敌！"

王达断然不会将截击元军的重任交给吴信，他不是对吴信放心不下，吴旺、吴信为孪生兄弟，因战乱频仍，兄弟二人拉起一支人马结寨自保，后被吕文德招抚。二十多年的征战，吴旺、吴信兄弟跟王达一样成了神勇军的主要将领。夜袭万山堡，吴旺殉国，一对孪生兄弟转眼阴阳两隔。如今大战在即，王达决定不让吴信涉险。

"你留在水寨，"王达吩咐道，"刘整那厮肯定要率水军来犯，控扼水道干系重大，断不可掉以轻心！"

吴信还要争辩，王达豹眼一瞪道："吴信听令，率战船控住河道，多备弓弩及火炮，不许放一艘虏人的战船进入安阳滩！"

旱寨拆除时，为应对不测，王达也有准备，即在四道堑壕外构筑了一道土墙。土墙虽然不高，但环绕整个水寨。两千将士据守在土墙内，除了备有大量弓弩，还有几十架炮车。

巳时刚过，大雾逐渐飘散，各自看清了对方的态势。集结在旷野中的元军至少有一万人，一半是步卒一半是骑兵。因为是攻坚，摆在阵前的是数千步卒。而宋军巍峨的大寨不见了，前方是一道半人高的土墙。

率领步卒进行首轮攻击的是元军千户刘国杰。鉴于宋军在水寨外围挖掘了四道堑壕，他命令每一名士兵都携带着木板和长梯。没有想到，宋军的堡寨不见了，几千宋军摆在了堑壕外。

刘国杰急忙派人禀告主帅张弘范。须臾，张弘范来到阵前。观察一阵，张弘范断定道："南兵已然弃守。"

"弃守？"刘国杰不解地问，"南兵放弃安阳滩了？"

"不是放弃，是拆除。"张弘范继续道，"堡寨为巨木打造，拆除堡寨定是运回襄阳，用作薪柴。"

刘国杰虽是粗人，但久历战阵，深知安阳滩堡寨对坚守襄阳的重要。如今，宋军拆除安阳滩堡寨以供襄阳炊用，可见襄阳已有断顿之

急。

“小将领兵先战，九帅引兵在后。”刘国杰对张弘范道，“区区一道土墙有何能耐？小将只需一个回合，定将南兵赶入河中喂鱼！”

张弘范虽然不像刘国杰那样自信满满，可他也认为宋军没有了寨墙的掩护，无论如何也难以抵挡元军的冲击，遂下令道：“迅速击溃当面之敌，断不能让南兵将寨木运入襄阳！”

然而，宋军的顽强和战事的激烈远远超出了刘国杰及张弘范的预料。

首先，宋军的炮车威力极大。宋军是轻型炮车，所发射的均为泥炮。攻打万山堡时，元军见识过泥炮的厉害。此外，床子弩与神臂弓也是极具威力的利器。尤其神臂弓，射程虽不如床子弩，但发射快，以两百五十步为距，床子弩只能发射三四次，神臂弓却能发射十来次。鉴于元军铠甲精良，王达将床子弩、神臂弓和普通弓箭作了梯次配置，元军进入三百步时发射床子弩，进入两百步时发射神臂弓，进入一百步时发射普通弓箭。王达在每个方位均布下了上百名神臂弓，外加几台床子弩。也就是说，元军在进入普通弓箭射程以内时，宋军可发出一千多根弩箭。况且，元军若只从一个方位进攻，其他方位的神臂弓还可以调度。有着如此密集的箭雨，即便元军持有盾牌，阵地前也很快摆满了尸体。

元军一连进攻了五个波次，均因箭雨太密和伤亡太大而不得不退回原地。刘国杰率领的一千多人马伤亡近半，就连他自己也身中三箭，虽然未中要害，但也是遍体血污，锐气大折。

战至中午时分，张弘范下令停止攻击。刘国杰一见张弘范，禁不住掩面大哭：“九帅……小将无能……”

张弘范命人将刘国杰扶下去将息，然后召来李恒、李庭商议。上午的战事，二人一直在远处观看，刘国杰的攻击一再受挫，他们也为之震撼。

待吃过午饭，张弘范命令李恒、李庭各率本部人马从两个方位向宋军发起攻击。同时，张弘范调来炮车，架设在阵地前沿。侍卫炮军刚刚抵达襄阳城外，炮军总帅贾六十八征尘未洗，也匆匆赶到安阳滩。

就在张弘范部署第二轮进攻时，远在二十里外的樊城气氛凝重。

昨晚夜半，吕文焕便已得知元军异动。探马报，位于襄阳下游的鞑虏战船悄悄溯江而上，屯扎在距襄阳不足五里的江心洲。江心洲遇水则淹，水退则显，如今正值初冬，江心洲已经显现。四年来，位于襄阳下游的元军一直屯扎于淳河口，从未逼近过江心洲。

一大早，吕文焕便过江来到樊城，他估计元军很可能在打樊城的主意。果然，武荣禀告，驻扎邓城的蒙军正在向樊城靠近。

“多少人？”吕文焕问道。

武荣回道：“人数不详。”

来到樊城北门，浓雾之中，传来马蹄声声，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切均是元军的虚张声势。当吕文焕收到王达的禀报时，已近午时。鞑虏进攻安阳滩，这还得了？安阳滩堡寨已经拆除大半，无遮无拦，拿什么御敌？武荣一听，当即就要领兵前往安阳滩。

吕文焕略一思索，摇手拒绝了。

武荣焦躁道：“没有了寨墙，王达能坚持多久？再不派兵救援，恐怕迟了！”

吕文焕问道：“虏人已在樊城外布下阵势，你如何去得了安阳滩？”

“杀过去！”武荣拔刀在手。

“我军短于野战。此去安阳滩七八里，我以步卒长途奔击，正好落入虏人的彀中。”吕文焕摇摇头说完，命黑杨急召童明来樊城。

很快，童明匆匆赶到樊城北门，一见面便问：“安抚有何吩咐？”

吕文焕吩咐道：“你亲率四艘车船，多备弓弩火炮，前往安阳滩水寨。抵达后，将车船泊于江中，若虏人的水师顺势而下，便以拍杆拦击。直到安阳滩的水师撤退完毕你再返回，到时我自会安排人马接应。”

童明领命而去。

武荣问："我军若不登岸，如何援救王达？"

"岸上已成胶着状态……"吕文焕心情沉重，缓缓道，"王达能不能全身而退，这要看他的造化……"

王达久经沙场，自然清楚眼下的处境，元军原本就是为夺取安阳滩而来，如今见寨墙已经拆毁，更是欲取之而后快。只是元军没有想到，宋军虽无寨墙依凭，仍能挫敌锋芒，午后的战事将会更加酷烈。

趁元军调动兵马时，王达也对兵力进行了重新布置。他料定吃过苦头的虏人午饭后将会改用骑兵攻击。骑兵与步卒相较，有利有弊。骑兵奔跑快于步卒，可使守军减少射次，但骑兵体积大，中箭的几率远高于步卒。王达传令弓弩手分出一半专射元军战马，令普通弓箭手准备刀枪。因为普通弓箭射程近，战马即使中箭，仍可奔跑一阵，若手中仅持有弓箭，必遭屠戮。再者，万一虏人的骑兵冒着箭矢突进了矮墙，不至于措手不及。王达还命人告诉吴信，酉时之前必须拆完寨木，即便没有拆完，也要迅速撤离。

刚刚布置完毕，元军攻击的号角响了。紧接着，元军炮车发射出第一轮炮石。贾六十八果真是一员合格的炮军总帅，炮击命中率很高，寒鸦一样飞来的石块落在矮墙前后，有几块甚至直接命中了矮墙。

宋军炮车没有还击，王达要把有限的炮丸用来对付元军的骑兵。

元军炮弹不断落在墙头，每落下一颗石弹矮墙便崩裂一块，虽然伤亡不大，但随着矮墙崩裂，宋军正在失去掩体。

元军骑兵开始冲击。李恒居左，李庭居右，两股骑兵宛如两股洪流，向宋军扑来。马蹄踏踏，尘土飞扬，嘶喊如雷。

宋军炮车发射出第一批弹丸。接着便是床子弩，继而是神臂弓。弩箭粗而且长，箭镞宽而且大，一匹奔驰的战马只需一根弩箭即可洞穿腹部。不足三百步的距离，顷刻间马尸堆积。

失去战马的元军并没有惊慌。每名元军骑兵除了弯刀还有弓箭，他们利用倒毙的战马作掩护，开始与宋军对射。涟、海二军极其精锐，这次南下襄阳又经过张弘范的严格挑选，每名士兵不仅善于格斗，且箭术精湛，在不足百步的距离内，只要弓弦响起，必有一名宋军士兵倒地。

元军的炮石还在不断飞来，宋军借助容身的矮墙仍在不断崩裂，已有不少宋军士兵丧生在了元军的炮石下。加上元军善射，宋军伤亡迅速增加。

王达清楚，照此下去，最多一个时辰鞑虏就会突入矮墙。也就是说，正在拆除水寨的宋军水师在酉时之前就得登上战船，撤离安阳滩。

水上的情形同样不容乐观。刘整率领水师进抵安阳滩后，见安阳滩堡寨正在拆除，知道情形有变。鉴于宋军炮台仍在，刘整令全军停止前进。这引起了张弘范的强烈不满，多次催请无果后，上报军前行省。中午时分，忽剌出风风火火来到安阳滩，质问刘整为何不战？

刘整回道："南兵正在拆除寨墙，下官准备待南兵的寨墙拆除得差不多了，然后趁势掩击，以逸待劳。"

忽剌出绷着脸道："元帅久历战阵，岂不知南兵拆寨，顾此失彼，正是进击的大好时机？"

刘整解释道："安阳滩比不得他处，河道狭窄，水流湍急，南兵的寨墙尚未完全拆除，炮台仍在，我军若是强行出战，必遭挫折！"

忽剌出不谙水战，屹立船楼观望一阵，道："我军船多，南兵船少，以十抵一，何惧之有？"

刘整解释道："水战之妙，不仅仅在于战船多寡，而在于形胜。"

"何谓水战形胜？"

"风向与水情。"刘整继续解释，现在为初冬季节，水势大减；风向东南，不利张帆；宋军控扼着安阳滩水道，我方战船虽多无益。

忽剌出见刘整说得头头是道，将信将疑。但是到了下午，随着张弘范的频频催促，忽剌出忍不住了，强令水师出战，刘整不敢违拗。申时许，元军战船拔碇起航，水战随即展开。

宋军虽有炮车发射火炮，但毕竟寨墙已大部拆除，仅凭火炮和有限的弓弩挡不住元军战船的连番进攻。在元军损失了十多艘战船后，终于靠近了宋军炮台。炮台上的宋军全部死在了元军的弓箭之下。紧接着，元军闯过了宋军控扼的水道，进入了安阳滩。就在这时，童明亲率四艘

车船赶到了。庞大的车船凭借强大的身躯和无坚不摧的拍杆，击碎了进入安阳滩的元军战船，重新控制了河道。

而此时，陆地上的战事对宋军越来越不利。失去战马的元军士兵除了与宋军对射外，还有一部分士兵借助着马尸的掩护，一步步逼近宋军阵地。元军的炮击仍在进行，矮墙也仍在崩塌。宋军的弓箭手不得不放下刀枪，重新操起弓箭，向接近己方阵地的元军射击。

伤亡剧增使得宋军实力锐减，西北角已有一群元军突进了矮墙，白刃战随即展开。王达见状，急忙率领卫队增援。卫队计有百余人，皆是军中精英，体魄强健，刀枪娴熟。他将卫队留在身边，专为险恶时刻使用。

突入矮墙的元军士卒抵挡不住王达及他的卫队，一阵旋风般砍杀，全数毙于阵中。但元军分两路进攻，很快，东北角也有元军突入，王达只好分出一半人手前去增援。随着突入矮墙的元军越来越多，仅靠百余名卫士已是杯水车薪，宋军防线开始动摇。

突入宋军阵地的元军首先抢夺炮车，继而砍杀弓弩手，一时间宋军发射的泥炮与弩矢大为减少。炮弹与弩矢的大为减少带来的后果是宋军阵地上涌入了更多的元军，包括元军骑兵。就在此时，吴信率领一小队人马飞奔而至。

“你怎么来了？”王达砍翻一名元军，回身怒问。

吴信禀报道：“水上寨墙已大部拆除，虏人的水师闯进了安阳滩，幸亏安抚派童太尉前来接应，重新控制了河道。安抚有令，命全军迅速返回襄阳。”

王达道：“既然安抚有令，应遵令而行……”

未等王达说完，吴信使了一个眼神，两名已绕至王达身后的宋军士兵挥掌将其打昏，背起来便走。

一名士兵问道：“我等走了，吴太尉怎么办？”

“休得管我！”吴信说完，挥枪搠死两名元军，冲向一名元军骑兵。

这名突入宋军阵地的元军骑兵便是千户李庭。此刻他怒火正盛，因

为刚才肩与腿各中一箭，一突入阵中，一根铁槊便如风车一般狂舞，连连捶杀了好几名宋军士卒。吴信大吼一声，挺枪截住李庭。一个马上，一个马下；一个力大无穷，一个身轻如燕，眨眼间便缠斗了七八回合。

此时，宋军防线已经全面崩溃，大股大股元军涌入了矮墙之内，到处都在混战，一片刀枪碰击声。吴信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他首先得摆脱眼前的纠缠，可这个使铁槊的元将实在太过悍勇，自己不仅占不到半点便宜，而且渐落下风。

按照原定计划，沟壕内布满了火药与燃油，当河滩上最后一批拆寨兵士登船完毕即发出信号，岸上守军便点燃沟壕，撤向河滩。

点燃沟壕是为了阻止敌军，但前提是岸上守军能顺利撤走。现在，岸上守军同元军搅在了一处，已不可能按计划撤回襄阳。但元军必须挡在沟壕以外，否则，元军杀进河滩，官军正在登船，将会招致大败。

情急之下，吴信一个挺刺，李庭侧身让过，顺手一槊，劈向吴信。吴信并未退让，只是将头一偏，长枪继续挺刺，直中李庭的下腹，但铁槊也疾风般落在了吴信肩头。他一个踉跄，口喷鲜血。几名宋军士兵见状，急奔过来。

“点……点火！”吴信命令道。

几名宋军愣怔着。

“别管我，”吴信拼尽气力大声呼叫，“快……快去沟壕点火！”

几名宋军扔下吴信，领命而去。

“哥，兄弟来陪你了……”吴信靠在土墙上，耳边已经没有了呐喊与厮杀，只有如洗的蓝天和静静的白云，口中喃喃念叨。

就在这时，沟壕内燃起冲天烈焰。吴信咧嘴笑了，闭上眼睛。

正如吕文焕所料，宋军放弃安阳滩后，元军水师便直逼襄阳城下，宋军战船只得退守浮桥。

吴信殉国，王达深感自责。原本是他做好了殉国的准备，谁知被吴信替换下来。两千将士血洒安阳滩，他身为一军统制却安然无恙，一连

好多天王达郁郁寡欢。

“安抚放心，有我王达在，浮桥便在！”守护浮桥，王达深知事关重大，末了又补充一句，“王达与浮桥共存亡！”

闻言，吕文焕不高兴了：“谁要你共存亡了？我要的是人在桥也在！”

咸淳八年冬天奇寒无比，一场大雪紧接着一场大雪，延缓了元军对襄阳的进攻。直到次年三月中旬天气转暖，元军才开始调动兵马。元军的意图是，襄阳与樊城同时攻打，双管齐下。攻取樊城由刘整、阿里海牙指挥的汉军实施；攻打襄阳则由阿术指挥的蒙古军执行。

三月末，事隔五年的攻城战再次展开。这一次元军有了炮军支援，其攻势比五年前凶狠了许多。

先说樊城，最先爆发激战的是古城堡。

古城堡位于樊城东北角，距樊城不足八里地，武荣在此屯有一将人马作为前哨，将官为韩拨发。古城堡原为金华寺，李曾伯收复襄阳后，为了加强樊城的守卫，将金华寺改作了城堡。古城堡不大，却坚固异常，近千名宋军坚守了九天九夜，在杀伤了数千元军后，韩拨发战死，余下官兵全体阵亡。

接下来是东土城。

东土城距樊城仅两里地，与古城堡遥相呼应。东土城有密道与樊城相连，战时可运送物资和兵员。东土城由副统制牛富率两千人马驻守，激战了一个多月后，因土城毁坏过甚，宋军被迫撤回樊城。

此时，樊城外围的据点已被元军逐一攻克。五月中旬，元军抵达樊城脚下，从东、西、北三面将其围住。经过短暂地休整，元军开始总攻。

樊城周长四里，比襄阳小一半还多。按照元军的计划，攻打樊城应以雷霆万钧之势，使守军顾此失彼，速战速决。所以，战事一起，元军即分东、西、北三路向樊城扑来。

元军小瞧了这座弹丸小城。樊城也有外壕，只是没有襄阳城壕宽

阔，元军的炮车可以抵近发射石弹。可樊城与襄阳一样，墙高两丈八尺，其上是女头墙。女头墙间有垛口，可供守城兵士刺枪射箭或投放滚木礌石。在女头墙之上立有排叉木。排叉木采用大木制成，高约丈余，分前后两排，外斜内直，其间横编大麻绳，仿佛洞子，三五十斤重的炮石落在上面不能为害。

元军见七梢大炮均不能毁坏城上的守械，只得冒着宋军的炮石和弩箭运土填壕。在损失了上百辆洞子车和数以千计的士兵后，元军终于填出了十多条通道。然而，越过城壕还有羊马墙，只有占据羊马墙才能抵达城脚。但要攻占羊马墙也并非易事。

樊城羊马墙筑于平台之上，平台高两尺，羊马墙高八尺，间有空眼。外墙支有大木，上面横有斜梁，斜梁上面覆盖着牛皮，以遮挡弹丸。元军士兵只要登岸，宋军士兵即从羊马墙的空眼射出箭矢，若靠近羊马墙，则用长枪突刺。

羊马墙难攻之处还有城上守军的支援。城上守军居高临下，对城下一览无余。元军既要攻打羊马墙，又要应付来自城上守军的弓弩射击。

连续激战十多日，元军积尸累累，始终止步在城壕边。

这时，东土城那条通往樊城的密道被元军发现了。经过商议，刘整一边派隋世昌佯装攻城，一边令张弘范开挖密道。

牛富撤退时已将密道拆毁并封死，重新挖开颇为不易。密道狭小，容不下多人，每日只能前进丈余。时间一长，元军的异动为城内守军觉察。

武荣召来副统制张汉英与牛富，商议应对之策："连日来鞑虏鼓噪而进，稍一接战便退回原地，当职以为背后必有阴谋。"

徐麟反叛被擒，诬陷牛富、张汉英等人，幸亏武荣仗义执言，才使徐麟的毒计未能得逞。事后牛富、张汉英得知，对武荣越发敬重。

张汉英年近六旬，是一员老将，只因太过实诚，所以升迁较慢。待武荣说完，张汉英慢慢吞吞道："武太尉所料不差，虏人此为佯动。但凡佯动者，必有奸诈。"

“下官这几日也很困惑，”牛富四十开外年纪，与张汉英一样为人敦实，“虏人连拔樊城外郭，应锋芒正盛，不至于如此沮索。”

武荣摇摇头道：“鞑虏使诈，当与攻城有关。当职前思后想，除了东土城的那条密道，实在想不出哪儿还有疏忽。牛太尉，那条密道究竟填埋得如何？”

牛富回道：“一切均按照统制的吩咐，先拆除密道防护板，然后埋下火药引爆，至于洞口，又用砖石堆砌封堵。”

张汉英惊道：“下官以为，虏人已经找到了洞口。”

牛富奇怪地问：“何以见得？”

张汉英分析道：“小小东土城自家们坚守了一月有余，虏人必然判定土城内有密道与樊城相通，攻陷东土城后，定会全力搜寻。”

武荣赞同张汉英的判断，点头道：“张太尉所言甚合事理，掘地袭城不得不防，自家们须早做应对。”

“破解掘地袭城不难。”张汉英微微一笑，“统制只需在东、西、北各埋几口大缸，侦听地下动静，以辨别方位。另外，为防万一，我军于城内密道出口处掘一深壕，栽植尖木，派弓箭手日夜值守，鞑虏即便挖通密道也难奈我何。”

武荣大喜道：“好计，好计！”

果然，当元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密道打通，可临到出口处被深壕截断。欲填深壕，可刚一露头即遭到壕上的弓箭射击。元军无奈，只得原路退回。

樊城战事陷于僵局。

再说襄阳，此次元军将攻击重点放在襄阳西北角，纵观整个襄阳城防，数西北角最为薄弱。

公元378年，东晋梁州刺史朱序镇守襄阳，前秦来犯，朱母韩氏巡城，发现城西北防御薄弱，遂率领众妇孺与守城军士日夜抢筑了一座新城。此城被后人称作“夫人城”。

严格论起来，夫人城算不上一座城。古襄阳引襄水入护城河，在城西汇合檀溪注入汉水，檀溪距襄阳城脚七八丈，其间为滩地。敌军渡过汉水，若以这块滩地为跳板，将对西北角构成极大威胁。

韩氏判断得相当准确，前秦统帅符丕早就派大将石越探好了地形，西北角当是进攻重点。然而，当符丕率军渡过汉水进抵襄阳城下时，西北角的空地忽然不在了，耸立眼前的是一座新城。

新城高一丈八尺，阔七八丈，长二十余丈，背据巍峨主城，前瞰滔滔汉水，如一名贴身卫士紧拥襄阳。新城虽然不高，但有主城支援，符丕久战不克。

如今八百多年过去了，昔日韩氏主持构筑的夫人城经过多次修整加固，已经成了襄阳城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襄阳西北角，如果将汉水比作护城河的话，夫人城就是一道大型羊马墙。既填实了襄阳城与汉水之间的空地，又可作为外郭屏障主城。

但是与主城相比，夫人城易攻难守。其一，夫人城比主城低矮；其二，夫人城太过突兀，屯兵不多。

就在刘整攻打古城堡时，阿术指挥唆都和阿剌罕来到襄阳城下。经过反复察看与权衡，阿术决定以战船运送攻城器械和兵员，将西北角作为突破点。

阿术将攻打夫人城的重任交给了阿塔海。五年前，阿塔海初攻襄阳受挫，折损将士五百余名，五年来，阿塔海每每想起便咬牙切齿，誓报此仇。今日，他终于等来了时机。

防守西北角的是神翼军。徐麟临死之前大肆诬陷将官，这些人多为神翼军将佐。虽然徐麟的毒计最终未能得逞，但拘押与审讯严重影响了士气。激战一天一夜后，夫人城丢失。

丢失了夫人城，襄阳危在旦夕，因为襄阳城高二丈八尺，夫人城高一丈八尺，元军占据了夫人城，距襄阳城头便只有一丈的距离。

是夜，吕文焕召来裴元海。甫一见面便以低沉的声音道："襄阳危急！丢失的夫人城，裴统领势必夺回！"

裴元海已经知道夫人城被元军占据，当即道："恩公放心，裴元海定不辱使命！"

要夺回夫人城，人不能多。人多施展不开，相反影响战力。

回到军营，裴元海挑选了两百名壮士，人人口衔大刀，从襄阳主城垂索而下。黎明时分，元军并未放松警惕。宋军刚一进入夫人城，元军立即展开反击。这是一场襄阳守城史上最为酷烈的搏杀。吕文焕花五年时间训练出的神奇军没有辜负期望。两百宋军对三百元军，硬是将骁勇异常的三百元军全部斩杀于夫人城内。当太阳升起时，宋军旗帜在夫人城头迎风飞扬，城下江水中全是元军尸首。屹立在战船上的元军士兵见状无不心惊胆战，阿塔海更是悲愤欲绝，捶胸痛嚎。

自此，襄阳西北角交由神奇军防守。无论阿塔海如何咬牙起誓，除了给滔滔汉水增加尸首外，元军士兵始终止步于夫人城下。

樊城与襄阳的攻防战持续了三个多月，双方均伤亡惨重。盛夏来临，元军统帅下令停止行动。

七月中旬，河南军前行省在岘山召集主要官员与统兵将领会商，检讨襄阳战事。

史天泽首先道："我军数倍于敌，樊城与襄阳却久攻不下，是何道理？诸位均身先士卒，出入战阵，其中利弊各有体会，望畅所欲言，共谋良策。"

很长时间没人吭气。无论是汉人将领还是蒙古将领，均觉得太过窝囊。成吉思汗率领三万人马，纵横草原，扫平群雄，建立了大蒙古国。其后两次西征，数万蒙古军席卷钦察，夺占波斯，歼敌百万，攻克千城。如今伐宋，出兵襄阳，围困五年有余竟然不得！

良久，忽剌出瓮声瓮气地说道："我军大炮，不如南兵小炮。"

来襄阳一年多时间，忽剌出过去心高气盛、睥睨一切的气派荡然无存，尤其是安阳滩、古城堡、东土城、夫人城几场血战，彻底改变了他对宋军的看法。"南兵果然善守。"忽剌出私下里曾对阿里海牙说过。

炮军总帅贾六十八对史天泽道："平章有所不知，攻城应用九梢大

炮，可九梢大炮既费人力，也投掷不远。若将炮车移近城垣，易遭南兵的弓弩射杀。”

贾六十八所言，立刻引起了蒙军将领们的共鸣。九梢大炮不能抵近攻击，只得退而求其次采用七梢或五梢大炮，可七梢或五梢大炮的弹丸仅二三十斤，不能对城上守军构成威胁。

忽剌出问道：“有没有一种既能投重石又能抛掷很远的大炮呢？”

贾六十八看着副帅张君佐道：“下官倒是听人说过，可亲眼未见，不知是真是假。”

忽剌出又问道：“此话何意？”

贾六十八回道：“听说伊尔汗麾下有一种大炮，可掷一百五十斤重石。”

众人一听，大感惊奇，纷纷问道：“是真的吗？”

炮军副帅张君佐点头道：“贾帅说得是，自家们在上都时听说伊尔汗国有这样一种大炮，一百五十斤的重石投掷三百余步，落地可砸七尺深坑。”

众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呼。要知道，目前元军最大的炮车是九梢大炮，可九梢大炮只能投掷七十斤重的石弹，且投掷距离最远只有七八十余步。

忽剌出面向史天泽道：“自家们若是有了这样的大炮，攻取襄阳就容易多了！”

史天泽对阿里海牙道：“参政回一趟上都，奏请大汗速速派人前往伊尔汗国求得此炮。”

阿里海牙起身道：“下官今日便启程。”

议过大炮，张弘范道：“南兵水师虽然失去了用武之地，可屯泊城下，策应守城，掣肘我军，深为可恼。下官以为，应将南兵战船全部摧毁。”

“九哥儿说得是，我军攻城，南兵战船妨碍极大！”对此唆都深有感触，进攻夫人城时便经常遭到来自宋军水师的截击。

张禧建议道：“末将以为，与其摧毁南兵战船，莫如攻夺浮桥。只要浮桥在我，樊城与襄阳便会陷入孤立。”

张弘范对张禧道：“晚辈以为，夺取浮桥不如断其浮桥。”

张禧哼了一声道：“断其浮桥，谈何容易！再说了，夺取浮桥还能为我所用。”

人所共知，襄阳浮桥十分牢固。水下有无数巨木支撑，水面有两道铁索横陈。要断浮桥，既要清除水下巨木，还要熔断水面铁索。

张弘范与张禧同宗不同祠，论年纪张弘范自称晚辈，继续道：“晚辈不能苟同张帅之议。我若据有浮桥，南兵势必前来争夺，如何固守？处于襄阳与樊城之间，二城夹击，于我不利。断其浮桥，襄阳、樊城就会陷入孤立。”

在不断地争辩和议论中，元军将领最后形成共识：暂时放弃攻城，转而聚歼宋军水师，同时截断浮桥。

第十八章　魂归大宋

咸淳八年（1272年），粮荒在襄阳城内愈来愈烈。

襄阳历来重视物资储备，当年岳飞主政京湖，即在襄阳建立官库以备不时之需。嗣后，官库越设越多，至端平二年（1235年），单是弓矢器甲就有二十四库。是年襄阳失陷，二十四库兵器全部为蒙军据有。近三十年来，经孟珙、李曾伯、高达等几任主帅的苦心经营，在完善襄阳防御的同时，其储备也大为丰足。吕文焕出任京西南路安抚使后，继续扩充官库和囤积各类物资。襄阳能够坚持五年，几任主帅功不可没。然而，对于一座十万人的城市，储备再丰，也有罄尽之时。

早在一年前，襄阳就开始出现粮食短缺，安抚司不得不出台举措，实行限量供给。但是，限量供给对各军的粮食供给削减不大，削减的是官员俸禄和对贫民的赈济。

为了维持城内的稳定，早在蒙军围城之初，对贫民的赈济便纳入了安抚司的守城方略。最初是一日三赈，随着粮食逐渐紧张，变成早晚两赈，最后又变成一日一赈。现在，一日一赈也无法继续了。可需要赈济的贫民越来越多，饥饿难耐的人们便开始骚动。

最初的骚动并不过激，成百上千的饥民像蝗虫一样前往富户门前乞讨。这种时刻有谁经得起如此规模的乞讨呢？富户们一边敷衍一边藏匿粮食。饥民们愤怒了，乞讨不成便强行索要，于是蜂拥着闯入富户人家找寻粮食，或翻箱倒柜，或掘地三尺，寻找出来的粮食按人头分摊，他们称之为“打粮”。若在承平时期，入室抢劫为“强盗罪”，轻者流放，重者砍头。可眼下这种时刻，吕文焕能动用律条么？他除了加强戒备，对饥民的暴行只能睁一眼闭一眼。但对于饥民，容忍就等于怂恿，怂恿的后果是饥民们越加肆无忌惮。很快，他们将唐府选为了“打粮”的目标。

在襄阳人眼中，唐府是数一数二的富户。唐永坚任鄂州都统多年，其妻赵氏又是江陵富商之女，银子多得就像天上的星星。重要的是，唐永坚父子降了虏人，降了虏人就是虏人的帮凶，到唐府打粮属天经地义。

初夏的一天，成百上千的饥民涌到了唐府前。

赫赫有名的襄阳唐府已经威势不再。自唐忠杰死后，唐府大门终日紧闭，门楣上的“唐府”二字早已黯淡无神，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糊满秽物。尽管如此，饥民们仍然规规矩矩，拿着笸箩和布袋静静地立在阶下。

门“吱呀”一声开了，赵氏一袭黑衣出现在门口。在她身旁，站着侍女柳儿和老仆人姜头。

“诸位既然来了，就请进来吧。”赵氏笑着对饥民道。

饥民们仍然伫立着。经他们打粮的富户，还从未有过如此亲善的笑容。

“姜头，请他们进来。”赵氏吩咐。

在姜头的延请下，经过推让，十几名饥民代表踮着脚步进入唐府。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这些人怎么能进入都统的府邸呢？就

是站在远处打量一眼也会遭到守门卫士的呵斥。唐府也实在太大了，单是一间前厅就可容纳百十人。

赵氏在一张交椅上坐下，款款道："奴家知晓，你等是迫于无奈才出此下策。只是奴家存粮不多，今日所来之人，不分老幼，人均给粮一升。"

饥民们再一次震住了。赵氏不仅态度亲善，而且出手阔绰。一人一升粮食，在如此饥馑年月，这需要何等襟怀！

"姜头，你挑几名汉子守住粮囤；柳儿，你挑几名汉子负责发粮。"赵氏忽然面容一改，疾言厉色道，"所有人必须排好队列，依次进入，不得拥挤，不得喧哗，否则赶出唐府！"

薄暮时分，吕文焕才获知饥民正在唐府打粮的消息。当他带着卫队匆匆赶到唐府时，唐府已经恢复了平静。

"烦问嫂嫂，今日饥民打去了多少粮食？"吕文焕询问道。

未等赵氏回答，老仆人姜头嘟囔道："禀安抚，哪里是饥民打粮，依小的们看来，倒像是主子在放粮！"

赵氏微微一笑道："打粮也好，放粮也罢，先得让饥民们填饱肚子。"

柳儿冲赵氏道："襄阳城内少说也有上万的饥民，主子你一个人不吃不喝也无法养活！"

吕文焕颔首道："此话有理。嫂嫂今日放粮，只怕已经传遍全城，明日前来就粮的饥民会更多。"

"这事奴家已经想好了，不用叔叔为奴家操心。奴家累了，想早点歇息，柳儿送客。"赵氏也不对吕文焕行礼，起身径直去了后厅。

待吕文焕走后，赵氏复又出来，一手拎一袋粮食，对柳儿和姜头道："这点粮食，你二人且拿回家去充饥。"

柳儿、姜头见状，大吃一惊道："大娘你这是——"

“今日累了一天，归家歇着，明日再来。”赵氏吩咐道。

柳儿和姜头的家中也快断顿，各自背了粮食欢天喜而去。

次日天明，果然有更多的饥民向唐府涌来。当柳儿与姜头来到唐府时，门前已是人山人海。然而，唐府大门并未开启。

饥民虽多，却秩序井然。柳儿上前呼唤一阵，见无人应声，轻轻一推，门竟自开了。

来到前厅，厅中置有一几，几上一幅白绢，绢上有字。抬头向上看去，所有人“啊”了一声，只见一袭黑衣的赵氏悬挂在梁上。

人们手忙脚乱地将赵氏放下来。赵氏的身子已经僵硬，显然气绝多时。姜头一溜小跑报告安抚司，吕文焕打马狂奔而来。

吕文焕捧起几上的白绢，哀不自胜，扬起白绢，哽咽着对饥民道：“赵娘子遗言，‘奴家存活一日，即糟蹋半升粮食。……奴家唯有一死，将库中所剩存粮全部捐给守城的军人……’赵娘子还说，‘如若众人并不嫌弃，可分食奴家肉身……’”吕文焕望着众人悲怆至极，“赵娘子的肉身，你们莫非也要分食么？”

饥民们一个个噤若寒蝉，耷下脑袋，踮着脚步悄悄退出唐府。

就在吕文焕为襄阳粮荒绞尽脑汁时，元军统帅部几经商讨，筹划出新一轮的攻击方略，具体部署是，元军出动战船，调动宋军水师，借宋军水师阻击元军战船之机，秘密派出蛙人潜至浮桥水下，将大木锯断。待浮桥倾覆后，再派出小舟，携带火炉、炽炭、大锤等工具，将铁链熔毁。

此役的关键是蛙人。汉水宽数百丈，江中大木至少百余根，按两人锯一根大木计算，则需要两百蛙人。刘整、张禧、张荣实三支水师有五万余众，但善潜者不多。从水中潜至浮桥底下锯断大木，需要非凡的水性。

张弘纲脱颖而出。

张弘纲武艺拔萃，也水性出众。自张禧就任水军总管后，张弘纲便跟着父亲独当一面。元军统帅部招募蛙人，张弘纲自告奋勇，愿意当此

重任。

史天泽亲自在岘山行省召见张弘纲。张弘纲年纪轻轻，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水性，堪称异才。史天泽大喜，当即擢拔张弘纲为水军统领兼蛙人总管。

张弘纲向史天泽推荐了两个副手，一人叫王守信，一人叫张兴祖。

整个夏季，张弘纲率领王守信、张兴祖及两百蛙人在汉水训练潜泳技能。

元军将攻断浮桥放在秋末。时至暮秋，汉水跌落，宽阔的滩涂将使宋军水师难以得到两岸炮石的支援。另外，宋军战船聚集一处，也不易展开。

九月末，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巳时三刻，汉水之上忽然鼓声大作，百余艘元军战船从上流箭一般驶来。

王达见元军水师来攻，吩咐多备弓弩迎敌，至于战船，不得轻动，以守护浮桥要紧。

元军驶在最前面的是五艘小船。小船装载干柴，当逼近宋军战船时，一齐将船上的干柴点燃。

王达见元军采用火攻，一边疏散战船，一边派出战船迎击。

正当宋军战船对付元军的火船时，大批元军战船随后驶到。江上杀声震天，箭如飞蝗，双方战船厮杀在了一起。

此时的王达异常清醒，他知道元军今日水战定有阴谋。若是聚歼官军水师，占据数量优势的元军应该选在大水季节。那时江面宽阔，利于驰骋，以三五艘元军战船对付一艘官军战船，稳操胜券。刘整、张禧，包括张荣实均老于水战，深知利弊。如此暮秋季节进行水战，唯一的解释便是借水战之名达到其他目的。什么目的呢？最大的可能即是浮桥。所以，尽管王达派出了大部战船迎击，仍有几十艘战船在浮桥边停靠。王达屹立在座船上，紧盯着元军的一举一动。江中宋元双方对射得十分激烈，不时有兵士中箭落水。

就在这时，从元军战船中驶出几艘小舟。

“虏人果然要断我浮桥！”王达对左右道。

随着小舟驶近，船上果然置有铁砧、火炉与炽炭，王达急命守护浮桥的战船上前截住元军小舟。元军战船为掩护小舟断桥，不顾一切向前攻击。宋军死战不退，双方短兵相接。

水战惊动了吕文焕，他急忙登上北门观看。此时，为阻止元军的小舟驶近浮桥，宋军战船与元军战船已经搅在了一起。从数量上看，宋军船少于元军，但暮秋季节，汉水较窄，战船再多也容纳不下。加上宋军有大型车船，元军的优势大打折扣。

“元军此战，定是断我浮桥而来。”吕文焕也觉得元军一定另有所图，观看一阵对童明道。

童明点头道：“有几艘小舟，载有火炉炽炭，已被王太尉击毁。”

吕文焕又观看一阵，敌我双方各有战船损坏，一时难分胜负，遂对黑杨道：“速速告诫王达，虏人的小舟虽已击退，仍然不能轻心，以守护浮桥为要。”

黑杨火急急地走了。

即便没有吕文焕的命令，王达也没有松懈对浮桥的护守。载有铁砧、火炉与炽炭的元军小舟计有四艘，三艘击毁，一艘回撤。按理，浮桥的威胁业已解除，可王达仍然没有丝毫松懈。

就在这时，传来了吕文焕的将令。王达对黑杨道：“回复安抚，王达明白，鞑虏是为浮桥而来。有王达在，浮桥在！”

就在元军小舟相继击毁时，王达紧急召回了部分战船，加强对浮桥的守护。水战仍在进行，十多艘元军战船被宋军车船拍坏，歪斜在河道之中。而元军的冲击也给宋军战船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好些宋军战船被火烧毁，不太宽阔的河面上到处是落水的兵士以及破碎的船只与损坏的器械。

王达一会儿观察水战，一会儿逡巡浮桥，随着浮桥一阵轻微的晃动，王达猛地圆睁双目，大喝一声：“不好，水下有人！”

王达跳下战船，奔上浮桥，从卫士手中抢过一根长枪，嗖一声掷入水中。须臾，江面上泛起一股殷红。

守护浮桥的约有千余名兵士，即便在水战最为激烈的时刻，这些兵士也纹丝不动地值守在浮桥左右。当王达狂喝一声“水下有人”时，他们还将信将疑，直到水中泛起一股鲜血才怵然大惊。毫无疑问，元军的几轮进攻都是佯动，真正的威胁来自水下。

惊慌之中，宋军兵士能够做的即是像王达一样，向水中投掷长枪。可他们哪有王达的力道？投掷水中的长枪，大多数对元军蛙人构不成威胁。

王达是清醒的，要护住浮桥，必须尽快清除水下的元军蛙人。王达传令浮桥守军，所有善识水性的将士迅速褪去甲胄，携带短刃进入水中与元军蛙人搏杀。他一边口述命令一边卸下盔甲，口衔利刃跃入了滚滚波涛。

此时的王达悲愤难禁。安阳滩一战，失去吴信，王达痛彻心扉，既有对吴信的内疚，更有对自己的苛责。一军主帅，危难之际，怎能让别人替自己殉职呢？王达要赎罪，而最好的赎罪就是守住浮桥。但是，由于自己的粗疏，浮桥又危在旦夕。

进入水中的王达很快发现了黑影，不消说，黑影便是鞑虏的蛙人。王达怒火万丈，连连挥刀，数名元军蛙人毙命江底。

元军攻夺浮桥的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借助水战的掩护，张弘纲率领的元军蛙人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浮桥底下。元军蛙人在水下锯木时，张弘纲则带着王守信与张兴祖四处巡游。王达在水中向元军蛙人发起攻击，很快便被张弘纲觉察。他向王守信与张兴祖打个讯号，急忙向王达游去。

王达的水性虽好，但潜水不如张弘纲。来来往往搏斗了六七个回合，王达渐感不支，只得虚晃一刀，向水面升去，张弘纲也不追赶。

返回水面的王达深感绝望，因为宋军中能够潜水并进行水下格斗的兵士不多，有些士兵虽然褪去甲胄跳入水中，却只能在江面游动。即便有人潜入了水下，很快又浮了上来。

王达知道，此时任何言语都没有力量，深潜水下与元军蛙人厮杀，就连他自己也不如对手。

绝望与悲愤像一只魔掌紧紧攥住了王达的心脏，他感到窒息。几名卫士认出了王达，奋力向他游来。王达痛苦地闭上眼睛，稍作停留，再一次扎入水中。张弘纲似乎料准王达会重新返回，正在原地等候。

这是一场险象环生的搏杀。若是在陆地上，人们会为这场搏杀揪心慑魂。王达的每一刀都大敞门户，求得与对手同归于尽。

王达以命相搏，震撼了张弘纲。张弘纲虽然年轻骁勇，但他不想殒命江底。人一惜命就短了气势，稍加迟疑右臂便被王达划过一刀，张弘纲顿时乱了路数。王守信与张兴祖见状赶了过来，双双截住王达厮杀。王守信与张兴祖哪是王达的对手，几刀下来便渐处下风。

就在这时，轰然一声巨响，守护浮桥的宋军士兵像下馄饨一样落入水中。王达急忙升出江面一看，浮桥已经倾覆。

浮桥倾覆是这场水战的转折点。元军趁势全力出击，处于绝对优势的元军将宋军战船分割包围。一股股元军登上宋军战船，顽强的抵抗为时不长，宋军大部被歼，余者为元军俘获。

卫士们将王达救起，他默默地望着满江宋军旗帜、器械与士兵尸首，禁不住双泪长流。

与此同时，元军驾来轻舟，用火炉熔断横江铁链。

吕文焕与数千将士屹立在襄阳城头目睹了这一切。曾几何时，拥有两百多艘战船的襄阳水师是襄阳的骄傲，上自光化，下至郢州，所向披靡。没承想今日竟全军覆灭！

宋军将士一个个怒气填胸，目眦欲裂，却又无可奈何。

吕文焕伫立城头，心如汤煮。应该说，今日水战的结局，既在他的意料之外，也在他的意料之中。官军区区两百艘战船，怎么敌得过虏人的数万水师？覆灭是迟早的事。问题在于虏人声东击西，以水师佯攻掩盖蛙人断桥，令吕文焕后悔不迭。王达没有想到鞑虏会采用蛙人情有可原，自己身为襄阳主帅，失之料算则罪不可恕……

“打开城门，让水军入城。”吕文焕对童明道。

童明在城上布置好弓弩，亲率一支人马出城收拢水军残余。

“速召王达。”吕文焕扭头吩咐黑杨。

王达在卫士的簇拥下已至城下，突然，他挣开卫士，转身冲城头嘶喊道：“六哥，王达无能，有负重托！”喊罢，举刀一抹脖颈，随后手中战刀“哐当”落地。

“王达！”吕文焕见状，肝胆俱裂，张口“噗”的一声，血溅数丈，然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黄昏时分，吕文焕才悠悠醒来。医官说安抚劳累过度，加之虚火旺盛，中焦痞塞，一时气血翻涌，以至于晕厥，当下最紧要的是要安卧静养。赵真、童明、裴元海、范天顺等闻言，默默退出。

唐令仪熬来了稀粥，吕文焕喝了半碗，吩咐黑杨将裴元海召来。

须臾，裴元海来到榻边。吕文焕挣扎着欲从榻上爬起，被裴元海慌忙止住了：“恩公有何吩咐，元海万死不辞。”

“今日的情势，裴太尉已经看见了。”吕文焕缓缓道，“浮桥一断，樊城难保。若樊城攻破，襄阳更危。”

裴元海道：“元海愿率神奇军增援樊城！”

吕文焕摆摆手：“且不说难以过江，即便进入了樊城，可樊城储积少，无法赡养大军。为今之计，当是突围求救。”

自襄阳被围以来，朝廷虽然不断派遣大军救援，可除了去年张贵与咸淳五年（1269年）夏贵引军抵达襄阳外，范文虎、李庭芝均无所作为，至今仍停留在郢州一线。想到这些，裴元海心中很堵。

吕文焕进一步道：“实不相瞒，以襄阳目前的情势，朝廷若不施救，多则半年，少则三月，襄阳必将沦入虏人之手。”

“求救一事，小将这就去安排。”裴元海知道，恩公说的是实情，遂点头回道。

吕文焕又摆一摆手："无须安排他人，由你亲自前往郢州。"

"我？"裴元海一愣道。

吕文焕点点头道："今日虏人大胜，守备必然松懈。满江都是浮物，正好掩护。你去神奇军中挑选一二勇士，混杂于碎木间，只要漂出了灌子滩，便成功了大半。"

裴元海稍作沉吟，道："求救一事，恩公是否另择他人？"

"为什么？"

"小将愿意追随恩公，死守襄阳！"

吕文焕将脸一板道："守襄阳事大，送信事更大。本帅命你这就去挑选兵士，半个时辰后来取我书信。我将禀明制司，你送达求救书信后不必再回襄阳。"

裴元海大惊道："这是为什么？"

吕文焕的目光陡然柔和下来，喃喃道："襄阳若失，郢州就是第二座襄阳。李制帅那儿需要良将……"

"不，元海誓回襄阳追随恩公！"

"这是军令！"吕文焕倏地怒目圆睁。

待裴元海走后，黑杨道："如今襄阳正缺人手，安抚为何还要将裴太尉放走？"

吕文焕长吁口气，低声道："自家们是军人，自当战死沙场。裴家兄妹本是山民，不该身陷危城……"

黑杨抢白道："但他也是宋人……"

"是宋人就该死绝么？"

闻言，黑杨默然。

是夜，正如吕文焕所料，元军因摧毁了宋军战船，截断了浮桥，守备不如往日严密；加上水战过后，江中漂浮物多，裴元海与两名军士顺利地躲过元军巡查。次日天明，灌子滩已在身后。择一僻静处裴元海与两名军士弃水上岸，沿小路直奔郢州。

李庭芝看过吕文焕的书信，又听裴元海亲口禀报了襄阳情形，命卫士带裴元海及军士前去驿馆歇息。制司与襄阳已失去联系将近两年，对襄阳城内的情况一无所知。现在，水师覆没，浮桥被毁，襄阳情势危若累卵。李庭芝当即草书一道求救的奏本，命人急驰临安。

谢太后接到京湖制司的奏报后大为震骇，急召宰执进宫，商议对策。

江万里、叶梦鼎、马廷鸾陆续来到慈元殿。看过李庭芝的奏本，三名宰执一时均不吭声。

李庭芝在郢州不知襄阳的情形，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朝廷更是一无所知。临安人依旧忙碌着属于自己的日子，酿酒的酿酒，开铺的开铺，说书的说书，卖唱的卖唱。十里御街车水马龙，西湖之上夜夜笙歌……

然而，在大内深宫，谢道清没有忘记襄阳的危急。可她再焦心，也不清楚襄阳的情势如何。谢道清能够做的，即是发出一道道诏令，在郢州、沙洋、荆门等地构建第二道防线。

沉默一阵，江万里道："微臣以为，太后应将贾平章召来一并咨询。"

因贾似道由五日一朝改为了十日一朝，平日里谢道清与宰执们议事，便没有宣召他。

马廷鸾知道江万里的意思，也道："襄阳危急，贾平章不应该置身事外。"

谢道清将目光投向叶梦鼎，问："叶卿是枢密使，以为如何？"

叶梦鼎回道："臣无异议。"

"襄阳危急至此，速召贾似道进宫商议应对之策。"谢道清见三名宰执意见一致，便命董宋臣派内侍前往后乐园传达太后的旨意。

一年多来贾似道几乎不问政事，十天去一次政事堂不过是应景而已。余下的日子除了帮廖莹中编书、校书，便是赋诗饮酒。近些日子，贾似道又迷上了弈棋。要弈棋须去北瓦，北瓦在众安桥。其间有十三勾栏最为热闹，百艺之人纷纷聚集于此。

贾似道的棋艺非同一般，未出仕之前，他的棋艺名动京城。后来制置两淮与京湖，戎马倥偬，弈棋的机会不多，偶有闲暇，只能与幕僚们对弈几局。谁知三十年过去，贾似道遭逢劲敌。前日与一位自称“蓑笠翁”的老者对弈，居然连败三局。

昨日再去，战局一胜两负。虽有胜局，却仅胜半子。贾似道心有不甘，晚间看《棋经十三篇》大半宿。早晨起来洗漱完毕，草草扒了两口饭，他便精神抖擞地来到众安桥。刚刚与蓑笠翁布局完毕，翁应龙匆匆跑来，附在耳边道：“宫里来人了，太后召见。”

贾似道心底一凉，他清楚，不是危急时刻，太后不会召他。

贾似道愣怔片刻，将棋盘一推，起身朝蓑笠翁连连拱手，撒腿便走。蓑笠翁隐隐约约听说“宫里来人”，不知对弈者是谁，早惊得目瞪口呆。

来到慈元殿，贾似道跟谢道清行礼，又与几名宰执相见。赐座毕，谢道清便将襄阳战事对贾似道叙说一遍。一路上贾似道猜测，今日进宫与襄阳战局有关，果不其然。

“一年多来襄阳不通音讯，想不到局势已如此糜烂。”谢道清的目光停留在贾似道脸上，“贾卿久事边庭，熟知战守之策，欲解襄阳危急，该如何措置？”

贾似道平息一下心头翻涌的大潮，艰涩一笑道：“微臣多年不习兵事，已经荒疏了。”

江万里第一个道：“平章勿要推诿，天下谁人不知平章是大帅之才？！”

马廷鸾赶紧接着话头道：“如何解救襄阳，还须平章指点。”

贾似道脸上虽然挂着浅笑，心底却堵塞得很。自谢堂进入枢密院

后，贾似道完全失去了对兵事的掌控。对此，他极为不满，认为叶梦鼎疏于职守，空有刚直之名。

贾似道对谢道清道："叶相公是枢密使，主持全国军务，微臣以为应该先听听叶枢密的高见。"

叶梦鼎清楚，贾似道对自己有气。襄阳战事糟糕到如此地步，他作为全国主管军事的最高官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也有苦衷，他这个枢相很多时候犹如傀儡。谢堂任副都承旨不到一年便升为了枢密都承旨，兵马调配、将帅升迁、军械发放等指令大多来自宫内。

贾似道话音刚落，叶梦鼎趋前半步，面向谢道清语气淡漠道："太后，下官年逾七旬，年老昏聩，难胜枢密一职，乞解机政。"

谢道清一时错愕，忽然脸色一板道："圣上早有旨意，国事艰难，所有大臣不许辞免。"

叶梦鼎并不后退。

谢道清清一下嗓子，扭头对贾似道说道："贾卿蒙圣上优渥，恩准十日一朝。老身今日忤旨，按前朝故事，于中书省设机速房。贾卿以平章军国重事的身份在机速房当值，处理军务。"

如此重大的决定谢道清未与几名宰执大臣商议，江万里、叶梦鼎、马廷鸾一齐瞪大眼睛。贾似道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设立机速房，自己在机速房当值，意味着将重回权力中心。

"众卿有何意见？"谢道清的目光依序从几名宰执脸上一一扫过。

"太后圣明。"江万里第一个表态，"十日一朝，圣上对贾平章优渥太甚。设立机速房，让贾平章名至实归。"

马廷鸾也道："臣赞同太后决策。"

"叶卿呢？"

叶梦鼎回道："贾平章主持机速房臣无异议，臣乞骸骨。"

谢道清神情和缓下来，语重心长道："叶卿有病，老身知晓。可圣

上心疾如此，叶卿即便归乡，可归得安稳？”

见太后把话说到这儿，叶梦鼎只得默默退后。

谢道清望着三名宰执，提高声音道：“当此之际，众卿须得与平章戮力同心，共度时艰。”

贾似道心绪芜杂。他高兴，太后又在召唤他，国事依然需要他主持，尤其是襄阳之围，需要他化解。同时，他又忧虑，太后赋予了如此权力，他能不能够顺利施行？于是谦让道：“微臣不才，恐有负太后重托。”

“贾卿忠荩，人所共知。如今襄阳急迫，莫要推辞。”

辞让一番，贾似道拜谢领受，接下来便是商议如何破解襄阳之危。

谢道清问：“贾卿有何妙计？”

贾似道想一想道：“臣以为，欲解襄阳之困，须行非常之法。”

谢道清又问：“何为非常之法？”

“虏人的大军屯于襄阳城下，国内兵力必然空虚。我朝若起十万大军乘海船于密州登陆，席卷山东，威震幽燕，忽必烈势必撤襄阳之兵回救。到那时，襄阳之危自解。”

贾似道说完，众人一时怔住。不发兵襄阳，而是绕道海路，出击山东，这个想法实在太神奇了。

江万里兴奋道：“避实捣虚，好计，好计！”

马廷鸾也连连点头：“三十六计第二计，围魏救赵。”

谢道清虽然不懂兵事，但贾似道的机谋确实异乎常人，不觉暗暗赞许，遂将目光投向叶梦鼎问道：“叶卿以为如何？”

叶梦鼎也觉得出击山东远比直接援救襄阳高妙，遂道：“平章韬略，着实不凡。只是不知此去山东，以何人为帅？”

经叶梦鼎提起，谢道清、江万里、马廷鸾均陷入沉默。此去密州数千里，且是海路，相当于孤军在外。端平入洛才过去三十余年，众人记忆犹新。若主帅任用非人，弄不好又是一次全军覆没。

“臣愿意为帅。”贾似道又对谢道清道。

众人眼睛一亮，放眼朝野，除了贾似道，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选。

江万里朗声道：“以平章为帅，统率三军，自然是最好不过。”

马廷鸾也附和道：“平章能谋善断，通晓兵机，此去山东，一定能解襄阳之围。”

叶梦鼎没有吱声，他清楚朝廷既然不准贾似道制置京湖，又怎么会允准他带兵前往山东？

果然沉默了一阵，谢道清说道：“贾卿自愿率军出征，诚为国家之大幸。只是……贾卿为国朝砥柱，岂可轻离中枢？”

谢道清说完，不仅叶梦鼎没有言语，江万里、马廷鸾也抿着嘴唇。他们一齐想到，贾似道原本就深受猜忌，岂能允许带兵在外？

贾似道何尝不记得两年前的京湖请行？他再次要求带兵出征，实在是情形太过严峻。然而，当他听谢道清说“贾卿为国朝砥柱，岂可轻离中枢”时，一颗心顿时像断线的纸鸢，飘出了胸脯，飘向了深谷……

咸淳八年是个暖冬，阳光出奇的好。阳光好，病情也好转得快，两个多月后，吕文焕又能骑马巡查了。

王达之死对吕文焕的打击很重，来襄阳九载，王达独自率领一军，在安阳滩坚守了八年。蒙军入寇以来，安阳滩水寨能够屹立不倒，与王达的苦心经营分不开。王达看似骁勇少谋，其实办事比赵真还要令人放心。赵真过于实诚，不如王达机敏。若是赵真守安阳滩，刘整会起觊觎之心，但对于王达，刘整不敢冒险。如今王达殁了，吕文焕之痛深入骨髓。

两个多月来，元军虽然没有展开行动，但城内的情形仍在恶化。自赵氏悬梁后，饥民大规模“打粮”终止了，但死亡人数却在与日俱增。先是老者、病者、体弱者及婴幼儿，逐渐扩大到青壮年。起初死者还有人

掘地掩埋，后来没人掩埋了，随便找幢空房子，推到墙壁，便是坟墓。如今死人太多，连这种最简易的安葬方式也省略了，收尸的兵士们仅仅拖到僻静处扔掉就是。

吕文焕一圈巡查未完，触目惊心的惨状使他痛哭流涕，一边流泪一边呢喃："生民何辜，生民何辜呵！"

来到北城，吕文焕问童明道："樊城可有消息？"

童明摇头道："虏人每晚沿江举火，如同白昼。试着派了几回善泅者悄悄下水，不出三五丈远即被虏人觉察。"

吕文焕久久眺望着樊城。武荣与王达一样，粗鲁的外表下暗藏着一颗精细的心。徐麟诬告，全军上下唯有武荣一人力保牛富与张汉英，足见一名使开山斧的骁将有着何等不凡的见识。

"我与武荣曾经有约，危急时刻举火为号。"童明又道。

吕文焕问："他们举过火么？"

童明摇头道："未有。"

虽然没有举火，但武荣他们的境况绝不会比襄阳好，吕文焕重重地叹了口气。

"不知裴元海是否抵达制司？"童明轻声问。

吕文焕心事沉沉道："裴元海忠勇可靠，应无大碍。我担心的是朝廷既无良策，也无良将。"

童明寡言少语，但心里跟明镜似的。遍观朝中诸将，夏贵少谋，范文虎贪生，高达刚愎自用，孙虎臣匹夫之勇……张世杰倒有大将之才，可惜是归正人，刘整降元，朝廷对归正人猜忌更深。

"军心如何？"吕文焕又问童明。

童明回道："军心倒还稳定，只是食物太少。"

襄阳已无稻米，如今全军靠马料充饥，且不充裕。由于没有油水，

守城兵士每日一升马料哪里填得饱肚子？

兵士与官吏还有马料充饥，城中普通百姓只能掘地捉鼠，或者采摘野菜。眼下正值冬季，万物萧索，没有野菜可采。

回到安抚司，已过午餐时间。来到海棠园，唐令仪正在桌边等他。桌上已无米粥，摆着两碗黑糊，即马料磨面熬成。

“对不住夫君了，家中已无积粮，只能食黑豆。”唐令仪面带赧色。

“吃黑豆好啊，”吕文焕竭力显得轻松，“马吃黑豆，日驰千里。”

“可是……”唐令仪苦苦一笑，“按漕司命令，黑豆只供给夫君。”

吕文焕是官员，有黑豆供给，唐令仪属于平民，没有黑豆。吕文焕每日的一升黑豆，要养活夫妇二人。吕文焕痴痴地半晌说不出话来，襄阳最高官长度日如此，普通庶民该如何生存？

咸淳九年的新年，襄阳城内没有一丁点儿喜庆色彩，尽管风和日丽，但弥漫在襄阳上空的是厚重的死气。除了巡城的兵士，大街小巷见不到一个活人。随着气温回升，尸体糜烂，恶臭熏天。面对如此惨景，吕文焕经常以泪洗面。

正月初一，樊城之战开始。元军分五路向樊城发起攻击，武荣以五千饥疲之众抗击数万元军，直至城破，无一人投降。武荣、张汉英双双战死，牛富赴火自尽。

十四昼夜后，樊城归于沉寂。吕文焕清楚，樊城陷落了。那会儿正值黄昏，西风低号，夕阳如血。屹立在襄阳城头的官兵一片肃穆，只有汉水缓缓东流。

吕文焕还来不及伤悼，元军已移师江南，兵锋直抵襄阳城下。正月十六，元宵节的第二天，元军于南门外架起大炮，听得一声轰响，宛如地裂山崩，谯楼坍塌大半。

这是什么炮？恁地如此厉害？宋军大为惊骇，急报吕文焕。吕文焕速至南门，只见城头一块巨石，两名宋军士兵费了老大劲才搬到城下。南门守将范天顺道：“如此大炮，侄儿还是第一次见到。炮石少说也有一百七八十斤。”

闻言，吕文焕倒抽一口凉气，他判定樊城失陷一定与这种大炮有关。如果以这种大炮攻城，所有用于护城的排叉木均无法抵御。

正察看间，一名副将从城上跑下来禀报，说城外有一队虏人，为首虏酋高呼着要见安抚。

吕文焕登城一看，原来是刘整。

“贤弟，还认得自家么？”刘整在城下高叫。

吕文焕怒上心头，痛斥道：“叛贼！你为虏人献策，先取襄阳，后图江南，以致襄阳被困六载，数万军民死于非命。你有何面目见我？”说完，他从一名宋军士兵手中夺过弓矢，举起欲射。

“贤弟且慢，容刘整将话说完。”刘整不仅不避，反而策马上前，“刘整背离赵宋，其因贤弟自明。想当初我刘整投奔孟帅，率十二名勇士夜袭信阳，斩将夺城，建下奇功，也算是铁心铁意效命宋廷。可宋廷有奸贼，不容我等，处处掣肘。俞家父子甚至借打算军费欲将刘整置于死地，刘整申诉无门，为了苟全性命，才不得已降了汗廷……”

“不要再说了！”吕文焕厉声截断刘整的话头，“本帅饶你不死，你走吧！”

刘整并没有离去，继续道：“刘整今日前来，是有一事相告。”

“快说！”吕文焕喝道。

“适才一炮，是新运到的‘回回炮’，炮石重两百斤，射程达三百步，威力无比。如今我军已运来炮石万计，别说一道城墙，就是整个襄阳也能夷为平地。元帅还要发炮，被自家劝止了。刘整以为，贤弟不能只为自家作想。贤弟可以为赵宋死节，但满城百姓不能……”

吕文焕疾声问道：“你想让自家跟你一样投降虏人？”

“自古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浑说！自古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伺二夫！我堂堂吕文焕岂是苟且偷生之辈！”吕文焕勃然大怒，弯弓搭箭，朝刘整咽喉射去。可临到

最后一刹那，他捏弦的手指微微一抖，箭矢偏离咽喉，直中刘整肩胛。刘整应声落马，众元军大骇，纷纷放箭，救起刘整，返回大营。

范天顺不解，问："叔叔为何箭下容情？"

吕文焕半天不语，像一根枯木伫立城头。

范天顺惋惜道："让刘整那厮白白捡回了一条性命！"

刘整负伤回营，向史天泽复命："下官无能，吕文焕劝说无效。"

史天泽看了刘整的箭伤，喜滋滋道："吕文焕正游移在降与不降之间。"

众将问何以见得？

史天泽道："壕宽不过一百五十余步，以吕文焕的箭术完全可以取刘元帅性命。如今箭头偏离要害，且伤口不深。若非吕文焕心中有惑，否则不会箭下容情。"

闻言，众将纷纷点头称是。

史天泽命刘整回营安歇，吩咐阿里海牙继续劝降。

克樊城，降襄阳，这是忽必烈向河南军前行省下达的一道命令。吕文焕原本一员普通将领，居然坚守襄阳六年，致使元廷动用举国之力。忽必烈恼恨之余又生出好奇，他要亲眼看一看这吕文焕到底是何样人物，竟然以一支弱旅将攻无不克的蒙古铁骑挡在了襄阳城下六个年头。正因为有了忽必烈的诏令，史天泽才委派刘整前来襄阳城下劝降吕文焕。

次日，阿里海牙未带扈从，单骑来到壕边，对城上人道："传信你家元帅，有故人阿里海牙求见。"

消息报到南门主将范天顺，范天顺来到安抚司，吕文焕一听脸黑了。当年就是这个阿里海牙将榷场设立在了鹿门山，才使襄阳陷入了如此境地。

范天顺轻声问道："安抚是见，还是不见？"

吕文焕黑着脸道："见。"

当阿里海牙满面春风地走进安抚司官厅，吕文焕端坐于大厅之上，双目阴沉，不发一言。

"我是阿里海牙。多年未见，安抚可好？"阿里海牙笑吟吟地向吕文焕打招呼。见吕文焕铁面无语，嘿嘿一笑又道，"安抚，你我是故人，不须如此。"

吕文焕突然一拍桌案道："阿里海牙，本帅有一事问你，你要如实回答。"

阿里海牙立于厅中，恭谨道："安抚不明何事，在下一定如实禀告。"

吕文焕声色俱厉道："鹿门山筑堡，你是如何骗说我家大哥？"

闻言，阿里海牙略略一愣。

"我家大哥同意筑堡，是不是你贿赂了无数金银？"

阿里海牙顿时一脸整肃道："安抚休得猜疑制帅，制帅断不是如此龌龊之人。制帅同意设立榷场，完全是出于互市生财。"

阿里海牙款款讲述当年向吕文德奉送一对玉佩，被吕文德退还。

吕文焕又问："丘机宜呢？"

阿里海牙嘿嘿一笑道："那老汉倒是个财迷。"

大哥没有接受贿物，吕文焕心头略感轻松，这些年来有关吕文德受贿的传言让他如芒在背。他这才命阿里海牙就座，又问道："你今日来，也是做说客的么？"

阿里海牙摇头道："在下不是。"

"你不是说客？"

"我不是说客，"阿里海牙继续摇头，"安抚是朝廷命官，理当为朝

廷尽节。若襄阳陷落，应该引颈自刎。”

吕文焕没有答话。从范天顺禀报阿里海牙求见起，他就清楚阿里海牙此行的目的。史天泽判断得对，吕文焕心中极乱。襄阳已经断粮，无论他吕文焕是战，还是不战，失陷的结局都无法改变。战，无非一死；不战，存活十万生灵。存活十万生灵是大功大德，但自己永生永世都将洗不掉“降臣”的污渍……

阿里海牙又道：“安抚若死，朝廷自会按死难大臣体例表彰优恤。子嗣封官，赏钱万计。只是苦了全城百姓，他们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他们随安抚而死，只不过阴间多了数万冤鬼。”

是的，他死了，朝廷将封妻荫子。可城内十万生灵呢？莫非让城内十万生灵也随他一同葬身襄阳？因他一人而累及十万生灵，他难下决断。

阿里海牙突然提高声音道：“忽必烈大汗降下旨意，说吕文焕倘若归顺元廷，襄阳不杀一人。大汗还说，不仅襄阳不杀一人，还运粮赈济，免襄汉百姓五年赋税。”

吕文焕倏地睁大眼睛，呆怔半晌后问：“阿里海牙，你说的……可是当真？”

阿里海牙呵呵一笑道：“汉人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天子金口玉言。忽必烈大汗是元朝的天子，他的话还当不了真？”

吕文焕清楚，此时他必须做出决断了，无论这个决断有多难多痛苦，他都要做出。襄阳城内的十万生灵不能随他而死，如果真是那样，他越发其罪难宥！

“既然……你家天子有好生之德，”吕文焕一字一顿，“望明日在襄阳城外设粥棚十座，以救襄阳百姓。”

阿里海牙道：“好！只要安抚打开城门，别说十座粥棚，五十座粥棚也行。”

“你回去禀告史天泽，明日吕文焕在东城楼等候。”

“如此说来，安抚已答应归顺元廷？”阿里海牙兴奋地问。

吕文焕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

阿里海牙走几步，停住脚道："安抚可不得使诈。忽必烈大汗有旨，万一吕文焕拒绝归顺，襄阳城破之日，不仅屠尽满城老幼，还要将整个城池化为灰烬！"

送走阿里海牙，吕文焕召来赵真、童明和范天顺，告诉他们自己决定放弃守城："襄阳虽然还有两万兵马，可粮食已尽。阿里海牙答应明日在襄阳城外设立粥棚，所有兵士放下刀枪，与百姓一起出城接受赈济。"

赵真、童明、范天顺都清楚襄阳的情势，百姓已经断粮，兵士们的黑豆也由一日一升减至半升，日均只有半升黑豆的兵士既拿不动刀枪也使不了弓弩，婴城固守已是一句空话。

吕文焕指着赵真、童明、范天顺、黑杨道："你等明日乔装成百姓，趁出城就赈之机，返回郢州。"

黑杨急问道："安抚你呢？"

吕文焕断然道："我自有归属。"

众将一齐看着吕文焕。

"安抚不走，黑杨也不能走。"

吕文焕对黑杨道："我是一军之主，走得了么？再说，我即便想走，虏人也不会让我走。"

说得也是，吕文焕是襄阳主帅，开门献城，虏人绝不会让其脱身。

黑杨闷声闷气道："黑杨是安抚的护卫，安抚留在襄阳，我也得留。"

童明看看赵真、范天顺也道："既然要留，自家们都留。"

"浑说！"吕文焕勃然怒道，"我吕文焕开门献城，万死莫赎，你们留在这里做什么？"

众人沉默了。

“列位不要争了，安抚其罪滔天，已回不了朝廷。赵真是神勇军统制，自当作陪。”赵真静静地说，“童太尉、范太尉、黑杨太尉还须潜出襄阳，将襄阳战事如实禀报皇上。不是我等不肯死战，委实是襄阳围困太久，援军不至，粮草断绝。安抚为活一城百姓，屈节辱命，实非得已……”

吕文焕截住赵真的话头，道：“既如此，赵真留下。童明、黑杨、范天顺明日出城。”说完起身进了后厅。

赵真哪里想到，自吕文焕被一群元军簇拥着进入了河南军前行省以后，他与吕文焕便不复相会。襄阳战事结束，吕文焕护送至大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敕封为昭勇大将军、襄汉大都督，但身边所有将官，包括贴身护卫，均为元廷指派，一年后赵真郁郁而终。

至于童明、黑杨与范天顺，范天顺爽约，没有出城；黑杨出城后被元军所拘，下落不明；唯有童明一人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郢州。李庭芝将其送到临安，于朝堂上讲述襄阳被围六年，将士们如何沥胆披肝、数度血战，以致粮食罄尽、饿殍遍地……闻者无不唏嘘。

再说吕文焕来到海棠园，唐令仪依然守着两碗寡如清水的黑豆粥正在等他：“今日夫君为何回来得这样晚？”

半碗黑豆粥实在不经饿，若没有紧急公务，吕文焕早早就回家来了。他虽然肚子空空，却没有食欲。他在想这开门献城一事，该如何向娘子解释？

唐永坚被俘降虏后，唐府连大门都不敢开启，可见襄阳百姓对虏人之恨已深入骨髓。如今，自家要将坚守了六年的襄阳献给虏人，这让吕文焕心如汤煮。

“明日的豆子恁地还不见分发？”唐令仪又问。自食物紧缺以来，粮食五日一发，今天应是发粮的日子。

“库中已无粮可发了。”吕文焕道。

唐令仪一愣：“没……没粮了？”

吕文焕摇头道："连马料也没有了。"

"那怎么办？"唐令仪一时不知所措，"全城军民十万，一旦断粮……"

吕文焕慢慢拨拉着碗里的黑豆，缓缓道："自明日起，虏人将在城外设立五十座粥棚。"

闻言，唐令仪又是一惊："鞑虏放赈？"

吕文焕望着唐令仪，轻轻颔首。

唐令仪明白了，不再说什么，埋头扒粥。

次日平明，史天泽与阿里海牙率一小队卫士驰抵襄阳东门，吕文焕与赵真正在东门外等待。

"史平章久仰！"

"吕安抚久仰！"史天泽跳下战马，行过见面礼，随吕文焕一起登上城楼。

日上三竿，天地炫炫。极目望去，长河流远，蓝天无垠。有风自东方来，带着江南湿气。史天泽展臂扩胸，连说三个好字。

"楚有二津，一曰'北津'，一曰'东津'。北津出方城关，通周、郑、晋、卫；东津出平皋关，通陈、蔡、齐、鲁。"史天泽声音朗朗，"楚庄王两次伐陈，八次伐郑，三围强宋，观兵周郊，问鼎中原，均是出入东、北二津……"

阿里海牙在一旁赞道："史平章可谓通今博古。"

史天泽一拍襄阳城墙道："此便是楚之北津！"

吕文焕始终不发一言，心底万般不是滋味。楚之北津，今日何在？

城上已摆好座位，史天泽坐定，对吕文焕道："吕安抚顺应时事，归顺大元，既是吕安抚之幸，更是大元之幸！"

阿里海牙又在一旁道："也是襄阳军民之大幸。"

吕文焕不接话，转而问道："不知史平章是否已经备好粥棚？"

"下官不仅为襄阳军民备好了粥棚，还为你我备好了酒食。"史天泽说完，朝阿里海牙一努嘴，顷刻，一队元军兵士拎着食盒来到城头。

食盒打开，鸡鸭肉鱼俱全，还有一坛酒。史天泽命士卒就城头摆桌设席，吕文焕看得呆了。

"吕安抚，饮下这盅酒，你我即为同僚了。"史天泽举起酒盅道。

吕文焕端坐不动，道："还望平章先救济百姓。"

"既然吕安抚如此恤民，那就先行放赈。"史天泽对吕文焕道，"安抚可命四壁守军依序出城就食。待守军下城完毕，然后百姓出城。"

吕文焕道："文焕请平章不要食言。"

史天泽哈哈一笑，道："安抚尽可放心，襄阳已是大元的襄阳，襄阳子民便是大元的子民。"

吕文焕这才命赵真前往四城晓谕守军。

就在这时，唐令仪一袭白衣怀抱琵琶来到城头。吕文焕一见大吃一惊道："娘子你……你怎么来了？"

唐令仪面色平静，看不出忧喜。

"这是文焕的内人。"吕文焕向史天泽介绍。

史天泽见是吕文焕的娘子，十分高兴，吩咐就座。

唐令仪款款坐下，然后道："奴家听闻夫君于东门城楼迓迎远方来客，特来献丑，以侑酒兴。"

闻言，吕文焕心中咯噔一响，对史天泽道："拙荆学弹琵琶，并无师承，聊以自娱而已。"

“不妨，不妨，”史天泽笑着摇头，“老夫虽然统帅三军，却极爱诗词音律，吕娘子既来献艺，求之不得。”

“既然平章喜爱，娘子可弹上一曲。”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吕文焕只得作罢，但他的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唐令仪此来，绝不仅仅为了弹一曲琵琶，他担心娘子做出有辱史天泽的事体无法收场。

唐令仪正襟危坐，顺手拨出一串清音，回首问道：“平章可知这是何曲目？”

史天泽略略一想，道：“此曲老夫虽然从未听过，但娘子的弦上有碧波轻漾，云霞飞腾，应是《潇湘水云》无疑。”

“平章果然学识渊博，”唐令仪称赞了一番，继而又拨出一段曲子，依然静静地问史天泽，“此曲目平章可是懂得？”

“此曲有低回穷思、不得申诉之苦，以及俯仰哀号、无可奈何之慨，当是陈康士的《搔首问天》。”史天泽娓娓道。

“佩服，奴家佩服！”唐令仪笑了，“平章对音律如此精熟，奴家只能随便弹拨一个罢了。”

见唐令仪只是弹琴，吕文焕的心回落许多。猝然间，宛如珠落玉盘，清音骤起，史天泽的心一下子被抓住了。这是一支什么曲子？宛如千百面战鼓擂动，仿佛千万匹战马奔腾，史天泽听得呆了。

这是一场血战，数十万人争相搏杀，蹄声叩击大地，戈矛辉映日月。史天泽一边听一边搜肠刮肚，最后断定，这是一支他从未听过的乐曲。

终于战事停歇，激烈的搏杀过后，西风萧瑟，残阳如血。有一红妆佳人，满怀无尽悲苦，于万千尸骸中辗转徘徊。恋情依依，愁肠百结。是聚？是别？是生？是死？聚亦难，别亦难，死亦难，生更难。孤月清寂，冷辉遍地。薄霭迷蒙，楚歌泛起……倏地，随着一声怅叹，长剑落地，万籁俱寂。

唐令仪弹罢，端坐不语。

良久，史天泽打破沉默，面带谦逊问道：“请问吕娘子此为何曲？

老夫委实不知。”

“让平章见笑了，”唐令仪黛眉轻扬，“此曲为奴家所作。”

史天泽“哦”了一声，很是讶异：“请问吕娘子，此曲何名？”

“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

“是的。霸王垓下战败，困于万军之中，虞姬出于大义，甘愿自刎，以助霸王脱困东归。”

史天泽心尖微微一颤，赶紧转换话题道：“吕娘子工于音律，且弹拨技艺出神入化，前朝裴兴奴也不过如此。”

唐令仪缓缓起身，朝史天泽道个万福：“奴家感谢平章的夸赞。”又抱着琵琶走到吕文焕面前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道，“夫君虽不是霸王，可奴家却不能不做虞姬！”说完，转身疾步走至城边，纵身一跃。

吕文焕先是莫名其妙，继而大骇，飞身蹿起：“娘子——”

史天泽与城上的元军如同遭了雷击。

此时在襄阳南门，范天顺并未放下兵器跟随众军出城。待守城兵士下城完毕，范天顺咬破手指血书了九个大字：“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然后解下绦带，自缢于谯楼梁上。

德祐元年（1275年），距离襄阳陷落两年后，江南宋廷再一次风雨飘摇，危机重重。

从立秋起，两浙大地便暴雨连绵，进入八月更是风雨交加。大风裹着大雨，时急时缓，时疏时密。八月初七，近在咫尺的天目山突然崩裂，致使多条溪河陡涨，溺死军民无算。

谢道清伫立在慈元殿前，久久注视着殿外淅淅沥沥的雨线。

苏顺进来禀报，说大哥儿求见。

谢道清愣怔片刻，回到窗前坐下道："叫他进来吧。"

襄阳陷落的第二年，赵禥驾崩，其嫡子赵显继位。赵显年仅四岁，众王公大臣一致推举太皇太后谢道清临朝理政。到了九月，赵禥的丧事刚刚结束，元廷便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十万元军以伯颜为都元帅，自襄阳分三路南下。

首当其冲的是郢州。郢州有新旧二城，夹江而立。郢州守将为张世杰，尽管元军将领阿塔海骁勇异常，但在张世杰严密的防御下毫无进展。伯颜见郢州难下，立即调整部署，放弃郢州转攻沙洋。十月二十二日，沙洋陷落。数日后，复州失守。复州丢失意味着襄汉防线被撕开缺口。是年底，元军渡江攻下鄂州。在德祐元年的整个正月间，元军攻势不减，江陵、岳州、黄州、江州、安庆、池州，纷纷落入元军囊中。

鉴于日益恶化的战局，谢道清决意仿照南宋初年开设都督府，钦命贾似道为大都督，征集天下兵马勤王。

是年冬，都督府宣告成立。这一次，朝廷不仅没有掣肘贾似道，而且授以他极大的权力：都督府所有官员均由贾似道自辟，先任命，然后上奏。

经过斟酌，贾似道命孙虎臣为兵马总指挥，吕师夔为都督府参赞军事，宋京为都督府计议官，一共征集十三万人马迎敌。贾似道决心倚靠这支大军在芜湖一带阻止元军进攻的步伐，以稳固大江下游防线。

就在贾似道即将奔赴前线时，廖莹中来到了后乐园。

"今日什么风把贤兄吹来了？"贾似道大为惊喜。

廖莹中道："贤弟出征在即，为兄特来送行。"

这些日子忙着组建都督府班底，选调兵将，筹集粮饷，无暇他顾，昔日的一班友朋断了往来。

在书房，待仆人上茶毕，廖莹中道："我观贤弟之相，似有憔悴之色？"

贾似道呵呵一笑道："不瞒贤兄，弟弟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睡个囫囵觉了。"

廖莹中清楚，贾似道如今重掌兵权，桩桩件件亲力亲为。

“虏人猖獗，吞我大半国土。江南危在旦夕。”廖莹中动了感情，“贤弟带兵出征，这一去不知何日得回。兴许三年五年，甚至十载八载。”

贾似道也动了感情：“弟弟清楚，这一去难以回返。昔日制置两淮，麾下猛将如云。时至今日，吕文德病逝，吕文焕降敌，夏贵老迈，刘雄飞已卒。以孙虎臣总督诸军，实在是勉为其难。”

廖莹中沉默了，贾似道说的是实情。

“还有朝中局势，也令人心忧。”贾似道继续道，“江万里、叶梦鼎、马廷鸾相继离职，朝中已无栋梁之材……”

如今宰执大臣三人：左丞相王爚，树叶落下都怕砸破头，典型的庸怯之辈；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章鉴，专事结交王公权贵，人称“满朝欢”；参知政事陈宜中，为人刚愎，性情狷急。

俄尔，廖莹中轻声道：“既如此，贤弟为何独木而支危厦？”

闻言，贾似道脸上浮起一丝苦笑：“我是罪人。我不出征，何人出征？”

“贤弟何罪？”

贾似道心情沉痛道：“当年若不囚禁虏人使团，哪有今日之祸？”

闻言，廖莹中勃然变色：“贤弟切莫心存此念！虏人灭我乃是国策。女真人灭大辽，蒙古人灭大金与西夏，何曾有过半分悯惜？国之不强，只能是俎上之肉！”

这下轮到贾似道怔怔地看着廖莹中了。

良久，廖莹中又道：“为兄给贤弟占一卦吧。”

贾似道诧异地看着廖莹中，道：“贤兄不是说……为亲不筮么？”

“贤弟出征，今日破戒。”

贾似道带兵十多年，从来不信卜卦之术。两军相逢，拼的是士气，较的是谋略。今日见廖莹中为自己占卦，惊诧之下，一时未明其意。

廖莹中起身净手，焚香，然后掏出三枚铜钱。

起卦五次，爻象四正一反。贾似道虽然不懂《易经》，但略知卦象。第六卦若为正，即大有卦。卦辞有言，“大有上吉，自天祐也”。若是得反，则是鼎卦。鼎卦虽不属难卦，但鼎有折足之忧。俗话说，鼎折足，则倾覆。

廖莹中将铜币轻轻一抛，落入掌中，且久久合掌不开。

贾似道浅浅一笑道：“无论是何卦象，弟弟都泰然处之。”

廖莹中缓缓分开两掌，六卦为正。

“贤弟，吉卦啊！离为火，乾为天，天上赤焰高悬。”廖莹中用激动的声音道，“世间至伟，莫过于阳盛。阳盛则百害尽除。贤兄此次出征，解乾坤于倒悬，自是上应天意，下顺民心。强寇虽凶，但正义在我。望贤兄广揽人才，激励三军，临敌机变，重挫强寇，振我国威。凯旋之日，为兄率全体族人箪食壶浆出城远迎！”

贾似道明白廖莹中的一片心意，悲壮之情油然而起：“贤兄放心，弟弟此去必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新年还未过完，贾似道便率领都督府向芜湖进发。二月初，各军在芜湖聚集完毕，贾似道命孙虎臣统率马步军向铜陵推进，驻丁家洲（安徽铜陵东北），自己则与夏贵率领水师驻鲁港（安徽芜湖南）。刚一抵达鲁港，贾似道派宋京出使元军大营，请求罢兵议和。此时的元军已成破竹之势，伯颜明确回复，要元军休兵，除非宋廷归降。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二月十八日，元军集中六万大军，千余艘战船，以阿术为前锋，向丁家洲扑来。当元军的“回回炮”将一百多斤重的炮石抛向宋军阵地时，巨大的响声地动山摇。宋军什么时候见过如此巨大的炮石？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炮石可以摧毁一切，宋军原本士气低落，面对巨炮全无斗

志。七万马步军还未与元兵接战便溃散开来，孙虎臣逃也似的奔回都督府，见了贾似道跪倒在地，失声痛哭："鞑虏炮声一响，全军无一人用命……"

情形危急，再战已不可能。夏贵慌忙集合水师退回淮西，孙虎臣则护佑贾似道去了扬州。

丁家洲大败对贾似道来说是致命的。从打算军费直至推排田亩，贾似道开罪了多少王公大臣？如今这些人终于找到了复仇的借口。

贾似道经过一段时间养息决定回返临安，这一决定遭到了淮东将领的坚决反对。贾似道已经被罢免了平章军国重事与大都督衔，虽然在诏书里没有治罪的意思，但回到杭州后一切皆有可能。

"朝廷正是用人之时，我怎么能滞留淮扬？"贾似道向淮东将领们解释，"襄汉虽然丢失，但我朝还有江浙、福建与广南。下官要面奏朝廷再招募一支新军，在江南水乡与鞑虏决战。"

这是四月，贾似道想回返杭州已经很难了。元军乘丁家洲大战的余威直下芜湖，夺取了建康。攻克建康后，伯颜命阿术经营淮南。阿术率三万人马猛攻真州，企图一举拿下两淮。

激烈的战事一直持续到六月底才渐渐停歇。由于元军控扼了大江，贾似道只得由海路绕道杭州。七月底，甫一抵达会稽，贾似道便向朝廷上了一道待罪的札子，自请贬官三秩。

其实，朝中官员们最担心的就是贾似道滞留淮扬。在淮扬，有李庭芝这位两淮制置大使罩着，他们无可奈何。现在听说贾似道离开扬州回到了会稽，这些官员们无不拍手称快。尤其那些在"公田法"中家产遭受损失的浙西官僚，恨不得寝贾似道之皮、食贾似道之肉。

谢道清虽然七十高龄，但没有糊涂，按照她的意思将贾似道召回临安施予薄惩仍然加以任用。谁知要求治罪贾似道的声浪竟是如此之高，甚至有人提出要斩贾似道之首"敬谢国人"。事情发展到这个份上，谢道清也为难了。

从七月到八月，对贾似道的处分始终没有定论，谢道清每每想起就深感郁闷和焦灼。她分明觉得在对待贾似道的处置上，朝中大臣们的建

议和抗议已偏离了公允。

这天，谢堂求见，在苏顺的引领下来到慈元殿。待行过礼，谢道清问道："张世杰安顿下来了么？"

今年初，随着元军进占鄂州，继续坚守郢州已没有意义，张世杰自动放弃郢州南撤。此时，黄州、蕲州已经失陷，去扬州路途不通，张世杰只得渡江前往湖南。湖南境内也有元军，张世杰足足行进了半年才来到临安。

"回姑母，张太尉一行安顿下来了。"如今谢堂已是检校少保、同知枢密院事了。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章鉴，早在丁家洲的败报传来时就撂挑子跑了。

"张世杰部还有多少人？"谢道清又问。

"不足八千。"

张世杰所部离开郢州时有一万五千余人，抵达杭州不足八千，可见沿途战事之烈，死亡之巨。

"张世杰千里来京，枢密院有何安排？"谢道清用征询的目光望着谢堂。

"侄儿以为，张世杰不应留驻京师。"

"为何？"

"张世杰为归正人。"

谢道清皱眉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计较身份？"

"以姑母之意……"

"张世杰忠心可鉴，加张世杰为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领兵宿卫临安。"

议完对张世杰的任用，谢堂并未退出，谢道清奇道："堂儿还有何事要奏？"

“昨日，荣王将侄儿召至王府，询问对贾平章的处置。”谢堂回道。

“堂儿以为呢？”谢道清清楚，荣王希望重处贾似道。自贾似道回到江南起，荣王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他的意见。

“侄儿以为，对于荣王的提议，姑母须得三思。”

荣王一直视贾似道为心腹大患。年初，贾似道率都督府刚一离开临安，他便建议由殿前司派出一军前往独松关，以确保京师安全。独松关位于杭州西北，是杭州通往建康的大门。谢道清明白荣王的心思，与其说是为了抵御元军，不如说是戒备贾似道带兵突返。直到丁家洲的败报传来后，防守独松关的两万殿前司的人马才撤回原地。

谢道清沉吟片刻，缓缓道：“贾平章勤劳三朝，屡有建树，朝廷安能以一时之过而抹杀全功？”

谢堂争辩道：“朝中大臣交章弹劾，姑母若不严加处置，恐怕人心难安。”

谢道清明白，她这个侄儿也深恨贾似道，在要求重处贾似道的大臣中，谢堂是最积极的一个。

“既如此，那就贬官三秩，婺州居住。”谢道清沉下脸道。

然而，就是这道太皇太后狠心做出的决定，在中书省仍然遭到了抵制。无论是左丞相王爚，还是参知政事陈宜中，均认为贾似道的丁家洲之败，误君误国，理应自裁。虽然太皇太后心存悯恤，但国法难容。他们建议，应将贾似道籍没其家，贬窜广南。

国难危急，谢道清屈从了。

朝廷的处分决定终于送抵会稽，贬贾似道为高州团练使，循州（广东龙川）安置。面对这道姗姗来迟的诏旨，贾似道欲哭无泪。自踏上江南土地起，各种噩耗就源源不断。原来，早在丁家洲战败不久，朝廷便以“清理朋党”的名义剿除了贾似道的友人和亲信。翁应龙被诛，刘良贵被逐，就连一心著书、印书的廖莹中也被除去功名，遣送昭州（广西平乐）编管。

此时胡氏已然亡故，随贾似道一起前往贬所的是夫人綦氏、侍妾柳

氏与叶氏，以及贾似道的两个儿子及儿媳。

九月末，贾似道一行来到漳州（福建漳州）地境。九月的闽南秋高气爽，出漳州就是广南东路了，循州位于广南东路最北端。杭州已远，广南地阔。眼看长途跋涉即将结束，贾似道灰暗的心情渐渐好转。

这天来到漳州城外的木棉庵，知漳州的赵介如前来迎候。赵介如是江万里的学生，对贾似道十分景仰。席间可能多喝了几盅酒，夜里闹起肚子。黎明时分当贾似道再一次如厕回来，还未进入庵堂便闻得一股血腥。抬头一看，护送贾似道前往贬地的会稽县尉郑虎臣手提两只铁锤立于门前。晨曦中，郑虎臣一身血迹。

“你……你想做什么？”贾似道大惊失色。

“我要杀你。”郑虎臣直通通道，“你的妻儿已经死在了我的锤下。”

贾似道闻声五内震骇，全身僵直，口不能言。

“我本来想让团练多活几天，”郑虎臣阴沉着脸说，“可看昨日的光景，团练在广南颇有人缘，郑某担心再没有机会动手……”

贾似道拼尽全身力气嘶喊道：“太皇太后，臣自知有罪，但不至于累及全家……”话未说完，贾似道泪如泉涌。

郑虎臣冷冷地道：“团练多虑了，不是太皇太后要杀你，是荣王要取团练的性命。”

荣王？赵与芮？一股寒气从贾似道脚心蹿起，迅速袭遍全身。

“团练如何开罪了荣王郑某不知，也不想知。俗话说，受人钱财，替人消灾。荣王出千金买团练的首级，郑某不得不从。再说了，郑某要是不从，荣王也会要郑某的小命。团练到了地下，切莫怪罪郑某……”

贾似道跌坐在地，泪珠大颗大颗滚落，口中兀自喃喃：“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忽然抬头望天，凄厉之声穿透夜幕，“自作孽不可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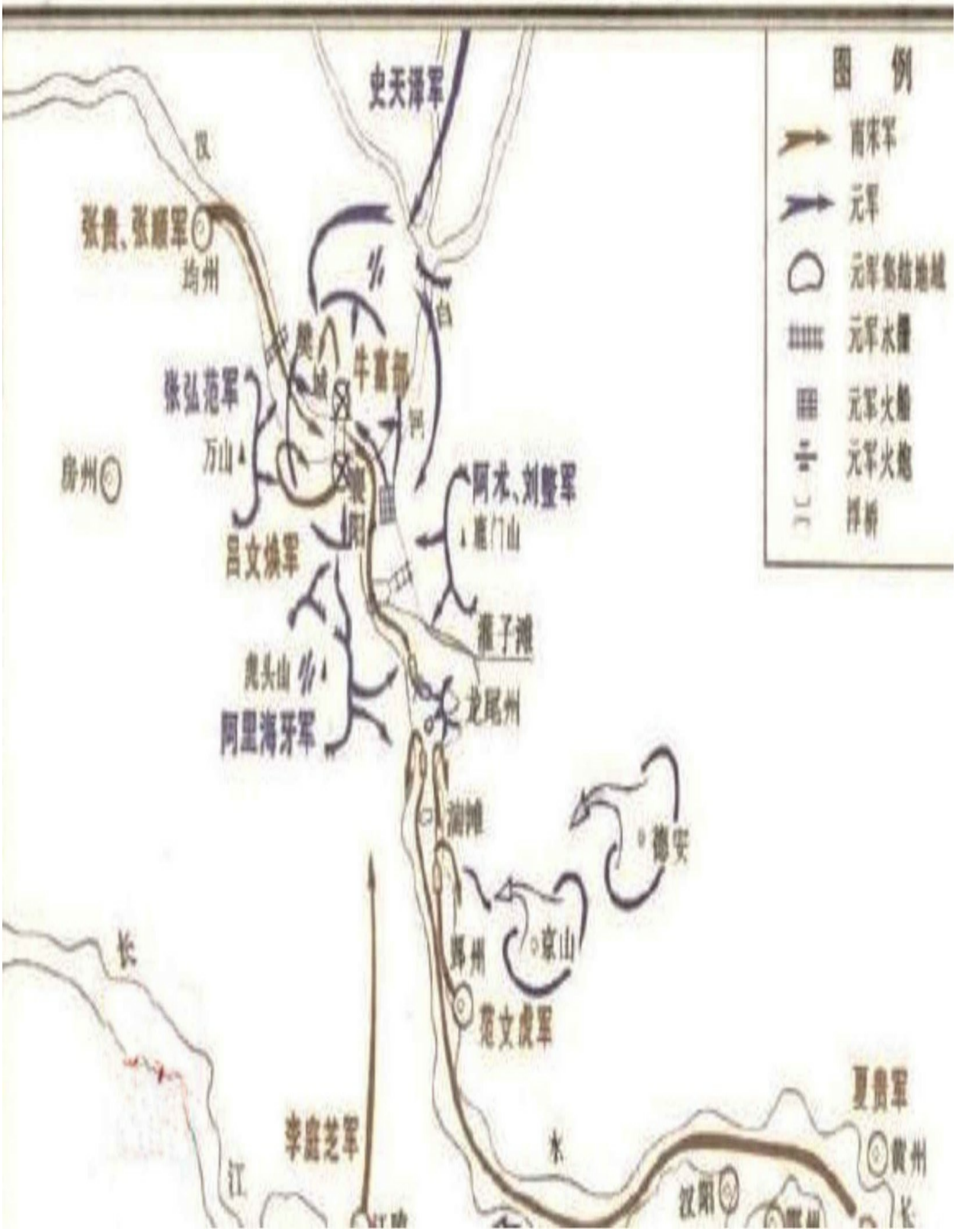
……

贾似道一门十余口遇害漳州木棉庵，这是惊天大案。赵介如一边命捕快捉拿凶手郑虎臣，一边上报朝廷。可此时元军新一轮进攻已全线展开，常州、江阴连连告急。元军杀到了门口，朝廷哪有心思和精力顾及贾似道的案件？直到第二年夏天张世杰率兵来到福建，才将郑虎臣缉拿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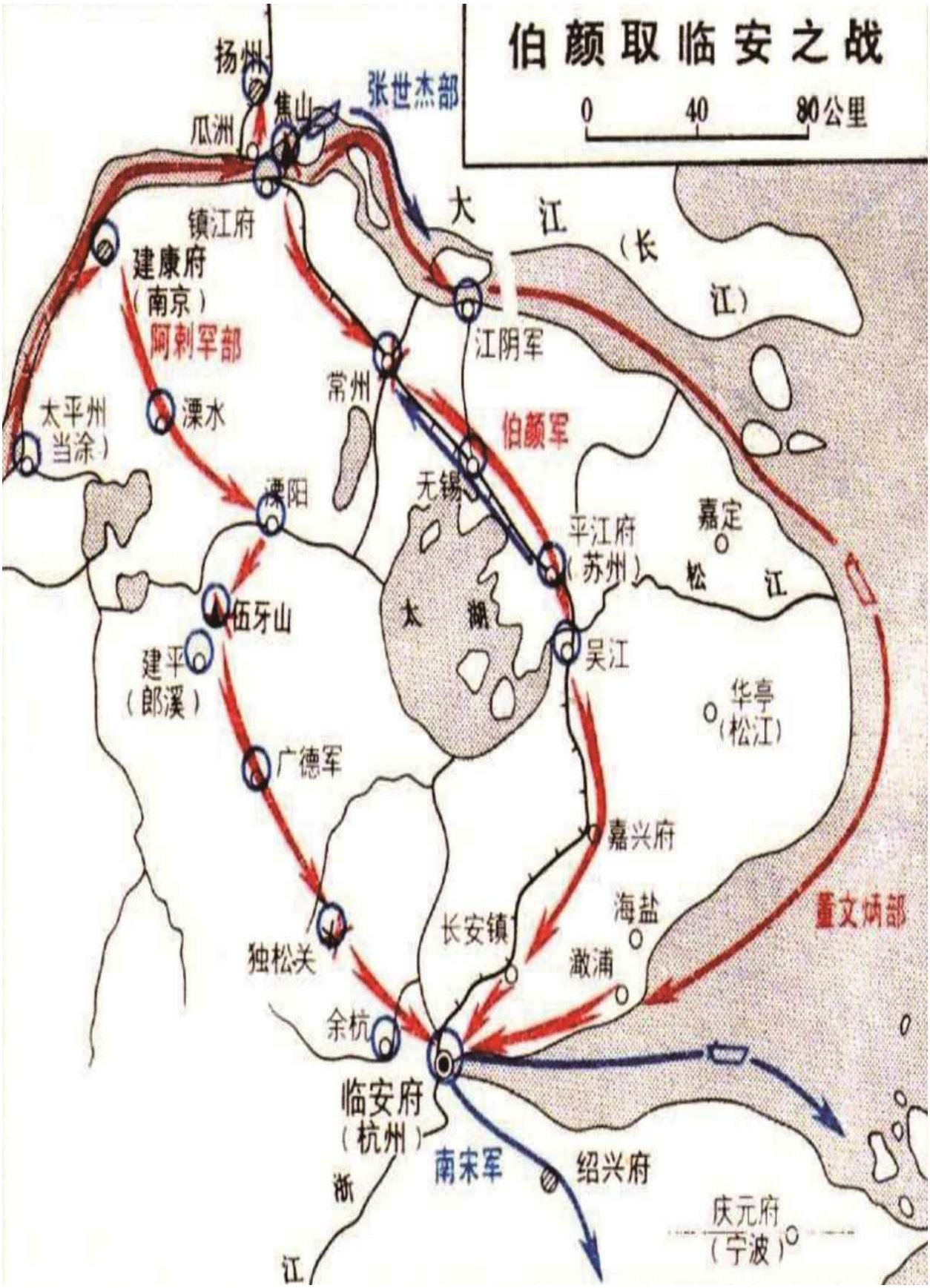
数月后，贾似道的死讯传到了广西昭州。廖莹中呆怔半晌，讷讷道："我是凶手，是我害死了贤弟。"是夜，廖莹中焚香沐浴，服毒自尽。

转年，伯颜兵抵临安，谢道清遣使请降。皇帝赵显、皇后全氏、荣王赵与芮、知枢密院事谢堂等皇亲国戚被掳往上都开平，南宋亦亡。

南宋军民保卫襄樊作战经过示意图



襄阳保卫战作战示意图


伯颜取临安之战
0 40 80公里
扬州
瓜洲
焦山
张世杰部
镇江府
大 江 （长 江）
建康府
（南京）
阿剌罕部
江阴军
常州
太平州
（当涂）
溧水
伯颜军
无锡
溧阳
平江府
（苏州）
嘉定
松 江
伍牙山
太 湖
建平
（郎溪）
吴江
华亭
（松江）
广德军
嘉兴府
海盐
董文炳部
长安镇
独松关
澉浦
余杭
临安府
（杭州）
南宋军
绍兴府
浙
江
庆元府
（宁波）

伯颜取临安之战

荣获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蒙古帝國

包丽英◎著

全4册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代序 烟花在星空绽放

十三世纪北方的草原部落在蒙古人推动下得到了空前统一，与此前几个世纪的分裂与纷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顺应了草原人渴盼统一强盛和安宁富足的要求，担当起这一使命的，正是元太祖成吉思汗。

草原的统一，使原本各自为战的马背民族，凝聚成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朝气的民族共同体，进而凭借这如日之升、如月之恒的热忱与豪情，驰骋万里，横扫欧亚，从森林环绕的贝加尔湖到流水滔滔的印度河，从里海（位于欧亚交界线上的世界最大咸水湖）周围的大草原到古老中国的华北平原，建立了令世人瞠目的蒙古帝国。

这是一个横空出世、前所未有的大帝国。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者以战争的手段消除了东起太平洋西到里海之间的人为疆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西方，与此同时，西方的织造品、药物、天文历法等也接踵传入中国……而所有的一切，与成吉思汗开创性的功绩密不可分。

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战场溘然长逝，他的儿孙如他所愿，接过了征服欧亚大陆的权杖，策马长行。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即位，1234年，金国灭亡。次年，窝阔台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决定进行第二次西征，同时确定由术赤之子拔都担任西征军统帅。这支向欧洲挺进的军队只有六万余人，却从1236年秋至1242年春相继征服了伏尔加河流域的重镇不里阿耳、钦察和南、北俄罗斯，并在里格尼茨（今波兰莱格尼察市）战役中击败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波德联军，进入波兰、匈牙利。接着，拔都亲率大军渡过多瑙河，攻陷格兰城（今地不详），西欧诸国在恐惧中束手无策。恰在这关键时刻，窝阔台汗病故，半个欧洲因为窝阔台汗的猝然离世被上帝拯救。消息传来，拔都当即收起长鞭，掉转马头，回到萨莱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阿斯特拉罕附近），建立了四大汗国中疆域最为辽阔（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俄罗斯，北达北极圈附近，南越高加索山）的金帐汗国。

赫赫战功从未令拔都得意忘形，在拔都的全力推举下，经历了诸多艰险和波折的蒙哥在鼓乐声中登上汗位。这是成吉思汗家族中又一位有

作为的蒙古大汗。他恢复了一度被破坏殆尽的帝国秩序，在短短九年的统治中，开拓疆域，增强国力，他派胞弟忽必烈征服云南，派另一个胞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建立伊利汗国。他身后，忽必烈登临汗位，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

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蒙古的四大汗国共同听命于元朝中央政府，元朝的版图东起大海，西达地中海沿岸，北涉极地附近（曾在此驻军七人），南至印度尼西亚。在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十三世纪，已知世界的版图只有欧亚非三洲，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亚洲4400万平方公里，非洲3020万平方公里，而事实是当时的非洲并未完全开发，只有埃及君主掌握着北非的一部分，疆域最广北达黎巴嫩，南及尼罗河第四大瀑布，面积也就200多万平方公里，因此，元王朝拥有的版图3500多万平方公里，占到中世纪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之多。

统一战争结束后，元王朝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国泰民安、经济强盛、科技发达、军事强大。当时的元大都，商贾云集，各国外交使节频繁往来，拥有一百余万人口的元大都水路、陆路交通发达，货物堆积如山，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少有的太平盛世。

忽必烈在八十岁高龄也是元帝国最强盛时离开人世，之后，帝国迅速衰落。

然而，蒙古人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并不意味着帝国影响的消弭。在其后几百年中，蒙古人依然充当着世界历史的主角。蒙古四大汗国中，除窝阔台汗国早早并入察合台汗国之外，金帐汗国在内乱中依然统治着俄罗斯和中亚部分国家的广阔领土，持续着它二百六十余年的命脉；伊利汗国的汗权从成吉思汗的直系落入旁系之手，国势日渐衰微；察合台汗国则发生分裂，东汗国统治着今新疆之地，在习惯上仍被外国人称为中国，西汗国占据着河中地区，在中亚与金帐汗国彼此攻讦。此外还有退到长城之外的北元政权。帖木儿就于乱世之中出生在西察合台汗国的碣石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萨布兹）。

帖木儿的五世祖与成吉思汗有着共同的祖父，可以说，直到死亡，帖木儿都希望自己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

是的，帖木儿一生崇拜成吉思汗。他站在中亚和西亚的土地上遥望中国和欧洲，向世界宣称：我，就是成吉思汗。从来没有人否认，他的

一生至少有一点与成吉思汗相同，那就是，他像成吉思汗一样，在征战中生，在征战中死，终生不离马背。

这位在名字前被冠以“跛子”二字的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即使少年时代一度成为绿林好汉，带着他的人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及至最终向朝廷投降，他却能做到非比寻常的慷慨，也从未有过一些自卑与消沉。所有的经历都被他当成磨炼，他最终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征服世界的人。

帖木儿梦寐以求娶一位真正的蒙古公主。当他遇上这样的女人，他主动入赘，成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女婿。这于他而言是一次换血的过程，他征战的动力由此源源不断。这个不可思议的人，驰骋于中亚、波斯、印度、高加索、美索不达米亚、西亚等地之间，他的帝国衰亡很快，可影响尚能久存。他使欧洲人感受到超过成吉思汗的压力，四分五裂的波斯与俄罗斯依赖他而重新统一……他为欧洲人开辟了经波斯而赴中国、印度的陆路通道，用帖必力思的市场代替了巴格达的国际市场。

他冷酷无情、英勇善战、善于治理，他是否真成了第二个成吉思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让蒙古帝国的余焰引燃了一束绚烂的烟花，而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所借助的正是原来蒙古四大汗国的力量。

他在东征途中溘然长逝。他的帝国在几十年后分崩离析。一百年后，又一束烟花引燃，最后的辉煌被他的六世嫡孙巴布尔继承下来，在印度次大陆，巴布尔建立了一个转承中世纪印度与近代印度的重要帝国——莫卧儿帝国。

莫卧儿帝国统治南亚次大陆的时间长达三百多年（1526年—1857年），经十七代君主。印度文明自此像其他古代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巴布尔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嫡传后裔，“黄金家族”的血统使巴布尔得以称帝，而不必像他的六世祖那样终生只能称王。其实，莫卧儿一词只是蒙古一词的突厥语音变，巴布尔将他的国家命名为“蒙古帝国”。

从成吉思汗到巴布尔，蒙古民族活跃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土地，几度创造过极致的辉煌，犹如流星划过夜空，犹如烟花绚丽绽放。而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人，我所希望做到的，只是将那些瞬间的灿烂永远定格在书页之上。

- 第一章 草原美人孛儿帖
- 第二章 月圆有缺时
- 第三章 凋零的“薰衣草”
- 第四章 阳光与阴霾
- 第五章 我心相随
- 第六章 雄风·烈马·号角
- 第七章 合兰真大战
- 第八章 祺儿的心事
- 第九章 青 锋 剑
- 第十章 撒满珍珠的草原

- 第十一章 陈兵居庸关
- 第十二章 攻陷中都
- 第十三章 喋血城垣
- 第十四章 梦里故国
- 第十五章 神鹰曲，鹰之旅
- 第十六章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 第一章 蒙古高原的风暴
- 第二章 幽兰，为你一生绽放
- 第三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 第四章 伽勒伽河之战
- 第五章 巧计避祸殃

- 第六章 人算·天算·胜算
- 第七章 最毒妇人心
- 第八章 斡罗斯烽火
- 第九章 燃烧的多瑙河
- 第十章 谁 主 沉 浮
- 第十一章 汗 位 之 争
- 第十二章 雄 视 欧 亚
- 第一章 冲出地平线
- 第二章 大理烟云洱海雾
- 第三章 风雨飘摇的金莲川幕府

- 第四章 血战钓鱼城
- 第五章 兄弟阋于墙
- 第六章 首鼠两端的李璮
- 第七章 真金崭露头角
- 第八章 义利之争
- 第九章 皇室风云
- 第十章 拉开统一战争的序幕
- 第十一章 一江挽歌东流去
- 第十二章 垂死挣扎
- 第十三章 大厦将倾
- 第十四章 零丁洋里叹零丁

- 第十五章 圣朝崛起在东方
- 第十六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 第十七章 大元风雨
- 第十八章 天人永隔
- 第十九章 永远的中国
- 引子 刺迪夫之死
- 第一章 传说中的绿林好汉
- 第二章 人生第一场豪赌
- 第三章 东 山 再 起
- 第四章 成就霸业第一步

- 第五章 金星塞西娅
- 第六章 止 战 之 殇
- 第七章 征服，再征服
- 第八章 帝国的巅峰
- 第九章 魂 之 挽 歌
- 第十章 咎 由 自 取
- 第十一章 最后的统一
- 尾声 燃放在帝国星空的最后一束烟花

第一章 草原美人孛儿帖

壹

不儿罕山，草原人心中的圣山。

滋润着蒙古草原的三条著名的河流：克鲁伦河、斡难河、图拉河就发源于此，但是一一七九年的一个夏日它却从早到晚一直为铅色的阴云笼罩着，从而多了几分沉闷，也多了几分神秘。

夜色渐浓时，一轮皎洁的明月终于冲出了凝滞的云层。

沉闷的暮霭霎时变得清朗了许多，若浓若淡的月色开始漫不经心地洒在草地、河流和蒙古包上，漫不经心地勾勒出一幅静谧的夜景。突然，在轻纱般的昏暗中出现了两个游动的身影，他们脚步轻灵，穿行于错落各处的蒙古包之间时，竟然没有惊动那些听觉灵敏的牧羊犬。待来到近前，但见二人黄冠羽衣，装束奇特，却原来是草原上难得一见的中原道士。此时，极度的干渴使他们的脸色显得憔悴，但这并没有使他们放慢脚步。两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位中年道士，只见他胸前斜挂两柄长剑，瘦削的脸上一双眼眸精光四射，虽然身处昏暗却也凛然生威。更奇的是，他的背上居然还背着一个熟睡的孩子。年轻的那一个身材适中，面目清奇，气质雍贵倒更像一位世家子弟，只是他虽然身无负重，仍只能勉强跟上中年道士。

他们直奔克鲁伦河而来。中年道士丝毫没有放慢脚步，他轻轻吐出一个字，年轻道士立刻听出——水。

“还有一个人。”睡醒的孩子说。

孩子说得没错，克鲁伦河畔真的有一个人。此刻，那人正盘膝端坐在草地上，好像一尊凝固的雕塑。在静夜里出现这样一个人原本已经让人有些惊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月光居然一点点在他身上汇集起来，直至在他的周身罩上了一层淡橘色的闪烁不定的光环。年轻道士急忙垂下眼睑，以为自己窥到了天地灵光，一颗心怦怦乱跳起来。

当他重新抬起头时，光环已然消失，只有一个凝然不动的魁伟背影如岩石般矗立，显现出一种恒定和气势。

孩子挣了一下，从年长的道士身后滑落下来，随手摘下一个盛水的钵盂，然后向河边飞跑过去。他很渴，可是此时吸引他的并不是克鲁伦河清澈的河水，而是那个奇怪的“雕像”。他在河边蹲下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雕像”，许久，他用畏兀儿（即高昌回鹘，今维吾尔）语轻声问：“你是人吗？”

“雕像”动了动。孩子看到了一张无法形容却终生不能忘怀的脸，幼小的心灵升起了一种天真的崇拜。“你是人吗？”他继续问，这回用的是契丹语。

“雕像”，不，应该说是一位很年轻的牧人，微笑了。他听不懂孩子的话，不过看得出孩子是赶过远路的。他走向孩子，从孩子手中接过钵盂，舀了满满一钵水。“喝吧。”他的表情在说。孩子没有急着喝水，而是回头向他的同伴招手：“师父，师兄，快来啊。”

牧人回头注视着两位外乡人。年轻道士以为一定会在他的眼中看到“你们是谁”这样的疑问，但是没有，他以一种可以容纳一切的神情注视着他们。即使他面容柔和，也掩饰不住他目光的深邃和华灼。

被称作师父的中年道士以痛饮来催促两位徒弟不要耽搁。他们在水袋里灌满了水，又要上路了。孩子向那位奇特的牧人招着手，也不管他是否能听懂，执著地说道：“除了我师父、师兄，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一般的人。别忘了我们，我叫瑞奇峰，西辽人，他们是我的师父青松道长和师兄石抹重辰。等我长大了，说不定会来找你。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牧人依然微笑着，他并不知道孩子在说什么，但他能感受到一种期待的眼神。他缓慢地举起手，向孩子挥了挥。

三个外乡人像来时一样匆匆离去了。当月光下明镜一般的克鲁伦河隐没在无际的黑暗中时，中年道士蓦然回首，一张因久历风霜而变得冷肃的脸骤然发生了某些微妙的改变。多年前，他偶然经过草原时曾应蒙古部的忽图赤大汗之邀参加过一个孩子隆重的入篮仪式。此刻，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联想，他不由得喃喃自语，声音低沉却充满敬畏：“传说十多年前，漠北草原出现了一个手握赤血块出生的孩子，难道是他？”

是的，是他，他就是后来以成吉思汗的威名震惊世界的那个人，但此刻，他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铁木真。

贰

两匹白马沿着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迤逦而行，空阔的草原一直没有见到人家，年少的骑手开始焦躁起来："大哥，还要走多久才能到啊？"

"别勒古台，你累了？"铁木真心不在焉地问。

"不累，我急。我想快点看到新嫂嫂，不知她长得美不美？"

铁木真的心中蓦然掠过一丝奇怪的不安。他倒不担心成人后的孛儿帖是否美丽，他所担心的是，九年的时间是否已让一切物是人非。

毕竟，九年绝不是很短的时光。

九年前，也速该巴特（巴特：贵族称号，英雄之意）带着长子铁木真，到素以美女如云闻名于草原各部的弘吉剌部求亲。途中，铁木真射下一只鹰隼，碰巧被弘吉剌部贵族德薛禅（薛禅：贵族称号，智者之意）看到，铁木真的天生神力和精准箭术令德薛禅刮目相看。经过一番攀谈，德薛禅了解了也速该的来意，因他久慕也速该威名，又钟爱铁木真俊朗聪慧，遂一力邀请也速该父子到自己的营地稍事休息。本来，在弘吉剌部，德薛禅就是出了名的热情好客，为了欢迎也速该父子，他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并要夫人朔坛和爱女孛儿帖前来作陪。十岁的孛儿帖，梳着整齐的发辫，穿着一件粉颜色的蒙古袍，看起来就像盛开在草原上的一朵娇小艳丽的鲜花。童心无忌，两个孩子很快便相熟了，一起跑到外面玩耍。德薛禅见两个孩子亲密友爱，与众不同，便主动提出愿将爱女许给铁木真。也速该原本早存此心，当即欣然应允。亲事既定，按照蒙古风俗，铁木真需要暂时在岳父家生活一段时间，也速该于是独自返回。没想到就在返回途中，也速该被世代为仇的塔塔尔人毒害。从此，失去庇护的孤儿寡母遭到部众的无情离弃，在草原上过着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

父亲去世那一年，铁木真只有九岁，他的二弟合撒尔七岁，异母弟

别勒古台六岁，四弟合赤温五岁，五弟帖木格三岁，还有一个妹妹尚在襁褓之中……

“大哥，你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铁木真收回飞远的思绪，沉思地看着弟弟，“应该先找个人问问情况。”

“哪里有人！连个羊腿都没看见。咦，那边真还过来了一个人。”

铁木真顺着别勒古台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匹通体乌黑的骏马在草原上狂奔，离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不好！铁木真心中暗惊。“别勒古台，你待在这里别动。”他一边叮嘱一边催动了坐骑。没容别勒古台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铁木真已向黑马迎去。就在马头相错的瞬间，铁木真双脚离镫，以一种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向后滑落，接着又在原处拧过身来，从一侧稳稳地扣住了惊马的口环。整个动作如兔起鹘落，一气呵成，别勒古台看得眼花缭乱。

惊马“突突”打着响鼻，四蹄腾动，似要摆脱突来的控制。铁木真借着冲力向前滑动了几步后，便稳稳地定在了地上，任凭惊马如何挣扎，他都纹丝不动。几番较量，惊马终于温驯地垂下了头，心甘情愿地服输了。

铁木真松开马嚼子，长长地吁了口气。直到这时，他才看清马背上坐着一位少女。

“姑娘，没事了。”他爱怜地拍了拍马脖子。

少女好似呆了一般，一双眼睛直直地注视着前方，面白如纸。

“姑娘，没事了，下来走动走动吧。”

少女这回听懂了。强烈的惊悸与后怕，令她眼前一黑，栽下马去。铁木真眼疾手快地接住了她：“别勒古台，酒。”

灌了几口酒，少女的脸上现出血色，慢慢睁开了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抱着她的铁木真的脸。“我怎么了？”她懵懵懂懂地问。

“你的马惊了。现在，你感觉好些了吗？”

“我头晕、恶心，我.....”少女猛然意识到自己还躺在一位陌生男人的怀里，不由红了脸，强挣着站起身来。

铁木真牵过少女的马，那马一副做错事的样子，胆怯地垂着头。

“上来吧，我可以送你一程。”

“不，不！”少女满脸张皇，“这马我说什么也不骑了，我走着回去。”

铁木真又是好笑又是怜惜地打量了少女几眼，有那么片刻，他暗自惊诧于少女的清丽：“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我叫玉苏，家在前面不远。大哥你呢，你是过路还是找人？”

“找人。”

“可以告诉我你找谁吗？或许我认识。”

“德薛禅。”

“你找孛儿帖姐姐的阿爸呀——太巧了！这样吧，你跟我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哦，你.....你知道孛儿帖？”

“在我们弘吉剌部，有几个人不知道孛儿帖姐姐呢？大哥，你就别多问了，我保证给你个惊喜。”

玉苏仍旧不敢单独骑马，铁木真急着赶路，只好让她坐在自己的马前。天近晌午时，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这里人很多，你来我往的，显然人们正在为一场即将举行的婚礼忙碌着。玉苏跟主人打了招呼，好客的主人暂且将远道来的客人安置在一棵树下席地而坐。不多时，一位身着素色衣衫的姑娘亲自为铁木真兄弟送上了马奶酒。

四目相对的一刹那，铁木真不觉呆住了。他看到了谁？为什么他的心跳会加快嘴里会发苦？他并不认识这位姑娘，他记忆中的小女孩纤秀妩媚，长着一张可爱的脸颊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而这位姑娘，身段苗条灵巧，乌黑的、拱形的眉毛，精心盘起的秀发，衬着象牙般洁白细腻的皮肤。长圆形的脸上，鼻峰端正挺立，唇形无可挑剔。尤其让人见之难忘的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很明亮，炯炯有神，仿佛缀在天幕上的启明星，眼波虽温柔，却偏偏显得聪慧无比。这个姑娘的出现，就像秋月黯淡了星光，像春泉冷落了群芳……她究竟是谁？但愿她不是孛儿帖——但愿她就是孛儿帖！

姑娘的目光也滑过一丝惊疑。是什么促使她一定要走近些看看他的脸，是那支骤然拨响在她心间的“神鹰曲”，还是年少时就已熟悉的等待和梦想？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从自己第一眼看到他起，就想走近好好看看他的脸，看看他的目光……

“孛儿帖，你在这里做什么？”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姑娘似乎想离去了，又转过身来想看看铁木真的反应。铁木真早已站起，目光中仿佛燃烧着两团火焰。喧嚣的人群归于寂静，孛儿帖的眼中渐渐盈满了泪水，一个刻骨铭心的名字就在她红润的双唇间颤动。

“孛儿帖！”铁木真竭力克制住内心的激动，温和地说，“我正准备去看望先生。”

多么熟识的称呼！九年来朝思暮想，长生天真的给她送来了他，孛儿帖再也顾不上众目睽睽，任凭泪水滚滚落下：“铁木真……”

好一张精致优雅、不染风霜的脸！强烈的欣喜过后，铁木真才恍然意识到这九年他与孛儿帖的生活，好似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孛儿帖，没想到吧，我这样来了。”他心平气和地示意自己简朴甚至称得上寒酸的衣着。

孛儿帖全不在意：“你来了就好，只要是你来了就好。”

“孛儿帖，他就是铁木真吗？”一位衣着与气度都与众不同的青年分开人群，似有不恭地问。

孛儿帖含笑点头：“铁木真，你还记得越图吗，迭克首领的侄儿？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玩过。今天就是他的妹子出嫁，越图请我来帮忙。”

铁木真猛然想起，友好地向越图伸出手。越图却视而不见，只对孛儿帖说："额吉让我来找你，妹妹要重新盘一下头。"

"我知道了。"孛儿帖急忙看了铁木真一眼。莫名其妙地受到如此冷遇，铁木真居然泰然处之，孛儿帖的内心升起一种真切的敬意。九年等待，但愿长生天不负她的痴情，给她一个值得她爱的男子汉。"婚礼一结束，我就带你回家。玉苏，你也过来帮个忙。"

"好的，姐姐。"玉苏使劲眨回眼神中的惆怅，转向铁木真调皮地笑道："我说带你见个人，见对了吧？"

叁

重新站在德薛禅华阔的大帐前，铁木真的内心可谓五味杂陈。得到通报的德薛禅和夫人朔坛匆匆迎出帐外。不知为什么，孛儿帖却留在帐中没再出来。

"岳父、岳母。"铁木真大礼参拜，别勒古台也跟着跪在大哥的身后。

德薛禅急忙搀起兄弟俩，一手一个，注目端详。如果说，九年前德薛禅曾为铁木真感到过吃惊，那么此次的惊奇则更胜上次。艰难和挫折不仅未能磨去他的锐气，反倒为他平添了许多坚韧和成熟，德薛禅欣赏的正是这样的男子汉。

亲人团聚，自有说不尽的悲喜，道不完的思念。朔坛夫人拉过铁木真的手，真是看也看不够，问也问不完："我的孩子，这些年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你的额吉、弟弟、妹妹，他们都还好吗？"

"都好。您不必太牵挂。"

"怎么能不牵挂呢！我猜也猜得出来，这些年你们全家一定吃了不少苦，而且，我知道，最苦最累的一定是你的额吉月伦。要说月伦，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弘吉剌部那可是最美的姑娘，她的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哪个小伙子要是被她看上一眼，一宿都会睡不着觉。没想到她还这么坚强！失去了丈夫有力的臂膀，她仍将你们一个个培养成今天的男子

汉。你看看你，还有你身边这个漂亮的小伙子——听孛儿帖说，他叫别勒古台——光看见你们俩，就知道你们的额吉有多了不起。平心而论，作为女人，我恐怕连月伦的一半都比不上！对了，孩子，我怎么听说，你还遭到过泰亦赤惕部塔尔忽台的追杀呢？”

“是。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一家好心的牧民救了我。”

“塔尔忽台可是你阿爸的堂弟啊，他居然做得出这种事情，长生天一定会惩罚他的！只可惜这些年，你岳父一直打探不到你们的消息，要不，他早将你们接来了，你们也就不用遭这么多罪。”

“没关系，都过去了。再说，苦难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可……”

德薛禅含笑打断了夫人的话：“好了，夫人，闲话稍后再叙，我们还是先说正事吧。我刚才在心里盘算过了，三天后是个黄道吉日，我们不如给铁木真和孛儿帖把婚事办了吧，你觉得如何？”

“行。是该早点给他们完婚了，这样一来，也可了了我们做父母的心愿。”

“可是……”

“怎么？你觉得时间不合适吗？”

“不，不！岳父、岳母，铁木真惭愧，并不曾带来聘礼。”

“这是小事，你无须放在心上。当年你阿爸留下过聘礼。”

父亲留下过两匹从马，但那实在算不上真正的聘礼。

看铁木真不能释怀的样子，德薛禅的语气变得恳切起来：“你若实在过意不去，今后就用你矢志不渝的爱和一个统一了的蒙古土地作为给孛儿帖的聘礼吧。能够成为孛儿帖丈夫的人，应该具备包容天地万物的心胸，这才是最重要的。”

铁木真抬头注视岳父，没有誓言，唯神情肃穆而坚定。

夜幕垂落，星月如画。铁木真独自伫立在河边，深深呼吸着凉爽的水气。这一刻，他很难理清缠绕心头的万千思绪。岳父一家的态度既在预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可他不能不将内心深沉的情爱放在一边，恢复一种理性的思考：让孛儿帖一副柔嫩的肩膀去帮他承担生活的重担，他真的会心安理得吗？明天，是否应该将一切实情坦诚相告，给孛儿帖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起风了，水波初兴，恰似他起伏不定的心潮。铁木真没有听到脚步声，却听到一声温柔的微责："天凉了……你就这样站着。"

"你还没睡？"铁木真急忙循声望去，静夜中，孛儿帖双眸如星。

"我看见你出来，就来寻你。我在你身后站了许久，猜着你的心事。"

"我的心事……你猜到了什么？"

"你一定在担心，怕我吃不了苦，所以，你准备将一切都告诉我，让我按照自己的心愿做出选择。"

铁木真惊讶地望着孛儿帖，意外使他半晌无言。

孛儿帖恬淡地笑了，语气中流露出不可更改的决心："即使漂泊不定、缺衣少食的生活，也不会让我改变初衷。记得小时候每当阿爸给我们讲完故事，你总是要我为你弹唱那支《神鹰曲》，你说你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像神鹰一样自由翱翔。现在你长大了，马背就是你的翅膀，而我，会用我的一生为你弹唱。"

"孛儿帖，你……你说的当真？"

"当真。铁木真，我不想瞒你，在我等你的这些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等待的铁木真是个很平庸、很普通的男人，我还会嫁给他吗？我一直找不到答案。可是，当你昨天意外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到答案其实早存于我的心灵深处。经历了挫折和磨难之后，如果你还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只能证明一件事：坚韧、机智和顽强，一个具备这种品质的人，再加上敏锐的头脑、宽广的心胸，天下还有什么事可以让他畏缩不前？苦难是试金石，在苦难面前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勇士，一种是懦夫。"

“孛儿帖，”铁木真情不自禁地伸出双臂，将心爱的姑娘揽在怀中，“有你这句话，我铁木真也不枉此生了。”

孛儿帖温柔地摇摇头：“得与你相伴，我将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安排给我的一切，既不奢求，也不抱怨。我很明白，你不会只属于我，或者只属于任何其他的女人，你属于马背，属于草原。等有一天你跨上战马时，让长生天为我作证：我的爱会成为你的盔甲，你的利剑！”

铁木真更紧地拥住了孛儿帖，体内似有万马奔腾。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良缘，命运化身为美丽聪慧的孛儿帖，对他九年备尝艰辛的生活予以厚报。人生若此，夫复何求？

一水月影，尽被夜风拂皱，繁星如眼，静静地、温情地俯视着如此相知相惜的一对爱侣。

肆

婚礼如期举行。

草原上的婚礼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即订婚、献哈达、喝许亲酒、送彩礼、敬酒取名、拜天娶亲，是为“六礼”，行过“六礼”后才能迎娶新娘。

拜天娶亲前，女方家的亲友傧相常常要出许多题目百般刁难新郎，这既是为了增加婚礼的喜庆气氛，也是为考验新郎的智慧，所以新郎必须做好过文关、武关的准备。

铁木真倒没有太多的担心，有玉苏的父亲呼日查伯颜做他的首席傧相，他对过“文关”信心十足。伯颜原本还想承担铁木真的全部聘礼，以报答铁木真对女儿玉苏的救命之恩，却被德薛禅婉言谢绝。伯颜早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尤擅祝颂竞唱，几个时辰的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铁木真终于被簇拥着走到一座新起的五彩帐前。孛儿帖就在帐中，铁木真多么想快些看到那张让他魂牵梦萦的笑脸。

“且慢！”一个青年武士伸手拦住了铁木真，冰冷的话语里极尽挑战之意，“你还有三关未过，难道就想摘走我们弘吉剌部的月亮？”

铁木真显然早有预料，不慌不忙地笑道："请越图公子出题。"

"你说，什么最能显示草原男儿的本领？"

"驯马、摔跤、射箭。"

"好，你来看，那边的马桩上拴着一匹野马，或许还是一匹疯马，我手上有一把弯刀，你是要驯服它，还是要杀死它，随你。"

铁木真顺着越图手指的方向望去，一匹鬃毛蓬乱、双目贯血的黄骠马四蹄被结实的牛皮绳拴在地桩之上，却仍然野性不减，愤怒地挣扎，这让人纳闷当初它是如何被人捉住的。铁木真略一思索，从越图手中接过弯刀，向野马走去。人们屏住呼吸，紧张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野马看见有人走近，野性发作得更厉害了，它的脖颈随着铁木真的走动灵活地转动着，嘴里威胁性地发出阵阵低鸣。铁木真围着它走了几圈，眼中流露出欣赏的神情。突然，他抽出弯刀割断了拴着野马的绳索，就在最后一道绳索断裂的同时，他已经敏捷地跃上了马背。立刻，野马像箭一般冲了出去，转眼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一个时辰过去了，天色渐晚，仍不见铁木真的踪影。不少人都坐不住了，越图也有些后悔，生怕铁木真有个三长两短。正在焦急时，一匹快马疾驰而至，马上之人是呼日查伯颜的小儿子布林，他边跑边兴奋地大喊："铁木真回来了，铁木真回来了！"

果不其然，不多时，只见一匹无鞍马驮着一位勇士慢悠悠地走来，人们在短暂的惊愕之后，不觉爆发出山涛般的叫好声。是啊，二十多位各部勇士也未能制服的野马，此刻在铁木真的坐下仿佛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小鹿。

铁木真径直来到越图的面前，跳下马背，平静地问道："还有什么？"

越图注视着铁木真，目光里已少了几分妒意，多了几分敬重。他拍拍手，立刻，一个黑黑壮壮的、犹如半截铁塔似的大汉推开人群站到越图的面前，瓮声瓮气地问："主人，你要我同谁摔跤？"

越图以目示意铁木真。

“是你吗？”他转身望着铁木真，铁扇一样的大手随意地在铁木真的肩头上拍了一下。

重击之下带来的钝痛，使铁木真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眉头，他明白，对付这样一个“铁砣”，只可智取，不能力敌。

“铁木真，不论你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将他摔倒，就算你赢。”

人群自动让开一块空地，屏息注视着一场即将开始的恶斗。铁木真却不急于出击，而是站在几米开外从上到下打量着黑大汉，若有所思。忽然，他向黑大汉走去。黑大汉以为他要有所行动，急忙站稳身形，做出了迎战的姿势。哪承想铁木真没有发动攻击，他只是俯在黑大汉耳边低低说了几句，就见黑大汉的脸色变了，双臂随之抬起。说时迟，那时快，人们尚未反应过来，铁木真却闪电般地托住了黑大汉的腋下，手臂一拧，黑大汉只觉半边身子一阵酸麻，脚下不由得打了个趔趄。铁木真不失时机地顺势一拉一推，黑大汉竟觉有千钧之力加在身上，再也站立不住，重重摔在地上。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包括越图在内。从来没有人摔倒过黑大汉，铁木真竟在一招之内“解决”了他，这究竟是神助还是天意？越图再也顾不得体面，从地上一把揪住黑大汉的衣领，怒道：“你……你……这是何故？”

黑大汉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惧，好半天才讷讷回道：“他说：‘你的主人不该对我不限条件，这对你很不利，因为我不会跟你硬拼。我会找你的弱点打，你有两处需要格外注意，一处是你的眼睛，另一处我待会儿告诉你。我要出招了，小心！’”

越图回头望着铁木真，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他与孛儿帖青梅竹马一同长大，尽管他明知道孛儿帖已经许配给铁木真，也知道这些年孛儿帖从未忘情于铁木真，可他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一份痴念，希望有一天能证明他比铁木真强。但现在，他突然发现铁木真实在不是比他强一星半点，铁木真不仅轻而易举就打败了他，而且还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越图公子，第三题呢？”

越图犹豫了片刻，一时也说不出该让铁木真射什么，蓦然，他瞥见了天上的一轮明月，在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支配下，他脱口而出：“你

能把天上的月亮射下来吗？”

人群哗然。铁木真似乎也愣住了。

迭克首领实在看不下去了。侄儿设“三关”为难铁木真倒也罢了，怎么能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呢？他正欲出面干涉，一个清脆而又镇定的声音在沉寂中响起：“铁木真，看着我！”

人们循声望去。不知何时，孛儿帖出现在新帐前，她已脱去新娘装，换上了她与铁木真初见时的那身素淡的衣衫，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她的手中还握着一面精致的手镜。只有铁木真立刻明白了她的心意。在众人的疑惑中，只见孛儿帖不慌不忙地将手镜噙在口中，镜面斜上，映出一轮明月。

面对心上人期许的目光，铁木真缓缓摘下弓箭。

“不！不要射！我认输！”越图大叫。

铁木真没有理会越图，他的心里、眼里只有月光下那个不惜以生命为他做靶的女人。他明白这一箭他必须射出，因为孛儿帖要他全始全终；他也明白这一箭有多难射出，因为无论角度还是力度，只要有一点掌握不准，就会伤了他深爱的人。

弓，在他手上慢慢拉圆……

所有的声音忽然都消失了，朔坛夫人刚要站起，却被德薛禅伸手按住了。时间仿佛凝滞了，在众人漫长的凝视中，只见铁木真松开了手。

手镜应声而碎。孛儿帖傲然挺立，鲜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了出来，她却不去擦拭，只是看着铁木真，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

短暂的惊愕过后，越图第一个冲向铁木真，其他人也跟着冲向铁木真，他们将铁木真抬起，欢呼着抛向空中……

伍

桑沽尔溪边竖起了一座洁白的毡帐，铁木真迎回了自己美丽的新

娘。

送亲的人开始陆续返回了，玉苏却执意留了下来。她告诉孛儿帖——来之前她已经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她要陪伴孛儿帖，回报铁木真对她的救命之恩。

靠着岳父的鼎力相助，一些过去曾经追随过也速该巴特，后来被迫离去的旧部重又聚集在铁木真周围。作为全部计划的第一步，铁木真派合撒尔去请他的挚友博尔术。一年前，他因家中八匹白马被盗，得博尔术相助，夺回失马，此后，两个人结成莫逆之交。

常言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而今阔别一年，竟恍若隔世。与博尔术拥抱相见时，铁木真最深的感受莫过于此了。时间的推移，无限地延伸了朋友间的情谊，他感到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博尔术的帮助，纵使他现在依然一无所有，心中却仿佛装着万马千军。

铁木真和博尔术反复商议了他们的下步行动，达成的共识是，以他们目前的处境，要想立足草原，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坚强的靠山。然而，谁比较合适呢？草原上实力最雄厚的当属克烈部王汗，但王汗未必肯帮助那些素昧平生的人。

这个话题一直持续到饭后的闲聊。月伦夫人听两个年轻人一再提到王汗，忍不住插话道："若说起王汗，与我家倒也有些渊源，他曾与你阿爸结拜过，他们是安答（结义兄弟）。"

"您仔细说说。"铁木真顿觉精神一振。"安答"是一种神圣的关系，但是为何以前从未听母亲提起？

月伦夫人将手中赶制的衣服放在膝上，微微眯起眼睛，脸上显出回忆的神情："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会儿，你还不到两岁，有一天，王汗带了几个随从来到我们的营地，一副很狼狈的样子，请求你阿爸出兵助他夺回汗位。说起来，这也是王汗自己造的孽，当年为争夺汗位，他杀死了自己的好几位弟兄，他的叔父忍无可忍，才从乃蛮借来军队出其不意地将他赶下汗位。他四处借兵碰壁，不得已前来求助你阿爸。你阿爸原本性情豪侠仗义，又一向视扶危济困为己任，听了他的哭诉，当即发兵跟他去了。汗位被顺利地夺了回来，他就在黑林与你阿爸结为安答。后来，他的儿子桑昆出生了，他又将你认作义子，说是要你给他儿子做兄长。"

“既然如此，您一定很了解王汗的为人了，为什么这些年来您从未打算寻求他的帮助呢？”

“儿子，王汗不是那种知恩图报、胸襟广阔之人，他为人贪吝自私，耳软心活，你若不设法打动他的心，单凭你父亲的旧情，他未必肯真的对你施以援手，所以，儿子，额吉劝你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您的意思是……”

“你想，克烈部雄踞草原多年，实力数一数二，我们没有的他们有，我们有的他们更多得数不清，你能拿出什么作为觐见之礼呢？”

铁木真认真思索着母亲的话。他虽然承认母亲的劝告不无道理，但他并不想因此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办法可以想，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只要不被困难束住手脚，孜孜以求，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帐中出现了片刻的沉寂。

孛儿帖最先舒展开了微蹙的秀眉，平静地说道：“我有办法了。”

“哦？快说，让我们听听。”铁木真急切地催促妻子。

“你忘了我们还有一件貂皮战袍了吗？这是我们目前所能拿出的最贵重的礼物了。把它献给王汗，他必定喜欢。”

笑影扬上了铁木真的眉梢，如释重负中既有欣慰，亦有歉疚。

月伦夫人深情地注视着儿媳。

一个女人，为了她心爱的丈夫，往往可以不惜一切。月伦夫人看得出，孛儿帖不是个寻常的女子，她有头脑，有远见，懂得怎样做才是对丈夫最好的爱。貂皮战袍是她亲手缝制的嫁妆，原本是她执著情爱的明证，但她宁愿献出来，为她的丈夫铺开一条成功之路。

半生含辛茹苦，月伦夫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未来充满信心。从容、坚定、敏慧，孛儿帖简直是她青春时的延续。她坚信，铁木真能得孛儿帖为妻，不只是他个人的幸运，更是整个孛儿只斤家族的幸运。

陆

王汗的黑林老营位于图拉河畔，沿途景致秀丽迷人，不过，铁木真无心欣赏风景，他只想快些谒见王汗。

进入王汗大营前，为慎重起见，铁木真派博尔术先行求见王汗，禀明来意，不久他得到回答：欢迎安答的儿子。为示诚意，王汗还派儿子桑昆亲到营外相迎。

桑昆坐在马上，以一种阔主人打量穷亲戚的神情倨傲地注视着铁木真一行，即使铁木真在博尔术的引见下向他行礼时，他也只是轻蔑地微哼一声，再无任何表示。

铁木真对桑昆明显的无礼视而不见，依旧平静坦然。一股难捺的怒火蓦然冲出桑昆的心底，这让他始料不及。他没想到，自己这堂堂草原第一大部的太子，居然会对一个不值一哂的无名小卒无端地充满了惊惧与戒备。

铁木真回身请出夫人孛儿帖。

桑昆怔怔注视着向他亭亭下拜的孛儿帖，一时间只觉心旌摇动，情难自抑。他的身边从来不乏美女，但这个女人却是独一无二的，她拥有水做的身姿，雪绘的容颜，云给的飘逸，月赐的明慧。很早很早以前他就听旅人和信使谈论过这个草原第一美人，没想到她远比人们所能描述的还要高贵，还要迷人。

孛儿帖半晌不见桑昆回话，微微有些尴尬，铁木真会意地走到妻子身边，握住了她的手。他们站在一起，仿佛天地间最和谐的一道风景。桑昆的眼睛像被什么狠狠刺了一下，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他从马上傲慢地欠了欠身，随即请铁木真一行入营。

黑林王汗的营地戒备森严。路上，铁木真关切地询问王汗的近况，桑昆心不在焉地敷衍着，然后，他们便沉默了，直到王汗的大帐前，两人再没说一句话。

铁木真将博尔术和妻子留在帐外，自己先行觐见王汗。桑昆将他引到王汗座前，铁木真以大礼参拜，态度既谦恭又从容。

“起来吧。你就是铁木真，也速该安答的儿子？”王汗居高临下地问。

“正是儿臣。”

王汗目不转睛地端详了铁木真良久：“像，像！你的脸盘尤其像我那安答。来，坐下吧，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听说你还带来了我的儿媳，怎未见她？”

“她和博尔术候在帐外，不知父汗是否传唤？”

“嗨，哪来这么多虚礼！合勒黑，你代本汗去迎他们一下。”为显示对铁木真的恩宠，他吩咐汗廷老臣、元帅合勒黑。

“喳。”合勒黑躬身而退。

王汗指指桑昆：“你们两个，已经认识了吧？”

铁木真看看桑昆，桑昆始终一脸不屑的样子。

“是，我与太子认识了。”铁木真恭敬地回答。

合勒黑不多时请入孛儿帖和博尔术。

孛儿帖款款向王汗下拜。王汗忘乎所以地凝视着风姿绰约的孛儿帖，一时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帐中突然出现了微妙的寂静。

孛儿帖镇定地从博尔术手中取过貂皮战袍，交给铁木真。铁木真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献给王汗：“父汗，这件貂皮战袍是您的儿媳亲手缝制的，虽然粗陋，却是我夫妇的一片孝心，请您收下。”

王汗勉强回过神，接过貂皮战袍，双手在上面轻轻摩挲着。黑色的貂毛，柔软温暖，没有一丝杂色，的确是上等皮货。王汗心里想，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铁木真，宴席就要摆上，你和孛儿帖今日须陪为父痛饮几杯。”

“喳！”

是日，酒宴尽欢而散。

王汗的态度远比铁木真设想的要好，尽管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可感情拉近了不少。让人不安的只有桑昆，桑昆傲慢敌意的目光似乎隐在一片暗影中，时时闪露着难于捉摸的内涵。铁木真有种预感，这个瘦削沉默的青年，将成为他们克烈之行的最大障碍。

王汗留铁木真夫妇在克烈部小住几日，铁木真同意了。按照铁木真原来的设想，他很想趁便考察一下克烈的军队编制及训练情况，怎奈桑昆处处设防、横加拦阻，为避免节外生枝，铁木真只好遗憾地放弃了这个打算。这是整个做客期间最让铁木真扫兴的事实：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善与桑昆的关系，桑昆似乎是他天生的敌人——并且可能成为永远的敌人。

辞行的日子终于到了。在铁木真逗留克烈的十余天里，王汗与他朝夕相处，情同父子。王汗虽然为人悭吝，却尚有识人之能。短短的相处，他已看出，铁木真心胸宽广，抱负远大，绝非久居人下之人。如今离别在即，为了笼络这个年轻人，同时也是念及也速该巴特昔日的恩义，王汗当面许下重诺："铁木真，我的义子，我将帮你收拢离散的旧部，恢复祖宗的基业。你既称我为父，我自会对得起你。"

铁木真深深施礼，内心充满了感激。

桑昆奉命送铁木真出营，一路上，两人依旧默默无语。及至营外，铁木真勒住坐骑，客气地说道："太子请回，后会有期。"

桑昆也不回答，摆摆手，目光中依然凝固着冰冷的戒备。

铁木真毫不介意，拨马离去。

目送着铁木真远去的背影，桑昆内心五味俱全。他有一种预感，他的父汗正将一只猛虎放归山林，而他对此却无能为力。

他与父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复杂的矛盾，说明白点就是那种既无法相容、又无法分离的矛盾。父汗对他缺乏应有的信任，他是克烈汗位唯一的汗位继承人，可从血腥屠杀中夺得汗位的父汗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有人觊觎汗位，即使对他这个独生儿子也不例外。如果说这些矛盾还算潜在的话，铁木真的出现，则完全是个危险的信号了。铁木

真不会久居人下，他早晚会成为克烈部最危险的敌人，可惜，父汗不仅执迷不悟，相反还陶醉于铁木真的殷勤，若非有所顾虑，他早就设法对铁木真下手了。铁木真不除，克烈部恐怕终受其害，他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以绝后患……

铁木真，咱们走着瞧！

柒

取得了强大的克烈部的支持，铁木真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一些善于洞察其他部族动向的勇士纷至沓来，其中就有铁木真少年时代的挚友和恩人朝伦。

当年，也速该巴特不幸遇害后，他的堂弟兼安答塔尔忽台毫不犹豫地带走了原属也速该的所有部落，抛下孤儿寡母要他们在草原上自生自灭。这尚且不论，后来，当塔尔忽台发现月伦母子不但战胜了最初的困境而且正在赢得人们的同情时，又萌生杀机，亲自带领军队追杀铁木真。危急时刻，是朝伦一家冒着生命危险将铁木真救下。

与朝伦同一时间到来的，还有铁木真儿时的玩伴哲列莫。这两人日后都成了铁木真帐下的著名将领。

秋末，草地返黄，四野萧瑟。乞颜部做着越冬的准备。袅袅淡淡的炊烟里已透出几分寒气，桑沽尔溪宛如一条长长的丝带，平缓地流过草原。河水清幽，光色如幻，夕阳拉长了两个熟悉的身影，斜斜地、清晰地起伏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

若不是专注地思考着一些问题，铁木真不会注意不到妻子眉目间闪现的幸福神采，那样，他或许就知道今天对妻子来说是个多么不同寻常的日子。

嫁给铁木真半年有余，孛儿帖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早些怀上孩子。从王汗营地回来不久，她就有了一种感觉。今儿下午，她独自去请教莫日根大夫，不料莫日根大夫出诊未归，他的侄儿小莫日根大夫给她做了诊断，结果证实她的感觉完全正确。

这可是她与铁木真的第一个孩子。

她真想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丈夫，可看到丈夫若有所思的样子，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反正有的是时间，她何不将这甜蜜的喜悦悄悄延长一宿。

就这一宿。然而……

草原像个广阔的舞台，经常交替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悲喜剧，而且多数事先毫无征兆。

凌晨，一阵隐隐的、急促的马蹄声将铁木真惊醒，他翻身下地，将耳朵紧贴在地面上，警觉地倾听着、判断着。

忽然，他一跃而起，推醒还在熟睡的妻子，转身冲出门外。

有人偷袭！

博尔术正向他飞马驰来，两匹战马穿梭于蒙古包之间，刺耳的哨声惊动了营中所有的人。迎战已不可能，敌人有备而来，仓促的迎战势必导致全军覆没。既没时间弄清来者是谁，也没时间弄清对方人数多少，铁木真指挥部众向不儿罕山撤退。

月伦夫人在纷乱的人群中四处呼唤、寻找着孛儿帖，合撒尔焦急异常，劝说母亲先走，他来接应大嫂。然而，合撒尔从营前到营后来回跑了几遍也未见到大嫂的身影。他以为大嫂一定夹在人群中先行撤走了，便回头协助大哥指挥军队且战且退。仗着道路熟悉，乞颜军队勉强甩开了穷追不舍的敌人，退守山中并迅速封锁了进山的通道。

敌人被阻在山外，寸步难进。

直到将部众安置完毕，铁木真才想起去看望家人。

亲人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默然迎视着他，他们中间，唯独没有孛儿帖。

铁木真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作响，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完全丧失了理智，他猛地掉转马头。此刻，支配他的只有一个信念：拼死也要救出心爱的妻子。一双有力的手紧紧攥住了他的马缰。

“您冷静些！您这样下去只能白白送死！”

铁木真根本听不进去，他狂怒地向试图劝阻他的博尔术咆哮：“你怎么敢阻拦我？给我滚开！”

博尔术毫不退让。由于焦急和激动，他严厉的声音有些微微发颤：“我们没有带出来的，全都让敌人掳走了，不是你一个人有仇有恨，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他们，看看他们！你身为一部首领，怎能为一己之私就去盲目拼命？你这样做非但救不出孛儿帖夫人，还会葬送你自己的生命，甚至是整个部落的命运。纵然你不惜命，可如此不负责任地抛下你的亲人朋友，抛下所有信任你追随你的部众，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吗？冒险是天大的愚蠢，你若是个敢于面对失败、面对灾难的男子汉，就一定要冷静，再冷静！”

铁木真被博尔术的一番话说得稍稍清醒了一些，但是他的心仍有一种要炸裂的感觉，他发疯般地挥刀向近前的一棵树干狠狠砍去。博尔术伫立原地，无可奈何地注视着他的首领。他比任何人都理解铁木真此时的感受，那不单是失去爱妻的痛苦，更有连一个柔弱的女人都保护不住的耻辱。

铁木真长久没有回头。人们只能从他握着刀柄的手的痉挛中，明白他在用多大的毅力控制着自己。一匹快骑冲到博尔术面前，马上是朝伦，他望着铁木真的背影，压低声音报告：“已经查明，前来偷袭的是篾儿乞部，他们声称为报旧仇而来。”

博尔术意外地皱起眉头，他还以为是塔尔忽台的泰亦赤惕部，没想到是篾儿乞部。他们所说的“旧仇”又指什么？

“额吉。”合撒尔一声惊叫，一把搀住脸色惨白、摇晃欲倒的母亲。

报应啊报应，长生天，你报应我也罢了，为什么要报应我那贤惠无辜的儿媳！

“额吉，”铁木真上前握住母亲冰凉的双手，“您一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泪水滴落在儿子的手上。往事如烟啊，那时她只不过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她是篾儿乞人赤列都的未婚妻，在和赤列都回乡成亲的路上，被

也速该一眼相中，然后又被也速该抢走。此后数月，也速该寸步不离地守在她的身边，百般温存体贴。渐渐地，她为这火样的热情和深沉的挚爱征服了。旧日的创痛平复之后，她爱上了也速该，甚于她当初爱赤列都。也速该毕竟是出类拔萃、受人景仰的勇士，她倾慕他，如同小鸟倾慕翱翔九天的雄鹰……

赤列都，今生无缘，我欠你的，来生也无法偿还，我非水性杨花的女人，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只是，你们为什么不将仇恨放下，还要挑起新的仇恨？

听着母亲低缓的追述，铁木真明白了纠缠于上辈间的恩恩怨怨。他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被抢来的女人，原本应该恨，却偏偏找到了无悔的爱情，这难道也是长生天的安排？

然而，他不是赤列都。

他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女人，决不会放弃属于自己的一切。

呆立一旁的别勒古台突然迸发出一声压抑的抽泣，他将头深深埋进月伦夫人的怀中，竭力吞咽着自己的哭声。帖木伦哭了。合赤温、帖木格哭了。合撒尔费力地忍住泪水，将痛悔埋在心底，将仇恨燃起。

铁木真却恢复了镇静。

现在还不到流泪的时候，为夺回孛儿帖和被敌人掳去的部众，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冷静而清醒的头脑。现在尚不知道敌人会将他们围困多久，要做的事情很多，他必须像过去一样有条不紊地指挥全部的行动，他必须等待，等待可以将悲愤尽情宣泄的那一天。

一群人在巍巍不儿罕山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不料第二天事态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敌人全部撤走了。铁木真怕中圈套，急忙派合撒尔、朝伦、哲列莫分率三队人马先后出山试探，他们全都确证了敌人撤退的消息。一丝轻蔑的冷笑掠过了铁木真的唇角，一个不能善始善终的军队必定会在某一天断送自己，他们既然给了他机会，就等着他挥向他们的复仇之剑吧。

只是孛儿帖，你到底如何了？

捌

孛儿帖带着玉苏来到马厩时，马厩里的马已经全被放走了。机灵的玉苏忙去赶来一辆牛车，让孛儿帖坐了进去，她亲自赶着，向不儿罕山撤退。可是，牛车还是太慢，她们很快被篾儿乞士兵追上了，眼见躲闪不过，玉苏索性将牛车停在路上。

“喂，你是谁？你这牛车里装些什么？”

“我是铁木真首领家的女奴，昨天帮人去剪羊毛，怕误主人的事，赶了一宿今早才赶回来。这里出了什么事？怎么到处乱哄哄的？我想找个人问问吧，可是所有的人都跑得跟有野狼在后面追着似的。对了，你们是谁？我好像以前没见过你们。”玉苏一副天真娇憨的样子，有板有眼地说道。

“你当然不认识我们了，乖妹子，你要觉着乱，就好好在这里等着我们回来。你不是想知道我们是谁吗？待会儿哥儿们挨个让你知道我们是谁。”敌士兵不辨真伪，嬉笑着挑逗了王苏，策马而过。

玉苏暂时松了口气，四下寻找着合适的藏身地，想等事态稍稍平息后再做打算。她发现不远处有一片密林，便赶着牛车向那里走去。一队人马沿林边向他们这里驰来，为首的是个神情冷峻的中年将军。玉苏心中一阵紧张，中年将军怀疑地扫视着玉苏和牛车，催马来到玉苏面前。

“车里是什么？”他用鞭尖指指牛车。

“羊……羊毛。”

中年将军冷冷地瞟了玉苏一眼，他的眼神令玉苏不寒而栗：“羊毛？打开！”

“你们要干什么？”玉苏用身体拼命护住牛车，极度的紧张使她忘却了恐惧。

“杀了她！”中年将军轻描淡写地下令。

“慢着！玉苏，打开车门！”车中传出了一个平静的声音。

不是玉苏，而是那位中年将军亲自拉开了车门，顿时，他惊得向后倒退了一步。车中端坐着一位年轻的女人，此时，她目视前方，宛如一尊美丽的雕像，没有恐惧和悲伤，只有冷肃和泰然。

短暂的惊愕过后，中年将军立刻断定，这个姿艳色绝的女人只能是铁木真的妻子——素有“草原美人”之称的孛儿帖，也即他们此次偷袭的主要目标。半晌，他喃喃说道，语气里有讥讽也有感慨：“好贵重的‘羊毛’！”

孛儿帖充耳不闻，只伸出手来，轻轻为玉苏拭去泪水。

孛儿帖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脱黑堂的耳中，这位篾儿乞的大首领禁不住喜出望外。考虑到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再对不儿罕山围困下去也占不到更多便宜，第二天一早，他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胜利者们带着掠夺来的财富，心满意足地踏上了归程。

“那小娘儿们呢？”脱黑堂策马赶上了走在前面的那位不苟言笑的中年将军。

“谁？”

“还有谁？孛儿帖啊。”

“我让人先把她押走了。”

“说说看，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你是木头啊！我在问你，孛儿帖美不美？我曾听人说，那小娘们儿娇嫩得很，肤如凝脂、美若天仙，你既见了，一定知道传言不虚？”

“不知道。”中年将军面无表情，目不斜视。

脱黑堂并不生气，只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老二，这回总算没白来，怎么着也算替你报了一半的旧仇。老子债儿子还，可惜没把月伦一起夺回来。二十年的宿怨一朝得报，你也该舒一口这憋了多年的闷气了

吧？”

中年将军依然无语。

高兴？这世上还有什么事值得他高兴？

二十年前，他不是没有享受过爱情带给他的无尽欢愉，他曾那样痴迷地爱过月伦，他原想能伴着她安安静静地度过一生，岂料命运毫不容情地捉弄了他。

的确，月伦是看到也速该等人来者不善，才催促他只身逃走的，而他人虽逃走，心却丢在了与月伦分手的路上，带回去的不过是具躯壳。最初的十年，他孑然一身孤零零地生活着，再没有一个女人能够走进他的心，他只想有朝一日还能重新夺回月伦，还能继续拥有她。然而，当也速该死于塔塔尔人手中后，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月伦早已不再属于他！一个女人，不畏惧流离失所的苦难生活，不畏惧风险迭出的恶劣环境，坚定顽强、无怨无悔地抚养教育她的儿女，决不能仅仅归结于母爱，其间必然包含着一个妻子对丈夫刻骨铭心、忠贞不渝的爱情。他无可挽回地输给了已故的也速该。

他弄不明白，他前生究竟做了什么孽，长生天才会如此惩罚他、折磨他？

对于这次的胜利，他丝毫没有快意。他之所以同意出兵，是因为月伦被夺之事，早在二十年前就已成为整个部落的共同耻辱，为了部族的荣誉，他们必须雪耻。可是，他们足足等了二十年。

二十年！

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喜剧”，难道他们还能笑得出来吗？

玖

胜利使整个篾儿乞部沸腾了。

脱黑堂决定当着所有部众的面将孛儿帖许配给他两位亲兄弟中的一

个，他要以此来加重铁木真的耻辱。

孛儿帖在篾儿乞人的狂歌乱舞中被推进人群，立刻，惊叹声和怪叫声四起。人们目不转睛、无所顾忌地欣赏着孛儿帖的美丽，无论那目光是充满了淫邪还是别的什么，莫不包含着由衷的艳羡。

孛儿帖浑然不觉。

她静静伫立在脱黑堂面前，既不挣扎，也不惊慌。

脱黑堂突然放弃了要尽情羞辱这个草原美人的打算，几乎称得上和颜悦色地说："孛儿帖夫人，你长了这样一副高贵的相貌，早该过上皇后一样的生活，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啧啧……连本王看了都觉不忍。本王一向心慈，今儿成全你，让你与本王的亲弟成婚。以后，绫罗绸缎、华帐美食任你享用，强似你跟着铁木真那穷小子吃苦，你以为如何？"

孛儿帖微微垂下头，手，下意识地抚在小腹上，在静默中做着最后的抉择。

她不惧死。为了比生命更珍贵的家族荣誉，为了对铁木真忠贞不渝的爱情，她宁愿选择一死。问题的关键在于，她肚里已经有了铁木真的骨血，她是否有权利将这个小生命一同带走？这毕竟是她与铁木真的第一个孩子，铁木真还蒙在鼓里。她好悔那天没有将实情告诉他，她怎知灾难的降临只在一夜之间？或许，她应该把孩子生下来交还给丈夫，可如果那样，未来的日子里不知将要忍受多少误解和屈辱，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承受……

生？

死？

孛儿帖将目光短暂地投向了遥远的天际。

铁木真，原谅我。为了你，为了我肚里的孩子，我必须选择活下去。铁木真，你了解我现在的处境吗？你明白我此刻的痛苦吗？我坚信你会来，总有一天你会来，也许到那时，我能向你证明的只有我一颗清白的心。可是，只要我能亲手还给你我们的孩子，我所忍受的一切耻辱

又算得了什么呢？

“考虑清楚了没有，孛儿帖夫人？”脱黑堂继续追问。

孛儿帖收回目光，平静地点点头。

“同意了？”脱黑堂反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孛儿帖酸楚地一笑，极淡极淡。

脱黑堂急忙瞅了瞅二弟赤列都。赤列都端坐一旁，好似冰冷的石头，对眼前的一切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奈，脱黑堂将目光转向了他最小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赤勒格尔。

三兄弟中，数赤勒格尔最丑陋、最窝囊、最没出息。

“赤勒格尔，就让孛儿帖做你帐子里的女人吧。”

人群中再一次掀起不小的骚动。赤勒格尔做梦也没想到这样的美事会落在他的头上，一时大张着嘴，愣住了，那样子，活像一只刚刚跳出池塘的呆蛤蟆。

狂乱的人群中，只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自始至终在观察着、分析着孛儿帖，这个人就是赤列都。

从第一眼见到孛儿帖起，赤列都就知道她绝不是一般的女人。她使他一次又一次想起月伦，凭着他对月伦的了解，他敢说不论月伦最终是否为也速该所征服，她最初肯定反抗过。孛儿帖却连一点反抗的企图都没有，面对如此厄运，她以出奇的冷静默默承受了，倘若不是具备一种超常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甚至男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样的女人又岂是赤勒格尔或是他或是其他人所能消受的，这样的女人，永远只属于她所爱的男人……

“赤勒格尔，你还愣着做什么，快把你的女人带走吧。”脱黑堂不耐烦地向三弟下了命令。

孛儿帖最后望了一眼不儿罕山灰色的轮廓。

铁木真，快点来！我和孩子在等你！

拾

赤勒格尔做梦也没想到今生今世能娶孛儿帖为妻，甚至在有过那一次之后，他仍然不敢相信她已成了他帐中的女人。他只知道，在他的一生里，还从来不曾对哪个女人如此痴迷如此爱恋，唯独对她，他恨不能为她做任何事，哪怕只为换回她一丝浅浅的微笑。他从不敢奢求太多，对他而言，他只要每天都能够看见她、陪伴她，为她尽一点心意，就已觉得是莫大的幸福了。

自那次之后，孛儿帖夜里都罩着厚厚的铠甲入睡，任何一点响动都会使她惊醒过来，惊惧地望着睡在另一头的赤勒格尔。为了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产下腹中的骨肉，她权衡再三，不得不违心地献出一次清白，她决不能再做任何对不起铁木真的事了。

好在，赤勒格尔从来不曾勉强过她。

共同的生活，使孛儿帖开始了解赤勒格尔的为人，他懦弱、善良，恰恰是因为遇上了这样的好人，她才免受更深的屈辱。她虽不爱他，却从心里感激他、可怜他。

盛夏来临，即使宽大的衣袍也开始遮不住孛儿帖隆起的腹部了，她每日深居简出，悄悄为即将出生的婴儿准备着衣物。

赤勒格尔并不是没注意到孛儿帖身体方面的某些变化，可他一时又弄不清变化在哪里，这不能怨他粗心，只能说他缺乏经验，直到一天，他偶然发现了孛儿帖的秘密。

那天，他被人拉去喝酒，回来时孛儿帖已恬然入睡。借着酒意，他萌生了好好看她一眼的冲动，他被这冲动带到她的床前。

这次，孛儿帖没有醒。

在酥油灯朦胧的光影中，孛儿帖的唇角挂着一丝忧郁的笑意。赤勒格尔痴痴地凝视着这个令他神魂颠倒的女人，真想——忽然，他的视线被枕边稍稍露出一角的一样小东西吸引住了，出于好奇，他轻轻将它抽出。

原来是一只绣着精巧图案的小鞋。

赤勒格尔再愚钝，到了此刻，也明白了那隆起腹部的原因所在。

孛儿帖在一阵发狂的摇晃中惊醒过来，她急忙坐了起来，诧异地望着他："你怎么了？你要做什么？"

赤勒格尔将小鞋举在眼前，声音颤抖地质问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有了孩子你也不肯告诉我，难道，我真的就那么让你讨厌吗？"

"不，他不是……"孛儿帖说不下去了，泪水一下涌出了眼眶。赤勒格尔，你怎会实心到丝毫不怀疑孩子的来历呢。

"你哭了？你怎么哭了？你不要哭，都怨我不好，我不该对你发脾气，其实我是太意外，太高兴了！其实……"

"不要说了，求求你，不要再说了！"孛儿帖用手堵住了耳朵，少见地失去了自制力。即使那一次被迫失身，也不曾让她体味过这般撕心裂肺的痛苦，因为从赤勒格尔欣喜若狂的表情里，她第一次对即将出世的孩子那不可预知的命运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不期然地，她又想起赤列都，想起赤勒格尔给她讲过的关于赤列都与婆婆月伦之间那段不解的恩怨，想起赤列都那座因为拒绝接受女人而显得凄静冷清、杂乱无章的帐子。她原以为，即使在有情有义的男人当中，像赤列都那样爱得痴情爱得专注的男人也算绝无仅有，岂知赤勒格尔同样善良得近乎痴愚。她不明白，命运为什么总要在出人意料的时候捉弄某些人——某些好人。

第二章 月圆有缺时

壹

铁木真从来没想过，让失去的永远失去。

还是桑沽尔溪边那座白帐，不同的是没了心爱的人相伴，孤独和痛悔变成了漫长的煎熬，沉默中，铁木真积聚着复仇的力量。

博尔术的克烈之行没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对此，铁木真早在预料之中，他并不急于求成。篾儿乞部雄踞草原多年，部众骁勇善战。王汗的克烈部虽称草原第一大部，与篾儿乞部相比确也不占绝对优势，加上王汗早年曾吃过他们的亏，自然不可能一点不怀忌惮之心。倘若没有十成把握，别说王汗不会轻易同意出兵，他铁木真也不会冒这种风险。这只不过是他的第一步棋，他要让王汗想起自己许下的诺言。另外，他在克烈撒下了种子，这些种子迟早会生根开花。他还要走第二步棋，即设法与札答阑部的年轻首领札木合取得联系，形成三部联兵的格局。札木合是童年时与他两次结义的安答，多年之后，他虽不太了解此人的为人，但了解札木合目前拥有的实力，更了解札木合也曾遭到篾儿乞人掳掠凌辱的事实。这些仇恨，想必王汗和札木合都不会淡忘，但因他们惧怕篾儿乞人的勇悍，才忍气吞声至今。假如现在有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联合起来，合两部，不，三部之力，报仇雪耻，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必定会发生改变。乞颜的新仇是根线，联起克烈、札答阑两部的旧恨，消灭篾儿乞，对三方都有益无害。王汗和札木合他们得到财富、奴隶、草场、牛羊、兵源，既消灭了宿敌，又壮大了实力，何乐而不为？只要他们两部都同意出兵，就能保证他们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毁约。不过，铁木真也清楚地看到，这两步棋中还有这样一个关键，那就是必须攻克桑昆这座顽垒，只有这样，三部联兵的计划才能顺利地实施。

然而，桑昆这座顽垒实在太难攻克了，铁木真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总算使他不再从中作梗。

从桑昆坚决反对用兵篾儿乞之初，铁木真即数次派人秘密进入黑林，向桑昆的几个亲信和宠姬赠送了大量财物。这些人得到好处之后，自然不遗余力地劝说桑昆，于是桑昆的耳边每天都充斥着关于篾儿乞的议论，日复一日，篾儿乞丰富的兵源、草场、奴隶对他产生的诱惑，逐渐压倒了他对铁木真根深蒂固的厌恶以及幸灾乐祸的心理。他慢慢想通了，既然帮助铁木真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尽管桑昆想通的这段时间实在太长了，铁木真却很有耐心，这三年的时光里，他的军队从区区的二百人变成了八千人。

夏末秋初，王汗派人来请铁木真赴黑林一会。铁木真早在意料之中，当即分派二将朝伦、哲列莫守护老营，自己则带二弟合撒尔、三弟别勒古台和博尔术前往赴约。

从第一次带着新婚妻子到黑林老营谒见王汗，一晃又是三年多，比起那时，今天的铁木真更让人刮目相看：果毅、沉着、成熟、无畏，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士之王、“草原之鹰”。

铁木真见礼毕，王汗温和地说：“我的儿子，那日为父曾答应过你，帮你重聚离散的部众，做你坚强的后盾。自你遭逢不幸，为父心里着实不安，皆因篾儿乞势力强大，为父不能不稳妥备战。如今，大事已成，你且安心等待，札木合首领一到，我们即共商出征事宜。”

“谢父汗。”铁木真由衷地说。接着，他又转向桑昆，“谢太子。”桑昆冷哼一声，未置一词。

铁木真并不介意，只与王汗叙些别后情况。宴席刚刚摆上，侍卫来报：“王汗，太子，札木合首领已到营外。”

“哦？”王汗没想到札木合来得这样快，急忙吩咐，“桑昆，你和铁木真代为父去迎一下札木合首领。”

“喳。”铁木真、桑昆同声答应，但个中内容不尽相同。

桑昆有意安排了隆重的场面欢迎札木合，欲借这种强烈的对比表明他对札木合的重视和对铁木真的不屑。铁木真根本无暇品味桑昆的用心，他的注意力全在札木合身上，急切地想看看这十三年札木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两队人马越离越近。

在迎面而来的风尘仆仆的数十骑中，有一位身材中等、体态匀称的年轻武士格外抢眼，铁木真几乎一见之下便“认”出了他。尽管童年时代的札木合脸色并非这样苍白，鼻峰并非这样挺立，目光也并非这样咄咄逼人，但铁木真熟悉他的做派，熟悉他那一贯华丽的衣着和常常出现在他脸上混合着简慢与谦恭的若有所思的表情。

“札木合首领，久违了。”桑昆抢先一步与札木合拥抱见礼。

札木合同样热情洋溢：“桑昆太子，你也好吧？”随即，他将审视的目光转向铁木真，半晌，才客气地笑道：“如果小弟没认错，你一定是铁木真义兄吧？”

“是我，安答……”铁木真欲言又止，他天生不善客套，再说，札木合表现出来的生分也让他有些尴尬。

桑昆生怕他们两人谈个没完没了，急忙催促道：“札木合首领，我父汗还在恭候大驾，不如我们边走边谈。”

“好。太子，请。义兄，请！”

“请。”

三人并辔而行。一路上，札木合主动与铁木真谈些童年往事，倒也随意融洽。但有谁可以预知未来？令铁木真和札木合两人都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相会，竟从此拉开了蒙古草原长达数十年的统一与分裂的战争序幕。

而且，还将铁木真一步步推向了成功的巅峰。

此时，各部重要将领均已齐集王汗的大帐。王汗居中高坐，威严庄重，很有一代草原霸主的风范。这种场合，王汗为尊，大家自然都等着他先开口了。

王汗当仁不让：“今日召集诸位前来，是为确定出征前的一些细节，如起兵时间、人数、集结地点、行军路线、统一指挥等等，都要一一落实才好。篾儿乞人素以勇武刚猛著称，又据地势之险，实是我三部的强劲对手，因此，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

王汗说完，大帐之中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桑昆暗暗向元帅合勒黑使了个眼色，合勒黑会意，起身说道："各位首领、将军：联兵大计既已确定，何时出征乃首要问题。如今正值夏末秋初，暑热未消，战马不耐长途奔袭，况立即出兵时间紧迫，准备仓促，反于我军不利。依在下愚见，不如等准备充分后再行战事，诸位以为如何？"

"但不知合勒黑元帅所谓'准备充分'需要多长时间？"札木合问道。

"一边吊驯马匹，一边备战，一个月足矣。"

"噢……"札木合沉吟着。

"莫非札木合首领认为不妥？"

"兵贵神速，多一天就多增加一分危险，但合勒黑元帅所虑未尝没有道理……那么就以一个月为限吧，否则，一旦篾儿乞做好迎战准备，后果不堪设想，我方徒增无谓伤亡不说，只怕还会功亏一篑。"说到这里，札木合略微停顿了一下，见大家都深以为然，才继续说道，"此外，我还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说出来仅供王汗、义兄和诸位将军参考。出征日期既定，出兵人数也应该明确一下，我意王汗发兵两万，我部发兵两万，义兄酌情发兵，这样，我们至少可以保证兵力上的绝对优势。至于集结地点，可选在离篾儿乞最近的不勒豁峡谷，会合后，我们将兵马分做两部：一部担负正面攻打任务；另一部选择合适地点进行偷袭。因敌人所据乃易守难攻之地，若不先乱其阵脚，恐难遽破。负责正面进攻的部队主要是为了牵制和迷惑敌人，待偷袭成功后，里应外合，一举达到全歼的目的，因此，这次大战成败的关键在于偷袭能否顺利实施。至于，何时、何地、何种方式的偷袭才是最有效的，需要我们多花费些时日进行研究，在座诸位有何高见，不妨一一提出来，大家共同商议。"

札木合的安排井井有条，体现了他过人的谋略和难得的清醒，连王汗也不能不对这位年轻首领刮目相看。

札木合目视铁木真，铁木真含笑点头，以示钦敬和赞许。

"铁木真义子，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王汗以长者的口吻相询。

“没有。只有一个请求：将偷袭任务交与我部，一个月后，我一定给诸位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札木合首领，你意如何？”

“我信得过义兄。”

作战方案基本确定，剩下最后一项议题：谁做联军统帅？

札木合首推王汗。

王汗辞道：“此次出征，干系重大，本汗已决定将我部两万兵马交由桑昆指挥，本汗愿随军出征，为诸位助战。桑昆还像一只第一次去独自觅食的猎鹰，尚不具备指挥大军团作战的经验和能力，所以联军统帅无须将他考虑在内。依本汗之见，札木合首领才德服众，是联军统帅的最佳人选。”

札木合起身欲辞，合勒黑劝道：“札木合首领，联军号令统一，指挥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大家目标一致，并不在帅位谁属，你何必固辞呢？”

铁木真也说：“我乞颜部愿为安答马前卒，听任驱策。”

至此，札木合不好再固执己见，慨然应允：“承蒙王汗、义兄，还有诸位看得起，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不过，我有言在先，我既为帅，大战期间一切攻守进退须听我调度，否则，诸位现在就另请高明。”

“札木合首领，我们都是言而有信之人，你放心好了。”王汗委婉地说道。

“好！既然如此，请桑昆太子、铁木真安答做好准备，一个月后，按我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集结，统一行动，违约者，军法处置！”

贰

篾儿乞人没有想到，他们的酣梦就要被战鼓敲碎，被鲜血染红。

仿佛大地在脚下发出猛烈的震颤，沉睡的篾儿乞人被惊醒了，哀号声、奔跑声、将领催促士兵的叱骂声交织在一起，伴随着第一线曙光刺破天际。

一个惊慌失措的士兵来不及报告便一头闯入赤勒格尔的寝帐："三……三王爷，不好了，乞颜部打……打进来了。"

正在戴头盔的赤勒格尔手略微一停，扭头紧紧盯着孛儿帖，目光流露出一种古怪的神情。

孛儿帖一时怔怔无语。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来到，她却恍若梦中。

"额吉，额吉。"

孩子的呼唤同时将赤勒格尔和孛儿帖拉回到现实中，孛儿帖奔向孩子。

"额吉。"孩子伸出小手，惊慌地扑进母亲的怀抱。

赤勒格尔一动不动地逼视妻子，眼神异常可怖，孛儿帖不由抱紧儿子，一步步向后退去。

"额吉，我怕。"孩子被父亲的神态吓坏了，将小脸埋在母亲的肩头。

赤勒格尔的心好似被什么东西狠狠刺了一下，他一言未发，转身便走。

玉苏惦记夫人，刚刚跑到门边，赤勒格尔一把将她推入帐中。

门，重重地关闭了。

玉苏脸色苍白，方寸皆乱："夫人，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逃走，显然已不可能。况且外面箭矢横飞、刀枪乱舞，带着孩子恐生意外，还不如留下来静观其变……

时间不容孛儿帖多做思考，六七个如狼似虎的士兵闯入帐中，恶狠狠地抓住了她和玉苏。玉苏拼命挣扎，被一个士兵一拳击昏在地。

“你们！玉苏——”

“拖出去！把这丫头扔到外面的牛车上。夫人，你最好乖乖地跟着我们走，否则，休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你们要把玉苏怎么样？”

“她？生死由命。夫人，请吧，最好别让我们费事。”

孛儿帖向门外走去。她知道任何反抗都无济于事，为了孩子，这样或许更明智些。

从惊恐万状、四散逃命的人流中可以感觉出来战争的酷烈程度，孛儿帖抱着孩子坐在封闭的牛车中，心里依旧悬挂着生死未卜的玉苏。

她不知道，全身披挂的赤勒格尔悄然出现在牛车后面。

因疏于防备而招来今日之祸，脱黑堂三兄弟悔之莫及。

铁木真指挥的偷袭部队顺利渡过勤勒豁河，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听说赤列都战死，脱黑堂下落不明，赤勒格尔权衡再三，决定沿敌人偷袭的勤勒豁河逆向而行，这样，反可以出其不意。

孛儿帖的一颗心跳得很乱很急。

外面的情形到底如何了？到处是嘈杂混乱的声音，间或夹杂着几声悲惨的哀鸣，孛儿帖断定自己正在逃难的人流中，但她想不出赤勒格尔的士兵要将他们母子带到哪里。

儿子术赤在她的怀中恬然入睡。

渐渐地，一切纷杂的声音离她越来越远，孛儿帖情知有异，刚想掀开帘角看个究竟，帘子却被人粗鲁地打了下来。

许久，牛车终于叽叽嘎嘎地停住了。

她没注意牛车是何时离开人群的，不过她很清楚，她正处于一种无法控制的险境中。

一个士兵打开车门，简短地命令："下车！"

赤勒格尔出现在车门口，面容冷峻地注视着孛儿帖。

孛儿帖顺从地跳下车。她环视四周，发现在这片远离喧嚣的茫茫原野中，赤勒格尔可以做任何事。

如果她死了，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将儿子还给他的生身父亲。

赤勒格尔的目光定定地落在了孩子身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袭上孛儿帖的心头，她下意识地搂紧了儿子。

"就在这里，你决定吧，要铁木真，还是要儿子？"赤勒格尔的声音嘶哑冷酷，一只手始终按在腰间的剑柄上。

孛儿帖的声音被堵在了心里。

又该她选择了吗？

当初，她选择过一次。但这回，她不能选择也无从选择。

赤勒格尔从孛儿帖的眼神里读懂了一切，他凄凉而决绝地一笑："好，好！我成全你！但你必须留下我的儿子！"

"不！"孛儿帖脱口而出，"他不是你的儿子。术赤不是你的儿子！"

赤勒格尔的脸倏然变得狰狞可怖："贱人！住口！念在你我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我本想放你一条生路，岂料你竟说出这种话来，就休怨我无情无义了。儿子，我非带走不可，我宁愿让他与我死在一处。贱人，你受死吧！"

面对赤勒格尔高高举起的宝剑，孛儿帖反而平静了下来。她凝视着儿子可爱的小脸，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剑身映出赤勒格尔扭曲变形的五官，但他高举宝剑的手却迟迟落不下去。毕竟，他仍然深爱着面前这个女人，又如何狠得下心结束她的生

命？

犹豫良久，赤勒格尔的手臂颓然垂下，他将宝剑送回鞘中，长长地叹了口气。

一旁的侍卫早已忍耐不住了："三王爷，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要不要把夫人一起带走，留她做个人质也好。"

"胡说！"赤勒格尔喝道，向孛儿帖逼去，"把儿子给我，给我！"

孛儿帖左躲右闪，母性的本能给她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赤勒格尔几番努力都是徒劳。术赤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见此情景，站在孛儿帖身后的侍卫委实着急了，举刀向孛儿帖砍来。赤勒格尔大惊失色，再想阻拦已不可能，他猛地推开孛儿帖母子，刀，深深地砍入了他的肩头。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就在大家一愣神的工夫，篾儿乞士兵纷纷中箭落马，一匹快骑冲到孛儿帖身边，其余数骑则将受伤的赤勒格尔团团围住。

"夫人，您受惊了。"一位身着戎装的将军翻身下马，向孛儿帖恭敬地深施一礼。

孛儿帖直到此时才看清来者是谁，不由热泪盈眶："博尔术，是你？铁木真呢？铁木真他在哪里？"

"首领一直在到处找您。您别急，我这就带您去见他。"

博尔术又看看赤勒格尔。他被两名侍卫挟持着，一动不能动。"带他一起走。"

"不，不要。等一等。"孛儿帖心疼地注视着赤勒格尔变得蜡黄的脸色和染血的衣袍，她对他虽无夫妻之情，却充满了深切的感激。何况，他还为救她而受了伤。"博尔术，你有没有带止血药？"

"带了，夫人。"

孛儿帖放下儿子，慢慢走近赤勒格尔："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不必了。”赤勒格尔有气无力地说。他承受不住孛儿帖的目光，那里面分明有团火，在熔化他的心。

“别动。你恨我，为什么还要救我？”孛儿帖温存地说，仔细地为赤勒格尔上好药，又帮他穿上衣服。

“你呢，你又是为什么？”赤勒格尔轻轻叹道。

“你是个好人，我们母子欠你的情太多。”她回视博尔术，严肃而又果决，“放了他。此事我见铁木真后自会对他言明。”

“喳。”博尔术恭顺地回答。事实上，他已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弄糊涂了。

谁也没想到，术赤突然喊着“阿爸，阿爸”向赤勒格尔跑来，孛儿帖回身一把抱住了他。

孩子稚嫩的声音在众人的耳中不啻一声炸雷，博尔术一下倒退数步，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不眨眼地盯着孛儿帖。当然，他并非没有发现夫人怀中的孩子，他只不过无暇思考，他为找到夫人而欣喜若狂，一心只想快些将她送到首领身边，可……他从头到脚都冷得刺骨，健硕的肌体也因此产生了轻微的震颤，尽管他深知夫人是无辜的，可他仍旧无法从感情上接受这样的事实：首领在失而复得的同时必须承受新的打击。

孛儿帖将孩子的小脸贴在了自己的脸上。

博尔术古怪的眼神对她是个强烈的刺激，她感到自己的意志正在趋于崩溃。假如——这是完全可能的，铁木真也不相信孩子清白的血统，那么这个可怜的孩子未来的命运岂不太过悲惨？当初，她是为了孩子才选择活下来，可孩子却要为她的选择付出数不尽的屈辱和代价，如今回头再看，她那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不是太简单太自私了？身为母亲，不能给孩子应得幸福，她将何以面对一颗幼小无辜的心灵？

只有赤勒格尔在最初的一愣之后清醒过来，疯了般向孛儿帖扑来，两个士兵死命抓住他的双臂，他一边挣扎，一边嘶喊：“给我儿子，还我儿子！”

孛儿帖强迫自己恢复了理智的思考。她问自己，她有权利剥夺赤勒

格尔赖以生存的唯一的精神支柱吗？她让这个懦弱而又善良的好人已经失去得够多了，为什么还要碾碎他最后的一点希望，将他逼向绝望的深渊？她做不到，良心也不允许她这样做。

“赤勒格尔，你听我说，”她含泪开口了，“你走吧。你完全没有必要为一个不爱你但是感激你的女人伤心难过，把她从你的生命中割除，你会过得更好。你对我们母子的恩情，我永世不忘。我明白，你爱术赤，甚于你自己的生命，那么为了他，你又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只要有我在，术赤会得到很好的生活，你难道不愿看到术赤体体面面地长大成人吗？你仔细想想，你还能给他什么？”

赤勒格尔被触动了。

是啊，除了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又能给儿子带来什么？孛儿帖说的没错，为了儿子，他确实应该远远地走开，永远地走开……

“好，我走！”赤勒格尔紧紧咬住牙关，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

孛儿帖强忍泪水，转过身：“博尔术，你务必安全送走他。”

“喳。”

赤勒格尔充满留恋地最后深深望了一眼儿子，跳上坐骑，扬鞭离去，再未回头。

“阿爸。”术赤向赤勒格尔的背影张开小手。

孛儿帖再也忍不住满腹辛酸，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叁

一切在铁木真的视线中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

身边，奔跑逃难的人流络绎不绝，他却伫立在自己凄冷的心境中，好似化作了没有生命的雕像。

难道他注定要失去孛儿帖吗？那么他苦心经营数年备战又有什么意

义？

失去她的日子里，他才倍感她的可贵。这世上的女人很多，却再不会有孛儿帖，不会有谁令他如此刻骨铭心。人生得一美女相伴并非难事，难的是得一红颜知己，孛儿帖就是他今生难求的红颜知己。

九年漫长的相思，半年幸福恩爱的生活，接着就是三年多孤寂的等待，他之所以能够忍耐下来不正是为了重新拥有她吗？可此时，他满怀希望的呼唤变成了痛苦焦灼的嘶吼，心上人熟稔的身影却仍然飘渺难觅。

孛儿帖，孛儿帖……

长生天真的要让他接受这种惩罚吗？

负责保护铁木真的侍卫中突然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随后铁木真听到一声细细的啜泣和呼唤："铁木真……"

他不敢相信地垂下头。

"铁木真！"又一声呼唤与其说是悲切，不如说是焦急。

他慌忙擦掉眼中的泪滴。

只看到一只纤细的手牵住他的马缰，看到……

孛儿帖？空气瞬间凝固了。

直到那只手颤抖着、温柔地触在他的手背上，铁木真才回过神来。

"孛儿帖！"他大叫一声，跳下马将爱妻紧紧拥入怀中。

孛儿帖依偎在丈夫温暖宽阔的怀抱中，所有的思念、爱恋、羞辱、伤痛全都化作无声的清泪滚滚而下。

止不住的泪水止不住的情啊……

铁木真捧住妻子的脸，温柔地为她擦拭着泪水："孛儿帖，别哭，别哭，让我好好看看你。"

孛儿帖的泪水反而流得更快了。

铁木真更紧地搂住妻子。还是让她尽情地哭吧，这三年多来，谁知她忍受了多少屈辱，度过了怎样艰难的时光。

不过，还有一件事——“朝伦，速去通知王汗和札木合首领，就说我已找到夫人，即刻前去会合。记住，尽量阻止他们杀戮太多。”他仍然拥住妻子，“孛儿帖，我们走吧，他们会在脱黑堂的大帐等我们。”

“等等，铁木真。”孛儿帖离开他的怀抱，从站在不远处的一名士兵怀中接过孩子。

“额吉。”孩子由于困倦，声音变得含混不清了。

铁木真看着孛儿帖怀抱孩子向他走来，心冷得像冬夜。

这可是他从未设想过的结果。

“铁木真，”孛儿帖想将孩子递给丈夫，“他是你的……”她顿住了。月光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丈夫脸上阴沉厌弃的表情。

术赤惊慌地将脸埋在了母亲的肩头。

“铁木真，你听我说，他是你的儿子，我是为了他才……对了，有个人可以证明我说的一切，小莫日根大夫现在在哪里？”

小莫日根大夫是莫日根大夫的侄儿，孛儿帖怀孕时就是他给做的诊断。

“那年，就是篾儿乞人偷袭我部那天，小莫日根大夫就失踪了。”

孛儿帖的脑袋“嗡嗡”作响，脸色惨白如雪。

失踪了？小莫日根大夫失踪了？那么谁还能证明她所说的一切？铁木真一定会以为她是为了保住孩子才刻意说谎。

但是，术赤真的是她深爱的丈夫的骨血，她曾为他而坚强地活下来，今后，她仍要为他坚强地活下去。

她是母亲。

“孛儿帖，你怎么了？”

没有一句解释和抱怨，孛儿帖抱着孩子转身欲走。

“孛儿帖，你要去哪儿？”铁木真惊讶地上前，抓住妻子的肩头。

孛儿帖冷然面对丈夫，将全部忧伤深埋心底。

铁木真好不容易才挤出一丝微笑。是啊，他有什么权利埋怨多灾多难的妻子？倘若不是他的疏忽，这场悲剧原本不该落在妻子身上。是他的无能才造成了妻子的不幸。“孛儿帖，我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我一人之错。我……”

“不，铁木真，我已经不是三年前的那个孛儿帖了，我有了他。”孛儿帖爱怜地轻吻着孩子，“你要明白这一点。”

“我只明白，我没保护好你，我愧对你……和……”铁木真几乎是挣扎着才说出最后几个字，“和儿……儿子。”

孛儿贴心如刀绞，却无法辩白。

“孛儿帖。”铁木真将妻儿一同揽入怀中。不！说什么他也不能再失去她了！绝对不能，永远不能！

重逢的喜悦瞬间荡然无存，一样沉重的东西死死压在年轻的铁木真的心头，那是一种无法排遣的郁闷和失落，那是一种他不肯承认也不肯正视的伤心和嫉妒。他很想相信妻子所说的一切，他并不想变得如此狭隘，可他就是克制不住满腹的猜疑。他可以自欺欺人地说，妻子在篾儿乞的生活他看不到，可孩子的出现却明白无误地让他看到了自己深藏于内心的耻辱。

“首领，夫人。”

铁木真辨出博尔术的声音，将询问的目光落在了昏昏欲睡的孩子身上。

“孛儿帖，我们走吧。”

孛儿帖轻摇着儿子："术赤，乖，别睡，额吉带你骑马，我们回去再睡好吗？"

被叫醒的小家伙使劲揉揉眼睛，茫然地环顾四周："额吉，我们要去哪儿？阿爸呢？"

这一句天真的问话，仿佛一把利剑扎在孛儿帖心头，她再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这孩子的一生将被笼罩上难以消除的阴云，他将在痛苦中长大成人。

"额吉，你怎么哭了？是我惹你生气了吗？"术赤的小脸上沾满了母亲的泪水，惊慌地抱着母亲的脖子问。

铁木真再也无法忍受。他翻身跃上马背扬鞭而去，借以宣泄内心的愤懑和痛苦。

夜色更加沉寂。

博尔术惶惶不安地看着这种场面，无能为力。

片刻，远去的马蹄声又迫近了。已克制住情绪的铁木真转了回来，他跳下马，走近妻子，温情地说道："孛儿帖，我们快点，父汗他们大概要等急了。"

孛儿帖终究不是一般的女人，此时此刻，她纵有万般委屈，仍然还是揩去了泪水，将孩子放在马上。

"孛儿帖，你带孩子骑马不方便，让我来吧。"铁木真抓住马的缰绳，说道。

一个奇怪的念头蓦然闪过孛儿帖的脑海，她脱口而出："不！不可以！"

铁木真愣了愣，旋即明白了妻子为什么如此抗拒，不由苦笑了："难道你以为我会把他……"

"不是的，不是的。"孛儿帖急忙说。她感到内疚，说什么她也不该那样想丈夫，那样的怀疑哪怕连一闪念也不应该。

铁木真从妻子怀中接过孩子，催开了坐骑。

或许是苍茫的夜色使孩子产生了寻求保护的愿望，或许是父子天性，术赤将头紧紧倚靠在父亲怀中，两只小手轻轻地环抱住了父亲的手腕。

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异样感情漫上铁木真的心头，那既不是恨，也不是爱，而是难以解释的辛酸和满足。

月儿将柔和的光辉洒在夜幕中的草原，洒在几个匆匆赶路人的身上。

王汗和札木合接到铁木真的口信后，果然分头撤兵，回到脱黑堂的大帐等候铁木真和孛儿帖的到来。

从孛儿帖踏入大帐的一刹那，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摄魂夺魄的力量。铁木真也是直到此时方才觉察出妻子的一些改变。

头发有些蓬松、衣衫有些散乱的孛儿帖在众人眼里愈发显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丽，灾难非但没能夺去她仪态万方的姿容，反倒为她平添了另一种成熟的神韵。她实在不像是个遭受过掳掠的女人。

孛儿帖先以儿媳之礼拜谢了王汗的解救之恩。王汗双手相搀，内心别有一番滋味："儿媳，你受委屈了。"

孛儿帖眼圈微微一红。

"儿媳，你放心，父汗保证今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王汗慈爱地说，回身指指札木合，"你还不认识札木合首领吧？他是铁木真的安答。"

孛儿帖不止一次听丈夫提起"札木合"这个名字，出于尊重，她向札木合深施一礼："谢札木合首领相助之恩。"

札木合一边还礼，一边机械地作答："不敢，不敢，嫂夫人……"

孛儿帖惊讶地望着他。

她还从未见过这般看似空洞实则蕴藏着太多内容的眼神，不知为什

么，这眼神竟让她有些不寒而栗。

札木合用矜持的外表遮掩着内心的阵阵灼痛之感。

他早设想过铁木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重新得到的女人绝不可能是一般的女人，却仍然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与众不同与摄人心魂。经历了童年丧父的磨难之后，长生天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铁木真——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兄弟，最好的女人……可他呢？他有什么？他不能不问自己，帮助铁木真赢得这场战争，他究竟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额吉！”博尔术抱着孩子走进帐子。孩子小声唤道，要找母亲。

众人一愣。孛儿帖坦然地接过孩子。

铁木真不经意地瞟了孩子一眼，那孩子也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眼神中似乎有些惊怕。

铁木真不由得愣了一下。好漂亮的孩子啊！一头柔软的乌发，浓密的、微微向上卷曲着的长睫毛，粉白的小脸，精致的嘴唇和鼻翼，一如生他的母亲，父亲的血脉却仿佛在他身上中断了。假若这可爱的孩子真是自己的……

铁木真不敢再想下去，他怕他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相反的那个答案。

“别勒古台，你送大嫂回去休息。孛儿帖，你不用担心玉苏，她很好，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她了。”铁木真温情地对妻子说。

别勒古台从大嫂怀中抱过小侄儿出去了，孛儿帖落落大方地向尚未醒过味来的王汗和札木合施礼告退，随着别勒古台走出帐外。铁木真站在敞开的帐门前一直目送着孩子离去，不知为什么，当孩子的身影终于消失不见时，他忽觉内心茫然若失。

肆

按照惯例，第二天，三部主将再次集会，商量如何分配篾儿乞部众和财产。铁木真主动将自己应得的那份战利品全部分赠给王汗和札木

合，以答谢他们的相助之恩，结果，集会开得皆大欢喜。

会后，三部徐徐撤军。铁木真在途中与王汗、札木合分手，回到了蒙古主营。月伦夫人重又见到心爱的儿媳，喜悦之情无以言表，对术赤更是格外钟爱。不仅如此，她还将玉苏认作义女，亲自做主让她嫁给了博尔术。

战后，铁木真的力量继续壮大。

第二年秋天，孛儿帖为丈夫生下了次子察合台。孩子刚满周岁时，札木合向铁木真发出了合营的邀请，铁木真权衡利弊，终于决定接受邀请，举部迁往札木合驻扎的豁尔豁纳黑川营地。

迁营很顺利，豁尔豁纳黑川处处呈现出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不过，札木合与铁木真热烈拥抱时，首先注意到的还是他这位义兄今非昔比的实力。

日暮低垂，持续了一天的酒宴已近尾声，劳碌的人们开始各自散去。

凝腊拖着僵直的双腿慢慢走着，整整一个白天她都在挤牛奶，这会儿累得每迈一步都觉得吃力。正当她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时，一阵“嘚嘚”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凝腊不由惊喜地回过头，等待着正飞马向她驰来的骑手。

渐渐看清了，马上是一位青年，独特的骑姿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傲岸与激情，然而，他的表情却与他的年龄极不协调，甚至称得上有些古怪。公平地说，假如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不是深藏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不是凝固着过多的严厉和阴郁的话，他还是相当英俊嘞。

青年在凝腊身边勒住了坐骑：“你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上来吧！”他的语气很冷，像料峭的春日。

凝腊嫣然一笑，顺从地让青年将她拉到马上，看得出，她早已习惯了青年这种生硬的态度。

“你好像很累。”即使表示关切，青年的语气也是平淡的。

凝腊将脸靠在他的背上，懒懒地说："你刚回来，也难怪你不知道，今天是札木合首领与乞颜部的铁木真首领正式合营的日子，大家都忙了一天。"

"噢……"青年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随后，凝腊忽然感到他的身体一下绷紧了，"你说谁？铁木真？"

"是啊。"

"那么，你见到铁木真本人了？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你听他说过些什么话没有？"青年居然一反常态地连连追问。

凝腊虽然意外，回答时却并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惊奇："我只远远地看了他一眼，哪里听到他说什么！不过，我倒是感觉他蛮威风的。"

"札木合首领待他如何？"

"他们很亲热——好像很亲热。"

青年微微皱起眉头，沉默了。

此后，直到一座亮着灯火的帐篷前停下来，他再没说一句话。凝腊轻盈地跳下马背，抬头望着他："木华黎，你不进来吗？"

"不了。"叫作木华黎的青年淡淡应着，已经催开了坐骑。

"明天，札木合首领要与铁木真首领举行正式的结拜仪式，一定很热闹。"目送着木华黎离去，凝腊在他身后补充了一句。

木华黎住的地方离凝腊家不远。当年木华黎的父亲古温将军在世时，凝腊的父亲温都是他家的老总管。古温将军去世后，木华黎被札木合罚做了奴隶。此后，许多故交亲友为避嫌疑再不敢登门来往，只有温都一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照料昔日小主人的重任，成为木华黎在艰辛孤独的日子里最知心、最亲近的人。但即便如此，木华黎依旧很少向他们敞开心扉。他与他们的距离，不是什么主人与奴仆间的距离，而是出于一种不愿袒露内心隐秘的考虑。父亲的惨死，使原本孤高傲世的木华黎一下成熟了许多，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求得生存，他不得不将内心紧紧封闭。何况迄今为止，他还不曾遇上一个人可以开启他的心灵，可以让他以生死相随，无怨无悔。

狭窄的空间、简陋的衣食……木华黎早就能坦然面对命运的变迁和非人的待遇。表面上看，他除了放马，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草原各部的动向。他分析过，目前草原上实力最雄厚的仍属克烈、乃蛮、札答阑、塔塔尔、泰亦赤惕等部落联盟，然而，纵观这些部落联盟，皆因缺少一位具有雄才伟略的英主，终究承担不起一统草原的重任。

正当他怀才不遇、彷徨无计之时，铁木真这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且不说这位年轻首领出生时的种种传说和诸多磨难，单是他短短数年就能迅速崛起的成就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他的出现令木华黎仿佛在重重迷雾中看到了一线希望，虽然他还不能完全确定。

对于这次合营，木华黎觉得无非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铁木真时时处处受到札木合的掣肘而难有发展的机会，最后只能自生自灭；二是铁木真能够充分利用孛儿只斤家族高贵血统的号召力以及自身非凡的胆略游刃于札答阑这块藏龙卧虎之地，最终在不动声色中赢得人心。至于结果如何，恐怕只能取决于铁木真个人的才能、魄力和眼光了。

当然，还有天意！

合营，是铁木真的机会，也是他木华黎的机会，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尽早与铁木真见上一面。

清晨，木华黎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他刚跨出帐门，就见凝腊急匆匆地向他跑来："木华黎，我要去札木合首领那里帮忙，我们一起走好吗？"

木华黎未及回答，一匹快骑向他疾驰而来，马上人远远便喊："木华黎，札木合首领让我通知你，今天你不用去放马了，带队去黑川狩猎。"

"为什么？今天大家都要参加宴会的呀。"凝腊愤愤不平地叫起来。

"这与我无关，我是来传话的。"

"知道了。"木华黎面无表情地回答，传话的人好像巴不得听到他这句话，立刻掉转马头，扬鞭而去。

“这不是成心嘛！”凝腊气恼地跺着脚，“别人都可以参加宴会，好好热闹一下，为什么偏就你不能？”

“不要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凝腊，你先走吧，我还要准备一下。”

“那……你自己小心。”凝腊无可奈何地叮嘱着，走了。

木华黎返回帐子，略略做了准备，然后从怀中取出一张羊皮地图铺在桌上，认真地研究起来。这是一张草原形势图，他足足用了三年时间才将它绘制完成。现在，他划去了篾儿乞的图示——一只体态笨重的棕熊，准备在札答阑的图示旁填上乞颜部——他已想好要用展翅欲飞的雄鹰作为乞颜部的图示。

虽然不能参加宴会，不能马上见到铁木真，他并不觉得特别遗憾。札木合偏偏选在这种时候派他去黑川狩猎，无非是为了支开他，不让他有机会与铁木真碰面，这也从侧面表明了札木合与铁木真的关系没有表面上那么融洽，札木合对铁木真还是有所防范的，而一个让札木合时刻防范的人，想必绝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良久，木华黎收起地图，眼中闪过一道莫测高深的光芒。

伍

铁木真与札木合的结拜安答仪式格外庄严隆重。这是他们第三次结为安答，也标志着两部正式结盟的开始。

祭天完毕，铁木真解下镶满金片的腰带系在札木合腰间，札木合亦以装饰着宝石的腰带回赠。在整个结拜仪式中，互赠腰带是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环。因为腰带在草原人心目中意味着个人自由，除非在敬天地时或赠与心心相印的朋友，否则决不轻易解下。

札木合伸手从案几上拿起酒壶，斟了满满一杯酒：“义兄，我敬你。”

铁木真并不推辞。他注视着与他有着共同的祖先并自童年起就与他

结下深厚情谊的札木合，发自肺腑地说道："安答，为兄也敬你一杯，愿你我兄弟从此患难与共，永不相弃。"

札木合饮毕，与铁木真会心大笑。

方才谨严的气氛一扫而尽，乐声悠扬，美酒醇厚，参加结拜仪式的人们按照各自的身份地位坐在相应的位置上，尽情品尝美食佳酿。

时间在愉悦的气氛中不知不觉溜走。夜幕垂落时，外面忽然喧闹起来。

在点燃的堆堆篝火边，皮鼓被狂热地敲响，火不思的琴弦似要拨断，这是一处自由的天地，没有尊卑，不分贵贱，两部百姓围聚在篝火旁，翩翩起舞，纵情歌唱。

月色渐浓，铁木真和札木合相偕来到欢乐的人群中。此时，鼓点已不那么急促，火不思欢快的尾音中笛声悠悠响起，一个年轻女孩的出现引起了所有人的瞩目。

她的舞姿是那样轻盈，像原野奔跃的小鹿；她的歌喉是那样婉转，像花丛啁啾的百灵；她的眼神是那样纯洁，像灵动莹润的水晶；她穿着纯白的衣衫，系着红红的腰带，又仿佛飞落人间的仙鹤。

"这姑娘是谁？"铁木真低声问身边的札木合。

"凝腊，一个女奴。怎么，义兄对她有兴趣？"

"她真是与众不同。"

札木合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义兄若中意于她，弟愿将她作为礼物赠与义兄。"

铁木真含笑摇头："安答误会了，为兄只是欣赏她的清纯而已，哪里有什么非分之想？"

"莫不是怕嫂夫人见怪？"

"就算是吧。总之，此事权当玩笑。"

札木合不以为然："义兄，你还像小时一样，凡事都太过认真。好，弟以后自不会操这份闲心。"

"安答……"

札木合摆摆手："义兄不必解释。我们三次结义，终不成我还信不过你吗？"

"他们回来了！"不知是谁惊喜地大喊一声，立刻，人群中产生了不小的骚动。凝腊也随着人群向外跑去，经过铁木真身边时，她略微停了停，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铁木真颇觉意外地向她点点头。

凝腊飞快地离去了。

"是打猎的人回来了。"札木合向铁木真解释了一句，随后挽起他的手臂，"累了吧，义兄，我们进帐休息吧。"

"也好。"

百余人的打猎队伍满载而归，成为当天的英雄，男女老少簇拥着扬扬得意的猎手们，凝腊被挡在人墙外，怎么也看不到木华黎，急得差点哭出来。正无奈间，一只手按在了她的肩上。

"木华黎？"

"结束了吗？"

"没有。我知道他在哪里，我们快点。"

将近篝火边，木华黎放慢了脚步，凝腊也看到，铁木真和札木合早已不在那里了。

木华黎远远地望了一眼札木合的大帐，眼里闪过一丝淡淡的失望。

"他怎么走了？"凝腊喃喃自语。

"结束得真快！"木华黎收回目光，淡淡地、不动声色地说。

陆

合营并未给两部人们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影响。

自合营以来，铁木真与札木合经常同榻而眠，同桌而食，感情日渐亲密。这样的日子转眼月余，一天，札木合正与铁木真商议军队训练诸事，侍卫进来报告，说札木合的同父异母弟弟纠察尔回来了。

札木合急忙要他进来。

铁木真正欲起身，被札木合伸手按住了："自家兄弟，何必多礼！"

纠察尔旁若无人地进入帐内。

"哥。"他粗声粗气地算是打了个招呼，大剌剌地一屁股坐在桌边。

"纠察尔，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义兄铁木真，这段时间你一直不曾回来，还没有见过他呢。"

纠察尔斜眼瞟了瞟铁木真，没说话，伸手取过一只大碗给自己斟满酒。

铁木真向他点点头，淡然一笑。

纠察尔只顾端起酒碗"咕噜咕噜"猛灌一气。

铁木真简直不敢想象，这个纠察尔会是札木合的亲弟弟。他们兄弟之间的差别何其之大！札木合精明强干，心性玲珑，纠察尔却这样粗陋不堪，他俩无论从外形还是内在气质上都相去甚远。

札木合对纠察尔的无礼颇觉难堪，若不是碍于铁木真在场，他真想将他轰出帐去。他们这一对异母兄弟素来感情不睦，平时，纠察尔在他自己的营地也很少回来，兄弟二人早已达成了互不干涉的默契。

合营之初，札木合曾派人通知纠察尔，但纠察尔一直没回来。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讲，札木合也不希望纠察尔回来，他早就担心会出现今天这种令人尴尬的场面。

"纠察尔，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札木合强压怒火，讪讪地问。

“不欢迎？”

“瞧你说的话！你既然来了，就不要急着回去了，正好义兄也在，我们几个不如多盘桓几日。”

纠察尔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铁木真也说：“确实，我还想请纠察尔兄弟到我的营地做客呢。”

纠察尔冷冷地瞟了铁木真一眼：“你的营地？你的营地是吗？”他似嘲弄又似轻蔑地加重了“你”字的语气。

“纠察尔！”札木合喝道，脸色骤然一变。

铁木真息事宁人地微微一笑：“纠察尔兄弟想必对我有什么误会？我们两部合营一处，实力不是更强了吗？”

“义兄不要理他，他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札木合怕铁木真下不了台，急忙圆场。

“没什么，自家兄弟，我不会介意的。”

“好，痛快！”纠察尔抓起酒壶，为自己和铁木真倒了两碗酒，“难得铁木真是个痛快人，鄙人敬你一碗。”

看着他们俩干杯，札木合暗暗地吁出一口气。

纠察尔大笑着将酒碗掷在一边：“铁木真首领，鄙人老早听说合不勒大汗传下过两柄削铁如泥、吹发断丝的宝剑，分别唤作金星剑和银鹰剑，但不知有何来历？现在是否传到首领手中？”

纠察尔的这个问题提得十分突兀，铁木真略一思索，认真地回道：“是在我的手中，不过很可惜，只剩下其中一柄金星剑了。当年，我高祖合不勒被推举为蒙古各部联盟的大汗，即将登基之时，曾请西域匠人为他打造两柄宝剑。开炉之夜，高祖梦见一只银鹰噙金星落入炉中，恰在这时，忽听一声轰然巨响，我高祖惊醒过来，正是剑炉开封的良时。高祖来到开炉现场，双剑同出，一柄月华下隐显金星，一柄阳光下隐显银鹰，因此被高祖称作金星剑和银鹰剑。后来，这两柄剑随我高祖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在草原上也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高祖去

世后，将汗位传给了他的堂弟俺巴该，却将这两柄剑传给了他那力能拔山的四儿子，也就是我的叔祖忽图赤汗。俺巴该汗为塔塔尔人及金人设下许亲骗局阴谋害死后，部众一致推举我叔祖做了大汗，这之后，我叔祖先后率兵与塔塔尔人打了十二次仗，皆因塔塔尔人得到金国的支持而打了个平手。第十三次，他将金星剑和银鹰剑授予我父也速该巴特，命我父率兵出征塔塔尔，我父用这两柄剑生擒了塔塔部的大首领铁木真兀格，始获全胜，并为我取名铁木真以示纪念。不久，我叔祖病逝，我父继承了他的汗位，却令人费解地自行废去汗号。到了我九岁那年，父亲带我远到弘吉剌我额吉的族里求亲，临行前将金星剑交与我额吉收藏，他只带了银鹰剑上路，不幸的是，他在独自返乡途中为塔塔尔人毒害，塔塔尔人又因忌惮我父神勇，将银鹰剑以熔铅灌死，此后我们便将银鹰剑与父亲一同埋葬了。”

“如此说来，使用过金星剑和银鹰剑的都是蒙古部鼎鼎有名的大英雄了？首领是否带着金星剑，可否借我一看？”

铁木真伸手摘下佩剑。

纠察尔接剑在手，掂了掂分量，又以行家的眼光审视片刻，随即拔剑出鞘，一道华光顷刻闪过，晃了一下他的眼睛。“好剑！”纠察尔脱口赞道，手随声动，竟迅疾地将手中宝剑对准铁木真的咽喉直刺过来。离铁木真的咽喉处不及一分时，又将剑收住。

一切都在短短的瞬间完成。

札木合惊得面如土色。

铁木真却始终一动未动，甚至连眼睛都不曾眨一下。

“纠察尔！你，你……”札木合勃然大怒。

铁木真反赞道：“进于未防之际，控于难收之时，纠察尔兄弟当真功夫了得。”

“义兄，这……”

“安答无须动怒，纠察尔兄弟决无恶意，只不过试试为兄的胆量而已。”

纠察尔将宝剑推回鞘中，冷笑一声，用力拍到铁木真面前："算你有种！明人不做暗事，我此来不为别的，专为领教一下铁木真首领的刀剑功夫。怎么样，敢不敢跟我出去一较高低？"

札木合气急败坏地吼道："纠察尔，你太过分了！"

纠察尔瞪圆了眼睛，咆哮着："轮不到你来教训我！铁木真，我明人不说暗话，你若胜得了我手中的弯刀，证明你有资格待在豁尔豁纳黑川，否则，我请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少在我面前丢人现眼！"

面对纠察尔的无礼和挑战，铁木真平静如初："早闻纠察尔兄弟有扳牛之力，登枝之轻，确也想讨教一二。"

"好，请！"纠察尔率先站起，手向门外一指。

札木合知道自己再也无力阻止这场争斗了。

柒

在帐外的空地上，纠察尔仗剑以待。

札木合跟在铁木真的后面，不放心地叮咛："大家还是点到为止吧。"

铁木真微微一笑，纠察尔却轻蔑地撇了撇嘴，冷哼一声。

周围不知何时开始围上一圈人，而且越聚越多。

铁木真握剑在手，轻松地弹了弹剑锋。

纠察尔陡然出招，拔刀向铁木真刺来，身形快如闪电，与其笨重的身躯极不相称。

但纠察尔虽快，铁木真更快，几乎没看见他怎么动作便架住了纠察尔的刀。那剑沉如千钧，压得纠察尔喘不过气来，纠察尔用足气力，竟不能向前移动分毫，于是急忙撤刀，两个人重又战到了一处。

一时间，刀来剑往，似疾风夹裹的雪片，又似九天飞离的寒星，这一番游龙斗狠，委实让围观者大开了眼界。

纠察尔的刀法素以快疾稳狠著称，在札答阑鲜有对手，但与铁木真相比仍然稍逊一筹。札木合心里如同明镜一般：抢攻者心浮气躁，势难久持，可惜纠察尔自己还蒙在鼓里。

即使外行也能看得出来，铁木真从一开始便采取了守势，他若非要给安答的弟弟一个面子，就是为了引逗纠察尔使出浑身解数，并不急于取胜。纠察尔久战无功，索性使出杀招，刀刀直逼铁木真的要害。铁木真闪转封挡，身轻如燕，臂展如猿，逐一化解着对方的进攻。

看看纠察尔招数用尽，铁木真不失时机地反守为攻。纠察尔疲于招架，步法渐乱，不知不觉被铁木真逼到了死角，再无转身余地。铁木真知他败局已定，急忙撤剑，退出几步开外："纠察尔兄弟，承让了。"

纠察尔背倚毡帐，面红耳赤，羞莫能言。

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嘈杂的议论声，札木合上前，冷冷相劝："纠察尔，你若不忙，就不要回营了。"

纠察尔一言不发，来到拴马处，赌气离去了。

铁木真正觉心里过意不去，札木合笑着挽住他的手臂，边走边说："随他去吧！让他也知道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省得他总是恣意妄为、目空一切。改天，我再带他去拜望义兄，当面谢罪。"

禁不住札木合再三挽留，铁木真直到下午才告辞回营，途经兀鲁兀营地时，正遇兀鲁兀部首领主尔台和忙兀部首领惠勒答尔在帐外草地上下棋闲谈，看见他，他们十分热情地邀他进帐小叙。

当时，札木合所掌握的大小部落达数十个之多，而主尔台的兀鲁兀部和惠勒答尔的忙兀部堪称这个庞大部落联盟的精华和支柱，札木合得以稳居盟主宝座，与这两位首领的拥戴密不可分。

此外，主尔台、惠勒答尔与铁木真也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他们同为蒙古历史上第一位大英雄孛端察尔的后人，主尔台年长铁木真一岁，在辈分上是他的叔父，惠勒答尔则是铁木真的同年兄弟。铁木真一向敬重

他二人勇武忠义，早存一份结交之心。

三人回帐分宾主落座，惠勒答尔迫不及待地问道："铁木真首领师承何人？一手好剑使得真可谓神鬼莫测。"

铁木真不料有此一问，颇觉意外地笑笑："哪里有什么师父啊！小时候，和弟弟们一处狩猎，看虎豹相搏、鹿鹤嬉戏，自己琢磨的。"

主尔台伸出大拇指："了不起，了不起！首领天赋，果真非常人能及。今晨我与惠勒答尔路过札木合首领的营地，正见你与纠察尔比试，你后来使出的剑路看似不守章法，实则占尽先机，所以这半天我和惠勒答尔一直在猜测你的师父是谁——原来却是自己！"

铁木真这才恍然大悟："怎未见你们？"

"我们没过去。"惠勒答尔笑道，"纠察尔为人傲狠，武艺高强，自出道以来，还只败在两个人的手下，一个就是首领你。"

"另一个呢？"

"木华黎。"

"木华黎？他又是怎样一个人？"

"在札答阑有两句话这样评价他：没有木华黎驯不服的烈马，没有木华黎射不中的鹰隼。不知你是否听说过？"

铁木真遗憾地摇摇头："如此说来，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勇士了？"

"岂止是勇士！应该说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奇才才对。"主尔台接过话头，由衷称赞。

"这倒怪了，既有这样的奇人异士，我怎么从未听札木合安答提起过。"

"这个么……"惠勒答尔与主尔台对视一眼，神情变得谨慎起来，"我们也不能确知详情。木华黎是古温将军的独子，札答阑有今日威势，是古温将军追随札木合首领的父亲、已故的宝力台首领一手创建的。宝力台首领死后，又是古温将军将年幼的札木合推上了盟主的宝

座，谁知最后，古温将军死得十分蹊跷，也十分悲惨。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即使在那时，当事人对所发生的一切也都讳莫如深，如今事过境迁，别人自然更无法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恩怨纠葛了。”

铁木真无意探究别人的隐私，适时地扭转了话题：“不知这位木华黎家住哪里？”

“莫非首领有意结识他？”惠勒答尔意味深长地注视着铁木真。

铁木真默认了。

“在札答阑部与亦乞列思部之间，你找一个人，他是古温将军家昔日的总管，名叫温都。古温将军去世后，是这位义仆将木华黎接到身边细心照料的。”

“你对他的情况这样了解，想必与他很熟吧？”

惠勒答尔摇头笑了：“哪里。其实我与木华黎没有任何交往，木华黎生性孤傲冷僻，一般人想要接近他也难。我告诉你的这些，大多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他这个人如同一个谜，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可以解开谜底，若首领对他有兴趣，不妨试试，或许能够成功。”

“此话怎讲？”

“这是我与叔父的秘密。”惠勒答尔向主尔台递了个眼色，狡黠地笑了。

铁木真的好奇心越发地被激发起来了。

第三章 凋零的“薰衣草”

壹

一天，趁营中无事，铁木真不通知任何人，托了猎鹰海冬青，独自一人向黑川方向驰去。一人一马已经踏上进入黑川的林间小道了，突然，一直乖乖停落在他肩头上的海冬青凌空飞起，盘旋数周后又“嘎嘎”叫着向前飞去。铁木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策马紧紧相随。

尚有数箭之地，铁木真便明白了海冬青惊飞的原因。原来是一位驯手在追赶一匹埋头疯跑的野马，从他手持套马杆的骑姿来看，他正在寻找合适的时机与角度以便一套即中。

驯马常被视作勇者的游戏，极具刺激性和挑战性，铁木真顿觉精神一振，勒马静观那人身手如何。

几乎转眼间，驯手追到野马近前，果断地将手一扬，套马杆分毫不差正中目标，铁木真暗赞一声，继续注目观看。

那野马虽被套住，却不肯服输，又蹦又跳，奋力挣扎。就在双方角力万分紧张之时，发生了一桩意外，驯手的套马杆突然折断，驯手仰面朝天向后摔去。

铁木真大吃一惊，正欲上前相助，却又目瞪口呆地停住了。只见驯手非但没有摔下，相反，他借着落势钩镫换脚，将一只脚钩在马镫之上，紧贴于马肚一侧，仍对野马穷追不舍，及近野马，驯手抛下了半截套马杆，将身一纵，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它的背上。

野马身上突添重负，凶性大发，长嘶一声，前蹄凌跃，马身几近竖直。然而，任凭它怎样奔跑跳跃，驯手岿然不动，如此几番较量，野马终于精疲力竭，打着响鼻，无奈地低头认输了。

驯手此刻也是一身热汗，他跳下马背，心满意足地拍拍马脖子。那马回过头，亲热地舔了舔他的手，显得异常温驯。

“这位壮士，好身手！”铁木真脱口赞道，催马向驯手走过来。驯手循声回头。刹那间，他觉得浑身血液好似停止了流动。难道会是他吗？

他敢确定自己此前从未见过这个人，可偏偏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他吧？一定是他吧？

铁木真显然更吃惊，驯手的年纪之轻大出他的意外。

“您……”

“在下铁木真。请问壮士大名，属哪一部族？”

果然是他—— 想见而不得见的铁木真。

“我叫木华黎，主尔勤人氏。”驯手腼腆地回答，全无平日的冷肃。

木华黎！

他真的就是惠勒答尔口中的那个木华黎吗？

仅仅在几天前，铁木真才听到木华黎这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名字。正因这个名字太过响亮，使他无论如何不曾设想过木华黎会如此年轻。说真的，倘若不是他刚才亲眼所见，任谁说他也很难相信一个驯手在套马杆折断之后，还能有惊无险，相当漂亮地驯服了野马。尤其是木华黎借着落势钩镫换脚的那一瞬，让铁木真对木华黎那超乎寻常的敏捷、胆气和应变能力叹为观止。仅此一招，亦足以证明主尔台、惠勒答尔的推崇绝非虚谬……

铁木真压下心中的赞叹，稍稍走近些，用一种鉴赏的目光端详着面前的野马。

这是一匹体格壮硕、雄骏无比的宝马，遍体通黑，毛色乌亮胜如闪缎，除马蹄外全身上下绝无一丝杂色。而它的奇特之处也在于，它全身乌黑，四蹄却纯白如雪，好似刚刚踏雪而行。

踏雪而行……踏雪神驹？居然是踏雪神驹！

踏雪神驹堪称马中极品，通常生长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矫捷机警，性烈如火，常人见都难见，更别提驯养了。当年，铁木真的叔祖忽图赤汗曾得到过一匹，此后便如绝种一般，踪迹难觅。不意今日在此处识得宝马，铁木真一时简直喜出望外。

“好一匹烈马！”他不知赞马还是赞人。

木华黎微然一笑，一语双关：“个性越烈的马，一旦被驯服，就越能成为驯者的伙伴。铁木真首领，您若喜欢这匹踏雪神驹，不妨将它留在身边。”

铁木真看看木华黎，脸上既无惊奇之色，更无推辞之意。“那我愧领了。”他喜悦地说，坦率质朴，一如心境。

很久，木华黎没有这般心动的感觉了。原来这世上最令人心折的永远莫过于男子汉那毫无矫饰、坦荡如砥的襟怀。一个真诚的人又怎会拒绝真诚的馈赠呢？何况还是惺惺相惜的英雄。

铁木真伸手从腰间摘下宝剑：“木华黎，我们一见如故，这柄剑请你一定要收下，权做个纪念。”

木华黎接剑在手，立刻辨出：“这不是那对在草原上久负盛名的金星银鹰剑中的金星剑吗？我不能……”

铁木真笑着打断了他的话：“难道一柄剑比人更重要？你不必推辞，此剑正合你用！对了，我还想问你，你既是主尔勤人氏，因何又到了札答阑部？”

“此事一言难尽，里面纠缠着两辈人的恩恩怨怨，首领若有兴趣，改日我一定细细讲给您听。”

铁木真点点头，不再追问，拉着木华黎坐在草地上。两个人像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随意地攀谈起来。

因与木华黎相谈甚洽，铁木真返回营地时已近黄昏，他顾不得吃饭，急切地唤出妻子，非要她去欣赏一下他新得的宝马良骥。

孛儿帖对马不在行，不过，单看丈夫那副得意的样子，她也知道这匹马有些来历：“这马是你驯的吗？它的样子可够凶的。”

“你还没见过它真正凶的时候呢。不瞒你说，就是我驯这马，也需费许多功夫。”

“听你说话的语气，这马是别人送你的了？”

“不错。你猜猜看，会不会是一个有漂亮女儿的老头儿？”

“那我可要恭喜你了：既得马，又得人。”

“真的，你不吃醋？”

夫妻俩正彼此逗趣，博尔术来了。看到他，铁木真十分高兴：“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匹马如何。”

博尔术双目微闪，脱口而出：“踏雪神驹！”

铁木真赞赏地看着他：“好眼力！”

“您从哪儿得来的？”

铁木真并不相瞒，将他目睹木华黎驯马以及由此与木华黎相识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博尔术。

“木华黎……”博尔术念着这个名字，脸上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你好像知道什么？”

“我听忽必来谈起过他。”

“忽必来？”铁木真的脑海里迅速浮现出一个形象：结实的骨架，忠厚的外貌，一脸络腮胡子与朝伦堪称伯仲。“我想起来了，你说的忽必来是隶属巴鲁剌思部的一位年轻将领，对吧？”

“对，是他。”

“他怎么说？”

“他所说绝非一家之言，不少人都这样认为：木华黎是位胆识兼备

的文武奇才，可惜为人孤傲冷漠，不易接近。”

铁木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木华黎给他的印象完全不同，非但不孤傲、冷漠，相反处处表现出一种天性的爽快和坦诚。

铁木真一生嗜才如命，而且慧眼独具，与木华黎的接触虽然短暂，却足以让他认定木华黎有天纵之才，比起人们的赞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令人费解的倒是惠勒答尔闪烁其词地提到木华黎与札木合之间的恩怨纠葛。博尔术好似看透了铁木真内心的疑惑，他一语道破天机，让铁木真大吃一惊。

“忽必来还说，木华黎与札木合首领有杀父之仇。”

原来如此！

“首领，下一步您有何打算？”博尔术饶有意味地问道。

铁木真会心一笑，不置一词。

贰

五月的一天，铁木真正在帐中与博尔术推敲着近期军队训练所要采用的几种队形变换时，帐门被撞开了，别勒古台惊慌的表情和变了调的声音一同出现在帐中：“大哥，不好了，术赤出事了！”

“他怎么了？”铁木真霍然站起，颜更色变。

“他被惊马踏伤了，一直昏迷不醒。”

“什么！”铁木真如遭雷击，急忙奔出大帐，策马如飞而去。

此刻，在术赤的帐中，莫日根大夫正在全神贯注地给术赤处理着身上的几处踏伤，其中最严重的一处在左胸上，马蹄在这里留下了致命的一击。

当大夫终于满脸疲惫地停下来时，铁木真竟什么都不敢问了。

莫日根回视铁木真："首领，你派个人随我回去配药，另外派人在附近给我备一张空帐，这些日子我不能离开公子左右。"

"好，别勒古台，博尔术，你们速去安排。"

"喳。"

莫日根正欲出帐，铁木真唤住了他："大夫，请您实话告诉我，术赤他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

莫日根直视着铁木真汗水涔涔的脸，坦率地回道："孩子太小了。但愿他能逃过这场劫难。"

"您……您一定要想法救活他啊。"

"我会尽力的。"

当帐中只剩下铁木真一个人时，他再也控制不住揪心的懊悔，颓然跌坐在儿子身边。假如可能，他宁愿代儿子去承受这场意外的灾难。这种感觉，他过去从未有过。此前，儿子与他并不亲近，他也从来没有在意过儿子，可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永远失去这个孩子时，他才发现，他的内心是在意他的，很在意很在意，他在意他的成长，在意他的倔强，在意他的一切。

似乎过了很久，又似乎只有短短的片刻，别勒古台和博尔术满头大汗地回来了，他们的身后还跟着玉苏。

"大哥，一切都安排好了，额吉正在照顾大嫂，我没敢惊动她。"

"你大嫂……也好，此事切莫让她知道。"

"我懂。大哥，要不……一会儿你别去了。"

不去怎么能行？

按照定好的时间，还有不到半个时辰札木合就要带着隶属札答阑联盟的十几位部落首领前来观看乞颜的军队训练，而他这个统帅怎能不到

场？可儿子……他忧虑地注视着儿子青紫的小脸，好不容易才狠下心肠："大夫，玉苏，术赤就劳你们多费心了，训练一完，我一定尽快赶回。"

他率先走出帐门，再没敢回头。

乞颜的军队训练一向一丝不苟，这与上至统帅下至各部将领的严格要求和以身作则有着密切的关系。精明的札木合不得不承认，铁木真带兵的确很有一套。他此行的目的，本就是借机探一探安答的真正实力。

除了个别几个人，没有人觉察到铁木真的不安。铁木真根本不敢去想生命垂危的孩子。或许正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老话，不容他稍稍缓解一下焦灼的心情，一匹快马疾驰而至："首领，夫人……夫人情况不好，老夫人让你赶快回去！"

铁木真屹立不动，脸色早就变得铁青。

将士们不知发生了何事，纷纷停下来，队形有些散乱了。札木合驱马上前，正欲说些什么，铁木真厉声喝道："继续练！"这一声并非很大，却透着一股震慑人心的威严和力量。

将士们无条件地服从了，操练继续进行。

此情此景，不唯乞颜将士，即便那些前来观看训练的人也不能不为这位年轻首领坚定如铁的意志所折服。

报信的士兵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铁木真始终没问一句妻子的情况，不是不想，而是怕知道实情后再难自持。

还有儿子……铁木真只觉得时间好似停滞了一般，紧紧咬着的嘴唇已然现出几个血印。太阳为什么还不落山？太阳为什么还不落山！

原谅我吧，孛儿帖，我无法为私事而放弃训练，没有铁的纪律就带不出铁打的军队。你一定要挺住，求你了，无论如何要挺住——等我回去。

札木合含义复杂的目光落在了铁木真挺直的脊背上。

这个人难道是铁石心肠吗？如果换了孛儿帖是他的女人，他宁可失

去世间的一切，也会在她需要的时候赶回到她的身旁……

孛儿帖的情形的确越来越糟了。意外的早产导致难产，她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而在剧烈的痛楚中让她心胆俱裂的是爱子的伤势。帐内，接生婆满头大汗，几乎陷入绝望；帐外，所有的人都束手无策，唯有揪成一团的心在祈盼着奇迹的出现。

谁也没注意天色渐渐昏暗下来。

几近晕厥的孛儿帖仿佛听到了一声急切的、熟悉的、也是最亲爱的呼唤，这呼唤立刻灌注于她的体内，与此同时，一匹毛色乌亮的黑马像旋风般卷入人们的视线。就在铁木真的双脚落地的瞬间，帐中蓦然传出了婴儿响亮的啼哭。

月伦夫人一把拉住儿子的胳膊，热泪盈眶："长生天保佑孛儿帖！长生天保佑我的术赤！"

筋疲力尽的接生婆乐颠颠从帐中走出："是位漂亮的小姐——老夫人，您有福啊。咦！铁木真首领，您真的回来了？夫人要您进去。夫人的身体太虚弱了，您一定不能让她分心劳神，她可是刚刚从鬼门关转回来的……"

接生婆絮絮叨叨的声音被掩上的帐门截断了，铁木真几步趋于床前，温存而又内疚地注视着爱妻没有一丝血色的脸。

"铁木真，术赤如何了？"孛儿帖从枕边抬起头，艰难地问。

"他……你别担心。"

"我要去看他。"

铁木真急忙按住挣扎欲起的妻子："你不能动！术赤有我照料。"

泪水顺着孛儿帖的面颊滚滚而下："可怜的孩子，他怎么会被野马踏伤呢？这个时候，他该多么需要额吉在身边啊……"

"我会守在儿子身边的，我会一步不离地守着他的，孛儿帖，你要相信我。"

走近儿子的寝帐时，铁木真突然感到心跳得很急，他急忙抓住门框，让自己定了定神，才轻轻推开帐门。

莫日根大夫正在给孩子换药，铁木真本能地察看了一下他的表情。

还好，从大夫略略舒展的双眉间，铁木真恍若看到了一线希望。可是再看儿子依然昏迷不醒，刚刚松弛了一点的心便又紧紧地揪了起来："大夫，我儿子怎么还未苏醒？他到底要不要紧？"

大夫眯起双眼注视了铁木真片刻，答非所问地说："有时候，小孩子的生命力真是惊人的顽强。"

"您是说……"

"不能大意。公子需要绝对的安静，所以我一直没让人来探望他。他只需要一个能让他产生安全感的人待在身边，这对他来说比药物更重要。"

"我会的。还有什么？"

大夫俯身抚摩了一下孩子的额头："如果不出现异常情况，公子可能很快苏醒。我必须回去另外配些药来。我走后，劳你费心看着点炉子上的药引。"

大夫的话音刚落，术赤的小嘴竟真的蠕动起来，接着发出了一个微弱的呓语："额吉……"

铁木真一下坐到床边，抓住了儿子冰冷的小手："术赤。"

"额吉，"昏迷中的术赤断断续续地说道，"为什么……他……不喜欢我？"这恐怕就是这个敏感聪慧的孩子在神志不清时才肯道出的心底最深刻的隐痛。

铁木真好像被蝎子猛地蜇了一下，一时只觉心痛难忍。迄今为止，术赤尚未开口叫过他一声阿爸，他没想到，一个五岁孩童的倔强竟会如此深地刺痛他。他不知是证明还是忏悔地自语："术赤，我的儿子，阿爸没有不喜欢你。"

大夫双目微微濡湿，转身悄然离去了。铁木真无意中流露的父爱让

这位草原名医既为之感动，又为之难过，直到此刻，他才开始明白，铁木真也许永远说不清自己内心深处爱与恨的分量孰轻孰重，但终究否认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术赤在他的生命中早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铁木真百感交集的目光久久凝注在儿子清俊的脸上，他还从来不曾有过这种心力交瘁的感觉。渐渐地，他的眼皮越来越沉了。

朦胧中，一只手轻轻扯着他的衣袖，他被惊醒了。

儿子！原来是儿子醒了！一阵狂喜霎时攥住了铁木真的心。

术赤的眼睛在瘦削苍白的脸颊上显得更深更大了，他无力地伸出小手，向父亲身后指了指。

炉子上的药罐正“吱吱”向外冒着泡。铁木真一跃而起，顾不上垫东西，空手将药罐端了下来，烫得好一阵甩手。

术赤一直都在看着他，当他回到床边坐下时，术赤小心地捧起他的手，放在嘴边轻轻地吹了吹。

铁木真顿觉两眼发潮，忙掩饰地笑道：“术赤，还疼吗？”

术赤的脸仍然半青半白，连呼吸都很吃力，可他还是坚强地摇了摇头。

“你哪里有不舒服，一定要告诉阿爸。”铁木真自然而然地说出“阿爸”二字，并未觉得有任何异样。

“阿爸——”孩子惊异地重复着，脸上慢慢绽开了甜甜的、满足的笑容。

真够难为他，伤得这么重还能笑得出来，要知道，他毕竟还只是个五岁的孩子啊。铁木真若非用全部意志克制着内心的冲动，真想将虚弱的儿子紧紧搂在怀中。

在一片悠长的静谧中，父子俩的心彼此贴得很近很近。

叁

许多年前，豁尔豁纳黑川深处的一棵苍翠的柏树下，一位夫人长眠于此。许多年后，当年人们为寄托哀思而栽下的幼树已蔚然成林，可怀念之情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稍有褪减。

都说世间风云变幻诸事难料，其实世间最复杂最难测的还是人的心、人的情。

木华黎牵着马慢慢走着。今天是他的生母雪尼叶夫人的忌日，他特地来祭奠他的母亲。远远地，他便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那是他母亲生前所喜爱的薰衣草的味道，因此，他知道那个人——札木合先他而来了。一对冤家，每年的同一时间都要相会在同一地点，这岂止令人尴尬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平心而论，母亲的容颜木华黎还不如札木合记得清楚，他只能从人们的回忆中，从父亲一生相守的眷爱中了解到母亲的才貌人品。自母亲去世后，父亲每年都要带继母和他来这里。札木合也来，而且总比他们来得早些，甚至在札木合杀死他的父亲之后，仍然不忘来祭奠他的母亲。唯一不同的是，他与札木合之间永远不会再有往日的情谊。

木华黎站在札木合身后不远的地方。

札木合没带侍卫。木华黎的手慢慢地伸向了腰间的宝剑。

在冷漠的表情掩盖下，内心却在苦苦挣扎。

感情在问他：杀了他吗？杀了他为屈死的父亲报仇？

理智却在回答：父亲终究是误杀纠察尔的母亲在前，并且死于纠察尔而不是札木合的刀下，就算他早怀疑这一切都是札木合精心策划的阴谋，仍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复仇计划。何况，他确信父亲不会赞同他这样做。父亲对宝力台首领、对札答阑至死不渝的忠诚不可能不影响他的处世原则，札木合毕竟一身系着札答阑部落联盟的荣辱安危，杀他容易，却很可能因此将稍稍安定的草原迅速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而这才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木华黎慢慢松开了握剑的手。

多行不义必自毙！

时间会澄清一切。

“你怎么还不动手？我等你动手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札木合以洞悉一切的口吻安闲而轻蔑地说。

“为什么？”

“今天是最好的时机，除了今天，你恐怕再也找不到杀我的机会。”

“我不需要机会，我也不想杀你。”

“假如你弄清了你父亲的真正死因，你还会这样想吗？你知不知道，你和你父亲一样，都有一个最不可救药的弱点，就是凡事但求问心无愧。而这世上又有多少事可以真正求个问心无愧？”

“那么你呢？你不杀我，难道就不怕为自己留下祸根？”

札木合的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你连这个都猜不出来？看来我实在高估了你的智慧，你还是问问她吧。”他闪过身，用手指着雪尼叶夫人的墓穴，“为什么我年年要来这里？因为这里躺着我生平最怀念的女人。我从来不是那种愿为别人恩情所累的人，但她的养育之恩我非报不可。如果你身上不是流着她的血，你以为我会冒险让你活在世间？何况，你父亲临终前恳求我放过他的妻儿，我念他忠直一世，不忍拒绝。”

“你既然念我父亲忠直一世，为什么还要杀他？”

“他不死，我札木合怎么能做札答阑真正的主人？他不死，谁又能保证他不会第二次带走我的部众，另立门户？我知道，另立门户并不是他的意思，可是只要他还活着，那些拥护他的部众就难保不会心存异心。他是我内心深处噩梦的根源，有他活在世上一日，我就一日不得安宁。”

“我总算明白了你没有斩草除根的真正原因。只要我不死，你用卑鄙手段虐杀我父亲的阴谋就不会昭然于世，我父亲的死就永远只能是场误会。对吗？”

札木合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是又如何”的表情。他几乎是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心情等待木华黎拔出剑来，可木华黎已在瞬间将悲愤抹尽，平静得像块岩石。

札木合笑了：“我早知道你不会杀我。你和你父亲一样至死也不会扔掉你们所谓的‘忠诚’。好了，你不拔剑，我可要走了。”他近乎戏弄地踱过木华黎的身边，木华黎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

意外地，札木合的目光被木华黎腰间的宝剑吸引了。“金星剑？”他惊诧地停住了脚步，“这么说，你见过铁木真了？”

沉默。

札木合回身逼视着木华黎：“木华黎，少跟铁木真来往，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回答他的依然是沉默。

札木合大笑起来：“木华黎，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一定在想，我岂能主宰你的思想、你的灵魂、你的选择？可你别忘了，你的恩人温都夫妇，还有你的那位心上人凝腊，他们的生死可都在你手上握着呢。不，应该说是在我的手中，在我的手中握着呢！”大笑变成了狂笑，“你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所以，你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乖乖地听我的话，否则，到时死的不会只有你一个人。”

札木合撇下木华黎，阵阵狂笑着，扬长而去。

木华黎的脸倏然变得惨白。如果可以，他真想将札木合碎尸万段！

肆

合营的第二个冬季，豁尔豁纳黑川的忽勒山附近爆发了大规模的狼患，山下各部防范无益，人畜多有伤亡，损失惨重。铁木真十分关注此事，欲与安答联手除害。可不知札木合怎么想的，每次见他都避而不谈。

一场暴风雪过后，忽勒山附近的牧户开始从夹裹着雪花的凛冽的寒风里嗅出了死亡的味道，他们不得已派人求助于札木合。札木合经过一番筹划，召来了木华黎。

木华黎走入札木合的大帐时，札木合正背对着帐门烤火，听到脚步声，头也没回。

“你找我来什么事？”木华黎的语气里透出淡淡的疑惑。

“最近狼患成灾，我思防范无益，不如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猎杀，永绝后患。你在这方面一向经验丰富，我打算派你带人前去。”

“行，我去准备。”

札木合这才回过头来，别有深意地审视着木华黎。

木华黎平静地迎住了札木合的目光。

蓦地，札木合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挥挥手：“没事了，你去吧。我让扎西配合你的行动。”

扎西是札木合的心腹，木华黎虽讨厌此人，却也无由反对。

忽勒山的狼群越来越肆无忌惮，木华黎针对狼群习性，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制订了猎杀方案。这个方案称得上天衣无缝，当木华黎率领狩猎队伍进入忽勒山时，群狼的命运似乎就被注定了。

然而，世事变幻，人们可以主宰狼的命运，却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

不出木华黎所料，狼群按照他的“指挥”，乖乖地进入了事先设置好的包围圈，被弓箭手团团包围，只待木华黎一声令下，就会被聚而歼之。谁承想，木华黎尚未发令，就见自己这边突然一阵大乱，接着，扎西带领手下人纷纷跳上马背，争先恐后地逃之夭夭了。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瞬间足以决定一切。

转眼的工夫，木华黎便只身处于群狼的攻击之中。

木华黎将“九连环”握在手中时，心里异常冷静和清醒。“九连环”原本是忽图赤汗赠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留给他的，迄今为止，他还不曾试过它的威力。而今，面对咄咄逼近的死神，他既不抱生还的希望，也不放弃最后一搏的努力。

近了，近了，更近了……

木华黎稳稳地射出“九连环”，霎时，九只跑在最前面的狼挣扎了一会儿，便一个个伸头展足，倒地不动了。

后面的狼受到震慑，行动变得谨慎了许多。但凡狼，都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习性，“同伴”的死更激起了它们复仇的野性，它们略作停顿后，如同商量好一般自动分做两队：一队从两翼包抄；一队仍从正面向木华黎直扑过来。此时，除了拼死一战，木华黎已无路可退，他扔下“九连环”，抽出金星剑，集中起全部意念，慢慢向左侧一棵枯立的树桩后退去。

白雪皑皑的忽勒山谷里，就要开始一场人与兽、生与死的惊心动魄的大搏杀。

木华黎濒临绝境，反而勇气倍增，他将平生所学所练全都凝聚在剑尖，利用树桩做掩护，机敏地与群狼周旋着。随着群狼不断受伤或倒毙，他索性将身体暴露出来，剑走如风，零落星星血雨。

狼群攻击的速度明显迟缓犹疑起来。

形势转而对木华黎有利了。

恰在这时，一支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冷箭射中了木华黎的肩头。剧痛之下，他手中的金星剑几乎落地，他急忙将剑交在左手。剩下的几只狼似乎看出了什么，一反方才的畏惧萎靡之势，重又向木华黎发动了凶恶的攻势。木华黎正要举剑，忽觉心口阵阵恶堵，半边身体都开始酸麻肿胀。他立刻明白，自己中了毒箭。他将身子斜斜地靠在树桩上，剑，无力地垂到了地上，在他逐渐模糊的视线里充斥着一道道灼亮的、穷凶极恶的绿光，接着便是一片漆黑……

木华黎悠悠转醒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年轻武士似曾相识、沉稳亲切的脸庞。

“你终于醒了。”那张一直俯视着他的武士脸上露出欣悦的笑容。

“我……”木华黎试着发出了一点声音，“我的剑……”他用力说出。

武士急忙取过金星剑和九连环放在他的手边：“金星剑，九连环，一样不缺，你尽管放心。你中了毒箭，可惜我们带来的药物不全，只能暂时为你控制箭毒。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尽快下山，你一定要坚持住。”

木华黎的眼中迅速闪过一道若有所悟的光亮，他已经猜出武士是谁了。

博尔术。

作为铁木真最亲信的将领，博尔术的大名以及他的为人做派在整个札答阑部都可谓家喻户晓。

“是你救了我？”

博尔术微微一笑，耐心地做着解释：“我们奉铁木真首领之命到忽勒山铲除狼害，听山下的牧民说你已带人先行入山了，我们便随后追来。还好，多亏我们来得及时，赶上了射杀最后几只野狼。你不是带人上山的吗？怎么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你肩上的毒箭……究竟是谁要暗算你？”

木华黎痛苦地闭了闭眼睛，没做回答。

博尔术不再追问，也没有必要追问。他清楚一切问题的答案，询问无非是为了进一步证实。

而木华黎的反应就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实。

当时的情景多么惨烈啊！它使博尔术终其一生从未忘过那横亘于山谷中的野狼群尸，那凌乱的雪地上触目惊心的斑斑血迹以及血人一样昏迷不醒的木华黎。他无法不钦佩、不仰慕木华黎的神勇！他深知，如果当时木华黎不是中了毒箭，一定会创造手刃群狼、死里逃生的奇迹。

不！木华黎已经创造了奇迹！

当死神以群狼的面目出现时，除了木华黎，恐怕再无第二个人可以与之斗到最后并且战胜它。

入夜，木华黎的伤势突然出现了恶化的迹象。

当木华黎再次苏醒时，已是四天之后了。

他觉得自己是被帐外的说话声惊醒的。这时他身上依然虚软无力，神志却异常清醒。他倾听着帐外的对话。

“你不用太担心了！大夫说他已经脱离了危险，现在昏睡不醒只是为了恢复体力的需要。他遭的罪太大了。”

这声音为何如此熟悉？好像听过一千遍一万遍，其实只是第二次。难道自己在做梦吗？那个人，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明白，可我还是……还是放心不下。”是凝腊的声音。一定是那个人将凝腊接来的。

“傻丫头，相信我，我有种感觉，今天他一定会醒过来。不如你先去休息一下，我在这里守着。”

“不！还是您去吧，您都熬了四天没合眼了。刚才大夫临走时还交待，让您睡一睡，否则，就算您是个铁人也会被拖垮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这一次如果没有您，木华黎他……”

但凝腊的声音显然被什么截断了。

不一会儿，铁木真走入帐子。当他看到木华黎睁开的眼睛时，脸上露出了惊喜交集的笑容。

“你……你终于醒过来了，感觉好些了吗？”他边说边快步走到木华黎近前。

木华黎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只觉喉咙一阵哽咽：“您……我没事了。”木华黎挣扎欲起，铁木真伸手按住了他：“别起来，你还不能动。”

木华黎紧紧握住了那只温暖的手，正要说什么，凝腊捧着膏药从外

面走了进来："铁木真首领，大夫说……木华黎，你真的……"她哽住了，泪水随即夺眶而出。

铁木真含笑看着她，伸手接过药贴："我来吧。"

凝腊有些害羞地抹了把泪水："那……我去给你们俩炖些野鸡汤来补补。"

多亏救治的及时，瘀毒已基本散尽，铁木真细心地用盐水为木华黎清洗着肩头的伤口，然后又为他敷上膏药。他做这一切十分熟练与自然，这些天来，他何止一次做着同样的事情。对待木华黎，他就像一个真心溺爱兄弟的大哥，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他的满心疼惜。

蓦地，木华黎侧过脸去，泪水从他微闭的双目中无声地渗了出来。

铁木真理解地保持着沉默。

很难说得清，铁木真对这个比他最小的兄弟还要年轻的青年怀有怎样的钦敬与渴慕之情！从第一次见他驯马时起，他便立誓要将他拢入左右，及至发现木华黎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他，他才意识到其中或许有什么难言之隐。为此，他始终不曾勉强过木华黎，他情愿等到最合适的时机。

他是在木华黎病情恶化的第二天凌晨带着莫日根大夫赶到忽勒部的。忽勒部与忽勒山同名，是受野狼侵害最严重的部落之一。木华黎只身勇斗群狼的事迹传开后，忽勒部的百姓几乎将他奉若神明，他们主动腾出几座最好的帐子给猎狼勇士们暂住，同时为木华黎疗伤提供了一切方便。

在木华黎昏迷的四天中，铁木真始终寸步不离地守在木华黎身边，不辞辛苦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一切。他的所作所为，对他而言只是出于求才若渴以及忠实于友谊的天性，不想却深深地打动了忽勒部的老老少少，甚而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草原人心目中的明主地位。

而这，却是铁木真从未意识到的结果。

更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个结果在不久的将来，便开始发挥出超乎想象的作用。

伍

时间是个奇怪的东西，有的时候它可以催化感情，有的时候它可以冷却感情，有的时候它又可以改变感情：由恨到爱，由爱到恨，爱恨纠葛，恩怨莫辨。

铁木真对札木合的友情一如既往，依然看重他与安答的这种联盟关系，但事实上，有许多东西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于铁木真非凡的能力，札木合从一开始便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原想借合营将乞颜部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而达到控制铁木真本人的目的，岂料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与他当初的计划背道而驰，以至于他现在无法不问自己一个问题：与铁木真合营，究竟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举行春祭那一天，隆重的仪式过后，人们在黑川忽勒山山崖上聚会歌舞，铁木真很偶然地坐在了一棵粗壮遒劲的松树下。当时，并没有人想到这一偶然的事件会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春祭结束不久，一个传闻便围绕着铁木真坐过的松树不胫而走，一时间，所有的人都在私下议论这个传闻，对铁木真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原来，铁木真饮宴处的松树，正是多年前忽图赤大汗宣布就职的所在，于是传闻说，这预示着长生天选中铁木真做全蒙古部落的大汗。

对于这个传闻，铁木真本人持审慎的态度。一方面，他深知这个传闻的分量；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担心这个传闻会给他和札木合的联盟带来负面影响。果不出他所料，自此，札木合与他的关系便越来越冷淡和疏远了。

那么，又是谁制造了这个传闻，他的目的何在呢？

“是你吧？”博尔术在峡谷见到刚刚练完剑的木华黎时，第一句话就问。

木华黎正背对着博尔术从树上解下马缰绳，听到发问，回过头，坦然地一笑：“难道我做错了吗？”

博尔术略一沉吟："当然不是。尽管这种传闻势必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帮助铁木真首领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另一种是导致他与札木合首领的关系走向破裂。但无论如何，'天意'不可不用，天意可以左右人心，人心才是立业根本。"

木华黎欣慰地注视着博尔术："我的心意，只有将军最了解。不过，将军又是如何猜到的呢？"

博尔术淡然一笑，算作回答。

木华黎却立刻读出这微笑中"舍你其谁"的敬意。

他的心里不由涌起一股惺惺相惜的热潮。

博尔术和木华黎并肩向谷外走去。沉思片刻，博尔术突然问道："此传闻一起，札木合首领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不可能不充满戒惧。依你所见，照这样下去，这个联盟还能维持多久？"

"恐怕不会太久。札木合生性多疑，无容人之量，铁木真首领声威日隆，对他来说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何况，合营后铁木真首领的所作所为应该已经让他意识到，合营是他在决策上的一个最大失误。"

"说句心里话，合营再维持下去我也放心不下。不久前的那一次围猎，有人想要暗算铁木真首领，若不是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救了首领，后果不堪设想。而刺客的身份到现在也没有查清楚，救了首领的人也不知是谁。有的时候，越是心胸坦荡、光明磊落的人，越容易遭到宵小之辈的暗算。"

木华黎深以为然。其实，那天正是他尾随狩猎的队伍进入了黑林，并在危急时救了铁木真一命。他能猜测出刺客的身份，不过，他不会告诉博尔术。

博尔术注视着木华黎："我还想听听你的分析，你觉得，倘若他们真的分手，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铁木真首领的力量会得到成倍的壮大，而且少了札木合的掣肘，正宜大展宏图。"木华黎边说边从怀中掏出一张羊皮地图，就近将它铺在博尔术面前的石头上。"将军你来看，这是我绘制的草原形势图，这

里是札答阑，这里是克烈，这里是乃蛮……”他的手随着讲解在图上圈点着，“铁木真首领与札木合分手后，必然要回这里——桑沽尔溪。桑沽尔溪地势开阔，水草丰美，是大部落首选的聚居之地。此后，考虑到克烈、札答阑、乞颜三大部落联盟彼此间利害关系一致，暂时会相安无事，由此作保证，铁木真首领便可先图谋四周分散部落，或伐或降，一举达到稳固后方以及壮大力量的目的；次图塔塔尔部，一洗数代积怨；再图泰亦赤惕部，解决所有敌对力量；最后直取乃蛮部。到那时，数百年来四分五裂的草原将重新归于一统，而且还将出现一位具有雄才伟略的共主。”木华黎由于信心十足，声音显得高昂而振奋，博尔术怀着敬佩的心情注视着这个才智非凡的青年，既为他的情绪所感染，也为他的远见卓识所折服。

“那么札答阑和克烈部呢？”

“当草原上出现一个众望所归的新政权时，札答阑联盟很可能最先四分五裂。即使如此，札木合的个人力量仍不容忽视。札答阑联盟的精华和支柱说到底是主尔台的兀鲁兀部和惠勒答尔的忙兀部，这二人禀性忠义，只要他们不离开札答阑，札木合的根基就不会被彻底摧毁。至于克烈部，因为有桑昆从中作梗，很可能出现时敌时友、亦敌亦友的局面。形势发展虽难完全预料，有一点可以肯定，草原终将归于一统，而担此大任者非铁木真首领莫属。”

博尔术不再说什么，只是伸出手，与木华黎紧紧相握。这一相握，奠定了他们终生不渝的友情。

终于，木华黎收起地图：“这张地图是我用了三年时间绘制而成，图中标明了各大部落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和活动范围内的主要河流、湖泊、山脉。请你代我将它转交给铁木真首领，将来铁木真首领一定派得上用场。”

博尔术郑重地接了过来：“不只是这张图，我更希望我们两人能很快聚首于铁木真首领麾下。”他意味深长地说。

陆

孟春季节，按照游牧民族的习惯，要迁徙到水草更加丰美的新牧

地。经过一天的跋涉，庞大的迁徙队伍越过忽勒山来到平地，准备就地宿营。其时，正值皓月当空，迁徙队伍以部落为单位，一辆辆牛车、马车驮着拆卸下来的帐篷以及老弱妇幼，吱吱呀呀地走在前面，军队则在后面督赶着畜群。

札木合与铁木真并辔而行。一路上，札木合很少开口，夜色中，铁木真虽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心里装着很重的心事。

行至平地时，札木合勒马回望着被甩在身后的忽勒山那黑色的轮廓，若有所思地说道："义兄，小弟尝闻老辈人讲，靠山扎营，对牧马者有利；靠水扎营，对牧羊者有利。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铁木真被这句没头没脑的话问住了，好半晌无言以对。札木合似乎也不指望得到他的回答，他只深深地望了正在发愣的安答一眼，便独自催开了坐骑。

札木合的一番隐晦曲折的话语和突兀离去的举动在铁木真的心中蒙上了一层不安的疑云，他勒马伫立，思虑良久，仍猜不透札木合此番言行的真实用意。

"铁木真，你一个人站在这里做什么？"一辆双人马车在铁木真身边停了下来，车上坐着月伦夫人和孛儿帖。见儿子一个人立在路上，一副默默出神的样子，月伦夫人不由关切地询问。

铁木真急忙趋前请教："额吉，是这样。方才札木合与儿同行时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靠山扎营，对牧马者有利；靠水扎营，对牧羊者有利。这话，儿百思不得其解，额吉可知其中深意？"

月伦夫人思索片刻，亦感莫名其妙，她问身边的儿媳："孛儿帖，你可明白？"

"儿媳明白。"孛儿帖胸有成竹地微微一笑，"都说札木合安答心胸狭窄，反复无常，如今看来果不其然。他已经开始对我们感到厌烦了。牧马者依山，牧羊者临水，本不该同路的，札木合不过借此暗示：不是同路人，最好分开过，这样对大家都好些。"

铁木真无法不信服妻子这番入情入理的推断，因为他深知以札木合的精明，决不会心血来潮说出这样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来，其中必然大有

文章。而种种迹象也表明，妻子的解释无疑是对札木合最近一段反常表现的最好注解了。

分开过，大家都好些。没想到，这就是他们三次结义的结局。

铁木真的内心不无感慨。他略一沉思，果断地下令本部停止驻营，兼夜而行。并且，为防不测，他命朝伦、哲列莫、合撒尔、别勒古台分率一千精骑断后，并叮咛四将，若非对方主动侵犯，尽量避免与任何一方交手。

乞颜部借着夜色的掩护，从岔道离开了准备宿营的札答阑各部，兼夜向桑沽尔溪方向撤去。

夜色茫茫的草原上，难以准确判明方向，只能凭着感觉一味前行。巧的是，泰亦赤惕联盟的一部恰在乞颜部行进的线路上安下营寨，这会儿忽见如此一支庞大的队伍从天而降，该部部众还以为遇到了哪个敌对部落前来截营，于是丢下所有牲畜、辎重和一座座空帐仓皇逃走了。

乞颜部不战而胜，意外地获得了许多“战利品”。其中最让铁木真高兴的是他在对方空营中拾到一个年幼的孩子，他将孩子献给了母亲，作为母亲的第二个养子。此前，在攻打篾儿乞部时，他也拾到过一个孩子，是月伦夫人的第一个养子，唤作曲出，而这第二个养子，月伦夫人为他起名阔阔出。

天光放亮时，铁木真始令本部就地稍事休息，这时他们已行至斡难河上游的乞沐尔合溪。整整一个晚上，铁木真都有一种感觉，似乎有什么人在远远地尾随着他们，由于不辨虚实，他命令后卫部队继续严阵以待。

他的担心显然多余了。来的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新盟友。

原来，铁木真与札木合星夜分手的消息传开之后，在一些原属札答阑联盟的部落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部落首领中，有的早在合营时就已暗中倾向铁木真，有的则是在反复权衡利弊后确信铁木真远比札木合更适合领导他们去夺取新的奴隶和土地。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打算，他们的选择及目标却出奇的一致。别看这些部落单个的力量或许不值一提，一旦合起来就足以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了。

在所有归顺的部落首领中，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豁尔赤。豁尔赤既是拥有较强实力的巴阿邻部首领，同时也是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萨满教主。那个年月的草原，除了克烈部、乃蛮部信奉基督教外，其余各部均以信奉萨满教为主，萨满教主在议会中常常拥有很高的权利，有许多事情倘若没有萨满教主的参与，就无法正常进行。另外，从血缘关系上来讲，铁木真和札木合只属于概念上的父系远祖，豁尔赤与札木合却有着一脉相承的母系血统，但此次他仍然弃札木合于不顾，不仅带来了巴阿邻部作为觐见之礼，并且当众宣称：他亲眼看见一只独角青牛顶翻了札木合的车帐，大叫“还吾角来”！同时，另有一只白色犍牛驮来了铁木真，大叫“奉天命送汝主来统治四方”！他甚至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他为什么宁愿离开他的亲族兄弟札木合来投奔铁木真的根本原因，一切皆是“天意使然”。

笃信长生天的朴素而虔诚的草原人，是不可能怀疑一个可以自由来往于天地间，并能直接与天交流思想的教主的话的，所以他们当即接受了这个神秘的预言，并暗自庆幸自己选对了主人。

天近晌午，又一大批追随者来到乞沐尔合溪。其中就有巴鲁剌思部的年轻将领忽必来，博尔术的堂弟斡歌连，哲列莫的亲弟速不台。这三人其后都成为铁木真的亲信将领，其中尤以速不台功勋卓著，不但远征欧洲，而且一家出了三代名将，在蒙古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忽必来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勾起了铁木真对木华黎的思慕和渴念，事实已然证明了木华黎不久前的推断：与札木合分手后，他的力量将得到成倍的壮大。言犹在耳，何以相会无期？

鉴于乞沐尔合溪地势狭窄，容不下这许多部落，铁木真决定按原计划迁至桑沽尔溪。他暂时成了这个松散联盟的共主，根据豁尔赤“请”来的天意，来年白月才是推举新主的吉时。而这段时日，确也有助于每个人都好好掂量一下心目中理想的大汗人选。

在所有的外人眼中，铁木真似乎正为一种崭新的局面所鼓舞，只有孛儿帖清楚隐藏于丈夫内心深处迫不得已的苦衷。铁木真一生重情守义，与札木合的关系不能全始全终是他最大的遗憾。哪怕未来札木合成为他真正的对手和敌人，他依然牢牢记得札木合给予过他的帮助和友情。她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丈夫始终看不清他与札木合并非一路人，甚至两年共同的生活也没能使他认清札木合虚伪险诈的真实面目？　莫非，这就是那些心胸坦荡、知恩图报的男子汉所共有的致命弱点？

风暴迭起的草原，总算获得了暂时的休憩和宁静。

第四章 阳光与阴霾

壹

随着新年的到来，推举一位名副其实的新汗来领导这支庞杂的部落联盟已成为当务之急。每个人都在心目中反复思索比较着大汗的合适人选，经过一遍遍筛选，人们不约而同地倾向于这样一个人：他年轻果敢，具有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他恩威并施，具有出类拔萃的领导才能；他血统高贵，公正贤明，才智超人……

他就是铁木真——孛儿只斤家族优秀的子孙。

甚至那些实力与铁木真不相上下的亲族及部落首领也这样认为：一旦成为这个仓促间形成的不稳定联盟的大汗，就需要面对草原上诸多虎视眈眈的敌对部落，倘若没有足够的智慧和魄力支撑局面，无异于将自身置于悬崖边缘，稍有不慎，势必族败人亡。纵观各部首领，唯有铁木真堪当此任。再说，当初若非对铁木真的卓越才能充满信心，他们这些人又怎会抛下札木合，追随铁木真一走了之呢？

铁木真是谨慎的。召开忽里勒台（议会）时，他近乎谦恭地一一奉请三叔答里台、族叔阿勒坛、堂兄忽察尔以及其他各部首领接受大汗的称号，他们都委婉地拒绝了。议到最后，铁木真众望所归，被推上了大汗的宝座。

桑沽尔溪会盟，标志着铁木真的事业有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折，同时也标志着以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蒙古部有了一个新的共主。

登基之日，气氛极其庄严。人们将铁木真抬上九匹白马拉着的洁白的车帐，军队列于四周，放眼望去，唯见兵甲辉天、气势雄浑。

豁尔赤这时又开始扮演他的独特角色。他虔诚地与长生天交换着心灵的语言，接受和领悟着神的旨意。大约半个时辰，他从天上回到了人间，睁开那双智慧的双目，威严地扫视着所有等待天恩垂赐的子民，他的声音同样空灵彻透且玄机无限，像琴弦上拖颤的尾音，将每个字都清

晰地吐入人们的心扉。“长生天晓谕蒙古部忠实的信徒们：铁木真将成为你们永远的主人，特奉上尊号‘成吉思汗’！”

他的话音方落，人群中立刻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也许真是天意使然，恰在这时，数十只五色瑞鸟翩翩飞来，它们一边轻柔地啼鸣着，那声音好像是“成吉思……成吉思”，一边在铁木真头上盘旋，如此数周后，方才徐徐向远处飞去。

这一奇异景观，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屏息凝神，敬畏莫名。至此，谁还能怀疑铁木真登上汗位不是天意使然？人群中再次爆发出响彻寰宇的欢呼声，一双双眼睛热泪交流，仿佛从这位年轻的大汗身上看到了草原统一的前景和希望。

所有人齐齐跪在铁木真面前，发出了这一刻心底最真诚的誓言：“你是草原生就的英雄，你是天神垂青的后代！我们愿做你忠实的臣仆，为你冲锋陷阵，挡住横飞的箭矢；为你冲锋陷阵，取来仇人的首级；为你冲锋陷阵，献上美女和骏马。他日若背此誓，甘愿接受长生天的惩罚！”

铁木真庄重地说道：“诸位请起！今我为蒙古大汗，若果如诸位所言，平定天下后，天下也将由我与诸位共享！”

人们不约而同地望向年轻的大汗。

阳光在他的身上罩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他端坐华光中，双目如电，不怒自威，那一派绝代风采恰如天神一般。

没有一个人起身，人们再次顶礼膜拜！

一一八九年，这是蒙古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从这一年的这一天起，不满二十七岁的铁木真变成了成吉思汗。

一一八九年，也同样值得铁木真家族永远纪念，因为日后的蒙古国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就出生在他父汗登基的那一刻。

从铁木真到成吉思汗，于个人或许只意味着称谓的改变，于蒙古草原而言，却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开端。

成吉思汗登上汗位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自己的地位。首先，他组织了一支完全听命和效忠于他个人的怯薛军（亲军），怯薛军将领全部由他熟知的才能突出、忠心耿耿的兄弟、朋友担任，怯薛军的核心则是以“箭筒士”、“带刀士”、“远箭者”、“近箭者”等命名的，相当于中原御林军的五支近卫军，成吉思汗将它们分别交由二弟合撒尔、朝伦以及斡歌连、速不台、忽必来指挥。然后，他又委派三弟别勒古台掌管后勤，四弟合赤温掌管狩猎，幼弟帖木格掌管殿军……总之在一切要害部门都安排了他的亲信。最后，他任命博尔术、哲列莫做怯薛军之首，他充满感情地对他俩说：“当我除了影子没有朋友的时候，你们成为影子安慰了我的孤独；当我除了马尾没有长鞭的时候，你们成为长鞭护卫了我的安宁，是你们在我最困难时最先追随了我，我无以为报，就请你们二人做怯薛军之首吧。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信任。”

成吉思汗深知在这种不会太牢固的联盟中站稳脚跟绝非易事，他从一开始便对那些与他个人实力旗鼓相当的部落首领采取了不动声色的笼络和限制手段。这也是他比其他部落首领高明之处，即不是仅靠草原的自然法则和朴素的忠诚观念来维系一个联盟，而是建立了一套不容违背的法律秩序，将各部用铁的手腕统归麾下。适我者生，逆我者亡，除此，别无选择。

当然，成吉思汗并没有忘记将他被推举为汗的消息报告给他的义父——克烈部的王汗。应该说，王汗在黑林得知这一消息时心里还是十分满意和高兴的，他非常爽快地对蒙古部的两名使者表示，蒙古部不该长期群龙无首，铁木真人品出众，才略过人，正是最合适的大汗人选。

王汗的态度无疑对巩固成吉思汗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较棘手的是札木合，成吉思汗并不指望他的汗位能够得到安答的认可，但作为与安答主动和解的第一步，他又不能不将他称汗的消息据实以告。

札木合在他阔大的营帐里冷漠地接待了两位蒙古使者。

得知铁木真已被推举为蒙古新汗，札木合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他自然不会为他的安答高兴，然而，他的一腔怨怒和嫉恨一时又找不到可以发泄的借口。

是的，如果可能，他只需要一个借口。

贰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一九二年，成吉思汗开始踏上了战争的不归路。

这一年，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十三翼”大战拉开了序幕（因对敌双方各自集结了十三个部落的兵力而得名。大战在有着相同族缘的两大蒙古阵营间展开，是一场硬碰硬的大厮杀）。札答阑联盟与蒙古联盟终致兵戎相见，表面上看似乎缘起于纠察尔的被杀，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纠察尔的被杀恰好给了札木合出兵的借口。

纠察尔的营地与蒙古属部之一的赤那思部相邻。赤那思部昔日曾归附于札木合，后又追随了铁木真。其首领捏鲁台精心饲养了几十匹百里挑一的骏马，准备新年来临时献给成吉思汗。纠察尔一直觊觎着这些好马，一日趁赤那思人疏于防备，亲自带人潜入捏鲁台的牧场，盗走了这些宝马良骥。负责看管马匹的士兵发现了这一盗窃行为，一边追赶，一边射箭，其中一箭恰好射入纠察尔的咽喉。纠察尔吭都没来得及吭出一声便翻身跌落马下，他的手下大惊失色，慌慌张张地弃了抢来的马匹，将纠察尔抱在马上，直奔黑林主营向札木合报信。札木合在大帐见到弟弟的尸体，悲愤交集，指天发誓要为弟弟报仇。随后，他调集三万大军，杀气腾腾，直扑蒙古主营而来。

成吉思汗处变不惊，沉着地命令各部做好迎战准备，同时派博尔术、朝伦率一支怯薛军护送老营百姓及辎重财产先行退守不儿罕山，并封住所有入山隘口。之后，他亲率大军在斡难河畔迎住了汹汹而至的札木合。

札木合指挥的三万军队中，拥有全草原最精锐的两支部队，即主尔台的兀鲁兀部和惠勒答尔的忙兀部。这两部人马皆筛选自幼娴熟弓马的勇士，每逢转战，阵法森严，从容不迫，即令成吉思汗的怯薛军也只能与其战个平手。况且，成吉思汗素爱主尔台和惠勒答尔的忠实品性以及杰出才干，从未放弃将二人收归己用的决心。为避免两败俱伤，他从大战伊始就作了保存实力、暂避其锋的打算。

他在等待时机。

蒙古部的伤亡不断增加，成吉思汗手持镔铁枪冲杀于敌阵，仍在苦苦坚持。他必须给博尔术、朝伦足够的时间。蓦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

身影，当即甩掉了身边的敌人，向那个身影冲去。

木华黎！

分营后他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的好兄弟，竟会相逢在拼杀酷烈的战场。

他的胸中燃起一团无名的怒火。这或许就是他个性中最大的特点抑或是弱点：他可以谅解敌人的残酷，却不能容忍朋友的背叛。

当发现对手换上了成吉思汗时，木华黎手中的金星剑不由自主地垂了下去。成吉思汗本来已经刺出一枪，见木华黎毫无闪避招架之意，匆忙中强行卸力变招，结果枪尖斜着划过了木华黎的肩头。“你！”成吉思汗也不知心里是痛还是怒，握枪的手沁出了一层汗水，“你为什么不自卫？不反抗？”他怒喝。

木华黎将身不由己却无可辩白的痛苦强压心底，唯有洞悉一切的目光轻轻地落在成吉思汗的脸上，那目光仿佛在说：您没有伤到我，不用担心。

成吉思汗一怔。片刻，愤怒化作了隐忧，借二马错镫之机，成吉思汗沉沉地说道：“但愿我没有看错你！但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对敌！”

估摸时机成熟，成吉思汗向离他不远的合撒尔做了个手势。合撒尔了然于胸，立刻指挥怯薛军向札答阑一部发起猛攻，该部猝不及防，首尾不能相顾，潮水般向后退去。成吉思汗要的就是这个。他不等敌人重新组织反扑，迅速向哲列捏峡谷退去。成吉思汗的怯薛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是很强的，即使在混战中也能很快领会指挥者的意图，这点其他各部均望尘莫及，因此成吉思汗仍命合撒尔、速不台、忽必来率怯薛军断后，待人马全部撤入峡谷后凭险封山。

反应过来的札木合率领大军追至峡谷，几次督促攻山，终因伤亡太大退了出来。眼见攻山无望，札木合派人向山中喊话，声称只要成吉思汗肯交出杀害纠察尔的凶手，他愿与安答重修旧好。成吉思汗给他的回答是：“草原盗贼，人人皆可得而杀之，纠察尔之死，纯属咎由自取。”札木合无奈，三天后下令撤出不儿罕山。

这一仗，以札木合的大获全胜告终。

然而，札木合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

叁

班师途中，札木合将全部怨恨都发泄到了那些曾经追随过他此次却不幸做了俘虏的赤那思族人身上，他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知道背叛他札木合的下场。他命人支起七十口大锅，烧满七十锅开水，准备将赤那思战俘统统煮死。

木华黎开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及至明白札木合要采取如此愚蠢的报复行为时，再也顾不得素日与札木合的不睦，竭力加以劝阻。札木合却充耳不闻，只冷冷质问："你与铁木真交战，为何束手等死？莫非事到如今你还想保住铁木真的这些属民？你别忘了，就是他们射死了纠察尔，我一定要为纠察尔报仇！至于你，你的账等我回营后再一笔笔与你清算。"

木华黎绝望地沉默了。

札木合不愿意再理他，他席地而坐，一边啜饮着美酒，一边欣赏着战俘被扔到锅里时痛苦挣扎的样子。

当时的惨景连动手去扔俘虏的士兵都恐怖地闭上了眼睛。札木合却无动于衷，似乎那一声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才更能助添他的酒兴。

木华黎明白，札木合彻底完了！与此同时，他内心深处所残存的最后一点对札答阑联盟——不是对札木合，而是对他父亲追随宝力台首领辛苦创建的事业的忠诚，终于随着锅下熊熊燃烧的烈火化作了灰烬。

一股怪异的味道直冲鼻孔，令木华黎阵阵作呕，他强撑着回过头，却发现不知何时主尔台、惠勒答尔已站在他的身后。他们默然注视着眼前的惨状，脸色苍白得如同两块没有生命的石头。木华黎理解那苍白背后是怎样刻骨铭心的悲愤和憎恶。

当最后一名俘虏被扔到锅里，札木合命人带上了赤那思部首领捏鲁台，他打量了捏鲁台良久，笑眯眯地问道："捏鲁台，看到没有，这就是你们背叛我的下场，你现在不觉得后悔吗？"

捏鲁台的眼中闪烁着泪光，那里面有不忍、有伤惋、有愤怒，唯独没有恐惧和乞饶："我为什么要后悔？札木合，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末日，为什么还要后悔？"

札木合大怒："你说什么！"

"你不懂是吗？好，我来告诉你。我和你曾经是朋友，是那种从小一起长大胜如兄弟的朋友，假如不是因为一件事，我恐怕这一生都不会想到要弃你而去。你是否记得，那还是合营时，有一次你、铁木真首领、我，我们三个人赛马，目标是忽勒山下。铁木真首领一马当先，将我们两个人甩在了后面，他本来已经胜利在望了，却不料恰恰这时他的马前冲过了一个孩子。他急忙勒住坐骑，就在他停下的一刻，你从后面赶了上来，你的马那么快，若不是铁木真首领眼疾手快地从你的马蹄下将那孩子勾上了马背，你就要踏着那孩子过去了。你赢了。在我们预定的地点，你得意扬扬地对铁木真首领说：妇人之仁，是要误事的。铁木真首领却不以为然地笑了，他说：我小时候经历过许多磨难，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些将我从马蹄下勾上马背的人。我不想否认，我就是从那一刻起决定了我自己应该追随的主人。今天，你又赢了，可事实上，你像上一次一样输给了铁木真首领。用不了多久，你自己也会看到自己的失败！我无所后悔，只有遗憾，遗憾的是我再不能追随于铁木真首领身边，为他牵马坠镫，为他冲锋陷阵。可是札木合，我在地下等着你，我敢肯定，你死的时候会很悲惨，至少你的内心会很悲惨！"

札木合怒极，摔掉酒杯，咆哮着："拉下去！拉下去！割了他的舌头，挖出他的眼睛，还有他的心！"

捏鲁台仰天长笑，笑声酣畅淋漓。

杀了捏鲁台还嫌不够解恨，札木合又亲自砍下他的头，拴于马尾之后，扬鞭凯旋了。

确定札木合撤军的消息，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徐徐撤出不儿罕山。他刚刚回到主营，便接到探马快报：兀鲁兀首领主尔台和忙兀首领惠勒答尔举众来投。

成吉思汗欣喜若狂，连盔甲也来不及换下，急忙摆下排场，亲自出营迎接。三位英雄今日方是龙虎际会，那份相知，那份渴慕，将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三人这时结成的生死相从的关系，经受了未

来最严峻岁月的考验，不但没有解体，反而更加牢固了。

主尔台似乎想解释什么，成吉思汗笑着制止了他："叔父、兄弟，请随我入营一叙。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你们二位可得陪我一醉方休。"

三人携手正欲举步，快骑又报："有一位将军求见大汗。"

话音甫落，一个满身血迹满脸风尘的年轻武士，抢步上前，缓缓跪倒在成吉思汗面前："大汗。"

成吉思汗好似呆住一般，俯视了他半晌，才猛然清醒过来，"木华黎？木华黎！真的是你！你怎么……"他将木华黎拉了起来，下意识地轻抚着他曾被他刺过一枪的肩头，"你终于来了！你——终于来了！"

这最后一句话里似乎隐含有些许怨责。木华黎怎能不理解成吉思汗此刻的心境？那也是他自己此刻的心境。他觉得有那么多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良久，成吉思汗平静下来的目光重又落在木华黎血迹斑斑的衣袍上，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不敢问又不能不问："对了，凝腊姑娘呢？温都一家不曾随你同来吗？"

木华黎神情骤变。

从他苍白的脸色上，从他倏然黯淡的眼神中，成吉思汗已猜测出不幸已经发生了。

肆

两部分营那一天，札木合的一番模棱两可的话的确不是什么空穴来风，而是早有预谋，因为此前他便将温都一家软禁了。不但如此，他还派人召来木华黎，坦言相告："我念雪尼叶夫人对我有过养育之恩，一直对你网开一面，可我深知你心向何人。我不能杀你，又不能放你，能够留住你的唯一办法就是控制住你的恩人一家。总之，只要你不乱来，我不会把温都他们怎么样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你都将难辞其

咎。我言尽于此，你好自为之。”

木华黎怒极无言。面对札木合，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样无能。他可以只身对付穷凶极恶的狼群，却处处落败于阴险狡诈的札木合。札木合每一步棋似乎都能走在他的前面。为了寻机救出恩人一家，他不得不放弃了离开札答阑部的打算。

“十三翼”大战前夕，木华黎接到了出征命令，同时意外地被允许与凝腊见上一面。

在遭到囚禁的漫长的三年中，凝腊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不在牵挂着她深爱的人。可是当木华黎走进始终处于严密监守的帐子时，凝腊却倔强地不肯回头向他望上一眼，她只声声责问：“你为什么还没走？你为什么还留在札答阑？难道你真的甘心听任札木合的摆布去与铁木真首领为敌吗？”

木华黎的内心充满了深沉的愧疚和悔恨，他本该及早提防札木合会来这一手，可惜他太大意、太大意了。

“木华黎，我要你马上离开这里！如果你还念着我阿爸、额吉对你的照顾，如果你还念着我们从小一处长大的情分，你现在就去找铁木真首领，他才是你应该用生命保护的人。你别忘了，在忽勒山是谁一口口为你吮出了肩上的箭毒，是谁把你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那些天我亲眼看着他为你所做的一切，即便是最亲的兄弟也未必能这样做。三年前你没跟他走已经对不起他了，我不要你一错再错亏欠他一生。”

木华黎走近凝腊，从后面将她环在自己的双臂中。在他的生命里，还是第一次如此袒露对这个善良女孩的挚爱。他俯在她的耳边，柔声说道：“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带阿爸、额吉去找成吉思汗的。在我们成亲的时候，就请成吉思汗为我们主婚。”

“成吉思汗？”凝腊喃喃道。

“是的，他现在已经被推举为蒙古部的成吉思汗了，将来，他还会成为全草原的成吉思汗。”

凝腊回视木华黎，泪水簌簌而下：“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你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这一生注定是要与他连在一起的。可是，我也绝不能丢下你们全家一走了之。再给我些时间，我相信我一定能设法救出你和阿爸、额吉的。”

凝腊使劲摇了摇头：“我懂你的心意，可你也该知道，这世上有许多事是不能两全的。临来时阿爸特意要我嘱咐你一句话：义分大小，记住舍小义取大义。”

木华黎不再说话，只是更紧地搂住了凝腊。他明白，在温都一家和成吉思汗之间，他根本无从选择。

为了彻底断绝木华黎的后顾之忧，温都夫妇趁着札木合离营出征监视放松之际，带着女儿逃出了一直关押他们的帐子。可惜，他们的行踪很快被负责看守他们的士兵发现了，温都夫妇拼死护着女儿逃出营外，夫妇俩却双双倒在了追兵的乱箭之下。

凝腊强忍满腹悲伤，马不停蹄地一路追到哲列捏峡谷外。她来时，正好目睹了札木合的残暴行径，也看到了木华黎全部的绝望。

班师途中，凝腊悄悄找到了木华黎。得知温都夫妇已惨遭杀害，木华黎悲愤交集，当即决定带凝腊先行离开军营，尔后俟机投奔成吉思汗。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不曾瞒过札木合的眼睛。

其实，札木合早就看到了凝腊。他之所以不动声色，只是为了等木华黎离开军营后再动手将他除去。他对负责截杀这对情侣的心腹家将扎西交待，见到木华黎后，不必废话，乱箭射死！

在扎西事先张好的“网”中，木华黎带着凝腊左冲右突，怎奈箭飞如雨，防不胜防，眼看就要杀出重围，一支利箭穿透了凝腊的胸膛，木华黎为了救护凝腊，腿上亦中一箭，他抱着凝腊跌落马下。

扎西一摆手，手下人立刻停止了射箭，唯将二人团团围定。

扎西的脸上露出了冷酷得意的狞笑。他不急，他有足够的时间消遣这对身处绝境的恋人，他要让他们尝够生离死别的滋味。

他恨木华黎。

他永远忘不了少年木华黎将他这位札答阑最有名的摔跤手一次次摔倒在地的耻辱。他真后悔那次在忽勒山猎狼时没有一箭射中木华黎的心脏，从而给了他死里逃生的机会。但这一次，他无论如何不会再失手了。

他也恨凝腊。

这个像水晶一样纯洁的女奴，有着一颗高贵的心。在木华黎被贬为牧马奴之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回了他派人送去的衣物珠宝，像拒绝一条狗一样轻蔑地拒绝了他的求婚。从那时起他便知道，只有木华黎和凝腊的死才能一消他心头之恨，现在，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木华黎紧紧拥抱着心爱的姑娘。他既知无路可退，反而平静异常。周遭的世界在他眼中都缩而为生命垂危的恋人，他明白自己将与她死在一起，心中不再有永诀的悲怆，只有略带伤感的幸福和满足。

凝腊久久凝视着木华黎，一刻也不愿稍离深情的目光，他们就那样默默对望，脸上挂着一生相许的笑容。片刻，凝腊伸出手，轻抚着木华黎的脸颊，歉意地说道："对不起，都怨我连累了你。"

"该说对不起的那个人是我，是我害了你们全家！不过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分离了。"木华黎将凝腊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温柔地笑道，"我只有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过去一直没有好好待你。原谅我！"

凝腊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她知道死神在临近，可她很快乐。"你别这么说。其实你一直待我很好，我摸得着你的心，它很软，很热。"

"凝腊……"

"我也有一件遗憾的事情……"

"什么？"

"不能让铁木真首领为我们主婚了。"

木华黎低下头："来生吧。"

凝腊感到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她有些冷，也有点喘息："木华

黎。”

“嗯。”

“你可以……”

“什么？”

“抱紧我，亲亲我吗？”

泪水潸然而下。木华黎俯下身，紧紧抱着心爱的姑娘，在她的双唇上深深吻了下去。

凝腊用尽最后的气力断断续续地说道：“答应我，不要放弃生还的希望。宁可拼死，也不能等死——不，我不想你死，我要你活下去，为了我你得好好活下去。你答应我，你答应我——”

木华黎心碎地点着头。凝腊慢慢地合上了满含眷恋的双眼，头无力地垂向木华黎的肘弯。

扎西仰天狂笑，笑声尖厉、刺耳：“木华黎，该轮到你上路了！”

木华黎连头也没抬。他并不在意扎西说些什么，他的心很空很静，他的灵魂，他的一切都已随凝腊而去。

扎西的手臂高高抬起，只要一落下——

这时，仿佛有一股黑色飓风从眼前卷过，一道闪电般的亮光旋转了一圈，接着，所有的弓箭都于顷刻间被削落在地。

黑风白光骤止。扎西和他的人双手空空坐于马上，呆若木鸡。

一袭黑色的斗篷，一柄华光烁烁的宝剑，一张年轻刚毅的面孔。

难道会是他吗？

他有魔法吗？

他是人？是神？

是人又如何具有这般匪夷所思的身手？他一定不是人，他一定是长生天派来拯救木华黎的神明。

神明岂容凡人作对！

扎西的脸因恐怖而变形。不等那比剑还要锋利的目光再一次落在他的身上，他飞快地拨转马头，落荒而逃。当木华黎终于惊觉地抬起头时，才发现偌大的草原上只剩下他、死去的凝腊和一位陌生的青年。

伍

在斡难河边，木华黎亲手埋葬了恋人。

那位陌生的青年一直陪伴在他的身旁，除了帮他疗伤，什么话也不曾问过。

不幸使木华黎学会了承受苦难。如今，他知道自己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也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他抚平内心的创痛。

青年的疗伤药非同一般，木华黎的腿很快便活动如初了。他虽然不善于表达，可对于他的恩人，他总不能连姓名也不问问吧？

他拜谢青年的救命之恩。

青年爽朗地制止了他："你说话了，我就放心了。我原本看你这样闷着，还担心你会想不开呢。我听那些追杀你的人叫你木华黎，你是蒙古人吗？"

"是的。恩人……"

"快别这么称呼。我们一见如故，你就叫我瑞奇峰吧。我是西辽契丹族人，现随我师兄定居于大金都城。"

"你是要回西辽吗？"

"不，西辽早就没有我的家了。记得当年我遭到追杀的情形与你今天的遭遇十分相似，只不过追随我、拼死保护我的是我瑞家的忠仆，而

且，那天若非我师父青松道长和师兄碰巧路过救了我，我恐怕此刻也不会站在这里与你畅谈了。”

“那么你来这里……”

“也许是天意吧。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回草原一趟，想再见见他。”

“他？是谁？”

“我不知道。那一年我只有六岁，师父和师兄救了我返回中都时路过草原，我见到了一个人，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人，当时我对他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会来找他。可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在哪里，甚至说不定他只是存于我内心的一个幻影……”

“但你还是来了。”

“这份执着有点傻气对吗？”

“却因此救了我。”

瑞奇峰注视着木华黎，不由会心一笑。他欣赏木华黎的敏锐。

“你有这样的一身好本领，生逢乱世，一定可以大有作为的。”木华黎认真地说。

瑞奇峰摇头苦笑：“自从我家遭遇惨变，我对官场险恶至今心有余悸。想我瑞家煊赫一时，姑姑还入宫做了皇上的宠妃，谁知一夕之间祸从天降，姑姑被赐死宫中，瑞家大小二百余口只逃出我一人。旦夕祸福，非我所能承受，不如仗剑走天涯，不求荣华富贵，但求逍遥自在。”

木华黎心有同感，一时间倒很羡慕瑞奇峰的生活方式。

“你呢？作何打算？”

“我要去找一个人。无论荣辱成败，我这一生注定是要与他连在一起，为他而战，为他而死。”

瑞奇峰多少有些惊讶地望着木华黎，片刻，豁然一笑：“我原以为

你和我一样，在经历了这许多苦难和折磨之后，一定心灰意冷，没想到你依然有勇气面对现实。我很佩服你，真心的。”

“确切地说，支配我的不是勇气，而是信念和感情。我所爱的姑娘以及她的父母都是为了助我去找他，才不惜以生命来换取我的自由。你恐怕还理解不了这种信念和感情，因为你理解不了草原上的人们是多么渴望安宁、幸福的生活，多么渴望在蓝天白云下自由放牧着他们的羊群而不必担心有一天醒来会失去一切。所以，当他们终于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这种希望，看到这个人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千百年来的梦想，这种信念和感情就会凝聚起来，并最终使脚下这片土地凝聚起来，成为不可征服的力量。”

“他是谁？”

木华黎正要回答，忽见眼前如万千雪片夹裹而来，带着突兀的杀机和凌厉的攻势。

这一剑木华黎本来闪无可闪，避无可避，可他偏偏闪过了，避过了，不但闪过了，避过了，还以快得无法想象的速度拧身落在了瑞奇峰的身后。

瑞奇峰收起宝剑，剑归鞘中。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落败的沮丧，相反只有油然而生的钦服：“我不必问他是谁，因为我已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我知道，无论将来我身在何处，都会为结识了你这样的朋友而自豪。请多保重，后会有期。”

“但愿你也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后会有期。”

陆

“十三翼”大战戏剧性地落下了帷幕。札木合虽然胜利了，却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与之相反，成吉思汗的个人威信却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力量也日益壮大起来。而这一切，促使成吉思汗开始考虑要向杀害他父亲的仇部塔塔尔复仇了。

秋季日益逼近，天气渐渐凉爽起来，成吉思汗选定吉日，决定征伐

塔塔尔。出征前，他任命木华黎为大军元帅，同时严申军纪：战时攻守，听从各部长官指挥。进攻失利时，退出重围，待集结整顿完毕，重新组织进攻，退而不前者，斩！进攻顺利，要奋力追杀逃敌，因争抢敌人遗弃财物擅停追击者，斩！战斗结束后，所有战利品充公，按军功大小统一分配，私抢私分战利品者，斩！

大军在途中，一位老者将一个孤儿献给成吉思汗。这少年浓眉大眼，鼻直口方，显得格外精神。老者介绍说少年名叫博罗忽，今年十五岁，善使一根齐眉铁棒，并说他“拴着是只忠心护主的良犬，放出是只独自觅食的猎鹰”。成吉思汗更加心喜，要少年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这个孩子同篾儿乞部的曲出、泰亦赤惕部的阔阔出以及后来的塔塔尔部的喜吉忽一道，成为月伦夫人的四个养子，亦成为蒙古名将。喜吉忽于蒙古立国之后，由于铁面无私、公正贤明而被委以大断事官之职。

百年仇怨，终须了结。蒙古部对塔塔尔部的复仇战争，注定是场灭种灭族之战。深知自己命运的塔塔尔人抱定了拼死一战的决心，抵抗异常激烈。这使素以行动神速、攻击凌厉著称的合撒尔军苦战一天，仍然无法冲开敌人严整的阵地。

天公似乎也不肯作美，入夜时分，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双方不得不暂且罢兵回营。

第二天，暴雨转为连绵细雨。在草原上，这种阴雨天气还比较少见。成吉思汗在自己的中路军大帐召集了由各部首领及主要将帅参加的军事会议，商议大军下一步行动。

奉命返回的合撒尔首先向大家扼要介绍了昨日战事，并请示元帅木华黎：“今日是否增调兵马，再行强攻？”

木华黎胸有成竹：“不急，暂且按兵不动。”

合撒尔不解。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木华黎的身上，只见这位年轻的蒙军大元帅双目炯炯地注视着成吉思汗，轻抚腰间宝剑。片刻，将剑锋拉出一半，又推入鞘中，如此三番，成吉思汗含笑点头，目露称许之意：“元帅自去用计，攻守诸事不必请示。”

“谢大汗。”

目送木华黎离去，众人面面相觑，不明就里。只有博尔术、哲列莫知君臣用计，思虑片刻，方有所悟，不由感佩万分。

塔塔尔人在雨中等候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没见蒙军方面有任何动静。他们既不敢就此撤回——怕敌人随后掩杀，又不敢贸然进攻——怕遭到敌人冲伏。好不容易捱到天黑，撤回营中刚想吃口饭喘喘气，前营忽然大乱，巡哨来报：蒙军偷袭。

塔塔尔人不得不重新整队迎战。

蒙军似乎有意同塔塔尔人开起了玩笑，一旦塔塔尔人杀出营外，小股蒙军便迅疾消逝在迷蒙的夜色中了。

一夜之间，蒙军几次三番，忽进忽退，扰得塔塔尔人饭不得吃，觉不得睡。

塔塔尔部三位首领都塔惕、阿鲁赤、察干急忙聚在一起，共议对敌之策。依察干之意，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派兵袭扰蒙军营地。都塔惕却不同意，他担心如此一来正中成吉思汗诱敌深入或调虎离山之计。毕竟蒙军兵力强盛，塔塔尔军死守犹难保全，主动出击只怕败得更快。

阿鲁赤深表忧虑："我军本来处于守势，现在打又打不得，耗又耗不起，难道真要坐以待毙吗？"

都塔惕摇摇头："贤弟少安毋躁。且看成吉思汗到底要下哪步棋，总会有办法应付的。"话虽这么说，其实心里也没底。

派出骚扰塔塔尔营地的小股蒙军分别由成吉思汗的义弟曲出、博罗忽和大太子术赤率领，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第四天凌晨回帅帐复命。　博尔术、速不台、忽必来、朝伦四人也在帅帐，正与木华黎一同研究敌情。

三员小将见过元帅缴令，木华黎问术赤："敌人方面反应如何？"

"不似开始时疲于应付，估计他们已想到应对之策。"

"很好。"

“很好？难道我们不是要采用‘疲劳战法’吗？”

“你以为呢？”木华黎并不急于说明，他想给术赤一个思考的机会。

“我觉得……‘疲劳战’恐难起到置敌于死地的作用。”

木华黎最喜欢术赤的地方，就在于这孩子凡事肯动脑筋，勤于思索。他毫不怀疑，随着实战经验的逐步积累，术赤完全可能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优秀将领：“所以嘛，究竟采取哪种战法，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好了，你们三个现在都回去休息吧，你们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我给你们记头功一件。”

术赤三人遵命离去。木华黎转向速不台、忽必来微微一笑：“速不台将军，忽必来将军，今夜就看你们二位的了。”

“元帅瞧好吧。”忽必来拍拍胸脯，大声保证。

白天，依然很平静地过去了。匆匆吃过晚饭后，塔塔尔部的三位首领齐集在都塔惕的大帐，静等蒙军前来偷营。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蒙军方面迟迟没有动静。三位首领相对长坐，弄不清成吉思汗又要搞什么鬼名堂。正在心焦时，大约三更时分，营外隐隐传来喊杀之声，察干最先舒展开紧皱的双眉，笑容满面地举杯提议：“二位哥哥，大功告成！这些天让铁木真把我们折腾苦了，也该轮到我们出出这口恶气了。就凭这点雕虫小技，还想将我们玩于股掌之上？呸！来，干杯！干杯！”

阿鲁赤举杯，同察干一饮而尽。都塔惕不知为何心里总感觉有些怪异，慢慢啜着酒，脸上全无喜色。

酒过三巡，帐外忽然传来喧哗之声，都塔惕立刻站起身。尚未走至门边，一个满身是血的士兵摔入帐内。

察干一个箭步冲上前，劈手揪住那个士兵的衣领，喝道：“快说，我们把他们围住了多少？有没有杀他们个片甲不留？你说啊，你！”

那士兵大口喘着气，好不容易才回出话来，“围……全围住了。是……是我们被……他们围住了，杀……杀了个片……甲不……留。”

“什么！”察干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你再说一遍！”

都塔惕急忙拉开察干，端过一杯酒，让那士兵喝了下去："别急，你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为了对付小股蒙军的骚扰，都塔惕和阿鲁赤、察干商议后，派出精骑一支埋伏在营外蒙军必经之地，单等蒙军来钻布好的"口袋"。塔塔尔将士忍着彻骨的疾风冷雨直等到近三更天，才听到远处传来战马疾驰的杂沓之声，并且由远及近，渐渐进入包围圈内。塔塔尔将士急忙燃起火把，将阵地照得通明。就在他们举弓待射之时，自己这边的人竟纷纷中箭落马。一旦意识到包围人反遭对方合围夹击，塔塔尔伏兵顿时阵脚大乱，人马相拥，自相践踏，不消一顿饭的工夫，千余人的队伍即被消灭殆尽，只逃出十数号人，还个个着伤挂彩……

说到这里，那个侥幸逃脱性命的士兵已泣不成声。

察干一把夺过都塔惕手中的酒杯，狠狠砸在地上，两眼似要喷出火来："他娘的！铁木真，又让你把老子耍了！"回身一脚将那士兵蹬了个跟头，"滚！"

不等他说第二遍，那士兵一抹身忙不迭地滚了。

都塔惕试图宽慰察干："贤弟息怒，贤弟息怒！切莫乱了自家阵脚。我们初次与铁木真交手，不摸他的底细，才会让他钻了空子。胜败乃兵家常事，贤弟何必……"

察干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头："你说的句句都是废话！阿鲁赤，我们走！妈的，今日见仗，我非跟铁木真拼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柒

不知是不是老天爷自己也感到不耐烦的缘故，时断时续下了四天的雨终于停了。这几日受尽愚弄、吃尽苦头的塔塔尔军队早早亮出队形，只望能与蒙军决一死战。然而，任凭塔塔尔将士如何叫骂，蒙营方面始终一片沉寂。这使与蒙军对峙的塔塔尔人既精疲力竭，又心烦意乱。察干在阵前跳脚大骂："这他妈打的哪门子仗！这他妈打的哪门子仗！铁木真，你若是女人生的，就给我滚出来！"

依着察干的主意，早就向蒙营发起强攻了，可都塔惕担心这样一来正中成吉思汗的圈套，坚决反对。争到最后，都塔惕勉强说服了察干。

天近黄昏时，塔塔尔军正欲收兵回营，蒙营方面忽然鼓号喧天，一直避而不战的蒙军潮水般杀出辕门。

双方再次以一马平川的答阑捏为战场，展开了殊死搏杀。已经连续数日不曾吃顿安心饭、睡个安稳觉的塔塔尔人难以抵挡蒙军的凌厉攻势，不出半个时辰，便显出溃败迹象。不仅如此，首领察干中箭身亡，阿鲁赤身负重伤。蒙军不失时机地向塔塔尔营地发起了最后攻击。力不能敌的塔塔尔人伏尸遍野，血流成河，不到中午，战斗即告结束。都塔惕被一支冷箭射中胸膛，幸为他的侍卫冒死相救，才从营后仓皇逃走。阿鲁赤不愿做蒙军俘虏，在帐中自刎身亡。

蒙古军乘胜占领了塔塔尔营地，将俘虏以及老弱妇孺尽数驱至营前空地，等候发落。

下午，成吉思汗带着博尔术经过塔塔尔人的集中地点时，所有这些失去了亲人和家园的幸存者们毫无顾忌地向他们投以憎恶和仇恨的目光。成吉思汗无动于衷，博尔术却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不知为什么，每逢这种场合总会让他不寒而栗。

无意中，成吉思汗看到了一个傲然挺立的少女。少女仰望着天空，唇角凝固着淡淡的凄凉。当他从她身边经过时，她匆匆瞥了他一眼，这一眼足以令他怦然心动。直到走出很远，少女凄艳动人的身影依然挥之不去，好似熏风阵阵，轻轻地拂弄着他的心田。

夜半时分，成吉思汗从合撒尔的营地返回自己的大帐，竟意外地发现白天偶遇的那位少女此时正候在他的帐中。

成吉思汗愣了片刻，问："你是谁？在这里做什么？"

少女垂着头冷冰冰地回道："又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是一个叫博尔术的让我在这里等你。你要把我怎么样？"

"哦……"成吉思汗这才恍悟博尔术从合撒尔那里借故辞宴的苦心，不觉自嘲地轻笑了一下。这个博尔术，当真什么心思也休想瞒过他。他走近少女，双手扳住她的肩头："你抬起头，让我看看你有多倔。"

少女抬头直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终于看清了她的容貌：尖尖的下巴使她显得有些冷漠，肤色算不上白皙却很健康，唇角微微向上翘着，既调皮又放肆，倒逗引得人想亲近一下。她的眉毛不很长，直直的，看上去很精神，瞳仁则是栗子色的，有点忧伤的味道……

渐渐地，少女的脸上绽出了松弛的笑容。原以为她面对的会是怎样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位威风凛凛、仪表堂堂的男子汉。

“你终于肯笑了？你知不知道你笑起来的样子更好看。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耶珊，十七岁。”

“你说话总是这么硬邦邦的，像颗砸不开的山胡桃？”

“我是个孤儿。如果我不学会保护自己，岂非任人糟蹋？”

成吉思汗出神地凝视着耶珊明艳的脸庞，暗想，人说草原有两个盛产“美女”的地方，一个在弘吉剌，一个在塔塔尔，原来确实不假。

耶珊大胆地迎住成吉思汗的目光：“我很美，是吗？”

“是的。”

“你有夫人吗？”

“有。”

“她叫什么名字？她也很美吗？”

“她叫孛儿帖。她曾被人喻为弘吉剌的月亮。”

“你打算拿我怎么样？”

“你说呢？”

“如果你娶了我，你夫人会怎么对我？”

“你希望她怎么对你？”

“如果她嫉妒我，我会忍耐；如果她虐待我，我会逃走。”

“你放心，她既不会嫉妒你，也不会虐待你。她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女人。”

“真的吗？我不信。”

“信不信以后再说。我看，还是让我先砸开你这颗山胡桃吧。”

耶珊尖叫一声，又羞又慌地试图躲避，却被成吉思汗拦腰抱起……

清晨，耶珊被一束刺眼的光亮惊醒过来。成吉思汗魁梧的身形出现在门口，显然，他刚从外面回来。

耶珊坐起慢慢穿着衣服。从那双不肯片刻离开的满含赞赏的目光里，她知道自己裸露的身段有多迷人。她挽起一头黑发，娇嗔地瞥了成吉思汗一眼：“干吗这样看我！难道一宿还没看够？”

成吉思汗笑着坐在她身旁：“你当真很漂亮。”

耶珊眼珠一转，不以为然地说：“亏你还是一位大汗，竟这般眼浅！见了我已是如此，倘若见了我姐姐，还不知会如何呢！”

“难道你姐姐长得比你还好看？”

“我岂能与姐姐相比！姐姐是月亮，哦，就像你那位夫人一样。我只是月亮边上的一颗星星——甚至连星星也够不上，最多算个山胡桃而已。”

“她现在何处？”

“你派人去找她啊。我想姐夫凶多吉少，姐姐一定是躲到了哪里。”

“你姐姐成亲了？”

“她和姐夫成亲快一年了，不过还没孩子。”

“如果我找到了你姐姐，你作何打算？”

“我情愿将今日之位让与她，从此为奴为仆，侍候你与姐姐。”

“果真？”

耶珊跪倒在成吉思汗面前：“若有半句谎言，让耶珊不得好死！”

成吉思汗慌忙伸手拉起了她：“你又何苦起这种重誓！好吧，我答应你，这就派人去找你姐姐。念在你们姐妹情深的分上，即使你姐姐不漂亮，我也一定设法找到她还给你。她叫什么名字？”

“耶遂。我敢发誓她不会让你失望。”

成吉思汗是守信之人，立刻派斡歌连带一队侍卫前去寻找耶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掘地三尺般的搜寻，斡歌连等人终于在营后的一片林中找到了藏匿于此的耶遂。他们如获至宝，立刻将她送往主营。

耶遂抱定必死的决心走入成吉思汗的大帐，没想到前来迎接她的竟是她日思夜想的妹妹。姐妹相见，不由抱头痛哭。

服侍姐姐梳洗更衣后，耶珊毫无隐瞒地讲述了自己如何被成吉思汗收为妃子以及如何请求成吉思汗相助寻找姐姐的经过。

耶遂开始还愣愣听着。听到最后，忍不住愤然作色：“你这不要脸的死妮子！自己嫁给仇人不说，还将亲姐姐牵扯进来。你当真不觉得害臊吗？”

耶珊既不辩解，也不生气，只用娇憨的笑脸淡化着姐姐心头的怒气。

“死丫头，你怎么不说话？”

耶珊拉过耶遂的手，温存地说道：“姐姐，你是妹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们从小相依为命一同长大，你想妹妹焉有害你之理？”

耶遂的怨怒消失了。她轻轻叹口气，伸手拂去飘在妹妹脸上的几根

青丝："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可姐姐毕竟是有夫之妇。就算你姐夫已经阵亡，我又怎能嫁与仇敌？"

"姐姐，你别总是'仇敌仇敌'的，你先听我说好不好！这两日我常听一位老人家说古，确实也长了不少见识。他对我说，他曾是个走南闯北的铁匠，他的祖父也是一个走南闯北的铁匠。那个时候，与咱们临近的金国还比较强盛，为了加强对草原的控制，一直奉行一种叫作'灭丁'的政策，就是把抓到的草原上的男人都杀掉，把女人和孩子掳去中原做奴隶。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样的情景是多么悲惨！后来，蒙古部的合不勒大汗联合各部奋起反抗，打退了金军的多次进攻，金国皇帝才收敛起来，再不敢轻易派军队凌虐草原。老人家说，草原若想强大，只有走向联合，最理想莫过于结束持续数百年来你征我伐的局面，所有的草原人统一在一面旗帜之下。其实每个草原人都向往统一，向往和平，但这要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就像一个女人临产时经历的那种痛楚，问题是痛苦的代价是值得的。我觉得他的话未尝没有道理，姐姐，你觉得呢？"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我倒觉得你在强词夺理，想替他辩解而已。"

"我究竟是不是替他辩解，姐姐与他相处后自会得出结论。先前，他派人去寻姐姐时，我已向他言明，只要找到姐姐，情愿将今日之位让出。姐姐，你切不可因偏见辜负妹妹的一片苦心！"

"这我倒不明白了，你既然认为他好，为何舍得让与我？"

"从小到大，姐姐总喜欢把最好的留给妹妹，现在该轮到妹妹把最好的让与姐姐了。这是我还姐姐的，希望姐姐能够珍惜。"

"你真的就认定他是最好的？"

"当然，除了他还有谁呢！姐姐，你简直想象不出他是个多有魅力的男人。"

"呸！这样的话亏你也说得出口，真不害臊！"

"害臊什么，我又没瞎说。"

耶遂还想再给妹妹泼泼冷水，忽听门外侍卫通报，大汗回来了。

耶遂起身欲躲，被耶珊一把拉住，耶遂挣脱不开，气得骂道："放

手，你这死妮子，快放手！”

耶珊笑道：“成吉思汗又不是魔鬼，你躲他做什么？”

姐妹俩正在拉扯纠缠间，成吉思汗大踏步地走了进来。耶遂不由自主地回头向他望了一眼，四目相对的瞬间，两个人都触电般地呆住了。

成吉思汗在想，原以为耶珊已经是万里挑一的美人了，没想到姐姐比起妹妹来还要标致，难怪耶珊会对她的姐姐那般自信……

耶遂在想，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哪个女人不梦想有这样的郎君？只可惜……

耶珊乘机抽身走了。

成吉思汗走近耶遂，伸出有力的膀臂将她揽入怀中。耶遂想挣脱，怎奈芳心乱跳，两颊生火，浑身一点力气没有。她抬起双眼，正遇上成吉思汗爱意浓浓、欲有所求的目光，情急中，不由可怜巴巴地叫起来：“不可以的。奴是有夫之妇啊。”

成吉思汗稍稍松开手，愣了片刻，笑了：“也就是你敢在这样的时候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与你妹妹相比，你倒更像一匹没上嚼子的烈马！好吧，我且不勉强你，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心甘情愿地做我的女人。现在，陪我喝几杯酒总可以吧？”

耶遂不由自主地顺从了。此刻，她情愿看到他的愤怒而非他的笑容。因为她或许不会屈服于他的愤怒，却无法不屈服于他的笑容。

捌

成吉思汗召集军前会议，商议如何处置塔塔尔部众，商议的结果，是将妇女、儿童、工匠留下，其余一律处死。会议结束，为了庆祝胜利，成吉思汗决定在他的用二十二头牛拉着的斡耳朵（意即宫帐）里举行宴会，犒赏各部首领及重要将领。

成吉思汗举起金杯。顿时，喧闹的斡耳朵归于沉静，人们凝神听他

讲话。

成吉思汗将第一杯酒赐给弟弟别勒古台。这一次战斗，别勒古台一箭射死塔塔尔首领察干，立下首功，成吉思汗夸赞他：铜铸的头，锥利的舌，钢铁的心，钉坚的齿。

别勒古台洋洋自得，饮尽杯中酒，大摇大摆地退下。

第二杯酒，成吉思汗赐给指挥这次战斗的元帅木华黎，夸赞他：助我做正当之事，止我做错谬之事，我才有今日成功。

第三杯酒，成吉思汗敬所有立功的将领，他深情地说道："你们在明亮的白天，像雄狼一样深沉心细。你们在黑暗的夜晚，像乌鸦一样坚忍不拔。你们忠心护主，为我把顽石撞碎，将崖子冲破，把磐石击烂，将深水横断。我感谢你们。"

三杯酒饮毕，两个乐师熟练地调了调琴弦，音乐随之响起，一扫方才严肃的气氛。

音乐稍停，进入表演说书的环节。在胡日的伴奏下，乐师绘声绘色地唱起了多年前成吉思汗的异母兄弟别勒古台与蒙古主尔勤部著名大力士不里孛阔比试摔跤，不里孛阔最终不敌而死的往事。开始，说书人极力渲染不里孛阔的力大无比，用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比喻，众人听得津津有味。

别勒古台从座位站了起来，不等说书人往下说，借口出去方便，摇摇晃晃离开了宫帐。术赤见三叔醉意已深，放心不下，悄悄跟出帐外。

此刻，别勒古台确有七八分醉意。他在夜色中站了一会儿，走下车帐，准备返回自己的营地。

无论过去多少年，别勒古台绝不愿意想起不里孛阔。他知道，作为汗兄一心想要铲除的亲族和政敌，不里孛阔注定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不里孛阔与他摔跤只不过是个局，当时，不里孛阔因惧怕成吉思汗，不敢拿出十分的本领与他对抗，甚至佯装倒地求败，成吉思汗却在不动声色间示意他将不里孛阔置于死地。从那一刻起，他成了草原人公认的英雄，然而，他的内心没有丝毫荣耀，如果说那件事还曾给他留下过什么印象的话，就只有不里孛阔圆睁着的、死不瞑目的眼睛。

别勒古台方便完，靠在树干上昏昏欲睡。这时，他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细心细气地问他："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塔塔尔人呢？"

别勒古台随口答道："全杀掉。哎，你是谁？"

问话的人飞快地离去，并未留下只言片语。术赤从大帐出来，恰好看到这一幕，但没有听到两个人的对话。他吩咐叔父的侍卫将马牵来，准备送叔父回去休息。别勒古台对术赤素来百依百顺，两人上马，别勒古台边走边口齿不清地炫耀着他的功劳，术赤偶尔应和一两句。到了帐门口，秋夜的冷风袭来，别勒古台的头脑清醒了不少，他问术赤："你看到刚才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人了吗？"

术赤回答："看到了。他是谁？我正奇怪，怎么我一来，他就走了。"

别勒古台打了个寒战："他……我……"

术赤突然明白了："不好！三叔，你速带军队看紧塔塔尔人，我去通知父汗。"

术赤打马飞奔，却还是落在了一名传令兵的后面，他推开门，正听到最后几句话："太突然了，他们杀了我们的士兵，抢了武器，退到了后面的林子……"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成吉思汗大为吃惊，他的脑子里飞快地转过了一个念头：塔塔尔人的异动想必是有人走漏了会上的决定。他命各部将领做好战斗准备，将领们随他向帐外走去。在门边，成吉思汗看到儿子术赤木然伫立在夜色中，帐中透出的光线将他的脸照得异常苍白。

蒙古军队面对的是为儿子可以付出生命的母亲，为兄弟不惜洒尽热血的姐妹，这一场始料不及的战斗让蒙古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凌晨，他们才将塔塔尔部众的叛乱重新平定。成吉思汗久久伫立在阵亡将士的身边，只觉痛心疾首。

这一切原本不该发生，为何偏偏发生了？

众将簇拥着成吉思汗回到大帐。成吉思汗居中高坐，脸色阴郁愤恨，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迎视他那双杀机毕现的眼睛。他环视了一下四

周，发现只有别勒古台的位置上空无一人："别勒古台呢？"他厉声问，声音近乎咆哮。

众人不知不觉地打了个哆嗦。

木华黎急忙回道："三王爷受了重伤，臣已派人将他送回营帐接受诊治。"

"受伤了？要紧吗？"

"还不清楚。"

"也罢。既如此，除他之外，其他人都到齐了。现在，我要问问你们大家，昨晚宴会进行当中，在座的人几乎每个都出去过，那么，是谁将会上的决定泄露给了塔塔尔人？"

人们不安地垂头不语，成吉思汗与儿子术赤四目相对。方才那张失去血色的脸飞快地掠过脑际，一种不祥的预感霎时抓住了做父亲的心。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太了解儿子了，术赤从来不是一个喜欢信口开河的人，他只是预感儿子将要承担什么——承担什么呢？不会是……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片刻，术赤走到大帐中间，缓缓跪下了："是我，父汗。"

人们全都愣住了，甚至连有着思想准备的成吉思汗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机械地问，声音无力、犹豫："是你？你如何走露了消息？"

"父汗不必多问。总之是儿臣口风不严，泄露机密，才酿成如此惨祸，儿臣情愿以死谢罪。"

成吉思汗的心在滴血。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一定不是这样的，不是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然而此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阿勒坛（成吉思汗的叔祖忽图赤大汗的幼子）与忽察尔（成吉思汗的亲伯父捏坤之子，其时捏坤已病逝）彼此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幸灾乐祸的眼神。

身为成吉思汗的族叔和堂兄，他们多年前之所以离开札木合选择追随羽翼尚未丰满的成吉思汗，是因为他们觉得以成吉思汗的才略远比札木合更适合领导他们攫取权势和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自己想错了，成吉思汗是个天生的领袖不假，问题在于，他并不是他们需要的领袖。

他们怀念昔日在贵族会议上拥有与汗平等的权力，而成吉思汗却从被拥立为汗开始即着手改变传统的部落联盟联合议事制度，逐步形成一种不同于克烈联盟、乃蛮联盟以及札答阑联盟的唯汗权独尊、由汗本人统一指挥军队和决定军政大计的政权体系。在这个政权体系中，他们已沦为成吉思汗的附庸。

他们不甘心沦落到现在的处境，只是暂时还没有规划好未来的出路。正是受这种敌意的心境支配，他们此时此刻很想看到成吉思汗如何处置术赤。他们知道，成吉思汗为整肃军纪，不可能不杀术赤，然而，杀死一个身世有疑的孩子，又势必引起人们的猜测，以为他是借机除之。无论怎么做，都会贻人话柄。

术赤凝视着父亲，神情中没有丝毫的愧疚，只有令人惊骇的坦荡和宁静。他用眼神催促父亲，成吉思汗却无法做出决定。即将远去的是他的儿子啊，是他得不到的儿子，是他不能失去的儿子，纵然军纪如铁，他又怎能下得了这样的决心！

术赤的眼睛里分明掠过一丝焦虑，他站起来，背转身。成吉思汗的心颤抖着，在极端痛苦的抉择中，他挥挥手："推下去，斩！"

木华黎、博尔术跪下了，合撒尔、主尔台、惠勒答尔跪下了，接着，除了阿勒坛和忽察尔之外，所有人都跪下了。木华黎苦苦哀求："大汗，念在大太子对塔塔尔一战立下不少战功的分上，请您允许他将功折罪，饶他一死吧。"

"饶了大太子吧。"主尔台、惠勒答尔也说。

"大汗……"

"你们，不必多言！"成吉思汗将脸转向一边，含悲忍泪。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成吉思汗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扯着他袍襟

的木华黎分明感到一种绝望的颤抖正在传给自己，内心充溢着深沉的悲悯。素以刚毅坚强著称的成吉思汗，面对死亡都不曾皱过眉头，这一次，他何以让人觉得有点陌生？还有术赤，与他朝夕相处的木华黎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孩子深不可测的才华与潜力，难道长生天真的忍心夺走这年仅十四岁的生命？

正当人们悬着的心如同落入冰窖中时，押送术赤的士兵风风火火地回来了一个。成吉思汗浑身一震，想问什么，喉咙却似被堵住一样，什么也没问出来。

士兵喘息着："三……三王爷不准行刑，他说，大太子是无辜的，泄露消息的人是他！"

"别勒古台？他人在哪里？"成吉思汗惊怒交集。

士兵胆怯地回道："在……在外面，他昏过去了。"

成吉思汗带领众将匆匆来到行刑处。术赤身上的绑绳尚未解开，正跪在别勒古台身边，忧虑地俯视着身上血迹斑斑的三叔。别勒古台依然昏迷不醒，莫日根大夫匆匆赶来，成吉思汗命他速为别勒古台诊治，过了一会儿，别勒古台吐出一口血，苏醒过来。

"你感觉怎么样？"

别勒古台看看术赤，又看看成吉思汗，声音微弱却清晰："放了术赤！是我酒后走漏风声，与术赤无关！你杀了我吧。"

"三叔……"

"术赤，你记住，三叔不要你顶罪，三叔只要你活着。"

成吉思汗何尝不知道，术赤根本不会泄密。可当时他又能怎么样？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兄弟，哪个不是骨肉连心？所以术赤一主动承认，他也只好将错就错了。问题是，现在真相大白，他真的要将重伤的别勒古台治罪吗？

成吉思汗的矛盾瞒不过众人的眼睛，主儿台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大汗，我以为，别勒古台在攻打塔塔尔人时受伤，已是长生天代大汗惩治了他。罪无二罚，还望大汗体察天意，不可再行降罪。"

答里台也说："是啊，大汗，别勒古台生死有命，请大汗交付天意吧。"答里台是也速该巴特的亲弟弟，他当然不想看着一个侄儿被另一个侄儿处斩。

莫日根大夫到了此时也听出了事情的原委，他毫不犹豫地对成吉思汗说："大汗，您想怎么处置三王爷，老夫无权过问。但现在三王爷是我的病人，在我为他治疗前，任何人不许动他。"

木华黎等人巴不得事情这样解决。趁着成吉思汗还在犹豫，合撒尔向别勒古台的侍卫做了个手势，聪明的侍卫会意，立刻赶来一辆宽辋马车。惠勒答尔帮大夫和侍卫将别勒古台抬到车上，别勒古台一边挣扎，一边喊着："别管我，让我去死吧。"挣扎牵动了伤口，他又昏了过去。

目送马车走远，木华黎挥刀挑断了术赤身上的绑绳。术赤抚摩着绑得发麻的双臂，一言不发地望着父亲。

成吉思汗异样地看了儿子一眼，转身走了。木华黎拍了拍术赤的肩头，努努嘴，术赤反应过来，急忙跟着父亲来到大帐，一进门，术赤远远就跪下了。

成吉思汗背对儿子默立着，术赤看不到他的脸，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嗫嚅着："父汗，对不起，我……我知道您一定还在生儿臣的气，可……可当时事出无奈，为救三叔，儿臣只得……"

成吉思汗打断了儿子的话："别说了，你起来，过来。"

术赤听话地走到父亲面前。经过这番生死离别的考验，父子二人都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成吉思汗长久地轻抚着儿子的肩头，终于，泪水潸然而下："除了感谢长生天，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以为要失去你了，没想到长生天又把你还给了我。"

在最初的一瞬间，术赤以为自己看错了。从小到大，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流泪，父亲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像岩石一样坚强无畏的男子汉。

然而，此时的父亲的确在流泪，而且，父亲的眼泪还是为他而流！在那心灵完全相通的一刻，术赤再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此生能做成吉思

汗的儿子，他纵死无怨。

术赤垂下了头。

父亲的眼泪，全部流进了他的心里。

耶珊在门外目睹了这情景交融的一幕，悄悄退去了。

她之所以会来这里，是因为她放心不下，或者说是因为只有她知道那个套出了别勒古台的实话又转告给塔塔尔部众的人是谁。昨晚，她亲眼看见姐姐换上男装溜出了成吉思汗的大帐，之后便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她明白这是姐姐欠了成吉思汗还了塔塔尔部众的。还了的，已然了却，欠了的，恐怕需要她们姐妹用一生来还。

成吉思汗准备对出征塔塔尔部的将士论功行赏，他命速不台、博罗忽打扫战场，清理财物。下午，他与侍卫们打了几场马球，刚刚回到大帐坐下，速不台、博罗忽求见，成吉思汗让他们进来，笑眯眯地问道："都清点完了？"

"基本上完了，只是……"速不台欲言又止。

博罗忽不耐烦，瞪了他一眼说道："怕什么！你不说我说。阿勒坛、答里台、忽察尔三位首领拒不交出他们缴获的财物，我们与他们理论，被忽察尔首领撵了出来。"

成吉思汗的心中腾起一股怒火。这几个自以为是的亲族首领！他们仗着当年将他推上汗位有功，一向飞扬跋扈，骄横贪婪，他早就想拿他们开刀，杀一儆百。这一次，或许正是个机会……

博罗忽见成吉思汗沉吟不语，以为他难下决心，愈发气愤："汗兄，你倒管是不管，你若不管，我这就去告诉大家把财物都抢着分了。"

速不台急忙推了博罗忽一下。任他是成吉思汗的义弟，也不能对成吉思汗这般放肆。成吉思汗并不介意，取出錾金令箭，交给博罗忽："瞧你这急性子！我何尝说过不管。不过，你们只需将三位首领私藏的财物没收也就罢了，切不可伤害他三人性命。"

"留下他们，早晚是个祸害！"博罗忽硬邦邦地撂下这句话，走了。

慑于成吉思汗的威严，博罗忽更以武力相逼，三位首领不得不乖乖交出私自藏匿的全部财物。然而，博罗忽说得没错，在三位首领特别是阿勒坛、忽察尔心中埋藏的仇恨，如同一只蛰伏的猎豹，正在等待给予它的猎物最后的、致命的一击。

后来，在“合兰真”大战前夕，三位首领在札木合的挑唆下离开成吉思汗投奔了克烈部，他们的离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成吉思汗与王汗的力量对比。

第五章 我心相随

壹

塔塔尔部既平，成吉思汗决意联合王汗的克烈部，乘胜出兵西部强敌乃蛮。王汗欣然接受了约请。想当年，王汗的叔父就是从乃蛮借来军队才将他赶下汗位，那之后他仓皇出逃，四处碰壁，尝尽了冷眼和屈辱。后来，若非也速该巴特仗义相助，他还不知身在何方。回想起那时的狼狈，他怎能不想报仇雪恨！

经过认真商议，王汗和成吉思汗决定放弃塔阳汗不打，先攻打塔阳之兄不亦鲁黑。乃蛮先汗必勒格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不亦鲁黑和塔阳同室操戈，其结果是，塔阳在元帅可克薛的支持下夺得了汗位和大部分部众，不亦鲁黑则被赶到了贫瘠的山区。因此，这种先弱后强、先外后内的安排是明智的，成吉思汗一向反对贸然深入敌人腹地打无把握之仗。何况此次进攻乃蛮，与其说是军事决战，不如说是军事试探。

不亦鲁黑的军队实力远逊于塔阳汗，面对两支劲旅，他自知不敌，索性主动放弃营地，逃入阿尔泰山山区。为确保周全，他一边派人向塔阳汗求援，一边命手下勇将也迪士断后。

联军方面担任先锋的是蒙军元帅木华黎。他深知，敌人熟悉地形，一旦遁入山中，联军再想取胜，势必难上加难，因此急派博罗忽率轻骑一支沿路追击，并给了博罗忽八字将令：穷追不舍，急攻猛打！

博罗忽兼夜而行，终于在阿尔泰山山麓追上了奉命断后的乃蛮将领也迪士。双方只经一仗，博罗忽便将也迪士走马生擒，乃蛮断后部队大部分非死即伤，余者拼命逃入山中，正好给博罗忽做了向导。

阿尔泰山山势陡峭，层峦叠嶂，山中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博罗忽牢记将令，不做任何停留，一直追到科士力巴失湖畔。黎明时分，乃蛮营前一支轻骑犹如从天而降，许多乃蛮将士睡梦中便做了无头之鬼。到处是刀光剑影，不亦鲁黑更加慌了手脚，率残部仓皇而逃。

待成吉思汗和王汗分率两部人马进入阿尔泰山山区时，博罗忽已押解着从乃蛮部缴获的战利品及俘虏与联军会合了。

联军对乃蛮一仗进行得如此顺利，固然得益于主帅木华黎对敌情的准确判断以及高超的指挥艺术，同时与博罗忽的英勇善战密不可分。通过这次战斗，博罗忽声威大振，“孤胆英雄”的美名传遍整个草原。

按照原定计划，联军在阿尔泰山附近稍事休整后，徐徐踏上归程。

王汗异常振奋。他兵不血刃、毫发未损便报了一半大仇，还获得丰厚的战利品，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多得意了。

不出几日，联军来到拜达里格河河谷，一支大军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为首正是乃蛮元帅可克薛。

可克薛奉塔阳汗之命，从乃蛮本部发兵驰援不亦鲁黑。孰料不亦鲁黑畏敌如虎，不着一兵不战自退不说，还被克、蒙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个落花流水，本人也逃得不知去向。可克薛只好改变战术，利用地形熟悉，抄小路抢先占领了拜达里格河河谷这个交通要道，以期与联军决一雌雄。

可克薛曾与王汗交过手，丝毫不把王汗放在眼里。他只对威名远扬的成吉思汗感兴趣，一心想会会这位蒙古大汗，乘机探探蒙古部的虚实。无奈此时天色已晚，双方只好约定明晨厮杀。

王汗、成吉思汗各自扎下营盘，营中燃起堆堆篝火。蒙营除了派出巡哨轮流值勤外，很快沉入一片寂静中。克烈方面却迎来了一个不眠之夜。

在某座帐子昏暗的灯光下，一张苍白阴郁的脸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原来又是阴魂不散的札木合。

“十三翼”大战后，札木合的命运同成吉思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吉思汗的事业蒸蒸日上，他却捉襟见肘、举步维艰，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激起了他对旧日安答最深刻的嫉恨。他的心从未平静过，他的眼睛一刻不停地关注着安答的动向，从每一个“缝隙”中寻找机会。他很清楚，现在的他单凭自身的力量已失去了与安答抗衡的可能，那么，他何不借助一切反对成吉思汗的力量，有时甚至是其盟友之力呢？

此番征伐乃蛮，札木合一直秘密随行。一路上，他没少和桑昆商议如何借乃蛮人之手不露痕迹地将成吉思汗置于死地，如今，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终于来了，桑昆带着札木合匆匆赶到王汗的营帐。

对于札木合的出现，王汗显然十分惊讶。尤其见札木合一脸严肃的样子，令他心生狐疑，急忙询问缘由。

札木合煞有介事地说道："王汗，我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成吉思汗已与可克薛达成秘密协议，您的处境很危险。"

札木合话音刚落，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年轻大臣忍不住叱道："一派胡言！你有什么证据？"

札木合并不动怒，他认识大胆质问他的青年是王汗的顾问镇海。镇海出身畏兀儿贵族，学识渊博，堪称王汗手下胆识兼备的干才。

王汗同样不能置信。他与义子刚刚还在并肩战斗，明天仍将继续并肩战斗，铁木真怎能这么快就与乃蛮部结成联盟呢？不可能，这是札木合危言耸听！

札木合从王汗的眼中看出了一丝疑惑，益发将表情和语调都调整得恰到好处："王汗啊，且不说我获得的情报千真万确，就是您老自己用心想想，也不难发现铁木真的许多破绽，只可惜您被他所谓的忠诚、孝敬蒙住了眼睛，一时看不清他虚伪狡诈的真实面目罢了。"

"哼！本汗倒要听你说说看他有哪些破绽？"

"既然王汗允许我说，我便拣紧要的说。我可不可以先向王汗请教一个问题：方今草原，实力最强的属哪几部？"

"当然是我克烈、乃蛮和蒙古部了。"

"蒙古部为何会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部一跃而成今日的草原强部呢？其中原因无须我多说想必您也清楚。这些年来，铁木真通过不断征伐，已将草原东部据为己有，那么您是否相信，作为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部落之主，他会对您所据有的草原中部土地以及图拉河畔丰美的草场毫不动心？"

"本汗还是不信，除非你能拿出证据来。"

“可克薛难道还算不得最好的人证？”

“可克薛？”

“对。”

“怎么说？”

“王汗，您不妨换个角度考虑一下，为什么我的安答铁木真在轻取不亦鲁黑后不去乘胜攻打塔阳汗，却一再坚持退兵？还有，为什么可克薛会提前在拜达里格河河谷设下伏兵？铁木真为什么一见可克薛便力主休战，又是谁将营盘紧靠可克薛扎下？将这种种疑点联系起来，您不觉得您的义子早有预谋吗？我最尊敬的王汗，只怕明晨当您一觉醒来，面对的将是一个新的联军。”

王汗不断用手捋着胡须，脸上露出犹疑不定的神情。听札木合这么一说，他也开始觉得义子的所作所为颇有些令人费解。莫非……

镇海见王汗沉吟不已，忙道：“王汗，你千万不可……”

“住嘴！这里轮不上你讲话！”桑昆恶狠狠地打断了镇海的话。

“依你之见，我们该怎么办？”王汗问，显然他已被札木合说服了。

“无妨，趁他们双方尚未觉察，我们可以让将士们每人燃起一堆篝火，制造出我部已就地扎营的假相，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撤离战场。”

“这……好吧。”

札木合的唇角不觉掠过一丝得意的冷笑。铁木真啊铁木真，等你明天醒来发现你的盟友已将你独自抛给了强敌，你的脸上该是怎样一副表情呢？

贰

凌晨，成吉思汗刚刚起床，便听到帐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

博尔术不及通报，推门而入：“大汗。”

怎么回事？成吉思汗用目光迎住了博尔术。

博尔术尽量将语气放缓：“大汗，王汗的营地……空了。”

“什么？”成吉思汗简直无法置信，“木华黎呢？”

“木华黎担心发生意外，正在安顿各部做好应付突发情况的准备。”

“哦……”成吉思汗多少放下心来，“我们同去看看。”

成吉思汗和博尔术来到营后，向王汗的大营放眼望去。只见那里一片死寂，几堆尚未熄灭的篝火还在冒着淡淡的青烟。毫无疑问，王汗确实将他独自甩给了敌人。渐渐地，成吉思汗的身边围上了一群高级将领，不多时，木华黎也匆匆赶来了。

“乃蛮那边有什么动静？”

“很安静，安静得有点反常。”

“你的意思是……”

木华黎微微点头，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成吉思汗。

“好，通知各部，即刻撤回撒阿里草原。合撒尔，你留下负责监视乃蛮军的动静，记住，切不可贸然与之冲突，待探明情况后，见机撤回撒阿里草原与我会合，我会派人接应你。”

“喳。”

尽管蒙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他们的撤退却异常顺利，根本没有遇到伏击或追击，事实上，他们连乃蛮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便从杭爱山另一侧撤回了撒阿里草原。数日前，联军就是从这里出发去攻打不亦鲁黑的。

现在，成吉思汗可以静下心来想想王汗这次很不光彩的背叛行径了。其实这个疑问在整个撤退过程中都一直萦绕于他的脑海，只不过他苦苦思索仍不得其解罢了。

没有道理啊，他和王汗一直合作愉快，王汗怎能说变就变呢？

众将知道成吉思汗的心里很不痛快。话又说回来，他们哪个人不是恨得牙根痒痒？王汗莫名其妙地将他们甩给了敌人，若不是事态的发展对他们出奇地有利，天晓得他们还能不能双脚踩在眼前这片绿草地上呢？

第二天，合撒尔也撤回了撒阿里草原，他带给汗兄一个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消息：乃蛮军队早就离开了营地。

成吉思汗毅然下令在撒阿里草原驻营，他凭经验已经预感到王汗将凶多吉少。

可克薛不愧为久经沙场的老将，仅从观察克烈、蒙古两部扎下的营盘，便对两部的军事实力得出了一个大致的结论。克烈军队人数多于蒙军，但在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以及士气高昂等方面却远逊于蒙军，他断定，次日开战，蒙军才是他们真正的、强劲的对手。

正当可克薛苦思对策时，巡哨来报，克烈部不知何故弃营而逃。

可克薛精神为之一振。

不论王汗遽然逃走的真正原因何在，这个意外出现的态势显然对乃蛮方面极为有利。至于是要等到明日清晨单独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开战，还是追击令人鄙视的王汗，可克薛觉得没有必要为此大伤脑筋。事实明摆着，一个被蒙在鼓里但全军严阵以待，“四狗”（指哲列莫、速不台、忽必来、哲别）,“四弟”（指合撒尔、别勒古台、合赤温、帖木格），“四义弟”（指曲出、阔阔出、博罗忽、喜吉忽），“四子”（指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一个自作聪明却疏于防备，哪个难攻哪个易取，一目了然。而且他相信，一旦王汗遭到伏击向成吉思汗求援，成吉思汗也断不会出手相救一个阴谋背叛他的“盟友”。

可克薛采取了与王汗相同的方式离开了营地。这样他既可以不使王汗觉察，也不会惊动成吉思汗。应该说，熟悉地形的乃蛮军比克烈军占尽优势，他们抢先一步占领了克烈军撤回黑林老营的必经山口。

王汗自以为此举万无一失，防备很松懈。倒是札木合不敢掉以轻心，即将通过杭爱山山口时，他多了个心眼，先派小股骑兵探探虚实，

结果这小股骑兵被乃蛮军队用弓箭挡了回来。

札木合情知不妙，王汗和桑昆也吓得没了主意。再说克烈军也不同于蒙古军，危急时刻，他们缺乏那种坚不可摧、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勇气。札木合几次想组织军队突围，均以失败告终。

王汗身临死地，方才悔之莫及。他又想起义子。当然，向义子求援确实难以启齿，即使义子见死不救，他也无话可说，问题是除此之外他实在想不出更为妥当的办法。

而此时占据高地的乃蛮军正绕下山隘，准备对他们形成合围之势。王汗看准了这唯一的有利时机，也不同儿子、札木合商议，传来镇海，要他速与武艺高强的亦图坚设法杀出重围，向成吉思汗求援。亦图坚是王汗的贴身侍卫，武艺高强，在克烈部无人可望其项背。待一切安排完毕，他才派人将他的决定告诉了桑昆和札木合。

桑昆、札木合嘿然冷笑，相顾无言。

镇海颇有头脑，他和亦图坚乘乱混出一片狼藉的战场后，并没有回原来的驻营地寻找成吉思汗，而是沿着杭爱山一路追下去，几乎紧跟着合撒尔来到撒阿里草原。

成吉思汗在他宽敞的营帐里接见了镇海和亦图坚，镇海急切又不无羞惭地叙述了王汗目前面临的险境以及请求。成吉思汗认真听完他的话，关切地问道："我父汗还有其他要求吗？"

"王汗希望由'四杰'亲自领兵相救。"（"四杰"：指博尔术、木华黎、朝伦、博罗忽四人）。

没等成吉思汗开口，早已义愤填膺的博罗忽使劲一跺脚，怒道："这叫什么事！我才不去！他死了活该！"

"你给我住口！"成吉思汗厉声喝止了他，转出桌案，扶起镇海和亦图坚，"时间紧迫来不及款待二位了。王汗安危为重，待救出王汗，我再亲自拜谢镇海先生对我儿教诲之恩。当然，还有亦图坚将军相助我夺回夫人之功。"

镇海投效王汗还不足两年。数月前，由于打猎偶遇，他结识了成吉

思汗的三太子窝阔台。聪明好学的窝阔台敬重镇海的学识修养，愿拜镇海为师，镇海欣然收下了这个弟子。只是他没想到成吉思汗也知此事。

成吉思汗转向四将："博尔术、木华黎、朝伦、博罗忽听令：我命你四人率怯薛军八千火速驰援王汗，救不出王汗，我唯你四人是问！"

"喳！"四将接令。博罗忽虽不情愿，终究不敢抗命。

成吉思汗亲将四将送出营外，该交待的他都已交待，相信四将不会有辱使命。

此刻，王汗的处境确已岌岌可危了。

可克薛正待全歼克烈部，不料自己军中陡然大乱。"成吉思汗派援军来了"、"'四杰'来了"的呼声传遍了整个战场，乃蛮军陷入恐慌之中，克烈军则因看到了希望，一反方才的悲观萎靡之势，锐气大增。

可克薛再也无法控制局面，不由仰天长叹：他居然错看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不仅派来了援军，而且来得如此神速！

一个刚刚被出卖后还肯尽弃前嫌赴人急难的人，该有怎样一种广阔的胸怀？该有怎样一种恢宏的气度？

可克薛被迫挥令撤退。

王汗的家眷陆续被朝伦、博罗忽找到救出，谁知其中偏偏少了一个关键人物：察如尔。王汗膝下只有桑昆和察如尔这一对儿女，察如尔是王汗和汗妃的命根子，如今不见了女儿，汗妃顿时急得像疯了一样，非要立刻找到女儿，否则她也不想活了。正当这里乱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时，一匹快马疾驰而来，马上端坐着一位盔甲鲜明的小将，小将的身后还坐着一个女孩。

"额吉。"看看近前，女孩跳下马背，一头扑进母亲的怀抱。

汗妃连连吻着失而复得的心肝宝贝，脸上又是泪又是笑："女儿，乖女儿，你可把额吉吓死了。"

察如尔回头指指自己的救命恩人："额吉，是术赤太子救了我。"

术赤也跳下战马。一身戎装，使他显得越发俊秀威武。

汗妃还没有顾上向术赤表示谢意，朝伦和博罗忽已经一边一个拉住了术赤的手："你怎么会来这里？"

术赤淡淡一笑。

出征那天，术赤并没有随部队出发，而是奉命去接从弘吉剌部押送铁器返回的舅父按陈。按陈是孛儿帖夫人的幼弟，比术赤年长两岁。德薛禅中年得子，对他自是钟爱异常。塔塔尔之战后，成吉思汗派人接来了岳父全家，此后，按陈在姐夫麾下成长为一名智勇兼备的年轻将领。

走在路上，术赤左思右想，无论如何放心不下父亲。这么多年，从他还是个年幼的孩子起，父亲出征时总会将他带在身边，而他也习惯了在第一时间内确知父亲平安的消息。如今战事未卜，他根本做不到若无其事。矛盾良久，他毅然做出决定：安排手下人代他接应舅父，自己则单枪匹马地前去追赶父亲的大军。

对于自己不遵汗命，他情愿事后被父亲责罚。

联军与乃蛮一仗进行得异常顺利，术赤追到撒阿里草原时，正遇上"四杰"驰援王汗，他便悄悄尾随而至，加入了随后的战斗。

按照术赤的本意，乃蛮军一撤退，他就该悄悄返回蒙古本营，可没想到他被一件意外的事情羁绊住了。

原来，王汗父子的家眷一直是被分开看守的。负责看守察如尔的乃蛮士兵是个色胆包天的主儿，他见察如尔娇小年华已出落得楚楚动人，不由动了邪念。乃蛮军溃败时，他乘乱将察如尔装入袋中，从营后仓皇出逃。

巧就巧在术赤怕被自己人发现，也从营后离开战场。术赤马快，行不多时发现前面有个人正慌慌张张地催马而行，看服色像是乃蛮人，他不由冲他高喝一声，那个人更慌了，丢了袋子便落荒而逃。

术赤也不去追赶，径直来到袋子前。

袋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他用刀割开袋口，当他看到袋子里装的竟是口里塞着布条、全身上绑的察如尔时不由大吃一惊。

按说，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临此大祸，吓都能吓个半死，岂料察如尔自始至终镇定异常，甚至当术赤为她包扎腿上不知何时挂出的伤口时她也一声没吭。她目光闪闪地注视着术赤低垂的脸庞。十一岁的小女孩还不懂得什么叫爱情，但这面容却自此根植于她的心灵深处，并在她日后情窦初开时主宰了她最甜蜜最温馨的梦。

术赤告别众人，独自踏上归程。察如尔目送他催开坐骑，心中终究有些难舍。蓦然，她想起什么，飞快地跳到一辆马车上，吹起了那支她不止一次听术赤吹过的“神鹰曲”。深情悠扬的旋律中，术赤惊喜地回过头，向临风吹笛的小女孩使劲挥了挥手。

成吉思汗在撒阿里草原的营外亲自出迎王汗，他对王汗说的第一句话是：“父汗，您受惊了。”

王汗悔愧难当，一把抓住成吉思汗的手，老泪纵横，哽咽难语。

成吉思汗将王汗父子及其家眷请到自己的营帐，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好像他们是他特意请来的贵客，而非刚刚为他所救的盟友。席间，王汗不无羞惭地叙述了札木合挑拨他父子离开成吉思汗的经过，成吉思汗释然了。札木合的口才，足以将死人说话，何况是欺骗王汗这种耳软心活的人呢？王汗上当不足为奇。

王汗愧疚地注视着义子，半晌才小心翼翼地问：“铁木真，你再一次救了为父，为父该怎么谢你呢？”

成吉思汗急忙道：“父汗说哪里话？当年若不是父汗慷慨相助，我铁木真焉有今日一切？父汗恩德在前，铁木真相报在后，父汗无须总挂在心上。相信经此一事，我与父汗都能引以为戒。”

“你放心，为父再不会轻信他人挑唆了。”王汗发誓般地说。

酒过三巡，王汗推杯，轻轻地叹了口气。

“您怎么了，父汗？”

“铁木真，你……你能答应父汗一件事吗？”

“您说。”

“你也知道，我虽有子如同无后，我都不敢设想自己身后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业是否能够保住。如果你真不嫌为父老朽，请你在我活着时应允作为我的长子守好图拉河吧。从今往后，你就是桑昆的亲兄长。”

成吉思汗一惊。尚未回答，桑昆已愤然离座，拂袖而去。

王汗面露惨色。

成吉思汗平静地为王汗斟满酒，笑着岔开了话题。

成吉思汗将击败可克薛得到的战利品全部赠送王汗，王汗返回黑林前，与成吉思汗再度郑重盟誓：远离谗言，相知不疑；生死与共，相守不弃！王汗带着这个誓言走了，成吉思汗衷心地希望这一次他们的盟誓不会再落空。

叁

生活如常。

只有术赤按照父母的心愿，从弘吉剌部娶回了达兰。达兰是迭克首领的侄儿越图的长女。越图曾经在铁木真和孛儿帖成亲时，出三题与铁木真赌赛，结果三赌皆输，反与铁木真结为安答。结拜仪式上，越图郑重地对铁木真说，我若有女，我子若有女，愿与孛儿只斤家世代结亲。成吉思汗一直记着越图这句话，所以为长子求娶达兰。达兰温柔贤惠，小两口婚后倒也恩爱和顺，相敬如宾。

一日，术赤闲坐无事，独自一人偷偷溜出去打猎。

他将马放出很远，一直搜寻着合适的打猎地点。突然，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胸部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迫使他挣扎着从马背滑到草地上。渐渐地，疼痛变得迟钝了，与此同时，他却感觉心口憋闷欲裂，四肢和大脑的血液似要流空一般，他咬紧牙关，努力想挺过去，终究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

仿佛在黑暗中跋涉了许久，当术赤终于被一束光线惊醒过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饱经沧桑的中年猎人的脸。术赤凝视着他，觉得奇怪，这张应该很陌生偏偏又似曾相识的面孔，居然会在他心中牵起万般的亲切和莫名的温暖。

“小伙子，你感觉好些了吗？”

术赤费力地点了点头。

“你叫……”

“我叫……乌格。”他随口编了个名字。

等术赤活动自如时，已与恩人变得很亲切很随便了。这许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远离了纠缠着他的一切痛苦烦恼，他真想永远永远这样待下去，可是，母亲会如何呢？年轻的妻子会如何呢？还有他……他该不会因此把草原翻个底儿朝天吧？

术赤的矛盾瞒不过中年猎人的眼睛。尽管只有短短数日的相处，中年猎人已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萍水相逢的小伙子。他常常使他想起自己的儿子，那个应该也是十八岁，应该也是这样挺拔这样帅气的儿子。或许，他也认识他的儿子？他不是蒙古部的人吗？他可不可以向他打听一下儿子的消息？不！他不能！他曾经发过誓，永远不会去影响儿子的生活，他恐怕只能带着这心灵深处的秘密独自走完一生。令他惊奇的是，术赤也谨慎地对蒙古部的一切保持着沉默，甚至从不提及自己的家人。从这点上看，他确实像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军人……

术赤要走了，中年猎人默默地为他牵来一直精心喂养着的“草上飞”。临上马前，术赤忍不住与恩人拥抱了一下，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少有的情感外露。

“大叔，我一定会来看望你的。”催开坐骑时，术赤在心里庄重地允诺。

肆

一夜暴雨似乎也没能驱散凝结在空气中的暑闷。这天，术赤独自一人正在帐中挥汗如雨，侍卫来报，外面有位客人求见。术赤心中一动，忙随侍卫来到帐外。

果然，来者正是他念念不忘的救命恩人。令人不解的是有些时日不见，恩人何以显得那么憔悴，那么清瘦？

“大叔，”术赤又惊又喜地迎了上去，“真的是您！”

客人久久地注视着他。在他的凝望下，术赤蓦然觉得有一些紧张和慌乱：“您……您请进！”他掩饰地闪过身，将客人让至帐中，“对不起，我去看望过您，您……我……”

客人好似没有听见术赤期期艾艾的解释，他只顾环视着术赤那阔大的帐子，脸上流露出一种恍惚的、怅惘的神情。

“大叔，您怎么了？”

客人的目光这才落在术赤的脸上：“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术赤一愣，旋即明白过来，尴尬地笑了：“对不起，那天，我随口编了个名字，是不想引来太多的麻烦，并非存心骗您。”

“如果你不编那样的名字该有多好……”客人喃喃着，似有无限隐痛。

术赤没有听清：“您说什么？”

“没什么。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大叔，”术赤开始意识到客人反常了，“您为什么这样说？”

客人已然背转身，强忍着满腹悲伤和留恋：“孩子，我必须走了，你多保重。”

“术赤。”帐外传来了孛儿帖的声音。

“我额吉来了。正好，她一直都想亲自谢谢您呢。”术赤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客人却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术赤在门口迎住母亲："额吉，您快来见见救我的大叔。"

"哦，是吗？你的恩人来了？"孛儿帖微笑着向站在帐中的客人走去。她当然得好好谢谢儿子的恩人。

客人抬起低垂的眼帘，恰与孛儿帖四目相对。

仅仅瞬间，孛儿帖脸上血色全失，摇晃欲倒。

术赤一把抱住骤然昏厥的母亲："额吉，额吉，您怎么了？大叔，快来帮我一下，我额吉她怎么了？"

两个人忙乱地将孛儿帖放在床上。术赤无意中扭头望了客人一眼，却发现客人正百感交集地凝视着母亲。他恍然意识到什么，差点窒息："您……您到底是谁？"

客人被术赤的喝问唤回了理智。"拿酒来！"他威严地命令。

术赤身不由己地服从了。

孛儿帖被酒呛得咳嗽了几声，慢慢睁开了眼睛。当她看到那个正俯视着自己的男人时，似又回到往日的噩梦中，不觉惊恐地、求助地唤出："铁木真……"

客人的心如同被狠狠抽了一鞭子，他转身向门外走去。

术赤抓住了母亲的双手："额吉，他是谁？您快告诉我。"

孛儿帖痛苦地注视着儿子。

术赤全明白了。

"术赤，你去哪儿？"母亲焦灼的呼唤止住了儿子的脚步，仅仅片刻。

"额吉，您拦不住我。无论如何，这一次我一定要问个明白。"

得到侍卫通报的成吉思汗匆匆赶到儿子的营帐。孛儿帖一见丈夫，扑过去抓住他的手臂，失声痛哭起来。

“孛儿帖，发生什么事了？儿子呢？”

“儿子去追他了。他来了。铁木真，你一定要把儿子追回来啊。”

“他？哪个他？”

“赤……赤勒格尔……”

“什么！”成吉思汗只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快，跟我来！”

伍

术赤拼命追赶着赤勒格尔。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救命恩人竟是为自己的一生抹上了浓重阴影的那个人，但此时驱使他一定要追上赤勒格尔的动机，却既不是为了爱，也不是为了恨，而是要将一切都弄个水落石出的决心。

终于隐隐看到了赤勒格尔的身影。

赤勒格尔独立在月光下，思绪依然停留在方才与孛儿帖邂逅的那一幕上。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他今生今世还能再见孛儿帖一面。十六年的时间并不短暂，他对她的爱依然如故。孛儿帖毕竟是他唯一爱过的女人啊，可是，她望着他的眼神……她呼唤着那个对她来说永远刻骨铭心的名字，就像他们刚刚成亲的那一夜，她嘤嘤低泣时呼唤的那样，就像她每一次在梦中呼唤的那样。他实在无法忍受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冲开了门外侍卫的阻挡，跃马狂奔在黄昏笼罩下的草原。

直到月挂中天，他才渐渐平静下来。他不由想到了术赤，想到了这件事可能会对那个孩子产生的影响，他不能不为自己的轻率行为后悔了。他勒住坐骑，等待着术赤。他知道术赤一定会来。

马蹄声由远及近，术赤在赤勒格尔的身后跳下坐骑。赤勒格尔回过头。澄明的夜色中，他们相对而立，几乎看得清彼此脸上的表情。

赤勒格尔率先打破了沉默，语气中满含着真切的父爱：“我知道你有许多话想问我。十六年了，我一直都在克制自己，不想影响你的生

活，可……我牵挂了太久，我放心不下。孩子，不管你是否能够理解，你始终是我此生最爱的人，除了你，我的生命中已不剩什么了。你是我忍受下来的唯一的理由，我希望活着时能亲眼看到你幸福。”

术赤近乎麻木地倾听着赤勒格尔的表白，第一次想到自己或许真的是赤勒格尔的儿子。不！说“第一次想到”是不确切的，事实上，这十多年来，一直纠缠他、折磨他，让他沮丧消沉的不正是这个念头吗？应该说“第一次认定”才对，他第一次认定自己的血管里真的流淌着篾儿乞人的血。

术赤疲乏地靠在马上，脸上浮现出一丝奇怪的笑容。赤勒格尔不眨眼地望着他，心头阵阵发凉：“你怎么不说话？”

“您呢？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不告诉我？”

“那时你说你叫乌格。”

“后来……您又如何知道了？”

“你走后，我一直惦记着不知你的病要紧不要紧。有一天，我来看望你，记得那天你刚率部狩猎归来，许多人簇拥着你，我混在人群中，终于弄清了你究竟是谁。可当时我还没有想好该如何与你相见，所以我离开了。我甚至都不清楚自己那一刻是高兴还是难过，我……”赤勒格尔说不下去了。

“但您还是来看我了。”

“我怕再不来，以后永远没有机会来了。”

术赤一震。他早就觉察到赤勒格尔非同一般的虚弱。

“他对你好吗？你快乐吗？幸福吗？”

有一次察合台冲他发火，说，真不知父汗怎么搞的，对你比对哪个亲生儿子都好。亲生儿子？亲生儿子……察合台是有权利这么说的，而且他现在再想起这句话来，也远不像过去那么觉得刺心。

许许多多曾被忽略掉的往事都在瞬间激活，术赤恍然明白，原来父亲那满含疑虑的父爱才是他生命中的一切。此时此刻，他只是有点迷惑

地想起了一件事：他的四位义叔，他们一个是篾儿乞人，一个是泰亦赤惕人，一个是主尔勤人，一个是塔塔尔人，他们或许每个人都与父亲有着族亡家败的仇恨，可是他们中又有哪个人曾经想到过向父亲报仇呢？或许这就是被绑在战车上的草原的现状，血缘成了祭神的供品，亲情在马蹄下哭泣，还有冥冥中的无数冤魂……

“术赤？”

“嗯？”术赤温和地应道。

“你为什么不肯回答我的话？其实，从我第一次见到你起，就已经感觉出你生活得并不快乐。难道他对你不好吗？”

察合台说，对你比对哪个亲生儿子都好。可是父亲，如果我是你的亲生儿子，我情愿你对我不要这么好。

寂静中，赤勒格尔和术赤同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

术赤上前一把抓住赤勒格尔，焦急地催促：“您快走！”

赤勒格尔惨然一笑：“无所谓了，一切都无所谓了。”

术赤的额头上浸出了汗水，他猛地跪倒在赤勒格尔的面前：“我求您了，您一定要走！您曾经救过我的命，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您因为我而遭擒获，如果您坚持不肯走，我只能，我——”术赤一伸手从腰间抽出宝剑，架在了脖子上。

“不，不！快放下！术赤，你不能乱来！我走，我走！”赤勒格尔手忙脚乱地抱住了术赤的胳膊。

“快！”术赤使劲推了赤勒格尔一把。

但是，太晚了。无数火把从四面缩紧，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火圈。

术赤无计可施。汗水不断地沿着他的额角流下，他只剩下一个念头，倘若赤勒格尔不能逃脱一死，他也不会独活于世。

赤勒格尔站在术赤身边，以一种超然的冷静欣赏着成吉思汗训练有

素的骑兵。很快，包围圈在离他们十多米处停止了收缩，所有火把高举，照得中心亮如白昼。火光中，一匹神骏啼声“嘚嘚”地踱进圈内，马上端坐着成吉思汗。

术赤依然紧握着宝剑，奈何控制不住双膝的颤抖。

赤勒格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成吉思汗。

素未谋面，然而并不陌生。他是从孛儿帖痴情的爱恋中认识这个人的。当成吉思汗的全貌映入他的眼帘时，他突然心平气和起来。他早知道铁木真是唯一的，现在他更知道成吉思汗是草原唯一的，孛儿帖能有这样的丈夫，也不枉此生了。

成吉思汗望着不知所措的儿子，跳下马，一步一步向他走来。

术赤却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缩着，手中的剑不知不觉掉在了地上。

“放……放了他。”他艰涩地说。

成吉思汗不由看了看赤勒格尔，奇怪的是，他居然一点也恨不起他来。对于这个蹂躏过妻子又保护过妻子的人，他根本不想把他怎么样，重要的是儿子。

“可以，我听你的。你呢？你该如何？”

术赤显然没料到父汗会这样回答，他的目光迷茫地掠过父汗和赤勒格尔。

他还从未这样清楚地意识到父汗与赤勒格尔之间的差别。

他们两个人，一个拥有权力、地位、荣誉，拥有忠诚的将士、美慧的贤妻，优秀的子弟，另一个除了他之外一无所有。而比这更现实的是，他们中一个完全占据了他的思想、灵魂、感情和理智，所以，他只能给另一个他的生命。

“我走！”术赤痛苦地做出了抉择。

成吉思汗的脸倏然变得像石头一样冷酷，一样无情。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就是他养了、爱了十六年的儿子给他的回答。

是的，他爱了十六年的儿子。如果说他以前没有意识到，是由于他执拗的回避，现在他却从内心深处突如其来的暴躁和妒忌中体会到了这一点。凡属于他的一切，他焉能轻言放弃？

赤勒格尔反而不觉得意外。术赤太善良了，善良到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弱者——毕竟在术赤的眼中，他赤勒格尔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与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的弱者。可他是不会让术赤同他一起走的，他分明从成吉思汗的眼中看到了一线杀机，这位意志如铁的蒙古大汗，需要的永远是绝对的忠诚，绝对的归属，他即便杀了儿子，也绝不会让儿子离开他半步。

就在这微妙的、连彼此心跳都能听得见的沉寂中，一个女人望月而跪，发出了自怨自责、痛不欲生的嘶喊："长生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的孩子？你惩罚我吧，我才是个罪孽深重的女人哪！"

"额吉！"术赤冲到母亲面前，跪着抱住了她，"您不要这样——不能这样！"

母子紧紧相拥，他们的泪水流在了一起。

成吉思汗僵硬的表情缓和下来，他看了赤勒格尔一眼，打算让他走。但他的话卡在了喉咙里。

赤勒格尔，他怎么了？

赤勒格尔大睁着双眼，呆滞地盯视着前方，他的眼前晃动着无数的太阳，有一个太阳钻入他的脑中，开始灼烧，他的头随之胀大，胀大……就要爆裂……

"咕咚"一声闷响使术赤回过头来。"大叔，"他离开母亲，飞快地跑到赤勒格尔身边，从地上抱起了他，"您怎么了？您怎么了？"

经过了死亡来临前一阵最痛苦的挣扎，赤勒格尔现在平静了。他慈祥地望着术赤，似要将他的形象整个地刻入心底："孩子，我要走了。你别难过，我知道自己随时会有这一天，才冒险来看你最后一眼。能死在你的面前，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不……"

“答应我，”赤勒格尔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好好……活着。”

“我答应您，我什么都答应您。大叔，不，阿爸，我爱您！您听见了吗？我真的很爱您！”术赤的泪水不断地滴落在赤勒格尔的脸上、手上。

赤勒格尔的眼中闪过一道明亮的光芒，“你……终于肯叫我阿爸了，谢谢……你，我可以……安……安心地……走了……”他的头无力地滑向术赤的臂弯。

“阿爸！”术赤摇晃着赤勒格尔的身体，绝望地呼唤。

没有回答。赤勒格尔再也不可能回答他了。术赤将赤勒格尔的脸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无声地哭了。

正欲趋前安慰儿子的孛儿帖蓦然感到丈夫的手痉挛般地抓住了她的肩头，她没有去看丈夫，她清楚地知道，这对亲生父子间恐怕终生难以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和隔阂了。

陆

在孛儿罕山下一块僻静的所在，术赤亲手埋葬了赤勒格尔。

如果说过去术赤曾一度为赤勒格尔带给他的不幸而憎恶他，那么，随着赤勒格尔的逝去一切都已烟消云散，代之而来的是无法排解的空虚。真正的爱必定令人刻骨铭心，拥有时或不觉得，失去后才倍感它的可贵。

清风徐徐，一点点吹开了凝滞多时的闷热。术赤抬头望了望阴云密布的天空，看来，长生天将替他流下他流不出的泪。

风渐渐大起来，“劈劈啪啪”的雨点砸落下来，越来越急促。术赤却没有一点躲避的意思，他很想让雨水将自己淋个透，冲涤一下郁结在心头的忧伤……似乎有什么东西为他遮住了雨水，他正想看看怎么回事，耳边蓦然听到极轻极轻的“啊”的一声，接着，一样东西落下来挡住了他的视线。

与此同时，一声巨雷在耳边炸响。

术赤一把扯掉蒙在他头上的东西，这时才真正看清眼前惊人的一幕：父亲正与一个蒙面刺客激烈地格斗着，那刺客剑术高明，丝毫不在父亲之下。他有心上前助战，又怕误伤了父亲，一时间急得冷汗直流。

冷不防被人暗算，成吉思汗最初的确有些手足无措，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两个人相持良久，刺客越战越心焦，最后索性把心一横，借着成吉思汗微微倾身前冲的瞬间，非但没有避让就要刺入胸口的利剑，反而挺剑向前，使了个同归于尽的招数。

这一招果真令人防不胜防，无论成吉思汗撤剑与否，似乎都只有死路一条了。术赤下意识地闭住了眼睛。

只听到一声金属撞击的刺耳的响声，似乎什么东西扎到了树干上。

成吉思汗顺势挑掉了刺客蒙脸的黑巾，暴露在他面前的是一张被雨水冲打得发白的陌生面孔。

眼见行刺未果，刺客凶狠地瞪了成吉思汗一眼，转身向山中跑去。成吉思汗也不追赶，只是从树上拔下刺客的剑，向刺客遁逃的方向掷去。“别忘了，来取你的剑。”他随着手上的动作高喝。

术赤睁开眼睛时，看到父亲已经走到他的面前，正笑眯眯地将随身宝剑收入鞘中。

方才那一瞬间袭上心头的像死亡一样冰冷的恐惧感尚未完全从术赤眼中消失，他可以忍受一切痛苦，除了那寒彻心骨的绝望。

“术赤，你怎么了？”成吉思汗被儿子的表情吓到了。

术赤努力稳住心神：“没事。您没有受伤吧？”

“我很好，别担心。”

“可是，您怎么会来这里？斡歌连他们呢？”

“唔……”成吉思汗一时语塞。他很难承认他独自一人随后跟来是因为担心儿子做出傻事，他更难承认儿子的那一声“阿爸”令他心绪久久难

平，耿耿于怀。“我——看到了你，让他们回去了。”他支吾着。

“那个刺客是什么人？会不会是札木合派来的？”

“不可能！札木合不是那种人！他或许有时不那么光明正大，但还不至于卑鄙到雇用刺客的地步。我相信，如果有必要，他会动用军队与我决一雌雄的。”

术赤颇为意外地注视着父汗突然变得激动的脸。他没想到，事隔这么多年，父汗的内心竟依然隐藏着对札木合的友情。或许连父汗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吧？

第六章 雄风·烈马·号角

壹

一二○一年秋季，战争再一次循踪而至。而操纵这一切的幕后之手，又是能言善辩的草原纵横家札木合。

“十三翼”大战后的近十年间，蒙古高原逐步形成了几大力量相对集中的军事集团，一个是以成吉思汗为首的新兴的蒙古部，一个是以王汗为首的克烈部，一个是余威犹存的乃蛮部，再一个就是正在走向联合的、集中了除三大集团之外的几乎所有部落的庞大的军事联盟。这个军事联盟的形成，是以对成吉思汗的共同仇恨或恐惧做心理基础，由札木合一手缔结而成的。

札木合这些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游说成功地将所有对成吉思汗怀有仇恨或者担心成吉思汗的势力不断扩张终有一天会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大小十一个部落的力量联成了一体，集结起十数万大军，摆开了同成吉思汗决一死战的阵势。

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不同以往的是，这一次，整个草原都将被推入血腥的战火之中。

战前，新联盟的首领在鄂尔浑河举行了重要集会，目的是要推举一位指挥战争的共同的领袖。最有资格成为这个新联盟大汗的有两个人选：一个是札木合；另一个则是泰亦赤惕部的塔尔忽台。

篾儿乞部、塔塔尔部虽然曾经都是草原大部，但它们一再受到蒙古部的重创，元气未复，其首领脱黑堂、都塔惕无意出这个风头。乃蛮部的不亦鲁黑不曾带来自己的全部力量，加之实力不够，也不想与札木合、塔尔忽台竞争汗位宝座。至于其他像弘吉剌、斡亦赤惕这样的小部，首领更无力无心承担这份重责，因此，大家从一开始便有心在札木合和塔尔忽台二人中任择其一。

泰亦赤惕部可以说是历次战争唯一没有受过直接损失的部落，实力

最为雄厚，这使一部分人看好塔尔忽台。而札木合有着与成吉思汗对敌的丰富经验，他本人又对成吉思汗恨之入骨，所以多数人更倾向于他。

出人意料的是，会议伊始，塔尔忽台率先提议推举札木合为古儿汗。塔尔忽台不争，别人哪里还有什么异议？于是，十位首领共同簇拥着札木合向设在帐外白色毡毯上的宝座走去，将札木合抬上宝座，跪拜于新大汗的脚下。

札木合望着他们，又望了一眼耀眼的太阳，一张汗涔涔的脸上不觉露出一丝大功告成的惬意。盟誓前，他郑重地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感谢各部首领推举我为古儿汗，其实我宁愿只做一消灭铁木真的先锋足矣。铁木真的存在，早已成为整个草原的灾难，为了不被他各个击破，各部只有联合起来，与他作一生死较量。此战至关重要，胜则可保我与诸位昔日的尊荣，败则我们永无立足之地。愿长生天保佑我们一战成功，杀了铁木真！"

"杀了铁木真！杀了铁木真！"十一位首领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以草原上最古老的方式进行了盟誓。他们以刀斫木，以足踢岸，只见方才还庄严肃穆的会场瞬间变得尘土飞扬，一片混乱。

札木合的演说颇有些意味深长。可能他早已预料到，与成吉思汗一战无论胜败与否，他这个"古儿汗"都当不长久。对于这样一种一锤子的买卖，他只要能够战胜成吉思汗，情愿将形同虚设的"古儿汗"抛入鄂尔浑河中。

盟誓并且祭旗后，札木合率领大军沿鄂尔浑河顺流而上，与成吉思汗、王汗的联军先后来到阔亦田地区扎营。

当第一线曙光划破天际时，两边的战鼓爆豆般地响起。蒙军亮出队形前，元帅木华黎特意召来忽必来、朝伦、斡歌连、速不台四将，命他们轮流看住成吉思汗，勿使他冲杀于敌阵之中，亲冒矢石之险。四将领命而去。

札木合挥动令旗，指挥军马一同杀出。转眼间，双方混战一处，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战斗正酣时，一团黑云由东南向阔亦田方向徐徐飘来，南风骤起，不出半个时辰，乌云密布，暴雨倾盆，风向正对着进攻一方的蒙、克联军。联军将士被风雨冲得睁不开眼睛，进攻速度明显减慢，相反，对方因获天助，士气大振，向联军进行了疯狂的反

扑。

克烈军首先溃退。蒙军纵然顽强，终究架不住人力与自然的双重袭击，阵脚渐乱，败迹渐显。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成吉思汗突然出现在队伍的最前列，从旗手手中夺过白色鹰旗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去。那英勇绝伦的身姿，那大无畏的气魄令士气正旺的对手也为之胆寒。

受到成吉思汗的鼓舞和感召，有些紊乱的队形开始稳住了，忠诚的将士们随着他们的大汗杀返敌阵，好似全然忘却了扑面而来的风雨，只有那高高飘扬的鹰旗在激励着他们：坚持！坚持！

鲜血被雨水冲走了，联军面对无所畏惧的蒙古铁骑，竟然寸步难移。一个惊天动地的响雷在人们头顶炸响，雷声过后，奇迹出现了：风势突然逆转，更加狂烈的暴风雨反向札木合的联军袭来。札木合的联军不防有变，潮水般向后退去，混乱中不断有人跌落幽深的山涧。札木合顿足捶胸，悲愤莫名。为什么连天也要帮着成吉思汗？为什么？

为——什——么？

贰

札木合联军兵败如山倒。

桑昆建议分头行动，由他追杀札木合，成吉思汗追杀塔尔忽台。

成吉思汗焉能不晓得桑昆那副花花肠子。以札木合的为人，势必会乘其盟友溃败逃散之机大肆抢掠各部财产部众，追杀他无疑可独得厚利。塔尔忽台则不同。塔尔忽台最后来到战场，未见仗而先逃，实力完好无损，追上他势必有一场硬仗。不过，桑昆的提议倒也正合成吉思汗的心意，他是不会放过给塔尔忽台致命一击的机会的。

克烈、蒙古两部分头行动了。克烈军去追杀向鄂尔浑河下游逃窜的札木合。蒙军则兵分三路，由成吉思汗自率一路沿斡难河追杀塔尔忽台。

在斡难河对岸，蒙古部追上了塔尔忽台的军队。又是一场酷烈的厮

杀。一直躲在后面观战的塔尔忽台心里十分焦急，他清楚，虽然他的军队暂时未有落败之势，但时间长了，终究不是气贯长虹的蒙军对手。

一个年轻将领的身影闪了一下。塔尔忽台认出是只尔豁阿台。只尔豁阿台素有“合撒尔第二”的美称，在泰亦赤惕部是第一流的神射手。此时他向一个人举起了手中弓箭，他瞄准的不是别人，正是跃马阵中的成吉思汗。

一支箭带着风声不偏不倚正中成吉思汗的脖颈。

狂喜差点让塔尔忽台窒息，他感谢长生天赐给他的良机，期待着那一刻的出现：成吉思汗跌倒马下，蒙军军心大乱……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成吉思汗在马上稍稍晃了一下，便奇迹般地坐稳了。他伸手拔下脖上的利箭，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鲜血顺着他脖颈滴落在铠甲上，血流如注，很快染红了灰色的战袍。

当时队伍已然打乱，除紧随于成吉思汗身边的哲列莫外，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受了伤。

太阳衔山时，双方将士鸣金收兵，约定明晨再战。哲列莫寸步不离地守在成吉思汗身边。成吉思汗的脸色惨白如雪，他在哲列莫和众侍卫的保护下刚走到自己的临时营帐，便昏倒在门前。

哲列莫强自镇静，他为大汗细心地查看了伤口，见没有伤到致命处，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他吩咐侍卫去准备烙铁，自己则俯身为成吉思汗吮去脖上瘀血。瘀血除尽后，他按草原古老的方式用灼烧的烙铁封住了成吉思汗的伤口。

火光映照在成吉思汗苍白的脸上。

哲列莫凝视着这张脸，心中百感交集。作为孛儿只斤家族的“孛斡勒”（家养奴隶），他从铁木真出生起就被父亲献给了小主人。后来，由于他年纪尚幼，父亲带他到汪古部生活了一段时间，直到得知铁木真与孛儿帖夫人成亲的消息，他才从汪古部辗转来到铁木真的身边。从那以后，铁木真将他置于左右，给予了他绝对的信任和尊重……即使抛开私人情谊不讲，他也实在不敢想象，万一这个人有个好歹，他们会怎样？草原会怎样？毕竟，在每个蒙古将士的心中，在许许多多草原人的

心中，成吉思汗的名字早已意味着一统草原的希望。

不知过了多久，成吉思汗失血干裂的嘴唇翕动着，发出了一点微弱的声音。哲列莫忙将耳朵附在他嘴上，勉强辨出一个字："渴……"

哲列莫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他起身去寻马奶。不巧的是为了追击敌人，他们将所有的辎重军需留给了后卫部队，每个人只带了一点清水和肉干。他不再犹豫，叮咛侍卫守好营帐，出营去寻马奶。在一棵树下，他脱去衣服，只穿一条短裤，悄悄潜入抵营而宿的泰亦赤惕营地。还好，在营边一座空帐前他发现了一个被丢弃的奶桶，桶壁和桶底尚残留着不少凝固的马奶，他如获至宝地拎起奶桶，飞快回到本营。

成吉思汗仍处于昏迷之中。哲列莫用清水调匀了马奶，倒在碗里，一口一口地喂着他的大汗。这一夜对他来说是如此漫长难熬，天蒙蒙亮时，成吉思汗呻吟了一声，慢慢睁开了眼睛。

"大汗，您醒了？"哲列莫惊喜交集。

眼前的迷雾一点点消失了，首先映入成吉思汗眼帘的是哲列莫疲倦的脸容和嘴上暗红色的血印。

"大汗，再喝点马奶吧。"哲列莫端过早已备好的马奶，扶起成吉思汗。

两碗马奶喝下去，成吉思汗觉得心里不再那么灼烧了，他疑惑地望望哲列莫："你受伤了吗？"

"没有。"

"你的嘴……这血……"

"哦。"哲列莫恍然大悟，"我担心大汗箭伤有毒，为大汗吮去了瘀血，可能嘴上没擦干净。"

成吉思汗注视着地上黑泥一样的斑斑血污，感动地握住了哲列莫的双手："我们营中没有马奶啊，你从哪里得来的？"

“泰亦赤惕营地。”哲列莫简述了他弄到马奶的经过。

成吉思汗微微叹口气：“你太冒险了。如果你被抓住，让敌人知道了我受伤昏迷的消息，我们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危险。”

“不妨事。我已虑到这一层，所以在进入泰亦赤惕营地前先将衣服脱去。万一他们抓到我，我就说因我违抗了军令，您为惩罚我，将我剥光了衣服关起来，我不甘受辱，才悄悄逃出蒙营。只要骗过他们，我便可以寻机返回了。”

哲列莫的细心深得成吉思汗的赞赏，他更紧地握住了哲列莫的手：“你总不惜以生命来保护我。这二十多年来，你追随在我的身边，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和失败，也不曾让你改变初衷。你，还有博尔术、木华黎，还有那么多的将士，对我来说犹如车之辕轴，体之臂膀，我有时甚至不知该如何酬答你们对我的这份忠心。”

“您别这么说，更不能这么想。您刚出生时，阿爸把我献给了您，从那时起，我的一切就已属于您了。”

“不……”成吉思汗喃喃着，似乎想说什么，又哽住了，他急忙将头扭在一边。哲列莫无言地注视着他，眼眶也微微泛红了。

良久，成吉思汗努力克制住油然而生的温情，以他特有的敏锐问：“你找马奶时，没发现敌营有人吗？”

“没有。敌营很沉寂。”

“沉寂？”成吉思汗的眼中闪出了思索的光芒。

哲列莫也顿悟到敌情的异样。当时他将全部心思都扑在大汗身上，未加留意。

成吉思汗与哲列莫用眼神告诉对方自己的判断：敌人跑了。

叁

千真万确，泰亦赤惕的营地确已空无一人。

昨天夜里，塔尔忽台收兵回营后一直坐卧不宁。他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一些零散的可怕的镜头：高举的战旗，逆转的风雨，成吉思汗中箭后屹立不倒的身姿……他急召部将商议对策，结果大家一致要求暂避蒙军锋芒，待回老营再作打算。塔尔忽台接受了这一建议，当即传令连夜拔营。

成吉思汗从榻上撑起了身体。由于牵动了伤口引起了剧痛，他下意识地咬住了嘴唇，一张因失血过多而变得蜡黄的脸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大汗！”哲列莫知道成吉思汗急于追赶逃跑的敌人。

成吉思汗似对哲列莫说，又似自语：“敌人不会逃得太远！从他们只将空奶桶抛下的情况看，他们必定带有繁重的辎重，只要我们派轻骑前去，定能追上他们。”

“由我去就可以了，您不能……”

“没事，我没事，你跟我来。”

成吉思汗刚刚踏出帐门，便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博尔术在歼灭篾儿乞部引军回营途中，正遇仓皇逃遁的泰亦赤惕部，双方经过一场厮杀，塔尔忽台力不能敌，丢下大部分辎重和部众，只带些残兵败将逃回老营。目前，博尔术正押解着篾、泰两部的俘虏及财产向斡难河方向赶来。接着，木华黎处也传来喜讯：他和术赤顺利完成截杀札木合的任务，正在回营途中。

捷报频传，全军将士欢呼雀跃，整个军营洋溢着喜庆和欢乐的气氛。

当天，成吉思汗命令就地宿营，等待木华黎前来会合。

第二天，博尔术、木华黎先后率部返回，三路人马在斡难河畔顺利会师。众将闻知大汗中箭受伤，皆赶到成吉思汗帐内探视慰问。成吉思汗正与众人言谈甚欢，这时，侍卫来报，帐外有位老者求见。

成吉思汗在众将的陪同下来到帐外。尽管二十四年的时光已将黑发催白，成吉思汗仍然一眼认出来者正是他少年时代的救命恩人、朝伦的

父亲锁尔罕。

他急忙抢步上前，大礼参拜："铁木真拜见恩人。"

锁尔罕忙不迭地搀起他："不可，不可！大汗莫要折杀我锁尔罕啊。"

成吉思汗握住了老人的双手："老人家，您身体可好？"

"好。托大汗的福，硬朗得很。"老人笑眯眯地回答，眼睛里已是泪光闪闪。年少的铁木真曾发誓要报答他们全家的救命之恩，而他此次举家来投，却绝非要图什么报答。他思念阔别已久的儿子朝伦，何况泰亦赤惕已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时光如流水，最让老人感到欣慰的是，铁木真的的确确变成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一眼看到老人身后站着一位英姿勃发的青年将军，他以为青年是老人的什么人，便微笑着问道："这位是……"

锁尔罕急忙介绍起来："他叫只尔豁阿台，是泰亦赤惕部有名的勇士和神箭手。他特意请求同我一起来拜见大汗，想从此在大汗帐前效力。"

说到这里，老人推了推只尔豁阿台，要他拜见成吉思汗。只尔豁阿台纹丝不动。他的沉默似乎意味着一种思索，一种抉择。

"你没有话要对我说吗？"成吉思汗温和地问。说真的，才看一眼他就喜欢上了这个不卑不亢、目光如炬的青年。

"有。"只尔豁阿台昂起头，坦率地回道，"我必须告诉您，那日两军阵前，将您射伤的那个人就是我。"

"哗——"仿佛听到一声号令，成吉思汗的侍卫抽出兵器，将只尔豁阿台团团围定。只尔豁阿台泰然自若地环顾着他们，嘴角噙着一丝冷笑。

成吉思汗摆摆手，侍卫们不情愿地退至一边。成吉思汗向只尔豁阿台走近一步，不紧不慢地问道："你既射伤了我，为何又来投奔我？"

"我对大汗的威名素有耳闻，尤其在不久前的大战中，我亲眼看见

了大汗一往无前的雄姿，更从心里敬仰您坚强如铁的意志。在战场上，我们是敌人，我为主尽忠，并不认为有什么错。对于那一箭，我至今不后悔。”只尔豁阿台平静地回答着成吉思汗的问话，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

“你既有‘神箭手’之称，为何那一箭射偏了？”

“不是我射偏了，是长生天在护着您。我的箭离弦的瞬间，您恰好偏了一下头，否则……您又怎么可能站在这里？”

只尔豁阿台的话激起了不少将士的反感，但成吉思汗依旧不动声色。“那么，你又为何不继续为主尽忠了？你难道不知道一个人应该全始全终吗？”

“那是指对值得的人。骏马需要好骑手！对于我家主公，我尽忠已毕，该为自己寻条出路了。”

“什么叫‘尽忠已毕’？”

“这点您可以问问博尔术将军。若非我引兵拼死挡住了将军的追兵，塔尔忽台首领如何能够顺利脱险？”

“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你改变了追随塔尔忽台的初衷呢？”

“他不是我理想中的明主。当初选择了他我已经错了，我不想一错再错。”

“谁又是你理想中的明主？”

“您！”

“何以见得？”

“从您平素的所作所为，从您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风范，从您手下将士视死如归的豪情和号令如一的军威，我认定您才是值得我终生追随的明主。”

只尔豁阿台的一番话渐渐消除了蒙军将士的敌意，他们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位年轻的敌将了。

成吉思汗再一次试探："你就不怕我报那一箭之仇吗？"

"我考虑过。大汗如若杀了我，不过是污了巴掌大的一块土地。倘若大汗饶我不死，今后我将为您横断白水，踏碎黑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成吉思汗从心底里认可了只尔豁阿台——不是为他的一番豪言壮语，而是为他襟怀坦荡的男子汉气概。他向众人说道："身为敌人，难免希望隐瞒自己的敌对行为，他却能据实以告。这样的人是可以做任何人的朋友的。只尔豁阿台，从今往后，你就做我的伴当留在我身边吧。"

直到这一刻，只尔豁阿台那凛然挺立的身躯才像被火熔化一样，跪伏在成吉思汗的脚下。成吉思汗伸手将他扶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只尔豁阿台，为纪念我们的相识，我想给你改个名字，你意如何？"

"请大汗赐名。"

"我们一箭之交做朋友，你以后就叫'哲别'吧。"

"谢大汗。"

"哲别"乃"箭"之意，从此，这位名为"利箭"的将领在成吉思汗麾下，东征西伐，横扫敌阵，所向无敌，成为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常胜将军，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征服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

肆

成吉思汗与恩人一家重新聚首，又收了哲别这员勇将，可谓双喜临门。他将军中诸事完全委以木华黎，自己则专门设宴款待锁尔罕。宴会结束时，一个侍卫向成吉思汗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元帅因他受伤之故，要治斡歌连、朝伦、忽必来、速不台死罪。成吉思汗这一惊非同小可，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赶往帅帐。

斡歌连、朝伦、忽必来、速不台皆已上绑，站在帐中，垂头不语。

木华黎怒不可遏："还记得大战前本帅如何交待你们的吗？本帅千叮咛万嘱咐要你们守好大汗，不可让他亲临敌阵。你们呢？竟敢将本帅的话置若罔闻，致使大汗涉险受伤。本帅倒要问问：我杀你们，你们冤是不冤？"

四将面面相觑，纵有万般委屈也是说不出口的。

成吉思汗大步流星地推门而入："元帅，刀下留人！"

木华黎心想，我就怕你不来呢，你倒来得及时。

"大汗，"木华黎转出桌案，"您可是要为他四人求情。"

"正是。"

"您是主，我不敢违命。但他四人违犯军令，我若不能秉公而断，恐日后军令不畅，难以服众。大汗若顾念私谊，一力维护，我只有请大汗收回帅印，另选贤能。从此，我再不过问军中之事。"

这一下，还真把成吉思汗难住了。

一方面，他完全理解木华黎全力维护军令的苦心，另一方面，他却一万个舍不得杀掉他的这几员虎将。别说他们根本无罪，就算有罪，他也得设法为他们开脱啊。

"元帅，元帅……元帅且说说他们到底身犯何罪，非杀不可？"

"身为臣下，致使主公亲身涉险，已属失职，还令主公伤及体肤，更是罪在不赦。我身为一军之首，倘若事先考虑不周，没做交待，那么罪在我一人，我绝不敢有所推诿。然而我在战前三令五申，命他四人护好大汗，他四人又可曾做到？请问大汗，他四人该杀不该杀？"

"唉，元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事真也怨不得他们几个。都怪我一时性急，无端惹出这场祸事，实在与他四人无关。我保证今后绝不再犯，望元帅看我面上，饶了他们这一次吧。"

木华黎哪里是真的要杀四将！他不过借此逼成吉思汗做出不再冒险的承诺。如今见目的达到，乐得顺水推舟："既然大汗求情——也罢，且饶他们这一回。"

四将齐齐跪倒在地："谢元帅不斩之恩。"

木华黎命人除去四将绑绳，缓缓说道："你们不必谢我，是大汗为你们求情。望你们谨记今日之事。"

"喳！"

成吉思汗不觉暗暗松口气："元帅可安排好回军事宜？"

"全部安排妥当。"

"如此……大家各自回营准备吧。"

俟众将离去，木华黎向成吉思汗详细汇报了截杀札木合的经过。

原来，早在札木合所率盟军溃败，桑昆提出分头追击时，成吉思汗便料到桑昆的目的无非是为多抢些辎重财物而已。只要札木合肯留下东西，桑昆断不会为难于他。为此成吉思汗才兵分三路，派木华黎在鄂尔浑下游截杀札木合。

果不出所料，札木合与桑昆只经一仗，便知趣地丢下了所有辎重。桑昆心满意足，不但不去追赶，反而催促王汗率克烈大军先行返回黑林。王汗却坚持要与成吉思汗会合后同行，桑昆恼怒，便率领自己的董亦合惕部先行离去了。

札木合侥幸摆脱了克烈军队的追击，之后一路向东，急于返回老营，哪承想到半路还埋伏着一支奇兵。

札木合一见木华黎，顿时大惊失色。面对杀父仇人兼昔日旧主，木华黎倒是显得心平气和："札木合首领，我奉成吉思汗之命，在此恭候多时。自分营以来，大汗一直都在挂怀首领，希望首领能够与他捐弃前嫌，共谋大业。"

札木合并不搭言，拍马上前，挥刀就砍。对木华黎来说，札木合远非他的对手，无奈成吉思汗事先有令，不可伤害札木合性命，因此他多是躲闪封挡，不敢随意进招。

在后观战的术赤见主帅战得艰难，立刻挥动令旗，指挥将士一同杀出。

札木合本已心力交瘁，稍一疏忽，被木华黎一剑刺在马胯上。那马痛得“吸溜”一声怪叫，将札木合掀翻在地，负痛而走。

木华黎正待生擒札木合，一个少年的剑如同雪片一样向他裹来，木华黎只得放弃札木合，专心地对付少年神出鬼没的剑招了。

少年边战边冲札木合喊：“快上马！”

札木合醒悟过来，急忙跳上从马，少年怕他上前助战，又喊道：“您先走，让我来挡住他们！”

札木合拨马跳入河中，向对岸游去。他手下将士也纷纷跃入河中，术赤引军追到河边，向河中敌人举起弓箭。少年见势不妙，虚晃一招，拨马便走。木华黎伫立河边，眼望着札木合游上对岸，命士兵向他喊话：奉大汗之命，不伤首领性命。望首领好自为之！

听完木华黎的汇报，成吉思汗十分满意。他之所以要选择以德报怨，无非是想再给札木合一个机会。他与札木合之间有着太多的恩怨纠葛，他们如同一场赌赛的双方，都想看到谁是最后的胜者。

沉思片刻，成吉思汗有点好奇地问：“那少年骑士究竟是什么人？他的武艺真的比札木合安答还要略胜一筹吗？”

“的确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至今仍有些疑惑，从那少年容貌举止还有声音判断，应该是个女孩子。”

“女孩子？札木合倒是有一独女名唤祺儿，莫非是她？如果是祺儿，我倒知道她的箭法精准，绝无虚发。若非如此，两年前她怎么可能救了拖雷呢？”

“祺儿还曾救过四太子么？”

“是啊。拖雷出生后，额吉格外钟爱这个小孙子，就带在身边亲自抚养。有一天，塔尔忽台的一个手下趁我行猎未归，假扮成一个流浪的草原骑士来到额吉的帐中。善良的额吉，可怜这个穷困潦倒的人，亲自去安排饭食。没想到，他竟乘机劫持了拖雷。营外，他正要对拖雷下手，幸亏祺儿及时发现并且救了拖雷。在她护送拖雷回营的途中，我也引军返回了。那是我多年后再一次见到祺儿，她长大了，长得更漂亮

了，是我见过的草原上最漂亮的女孩子。只可惜，我与她的父亲却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原来是这样。”

“是啊，她是拖雷的恩人。不过，我还不知道她会使剑。”

“她的剑路我觉着熟悉，很像瑞奇峰的风格。”

“这就更奇了。瑞奇峰不是早离开草原了吗，何时又收此女为徒？”

君臣猜测不出，却不知此事真与瑞奇峰有关。

伍

十一年前，偶救了木华黎的瑞奇峰离开草原回到金都，与师父青松道长会面。不久，师兄石抹重辰旧伤复发，下肢瘫痪，瑞奇峰便前往沧州协助师兄打理那里的布行生意。

沧州“宜春”布行，原是河北最大的一家布行，也是契丹贵族石抹家族的产业之一。因石抹家族一向以习武为重，传到石抹重辰手上时，布行生意已是明日黄花，一落千丈。偏瑞奇峰在生意场上也是个奇才，接手布行不久，便接连做了几笔大买卖，这样一来，布行生意不但蒸蒸日上，而且大大超过了往日的繁荣。

四年前，重辰之子明安一举夺取武状元，在大将军术虎高琪手下为将，仕途并不顺利。重辰心里清楚，让儿子回来打点生意那决无可能，儿子对做生意一向深恶痛绝，因此立下遗嘱，将布行划归瑞奇峰名下。瑞奇峰如何肯受！最终只答应暂替师侄明安料理家业，一旦明安回来，他将完璧归赵。

不久，石抹重辰一病不起，明安匆匆赶回为父料理丧事，临行，他当着石抹家族百十余号人公开宣布：布行及一切石抹家族的产业从此姓“瑞”，与他石抹明安再无任何瓜葛。他恳切地对瑞奇峰说：“师叔，侄儿此生注定要投身军旅，纵死不会回头。倘若师叔不肯接受石抹家族产业，它必定成为侄儿心头的负累，使侄儿始终觉得愧对先祖。家父遗

愿也是如此。万望师叔成全侄儿，让侄儿从此可以了无牵挂，专心仕途，或能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师侄发自肺腑的恳请颇令瑞奇峰为难。石抹明安却不容他犹豫下去，果断地立下字据，“逼”着他在上面签了字，自此，“宜春”布行及石抹家的产业便正式划归在瑞奇峰的名下。石抹明安如同卸下了沉重的包袱，一身轻松地告辞师叔回野狐岭驻防。

瑞奇峰性本豪侠，更兼为人仗义疏财，古道热肠，因此江南塞北，三教九流都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位是河北名医刘仲禄。

刘仲禄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夫人美貌贤惠，夫妻俩你恩我爱，小日子过得十分和美。岂料一夕间祸从天降，刘妻在前往寺庙进香途中被当朝权贵完颜谔诺勒的侄儿完颜畅看中，诱逼失身，刘妻不甘受辱，自杀身亡。刘仲禄悲愤之下，欲行刺完颜畅，失手被擒，危急时，多亏瑞奇峰出手相救，刘仲禄才得以暂脱虎口。

刘仲禄惨遭家破人亡之祸，又被州府画影图形，全国通缉，急需一安全住处隐匿身迹。瑞奇峰想到他在蒙古的朋友木华黎，建议刘仲禄暂到蒙古避祸，刘仲禄欣然应允。两个人靠了石抹明安暗中相助，顺利逃出边境，来到长城脚下的汪古部。

一路行来，二人方知木华黎的声威在草原早已是如日中天。

瑞奇峰高兴之余并不觉得意外。他早料到，木华黎倘若得逢其主，必能成为一代名将。让他感到意外和激动不已的是，他居然见到了从他六岁时起便念念不忘并牵起他草原情结的那个人——成吉思汗。

其时，莫日根大夫年七十有二无疾而终，成吉思汗遂以年轻的刘仲禄顶替莫日根大夫的位而置于左右。瑞奇峰在蒙古本部逗留数日，因惦念沧州的生意，向木华黎和刘仲禄告辞，并依依拜别成吉思汗，准备返回。

遇见祺儿完全在无意之中。

那天，祺儿像往常一样在豁尔豁纳黑川练剑。精于剑术的瑞奇峰立刻被少女的一招一式吸引住了，只为这个潜能无限的少女，瑞奇峰毅然推迟了行期。

适逢“阔亦田”大战前夕。当札木合游说各部归来，祺儿的功夫早已一日千里，不在其父之下了。

陆

蒙、克联军满载而归，连战马的脚步似也轻快了许多。为了加强与克烈部的联盟，成吉思汗向王汗提出，愿将爱女华容许给桑昆独子撒图，并为长子术赤求娶王汗幼女察如尔。王汗觉得这笔买卖划算，先自应承下来。回到老营后，王汗召来儿子，将与成吉思汗议定之事细细告之，谁承想，话未讲完，桑昆勃然变色：“不行！我不同意！与铁木真结亲？我看父汗您真是老糊涂了！”

“与铁木真结亲难道还辱没你不成？”

“他铁木真算什么东西！一个吃野菜树根长大的穷小子，也配让他的女儿来我家做未来的皇后？父汗您别忘了，您可是有着金国所封的‘王’号!这样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您还居然沾沾自喜，不是糊涂又是什么！”

“好，好！我糊涂！我来问你，这个家到底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我妹妹我管不着，我儿子当然由我做主！我这就遣使退婚。”

“你……”王汗气得胡须直抖，指着儿子，半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桑昆根本不理他，拂袖而去。

出了父汗的大帐，桑昆在门外转了一圈，顿时有了主意。他派侍卫去传镇海。镇海不知太子传他所为何事，急忙跟随侍卫来到桑昆的营帐。

桑昆并不急于开口。他一边玩弄着一只精致的玉杯，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镇海，镇海被他看得心里直发毛，坐也不是，走也不是。

半晌，桑昆冷冷地开口了：“你不是一向与铁木真很熟吗？现在我就派你作为我的使者到蒙古部走上一趟，捎几句话给他。我想，凭你的

面子，一定会把此事办妥的。”见镇海对他不怀好意的讥讽无动于衷，桑昆多少有些懊恼，略一停顿，他一五一十地将他与父汗之间的争吵告诉了镇海，尤其刻意强调了自己之所以不同意与铁木真结亲的理由。他要镇海将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铁木真。

镇海呆若木鸡。他非常清楚，桑昆这样做，无疑会堵死克烈部与蒙古部的友好之门，甚至还可能使两部反目成仇。这对风雨飘摇的克烈部来说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他同时也深知，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桑昆是不可能听进任何忠言的，既然总要有人去承担这个使命，不如自己去。身为克烈之臣，纵然深知桑昆此举愚蠢至极，他也无由推拒。

镇海不带任何随从，只身来到成吉思汗的主营，求见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似乎有所预料。从镇海不同以往的脸色，他敏锐地洞察了镇海矛盾的心情：“桑昆有什么话要你转告我，你直说无妨。”

镇海横下一条心，将桑昆派他来的使命和盘托出，当他讲完最后一个字，已是冷汗长流。

“嘭！”不亚于晴天一声霹雳，许多人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镇海更加没有勇气正视盛怒中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砸在桌上的手微微颤抖着，狂怒使他脸色铁青。桑昆的污辱严重地刺伤了他的自尊，他想到王汗，第一次明白，他为酬答王汗昔日恩义所做的一切忍让和努力，换来的不过是变本加厉的仇视和轻侮。

镇海还是头一次见到成吉思汗的另一面，一个摆脱了伪装、真正富于人情味的一面，而不是他素常见惯的喜怒不形于色的那张面孔，不知为什么，这反倒让他感到亲切。他所做的都是为臣者应该做的，此刻，他突然觉得很轻松，他不再欠王汗父子什么了，就像成吉思汗早就不再欠王汗什么了一样，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自由了。

博尔术趋步上前，低声劝解：“大汗息怒。大局为重，请大汗将那些闲言碎语权当耳旁之风。来日方长，孰是孰非，自有公论。”

成吉思汗听着博尔术不便明言的劝说，渐渐冷静下来。他命察合台速去传窝阔台来见镇海，然后，他向镇海笑道：“我有其他事务缠身，不能亲自陪你了，你切勿多心。我命窝阔台代行迎送诸事，一来让他历

练历练，二来亦为你师生小聚。”

镇海在为成吉思汗惊人的自制力感叹的同时，哪里还有心情参加饮宴。他只想见窝阔台一面，尽快回返：“大汗是否有话要我带给桑昆太子？”

成吉思汗的神情骤然变得冷肃：“告诉桑昆，他可以不顾两部盟好，我却不能不念王汗旧恩——望他好自为之！”

镇海听着成吉思汗简单却寓意无穷的话语，心情更加沉重。他为桑昆羞惭，也为王汗悲哀，怎奈他无能为力。只有一点他敢肯定：克烈、蒙古两部的决裂必定为时不远。

第七章 合兰真大战

壹

“阔亦田”大战失败后，善于审时度势的札木合将对抗成吉思汗的希望重新寄托在王汗父子身上。

缺口从桑昆身上打开易如反掌。虽然两个人在战场上有过对立，然此一时彼一时，札木合的才智和对成吉思汗的极端憎恨始终都为桑昆所需要。以此为基础，战后两个人一拍即合地恢复了秘密交往。与此同时，札木合说服了阿勒坛三人归附王汗。

桑昆的狂妄直接导致了蒙古与克烈两部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札木合看准的恰恰是这一点。冬天刚过，札木合应桑昆之邀，将营地迁至克烈附近。这一新动态，对蒙古、克烈日渐冷淡的关系来说犹如雪上加霜。

为欢迎札木合的到来，桑昆特意带独子撒图拜访了札木合全家。在札木合的家中，桑昆父子第一次见到了祺儿。事后，桑昆这样向札木合夫妇表述了他当时的感受：“草原美人我也见了不少，远的不说，单我自己的妹妹和堂妹都称得上数一数二的美人了，可她们与祺儿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将来还不知会有多少男人要为祺儿神魂颠倒嘞。”

桑昆此话可算说得一点不差。首先，他自己的儿子撒图就不可自拔地迷恋上了祺儿。撒图长得不像父亲那么瘦削，也不像父亲那么阴冷。他长得有几分像舅舅家族的人，眉清目秀。他从小养尊处优，备受他祖父王汗和父母的宠爱，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性格。但他对祺儿是真心的。从他第一眼见到祺儿起，便将所有的女人都置之脑后，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娶祺儿为妻，用一生好好待她。

每一个青春少女对男子的爱慕都会异常敏感，祺儿一旦觉察到撒图的异样感情后就尽可能地远远避开他。她对撒图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厌恶，换句话说，撒图的一片痴情在她心里产生不了任何回应。

两边的父母都注意到了这对年轻人间的微妙关系。桑昆自然持赞许

态度，他认为儿子若能娶祺儿为妻，那将不只是儿子的造化，更是他们整个家族的荣耀。札木合则另有考虑。女儿愿嫁撒图那固然好，倘若女儿不愿意，以她倔强的个性，只怕还会破坏两家目前这种良好关系。顾虑及此，他反而感到忧心忡忡。

当撒图的追求越来越公开和明朗后，札木合打算试探一下女儿的真实心意。谁知他刚硬着头皮问了一句："祺儿，你与撒图相处得好吗？"

祺儿立刻不耐烦地将他顶了回去："您问这做什么？"

札木合多少有些尴尬，不得不另做解释："阿爸以为你们是好朋友，随便问问。"

祺儿双眉微扬，冷若冰霜："我不想有朋友，也不需要朋友。"

札木合于是知趣地放弃了这次谈话。

其实，祺儿的心灵深处何尝没有一个幻影。

一个令她荡气回肠、似爱若恨的幻影。她忘不了"阔亦田"大战战场上那个迎着扑面而来的暴风雨、高举着白色鹰旗一往无前的英姿，少女的崇拜由此变得执着而不可理喻。

可是，他的对手却是她的父亲。或者说他偏偏是父亲不共戴天的仇敌！而她，永远是札木合的女儿。札木合的女儿又怎会天真地将崇拜泛滥成爱情？

无愧于天地之间，他是这样的男人。可天意弄人，她和这样的男人注定不会有交集。

一腔柔情，万种幽怨，为他，他可知晓？

贰

成吉思汗是个闲不住的人。漫长的冬季打猎不失为一种诱人的消遣方式，几场大雪后，成吉思汗技痒难耐，瞒了孛儿帖，偷偷带着斡歌连和几十名侍卫前往不尔罕山。经过术赤的帐子时，他命斡歌连去唤术

赤。

术赤不知何事，披着衣服出来了。“父汗。”他惊讶地望着神情愉快的父亲。

“术赤，达兰回来了吗？”

“还没有。”

达兰前些日子去另一个营地看望她的表姐和表姐夫了，因为下雪阻隔，不得已推辞了回家的时间。

“想不想一起出去打猎？”

术赤正觉无聊，对这个提议求之不得：“好，我进去准备一下。”

“把你的那只海冬青也带上。”

由于雪厚，打猎进行得十分顺利。看看天色将晚，术赤担心会出危险，坚持罢手，成吉思汗依了他，放走了幸存的猎物。

行至山下林中的一片开阔地带时，斡歌连一眼看到前方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他催马上前，近了才看清原来是一位衣衫褴褛、须发皆白的老者昏倒在地。他急忙下马将老者扶了起来，往他嘴里灌了几口酒。过了一会儿，老者慢慢苏醒过来。

“你……你是谁？”他看着斡歌连，有些惊慌地问。

“我叫斡歌连。你从哪里来？属哪一部？”

“我是汪古人，不久前因得罪了我家少爷，被老夫人撵了出来，流浪至此……”老者不停地咳嗽，艰难地回答。

斡歌连心生怜悯：“既然如此，你不妨先跟我回蒙古部再做打算。”

“蒙古部……”老者喃喃着，抬起昏花的老眼看着已至近前的一行人，“那个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的人可是你的主人？”

“他是我们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真的是成吉思汗吗？能见到成吉思汗，我老汉何其有幸！”老者说着急切地向前跪行几步，匍匐在成吉思汗马下，连连磕头。

成吉思汗心中不忍，正欲下马，被术赤拦住了：“我来，父汗，让他骑我的从马好了。”

术赤从地上搀起老者。当他的手触到老者的手背上时，不觉暗暗一惊。就在他稍作犹豫的瞬间，老者已闪电般地将他的手臂拧在身后，伸手扼住了他的喉咙。

所有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包括成吉思汗本人。

一批身着黑衣的弓箭手从四周隐身的树后向成吉思汗和他的侍卫们逼近，成吉思汗虑及儿子的安危，终究不敢轻举妄动。

老者仰天狂笑起来：“铁木真，这一次，我料你插翅难逃了。”他的手上猛一用力，一口鲜血顺着术赤的嘴角流下来。“小子，你很聪明，我知道你一碰到我的手就发现那不是一双老人的手，可惜你的反应还不够机敏。我原本最喜欢你这样的聪明人，可现在我不得不先送你到地下去等你父汗了。”

“住手！不许伤害我儿子！你不就是想杀我吗？你先放了我儿子，我会照你说的做的。”

“既然如此，很好，命你的人把武器都扔了，否则——”他的手上又要加力。

“好，好，我答应你，你不要乱来！”成吉思汗率先扔掉了随身宝剑，斡歌连和侍卫们也纷纷将武器掷于马下。

成吉思汗的手中只剩下马鞭。他玩弄着马鞭，平静地问道：“你究竟是谁？我与你到底有何冤仇？”

“我是谁？”老者伸手摘去伪装——原来是那个在赤勒格尔的坟前行刺过他的蒙面人。“明人不做暗事，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谁。我叫月忽难，是汪古部人。二十年前，我娶了篾儿乞部赤勒格尔的胞妹为妻。那一年，你还记得吗？就是你借兵攻打篾儿乞部的那一年，我的妻子回娘

家探望她的亲人，没想到……可怜她还怀着身孕……我却连她的尸首都没找到。上回在赤勒格尔的坟前我没能杀了你，这一次我决不会再失手了。”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十八年，你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想起找我报仇？”

“这是我的事！我让你多活了十八年，你该感谢我才对！”

月忽难虽深爱妻子，但奉亲至孝，两年前老母病故，他才着手准备报仇。这段情由，他自不会说与成吉思汗。

“那么，你又如何知道我今天会出来打猎？会走这条路？”

“铁木真，你以为你是个普通人吗？成吉思汗，蒙古部的成吉思汗，我如果不潜心研究你的性格为人、生活习惯、行踪规律，难道，我能杀得了你吗？”

成吉思汗笑了：“难为你还是个有心人。术赤，父汗改变主意了，不想坐以待毙。你自己小心。”说着，他向空中抽响一鞭。

月忽难不觉一愣。一直停落在术赤马上的海冬青仿佛得到命令，凌空而起，“呱呱”叫着向月忽难头顶扑来。月忽难出于本能抬手去挡，术赤何等机敏，不失时机地反手架住月忽难的臂膀，将他掼翻在地。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侍卫们齐齐遁身于马肚之下，从地上拾起弓箭。那些黑衣人尚未反应过来，便纷纷中箭倒地，非死即伤。

月忽难想不到成吉思汗有这一手，又被术赤和斡歌连双双制住，唯闭目等死。

成吉思汗下马，缓缓向月忽难踱来。“放开他。”他平静地命令。

术赤和斡歌连不敢违命，退至一边。

月忽难惊奇地注视着成吉思汗，一跃而起：“你为什么不杀我？”

“我想和你谈谈。”

“我和你有什么好谈的？”

“有。你和我有共同之处。你一再逼杀我，是为了给你的爱妻报仇，我当年借克烈、札答阑两部之力，是为了夺回我的夫人，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值得我们去为她拼命的女人。当然你的妻子也算死在我的手上，对此我不赖账。但作为个人来讲，我仍希望化解与你的这段仇恨。”

月忽难听得呆了。他没想过世间还有如成吉思汗一般襟怀坦白、豪气干云的男子汉，他纵然心如铁石，也不能不为之所动。

“你不妨再冷静想想，如果到时你还想寻我报仇，我随时奉陪。”

成吉思汗说完，牵过马，带着术赤、斡歌连和众侍卫飞驰而去。只留下月忽难呆立原处，恍若置身梦中。

月忽难是汪古人不假，但他远不是一位普通人，事实上，他是汪古部最有权势的太傅。

十余年的仇恨，两年精心的筹划，没想到最终还是功亏一篑。可是，他的仇恨之火却在成吉思汗平静的表白中熄灭了，除了不能释怀对爱妻的怀念，他挣脱了痛苦的桎梏。两年之后，当他做出脱离乃蛮部，与蒙古部结盟的决定时，他依旧清楚地记得成吉思汗是如何临危不乱，扭转不利局面的。能将自己的失败归于猎鹰突然的袭击吗？不！绝非如此！当时他的一愣只不过短短的瞬间，可是就这瞬间决定了一切。成吉思汗善于捕捉转瞬即逝的机会，这种惊人的应变能力正是他远不能及并油然而生敬意的真正原因。

拥有超凡的能力并深得人心，成吉思汗才是草原归于一统的希望，这是长生天的选择，他怎能逆天而行！

叁

春季来临，成吉思汗将营地迁回更靠近克鲁伦河源头的不儿吉岸。按照早已定好的日子，他将为次子察合台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四个嫡子中，长子术赤已于两年前迎娶弘吉剌部越图之女达兰为妻，这个儿媳是成吉思汗亲自为长子选定的。对于次子的婚事，成吉思汗则交由孛儿帖安排，娶的亦是功臣之女。大婚在即，蒙古各属部的首领及百姓也纷

纷赶回主营，一时间主营宝盖如云，热闹非凡。

撒图开始本不愿随祖汗到蒙古部参加婚礼，后来不知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不但要去，而且还催着祖汗早点带他前往。

札木合和桑昆在黑林外为爷孙俩送行，返回时，札木合婉拒了桑昆的邀请，推说家中有事，独自回营。其实，他是心中有事。他在忧心如焚地想着他的女儿。

祺儿，这个他在世上唯一的亲骨肉，在与他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后，不告而别了。

一切皆缘于他那个罪恶的计划。

用“罪恶”这个词并不夸张。他自己也很清楚，他的计划一定会使禀性正直的女儿反感，可他没料到女儿的内心深处居然还隐藏着另外一种感情。

不！——女儿给他的回答是如此干脆。

他原本担心撒图一味任性，不肯随王汗到蒙古部配合演出一场“好戏”的序幕，想让女儿去劝劝撒图。他深知撒图对女儿的痴情一片，对女儿的话一定言听计从。可女儿何等聪明，居然一下洞察了他的用心。

“为什么？”她不解不悦地问，“您不觉得这样做太卑鄙了吗？”

“你在说你阿爸卑鄙？”

“我不想那样说您。可您做的事您自己清楚。”

“好，好！这就是我女儿说的话——我这十几年算是白养了你。”

父亲的话深深地刺伤了祺儿，她泪眼蒙眬地望着父亲，绝不退让：“阿爸，如果您养我只是为了把我当工具，您还不如杀了我。”

他冷静下来，琢磨着该如何说服女儿。

“阿爸，您为什么那么憎恨成吉思汗呢？”祺儿的内心冲突了许久，终于问出这个久藏在心的疑虑。

一种积郁已久的隐痛从心底溢出，面对女儿的质问，札木合产生了一吐衷曲的冲动："也罢，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憎恨他。铁木真之所以能走上成功之路，一个靠了王汗，另一个就是靠了我。我与他是童年两次结义的好友，那时的他只不过是个居无定所的穷小子，我却是一个拥有相当实力的部落联盟的继承人。但我喜欢同他在一起，我没有朋友，也不喜欢别人，可他不同，他是我童年时代唯一的朋友。此后不久，我们彼此失去了联系，当我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时，他正通过王汗向我提出联兵请求，希望我与王汗能助他夺回他的被篾儿乞人掳去的新婚夫人。

"当时，对于联兵，我有自己的打算。王汗不能轻易得罪，这是其一；篾儿乞部丰富的兵源和肥沃的草场强烈地吸引着我。不靠联合，单凭我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向这个草原强部开战，这是其二；再有，就是一点点好奇，昔日的安答如今变成什么样的人了呢？这些年，我曾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传闻，事隔十年之后，我想亲自求证一下这些传闻的可信程度。

"我们在黑林相会。我必须承认，从见他第一眼起，我便理解了桑昆对他的防范和戒惧。尤其是联军大败篾儿乞部后，他及时阻止我和王汗继续追击逃敌，我更加意识到他的头脑冷静清醒得可怕。我原以为，对于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他置于掌握之中。我选择了合营。万没想到，合营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他于不动声色中争取了人心，并使原本强大的札答阑联盟因为我们的分道扬镳而趋于四分五裂。长年的征战，我与他之间已经到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地步，只要能够消灭他，我会不择手段。

"人生际遇，如风中败叶，归于何处，难以预料。如今的草原，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打败他了，能够打败他的只有他自身的致命弱点，那就是他的重情守义。这是一步险棋，走好了，他将死无葬身之地，走不好，整个草原早晚是他一人之天下。祺儿，阿爸这一次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我不明白，您已经争取到蒙古三个有实力的大部投奔了王汗，您和王汗的力量强似成吉思汗许多倍，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与他决战呢？"

札木合不由苦笑了："傻女儿，阿爸给你打个比方吧：克烈、乃蛮如同一头行走在沙漠中的疲惫不堪的老骆驼，有的不过是个吓人的大个

头。蒙古却似一匹生龙活虎的千里马，看起来没有骆驼的个大，却能将骆驼拖垮拖死。阿爸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您又怎么肯定成吉思汗一定会上您的当呢？”

“我与他朝夕相处非一日两日，比任何人都了解他的个性为人。对敌人，他称得上良谋在胸，应付裕如；对朋友，他却少有戒备。王汗是他的恩人，只要王汗出面，他不会起疑心的。阿爸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肯不肯帮阿爸？”

祺儿痛苦地摇着头，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父亲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魔鬼！

札木合锐利地注视着女儿：“你不想让他死，对吗？”

对！祺儿在心里痛苦地嘶喊。

如果他死了，草原上是否还有如他一般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如果他死了，天地间是否还有只为他一人而逆转的风雨……

“你为什么不敢回答我？”

“阿爸，”祺儿慢慢跪在了父亲的脚下，“女儿可以为了您上战场去与他拼杀，但女儿永远不会做您玩弄阴谋的帮凶！”

“放肆！”札木合勃然大怒，伸出手狠狠甩了女儿一个耳光，“滚！你给我滚出去！”

祺儿哭着跑了。

此后，札木合再没见到女儿。正好撒图也来看望祺儿，札木合倒是不动声色，推说祺儿去看望她师父了。撒图立刻像失了魂魄一般，无精打采地圈马欲回，札木合叫住了他：“撒图，伯父问你一句话，你要据实回答我。你对祺儿是真心的吗？”

“您为什么这样问？”

“回答我。”

“是的。我这一生只爱祺儿一人。”

札木合犹豫片刻。要他承认女儿心中的偶像竟是她父亲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一时真还有些难以启齿。

“伯父，您……是否有话要说？”撒图不解地催促。

札木合的语气倏然冷了下来：“伯父再问你，祺儿对你如何？”

撒图被触到痛处，难堪地沉默了。他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一片痴情就是换不回祺儿的一颗芳心？

札木合貌似惋惜实则冷酷地拍了拍撒图的肩头：“伯父是很看重你的，一直想帮你。伯父知道，祺儿她接受不了你，是因为她心中另有其人。”

“谁？”撒图似被烙铁烫了一下，顿时妒火中烧。

“这个么……伯父只能这样告诉你，不杀了成吉思汗，你永远得不到祺儿，不论是她的人，还是她的心。”札木合几乎咬着牙说。承认这一点，让他很痛苦。

无须再多一个字，热恋中的男子同样具有超乎寻常的领悟力。

肆

对王汗能带爱孙来参加儿子的婚礼，成吉思汗既觉意外，又觉欣喜。婚礼结束后，他特意设家宴款待王汗爷孙。

在家宴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二公主华容。

年方十五岁的华容星眼修眉，亭亭玉立，撒图得承认，假如他不是先见到祺儿，这一刻他很可能为华容动心。

然而，谁也无法同祺儿相比！

祺儿冰姿玉容，美轮美奂，在整个草原独一无二。

想到祺儿，撒图怨毒的目光不觉扫过成吉思汗那张棱角分明、魅力十足的脸，他不能不怀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承认，这张象征着力量、象征着成熟的脸的确更容易令女孩子倾心。接着，他又想，别说他不会娶华容，就算他真的娶了华容，他也会慢慢地将她折磨至死，好让她的父亲也品味品味失去所爱的滋味……

转眼间，王汗爷孙在蒙古部逗留了十天有余。撒图在祖汗面前从不掩饰他对华容的倾慕，王汗更恼儿子桑昆无端破坏了一桩绝好的亲事。

临行，成吉思汗赠给王汗一套制作精美、造型别致的金杯，王汗爱不释手。感于义子诚意，王汗再次重申了他与义子的父子之盟。

回到本部的王汗情绪比过去有了很大好转。令他不解的是，桑昆对成吉思汗的态度也发生了某些改变，至少不再像过去那样反感。时至仲夏，桑昆居然主动向父汗提出了与蒙古部联姻的建议。

王汗大为意外。当初正是由于桑昆的竭力反对，才使两桩亲事化作泡影，而今桑昆旧话重提，连做父亲的也难免不起疑心。

桑昆的解释倒是很诚恳："过去，我的确对铁木真成见很深。但现在情形有所不同。撒图从蒙古部做客回来后，经常向我提起华容，看他那意思，对华容用情颇深。现如今我也想通了，两部结亲，孩子愿意，我妹妹愿意，父汗您也愿意，我又何苦固执己见，横加阻拦？不如邀成吉思汗来喝许亲酒，定个日子将两桩亲事一起办了。"

王汗没有理由不相信儿子的真诚，当即欣然应允。如果这位糊涂的父亲看到儿子转身离去时脸上的狞笑，一定会不寒而栗。

毒蛇换了身上的花纹，还是毒蛇。

王汗仍派镇海出使蒙古，其用意一目了然——成吉思汗信任镇海。

镇海初接使命时心里也犯了好一阵嘀咕，可禁不住王汗父子的信誓旦旦，信以为真。或许，这就是所有善良者的通病，总以好的一面来揣度他人的心机。

成吉思汗依然亲切地接见了镇海。镇海婉转讲述了王汗的求亲之意，成吉思汗颇觉意外，半晌无语。

镇海面露愧色，急切地解释道："大汗请勿怀疑王汗诚心。临行，王汗特意嘱咐我转告大汗，他已年近古稀，按理说早该将克烈大位传给桑昆，皆因桑昆心胸狭窄，不堪大位，不得已他才以老朽之躯支撑至今。他此生唯一可以相信和依赖的人只有您——他的义子了，倘若他活着时能够亲眼看到克烈与蒙古永结盟好，他死也安心。"

成吉思汗的表情有些松动，义父这些话说得句句动情，不由他不信。

木华黎、博尔术彼此交换了一个不安的眼色。他们真怕成吉思汗会失口答应什么。

"这一次，桑昆怎么说？"成吉思汗问。

"桑昆太子更多的还是为他儿子打算。撒图喜欢二公主。"

"如此……父汗之意是我要去克烈喝许亲酒吗？"

"是的。"

"也好，我——"

"大汗，"木华黎抢过话头，"事关两部结亲大事，须从长计议。"

"将军莫非怀疑王汗诚意？"镇海不以为然。

"不，我只怀疑桑昆，或者说我只怀疑札木合。他这个人为达到目的，往往无计不用其绝。"

镇海一愣。想到札木合，他即使想向蒙古君臣保证王汗父子绝无恶意，也说不出口了。

成吉思汗看看木华黎，又看看镇海，豪爽地摆摆手："这和札木合有什么关系！不就是喝个许亲酒嘛，既然王汗诚心相邀，我去就是。"

"大汗，您……"木华黎倏然变色。

"不必多言！我坚信王汗无害我之心。王汗之约，我不能不赴。博尔术，你负责备办礼物，三日后我将动身前往克烈。"

“喳。”博尔术不敢不应。

镇海却只注意到木华黎忧烦的眼色。

木华黎、博尔术奉命将镇海送出主营。目送着镇海远去，木华黎叹了口气。

良久，博尔术关切地问：“你有什么打算？”

木华黎心绪复杂地收回目光：“难哪。”

“我了解你此刻的感受，只可惜我们无能为力。大汗从来一言九鼎，他既已经失口答应，就绝不会出尔反尔——除非我们能够拿到确凿的证据。问题是时间如此之短，我们根本不可能拿到证据。札木合将一切都算准了。”

“我最难受的是大汗太重旧情。其实，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何尝不是悲剧。”

“要不要通知其他各部首领？”

“远的恐怕来不及了……通知他们事处危急时可见机行事。”

“你做决定吧。无论你想怎么做，我都无条件地支持你。”

“我的想法还不成熟。”木华黎心情沉重地圈回马匹。

两个朋友默默并马而行。

许久，木华黎似乎下定了决心：“你说，是你留下还是我留下？”

“什么？”博尔术一时没反应过来，琢磨了片刻，恍然大悟，“还是你留下吧，这么大个部落，只有交在你手里，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并非如此。我们二人必须有一个留下来保护老营百姓。将来，我们要将老营完整地交给大汗。”

“其他呢？”

“此去克烈，会经过蒙力克的晃豁坛部。蒙力克是大汗的老家人，他说话大汗多半会听的。交待好斡歌连，务必让大汗在晃豁坛部稍作停留。克烈始终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这次未尝不是个机会。只是让大汗亲身去冒这种危险，实在是我们这些做臣下的无能。”

“我明白你的意思。记得还在大汗和札木合合营时，有一次我与大汗谈及王汗的为人，曾设想过将来克烈部与我部的关系发展。我问大汗，倘若有朝一日王汗成为敌人，我们该怎么办？大汗一直没有回答我的这个问题。那时我便清楚他很难向王汗下手的。对他而言，王汗永远是他的恩人。”

“任何阴谋只要化解得当，不愁不能转败为胜。回去后召集各部主要将领再细细研究一下对策，这一次，看来我们真的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镇海是否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不可能！他回营之日，就是失去人身自由之时。”

伍

茫茫绿野中，天显得格外高，地显得格外阔，行走在这高天阔地间的一行人显得分外渺小。经过几天的行程，成吉思汗等人来到一个营地。穿行于其间时，成吉思汗想起这是晃豁坛部。斡歌连坚持要到蒙力克家中稍事休息，成吉思汗同意了。

听说成吉思汗到来，蒙力克又惊又喜，忙不迭迎出帐外。成吉思汗与他寒暄了几句。当讲到自己此行的目的时，蒙力克神色骤变，连连摆着手，急得语不成句：“不可，不可，万万不可！”

“叔父认为有何不妥吗？”

“大汗，您怎能轻信桑昆的鬼话呢？而且，王汗是什么样的人，无须老奴多说您也清楚，他若有一点主见，又怎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札木合、桑昆牵着鼻子走？”

“但这一次……”

“大汗，您听我说，当年俺巴该大汗就是因为轻信了塔塔尔人的许亲诺言，亲送女儿前往成亲时才被塔塔尔人捕获，最终在金国受尽酷刑而死。临终前，俺巴该大汗叹息着说，我蒙古人吃亏就吃在单纯轻信上，希望我的子孙后代再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大汗，我担心您今天正在走上俺巴该大汗的老路啊。”

成吉思汗认真地思索着老家人的话，一贯的冷静开始在他头脑里占了上风。他得承认，在处理与克烈部结亲这件事上，他的确过于感情用事了。他一直往好处想，毕竟好处是他的希望。如今，老家人提到俺巴该汗之死却不能不让他有所警悟：“叔父，您觉得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蒙力克胸有成竹：“大汗既已失言应允，自然不好轻易毁约。依老奴之见，不如派两名使者前往克烈，代大汗去喝许亲酒。若王汗问起，可推说大汗途中中暑，暂时不便前往，等身体复原后再去与之相会。如此，我们便可在晃豁坛部静观其变。倘若克烈许亲是实，大汗再亲去赴宴不迟。倘若其中有诈，大汗也不致濒临险境无力自救。”

成吉思汗思虑片刻，终于同意了蒙力克的建议。探知成吉思汗突然滞留于晃豁坛部，桑昆担心计策败露，一边扣住了使者，一边请来札木合商议对策。札木合思虑片刻，与桑昆定下一计。

王汗从早晨起就眼巴巴地盼着义子到来，听说桑昆来了，满以为成吉思汗也到了，急传儿子入见，喜滋滋地问：“铁木真来了吗？”

桑昆冷笑一声：“你在问你的义子吗？他不会来了。”

“为什么？”

“我刚得到一个情报，铁木真已与乃蛮部的塔阳汗达成秘密协议，决定乘前来克烈赴宴之机，里应外合，一举消灭克烈。你居然还在盼他。”

“儿啊，你究竟又受了谁的挑唆？你忘了上回也是你说铁木真与塔阳汗有勾结，逼着为父弃他而去。结果呢？若不是他不念旧恶，慷慨相救，恐怕我们父子二人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此一时彼一时，我有确凿证据。来呀，带上来。”

一个陌生的黑瘦汉子被推了上来，从他的服饰来看，确是乃蛮人无疑。

“此人就是乃蛮派来与铁木真联络的信使。该着铁木真的阴谋败露，此人贪赶夜路，误入我部营地，被札木合的手下捕获。他倒有点小聪明，想装成哑巴蒙混过去，幸亏札木合略施小计，灌醉了他，他藏不住，才都招了。父汗，你若不信，可以当面审他，不就真相大白了？”

桑昆振振有词，王汗却无心审问。他挥手命人带出“乃蛮信使”，以一种劝导的口吻对儿子说：“你千万莫信这些无稽之谈！这不是乃蛮部使的离间计，就是札木合设好的圈套。你不妨细想想，从我们提亲到铁木真许亲，时间如此短暂，就算铁木真真的有心同乃蛮部勾结，也来不及啊。”

桑昆一惊。他和札木合设下此计时的确忽略了“时间”这个重要因素。万没想到平素昏聩糊涂的老父亲，竟也有如此清醒敏锐的时候。

正当桑昆无计可施之时，札木合推门走了进来：“王汗，这个问题由我来给您解答如何？”

“怎么又是你？”王汗厌恶地望着札木合。

“我是特为王汗而来。”

“想让本汗再上你的当吗？”

“既然王汗对我成见如此之深，告辞了。”

桑昆伸手拦住札木合，怒道：“你听札木合首领把话说完好不好？”

札木合不动声色地劝道：“太子无须动怒。太子一定忘了将铁木真滞留晃豁坛部未来赴宴的消息也告诉王汗吧？”

“你说什么！札木合，你最好把话给本汗说清楚再走。”

札木合慢慢转过身：“我原本正为此事而来。王汗您总以为您最了解铁木真的为人，事实上，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此话怎讲？”

“铁木真重旧情、守信义不假，但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个方面。还有一点，不容人忽视的一点，他同时还是个自尊要强、爱憎分明的人。他这种人，在你未伤害到他的自尊的时候，他可能比任何人都宽宏大度。当你一旦伤害到他的自尊，他同样会念念于心，至死不忘。

“上次桑昆太子拒婚，确实说了些羞辱他的话，他之所以隐忍下来，是因为有许多部落陆续归附了您，他根本没有力量与克烈抗衡。想必正是在这种欲战不能、欲罢不甘的情况下，他才萌生了与乃蛮联手的念头。

“王汗您别忘了，他这人一向是很善于借他人之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说到底，塔阳汗只是个昏懦的贪婪小人，可克薛好大喜功，为了夺取黑林这块令人垂涎的宝地，他们自然不会放弃任何机会。为求一战成功，塔阳汗甚至遣使通知他哥哥不亦鲁黑发兵相助。巧就巧在不亦鲁黑在‘阔亦田’大战期间与我结下深厚的私交，他本人又对成吉思汗恨之入骨，便将此事暗中通报于我。我接受了上次与可克薛交战时因偏听误信导致王汗您濒临险境的教训，在未拿到确凿证据前，没有惊动您与太子，只是一直暗中留意乃蛮部与蒙古部间的交往。也是天助克烈，在铁木真同意或者说假装同意与克烈结亲后，我的手下抓获了您刚才见到的那个乃蛮信使。

“王汗，成吉思汗的确是准备前来赴宴的，如果不是他得到消息说乃蛮信使可能已落入我的手中，他不会裹足不前。如今，他滞留于晃豁坛部，无非是证实一下他获得的消息是否准确罢了。”

王汗动摇了。他本不愿相信，奈何札木合言之凿凿……

“父汗，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犹豫不决。”桑昆不满地瞪着王汗。

“你们打算怎样？”

“先下手为强！乘成吉思汗尚在犹豫观望之时，派精锐部队包围晃豁坛部，随后倾营而出，与蒙古部决一死战。”札木合从容地做出安排。

“这……这如何使得！我克烈全凭铁木真的扶助才有今日！我们受

了他数不尽的好处，再与他开战，岂不要遭报应？”

桑昆越听越气：“好，好！”他怨毒地望着父亲，咬牙切齿，“现在他给你送最大的一份好处来了——好叫你家破人亡！”说完，他怒气冲天地转身便走。

札木合摇头苦笑，也跟上了他。

眼看儿子就要跨出帐门，王汗叫住了他：“你干什么去？”

桑昆暴跳如雷：“我去等死——总可以了吧！”

王汗的内心剧烈地冲突着。终于，他向儿子低头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求惹出祸事来不要连累我才好。”

桑昆目视札木合。后者脸上露出一丝大功告成的笑容。

陆

一直焦灼地等待消息的成吉思汗没想到等来的是两位牧民的示警。事出紧急，他命令随行人员丢掉一切“负累”——他带来许多彩礼和嫁妆原本要献与王汗——星夜兼程返回本营。蒙力克毅然舍弃了家园，带领本部人马护驾随行。

然而，晃豁坛部离克烈部毕竟太近了，加上华容的中暑又大大迟缓了行进速度，第三天中午刚过，他们便能看到追兵的马蹄扬起的尘土了。

成吉思汗料知难以走脱，反将生死置之度处。他指着前面的山冈大声对蒙力克说：“叔父，前面的山冈正可抵挡敌人一阵。你带华容先走，找到木华黎后，让他按我临行的交待行事。”

蒙力克如何肯同意：“不成！大汗，您带公主快走！我们即使拼上性命也要保护您离开险地。”

华容哭了起来：“我不走！我死也不离开父汗！”

争论未了时，成吉思汗和手下百余骑已冲上山冈。他们勒住坐骑，成吉思汗转向蒙力克，语气近乎恳求："叔父，华容她还小，我不想让她落在敌人手里。我能放心托付的人只有你了。"

蒙力克不由落下泪来："大汗，您保重，老奴告辞！"

华容如何肯依！她紧紧拉住父汗的衣袖："我不走，我不离开您！"

成吉思汗正想让蒙力克强行带走华容，术赤催马上前，指着山下一片隐约可见的茂密的树林说："父汗，那里一定是红柳林。不如我们退守林中，或许还有办法脱身——就算抵抗，也要比这里强。"

成吉思汗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望去，是红柳林没错："好，我们走！"

红柳林已近在咫尺，而追兵的马蹄声也清晰可闻了。正在这时，从红柳林中冲出一彪人马，径向他们扑来。腹背受敌，他们显已无路可退。

成吉思汗镇定地环视了一下紧紧将他围在中间，欲作生死一搏的将士们，最后将若怜若悔的目光投向女儿。他知道儿子无论如何都是会与他同生共死的，只可惜了花朵一样的女儿。在这场许亲骗局中，她其实就是被他亲手献上祭坛的一个美丽的祭品。

将士们等待着成吉思汗的命令。面对死亡，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可敬的无畏。他们只存一念：为大汗，生则同生，死则同死！

由于红柳林方向意外地出现了伏兵，克烈追兵也放慢了速度，继而完全停了下来。愈益逼近，从红柳林来的军队中骤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在这千万个声音中，成吉思汗准确地分辨出一个他最熟悉的声音：博尔术！他永远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好兄弟！一股热浪霎时冲开了他的心扉，那一刻他只觉激情奔涌，难以自抑。

两支队伍终于会合了。博尔术一马当先，冲到成吉思汗面前："大汗！"他激动地唤了一声，哽住了。

"汗兄！大汗！"别勒古台、帖木格、主尔台、惠勒答尔紧紧跟上。

成吉思汗欣慰地望着他这些忠勇无畏的将士们，他们，永远是他信心和力量的源泉。此时，克烈追兵已相距不远，最多不超过五里。

敌人迟迟未动。

显然对方一时无法摸清对面蒙军的底细。

所有的喧嚣近乎停止，偶尔战马的嘶鸣似要划破长空。

成吉思汗在冷静地分析和判断。追兵不敢贸然进攻，证明追兵只是小股精骑；追兵对峙不退，证明其后援部队将很快赶到。老营是不能回去了，以札木合的精明，必然会抢先分兵老营。为今之计，只能在查明王汗和札木合的兵力部署后，打场硬仗，在气势上先压倒敌人，使其产生忌惮之心，然后乘夜撤退。也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不将行踪暴露给敌人，同时保证撤退后敌人不敢继续追击。

形势显然对蒙古部不利，最不利的是敌我双方众寡悬殊。蒙军秉承成吉思汗“少而精”的原则建军，对军队人数一直严格加以控制，即使像后来西征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军队人数也未超过十五万。由此，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创造了众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但有一样，这样的胜利多以局部优势为前提，或以出其不意为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的。

早在木华黎识破了克烈部设下的许亲骗局后，便采取了如下几种应急措施：蒙古主营内外来得及调动的军队只有一万一千人，其中五千人是主尔台、惠勒答尔的军队，六千人是成吉思汗的怯薛军，此外还有忠于成吉思汗的几十个大小部落的一万余军队不及调动。木华黎可以说是将所有能调集的军队都派出接应和保护成吉思汗了。他自己则率一千怯薛军保护老营百姓和财产退守不儿罕山，只将一座空营甩给敌人。同时传命其余各部事处紧急时可佯作投降，保存实力，来日再图他举。相反，克烈方面兵力充足，又有三部归附，即使分兵各部，至少也能派出六万左右的军队。人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盲目硬拼，木华黎坚信成吉思汗一定会理解他的苦心安排。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出半个时辰，王汗大军果然赶了上来。一场标志着成吉思汗创业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大战迫在眉睫，因这次决战的地点在红柳林附近的合兰真地区，史称“合兰真大战”。

柒

听说成吉思汗援军已经赶到，王汗先自有些胆怯，他问札木合："你屡次与我义子交战，应当知道他军中谁最善战？"

札木合回道："除了他的怯薛军外，兀鲁兀、忙兀二部称得上蒙古联盟的精华。这两部的将士全部选拔自幼娴熟弓马者，每逢转战，进退有序，从容不迫。他们将是我们的劲敌。"

王汗沉吟片刻，又说："难道他们比我的只尔斤勇士还更胜一筹吗？我欲派元帅合勒黑率领只尔斤部作先锋，交与你指挥，你看如何？"

札木合嘴里说着："王汗信任，敢不从命"，心里却异常失望。他没想到王汗如此懦弱无能，尤其是看到克烈各部萎靡不振的士气，他更加丧失了信心。本来，他把一举击溃蒙古部，彻底消灭成吉思汗的希望全都押在了这次决战上，现在，他分明感到此前的希望正在化为泡影。军队人数占绝对优势又如何？统帅的昏聩和贪生怕死，注定了这将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战斗。

成吉思汗立于阵前，密切关注着对方的动静。只尔斤部发起进攻时，他回头与主尔台商议："叔父，只尔斤部在克烈联盟中素以勇猛善战著称，只要战胜他们，余者皆不足惧。我欲遣叔父打头阵，叔父可有应对之策？"

主尔台尚未回答，惠勒答尔抢先说道："硬拼而已！我愿做先锋，教训教训王汗这个忘恩负义的老小子！倘若我遇到不测，我的家小就托大汗您照料了。"

主尔台也说："我愿与惠勒答尔同为先锋，不破敌军，决不回来见您！"

兀鲁兀、忙兀二部不愧为英勇善战的两支劲旅，只尔斤部接连发起了几次进攻，均为二部击退。王汗又派亦图坚率他的千人护卫队助战，亦被主尔台、惠勒答尔击败。桑昆没想到己方在占尽优势的情形下连连失利，心里焦急，也不同父汗商量，匆忙指挥他的董亦合惕部迎了上去。

董亦合惕部将士眼见只尔斤部、王汗的千人护卫队都不是蒙古二部的对手，料知上去也非蒙军对手，是以越战越慌，越打越乱。桑昆稍不留神，被主尔台一箭射中面颊，多亏亦图坚奋力将他救走。主尔台、惠勒答尔和成吉思汗的怯薛军乘胜掩杀过来，双方混战一处，王汗早躲到了远离战场的地方。

星月躲进了云层，整整厮杀了一天，双方都疲惫不堪，各自鸣金收兵。成吉思汗按照预定计划，一刻不停地向东南方向撤去。他的心里绝不轻松，这一战，他还无法确知他的队伍究竟损失有多大。

直到黎明时分，成吉思汗才传令部队就地宿营，他不顾日战夜行的疲劳，亲自点视了军队。

常言道：灭敌一千，自损八百。蒙古大军虽说大获全胜，自身减员也十分严重，差不多达到一半之多。所剩的不足五千人中，也多数带伤。更令成吉思汗震惊的是，勇将惠勒答尔亦头部中箭，伤情严重。

成吉思汗惦记惠勒答尔的伤势，来到忙兀军中。刘仲禄告诉他，惠勒答尔已脱离危险，只要今后不过度劳累或进行剧烈活动，当不致危及生命。成吉思汗的心总算稍稍放下了一些。他坐在伤后沉沉入睡的惠勒答尔身边，思索着部队的将来。

主尔台也来探望惠勒答尔。君臣会在一处，认真商议着下一步的行动。成吉思汗主张向弘吉剌方向撤退，以便尽可能在捕鱼儿湖附近休整一番。主尔台同意，并提出由他亲自劝降弘吉剌部迭克首领。

数日兼程，蒙古大军来到弘吉剌部附近。按照原定计划，成吉思汗命主尔台带领军队先行一步，劝说迭克首领归降。

弘吉剌素以美貌娇艳的女子来换取自身的和平，与各部均无深仇大恨。只要有可能，成吉思汗并不想对该部动之以武。

主尔台将部队留在营外，只身入营求见迭克。迭克虽说数次与成吉思汗对敌，却多是迫于形势，非真正对成吉思汗有仇。蒙古大军压境，他正惶恐不已，听说主尔台不带一兵一卒来见，焉肯怠慢，急忙亲自接出营外。主尔台直截了当地讲明来意，迭克感于成吉思汗至诚，当即起誓归降，并委派越图全权处理一切。

一对青年时代的好友，又是儿女亲家，情谊自然非同寻常。越图尤其欣赏今日的成吉思汗。二十多年前，他已预感到铁木真将有今日之威势。他并不认为蒙军因暂避克烈锋芒选择东撤就会从此一蹶不振，相反，他坚信这世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击垮成吉思汗，除非死亡。

蒙军在水草丰美、风景秀丽的捕鱼儿湖休整了三天，越图不时派呼日查伯颜的幼子布林送来足够的食物。其时呼日查伯颜已经去世，布林继承了家业，为帮助成吉思汗，他可说倾尽了全力。越图和布林的精心照顾使蒙军很快消除了疲乏，重又变得生机勃勃。三天后，蒙军离开了弘吉剌部，继续向东北方向进发。

为了便于狩猎和行动方便，成吉思汗将部队分做两部：一部由主尔台率领；一部由他亲自率领，两支人马保持互相策动的方式齐头并进。成吉思汗的目的是，随着他的“失踪”，解除了心腹之患的克烈联盟势必会逐步走上摩擦与内讧频起的自行瓦解之路。到时，就是他该永久解决克烈问题的时候了。

成吉思汗自率一部人马沿途打猎。惠勒答尔不听成吉思汗劝阻，执意参加狩猎，结果引起金疮崩裂。刘仲禄全力救治，但是仍旧无法挽回惠勒答尔的生命。临终前的惠勒答尔头脑异常清醒，他握着成吉思汗的手，不无感慨地说：“在札答阑部您与札木合首领合营时，我确实对大汗一见如故，只可惜那时我的做人原则不允许我弃札木合去投奔您。直到札木合做出水煮俘虏的不义之举，我才下定决心将我的一生从此与您连在一起。鹰旗不倒，大汗的事业长存。”

成吉思汗忍痛将惠勒答尔葬于行军途中。

杯杯苦酒渗入泥土。成吉思汗对苍天起誓：别了，好兄弟！我会一生一世照料好你的家人，胜利的日子，我一定让你安息在故乡的土地。

捌

继续向前，蒙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最糟糕的是部队开始断水。一连几天，他们都行进在光秃秃的山间，当到达巴勒诸纳海子时，将士们都欣喜若狂。但巴勒诸纳海子已徒有虚名，最多也只能从即将干涸的湖底污泥中勉强舀取一点浑浊的泥水而已，即便如此，对于又饥又

渴的蒙古将士来讲，已经心满意足了。

成吉思汗坐在干裂的湖岸上，怀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心情望着正在痛饮泥水的将士们。尽管处境如此艰难，这些人仍在无怨无悔地追随着他，一个人倘若拥有了这样一份无畏的忠诚，也不枉创业奋斗一场。

一个士兵细心地从湖中舀取了一小罐泥水，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献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毫不犹豫地接过，大口大口喝了起来。所有的声音都在刹那间消失，将士们从湖边抬起头来，默默地注视着成吉思汗痛饮的身姿。

成吉思汗亦感受到了这种异样，他环顾着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将士们，眼圈慢慢红了。他高举着水罐，缓缓跪了下去，虔诚起誓："我与诸位患难与共，你们的忠诚，我将刻骨铭心。成功之日，我当与诸位共享富贵，永不相弃！若背此言，就让我像这巴勒诸纳海子的浑浊泥水遭世人唾弃！"

将士们不约而同地跪拜在成吉思汗的脚下，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水，信念更加坚定不可动摇。巴勒诸纳海子即将干涸的湖水，将蒙古君臣将士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同饮了巴勒诸纳泥水的将士日后被称作"巴勒诸纳功臣"。成吉思汗当时处境的艰难，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多年前王汗父子避祸走国的往事。几年前，王汗父子遭到了乃蛮军队的偷袭，仓皇中逃到西辽。当时许多人主张趁机将王汗的克烈部据为己有，成吉思汗却丝毫没有这种打算。他首先派人四处打探王汗父子的下落，设法将狼狈不堪的父子二人接到自己营地，之后出兵赶走乃蛮人，将克烈老营完整地交还给了王汗父子。不仅如此，他还将征伐塔塔尔部所得全部赠给王汗，助其很快恢复了大部的元气。

试想，如果成吉思汗未曾在王汗父子数次遇险时出手相救，他或许不至于落到今天这般艰辛备尝的境地，倘若如此，他或许也就只能作为蒙古部的成吉思汗了此一生，而不会成为震撼世界的一代伟人！世上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征服者的心胸原可以包容天、包容地。

成吉思汗决定在巴勒诸纳海子休息一天。事有凑巧，畏兀儿商人阿三准备到金国做生意，也路过此地。他听仆人说起成吉思汗的事，起意

要会会这位在蒙古高原颇富传奇色彩的大汗。

他径直求见成吉思汗，表明来意，成吉思汗很高兴地接待了他。

刚一见面，阿三便被成吉思汗鲜明的个性深深吸引了。他眼中的这位蒙古大汗，温和中隐含着犀利，谦虚中隐含着睿智，朴实中隐含着刚毅，而挥洒谈吐间，他有时又像孩童一样充满了好奇。同他在一起，人们不会感到太多的拘谨，只会感到由衷的喜爱和崇敬。

成吉思汗与阿三愉快地闲谈着，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话题。

在阿三讲述中，花剌子模的富足和发达引起了成吉思汗浓厚的兴趣，他问了许多关于这个国家的事情。他还向阿三表达了这样的愿望：等有一天草原平定了，他一定会与花剌子模缔结友好经商条约。这样，东西方商人来往经商就会得到保护。阿三连连点头，十分佩服他的远见。

阿三告辞时，成吉思汗亲切地对他说："以后在我家中，无论你何时来，都是最受欢迎的朋友。"

回到宿营地，仆人们纷纷围上来，询问主人对成吉思汗的印象。阿三淡淡一笑，避而不答，只吩咐他们清点羊群，明日全部赠与蒙古将士，他们返回家乡。仆人们最初以为听错了，继而又以为主人受到了成吉思汗的胁迫，及至看到主人一脸喜色，又以为他同成吉思汗谈妥了生意。但不管他们怎么想，仍遵命行事。

阿三将带来的一千多只羊全部献给了成吉思汗。在短暂的意外之后，成吉思汗愉快地接受这份无异于雪中送炭的馈赠。他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阿三却从他柔和的微笑中领受了他铭感五内的谢意。

成吉思汗与阿三依依惜别，阿三默默祈祷：真主啊，保佑他此去平安吧！

第八章 祺儿的心事

壹

瑞奇峰自接手“宜春布行”后，一直住在石抹重辰的府上。由于生意早就步入了正轨，他只需坐镇指挥，大事小情自有手下一干人等料理，于是他起意回蒙古草原一趟，一来再给刘仲禄送些他所需要的“雪域红花”，二来看望徒弟祺儿。

瑞奇峰办事向来雷厉风行，主意既定，不出半日便将一切安排妥当。出发前，他去拜访一位朋友。这个朋友不久前去草原做了一趟皮货生意，昨日刚刚返回。

黄昏时，瑞奇峰回到府上。刚进大门，管家来报，有一位少年公子等了他很久，说要拜会他。瑞奇峰回说不见。方才他从朋友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将信将疑之间，心情烦闷异常。他让管家告诉那位公子他明晨要外出办事，今日概不会客，无论公事私事，都等他回来再说。

管家去不多久又回来了。“老爷，那公子说什么也不肯走。他说您若不肯见他，他就一直等到明早您动身为止。”

瑞奇峰顿时面露不悦之色。若换了往常，他纵或不愿会客，也断不至动如此肝火——全是那个坏消息破坏了他的情绪。

什么人敢如此放肆？他倒要见识见识。

会客厅中一位少年正悠闲自在地欣赏着墙上几幅出自名家之手的山水画，听到脚步声，没有回头。

“公子，我家老爷来了，你有什么事快说吧。”

少年恍若没有听见，依然背手欣赏着契丹族画家的《回猎图》。

“这位公子，你不是说要见我家老爷吗？”管家不耐烦地提高了声音。

少年慢慢回过头，淡淡一笑。

“你……”瑞奇峰不由一愣。怎么眼前这个美少年竟似在哪里见过？

“我……我怎么了？”少年玩笑般地问。

“你找我何事？”

“没事。”

“没事？胡闹！管家，送客！”瑞奇峰转身欲走。

“且慢！瑞师父，难道这就是您的待客之道吗？”

“师父”一称点醒了瑞奇峰。他蓦然回过头，细细端详着少年：那黑玉一样细细弯弯的眉毛，那覆盖着浓密睫毛的眼睛，那柔软红润的嘴唇，还有笑时便会露出的洁白如贝的牙齿……“祺儿？”他一时简直分不出自己是惊是喜，是梦是醒。

“师父！”祺儿鼻子一酸，慌忙掩饰地笑道，“徒儿拜见师父。”

“免礼，祺儿。可是，你怎么会……唔……你一定还没有吃饭吧？走，我们到外面边吃边谈。”

“师父莫急，徒儿理应先见过师娘。”

瑞奇峰颇觉尴尬。

瑞奇峰这些年走南闯北，或仗剑以行，或忙于生意，从不以女色为意，年过三十尚未婚娶。保媒者虽络绎不绝，瑞奇峰均不为所动，众人不知他做何打算，慢慢倒把一副热心肠冷却了。他笑笑，摆摆手：“不必，将来吧。”

“将来？”

“等将来为师将你师娘娶进家门，你再拜见不迟。”

祺儿十分不好意思："对不起，师父。"

瑞奇峰豁然一笑："有什么对不起的！祺儿，你先告诉师父，你怎么会来这里？你阿爸知道你来找我吗？"

祺儿低下头。她还没学会撒谎，可对出走的原因，她又实在难以启齿。

瑞奇峰好一阵后怕。他真不敢想象，倘或祺儿出点意外，他该如何自处？从祺儿十二岁那年成为他的徒弟起，他便对她寄予了深厚的希望和深切的感情。他这一生，再不可能收第二个徒弟了。

"祺儿，你让为师说你什么才好！你实在太胆大妄为了！你……"

祺儿见师父动了怒，急忙娇笑道："师父，我饿了。您能不能吃完饭再训我？"

如花的笑脸熄灭了瑞奇峰因后怕而产生的怨气，他不眨眼地望着祺儿，仿佛第一次发现，祺儿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

祺儿学艺四年，他始终将她当成一个聪明绝顶的可造之才，直到此刻才恍然意识到她是个姑娘，而且还是这样一个艳光四射、倾城倾国的美丽姑娘，将来还不知会有多少男子为她神魂颠倒、挂肚牵肠了……

"师父，您怎么了？"

瑞奇峰猛然醒悟，忽觉脸上热辣辣的。为掩饰自己的失态，他率先向门外走去："走吧，师父带你去吃饭，吃完饭也好有精神训你。"

心，莫名地激跳着，跳得瑞奇峰几乎脚步不稳。天啊，这是怎么回事？许多年来，他为何第一次有了这种把握不住自己的感觉？莫非他真的失去了理智？当年收祺儿为徒时，他的确没料到，有一天祺儿会在他平静的内心激起阵阵涟漪，会如此强烈地叩开他封闭多年的情感闸门。

"师父，您还在生我的气吗？"当师徒二人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后，祺儿小心翼翼地询问。她对师父一路的沉默百思不得其解。

瑞奇峰急忙稳住心神，有意避而不答："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偷偷跑了出来？"

“我想师父了嘛。”

明知这不过是句托辞，瑞奇峰仍有一种微醉的感觉，脸上亦不由泛起点点红晕。

“你不想告诉师父，师父也不勉强你。师父打算明天动身去趟北面，你跟师父一道回去吧。”

祺儿避开了师父的注视，不知为何，脸色蓦然变得有些苍白：“好好的，为什么……要去那儿？”

“师父答应过你刘师父，再弄些‘雪域红花’给他送去。他给成吉思汗的大太子配药，需要这味药材。”

祺儿碰翻了杯子。

“祺儿？”

祺儿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桌子，跑堂的小二过来帮她把一切安放如初。

“师父，我真笨。”祺儿尴尬地笑道。

“祺儿，你抬起头，看着师父。”

祺儿吓了一跳，匆匆抬头瞥了师父一眼，又心虚地移开了视线。

“你告诉师父，是不是那边出事了？师父提到那个人时，你好像很紧张。”

“那个人？哪个人？”祺儿喃喃反问，却掩不住一腔痛苦。

瑞奇峰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看来，蒙古草原最近发生的一场变故是真的了！他本来还不太相信，现在却信了。毕竟，与成吉思汗相对的一方，或者说玩弄阴谋的一方是祺儿的生身父亲啊。

只是他依然无法接受。

他不相信一个那么有作为的草原英杰会因为一场阴谋而销声匿迹。

他更不相信一个像木华黎那样天姿英纵、智计百出的人物会允许阴谋在他面前得逞。

也许，他真的需要回草原一趟，无论结果好坏，他都应该去证实一下？

在这种种揪心的忧虑后面，只有一个事实还令他感到欣慰，幸好祺儿与她父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否则，他收祺儿为徒，终难免有为虎作伥之感。

“祺儿，跟师父一同回去好吗？”

“不！”祺儿坚决地摇摇头。

不！千万不要告诉我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我不相信自己能够承受。倘若他真的死在了我父亲的阴谋中，这世间就没有了让我苟活下去的理由。然而，即使是死，我也要祈求长生天饶恕我父亲的罪恶当然还有我自己的罪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父亲设下的陷阱不出手相救是我的罪恶，无怨无悔地爱上父亲的仇人更是我的罪恶……

“为什么？”

“师父，请您不要勉强我。”

“我走后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去中都看看。”

瑞奇峰犹豫了。四年来虽非朝夕相处，他却了解祺儿倔强的个性。他实在不放心将祺儿独自留在金地。倘若祺儿再有个三长两短，他岂不要追悔终生？思来想去，莫如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派个人先去草原探听一下消息：“也罢。既然你不肯回家，为师在中都正好有笔生意，可陪你同去中都。”

“您……不去那儿了？”

“另派人吧。为师总不能扔下你一走了之。”

祺儿歉疚地注视着师父。她分明从师父的眼中看到忧虑和烦闷，心一下缩紧了。

难道师父还知道些别的什么？

难道他——真的出事了？

贰

成吉思汗近一年的“失踪”，果真使王汗等人放松了警惕。札木合又与阿勒坛、忽察尔策划阴谋，被王汗发现，抢先下手将阿勒坛和忽察尔擒杀，札木合仓皇出逃。至此，克烈联盟分崩离析。然而王汗父子并未因此警醒。就在他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之际，成吉思汗率领大军突然包围了黑林老营。与此同时，原属蒙古的各部人马包括答里台得知成吉思汗领兵返回，亦纷纷赶来助阵，一时间，蒙古部军威大振。

克烈军队仓促应战，王汗、桑昆情知必败无疑，率先从山后夺路而逃。扼守后山要隘的是帖木格，因成吉思汗事先有令，帖木格毫不犹豫地让开道路，放走了王汗父子。

撒图说什么也不肯随祖汗、父亲逃命，他与元帅合勒黑、王汗的侍卫长亦图坚合兵一处，欲作生死一搏。克烈各部经过三天三夜的抵抗，渐渐不支。元帅合勒黑倒毙于朝伦的刀下，撒图和亦图坚中流矢身亡。克烈余部尽皆放下武器。

王汗之弟札合敢布的归降更将胜利的喜悦推向了高潮。

成吉思汗感于王汗旧恩以及札合敢布昔日助他夺回爱妻之功，对他采取了格外优待的政策，不仅允许他继续拥有过去的领地和部众，而且特意设宴款待了他的全家。

跟在札合敢布身后的家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小女儿。这个女孩只有十五六岁，长着一张聪明非凡的面孔和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

女孩坐在父亲身边，好奇地扫视着帐中一班少年将军。无意中，她的目光与一个少年略显局促的目光相接了，她立刻凭感觉“认”出了他是

谁。她早听说过，在成吉思汗的四位太子中，属四太子拖雷的相貌最酷似其父。

酒宴的气氛渐浓时，女孩突然起身向居中高坐的成吉思汗和夫人孛儿帖走去。孛儿帖一直注视着她，双目中闪射出思索和慈柔的光辉："好姑娘，你叫苏如是吗？你一定有什么事？"

苏如深施一礼："是。我想献上一曲为大汗和皇后助兴。"

音乐声戛然而止。乐师送上火不思，苏如微微一笑，熟练地调了调琴弦。霎时，一支凄凉哀怨的乐曲于手指颤动间流淌出来，仿佛将人们带到了月冷霜寒的夜晚，一位姑娘临风而立，似在怀念逝去的家园，又似在述说命运的不公和自己的无助……

札合敢布面色惨白如纸。他万没想到他的女儿会在这种欢乐的场合弹奏这样一支悲凉幽怨的乐曲，这会让成吉思汗怎么想怎么看他父女呢？还有一个人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那就是拖雷。不知为什么，他很怕父汗会责备这位颇有胆量的姑娘。

在曲后的一片寂静和短暂的惊奇后，孛儿帖的脸上露出了恬淡的微笑："好姑娘，谢谢你提醒了我，有些事情我确实疏忽了，我很抱歉。"

苏如不胜惊异地注视着孛儿帖，简直不敢相信世上还有如她一般聪明的女人。

"夫人，您真让我吃惊。"她发自肺腑地赞道。

"好姑娘，你更让我吃惊，胆识、心计，再加善良美好的愿望，它让你的智慧闪光。告诉我，她还说了些什么？"

"她说，鸟儿可以展翅的每一刻都是幸福的，因为有蓝天、大地为之庇护。愿大汗和皇后就是那蓝天和大地。"

"不是每只鸟儿都会在暴风雨中折断翅膀，雨过天晴后它仍能自由自在地翱翔。我保证，一定会让她实现她的心愿。"

"谢谢，谢谢您。"苏如合起双手，慢慢退回自己的位上。她终于帮察如尔姐姐办成了一件事，心里格外舒畅。

帐中所有其他人，包括成吉思汗在内，却始终没有琢磨透苏如与孛儿帖这番对话的真正含义。

乐声又起，帐中气氛重又变得轻松欢快起来。成吉思汗看到札合敢布，不可避免地勾起了对王汗的挂念，也不知王汗他逃到了哪里，是死是活？

叁

不久，探马送来确切消息，王汗在乃蛮境内惨遭杀害，成吉思汗当即以为王汗报仇为名，兵发乃蛮部。

面对蒙古铁骑大举压境，乃蛮元帅可克薛与太子忽出鲁克却因为乃蛮方面应该诱敌深入还是主动出击发生了激烈争执，而塔阳汗摇摆不定，致使乃蛮军队坐失良机，全军覆没。激烈的战斗中，塔阳汗和可克薛死在两军阵前，只有忽出鲁克侥幸突出重围。乃蛮，这个昔日的草原强部，所有的辉煌都已成为过眼云烟。至此，成吉思汗终于扫清了统一蒙古草原的最大障碍。

乌坠兔升，合撒尔的营帐灯火通明。

胜利后，合撒尔一直留在乃蛮部外围。成吉思汗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使命，如今，他已很好地完成了汗兄的重托。

整个大帐中，只有两个人。

坐于主位的是合撒尔。他穿着只在最隆重的场合下才会穿的丝绒礼袍，双目炯炯，恭敬认真地询问着，倾听着。

客座上，同样神采奕奕、毫无倦怠的是位丰神俊异的长者：塔塔通阿。

作为有胆有识、博学多才的畏兀儿族学者，塔塔通阿个性中的淡泊明志与大展宏图的理想构成了他一生的矛盾。他的旷世奇才为乃蛮先汗必勒格所赏识，必勒格汗将他罗致麾下，封他为国师兼掌玺大臣，放心地委以重任。

乃蛮在必勒格汗的治理下成为一富足强盛、雄踞草原的大部落，其间莫不包含着塔塔通阿的智慧和心血。只可惜好景不长，必勒格汗去世后，继位者塔阳汗懦弱无能，可克薛大权独揽，国事日非。塔塔通阿处处受到排挤，不得已告病还家。

若不是塔阳汗准备向蒙古宣战的消息传到他的耳中，他或许再不会涉身官场。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他早已心灰意冷。必勒格汗的知遇之恩使他终究不忍坐视乃蛮面临的危险，他力图阻止塔阳汗做出愚蠢的决定，然而……乃蛮终难逃脱覆灭的厄运，塔塔通阿痛定思痛，决定去找出逃在外的忽出鲁克太子，将国玺交给他，以助他重新召集溃散的乃蛮旧部。

他没能走出多远。戒备森严的蒙古士兵捕获了他，并将他解往合撒尔的营帐。他自料必死无疑——他对这位蒙古王爷的威名素有耳闻——内心反而格外平静。他清楚地记得合撒尔的第一句话是："你真的是乃蛮太傅塔塔通阿吗？"

他承认了。合撒尔的脸上顿时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哪里有一点传说中的凶神恶煞的样子："太好了，塔塔先生，我终于找到你了！先生请稍候，待我更衣后再来与先生相见，我正有许多问题想向先生请教呢。"

蒙古王爷显而易见的尊崇打动了塔塔通阿的心，他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合撒尔的提问，头一次意识到，许多人心目中这个尚未完全开化的民族，竟然有着如此强烈的求知欲。后来，合撒尔不无好奇地问起玉玺的用途，塔塔通阿一丝不苟地讲解着，讲完，他蘸水在桌上写了几个字，合撒尔不解地问他写了些什么，他回答："日月明鉴。"

"日月明鉴……是畏兀儿文吗？"

"是的。"

"难怪汗兄总说，待平定了草原，我们也要创立自己的文字。"合撒尔捧视着手上的玉玺，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真的吗？成吉思汗会这样说？

塔塔通阿在合撒尔的营地滞留了几天，成吉思汗派来了他的特使镇

海。镇海以弟子礼拜见了塔塔通阿。也许是同民族间总会有的连带情感吧，他们一见如故。

处理完公务的合撒尔亲自护送塔塔通阿去会见汗兄。

塔塔通阿在蒙古君臣恭敬的迎视中被引至成吉思汗面前。他没有施礼，抬头镇定地注视着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不失客气地相让："先生，请坐。"

塔塔通阿没动。

"我很清楚塔塔先生在想些什么。不过，我有话得说在头里，先生倘若想请求隐退，我可坚决不准！除此，一切都可商量。"成吉思汗说完，爽朗地笑起来，笑声袒露出发自内心的真诚。

塔塔通阿大为震惊。他曾从合撒尔的身上约略看到了这位蒙古大汗的影子，却依然没想到他是这样的。

敏锐、朴实、随意、坦荡……这完全是一种他过去从未遇见的性格。

二十多年的坎坷经历，他原本不想再出仕为官，如今，面对一双洞察秋毫的眼睛，他的决心被轻而易举地摧毁了。

"先生，请坐。"成吉思汗再次催请。

塔塔通阿坐下了，睿智的双目中依旧闪现出浅浅的忧伤。成吉思汗并无虚套，倒是很直接、很急切地向这位德才兼备的学者讨教起有关创立蒙古文字的具体事宜了。对此，塔塔通阿胸有成竹："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专用的或通用的语言，但只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能不说是种欠缺。文字可以新造，亦可以脱胎于其他民族现有的文字。长城以南通用的汉字其内涵博大精深，惜与蒙古语言习惯相去甚远，很难借用。只有畏兀儿语与蒙古语相近，不如借用畏兀儿语字母，创立蒙古文字。"

"好！就依先生所言！先生还须助我立白纸青册，暂用畏兀儿文记载国事。"

"是，谨遵大汗之命。"塔塔通阿诚恳地应道，并未表露出内心的惊

奇和对这位蒙古大汗远见卓识的敬佩。

“我命镇海协助于你。塔塔先生，我现在正式拜你为蒙古国师。你不仅要帮助我创立文字、制定国策，还要担负起教授我以及众将臣的儿孙们学习语言文字的重责。等有一天草原归于一统，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文字颁布自己的法律，那些全凭口述心记的日子该永远成为过去了。”成吉思汗果决地说，唯眼中依然盛满了温暖的笑意。

塔塔通阿深深地注视着他。他终于开始明白是什么力量铸就了这位蒙古大汗辉煌的成功，那绝不仅仅是鼎盛的武功，更是出类拔萃的政治远见。

肆

乃蛮平定，成吉思汗开始着手追击各部残余力量。据情报称：脱黑堂父子、塔尔忽台、不亦鲁黑、忽出鲁克等人已在草原边陲再次集结起来，准备做最后的顽抗。蒙古大军进驻撒阿里草原，只待秋季马肥时，一举完成统一草原的大业。

篾儿乞属部之一的兀洼思部在逃跑途中离弃了脱黑堂，单独驻营于塔儿河附近。

兀洼思部首领塔尔兀森曾跟随脱黑堂参与了一切反对成吉思汗的战斗，乃蛮兵败后，他意识到再与成吉思汗作对，无异于以卵击石，遂产生了投降的念头。可他深知成吉思汗对篾儿乞人恨之入骨，未必肯原谅和接纳他，不由终日愁眉不展，长吁短叹。

塔尔兀森有一女忽兰，年方十八岁，面容殊丽，风华绝代，是篾儿乞首屈一指的美人，也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忽兰不忍见父亲终日忧烦，一定要父亲讲出心事，塔尔兀森无奈，只好将满腹心事和盘托出。

忽兰静静听着。塔尔兀森讲完，长长地叹了口气。忽兰却眨眨眼睛，胸有成竹：“父王不必发愁。不就是要成吉思汗接纳我们吗？这有何难！”

塔尔兀森双眼一亮，急切地问：“女儿有何妙计？”

“哪里是妙计，笨办法而已。不过女儿自信可以百发百中。”

“说来听听。”

“父王只需将女儿作为两部结盟的信物献给成吉思汗，何愁不能如愿以偿。”

塔尔兀森当即泄了气：“我当什么好办法！原来是让我卖女求荣。”

“父王，您别说的这么难听嘛。这件事……”忽兰顿了顿，脸上一红，“是女儿自愿，不干父王事。”

“你真的想嫁给他？”

“父王，您不妨冷静想想，您与成吉思汗交手胜算几何？倘若父王兵败，女儿又如何能够幸免？再说，当今草原，除了成吉思汗，又有谁配娶女儿呢？”

“可……”

“父王，您还有别的什么顾虑吗？”

“倘若他令你失望呢？他毕竟与你年岁相差悬殊。”

“即使失望，女儿也认了。只要女儿一身能换得父王和部落的安宁尊荣，女儿别无他求。您就别再这样瞻前顾后的了。”

“唉，问题是父王觉得心里不舒服。”

“父王！”

“罢！罢！女大不中留，就依你！”

忽兰笑了。

父女俩商议后，由塔尔兀森带上换了男装的女儿，亲往求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接受博尔术的劝告，在他的临时行帐接见了塔尔兀森。他带着一丝鄙夷听罢塔尔兀森陈明缘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对篾儿乞人的成见和仇恨使他无法相信塔尔兀森的归降诚意。不仅如此，他还对塔尔

兀森献女求和的做法有些迷惑和厌恶。塔尔兀森说完，他冷冷地问了一句："你当我是酒色之徒吗？"

塔尔兀森顿时吓得脸色发白。

博尔术趋前低声解劝："大汗息怒。塔尔兀森岂有轻辱大汗之意？既然他自愿献女求和，大汗不如传其女忽兰亲验视之。无论留否，都望大汗念在塔尔兀森主动归降的分儿上，善待他父女二人。"

成吉思汗一生，与博尔术最为投契，凡博尔术所奏，很少不加采纳。他命塔尔兀森起身，赐座，并传忽兰入见。

忽兰款款行于群臣惊羡的目光中。好一个芳兰竟体、娉娉婷婷的女儿，如同一轮明月骤然升起在帐中。

"忽兰参见大汗。"忽兰停在成吉思汗案前，跪地施礼。

没有回答。成吉思汗恍若中了魔法般，只顾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忽兰。

所有的女子都在忽兰面前黯然失色，甚至耶遂。

一抹红晕浮在忽兰白玉一般的脸上，她再次启奏："忽兰参见大汗。"那声音，益发如柳莺娇啼，千回百转。

博尔术急忙咳嗽一声。

成吉思汗这才醒悟过来。"请起。"他温声说道。

塔尔兀森将成吉思汗的神态尽收眼底，心中暗喜。果然，成吉思汗不再追究塔尔兀森多年与他为敌之罪，命塔尔兀森前去招降他留在塔儿河附近的部众。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第一次得到了关于桑昆的消息。

那一日，桑昆与父汗离散，逃到西夏地界，靠劫掠为生，后被当地居民驱逐。他又逃到畏兀儿地界，仍靠劫掠为生，当地人对他恨之入骨，设计捕获了他，并将他绑在树上，鞭打致死。恰好镇海回乡探亲路过，一眼认出了他，奈何救之不及。镇海安葬了桑昆，回来后将此事向

成吉思汗如实做了汇报。他讲完后，成吉思汗与他相对默然，许久未置一词。他们在为桑昆惋叹，昔日强大的克烈太子，竟然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

伍

由于忽兰的得宠，塔尔兀森得以继续拥有自己的领地和部众。不知是篾儿乞人的血管里天生流动着不肯安分的血液，还是塔尔兀森不能满足现有的一切，一日，当成吉思汗围猎离开时，他率领部众抢夺了蒙古部的辎重，反叛而去。他们退回塔儿河附近，依山据险，立营扎寨，准备顽抗。

成吉思汗惊闻变故，立刻罢猎，并派曲出、朝伦领兵征剿。临行前，二将请示对塔尔兀森的处置，成吉思汗稍一沉默，从紧咬的牙关里迸出了一个冷酷的字眼：杀！

二将衔命而去。

成吉思汗回到寝帐，正焦急等候他到来的忽兰哭着为父王求情。

成吉思汗一言不发地俯视着跪在他脚下的忽兰，毫不为之所动。

他不能饶恕！

为了忽兰，他已经对塔尔兀森做了最大的克制和让步。忽兰不会理解他沉埋的仇恨，不会理解他的痛苦，如果他再原谅，他就更加无法面对另外一个女人，一个被篾儿乞人无情蹂躏过的女人。

忽兰，你知道她的苦难有多深重？

你知道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为我们夫妻和父子留下的阴影有多深重？

他的心在说：恨我吧，忽兰，我只能让你恨我。

是的！是的！是的！

忽兰悲痛欲绝。她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成吉思汗虽然爱她至深，却从未真正原谅过她的父亲、她的部落，篾儿乞在丈夫心里永远是不可饶恕的。父王啊，您是多么宠爱您的女儿，可女儿连留住您的生命也做不到……不！女儿宁愿去死，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您死在心爱人的手上。

忽兰不再哭泣哀求，她站了起来，眼中闪现出倔强的光芒。“大汗，忽兰是篾儿乞人的女儿，忽兰愿与父王同命。”她平静地说完，转身走了。

成吉思汗的心不由抖动了一下。不，他不能失去她，他真心实意地爱她，爱她胜过一切。“好吧，我派快骑去赦免你父王，你若不放心，可以一起去。”他干涩地说，那声音仿佛不是他的。

忽兰蓦然止步。泪水像两条小溪流淌在她的脸上，她知道他的爱已成为她生命中的全部。

忽兰随成吉思汗派出的快骑赶到塔儿河时，叛乱已顺利平定。塔尔兀森死于乱箭之下。她再也承受不住内心的震骇和悲痛，栽落在马下。

她病倒了。

恍惚间她感到丈夫日夜守候着她。经过几天几夜的昏睡，她逐渐恢复了神志。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丈夫充满怜爱和疲惫的脸容，她好不容易才哭出了声。

成吉思汗将她抱在怀中，她感到一丝安慰。如今，除了这个坚实温暖的怀抱还属于她，她已一无所有。

帐门被轻轻推开了，耶珊捧着药碗走入帐中。看到忽兰苏醒过来，她的脸上绽出了欣悦的笑容。

忽兰有些惊诧地望着她。成吉思汗也在温柔地注视着耶珊，目光中满含着爱意。这些天，多亏耶珊一直不知疲倦地帮他照料忽兰，她的善良和美德，使成吉思汗看到了一颗值得珍重的纯洁高贵的心。

陆

短暂的夏季一过，成吉思汗亲提大军直扑叶迷失河畔，追剿在那里集结的各敌部残余力量。

蒙军晌午时分刚刚到达，对方便已亮出队阵。但元帅木华黎恍若未见，下令全军在距敌营五里外扎下营寨，对敌人的挑战置之不理。

敌军亦不敢轻举妄动，苦苦站了一下午，日近黄昏时方才收兵回营。蒙军方面仍然不见动静。

其时，正值秋初，暑热未消。晚饭后，木华黎命军需官发给各部将士一人一袭厚实的皮衣及一双皮靴。众将士正自挥汗如雨，手捧皮衣皮靴，面面相觑，哑然失笑。一些多嘴的士兵彼此相戏：想是元帅怕我们热不出痱子来，要为我们焐汗吧？

木华黎尽闻将士议论，一笑置之。

夜幕垂落，西北风由弱转强，气温陡降，午夜时分，竟纷纷扬扬下起大雪来，将士们方才醒悟元帅发皮衣皮靴的用意，无不暗服元帅的神机妙算。

原来，木华黎因见近日西北风不断，断定会有降温大雪天气，提前做好了准备。

后半夜，风雪越来越大，木华黎和博尔术手执防风灯顶雪巡视防务。来到成吉思汗车帐前，正在执勤的博罗忽、朝伦回说大汗刚刚睡下。不巧一阵狂风吹来，卷起车帐四角，四将不约而同，急忙各自执住车帐一角，以免冷风灌入，影响大汗休息。

这一夜，四将守在车帐四周，竟夜未移寸步。天色微明时，风息雪停，成吉思汗醒来步出车帐，见四将犹如冰雕雪塑，雪深没及双膝，顿觉喉头一紧，百感交集。他命四将回帐休息，四将却请命率五千将士弃马潜踪，一举袭破敌人各营。

敌人不防天气陡变，一个个冻得正缩在帐中发抖。岂料蒙军前来偷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死伤无数。脱黑堂、不亦鲁黑、塔尔忽台先后阵亡，忽出鲁克仓皇出逃，先是逃到西夏，后逃到畏兀儿境内，被畏兀

儿国王巴尔术驱逐，只好逃向西辽。蒙军不费吹灰之力，将这最后一股残余力量尽数歼灭。之后，清理战利品，押送俘虏，班师回到了碧草畅茂、繁花似锦的美丽故乡。

婉嫣又见到了她想念的祖汗。婉嫣是术赤和达兰的长女，也是成吉思汗孙辈中的第一人，因此自幼深得她祖汗的宠爱。成吉思汗将她抱在怀里，她调皮地揪了几下祖汗的胡子，然后附在祖汗耳边小声说："祖汗，我好想您。"

成吉思汗不无得意地大笑起来，向孛儿帖说道："听到没有，夫人，还是有人想我的嘛。"

"瞧你得意的。"孛儿帖爱嗔地望着祖孙二人。

"小宝贝，祖汗带你去看礼物。"

"不忙。"小姑娘一本正经地摆摆手，那副稚气的严肃样把孛儿帖也逗笑了。

"请问孙女有何吩咐？"成吉思汗忍笑问。

"祖汗，我要您先带我学骑马。"

"为什么要学骑马？"

"学会骑马才能跟祖汗去打仗啊。"

"小姑娘家干吗要打仗？"

"我要保护祖汗。上回祖汗打仗受了伤，父王跟额吉提起来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心里可难过呢。有我在身边，祖汗就不会受伤了。"

成吉思汗一怔，直望着孛儿帖。后者的眼眶慢慢红了。

孙女天真纯挚的爱，儿子深藏不露的孝，同样默默温暖着成吉思汗那颗久历战火后日趋坚强和冷静的心。

"祖汗，快点呀！"婉嫣又去揪祖汗的胡子，成吉思汗乐呵呵地抱起了她："好，好！祖汗这就带你去骑马。"

从此，人们每天晚饭后，都能看到祖孙二人披着晚霞，纵情驰骋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耶遂偶尔也会向孛儿帖淡淡抱怨：何曾见过他对自己的儿女这般用心过。这倒是实话，成吉思汗对儿女们虽不乏父爱，却无暇顾及。婉嫣则大大不同，这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几乎占据了她祖汗所有的空闲时间。

第九章 青 锋 剑

壹

休憩的一年很快过去了。

一二○六年作为蒙古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来到了草原。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成吉思汗凭借武力使草原上持续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成为过去，除了几个无关大碍的弱小部落尚未归附外，整个草原正在归于一统。成吉思汗不再是某个联盟的首领，而是整个草原唯一的、真正的主人。

祖祖辈辈饱尝战祸之苦的蒙古百姓，如今终于获得了统一和安宁。他们的喜悦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对成吉思汗的崇拜也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伴着火不思悠扬的旋律，成吉思汗与他的同伴们创业的艰辛在草原上到处传唱。

按照草原自然法，即位大典前，还须举行一次忽里勒台，以在形式上使新汗的登基经过民主选举的程序。结果，忽里勒台召开后，与会的各部首领、贵族众口一词，汗位非成吉思汗莫属！萨满教教主豁尔术更以神的旨意宣称：成吉思汗应为万世之主。

天从未这样蓝，水从未这样清，成吉思汗被虔诚的将臣百姓抬上了纯白的宝座，万众顶礼膜拜。人们的眼中噙满了泪花。四分五裂、征战杀伐的草原真正得到了统一，一个一盘散沙似的民族终于开始统一在一面旗帜下。

成吉思汗注视着他的将臣，他的百姓。是他们的忠诚铸就了他今天的成功。他不会忘记巴勒诸纳海子苦涩的泥水，更不会忘记每次身临绝境时的生死相随。从二十二岁那年，为救孛儿帖而卷入战争，他从此马不停蹄地奋斗了整整二十二年。在马背上，他缔造了一个国家，在马背上，他还将走完自己辉煌的一生。

尽情地欢乐吧，我的百姓。没有你们，就永远不会有铁木真，更不

会有成吉思汗，黄金虽然珍贵，却比不过你们一颗忠诚的心！

多年的痛苦经验使成吉思汗深知，必须建立起严格的制度，才能使散漫惯的蒙古百姓成为一个服从指挥、无坚不摧的整体。随着蒙古草原的统一，实行“分户制”已成为必然。“分户制”的核心是设立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层层负责，层层控制，以此达到军政令统一和汗权集中的目的。

成吉思汗共分封了八十七个千户长，并进一步强化了直接对大汗负责的怯薛军制度。同时，封博尔术、木华黎为左右万户长，萨满教教主豁尔术为中路万户长，统领泰加森林百姓（但不掌兵权）。

怯薛军编制为一万人，完全从贵族或平民子弟中选拔出类拔萃者充任。它平素担负值勤和保护大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责，战时随大汗出征，是由大汗直接指挥的装备最先进的军队。同是千户长，怯薛军的千户长无论职权还是待遇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千户长。成吉思汗将怯薛军交与合撒尔、哲列莫、朝伦、忽必来、哲别、速不台、斡歌连、博罗忽、曲出、阔阔出指挥，木华黎、博尔术负责全面军务。

分封完毕，镇海宣布了“大札萨”，也即蒙古的第一部成文法。成吉思汗任命年轻的义弟喜吉忽担任蒙古第一任大断事官。“大札萨”的内容十分细致详尽，对各种不同的犯罪都制定有相应的处罚标准。

蒙古草原的统一，从根本上标志着蒙古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登上了历史舞台。成吉思汗在立国后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则有效地巩固了这个在马背上建立的帝国。

成吉思汗生于草原，长于草原，草原人所特有的豪爽奔放的个性使他不像中原皇帝那样去刻意追求帝王之威。除了指挥战争和处理政务时人们能够看到一个成熟老练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外，他更喜欢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事实上，将臣百姓们热爱他的大部分原因正基于此。很少有皇帝像他那样，随意操起球杆，就可以到任何一个正在打马球的球队，兴致勃勃地同将士们赛在一处；也很少有皇帝像他那样，盘膝坐在普通百姓的家中，随便聊着天，任他们的孩子在他身边追打嬉闹；更很少有皇帝像他那样，终生不离马背，无论酒色，还是享乐，都严格地加以节制，绝不过度。无与伦比的自制力是他性格中最鲜明的特点，他的是非功过任

由后人评说，可有一点谁也无法否认：他是草原铸就的天才！

贰

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却使金廷感到了比严冬更为寒冷的忧虑。金国一些早期的降将谋臣汇聚在成吉思汗温暖宽阔的金帐，这些人，或是由于对金朝廷失去信心，或是由于得罪了权贵，或是由于希望到异域大展宏图，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成吉思汗对他们都一概待以上宾。何况他们中间确实不乏才俊之士。通过他们，成吉思汗多方面多角度地了解了金国的政治、军事、风土人情……武运的强盛，足以促使成吉思汗将目光转向这个邻邦大国。

金国是蒙古人寝食难忘的仇敌。如果说俺巴该大汗的惨死还只能算成吉思汗家族的私仇的话，三年一次的灭绝人性的“减丁”政策则是根植于整个民族心灵深处的仇恨了。蒙古民族是单纯和不懂得虚伪的民族，他们只知道：是恩人，为之肝脑涂地在所不惜；是仇人，复仇之火将代代相继。

金降将谋臣对蒙金世仇洞若观火。他们从进入朔北宫廷起，就一再怂恿成吉思汗率先伐金。木华黎曾向成吉思汗献计：先图西夏，后图金，再图宋，循序渐进，终有成功之日。这与其说是木华黎个人的主张，不如说是成吉思汗对金战事的既定方针。蒙古骑兵，长于在辽阔无际的草原作战，对攻坚战尚无经验。金与西夏都是定居国家，金强夏弱。从战术上考虑，首先挑选一个稍弱的对手来打，对练兵和积累经验都大有裨益；从战略上考虑，西夏北部与蒙古接壤，若先攻金，一旦西夏一支偏师北上，进入蒙古腹地，蒙军就可能腹背受敌，首尾难顾。作为久经沙场的军事元戎，成吉思汗深知大战中确保后方的安全何等重要。只有先征服西夏，剪除来自侧翼的威胁，才能为全力攻金提供保证，这也是成吉思汗对那些攻金之议保持沉默的真正原因所在。

西夏位于金国之西，始祖拓跋思恭，因唐末入援唐朝，以功封夏国公，赐姓李。传至元昊，自立为帝，定都兴庆。金朝兴国后，西夏开始走向衰落。李仁孝嗣位时，国内发生动乱，幸得金世宗发兵相助，李仁孝才得以坐稳皇位，此后西夏便充当了金国藩属。李仁孝逝后，子纯祐继位，不久李仁孝堂弟李安全篡位，国势更衰。随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拿西夏试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其实，同西夏交手，对蒙军来说并非第一次。

一二○四年蒙古征服乃蛮后，乃蛮太子忽出鲁克穿越西夏国境遁去，成吉思汗以西夏纵容仇敌为名，派素以行动果毅迅捷著称的速不台领兵攻打西夏。速不台速战速决，首先攻下西夏边城力吉里寨，进而占领落思城。惊慌失措的李安全派兵据守各个要塞，以阻止蒙军继续前进，速不台却好似故意同夏军开起了玩笑，只做几次佯攻后，便像来时一样闪电般地撤回了大本营。

那时，进攻西夏的时机尚不成熟，现在呢？

一二○七年秋，成吉思汗率领大军，第二次兵进西夏。速不台、哲别率领的先头部队偷袭兀剌海得手后，成吉思汗以此为据点，派兵四处出击。

夏主李安全调集全国兵马，或据守要塞，或沿途堵截，然蒙军逢强则退，并不死战。西夏君臣摸不准成吉思汗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攻不敢强攻，退不敢轻退，只忙了个筋疲力尽。

成吉思汗稳坐兀剌海边城，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部署着蒙军的每一步行动。他听取各路将领的汇报，成功的或失利的，然后制订出新的作战方案。在成吉思汗神出鬼没的战术前，西夏军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蒙军似乎总能寻找到西夏军的薄弱之处，常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这些地方。

五个多月的交战，西夏军疲于奔命，李安全寝食难安。蒙军自身亦因马瘦粮尽，不堪再战，于是一夜间悄无声息地撤回了蒙古本土。

李安全暂时可以松口气了，成吉思汗则更是感到满意。他的实地侦察的目的不折不扣地得到了实现，大举攻夏已成必然。

蒙古大军行至鱼儿泺时，探马来报，金国使臣团请求拜见蒙古大汗，宣读金帝圣旨。成吉思汗当即下令停止行军，于天幕旷野之间，端坐马背之上，宣来了金国使臣团。这大概是金使臣生平从未见过的接见仪式吧，苍天为帐，大地为毯，车帐军马，无边无际，成吉思汗在盔甲鲜明、威风凛凛的蒙军将士簇拥下，注目迎视着金使的到来。

金使早已心虚胆怯，无奈还得硬着头皮上前。

本来，直到今天为止，蒙古依旧算金国藩属，所以先帝驾崩，新帝继位，循例要通知各属国。令金使头疼的是，他们不知是该先宣读圣旨，还是该先拜见那个“野蛮人”的皇上。

成吉思汗不动声色。一番踌躇后，金使躬身参见了蒙古大汗，然后捧出圣旨，准备宣读。成吉思汗依然端坐于马背上，丝毫没有接旨之意，金使张不开口了。作为藩属国首领，毕竟在名义上还算金帝之臣，臣接圣旨，理应跪拜才对。不得已，金使婉转陈词：新帝宣诏，理应以最高礼节跪接。

成吉思汗淡淡一笑：“新帝何人？”

“卫王已登大宝。”

“允济？”成吉思汗向南转过身去，金使还以为他要施礼，谁知他向南唾道：“我当什么英才贤俊，却原来是他这个庸懦无能的贵少。我和允济有过交往，他也配做皇帝？向他跪拜，我还怕辱没了自己的双膝！”

成吉思汗说完，策马北去，再未回头，直把金国使臣团晾于旷野之上，惶惶不已，呆若木鸡。

一切都在成吉思汗的计划之内，这不过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

成吉思汗很快将方才那令人不快的一幕抛开了，金使却愁眉不展地踏上了归程。

该如何向皇上禀报蒙古大汗的不恭呢？实话实说，皇上定然迁怒于他们，不实话实说，又编不出任何堂而皇之的理由。可皇宫不能不回，皇上不能不见，出使的结果还不能不汇报，纵使使臣满腹珠玑，巧舌如簧，此时也帮不上他们什么忙了。

果然，允济皇帝恼羞成怒。铁木真的污辱显而易见，气愤至极的新帝重重惩罚了给他带回坏消息的使臣，将他们统统投进监狱。最后还是瘸腿元帅胡沙虎献上一计，说铁木真虽言语不恭，毕竟是大金属臣，不如乘其前来缴纳岁贡之际将其捕杀，永绝后患，以此方才稍稍平息了允济心头的震怒。

若说允济与成吉思汗结下仇怨，还不是始于今日，此前，他已与成吉思汗打过两次很不愉快的交道。

第一次是三年前。允济到净州接受蒙古岁贡，成吉思汗对他少有恭敬，全不以上国使臣待之。他怀恨在心，回来禀明章宗，奏请出兵北伐。其时，金宋局部战争时起时落，章宗无暇兼顾北方，遂对允济的建议置之不理。

第二次是一年前。是年，成吉思汗刚刚君临蒙古，允济奉章宗皇帝之命前往蒙古，名为催贡，实为探听虚实。

成吉思汗用武力统一蒙古各部后，威名远播，邻近各国无不惊悚，章宗皇帝尤其忧心忡忡。许多年前，老元帅完颜襄曾私下对他谈过：王汗老朽，不足为惧，蒙古铁木真却是人中龙凤，来日可畏。莫非真让老元帅不幸而言中了？为此，章宗派卫王允济（章宗无嗣，将允济收为继子，加封卫王，有意立为太子）出使蒙古，一探究竟。

成吉思汗对允济不冷不热，允济窝窝囊囊住了十多天，越发仇根深种。

最让允济难堪的是他应邀参加在不儿罕山举行的大围猎。事有凑巧，一只野猪突然挣脱重围，向允济冲来。允济在宫中早不习弓箭，当时吓得手足冰凉，寸步难移，危急时，还亏木华黎一箭射死野猪，救了他的驾。过后，成吉思汗只简单地说了句：你若会使弓箭，何至受此惊吓！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回国之后，他再次向章宗请求出兵蒙古，以报受辱之仇，章宗皇帝仍不予理睬。这件事使允济对章宗怀恨在心，导致他一年后在证实章宗妃生子后毒杀章宗，自立为帝。他却不知，章宗不同意出兵，是因为金国已不具备对蒙古用兵的能力。

如今，旧恨未消，又结新怨，允济恨不能手刃铁木真，以解心头之恨。

成吉思汗撒在金国的情报网，很快将金帝准备乘他进贡之际诱捕杀害他的阴谋送至金顶大帐，成吉思汗以此为由正式与金国断交。

允济皇帝被不断传入的有关蒙古部的各类消息弄得六神无主，几经思虑，颁下一纸荒唐诏书：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传说漠北之事，违令者，严惩不贷！

诏书一下，皇上耳根果然清净了不少。谁知，偏有个不识好歹的长城镇守使哈朱买一日派人呈上奏折，言明塞外蒙古正在加紧铸造武器，演兵习武，似有大战之势，圣上不可不防。允济闻报，又气又急，以哈朱买擅传边事罪将个直言敢谏的大将投入监狱。金廷内部的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成吉思汗对金国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了若指掌。从西夏撤军后，为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他着手建立了他的第一支“铁车军”，也即中世纪第一支炮兵部队。铁车上装有可以连发、射程远以及见物起火的机控箭。成吉思汗将“铁车军”交与他手下最长于运动战的大将速不台指挥。

此后的战争中，这些铁车不断加以改造，攻击力不断加强，为成吉思汗日后征服城郭国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叁

生活中常常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

札木合大概永远设想不到他的结局会是这样。

成吉思汗同样设想不到。他原以为自己再也不可能见到他这位昔日的安答了，没想到一日忽然接到曲出派人送来的消息：札木合已被捉获，请示如何处置？

当时成吉思汗正在金帐之上与众将商议军情，听完汇报，半晌没言声。

众人亦多感慨。塔塔通阿见成吉思汗只顾发愣，忙上前提醒：“大汗，义王爷还在等您答复。”

成吉思汗微微皱起眉头：“怎么……哦……传曲出速解札木合来见。”

“喳！”传令兵离去了。不出一个时辰，札木合被带入帐中，成吉思汗居中端坐，表情肃穆地望着他。

札木合垂首而立，全身上绑，衣衫褴褛，潦倒不堪。

良久，成吉思汗无声地叹了口气："札木合安答，这是怎么回事？"

札木合缓缓抬起头。四目相对，成吉思汗蓦觉五味俱全。

眼前的这张脸曾是他多么熟悉的啊。在它上面，写过友情，写过仇恨，现在一切都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死亡般的冷漠。

"原因很简单，有人把我当成礼物献给了你。他们正在帐外等候你的封赏呢。"札木合淡淡地说，不无揶揄之意。

成吉思汗向曲出点点头，曲出会意，命人带上四位家将打扮的人，那几位也是个个鹑衣百结，风霜满面。

"你们是什么人？"成吉思汗问。

"回大汗，我们是札木合的家将。"其中一个看似伶牙俐齿的家将回答。

成吉思汗注目端详了他片刻，惊讶地问："你是扎西？"

"正是小人。"扎西磕头如捣蒜。

"你们如何到了这里？"

"大汗，且容小人细细禀告。"

札木合离弃王汗后，率领一干随从先到了乃蛮部，成为塔阳汗的座上宾。乃蛮不敌蒙古强攻，一战而败，札木合仅带领数十名贴身家将逃往西辽。西辽直鲁古皇初时倒也收留了他，随着成吉思汗武运的强盛，直鲁古皇担心继续留下他会危及国家安全，遂婉转下了逐客令。

札木合不得已离开西辽。在饱尝风餐露宿、历经流离跋涉之苦后，追随札木合的只剩下区区四个人了，就这四个人也早心存异志。

一日，札木合在沙漠边缘猎到一只野驴。他让家将架火烧烤猎物，自己坐在一旁，吹起了许多年不曾吹过的羌笛。笛声凄怨。笛声中，女儿可爱的面容浮现在脑海，泪水渐渐模糊了他的视线。突然，他的脖子

被绳索牢牢套住了，几乎使他窒息，随之，全身都被捆绑结实。他看到四位家将凶相毕露的狰狞面孔，心里明镜一般。他没有丝毫挣扎的企图，只是望着不远处还架在火上的野味长叹一声。

四个家将丝毫不想掩饰对旧主的厌弃，他们津津有味地分享完喷香的驴肉，押着札木合前往蒙古主营……

成吉思汗面无表情地听着扎西的讲述，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次，他的目光掠过札木合消瘦憔悴的面孔。

“讲完了？”扎西话音一落，他问。

他平和的态度使扎西受到鼓励，扎西益发急于表白自己的忠心：“小的四人久慕大汗光明磊落，宽仁大度，不似本主狡诈残忍，反复无常，早存弃暗投明之心。也是天助我等，将大汗的仇人擒获，此皆赖大汗威德。”

成吉思汗依然很平静：“你们主人素日待你们可好？”

扎西不料有此一问，张口结舌。

“说呀！”成吉思汗没有提高音量，唯语气严厉了许多。

扎西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好……可……”

“行了！你们既有弃暗投明之心，为何不更早前来？”

“小人等深知本主与大汗有不共戴天之仇，若能擒住他来献大汗，岂不更能表明我四人的一片忠心。”

成吉思汗突然一改平静，目光冷冽，脸现憎恶之色：“我再问你们，如果我与你们的主人换个位置，你们又会如何待我？”

“这……这……”

“我实说吧，如果你们不是擒住你家主人来投，我纵或不用你们，也决不会杀你们。现在，我且容不得你们！来人，将他们推出去！”

凄厉的哀求声渐渐远去，帐中重新归于寂静。成吉思汗离开自己的

座位，走到札木合面前，札木合望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赞赏的笑容。

成吉思汗伸手接过斡歌连递上的弯刀，亲自为札木合割开捆绑的绳索。札木合一边活动着麻木的双臂，一边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多谢大汗，我已被绑许多时日了。"

只此一句，成吉思汗顿生恻隐："安答请入座叙谈。"

"不可。我乃大汗死敌，今为阶下囚，岂能再受宾朋之礼？若大汗真的顾念往日情义，请尽早赐我一死，除此，我别无所求。"

"安答何出此言？"

"大汗若不杀我，与大汗实有百害而无一利。我败在大汗手下，是败在草原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下，总算为我自己留下些许体面。苟且偷生之心，从被家奴出卖时起就已荡然无存。我与你争斗了近二十年，现在才明白长生天为何会选择你！得人心者得天下，强权与民心较量的结果，长生天选择了草原的共主。而我，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我曾经奋斗过，尽管我失败了，但败在你的手下，我虽败犹荣。"

成吉思汗宽容地笑了："此一时，彼一时，过去的事我不愿总放在心上。安答连日疲乏，不如先去休息，我们改日再叙。"

札木合欲言又止，不觉无声地叹了口气。

目送侍卫带出札木合，成吉思汗扫视着帐中众将臣，略显疲乏地问："你们说说看该如何处置札木合？木华黎，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木华黎起身，直率地回道："大汗，札木合不可留！如今征伐大计已定，正宜对内整饬军务，对外清除一切后顾隐忧。札木合乃一世枭雄，蒙古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安民心。札木合只凭如簧巧舌，就一次次将整个草原推入战火，无数冤魂的亲人只知札木合为罪魁。大汗切不可为一己私谊而负千万民心。"

成吉思汗默然听着，终究下不了决心："博尔术，你说呢？"

博尔术犹豫片刻，起身谨慎地回道："大汗，依臣之见，札木合虽罪在不赦，然他终究是草原英杰，莫如将其生死交与天定，天留则留，天杀则杀，如此，既可上达天意，又可下服民心。"

“好！就依博尔术所奏，明日我将亲自祭天问卜。”

一旦走上会神的法台，豁尔赤就不再是那个和蔼风趣的普通人了，他的周身似乎都被笼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是啊，他可以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亲聆神的教诲，然后将它布达于人间，他是神的使者，每一个最庄严、最神圣的场合，他的权力都是至高无上的。在笃信长生天的草原人的心目中，一个通天巫的言行无不代表着长生天的意志。

豁尔赤在等待长生天的明示。凝固的只有心情。

太阳没有停步，但谁也无暇感受它沉缓的移动。

从日薄西山到繁星点点，人们虔诚地等待着通天巫归来。

起风了。盘腿坐在法台下的成吉思汗下意识地拉了拉身上的大氅。

谁也不知道等待的时间会有多久。

终于，闭目入定的豁尔赤长长地吁出一口气，蓦然睁开双眼。

所有的人不觉精神一振，紧张地抬头仰视着刚刚从天上返回人间的通天巫，无限敬畏与期盼都流露于不安的静默中。

豁尔赤开口了，声音玄净清朗，与往日不同的是，这一刻如同带着秋夜的寒气：“我给你们带回了神的传谕。神责备我说：一只独角青牛顶翻了札木合的车帐，大叫‘还吾角来’！同时，另有一只白色犍牛驮来了铁木真，大叫‘奉天命送汝主来统治四方’！神的启示，你难道忘记了？札木合已经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他该回到天上来。明日日落时分，就是札木合归天之时。”

通天巫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在渐渐吞没一切的黑暗中，成吉思汗保持着原有的坐姿一动不动。

豁尔赤什么时候走的，他全然不知，他只是默然坐着，坐着……

众人谁也不敢动。木华黎碰碰博尔术，博尔术会意，试着唤道：“大汗。”

“唔……”成吉思汗的声音竟十分温和，“你们都回去吧。”

“您呢？”

“我不急，略待一会儿。”

众人闻命，纷纷离去，只有博尔术、斡歌连和众侍卫留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晨曦涂上了遥远的天际，将夜色中混为一体的草原和天空划开了鲜明的界限。可以看清成吉思汗的脸了，奇怪的是这张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情。

“大汗，天亮了。”博尔术也不知自己怎会冒出这么一句。

成吉思汗向他笑笑：“是啊，该回去了。”

博尔术欲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已经站起，独自走了，再无一句话。

博尔术与斡歌连彼此对望，难掩满目犹疑。

肆

成吉思汗径直来到关押札木合的帐子。

札木合被惊醒了。帐中的光线足以让他看清成吉思汗脸上每一个一闪即逝的表情，他立刻明白了成吉思汗会在这个时间来看望他的原因。

死？他想到这个字眼。感情之弦没有被拨动。

酒席摆上了，很简单，一只烤全羊，一坛马奶酒，成吉思汗与札木合相对而坐。

札木合为自己和成吉思汗斟满酒：“你来送我？”

成吉思汗心绪复杂地点点头。

“安答，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长生天不会留我的。长生天若还肯

眷顾我，又岂会让我一败涂地？死，对我来说也算一种解脱。”

成吉思汗沉默着。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哦，今天，日落时分。”

札木合拿杯的手停了一瞬，转而又笑了：“是吗？这么说，快了。落日，日落，倒是个好时刻。”

“札木合安答，你还有什么话、什么事要交待吗？”

“如果可能，照顾我的女儿吧，她是我在世间唯一的牵挂。祺儿有一身好武艺——我怕就怕她知道我的死讯后会来寻安答报仇，你要小心在意。当然，如果她还是执迷不悟，就任由安答处置吧。”

“我正想问安答，安答离开克烈部时，祺儿没有随行吗？”

札木合沉重地摇摇头：“五年前，祺儿就离家出走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她。我猜她多半去寻她师父了，可我又不知道她师父究竟何许人，身在何处。这些年，我行踪不定，祺儿即使回来，恐怕也很难找到我。”

成吉思汗显然有些意外：“可是，祺儿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她还不是为了你……”札木合差点就要说出祺儿出走的真实原因，然而话到嘴边又被他及时拦了回去。即便到了这一刻，他仍旧不愿面对祺儿是为这个人才愤然离家的事实，他是他的敌人啊，却也是女儿芳心暗许的人，长生天真的对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略一停顿，将涌到嘴边的话变成了：“你……你无法理解的原因……”

成吉思汗点点头，并不深问，其实此时他愿意答应札木合的任何请求：“不管怎样，安答放心，我一定会代你照顾好她的。”

“有你这句话，我死也瞑目了。安答，我还有一个请求。”

“你说。”

“我死后，把我葬在我出生的豁尔豁纳黑川。安睡在故乡的土地，我将永远为你和你的儿孙祈福。”

札木合要按照处死贵族的古老方式被处决——不出血的死。　信奉长生天的蒙古人认为，灵魂是存于血液中的，只要死时血液不流出，灵魂就可不朽。

成吉思汗高高端坐于车帐之上，观看整个行刑过程。这也是札木合最后的心愿：如果你能亲眼看着我像真正的草原战士那样去迎接死神，我将死得其所。

鼓手。战马。

全身绑缚被置于布袋中的札木合仰躺于一低洼处。稍待片刻，鼓声响起后，十几匹战马要鱼贯而过，第一匹战马必须踏断受刑人的颈骨，以尽量减少受刑人临死前所遭受的痛苦。

都在等待。气氛沉闷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太阳一点点接近地平线，成吉思汗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

落下了，只剩半轮金光。成吉思汗收回目光，威严地下令行刑。

鼓声震响，十八匹战马驰向目标。急促的鼓点声中，童年札木合清脆的声音执拗地回响在成吉思汗的耳畔：这次你赢了，下次看我的……

鼓声戛然而止，成吉思汗微微一震。

负责行刑的朝伦上前报告：“札木合死了。”

死了？成吉思汗点点头。

“厚葬札木合！”他缓步走下车帐，接过斡歌连递上的马缰，扬鞭离去。

天色逐渐暗淡下来，木华黎来到札木合身边，命人解开袋子，俯身凝视着他。没有血。札木合安详的脸上露出些许痛苦，定是那致命的一击让他一时难以忍受……

“札木合首领，我奉大汗之命送你回豁尔豁纳黑川。”木华黎喃喃自语，拉过掀开的布袋，重新盖住了札木合苍白的脸。

伍

“快点，拖雷！”苏如回头向拖雷嫣然一笑，狠狠抽了一下胯下的坐骑，“你父汗一定快到了，他不是说要带我们去打猎吗？”

“好嘞。”拖雷欢快地应着，紧紧地跟上了苏如。

苏如是昨天才到蒙古主营的。自从两年前为欢迎札合敢布举行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苏如，拖雷的一颗心便暗暗为少女倾倒了。他的心思当然瞒不过母亲，而孛儿帖也早就相中了冰雪聪明的苏如，因此，这段亲事便在成吉思汗二次攻打西夏前议定了。

这次，苏如随大哥来拜见成吉思汗，献上了五百匹西域骏马。

拖雷的帐子就在前面不远，苏如眼尖，一眼看到有个身着黄色衣衫的女子正侧身立于帐前，仿佛在等什么人。苏如猛地勒住坐骑。

“怎么了，苏如？”一心都扑在苏如身上的拖雷惊诧地问。

“好像是她。”苏如喃喃自语。

“你在说谁？”

“你的救命恩人——你的祺儿姐姐。”拖雷曾给苏如讲过祺儿救他的往事，因此，苏如才这样说。

拖雷顺着苏如手指的方向望去，注目端详了片刻：“真的是祺儿姐姐吗？我已经好些年没有见过她了，有点认不出了。她在等谁呢？”

“你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拖雷听话地催开坐骑，向黄衣女子驰去。

听到马蹄声，黄衣女子慢慢转过身来。拖雷望着她，惊呆了。

往日令人眩目的美丽依然如故，但面前的这张脸分明消瘦了许多，秀目周围也布满了淡淡的晕黑，苍白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

“果真是祺儿姐姐！姐姐，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祺儿没有回答，目光掠过紧随拖雷身后的苏如，眼神似乎在问：是你？

苏如以淡淡一笑作为回答。

“祺儿姐姐，你来找人吗？”拖雷不抱希望地又问。

“不，我路过，来看看你。”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拖雷回头望去，脸上不觉露出欣喜的笑容。“巧了，是我父汗。我父汗一直派人寻找你的下落，祺儿姐姐，你跟我一起去见我父汗吧。”他边说边催开坐骑。祺儿拍马紧紧跟上。

苏如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越来越近。成吉思汗也看到了儿子和跟在儿子身边的黄衣女子，他只当是儿子的朋友，并未在意。拖雷刚唤一声“父汗”，一匹快马已掠过他的身边，恍若一股黄风飓风从马上卷起，转眼间，卷至成吉思汗面前。

祺儿的身手简直快若闪电，在人们尚未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前，一把锃亮的短刀已架在成吉思汗的脖子上。“下来！”她厉声喝道。

成吉思汗镇定地服从了。

“我看你们哪个敢动！”祺儿斜睨着欲上前相助的众侍卫。

成吉思汗用目光禁止他们轻举妄动。“姑娘，你是谁？我和你有什么冤仇吗？”他心平气和地问。

祺儿的双眸中闪射出痛苦的光芒：“我是谁？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只需知道我要杀你就足够了。”

如梦初醒的拖雷“扑通”跪倒在地，痛苦中饱含着深深的悔恨：“祺

儿姐姐，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利用我？”

祺儿！原来是祺儿！成吉思汗的心中骤起狂澜。

空气仿佛凝固一般。寂静中，祺儿的目光与成吉思汗的目光相遇了。

惊讶、怜惜、温情、愧疚……所有的感情都凝结在那目光里，其中，唯独没有恨，没有怨。祺儿的心颤抖了，握着刀的手也随之颤抖起来。

“祺儿姐姐，不要啊！父债子还，就让拖雷替父汗去死吧。拖雷这条命本来就是姐姐给的，任凭姐姐处置。只求姐姐千万不要伤害我父汗。”

祺儿的心因痛苦而扭曲着。她逼视着成吉思汗：“你为什么非要杀我阿爸？他对你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你说！你说啊！”

成吉思汗无言以对，只微微合上双目：“祺儿，你动手吧。”

祺儿更紧地攥紧了刀把。

杀他？

不杀他？

让他这样去死公平吗？

那迎着暴风雨、高举鹰旗傲然挺进的身姿顽固地袭扰着她的思维，动摇着她的决心，可……她这个不孝女能为阿爸所做的事或许只有这么多了。

谁让当初她是为了他才与阿爸反目，才负气离家出走的呢？

或者说，谁让她是札木合的女儿呢？

原谅我！虽然我会为阿爸报仇，可我绝不会让你孤孤单单地离开这个世界的，你死后，我会陪你……

祺儿的眼中倏然闪过一道决绝的亮光——

“祺儿，你怎么还不动手？”一个女子的声音突兀地响起。

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在正安然站在马前的苏如脸上。

“苏如，你！”拖雷又惊又怒。

苏如浑若不觉：“祺儿，你杀了他吧。杀了他，你就可以了却自己所有的痛苦了，而且，你还不必看到这样一种结果：草原会因为他的死重新四分五裂，草原上的人们会因为他的死重新过上征战杀伐、混乱不堪的生活，战火又将吞噬千万无辜的生命。假如这一切与你无关，你为何还不动手？”

刚刚垒起的决心坍塌了。苏如的话好似一记重锤震醒了祺儿的混沌。

是啊，苏如说的没错，杀了他，她确实可以了却内心所有的爱恨情仇，同时也将成为草原上的千古罪人。

孰轻孰重？

何去何从？

几滴温热的液体滴落在祺儿的手上。

血？

他的血？

我真的杀了他吗？

不……祺儿稀里糊涂地松开了握刀的手。

血从成吉思汗的颈部不断涌出，他俯下身，缓缓拾起刀子。

“祺儿，”他凝视着安答的女儿，声音里饱含着父爱的温情和真诚的忏悔，“我对不起你阿爸，对不起你。”

祺儿跪倒在地，失声恸哭。

此时此刻，她已清楚地意识到，她根本杀不了他。她连看到他的血都感觉心痛难忍，又怎么可能对他下死手呢？少女时代初萌的深情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淡漠，相反他已成为刻在她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牵念。爱与恨原本没有太鲜明的界限，一旦做出了选择，爱与恨之间只剩下执着。

她真没用！看来她终究只能做她阿爸的不孝女了。

“祺儿，你阿爸临终时将你托付给了我，我也真的很想照顾你。可现在我知道这根本没有可能。是啊，杀父之仇换了谁能轻易忘记呢？祺儿，我与你阿爸先友后敌，有些事，在我们是情非得已，你恐怕永远理解不了。我只想告诉你，无论将来你对我做什么，我都不会怨你。”

祺儿感到一只温厚的手掌颤抖着轻抚在她的头发上，她一时产生了一种欲望，想要扑进那个坚实的怀抱，痛痛快快地哭个够，哭出所有的怨和痛。

然而，她最终所做的，却是跌跌撞撞地跑过他的身边，头也不回地扬鞭而去了。

呼唤哽在成吉思汗的喉咙中，他目送着祺儿远去的背影，满腔怜悯都化作沉重的负疚。

陆

汗营有一群与婉嫣、南图赣（察合台的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都是功臣或贵族的儿孙后辈，这些孩子除每天一起嬉戏玩耍外，还要一起学习蒙古文。早在成吉思汗立国之前，塔塔通阿就奉命创立了蒙古文，此后，作为一个整体登上历史舞台的蒙古民族才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文字。然而受当时条件所限，能够接受教育的还只限于贵族及其后代，尤其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人们对习武的重视远远重于修文。

实事求是地说，塔塔通阿、镇海这些才德兼备的知识分子在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大多数蒙古人心目中的地位都是极其崇高的。文明的力量

不可抗拒，向往文明是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原动力，成吉思汗本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无疑是这一向往的最直接体现。不识字的马上皇帝终生保持了对塔塔通阿、镇海以及后来的耶律楚材等优秀知识分子的友谊，这也算得上蒙古民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前后最值得称道的一段佳话了。

也许是男孩子的天性，南图赣很少缠着祖汗、奶奶，更多的时候是同小伙伴们在一起。婉嫣则不同，她与奶奶形影不离，好似奶奶的影子。宠爱不等于娇惯，孛儿帖像管束自己其他儿女那样严格管束着心爱的孙女。

黄昏时，草地上，人们常常会看到奶奶牵着孙女的手悠然散步。奶奶总是饶有兴味地倾听小孙女说东说西，对孙女来说，能得到奶奶的夸奖就是最大乐事。既清柔娇慧，又豁达明理，长大后的婉嫣有着奶奶一样优雅的风度，成为这个黄金家族又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大约是信服妻子教育儿孙的能力，成吉思汗对孙女从来百依百顺，加上公务繁忙，祖汗和孙女相聚的时刻自然就显得格外短暂和宝贵了。

孙女被儿媳达兰接回家中之前，成吉思汗曾答应她天暖和了带她去钓鱼，他一生守信，即使对孩子亦不肯轻易失约，随着春天接近尾声，他开始考虑兑现诺言了。

夏日临近，部队训练近乎停止，成吉思汗选了个晴好的日子，带着斡歌连等为数不多的侍卫出发了（他并不知道木华黎已暗中安排了军队沿途保护他）。自蒙古统一，草原昔日的混乱局面一去不返，百姓们开始产生了比较真实的安全感。

进入黑林营地后，为给孙女一个意外惊喜，成吉思汗嘱咐军中巡哨不可走露风声，并将一干侍卫留在营外，独自悠闲地向儿子的营帐踱去。　微风丝丝拂面，赶走了一些空气中的暑气。离术赤住处不远的地方，有一群孩子正在玩着捉迷藏游戏，童稚的笑声不时传入耳中，成吉思汗的脸上不觉露出一丝欣悦的笑容。

近了。他看见一个被蒙住双眼的小男孩正笨手笨脚地在高高的草丛中摸索，其余的孩子不断引逗着他。突然，成吉思汗听到了婉嫣的声音：在这儿呢，斡尔多。

原来是斡尔多！成吉思汗一眼看到背对着他亭亭站立在花间的孙女。斡尔多顺声向婉嫣站着的方向摸来，婉嫣非但不避，还主动向弟弟伸出了手。斡尔多一把抓住她，高兴地扯下了眼罩。

“姐。”斡尔多唤了一声，又顿住了。他突然看到了成吉思汗。

婉嫣满心疑惑地顺着斡尔多的目光望去，也愣住了。

成吉思汗笑容满面地望着她：“我的小姑娘，不准备让祖汗亲亲吗？”

“祖汗！”婉嫣好不容易呼唤出声，飞跑着投入了祖汗张开的怀抱。

成吉思汗爱抚地亲了亲孙女的额头。婉嫣牵着祖汗，向两个弟弟招招手：“斡尔多、拔都，你们都过来，这是祖汗呀。”

斡尔多看看祖汗，又看看拔都，不由自主地向前挪动了几步。拔都却倔强地站在原地，瞪视着祖汗。

成吉思汗注视着孙子，多少有些感慨。转眼又有两年多没见过这两个孩子了，他们的变化可真不小。

“斡尔多、拔都，你们快叫祖汗呀！”婉嫣催促道。

“祖汗。”斡尔多望着慈爱的祖汗，怯怯地唤道。拔都反而垂下了头。

孩子们慢慢地将成吉思汗围住了，显然他们都知道婉嫣的祖汗是谁。其中有个胆大的男孩问道：“大汗，您能到我家做客吗？”

“到我家！到我家！”孩子们七嘴八舌地争抢起来。

成吉思汗愉快地望着他们：“这样吧，明天我带你们去钓鱼，如何？”

孩子们顿时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

“祖汗，咱们回去吧。”婉嫣只怕祖汗累，体贴地建议。

成吉思汗笑眯眯地点点头。

“大汗，您刚才说的当真？”还是那个胆大的男孩不放心地盯问。

“咱们一言为定！”成吉思汗郑重地允诺。

孩子们这才满意地各自散去。

拔都转身跑了。婉嫣叫了几声没叫住他，有点抱歉地望着祖汗。

成吉思汗微微一笑。拔都还真是个蛮有个性的孩子。

拔都一口气跑回母亲的帐子。在门口，他与父王撞了个满怀，若不是父王眼疾手快抓住他，差一点就摔个仰面朝天。“疯跑什么！谁在追你？”术赤皱起眉头，低声呵斥。

拔都不语。

“是不是和斡尔多打架了？”达兰放下缝制一半的衣服，温柔地问。

拔都仍不语。

术赤又是生气又是奇怪：“你哑巴了吗？斡尔多和婉嫣呢？”

拔都瞟了父王一眼，大声回道：“同祖汗在一起。”

“你说什么？”术赤以为自己听错了。

拔都不满地提高了嗓门：“婉嫣和斡尔多都同祖汗在一起。”

“你祖汗来了？”达兰又惊又喜。

“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你们怎么问个没完没了！”若换了平常，儿子敢这样放肆，术赤少不了会教训他一顿，可这次，他根本没注意儿子近乎顽劣的不敬。

“瞧你，还愣着做什么，赶快去接父汗啊！”达兰走到丈夫身边，嗔怪着催促。

术赤这才醒悟过来，急忙走出帐子。

远远地，便看见父汗牵着小姐弟的手，正向这边走来。那小姐弟一左一右伴着他，像要迎风飞起。

术赤略一踌躇，不知是否该迎上去。

成吉思汗以一种特别的温情注视着儿子。

达兰见丈夫呆立着不动，急忙趋前接住了父汗："您来怎么不事先通知我们？也好让我们有个准备。"

"准备什么！我一向很随便。"成吉思汗一边不以为意地说着，一边步入帐中。拔都早不见了踪影，想必是方才趁大家没注意悄悄溜走了。

忙乱了一阵，达兰奉上奶茶。术赤一旁相陪，表情依然十分生硬。

"父汗，您来有事？"他不放心地问了一句。

"没事就不能来？"成吉思汗故意反问，术赤顿时哑口无言。

达兰带着婉嫣和斡尔多小姐弟俩去为成吉思汗准备住处了，帐中只剩下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一时间，默默相对的父子二人似乎谁也找不到话说。

片刻，术赤试着打破了沉默："父汗……"

"嗯？"

"真的没事吗？"

"没事。我答应过小姑娘天暖和了带她去钓鱼，我怕再不来要失信了。"

就为这事？术赤觉得不可思议。为了对一个小女孩的承诺，不惜鞍马劳顿之辛苦，或许这正是父汗最可敬、最可贵、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吧？

"术赤，我给你带来一匹西域宝马，由斡歌连照看着，明日你去骑

来吧。”

“马？先不说马。您的侍卫呢？怎未见斡歌连他们？”

“我让他们在营外候着。”

“您怎么可以不带侍卫入营？”术赤冲口而出。担心听起来倒像抱怨。

成吉思汗淡然一笑：“我儿子的营地还不安全吗？”

“话不能这么说，您不比一般人，凡事总该小心才是。这要万一……”他顿住。

成吉思汗深切地注视着儿子。

察如尔得到消息，和达兰一起来看望成吉思汗。脚跟脚，婉嫣和斡尔多也跑进帐子。术赤问达兰：“拔都呢？”

“我和姐姐去叫他，他不肯来。”斡尔多怯怯地解释着。

“什么！”术赤脸一沉，“这孩子太不像话了！达兰，你过去看看。”

达兰欲走，成吉思汗笑道：“不用，达兰。待会儿我自去看他。”

达兰只觉脸上火辣辣的：“父汗，您真会说笑。拔都这孩子太任性，都怪我平素管教不严。”

“并非如此。我看拔都蛮有个性……再说赶了几天的路，我也想早些休息了。走吧，婉嫣、斡尔多，陪祖汗去找拔都。”

“父汗……”

“好了，你们不必多说，难得一聚，让我随意吧。”

小拔都仰面躺在地毯上，大睁着双眼发呆。

满脑子都是祖汗的音容笑貌。幼时的记忆早已模糊了，他只能从别人的描述中勾勒出祖汗的形象，今日一见，才知祖汗是这样高大威武，

比起他见过的任何人都更令他崇拜。他有这样一个令人自豪的祖汗却不认得，难怪他要感到满腹委屈呢！

察觉到有人走近身边，他以为是父王，索性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及至看到出现在他眼上方的是祖汗那张慈爱的脸时，他一骨碌爬了起来。

“拔都，怎么临阵脱逃了？”成吉思汗含笑问。 拔都望着祖汗，有点忸怩不安。

“走吧，去祖汗那里，婉嫣和斡尔多都在等你。”

“祖汗，带我和斡尔多去打一次猎，好吗？”

“行，祖汗答应你。”成吉思汗注视着孙子，感兴趣地问，“告诉祖汗，你将来想做什么？”

“像祖汗一样，做个让人敬仰的大英雄，到许许多多地方，建立许许多多功勋。”拔都不假思索、斩钉截铁地回答。

孙儿小小年纪，出语不凡，成吉思汗惊讶之余，深感欣慰。

若干年后，拔都率领蒙古远征军一举征服了欧洲，建立了统治欧洲长达数百年的金帐汗国，他本人也成为蒙古历史功勋卓著、彪炳千古的军事统帅。更为难得的是，拔都居功不自傲，在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病逝，皇后脱哥列那弄权以及贵由汗病逝造成蒙古政局动荡的关键时刻，独具慧眼，以其崇高的威信和坦荡的襟怀，力荐拖雷的长子蒙哥登上汗位，为最终大一统的元朝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

成吉思汗有孙若此，当是长生天的格外垂赐！

术赤几次走出帐子。

父汗的帐中灯火闪烁，孩子们的笑闹声隐隐可闻。记得小时候他不止一次羡慕过弟弟妹妹可以自由自在地守在父亲身边，如今长生天又将这种幸运赐给了他的儿女，唯独他，永远都只能遥望。

对你比对哪个亲生儿子都好，察合台的话总会这样猝不及防地重击在他滴血的心头，他真弄不懂，长生天何以只对他一个人如此不公平？

天色微明，玩了一宿的三个孩子总算沉沉睡去，成吉思汗没有丝毫睡意，他蹑手蹑脚地踱出帐外。

天空中遮着一层薄薄的云雾，清晨凉爽的微风是临夏赠给草原的厚礼……那是什么？帐子周围何以一下出现那么多篮子？

他满怀疑惑地走过去，又感慨万千地站住了。

蘑菇、鲜鱼、奶酪、肉干……莫非这就是那些孩子的父母及附近的牧民送给他的礼物？成吉思汗一生，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被深深地打动了。怎能不感动呢？试问这世间究竟有多少东西能比一颗颗质朴真诚的心更为珍贵，更值得珍惜？

“父汗，”不知何时术赤悄悄来到父汗身后，目光落在那些篮子上，“这是……”他愣愣地问道，旋即明白过来。

此时此刻，即使他生性冷漠，也不能不为之肃然。他再次强烈地感受到草原上的人们对父汗所怀有的那种敬仰之情。最质朴的恰恰是最真诚的，这些不知名的人们献上的是自己那颗忠诚的心。“父汗，我是不是……”

“收下吧，你先代我备下酒席，待傍晚我带孩子们钓鱼回来，我们一起请附近的牧民来做客。”

“好的。”术赤遵命，并不多言。

父子俩并肩走了几步。

“术赤，婉嫣的笛子吹得很不错。”这安静的、不受打扰的时刻，成吉思汗很想能跟儿子说些什么。

当然。她为了能快点学会吹笛子，嘴唇都吹肿了，为的就是在与祖汗见面的时候能够听到祖汗的夸赞。她是那么在意祖汗的夸赞……

成吉思汗站住，看看儿子。

术赤，我的儿子啊，你为什么总是不喜欢说话呢？你知不知道，你的沉默有时真让人受不了。

父子俩各怀心事，静静相对而立。术赤好几次想起个话头，可是犹豫再三，每一次又都咽了回去。

成吉思汗在儿子的营地住了三天，这是他作为祖汗和普通人度过的三天。他带一群孩子去钓了鱼，打了猎，还请附近的牧民做了客，当他要返回大营时，而对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生出许多留恋。

送行的人人山人海，三个孩子牵着祖汗的衣襟，舍不得放他走。术赤反倒很冷落地站在一旁，默默注视着父汗与众人话别。一个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众所瞩目的对象，究竟算好事还是坏事？

在父汗耀眼的光环中，他的身世犹如见不得人的阴影，只为这阴影，他更不能不远离父亲的光环。

父亲，父亲，假如您不身为大汗，我们之间又将如何呢？

成吉思汗的视线最后落回到儿子脸上，仅仅片刻，没有一句话，他毅然跨上坐骑，扬鞭离去。

三个孩子已然哭得天昏地暗。

术赤转身走了。

第十章 撒满珍珠的草原

壹

蒙古备战的一年，也是乃蛮太子忽出鲁克在西辽国青云直上的一年。

首先，他做了辽皇的乘龙快婿；其次，他被委以元帅之职，正式接掌了西辽兵权。

辽皇直鲁古做梦也没想到，他一手提拔，完全信任的爱婿正将一双不肯安分的手伸向了他的皇位。

忽出鲁克一边继续召集逃窜到西辽境内的乃蛮及篾儿乞残部，一边派心腹暗中前往花剌子模与其君主沙（花剌子模称君主为“沙”）暗中接洽。不仅如此，他还以储备军需为名，说服辽皇下旨，对各附庸国加倍征收贡物，尤其是对畏兀儿。

西辽派驻各附庸国的行政长官被称作“少监”，这些少监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在畏兀儿，上至国王巴尔术，下至普通百姓都对飞扬跋扈、草菅人命的“少监”恨之入骨。忍耐总是有限度的，蒙古的崛起，促使巴尔术将目光转向了这支新兴的力量。从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商人口中，巴尔术略微了解了一些成吉思汗的为人，也了解到这位蒙古皇帝对畏兀儿文明的向往。正当他还有所彷徨观望时，忽出鲁克做了西辽国的驸马。忽出鲁克永远忘不了畏兀儿国王巴尔术几年前将他逐出国境的仇恨，昔日不予接纳的仇恨要畏兀儿的百姓们以苛刻异常、繁重异常的赋税来偿还了。巴尔术深知，这只不过是个开始，倘若一味忍让，接下来将是变本加厉的盘剥。摆在畏兀儿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逆来顺受，要么铤而走险。

是夜，巴尔术亲自引兵包围了少监府，少监伏诛，巴尔术正式宣布脱离西辽统治。同时，为防西辽忽出鲁克出兵报复，巴尔术一边加强边防，一面备办厚礼，派使臣前往蒙古谒见成吉思汗。请降表亦由巴尔术

亲自起草，他在盛赞成吉思汗的鼎盛武功后，写道：陛下威名，臣素有所闻，渴慕之情胜如旱天望雨。倘蒙陛下不弃，许做藩属，臣愿为陛下第五子而效力驾前……

巴尔术这个名字，对成吉思汗来说早就不陌生了。他不止一次听塔塔通阿说过，西辽强盛时出兵征服了畏兀儿，此后畏兀儿一直充当西辽的附庸。西辽由盛而衰的几十年，正是畏兀儿由衰而盛的几十年。经过几代有作为的君主的努力，畏兀儿已成为丝绸之路北线的真正主人。对丝绸之路的有效控制，带来了畏兀儿经济的繁荣，如今的巴尔术，更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新君……

塔塔通阿的介绍言犹在耳，丝绸之路北线的主人竟意外地向他表示了臣服，成吉思汗如何能不陶醉于这份殷殷盛情中？

在接待畏兀儿使臣的宴会上，成吉思汗与使臣谈了许多。他坦率地说：他一直很向往畏兀儿这个素有果园之称的美丽富饶的国家，向往它悠久的历史。他还告诉使臣，蒙古新创立的文字甚至也是脱胎于畏兀儿文……

成吉思汗朴实平易的态度使畏兀儿使臣深受感动，他们不能不拿西辽的“少监”同这位威名远播的蒙古大汗做一番比较。

酒宴尽欢而散，塔塔通阿亲自将两位畏兀儿使臣送回住处。或许是同民族间割不断的情感在起作用，塔塔通阿与两位使臣一见如故。这一宿，他们促膝长谈，通宵达旦。两位使臣从塔塔通阿的口中了解到许多关于成吉思汗的珍闻轶事，更记住了他对成吉思汗的一句恰如其分的评价。塔塔通阿说，成吉思汗是这样一种人，当你面对他，无暇顾及其他。天光放亮时，考虑到成吉思汗必有召见，塔塔通阿匆匆来到金顶大帐。果然，永远不知疲倦为何物的蒙古大汗正在等候他。君臣二人商议罢回赠巴尔术的礼物后，成吉思汗亲切地对塔塔通阿说：“我的塔塔，看你的眼睛就知你昨夜一宿没睡。不如陪我出去走走，也好提提神。”塔塔通阿欣然应允。

深秋的草原，芳草的气息幽淡宜人，苍穹高远，白云悠悠，快活的牧人和懒洋洋啃着青草的羊群构成一幅游动的画面。

成吉思汗与塔塔通阿信马由缰，边走边谈。

“塔塔，除了我们刚才商议好的回礼外，我还想赠给巴尔术一份特殊的礼物。你猜猜看，是什么？”一直在询问有关畏兀儿丰饶物产和民俗风情并且听得津津有味的成吉思汗突然离开了话题，狡黠地看着塔塔通阿，问道。

塔塔通阿想了好一会儿，摇摇头。

成吉思汗并不急于说明：“塔塔，我料你猜不到，回去我说给你听。”

君臣遛了会儿马，转回金帐，还未坐下，塔塔通阿便急切地问：“大汗，到底是什么礼物？”

成吉思汗慢腾腾地吐出两个字：华歆。

塔塔通阿微微一愣，脸上随即露出了惊喜的笑容：“我相信，这份珍贵的礼物一定会让巴尔术更加感念大汗的知遇之恩。”

畏兀儿使臣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行前，他们应邀来到孛儿帖夫人的寝帐，这里，有夫人为巴尔术的家眷们另外准备的一份厚礼。

塔塔通阿依然作陪。孛儿帖夫人落落大方的谈吐和风度颇令三个男人闲散舒适，谈话不受任何拘束。不多时，华歆公主也来了，她好奇瞟了使臣几眼，问道：“额吉，您唤女儿来何事？”

孛儿帖满含抚爱地注视着女儿：“华歆，这两位客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拜见你父汗的，你不打算送件礼物给他们吗？”

“什么样的礼物？”华歆不解地问。

“最好送一件你最喜欢的、也最能表达你诚意的礼物。”

“哦……好吧。”华歆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门外，使臣的目光尚未从门边收回。

明眸如星，笑语如莺——成吉思汗家族的女儿原来就是畏兀儿民歌中反复咏唱和赞美的少女。

塔塔通阿紧紧注视着使臣的表情，心中暗喜。

华歆去不多时又兴高采烈地回来了，手中还捧着一个精致考究、色泽艳丽的瓷娃娃："这件礼物是我四哥从别处得来送我的，本来有一对，可我不能把四哥送给我的礼物全都送人啊。这个给你们，另一个我自己留着。"

好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她的坦率倒颇似其父。

畏兀儿使臣心满意足地辞别了孛儿帖夫人和华歆公主，由塔塔通阿陪同着回到住处。一进门，塔塔通阿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你们刚才看到的是华歆公主，大汗有心将她作为社稷信物赠与巴尔术国王，请贵使代为转奏。"

二位使臣开始有些惊讶，继而心花怒放。难道说，他们还能设想出有比这更完满的出使结果吗？

贰

畏兀儿的臣服，应该算蒙古立国后对外政策的胜利。随着所有内乱的相继平定，新兴的蒙古国开始积聚起向金国复仇的人力、财力、物力。百年仇怨即将终结，马背帝国做好了复仇的一切准备。

一二○九年的春天带着未退的峭寒来到蒙古高原。

这一年，月伦夫人病逝，安详地走完了她令人肃然起敬的一生。

经过整整一年的备战，蒙古拉开了大举攻夏的帷幕。如果说前两次还属于武力侦察，这一次则要征服它了。

蒙古大军再一次穿越茫茫戈壁。几袋肉粉就是士兵的全部口粮。将自然风干的牛肉制成肉松，然后装入羊膀胱中，这样保存的肉松经数年不会腐败变质，行军途中，如果不及下马，饿了抓出一把，就着水吃下去就能充饥，这使蒙军成为世界上唯一一支不需要任何后勤保障的军队。不需要后勤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便有效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蒙古军队之能够所向无敌，与此有很大关系。

穿越戈壁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是缺水。尽管再三严令节水，整体的缺

水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人需要水，马需要水，将士们舔着干裂的嘴唇，幻想着能够美美地痛饮一顿——哪怕为之付出生命也心甘情愿。不过，蒙军此次进军的情形已大为不同，缺水的困扰主要发生在前一次。那次，成吉思汗命令部队在长草的地方就地挖掘，挖到一米多深时，清澈的地下水便汩汩而出，当时的情景着实激动人心，忘乎所以的将士们将他们的大汗抬起来，欢呼着一次又一次抛向空中……

西夏国主李安全得知蒙古大举进兵的消息，急忙向兀剌海城派出重兵，数日后，木华黎率领的先头部队出现在兀剌海城下。

奉命守城的西夏名将高令公率众将登上城头，见城下敌军人数不多，且经过长途跋涉后已是人困马乏，不觉心中大喜，匆忙下得城来，亲提大军杀出城外，意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蒙军先头部队，挫挫蒙军的锐气。　蒙军刚刚下马支起篷帐，就见夏军气势汹汹杀奔而来。木华黎全无惊惧之意，直等夏军逼近，方才命士兵击鼓还击。刹那间，训练有素的蒙军敏捷地跃上马背，成扇形向夏军包抄过去，与此同时，万箭齐发，夏军纷纷落马，阵脚大乱。

木华黎不给高令公任何喘息之机，拍马跃入敌阵，截住高令公，仅仅几个回合，便将高令公走马生擒。

主帅落败，夏军了无斗志，掉头就逃，蒙军乘胜追杀。夏军逃到城下，守城将领见蒙军“咬”得太紧，不敢开门，值此生死关头，城外夏军索性弃械归降。

高令公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入城中，太傅西壁讹答守城不力，不出半日，兀剌海城即告陷落，西壁讹答亦被木华黎生擒。

一日之内，木华黎走马破城，连擒西夏两员大将，其勇谋才略始为夏、金君臣所识。随后，木华黎率领大军进驻兀剌海城，等候与主力部队会合。

外围既失，唯克夷门可守，它是西夏首都兴庆府的最后一道屏障。

李安全火速召见大都督嵬名令公。嵬名令公英勇善战，在西夏将领中首屈一指，李安全此举，可以说是将守住克夷门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他身上。

克夷门位于贺兰山间，两边山势陡峭，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达天门，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嵬名令公对守住克夷门信心十足，点将出发前，他当面向李安全立下誓言：守不住克夷门，当以死谢罪。

克夷门，鬼门关。西夏十万大军陈兵于此，成吉思汗被迫勒住了战马。

个头矮小、吃苦耐劳的蒙古马素无挂掌之习，显得登山无力，加上蒙军惯于野战，尚缺乏攻城经验，因此足有月余，蒙古大军奈何克夷门不得。　攻夏之战就要这样落下帷幕吗？成吉思汗在帐中徘徊。战马必须挂掌才能在山路行走，此外还需要一种实用的武器……火炮，对了，火炮，聪明的南人早已发明了这种用以攻城的具有很强威慑力的武器，何不用来一试呢？

成吉思汗急召木华黎和博尔术。

工匠们在士兵的帮助下日夜赶工，一个月后，半数以上的战马都挂上了铁掌并开始接受训练，正对着克夷门城楼的高地上也出现了两尊经过改进后性能更加优越的火炮。此前，成吉思汗已数次亲临前线勘察地形，最后为他的秘密武器选定了现在的位置。

没有挂掌的战马不能参加战斗，成吉思汗并不介意。只要他的“秘密武器”能够发挥作用，有一半的兵力足矣。

嵬名令公虽成功地将蒙军堵在关外长达两个月之久，仍不敢存有侥幸之心。近些日子，他见蒙军的进攻不似初时急迫，反而摸不清成吉思汗作何打算，只隐隐有种预感：蒙军屡受挫折不思后退，必有一次更激烈的进攻。

清晨，阳光驱散了罩在山头的最后一丝雾气，目标清晰地显现在眼前，甚至可以看见门楼上影影绰绰移动的身影。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成吉思汗一声令下。

西夏守军尚被蒙在鼓里。两声巨响过后，门楼轰然坍塌……

炮声隆隆……硝烟尚未散尽，蒙军已至近前。西夏军惊魂未定，难

以抵挡，克夷门不出两个时辰便告失守。

嵬名令公还想做最后挣扎，指挥大军边打边退。打得顺手的蒙军越战越勇，日衔山嘴时，嵬名令公被勇将朝伦生擒，押至成吉思汗面前。

成吉思汗为朝伦记了头功，然后亲手为嵬名令公解缚。

嵬名令公原本立而不跪，只求速死，这时见成吉思汗如此相待，反而没了主意。成吉思汗和颜悦色地说道："将军，何不坐下叙谈。"

嵬名令公不语，昂然不动。

成吉思汗坦率地说道："将军大名，我在蒙古多有耳闻，我敬将军一世豪杰，并不想难为与你。"

嵬名令公微愣："你……什么意思？"

"我希望将军能够归降于我，我必倾心相待，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怎么可能？"

"我也想到这一层。那么，或走或留请将军自酌。"

嵬名令公沉默片刻，喟然长叹："蝼蚁尚且惜命，何况人乎？某生为西夏臣，不能尽忠死节，已无颜再见国主百姓，数十年宦海沉浮，更使人心灰意冷。若蒙恩释，某愿寻一僻静所在，了却残生。"

成吉思汗略一沉吟："也罢，将军请便。"

嵬名令公沉吟片刻，转身走了。成吉思汗目送着他，似有惋惜之意。

叁

蒙军在克夷门稍作休整后，成吉思汗留下义弟喜吉忽守关,自己亲提大军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　兴庆府是一座设防十分坚固的城市，易守难攻。其时，蒙军既缺乏必备的攻城器械，又缺乏足够的攻城经验，

因而强攻半月，依然只能望城兴叹，寸步难移。

成吉思汗毫不气馁。

面对强攻不下的兴庆府，成吉思汗将目光投向了从兴庆府西南流过，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黄河。

记得第一次见到黄河时，全军将士无不为之摄魂夺魄。如今，成吉思汗试图借助它的威力了。

数万西夏百姓被驱赶来充当役工，在黄河东岸和兴庆府之间掘开一条河道，以迫使黄河改道。成吉思汗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但西夏君臣除了眼睁睁地等待那灾难性时刻的到来之外，均束手无策。

工程完成，成吉思汗下令掘堤。立刻，改道的黄河水以不可阻挡之势灌向兴庆府，一天、两天……兴庆府犹如漂在黄河上的巨舟，处境岌岌可危。

由于引水工程缺少科学设计，新筑的长堤经多日浸泡，突然决堤，河水倒灌入蒙军营地。兴庆水退，危险自解，成吉思汗试图引灌黄河水以达到占领兴庆府的计划至此宣告失败。同时，西夏方面也无力再战。

兴庆府是座商业城市，战争阻断了它与外界的商业往来，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兴庆府如同重症缠身的病人，再也无力恢复它昔日的元气了。

蒙军退到高处，毁堤堵水，在决口处重筑堤坝，这才解了自身之危。成吉思汗审时度势，决意退兵。他派使者转呈了他的口谕：西夏充当蒙古的藩属国，闲时进贡，战时出征。为了保住皇位和国土，李安全痛苦地答应了成吉思汗提出的所有条件。

数日后，夏主李安全向成吉思汗献上了大量贡品，并将亲生女儿中最美丽的一个作为社稷贡品献给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此女端庄秀丽、温柔贤淑，将她赐给二子察合台作为正室夫人。其时，察合台的发妻于年前不幸病故，察合台枕边犹虚。

待一切安排妥当，成吉思汗遵守盟约徐徐退出了西夏国境。

肆

回师途中，成吉思汗接到探马送来的情报：乃蛮逃亡太子忽出鲁克勾结花剌子模沙王的军队，以武力逼迫辽皇禅位，自己做了皇帝。这个消息使成吉思汗不得不加紧西南边境的军防，以防西辽一旦出兵将直接威胁到蒙古本土的安全。但他深知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他需要一个更为可靠的屏障，让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实现他的下一个征服计划。

但是，哪里去找这样的屏障呢？

在西辽过去的附庸中，有两位突厥首领。他们一位是统治着谢米列奇耶地区的哈赤鲁国王阿尔思阑，一位是统治着伊犁河流域的阿力麻里国王布扎尔。两国皆与畏兀儿国邻近，多年来一直和平相处。两年前畏兀儿国王巴尔术杀掉西辽少监归附蒙古的消息传出后对两位国王震动很大，而西辽方面由来已久的横征暴敛也使两位国王忍无可忍，何去何从，阿尔思阑、布扎尔面临着同样的选择。

成吉思汗帮助他们下了最后的决心。

一二一一年四月，成吉思汗的手下大将忽必来率领的一支蒙古骑兵突然出现在谢米列奇耶北部。

阿尔思阑未做任何抵抗，反而大开城门，将忽必来迎入城中。随后，忽必来在阿尔思阑的引见下同布扎尔会了面，布扎尔当即起誓归降，并派长子速格纳黑代表他同阿尔思阑一起前往蒙古谒见成吉思汗。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畏兀儿国王巴尔术已在前往蒙古的路上。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巴尔术终于决定亲往蒙古觐见成吉思汗并向华歆公主求婚了。他从箱子上取下那个色彩鲜艳的小瓷人，嘴角不觉溢出一丝深情的微笑。如果她发现小瓷人是在我的手里，还不知会怎样惊奇呢？

让巴尔术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受到成吉思汗如此隆重的欢迎。

千人侍卫林立两旁，仗旗搭出一条长廊。鼓号声中，塔塔通阿引着巴尔术缓缓步入成吉思汗的金顶大帐。巴尔术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华阔、如此气派的宫帐！帐中能容纳数百人，四周帐壁挂有色彩协调、图

案清晰的织毯，给整个大帐营造出一种华丽庄重的氛围，四根包金大柱则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

行过觐见之礼，巴尔术被让至贵宾之位。

“巴尔术国王，你一路辛苦了。我已为你安排好住处，离我的金顶大帐不远。我久闻你的大名，正有许多问题想要向你请教呢。”

这就是那个使各部、各国闻风丧胆的蒙古大汗吗？他是多么平易近人，多么坦诚质朴啊……巴尔术注视成吉思汗，一边谦虚着，一边默默想着。

成吉思汗为巴尔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他并不想掩饰他喜悦的心情，得到了巴尔术的归附，无疑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北线。不要以为成吉思汗是游牧民族的大汗，就不会重视这类事情，事实上，有关东西贸易在他心目中始终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所以他才会在日后的征服行动中，采用中原的驿站制度，沿途设置驿站来保护客商的安全。当然，不仅如此，巴尔术本人也令他喜爱。巴尔术还很年轻，但作为一国之主，他有着超越常人的睿智干练，他平实地回答着自己的问话，全无矫饰和夸张，有的恰恰是自己所喜爱的坦诚。有巴尔术做他的女婿，是蒙古之幸。

而巴尔术则完全理解了为什么塔塔通阿会说，成吉思汗是这样一种人——在他面前，你无暇顾及其他。这位蒙古大汗的身上的确有一种极其特别的东西，使你在不知不觉中被他吸引。

成吉思汗在大战前夕接见了巴尔术，并选择春天向谢米列奇耶派兵，无非是想以武力威慑阿尔思阑和布扎尔，使他们不致充当西辽的战箭而威胁到蒙古本土的安全。

忽出鲁克对蒙古根深蒂固的仇恨不能不让成吉思汗格外慎重。他暂时还顾不上对付忽出鲁克，但他必须确保大本营的安全。忽必来不费一刀一枪收复了哈赤鲁、阿力麻里两城，使成吉思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随着周边国家的相继归附，他可以集中精力专心对付百年仇敌——金国了。

不出成吉思汗所料，在巴尔术到达汗营后的第四天，阿尔思阑、速格纳黑也来到了成吉思汗的金顶大帐。

阿尔思阑、速格纳黑礼毕，成吉思汗赐座。巴尔术惊讶地站起身，因事先毫无思想准备，他们三人相对着发了好一阵子呆。成吉思汗欣慰地看着他们："你们是老相识了，一定很高兴在我这里相会吧？"

"大汗，您简直让我们大吃一惊了。"巴尔术含笑回道。

一开始，阿尔思阑、速格纳黑对巴尔术居然敢用这种随意亲热的语气对成吉思汗说话很惊讶，但是不久，他们也受这种坦率随和的气氛影响，变得无拘无束起来。是夜，宾主尽欢而散。

大宴三天，接下来是"那达幕"大会，成吉思汗请三位贵客随意参加："你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在我这里，凡事不必拘礼。"

巴尔术渴望见到华歆公主，成吉思汗好似猜知了他的心意，于是开赛前向贵客献酒的女郎便是大汗的女儿华歆。

年方十七岁的华歆公主比巴尔术所能想象的还要端庄秀丽。大概已得知巴尔术不久后将成为她的夫婿，华歆在向巴尔术敬酒时脸上不觉腾起了两朵娇羞的红云。　献酒毕，华歆施礼退下。巴尔术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的身影，直到她消失在人群中，才惆怅地收回目光。

成吉思汗没太注意巴尔术的情绪变化，只顾专心地注视着场内。

参加赛马的骑手已然各就各位，速格纳黑也在其中。成吉思汗扭头问阿尔思阑："速格纳黑今年多大了？"

"十八岁了。他是布扎尔的长子，也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

"这小伙子很招人喜欢。"

"是啊，速格纳黑公子既聪明又风趣，骑马、射箭、摔跤样样皆精，将来肯定会成为大汗帐下的一员虎将。"

成吉思汗含笑点头。

信炮响了，数百名骑士开始了激烈角逐。成吉思汗注意观察着速格纳黑的骑姿。"是个好骑手。"他向阿尔思阑赞道。

巴尔术无心观看比赛，心里只惦着华歆。可他又不好意思托辞离

开，正心神不定间，蓦然瞥见塔塔通阿被一群孩子簇拥着向赛场一侧走去，其中就有华歆。他顾不得再矜持下去，向成吉思汗说道："大汗，臣……"

成吉思汗笑视巴尔术。

"臣想离开一下。"他鼓起勇气说。

"哎，我不是早说过，你们随意嘛。"

阿尔思阑目送巴尔术走远，脸上浮出一丝心领神会的微笑。成吉思汗依旧专心致志地看着赛马场内。

比赛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冠军之争应该只在始终保持着齐头并进的速格纳黑和察合台之间。

速格纳黑和察合台所乘皆是追风逐电的宝马，他们个人的骑技也不相上下。成吉思汗暗暗希望速格纳黑能够战胜察合台——察合台已连续几年在大赛上夺魁，成吉思汗担心他会因此滋生骄意。

事与愿违，速格纳黑仅以半步之遥落败于察合台。

速格纳黑催马来见成吉思汗，满脸不服气的样子："他还参加哪项比赛？他参加哪个我参加哪个，我非和他比比看。"

速格纳黑倔强的样子颇令成吉思汗喜爱，他回答："你说刚才那个人吗？他参加所有项目的比赛。待会儿你可以跟他比试摔跤。"

"他叫什么名字？"

"察合台。"

速格纳黑不认识察合台是有原因的。察合台直至赛前才从驻地赶回主营，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中，在欢迎宴会上露过面的只有窝阔台和拖雷二人。

"速格纳黑，你去摔跤赛场就可以见到察合台，我和阿尔思阑待会儿亲去为你助威。怎么样，有没有信心赢他？"

“有……”回答有些勉强。

成吉思汗锐利地望望青年：“没有一试前不能想到输。”他温和而又果决地说。

“是。”速格纳黑肃然。

伍

速格纳黑尚且不知察合台何许人，当他最终奋力将察合台摔倒在地接受成吉思汗的祝贺时十分得意地对察合台说：“我们一比一了。”察合台从地上爬起，苦笑不迭。让父汗看到他这副狼狈样，真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

成吉思汗欣慰地打量着身材匀称健壮，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速格纳黑，从斡歌连手中接过早已准备好的錾金马刀，亲自为他佩挂在身上。

速格纳黑谢恩，随即，注意到什么：“他呢？”显然，他发现察合台不见了。

“你还想找察合台继续比试吗？”成吉思汗含笑问。

“比赛有的是机会，我想跟他交个朋友。”

“你可以去射箭场地寻他。”

阿尔思阑一直不离成吉思汗左右，这使成吉思汗很高兴。他们俩最谈得来。其实成吉思汗早知道巴尔术去了哪里，而速格纳黑又在年轻好动的年龄，正如他对阿尔思阑所说，让巴尔术、速格纳黑陪咱们两个“老家伙”，未免太难为他们了。

将女儿华歆许配给巴尔术时，成吉思汗还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但巴尔术给华歆的聘礼是个美丽富饶、繁荣昌盛的国家，这便足够了。

成吉思汗首先是蒙古大汗，其次才是父亲。他希望女儿幸福，然而一切必须以保证蒙古国的利益为前提。

巴尔术让他感到放心。虽然只有短短的接触，但他坚信自己的眼力。

当阿尔思阑得知察合台是成吉思汗的二太子时，不由萌生了想见见大太子术赤的愿望。如今，四位太子中只有术赤他还没有见过。

他尽量用一种若无其事的语气问："大汗，因何未见大太子？"

成吉思汗稍稍一愣，神态随之起了些微妙的变化："怎么？"

"臣久闻大汗有四位太子，个个足智多谋，能征善战，臣早想一睹四位太子风采。莫非大太子未回汗营？"

"他也是刚回来，我想他一定与拖雷在一起。"

阿尔思阑不好再追问下去。

"陪我随便走走，如何？"

"臣愿奉陪。"

说是随便走走，但阿尔思阑很快发现成吉思汗着意寻找着什么人。不用问，他在找儿子术赤。

即便是阿尔思阑也听说过有关术赤身世之谜的传言以及他与他父汗之间那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严格说起来，术赤比其父更具让人探究的欲望。他年纪轻轻却战功显赫；他是个优秀的统帅，却性情阴郁、落落寡欢；他为他父汗的事业东拼西杀，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仍然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凡此种种，都为他的一生笼罩了一层悲剧性的神秘色彩，而且据传这位大太子长得极为俊秀……

成吉思汗的脸上忽然显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阿尔思阑，跟我来吧。"他轻松地说，向一人群聚集处走去。

他停在一位青年身后。青年回头看见是他，脸上刚刚露出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阿尔思阑抓紧时间向场内张望了一眼，只见四太子拖雷正同一位体格健壮的摔跤手扭战在一起。

“术赤，你来见见阿尔思阑国王。”

术赤顺从地向阿尔思阑深施一礼：“见过阿尔思阑国王。”

阿尔思阑急忙还礼。四目相对时，阿尔思阑微觉尴尬，他发现他实在想不出来该对这位太子说些什么。

术赤同样无话可说。

正在这时，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阿尔思阑和术赤一同向场内望去，获得胜利的拖雷笑容满面地挤出了人群。

人们发现了成吉思汗，立即将他团团围起。“大汗，您与四太子赛一场吧。”不知是谁提议。拖雷显然被吓了一跳，忙不迭地向大哥身后躲去。

他怎会是父汗的对手呢？成吉思汗的摔跤史上还没有过失败的纪录。

拖雷越躲，人们起哄得越起劲。他们可不想放过这样的机会。

“大哥，你上。”拖雷转而怂恿术赤。谁也不曾见过术赤在公开场合与他人比试，做弟弟的早存一份心，想看看大哥的能力。

成吉思汗以一种特别的目光注视着两个儿子，似赞许，又似鼓励。

稍一犹豫，术赤默然向前跨上一步。

这就是说，他准备迎战父汗了。

可能是出乎意料的缘故吧，喧嚣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人们自动腾出一块场地。

一抹不易觉察的微笑掠过成吉思汗的唇角，在全神贯注研究他们父子二人的阿尔思阑的眼中，这微笑其实充满了真正的温情和慈爱，如同寒冷的空气里阳光闪耀，使人倍觉其温暖和可贵。

术赤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没做任何准备便向父汗发起了进攻。

他的攻势虽然凌厉，但给人以仓促之感。

只有成吉思汗明白，术赤的进攻意识十分稳健和清醒。父子相持良久，成吉思汗竟未发现儿子的一个破绽，术赤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滴水不漏。假如他此刻是场外的一名旁观者，观看术赤的比赛无疑是种莫大的享受。

场外众人也一反常态，鸦雀无声。说真的，这是他们迄今为止看到的最扣人心弦、最紧张激烈的摔跤比赛了，除此之外，成吉思汗与长子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也让他们不好随便倾向于哪一方。

摔跤场上无父子，只有对手。

成吉思汗从容应战，却头一次不是那么信心十足，术赤是他几十年来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手。

术赤也从未比得像今天这样艰难。他并不计较输赢，输给成吉思汗似乎天经地义，但他不会轻易认输，而是想将平生所学所练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人的一生不可能总能体会到这种棋逢对手的酣畅淋漓。

一次，　两次……成吉思汗无数次地化解了术赤危险的进攻，最终没能躲过他一个突如其来的下绊，仰面朝天摔在地上。

术赤下意识地单膝跪地，伸手去扶父亲。

在那短而又短的瞬间，术赤仿佛找到了只属于他和父亲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弥足珍贵，因为父亲是那样深情地握住了他伸出来的手，是那样深情地凝望着他，眼中虽然没有笑容，但有……爱。

欢呼声骤起，术赤的目光急遽地离开了父汗。

为什么？为什么连这短暂的幸福都不属于他？

成吉思汗已站起身，拍了拍手。虽然成吉思汗被儿子摔倒了，但在人们心目中他还是他们英勇无畏的大汗。拖雷兴高采烈地拍了拍大哥的肩头，那神态比他自己夺了第一还要兴奋、还要激动。

不管承认不承认，不少人都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这位性情孤僻的大太子了。　阿尔思阑正想向术赤道贺，却为他落寞的表情大吃一

惊：哪里有半点胜利的喜悦，术赤完全像个局外人，如果说整场比赛在他内心还留下什么感触的话，那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阿尔思阑，想不想陪我去看看射箭比赛？”成吉思汗一脸笑容，与他的儿子恰成鲜明对比。阿尔思阑简直有些糊涂了，他们父子俩到底谁赢了？

不过，做父亲的喜悦恰恰应该在于他输给了自己的儿子，何况还是这样的一个让他心里无法不在意、无法不关心的儿子。

“啊……好。”

“你们俩呢？”成吉思汗看着拖雷，阿尔思阑却明显感到他在问术赤。果然拖雷望着术赤没作回答。

“我们随后就到。”术赤淡淡地托辞相拒。

“三艺”比赛，因参加人数太多，分成几个赛区。成吉思汗本身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又有阿尔思阑相陪，自然不肯安静地坐在金帐中。他随意走动，傍晚，阿尔思阑感到坚持不住了，成吉思汗依然精神抖擞。他那种似乎使不完的精力真让阿尔思阑羡慕不已。

阿尔思阑亲眼看到了蒙古百姓是怎样热爱、怎样拥戴他们的大汗。成吉思汗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那里掀起欢乐的浪潮，人们欢迎他跟随他。同时这位大汗又是细心的，他发现阿尔思阑倦怠的脸色后邀他一同返回金帐。“小伙子们今晚是不会睡觉了，我们可得休息了。”

不用说蒙古之行在巴尔术、阿尔思阑、速格纳黑的心中各自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自始至终都感到愉快，纯朴好客的蒙古人已成了他们的朋友。

陆

远离成吉思汗的军营，出现了两个素昧平生却又一见如故的人。他们中一个三十多岁，另一个已五十出头。有人认识他们，年轻的那个叫瑞奇峰，年长的那个正是成吉思汗避难于巴勒诸纳海子时以一千多只羊

无偿奉送的畏兀儿商人阿三。

紧随瑞奇峰身边的还有一位黑纱遮面、体态窈窕的年轻女子。人们即使无法看清她的容颜，依然能够猜测到面纱下的她有着惊人的艳丽。

他们偶然相逢，短暂相聚，很快又要各奔东西。阿三要去蒙古拜望成吉思汗，这是他多年夙愿，瑞奇峰则要返回河北沧州。别时，瑞奇峰特意邀请阿三到他帐中小坐。这一次，瑞夫人素面相见。

瑞奇峰有些礼物托阿三转呈成吉思汗。当着阿三的面，他将早已备办好的礼物按照礼单所列内容一样一样向阿三做了交待，礼单上的项目计有：一对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两只莹润无瑕的玉如意，一套成色十足、工艺精湛的纯金酒具，一副制作精良的金马鞍和一柄削铁如泥的波斯刀。礼单已经足够诱人，但实际的物品则更令阿三大开眼界，叹为观止。纵然阿三自诩见多识广，此前却也从未见过堪与瑞奇峰手上这对夜明珠相媲美的宝石。瑞奇峰夫妇真是出手阔绰，他们的礼物，任何一件都价值连城。

阿三正惊叹时，瑞奇峰又捧出一只红木小匣："这一件是内子的礼物。其他尚不重要，唯这件望尊兄务必亲手献与成吉思汗。"

阿三为瑞奇峰庄重的语态所打动，双手接过木匣。奇怪的是，木匣很轻，好像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阿三有点疑惑，但转瞬即逝，他郑重地说："放心吧，你托我办的事，我自会尽心竭力。"

瑞奇峰亲将阿三送上驼道。当他回到自己的帐子时，妻子正静静地等候着他。

"他走了？"

"走了。"

"过些天，阿三就可以与他相见了。没想到，阿三与他之间还有过这样一段往事，仔细想想，他最艰难的时候，也正是我离开家的那段日子。"

"是啊，真正的艰难，仲禄对我讲过。可是，哪怕身处绝境依然还是有那么多将士无怨无悔地追随着他，甚至连阿三，这个来自昔格纳黑

的异国人，也在与他一席长谈之后，愿意为他倾其所有。”

“阿三至情至性，他们的性格本来就有相通之处。”

“对，他的确是这样的人，让人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嗯。”

“我们也该起程了。你在想什么，祺儿？”他望着默默出神的妻子。

“我在想，他收到我们的礼物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他会感到由衷的欣慰，真的，就像我一样。你终于肯忘记过去了。祺儿，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对不起，奇峰，这两年让你为我操了不少心。我……”

“祺儿，”瑞奇峰深情地望着心爱的妻子，温柔地责备道，“别再说傻话了。其实，瑞奇峰能娶你为妻，已是老天对我的格外垂赐。今生有你，夫复何求？”

“奇峰……”

“祺儿，等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务，我们一同去拜访他如何？”

“不！不！我不想见他！心结已解，解开的是父辈的恩怨。至于我，我只想远离他，远离战争。”

瑞奇峰不再坚持，只用深情的拥吻表达了他对妻子无尽的挚爱。

初识祺儿，她还是个年方十二岁的女孩子，那时自己教她练剑哪里有什么非分之想？直到那一年女扮男装的她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才第一次为之怦然心动，这才明白多年来自己一直不肯娶妻，苦苦等待的是这样一位女子。即便如此，在其后相处的半年中，他依然恪守师礼，没有任何逾规之举。若非祺儿不辞而别，他恐怕只能将这份倾慕永远深埋心底。

祺儿回蒙古寻父的三年，也是他四处寻找祺儿的三年。一次次失之交臂，一次次忧心失望，他再也无法欺骗自己：祺儿早已成为他生命中

的至爱。

札木合被捕及至被杀的消息得到证实后，他预感到祺儿会去寻成吉思汗报仇，便匆匆赶往汗营。可惜他还是晚了一步——幸好没铸成什么大错。报仇不成的祺儿精神几近崩溃。为了祺儿，他暂停了手上的所有生意带着祺儿做了趟西域之行。异域风光、沿途景致，渐渐治愈了祺儿心头的创伤。不知不觉中，师徒间的感情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时光飞逝而过，伤口慢慢地在愈合，祺儿的脸上渐有笑容。札木合死去的两周年，他陪着祺儿回到了豁尔豁纳黑川，在札木合的墓前，他们意外地看到一个身材挺拔匀称的青年正在以庄重的子侄礼祭拜死者。

当青年转身来，他和祺儿都愣住了，竟是拖雷。

拖雷见到他们两个人又惊又喜，他告诉祺儿，这两年，一直是他代父汗来祭拜札木合首领的。他父汗说，无论札木合做过什么，都不失为一位有作为的草原英杰，真英雄永远值得敬重。

分手时，拖雷诚挚地对祺儿说："如果知道你平安无事，我父汗还不知会有多高兴呢。祺儿姐姐，无论你是否原谅我父汗，都请你相信，自你走后，我父汗无时无刻不在牵挂、惦记着你。"

这次相见改变了祺儿。离开豁尔豁纳黑川那天，她问瑞奇峰："过去的一切好像一场噩梦，现在，我想重新开始生活，你能帮我吗？"

回答不言而喻。从那以后，瑞奇峰如愿与心爱的姑娘长相厮守了……

柒

阿三出人意料的拜谒显然给成吉思汗带来了极大的愉悦。阿三在成吉思汗面前，既无任何骄得之色，也无任何谄媚之态。当年在巴勒诸纳海子，也可以说正是阿三这种不卑不亢的禀性引起了成吉思汗强烈的共鸣。

交谈间，成吉思汗不觉回忆起他与阿三初次见面的情景："那时我

走投无路，情状很是狼狈，是吗？”

阿三微笑：“大汗，磨难有时可不是坏事啊。”

“你说的没错。我小的时候，母亲常对我说：磨难是试金石。对于这一点，我体会最深的还得说是在巴勒诸纳海子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再回那里看上一眼？那里的湖水是否已经彻底干了呢？”

每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珍藏着对往事的回忆，怀旧之心人皆有之。成吉思汗忘不了所有帮助过他，尤其是在他处境艰危时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的人。阿三第一次见到他时便对此深有感触。在外人的心目中，蒙古民族或许愚昧、无知、野蛮，然而正是在那些所谓愚昧、无知、野蛮的心灵里深藏着许多可贵的品性：真诚、淳朴、善良、恩怨分明……蒙古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最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民族。

阿三经商多年，来往于亚洲各地，看够了尔虞我诈，名利角逐。而来自蒙古高原的这种粗犷、豪放的民风，却使他倍感清新、倍感亲切。

阿三献上礼物，成吉思汗含笑收下了。

“大汗，还有一个我来蒙古途中结识的朋友托我给您带来一份厚礼。”

成吉思汗有点意外：“是吗？是谁？”

“他叫瑞奇峰。”

“瑞奇峰啊……他是我的老相识了。”

阿三将瑞奇峰的礼物逐一呈给了成吉思汗，最后才捧出那只小巧精致、做工讲究的红木小匣，郑重地放在成吉思汗面前：“这件礼物是瑞夫人托我带给大汗的，应该是件贵重的礼物。”

成吉思汗捧着小匣认真地端详了片刻：“瑞夫人？这会是什么呢？”他似问阿三，又似问自己。

“大汗，”侍立一旁的图华放心不了，“还是交给臣来打开它吧。”

图华是契丹贵族耶律阿海的弟弟。几年前，允济皇帝继位时曾向成

吉思汗派出了一个使臣团，耶律阿海恰在其中。那一次短短的接触，使耶律阿海不由自主地倾倒于成吉思汗的姿貌谈吐、气度风采，归国后不久，他便暗访蒙古，向成吉思汗袒露了归降诚意。成吉思汗欣赏他的胆识才华，当即欣然允纳。

彼时耶律阿海未带家眷，还须返回山西大同。行前，成吉思汗亲自设宴款待耶律阿海。席间，他故意问阿海："我曾听人说：不带家眷，必是诈降。将军有何凭证令我相信你是真心归附？"

耶律阿海认真地回答："臣子年幼，尚在襁褓之中。臣愿以亲弟为质。"

成吉思汗大笑："阿海，我如何会怀疑你的诚意呢？方才所言，不过戏言罢了。"

然而，耶律阿海却是个办事认真、恪守信义之人。回去后不久，果然带着弟弟图华再访蒙古。成吉思汗感于阿海至诚天性，将图华留做宿卫。宿卫在蒙军中地位最高，享有种种特权，通常只有那些人品、武艺、体能、才貌俱佳的功臣宿将子弟才能入选。成吉思汗将图华置于身边，表明了他对耶律阿海的信任。只有一点成吉思汗很纳闷："阿海，你为何不将家眷都带来，就此留在我的身边？"

阿海回答："臣不愿无功受禄。臣暂且留在金营，或对大汗更为有利。反正臣已是大汗之臣，不在这一日两日。"

阿海在蒙古汗营只住两日，随即返回金营。这些年，图华跟随在成吉思汗身边，君臣朝夕相处，成吉思汗对图华的能力才华以及品性为人十分认可，已与木华黎商议，待攻金开始之时，就让图华到木华黎手下做一名独当一面的将领。

对于图华的担忧，成吉思汗只摆摆手。"不用，我自己来。"他说着轻轻转动旋钮，只半圈，木匣的盖便打开了。

图华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

匣中的红绸被一层层掀开，成吉思汗的脸上急剧地变幻出几种表情：不解、猜测、惊讶，最后则是完完全全的领悟和兴奋。

阿三也看清了匣中之物：一只旧损的铁鸣镝。

从成吉思汗不同寻常的反应中，阿三意识到这只铁鸣镝所具有的价值——当然不是指它本身，它的本身可能一钱不值。

“阿三，你能不能给我形容一下，瑞夫人究竟是个怎样的……”成吉思汗顿住。大概由于心情激动，他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字眼了。

阿三明白他的意思。他略一思索，诚实地答道：“对于瑞夫人，我恐怕只能说，凡是见过她的人，必定终生忘不了初见她的刹那——无论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

成吉思汗不再追问。他发现在匣底还垫着一条白色的、系着蝴蝶结的丝绢，伸手轻轻一拉，蝴蝶结打开了，立刻，他陷入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心绪中。

阿三悄悄退出了金顶大帐。

成吉思汗缓步踱到帐壁前，取下一只绣花的箭袋。

箭袋里装有为数不多的几件纪念物，如他童年时与札木合互赠的髀子和鸣镝，在豁尔豁纳黑川行猎时救了他的两支白色木杆箭，乞扬临终前特意为他雕琢的玉马，这些东西孛尔帖全都留心为他收藏着。

他从箭袋里倒出鸣镝，将两只鸣镝一并握在掌心。札木合安答，鸣镝已成双，你可以放心了。不知为什么，自从你回到豁尔豁纳黑川后我常常会想起你。在我的生命中，你一直扮演着两种角色：将战火一次次引向我的是你，成全我实现夙愿的也是你。你亦敌亦友，由友而敌，由敌而友。时至今日，祺儿终于理解了纠缠于你我之间的恩恩怨怨，我们百年之后相见也可了无遗憾了。

阿三在蒙古汗营逗留了十余天，见多识广如今成了他聊以自慰的长处，否则，他就很难应付成吉思汗那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了。成吉思汗问得最多的还是关于花剌子模，阿三就出生在那里。成吉思汗对那个穆斯林国家深感兴趣，他告诉阿三，蒙古与花剌子模毗邻，将来完全可以建立贸易关系，互通有无。至于信仰的不同，应该不会成为两国交往的障碍，凡是在他统治的领土，任何宗教信仰都将受到尊重和保护。

阿三唯独对伊斯兰教讲述甚少。他想的是，倘若花剌子模有一天真的同蒙古建立了通商条约，他一定会请几位深谙本教教义、准确掌握教义精髓的同胞给成吉思汗做一番详尽介绍。

愉快的时光一晃而过。阿三与朋友有约，向成吉思汗辞行。成吉思汗笑挽他的双手："阿三，你是我的客人，想必知道蒙古人是好客的。难道我会让你这样走吗？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你跟我同去看看如何？"

阿三不便拒绝。看过礼物后他却沉默了，成吉思汗以不止十倍的回赠作为报答，反令他深感不安。

成吉思汗亲切地注视着阿三："莫非我忘记了什么，不能令你满意？你不妨直说，我会设法备齐的。"

阿三急忙摇头表示不是。

成吉思汗爽朗地笑了："你是我的朋友，不妨有话直说。"

阿三抬头望着成吉思汗："大汗，不知为什么这份厚礼让我觉得您以后不想再见我了。"

成吉思汗不觉一惊。

"在我的家乡有种习俗，两个朋友，如果其中一个送给另一个一份礼物，另一个倘若回礼，就只能回以价值等同或略低一些的礼物，如果回以价值高出许多的礼物，那就意味着他们的友谊就此终结了。"

"竟有这种习俗，我怎从未听说过！"

阿三微笑道："大汗，恕阿三不能受此厚礼！阿三能接受的，只有您的心意。"

"既如此……好吧，我不勉强你。"

行前，成吉思汗嘱咐阿三如果还能与瑞奇峰夫妇相见，就请转告他们：他将随时欢迎他们回来。他告诉阿三，瑞夫人其实就是他的安答札木合的女儿，札木合临终前将女儿托付给他，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直未能尽到照料之责。如今她有了一个美满的归宿，他从心里为她高兴，

也希望她能回来看看。

阿三频频点头。他与成吉思汗相约，最多不过一年，他们还会再次相聚。

第十一章 陈兵居庸关

壹

现在，有关金国各个隘口、地形、城防，将帅个性、品德、才能以及军队组成、宫廷内幕等各个方面的情报，通过成吉思汗派往金国的密探源源不断地送回汗营。

工匠们辛勤地劳作。一批批新式的、实用的武器被制作出来，只待不久之后在新的战场发挥威力。

出征的日子往往意味着生离死别。永无征伐、宁静安谧的生活在每个草原人的心目中都是一种奢求。母亲们虔诚地为儿子祈祷，妻子们忧伤地为丈夫准备行装，草原陷入了浸满泪水的忙碌中。

成吉思汗来到不儿罕山，祈求无所不能的战神保佑他旗开得胜。三日后他下山点将，新的征程开始了。

蒙古对金大举用兵，引起了允济皇帝的极度恐慌，原先因“擅传边事”而获罪的哈朱买被放了出来，派往蒙古议和。成吉思汗的答复很明确：“昔日，先主俺巴该大汗曾遭金帝虐杀。这且不论，金自立国起，即对蒙古实行所谓的‘灭丁’政策，每隔三年向蒙古用兵一次，大肆杀戮凌虐我蒙古人，甚至连三岁的孩童也不放过。这个仇恨，我不会忘，每一个蒙古人都不会忘。我为复血海深仇而来，决不会半途而废。告诉允济，以战对战，不要再抱任何幻想。我不灭金，誓不罢休！”

哈朱买见成吉思汗态度坚决，毫无商量余地，只得灰溜溜地回去向允济皇帝复命。

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在他们钢铁般的统帅率领下继续前进。

蒙古此次攻金，采取了兵分三路，分进合击的战术。中路军由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左路军由神箭合撒尔率领，右路军则由三位太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共同率领。成吉思汗又派木华黎、哲别先行袭破乌沙

堡。兵不在多而在精，成吉思汗深谙其中奥妙。他的军队是号令如一，能够以一当十的铁军。

木华黎、哲别率先越过金界壕，来到乌沙堡前。允济皇帝派朝中著名大将胡沙虎率领十万人马驻扎乌沙堡，摆出了同蒙军决一死战的架势。

敌众我寡，这是木华黎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

胡沙虎也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他坚信凭借经过重新修固后的乌沙堡，一定可以将蒙古军队挡于堡外。

一比十，木华黎率领的先头部队人数只有乌沙堡守军人数的十分之一。　当天，蒙军在离乌沙堡二十里外下营。元帅大帐灯火通明，木华黎与哲别反复研究着攻取乌沙堡的方案。入夜，一个身影闪入帅帐。来人从怀中取出一张绘制详细的乌沙堡地形图，木华黎展开一看，只见图上位于乌沙堡西北角的乌月营被红笔重重地画了个圈。

胡沙虎还在堡中严阵以待，却不料哲别已乘夜色掩护，率领一支精骑绕道而行，走马奔袭位于乌沙堡西北的乌月营。乌月营是金军粮秣囤积之地，木华黎料定一旦乌月营失守，乌沙堡守军势必军心大乱。

胡沙虎见蒙军在阵前安营，以为蒙军长途跋涉，不堪劳累，索性放心地坐在帅府与美人调笑。酒过三巡，忽闻乌月营起火，他急忙推开酒席美人，披挂整齐来到府外。只见西北方向火光映天，情知增援无及。几乎同时，蒙军在木华黎的指挥下，向乌沙堡发起了进攻。木华黎一马当先，接近乌沙堡时，他举弓搭箭，霎时，万箭齐发，金兵纷纷栽落堡墙下。

胡沙虎催马来到城门，守军将士正潮水般向后溃退。胡沙虎试图稳住军心，然而，兵败如山倒，只顾逃命的金兵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胡沙虎又怒又悔。他没想到蒙军会放着乌沙堡不打，转而先攻乌月营。他尤其想不通蒙军何以对乌沙堡的地形以及兵力部署如此熟悉？数月间的心血转眼化作尘烟，那些设计精良的暗器装置居然连小试神威的机会都没能得到。

蒙军强行袭破乌沙堡，胡沙虎还想硬拼，无奈力不从心，只好带着残兵败将逃之夭夭。木华黎也不派人追赶，鸣金收兵，等待着与成吉思

汗会合，以便兵进野狐岭。

贰

野狐岭素有隔天之说，险峰林立，易守难攻。攻下野狐岭，也即敲开了通向金国的大门。无论金国还是蒙古，对野狐岭一战都极为重视。允济皇帝命御守使术虎高琪率四十万大军进驻野狐岭。这四十万大军也是金国百万军队的精华所在，可见允济帝为保住这个险关要隘下了多大的赌注。

半个月后，蒙军徐徐开到野狐岭岭北驻扎，准备强攻。

术虎高琪倚仗着兵力雄厚和地势险要，踌躇满志。大权独揽的胡沙虎不是败了吗？关键时刻，才能显出谁是大金的栋梁。术虎高琪独坐行帐，认真思索着明日对蒙一战。他觉得，既然他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不妨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法，改变一下乌沙堡金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他通知各军做好准备。众将刚刚衔命离去，士兵来报：石抹明安求见。

术虎高琪微微皱起眉头。石抹明安？他来做什么？嫌他碍事派他去押送粮草，他这么快就押送回来了吗？

术虎高琪挥挥手："传。"

石抹明安无疑是术虎高琪手下最优秀的将领，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深受全军将士拥戴。碍于此，术虎高琪对他无可奈何，唯忌惮之心与日俱增。

石抹明安径入帐内："元帅，末将缴令。"

"如何回来的这么快？粮草押送回来了？"

"是。末将知大战在即，星夜兼程赶了回来。"

术虎高琪转转眼珠："既如此，你一路辛苦，下去休息吧。"

“末将不觉辛苦。末将听闻元帅下令各军明日出岭与蒙军决一死战？”

“敌寡我众，有何不可？”

“元帅三思。蒙军自袭破乌沙堡后，一路势如破竹，气势正盛。我军人数虽众，然久不经仗，畏敌如虎，倘若贸然强攻，一旦首战失利，只怕会一败涂地。依末将之见，不如按兵不动，俟蒙军强攻，再凭地势之险，以逸待劳，将其击退。这样，我军士气必借此恢复。对我军而言，最缺少的无非是决胜的勇气，只要能摒弃惧敌之心，野狐岭将成为真正的天险……”

石抹明安话未说完，术虎高琪已面露不悦：“蒙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我军皆为精锐，主动出击，正可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我就不信，凭我四十万大军，淹也能淹死他们，岂有不胜之理？”

“元帅有所不知，蒙军将士自幼娴熟弓马，长于原野作战。主动出击，恐我军难以穿过他们的箭墙。”

“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你畏敌如虎……好吧，你且留下守关，你的军队交由本帅亲自指挥。本帅倒要让你看看我如何将成吉思汗赶回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石抹明安冷笑。

术虎高琪要夺他的兵权由来已久。无奈将帅有别，为大金社稷着想，他也只好忍气吞声，听任摆布了。

术虎高琪不容石抹明安争辩，摆摆手：“本帅心意已决，你下去吧。”

石抹明安转身走出行帐。

叁

术虎高琪出了口胸中闷气，多少感觉舒畅了一些，但转眼间他又想

起什么……不行！不妥！万一石抹明安对他怀恨在心，暗中断了他的退路，他岂不要腹背受敌？怎么办？与其如此，莫如……“成全”他“以身殉国”罢。“速去请监军大人，就说本帅找他来有要事相商。”他吩咐帐外听用的士兵。

石抹明安回到自己的营帐，心绪异常烦乱。大敌当前，他却失去了兵权。术虎高琪嫉贤妒能，他们将帅间的积怨由来已久，他只是没想到术虎高琪会选择这样的时机采用这样的方式向他下手。可叹他弃文就武，非但不能博个封妻荫子，到头来反为奸佞所害，才不得施，志不得展，怎不令他心灰意冷？思前想后，倒不如解甲归田，回返辽东老家，至少图个安闲自在。

童华上前奉茶。他是石抹明安的书童，石抹明安从军后，他一直随侍在石抹明安身边。“将军，您连日鞍马劳顿，喝口热茶早些歇了吧。”

石抹明安勉强笑笑，接过碗：“你怎还没睡？”

“我在等将军。您去见元帅，结果如何？”

石抹明安的心事重被勾起。良久，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将他与术虎高琪之间发生的不快简要地向童华讲述了一遍。

童华大惊失色：“他真的对您下手了？这可怎么办？将军，您得提防着点儿啊。”

“这种事，从来都是防不胜防啊。”石抹明安苦笑。

正当主仆二人猜测术虎高琪不会就此罢休时，士兵奉命来传石抹明安。

石抹明安心中已有准备：“童华，如我遭遇不测，你速回返沧州，禀明瑞师叔，请他代为照料老夫人、夫人和公子。”

“是……”童华点点头，难过地望着主人。

石抹明安不及多言，匆忙来到术虎高琪的帅帐。

元帅术虎高琪，监军完颜鄂诺勒正在等他。

术虎高琪的脸上带出些许笑意："石抹将军，本帅与监军商议，为示我军军威，明日欲派你到岭北下战书。你意如何？"

"哦……"石抹明安不知术虎高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动声色地问道，"战书是否现在交与末将？"

"不必！你口述即可。以你的口才，还怕说不明白嘛。"

"末将该如何说？"

"你这样告诉成吉思汗……"术虎高琪将他与完颜鄂诺勒事先商议好充满挑战和露骨污辱的所谓"战书"向石抹明安口述了一遍，"你可记清楚了？"

"末将记清楚了。"

"你来复述一遍。"

"是。"石抹明安一字不落地复述着"战书"，心中异常明白，这是让他去送死。

"好！过耳不忘，石抹将军果然记忆力惊人。你放心去吧，自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将军只要战书下到，即是首功一件。"完颜鄂诺勒插进话来，石抹明安飞快地瞟了一眼他那张虚伪的胖脸。

"元帅、大人，若无其他事，末将告辞了。"

童华担着心事，上前迎接石抹明安："将军，怎么样……"

"童华，我明日去岭北蒙营下战书，这一去恐怕不能活着回来。你须乘今夜悄悄离开野狐岭。你是我唯一可以托付后事的人，千万不可意气用事，切记。"

"将军，术虎高琪欺人太甚，将军不如乘机降了蒙古算了。"

"胡说！我是大金臣子，岂可临阵降敌？"

"将军错了，我们是契丹人，我们只不过是大金的奴隶。"

“无论怎样，为人臣者，为主尽忠，也算死得其所。”

“将军，童华自小陪在你身边，虽然书读得不好，还明白‘良臣择主而事’的道理。您为了这么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为了这么个嫉贤妒能的元帅，值得‘尽忠’吗？”

“休得多言！我意已决，你只须按我吩咐行事。”

童华沉默了。

“童华，你跟随我多年，我如何不知你的一片忠心？我毕竟是员武将，临阵降敌，将来让我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我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切但凭天意。”

“将军……”童华落泪了，“您的书读得太多了。”

肆

石抹明安顺利通过蒙军几道防线，来到了木华黎的大营。

木华黎以礼相待。

“我要见成吉思汗。”石抹明安直截了当地说。

“石抹将军稍候，我已派人通知大汗。俟汗营侍卫到达，他们会引将军觐见大汗。”

石抹明安稍稍安下心，饶有兴趣地观察起木华黎来。

木华黎是成吉思汗麾下最杰出的大将之一。自他在乌沙堡以少胜多，大败胡沙虎后，威名远播整个金廷，朝野为之震惊。此刻他微微含笑，态度谦恭，使人很难将他同那个连战连胜、威风凛凛的蒙军大元帅联系在一 起。

“石抹将军不必心急，我估计再过一会儿，大汗的侍卫就会到来。将军请用茶。”

石抹明安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明主昌，必得忠臣良将相佐。他不合时宜地想起了这句话。木华黎的举止风范无不给人以精明干练又朴实无华之感，这一点与胡沙虎、术虎高琪等人截然不同，他虽是敌人，却令人钦敬。

不多时，汗使图华来到木华黎的大营。木华黎一直将石抹明安送出营外："将军请。"石抹明安很想对木华黎说句表示感谢的话，但想起自己的使命，只好一言不发。

图华陪伴着石抹明安来到了成吉思汗的中军大帐。

这里显得泰然宁静，丝毫没有大战临头的感觉，偶尔还能听到愉悦的笑声和音乐声。难道蒙军就是这样来打仗的吗？

斡歌连亲将石抹明安迎了进去。"大汗一直在等你。"他不失客气地说。

透过帐中朦胧的光亮，石抹明安看到居中高坐的成吉思汗，他似乎正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石抹明安急忙上前见礼。

"将军不必多礼，请坐。"成吉思汗温和地笑了。他的声音低沉雄浑，具有一种荡人心魄的力量。

石抹明安未动。

"我还不知将军来意。"成吉思汗依然和蔼地说。

石抹明安费力地搜寻着合适的字眼，最终发现这是徒劳的。别人客客气气地对你说话，你却要指着他的鼻子将他痛骂一顿，任谁都觉得难以启齿。

成吉思汗并不催促，耐心地等待着。

石抹明安感觉自己这辈子从未像今天这样尴尬。

"末将奉命来向大汗下战书。"除了豁出去，他实在无计可施。

成吉思汗淡然一笑："你要口述吗？请吧。"

石抹明安呆板地复述着术虎高琪的“战书”，那赤裸裸的污辱使帐中众将脸色骤变。

“就这些吗？”俟石抹明安话音一落，成吉思汗平静地问，脸上依然挂着适度的微笑。

石抹明安意外地点点头。

真是，难道他没有听懂我在说些什么吗？我倒宁愿他杀了我……

“何时开战？”

“这——”石抹明安顿觉无地自容。他这个下战书的，竟然不知何时开战。

“我明白了。将军回去转告术虎高琪，他不下战书，我还要下战书呢。”

“是。”石抹明安躬身而退。

石抹明安前脚刚出帐门，里面便似炸了窝。别勒古台嚷得最凶：“汗兄，这小子把我们骂了个够，你怎么一声不响就让他走了？”

“是啊，大汗。术虎高琪摆明了不把我军放在眼里，我们为何还要如此忍气吞声，示弱于敌？”

不少人随声附和。一时间，议论声、抱怨声四起。成吉思汗平静地听着，良久才冷冷地瞟了一眼气得面红耳赤的别勒古台。

别勒古台没有看见。曲出暗暗推了推他，他抬起头，正遇上汗兄严厉的目光，不觉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成吉思汗不说别人，单训兄弟：“别勒古台，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改改你那沾火就着的脾气？你不妨用脑子想想，术虎高琪为何要派石抹明安来下那样的战书？不就是想借我的手杀掉石抹明安，好为他除去心腹之患吗？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石抹明安还是瑞奇峰的师侄。我倒很感谢石抹明安带给了我一个相当重要的情报。”

众人不解，成吉思汗从容说道：“金军久不经战事，今又将帅失

和，穿越野狐岭，指日可待。”

别勒古台垂下头，看样子他是服了。

成吉思汗反面露忧色。

石抹明安不避刀俎，忠勇可嘉。之所以没有挽留他，是明知他必不肯降。怕只怕他此去凶多吉少，术虎高琪岂能轻易放过他？

伍

石抹明安比成吉思汗更清楚自己回去的命运。

死在蒙古人的刀下倒还罢了，死在术虎高琪的手里，势必还要背上通蒙叛国的罪名，一生清誉，也将付之东流。

那个蒙古人的皇上……石抹明安一想到成吉思汗，就觉得心口发堵。术虎高琪怎会是他的对手？从他身上，石抹明安看到的是蒙军必胜的信心和力量。　谒见成吉思汗，在石抹明安好似潭水一样平静的内心中卷起了层层波澜，他带着一丝恐惧，无可奈何地听任那曾经支撑过他整个生命的忠诚的支柱慢慢倾斜——它该不会彻底坍塌吧？

石抹明安仍经木华黎的驻地返回岭南。见天色已晚，木华黎善意地留他小住一宿：“石抹将军，如今两军对峙，你即使匆匆赶回，军士不明真相，也不敢放你入营。不如等天明再回不迟。”

石抹明安细思木华黎说得有理，迟疑片刻，终于同意留宿蒙营。木华黎吩咐摆上酒宴，两个人相对小酌。

蒙古元帅坦率直爽的态度很快消除了石抹明安的戒备心理，两个人谈攻守之道、布阵之法，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作为敌方统帅，木华黎的才华令熟读兵书的石抹明安心折。他勤奋、谦逊、聪明过人，尤其善于总结实战经验，原以为蒙古人愚陋，没想到竟有木华黎这样的英贤之士，蒙军有此将才，焉能不胜？

木华黎甚至知道《孙子兵法》，并且结合实战，对这部兵法有着更

深层次、更为全面的理解。注意到石抹明安不可思议的神情，木华黎微笑着解释："这部兵法最先是太傅塔塔通阿介绍给我的。后来，国师粘合重山——他原是女真贵族，因不满朝廷腐败，投到我国——将兵法抄录下来，一段段讲给我听。你也知道，我蒙古原无文字，记录祖先家世，全凭口述心记，直到大汗征服乃蛮，才由太傅创立了蒙文。我无法与将军相比，几十年戎马倥偬，倒成了重武轻文的借口。像将军这样文武兼修，我实在羡慕得很。"

石抹明安被木华黎语气中流露出来的对知识的渴求深深打动了。他向木华黎谈起他的父母先生，谈起他初到中都求学时的种种趣事。有生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如此向他人袒露心声，而这个人居然是敌人。后来他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了成吉思汗身上。

"他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人！能够在他麾下效力，应当是件很幸运的事。"石抹明安深有感触地说。

木华黎含笑点头："你与他只见一面，竟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你还没有到过草原呢，在那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他对草原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会告诉你关于他的故事，从中你自会品出许多东西。"

"你呢？你是如何辅佐成吉思汗的？"

"我嘛，说来话长。我认识他时还很年轻。"木华黎的脸上露出一丝回忆往事的悠然，"不知将军是否听说过札木合这个人？"

"哦，没有。"

"札木合曾是大汗的安答，后来成为大汗的死敌。当时我不过是札木合治下的一个地位卑下的牧马奴而已。"

石抹明安猛地放下酒杯。显然"牧马奴"一词强烈地震动了他。

木华黎仿佛没有注意到石抹明安的失态，深情地讲述了他与成吉思汗相遇相识相逢相随的经过。

石抹明安听得呆了。

原来如此！

木华黎，蒙军中这位最优秀的军事统帅，原来出身并不高贵。成吉思汗任人唯贤，这也许正是他取得辉煌成功的前提。石抹明安丝毫没有瞧不起木华黎之念，相反他更加敬佩木华黎坦荡的襟怀。

讲完自己的经历，木华黎继续问道："将军是否听说过哲别其人？"

"当然。哲别将军的大名在我军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哲别原是蒙古敌部泰亦赤惕的一名普通将领，在一次大战中，他一箭射中大汗的脖颈，差一点将大汗置于死地。战斗结束后，哲别——当时他叫只尔豁阿台，投降了大汗。他并没有隐瞒自己就是射伤大汗的人，大汗欣赏他的坦诚和勇气，对他不但未予追究，还放心地将他置于左右，'哲别'这个名字就是大汗为了纪念他们一箭相交而起。大汗果然没有看错人，哲别从此真的成了大汗麾下的一支'利箭'，也成了我蒙古草原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

听到这里，石抹明安击节叫好。用人不疑，历来为世人所称道，而弃私怨重用曾经的敌人，则更加难能可贵。明安由衷赞道："这样的胸怀，古今几人？成吉思汗此举，堪与齐桓公媲美。"

木华黎深以为然。他听粘合重山讲过春秋时期齐桓公不计个人私怨任用贤相管仲终成霸业的故事。

明安又想起一件事来："请问成吉思汗膝下几子？"

"嫡子四人，庶子二人。四位太子皆能征善战，智慧超群，他们是我蒙古的希望和未来。"

"如此说来，大汗的事业后继有人。将军你呢，膝下几子？"

"只有一子，名唤宝鲁。"

他俩就这样喝着谈着，不知不觉天光放亮，石抹明安推杯告辞。

木华黎亲自将他送出营外。

陆

石抹明安策马疾驰，赶回岭南金军驻地，术虎高琪传他入见。

军帐中，各部将领云集。术虎高琪居中高坐，面沉似水。石抹明安刚刚踏入帐中，他便厉声喝道："来呀！给我拿下！"

转眼间，石抹明安被捆绑结实。众将面面相觑，大惊失色。

"推下去！斩！"

石抹明安急声辩道："且慢！元帅，但不知末将身犯何罪，罪该当死？还望元帅说个明白，也好让末将死而无怨。"

"你私通蒙营，论律当斩。"

"元帅有何证据？"

"我问你，你出使蒙古，竟夜不归，这不是私通蒙营又是什么？"

"元帅可曾让末将直接向成吉思汗口述战书？"

"是又如何？"

"那么元帅就该明白末将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天黑前赶回关内。"

"天黑你一样可以回来，为何非要留宿蒙营？"

"元帅曾有严令，日落后任何人不得入关，须待天明放行，难道末将可以例外吗？"

"强词夺理！好，本帅再问你，你是按本帅与监军大人口述向成吉思汗下的战书吗？"

"一字不差。"

"既如此，成吉思汗怎会放你回来？"

石抹明安冷笑："听元帅之意，是明知末将有去无回了？"

术虎高琪语塞，不觉恼羞成怒："谁跟你逞口舌之能？推出去！"

石抹明安毫无畏惧："末将死不足惜。可叹成吉思汗非但不究末将污辱之罪，反将末将礼送出营，是明知我军将帅不和。大敌当前，望元帅好自为之，莫要一味滥杀无辜，致使军心动荡。"

术虎高琪气得七窍生烟："推出去！斩！斩！"

术虎高琪手下将领多与石抹明安交厚，素知石抹明安秉性忠直，即便与元帅不和，也决不会私通蒙营，因而齐齐跪倒，为石抹明安求情："元帅容禀：说石抹将军私通蒙营，实无确凿证据。大敌当前，先斩大将，乃不祥之兆，或许正中成吉思汗奸计也未可知。倘若造成我军将士人人自危，这仗还怎么打？"

众将苦求，完颜鄂诺勒见众怒难犯，索性顺水推舟："元帅，我觉得大家所说也不无道理。依我看，莫如将石抹明安押入死牢，待我军获胜后再细细审理定罪不迟。"

术虎高琪暗恨完颜鄂诺勒。我们一起定下此计，你倒会做好人！但事已至此，他也只好无奈说道："既然众位将军和监军大人都为石抹明安求情，本帅暂且留他一条性命便是。来呀，将石抹明安打入死牢，容后裁决。"

当天下午，蒙军向野狐岭发起了第一次强攻。

金军凭借地形优势，击退了蒙军进攻，自身也付出巨大伤亡。成吉思汗的军队毕竟是在战争中磨练出来的号令如一、无坚不摧的整体，战斗力极强，不似金军久不经战事，缺乏御敌决心。

第二天，蒙军引军再战。元帅木华黎一马当先，连发三箭射中敌方三名将领，金军大恐，术虎高琪亲临前线指挥，方才稳住军心。

第三天、第四天……

整整一个月，蒙军三路大军不分昼夜，轮番发起强攻，金军伤亡惨重，渐成溃败之势。乘金军喘息未定，成吉思汗亲临战场，采用敲山震虎的战术指挥三路大军将金军悉数围困于峡谷之内。蒙金两军的这场大厮杀以成吉思汗的全胜告终。金军精锐多半折于此役，术虎高琪仅带十二万残兵败将退守抚州。

术虎高琪撤退前并未忘记将石抹明安押入囚车一并带走。看来他是准备将石抹明安做个替罪羊，以便日后在皇帝面前开脱他在野狐岭战败的罪责。

野狐岭既破，金国门户洞开。蒙军乘胜追击，又将术虎高琪从抚州赶到宣平。宣平城防坚固，蒙军首攻未下，术虎高琪稍稍松了口气。

术虎高琪与完颜鄂诺勒商议，蒙古势盛，不如私下许以好处，劝成吉思汗罢兵。即使议和不成，来来往往也需一些时日，如此一来，正可借机重整旗鼓。但派谁为使好呢？完颜鄂诺勒提出石抹明安。

术虎高琪连连摇头："不成，不成。石抹明安与本帅有仇，万一他此去投降蒙古，成吉思汗岂不如虎添翼？"

"石抹明安与成吉思汗有过一面之缘，想必比其他人更容易递得进去话。何况他口才惊人，胆气不凡，除了他恐再无人堪当此任。至于我们，只须扣住他的家小，还怕他会一去不回？"

"石抹明安家眷皆在辽东，我怕我们鞭长莫及。"

"无妨。我们可遣使密奏皇上，请他下旨从速缉拿石抹明安家小。石抹明安是聪明人，只要他的家人在我们手上，他断不会轻举妄动。"

"试试也成。"术虎高琪把握不大地皱了皱眉头。

石抹明安被押进帅府。木枷倒是除去了，脚上仍戴着沉重的镣铐。他明显消瘦了，憔悴的脸上只有一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

完颜鄂诺勒的脸上堆起殷勤的笑容："石抹将军，你受委屈了。来人，给石抹将军打开镣铐。"

"监军大人，此乃何意？"镣铐打开后，石抹明安不动声色地问。

"石抹将军，我和元帅商议，欲派你前往蒙营说服成吉思汗，劝其退兵。将军意下如何？"

石抹明安说不出心里是何滋味。蒙军历时一个月便拿下野狐岭，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他没有亲临前线指挥，但是想也能想象得出面对蒙军强大的攻势，金军是如何惊慌失措。战前他曾设想只要屯兵固守，一定

可以将蒙军拦阻于岭外，事到如今他才明白自己太低估了蒙军的英勇善战和大金所谓精锐部队的胆怯畏敌。倘若真依了术虎高琪主动出击，只怕失败会来得更快。

“石抹将军，你意下如何啊？”完颜鄂诺勒继续催问。

“下战书的是我，议和的也是我，大人，你说我会‘意下如何’？”

“此一时，彼一时，将军何必囿于俗礼？将军的爱妻、老母和幼子皆在家中望眼欲穿，将军就不想早日凯旋与他们团聚吗？”

石抹明安脸色陡变。他紧紧攥住拳头，恨不能将那张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的胖脸打个粉碎。完颜鄂诺勒下意识地侧侧身体，避开了石抹明安愤怒的目光。

石抹明安刚刚腾起的怒火转瞬又熄灭了。谁叫我是大金臣。他无可奈何地想。尽管这个概念在他头脑里越来越模糊不清，终究没有完全消失。“也罢，末将到了那里该如何说？”

“只要能劝动成吉思汗退兵，尽可许以倾国之富。”

“是。”

石抹明安步履沉重地二进蒙营，这一次他感觉比第一次来下战书更要难堪。

木华黎闻报亲自出迎，石抹明安羞愧难当：“我要立刻拜见大汗。”

“我派侍卫送你。”

成吉思汗的大帐中一片静默。成吉思汗无言地等待着，眼中流露出淡淡的疑惑。

“我奉元帅之命……”石抹明安说了半句话。他原想说我奉元帅之命来同大汗议和，可话到嘴边又觉不妥，说劝大汗撤兵嘛，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石抹明安素以能言善辩闻名于金，哪承想两次出使蒙古，竟一次比一次尴尬。

“将军有话，但讲无妨。”成吉思汗敏锐地洞悉了石抹明安内心的矛

盾，越发和颜悦色。

石抹明安无奈，换了个方式："金与蒙古有仇不假，可也对大汗有恩。先帝在世时曾视大汗为大金亲信，委以重任。大汗想必没有忘记当年我国与您首次合作剿灭塔塔尔部后，先帝封您为'北方都招讨'，授命您号令漠北百姓吧？先帝待您不薄，而今您跃马长城，无异于以下犯上。我大金虽称不上固若金汤，然据潼关、黄河之险，也非擅长野战的蒙军所能遽破。何况您孤军深入，两边军队又众寡悬殊，随着战事的深入，您遇到的抵抗势必日趋激烈，一旦有所闪失，只怕大汗您难以全身而退，务请大汗三思。"

成吉思汗沉思地望着石抹明安，什么也没说。

石抹明安抬头，正遇上成吉思汗犀利的目光。短暂的对视中，石抹明安只觉脊背与汗湿的内衣粘在了一起。

寂静悠长。

石抹明安的神经开始承受不住成吉思汗的沉默给他造成的压力。

"大汗……"他试着叫了一声，结果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

"将军不必说了，我知道将军要说什么，而且知道，"成吉思汗平静地打断了明安的话头，"将军忠勇令人敬佩。"

这是由衷的赞佩，石抹明安的内心却一阵酸楚。忠勇？他喃喃重复，苦笑不迭："大汗何出此言？"

"数日前，将军不避刀俎来下那样的战书，我已尽知将军为人。说句心里话，我十分欣赏你的胆气才智，非常希望你能留在我的身边。"

石抹明安不可思议地注视着成吉思汗，他想说点什么，嗓子却似被堵住一般，半晌发不出声来。

"石抹将军，我久闻你的大名，知你禀性忠直，文武兼才。你两进蒙营，与我也算有缘。只是我与你相识至今，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别人要你说的，现在，你能不能对我说一句你自己心里的话：你对我究竟如何看？"

石抹明安一震，回答立刻涌到嘴边。

你是出身草原的英雄！你的天资英识，你的伟略雄才，你的识人之能，你的光明磊落，无不令人钦敬，只可惜——你是敌人。

“末将不敢妄言，请大汗不要难为末将。”石抹明安言不由衷地说。

“我绝非要难为你，我只不过想让你留下来——假如你认为值得。”

“大汗是要末将投降？”石抹明安感到心中有样什么东西崩溃了、坍塌了，是什么呢？

“也可以这么说吧。将军即便回去，术虎高琪也不会放过你。金帝昏庸暴虐，我素有耳闻，我为复蒙金世仇而来，决不会半途而废。宣平不过一座弹丸小城，指日可下，我只担心将军连与城池共存亡的机会都没有。”

石抹明安心扉洞开。他抬起头，久久直视着成吉思汗的眼睛。

这是一双能够洞悉他的内心，使他无法抗拒其诱惑力的眼睛。

成吉思汗继续说道：“如果将军只是担忧家人，我即刻派人暗取你的家眷，将军以为如何？”

“末将的家眷皆在辽阳。”石抹明安顺着成吉思汗的思路自然地回答。这就是说，他终于决定归降了。

“你将信件或信物交给我，我定将你的家眷完好无损地交还于你。”成吉思汗自信地微笑着，他的自信也感染了石抹明安。

“是。”石抹明安恭敬地应道。

术虎高琪、完颜鄂诺勒还在城中眼巴巴地盼望着石抹明安的消息，不料等到的却是蒙军的强攻。金军抵挡不住，弃城而逃，只留下遍地横尸和一座残破的城池。

术虎高琪回到中都向允济皇帝请罪时，将所有战败的责任都推到了石抹明安身上，总算得到了皇上的宽恕。允济气得咬牙切齿，要拿石抹明安的家眷泄愤，但令到辽阳时，石抹明安已在蒙营与家人团聚了。

成吉思汗封石抹明安为蒙军千户长，待哲别攻取居庸关后，又将他升至万户长。君臣相互信任，直到成吉思汗生命终结。

柒

蒙军在野狐岭大败金军精锐。但总的来说，由于蒙军缺少有效的攻城器械，又缺乏攻城经验，进展并非很大，即便像宣平这样设防较差的弹丸小城也须花费相当的气力才能攻取。

然而成吉思汗毫不气馁。他顽强地、不屈不挠地战斗，一步步逼向中都。

畏兀儿国王巴尔术带着厚礼前往蒙古迎娶华歆公主，孛儿帖夫人亲自主持了女儿的婚礼。听到女儿出嫁的消息时，成吉思汗正在马背上。除了默默祝福女儿一声，他来不及有更多的表示。对他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下一个军事目标。

蒙古军顽强不屈的战斗，换来了一二一二年的决定性胜利。七月，蒙军首克金国军事重镇宣化。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分兵拖雷攻取位于宣化东南的保安城。拖雷率军强攻，身先士卒，第一个登上浸血的城头。三日后，拖雷与父汗会合，众将为拖雷请功，成吉思汗却说："勇猛固然可贵，但勇猛不等于莽撞，既能战胜敌人又能保全自己的将领才是一名合格的将领。"

接下来的下一个军事目标是怀来。

守城金兵士气低落，贪生怕死，蒙军尚未杀到怀来城下，金军已弃城而走。至此，金帝国赖以维持的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居庸关。

居庸关不单设有重兵把守，还布有百里铁蒺藜。成吉思汗率大军驻扎在居庸关外，接连十数日按兵不动，只派出几支探马侦察周围地形，其中一支探马军就由金降将耶律阿海率领。

耶律阿海正式降于蒙军攻克乌沙堡后。

成吉思汗大举攻金伊始，耶律阿海随胡沙虎驻守乌沙堡。木华黎、

哲别能够很快袭破这座军事要塞，与耶律阿海暗中派人送出乌沙堡的地形图有很大关系。之后，耶律阿海便正式归附蒙古了。

阿海、图华两兄弟相会于蒙营，阿海听图华给他讲了一件事。原来，阿海初以兄弟为质之时，确实有不少蒙古将领对他的归降诚意表示怀疑，担心阿海兄弟别有所图，更担心将图华留做宿卫太过冒险。成吉思汗却丝毫不为所动，自始至终表现出对耶律阿海兄弟的绝对信任……

作为原金军将领，耶律阿海对居庸关的地形相当熟稔，知道急切间蒙军不能得手。何况现在关外还布有百里铁蒺藜，蒙古骑兵也施展不开。他不由想起当年自己驻守居庸关时曾无意中发现过一条只能勉强容一人通过的山路，恰从关外直通关内，如今看来真是天赐的一条灭敌之路。

然而，在千山环抱、古木参天的峡谷中寻找到一条隐秘的小路谈何容易？连续十几天的寻找居然一无所获。耶律阿海并不甘心，决定再去试试。他也不带士兵，独自一人来到山中，凭着记忆在山间细细搜索。从日出到日落，耶律阿海滴水未进，不免又累又渴。他登上一块山石，四下张望着，竭力回忆着当初发现小径的情形。蓦然，他的目光仿佛被什么吸引住了，那条他苦寻不见的小径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耶律阿海欣喜若狂，急忙做好记号，匆匆返回成吉思汗的大帐。

成吉思汗和众将正在等他。看到他满手满脸都是划痕，成吉思汗十分惊讶："阿海，你这是怎么了？你去了哪里？我从上午就没见到你。我差点派人四处寻你——幸亏图华告诉我不用。"

耶律阿海微笑："臣有重要发现禀明大汗。"他将找到小径之事简单地叙述了几句，然后主动请缨，"臣请求带三千人徒步从小径接近关隘。明日凌晨出发，入夜当至关下埋伏起来。天明时大汗从正面发起进攻，臣即从后面杀出，打他个措手不及。如此，至少可增加我军的获胜筹码。"

成吉思汗深赞耶律阿海的细致，也完全同意他所献间道而行、接近关隘的计策，不过对于正面进攻，他另有安排。他叮嘱耶律阿海："你在关外埋伏起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什么时候金军出关，你才可从后面杀入关中。切记。"

君臣商议完毕，各自依计行事。

蒙军在关外整整半月按兵不动。金军不明蒙军意图，倚仗关固隘险，骄意日滋。

十余天后的一个清晨，哲别首次引军攻打居庸关，因不明道路，战马踩上铁蒺藜，士兵纷纷落马，哲别不得不下令后撤。关内守将见蒙军受挫后不战自退，心中大喜，当即引兵出关追杀。

金军利用地形熟悉，很快追上蒙军，两军厮杀一场，蒙军不敌，沿途丢下许多牙帐兵器，瘦马盔缨，金军益发追得兴起。

大约追出五十里，哲别不退了。只见他勒马回枪，英姿飒爽，与方才判若两人。在他身后，刚刚还丢盔卸甲、狼狈不堪的蒙军也转眼变成了另一副模样。他们转身杀回敌阵，勇猛异常。成吉思汗率领的大军也在这时掩杀过来，金军情知中计，掉头就逃，因慌不择路，有相当一部分金军误入自己布下的铁蒺藜阵，人马相踏，死伤无数。另一部分金军则“引”着蒙军顺利来到居庸关下，惊魂稍定，却见关上遍插蒙古战旗，耶律阿海已抢先占领关隘。

此时，关上箭下如雨，身后追兵迫近，金军进退无路，抵抗骤然激烈。木华黎急命士兵喊话：“投降者生，抵抗者死！”此举果然奏效，金军大部分停止抵抗，弃械归降。

居庸关之战是蒙古攻金以来对敌策略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此前蒙军一直奉行斩尽杀绝的政策，致使金将士除拼死抵抗外别无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蒙军胜利的步伐。居庸关大战后，蒙军对降敌采取了相应的优待政策，从而大大加快了进军速度。

木华黎头脑冷静，善于适应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战争。尽管这时的蒙古君臣对城市经济还没有多少概念，但随着战事的一步步深入，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体会到与城郭国家作战与统一草原时所进行的战争间的显著差别，那不只是战略战术上的转变，更需要从政治经济上加以改变和适应。

现在，蒙军进入广袤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了。成吉思汗将营帐设在龙虎台，距龙虎台六十里屹立着金帝国的首都中都城——童年时即在脑中刻下深深印记的那个神话般的世界已近在眼前……

捌

在中路军斩将搴旗、大获全胜的同时，另两支蒙古大军也是捷报频传：皇弟合撒尔所率左路军顺利攻下了中都东北方向的要塞古北口。三位太子所率右路军攻克西京大同。正在这时，金国宫廷中又发生了一场血腥政变，允济皇帝被权臣胡沙虎毒死，胡沙虎另立章宗的亲弟弟完颜珣为帝，史称宣宗，改元贞佑。胡沙虎自封为监国大元帅，总揽军政大权，皇上不过一摆设而已。

允济被贬为庶人，草草埋葬了事。

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金帝国，防御能力虽未完全消失，但士兵无心作战，将领唯求自保，江山如同惊涛骇浪中的孤舟，已掌握不住自己的航向了。

从一二一三年秋到一二一四春，蒙军相继攻陷了金国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城池，尚有中都、真定等十一城未下。八月，蒙军再次逼近中都城，胡沙虎试图凭借永定河阻挡住蒙古大军的进攻。他命百姓拆除永定河架桥，征调中都城内所有火器和火炮封住了岸口，并命术虎高琪为后援，随时准备从一侧劫杀可能败退的蒙军。

胡沙虎的计划是周详的。

成吉思汗指挥大部队连人带马跃入水中，准备抢渡永定河。胡沙虎看准时机，下令放炮，蒙军遭到炮击，马匹惊散，弥漫的硝烟中，蒙军将士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曾经清澈幽明的永定河。

成吉思汗的先头部队遭此沉重打击，大军被迫撤退。胡沙虎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有秩序地退出了火力范围，担负劫杀任务的术虎高琪仍迟迟不见动静。术虎高琪的贻误战机，使蒙军在中都会战失利后保证了主力部队没有遭受重创。

那么术虎高琪究竟为何按兵不动呢？

原来他是想等胡沙虎与成吉思汗拼个两败俱伤。

胡沙虎大权独揽，早引起了术虎高琪的强烈不满。他巴不得胡沙虎多出点差错，当然最好死在蒙军马蹄之下。他既抱定了这个态度，焉肯

对胡沙虎唯命是从？再说他也未料到胡沙虎会如此顺利！他直磨到第二天凌晨才领兵出城，行不多远，发现蒙军大部队正向他这个方向而来，吓得当即又缩回城内。

无论胡沙虎还是术虎高琪都未料到，成吉思汗第一次抢渡永定河失败后，与博尔术定下了绕道夜渡的计划。胡沙虎将火炮都集中在河浅水缓之处，蒙军要想渡河，必须避开这里。为避免打草惊蛇，哲别率精骑一支，借夜色掩护，从另一侧水流湍急处接近永定河。那是真正的强行军，蒙军必须在天亮前抢渡永定河。

胡沙虎对面，蒙军似乎仍试图抢渡。一俟蒙军接近岸边，胡沙虎就命令放炮，蒙军即撤回。夜幕降临后，胡沙虎担心蒙军乘夜过河，隔不多久，便向对岸和河心狂轰一番。成吉思汗稳坐中路军大帐，和博尔术一边下棋，一边侧耳倾听着流矢飞啸的声音，十分惬意。“这声音比术赤吹的笛子声还要好听。”他笑谑道。

博尔术忍俊不禁：“哪里能比！”

“博尔术，陪我下个通宵如何？我们和胡沙虎一起熬夜。”

“只怕胡沙虎早就睡了。”博尔术小声提醒他的大汗，一脸笑容。

胡沙虎果然睡得很安稳。殊不料就在他睡梦之中，蒙军的另一部已于黎明前到达永定河的另一侧，在湍急的河面上强行搭起浮桥，直向他杀来。

当胡沙虎从睡梦中惊醒，他的永定河防线已被冲得四分五裂，金军只剩被动挨打的分儿了。他侥幸杀出重围，带着残兵败将逃回中都。这位瘸腿将军气得连帅府也不回，径直闯到金銮殿上，看见术虎高琪，二话不说，挥剑便砍。术虎高琪吓得慌忙躲到宣宗身后，宣宗用身体护住了他：“元帅息怒，元帅息怒！二位爱卿乃朕之左膀右臂，缺一不可。无论术虎高琪有何过错，都望元帅看在朕的分儿上，饶过他这一次吧。”

宣宗苦苦哀求，胡沙虎手中的宝剑垂了下来。到底有君臣之别，胡沙虎再怎么总揽朝纲，也不好过于放肆。无奈，他强压怒火，冷冷地盯着术虎高琪：“蒙军已至城下，明日你出城迎战，胜可赎罪，败了嘛，我杀你个二罪归一！”说完，怒气冲冲地扬长而去，根本不将宣宗放在

眼里。

术虎高琪自觉理亏，直到胡沙虎离去才敢从宣宗身后出来。他回头偷觑皇上，只见宣宗脸色苍白地斜坐龙椅，呆若木鸡。

“皇上……”

“爱卿明日务要奋力杀敌，败了，恐朕不好再保你。”

“是。”术虎高琪躬身退出。

宣宗力保术虎高琪，也有他难言的苦衷。他在霸州为王时，并未奢望过自己会与皇位有份，及至真的做了皇上，不料仅仅是个傀儡而已。自登基以来，胡沙虎对他呼来唤去，全没将他放在眼里。个中滋味，一言难尽。纵观满朝文武，只有术虎高琪的势力与胡沙虎不相上下，倘若术虎高琪死了，他的处境可想而知。所以，他必须力保术虎高琪。

术虎高琪不敢违抗帅令，第二天率禁军出城，与蒙军激战于桑干河畔。成吉思汗不听部下劝阻，亲身冲杀于敌阵之中。他英勇绝伦的姿影，只看得术虎高琪两眼发直。难怪蒙军百战百胜，大汗身先士卒，士气焉能不盛？倘若大金国主有他一半，不，哪怕只是站在城头督战，我军也不至于败得如此之快。

术虎高琪对大战失去信心，他已在考虑失败后的退路。胡沙虎不会放过他的，与其送上项上头颅，不如先下手为强！

术虎高琪暗暗拿定了主意。下午，术虎高琪败回城中，也不去见皇上，径直引兵包围了元帅府。

胡沙虎惊闻变故，知道来者不善，慌忙推开美人，准备从后院翻墙逃走。也怪他时运不济，就在他要翻墙时，衣襟被松枝挂住，加上伤腿不便，让术虎高琪的士兵追上乱剑斩杀，割下头颅。

次日五更时分，术虎高琪带着胡沙虎的人头上殿叩见皇上，累数胡沙虎罪状，并声称自己是为社稷而杀逆贼。宣宗开始还吓得心惊胆战，面色如土，及至明白胡沙虎已死，不但对术虎高琪未加责备，反而面露喜色。

胡沙虎始终是宣宗的心腹之患，何况，胡沙虎确实有弑君之罪，术

虎高琪杀他，也算他罪有应得。宣宗当即在金殿之上宣布胡沙虎罪行，并张榜天下，同时任命术虎高琪为元帅，固守中都。

胡沙虎被杀的消息不出午时便传遍蒙营。各军主要将领齐集成吉思汗的大帐，准备商议下一步行动。

大部分将领主张乘胜攻下中都城，但成吉思汗不为所动。他耐心地分析了现在攻打中都的利弊优劣，最后决定：继续挥师南进。

会议结束后，石抹明安与木华黎结伴回营，他深有感触地对木华黎说："大汗之谋，即使春秋白起再生，只怕也会甘拜下风。"

木华黎点点头，然后笑了。

木华黎与石抹明安友情甚笃，经过近三年的并肩作战，他们更加心心相印。

玖

蒙古大军依然兵分三路，继续挥戈南下，沿途势若破竹，所过城郭皆攻掠而下。

一连数日，成吉思汗都对中都城围而不打，除每日必带数十骑围绕城郭，侦察地形外，再无其他动静。

宣宗摸不透成吉思汗的真实意图，愁眉不展，茶饭不思。早朝议事时，大元帅术虎高琪认为蒙古南下刚返，必定人困马乏，如今屯兵城外，按兵不动，或为养精蓄锐，或是另有图谋，不如引军杀出，与蒙军决一胜负。

宣宗哪里敢同意！他生怕中了成吉思汗调虎离山之计，坚持固守城池，静观其变。

正当中都城内君臣惶恐不安时，蒙古使臣带来了成吉思汗的劝降诏书。诏书由成吉思汗口述，内容只有几句话：汝之国土，黄河以北尽归我所有，汝所据唯中都耳。天意亡汝，然我念故旧，不忍过分迫汝。汝

当作何表示以消弭我军将士之心头仇恨？宣宗不敢立刻答复，好言劝使臣下去休息，他与群臣商议后再作决定。

蒙古使臣离开后，群臣围绕成吉思汗的劝降诏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无非是两种倾向：战或和。

主战派以术虎高琪为首。他慷慨激昂地表明了主战的决心："蒙古春季马瘦，将士自南而返，多不服水土，据传军中正在流行瘟疫。如今，成吉思汗突然主动议和，想来传言非虚。蒙军不堪再战，我军却以逸待劳，纵无十分把握，亦有十分士气。不如与其决战，倘或一战成功，也可一劳永逸。"

右丞相完颜承晖表示反对："元帅此言差矣。想我军将士，多居诸路，纵使战胜，也会思念父母妻儿哗变而去；倘若战败，后果更加不堪设想。依臣之见，不如权且同意与蒙古议和。待蒙古退兵，方可从容收复失地，重整旗鼓，以备再战。"

完颜承晖所虑确是实情。金朝廷为守住中都，尽驱城外强壮男子充军守城，而将其亲人留于城外。若决战，只怕将士虑及城外亲人安危，不肯真心卖力；若兵败，或再产生哗变，大金江山更是岌岌可危。

争来争去，终是主和派占了上风，甚至一向对术虎高琪言听计从的宣宗也坚决反对同蒙古决战。术虎高琪见自己被孤立起来，不再言语，心里想的却是，议和就议和，反正与我丝毫无损。我身为主帅，倘若公然主和，必为世人不耻。今我主战，世人皆知我非贪生怕死之辈，只不过朝中主和派的势力占了上风罢了，正好全了我的声名。倘若真依了我的主张去与蒙军决战，那成吉思汗和木华黎岂是容易对付之人？侥幸胜了倒还好说，败则本人威风丧尽，到时再被政敌抓住把柄，只怕费尽千辛万苦方才到手的功名利禄也会付诸东流。一旦如此，所为何苦？

宣宗见群臣再无异议，当即派完颜承晖随蒙使觐见成吉思汗，商谈议和条件。

成吉思汗接待完颜承晖的礼节虽然隆重，但提出的条件相当苛刻：金国必须充当蒙古附庸；废金帝帝号，退为河南王；平时进贡，战时出征。

完颜承晖表示同意转告国主。成吉思汗又说："我闻汝主有女，何

不遣来侍奉？”

游牧民族进攻定居国家时，定居国家以女和亲多有先例，所以完颜承晖依然答应。成吉思汗派石抹明安送完颜承晖出营。昔日同殿之臣，现在一个为兴盛的帝国效劳，一个为失败的国家奔波，犹如一出悲喜剧的上演谢幕，两个人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俟完颜承晖离去，成吉思汗对左右说：“我观完颜承晖不愧为忠义之士，只可惜失于软弱。国势强盛时以其治理国家，必为贤臣良相；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以其为相则难以支撑局面，收拾残局。”

宣宗完全接受了成吉思汗提出的条件，当即备办贡品：黄金、白银、丝绸等等不一而足，又将已故的先帝允济之女歧国公主冒充己女一并献与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依约退兵。完颜承晖亲将他送出居庸关外。回首关内，完颜承晖感受不到春意盎然，只有破碎的河山历历在目，他止不住潸然泪下，情难自已。

拾

蒙军夜晚下营后，成吉思汗想起去看看他的“战利品”：歧国公主。

歧国公主年方十五岁，高高的额头下一双圆圆的眼睛，算不上十分标致，却显得异常聪颖。她见到成吉思汗，竟无惊惧羞怯之意，跪倒施礼，落落大方。成吉思汗觉得她挺有趣，赐座后问道：“你是河南王的女儿？”

歧国公主边倒茶边平静地回道：“先父名讳允济。”

“允济？”成吉思汗大吃一惊，“我要的是河南王的女儿。”

“皇上焉肯将亲生女儿献与大汗。”歧国公主冷冷地回道。

成吉思汗沉吟片刻：“允济？不管怎么说，我与他有过数面之缘，也算故人。”停了停，他又说，“你放心，看在允济的分儿上，我定会善

待于你。”说罢想走。

“大汗。”歧国公主唤住了他，“臣妾恳请大汗做主。”

“哦，什么？”

“臣妾此生最恨两个人，一个是胡沙虎，另一个就是当今圣上完颜珣。胡沙虎既死，臣妾杀父仇人已得报应，但完颜珣还活着。完颜珣身为大金国主，却是个见利忘义的奸诈小人。想当年，他在霸州为王时，父皇待他不薄，岂知他登基后全不念父皇在世之时对他的种种恩义，反与胡沙虎沆瀣一气，将父皇贬为庶人，草草埋葬了事。这且不论，如今又将臣妾冒充己女送与大汗。臣妾既到蒙古，只望大汗有朝一日杀完颜珣为臣妾报仇。大汗若不应允，臣妾有死而已。”

成吉思汗被个性倔强的歧国公主吸引了：“你这样说，就不怕故国灭亡？”

“臣妾只不过是一闺中弱质，只知有生身父母，不知有他。倘若臣妾生为男儿，定当入朝斩杀奸佞，匡扶社稷；上马挥戈阵中，击退犯敌。”

成吉思汗真没想到，这样一个纤弱女孩，竟有如此心胸志气，不免心生敬意：“说得好！不愧是大金公主，果然不同平凡女儿！”

歧国公主脸微微一红，侧过头去，含羞默然。正巧拖雷有事求见父汗，成吉思汗要他进帐回话。拖雷看到歧国公主，略一踌躇，成吉思汗招手让他过来坐下。

歧国公主奉上清茶。拖雷也不抬头，接过放在案几之上。歧国公主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拖雷俊秀英锐、神采奕奕的脸上，眼波流转间，传递着内心的惊羡。

拖雷向父汗请示了几句军中事务，便欲起身告辞。成吉思汗笑道：“我正要你陪我一起走走。公主，你一路劳累，早些休息吧。”

歧国公主亲将父子俩送到门外。直到拖雷远去，她仍呆呆地望着拖雷高大匀称的背影发呆，一抹红晕不知不觉飞上她的脸颊。她暗想，若能嫁得如此郎君，确也不枉此生了。

成吉思汗只不过找个借口。既然不打算纳歧国公主为妃，再留下来当然多有不便。歧国公主是个聪慧的少女，莫如返回蒙古本土后再与夫人商定她的终身。成吉思汗回到爱妃忽兰的寝帐。摇曳的灯光下，忽兰越发显得妩媚动人了。看见成吉思汗回来，她又惊又喜："是您，大汗？我当您不会来了。"

"为什么？"成吉思汗笑。

"您不是纳新妃子了吗？"

"我何时说过要纳她为妃了？我不过借此羞辱完颜珣罢了。结果你猜他送来的是谁的女儿？"

"忽兰不知。"

"允济之女歧国公主。我观完颜珣身为大国君主，终究是个反复无常、狡诈奸猾之辈，不足为信。倒是这位公主，谈吐不凡，聪慧无比，我正考虑该将她许与何人？"

"听大汗这样夸赞她，忽兰倒想马上见见她了。"

"明天吧。忽兰，刚才拖雷去看我，歧国公主好似对他颇有好感。"

"那是当然。我们拖雷聪明俊秀，相貌堂堂，哪个少女见了能不倾心？问题是拖雷对苏如情有独钟，只怕此事还有障碍。"

"那就将她赐给功臣后代？"

"不可不可。歧国公主既然对拖雷有情，又是大国公主，您再将她赐给他人，岂不害了她一生。"

"算了，算了，这也不行，那也不成，我是管不了了。这种事，一向都由夫人做主，就让夫人去处理好了。"

忽兰忍不住笑出了声。

第十二章 攻陷中都

壹

经过近两年的征战，成吉思汗带回蒙古本土的是赫赫战功和丰厚的战利品。然而，征服者的征服欲不会有尽头，他仍在等待时机。

歧国公主，按照她本人的心愿，由孛儿帖夫人亲自做主许给了拖雷。苏如非但不计较，反与多才多艺的歧国公主相处如姐妹。完全可以这样说，拖雷正因得此二位贤妻相助，才在日后为他的儿子们铺开了成功之路。

蒙古大军获得了战后短暂、充足的休憩。

八月金秋，草原上处处繁花似锦，美不胜收。速格纳黑遵父命从阿力麻里前来蒙古拜见成吉思汗，并送来大量新鲜瓜果。漠北之地，瓜果罕见，成吉思汗除取用部分外，其余全部赐给子侄功臣。

四年后重返蒙古，速格纳黑遇到了他此生最爱的女子：婉嫣。

年方十五岁的婉嫣娉婷袅娜，亭亭玉立，加上天生的优雅风度，使她看起来完全像个大姑娘了。她不再像儿时那样喜欢缠着祖汗，更多的时候愿意待在奶奶身边帮她处理一些琐事，渐渐地，孛儿帖夫人已经离不开这个不可多得的帮手了。

婉嫣是成吉思汗家族众多明丽女儿中一颗放射着璀璨异彩的明珠。她既有奶奶的睿智，又有苏如的沉稳。不出征的时候，成吉思汗喜欢每天抽出一些时间陪婉嫣说说话，祖孙俩的感情依然十分亲密。有一次成吉思汗甚至对孛儿帖夫人说，婉嫣如果是个男孩子就好了。如果婉嫣是个男孩子，我就将江山交在她的手中。

速格纳黑在汗营人缘极好，包括婉嫣在内，都与他相处融洽。只有一个人对他充满了敌意，这就是察合台的长子南图赣。

南图赣从小与婉嫣一起在祖父身边长大，对南图赣来说，婉嫣并非他的堂姐，而是他的朋友。他讨厌速格纳黑对婉嫣的过分殷勤，小孩子的感情往往异乎寻常地强烈，南图赣的无礼有时甚至连成吉思汗也看不过去。为此事，成吉思汗没少训斥爱孙，其结果是南图赣更加憎恨速格纳黑。

速格纳黑能够见到婉嫣的机会并非很多。每一次不期而遇，都会令他欣喜若狂。婉嫣是速格纳黑心中的女神，能够让她快乐，或者看到她快乐就是他最大的心愿。每一次相遇，无论见面的时间是短是长，凡婉嫣问到的问题，他都一定设法做出至少令他自己满意的答复。甚至婉嫣没问的，他东拉西扯也都说了。以致南图赣给他的评价是，好像就他一个人长着嘴。

讨好别人的心思往往很难捉摸，被讨好的人即使偶尔也会感到腻烦，内心深处依然会隐藏着对这个人的怜惜。特别是在青年男女之间，那种复杂微妙的情感就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

草原人并非只重视父亲的血缘，唯独对成吉思汗另当别论。他是草原人心目中的偶像，草原人对他的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样，术赤的血统之疑就成为不可忽视的缺陷。

婉嫣是细心也是明智的。了解了缠绕父亲一生的阴影后，她在最短的时间内克服了内心的彷徨和失落，泰然处之了。尽管身上流动着的不是成吉思汗的血不免让人遗憾，但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爱，就像她爱祖汗也为祖汗所爱一样。至于纠缠于父亲和祖汗之间的恩恩怨怨，那完全是他们之间的事情，她不想让它带给自己太多的影响。站在一个与双方都有很深关系的旁观者的角度，她自有结论：爱与恨原本没有什么明显界限，它们常常搅在一起，令人真伪莫辨。

对待情感婉嫣是理智和清醒的，她对速格纳黑的热情也一直保持着距离。而速格纳黑对婉嫣的痴迷，几乎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婉嫣要回家住上几日，照顾生病的额吉，速格纳黑也非要跟去“看看老图拉河”。他的态度既诚恳又坚决，婉嫣被他磨得心软，只好答应下来。可是，青年男女一同上路终究有些不便，婉嫣想让弟弟南图赣作陪，不料南图赣一口回绝了。

南图赣的顽劣态度大出婉嫣意外。此前，姐弟俩的感情一直十分亲昵，胜似一母同胞。自从速格纳黑进入婉嫣的生活，南图赣便明显与她

疏远了。婉嫣原以为这不过是南图赣耍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才知道，十一岁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

行前，婉嫣来到奶奶的寝帐，发现祖汗不在，有点失望。“我祖汗呢？”她有些不高兴地问。

孛儿帖慈祥地一笑：“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奶奶，我祖汗呢？他不是说要在这里等我回来吗？”

“生你祖汗的气了？那你仔细想想，有什么事会重要到能让他对他的宝贝孙女失约呢？”

婉嫣抬起头，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又要打仗了？”

孛儿帖默认了。

“那我怎么办？”

“什么？”孛儿帖一时没明白孙女的意思。

“我怕等我从家里回来，祖汗已经走了。”

“你待会儿就去见祖汗，算是同他告别。回家后好好侍候你额吉，不用急着回来——懂吗？”

“我听您的。”婉嫣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奶奶，“奶奶，祖汗出征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常常会怎么想？”

孛儿帖微微一愣，没作回答。

“祖汗如今已年过半百，为什么每一次非要亲征呢？连年征战，他连真正放松休息的机会都得不到，有时我真的很担心他的身体。”

孛儿帖笑了：“你祖汗常说：他生在马背，长在马背，将来的归宿也必然在马背。”

“我真恨自己是女孩子，不能跟在祖汗身边照顾他，保护他。”

“我的宝贝，其实，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

“我像不像奶奶年轻时候？”

“不像。奶奶年轻时候哪有你那么多复杂的想法！”

“其实我最不像奶奶的地方是我不会有奶奶的幸运。”

“幸运？”

“只有奶奶一个人会在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遇上祖汗那样的男子汉，而且还能与他生死相伴，荣辱与共。”婉嫣坦率地说。

孛儿帖专注地盯着孙女美丽明亮的眼睛。孙女坦然地微笑着，毫无羞赧之态。她不禁爱宠地吻了吻孙女光滑白净的额头：“我的宝贝，告诉奶奶，那个叫速格纳黑的小伙子是不是喜欢上了你？”

“如果奶奶也有这种感觉，那一定是吧。”

“你呢？你喜欢他吗？”

“我不讨厌他。奶奶，我们不谈这个话题好吗？”

“好。说真的，眼看着我的宝贝从那么个小不点长成了大姑娘，才感到时间过得飞快。也许用不了多久，等嫣儿出了嫁，想起回来看看奶奶的时候，奶奶已经是个不中用的老太婆了。”孛儿帖若有所思地喟叹。

婉嫣凝视着奶奶。为儿孙操心了一辈子，岁月已悄悄染白了她曾经乌黑的鬓发，时光如流，将印记清晰地刻上了奶奶曾经光洁美丽的脸颊。婉嫣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联想，奶奶的一生，都像她小时见过的一个背着大包袱走在沙漠中的老妪，当她终于踏上草地想要休息一下时，却累得再也站不起来了。

婉嫣的鼻子猛地酸了：“奶奶，我去金帐等祖汗，待会儿我和他一起回来。”说完，又自言自语，“怎么又要打仗了呢？”

贰

蒙古撤军，并未让宣宗感到真正的安宁。中都离蒙古毕竟太近了，即使中都坚固的城墙也无法阻挡来自北方的战马蹄音。恐惧变成了夜夜纠缠不休的噩梦，噩梦中只有一个念头从酝酿到成熟：迁都。

一日，宣宗以中都物质匮乏、国库空虚为由与群臣商议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事宜，他理所应当地认为，汴京据黄河之险，一定能够阻止蒙古大军的前进。不料，此议一出，群臣多数表示反对。

右丞相完颜承晖首先陈明了迁都的弊端："前者，蒙古主动缔结和约，皆因中都城防坚固，难以攻取，才不得不罢兵回师。如今，遽议迁都，一者会为蒙古再次大举兴兵造成口实，二者还会大大削弱我军的防御力量。届时军民惊扰，中都势必危在旦夕。臣恳请万岁立废迁都之议。"

左丞相单徒镒近日常常吐血，卧病在床，闻听皇上有意迁都，急忙来到金殿，泣血陈词："万岁，迁都无异于逃跑，将使朝廷威信丧尽。中都有万岁坐镇一天，军民心有所托，必会拼死保卫。老臣以为，自蒙古撤军，失陷城池多有收复，万岁正宜励精图治，重振国威。倘若迁都，岂不令朝臣百姓寒心！"

宣宗这个人挺有意思，平时耳软心活，毫无主见，偏这次横下一条心，百劝不理："丞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朕虽迁都，仍命太子守忠坐镇中都，与朕亲住何异？况且迁都汴京，暂避蒙古兵锋，又据黄河之险，实乃万无一失之举。汴京即为国都，国都不失，则我大金根基不倒。"

宣宗就差没说，中都我不要了。单徒镒还想进谏，宣宗却不容他开口："朕意已决，卿毋多言！朕命完颜承晖为都元帅，穆延尽忠为副帅，共同辅佐太子守卫中都，其余随朕择日迁往汴京。"

说完，一甩龙袖，扬长而去。

单徒镒跪地疾呼："万岁，容老臣再进一言。"

宣宗假装没听见，径直退返后宫。单徒镒急怒攻心，一口鲜血喷射而出，晕倒在丹墀之上。

大殿之上一阵忙乱。完颜承晖命人将单徒镒送回府中，当晚，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便含恨而去。

宣宗怕百官再行劝谏，索性每日停止临朝视事，躲在后宫闭门不出。

不出群臣所料，迁都计划果然在中都百姓中引起了极度恐慌和对朝廷的彻底失望，刚刚平稳的局势重又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时隔不久，金举众迁都的消息通过成吉思汗的快马传骑送到蒙古本营。

成吉思汗闻讯愤然作色："金既与我议和，为何又要南迁？看来完颜珣当初的议和不过是缓兵之计，为的是拖延时间重整旗鼓，继续与我为敌。我倒要先发制人，看他阴谋如何得逞？"当即传令众将到金帐议事，准备出征。

成吉思汗不愧是一个善于选择时机、头脑清醒冷静的天才统帅。过去不攻中都，是因为中都城防坚固，军民同心，倘若倾入大量人力物力攻城，终究得不偿失。如今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宣宗迁都，势必造成中都城防空虚，人心紊乱，此时再攻中都，则会事半功倍。

众将一致赞同立即出兵，新的大战就在眼前。

诸事议毕，成吉思汗走出大帐，婉嫣拍马迎上了他："祖汗。"

看见孙女，成吉思汗猛然想起："婉嫣，你不是明天就走吗？"

"是。我在等祖汗说会儿话。"

祖孙二人并辔而行。

"祖汗，您千万多保重。"婉嫣不无忧虑。

"你都知道了？"

"我刚从奶奶那里来。"

成吉思汗略觉不安。每次出征，都难免要经过一段折磨人的时光。成吉思汗最怕的就是亲人们默默为他准备行装的日子，好似他就会一去不返。"知道也好。回去好好照顾你额吉，不用惦记祖汗。"

婉嫣没敢回答。她避开了祖汗慈爱的注视，泪水已然溢满眼眶。

“婉嫣，祖汗……”

“我懂，祖汗，没有人可以让您掉转马头。我不会劝您什么，我只想要您答应我一个请求。”

“你说吧。”

“如果没有您为我主婚，我永远不会出嫁。”

“祖汗答应你。嫣儿，你放心吧，祖汗很安全。”

“那您上回还受了伤呢。”

婉嫣指的是在怀来战斗中，成吉思汗被流矢击伤左臂的事。可能忽兰告诉孛儿帖时被婉嫣得知了。

“祖汗向你保证再不轻易涉险好不好？你也知道祖汗的脾气，祖汗说过的话从来都是会兑现的。”

婉嫣拭去眼泪，从马上默默伸过手掌。

祖孙二人击掌为誓。

长生天，求你保佑我的祖汗吧！婉嫣情愿减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只求你再不要让祖汗受到伤害……

叁

蒙古大军再次穿越长城。

石抹明安率蒙军主力陈兵中都城下，完颜承晖亲自在城头督战。蒙军连续强攻数日，均无功而退。

成吉思汗命木华黎领兵攻打辽东、辽西，从四面包围中都，断其粮道，围城打援，终将中都城逼成了汪洋中的一座孤岛。再说宣宗自到汴

京第二天，就开始后悔未令太子守忠南迁。在这件事上，他又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固执，置众臣苦苦相劝于不顾，坚持派出了一名特使从速前往中都宣太子回汴京议事。

太子守忠本是个养尊处优的角色，寻欢作乐还算行家里手，行军打仗无异于赶鸭子上架。自蒙军包围中都，他吓得连宫门也不敢出了。但不管太子勇敢也罢，怯懦也好，有他坐镇中都，守城将士的心中尚有些许寄托。岂知宣宗连这点寄托也无心留下。

太子听说父皇召他南归，喜从天降，匆匆将宫中一应细软珍玩搜罗一空，连夜打开后城门逃之夭夭，临走前对完颜承晖和穆延尽忠连句表示安慰的话都没说。宣宗的这种做法，令主帅完颜承晖内心苦不堪言，穆延尽忠则完全心灰意冷。

蒙军攻城甚急，急切间虽不能下，中都的守备力量却日渐削弱。成吉思汗成竹在胸。他安慰因久攻不下而产生焦躁情绪的个别将领："守城者最忌消耗战。对于他们，粮秣得不到供给，兵员得不到补充。中原部队的局限性始终在于一旦卡住其粮道，就如同卡住其咽喉。况又经过隆冬，除向新都求援，我料完颜承晖别无良策。"

成吉思汗的自信不能说没有道理。完颜承晖在旷日持久的围攻中遇到了他无法克服的几个难题：一是城中储粮消耗殆尽；二是守城将士死伤惨重，兵员得不到补充；三是穆延尽忠无心军务，每与议事，必以言语支吾。完颜承晖开始考虑向新都求援。

金使赴南，潜出中都，成吉思汗了若指掌。他暗令放走金使，随后派石抹明安在汴京通往中都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截击援军。

转眼，蒙军围攻中都城已近半年，完颜承晖最害怕的情况出现了：城中断粮。派去求援的使臣出城月余杳无音信，穆延尽忠私下向心腹抱怨："皇上倒是想的周到，到汴京还没坐稳龙椅就惦记着接走太子，对我们的死活却不闻不问。如今中都被围得像个铁桶，完颜承晖又倔又愚，再这么拼下去，只怕我们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城中断粮，百官无事可做，各自忙于寻找生路。只有一个人，面对生死考验，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镇定。他，只是完颜承晖手下一名有职无权的年轻文官，蓄着垂至胸前的美髯，以致后来无论何时成吉思汗都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昵称他为"长胡子"。他就是其后在蒙古帝国发挥

了重要作用的一代名相耶律楚材。

出身名门的耶律楚材，是辽东丹王突欲的第八代嫡孙。其父耶律履六十岁时方得此子，既感慨又欣喜地为新生儿取名“楚材”。取“楚地有材，晋实用之”之意，将辽国比作楚，将金国比作晋，父亲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够在金廷大展宏图。

楚材三岁时，严厉而慈爱的父亲去世，熟读诗书，深具文化修养的母亲将他抚养成人。耶律楚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才名渐播于金邦。其时章宗在位，闻耶律楚材之名特意召见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得知他是已故侍郎耶律履的三儿子，章宗十分高兴，鉴于耶律履之位早由其长子善才继承，章宗格外拔擢任用，将耶律楚材补为左右司员外郎。这一年是金章宗泰和六年，耶律楚材年方十七岁。也正是这一年，成吉思汗成了全蒙古民族的大汗。

耶律楚材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地理、术数、律历，多才多艺且风华正茂。只可惜日渐衰落的金廷无法给他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怀才不遇的失落感迫使他投向佛门，拜在了京都名僧万松长老的门下。

然而，参禅打坐并不能完全泯灭耶律楚材内心的宏伟抱负，他仍然渴望以一生所学，济世安民。

宣宗南迁，耶律楚材的两个哥哥善才、辨才都伴驾随行，只有耶律楚材被完颜承晖留下来辅以国政。奈何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中都渐被蒙古逼入绝境，局势已不是个别贤臣良将所能挽回。

绝望的情绪笼罩了朝野上下。耶律楚材每日以书本消磨时光，掀动书页，低声吟诵，毫无动摇颓唐之意，与惊惶失措的同僚恰成鲜明对比。

完颜承晖仍在城中望眼欲穿地盼着援军的到来，却不知援军根本来不了了。

原来，宣宗接到完颜承晖的求援密报后，当即派御使中丞李英率十万大军火速增援中都。救兵如救火！宣宗于此千钧一发之际派出了嗜酒如命的李英，真可谓昏聩至极。

李英贪酒，几乎到了没有酒就什么也做不成的地步。援军一路之上

行动异常迟缓。那李英更是每日泡在酒缸中。好不容易到了霸州，早已候在这里的石抹明安指挥伏兵四面杀出，金军一触即溃，李英也在半醉半醒中做了酒鬼。侥幸杀出重围的金兵仓皇逃回汴京。石抹明安并不派兵追赶，只命人割下李英首级，回师向成吉思汗复命。

成吉思汗派人携带李英首级和劝降诏书来到城下，要守军将领转呈主帅完颜承晖。劝降书中写道：中都乃人间天堂，若毁于战火之中，实为天大憾事。望完颜丞相审时度势，顺应民意，献城来降，仍不失王侯之位，且有大功于中都百姓。而今援军主帅李英已死，中都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已成孤城一座，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倘若元帅终究执迷不悟，难免玉石俱焚，城毁人亡。

完颜承晖就拿着这封信和李英的首级召集众将议事。听说援军被阻，诸将面面相觑，黯然无语。完颜承晖连连追问，众将仍旧装聋作哑，呆若泥塑。

完颜承晖无奈说道："本帅誓与城池共存亡，以报皇上托国之恩。穆延将军，你意如何？"

穆延尽忠正色答道："某断不会屈膝北侍。"

"如此甚好。将军有何打算？"完颜承晖不抱希望地试探。

"依某之见，我军只能寻机突围，除此别无良策。中都不过一死城耳，人才是至关重要的。"

"你想逃跑？"

穆延尽忠毫不相让："莫不成元帅有把握保得城垣不破？"

"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生为人臣，岂可惧死贪生！"

穆延尽忠咽下了差点脱口而出的更为刻毒的话：你死也是白死。只是哂然冷笑。

"诸君有愿与本帅共赴国难者，请随本帅到城头督战。"完颜承晖说完，诸将仍如庙里的泥菩萨一般，不复一言。

穆延尽忠以挑衅的目光睨视着完颜承晖，脸上闪现出讥嘲的冷笑。

完颜承晖如同掉入了冰窟，一颗心从内到外都冷透了。大难临头，诸将不思尽忠报国，只知明哲保身，中都焉有保全之理？罢，罢，罢！人各有志，难以相强。人生在世，生者何欢？死亦何惧？

完颜承晖神思恍惚地回到丞相府，换上朝服，独自巡视城中防务。

断粮数日，将士们将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极度的饥饿使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目光呆滞。完颜承晖没有走完一圈便回到府邸，他已是心力交瘁、欲哭无声了。

入夜，借着昏淡的烛光，完颜承晖奋笔疾书。

在呈给皇上的奏折中，完颜承晖详述了中都半年多来的守备情况。在奏折的后半部分，他一一列举了术虎高琪弄权误国的罪行，恳请皇上以中都城破为鉴，从此举贤任能，卧薪尝胆，重振大金国威。最后，他向皇上谢罪，说自己没能守住中都，有负皇上重托，失职之罪，万死莫赎。

写完一生中的最后一本奏折，完颜承晖传来心腹家将，嘱他设法将奏折转呈皇上。家将含泪拜辞而去。

完颜承晖黯然辞别家庙，回到书房。这位忠耿一生的大金贤臣最终选择了服毒自尽的道路。

次日凌晨，蒙古大军在石抹明安的率领下强行攻破城池。穆延尽忠将宫中宝物搜罗一尽，放火烧了宫殿，从城后出逃。

至此，中都彻底陷落。

部分蒙将鉴于中都军民固守，以致耗费了诸多人力物力，建议屠城，以示惩戒，石抹明安及时阻止了这一野蛮行径。他说："国以民为本，国无民取其国有何意义？况且杀戮无罪者，只能增强对方抵抗的决心。似此短视之举，绝非大汗本意。"

石抹明安的话很快传到了正在独石口避暑的成吉思汗耳中。成吉思汗对石抹明安敢于力排众议、坚持原则的行为尤为嘉许，传旨以明安所言作为蒙军日后的攻城方略及安民准则。

肆

宣宗在汴京得知中都城陷落的消息后痛哭了一场，然后在大殿之上追封完颜承晖为尚书令，广平郡王，谥忠肃，但对其心血凝成的奏折却置之不理，对临阵脱逃的穆延尽忠也未做任何处置。

败者痛哭，胜者未必欢笑，成吉思汗在独石口听说中都陷落的消息后反应十分冷淡。大战前的所有兴奋在胜利后都荡然无存，成吉思汗一生似乎都在刻意追求成功而非享受成功。不久，成吉思汗在桓州行宫接见宋金名家，访得耶律楚材的贤名也在此时。后来，西征前夕，成吉思汗终于得偿所愿，将耶律楚材罗致蒙古宫廷。

对金的战斗实践，令成吉思汗切实感受到要想赢得中原战争的胜利，就必须采用中原战法。组织一支步兵和炮兵部队已势在必行，成吉思汗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爱将木华黎和石抹明安。

蒙古大军兵分两路，继续向南推进。一支由木华黎率领，强攻真定，真定守将武仙不敌，献城投降。另一支由石抹明安率领，包围了张柔驻守的紫荆关。

金对蒙古战事的多次失利使金军将士畏敌如虎，张柔亲临前线指挥亦不能挽回败局。无奈之下，张柔只好带领残兵败将从关后夺路而逃。

石抹明安一举抢占紫荆关，分派少将军宝鲁追击张柔。

张柔一口气逃到狼牙岭下，回顾随行将士，所剩寥寥。正思虑该往何处去，宝鲁已领兵追了上来，张柔只好勒马迎战。

宝鲁还不满十八岁，是木华黎的独子。木华黎自夫人逝后再未续娶，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征伐大业上。宝鲁自幼接受了父亲最严格的训练，俨然又是一个年轻时的木华黎。

张柔并未将宝鲁放在眼里，战不多时，发现宝鲁极难应付，于是拨马便走，宝鲁紧追不舍。

闻听宝鲁马近，张柔蓦然拧身，使出了张家枪的绝招“回马枪”。哪知不见宝鲁，张柔不觉一愣。就在张柔分神的瞬间，宝鲁已从马肚一侧敏捷地跃上了张柔的马背，将张柔掼于马下。

跟随宝鲁的士兵眼疾手快地将张柔捆绑了个结实。张柔抬眼望去，只见宝鲁端坐于他的马上，正得意地向他微笑。

主帅被擒，余者纷纷弃械归降。

张柔被押至石抹明安主营。一路所见，旌旗辉映，刀枪林立，军容十分整肃。张柔暗想，石抹明安能以金降将身份统帅蒙古大军，可见其深受重用。

宝鲁先入帅府复命，石抹明安大喜。“少将军不愧将门虎子！本帅为你记首功一件。”俟宝鲁离去，他命人带上张柔。

张柔昂然立于帅案前，全无惧色。

石抹明安微微一笑：“张元帅，你既落入我手，为何不跪地乞饶？本帅或可放你一条生路。”

张柔顿时大怒：“你是帅，某也是帅，因何跪你？难道张某怕死不成！”

石抹明安见张柔如此刚毅，心内敬服，急忙走出帅案，亲自为张柔解开绑绳：“适才只为试探元帅性情，言语冒犯处，还望元帅海涵！实话说，末将久闻元帅大名，只可惜有心结纳，无缘识荆，今日得见，方慰平生渴念。”

张柔本是吃软不吃硬的汉子，见石抹明安如此虚怀若谷，反而没了主意。

“张元帅，请上座。”石抹明安的态度益发谦恭。

张柔犹犹豫豫地坐下了，石抹明安方回原位就座。

“元帅，末将有几句肺腑之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石抹元帅但讲无妨，张某洗耳恭听。”

“张元帅，你我昔日同殿称臣，一片忠心，苍天可鉴。然末将终归蒙古，个中原因，却绝非留恋富贵，贪生怕死。当今圣上昏庸无道，奸臣把持朝纲，对外不思复国大计，对内容不下忠臣良将。右丞相完颜承

晖尽忠死节，临阵脱逃的穆延尽忠却原职未动。如此军令不明，赏罚不分，何以外拒强敌，内安民心？更有内部倾轧，令人防不胜防。漠北成吉思汗，以十万控弦之士，犹如秋风扫落叶，几陷黄河以北所有州郡。金帝虽据黄河天险，终难久持。蒙军虽粗莽，却难得君正臣贤，想你我凛凛一躯，生逢乱世，当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方不负平生之志。元帅细思，末将所言有无道理？”

张柔听石抹明安句句切中要害，又想起恩帅当年遭奸臣构陷，无端冤死，不免心动，情不自禁点头称是。

石抹明安见张柔叹息不语，屏退左右，传命摆上酒宴，两个人对座长谈。

石抹明安的口才在金军中首屈一指，一番话讲来如同从张柔心窝里掏出一般，张柔听得十分入神。

酒过三巡，张柔突然想起什么：“石抹元帅，方才擒我小将，请问叫什么名字？”

“宝鲁。他是主帅木华黎膝下独子。”

“难怪！这位公子实在了得。张某自幼习武，从未失手，不料竟败在公子手下。”张柔就把他与宝鲁交战的情形细述一遍，忍不住大笑起来。石抹明安听了，更加敬重张柔坦荡爽直的性格。

“蒙古儿童，从会走路起就会骑马，大汗军队，人人都有骑射本领。即便不出征，他们也演兵习武，常年不间断。我听士兵说，每逢训练，大汗与士兵同穿粗衣，共食陋食。统帅如此，将士焉能不奋发向上？想当初末将两进蒙营，处境异常尴尬。归降虽为情势所迫，末将之心其实早为大汗倾倒了。”

张柔若有所思。

石抹明安为张柔斟满酒：“末将初入蒙营之时，曾与木元帅有过一次倾心长谈。张元帅可知君臣同心，互信不疑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张柔回答不出。

“末将知道这个也是在归降之后。那种可为之生为之死的心愿，确

实发自内心深处，从此再无半点反悔。”

“明安兄，”张柔不知不觉地改变了称呼，“早闻兄铁嘴钢牙，无人能及，今日才知名不虚传。”

石抹明安笑道：“虽然如此，末将两次出使蒙古，却是理屈词穷啊。”

两个人相谈正欢，忽闻木华黎已至关下，石抹明安急忙出席，将木华黎接入帅堂。木华黎见到张柔十分高兴，宾主落座，木华黎对张柔十分敬重，言谈中决无丝毫以势压人之意。张柔万般无奈，表示愿降，木华黎大喜，当即派人禀明大汗。

正好宝鲁也来参见父帅。张柔称赞公子机智勇武，木华黎却令宝鲁拜张柔为师，学习领兵为帅之道。

中都陷落当天，拖雷的夫人苏如在军中生下次子忽必烈。孙儿的出生为成吉思汗带来了极大的愉悦。孩子满月时，成吉思汗在桓州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入篮仪式。倘若这时月伦夫人还活着，一定会说：又是一个小铁木真！

在桓州逗留期间，苏如要丈夫多方延聘中原名儒进府，待以师礼。苏如不愧是一个有头脑有远见的奇女子，她比她丈夫更清楚，她的儿子们若想成为中原的皇帝，就必须接受中原的文化教育。

对此，歧国公主深以为然，全力协助。歧国公主后来也生有一子，取名末哥，英贤仅次于忽必烈，是忽必烈的忠实拥护者。

拖雷将苏如之请上奏父汗，成吉思汗大为赞赏，坦言儿媳见识胜过儿子。

出于对孙儿的钟爱，成吉思汗还特意请了金国几位有名的相士为婴儿相面，结果众口一词，皆言婴儿相貌主大富大贵，日后金、宋将在此儿手中平定。成吉思汗闻听，更加欣喜，命人好生看顾孙儿。

张柔恰在这时来到喜气洋洋的成吉思汗行营，觐见这位让石抹明安钦服万分的蒙古大汗。成吉思汗行猎刚返，在金帐前迎住张柔。张柔正欲大礼参拜，被成吉思汗伸手拦住了：“张元帅不必多礼。在草原，没

有中原诸多礼仪，我也不习惯别人三跪九叩。你是我的客人，不妨随便点吧。”

我的天！石抹明安说这位大汗朴实得惊人，若非亲眼所见，谁又能想象得出他就是那个用兵如神、所向披靡的蒙古大汗。

成吉思汗对年轻的张柔极为赏识，委任他为河北军都元帅，汉军万户长，并授以虎符，许其关键时刻可调动蒙军。张柔感激涕零，欣然拜受。

在桓州小住数日，张柔拜辞。临别时，张柔对成吉思汗虔诚起誓：“臣蒙大汗知遇之恩，当肝脑涂地以报。从今以后，臣将一生追随大汗，冲锋陷阵，万死不辞!”

成吉思汗扶起张柔：“有将军作我的臂膀，乃我万千之幸。”他欣慰地说道。

伍

对金战事告一段落。

蒙古大军回返本土，只留少量部队协助归降的金军将领继续肃清黄河以北的金残余力量。蒙古对金进行战争伊始仍带有草原战争的深深烙印，随着对金战事的不断深入，改变旧的战略战术已势在必行。

石抹明安、张柔等金国降将对自己辖地的有效治理为成吉思汗提供了一种模式。统治发达的中原国家必须采用适合中原的方法，笼络和重用一批出身中原的才能出众的将领不但可行，而且必要。蒙军人数太少，不可能分兵占领每座城市，从而给敌人留下各个击破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一些豪绅军阀拥兵自重无疑要明智得多。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宣誓效忠。

此时，木华黎麾下既有像石抹明安、萧也先这样的契丹族将领，也有像寅答虎这样的女真族将领，更有像郭宝玉、史天倪、史天泽、石天应、张柔、武仙这样的汉族将领，可谓猛将如云，人才济济。这是其中一个有利的方面，另一个有利的方面是，金廷已完全失去了对辽东的控

制权。

耶律留哥在隆安自立为辽王，女真贵族蒲鲜万奴在辽阳建立了“东夏国”，并遣长子迪格入质汗廷，如此一来，辽东至少在名义上掌握在成吉思汗手中。再加上木华黎在征南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杰出才能已使他在金降将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因此，成吉思汗北归时，便放心地将继续攻金的指挥大权交到了他的手里。

成吉思汗又回到了风光秀丽的克鲁伦河畔，放松了在战争中绷紧的神经。

亲人们欢欣愉悦的笑容令他沉醉，故乡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令他留恋，他暂时忘却了气势磅礴的长城、黄河，忘却了巍峨庄严的宫殿、庙宇，而仿佛只有眼前的粼粼水波、幽幽绿色。

成吉思汗于众多孙辈儿女中，尤其钟爱婉嫣、南图赣、拔都和忽必烈。宠爱婉嫣、南图赣是由于这两个孩子自幼在他膝下长大；宠爱拔都是由于这孩子胸怀大志，与他相像；宠爱忽必烈则是由于长生天的启示——相士们皆言，此子日后成就的事业将超过他的祖父。

十六岁的婉嫣始终是她祖汗的最爱，是蒙古帝国的宝中之宝。然而，孙女毕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再深的爱也不能耽误孩子的终身大事。成吉思汗决定先办完遣使回访花刺子模这件紧要之事后，就与子、媳商议一下孙女的婚事。

成吉思汗曾在中都附近接见了来自花刺子模的三位商人，他一直希望能同中亚那个富裕美丽的国家建立和平通商关系，为此，这次回到蒙古本土，他立即从定居于蒙古高原的花刺子模商人中精心筛选出三个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带给摩诃末·沙一份厚礼和一封和平坦率的信。

办妥这件事后，成吉思汗派人火速召回长子和儿媳。

如此着急地商量婉嫣的婚事，同阿力麻里国王布扎尔派人来为他的爱子速格纳黑向成吉思汗求婚有关。使臣说，如蒙恩准，来年春天布扎尔夫妇将偕子亲来谒见成吉思汗。

术赤和达兰表示愿意听从父汗安排，成吉思汗反而有些举棋不定。

几天前，孛儿帖曾试探过孙女的心意，孙女当时没作任何表示。看来此事还须儿媳亲自出面，毕竟母女间可以无话不谈。

陪父汗和母后吃过午饭，术赤独自返回他在汗营的住处。他牵着马，慢慢地走在柔软的草地上，心里产生了一种少有的闲适和惬意。

一阵女孩子们清脆悦耳的笑声使他循声望去。这时，他看见了走在人群中的女儿。身材修长的婉嫣即使是在花团锦簇的少女们围聚下也格外引人注目。她穿着一件白色印有暗花的前开襟长夹袍，收紧的腰身衬托出苗条健美的体态，步履轻盈得似要迎风飞起。鹅蛋形的脸上，一双顾盼神飞的眼睛充满了自信。

做父亲的还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如此长久地注视着自己的亲骨肉，他不胜惊异地发现：女儿越长越美了。

婉嫣也看到了父亲。她离开同伴，向父亲走来。

“父王。”她在离父亲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彬彬有礼地向父亲打了个招呼。

术赤点点头，稍稍有点难堪。他很想对女儿说几句表示关切的话，可又不知从何说起。长年的情感封闭，使他无法改变外在的孤僻冷漠。

婉嫣依然保持着她的礼貌：“我额吉在奶奶那里吗？”

“在。拔都和斡尔多也在。听你奶奶说，你去华容姑姑那里了？”术赤温和地说。

“嗯。”女儿想最好能说另外一番话，可脱口而出的依然是短得不能再短的一句。

“嫣儿，阿力麻里……很远，以后，你凡事……要自己小心……”面对即将远嫁的女儿，术赤身不由己地表现出沉埋心底的父爱。女儿感觉到了，但多年的感情隔阂并不那么容易消除。

“我懂。我走了，父王。”婉嫣淡然一笑，经过父亲身边，离去了。术赤带着几分伤感、几分留恋目送着女儿。

成吉思汗获得萧也先密报，锦州守将张鲸公开叛蒙，自立门户。成

吉思汗不得不派木华黎前往平叛。要知道，木华黎两天前才刚刚返回蒙古主营，连稍事休息的时间都还没有得到。

木华黎率三万大军出发，成吉思汗亲自将他送出营外。望着这员爱将神采奕奕的眼睛和日渐消瘦的脸庞，成吉思汗的心头涌上了深深的歉意。

“大汗不必忧虑，张鲸逆天行事，不足为惧！如今降蒙金将人心不稳，除掉张鲸，正可杀一儆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鲸之叛绝非坏事。大汗请稳坐汗廷，静候佳音。”

成吉思汗紧紧握住木华黎的双手：“中原有你坐镇，我自然可以高枕无忧。只是这样一来，你未免太过操劳，我总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

“不妨事，臣会注意。”木华黎深情地说。

一个月后，捷报传来，木华黎与辽王耶律留哥、蒙古监军萧也先合力剿灭张鲸兄弟。成吉思汗对耶律留哥和萧也先恩赏备至，他特别传命萧也先坐镇锦州，原张鲸辖地尽归萧也先治下。正如木华黎所言，平定张鲸之乱，金降将人心始定。

木华黎率兵继续南下，对金战事远未结束。

耶律留哥派使者觐见成吉思汗，表明他不久将亲赴汗廷拜谒大汗，以慰平生渴念。本来归降诸侯必须遣子弟为质，如蒲鲜万奴，自立为王后即遣长子迪格入质。耶律留哥因战事频繁，加上长子薛暗尚且年幼，才拖延至今。令他深为感动的是，成吉思汗并未因此对他产生丝毫怀疑。

陆

婉嫣的婚事几经商议确定下来。第二年春天，成吉思汗在汗营接见了前来迎亲的布扎尔夫妇。与布扎尔夫妇同行的还有阿尔思阑。阿尔思阑一来与布扎尔交厚，二来想念成吉思汗，借机一同来了。不约而同地，畏兀儿国王巴尔术也偕妻子华歆回蒙古省亲。一时间，金帐内宾客

如云，老友新朋久别重聚，那份欣喜自不必细表。

布扎尔与成吉思汗一见如故。装扮一新的婉嫣出来拜见公婆，好个亭亭玉人，布扎尔夫妇心里极其满意。速格纳黑原本性格开朗，爱说爱闹，但这次来因为是要做新郎，反而拘谨了许多。

成吉思汗一旦决定的事绝不反悔。他满足了布扎尔夫妇尽快迎娶新嫁妇的愿望。婚礼定于九日后。　凌乱的帐篷中，侍女们正忙于将婉嫣需要带走的东西装入箱中，婉嫣则站在门前发呆。

这里曾是她住了十七年的可爱的家。在织毯回绕的空间，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着一切，就像一个自由自在的女王。过不了多久，她就要成为别人房中的小妇人了，等待她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呢？平心而论，对于将要成为她丈夫的速格纳黑，她并非完全没有感情，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嫁给他便意味着从此远离故乡、远离她的祖汗和奶奶……

侍女正欲将一个银圈驼铃装入箱中，婉嫣叫住了她："给我吧。"

银圈驼铃是她四岁那年祖汗送给她的生日礼物，许多年来，她始终珍爱如初。一个侍女从帐外走了进来，手里还捧着一个精致的墨绿色绒面小盒。她俯在婉嫣的耳边笑嘻嘻地说了几句什么，将小盒放在她的手上。

婉嫣急忙走出帐外。"夫人，请进。"她不失恭敬地将布扎尔夫人让入帐中。

"里面很乱，让您见笑了。"婉嫣腼腆地说，尊婆母上坐，亲手奉茶。

布扎尔夫人是个性情刚强的女人，处事果断，雷厉风行，布扎尔对她又敬又怕，差不多唯夫人之命是从。速格纳黑是夫人唯一的儿子，也是布扎尔的长子，夫妇俩一直对他寄予了厚望。

第一次拜谒成吉思汗，布扎尔夫人建议让儿子去，为的是让儿子出去走走，长长见识。结果儿子回来后大谈自己在蒙古参加"那达慕"的所见所闻，显然那时婉嫣尚未走入儿子的生活。

第二次是在四年后果蔬熟透的季节。布扎尔与夫人商议，漠北少有

新鲜瓜果，不如派儿子送去，也可聊表敬意。儿子这一去在蒙古逗留了很长时间。时值蒙军二次南下，做父母的还以为儿子已随大军出发。布扎尔夫人终究放心不下，派了个家人前去打探儿子的消息，不想儿子竟跟随家人回来了。儿子告诉他们他确实想随大汗出征，但大汗不允，还严令他立刻返家。成吉思汗的善意显而易见，布扎尔夫妇深受感动。

尽管儿子百般遮掩，细心的母亲仍然发现儿子此次回来不同以往，总显得魂不守舍。禁不住母亲的再三追问，儿子向母亲倾诉了衷曲。得知儿子爱上的姑娘是成吉思汗的掌上明珠，布扎尔夫人不能不有所踌躇。迎娶娇惯成性、目中无人的蒙古公主，婆媳之间会不会不好相处？儿子却安慰母亲，婉嫣温柔沉静、善解人意，将来断不会让她为难。他担心的倒是婉嫣不会接受他的这份感情，如果此生没有婉嫣相伴，生命将毫无意义。天下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她暗暗思忖，为了儿子，只要能忍的她都可以忍。

在金帐初见婉嫣的刹那，雍容、端庄的公主给未来公婆留下的印象出奇的好。看公主的做派风度，无论如何不像那种飞扬跋扈的少女。布扎尔夫人这才决定大婚前再探探儿媳的为人情性。

侍女们知趣地悄悄退去了，帐中只剩下布扎尔夫人和婉嫣。布扎尔夫人上前拉住婉嫣的双手，细细地端详着她，婉嫣被她看得有点不知所措，急忙垂下了头。

“公主，打开你的礼物看看。”布扎尔夫人含笑说。

婉嫣顺从地打开小盒。小盒里是一只镶嵌着祖母绿的名贵钻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真漂亮！”婉嫣惊讶地赞道。

“这是我娘家的祖传之宝。速格纳黑出生后，我就一直准备着把它送给我未来的儿媳——当然有个条件，必须是我能接受的儿媳。”

婉嫣睁大了眼睛，不解地问：“速格纳黑有夫人啊，怎么她们不能让您接受吗？”

“并非如此。我是说我这个人脾气急躁，常使媳妇们敬而远之，我虽试图加以改变，却收效甚微。也许是我的要求太高太不切实际了吧。我的速格纳黑将来是要承继王位的，我始终认为，我心目中的儿媳应该是能够帮助我儿子治理好国家的女人。”

“可您为什么要将它送给我呢？”

“你不一样。在遇到你之前，我从未见过速格纳黑对谁这样一往情深。作为母亲，我相信儿子的眼力。”

婉嫣略一沉思，合上小盒，重新递还到布扎尔夫人手中：“我现在才明白这只戒指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不能接受。时间会证明一切。如果到时您能真心实意地将它戴在我的手上，我将觉得荣幸无比。”

婉嫣的回答令布扎尔夫人十分满意：“我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

婉嫣无数次下决心离家前不流泪，可是分别的那一刻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她冲动地扑进奶奶的怀抱，哭了。

孛儿帖夫人竭力忍着泪水，哄劝着心爱的孙女：“傻孩子，别哭！你不是答应过奶奶要高高兴兴地上路嘛。”

婉嫣强忍惜别的忧伤，来到祖汗面前，跪行大礼。

成吉思汗俯身拉起孙女。真快呀！两年前与孙女赌誓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今天孙女却要远嫁他乡了。他的鼻子蓦然有些发酸，脸上依然带着笑：“嫣儿，再和祖汗订个誓约。”他小声说。

“什么？您说。”婉嫣哽咽地问。

“明年葡萄熟了，给祖汗送来。”

婉嫣伸出手，祖孙俩三击掌，婉嫣含泪展开笑颜：“祖汗，您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任何时候都不许您冒险，为了我，为了我们大家。”

“祖汗答应你。”成吉思汗郑重地允诺。

婉嫣来到达兰身边，亲昵地抱住了她：“额吉，多保重。”

达兰流泪点头：“女儿，你要争气。”

婉嫣抬起头，深深地凝望着她所有的亲人。最后，她来到南图赣面前。

比起两年前那个顽皮任性的小男孩，十三岁的少年显得成熟了许多。他像大人一样安慰着姐姐："婉嫣，别哭，我会骑马去看你的。"

南图赣对比他大四岁的姐姐始终直呼其名，婉嫣永远是他最好的朋友。

婉嫣注视着她挚爱的亲人们，一步步向后退去，直至车前。速格纳黑体贴地扶妻子上车，察合台冲着他喊："你这小子，一定要照顾好婉嫣呀。"

"放心吧。"速格纳黑大声保证。白帐马车载着新嫁娘远去了。成吉思汗同阿尔思阑、布扎尔话别。他特意叮嘱布扎尔，尽量少出猎，阿力麻里与西辽接界，要时刻提防忽出鲁克挟怨报复。　布扎尔感谢成吉思汗的关心，但对忽出鲁克可能对他不利的提醒却并未放在心上。

柒

成吉思汗的使者带回了沙王同意与蒙古缔结通商协定的文书。成吉思汗喜悦异常，立即着手组建一支由四百五十名商人组成的庞大商队。此时此刻，他哪里能够想到，他对通商条约的重视和信守，换来的竟会是无耻的背叛呢？

蒙古商人兀忽讷作为成吉思汗的私人代表，抵达花剌子模后将进一步同沙王洽谈有关设立中原式驿站制度，保护商旅人身安全和旅途畅通等事宜。同发达的伊斯兰教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在成吉思汗的心中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他为此付出了真诚的努力。

耶律留哥恰在这时带着儿子薛暗来到蒙古汗营，成吉思汗设宴为父子二人接风。席间，他唤来薛暗，执手端详了好一阵。薛暗形貌昳丽，白净温雅，令他心中十分喜爱。"你今年多大了？"他温声问。

"十七岁了。"薛暗回答。

“这么年轻……”他轻轻喟叹。随即，他吩咐斡歌连去将他的波斯刀取来，亲自为年轻人挂在腰间，“这是我的见面礼，收下吧。”

“谢大汗。”

耶律留哥插话道：“大汗，臣此行是想将薛暗留在您的身边。一来令他秉承教诲，二来也好替臣服侍您。”

成吉思汗当然明白耶律留哥的真实用意，他诚恳地说道：“我很喜欢薛暗，也希望他经常到汗营做客，不过，你该明白我是信任你的。”

不等父亲说什么，薛暗已跪倒在地：“大汗，您是不是不同意留下小臣？即便如此，小臣心意已决，断不会随父王回返辽东。”

成吉思汗被薛暗坚决的语态逗笑了，他俯身拉起薛暗：“你这孩子！你不懂，留在我这里，将来是要吃很多苦头的。”

“小臣不怕！这么说，您同意留下小臣了？”

“好吧。”成吉思汗含笑点头，“我相信蒙古草原的太阳会晒黑你的皮肤，让你长得更健壮。”

“谢大汗。”薛暗响亮的回答，心满意足地坐回到父亲身旁。

一抹微笑掠过耶律留哥的唇角，他明白，这是儿子自己的选择。儿子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雏鹰，深沉的父爱应该成为他的蓝天，而不是他的羁绊。

成吉思汗对耶律留哥说：“王弟请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薛暗的。”

简短的话语，足以暖透三冬。为这样重情守义的君主效命，纵然捐躯沙场，又有何憾！耶律留哥默默地想到。

薛暗不久就开始明白成吉思汗所说的“苦”是指什么了，尤其是当他投入艰苦的训练之中，就更加理解了“苦”的含义。不过，他很快乐，除了珍视荣誉，他还在汗营交了一个好朋友，就是迪格。

渐渐熟悉的两个年轻人整天厮守在一起，几乎无话不谈。他们都是作为人质和成吉思汗的侍卫留在汗营的，他们都开朗乐观，对生活充满

自信。不同的是，迪格是因为自幼与父亲不和才被父亲送往汗营，好在迪格并不在意。“我从小就没爱过父亲。我的家在大汗身边，这里的生活对我来说要愉快得多。”他对薛暗说。

薛暗则完全不同。他自小深受父亲宠爱，生母虽然早逝，继母姚里夫人贤明仁慈，对他视若己出，他不仅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还有唾手可得的前程。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蒙古呢？其实大汗对你父王很信任，他完全不必留你为质。”

“我不是为父王才要求留下的。我第一眼看到大汗，就被他彻底征服了，别说为他做侍卫，就是为他牧马牧羊我也心甘。”薛暗由衷地说。

“我的感觉和你一样。”薛暗微微笑了，“假如大汗是我的父亲，我想我就不会无视他的感情了。”

庞大的蒙古商队顺利到达了边城讹答剌。这个商队的四百五十头骆驼载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黄金、白银、丝绸、织锦、海狸皮、貂皮、瓷器、茶叶等等不一而足。讹答剌城城主亦纳勒是摩诃末·沙的母亲——王太后图儿堪的亲侄儿。许多年来，沙王与其野心勃勃、擅弄权术的母后之间一直明争暗斗。

亦纳勒是个凶残成性、无信无义的小人。当他获知蒙古商队携带着大量价值不菲的商品时，贪婪之心顿起。他一边扣住商队，一边向沙王报告，诬陷商队是成吉思汗派来的奸细。沙王因为自己派到蒙古的商队就担负着搜集情报的使命，对亦纳勒的凭空捏造深信不疑。他命亦纳勒将商队逐出国境，并决定就此事向成吉思汗提出抗议。

利令智昏的亦纳勒走得更远。他并未驱逐商队，而是将四百五十名无辜的商人全都变成了他的刀下之鬼。只有一个为商队照看骆驼的佣人侥幸逃脱了虐杀，凄凄惶惶地踏上了回返蒙古的艰难归程。

亦纳勒心满意足了。贪婪的瞳仁里塞满了琳琅满目的珠宝，他简直欣喜若狂。不过，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还是很“慷慨”地将这笔飞来横财一分为三，另两份分赠给沙王和他的姑母。

唯一的幸存者依靠坚忍不拔的毅力回到了成吉思汗的营地。听完他的哭诉，成吉思汗握着刀柄的手剧烈地颤抖着，滚滚热泪洒落在他的胸前。愤怒和痛苦好似一柄双刃剑，就要刺穿他的五脏六腑。

怎能料到，他诚心诚意地同那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交往，换来的竟是如此结局！国家与国家间的往来，难道不需要光明正大、恪守盟约吗？可如今，维护了双方贸易协定的人是他——一个游牧民族的领袖。而那个所谓的西方大国的统治者却干出了巧取豪夺、杀人越货的无耻勾当！

兀忽讷的誓言犹在耳边，商人们喜悦的笑脸清晰如昨，但他们已做了他乡含冤莫白的鬼魂。走上高高的不儿罕山，他向长生天祈祷，保佑我去征服那些卑鄙无耻的刽子手吧！单纯的蒙古人宁可面对死亡，也不会忍受污辱。

尽管义愤填膺，在成吉思汗身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冷静和克制。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再次派出使者，向沙王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交出杀人凶手，要么备战。

使者团由三名花剌子模人组成，他们是笃信伊斯兰教的伊本·巴合赤和他的两个助手。无论怎样，成吉思汗必须在自己这方面做到仁至义尽，无可指责。

三位使者刚刚离去，喜吉忽从汪古部匆匆返回，带给成吉思汗一个同样令人震惊的消息：近期金国各地正盛传木华黎已在中都自立为靖南国王，并公开声称由成吉思汗统治北方，他统治南方。成吉思汗闻报，沉默良久，命喜吉忽火速召回木华黎。

夏末，蒙古使者巴合赤机智地绕过讹答剌边城，直趋沙王宫廷，递交了成吉思汗的书面通牒。

通牒的语气已经算相当克制的了："王之前与我有约，一定会遵守两国贸易协议，保证两国商旅安全。今王公然背约，实有违大国君主之应有信誉。倘若讹答剌边将残杀四百五十名商人之举果非王命，请将凶手解来我处，听凭处置，则我仍愿与王和平共处。否则，即请备战！"

巴合赤的父亲曾入仕苏丹塔哈失王朝，算得上沙王的臣民。巴合赤本人则效力于蒙古宫廷。

接到成吉思汗的书面通牒，沙王自觉理亏，却又无可奈何。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也接受了亦纳勒的馈赠，拿人家的手短，另一方面是由于亦纳勒绝非普通将领可比。亦纳勒不仅是拥有相当实力的边城守将，专擅一方，而且只效忠于他的母后图儿堪，他根本控制不了这支势力。左思右想之下，沙王只得抵赖："汝主通商是假，欲刺探我国情报是实，本王焉能令汝主得逞！"

巴合赤冷冷地盯着沙王："大王说话要有真凭实据。商队刚至边城就被杀了个一干二净，大王又是凭哪些迹象断定他们不是来进行贸易，而是来搜集情报呢？"

"本王深知汝主早存觊觎我富饶国土之心，焉能不打着通商的幌子，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大王既有先见之明，为何还要与吾主签订贸易协定？"

"这……"

"即便商队真的担负有特殊使命，您也完全可以在他们到达边城前就令其返回，为何非要诱入城中，斩尽杀绝？"

"他们不是商人！他们是奸细！奸细！"沙王暴跳如雷，大叫大嚷。

巴合赤怒目而视："您非要强词夺理，本人也无话可说。看来大王是执意不肯交出杀人凶手了？那好，就如吾主所言，请大王备战吧。"

"我花剌子模兵多将广，难道本王怕那个无知的蒙古人不成！"

"假如我不是出生在花剌子模，就不会为我的祖国有您这样一个愚蠢而狂妄的君王感到痛心了。"巴合赤心情沉重地说。

沙王气急败坏："你竟敢羞辱本王！你不想活了吗？"

"与其亲眼看到花剌子模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化作废墟，倒不如死在你的刀下。如此，既可全我对圣主成吉思汗之忠，亦可全我对祖国花剌子模之爱。"巴合赤突然心平气和起来。他镇定地看了看他的两个助手，算是最后诀别。

沙王从座上一蹦而起："来呀！把他给我剁碎！剁碎！剁碎！"

护殿武士一拥而上，数柄利刃同时穿透了巴合赤的身体。巴合赤摇摇晃晃地面向东方跪倒，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流了出来："大汗……"他低弱地唤道，倒在了地上。

"他死了。"护殿武士报告。

"拖出去！喂狗！"

目睹惨状的两名副使明知争也无益，索性忍悲不复一言。沙王命人将他们俩的胡须烧掉，又将他们俩打得遍体鳞伤，出了这口恶气后，才将他们俩赶出花刺子模。

对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来说，烧掉胡须是对他们人格的莫大污辱。两名无辜的使者历尽艰辛回到蒙古本营时，眼睛里都已生出蛆来。成吉思汗洒酒祭奠了巴合赤的亡灵，发誓，一定要消灭摩诃末·沙，为死去的四百五十名冤魂，为忠心可鉴的巴合赤报仇雪恨。昔日良好的愿望化作了升腾在心头的熊熊怒火，这怒火随即点燃了蒙古全军，怀着无情的愤怒，他们要对那个西方大国宣战了。

捌

大战在即，据守一方的各部主要将领匆匆返回蒙古本营，蒙古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会议在成吉思汗的金顶大帐召开。

木华黎奉诏而返。君臣久别重逢，成吉思汗正想向木华黎询问一下中原战事，喜吉忽却截住了汗兄的话头，直言不讳地要求木华黎先向大家解释一件事情：即他是何时、何地、如何自立为靖南国王的？

闻听此言，帐中众将无不为之心惊，原本嘈杂的大帐内霎时归于寂静。

石抹明安与耶律阿海面面相觑，紧张万分。

木华黎莫名其妙，不由自主地站起："义王爷，这话从何说起！"

成吉思汗摆摆手，示意二人归座："何须解释！此等雕虫小技，如

何瞒得过我去！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此乃自古为君者的通病。完颜珣满以为藉此离间计就能为他们除去心腹之患，可惜他错估了我对木华黎的信任。也好，我就让他遂遂心愿，来呀！”他向斡歌连示意。

斡歌连呈上蒙古国旗：九斿白旗。

“金土不是盛传木华黎已经自立为国王了吗？好，我今天就正式封木华黎为蒙古太师，靖南国王！”

他将九斿白旗交给木华黎，充满深情地交待：“太行以北，我自经略；太行以南，由卿治理。”又环顾诸将，“木华黎以建此旗为号，如见之，应视我已亲临。”信任之重，由此名言可知。

此时此刻，不唯木华黎感激涕零，在座众将无不动容。

西征大计既定，成吉思汗又对跟随他多年的老将进行了封赏，同时改编了军队。一时间全军上下同仇乱忾，众志成城。

会议结束后，成吉思汗回到爱妃耶遂的寝帐。

已经确定由忽兰伴驾，战前的准备工作永远繁琐而紧张。耶遂久久地、心绪复杂地凝望着她深爱的男人，从心底里迸发出一声忧伤的叹息：“大汗，您难道就不能让太子们代您出征吗？”

成吉思汗的眼神倏然黯淡了。

假如能够，他或许会同意。但他怎能放心得下？他的儿子们可不像他和几个兄弟那样亲密无间，相互信赖……这也正是他最大的心病……“耶遂，我生于马背，大概也会死于马背。我命中注定是个不能享清闲的人。”良久，他故作轻松地说。

“大汗，此次远征需越过千山万水，不知何日才能归还。天地之间凡有生命之物都不能得以长生，倘或大汗似大树般伟岸的身躯骤然倾倒，大汗的臣民百姓又该交与何人治理？大汗的四个儿子皆人中龙凤，他们之中又有谁能够接替汗位？臣妾所奏其实正是大汗的兄弟将臣所思所想，还请大汗恕臣妾斗胆直言。”

成吉思汗心潮难平，深深地注视着耶遂忧郁的双眸，感慨道：“无论夫人还是博尔术、木华黎都从未对我提起此事，若非你提醒，我差不

多要忘记——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确定嗣位人选可以说是成吉思汗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他从术赤想到拖雷，又从拖雷想到术赤，终究拿不定主意。　还是与儿子们共同来商讨这个问题吧。万般无奈中，成吉思汗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四位太子被召到金顶大帐。帐中只有成吉思汗、博尔术、木华黎和喜吉忽。估计到父汗召他们前来必有要事相商，兄弟四人全都默不作声。

成吉思汗含义复杂的目光轮流扫过儿子们的脸，唯独没敢在术赤脸上做任何停留。

片刻，他斟酌着开了口：“我召你们兄弟四人都来，是想就确立汗位继承人一事听听你们自己的意见。”

除了术赤，其余三兄弟都流露出惊讶的神情。

成吉思汗注视着术赤：“术赤，你是我的长子，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术赤沉默以对。

察合台急了，抢先说道：“父汗问术赤，莫不是欲立他为储君吗？”他略作停顿，有意加重了语气，“他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不白，让我们怎么听命于他！”

术赤久已压抑的屈辱终于爆发了，他猛地朝察合台的脸上挥出一掌。察合台猝不及防，趔趄着向后退了几步。术赤转身欲走，被木华黎拉住了胳膊。察合台站稳身形，正欲还手，亦被喜吉忽拉住了胳膊。

成吉思汗默默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加阻止，凄然无语。

博尔术忍不住责备察合台：“二太子，你太过分了！你这样信口开河，就不怕伤了你额吉的心吗？你尚未出生之时，正是整个草原纷争不断、杀伐混乱之时，你如何能体会得到你额吉所忍受的痛苦和屈辱？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你额吉更值得敬重的女人吗？为了大汗的事业，为了你们兄弟的成长，她付出的何止是精力和心血？而你，还要用这样怀疑的言辞来伤害她，你于心何安！”

察合台羞惭地垂下了头："我哪里是在说额吉的不是……"

"好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他反感地瞟了术赤一眼，算是道歉。

术赤淡淡一笑，眼神中一片空虚冷寂。

察合台转向成吉思汗："父汗，诸兄弟中，以术赤与我为长，愿并行效力于父汗驾前。儿臣以为，三弟窝阔台智慧超群，心机深沉，是继承汗位的最佳人选。"

成吉思汗缓缓问术赤："你意如何？"

"我同意。"

"你呢？"成吉思汗又问窝阔台。

窝阔台万没想到汗位会落在他的头上，正惊讶万分间，忽听父汗问他，慌忙回道："儿臣自当尽心竭力，不负父汗重托。"

"拖雷，你可有意见？"

拖雷摇摇头，爽快地说道："儿臣愿追随三哥身边，警其所睡，言其所忘，做其应声之随从，策马之长鞭。"

成吉思汗依次征询了儿子们的意见，这才稍稍放下心来："既然如此，储君一事就这么定了。你们也无须并行效力于我的面前，天高地阔，我将令你们各守封地，各治一方。"

"喳！"

成吉思汗摆摆手，四兄弟规规矩矩地施礼退下。目送着他们走出帐外，成吉思汗不由颓然长叹一声。

博尔术竭力解劝："大汗，储君已定，您该高兴才对。"

"我这样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你们三个不妨说说看。"

"三太子处事练达，宽厚仁慈，一向深得臣民拥戴，确是继承汗位

的最佳人选。”博尔术诚恳地回答。

“可我心里怎么一点底都没有？我管不了身后之事啊。”

博尔术、木华黎、喜吉忽彼此相顾，黯然无语。

“由他们去吧。我感觉做父亲比做大汗还难。”

木华黎要走了，成吉思汗亲自送他。

征服金国的重担就要全部压在这员爱将的身上。金帝国的根基虽已被动摇，彻底摧毁它却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成吉思汗所能留给木华黎的，只有三万蒙军和部分乞军、汉军以及以汉军为基础的黑军，没有任何后援，一切全凭木华黎个人的勇气和智慧了。至于他自己，不久后则要策马扬鞭，远征万里。今日一别，便是关山远隔，前途叵测，是否还能相见，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一种伤感和依依惜别的情绪默默缠绕着一对君臣挚友。营外，木华黎拦住成吉思汗：“大汗不必再往前送了，臣就此拜别。”

成吉思汗执住他的双手：“木华黎，待我远征归来，你一定要陪我回豁尔豁纳黑川看看，我常常想念那里。看来我确实是老了，越来越容易怀旧，越来越留恋昔日的朋友。”

“臣遵命。”

“有你坐镇南方，我自可高枕无忧。然战事繁复，你须注意身体，不可太过操劳。”

“臣无妨。倒是大汗自己千万要保重玉体。”木华黎竭力隐忍着泛上心头的阵阵酸楚。

君臣二人并非第一次别离，为何独有此次这般令人心碎？依然是终生相忆的温暖，依然是百感交集的留恋，不同的是这一次平添了永诀的无限悲怆。假如此生此世再不能相见，但愿此时此刻永无尽头……

“大汗，臣……走了，您回去吧。”片刻，他果决地说。

成吉思汗慢慢松开双手：“我在这里目送你。”

木华黎最后一次跪行大礼，然后飞身跃上马背，扬鞭远去……

第十三章 喋血城垣

壹

伴随着冬天第一场大雪的来临，婉嫣顺利地产下了她的头生子。阿力麻里城变成了银色的世界。地上处处积满了厚厚的绒软的“棉絮”，雪地里那些出来觅食的动物行动不如往日灵便，布扎尔不觉触动了他克制已久的打猎的欲望，招呼了几个随从打猎去了。

婴儿在摇篮里恬然入睡。布扎尔夫人正与儿媳婉嫣一同挑选着花样，速格纳黑走了进来：“阿妈，我刚接到父王的口信，他说他出城打猎去了，天黑前一定赶回。”

布扎尔夫人大吃一惊：“他走了多久了？”

“大约有半个时辰吧。”

婉嫣手里的花样滑到了枕边：“阿妈，赶快让速格纳黑速带五百名兵丁前去接应父王，同时传命各军加强城垣守备，以防万一。”

布扎尔夫人恢复了她素常的冷静，完全采纳了儿媳的建议。

速格纳黑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父王以往狩猎全都平安无事，总不至于这次就……他急忙走出屋外。

婉嫣迅速穿好外罩。

“嫣儿，你不能去！你还在坐月子，这样会生病的。”

“我不放心速格纳黑，他遇事容易冲动。阿妈，您还是让我跟他一起去吧，路上万一发生什么事，我们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布扎尔夫人犹豫片刻：“也好。嫣儿，你要多加小心。”

速格纳黑和异母弟古克率五百名兵丁整装待发，忽见婉嫣飞马而至，忍不住责备道："你来做什么！快回去，小心冻着！"

婉嫣不及解释："别多说了，我们快走！"

坐骑在厚厚的雪中无法快行，婉嫣心急如焚。

公公开始时打猎还总在阿力麻里城池附近，后来便逐渐深入到西辽国境内，以致他每次出猎都要兴师动众一番。半年前他也像今天这样只带了数十名侍卫出去打猎，虽侥幸平安归来，余忧尚在。此后经婆婆反复劝说，他总算半年没有出猎，可是这次……

前方蓦然出现了一个晃动的黑点，速格纳黑拍马迎上。越来越近，他一眼认出马上的"血人"是父王身边的侍卫，心里顿时布满了不祥的疑云。他急速上前，将奄奄一息的侍卫抱下马鞍。古克递上一壶酒，给侍卫灌了几口，侍卫悠悠转醒，只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西辽……偷袭……王爷遇……难……"便停止了呼吸。

速格纳黑霍然站起，目眦欲裂："父王，我不为你报仇，誓不为人！弟兄们，跟我走！"

婉嫣敏捷地将马横在速格纳黑的马前："不能去！你知道敌人出动了多少兵力吗？"

"再多我也不怕！我跟他们拼了！你给我闪开！"

"速格纳黑，你冷静点！你这样冲动根本于事无补。我们还是赶快回城，与阿妈商议对敌之策。"

"我只要为我父王报仇！你若再不让开，休怨我无情！"速格纳黑眼珠子都红了，冲着婉嫣嘶声咆哮。

婉嫣毫无退避之意。她仿佛听到西辽军催近的马蹄声和强劲的战鼓之音，倘若速格纳黑一味执迷不悟，岂止他们这五百来人，整个阿力麻里城都将陷入险境。

速格纳黑完全丧失了理智。他挥起手中的鞭子，狠狠地抽在婉嫣的身上，婉嫣在马上摇晃了一下，遂又挺直了身体。速格纳黑绕过她，带着兵丁飞驰而去。

婉嫣从身后摘下弓箭，沉稳地瞄准了速格纳黑……

弦声响处，速格纳黑的坐骑应声倒地，它的主人被甩到了几米开外的雪地里。　古克和众兵丁再次勒住坐骑，无所适从地望着一时动弹不得的速格纳黑和端坐于马上的公主。

“古克，把你大哥绑在从马上，跟我回城！”婉嫣的目光如霜似电，凛然而威严，令人不敢直视。古克和兵丁们被震慑住了，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了她的命令。

婉嫣的担心绝非多余。坐镇边城的西辽守将在偷袭布扎尔及其随从得手后，立即调集大军向阿力麻里城扑来。

阿力麻里的城门已紧紧关闭。闻听噩耗，布扎尔夫人哀恸不已，婉嫣竭力劝慰婆婆：“阿妈，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可现在还不是伤心难过的时候。西辽忽出鲁克一向将父王视作眼中钉，此事一定早有预谋。据儿媳分析，他们得手后必会乘乱攻打阿力麻里城，当务之急是让速格纳黑即刻出城，向蒙古我祖汗处求援。我与阿妈坚守城池，援军到来之日，就是我们为父王报仇雪恨之时。”

布扎尔夫人忍泪点头：“速格纳黑呢？”

“哦！”婉嫣惊叫一声，急忙跑出屋外。

速格纳黑仍然仰面朝天地被绑在马上，已经快要冻僵了。古克和兵丁们围在他的周围，任凭他如何狂呼怒吼，也没人敢去松绑。

古克最先看到婉嫣，唤了一声：“大嫂。”

婉嫣瞟了速格纳黑一眼：“把他放下来。”

古克上前，利索地割断绑绳，将速格纳黑搀到马下。速格纳黑到了此时真是猴吃辣椒干瞪眼，气得都不知该骂些什么好了。

“阿妈叫你。”婉嫣简短地对丈夫说。速格纳黑一跺脚，走了。婉嫣向古克低声交待了几句什么，古克领命。

布扎尔夫人正自垂泪，看到儿子进来，越发抑制不住满腔痛苦。速

格纳黑眼圈一红，咬紧牙关，沉默不语。半晌，布扎尔夫人哽咽着吩咐儿子："你马上带人出城，到蒙古汗营向成吉思汗求援。"

"我留下，让别人去。"

"不行！"婉嫣推门而入，"你去路上还可随机应变，阿妈和我也能放心。阿力麻里城池坚固，军队和百姓对西辽人恨之入骨，短期内守住城池当不成问题。现在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消灭忽出鲁克为父王报仇。你到蒙古后，千万要我祖汗立刻发兵。我已为你做好安排，你无须惦记阿妈和我。切记，路上不可停留，速去速回。"

"儿子，你听婉嫣安排，快走！"

"好吧。阿妈、婉嫣……保重！"

速格纳黑刚刚离开，西辽大军便陈兵阿力麻里城下。其实，忽出鲁克早想将布扎尔、阿尔思阑置于死地，以惩处他们的"背叛"行为。奈何当时他初登皇位，政权不稳，尚不敢轻举妄动。经过数年残酷镇压和铲除异己，到了一二一八年,也即他登基的七年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把握将那些原属西辽后归附蒙古的国家一一消灭了。为此，他将实施报复的第一个目标确定为与西辽临界的阿力麻里城。

进攻阿力麻里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阿力麻里国王布扎尔嗜猎成癖，狩猎之时又常常深入西辽境内。果然，他等到了机会，粗心大意、疏于防范的布扎尔轻易地落入了早已为他张开的网。按忽出鲁克的如意算盘，无非是想利用布扎尔的骤亡在阿力麻里臣民中造成的混乱，一举拿下阿力麻里城。但他万万没想到，阿力麻里军民被国王的无辜惨死激怒了，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国家的尊严。

在这种同仇敌忾的顽强抵抗下，西辽方面发起的第一次进攻以失败告终。稍事休整，西辽军又向阿力麻里城发起了更加疯狂的第二次、第三次强攻……

婉嫣身着银盔银甲，与将士们一起坚守在城头。她的英勇和无畏极大地鼓舞着将士们抵御强敌的信心。

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上了战场。妇女和孩子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为他们的军队输送箭弩饭食，护理伤员。战斗进行得异常酷烈，西辽军队连

续十余天不断地攻城，双方伤亡都极其惨重。然而，阿力麻里军民始终未后退一步。

西辽发起的二十余次进攻均遭击退后，这才发现他们实在低估了阿力麻里的守卫力量。辽将最后也丧失了信心，下令撤出战斗，在城外不远处扎下营盘，准备请求增援。

这是极其艰苦和危险的半个月。此间，婉嫣一直在城头督战，几乎没有合眼。只有在战斗停止的间隙，她才回到婆婆的身边。

速格纳黑的其他几房姬妾及弟媳、妹妹全都等候在这里。一见婉嫣，她们不约而同地围了上来。如果说过去有过嫉妒，有过怨恨，那么此刻早已荡然无存，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婉嫣几乎成了她们精神上的支柱和寄托。

婉嫣恬静地向她们微微一笑，从她的脸上，丝毫看不到绝望，甚至看不到紧张。布扎尔夫人拉住儿媳的手，让她坐在自己身边，问道："城外有什么动静？"

"他们在城下驻营。久攻不下，我想他们一定会请求增援。"

"援军倒不可怕，怕的是……"

"阿妈也怕他们增加攻城器械？倘若我们能将敌营现有的火炮和投石机夺过来，就完全可以坚持到我祖汗派来援军。"

"你有把握？"

"敌人这些日子连续攻城，已疲惫不堪。我想乘今夜偷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你的身体可吃得消？"

"我没事。阿妈放心。"

入夜，五百名士兵吃饱喝足，一律换上大刀长矛，等待出发命令。不多时，婉嫣来到他们中间，扫了一眼站在队伍最前列的古克，问："准备好了吗？"

“好了！”回答铿锵有力。

婉嫣满意地笑了：“好！随我来！”

阿力麻里城门大开，包了草叶的马蹄了无声息，一队人马迅疾地向辽军宿营地悄行潜进。

辽军营地一片沉寂。疲惫的辽军哨兵也在打盹。婉嫣带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辽军前哨，随即攻入主营。

辽军没料到阿力麻里将士敢来偷营，许多人在睡梦之中便做了刀下之鬼。到处都是刀光剑影，辽军仓促间根本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只觉阿力麻里军队无处不在。辽军将领惊慌之下，顾不上指挥，夺路而逃。

士兵们见主帅跑了，更加无心恋战，纷纷四散逃命。当第一道曙光划破天际，婉嫣和她的将士们已经带着缴获的火炮和投石机凯旋了。

战斗进行得如此顺利，取得的战果又如此辉煌，阿力麻里军民简直欣喜若狂。他们欢呼着将自己的英雄迎入城内。

婉嫣离开人群，独自向自己的住处走去。古克放心不下，悄悄尾随过来，婉嫣回头看见了他，眼前突然一黑，昏倒在地。

“婉嫣！”古克冲过来，从地上抱起婉嫣，一边嘶声喊人去请大夫，一边将婉嫣抱入屋中。

眼前的这张脸苍白憔悴，怀中的这个躯体柔软无力，在那些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他是不是早已忘记了这个年轻的女子是他的大嫂？她是刚强美丽的姑娘、坚定无畏的战士、智勇双全的统帅，也是他可敬的战友，心灵的支柱。怀着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古克将生命中全部的深情都凝成一吻深深印在了婉嫣的双唇。

他不后悔自己爱上了这样的女子。哪怕她永远不会知晓——他也不会让她知晓——他依然会用整个生命来爱她。

从此以后，他将带着这秘密走完一生。但他无怨无悔。

婉嫣的肩头中了敌人一刀，鲜血从伤口汩汩而出，转眼间染红了半个身体。古克紧紧握着她的双手，心痛如绞。他在心中不断重复着：婉

嫣，你不能死！不能死……

大夫匆匆赶来了，要古克回避。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煎熬，婉嫣苏醒过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婆婆那张满含着怜惜和钟爱的脸。

“阿妈……”婉嫣虚弱地叫了一声。

“孩子，”布扎尔夫人喜极而泣，“你醒了……”

“阿妈，敌人呢？”

“撤退了。”

婉嫣的目光中闪出淡淡的疑惑，却从婆婆含泪的笑颜中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胜利使他们赢得了比生命还宝贵的时间！

贰

成吉思汗在金顶大帐接见了速格纳黑，当即派素以行动敏捷神速著称的哲别军前去驰援阿力麻里，同时征服西辽，消灭忽出鲁克。

忽出鲁克可以说一直是成吉思汗的一个心病。这位乃蛮太子于一二一一年篡夺了西辽皇位，当时，正值蒙古部大举攻金，成吉思汗无法分兵西辽。但深谋远虑的成吉思汗对这个肘腋之患却自始至终都不曾忘记。

忽出鲁克登基后不仅强迫信奉伊斯兰教的臣民改信佛教，还对所有反对者大开杀戒，对农民加紧盘剥。他的所作所为，加速臣民的离心离德，这些，成吉思汗通过派往西辽的密探都了若指掌。随着西征的准备工作接近尾声，西辽已成为蒙古通往那个穆斯林世界的最大障碍。事实上，只有消灭西辽，才能确保蒙军孤军深入后的本土安全。基于上述原因，即便没有布扎尔被杀一事，征伐西辽也如在弦之箭，只不过布扎尔的死促使成吉思汗提前采取了行动罢了。

哲别军是蒙古军队的精华之一，哲别本身又是身经百战、声威显赫

的著名将领，派出他，成吉思汗坚信万无一失。

阿力麻里军民热忱地欢迎蒙军的到来。哲别在速格纳黑和古克的陪同下巡视城垣一周，方才真正体会到阿力麻里保卫战何等艰苦，何等酷烈！烧焦的残垣断壁，渗入泥土的斑斑血迹，无不在叙说着一个个悲壮的故事。阿力麻里人不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他们的国家，还击退了数倍于己的强敌，他们的勇气，当令天地动容。哲别正欲下城，一个银盔银甲的年轻战士走到他的面前，俏皮地向他笑着。

哲别愣了半天。

“将军，你认不出我了吗？”战士亲昵地挽住了他的胳膊。

哲别这才认出了：“公主？”

速格纳黑在一旁愧疚地注视着妻子那张明显消瘦憔悴的脸颊，想起自己神志狂乱时抽在妻子身上的那一鞭，实在没有勇气上前。

“将军，你见过我阿妈了吗？”

“见过了。夫人说，你在城堡上。”

“我放心不下，过来看看。将军，我祖汗、奶奶身体都好吗？他们有没有托你带什么话给我？”

哲别的鼻子猛然酸了。婉嫣天然流露的女儿情态让他既感动也难过。从布扎尔夫人的讲述中，他了解到婉嫣的智谋和毅力，即使像他这样久经沙场的军人也不能不为之叹服。婉嫣不过是个才十八岁的姑娘，但她所表现出来的统率全军的天赋多么像她祖汗啊！将士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她，百姓们无所保留地拥戴她，从她的身上，哲别看到的是成吉思汗般倾倒人心的力量……

“将军，你想什么呢？”婉嫣望着陷入沉思中的哲别，不解地问。

哲别醒悟过来，忙笑道：“你祖汗、奶奶身体都很好，你大可放心。他们都很想念你。”

我更想他们啊！婉嫣无声地叹了口气，咽回了想说的话。

“公主，我们边走边谈好吗？”

“好啊。”婉嫣笑眯眯地表示同意，依然挽着哲别的胳膊，一路上与他谈笑风生。她自始至终未向速格纳黑望上一眼。

哲别也觉察到其间异样，回头看看闷闷不乐、双眉紧锁的速格纳黑，又看看恬静温雅、娇俏妩媚的公主，猜不透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古克没再跟过来。他一动不动地俯视着城下，脸色异常苍白。

婉嫣走了几步，回头奇怪地问：“古克，你不来吗？”

古克摆摆手，脸上挂着笑容，心中却是阵阵酸楚。

婉嫣以为他还有别的事情，就不再勉强他。

“公主，你脸色很不好，是不是这些日子太过劳累？”布扎尔夫人因婉嫣再三恳求，没有将她受伤之事告诉哲别。

“可能有点吧。”婉嫣微笑。

停了停，哲别说：“公主，你祖汗若知道你这么勇敢，一定很高兴。”

“不对，将军说得不对。”婉嫣温柔地反驳。

哲别不解地望着她。

“他一定很得意！”婉嫣甜甜地笑了。

晚宴后，婉嫣坚持送哲别回去休息。不知为什么，看到妻子在哲别面前那种随便和亲热的样子，速格纳黑的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尽管明知这不过是妻子思念故乡思念亲人的真情流露，他仍然无法容忍别人占据妻子过多的时间。

爱多了便成了心的负担，嫉妒从来都是渴念的最好证明。

婉嫣回到屋中时，速格纳黑正在等她。

夫妻别后重聚，婉嫣的目光里多了几分冷淡。速格纳黑不知是心痛还是自责地注视着心爱的妻子，一时间，夫妻俩谁也没有话说。

婉嫣坐回到床上，消瘦的脸上显出一种遮掩不住的虚弱和疲惫。速格纳黑上前握住她的双手，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婉嫣，我知道那天是我不对，你怎么罚我都行，只是千万不要不理我！"

婉嫣仍然不语。

速格纳黑真急了："婉嫣，婉嫣，你到底要我怎样做才肯原谅我？你不肯是吗？好，好！我——"情急之下，他"呛啷"一声抽出宝剑。

婉嫣吓坏了，慌忙抓住了他的手腕，"你要干什么！快把剑放下！"

"只要你能消气，我死又何妨！"

"哪个真生你的气啦——我不过是吓唬吓唬你罢了。"婉嫣嗔怪地拉起丈夫，"你呀，怎么总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

"我不要听你道歉，我只想……要你抱抱我。"

速格纳黑听话地紧挨着妻子坐下，抱住了她。

婉嫣轻微地呻吟了一声："别碰我的肩膀，好痛。"

"你受伤了？"速格纳黑惊骇地问。

"让他们挑了一刀。"

"什么！"速格纳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在哪里？快让我看看，还要不要紧？"

"瞧你紧张的样子——没事了。"

速格纳黑将妻子揽在怀中，痛得心仿佛都抽紧了。婉嫣的脸上却露出了可爱的笑容。这些日子，她一直都很惦念丈夫。忽然，速格纳黑注意到了什么，捧起了婉嫣的手："祖母绿钻戒？"

婉嫣嫣然一笑，将头靠在速格纳黑的肩上。

“我早知道，总有一天阿妈会将祖母绿钻戒送给你。”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就是知道！”

“速格纳黑，你听我说，你今天刚回来，不如去别处歇了吧。你不在的这些日子，她们都很想你。”

“我哪儿也不去！婉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为别人考虑？”

“我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奶奶用她的行动教会我一个道理：宽容和爱才是维护一个家族和睦的根本。”

“对不起，我不去。因为——我只想你！”

“我很累，很困……”

“我不会做什么的。我会一直这样抱着你，看着你。”

婉嫣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羞涩而又幸福的笑容，她枕在速格纳黑温暖结实的臂弯中，很快便沉沉睡去……

蒙古骑兵在阿力麻里从容地恢复着马的体力。

哲别通过提审西辽战俘，了解到忽出鲁克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并据此制订出初步的行动方案。

不要染指宗教！

这是任何一个聪明的统治者都必须首先考虑的，可惜忽出鲁克不懂。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哲别明白他该怎么做。

春暖花开时，哲别率领一万蒙军祭旗出征，速格纳黑亦率一万人马配合他的行动。拗不过婉嫣百般恳求，哲别勉强同意带她随行。

两路大军沿伊犁河顺流而下，通过平原，进入七河流域。在蒙古大军征战的其他地方，人们像惧怕天降灾星一样惧怕他们。在西辽，受尽忽出鲁克凌辱的百姓们却将蒙军的到来视为他们的节日。

西辽国都虎思斡耳朵的居民们首先向蒙军打开了大门。这座花园般美丽的城市令蒙军将士为之陶醉。哲别果断地下令取消所有限制伊斯兰教活动的禁令，宣布所有宗教活动都将受到保护，并严令部队不许抢掠城市，违者定斩不赦。军纪森严的蒙军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他的命令，从而大大加速了行军速度。

蒙军几乎不动一刀一枪便逼近了西辽夏都喀什噶尔。

忽出鲁克没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抵抗。他本人惊惶失措，对他恨之入骨的西辽军民当然更不肯为他流血牺牲。不出半日，喀什噶尔即告陷落，忽出鲁克伏诛。哲别谨记大汗的教诲，以宽容和谦逊的态度安抚了西辽百姓，并委认了当地居民可以信赖的官员。随后，他不取任何财宝，仅仅征用了一千匹白口栗色的优质战马，作为征服西辽的纪念献给他崇敬的大汗。

叁

成吉思汗召集了西征前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参加的人中还有西夏使臣阿夏敢布和南宋使臣赵珙。会后，大摆筵席，成吉思汗的后妃们也都在座。

西夏自一二一二年李安全去世，宗室李遵顼继位，大权便旁落在阿夏敢布的手中。

阿夏敢布的座位紧靠着忽兰，他正给忽兰讲一件趣事，忽兰听得十分入神。

成吉思汗突然问阿夏敢布："汝主李安全在世时，曾允作我之左右手随我出征，而今西征在即，你国准备派多少军队出征呢？"

阿夏敢布不慌不忙地给忽兰讲完最后几句话，抬头看了看成吉思汗，不无轻蔑地说："如果你的军队不够用，你还配称大汗吗？"

成吉思汗勃然大怒。金帐中的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仅仅片刻，成吉思汗又克制住了自己的怒气。

出言不逊、背信弃义的西夏人总有一天会自食恶果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征伐大计不容更改，绝不能为西夏而打乱既定的作战计划。必须忍耐，忍耐到可以彻底清算的那一天。

成吉思汗冷峻地注视着阿夏敢布。在他灼人的目光下，阿夏敢布移开了视线。

“明白你一意孤行的后果吗？待我凯旋之日，就是西夏亡国之时——你须牢牢记住我今日所说的话。”成吉思汗悠然说道，那平静的语气却让阿夏敢布毛骨悚然。

成吉思汗不再理会阿夏敢布，他看着在一旁小酌的赵珙，含笑问道：“昨日打马球，贵使因何不一起来玩？”

赵珙愣了片刻，推托说：“大汗未有召请，臣不敢随便前来。”

“贵使既来我国，就如同一家人一样，凡有宴会、竞技、围猎，诸事一同参加即可，何必每次都非派人去请呢？”说罢，以赵珙打马球无故缺席为由，罚他六大碗马奶酒，赵珙喝得酩酊大醉。成吉思汗看他不胜酒力的样子，忍不住大笑，命人扶他下去休息。

数日后，赵珙辞别成吉思汗回返临安（今杭州），成吉思汗叮嘱护送他的官员：“好好照看这位使者，在风景优美的城市，要让他多停留五六日，美酒佳肴，任他随意取用，务必让他心情愉快。”

为了确定出征日期，成吉思汗让耶律楚材做了占卜，结果是：明年出征为宜。

冬季来临，成吉思汗命弟弟帖木格守卫蒙古本土，代行大汗之责。又命心腹爱将哲列莫、朝伦、忽必来率二万人坐镇金蒙边界，一来监视西夏的行动，保卫本土安全；二来作为木华黎的后援。之后，他亲率十二万大军进驻七河地区。

哈赤鲁国王阿尔思阑、畏兀儿国王巴尔术、阿力麻里新国王速格纳黑各率二万军队前来助战。只有西夏方面始终没有动静，成吉思汗拿定

了来日算账的主意。

部队在七河地区集中休整。

只要看看出征前的准备工作，就知道成吉思汗及其手下将士对待西征的态度了。除了传统的攻城器械云梯、沙袋、投石器、投火器之外，还增加了南方和西域的火炮；另两千名能工巧匠随队出发，以便随时制造武器和其他器械。此外还有军医、神职人员以及具有管理经验的行政长官组成的特殊队伍。准备工作可谓巨细无遗。

六月，战马养得膘肥马壮，成吉思汗下令出征，不料风云突变，竟下起鹅毛大雪。如此炎热的月份里下雪，岂非咄咄怪事！成吉思汗急召耶律楚材占卜，耶律楚材胸有成竹地说："花剌子模背信弃义，逆天行事，天深罪之。此乃我军克敌制胜的好兆头。"

听了耶律楚材的话，成吉思汗打消疑虑，当日祭旗出征。

肆

蒙古大军浩浩荡荡地穿越了高原地带。这些地方，山下绿草茵茵，泉水淙淙，山上冰砌玉琢，滴水成冰俨然两个世界。成吉思汗命将士切冰开道。由于空气稀薄，不少坐骑和人都得了"肺充血"。然而，在他们意志如铁的统帅的率领下，蒙军一路马不停蹄，不屈不挠地前进，最终来到广袤无垠的草原，花剌子模已近在眼前了。

得知蒙军大举西征的消息，沙王急忙召集了军事会议。

花剌子模的军队人数远多于蒙军，这是沙王有恃无恐的本钱，除此之外，他对蒙军一无所知。为了对付这支长途奔袭的蒙军，谋臣们为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分兵防守各要塞、拒蒙军于门外；二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沙王左思右想采取了第一种方案。

殊不知，这一选择是花剌子模走向灾难的开始。沙王随后将军队部署于锡尔河一带及东部长长的边界线上，其结果造成了自己兵力的分散。他根本弄不清蒙军会从哪里发起进攻，也弄不清对方攻击力量强弱。与之相反，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这个庞大而松散的国家机构却了解

得相当透彻。他知道这个国家是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缺少民族意识，加上地方官员各据实力，很难做到军令、政令的完全统一。

成吉思汗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察合台、窝阔台率领，攻打讹答剌城。讹答剌城主正是那位杀害蒙古商人的元凶亦纳勒。第二路由术赤率领向西北进发，攻打毡的城。第三路则由他本人和四太子拖雷率领，向东北进发，直趋不花剌，以切断花剌子模新都与旧都之间的联系。

讹答剌分有外城和内城，城池坚固，粮秣储备丰富。亦纳勒拥兵四万，相比之下，蒙军方面只有五千人，加上巴尔术所率两万将士，在人数上仍远逊于对方。鉴于这种情况，察合台、窝阔台、巴尔术三人商议后，决定先对讹答剌城实施炮击，以初步摧毁讹答剌城的防御工事。

畏兀儿军队也是一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军队，他们与蒙军的配合十分默契。但亦纳勒拼死守护城池的信心和决心也决不逊于攻击一方，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围攻长达五个月之久。

五个月后，讹答剌城弹尽粮绝，亦纳勒被察合台走马生擒。成吉思汗终于得到残杀蒙古商人的元凶了。他按草原上处罚贪婪之徒的方式，以水银灌注亦纳勒的双耳，看着他受尽折磨而死。然后，他取酒洒向大地，祈祷冤死的四百五十个冤魂早日瞑目安息。

术赤率领的第二路人马只有五千人，他们沿锡尔河左岸出发，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忽毡城下。

忽毡城城主是素有“铁王”之称的帖木尔灭里。他是花剌子模最著名的勇士，也是不得志的沙王长子札兰丁的挚友。整个西征期间，灭里和札兰丁的英雄事迹在花剌子模人和蒙古人中广为流传。

“铁王”的的确确是位意志如铁、坚强不屈的战士。当蒙军攻到忽毡城下，因见该城无险可据，灭里引兵退守锡尔河中的一座小岛，与蒙军隔河对峙。后蒙军填河进攻，灭里力不能支暗令乘夜突围。

早有防备的蒙军在锡尔河下游以铁链拦截灭里的船队，两岸箭飞如蝗，灭里令士兵强行击断铁链，继续前行。

船队一帆风顺，行至毡的城附近，忽闻哨响连绵，无数船只在河中排开，恰如拦河大坝。船上蒙军向灭里的船队猛射不已，“铁王”的船队

遭此拦截，自相冲撞，中箭、溺水者无数。

但灭里毕竟是位经验丰富的将领，面临生死关头，他果断地命令将士弃舟登岸，夺路逃命。蒙军一路骑马追击，灭里身边的士兵越打越少。

灭里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最后来到旧都玉龙杰赤。在那里，他与挚友札兰丁王子会合，从此他们并肩作战，再未分离。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率领的中路军也在行动，兵锋直指不花剌。

不打新都撒马尔罕、旧都玉龙杰赤，而直取位于河中地区的不花剌，是成吉思汗用兵的高妙之处。分兵攻取锡尔河一线的重要城镇，是为将来攻取首都撒马尔罕预先扫平障碍，而以主力部队直捣不花剌，则从根本上切断了新旧两都的联系，防止二者首尾呼应，彼此救援。

在战争初期，分兵出击，清除外围障碍，再在决战阶段迅速合拢军队，对某个战略要点形成重兵包围，这种战术，在成吉思汗一生中曾被反复使用，而且屡试不爽。

不花剌是花剌子模最繁荣富庶的城市之一，由城堡、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城堡不是建于内城中，而是建于内城外，城内建有许多清真寺，纺织业十分发达。

蒙军攻克不花剌城是在一二二○年二月。之后，蒙古大军很快离开了不花剌，向东南约有五天路程的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罕挺进。

远离蒙古本土的蒙军必须不断地从当地征集市民和农民补充兵员，以担任运输、造作等辅助工作或在攻城时充当先锋。三月，撒马尔罕守军请降。成吉思汗从撒马尔罕分兵五万，交给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指挥，去攻取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临行，成吉思汗一再叮咛三个儿子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他尤其语重心长地告诫术赤："你是我的长子，无论如何，一定要给弟弟们起到表率作用。"

术赤没有言声。父亲说话时的神态和语气都深深地刺伤了他——难道有不和就必然是我的责任吗？

成吉思汗疏忽了，他只当术赤不说话是表示默许。

晚上，成吉思汗留下他的四个儿子共进晚餐。窝阔台、拖雷对两个哥哥间的矛盾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气氛活跃不起来。术赤若有所思地凝望着面前的杯盘，察合台则皱着眉头厌恶地望着他。

人的感情常常复杂得连自己也琢磨不透。察合台憎恶术赤的缘由仅仅是因为术赤不一定是父汗的儿子吗？不是。性格不合吗？有点，但还不至于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形如陌路呢？其实，连察合台自己也弄不清楚。

桩桩往事回旋于脑际，面前这张依然清俊的面容曾给过他多少难堪的刺激？术赤做任何事情都出类拔萃，让他和弟弟们相形见绌，无法逾越。有时他安慰自己说术赤与他毫不相干，可一转眼又倍感术赤给自己造成的无形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光的推移，这种压力日重一日，他的恨也在与日俱增。

成吉思汗没料到饭桌上的气氛会是这样。术赤的表情令他琢磨不透，他不知是悲哀还是惊恐地预感到，术赤正在离他远去，最终留给他的，只剩一个追不回的背影，一段抹不平的牵念。

似乎心有所感。恰在这时，术赤抬头看了他父汗一眼，黑黑的、明亮的眼中倏忽闪过一丝忧伤的笑容。

成吉思汗顿觉心如刀绞。

究竟有谁能理解做父亲的苦衷？他老了。尽管死亡的暗影还只是偶然袭上心头，他毕竟还是意识到了年龄与死亡的距离。他一生厮杀，征服过无数敌人，却有两样东西始终征服不了：一个是死神，一个是心头的爱恋。

他爱妻儿兄弟、爱朋友将士、爱围猎、爱马也爱酒色，能够超越这些的人无疑是圣人，而他此生注定只能做个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草原人。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死在西征的路上，再也回不到他眷恋的故乡，可只要跨上战马，他决不回头。唯一的愿望是在他死前能看到儿子们亲密无间彼此相处，将他所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可惜，他恐怕看不到了，永远也看不到了。

成吉思汗想起了一个故事。伴着这个故事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一幅辛酸温馨的画面：幼小的孩子们围在勤劳的母亲身边，床头一盏昏暗的蜡

烛为小小的帐子增加了些许静谧。母亲借着烛光一边缝补着衣衫，一边娓娓动听地给他们兄弟几个讲述着千头蛇和千尾蛇的故事。冬天来了，千头蛇和千尾蛇都想找个地方御寒，这时，千头蛇的每个头都朝不同的地方用力，结果哪个头也带不动身体，最终被活活冻死在野外；另一条千尾蛇却在一个头的带领下，顺利地爬进洞，躲过了严冬。母亲讲这个故事是在他们兄弟折箭为誓后，从那时起，他们兄弟间就更加心心相印、亲密无间了。

时过境迁，术赤四兄弟早已不同于他们兄弟那时了。或许只有患难与共中产生的情谊才更持久、更牢固？何况当时的处境也要求他们兄弟必须团结，不团结那就意味着自掘坟墓。成吉思汗再次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想起他的母亲，倘若没有他深明大义、睿智慈爱的母亲的教诲，何来他的今天，何来他的儿子们的今天？如果说他还发自肺腑地敬爱过某个女人的话，那也只有他的母亲了。

成吉思汗的家庭小聚出现了有趣的场面，每个人都只顾清理着面前的饭食，尽量不弄出任何响动，同时尽量不第一个吃完。拖雷原想跟大哥说几句话，看到大家都默不作声，也吓得不敢言语了。这顿饭四兄弟真觉得长得没了尽头。

成吉思汗放下饭碗后微微笑道："怎么你们几个今天都哑巴了？是不是这顿饭不合你们的口味？"

术赤抬头正视父亲，其余三兄弟相顾而笑。

"术赤，你有话要对父汗说？"成吉思汗敏锐地觉察到术赤其实整个晚上都试图对他说些什么。

术赤略一犹豫："嗯。"

"说吧。"

"我想单独跟您谈谈。"

"哦？也好。"

察合台三兄弟知趣地起身告辞了，偌大的屋中只留下成吉思汗和他的长子。

成吉思汗舒适地靠在椅背上，探询地注视着儿子。

术赤正襟危坐："父汗，儿臣想……"

"术赤，"成吉思汗不高兴地打断了儿子的话头，"这里没旁人，你能不能随便点。"

"哦。"术赤像故意气父亲似的，愈发毕恭毕敬。

成吉思汗无可奈何："你接着说。"

"父汗，攻打花剌子模以来，您不觉得我们杀人太多了吗？"

成吉思汗愣愣地望着儿子。这是问他还是谴责他？

"在不抵抗的情况下，我一般都会饶敌人一命的。"他心平气和地说。

"儿臣明白。但有些城市的守军尽管有过敌对行为，倘若投降还是应该饶命的。"成吉思汗知道儿子指的是撒马尔罕守将脱盖罕及其所率突厥雇佣军全部被杀之事。

"突厥是支持摩诃末·沙的。我对突厥雇佣军采取了斩尽杀绝的策略，无非是为了给突厥国王一个警告，阻止他再向花剌子模提供帮助。"成吉思汗不慌不忙地解释。

"这样做太残忍了。"

"战争不能心慈手软。"

术赤换了方式："我们的部队洗劫城市，杀人放火，马蹄过处，满目疮痍。我们守着这样的废墟又有什么用处？保护它难道不比摧毁它更具价值，更有意义吗？"

"术赤，你这样觉得？"成吉思汗惊讶地反问。心里想的却是，蒙军的兵力不足以分兵占据各个城市。倘若不能给这些城市以致命打击，只怕疯狂的反扑就会为时不远。

"是的。"术赤直率地回道。

“我要考虑你的建议。你说留下阿里火者管理昔格纳黑城，效果如何？”

“城市恢复了平静，敌对情绪有所缓和。”

“可惜阿三……”

“阿三之死，儿臣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阿三出生在昔格纳黑，希望家乡免受战火，主动请求进城谕降，结果……”

“我清楚这个。术赤，不久你们要去攻打玉龙杰赤，那里以后将是你的封地，你好自为之吧。”

术赤站起，深深地注视着父亲：“儿臣以为会同您发生争吵。”他诚实地说。

“我料到了。那是你希望的结果，对吗？”成吉思汗宽容狡黠地笑了。

术赤垂下头：“近来儿臣常常在想，如果儿臣起来反对您，会不会尚未动手就身首异处呢？”他说完这句话，恭敬地施礼退下。

成吉思汗呆靠在椅背上，费力地琢磨着儿子话中的深意。

术赤走到门边又停住了。他回过头，长久地凝视着父亲，眼神中满是凄楚、留恋、诀别和刻骨铭心的挚爱。

成吉思汗偶一抬头，见儿子神情有异，急忙问：“术赤，你怎么了？你还有话说？”

术赤缓慢地、一字一顿地说道：“父汗，您以后尽量少出猎，千万注意自己的安全。战争结束后，您一定要回到克鲁伦河畔。”

成吉思汗又是一愣。没等他再说什么，术赤已经离去了。

一直忍耐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一颗心痛得无处安放又无处躲藏，术赤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了马厩前。

他抱住了爱马的脖子。这匹马是父亲西征前赐给他的，也是哲别从

西辽征用的一千匹白口栗色战马中最优秀的一匹。无论什么东西，父亲从来都会把最好的一个留给他，从来如此。而他，需要的却只是一个清白无瑕的身世。

从小到大，无论受到多少委屈，他都会默默地咽进肚子。唯有此时，他再也无法掩藏满腹悲伤，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与父亲从此再不会相见。

对不起，对不起！父亲，请原谅我的不孝！可是，无论将来我身在何处，纵然是死，都请你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决不会有第二个人比我更爱你……

伍

向玉龙杰赤派出军队后，成吉思汗又召来速不台、哲别，命令他们率领两万人马，继续追击摩诃末·沙，务要将他生擒活捉。他叮嘱两员将领，此去穷追不舍，沿途不得耽搁。所过城市，若投降，则穿城而过，不得杀戮居民，不得劫掠财物；若遇抵抗，则视具体情况而定，或消灭之或警告之，总之，一切都要服从于追击沙王的大目标。

此时，沙王听说不花剌、撒马尔罕相继陷落，大惊之下，决定采纳朝臣建议，退到呼罗珊地区的大城你沙不尔。札兰丁试图劝告父亲留下组织反击，无奈沙王去意已决。作为沙王的长子，正直的札兰丁对父亲的懦弱和自私十分反感，而沙王也不喜欢他的这个倔强的王位继承人，父子俩矛盾冲突的结果是沙王剥夺了札兰丁的继承权，改立他一向钟爱的小儿子斡沙黑沙为新储君。

札兰丁虽有心报国，怎奈手中没有兵权，如今即位无望，他倒无所谓，只求父亲能将兵权交给他，他愿渡过阿姆河，与蒙军决一死战。

沙王不肯改变主意，亦不肯交出兵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再次踏上了新的逃亡之路。

假如沙王不是过于怯懦和固执，大概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逼得走投无路。他在雷什特城逗留期间，花剌子模各省行政长官纷纷向他表示愿为他提供十几万军队，助他击败蒙军，收复失地。其实，倘若能充分把

握这十多万有生力量，扭转局势也绝非没有可能。毕竟蒙军孤军深入，没有后援，除了英勇善战外，其他各个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只可惜，早被吓得六神无主的沙王根本无心作战，尚未等到部队集结完毕，便又踏上了他那遥远的、没有明确目的地的逃亡之旅。

如同一场有趣的追踪游戏，亡者没命逃跑，追踪者拼命追击，双方都不甘示弱，最后都累得筋疲力尽。原本一直追随保护沙王的部分随从见他如此惧怕蒙古人，愤愤不已，私下离开他去寻找王子札兰丁，沙王的追随者更加寥寥。

沙王逃到儿子斡沙黑沙驻守的城市哥疾宁。斡沙黑沙掌握着三万军队。这又是一次反击的机会，三万人对付分散成小部队行动的蒙军依然绰绰有余，但沙王再次放弃了。

如此贪生怕死，恐怕连真主也懒得再眷顾他。

得知蒙军已接近里海，与他相距不过几十里，沙王想也没想便逃出哥疾宁，乘船到里海中一座小岛避难。

蒙军追到里海岸边，万箭齐发，奈何已舟去人远，唯见天海两茫茫。沙王好似一场大围猎中被驱赶的猎物，侥幸从越缩越紧的包围圈觅到缝隙，仓皇逃入洞中。至此，一场惊心动魄的追击战随着沙王的成功逃逸而暂时落下了帷幕。

蒙古主力部队在怯失绿洲度过了炎热的夏季。秋季来临时，战马渐渐恢复了体力，成吉思汗一边着手征服呼罗珊地区，一边等待着来自玉龙杰赤的消息。

陆

旧都玉龙杰赤是个著名的商业中心和商队驿站。多年来，太后图儿堪一直经营着该城。沙王逃往里海时曾派使者劝其母后一同逃命，结果被图儿堪骂了个狗血淋头，轰了回去。

蒙军很快包围了玉龙杰赤，图儿堪太后下令死守。这个决定赢得了所有忠于花剌子模的军民的支持。

术赤所率的第一路人马率先来到玉龙杰赤城下。

即使从城外，也能看出这座美丽城市的精致轮廓。不久它将成为他封地的一部分，术赤在城外巡视时看到和想到了这个。

年年征战不息，看厌了战火和鲜血，如能在这样宁静美丽的城市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此生也不虚度了。从西征开始，术赤便意识到生命不会长久，因而也更加憎恶那些惨无人道的屠杀。但愿父亲能够接受他的劝谏，但愿玉龙杰赤能够免于战祸之苦。

术赤在察合台、窝阔台赶来相会前先向玉龙杰赤派出了使者，表达了自己保护该城的诚挚心愿。他对图儿堪太后说，成吉思汗已将玉龙杰赤作为他的封地，他希望它完整无损、美丽如初。他还说，他会尽最大努力与该城军民和平相处，共建城市的繁荣。他在致意图儿堪太后时直言不讳地说明是沙王的鲁莽和无耻才将花剌子模推入了战争的深渊，他希望或者说请求太后顾全大局，不要为一己之私而使玉龙杰赤毁于战火。

城中一些著名的法官和神职人员主张接受术赤的和平建议。但掌握军队的图儿堪太后坚决反对，她下令，凡敢妄言投降者，格杀勿论！主和派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情势下，噤莫敢言。图儿堪太后不乏野心和勇气。不过，她比别人更清楚，玉龙杰赤早晚会陷落，因此，她已在运筹出逃。

术赤仍不死心。城郊数日后被蒙军攻占，术赤命人妥善管理花园及所有建筑，不许抢劫烧杀，他想以此来证明他的诚意。此时，虽然图儿堪太后已逃往马三德兰，札兰丁和灭里却来到城中，他们是更坚决的主战派。札兰丁的铁血性格人尽皆知，和平解决的希望渺茫。术赤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劝说城内军队停止抵抗，时间一天天过去，他未组织任何强攻。而城内的主战派将他的这种“软攻”当成怯懦，益发趾高气扬。

十天后，察合台、窝阔台率领部队赶来与术赤会合。兄弟俩巡视玉龙杰赤城垣一周，不明白术赤为什么不攻打城池。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军队不够用？”察合台冷冷地问。

见面就是讥讽、争吵，术赤厌烦透了。

“你若觉得没把握，让我的军队先上，你退后观战。”察合台明显是在指责术赤贪生怕死。

术赤神情异样地盯着二弟。察合台怒目相视：“你这些天都做什么去了？我还以为你早打到了阿姆河边。”

阿姆河横穿玉龙杰赤，将该城一分为二。

术赤注视玉龙杰赤高高的城墙，苦思对策。

察合台被他的沉默彻底激怒了：“术赤，父汗命我们三人限期攻下玉龙杰赤，你想承担贻误战机的全部后果吗？”

“不，察合台。”术赤突然说。

察合台一时倒愣住了。

“玉龙杰赤是个花园般的城市，毁于战火未免太可惜了。”术赤深沉地说，并不看察合台。

“我知道，父汗已将玉龙杰赤许为你的封地。”

术赤难过地垂下了眼睛。

真的就没法谈拢了吗？兄弟间有时还不如路人。

“大哥，你是不是派人进城谕降了？”窝阔台怕两个哥哥越说越僵，急忙插进话来。

“派了。”

“毫无结果，对吧？拒不同意，对吧？你还想接着派，对吧？”察合台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连珠炮似的追问。

窝阔台惊愕地望着二哥，半晌竟想不起自己还要再问些什么了。

术赤感到有股甜腥的东西涌上了嗓子眼，他强使自己将它咽了回去。胸口开始感到阵阵剧痛，且伴有阵阵晕眩和恶心，他强撑着端坐马鞍，既不回头也不说话。

“术赤，”察合台的声音极其刺耳，“你到底要不要攻打玉龙杰赤？”

术赤决定向察合台让步。既然图儿堪太后准备顽抗到底，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恐怕换不回完整的玉龙杰赤。“察合台，你莫急，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战法。”他心平气和地说。此时，嗓子里那股黏液憋得他脸色有点发白。

“大哥，你哪里不舒服吗？”窝阔台担忧地问。

术赤的脸上浮出了一丝古怪的笑容：“我没事。走吧，到我的营帐。”他以一种不容置辩的口吻说完，掉转马头，率先走了。

察合台、窝阔台对望一眼，也策马紧随。

成吉思汗让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共掌军队，不是出于三军统帅的考虑，而是出于做父亲的考虑。术赤与察合台历来不和，做父亲的希望通过围攻玉龙杰赤，消除兄弟俩由来已久的隔阂。岂料他的这番苦心非但于事无补，还大大耽搁了玉龙杰赤陷落的时间。

三兄弟商议既定，五万大军立即行动。转眼间，一切准备就绪，壕沟被填平，城墙被砸开缺口，蒙军蜂拥入城。

玉龙杰赤可说是蒙军西征以来遇到的最难攻克的城池之一，城破后战斗仍未停止，每条街道都需要经过艰苦的厮杀和争夺才能控制，巷战和肉搏战空前激烈，每座房屋都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察合台考虑到暗箭难防，遂命士兵找来石油，挨户逐屋地焚烧。术赤闻讯急忙赶来阻止，但为时已晚，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城市在火海中化为灰烬。兄弟间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

术赤任察合台去烧，自己率领大军先行来到阿姆河边。对岸，就是玉龙杰赤的另一半，札兰丁就在那里督战。

术赤兄弟间的不和使玉龙杰赤得以苟延残喘。

术赤再次派使者到对岸谕降，对方依然置之不理。术赤遂派三千精兵过桥强攻，不料，敌人突然杀出城门，将蒙军团团围在当中，术赤增援不及，三千将士的鲜血染红了阿姆河河水。

敌军关闭城门，士气大振。　察合台和窝阔台赶来与术赤会合，眼

前的惨景令他们惊骇不已。

察合台气急败坏地向术赤怒吼："你为什么擅自进兵？为什么不等等我们？你……嗨！"

术赤心痛如绞，无言以对。由于他的疏忽，三千弟兄转眼做了他乡冤魂。内疚与自责强烈地折磨着他，他已经够受的了，察合台还要恶语相加。察合台没错，错的是他，但假如他们兄弟间能够彼此理解，彼此协作，又何至酿此奇祸？

"冒险。纯粹是冒险。"察合台痛心地喃喃。

鲜红的血迹被波浪冲淡了，人生萧瑟，不过一个荒唐的梦。术赤黯然。

主帅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手下将士的士气，纪律日渐松弛，蒙军失去它往日的攻击力，一向精明果断的窝阔台对此束手无策。

第十四章 梦里故国

壹

沙王在里海的孤岛上，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每天做五次祈祷，听人讲解古兰经，他发誓，如果真主肯原谅他，他愿振作精神，光复故国。小岛像漂在海上的孤舟，他不知道他的归宿在何方。苍茫的大海之滨，曾有过他欣欣向荣的美丽国家，而如今一切都不复存在。他忍受着难言的愧悔和寂寞，被世人渐渐淡忘。

在惊悸与疲惫侵蚀下，沙王患上了肋膜炎。小岛上没人能挽救他的生命，他自知生命不会长久，急忙派人召回长子札兰丁。札兰丁，这个他最不中意的儿子，如今竟成了他唯一的寄托和希望。或许只有这个儿子，才能赶走那些可恶的入侵者，实现他复国的梦想。

眼中闪着悔恨的泪光，沙王将宝剑佩挂在儿子的身上，临终前，他有点欣慰：他终于将国家传给了儿子，尽管是个残缺不全的国家。

札兰丁独自伫立在父亲的墓前，任冬天的冷雨浸透肌肤。没有任何誓言，他要用行动来证明他的决心。

札兰丁潜出小岛，来到玉龙杰赤，到这里方知他的祖母已然出逃。

图儿堪太后逃跑前，从狱中提出了历次战争中的俘虏及人犯，除留下牙那儿王子充当向导外，余者尽数杀死，尸体抛入阿姆河中。阿姆河河水又泛红波，翻卷着一个女人的罪恶。到达牙那儿后，太后下令杀掉可怜的牙那儿王子，她及其追随者们躲进了马三德兰山中的伊拉鲁城堡中。

玉龙杰赤仍剩有六万守军，其中多半是突厥人。他们中的部分人拒绝同太后一直出逃，同时也不愿听命于潜回城中的花剌子模新国王札兰丁的指挥。但也有人支持札兰丁，札兰丁暂且留在城中指挥战斗，此时灭里也来到他的身边，他的力量得到壮大。他与灭里商议，万一城池不守，他们将退守哥疾宁。

自王子札兰丁继承父位，掌握军权后，始将花剌子模的抵抗运动推向高潮。蒙军虽攻陷了花剌子模大部分的城池，却未及建立起稳固的政权，真正彻底地征服它是在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手上完成的。

正在里海附近屯养兵马的哲别和速不台很快获悉了太后图儿堪躲入马三德兰的准确情报，当即挥军直扑马三德兰，将伊拉鲁城堡团团围困。数日强攻，城内守军坚持不住，弃械投降。太后及其王室成员均被生俘，哲别、速不台将他们一并解往成吉思汗处。

术赤三兄弟对玉龙杰赤实施包围已经整整七个月了，七个月中，战事毫无进展。术赤和察合台的意见得不到统一，将士们只能望河兴叹。

成吉思汗如何不知围攻玉龙杰赤失利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开始他还寄希望于术赤和察合台尝到苦头后能主动改善关系，默契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愿望破灭了，代之而来的是暴风雨般的震怒。他们，他的儿子们，太令他失望了。他毅然决定由窝阔台担任最高统帅，术赤、察合台交出兵权，共同听命于窝阔台。

三兄弟不敢违命。

窝阔台不愧为头脑清醒冷静的主帅之选。过去他手中无权，对两个哥哥所有的调停都近乎于和稀泥，如今他大权在握，就必须用铁的手腕使他们完全听从于他的指挥。毕竟战争不是儿戏。

蒙军无疑是一支军纪严明、上下一心的军队，主帅间的不和虽造成了一度的纪律松懈，但一经窝阔台严厉治军，就又恢复了往日的锐气。数日后，蒙军攻入玉龙杰赤的另一半城池。战斗并未停止，每座房屋、每条巷道都是战场，战斗激烈到了寸土必争的程度。经过七个昼夜的巷战和肉搏战，守军和居民被逼至最后三个区，再也没有能力抵抗攻势越发凌厉、意志更加顽强的蒙军。

迫不得已，他们推举了一位叫哈牙惕的警长前去和术赤谈判。哈牙惕警长说："我们已经领教了大王的怒火和威严，还望大王网开一面，饶恕我们这些活着的并且愿意归顺大王的人。"

术赤指着城中遍地的横尸怒不可遏："你们的抵抗使我军遭受了惨重的伤亡，领教了怒火和威严的人是我而不是你，你叫我怎么宽恕！"

然而，术赤还是接受了城内军民的请降，并且恪守了饶命不杀的诺言。

打扫完战场，术赤突然心生一计。他唤来爱子拔都，附耳交待几句，拔都满脸狐疑，领命而去。

察合台、窝阔台正在商议回军事宜，忽闻侍卫来报，拔都正带人搬运库中战利品，二人大吃一惊，急忙赶往存放战利品的库房。

果然，拔都正在指挥装车。

“住手！你在做什么！”察合台的眼中似要喷出火来。

士兵被震住，停下来望着拔都。拔都不慌不忙地走到二位叔叔跟前。

他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第三代将领。西征开始时，他还只有十六岁，却凭借机智勇敢屡立战功，成为蒙军中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年轻将领，深受他的祖汗和父亲的器重……

“二叔……”拔都刚开口，察合台便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头：“你奉谁的命令私自抢夺战利品？”

“二叔、三叔，侄儿并不曾抢。侄儿不是派人去通知二位叔父了吗？父王说，攻打玉龙杰赤将士死亡惨重，理应取些战利品做抚恤之用。父王命我只取其中一份，其余部分，交由二位叔父处理。”拔都振振有词地回答。

察合台愣了愣。术赤这是搞的什么鬼名堂！不过，既然术赤开了头……

窝阔台正觉此事有些蹊跷，察合台却不容他分说，急忙命士兵赶来几辆马车，也将“他们的那部分”战利品运了回去。 至此，兄弟三人将他们进攻玉龙杰赤的所得瓜分得干干净净。

拔都回府向父王复命。

术赤一脸倦容地听完汇报，嘴角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你怎么了，拔都？”见儿子一直神态惴惴，术赤忍不住问。

“我怕……”拔都嗫嚅着。

“怕？”

“是啊，父王，我祖汗三令五申不许私抢私分战利品，我怕我们这样做，会惹他老人家生气……再说，父王，我们值得为这么点东西就违抗汗令吗？这让我们以后还怎么去见祖汗？”拔都鼓足勇气直抒己见。

术赤心中一痛。见你祖汗？只怕永远不会见了。

“拔都，你误会了，父王决非要将战利品取为己用。攻取玉龙杰赤时伤亡太大，特别是那三千弟兄，父王理应对他们的亲人做些补偿。再者，巴尔术国王过几日就要返回畏兀儿，也需备下路上所用。”

那也用不着私取财物啊。拔都暗想，不敢争辩，转身走了。

目送儿子离去，术赤再也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他虚弱地歪在椅上。

父汗，您现在在做什么？您的身体还好吗？您知不知道当我决定永远不再见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会如此想您？

贰

成吉思汗对三个儿子围攻玉龙杰赤时行动迟缓本来就有所不满，现在又听说他们擅自分掉了进攻玉龙杰赤的所有战利品，更为震怒。难道连他的儿子们也敢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吗？　察合台、窝阔台回到塔里寒等待父汗赐见，斡歌连进去通报，不多时出来说：“大汗不见，命你们回去。”

传话的人说得温和，谁知父汗是怎样震怒？兄弟二人犹如兜头一盆冷水，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看他们那样，斡歌连很是同情，压低声音劝道：“二位太子还是先回去吧。大汗正在气头上，等他的气消了，一定会召见你们。”

察合台、窝阔台无计可施，只好返回住处。

第二天，第三天，成吉思汗都以同样的话将他们挡了回去。

这一下，兄弟俩真正尝到了坐卧不宁、茶饭不思的滋味。正好拖雷连战告捷，也班师回到塔里寒拜见父汗，看到两个哥哥垂头丧气地站在父汗的大帐外，很是奇怪："你们多会儿回来的？大哥没回来吗？你们怎么不进去？"

对于拖雷一连串的发问，窝阔台苦笑不迭，察合台恨恨不语。

不多时，斡歌连出来了："四太子，大汗命你进去回话。"

拖雷不及多言，匆匆来到帐中。成吉思汗让他坐下，约略问了几句征战的情况。拖雷骇然注视着父亲倦怠憔悴的脸色。

沉默良久，成吉思汗方又缓缓开言："你休息一两日，代为父去送一下巴尔术和华歆，他们就要一同回返蒙古。"

拖雷遵命。

又是一阵沉默。成吉思汗挥挥手，拖雷急忙告退了。

他刚走出帐门，察合台和窝阔台便迎住了他。"拖雷，父汗说起我们了吗？"窝阔台小心翼翼地问。

拖雷心情沉重地摇摇头："没有，父汗没说几句话。他的脸色很不好，我担心他是病了。说真的，过去我从未见过他像今天这样疲乏消沉。"

察合台心中难受至极，狠狠捶着脑袋。窝阔台只顾低头看着鞋尖。

父汗哪里是病了！分明是我们这些鬼迷心窍的不肖子令他失望……

"对了，大哥呢？他为什么没和你们一起回来？"

"少提术赤！他这个该死的——我怎会这么没脑子，轻而易举就上了他的当！"察合台怒火中烧、愀然作色。

这番突如其来的发泄更让拖雷摸不着头脑。三兄弟正没奈何，博尔术、喜吉忽从前营巡视归来，听说大汗三天不接见两个儿子，同意为他

们说情。

成吉思汗强打精神宣二将入见。博尔术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大汗，从那双他所熟悉的眼睛中，他看到的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父亲的悲哀。

“大汗，臣闻我大军攻克玉龙杰赤，将士无不欢欣鼓舞。太子们征战有功，虽说触犯军纪，毕竟已知悔改，还望大汗给他们个改过的机会。”

成吉思汗一生，很少违拗博尔术的请求。这不只是由于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更因博尔术从未向他求过私情，他不能允许自己拒绝一个高尚坦荡的胸怀：“好吧，我且依你。”他向斡歌连示意。

斡歌连脚步轻快地来到帐外：“二位太子，请进。”

拖雷跟在两位哥哥身后又折回父汗的大帐。成吉思汗余怒未息，狠狠将两个儿子训斥了一顿。察合台、窝阔台垂首默立，愧悔交加，赧颜无地。

俟成吉思汗话音一落，喜吉忽急忙解劝道：“汗兄，太子们来此学习征战，犹如雏鹰之翅，可扶不可折。还望汗兄稍息雷霆之怒，饶过太子们无心之失。而今我方身处敌国，征战频起，尚需太子们领兵前去征讨，汗兄不宜过分挫其锐气。昔日之过，当以为戒，相信太子们不致重犯。”

喜吉忽的劝说，使成吉思汗心中的怒火完全熄灭了，他的脸色缓和下来，语重心长地告诫三个儿子：“切记，‘贪’乃万恶之源。你们可下去细思己过。”

兄弟三人大气不敢出地退出帐外，拖雷擦擦头上的汗，笑道：“我够倒霉的，陪你们挨骂不说，还出了这一身的汗。”

察合台长长地吁出一口气：“谁让你的好奇心那么强！我的天，父汗要是再不消气，非把我骂晕过去不可。”

他夸张的样子逗笑了窝阔台和拖雷。

“二哥，说真的，大哥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察合台白了拖雷一眼："你就知道惦记术赤！他当然不会回来。他诓我们分了财物，然后躲起来看我们的热闹——好戏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窝阔台阻止二哥："不怨大哥，要怨只能怨我们自己见财起意。父汗教训的没错，'贪'的确是万恶之源。"

察合台仍不服气："反正若不是术赤，我断不会生出此念。"

拖雷总算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心里更加惦记术赤。正好父汗派他去为巴尔术送行，他顾不得休息，草草准备一番，便直奔玉龙杰赤。

叁

玉龙杰赤。术赤兄弟送别巴尔术夫妇。

目送着一行人远去，化作天际游云，圈马回返时，拖雷微微喟叹："不知何时我们才能返回？"

术赤无语。母亲悲伤的面容蓦然浮现在脑海，他急忙按捺住涌上心头的哀愁。他再也不会回去了，他已经没有根，没有家了。

"大哥，你知道吗？军中现在思乡厌战的情绪很普遍，很严重，我拿不定主意是否告诉父汗。"

术赤依然无语。

"大哥，你倒是说话呀。"拖雷有点不快地望着术赤。怎么大哥越来越让人感到陌生了？过去他可不是这样啊。

"你要我说什么？难道父汗还需要别人来提醒吗？"术赤狠狠一夹马肚，率先走了。

玉龙杰赤正在修缮中，看得出，术赤对这座古老的城池倾注了很多心血。参观完这个著名的商都，拖雷忍不住玩笑道："看你在玉龙杰赤这样大兴土木，就觉得你好像要永远住在这里不回去了。"

术赤心头刺痛，默不作声。

拖雷又问："大哥，你不打算回塔里寒一趟吗？"

"回塔里寒？为什么？"术赤心不在焉地反问。

拖雷讶然注视着情冷如冰的术赤，欲言又止："父汗……"

术赤好似没有注意到拖雷在说些什么，他端坐于马背之上，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天际处绚烂的晚霞。

"大哥，你在看什么？"

"太阳要落了……无论多么光辉的生命也一样会黯淡，会消失……"术赤若有所思地自语。

父汗就是那夕阳吗？倘若如此，还是让我先"沉落"到山的那一边吧，这样，我依然可以接住夕阳的光辉……这样，父汗这轮太阳就会永远在我的头上闪烁……

拖雷微愣。

术赤回头审视着弟弟："你刚才说什么？"

"我？我刚才说什么？"拖雷被问懵了，满脸困惑。

"你说父汗……"

拖雷恍然。父汗的愤怒重新浮现在脑海，他很想解开萦绕于心头的一些疑问，尽管此前他并不想问。"大哥，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这句没头没脑的诘问，术赤完全明白它的意思。

然而，他无言以对。

"那天，就是你设下圈套诱使察合台、窝阔台分掉了玉龙杰赤所有战利品的那天，我头一次感到父汗老了。我指的不是肌体，是心。是心，你懂吗？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不止一次问自己，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术赤紧紧攥着马缰。

拖雷的声调很平静，平静得近乎呆板。

为什么？为了试试身为储君的窝阔台的定力；为了让跟在父汗身边的他们吃了苦头后能够接受教训，不致再犯同样的错误；为了……为了长痛不如短痛，父亲再不要记挂我这个不孝子……

沉默笼罩了兄弟二人。

良久，拖雷无声地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不会回答我。明天，我得回塔里寒了。想必你也没有什么话需要带给父汗，你自己多保重吧。"

同胞兄弟如此客气，术赤明白他已失去了最后一份值得珍重的情感，一时竟觉百感交集。

拖雷，拖雷，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拔都奉命送拖雷出城。叔侄感情一向亲密，拔都试图挽留四叔："您就不能多待几天吗？姑姑、姑父刚刚离开，侄儿还没抽出空陪您到处看看呢。"

"以后吧。对了，拔都，你父王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大好？"

犹豫片刻。

"四叔别担心，父王他……无甚大碍。"拔都违心地回道。他不能不佩服父王的精细，父王居然料到四叔会这样问他。

"那就好，那就好。"拖雷同样言不由衷。

叔侄并辔而行。拔都心情沉重，欲言又止。最近，父王的健康每况愈下，经常咯血，拔都很想将真实情况告诉四叔。可是，如果四叔知道了父王的近况，祖汗就会知道，父亲一再叮咛他们兄弟，绝不可以让祖汗担心。

"拔都，有机会去看看祖汗，祖汗很想念你们。"

"侄儿会的。侄儿也很想他老人家。四叔，请代父王和我问候祖

汗。”

叔侄黯然相对。有时，分别即永别。战争缩短了生与死的距离，却又无限地拉长了分与聚的距离。

肆

一二二一年夏，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来到战略高地巴米安城北部的山区避暑，准备从那里继续向南挺进。

速格纳黑所率二万阿力麻里将士与成吉思汗的“怯薛军”紧紧相随。在遣巴尔术返回畏兀儿后，成吉思汗又相继遣阿力麻里、哈赤鲁两支军队回返。哈赤鲁国王阿尔思阑近来水土不服，腹泻难愈，只好接受成吉思汗的劝告，在夏初与成吉思汗话别。速格纳黑却无论如何不肯从命。自扈从西征以来，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也赢得了荣誉，他早就决定坚持到最后的凯旋。

婉嫣当然更不愿意先行东返。她只有留在祖汗身边，才能稍稍放下悬着的心。

但凡得空，婉嫣必到祖汗的营中探望祖汗。对祖孙俩来说，能够亲亲热热地说会儿话，逗弄逗弄出生在花刺子模，正在牙牙学语的婉嫣的次子，已经算莫大的享受了。

山中凉风习习，满目幽绿，大队人马在这里扎营。南图赣征得祖汗同意，赶到阿力麻里宿营地看望婉嫣。战事频繁，姐弟能够见面的机会实在少得可怜。

南图赣今年十七岁了，皮肤晒得黑黑的，一举一动都像一只敏捷的山豹。由于自小与婉嫣一处长大，他与婉嫣最亲，彼此鲜有拘谨。

凭着印象很快找到婉嫣的寝帐，南图赣蹑手蹑脚地推开了门，想给婉嫣一个惊喜。帐中只有婉嫣一个人，她正背对着门，弯腰从箱里翻找着什么东西。南图赣不出声地走到她的身后，伸手蒙住了她的眼睛。

只听一声尖叫，南图赣的双手猛地被甩开了。定睛望去，哪里是婉

嫣？分明是位陌生的少女。

只是那背影何其相似…… 南图赣惊呆了。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少女捂着发红的面颊，又羞又怒。

“我……我……”南图赣赧颜无地，舌头也好似短了一截。

“你快说！你再不说，我要喊人了。”

“别！别！千万别……姑娘，我是来找人的，我不是故意的。”南图赣边说边向后退去，“我这就走，我马上走。”

“你找谁？”

“我找婉嫣。对不起，姑娘，对不起……”慌乱中，南图赣绊在了门槛上，仰面朝天摔到地上。

少女捂着嘴笑了，笑得极为开心。

南图赣爬起来，落荒而逃。

有了这次教训，南图赣再不敢造次，打听清楚了，才敲开婉嫣的帐子。帐中除了婉嫣、速格纳黑外，还有一个素未谋面的青年。

婉嫣惊喜万分地让进弟弟：“南图赣，你来得真巧。我来给介绍一下，这位是你姐夫的二弟古克，他今天刚到。”

月前，布扎尔夫人派次子古克率一千阿力麻里将士前来接回孙子，同时向成吉思汗献上四百匹骏马。

南图赣腼腆地向古克致意，古克不容分说将他拉至身边坐下：“你就是南图赣？常听大哥、大嫂说起你，没想到你小子长得这么精神。”

古克的亲热使感情不习惯外露的南图赣十分尴尬。“孩子呢？”他环视着帐中，掩饰地问姐姐。

“在你二嫂嫂那里睡着呢。”

古克拍了拍南图赣的肩头："小子，我带来两匹烈马，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去瞧瞧？你若驯得服，我送一匹给你。我说，小子，都是自家人，你随便点儿好不好？"

南图赣哭笑不得。听古克说话的语气，就像他俩已经认识多少年了。

婉嫣取过酒壶，为三个男人斟满酒："你们先聊着，我去把弟妹和妹妹都接来，再弄只烤肥羊。今晚，我们全家人好好聚聚。"

哪里有古克，哪里就不会有冷清的时候。古克天生闲不住，连说话也不肯安安静静地坐着说，不时走来走去，或者拍上南图赣一巴掌。南图赣心里直发怵，每当古克走近他，他全身的神经都会随之绷紧。

速格纳黑冲弟弟使了半天眼色，古克都丝毫没有察觉，依然是老样子。最后速格纳黑实在忍不住了："古克，你就不能坐着说话？"

南图赣暗笑。

比起古克来，速格纳黑算是稳重多了。不过，南图赣倒很喜欢古克。古克对南图赣也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尽管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说。

速格纳黑在南图赣面前很少开口，他甚至比南图赣更拘束。他始终弄不明白南图赣为什么对他的成见根深蒂固？

婉嫣去不多久，和另外两位年轻女子一同回来了。大帐里刹那间仿佛盛开了三朵娇艳的鲜花。

南图赣呆望着他刚刚见过的那位少女。少女瞟了他一眼，忍不住一笑，南图赣慌忙移开视线，惭愧极了。

"南图赣，你来。"南图赣乖乖走到婉嫣面前。

"这是你二嫂嫂。这是依芙……你们俩同岁，姐还真不知道你们俩谁大呢……你就叫她依芙吧。"

南图赣没敢看依芙。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一幕，他就不好意思。

古克说到做到，吃过饭后，拉着南图赣去看他带来的两匹未经驯服的烈马。依芙好奇，非要跟着他们一同去看驯马。

南图赣一眼看中了两匹马中通身雪白的那匹，不消一顿饭的工夫，便将它驯得服服帖帖。他的敏捷与机智令古克、依芙钦佩不已。

小住数日后，南图赣要回自己的军队了，婉嫣让古克和依芙去送他，兄妹俩一直将他送出营外。

两个一见如故的青年依依话别，互道珍重。最后，南图赣来到依芙面前，“依芙，以后有机会，跟婉嫣一起来玩吧。”

“我会的。”依芙突觉心中依恋难舍，急忙垂下了头。

南图赣亦有同感，注视着依芙呆了半晌，满腹知心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古克原本谙熟男女之情，眼见两个人如此，心中已知八九。但因南图赣生性古板、腼腆，又不便借机打趣。

南图赣竭力克制住油然而生的柔情，最后深深地望了一眼依芙：“攻下巴米安，我再来看你们。”

“你多保重。”依芙殷殷叮咛。

南图赣点头，飞身跃上马背。

依芙目送着他远去的身影，泪水渐渐盈满了眼眶。　古克凑近妹妹小声说：“难怪这回你非要跟我一起来花刺子模——原来是因为你知道有人等你。”

“呸！”依芙红了脸，啐道，“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就你什么都懂。”

古克得意地笑笑：“那当然。这方面我经验最丰富，大哥不是还跟我学了几手才……”说到这里，他蓦然顿住，脸色微微变了。

依芙不理他，催马离去。古克目送着她，自言自语：依芙，你是幸福的。毕竟，在你开始爱的时候，遇到的是自己所爱的人……

你是如此，我呢？

伍

在山中度过了炎热的夏季，成吉思汗挥军南下，直取巴米安城堡。

巴米安城堡高高屹立在查理戈尔戈拉高地上。城内守军凭借险要的地势，决心与蒙军血战到底。

城上飞箭似蝗，流矢如雨，蒙军被阻在城下。

蒙军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了。南图赣和速格纳黑在组织第二次进攻时看到了对方，也仅仅来得及对了下目光而已。　速格纳黑指挥士兵迅速抢占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箭矢呼啸着从他耳边掠过，几十架投石机和火炮很快安放好了。

突然，速格纳黑听到一声尖利的呼喊："快——闪——开——"

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瞬间。

速格纳黑尚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见一个年轻战士挺身挡在了他的面前。接着，战士身体晃了几晃，栽到马下。

速格纳黑如同被惊呆一般，任箭雨零落四周，一动不动。

"小王爷，小王爷……"南图赣的侍卫从地上抱起小主人，将他横放在马鞍上，迅速驰向后方安全地带。速格纳黑猛地清醒过来，发疯般地随后追去。

箭，从后面穿透了南图赣的胸膛。他被侍卫轻轻抱下来，放在地上。速格纳黑扑跪在他的身旁，紧紧握着他的双手，不知是惊是愧是悲是痛。

南图赣缓缓睁开眼，无力地笑了："姐夫……一直没叫过你姐夫，对不起。过去，我总恨你抢走了我最爱的姐姐，可后来……我不恨你了，我早不恨你了。好好保护婉嫣，好好……爱她……"

“南图赣，”速格纳黑的泪水涌上嗓子，声音哽住了，“都怨我……”

“不……祖汗来了……”南图赣看到了闻讯赶来的祖汗，眼中蓦然闪过一道喜悦的光芒。

“南图赣，你要紧吗？”成吉思汗抱住孙子，细细审视着他的伤口，不祥紧紧攥住了他的心，“快去请大夫！”

“祖汗，”南图赣焦急地扯住了他的衣袖，“不用了，来不及了……祖汗，看着我，别离开我。”

“南图赣，祖汗不离开你。”

南图赣面色如纸。“祖汗，别难过。我……”他声息越来越微弱，“祖汗……保重……”话未说完，头便无力地滑向了成吉思汗的臂弯。

“南图赣！”成吉思汗将孙儿紧紧搂在怀中，痛不欲生地嘶喊着。

许久，他慢慢放下孙儿，回望着高高的巴米安城，充血的瞳仁里喷射出吞没一切的怒火。

“给我——杀！一个也不要放过！”他伸手摘去头盔，狠狠摔在地上。

“杀！”他亲负矢石，指挥部队将所有的弩炮、投石机、投火器和火炮对准了巴米安的城墙。

“杀！”受他的怒气感染，蒙军将士将满腔仇恨都集中在巴米安守军身上。

不出半天，巴米安城即被攻克。蒙军将士登上云梯，争先恐后拥入城内，开始执行成吉思汗的命令：杀掉所有的人和动物，摧毁所有的房屋建筑——不取一人一物，不留一瓦一土！

巴米安城在成吉思汗的痛苦中化作了废墟。

成吉思汗伫立于城外，注视着城内熊熊燃烧的大火，取而代之的却是刻骨铭心的空虚。

孙子走了，任他有天大的能力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孙子，他最心爱的孙子，就这样走了。他还那么年轻，往日绕膝依依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他竟匆匆地走了。这一切都怨谁？怨谁？

南图赣被葬在城外的松林中。成吉思汗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好像心爱的孙子还活着，正迈着矫捷的步伐向他走来。“祖汗，祖汗”，耳边依然萦绕着孙子的呼唤，他无法相信那竟是最后的声音……察合台尚且不知这个噩耗，他另有使命尚未归来，到时，他该如何对儿子讲明？

博尔术匆匆来到成吉思汗身边。“大汗，您要节哀。”这是他此时此刻唯一能想出的话语了。

成吉思汗拼命抑制着内心的灼痛：“博尔术，你通知各军将领，暂不要将南图赣的死讯传播出去，察合台那里……待时机合适，我自对他言明。”

“喳。”博尔术领命，黯然退下。

速格纳黑不顾一切地冲到成吉思汗面前，扑跪在地，悲伤中充满了深切的自责：“祖汗，都怨我！都怨我！南图赣如果不是为了救我，又怎么会……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呢？”他自怨自艾。

成吉思汗俯身将他拉起，艰涩地说道：“速格纳黑，你要好好安慰婉嫣，这个打击对她太大了……”

“祖汗……”

“孩子，别忘了南图赣。”

只此一句，成吉思汗再也说不下去。他缓慢地转身走了，速格纳黑泪眼蒙眬地注视着他骤然间变得佝偻的身躯，内心愈觉空虚迷茫。

天近傍晚，成吉思汗步履沉重地来到安葬爱孙的山谷。

天上没有一丝风，夕阳留下最后一抹红，浮云片片，片片哀愁。成吉思汗突然停住脚步，他看见新起的墓前伫立着一个少女。

少女双手蒙着脸，肩头剧烈地颤动着。无声的悲咽往往比撕心裂肺的哭声更令人心碎，成吉思汗不由双目濡湿。

大概是他弄出了什么响动惊觉了少女，她惊慌地回过头来，看见是他，才轻轻松了口气。

她的眼睛红红的，面颊上挂着尚未擦干的泪水。她的脸上尚且带着几分稚气，与南图赣的年龄相仿，一身银灰色的短袍，梳得整整齐齐的发辫搭在腰际，显然，她还是个尚未出嫁的姑娘。

“姑娘，你是谁？叫什么名字？你也认识南图赣吗？”成吉思汗轻声问，声音中充满了暮年的苍凉。

“我……我叫依芙。”少女低声回答，然后转过头，回视着南图赣沉睡的地方，“我是南图赣的好朋友，他答应过我攻下巴米安就来看望我，可是，他食言了。不过我不怨他，我可以来看他啊。”

依芙……成吉思汗默念，好像听说过。“我是南图赣的祖汗。”

“我知道——我猜到了。”

“姑娘，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南图赣的，能告诉我吗？”

泪水无声地流过少女的面颊。“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很短。那天他去看望大嫂，只有那么一次，我都不知道他是否还会记得我……”

成吉思汗若有所悟：“你是速格纳黑的妹妹？”

少女点点头：“过几天，我就要回阿力麻里了。我知道等我走了之后，就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好孩子，有的人虽然见不到了，却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南图赣从小到大都是个脾气古怪的孩子，见了女孩子很腼腆……”成吉思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但少女完全理解。

她坚强地抹去泪水：“祖汗，请允许我叫您一声祖汗行吗？把您的剑借我用用。”

成吉思汗微微一愣，解下宝剑递在她的手中。

少女回剑割下青丝，将它装入随身带来的香袋中。她凝视着香袋。南图赣，让它陪伴着你，让我的心陪伴着你，这样，你就不会太寂寞

了。

她用宝剑挖开坑，将香袋埋了进去。

成吉思汗无言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老泪纵横。

少女祈祷完，抬起头来，温柔地请求："祖汗，送我回营好吗？"

"好的，孩子，祖汗送你。"

月光如霜，洒在携手相随的一老一少的身上。

陆

察合台三兄弟完成任务，回到了父汗身边。一连几天，每说到南图赣，成吉思汗都托辞南图赣另有使命，搪塞了过去，察合台也就不疑有他。但此事终究瞒得了一时，瞒不过一世，几天后，成吉思汗找了个机会留下三个儿子与他同桌进餐。

席间，成吉思汗的脸色十分阴沉，三个儿子心中惶恐，谁也不敢做声。四个人沉闷地吃着饭，过了好久，成吉思汗抬起头，锐利的目光扫过儿子们的脸，似伤感又似责备："你们现在一个个手握兵权，越来越不把为父放在眼里了。恐怕过不了多久，我就再也指挥不动你们了。"

这番话说得兄弟三人莫名其妙。察合台见父汗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他，突然想起攻打玉龙杰赤时他们三兄弟私自瓜分财物一事，那件事的确是他做过的最愚蠢的一件事。他慌忙离座跪倒在地："父汗，前次分抢战利品之事，儿臣早已知错，决不会重犯。还望父汗相信儿臣。"

成吉思汗冷冷地哼了一声："那是小事。不过，小中见大，你们敢公然违抗我的命令，分明是觉得我已老朽不配指挥你们。"

窝阔台、拖雷都坐不住了。

父汗既然说"你们"，显然也包括他们俩。兄弟二人正欲起身，成吉思汗不易觉察地对他们俩摇摇头。窝阔台已知南图赣战死之事，他恍然悟到父汗的真实用意，急忙拉住拖雷，兄弟俩呆坐不动。

察合台犹如芒刺在背，又急又愧："儿臣死也不敢违抗您的任何命令！儿臣若有半句谎言，情愿死在……"

"胡说！住口！"成吉思汗怒道。

察合台吓得不敢再往下说了，心中却是委屈至极。如果这个时候他可以将自己的心掏出来给父亲看，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掏出来的。

成吉思汗默默俯视着儿子，努力克制着翻滚的心潮。过了好一会儿，他将语气放得缓和了一些："你当真再不会违抗我的命令吗？"

"儿臣对天起誓。"

"如果我让你做件事呢——"

"儿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如果我让你做的事很难呢？"

"无论有多难，儿臣也会唯父汗之命是从。"

窝阔台兄弟再不忍心看虔诚起誓的哥哥，更不忍心看强作欢颜的父汗。

"既然如此，好了，你起来吧。"

察合台听父汗说话的语气已毫无怪他之意，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快了一些，他谢过父亲，这才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成吉思汗示意拖雷给他二哥斟酒。察合台端起酒杯，成吉思汗看着他说道："我告诉你，南图赣已战死，你休得悲伤哭泣，乱我……我……我军心！"

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杯中酒泼出了大半。

有那么片刻，察合台的大脑中一片空白。后来他清醒过来，见父汗正盯着他，下意识地将杯中残余的酒喝干了。握着酒杯的手不住地颤动着，由于拼命克制自己，身体也随之轻轻颤抖起来。"儿臣遵命。"他近乎机械地说。

成吉思汗急忙移开视线。只有在避开儿子目光的刹那，他的脸上才流露出内心深切的怜悯："如此，我也可放心了。"

世上大概再没有比这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场面：察合台紧紧攥着空酒杯，似乎放开它，他的精神就会崩溃……

"父汗，南图赣……怎么死的？"

成吉思汗低沉缓慢地叙述了南图赣战死的经过，他最后说："南图赣是个好孩子，他很英勇。"

察合台的脑海中蓦然浮现出巴米安冒着青烟的废墟和废墟中的死寂——其实，父汗的痛苦比他更深更重！

"父汗，"察合台低声说，"儿臣可否先告退一会儿？"

成吉思汗点头。

一踏出帐门，察合台的泪水便止不住夺眶而出。他在帐外空地稍站片刻，当他重新返回父汗的大帐时，除眼眶微红外，神态异常安详。见儿子已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成吉思汗无声地叹了气。

柒

札兰丁出现在哥疾宁的消息多少冲淡了一些数日来一直笼罩在中路军大帐中的愁云惨雾。

札兰丁在哥疾宁纠集了一支约有七万人的庞大骑兵，又派"铁王"灭里驻守附近山区各个要塞。成吉思汗闻讯后，当即派义弟喜吉忽率四万人先行赶往哥疾宁。

昏聩无能的沙王却生了札兰丁这么个勇武刚强、百折不回的好儿子。自札兰丁继承父位以来，成吉思汗才在花剌子模遇上了强劲的对手。

札兰丁在哥疾宁城掌握的七万骑兵，半数以上是突厥雇佣军，其余则是阿富汗土著兵。札兰丁虽成功地将他们拢至麾下，但对能否长期维

持现状心里丝毫没底。有种人可共享乐，不可共患难；有种人正相反，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这两种人都不能长久，札兰丁深知这一点。

对于成吉思汗，札兰丁始终不敢掉以轻心。一方面，他恨不能手刃这个将他美丽的国家置于恐怖深渊的恶魔；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佩服这位蒙古大汗的用兵如神。他明白，若想重新振作起士气，只能靠胜利。

侦知蒙军先头部队正向哥疾宁方向进发，札兰丁在八鲁湾摆下战场。

经过一整天的厮杀，双方未分胜负。夜晚鸣金收兵，喜吉忽因己方人数明显处于劣势，大部队又接续不上，内心忧虑，反复思考后，设下一计。

翌日天明，双方军队亮出队形。札兰丁手下将领忽见蒙军密密麻麻，比昨日多出一倍，以为蒙军后援已到，不免心虚，建议退回城堡，以静制动，以守为攻。

札兰丁用心观察对方营阵，心知有异，喝令言退者斩。全军严阵以待。

喜吉忽指挥部队冲击札兰丁军左翼，被左翼用箭射退。札兰丁见蒙军人数虽众，进攻反而拖沓不力，料知喜吉忽的所谓“援军”，不过是些草扎的假人，借以虚张声势而已。

蒙军向札兰丁军营地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待蒙军迫近，札兰丁命士兵吹响号角，札兰丁军潮水般地冲杀过来，迅速将蒙军分割包围了。喜吉忽情知疑兵计已破，己方伤亡惨重，急命突围。他以军旗为号，强行杀开一条血路。

札兰丁率部紧追不舍。

溃败中，又有部分蒙军将士坠入沟涧，被生俘者更是不计其数。这一番追杀，直追到金乌西斜，札兰丁方勒住战马，指挥大军押着俘虏凯旋了。

西征以来，八鲁湾之役是蒙军打的唯一一次败仗，喜吉忽仅带少数残兵败将狼狈地逃出了八鲁湾。

成吉思汗率主力正在途中，喜吉忽径直来到汗兄马前，跪请战败之罪。

成吉思汗不动声色地命他起来："你直到今天都只习惯于胜利，殊不知战争瞬息万变，因常胜滋生骄意，必以败北告终，你须牢牢吸取此次教训。"

成吉思汗仅仅说了这么多，其实内心焦灼万分。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在于吃败仗本身，而在于这次失败会使将士们士气低落。此外，札兰丁的胜利还会使花剌子模许多被逼降的城市重新举起反旗。成吉思汗不及驻营，亲率大军向哥疾宁昼夜疾进。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将士们都没有下马做饭的时间，只能在马上嚼些肉干充饥，在马上打个盹解乏。

经过八鲁湾战场时，成吉思汗要喜吉忽讲讲当时两军对垒的情况。喜吉忽不敢隐瞒，如实禀报，成吉思汗闻言责备他不善于选择有利地形作战，并给将领们讲解了如何根据敌人布阵而选择地形。他指出：喜吉忽在两军有过厮杀而胜负未分的情况下使用疑兵计，已是示弱于敌。既用疑兵计，便应考虑周全，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所谓进可攻，是要进攻时不会被敌人分割包围；退可守，是计破后又可从容退却。用计之初却不预先察看地形，不按有利地势布阵，可谓错上加错，焉能不败？

喜吉忽和众将受教，心悦诚服。

蒙军一路来到哥疾宁城下，见城中毫无动静，方知札兰丁已弃城而去。

札兰丁既然大获全胜，为什么还要弃城不守呢？成吉思汗大惑不解，原来在这几日里札兰丁的部队接连发生了几个变故。

与形同一个整体的蒙军相比，札兰丁最缺少的就是拥有一支直接听命于他，并对他忠心不二的军队。

在特殊情况下纠集起来的联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分崩离析。八鲁湾之役无疑是振奋花剌子模民心士气的一场大胜仗，可这场胜利竟意

外导致了哥疾宁联军的分裂。

札兰丁率大军凯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置蒙军俘虏。就对敌人残忍冷酷而言，札兰丁比起成吉思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命士兵当着他的面将铁钉钉入俘虏耳中，听着俘虏痛苦的惨叫，他和手下将领哈哈大笑，引以为乐。经此折磨，俘虏尽数奄奄一息，于是札兰丁传命摆上酒席，一边纵情欢歌，一边“请”俘虏饮刀，直至次日天明，一场闹剧才告结束。

第二天札兰丁大军在哥疾宁城中休息一天，无事。

事情坏就坏在第三天分配战利品上。

札兰丁得到其中大部分，众人尚无异议。岂料突厥军将领额明和阿富汗土著军将领阿格剌黑为争夺一匹罕见的黑骏马起了争执，两人直打到札兰丁面前。札兰丁根本未放在心上，只略略解劝几句，便对此事不闻不问了。

殊不知许多不起眼的小事往往会埋下祸根。

马最后被额明夺走了，札兰丁又未能及时给阿格剌黑以应有的补偿，这使阿格剌黑羞恼之余萌生了异心。

札兰丁是有过机会的，却让机会轻易地从指缝中溜走了。从这事上也能看出，札兰丁不乏勇气，也具备卓越的指挥才能，可是缺少成吉思汗那种高瞻远瞩的政治素质和宽广诚信的心胸，而且为人太过贪吝。他一次次败给成吉思汗，说到底，绝不仅仅是客观因素使然，他个人的局限性也是关键因素。

阿格剌黑当夜率领本军弃城而去。接着，另一位突厥军将领也率本部不辞而别。就这样，五万大军（在与喜吉忽的战斗中，联军损失两万余人）在一夜之间走掉了大半，留下来的额明见好好的一支军队突然四分五裂，情绪悲观，也无心跟着札兰丁走下去了。不过，他还算讲义气，离去之前，向札兰丁说明了一声。札兰丁至此方悔处事不当，无奈，命灭里引军与他会合，向申河方向撤退。

成吉思汗料知札兰丁除了退往印度再无其他退路，遂率领大军紧紧追赶，数日后果然在申河岸边追上了札兰丁。札兰丁万万没料到蒙军来

得如此神速，渡河已来不及，只得依岸匆忙摆开战场。

时值凌晨。成吉思汗将军队分做数列，以偃月阵形将札兰丁和灭里团团围定。札兰丁仍将队伍分作两翼，左翼由灭里率领，右翼由他亲自指挥。

喜吉忽急于将功折过，不等成吉思汗下令，一马当先跃入左翼阵中，寻到“铁王”灭里厮杀起来。

灭里不愧为花剌子模数一数二的勇士，与喜吉忽战了个棋逢对手。蒙军报仇心切，越战越勇，左翼不久被冲个七零八落。灭里眼见败局已定，心中着慌，稍一不慎，被喜吉忽一枪刺中胛骨，幸好有盔甲保护，伤得不算太深。

札兰丁眼见灭里渐渐不支，有心助他，边打边向他靠近。这边曲出觑得准确，赶上前拦腰给了“铁王”一刀，“铁王”不及躲闪，惨叫一声，栽于马下。他用尽最后的气力向札兰丁喊道：“大王，快走！只要你活着，花剌子模就有希望……”

挚友的阵亡使札兰丁悲愤交集。蒙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成吉思汗意欲活捉札兰丁，禁止放箭，札兰丁奋勇抵抗，一直坚持到中午。

身边的人不断死去，札兰丁本人被逼到河岸。下面是两丈多深的陡峭崖壁。正在这时，札兰丁突然看到了跃马敌阵的成吉思汗，好似一尊天神，更好似一个恶魔。札兰丁撇下了身边的敌人，挺枪向成吉思汗冲去。成吉思汗勒马横刀，准备迎战，进攻中的蒙军因这小小的意外而稍有停顿。

札兰丁要的就是这个，当即虚晃一枪，敏捷地换上从马，手执军旗，直奔岸崖，连人带马跃入河中，泅水逃生。

蒙军追到岸边，欲向河中放箭，成吉思汗却迟迟没有下令。札兰丁登上对岸后，还示威性地向成吉思汗挥挥手中大旗，成吉思汗则感慨万端地目送他纵马远去。

成吉思汗指着札兰丁远去的背影，对围到身边的三个儿子说：“我之所以放札兰丁一条生路，是因其虽败犹荣，不失为军人表率。为父者，若有如此英勇果敢之子，当是莫大幸事。札兰丁值得你们学习。花

刺子模只因有了札兰丁，才不愧为‘勇者的中心’。”

第十五章 神鹰曲，鹰之旅

壹

在八鲁湾度过了夏季，秋天，成吉思汗率部准备返回河中地区。这期间，饱受鞍马劳顿和思乡之苦的忽兰妃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令成吉思汗悲痛不已。成吉思汗亲将爱妃沉入了冰河河底。征服者在得到的同时，也失去了许许多多更为宝贵的东西，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并未因此有所动摇。

与呼罗珊地区相比，河中地区所受的毁坏是比较轻的。经过不花剌时，城中保存尚好、庄严肃穆的清真寺激起了成吉思汗了解这片伊斯兰教土地以及城市经济的兴趣。

马哈木和他的儿子麻速忽主动承担起这一任务。

马哈木是成吉思汗的朋友，也是最先代表蒙古方面出使花剌子模的三名使者之一。他是个商人，同时谙熟城市管理。他的儿子麻速忽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精通法律、经济以及行政事务。

蒙军攻占玉龙杰赤后，马哈木见到了他的儿子。父子俩留下来，协助术赤在废墟上重建旧都。听说成吉思汗已返回河中地区，麻速忽便以学者固有的执着和道义，希望阻止这位蒙古大汗继续摧毁城市文明。

成吉思汗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接下来的许多天，成吉思汗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学习马哈木父子为他讲解的课程，诸如如何保护城市，如何利用税收获得大量财富，如何发展商业、手工业，确保经济的繁荣带来国库的充实等等。麻速忽甚至不加掩饰地将蒙军一味劫掠比作杀鸡取蛋，指出这无疑是种短期、短视、自取灭亡的行为。对于他的直率，成吉思汗非但不以为忤，还深表赞赏。授课完毕，成吉思汗当即聘请了麻速忽在蒙古宫廷担任要职，配合蒙古委任的行政官员管理河中地区。

从不了解和摧残定居国家的经济文化到自觉自愿地适应和接受这种经济文化的影响，马哈木父子不能不暗叹于成吉思汗的文化潜质和求知欲。

麻速忽走马上任前，成吉思汗设宴款待了马哈木父子。数日来只有这次谈话摆脱了事务性的教与学，转入家常问答。

成吉思汗问起玉龙杰赤的复建情况，麻速忽对大太子为此付出的种种努力赞不绝口。成吉思汗于是又问术赤是否经常督促所有复建工程，麻速忽回答："大太子一般不来，不，基本上不来。但拔都小王爷经常与我们在一起。小王爷谦逊好学，英明果断，在玉龙杰赤很受尊重。"

成吉思汗怀着爷爷所特有的喜悦倾听着麻速忽对孙子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过他更关心儿子的近况："大太子近来身体如何？"

马哈木还没想好怎样回答，麻速忽已经回道："大太子只召见过我们一次，询问工程进展的情况。不过，据小王爷说，自进驻玉龙杰赤以来，大太子的精神和心情都比以前好了许多。"

成吉思汗好似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不觉皱起眉头。术赤到底想干什么？难道儿子真的想要反对他？就因为他"杀人太多"了？

见成吉思汗的脸色蓦然有些阴沉，马哈木惴惴不安。他在蒙古居住多年，对流传于草原的种种传言素有耳闻。"大汗，大太子的笛子吹得堪称一绝，麻速忽只听过一次，至今念念不忘。"他竭力想用别的话题打断成吉思汗的思路。

这招果然见效。成吉思汗的脸上微露惊异："你们也听过？"

"那日臣父子随小王爷前去拜望大太子，听到大太子房中传出笛声，没敢立刻进去，一直站在门外听完。事后小王爷告诉我们，大太子最喜欢也总吹这支曲子。"

"什么曲子？"

"好像叫《神鹰曲》。"

"哦……"成吉思汗的神情豁然开朗，"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这支曲子的旋律，可惜连我也难得听到他吹笛子——你们算是很有耳福了。对

了，你们是否急于返回玉龙杰赤？”

“如果大汗没有其他事，臣等准备这几日就动身。”

“那好，我的孙女婉嫣正要回家探亲，我打算让她与你们同行。”

婉嫣来到祖汗的大帐。

自忽兰妃病逝，她几乎每天都来探望祖汗。往日亲昵欢快的气氛早已荡然无存，爷孙俩的谈话都必须极其小心才能避开对忽兰和南图赣的回忆。望着祖汗日渐憔悴苍老的面容，婉嫣倍觉凄楚。

“祖汗，我和速格纳黑商量好了，等这次我们从玉龙杰赤探亲回来，就准备搬来与您同住。”

“嫣儿，祖汗如何不知你和速格纳黑的一片孝心？可是，速格纳黑毕竟是一军统帅，他如何能离开自己的军队？”

“他打算将军队交给古克指挥。其实，古克很有指挥才能，也熟稔军中事务，将军权交给他，祖汗大可担心。”

“你说古克吗？”

“对，他是速格纳黑的弟弟。古克还没有见过祖汗呢，在他接掌军队之前，我想让祖汗见见他。”

“祖汗知道古克是速格纳黑的弟弟。祖汗是突然想起了依芙姑娘，想必她此时已经回到了阿力麻里。”

“依芙是个好女孩，美丽、善良、痴情。如果南图赣还活着，她和南图赣应该是很好的一对，只可惜……”婉嫣说不下去了。

成吉思汗黯然神伤。

婉嫣见自己不经意地又戳破了那在祖汗和她的心中都难以愈合的创痛，十分不安：“祖汗，我这次回家，您有话要交待父王吗？”

“如果可能，让你父王回来一趟吧。一晃，祖汗已经两年多没见到他了。不瞒你说，祖汗……真的很想他。”

婉嫣急忙垂下眼睛，强忍住满眶泪水。坚强自尊的祖汗说出这样的话来绝非易事，倘若不是无可遏制的思念，祖汗必定永远不会对她说的。

“您放心，我一定要父王回来看你。”她低声说，其实说什么她自己也没听清。

果然，成吉思汗没注意：“嫣儿，到玉龙杰赤后不用急着回来，好不容易回去一趟，多陪陪你父王、额吉。”

“我听您的，祖汗。”婉嫣控制不住地扑进祖汗的怀中，难过地注视着祖汗，“我真希望自己永远长不大，祖汗也永远不会老。”

成吉思汗温情地轻抚着孙女的肩头，笑了：“傻孩子，哪里能够……”

贰

婉嫣怎么也没想到她与父王的见面会如此痛苦，她实在无法原谅父亲的绝情。

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达兰高兴地为女儿、女婿张罗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开始时的气氛还算融洽，不愉快是由于婉嫣提出要父母兄弟回去看看祖汗引起的。拔都最先表示赞同，他早就想见祖汗了。

然而，那个最关键的人物始终默不作声。

婉嫣想起临行前祖汗对她说的话，对父亲的冷漠愈觉伤心。她痛切地问：“父王，您到底回不回去？”

术赤摇摇头，淡然地说：“为父尚有一些琐事未了，等以后吧。”

“您已经两年多没见祖汗了，是否知道祖汗现在如何了？”

术赤一怔，抬头直望着女儿。从那双美若星辰的眸子中，他看到的是一种深深的伤感和失望。

“您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字问到祖汗，您……您……”婉嫣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索性直说了，“您太冷酷无情了！”

“婉嫣！”达兰惊慌地望着丈夫失去血色的脸，忍不住怒斥女儿，“你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讲话！”

婉嫣泪眼婆娑：“您要我怎样做？我想做个好女儿的，可……可我做不到。额吉，女儿不孝，您就权当从没生过我这个女儿吧。也许这样，我们彼此还可以少些牵挂……”

达兰的眼中落下泪来：“女儿，不是这样。额吉……”

拔都拦住母亲的话头，冷冷地：“额吉，您无权要求姐姐什么——姐姐何曾属于过这个家？”

婉嫣深切地望着弟弟，毫无怨责。

胸怀大志、英姿勃发的弟弟是可以令她这个姐姐自豪的，倘若不是想到祖汗的失望，她断不会如此让大家扫兴。

目光触到额吉哀伤的面容，她的心软了。可父王的无情仍然强烈地刺痛了她，思前想后，她慢慢站了起来，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对不起，额吉，女儿真的很抱歉。女儿还需收拾一下东西，先告辞了。”

“不！”达兰一把抱住女儿，“不……女儿，额吉不会让你走的。”

拔都还想说什么，被父王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速格纳黑惊惶失措地看着这出人意料的一幕，如坐针毡。所有人当中，只有察如尔镇定如常，或者说，只有察如尔能理智地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

平心而论，察如尔一直十分喜欢和看重婉嫣。婉嫣温婉而又刚强，被迫说出绝情的话也是出于对父亲强烈的不满。其实拔都说的没错，婉嫣早就不属于这个家了，她属于她所深爱的祖汗、奶奶。对父母她更多是一种血缘之爱，远不及对祖汗和奶奶那种发自肺腑的敬爱。倒是做父母的割舍不下对亲生骨肉的眷爱，丈夫的内心深处也是极其钟爱这个女儿的……可惜，婉嫣虽聪明，偏偏不能领会这个。

酒宴不欢而散。

回到卧房，婉嫣平静地收拾着刚刚打开的包裹。速格纳黑想埋怨她几句，又不忍心，靠在门边愁容满面。

“你怎么了？”婉嫣回头见丈夫神情有异，不由惊讶地问。

“婉嫣，我们真的明天就走吗？”

“刚才的一切你也看到了，你觉得我还能再待下去吗？”

“也许我不该问，父王为什么执意不肯去见祖汗呢？”

“也许因为他不是……算了，无论什么原因，我都不想原谅他。”

速格纳黑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达兰放心不下女儿，几乎一宿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天方麻麻亮，她便派了一个女仆去请女儿、女婿。

婉嫣不愿见父王，犹豫着问：“他不在吗？”

“他？你是说王爷？王爷昨天下午就去了军营，现在还没回来。”

“哦……既如此，我们走吧。”

“公主，不是奴婢多嘴，你怎么也该称呼一声‘父王’啊。”

婉嫣默然无语。

“你有两年多没见过你父王了吧？你就没觉察出他哪里有变化？”

婉嫣一怔。确实，她也觉察出父王神思倦怠、憔悴异常，可……

女仆言尽于此，不愿多说，拉起她的手：“公主、姑爷，请随我来吧。夫人放心不下，还在等你们呢。”

望着母亲眼角细碎的皱纹，婉嫣不胜愧疚。母女间血肉相连的情感，又是什么可以割断的呢？“额吉，对不起……”

“不，女儿！”达兰将女儿紧紧搂在怀中，“你始终都是额吉的好女

儿，额吉能理解你的心情。”

婉嫣将脸贴在母亲的脸上，梦幻般地喃喃着：“额吉，等仗打完了，女儿一定接您到阿力麻里住上一段。女儿长这么大，还没跟您一起睡过呢。有时女儿做梦都想，睡在额吉怀中是一种怎样的感觉？额吉的怀中一定很软、很暖……”

达兰早已落下泪来：“你真的要走吗？多待几天都不成吗？”

婉嫣稍一迟疑：“额吉，非是女儿固执，自汗妃去世，祖汗身边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祖汗年事已高，女儿委实放心不下。”

达兰再通情达理，终究难舍女儿离去。朝思暮想的团聚，难道就只有这短短一日？

门外响起了“腾腾”的脚步声，拔都推门匆匆而入。看到姐姐、姐夫都在，他的脸上顿时浮现出放心的、孩子气的笑容。“姐姐、姐夫。”他亲亲热热地向速格纳黑伸出手，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速格纳黑以同样的热情握住了拔都的手。

“姐姐，父王已决定由我代他去看望祖汗。他还准备了三千匹战马要献给祖汗，等一切准备完毕，我与你们同行。姐夫，待会儿我陪你到处走走、看看，你和姐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千万别急着就走。”

速格纳黑避而不答：“我还没顾上问——怎未见斡尔多？”

“父王派他清除玉龙杰赤外围的敌对力量。我和他争了半天，最后父王决定让他去。唉，待在玉龙杰赤太没劲儿了，成天跟泥瓦木石打交道，我都快会盖房子了——真无聊！不过，祖汗让父王分兵一万增援速不台和哲别将军，父王决定派我去。这次见祖汗，就是为了听祖汗面授机宜。”

速不台、哲别在马三德兰擒获太后图儿堪后，奉汗命长途追击已遁入钦察草原的篾儿乞残部，二将的战马踏入罗斯境内。经过一年多的征战，军队减员严重，不得已，二将遣使向成吉思汗询问是否撤军，成吉思汗却令术赤分兵一万北上增援，术赤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儿子拔都。

速格纳黑不觉一笑。拔都其实是和父王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达兰正欲再劝女儿，察如尔从门外走了进来。

“额吉。”婉嫣迎过去。

察如尔细心地察看着婉嫣的脸色。“怎么？还没改变主意？”她温存地问。

婉嫣不语。

“你父王——”

“额吉休要提她！”婉嫣尖利地打断了她的话头。

察如尔毫不介意地微笑着。

“额吉，女儿出言无状，还望额吉谅解。”

“额吉不怨你。不过额吉不能不说，你对你父王误解太深。”

“误解？”婉嫣冷笑，“究竟是我误解了他？还是他误解了祖汗？他身为人子，不尽子孝；身为人臣，不遵臣礼。祖汗数次召见他，他都以各种理由推诿不至。他若非冷面冷心，又岂能不知祖汗所受创痛之深？一切都是他行事在前，何来女儿误解于他？”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察如尔依然气定神闲。

“果有其二，额吉不妨讲来。”婉嫣的礼貌中隐含着对其父的不恭。

“你可知你父王为何昨天连夜赶往军营？”

“女儿不知。”

“你父王自进驻玉龙杰赤以来，所征赋税除用于城市复建之外，其余全部用来陆续征集了三千匹骏马，那是他的心血。若不是听说你要回来，他原本打算择日派拔都送去。他的一片苦心，又岂是单纯的‘忠’、‘孝’可表？因你坚持要走，他又连夜赶往军营，亲自安排打点一切。嫣儿啊，你哪里知道，以你父王目前的身体状况，如此奔波劳累只能让他的情形更糟。”

婉嫣怔住。她很想问问父王的病情，但想起临行前祖汗的嘱托，狠着心肠一言未发。

察如尔充满理解地凝视着婉嫣。

婉嫣没有说出的话全在目光中了：这并不妨碍父王去见祖汗一面啊。

是的，丈夫不愿让父汗看到病魔缠身的他确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根本没有勇气面对父汗。因为一旦重新面对父汗，他与过去告别、平静地度过余生的信念就会被击得粉碎，而他也就再也不可能远离往昔的痛苦和战争的阴影了。日复一日的伤害使他将自己的心包在了冰冷坚硬的外壳之下，在那外壳之下折磨着他的却是无尽的爱与思念。

嫣儿，你是个得天独厚的宠儿，无论在娘家还是在夫家都备受尊崇，你如何能了解在猜疑、白眼、轻蔑和嘲弄的环境中生活了大半生的你父王的苦衷呢？

“嫣儿，”达兰含泪拉住女儿的手，“等一会儿你父王回来了，你去他那里同他平心静气地谈谈好吗？”

婉嫣固执地摇摇头：“女儿同他还有什么可谈的吗？不过女儿走之前，确实有句话要转告他。”

达兰、察如尔无可奈何地对视一眼。明知不说出实情，根本无法说服婉嫣，可若真的说出实情，婉嫣就一定能够理解吗？

婉嫣勉强在娘家住了五六天。她对父王形同路人的冷漠使团聚失去了应有的气氛，人人心中都十分尴尬。

当拔都将一切安排停当，婉嫣毅然决定辞行了。

行前，她单独去会父王。

术赤长久地、深深地凝视着他的亲骨肉。他已预感到此别即永别，他多想将女儿留在身边，陪他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他这一生诸多缺憾，唯有一点永生无憾，那就是他有了婉嫣这个女儿和斡尔多、拔都、别儿哥、昔班这几个儿子。只可惜，女儿不但不知他深埋的父爱，还要

含恨而去。

“嫣儿，你……坐吧。”术赤尽量将语气放得平淡。

“不必。我来只是要告诉您一句话，是祖汗要我告诉您的。他说：他很想您。”婉嫣说完，转身欲走。

“等等。”仿佛大地在脚下震颤，术赤紧紧抓住了座椅扶手。

婉嫣停下来。

“嫣儿，你祖汗……你祖汗真的……你能不能回过头来，阿爸这样跟你说话很不舒服。”

“您能不能回河中一趟，去看看祖汗？”

“嫣儿，阿爸……确有苦衷……”

“不要再说了！您说的话我一句也不信！我只知道您对祖汗所做之事乃世上最残忍之事。我……我真恨您！”

“嫣儿，你听阿爸说……”

“婉嫣无父！婉嫣只有一个疼她爱她教她信她的祖汗。”泪水顺着婉嫣的面颊滚滚而下，她走了出去，终究没有回头。

术赤心碎地目送着女儿。

叁

一二二三年春季来临，瘟疫开始得到控制，可人马劳顿，思乡的愁绪笼罩了整个军营。耶律楚材力劝成吉思汗东返蒙古本土。一来军中将士思乡厌战，二来耶律楚材认为西征已告一段落，现在更重要的是南图中原，以便最后统一中国。

成吉思汗没有接受耶律楚材的劝告。不除掉札兰丁，将是后患无穷。大军向印度方向挺进，不料行军途中博尔术一病不起。

博尔术始终不像木华黎、速不台、哲别等人那样率领大军东征西讨，声威显赫。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协助成吉思汗处理军中细微事务，表现出极大的牺牲和忍耐精神。他的忠诚和劳苦，只有成吉思汗最能理解。繁琐而重要的后勤事务湮没了他的军事才能，但他从无怨言。

成吉思汗信任博尔术有如信任自己。他还从没有想过世上有哪种力量能将他们分开，然而西征路上的过度操劳使博尔术染上了致命的疾病，病倒后他就再也没能起来。

博尔术永远留在了异国的土地，成吉思汗的心比沙漠更孤寂更冷清。

申河已不远，灼热的空气仿佛能将一切烤焦。进入印度境内时已是夏季，将士们挥汗如雨，喉咙干裂，难耐酷暑。大军经过铁门关时，忽然被一只形状、毛色都十分怪异的动物拦住了去路。那怪物横在道边，咄咄如出人声，然后飞快地跑远了。

闻听出现如此怪事，喜吉忽急忙向成吉思汗做了汇报。成吉思汗将信将疑："你是否亲眼所见？它是什么模样？"

"全身绿色，形状似鹿，长有马尾，头上有角。"其实这些都是那些声称目睹怪兽的将士们给喜吉忽形容的。

成吉思汗很纳闷："'长胡子'，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怪物？"

耶律楚材胸有成竹地回禀："臣见史书上有记载，此兽名曰'角端'，是种瑞兽，素喜和平，憎恶杀戮。据传它日行一万八千里，通晓诸国语言。臣想它此时出现，一定是上天派它来劝谏大汗。大汗乃天之骄子，当以天下苍生为念，切勿再造杀孽。如此，上天幸甚，百姓幸甚！"

成吉思汗略一沉思，又问喜吉忽："你不是说它还说了话吗？它说了些什么？"

喜吉忽飞快地瞟了耶律楚材一眼。

耶律楚材以袖遮面，嘴唇微动。大概也是心有灵犀，喜吉忽干脆地回答："它说：'汝主早还'。"

耶律楚材暗暗松了口气。

“果真？”成吉思汗仍似不信。

“或许臣弟未听清，大汗不妨再问问其他将士。”

将士们巴不得早日离开这个大火炉，无不赞同“汝主早还”一说，成吉思汗不再犹豫，即日颁诏回师。全军上下欢呼雀跃。

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成吉思汗在巴格兰度夏。这时又传来令他更为震惊和痛苦的消息：木华黎病逝。

刚刚承受了博尔术离去的打击，又永远失去了爱将木华黎，成吉思汗只觉愁肠百结，心如刀割。中原有木华黎坐镇，他才可以高枕无忧，木华黎的才智谋略以及忠诚是他信心的源泉。而今，木华黎病逝，成吉思汗敏感地意识到中原大地又将风浪迭起。

成吉思汗命木华黎的独子宝鲁接替父位，继续完成对金国的征服。

一二二三年的夏季，蒙古大军在忽阑巴失草原度过。为摆脱内心的苦闷，成吉思汗纵马围猎，却更加怀念昔日的朋友。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身心俱衰。

拖雷始终陪伴在父汗身边。

察合台、窝阔台冬季在不花剌附近驻营，每周派人给父汗送来五十担猎物以示孝心，现在他们也来到忽阑巴失与父汗团聚。唯有天伦之乐还能为成吉思汗的晚年生活增加些欢乐。

只是术赤再未露面。自攻打玉龙杰赤以来，已经有三年成吉思汗没见过儿子了。听说儿子正在垂河下游的草原，他命儿子将猎物驱至忽阑巴失附近。

对术赤来说，这无疑是他会见父亲的最后机会。然而与其让父亲看到病势日沉、只不过在拖延时日的他，还不如不见。

他下定这个决心绝非那么容易。从内心深处来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父亲的思念也在与日俱增，有时甚至到了寝食难安的程度。可他仍然不能去见父亲，而是派刚刚回到玉龙杰赤的长子斡尔多去执行父亲的命令，这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尽孝。

成吉思汗很失望。他询问起儿子的近况，斡尔多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做了回答。听说儿子还是旧病复发，成吉思汗十分忧虑。斡尔多见状，只好用谎言安慰祖汗："已经请大夫给父王看过了，吃了几服药，最近已见好转。不过，大夫一再叮嘱父王要安心静养，不可大动。"

成吉思汗将信将疑，狩猎兴趣锐减："也罢，你下去吧，去你四叔那里，让他为你安排好住处。"

斡尔多施礼退下。

成吉思汗回到帐中，烦躁不安地来回踱着步。他不敢肯定儿子到底是真的病了，还是以生病做借口拒绝与他见面。从攻打玉龙杰赤至今，他数次召见，儿子皆推诿不至。按说怀疑儿子是不应该的，可儿子最后一次说的话总是萦绕耳畔：如若儿臣起来反对您，只怕尚未动手便身首异处。当时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再说儿子那边的传话一会儿说他身体不适不能太过活动，一会儿又说他的病不要紧，那么儿子的病究竟要不要紧？儿子的绝情，深深地刺伤了成吉思汗做父亲的心。成吉思汗忽然想到儿子可能是在为储君一事不满，但是儿子自己也应该清楚，他的身世之疑以及阴郁的性格都决定了他不是继承汗位的合适人选，正是为了弥补对他的亏欠，做父亲的才格外为他选择好了封地，好让他从此远离猜忌、白眼，自由自在地生活。这番苦心，儿子可曾理解？

众所周知，成吉思汗是个自尊心和占有欲都极强的人，绝不放弃视为己有的一切是他性格中最为鲜明显著的特点。当初不计一切代价夺回孛儿帖夫人为此，现在怀疑儿子亦为此。术赤是他的儿子，他宁愿亲手杀掉他，也决不允许儿子背叛他。

肆

一二二五年春，蒙古大军回到克鲁伦河畔的大本营。

长达七年的征战之后，军队将在他们的故乡进行彻底的放松和休整。面对绿草新生的草地，成吉思汗的内心茫然若失。母亲死后，曾在他的内心留下了一块再未填补过的空白，后来又是忽兰、博尔术、木华黎，还有他的爱孙以及许许多多他所熟识的将士相继离去，那块空白也在不断扩大，他常常有种独自行走在沙漠中的孤寂感，需要平静生活的

欲望越来越强烈和迫切。

自从回到漠北草原，成吉思汗更加怀念留在花刺子模的长子术赤。他遣使前去召术赤——他都说不清自己这是第几次试图召见儿子了——自一二二○年夏天至今，已经整整五年父子不曾见面，在思念加剧的同时，怀疑也在加剧。

派往玉龙杰赤的使者很快返回了，说大太子身体欠安，难以赴命。

成吉思汗既失望又恼怒，心情更加郁闷。数日后，从术赤封地来了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急切地接见了他。“你可知大太子近况？”他开门见山地问。

不知此人是想安慰成吉思汗，还是另有目的，他恭恭敬敬地回道：“大太子身体安好，奴才回来前，还见他与部将纵情围猎，大汗只管放心。”

成吉思汗脸色骤变。什么身体不好，原来术赤一直都在骗他！

“你下去吧。”他对那人说，那人忙不迭地告退了。

成吉思汗一脚踢翻了桌案。“术赤这个疯子！我要亲手杀了他！”他怒吼。诸将大惊失色，他们过去从未见过他如此狂乱和丧失理智。

“传令察合台、窝阔台，调集所有军队，随我出发。拖雷，你点齐‘怯薛军’，即刻复命。”

“喳。”拖雷答应着，却迟疑未动。

“怎么，现在连你也敢违抗我的命令吗？”成吉思汗愤怒地逼视着儿子，拖雷吓得转身就走。

众人心中暗暗叫苦，可谁也不敢上前相劝。耶律楚材刚刚叫了声“大汗”，成吉思汗便打断了他的话：“我意已决！尔等不必多言，速做准备。”

众人哪敢违命，诺诺而退。

当帐中只剩下成吉思汗一人时，他伸手抽出寒光闪闪的宝剑，内心

燃烧起熊熊怒火。他要让儿子在这怒火里化作灰烬，连同他自己的心。

窝阔台恰在二哥帐中闲谈，传令官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二太子……啊，三太子，您也在，正好。大汗命令你们即刻点齐本军，随他出征。"

窝阔台吃了一惊："出征？"

察合台也是大惑不解："征哪里？怎么事先一点信也没有。"

"征……征术赤太子。"传令官由于心情太紧张，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地。

察合台和窝阔台面面相觑，都以为他们听错了："你说征谁？"

"术……术赤……太子。"

窝阔台首先恢复了镇静："别急，你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这样……"传令官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

察合台勃然大怒："这是哪个混蛋造的谣！把他给我抓回来，看我怎么把他剁成七八十段！"

这回轮到窝阔台为二哥一反常态的表现吃惊了："二哥，我得回去准备一下。"

"难道连你也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察合台怒视着三弟。

"当然不信！问题在于父汗正在气头上，我们不能抗旨不遵，火上浇油。路上，我们再相机行事不迟。"

窝阔台说完，与传令官一道匆匆离去。察合台依旧怒气难消："造谣！造谣！这世上当真什么混账都有！"

蒙古大军以最快的速度集结完毕，出征前的祈祷、祭旗等仪式一概免除，成吉思汗立率三万大军出发。

大军刚出主营，从前队飞出一骑："大汗，拔都小王爷求见。"

“不见！”成吉思汗粗暴地挥挥手。

“等等，你说谁？”他又叫住转身欲走的士兵。

“拔都小王爷。”

“拔都？他来做什么？”恐惧和不祥突然攥住了成吉思汗的心，“带他速来见我。”

拔都未到成吉思汗近前便翻身下马，向前奔上几步，扑跪在地：“祖汗，我父王他……他……病逝了。”他的声音颤抖着，似要竭力抑制住内心的剧痛。

没有任何声音。

数万大军屏息凝神，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成吉思汗的脸上，那是张了无生气的木然的脸。

成吉思汗保持着不变的姿势端坐于马上，似乎在凝视着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看见，仿佛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

过了许久，拖雷实在忍耐不住了，催马来到父亲身边：“父汗……”

成吉思汗微微动了动。他看儿子那种空虚、陌生的眼神刺得拖雷心中直发抖，但拖雷不能回避，颤抖着说：“回军吧……”

“回军！”成吉思汗恢复了理智，单调、机械地下了命令。

拖雷伸手扶起拔都，叔侄二人黯然相对，唯有忧戚的目光传递着彼此的痛苦。

部队进入主营后由拖雷代传汗命，各自解散归位。成吉思汗催动坐骑，漫无目的地走着。拖雷放心不下，悄悄尾随其后，直将父亲护送到一座空帐大哥每次回营都住在这里。

成吉思汗下马，径直走到门前。在门口，他略微停了一停，以一种不容置辩的口吻说道：“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我要单独待会儿，明白吗？”

“明白。”拖雷不敢不应。

门，在成吉思汗身后关住了——一关就是三天。

三天中，成吉思汗未进任何饮食，也未走出空帐半步。

拖雷守在门边，侍卫们守在门边，任谁也不敢擅闯帐中。

拖雷已顾不上为兄长的病故而悲伤，他只想弄清父汗到底如何了。

“四太子。”耶律楚材匆匆而来。

“楚材，你来了，”拖雷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怎么办？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臣刚去见过夫人，夫人说，不要打扰大汗，且等等再说。”

“等？还能再等吗？已经三天了。”

“公主回来了。”

“嫣儿？”

“夫人说，还是让公主去见大汗吧。”

“嫣儿在哪里？”

“稍后便到。”

婉嫣起初并不知道父王去世的消息，她和丈夫速格纳黑昨天才回到汗营。闻听噩耗，她既为父王难过，也为祖汗担忧，倘若不是奶奶劝止，她早就来看望祖汗了。

拖雷正与耶律楚材说着话，婉嫣独自骑马来了。她穿着黑色的孝服，苍白的脸上只有一双秀目流露出内心深深的哀伤。

“四叔。”她翻身下马，走向拖雷。

拖雷伤感地轻抚着她的肩头。

“四叔，祖汗要紧吗？”

拖雷摇了摇头。

“这样不行。让我进去吧。”

婉嫣用力推开了那扇紧闭着的沉重的门，径直向她的祖汗走去。

成吉思汗面向里盘膝坐在帐中的一块毡毯之上，双手放在膝头，一动不动。婉嫣悄悄跪在祖汗身侧，轻唤：“祖汗……”

许久，成吉思汗缓缓回视着孙女忧郁的面容：“嫣儿，是你？”

“是我，我回来了，祖汗。”她忧伤地说，泪水顺着面颊簌簌而下。祖汗仿佛骤然间苍老了十岁，蜡黄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

“祖汗，您已经这样子待了三天了。”

“三天了吗？”成吉思汗喃喃自语，“我是在向他忏悔，他病了，我不去派人照料他，还怀疑他要谋反……”

“祖汗、祖汗，求您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婉嫣扑在祖汗怀中，失声痛哭起来。

成吉思汗下意识地轻轻抱住孙女柔软温热的身体，老泪纵横：“嫣儿，现在只有你能让我感到，我还活着。”

对成吉思汗来说，长子术赤的死，带走了他全部的爱与欢乐，他现在仅仅是一位大汗，除了尚且清醒、睿智的头脑和日渐衰老的躯体外，他已一无所有。

其实，他早就明白自己生平最爱的人就是长子术赤，只是他的骄傲阻挡了他向这种感情低头。术赤，他那孤僻冷漠的儿子，他是多么善良又是多么聪明啊！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到，术赤是他的儿子，他的！恰恰是由于不肯原谅儿子在篾儿乞部度过的那三年，恰恰是由于不肯原谅儿子当着他的面称呼另一个人‘阿爸’，他对儿子封锁了所有真实的情感。唯有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是个充满嫉妒的愚蠢的父亲。晚了，全晚了，儿子再也听不到他的悔恨和乞求，他一生从未向任何人低头，却会毫不犹豫地向儿子低头的——只要儿子能重新回到他的身边。

尽管三天未进任何饮食，成吉思汗仍然没有任何食欲。婉嫣苦苦哀求，成吉思汗却问她："拔都走了吗？"

"没有，他想见见祖汗。"

"让他来吧。嫣儿，你陪他一起来。"

婉嫣为祖汗端来了奶食、炒米，并为祖汗和弟弟斟上了酒。

拔都不敢看祖汗，更不敢率先打破笼罩在帐中的压抑和沉寂，他的心很沉很沉。年轻的拔都崇拜祖汗，但不了解祖汗。热爱父亲，但也不了解父亲。临终时父亲叮嘱他永远不要与三位叔叔的后代争夺汗位，他才稍稍明白了隐藏在父亲内心深处的自卑。父亲最后一次吹起那支熟悉的乐曲——"神鹰曲"，永远合上双眼的刹那，滚动在父亲双唇上的是整个心灵的深情——"父汗"，那也是父亲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拔都，"成吉思汗的嗓音沙哑，"你怎么不吃点东西？"

拔都慌张地抓起酒杯："孙儿吃……喝。"

"你父王对王位做出什么安排？"

"父王让孙儿接替他的位置，还要孙儿聆听祖汗的意见。"

"斡尔多为长，他可有异议？"

"是斡尔多力荐孙儿继承父位的。"

成吉思汗似乎放了心："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他温和地说。

拔都蓦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冲动：问清楚，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

"祖汗，我父王到底是不是您的儿子？！"不经意地，这句话便冲口而出了，刚一说完，又追悔莫及。

成吉思汗注视着孙儿。良久，他缓慢地、低沉地说道："他是！他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儿子呢？他是这世上唯一比我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的人！"

拔都忍了又忍的痛苦终究化作两行清泪："祖汗，这是我父王让我交给您的。"拔都捧出那支陪伴了父亲一生的长笛，递在祖汗眼前。

成吉思汗小心翼翼地接过长笛，久久地凝视着它。仿佛又回到篾儿乞营地，三岁的术赤惊讶地望着他。从那时起，儿子那张清秀可爱的小脸连同那清澈纯洁的眼神就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了。

"你父王临终前留下什么话没有？"

"父王说他这一生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就是在花剌子模几次放弃了与您相见的机会，等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再看您一眼时，已经不能够了。他还要孙儿告诉祖汗，今生能做您的儿子，他死而无憾！"

成吉思汗将笛子更紧地攥在手中，似要攥住儿子那已然飘逝的灵魂。

伍

拔都要返回玉龙杰赤了，婉嫣则暂时留下来，照料祖汗的饮食起居。姐弟话别，拔都告诉姐姐，父王病重那会儿时常跟母亲提起她。他虽不肯明说，可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他特别想念不在跟前的爱女。

"为什么不派人来叫我回去呢？"婉嫣含泪问。

"父王不让。他怕回来路途遥远，万一你再出个差错，他岂不是爱女反害女？姐，你过去可能觉得父王为人冷酷，其实父王内心里藏着太多的苦痛。他病重昏迷那会儿，一直念着你的名字……"

婉嫣掩面低泣："我一直都在误解父王！我太任性，太不孝！"

"姐，等我回去将一切安排妥当，就派人来接你和姐夫。"拔都抬起衣袖，笨拙地为姐姐擦拭着脸上的泪水，"姐，相信我，我一定会像祖汗那样开疆拓土，建立一番了不起的功业。我要让祖汗，让九泉之下的父王，也让你，为我而感到自豪。"

婉嫣深情地凝视着弟弟："姐姐当然相信你，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为

你而感到自豪！”

送走了拔都，婉嫣特意到察合台的营地看望二叔，察合台亲切地接待了她。“嫣儿，你来是不是有话问二叔？”察合台屏退左右，直截了当地问。

婉嫣惊讶地默认了。

“问二叔为什么一直都在憎恶你父王？”

“是……是的，二叔，您怎么……”

“二叔猜到了。好吧，让二叔从头讲给你听。能不遮不掩地向你说说压在二叔心底这么多年的话，对二叔来讲也是一种解脱。”

“您说吧，二叔，我听着呢。”

“我为什么恨你父王，究其原因，只有一句话：我嫉妒他！”

“这怎么可能！我父王什么都比不上您，您怎么会嫉妒他呢？”

“你错了，嫣儿，是二叔什么都比不上你父王。二叔只比他多一样东西，那就是清白无瑕的身世。”

察合台略一停顿，当他接着说下去的时候，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心绪中了：“我比术赤小四岁。也许孩子的心是最敏感的，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便发现，只要有他在场，就会完全吸引父汗的注意。偏偏他悟性又极高，学什么是什么，刀马弓箭样样精通。他的出众无形中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渐渐地我开始恨他。但假如不是父汗的缘故，我想我还不至于那么仇视他。

“男孩子的天性是要崇拜父亲的，特别是我有成吉思汗这样的父亲。当然，父汗也爱我，爱我的弟弟、妹妹，他只是缺少时间。可他对术赤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无论怎样繁忙，他都不会停止对术赤的关注，有了好马好刀好弓好箭，他首先想到的无一例外都是术赤。作为父亲，他这种过分的偏心激起了我对术赤最深刻的忌恨，谁让我是紧接着他之后出生呢？我总当他的面说他是篾儿乞人的后代，甚至不顾及会伤害母亲的感情，我知道唯其如此，才是对他最好的报复。”

婉嫣听得呆了："在侄女的印象中，祖汗和父王的关系很疏远啊。"

"那是由于你父王的缘故。他太自卑，回避所有人的爱，尤其是你祖汗的爱。自卑使他一生落落寡欢，甚至直到死。感到自己不配得到所爱人的爱时，唯一的出路只有逃避，你父王对你祖汗所抱的就是这种态度。"

"二叔您呢？您真的从来没把我父王当成您的亲兄弟吗？"

"这话看怎么说。我们毕竟是一母同胞，我虽一味伤害他，心中对他并非无情。或许我只能说，纵然我恨他，仍否认不了他是我亲兄长的事实。"

"二叔，谢谢您对我说出了您与我父王之间的恩怨纠葛。其实我早该明白，您对我始终像父亲一样关怀、爱护，就决不会对我父王无情。"

察合台慈爱地注视着婉嫣："你不恨二叔，二叔已经很知足了。嫣儿，你是不是打算回趟玉龙杰赤？"

"是的。我真的很想向父王说声'对不起'，可我又放心不下祖汗。"

"嫣儿，祖汗也一定希望你代他去向你父王说些什么。你放心地去吧，祖汗这里有我们呢。"

第十六章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壹

长年对金作战的经验使成吉思汗深知，蒙古若想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就必须牢牢掌握其临界地域——西夏，如此，倘遇动乱，则成夹击之势，而不致反受其累。

西夏初降时，其主李安全曾允诺一旦遇有战事，将作为蒙古左右手共同出征。可当蒙古准备西征时，西夏丞相阿夏敢布非但拒绝发兵，还口吐狂言。当时，为了西征大业，成吉思汗默默隐忍了，只说："待我凯旋之时，就是西夏亡国之时。"

成吉思汗是个具有顽强意志的人，他绝不会逆来顺受，更不会自食其言。但他不顾长年征战和年事已高带来的疲乏，再次策马河西的真正原因却在于：为了彻底征服金国，就必须首先消灭西夏。

早在一二一六年，金叛将蒲鲜万奴在辽东之地建立了一个带有割据性质的国家，对外以"东夏"称之。西夏公开叛蒙后，西夏、东夏、金便形成联合抗蒙的态势。拿西夏、东夏开刀，是保证全力攻金的前提。

既定的作战方案不容更改，召开忽里勒台讨论出征人数、时间、装备时却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几乎从一开始，与会之人便无一例外反对成吉思汗御驾亲征。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西夏曾是手下败将，何劳大汗亲征？大汗精力、体力都大不如前，由三位太子代为出征即可，亲征万万使不得。

大会开了整整一天，毫无结果，成吉思汗本人和众将臣谁也不肯向对方做出让步，最后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夜色渐浓，弥漫于空气中的青草气息令人迷醉。走到孛儿帖的寝帐前，成吉思汗停下脚步，慈爱地看了看寸步不离他的迪格和薛暗。这两个年轻人，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迪格，你不想回辽东看望你阿爸吗？"

迪格摇摇头，认真地问道："大汗，臣父已叛，您为什么不杀微臣？"

成吉思汗微微一笑："你侍候我多年，从无过错，我如何下得去手？你父虽以你为人质，但我仍不想将他的过错算在你的头上。"

迪格用脚尖踢了踢脚下的青草："大汗，臣非为自己洗脱，但臣与那个人确实毫无瓜葛。很奇怪，他虽是臣的生父，却更像一个陌生人。"

成吉思汗不无悲悯地拍了拍迪格的肩头。

迪格、薛暗请成吉思汗早些安歇，成吉思汗顺从地走进夫人的寝帐。

迪格、薛暗默默立于帐外。迪格小声说："大汗此次出征会不会凶多吉少？我怎么总有一种不祥之感。"

"别胡说！"薛暗狠狠地瞪了迪格一眼，却掩不住语气中强烈的不安。

夜色苍茫，两个年轻人心中同样一片夜暗……

孛儿帖夫人是唯一没劝成吉思汗放弃亲征打算的人。也许，这是因为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几十年风雨相伴，荣辱与共，她比任何人都知道丈夫需要什么和怎样帮助他去实现心愿。岁月早已夺去了她昔日如花似玉的容颜和青春的肌体，却夺不走她优雅华贵的风姿和睿智清醒的头脑，她永远是丈夫最可信赖的知己。

成吉思汗走进寝帐，孛儿帖立刻迎上了他。夫妻相对而立，孛儿帖淡淡笑了："我知道你要来。会议没有结果吧？"

成吉思汗无可奈何地叹道："同意出征，但不同意我亲征。"

"他们不放心，这是他们的一片忠诚。"

"我知道。你怎么看？"

"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阻止你跨上战马。从我嫁给你那天起，

我就对自己说，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全力协助你。”

“你是这样的！近来，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母亲，没有你，铁木真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成吉思汗！你依然会成为成吉思汗。是长生天选择了你，也是长生天一直在帮着你，你永远是天之骄子。”

“孛儿帖，”成吉思汗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妻子的双手，沉思着问，“你说，我该如何说服他们呢？”

“先得说服合撒尔和别勒古台。此事必定要费些周折，我可从旁协助你。孩子们都随你去吧，不用留下他们。”

“好的。孛儿帖，你说在我身后，儿子们能相安无事吗？”

孛儿帖注视着忧心忡忡的丈夫，不忍心骗他：“儿子们彼此间尚有骨肉亲情，可是再深的感情也抵不住皇权的诱惑。铁木真，不要再去考虑以后的事，你已经做到了你该做的，将来能够记住你的，不会是那些你为他们打下天下尽享其成的后代子孙们，而是那些最普通、最无名无势的百姓。”

妻子精辟的见解折服了成吉思汗，长久以来萦绕于他心头的忧云淡薄了许多，他的脸上重新浮出开朗的笑容：“你说得对，孛儿帖。我还有一件事想了许久都想不明白，你来帮我解解看。”

“是什么？”

“我在花剌子模派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前去攻打玉龙杰赤时，术赤对我说了两句很奇怪的话，他说：如果他密谋反对我，肯定还未动手就会身首异处。然后又说，要我少打猎，多保重，将来一定要回到克鲁伦我的汗营。我怎么也不能把他这两句话联系起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孛儿帖没有立刻回答。丈夫提及术赤，不可避免地勾起了她深藏于心底的痛苦。良久，她方才低缓地说，仿佛怕惊醒已然长眠的爱子：“术赤这个傻孩子，连表达自己对父亲洞察力的钦佩，也要用这种奇怪的方式。”

成吉思汗苦笑了："洞察力？我这也算有洞察力吗？"

成吉思汗重又忆起他最后一次与儿子相处的情景，直到此时才悟出儿子那凄伤的目光是在向他诀别，可当时，他竟忽略了……

成吉思汗接受了孛儿帖夫人的建议，首先说服了几个弟弟和子侄。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孛儿帖夫人的帮助。再度召开忽里勒台时，虽然仍遇到不少阻力，最终大家还是勉强通过了成吉思汗御驾亲征的决定。

耶遂请求伴驾。耶珊病故时，成吉思汗正在忽阑巴失草原驻营，没能见爱妃最后一面。耶遂宁愿忍受征途劳累，也不愿在家中提心吊胆等待消息。

蒙古大军出征，多选择秋天。秋天战马肥壮，机动性强。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久将发兵西夏。金帝仍不肯放弃求和的企图，再次派使臣来到蒙古汗营，成吉思汗仍以金帝放弃潼关为和谈条件。金使见蒙古大军明显有出征迹象，吓得一日未留，匆忙返回向金帝复命。

帖木格仍率两万将士坐镇蒙古本土，以筹战马之需，余者皆随成吉思汗出发。只剩几天了，即使像成吉思汗这种意志如铁、果决刚毅的人，也难免生出几缕眷恋愁丝。唯独面对结发之妻，他才没有丝毫隐瞒：这次出征，或许我再也不能活着回来……

贰

察合台带着他新收的义子拜见了母亲，之后，兴冲冲地邀请父亲去打马球。成吉思汗不忍令儿子扫兴，同意了。

都是些察合台精心挑选的年轻士兵，父亲和儿子依然分立两方。不过引人注目的是成吉思汗一方有一个十四五岁、满脸稚气的少年。最初大家对少年都没太在意，双方猛拼猛抢，决不因成吉思汗在场而稍有逊让。人们明白，成吉思汗讨厌虚伪，虽然他年事已高，身体已不像以前那样灵活矫捷，但仍旧深谋远虑，不容欺瞒。令人惊奇不已的是，少年能准确无误地领会成吉思汗的每一个意图，抢球、攻球的技巧首屈一指，即使成吉思汗也不能不为之惊叹。

对于打马球这类竞技活动，成吉思汗从来都是全力以赴。夕阳西斜时，比赛才告结束，成吉思汗一方大获全胜。士兵们或兴高采烈，或垂头丧气，陆续散开。只有少年遵照察合台的吩咐留了下来。

直到此时，成吉思汗才有机会将少年端详了个仔细：黑白分明、清澈有神的眼睛，端正挺直的鼻梁，圆圆的孩子气的脸型……怎么看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莫非是哪位将领的孩子？

少年在他的注视下越发显得局促不安，只顾埋头理着马鬃。成吉思汗温和地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你阿爸是谁？"

少年紧张地回答："我……我阿爸不在军营。我……叫瑞阳，刚来。"

成吉思汗见孩子又慌又乱，笑了："别怕，别怕。我看你的马球打得很好，是从小学得吗？"

"是的，是我阿爸教的。"

"瑞阳……瑞阳，你今年多大了？莫不是来汗营找人？"

"我今年十五岁了。额吉说，如果大汗肯留下我，就让我跟在您身边侍候您。我还会相马、驯马，哪怕给您牵马坠镫也行。"

他一口气说完，成吉思汗却越听越糊涂了："等等，等等，你先说清楚，你额吉又是谁？我认得她吗？"

"额吉说，许多年前您与我外祖父是……安答。"

成吉思汗大惊："你额吉名字叫祺儿？"

"是。"

千想万想，也没想过札木合的外孙会如此突然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该不是在做梦吧？"你额吉……还对你说了什么？"

"额吉说我长大了，够做士兵的资格了，让我独自出来闯闯。正好义父……二太子到兀剌海城巡城，父亲就带我去见了他，义父喜欢我，将我认做义子。后来，我跟义父回到汗营，义父又带我去见了奶

奶……”

“这么说，你到我的营地也有几天了？”

“两天。”

难怪要安排打马球，原来如此。“你住哪里？”

“我住在义父的营地。义父给我安排的住处。”

“你阿爸和额吉还在沧州吗？你家中兄弟几人？”

“他们行踪不定，我出来前，我们在兴庆府住了半年多，现在，他们可能去了西域。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你额吉怎舍得让你去打仗？”

“额吉原本很讨厌战争的。可是不久前刘仲禄刘叔叔有信给阿爸，看过信后，阿爸和额吉就决定让我来侍候大汗了。额吉说，她和阿爸虽然不能亲自在您身边照顾您，可是有我代替他们，对他们而言，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成吉思汗半晌无语。札木合安答有个多么聪慧善良的女儿啊。祺儿憎恨战争是情有可原的，战争曾使她家破人亡，使她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不管能举出多少种理由，也否认不了札木合是死在他铁木真手上的事实，但祺儿不仅原谅了他，如今还将儿子送到了他的身边。

瑞阳偷眼打量着这位他久已闻名的蒙古大汗，落日的余晖为他罩上了一层柔和的光环，使他看起来越发像个威风凛凛的天神……

瑞阳突然就想起了那天的情景……

那天，父亲收到了仲禄叔叔的一封信。父亲有个习惯，如果在哪里落脚时间超过三个月，他都会设法通知仲禄叔叔。他们俩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通过仲禄叔叔，父亲可以随时知道汗营的情况。

那天仲禄叔叔托人带给父亲的信似乎格外长，因为父亲看了好久，越看脸色越沉重。他从小就爱听父亲讲成吉思汗的故事，得知仲禄叔叔有信来，他猜测仲禄叔叔一定会告诉父亲关于汗营的新消息，所以就匆

匆忙忙地跑来父亲和母亲的房间。

一开始，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注意到他。

父亲看完信，默默地交给母亲。母亲看着看着，脸色开始变得苍白，父亲走上前，怜惜地将母亲拥在怀中。

虽然年龄还小，可瑞阳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竟有一种浑身冰凉的感觉，他以为信中的消息一定是个噩耗。

好一会儿，他听母亲说："大太子……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

"是很大，超乎想象。仲禄说，那以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该怎么办才好？"母亲抬头望着父亲，眼中渐渐盈满了泪水，"我真的很担心他，万一……"

"不会的，不会的，你别胡思乱想。要不，我们去趟蒙古吧，去见见他，他一定也很惦记我们。这么多年了，他还一次没有见过我们的孩子呢。"

"可是……可是看到他，会让我想起阿爸的死，我……"

父亲思索片刻："如果不能回去，何不让瑞阳代替我们留在他的身边？瑞阳十五岁了，又有一身好武艺，在他身边，正可以保护他。当然，我知道他也会想方设法保护好瑞阳的，瑞阳是我们的孩子，他决不会轻易让瑞阳涉险。这点你不用担心。"

"是，我并不为这件事担心。但瑞阳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身边，不知道他是否愿意？"

"我愿意。"瑞阳一步跨进屋中。父亲和母亲看到他，急忙分开了。

"你早来了吗？"父亲问。

"刚来一会儿。"瑞阳聪明地回答。然后他跑到母亲面前，抓住了母亲的手，"额吉，让我去吧，让我替您和我阿爸去照顾他、保护他。以前听阿爸给我讲他的故事，我就想见他了，能见他真好！求您了，求您

同意我去吧。”

母亲被儿子急切的神情所打动，美丽、忧伤的脸上不觉闪过一丝笑意。真是的，不管过去多少年，他就有这等魅力，如同丈夫曾经说过的，让所有喜欢他、爱着他的人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为他付出生命。

“你真的不怕吃苦吗？甚至还可能遇到危险。你的确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是！”瑞阳认真严肃地回答。

“那么，好吧。”

由于他等不及要出发，父亲又从信中得知二太子察合台近日要到兀剌海巡城，于是第二天便带他离开了兴庆府……

瑞阳正在胡思乱想，忽听成吉思汗问他：“今晚你别回营了，我亲自给你安排个住处可好？”

“好。”瑞阳急急忙忙地回答。

成吉思汗慈爱地看着他：“好孩子，你跟我用不着这么见外。以后，我会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孙子好生看顾的。你在我这里玩上几天，出征时我再派人把你送回去。”

瑞阳愣住了：“您不肯收留我吗？我是来随您出征的。”

“孩子，你不懂，战争不是儿戏，万一你有个闪失，我该如何向你的父母交待？你能来看我，我已经很高兴很满足了，去打仗万万不成。”

瑞阳一急，顾不得多想，滚下马背，就势跪了下去。

成吉思汗也跳下马：“孩子，你起来。”

“不！您说把我当成您的孙子，又不要我，还撵我走，您是大汗，怎么能骗我一个小孩子呢！”瑞阳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何曾骗你！我是为你好。”

“如果您真的为我好，就证明给我看——让我跟在您身边。”

成吉思汗无奈，从地上拉起瑞阳：“小家伙，你还挺有主意——也罢，我就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三个条件。”

“您说。”

“第一，从今天起你一步不准离开我的视线；第二，两军对阵时你绝对不许上阵杀敌；第三，如果我在前营指挥，你必须留在后营。”

瑞阳犹豫半晌：“如果这样，我还怎么侍候您保护您呢？”

成吉思汗笑了。

瑞阳很单纯，全然不像他的外祖父。他与札木合相识时札木合只有十岁，那时札木合就已表现出过人的机敏、主见和胆识……“你既跟在我身边，还愁没有机会侍候和保护我吗？孩子，你父母向你讲起过你外祖父的事吗？”

“没有，他们从来不提。我只听到过一些传闻。”

“传闻不足为信。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如我更有资格评论他。他是个英雄！真正的英雄！尽管他最终失败了，我仍然很敬佩他，很怀念他！”

瑞阳点点头：“我信您说的。”

夜风拂面，一老一少并辔而行，谈得十分惬意。见到瑞奇峰夫妇的儿子，札木合的外孙，在成吉思汗趋于淡漠的心境里，引起了许多若苦若甜的回忆。近二十年过去了，成吉思汗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札木合的音容笑貌，这不仅因为札木合确曾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还因为札木合是他统一草原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先友后敌的奇特境遇，早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了一起……

叁

一二二五年秋，成吉思汗率领大军进逼西夏，翻越贺兰山来到阿儿不合地区时已是冬季。眼前出现了荒凉的空地，山间森林覆盖，常有野驴出没其中。成吉思汗一生酷爱围猎，见此情景，按捺不住勃发的兴致，要将士从林中将野驴赶至空地。他奔腾驰跃，箭无虚发，赢得阵阵喝彩。

不期然地，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另一幅画面：成群成群的野驴从垂河下游被驱到忽阑巴失草原，那原本是正在垂河附近养病的长子所尽的最后一次孝心……就在他走神的一刹那间，一头野驴从他的赤兔马前横穿而过。赤兔马受惊，猛然昂头扬蹄。成吉思汗不及防备，勒不住马缰，竟被掀坠在地上。

斡歌连和迪格慌忙上前扶起他，成吉思汗的脸上现出痛苦的神情。众人顾不得围猎，纷纷围拢过来，猎场中的野驴乘机四散逃命了。

斡歌连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成吉思汗回到车帐，耶遂见状大惊，服侍他躺下后，忙命斡歌连去请刘仲禄。

帐外，将士们默默伫立，脸上尽皆笼罩着惶恐和不安的阴云。

刘仲禄、耶律楚材闻讯匆匆赶来。成吉思汗尽量轻松地从枕上抬起头向他俩示意，额头上、鼻尖上已渗出细细密密的汗珠。

刘仲禄仔细为成吉思汗做了检查。耶律楚材觉察到，刘仲禄忧虑的表情在逐渐加重。耶律楚材本人亦精通医理，知道大汗此次受伤不同以往。

“怎么样？”成吉思汗平静地询问。

刘仲禄不敢隐瞒：“大汗坐骨摔伤，恐震动内脏，需要静养。”

“要紧吗？”

“不容易痊愈，除非能保证绝对的安静和有规律的治疗。”刘仲禄回话时的语气多少带点迟疑，一旦打起仗来，他说的两条根本无法做到。

果然，成吉思汗未置可否。

由于成吉思汗意外受伤，蒙军暂时驻营于阿儿不合地区。刘仲禄很

快配了药来，成吉思汗吃过后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刘仲禄、耶律楚材悄悄离开成吉思汗的车帐，来到一棵树下站定。

“刘兄，大汗伤势究竟有无危险？”

刘仲禄只是摇头：“大汗上了年纪，上了年纪……”

耶律楚材再也不能保持镇静：“莫非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刘仲禄一拳砸在树干上：“我只恨自己没有回天之力。”

耶律楚材愣住了。刘仲禄的医术尽得中医、蒙医之妙，在当时来讲无人能望其项背，连他都束手无策，可见……

“刘兄，倘若撤军静养呢？”

“那样可能延续三至五年，甚至更长。但我了解大汗，他这一生，从未掉转马头。”

刘仲禄自那一年避祸来到蒙古草原，转眼已在成吉思汗身边度过二十余年，他与成吉思汗名为君臣，实则早与大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假如能够，他宁愿以身相代。

耶律楚材目视刘仲禄，所有的忧虑都在目光中传递。

成吉思汗的车帐中，耶遂衣不解带，不知疲倦地服侍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呼吸很不均匀，耶遂探探他的头，有点烫，她急忙拧来一块湿毛巾敷在他的头上，暗淡的灯光下他的脸显得异常憔悴，耶遂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

说不清何时就深深爱上了他。为了忽兰的得宠，她产生过幽怨。可无论哪次冷言冷语，他都不急不怒，对她尖酸刻薄的言辞总报以无奈的、宽厚的微笑。忽兰死了，老天啊，可不要再夺去他的生命。不如让她去替他。将士们需要他，蒙古千千万万的百姓需要他，如果能让她替他去承受这场灾难，她即刻死了也心甘情愿……

一宿也不知怎么熬过来的，天光放亮时，耶遂走出车帐，想让斡歌连去请刘仲禄。她刚推开门，又愣愣地站住了。所有重要将领都齐集在

车帐前的空地上，身上凝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霜。显然他们已经这样站了很久。

耶遂不觉热泪盈眶。

“汗妃，我汗兄如何了？”合撒尔、别勒古台上前，低声问。

“大汗昨夜热度不退，神志不宁。”耶遂走下马车，忧郁地回答。

不安像水波掠过，一起一伏。

“汗兄是否醒来？”

“他临天明才稍稍睡稳。刘御医，你先跟我进来吧。”

“喳！”

刘仲禄随耶遂走入帐中，悄悄坐在成吉思汗身边。不多时，成吉思汗醒了，全身酸痛。“仲禄，你来了？”他有气无力地问。

刘仲禄为成吉思汗做了诊治。服过药后，成吉思汗感觉精神稍稍好了些：“我心里好受了许多，不妨事了。耶遂，你让斡歌连去传众将。”

众将听传，立刻入见。成吉思汗倚在床上，奇怪地笑道：“你们来得可真快！”仅仅一夜，他的脸色灰暗了许多，众将彼此交换着忧虑的眼色。

成吉思汗若无其事地招呼众将坐下：“大军在阿儿不合驻营无益，不如继续前进，你们以为如何？”

已凭战功升为千户长的图华首先表示反对：“大汗，臣以为，西夏乃定居国家，筑城为营，断不会轻易弃城而去。不如先行回师，待大汗身体康复，再做讨伐不迟。”

图华的建议赢得了众将的一致赞同，成吉思汗却不为所动。他一生征战，从未掉转马头：“倘若突然回师，西夏必以为我军怯懦，不敢与之一战。依我之见，且按兵不动，派使者去探李德旺口气。若他有悔改之意，并能付诸行动，我倒可以考虑班师。若他还似先前出言不逊，我必不轻饶。”

成吉思汗遂派图华出使西夏。

夏神宗李遵顼于一二二二年病逝，其子李德旺继位，史称献宗，大权仍然旁落在阿夏敢布手中。懦弱无能的神宗留给儿子的是一个更加残破的烂摊子。

图华来到兴庆府大殿之上，向献宗转达了成吉思汗的最后通牒：昔日，汝先帝李安全在世之日，曾与我有约，一旦遇有战事，西夏将做我之左右手出征。我据前约，西征时曾要求汝发兵相助，汝不但自食其言，还公然污辱于我。我为西征大业，暂且忍让，但那时我已说过，我凯旋之日，就是西夏亡国之时。如今我已凯旋，西夏根基焉存？

献宗听了这番咄咄逼人的质问，吓得急忙辩解道："孤王何曾说过污辱大汗和蒙古军队的话，孤王——"

阿夏敢布站了出来，挡在献宗面前。图华自然认得他，两个人怒目相视。

阿夏敢布轻蔑地冷笑："昔日不恭之语，皆出自本人之口，因何诘责我主？你告诉成吉思汗，他若想要营地、帐房、驮物，可到贺兰山找我；他若想要黄金、白银，可到兴庆府和凉州来取所需——只要他能打败我！"

图华听了这番狂言，并不多话，转身离去。

献宗瘫坐在龙椅上，张口结舌，深恨阿夏敢布多事。

图华转述了阿夏敢布的挑衅言辞，成吉思汗勃然大怒，指天为证："西夏敢如此蔑视我和我的军队，如何还能退兵？即使是死，我也要给西夏以应有的惩罚！"于是不顾高烧和伤痛，不听劝阻，指挥军队继续前进。

合撒尔竭力劝说汗兄留在阿儿不合养伤，由他领兵征伐阿夏敢布。成吉思汗屏退众人，平静地对合撒尔倾吐衷曲："我戎马一生，竟自落马，已是不祥。即使退兵静养，恐怕也难痊愈。我料死期已近，指望死前能目睹兴庆陷落，方不负我创业一场。阿夏敢布大权在握，狂傲至极，断不肯软语服输，我不忍过分忤逆众人好意，才派图华前去斡旋，为的是你们不再阻我前进。合撒尔，不要太替为兄担忧，在攻破兴庆

前，我不会死的，与其在克鲁伦河畔安安静静地死去，不如在战场上了此一生。你从小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你知道，我生来是个不会享受的人。”

汗兄所言，句句都似刀尖剜在合撒尔的心口。他强忍悲伤，握住哥哥的手，深情地允诺：“臣弟明白了，决不会再劝你退兵。”

成吉思汗微笑点头，兄弟二人更加心心相印。

蒙军到达贺兰山与阿夏敢布相遇时，已是一二二六年春天。

阿夏敢布沿贺兰山摆下战场，意欲乘蒙军远道奔袭、人马疲惫之际，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面对汹汹而至的夏军，成吉思汗十分镇定。他命军队四下散开，待夏军逼近，以弓箭相迎。一时间，夏军中箭者不计其数，余者仓皇后退。

阿夏敢布见首战失利，亲临指挥，组织第二次强攻。

阿夏敢布以逸待劳，原也占尽优势。只可惜他的对手是成吉思汗，是蒙军，不是那种久不见阵仗的乌合之众。倘阿夏敢布凭险固守，或许还能多坚持几日，无奈他太不了解蒙军的实力和特点。蒙军久经沙场，纪律严明，即使经过长途跋涉，也能做到令行禁止，忙而不乱，也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体力。面对这样的强敌，固守犹难自保，何况还像阿夏敢布一样自投罗网？

夏军的第二次进攻来势更猛，成吉思汗仍以前法相对，命将士散得更开，渐对夏军形成半包围之势。夏军抵挡不住蒙军的利箭强弩，又被击溃。

阿夏敢布见制人不成，反受人制，不敢再发动第三次进攻，意欲收兵。成吉思汗焉能容他退守本营，当即挥令大军从三面杀出。这一场殊死拼杀，直将夏军杀得横尸遍野。可叹阿夏敢布数年备战，竟落了个落荒而逃。

也是他时运不济，刚刚脱离了战场，又被一位不着盔甲的少年拦住了去路。

阿夏敢布急于逃命，并不将对面的孩子放在眼里，挥刀就砍。少年不慌不忙，举枪相格。几个回合下来，阿夏敢布见少年枪法精奇，再不敢大意。

别看阿夏敢布是西夏名将，还真不是少年对手。加上刀短枪长，阿夏敢布无论如何占不到便宜，慢慢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他眼珠一转，立刻有了主意："小娃娃，你使枪，老夫使刀，太不公平。敢不敢让老夫换枪或是你换刀？"说完他挺后悔，忘了说蒙话，也不知小孩是否能听懂？

少年却完全听懂了："小爷还使不惯枪呢，就依你使刀。"少年边说边扔掉手中长枪。还没等他拔出刀来，阿夏敢布冷不防挥刀朝他拦腰砍来，少年猝不及防，急忙平趴在马鞍之上。

真险！刀锋擦着少年的鼻尖过去，总算没伤着。

阿夏敢布自悔失手，不敢相持，夺路又逃。

少年情知上当，恨恨不已："好你个老混蛋！看小爷怎么收拾你！"他拨转马头，向阿夏敢布追去。两匹战马一前一后，离战场越来越远。

阿夏敢布见少年不肯放过他，暗中收刀归鞘，取下背弓，蓦然回身射出一箭。少年瞅得真切，一边闪身躲过，一边手疾眼快地抓住箭尾。

阿夏敢布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少年用牙咬住刀背，顺手将箭搭在弓上，喝道："还给你！"不过他射的是马而不是人。

阿夏敢布的坐骑负痛，蹦起老高，将主人摔出几米远，落荒而去。阿夏敢布躺在地上，半晌动弹不得，少年催马来到他面前，阿夏敢布无计可施，闭目等死。

过了一会儿仍不见动静，他睁开眼，只见少年端坐马背，笑道："老混蛋，你还没死吗？"

阿夏敢布恼羞成怒："小娃娃，你怎还不动手？连杀人的胆量都没有，你还上什么战场？"

少年依然笑容可掬："小爷偏不杀你！你不是要跟小爷比试刀法吗？小爷等你呢。快起来，别躺在地上装相。"

阿夏敢布费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小娃娃，你是什么人？老夫看你不像军中人。"

"不用你管！废话少说，来吧。"

"老夫无马，还怎么战？"

"好。"少年立刻跳下马。阿夏敢布转转眼珠，又在打主意。

少年初出茅庐，终不似阿夏敢布老奸巨猾，说步战就步战，丝毫不疑有他。阿夏敢布则不然，与少年斗了几个回合，发现少年刀法比枪法更加了得，遂边打边向少年的坐骑靠去。

看看离马已近，阿夏敢布蓦然挺身向前，似要险中取胜，少年吓得急忙撤刀。阿夏敢布也是看准了少年一心要生擒他不肯下死手，故而才有此铤而走险之举。果然，少年上当了，阿夏敢布飞快地跃上少年的黄骠马，用力一夹马肚，黄骠马四蹄生风，驮着他飞驰而去。

少年清醒过来，气得连连跺脚："老东西！老混蛋！小爷看你跑得了！"他将手指含在口中，长长地打了个唿哨。

听到主人的呼唤，黄骠马猛然掉过身，朝主人奔来，差点将阿夏敢布掀翻在地。阿夏敢布吓得紧紧抱住马脖，脸上渗出豆大的汗珠。

黄骠马径直跑回到主人面前，仰天长嘶一声，马身几乎垂直。阿夏敢布再也坐不住马鞍，被重重甩落地上。

阿夏敢布昏了过去。

接连上了阿夏敢布两次当，少年变得谨慎了许多。他等了一会儿，不见阿夏敢布动弹，确信阿夏敢布真的摔昏了，才上前将他捆绑了个结实。此时天色渐晚，少年正琢磨着该如何将阿夏敢布弄回汗帐，突见远处飞来几骑。少年不辨敌友，慌忙张弓以待。

"瑞阳，瑞阳，是你吗？"

哦，是迪格的声音。瑞阳高兴地扔掉弓箭，大叫："迪格，迪格。"

迪格一马当先，冲到瑞阳面前，抱怨道："你这孩子，搞什么鬼！大汗都急坏了！"

瑞阳指指地上："我把老混蛋抓住了。"

迪格一眼认出阿夏敢布，忍不住夸奖了瑞阳一句："有你的！"

阿夏敢布悠悠转醒，看看周围的人，不觉长长地叹了口气。

"仗打完了吗？"瑞阳天真地问。

"早打完了。收兵回营，大汗到处找不到你，急得大发脾气。后来听人说看见你去追阿夏敢布了，大汗这才命我们速来寻你。对了，瑞阳，你怎么认得阿夏敢布？"

"四年前，我随父母到兴庆府游玩，阿夏敢布看中了我阿爸带来的一匹骏马，想用重金买下，我阿爸送给了他。作为回报，他邀请我们全家到他府上小住，被我阿爸婉言谢绝了。而且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兴庆府。所以，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

"原来是这样。不管怎么说，你以后再不可冒如此风险！大汗正在病中，你若再出个什么差错，岂不要了大汗的命？"

瑞阳懊悔地垂下头。迪格喜爱地揉了揉他的脑袋，伸手将他拉到自己的马上："好了，好了，既然没事，你也就不用自责了。"

阿夏敢布暂时被押到一座空帐里看守起来，迪格带着瑞阳径直回到成吉思汗的中军大帐。

所有重要将领都聚集在这里。瑞阳欢欢喜喜跑到成吉思汗面前，正欲见礼，被成吉思汗拉到跟前："你这孩子！你可把我吓坏了！我听说你把阿夏敢布生擒活捉了！"

瑞阳点头："祖汗，您不知道，阿夏敢布老骗我，费了不少的事儿呢。"瑞阳就将他两次受骗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众人被逗得哈哈大笑。

成吉思汗尤其高兴。瑞阳立了大功，这本身比阿夏敢布落入手中还令他欣喜："好吧，孩子，这一次我且给你记大功一件。你记住，从今往后，再不许你冒险，你若不听话，我把你送回蒙古去。"

瑞阳乖乖应道："孙儿不敢了。"

自成吉思汗受伤，众将但凡有时间，都要到大汗的行帐小坐。这在过去是不曾有的。共同的忧虑，使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多陪陪他们的大汗。成吉思汗理解众人的好意，拳拳忠心，怎能不令他感动？

刘仲禄更是倾尽全力。然而，希望越来越渺茫。他只是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做不到中止战争。成吉思汗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不会延续太久，更加迫不及待地希望尽早消灭西夏。

阿夏敢布被押到成吉思汗面前。明知必死无疑，阿夏敢布昂首屹立，全无惧色。成吉思汗一向欣赏那些有气节、有胆量的人，即使这个人属于敌对一方。对阿夏敢布的憎恶不知不觉消失了，成吉思汗挥挥手，命将阿夏敢布推出，就地斩首。只是不知阿夏敢布临死前，是否后悔过由于自己的狂妄和背盟，为成吉思汗消灭西夏造成了口实？

肆

蒙古大军沿弱水河谷行进，三月，来到黑水城下。黑水城是进入西夏的门户，献宗在此处设有重兵。成吉思汗亲自指挥攻城。他跨上赤兔马，出现在阵前。病痛使他双颊深陷，容色灰暗，唯神态威严、目光犀利如故。统帅无与伦比的意志是将士们信心的源泉，蒙军全身心地投入了战斗，不出一天，黑水城即被攻下。

在黑水城仅仅休息一天，蒙军继续溯弱水河谷而上，沿途攻占了肃州、甘州。

肃州、甘州俱下后，蒙军对待定居国家的政策也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蒙古君臣就如何管理甘、肃二州展开讨论，当时，不少将领建议将庄稼放火烧掉，以灰作肥，将平原变作新的牧场。成吉思汗也觉未尝不

可。正在这时，耶律楚材挺身而出了。迄今为止，人们还是头一次看到他那样激动和愤怒，连成吉思汗也暗暗为之吃惊。耶律楚材据理力争，指责诸将的建议太过野蛮和愚蠢。他细细地算了一笔账：保留占领区肥沃的土地和勤劳智慧的百姓，通过征收赋税，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向农民征收土地税，向商人征收酒税、盐税、铁税，甚至还可以征收水产税和山林资源税，这样一年便可获利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绸缎，四十万斤谷物，如此巨大的财富来源，怎么能说定居国家的城池毫无用处，甚至要将其夷为平地呢？

耶律楚材的见解是不少人不曾听过，更不用说想过的了。从游牧文化及思维方式向定居文化及思维方式的转变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耶律楚材所列举的数字是诱人的，既然有如此好的办法可以获利，大家也就不再持有异议。

成吉思汗是位头脑清醒冷静的君主。作为游牧民族的领袖，在他还未真正懂得如何管理定居国家前，他采取过简单过激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文明的建议无动于衷。他当即要耶律楚材据此拟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自此，耶律楚材也在自己的位置上迈出了艰难的、成功的第一步。

甘、肃二州陷落已是一二二六年夏季，为避暑，蒙军准备兵发浑垂山。

成吉思汗将大军分作三路。

他和幼子拖雷、义子察罕率领主力部队继续完成对西夏国的征服；察合台以及特意从山东战场赶回看望他的庶长子珠日查（耶珊生）领兵赴辽东征剿蒲鲜万奴；窝阔台和庶幼子阔列坚（忽兰生）则进入金腹地配合宝鲁攻克汴京。

又一次分别，父亲和儿子的心中都有种永别的预感。

昔日，成吉思汗曾对长子术赤说过，希望在他临终时，儿子们都能守在他的身边，自爱子病逝，他不复再存此念。

耶律楚材拟好计划，匆匆来到成吉思汗的行帐，见成吉思汗的几个儿子和义子察罕都在，自悔来得不是时候。他将他的计划简明扼要地向成吉思汗做了汇报，便欲告辞，成吉思汗留住了他：“别急着就走，和

我的儿子们坐坐。”

窝阔台起身，将耶律楚材拉在身旁坐下。

成吉思汗问：“你的计划很好，但不知多久才能见效？”

“一年。一年可初见成效。”耶律楚材信心十足地回答。

“好。如见成效，也可令众人心服口服。”成吉思汗舒心地说。

耶律楚材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无言地注视着他。

窝阔台诚恳地望着耶律楚材：“楚材，我们生于蒙古，长于蒙古，以同一种模式来获得生存资本，难免会有许多局限性。对我们来讲，观念上的彻底改变尚需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因此，我们离不开你的指点和帮助。”

耶律楚材慌忙答道：“三太子，您别这么说。为臣者，理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成吉思汗满意地大笑：“‘长胡子’，你也不用谦虚。我听说你和窝阔台一向最为投契，他将来是要继承汗位的，希望你能一如既往辅佐他。”

“臣蒙大汗知遇之恩，焉能不殚精竭虑，为国尽忠？臣拜辞。”

耶律楚材退出，轻轻掩上门，把宝贵的时间留给了依依惜别的父子兄弟。

儿子们不敢正视他们的父汗，沉重的、莫名的怅惘使人黯然神伤。成吉思汗的精神显得不错。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的儿子们，说实在的，要不是为他死后可能发生的汗位之争忧心忡忡，他的几个儿子倒是足以令他自豪的。孛尔帖为他生了四个出类拔萃的虎子，庶出的两个儿子珠日查和阔列坚也都在征战中崭露头角，还有义子察罕，他们都英勇善战且各有所长……

阔列坚殷勤地为父汗和哥哥们斟满酒。明天，他就要随三哥出征金国。同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他却没有任何地位，所有的功名都需要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他还不到十八岁，从一名普通士兵成为独当一面的将

领，全凭立下的赫赫战功。他知道父汗钟爱他，要求同样严格，他喜欢凭真本事去赢得一切，包括人们的敬重。

成吉思汗喝了一口酒，看着察合台，认真地叮嘱："你既认瑞阳为义子，将来切莫亏待他。这孩子太单纯，你，还有你们哥几个，无论如何要代我看顾好他。说真的，我已经愧对札木合安答和祺儿了，再不能愧对一个小孩子，你们明白吗？"

察合台急忙回答："父汗放心。瑞阳是个好孩子，儿臣打心眼儿里钟爱他。这些天，他一直缠着儿臣要随征'东夏'，依儿臣之见，不如就带他去辽东，然后再遣他回蒙古押送战马，这样，也好暗中通知额吉将他留下。"

"这个主意不错，但愿瑞阳能听你的话。"成吉思汗稍稍放下了心。该托付的他都已托付，只要儿子们同心协力，相信他所辛苦创建的事业就不致半途而废。六兄弟不敢让病中的父亲太过劳神，恋恋不舍地告退，成吉思汗目送他们离去，悄悄叹了口气。明天，或许就是永别。

夏日晴空，不见浮云，被晒暖的空气沸沸扬扬，似有万般焦灼。察合台兄弟将率大军出发，成吉思汗亲将他们送出营外。

如今，成吉思汗身边只剩拖雷和察罕。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习惯，拖雷通常不离父汗左右。察合台、窝阔台、珠日查、阔列坚忍泪拜别父汗，满心凄凉，无限留恋，却不知从何说起。

成吉思汗上前扶起儿子们，慈爱地叮咛："去吧，不用记挂我。"

"请父汗保重！待攻陷兴庆，我们回来看望您。"

目睹病重的父亲与儿子们生离死别的情景，许多将士揪心地背过脸去。瑞阳最后一个来到成吉思汗面前，仰着脸，深情地保证："祖汗，等消灭了'东夏'，我就回来陪您，陪您围猎，陪您打马球。"

成吉思汗心中一酸，捧起瑞阳稚气的脸，凝视久久："好孩子，我等你回来。"他微笑着说，不无伤感。

察合台兄弟狠狠心，扬鞭策马，各踏征程。成吉思汗平静地目送着他们，神情渐渐变得庄严肃穆。这一刻，人们看到的是三军统帅，而非

父亲。

伍

成吉思汗开始倾心关注中原战事。

木华黎在世时的确是蒙古宫廷在中原的中流砥柱。他曾有效地将金降将统帅到自己的麾下，当他于一二二三年四月病逝解州后，那些惯于见风使舵的金降将便开始心猿意马，各自想着自己的退路。宝鲁虽然继承了父亲的靖南国王之位，但尚未建立显赫的战功，因而也就谈不上树立起绝对的权威，这使早就心存异志的武仙等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武仙欲叛，唯恐真定守将史天倪碍事，便设计将他骗到府上，威逼利诱，史天倪不为所动，武仙萌生杀机，将史天倪杀害于府中。

史天泽与史天倪手足情深，知兄惨死，史天泽心痛如捣，指天发誓："大哥，我若不杀武仙为你报仇，誓不为人！"

史天泽料到武仙得手，必然领兵攻打真定，一番权衡利弊，他决定暂且退守永安城，相机行事。永安城守将董俊点齐本城人马，接进史天泽，二人准备死守。

武仙不动刀兵便收复真定，所属大小州镇尽皆归降，一时声威大震。宋叛将李全亦在中山大寨集结兵马，与武仙遥相呼应。

蒙古都元帅张柔此时正镇守中山，他得知李全占据中山大寨，当即引兵来攻。李全不敌，忙派部将向武仙求援。武仙一面派左大将葛铁枪前往救援，一面引兵攻打史天泽和董俊据守的永安城。

数日强攻，史天泽、董俊拼死抵抗，永安城固若金汤。武仙久攻不下，加之惦记李全的安危，不免心气浮躁。史天泽见武仙的攻势开始松懈，与董俊商议，由董俊率一支人马突然杀出城门。武仙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史天泽随后杀出，武仙不敌，败回真定。

史天泽、董俊乘胜追击，袭破真定南门，武仙只得退守西山鼓城。

李全从中山大寨仓皇溃逃之时，幸亏葛铁枪及时赶到，挡住张柔追

兵，李全才捡了一条性命，逃入新乐山中。

张柔情知李全除向武仙求援外别无他计，遂将人马分作两部：一部佯攻新乐山；一部设伏于援军必经之处。武仙闻听李全告急，忙派高阳守将吕正会合葛铁枪率一万人马赶赴新乐山，结果途中正中张柔埋伏。

张柔掩军杀出，吕正、葛铁枪不是对手，夺路而逃。张柔单人独骑追赶吕正，吕正见张柔迫近，冷不防向张柔面门射出一箭。张柔觑得准确，将头一侧，用牙咬住箭矢，吐出一口血水，连眼也没眨一下，反将箭搭在弓上，向吕正回敬过去。吕正心慌，只顾逃命，岂料左肩中箭，被张柔走马生擒。

此时，葛铁枪已被张柔家将张伯祥擒杀。张伯祥前来接应张柔，见主人受伤，忙请大夫为他疗伤。张柔却谈笑风生，毫不在意。

略作休息，张柔心生一计，命军卒换上衣服，打着武仙旗号，浩浩荡荡开赴新乐山。此时李全被困，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忽见武仙援军赶到，也不辨真伪，将“援军”放入关中。“援军”与张柔里应外合，夺了新乐山。

李全见势不妙，换上士兵号衣，投奔了驻守在鼓城的武仙。

得知连损两员大将，又被张柔赚了新乐山，武仙恶气难咽，立刻带领鼓城主力，杀奔满城。张柔正回满城驻营，见武仙一路奔袭而来，当即引兵于城外迎敌。张柔部下，皆英勇善战，武仙、李全只招架几个回合，各自纷纷逃命。武仙不敢进入鼓城，担心重蹈真定覆辙，只从城下穿过。张柔暂且不去追赶武仙，而是命众将士将鼓城团团围住，他口口声声传唤鼓城守将上城与他对话。

鼓城守将得知主帅武仙败逃，不得已登上城楼，与张柔相见。

张柔好言相劝：“你主武仙，降而复叛，无异于以卵击石。蒙古数年用兵，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你若识时务，献城乞降，我保你不失将位。如若不降，城破之日，休怪张某没有给你指明生路。”

鼓城守将本无斗志，听张柔这般劝告，觉得句句在理，同意献出城池。张柔得了鼓城，一鼓作气，继续追击武仙。正好史天泽收复真定所属各州郡，与武仙败军撞了个正着，两下夹攻，武仙只带少数残兵败将

逃入双门寨。

宝鲁率部赶到时，史天泽、张柔、董俊已合力收复了真定、中山、新乐山、西山鼓城等重要城关，基本平定了河北与山东两地的叛乱。宝鲁对史天倪之死深表哀悼，因无法寻回尸骨，只好拨出银两抚恤史天倪家小，同时上奏成吉思汗为众将请功。

宝鲁曾遵从父命拜张柔为师，继承王位以来，一如既往地对张柔执弟子之礼。张柔等人见他位尊不骄，谦恭聪颖，智勇兼备，反从心底生出几分敬重。尤其张柔，比别人更希望宝鲁能真正继承父业，取得其父一样的战功和威望。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宋朝理宗皇帝拜左将军彭义斌为讨北军都元帅，攻入山东，连下数郡，颇具声势。李全被蒙军打败，走投无路，只好投入彭义斌麾下。他是宋朝叛将，故此举要冒很大风险。彭义斌正在用人之际，不仅同意接收李全，还答应为他上奏皇帝，尽免其罪，官复原职。自收编李全军马，两家兵合一处，彭义斌更加胆壮，遂引军包围了东平府。

东平府守将严实，见城中兵微将寡，忙修书一封，命心腹家将暗出后城门，求见国王宝鲁。宝鲁正率大军南下，预备收复山东失陷各州郡，接到严实书信后，迅速做出相应安排：派成吉思汗的庶长子珠日查率三万大军驻守西山山谷，又命史天泽率本部人马为其后援，他自己则挥师攻打李全。

原来严实在信中写道：宋将彭义斌人多势众，卑职难以固守永平。倘国王能从速发兵来援，卑职自有守城候援之法；倘因路途所阻，援军无法及时赶到，请允许卑职假降彭义斌，待取得信任，他必命卑职协助他攻取真定，届时国王只需设伏于西山，卑职与国王里应外合，可望一战成功。上述二计，国王任择其一，卑职静候国王裁断。宝鲁采用了后计，故有上述安排。

彭义斌包围东平府，攻打甚急，严实死守，见宝鲁不发救兵，知他已采用后计，忙修书一封，射出城外。彭义斌接信，喜上眉梢。严实信中乞降，但要求彭义斌必须保全他及手下将士的生命安全。彭义斌立刻复信，劝严实不必犹疑，待大功告成，少不得让严实加官晋爵。

严实大开城门迎进彭义斌，两个人携手同行，严实笑道："元帅如此相逼，末将可是深受其苦啊。"

彭义斌也笑了起来："将军弃暗投明，可喜可贺！从今往后，愿将军与我同心协力，共御强敌。功成之日，何愁圣上不重用将军。"

严实将彭义斌迎进帅府，屏退左右，推心置腹地对彭义斌说道："不瞒元帅，末将降蒙实为情势所迫，乃不得已而为之。今观蒙古，自木华黎死后，兵力大有松懈之状。末将早有心归附大国，怎奈末将昔日供职金廷，后又降蒙，恐宋帝不能见容。若非元帅力保，末将安敢轻举妄动？"

彭义斌不以为然："将军多虑了。将军威名，圣上素有耳闻。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圣上求贤若渴，断不会埋没将军之才。彭某日后还须仰仗将军之力。"

严实吩咐设宴，尊彭义斌上座，宾主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彭义斌在东平休整数日，欲与严实共伐真定，严实正中下怀，满口答应说："末将既降，一切愿听元帅调遣。"

即日起兵，杀奔真定，彭义斌顺顺当当地落入了珠日查的包围圈。严实反戈一击，令彭义斌的处境犹如雪上加霜。

彭义斌情知上当，夺路而逃，被珠日查走马生擒。严实爱惜彭义斌将才，苦口婆心劝他归降。彭义斌深恨严实设计败他，大骂严实奸诈，严实一笑："自古兵不厌诈，你我各为其主，只得如此，还望元帅海涵。"

严实再三晓以利害，彭义斌最后不再言语。正好史天泽也来相会，见机与严实共劝彭义斌，彭义斌表示愿意考虑。严实命人摆上酒席，他与史天泽将彭义斌奉为上宾，彭义斌终于归降。

数日后，彭义斌悄悄遁逃，被珠日查擒获，推到严实、史天泽面前。彭义斌立而不跪，严实并不相强："彭元帅，你既归降，为何又要逃走？"他和颜悦色地问。

彭义斌冷笑："某生为大宋臣，岂可贰心事主！"

严实明知多说无益，命人将彭义斌推出斩首。彭义斌昂首而出，全无惧色，严实颇觉惋惜，向珠日查询问："少将军如何料到彭义斌非真心降我？"

珠日查回答："是史将军命我监视彭义斌行止。将军言：彭义斌自视才高，违心而降，恐怕有诈。如他遁去，擒他来见。"

严实目视史天泽，史天泽微微一笑："在下深知严将军爱重彭义斌将才。可惜以彭义斌性情，绝难为我所用。因彭义斌乃少将军手下败将，所以仍请少将军相助。"

"史将军观人知心，谋虑深远，严某自愧不如！"

严实对史天泽深施一礼，史天泽急忙双手相搀："将军过奖，在下实不敢当。"

二人相视大笑，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

珠日查告辞出去，严实赞道："这位少将军好气度！好人才！但不知他是出自哪位名将之后？"

史天泽依然微笑："将军一定想不到，他是……"史天泽附耳低语。

严实大惊："此事当真？"

"千真万确。"史天泽说，"成吉思汗共有六子，嫡出四子，庶出二子，皆人中龙凤。蒙古习俗与我中原不同，虽同为汗子，庶出却无高位，所有功名富贵全凭个人奋斗方能取得。少将军十四岁投身军旅，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如今在宝鲁国王手下升任将军，全凭所立战功。这也正是少将军令人起敬之处。"

"成吉思汗教子有方，难怪帝业稳固。听说大汗征西已返，我对其人钦慕已久，很想早日谒见大汗。"

"待一切安排妥当，我愿陪将军同往。"

宋帝惊悉彭义斌兵败被杀，忧惧交加。原本设想乘蒙古发生内乱之际全力收复河朔诸地，现在企图落空，不得不缩紧兵力，加强边界防卫，静观其变。被彭义斌夺取的山东数州镇重又回到蒙军手中，尽归严

实管辖。

再说宝鲁兵进益都，李全被围，兵困马乏，城中断粮，李全不得不白衣出降。因李全反复无常，诸将请求诛杀其人，永绝后患。宝鲁不允，他劝说众人："杀一人易，然山东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今李全已降，如若诛之，徒失人望。"不仅不杀李全，还委任他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

此举果然深得人心。山东各郡未降诸侯见宝鲁如此对待归降者，纷纷来投，且后期鲜有复叛之人。

自此，山东局势基本平稳。

半个月后，成吉思汗在蒙古汗营接见史天泽、严实，鉴于二将平叛有功，特别拔擢，当面授予二将"国公"称号，二将权势更盛以往。

成吉思汗对金腹地目前的战局无甚大忧，对宝鲁继承父位以来的所作所为尤其满意。他对四太子拖雷说："宝鲁与其父用兵各有所长。木华黎擅用硬兵，攻城略地，速战速决。宝鲁擅用软兵，巩固占领城池，笼络归降诸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宝鲁虽年轻，不弱其父。"

陆

暑夏在清凉的浑垂山度过，新的战事伴随秋天来临。

倒霉的夏献宗李德旺继承父位不足四载，便被蒙军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总揽朝纲的阿夏敢布一战败北，蒙军又以破竹之势接连过关斩将，眼见西夏灭亡为时不远，献宗忧惧交集，一病不起。临终前，他将皇位传给侄儿李　，史称夏末帝，同时命人去请早已退隐的西夏老将嵬名令公。

献宗在如此危急的关头想起老令公，证明西夏已是朝内空虚，残局不可收拾了。老令公一生忠耿，国难当头，无从退避，遂以七旬老迈之身，重掌西夏帅印。

蒙军继续东进，拖雷领兵攻克西凉府，成吉思汗移师城中。

此时，蒙古其余几路大军也是捷报频传。二太子察合台顺利剿灭“东夏”，蒲鲜万奴兵败被捉，性如烈火的察合台等不得请示父汗，立将蒲鲜万奴推出斩首。与此同时，窝阔台与宝鲁同心协力，经西安府逼近汴京，沿途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汴京凭借黄河天险，虽难遽破，金帝却更加迫不及待地希望与蒙古方面议和。

九月，为迎接辽东王妃姚里夫人，成吉思汗派义子察罕去征应理。

辽王耶律留哥于一二二○年病逝，其时长子薛暗扈从成吉思汗西征，余子尚且年幼。不得已，姚里夫人征得代行大汗职权的五王爷帖木格的许可，取得摄政资格。贤明刚正的姚里夫人执政近七年，不仅稳定了辽东局势，而且辽东安定富足更胜其夫统治时期。听说蒙军兵发西夏，为谒见成吉思汗，姚里夫人携三子一孙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从辽东来到西凉府，被成吉思汗以蒙古最高礼节款待。

宴会上，成吉思汗亲自为姚里夫人把盏。这无论对谁都是一种绝对的殊荣。他感慨地对姚里夫人说：“这里可是连雄鹰也难飞到的地方，夫人来得何其不易！”

姚里夫人诚恳地禀明来意：“臣妾夫君病故时，长子薛暗不在身边，余子尚且年幼，臣妾勉为其难，代行夫君之责。如今善哥兄弟长大成人，臣妾带他们同来，一则希望能将他们留在大汗身边朝夕奉教，二则希望薛暗能随臣妾回返辽东，继承父位。此乃臣妾所请，亦为故去夫君之请。”

成吉思汗闻言，看看薛暗。薛暗正紧张地望着他，眼神里含有许多难言之语。如若换了往常，成吉思汗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姚里夫人的请求，然而今非昔比，病中的成吉思汗越来越恋旧，实在舍不得九年来朝夕相伴的薛暗离开他。他用商量的口吻委婉地对姚里夫人说：“薛暗随我多年，已与蒙古人无异。西征时，他英勇善战，大太子被困合迷城，是他率千人赴援，负伤不退，方解得合迷之围。攻打不花剌时，他被流矢击中，仍旧率先登城。以薛暗之功，已获‘巴特’称号。依我之见，不如让善哥继承父位，薛暗仍旧留在我的身边。”

姚里夫人离座跪倒，近乎哀求：“大汗容禀：薛暗乃夫君元配所生，其余数子皆臣妾亲生。况且薛暗为长，如立善哥，臣妾怕要愧对亡夫在天之灵。”

成吉思汗感于姚里夫人贤良至诚，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

薛暗深知母亲好意，又不愿依命回返辽东，内心深处矛盾至极。成吉思汗看他愁眉不展的样子，强笑劝慰："昔日你父为示忠诚，以你为质，送来我处。然我视你父为我之兄弟，视你为我之爱子。为你贤德善良的母亲，我看你还是以辽东江山为重。只是回到辽东之后，你要勤于政事，不可懒散放纵，辜负我和你母亲的厚望。"

薛暗跪地拜受，碍于众目睽睽，忍回了眼中泪水。

成吉思汗转向姚里夫人："薛暗侍于我前，从无过错。你全家忠心耿耿，令我高枕无忧。夫人不必再留善哥兄弟，我愿你们阖家团聚，共治辽东。"

姚里夫人如何肯依，坚持留下三子，只带薛暗和孙子回返。薛暗也说："臣不能随侍大汗身边，如有兄弟代劳，还可稍慰悬思，万望大汗同意臣母所请。"

成吉思汗无奈，只好应允。

酒宴至夜方散，薛暗奉命送母亲及兄弟回驿站安歇。

姚里夫人在灯下细细端详着长子，泪水不由潸然而下。

薛暗自幼丧母，是姚里夫人一手将他带大，钟爱之情胜过亲儿。离别九年，慈母之心无时无刻不在把爱子牵挂。

薛暗心中同样悲喜交集。父亲故去，作为长子，他理应回去祭奠亡灵，添坟扫墓，让母亲颐养天年，这些都是他应该做到的。可此时让他离开成吉思汗，那种割裂之痛实难承受。

善哥腼腆地拥抱了哥哥一下，他用这个举动表达了对哥哥的思念。薛暗扶住弟弟的双肩，深情地注视着他。他离家时善哥还是个孩子，如今已经长成帅小伙了。真正的感情无论何时都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趋于淡漠。薛暗过去因不能回返辽东，便将长子送到母亲身边，聊慰母亲思子之念。一别数年，儿子已经不认得他了，只是偎在奶奶的身边，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着他。

薛暗蹲下身，将儿子拉入怀中。他问母亲："辽东大政现委与何

人？”

“耶的元帅。大家都盼着你回去，你父王临终留下遗嘱，也是要你接替王位。”

薛暗很想告诉母亲，他对王位毫无兴趣。在成吉思汗身边，他已经爱上了蒙古族粗犷豪放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再习惯那些古板的礼仪。可想到母亲千里迢迢来请求成吉思汗放他回去，他又不忍心说出口。况且大汗既然已经做出决定，就决不会更改，他早像其他的蒙古人一样，从不违抗大汗的任何命令。

姚里夫人怎能不知晓爱子此时复杂的心境，她温声相劝：“你追随大汗多年，舍不得离开他，母亲都能理解。这样吧，你先回辽东看看，等你真正坐稳王位，再回来探望大汗不迟。”

薛暗两眼发涩，急忙垂下头。

那时，大汗仍健在吗？大汗自己总说，他大限将至，每分每秒对他来说都珍贵无比。母亲肯定没有发现大汗是抱病为她举行了宴会，是啊，大汗表现得那么正常，天知道这需要怎样坚强的意志？

安顿母亲和弟弟们睡下，薛暗匆匆返回营地，今天本该他和迪格执勤。

看到他，迪格倒不惊讶：“你来做什么？有我一个人足够了。”

薛暗不语。说真的，他舍不得离开大汗，也舍不得离开迪格。这九年来，他与迪格朝夕相处，情同手足，而今分别在即，他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迪格并未流露出丝毫留恋之意，他反而笑着对薛暗说：“快去快回。我给你算了日期，明年春天你准回来。”

迪格天性乐观，不知忧愁，这正是薛暗与他朋友多年最喜欢他、最羡慕他的地方。就像此时，他虽然明知迪格是安慰之言，但不知为什么，听到迪格这样说，他的心里还真的宽解了许多。

姚里夫人在西凉府住了数日，向成吉思汗辞行。成吉思汗按照蒙古人崇尚“九”的习俗，以九匹骏马、九块金砖、九疋丝绢和九盒珠宝相赠。另外，他又命人牵来一匹伊犁宝马连同一柄银鞘剑一并赠与薛暗。

薛暗心情沉重地踏上了归程。不久，察罕不负重托，领兵攻下应理，蒙军乘胜进攻西夏重镇灵州。

柒

灵州战役是场硬仗。这场战役，从一二二六年十一月打到十二月，历时一个月，说明了灵州守军抵抗的激烈。

一旦灵州这个离西夏首都兴庆府只有三十公里的重镇陷落，蒙军也就打到了兴庆府的家门口。为一举击溃西夏主力，迫使西夏再无力组织任何有效抵抗，成吉思汗采取了围城打援的战术。

夏末帝得知灵州被困，危在旦夕，急派老将军嵬名令公率五十营前去救援。此一役可谓关乎全局，西夏若胜，尚能保住半壁江山；若败，则是亡国前奏。是以双方都不敢掉以轻心。

成吉思汗只命少数兵马继续围困灵州，不给城中以喘息之机。他自己则亲提大军，在布满池塘的平原上迎住了嵬名令公。

老对手相遇，一场硬仗就在眼前。

狭路相逢勇者胜。战争当中，有些情况下需要以智取胜，有些情况下则要凭实力和勇气。成吉思汗和嵬名令公都熟悉对方的战法，都不会轻易上对方的当，用计显然多余，而且也无成功的可能，这时最能发挥作用的就只有双方的士气和平时的训练。主帅抱着必胜的信念，将士们以死相拼，战斗的激烈，使日月为之失色。

西夏军在人数上略占优势。成吉思汗不顾手下将士劝阻，亲临正在厮杀的战场。转眼已是第四天，蒙军的损失惊人，差不多达到十分之一，在成吉思汗所指挥的历次大战中，唯以此次伤亡最为惨重。

西夏方面的伤亡则是蒙军的十倍还多。蒙军将士见大汗亲自冲杀于敌阵之中，无不大惊失色，唯恐他有个闪失。成吉思汗全然不知，病魔在这位刚强的马背皇帝面前惭愧地躲开了，蒙军越战越勇，夏军败迹渐显。

冬天太阳落得早，成吉思汗命士兵击鼓，不许收兵。夏军原本缺乏蒙军那种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体力和毅力，加上整整一天滴水粒米未进，体力不支，伤亡更加惨重。黎明时分，嵬名令公被察罕生俘，余者尽皆请降。

来不及打扫战场，蒙军回师灵州城下。城中守军得知援军战败，军心涣散，蒙军一鼓作气拿下灵州。

此时，西夏首都兴庆府就在黄河对岸。

蒙军移师灵州，众将只顾搜罗珠宝金银。成吉思汗让耶律楚材自取所需，耶律楚材立刻带人去抢救出不少汉文典籍，又在一处废弃物中发现了几车大黄药材，如获至宝，也一并运回府上。众人见耶律楚材只搜集些别人不要的东西，皆不以为然，只有成吉思汗父子深敬耶律楚材洁身自好。

成吉思汗升坐帅帐，命人带上老令公嵬名。十七年不见，嵬名须发皆白，瘦骨嶙峋，成吉思汗不觉动了恻隐之心。

迪格为嵬名除去绑绳，成吉思汗赐座，嵬名令公微微叹息，从命坐下。

四目相对，老令公敏锐地觉察到成吉思汗病势不轻。从容自若的神情，掩不住灰暗消瘦的容色，可是昨天还见他亲身冲杀于阵前，勇武绝伦。

成吉思汗微微一笑："我与老将军一别十七载，今日重逢，也算有缘。我念故旧之情，必然不会难为于你，你可还有其他要求？"

嵬名令公微闭双目，沉默不语。为国捐躯，死而无憾。当初不顾年老体衰，慨然复出，只为撑起大厦于将倾，谁知天不遂愿，一败至此。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亡国之臣，何颜苟活？有死而已！

"嵬名将军，我敬你忠义无双，决定再放你一条生路，你可以走了。"

嵬名令公蓦然睁开眼，注视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双目炯炯，疲倦的脸上挂着一丝宽容的微笑。即使是敌人，嵬名令公也仰慕成吉思汗的

为人。罢了，罢了！西夏灭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与其做亡国之臣，不如全一世名节。嵬名令公默然站起，转身走出大殿，表情肃穆而严正。

目送嵬名令公离去，成吉思汗吩咐设宴犒赏众将。

仅仅片刻，迪格匆忙入报："大汗，嵬名令公……死了。"

成吉思汗好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紧紧盯着迪格。迪格在他锐利的目光注视下，不知怎么竟从心底升起一股凉气："他……乘人不备，一头撞在了门外的石狮座上，臣等猝不及防……"

成吉思汗急忙离座，由迪格引着，来到府外。

嵬名令公仰面躺在石狮下，额角上流出的鲜血在地上凝成一片。他双目微闭，似有些许留恋，唯脸色异常严峻。

成吉思汗的目光落到了那块发黑的血土上，忽然产生了一种作呕的感觉。我这是怎么了？他想。

"父汗。"拖雷匆忙来到父汗身边，不放心地问。父汗的脸色十分难看。

成吉思汗的胃里翻腾得更厉害了，半晌才勉强说了句："厚葬嵬名！"

"嗯。父汗，我还是先送您回去吧。"

成吉思汗转身就走。再呆下去，他恐怕真的要忍不住了。

成吉思汗没有参加酒宴。

许多年来，他第一次没同大家共庆胜利。虽然酒食丰盛，歌舞齐备，一如往昔，然众人索然无味，默坐一会儿后，便各自散去了。成吉思汗是蒙古将士的主心骨，只要有他在，就意味着团结和胜利，人们不敢想象一旦他去了情形会是怎样？在蒙古君臣的心目中，成吉思汗根本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捌

耶律楚材收集的大黄，不久发挥了作用。　蒙军行至盐石川时，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骤降，不少将士患上了严重的传染病。耶律楚材命人用大黄熬汤，给生病的将士服下，治愈者不计其数。这回，连那些平素不大看得起他的功臣宿将也无不心悦诚服。

成吉思汗始终对耶律楚材的才能和人品充满信心。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众将："此前，楚材收集书籍和大黄时，汝等皆觉不可思议。殊不知，书籍乃喻世长智之本，大黄则为今日救人之用。远见与财富相比，孰轻孰重，汝等应深为自省。将来继承汗位者，若以楚材为相，必成治世之君。"

或许是由于成吉思汗生病的缘故，耶律楚材过去对他的许多看法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感情的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敬仰和谅解成吉思汗那一面了，这是最主要的变化。成吉思汗的意志恒心和雄才伟略足以令世人敬仰，尽管他发起的战争制造了太多的流血和牺牲。成吉思汗是创造历史的人物，无论后人怎样评论他，他仍旧是创造历史的人物。耶律楚材在他的身边以顾问的身份度过了九年，虽未真正发挥作用，所得的信任之重确是自始至终，与众不同的。

成吉思汗忙于打天下，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接受有益的建议并付诸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称得上从谏如流。特别是在成吉思汗病后，耶律楚材经常陪伴在他左右，对他丰富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第一次明白了是什么将以前的铁木真变成了今天的成吉思汗。他用极盛的武功创造和成就了一个民族，他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蒙古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不朽英雄。

一场大雪接连下了两天，雪厚处足有一尺。薛暗独自站在廊下，看着儿子在雪地里连蹦带跳，快乐得像只小鸟，脸上不由浮出一抹笑意。雪天是孩子们的世界，儿子已吵闹着要去跟小伙伴们堆雪人了。蒙古下雪的日子好像不如辽东多……不知大汗现在是否仍在征战途中？

薛暗只顾默默出神，丝毫没听到母亲走近他的脚步声，直到听见母亲说话，他才急忙回过头来。

母亲问："暗，你站在这里想什么呢？"

薛暗上前搀住母亲："您起来了？"

姚里夫人细细看着儿子的脸："暗，你回来多少日子了？"

"有三四个月了。"

"是不是还想着回去？"

薛暗欲言又止。

"其实我早已看出，你人在这里，心却不在。你若真想回去就回去吧。"

薛暗心里十分难受，不得不对母亲说了实话："母亲，您别生儿子的气。过去儿子没敢说，可现在儿子觉得不能再瞒您。儿子跟您回来时，大汗病得正重，这一次，只怕他……很难长久。"

姚里夫人吃了一惊："你怎么不早说？"

"儿子怕那样说了，像在诅咒大汗。"

"既如此，你的确应该回去。"

"母亲，家中您多受累。儿子到西夏，就让善哥他们几个回来，善哥常在母亲身边秉承教诲，依我看可以成就辽东大业。"

"这么说，你决意留在蒙古？"

"是，母亲。儿子受成吉思汗深恩，无以为报，况且儿子也确实习惯了军旅生活。母亲，儿非不孝，只是儿子在那边更能施展抱负。"

"不用说了，我不会拦你，但你应该明白你父亲的苦心。"

"儿子当然明白。"

"你打算何时动身？"

"如果母亲不反对，儿子想明天就走。待平定西夏，儿子再回辽东探望您。"

“这么着急？”

“是，儿子担心大汗，想赶快回到他的身边。”

“也罢，就依你。我这就命人为你备办礼物。”

“谢谢母亲。”

薛暗将目光移向了辽阔的天空。大汗，您现在究竟如何了？

玖

蒙古大军渡过湍急的黄河，准备攻取西夏首都兴庆府。成吉思汗再次表现出他的深谋远虑，过河后他并未直接去攻兴庆府，而是只派少数部队监视其城，他自己则亲提大军向西挺进，以彻底切断西夏军的退路，形成对兴庆府的大包围之势。

部队星夜兼程。

数万将士，无边无际，车帐如云，遮天蔽日。

大军正中，是由九匹战马拉着的一座洁白宽阔的车帐。帐中，成吉思汗正在闭目养神，自攻下灵州，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精力大不如前。

过去，他从没有追忆往昔的习惯，只有在病后，他才有了沉思默想的时间。而今再回顾自己的一生，总觉如梦似幻，唯独谈不上什么遗憾。

从很小的时候起，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都是征伐杀戮。父亲去世后家道的骤然衰落，使他意识到实力的重要。实力从此成为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深明大义的母亲教育他要自尊自强，他做到了，而且凭借高贵血统的号召力和自身不懈的努力，他获得了成功——非比寻常的成功。

迎娶孛儿帖时，岳父说，用统一的蒙古草原作为给孛儿帖的聘礼，消灭克烈部那年他把聘礼交给了岳父。无数次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磨难，使他日趋成熟和坚定。草原群雄被他一一剪除，西夏、金、花剌子模向他俯首称臣，鲜血白骨本应看惯，可为什么仍然不能泯灭他内心的

挚爱深情？他爱妻子儿女，爱兄弟朋友。合赤温，他第一个失去的亲兄弟，他是多么善良敦厚；札木合，他们三次结义，先友后敌，他们之间多少恩怨，都随蒙古草原的统一化作刻骨铭心的追忆；还有“四杰”，还有忽兰和术赤……死，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做人难免留恋生，死是解脱也是休息，在故乡他热爱的不儿罕山长眠，倾听松涛浅语低吟，未尝不是一种乐趣。

生命易逝，如同朝露，只要生而无憾，死又何惧？但此时此刻，他确实很想博尔术、木华黎，很想在远征钦察时病故的爱将哲别和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牺牲的义弟博罗忽，他们曾为他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也想他的孙子南图赣，他还那么年轻，如花似锦的年龄，却永远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他更想他的术赤，术赤是他痛苦和快乐的根源，从来如此。夫人说得很对，他根本不能指望他那些衣金衣、就美食的后代记住他，身后之事，虑之无益，虑之无及……

大军正在途中，忽报薛暗求见，成吉思汗又惊又喜，急忙传他入见。他问薛暗：“孩子，你怎么回来了？”

薛暗跪禀：“臣回辽东，日夜挂念大汗，寝食难安。再说辽东之地近几年经臣母苦心经营，所任官吏皆忠诚贤能，十分太平富足，臣每日无所事事，极想早日回到大汗身边。臣父虽有遗命，要臣继承王位，然臣对王位毫无兴趣。来前臣已禀明母亲，由善哥接替父位，从此臣就留在大汗身边。”

“你有此心，我深感欣慰。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我看你风尘仆仆的样子，想必也累了。一会儿我让迪格给你预备酒饭，我亲自为你接风。”

薛暗与迪格会意地对对眼神：“臣一点也不累，臣想先见见善哥几人。另外，臣听说我军正要攻打德顺，臣愿请缨，望大汗恩准。”

迪格也说：“臣愿与薛暗共领先锋。”

成吉思汗欣然应允：“好吧，我拨‘怯薛军’归你俩指挥。”

蒙军围困德顺，在此坚守的节度使马肩龙急忙修书往京城求援。三天后，马肩龙终因待援不至，城破身亡，死时身中数箭。

成吉思汗因迪格、薛暗战功卓著，命他二人协助三王爷别勒古台指挥军队。薛暗在劝说弟弟们回返辽东时遇到了点小麻烦，他们谁也不肯回去。最后，薛暗好说歹说总算劝动善哥踏上了回返辽东之旅。

四月末，蒙古大军包围兴庆府。

如今的兴庆府已成孤城一座，守军犹如瓮中之鳖，成吉思汗对夏末帝采取了逼和兼用的手段，并未认真组织强攻。

六月，成吉思汗因体力不支，接受刘仲禄和耶律楚材的建议，到六盘山养病，此后，他再未直接指挥任何战斗。不久，金求和使者来到六盘山，成吉思汗没有亲自接见他们，只吩咐代为接待的斡歌连要待之以礼。此时的成吉思汗已极度厌倦战事。金使献上的礼物中有一盘光彩夺目、堪称极品的珍珠，斡歌连奉命献给耶遂。耶遂捧着玉盘木然呆立，如今，比这盘珍珠珍贵千万倍的是她丈夫的生命。

成吉思汗唤爱妃过来，笑道："好漂亮的珍珠，"他从中拣出一颗最大的，"这颗缀在你孛哈（帽子）上，一定与你很相称。"

耶遂接过来，放回盘中，然后打开帐门走出去。她注视着围聚在车帐周围的护帐武士，将一盘珍珠尽皆倾撒在车帐前的草地上："这些属于你们了。回去后送给你们的母亲、妻子、姐妹。"

"你这是……"

耶遂慢慢走回来，跪在成吉思汗身边，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大汗，珍珠对臣妾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有一天，臣妾再不用装扮自己，留下这些珍珠又能用来做什么呢？臣妾早已想好了，您活在世上一日，臣妾陪您一日，如果您……臣妾自会为自己安排好一切。"

"不可以……"

"臣妾心意已决。臣妾一生，只为一人而活。"

"耶遂啊，你怎会这样傻！"

"直到今天，您才知道臣妾傻吗？"

成吉思汗感动地将爱妃拥在怀中。

七月，成吉思汗下六盘山到清水县。

兴庆府守军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夏末帝升殿议事，都找不到几个大臣。成吉思汗遣义子察罕入城谕降，夏末帝还想拖延，支支吾吾，既不说降，也不说不降，察罕并不多言，冷笑而归，即日向兴庆府发起猛攻。

兴庆府如同发生了强烈地震，求和之议遍于朝野。夏末帝独到宗庙，痛哭了一场，决定请降，但请求成吉思汗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备办礼物。

成吉思汗慨然应允。

个别将领担心夏末帝在耍花招，成吉思汗却不以为然："他无非想拖延时间，不过，降与不降已由不得他了。"

数日后，拖雷奉命从兴庆府赶回清水县，天色微明时他走入父汗的行帐，静静坐在父汗身边。

成吉思汗只有在睡梦中，脸上才会显露出伤病为他带来的痛苦，他一生刚强，哪怕走到生命的尽头，也不会有所改变。

耶遂早被长久的忧伤弄得麻木了，只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一闪一闪的灯光。看她那样，拖雷愈觉黯然神伤。

成吉思汗翻动了一下身体，肌骨的剧痛使他额角渗出了豆大的汗滴。他试图睁开眼，可眼前白蒙蒙的一片，后来他看到一张脸正俯视着他，恍惚间，他觉得好似术赤那张忧郁俊秀的脸庞。

倔强的术赤终于肯来看望他了吗？他就要走了，他是多么想他啊！那张脸很快又隐去了，他猛然醒悟，术赤早已不在人世，如同五脏六腑被人掏空，他急切地、痛楚地呼唤出声："术赤……"

"父汗——"拖雷急忙握住了父亲的手。

成吉思汗清醒过来："术赤……噢，拖雷，你回来多久了？"

"儿臣刚到。"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成吉思汗反复权衡和考虑了汗位继承问题，他最后做出决定："拖雷，我召你来是有要事向你交待。我的时间不多了，察合台、窝阔台都在金地，即使赶回，恐怕也见不到我最后一面。拖雷，你须答应我：好好辅佐窝阔台，切勿萌生异志。我为你们兄弟建立起来的大帝国，自国之中央达四方边极，皆有一年行程，你们若想保其不致分裂，唯有兄弟同心。你可明白？"

"父汗，您只管放心，儿臣绝不有违当初誓言。"

成吉思汗长久地注视着儿子："还有一事。我常听楚材言：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倘后辈子孙不肖，势难久据如此庞大之国土。三河之地乃我蒙古民族起源发祥之地，必须勤加治理，以为退路。我将汗位传给你三哥，是因为他为人宽厚，有人君风度，同时又不乏机变权谋，比你更适合统治中原百姓。你为守灶幼子，将来要继承为父的绝大部分军队和遗产，与你三哥相比，你继承的是我蒙古国的实权。

"我做如此安排也是迫不得已。治理我蒙古本土，不仅需要精明和耐心，更需要实力。你在诸兄弟之中威信最高，我只有将蒙古本土交给你，才能放心而去。你自幼随我出征，深谙攻取退守之道，演兵布阵之法，在军事上颇得为父心传。然你心地太过善良，不精算计，少有城府，我不能不为你忧虑。从今往后，除行军作战你自决断，军国家事须多与苏如、歧国商议。苏如、歧国虽为女流，却聪慧练达，冷静清醒，实有你不能相比之心机。为父苦心，你可尽知？"

"儿臣明白。"拖雷将父亲的手紧紧贴在脸上，一颗心好似被撕成了碎片。

"等窝阔台接替汗位，你转告他，楚材乃天赐我家的治国奇才，我一直重视他却未重用他，皆因他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多为治国之本，而非征服之道。以他打天下，必有欠缺，以他治天下，天下大治。"

"喳！"

"我观众孙辈中，以忽必烈、拔都最为优秀。忽必烈聪明伶俐，生有福相，将来必有一番作为，你要代我好生将养于他。拔都是我家的千里驹，以他杰出的才干，日后获得的成功将不逊于我今日之威势。我蒙古视武力重于一切，拔都必定借此威信日隆。所幸拔都志大才高却少有

名利之心，乃一坦荡君子。你须告诫蒙哥、忽必烈兄弟几人，要懂得尊重他，以他为荣。我相信将来某一天，他必定会对你的儿子们有所帮助。”

拖雷强忍内心剧痛，点了点头。

“为父一生征战，只有一件憾事，就是汴京至今未下。我想金精兵屯于潼关，南据险山，北限黄河，难以遽破，从此进兵，势难取胜。莫如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定许我，由此进兵唐、邓，直捣汴京。届时金急，必征屯于潼关之精兵，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为时已晚，即便援军赶到，也必然人困马乏，力不能战。如此破汴京易如反掌。”

六年后，拖雷启用此计，金由是而亡。所以，征服金国的胜利虽是在成吉思汗逝世之后才取得，但严格说起来，这个胜利应该是这位天骄一生中所取得的最后的胜利。

“父汗。”拖雷跪在父汗身边，已是悲极无泪。

“莫伤心，儿子。来，拖雷，耶遂，扶我出去，我想再骑一次马。”

耶遂、拖雷扶着成吉思汗来到赤兔马前，他无限留恋地拍了拍马脖子，没用任何人帮助便翻身跃上马背。

赤兔马长嘶一声。

将士们渐渐围聚过来，十个、百个、万个……一个人跪了下去，所有的人都跪了下去，眼里闪现着悲伤的泪花。

晚霞映红了天际，逶迤在眼前的，是红的山，红的地，还有那漫天飘落的红色尘埃……

一阵火不思如泣如诉的旋律飘然而至，又是那支“神鹰曲”。神鹰曲，鹰之旅，在浑然一体的苍天下，群峰间，数只苍鹰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成吉思汗端坐马上，凝重如山……

第一章 蒙古高原的风暴

壹

一二二○年。花剌子模忽毡城。

灭里，这个在花剌子模素有“铁王”之称的勇将，正抄着手注视着西坠的斜阳和彤云拖开的巨大的阴影，一动不动。他已经这个样子站了很久，蒙古军刚刚停止了连日来对忽毡城的攻打，而如今的忽毡城就像重症缠身的病人，只剩下无助的挣扎和随时可能停止的呼吸了。灭里遣走了众将，就一直站在城头上凝望着西方。

天际处，云层间夹杂的亮橘色渐渐变化成一抹柔和的粉蓝，夕阳呈现着最后的华彩。闪缎般的锡尔河泛着点点珠光，仿佛一双双悲悯的眼睛与夕阳在对接中融为一体。这是锡尔河的黄昏，宁静、美丽、忧伤。

终于，暮霭沉落，夕阳毫不容情地将水面上燃烧的火焰收起，一条疲惫的长龙乖乖卧在了夜色中，悠缓、静谧，等待黑夜睡去，等待黎明来临。

灭里稍稍换了一下姿势。

他在想什么？此时吗？如果此时他必须思考。将来吗？如果还有将来。从国王摩诃末·沙的表弟亦讷勒用卑劣的手段残杀了蒙古派往花剌子模进行贸易的四百五十名商人起，战争的阴影就已经笼罩了花剌子模的天空。而当傲慢的沙王愚蠢地拒绝了成吉思汗要求交出杀人凶手的最后通牒，花剌子模就已经开始为战争做着准备。然而，谁能想到蒙古人来得如此之快！原本一年的行程，蒙古人只用了三个月就杀到了花剌子模的边城下，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河中，切断了花剌子模新、旧两都间的联系。此时，花剌子模的君臣才真正领教了蒙古军强大的战斗力和统帅成吉思汗用兵的高妙。面对蒙古军凌厉的攻势，花剌子模一国上下显得束手无策。沙王拒绝了王子札兰丁和灭里的建议，把军队部署在锡尔河沿线及东部边界，结果因兵力分散，被蒙古军瞅准机会

各个击破。

前方消息不断传来，蒙古其他三路大军已分别攻取讹答剌城、毡的城和不花剌。杀害蒙古四百五十名商人的元凶亦讷勒亦已伏诛。沙王出逃，不知所踪。王子札兰丁虽有心与蒙古军一决胜负，奈何手上没有兵权，只能暂时坐镇新都撒马尔罕。所有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一再影响着忽毡城守军的士气，灭里只能凭借强有力的铁腕才能保证军队不致很快分崩离析。

忽毡城无险可据，灭里赖以支撑的优势是自己的军队四倍于敌。城下这支蒙古军由术赤——成吉思汗的大太子率领，只有区区五千人，却沿途攻占了锡尔河左岸的几乎所有城镇。

身经百战的灭里实在想不通，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造就了这样一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军队？他对任何事情一向不具备细微的分析能力，但这不妨碍他做出正确的判断：蒙古军尚未攻下忽毡城，然而，忽毡城的喘息早已湮没在蒙古军密集的炮声中了。灭里要为他的军队尽快找到一条出路。

空气中处处弥漫着焦木的味道，灭里实在不想呼吸着呛人的空气坐以待毙。他在黄昏来临前通知下去，要各部将领做好准备，入夜后全部撤到锡尔河中的小岛上。灭里坚信，在箭矢射不到的小岛他必定可以多坚持一段时日，甚至可能将术赤的军队消耗殆尽。倘能如此，那将彻底改变目前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还能鼓舞士气，为全面的反击提供一次难得的机会。

拔都第一章蒙古高原的风暴灭里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

“报告将军，一部准备就绪！”

“报告将军，二部集结完毕！”

……

方才离开的将领们纷纷聚回灭里的身边，灭里转身扫视环立他的身后等待命令的部下，内心蓦然涌起一阵混杂着无可奈何的愤怒。数日前，这一张张脸庞还透着无比的自信，现在，自信荡然无存，只剩下溺水后的惊恐。

“走吧，先跟我去看看敌人的动静。”灭里强压住愤怒的心潮，淡淡地、面无表情地说道。

城下蒙古军的营地燃起堆堆篝火，远远地可望见蒙古军正在用饭。这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借夜色掩护，从城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退守锡尔河中的小岛上。

“通知下去，立刻行动！”

“是！”将领们衔令而去。

夜色渐浓，后城门悄然开启，近万人的队伍在灭里的率领下鱼贯穿过城门，向锡尔河方向移动。这两天，在蒙古军的强攻下，忽毡城的守军几乎损失殆尽，只剩下不到万人，还多数带着伤。

闪烁的星光下，锡尔河显得格外幽静而亲切。

整整两天，灭里他们能够闻到的除了血腥气就只有焦煳气，如今远离了战场，即使是水草略带酸腐的气味闻起来也不亚于刚刚启封的美酒。但是灭里的队伍根本无暇停下来深吸一口气，他们尽可能快地向河岸靠近，岸边停着几十艘战船，只要来回运送十趟，一万将士就可以全部退守小岛。

突然，一声战马的嘶鸣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接着，岸边仿佛腾起一片宽阔的火云，火云一点点地散开来，在灭里逐渐适应了光亮的眼中还原成一个个高举的火把。是蒙古人。

队伍立刻产生了骚动。灭里的心一瞬间被痛恨和沮丧击中，但又很快恢复了镇定。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火光里他无法判断蒙古军到底来了多少，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昨天蒙古军的强攻被击退后，自身损失应当不小；何况，术赤不可能派出所有的军队来岸边埋伏，那样目标太大，收不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不要慌！他们的人没多少！我们冲过去，就可以将他们踏为齑粉！”灭里提高嗓门向周围的将士喝道。他的话被迅速地传了下去，骚动渐渐平息了许多。将士们各自握紧了手中的武器，随时准备与蒙古军做生死一搏。

火把将岸边照得亮如白昼，二十多匹战马鱼贯而出，迅即向两边散开，一匹雄骏的白马出现在灭里面前，马上端坐着一位盔甲鲜明的年轻将军，最多不超过二十岁。笔直挺拔的鼻峰，棱角分明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睛，无一不显示着某种独特的力量。

灭里与年轻人相视着，对峙着。

年轻人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灭里将军，我敬重你是一位英雄，希望你能放下武器。只要将军肯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不失王侯地位。”他通过翻译向灭里喊话。

灭里轻蔑地哼了一声：“你是谁？”

“他是我们的拔都小王爷。”翻译回答，然后附耳对拔都说了几句什么。

“灭里将军，我父王早料到你会从城后逃遁，早已经在此布下天罗地网，你是插翅难飞了！我敬重将军勇武，不忍过分相迫，也希望将军为手下的弟兄想想，不要执迷不悟。”拔都气定神闲地温声相劝。

几个月来，随着术赤率军一路过关斩将，拔都以其勇敢机智早已蜚声花剌子模，有关他的故事灭里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不过，拔都的年轻实在大出灭里的意料，拔都所表现出来的从容平和更让灭里感到不可思议。既然不能全身而退，灭里并不愿同拔都多说废话，将手一挥，率先向拔都冲去。这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拔都迅速掉转马头，蒙古军纷纷掷下火把，潮水般地向两边退去。火把引燃了事先堆放在岸边的干柴，停靠在岸边的几十艘战船也着起火来，顷刻间将灭里和手下将士置于火光照射之下。灭里不明白拔都想要耍什么诡计，正疑惑间，他身后的队伍已然大乱，不断有将士中箭落马，灭里这才明白拔都为什么要避开与他正面交锋，正如他所估计的那样，拔都所率不过一千人，倘若硬拼，势必不是灭里的对手。所以，拔都采取了以长制短的战术，利用蒙古骑兵灵活机动、长于弓箭的特点，力图以最小的损失换来最大的胜利。

更糟糕的是，灭里并不能确知蒙古军究竟来了多少人。找蒙古军拼杀吧，蒙古军躲在暗处，他自己的队伍又乱成了一锅粥，首尾不能相顾。灭里恨声不绝，无奈，只好指挥军队抢出火海，泅水向河中小岛逃去。灭里的军队经过这番射杀，剩下不足五千人，拔都也无意追赶，只

下令原地待命。

清晨，沉重的夜幕被剪开一条缝隙，术赤率领军队在岸边扎下营盘。“铁王”灭里是蒙古军此次西征以来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之一，术赤明白，如果不能将这支力量尽数歼灭，将会后患无穷。

小岛离河岸太远，箭矢、弩炮都发挥不了作用，术赤勒马岸边，苦思对策。

拔都、斡尔多、别儿哥静静来到父亲身边，一同眺望着河中的小岛。斡尔多是术赤的长子，比拔都大一岁，别儿哥只有十四岁，他们却以其勇武、机智、顽强享誉西征军中。术赤对他的儿子们一向深感骄傲，尤其是次子拔都。从某种方面来说，拔都更像他的祖父成吉思汗，而不像术赤本人，倒是斡尔多在性格上随他的地方要很多。或许出于内心深处的对父汗的崇拜，术赤对拔都的期望最高，要求也最严。他希望拔都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优秀的统帅，而拔都也确实不负所望，西征以来，连战克捷，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拔都的目光落在父亲的脸上。术赤的脸容苍白、倦怠，连年的征战严重损害着他的健康，有的时候，他甚至希望自己长睡不醒。

“父王，您不舒服？”拔都担忧地问。

术赤指着河中的小岛：“拔都，你想到办法没有？”他不愿意在这种时候谈论任何与自己的健康有关的话题。灭里是花刺子模的一面旗帜，他绝不能让这面旗帜永远地高高飘扬。

“困住他们，不怕他们不行动！”别儿哥抢先回答。

术赤看了一眼儿子那张晒得黝黑的、依然带着几分稚气的脸，不易觉察地微微摇了摇头。

“不行！”拔都断然否定了弟弟的想法。

“为什么？祖汗不也经常要围城打援的吗？”

“在这里，我们也无援可打。来见父王前我向忽毡城的居民了解过这座小岛的情况，他们证实，这座小岛是个名副其实的宝岛，岛上动植物种类繁多、丰富，不要说一千人，就是五千人的队伍守上一两个月也

不成问题。灭里守得起，我们围不起，为今之计，只有设法尽快将灭里逼出小岛。”

“都怨你！本来昨晚我可以一箭射死那家伙，你偏拦着不让射，这下给我们自己找下麻烦了吧。”别儿哥一想起昨晚的事，就一肚子的怨气。

术赤瞟了儿子一眼。拔都的神态一如既往，坦然、宁静，对于弟弟的责难，他只报以宽和的一笑。术赤暗暗感到欣慰，拔都的确越来越成熟了。

斡尔多狠狠瞪了别儿哥一眼。别儿哥立刻醒悟过来，急忙缄口不言。他倒不是有意在父王面前告状，只是少年的率性使然。还好，父王对二哥毫无怨责。

“说说你的想法。”

“填河！”拔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父亲，简洁地答道，语气中没有丝毫犹疑。

“填河？”斡尔多、别儿哥异口同声地问，都觉得拔都这个主意未免太异想天开。术赤的眼中却闪过思索的光芒。

“对。从这里就可以开始。我了解过，这一段水流平缓，填河应该不成问题。随着我们一步步接近小岛，我们的弓箭、弩炮就可以发挥作用，并对灭里产生威慑。灭里当然明白，一旦小岛与陆地接近，意味着他的灭顶之灾就要到来，这样，即使他想守下去也不可能了。只要他一离开小岛，我们就有机会将这支力量聚而歼之。”

术赤点点头：“也罢，这未尝不是个办法，可以一试。”

“那么，我去安排？”

“好！让斡尔多协助你。不过，灭里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一定能想出办法来阻挡你填河，你想好对策了吗？”

“嗯。我想向祖汗求援，请他老人家多增派些人手过来。填河速度越快，我们的主动性越大。”

“父王，就派我去向祖汗求援吧，我想见祖汗。”别儿哥探过身子，急切地接过话头。

术赤用微笑表示了默许。

拔都扳住弟弟双肩：“见到祖汗，代我和斡尔多问好。剿灭花剌子模后，我们一起去看望他。”

看到儿子们如此想念他们的祖汗，术赤蓦然觉得有些伤感，这与他内心的渴望竟不谋而合。

多年来，他与父亲关系疏远——至少表面上如此，但是这种刻意的疏远并没有对他的儿子们产生丝毫影响。无论斡尔多、拔都还是别儿哥、昔班，他们无不崇敬祖汗，对祖汗怀有真挚的亲近与热爱之情。尤其是拔都，这孩子从小的时候起，无论做什么，似乎都会将祖汗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也不难理解，世界上只有一个成吉思汗，而这个伟大的人还是他们的祖父，他们怎么可能不为之骄傲？

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假如他不是有着那样的身世，他一定比任何人都更能体会到天意的恩宠。然而……

为了摆脱这突如其来的伤感，他扭头望着如丝带般飘逝而去的锡尔河，再没有说什么。

绚丽的朝霞倒映在锡尔河上，河心仿佛盛开了一朵朵火红的花。想着生命如朝霞般易逝，术赤竟莫名地流下泪来。

灭里发现蒙古军驱使当地居民运石填河，立刻召集手下众将商议对策，一位将领献上一计：造十二艘大船，每日分派士兵乘船到岸边向填河的蒙古军和居民放箭。灭里采纳了他的建议。

两千名将士一起动手，很快十二艘大船造成了。为了对付蒙古军的善射，灭里请一位工匠出身的将领设计出一种既可遮挡住对方箭矢，却不影响己方放箭的活动式挡板。岛上树林多得是，这种挡板选取了质地细密而坚硬的木材，可有效抵挡蒙古军的利箭。之后，灭里将队伍分成五队，轮流乘船向填河的人群放箭，只要填河不停止，放箭就不得停止。

这一招果然见效。被蒙古军驱赶来填河的居民见十二艘大船一字排开，密密麻麻的箭雨落在他们的身上和四周时，当即四散奔逃。拔都调来一批弓箭手与灭里的船队对射，船上士兵竖起挡板，蒙古军的箭矢只射中了挡板，许多还落在船舱中，倒为灭里免费赠送了不少箭矢。拔都无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填河。

一连三天，灭里如法炮制，使得蒙古军填河的速度异常缓慢。斡尔多问拔都是否要等待祖汗的援军到来后再做打算，拔都却嘱咐他多寻些火棉和燃油备用，斡尔多当即出去安排。

翌日凌晨，数十个投石机经过一番伪装被置于岸边，五十名精心挑选出的神射手藏身于投石机后。蒙古军驱使当地居民继续填河，灭里的船队准时出现了，这一次由灭里亲自指挥。也许是连续的胜利让灭里滋生了轻敌的思想，他丝毫没有注意岸边有些什么变化。船队开始向岸边射箭，填河的人群四下逃散，此时，投石机立刻向船队投射出浸满燃油的木段，木段准确地落在船舱内，灭里心知不妙，正欲下令撤退，船舱内的油木已被包裹着火棉的箭矢引燃。一时间，火借风势，越烧越旺，许多将士身上也着了火，惊慌失措地跳入水中。灭里泅水上岸，眼睁睁地看着十二艘战船在火海中尽数化为灰烬，二百名将士只逃回不到四十人。灭里自悔大意，却悔之晚矣。

成吉思汗派来两万蒙古军和五万花剌子模俘虏增援拔都，填河速度大大加快。灭里无计可施，急忙命令将士连夜赶造船只，趁夜突围。

早有防备的拔都在锡尔河下游以铁链拦截灭里的船队，还在两岸遍布弓箭手，一时间河面上箭飞如蝗，灭里令将士强行斫断铁链，使得船队顺利通过。眼看着脱离险境，灭里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得意地回顾将士，笑道："蒙古军不过如此！成吉思汗的大太子不过如此！术赤如果真有帅才，就应当在河面结船为坝，那时，别说我们区区千人，就是有数万人也插翅难飞。"

灭里顺水行舟，行至毡的城附近，忽闻哨响连绵，急忙赶到船头察看，只见数百艘船只在河中排开，恰如拦河大坝。当中一艘大船的船头上，拔都抄手屹立，静静地望着越来越近的灭里和他的船队。

"灭里将军，我还是那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将军如肯投降，我拔都和父王一定待将军如上宾！"

“呸！废话少说！拔都，如果你是真神，就不要藏头露尾。你敢跟我比试刀剑吗？就算死在你的手下，我也毫无怨言！”

拔都不无惋惜地摇了摇头。

“灭里将军，难道你始终不明白自己败在了哪里？莽汉角力，智者用谋。你就是因为自恃勇武，才使得自己的将士越打越少。既然我数次给你机会你仍旧执迷不悟，就不要怪怨我无情了。”拔都丝毫不理会灭里的怒吼，转身跳下旁边的小船离开了。蒙古军的射手分成两排，轮番向灭里的船队猛射不停。灭里暗暗叫苦，看来他的确小瞧了术赤，也小瞧了拔都。

“铁王”灭里的船队遭此拦截，自相冲撞，溺水者、中箭者不计其数，但灭里毕竟是位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将领，生死一线间，果断命令将士弃舟登岸，夺马逃命。灭里的队伍这一番损失格外惨重，竟只剩下不到百人，还尽数带伤。

拔都派别儿哥追杀灭里。到达克齐尔库姆沙漠边缘时，被追杀的人早已人困马乏，灭里吩咐随行将士稍事休息，吃点东西。

带有从马的别儿哥和蒙古军却习惯于连续作战，灭里的人刚刚下马，别儿哥已追至近前。灭里无力抵挡，在手下将士的拼死掩护下，单人独骑闯进了达克齐尔库姆沙漠。

别儿哥见这一次又没捉到灭里，气得直跺脚，若非侍卫苦苦相劝，他差点追进沙漠。侍卫担心他地形不熟，反受其害，费了一番唇舌总算说动他先行撤回向拔都缴令。

贰

一二二○年三月，在蒙古军凌厉的攻势下，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罕陷落。成吉思汗从撒马尔罕分兵五万，交由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共同指挥，攻打旧都玉龙杰赤。成吉思汗的这番安排也确实有他的苦心。

术赤出生在成吉思汗创业之初的最艰难阶段。在一次战争中，成吉

思汗的新婚妻子孛儿帖遭到世代为敌的篾儿乞部的掳掠，当成吉思汗集全部落之力举兵将妻子救回时，孛儿帖已经生下了术赤。从此，术赤的身世之谜就成了他一生的悬疑，尽管成吉思汗本人从未介意过，但那些亲族勋将却不同，包括次子察合台在内，经常对术赤流露出不加遮掩的蔑视。

此番出征花剌子模前，为了确定汗位继承问题，察合台更对术赤出言不逊，甚至公然暗示术赤是野种，不配继承汗位。术赤愤怒至极，若非侍卫拉开，兄弟俩差点在父汗面前扭打起来。成吉思汗当时未加阻止，内心深处却异常痛苦。虽然经过讨论，最终确定了由性情稳重、富于权谋的三子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术赤与察合台之间的嫌隙仍是成吉思汗最大的一块心病。派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共掌兵权，严格来说并非出于三军统帅的考虑，而是出于父亲的考虑，成吉思汗希望通过三人密切配合，协同作战，能够使术赤、察合台兄弟捐弃前嫌，重归于好。

兄弟三人各回本部。拔都征得父亲同意，在撒马尔罕多留一日。他要陪陪祖汗。成吉思汗见孙子特意来看望他，格外高兴，吩咐司厨去准备一壶马奶酒和两盘冷羊肉来。战争期间，成吉思汗的饮食一向比较简单，今天，他不想任何人打搅，只想与心爱的孙子无拘无束地好好谈谈。

拔都施礼见过祖汗，然后仍像往常一样，坐在祖汗身边，鲜有拘束。

“拔都，你来得正好，我差不多有三个月没见到你了。我听说你这一路上的表现蛮不错嘛，昔格纳黑城、毡的城、忽毡城都是你领兵攻下的。我一直听着你的捷报，还有点担心，怕你因此骄傲起来呢——不过，看你现在的样子，我的担心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拔都笑了，笑容天真而直率。

成吉思汗深切地注视着孙子年轻英俊的面孔。这张面孔有几分像他的父亲，也有几分像他的四叔。在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和两个庶子当中，长子术赤最像他的母亲孛儿帖，容貌俊秀，四子拖雷则像成吉思汗本人。孙子中，除了拖雷的四儿子忽必烈与他的祖汗好似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形容气质极为酷似外，就只有拔都与祖汗有许多神似之处。拔都似乎将每个人的优点都继承了下来，这使他形成了既端庄又英武，既聪颖又温和的独特魅力。当然，成吉思汗钟爱拔都，不仅仅因为这些原

因，他最欣赏的还是拔都在长年征战中磨炼出来的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

司厨很快送上了醇香的马奶酒和两盘冷羊肉。拔都先为祖汗斟满一杯，又为自己倒上。

“祖汗，我敬您！”

成吉思汗笑着饮尽杯中的马奶酒。

“祖汗，我有个请求，您能答应我吗？”拔都一边为祖汗斟第二杯酒，一边笑嘻嘻地看着祖汗。

“说来听听。”

“我想攻下玉龙杰赤后就留在您身边。我习惯跟您在一起，这样，无论做什么，都会感到心里有主心骨。”

“原来是为这？我当什么事！离不开鹰巢的雄鹰可是永远飞不上蓝天，你们长大了就要自己飞。事实已经证明你飞得很不错，还能飞得更高更远。再说，我知道你父王那里也离不开你，玉龙杰赤以后将成为你父王封地的一部分，他从小身体不太好，你要帮他治理好他的封地。”

拔都稍稍沉默了片刻，领受了祖汗的嘱托。

“你父王最近是不是一直在服药？我看他的脸色很不好，问他，他就说没事没事。你们这些当儿子的常在他身边，一定要照顾好他。唉，我的六个儿子中，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父王。”

拔都心中一酸，忙掩饰地喝着杯中的马奶酒。谁说祖汗只是个纵横捭阖、驰骋万里的马背英雄？对儿孙，他同样不乏细致温柔的心肠。

“祖汗，您别太担心，我会照顾好父王的。倒是您，您年岁到底大了，不比从前，别总是亲身上阵冲杀。您不觉得，现在正该是您放手让我们这些雏鹰自己去飞的时候了。”拔都控制住感伤的情绪，得体地劝慰着祖汗。

成吉思汗用刀割下一块蹄筋，放在拔都的盘中。

“我当然希望你们个个都能成为搏击长空的雄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这只老鹰就没用了。多吃点，我记得你从小就爱吃蹄筋。有一次为了争吃我给你们切的蹄筋，你、斡尔多、南图赣，你们三个差点打起来。后来，你提出摔跤，谁赢了谁吃，结果你赢了，可你还是把蹄筋让给南图赣吃了。那年你才六岁，我一直没问你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最后你又不吃蹄筋了呢？”

拔都眨眨眼睛，回忆着童年的趣事，不觉露出愉快的笑容。

“这件事祖汗还记得？祖汗不说，我差不多要忘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赢了才不吃蹄筋的吧！南图赣比我小，他才只有五岁嘛。”南图赣是察合台的长子，拔都从小和南图赣一起长大，不像两个人的父亲关系那么冷落，拔都与南图赣倒始终相处融洽。

“你的确从小就有些特别。也是在你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我问你和那些与你年纪相仿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想做什么？有的说要做将军，有的说要做琴师，有的说要做富人……五花八门的回答我记不全了，只有你说，你要挎弓箭，骑宝马，到许许多多地方，建立许许多多功勋。从那时起，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的儿孙们能够有个人将我的事业发扬光大，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你。”

“可惜孙儿做得还远远不够。”

“你可以的。只要持之以恒，你可以的。”

“是，祖汗。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望。”

“我相信你。我吃好了，你要不要陪祖汗打马球？”

“祖汗和我想到一块儿了。今晚，我想给祖汗值宿。”

“明天你就要出征玉龙杰赤，该好好回去睡上一觉。或者，你不想回营地就跟祖汗一起睡吧。”

“太好啦！反正让孙儿今晚陪着您就行。”

“小东西！走吧，打马球去，看看祖汗的宝刀老没老！”

拔都一直陪祖汗打马球到傍晚时分，他所在的球队输了，心情却格

外愉快。对于这种游戏或者竞技，拔都从不计较输赢，尤其和祖汗在一起，他只希望哄得祖汗开心就好。像所有的蒙古人一样，拔都深深地爱戴和崇拜着祖汗，这种爱戴和崇拜甚至逾越了骨肉亲情。

祖孙二人站在宫殿前欣赏着撒马尔罕的夜景。垂落的天幕里，硝烟散尽，空气像雨丝一般滑润，点点冷星和明月洁净得近乎透明。一种久违的、只有身在草原才会有的空旷感觉漫过拔都的心头，他微微合上眼睛，让思乡的情绪一丝一缕地飘散在清凉的夜风中。

拔都睁开眼睛时，看到祖汗正在看他。

“想家了吧？”成吉思汗轻声问孙子。

拔都点点头，又摇摇头：“您在想什么？”

成吉思汗确实也在思索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与攻打玉龙杰赤有关。不知为什么，让三个儿子共同执掌兵权，他的心里真的一点也没底，他很想听听孙子的看法。

“拔都，我听说攻下昔纳格黑城后你父王委任了当地的一位行政长官继续管理该城，效果很好，这是真的吗？”

“是。城中的敌对情绪有所缓和，城市也恢复了平静。父王总说，应该对被征服的城市加以安抚，城市管理以人为本，不应该滥行杀戮，否则，当城市变成废墟，我们守着这样的废墟就会使征服失去意义。”

“你呢？你的看法如何？”

“我觉得凡事都应该一分为二地对待。我们的军队人数太少，对于大规模的暴乱如果不能镇压下去，疯狂的反扑就会为时不远。何况，花剌子模许多城市的军队由雇佣军组成，对于这些雇佣军绝不能心慈手软。严厉的惩戒是必要的，这样，就可以使提供雇佣军的国家有所收敛。总之一句话，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必须服从‘胜利’这个前提。”

成吉思汗欣慰地笑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年轻的孙子竟有这样不凡的见识。长子术赤自幼向往跨宝马、臂名鹰的悠闲生活，拔都则不同，这个年轻人的头脑、心胸、抱负和敏锐简直就是成吉思汗自己。

“还有一件事，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说祖汗派你父王，你二

叔、三叔共同执掌兵权，攻打玉龙杰赤，是不是有欠考虑？”

拔都似乎没料到祖汗这样问他，愣了半晌，没作回答。

“怎么啦？你直言无妨。”

“是……”

“是？是什么？”

“是……是欠妥。”

“为什么？”

“二叔与父王隔阂很……嗯，有隔阂。玉龙杰赤是一座城防坚固的城池，如果不能做到军令统一，上下一心，只怕很难攻打下来……”拔都到底心直口快，将内心的顾虑和盘托出。

成吉思汗的脸色阴沉下来，望着无边无际的星空沉默了。

拔都再不敢说什么，他甚至有点后悔自己口无遮拦。自西征以来，他与祖汗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祖汗日渐苍老的面容让他心中隐隐作痛。祖汗一生厮杀，在任何艰险面前都没有退缩没有皱过眉头，偏偏对儿孙间的争端束手无策。当然有祖汗在一日，他树立起的绝对权威就不容动摇，即便如此，他仍无法确保儿孙们的和睦相处。对祖汗而言，做父亲的无奈恐怕更胜于做大汗的操劳吧？

“祖汗，您……我……”拔都不安地嗫嚅着。

成吉思汗醒悟过来，无声地叹了口气。

“不瞒你说，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个。可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

“孙儿理解。”

“你真的能够理解？”

“是。即使不能如祖汗所愿，但经过这一番并肩作战，父王和二叔

终究会从中体悟到一些东西的，这就是祖汗的良苦用心。”

“没想到最理解我的，不是我的儿子们，而是你，拔都。总之，但愿他们不负我的重托。”

拔都适时地岔开了话题，只与祖汗谈些自己的童年趣事，成吉思汗的情绪好转了一些。祖孙俩回到大殿，彻夜长谈，直至天明。拔都虽一夜不曾合眼，却依然神采焕发，他浑身有着使不完的精力令成吉思汗羡慕不已。

天刚泛白，拔都正欲向祖汗辞行，侍卫来报：苏如夫人派人送来两套丝绒战袍和两双马靴。成吉思汗传见来人，原来是镇海之子阿都合。镇海出身畏兀儿贵族，学识渊博，深受成吉思汗宠信，蒙古立国后，被封为丞相。阿都合乃镇海幼子，年方十二，长相中有明显的中亚人特点，高鼻深目，肤色白皙。他自幼跟随苏如夫人，被苏如夫人调教得伶牙俐齿，聪明乖巧。

“阿都合，你家夫人要你带什么话过来？”

“启禀大汗，临来夫人特别交待，这两套衣靴，绣白云太阳的一套是敬献给大汗的，绣雄鹰骏马的一套是给拔都小王爷的。夫人还说，她中午要亲自来请大汗去品尝鹿脯和酸奶羹，恳请大汗务必赏光。可惜小王爷马上就要出征，她不及送小王爷了，请小王爷代问大太子好。”

术赤的夫人察如尔与拖雷的夫人苏如是感情胜如同胞的堂姐妹，拔都自幼在察如尔身边长大。大概由于这种双重的亲缘关系，术赤的儿女们与拖雷的儿女们始终保持着十分亲近的来往。在成吉思汗的众位儿媳中，苏如一向深得成吉思汗和皇后孛儿帖的宠爱。这位出身高贵的女子，贤淑温婉，处事练达，公正睿智。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拖雷将来要继承父亲遗产的绝大部分，说真的，如果不是赏识苏如的远见和头脑，成吉思汗对自己身后将偌大的家业交到拖雷手中还真有点放心不下呢。

“你家夫人如何知道拔都在我这里？”

“夫人猜测的。夫人说出征在即，小王爷一定会来向大汗辞行，这是小王爷多年的习惯。”

成吉思汗与拔都相视而笑。

“四婶果然细心。阿都合，替我谢谢四婶，等攻下玉龙杰赤，我一定来看望她和四叔。”

“喳。”阿都合恭敬地施礼退出。

“祖汗，”拔都转向祖汗，“孙儿告辞了。”

“你不同祖汗一起吃早饭了吗？”

“来不及了。祖汗，胜利后我再来看望您。征战频繁，您一定要保重。”

“没关系的。拔都，切记不可贪功冒进，能够战胜敌人又能保全自己的将领才是一位合格的将领。”

“孙儿谨记。祖汗，四婶送来的衣靴我暂时放在您这里，等祖汗为我们庆功的时候我再穿上它。”

“也好。去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叁

术赤父子率领的第一路人马率先来到玉龙杰赤城下。

忽毡城失守后，灭里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撒马尔罕，与王子札兰丁会合。成吉思汗用计攻破撒马尔罕，札兰丁和灭里退守旧都玉龙杰赤。三个月前，花剌子模君主摩诃末·沙病逝于里海的一座孤岛，临终之际将王位传给了长子札兰丁。札兰丁，这个沙王最不中意的儿子，如今却成了他唯一的寄托。札兰丁在凄风苦雨中安葬了父亲，他默默发誓，一定要用生命捍卫国家的尊严。

沙王留给札兰丁的，已经是一个残破的国家，而比这更为严酷的事实是，札兰丁所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松散、政权分立的政治联合体。沙王在国势强盛时征服了周边的诸多小国家，成为各国公认的国主，却并未做到以铁的手腕将这个政治联合体变成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整体。

当蒙古军以闪电般的速度攻打到花刺子模的家门口时，松散联盟的种种弊端就暴露出来。札兰丁从里海孤岛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玉龙杰赤，准备借助祖母的力量抵御入侵者。沙王的母亲图儿堪太后原本坐镇玉龙杰赤，但当术赤引兵攻下城郊时，图儿堪太后逃到了马三德兰。这个情况札兰丁并不知晓，他来到玉龙杰赤后才知道祖母已经出逃。他决定坚守玉龙杰赤，但城内的法官和神职人员却试图联合军队杀掉他。幸好城内另有支持札兰丁的力量，经过一番清算和镇压，玉龙杰赤的军民才勉强接受了札兰丁的领导，算是认可了他的王位继承人身份。

札兰丁十分清楚，玉龙杰赤已是花刺子模最后的精神象征，一旦陷落，剩下的就只有满目疮痍和对故国的惋叹了。

在玉龙杰赤这座著名的商业都城中，云集着世界各地前来经商的商人，将玉龙杰赤作为驿站的商旅，以及喜欢冒险的旅行家们。战争爆发前，许多商人、旅行家匆匆地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可仍有一部分不相信战争爆发的人留了下来。战争爆发后，他们想走也走不成了，札兰丁担心他们中间有敌方奸细，强行将他们赶到了阿姆河沿岸最边上的一座城堡里，并派了士兵严加看守，不允许任何人走出城堡。

撒马尔罕的陷落使札兰丁和灭里对能否长久坚守玉龙杰赤失去了信心，札兰丁和灭里反复商议过，一旦守不住玉龙杰赤，他们将退向哪里？灭里建议退到印度，印度的酷热是习惯了严寒的蒙古人所不能承受的，而花刺子模地域广阔，蒙古军兵微将寡，不可能分兵占领每座城池，俟蒙古人撤军，他们就可以从容收复失地。札兰丁同意他的建议。不过，札兰丁只将印度当成他的最后退路，因为在哥疾宁，他相信还能集结起支持他的力量。

术赤首先向玉龙杰赤派出使者，传达了他的口谕。他说：玉龙杰赤日后将成为他的封地的一部分，他希望它完好无损、美丽如初。他还说，他会尽最大努力与玉龙杰赤军民以及札兰丁和睦相处，共建城市的繁荣。札兰丁不为所动。城中一些著名的法官和神职人员主张接受术赤的和平建议，结果他们中的为首者被抓了起来投入大牢。同时，札兰丁还扣押了两名蒙古使者。

札兰丁派人去请灭里，商议如何处置蒙古使者和回复术赤，灭里主张不予理睬，札兰丁却在思考着一个杀一儆百的方式。

灭里专注地等待着札兰丁示下。他太了解札兰丁的铁血性格，与他

的父亲摩诃末相比，札兰丁从不怯懦，但有些刚愎自用，凡他认准的事情，任何人的劝告都只能是徒费唇舌。

札兰丁的眼中蓦然漾起了奇特的笑意，这使他严肃的表情生动起来，他附耳对灭里低语了几句，灭里看起来犹豫了一下。

“你去安排吧。”札兰丁几乎是惬意地伸了个懒腰，“我看这回谁还敢叫嚣着讲和！”

“不过……”

“你担心什么？”

“不能太过偏激。国王现在最缺少的就是一支直接听命于您的军队，尽管城中的军队支持您，可其中的雇佣军多为得益而战，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分崩离析，我们不可不防。给主张讲和的请愿者一个警告是必要的，将他们的领导者加以惩戒也就够了，涉及范围一定要小。”

札兰丁略一思索：“你说的也有道理。一会儿你把那两个蒙古使者和我们抓起来的请愿代表一起带到广场去，我自有安排。”

灭里退下。

日落前，札兰丁来到广场。广场靠北的正中，铺着一块白底儿蓝边嫩黄大格的羊毛地毯，地毯前摆放着一张长条几案，上面有各式精致的点心、时新的水果。札兰丁在地毯上席地而坐，命灭里带上被扣押的蒙古使者和抓起来的请愿代表。

札兰丁的“惩罚”可谓别具一格，他亲自选了这次请愿的两位主要组织者和一名蒙古使者，让他们站在他的面前。他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开始往杯中倒酒，他的动作很慢很慢，紫红色晶莹透明的液体一点点填满酒杯，他的脸上挂满了悠闲的笑容。突然，他重重地将酒壶摔在桌上，十二名早已准备好的彪形武士上前，将三名待宰的“羔羊”踢翻在地，手脚按住；另有两名武士取出“刑具”——一把长约十公分的铁钉——扔在地上，然后拾起来，将它们一枚枚钉入“羔羊”的耳中。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惨叫，札兰丁哈哈大笑，似乎这样的“节目”才有助于提起他的兴致。

围观的众人无不吓得脸色煞白，直到太阳落山，这场闹剧才宣告结束。三名“羔羊”尽数毙命，札兰丁命人将他们拖下去扔出城外，又将另一名蒙古使者割下一只耳朵放回去报信。见已经取得了预料中的威慑效果，札兰丁就释放了其余被关押的请愿代表，当然这些人离去前必须跪在他的面前宣誓效忠。

札兰丁心满意足地站起身，在侍卫的簇拥下扬长而去。他没去注意一名年轻的警长眼中闪射着仇恨的怒火，也没有看到好些将领默默地垂下头，遮掩起不满和疑虑。

术赤依然不肯放弃和平的努力。他命人妥善管理城郊的花园和建筑，希望以此证明他的诚意。札兰丁将术赤这种“和为贵”的策略当成了优柔寡断，越发不予理睬。灭里则不同，他与术赤交过手，深知成吉思汗的这位大太子心思缜密、勇谋兼备，因此丝毫不敢大意，每日坚持巡视城池，加固工事。

不久，察合台、窝阔台兄弟率领三万人马与术赤会合。察合台见双方根本没有交战的迹象，既惊奇又愤怒。

“你居然有心在这里欣赏玉龙杰赤的美丽轮廓，我原以为你至少打到了阿姆河边。”

阿姆河横穿玉龙杰赤，将玉龙杰赤分成了前后两座城池。

术赤默不作声。拔都对二叔的这种态度十分反感，忍怒解释道：“玉龙杰赤城防坚固，如果强攻，难免毁于战火。父王想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

“白日做梦！”察合台不耐烦地打断了拔都的话头，“你们知不知道坐镇玉龙杰赤的主帅是谁？”

“知道。”拔都的声音听起来倒是心平气和，“正因为和平解决的方式十分渺茫，才要商量具体的战法。”

“这也需要商量么？玉龙杰赤城墙再坚固，用火炮或者投火机也可以先摧毁他们的城防工事，这两天的风向、风力也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

“不行！”术赤断然否定了察合台的建议，不过，他丝毫没有提高嗓门。

窝阔台忙插话问道：“依大哥的意思……”

“你们来看，”术赤指着前面，“城下的壕沟很深，如果不填平它，我们的军队就过不去，无论如何，得先将壕沟填平。”

察合台脸上的肌肉跳动了一下，嘴角牵出两道讥讽的笑纹。

“当然，敌人不会看着我们填沟，他们一定会采取相应的对策，我们用投石机牵制他们，先初步摧毁城防工事。”拔都看着二叔，不慌不忙地插了一句。

“用投石机？请问石头在哪里？”

“难道二叔没看见东边的桑树林？刚才父王正在同我商议，将桑树锯成几段，当石头使用不成问题。”

察合台无言以对。他是个讲求实际的人，知道除了使用火器，这倒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好，就这么办！”窝阔台思索片刻，率先表示赞同。

“我也同意。”察合台见窝阔台、拔都都在看他，爽快地表明了态度。

术赤直到这时才掉转马头。察合台、窝阔台顿时吃了一惊，他们发现术赤两颊深陷，一脸倦容，好似刚刚大病一场。

“大哥，你怎么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窝阔台注视着术赤，不无忧虑地询问着。四兄弟中，术赤的身体一向不好，可也从未见过他如此憔悴。

察合台嘴张了张，想说点什么，终究没说出口。他从小就不喜欢术赤，也从来不想掩饰自己的反感，然而此时此刻，他竟产生了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怜悯。

“我没事。走吧，到我的军帐，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再商议一下。”术

赤说着已然催马离开了。

窝阔台急忙跟上术赤，察合台却有意落在了后面。拔都估计二叔可能有话问他，便松开缰绳，与二叔并辔而行。

“怎么回事？”察合台没头没尾地问了一句。

“这几天，父王咳嗽得比往常厉害，昨晚又是一夜没睡。”拔都回答得有些勉强。他本想告诉二叔父王这几天吐了两次血，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如果他告诉二叔，这话势必传到祖汗耳中，而这恰恰是父王所不希望的。

“请大夫看过了吗？”察合台不易觉察地皱了皱眉头，语气里不经意地流露出内心的关切。

“看过了。”拔都对二叔产生了有些陌生的亲近之感。由于父王与二叔的关系冷落，拔都对二叔也一向关系疏远，唯独这一刻，天生的骨肉亲情到底战胜了往昔的刻薄和狭隘。

“别大意了。”察合台简短地嘱咐了一句，催马去追术赤、窝阔台，拔都紧紧相随。

玉龙杰赤是蒙古军西征以来遇到的最难攻克的城池之一。一连七天，蒙古军一边担土填埋壕沟，一边向城墙轰击不止。城墙被打开了十几个缺口，但在札兰丁和灭里的亲自督战下，蒙古军的许多次进攻都被击退了。担任先锋的拔都焦急异常，他建议使用火炮，想借助火炮的威力进一步摧毁玉龙杰赤的所有工事。术赤执意不允，拔都无可奈何。

察合台渐渐失去了耐心，兄弟间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结果，察合台率领自己指挥的两万将士分营而居。窝阔台的手下只有一万人，对于两位兄长的不和，他只觉得左右为难，不知道到底该帮着谁才对。

主帅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蒙古军的士气，眼见花剌子模将士在对面的城墙上耀武扬威，拔都只能望城兴叹，寸步难进。

夜幕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降临，数得见的几颗星星疏朗地点缀在天空，其余的躲进了厚厚的云层。玉龙杰赤的城墙上游动着点点火光，看样子是守军将士在巡城。拔都心绪烦乱，怎么也睡不着，披衣踱出帐

外。正巧，协助拔都攻城的斡尔多也睡不着，兄弟俩在帐外相遇。

“大哥。”拔都唤了一声，便沉默了。

“拔都，你也睡不着吗？这天够闷的，恐怕要下雨。”

拔都没接话。夜色中，斡尔多无法看清拔都脸上的表情。“我们一起走走好吗？”他上前拍了拍拔都的肩头。

兄弟俩并肩而行。

“拔都，你想到破城的办法没有？在撒马尔罕，祖汗佯败，退到城外十五里扎营，札兰丁逞强出战，结果中了祖汗的埋伏，全军覆没。这一次，他和灭里绝不会轻易上当了，除了坚守城池，他们别无选择。唉！如果可以借助火炮的威力就好了，对于玉龙杰赤，既然不能智取，就只有强攻。问题是这样坚固的城池，如果不首先摧毁它的城墙和工事，单凭将士们一次次强行登城，伤亡太大，真是得不偿失。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二叔和父王的意见仍然得不到统一，真让人无所适从。也不知道祖汗是否了解我们这里的状况？”斡尔多一口气说着，这都是在他心里憋闷了许久的话。

拔都望着前方，依然默默无语。不知不觉地，兄弟俩已经走出很长的一段路了，斡尔多看到左边绵延闪烁的篝火，知道就快到二叔察合台的营地了。拔都一路的沉默让斡尔多很不习惯，他正试图让拔都说些什么，拔都突然“嘘”了一声，抓紧了他的胳膊。

斡尔多感到莫名其妙，“怎么了？”他压低声音问。

“你看到那里了吗？好像……我们过去看看。”

斡尔多注目望去，这才发现远处晃动着点点火光，正缓慢地向他们这边——确切地说，向察合台的营地方向移来。寂静的夜里，还能隐约听到“咯咯吱吱”的奇怪的声音。拔都走得很快，脚步落地几乎听不到声响，斡尔多只能勉强跟上他。

终于，对面的人发现了他们。所有的火光和声音都停了下来，一名士兵催开坐骑向他们驶来。“谁？”低低的声音里透出些许警惕。

“拔都。”拔都镇定地回答。

一片嘈杂的嗡嗡声响起，犹如一阵起伏的波涛，随即又平复下去。借着火把的光亮，拔都看到队伍中闪出一匹黑马，一位少年跳下马背，抢上几步，来到拔都和斡尔多跟前。

“原来是小王爷！兀良合台见过小王爷！”

“兀良合台？怎么会是你？”拔都和斡尔多又惊又喜，上前一边一个执住兀良合台的双手。兀良合台是蒙古八大名将之一速不台的长子，同他的父亲一样，兀良合台自幼随父征战，从无败绩，因而赢得了只有他父亲速不台和另一位名将哲别赢得过的“常胜将军”的美誉。拔都对这位比自己还小四岁的少年格外敬重，两人虽接触不多，彼此间却惺惺相惜，极为投契。按照拔都的估计，原本以为兀良合台此时应该正同速不台、哲别二将在里海附近，完成对其附近城池的征服，谁承想竟在这里相逢。

兀良合台的脸上滑过丝丝疑云，转瞬即逝。“大汗派我协助四太子攻取呼罗珊地区。半个月前，我们刚刚拿下奈撒城，目前正在奈撒城驻军。”

“速不台将军和哲别将军呢？仍在里海吗？”

“不在。沙王在里海的孤岛上病死之后，我父亲和哲别将军就离开了那里，一路转战，陆续攻下了许多城池，包括马三德兰，还生俘了图儿堪太后。如今，他们已奉大汗之命前去追击逃到钦察草原的篾儿乞残部。”

“是么？”拔都向兀良合台的身后望去，若有所思。

“前些时候，二太子派人送来口信，说要从四太子军中选几十门火炮，并且要最好的。四太子估计玉龙杰赤三月未下，一定是因为我们攻城力量不够，所以亲自选了八十门经过改进后性能更加优越的西域火炮，派我兼程送来。还好，二太子限时限刻，我们总算如期赶到。”兀良合台对察合台提出的必须在晚上将火炮运到的要求早觉蹊跷，这会儿发现拔都毫不知情，越发证实了他的猜疑。兀良合台知道自己应该对此三缄其口，然而，对友情的忠诚使他无法对拔都保密。

拔都沉吟着。

看来，二叔终于决定单独采取行动了。这些火炮一定会在今晚被安置在合适的地点，明晨，明晨就可以看到它们发挥威力了……虑及此，拔都更紧地握了握兀良合台的手。

“既然二叔还在等你们，你赶紧去向他缴令吧。等拿下玉龙杰赤，我们再叙别后之情。”

“好吧。我走了，小王爷，告辞！”

“保重！”

车队迤逦前行，借着火把的光亮，拔都目送着兀良合台一行渐渐远去。

“我们怎么办？”当最后的一点火光也被无尽的黑暗吞噬时，斡尔多不无忧虑地问。

“怎么办？”拔都沉浸在自己的心情中，一时没明白斡尔多问话的意思。他仰望夜空，答非所问，“你说得对，明天恐怕真的有雨。”

“拔都！”

斡尔多的声音里透着焦虑，拔都反而笑了。

“你在问我们怎么办吗？当然是回去睡觉啦。”

“可是……你不打算……对父王……”斡尔多说话突然有些吞吞吐吐。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碰巧出来，就什么都不曾看到了，不是吗？”拔都揽住了斡尔多的肩膀，“走吧，我真的困了。”

“你……我不懂你的意思。”

“对于誓死保卫玉龙杰赤的札兰丁和灭里来说，不显示出我军强大的战斗力就换不回完整的玉龙杰赤，既然换不回完整的玉龙杰赤，破坏它又何妨？城市破坏了还可以重建，人死了却不能复生。不管二叔是不是这样想的，他所做的却是我拔都想做而不能做的，所以，我们何苦要自欺欺人地去破坏他的计划？”

拔都的语气像在说一样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斡尔多知道这绝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他犹豫着，慢慢地跟上了拔都轻松的脚步。

一道耀眼的闪电蓦然划过遥远的天际，在瞬间点燃了铅色重叠的云层，也点燃了玉龙杰赤那冰冷阴森的城垛。沉闷的雷声隐隐可闻，像困兽的喘息，又像山谷的回音。凉风如丝，飘在脸上，竟似带着些许水气。还是那两三颗星，硬从一层层云堆后挤出身体，冷冷地俯视着阿姆河苍白的倦容。像父亲一样苍白的倦容。斡尔多停了片刻，迷离的目光追逐着不远处依稀可辨、若明若暗的篝火，一颗心渐渐沉入无尽的黑暗中。

山豹一般敏捷的拔都。

棉絮一般的闷热。

不知为什么，拔都模糊的背影看起来有些陌生。斡尔多惶惑地揉了揉眼睛。

第二章 幽兰，为你一生绽放

壹

“你们是蒙古人吗？”

“不，国王陛下，我们从中国来。”

“中国吗？那个古老、美丽、神秘的东方？”

“是的，国王陛下。”

“你们为什么会来到花刺子模？”

“我们是旅行家，国王陛下，对于我们，探险猎奇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你们都到过哪里？”

“许多地方。我们到过西藏、印度、钦察草原，我们还到过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国家。”

“战争开始前，你们为什么没有离开花刺子模？”

“是这样，国王陛下，我们一家在玉龙杰赤逗留期间，我的儿子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热病，我虽竭尽全力，仍然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我的儿媳受不了这个打击，病倒了，我们无法立刻离开这里。后来，您是知道的，我们想走也走不成了。”

“听说你医术高明，在玉龙杰赤治好了许多人的病。”

“很惭愧，国王陛下，虽然如此，我对自己儿子的病却无能为力。”

“这点我理解，没有万能的医生。你的回回话讲得很流利。”

“是的，国王陛下。我已经是第二次来到花刺子模了，这一次在玉龙杰赤逗留的时间很长，足以让我学会使用这里的语言。”

“你喜欢我们的国家吗？”

“非常喜欢。花刺子模是个美丽的国度。”

“可惜，她正在遭受践踏。”

“是的，国王陛下。”

“这个年轻姑娘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助手。”

“她也会看病吗？”

“略知一二。”

“在玉龙杰赤，许多人都很喜欢你。你叫……”

“我叫沈合，国王陛下。我的女儿叫沈清雅。”

“沈清雅，沈清雅。我不懂你们国家的语言，不过这个名字读起来一点也不拗口。你的女儿穿着我们当地的服装，一块白纱遮住了她的脸，只露出一双像星星般明亮的眼睛，虽然我看不到她的脸，可她的眼睛会笑会说话。”

“谢谢国王陛下的夸奖。”

“我相信你们啦。来吧，你上前来，帮我看看我的病。”

“遵命，国王陛下。是右腿吗？”

“是啊。从昨天开始，这右腿先是疼，后来就没什么感觉啦。”

“我来给国王陛下把把脉吧。唔……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是风邪之症，幸喜湿寒侵入时间不长，我可以为陛下针灸治疗。”

“听说你有一根神奇的银针。”

“针灸是中国医学的精粹。”

“是的，我从一本介绍中国的书上看到过，不过当时真的难以置信。你觉得我的腿需要多久才能够恢复正常？”

“至少也要三十天。这三十天，我会寸步不离陛下左右，随时为陛下治疗。我只有一个请求。”

“你说。”

“我的儿媳有病，两个孙女还小，希望陛下恩准，能让清雅每天回去照料她们。另外，我配好的一些药放在城堡中，也需要清雅回到城堡去取。”

“可以。灭里，去将我的马车备好，这些天专供沈姑娘使用。”

“谢谢国王陛下。清雅会赶车，有了马车，她就方便多了。”

“是吗？你的女儿很能干啊。说真的，我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病情，免得给那些心怀叵测的阴谋者以可乘之机。灭里，你去将我的令牌取来，一并交给沈姑娘。这三十天内，无论沈姑娘到哪里，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当然，沈合大夫，等到我的病好了，令牌和马车我还是要收回的。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我只能让你们暂时待在城堡里。”

“一切听凭陛下安排。”

“很好。沈合大夫，现在，你是不是该为我治疗了？”

“是的，国王陛下。清雅，把针灸盒给我放在床头。你现在就回城堡，将我配制的活血丹取来，明天一早给国王陛下服用。记住，紫色瓷瓶里装的，要七丸；黑色瓷瓶里装的，要十四丸。另外，告诉你嫂嫂，我暂时不回城堡了，要她别担心，照顾好孩子。”

“是的，父亲。”

这是札兰丁和灭里第一次听到清雅说话，轻柔、圆润，犹若天籁之音。札兰丁突然萌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不知那面纱之后的容颜该是怎

样的？一定像她的眼睛和声音一般摄人心魄吧？

在灭里的指引下，清雅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夜色更加沉寂，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为撕裂的天幕吹入丝丝微风，一点点驱散着凝结的闷热。清雅使劲吸了一口迎面扑来的爽净空气，沿着青方石铺成的狭长的街道打马飞奔，一时间，木轮轧过的辚辚声回响在空旷的四周。

马车并没有直接驶回城堡。在那个阴森的古城堡里囚闭了太久，清雅如同一只冲破了牢笼的鸟儿，只想自由自在地飞翔。她突发奇想，既然离天亮还有段时间，何不用札兰丁的令牌出城，到阿姆河边呼吸呼吸久违的水草气息？

阿姆河在夜色的笼罩下静静流去。清雅将马车停靠在岸边，将鞋脱在车上，撩起裙裾，沿着河滩慢慢地走着。据说两天前蒙古军已经攻破了玉龙杰赤前城，两岸不断游动的火光说明对峙的双方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战争是令人恐怖的，只要战争一结束，她一定和父亲、嫂嫂、小侄女迅速地离开这里，她再也不要听到让她心惊肉跳的炮声了。

只顾想着心事，不妨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清雅向前摔去。她站起身抖抖湿漉漉的衣摆，忍不住笑起来。突然，笑声被卡在了喉咙里，清雅瞪大眼睛，愕然注视着朦胧的月色下一个暗灰色的形体。

胸口依然很疼，有点钝钝的感觉，却不似开始那样憋闷欲裂。一忽儿跌落在硕大的云堆里，头顶上的星星、月亮触手可及……一忽儿置身于围猎场，一只斑斓猛虎冲过来，胯下坐骑受了惊，将他掀翻在地，猛虎扑过来压在他的身上，压得他差一点窒息……恍惚间，又好似在沙漠中追赶着灭里，灭里回过头来向他一笑，扬手一箭，箭直直地射中了他的心脏。他大叫一声，试图睁开眼，却感觉到一双柔软潮湿的手覆在他的眼皮上，于是又沉沉睡去。所有的梦境都支离破碎，只有一张面孔，一个声音总在梦里出现，然而，拔都总也想不起自己是在哪里，要到哪里。他分明看见祖汗和父王，看见斡尔多、别儿哥，可他就是追不上他们。

他的视线是模糊的，稍微动一下，胸口和脚踝就会剧烈地疼痛。他想睁开眼，最后总是徒劳地放弃，昏昏沉沉地开始经历另一个幻境。有时他想这样也好，能与那张温婉清丽的面容相伴，他情愿永远不要醒

来。有时他本能地希望抓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时他会握到一双手，在他尚且模糊的记忆中，这双手小小的、软软的、湿湿的，很像是妹妹薇萱的一双手。薇萱小的时候，他抱着她教她骑马，她总让他将她的手连同马缰一起握紧。他恍然记起，薇萱还是个小姑娘呢，他看到的脸妩媚、成熟，绝不是薇萱那张瓷娃娃一样精致的脸。他还看到过另一张脸，有些散乱的眼神，一样陌生，一样亲切，她们一起构成了他梦境的一部分。

漫长的梦境，无止境的梦境，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决心醒来，他一次次努力，眼皮变得有千斤重，他告诫自己，只要睁开眼，他就可以摆脱所有的这些梦魇了。他艰难地、一点一点向上抬着眼皮，一道刺眼的光线像针一样扎入他的眼底，尽管伴随着全身的一阵剧痛，他的心中却敞亮了许多。

“你终于醒了……”停留在半是清醒半是混沌的思维里，拔都果真看到了让他依恋着的面容，听到了他听过无数遍却偏偏捕捉不到的声音。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意志重又回到他的身上。

“你……”他试着发出一点声音。

“你能说话了吗？太好了！”出现在他视线里的是一张美丽的面孔，这美丽属于一个年轻的姑娘，此时，由于惊喜，她一下握住了他的手。

拔都有些惊奇地望着姑娘含笑的眼睛。

“你是……我……”

“你还不能多说话。我在河边发现了你，当时你的胸口中了箭。你已经昏迷了七天七夜，我一直担心救不醒你了呢。”姑娘兴奋地说着，她的话拔都听起来却有些断断续续。

拔都想问些什么，一阵疲倦袭来，他的双眼不由自主地合上了。不过，这一次有所不同，他不再需要同梦魇对抗，而是进入虚弱的昏睡状态了。

他再一次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窗台和桌子上的一盏油灯闪着暗淡的光芒，将屋子照得昏黄一片。屋子四周摆满了各式大格子木架，木架上放置着许多粮食和酒坛。拔都到过许多地方，也见过中原人用来堆

放杂物的储藏室，但像这样的房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接着，他注意到自己只穿着一件宽大的内衣睡在靠墙的地上，身下铺着厚厚的干草和一床半新的被褥，倒也很舒适。那位姑娘不在屋中，他努力挣扎着坐起来，汗水立刻浸透了全身。

“你怎么可以乱动？快躺下！”拔都吃惊地看着姑娘一手举着一盏油灯，一手还提着一个像篮子似的东西，正沿着嘎吱作响的木梯一步步走下来，从姑娘身后微微开启的门缝里一道灼目的光线射进屋中。刚才他竟没发现屋里还有这么个梯子，这个屋子当真很奇特，他究竟在哪里？

姑娘将油灯放在桌上，俯身看着拔都。她的头发湿漉漉的，散发着一股好闻的气味。她的一身装束拔都看着眼熟，好像中原女子的衣着打扮。

“我感觉好多了，想起来走走。”拔都喃喃着。

姑娘伸手探了探拔都的额头，又观察了一番他的脸色，终于点了点头。“你的确好多了，不过暂时你还不能活动。来，我扶你坐起来，你得先吃点东西。”她从篮子里端出一碗煨得烂熟的肉粥，用嘴轻轻吹拂着，将羹匙递给拔都，“人是铁饭是钢。身体受了重伤，又是七天七夜水米未进，不吃点东西怎么行？”

拔都早就闻到诱人的饭香，几乎是抢过碗，贪婪地吞吃起来。姑娘看他那样，又是心疼又是好笑：“慢点，别着急。开始这几天啊，你还真不能吃得太饱。”

无意间，拔都的脚用了下劲，脚踝立刻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痛，他的脸变得蜡黄，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他也忍着一声不吭。

“你一定有铁打的意志吧，在地狱门口走了一遭，除了你，恐怕谁也做不到一声不吭，甚至在你昏迷不醒的时候，我也难得听到你的呻吟。”姑娘不知心疼还是赞赏地说道。

拔都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姑娘的裙裾间飘起一缕花草的幽香，这是拔都在昏睡的时候就熟悉的香味。

“我的脚……”

“骨折。我给你接上了，可是我的手法不行。我父亲一时半会儿又回不来，真是急死人了。”

“你父亲……”

“他在为札兰丁国王治病，住在国王的城堡里。”

“哦？”

“你不用担心，在父亲心里，只有健康人和病人，没有敌人和朋友。再说，你也不是坏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我现在在哪里？”

“这里是玉龙杰赤城中紧靠阿姆河的一座城堡。”

“嗯，是你救了我？”

“碰巧而已，也是你命不该绝。”

“你父亲是个大夫？”

“他是旅行家，也行医救人。看你一身盔甲，你一定是蒙古人，我只好把你藏在地下室里，免得被别人发现。你左胸中了箭，幸好没伤到心脏。”拔都恍然意识到姑娘说着一口流利标准的蒙古语。

“你是蒙古人吗？”

姑娘笑着摇摇头。

“你会说我们的话？”

“我家住在大理国（元朝建立后始称云南）。我从小跟着父亲游历了许多国家，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好些国家的语言。”

“你真了不起！”

“是吗？你也很了不起啊，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顽强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你的顽强救了你。好啦，就说到这里吧，你该闭上

眼睛歇一会儿了。改天如果我觉得自己喜欢你，会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现在我要去给札兰丁国王送药了。”

姑娘说着，从桌上取过油灯，脚步轻盈地转身离去。

“姑娘！”拔都再次唤住了她。

姑娘手扶着木梯回过头，含笑注视着拔都。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我叫沈清雅。你就叫我清雅吧。”

清雅走了。拔都独自静静地回忆着他中箭后发生的一切，可他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那些不连贯的梦境。后来，他的思绪自然而然地回到他和斡尔多发现二叔运来火炮的那个晚上……

目送着兀良合台和运送火炮的车队拐进二叔的营地，拔都伏身从地上揪起一根小草，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等着斡尔多从后面赶上来。

此时的心情与刚同斡尔多出来时完全不同。那会儿，想到对玉龙杰赤的围攻毫无进展，想到祖汗的焦虑和不满，他的心情格外沉重。应该说，他自始至终就不赞同父王寻求稳妥的战法。他同灭里交过手，深知灭里刚强不屈的性格，在这种情况下，父王的“软攻”根本不可能发挥作用。玉龙杰赤丰富的物藏也使围困没有任何意义，旷日持久的围攻势必徒增进攻一方的伤亡，拔都实在想早日拿下玉龙杰赤，向祖汗报告胜利的消息。

他知道斡尔多的顾虑在哪里，可是战争无常规，为了胜利，有时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就算父王与二叔的想法不同，那又能怎么样呢？对于已经成为事实的现实，父王想必会不加深究地接受吧？他不在乎父王的责备，只要能拿下玉龙杰赤，他真的不在乎来自父王的任何责罚。何况，他相信父王，以父王对祖汗事业的忠诚，即使有一天知道了儿子们向他隐瞒了火炮的事情，也一定会原谅他的儿子的。宽厚、稳重、没有任何野心，在这一点上，斡尔多与父王最为相似，所以，对于今晚的一切，只要他不提及，斡尔多一定会为他守口如瓶的。

斡尔多慢慢地走着。他的心里很不踏实，可又想不出反驳拔都的理

由。斡尔多只比拔都大一岁，而拔都从小就显示出不同于他的主见和抱负，随着年龄的增长，拔都在许多战役中广有建树，从而赢得了祖汗和父王的倚重和偏爱，也赢得了斡尔多的尊敬——甚至超过了一个哥哥应该有的尊敬。因为这个缘故，斡尔多很少与拔都发生争执。可这一次不同，这场关乎父王与二叔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拔都竟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二叔一边，这不能不让斡尔多感到奇怪。当他在黑夜中感受到嘴里咀嚼着草根的拔都的平静时，他又有些释然了，不管他怎么想都不重要了，对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他都必须站在拔都一边维护他。谁让他是拔都的大哥呢？或者反过来说，谁让拔都是他最引以为荣的弟弟呢？

“大哥，好清爽的一阵凉风，你感觉到了吗？”

“你好像希望下雨？”斡尔多心不在焉地问。

“是啊。如果下雨，不会影响火炮发挥威力，却能帮助我们控制住火势。当然，这个想法有点天真，说不定二叔还会使用燃油弹呢。我了解二叔的个性，如果玉龙杰赤守军负隅顽抗，他完全有可能将玉龙杰赤的每片屋瓦都掀翻起来消灭他的敌人，到时谁也拦不住他！不过，话又说回来，只要能拿下玉龙杰赤，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他说着，惬意地伸了个懒腰，“大哥，我想今晚我一定能睡个好觉，明早，我要和二叔的炮声一起醒来。”

拔都开玩笑似的说着。看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斡尔多不由得苦笑了。你能睡个好觉，我这一宿恐怕要睡不着了。斡尔多暗想。

拔都说得没错，他真的是让隆隆的炮声给惊醒的。

他和斡尔多来到军中，不久，术赤也带着侍卫和别儿哥匆匆赶到了。蒙古军方面担任先锋的是拔都和南图赣，察合台将火炮全都安放在南图赣的大营中。拔都已命令部队做好登城的准备，他看着玉龙杰赤在炮火中战栗，炮弹呼啸而过的声音夹杂着战马的嘶鸣不绝于耳，巨大的轰击声震耳欲聋。

术赤端坐马上注视着城上的动静，城墙慢慢被炸开缺口，不断有守军将士翻落在城下。他回头望了望正围在他身边的三个儿子，斡尔多心虚地避开了他的视线，拔都和别儿哥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尤其是别儿哥，手舞足蹈，跃跃欲试，看他的样子，只要一声令下，他一定会第

一个登上玉龙杰赤城墙。

“拔都。”

“嗯？”拔都应了一声，有点疑惑地回视父王。

“你二叔何时运来的火炮？”

“应该是昨天夜里吧。”拔都镇定地回答。他所说未尝不是实情，察合台的确是昨晚才将火炮运到的。

这个老二！术赤在心里慨叹，不知是怨是赞。

“军队做好准备了吗？”

“好了。我在等南图赣行动。父王你放心，我不会让南图赣比我先登上玉龙杰赤的城墙的。”

术赤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没想到，看似沉稳老练的儿子竟有孩子一般的好胜心。只有斡尔多见父王毫无怨责之意，暗暗地松了口气。

来自南图赣营阵中的炮声渐渐变得稀落了。拔都凝视父王，术赤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对方的动静，片刻，向拔都点了点头。拔都抽出宝剑，挥令军队潮水般地向玉龙杰赤掩杀过去。这个时机术赤抓得十分准确，几乎同时，南图赣营阵中的炮声彻底停止下来，南图赣的军队也跟在后面杀出。前城只剩下残垣断壁，在强大密集的炮火轰击下，守城将士不堪再战，大部分退守后城，来不及撤退的则分散到了各个民宅。

考虑到暗箭难防，察合台命士兵运来燃油，正欲放火焚烧民房，术赤闻讯赶到，厉声喝止了要点火的士兵。察合台大怒，与术赤争吵起来。窝阔台担心两位哥哥越吵越僵，急忙命刚刚参战的长子贵由率一万将士挨门逐户地清除负隅顽抗的玉龙杰赤守军，其余则乘胜攻打玉龙杰赤后城。

此时，札兰丁、灭里已退守后城督战，后城以宽阔的阿姆河作为屏障，河面上只有一座浮桥可以通过。察合台不愿同术赤协同作战，故意磨磨蹭蹭拖延时间，术赤只好率本部将士先行来到阿姆河畔。

对岸就是玉龙杰赤的另一半。在前城彻底陷落前，札兰丁和灭里将主力部队完好无损地撤到了后城，因此后城的守备力量绝不亚于前城。而且，隔着宽阔的河面，炮火难以发挥威力，这使攻打后城比攻打前城更加困难。

术赤依然先派使者入城谕降，札兰丁给他的回答是在城头上高高挑起了使者的人头。术赤悲愤交加，当即派拔都率三千骑兵过桥攻城。眼看着三千骑兵冲到城下，城头上突然万箭齐发，蒙古军将士纷纷落马。拔都情知无法取胜，急命军队撤退，这时，城门大开，灭里全身披挂引军杀出。双方在浮桥之上展开搏杀，蒙古军在摇摇晃晃的浮桥上站立不稳，转眼已大部阵亡。灭里截住了拔都，一对老对手还是第一次面对面交手。两人的机敏矫捷原本不相上下，拔都逐渐适应了浮桥的摇晃，反而比灭里更占了先机。就在拔都越战越勇时，城头飞来的一支冷箭正中拔都的左胸，拔都踉跄着向桥栏退去，灭里大喜，逼近拔都，意欲生擒。

拔都全身如同虚脱一般，但还是集中起最后全部的意志，在灭里的手伸向他肩膀的瞬间，仰面翻入了波涛滚滚的阿姆河。灭里抓了空，伏在栏杆上，不无遗憾地看着拔都被河水冲卷着，冲卷着，转眼不见了踪影。

术赤增援不及，三千将士的鲜血染红了阿姆河。玉龙杰赤的城头奏起了凯歌，灭里示威性地向蒙古军挥挥战旗，从容地退回城中。

不知过了多久，几个雨珠落在河中，溅起了泡沫一样圆圆的水涡，接着，雨珠越来越大，越来越疾，最终连成了细密的雨线。桥上、河边的血迹被雨水冲刷着，渐渐消失了痕迹，死亡以一种凝固的姿态展现着曾经的鲜活。生与死，生因为死而被衬托出沉重，死因为生而被赋予了悲壮。

雨幕毫不留情地覆盖了所有生者与死者的雕像，一样苍白，一样无奈。随后赶来的察合台和窝阔台完全被眼前的惨景惊呆了，察合台既痛且怒，责备的话刚到嘴边，被窝阔台及时拦住了。察合台蓦然察觉到有些异样，他望着术赤始终一动不动的背影，望着正在拭泪的斡尔多、别儿哥，一阵莫名的恐惧袭来，他几乎不敢再问什么。许久，许久，术赤回过头来，被雨水冲刷着的脸上惨白如雪，目光里却闪烁着平静的光芒，平静到令人联想起死亡。

“不要告诉父汗。暂时不要告诉父汗。”他耳语般地轻轻说。

别儿哥使劲跺着脚，哭出了声。斡尔多用拳头死死堵住了嘴，强行压回了涌向喉咙的悲咽。察合台、窝阔台茫然点着头。察合台的心里异常难受。他是与术赤不和，可他从心里爱惜拔都的才能；他也知道拔都在父汗心目中的位置，如果父汗知道了这个噩耗，还不知要承受怎样的打击。拔都还这么年轻，真就这么……

术赤空洞的眼神穿过了雨幕，越过了城墙，停留在了遥远的天际，似乎对眼前的一切都视而不见，突然，一口鲜血从他的口中喷射而出，他身子一歪，直直跌落在马下。察合台、窝阔台大吃一惊，上前抱起术赤，心中不胜悲悯，泪水混着雨水流了下来。

贰

中箭后的许多事情对拔都而言都只剩下空白，唯有清雅和这间地下室是真实的。清雅居然与札兰丁相识，她的父亲又在给札兰丁治病，那么，她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救他呢？莫非确如她所说，在行医的人眼里，没有敌人和朋友，只有健康人和病人吗？

清雅像一个谜，引起了拔都的好奇。不过，这恐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伤后康复的孤寂中，清雅早已成为他心灵深处的慰藉。他熟悉也依赖着清雅的声音和身影，当远离了她的声音和身影，他突然感到彷徨无助，而过去他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

清雅不很像他在草原上见过的那些姑娘，尽管她开朗豪爽、热情奔放，她的气质依然是他所不熟悉的，奇怪的是，他竟从心里钦慕和喜欢这种气质。说实在的，除了四婶苏如夫人，他想不出还有哪个女人可以与清雅相比。或许妹妹薇萱长大了可以，不过，薇萱还只是个小姑娘呢，自西征起，他已经三年没见到薇萱了。

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变得漫长无比，拔都想合上眼再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胸口和脚踝的疼痛有增无减，弄得他烦躁不已。他惦记着前方的战事，而在这个阴森的地下室里，他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声音，他也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痊愈，何时才能离开玉龙杰赤。清雅的父亲在给札兰丁治病，这么说，札兰丁病了？待会儿清雅送药回来，一定要向

她问个究竟。

拔都暂时只能靠胡思乱想来打发难熬的时光，其实他也一直都在倾听着通向地下室的那扇门开启的声音。清雅怎么还不回来？该不是送药的途中发生了意外？不会，不会，他一定多虑了，清雅这样聪明伶俐的姑娘，一定不会有事的。

地下室里难辨日月，窗外的天已经暗了下来。终于听到“吱呀”一声，拔都的心禁不住剧烈地跳动了一下。是清雅吗？

烛光映照出一个苗条的形体，轻盈地向下移来。在这一瞬间，拔都蓦然发现自己的激动竟然是因为思念。

伴着缕缕花香和另一种熟悉的香气，清雅将手中的提篮放在一旁，坐下来，举着烛台细细观察着拔都的脸色。她的目光最后与拔都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从那里面，她看到了一种无法言喻的神采。

“怎么了？”

拔都摇摇头，竭力掩饰着异样的心神。

“我扶你起来。换完药吃点东西，你一定饿了吧？”

清雅不说，拔都还没觉得怎样，清雅一说，拔都立刻觉得双腿发软。他知道篮子里是什么了，难怪刚才他觉得那种香气很熟悉。

拔都几乎等不得换完药，抓起一个馒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只觉得这一辈子都不曾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清雅坐在拔都身边，从陶罐中倒出一碗温热的鸡汤，一边用小勺搅着，一边笑吟吟地看着拔都贪馋的吃相，目光中流露出母性的温柔。

“别急，慢一点，先喝点鸡汤。你刚开始吃饭，不能吃得太饱，也不能吃油腻大的。我给你煲了一罐鸡汤，你尝尝味道怎么样，小心烫啊。”

拔都充耳不闻。不过，当他风卷残云般打扫完所有的汤汤水水后，发现自己真的只有半饱。他不无遗憾地盯着空盘空罐，舔了舔嘴唇。

“我吃的什么？”他突然问。

“什么？噢，你是说馒头吧。我亲自蒸的，草原上很少吃到是吗？在中原，家家户户都吃这个。”

“明天我还吃它行吗？”

“可以啊，这个地下室里不缺的就是粮食。明天，我给你做面条和烙饼。我还能弄到鸡肉和牛羊肉，都是札兰丁国王赏赐的。你要开始补充营养了。”

“札兰丁……他得了什么病？”

“也不算什么大病，只是右腿受了些风寒，行动不便，现在基本好了。父亲一直在王宫里为他诊治，他呢，时不时赐给我们一些吃的、穿的。否则，哪里有肉给你吃呀。对了，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

“拔都。”

“你的名字听起来很耳熟，在草原上，一定有不少人叫这样的名字吧？三年前，我和父亲、哥嫂游历草原时结识了一位夫人，很高贵，很仁慈，就是她让我对草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哦，她叫……”

“大家都称她苏如夫人。你听说过她吗？”

“唔，是四婶。”

“你的四婶吗？”

“是。她是我四叔的夫人，也是我母亲的堂妹。”

清雅没再说什么，惟目光里多了几分亲近和知心。

拔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清雅。在暗淡的灯光下，清雅的肤色看起来并非特别白皙，却呈现出一种健康红润的光泽。她的眼睛黑亮有神，眉毛不是特别长，却直直的在眉尖微微上挑，配上浓密的睫毛和挺直秀气的鼻峰，使她的一张瓜子脸显得聪明而又富于情趣。她的嘴似乎大了一些，却大得可爱，嘴唇红润，笑时便露出珍珠一般整齐洁白的牙齿。

也许是拔都的目光太专注太入神，清雅稍稍迷离地垂下眼睑，心里涌动着复杂的欢乐。过去，她见过太多恋慕的眼神，却没有一次令她这样心慌意乱。

那一天，她在阿姆河边发现了他时，上天似乎就在冥冥中注定了什么。她用温热的淡盐水擦拭过他每一寸滚烫的肌肤，她感受到他的强壮和无助。他躺在那里，像一个熟睡的婴孩，无论怎样痛苦都不发出一声呻吟。她真的不希望他死去，她还从未见过像他一样坚强的男人，她要他活下来，哪怕为此付出一切她也心甘情愿。她成功了，他的体热终于退了下来，她又开始焦急地等待他苏醒，她坚信他会醒来，她一次次设想过他醒来后会说的第一句话，她渴望着与他交流。

所有的这一切的确都有些奇怪，对于这个她从死神手中抢回来的生命，她实在有着太多太多的不舍。她喜欢他看着自己时的眼神，无论其中充满了疑问，充满了赞赏还是别的什么，他的眼神总让她想起在岩缝中伸展着枝叶的常青藤，想起拍击着礁石的阵阵海涛，而这些在她的心目中一向代表着不屈和力量。

他的强壮……她的脑海里飞快地闪现出呈现在她面前的男人气十足的肌体，脸上悄悄飞上了两朵红晕。

闲适的沉默包围了拔都和清雅，这一刻，他们宁愿就这样沉默下去。门，被缓慢地推开了，一个女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前。清雅看到她，立刻走上楼梯拉着她的手回到拔都身边。

“孩子们睡了？”清雅柔声问。

女子点点头，一双眼睛却望着拔都。

这个女子的年龄比清雅大不了多少，头发和衣服都很整洁，只是眼神有一些特别，里面蓄满了忧伤和茫然。尽管如此，拔都仍然觉得很亲切，这张面孔也曾是他梦境中的一部分。

“这是我嫂嫂，你昏迷不醒那会儿，是她一直帮我照料你。”

拔都感激地注视着女子。“谢谢你，沈夫人。”他由衷地说。

女子腼腆地摇摇头。她扭头问了清雅一句什么，清雅依然柔声做了

回答。女子的脸上露出了放心的浅笑，她望了拔都一会儿，说了几句话，便转身出去了。不过，她说些什么，拔都听不懂。

“我嫂嫂能听懂你们那里的话，但是说不太好。她知道你的伤不要紧了，很高兴。她要你好好养伤，别太心急。”

“是吗？我能感觉到她的好意，可惜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你对她真好。”

“她值得我们对她好。她是个贤惠的妻子，孝顺的儿媳，就是太柔弱了，哥哥病逝后，她就垮了。”

拔都暗暗吃了一惊。

清雅的眼里闪起一片泪花。拔都感到两滴泪珠滚落在他的手背上，这才发现不知何时他的手已握住清雅放在膝头的双手。

清雅轻轻地抽出双手，抹了把泪水。

“都过去了。”她喃喃地说，“明天，你可以适当地活动活动了。天不早了，你好好睡一觉吧。”

“是么？现在是晚上了么？”

“是啊。”

拔都想劝清雅早点休息，又舍不得让她走，心里矛盾着，半晌没有吭声。清雅好似看穿了他的心思，笑道：“你伤重那会儿，我一直都陪着你，现在你还不能动，恐怕我还得再陪你几天。”

“真的？”拔都兴奋地问。

“看你，这会儿又像个孩子啦。我睡在楼梯那边的屋角，你晚上有什么事就叫我。无论什么事，你都不用不好意思。”

拔都觉得清雅的话里别有深意，想了想，才明白她指什么，不由尴尬地轻咳了一声。

清雅笑起来，笑得很开心。

“好啦，我真的要去睡觉了。记住叫我。”

清雅为油灯添满了油，回到自己的铺上。拔都合上眼睛，静静倾听着昏暗中传来的均匀的呼吸。

良久，清雅轻声问：“睡着了吗？”

“没有。”

“我们说会儿话吧。”

“好。”

清雅深思片刻。

“我给你讲个故事。”

“清雅。”拔都很突兀地叫道。

“怎么？”

“过来好吗？你扶我坐起来，我想坐一会儿。”

清雅抱着被子顺从地走过来，将被子垫在拔都的背后，让他坐得更舒服些。她坐在拔都身边，慢悠悠地讲起一个并不遥远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位叫做完颜沈合的少年，同他的父母、四个哥哥一起游览了长城，这成为他日后酷爱旅游的开始。完颜家族，本是豪门显姓，沈合的父亲在朝廷权倾一时，四个哥哥长大后亦陆续入仕宫廷，唯有沈合对仕途毫无兴趣，成日沉湎于游山玩水，百劝不听。父亲见最小的儿子如此不可救药，一怒之下将他撵出家门，听任他为所欲为。

沈合既聪明又有眼光，这些年他将每次离开家前母亲偷偷塞给他的银两都拿去做了一些小生意，如此一来，在多年游历之后，他不仅没有坐吃山空，还在京城一家信誉最好的钱庄里有了一笔积蓄。撵出家门对他而言意味着一种解脱，从此，他游历的地方更多也更远了。

当时，正是金章宗在位。

这位皇帝十分宠爱李元妃。元妃得宠前，沈合的父亲因鄙视李氏出身卑微，公开反对金章宗纳李氏为妃。李元妃对此怀恨在心，遂勾结奸臣胥持国捏造罪名将沈合父亲下狱，之后又以叛国之罪将沈合一家满门抄斩。其时，沈合正在外游历，得以幸免。噩耗传来，沈合不敢再回京城，跟着一个商队到了大理国，从此以沈合为名。

家破人亡的悲剧对沈合打击是巨大的，此后他一直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到了大理时，他所带盘缠已所剩无几。正当他为此一筹莫展时，竟误打误撞地到了一家有名的医馆当了学徒。这家医馆的掌柜是位名副其实的药王，被当地人视为活神仙。药王膝下只有一女，系药王六九之年所得，爱若珍宝。这年，药王年逾古稀，正专意物色一位可以继承其衣钵的徒弟。他见沈合聪明颖悟，吃苦耐劳，且为人憨厚朴实，十分喜欢，每逢出诊都带着沈合。沈合也确有天分，遇什么学什么，学什么会什么，很快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名气，药王欣然将沈合收为关门弟子，并将独生爱女许配给沈合。

药王寿尽八十无疾而终，临终前将医馆传给沈合。大安元年（一二〇九年）六月，继章宗后为帝的卫绍王永济赐死李元妃，诛杀胥持国，同时下诏恢复了沈合父兄的爵位及官职。沈合闻讯，与妻子商议后决定暂时关闭医馆，回返京城取回自己寄存在钱庄的金银珠宝。此时，沈合膝下已有一双龙凤儿女，年方九岁。沈夫人的母亲家族中但凡女子成婚，所生多为双胞胎，在当地极为罕见。

沈合带着一家人回到京城，暂时住下来。一年后，沈夫人病故，沈合伤悼之余，无心再回大理，开始带着小兄妹周游天下。沈合医术精湛，沿途多有行医救人之举，闲暇时也教小兄妹读书识字，倒也乐在其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小兄妹一天天长大。十七岁那年，哥哥在游历中与一位契丹姑娘结为秦晋之好，次年生下一女。这位沈少夫人贤惠、温柔，对丈夫百依百顺，对公公也极尽孝道。婚后不久，她随公公、丈夫一同踏上旅途。一日途经蒙古草原，正遇大雪，沈少夫人又腹痛行将分娩，幸为苏如夫人发现并将他们一家接到自己的帐中百般照应。孩子百天后，一家继续西行，辗转来到了玉龙杰赤。也是凑巧，刚在驿站住下，就遇到了一位腹胀如鼓正在四处求医的青年，沈合施以银针，喂以草药，青年一个时辰之内呕吐数次，腹胀之症自然消失。青年为感谢沈合救命之恩，坚持邀请沈合一家住进了他在城堡中的空宅里……

清雅没再讲下去，任拔都握着她的一只手，将头轻轻地、舒适地靠在拔都的肩上。她这样做时很自然，甚至连她自己都没去留意。拔都已经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思索片刻，意犹未尽地追问了一句："沈合大夫救治好的那个青年叫什么名字？"

"哈牙惕。他本人是玉龙杰赤的警长，他的家庭很有背景。你恐怕不知道，他的哥哥是这城中最著名的法官，蒙古军围攻玉龙杰赤前，他的哥哥因为主张与蒙古人和谈，被札兰丁国王处死了，当时死得很惨，是用铁钉钉入耳朵中折磨死的。哈牙惕为此十分仇恨札兰丁国王，一心想着报仇。不过，国王毕竟是国王，报仇谈何容易！我父亲一直劝他要冷静。"

"那么，札兰丁如何还能对他放心得下？"

"不清楚，也许因为他善于隐藏自己吧。"

"沈合大夫为札兰丁治病也是他推荐的吗？"

"不一定，没听他说起过。自从来到玉龙杰赤，父亲为不少人治过病，其中有一个是札兰丁国王的侄女婿，患的也是风痹之症，或许札兰丁国王从他侄女婿那里听说的也未可知。"

"哈牙惕经常来看你们吗？"

"前城陷落后来得少了。札兰丁国王加强了军备，他也被派去巡城了。"

"他肯把自己心底的秘密告诉你们，可见他对你们很信任。"

"朋友之间应该彼此信任，不是吗？"其实，清雅早就听出了问话人的真实用意，心里亦羞亦喜。其实，她和哈牙惕真的只是朋友，但此刻怀着少女特有的矜持，她情愿纵容拔都的不安和猜疑。

拔都沉默了。他感觉自己这样追根究底很不礼貌，可是，对于另一个男人比他更早地成为清雅的朋友，他有一丝不甘，也有一丝妒忌。

暗淡的光线下，清雅双眸如星，注视着一跳一跳的灯芯。她的发丝飘在拔都的脸上，有些痒。拔都侧过脸，久久注视着她，一阵突如其来的冲动使他忍不住在她光洁如玉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清雅懒懒地微笑

着，神思恍惚，似乎在想着别的事情。

拔都的胸口开始疼痛起来，他强忍着，脸上不经意地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清雅立刻觉察到了："你坐得太久了，该躺一会儿。"

"我没事。"

"我不走开，就坐在这里陪你。你不能太累，知道吗？"

"好吧。"

"现在轮到你给我讲故事了。"

"我……不会讲故事，讲我自己好么？"

清雅的脸上掠过一抹红晕。这正是她所希望的。

拔都躺回铺上，微微合起双眼，重又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其中有趣事，也有许多难忘的事情，甚至包括父亲与祖汗之间爱恨莫辨的情感纠葛，他也一并讲给清雅听。在二十多年的生命中，除了四婶苏如夫人，他实在记不得自己对哪个人有这么多的心里话想说，何况听他倾诉衷曲的人还是位年轻的姑娘。一定是长生天对他的眷顾，才让他在危难的日子里遇到清雅。

清雅静静地听着，静静地微笑。终于，拔都在清雅温柔的注视中沉沉睡去。

叁

直到能在清雅的帮助下走出地下室，拔都仍旧没有见过清雅的父亲。近一段日子，城中的伤员很多，清雅的父亲被札兰丁留在了宫中。蒙古军对玉龙杰赤后城的攻打毫无进展，拔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内心也充满了忧虑。他的伤势在不知不觉中日渐好转，他既渴望着赶快离开玉龙杰赤，回到自己的军队，又希望与清雅相处的时光无限延长，让他多待一天，再多待一天。

清雅也开始思索如何将拔都安全送离玉龙杰赤。现在，她不用再去

给札兰丁送药，马车和令牌都被收回了，札兰丁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他绝不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他的大夫。没有了马车和令牌，清雅就必须另想他法，她想到哈牙惕，可是哈牙惕已经有两个月没来城堡看望她和她的一家人了，莫非哈牙惕出了什么意外？否则为什么两个月都没来呢？

拔都白天仍然待在地下室里，只有在晚上他才会和清雅一起到院子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每当这时，他和清雅就坐在屋后的麦垛上，一边尽览着夏夜美丽的星空，一边低低说着话。与清雅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很快乐，拔都怎么也听不够清雅讲起她到许多国家的见闻，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骑着马，到清雅说过的这些国家好好地走走、看看。

哈牙惕托人带来口信，他结束了两个月的巡城，明天会来看望清雅。清雅很兴奋，有了哈牙惕的帮助，她或许就可以找到送拔都出城的办法了。拔都的内心别有一番滋味，他宁愿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

酉戌交时突然下起阵雨。通往地下室的门开着，清雅依偎在拔都的怀中静静听着忽远忽近的雷声。烛光下，她眼波如水，流动着思索的光辉。

拔都侧过头深切地凝视着她。“在想什么？”许久，他问。

清雅的手在拔都的手掌中伸展，又握紧，握紧，又伸展，却没有回答。一缕幽香弥散开来，拔都将嘴附在清雅的耳边，梦呓般地低语：“你一定是花仙吧？要不你的身上怎么总有一种草原上的花香？我真想永远与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能吗？”清雅淡然一笑，眉目间游移着一丝忧伤的暗影。

“为什么不能？清雅，跟我一起走吧，我会照顾好你和你的全家。”

“你不想做你祖汗那样的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啦？”

“想啊。可这并不妨碍我与你在一起。”

“不，拔都。你听我说，我天生是一篷流浪的帆，父亲这只飘泊的船离不开流浪的帆，他不可能安顿下来，我也不忍心让他独自飘泊。我只有一件事想要托付给你，你肯答应我吗？”

“你说。”

“玉龙杰赤一旦陷落，请你将我的嫂嫂和两个侄女送到苏如夫人身边。嫂嫂太柔弱了，我不想让她和孩子们再陪着我和父亲到处流浪，她们需要一个安定的家。可是除了苏如夫人，我真的想不起还有谁可以帮助照顾她们了。我走过许多国家，见过许多不同的女人，只有苏如夫人让我难忘，她的聪明、仁慈、高贵和母爱是她的财富，也是她身边所有人的财富，我想，她曾收留过我们一家，她也一定会再次接纳嫂嫂。何况草原还有你！这是我唯一的牵挂了，你会答应我的，对吗？”

“当然。”

“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我最喜欢你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其实，在我的生命里，你是我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人。尽管我的父亲是女真人，尽管我父亲的国家最终可能被你们的军队征服，我仍然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可我们的缘分恐怕只剩下这么不多的几天了，当缘分尽时，就让所有的情爱随风而去。当你走出这座城堡，回到你父亲和祖汗的身边，就把我当成一个虚幻的梦封存在你的记忆中，不要轻易去开启去触碰。我只想成为你的一个美丽的、秘密的梦，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求。”

拔都竭力抑制着痛惜难舍的心潮，良久无语。他还一时无法完全理解清雅话中的深意，他只明白一点，清雅爱他却不会选择与他长相厮守。第一次见清雅就能感到她的与众不同，她身上有那么一种坚强的气质让他敬重，对于她，他永远不可能勉强她去做任何事情，或者说，为了她，他必须选择割舍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

清雅的唇角溢出一丝笑意，她举起拔都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将依恋和漫过心头的忧伤一并化作温柔流淌在她与拔都之间。拔都的手很温暖、很有力，像每一次爱抚着她时一样。她情不自禁地重又回想起为他疗伤的那段日子，他强健的肌体在她眼中一览无遗。她是不是从那时起就知道自己终将属于他？哪怕只是短暂的，他也会占据她一生的记忆？

清雅侧过脸，轻抚着拔都宽阔的额头，像母亲一样呢喃着：“睡吧。明天恐怕有许多事情要做。”

拔都温顺地闭上了眼睛。烛光在眼睑上跳跃出无数火星，他的心很

疼，比起许多日子前身体的疼痛更令他难以忍受，他下意识地将呻吟咽回胸中。

似乎只合了一下眼，拔都便被一阵激切的争执声惊醒了。

清雅不在身边。地下室的门半掩着，拔都走上楼梯，通过半掩的门他看到清雅就站在厨房里正向一位全身戎装的男人解释着什么。他知道这个男人一定是哈牙惕，便在台阶上坐了下来。清雅说过，他不能出去。

哈牙惕的脸色忽而显得青白，忽而又涨得紫红。拔都听不懂他和清雅说些什么，不过作为一个男人他能理解另一个男人的愤怒，那原本是爱与嫉妒交织而成的愤怒。突然，清雅冲到门外呕吐起来，哈牙惕急忙跟了出去。当他们重新返回厨房时，清雅的眉宇间闪动着反常的欢乐，而哈牙惕的语气已然沉缓平静了许多，谈到最后，他们甚至有了一种特别的默契。

哈牙惕没有跟拔都见面便匆匆离去了。清雅回到地下室，在拔都身边坐下来，久久凝望着他。拔都也望着她。

“什么都不问吗？”

拔都摇头：“你病了吗？怎么会吐？”

“那不是病，你不用担心。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替我照顾好我的嫂嫂和侄女。”

“一定。”

“我们相处的日子太短太短了，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再选择流浪。”

拔都钳住了清雅的手：“什么时候？”

“明天。哈牙惕答应设法送你出城。”

拔都沉默着。他无法将自己的痛苦和留恋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清雅是个倔强的女子，他不想也不能再用任何挽留的话来折磨她了。

清雅依然深深凝望着拔都。“谢谢你。”她突然说，眼神里闪烁着反常的骄傲，与方才拔都从她脸上看到的欢乐一样，发自内心，无所顾忌。

“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只是得到了你的爱，离开了你后我一定倍感孤独，思念会让我憔悴不堪。可是，我现在不再觉得伤心，你的爱已经在我心里扎了根。与爱相守，我的一生将何其富有。”

拔都有点听得呆了，愣愣地望着清雅，心里被痛苦纠缠着，使他一时无法理清纷乱的思绪。

“拔都……”

“嗯？”

“跟我去看看嫂嫂和孩子们吧。我跟嫂嫂说了我的打算，看得出，她很愿意这样。哥哥去世后她再没有笑过，可在我提到苏如夫人时她竟然笑了，可见她有多么喜欢苏如夫人！安顿好嫂嫂和侄女，战争结束后我就可以和父亲无牵无挂地到欧洲去旅行了。也许我们还会到埃及去，我好想亲眼看看那些金字塔，这是我的一个梦。等到父亲老了，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就回大理去，大理是我的家，也是我的根，母亲的灵魂安息在那里，我命运的风筝永远都牵挽在母亲的手心里。”

“不去看我吗？”

“到了那时，我一定变得又老又丑了，不会再是你曾经爱过的沈清雅。我才不要去打扰你的生活，就让现在的我永远留在你的记忆中吧，就让你记忆中的清雅永远像今天一样年轻、美丽。”

“清雅！”

“嘘，别说，什么也别再说。为了我们的相遇，让我们对上天永远怀有一颗感恩之心吧。明天，我想看你微笑着离去。”

对不起，清雅，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拔都默然。

第三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壹

哈牙惕信守承诺。深夜，他带着一身玉龙杰赤居民日常的装束来接拔都。离别在即，一对情侣却来不及沉浸在惜别之中。拔都硬起心肠随哈牙惕向门外走去，清雅站在门前目送着他。夜色中，拔都看不到她的表情，却能感受到她的沉静，他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绞着，绞得鲜血淋漓。在门边，他最后留恋地望了清雅一眼，接着关上了沉重的院门。

清雅的泪水一下子奔涌而出，她的手轻轻地抚向小腹。“拔都，谢谢你。”她在心里说。

我真傻，为什么一定要让你把我忘记呢？我好想你永远永远记着我。我不想在你身边老去，与其如此，不如让你永远记着这一刻的清雅。爱，因为别离而根植于心灵深处，我永远是你的，正如你永远是我的。在回忆中，在睡梦中，让我被你结实的双臂环绕，让我亲吻你宽阔的胸膛，让你的体温留在我的每一寸肌肤之上。今生能与你相爱相遇，即使短暂，我也无怨无悔。

许久，清雅回过头，见嫂子正站在她的身后。清雅走向她，她们抱在一起，都哭了。

哈牙惕虽然事先做了打点，出城堡时仍然出了一点麻烦。一名刚刚换上岗的将领不肯放拔都出城，哈牙惕花了两块金子才总算将拔都带出了城堡。按照哈牙惕原来的打算，是想弄条船，这样就可以从清雅发现拔都的地方悄悄地将拔都载到前城。然而最近札兰丁加强了沿岸巡查，居民个人手中的船只尽数被军队征用，从水路离开后城根本不可能。无奈，哈牙惕只好重金买通了他在巡城时结识的一位将领，通过此人从中斡旋，先将拔都带出城堡。至于拔都的真实身份，哈牙惕当然不可能据实以告，谎称是位困在城堡中的富商，愿花大价钱脱身返乡。

哈牙惕一直将拔都送到了城外一条崎岖的山路上，不知是不是因为语言不通，哈牙惕对拔都表示的谢意无动于衷。当哈牙惕确信他们已进入蒙、花双方在玉龙杰赤这场拉锯战中的交界地带时，将一个水壶和一袋干粮塞在拔都手中，生硬地做了个让他继续往前走的手势，便掉头离去了。拔都毫不犹豫地顺着哈牙惕手指的方向走去，他知道自己正沿阿姆河逆流而上，心中寄希望于在路上遇到自己的军队。他整整走了五天，路上看不到一户人家，水和干粮早就用尽了，拔都仍不停地向前走着，直到再也走不动为止。阳光照在他干裂的嘴唇和被焦渴、饥饿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脸上，在意识行将消逝的瞬间，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美丽的、可爱的身影。

“清雅。”他温柔地唤道，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拔都感到一滴水落在了嘴唇上，他立刻贪婪地吮吸起来。水滴越来越疾，越来越大，过了好一会儿，拔都意识到是在下雨，他恢复了一些力气，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在迷蒙的雨幕中，他无法辨清方向，只能凭着感觉一味向前走去。

“什么人？”

一声断喝使拔都愣怔了一下，接着他醒悟过来：这可是他久违的最熟悉也最亲切的语言。他费力地抬起头，一小队骑兵横在他的眼前。他觉得那一道道审视的目光里有警惕更有惊讶。是啊，一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流浪者冒雨行进在大雨中，脸上的污泥和着雨水流成一道道小沟，这已经够让人不解了，何况他还敢独自接近军营。

骑兵？这么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

他在一个个雨毡后竭力辨认着被雨水冲刷过的面孔。突然，他看到了一张少年的脸，沉稳、优雅、细长的眼睛里闪现着智慧的光芒，方方的下巴很有力度，于不经意间显示出不容动摇的意志。这是一张独一无二的、从童年时代起就让相士们不断惊叹的面孔。

一时间，拔都感到自己的喉咙哽住了。“蒙哥……”

少年稍一犹豫，翻身跃下马背，走近端详着这个竟然对他直呼其名的“流浪者”。

“拔都哥！”

一阵昏眩向拔都袭来，蒙哥急忙用自己的双臂扶住了拔都。“拔都哥，真的是你吗？你还活着！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蒙哥激动地连声说道，一反素日的缄默。

拔都想笑一下，头却沉沉地垂向蒙哥的臂弯。

长时间的跋涉，拔都终于享受到一次最充足的睡眠，他梦到了清雅，醒来时，发现四婶苏如夫人正细心地为他拭去脸上的泥泞。

拔都从小就很依恋四婶。苏如夫人天性聪慧，处事练达，对丈夫、子女和她所珍视的人极尽关爱，使人与她相处如沐春风。她是拔都在这世上唯一可以倾吐心事的人——当然现在还有清雅——因为这个缘故，拔都一直都尊敬她，而且觉得没有一个女人可以与她相比——除了清雅。

看到拔都醒了，苏如夫人的脸上露出了慈爱的笑容。

拔都翻身坐起：“四婶，我睡了多久？”

“整整一天一夜。昨天，蒙哥把你送回这里时，我和你四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玉龙杰赤那边传来的消息说你已经……祖汗为此几天几夜难以成眠。这些日子你都在哪里？蒙哥说他刚认出你，你就昏睡过去了。你一定是吃了不少的苦头吧？”

“我没事，就是渴坏了。”

“是啊，你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嚷着渴，喝了不少的水，才睡得安稳了。你的箭伤还要紧吗？听你父王说，你是中箭落水的。”

“早不碍事了。是玉龙杰赤的一位姑娘救了我，这个姑娘或许四婶还认识呢。”

“是吗？她叫什么名字？”

“沈清雅。”

“沈清雅？让我想想。嗯，我想起来了。两年前，我是见过一位名

叫沈清雅的汉地姑娘，当时，她的嫂子行将分娩，碰巧我遇到了，就把他们一家安顿下来。那天下着大雪，清雅的嫂子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我们为她起名‘雪雪’。清雅和她的嫂子都长得很漂亮，尤其清雅，不仅人漂亮，身上还总散发一种淡淡的清香，好闻极了。孩子刚过了百天，他们就走了。没想到他们会到玉龙杰赤，更没想到恰恰是他们救了你。哦，上帝！感谢你，贤明的、仁慈的、万能的主！”苏如夫人将双手相握，放在胸前，虔诚地喃喃着。苏如夫人自幼信仰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在蒙古亦拥有相当一部分信徒），终其一生也不曾改变。

“清雅还托我请求四婶，战争结束后，帮她照顾她的嫂子和两个侄女。清雅的哥哥在玉龙杰赤患热病去世了，她的嫂嫂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身体越来越不好。清雅和她父亲还想到欧洲去，只能拜托四婶帮助照顾她们母女三人。四婶，您一定不会拒绝吧？”

“当然不会。这可太好了，四婶没有生个女孩，一直很遗憾。现在能抱抱两个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四婶简直开心极了。主啊，请你一定要保佑这两个孩子，保佑清雅全家平安吧。”

拔都望着虔诚地祈求着救世主的四婶，蓦然觉得两眼发潮。他怕被四婶看破心事，装出四下张望的样子，随口问道：“怎么不见蒙哥？”

“他昨天已经去向祖汗报信了。想必祖汗和你父王很快就能得知你平安归来的消息。”

“我四叔呢？”

“要攻打你沙不尔，他去做些安排。”

“我也去。”

“不可以。你还是先去看祖汗要紧，你四叔把他的坐骑乌龙驹也留给了你，他知道祖汗得知消息后一定急于见到你。”

“好吧。其实侄儿也想快些见到祖汗。”

成吉思汗在他的金顶大帐紧紧拥抱着心爱的孙子。从实施对玉龙杰赤的包围至今差不多有七个月了，成吉思汗明显憔悴了许多。身心俱疲

的感觉不完全来自于对前方战事不间断的思虑和谋划，更产生于对孙子的牵挂和想念。此时，拥抱着失而复得的孙子，他像所有的爷爷一样，流露出无法抑制的激动。

拔都的内心同样充满了对祖汗的思念。义无反顾地离开清雅，舍弃爱情，也正是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

待激动的心情稍稍平复，成吉思汗拉着孙子坐在自己身边，现在，他要与孙子商议那件让他一直感到困惑、无奈和愤怒的事情了。

玉龙杰赤前城花了整整三个月才攻下，而对玉龙杰赤后城的攻打至今仍毫无进展，成吉思汗当然知道战事失利的原因在哪里。一开始，他还寄希望于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兄弟三人受挫后能够尽弃前嫌，同舟共济，然而，他们的表现除了让他失望外，还是失望，他的儿子们的确太令他失望了。只有孙子的死里逃生是他最大的快慰，现在，他终于可以与孙子商议这件棘手的事情了。

拔都的想法果真与祖汗不谋而合：重新确立主帅，将兵权归于一人。临阵换帅常常是迫不得已，拔都毫不犹疑地提出由三叔窝阔台统领兵权，父王和二叔共同听命于三叔指挥。成吉思汗完全采纳了孙子的建议，考虑到拔都要求立刻返回战场，成吉思汗派蒙哥护送拔都，同时宣布了敕命。

一路上，蒙哥依然少言寡语，不过看得出来，他从心里为拔都的平安归来而感到欣慰。拔都一向很喜欢四叔的几个儿子，尤其是蒙哥。蒙哥是苏如夫人的长子，性情颇有几分像母亲，自幼勤勉多思、深沉严谨。小的时候，蒙哥与别儿哥比赛摔跤，先输三局，再比，反连赢两局，眼看要再比，蒙哥却以胜两局负三局认输了。事后，拔都悄悄问他为何能先输而后赢？蒙哥回答：别儿哥性急莽动，胜则轻敌，败则浮躁，此皆临赛大忌。拔都又问：为何不再比？蒙哥回答：别儿哥视荣誉如生命，这样的人，值得敬重，岂可为输赢而失兄弟情谊！从那以后，拔都便对年方十岁的蒙哥刮目相看。

一行人晓行夜宿来到设在玉龙杰赤前城的蒙营。术赤、察合台不敢违命，当即交出军权。术赤与爱子重逢，内心喜悦无以言表，甚至察合台冷峻的脸上也闪现出丝丝温暖的笑意。

术赤与察合台由来已久的矛盾因拔都的归来而被暂时搁置一边，窝

阔台不失时机地设宴为拔都洗尘。酒宴之上，窝阔台委婉地表明了他希望二位兄长重归于好的愿望，术赤神态平和，主动向察合台举起酒杯，察合台爽快地表示愿意尊重父汗的安排，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惟令是从。

窝阔台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拔都的一颗心也终于放下了。

拔都向三叔汇报了玉龙杰赤后城混乱的状况。以一些法官、神职人员为代表的主和派始终没有放弃和谈的努力，札兰丁的高压政策已引起许多市民的不满，只有军队拥护札兰丁，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与市民的关系日趋紧张。拔都认为，只要蒙古军不停止发动攻击，玉龙杰赤后城指日可下。窝阔台担忧隔着阿姆河蒙古军的炮火无法发挥威力，拔都胸有成竹，向三叔献上一计：即刻命工匠建造十余艘大型战船，战船之间以铁链相连，将火炮置于战船之上，运送至河心，就可解决火炮射程不够的问题。窝阔台略一思索，认为此法可行，当即嘱咐拔都、蒙哥二人共同监造战船。

过去的七个月中，由于术赤、察合台对于如何攻城意见得不到统一，蒙古军一度无所适从，纪律松懈，如今经过窝阔台的严格整军，很快恢复了往日的锐气。战船造好后，窝阔台下令对玉龙杰赤后城实施不间断的炮击。终于，城墙被炸开了许多豁口，蒙古军从这些豁口杀入城内。接下来的短兵相接更加激烈，每座房屋、每条巷道都是战场，几乎到了寸土必争的地步。整整七天，昼夜不停地巷战和肉搏战，不肯投降的守军残余被迫退至最后三个区，再也没有力量抵抗蒙古军的攻击了。

无奈，他们推举哈牙惕前去向术赤谈判。哈牙惕带着一名翻译来见术赤，提出了投降的请求："我们已经领教了大王的怒火和威严，请大王网开一面，饶恕我们这些活着的、愿意归顺大王的人。"

术赤指着城中的遍地横尸怒不可遏："你们的抵抗使我军遭受了惨重的伤亡，领教了怒火和威严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即使我想宽恕，恐怕也无法平抑我军将士的仇恨和愤怒。"

谈判陷入了僵局。正巧拔都有事来见父王，看到哈牙惕，他有点惊讶。当他问清哈牙惕的来意后，向父王低语几句，术赤的表情缓和下来："好吧，我接受你们的投降，而且会恪守饶命不杀的诺言。"

哈牙惕略一施礼，转身退去。拔都主动将哈牙惕送出军营，对于他的恩人，他始终怀有感激之情。即将分别时，拔都问道："清雅……"

哈牙惕回头望望拔都，神情中依然凝固着严峻和冷漠。

"你想知道什么？"

"清雅是否还在城中？她和家人都还好吧？札兰丁有没有难为他们一家？她给我留下过什么话吗？"拔都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这些都是他最关心的，事实上，自从离开清雅，他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

"札兰丁国王撤离后城前，带走了清雅和她的父亲。清雅临走前告诉我，她已托付你照顾她的嫂子和侄女。我把她们暂时安置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城中平静下来，你可以跟我去接回她们。"说到这里，哈牙惕明显踌躇了一下，"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清雅已经怀了你的孩子，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会同意将你送出城堡。清雅是个勇敢的女人，我佩服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所以，我不需要你来感谢我。"

拔都震惊地听完哈牙惕呆板的陈述，一时间百感交集。他恍然忆起清雅眉目间闪动的骄傲，忆起清雅对他说的从此不再孤寂的话语——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有了他们的孩子。现在，札兰丁带走了清雅，清雅会如何呢？她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那么……"

"清雅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她相信你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到许许多多地方，建立许许多多功勋，成为一个像你祖汗一样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这是她的希望，也是她的骄傲。"

拔都的胸中充溢着深沉的悲伤，也翻滚着相知的热浪。对于用这种方式与他永诀的清雅，他除了像她期望的那样勇往直前，也似乎再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让他无愧于她的爱恋与付出。

哈牙惕背向拔都而立，片刻，举步离去。他一直喜欢着清雅，清雅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使他愿意为之生，为之死。他明白，他和清雅之间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清雅尊重他、喜爱他如朋友、如兄长，但他在清雅的眼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说起拔都时的神采。她是拔都的，这种从身体

到心灵的归属感最终打动了他，也使他克服了偏见和厌恶。在他与清雅的争论中，他平静下来，他放下了妒忌是因为敬服一个女人对爱的执着和勇气，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决定为了清雅而冒生命危险将拔都护送出城，然而，他永远不需要拔都来领情。

贰

玉龙杰赤平静了。

察合台、窝阔台引兵离开了玉龙杰赤，哈牙惕被委以新一任的地方行政长官。拔都亲自接回了清雅的嫂嫂和侄女，并按照约定将她们送到苏如夫人身边。由于术赤兄弟三人在围攻玉龙杰赤的战斗中行动迟缓，贻误军机，成吉思汗无意为他们庆功，他只在自己的大帐中款待了拔都、南图赣和蒙哥三位孙子。

这是拔都最后一次见到南图赣，堂兄弟的感情依然像小时候一样亲密无间。拔都返回玉龙杰赤一年后，得到了南图赣阵亡的消息。战报接连传来：札兰丁和灭里在哥疾宁纠集了七万骑兵，被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军击败，灭里饮剑而亡，札兰丁独自渡过申河（今印度河），只身逃往印度。蒙古大军继续完成对花剌子模境内的征服，与此同时，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立刻分兵一万，援助正深入斡罗斯（今俄罗斯）境内追击宿敌的速不台、哲别二将。

篾儿乞残部可谓成吉思汗个人的仇敌。当年，新婚的孛儿帖夫人遭到篾儿乞部的掳掠，在敌营生下了术赤，并因此造成了成吉思汗与长子之间无法消除的隔阂，这件事对于自尊心和占有欲都无与伦比的成吉思汗来说，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隐痛。所以当篾儿乞部屡次遭到重创、被迫遁入钦察草原后，成吉思汗仍无意放过他们。如今，哲别、速不台二将孤军深入外高加索和欧洲地区已近两年，成吉思汗担心他们兵力不足，遂派术赤增援二将。术赤并非不想执行父命，怎奈他自攻克玉龙杰赤以来，一直缠绵病榻，不得已委派拔都代行军权。

蒙哥和兀良合台闻讯主动向成吉思汗请缨，愿随拔都一同出征。

行前，拔都与父亲话别。术赤叮嘱拔都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绝不可以被胜利冲昏头脑，更不可以轻动冒进。

他给儿子讲述了一段往事：

成吉思汗刚刚君临蒙古草原时，尚有世代居于泰加森林的诸部落不肯归降。其中尤以图马惕部的女首领莎娜塔最为顽固，成吉思汗遂将征服图马惕部的任务交给了义弟同时也是蒙古“四杰”之一的博罗忽。

博罗忽身经百战，英勇无敌，如何能将莎娜塔这样的年轻女子放在心上。他急于消灭图马惕人，对敌方情况未做任何了解，贸然指挥大军向图马惕部发起强攻。莎娜塔却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将博罗忽引入一条崎岖的小路，待博罗忽完全进入了她的包围圈，她便指挥军队从四面杀出，将蒙古军团团困于林中。蒙古军长于原野作战，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只觉四面受阻，纵有十八般武艺也施展不开，加上莎娜塔广布陷阱与地网，不断有人落入其间。经过一个多时辰的血战，只有不到半数的蒙古军拼死杀出重围，其余全部罹难，其中就包括素有“孤胆英雄”之称的博罗忽。

博罗忽死时，年仅二十六岁。

成吉思汗在汗营得知义弟阵亡的消息悲愤异常，当即就要御驾亲征为义弟报仇。众将竭力劝阻，木华黎建议由术赤和曲出率领的北路军二征图马惕。其时，术赤和义叔曲出已降伏除图马惕外的所有森林部落，正在班师途中。成吉思汗强压怒火，传话二人：“博罗忽败于轻敌。你们需谨慎行事，不可重蹈博罗忽覆辙。”

二人闻命，立刻掉转马头，挥师西进。术赤谨记父汗教诲，在充分了解了博罗忽失败的原因以及图马惕的地形情况后，与曲出定下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之计，终于击败图马惕人并将莎娜塔生擒。

北路军返回主营后，成吉思汗单独召见了儿子术赤。术赤献上了博罗忽的遗物：金刀，那还是多年前博罗忽在一次射箭比赛中夺魁后成吉思汗亲手挂在他腰间的。成吉思汗的目光一触到金刀，便像被火烫着一般闭上了眼睛。从小到大，术赤还很少看到父亲这般动情，这般难以自持。

成吉思汗详细地询问了术赤出征森林部落的情况，虽然欣慰，却也心情沉重。也许是博罗忽突然的亡故让他联想到什么，他充满忧伤地对术赤说道：“你们兄弟几个，一定要好好的，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能看到你和你的弟弟们个个都在我的眼前。”

术赤讲到这里，声音轻轻颤抖起来，他急忙收住话头，不再说下去。

那个时候，他心里想的却是：不，父汗，我不愿送你，我宁愿在我孤凄的坟头，得到你一杯思儿的苦酒……

拔都深切地注视着父亲微微泛红的眼眶，他懂得父亲极力隐忍的伤感。

许久，术赤收回目光，与儿子四目相对。他的脸色重又变得平静温和。

“拔都。”

“什么？”

“为父也曾经差点失去你。也就是那一刻，为父才开始体会到当年你祖汗的心情。”

拔都轻轻地握住了父亲的手：“我明白您的意思。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战胜敌人，活着回来。”

“还有，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尊敬速不台和哲别二人，遇事多与他们商量。他们是你祖汗麾下最优秀的将领，也是我蒙古的常胜将军。在军事指挥上，他们可以说颇得你祖汗真传。”

“儿子明白。请您也务必保重身体，凯旋之日，我陪您一起去看望祖汗。”

术赤点头微笑，心却像被撕裂一般痛苦难忍。他是不会再见父亲了，就让他尚且健康的形象，永远留在父亲的心中吧……

诚如成吉思汗所料，哲别、速不台二将所率两万将士由于长达两年的远征带来的损耗，只剩下区区一万人。正当二将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有所忧虑时，拔都引军赶到，两支蒙古军会师于斡罗斯南部草原。

远在异域，见到自己的战友，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许多将士紧紧拥抱在一起，眼中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哲别、速不台亲将拔都、蒙哥、兀良合台接入军帐，吩咐设宴。

拔都被尊无奈坐于上座。一位年轻战士为拔都斟满了醇香的马奶酒。拔都正口渴得厉害，端起碗一饮而尽。年轻战士立刻又为他斟满了一杯，乌黑的眼睛里露出一丝丝笑意。拔都本想再喝，见年轻战士正盯着他看，反而不好意思起来，随手将酒碗搁置一边。

“兰容，你是不是也太偏心了点儿，只顾让拔都哥喝酒。我和兀良合台早就渴了。”蒙哥难得地开了个玩笑。

“是啊，兰容，赶紧给我和小王爷倒酒吧。莫不成我们这么大的两个人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见？”兀良合台也笑眯眯地插了一句，然后又说，“兰容，你的这身军装倒是挺合体，就是衬得你太白净太漂亮了。”

年轻战士回身狠狠瞪了他俩一眼。

拔都醒悟过来，端详了年轻战士片刻，笑了。

“真是兰容啊！四年没见，长大了。还别说，兰容穿上这身衣服，比蒙哥和兀良合台还威风。”

兰容脸微微一红，哲别笑着吩咐女儿：“兰容，别傻站着，快去给蒙哥小王爷和兀良合台斟酒。”

“哦。”兰容不情愿地答应一声，依次为蒙哥、速不台、父亲和兀良合台斟了酒，便出去了。

拔都与速不台、哲别谈起别后各自的情况。二将最关心花剌子模目前的战局，拔都便将玉龙杰赤陷落，札兰丁在哥疾宁纠集反抗力量，欲与祖汗对抗之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了二人，甚至包括父王与二叔之间发生的争端他也没有隐瞒。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他们这支军队远离主力，深入钦察草原孤军奋战，速不台和哲别不能不惦记成吉思汗的安危。对于他们而言，只要大汗仍然健在，他们就能无惧于任何危险，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任何时候，大汗都不会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何况大汗的智谋，也是他们信心的源泉……

哲别关切地问起大太子术赤的身体情况。拔都不愿撒谎，回说父亲

自攻下玉龙杰赤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因此没有直接参与后期的战事。

哲别与术赤同一年出生，他在阔亦田大战结束后投奔成吉思汗之初，曾被编入术赤军中。那时候，术赤对他十分欣赏，极力拔擢，使他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并在征战中崭露头角。

知遇之恩，哲别始终铭记在心。

正聊着，酒宴摆了上来。所有重要将领齐集大帐中，速不台、哲别仍将拔都、蒙哥兄弟让在首席，众人为庆祝重逢开怀畅饮。

酒至半酣，兰容怀抱火不思，在四个侍女的陪伴下来到大帐。

好像月光映进了眼帘，通明的灯火为之暗淡。兰容已经换了装束，一袭月白色的长夹袍，一顶银白色的罟罟冠，映出山丹花的容颜，这就是兰容这一刻在拔都、蒙哥和兀良合台眼中的形象。

兰容面对拔都坐下，娴熟地调了调火不思的琴弦。

一支熟悉的旋律在素净的手指和古铜色的琴弦之间飘出，回荡在大帐里，似小山涓流，似沙堤风露，时而低回流走，时而惊云裂帛。《哦，我的萨西塔》，那首在草原上广为流传的情歌。

酒宴上的气氛变得浓烈了，拔都的内心却充溢着无法排解的痛苦。他又在思念清雅，追忆着那两情相悦的时光。“我的萨西塔”，是勇敢的牧人心中的女神，而清雅就是他的萨西塔，是他用一生追寻的爱情和梦想。

最后一段由高亢渐趋深沉和缓，勇敢的牧人找到了他的萨西塔，萨西塔正坐在天使湖旁梳理着她乌黑的长发，她的眼睛闪烁着星星般的光芒。在执着的爱情面前，莽古思（魔鬼）的魔力消失了，萨西塔从镜子般明亮的湖面上惊喜地看到了正向她飞马驰来的那个人，看到了追寻着她的足迹历尽艰险、九死一生，终于在天使湖与她重逢的勇敢的牧人。她站起身，长发垂落在腰际，朝霞在她的脸上映出了夺目的艳丽，鸟儿为她唱起了动听的歌，她张开双臂，飞快地跑上前去迎接她坚贞的爱人……

颤动的尾音中，乐声戛然而止。短暂的沉寂之后，拔都带头鼓起掌来，立刻，掌声四起。

勇敢的牧人找到了他的萨西塔，他和清雅是否还有重逢之日？

“再弹一遍吧，兰容。我有个好主意，不如让兰容边弹火不思，边和拔都小王爷合唱这首《哦，我的萨西塔》，大家说好不好？”等掌声稍息，兀良合台意犹未尽地大声提议，果然，他的提议赢得了满堂喝彩。

“不行，不行，我哪里……”拔都想推托，但当目光触到兰容正满怀渴望注视着他的双眸时，不由得改变了主意。

“这首歌太长，我真的不太会唱。不如我和兰容合唱一首《初秋的草原》吧，怎么样？”

“好，就《初秋的草原》。”

拔都走下座位，来到兰容身边，兰容仰头望着他，嫣然一笑。

绿草和鲜花在马蹄下向前延伸

阳光洒在草原上

河洄路转，草长莺飞

杜鹃啼鸣，百灵歌唱

初秋的草原

灿烂辉煌

像姑娘思念的心

金色的旋律

在微风中回响

柔缓起伏的绿色

海浪般铺向远方

细密的草茎

相伴我的姑娘

乳白色的蒙古包

升腾起缕缕炊烟

常入梦乡

姑娘用一往情深

熬制着洁白的奶浆

花丛草尖的秋蝶

飞舞着弯弯曲曲的欢畅

七彩的鲜花

依然飘着淡淡的幽香

我初秋的草原哟

粗壮的莎草微露枯黄

那亘古不变的牧歌般的宁静，

仿佛姑娘思念的眼眸

深深眷恋

甜蜜忧伤

拔都的嗓音浑厚低沉，配合着兰容的甜润婉转，竟然恰到好处，使

人沉醉其中，欲罢不能。一曲终了，大帐里重新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兀良合台还想让拔都和兰容再唱一首歌，这时，一名传令兵匆匆走入大帐，附在哲别耳边低语了几句，哲别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我知道了，去吧。”

大帐中的喧哗霎时消失了。拔都情知有异，俟传令兵离去，问道：“哲别将军，发生什么事啦？”

“我们派到谷儿只王国的使者被杀害了。”

“谷儿只王国？”

“是的。我们的目标是钦察人，因为他们的首领收留了我们的敌人。我和速不台原想从罗南草原绕过外高加索向钦察人索要篾儿乞残部，可是格奥尔基三世在首都第比利斯以南摆下了战场。为避免与谷儿只开战，我和速不台派出了使者，没想到，他竟杀害了我们的使者。”

拔都沉吟着，蒙哥插进话来：“谷儿只王国国力强盛，国民信奉基督教，而且他们的主要兵种也是骑兵，与我们相比，无论在人数和气势上都占优势。”

“小王爷如何知晓？”

“我在祖汗那里看到过这个国家的情报。”

哲别连连点头。拔都暗自佩服蒙哥的博闻强记。

“既然如此，将军有何对策？”

“请拔都小王爷示下。”

“将军何必客气！临来前，父王一再嘱咐我，一切听从哲别、速不台二位将军调遣。而今生死攸关，还请二位将军自在用计。”

“谢小王爷。我意以静制动，以守为攻。”

“我明白了，格奥尔基三世自恃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一定不会将我们这两万骑兵放在眼里。骄兵必败，先挫挫他们的锐气。”

“正是。”

“好，我愿为先锋，听将军调遣。”

“还有我！我和拔都哥同为先锋。”

“还有我！我愿与二位小王爷同为先锋。”

哲别、速不台欣慰的目光落在了三张英姿勃勃的脸上，速不台向哲别点了点头，哲别快步走到拔都刚才坐过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拔都、蒙哥、兀良合台听令！”

“喳！”

“蒙哥做右翼，兀良合台做左翼，我和速不台统领中军迎敌。拔都率三千将士于侧后隐蔽。格奥尔基三世如果发动进攻，用箭墙将他们挡回去，绝不能让谷儿只骑兵冲破我们的阵地。一旦格奥尔基三世败退，拔都负责截断他们的退路，聚而歼之。”

“喳！”

三人衔命退去。兰容趁父亲没注意，和侍女悄悄离开了大帐。

蒙古骑兵和谷儿只骑兵在罗南草原摆下了战场。骄横的格奥尔基三世丝毫未将长途奔袭的蒙古军放在眼里，指挥三万骑兵向蒙古军阵地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当谷儿只骑兵进入射程内时，蒙古军万箭齐发，冲在前面的谷儿只骑兵纷纷落马，后面的见势不妙，掉头逃走，蒙古军并不追赶。

格奥尔基三世仗着人多势众，稍事整军后向蒙古军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谷儿只骑兵果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有几次蒙古军的左、右翼同时出现了一些骚动，但被蒙哥、兀良合台顽强地挡了回去。如此数番，直至黄昏时分，谷儿只骑兵仍然无法冲开蒙古军的箭墙。

整整一天水米未进，谷儿只骑兵不堪再战，格奥尔基三世下令撤回

城中。拔都怎肯容他全身而退，指挥三千骑兵从侧后杀出。蒙古军的作战风格一向是疾如闪电、气势如虹，而谷儿只骑兵士气已低落且猝不及防，不消一顿饭的工夫便被拔都军冲得七零八落。拔都挥刀杀入阵中，恰巧与戴着王冠的格奥尔基三世马头相向。格奥尔基三世在侍卫的保护下且战且退，拔都意欲将他生擒，拍马冲向格奥尔基。格奥尔基的侍卫都是些精心挑选、武艺高强、反应敏捷的年轻武士，他们见拔都来势凶猛，立刻有几名侍卫将国王挡在安全处，其余的抢前围住拔都，与拔都混战一处。拔都以一敌四，全无惧色。一时间刀来剑往，拔都非但不见有落败之势，倒是越战越勇。

格奥尔基三世看得心惊胆战，思虑片刻，暗暗向一个箭法精准的侍卫挥了挥手。侍卫会意，从背后摘下弓箭，悄悄地瞄准了拔都。弦，在侍卫手中慢慢拉满，拉满，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侍卫的身体突然向后仰去，跌落马下。格奥尔基三世惊愕地俯视侍卫，只见侍卫圆睁着一双眼睛，咽喉处赫然插着一支最多只有三寸长短、状如燕尾的竹镖，已经死了。他再也顾不得尊严，拨马夺路奔逃。正围战拔都的四名侍卫不防有变，稍一愣神的工夫，两名已做了拔都的刀下之鬼，另两名见势不妙，弃了拔都，仓皇逃去。拔都一眼看见死于竹镖的侍卫的尸体，脚钩着马镫伏身拔下竹镖，想了想，已明白了格奥尔基突然逃遁的原因。他当即挥令大军紧紧追赶，格奥尔基三世仅带着少数残兵败将退守首都第比利斯。

拔都与前来接应的蒙哥、兀良合台会合，陈兵第比利斯城下。

兀良合台问及拔都与格奥尔基三世交战的经过，拔都取出竹镖，笑道："多亏这支竹镖救了我，否则我大概早做冤死鬼了。"

兀良合台惊讶地看着竹镖："这镖从哪里发现的？"

"估计是格奥尔基的侍卫想暗算我，被人一镖正中咽喉。"

"这不是兰容的燕尾镖吗？没想到才两年没见，这丫头的镖已经使得这么好了。"

"兰容？你确定是兰容吗？"

"小王爷有所不知，这燕尾镖原是我阿爸和哲别将军攻打沧州时结识的一位异人所制。这位异人在我阿爸身边待了一年，将燕尾镖传授给

我，然后就四处云游去了。三年前，大汗决定出征花剌子模，兰容随哲别将军一同出征，非缠着我教她使用燕尾镖不可，我被她缠不过，随便给她说了说怎么用，又给了她五六支镖，只当哄哄她就算了。两年前，她和我阿爸、哲别将军一同远征钦察部，没想到她还真把燕尾镖练成了。”

“嗯……”拔都沉吟着，难怪刚才一错眼的工夫，他觉得有一张面孔极其熟稔。想必兰容一直都在暗中保护着他吧。

“对了，拔都哥，我差点忘了告诉你，哲别将军和速不台将军要你、我还有兀良合台到大帐议事。”

“哦，好。”

哲别和速不台在大帐等着拔都三人。哈马丹方面传来的消息，先前归降的哈马丹军民杀掉了蒙古方面委任的波斯长官，起而复叛。对此，哲别和速不台不能坐视不理，他们想听听拔都的意见。

拔都也赞同先取哈马丹，他提出分兵一万，由他、蒙哥和兀良合台率领攻打哈马丹。哲别率五千人佯攻第比利斯城，速不台则率五千人驻扎罗南草原，一来可为两军后援；二来可以避免格奥尔基三世出兵援救哈马丹，从而造成对蒙古军的夹击。

哲别、速不台欣然采纳了拔都的建议。

拔都、蒙哥、兀良合台当即引军直扑哈马丹，哈马丹军民自知没有退路，万众一心，奋力抵抗蒙古军的进攻。然而，蒙古军毕竟拥有最先进的攻城器械，也不乏攻城经验和顽强的作战精神，数日后，在他们凌厉的攻势下，哈马丹军民被迫再次请降。这一次，拔都与蒙哥商议，审慎地选择了一位既为哈马丹军民所拥戴，又不希望继续与蒙古军为敌的当地名流出任地方行政长官。之后，拔都迅速回师与哲别、速不台会合了。

蒙古军对第比利斯城的数次攻打都无功而返，渐渐滋长了格奥尔基三世的轻敌情绪。格奥尔基三世对兵败罗南草原刚开始还怀有某种忌惮之心，可是，他自恃兵力雄厚、城池坚固，又看到蒙古军攻打第比利斯城时显得束手无策，便开始考虑如何击败蒙古军，洗刷曾经战败的耻辱。

蒙古军对第比利斯城发动了第十二次进攻。与前十一次一样，他们对第比利斯高大、坚固的城墙仍旧显得无能为力。格奥尔基三世从城墙上看到蒙古军撤退时的凌乱队形，心中暗喜，当即传令大开城门，亲率三万军队追击。谷儿只骑兵横扫敌阵，蒙古军一触即溃，左、右两翼首先溃败，中军也难以久持，在哲别的指挥下穿过罗南草原一直向山区撤去。格奥尔基三世率大军穷追不舍，一直将蒙古军追到一处山谷。当谷儿只追兵全部进入山谷后，突然山谷一侧杀声震天，一支伏兵斜刺冲出，为首的将军正是拔都。格奥尔基三世这才发现中计。

与此同时，刚才还在溃逃的蒙古军迅速止步，掉转马头，杀返敌阵。谷儿只骑兵中了埋伏，腹背受敌，惊惶失措。经过一场血战，两万精骑被歼，其余请降。格奥尔基三世被拔都走马生擒。战斗结束后，拔都亲手为格奥尔基三世解去绑绳，仍然尊以国王之礼。格奥尔基三世万般无奈，终于表示愿意归附，并同意蒙古军借城而过。

叁

蒙古军稍事休整，从外高加索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欧洲。

在草原上生活惯了的蒙古人，在中原和花剌子模这样的地方作战，总难免有身处异域之感。这里却一如他们的家乡，绿草茵茵，鲜花似锦，草香、花香交织在一起，令人迷醉。

由于地形不熟，蒙古军进入了“坟墓”边缘：由高加索人、阿谢人、钦察人共同组成的联军伏击圈。

联军接连发起了几次进攻，均被蒙古军顽强击退。在联军最后一次进攻中，蒙古军第一次使用了“一窝蜂箭”。这是一种新式武器，经过匠人反复改进，一次能发射数十支特制的箭羽，杀伤力极强。此次，拔都奉命增援哲别、速不台二将，成吉思汗特意要他带上，危急时可作防御之用。但考虑到“一窝蜂箭”的箭羽制作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不到万不得已拔都并不想使用。面对“一窝蜂箭”的强大威力，联军方面显然一时被震慑住了，恰巧日落天暗，双方暂且收兵，哲别、速不台和所有重要将领一同回到大帐。

哲别的脸上隐隐挂着一丝忧虑。这是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人们很

难从他的脸上看到的。

速不台默然摆弄着手上的空杯。一时间，谁也没有心情开口，大帐里弥漫着不安和沉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兀良合台先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嘿”了一声，一拳砸在桌子上：“我们太大意了，竟然中了敌人的埋伏！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跟他们打消耗，我们可打不起。”

没有人回答他。

“幸亏天很快黑下来，帮了我们的忙，否则，我们今天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很难保证。明天天亮后，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不是吗？”

依然没有人回答他。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蒙哥小王爷，你倒是说句话呀！”

蒙哥抬眼望着他，嘴角居然噙着一丝镇静的笑意。这种镇静很快感染了兀良合台，他紧张的心情稍稍松弛下来。

“别慌！我们先听听拔都哥的想法。”

拔都望着蒙哥，他似乎从蒙哥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这一刻，他对他的这位堂弟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要知道，蒙哥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面对险境却表现出如此的沉着和老练，实属不易。

“拔都小王爷，你想到办法了吗？”

拔都点点头，又微微摇了摇头。

“又点头，又摇头，小王爷究竟什么意思？”

“兀良合台，你莫急，拔都哥的意思我懂。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如果祖汗碰到了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做？”

“他会——”

“各个击破！”拔都、蒙哥、兀良合台异口同声。

“是的，祖汗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这也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生路。但是祖汗会选择谁呢？”

“只有钦察部。”蒙哥沉静地回答。

“先打钦察部？”兀良合台问。

“不是，而是要让钦察部不战而退，这样，剩下的两部一定会自乱阵脚。”

“蒙哥小王爷，你为什么这样认为？钦察部收留了我们的敌人，也是我们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他们怎么肯不战而退？”

“严格来说，钦察部与我们族源相同，游牧习俗也相同。当年，斡罗斯境内的各公国对钦察部的劫掠行为深恶痛绝，意欲联合将其铲除，但钦察部的首领抢先一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其中一位大公，以此换得了容身之处。钦察部现在的这位首领叫迦迪延，他骁勇善战，可惜有些刚愎自用，而且生性贪婪。”

“如此说来，小王爷一定知道迦迪延为什么收留篾儿乞部？”

“联姻。与钦察部当年如出一辙。”

“你如何知道得这么详细？”

“我自幼在祖汗身边长大，常常得以聆听祖汗的教诲。祖汗常说，要想击败对手，就必须了解对手。耳濡目染，我对送达汗廷的各类情报以及可能搜集到的介绍世界各地的图书资料都比较留心。不过，我的这些纸上谈兵说到底只能给哲别、速不台二位将军和拔都哥做个参考罢了。”

哲别、速不台一直静听着三个年轻人的议论，作战思路也在他们的议论中更加明晰了。年轻的一代将领正在迅速成长、成熟，这是最令哲别、速不台欣慰的地方。在并肩作战的这段日子里，拔都的沉稳、蒙哥的机智、兀良合台的勇敢可谓各有所长，相得益彰。

将领们低声交谈着，大帐里响起一片“嗡嗡”声。哲别、速不台专心地察看着地图，终于，哲别指在一处，速不台会意地点了点头。

哲别抬眼扫视着大帐，所有的目光立刻集中在他的脸上。

“我刚才和速不台将军商议了一下，目前，能让钦察部主动撤离的确是上上之计。自从深入钦察草原，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可派人将这些战利品赠送给钦察部迦迪延首领，只要他答应撤军。另外，我和速不台将军已经想好应变之策，一旦钦察部不同意撤军，执意与我为敌，我们在明天早晨开战时就必须全力攻打阿谢人的阵地。从今天交战的情况来看，在三支军队中阿谢军实力较弱，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然后向伏尔加河下游方向撤退，只有这样，我们恐怕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这样决定。现在我们来商量商量派谁去游说迦迪延首领。”

大帐中出现了短暂的静默。接着，兀良合台急切的声音和拔都沉静的声音同时响起：“我去！”

哲别显然有些意外，探询地望着速不台。

“不行！”速不台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为什么？阿爸，你是担心我完成不了任务吗？就算钦察部是龙潭虎穴，也不见得就能奈何得了我。”

“并非如此。速不台将军只不过担心一旦迦迪延知道了我们的真实身份，会拿我们做筹码，到时我们的军队就会投鼠忌器，反而要缩手缩脚。是这样吗？速不台将军。”

“对。”

“但不知将军反过来想过没有，正因为危险，才更有成功的把握。蒙哥不是说迦迪延既勇敢又刚愎自用吗，这样的人，必定崇尚勇气，而我们示之以勇，就能先在气势上压倒他们。迦迪延未必不会想到‘筹码’的问题，他也明知我们会首先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敢去，证明我们早有应对之策。如此，又可以在实力上迷惑他们。当然，更重要的是，迦迪延是个贪财的人，一个贪财的人，如果让他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就能获得他经过多少场战争也未必能获得的财宝，这样的买卖该具有怎样的诱惑力！倘若失去了这次机会，即便联军打败我们，他最多也只能获得其中三分之一的战利品，战与撤，哪一种对他和钦察部更合

算，想必他最后一定可以算清楚。权衡种种利弊，这个使者，我最适合担当。”

“不行。”

“将军还顾虑什么？”

“万一……”

“万一拔都哥出了什么事，将军无法向我祖汗交待，是吗？”

蒙哥与拔都对了对眼神。蒙哥已经完全理解了拔都的想法，尽管他同样担心拔都的安全，但是，作为弟弟，他必须尊重拔都的任何决定，并且协助他达成他的心愿。

速不台沉默着。

“拔都哥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相信他有这样的信心也有这样的能力说服迦迪延首领。说真的，既然我们对联军一战原本就是一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冒这个险呢？”

“即使要冒险也应该由我去。阿爸、哲别将军，你们不要再犹豫了，我这就出发。”兀良合台站了起来。

“不可以！好兄弟，我懂你的好意，不过我心意已决，无论如何，我都要去会会迦迪延。哲别将军、速不台将军，我只有一个请求，万一发生了意外，请你们一定不要因为顾忌我的安危而改变既定的作战方案，成败在此一举。你们只需牢记，祖汗还在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哲别与速不台面面相觑。从拔都平静的神态中他们可以看出他如铁的意志。

终于，哲别下了决心：“兀良合台，你将礼物送到钦察部营外，然后留在那里，等待接应小王爷。我将亲自挑选十名武艺高强的侍卫陪小王爷一同入营，迫不得已时设法劫持迦迪延，以为退身之计。”

“喳！”兀良合台虽不情愿，也只能勉强接受了将令。

“事不宜迟，我也准备准备。”

“拔都哥，等一等。”蒙哥离开座位，走近拔都。拔都深情地拍了拍堂弟的肩头，他很清楚，蒙哥在由谁去做使者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参与争执，是因为他深知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对迦迪延而言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威信和说服力，所以才没有去表白自己的无畏。蒙哥的确是在祖汗身边秉承教诲的，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他总能明智地予以分析和判断。而这一点，即令拔都也不能不为之叹服。

“蒙哥，你有话说？”

“也没什么。我们会做好一切应变的准备，总之，你要照顾好自己。”

“我知道。”

蒙哥做了个手势，忙哥撒急忙走到他身边。忙哥撒自幼跟随四太子拖雷，能骑善射，力大无穷，保护主人时像马和狗一样忠诚和警觉，深受拖雷的宠信。此次蒙哥远征钦察部，拖雷特意将忙哥撒赐给儿子，这样，忙哥撒就成了蒙哥的亲随。

“让忙哥撒跟你一起去吧，他可是个好伴当。”

“好，就让忙哥撒跟我一起去。忙哥撒，我们走吧。”

“喳！”

拔都、兀良合台很快做好了准备。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除了担任警戒的巡哨的火把，只有地上的篝火与天上的繁星遥相辉映。哲别、速不台将拔都、兀良合台送出大营，该交待的都交待了，哲别、速不台唯有暗暗祈求长生天保佑拔都化解危机，平安归来。

厚重的夜幕渐渐吞没了一切，也掩盖了一场将要进行的交易。

钦察部的首领迦迪延原本无意与蒙古军派来的使者相见，然而，蒙古军方面呈上的礼单实在太具有诱惑力了，礼单上几乎罗列了蒙古军远征以来历次战斗所获得的战利品中的大部分，都是奇珍异宝。这且不论，更让迦迪延惊讶不已的是，蒙古军的使者竟是成吉思汗的孙儿、大名鼎鼎的拔都。

在一种奇怪的心理支配下，迦迪延同意会见拔都。不过，他提出了

一个要求：拔都只能带一名副使入见。

迦迪延的大帐戒备森严，武艺高强的侍卫环帐而立，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一个进入大帐的人。拔都施礼毕，向迦迪延呈上了一盒均匀无瑕、晶莹剔透的极品珍珠和一柄削铁如泥的南国宝剑，宝剑的剑鞘上镶嵌着红、绿宝石和红丝、黄丝、青丝玛瑙，形成了山峰和烟松的图案。不说别的，单这两样礼物，就让迦迪延大开了眼界。

拔都始终注意着迦迪延的表情。

迦迪延将礼物玩赏良久，方抬头端详着拔都。朦胧中，拔都的脸容极其坦率平和。在对哈马丹王国以及谷儿只王国的历次战斗中，拔都、哲别、速不台这些勇士的名字早已传遍钦察草原。没想到现在拔都竟会自己送上门来！这究竟是由于这位年轻人自恃有武力强盛的蒙古大军做其后盾，还是因为他太看重勇士的荣誉，乃至不惜以身涉险？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迦迪延仍不能不为拔都的勇气所震慑。

“你，要什么？”思索良久，迦迪延瞥了拔都一眼，审慎地开了腔，声音生硬得像块岩石。不及拔都回答，他就移开目光，开始来回挥动着宝剑。这的确是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剑，迦迪延暗想。

“请你撤兵！”

拔都的回答如此简洁，迦迪延的手一顿，将剑尖指向拔都的方向，笑了：“为什么？”

“这对我们双方有利。你可以兵不血刃得到全部战利品，我们也可以腾出手来收拾那些阿谢人和高加索人，他们才是我们的敌人。”

“对我而言，蒙古人才是敌人。”

“我们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族源，我们最终会殊途同归，站在一起。而他们不同，他们和我们、和你们都不是同路人，暂时的联盟注定成不了永远的朋友，宗教信仰和族源的差异是你无法忽视，也是你无法抹平的。”

“即便如此，可只要抓住你，我一样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你得不到。你应该清楚，蒙古人一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真

正要服从的人只有成吉思汗。如果你抓住我作为要挟，你将一无所获。另外，成吉思汗有许多儿子和孙子，所以，与胜利相比，生命并非最重要的，否则哲别、速不台他们也不会冒险同意我来见你。更何况，我相信迦迪延首领对勇敢和荣誉的尊崇，小人之举恐首领不愿为也不屑为之。”

“你的这些话说服不了我。我才不去管有没有永远的朋友，我只要知道暂时的敌人是谁就行了。再说，做一次小人又何妨！不瞒你，我还真想领教领教蒙古军的战斗力，据说很强，是吗？”

“那么等待你的将是惩罚和悲惨。花刺子模已经臣服，想来你不会不清楚他们君主引火烧身的缘由吧。”

“知道又如何？难道迦迪延怕你们不成！来呀——”

帐门被悄无声息地推开了，一个穿着白色内衣、披散着头发的小女孩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大帐。当她看到居中而坐的迦迪延时，便张开小手向迦迪延跑去。突然，她的脚被卷起的地毯绊了一下，身体向前扑去，拔都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她。

迦迪延的脸霎时变得惨白。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大帐中的武士也惊呆了。

小女孩抬头望着拔都。她长着一头栗色的卷发和一双黑蓝色的眼睛，鼓鼓的小脸异常白皙。大概是因为惊奇，她睁着一双亮亮的眼睛直望着拔都，脸上不经意地露出了一对可爱的笑靥。

“你是谁？”她天真地问。

“冰姬，快过来！”

小女孩却依然盯着拔都。

“阿爸，他们是谁？我没有见过他们，是吗？”

迦迪延感到自己简直要疯了，连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冰姬，快过来！你听到没有？到阿爸这边来！”

拔都的心头微微一震，他已经知道小女孩是迦迪延的什么人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迦迪延的女儿就在他的面前……

拔都伸出手去，迦迪延的心停止了跳动。

第四章 伽勒伽河之战

壹

拔都抚摸着小女孩美丽的卷发，温声回答："我们是你阿爸的客人，我叫拔都。你阿爸在叫你，快过去吧。"

"好的，我就去。"小女孩乖巧地回答着，蹦蹦跳跳地跑到了迦迪延的身边。迦迪延一把将她揽在怀里，他坚实的双臂居然在微微颤抖。

小女孩惊讶地望着父亲："阿爸，你怎么啦？"

迦迪延嘴张了张，好不容易才回答："没事，阿爸没事。冰姬，你怎么不睡觉？你阿妈呢？"

"你今天不是让大夫给阿妈开了一剂安神的药吗？阿妈服了药，睡得很好。我睡不着，看到大帐的灯亮着，我想你在这里，就来了。"

迦迪延长长地嘘了口气。

小女孩将嘴附在迦迪延的耳边，悄声说道："阿爸，那边那位大哥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还有那位大姐姐，你看她长得多好看！"

迦迪延这才打量起拔都身边的翻译兼副使来。这之前，他的视线一次也没有在"他"的身上停留过。他不能不惊诧于女儿的眼力，这或许就是一颗天真无邪的童心所特有的敏锐吧。

"阿爸，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哦，他们嘛，阿爸正有事情与他们商谈。你是小孩儿，不应该在这里听的，回去睡觉好吗？"

"是秘密吗？"

“是的。”

“那好吧，我先回去睡觉了。你也快点过来。”

“好的。忽滩，送小公主回去。”忽滩是迦迪延的心腹爱将，迦迪延对他十分信任，胜如手足同胞。

忽滩应声欲抱小女孩，小女孩却使劲挣脱了他的手臂，飞快地跑向拔都的身边。“我要去睡觉啦。明天，我可以找你来玩吗？”她仰望着拔都，充满期待地问。

“明天恐怕不行。以后吧，好吗？”

“那么说好了，你一定要来找我啊。”

“好。一言为定。”拔都爱抚地拍了拍小女孩的脑袋。小女孩心满意足地笑了，让忽滩牵着她的手，离开了大帐。

大帐中恢复了耐人寻味的寂静。

迦迪延探询的目光不断地扫过拔都和他的“副使”。刚才那一刻，他真的被吓坏了，女儿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在这世上最珍爱的一切。他知道，一旦拔都劫持了女儿，他恐怕只有无条件地同意拔都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拔都并没有这样做，从这点来看，这位年轻的蒙古将军倒还算得上光明磊落。下一步，他该如何回复拔都？撤军吧，将来无法向阿谢人和高加索人交待；不撤军吧，又难免要与武功鼎盛、所向披靡的蒙古人交战，弄不好还会拼个两败俱伤。唉，他究竟该怎么做，才能确保钦察部的利益不受损害？

拔都静静地等待着。尽管内心焦急异常，他的神情里却透出几许闲适。

忽滩匆匆返回了大帐。他瞟了拔都一眼，走到迦迪延身边，向他低低耳语了几句，迦迪延点着头，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忽滩再次离开了大帐。大约一刻钟的工夫，他端着一个雕刻着图案的红漆木托盘回到大帐中。托盘上放着两个光润洁白的细瓷酒杯，里面盛着葡萄酒，或者说是像葡萄酒的液体，若明若暗的烛光投射在酒杯中，不怀好意地闪动着血蓝色的光芒。

迦迪延与忽滩相视而笑。迦迪延做了个手势。

忽滩端着托盘走近拔都和他的“副使”——兰容。迦迪延缓缓说道：“按照我们钦察人的规矩，一切交由万能的天来决定。这两杯酒一杯有毒，一杯没有毒。你可以任选一杯，如果你喝过后能活着走出大帐，迦迪延将兑现承诺，罢兵离开战场。当然你们现在有两个人，也罢，迦迪延允许你们中能够活下来的那一个走出大帐，迦迪延仍愿兑现诺言。”

拔都注视着迦迪延：“果真？”

“迦迪延说话从来一言九鼎。”

“好！既然是钦察部的规矩，我愿将生死交给万能的长生天。”

拔都微笑着望了兰容一眼，所有的嘱托都在目光里刹那间交流了。他伸手欲取酒杯，就在这一瞬间，兰容突然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将两杯酒同时抢在手中，一饮而尽。她的敏捷让拔都大吃一惊，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兰容！”

烛火在兰容的眼中轻松跳起了死亡的舞蹈，她的胸口有些闷，却并无特别的剧痛之感。脑海中的空白处正在不断地扩大，侵蚀着她的思维，她知道在她说完要说的话前不能让意识完全消失，她费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望着烛光后居中而坐、正吃惊地张着嘴的迦迪延。

“活着人的走出大帐。”她一字一顿地说。她的嘴唇干涩，唾液粘在了舌头上，使她每说一个字都分外艰难。即使可以察觉到生命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她的视线仍然不肯离开迦迪延。终于，她看到迦迪延点头了，很缓慢、很肯定的样子。接着，所有的力气都耗尽了，她的身体倒向拔都的怀抱。

“兰容！”

拔都撕心裂肺的呼唤在兰容的耳边变得遥远了，她的视线越来越模糊，拔都的面容却在她记忆深处被无限地放大，除了这张脸，她的四周只有正在蚕食和吞噬一切的黑暗。黑暗的尽头，她明白了自己的情爱所

系，那竟是许多年前第一次相见就已铭刻心头的少女的柔情。

“带我……回家。”她挣扎着说，声音微弱得近乎耳语。眼睛完全看不见东西了，她伸出手，摸索着拔都的脸，拔都立刻握住了她的手。她感到他的手格外地温暖有力，心满意足地叹口气，闭上了眼睛。

“我带你回家！”这是她能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恍若吹过草尖的风，在她残存的记忆深处摇曳着，然后慢慢地消逝在远方。

大帐中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拔都俯身抱起兰容，向帐门外走去。没有人阻拦，迦迪延和忽滩还愣愣地看着他们。许久，迦迪延想起什么，向忽滩使了个眼色，忽滩立刻跟了出去。

“请等等！拔都将军，我们的……”

拔都站住了，沉默片刻，平淡的声音里透出些许艰涩：“你说礼物吗？你派人跟我们的忙哥撒将军去取好了。按约定，剩余的一半我们将在钦察部撤军后派人奉上。”

“好。有请忙哥撒将军带路。”

忙哥撒惊愕地望着拔都怀中的兰容：“小王爷，她……她怎么了？”

“我要带她回营。去执行你的任务吧。”

“喳！”

忽滩的脸上蓦然闪过一丝诡谲的阴笑。

一直悬着心的哲别、速不台、兀良合台和蒙哥终于盼到了拔都平安归来。

拔都顾不得向他们解释什么，一边吩咐侍卫去传军中大夫，一边在众人的簇拥下将兰容送回大帐。不多时，大夫匆匆赶到了，为兰容把了脉。拔都焦虑地注视着大夫的表情。

“怎么样？”

“小姐的脉象虽然微弱，却还平稳，当无大碍。不过——”

“不过什么？”

“小姐这样昏睡，我考虑是服了什么药物所致。”

“不是中毒吗？”

“没有中毒的迹象。小王爷为何这样问？”

直到这时，拔都才将他与迦迪延谈判时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讲给大家听。讲到迦迪延的要求和兰容奋不顾身地抢过两杯酒一饮而尽时，他的双目微微濡湿，声音也哽住了。

哲别在女儿身边坐下来，深情地握住了女儿的手。

“哲别将军，我……”

哲别微笑着阻止了拔都的自责：“别说了，小王爷。兰容这么做是对的。别说此事有惊无险，纵使兰容真的有性命之忧，只要此去能说动迦迪延罢兵，保证小王爷安然无恙，她就不愧是我哲别的女儿。”

“大夫，你能肯定兰容确实没有中毒吗？”速不台仍旧不放心地追问。

“能。”大夫肯定地回答，“小姐没有一点中毒的症状。”

“既然不是毒酒，迦迪延究竟耍的什么鬼把戏？难道他只是要试试小王爷的胆量如何？”

“不！那两杯酒中，一杯的确是有毒的。”蒙哥若有所思地插进话来。

刹那间，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了蒙哥的脸上。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是小时候额吉讲给我听的。很久以前，有一位姑娘爱上了一位小伙子，姑娘的父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为了不让姑娘跟小伙子见面，他将姑娘软禁在城堡里。姑娘不肯屈服，以绝食向父亲抗争。她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眼见她生命不保，父亲只好将她放了出来，还让人叫来了小伙子。当着他们两人的面，父亲命人端来两杯酒，他对小伙子说，这两杯酒中，一杯有毒，一杯没毒，如果小伙子侥

幸喝到了没有毒的酒，他就允许小伙子娶他的女儿；如果小伙子喝到了有毒的酒，那是天意让这对年轻人分开。为了心上人，小伙子同意用生命来做最后一搏。然而，在他还没有选择好要喝哪一杯酒时，姑娘抢先将两杯酒全都喝下了。原来她认为两杯酒中都有毒，小伙子无论喝哪一杯都难逃一死，既然如此，不如让她去死。她希望小伙子能够活下来，今后还有机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结果，姑娘并没有死。她的父亲为了防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事先在一杯酒中放了毒药，在另一杯酒中却放了毒药的解药。姑娘将两杯酒一起喝下时，已经将其中一杯的毒性解除了。到了这一刻，姑娘的父亲终于被两个年轻人坚贞的爱情感动了，同意了他们的婚事。额吉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巴比伦王国。从那以后，古巴比伦王国的人们每当为某件事难以做出抉择时，常常会采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做出决断。没想到钦察人居然也会采用这种方式。幸亏兰容将两杯酒都喝下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大夫首先舒展开微蹙的眉头：“这就清楚了，毒药和解药相互发生作用，导致了小姐的昏睡。如果我的判断没错，不出一个时辰，小姐就会苏醒。现在还是让她好好睡一会儿，大家都先请离开吧。”

“我想留下来陪着兰容，可以吗？我不会影响她的。”

“哦？好吧。小姐醒过来后，记住给她多喝些水。”

“我知道了。哲别将军，外面的事就交给你和速不台将军了。一定要注意观察钦察部的动静。”

“明白。你放心吧，小王爷。”

大帐中现在只剩下拔都和兰容。拔都在兰容身边坐下来，长久地凝视着兰容沉睡的面容。

他想起耶律楚材帐中的一幅画。耶律楚材，这位深受祖汗敬重的契丹族贵族，是位纯粹的学者和优秀的政治家，也是拔都的老师。耶律楚材的身上，曾经的游牧民族的豪放只余下淡淡的影子。

契丹族入主了中原，又被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挤出中原，耶律楚材却在中原接受了影响着他一生的文化教育。他崇尚以儒治国，以佛治身，即使当他最终成为成吉思汗的高级幕僚，他依然用执着的仁爱精神试图影响成吉思汗和蒙古铁骑。与此同时，耶律楚材酷爱文化艺术，无论蒙

古人到了哪里，他首先要保护的除了百姓，就是书籍和各个民族的艺术珍品。

当时，蒙古军刚刚攻下河中地区，拔都去看望耶律楚材，在他的帐中看到了这幅画——后来他才知道这是耶律楚材抢救出来的一位伊斯兰民间画家的杰作——画作的名字就叫“睡”。

应该说，拔都第一次被震撼是因为这幅画的色彩极其绚丽：深蓝色的天幕，仙境般的风光，海滩与贝壳映衬着羽毛斑斓炫目的水鸟，海浪拍打着黑色的礁石，翻卷起银色的浪花。礁石的中央，一位少女正在沉睡。她的头微微侧向一边，长发从一侧拢过脖颈，披散在丰满的胸脯和纤细的腰肢上，一袭金色的羽衣，闪耀着火焰般的光芒。有一团火焰照亮了她的脸，那是一张象牙般细腻洁净、栩栩如生的脸，粉红的嘴微微张开着，密密的睫毛覆住了眼睛，在海浪和水鸟的欢鸣中，她竟睡得那般恬静安然。这动与静，这灿烂与淡雅，竟在浪漫灵动的氛围中实现了惊人的协调。

艺术的感染力是无限的，拔都在被打动的同时，渐渐理解了为什么耶律楚材会那样不遗余力地保护文化艺术。正如耶律楚材所说，艺术是文明的一部分，欣赏它们是解读文明的开始。

在奉命出征玉龙杰赤前夕，耶律楚材将这幅画送给了他。他明白耶律楚材的心意，他无非是希望在新的征服地自己能迅速地适应新的文明。

画中少女的眼睛是否也像兰容的眼睛那样幽深那样纯洁呢？在他的想象中，兰容与画中熟睡的少女融为了一体。等到结束这次远征有了合适的机会，他一定要将这幅画送给兰容。

生死与共的情谊是不容亵渎的，只是，他又该如何酬答这份深情？

“拔都……”

兰容微弱的低语将拔都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他立刻温柔地回应道：“我在这儿。你醒了吗？兰容。”

兰容睁开眼睛，一脸惊奇地注视着拔都，她的眼神竟让拔都有些心酸。

“兰容，你怎么样啦？哪里不舒服吗？”

“我这是在哪里？”

“在我们的营地。”

“这么说……酒里……你果真平安吗？”

“我很好。我们都没事了。”

“迦迪延答应我们的条件了吗？原来他只不过要试探试探我们！还好，我们总算通过了他的考验。”

“兰容，你为什么那么傻！倘若你出了意外，让我要负疚一辈子吗？”

“我没关系的。只要你平安无事，只要你能记得我，我就别无所求了。”

“答应我，以后不可以这样。”

“你先答应我，保重自己。”

“我答应你。”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兰容，我去倒水给你喝。”

兰容顺从地听任拔都忙前忙后地照顾她。这一刻对她来讲弥足珍贵，她想，如果有一天她必须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她仍然可以带着这段回忆慢慢地老去，慢慢地走向生命的最后归宿。

哦，不，不对，她现在就想到死是不是为时尚早？她毕竟才只有十九岁啊，可是，她的内心却突然有了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尤其是经历了这场生离死别之后，她惟愿永远不要醒来。她知道终究会有那么一天，她，一个藏着爱却要带着躯壳嫁给别人的女人，再也无法去品味去感受这样的心醉和心碎。

兰容的眼中渐渐蓄满了泪水。

“兰容，你怎么啦？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不，不是。我只是……只是……有些想家了。”

拔都微微笑了，在兰容身边坐下来，体贴地拢住了她的双手：“等歼灭了篾儿乞人，我们就回家。”

“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嗯，回去。我想念祖汗，我想与他待上一段时间再返回父王的封地。路途这么遥远，以后想见都会很难了。”

兰容的眼神黯淡下来。是啊，拔都还要回到大太子术赤的封地，果真如此，今后的日子里留给她的或许只有无穷无尽的思念了。

帐外隐隐传来了刀剑撞击的声音，夹杂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天窗里透出一丝光亮，拔都专注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

“去看看吧。”兰容推推拔都的手。

“不用，我陪着你。有什么事儿，他们会来通知我的。”

“别担心我，我这里没事，真的。”

拔都稍稍犹豫了一下：“好吧，等击退了阿谢人和高加索人，我再来看你。你这会儿身体还很虚弱，千万不可以随便出去，知道吗？”

兰容轻轻“嗯”了一声：“别忘了答应过我的事。”

“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军中大夫匆匆走进大帐：“小王爷，哲别将军请您过去。小姐这里由我来照顾。”

“我正要去。钦察部有什么动静？”

“他们撤离了营地。”

贰

钦察部不告而别，在其盟友军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蒙古军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态势，向阿谢、高加索二部营地发动了攻击。军心不稳的阿谢和高加索军队一触即溃，仓皇逃回本营。蒙古军并不斩尽杀绝，而是按照既定计划，派出轻骑，押送礼物，在斡罗斯边境追上了乘夜撤离的钦察部。

迦迪延见拔都果真如约送上了另一半礼物，内心十分喜悦。两下相见，拔都与迦迪延简单客套了几句，便提出了再度合作：迦迪延交出受其庇护的篾儿乞人，蒙古军则将此次战胜阿谢军队和高加索军队的所有战利品一并赠送迦迪延。迦迪延一听蒙古军又要他交出篾儿乞残部，勃然大怒，痛斥拔都无信无义。

拔都微微笑道："首领此言差矣。篾儿乞人原本就是我军长途奔袭的主要目标，岂可轻易放弃！但我军绝不想与迦迪延首领为敌。我可以保证，只要迦迪延首领交出篾儿乞人，我军绝不难为首领以及您的亲眷。只是，篾儿乞人与我蒙古人仇深似海，不能将其歼灭，我们就无法向我祖汗交待。迦迪延首领，您是识大体的人，我们之间又曾有过一次愉快的合作，相信这一次您一定还会选择继续与我们合作。其实，您又何苦为了那些反复无常的篾儿乞人，而与我蒙古军为敌，乃至玉石俱焚呢？"

"呸！好小子，你还敢教训老夫！好，我迦迪延今天就告诉你，你不要得寸进尺！交出篾儿乞人，你今生休想！"

拔都依然微笑着注视着迦迪延："那么，对不起，我只好得罪了。"

迦迪延抽刀在手，不容分说砍向拔都："好小子，先吃我一刀！"

拔都敏捷地躲过了迦迪延的马刀，拨马回归本阵。速不台、哲别、兀良合台、蒙哥当即挥令蒙古军分四路冲入钦察军。两军展开了激战，蒙古军直捣中路，越战越勇，迦迪延不敌，被迫逃入斡罗斯境内。

迦迪延被迫派人向女婿求援。

当时的斡罗斯境内被众多公国割据。多年前，迦迪延将亲生女儿中最美丽的一个许配给了这些公国中势力最强大的哈里克斯大公。看在姻

亲的分儿上，哈里克斯大公召集各公国大公商议抵御蒙古军队一事，大公们争论不休，但哈里克斯认为，钦察人虽与斡罗斯各公国为敌，可如今大敌当前，如果将钦察人推向蒙古人，只会壮大蒙古人的力量，而那时，斡罗斯各公国势必在本国国土上抗击蒙古人。为今之计，不如在钦察草原与蒙古人决战，将他们挡在国门之外。

哈里克斯说服了部分大公，很快集结起三个公国的力量：基辅、契尔尼戈夫、加利西亚共八万大军，出兵钦察草原。

哲别、速不台无心与斡罗斯各公国的军队为敌，遂向三公国分别派出了十名使者，表示他们没有任何进犯斡罗斯的意图，只是奉命追击仇敌篾儿乞人以及包庇了篾儿乞人的钦察人，他们希望三位大公不要轻信钦察人的挑拨，倒不如与蒙古人联合，趁机除掉为害斡罗斯多年的钦察人。

尽管使者使尽浑身解数，一再晓以利害，三国大公丝毫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们还杀掉了八名使者，并将另两名使者打得遍体鳞伤放了回去。哲别、速不台怒不可遏。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斡罗斯大公对蒙使非杀即辱，看来不打是不行了。曾几何时，沙王就是因为无故杀害使者而引火烧身，不想今天斡罗斯联军又重蹈覆辙。

历史上著名的伽勒伽河（即卡尔卡河，北顿涅茨河支流，汇入顿河）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三个公国出兵八万，迦迪延出兵两万，共十万人。十万对两万，决战双方的兵力可谓众寡悬殊。速不台和哲别连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确定了初步的作战方案。次日，拔都、兀良合台率领的蒙古前锋部队首先向联军做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战斗中，兀良合台肩上中了敌人的冷箭，拔都也自知不敌，急忙下令撤退。迦迪延急于报仇，不等与其他公国军队会齐，与女婿哈里克斯一起指挥部队率先渡过第聂伯河，一路对蒙古军穷追不舍。速不台、哲别且战且退，同时派出拔都、兀良合台、蒙哥各率一千人沿途不断袭扰敌军，同时又不正面交锋，而是故意示弱于敌，以期骄纵敌人。

联军大将朱利将军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他见数日来蒙古军退而不乱，便劝说哈里克斯和迦迪延小心从事。他说：“从这几日追击，蒙古军始终进退有度来看，这是一支士兵训练有素、主帅有勇有谋的军队，他们虽然人数远远少于我军，却可能是我们的强敌，大公万万不可掉以

轻心。”

哈里克斯不以为然，回以哈哈大笑。朱利见无法说服哈里克斯和迦迪延，仰天长叹道：“竖子不足与谋。想我朱利南征北战多年，还没有见过这样骑术谙熟、射技惊人的军队，只怕我们这数万人迟早要折在蒙古军的手中。”

哈里克斯充耳不闻，依旧挥令大军继续追击蒙古军。

整整九天，双方马不停蹄。迦迪延和哈里克斯所率军队将其他两公国的军队越甩越远，当他们在伽勒伽河畔追上蒙古军时，已然筋疲力尽了。

这一天正是一二二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哈里克斯和迦迪延商议后分成南北两路大军沿伽勒伽河畔安营扎寨，哲别派拔都率六千骑兵伪装进攻钦察阵地，不久又佯退，迦迪延不辨真伪，率北路军抢先渡过伽勒伽河，却正好投入了蒙古军布下的罗网中。哲别、速不台派拔都、兀良合台、蒙哥统率一万人充当右翼，直冲钦察军营阵，二将则率左翼部队切断了钦察军的后路。钦察军哪里抵挡得住蒙古军的凌厉攻势，全线溃退。哈里克斯急派南路军增援，却被溃败中的钦察军将战斗队形冲得七零八落，哲别、速不台乘势渡过伽勒伽河攻打斡罗斯联军各部，大获全胜。迦迪延率领残兵败将退回了钦察草原自己的主营地。

是役，斡罗斯联军损兵七万余人，有七十位贵族阵亡，在蒙古军强大的攻势下，斡罗斯联军的大公被迫请降。

哲别、速不台原也无意与斡罗斯各公国为敌。大公既降，他们率领大军沿伽勒伽河顺流而下，取道进至康里部。康里部首领举部来战，兵败后投降。考虑到远征军已经教训了钦察部，歼灭了篾儿乞人，圆满完成了成吉思汗交给他们的任务，二将萌生了回师的念头。长期远离主力孤军作战，孤立无援的忧虑弥漫于整个军营，远征的疲劳及思乡厌战的情绪甚至影响到哲别、速不台本人。可是在没有接到成吉思汗回师的命令前，二将以及拔都等人对下一步的行动也有些茫然。

一二二四年，成吉思汗自河中班师，并召哲别、速不台二将率军东归。不久，信差到达，传令远征军班师，全军闻讯一片欢腾。速不台长长地吐了口气，即便胜利也未让他如此舒畅。

“总算可以回去了。”他轻松地对哲别说。

哲别微微笑了一下，脸色十分难看。

“哲别，你怎么……”速不台上前握住哲别的手，又急忙缩了回来。哲别的手心像烧红的烙铁一般滚烫。

“近日常觉身上不适，或许生了病。”哲别轻描淡写地说。

速不台急请随军大夫为哲别诊治，大军开始缓缓班师。

哲别的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一日重似一日。兰容忧心如焚，每日端汤喂药，服侍父亲于病榻前。速不台、拔都、兀良合台、蒙哥天天都来看望哲别，尤其速不台，唯恐哲别有个好歹。多年的并肩战斗，哲别、速不台二人早已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彼此信赖，心心相印，正是靠了他们的默契配合，才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奇迹。速不台甚至一次又一次问自己，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征战，哲别你真的就不想再看看魂牵梦绕的蒙古草原了吗？

哲别病入膏肓，唯头脑依旧清醒。一次从昏睡中醒来，他拉住正坐在他的身边忧虑地俯视着他的速不台，平静地最后一次吐露心曲：“速不台，我恐怕看不到故乡的草地了。来时没觉得这段路如此漫长，回去却觉得它没了尽头。其实，我多想再看一眼草原，再上不儿罕山狩一次猎。我更想念大汗。二十三年了，我时刻不曾忘记从我手中射出的那罪恶的一箭，每当想起，我都会追悔莫及。”

当年，哲别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阔亦田大战中，一箭射中成吉思汗的脖颈，致使成吉思汗陷入危险，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然而，当战斗结束后，哲别却投降了成吉思汗。他并没有隐瞒自己就是射伤成吉思汗的人，正是因为他的坦诚，成吉思汗非但没做任何计较，反而将他置于左右，委以重任。为了回报成吉思汗的知遇之恩，哲别从此南征北战、东伐西讨，马不停蹄地奋斗了二十三年，创造了众多的军事奇迹，他本人亦成为蒙古历史上名垂千古的常胜将军。

“那时各为其主，大汗何曾计较过你的过失？他始终很信任你。”

“我知道。大汗给了我所有的一切，我却再不能有所回报。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从此后不能在他麾下效力了。”

“不！你不要说这样的话，你只要安心养病，一定会康复的。”速不台再也掩不住满腔痛苦，揪心地背过脸去。

拔都、兀良合台、蒙哥也来看望哲别，这一天他们陪了哲别很久。夜深了，哲别屏退众人，他还有些话想单独对拔都和兰容说。

拔都握住了哲别伸向他的手，这只手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滚烫了，倒是汗涔涔、凉津津的，那张病倒后就一直显得灰暗的脸上也呈现出反常的红润和生气，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攥住了拔都的心，使他甚至无法强作欢颜。

“小王爷……”

“是，我在。”

“兰容……”

“阿爸……”

“小王爷，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您说。”

“我只有兰容这一个女儿，我想请你替我照看好她。”

“我会的。一定。”

“不，阿爸，我不要听您这么说，不要！”

“女儿，不要打断阿爸，让阿爸把话说完。小王爷，你是我唯一想到和希望托付兰容的人。让她做你的妹妹吧，照顾她，行吗？等她出嫁的时候，请小王爷作为她娘家的哥哥送她出嫁。”

拔都与兰容默默对望，兰容哭得红肿的眼中闪现出点点充满着深沉眷恋的泪光。

“请您放心，从今以后兰容就是我的妹妹。”拔都更紧地握住哲别的手，庄重地许诺。

哲别的脸上浮出一丝欣慰的笑意，他久久凝视着女儿。兰容的一颗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抽打着，那种独自面对死亡无助的感觉又出现了。她知道父亲这么做，既是为了她，也是为了最后一次报答大汗对他父女的恩德。可是，这一刻她宁愿父亲永远不要再说下去了。

“听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四年前，窝阔台三太子在一次酒宴上向大汗提出，希望能将兰容许配给他的爱子阔出，大汗同意了，还说到时他会亲自为兰容和阔出小王爷主持婚礼。这是大汗和三太子的格外恩典，我哲别当真无以为报。这些年来，我一直征战在外，又遇上兰容的额吉病故，否则，他们的婚事或许早该办了。遗憾的是，我恐怕看不到大汗为我的兰容主婚了。我希望小王爷你能代我完成这个心愿，代我将兰容送上白帐牛车。”

“好！”

哲别似乎累了，慢慢合上了眼睛。拔都和兰容守候在哲别的身边，这天，哲别终究没能再看一眼他深深眷恋的蒙古草原。

入殓那天，全军悲悼哭泣。哲别戎马一生，以他的智慧、谦逊和勇敢赢得了全军将士的尊敬与爱戴，奈何他过早逝去，徒为生者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夏季，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在额尔齐斯河畔驻营，等待哲别、速不台二将的归来。夏往秋至，爽爽清风，悠悠白云，都在等待欢迎远征归来的勇士。成吉思汗早早候在行帐前，翘首期盼着阔别三年的远征将士，期盼着他的“猎鹰”、他的“利箭”。

远征军徐徐开进营地，主营沸腾了。拥抱、欢笑、泪水，说不尽的离别思念，道不完的重逢喜悦。成吉思汗受这种热烈气氛的感染，越发焦急地用目光搜寻着那两个他所熟悉的身影。

是速不台吗？骑着黑骏马，英姿焕发，正催马向他飞驰而来。是速不台！成吉思汗拍马迎了上去，马头相撞时，两人同时跳下马背。

“大汗……”不等速不台见礼，成吉思汗已与风尘仆仆的爱将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大汗，”待激动的情绪稍稍平复，速不台百感交集地凝视着已见苍

老的大汗，如梦似醒，“您身体还好吗？”

“好。好。速不台，哲别呢？你们俩怎么没在一起？”

速不台隐忍的悲哀再也掩藏不住：“哲别他……他……”

如同骤然掉入冰窟，成吉思汗由于内心的剧痛而显得麻木了。喧闹的军营骤然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哲别的灵柩在环绕的人群中被缓缓推动。成吉思汗热泪盈眶。这就是哲别吗？他才只有四十二岁，真的就这么匆匆而去？甚至还来不及看一眼故乡的草原？成吉思汗扶棺痛哭，所有的将士都跪伏于地，环绕着哲别的灵车，悲戚声四起。

许久，成吉思汗强忍住痛苦问道：“哲别是不是阵亡？”

“不。”速不台流着泪回答，“战神永远垂青他，他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哲别被埋葬在额尔齐斯河河畔。额尔齐斯河河水忧伤地拍打着河岸，似为将星早殒而伤悼不已。成吉思汗亲自洒酒祭奠英灵。杯杯苦酒渗入泥土，为哲别，为博尔术，为木华黎，为他的孙子、女婿，为忽兰，为所有那些倒在了征途上的将士们。时光如水岁月无情，西征缩短生离死别的距离，假如没有思念没有情谊，便不会这般悲伤这般叹息。

大军休息几日，徐徐东返。拔都遣军队先回玉龙杰赤向父王报告远征的消息，他自己则随着祖汗回返蒙古主营。或许是预感到此次一别他将很难再见到祖汗，拔都格外珍惜在祖汗身边的日子。成吉思汗也舍不得孙子离去。自从攻打玉龙杰赤开始，成吉思汗就再没有见到过长子术赤，因此，能与爱孙朝夕相处，对年事已高、精力和体力都大不如前的成吉思汗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慰藉。

回师途中，成吉思汗单独召见了老将速不台。速不台向成吉思汗汇报了他们远征钦察草原及斡罗斯各公国的详细经过。哲别、速不台的远征可谓硕果累累，在近三年的转战里，他们扫荡了高加索山脉南北，征服十四国，破城七十余座，行程五千余公里，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不仅如此，当成吉思汗得知两位孙子拔都、蒙哥，年轻的将领兀良合台都在远征中表现出色，他心里不由既宽慰又自得。

事实上，速不台带回的关于欧洲各国的情报远比胜利本身更为重

要，此次远征为十年后拔都征服欧洲开了先河。

叁

大军缓缓开入原西辽境内，成吉思汗决定择日款待所有战功卓著的将领、重臣以及他们的亲眷。这时，拖雷之子，成吉思汗的两个孙子忽必烈、旭烈兀奉孛儿帖夫人之命前来相迎。

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皆苏如夫人亲生。拖雷膝下有子十人，蒙哥为诸兄弟之长，忽必烈排行老四，旭烈兀排行老六，阿里不哥排行老七。

与母亲教子有方有关，苏如夫人为拖雷所生的四个儿子长大后都很有作为。蒙哥是继窝阔台汗、贵由汗之后蒙古历史上最有成就的第四代大汗，他为人深沉严谨，不喜宴乐，一生宵衣旰食，好学不辍，是当时有名的数学家。他第一个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翻译并介绍到中国来的人，及至继承汗位，凡有起草公文之类，事必躬亲，算得上成吉思汗家族中文化修养最高的一位大汗。

忽必烈是元朝开国君主，在他手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建立了繁荣昌盛、版图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旭烈兀则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伊利汗国的开创者。阿里不哥英勇善战，屡建奇勋，深受父亲拖雷和长兄蒙哥的倚重。多年后，在蒙哥病逝钓鱼台、汗位犹虚的情况下，阿里不哥依靠许多贵族的拥戴，起兵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兄弟拥兵对垒四年，最终阿里不哥败北。但与其说阿里不哥败给了忽必烈，不如说蒙古习惯法败给了早已形成体系的汉法。治理汉地是使用汉法还是使用蒙古习惯法是交织于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三兄弟全部争端中最本质的原因。忽必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最终也就承担起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责。

九岁的忽必烈有着早慧儿童所特有聪颖、机敏，弟弟旭烈兀比他小两岁，也是十分俊秀活泼，成吉思汗看到两个爱孙如此可意，不由笑逐颜开。晚年的成吉思汗弥感天伦之乐的可贵。

两个孩子有模有样地给祖汗见过礼，又见过父王拖雷和哥哥拔都，便缠绕在祖汗身边，丝毫不觉生分。成吉思汗张开双臂，将两个孙子抱在怀中，他先问忽必烈："告诉祖汗，你喜欢做什么？"

“围猎。”

“围猎啊……旭烈兀，你呢？”

“我和四哥一样。”

“好好，祖汗过几天就带你们俩参加围猎。”

忽必烈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不眨眼地注视着祖汗慈爱、威严的脸庞，成吉思汗察觉到了，含笑问：“你还记得祖汗吗？”

忽必烈使劲点了点头。

“祖汗出征的时候，你和旭烈兀还是两个小不点儿呢。旭烈兀刚刚两岁，转眼间你们已经长这么大了。”

忽必烈抱住祖汗的脖子，俯在他的耳边悄声说：“我做梦梦见过祖汗，骑着高头大马，像天神……不，比天神还要威风！”

“哦？真的吗？”成吉思汗开怀大笑。

旭烈兀急了：“祖汗，四哥跟你说什么呢？”

究竟有多久了，没有听到过父汗这般酣畅的笑声？在一旁默默注视着父汗愉悦的笑脸，拖雷的心却在隐隐作痛。博尔术、木华黎、哲别的相继病逝，给父汗带来的打击实在太大了，那以后只感到父汗日渐憔悴，往日总是神采奕奕、精力充沛的脸上时常显露出疲惫和茫然。也许母亲正是为此才派来了忽必烈和旭烈兀这两个孩子？无忧无虑的童真笑脸永远是人们忘却忧烦的良药……

根本来不及品味骨肉团聚的快乐，拖雷用他的全部身心关注着父汗。他很清楚将来他的儿子们绝不会像他爱父汗一样爱他的，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像他一样拥有成吉思汗这样的父亲。

拔都看到四叔拖雷惆怅的眼神，他完全明白四叔此刻的心情，因为那也是他自己的心情。

“拖雷，孩子们大老远来了，你也不说上几句话？”成吉思汗突然冲儿子说道。显然，儿子的沉默让他感到难以理解。

拖雷像被看穿心事似的有些慌乱："嗯……嗯，奶奶身体好吗？"

"好。"回答的是忽必烈，停了停，他又补充了一句，"大家都很好。"

得！这下四叔拖雷要问的第二句话也被挡了回去，拔都想笑，却终究化作一声叹息从嘴边滑落心底。

"既然要组织围猎，儿臣是不是出去安排一下？"

"也罢，你去吧。"

拔都站起身："孙儿也去？"

"你不用。咱们爷儿四个好好在一起聊聊，聚聚。"

"好。"

父亲不在，两个孩子更加无拘无束，他们开始缠着拔都要他讲远征钦察草原的事情，拔都见祖汗用鼓励的眼神望着他，就真的给两个孩子讲起了他亲历的几场战争。午宴摆上时，他们的谈话还在继续。

成吉思汗也听得很认真。拔都讲完，忽必烈掰着手指头说道："追击战、伏击战、围城战、运动战、歼灭战，还有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些都是祖汗经常使用的战略战术，想不到速不台、哲别二位将军和拔都哥也全都用到了。等我长大做了将军，我也要用这些方法去战胜敌人。"

"你说什么？"拔都有点吃惊。

"我说的不对吗？摩诃末·沙就是死于速不台将军和哲别将军的追击战中。远征军战胜谷儿只的十字军，用了伏击战术。迫降哈马丹，又用了围城攻坚的战术。拔都哥说服钦察部不战而退，才将钦察、阿谢、高加索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至于伽勒伽河会战，则是我们在运动战中歼灭了敌人。"

拔都怎么也没想到年幼的堂弟居然有着如此心胸、头脑、颖悟和天分，他对远征斡罗斯的总结一语中的，这实在不像一个孩子所能达到的智慧。如果不是忽必烈就在他的面前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他无论如何都

不敢相信。

成吉思汗同样惊奇不已。孙儿忽必烈出生在金中都陷落的那一天，当年，相士皆云此儿生有福相，日后将平定天下。莫非，这就是长生天给他的启示？

为了爱孙，成吉思汗特意举行了大规模的围猎。

初次参加围猎的儿童要由长者揩拭油脂于中指，以示祝福。成吉思汗亲自为两个孙子举行了这样的仪式。孩子们柔软的手指停留在他们祖汗已经粗糙的手掌中，生命将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还有希望……

忽必烈、旭烈兀按捺不住勃发的兴致，催开坐骑，跃跃欲试。猎物被圈赶到一处，成吉思汗带着两个孙子先行进入狩猎圈，将士们紧紧相随。两个孩子一心要在祖汗面前显露本事，专心致志，举弓待发。忽必烈首先射中一只雪兔，旭烈兀随之射中一只瞪羚，众将一起喝彩。雪兔、瞪羚皆善跑善跳之物，可见兄弟俩已谙熟弓马之道。

围猎进行到最后，照例由德高望重的长者出面为幸存的动物求生。成吉思汗不直接回答，而是问身边的忽必烈是否准请？忽必烈不假思索地回答："准。不可竭泽而渔，还宜网开一面。"

成吉思汗闻言欣然准奏。

耶律楚材正在拔都身边，听到忽必烈的回答，不由向拔都赞道："皇孙小小年纪，出语不凡，将来或可成就大业。"

拔都点头，深以为然。

蒙古大军东返后，术赤留在了花剌子模自己的封地，成吉思汗数次派人召见，术赤皆推病不至，成吉思汗异常失望，幸好有爱孙拔都陪伴身边，术赤又派儿子斡尔多、别儿哥和女儿薇萱前来拜见祖汗，如此，方稍解成吉思汗心头悬思。

薇萱是当年术赤率军攻打太原时收养的孤女，自幼聪明乖巧，深得术赤夫妇钟爱，视若己出。薇萱比拔都小八岁，与拔都感情最为亲密。五年未见，拔都蓦然发现，长成少女的薇萱越发出落得千娇百媚，如花似玉，若不是在祖汗的大帐相见，拔都差点都不敢相认。兄妹四人陪祖

汗吃过午饭，斡尔多和别儿哥急着找蒙哥和兀良合台打马球，拔都便带薇萱到三叔窝阔台的营地看望兰容。

自父亲病逝，兰容一直郁郁寡欢。成吉思汗怜惜兰容孤苦无依，又是三子窝阔台未过门的儿媳，遂让窝阔台担负起照顾之责。拔都受哲别临终托付，将兰容认作妹妹，然而，为了不在阔出和兰容之间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拔都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让自己过多地介入兰容的生活之中。何况他也相信，以阔出对兰容的钟情，一定会照顾好兰容。

不出拔都所料，阔出果然与兰容在一起。拔都与二叔察合台、三叔窝阔台的儿子们始终不像他与四叔拖雷的儿子们那样亲密。这中间固然有性格方面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受父辈影响。对于父亲的身世之疑，以及父亲多年来承受的猜忌白眼，拔都的内心难免也蒙有一层淡淡的阴影。特别是每每虑及包括二叔在内的许多人对父亲表现出的不公正，拔都便会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无奈和不平。

西征前为确立汗位继承人，父亲与二叔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当时，为了不让身为长子的父亲成为合法的汗位继承人，二叔甚至公然污辱父亲是篾儿乞人的野种。性情隐忍而平和的父亲生平第一次动手打人，而且打的还是自己的弟弟。事后，为了缓和兄弟间的矛盾，也为了未来的征伐大业，祖汗毅然决定确立三叔为嗣。这或许是一次明智的选择，却在父亲的心中造成了永久的伤害，同时也让拔都明白了父亲深藏了大半生的痛苦和自卑。

父辈间的隔阂不可能不影响到孩子们，不过对于敦厚善良的阔出，拔都还是打心眼里喜爱的。何况，阔出毕竟是兰容未来的丈夫，就凭这一点，也能得到拔都的尊重。

拔都意外来访，兰容喜出望外。四人在帐外相见，阔出抢先上前施礼，神情中流露出些许腼腆。阔出的脸容酷似窝阔台，性格上也继承了其父的大度和宽厚，窝阔台一向对他格外钟爱。经年未见的堂兄弟，彼此间都有些陌生，拔都与阔出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便示意薇萱见过阔出和兰容。阔出惊喜地向薇萱颔首致意，兰容则拉过薇萱的手，出神地凝视了良久，幽幽叹道："长了许多了。小的时候像个精致的瓷娃娃，如今大了，越发漂亮了。我真嫉妒死你了。"

薇萱撒娇地与兰容拥抱："姐姐才是我们草原上真正的大美人，我更羡慕姐姐呢。我说的对吧，二哥？"

兰容心绪复杂地望了拔都一眼，又急忙移开了视线。

比起数月前，兰容的脸色稍稍有了些光泽和红润，然而，她的双眸中依然凝结着深深的哀愁。四目相对的瞬间，拔都的心也隐隐作痛。对于这个曾用生命保护过他的女子，他甚至不知如何才能不辜负她？他只能祈求长生天多多眷顾兰容，赐给她更多的平安、宁静、幸福。

“姐姐，我和哥哥有件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们临来前拔都哥哥特意嘱咐信使要我们带来的。”薇萱突然想起什么，从马背上取过一个精心装裱的画轴，小心翼翼地在兰容面前展开来。

“这幅画的名字叫《睡》，哥哥说，姐姐就是画里的少女。”

兰容的脸上泛起了浅浅的红晕，她的思绪重被拉回钦察草原的日日夜夜，那时她与拔都并肩战斗，同生共死……

一阵杂沓的马蹄声传来，由远及近，四个人循声望去。

“大哥？”阔出的声音里透出些许疑问和惊讶。

拔都也认出了贵由。贵由的衣着一丝不苟，如同这位皇子的为人，严谨得近乎刻板。说来也怪，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当中，唯独拔都与贵由无论从性格、气质还是为人处事上完全不同。

阔出向前迎了几步。贵由大概已经看见了他们，径直向他们这边驰来，身后几位侍卫紧紧相随。

阔出与贵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贵由是窝阔台的长子，阔出则是窝阔台的三子。窝阔台对贵由始终不甚钟爱，因为这个缘故，贵由对阔出又妒又恨，只是由于阔出的一再忍让，兄弟俩的矛盾才勉强没有进一步激化。

“大哥，你要去打猎吗？”俟贵由在几步之外勒住坐骑，阔出过去为他牵住马缰，不失客气地问。

贵由瞟了拔都一眼，眼神中闪露出内心的倨傲与淡漠。然而，当他将目光转向薇萱时，竟似被什么东西击中一般，原本冷峻的脸上先是现出惊羡与渴慕，随即布满了红潮。

薇萱帮兰容收好画轴。她并不认得贵由，所以贵由的异样也就丝毫不在她的心上。她唯一的印象是贵由太瘦了，脸上的线条也太过凌厉，一点不像她的拔都哥。倒是兰容很得体地向贵由施了半礼，贵由的嘴角僵硬地牵动了一下，算是答礼。贵由的表情多少有些尴尬，他原本希望找个借口来看望兰容，没想到阔出又在这里，这让他不仅感到别扭而且心生憎恶。

贵由、阔出、兰容自幼一起长大，情窦初开的时候，贵由和阔出都悄悄喜欢着温柔可人的兰容。身为长子，贵由深知父王最钟爱比他小几岁的三弟，所以，他从来不去和三弟争一切东西，包括女人。然而，在父王的荫庇下，他却一次次落败于三弟。在兰容成为三弟未婚妻的那一刻，他暗暗发誓，只要长生天还能赐给他机会，哪怕只有一次，他也要报复，不择手段地报复。

他听到阔出说了句什么，却没往心里去，直到阔出又说了一遍，他才应付似的“唔”了一声。阔出神情奇怪地望着他，半晌，他终于反应过来阔出是在邀请他回帐中小坐。

“薇萱，过来见过三叔的长子，你应该叫他贵由哥。”

拔都招招手。薇萱听话地走过来，一双顾盼神飞的大眼睛调皮地睃着贵由。她清澈的眼波让贵由感到一阵慌乱，这是贵由过去从来不曾产生过的感觉。

“薇萱见过贵由哥。”

“不必，不必。我只是路过，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先走了。”贵由言不由衷地说着，眼睛的余光迅速地掠过薇萱。此时此刻，他特别希望拔都或者阔出能够挽留他，哪怕只是出于客套。当这个愿望落空后，他只好悻悻然地翻身跃上马背，连句告辞的话也没说便猝然离去。拔都、阔出莫名其妙地对视一眼，又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贵由就是这样，让人无法捉摸。其实拔都和阔出哪里知道贵由内心的想法，若非碍于已经说出口的话，加上对拔都和阔出根深蒂固的成见，贵由这一次真的很想留下。

四人回到帐中，兰容、阔出尊拔都上坐。蒙古大军回师途中，窝阔台曾与父汗商议过想将兰容与阔出的婚事办了，然而兰容坚持要为父亲守孝三年后再谈婚论嫁。考虑到她态度坚决，又是出于对父亲的一片孝

心，窝阔台与成吉思汗不忍过分违拗，只得按照她的心愿将婚事向后推了。

帐中靠里的桌上摆着已剩残局的棋盘，显然拔都、薇萱来之前阔出和兰容正在对弈。拔都问道："阔出，你能比过兰容吗？"

阔出有点不好意思地一笑："兰容让着我时，可以的。"

拔都起身踱到棋盘前，看了片刻："这么说，这边是你的棋子？"

"是的。"

"我看，不如你们把这盘棋下完吧。"

"我已经没有招了，正准备认输呢。拔都哥，你来怎么样？"

"不瞒你说，我也是兰容的手下败将。"

兄弟俩相视而笑，原先的拘谨一扫而光。

几位侍女进来，很麻利地在桌上摆满了各式精致的茶点、奶食品和一壶醇香的马奶酒。拔都蓦然想起他在花刺子模吃过的清雅亲手为他做的馒头、烙饼，一股浓浓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一转眼，他整整五年不曾得到过清雅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清雅是否已离开花刺子模去了欧洲？还有清雅腹中的孩子，会是男还是女……远征军从斡罗斯撤军与主力部队会合后，拔都一直留在四叔的营地，每天都能见到四婶苏如夫人，见到清雅的嫂子和两个侄女。他很庆幸清雅选择了四婶托付她的嫂子和侄女，在四婶的精心照料下，不仅两个孩子——修眉和雪雪越长越讨人喜欢，清雅的嫂子也从身心两方面恢复了健康……

"拔都哥，这次远征收获一定很大吧？"阔出一边为拔都斟酒，一边关切地询问。

拔都急忙收住飘远的思绪："很大。这得归功于速不台将军和哲别将军指挥得当，否则，孤军深入，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

阔出、薇萱急忙看了兰容一眼。拔都意识到也已晚了，暗悔自己不该又触及兰容内心的创痛。

帐中的气氛变得稍稍压抑了一些。拔都有意不去看兰容，很自然地提起另一个话头："祖汗的一生，似乎一直创造着奇迹，统一蒙古各部时如此，西征时如此，对斡罗斯的远征亦如此。但若不是大举西征，金国的灭顶之灾就在眼前，是沙王给了金国的皇帝一线喘息之机。现在大军东返，唯一的遗憾是留下了札兰丁这个后患。"

"我一直想不明白祖汗在申河追上札兰丁时，明明可以将札兰丁一箭射死在申河中，为什么反倒放了他一条生路？"

"英雄之间，总难免惺惺相惜。札兰丁虽然是反抗祖汗最坚决的人，他的勇猛无畏却可以成为军人的楷模，恐怕正因为这个缘故，祖汗才毅然放他遁去。这件事，换了你、我就不会有祖汗的这种气度了。不过，札兰丁一日不除，势必会为将来的军事行动埋下隐患。"

"我观札兰丁为人行事虽有蛮兵之能，勇猛异常，却无统将之才，亦无人君之度。承大位不知谨慎从事，临战阵缺乏先见之明，这样的人，得不到百姓的真心拥护，即便可以得逞一时，终难长久。何况，札兰丁本性骄奢，为人悭吝，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怎似大汗有度量、能容众、敬天地、重信义？如果将大汗的人格魅力与札兰丁的致命弱点稍做对比，高下立判，正因为如此，札兰丁空占着天时、地利、人和，仍然屡战屡败，最后还落了个逃亡他国。所以我想，札兰丁就算会卷土重来，也不足为惧。"

兰容平静地插进话来，阔出和薇萱惊奇地望着她。薇萱半是惊讶半是钦佩，阔出则完全出乎意外。这些话他过去从来没听兰容说过，他万没想到看似娇弱的兰容竟有这样的头脑与心胸，他以前对兰容的了解实在太少太少了。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不免感到懊悔，又有些自责。他暗暗地想，他真的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新认识兰容，如果做不到这点，他又怎么可能真正走进心爱人的内心？拔都却丝毫不觉得惊奇。在斡罗斯的一年里，他与兰容朝夕相处，深知兰容秉承了其父过人的智慧。只可惜她是个女子，在草原上，一个女子，无论她有多么优秀，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兰容反而不能像清雅那样，选择一种属于自己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知为什么，自从兰容从他手中夺过那两杯毒酒后，他每当想到清雅，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兰容，而想起兰容，脑海里又会立刻浮现出清雅的身影。对于这两个几乎同时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女子，他甚至辨别不清哪一个恩重，哪一个情深。

帐中出现了片刻的沉寂。薇萱轻轻地叹了口气。

拔都不觉笑了："小孩子家，你叹什么气？"

"我是在可惜兰容姐怎么是个女孩子，如果她是男孩子，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将军。你说呢，阔出哥哥？"

阔出连连点头，望着兰容的目光里除了不变的爱恋，又多了几分称羡。

兰容向阔出报以勉强的一笑。倘若同样的眼神出自拔都，她一定会觉得很甜蜜，可是对阔出，她从来不想也不愿打开心扉。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对阔出很不公平，阔出的深厚情谊在她的心海中激不起任何涟漪。与阔出在一起，她只有宁静的快乐，却感受不到任何激情。也许天地间的一切情缘自有定数？让有情的无缘，有缘的无情？

拔都的神态变得庄重起来，在斡罗斯他已习惯与兰容探讨此类问题，兰容思维的细致敏锐往往对他大有裨益。

"兰容说得对。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可以大意，札兰丁一旦复辟成功，毕竟会为我们带来许多无法预料的麻烦。我想，对花剌子模境内的征服既然已告一段落，下一步祖汗一定会集中精力对付百年世仇——金国。若不是父王的身体大不如前，我真想留在祖汗身边，参加日后的军事行动。对中原的战事与对斡罗斯、钦察有很大不同，按照祖汗'先攻夏，后伐金，再图宋'的战略方针，下一步，祖汗恐怕会将剑锋首先指向先降后叛且背信弃义的西夏人。值得欣慰的是，祖汗创业的几十年中，从最初的统一战争，到为了适应对西夏、金、花剌子模战事的需要，军队兵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从单纯的骑兵作战模式逐渐发展到以骑兵为主，签兵、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兵甚至水兵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立体模式，这样组织起的进攻的确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立体进攻固然重要，但若不同时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空有齐全的兵种恐怕也无济于事。我常听父亲赞叹大汗对于战机的把握和用兵的高妙，在实战中，或纵深突破，或迂回包围，或诱敌伏击，无不运用自如。即便是在攻坚战中，大汗也会因地制宜地采用攻心、火攻、水攻、坑攻、诈术、围城打援、弃难就易、声东击西等战术，绝不墨守成规，所以，大汗才能在统一蒙古、攻夏、攻金、西征的过程中创造一个又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父亲每每谈起，都感佩不已，并以此作

为自己指挥军队的准则。”

“是啊，它也将是我的准则。阔出，你身边将来会有一位了不起的参谋，别辜负了兰容。”

“我会的，请你放心。”

阔出正视拔都，严肃地回答。拔都蓦然想起自己在哲别病榻前许下的诺言，在为兰容庆幸的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淡淡的凄凉。

兰容的脸上掠过一抹不易觉察的阴影，方才的谈兴一扫而光。

稍一沉默，阔出问道：“拔都哥，你不准备留下来吗？”

“恐怕不能了。父王他……”

“父王一直病着，他也很希望二哥早些回去，他好像有许多事许多话想向二哥交待。”薇萱插话道。

兰容紧紧注视着拔都，拔都温存地笑道：“兰容，我会找机会来看望你的，你放心，你出嫁的时候，哥一定亲自来送你。”

兰容凄然无语。这时，帐外传来一个娇脆的声音：“兰容姐，我可以进来吗？”

兰容闻言立刻起身，迎出帐外。拔都无意中瞟了阔出一眼，却见阔出的神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眉宇间似乎流露出某种疑惑和厌烦。拔都正有些奇怪，兰容挽着一位女子的手走进帐内。

“哟，兰容姐这里有客人啊？阔出小王爷，你也在？”女子看见帐中的三个人，落落大方地笑道。

阔出正襟危坐，对于女子热情的问候，只回以冷漠的颔首。

拔都、薇萱出于礼貌，向女子微微一笑。这是一位浓眉大眼的姑娘，与兰容小巧精致的脸容不同，她脸盘圆圆的、大大的，无论眼睛、鼻子还是嘴都与她的脸型很相配，看起来显得热情外露，而且，她虽不似兰容清秀端庄，妖娆的体态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风流。

“海迷失，请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拔都小王爷，这位是薇萱公主。”

“原来是拔都小王爷和薇萱公主！”海迷失有点夸张地惊呼一声，随即将手中的篮子放在桌上，向拔都和薇萱行了个屈膝礼。礼毕，她不等兰容再次相让便坐在阔出身边，一双灵活的眼睛无所顾忌地在拔都脸上转来转去。

拔都倒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只好搭讪着笑道：“海迷失姑娘是哪部人？”

“斡亦赤惕部。我阿爸是斡亦赤惕部的首领，我是他的幼女。当年，术赤大太子统率北路军征伐森林部落，我阿爸身为森林各部之首，因敬慕大太子为人，遂与大太子相约为兄弟，主动充当北路军前锋，说降森林各部。这段往事，不知拔都小王爷是否听说过？”

“听说过。原来是忽图合首领之女，失敬了。”

“没什么，我不介意的。哎呀，光顾了说话，忘了我带来的东西了。兰容姐，这篮子里是我亲自做的点心，大家一起尝尝如何？”

海迷失的手艺堪称一绝，随着她端出一碟碟色形各异、酥香诱人的点心，大家一边品尝，一边赞叹不已——除了阔出。自从海迷失进入帐来，阔出就一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大家渐渐都注意到了这种反常，只有海迷失浑然不觉，依旧谈笑风生。

不知不觉中，帐中的光线暗淡下来。斡尔多、别儿哥、蒙哥、兀良合台打完马球也来看望兰容，兰容那座不大的帐子一下变得热闹非凡。阔出原本想走，见堂兄弟们好不容易欢聚一堂，也就打消了离开的念头。海迷失帮助兰容得体地照应着大家，她欢快的情绪使大家都受到感染，气氛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兀良合台只在薇萱很小的时候见过她，如今见到长大后的薇萱，简直惊为天人，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他这个人素常不拘小节，任何时候总爱开个玩笑，可是这会儿因为心里担了份不便明言的心事，反而拘束了许多。

阔出只想着兰容，看到兰容终于展露出真正愉悦的笑容，他居然有些感激起海迷失来。

阔出对海迷失的戒备是有原因的。海迷失与贵由的生母乃马真关系十分密切，乃马真有一次甚至要忽图合应允将海迷失许配给她的儿子贵由。乃马真既是窝阔台的六夫人，也是一位性情强悍、敢作敢为的女人，为此，窝阔台对她一向让着几分。这些年来，由于阔出母亲的得宠，乃马真十分嫉恨他们母子，背地里对他们母子没少加以轻辱，偏偏阔出的母亲生性软弱，对所有的委屈一概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有几次，阔出很想告诉父王真相，然而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孝顺的阔出只好将愤怒压在心底，尽量避免与乃马真以及贵由发生不快。这且不论，阔出最终了解海迷失是个怎样的女子还是在与她朝夕相处之后。

整个西征期间，阔出奉命率领一支蒙古军配合父王行动，这支蒙古军恰好由忽图合的原斡亦赤惕部组成。由于这个缘故，阔出与忽图合的爱女海迷失日渐熟识起来。对于热情如火的海迷失，阔出虽不怀男女爱恋之情，却也十分喜欢。直到他很偶然地发现，海迷失之所以放弃了贵由而主动接近他，只不过是因为他是窝阔台最心爱的儿子，将来有可能成为父王的继承人，因此，嫁给他便意味着可以成为蒙古的皇后。海迷失的心计让他觉得可怕。从那以后，他明显地对海迷失变得冷若冰霜，甚至时常避之唯恐不及。

远征军回返后，他深爱的姑娘回到了他身边，他想不明白海迷失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了兰容的朋友，他更不明白为什么海迷失要接近兰容？有几次，他曾想提醒兰容，可是每一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兰容刚刚经受了失去父亲的打击，他实在不忍心再为兰容增加一点点烦恼了。

侍女进来点起了油灯，兰容这才意识到天已不早，急忙吩咐下去准备晚饭。侍女刚刚离去，帐外突然传来了一个浑厚的声音："这里好热闹啊！你们的聚会可不可以让我这老头子也参加进来呢？"

大家循声向帐门口望去，不由都愣住了。

兰容第一个反应过来，她站起身，脸上露出笑容，一双美如晨星的秀目中闪现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第五章 巧计避祸殃

壹

拔都时常在想，祖汗与众不同之处，是否就在于他即使身为帝王也无法改变的那种典型的草原人性格呢？

那晚在兰容的帐中，祖汗同他们一帮年轻人一起说笑、做游戏，他发自内心真实的快乐哪里有一点处理军政庶务时的威严？特别是对兰容，祖汗表现出万般关切，这种慈爱的流露连他们这些亲孙子也不能不为之感动。这或许就是一个人的两面性吧？对敌人，他冷酷无情；对亲人、朋友、功臣宿将，他却柔情似水。如果说，大战中的祖汗令人崇拜，日常生活中的祖汗则让人热爱。

辞别祖汗的时候，他的心里真的很难过，哪怕此时回想起来，他依然有着种种不舍和心痛。如果不是因为担心父亲，他倒真的很想留在祖汗身边。而祖汗也同样担心他的长子，所以叮嘱他们兄弟几个到家后一定要尽快给他捎个准信回来。

自从辞别祖汗踏上归途，拔都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亲人相聚时的桩桩幕幕。对于即将远离蒙古本土戍守封地的他，这一切都将是弥足珍贵的回忆。

祖汗的笑容里分明多了几许沧桑，永无止境的征伐之路将生变成了对死的祭奠，将爱变成了对恨的诠释。依然雍容华贵的四婶苏如鬓角也有了银丝，让人联想到岁月的无情。快乐是属于在帐外嬉戏的旭烈兀、阿里不哥、修眉、雪雪这些孩子们的，而不属于任何一颗久历战争后被磨得粗砺的心。海迷失跳着欢快的挤奶舞，兰容为她抚琴，阔出爱恋的目光绝不肯从兰容脸上稍离。这该是祖汗的金顶大帐中最温馨的一幕了吧？但愿幸福从此与兰容相伴，而他也就可以慢慢放下对兰容的牵挂和不舍。蒙哥背诵着祖汗制定的《大札撒》作为宴会的开场，他富有穿透力的声音使人肃然起敬。同样的少言寡语，蒙哥与贵由相比又有太多的不同，蒙哥的身上谦逊睿智、沉明决断兼而有之，贵由表现出来更多的

是不可理喻的唯我独尊。从长远考虑，拔都觉得祖汗本应该选择四叔拖雷作为他的汗位继承人，因为四叔的确有几个出类拔萃的儿子，尤其是蒙哥。

别儿哥在马上昏昏欲睡，斡尔多又热又渴，不住地喝水，就连小百灵似的薇萱也在路上中了暑，吃了一服药后在马车中睡着了。漫长的旅途是孤寂的，加上拔都惦记着不知近况如何的父王，恨不能一步跨回家中。天近傍晚时，一行人上了山路，炎热的暑闷终于被山风吹散。别儿哥和斡尔多都有了一些精神，拔都掀开车帐，唤醒了薇萱，要她下来走走。

薇萱的头不疼了，又开始变得活泼起来。她拉着马缰，与别儿哥边走边开始斗嘴，斡尔多和拔都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丝毫不加阻止。别儿哥一向笨嘴拙舌，哪里说得过伶牙俐齿的薇萱，不一会儿被薇萱说得张口结舌，只剩下生气的分儿了。

拔都看别儿哥满脸涨得通红，不觉好笑地劝道："薇萱，你就饶过你三哥这一次吧。他哪次不是甘拜下风！"

别儿哥不服气地撇了撇嘴："女孩子家，又凶又刁，嘴还这么厉害，只怕将来连个婆家都找不到。"

薇萱轻轻哼了一声："那岂不更好！我还不想嫁人呢。"

"别！你不嫁人怎么办？莫不成要缠着二哥一辈子？"

"对，我就要缠着二哥一辈子。你眼红怎么着？"

"你得问二哥愿意不愿意？"

"你愿意的。是吧，二哥？"

拔都微笑："哪有做哥哥的嫌弃自己妹妹的道理，何况是薇萱这么聪明漂亮的妹妹！不过，话又说回来，二哥还是非常想将你体体面面地嫁出去。你有了好的归宿，二哥才能真正地放心啊。"

"怎么样？一厢情愿了吧？喂，听三哥的，你嫁给贵由哥算了。你没发现他很喜欢你吗？这些日子，他总找借口来看望我们，傻子也知道他是来看你的。就他盯着你看时的那种眼神呀，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

些……有些肉麻。”

“我为什么要嫁给他？他那么瘦，我不喜欢两颊没肉的男人。”

“瘦归瘦，他可是三叔的长子，三叔是祖汗的继承人，说不定哪天他也能做大汗呢。你不想做回皇后吗？”

“我才不稀罕。他虽是长子，做大汗也不见得就能轮到他！谁都知道三叔最宠爱阔出哥哥了，我看啊，兰容姐才有做皇后的命。”

“你没有吗？如果没有，不如嫁给兀良合台。凭我的直觉，这小子大概第一眼见到你就迷上了你，要不他怎么跟贵由哥一样时不时找个借口来我们的营地？而且一见你，脸也红了，舌头也短了。要我说，不当皇后，当个将军夫人也不错嘛。你这么刁蛮任性，嫁个忠厚老实的丈夫，一定对你言听计从。”

薇萱用目光狠狠剜了别儿哥一眼，破天荒地没反驳。

“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吧？”

薇萱仍不理他。

拔都端详着薇萱莹润无瑕的脸颊，目光中流露出内心的关切。

斡尔多有些惊讶：“这些都是真的吗，薇萱？我和拔都这些日子一直都陪着祖汗，回营地回得少，没去注意这些细节。想不到别儿哥平素大大咧咧的，居然也有这么心细的时候。”

薇萱很留意地观察着拔都的表情。

稍停，拔都问：“是这样吗？”

薇萱犹豫了一下，诚实地回答道：“他们的确来过几次。三哥没说，我也没想那么多。二哥，你……”

“告诉二哥，你喜欢兀良合台吗？”

“我也说不清。”

“说不清吗？证明还是喜欢了。薇萱，二哥觉得，你的眼光果然不错。如果与贵由相比，二哥的确更希望你选择兀良合台。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不仅有着与他父亲一样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而且对朋友、对感情忠贞不贰。如果你选择了他，二哥就可以放心地把你托付给他了。”

薇萱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微弱的惆怅：“这些是二哥的真心话吗？”

“当然了。二哥再糊涂，也不会拿你的终身大事当儿戏呀。”

“不过……”

“不过什么？是不是兀良合台还没有向你表白？”

“瞧二哥说的，我和兀良合台相处的时间又不长，他怎么会向我表白呢？就算他表白了，我也不一定就会接受啊。那样子，岂不是太快了？二哥，你总不会那么急着把我嫁出去吧？”

“急倒不急。二哥只是担心……”

“担心？”

“算了，不说了。如果兀良合台不敢提亲，我会亲自找他说的。”

薇萱沉默了片刻：“不说我的事了。二哥，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兰容姐姐没有许配给阔出哥哥，你会娶她给我做嫂嫂吗？”

拔都显然没料到薇萱这样问，愣了一会儿，才笑道：“哪有这样的‘假如’啊，一切都是天意。”

“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

“别可惜了。你放心，二哥一定会给你把嫂子娶回家门的。”

“那就娶兰容姐姐那样既娴静又聪明，还对二哥一往情深的，不要娶像海迷失那样的。”

别儿哥惊讶地问：“为什么？我觉得海迷失蛮好的嘛，又热情又大方，还多才多艺。二哥娶了她有什么不好？”

“你光知道看谁的脸蛋长得漂亮，谁的腰肢柔美，你怎么能看出好歹来。”

“你厉害！那你说，你看出什么好歹来了？”

“你难道没有注意，那天在宴会上，海迷失其实是故意将酒洒在二哥衣服上的。用这种方式接近二哥，亏她想得出来。”

“我的天！就算海迷失是故意的，那又能说明什么？”

“说明她这个人很有心计。你们难道都没觉得，那天她来兰容姐姐的帐子，阔出哥对她的态度十分反常吗？当时我就在想，阔出哥应该是她的猎取目标，因为阔出哥将来是有可能继承汗位的。可是，后来她怎么突然又算计上了二哥，我就十分纳闷啦。”

“你凭什么这样说？”

“直觉。”

“好，就算你说得都对，我倒想问你了，爱慕二哥也有错吗？”

“二哥的梦想是成为祖汗那样的人，这并不容易。所以，二哥要想成功，就必须娶一位贤淑但不缺少智慧的女人做妻子，只有这样，二哥才能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奇怪，娶了海迷失难道就不能心无旁骛了？”

“是。”

“二哥，你说，薇萱这小丫头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

拔都只笑不答。

海迷失将酒洒在他的衣襟上时，他从海迷失为他擦拭酒液的手的力度上，的确感受到一种暧昧的暗示。不过，当时他无暇品味海迷失的用心，他在注意倾听着祖汗与速不台这些老臣的交谈。他知道很快又要有新的军事行动，这一次祖汗要彻底征服西夏。

都说女人的心是最细的，现在他信了。在他的印象中，薇萱还是个

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没想到她却以女人的直觉和敏锐洞悉了一些他原本没注意的事情。平心而论，他并不讨厌海迷失，甚至还很喜欢她开朗大方的、无拘无束的性格，但仅此而已。对海迷失，他绝无丝毫的非分之想。他倾心所爱的女人始终是清雅。这个给过他青春欢爱的女子，也以一种绝代风姿牢牢占据着他的内心，使他深深陷溺，如醉如痴。这大概就是清雅吧，留给他一个倚门而望的身影，却用这身影牢牢牵住了他回视的目光，直至一生一世。

说说笑笑间，夜色渐浓，一行人刚好下了山路。山下是荒凉的戈壁草原，拔都决定就地过夜。随行的侍卫们忙着搭建帐篷，支起灶火，准备宿营。拔都带着薇萱重新登上山路，站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上向四周眺望，他要知道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否安全。当他将目光移向东方时，突然看到一束耀眼的白光划破半个天空，迅速地向西沉去，转瞬便消逝得无影无踪。

薇萱惊讶地喊了起来："二哥，你看，那是什么？"

拔都由于震惊，没有立刻回答。

他看到过完全一样的景象，那是同清雅在一起时。清雅告诉过他：每当天上有一颗流星坠落，地上就会有一位巨人离开尘世。难道……

不！

"快！薇萱，我们下山！"拔都拉了一下薇萱，急急忙忙地向山下走去。他走得飞快，薇萱简直跟不上他。

"二哥，到底出了什么事？"薇萱惶急的、气喘吁吁的声音里透着前所未有的恐惧。

拔都一句话不说。何况，他确实也说不清，为什么方才那一刻，他的心脏竟似被什么东西狠狠击打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刹那间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他仿佛听到远方传来了一个苍凉的声音，在冥冥中向他召唤，召唤他快点，再快点，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服从。

侍卫们已经架起行军锅。拔都几步跨到自己的坐骑前，翻身跃上马背。

“大哥，带上两匹从马，立即出发，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回玉龙杰赤！别儿哥，你和其他人随后跟上来，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薇萱，他们这些人的安全就都交给你了。”

“二哥，出了什么事？”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可我需要马上见到父王。我和大哥先行一步，一切都拜托你啦。回到玉龙杰赤，我派人接应你们。路上，千万不要逞强好胜，不要轻易与花刺子模人发生冲突。明白吧？”

“哦，明白。”别儿哥疑疑惑惑地应了一声。不容他再问什么，拔都和斡尔多已经一前一后跃马融入了苍茫的夜色。

拔都的预感在父王的病榻前得到了印证。

分别近两年，拔都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父王的病体，不料再见时，父王正悄然走向生命的尽头。

弟弟昔班忧伤地守候在父王的身旁，看到两位哥哥回来了，他站起来，扑进斡尔多的怀中，低声抽泣起来。

斡尔多心里乱糟糟的，无暇叙说别离之情。拔都几步抢到床前，焦虑地俯视着昏睡中的父王。酥油灯一闪一闪地映照在父王蜡黄的脸上，奇怪的是，这张脸容此刻竟显得异常安详。

仿佛感觉到儿子的气息，术赤倏然睁开了紧闭的双眼。当他终于确信是拔都和斡尔多回来了时，脸上不觉露出一丝慈爱的微笑。“拔都，你们回来了？”他稍稍合了合眼睛，似乎要积攒一些力气。

“是的，父王。”拔都坐下来，握住了父王伸出毯外的一只手。

“好，回来就好！我一直在等你们。”

拔都心痛欲裂，想说什么，又哽在了喉中。

“拔都，你瘦了。远征顺利吧？”

“很顺利。我们征服了许多城堡。”

“你祖汗……他身体还好吗？”

“祖汗依然硬朗，只是比起五年前苍老了一些。”

术赤微微叹了口气：“父王真想他啊！是啊，五年了，父王已经整整五年没有见过他老人家了。”

“那么……”

“在花剌子模，父王本该去看望他老人家的，可是……这也许是一种变相的报复吧，没想到最后被报复的却是父王自己。”

“父王？”

“一个人，在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不断地想着他竟然再也看不到他此生最牵挂的人一眼，哪怕只有一眼，这该是怎样一种刻骨铭心的憾恨哪！而这，就是父王此刻的最真实的心境。”

“您别这么说！您千万要振作起来，等您的病好一些，我就护送您去看望祖汗。临回的时候，祖汗还一再嘱咐，希望您尽快回到蒙古本土，他有许多话想对您说。”

术赤的脸上掠过一抹忧伤的笑容：“是吗？只怕我这个不孝子又要让他老人家失望了。拔都……哦，斡尔多，你也坐下，坐近些，父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俩商量。”

机灵的昔班立刻给大哥搬来了一把椅子，斡尔多就在拔都身边坐了下来，轻抚着父王肿胀的胳膊。

“斡尔多、拔都，诸子之中，以你二人为长，父王是想就王位的继承问题听听你俩的意见。”

斡尔多与拔都惊讶地对视一眼。拔都刚说一句：“这个何须商量……”

斡尔多已抢过了话头：“父王，依儿臣之见，二弟拔都自幼心怀大志、深沉自重、处事敏决，而且，诸兄弟中唯有二弟深谙祖汗兵略，每逢大战，常能根据对方的国情、民情、敌情、战情，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因此，自从征以来，百战百胜，这一点，实在是儿臣所不能相比。

儿臣自忖，儿臣虽为长子，然个性优柔寡断，远不如二弟在将士臣民中更具威信。倘若父王将这偌大的汗国交给儿臣治理，只怕会葬送祖汗和无数将士辛苦创建的事业。儿臣恳请父王将王位传于二弟，儿臣愿辅佐二弟，尽心竭力，成就一番伟业。儿臣此心，苍天可鉴！”

“大哥！”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我决心已定！父王，就请将王位传于拔都，儿臣恳请父王立刻传谕。”

术赤凝视着斡尔多，深感欣慰。他有这样的儿子们，即使他身赴天国，又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呢？的确，从长远考虑，他更倾向于将王位传于次子拔都，因为拔都处事仁明，遇下有恩，才智出众，战功卓著，但斡尔多毕竟是他的长子，如果斡尔多觊觎王位，贸然将王位传于拔都，只怕将来要发生兄弟阋墙的悲剧，而这恰恰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好在他了解自己的长子，斡尔多自幼与拔都手足情深，对拔都的出类拔萃的天分充满了钦敬，他坚信斡尔多一定会推举拔都，果然不出所料，他可以安心了。

“好吧，就依你所请。你代为父传众人入见。”

“喳！”

贰

术赤强撑起病体，举行了简单的传位仪式。然后，他屏退众人，只留下拔都一人。他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向拔都交待。

这一个晚上以及接下来的一天，拔都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虽然心中充溢着永诀的悲怆，拔都却更加了解埋藏在父亲心灵深处的悲哀与幸福，了解了父亲坎坷而又充实的人生历程。

天色渐暗时，术赤重新陷入昏睡，拔都久久凝视着父亲，又是一夜不曾合眼。不知何时，阳光穿过天窗投下了一束光亮，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突然，殿门被打开了，别儿哥和薇萱出现在门前。

“父王！”薇萱扑到父王面前，摇晃着父王的肩头，哭了起来。

斡尔多与昔班也进来了。别儿哥呆呆地站在拔都的身后，拼命吞咽着内心的哀伤。

许久，术赤再次艰难地睁开了眼睛，他的心智一时陷入混沌状态，视力也更加模糊了。

“拔都……”他喃喃地唤道。

“父王，薇萱和别儿哥回来了。”拔都忍住悲伤应了一声。

术赤轻抚着女儿妩媚的脸庞，嘴角露出一丝慈爱的微笑：“是我的薇萱吗？真的是我的小开心果吗？”

“父王，是我。”

“你在哭吗？不要哭，不要哭，父王这会儿感觉好多了。”

“父王！”别儿哥跪倒在父王的病榻前。

“别儿哥，我的儿子，你也回来了？儿子，为父已将王位传给你的二哥，从今以后，你要尽心竭力辅佐你二哥，切不可萌生异志。”

“我会的！父王，我会好好辅佐二哥的！”

“这就好。拔都，父王死后，就将父王葬在封地，不要送回蒙古本土了。就让五年前的父王永远留在祖汗的记忆中吧。”

“儿臣……谨遵父命。”

“还有，拔都，将来，切不可争夺蒙古国的汗位。”

“您放心，父王。”

“善待你的兄弟，照顾好薇萱。”

“我会的，父王。我会的，您放心吧。”

术赤无限留恋地凝望着他的孩子们。渐渐地，他的眼睑似乎有千钧般沉重，他开始揽不住越飘越远的神思。终于，他放弃了。在生命留存的最后一刻，他仿佛看到父汗正向他走来。他的脸上浮出一丝思念的微笑，“父汗……”他柔情地轻轻呼唤，这也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两颗晶莹的泪珠从他紧闭的眼角滚落下来。

“父王，父王，您怎么了？您为什么不说话了？您答应过我，等我从蒙古草原回来后，要带我去打猎的啊。难道您忘了吗？求您了，您跟我说句话好吗？我好害怕……”薇萱依然用手摩挲着父亲苍白的、冰凉的脸颊，似乎还想唤醒父亲。斡尔多强忍悲痛拉了妹妹一下，随即跪了下来。拔都、别儿哥、昔班一起跪在他的身后，啜泣声迅速地连成了一片。薇萱呆呆地望着父亲安详的面容，终于明白了什么，她紧紧抱住父亲的遗体，迸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父王，您醒醒啊，您难道真的不管薇萱了吗？父王！父王！”

许久许久，斡尔多强使自己止住悲泣，面对几位弟弟，沉沉地吩咐道：“别儿哥，昔班，你俩去请众位母妃来见父王最后一面，父王的后事还需与她们商议后再行操办。拔都，你速速准备，过几天抓紧时间返回蒙古草原，一来将父王病故的消息通知祖汗，二来就王位继承一事聆听祖汗的教诲。薇萱，好妹妹，不要再哭了，你……你就帮大哥给父王擦擦……身子吧。”

遵照斡尔多的安排，父王入殓后，拔都带着数百名侍卫日夜兼程重返蒙古本土。成吉思汗骤然得知爱子病逝的消息，精神上遭受到巨大的打击，这之后的三天，他一直将自己独自关在帐中，对任何人不予接见。

拖雷和苏如夫人闻讯带着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前来探望拔都。成吉思汗的四子当中，拖雷与大哥术赤情谊最深厚，不承想花刺子模一别，竟是天人永诀。拔都见过四叔、四婶和堂弟们，却是相顾无言。这一刻，任何言语都显得多余了，每个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寄托着对死者的哀思。

拔都像四叔一样，内心对祖汗充满了深刻的担忧，但无论是谁，都不敢贸然打扰成吉思汗。

三天后，成吉思汗强打精神召见了孙子，询问儿子临终前对王位做

出的安排，得知已由拔都继承父位，他在痛苦之余，稍感宽慰。

术赤的封地远在花刺子模和钦察草原一带，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那些被震慑而降的城市就可能起而复叛。何况花刺子模旧主札兰丁已逃往印度，这位性格坚强的铁血国王断然不会放弃复辟的梦想。可以这样说，札兰丁一日不除，蒙古在新的征服地势必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艰险。术赤诸子尽管各有所长，但综合各方面的条件，拔都的确是最合适的王位继承人人选。

成吉思汗神思倦怠，形容憔悴，仿佛骤然间衰老了十岁。看到父亲的病逝对祖汗的打击如此之大，拔都心里十分难过。草草吃过午饭，成吉思汗推说累了，要独自待一会儿，大家不敢违拗，遵命离去。正巧速不台父子也来看望拔都，在帐门外遇见，拔都遂邀请速不台父子同到四叔的营地小聚。

父汗不在跟前，拖雷详细问起大哥病逝前后的情形，众人皆嗟叹不已。一路上，苏如夫人以她特有的慈祥柔声宽慰着拔都，拔都忧伤的心情稍稍有所缓解。

为了转移拔都的注意力，拖雷约略问了问札兰丁的情况。

札兰丁自逃往印度，召集起旧部大约四千余人，印度王担心札兰丁的势力扩张对他的统治不利，决定向札兰丁用兵。札兰丁提前得到情报，与诸将商议后渡过申河，回到花刺子模，以图恢复祖业。

在花刺子模，札兰丁又兼并了其弟的两万余军队，加上许多被蒙古征服的城市和军队起而复叛，札兰丁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因为不想立刻与蒙古军正面交锋，札兰丁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张，先征服阿拉伯诸地，继而谋征谷儿只王国。拔都因父王病逝，成吉思汗的用兵重心南移，只得暂时收紧兵力，以随时抗击札兰丁的蚕食。至于最终永久性地解决问题，他觉得还得再一次对花刺子模大举用兵，消灭札兰丁，铲除后患。

拔都在四叔的营地小住了几日。他放心不下祖汗，每天一大早都会骑马去主营看望祖汗，下午才返回四叔的营地。成吉思汗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准备吊唁之事也就只能往后推了。

转眼四年过去，清雅的两个侄女修眉和雪雪已经一个六岁，一个五岁了。小姐妹长得眉目如画，颇得几分她们姑姑的灵秀模样。每天上

午，她们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旭烈兀、阿里不哥一起念书习字。闲暇时候，几个孩子喜欢到野外玩耍，两张小脸蛋晒黑了许多，像两匹健壮的小马驹。

蒙古征金战争开始后，中原许多有识之士接踵来到漠北，希望在异域大展宏图。对于他们，成吉思汗一律待若上宾。他们中的某些人，被拖雷和苏如夫人延聘至四太子府，教习他们的孩子学习文化。苏如夫人自己亲生的四个儿子中，蒙哥、忽必烈最好学，旭烈兀、阿里不哥却很贪玩，于是，修眉和雪雪这对小姐妹便有了一个重要任务：督促旭烈兀、阿里不哥学习，否则，她们将拒绝与他俩一起玩耍。苏如夫人的这个办法很灵，旭烈兀、阿里不哥顽皮归顽皮，偏偏很买小姐妹的账，每天总要乖乖地把功课做好，才敢出去玩耍。

修眉、雪雪与拔都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只要拔都不忙，她们就会缠着拔都带她们骑马。与她们相伴，总能让拔都回想起他在玉龙杰赤的那间地下室里养伤的日日夜夜，时光的流逝从未让拔都忘却过他心爱的姑娘，相反，对于清雅的怀念，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兀良合台留下来一直陪伴着朋友。拔都原以为兀良合台会向他问起薇萱，不料兀良合台只字不提。对此，拔都一来心情欠佳，二来猜不透兀良合台的真实想法，也就没有贸然相问。

前来看望拔都的人络绎不绝，不过，当贵由突然出现在拔都的面前时，拔都着实吃了一惊。

贵由嗫嚅着向拔都表示了慰问，拔都礼貌地做了答谢。直觉告诉他，贵由的来意绝非如此简单。果然，稍稍寒暄了一会儿后，贵由沉默下来，瘦削的脸上露出紧张思索的神情。

拔都注视着他，耐心地等待着下文。

贵由似乎下了决心，涨红了脸说道："拔都，也许这种时候我不该谈到这个话题，可是我们兄弟难得相聚，如果现在我不说，只怕以后更没有机会说了。请你原谅我的唐突。"

"没关系，你说吧。"

“我喜欢薇萱。”贵由一反常态，直截了当。

拔都似乎并不吃惊。

“我听说，前些时候你成了亲。我还没有来得及恭喜你。”

“海迷失是母亲为我定下的妻子，我喜欢的是薇萱。我想，海迷失应该不是什么障碍。”

“当然不是。贵由，你知道，薇萱虽然是我父亲收养的女儿，但我一直都拿她当自己的亲妹妹。父亲临终前还一再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薇萱。对于她的终身大事，我这个做哥哥的的确没有权利干涉。这样吧，回去后，我会将你的心意转达给她，至于她愿意嫁给谁，我们还是尊重她自己的选择。”

“也好。我静候佳音。”

贵由再没什么话说，起身告辞了。在帐门口，他们与兀良合台打了个照面，兀良合台急忙上前见礼，贵由却只用鼻子“哼”了一声便跨上马鞍，扬鞭而去。他傲慢的举止令拔都十分不快。

“他还是那样，一点没有长进。”

兀良合台若无其事地笑了：“随他去吧。嗨，小王爷，他来做什么？”

“向薇萱提亲。”

兀良合台脸色倏然变了。拔都注意观察着他的表情。

良久，兀良合台才勉强笑道：“是么？”

“是的。不过，我知道薇萱心里喜欢的是别人，薇萱不愿意，我是不会把薇萱嫁给他的。”

“可如果你拒绝了他，他会恨你一辈子的。”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拿薇萱的终身大事做交易。兀良合台，我想问你一句话，你必须如实回答我：我们一起待了好些天了，你一个字

不提薇萱，你当真一点都不惦记她吗？”

“不，不是。我不想在你遭逢这么大的不幸时还用儿女私情烦你。何况，薇萱是那样高贵的一个女孩子，能与她做朋友我已经很知足了，哪里还能再存非分之想？”

拔都伸手用力地按住了兀良合台的肩头，目光中闪现出丝丝暖意。兀良合台看得懂他的目光，那是责任感和忠实于友谊的天性流露，哪怕会为此得罪未来的大汗长子也在所不惜。

怀着无可名状的复杂感情，兀良合台回以轻轻一握。

叁

成吉思汗选中孙子阔出代表他前往玉龙杰赤吊唁大太子术赤。阔出与拔都相约同行。阔出走后，成吉思汗将兰容接到了蒙古主营住了几个月。今天，兰容送别了要去花剌子模迎娶薇萱的兀良合台，回到自己的营地。

日近黄昏，兰容点起酥油灯，屏退了侍女，安静地做着针线。这是一双灰黑色的战靴，兰容想在阔出回来前做好它，等阔出回来就可以穿了。说也奇怪，阔出在身边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现在他远在万里之遥，她倒真有些惦记他了。

帐门“哗啦”响了一下，兰容以为是风，并未在意。

帐门“哗啦哗啦”地响得更厉害了，好像有人在使劲推门，兰容将靴子放在箱盖上，问道：“是谁？”

“贵由。让我进去。”门外的声音含糊不清。

兰容刚刚打开帐门，贵由便踉踉跄跄地跌进门来。

兰容吃了一惊，急忙将贵由扶起，让他坐在一把圈椅上。贵由的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脸几乎成了紫青色，浑身上下散发着浓烈的酒气。兰容见他喝成了这样，忙去倒了碗水来，放在贵由的面前。贵由正感口

渴，端起大碗猛喝了一气，一半顺着脖颈洒在了衣襟上。

兰容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地拿过水碗，正欲离开，贵由欠起身子，一把抓住了她的两只手。

碗，掉在地上碎了。

“你做什么？放手！”兰容猝不及防，又惊又怒，一边试图摆脱贵由，一边怒喝道。可是，贵由的力气实在太大，兰容怎么也挣不开，反而被贵由拉到了身上，差点跌坐在他的怀中。

“你怎么能这样！你再不放手我要喊人了。”

“喊……人？你……你喊，让……人……看……看看，阔……出的……未婚妻，跟……谁在……一起。”

兰容好不容易抽出一只手来，狠狠地扇在贵由的脸上。

贵由愣了愣，好似蒙了一般，放开手，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兰容。兰容本来一肚子怒气，看到他这样，又有些心软了。

“看你醉成了什么样子！你等着，我去叫人，送你回去。”

“不，你别走！”贵由重新拉住了兰容，“你告……诉我，你们，你们所有的人是不是都讨厌我？”

听到贵由如此悲切的问话，兰容一时倒不知该如何回答了。许多年前，她、贵由、阔出一同长大，那时她就不太喜欢贵由，总觉得贵由对人对事斤斤计较，不像阔出雍容大度，处处谦让，所以更多的时候她宁愿与阔出相处。现在，她已经是阔出的未婚妻，再有一年，她的守孝期满，就要同阔出成亲了。她小心地恪守着这个婚约，尽管她并不快乐。可是，对于贵由，她又能说什么呢？天性的善良使她不忍心伤害任何人。

“是不是？”

“没有。贵由，你放开我的手，听我说。”

“我不！我不！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从小，你就喜欢阔出。长

大了，你喜欢谁，我心里清楚。他把薇萱嫁给了兀良合台。他宁可把薇萱嫁给兀良合台也不肯嫁给我。你知道吗？”

贵由不但不肯放开兰容，反而抱得更紧了。他的口齿不清，语无伦次。兰容开始还有些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最后一句却听懂了。原来是为了薇萱！阔出在托信使捎回的信中说，贵由派人向薇萱求婚遭到了拔都的拒绝，非但如此，拔都反而遣使请求成吉思汗将薇萱许配给兀良合台，成吉思汗不知道贵由向薇萱求婚一事，加上他对兀良合台十分器重，遂对拔都的请求欣然应允。今天，兀良合台辞别了成吉思汗去娶亲，隆重正式的婚礼将在一对新人返回后举行。贵由大概是为这件事心里不痛快，才喝得酩酊大醉。

“拔都，我要报复！我一定要报复！你等着吧，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贵由不断地喊叫着。兰容冷冷地望着他，心里却对拔都的命运和前途产生了隐隐的忧虑。她深知贵由的情性，贵由是个睚眦必报的男人，身为未来大汗的长子，拔都今天得罪了他，很可能就为自己的明天埋下了祸患。

“兰容，我知道，你喜欢的是拔都，不是阔出，当然，更不是我！”贵由瞪着蒙眬的醉眼盯着兰容，脸上露出了不阴不阳的笑容。手，随着话音向兰容柔软的乳峰探去。

兰容用力挣脱了贵由的束缚。她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贵由公然的羞辱让她像吞吃了苍蝇一般感到恶心。

“我不想跟你说什么。你醉了，我去叫人，送你回去！”

贵由失神地看着兰容向门口走去。突然，他一跃而起，从后面将兰容拦腰抱起，扔到了床上。兰容奋力挣扎着，贵由用手掐住了她的脖颈。

“我喜欢你！我一直喜欢你！你难道不知道吗？今天，我一定要得到你！”贵由神经质地大笑起来，笑声里充满了不顾一切的疯狂。

“放开我！你这个浑蛋！”

“我浑蛋，我就是浑蛋！怎么样？不要动，否则我杀了你。拔都让我痛苦，我要让他更痛苦。还有阔出，这个傻子把你当成他的命根子，我今天先杀了你，看看他怎么做他的新郎。”

“杀吧！如果你不杀我，我一定会将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全都告诉大汗。”

“告诉大汗？我让你告！我让你告！”贵由的野性被激发了，由来已久的爱而不得、失落妒忌在这一刻都变成了对兰容的仇恨。他的手掐得更紧了。他的脸在兰容的眼中不断变形、变形，终于，兰容的眼前出现了白茫茫的一片，神思飘离的瞬间，她仿佛看到了父亲。

兰容怀着对长天生的感激，放松了全身。

贵由感到了异样。他的手一下松开了，呆若木鸡地望着一动不动的兰容。

发泄完了仇恨，就只剩下空虚。

贵由的酒完全醒了。

我杀了她！我会死！我会因此而死的！贵由迟钝地想着，奇怪的是，他并不很害怕，也没有太多的惊慌。

童年时代的兰容，拖着两个小辫，穿着一身合体漂亮的蒙古袍和一双头尖尖的绣着图案的靴子，那是贵由第一次见到兰容，尽管他还是个孩子，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慌乱和喜爱。

但是兰容的眼睛总在对着阔出微笑。

现在，这双盈若秋水般的眼睛闭上了。贵由想到阔出会因此疯狂，拔都会因此自责终生，心里居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快感。是他杀了兰容，而他，心甘情愿地陪着兰容去死。

或许只有这一刻，他恍然意识到自己始终都在爱着兰容。

之所以钟情薇萱，不过是对兰容的爱的延伸。

贵由从靴中抽出了一把锃亮的匕首，镇定地在越来越暗淡的油灯下

晃了晃。是的，就用这把匕首。

一阵冷风灌入，贵由浑身打了个寒战。他回过头，发现帐门半开着，心想一定是兰容见他醉得厉害，没顾上关门。这时，一个可笑的念头掠过脑海，他觉得还是应该先把门关上，既然要死嘛，他应该躺在兰容的身边，在做完他想做的事时，他不想让人过早地发现他们。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向门口挪去，他的一切行动都像是幽灵，甚至连思维也像。在门前，他伸出推门的手停在了半空，他看到静夜中一双眼睛闪着怒火，正冷酷地逼视着他。

他与这双眼睛对峙着，终于，他颓然垂下手臂，退回到帐中。

海迷失随着他走入帐中，随手关上了帐门。

“你来做什么？”他丧气地问。

海迷失没有回答，快步走到失去知觉的兰容面前。

“你把她怎么啦？”

“我杀了她。”

“你？杀她？为什么？”

“不知道。”

“你手里拿着匕首要做什么？”

“偿命。”

“为兰容？”

“是。反正我也活不成了。”

海迷失轻蔑地看着贵由：“你不会死的。我也不会让你死。”她伸出细长冰冷的手指侮慢地捏了一下兰容的脸颊，这张脸细腻得让海迷失妒忌。兰容的脸依然温热，海迷失的手指还能感觉出她微弱的鼻息。谢天谢地，幸亏兰容只是一时昏厥过去，否则……尽管她说了不能让贵由死，然而想到成吉思汗一定会追查兰容的真正死因，到时，她又怎么可

能保住贵由的命？弄不好还会连累到她。她刚才那么说只不过是因为她打心里讨厌贵由惊慌失措的样子，更不允许贵由为了兰容的死而自杀。

贵由一下子蹲在地上，抱住了脑袋。匕首不知不觉地滑落在脚边，他却没有力气重新拾起。他不想看海迷失，他甚至有点恨海迷失。当初，他娶海迷失为妻只是因为他那位性格刚强的母亲要他这么做，而海迷失妖娆的身姿也的确能够挑逗起他的情欲，可他心里想着的是薇萱，是兰容。现在，他同时失去了薇萱和兰容，海迷失的一句话又让他失去了死的勇气，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所发生的一切。

“只有我能救你！”

海迷失更加镇定，语气里还流露出一丝丝轻蔑。贵由抹了把汗湿的脖颈。谁能救得了他？兰容是哲别唯一的女儿，是成吉思汗心坎里的明珠，现在他杀了兰容，成吉思汗不把他五马分尸恐怕就算是顾念着祖孙之情了。

“只有我能救你！”

海迷失又重复说了这句话，贵由怀着一丝疑惑抬头窥视着海迷失。说真的，同床共枕半年有余，他居然一点也琢磨不透这个女人。在床上，她让他销魂，一旦下了床，她就让他无法靠近。

海迷失的眼中闪烁着奇特的光芒，贵由像被灼了一下，慌忙避开了视线。他咕哝了一句：“你怎么救我？”

“兰容没死。”

“什么！”贵由突然挺直了身子，急切地就要向兰容扑去。海迷失用身体挡住了他。

“你不能过去。”

“兰容真的没死？”

“没有。但你还是要死。”

“你……你什么意思？”

“如果兰容将今天发生的一切告诉你的祖汗，你一样要死。”

贵由倒吸了一口冷气。海迷失说得对，如果兰容将一切告诉祖汗，他只有死路一条。但现在，他已经不想死了。他失神地望着海迷失。这个女人，她多镇静啊，她真的心里有数？

“你怎么救我？”

“待会儿她醒了，你看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海迷失的话音甫落，兰容微微咳嗽了一声。海迷失认真地审视着她，突然，她迅速拉着贵由跪了下去。

兰容剧烈地咳嗽起来，一点点、一点点睁开了眼睛。她挣扎着抬起头，一眼看到贵由和海迷失正跪在她的床前。贵由低着头不敢看她，海迷失的眼中却闪烁着晶莹的泪光。她的脑海中一片迷茫，一时不明白怎么回事，直到脖颈上的一阵剧痛传来，她才回想起方才发生的一切。

“你们……”她的嗓音沙哑，每吐一个字都异常艰难。

“姐姐，你醒了？你真的醒了？刚才，刚才可真的吓死我啦。”海迷失激动地扑上去握住了兰容的手。

“你……”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进来时，贵由他正要……我吓坏了，硬是从他手里夺过了匕首。可无论我问他什么，他都一言不发。姐姐，你们到底怎么了？你脖子上的瘀痕……是他做的吗？”

兰容一言不发。

“真的是他……怎么会是这样？他曾经那么真心地爱过姐姐。”

兰容无语。

“姐姐，本来我来看你，是想告诉你我怀孕了，想让你为我高兴，没想到他竟然……他做了对不起姐姐的事，他该死，可是，他毕竟是我肚里孩子的父亲，我不能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与其这样，不如让我……”海迷失看到了地上的匕首，一下子取在手中。

“别！你不要这样！会伤了孩子！贵由快拦住她，千万不要伤了孩子！”兰容焦急地欲起身，却头一晕重又跌倒在床上。

贵由慌乱之下，用力抓住了海迷失的手腕。海迷失倔强地扭动着身体，试图挣开贵由。兰容担心地看着她。

“不要管我！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怎么有脸面对兰容姐，面对大汗和父王！”

“海迷失，你不要这样乱挣乱动！你放心，今天的事我绝不告诉任何人。我不会让你的孩子没有阿爸的。”

海迷失泪眼蒙眬地望着兰容：“姐姐，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怎么可能骗你。”

“姐姐，你真是太好了。你太善良、太仁慈了。贵由，姐姐她宽恕了你，你快给姐姐磕个头，说声对不起！”

贵由果然向着兰容磕了三个头，兰容厌恶地闪避了一下身体。

“姐姐，我知道阔出这几天就要从花剌子模回来了，他回来后看到姐姐受到这样的伤害，心里一定很难过。到时候，我真担心他会恨贵由……”

“不会的。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会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妥当。好了，海迷失，我不大舒服，你先带着贵由回去吧。我想休息了。”

“行，姐姐，我听你的。可是，姐姐你也答应我，不可以做什么傻事。你和阔出就快成亲了，我一直盼望着能做你的伴娘。”

兰容苦笑了一声：“回去吧。”

海迷失从地上扯起贵由：“那，姐姐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明天，我再来看你。”

贵由像木偶一样任由海迷失摆布。他的心境很复杂，既厌恶海迷失用这种方式摆脱了困境，又不得不感谢她巧妙地救了自己。他没想到海迷失竟然比他更了解兰容。以兰容的善良，用肚里尚未出世的孩子来打

动她，的确比任何言辞都要奏效。不过，海迷失真的怀孕了吗？他怎么一点都没有觉察出？也许他真的对海迷失亏欠太多了，毕竟夫妻一场，这一次又是海迷失凭借她高超的演技救了他，无论如何，将来他得对海迷失更好些。再说，海迷失的确是个应变力很强的女人，如果他仍然不想放弃他的雄伟抱负，作为妻子的她，其头脑和心计对他来讲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贵由歉疚的表情海迷失视若无睹。不是因为她无法原谅贵由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她根本不在意贵由。她怀孕已经有五个月了，但她一直没有告诉贵由。其实，怀不怀孕她倒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是怀孕这件事本身。对于一个蒙古女人来讲，能否生下儿子将直接关系到她未来的身份地位，所以，她必须要一个或者几个儿子。

有一次她怀着一种冷漠的心境想到，如果这个孩子是她和阔出的，她会不会感到快乐呢？最后得出的答案是不会。她的确喜欢过阔出，因为阔出是窝阔台最钟爱的儿子，而窝阔台又是未来的蒙古大汗。

仅此而已。

她也欣赏过拔都的敢作敢为，但她自知不可能把握住拔都这样的男人，千思万虑之下，她终于决定将这两个男人统统抛开。她嫁给贵由时稍微有一点伤感，这份伤感来自于对兰容的嫉恨。尽管兰容天生丽质，却不似她风情万种，荡人心魄。她从十几岁起就了解自己对男人所具有的魅力。她为此沾沾自喜，直到遇见兰容。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她真正看重的男人都钟爱着平淡无奇的兰容？心里越是憎恶，她越让自己表现出非凡的热情。她要看看，她一定要看看，她无数次算计，甚至强迫自己嫁给贵由，最后她一定要看看谁能做蒙古帝国的皇后？

尔鲁教主断定她有皇后命，但不能嫁给阔出。对于笃信萨满教的她来说，这位有着异于常人之能的年轻教主的话，是她行为的准则和为之奋斗的动力，只要能达到目的，她不惜一切。

只顾想着心事，一不留神，海迷失的一只脚踩在了勒勒车轧出的沟坎中，身体向前倾去。贵由眼疾手快地一把抱住她。海迷失第一次在贵由的眼中看到了温情，作为回应，她巧妙地将冷漠的心境掩藏在妩媚的眼波之后。

她知道，她开始赢得贵由。

然而，贵由能像她所期望的那样去赢得天下吗？

第六章 人算·天算·胜算

壹

在玉龙杰赤，拔都依然关注着祖汗直接指挥的征服西夏的战争。

信使频繁往来于成吉思汗以及四位太子的封地，传递着各种各样的消息。成吉思汗建立的驿站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使来自中央的命令可以迅速传达到蒙古帝国统治的亚欧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又可以将四面八方的政治、军事动向以最高的效率汇集到成吉思汗的行营。

战报不断传来，有喜有忧。

一二二五年秋，成吉思汗祭旗后出征西夏。

西夏初降时，其国主李安全曾允诺一旦遇有战事，西夏将作为蒙古国的左右手共同出征。然而当蒙古准备西征之际，西夏方面非但拒绝发兵，还出言不逊。当时，为了西征大业，成吉思汗默默地隐忍了，只说："待我握金勒凯旋，必亲提大军惩处背信弃义的西夏。"

成吉思汗是个具有顽强意志和强烈自尊心的人，他绝不会逆来顺受，更不会自食其言。但他不顾长年征战和年事已高带来的疲乏，再次策马河西的真正原因在于：为了彻底征服金国，就必须首先消灭西夏。

早在一二一六年，金叛将蒲鲜万奴在辽东之地建立了一个带有割据性质的国家政权，对外以"东夏"称之。西夏公开叛蒙后，西夏、东夏、金便形成联合抗蒙的态势。拿西夏、东夏开刀，是保证全力攻金的前提。

一二二五年冬，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来到阿儿不合地区。眼前出现了荒凉的空地，山间森林覆盖，常有野驴出没其中。成吉思汗一生酷爱围猎，见此情景，按捺不住勃发的兴致，要将士从林中将野驴赶至空地。他奔腾驰跃，箭发中的，赢得阵阵喝彩。这时，一头野驴从他的赤兔马前横穿而过，赤兔马受惊，猛然昂头扬蹄。成吉思汗不及防备，勒不住

马缰，竟被掀落在地上。

蒙古军到达贺兰山与西夏军队相遇时，已是一二二六年春天。

西夏军提前沿贺兰山摆下战场，意欲乘蒙古军远道奔袭、人马疲惫之际，打他个措手不及。

面对来势汹汹的西夏军，成吉思汗镇定如常。他命军队四下散开，待敌军逼近，以弓箭相迎。一时间，西夏军中箭者不计其数，余者仓皇后退。

西夏军首战失利，但很快组织起第二波强攻。

西夏军以逸待劳，原也占尽优势。只可惜他的对手是成吉思汗，是蒙古军，不是那种久不经战阵的乌合之众。倘西夏军凭险固守，或许还能多坚持几日，无奈他们的统帅太不了解蒙古军的实力和特点。蒙古军久经沙场，纪律严明，即使经过长途跋涉，也能保持旺盛的体力和战斗力，还能做到令行禁止，忙而不乱。面对这样的强敌，固守犹难自保，何况还像西夏军一样自投罗网？

西夏军的第二次进攻来势更猛，成吉思汗仍以前法相对，命将士散得更开，渐对西夏军形成半包围之势。西夏军抵挡不住蒙古军的利箭强弩，又被击溃。

西夏军见制人不成，反受人制，不敢发动第三次进攻，意欲收兵。成吉思汗哪容他们全身退守本营，挥令大军从三面杀出。这一场殊死拼杀，直将西夏军杀得横尸遍野。

一二二六年夏季，甘、肃二州陷落。为避暑，蒙古军兵发浑垂山。

成吉思汗将大军分作三路。他和拖雷率领主力继续征服西夏；察合台领兵赴辽东征剿蒲鲜万奴；窝阔台进入金腹地攻取金首都汴京。

蒙古军继续东进，拖雷领兵攻克西凉府，成吉思汗移师城中。

此时，蒙古其余几路大军也是捷报频传。二太子察合台顺利剿灭“东夏”，蒲鲜万奴兵败被捉，性如烈火的察合台等不得请示父汗，立将他推出斩首。与此同时，窝阔台经西安府逼近汴京，沿途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汴京凭借黄河天险，虽难遽破，金帝却更加迫不及待地希望

与蒙古方面议和。

一二二六年十二月，西夏重镇灵州陷落。一二二七年四月末，蒙古大军包围西夏首都兴庆府。

六月，成吉思汗因体力不支到六盘山养病。

拔都接到六月的战报已是一个多月之后。头一天的夜里，他梦到祖汗骑着赤兔马在不儿罕山游猎。突然，一群五彩斑斓的瑞鸟“啾啾”鸣叫着，向成吉思汗飞来，它们围绕着成吉思汗上下翻飞，渐渐地飞舞成一只硕大的仙鹤。仙鹤翩翩起舞，成吉思汗的周身开始闪射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拔都睁大眼睛看着祖汗。这时，他的耳边传来悠扬的乐声，有那么片刻，他的眼前被金光罩住了，什么也看不到，当光芒一点一点消失后，仙鹤不见了，祖汗也不见了。拔都大声呼唤着祖汗，惊醒过来。他望了望窗外透出的光亮，回想着孤零零茫然站立的赤兔马，心里如同被掏空一般难受。

斡尔多最先拿到战报，早早来到拔都的寝帐。自从征服花剌子模，拔都的临时驻跸地仍在玉龙杰赤。拔都请大哥坐下，不及起床便向大哥讲起他刚才的梦境。他讲得很细，不肯漏掉任何细枝末节。讲毕，兄弟二人面面相觑，心里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良久，斡尔多勉强笑道：“战报说祖汗在六盘山养病，也许……”斡尔多本想说也许祖汗已经好多了，可是他天性不善遮掩，内心深处一阵阵涌动的惶惶不安的心潮让他不由自主把话咽了回去。

拔都不敢再看斡尔多，也不敢再想。

斡尔多强打起精神：“你……”

拔都打断了他的话，“大哥，我想去看望祖汗。”

“去六盘山吗？”

“是。”

“如果想去，就让别儿哥陪你去吧。”

“别儿哥得留下来。他和札兰丁数次交手，对札兰丁的战法很熟。

现在，好多被我们征服的城市都在蠢蠢欲动，有他配合大哥指挥军队，大哥可高枕无忧。当然，我知道，札兰丁暂时不会有大的动作，不过，我们还是要加倍谨慎，防患于未然。”

“也好，那就让昔班跟你去吧。他跟我说过好多次，想让我给他找个回蒙古本土的差使，哪怕做信使都行。”

“是吗？他的这种心境倒与我不谋而合。蒙古本土永远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根，而在这里，总难免有一种身处异乡的孤独感。记得父亲去世那年我回了一趟蒙古，一晃两年过去了。两年中唯一的变化是薇萱和兰容都出嫁了。我想，这次回去，等见过祖汗之后，我一定设法去看望一下薇萱和兰容。兰容在信上说，她与阔出成婚是从祖汗的大帐中出的嫁，我曾答应过哲别将军要亲自将她送上白帐牛车，却因为花剌子模发生叛乱，不及赶回，食言了。兰容倒是很体谅我，一直有信来，这一点薇萱可不如兰容，一年多了，她居然一封信也没有写给我们。”

“兀良合台不是经常有信来吗？说薇萱头胎生了个非常漂亮的女儿。他还请你给孩子起名，你给孩子起名‘诺敏’，你忘了吗？”

“哪里能忘。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埋怨薇萱，只不过有些想她了。这丫头从小就喜欢跟在我的身后，二哥二哥地叫着，非缠着我跟她玩。那个时候真够烦她！现在有一年多没听到她的声音，反倒觉得缺点什么了。”

“是啊。我知道你性子急，既然要出发，我去做些准备吧。”

“把前不久起儿漫王国进贡的那对紫晶日月杯带上。祖汗一定喜欢。”

“好的。”斡尔多答应着，心头微微颤了颤。

拔都的眼睛里流露出同样的隐忧。

为祖汗准备的礼物，祖汗还能用得上吗？

拔都在途中与信使相遇。

一二二七年七月十二日，就在拔都梦到祖汗的第二天，成吉思汗在六盘山的行宫溘然长逝。

祖汗的病故，使拔都在悲痛之余，敏锐地预感到，蒙古国内围绕着汗位之争，将掀起新的波澜。

成吉思汗生前，曾将蒙古军占领地区分封给诸子，作为世袭的封地：长子术赤拥有里海与花刺子模之地；次子察合台的封地东起畏兀儿（今维吾尔）及海押立，西抵阿姆河两岸；三子窝阔台的封地在叶密河流域一带；四子拖雷的封地，则承袭了蒙古本土。此外，成吉思汗逝世时，将自己掌管的十二万五千户的兵力，十万一千户留给了幼子拖雷，其余的分给察合台、窝阔台及众位兄弟。这样一来，窝阔台继承了汗位，拖雷则继承了蒙古帝国的实权。

按照蒙古习惯法，后汗即位，仍需经过忽里勒台大会的选举，只有在这种贵族议事会上得到认可，大汗的继立才具有合法性。本来，蒙古军第一次西征前，成吉思汗已经指定窝阔台为他的合法继承人，可是更多的贵族和将领心中却暗暗倾向于秉承了其父遗风的拖雷。在这种情况下，加之西夏刚刚臣服，对金的战事也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诸王、贵族、功臣勋将便相约，待时机合适再行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以便最终确立大汗人选。

拔都参加完祖汗的葬礼当天就发起了高烧。高烧数日不退，拔都吃不下任何东西，消瘦了不少。大夫说这是连日奔波加上伤心过度所致。苏如夫人放心不下，派蒙哥将拔都接到自己的帐中精心治疗、调养。

拔都的病刚刚有了起色，耶律楚材专程来拜访拔都。

对于这位祖汗一生信任的贤臣来意，拔都心里十分清楚。

两年多未见，耶律楚材依旧风度儒雅，飘然出世，只是比起那时来，鬓角多了丝丝白发，脸上也增添了倦意沧桑。拔都孩提时代与耶律楚材有过师生之谊，对他敬重异常。而耶律楚材对拔都，也一向坦诚相见。即使后来拔都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乃至继承父亲的王位，仍对耶律楚材执弟子礼。这一次，若非生病耽误，他一定早去拜访耶律楚材了。

两人相见，耶律楚材请拔都屏退众人。然后，他坐下来，以一种率性执拗的态度与拔都促膝长谈了整整一个晚上。

事后回想起来，谈话的内容始终围绕着汗位这个主题进行，这应该是最敏感的话题，拔都却无意回避。更有意思的是，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多是耶律楚材提问，拔都回答。就如当年拔都给耶律楚材做学生时，经常都是拔都提问，耶律楚材不厌其烦地予以回答。

拔都清楚地记得，在说了几句客套话后，耶律楚材开门见山地问：大汗生前已确立三太子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作为长子系的代表人物，是否心甘情愿地奉窝阔台为主？

拔都诚实地回答：祖汗有他自己的考虑。不过，我个人认为，三叔窝阔台有一些地方确实不及四叔拖雷。

耶律楚材问：哪几个方面？请小王爷直言相告。

拔都答：我说三点吧。一是胆略不如；二是军事指挥才能不如；三是自制力不如。我四叔自幼跟随祖汗身边，受教最多，也秉承了祖汗过人的智慧和胆识。他不仅在一次次大战中树立起自己崇高的威信，而且对于酒色都有严格的节制。这些方面，我三叔要差些。

耶律楚材问：那么，你觉得你三叔有哪些优点？

拔都答：三叔为人宽容、谨慎、公正、谦让，善于处理兄弟子侄间的矛盾，同时不缺乏对祖汗事业的忠诚和敏锐清醒的头脑。

耶律楚材问：你认为统治如此庞大的国土，更需要的是杰出的军事素养还是灵活的政治头脑？

拔都答：二者兼备，缺一不可。老师不是常常说，马上可以打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如今的蒙古帝国，万象更新，征服与治理并存，更需要一位兼具军事家和政治家素质的领导人，如祖汗一般。

耶律楚材问：如果让你推举，你更倾向于谁？

拔都答：我四叔拖雷。这是从长远考虑。四叔个人能力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四叔有几个出类拔萃的好儿子，他们是我蒙古帝国的未来。

耶律楚材沉默了片刻，接着问：一旦忽里勒台大会遵从成吉思汗的愿望，正式确立窝阔台三太子为继承人，你是否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拔都答：对。

耶律楚材问：以你的影响力，你难道不担心此举可能引起汗位更大的纷争？

拔都答：人心所向，岂是个人所能左右？我虽更倾向于由四叔继承汗位，但我会信守盟约，全心全意地维护蒙古国的团结。

耶律楚材问：倘若四太子对汗位无所觊觎，你将如何？

拔都答：尊重四叔的心愿，全力辅佐新汗。

天亮时，耶律楚材离去了，带着信任，也带着一丝焦虑。拔都骑马一直将耶律楚材送出营外，他明白，在三叔没有登上汗位之前，这位对蒙古国、对三叔忠心耿耿的贤臣，绝不会放弃任何努力。

拔都没有向四叔提起耶律楚材来访一事。不久，借着叔侄单独相处的机会，拔都直言不讳地问及四叔对三叔将要继承汗位的看法。拖雷明确表示，他曾在父汗面前立下誓言，全力辅佐三哥，他永远不会自食其言。何况，他心里十分清楚，无论他还是窝阔台，身边都自有一群忠贞不贰的拥护者，倘若为了争夺汗位而兄弟相残，只会加速蒙古帝国的分崩离析，令父汗艰苦创建的事业毁于一旦。

拔都终于理解了四叔对权力的淡泊和一切以蒙古帝国利益为先的良苦用心，他决定暂时留下来，协助四叔收复被金国重新占领的山西平阳、太原诸城，清除金国外围的抵抗力量。

拔都与蒙哥、兀良合台再度合作。此时，攻打甘肃大昌原的一支八千人的蒙古军，为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率四百骑兵所破，大昌原落入陈和尚之手。大昌原一战乃蒙金战争近二十年金国所没有的第一次大胜利，捷报传来，满朝振奋，金军士气大振。拖雷闻讯异常震怒，传命拔都、蒙哥、兀良合台立刻兵进甘肃，夺回大昌原。担任先锋的拔都仔细研究了敌情，派出快骑请求四叔收回成命，暂避其锋，仍按原计划攻取平阳、太原诸城。与此同时，蒙哥派出的使者也向父亲呈上了内容相同的敌情分析。通盘考虑后，拖雷一贯的冷静占了上风，决定由拔都、蒙哥、兀良合台率左翼，阔端、阔出兄弟率右翼，协力攻取平阳、太原诸城。

一个月之后，左、右两翼如期在太原会师。

拔都与兰容难得有机会小聚了数日。

兰容与阔出成婚不久，阔出便奉命出征金地，夺回被金军占领的雁门关。阔出新婚燕尔，不舍得与兰容分离，遂将她带到了前线。蒙古军对雁门关数攻不下，阔出苦思对策不得，兰容献地道计：趁夜色掩护，全军一起动手，连夜挖出一条地道接近城下，然后用烈性火药炸开城门。阔出依计，城门破时，引军强攻，一战得手。但金守军仍凭借关内一些要塞顽强抵抗，兰容担心蒙古军伤亡太重，忙派人召集城中妇女和老人，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开导，这些人大多同意帮助蒙古军劝说自己的亲人。此举果然奏效，次日清晨，守军尽数归降。阔出接受了兰容的劝告，与已降金军和睦相处，雁门关很快恢复了安定和秩序，变成了蒙古军的铜墙铁壁。

雁门关之战，使阔出对兰容的才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成吉思汗病逝六盘山，面对依然处心积虑要夺回雁门关的金军，阔出返回蒙古奔丧前，将帅印交给了兰容，由她坐镇雁门关。然而正是这个决定带给了阔出无穷的悔恨。由于不间断的紧张和操劳，兰容在没有太多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小产了，而且，由于血流不止，兰容陷入昏迷之中，随军大夫束手无策。在这生死一线的紧急关头，幸得一位正旅居雁门关的女神医救治，才保住了兰容的性命。当兰容稍稍恢复后，女神医不无遗憾地告诉兰容，她的子宫受到感染，以后再也没有可能怀孕了。

对一个蒙古女人来讲，这个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兰容却以超乎寻常的勇气保持着缄默。她无法忘记那一天，阔出匆匆从蒙古主营返回，从病床上抱起她，只反复说着一句话：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她看到阔出眼中的脆弱、惊慌、揪心与无助，那像孩童般单纯的眷恋，使她必须站起来，与这个男人一同承受这苦难。是的，她曾数次与死神交臂而过，现在她不能再辜负阔出，辜负这个爱她胜过爱自己生命的男人。

久别重逢，拔都情不自禁地以长兄的礼节拥抱了兰容。兰容的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光，却在转瞬间代之以恬淡的微笑。拔都不无担忧地凝视着她，大病初愈的兰容，脸色仍透着几分苍白。

兰容请拔都坐下来。一个年方三四岁的小男孩在兰容身边依绕嬉戏，即使拔都在场，孩子也并不畏怯。看得出，兰容对这个孩子异常钟爱。

孩子叫失烈门，是阔出的长子，窝阔台的爱孙。孩子的母亲是阔出的长妻。阔出的这一次婚姻中丝毫不存在爱情，只是为了成全政治目的。好在阔出天性忠厚善良，他虽不爱孩子的母亲，却给予了她足够的尊重。得知兰容流产并且不能再孕后，窝阔台出于怜惜，做主将失烈门送给兰容抚养。失烈门的母亲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一则她已有了第二个儿子；二则她自知在公公与丈夫的心目中，她的地位永远无法与兰容相比，她是个聪明女人，宁愿选择与兰容和睦相处。

童真无异于一剂良药，自从失烈门来到身边，兰容的目光里就多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温和与安宁。看到此情此景，拔都不由想起了那句在草原上广为流传的谚语：是什么让女人美丽？是母爱；是什么让女人坚强？还是母爱。

贰

自从有了失烈门，兰容一向洁净的住所显得凌乱了一些，但也温馨了许多。拔都与兰容依然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他们谈到共同惦念的至亲好友，谈到钦察草原的日日夜夜。后来，他们谈起薇萱的出嫁，兰容蓦然感到脖颈处剧烈地跳痛了一下，她下意识地用手轻抚着脖颈，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阔出一向话不多，只偶尔插上几句，多在品茶和倾听。每当与拔都在一起，阔出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淡淡的失落感。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嫉妒，而是一种自愧弗如的心理在作祟。三人正谈着，阔端抽暇来看望三弟和弟媳，蒙哥、兀良合台处理完军中事务也来看望兰容。几个年轻人重新聚在一处，回忆起几年前在兰容帐中的小聚，不免生出诸多感慨。

这次，蒙哥带来了弟弟忽必烈。这个十四岁的少年，阔面大耳，眉目清俊，举止落落大方，谈吐机敏得体，举手投足间酷似祖父成吉思汗。看到他，拔都不仅想起了五年前他与弟弟旭烈兀到原西辽境内迎接祖汗的情形，那时，拔都就曾为这个孩子表现出来的远见和才智惊叹不已。

如今，看到已经长成少年的堂弟，有着与祖父如此酷似的形容，拔都的心中更是对他产生了许多亲近之感。

拔都知道，这些年，在四婶苏如夫人和歧国公主力主下，四叔拖雷陆续延聘和网罗了一批德才兼备、学识超群的中原大儒进入四太子府，专门教习蒙哥兄弟学习各类社会和自然知识。这些人多为宋金时期的一代宗师。在这些人的着意熏陶和潜移默化下，蒙哥和忽必烈两兄弟渐渐脱尽了蒙古人重武轻文的遗风，他们两个，一个终生酷爱钻研数学和律法，孜孜不倦，造诣颇深。一个喜欢与人探讨历代帝王的成败得失，往往语发中的，被钟爱他的祖父称作“少而有大志，乃我家千里驹”。尽管如此，同样儒雅好学的兄弟二人，其内在气质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蒙哥示之以人更多的还是蒙古人的特质，既崇尚科学，又崇尚武力，甚至对于每一场战争也像他所钟爱的数学一样，精益求精。忽必烈则表现得舒闲懒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深沉的个性使他小小年纪就开始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兰容很喜欢忽必烈，趁着给忽必烈斟茶的间隙，柔声问道：“我听你大哥说，你最近正在研究元好问的诗词，是吗？”

“不仅是诗词，还有他正在编纂的金国君臣的遗言往行。收获很大。元好问不愧是金国的文坛盟主，实在了不起！”

“我也听人们传说，他七岁就获神童之称，古文、诗词造诣很高。”

“对，他的散文结构严密，众体皆学；他的诗和词苍凉沉郁，风格刚劲，反对柔靡雕琢，崇尚天然与纯真，颇有北方诗人的特色。不仅如此，他还兼通九数天元之学，是个文、理兼通的奇才。”

“文、理兼通吗？如此说来，他与蒙哥有些相像喽？”

蒙哥急忙摆手：“我哪里能与元好问相比！没有可比性，没有可比性。”

“志向不同嘛，环境也不同。如果你不是生在帝王之家，不是生在蒙古，一定也是个大学问家。”兰容坚持道。

蒙哥倒觉得有些羞惭。忽必烈像个大人一样喟叹道：“只可惜这样一个人才，不肯为我蒙古所用。”

“人各有志，岂能强求！”

“兰容姐，你也了解元好问吗？”

“了解谈不上。不过嘛，我和他的一个朋友认识。”

“真的？是谁？”

“猜猜看。”兰容卖起了关子。

“你怎么会认识元好问的朋友？是梦到的吧？”拔都开了个玩笑。

“是他的家仆吗？”阔端问。

“亲戚。一定是亲戚。”兀良合台肯定地说。

兰容只笑不语。

“兰容姐，你快告诉我吧，到底是谁？你有没有见过元好问本人呢？”忽必烈情急之下，摇着兰容的手催促道。

兰容轻轻地刮了一下忽必烈的鼻子：“看你急的！好吧，就告诉你，我啊，一次也没有见过元好问本人，但我的手中真还有元好问的东西。”

“真的吗？是什么？”

“他的亲笔题扇啊。”

“你怎么会有他的亲笔题扇？是买到的吗？”

“真是个小傻瓜，难道还有得到元好问真迹的人肯轻易出卖的吗？那可是千金难求的宝贝啊。”

“快说说，你是如何得到的？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会儿带在你身边吗？”阔出有些惊讶，连连追问道。

“是啊，兰容姐，你先让我们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题扇。”蒙哥也急于见识一下。

兰容笑着，变戏法似的从忽必烈的身后取出一个雕琢着花纹的精致

扇盒。打开来，里面是一把绸面折扇。

“就是这个吗？”忽必烈崇敬地将折扇取在手中，小心地打开。端庄的、墨绿色的绸面上，题着一首七言绝句。诗后有元好问的宝印。

“题的什么？”拔都不认得上面的字，好奇地问。兀良合台只用眼睛匆匆瞟了一眼扇面，丝毫不感兴趣。

“我来念念：随营木佛贱干柴，大乐编钟满市排。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忽必烈慢慢地念着，有些字他认起来也稍稍吃力。

“什么意思？”阔出问。

忽必烈眯起眼睛，深思了片刻：“我想，这首诗说的应该是宋靖康二年宋徽宗、宋钦宗及满朝文武大臣，后宫歌女，赵氏宗室，还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典册文书，仪仗法物，被金军押送着凯旋的情景吧。读着这首诗，仿佛可以听得到亡国之君在屈辱的旅途上，伴和着北风悲咽哭泣，偶尔传来金军的吆喝声和戈戟撞击发出的丁当声，令人心惊。触目所及，前途茫茫，无星无月，只有苍凉一片。寥寥数笔，竟如此传神，不愧是大家手笔。”

众人听着，不甚了了，只有蒙哥和兰容脸上露出赞许的微笑。

“是这样的，送我扇子的人也是这么说的。她手上有两把元好问的题扇，一把墨绿色绸面的，给了我。另一把粉蓝色纸面的，她自己留下了。”

“你还记得上面题着什么诗句吗？”

“我只记住一句：雁雁相送过河来。还是强记住的。”

“我知道了。这是元好问的《续小娘歌》中的第五首，全诗是这样的：雁雁相送过河来，人歌人唱雁声哀。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描写的仍是南人北渡的忧愁。”

“说得一点没错。忽必烈，你这小孩子真是勤勉多思啊。”

“兰容姐，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是吗？是啊，我怎么忘了，我们的忽必烈的确长大了。”兰容笑着说，收起折扇，放入扇盒，递给忽必烈，“我把它送给你。”

“可是……”

“这些文人的东西，我不太懂。我想，应该把它送给相宜的人。既然你这么喜欢元好问，就收下吧，或许将来用得上。”

忽必烈兴奋得脸都红了：“真的吗？”

“当然。当初送我扇子的人是因为身边没有更好的东西给我留做纪念，才把扇子送给我的。其实即使没有扇子，我也不会忘记她的。”

“那我……就谢谢姐姐啦。”忽必烈双手珍惜地接过扇盒，细细把玩良久，方才将扇盒藏入怀中。这或许就是冥冥中的机缘，后来，忽必烈果然与元好问相识相惜，元好问虽始终不肯北赴漠北草原为官，却将中原许多有识之士推荐给了忽必烈，其中就有他的挚友、忽必烈的谋臣张德辉。

“兰容，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的朋友是谁？我们认识他吗？”阔出终于问到了他最关心的问题。想到妻子有一个连他也不知道的好朋友，他的心里真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妒忌。

“她是个大夫。”

“噢，你说的就是在雁门关救了你的那位女神医吧？”

“是她。她也曾给元好问的夫人和女儿治过病，所以元好问为了感谢她，特意题了两把扇子送给她。”

“扇子的来历原来是这样。这位女神医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每次你提起她的时候总有几分神秘？”

“她本来就是个很神秘的人物。她的脸上总是遮着一块灰黑色的面纱，看不清她的脸。她的体态很美，走起路来脚步轻盈像位仙子。她的身上还有一种特别好闻的气味，一缕一缕的，像花香，又像草香，又什么都不太像。总之，凡是见过她的人，都不会忘记她那特别的美。”

拔都不觉将杯盖掉在了地上，摔碎了。

“你怎么啦，拔都哥？”兰容惊讶地望着神色突变的拔都。

拔都显然方寸大乱，只顾呆呆地盯着兰容，眼神中满是迷离、忧伤。

“拔都哥，你怎么啦？”兰容吓坏了，焦急地问。

拔都闭了闭眼，强使自己恢复了理智。

“你说的……那位女神医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姓沈。”

“姓沈？姓沈……她的身边是否还带着孩子？”

“我没有见过。阔出从蒙古主营回来的前一天，她来向我告辞，说她要离开雁门关了。临行时，我以玉镯相赠，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只要了我常用的一枚象牙顶针。她却把扇子留给了我，说是让我将来送给我身边喜欢元好问的人。她还说，值得我送扇的人，一定不是个平凡的人。”

“她有没有说她要去哪里？”

“杭州和苏州，然后是福州。拔都哥，你认识沈大夫，是吗？”

“我……”拔都心乱如麻，欲言又止。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拔都失神的脸上。

清雅，清雅，为什么你总像一阵风，从我的面前吹过，就消逝在我无法追寻的远方？难道你此生真的不再与我相见了吗？

一二二九年春，蒙古帝国诸王、贵族和功臣勋将从汗国的各个地方齐集客鲁伦河河畔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斡耳朵意指行宫）。术赤诸子斡尔多、别儿哥自里海之北，察合台率诸子诸孙自伊犁河流域，窝阔台率诸子自叶密立河畔来会。汗位悬虚达一年半之久，一直由拖雷监国。现在，推举新的大汗已迫在眉睫。

会前，拔都奉命去迎接刚从封地返回的二叔察合台。转眼又有一年

多拔都不曾与二叔会面了。参加完成吉思汗的葬礼，察合台就回到了自己的封地，没有参加其后的征金战争。

看到久别的二叔，拔都内心油然而生的敬重使昔日的隔阂变得微不足道。察合台同样如此。

在成吉思汗诸子中，察合台素以刚勇善战、执法严峻著称，而且，他依然保持着昔日豪爽、直率的禀性。拔都与二叔聊起一些西征的趣闻，心情十分愉快，察合台突然想起什么，笑眯眯地问道："那次你在玉龙杰赤受伤，是谁救了你？你对你祖汗也没说起过，我猜想是不是一位姑娘？"

拔都笑了，不置可否。

"还不说吗？看样子二叔猜对了。要不，你小子怎么这么多年不肯娶亲，是不是因为忘不掉她呢？不过，总不成亲也不是个办法啊，这样吧，小子，哪天二叔邀请你去我那儿做客，不是二叔吹牛，我们那里的姑娘一个赛一个水灵，你随便挑一个，二叔为你主婚。"

拔都依然笑着应承："行，一切听从二叔的安排。对了，二叔，我听说您在自己的封地制定了一套条理分明的法令，颁布后严格执行，您治下的臣民秩序井然，短短一年就收到了秩序恢复、诸城大治的奇效。而且，凡来往于中原与西域的商人、旅客，只要接近您的军队，在任何一段道路上都无需保镖和卫士，所以人们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头顶黄金器皿的妇女可以不用担心害怕地单独行走。'您对封地的治理，也会给我提供值得借鉴的模式，侄儿的确很需要去您那里看一看，多学点东西。"

"你真这么想吗？好，小子，你这么说二叔信，也爱听。说句实在话，别看二叔从小不服气你父王，不过有一样东西二叔始终比不上他，那就是他有你这样的儿子。我想，即使我的南图赣活着，也比不上你的心计和胆识。"

"别这么说，二叔。我和南图赣从小一起长大，他不仅是我的兄弟，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只可惜……这么多年了，我心里一直都很怀念他。"

"是吗？有你这句话，南图赣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拔都不希望二叔继续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岔开谈起了别的话题。然而有一个最敏感的话题他们稍稍触及便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个话题就是关系着蒙古国前途命运的汗位之选。叔侄二人的心中其实萦绕着相同的疑虑和不安，他们无法想象，在即将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究竟会出现怎样难以控制的复杂局面？

斡尔多、别儿哥是最后两位到会的术赤家族的亲王，选汗大会定在三天后举行。

叁

出人意料的是，大会一开始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根本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大断事官宣读了成吉思汗的诏命后，窝阔台起身逊谢，再三引避，他的言辞平和，甚或是恳切。

“虽有父汗遗命，然我蒙古传统，幼子继承父亲遗产，主其家帐。大那颜（拖雷监国后，国人皆以‘大那颜’呼之，以示崇敬）是父汗幼子，又长年跟随在父汗身边，比诸兄更多地得到了父汗的言传身教，威名远播边陲。何况，长兄术赤虽逝，我上犹有二兄察合台，他襄助汗业，功不可没。兄弟皆在侧，窝阔台何敢恬登汗位？”

窝阔台居然如此开场的确出乎在座众人的意料，当他说完后，惊讶的人们或面面相觑，或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其他人探询的目光。隐隐的不安像飘动在风中的雨丝，游来荡去，大帐里沉寂得只能间或听到一两声轻微的咳嗽声和将茶杯放回桌上的碰撞声。

静默与抉择中，拔都沉思的目光飞快地掠过耶律楚材的脸。耶律楚材脸色淡定，肃然凝视着面前的杯盘。

以退为进，哪怕真的与汗位失之交臂也可以获得应有尊荣，这大概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智慧吧？

如果一开始三叔就抱着志在必得的心理，恐怕在座的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明确表示拥护四叔，而到那时，只怕三叔失去的不只是汗位。然而，这个小小的计策奏效了，即使内心仍然倾向于四叔，人们终究不能

不考虑成吉思汗的遗命。毕竟对于版图日益扩大的蒙古帝国而言，更需要一位公正大度、有自知之明的君主，亦如成吉思汗所希望的那样。

拖雷最先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他看着窝阔台，平静地说道："我曾在父汗面前立下誓言，愿奉三哥为汗。请三哥不要犹疑，我当全力辅佐三哥，绝无二心。"

"是啊，是啊，我赞同四弟的话。"察合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或许是急于剖白对父汗遗命的忠诚，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和焦灼，"西征前是我首先提议父汗立三弟为储君，我怎么可能为了觊觎汗位而自食其言呢？当年，父汗正是从全局考虑，觉得三弟比我们几个人更适合于统治这辽阔的版图，才既没有遵从自古相传的幼子守灶的旧习，也没有从术赤和我之中选择未来的接班人。父汗的深谋远虑在座的众人恐怕谁也不会提出质疑。既然是父汗的决定，就请三弟不要谦让，在得到忽里勒台大会的正式确定后，从速登临汗位。汗位悬虚已有一年半之久，不能再无休止地耽搁下去。窝阔台，我只想以兄长的身份请你牢牢记住一点，你、我、拖雷，还有已经离开人世的大哥术赤，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谁该成为大汗，而是这个成为大汗的人必须有足够的智慧不让父汗开创的事业半途而废，除此之外，你所有的顾虑都应该抛诸脑后。"

"可是……"窝阔台还想推辞，察合台却不容他说下去。他面对众人，举起了自己的右手，"请支持窝阔台的人，举起你们的右手。"

拖雷第一个举起手来。

接着是耶律楚材，蒙哥，不里，最后，所有的手都举了起来，大帐中响起一片既轻松又有几分无奈的喧杂。

术赤长逝，察合台自然成为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中年纪最长的一个，他本人又自幼扈从其父，东征西伐，屡建奇功，因此，他此时的地位是崇高的，也是举足轻重的，他在关键时刻一言九鼎坚持父汗的遗命，加上拖雷的再三逊让，使许多尚且徘徊观望的王公贵族，也心甘情愿地将窝阔台推上汗位。

察合台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望着耶律楚材，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说道："楚材，你来推算一下，哪一天是登基的吉日？"

“臣早已算过，正在今日，此时。”耶律楚材恭敬地回道。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举行完大典再行欢宴。诸位以为如何？”

自然，无人表示反对。窝阔台家族的人个个喜形于色。

耶律楚材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察合台面前，深施一礼。

“楚材，你有话说？”

“二太子，请恕臣冒昧。”

“不妨，请讲。”

“臣以为，君大如天，届时大典，请二太子屈尊降贵，带头行跪拜之礼。”

察合台似乎有些意外，一时没有回答。

蒙古习俗，自古以来，兄不跪弟。

对于这个显然过分的要求，有些人交头接耳，有些人愤然作色。耶律楚材却无忧无惧，双眼直视着察合台，目光中虽有恳求，更多的是坦荡和信任。窝阔台正欲上前阻止，察合台伸手拍了拍耶律楚材肩头，赞赏地笑道：“多亏你提醒，理应如此。为什么我们的大汗就不能享有宋、金皇帝至高无上的尊荣？三弟是当之无愧的天命之主，跪他，就是跪天。从今往后，我们的确很有必要借鉴一些在宋金宫廷早已约定俗成的礼仪，以此来完善帝国的秩序。楚材，这是一件大事，就交由你来完成吧。”

“臣当殚精竭虑，不负二太子所托。”

耶律楚材朗朗答应着，一身轻松地向自己的座位上走去。经过拔都身边时，他微微停了停，捋了捋一蓬长长的美髯。拔都太熟悉他的这个动作了，每当耶律楚材感到如释重负时，都会梳理一下他所珍爱的长胡子。是啊，五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和煎熬，终于换来了功德圆满，如果换做拔都自己，也会为之振奋。耶律楚材的忠诚，日月可鉴。

窝阔台的表情凝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察合台轻轻催促道：“三

弟，该祭天地祖宗，准备登基了。”

“不忙，二哥！”

“怎么？”

“我有一句话必须在即位前当众讲明。否则，我心不安。”

“哦？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二哥，四弟，你们一定还记得那一年我们将要西征前，父汗当着我们几个兄弟的面确立我为汗位继承人时，我曾对父汗说过什么？”

察合台挠挠头，一时想不起来他说过什么，倒是拖雷记得很清楚：“是不是三哥对父汗说，怕你自己将来子孙不肖，会辜负父汗和诸臣百姓的信任？”

“对，对，我也想起来了，你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三弟你旧话重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的我还是同样的忧虑。我担心我的子孙不肖，会辜负兄弟们和所有在座诸位的重托，所以这个汗位由谁继承我还想请大家从长计议。没有谁的生命可保长久，假如有一天我离开了人世，而我的子孙当中又没有人拥有君临天下的雄才伟略，我担心我今天的登基反而会害了他们。为人君，理应无愧于天下苍生，为人父，却难免有自己的私心。”

“三弟，不是我说你，你想得未免太多了。你膝下子孙也有数十人，难道其中就没有一二个人君之选吗？如果你还是顾虑重重，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当面立下誓言，这样你就可以相信我们了吧。”察合台转向众人，目光炯炯，“来，你们像我一样起誓吧。”

“凭着长生天的意愿我们起誓：愿奉窝阔台为君！只要窝阔台系一脉尚存，誓不奉他系后王为君。如有违背，愿遭天谴！”

“凭着长生天的意愿我们起誓：愿奉窝阔台为君！只要窝阔台系一脉尚存，誓不奉他系后王为君。如有违背，愿遭天谴！”

以拖雷为首的众人，随着察合台的誓言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声音虔

诚、整齐、响亮。只有一个人始终冷眼观察着所发生的一切，内心充满了莫名的厌恶和忧虑。

这个人就是拔都。

有时候，清醒也是一种痛苦。

拔都一直都在想，三叔这样欲擒故纵，会不会就是为了赌一赌此时此刻的结果呢？

这是耶律楚材胸有成竹的谋断，还是三叔莫测高深的心机呢？

当年，祖汗灭国四十，拓地万里，建立的蒙古帝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联合体。祖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武功盖世，身边谋臣济济，战将如云，手中又直接掌握着万余名“制轻重之势”的护卫军，威望不可动摇。尽管如此，在祖汗病逝后，由于境内被征服的民族众多，各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不同以及各自社会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辉煌一时的蒙古帝国其实也有许多离心离德的隐患。

大概二叔和三叔，包括四叔在内，都已意识到同样的危机，所以只能用兄弟间的团结来维系蒙古帝国的统一。即使他们明知道所有东西终将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仍然在为之努力。

他们的努力是悲壮的。

然而，悲壮的努力就是最好的吗？

不是的。

最好的努力应该是尽可能为帝国选择一位谋断深远、睿智公允、万众仰服的贤明之主，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帝国变成家族的产业。

三叔的做法，恰恰选择了后者。

窝阔台听到了他希望听到的诺言，严肃的脸上终于露出一副开朗的笑容。他在察合台、拖雷等人的簇拥下，举步向成吉思汗的御座走去。拔都紧随在二叔的身后，与蒙哥同行。拔都扭头看了一眼若有所思的蒙哥，发现蒙哥似乎也在看他，即使在四目相对的短短瞬间，拔都也能看懂蒙哥的内心。

的确，他们是堂兄弟，更是知己。

贵由恶毒的目光在阔出容光焕发的脸上扫来扫去，这就是二叔他们都错了的缘由。

窝阔台顺利登上汗位，察合台居功甚伟，接连几天宴会上，他都喝得酩酊大醉。一日，趁着酒醉，他非要同窝阔台打赌赛马，窝阔台笑着同意了。兄弟二人说定了比赛的终点，察合台要拔都、蒙哥二人一个在终点，一个在起点，分别做个见证，窝阔台一一随他安排。

察合台的马疾驰如风，行至一半时，他便将窝阔台甩到了后面。当窝阔台跃下马背时，察合台正坐在地上，已经喝了一皮囊的水。看到窝阔台，他自鸣得意地戏谑道："大汗该磨磨马镫了。"

窝阔台一笑置之。

他只把这场比赛当成小小的游戏而已。回去的路上，见二哥的醉意更浓了，窝阔台放心不下，要拔都送二叔回去。当晚，拔都就宿在二叔的营帐。

夜里，拔都被一阵响动惊醒。他拨亮了油灯，见二叔正坐在床边发呆。

"怎么了？二叔。"拔都奇怪地问道。

察合台使劲地皱着眉头，像是在努力回想着什么事情。

"您不舒服吗？要不要叫大夫？"

"没事，我没事。拔都，今天下午，我是不是同大汗赛马了？"

"是啊。怎么您忘了？"

"我还超过大汗了？"

"有一箭之地。您还开玩笑说让大汗磨磨马镫呢。"

察合台狠狠一拍脑门："太不应该了，太不应该了。"

“有什么不妥吗？”

“你想，我是大汗的哥哥，大汗刚刚登上汗位，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的所作所为呢。所以，我怎么能够与大汗打赌还胜过他呢？这实在是一件大不敬的行为。如果别人也学我，对大汗无礼起来，岂不是我之过？明天，你要陪我到大汗那里，我要当面向他请罪，请他治我的罪。”

“不用吧？”拔都觉得二叔未免有些小题大做。

“必须如此。中原讲究君臣有别，我蒙古建国二十三年，既要保持自身勇武粗犷的特色，也该借鉴一切对治理国家有益的经验。新汗初立，威信的建立需要我这个哥哥来助他一臂之力。”

拔都答应着，不禁有些哑然失笑，又深受感动。没想到一向性如烈火、刚正不阿的二叔，竟也有如此细致的时候。

察合台说到做到，第二天天刚刚亮，他便来到窝阔台汗的大帐，向大汗请罪。窝阔台哪里肯同意：“二哥，你在说什么啊？就这么一桩小事，值得为它介意吗？”

察合台执拗地坚持道：“这不是小事情，这关系到我蒙古帝国的威严。如果今天大汗不治我的罪，明天恐怕就会有更多的人对大汗无礼，久而久之，大汗颜面何在？请大汗不必顾及兄弟情分，错就是错，错了就该受罚。臣恳请大汗降罪。”

窝阔台犹豫片刻，勉强说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就罚你进献九匹骏马赎罪吧。”

“喳。”

察合台再次表现出他的雷厉风行。不仅于次日向窝阔台进献了九匹骏马，还在文武百官面前举行了隆重的臣服之礼。拔都直到此时方才真正明白了二叔的良苦用心，二叔这种不以尊长自居，勇于责己的行动震惊了朝野，自此以后，王公贵族对新汗俯首帖耳，自觉地选择了顺从之道。察合台的所作所为，在极大程度上帮助窝阔台树立了绝对权威。

第七章 最毒妇人心

壹

窝阔台召开了登基后的第一次忽里勒台大会。

会上窝阔台认为首先要做两件事：一是扩建和改革驿站；二是完成父汗遗愿，大举攻金，征服金国。

驿站制度始于成吉思汗时代，用以通达边情，布告号令。然而，由于版图的扩大，战线的拉长，原来的驿站已经不能适应如今的需要。使臣往来，路远行迟，常常因此延误中央命令的迅速传达。

窝阔台一一征询了察合台、拖雷、拔都对改建帝国驿站的意见。

察合台、拖雷皆表示赞同。察合台说："改建驿站一事，是件利国利民的大事，我当然完全支持。回去后，我就着手进行驿站改建。从封地之首设立驿站，东迎大汗所置驿站，拔都自他的封地之首设置，西迎我所置驿站。这样，我们就能建立起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交通大干道。"

窝阔台看了看拔都："拔都，你以为如何？"

"二叔说得有理。扩建和改革驿站是大工程，每一个细节，比如驿站的路线、地点、编制、设施、纪律、负责人等等所有这些琐碎的事情都不能忽略。因此，我有些不成熟的想法，想说出来供大汗、二叔、四叔参考。"

"你有什么想法但讲无妨。"

"首先，大汗可否颁布一道圣旨，通令全国各千户遵照大汗的要求，每年一群羊出二岁羯羊一只，一百只羊出一岁羊一只。出骡马，设马夫。派遣马夫、司库、司粮。其次，对于勘定的驿站地点和各千户能不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大汗的圣旨，必须派出得力的大臣亲自监督和掌

管。然后，驿站创置后，每一站相应设置驿马二十匹，马夫二十名。驿马、汤羊、乳马、挽牛、驮车等都必须有相应的定数，不可随意更改。对于分派到的任务，完成者予以褒奖。阳奉阴违、偷工减料者，倘若缺少一条短绳，当割去此人的半片嘴唇；如果缺少车辐，当割去此人的半边鼻子。只有赏罚分明，才能确保没有人敢公然违抗大汗的命令。”

“还有吗？”

“为使大汗或诸王的急使畅行无阻，便于办理重要事务，还须从诸王处派出一些急使坐镇驿站，用于联络。一旦驿站制度健全完善，势必增强和畅通统帅部与欧洲、西亚、中亚、南宋、高丽等各条战线的通信联络，及时地了解作战情况以及送递作战命令。所以，把上述所有细节问题都考虑周全了，即使不能立刻要求面面俱到，也能对随时出现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并找到应对之策。”

窝阔台欣慰于拔都的远见：“拔都，你的所思所想与我可谓不谋而合。你所提的每一条建议，我都会详加斟酌，完善并确定后颁布实施。在座的诸位还有什么补充？不妨提出来，我会一并加以考虑。”

察合台的次子贝达尔补充了一条建议：各千户出户站和马夫后，要确保户站和马夫的供给，这样道路畅通，沿途就可以不再惊扰百姓。窝阔台认为有理，让负责文书的官员一并记下了。

大家讨论了一会儿，基本都赞同拔都和贝达尔的意见，窝阔台大喜，当即分派了负责勘察的官员，限时出发。然后，他请大家休息一会儿，喝喝茶，或者出去轻松一下，随后继续讨论出兵金国的有关事宜。

自从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大举攻金，至一二一五年几陷金国三分之二州郡，一举灭亡金国似乎易如反掌，只在须臾间。然而，正当金国岌岌可危时，蒙古与花剌子模之间爆发了战争。这桩意外，使得金国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蒙古倾力西征的七年间，原本正是金国展开反攻的大好时机。金宣宗却坐失良机，不思收复失地，反而忙于同邻国西夏、南宋大动干戈，意欲将金蒙战争的损失转嫁到这两个国家。他这种战略决策上的错误，直接帮助蒙古留在金地的少量部队不仅未被各个击破，还站稳了脚跟。至金宣宗病危，传位于太子完颜守绪（一二二三年即位，史称金哀宗），金国土地只剩下东西狭长两千余里的疆域，是原国土面积的五分

之一。此后，金哀宗紧缩兵力，以精兵二十万死守潼关、洛阳、汴京等军事重镇。

战争的话题似乎总是严肃一些的，汗帐中的气氛不再似方才热烈，相反，倒是显得沉闷了几分。

窝阔台命拖雷宣读了成吉思汗的遗嘱：

金屯兵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联宋灭金”是成吉思汗临终时提出的对金作战的总体方略，这在蒙古国的决策层并非秘密。窝阔台之所以要拖雷先宣读这份遗诏，无非是要表明他继承父志的决心。既然总体的作战方针已经确定，需要商量的就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开始施行的问题。

窝阔台决定由他亲率大军伐金，拖雷率蒙哥及诸将随行并担任先锋，察合台和拔都出兵相助。

拔都的目光与二叔在沉思中相遇。

忽里勒台大会结束后，察合台将返回封地，坐镇中亚，以确保蒙古国的后方安全。不过，为了支持伐金大业，他决定分兵一支，留下能征善战的次子贝达尔，由他统率军队，全力配合窝阔台汗。

别儿哥热切地盯着二哥的脸。他早已跃跃欲试，希望能够像贝达尔一样，在中原战场上大显神威。拔都明白弟弟的心思，默默筹划着这件事，有一阵子没有表态。

拖雷从蒙哥手里接过地图，专注地研究起来。众将领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从哪里开始进攻之事，大家争执不下，辩论的声音渐渐分成了几派，声浪开始一浪高过一浪。

拔都静静地倾听着，似乎忘了自己正在思考的事情。

直到拖雷抬起头，蒙哥做了个手势，大帐中才安静下来。

“大汗，二哥，拔都，你们来看这里，这条进攻线路。”拖雷将地图

平铺在窝阔台的面前，他的手指缓慢地从地图上滑过，在每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都着力点一点。窝阔台思索着，脸上流露出赞同的神情。

片刻，窝阔台用眼神征询了一下察合台和拔都的看法，尤其是拔都。拔都的沉默让窝阔台多少有些疑惑和担忧。

察合台依然快人快语："从这条路线进攻，应该是最容易实现我们假道于宋的意图。完颜守绪即位后，一改其父将主力转向南宋、西夏，企图扩大疆土，以便在战争失败后逃往南方立国的国策，集中一切力量储备河防，确保河南，巩固秦陇，争取时间恢复实力。为此，他对外与宋、夏和好，多次遣信使周旋其间；对内强兵利器，大胆起用抗蒙将领，广征各路义士，在重要州郡、可守之地集中民粮牲畜，加修城堡工事，以利坚守。不能不说完颜守绪是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对付他，的确需要多动动脑筋。"

窝阔台点了点头，"是啊，金在大昌原一战取得大捷后，陈和尚的忠孝军已经成为金军的一杆旗帜，它对金军士气的鼓舞作用，我们的确不可低估。近来，我时常在想，父汗密授的遗策中，最首要的用兵规则就是不能过早地暴露我们的意图和行踪。为隐蔽大军南征，必须首先夺取秦、晋，尔后假道于宋，从金国侧背进攻，逐渐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对汴京实施围攻，逼迫金帝出降。在这一点上，大那颜与我的看法完全一致。"

"既然要隐蔽行踪，不妨采取一些伪装措施。我意以汉军就近进攻卫州（今河南汲县），威胁金都，策应主力进攻晋、陕。当然，这只是其中的第一步。"蒙哥插进一句，此时，他对父亲和伯父的想法已了然于胸。

"让我想想……是个声东击西的好计策。那么，第二步、第三步呢？或许还有第四步，第五步，说来我听听。"

"攻取卫州后，可以派人前往金国议和，以麻痹金帝的斗志。金国集中精兵二十万，并力守河南，保潼关，而对陕西关中，仅以一部兵力予以防备，这正是金国的软肋。为彻底夺取秦晋之地，可命原在陕南作战的军队袭击潼关，攻取蓝田关，打乱金军的部署。这是第二步。待这一步完成后，为保障先锋部队顺利渡过黄河，进军陕西，可命主力屯兵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以积极行动牵制潼关金兵。说到底，我们的目的仍是以己之长，克彼之短，不以一城一地为得失，而是要在我军擅长

的野战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蒙哥所献之计显然正中窝阔台下怀，窝阔台频频点着头，内心深处却滑过一丝惆怅。当年，年少的蒙哥正是凭借着他的聪慧而获得窝阔台的钟爱，被窝阔台收为养子。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蒙哥越来越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窝阔台在深深感到欣慰和为蒙哥骄傲的同时，却无法遏制另一种感情的滋生，即使他不肯正视，那就是：防范和戒备。

如果蒙哥是他的亲生儿子，或者是他最钟爱的三儿子阔出在继承了他的宽宏和谨慎之外，还兼备着蒙哥的过人智慧，那他将成为世上最幸福的父亲。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有时候他甚至觉得，长生天真的对四弟拖雷很偏爱。

老将速不台忍不住向蒙哥伸了一下大拇指。对老将军而言，这是他难得一用的赞赏表示。

贵由将脖子往后缩了缩，没来由地对速不台产生了一丝怨恨。

别弄错了，蒙哥算什么！我才是大汗的嫡亲长子！

窝阔台仍然希望听听拔都的意见。

“大汗，我和别儿哥愿听从大汗调遣。”拔都简洁地说。听说可以留下来，别儿哥顿时喜形于色。

“封地的事呢？”

“暂时由斡尔多代劳。”

窝阔台考虑了片刻：“你和昔班留下来，别儿哥随斡尔多回到封地。别儿哥英勇善战，有他坐镇钦察草原，对新的征服地将产生威慑作用。”

“大汗……”

“别儿哥，我了解你求战的心情，不过，现在正是非常时期，斡罗斯、钦察、不里阿耳等国尚未完全臣服，随时有可能起而复叛。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治理好你父亲的封地，我为你记头功一件。”

别儿哥沮丧至极，却又不能违抗命令。

拔都轻抚着弟弟的肩头，别儿哥犟了一会儿，终究回以一握。战争无常，从此关山万里，还不知何时才能相聚！别儿哥不想因为一时的赌气，而换回日后无穷的悔恨。

其时，金国迁都汴京近二十年，其赖以立国者，惟潼关、黄河二险。窝阔台深知，若兵出宝鸡，攻入汉中，一月之内可直捣唐、邓，届时，大事可成。联宋灭金，在此一举。窝阔台决定三路大军齐发。右路军由大那颜拖雷率三万精骑经凤翔入宝鸡，沿汉江而下，迂回唐邓，直逼汴京。这三万精骑中，就包括拔都的一万军队和贝达尔的一万军队。中路军由他本人亲率主力，先拔河中府，强渡孟津，进逼汴京。左路军则由原驻河北、山东的蒙汉军编成，从济南出发，向汴京东侧挺进。

见大家均无异议，窝阔台取令箭在手，命拖雷、拔都、贝达尔率本部先行出发，渡荒漠，越阴山，取山西，进入陕西境内，分兵攻打凤翔、宝鸡等金国战略据点。命贵由配合速不台父子攻打小潼关。

众人领命而去。

贵由回到海迷失的寝帐，犹自生着闷气。海迷失有点厌恶地瞟了一眼贵由那张一生气就会发黄的脸，淡淡地问道："怎么啦？"

贵由将父汗命他协助速不台父子攻打小潼关之事原原本本地讲给海迷失听。他真的想不明白，他身为汗子，父汗非但不让他独当一面，还要让他听命于速不台，这岂不是故意让他难堪？

"老三呢？"海迷失最关心的仍是阔出、兰容。

"当然随父汗主力行动。父汗还当着大家的面夸奖兰容，说她有其父遗风，是个难得的将帅之才。"

"是么？这么重要的军事会议父汗也让兰容参加了？"

"参加了。父汗还很欣赏她的建议，都采纳了。"

海迷失顿了顿，将头一昂："这次，我陪你一同出征。"

"你？"贵由刚想说你去能做什么，见海迷失乜斜着眼睛，眼角挂着

讥诮的笑意，急忙将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你不是讨厌速不台父子嘛，我跟在你身边，说不定能找到机会将他们父子俩一起除去。”

贵由浑身一震，顿生寒意——人心莫测啊。他抬眼惊惧地直望着海迷失。

可是，海迷失已经将头别了过去。

事实上，人世间最阴险的，莫过于被女人的嫉妒心吞噬的灵魂。

贰

不几日，拖雷率领三万大军祭旗出征。

金帝守绪得知蒙古军大举进攻，急召丞相完颜合达、定远大将军完颜陈和尚商议对策。完颜合达建议将忠孝军调往河南，加强京城外围防御，同时遣使赴南宋，约请出兵，共同抵抗蒙古军。陈和尚却主张将蒙古军阻于渭河之北，以十五万对三万的绝对优势兵力，将蒙古军一举全歼。完颜合达、陈和尚争执不下，守绪无奈采纳了完颜合达的建议。

拖雷派拔都攻打凤翔，派贝达尔绕过凤翔，夺取凤翔西南的军事重镇宝鸡，派蒙哥进至宋境内，与宋帝商议借道事宜。拔都、贝达尔进展顺利，而奉命攻取小潼关的速不台父子却遇到了麻烦。速不台攻破小潼关后，与贵由相约，由他和兀良合台率部深入金军防线，纵深骚扰，贵由在小潼关引军接应。贵由满口答应下来。岂料，速不台父子在朱阳遭到金军围攻，向贵由求援，贵由非但拒不发兵相助，反而弃了小潼关，使速不台父子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兀良合台只得护着父帅拼死突围，被金军一路追击，在倒谷口遇到薇萱公主率领的一支神箭队接应才算脱险。神箭队虽说只有百余人，但全部是百发百中的神箭手。金军吃了百余箭后，慑于蒙古箭雨的威力，这才弃甲曳兵，退回小潼关。

速不台自青年时代追随成吉思汗，历经无数次大小战役，从无败绩，小潼关一役是他最惨重的失败。望着逃出来的不到四分之一的将士，速不台捶胸顿足，老泪纵横。兀良合台恨透了贵由，依他的脾气，

就要直诉窝阔台汗，向大汗讨个公道。速不台却不允许，他情愿一人承担所有战败的责任。不久，圣旨到军中，命速不台率所余兵马扈从拖雷南征，对于小潼关战败一事，却只字未提。

速不台领旨谢恩，自责更深。

兀良合台却是喜出望外，又可以和拔都并辔而战了，一念及此，积压心头已久的阴霾一扫而尽。

拔都亲自在五十里外的抵阳桥迎接速不台父子。直到这时，速不台父子方才得知，贵由撤兵后，海迷失先去见了乃马真皇后，按照她与贵由事先的商议，将战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速不台恃功自傲，不听劝阻、贪功冒进，乃马真皇后不辨真伪，照样向丈夫说了一遍。窝阔台汗听信谗言，勃然大怒，决心追究速不台之罪。他派出快骑与拖雷商议，拖雷当时尚不了解小潼关一战的真实情况，但他爱惜速不台乃两朝老臣，智勇无双，遂婉言劝说大汗：胜败乃兵家常事，宜令速不台父子立功自救。窝阔台这才息怒，不再追究战败之责。

对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拔都为何了解得如此清楚，拔都没有细说，速不台父子也没有深问。但有一点速不台父子确信，宫廷内部的事情，只有宫廷内部的人才可能知道。事实正是如此。窝阔台汗态度的转变，不仅仅因为他听从了拖雷的劝告，念及速不台父子的无数战功，不愿意轻动功臣；更因为阔出、兰容领兵攻取小潼关后，兰容派快骑及时呈上了由她亲自起草的战报。战报的部分内容取自对敌人战俘的审讯。窝阔台看毕方才了解了速不台父子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是如何向纵深挺进，又如何以少数兵力连克数城，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战报的末尾，兰容毫不隐讳地断言，速不台父子虽败犹荣，事出有因。

窝阔台差点错杀大将，对长子贵由更加恼怒。但这件事毕竟涉及六皇后乃马真和儿媳海迷失，思前想后，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这件事情绝口不再提起。

拔都也是在接到兰容的来信后，才了解到小潼关一战的真相，当时，他几乎被惊出一身冷汗。

为确保蒙古军队东进中无后顾之忧，拖雷分兵两路，命速不台率东路，兀良合台率西路，顺路扫荡四川北部的宋军。九月至十一月，速不台父子连克宋军，破城池一百四十余座，四川北部均落入蒙古军之手。

此时，蒙哥遣往宋廷商议借道一事的使者，于途中被宋将擒杀，蒙哥闻讯，怒斥宋廷言而无信，约拔都夹击兴元府。兄弟联手，兴元府一触即溃，主帅弃城而逃，军民死伤无数。宋帝这才惊慌起来，匆忙拒绝了金国共同抗蒙的要求，同意与蒙古重修旧好。

拖雷借道于宋，指挥三万骑兵向邓州挺进，他们面对的将是金国最精锐的步骑兵。一二三一年十二月，蒙古军仅用四天时间便全部渡过了汉江，准备攻打邓州城。

完颜合达率诸军入邓州，陈和尚率忠孝军，武仙尽发本部军马，张惠率步军随行。这几支军马加上其他调集到的军队，共计十五万人，其兵力是蒙古军的五倍，而他们的将领都有着多年的对蒙作战经验。

蒙哥侦知完颜合达在禹山前后设有重兵，准备凭借地势之险伏击蒙古军。拖雷接到了蒙哥的情报，当即决定大军不发，只派拔都率小股轻骑避开金军正面，迂回山后，向金军发起进攻。

金军不得不战，两军短兵相接。陈和尚督军力战，拔都退走，再战，再退，又战，又退，如此三番，蒙古军始终不与金军正面交锋，而自禹山退出十五里，扎营于汉江对岸的枣树林中。

拔都命令部队马不卸鞍，白昼作食，不使林外听到声响，暗中却时时窥视金军动态，以寻找有利战机。

陈和尚突然失去了蒙古军的踪迹，急忙派出侦察部队寻找，同时将近期战况禀明主帅。

第四天，金军巡逻队回报蒙古军动向，还带回了十个蒙古士兵。这十个蒙古士兵，一个个敝衣瘦马，形状异常凄惨。他们向陈和尚泣述了拔都为避金军锋芒，一日数迁，使他们不胜其苦的情形，请求陈和尚收留他们。陈和尚心生怜悯，命人给他们换上新衣，亲自设宴款待他们。

席间，陈和尚问起蒙古军行止，十个蒙古士兵竞相回话，陈和尚与获取的情报对照，发现他们所说都是实情，终于放心地将他们收留于营内。

第三天夜晚，十个蒙古士兵突然夺取金军马匹，悄然离去。陈和尚这才知道他中了拔都的诈降之计。这十个蒙古士兵其实正是拔都派出的

细作，探明了金军的兵力部署和辎重等情报后立刻离营而去。陈和尚大为懊丧，为了防止不测，加上粮草告罄，他只得率部回邓州城补充军粮。

陈和尚率领金军刚刚行至枣树林，遭到蒙古军的袭击，金军猝不及防，仓促迎战。交战中，拔都仅以百骑夺取金军辎重，陈和尚不得已重新退守邓州城。拔都乘夜追至邓州城，在城外驻扎下来，等待与主帅会合。不久，拖雷领兵赶到，两下合兵，全力攻打邓州城。

邓州城城防坚固，蒙古军连攻三日不克。拖雷考虑到攻打邓州城代价太大，不如放弃围攻，除留下一部牵制邓州城的金军外，其余大部兵分六路，绕过邓州城，向金首都汴京方向进发。这六部人马分别由他本人、拔都、蒙哥、速不台、兀良合台和忙哥撒率领，沿途横扫各州郡，切断邓州与汴京的联系。

拔都攻取南阳诸城后，进展神速，兵至沙河北，等待与其余数军会合。

此时，镇守邓州城的完颜合达与诸将商议，既然蒙古军北上，坚守邓州城已失去意义，为防蒙古军乘虚奔袭京城，不如放弃邓州，赴京救援。

金十五万大军分路而行，沿途不断遭到蒙古军伏击。拔都率五千人诱敌，不与硬战，当金军扎下营盘时，却来袭扰，一日几次三番，搅得金军不得休息饮食，疲惫至极。

陈和尚向主帅建议到钧州城中整军，完颜合达也想早些摆脱如影随形的蒙古军，立即吩咐全军拔营。拔都命军队伐木设障，尽力迟滞金军。陈和尚身先士卒，拔树开道，好不容易夺得一条去路。

眼见离钧州城只有三十五里地了，天公好似也不作美，傍晚时分，下起了连绵细雨，至夜深气温骤降，大雪簌簌而落，金军不能前进，就地扎营。蒙古军却似拖不垮的铁军，连夜袭击了陈和尚的营地，陈和尚损失数百人，气得嗷嗷直叫，恨不能生啖拔都之肉。

完颜合达在中军帐急召陈和尚、武仙、张惠等主要将领商议御敌之策。摇曳的灯光下，完颜合达愁眉不展，似有重重心事。

陈和尚性急，率先问道："主帅召我们来有什么事？"

完颜合达拿起桌上的圣旨出示给众将，原来是蒙古军逼近京城，金帝命合达速率军马赴京。

"说得容易！就这个样子走路，好似乌龟爬行，何年何月才能到得京城！"武仙不耐烦地发了句牢骚。

"是啊。这个拔都实在难缠，我手下的将士已经三天水米不沾牙了，如果不想出办法来对付他，只怕我们这些人都得被他在途中拖死。"张惠也随声附和。

陈和尚白了他俩一眼："现在来抱怨顶个屁用！依我说，蒙古军的人数不到我军的五分之一，我们索性边打边走，强行开出一条路来。"

"要是能打早打了。他们的骑兵但凡出击，一向快如闪电，进退自如，就凭你，逮得住他们的影子吗？"武仙冷冷地顶了他一句，"这个拔都，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我同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打了二十年的仗，对于他们的战法，比你了解得更清楚。"

陈和尚轻蔑地瞟了武仙一眼："我看你是打败仗打怕了。"

"你！"

"好啦，好啦，争这些没用！我们还是研究一下作战方案。"完颜合达用手指敲着桌子，打断了他俩的争吵。

陈和尚干脆地说道："打是唯一的出路。我来打头阵！"

完颜合达不胜拔都日夜骚扰，也有意一决雌雄，故蹙目凝视武仙等人，大家只好点头称是。

翌日，蒙古数路大军全部会齐，拖雷三言两语交待了每个将领的任务。蒙古军依然如前，边打边退，渐次退至离钧州只有十余里的三峰山东北和西南。三峰山地处金国的后方，防御力量相对薄弱。战区北部是伏牛山东段，地形平缓，利于骑兵运动。金军分兵袭击东北和西南，蒙古军又退到三峰山东侧。完颜合达命万余骑兵，冲击蒙古军战阵，拖雷指挥部队且战且退，不觉间将金军全部引进三峰山。金军久战疲劳，在山中又遇大雪，金军将士僵立雪中，手足冰麻，刀剑竟不能举，急忙就

地生火宿营。这一夜，军中怨声盈耳。

次日，完颜合达带领诸将巡视阵地，发现他们已被蒙古军团团围困在三峰山上，若想突围，将士畏惧蒙古军弓箭，必不肯争先，完颜合达与诸将相顾无言，一筹莫展。

转眼，金军受困已过三天，粮草早已告罄。有时，隐隐闻到蒙古军烤肉的香气，饥饿难当的金军将士唯有叹息。完颜合达知道再这样下去，军队中很可能哗变，决心强行突围。

拖雷好像猜知了完颜合达的心意，次日一早，让开去钧州的一条路，放金军北上，却派拔都和蒙哥设伏于道路两边。完颜合达明知有诈，但到此时，与其等死，不如拼死杀开了一条血路。不承想，金军久困多时，恨不得立刻离开这生死之地，将士竞相争路，一时间，人马相踏，乱作一团。

拔都、蒙哥适时出击，金军全线崩溃，势如崩山。张惠等先后战死，武仙率三十骑逃入林中，败走密县，自此销声匿迹。完颜合达、陈和尚率数百骑拼死逃入钧州城。不久，钧州城被蒙古军攻破，完颜合达阵亡。陈和尚在战事稍停后，从隐蔽处欲逃出城外，被蒙古士兵俘获，拔都与蒙哥屡劝其投降无效，推出斩首。至此，金军十五万精锐被消灭殆尽，抗蒙名将多折于此役，金国失去了它赖以维持的最后一支生力军。金帝在汴京得知败讯，涕泪滂沱，如丧考妣。

数日后，窝阔台亲临拖雷兵营，犒赏全军将士。

拔都原想参加接下来的围攻汴京的战斗，但是花剌子模战局有变，札兰丁卷土重来。窝阔台汗决定让拔都和昔班带领本部人马速返封地，先稳定住封地局势，待攻灭金国，再行大举征伐。

窝阔台亲自设宴为拔都饯行。拖雷亲将拔都和昔班送出钧州城，挥别的那一刻，他们并没有想到，此别即永诀。

叁

尔鲁紧张地将两只手扭来扭去，汗水顺着额角不停地滴落，连靴子

里的一双脚似乎都浸在水里。可是，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他是被海迷失秘密召来最后敲定那桩事的，其实这也是近一段日子以来他与海迷失反复商议过，只有到了今天才准备付诸实施的一件要命的事情。显然，海迷失早有准备，当他悄悄潜入海迷失的寝帐时，帐中只有海迷失一人在等他。

此刻，透过朦胧的薄暗，海迷失正合目端坐。她保持这个坐姿已经有一些时候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尔鲁总觉得海迷失从左眼经过鼻梁到右颊隐隐游动着一道生硬的纹路，将她的脸一分为二，看起来既滑稽又可怖。她到底要怎么样啊？大那颜拖雷天黑前恐怕就要回到汗营，如果她还不做出决定，他们只能放弃这唯一的机会了。

尔鲁不耐烦地掐了掐自己的耳朵。他妈的，女人就是女人，当初一起定计的时候，她比谁都坚决，事到临头，她莫非要打退堂鼓？倘若如此，这种女人他今后一定得离远些，免得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连累他大教主做不成，反落个身首异处。

太阳落下去了吗？这帐里怎么越来越暗了？尔鲁正想起身，海迷失蓦然睁开了眼睛，眼中闪动的亮光竟让尔鲁打了个哆嗦。

“怎么了？你害怕了？”海迷失起身走到尔鲁面前，俯视着他额头上一下子沁出的密密麻麻的汗珠，轻蔑地问。

“怕？鬼才不怕！”

“好没出息，亏你还是个男人！”

“这种事，弄不好就要人头落地，不怕那是假的。”

“行，我的大教主，你可以害怕，不过，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事你做一半也是死，为何不做下去？或许还能为自己争取一条生路。大那颜始终是我们的心腹之患，当年，成吉思汗留下遗命，要他的三儿子、我的公公窝阔台继承汗位，可大家都清楚，多数人的心里还向着大那颜。若不是这位大那颜谨守承诺，我公公能不能登上汗位恐怕还是个未知数呢。如今，他领兵将金帝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特别是钧州三峰山一役，他以少胜多，大破金军十五万步精兵，金国精锐及名将几乎尽折于此役，他的威信更是直追成吉思汗。不是已经有人在私下议论了吗？说他是成吉思汗再生。他若活着，只怕我们谁都活不好。所以嘛，

总得有人要冒这个险。至少大那颜死了，能确保汗位不会落入拖雷手中，假以时日，未必贵由就与汗位无缘。”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连大汗……”

“不可造次！你堂堂大主教的符水，一下喝死两个成吉思汗的儿子，你恐怕不是要人头落地，而是要被五马分尸了吧？”

“那么，我该……该……”

“慌什么！刚才我一直在推敲我们的计划，看看哪里还有破绽。这样，你帮我再从头理一遍，我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喳。”

“我的公公什么都好，可惜是个酒鬼。你精通医理，的确可以肯定，他最近出现的什么胸闷、心悸、多梦以及这样那样好似鬼魅缠身的症状，都是因为不断酗酒而致？”

“当然。”

“所以你顺势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他相信，仅仅三峰山一役就死了十几万人，难免会有冤魂索命？”

“对。”

“他也深信不疑？”

“是的。”

“你出来后直接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然后我们一起商定了这个‘李代桃僵’之计，这件事绝没有第三人知道？”

“没有，我确定。”

“好，如此看来，只要事情谨严，大计可成。近来，你给大汗喝的符水虽然不会致命，但也不会让他的病情好转，所以，大汗自以为来日无多，才着急从前线召回大那颜，准备交待后事。我还有两件事问你，你觉得大那颜肯为大汗去喝你念过咒的符水吗？倘若大那颜真的喝了符

水，你又有什么办法让大汗的病很快好起来，从而让他相信你的符水和谶言的灵验呢？”

“大汗除了服用我的符水外，同时也在服用一些调理身体的丹药。这段时间，若不是我用符水控制着，他的病早该好啦。到时，我只需给他换成白水，他的病自然一日好似一日。至于大那颜肯不肯喝我用来驱逐鬼神的符水，那我就没把握了，这得看天意。”

“大那颜生性忠厚，又与大汗手足情深，替大汗喝一碗赎罪的符水，想必一定心甘情愿吧？不过，万一他不肯，我们也有办法。就让大汗再病上个三五个月罢，到时，我们就对大汗说，大那颜对他哪有半点兄弟情谊，大那颜心里一定巴不得大汗一病不起，好让他取而代之。大汗对大那颜未必就不存忌惮之心，又见大那颜对他的情分不过如此，必然心生隔阂，日渐冷落。而我们，只要在这把火里适时地添添油，何愁没有除去大那颜的机会。”

“妙，妙！‘李代桃僵’之计不成，我们就给他来个‘一石双鸟’之计。反正大汗嗜酒，保不准哪天病入膏肓，不治身亡。贵由王爷身为大汗长子，顺理成章继承汗位，到那时，您可就是万人敬仰的皇后了。”

尔鲁越说越高兴，不由得手舞足蹈，唾沫星子四溅。海迷失白了他一眼，冷冷一笑：“你想得未免太简单了。我倒不希望大汗早死，不要说他早就有意立老三阔出为嗣子，就算他这会儿已经立了阔出为嗣子，他死后阔出也未见得就能顺利即位，更何况我们这位与人没有任何恩义、连自己亲生父亲对他也不甚钟爱的爷呢？你千万不要忘了，在外边，有一位手握重兵、战功卓著的拔都，在我们眼前，还有一位公认博学多才、深沉睿智的蒙哥呢！若要我说，这些个王公贵族，大部分心里恐怕拥护他们更甚于拥护阔出。阔出尚且不能与他们竞争，我们的这位爷连这种梦都休想做完整。”

尔鲁顿时泄了气：“既然如此，我们岂不是空忙一场！”

“事在人为，你急什么！你不是给阔出看过相吗？你跟我说他耳廓内敛，眉有横骨，虽富而不扶，必主短命。若不是听了你的，当初我也不至于匆匆忙忙改变主意嫁给贵由。”

“那是。我还看出你有皇后相呢，应验之时，你当如何谢我？”

“你想我说多少遍呢？”海迷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急忙正色嘱道，“你该去大汗那里了。这会儿，只怕大那颜已经到了，你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倘若需要你时，便是天助你我，切莫坐失良机。另外，无论大那颜是否喝下符水，你都一定要镇静，切莫露出马脚。”

“性命攸关的事，我知道该如何做。问题是……”尔鲁微微蹙起眉头，欲言又止。

“怎么？”

“我要讨你一句准话，如果大那颜死了，一旦大汗也殡天，你如何能确保贵由登上汗位？”

“举帝国之富，收买人心。”海迷失干脆地回答。

尔鲁似乎下了决心，不再多问，转身离去。

海迷失一直目视着尔鲁探头探脑地溜出大帐，这才慢慢地坐下来，用手狠命揉着闷疼的太阳穴。此时，她感到浑身如虚脱一般，一股股冷汗瞬间打湿了她苍白的面颊，浸湿了她的全身。

长生天保佑我！如果事情败露，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她开始不断地祈祷着，接着变成了哀告，然后迸出了咒怨，最后沉默不语。良久，她抬起头来，眼中闪动着奇怪的光芒，在越来越浓重的暮色中，犹如来自地狱的两道寒光。

拔都在他的封地得知噩耗时，刚刚结束对出使蒙古归来的使者团的款待。随着征服地局势的稳定，拔都开始派遣花剌子模河中地区以西的诸国小王到蒙古朝觐窝阔台汗。窝阔台兴致勃勃地在首都哈剌和林接见了这些首次来朝的人，并委托使者团对拔都致以问候和赞赏。

当年，成吉思汗在第一次西征结束后，将新的征服地，即畏兀儿（今维吾尔）、原西辽诸国、花剌子模辖地、斡罗斯诸公国一分为三，封给了他的三个儿子，这些封地后来成为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的雏形。而后，拖雷之子旭烈兀于一二五八年征服波斯，一二六四年被忽必烈册封为伊利汗国。这样，就形成了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四大汗国，它们共同听命于中央政府。

四大汗国中，术赤及其后人先领有今额尔齐斯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大片地区，待到拔都统帅诸王长子第二次西征，辖地扩大，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南从高加索，北括斡罗斯，定都于萨莱城。察合台及其后人领有西辽旧地，包括天山南北路（今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建都阿里麻里（今新疆霍城县西北）。窝阔台及其后人领有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建都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旭烈兀及其后人领有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至高加索，南抵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建都于大不力士，其后成为元朝沟通亚洲与欧洲经济、文化的重要枢纽之一。不过，伊利汗国经数汗后被成吉思汗的旁系取而代之，后又被帖木儿王吞并。帖木儿的五世祖忽察尔是成吉思汗的堂弟，他们有同一个祖父，帖木儿在重新统一东西察合台汗国、并入伊利汗国及钦察汗国部分领土的基础上建立了帖木儿王帝国，帝国强盛时据有约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土。一个世纪后，帖木儿王帝国被金帐汗国昔班（昔班系术赤第六子，拔都之弟）的后代昔班尼汗灭亡，帖木儿王的六世孙巴布尔却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立国三百三十一年，经十七代君主，于十九世纪中叶在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灭亡，自此，在欧亚大陆上纵横驰骋了六百余年的蒙古人退出了世界历史舞台。

三峰山战役结束后，拔都奉命回到封地，继续开疆扩土。其间，逃往印度的花剌子模国王札兰丁召集旧部，与蒙古军展开了长达六年的拉锯战。一二三一年八月，札兰丁兵败逃入山中，在劫掠随后逃入的库尔德人时被俘并遭其杀害。札兰丁既死，拔都迅速稳定了封地的秩序，开始考虑彻底征服斡罗斯诸地。然而此时即传来了拖雷的死讯。

拖雷的葬礼将在蒙古诸王到达后按照大汗的规格举行。

四叔突然病故让拔都深深地为之震惊，并感受到生命无常。

在拔都的内心深处，除了祖父和父亲，四叔是他最亲近、最敬佩的人。四叔在三峰山毕其功于一役，挫其锋，折其锐，离灭亡金国仅一箭之遥，拔都常常以此为动力，发誓有朝一日也像祖汗和四叔那样成为一代天骄。记得四年前，拔都回蒙古参加选汗大会时与四叔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四叔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完成父汗的遗愿，联宋灭金。不料，金国尚未完全征服，四叔却先走完了年仅四十三岁的一生，遗恨在天。

拔都将国中诸事交付斡尔多和别儿哥，自己带着弟弟昔班和前来报

信的阿都合策马同行。阿都合早不是西征时的那个孩子了，他长得挺拔英俊，举止高贵，言谈庄重。这许多年来，阿都合一直随侍苏如夫人和蒙哥，已经从血液里将自己融入了主人一家的生活。他忠实地爱着主人家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苏如夫人，他像爱亲生母亲一样爱她，敬重她，不惜为她牺牲生命。

这一次，阿都合是苏如夫人亲自挑选派往拔都封地的。

大那颜拖雷的死对阿都合的打击不亚于拖雷家族的任何人。他的心里一直存在着一个疑问：那一天，他随大那颜返回蒙古本土时，大那颜还十分健朗，生气勃勃，谈笑风生，怎么会在见过窝阔台汗后就病倒了，而且仅仅过了三天便不治而亡？还有苏如夫人奇怪的态度。她在窝阔台汗亲自赶来看望她时，神色十分平静，只是反复强调，她和她的儿子们像大那颜一样热爱着蒙古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位子民，这就意味着他们同样热爱这一切的代表：大汗本人。听了她的话，窝阔台汗突然泪流满面，情难自已……

压抑的心情让旅途变得沉闷。昔班见二哥和阿都合都不肯多说什么，自己也不敢多嘴。昔班对四叔病故的感触不如二哥那么强烈，他倒是为此行又能见到只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忽必烈而暗暗兴奋。在四叔的四个嫡子中，昔班一向与少有大志、深得祖汗嘉许的忽必烈感情甚笃。

两团巨大的阴影曳地而起，急速西移，秃鹰尖利的叫声让人格外心悸。拔都略问了问四叔去世前后的情形，阿都合的回答稍稍带着犹豫。拔都对尔鲁产生了疑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萨哈木呢？"

萨哈木是位德高望重的萨满教教主，成吉思汗生前对他十分宠信。此人与拖雷的私交也十分密切。

"萨哈木这些年游历于草原，为那些贫苦的牧民施医治病，基本不大管教中之事，所以，海迷失夫人就向大汗推举了尔鲁。这个尔鲁倒也有些特异之处，我就亲眼看到过他赤身裸足坐于冰面之上，脸色红润不变，而身下雾气腾绕，犹如驾云。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大汗任命他为新的教主，接替了原来萨哈木的位置。不过，这个人阴阴的，很让人讨厌。"

拔都眉头微蹙，没再问什么。

阿都合犹豫良久，到底还是将内心的疑虑向拔都和盘托出……

苏如夫人见到拔都时，泪水潸然而下。拔都强忍着内心的悲伤，简短地安慰了四婶几句。蒙哥和弟弟们都闻讯赶来看望堂兄，兄弟几个刚坐下说了几句话，耶律楚材带来了窝阔台汗的口谕。

按照苏如夫人的请求，窝阔台汗传谕，拖雷的遗体将由老教主萨哈木亲自护送，往起辇谷安葬。

拔都与耶律楚材久别重逢，以拥抱礼相见。

耶律楚材又施礼见过苏如夫人和蒙哥兄弟。苏如夫人请耶律楚材坐下，亲手奉茶，耶律楚材既惶恐又感动，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拔都细细打量着耶律楚材。他见耶律楚材容色憔悴，比起三年前苍老了许多，心中暗暗忧虑，委婉地劝道："老师一定要保重身体，不可太过操劳。"

耶律楚材苦笑："我倒没什么。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大汗嗜酒，于国于己，实有百害而无一利。"

"大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常酗酒的？"

"近两年的事情。严格来说，是在三峰山战役之后。宋使来朝，献给大汗几十车窖藏多年的桂花美酒，从那以后，大汗就喝酒喝上了瘾。恕我直言，在这一点上，大汗的自制力的确不如先汗。"

"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我想，首先应该让大汗认识到酗酒的危害，只有这样，大汗才有可能戒掉酒瘾。"苏如夫人沉思着说道。

"是啊，我也这么想。夫人，您想到什么办法没有？"

"让我想想……有个办法可以一试。这样吧，你回去告诉大汗，就说我有事想同他商量，请他务必来我家中一趟。"

"我就去。"

"我也陪您去。我先来了四叔家里，还没有去觐见大汗呢。"

“好的，你随我来。大汗也希望见到你呢。”

与三叔一别两年多，再见三叔时，拔都简直大吃一惊。

这……这真的就是那个曾经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蒙古大汗吗？

一张灰白的、浮肿的脸，一双混浊的、没有一点神采的眼睛，如果是在路上相遇，拔都一定会以为自己认错了人。

拔都大礼拜见三叔，窝阔台只倦怠地向他挥挥手，要他起身，竟一句也没问封地的情况。听耶律楚材说苏如夫人要见他，窝阔台当即带着耶律楚材、拔都乘车来到大那颜的帐幕。他们刚一进门，就看见一口里里外外都长满了绿斑，使人看后忍不住作呕的铁缸摆在大帐的一侧。

苏如夫人带着儿子们恭迎大汗。

“这是什么？”

“回大汗：这是一个酒缸。大那颜生前曾在这个酒缸存放了许多美酒，埋在地下，准备过些时日再取出饮用。据说酒经过窖藏后味道会更加醇厚。昨天，我突然想起了这缸酒，就让蒙哥他们几个挖了出来，想献给大汗。可是，大汗您看到了，这就是他们挖出来的酒缸。”

“唔……”窝阔台慢慢抠起一片缸上暴起的铁皮，若有所思。

“大汗，人乃血肉之躯，难道会比钢铁更坚硬吗？”苏如夫人从一侧观察着窝阔台的表情，婉转地问道。

窝阔台望了一眼苏如，那双他所熟悉的聪慧的眼睛里满含着期待。

“唔……我明白了。”

“大汗，请保重！您是蒙古国的希望所在，请您珍惜您的国家，您的臣民！”苏如恳切地劝说着窝阔台。

拔都、耶律楚材、蒙哥兄弟一起跪倒在窝阔台面前，窝阔台一一搀起他们，然后握住苏如的双手，轻轻地拍了拍。

“谢谢你，苏如，谢谢你们大家的良苦用心。我过去从来没有想

到，酒的危害竟有如此之大。现在，我也该警醒了。”

“父汗曾经说过，酒少饮安神，多饮则伤身。所以，他老人家一生对酒色都十分有节制。”

“是啊，在这点上，我的确不像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不过，我会牢记这个酒缸，否则，我也愧对大那颜在天之灵。”

苏如夫人点了点头。

窝阔台果真一言九鼎，自此不再酗酒。他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户外活动上，很快又恢复了昔日的锐气与朝气。

拖雷病逝于一二三三年十月。这一年的二月，拖雷领兵攻克了金都汴京。由于此前金哀宗已逃往蔡州，拖雷在肃清了汴京外围的军事力量后，先后攻克了洛阳等城，与宋军并力进攻蔡州。

拖雷的葬礼刚刚结束，窝阔台汗以加强攻金力量为由，将原拖雷属部一千户划归次子阔端统辖，此举，立刻在拖雷家族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窝阔台的决定，包括拔都在内。难道真如人们传言的那样，窝阔台汗要有计划地削弱拖雷系的力量吗？

只有一个人如同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保持着她一贯的冷静，这个人，就是拖雷系的核心人物：苏如夫人。

她安详地接待并送走了大汗的使者。他们交谈的时候，拔都一直都待在四婶的身边。拔都不得不承认，他这位四婶的内心，就仿佛一泓清泉，你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却永远掌握不住水流的方向。

蒙哥来见母亲。他虽不像几个弟弟那么愤愤不平，但显然情绪低落。

苏如夫人要儿子坐下。

“额吉，怎么谈的？”

“明天，阔端来接收他们。”

“您同意了？”

“同意了。”

“为什么？”

“儿子，你觉得额吉这样做不妥吗？”

蒙哥沉默了片刻：“我想向大汗问个究竟。”

“不可以，儿子。你自幼读了许多书，应该知道这样两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你，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大汗的子民，大汗有权决定我们的一切。对使者，我也是这样说的。”

“可我就是想不通。父王刚刚去世，大汗竟然不顾念手足之情。”

“如果大汗不顾念手足之情，被拨走的远不止一千户。”

“额吉，你想过没有，如果祖汗留给父亲的遗产都被这样瓜分掉，我们将来还怎么在草原立足？”

“一个人的腿上长了毒疮，你担心要被大夫挖去一块肉，最后，你被迫失去了整条腿。与其如此，不如我们自己用刀先将毒疮剜去。”

蒙哥愣愣地望着母亲。

拔都的脑海中闪过了一道亮光，他已经醒悟到四婶的良苦用心。

这个毒疮应该就是窝阔台汗的心病：拖雷家族的强盛势力对大汗而言，永远都是潜在的威胁。

的确，有的时候，小不忍则乱大谋。

阔端并没有在第二天前来接收他的新部众。许多天过去了，他才在父汗的一再催问下勉强起身，来到苏如夫人的寝帐。而且，他丝毫没有人们想象中的理直气壮，倒显得神态惴惴。

苏如夫人热情地接待了阔端。她早将诸事安排妥当，只等着阔端来交接。阔端什么都不问，收了名册就要离开，苏如夫人留住了他，请他

一起用晚餐。席间，还送给他一双她亲手缝制的皮靴。

这一晚，阔端一直陶醉在一种温馨的气氛中。他是那样羡慕蒙哥兄弟，羡慕他们有这样一位聪慧、善良的母亲。

阔端将苏如夫人的态度如实地禀明了父汗。这些，窝阔台也听使者说起过。他终于相信了拖雷家族的忠诚，甚至有些后悔自己不该不听耶律楚材的劝告，而听信某些人的谗言，做出了谋夺拖雷家族利益的蠢事。

他召见了苏如夫人。

苏如夫人一如既往，对他充满了真挚的感情。想起苏如劝他戒酒的苦心，想到拖雷死后苏如的忠贞，他的眼圈红了，他不是用语言，而是在心底发誓，他一定要替拖雷保护好他的家人。

蒙哥也开始理解他的母亲。

一个女人，凭着她的深谋远虑与平和大度，安全地度过了一场危机，保住了她的家人和家族。

不久，捷报传来，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

这一天是一二三四年的二月九日。

第八章 斡罗斯烽火

壹

至一二三五年，窝阔台遵照父汗的遗诏，已基本完成了开拓疆土的重任。

在中亚，蒙古军消灭了以花剌子模札兰丁为首的残余复辟势力后，继续向谷儿只等地进军；在东方，降服了高丽，完成了联宋灭金的计划，使蒙古汗国东、南两面得以基本安定。

然而喜中有忧。

在此期间，原本降服的钦察、斡罗斯、不里阿耳等国却趁着蒙古兵势稍弱，起而复叛，对蒙古在这些国家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根据拔都的战报，窝阔台汗审时度势，决定派遣十万大军远征欧洲，史称蒙古军第二次西征，也称拔都西征。

由于路途遥远，任务艰巨，为确保最强的战斗力，定策西征军为“长子远征军”，由四系诸王的军队组成，各军统帅皆为诸王的长子长孙。因拔都是术赤王位的继承人，又曾领兵远征斡罗斯，因此，窝阔台任命他为西征军最高统帅，前敌总指挥，而老将速不台为副统帅，协助拔都主持全面军务。

同时，根据需要，将战斗序列一分为四：第一军是属于术赤系的拔都军，拔都自任主帅，斡尔多、别儿哥、昔班率军从之。第二军是属于察合台系的不里军，不里为主帅，其叔贝达尔率军从之。不里是察合台的长孙，察合台对他十分钟爱，亲自将孙儿抚养成人。第三军是属于窝阔台系的贵由军，贵由为主帅。第四军是属于拖雷系的蒙哥军，蒙哥为主帅。

一二三六年秋，西征军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集结完毕，拔都召开首次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速不台认为应首先分兵进攻不里阿耳和钦察，以排除两翼之障碍，而后才能集中全力进攻斡罗斯。拔都采纳了速

不台的建议。作战会议上，拔都仍请速不台详述作战计划，诸王并无异议，决定兵分两路，由速不台率不里军攻打不里阿耳，蒙哥率本军和贵由军攻打钦察部。

将贵由军和不里军分开，是蒙哥与拔都密商后所献之计。

贵由素与不里交厚，此二人飞扬跋扈、桀骜不驯，拔都对他们深感头痛。蒙哥却觉得，不里作战勇敢尚可利用，此外，不里的叔叔贝达尔是个难得的将才，其人心思缜密，每逢行军打仗无不殚精竭虑，只要虚心结纳，不难引为知己。至于贵由、蒙哥曾为窝阔台汗养子，与贵由一同长大，对贵由刻板矫情、好大喜功的毛病一清二楚。临出发前，窝阔台汗特意召见蒙哥和贵由，叮嘱贵由行军打仗多与蒙哥商议。贵由对于父亲还是有几分惧怕的，对蒙哥也存几分相让之心。蒙哥自觉可以掌握贵由，因此主动提出让贵由与他配合，扬其长，避其短，这样一来，既可以保证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又可以减少诸多来自内部的阻力。

当然，蒙哥此举更多的还是为拔都考虑。贵由对拔都极端嫉恨，蒙哥担心贵由会出于报复之心，破坏拔都的安排。

不里阿耳军的实力弱于钦察部。很早以前，不里阿耳就分为东西二部，东部为伏尔加不里阿耳，在五世纪末分出一部，西渡第聂伯河而立国，即今之波兰。余者西接斡罗斯，南邻钦察，为斡罗斯东面屏障。钦察乃突厥种游牧部落，据有马尼赤低地、黑海低地、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下游肥沃地区，数千里平川，以游牧为生，不立城邑，与东罗马帝国、匈牙利、斡罗斯、不里阿耳、康里诸国为邻，为斡罗斯南部屏障。钦察兵种皆骑兵，长于运动战，算得上蒙古军的对手。

作战方案既定，两路蒙古大军在速不台和蒙哥的指挥下分兵挺进不里阿耳、钦察诸部。不久，捷报传来，速不台军数战迫降不里阿耳人，拔都率主力进驻其首都不里阿耳城。另一路大军在蒙哥的率领下步步为营，经数月基本肃清钦察部外围力量，将军队集结在伏尔加河东岸，预备渡河。此时，已是次年春季，拔都决定重拳出击，从不里阿耳转攻钦察。

伏尔加河西岸，钦察主力严阵以待。蒙哥命军队大量宰杀牛羊，剥下整张皮，吹气后结成皮筏，再用木杆制成桨。又组织了两千人的先锋部队，配备一百只船，每人携带鞍具、行装和能喂三天的马料，乘马用缰绳连结起来在船后跟进游渡。待一切准备就绪，蒙哥陪同拔都视察了

阵地。

一匹快骑飞驰而来，原来是窝阔台汗的信使。信使除了带来大汗对诸王将领的嘉勉令外，还带来一封兰容写给拔都的书信。

前不久，蒙古中原战场的中路军统帅阔出病逝于京湖前线。拔都在远征途中闻知噩耗，无法亲往吊唁，只能派出使者代表西征军的诸王将领分别向大汗和阔出的诸夫人表示慰问。与此同时，他给兰容写了一封书信，委婉地向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女子表达了沉埋在心底的情意。他希望兰容等他——也许一年，也许两年——初步平定钦察和斡罗斯后，他会向大汗提亲，请大汗允许他娶兰容为妻。这些日子以来，尽管战事繁忙，他仍然盼望着兰容的答复。

此刻，信就在拔都的手中，拔都却蓦然觉得这封信很沉重，很沉重。当他慢慢地将信封撕开时，竟不小心将里面的信也撕去了一角。

兰容的笔体依然清秀端庄，不见丝毫凌乱。

拔都哥：

前方战事如何？哥哥一切安好？

来信查收，知拔都哥心意，竟恍如隔世。

夜晚，伏案而书，想到从此后与你将是咫尺天涯，不觉寸心如捣，几次搁笔，最终决定据实以告。

想兰容身为女子，何其不幸！幼年，或许是每个女孩子应该在母亲身边撒娇的年龄，我却从不记得生母模样，只有父亲含辛茹苦，将我抚养成人。原想能与父亲相依为命，不料，父亲在西征途中又弃我而去。

回到蒙古草原，祖汗怜我孤苦，将我收留帐前，百般呵护，但我的内心却眷恋着一个永远不可能共度一生的男人，不得已去践行另一个并非我所愿的婚约。

渐渐地，我学会让自己心若止水。

因为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所遇到的是一个多么宽厚、多么善良的男人。

我想，这就是长生天后来加在我身上的报应：阔出是爱我如命和值得我倾心去爱的男人，然而，在他可以与我朝夕相伴的时候，我却让岁月蹉跎而过，从来没有试着去用心珍惜。

我无法忘记，在最后的时刻，阔出紧紧握着我的手，眼睛里流露着我所熟悉的执着和柔情。他对我说：兰容，不能陪你了，对不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暂了，我真的觉得不甘心。如果长生天能给我们九十年，而不是九年，我一样会每一天都认认真真地爱你。替我活下去，以后，你的痛苦和快乐就是我的痛苦和快乐，你的眼睛看到的，就是我在天上看到的。假如有一天你有了自己的归宿，也请你在心里留一处位置，否则，我会感到孤独。

爱到生死难忘，就是阔出，就是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带着我对爱的迟悟，被埋入我的内心深处。

从墓地归来，面对空空的大帐，我第一次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不祥的女人？大汗召见了我，他希望我亲自来抚养失烈门，我拒绝了。我告诉大汗，我爱失烈门如同爱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是不要让他跟着我，我是个不祥的女人，会害了他的。让他同大汗一起生活，大汗的福气会让他禄寿绵绵。大汗同意了，因为我用一个最简单的理由说服了他。

真的，我是一个不祥的女人。

拔都哥，我已经连累了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再去连累你呢？

不要为我感到内疚，你的爱如同阳光，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温暖，但是绝不能据为己有。

问一句不该问的话，拔都哥的内心一定也珍藏过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吧？虽然这个女人离你很远，但她仍然是你此生的最爱。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们偶然提起一个姓沈的女大夫时，拔都哥，你的那种拼命隐忍却又无法遮掩的哀愁让我终于有机会看懂了你的情爱所系。

爱，有时的确很奇妙。

《睡》陪伴着我，对往事的回忆陪伴着我，我想，这些足够了。

可以让我在远离你的地方默默地为你祝福，是我的幸运。如果有来生，仍愿与你相遇相知。有一天当我离去时，《睡》将随我一起化作青烟，那时，对你的祝福将会镌刻进我的灵魂之中。

即使这灵魂有一天也会变得苍白。

哥哥，为了我，为了所有挚爱你的人，保重。

妹兰容于哈剌和林

拔都将信反复读了两遍，默然。

“兰容姐说些什么？”蒙哥关切地问。

拔都将信递给蒙哥，蒙哥匆匆地扫视着，然后将信还给拔都。

片刻，蒙哥似说给拔都，又似自言自语：“唉，真的想不明白，兰容姐这么好的女人，为什么偏偏如此命苦呢！”

拔都无言以对。

“你打算怎么样？”

“除了尊重她的选择，我还能做些什么？”

蒙哥无声地叹了口气。

“好啦，先不说这个啦。”拔都将信细心地叠好，连信封一起放进搭在马背上的褡裢中，“明天，造好的木船够用吗？”

“没问题，够用。木船载先头部队先过，军马随船跟进。如果不出意外，后续部队将在三天内全部渡河完毕。钦察部原本与我们相同，善于野战，如果他们利用熟悉地形与我们周旋，我们恐怕还真的拿他们没办法。迦迪延却选择了阵地战，这是他自寻死路。”

“虽然如此，我在想，明天，我们的先头部队向西岸靠近时，他们一定会用箭阻挡我们，这一点不可不防。”

“第一批渡河的人我选的都是百里挑一的神箭手，船头我还让工匠

们设计了固定盾牌，与钦察人对射我们占绝对优势。”

“很好。交待将士们，一旦船只碰到西岸砂底，要立刻弃船去抓游过来的战马，乘马对敌人实施突击。如此，必定可攻破敌人第一道阵地。倘若敌人遁入第二道阵地，先不忙追击，只做佯攻，待掩护后续部队全部过了河，再拼力攻打不迟。对钦察部，成败在此一举！”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请统帅等我的好消息。”

“要注意安全！”

“我会的，放心。”

拔都的目光穿过夜幕，投向河岸的对面，那里依旧人影憧憧。明天，就是生死一战，迦迪延未必可以睡得安稳吧？

蒙哥与拔都并肩而立，似乎可以感觉一种无以言喻的沉重从拔都的心里传向他的心里。

我是一个不祥的女人……

怎么会这样？

只剩下最后一滴酒了，慢悠悠地、慢悠悠地，滴进了杯中。

迦迪延愁绪满肠，在临时搭建的小草棚中，他使劲地晃着手里的铁皮壶，一边咒骂着一边忿忿地将它扔了出去。

铁皮壶砸在了草棚子的门上，发出“咣当”一声响。随着响声，一个魁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迦迪延一时竟没有认出来者是谁。

酒入愁肠，一向海量的迦迪延居然醉了。

往事恍若烟云，不知何时蒸发成一股股灼热的气流，将迦迪延拖入其中。迦迪延根本不想挣扎，任由气流将他旋上旋下，卷来卷去。恍惚间，他想起了与蒙古军激战的一幕幕，想起了女儿冰姬。

蒙古大军一开始对不里阿耳实施围攻，迦迪延就派人将爱女送到了斡罗斯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那里。诚如迦迪延所料，短短十数日，不里阿耳战败而降，蒙古军遂全力转攻钦察部。迦迪延沿河岸拒敌，原以为可以支撑一段时日，岂料拔都、蒙哥丝毫不给他喘息之机，不等斡罗斯援兵赶到，便强行渡河，攻破了营寨。他手下的六万将士，大部或歼或降，只有他和忽滩率领不到两万人向西逃窜，躲在了伏尔加河西岸的密林之中，暂时避开了蒙古军的锋芒。

自从躲入密林深处，迦迪延也曾试着振作起精神，好好思考一下钦察部的命运和下一步的行动，然而，大脑却仿佛生锈一般，已经失去运转的能力。万般无奈中，他想起突围前自己顺手藏在珠宝箱里的一壶果酒，顿时如获至宝，借故支走了夫人娜塔佳，独自痛饮起来。

“首领。”来人俯身拣起酒壶，放到鼻子上闻了闻，脸上露出一丝轻蔑，随手将酒壶扔到了门外。

眼前的迷雾消散了一些，迦迪延认出了来人。“忽滩，是你吗？”

“是我，首领。你醉了。”

“我没醉。你为什么扔掉我的酒壶？”

“首领，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想请你过去一同享用。”

“我不去，除非你把我的酒壶拣回来。”迦迪延突然像小孩子一样耍起了脾气，忽滩快步走到了他身边。

“好的，好的。走吧，首领。”

忽滩近乎从地上拎起了迦迪延，把他架到了自己的胳膊上。迦迪延浑身软得像一摊烂泥，踉跄着被忽滩拖出了草棚。

忽滩也住在草棚里，住得与迦迪延不远。迦迪延刚刚走到草棚子前，就闻到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什么？”他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

“我打了些野味，请首领过来喝一杯。”

自从退到密林里，迦迪延就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更别提还能有肉吃。尽管醉意蒙眬，他的精神却为之一振，迫不及待地推门走了进去。

忽滩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盆炖好的羊肉。迦迪延一点不客气，跌坐在桌前，抓起一根肉骨头，狼吞虎咽地撕啃起来。

忽滩笑眯眯地看着他，为他斟满了一碗酒。

居然是上好的葡萄酒。

迦迪延捧起酒碗，一口气喝了底朝天。然后，他咂吧咂吧嘴，伸手去抓一块从骨头上脱落下来的肥油。

迦迪延贪婪地吮吸着手上的油脂，目光偶尔掠过了忽滩的脸，突然觉得有些异样，吸食的动作停了下来。

有什么地方不对呢？

迦迪延费力地眨眨眼。忽滩依然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

对了，就是笑容。自从蒙古西征军进攻钦察部以来，迦迪延就没在忽滩的脸上看见过一丝笑容。

“你……”

“多吃点，我陪你。这羊肉炖得很香啊。”

“林子里有羊？”

“有羊。有酒。”

“哪里？”

“你再喝一碗酒，我告诉你。”

迦迪延不由自主地接过酒碗，一饮而尽。

“哪里？在哪里？”

“林子里肯定有野味了。不过，酒嘛，是我的人从林外带回来的。”

“林外？”

“对呀。首领，这可是你的不对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被蒙古军包围了吗？”

“你说什么？”迦迪延浑身一震，酒立刻醒了一半。

“就在我的人从林外取回酒时，蒙古人已经包围我们的藏身之处。现在大约有一个时辰了吧，我们完了。”

“你……开玩笑？”

“不！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你骗人！如果……为什么……”迦迪延想怒吼，偏偏嗓子里挤出的话来既嘶哑又无力。

“你是想说，如果蒙古人真的包围了我们的林子，为什么没有发起进攻？因为我不让。我让他们给我两个时辰准备。”

“你……不让？”

“是啊，我想做些准备。”

“准备？”迦迪延好像完全糊涂了，睁着通红的眼睛呆望着忽滩。

“你我主仆一场，无论如何，我总得尽尽心，给你送行一下吧？”忽滩将头一仰，哈哈大笑起来。

迦迪延渐渐地明白了什么，手向腰间伸去。

然而，他的手握了个空。一向片刻不离身的宝刀只剩下刀鞘还挂在身上。

“怎么，要用刀吗？这肉炖得很烂，应该嚼得动吧？看来，你真的

老了，牙也不好用了。”忽滩继续无所顾忌地嘲笑着迦迪延。

“你想干什么？”

“蒙古军袭破我们的营寨时，我就建议你投降，然后从长计议。你偏不肯。事到如今，我们这两万人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不能眼看着你再把我们这些跟随你多年的弟兄们一个个都葬送掉，所以我就瞒着你跟蒙古人商量好了，只要我投降，他们就遵守诺言，饶命不杀。”

“卑鄙！你这个卑鄙小人！”

“除了你，不会有谁认为我卑鄙的。我委曲求全，救了弟兄们，他们感谢我还来不及呢。不过，你说得倒也没错，我是卑鄙。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一直受你的牵制，早想有朝一日取你而代之。”

“你要杀了我？”

“不杀了你，我如何做钦察部的首领。”

“只可惜我瞎了眼，一直拿你当兄弟。”

“你一定后悔没早听你那位娜塔佳夫人的劝告，对我留个心眼吧？晚了，晚了，女人的话有时还是可信的。”

“混账！我现在就杀了你！”迦迪延一跃而起，向忽滩扑去。愤怒令他爆发了巨大的力量，他的双手已经伸向了忽滩的脖子，动作却突然出现了定格，身体僵立在原处，脸上现出一丝迷惑的表情。

一柄弯刀赫然插在他的胸口。

忽滩的手握着刀柄，嘴角噙着一丝冷笑。

“我本来不想这么快就杀你，我还有些话没对你讲完呢。不过，既然你急着去死，我也无话可说了。你放心，我会代替你成为钦察部的新首领，为弟兄们争取一条活路的。”

忽滩狞笑着，将弯刀往里一送。迦迪延闷哼一声，软软地瘫倒在地。

忽滩俯视着迦迪延。迦迪延大睁着双眼，已经死了。这样死去，他一定心有不甘，否则他又怎会死不瞑目？

门外传来一声轻微的响动。

忽滩警觉地走到门边，推门向外看了看。然而，什么也没有，只有冷风穿过丛林，发出一阵阵怪异的啸声。

忽滩骂了一句，返回里面。

迦迪延的尸体横陈，忽滩琢磨着该如何处置他。突然，他想起什么，将迦迪延的尸体拖到草棚的后面，扔进一个废弃已久的陷坑中。然后，他抽出腰刀，急匆匆地向迦迪延的住处奔去。

迦迪延的草棚里空无一人。他放心不下，走出棚子，四下搜寻了一番，仍然不见要找的人。这时，他看到娜塔佳夫人身边的一个侍女从另一条小道向草棚走来，他急忙闪进棚子，耐着性子等待着。

侍女推开吱嘎作响的木门，一个冰冷的、坚硬的东西抵住了她的脖子。她想叫，声音却被忽滩恐怖的眼神堵回了嗓子眼里。

“将……将军，您……您要……做什么？”

“我问你，夫人呢？”

“夫……夫人？”

“你有没有看见夫人？”

“没，没看见。”

“你不是总陪着夫人吗？你从哪来？”

“夫人……让……让我采些蘑……菇，给首领熬汤。”

忽滩这才注意到，侍女的臂弯中挎着个篮子，里面果然装着半篮蘑菇。他一把推开了侍女，侍女趔趄了几步，倒在地上。

“将军……您……”她仰视着忽滩，脸色煞白。

“如果见到夫人，告诉她，首领在我那里。”

“啊……好，好的……”

忽滩收起腰刀，摔门而去。

他妈的，这个臭女人！她居然还有闲心给她的死鬼丈夫熬什么蘑菇汤，也好，就让迦迪延去地下喝吧！

“咚！咚！咚！”三声号炮响起，这是蒙古人与忽滩约定的信号。只剩下半个时辰了，半个时辰后，忽滩必须率部出降，否则，蒙古人就要对林子里的两万钦察将士发起进攻了。

忽滩忽然笑了，笑容比哭还难看。

迦迪延大概到死也不知道，蒙古人怎么会这么快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接踵而至。蒙古人是他忽滩引来的。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忽滩派人去与蒙古人联络时，就将他们的行踪暴露给了蒙古人。

这些日子以来，兵败后一蹶不振的迦迪延像一只丧失了行动能力的困兽，甚至失去了垂死挣扎的勇气，每天躲在他栖身的小草棚中，对任何事都不关心、不过问，除了娜塔佳夫人，任何人都不接见。

而这恰恰给了忽滩取而代之的机会。

短短的时间里，忽滩利用将士们不肯坐以待毙的心理，积极活动，争取到了多数将领的支持。倒是娜塔佳夫人以女人特有的、敏锐的直觉觉察到忽滩的异举，她一再劝告迦迪延要小心提防忽滩，迦迪延却不肯听。为了以防万一，忽滩在约定的投降之日对迦迪延下了毒手。

迦迪延不会再妨碍他什么了，可是，没能连同娜塔佳夫人一并除去，忽滩终究有些不甘心。

这个女人到底躲到了哪里？

没有时间了，要做的事还很多。他得告诉大家，迦迪延因为不愿意投降蒙古人所以自杀了。即使有人怀疑，面对咄咄逼人的蒙古军，大家也只能先将所有的疑问埋在心里。唯一需要瞒住的是拔都。之所以不带着迦迪延的尸体去邀功，是因为他深知拔都的为人。这位嫉恶如仇的西

征军统帅，如果知道是他杀害了自己的主子，一定会怀疑到他投降的诚意。

这才是最要命的。

至于投降蒙古人以后该怎么做，他已经有所筹划。

贰

蒙古军对钦察军队的接收很顺利。拔都听说迦迪延已经自杀，深觉惋惜，拨出一些银两来要忽滩将其厚葬。忽滩诺诺而退。拔都却没有注意到，忽滩在转身的瞬间，眼中闪过怎样得意的狞笑。

西征军在林外稍事休整，拔都命忽滩前去攻打钦察东北部伏尔加河沿岸的几个尚未投降的小部落，彻底平定里海和高加索以北的广大地区，清除蒙古西征军进攻斡罗斯的全部屏障。这些部落没有多少战斗力，不需要大动干戈，拔都便将征服任务交给了同样能征善战的钦察军。

忽滩巴不得赶紧远离蒙古军，欣然领命。

蒙哥对忽滩放心不下。拔都劝道："当年，我们的祖汗刚刚创业之时，他自己的亲叔叔、族叔和堂兄都曾率部追随于他，后来这三个人为了战利品分配之事与祖汗发生了矛盾。面对他们随时可能离去的危险，祖汗泰然处之。祖汗认为，唯有同心同德，才能共举大业，能够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忠诚才最值得珍惜。后来，这三个人果然叛离，祖汗仍然没有派兵追击他们。变生肘腋，乃兵家大忌，如果心怀二意，还不如早一些让他们远离。"

蒙哥理解了拔都的谋略。

蒙古军经过休整，准备向斡罗斯挺进。

连续两个白天，拔都、蒙哥兄弟都在忙于安置那些被驱至林外的钦察百姓。这天，天近傍晚，拔都请速不台、蒙哥、贝达尔等人来到他的大帐，共同研究斡罗斯的地理现状和敌情，确定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蒙哥呈上了他精心整理的关于斡罗斯的情报。情报共两页，分成四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内容都言简意赅。这正是蒙哥的特点。

第一部分，先介绍了斡罗斯的地理特征：斡罗斯地理环境恶劣，公国众多，造成各公国疆域偏小，东、南以不里阿耳、钦察为界，西接波兰，西南与匈牙利为邻，北为白海。境内一般地势低平，北部积雪消融季节，淖沼泥湿，路途险阻，大部队运动受限。但在冬季河川封冻后，畅通无阻。

第二部分，蒙哥特别做了说明：斡罗斯境内城堡均为木建，对于炮石轰击，抗力甚小，且易燃火。

第三部分，介绍了斡罗斯的国情：蒙古军第一次西征到第二次西征，其间足足间隔了十四年。蒙古军第一次西征时，即一二二三年至一二二四年，哲别、速不台、拔都在伽勒伽河大会战中打败了斡罗斯、钦察联军，当时，斡罗斯举国震动，其境内各城镇基本处于敌到乞降的状态。幸而蒙古军未进占斡罗斯全境，加之斡罗斯军队只是丧师于境外，境内未被骚动。俟蒙古军东返后，斡罗斯内讧如故，诸部之间彼此构怒，自相攻伐，不能相辅，根本没有利用这十四年来认真备战。因此，蒙哥断言：今日的斡罗斯并不比十四年前的斡罗斯更具备战斗力。这句话，他特别用红笔做了标注。

第四部分，是关于斡罗斯军队的概况：斡罗斯马匹强壮，负荷大，但驰骋较慢，远不及蒙古马轻捷矫健、行动敏速。斡罗斯各公国军队，只习惯利用战阵拒敌。在作战方法上，侧重剑击。在战术思想上，对弓箭炮石虽采用，但主张专守防御，不善于包围、迂回、突击等机动战法。

蒙哥向各军统帅提供这样一份情报的意图显而易见，自古以来，轻敌冒进乃兵家大忌，畏敌如虎更不可取，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知己知彼，在于统帅正确的决策和将士们默契的配合。

拔都要大家针对这份情报说说各自的看法。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讲，他更希望听听贵由的分析。自西征以来，贵由始终都处于被动地执行所有作战命令的状态，或者消极地配合蒙哥的军事行动。他的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暧昧态度，不能不让拔都感到深切的忧虑。

贝达尔性急，抢先说道："既然斡罗斯境内城堡多为木建，何不用

火攻，烧它个片木不存！”

速不台捋着胡须，颔首表示赞同。

别儿哥问蒙哥：“先从哪里入手？”

“当然是从北向南推进。依我的意思，先拿下梁赞城，再攻打莫斯科。”

“和我想的一样。统帅，把梁赞城交给我吧！由我来打头一仗！”别儿哥兴奋地请战。

“贵由，你呢？你怎么看？”拔都看了看贵由，问。

贵由冷冷地瞟了拔都一眼：“如果你这位统帅只能依靠别人来帮你拿主意，你是不是该主动让贤了？”

贵由如此回话实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家都愣住了。贵由恍若未见，依然一脸不屑的样子，拂袖而去。

过了好一会儿，别儿哥最先醒悟过来，抽出佩刀，就要去追赶贵由。拔都一把拉住了他：“你要干什么？”

别儿哥气得脸色铁青：“这个浑蛋！浑蛋！他凭什么污辱人！我这就去跟他比比看，如果他胜了我手中的刀，或者是杀了我，我服他是个好汉！如果他只是溜嘴的匹夫，我认得他，我手里的刀可不认得他。”

“休要胡来！”

“二哥，你竟然连这样的污辱也能忍得下？你……你真不像是祖汗的孙子。你快放开我！放手！”

“别儿哥，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无论贵由怎么说怎么做，我都不能因为他几句偏狭和过激的话就乱了方寸，影响既定的作战方案。现在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拿下斡罗斯全境，你懂吗？”

“可是……”

“别儿哥，少安毋躁！一切听从统帅的安排！”蒙哥强压着对贵由的

厌恶，徐徐劝道。

拔都环视着众将，除不里多少显得有些不安外，人们的脸上皆流露出忿忿不平的神色。也许别儿哥说得对，祖汗是从来不受辱的，蒙古人是从来不受辱的，但为了大局，只能将万丈怒火化作云淡风轻。

“蒙哥听令！”

“喳！”

“你率一支侦察部队先行出发，沿途负责勘察地形、道路、河流、山脉，准确地将其绘成地图，向我呈报！”

“喳！”

“速不台！”

速不台向前跨上一步：“末将听令！”

“我将主力一分为二，你率其中一支主力随蒙哥之后向梁赞城进发。沿途如遇斡罗斯军队骚扰或抵抗，坚决予以消灭！在没有到达梁赞城前，要留心捕捉敌情，封锁消息，尽量隐蔽军队的行踪。”

“喳！”

“斡尔多！”

“在！”

“你负责畅通统帅部与各军之间的通信联络，确保后勤部队的给养供应。这一点事关重大，切不可掉以轻心！”

“明白。我已下令征用了五千多匹骆驼、两千匹驽马，专门用来运输帐篷、毛毡、铜锅、面粉、饲料、干肉、食盐、油脂等物资。另外还有每个骑兵换乘的两到三匹战马，运送武器的车队，都已经备好，将随军队一起跟进，不会影响统帅的行动。”

“好！别儿哥！”

“统帅，我愿与速不台将军同为先锋！”

“好吧。但一切须听从老将军将令！”

“放心好了，我又不是贵由！”

拔都瞟了别儿哥一眼，别儿哥仍是一脸怒容。

“贝达尔、不里！”

“在！”

“你们，还有贵由，随本帅一同行动。你们可下去稍做准备，明晨蒙哥先行出发。余者，随时听调！”

“喳！”众人应着，一起退下。

目视着众将接令离去，拔都稍稍活动了一下筋骨。此时，他已将贵由引起的不快彻底置之脑后。

昔班匆匆走了进来：“二哥。”

“怎么？”

“我带人安置钦察百姓，在林中发现了一个妇人，冻得昏死过去了。我让人把她救了出来，你说该怎么办？”

“是么？人在哪里？”

“我的帐子。”

“哦，带我去看看。”

拔都随着昔班来到他的帐中。被救出的妇人平躺在地铺上，脸色乌青，气息微弱。昔班的侍女伊琳正在照看她。伊琳年方十五岁，胆子一向很大，她正慢慢地帮妇人揉搓着手、脸。看到拔都进来，她起身让开了地方。

拔都俯身看了妇人一眼，顾不得多想，让昔班和伊琳赶紧去铲了一

袋雪送进……他跪在地上，用刀割开妇人的皮靴和衣服，费力地帮她褪去与脚冻在一起的靴子和身上的衣袍，只留下一身内衣。

昔班和伊琳将雪袋子放在拔都脚边。

“昔班，你去我的帐子取防冻膏和野猪油来。伊琳，你照我的样子，帮我用雪搓她的脸、耳朵和手，搓手可以用些力，搓脸和耳朵一定要轻缓。我来给她搓脚。冻成这个样，还不知道这双脚能不能保住。”

“好的。”昔班应着，飞快地出了帐子。伊琳捧起一捧雪，开始为妇人揉搓起来，她的动作居然很娴熟。

拔都一边用雪来回搓着妇人的脚，一边惊讶地问道：“做得很好。你从哪里学来的？”

“有一次我哥哥的脚冻伤了，回来后他自己就是这么治的，结果一点没留下残疾。”伊琳在手上哈了口气，又捧起了一捧雪。

“你哥哥编在谁的部队？”

“他原来是大那颜的宿卫长，后来，大那颜让他跟了蒙哥小王爷。”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忙哥撒。”

“原来是忙哥撒啊。那你怎么会跟了昔班？”

“我会绣香袋，昔班王爷喜欢得不得了。这次，蒙哥王爷参加西征，就把我带来伺候昔班王爷了。您不知道吗？”

拔都隐隐想起，昔班的确给他提过这件事，但他一心只顾考虑西征军面临的战局，根本没往心里去，过后也就忘记了。

伊琳用力搓着，不多时，便累得满脸通红，鼻子上浸出了汗珠，说话也呼呼带喘了。拔都看着她，微微一笑，正好昔班取来了冻伤膏，拔都就让伊琳歇一会儿。雪不够了，昔班和伊琳又去取了一袋雪来，拔都不厌其烦地用雪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妇人每一处冻伤的地方，特别是两只脚。

昔班想给他帮忙，拔都担心昔班手劲太大，会搓伤妇人受过冻的肌肤，不肯用他。伊琳歇了过来，又帮着拔都给妇人按摩。渐渐地，妇人的四肢变得温热起来，胸脯的起伏也有了力量。

拔都用手试了试妇人肌肤的弹性，终于松了口气。

“可以用冻伤膏了。”

“噢。”昔班打开了药盒，挑起一点黑色的药膏，就要往妇人的脚上抹。

伊琳急忙抢过药盒：“不是这样的，你看，得这样。”她将药膏挑在手心，用两只手搓匀后方才涂在妇人冻伤的地方。她的一举一动格外灵活，拔都和昔班暗想，别看忙哥撒五大三粗的，却真有一位巧慧的妹妹。

涂好了药膏，又搽上一层野猪油，拔都要伊琳去抱来一床毛毯来给妇人盖上，然后嘱咐伊琳隔一段时光给妇人喂几口温热的水，晚上擦去旧药膏，再重新涂一次新的药膏，以后每天早、中、晚各用一次。交待完这些事，拔都惦记明天一早就要出发的蒙哥，先行离去了。

按照预定的计划，拔都与蒙哥、斡尔多、速不台以梯形队阵向北斡罗斯推进。

数日后的一个傍晚，拔都吩咐下营。

伊琳领着一位妇人来见拔都。妇人不到四十岁的模样，眉眼周正，腰身依然很苗条。大概是伊琳帮她打扮的，她穿着一身灰蓝色的蒙古袍，戴着一顶形状像花瓶一样的罟罟冠。在伊琳的指引下，她拜见了拔都，神态虽稍稍有些拘谨，举手投足间却显示出一种不寻常的从容和优雅。

“王爷，这位是哑姨。”

“谁？”

“就是我们从林子里救出来的那位妇人啊，难道您忘了吗？王爷，您的冻伤膏真是神了！你看哑姨，她一点疤痕，一点残疾都没落下。只可惜她不会说话。”伊琳还在天真烂漫的年龄，即使面对拔都，也丝毫

不觉得敬畏，说起话来就像竹筒倒豆子，劈劈啪啪，干干脆脆。

拔都注意地看着妇人。

妇人局促不安地垂下了头。

“哦……”拔都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伊琳帮了他一把：“哑姨听我说是您救了她，一定要来当面拜谢您。她的耳朵没毛病的，您说什么，她都听得懂。”

拔都有点尴尬地一笑：“没什么，没什么要说的。伊琳，她才好些，你留心照顾她。知道吗？”

“我会的。我已经认了哑姨给我做姨娘，处了这段日子，我差不多能跟哑姨用手势交谈了。”

“是么？这就好，这就好。伊琳啊，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你们先回去吧。我还要出去巡视一下军营。”

“行！那我们走了。王爷，哑姨说，以后她想来帮您做些帐子里的事，希望您不要嫌弃。”

拔都吓了一跳，急忙摇了摇手：“不用！不是嫌弃，真的不用！”

伊琳一笑，拉着哑姨出去了。

尽管说了“不用”，自此后，只要大军下营，哑姨一定会来拔都的大帐，帮他将一切都收拾安顿得井井有条。有时，哑姨还会亲自下厨，做上几样可口的点心，熬好茶，放在桌上便离去了。一开始，拔都真还有些不习惯，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再说，大战日益逼近，需要拔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对战事的关注上，对于身边的琐事，只好随遇而安了。

梁赞城与不里阿耳、钦察相界。其城主在蒙古西征军尚未攻下不里阿耳和钦察前，就征集了城中所有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入伍，除此之外还加强和巩固了城防设施，做好了与蒙古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梁赞城四周被高土墙环绕，土墙外侧栽满了一层巨大的木桩，木桩

表面泼水成冰，冰坡光滑，根本无法攀援。城堡的内墙是用巨大的柞木围成的木防栅，城内碉楼林立，岗哨密布，并储备有大量粮食物资，实为易守难攻之城。

速不台遇到了冰坡攀援不上的困难，首攻受挫。

第二天，速不台没有立刻指挥攻城，而是命令军队沿梁赞城四周筑起了一道长围，以断绝城内守军的退路。

长围筑好，拔都率领的主力与速不台会合了。

速不台向拔都详细汇报了梁赞城的守备情况。这些，拔都在行军途中就已接到过蒙哥的战报，并为此做了相应的部署。

拔都在速不台的陪同下，与贝达尔、贵由、别儿哥、不里等人骑马巡视了梁赞城一周。当拔都看到依梁赞城的正门向左右依次排开的碉楼暗堡最为集中时，心里不由暗生一计。

回到帅帐，斡尔多带着一位中年汉子来见拔都。

在拔都自己指挥的军队当中，有一支完全由各类技艺精湛的匠人所组成的特殊部队，人数达到千人之多。平素，拔都除赐给他们一定的生活用品外，还允许他们靠手艺赚取和积攒钱财。他们中间，无论哪一个死去，拔都都会予以厚葬，同时将新的人员补充到队伍中。一旦遇到战事，拔都就将他们集中起来，随大部队转战，专门负责各类攻城器械的制作。

中年汉子是一位技艺精湛、经验丰富的西域匠人，蒙古军第一次西征时，他就追随了大太子术赤。十多年间，术赤父子将他从一名普通的匠人提升为千户长，他知恩图报，在术赤逝后，对拔都忠心耿耿。

拔都递给中年汉子一张图纸，上面画着木楼的图样。中年汉子仔仔细细研究了好一会儿，问道："统帅要木楼何用？"

"置放弩石机，直接制约城上守军，燃毁城中木制建筑。"

"如此，木楼须与城墙等高。另外，还须按比例从下向上增加几根横木，使木楼的承载力更强。"

“是这个意思。这张图只是我的初步构想，具体的设计还得劳你完成。我要五十个这样的木楼，每个木楼上可以放置两个弩石机，我再给你多派些人手，你估算一下，需要多少时间可以完成？”

“七天。”

“那么，现在云梯造得如何了？”

“按统帅规定的数额，已经制完。我还命人制作了一批雪橇，可将其他攻城器械很快运送过来。”

“很好。你的确是个有心人，当年父王没有看错你！”

“大太子没有看错小人，小人也没有跟错主子。”

拔都绕下帅案，轻轻拍了拍中年汉子的肩头：“看你的啦。有什么事，你与我大哥商议，需要多少人，多少银两，都由我大哥备齐。等木楼建起之后，我一定第一个登上木楼，为我的炮手们助威。”

“喳！”

拔都传令宗王别儿哥、昔班、贝达尔、贵由、不里，大将忙哥撒、阿都合等人，要他们在七天中，每日轮流对梁赞城发起佯攻，遇梁赞城守军抵抗激烈，立刻撤下。众人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又不便深问，答应着，领命而退。

转眼七天一晃而过。

七天中，蒙古军进进退退，对如何拿下梁赞城显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梁赞城守军见蒙古军的攻城力量不过如此，对蒙古军的战斗力不由产生了怀疑，轻敌的情绪在不知不觉中滋生着，甚至包括城主本人，也不像开始那样每日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了。

拔都的目的达到了。

第八天夜里，梁赞城下，五十个木楼一字排开，每个木楼上都配备着六名炮手和两台经过精心改进的弩炮。木楼的两侧分别置有六个用于运送石块和火药罐的空心筐，每个空心筐通过几个滑轮可在楼顶、楼底很容易地滑上滑下，使石块和火药罐能够被源源不断地输送上来。

黎明前的黑暗像黑纱一样浮动着，卷舒着，木楼像沉默的巨人，在最后的黑暗中等待着发出呐喊。

拔都沉缓地登上了正对着城门的一座木楼。

梁赞城的城墙上晃动着守军的身影，影影绰绰，拔都稍稍观察了片刻，向屏息以待的炮手做了个手势。

巨大的石块带着可怕的呼啸声落在了城门左边的碉楼上，砸开了巨大的豁口。接着，一百台弩石机一起向梁赞城发射着巨石和火药罐。由于是平射，巨石和火药罐可以很容易地躲开城外木桩的阻拦，准确地射落在城头的碉楼暗堡和守军的身上。火药罐在木栅栏和建筑物上碎裂，喷射出股股火焰，引起冲天大火。火起后，城内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此时，梁赞城的守军在蒙古军炮火的连续轰击之下根本无法组织抵抗，速不台不失时机地挥令大军攻城。无数云梯被竖在城墙上，一个安装着轮子用巨大原木制城的槌子不停地撞击着城门，蒙古军从城上、城下同时发起进攻，很快冲开了梁赞城守军的第一道防线。

梁赞城守军被迫退到第二道防线意欲顽抗，拔都依然以弩石机开道，整整七天的肉搏战后，蒙古军终于攻下梁赞城。

梁赞城城主战死。拔都决定乘胜攻打莫斯科城。

莫斯科城建城虽有百年，但城墙及房屋俱为木制，守备也不完善。蒙古军只用了五天便攻下该城。此时，已是一二三八年春天。

梁赞、莫斯科二城俱下，全军正在兴高采烈，这时却接到探子密报：钦察部首领忽滩领兵攻下钦察周边诸部后，集结起原钦察旧部四万帐逃到匈牙利边境，得到匈牙利别剌四世的接纳。

拔都为自己的疏忽悔之不及，急忙具书向窝阔台汗请罪。他却不知道，有两份密报比他的请罪书更早一步送达。这两份密报，一份是贵由弹劾拔都的奏折，一份是蒙哥亲自起草的长达万言的战报。在战报中，蒙哥详细向窝阔台汗汇报了蒙古军征服不里阿耳、钦察、梁赞、莫斯科等部及城池的全过程，却没有一句话为拔都开脱。

不久，急使赶到前线，宣读了窝阔台汗的圣旨：鉴于拔都指挥有

方，西征军战果显著，不究拔都对钦察部首领忽滩失察之过。拔都继续担任西征军统帅，责成早日平定斡罗斯全境。

拔都面向东方，叩谢大汗对他的信任和恩宠。

贵由的脸色却变得异常难看。

叁

为荡平北斡罗斯全境，拔都在他的军帐召开了一次临时性的作战会议，要求千户长以上诸将全部参加。会上，拔都决定兵分三路，从东、西、中路全线进攻，然后转向西南会合。

按照拔都的作战部署，三路大军分进合击，转战万里，攻克数十城，于一二四○年夏末如期会师于伏尔加河下游，避暑休兵。

夏末的天气依然显得酷热异常，尤其中午，拔都常常吃过午饭就到林中的小溪边纳凉。哑姨一如既往地每天早晨帮拔都收拾帐子和做些小吃。对于哑姨的好意，拔都十分感激。

哑姨会做一种鲜果汁，头一天深藏在地窖中，第二天取出来饮用酸甜怡人，清凉爽口。拔都喝了几回觉着不错，便让哑姨和伊琳午饭后送一桶到林中，同时派人去邀请速不台、蒙哥，一来他想让他们都品尝品尝哑姨的手艺；二来也是有一些事情需要与他们商议。

速不台、蒙哥准时赶到，三人见面，十分高兴。

蒙哥习惯于随身带着地图。溪边，三个人索性敞开衣襟，一边品尝着可口的果汁，一边围着地图席地而坐，研究起南斡罗斯的形势来。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三个人的想法完全一致：攻打南斡罗斯，必先攻取基辅。

基辅曾为南斡罗斯都城近三百年，后政治中心北移，基辅仍保持着数百年大都市的泱泱气势。不仅如此，基辅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位于第聂伯河中游西岸，国民利用第伯聂河、黑海与东罗马帝国通商贸易，国力十分强盛。

事实上，对于南斡罗斯诸公国而言，基辅不啻于它的心脏，一旦击中心脏，其他公国的抵抗信心就会大打折扣。

哑姨正在给蒙哥添果汁，一滴果汁溅在蒙哥的手背上。

蒙哥抬眼望望哑姨。只见哑姨的脸上迅速地闪过一丝焦虑、一丝不安，转眼又平静如初。

“速不台、蒙哥，你们看这里……”拔都的手在基辅外围的几个重要城镇上圈了个圈。

蒙哥打断了他的话：“伊琳，你的眼睛怎么闭上了？”

伊琳揉揉眼，困倦地呢喃：“是么？”

“看你都困成什么样了，真是小孩子觉多。不如你和这位……这位夫人先回去休息吧，这里不用你们伺候了。”

伊琳看了看拔都，拔都点点头。伊琳高兴地拉着哑姨离去了。

“拔都哥，这个哑妇人是钦察人吗？”

“是啊。”

“她在你帐里吗？”

“不。她和伊琳在一起，是昔班帐里的。伊琳认她做了姨娘，大家就都随伊琳管她叫哑姨。”拔都简单地讲述了哑姨被救的经过。

“那么，她是先天就哑，还是因为那次冻伤造成的？”

“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蒙哥兄弟，你怎么对她的事这么感兴趣？”

“哦……也没什么。我觉得她不像个女侍。”

“不过她做事蛮勤快的。”

“好啦，先不说她啦。拔都哥，你接着刚才的话说。”

“好吧。你们来看地图，我有个想法，如果我们想顺利拿下基辅，必先扫清外围，而后攻取中心。你们以为如何？”

速不台将他的大巴掌重重地拍在地图上，说了句粗话：“娘的，就这么着！清理外围的这几仗就交给我吧，保准打他们个哭爹叫娘。”

蒙哥笑了：“速不台将军还是这么的老当益壮。”

“谁说我老了？”速不台嘴里虽然不服气地反驳着，却掩不住眉目间骄傲和欣慰的神情。他追随成吉思汗四十年，是最受成吉思汗倚重的爱将之一，现在，已过花甲之年的他愿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献出来，献给窝阔台汗，献给拔都和蒙哥，惟有如此，当那天来临之时，他才能够无愧地去天上与成吉思汗相聚。

拔都赞同速不台的想法：“我正是此意。一旦基辅周边诸城皆下，蒙哥兄弟，我想仍由你率军先行，负责侦察敌情和地形。”

“明白！”

“好，明日与诸王共议后，就劳速不台将军择日出征。”

“不必择日！议定就出征！”

“我让别儿哥配合你。”

“行。”

速不台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帅，又有别儿哥这员虎将相辅，不到一月，连下基辅周边三城，之后兵进顿河，切断了基辅的旁援。

深秋，蒙哥经过侦察，发现第聂伯河河防甚严，且河水尚未结冰封冻，大军无法渡河。立马河东，基辅城池隐隐在望。蒙哥派出使者招降，坐镇城中的哈里克斯大公杀掉使者，拒不投降。

贵由率军先到，听说使者被害，就要强行渡河，攻打基辅。蒙哥不允，堂兄弟为此争论起来。贵由百劝不听，蒙哥见自己实在无法说服贵由，只得同意先派小股部队做一次试探性进攻。

贵由派一支五百人的小部队趁着夜色掩护悄悄渡河，一开始他们并

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船近岸边时忽然从岸上射出无数支燃烧的火箭来，船上的蒙古士兵纷纷落水。负责偷袭的将领情知不妙，急忙下令后撤。对岸的敌军也不追赶，幸亏如此，五百将士总算逃回大半。

蒙哥一个字也未责备贵由，甚至对此事提也未提，只忙着对阵亡将士的后事做了安顿。蒙哥太了解贵由的情性，他深知，如果他责备贵由，贵由就会反过来埋怨他不该只派五百人渡河偷袭，这样争执下去的结果，就是造成更多的人因为他们兄弟的不和再做他乡含冤莫白的鬼魂。

贵由知道对岸的基辅军队防守甚严，终于不再固执己见。他与蒙哥兵合一处，等待与拔都率领的主力会合。

南斡罗斯的这个冬天似乎来得迟些。蒙古军与基辅军隔岸对峙，双方谁也没有主动向对方发起任何攻势。终于，像拔都久已盼望的那样，在一夜凛冽的寒风之后，第聂伯河的河面上结上了一层薄冰。

之后的几天，气温开始连续下降，河面终于完全封冻。

随着河面的封冻，天堑变成了一马平川。

拔都下令攻打基辅。

斡尔多指挥后勤部队驾驶着雪橇，将攻城器械运往前沿阵地。贵由主动要求担任先锋，拔都不好反对，安排蒙哥为之后援。

哈里克斯大公早已撤回守河将士，增筑了城防。他还安排好强弓毒矢，秣马以待。当贵由指挥首攻部队逼近壕外时，哈里克斯大公令弓箭手齐放毒箭，蒙古军几次进攻都被射退。

贵由首战失利，心中焦躁，命部队稍事休整，再次攻城。这一次，蒙古军越过城壕，靠近了城墙，哈里克斯大公命守军从城上投掷巨石，蒙古军死伤达到千余人，贵由被迫下令退兵。

次日，贵由组织敢死队登城，又被击溃。

第三日、第四日，基辅城如同一尊无法击垮的巨人，仍雄视着曾经马踏欧亚的蒙古铁骑，而蒙古军方面，死伤已达到四千多人。

贵由心急如焚，望城兴叹。

如此急于拿下基辅城，完全出于贵由的私心。

对于这次远征欧洲，贵由原以为父汗无论如何都会以他为统帅。因为于情，他是大汗的长子，而这支西征军又叫长子远征军；于理，他自认为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绝不输于拔都、蒙哥。

岂料，父汗却毫不犹豫地任用了拔都，这不能不令他大失所望。不满使他在整个西征过程中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从不主动争先。唯独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争取担任先锋，其中的原因在于不久前他收到海迷失的一封密信。

阔出病故后，窝阔台汗将爱孙失烈门接到身边抚养。对于大汗的意图，诸王贵族心知肚明，却不以为然。失烈门年幼，没有足够的威信可以驾驭王公贵族、功臣宿将，这样，身为大汗长子的贵由便重新具有了问鼎汗位的希望。六皇后乃马真正在暗中活动，广泛地收买人心，而海迷失利用萨满教教主尔鲁的影响，也配合婆婆，积极地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海迷失代表婆婆授意贵由，无论如何要在欧洲战场上显立战功，也只有凭借战功，贵由才能树立起大汗长子的威望，增加争夺汗位的筹码。

没想到，基辅城竟是一块如此难啃的骨头！

蒙哥在贵由的陪同下巡视了基辅城郊，知道基辅城确实易守难攻，苦苦思索之下，他想出一计。而贵由到了此时，也只能同意蒙哥的计谋。蒙哥一面派急使向统帅拔都请求增援，一面与贵由率部急速撤退。

基辅城中，哈里克斯大公看到蒙古军突然无功而退，急忙下了城墙，率部穷追。双方在第聂伯河畔展开激战，打了个棋逢对手。哈里克斯大公见相持下去对己方不利，挥令撤退。蒙古军并不追赶，只在原地待命。

第三天，拔都亲提大军赶到。既与主力会合，贵由、蒙哥重新指挥大军攻城。

基辅军队拼死据守，不料城中突然火起并且城门大开，蒙古军从城门杀入城内，哈里克斯大公被迫退守城堡。

这正是蒙哥向贵由所献之计：趁哈里克斯大公出城追击蒙古军之际，命一部分士兵化装成协助基辅军守城的钦察士兵模样，混入城中待命。一旦蒙古军对基辅发动进攻，立刻大开城门，以为内应。

蒙哥的计策获得了成功，基辅城轻易地落入蒙古军手中。

哈里克斯大公在城堡中率残部死战，被拔都从木楼上发一箭射中头部，侍卫们急忙将他抬回府中。哈里克斯的神志尚且清醒，绝望的目光在围绕着他的几十个姬妾中搜寻着，却没有发现他希望看到的那张面孔。

当年，钦察部首领迦迪延将自己的爱女西娃嫁与哈里克斯为妻。一开始，哈里克斯对容貌美丽的西娃十分宠爱，后来，哈里克斯发现西娃有一种奇怪的洁癖。婚后的几年西娃还能勉强加以克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娃的这种洁癖发展到只要哈里克斯一碰她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她的脸上就会显出极度痛苦的神情。这种神情不可能不伤害到一个男人的自尊，哈里克斯厌恶之余，对西娃也就冷淡了许多。

哈里克斯万万没想到，西娃居然还有一位美貌更胜于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从冰姬出现在哈里克斯面前的那一刻，哈里克斯便被这个像冰山雪莲一样冷艳的年轻姑娘迷住了。

可是，冰姬少言寡语，从来不笑，她的沉静好似一座冰峰。

也许不是同一个母亲又自幼分离的缘故，西娃和冰姬之间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本来，冰姬是投奔西娃而来的，西娃却从不邀请冰姬到她的帐中做客，也不让冰姬与她住得太近。哈里克斯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照顾冰姬的责任，当然这种义不容辞里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他对妻妹的倾心。

钦察部兵败，迦迪延自杀的消息传到基辅后，哈里克斯原本担心冰姬会痛哭。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无论冰姬还是西娃，对这个消息的反应都相当的淡漠。

淡漠的眼神如此相似，相似的淡漠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

西娃的眼睛里是对亲情的麻木。

冰姬的眼睛里是对命运的预知。

可惜，哈里克斯看不懂。

蒙古大军横扫北斡罗斯时，冰姬劝说哈里克斯早做防备。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一向喜欢自己做衣服穿的西娃，裁剪衣服时不小心让剪刀划破了手指。本来，手指破了就破了，谁也不会当回事，西娃却因为过度的紧张和伤口感染后拒绝就医，被这么一桩不起眼的小事枉送了性命。

西娃死在妹妹的怀中。永诀的那一刻，她不再拒绝别人的怀抱。

甚至第一次，她向妹妹露出了浅浅的笑容。她的笑容宛如丽日晴空，灿烂得没有一丝忧愁。

哈里克斯有些伤感。不管怎么说，他的确爱过这个女人。冰姬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安葬姐姐时，她突然对哈里克斯说："我一直想，西娃姐姐一定早就在盼望着这一天吧。"

哈里克斯张着嘴，呆呆地望着冰姬。

迦迪延的两个美丽的女儿，哪一个都让哈里克斯琢磨不透。

第九章 燃烧的多瑙河

壹

蒙古人很快打到了基辅城下，冰姬以一种让男人汗颜的无畏投入到一场场酷烈的保卫战中，直到哈里克斯自己被蒙古人的箭射中，冰姬仍然还在最前线，与蒙古人做着殊死搏斗。

或许冰姬会死吧？如果她死了，在地下，哈里克斯一定会向她郑重其事地求婚，这可是活着时哈里克斯唯一未能实现的心愿。

不过，冰姬会同意吗？会吗？为什么她自始至终都不肯对他，或者对任何人笑一下，哪怕转瞬即逝都不可能？

就当她会吧，反正他们都要死了。死在蒙古人的铁蹄之下。

哈里克斯长长地叹了气，冰姬冷漠的蓝黑色的眸子一点点碎裂成夜幕中眨动的星星，哈里克斯合目而逝。

一颗巨石坠落在大公府的院内，人们惊慌失措，四下逃散。

哈里克斯的尸体孤零零地躺在他的床上。生前，他怎么也没想到，最后为他收尸的，会是一位蒙古人的统帅。

大公府暂时做了一回统帅府。清除最后的抵抗力量，着实让蒙古将士费了一番周折。到处都是巷战，到处都是凝固的血和横七竖八的尸体，差不多用了整整七天的时间，蒙古人才在一双双强压着仇恨的眸子中捡拾起城市的平静。

一位年轻的将领被忙哥撒反绑着双手，几乎是被推到了拔都的桌案前。拔都示意忙哥撒放开他。

年轻将领向拔都怒目而视。他的脸上、衣服上、手上到处都是血污，根本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但是他的一双眼睛，仿佛黎明的第一线

曙光照射到的海水，黑蓝黑蓝的，深邃而又神秘。

拔都笑了。他像他的祖汗一样，对那些有气节的人，哪怕是敌人，也怀有一种由衷的崇敬。

“怎么，你还不打算投降吗？”他温和地问。

年轻将领叽里咕噜地冒出一大串话来，拔都没问翻译他说什么，事实上，他完全能猜得出他说了些什么。

拔都抽出腰间的弯刀，亲自为年轻将领挑开了绑绳。

年轻将领怔怔望着他。

“你走吧。”拔都回手将弯刀重新插回鞘中，依然温和地说。

年轻将领显出一脸轻蔑：“你们蒙古人，对于敢于抵抗的敌人，不是格杀勿论吗？”他用生硬而清晰的蒙古语说。

拔都大为惊奇：“你会讲我们的语言？”

年轻将领不答。

“一般来说，是的。不过，蒙古人敬重英雄。”

年轻将领这才认真地看了拔都一眼。带着憎恨，却憎恨不起来。也许正如拔都所言，惺惺相惜是酷烈的战争中最难得的温情。

何况，眼前的这张英俊刚毅的面孔竟如此熟悉，熟悉得好似在哪里见过。

走吗？

可是，他能去哪里？

基辅城已经被蒙古人占领，整个南斡罗斯很快就会同北斡罗斯一样成为蒙古人的土地，天下之大，哪里还有他的容身之处？

他犹豫着，转身向门外走去。在门边，他又站住了。

拔都注视着他的背影。

“如果我留下来呢？”半晌，他朗声问。

“欢迎。”

“我给你养马吧。”

“嗯……”

“怎么？”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叫我狄米。”

“这么说，狄米不是你的真名？”

“不是。”

“我的养马倌，都由我的侍卫兼任。”

“是么？我就做你的侍卫。不过，你信得过我吗？”

“当然。说真的，我的确希望你能留下。”

“为什么？”

“为了我刚才说过的原因，你是我见过的最英勇顽强的战士之一。”

“可惜……”

“战败不是你的责任，只不过你们的对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我让昔班带你下去，安排个住处。你也该换件衣服，把脸洗干净。”

“我想先去看看你的那些骏马。”

“好吧。昔班，你带他去。然后通知诸王，等到速不台将军、别儿

哥赶来相会，我就在基辅城中大宴三军。”

“喳！”

年轻将领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狄米对养马还真是在行，不出两个时辰，就与拔都饲养在马厩里的几十匹战马处熟了。拔都自己的马匹虽然不多，但都是万里挑一的宝马良骥。其中有一匹白马近两三日就要产崽，狄米对它照顾得格外上心。

傍晚，狄米遛完马回到住处，远远地看到两个人站在自己的帐子前，走近了，他认出女孩子是伊琳，伊琳是昔班的侍女，他在昔班的帐幕里见过。另一个人，高大魁梧，怀中抱着一大堆东西，遮得他的脸都看不清了。

狄米惊讶地望着他们。

伊琳看到他，倒是长长地舒了口气：“谢天谢地，你可回来了。你再不回来，我哥该累死了。本来我们想把东西给你放到帐子里，可是你不在，我们就没敢进去。你的脾气那么古怪，别再惹你不高兴。”伊琳依然是孩子情性，快人快语，狄米倒被她的直言不讳逗得脸上闪过些许笑意。

“你哥？”

“我哥叫忙哥撒，是蒙哥小王爷的侍卫长，被我抓差来给你送东西。你先别问那么多了，赶紧让我们进去吧。”

狄米打开帐门，摸索着点亮油灯，伊琳帮着哥哥将东西放在帐子里头，狄米这才看清，原来是一整套簇新的被、褥、毛毯、枕头、盥洗用具等生活用品。

“这是……”

“统帅让我给你送来的。他说，你还有别的什么需要，尽管告诉他，他一定会设法为你备齐。”

“统帅？”

“是啊。”

狄米的嘴角掠过一抹冷笑：“你们大汗对他的侍卫都是这么体贴照顾的吗？”若无其事的言辞中却隐含着轻蔑和不恭。

“统帅对手下将士一向很好。不过，统帅对你倒是格外的体贴照顾，我想，这一定是因为统帅很欣赏你吧？他一直说，你是个英雄。”伊琳没有听出狄米话里的讥讽，倒是很认真地回答了他的问话。

狄米心中猛然一跳，他不知道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变了，急忙侧过身，对伊琳的话做了个不置可否的表情。

“好啦，东西送到了，任务完成了。哥，咱们走吧，统帅一定还在等着我回话呢。狄米，你也早些休息，别太辛苦了，这也是统帅要我转告你的。”

忙哥撒点点头，伸出蒲扇一样的大手在狄米的肩膀上拍了拍，狄米疼得一缩身子。“小兄弟，我们走了。改天我带你去跟我的那些弟兄们喝酒。你别总一个人闷着，多交些朋友就不会感到孤单了。”

狄米哭笑不得。这兄妹二人的性格倒是如出一辙，不过，他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并不讨厌他们。

不，非但不讨厌，相反，他倒开始喜欢他们了。

俟忙哥撒兄妹离去，狄米简单收拾收拾，躺下了。然而置身于温暖舒适、散发着好闻气味的被褥中，他却失眠了。

他想起父亲和母亲，泪水一滴滴滴落下来，慢慢地打湿了枕头。后来，拔都那张似曾相识的脸庞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努力回想着自己曾在哪里见过他，可他实在想不起来，只好放弃了。

那张脸……是仇人的脸吧？

就这样想着仇人，至少他不会感到那么孤独。

做了拔都的侍卫，狄米能够见到拔都的机会却不是很多。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马厩里，对于照顾拔都的爱马，他倒是乐此不疲。

第三天的晚上，白马产下了一只小马驹，狄米爱得不得了，整整一宿，不眠不休地照顾着“母子”俩，直到确定“母子”平安，他才捶着酸痛的肩膀和腰肢从“产房”里钻了出来。

当他直起身时，他不由愣住了。

拔都站在“产房”外，正向他微微笑着。

在最初的刹那，他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你……”

“累了吧？”拔都柔声问。他的笑容好……亲切。

“你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一会儿。他们说，你还在里面。”

“哦，你放心，它们都很好。”

拔都点点头：“狄米。”

“什么？”

“今天是个好日子，值得庆祝。我让他们在你的帐子里备了早餐，你可以陪我喝一杯吗？”

“早晨就喝酒？”

“只是葡萄酒而已。走吧。”

狄米觉得自己应该拒绝，可他并不想拒绝。这种心不由己的感觉让他很无奈。

早餐居然很丰盛，有煎蛋、煎肠、面包、手把肉、炒米、果子、奶皮、白奶油、酸奶、牛奶、奶茶，还有葡萄酒……林林总总地摆了一桌子。狄米请拔都坐下来，为他和自己斟上葡萄酒。

“就我们两人吗？”

“是。”

“这么丰盛的早餐只有两个人享用，太浪费了。”

“我想单独和你吃顿早饭。”

“为什么？”

拔都没回答。狄米抬起头，正遇上拔都凝视的目光，那目光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让他的心情不由一阵凌乱。

两人喝了第一杯酒，便闷声不响地吃了一会儿饭。后来，还是拔都打破了沉寂：“狄米，你给小马驹起名字了吗？”

“起了。我叫它‘乌格’（蒙古语，‘话’之意）。”

“什么？”

“‘乌格’。很重要的意思，每个人不是都得说吗？”

“又是‘乌格’啊……”拔都喃喃着，似有无限感慨。

“怎么了？”

“我想起了一桩往事，是父亲讲给我的。那时候，正是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两天，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他与祖汗之间的事情。桩桩件件，他都记在心里。当时，他是那样思念祖汗，却又无法再与祖汗相见，回忆是他寄托思念与爱的唯一方式。我隐隐有种感觉，在父亲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一定是希望有个人知道，这世上恐怕再不会有如祖汗和他一样将彼此视作生命的父子。”

狄米被拔都忧伤的语气打动了，同时对“乌格”这个名字也产生了许多好奇，这种好奇压倒了他对拔都的戒备：“可以……可以讲给我听吗？”

拔都望着他，片刻，点了点头。

术赤出生在篾儿乞部。三岁之前，他一直以为篾儿乞部的三王爷赤勒格尔就是他的父亲。后来，他回到了生父身边，但是他与赤勒格尔的

缘分并未结束。一次，他因旧病复发昏倒在林中，是赤勒格尔救了他，当赤勒格尔询问他的名字时，他随口编了一个名字：“乌格”。

差不多一年之后，赤勒格尔在探望术赤的时候病逝了。

又过了四年，蒙古与乃蛮的战争结束，成吉思汗至此在占据中部草原后又荡平西部草原。但那些屡次遭受成吉思汗军事打击的敌对部落首领却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在草原边陲集结起来，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在这些部落中，就有篾儿乞部的脱黑堂和忽都父子。

短暂的夏季一过，为一举完成草原统一大业，成吉思汗亲提大军直扑叶迷失河畔，追剿在那里集结的各敌部残余力量。这一场战事进行得异常顺利，除乃蛮部的忽出鲁克、斡亦赤惕部的忽图合、篾儿乞部的忽都带领少数残兵败将侥幸遁走外，其余首领在此役中尽数身亡。

就是这逃出罗网的三个人命运也各不相同。忽出鲁克后来逃往西辽，做了辽皇的乘龙快婿；忽图合投降了成吉思汗，与神箭合撒尔联姻；忽都则逃到了钦察草原，将容貌出众的侄女嫁与迦迪延，以此换来了容身之处。

忽都虽然逃脱，他的小儿子乌格却做了蒙古军的俘虏，被押到术赤的军帐，等候术赤的发落。

不知是出于对乌格年轻机敏的怜惜，还是出于乌格与他“同名”——多年前，术赤为赤勒格尔所救时顺口胡编的名字就叫“乌格”——的惊喜，术赤对乌格一见如故。他招呼乌格坐在身边，问了些鞍马弓箭之事，乌格对答如流，术赤对他更加赏识，决定予以留用。

其后一段日子的朝夕相处，术赤与乌格之间建立起真挚的友情。为报答术赤的知遇之恩，乌格表示只要成吉思汗不计前嫌，他愿去劝说父兄以及篾儿乞残余力量投降。术赤十分高兴，但考虑到父亲此前已明令脱黑堂父子及其儿孙杀无赦，他打算先征得父亲的同意。

战后庆祝胜利的宴会给了术赤一个机会。

宴会进行到一半时，术赤趁着父亲高兴，向父亲提出了赦免乌格的

请求。成吉思汗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不等儿子把话说完，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可以！你身为一方主帅，为什么非要违抗军令呢？"

成吉思汗前所未有的愤怒使原本喜气洋洋的大帐霎时归于沉寂。

术赤愣住了。他原以为父亲会理智地处理这件事，没想到父亲对篾儿乞人的仇恨竟是如此根深蒂固。

可让乌格这样去死，他实在不甘心。

"父汗，您冷静点。脱黑堂已经死了，乌格还只是个孩子，他才只有十七岁。您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你不必多言。忽都的儿子非死不可！当然，我不阻止你去送他。"成吉思汗的语调反而低沉下来，惟目光中流露着无情的杀机。

"如果我拒不执行呢？"被逼到死角的术赤奋力反抗着。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乌格已在我的营地。"

"什么！"术赤的嘴唇一下变得灰白，"您……您居然……您不觉得自己这样做太卑鄙了吗？"

成吉思汗一时语塞。他万万没想到他的儿子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他卑鄙。过去，外人都知道他与长子间关系微妙，但将矛盾这样公然暴露于众人面前，这还是头一遭。一切都是因为乌格——忽都的儿子。

术赤的心好似要炸开般难受。他宁愿去死，也不愿忍受这种痛苦，如果父亲不能相信他，那么这样的父子关系该是怎样令人悲哀！原来想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口了，术赤愤然离席。

"术赤，你……"眼看着儿子就要跨出帐门，成吉思汗的决心动摇了。他想着儿子的恳求，打算让步，或者干脆放弃原则。

"您还要说什么？"术赤冷冷回视父汗，"您是不是觉得我出生在篾儿乞部，也应该跟脱黑堂一块儿去死呢？"

"你！"成吉思汗怒极，下意识地攥紧了酒杯。突然，酒杯在他的手中碎裂了，鲜血从他的手心里一滴滴滴落在桌子上。

术赤看到了父亲的血，突然觉得自己的手心里传来一阵剧痛，这剧痛转眼又从他的手心传遍了他的全身。

父亲，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可您不该这样对待乌格。就因为他是篾儿乞人，他就“罪无可赎”了吗？

术赤转身离去了。

成吉思汗命令继续开宴。刘仲禄想给他先包扎一下伤口，被他粗暴地拒绝了。

众人面面相觑，索然无味。即使武士们献上了豪放遒劲的马刀舞，大帐中也依旧毫无喜气。

“大汗……”博尔术趋前，成吉思汗知道他想说什么。

“去吧，看住术赤，不要让他乱来。”

术赤打听到关押乌格的地方。帐外，守备森严，乌格戴着沉重的木枷，低头坐在角落里。

术赤强忍一腔痛苦，快步走到他的身边。

乌格惊醒似的抬起头，看见术赤，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大太子，你来送我？”

“乌格，是我害了你！我本该让你早早离开，远远离开。既然我不能救你，就不该留下你。”

乌格却很平静：“你别太自责，这不是你的错！谁让我是忽都的儿子呢？有些仇恨是化解不了的。说真的，大太子，就算你放我走，结果也不会比现在这样更好。从我出生起，就随祖父、父亲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枕着盔甲睡觉，甚至连喝的酒里都有一股血腥味儿。我早厌烦了，厌烦透了。为这个，父亲没少骂我是胆小鬼，说我不配做他的儿子。”

“其实我和你一样，我的剑下不知倒下过多少人，可我一见到血，仍有一种要作呕的感觉。”

“所以我们成了朋友。大太子，听我说，不要难过，刚才我睡着了，睡得很踏实。我想，死对我来说真的不算是一件坏事。人活百年，终有一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死前结识一位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乌格，对不起，没想到杀死我好朋友的人竟是我父亲。”

“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吧。大太子，我愿意你送我。”

“我送你。也许很快，也许几十年，我们总会相见。”

“我不希望很快。大太子，你要保重。几十年的时间不算长，我们就以几十年为期，再续今日的友情。”

“我答应你。”

宴会结束后，乌格被处死了。术赤表现得很平静，只有了解他的人才能看出他眼中时时闪现的茫然的光芒，才知道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

术赤始终不肯原谅他的父亲。除了军事会议，他借故推掉了一切可能与父亲见面的机会……

拔都的故事讲完了。

当拔都提到忽都的名字时，狄米的脸色变幻不定，但是后来，他的注意力完全被成吉思汗和术赤这一对父子吸引了，他更关心术赤是否能对父亲打开心结。

“后来呢？”拔都话音一落，他急切地问。

“后来？”拔都一时没明白过来。

“是啊，后来。术赤，哦，对不起，你父亲最后原谅成吉思汗了吗？”

“怎么说呢？除非父亲从此再也见不到祖汗。否则，只要祖汗对父亲表现出一点点父爱，他就会从心里原谅祖汗的一切过错。过去如此，在父亲的一生都是如此，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赤勒格尔呢？你父亲的内心怎样看待他？”

“在赤勒格尔临终的时候，父亲曾唤他‘阿爸’，赤勒格尔是怀着欣慰的心情离开人世的。不能否认父亲对赤勒格尔有感情，但那是感激、怜悯、内疚与悲悼之情，它们构成了父亲爱的全部内容。然而，他只愿意作为成吉思汗的儿子活着。心有所属，爱有所属，这是父亲无法摆脱的宿命。再说乌格之死，其实后来父亲也明白，如果他与祖汗之间多些了解，多些体谅，乌格原本是可以不死的，恰恰是他心里的阴影最终将乌格推上了死亡之路。”

“但你祖汗为什么那么仇恨篾儿乞人？是因为他的妻子曾被篾儿乞人掳掠吗？”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祖汗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妻子遭受掳掠的确是他难以忘怀的耻辱。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

“为了父亲。”

“术赤太子？”

“对。说真的，祖汗与父亲之间的父子之情一直很微妙，也很复杂，父亲活着的时候，对祖汗总是若即若离，这使父亲于祖汗而言从来没有真正的归属感。而祖汗一生都是想拥有父亲这个儿子的，正因为无法如愿，正因为心中藏着深刻的遗憾，他才会如此仇恨篾儿乞人。”

狄米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怎么？”

“因为仇恨，就要对篾儿乞人斩尽杀绝吗？”

“不是的。对于放下武器的篾儿乞人，祖汗都是饶命不杀的。祖汗的义弟是篾儿乞人，受到祖汗重用的将领，包括我的军队里，也有不少篾儿乞人，他们对祖汗、对伯汗、对我忠心耿耿。但是对于顽抗者，绝不能心慈手软，这从长远来说还是出于确保本土安全的考虑。”

狄米突然对这个话题有些厌烦。

“你呢？”

“嗯？”

“我是说你的心里就没有阴影吗？”

“什么阴影？”

“你能确信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吗？”

拔都爽朗地笑了：“不必确信，我从来就没有别的念头。想到我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是一件像呼吸一样自然，像血液在血管里流动一样真实的事情。所以，我连一闪念的怀疑都不曾有过。”

狄米注视着拔都。他不想骗自己，他喜欢这个人坦率、开朗的性格。

稍一犹豫：“那么，你为什么会把这件事讲给我听呢？”

拔都一愣，神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片刻，他嗫嚅着：“也许……也许……是因为‘乌格’这个名字吧？”

看到他的脸上不自觉地现出赧颜，狄米的心头又是一阵迷乱。

贰

五天后，速不台与别儿哥率领大军从顿河附近返回。

拔都将饮宴处定在了哈里克斯的大公府。

一切都已准备妥当，酒宴即将开始，除了贵由和不里二王尚未到场，其余诸王和重要将领皆齐集宽敞的大公府大厅。

速不台、蒙哥、贝达尔等人共尊拔都上坐。拔都心怀坦荡，不善客套，推辞不过也就坐了。蒙哥一面派人去催请贵由、不里，一面亲手执盏，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献给拔都：“拔都哥，这杯酒我敬你。斡罗斯、钦察、不里阿耳皆已降服，你居功至伟。”

拔都急忙起身，推辞道："我岂敢贪功。这都是老将军速不台和各王兄弟的功劳，是西征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

"虽然如此，王爷身为全军统帅，理应代全体将士受这一杯酒。"忙哥撒起身劝道。

"是啊，请统帅先饮过此杯，我们的宴席也好开始。"年过六旬却威风不减当年的速不台也笑眯眯地劝道。说实在的，这段日子以来，战事进展顺利，老将军的心中十分欣慰。

"好吧。"拔都不再推辞，接酒一饮而尽。

速不台也敬一杯："请统帅再饮一杯。"

拔都依然领受了。当他放下酒杯时，发现贵由、不里不知何时站在门口，贵由瘦削的脸上涨满了红潮，不里的眼睛里却喷射着怒火。

拔都的心头悸动了一下，神情慢慢变得严肃起来。

蒙哥敏感地循着拔都的目光向门口望去。"贵由、不里，你们来晚了。站着做什么？快过来吧。不里，你是晚辈，理应向统帅敬杯酒。"蒙哥感觉到不里的敌意，赶忙故作轻松地打圆场，言语平和却不容抗拒。

贵由、不里一言不发地走到拔都的桌案前。蒙哥倒了杯酒，递给不里，不里缩手不肯接，贵由反倒接了过去。拔都慢慢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突然，贵由一扬手，将一杯酒全都泼洒在了拔都的脸上。

拔都猝不及防，一时有些愣住了。

大厅中欢快的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不安的骚动传遍了大厅的每一个角落，一位年轻的侍卫下意识地攥紧了腰刀，他就是狄米。

狄米强忍怒火，上前为拔都擦拭着酒液。贵由喝道："滚！"

狄米不为所动。

拔都向狄米微笑道："你下去吧，没关系的。"

狄米不情愿地退到一旁。

拔都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无法解读的表情，不过，转瞬即逝。

拔都的从容进一步刺激了贵由敏感的神经，他犹如一头暴怒的野兽，一脚踹开桌案，劈手揪住拔都的衣领。他的手劲过大，拔都竟被他拽起，向前趔趄了几步，方才勉强站住身形。

“你要做什么？”

“把你先喝的两杯酒吐出来！”

“哦？”

“吐出来！”

“你的愤恨仅仅是因为我比你先饮了两杯酒？”

“你难道忘了我是窝阔台汗的长子吗？你敢心安理得地坐在最尊贵的位置上，我早就该教训教训你！”

“你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吗？恐怕未必如此吧。贵由，你为什么会这样愤怒，我非常清楚。”

“浑蛋！住嘴！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这么放肆？你这个长胡子的妇人！瘸腿的匹夫！”

“贵由叔说得对。这仗是你一个人打的吗？凭什么你独占功劳？你真的以为我们服你不成？你……我……”不里本是个干柴性子，又一向与贵由交厚，见贵由已经动了手，他的嘴笨，想说什么说不出口，不觉暴跳如雷，扯下背上的弓向拔都挥去。蒙哥离三人最近，眼疾手快地挡了一下，不里的弓只在拔都的脸上划过浅浅的一道痕迹。

“好啦！你们闹够了没有！贵由，松开你的手！你这样对我们的哥哥拉拉扯扯，乱发脾气，成何体统！不里，把弓放下！”

刚才，一切事情都发生得太过突然，不仅其他人，蒙哥一时也懵住了。眼见不里又要对拔都动手，蒙哥方才清醒过来，上前一步，一把夺过不里手里的硬弓，狠狠地掷在了地上。

“你！”

别儿哥正要从座位上站起来，被斡尔多伸手拉住了。别儿哥的眼中喷射着怒火，贝达尔的脸色同样不好看，他是为自己侄儿的行为感到羞耻。

然而，面对如此污辱，拔都自始至终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冷静和沉默。

“蒙哥，不关你的事！让我教训教训这个妄自尊大的匹夫！他也太不把你我兄弟放在眼里了。他真的认为西征的功劳都是他自己的吗？”贵由愤然说道。

“拔都哥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倒是你们，贵由、不里，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真让我为你们感到丢脸。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不过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拔都不仅是我们的兄长，更是西征军名副其实的统帅，你们的做法已经完全违背了祖汗制定的大札撒。你们的无理取闹，只会让将士们寒心。我想，你们大概也不希望大汗了解这件事的始末吧？”

贵由的脸由红转白，由白转青，声音比刚才更加嘶哑：“你想用父汗来压我们吗？蒙哥？”

“对于违背大札撒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吗？贵由，不里，我真心地希望你们能向统帅道歉。”

“荒唐！教训一个不懂规矩的人，居然要道歉？”

“其实，真正不懂规矩的人是你们！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你们立刻向统帅道歉，我可以看在兄弟叔侄的情分上不将今天的事禀明大汗。如果你们依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为了维护统帅和西征军的威严，我只能将你们的行为如实上禀，一切听凭大汗裁夺。”

“这么说，你要跟我作对到底了？”

“是又如何？”

面对蒙哥的愤怒，贵由和不里竟不免有些心虚理亏。说也奇怪，贵由并不把声威显赫的拔都放在眼里，他也从来不曾忘记薇萱出嫁时他发

过的誓言。但是蒙哥不同。蒙哥自幼生长在祖汗身边，秉承祖汗的言传身教，形成了特殊的威仪，即使窝阔台汗本人对蒙哥也是优渥有加、言听计从。然而在这样的场合下，让一个比自己还小两岁的堂弟当众斥责，贵由实在放不下面子来。思前想后，只得愤而离开。不里平静下来，犹豫再三，终究向拔都认了错。

拔都以他特有的宽容原谅了不里。

仿佛不经意间，拔都与蒙哥的目光交汇在一起。速不台看到他们相视一笑，这是心心相印的友情，与血缘无关。

蒙哥言出必行，宴席结束后即派弟弟旭烈兀将宴席上发生的冲突原原本本地禀报给大汗窝阔台。窝阔台正为西征军进展神速而喜悦，没想到听闻自己的长子生出如此事端，不由勃然大怒，当即传命使者随旭烈兀赴西征军传他的口谕：贵由立刻回到军中，向拔都认错，否则将流放边远，永不叙用。

使者还给贵由带来了一封海迷失的密信，这是在海迷失得知使者将要动身时匆忙间草就的。密信措辞严厉，告诫贵由小不忍则乱大谋。信中还借乃马真皇后的话说，阔出病故后，窝阔台汗有意将年幼的爱孙失烈门确立为接班人，贵由必须抓紧机会，再立战功，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被大汗彻底遗弃的人。贵由一向对母亲言听计从，再则迫于父汗的压力，不得不重返西征军中，向拔都认罪。

一场风波暂时归于平静。

拔都当即起营兵分三路，继续向西挺进。途中，拔都的战马突然失蹄，将拔都摔在马下，所幸路上积雪重重，拔都无甚大碍。

蒙哥闻讯赶来，亲自检查了战马，终于在马蹄中找到一颗细小尖利的铁钉。蒙哥分析后认为，这枚铁钉显然被麻醉剂浸过，然后钉在了马蹄上。一开始，战马不觉疼痛，行走如常，随着药力消失，战马渐渐不堪其痛，才将主人甩在马下。

那么，究竟是谁做了手脚呢？

蒙哥的脑海里闪过狄米的身影。

狄米是个既细心又负责的养马倌，自归降后，他将拔都的战马一匹匹都养得膘肥体壮，其中就包括拔都最常骑的两匹战马。拔都对于狄米的信任确实异于常人，许多事情他都会直接交待给狄米，正是这个缘故，拔都出发前要骑哪一匹战马只有狄米最清楚。如果说做手脚，狄米的嫌疑最大。

不久，狄米被带到拔都和蒙哥的面前。

狄米很镇定，迎着蒙哥质问的目光。

“一定是你做的吧。”蒙哥开门见山地问。

狄米看了看拔都，拔都的目光里闪动着含义莫辨的光芒，似乎是不愿意相信，又似乎是不愿意让狄米承认。

“是。”狄米干脆地回答。他的干脆让蒙哥和拔都都不免感到意外，他们迅速地对视了一眼。

“为什么？”蒙哥问。

狄米挑衅地望着他，嘴角掠过一抹冷笑。

拔都虽不意外，内心深处却是五味杂陈。

“可是，你为什么不逃走？”良久，拔都平静地问。

“啊？”

“你有足够的时间离开，为什么要留下不走呢？”

狄米可能没料到拔都会这样问他，不由愣住了。

是啊，为什么？

莫非……我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有逃走的打算？

微妙的寂静笼罩了大厅中的三个人，蒙哥是若有所思，拔都和狄米则因各怀心事，一时间都没有话说。

许久，还是拔都最先打破了沉默：“现在，你的心里是否好受了一些？”

“好受？”

“你一定是想明白了，才会出此下策。”

如果我能将一切都想明白，那我一定会让你的战马在战场上失蹄。狄米默默地想着。就是因为有太多事情我无法想明白，才想将这一切早点结束。否则，只怕我再也无法对你动手。

从天窗射进来的光线照在了狄米那张毫无瑕疵的脸上，他睁着一双黑蓝色的眼睛，坦然地凝望着拔都。

蓦然，拔都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深切的痛苦。

“你，真的就那么想让我死？”

“不！”回答来得如此之快，狄米还没有做好准备，这个字已经脱口而出。话一出口，他几乎是懊悔地狠狠咬住了嘴唇。

蒙哥早已觉察出拔都与狄米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他默默地在椅子上坐下来，不动声色地听着拔都与狄米的对话。

“现在，你有什么打算？”

“死。”

“为什么？”

“又是为什么！也罢，我告诉你：当初我之所以选择投降，就是为了有机会可以杀掉你，为我的父母亲报仇。虽然我没有达到目的，不过，我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我可以去地下见他们了。”

“你的父母，可以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你没有必要知道。”

“既然你如此仇恨我，无法原谅，你就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你不杀我？”

拔都慢慢地走近狄米。他离他那样近，久久地凝视着他，狄米甚至可以感受到他温暖的气息。这使他想起“乌格”出生那天他们独处时的情景。那天，他们俩居然像朋友一样倾心长谈，无拘无束。

“你不杀我？”狄米再一次徒劳地问。

拔都转过头，痛苦地挥了挥手：“来人，带他出去。”

“等一等！告诉我原因。”

“我不知道……”拔都喃喃道。

“我知道！”一个声音传入帐中，不啻一声平地惊雷。

拔都、狄米、蒙哥一起循声望去。

“哑姨？”

“阿妈！”

“阿妈……阿妈，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狄米挣脱开兵士，扑进了哑姨的怀抱。

“不是，冰姬。不是，我的女儿。这不是梦！真的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让阿妈好好看看你！”

望着相拥而泣的一对母女，拔都和蒙哥都觉得不可思议，愕然呆立在一旁。

“阿妈，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拔都王爷救了我。”

“这怎么可能！”

“是真的，女儿。拔都王爷救了我，还收留了我。他不是你的仇人。这几年来，阿妈活着唯一的心愿就是找到你。”

“可是，他是杀害阿爸的凶手。”

“不！你阿爸是被忽滩杀死的。”

“忽滩？”

“是，阿妈亲眼看到他杀害了你的父亲，可惜那时，阿妈已经什么都挽回不了了。为了不被忽滩灭口，阿妈东躲西藏，不慎掉进了深沟。如果不是拔都王爷和他的士兵救了我，阿妈恐怕现在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可是，他侵占了我们的家园，阿妈你难道真的不恨他吗？”

“女儿，我们篾儿乞人与蒙古人世代为仇，这样的结局是注定的。”

蒙哥恍然大悟：“你是娜塔佳夫人？”

“是的，我就是迦迪延的妻子，这个孩子是我和他的女儿，冰姬。”

此时，拔都也不再感到意外：“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冰姬的父亲死后，我万念俱灰，若不是惦记尚在基辅的冰姬，我又怎会苦苦挣扎着活下去？每当我想起往事，我不想再说什么，我只想默默地等着我女儿的消息。”

“阿妈！”

“孩子，我的好女儿。我们终于团聚了，再也不能分开了。”

“是的。阿妈，我们一起走吧。”

“你想好去哪里了吗？”

冰姬欲言又止。是啊，她们能去哪里呢？

拔都定定地望着狄米，不，冰姬，许多年前的那一幕他记忆犹新，那时的孩子已经长成了如此美丽的女子，他从见到她起就希望她能留下来。可是，他不知道，冰姬，倔强的冰姬，她会留下来吗？

蒙哥将拔都的神情完全看在眼里，心思稍稍一转，走下案台，向娜塔佳夫人使了个眼色。

娜塔佳夫人会意："女儿，阿妈去向伊琳告个别，她是一个很好的孩子，阿妈不能一声不响地就离去。你在这里等阿妈回来。"

"请等一等，娜塔佳夫人，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蒙哥似很随意地说了一句，陪着娜塔佳向帐外走去。

他摆了摆手，侍卫随他悄然退出。

大帐中只剩下冰姬和拔都了。

拔都与冰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在他灼热目光的注视下，冰姬的脸上不觉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红晕。

犹豫了许久，拔都终于嗫嚅着吐露出心底的秘密。

"冰姬，当你还叫狄米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你……那一年，在你父亲的大帐中，你大概只有三岁吧，我第一次见到你。我至今还记得你那可爱的样子：黑蓝黑蓝的眼睛，栗色的卷发，像一个碰不得的瓷娃娃。一转眼，十八年过去了，瓷娃娃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而我，仿佛在梦中一样。"

冰姬的记忆之门同样被打开了，她也终于明白了那种由来已久的似曾相识的感觉究竟源自何处。

"你，知道我是女子？"

"一个让男人汗颜的女子。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可……"

"我想留下你，我就是想将你留在身边，想看着你，这是我过去对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的感觉。"

"我留下来是为了杀你。"

"最终你没有。你知道落在雪地里我会很安全。"

冰姬低下了头，扪心自问：究竟为什么不想杀他？她不是要给父母亲报仇的吗？难道……难道她的心里真的早就产生了别样的感情？

那天在宴会上，她作为他的侍卫目睹了他被自己的堂弟和侄儿羞辱，当时她真恨不得亲手杀死贵由和不里。她本来应该为他的一再忍让而感到不值，当时却偏偏只觉得心痛。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或许更早，在她决定留下来伺机刺杀他的那一刻，她其实就已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着一个致命的错误。

她的感情在部族灭亡的仇恨和对他的景仰中饱受折磨，几乎快让她发疯，她强忍着，直到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分不清爱与恨的界限时，才义无反顾地要了结这一切。

他摔在了雪地上，很厚很厚的雪，这是她为父母，为部族所能做的，也是他应该得到的。她不管这算不算自欺欺人，反正当她用这种方式为自己报了仇后，内心第一次恢复了坦然和宁静。

她等待着，很执著，也很急切。她还想见他最后一面。

她渴望他能给她一个结局，可他依旧还很宽容。他的眼神分明告诉她，他永远不会伤害她。而她，是否也应该宽容呢？

拔都握住了冰姬的双手，冰姬挣了一下，没有挣脱掉。拔都厚厚的手掌很温暖，冰姬情愿永远被他这样握着。

“你……”

“冰姬，忘掉仇恨，留下来吧。”

“我……”

“答应我，做我的妻子。”

“不！”冰姬突然涨红了脸。

拔都情难自已地将冰姬紧紧搂在怀中，低下头，将深深的吻印在了冰姬湿润的双唇上。这是他少有的激情外露。爱，似乎在这一刻凝固了一切，也化解了一切。

冰姬仿佛一只受惊的小鹿，不争气的泪水夺眶而出。

“答应我，好吗？”

“好！”仿佛不经意志的许可，回答便冲口而出。

拔都稍稍松开了冰姬，笨拙地为她拭去泪水。“你在流泪？”

“是的。我原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你。”

“为什么这样想？”

“你亲口说的，要我走。”

“小傻瓜！即便你走了，我还是要去寻你回来。”

“真的吗？”

“我何曾骗过你。我不会真的让你离开我的，对你，我有太多的不舍。”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你三岁的时候。”

冰姬破涕为笑。

“走吧，小傻瓜，我们这就去征求你母亲的同意。”

“不用了，娜塔佳夫人正准备为你们祝福呢。拔都哥，我已代你向她提过亲了。”不知何时，蒙哥出现在帐门口，微笑着说道。

拔都柔情地望着冰姬。

“这样的神仙眷属，连长生天也一定会保佑你们。拔都哥，等我们平定了斡罗斯全境，就按照我们蒙古人的习俗，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筵吧。刚才我还在跟娜塔佳夫人商议这件事。冰姬姑娘的身上，一半流着我们蒙古人的血，她的勇敢顽强也与我们蒙古人无异，而且，她是这样美丽，她能做你的夫人，真是天作之合。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大婚的一

切就都交由我来安排吧。”

“谢谢你，蒙哥。”

蒙哥的脸上露出了开朗的笑容。西征以来，这是最让他畅快的一件事。他要立刻写信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相信母亲也会为拔都祝福的。

娜塔佳夫人走进大帐，冰姬扑进了她的怀中。母亲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秀发上，但这一次，是幸福的眼泪。

随着斡罗斯各公国的相继臣服，地处中欧的波兰、匈牙利首当其冲地成为蒙古西征军的下一个军事目标。

迦迪延遇害身亡后，忽滩攫取了钦察部的首领之位。他假意归顺了蒙古人，暗中却率部四万逃至匈牙利境内。匈牙利别剌四世意欲借助这支力量对抗来势汹汹的蒙古军，欣然同意接纳钦察人，他与忽滩相约，钦察人改奉基督教，别剌四世则亲赴边地，迎接忽滩，厚礼款待。遗憾的是，钦察人恶习难改，入境之时，掳掠奸淫，无恶不作，引起了匈牙利百姓的憎恶，由此也产生了对别剌四世的不满。

匈牙利国境三面环山，险扼四塞，地势极佳。首都在多瑙河畔，分为东西两部，河东为佩斯特，筑有离宫，乃别剌四世驻地；河西为布达（二城今合为匈牙利共和国首都布达佩斯）。

不仅如此，匈牙利还与波兰唇齿相依，两国联姻，利害一致。

冰姬与拔都成亲之夜，曾泣请拔都出兵匈牙利，征伐忽滩，为死去的父亲迦迪延报仇，拔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但拔都做出这个决定却并非出于儿女私情。在征服斡罗斯的过程中，拔都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如不击破欧洲中部的敌对力量，蒙古军对斡罗斯的占领就有如芒刺在背，随时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正是为了服从大的战略需要，拔都才决定乘胜用兵中欧，彻底扫除威胁。

拔都与蒙哥、贵由、不里等人以及老将速不台一起详细研究了作战计划。一年前的宴会风波，拔都记忆犹新。虽然蒙哥仗义执言，先迫使不里认错，后又将贵由的无状禀报了大汗窝阔台，窝阔台也遣使对长子做了严厉的训诫，并责令他返回军中公开向拔都认错。然而，表面的和解却孕育更深刻的嫉恨，拔都心里很清楚，他绝不能放心地依赖与他貌

合神离的贵由和不里。

会上，拔都决定，先由蒙哥率一支部队进入波兰，搜集情报，等春天来临，再兵分两路，同时进攻波兰、匈牙利。

蒙哥的情报一份接着一份送达帅营，详细地叙述了波兰的地形和军队概况。在冬雪融化之时，拔都当即遣贝达尔率五万将士进攻波兰，他与速不台率七万蒙古军进击匈牙利。

拔都首先遣使向匈牙利王别剌四世劝降。别剌四世不愿归附，令军队誓死扼守喀尔陌阡山各隘口。

拔都以别儿哥为先锋，迅速突破隘口，长驱直入，势如破竹。

布达城中，别剌四世正在举行军事会议，闻知败讯忙遣将领速回军中，整军向佩斯特城聚集。同时送信给钦察首领忽滩，约他共同抗击蒙古人。之后，别剌四世将家眷送往奥地利边境，自己则坐镇布达城对岸的佩斯特城中，准备等诸军会齐后，与蒙古军决战。

拔都一马当先，攻至佩斯特城下，见城防坚固，想诱敌出击。蒙古军不断向别剌四世挑战，别剌四世只管坐等援军，避不出战。

驻守佩斯特城的将领大多忍耐不住，要求出城与蒙古军一决雌雄，大主教玉果邻也向别剌四世请战，别剌四世一概不予理睬。玉果邻鄙视别剌四世的怯懦，擅自率少数部队出城与蒙古军作战。蒙古军佯装败退，越过一片沼泽地，玉果邻不知是计，趁势穷追不舍，结果匈牙利士兵身披重甲，陷入泥泞之中，进退不得。这时，蒙古军万箭齐发，匈牙利军流血漂橹，玉果邻仅带四人逃回城中。

别剌四世倒没有埋怨玉果邻擅自行动，玉果邻却深恨别剌四世不予增援，导致兵败，愤然回到府中。

不久，忽滩率钦察援军赶到。玉果邻一向不信任钦察人，便遣家仆四处放出风声，说蒙古人中多钦察人，如果不杀忽滩，恐为内变。别剌四世耳软心活，真的将忽滩投入狱中，忽滩被活活折磨致死。这样一来，别剌四世不仅失去了一支熟悉蒙古军的战斗力量，而且还增添了许多纷扰。忽滩死讯一传出，城内争杀钦察人，钦察人奋起还击，大肆掳掠后逃入保加利亚境内。

四月初，贝达尔在波兰战场里格尼志一役中全歼波德联军，为拔都攻打佩斯特城解除了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各路援军会集佩斯城，约四十万人。别剌四世有恃无恐，挥军出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赛育河之战。

敌众我寡，拔都不战自退，选好地势，先营于赛育河河东。赛育河两岸，河东多沼泽，地险易守；河西却地势开阔，站在对岸高处可一览无遗。

不久，别剌四世进至河西，扎下营来。别剌四世与诸将视察了战场，见附近有一座石桥，担心蒙古军在此处渡河，遂派出三千精兵坚守。

匈牙利大军就在河西环车为营，悬盾于上，俨如堡垒。拔都不敢轻举妄动，派蒙哥再率小股部队临岸侦察。蒙哥还报，对岸结营虽严，防备却很松垮，有懈可击。

拔都疑虑顿消，决定乘夜进攻。他派昔班率军夺桥，不里从下游潜行渡河，迂回到匈牙利军队侧后发起突袭。

昔班在河岸设置了七个投石机，对石桥守军一番轰击，匈牙利军被迫后撤。昔班迅速占领了石桥，拔都指挥主力骑兵飞奔过桥，攻击匈牙利军，但匈牙利军兵多势众，寸步必争，双方僵持不下。

次日黎明，不里迂回至预定地点。只听三声炮响，拔都与不里从正面与侧后同时向匈牙利营地发起进攻。匈牙利军全营慌作一团，玉果邻率兵出战，大败而还，其余诸将出战，均负伤而归，如此三番，别剌四世心中惊恐，失去了力战必胜的信心。

两军战至中午，匈牙利军营变生肘腋，一部士兵出营逃命，蒙古将士乘机杀入营地，用刀斩断绳索，掀翻营盘。匈牙利士兵见逃走无望，誓死抵抗，人数愈见愈多，拔都忙下令开围纵容。匈牙利军将士见有路可逃，争相逃命，但因结帐过密，帐绳阻挠，许多人纷纷跌倒，成了蒙古军的俘虏。

别剌四世闻知大主教玉果邻阵亡，吓得赶紧换上士兵衣服，杂于众人之间，从蒙古军围攻漏缺处单人独骑向奥地利方向遁去。在那里，他

与自己的家眷团聚，后隐居于一座海岛。

蒙古将士趁势追击溃逃匈牙利军，匈牙利军弃甲曳兵，疲惫至极，多于溃逃路上被各个歼灭；部分慌不择路，陷入沼泽之中。赛育河之战，蒙古军大获全胜。

大将忙哥撒打扫战场时，缴获匈牙利国王玉玺，献给拔都。拔都不取，请贵由转交窝阔台汗。

短短九个月，拔都完成了对波兰、匈牙利两国的征服，准备继续挥戈西进。消息传到欧洲各国，引起了极大的惊恐和震动。因为当时欧洲各国均势单力薄，还没有一支军队可以抵挡住蒙古军的进攻。英国巴力门议会做出决议，不允许船舶出海捕鱼，以防蒙古军乘虚而入。

拔都将西征军暂时集结于赛育河畔休整。对已被征服的波兰与匈牙利两国，拔都指定了原王族之后出任国王，继续治理本国。

冬季，拔都派速不台和蒙哥率两支军马渡过多瑙河，继续向西扫荡。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

正当各国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窝阔台汗驾崩的凶讯传到蒙古西征军中，拔都当即下令东返。窝阔台汗的逝世拯救了欧洲。

拔都派斡尔多、昔班随贵由、蒙哥等东返蒙古草原，参加窝阔台汗的葬礼。他则来到伏尔加河畔风光优美的萨莱城，定都于此，正式建立了后来统治欧洲长达二百六十二年的金帐汗国。

叁

四川，兀良合台军营。

吃晚饭前，兀良合台、薇萱公主召来女儿诺敏，准备与她商议一件事情。三年前，正当拔都在西征战场大显神威、屡建奇功之时，诺敏的弟弟，年方十三岁的阿术代表父母回蒙古草原探望窝阔台汗，在苏如夫人的营地见到了忽必烈。忽必烈喜爱这个孩子的聪慧与机智，意欲将他留在身边亲自照拂、培养，遂写信征求兀良合台的意见，兀良合台欣然

应允。

诺敏的弟弟阿术与她的年龄只相差一两岁，姐弟俩形影不离，感情十分亲密。如今弟弟不能回来，诺敏难免感到孤寂，一日溜出军营游玩，不料在山中被毒蛇咬伤。情急之下，诺敏大声呼救，幸好一位青年正在山中打猎，被她的呼救声引到身边，当时，诺敏的意识尚且清醒，青年看了一下她的伤势，急忙背起她，一路奔跑着回到自己在山下的家中。

路上，诺敏陷入昏迷之中。青年的母亲是位精通医术的女大夫，她为诺敏解了蛇毒。诺敏苏醒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父亲和母亲疼爱的脸。由于昏睡，诺敏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晓，她只记得是一个小伙子来到她身边，将她背在背上……她的记忆到此为止，如今死里逃生，她急于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父亲告诉她，他已派人去请了。

第二天，父亲真的将她的救命恩人带到她的面前。直到这时，诺敏才知道青年的名叫齐尼兰萨。齐尼兰萨长着高高的个头，眉眼乌黑俊秀，看着很精神也很帅气。为报答齐尼兰萨和他母亲对女儿的救命之恩，兀良合台想将齐尼兰萨全家都接到自己的军营，却被齐尼兰萨婉言谢绝了。不过，应兀良合台之请，齐尼兰萨在军营待了几天，当诺敏完全康复后，他回到了母亲身边。

齐尼兰萨与母亲和孪生姐姐一起生活，姐姐叫百灵，姐弟两人的个性都很独立。诺敏病好后经常去齐尼兰萨家里玩耍，很快与他们全家处熟了，她的天真与善良赢得了女大夫的喜爱。后来，女大夫病倒了，兀良合台和薇萱公主倾尽全力，多方请人医治，诺敏更是不辞辛苦地与齐尼兰萨和百灵一道服侍在她的病榻前。然而所有的人回天乏力，女大夫病势日沉，终于不治。她去世后，齐尼兰萨按照她临终前的嘱托，做了诺敏的侍卫。他的姐姐百灵，则独自留在家中。

应该说，齐尼兰萨是个踏实可靠的侍卫，人也极其聪明和勤奋，兀良合台教他骑马、射箭、摔跤，他一学就会，尤其他的箭法，没用多久在整个军中无人能及。兀良合台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才华，也知道女儿对他芳心暗许，可齐尼兰萨的想法不好琢磨，他对诺敏尽心尽责，却始终不曾接受她的感情。

兀良合台和薇萱及女儿诺敏商量的事情，是想让女儿代他们远赴萨莱城，看望拔都汗和冰姬皇后。薇萱与几位哥哥分别数年，十分想念他

们。半年前，窝阔台汗病逝，薇萱与丈夫回蒙古奔丧，见到了大哥斡尔多和弟弟昔班，却没有见到二哥拔都，得知二哥已定都萨莱城，薇萱那时就有省亲的念头。

由于战事需要，兀良合台不久回到四川驻防，斡尔多、昔班则为来年推选新汗之故，暂时留在蒙古草原。四川是蒙宋势力角逐的前沿阵地，蒙古又因窝阔台汗病逝局势不稳，薇萱不敢离开军营，与丈夫商议后，决定派女儿诺敏代他们前往萨莱。诺敏只在小时候见过舅舅，对舅舅的记忆早已模糊，但舅舅是一位除成吉思汗外最令她崇敬的英雄，萨莱又是一座遥远的有着异国情调的都城，如果不是因为齐尼兰萨，她未尝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安排做这一趟远行。她的心情十分矛盾，推说要做些准备，闷闷不乐地来到营后齐尼兰萨经常练习射箭的地方。

齐尼兰萨果然在这里。他刚将一支箭搭在弓上，看到诺敏，有些奇怪，急忙放下弓箭，走到她的面前。

诺敏的脸色不同寻常，齐尼兰萨有点担心，问道："你怎么了？"

"齐尼……"诺敏只唤了这一声，便哽住了。她眼泪汪汪地望着齐尼兰萨。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齐尼兰萨的声音里一反常态地透出几分焦急。平常，他与诺敏很少交谈，即使交谈，语调里也听不出任何感情。

"齐尼，我舍不得离开你。如果我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回不来，你会不会把我忘了，娶了别的女孩子？"

齐尼兰萨难得地笑了一下："我能娶哪个女孩子？除了你，我的身边还有别的女孩子吗？"

"怎么没有？你也瞒不过我去。"

"好啦，别瞎想了。你要去哪里？"

"很远的地方。"

"很远吗？既然很远，你阿爸和额吉怎么舍得让你去？"

"就是他们让我去的，是去我舅舅那里。"

齐尼兰萨好似没听懂："你舅舅那里？那是哪里？"

"萨莱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它是金帐汗国的首都。阿爸和额吉想让我代他们去看望我拔都舅舅。我要跟……"

诺敏只顾往下说着，却没有注意到齐尼兰萨震惊的表情，当她提到拔都这个名字时，齐尼兰萨再也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话："你说的拔都，可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征军的统帅拔都汗？"

"当然了。难道除了他还有别人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额吉是拔都汗的妹妹，那我舅舅肯定是拔都汗了。"

"这么说，你要去的地方是拔都汗那里？"

"是啊。"

"你跟谁去？什么时候动身？"

"很快就会动身。选汗大会结束后，我与斡尔多舅舅、昔班舅舅同行。就是这次时间安排得太紧，恐怕见不到苏如奶奶了。"

"苏如夫人？"

"她是蒙哥王爷和忽必烈王爷的额吉。我跟你说过的，我弟弟阿术现在就随侍在忽必烈舅舅身边。"

"如果是去萨莱，我也要去。"

诺敏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我陪你去。"

诺敏愣愣地望着齐尼兰萨。

"怎么？"

"我没想到……"

"这样不好吗？"

“你能去，我当然最高兴了。可是，那么远的地方，你会陪我一起去，我真的有些意外。”

“不用意外，我说真的！”

诺敏兴奋地抓住了齐尼兰萨的胳膊，笑逐颜开：“我可不可以当作这是因为你舍不得离开我呢？”

齐尼兰萨望着诺敏泪痕斑斑的笑脸，第一次对这个既可爱又痴情的女孩儿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心动。此前，他纯粹是为了兑现对母亲的承诺才同意给诺敏做侍卫的。他和百灵商议过，他只做三年侍卫，算是报答兀良合台夫妇千方百计为母亲治病以及诺敏尽心服侍母亲的恩德。三年的期限一满，他就向兀良合台辞行，然后和百灵前往萨莱，毕竟那里才是他们姐弟向往的地方。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既然诺敏也要去萨莱，他至少不用为到时该如何离开她而为难了。

事实上，想到他的离去会让诺敏伤心难过，他终究有些不忍。

“不管你以前对我多么冷淡，你心里还是在意我的，我说得没错吧？”诺敏不依不饶地追问着，她一定要听到齐尼兰萨的回答。

齐尼兰萨只笑不语。

“说呀，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齐尼兰萨任诺敏抓着自己的胳膊，好笑地注视着她。有那么一会儿，他不知想什么想得有些出神。他的心情的确很愉快，因为他知道，不远的将来他和百灵就能见到那个人了，而这件事远比世间任何其他事都重要。他掏出一块手帕，递给诺敏，故作严肃地说道：“看你，又哭又笑的。你千万别想多了，我是你的侍卫，当然你到哪里我都得陪着你保护你了。”

诺敏却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她只是觉得这一切都太过圆满了，圆满得让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突然，她想起一件事来：“你走了，百灵姐怎么办？”

“她当然也去。”

诺敏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齐尼兰萨又强调了一句："百灵也跟我们一起去。"

"萨莱太远了，你确定她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吗？"

"当然确定。萨莱是她最向往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这个……"齐尼兰萨刚才说得太快，这会儿倒有些支支吾吾了。

诺敏不解地望着齐尼兰萨。

齐尼兰萨顿了顿，费力地寻找着合适的表述方式："她不是……不是喜欢旅游嘛，萨莱城她还从来没有去过呢。"

"百灵姐也能去，我就放心了，要不你一定会牵挂她的。我原本还为要离开你犯愁呢，现在不用愁了。天哪，太好了，这个结果简直好得超乎我的想象。我们这就去见我父帅，说你要陪我一起去，好不好？"

"不急吧？我看不如先把这个消息告诉百灵。"

"不嘛，一定要先跟我父帅说。"

"为什么？"

"我怕你会改变主意。跟我父帅说了，你就没法变卦了。"

"你呀……也罢，就听你的，先去见你父帅吧。你觉得，你父帅会同意吗？"

"他呀，肯定求之不得。"

萨莱城。

拔都密切关注着选汗大会的结果，他知道诸王将从窝阔台汗的后人中选择一人继任汗位。尽管在他内心深处，明知道无论年纪尚轻的失烈门，还是身为大汗长子的贵由，都绝对不是合适的嗣位人选。然而，囿

于当年在窝阔台汗面前许下的誓言，他一时也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只得静观其变。

不出拔都所料，王公贵族多数不服窝阔台汗指定的接班人失烈门，又有乃马真皇后从中作梗，选汗大会没取得任何结果。诸王决定暂时由乃马真皇后监国，等到来年再次召开忽里勒台大会。

斡尔多和昔班于次年夏秋之际回到了萨莱城。与他们同行的，还有诺敏以及百灵、齐尼兰萨姐弟。

斡尔多吩咐诺敏先去拜见舅舅和舅妈，他让诺敏告诉拔都，他和昔班安排好晚上的宴席后大家在宴会上见面。斡尔多这样做，既是想让诺敏先与冰姬皇后熟悉熟悉，同时，也是为了给二弟拔都一个惊喜。

齐尼兰萨陪着诺敏来到汗宫。

趁着拔都一心都在外甥女身上，齐尼兰萨悄然退出宫外。他在宫门前站立了好一会儿，借以抚平像波涛一样起伏不定的心潮。如果此时有人看到他，一定会看出他异样的脸色。他并非没有设想过与那个人见面的情景，也无数次告诫自己一定要镇定要平静，可是方才那一刻，他第一眼看到那个人时，却蓦然发现自己之前的所有准备都派不上用场，他的眼窝酸涩，脸颊滚烫，一颗心跳得好似要蹦出喉咙。如果不是那个人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他说不定会真的失态。

幸好他还有机会避开，还有机会整理好自己的表情。

年方十七的诺敏长得小巧玲珑，粉嫩精致，犹如江南少女一般清秀可人。她的性格活泼开朗，简单透明，而她的母亲薇萱公主在她这个年龄，在丈夫军中已是独当一面的女将军了。

诺敏丝毫不知道认生，见过礼后，她就跑到拔都和冰姬面前，坐在了他们俩的中间。

冰姬喜爱地拉过诺敏的手。诺敏稍稍侧过头，盯了冰姬片刻，粲然一笑："皇后舅妈，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

冰姬笑了，捏了捏诺敏的鼻子："你也蛮漂亮啊！"

"真的吗？可我觉得我的脑门太大了。还有，皇后舅妈的眼睛像宝

石一样，亮亮的，能照见我的影。我就不行了，眼睛有点小，而且也不像舅妈的那么有神。我说的对吧，舅舅？”

拔都只是笑，却不回答。

“你可真会奉承人！这么甜的小嘴，随谁呢？”

“肯定不是随我阿爸，他的嘴可笨呢。我弟弟阿术也没随他，额吉说，阿术像舅舅，将来肯定有出息。”

“好多年没见过阿术了，他应该长大不少了吧？”

“嗯，他已经十六岁了。这些年，他经常随我阿爸和额吉出征，连阿爸都说他脑子特别好用。而且，你们别看他年龄小，他可是打过好多胜仗呢。”诺敏用心介绍着弟弟，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拔都感叹道：“速不台老将军家，已是一门两代军事奇才，如今后继有人，真乃我蒙古之幸。”

诺敏此时尚且不知道，母亲薇萱公主在她离开后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这个孩子怀上的有些意外，她也为此受了不少罪。次年，孩子出生，兀良合台中年得女，喜不自胜，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女儿爱若至宝，他给女儿起名清风，但凡有空，就会抱着她逗她玩耍，还说要把她培养成女将军。而对于诺敏和阿术，他似乎从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薇萱公主偶尔也会抱怨他的偏心，他却全当耳旁风，乐在其中。后来，清风与忽必烈的儿子们相识，并最终成为王妃。当然这是后话。

冰姬柔声问：“这一次，怎不让阿术跟你一起来？”

“他现在做了忽必烈王爷的宿卫。因为王爷喜欢我弟弟，阿爸就让弟弟跟随在王爷身边秉承教诲。”

“忽必烈又是……”

“他是我四叔拖雷的四儿子，也是蒙哥的胞弟。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他们都是我四婶苏如夫人所生，蒙哥你是熟悉的，我四婶教子有方，她这四个儿子可都不是等闲之辈。”

“对，我阿爸和额吉也跟舅舅说的一样。不过，在所有的王爷中，

我阿爸最欣赏的还是忽必烈王爷，他说忽必烈王爷是人中龙凤。”

“听你这么说，我倒想见见他了。”

“会有机会的。”拔都握了一下冰姬的手。

“对了，舅舅，舅妈，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们，这次我来，阿爸和额吉还让我给你们带了许多礼物呢，每一件都是额吉千挑万选出来的。”

“你阿爸、额吉真是费心了。谢谢他们，也谢谢你。”

“诺敏，告诉舅舅，你阿爸、额吉这些年是不是一直都驻跸于四川？”

“是啊。大汗爷爷病逝后，我们和阔端王爷回蒙古老家待了半年，后来，阿爸和额吉就又回四川了。”

一二三四年正月，蒙宋联军攻下蔡州，金国灭亡，蒙宋朝廷按约定平分河南诸地，陈蔡以北属蒙古，陈蔡以南属南宋。之后，蒙宋各自撤军。

蒙古军的撤离，让南宋君臣感到有机可乘。一部分朝臣向宋帝（即宋理宗）建议，既然蒙古北撤，汴京、洛阳一带防守势必空虚，不如乘机收复三京（汴京、洛阳、商丘），扩大地盘和势力。大部分朝臣表示反对，担心与蒙古轻开战端，会招来灭国之祸。宋帝则一意用兵。

由于蒙古方面没有防备，南宋军队很快攻下汴京和洛阳。窝阔台汗在蒙古得知南宋入据河南之事，当即派大军夺回二城。洛阳宋军一触即溃，逃跑途中士兵落入洛水溺亡者无数。汴京无粮，屡催朝廷运粮接济却日久不至，蒙古军决黄河水灌城，宋军多被淹溺，被迫突出重围。至此，南宋意欲收复三京的企图全部落空，不得不缩紧兵力，转攻为守。

但在窝阔台汗一朝，蒙古帝国的铁蹄始终踏向西方，对南宋只有一些小规模的战争。窝阔台汗去世后，蒙古内部忙于汗位之争，更加顾不得灭亡宋朝，统一全国，这些都在客观上给宋朝加强军备，控扼险阻，阻止蒙古军南下创造了先决条件。

四川战区的主帅是窝阔台汗次子阔端。阔端以兀良合台为先锋，经过多年战争，逐渐在蜀地建立了扼控四川的战略基地。窝阔台汗病逝

后，兀良合台回蒙古吊唁，半年后重返四川。这些情况，拔都通过来往于汗国之间的战报都有所了解，他只想知道他所惦念的亲人的近况。

“你们在蒙古住了半年，都在谁的营地？”

“奶奶啊。苏如奶奶。”

“这么说，你一定常见到修眉和雪雪姐姐了？”

“嗯。舅舅，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打仗，一定不知道，修眉姐姐嫁给了旭烈兀王爷，他们的孩子都有两岁了。他们俩过得可幸福呢，毕竟从小一处长大，修眉姐姐把旭烈兀王爷的脾气拿得准准的。雪雪姐姐就没有修眉姐姐幸运了。我听奶奶说，雪雪姐姐一开始本来被许配给萨哈木教主的儿子，可是他们两人还没来得及成亲呢，萨哈木教主的儿子就在与南宋的汴京一战中阵亡了。噩耗传来，雪雪姐姐跟奶奶说，她要一辈子待在奶奶身边侍候她。后来也不知怎么回事，贵由王爷的儿子忽察喜欢上了雪雪姐姐，非要娶她。海迷失舅妈就托乃马真皇后向苏如奶奶提亲。乃马真皇后提了好多次，贵由王爷也亲自找过奶奶。奶奶实在没办法了，问起雪雪姐姐的意愿，雪雪姐姐不想让奶奶为难，只好同意了。不过，忽察现在年龄还小，明年才能完婚。雪雪姐姐每每跟我们说起这件事，都说好笑得很，忽察哪里是要娶妻子，分明是要娶个保姆回家照顾他。”

冰姬听诺敏一会儿工夫冒出一串名字来，三言两语的还把事情说得挺明白，忍不住笑了：“这孩子，不光嘴甜，口齿也真够伶俐。”

拔都笑着点头。

“苏如奶奶也好吧？”

“好。拖雷爷爷去世得早，部族里大事小情都得等着她拿主意，连大汗爷爷也很尊敬她，常常找她商量许多大事呢。现在，蒙哥王爷回来了，奶奶就把掌管部族的权力交给了他。有一次，我听阿爸和额吉谈起奶奶，说奶奶是这世上最有心胸和智慧的女人。”

冰姬不止一次听拔都讲起过苏如夫人，虽然从未谋面，心里却十分钦敬。这会儿听诺敏说起，更有一种认同感。

冰姬看了看窗外天光，转身向拔都说道："大汗，你和诺敏先聊着，我过去看看孩子。要是孩子醒了，我带他过来。"

"太好啦。是弟弟还是妹妹？多大了？"

"是你的弟弟。就快过周岁生日了。"冰姬爱宠地拍拍诺敏的脸，起身走了。

拔都突然想起跟诺敏一起来的小伙子："刚才那个小伙子是……"

"他叫齐尼兰萨，是我的侍卫。"诺敏爽快地回答。

"他也在你阿爸的军中？"

"嗯。他是我阿爸三年前驻守四川时收留帐下的。那时我嫌军营里太闷，有一天瞒着阿爸和额吉到山里玩耍，结果被毒蛇咬伤了，幸亏齐尼兰萨路过救了我。阿爸很欣赏他，就把他留在了军营。齐尼兰萨话不多，武功特别好。阿爸教他骑马、射箭、摔跤，还说他在这些方面简直是个奇才，一点就通。阿爸回蒙古吊唁时，留下齐尼兰萨协助镇守四川，他没有和我们一起去蒙古。后来，阿爸准备派我来看望舅舅、舅妈，他听说后，请求阿爸要一同前来。阿爸对我放心不下，本来早有这个意思，就同意了。"

"他的家人呢？留在四川了吗？"

"在四川的时候，他的额吉就去世了。他还有个姐姐，也跟我们一起来了。不过，她不肯到宫里来，暂时住在驿馆里。她说，等我们安顿下来，就让齐尼兰萨出去打听打听，看能不能在城中租一所或买一所房子住，哪怕小点，也算有了自己的家了。"

"这么说，她和齐尼兰萨准备在萨莱城定居了？"

"这我没想过。齐尼兰萨和他的姐姐做什么事都有些古怪，不过，他们人真的非常好。"

"他们的阿爸是做什么的？"

"不知道。他们也从来不提。"

“是吗？你呢？准备在舅舅这里待多久？”

“阿爸和额吉的意思是想让我在萨莱城多待一段时间，留在您身边替他们照顾您。不过……”

“不过什么？”

“我不知道齐尼兰萨愿意在萨莱待多久……”诺敏心思单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了。

拔都认真地俯视着诺敏：“你喜欢齐尼兰萨？”

“他总把我当小孩子，一点也不在意我。”诺敏叹口气，转而又笑了，“管他呢，反正我会缠着他的。缠他一辈子，看他怎么办？”

拔都被诺敏坚决的语气逗笑了：“是吗？舅舅倒是得好好留意一下这个年轻人了，你既然来了舅舅这里，婚姻大事还得舅舅给你把关，如果齐尼兰萨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舅舅可以为你做这个主啊。”

“真的吗？舅舅您说话可算数？”

“当然算数。既然这个齐尼兰萨早晚要做我的外甥女婿，就不是什么外人啦，不如我派人去帮他姐姐在城里找个住处吧。”

“哦，算啦，我想他们俩不会接受的。不过，等百灵姐住下了，我可以带您去她那里玩棋，百灵姐的棋下得可好呢。”

“姐姐叫百灵？”

“嗯。很好听，是吧？”

“是啊，很好听。就这么着吧，为了我的宝贝外甥女，多会儿用得上我的时候，我一定屈尊一回了。”

“谢谢舅舅。”

第十章 谁 主 沉 浮

壹

拔都从来都是个一言九鼎之人。虽然汗国诸事繁杂，牵扯了他很大一部分精力，但听说百灵果真在城外买了一处房子住下，他还是抽出空来跟诺敏去了百灵的小屋探访。

这件事他没有告诉冰姬。倒不是有意相瞒，而是觉得没有必要。近一段时间的相处，他对齐尼兰萨颇有好感，也默许了他作为未来外甥女婿的身份，既然有了这层关系，他很想尽自己所能为齐尼兰萨的姐姐提供一些帮助，这在他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至于下棋，只不过是个借口。

百灵的小屋没有上锁，拔都和诺敏推门而入，发现屋内空无一人。诺敏走到门边，探头向门外喊道："姐姐，百灵姐，你在哪儿啊？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客人。"然后回头向拔都笑道，"说不定又有谁把百灵姐请去做客了，您别看百灵姐来的时间短，在这里，大家可是都很喜欢她呢。舅舅您稍等，我去找找看。"

拔都没有回答。一向粗心的诺敏并没有注意到舅舅急剧变幻的脸色。

屋内萦绕着一缕若有似无的幽香，拔都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好似一个遥远的但永远刻骨铭心的旧景突然重现，他完全被一种奇妙的感觉击中了。

不知何时，一位年轻的姑娘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前，她的双颊绯红，黑黑的眸子闪闪发亮。

拔都惊愕地望着她。

在最初的一瞬间，拔都以为自己重又回到了玉龙杰赤的那个城堡，

回到了那间他珍藏在记忆深处的地下室。当他从无尽的黑暗中苏醒过来的时候，看到地下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美丽的身影正一步一步走下木梯……

“就是这里了。”伊琳指着最西端的一间小房子，悄声说。

冰姬与拔都成亲时，昔班出于对二嫂的尊敬，将机灵、勤快的伊琳送到了二嫂身边，此后，伊琳就一直忠心耿耿地服侍着冰姬和娜塔佳夫人。这些年来，娜塔佳夫人视伊琳如亲女，冰姬待她也像亲姐妹一样。不久前，伊琳听到了一个传言，她将这个传言偷偷地告诉了冰姬。这会儿，她正带着冰姬探访那位传言中的神秘人物。

木制的门是古铜色的，刚刷过油漆不久。冰姬的心古怪地跳动了一下，随即定下神来，几步走到门前。她刚要敲门，突然又想到什么，稍一犹豫，快速地伸手握住了屋门把手。小屋的门根本没有上锁，冰姬只轻轻一转，门便悄无声息地打开了。

这是一间典型的斡罗斯风格的小木屋，空间不大，但因为里面陈设简单，丝毫不显得凌乱，反倒觉得简洁明快。小屋的左边整齐地摆放着一张小木桌和几把靠背椅，看起来像新购置的，右边并排放着两个二十公分高的支架，架上摆着一个纹理自然、漆着桐油的长形木箱。屋后靠里的地方有一张很窄的小木床，床角溜墙放着棋桌和两个鼓凳，想来是小屋的主人与人对弈所用。小屋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却洁净得一尘不染。更奇妙的是，一踏入屋中，一阵幽淡的香气便扑鼻而来，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然而，这又绝非花草的香气，冰姬很快便想起了传言，而这也正是她今天到这里来的原因。

冰姬怀着敌意环视了小屋一周，之后才将目光落在床上一位衣着简朴的年轻女子身上。此时，女子正专心致志地做着针线，丝毫没有发觉有人走进屋来。冰姬被女子手中的物什吸引住了，那是一顶宽檐尖顶的便帽，便帽的用料很讲究，是那种经过精心加工的细毡，式样也很别致，颜色则是很漂亮的褐色，上面还有几道米色的细纹。这该是一顶男人的帽子吧？莫非是为他缝制的？冰姬这样想着，心里重新被酸涩和愤懑塞满了。

为了引起女子的注意，伊琳在门上敲了几下。

女子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冰姬和伊琳，脸上滑过一丝不悦，但转

瞬即逝，好像冰姬主仆的到来是世上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你们……”

“还不见过皇后！”伊琳看不惯女子仍然坐在床上，无动于衷，大声地做了通报。

“皇后？”

冰姬摆了摆手，伊琳不情愿地住了口。

女子站起身来：“你们来这里是要见我吗？”

冰姬尚未回答，伊琳抢先说道：“对，我们就是要见识见识你这位花……花妖。”

“花妖？”女子哑然失笑，“我叫百灵。”

“我管你什么‘百灵’不‘百灵’！这是我们的冰姬皇后，你难道从未听说过吗？为什么还不见礼？”

“冰姬皇后我当然听说过，不过，我真的不清楚你们的来意。如果你们只是想看看我，那么你们已经看到了。如果你们是有话想对我说，就请说吧。”百灵不卑不亢地回道。

“你！”伊琳愤怒至极，一时语塞。

冰姬冷冷地注视着百灵，百灵莫名其妙地感到有点不安。

空气一点点凝结起来，在尴尬的静默中，百灵缓缓起身，去搬了把椅子，放在冰姬的身后。

“你知道我，是吗？”

“我不敢确定。”

“为什么？”

“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人胆敢冒充皇后。可是，如果是尊贵的皇

后，又为什么肯屈尊驾临我这间陋室？”

“比我更尊贵的人也曾来过这里。”

“您是说……”

“是的。我听说了所有的传言。”

百灵沉默了片刻：“或许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

“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允许这些传言继续存在。”

“您要如何？”

“请你离开！”少顷，冰姬一字一顿地说，每一个字都异常用力。

“离开？”

“对，离开萨莱城。”

“为什么？”

“你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而且，我想不明白，即使您身为皇后，也没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只要你同意离开就好。”

“我不需要钱。我喜欢待在这里。”

“你不要逼我。”

“是您在逼我。”

“你太……你难道不明白，只要我不让你住在萨莱城，萨莱城就不会有你的容身之所。”

“这个我当然相信。不过，皇后，我还是想请您告诉我，您执意要

撵我走，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我的丈夫。”

“大汗？哦……我懂了。”

“你懂了？”冰姬疑惑地反问。

“是的。皇后，恕我直言，大汗他可是蒙古人，在蒙古草原，一个有能力的男人可以娶很多妻子，相信大汗也不例外。而您贵为皇后，应该有义务为大汗安排好这一切。”

“这是我和大汗的家事，怎么做，我自有分寸，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说三道四。即使大汗真的要纳妃子，我也不会让你这种身份不明的人……”冰姬发现自己说溜了口，急忙拦住话头。

百灵讶然望着冰姬，一时只觉得啼笑皆非。

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痛苦，冰姬白皙的脸上泛起了红潮，微微翘起，俏丽耐看的鼻尖也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粉红，蓝黑色的双眸仿佛藏于高山之巅的两泓湖水，容纳着蓝天的洁净和深邃，在寂静中碧波荡漾。百灵从来不曾怀有这样的心情端详过任何其他的姑娘，她突然发现，她其实一点也不讨厌冰姬，相反倒是有些尊敬和喜爱她了。毕竟，冰姬深深爱着的男人，也是她百灵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啊！

“您很爱大汗，是吗？”

“他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唯一的爱。”

“许多年前，有一个女人也曾这样……像您一样爱过一个男人，然而后来她却选择了离开。爱与爱多么不同。”

“你在说谁？”

“您不认识。”

“也许我很自私，可我情愿自私。”

“为了爱，即使自私也值得赞赏吧。”

“你说什么？”

“没什么。皇后，莫非您真的听说了什么对大汗不利的传言？”

“这个……倒是没有。”

“那么？”

“百灵姑娘，我当真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是蒙古人吗？”

“一半是。”

“嗯？”

“像您一样，听说您的母亲是蒙古篾儿乞人。皇后，大汗是个心胸坦荡的人，他从来不曾做过有负于您的事。我与大汗的关系真的与您想象的不一样，您即使不能相信我，也请您一定要相信大汗。”

“相信大汗？”

“您是他在世间最珍惜的女人，难道您的心会对此有所怀疑吗？”

“没有。”

冰姬注视着百灵，脸色变得和缓了许多。

“皇后，现在在您的眼中，我还像个花妖吗？”

“或许更像一位美丽的花仙吧。我想这应该就是大汗格外钟爱你，喜欢来这里的原因吧。”

“虽然如此，却与私情无关。大汗对我而言，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冰姬怔怔望着百灵，百灵的目光纯洁坦荡，这绝不是一个心中有愧的女人的目光，难道真的是她误解了这个女子？

伊琳对皇后和百灵的对话越听越糊涂了，她尤其感到奇怪的是，皇后原本是来兴师问罪的呀，怎么越谈倒越心平气和了？莫非这个叫百灵的姑娘真的是花妖不成？否则她哪来这么大的妖法呀？

“百灵，水滚了。”门外有人吆喝了一声。

百灵有点不好意思地一笑：“我怎么忘了。皇后，您稍待，一会儿我给您沏杯茶，茶叶是我从中国的福建带来的，您尝尝味道如何。”百灵边说边走了出去，裙裾飘动间，一缕幽淡的清香重新弥散开来。这绝不是衣服的熏香，也不是什么香囊之类的东西散发出的香味，冰姬甚至觉得这种香气不是来自人间。伊琳走到门前，警觉地向外张望着，冰姬坐着没动，她丝毫不想借故告辞，对于这个谜一样的姑娘，她真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已经超越了当初的猜忌。

不多时，百灵拎着茶壶进来了，她将茶壶放在小木桌上，又到箱子里取出茶托和茶杯来。这是一套价值不菲的茶具。茶壶被烧制成王冠的形状，上面的彩绘色泽艳丽，锦鸡与远山闲云相配的图案凹凸有致，栩栩如生。茶托是庄重的紫蓝色，衬着四只平底圆口的茶杯，茶杯细白如玉，杯口绘有两窄一宽三道紫蓝色条纹，与茶托格外协调。

百灵在茶壶里冲入茶叶，顿时，阵阵茶香弥散开来，有点像冰姬刚进门时闻到的清香，又不尽相同。百灵将茶杯用热茶先冲洗了一遍，然后用另一只茶杯反复冲着茶，直到茶汤的颜色呈现嫩绿色，才将第一杯茶恭恭敬敬地献给冰姬。一杯“青山绿水”足以诱人了，更为奇妙的是，烧制在杯底的羽衣飞天还好像随着袅袅升腾的水雾一点点浮出水面，反弹着琵琶，衣袂飘飘，美妙绝伦。冰姬和伊琳都看得呆了，她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人世间还有如此精湛的技艺，即使冰姬这些年随着丈夫远征各地，见多了世上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但像这样堪称杰作的瓷器还是头一次见到。

百灵将冰姬不胜惊羡的神情看在眼里，淡然一笑：“这套茶具是我家的家传之物，素常不大使用的。皇后请尝尝这茶合口么？我倒是一向很偏爱这种茶的味道。那一年，我和弟弟离开武夷山时，特意上山去采的，当地人管它叫作武夷云雾，我用特殊的方法保存到现在，口感依然馥郁芬芳。可惜一路辗转，所剩不多了，我也舍不得再喝，只用它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

“你还有个弟弟？”

“是。我们是孪生姐弟。”

“怎未见他？”

“他在公主驾前当差，十天半月回不来了。”

“哪位公主？”

“诺敏公主。我们就是和她一起来到萨莱城的。”

“让我想想……诺敏是八月份回来省亲的，不久正赶上大汗选拔宿卫，诺敏身边的一位小伙子箭法出众，被大汗一眼看中，留作宿卫后补，暂时仍随行诺敏左右。你说的可是这位小伙子？”

“是。通过诺敏，我们才认识了大汗。”

“我明白了。可你为什么要一个人住在这里？”

“我这个人闲散惯了，最不耐烦宫里的繁文缛节。一个人住在这里，自由自在。”

“是吗？咦！怎么不见了？”冰姬吃惊地探看着茶杯，透过碧绿清亮的茶水，刚才还在雾气中翩翩起舞的仙女重又沉落在杯底。

“哦，皇后有所不知，这个飞天只在热气升腾时才会浮现出来。刚才，我们光顾了说话，热气散尽了，飞天也就沉下去了。”

“飞天？好美的名字！”

“在西域敦煌，有一座莫高窟，那里的壁画都是根据佛经故事创造出来的，其中的飞天是我最钟爱的形象。”

“你还去过哪些地方？”

“我从生下来，就随母亲和外祖父游历了许多国家和城市。直到外祖父去世，母亲才带着我和弟弟回到母亲的出生地大理。后来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我们又去了四川。当时，母亲已染病在身，我们借住在母亲朋友的家中，与兀良合台将军的军营相隔不远。不久，我弟弟认识了诺敏公主，此后诺敏公主和她的父母一直很关照我们全家。母亲病重期间，兀良合台将军和薇萱公主也给了母亲最大的帮助，可她的病情发展太快，所有的大夫都束手无策。母亲……”百灵顿了顿，想到母亲的病逝，她的痛苦依然如故，“母亲临终时留下遗言，希望弟弟和我能够报答公主全家的恩德，所以弟弟做了诺敏公主的侍卫，一直跟随在公主身

边。”

“你的母亲也是位奇女子啊。你父亲呢？”

“我没见过父亲。不过，我知道我的父亲足以令我和弟弟自豪，因为母亲眷恋了他一生，从未改变，从未忘怀。”

“有这样一位母亲，难怪你会与众不同。”

“您过奖了。皇后，请用茶。”

冰姬轻呷了一口茶水，果然是好茶，微苦而后甜，回味直透五脏六腑。

“怎么样？”

“很好。你也喝啊。”

“唉。”百灵答应着，这才为自己和伊琳各斟了一盏茶，“皇后，等一会儿您走的时候，我想把这套茶具送给您。母亲去世时把这套茶具留给了我，可我却难得再找个人和我一起品茶了，今天我原本准备再冲一次茶就收藏起来。真是机缘巧合，我就把它送给有缘人吧。说起来，这套茶具是产于北宋年间的上等官窑瓷器，千金难求，正合您和大汗使用。”

“这如何行？万万不可！”

“我真心送给您，请您不要推辞。要么，您就当我是在贿赂您。说真的，能贿赂一位高贵的皇后，百灵何其有幸！”百灵说着，忍不住笑起来，她一脸调皮的样子，让冰姬也有些忍俊不禁。直到此时，冰姬似乎才稍稍明白了丈夫喜欢百灵的原因，百灵的开朗、机智、淳朴的个性确令人甘之若饴。原本她是怀着满腹猜忌来到这里，可是这一刻，当所有的疑虑都成为过眼云烟，冰姬反而产生了一种隐秘的希冀，希望百灵能够成为她的朋友。是啊，虽然贵为皇后，她身边最缺少的恰恰是一位可以无所顾忌、一吐衷曲的闺中密友。

伊琳莽撞地插了一句：“你把这么贵重的礼物送给皇后，不会是有其他什么目的吧？”

百灵一笑，机敏地回答：“当然有了。”伊琳不觉瞪大了眼睛，冰姬的脸上却露出早知答案的默契。“说起来嘛，目的只有一个，贵重的东西也需要高贵的人来使用，这样才物有所值。”

冰姬站起身来：“百灵，谢谢你的话，你的茶。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你的礼物就等下次大汗来时帮我带回去吧。”

“这么说，您相信我了？”

“其实，相信不相信你都已经不重要了，你是个好姑娘，配得上大汗对你的喜爱。”

“您也配得上大汗对您的情有独钟。”

“情有独钟吗？”

“是。

“谢谢。”

“皇后，希望以后能经常见到您。”

“如果你愿意，可以到宫中去找我，我将随时欢迎你。”

“我会的。”

贰

湛蓝的天幕下，草原不断地向前延伸，无休无止，无边无际。丝丝缕缕的白云映衬着被雨水洗过的天空，却将深邃隐在澄净之后。一条银亮的小河随意地伸展着柔美的曲线，任一群羽毛浅灰的水鸟在碧波中觅食嬉戏。羊群优雅地点缀在草丛之间，懒洋洋地啃着青草。

被青草环绕着的天使湖，庄静如处子，绝不因任何旅者的脚步而稍稍改变她的深沉，即使你从湖中掬起一捧水，不经意地拨动了水弦，她也只是优雅地漾起波纹，之后将波纹送走，重又柔柔地注视着你有点起伏不定的眼睛、鼻子和嘴唇。

站在湖边，猛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心胸也为之豁达起来，草原是美丽的，天使湖是美丽的，可以包容一切的无私的爱是美丽的。

百灵用力伸展着腰肢。

耶律恪痴痴地凝望着她。

耶律恪是乃马真皇后派到萨莱城游说拔都的。几年来，拔都都没有去参加忽里勒台大会，这种消极抵制的态度，造成了汗位悬虚已近五年。五年间，乃马真皇后摄政，迷恋巫术，信用佞人，硬将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一代贤相耶律楚材被乃马真皇后无故罢免，忧愤而死。许多重臣心灰意冷，不问朝政，国事日非。

拔都身在萨莱城，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蒙古本土的政局。对于因汗位悬虚和皇后监国带来的弊端，他的内心非常清楚，也十分焦虑。然而，将国家交给贵由，他的确不甘心，更不放心。贵由狭隘、自私，绝非汗位的合适人选。

耶律恪来到萨莱城已经三天了，这三天中，他一直都在与拔都密谈，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劝说拔都放弃他的坚持。

耶律恪告诉拔都，乃马真皇后这次之所以如此着急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与她近来身体欠安有关。这些年，乃马真举帝国之富，广泛笼络人心，几乎说服了所有王公贵族，要他们支持贵由。但是，如果没有拔都的首肯，这些人也不敢轻易表态或有所举动。第二次西征的赫赫战功使拔都个人的威望已达到无人敢望其项背的程度，许多人宁可得罪贵由，也不愿得罪拔都。如果拔都不同意，或者说不默许贵由嗣位，蒙古帝国四分五裂的危机，就不再是一种倾向，而随时可能爆发。

耶律恪有着如他父亲耶律楚材一样清醒、敏锐的头脑。父亲含恨而逝后，他更加看淡了名利和地位。但他深爱着他从小生于斯长于斯的蒙古草原，他真的不希望这个如日东升、朝气蓬勃的国家因为汗位之争而衰落。这正是他肯接受乃马真皇后的派遣，来萨莱城做一名说客的原因所在。而比这更重要的原因是，萨莱城还有一位他日思夜想的姑娘。

说服拔都并不容易，不过，耶律恪还是成功了。拔都考虑了三天，终于向耶律恪说道："你代我问候新汗。"

耶律恪必须尽快返回蒙古本土，将这个消息告知乃马真皇后。临走前他抽出一点时间，来向百灵辞行。

百灵侧身拔下一根细草，放在嘴里慢慢嚼着。她对耶律恪似乎无话可说，而耶律恪却是一肚子的思念不知从何说起。自从二人偶然相识，时间和距离都不曾让他忘情于这个与众不同的姑娘。

百灵望着天使湖，避开了耶律恪温柔的注视。

“百灵？”耶律恪终于打破了沉默。

“嗯。”百灵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没……有。哦，不，齐尼兰萨和诺敏就快成婚了，你能参加他们的婚礼吗？”

“我当然想。可惜……”

百灵的眼神黯淡了一下，她不能让他知道，她是多么希望他留下来——永远留下来。

“我明白。你也是身不由己。”

耶律恪岔开了话题：“齐尼兰萨做了拔都汗的侍卫？”

“新近补的。”

“他好像比以前瘦了一些，不过更精神、更快活了。”

“是啊，他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

耶律恪和百灵又沉默了。一阵清风拂过，天使湖涟漪微起。天使湖边上盖着几间造型迥异、各具特点的凉厅，凉厅前铺着砂石小路，彼此相通，颇有几分江南气息。诺敏给耶律恪介绍过，这些都是百灵的创意。天蓝湖碧的时候，拔都汗、冰姬皇后和百灵就会在这里对弈。而且，原本这也不叫天使湖，是百灵给它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拔都汗就将它正式命名为天使湖了。

“百灵。”

百灵回头看着耶律恪，耶律恪看得到她的微笑，却看不到她的悲伤。

“你说。”

“等我办完这件事，我能不能回来找你？”

“找我？”

“是，找你……向你求婚？”

百灵的脸突然变得苍白。

“百灵，你……或许，你在这里已经有了心上人？”耶律恪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忐忑不安地小声问道。

百灵噙住泪水，急忙扭过头，望着天使湖那边的草地。

耶律恪明白了。理智与内心的失落、凄凉激烈搏斗着，使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当他重新开口说话时，语气倒是一如既往的平和。

“请原谅，我不该太唐突。”

“对不起。”

“你很爱他，对吗？”

“他……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能离开他。”

“我很羡慕他。”

“耶律恪……”

“什么？”

“忘了我吧。”

耶律恪低头不语。

百灵的泪水悄然滴落在天使湖边。

那天，当她听说耶律恪来了时，她悄悄地哭了一夜。她知道，这一次，她再也无法回避那个终将令她和耶律恪痛苦的话题。是啊，她怎能不伤心不难过？毕竟，她要放弃的是她原本准备相守一生的爱情。

耶律恪，并非你所想象的那样，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其实是我的父亲。拔都汗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和齐尼兰萨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同他在一起，我们都不可能再离开他，离开萨莱城了。

所以，我只能拒绝你。原谅我吧，耶律恪，我唯一能为你做的，就是一生将你都装在心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祝福你，耶律恪！

耶律恪的嘴角颤动着，牵出了一丝勉强的笑容。在相识的那些日子里，他自认为他看得懂百灵的内心，现在从头回想，他才恍然记起，事实上他和百灵从没有向对方表白过什么。他的自信在物是人非中支离破碎。他并不怨百灵，对他而言，百灵永远是一位纯洁美好的姑娘。

祝你幸福，百灵！

忽里勒台大会后，贵由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大汗的宝座（这一年是一二四六年）。拔都还是没有亲临大会，只派来了一位能够代表他本人的使者。

贵由暂时忍下了这一口气。他并不感谢拔都的让步，相反，他绝不会忘记，假如不是因拔都的反对，他绝不会花了五年才坐上他梦寐以求的汗位，这个汗位曾经那么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作为施政的第一步，贵由首先起用了那些被他母亲乃马真无故罢免的老臣。为此，贵由还和意见严重分歧的母亲发生了争吵，不过，最后乃马真还是让步了。

不管怎么说，蒙古现在的主人是她的儿子。

这件事大大提高了贵由的威信，却影响了乃马真的健康。不久，乃马真要求回到窝阔台汗国的都城叶密立颐养天年，后来就在那里病故。

最心满意足的应该是海迷失。

海迷失在贵由继立的过程中用尽了心机，被贵由立为皇后。

尔鲁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海迷失邀请在哈剌和林的所有宗王家眷到她的宫帐祝贺，她为她们准备了宴会，同时名正言顺地收取贺礼。

苏如夫人带着儿媳们稍后来到海迷失的宫帐。即使对苏如夫人，海迷失也丝毫不想掩饰她的倨傲。

苏如夫人却安之若素。

修眉看不惯海迷失盛气凌人的样子，借口去找雪雪，离开了宫帐。她和雪雪一同返回时，除了兰容，其他被邀请的人都到了。

兰容身体不适，没来参加宴会。

海迷失很不满，要雪雪再去一趟，务必将兰容请来。雪雪初时不肯，看到苏如夫人正沉静地望着她，这才勉强去了。

许久，兰容才在雪雪的搀扶下来到海迷失的宫帐。她的脸颊蜡黄，额头上浸出细密的冷汗。苏如夫人上前拉住她的手，关切地问道："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肚子有些痛，一会儿就没事了。"兰容的声音虚弱而沙哑。

"让大夫看过了吗？"

"老毛病了，不用看。"

"有病可耽误不得。正好萨哈木昨天回来了，待会儿传他过来给你看看。"

"好啦，四婶，让我们的病美人先坐下吧。喝口热茶，或许肚子就

不疼了。”海迷失讥诮地说道。

苏如夫人仿佛没有听见：“修眉，你去请萨哈木过来。”

“真的不用。四婶，我这会儿疼得不打紧了，不要耽误了宴会。”

海迷失冷冷地哼一声：“如果不是等你，早就开始啦。”

兰容吃惊地望着海迷失。这个眉目间挂着恶意的女人，难道就是那个曾经兰容姐长兰容姐短的海迷失吗？她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苏如夫人拉着兰容坐在自己身边，修眉立刻倒了一杯滚烫的茶放在兰容的面前。

兰容正欲端起茶杯，腹中一阵剧烈的疼痛传来，她急忙紧紧捂住了肚子，转瞬间已是大汗淋漓。

苏如夫人不再犹豫，立刻传来侍卫，要他们马上套车将兰容送到萨哈木的帐中诊治。她亲自相陪。兰容是她最珍爱的孩子，与担忧兰容的病情相比，海迷失的愤怒丝毫不在她的心上。

其他的女眷原本就不愿意参加海迷失借以炫耀的宴会，这会儿见苏如夫人、修眉、兰容都走了，她们乘机告辞，一场宴会不了了之。

海迷失以为兰容故意给她难堪，望着空荡荡的大帐，气得一把将桌上的酒盏、菜肴全都扫落在地上。

她恨兰容，但她更恨苏如夫人。

苏如夫人在蒙古臣民中所具有的威望，是她，甚至是她的婆婆乃马真皇后都永远无法企及的。这个女人像一座山横亘在她的眼前，让她无法逾越，又不能不怀有深刻的忌惮。她希望随着贵由汗位的稳固，她总有一天能够想到一个万全之策，像除掉大那颜拖雷那样，将眼中钉苏如夫人一并除去。

当然，这并不容易，要冒很大的风险，还需要她认真谋划。

不过，这件事目前还未到时机。与苏如夫人相比，她首先要对付的是兰容。

幸亏萨哈木救治及时，兰容的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这是当年流产留下的虚症，这些年，因为久治不愈，落下了严重的病根。兰容虽然感激苏如夫人的好意，但海迷失在宴会上的态度是个危险的信号，她不愿意给苏如夫人带来麻烦，执意回到了自己的帐子。雪雪和修眉轮流照顾着她。尤其是雪雪，这位倔强善良的姑娘，实在看不惯婆婆海迷失的所作所为。

过了一些日子，海迷失也假意来探望兰容，她见雪雪正在帐中服侍兰容，十分不满，呵斥道："雪雪，你怎么不待在自己的帐里？病人需要静养，难道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雪雪懒得理她，没有回答。

"雪雪，你先回去吧，我和你额吉说会儿话。"兰容温存地说。

雪雪扶着兰容坐了起来，在她身后垫了个枕头，将一杯热好的牛奶放在她的手里，这才离去。

海迷失向雪雪的背影啐了一口："瞧一瞧，这就是我们那位贤惠的四婶教出来的，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

兰容心生厌恶，呷了一口热奶。

见帐内没有别人，海迷失自己拣了个凳子坐在兰容的床前："你怎么样了？肚子还很痛吗？"她的语气虽热切，却不怀好意。

"好多了，就是身上还软，使不上劲。"

"你一定是心里不痛快才生病的吧？"

"什么？"兰容一时没听懂。

"如果阔出不死，皇后的位置本来应该是你的。"

兰容惊讶地望着海迷失。

过了一会儿，她语气淡淡地问："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怎么，我不该有这样的想法吗？"海迷失眼睛睁得大大的，故意装

出吃惊的样子，“阔出死了，对你的打击一定很大吧？”

“阔出是我的丈夫，对于他的早逝，我当然感到难过，也备受打击。可是，如今我心里已经平和了许多，毕竟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在一起。”

海迷失冷冷一笑：“兰容，你知不知道，我一向最讨厌你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跟我说话。”

“我有吗？”

海迷失自顾自地说下去：“其实，我也不妨告诉你，我忍你很久了，很久了，我一直很痛苦。你懂得这种痛苦吗？我总问自己，什么时候我才可以不必再忍下去？你告诉我，什么时候？”

“原来，你一直都在恨我。”兰容轻缓地说道。她还是第一次看清了海迷失是个怎样的女人，不过，自从阔出死后，再也没有能让她感到惊奇的了。

“当然。我干吗要瞒你！你一直都在跟我抢，抢阔出，抢贵由，抢成吉思汗的宠爱，抢窝阔台汗的信任.....可那又能怎么样？阔出早早死了，你做了寡妇。贵由是我的，是我造就了他，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你有什么！你膝下连一儿半女都没有，你不觉得自己活得很失败吗？”

兰容感到一阵眩晕，急忙闭了一下眼睛。

“我说到你的痛处了吧？”

兰容稳了稳心神，平静地望着海迷失：“莫非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要跟我说这些的吗？”

“是。”

“我从来就不知道，你也爱过阔出。”

“爱他？”海迷失笑了起来，声音尖利而生硬，“你真的以为我爱他？我爱的只是离他很近的权力。谁让他是窝阔台汗最心爱的儿子呢？只可惜他天生短命，否则，我又怎么会嫁给贵由！”

“你怎么知道贵由一定会继立大汗之位？”

“他是大汗的长子，又是乃马真皇后的儿子，他有机会。就算这是一场赌博，我也要赌下去，事实证明，我赌赢了。”

“赌赢又如何？”

“有赢就有输，我赢了，说明你输了。”

“那么，你今天来，就是为了羞辱我吗？”

“对。”

“我曾经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朋友。”

“那是你有眼无珠，你很蠢。”

兰容望着海迷失，微蹙眉头，轻声地叹了口气。

“你一定是想说什么。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在想，你的悲剧就在于你可以爱，却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

“爱吗？我倒不知道这世上有谁值得我去爱他？”

“所以你的心才会变得如此冷酷，你脸上的线条才会变得如此严厉，因为你感受不到爱，也就无法感受到幸福。”

“你说什么？”

“你可以走了。”

“你在撵我吗？”

“算是吧。”

“别忘了，我是当今皇后。”

“还是一位心机深藏的女人。”

兰容再不愿跟海迷失多说什么，她微微合上眼睛。虽然看清了海迷失的真实面目，但她的心情却很平静。

海迷失可以感受到这种平静。挫败感让她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她瞪着兰容，瞪了好一会儿，然后，愤然起身。

看着海迷失的身影消失在帐外，兰容剧烈地咳嗽起来。

叁

雪雪离开兰容的帐子，径直返回自己的住处。在帐门前，她与刚刚打完马球回来的忽察撞了个正着。

“怎么啦，夫人？”忽察见雪雪一脸怒气，慌忙问道。

雪雪冷漠地瞟了一眼忽察，没有立刻回答。忽察比雪雪小好几岁，但忽察从情窦初开时就迷恋雪雪，这种迷恋在他与雪雪成婚四年后依然有增无减，所以，他特别怕惹雪雪生气。

“到底怎么了？是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去找他算账！”

雪雪白了他一眼：“就算我告诉你，你也不敢把她怎么样！”

“我倒不信了。这草原上还有我忽察‘不敢把他怎样’的人！你说吧，是谁？”

“是你母后。你敢再说一遍找她算账吗？”

忽察立刻蔫了。

“不敢了吧？哼！”

“雪，我母后怎么惹你不高兴啦？”忽察赶忙软下口气，说道。

“你是没看到她那副飞扬跋扈的样子。她干吗总欺负兰容婶婶？看兰容婶婶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兰容婶婶已经够可怜的了，一个人孤零零的，又生着病，她就不能对兰容婶婶好些吗？”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有一次母后和父汗吵架，我听他们的意思，父汗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兰容婶婶。”

“蒙古有她这样的皇后，真是不幸。也不怨大家都不喜欢她，心里对她不服气，自从她当了皇后，我就没见她做过什么正事。不是罢这个的官，要那个的命，就是成天跟尔鲁混在一起，鼓捣些什么喝了可以长寿的符水。我看你父汗不喝还好，越喝身体越虚弱.....”

忽察吓坏了，一把堵住了雪雪的嘴。他的眼睛迅速地四下溜了一遍，见周围没有人，这才稍稍定了定心神：“我的心肝，你不要命了吗？你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快回帐去，这些话可乱说不得，小心让人听了去，告诉母后。”

“怕什么！她最好让你把我休了，我立刻就回苏如夫人身边。再大不了，一条命给她。我死都不怕，还怕她听见不成。”

“你不怕我怕。她要真把你休了，我怎么办？再说，我可不能让你被她杀死，我舍不得。”

“少说这些没用的！你若真舍不得我，以后就收收心，别每天就知道疯玩傻乐。你已经二十一岁，是个成年人了，也该学着如何处理处理政务什么的，别总让我瞧不起你。”

“行，听你的。我都听你的还不成吗？雪，别生气了，如果我的毛病都改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呗。”

“什么呀？”

忽察拉着雪雪的手，撒娇般地往她身上腻：“你看，你姐修眉都生了三个孩子了，你也给我生个孩子好不好？”

雪雪真是无语了。天哪，这是她丈夫吗？他倒像是她的儿子。

“如果你答应我，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忽察欲言又止：“算了，你不知道也好。”

“讨厌！你不愿意说我还不愿意听呢。”

“你跟我回帐里，我再告诉你。不过，我的姑奶奶，这是件绝对机密的事，你听了可千万不要说给别人啊。”

雪雪不理他，扭身进了帐子。

忽察紧紧跟在她的身后，小心地关上了帐门。“雪，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确实透着点古怪，父汗说，他要组织第三次西征，征服整个欧洲。”

雪雪不再耍脾气说话，她敏锐地望着忽察。如此大规模的征战，为何不提前通知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呢？这岂是一件一个人说了就算的事情！

忽察说得对，这件事情的确透着古怪。

晚上，雪雪睡得一点也不踏实，天快亮的时候，她梦到兰容吐血，猛然惊醒过来。

忽察睡得像一头猪，呼噜打得震天响。雪雪蹑手蹑脚地下了床，她决定先去看望兰容，梦里的情景记忆犹新，她实在放心不下。

兰容的一个贴身侍女正倚立在帐门前，见她走近，立刻为她打开了帐门。

帐中空无一人，雪雪感到十分奇怪，环顾了毡帐一周，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突然，她的脑中电光一闪，这个帐中少了一样兰容最珍视的宝贝，就是那幅名画——《睡》，其他的陈设依然如故。

“兰容夫人呢？”

侍女流着泪指了指桌上。桌上放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苏如夫人亲启，字体娟秀，分明是兰容笔迹。

“到底出了什么事？”

“夫人走了。”

“走了？去哪里？”

“不知道。夫人没有说，她只说，她要去她该去的地方。”

“该去的地方是哪里？”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雪雪夫人，我好害怕。”

“别怕。告诉我，兰容夫人再没有交代你什么吗？”

“她说你一定会来的，让我等着你。她还说，等我见了你后，就把信交给你，然后跟你去见苏如夫人，苏如夫人一定会照顾好我的。”侍女语无伦次地哭述着，显然，兰容的突然离开让她完全乱了方寸。

雪雪眉头微蹙：“好了，别哭了。来，告诉我，昨天从海迷失皇后来之后到兰容夫人离开的这一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我想想。昨天，海迷失皇后来这里看望夫人，您一走开，她就说了许多不中听的话，夫人没回什么，我感觉夫人也不是特别在意。晚上我正侍候夫人就寝，夫人说她心里闷得慌，要到帐外站一站。我不放心，跟着夫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夫人呕吐起来，外面天很黑，我没看到夫人吐的是什么。等夫人回到帐中，我发现夫人的嘴唇上都是血迹，才知道夫人吐了血。我吓坏了，就要去找大夫，夫人说什么也不让我，她跟我说，她的病，找大夫没有用的，她自己知道。她让我给她倒杯水来，然后就坐下来写信。写好了信，她穿戴整齐，把画从帐壁取下来，和一些衣物首饰打在一个包裹里。她对我说，她要去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一年四季天都是蓝蓝的，水都是清清的，她只有去那里静养，病才能好，等她的病好了，她再来看望我们。我问她那是哪里？她说，很远。说完，她到马厩牵马，然后向我挥了挥手，就走了。”

雪雪的脑子里乱乱的，追问道：“你看见夫人朝哪个方向去了？”

侍女向西一指。

“你跟我去见苏如夫人，带上信。”

苏如夫人得知兰容突然出走，也是吃惊不小。她急忙展开信笺，信的内容一目了然：一幅图，两行字。图中画的是一座山，山上有树，山顶有湖，寥寥数笔，极有神韵。图下是一行字：去一个我向往已久的地

方，不要为我的离去担心，我会珍惜自己的。兰容。

苏如夫人凝神深思着。

“额吉，怎么办？”修眉担忧地问。

“要不要派人找她？”雪雪也问。

“试试吧。先去哲别将军的墓地，如果她不在那里，就把这件事通知拔都汗。”

“您说拔都汗，我想起一件事来。昨天，忽察告诉我，大汗正准备进行第三次西征，他还让我千万保密。”

“第三次西征？”

“是啊。我也觉得这件事有点离奇。”

“不对头！阿都合，你进来。”

阿都合应声而入。

苏如夫人简短地向阿都合交待道：“你准备一下，今夜秘密离开，火速前往萨莱城。记住，你此行须十分谨慎，尽量不要让驿站的人认出你。你走之前，我让蒙哥把金牌给你，这样你一路上就可以畅通无阻了。到了萨莱城，见到拔都汗，你就把贵由汗准备西征的事告诉他。兰容的这封信，你也一并交给他，然后，你速速返回。我会告诉别人我派你去寻找兰容，现在的事还没到特别紧急的地步，不会有人起太大的疑心。”

“喳！”

“长生天保佑！但愿贵由汗不要做出同室操戈的蠢事，否则，那将是我们蒙古国的灾难！”

海迷失第二天就得知了兰容出走之事。一开始，她以为这件事与苏如夫人有关，后来发现苏如夫人也正派人四处寻找兰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贵由听雪雪说兰容离开的前一天海迷失曾去探望过她，敏感地意识到一定是海迷失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兰容才放弃了阔出遗下的家

业，抱病出走。

海迷失向贵由提议赶紧接收原阔出属下的部众，贵由没好气地回道："这件事急什么！还是先找回兰容要紧。她不止是阔出的遗孀，还是我父汗生前最信任的人。如果别人怀疑是我们将她排挤走了，一定会小瞧我们的，说我们连个女人都容不下。"

海迷失的眉毛立刻竖了起来："你在指责我吗？"

"你还是给我省点心吧，凡事别太过分了。"

"你竟敢这样对我说话！难道你忘了你是怎么当上大汗的？这才多久，你就翻脸无情了？好，好！我知道了，你大概对你那位弟媳还是旧情难忘吧？寻了她回来，这个皇后位子你要给她去坐，对吧？"海迷失指着贵由的鼻子，又哭又骂，唾沫星子四溅。

贵由十分反感，铁青着脸拂袖而去，他走到门前站了站，抛下了一句话："不可理喻！"

海迷失见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更气得发疯，顺手操起一个青瓷花瓶，向门口扔去。这个名贵的青瓷花瓶，还是不久前宋帝派使臣出使蒙古时，作为礼物进贡的。

阿勒赤带刚刚走进帐中，见有个东西向他砸来，急忙双手接住。这个阿勒赤带是贵由和海迷失身边的红人。

"怎么啦，皇后？"阿勒赤带爱不释手地玩赏着花瓶。花瓶质地细腻，白间夹蓝，花纹均匀，绝对是瓷器中的极品。

"你来得正好。"海迷失不想告诉阿勒赤带她与贵由发生争吵之事，招了招手，示意阿勒赤带走近些。

阿勒赤带赶忙将花瓶放回了原处。

"皇后有何吩咐？"

"你一会儿出发，去找一个人。"

"谁？"

“兰容。”

“阔出妃，她怎么啦？”

“她不见了。”

“不见了？她能去哪里？”

“我担心她已经知道了大汗准备西征的计划。刚才我本来想提醒大汗，他却不肯听我说。如果兰容把消息告诉了拔都，拔都一定会起疑心的，这对大汗不利。”

“我说呢。刚才我来时，与大汗打了个照面，他气冲冲的，跟我一句话没说就骑马走了。”

“先不管他。你安排一些人手，从四个方向去追兰容。你带人向西去，沿驿站一直走，到拔都的地界再返回。我想，如果兰容是去找拔都，她一个女人，再怎么也不可能比你的马快。重要的是，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绝不能让她把秘密泄露出去。”

“好。追上她怎么办？带回来？”

海迷失的眼睛里倏然闪过一道凶光：“好蠢！带她回来做什么！把她就地解决掉，别人问起，就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阿勒赤带吓了一跳：“她可是阔出王爷的宠妃。”

“阔出？阔出早就剩下一把骨头了。”

“万一追不到呢？”

“那就探听一下拔都的动静，回来报我！”

“喳。”阿勒赤带躬身而退，心中却想，但愿不要让他追到兰容，如果有一天让拔都汗知道了兰容的死因，那他可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到时候，别说海迷失皇后，就是大汗本人也保不住他。

而且，他们也未必会保他。

第十一章 汗 位 之 争

壹

拔都在萨莱城接到了苏如夫人的密信，得知兰容突然出走和贵由汗密谋西征的消息，他的心中充满忧虑。他告诉阿都合，他会派人寻找兰容，一旦有消息，他一定尽快通知苏如夫人。

阿都合不敢停留，仅仅在萨莱城住了一日，第二天便杂在商队中返回蒙古本土。拔都吩咐贴身侍卫整装易服，快马加鞭向东奔去，一路仔细探听消息。对于贵由汗密谋西征一事，他并不急于采取行动，而是密切关注着蒙古本土的动向。

对于麾下只有区区四万蒙古骑兵，却统治着东到额尔齐斯河，西至波兰、匈牙利的广阔领土的拔都，贵由绝对不敢掉以轻心。这也正是贵由仇视拔都的原因所在。

在贵由的印玺上刻着这样一段文字："天上之上帝，地上之贵由汗，奉天帝命而为一切人类之皇帝。"这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贵由的天命观。他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支比他更强悍的力量存在，为此，他必须剪除拔都。

寒暑易节，一晃而过。

一二四八年初，登上汗位第三个年头的贵由汗，借口窝阔台汗国的世袭领地受到威胁，举大军西进。祭旗出征那天，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代表贵由汗的大纛被吹落在地。贵由心中忐忑不安，海迷失就在军阵前请尔鲁卜了一卦，结果尔鲁解释卦象大吉。海迷失又列出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时就曾出现过六月下雪十二月打雷诸如此类的怪异天气，仍一举征服了花剌子模的旧事，贵由这才打消了疑虑，继续领兵西进。

不久，贵由的大军进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之间的阿拉套山中。

拔都很快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派出弟弟别儿哥和昔班在七河地区陈

兵以待。

一场冲突一触即发。

按照贵由的打算，只想在阿拉套地区休息一天，可是到了下午，贵由突然发起了高烧。军中大夫给贵由号了脉，开了处方。贵由服过蒙药，按照大夫的嘱咐，在军帐中静养。

忽察和脑忽兄弟前来探望父汗，见父汗刚刚入睡，失望地回去了。

脑忽闲着无聊，约忽察打一会儿马球。忽察想起雪雪的劝告，怕雪雪知道了又要埋怨他，就拒绝了。脑忽十分生气，独自骑马走了。雪雪向忽察问起父汗的病情，忽察说父汗睡着了，雪雪放心不下，亲自熬了一碗参汤，端到贵由汗的大帐。

这次出征，贵由没有让海迷失随行，也没带其他妃子。心地善良的雪雪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照料他生活起居的重责。

兰容离去后，贵由与海迷失的感情日益恶化，经常争吵不休，令他厌烦至极，连带地对其他妃子也失去了兴趣。他名正言顺地派出许多支人马寻找兰容，结果却是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最初，他曾怀疑兰容去了金帐汗国，后来知道拔都也在寻找兰容，才明白兰容根本没去那里。那么兰容究竟能去哪里呢？因为失去，贵由终于明白他从来不曾忘情于兰容。他少年时有过许多的梦想，成为一名大汗曾是他最大的梦，他实现了；兰容是他的另一个埋藏得最深的梦，却真的永远成了一个梦。

出征前，海迷失问他是否需要她伴驾，他一口回绝了。海迷失笑笑作罢，看样子巴不得这样。为了给自己少惹些麻烦，他决定哪个妃子也不带，免得等他出征回来又给海迷失造成口实。

贵由只小睡了一会儿，做了几个稀奇古怪的梦。他醒来一眼看见雪雪正担忧地俯视着他，强打起精神笑道："雪雪，你来了。"

"我给您熬了碗参汤，您起来喝些吧。"

"噢。"

贵由觉得心口堵，勉强喝了两口汤，再也喝不下去了。他的目光落

在用红绳子拴在壁帐上的一个状似葫芦、色泽莹润的玛瑙瓶子上，那里面装着尔鲁为他出征配制的药丸。临行前尔鲁一再嘱咐他，精神不济时可服用一丸提神，但切不可多服。一路行来，他已服过多次，每次都有种脱胎换骨般的轻松。他现在对这种药的依赖越来越大，也越服越上瘾。看到玛瑙瓶子只剩下一支，他倒有些担心剩下的药丸不足以让他支撑到战争的结束。或许，他该派个人回去，让尔鲁再多制些同样的药丸出来？尽管尔鲁说过配制这些药丸的原料十分难得，他也不管，他偏不信天底下还有什么是他这位大汗所得不到的。尔鲁必须再多给他配些药丸送来。

“您……”雪雪见贵由汗的眼神有些恍惚，不由关切地问道，“不想喝了吗？您要什么？”

贵由指了指药瓶。

“是这个吗？”雪雪将玛瑙瓶取了下来。

贵由接过药瓶，急切地倒了两丸，含在嘴里。前些日子，一丸药的药力对他不起作用了，他只得增加到了两丸。

他等着，什么反应都没有，额头渗出密密的汗珠来。

“父汗，您怎么啦？我去叫大夫……”

“别。”贵由止住雪雪，又倒了两丸放在嘴里。很快，他感到四肢百骸的血脉都畅通了，这真是一种如仙似醉的感觉。

他满意地嘘了口气：“我没事了，雪雪，你回去吧。”

雪雪见贵由灰暗的脸色泛起了些许红润，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不由暗暗称奇。这到底是种什么药呢？为什么这么神奇？

“您想吃些什么？我去准备。”

“不用。这会儿我困了，如果我想吃什么，会叫阿勒赤带去弄。雪雪，一路行军，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吧。”

“好。”雪雪顺从地正欲退下。

“雪雪。”

“什么？”

“告诉阿勒赤带，让他守着帐子，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我要好好地睡一觉。”

“好。”

次日一早，忽察在雪雪的催促下，约上脑忽一起来看望父汗。贵由刚刚起床，正由阿勒赤带服侍着用早饭。天将亮的时候，他被胸口一阵剧烈的疼痛弄醒了，吃过尔鲁的药后，这才好了许多。

只不过这一次，他一下吃了六丸。

贵由原想派阿勒赤带火速返回，向尔鲁索药，阿勒赤带放心不下大汗，建议由他另派几名亲信回去。这会儿，贵由见忽察兄弟进来，示意阿勒赤带先行回避。

忽察和脑忽一边一个坐在父汗身边。

贵由看着两个少不更事的儿子，心里一阵难过。说真的，忽察和脑忽虽是他的亲生儿子，他却始终不甚钟爱他们。当然，他也知道，他的儿子们对他同样敬而远之。

大帐中出现了令人尴尬的静默。父子三人都在搜肠刮肚找着合适的话说。

雪雪端着一盘贵由平素最爱吃的咸炸面圈，来到大帐。看见她，父子三人都不由自主地暗暗松了口气。

雪雪注意到贵由汗的脸发红，一双眼睛亮得异乎寻常，敏感地意识到贵由汗又服用了那种药。

“父汗，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点心，您要不要吃些？”

“难为你了，雪雪。”

雪雪倒来奶茶，忽察给她让开了自己坐的位置。

雪雪开始并不喜欢父汗，尤其讨厌海迷失皇后。自从父汗生病，雪雪对他的态度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许，她第一次意识到，父汗也是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贵由不忍拂逆雪雪的一片孝心，拿起一个面圈，慢慢地送到嘴里。他暗想，苏如夫人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女人，不仅培养出四个出类拔萃的儿子，还教育出修眉和雪雪这样聪慧懂事的女孩。

一种熟悉的欲望如暗流涌动，贵由发现自己对那药的需求越来越大，而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奶茶在嘴里变得苦涩，难以下咽。贵由用意志与欲望对抗着，他必须延长服药的间隔时间，否则，那一瓶药会很快被他用完，到那时，如果尔鲁还没有配制出新的药来，他只能停止他的征服计划了。

随军大夫来了，给贵由号脉检查。贵由的脉象很是奇怪，好似从山崖一泻而下的河流，汹涌澎湃，泥石俱下。

贵由格外注意大夫的表情，问道："怎么样？"

大夫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急得满脸是汗。

"你如实说，我不降罪。"

"大汗，恕臣直言，您是不是还服用着其他药物？"

贵由看了一眼枕边的玛瑙药瓶："是的。"

"千万不能再服了。大汗的脉象，看似强健，实则危险。臣这就下去给大汗配药来，为大汗调养调养。臣告退。"

贵由越来越感到不适了，骨节酸痛，周身如被烈火灼烧一般。他急于支开儿子和儿媳："雪雪，你去问问大夫配些什么药，能不能加些帮助消化的？忽察、脑忽，你们两个人也不用待在这里陪着我，人多我反觉精神不爽。"

忽察、脑忽顿觉松了口气，躬身而退。雪雪扶着贵由躺下，为他掖好被角，这才离去。

当大帐中只剩下贵由一人时，他颤抖的手伸向了枕边的药瓶……

大概是药丸的作用，贵由这一觉睡了很长时间，他彻底醒过来已是深夜。大帐中点着一盏酥油灯，光线十分暗淡，为了不影响他的睡眠，侍卫和侍女们都悄悄地守候在大帐之外。

贵由似乎看到，昏暗的灯影后好像坐着一个人。

他顾不得多想，伸手去摸药瓶。

人影悄无声息地移近贵由。

他慢慢适应了光线，视力变得清晰起来。在那个摇摆不定的人影上，他辨认出一张熟悉的面孔。

一时间，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那张熟悉的面孔静静地俯视着他。

“你？”他张大了嘴。

“大汗。”

“怎么会是你？”

“很意外是吗？”

“这……这不可能。”

“我惦记你，过来看看你。”

“真的是你吗？”

“是我。”

“我曾派人到处找你，都没有找到。”

“我住在阿拉套的山间，我爱这里的宁静。”

“不！不可能！”

“大汗，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

“可是，真的是你吗，兰容？”

“是我。”

“你怎么会来？”

“我听说大汗的军队正好驻扎在阿拉套。近在咫尺，我很想再见你一面。”

贵由凝望着兰容，他不能确定自己是醒着还是在睡梦中。

灯光下，兰容的一张脸简直美得不可思议。

“你还活着？”

“是的。”

“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在想念你。”贵由喃喃自语。

兰容微微一笑，并没有靠得太近。

“兰容……”

“大汗，听我一句劝。”

“你想说什么？”

“不要轻启战端。否则，你会成为蒙古国的罪人。”

“你还要替拔都着想？是拔都派你来的吗？”

“不！我替蒙古百姓求你。如果你不罢兵，长生天也会惩罚你的。”

“你不懂。你何曾懂得真正的我！”

“我懂。你想成为千古一帝，超越祖汗和父汗。你从小就有这样的

雄心，只可惜，你真的做错了。”

“我做错了吗？”

“是的，你错了。”

“兰容，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讨厌我？”

“瞧你说的什么话，我从来不曾讨厌过你。只不过，你与阔出不同，你的性格有些古怪，不容易让人接近。”

“你仍然爱着阔出？”

“一生一世。”

贵由的心中泛起一阵酸涩。

“那么，拔都呢？”

“他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你原本深爱着他，不是吗？”

“阔出出现后，我的爱给了阔出。虽然如此，拔都始终是我愿意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为他祝福的人。”

贵由心如刀绞，本能地去取药瓶。

兰容先将药瓶取在手中。贵由看见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副金手镯，手镯的上面嵌着一颗罕见的、红色的宝石。

“这是什么？”兰容倒了一颗药丸出来，用舌头舔了舔。

“药。”

“谁给你配的？尔鲁吗？”

“是的。”

“大汗，你不能再吃这种药了，吃多了只会对你有害。”

“是吗？不过我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

兰容的脸上露出了些许惋惜，她想了想，将药瓶还给了贵由：“大汗，我言尽于此，该走了。请你保重，也请你尽快收兵回营，汗国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去处理。”

“不，你不要走，你不能走！你还有许多话想对你说。”贵由一把抓住兰容的手腕，兰容怜悯地看了他一眼，挣脱了他的束缚，飘然而去。

金镯上的红色宝石却留在了贵由右手的手心里。

贵由全身颤抖着，急忙倒了一把药丸放进口中。他感到从眼睛、鼻子、嘴到脖颈到四肢百骸都开始升腾起一团火焰。被焚烧的感觉原来如此痛苦！

这是梦，这一定是梦。他对自己说，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右手。

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右手的手心中，真的握着一粒红色的宝石。鲜红鲜红的宝石，像一滴血。

他大叫一声，一口鲜血喷射而出。

药瓶滑落在地，药丸滚落出来。

清晨，阿勒赤带走进帐子，看到满地是红色的药丸。他几步抢到贵由的床前，发现贵由仰面躺在床上，被面、枕边到处都溅满了暗色的血污，人，已经没有了气息。

贵由的右手却始终紧紧地攥着。

父汗突然病故，使忽察和脑忽兄弟彻底乱了方寸。幸亏雪雪和阿勒赤带两人还能勉强保持镇定，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暂时秘不发丧，立刻撤军，由忽察和脑忽兄弟扶棺返回哈剌和林。

贵由军突然撤走，引起了别儿哥和昔班的怀疑，他们担心有诈，一直等到确切的消息传来，才徐徐撤回本土。

海迷失骤闻噩耗，居然不动声色。她一面安排将贵由的灵柩送往窝阔台汗国的首都叶密立安葬，一面派出使臣将讣告送往各地。为了争取到蒙古贵族中最有权势的人的同情，海迷失遣特使去见苏如夫人和拔都汗，向他们通报了贵由病故的消息。

苏如夫人请使臣带回一件丝绸衣服和一顶华贵的罟罟冠，以示对贵由的哀悼和对海迷失的慰问之忱。拔都原本心胸广阔，如今逝者已矣，他与贵由之间的一切恩怨也就烟消云散。他派弟弟昔班替他参加了贵由汗的葬礼。临行前他要昔班转告海迷失，要她一如既往，与大臣们共同治理朝政，照拂一切庶务。不仅如此，拔都担心海迷失骤然临朝，无力担当重任，还特地吩咐那些幼辈宗亲们做她的辅弼，一直到忽里勒台大会选出新的大汗为止。

海迷失在瞬间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体会着当年她的婆婆乃马真临朝时那种颐指气使的快意。

她的眼睛里重又出现了那种掩饰不住、扬扬得意的神情，而全然忘却了丈夫刚刚故去的痛苦。

她甚至忘了，当太阳升起时，就是新的一天。

贰

拔都勒马回视齐尼兰萨，嘴角溢出一丝闲适的笑意。

齐尼兰萨的额头、鼻尖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涨得通红的脸上像孩子一样流露出内心的畅快。自从两年前成为拔都的贴身侍卫，齐尼兰萨早已习惯了与拔都朝夕相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为设置的障碍消失殆尽，齐尼兰萨已从心里认可了他与拔都之间的血脉联系。尽管他也许此生都不会与父亲相认，但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会为自己是拔都的儿子而对蒙古人崇敬的长生天心存感激。

秋天的天使湖，犹如一位神秘的少女，随心所欲地展现着如梦似幻的色彩。清晨，湖水若蓝若绿，水面上升腾着淡淡的雾气，将灵动的水纹隐藏在轻纱之后。中午，湖水完全变成了蓝宝石的颜色，闪闪发亮，纯净得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而当夕阳西下，湖面就不再蓝得那么一成

不变，那么惹人心醉，深沉的温柔开始被火样的热情取代，波光粼粼，忽而橘绿，忽而金粉，忽而朱蓝，忽而墨紫。直到夜幕降临，她才尽敛光华，将全身都紧紧裹在蓝黑的袍子里，悠然自得地仰望着满天繁星。

天使湖的三面被起伏的丘陵和茂密的原始森林环绕。湖心有一座小岛，摇橹而至，岛上奇花异石，俯拾即是；林荫小道，曲径通幽，别有洞天。在湖心岛的最高处，修建着一处八角四柱亭，名曰“揽风”。亭中有石桌石凳，坐在亭上，观四周景致，美不胜收；听林涛阵阵，暑意顿消。小岛的码头设在朝向萨莱城的一面，这一面连接着辽阔的草原，近几年湖边陆续修建了许多亭台楼阁和卵石小道，间或点缀着几座蓝色的、白色的蒙古包，错落有致，丝毫不受雕琢之累，倒是增加了不少情趣。天使湖原本是一处人迹罕至的天然湖泊，偶尔被喜爱四处游玩的百灵发现，此后，拔都吩咐匠人精心改造，渐渐成为今天的模样。

也许这也应该算百灵的功劳。

拔都和别儿哥约好了在这里见面。别儿哥鞍马劳顿，拔都想让他放松一下，命人将宴席设在了湖心岛。

“累了吧？”见齐尼兰萨催马走近，拔都问道。

“不累。”

“看你，出了这么多的汗。”

“我尽力了，可还是输给了您。”

拔都用爱抚的目光注视着年轻人。其实，他知道齐尼兰萨是故意落在后面的，就像当年他与祖汗打马球，故意让自己输给祖汗一样。

因为与输赢相比，能让自己爱着的人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与贵由之间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情谊，而兄弟间的相知相惜，却存乎于他与蒙哥之间。

贵由在阿拉套山区暴病身亡，使蒙古帝国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灾难。在新汗尚未选出之前，苏如夫人和拔都都默许由皇后海迷失暂且摄政。遗憾的是，海迷失丝毫不具备她婆婆乃马真太后的魄力，完全辜负了人们对她的信任。在不过一年的摄政期间，她大部分时间都单独与萨满教

的巫师们在一起，从不认真治理国家。她的两个儿子忽察和脑忽则建立了自己的府邸，与母后对抗。如此一来，蒙古帝国就出现了异常混乱的情况，一个地方有三个统治者，弄得群臣和百姓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指令。

在这种毫无法度的情况下，王公贵族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生意，各地的达官显宦结党营私。也有一些贤明的大臣向海迷失皇后进言，希望她以社稷为重，扶正祛邪，海迷失皇后却一律屏而不纳。她的一意孤行，将强大的蒙古帝国渐渐拖入了灾难的深渊。

所有这些情况，通过往来于各个汗国之间的使臣、旅者之口，不断传入拔都的耳中。拔都的内心十分不安，他感到自己绝不能再坐视不理了。此时，他正罹患足疾，行动不便，遂以兄长的身份，派别儿哥出使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蒙古本土，要求全体宗王和贵族到他的驻地来，以便举行忽里勒台大会，推举新的大汗。日前，别儿哥捎回口信，确定在今天中午返回。

拔都和齐尼兰萨将马牵进马厩，然后步行向码头走去。齐尼兰萨知道父亲的内心并不轻松，蒙古帝国的政局错综复杂，牵扯着父亲很大的精力，而且正在影响着父亲的健康。

的确，正如拔都猜到的那样，刚才齐尼兰萨与拔都赛马，是有意落在后面的，他只想做些什么，哪怕能换来父亲片刻的欢愉。

一只小船正等在码头。齐尼兰萨先跳上小船，将手伸给父亲。当父亲握住他的手时，他看到父亲的眼中闪过欣慰的光芒。

湖心岛上炊烟袅袅，百灵正忙着和侍女们一齐炖肉、烤肉，别儿哥平素最喜欢吃百灵做的炖羊肉和烤鹿肉，今天，百灵给他准备了不少。拔都和齐尼兰萨还没有上岸，就已经闻见阵阵诱人的香气了。

“百灵的手艺实在好，别儿哥一定又该乐得合不拢嘴了。”拔都轻叹着向齐尼兰萨说，齐尼兰萨微微一笑。

别儿哥果然守时，恰在中午时分赶到了湖心岛。这时，百灵的羊肉刚刚炖好，鹿肉也烤得恰到好处。

别儿哥食欲大开，风卷残云般一会儿就吃了一盘羊肉和一盘鹿肉，

这才满意地抹抹嘴："我就说嘛，走到哪里吃什么，也比不上吃咱们百灵做的炖羊肉和烤鹿肉。这些天我在路上就想，等我回去，一定要美美地大吃特吃一顿。咦，你们怎么都不吃？百灵你笑什么？"

"王爷，你忘了喝酒啦。以前，你都是先喝酒，后吃肉的。"

"乱了，乱了。我糊涂了。"别儿哥承认道，众人都笑了起来。

"还是我们的湖心岛，景好，肉更好。百灵，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你真的像一只给人带来快乐的百灵鸟。"

"王爷的嘴什么时候变甜了？"百灵戏谑地笑道，避而不答。

别儿哥接过百灵递给他的酒碗，一饮而尽。

"百灵，我能不能问问你，你到底从哪儿来？"

"王爷真是明知故问，我不是跟诺敏公主一起来的吗？"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怎么总觉着你和齐尼兰萨身上有些特别的地方，嗯，是奇特。"

"哪里奇特了？"

"怎么说呢，不像草原人吧。"

"我和齐尼兰萨在中原生活的时间要长些。难道因为这样，王爷就不喜欢百灵了吗？"

"哪里是不喜欢，是更喜欢才对。百灵，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倒觉得你很像是我们一个失散已久的亲人。"

百灵慌忙看了父亲一眼，表情有些紧张。

拔都体贴地将话题岔开了："别儿哥，说说你出使的情况吧。"

"唉，不提也罢，挺气人的。"

“是么？海迷失皇后怎么说？”

“海迷失那女人居然说，蒙古国的根本在斡难河和克鲁伦河，我们为什么要到钦察草原去开忽里勒台大会呢？”别儿哥十分讨厌海迷失，从不称“皇后”，一开口就是“那女人”。

“其他的人呢？”

“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不过，苏如夫人完全赞成。她跟我说，她年龄大了，来不了啦，否则，她真想来看看钦察草原的美丽风光。同样都是女人，海迷失与四婶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百灵，这叫什么来着？”

“不可同日而语。”

“对，就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那些反对的人，我谅他们最后也不敢不来。即使他们本人不来，也会派来使者。”

“二哥，这里只有你、我、百灵、齐尼兰萨，大家都是自己人，我有话不妨直说了。这次出使本土，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我感觉那些王公贵族，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你还是服气的。你是长支子孙，两次西征，战功显赫，如果让大家公平地推举，我看好多人更倾向你，没准这回汗位非你莫属。”

“别这么说，也不要这么想。你知道，我对汗位毫无兴趣。”

“为什么？”

“你难道不记得父王临终前是如何叮嘱我们的吗？他说，让我们永远不要与三位叔叔的后人争夺汗位。他不希望我们陷入权力之争。其实，即使没有父王的临终嘱托，我对汗位也不会怀有觊觎之心。”

“你要这么说，我倒觉得当年祖汗将汗位传给三叔是有失公允的，于情于理，汗位都应该是父王的。”

“怎么说？”

“父王生前，为祖汗的事业东拼西杀，立下了赫赫战功，他有这种资格。更何况，父王又是祖汗长子，为什么就不该继承汗位？”

“汗位不一定要传给战功显赫的人，而是要传给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人。你能说祖汗选择三叔选择错了吗？”

别儿哥一时语塞：“反正……”

“别儿哥，父王从未因祖汗将汗位传给三叔而觉得委屈，他一生最爱戴最崇敬的人始终都是祖汗，否则，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也不会那样殷切地嘱咐我们。这点我想你应该像我一样清楚。”

“我也没有觊觎过汗位。可是，你有这个能力。只要你愿意，凭着你的威望，这个汗位对你来说绝非遥不可及。”

“不，我并没有你所说的那种能力。别儿哥，你还不完全了解我，我或许可以统治这块横跨欧亚的广袤土地，却没有统治中原百姓的信心。那里的百姓需要一个像三叔窝阔台汗那样宽仁睿智的人做他们的皇帝。”

“这么说，你决定要放弃？”

“当然。”

别儿哥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好吧，我尊重你的决定，不再存有这样的想法。”

“谢谢你。”

“谢什么！谁让你是我二哥呢。”

齐尼兰萨瞟了百灵一眼，百灵正深情地凝望着父亲，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一个没有权利欲和野心的父亲，多好。

“二哥，对于汗位的人选，你认为谁最合适？”

拔都深思片刻，将目光投向蔚蓝的湖面。“黑夜能掩盖花朵的颜

色，却不能掩盖花朵的芬芳；有些人深藏不露，却是蛰伏的蛟龙。我心中有数。”

蒙哥带着忽必烈和旭烈兀日夜兼程赶到拔都的驻地。

数年不见，拔都与蒙哥亲切拥抱。蒙哥深沉的气度没有丝毫改变，风尘仆仆的脸上，双目炯炯有神。看到他，郁结在拔都心中已久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他明白，他的眼光绝不会出错。

跟在蒙哥身后向拔都见礼的忽必烈和旭烈兀，无论在外形还是气质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旭烈兀是一位典型的武将，黄黄的皮肤，短短的胡须，头发在两耳后梳成辫子，戴着尖顶的毡帽，一只耳朵上挂着一颗蓝宝石耳环，腰上束着一条粗粗加工过的鹿皮皮带——那是他出征花剌子模的战利品，上面嵌满了各式各样的珍珠、玛瑙和翡翠，十分名贵。忽必烈衣着朴素，气度非凡——他不仅在相貌和气质上都很好地重现了成吉思汗的风采，而且在以征伐为能事的草原人中，他是一位罕见的慎思明辨的人，拥有着健全的常识，善于听取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善于权衡利弊，这就使他尽管外表和为人看起来极其谦和，却仍然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斡尔多、别儿哥、昔班也从各自的领地赶来与蒙哥兄弟见面，拔都请大家一起回到宫中。

冰姬皇后、百灵和诺敏公主早就准备好了丰盛的宴席。三个美丽的女人，像三座最明亮的灯盏，让每一个男人都为之赏心悦目。

忽必烈还带来了阿术，诺敏和弟弟久别重逢，兴奋得热泪盈眶。她向众人告辞，拉着弟弟的手去看望她的孩子。

拔都郑重其事地向冰姬和百灵介绍了蒙哥兄弟。百灵目光闪闪，似乎格外注意忽必烈。这倒不完全是由于忽必烈出众的气质，更主要是因为他的手中握着一柄扇子，墨绿色的绸面，庄重素朴。如果百灵没有猜错，那上面应该题写着元好问的那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当年，母亲告诉过她，她有两柄元好问亲自题写的折扇，一柄在雁门关时送给了朋友。母亲希望有一天，如果百灵回到蒙古，就将另一柄扇子送给持有其中一柄扇子的人。

冰姬也很注意忽必烈。她第一次听诺敏讲起她父亲兀良合台给予忽

必烈的评价时，就对蒙哥的这位弟弟充满好奇。此时，她觉得兀良合台的确拥有一双慧眼，这位王子的确是“人中龙凤”。

拔都首先问候了苏如夫人。许久没见四婶，他的心中十分想念。蒙哥告诉拔都他母亲一切都好，却隐去了母亲视力一日不如一日的事实。这一方面当然是不想让拔都牵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心里也不愿正视这个残酷的事实。

拔都又问起海迷失皇后，旭烈兀撇撇嘴，回道：“还是老样子！”

“大汗，请客人们入座吧？”冰姬提醒拔都。

拔都一拍脑门，朗朗笑道：“是啊，快坐，快坐！明天，我带你们去看白桦林，去看天使湖，去伏尔加河荡舟。我们兄弟久别重逢，你们一定要在我这里玩个痛快。我们一起等着那些人的到来！”

蒙哥与拔都会意地对了对眼神。许多年后，他们依然心意相通。

叁

在拔都最初倡议召开这次忽里勒台大会时，的确遭到了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中某些人的坚决反对，但随着苏如夫人——这位在蒙古帝国最具威望的实力人物——派出了蒙哥兄弟后，他们反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不得不纷纷派出自己的代表。

不久，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陆续到达。

拔都将会址选在了天山西麓的伊塞克湖畔。

正值盛夏，伊塞克湖两岸却是凉风习习，气候宜人。拔都将选汗大会的会址选在这里的确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希望风尘仆仆的诸王、贵族们在会议间歇时，能够饱览这个中亚“热海”的秀丽风光。他相信，湖边草地上盛开的鲜花，成群的野鸭、飞翔的天鹅和触目可及的异国情调，一定会让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在紧张之余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

依湖边次第搭建的蒙古包，以其素雅的色调，与天上或卷或舒的云

朵、地上洁白如雪的羊群浑然一体，勾勒出伊塞克湖静谧的图景。珍珠般撒落在草原上的蒙古包，犹如众星拱月，环绕着一座可以容纳数百人、蓝白相间的崭新大帐，这就是推举新汗的会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将在这里推举蒙古帝国的新汗，决定蒙古帝国的未来和命运。

手握重兵、威震八方的拔都，凭借其长支子孙的身份以及三个汗国中领土最广阔的金帐汗国大汗的资格，召开这样一个重要会议，本身有其合理性与权威性，因此，大多数王公贵族还是愿意服从拔都的安排的。最后，连海迷失本人慑于拔都的威望，也派出了自己的特使阿勒赤带。只有脑忽和忽察在动身去见拔都的半路上折回，他们觉得，无论如何，拔都会在他们当中选择一个嗣位，因为在贵由汗的亲生儿子中，只有他俩最有资格继承父位。

大会在祭拜了成吉思汗后正式举行。

偌大的蒙古大帐中，拔都坐在主人的位置上，其他王公贵族按照各自关系的亲疏远近选择座位，形成了一个个有趣的小团体。

窝阔台汗的次子阔端主动与蒙哥兄弟坐在一起。在窝阔台系诸王中，除去病故的阔出，就只有阔端始终同蒙哥兄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与自己的亲兄弟感情疏远，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苏如夫人的感念。

身为窝阔台汗的次子，阔端因生母的地位不如父亲的其他后妃，加之母亲早逝，从小备受兄弟们的歧视、排挤，在家中和父亲的心中都没有多少地位，更别提能与三弟阔出或大哥贵由一争长短。但阔端是个心胸宽阔、头脑敏锐的王子，有着令人惊叹的行政管理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当他渐渐长大后，父亲看到了他的潜能，便放手让他独当一面。

当年，他的父亲窝阔台汗在拖雷大那颜病逝后，为了进一步削弱拖雷系的实力，将原拖雷系的部分属民划到他的属下。他奉命去接收新部众时，苏如夫人晏然自若地接待了他。那一刻，面对苏如夫人那双聪慧的、仿佛能够洞察一切的眼睛，他不由自主地为父汗的做法道歉。苏如夫人微笑着，态度坚决地告诉他：蒙古帝国是属于窝阔台汗的，拖雷家族的每一个人也是属于窝阔台汗的，既然都是大汗的子民，大汗就有权利支配他们的归属。不仅如此，苏如夫人还谆谆告诫将要离去的部众，要他们服从大汗的安排，继续效忠新的主人。由于苏如夫人的宽容和理解，阔端对新部众的接收十分顺利。这之后，在阔端的心灵深处，对苏

如夫人的崇敬渐渐演变成了对母亲的眷恋，自幼丧母的阔端，崇敬的是一个女人博大的胸襟，眷念的是他失去已久的母爱。

会场的气氛隐隐有些压抑，人们既然无法琢磨透他人的心思，就只能尽量先掩藏起自己的内心。

拔都提议大家先饮三杯法兰西葡萄酒。第一杯，祝愿蒙古帝国繁荣昌盛。第二杯，祭奠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第三杯，预祝新一任蒙古大汗顺利产生。三杯酒后，大家紧张的心情松弛了许多，开始品尝摆放在长桌上的各色甘醇的果酒、葡萄酒、马奶酒和品种繁多、色泽诱人的中亚果蔬，拘谨被打破，交头接耳的嗡嗡声迅速蔓延，像无数只蜜蜂被关进了石龛中。

别儿哥带着齐尼兰萨走到帐门前，守住了帐门的两边。

人们注意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慢慢停止了交谈。

拔都从容地扫视着众人，做了个手势，示意开始。

阿勒赤带首先站起身来。他是海迷失皇后的特使，在这样的场合，他本人就代表着正在摄政的皇后。

“我代表海迷失皇后感谢拔都汗为了蒙古帝国的未来而倡议的这次忽里勒台大会。我希望在座诸位都不要淡忘当年各位立下的誓言：只要窝阔台系一脉尚存，将不奉他系为主。如今，虽然贵由汗病逝，他的子孙尚在，窝阔台汗的子孙尚在，他们中的贤明者应当成为我们新的国主。”

“就是贵由汗那两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吗？一个成天与萨满教的巫师混在一起，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个体弱多病，只知与妃子风花雪月，再就是胡乱挥霍。如果阿勒赤带特使指的是这兄弟俩，我倒宁愿学学我们的老教主萨哈木，归隐山林喽。”

“是啊。自从海迷失皇后摄政以来，她与她的两个儿子各有各的府邸，政令往往朝令夕改，弄得各级官吏无所适从，好端端的一个国家，硬让他们三个治理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如果还要选择他们中的一个为新汗，我看咱们的国家真的没什么希望了。”

反驳的声音首先出自成吉思汗几位兄弟的后王们。随后，人群中响起了一阵附和的讥笑声。

阿勒赤带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僵硬，不一会儿，他朗声道："我所说的并不是脑忽和忽察这两位小王爷，我说的是窝阔台汗生前最钟爱的失烈门王爷。在座的诸位哪个不知道，当年窝阔台汗曾将失烈门确定为自己的继承人，现在，由失烈门来继承汗位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吧？"

阿勒赤带果然十分聪明。他在来伊塞克湖之前曾与海迷失反复磋商过会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他和海迷失都清楚，脑忽和忽察虽为汗子，但平素所作所为一向不得人心，他们被确立为汗位继承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确保汗位不落入术赤系或拖雷系，除了要笼络好察合台系诸王外，只有推举失烈门作为窝阔台系的人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支持。一旦失烈门嗣位，海迷失自信仍旧可以操纵这位年轻、缺少主见的王爷。

果然，阿勒赤带说完这一番话，许多人都沉默下来。

在这难堪的、微妙的寂静中，一个陌生的声音从容不迫地响起，有些人一时竟没辨别出讲话的人是谁。

"那么，当年又是谁先破坏了窝阔台汗的遗嘱呢？"声音里没有丝毫嘲弄的意味，倒是充满了平静的说理。

阿勒赤带顿时无言以对。

众目睽睽之下，忽必烈镇定地走到了大帐中央，让更多的人能够听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是乃马真皇后和贵由汗本人。"

像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水面激起涟漪，转而又归于平静。

忽必烈继续说道，声音不疾不徐："按照窝阔台汗的生前意愿，贵由并不具备继承大汗之位的先决条件，否则他身为大汗的长子，大汗不会轻易地将他早早摒弃在汗位继承人之外。然而，当汗位悬虚达五年之久，乃马真皇后的摄政又造成了许多弊端，为了尽快消除蒙古国的混乱局面，在胸怀社稷的拔都汗的默许下，贵由终于战胜了失烈门，登上了

至尊宝座。五年哪，我们中的许多人仅仅是为了遵守对窝阔台汗立下的誓言，才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生龙活虎的蒙古帝国一步步被拖入背离秩序的灾难的深渊。贵由汗即位后，虽然也做了一些努力，重新起用了被他母亲乃马真皇太后无端罢免的宰辅大臣，恢复了窝阔台汗在世时的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政策，但他的行为仍然处处受到皇太后的掣肘，以至于在位仅三年便抑郁而终。我的确没有资格猜度当年窝阔台汗将汗位约定在窝阔台系的初衷，也不想评论这种约定的对与错。我只是想提醒在座的诸位，当年，成吉思汗确立汗位完全是从大局考虑，希望蒙古帝国千秋万代。他并没选择长子，也没有选择自己最偏怜的幼子，而是将汗位传给了素以宽宏之量、忠恕之心而称颂于各族百姓的三子窝阔台。事实证明，成吉思汗的选择使他创立的事业得以发扬光大。窝阔台汗在位的十三年间，蒙古版图空前扩大，从贝加尔湖至扬子江，从日本海至亚得里亚海，窝阔台汗用他的智慧维护了我们这个新兴民族的团结和繁荣。然而，从窝阔台汗去世后出现的贵由和失烈门的汗位之争，到乃马真太后和海迷失皇后的相继临朝摄政，这十年间的蒙古政局如何，即使我不多言，想必在座的诸位也是有目共睹的。可见，一切都应了贤相耶律楚材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换句话就是，今日的蒙古国乃蒙古人共同的家园，只有成吉思汗的才德兼备的子孙才有资格成为接班人。所以，为了祖宗的事业，蒙古的未来，我们难道不应该摒弃成见，让我们之中最有能力、最有智慧的人成为草原的共主，去领导我们开拓更伟大的事业吗？”

这一番慷慨陈词显然意犹未尽，在阿勒赤带愤怒的沉默中，忽必烈得体地深施一礼，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忽必烈话中的道理显而易见，许多人暗自点头。

蛰居潜邸，韬光养晦，终日以结交各民族尤其是汉民族中的饱学贤能之人为乐事，以关心国计民生为己任，这一切都使忽必烈显得不同凡响，也使他有别于他的众多堂兄弟。此刻，这位年轻王爷不急不缓的辩驳，丝丝入扣的分析，似乎拨开了一些人心中的迷雾，也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成吉思汗的众多儿孙中，只有忽必烈从神形两方面再现了他祖父的绝世风采。面对忽必烈，如同面对年轻时代的成吉思汗，这在许多功臣勋将心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许多亲切的联想，温暖的信任。

哪怕忽必烈并不是成吉思汗！

阿勒赤带心急如焚。他暗暗埋怨脑忽、忽察、失烈门不来参加大会，使窝阔台系显得势单力孤，又埋怨与拔都一向不睦的不里一言不发，让个从不引人注目的忽必烈占尽先机。埋怨归埋怨，他也很清楚，即使那三位自以为是的王爷真的到场，也不见得就能和衷共济。一旦脑忽、忽察、失烈门为汗位发生争吵，只怕更会令人齿冷。

蒙哥向忙哥撒使了个眼色，忙哥撒心领神会，扯起他特有的大嗓门嚷嚷起来："忽必烈王爷说得对，我们是该为我们的蒙古帝国选择一位英明的共主。我有个提议，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拔都汗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推举他为汗，恐怕没有人会提出异议。我说得对吗？"他的声音真够大的，他身边的几位王爷耳膜被震得"嗡嗡"作响。

"对！说得对！我们同意推举拔都汗。"在场的王公贵族中多一半人立刻表示赞同，并向拔都举起了酒杯。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就已暗暗属意于拔都，忙哥撒的提议正合他们的心愿。

"让我们为拔都汗的健康干杯！"蒙哥率先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祝拔都汗健康！"阔端积极响应。

大帐中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尚且心有不甘外，其余的人都喜形于色。

阿勒赤带向不里投去求助的一瞥。

不里假装没有看见。他很清楚今天的拔都无论从威望上还是拥有的实力上都无人可以望其项背，这样的结果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何况，不里尚有他自己的难言之隐。自祖汗察合台去世，察合台一系的影响力就大大降低，察合台汗国的实力也远远不及金帐汗国以及控制着蒙古帝国命脉的拖雷家族。当年，在西征时，不里、贵由与拔都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事后，虽然蒙哥瞒下了不里的无状，却仍为窝阔台汗察知。出征波兰、匈牙利之前，窝阔台汗在褫夺了贵由的属部作为惩戒之后，想要降罪不里，多亏拔都不计前嫌，以不里年轻不懂事、作战勇敢为由说服了窝阔台汗，仍将不里留在军中，从而为不里挽回了面子。这件事使不里一直欠着拔都一个人情。尽管此时他并不情愿将拔都推上汗位，但事实上他也无由反对。此外，他打心眼里瞧不起忽察、脑忽、失烈门这三个

毛头小子，海迷失又是个利欲熏心的女人，与其让这些人登上汗位，将好好的蒙古帝国搞得乌七八糟，还不如将社稷交给拔都……

阿勒赤带见自己得不到任何支持，急得抓耳挠腮，额头上也冒出了颗颗豆大的汗珠。

拔都瞟了他一眼，从容地挥挥手，洪亮的富有穿透力的声音霎时压住了大帐中轻微的喧哗。

“我感谢诸位对我的信任，不过，我并不适合出任蒙古大汗。我认为，可以成为蒙古大汗的人，务必要具备一种品质，那就是大智慧，大气度，像我的祖汗成吉思汗那样，不仅要具备杰出的军事才能，更要具备高瞻远瞩、纵横捭阖的政治家素质。不瞒诸位，从我倡议召开这个忽里勒台大会开始，我一直都在认真考虑这件事，现在，我想提出一个人选。”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见大家都在或紧张或焦急地等待下文，他便从容不迫地说了下去：“这个人常年跟随在成吉思汗身边，耳闻目睹过成吉思汗的札撒和诏令，这样的经验使他具备了一个大汗所必需的禀赋和才能。非但如此，他还见过世上的善恶，尝过一切事情的甘苦，不止一次地统率军队到各地作战。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统帅，才智出众，在窝阔台汗、将领和战士的心中，都受到了最充分的尊重。这个人就是蒙哥。按照蒙古人的习惯，父亲的家业是由幼子继承的，而蒙哥正是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的儿子。可以说，蒙哥具备了登临大统的全部先决条件。为今之计，要重振蒙古帝国的声威，大汗之位非蒙哥莫属！”

也许是出乎意料，大帐中重又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沉寂。

这样的沉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过了很久，也许仅仅是片刻，蒙哥站了起来，所有的目光刹那间都汇聚在了他的身上。

蒙哥镇定地说道：“如果拔都汗不肯继承汗位，又有谁可以安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呢？我的资历和战功都无法同拔都汗相比，虽然拔都汗推举我，我却不敢担此大任。”

“蒙哥兄弟，你何必自谦呢？你的能力如何，是不是可以当此大

任，每个人心里都有数。拔都汗推举你为汗，必然有他推举你为汗的道理。何况，我个人也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斡尔多沉稳地劝说着蒙哥。

“是啊，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你就不要固辞了，不要冷了我们这些人信任你的心。”阔端从惊愕中清醒过来，怀着真诚的喜悦直抒己见。

贝达尔也说：“蒙哥兄弟，西征途中我们哥俩一直在一起，算得上出生入死的战友了，那时候，征钦察，平斡罗斯，你指挥的几场大仗让我心服口服。况且，当时若没有你顾全大局，西征军很有可能会因为个别人的不拘管束最后无功而返，就凭这个，我也服你。”

蒙哥还想推辞，拔都却不容他再说什么，站起身，面向众人说道：“如果大家同意我的提议，就请鼓掌通过吧。”

既然拔都无意汗位，术赤系、察合台系、窝阔台系都有人如此拥戴蒙哥，蒙哥的才识胆略又向为众人所知，大家也就不再表示反对，于是，掌声伴着欢呼声同时响起，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不里实在坐不住了，俟大帐中众人热烈的情绪稍稍缓和下来，他站起身冷冷地责问道：“帝位当属窝阔台系。拔都汗，我想请问你，你有什么权利将汗位擅自决定转让给他人？”

拔都淡然一笑：“对此，刚才我已经做过说明。我之所以拥立蒙哥，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考虑到要统率领土如此广袤的蒙古帝国，绝不是贵由汗遗下的那几个不懂事的孩子所能担当得了的，包括失烈门在内，都不具备这样的深谋远虑，只有蒙哥才能担当起这个重任。”

“你们公然违背窝阔台汗的遗命，将汗位转让给他人，你们这些人是要受到长生天的惩罚的。”阿勒赤带声嘶力竭地吼道。

“请你说得明确些，什么叫作‘转让’给他人，阿勒赤带特使？难道蒙哥不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吗？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中，你能找到比蒙哥更得成吉思汗的赞许、信任、器重和喜爱的人吗？如果连蒙哥都不具备继承汗位的资格，汗位只能属于根本不具备继承汗位资格的脑忽、忽察、失烈门，那么，我请问你，你想将我蒙古帝国引向何方？你这样苦苦坚

持，到底是何居心？”拔都瞥了一眼面红耳赤的阿勒赤带，心平气和地问。

“你一定要说脑忽、忽察、失烈门都没有资格，那么窝阔台家族就没有别人了吗？阔端王爷是窝阔台汗的次子，他的才能不下于蒙哥，为什么他不能成为汗位继承人？”

阔端的脸上浮出了一丝苦笑：“承蒙阿勒赤带特使这时候想起了我。倘若我猜得不错，在此之前，恐怕特使一次也不曾想过我吧？对，我是窝阔台汗的次子不假，不过，我尚有自知之明，自认不具备领导一个横跨欧亚大帝国的智慧，以前不具备，现在同样不具备。至于我的才能，我常常想，如果我能及蒙哥兄弟的一半，我也会为之感到自豪。”

阿勒赤带怒极，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反驳。

不里还想做最后的努力：“贝达尔叔叔，你难道忘了当年察合台汗是怎样忠于窝阔台汗的吗？他与窝阔台汗情深义重，一生惟大汗马首是瞻。我们都是他的儿孙，怎么能违背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爱父亲和对国家忠诚并不矛盾。当年，父亲之所以用生命维护窝阔台汗，绝不单纯出于手足之情，更多是因为窝阔台汗代表着国家。我倒觉得，我需要向父亲学习的，是他终其一生，从不贪逐权位。我虽是一个只会打仗的粗人，对于是非还能看得清楚，正因为我是察合台汗的儿子，我才不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更不会自食其言！”

不里无奈地望了阿勒赤带一眼，他用目光告诉阿勒赤带，他已经对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

阿勒赤带愤然离席。刚至帐门前，齐尼兰萨用长剑挡住了他的去路。

阿勒赤带没料到有人敢阻挡他，愀然作色：“你！你要做什么！”

“没有拔都汗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会场！”齐尼兰萨不卑不亢、面无表情地说道。

“混账！我是海迷失皇后的特使，你个小小的侍卫官，竟敢阻挡我！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抱歉，在这里，我们只听从拔都汗的旨令。如果你坚持离开，必须留下一样东西。”

“什么？”

“项上人头。”

阿勒赤带怒气冲天，猛地向齐尼兰萨挥出一拳，这一拳正中齐尼兰萨的脸颊，齐尼兰萨的脸顿时肿了起来，一股血水顺着嘴角汩汩而下。大帐中响起了一片“嘘”声，齐尼兰萨却一动未动，依然仗剑而立，目光如炬似电。

阿勒赤带回过头，正欲指责拔都，却发现众人都用一种鄙视的眼神注视着他，到了嘴边的话不得不强咽了回去。他想离开大帐，看年轻卫士的样子，只怕他一意孤行，拔都真的要拿他杀一儆百。若回座位上，他又觉得面子上下不来，思前想后，倒有些进退两难了。

别儿哥强压怒火，走过来拍了拍阿勒赤带的肩头。阿勒赤带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草原上谁都知道，别儿哥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阿勒赤带怕他比怕拔都尤甚。“行了，阿勒赤带，别再耍小孩子脾气。如果你想方便一下，我让齐尼兰萨带你去。”他近乎嘲弄地说。

“不必了！我等会议结束再去！”阿勒赤带气哼哼地应了一句，算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座位上。

不管心里怀有怎样的想法，这一段小小的插曲却让众人明白了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接下来的讨论很顺利，与会人员一致通过：次年春天将在客鲁伦河畔再次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以便在各系诸王都到场的情况下正式确认伊塞克湖协议，风风光光地将蒙哥拥上汗位。拔都看着与会王公贵族纷纷立下协约，包括不里和阿勒赤带都被迫认可了伊塞克湖协议，这才沉缓、清晰地向别儿哥、齐尼兰萨嘱咐道：“别儿哥，宴会就要开始了，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与大家一起开怀畅饮你面前的美酒吧，你要为了蒙哥多喝几杯。齐尼兰萨，大帐的安全就交给你了。等到会议结束，别儿哥和昔班还要负责将我们未来的大汗蒙哥安全地送回他的营地。”

“喳！”

拔都看着蒙哥，举起了酒杯。蒙哥的脸色始终很严肃，这与拔都自己的心情倒是不谋而合。拔都很清楚，虽然有着他的热心拥戴，蒙哥的即位仍会碰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但是拔都决不放弃。蒙哥是他心目中唯一可以领导蒙古帝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大汗人选，为了确保蒙哥登上汗位，哪怕到时被迫动用武力，他也会在所不惜。

冰姬皇后拍拍手，一群经过精心挑选的钦察舞女鱼贯而入。

酒宴开始了。

鲜花与美酒相伴，伊塞克湖美丽的风光让人们沉醉。数日后，参加会议的人们陆续返回驻地。拔都与蒙哥兄弟依依惜别。

为确保蒙哥的安全，拔都派别儿哥和昔班率领军队一直将蒙哥兄弟护送到哈剌和林附近，以便来年在全体宗王的参加下，体面地将蒙哥拥上大汗的宝座。对拖雷家族而言，能与汗位结缘固然是件喜事，而忽必烈也多了另外一种惊喜：在他即将动身的早晨，他发现自己的皮囊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柄粉蓝色纸面的折扇，上面题写着元好问的那首《续小娘歌》。这可是他向往已久的宝贝，莫非是长生天赐给他的吗？

直到蒙哥一行返回，海迷失皇后和她的两个儿子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们立刻派出使者去见拔都说："我们不同意选举窝阔台系以外的大汗，伊塞克湖协议是一个无效协议。"拔都一笑置之，不予理会。

然而，与拔都和蒙哥的事先预料相同，虽然诸王立下协约，蒙哥的即位仍然遇到了不少阻力。海迷失皇后的从中作梗，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中某些人的坚决抵制，都让原本美好的前景蒙上了前所未有的阴霾。

海迷失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联合察合台系宗王不里等人不断派人质问拔都，他们的理由无非还是："帝位应当属于窝阔台系，你怎能擅自决定转给他人？"对于质问，拔都仍以他在伊塞克湖忽里勒台大会上说过的话相对："我已有言在先，绝不能收回。我之所以拥立蒙哥，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考虑到要统率领土如此广袤的蒙古帝国，不是贵由汗遗下的那几个不懂事的孩子所能担当得了的，只有蒙哥才能担当起这个重任。"

这一年在争吵中度过，忽里勒台大会未能如期召开。

光阴荏苒，转眼又是一年。蒙古各宗王之间仍然没能达成协议，拔都多次催促开会，仍无法确定会议日期。

难道，伊塞克湖协议真的终将成为一纸空文吗？

第十二章 雄 视 欧 亚

壹

“额吉，我们怎么办？”蒙哥的内心虽然焦急，语调却很沉稳。忽必烈警觉地走到门前，向帐外张望了一番，这才小心地拉好了帐门。旭烈兀、阿里不哥从座位上挺直了身体，不约而同地盯着母亲。

苏如夫人用洁白的丝绢拭去嘴角的茶渍，望着她的儿子们微微一笑，她镇定的情绪很快感染了蒙哥，蒙哥的心里松弛了一些。

蒙哥面对母亲坐下来：“额吉，我和弟弟们获得的各方面的消息都证实，以海迷失为首的窝阔台系、以不里为首的察合台系诸王正在积极活动，试图将脑忽、忽察或失烈门推上汗位。再不济，至少也得将汗位留在窝阔台系手中。海迷失的做法与当年乃马真太后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举帝国之富，收买人心。虽然今非昔比，诸王们对这三个人并不看好，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脑忽、忽察毕竟是贵由汗的亲生儿子，失烈门又是先汗窝阔台在世时亲自指定的汗位继承人。目前，除术赤系外，其他各系诸王的态度大都模棱两可，彼此间争论不休。原定四月份召开的选汗大会，转眼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仍旧无法举行。现在的形势可谓瞬息万变，额吉，我所担心的是，虽然有拔都汗的鼎力支持，只怕阻力仍然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是啊，额吉，如果大哥这次不能顺利即位，我们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危险。当务之急，是必须保证大哥如期即位。”忽必烈插话道，眉头紧锁。

苏如夫人将丝绢折叠起来，细心地放在案几一角，这才慢声细语地问道：“忽必烈，贝达尔和阔端那边怎么说？”

“贝达尔西征时曾与我大哥并肩作战，阔端又感念额吉当年不计较窝阔台汗将父王的属民赐给他一事，这两个人都明确表示不会改变他们在伊塞克湖大会上的誓约，愿意拥戴我大哥成为蒙古新汗。不过，阔端

毕竟是失烈门的亲叔叔，贵由汗的亲弟弟，看得出他心里确有许多为难之处。”

“不奇怪！他们的态度与我预想的一样，这说明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并非铁板一块。既然诸王中最具声望和实力的拔都汗都不觊觎大汗之位，察合台系诸王自然更与汗位无分，现在又有贝达尔从中协助，说服察合台系大部分诸王站在我们一边应该不成问题。如此一来，海迷失也就孤掌难鸣了。”

“问题在于，其他各系诸王都在观望之中，该如何说服他们，让他们支持我大哥登基呢？”

苏如夫人稍稍深思了片刻，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

“也许……”

“额吉您说。”

“没有太好的办法，为今之计，只能将一段往事公之于众。”

“什么样的往事？”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异口同声地问道。

苏如夫人忧伤地叹了口气，眼圈微微红了：“那是一桩埋在额吉心里已经十八年的往事啊，也是额吉心里最深刻的痛，如果不是为了今天，额吉永远不想再对任何人提起。”

“额吉，是不是与我父王的死有关？”蒙哥敏锐地问，神情异常严肃。

“你如何晓得的？”苏如夫人惊讶地望着儿子。

“额吉莫要再问。我只想知道，我父王当年究竟是怎么病故的？为什么那么突然？”

“你父王……喝了尔鲁的符水。”

“尔鲁的符水！我一直都在疑惑，为什么父王从前线急着赶回来看望卧病在床的大汗时身体还很健康，从大汗处出来后就病倒了，而病重

的大汗却不药而愈。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蹊跷，想不到真实情况竟是如此。是大汗设计的吗？”

“不！儿子，不！应该不是。”苏如夫人用丝绢擦了擦眼睛，语气中饱含着深深的忧伤。“那天，你父王从大汗宫帐回来时脸色就十分难看，侍卫长想给他请大夫，他说什么都不让。他告诉侍卫长：他不是生病，而是中了毒，符水里有毒。他从前线一回来没顾上回家就去探望大汗，当时，大汗病得正重，在病榻上将国事完全委托于他。他们正在交谈，尔鲁进来了，你父王看见尔鲁好像有话要对他说，就跟着尔鲁出去了。在大汗旁边的帐子中，尔鲁很严肃地告诉你父王，他请示过神了，神晓谕他说，大汗这次生病是因为一生杀戮太重，为此，长生天认为他应该赎罪，早早归去。你父王觉得自己杀戮更重，情愿以身相代，接受长生天的惩罚。他和尔鲁回到大汗身边，将尔鲁的话告诉了大汗，大汗很感动，但无论如何不要你父王用生命来交换他的生命。你父王执意要以一己之身承受一切，尔鲁就让你父王喝下了他念过咒的符水，并说只有这样才能换来大汗康复。你父王喝下符水后又与大汗谈了很久，直到大汗睡去他才回到住处。这一躺下，他就再没能起来。他让侍卫长转告额吉先有个心理准备，他说，这一次即使不是为了成全他与大汗的手足之情，就算仅仅是为了成吉思汗所开创的事业，为了蒙古国的安定和团结着想，他迟早必须也必然选择死亡。因为只有他死了，才能确保不会发生兄弟阋墙的悲剧，才能不给那些阴谋者以可乘之机。他要额吉一定答应他一件事，就是不要将他死亡的真实原因告诉你们兄弟几个。你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你们一定要忠心地辅佐窝阔台汗，不管怎么说，窝阔台汗毕竟算得上是一代名君。当年你们的祖汗选择他成为蒙古帝国新的大汗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权衡的，而事实也证明，窝阔台汗没有辜负你们祖汗对他的信任和倚重。为了成吉思汗未竟的事业，你们，还包括额吉在内都必须放下个人恩怨，将目光看得更远，将心胸放得更开阔。额吉答应了他。额吉怎么可能不答应他呢？有谁能拒绝这样高尚的请求？以后的事情你们都清楚，由于你们父王的死，你们得到了窝阔台汗始终如一的保护，尽管其间窝阔台汗听信他人的挑拨，也做出过试图削减拖雷系实力的举动，但总的来说，他对你们兄弟几个的关爱和信任，在许多方面不亚于他自己的亲生儿子。额吉也是许多年后才彻底地理解了你们父王的苦心，他用自己的死维系了一个新兴的民族，让它不要那么快走向四分五裂。”

“可是，您的心何曾停止过思念？父王去世后我无数次地看到您在偷偷地流泪。额吉，您知道吗，您那双曾让多少人得到过温暖和慰藉的

眼睛，现在已经视物不清了，尽管您在竭力掩饰，尽管我和弟弟们一直装作看不出来，可您知道吗，这样做只能让我们心里更加难受！”

“额吉不告诉你们是不想让你们太过为我担心。没什么的，真的没什么。额吉从十六岁起就跟随在你们的祖汗和父王身边，马蹄所到之处，都留下过额吉的目光，额吉已经很知足了。额吉也许有一天会看不见一切，可额吉的心很亮，在额吉的心里不会有阴影和黑暗，而且，无论你们身在何处，额吉都不会停止对你们的牵挂。”

“额吉，我……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请您受儿子一拜！”

蒙哥跪倒在母亲脚下，眼里闪耀着晶莹的泪光。忽必烈、旭烈兀也跪在了大哥的身后。只有阿里不哥挺立不动，他的眼里喷射出仇恨的怒火。突然，他转身欲走，蒙哥头也不回地喝住了他：“你要干什么？”

“我去杀了尔鲁！”

“你现在杀尔鲁只能授人以柄，难道你想让我们的父王白白地牺牲吗？”

“我就是不想让父王死得这么不明不白，才让尔鲁讲明白当初是谁指使他杀害父王的。我要给父王报仇！”

“你说得对，肯定有人在指使尔鲁，否则他绝对没有这个胆量。至于这个人是谁，父王当年一再嘱托过母亲不要追究。父王这么做无非是为了维护蒙古帝国的长治久安，现在正值多事之秋，我们绝不能因为个人恩怨将父王不惜以生命来维护的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阿里不哥，我们都是父亲的儿子，你问问忽必烈，问问旭烈兀，我们哪一个人不想给父王报仇？可现在还不到时候！我向你保证，尔鲁一定会死，而且这一天为期不远！”

“是啊。阿里不哥，你要听大哥的话，凡事三思而后行，千万不可莽撞行事。”忽必烈起身拉住阿里不哥的手，阿里不哥虽不情愿，还是跟着忽必烈跪下了。

“都起来吧，孩子们！”苏如夫人用她仅存的一点点视力温情地注视她的孩子们，兄弟四人听话地站了起来。

蒙哥已经明白了母亲的意图。

忽必烈也明白了母亲的意图。

让真相公之于众，但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即当年父王是为了替窝阔台汗接受长生天的惩罚，而喝下有毒的符水。父王对窝阔台汗的手足之情以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不可能不引起王公贵族和黎民百姓的同情与崇敬。至于对众望所归的大那颜下了如此毒手的那位幕后指使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不光彩的行径足以让人们对窝阔台系产生疑虑和不满，转而寄希望于大那颜的儿子们可以重振祖业。隐忍了十八年的真相，在此时公开，不亚如一桶引爆的火药，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心所向。这是母亲的心计，是母亲用泪水和心血为她的儿子们铺设的通向汗位的最后一条捷径。

那么，该选择谁来担当这样的使命呢？

蒙哥和忽必烈同时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归隐已久。他曾历经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并在窝阔台汗的登基大典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同时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夫，一位怜贫惜苦的长者，因为这个缘故，即使在他主动要求归隐之后，许多草原人依然对他奉若神明、礼敬有加。

他就是尔鲁之前的教主萨哈木，拖雷生前的挚友。

即使在拖雷病故之后，苏如夫人和她的孩子们依然与萨哈木保持着非常亲密的联系。

“额吉，让我去吧。”忽必烈说。

“我去。”蒙哥平静地说。

苏如夫人摇了摇头：“不，你们兄弟谁去也不合适。让修眉带着孩子们去吧，谁都知道，老萨哈木喜爱修眉像喜爱自己的亲孙女，修眉带着孩子们去看望他，谁也不会起疑心的。”

蒙哥和忽必烈怀着无以名状的心情凝望着母亲，母亲竟然替他们兄弟设计好了一切。其实，这许多年来，他们兄弟哪一次不是仰仗着母亲的心计、智慧和无畏才躲过了无数明刀暗箭？作为拖雷系的灵魂人物，

母亲正是凭借她的忍耐，她的号召力，才确保了拖雷系没有被蚕食、被分化，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母亲，就没有他们兄弟几个以及拖雷系的现在和未来。

“我去叫修眉来。”旭烈兀起身离去。

苏如夫人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夹杂着欣慰和辛酸的笑意。她完全料得到一旦拖雷的死因被众贵族及百姓得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效果所产生的作用将远远超过海迷失的那些财宝。

在静默中，蒙哥与忽必烈彼此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蒙哥恍若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让拖雷系取窝阔台系而代之，这大概才是母亲珍藏多年的对父王最刻骨铭心的承诺。

“阿里不哥，暂时要忍耐，懂吗？”苏如夫人柔和地叮嘱。

阿里不哥点头答应了。这一次，他没有再犯犟。

“夫人，别儿哥王爷到了。”侍卫的话音尚未落地，别儿哥已经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帐门口，他的身后紧跟着齐尼兰萨。

别儿哥还是老样子，不等蒙哥带着两个弟弟上前见礼便亮起嗓门大声嚷嚷起来：“四婶，蒙哥，我来了。我这次是带着军队来的，拔都汗派我和齐尼兰萨来保护你们的安全，他说，无论如何要确保忽里勒台大会顺利召开，确保四婶全家尤其是蒙哥的安全。拔都汗还交代，在此期间，我如何行动都听从四婶的调遣。”他拉过齐尼兰萨的手，介绍道：“这个精神头十足的小伙子叫齐尼兰萨，是拔都汗身边最得力、武艺最好的宿卫，蒙哥见过的，拔都汗专门派他来贴身保护蒙哥。”

苏如表示感谢。

“谢什么！四婶，拔都汗的脚疾又犯了，这次不能亲自来，不过，他已经派信使将他的口谕带给所有需要参加忽里勒台大会的王公贵族，让他们务必如期举行会议，不得再做无谓的拖延。拔都汗的口谕中有这么一句话：凡是违反成吉思汗大札撒的人都得掉脑袋。谁都知道，他这个人一向一言九鼎，说到做到，接到他口谕的人不可能不好好掂量掂量。四婶您就放心吧，蒙哥这次一定可以顺利即位。唔，四婶，能不能给我熬些奶茶喝，我的嗓子干得都冒烟了。”

苏如夫人笑了，蒙哥兄弟也笑起来。

齐尼兰萨却只顾呆呆地望着苏如夫人，一时间只觉百感交集。

她真的就是母亲一生不曾忘怀的那位夫人吗？尽管年轻与美貌不复当初，仁慈高贵的容颜却依然如旧。望着她的笑容，齐尼兰萨从内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恋。还有舅妈和两个表姐，这一次回到蒙古，一定可以见见她们吧？即使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哪怕能与她们说上几句话，也多少可以慰藉内心深处对母亲的怀念了……

蒙哥的目光无意中落在齐尼兰萨俊秀的脸上，他吃惊地发现，齐尼兰萨的侧影竟与拔都那般酷似。

这是怎么回事？奇怪！

贰

晨曦剪开天幕的一角，用变幻不定的色彩涂抹着伏尔加河粼粼的水波，起伏的河面由墨黑到暗灰到橘粉到血红，色彩与色彩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倒是常常随着光影的交错混杂在一起。日出的壮丽是秋天赠送给伏尔加河最美的礼物，拔都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心情欣赏这样的景致了。

百灵悄然伫立在父亲身边。今天，是她邀请父亲来看日出的。她知道，自从贵由汗驾崩以来，父亲难得有片刻的轻松。为了蒙古帝国的将来，他将自己变成了一柄随时准备征战的刀。如今，蒙哥汗凭借父亲的支持和自己的智慧终于稳定了蒙古政局，父亲欣慰之余，却感到从所未有的疲累，人也一下苍老憔悴了许多。父亲的变化令百灵心痛和心碎。

昨天傍晚，百灵收到了齐尼兰萨托信使带回的家信，信用汉文写成。尽管能说好几个国家的语言，百灵和齐尼兰萨最擅长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方块字。齐尼兰萨的这封信很长，在信中，他详细叙述了蒙哥汗登基后发生在蒙古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这场政变几乎成功。如果成功，历史将被改写。

百灵将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通过齐尼兰萨细致的描述，她似乎

看到了信中的每一个人。这些人里，有些仅仅是名字为她所熟知，有些她却素不相识。但他们的命运却一样牵动着她，让她身不由己地跟着齐尼兰萨一同去经历，去感受。

信是这样写的：

百灵，见信如人。

自回到蒙古草原，似乎一切都不一样了。

如父亲所愿，忽里勒台大会在我和别儿哥叔叔到达后的一个月内如期召开。其间，我听到了一桩令人震惊的传闻，即当年拖雷大那颜是喝了教主尔鲁的符水，替窝阔台汗去死的。这个传闻真实程度如何不得而知，不过它产生的作用却出乎意料的巨大，它促使原本许多犹豫观望的王公贵族都迅速转变了态度，非常积极地前来赴会。所以，当诸王贵族们第一次集会时，除了海迷失皇后和少数的窝阔台系诸王外，其他的人都参加了大会。

鉴于窝阔台家族的抵制态度，为了促使海迷失皇后和她的两个儿子脑忽、忽察尽快前来参加大会，苏如夫人和其他先期到会的诸王商议，给他们送去了一封措辞温和的信，信上说："成吉思汗家族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会齐，忽里勒台大会因你们拖延至今，再没有耽搁的必要了。如果你们有和解和团结的愿望，请尽快出席忽里勒台大会，庶几朝政可以一致处理，猜忌、携贰可以从速消除。"

信送去后，海迷失皇后大概感觉到再拖延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只得让她的两个儿子启程，她自己却拒不前来。而脑忽、忽察以及其他几位窝阔台系的王爷虽然已经动身，途中依旧磨磨蹭蹭。眼看约定的时间已过，与会人员只好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将蒙哥汗拥上汗位。

蒙哥汗的即位与一年多前在伊塞克湖畔举行的那次选汗大会相比，少了许多掣肘，大家承认既定的事实，众口一词：汗位非蒙哥莫属！就这样，蒙哥体面地成为蒙古帝国的新一任大汗。

你是否还记得那一次，伊塞克湖选汗大会上的情形，你作为冰姬皇后的侍女也在会上。父亲让别儿哥叔叔和我持剑分别站在帐门的两边，并严令凡是敢因为不满擅自离会或故意挑起事端者格杀勿论！反正我是记忆犹新。伊塞克湖原本清爽的空气与大帐中紧张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拖雷系与窝阔台系互不相让，当时剑拔弩张的情形很久之后依然常入我的梦中。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崇高的威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有着种种分歧，最终大家还是接受了父亲的提议，同意蒙哥为汗位继承人。

然而这一次完全不同。蒙哥汗的即位过程虽然顺利，但其后发生的事情却称得上凶险万分了。

为蒙哥汗的即位大典做着准备的同时，一场阴谋也在悄悄地酝酿之中。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窝阔台系诸王迫于形势，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服从我们父亲的安排和忽里勒台大会决议，并动身前往参加蒙哥汗的即位大典，暗中，他们却不想就这样失去他们的天堂。在海迷失太后的唆使下，她的儿子脑忽和另一个窝阔台的孙子失烈门，带着军队和装满武器的大车，向蒙哥汗的大帐逼近。他们是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蒙哥汗，然后将他废黜掉。

你简直无法想象，当脑忽、失烈门等人磨刀霍霍，准备向蒙哥汗的新政权杀来的时候，蒙哥汗还被蒙在鼓里。如果不是他的一位鹰夫为寻找走失的白骆驼，很偶然地发现了这个罪恶的阴谋，恐怕庆祝蒙哥汗登基的喜庆宴会就要被鲜血染红，而我们这些人也会因此身首异处。

幸而苍天不佑阴谋者，脑忽和失烈门等人到底败露了。蒙哥汗的确是父亲一再赞许过的那种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险，他竟然于谈笑间就将脑忽、失烈门置于了他的掌握之中。脑忽、失烈门原本还竭力为他们的不轨行为狡辩，但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俯首认罪。据说，蒙古立国至今，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因此，蒙哥汗想宽大为怀，不予追究。但别儿哥叔叔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如果这次迁就他们，无异于姑息养奸，只有进行严厉的审判，才可以做到惩前毖后、杀一儆百。蒙哥汗权衡再三，终于采纳了别儿哥叔叔和其他许多将领的这一意见。

审判时我也在场。蒙哥汗将宗王和将领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就脑忽等谋反的事谈谈各自的看法。人们意见相左，争执不下，只有一位大臣始终默默不发一言。蒙哥汗很奇怪，征询他的意见，他推辞不过，讲了下面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当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了世界许多地区，在他打算进军印度时，他的部下纷纷要求独立，他束手无

策，遂派人向贤明智慧的亚里士多德请教，询问该如何制服这些专横跋扈、不听钤束的将领。亚里士多德并未回答，只是将使者带入花园中，让他把根深叶茂的大树拔掉，在原来的地方栽上小树。亚历山大大帝从这件事上悟出了玄机，下令处死那些飞扬跋扈的部下，而让他们的儿子统率父亲遗下的军队。从此令行禁止，没有人敢抗命不遵。”不瞒你说，他的故事我听得稀里糊涂，蒙哥汗的脸上却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翌日的审判大会上，蒙哥汗下令将那些唆使宗王叛乱的将领们全部处死，共有七十七人引颈就戮。脑忽和失烈门遭到贬降，跟随忽必烈王爷出征南方。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蒙哥汗不想就此放过真正的幕后策划人。他让我担当了这个使者，向海迷失皇后和她的另一个儿子忽察转述他的口谕：“倘若你们没有跟这些人共同策划阴谋，没有赞同或帮助他们，那么你们该到朝廷来讲明一切，这对你们的前程至关重要。”海迷失皇后当即“赏”了我两个耳光，命侍卫用棍棒把我撵了出去。这且不论，她还站在帐门外的草地上指手画脚，又哭又叫，说“你们所有的宗王曾经立过誓言，大汗之位永远属于窝阔台家族，别人不得觊觎，不得染指。为何现在又食言自肥呢？”当年，我们跟随母亲、外祖父周游世界各地，也曾见过很厉害、很泼辣的女人，但没有一个可以与海迷失皇后相比。因为她绝不是单纯的泼妇，她通身散发着一种让人恐惧的杀气。你没有看到她当时那双血红的眼睛，我想，如果她带着刀子，一定会先杀了我吧。

从海迷失皇后这里碰了钉子，我只好又来到忽察王爷的住所。忽察王爷一样对我或者说对我的使命充满了反感。他一定认为，蒙哥汗传讯他，是对他莫大的羞辱。开始，他根本不肯见我，可是他身边一位年轻美丽的妃子却私下里召见了我。她很随便地跟我交谈起来，我一眼就看到了她脖子上挂着的形如飞鱼的护身符。

百灵，是飞鱼护身符！

那是外祖父家的家传之宝啊，外祖父曾将其中的一个给了舅舅家的两个女儿，另一个给了我和你。我突然意识到她一定就是母亲多次给我们讲过的舅舅家的那两个女儿之一，心里一阵激动，脱口问道：“你叫沈修眉吗？”她很惊奇地看着我，若有所思地回答：“我叫沈雪雪，修眉是我的姐姐，她是旭烈兀王爷的夫人。”然后她反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姐姐的名字？”我差一点告诉她我是谁，但我想起我们对母亲的允诺，只好说：我听说的。人们一直都在传言，苏如夫人教养出来的两位姑

娘，犹如落在我们草原上的两颗最明亮的星星，所有的王公贵族都希望能将她们迎回自己的帐中。然而，她们长大成人后，一个嫁给了苏如夫人的儿子旭烈兀，一个嫁给了忽察。

我这么一说，她有点困惑地笑了笑，也就不再追问了。她对蒙哥汗即位前后发生的事情问得很细，最后她明确地告诉我，蒙哥汗的即位乃天意。忽察王爷如果执迷不悟，很有可能将整个帝国推入战争的深渊，她一定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她让我稍等一些时候，她将亲去劝说王爷同我回返蒙古宫廷。而我，这一刻无论她说什么，我都只是机械地点头称是。我心里就想着一件事，她是我的姐姐，是除了父亲和你之外与我血缘关系最近的亲人。而且，她长得真有些像她的姑姑，我们的母亲！不仅外貌像，她的气质，我该怎么形容才对呢？或者说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娴雅高贵吧，也一如为我们操劳了一生的母亲。

雪雪姐姐是怎么劝说她丈夫的我不得而知，忽察出来后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却是事实。他热情地款待了我，雪雪姐姐也在一旁作陪。第二天，忽察便动身与我一同去觐见蒙哥汗，同行的当然还有雪雪姐姐，她要去看望苏如夫人和舅妈，当然此去还能姐妹团聚。血缘关系的力量真是奇妙，雪雪姐姐与我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心灵的契合，有了雪雪姐姐相伴，旅途不再孤寂和艰辛，我们很快回到汗廷。

忽察主动向蒙哥汗请罪，承认自己确曾对大汗的使者和大汗本人不敬，但他实实在在没有参与脑忽和失烈门的叛乱。至于他没有参加叛乱的原因，他坦言是因为他娶了雪雪妃子后，对自己以前放荡不羁的荒唐行为深感后悔，渐渐地就与脑忽和自己的母亲疏远了。当脑忽决定暗杀新任大汗时，根本就在瞒着他。蒙哥汗听了他的话，笑着问我："你在中国住过，一定知道中国有句俗话是怎么说的？"我回答大汗："妻贤夫祸少。""对，妻贤夫祸少！"蒙哥汗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他爽朗的笑声让我明白，他彻底相信了忽察的清白。雪雪姐姐的明智，帮助忽察躲过了这场无妄之灾。

蒙哥汗虽然大度，对于反对者却绝不心慈手软。他听说海迷失皇后拒绝来朝见他，还暗讽他篡夺了本应属于窝阔台系的汗位，顿时勃然大怒，命忙哥撒协助我立刻前往海迷失的驻地羁押这位做过皇后并摄政过的女人。忙哥撒既是蒙哥汗的亲信将领，又是一位武勇之夫，我算领教了他火暴的脾性。他一到海迷失皇后的帐前，不容分说就让士兵将皇后绑了起来。我不敢阻止他。我知道，即便我阻止，他也不会听我话，他的背后，站着的毕竟是性情沉毅、敢作敢为的蒙哥汗。

海迷失皇后的双手被缝在皮囊中，就这样被一路带回蒙哥汗的大帐。与她同时被押回接受审讯的还有失烈门的母亲。蒙哥汗仍派忙哥撒审讯海迷失皇后，同时让我和另一位史官作文字记录，我用汉语，另一位史官用蒙语。忙哥撒的审讯真让人瞠目结舌，他居然命人剥去海迷失皇后的衣服，让她赤身裸体地站在自己的面前。海迷失皇后愤怒地大喊："我的身体只能袒露在已去世的贵由汗面前，你怎能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出丑。"我和史官都看不下去，假装看着我们自己面前的纸和笔。

忙哥撒根本无动于衷，厉声开始了他的审讯。在桩桩事实面前，海迷失皇后不得已承认了她鼓动儿子脑忽阴谋叛乱的事实。忙哥撒得到了海迷失皇后的口供后，也不去请示蒙哥汗，直接命人用一张大毡将海迷失皇后和失烈门的母亲一并裹起来，投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河里。可怜一位曾经左右过蒙古政局的女人，竟落得个如此悲惨的结局！

海迷失皇后死后的第二天，人们在尔鲁自己的帐中发现他神秘地死去。他背靠在帐中角落里，身体站立不倒，身上无一处伤痕，也不像中毒身亡。他的脸上有一种表情，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那表情用"恐怖"、用"悔恨"，用任何字眼都无法准确描述，却让所有第一眼看到这种表情的人都从心底里感到"毛骨悚然"！

尔鲁究竟是怎么死的？更多的人都在猜测是由于他恶贯满盈，人不报天报，而我也有些相信这样的说法。

但愿吧。

随着阴谋者被一一剪除，蒙古政局趋于稳定。蒙哥汗留我在汗廷效力。本来，我应该答应他，我的身上毕竟流着父亲的血，为这个朝气蓬勃的新政权效力也是我天经地义的责任。可我犹豫了片刻，告诉他，暂时不行，我还有两件事要办。一件事是先回趟四川，祭拜我的母亲；第二件事是回到萨莱城亲口求得拔都汗的允诺。蒙哥汗以他特有的宽宏大度答应下来，只是叮嘱我要早去早回。

也许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让我们回到父亲身边，帮助他、保护他却不要与他相认的深意。她是怕我们卷入血腥的、惨无人道的权力之争中啊，她希望我们的一生都过得宁静、坦荡、祥和。母亲是对的。我们的外祖父出身女真皇族，而他的全家除了外祖父之外不正是因为出身高贵，具有号召力而成为政敌的眼中钉，乃至最终被满门抄斩

吗？如今，我又亲身经历了蒙哥汗镇压政敌的全部过程，我看着那么多人在我面前引颈就戮，心里真有种说不出的厌恶，说不出的恐惧。这远不像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战场上，你面对的是敌人，这里，你面对的是同胞。

我开始怀念我们与母亲、外祖父度过的那些优游山林的日子，不过，我清楚，我无法逃避被注定的命运。换言之，我是蒙古人的儿子，所以，不管我多么犹豫，唯一能做仍是听从蒙哥汗的调遣，为他而战，为他而死。

我打算从四川回来后就去看望父亲和你。父亲年逾半百，我感觉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人也苍老了许多。离开他的这段日子我越来越克制不住与他相认的冲动。我真的好想叫他一声父亲。

父亲，但绝不是父汗。他永远不是我们的父汗，而只是将他的骨、他的肉、他的血液做成了我与你的父亲。

我想，我此时开始领悟母亲的真正用意，她是希望我们永远不要为权力迷失了善良的本性，她不让我们相认的只是父亲的权力，而不是父亲本身。百灵，我知道你会赞同我，有的时候，当你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眼神告诉我，父女割不断的情感在你的心中，是比语言更刻骨铭心的依恋。所以，在我回来之前，你与父亲是否相认，以何种方式相认，都由你斟酌而定。

我抓紧时间给你写这封信，诺敏正在安排收拾行装，两个孩子已经等不及要出发了。

对了，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差点忘记告诉你。

在我给你写信的几天前，我专程去看望了耶律恪。他还住在他家的老房子中，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偌大的家中只有他孤身一人，显得十分空阔凄凉。耶律丞相这所房子的建筑风格、式样都与他当年隐居于中都西山时的居所完全相同。大厅里并排挂着耶律丞相在新居落成后题写的两首绝句，很能反映出耶律丞相当时的喜悦心情。如今，耶律恪将它们都重新装裱过了，又增添了几分新意。这两首绝句一首是《题新居壁》："旧隐西山五亩居，和林新院典弄同，此斋唤醒当年梦，白昼谁知是梦中"。另一首是《喜和林新居落成》："登年凭轼我怡颜，饱看和林一带山。新构幽斋堪偃息，不闲闲处得闲闲"。我把这两首诗都记下

了抄给你，我知道你一定喜欢。

我和耶律恪聊了许多，心中在想，如果不是因为耶律恪的父亲在遭受乃马真皇后的贬谪之后抑郁而终，使他从此无意于仕途，他完全可能成为像他父亲一样了不起的政治家和一代名相。他也像他的父亲那样清廉自守，品德高洁。他的家中，除了几件简陋的摆设就只有书柜上一排一排的书。交谈中我得知他至今尚未成亲，然后，他就有些默默出神，眼神流露的茫然是你与他分别时我曾看到过的。我怕他不愿让我察觉到他的失态，就起身去翻看他的藏书。不经意的，我发现了和其他书籍一起摆放在书格里的他的画稿，这些画稿他都整整齐齐地装订成册。

当我打开画稿时，我简直惊呆了，画稿上的每一页都是你！从河面吹来的风拂动着你的长发；穿着一身猎装骑在马上的你英姿飒爽；盯着棋盘的你面容宁静安谧……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眼睛酸酸的，只得闭了好一会儿眼睛才继续翻看下去。当我抬起头时，耶律恪正站在我的面前，他的脸涨得通红，大概是因为我无意中发现了他的秘密。

我同样很尴尬，将画稿还给他时半晌无语。

百灵，你是否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一种男人会把爱情当成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信，这一刻我却信了。

那一年，你为了不离开父亲身边狠心地拒绝了耶律恪，这许多年来他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和牵挂着你。只不过与许多男人不同的是，这些思念和牵挂都被他默默地埋在了心底。

百灵，等我从四川回来后，我将邀请耶律恪和我同行，希望到时你能珍惜这段迟到的姻缘。我知道你其实始终都在深爱着耶律恪，只不过因为你觉得对父亲而言你是唯一的，对耶律恪而言女人却不是唯一的，你才忍痛选择了放弃。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对耶律恪而言你同样是唯一的，那么你还会再次放弃吗？

别让我失望，别让父亲失望，有父亲，还有我、诺敏的祝福，做新娘时的百灵一定美得超凡脱俗。

别不赘言，见面再述。

蒙哥元年春

齐尼兰萨于汗营

叁

太阳终于完全跃出了地平线，在起伏的河面上跳跃的万道霞光敛去了诱人的色彩，渐渐变得透明。日出的瞬间，因为灿烂，所以短暂。草尖上、木屋脊，所有残留的阴影都被一扫而尽，新的一天开始了。

百灵恋恋不舍地从河面上收回目光，这才发现父亲正慈爱地注视着她，她亦回以温柔的微笑。

“真美！”

“以前也看日出吗？”

“常看。每到一个新的国家，母亲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和齐尼兰萨去看日出。她说，日出之美就在于你每次所看到的日出和日出时的绚丽留给你的震撼都不尽相同。”

“你终于肯对我提起你的母亲了？”

“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记得三十年前，一位我深深爱着的姑娘告诉我，她天生是一篷流浪的帆，她的父亲是一只漂泊的船，船不可能安顿下来，帆就不会让船独自漂泊。这许多年来，我常常在想，她一定也看过许多国家的日出吧！”

“是的，一定。她叫什么名字？”

“清雅。沈清雅。”

“就是那一次，她选择了离开您，是吗？”

“她想去欧洲旅游，想到埃及去看金字塔。这是她的梦，然后她会

回到大理去，因为她母亲的灵魂就安息在那里。”

百灵的眼中蓦然溢出了泪水，她慌忙扭过头，望着河面上出现的第一只小船正孤独地摇来摆去。

“您所爱着的人是不是就像那只小船呢？”良久，她自言自语。

“不。从这里你看不到船上装着什么，听不到摇橹的船夫或许正在快乐地吹着口哨。我也是在很久以后才明白，为什么那一天清雅会对我说，如果她只是得到了我的爱，离开了我后她一定倍感孤独，思念会让她憔悴。可是，当爱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与爱相守，她的一生将何其富有。可惜我当时根本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我的心被爱与苦涩塞得满满的，一点儿也看不懂她眼中闪烁着的幸福的神采。她并不强求我明白。她坐下来，拉着我的手，坚决地说，我们的缘分只剩下不多的几天了，当缘分尽时，就让所有的情爱随风而去。一旦我走出这座城堡，回到我父亲和祖汗身边，就把她当作一个虚幻的梦封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要轻易去开启去回忆。她只想成为我的一个美丽的、秘密的梦，除此之外，她别无所求。”

“她说的每一句话，您都记得这么清楚？如果她知道这一切，该有多么开心！不，她知道，我相信她一定知道。否则……”

“否则，她就不会吹着快乐的口哨，摇着橹穿过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把她最珍贵的一切都卸在了萨莱城。”

“您……原来您早就知道……”

“傻孩子！清雅她告诉过我啊，她母亲的家族有一种特异，凡这个家族的女孩结婚生子，多为孪生。何况，这世上能有几个人的相貌与她那般相像，能有哪个女孩子有她那种奇异的体香！”

百灵激动地望着父亲，任凭泪水滚滚落下。“可您从来没有追问过我们什么。”

“我已经得到了清雅的恩惠，又何必去在意称谓的改变。尊荣往往与猜忌相伴，清雅那样聪明，岂能不虑及到这一层。”

百灵泪眼婆娑地望着父亲：“我懂了。”

“说说。”

“难怪母亲会眷恋您一生。因为您——值得。”

“是吗？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动听的褒奖。”

百灵知道父亲在跟她逗趣，破涕而笑了。

伏尔加河中的船只渐渐多了起来，船工的号子隐隐可闻。百灵突然想起她与耶律恪初次相遇的情景。

那天，她、齐尼兰萨和诺敏正在琼华岛游赏，见一位书生行吟于长桥之上，如痴如醉，旁若无人。书生布衣麻履，葛巾束发，看样子是位家境贫寒的学子。诺敏调皮，紧随书生之后，学他缓步慢行，或敛首深思，或仰头长吟，齐尼兰萨和百灵远远地躲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书生竟全无知觉。

诺敏正学得兴起，不料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惊叫一声，身子向桥栏倾去。书生被惊觉，愕然看着诺敏头上的金簪滑落，掉入水中。接着，令人万万没料到的是，书生看了满脸懊悔的诺敏一眼，竟一个猛子扎入水中。等齐尼兰萨和百灵急忙赶到时，书生已从水中摸到了金簪，笑着抛向诺敏。

这一桩意外使百灵三人，尤其是齐尼兰萨对书生刮目相看，亦成为四人相识的肇端。此后，因为彼此志趣相投，四个年轻人相偕游玩了中都著名的八景：琼岛春阴、玉泉垂虹、太液秋波、居庸叠翠、蓟门飞雨、西山积雪、芦沟晓月、金台夕照，尽情饱览松桧苍蔚、芰荷卷舒，流连歌声戛玉、暗影流香。快乐的时光总嫌短暂。不久，诺敏的父亲兀良合台奉诏要回蒙古草原，诺敏随行，齐尼兰萨和百灵则需回返四川。耶律恪便在玉泉为百灵、齐尼兰萨、诺敏饯行。玉泉位于宛平县西北三十里，山有石洞三个，甘泉涌出，色如素练，山上建有芙蓉殿，曾为金章宗避暑之处。玉泉垂虹，乃中都八景之一，虽因战乱失于修葺，亭台楼榭多有破败，天然美景依旧。

耶律恪专择芙蓉殿后一平整山石，自备酒菜，与挚友把酒言欢。临别之际，百灵三人方才得知耶律恪竟然是蒙古名相耶律楚材之子……

“孩子，想什么呢？”见女儿默默出神，拔都关切地问。

百灵急忙收回思绪，淡然一笑："想一个人。"

"是耶律恪吧？"

百灵惊异："您如何知道？"

"知女莫如父嘛。齐尼兰萨有封信来，信中只说了一件事，就是希望不久的将来我可以为你和耶律恪主婚。"

"是这样啊。"

"孩子，陪我沿河边走一走。"

百灵伸手搀住父亲，顺从地走在父亲身边。拔都的脚疾未愈，行走显得有些艰难。

父女俩边走边谈。他们的话题随意变换着，从耶律恪到蒙古贤相耶律楚材，从乃马真皇后抑沮贤良，到海迷失蠹国乱政，从蒙古帝国经历的十年政局不稳，到蒙哥铁血丹心、澄清玉宇……百灵比任何人都要了解父亲内心的喜悦。两年有余的时光，她亲眼看着父亲为了窝阔台系和拖雷系的皇位之争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如今大局已定，父亲终于卸下了思虑的巨石。毕竟，在父亲的心目中，只有蒙哥汗才是继成吉思汗之后最杰出的一代君主……

拔都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过，百灵也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过。父女俩无拘无束地闲聊着，想到什么说什么。一个人说的时候，另一个就会认真地倾听。这些年来，百灵与父亲还难得有这样亲密的时刻。

前面出现一个坎沟，百灵的手稍稍勾紧了父亲的肘弯。"小心点，父亲！"她很自然地说道。

拔都蓦然驻足，回望着女儿美丽明净的双眸。由于激动和欣喜，他连眼角的褶皱里都焕发出奕奕的神采。

"你叫我什么？"

百灵深情地回道："父亲！其实在我心里，我已经无数次地这样叫过您了。还替齐尼兰萨。他说，您永远是我们的父亲，而不是我们的父汗。"

“我懂，这也是你们母亲的愿望。我真的很高兴，能做你们的父亲，而不是做你们的父汗。”

“谢谢您，父亲。母亲爱了您一生，我们同样爱您。”

“孩子，能给我讲讲你们的母亲吗？这些年你们都去了哪里？为何又从大理到了四川？”

百灵深情地点了点头。

“从我记事起，我和齐尼兰萨就在马车上或者挑夫的竹筐里颠簸。等我们稍大一些，外祖父和母亲开始教我们认字，哪怕是在旅途中，只要有一点点闲暇，母亲都会督促我们读书、写字。没有纸和笔，母亲就让我们用棍子在地上写。齐尼兰萨是个小调皮，常常偷懒，这时，母亲就会说，我们长大了，总要回到父亲的身边，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才学，她就不会让我们去见父亲，因为我们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她不想让父亲为我们感到失望。听她讲父亲的故事，我和齐尼兰萨永远听不厌。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和齐尼兰萨看着日出无忧无虑地长大。旅途艰辛然而快乐，当然有时也难免遇到危险。最危险的一次是我们刚到匈牙利的首都，正赶上蒙古大军要进攻匈牙利，匈牙利人就把我们当作奸细抓了起来。幸亏母亲遇到一位熟人，这个人与别剌四世很熟悉，他亲自向别剌四世说情，别剌四世才特旨放了我们。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支蒙古军的统帅是您。母亲一心一意考虑我和齐尼兰萨的安全，决定暂时先回大理。在返回的途中，外祖父病逝了。按照他的遗愿，我们将他的骨灰洒在了回来时经过的第一条小溪中。本来，母亲原打算在大理安定下来，然而不久，她听说一支蒙古军正在四川作战，这支蒙古军的主帅是您的堂弟、窝阔台汗的次子阔端，主将是您的挚友兀良合台将军，便决定带我们去四川成都投靠外祖父的一位朋友。后来我们才知道，母亲当时已经发现自己患了病，她精通医理，感觉这次生病不同以往，很可能因此一病不起，才想尽快将我们送回您的身边。齐尼兰萨特别想参加兀良合台将军的军队，母亲怕他出危险，无论如何不肯同意。事有凑巧，兀良合台将军的人攻陷成都后，大量伤病员需要治疗，而当地大夫人手不够，将军的手下便找到了母亲。这时，齐尼兰萨与诺敏也相识了。经诺敏介绍，齐尼兰萨得到兀良合台将军的器重，让他做了诺敏的侍卫。母亲放下了心，病却一日重似一日，临终前她一再叮嘱我们，要我们到钦察草原找您，但不许我们与您相认。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关心您、保护您。窝阔台汗病逝后，将军安排齐尼兰萨护送诺敏到您的封地省亲。我们一路辗转，终于回到了您的身边。以后的

事情您都清楚了。自从与您朝夕相处，我和齐尼兰萨越来越尊敬和喜欢您，若不是为了信守对母亲的承诺，我们可能早就与您相认了。也许母亲真正担心的只是一旦我们的血统得到认可，就有可能卷入残酷的权力之争，她希望我们尽可能地远离无谓的纷争，而不是真的不要齐尼兰萨和我认祖归宗。我和齐尼兰萨经过了这么多年才开始领悟她的真实用意，事实上我们对权力地位也从未产生过任何奢望，所以，我们现在终于可以问心无愧地叫您一声父亲了。”

拔都的双目微微濡湿了，他拍着百灵搭在他臂弯上的手，一字一顿、清晰地说道：“我的女儿，你知道吗？当我还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时，我的命运就被注定了。可是，我的一生却因为遇到你们的母亲更加多姿多彩。你们的母亲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对权力不屑一顾，却希望她所爱的人顶天立地。”

他和女儿相依相偎，继续向前走去，语气渐渐变得激昂，掷地有声：“这三十年来，我不曾有一刻忘记过清雅，有许多事我都是在为她而做。现在，我想，我做到了。我，拔都，一个蒙古人，站在伏尔加河畔遥望蒙古草原，祈愿蒙古民族永远昌盛。我的身后，不仅屹立着金帐汗国，更屹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这，永远是我力量的源泉！”

百灵扭头凝望着父亲，目光中闪射出骄傲的神采。

即便这一刻她不会知道她父亲所建立的金帐汗国此后将傲立于欧洲长达二百六十二年，并最终悄然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但她知道这个与她一起迎接日出的人是她的亲生父亲。

而这，就已经足够了。

第一章 冲出地平线

壹

一二五二年六月，蒙古。

这天掌灯时分，蒙古都城哈剌和林西南的万安宫内灯火通明。

此时正值仲夏，炎热异常，但听宫外蛙叫蝉鸣，此起彼伏。忽必烈解开袍领，用一块丝织手帕轻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分北、西、西南三路夹击，宋地可破。”他左手执一烛台，在摊开的一张地图前对蒙哥汗说，“汗兄，灭宋一直是先祖、先父的遗愿。依臣弟之见，灭宋须循序渐进，应先从其西面的吐蕃（今西藏）和西南的大理（今云南）入手，然后从北、西、西南三个方向对宋进行夹攻。如今，吐蕃初定，接下来我们就该挥师大理。”忽必烈说着，右掌重重地击在大理的标志上。

蒙哥汗俯视着地图，没有立刻说话。他用指尖掐了掐眉宇，这是他在思考时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忽必烈凝望着长兄低垂的面容，从小的时候起，这张棱角分明的脸在他的心目中就代表着智慧与决断，对于比自己年长八岁的长兄，忽必烈一直怀有一种类似于对父亲的敬重。

片刻，蒙哥汗点头表示赞同：“对——对。”他抬起头，发现忽必烈正在看他，不由微微笑了。

作为蒙古的第四任大汗，他生平最大的理想就是实现前三任大汗，尤其是伯父窝阔台汗的遗愿，继续完成对宋的征服大业。此刻，他就是在与胞弟商议这件事情。听忽必烈说出自己的内心所想，他显得很高兴：“忽必烈，你的分析正合我意。我召你来，正是为了下定攻宋的决心。宋廷尽管腐败无能，但毕竟地大物博，兵多城固，再加上儒家忠君思想根植民心，这一切都不容我们掉以轻心。”

忽必烈颔首静听。

“自宋朝偏安以来，国势日衰，正是我们用兵的大好时机。因此，我命你率部借道吐蕃，先下大理诸国，从而完成对宋的夹击包围。”

忽必烈拱身道：“臣弟遵旨。”

蒙哥汗亲自斟了一杯奶茶，放在忽必烈的手边，笑道：“现在就你我二人，你不必拘礼，坐着叙话吧。说说看，你还有什么打算？”

忽必烈正觉得有些口渴，坐下来，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奶茶，面对兄长，侃侃而谈：“汗兄，这段时日我一直苦思攻宋事宜，确有一些忧虑。我在想，自窝阔台汗末年至今，我们对宋多有用兵却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究其原因，与我们的水军尚且无法与宋抗衡有关。宋军仅在襄阳以舟师横截汉水，就使我军勒马不前。另外，前些日子我曾多次派人前去打探，探得宋军在光州、黄州、蕲州、安丰间的大别山一带设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山寨，又设四川安抚制置使驻守四川，并令诸州择险要之地构筑山城，屯兵聚粮，扼守要道，一旦遇有战事，一呼而百应。因此，为今之计，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势在必行。另外，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讨论的，既然对于宋军的正面进攻很难奏效，就得另出奇兵。”

烛光跳了一下，发出噼噼剥剥的声响，一股红色的烛油由上而下流在高脚烛台上。忽必烈放下茶杯，起身观赏着根雕花几上一个精美的塔松盆景，蒙哥汗则走到他身边，坐在束腰凳上引逗着八哥取乐。“说下去，很有意思。”蒙哥汗握紧一个一人多高、装有圆形青铜底座的鸟架，向前移了移。

忽必烈在翘头案旁的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又道：“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尽快拿下大理，并最后解决吐蕃问题。”

蒙哥汗抬起头，右手食指轻轻勾了一下八哥的长喙：“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秋末到来之际，还是明年春天？”

忽必烈站起身来：“那太晚了。我意现在就走。”

蒙哥汗怔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笑了笑：“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臣忽必烈随时听候蒙哥汗的调遣！”忽必烈一脸严肃，胸有成竹。

“鬼精灵，”蒙哥汗温和地笑了，语气中却不无赞赏之意，“这样说来，你早就有所准备喽！难怪额吉老说你‘思大有为’。”

“作为大汗的臣子，理当效力！”

蒙哥汗坐回案前，正色道：“忽必烈亲王听旨!我命你三日以内率精兵十万往征大理，不得有误。钦此。”

忽必烈双膝跪倒在地：“臣忽必烈领旨。”

蒙哥汗俯身望着忽必烈，神情严肃：“我将这样的重任交给你，你一定要慎而又慎。”

“遵命！”

“平身吧。一会儿，你先去看望额吉，这两天就留在她身边照顾她。记住，千万不要让她老人家太过为你担心了。”

“是，我这就过去。”

忽必烈抬起头，与蒙哥汗四目相对，兄弟俩的目光里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内心深切的忧虑。

作为拖雷家族的灵魂人物，苏如夫人在丈夫英年早逝、窝阔台汗对拖雷家族不能完全放心的艰难岁月中，以隐忍的心胸、敏锐的头脑确保了拖雷家族的完整，并在金帐汗拔都的帮助下，实现了汗权从窝阔台家族向拖雷家族的转移。但是多年的劳累使她染上了致命的疾病，她在双目失明后，一直缠绵病榻。

这几日，忽必烈尽心服侍在母亲床前，出征的日子已经确定，明天他就要出征大理，他不知道这一别是否还能与母亲相见。

苏如夫人强撑病体，双手抚摩着忽必烈瘦削的脸庞，不觉老泪纵横：“四儿啊，南方汉地河汊密布，气候炎热，此去须处处提防，少染温热疾病。咳——咳——咳——”她的声音渐渐微弱，侍女递过去一块白色丝帕，忽必烈接过来在母亲的嘴角上轻轻一揩，只见洁白的丝帕立刻洇红了一片。

“四儿，我的口里怎么咸糊糊的，是不是有血啊？”苏如夫人语调很

轻地问。

“没有，只是一块痰液。”忽必烈掩饰着揪心的痛苦，眼里却已溢满了泪水，“额吉，孩儿明日将出征大理，您老人家有什么吩咐的，请尽管训谕。”

苏如夫人脸色越发苍白，只好重新躺回到床上。过了一会儿，她语音沙哑地说：“四儿，你从小为人心机深沉，也有统帅军队之能，这一点额吉非常放心，我只担心你此去汉地会滥杀无辜。你要答应额吉，千万不可虐待俘虏，更不允许杀害放下武器之人。”

忽必烈跪在母亲的床前，聆听着这位聪明而善良的老人的教诲，鼻子一酸，一串清泪顺鼻翼而下，滴落在地毯上：“额吉请放心，您的话孩儿一定会牢牢铭记在心。”

“嗯，这就好。好了，四儿，起来吧，到额吉身边坐坐。”说完，她转头吩咐身边的侍卫，“去把我的孩子们全部叫到帐前，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侍卫领命而退。不一会儿蒙哥、旭烈兀、阿里不哥、末哥先后来到帐幕。五兄弟中，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皆苏如夫人亲生，末哥虽庶出，却也是在苏如夫人膝下长成。

“孩子们，往前站。”苏如夫人披衣坐在床榻上。此刻，她的脸上挂满了真心知足的微笑。

“你们兄弟几个虽然不是一母同胞，但我都把你们看作是我自己的孩子，我爱你们，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完成你们祖父和父亲建立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的夙愿。”

苏如夫人面对站在床前的五个孩子，挨个用手抚摩一遍，苍老的脸上露出无限留恋。

她又将阿里不哥拉到身边：“你这孩子打小就任性、固执，哥哥弟弟们都让着你，这样下去可不行。”

“知道了，母亲。”阿里不哥沉声答道。

“来，儿子们，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苏如夫人一手拉着蒙哥汗，一

手拉着阿里不哥，轻缓地讲起来，“你们的祖父成吉思汗在创业之初，有一次引军归来后把儿子们叫进营帐。他先从箭筒中抽出一支箭交给你们的大伯：‘术赤，你把它折断吧。’那支箭被你们大伯毫不费力地折断了。接着，你们祖汗又给了他两支、三支、四支……也都被折断了。但当箭的数量增加到十支时，不仅你们大伯，还有你们二伯、三伯和你们父亲谁也无法掰断它。成吉思汗命令军中最有名的大力士和勇士们都来试试，结果，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无法折断这十支箭。这时，你们祖汗说话了：‘看到了吧？你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只要你们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任何人都不能战胜你们，你们将长久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她说到这里，从侍女手中接过一碗马奶，轻轻地吹了吹，喝了几口，“我的话你们听懂没有？”

“听懂了！”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苏如夫人用丝帕揩揩嘴角：“我有些乏了，你们都回到各自的帐殿里去吧。忽必烈，你此去大理，把我身边的许国祯大夫也带着吧。我听说大理那地方湿热非常，瘴气甚重，你带着他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额吉一片慈爱之心，孩儿心领，但许大夫我就不带了。此时此刻，额吉比我更需要他的照顾。军中有许多不错的蒙汉大夫，有他们照料，孩儿不会有事，额吉但请宽心即是。额吉，如没有别的事，孩儿先告退了，明天出发前，孩儿再来看望您，向您拜辞。”忽必烈双目濡湿，已经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了。

兄弟五人依次施礼而退，苏如夫人执着地“目送”着他们一一离去。尽管她已失明多年，儿子们的身影却永远印在她的心中。

贰

九月，凉风乍起，峰岭绵亘、曲折险峻的六盘山已一片凉意。

自成吉思汗时起，六盘山便成为蒙古军队的屯兵之地。这里草肥水美，蒙古军暑热时来此放养战马，秋凉马肥后起兵而去，已成惯例。忽必烈自离京城，率兵到此已有月余，眼见各部战马已膘壮肚圆，这几天正合计着择日发兵大理一事。

忽必烈的营帐依山麓南坡平缓处搭建，帐外，一万余顶毡帐分散各处，错落有致，远远望去，蔚为壮观。

这时，一队快马奔行在山间的小径上，朝着插着九斿白旗和“帅”字旗的忽必烈的营帐疾驰而来。马上之人风尘仆仆，显然这一路行程不短。眼见来到帅帐近前，其中两人跳下马来，快步走向大帐。

帐内，忽必烈坐在案前，正听他的心腹幕僚姚枢和子聪和尚为他讲解《孙子兵法》。

来人走进大帐，跪地禀道：“启禀大王，蒙哥汗命你暂停出征，即刻返回哈剌和林。此事十万火急。”说完，双手呈上一封信札。

忽必烈展开信札，匆匆阅读起来：

皇弟忽必烈亲王听谕：

母后沉疴不愈，自你出征后病势日沉，已于乙巳日（1252年8月28日）酉时崩于寝宫，臣弟接旨后立即返回奔丧。大军征战大理之事，可先遣使招降。切切。

大蒙古国蒙哥汗

壬子年七月丙午日（8月29日）于万安宫

忽必烈读完圣谕，如五雷轰顶，顿时失声恸哭……

姚枢从信使口中得知原来是太后驾崩，担心他哭伤身体，忙趋前劝慰道：“人死不能复生，还请亲王节哀。回想苏如夫人光辉灿烂的一生，委实令人哀婉之至。不若即刻遣使复报蒙哥汗，我们明日寅时启程，兼行回返哈剌和林。军队暂且交由兀良合台将军率领，留驻六盘山，并按大汗吩咐遣使谕降，亲王以为如何？”

“就按先生说的办吧，我已乱了方寸，一切但凭先生安排。”忽必烈强忍着痛苦说。

姚枢与子聪和尚对视一眼，子聪和尚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如此，一应祭奠之事容臣等筹办。今日是八月初一癸丑日，初二动身，估计有七八天就可抵达哈剌和林。亲王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今日新月之夜，传令全军将士释服祭拜。你们都下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俟姚枢、子聪离去，忽必烈铺开一张宣纸，将全部思念与哀伤倾注笔端，撰写了一篇饱含母子之情的祭文：

祭圣母太后文

继年月日，儿忽必烈谨以清酌遮羞之奠，祭于圣母太后之灵：

阿拉伯诗云：如果女人都像她，女人就胜过了男人。

嗟嗟母后，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吾又何嗟！人之生世，似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维？凡物人生，不愿为材，栖樽青黄，乃木之灾。子之中弃，大放厥词，富贵无能，磨灭谁纪？母之自著，表表愈伟。不喜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母之文思，而不用世，乃令子孙，掌帝之制。子之视人，自以无前。一斥不复，群飞刺天。嗟嗟母后，今也则亡。临终之音，一何琅琅！遍告诸嗣，以寄哀思，不鄙谓余，亦托以死。今凡亲情，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母托？非我知母，母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念母永归，无复来期，设祭灵前，矢心以辞。呜呼哀哉！

儿忽必烈叩祭

壬子年八月癸丑日（1252年9月6日）

写完最后一个字，忽必烈已是泣不成声。

是夜，在忽必烈帅帐的东侧搭起一座可容纳千余人的灵帐。在一块巨大的白绫上，用蒙古文墨书一“奠”字。祭坛中央供奉着苏如的灵位。灵位两侧依次摆放着香炉一、牛二、羊三、马、酒醴、红织金币及裹绢各三匹。

灵位前，兀良合台偕萨满巫师，据地为坎，焚火“烧饭”（祭祀），马肉、马骨发出“剥剥”的爆裂声。萨满巫师口念祝语，盛赞苏如夫人辉煌业绩以祭焉。

萨满巫师祝祈已毕，忽必烈率众将士跪拜灵前，口诵祭文，凄凄切

切，苍山为之泣噎，碧树为之落泪，气氛訇然。

叁

七天以后，忽必烈率他的幕僚赶回哈剌和林。这天午后晴空万里，万安宫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忽必烈双膝跪在藏青色的地毯上，脱掉帽子，将腰带搭在肩上，向蒙哥汗行九叩拜大礼。

“你回来啦？”蒙哥眼中布满了哀伤，情绪显得很低落，“母后身体原本就虚弱，又偶感风寒，病势日沉，终致溘然长逝。许国祯说，母后是积劳成疾、心力衰竭而崩。”

“母后何时出殡，望汗兄训谕。”忽必烈依然跪拜不起，一则为面见汗兄，二则为寄托对母亲的哀思。

“起来吧！”蒙哥汗指指身边的一把扶手椅，“你一路鞍马劳顿，且坐下谈话。”

忽必烈却不肯起来：“汗兄，我想先去看望额吉。”

蒙哥汗点点头：“也罢，你去吧。这几天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的额吉操办丧事，别的容后再议。”

忽必烈默默望着他，凄然无语。

苏如夫人的帐幕内点燃了无数盏酥油灯，大帐中灯火通明，香烟缭绕，袅袅的薄烟一丝一缕慢慢升腾，向四周弥散开来，恍如女主人高尚的灵魂亦随着缥缈的烟雾，渐渐消散于天宇之间。

一棵两人合抱的香木被匠人从中一分为二，挖空树心。苏如夫人安详地静卧其中，一身素色的绫罗，几件高雅的金玉首饰，肤如凝脂，唇若含红仿佛静静熟睡一般，一如生时的温润、淡定和从容。

“太后苏如夫人仙逝西归，往驾启行！”执事官朗声宣布，声音中蕴含着些许沉重，“盖棺——”

九匹西域骏马载着锢以三道金箍的香木棺缓缓驶向墓地，送葬人潮逶迤其后，首尾相接绵延十数里。

肯特山下，一处林木茂密的空地上，深深地挖掘出一个巨大的坑穴。坑内，一顶白色的帐幕门扉洞开。苏如夫人的棺木就被安放在帐幕的正中央，棺木前放着一张长条案，案上摆满了牛肉、马肉、羊肉和马湩（即马奶酒）、马乳等各色供品。此外，给苏如夫人陪葬的还有九匹母马和它们的小马驹，以及九匹鞍具齐全的白色骏马。太后苏如夫人生前用过的金银器皿、珠宝首饰亦随她埋入墓穴。

下葬完毕，墓坑随即被填平，一万匹马践踏九遍，然后将原先连根揭起的草皮重新覆盖在上面，地貌又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两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旁边各立有一柄长矛，一根指头粗的牛毛绳索系在矛尖上。绳索上缀满各色各样粗麻布的布条，长长的送葬队伍和马匹默默地穿过绳索和两堆篝火，顺着来路返回。两名萨满巫婆，在火堆两边洒水和背诵咒语。

这是一种蒙古萨满式的净化方式，它既为死者祈祷，也为生者祝福。

不久，忽必烈率领送葬队伍回到哈剌和林，他还有一些事情要与兄长商议。之后，他将与幕僚返回六盘山，视对大理各部的谕降情况，做出战或和的决定。

不过，他很清楚，不经过战争，蒙古国无法彻底平定大理。

万安宫，蒙哥汗默默等候着忽必烈。

忽必烈施礼见过蒙哥汗，扼要向兄长禀报了兵发六盘山诸事，特别提到他遣使邀请萨迦派新任教主八思巴为萨班舍利塔举行开光仪式一事。

原来，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军事、政事之后，年轻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新任教主。为了加强对吐蕃地区的控制，忽必烈要求八思巴到金莲川一会。在金莲川，忽必烈与八思巴一见如故。忽必烈欣喜之余，赐给八思巴一百蒙古马军，并与之结为施主与福田。

但是，作为萨迦派唯一的传宗接代者，八思巴还必须尽快返回川藏地区，接受比丘戒，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吐蕃地区众多教民的认可。

忽必烈返回哈剌和林前，八思巴转来了致蒙哥汗的书信。信中，他感谢蒙哥汗对萨迦派在吐蕃宗主地位的承认，并愿积极遵照蒙哥之命，全力协助蒙古在吐蕃括户（人口普查）和安抚藏区人心。

“这么说，八思巴已离开了凉州？据我得知，吐蕃地区的括户工作搞得很有起色。说真的，我们还得感谢这位小佛爷呢。”蒙哥汗说。

“的确如此。这是他离开凉州时送来的两封函件。”忽必烈呈上八思巴的信札。

蒙哥汗拆开信札读了起来，读罢，脸上露出几分欣喜的笑容。他将其中一句“现今皇帝安居广，犹以当前事物铭记于心，下诏对僧人、方士等敬神者一概免除兵差，使之安居乐业，并命萨迦派管理所有执事和众僧，此乃皇帝恩德，佛子当铭记于心……”反复读了两遍，不觉轻声说道：“知我者，八思巴也。”

对蒙哥汗而言，吐蕃的归附，的确让他放下了悬虑已久的心事。

蒙哥汗即位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并扩大了封邑分封制范围，除在漠南汉地、中原、吐蕃都按人口征税外，金帐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也陆续开始了这项工作。而在蒙哥汗的施政纲领中，吐蕃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地区之一。他根据吐蕃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派大将以武力征讨吐蕃未降之部，另一方面与各教派直接接触，加强联合，确定归属关系，以强有力的政治手腕将吐蕃完全纳入蒙古的势力范围之内。

在吐蕃的括户，蒙哥汗授权给了八思巴去做。八思巴领旨后不敢懈怠，他明白萨迦派虽然眼下与蒙哥汗保持着正常的主属关系，但稍有不慎便可能前功尽弃。因为萨迦派并非唯一与蒙古保持密切关系的教派，蒙哥汗同时还与噶当派、噶举派等宗教领袖都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所以，在这次括户中他不遗余力，他知道，蒙哥汗时刻都在注视着他的所作所为。

蒙哥汗将信札放在条案上：“忽必烈，你认为八思巴在吐蕃能有多

大作为？一个十七岁的青年，能有多大影响力呢？”

忽必烈起身答道：“不可估量！我们决不能因为他年轻而轻视他的才能。就目前的形势而论，在吐蕃地区实现政教合一，非他莫属。”忽必烈字斟句酌地说出自己对八思巴的评价。

蒙哥汗沉吟片刻，说道：“难得八思巴一片苦心！忽必烈，你的选择是对的。这个年轻人忠心可鉴，将来定会成为帝国的有用之才。”

就普查户口的形式而言，蒙哥汗对吐蕃的经营确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由萨迦派代理上报户口清册，而是直接派遣政府官员赴吐蕃清查户口和划分地界。至于委派萨迦派代表协同前往，只是为了便于尽快熟悉当地情况，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同时于形式上承认了萨迦派的宗主地位，减少藏民区不必要的惊慌和混乱。正因为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吐蕃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第一手资料，才为他全方位经营吐蕃奠定了基础。

“政教合一，以教统政，以政养教，政教一体是为国策，汗兄以为如何？”忽必烈打破了宫中一时出现的沉寂，将自己思虑已久的想法直陈出来。

“很好。对于这个问题，我与你的想法颇有相似之处，这次借祭母之机召你回来，正是有一个对策需要征询你的意见。”蒙哥汗一边打量着眼前的吐蕃地图，一边沉思地说道：“我以为，分封诸王，应当同时兼顾蒙古的分封制度与藏区各教派林立的现实，使分封诸王能够与藏区各教派结成施主与福田的关系。”

“是。”忽必烈点头表示赞同。

蒙哥汗站起身，在帐殿里踱来踱去：“忽必烈，对于此事我还有一个筹算，你看是否值得商榷。你、旭烈兀、阿里不哥、末哥还有其他兄弟分别与吐蕃其他教派结成施主与福田，我则与各教派都保持经常的接触，每半年听一次你们的禀报。这样，恐怕更有利于我们对吐蕃的掌控，确保各教派都不敢轻易萌生异心。你以为如何？”

“如此甚好。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内委派镇守官管理政务和税收，这样不仅有利于吐蕃的统一，而且可以促使吐蕃的教令、军令、政令完全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吐蕃局势既然基本平稳，下一步的要务仍是征服大理。臣弟想明日返回六盘山，然后途经川藏地区兵发大理。”

“你一路辛苦，不妨多休息几天。”

“凯旋之时，臣弟再与汗兄倾心长谈。”

忽必烈以征伐大业为重，第二日便辞别蒙哥汗回返六盘山。辽阔的草原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百灵、山雀啼鸣；成群的海冬青舒展雄健的翅膀在天空翱翔，有时，随着驯鹰师的口哨声，翩翩降落在骏马的鞍鞒上……

肆

癸丑年（1253年）忽必烈受京兆份地（今陕西西安），忙于筑府屯田。同年八月，兵进临洮（今甘肃），遣使赴大理劝降未果，于是决定兴兵讨伐。与此同时，八思巴欲南下追随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行至朵甘思停下来，这时，他从来往客商口中得知伍由巴大师已经去世。

对吐蕃括户完成后，蒙哥汗正式按各教派的势力范围将吐蕃分封给诸王，诸王各自按自己的意愿与各教派直接建立了关系。这种做法打破了过去蒙古王室处理吐蕃事务都要经过萨迦派法主同意的惯例，严重动摇了萨迦派的特殊地位。这一改变使八思巴清醒地认识到，萨迦派若想保住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宗主地位，就非得找到一位拖雷系的、权势过人的王爷当靠山不可，于是，八思巴自然而然地想到两年前结识于六盘山的聪明睿智的亲王忽必烈，便中途折返，与正在征伐大理途中的忽必烈相遇于川藏地区，并随忽必烈继续南下，九月抵达忒剌（今四川松潘）。由此，便有了“世祖皇帝龙德渊潜，师知真命有归，驰驿径王府”这样的八思巴自此追随忽必烈的历史性会晤。

那天，令八思巴和忽必烈永生难忘。

草原上，牧马和牛群正悠然觅食着青草，洁白的羊群，在如织毯般的草地上游动着，放牧归来的牧民悠远的歌声融入青山碧水之间……如此浓郁的草原景致，似乎更能勾起八思巴和忽必烈的无尽遐思。

仪仗林立，八思巴骑马穿行。宫帐前，忽必烈命士兵手捧洁白的哈达恭候侍立。这是忽必烈专为八思巴准备的最为隆重的欢迎仪式。行至近前，八思巴翻身下马，双手接过哈达，疾步趋向站在帐前翘首等待的

忽必烈，两人亲切拥抱，互致问候，场面异常真挚、热烈、感人。

忽必烈的幕僚与亲厚将领全在帐外迎候，忽必烈确实给予了八思巴极高的礼遇。作为一位目光敏锐、头脑清醒的蒙古亲王，忽必烈深知八思巴的这次觐见有着怎样非比寻常的意义。如果说两年前八思巴觐见忽必烈还有受命而往的意思，那么这一次则是年轻的法主反复思考后做出的决定。历史让忽必烈与八思巴选择了彼此，也让他们在日后的交往中渐渐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需要，并因对彼此的信任、欣赏而结下终生不渝的深情厚谊。

二人携手回到宫帐落座。

“两年了，本王已有两年不曾与上师见面！”忽必烈激动地说。

“是啊，一别两年，亲王风采依旧！”

“藏区形势是否安稳？”

“安稳，亲王无须挂怀。察必王妃、真金王子身体可好？”

“他们都很好，感谢上师挂念。两年苦修，更觉上师佛法精进。”

八思巴回道：“亲王谬赞，佛子当精益求精。”

忽必烈眯起眼睛，含笑望着年轻英俊、气宇不凡的八思巴，缓缓问道：“上师一定还记得我们初次会晤的情景吧？”

“当然记得。”八思巴深情地回答，“应该说，我们的会晤绝不是偶然的，是命运和机缘将我们连在了一起，这就是佛的意志。”

“是啊，其实第一个和吐蕃发生政治联系的是窝阔台汗的皇子阔端。此事说来话长，上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愿听亲王赐教。”

“说起来，皇子阔端后来经营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诸地，与当时的蒙宋关系有很大关系。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正月间，也即蒙古与宋合兵消灭金朝之后,蒙古和宋之间已经有过兵戎相见。当时，蒙古大军攻下金朝都城汴京（今开封），按照蒙古与宋所订

盟约，蔡州（今河南汝南）以南归宋，蔡州以北归蒙古。于是，蒙古大军北还，只留下大将速不台镇守河南。”忽必烈轻啜一口香甜的酥油茶，继续回忆道：“岂知蒙古大军刚刚北还，宋淮东制置使赵葵就建议朝廷乘蒙古撤军之机，出兵收复中原。宋帝利令智昏，采纳了这一建议，他一面命赵葵率军六万攻取汴京，一面派人西攻洛阳。速不台率军一举击退了宋军的两路进攻，使宋帝乘机收复汴京、归德、洛阳‘三京’的计划全盘落空。”

“莫非正是由于这次战争，才成为蒙古决心征伐宋的导火索？”

忽必烈摆弄着手中精美的茶碗：“也可以说是世事无常！蒙宋双方兵戎相见的结果是第二年七月，窝阔台汗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决定出兵伐宋。于是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向宋发动了全面攻势。”

“据我所知，当时金虽灭亡，尚有秦、巩二十余州未下，且有原金巩昌府总帅汪世显据地自守。”

“巩昌乃兵家必争之地，巩昌不下，必将对蒙古大军南下攻宋构成莫大威胁。为此，窝阔台汗才决定派皇子阔端出征秦、巩。当时大军压境，潮流不可逆转，阔端遣使招降了汪世显，随之挥军攻入甘肃会宁、定西、兰州等地，接着回师攻下洛阳。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八月，阔端率汪世显等出大散关，令炮手为先锋，破宕昌，残阶州，攻文州，城破之后，招徕吐蕃十族，恩威并施，赐以银符。甘肃临潭、迭州等地的吐蕃部落，闻讯相继归顺了蒙古，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蒙古王室方与吐蕃上层有了正式的官方接触，并委任吐蕃部落头人官职，令其管辖地方事务。”

八思巴忆起自己在阔端王府看到的记载着这段史实的公务文书，隐隐有些懊丧。

征服与被征服，或许都是历史的必然？

忽必烈用右手食指在一幅摊开的地图上圈点着，语气中充满了豪迈的气概：“吐蕃的北面，早在成吉思汗降伏畏兀儿（今维吾尔）、灭西夏之时，就已与蒙古直接交界了。除了东南的大理至今尚未归顺外，可以说吐蕃已完全处于蒙古的战略包围之中。即使吐蕃不愿归降，也已经没有主宰自身命运的机会了。我这样说，上师认同吗？”

八思巴脸上一阵抽搐，面色尴尬。

忽必烈微笑着岔开话题："你们吐蕃曾出现过哪些雄才伟略之人，能不能请上师赐教一二？"

八思巴略一沉思，答道："我们吐蕃史上最杰出的人物当是法主祖孙三人。"

"哦？请上师说来听听？"

"松赞干布，素以正直严明、智慧深远著称，始译佛经，创制藏文，是为观世音菩萨化身。他曾结好唐朝，娶文成公主为妻，此后派藏族子弟赴中华求学，同时诚邀汉族各类工匠、僧侣、医药卜算之士入藏，通过加强汉藏两地文化、经济、宗教、学术等方面的交流，促进了藏区的迅速发展，国势日益强盛；赤松坚赞，吐蕃王朝的鼎盛之主，曾占领安西四镇，河西、陇右之地尽在其辖，一度攻入长安、成都。遣使印度迎请菩提萨埵，建桑耶寺，成立僧团，培养通译，遍译佛经典籍。晚年致力于唐蕃和好，是为文殊菩萨化身；赤热巴金，在位时唐蕃和盟，在拉萨大昭寺前立唐蕃会盟碑，永志汉藏友好团结。开设译场，集中人力物力译经，统一译名，藏文由此而趋规范化。崇佛之至，僧人任王朝高官，主持朝政，故而招致反佛大臣暗杀，吐蕃王朝即陷崩溃瓦解之深渊。是为金刚手菩萨化身。"

"王者之谋，莫过于此。"忽必烈见八思巴对答如流，欣悦之余，谈兴愈浓，"那么吐蕃地区以学识功德论何人为尊？"

八思巴呷了一口青稞酒，心中默念，这醇香的青稞美酒，即是文成公主教授中原文化之滥觞。

"若以学识功德论自然是以法主萨迦班智达为尊。"

"上师曾追随萨班法主多年，想必从他那里学得不少佛经大义？"

八思巴除佛学之外，史学造诣也相当深厚，这一方面与他在凉州期间萨迦班智达对他的悉心教诲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自己的潜心修持。此刻听到忽必烈这样问他，不觉想起两年前他与忽必烈初次会晤时忽必烈也曾问过类似的问题，回答不由脱口而出："法主学识功德犹如大海，我所学到的只不过是一掬之水。"

一席长谈，忽必烈与八思巴都觉受益匪浅。最为可贵的是，八思巴既表达了萨迦派的学识功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又表现出自己谦逊朴实的优良品格。忽必烈不由得从心底认可了这位吐蕃青年。

伍

中午时分，子聪和尚、姚枢等一干文臣武将应召来到帐殿。宿卫禀报：午宴安顿便宜，请王爷及贵客入席！

在这偏远之地，忽必烈命王府御膳房准备了一桌极尽豪奢的筵席。

御膳房官员可谓挖空心思，不仅将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畜、家禽煎炒烹炸，弄得色香味俱全，甚至还弄来鹿、獐、山鸡、天鹅、野兔、土拨鼠等野味，最难得还是那些深海鱼贝，在这藏边之地更是难得一见，还有各色的四时菜蔬瓜果，红红绿绿，莫不鲜嫩欲滴。

至于酒，什么马奶酒、青稞酒、葡萄酒、果酒、米酒、粮食白酒……更是罗尽珍品，应有尽有。考虑到子聪和尚和八思巴不饮酒，忽必烈还特地命人为他们准备了几种果汁。

如此铺排，皆为欢迎来自藏区的上师八思巴，同时也为犒劳多年征战，不惮辛苦的将臣们。

八思巴拿起一双筷子，赞叹道："这简直就是一桌艺术品，令人不忍去毁坏它。"

子聪微笑："这些可都是王爷带在身边一直舍不得享用的珍馐，料定有贵客来，不想就是上师。"

"来，让我们为王爷和上师的健康及知己重逢干杯！"姚枢率先端起面前的酒杯，双手作揖恭祝。

忽必烈神采奕奕，轻舒须髯，笑逐颜开："不如说，为我们蒙、汉、藏等各族永结同好、亲善和睦干杯！"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将杯底亮给大家，畅声大笑起来。

众人起身齐声道："谢王爷鸿恩！祝王爷万寿无疆！"各自干了杯中酒，方才落座。

忽必烈夹起一块芙蓉果脯放在八思巴的盘子里，不无歉意地解释："上师慢用。征伐大事在身，未能很好款待上师，尚乞见谅。待将来返回汉地，本王再用纯粹的宫廷御膳招待上师吧。"

"唔——"八思巴一边品尝着芙蓉果脯，一边奇怪地问，"听王爷话意，宫廷御膳难道比现在这桌筵席还要奢华吗？"

忽必烈笑而不答，又往八思巴的盘子里夹了一块素烧山芋："你尝尝这个。厨师的手艺不错，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

他用毛巾擦了擦嘴角，环顾了一下追随自己左右的文臣武将："你们也随意享用吧。这阵子都在行军打仗，饥饱无定，大家受苦了。"

"愿为王爷效犬马之劳！"众人深受感动，异口同声地回答。

"你们今天哪来的这么多客套话？是不是因为上师在座，让你们拘谨了？"忽必烈转头对八思巴笑道，"这些人虽为我臣属，却与我惯熟，平素插科打诨，鲜有拘礼。依我说，咱们今天索性开怀一饮，大家海阔天空，驰骋想象，畅谈一回佛经典故如何？"

众人轰然应是。

"如此甚妙。但不知子聪先生可有兴趣？"八思巴亦兴致勃勃，侧头望向了子聪先生。

"当然。王命不可违，况贫僧正有一些疑惑想向上师讨教呢，还望上师不吝赐教。"

"不敢！子聪先生何必自谦！"八思巴微微一笑，"倒是我想请教先生，据说佛陀释迦牟尼幼年时曾经按照传统接受过印度婆罗门教的严格教育，可有这么回事？"

子聪知八思巴有意考他，于是放下筷箸，沉稳地答道："佛陀是一千七百年前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国君净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贤者'之意。他幼年时的确接受过婆罗门教的教育，但成年后便与婆罗门教渐行渐远。据传他于二十九岁时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道。"

侍者又端上烧雁、攒熊掌，并在每个人的桌前放上一小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野鸡羹，只在子聪和八思巴面前各放了一碗莲子羹，二人自幼出家，笃守戒规——“斋居蔬食，终日淡然”。

忽必烈端起斟满马奶酒的酒杯：“来，来，让我们为子聪和上师这两位汉藏名僧今日能在这里切磋佛法干杯！三杯之后，你们不妨尽兴攀谈，本王和在座各位先生和将军们洗耳恭听。”

众人应和地饮尽了杯中酒。放下杯盏，八思巴顾不上谦让，迫不及待地向子聪提出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当时印度宗教界里，风行禅定和苦行的修持方法，意在获得神秘的宗教经验，达到所谓‘非想非非想’之定境，认为此即为解脱境界。子聪先生是否也这样认为？”

“佛陀释迦牟尼先从数论派修习禅定，据说已达高深之定境，却仍不能认为已得解脱。”子聪跟随海云法师习法多年，掌握着博大精深的佛学经典，此刻全都派上了用场。“后来，他又改从苦行外道禁欲苦修六年，更觉无益。尽管这些说法难免有故意贬低婆罗门教和外道之意，但在当时印度那种宗教环境下，佛陀释迦牟尼曾尝试过这一宗教修持方法是完全可能的。直到他三十五岁时，有一次坐于菩提树下苦思解脱之道。经过七天七夜冥思苦想，方自觉大彻大悟，成就‘无上正觉’。”

“这就是说，他发现了宇宙人生之奥秘，找到了解救众生脱离苦海之途径。”八思巴插言。

“是的，一点不错。”子聪的语气渐渐转入沉厚，“此后四十余年，他把悟到的道理到处宣传，争取信众，形成教义，组成僧迦教团，建立了佛教世界。应该说，他的创教传道活动进行得相当成功，因为他拥有众多的信徒，其中既有国君、贵族和富商大贾，也有奴隶、乞丐之类下层百姓。”

侍者递上一块毛巾，子聪擦了擦额上的汗珠，亲自往八思巴盘中夹了一箸烤土豆片。

“二位高僧，今日论法到此为止。”忽必烈见武官们已经听得兴味索然，不觉含笑打断了八思巴与子聪间的佛法切磋，提议道，“上师、子聪、姚枢，等吃过筵席，你们三人不如陪本王去领略一番松潘草原迷人的风光，享受享受秋日的高远和宁静。”说着他举起酒杯，朗朗一笑，“下

面的佛法大义，还是留着以后再作讨论吧。”

子聪与八思巴意犹未尽，彼此相视，心底皆生惺惺相惜之意。

“谨遵王爷之命！”大帐中觥筹交错，笑语重起，一扫方才的沉闷。

第二章 大理烟云洱海雾

壹

在忽必烈的大营盘桓了短短的两日，八思巴又要返回吐蕃了。忽必烈亲自为他送行，两人在帐外的草地上依依话别。

突然，一匹快马疾驰而至，马上使臣高声唱喝道："亲王忽必烈、上师八思巴听旨！"

在蒙古国，一名或两名来自汗廷的使臣有权逮捕或处死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因为汗廷派来的使臣执行的往往是蒙古大汗的令旨，所有的人，无论官居何位，地位多么显赫，都须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如有丝毫违抗，就被视为抗命不尊，轻者丢官褫爵，重者就地处死，而其家属父母或从军或降为庶民。

二人急忙跪地领旨，蒙哥汗一朝已将汗廷圣旨由宣纸改为黄锦缎。

圣旨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而成：

统辖一切的长生苍天之命，仁慈、威严的天子成吉思汗宣谕。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蒙哥汗皇帝圣旨：

晓谕藏传佛教上师八思巴，经改革两域赋税大会之讨论通过，为维系国家机构之正常运转，命汝速往吐蕃地方摊派兵差，收取贡赋。

牛儿年九月于万安宫

忽必烈将圣旨交给八思巴，八思巴勉强接了过来，脸色十分阴郁。

蒙古汗廷使臣返回之后，忽必烈凝视着沉默不语的八思巴，说："上师有什么话但讲不妨，本王或许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八思巴郁闷的心情稍有缓解，但仍然声音低沉："吐蕃地狭民贫，山多地少，百姓生活极其贫困，如若硬行摊派兵差，收取贡赋，恐于安定不利。倘若诸多教派上层人物一抗命，势必兵戎相见，到那时孰胜孰负，实难料定。这是我所忧虑，亲王以为如何？"

"上师的苦心，本王能够理会。还望上师能暂忍一时之委屈，以大局为重。"忽必烈口中宽慰着八思巴，其实内心亦焦虑重重。他对蒙哥左右的一些近臣诸如阿兰答儿、刘太平等人热衷于聚财、敛财的行径实在是太了解了。有此宵小常在身边蛊惑，蒙哥汗决策时自难免考虑欠妥，顾此失彼。

"洞入佛门，四大皆空，传播教义，普度众生。我这一生除了继承萨迦班智达的遗志，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上师切莫作如此灰心之说。佛讲究因缘，世俗讲究机缘，还望上师放宽心怀，一切随缘！来吧，本王陪你出营。"

两人并肩而行，一时默默无语。忽然，忽必烈问道："据说萨班法主曾经给吐蕃各地的僧侣领袖们写过一封公开信，上师还记得它的内容吗？"

八思巴素有"神童"之誉，更有过目不忘之超凡本领，加之他长期跟随在萨班身边，对这信的内容自然是耳熟能详、记忆犹新，当即脱口诵道：

吉祥！致礼（上师）护法文殊菩萨！

具祥萨迦班智达致书与卫、藏、阿里善知识施主大德：

余为弘扬佛法，体念众生，更兼顾操蕃语之众，来蒙古地方。召余前来之大施主极为欣悦曰："八思巴兄弟如此年幼，能偕从人一道携来，吾已深思矣。"

……

八思巴声情并茂地吟诵着这封一千八百余言的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内心感慨万端。

忽必烈虽然对此信早有耳闻，却是头一次完整地听到这封信的原

文。他认为此信无疑是见证吐蕃统一于蒙古帝国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萨班以六十六岁高龄拖着病弱之躯携二侄远赴凉州，既是为了弘扬佛法，体念众生，也是为了顾及操蕃语之众的命运和前途。

在信中，萨班用大量事实陈说了天下大势，阐述了“归者昌，逆者亡”的道理，说畏兀儿因归顺蒙古才“未遭涂炭而昌盛逾前，人畜由彼等自理，库吏、别乞均由彼等自任之”。相反，“金国、西夏、阻卜等地未亡之前虽已派有蒙古使者，然（彼等）不遵功令，终遭覆亡，逃遁无门，仍需俯首归降”等等，劝告吐蕃各地方僧俗势力顺应历史潮流，诚心归附，绝不可存任何侥幸心理，以致轻举妄动。

信中，萨班还向藏区各僧俗势力郑重宣布：一、阔端已委派萨迦派管理吐蕃，封授萨班的金字、银字使者为镇守官。二、遵令归顺，各地官员可继续任用。三、蒙古官员将同萨迦官员共同进藏，各地僧俗首领要善待金字使者，多奉贡品。

严格地说，这封公开信对蒙藏关系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蒙藏之间政治关系的正式形成和确立，而且为蒙古统治吐蕃以及后来吐蕃归顺元朝中央政权，加入到强大的元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细雨微风，遂化干戈为玉帛。法主忧国忧民，佛眼佛心，宁不令人钦敬。”忽必烈甩着长长的袍袖欣慰地说。

“这也是经过法主长期的努力、精心的准备和苦心经营的结果!”八思巴补充了一句。

“因此，蒙古与吐蕃之间绝不可轻启战端，让萨迦班智达的心血化为泡影。本王一定全力劝止大汗，请大汗收回成命。”

“如此，亲王功德无量。”

“上师，我还有个请求，不知你肯否答应？”

“亲王请尽管吩咐。”

“我想让你按佛教仪式为我灌顶。”

“这个……恐您不能遵守法誓，况此次又无精通翻译者，不如日后

再说。”八思巴郑重地回答。

“须守何种法誓？”

“灌顶之后，上师坐上首，以身体礼拜，悉听上师首语，不违上师意愿。”

忽必烈很干脆地回答：“这个做不到。”

“且待我下次拜会，再与亲王商议此事。”

“也罢！”

“亲王请留步，八思巴拜别。亲王保重！”

“你也珍重！”

回到大帐，忽必烈仍在想着这个问题，他召来子聪和尚商议，子聪苦思良久，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坐上首。皇子、驸马、官员、百姓聚会时，恐不能震慑，由王坐上首。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其余大小事项因上师心慈，难却别人之请，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必过问。”

忽必烈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如此甚好。眼下，我还有更重要的南征大理计划需要实施，军务在身，灌顶之事不如等凯旋六盘山时再召八思巴商议。”

“是。”

“侍卫，传众将入见。”

“遵命！”

贰

忽必烈率十万蒙古铁骑在苍茫的薄雾中出松潘沿岷江南下，金戈铁马，迤逦绵延二十余里。

几天之后，中路军在忽必烈的指挥下，强行渡过大渡河，行经两千余里的山谷隘路，终于胜利抵达金沙江畔。

日落之前，忽必烈将营帐安扎在金沙江沿岸。通红的晚霞将两边的天际和宽阔的江面染得一片橘红。

忽必烈与姚枢、子聪和尚、廉希宪等人站在帐殿前，望着滔滔东逝的金沙江水，指着江对面问："我们的前方可是会川都督的驻军之所？"

姚枢放下地图："是。据报，会川都督听信了几名骄横的文职官员蛊惑，决意拼死抵抗。"

"西路军进展如何？"忽必烈接着问道。

"兀良合台将军所部进展神速。"姚枢站在忽必烈的身后答道，"当年，也就是乃马真后称制四年（1244年），蒙古军为攻击宋的四川，曾派兀良合台、汪世显率领一支军队从丽江地区进攻大理国，以图绕道大理以达川南，对宋实行南北夹击，然而，大理国大将高禾率军迎战于九河地区，兀良合台苦战数日，最后不敌而退。多年来，兀良合台对此耻辱耿耿于怀，全军上下铆足了劲要报仇雪恨。"

"哦……后来呢？廉孟子，"忽必烈望了望正注目凝视着天际处绚烂霞光的廉希宪，有意点了他的将，"你不妨说说看。"

廉希宪虽是畏兀儿（今维吾尔）人，却自幼生长在汉地，习学汉文化，善骑射，后入忽必烈王府为"怯薛"。因他对《孟子》有独到见解，每与人论，必引《孟子》，忽必烈便以"廉孟子"呼之。

"是，殿下。三年之后，宋为示好大理，特派使者携重礼前往吊唁大理的阵亡将士，以表同心。宋与大理素来交好，经此一役，二者过往更密，特别是前不久大理相国高祥还杀了我们派去的招降使者。我担心如果宋与大理联手，我们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廉希宪审慎地道出了内心的隐忧。

廉希宪讲完，大家一时都陷入了沉默。唯有涛声阵阵，掩盖了短暂出现的宁静。

片刻，忽必烈遥指金沙江南岸，声音坚定而洪亮："命兀良合台由

晏当继续南下，东路军三万余人由白蛮境挺进。中路军渡过金沙江进破满陀城，三路大军在明年一月合围大理国首都紫城！”

“是！”

忽必烈回视众人：“速传令中军，明日黎明用饭，拂晓渡江！”

“是!”

“大理国相国高祥杀害我方招降使者，早引起全军将士复仇之情。殿下应当考虑下达止杀令，晓谕全军。”姚枢提醒道。

“对！姚先生所言极是。请殿下传令裂帛书旗，止杀抚民。”子聪、廉希宪深以为然。

“好！就这么办。传令下去，裂帛为旗，上书‘止杀’，晓谕全军将士，唯全力捕杀高祥！”忽必烈强压心头怒火，发出了进攻大理国前的又一道令旨。

这是蒙哥汗三年（1253年）十月下旬的一个午后时刻。

中路军在忽必烈的指挥下，乘坐木筏革囊五日内全部渡过金沙江。会川都督闻听蒙古大军已至，早将初时的豪言壮语抛至脑后，未及一战，仓皇南逃。

摩些蛮（今纳西族先民）酋长木阿良闻听蒙古军秋毫无犯，不愿与之为敌，于大理国众位酋长中率先迎降。忽必烈感其诚意，遂在江边大设筵席，款待木阿良及其随从。

“殿下真乃天下仁义之师，裂帛为誓、止杀屠城，如此军旅，士气高昂，纪律严明，何愁敌人不望风披靡、俯首称臣。”年过五旬的木阿良见过忽必烈，随即伸出一双厚实的大手，与忽必烈紧紧相握，语气中透出欣赏。

“阿良首领过誉了，本王不敢当。”忽必烈笑着将木阿良引入座席，慢慢地说道，“为了招降大理国主，本王曾两次派出使者与其和谈。头一次是从甘肃派出的，因为道路不熟没能成功；第二次，使者到了大理，却被大理国丞相杀害了……”忽必烈微微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您最终征服了我，也必将征服大理全境。因为在大理这片土地上，我们不会屈服于任何强权，但会为自己选择值得追随的主人。”

“阿良首领，你的话我会牢记。来吧，让我们共同举杯，预祝我们的友谊长存。”

“难道再不为别的吗？”一个清脆的、略带古氐羌语音的声音从跟随在木阿良身后的一群少女中响起，说话的女孩脸上蒙着一层薄纱，忽必烈看不清她的脸，有点惊讶。以前，他还从未见过哪个女孩子竟如此大胆。

女孩翩然转到近前，以摩些蛮妇女之礼见过忽必烈。忽必烈注目望去，只见她身披半身颜色绯红、质地细腻的旃服，云鬓高耸，发髻上缀满了珍珠、琥珀、琵琶以及金、银、贝等头饰，玲珑剔透、光彩卓然。她摘下面纱，脸上随即旋出了一对调皮的笑靥。

这笑靥忽必烈再熟悉不过了。

“是你？”

“是，罗凤拜见殿下。”

忽必烈一时忘情，不容罗凤见礼，伸手扶住了罗凤的双臂。

“你怎么……”

“怎么不跟你说一声就走了，是吗？”罗凤依然笑语如花。

说起忽必烈与罗凤的相识，倒还真有几分戏剧色彩。那是一个月前，忽必烈率领大军途经松潘草原，偶尔起兴到玉翠山麓的黄龙镇游玩，竟机缘巧合地救了一位因偷吃供品差点被村民祭神的少女。少女告诉忽必烈，她叫罗凤，是大理国摩些山寨木阿良的女儿，她原本是来黄龙镇寻找朋友，可朋友已嫁往外地，她又不愿借宿陌生人家，无意中发现黄龙山上有座水神庙，就准备住上一宿，不料发生了后来的事情。

罗凤天真无邪，开朗调皮，忽必烈十分喜欢她，此后一直将她带在身边。但当蒙古大军陈兵金沙江畔时，罗凤却在一个夜晚不辞而别……

见女儿言语无忌，阿良酋长多少有些歉意："凤儿！唉，殿下，小女罗凤从小被她母亲宠坏了，不懂礼数，殿下莫怪。"

"没事，没事。"忽必烈说着，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握住了罗凤的双手，不免尴尬，急忙松开了。

罗凤却未觉得有什么不妥，她走到父亲身边坐下来，一双美丽的丹凤眼只顾睃着忽必烈。在她笑意盈盈的目光笼罩下，忽必烈竟然有些心慌起来，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感觉。

木阿良笑道："我与夫人商议，作为与殿下盟好之证，愿将小女罗凤送与殿下帐中服侍左右。不知殿下肯否笑纳？"

如同被人看穿心思般，忽必烈脸上顿时一热。他稳稳心神，用商议的语气说道："此番远征大理，山高水险，罗凤还是个小姑娘，若她随军出征，恐发生不测，还请酋长暂且留在身边为妥。"

"殿下也太小瞧我摩些蛮女子了，前些天，我一人射杀一头猛虎，那大虫翻了两个跟头，便倒地毙命。"罗凤伸出右臂，举起了拳头。

"这是真的吗？"忽必烈将信将疑，他的确喜欢罗凤开朗活泼的性格，但要他相信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可以只身射杀凶恶的猛虎，他还是难以接受，"你是怎么射杀的，可以讲给本王听吗？"

罗凤轻抖绯色披毡，全无羞赧之色。"当然可以，波罗（意老虎）惊了我的马，还对我张牙舞爪。我拈弓搭箭，瞅准这畜生的血盆大口射了个正着。那支利箭不偏不倚，正中波罗的上颚，从脑门儿穿出。"罗凤招了招手，一名随从手捧一张色彩斑斓的老虎皮，恭恭敬敬地双手呈上，"这张老虎皮送与殿下作见面礼吧。"

忽必烈接过虎皮，道："了不起！想不到你个小丫头箭法如此了得，让人钦佩。不过这征战之事，艰辛异常，我担心你会受不了。"

"难道说殿下嫌弃我貌丑不愿接纳不成？若果然如此，殿下何不明言？"罗凤不改率真情性，直言追问。

忽必烈凝视着罗凤那双含情脉脉的双眸，又是一阵心神激荡。"并非如此！如果小丫头确实受得了军旅之苦，本王就带你同行也无妨。"

“谢殿下！”罗凤扮了个鬼脸，笑了起来。开心的笑声犹如一只只矫捷的春燕，飞进了江边的柳林。顷刻间，柳林里荡出美妙的吹葫芦笙和柳叶的声音，声韵之中，皆寄情言。

忽必烈为嘉奖木阿良归附之功，除保留了木阿良的摩些蛮酋长之位外，还将自己随军所带乐队的一半乐师及乐器、乐谱赏赐与他。

忽必烈与罗凤两情相悦，离开摩些山寨前正式纳罗凤为王妃。婚后，罗凤随忽必烈出征，一路上多建战功，深得忽必烈钟爱。一年后的九月九日（1254年10月24日），罗凤为忽必烈生下一子，忽必烈极为高兴。

孩子满月那一天，蔚蓝色的洱海上空白鹤竞飞、彩蝶曼舞。忽必烈出于对摩些蛮风俗的尊重，欣然与罗凤一道，将满月的儿子放入一只插满鲜花扎着彩带的竹篮中，徐徐推入碧波荡漾的洱海，不多时，竹篮便向湖心缓缓漂去……

大理全境归附蒙古帝国后，忽必烈将罗凤带回了开平府。在开平府，罗凤生下了她与忽必烈的第二个孩子——一个眼睛乌亮、美丽非凡的女孩儿，因她在忽必烈的女儿中排行第九，家人都喜欢叫她“九儿”。就在第二年，九儿的哥哥因病早夭，罗凤痛失爱子，五内如摧，加上她在大理时为救忽必烈曾受过重伤，此番伤心过度引发旧疾，数月后竟随爱子而去。临终之际，她将女儿托付给一直待她亲厚的察必王妃。察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罗凤的请求，自此将襁褓中的九儿接到身边亲自抚养，宠爱有加。九儿直到出嫁前夕，始终都以为察必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至元七年八月，九儿嫁给高丽王子王愖。这些都是后话。

十一月，忽必烈率兵至白蛮境内，白蛮首领款服，忽必烈遂挥师进军大理龙首关。

大理国是白蛮（今白族先民）所建立的地方政权。立国之初，开国君主段思平接受了南诏时期郑、赵、杨三个短暂政权覆亡的经验，推行了一系列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改革措施：废除农奴制，实行封建分封制。他兑现了领导农奴起义时的诺言，对洱海地区的农奴，实行了减粮一年，免除徭役三年的轻徭薄赋政策，解放奴隶，恢复生产，国势日盛。但是大理国传到段兴智这辈，已然国势衰颓，国主孱弱，大权旁落在高祥、高和兄弟手中。

蒙古大军陈兵大理龙首关，忽必烈再次向大理国遣使招降，高祥不为所动，杀使者凭险据守。忽必烈悲愤交集，挥令大军一鼓作气攻破龙首关，大理门户洞开。蒙军乘势向大理紫城发起进攻，高祥兄弟难抵其锋，只得弃城而逃。蒙军顺利占领大理紫城后，忽必烈令姚枢再次裂帛为旗，严申止杀令，并公布于大理街衢。与此同时，兀良合台率领的西路军也来到大理紫城，与忽必烈会合。

蒙军稍事休整。忽必烈命兀良合台引军追击高祥兄弟。兀良合台不负使命，一路穷追猛打，终于在姚川将高祥兄弟擒杀。

其后，忽必烈留下大将兀良合台继续完成对大理诸部的征服，并设置宣抚使，对大理各族各界进行抚治。是年春，兀良合台挥兵攻破昆明，俘虏了大理国主段兴智。忽必烈闻捷甚喜，诏令兀良合台乘胜进攻黔西及川西南等地，并派人护送段兴智觐见。

至此，蒙古历时两年的对大理的征服战争宣告结束。而大理国，这个由白蛮族建立，从后晋天福三年（838年）起，传二十二位国主，计三百余年的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亦告覆灭。

叁

大理紫城，方圆四五里。街市人流熙攘。

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及诸多药物应有尽有；锦、缯、豹皮、文书及各种奇巧之物琳琅满目；其中尤以甲胄、象皮甲胄、大理刀、精制披毡最为名贵，一向为王室贡品。

忽必烈兴之所至，带着罗凤漫步游览街市，一队侍卫悄然相随身后。他与罗凤谈笑风生，一边观赏货物，一边不住地向与他擦肩而过的百姓点头致意。罗凤轻车熟路，带他来到街角一家专门经营象皮甲胄和大理刀的店铺，铺面相当气派，二人走了进去，店主见过罗凤，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

“公主驾临，小店蓬荜生辉，不知公主欲求何物？鄙店经营皆为宫廷贡品。”

罗凤指了指挂在墙壁上的一柄宝剑："就拿那个看一下吧。"

罗凤又对忽必烈耳语几句。老板当即操着流利的汉语奉承道："公主果真是识货的行家，一眼就看出此刀与众不同。不瞒公主，此乃名贵的大理刀，古称'郁刀'，名贵程度可谓闻名遐迩。"

说到这里，老板上下打量了忽必烈一番，他见忽必烈有点心动，稍显疑惑的语气里越发带出几分神秘："这位客官，我说句大话您别不信，此刀就是与'铎肖'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相传'铎肖'柄部饰金，犀利无比，所指无不洞也，是南诏王臣出征时必携之物。但比起大理刀来，两者却是各有千秋。大理刀锻造方法从来秘不示人，但有一个关窍我偷偷说与你知，那就是打造它时要用毒药、虫、鱼等入刀，淬火时却用白马之血，故而刀成后削铁如泥，破人肌肤不消半个时辰即死。怎么样，客官，要买一柄吗？"

此时，忽必烈已被店主说得心旌荡漾，他微笑地看着店主道："听你这样一说，这大理刀果然是非同寻常了。只是，为何要用白马血淬火呢？"

"白马乃天驹，其血之纯胜过天下所有之水。故而以白马血淬火，可令刀质纯正，刀锋锐利。此外，用白马血浸过后，刀便也沾了白马的灵性，可保主人有神灵护佑，禳灾避邪，吉星高照。"

"刀是成了宝刀，那白马岂不是废了？为宝刀而伤宝马，此事总是不太周全。"

店主哈哈一笑："哦，看来客官一定是个爱马之人了。不过，这一点请客官放心，那白马只不过在腿部放一点血取用，事后用我们本地特制的刀创药一抹，立刻安好如初，驰骋个千里也是无妨。"这店主倒也真是口齿伶俐，一番话说得头头是道，不由人不动心。

忽必烈笑着说："如此说来，这大理刀，还有大理白马我是非买不可了？"

老板闻听忽必烈还要买大理马，喜出望外，连忙道："我看这位客官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定不是等闲之人。凡人服不了刀马甲胄之命——不如这样吧，我这里有祖传的宝剑一柄，名贵的白马一匹，朝贡的象甲一副，一并都卖给客官如何？"

“但不知名实是否相符？”

“一看客官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有公主在，本店怎敢相欺？咱先看看货，再作价不迟。”

“也罢，一切悉听尊便。只要货好，价钱好商量。”

“好，痛快！”老板喜形于色，吩咐身边的伙计道，“你去告诉夫人，要她速将咱家那柄祖传的‘浪川剑’取来，献与这位客官。”

伙计领命而去。不多时，一位身着白蛮族妇女传统服饰的女子飘然而至，那个伙计紧随其后，双手托着一个古朴雅致的漆盒。

老板娘先瞟了忽必烈一眼，随即做了个手势。伙计小心翼翼地将漆盒打开，躬身退至一旁。

忽必烈近前，从漆盒中取出“浪川剑”，托在手中，凝神端详起来。

看来，这就是他久闻其名、朝夕思求的南诏时期著名的“浪川剑”了。据史书记载，浪川剑原产三浪诏故地。其锻造方法是：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窑炼之。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铎肖、郁刀及浪剑，都是南诏王给唐王朝的贡品，唐皇李世民就曾拥有过一柄名贵犀利的浪川剑。

“好，就是它！老板开个价吧。”忽必烈在剑刃上吹了口气。

“看客官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又是公主的朋友……罢，罢，罢，若是别人，万两黄金也不卖，此剑算我赠送，大理刀、白马及象甲，赤金千两如何？”

“成交！”

肆

五华楼，矗立于苍山玉局峰下。

这是南诏后朝的著名建筑，坐落于紫城城南，始建于南诏王天启十

七年（856年），为南诏及大理时期著名的迎宾馆，专门为接待当时西南各族首领而建。楼为方形，周长七八百丈，高约十丈，楼上可住万人，楼下竖有十几丈高的旗杆。

五华楼按佛经教义的“七级浮屠”重楼设计，十余万工匠历时两年完工。因采用了先进的脚手架法营造，故而工期比传统的推土法缩短了五年。

南诏早期的首府设在太和城。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与吐蕃联合出兵攻略成都，大败。南诏王惧吐蕃迁怒，遂将首府由太和城迁往紫城。此后紫城经南诏中后期、长和、天兴、义宁至大理，一直是诸朝地方政权的首府，前后凡470余年。

选择紫城为首府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因它“西依苍山之险，东扶洱水之扼”，以苍山洱海为天然屏障，城西城东不需建筑城墙，只需筑造南北两道城墙即可。

紫城除了华丽的南诏王宫室和官员的住宅外，还在五华楼引天然的溪水作护城河。

这一日，五华楼一楼大厅，忽必烈端坐于一张大理国主临朝时的座椅上。两边文臣武将屏息肃立。

“大理国主段兴智率众妃嫔、众王子公主觐见亲王殿下！”随着门前侍卫的一声吆喝，段兴智带领着五百余名妃嫔和百余名王子、公主鱼贯而入。立刻，音乐四起，乐声中，段兴智向忽必烈鞠躬为礼，众妃嫔、王子、公主行跪拜大礼。

罗凤坐于王妃之位。看到她，段兴智并不觉得惊奇，他早知阿良酋长献女迎降之事。想到这位以美丽清纯、歌喉婉转享誉大理国的少女最终成为蒙古亲王忽必烈的宠妃，他只是稍稍有些感慨。

罗凤以前曾多次随父亲觐见国主，是以对国主并不陌生。她向国主颔首，清秀的脸上露出友好的笑容，国主也只好报以苦笑。

礼毕，段兴智的宫廷军将高声传唤：“向蒙古汗廷忽必烈殿下呈献大理传世之宝《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

随着笛子、芦笙悠扬的旋律，两名大理文官手持画卷款步近前。侍卫接轴舒展，两幅巧夺天工的传世之作徐徐展现在人们眼前。

《南诏图传》又称《南诏中兴国史画》、《中兴图传》，是由文字卷和画卷两幅长卷组成，绘作时间在南诏中兴二年（898年）。画卷系纸束彩绘，长约二十四尺五寸九分，宽一尺二寸八分，系用连环画的形式，以宗教为题材，又伪托为人间之事，描绘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

“唔，这画的是佛经故事？”忽必烈一边注目欣赏着画卷，一边感兴趣地问。

献画的大理文官见问，趋前答道：“是的，殿下。这一个说的是观音菩萨幻化的故事。观音化身为梵僧，到南诏奇王家乞食，其时奇王父子正躬耕于巍山，观音受到他们慷慨的施舍，乃显灵使之立国。后来，观音又到其他地区，怎奈当地首领和村民不识圣灵，顽愚不可教化，最后观音显圣才使他们心悦诚服、皈依佛法。”

他接着说道：“殿下请看这里，这幅图讲的是包括洱海地区九个乌蛮、白蛮首领会盟时一起祭天的故事。这边画的却是洱海神和洱海形势图。两条大蛇组成的蛇圈，围护一条额上有轮的金鱼和一只金螺蛳。这其实是一幅洱海先民的原始宗教图。”

“这又是怎么回事？”忽必烈听得津津有味，指着一幅欢喜像问。

“殿下有所不知，这里描绘的是南诏时期宫室人员拜佛的场面。您看，欢喜像周围有南诏末代王与其父南诏王隆舜，身后是进献《南诏图传》的诸人和侍从，皆作拜佛之状，以示对佛的虔诚。至于这幅‘文武皇帝圣真’，画的则是一个对佛顶礼焚香的皇帝及其大臣侍从。”

讲完《南诏图传》，另一大理文官上前，讲解《张胜温画卷》：“此画绘制于大理国盛德初年（1176年），为画工张胜温所绘。画卷系素笺束彩色施绘画，长为七十尺二寸，宽为一尺二寸八分。此画也以佛教故事为题，依其内容可分为三：前面绘的是大理国主及其男女扈从，中间则是诸佛菩萨、天龙八部等像，后一部分绘的是天竺十六国王。全卷主题为中间部分的‘南天释迦牟尼佛会’和‘药师琉璃光佛会’。此画的精美程度，尤胜于《南诏图传》。殿下您看，画里绘制了许多当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共一百三十四开，有像六百二十八个。整个画卷的

用线、着色、构图、造型及各组图画的相互呼应都安排得疏密有致，浓淡轻重恰如其分，宾主从属亦各得其所，大如礼佛图、佛会图等，小如一角一隅都无不远绍晋、魏、六朝遗风，近承吴道子、武宗元之衣钵。”

忽必烈饶有兴致地听着讲解。作为一个自幼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蒙古亲王，忽必烈有着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尽管他不会作画，却十分喜欢绘画艺术。

待侍卫将《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收起，忽必烈的目光重又落在大理国主段兴智及其家眷、随行身上。

段兴智与王后正端坐于专为他们所设的华丽的客座上，五官周正，神情专注、凝肃，倒也颇有些王者之风。

忽必烈对他说道：“大理国主阁下，你献的这两幅画本王很是喜欢，我一定妥为收藏，以使其传之后世。怎么样，接下来我们的宴会是否可以正式开始了？”

“好的，宴会开始！”段兴智宣布。立时，轻歌曼舞，鼓乐齐鸣，在美妙的乐曲中，欢庆胜利和合作的庆典舞宴拉开了帷幕。

鲜嫩的生肉片摆满盘碟，有猪、牛、鸡、鹅、鱼，和以蒜泥和其他作料。

段兴智看到忽必烈等人都不动箸，明白了意思，说：“这些鲜肉片蘸上蒜泥，味道十分鲜美。请吧，殿下。”

忽必烈笑着说：“我还是吃这个更合胃口。”他拿起一块手抓羊肉，用蒙古刀切下一块放在段兴智的盘子里。“你也尝尝，这个味道如何？”

段兴智夹起羊肉，蘸了一点蒜泥作料，放进嘴里：“嗯，味道很是特别。”

忽必烈哈哈大笑，命人又摆上一桌蒙古大餐，专为犒赏段兴智及其随从大臣。

时光在和谐的气氛中飞快流逝，酒过三巡，忽必烈稍稍显出几分醉意，他望着段兴智，直言不讳地问道：“不知段国主可曾认真思考过大

理国战败的原因？是我们军队的强大，还是大理军的孱弱？”

段兴智正容回道：“全不是。最大的原因是这些年来大理朝纲不振，高祥兄弟专权误国，他们网罗党羽，架空、排斥王室，致使民心失和、军心涣散。”

说到这里，段兴智略一停顿，端起米酒一饮而尽，接着说道：“以实力而论，大理军是比不过蒙古军，但是，我们以逸待劳，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有利条件。而贵军长途奔袭，水土不服，人困马乏，即使人数再众，怎抵我百万大理军民众志成城？天宝十年（751年），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统兵八万，进攻南诏洱海地区，全军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三年后，杨国忠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十万，两次进攻洱海地区，我们诱敌深入，分兵合击，唐军再一次全军覆没，李宓阵亡。请问殿下，您的军队比李宓的军队实力又当如何呢？”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大理国被我军征服呢？”忽必烈又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

“是您的仁慈之心和爱民之意征服了大理，也征服了我的心。否则，我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集聚起二十万大军与您作战。只要我们在崇山峻岭和山谷溪流边四处出击，我坚信，不消一年，你们就会败退北还，甚至还会重蹈李宓的覆辙。”段兴智侃侃而谈，不无感慨。

“我非常欣赏你的直率。依我看，你们的军队失利的原因并不在于军队的多寡和武器的优劣，同理，我们的胜利也不在于士气的高昂和训练有素，而是印证了两个字——民心。高祥兄弟鱼肉百姓，轻蔑大理国君，擅把朝纲，臣民对其离心离德，而你虽然大权旁落，但在大理国民中威望犹在，所以，高祥兄弟才陷入了四面楚歌、孤家寡人的境地，不败天理不容。”忽必烈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一下子就说到了他们的致命之点。

段兴智拱手作揖：“殿下英明，一语破的。今遇殿下，实乃三生有幸。这样的军队当然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由此推断，灭宋者，非殿下莫属！”

忽必烈的高级幕僚子聪、姚枢、窦默、廉希宪、郝经等及大将兀良合台深以为然，饮酒赏曲，举杯相庆。

忽必烈大笑起来，笑声酣畅淋漓，双目熠熠生辉。段兴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在掩藏的兵败的耻辱背后不由生出几分真实的崇敬。

王者，龙凤也，得天下者或非此人莫属？

伍

忽必烈遣人护送段兴智往见蒙哥汗，他率领中路军徐徐退出大理国境，只派兀良合台继续征服交趾诸地。

此后，他先驻跸于六盘山。不久收到国书，蒙哥汗接受忽必烈的建议，将大理更名为云南。他对段兴智的归顺十分赞赏，封他为“摩诃罗嵯”（意即大王），继续统治云南。忽必烈引罗凤与爱妃察必相见。察必虽深爱丈夫，却并非悍妒之妇，何况罗凤娇俏妩媚，天真无邪，察必对她比对忽必烈其他妃子更多几分真心疼惜。其时，察必已为丈夫生下四子，除长子朵儿只早夭外，其余三子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在诸兄弟中地位最高，尤其真金，一直是他父亲心头至爱。

看到爱妃对罗凤关怀备至，忽必烈再无挂怀，只是安然等待着八思巴的到来。

季春三月，六盘山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

分别一年多之后，忽必烈与法主八思巴又一次相会于六盘山下的宫帐中。二人久别重逢，思念更殷。

八思巴是为兑现那年对忽必烈请求灌顶受戒所做的承诺而匆匆返回六盘山的。在此期间，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一事可谓煞费苦心，不仅派人召请译师，而且做了最为详尽和充分的准备。随着大理国平定，忽必烈挥师北返，八思巴得到消息，便带着数名精通汉、藏、蒙语及佛经大义的译师，星夜兼程，驰往六盘山忽必烈的藩府宫廷。

三月初三，八思巴弟子为忽必烈等二十五名具缘的蒙古上层人士三次传授喜金刚灌顶。这是在蒙古地方首次传授密宗金刚乘的教法。传授金刚灌顶之后，忽必烈在八思巴的领诵下默念《总轮续》。领诵完毕，忽必烈不觉想起了三年前在漠南汉地时他与王妃察必的一段对话。

“据说萨迦派有一种神妙的密法灌顶，为其他教派所未有。你可以向八思巴请求传授。”

“王爷既有此意，不如由你亲去请求，然后我再接受灌顶。”

“接受灌顶需要奉献什么样的供养？”

“当然要以自身享用的全部财产、权势等布施，特别是那些自己十分珍爱的物品。”

“那么，你打算奉献什么样的供养？”

“我愿以出嫁之时父母所赐的最珍贵的镶珍金耳坠奉献——不在于耳坠的价值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

“上师八思巴有比别派殊胜的密法，应当听受。昔日，我曾见《大印精要续》上说：开初无论习学何法，都必须接受一次灌顶，此后才算具有根器，可以听授秘密教法。不受灌顶难获成就，犹如从沙中榨油。若有密法师出于傲慢，对未受灌顶之人传法，师徒二人死去之后，纵有成就也会下地狱。因此努力教法之人，应向上师请求灌顶。”

作为接受灌顶所献的供养，忽必烈第一次奉献了乌思藏地区十三万户，第二次奉献了以白螺为首的藏族三区，第三次废除了在汉地以人填河渠架桥铺路的野蛮制度。

八思巴心中欢喜异常，道：“废除这些乃是善德功业，已使善慧自在心愿满足。故此利乐教法广为弘扬，祈愿人主圣寿因此长久。”

忽必烈对佛教的重视，充分表现了蒙古王室自成吉思汗以来对宗教的认识——认为有主率一切的“上天”存在，人要成就大事必须有“上天”相助，而人要与上天沟通，必须通过“告天人”（宗教人士）作为桥梁。因此从成吉思汗起，蒙古王室对各种宗教诸如萨满、佛、道、伊斯兰和基督教等各派宗教都兼容并蓄，予以保护。

而且，忽必烈承认了八思巴是自己宗教上的老师，并承担起保护以八思巴为首的萨迦派的职责，这对当时地位急转直下、处境举步维艰的萨迦派和八思巴来说，不亚于服了一剂兴奋剂。

此后，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关系便愈益密切起来。

六月，八思巴奉命去朵甘思邀请堪布大师为他受比丘戒，数月后，忽必烈亦离开六盘山营地，前往漠南的桓、抚之间。

第三章 风雨飘摇的金莲川幕府

壹

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

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

秋水明月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容；

长阳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

这诗赋是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赵秉文为吟诵金世宗完颜雍金莲川狩猎而作。

金莲川，原名曷里浒东川，是金世宗选择的一个理想的行营之地。大定八年五月，金世宗以“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颁诏将曷里浒东川命名为“金莲川”。

桓、抚、昌三州构成的金三角，决定了处于这一重要地理位置的金莲川迎来了重新兴旺发达的历史时期。作为藩王的蒙古王子忽必烈，本身与同时代的许多蒙古皇室后裔有着明显不同的政治抱负，早年即“思大有为于天下”，广泛延揽人才，为未来的宏图大业做着精心的准备。乃马真称制元年（1242年），忽必烈曾诏请中原地区的佛教领袖海云法师到漠北藩府，谦问佛法大意，始喜佛教。海云南还，留下徒弟子聪伴随忽必烈左右。子聪聪颖好学，兼通儒、释、道三教。他不但自己孜孜不倦地向忽必烈讲述治理天下的道理，还将友人张文谦、李德辉等中原名儒举荐到忽必烈帐下。

时隔不久，河北真定封地的“藩府旧臣”燕真、董文炳、董文用等人，也先后奉召投身于忽必烈帐下。金朝状元王鹗、文学泰斗元好问以及张德辉等社会名流也闻讯北上会见忽必烈。在这些贤能之士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忽必烈对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汉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产生了强烈的学习和汲取的欲望。

蒙哥汗即位不久，即令胞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政。忽必烈奉旨南下，驻跸于桓州、抚州之间的金莲川，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得开府，专封拜，建立了蒙元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这些通过各种途径聚集在忽必烈周围的社会名流中，既有满腹经纶的学者，也有精通治国的谋士；既有独具一技之长的工匠，也有英勇善战的武将。因此说，金莲川幕府已然成为一个文武兼备、人才汇集的政治集团。在这些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忽必烈果敢地起用各族人才，对蒙古传统的统治方略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在中原的邢州、河南及关中等地实行试点和综合整治，采用中原地区历代王朝沿袭下来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即震惊朝野的所谓“汉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原汉地的各族文人学士，普遍对这个文韬武略的藩王寄予厚望，奉他为中国之主，愿效犬马之劳。

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碰撞，必将产生强烈的震荡。忽必烈的所作所为，与蒙古传统的统治模式背道而驰，不可能不动摇和触犯某些保守的蒙古贵族集团的利益，使他们在感到恐惧的同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走向联合，对这位他们视为“祖宗叛逆”的藩王群起而攻之。更为致命的是，这种忠实于“蒙古法”的情绪也影响到蒙哥汗本人，使他逐渐对自己的胞弟产生了忌惮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等待着忽必烈的将是怎样的血雨腥风。

忽必烈由漠北南下总理汉地军务，不出征时夏季通常在金莲川驻营，冬季则到桓、抚间临时寻找避寒之所，或在旧桓州，或在离燕京不远的奉圣州之北。

金莲川幕府的幕僚们，大多习惯于定居生活，而不习惯于“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的游牧生活方式。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于蒙哥汗六年（1256年）三月，命子聪和尚选择合适地点兴筑新城。子聪根据《黄帝宅经》中“凡修宅次第法”和“阳宅图说”，相中了桓州以东、滦水北岸的龙冈之地为建城地点。他在禀报忽必烈所选之地时说：“人因宫而立，宫因人得存，人宫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天命不能主率人，人可以改变命运。宫靠人来修，人因宫而得安，人与宫息息相关，不可忽视宫城建设。”

忽必烈深以为然，示意子聪坐下说话：“藏春所说不无道理。只是，你能否为本王详说其因其理，对于古代风水术本王不甚了解，但深知建宫立舍须讲究阴阳五行，不可胡乱为之。”

子聪放下手中的《黄帝宅经》，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细细地讲

解起来："风水讲究方位。这是因为风水说向以五行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五行有生有克，并与季节和方向相联系。五行的东方为木，因为太阳升自东方，树木赖阳光生长；以南方为火，因为南方炎热，炎热最旺；以西方为金，因为日落清凉，金胜冷肃；以北方为水，因为北方天寒地冻，正是雨雪所致；以中央为土，因为大地居中，其主要成分是土。每到一个季节，五行就分别处于旺盛（旺）、次旺（相）、休歇（休）、衰落（囚）、无气（死）这样五种状态，并与一定的方位相关联。"

忽必烈虽然天生颖慧，于阴阳五行之说却不甚了了，这会儿听子聪说得玄奥，越发摸不着头脑，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藏春先生这是在给我讲天书呢。什么次旺无气、相生相克，还是留着你以后的弟子们去研究吧。你只需具体讲讲你近日里对我们的金莲川开平府勘测卜算的结果。"

"这正是臣下面要讲到的。"子聪也有些忍俊不禁，脸上闪过一丝稍显无奈的微笑，"开平府占据一个'旺'字，两仪福元正旺，营建宫城当在此时。宫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本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发斯，是事严雅，乃为上吉。"他站起身，指着帐殿穹顶那近乎完美的花纹图案，"所以，我们在营造开平府时，既要选择好开基之所，又要综合考察形势、泉水、土地、草木、舍屋、门户的布局与搭配，力求完美无缺，取得最佳效果。"

忽必烈高兴非常："藏春先生，本王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开平府兴建工程的总指挥，要人，要钱，要物，都由你全权负责，无须禀报，王府总管如数拨付即可。"

贰

龙冈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东、西两面皆是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地势平坦，宜于建城。

开平府的兴建从始营宫室到复建宫城整整用了三年时间。建造开平府所用的数十万工匠皆来自中原地区和汉中一些地方，而建筑材料如木料、砖瓦、石料等大多就地解决，桓、抚一带实在没有的，才由中原和

燕山地区输运过来。

开平府的构筑运用了汉式古代筑城方法，这种方形城池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平地筑城所沿用的形制。而在城门外加筑瓮城，也是古代中国传统的建筑城池的方式，早在汉代已被广泛采用。如西汉的鸡鹿寨和朝鲁库伦古城即采用此法修筑，主要是为了加强重要城门的防御而设置。城内的宫殿式样亦模仿宋代城市建筑。如大安阁，是沿用了汴京城熙春阁的建筑式样，并在阁后修建鸿禧、睿思二殿。城内的街道规范划一，东西南北各城门两两相对，但主要干道并不直通，皆有宫城或里城阻挡，并且常在道路的另一端与横街交汇成十字路口。

举世瞩目的开平城的兴建，是当时漠南汉地一件最为百姓津津乐道的大事，通过运输建筑材料和给养的车队，通过来往于南北之间的客商，开平城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论话题，并由此在民间衍生出一段忽必烈向龙借地建城的传说。

相传刘太保（子聪）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圣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成基。

后来，诗人杨允字触景生情，赋诗一首，以记其事。

圣祖初临建国城，风飞雷动蛰龙惊；

月生沧海千山白，日出扶桑万国明。

开平府位于蒙古漠北草原的南缘，地处战略要冲。它北连朔漠，便于与哈剌和林的蒙古汗廷保持联系；南接内地，便于控制华北和中原。把开平府定为驻节之所，不但符合忽必烈以一个藩王总领漠南军政事务的需要，而且“展亲会朝，兹为道里得中”，有着地理上的近便。尤其在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建立的进程中，蒙古统治者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也逐渐实现了从漠北的哈剌和林向大都（北京）的转移。而开平城的修建，恰是这个草原游牧帝国向中原王朝转化的过渡阶梯。

忽必烈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一座崭新的草原都城，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千千万万设计者和工匠、夫役的艰苦劳作和努力下，神奇般地出现在闪电河畔。

闪电河由西北而东南，围土山环绕大半个弯儿，折向东方，像一条

七彩绸带，飘然东逝。

开平城便坐落于闪电河的南岸。开平城的建造完全按北水、南火、西金、东木、中土和上为乾、坎、艮，中为兑、震，下为坤、离、巽的“五行八卦方位图”设计，城为正方形，由外城（包括关厢）、皇城和宫城构成。宫城设置则按“洛书九宫图”排列，分为离1、艮2、兑3、乾4、中土5、巽6、震7、坤8、坎9的“三三见九”组合。

外城城墙每边长一千三百二十步，墙城全用黄土版筑，高一丈五尺，下宽三丈，上宽六尺。外城分为两部分，自皇城北门瓮城西墙起，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土墙，直抵外城土墙，宽约六尺，将外城隔开，南北不能相通。北部是一片东西向的山岗，地势平坦，不设街道。山岗中部靠南有一座石砌大院。南部有东西大街，一条南北大街，靠近街道则是店铺和民宅。

外城北部为皇家园林，亦称“北苑”。北苑“古木阴阴覆苑墙，雁程霸早碧云长”，景色迷人，高榆矮柳，金莲紫菊，风光无限，保持了原有的自然风貌。内园芍药望，亭亭直上数尺，花大如斗，是皇室人员赏玩休闲之所。外园豢养禽兽，培植花木，是狩猎纵马之地。

开平府的东、南、西都设有关厢。何为关厢？通俗点说就是城门外的大街和附近的地区。东关厢四百八十步，西关厢六百步，南关厢三百六十步，只有城北没有与城门相连的关厢，那是因为这里是皇家林苑，是百姓的禁区。东关账房林立，西关马市熙攘。东关临近皇城，前来觐见的王公贵族往往把他们带来的部众安排在此处居住，礼物则交账房核收。南关在明德门外，是进入开平府的主要街道，两侧商号相望，道路宽阔，其工商业的繁荣不言而喻。

外城的南门叫明德门，此外还有东门，小东门；西门，小西门以及北门。皇城位于外城墙内的东南方向，呈正方形。每边长八百四十步。皇城的东、南墙是外城东、南墙的一部分。皇城外墙虽用黄土版筑，表层铺砌花岗岩石块。墙身高二丈，底宽四丈，上宽七尺五寸。皇城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

皇城南北各有一门，东西各有两门。外墙东墙门就是皇城门，南墙除皇城的城门外另有一门，西南一门，北面两门。皇城与外城的所有城门门外都筑有瓮城，有的形如马蹄，有的形如矩形。

宫城的南门叫御天门，东门是东华门，西门是西华门。进得城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黄蓝绿各色琉璃瓦覆顶的宫殿和大理石铺就的地面。房舍四壁涂金，彩绘各种鸟兽花木。宫城内的洪禧殿、水晶殿、香殿、宣文殿、睿思阁、仁春阁等宫殿建筑富丽堂皇，曲径通幽，峰回路转。北城墙上的“阙式”建筑穆清阁，登高远眺，宫城、皇城、外城的景色和建筑尽收眼底。外城以北的猎场，由草地、树林组成，猎场中驯养着专供忽必烈打猎所需的各式各样的动物，尤其是鹿。园中还养着数万匹白牝马，所产之奶汁通常用来制作马湩，也供皇室人员享用。

对于忽必烈在漠南汉地推行的改革，蒙哥汗的心中很不是滋味。按照他原来的意图，无非是要以忽必烈镇守中原，旭烈兀镇守西域并统兵专征阿拉伯诸国——或者更直白点儿说，派两个亲弟弟分别控制帝国的两翼，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帝国的权力永远归属于拖雷系，并以武力和经济实力作后盾，巩固其历尽血雨腥风方从窝阔台系夺取的汗位。然而，忽必烈像一头难以驾驭的猎豹，一旦出笼，就无所顾忌。他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都证实：忽必烈在漠北期间即已留心和关注漠南汉地事务，并在藩府中聚集了一批以汉儒幕僚为核心、文韬武略兼备的谋臣勇将。尤其是在受命总领漠南军政事务之后，这个少小时就胸有大志、才识过人，因而备受祖父成吉思汗惊叹赞许的胞弟更加如鱼得水，不仅即刻移驻金莲川，筑城建府，而且继续延请各地名士，求教治国之道。如此所作所为，怎不令人起疑？

难道，忽必烈真的怀有独霸中原的野心？

与此同时，藩府谋士子聪、姚枢、窦默等人多次向忽必烈报告了“汉地不治”的严重情况和对宋战争的诸多失策，诸如“军将胜利滥杀”，宋人复仇拼死抵抗，南人不愿降服，以致造成沿边一带“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使对宋战争缺乏坚实的后方基地。忽必烈对这些意见加以综合分析后，遣使书面呈报蒙哥汗，要求设置邢州安抚司、河南经略司、陕西宣抚司，并举荐藩府贤能之士分别担任长官、次官，严惩贪官污吏，约定法制，奖励农桑，均平赋税……奏折内容面面俱到、意见中肯，蒙哥汗阅办后御笔红批：准奏！

河南地处对宋战争前沿要冲，为大局着想，忽必烈再次奏请：以史天泽、赵璧等为经略使，禁止燕京断事官干预其事；命经略司在中原地区的唐、邓、汝、蔡、颍诸州设立屯田，广积粮储；派兵修复襄阳、光化、均州等地城堡，充实边备，与宋襄樊防线对峙。蒙哥汗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无可奈何地再次批复：准奏！

得到了蒙哥汗的同意，忽必烈开始放手在三个地区实行“新政”，成效显著，深得中原百姓拥护。然而此举难免侵害了某些惯于肆意征索的蒙古贵族的利益，他们纷纷上书，恶意中伤和挑拨蒙哥汗与忽必烈之间的关系。一些贵族大臣还抓住忽必烈兴建开平府这个由头，屡进谗言，诬陷忽必烈“王府得中土人心，其志不在小”，“王府人擅权为奸利事（财赋输于王府），贪赃枉法，其谋不在近。”

耳闻目睹漠南汉地在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蒙哥汗周围的守旧势力也开始抨击忽必烈用汉人、施汉法的“叛逆”行径，加之藩府势力日益壮大，百姓怀德，天下归心，不由得更深地引起了蒙哥的疑忌。这样一来，久存于蒙哥与忽必烈之间的关于如何治理汉地，是沿用“蒙古法”还是使用“汉法”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叁

蒙哥汗六年（1256年），蒙哥派出他的亲信大臣阿兰答儿、刘太平等人前往关中地区“钩考”（审计）钱谷，阿兰答儿倚仗大汗声威，扬言除勋将史天泽以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及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都握有擅杀之权。忽必烈的处境岌岌可危。然而阿兰答儿并非头脑简单的莽撞之徒，他奉蒙哥汗圣旨，对于“钩考”官员虽有擅杀之权，可面对咄咄逼人的忽必烈，终究心存忌惮，不敢轻易下手。

“钩考”期间，阿兰答儿、刘太平罗织罪名，藩府官员多被下狱，但在定罪量刑时刘太平却虚与委蛇，不肯直接表明态度。无奈之下，阿兰答儿从狱中提出廉希宪、姚枢两人，夜闯开平府。

在昏暗的灯光下，忽必烈久久凝视着这两位因对自己和自己的事业忠心耿耿以致沦为阶下囚的心腹重臣，内心深处切实感受到一种无奈的愤怒和深刻的屈辱。

“殿下，这两个人在陕西滥用权限，恣意妄为，士绅商贾、王公贵族多有诉讼，我和刘太平这次奉命‘钩考’，意欲先拿他们俩开刀，整肃纲纪。”阿兰答儿先声夺人，声色俱厉。

忽必烈早在征大理凯旋后不久，便任命廉希宪为留守京兆的宣抚使，姚枢扶病出任京兆宣抚司劝农使，以协助廉希宪共同治理关中地

区，可以说这两个人是他的左膀右臂。

“你是蒙哥汗的顾命大臣，有擅杀特权。但是，阿兰答儿，你休要在我的王府胡言乱语！廉希宪、姚枢二人何罪之有！他们是蒙古帝国的功臣。你欲枉杀功臣，居心何其毒也！”忽必烈见阿兰答儿无中生有，不由勃然大怒，持剑在手厉声喝道，“廉希宪上任后摧强破奸，无所顾忌，有富商大贾和贵族王公贷款给老百姓，收息数倍，致使百姓卖儿卖女以还其债。希宪下令岁月虽久，只需还一本一息，暴利皆免，百姓感激涕零。希宪建议我颁诏书敕令，权豪不得买儒士为奴隶，藩府出资赎身，权豪反对，廉希宪依诏强制执行，将之全部释放为良民百姓。他兴办学校，广开言路，征聘大儒许衡为教授，保举为京兆提学。京兆地区大治，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显示了十三朝古都的魅力。”

忽必烈一口气发泄完憋在胸中近一年的郁闷之气，回手将剑插入剑鞘，继续为姚枢辩解：“姚枢不顾病魔缠身，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自金末丧乱以来，关中为战乱所残破，城郭萧条，不见人迹。经过两年的治理，政治、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儒学教育也得以迅速恢复。这些政绩有目共睹，难道偏你一无所知吗？”

“亲王殿下，我是奉旨行事，身不由己。目前在哈剌和林，弹劾你的奏章如雪片般飞往万安宫，何去何从，你自己拿主意吧。况且，如果不杀几个，我回去难以复命。经查实，陕西、河南经略司等机构的大小官员获罪一百四十二条，俟钧考结束，所有官员我都有权处死！”

“休想！”忽必烈怒极，“要杀就先杀我吧！”他抽剑掷于阿兰答儿面前，“我不日将北返哈剌和林，觐见蒙哥汗，亲自告诉他刘太平和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阿兰答儿有所畏惧，态度已不似初时强硬。

毕竟，蒙哥汗与忽必烈是一奶同胞的兄弟，如果对忽必烈的幕僚杀戮太多，只怕还会引起诸王的猜忌和反对，到那时，即使蒙哥不追究，宗王也会以种种理由置他于死地。虑及于此，阿兰答儿忽觉身上冒出阵阵冷汗，同时也为自己夜闯开平府试探忽必烈虚实的决定感到庆幸。

好险啊！这是一步险棋，稍有疏忽，身家性命难保！阿兰答儿在心里说，刘太平，你这个狗娘养的，难怪你不肯发表意见，原来是留了一

手。你想得倒好，好人你做，恶人我当？我才没那么傻呢。阿兰答儿此时颇恨刘太平，尽管他俩是奉蒙哥的令旨“钩考”的，然而，在陕西、河南他确实看到了民心所向和经济繁荣。为了切身利益，狡猾的阿兰答儿不得不像刘太平一样，为自己留出一条后路。

“殿下息怒，我这也是为帝国利益计，执行大汗的法令而已。”

“胡说！”忽必烈怒气不息，“你已经杀害了我的几名王府官吏，还想杀害我的亲近谋士，莫非你存心要将我的左膀右臂全都砍断不成！”

阿兰答儿理屈词穷，起身告辞道：“天色不早了，我先回馆驿歇息，明日正式“钩考”中原地区的钱谷。”

忽必烈也不客气：“随你的便，送客！”

阿兰答儿留下廉希宪、姚枢，带着一干随从灰溜溜地返回王府馆驿。

开平府外，月色如碧，旷野中凉风乍起。

肆

忽必烈亲为廉希宪、姚枢除去身上的绑索，望着眼前这两张熟稔而又明显消瘦憔悴的脸庞，他心里一酸，禁不住潸然泪下。姚枢早已泪流满面，纵有万语千言却不知从何说起。廉希宪强作欢颜，正欲安慰忽必烈几句：“殿下请不要……”

忽必烈轻轻打断了他的话头：“你们什么都不要再说了！没有能够保护好你们，是我的无能。这一年多来，你们为了在关中地区实行‘新法’，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如今关中秩序稳定了，府库钱粮满了，你们却反而要受人陷害，这怎能不让我心疼呢！”

姚枢、廉希宪默然无语。是啊，这一年多来，他们与忽必烈之间除却书信往来，各自繁忙，从未谋面。而他们的藩王日理万机，何尝不是顶着来自汗廷的种种压力苦苦经营着漠南汉地？论实力，忽必烈已经拥有了亡金时期的全部版图外加吐蕃、云南、亡夏之地，兵多将广，称雄

一方。然而，他何尝起过叛逆之心，有过叛逆之举？经略中原、汉中、吐蕃、西夏、云南之地，难道不正是为了蒙古汗廷的根本利益？

“我一定要找蒙哥汗评理去。我要问问他，我把漠南汉地经营得物阜民丰，难道错了吗？”忽必烈感情冲动地说。

姚枢完全理解忽必烈此刻怨怼的心情，但他首先想到的是这样做的后果。如果忽必烈只图一时痛快，上汗廷与胞兄对质，很可能激怒蒙哥汗，并因此遭到终身监禁。常言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旦到了那个地步，他们这些藩府旧臣、谋士幕僚焉得独善其身？这且不论，最为可惜的是忽必烈在汉地实施的种种改革和开创的大好局面就会半途而废。为今之计，或许只有以退为进，以守为攻……

“大汗是国君，是兄长；殿下是臣民，是兄弟，殿下不能同蒙哥汗计较是非曲直。而且殿下远离在外，必将深受祸害。为从长计议，不如把王府的诸妃、子女遣归汗廷，作在那里久居的打算。这样大汗的疑心自可消除，君臣、兄弟之间复可和好如初。”姚枢婉言相劝。

忽必烈犹豫不决，困顿地坐在扶手椅上。

八思巴日前才从吐蕃返回开平府，察知钩考内幕，带着真金匆匆赶来觐见忽必烈。他对姚枢的建议深表赞同：“阿弥陀佛。我以为雪斋先生言之有理。蒙哥汗听信谗言，猜忌亲王，此乃情理中之事。试想，就眼下亲王的开平城而论，比之哈剌和林又将如何呢？无论规模、气势都在其上。而开平府又比万安宫高出一筹，这些亲王难道没有想过吗？”

真金也恳求父王：“蒙哥汗虽是一代明君，周围却不可避免地总会充斥形形色色的玩弄阴谋之徒，这些人唯利是图，豢养耳目，培植亲信，唯恐天下不乱。如今父王威震漠南，稍有风吹草动，难免浊浪滔天。姚先生、上师所言，皆为父王平安度过这一劫。真金斗胆，望父王三思。”

忽必烈深切地注视着年方十三岁的爱子，惊讶中不无欣慰。

也许是自幼成长于忽必烈“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的漠北潜邸之故，真金从小即濡染儒学，崇信儒术。及年稍长，在中原名士姚枢、窦默等人苦心孤诣的教诲下，更是脱尽草原游牧贵族重武轻文的陋习，日益显示出不凡的抱负和远见。

姚枢还欲相劝，真金悄悄拉拉他的胳膊，使了个眼色。姚枢会意，说道："殿下，天色已不早，请殿下暂且回府休息。觐见蒙哥汗一事，不如明日再议，到时也可听听窦默窦夫子的意见。"

忽必烈闷闷不乐地回到爱妃察必的后宫。

察必出身于弘吉剌氏，是济宁忠武王按陈的女儿。忽必烈在漠北潜邸时娶她为妃，极为宠幸。史书上称她容颜"极娇且媚"，但忽必烈喜爱她的原因并不完全由于她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更主要由于她才华出众，聪明睿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内助。

察必早已从侍卫口中得知方才发生的一切，面对突变风云，她显示出一种超凡的冷静。"王爷，你还没有拿定主意吗？"她为眉头紧锁、神情严峻的丈夫奉上一杯热茶，柔声细语。

"你都听说了？"

"是。大汗派人如何传语？"

"大汗只说，放出去的鹰该收回来了。"

"大汗确实这么说的吗？如果大汗确实这样说，就证明事情还远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可是，要用你和孩子们做人质，这叫我如何办到？"

"血浓于水。大汗与你终究是亲兄弟，你们也曾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大汗断不会只偏听一面之词就自断手足。你要为和解作努力，将误会冰释，将猜忌化解，躲过了这场危机，你还是你。"

"我？我又是谁？"

"收召才杰，悉从人望，子惠黎庶，率土归心。这就是你，王爷。你是藩府幕臣的希望所在，是中原百姓和蒙古百姓的希望所在。所以，王爷，你万不可为了儿女情长，辜负了追随你的幕臣百姓的心……"

"万一……"

"生死皆由天命。今生缘断，来世再续。与你相伴，何惧生死。请

王爷去向大汗请罪吧，请王爷就以我和孩子们为人质，这样，大汗一定会相信你的诚意，只要取得了大汗的谅解，我们就都安全了。去吧，王爷，为了我，为了真金，为了姚枢、窦默、子聪和尚，为了所有爱戴你的漠南百姓，请你一定要向大汗低头。”

“问题在于，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你总领漠南军政事务，大胆地采行汉法，大胆地起用汉族幕臣协助你治理汉地，这一切本来就犯了那些冥顽不化的皇亲贵族们的忌。何况，你还把他们的土地还给百姓，他们仇恨你乃至希望置你于死地是必然的。从你决心挣脱蒙古旧法的桎梏，用一种新的方式治理漠南时起，谗言就一直伴随着你。而大汗，他是忠实于蒙古旧法的，他拒绝改变，这就是你与大汗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难道这也算罪？”

“如果大汗认为是罪，那就是罪。大汗纵或顾念兄弟之情，也无法容忍你在漠南的所作所为。为今之计，你能向大汗证明的，只有你的一颗忠心。用忠诚去感动大汗，用光明磊落的胸襟去赢得大汗的理解，这才是我们唯一的生路。”

“我之所以在漠南采行汉法，为的正是帝业永固，我问心无愧。我必须让大汗明白，用蒙古旧法治理汉地是根本行不通的。”

“不行，王爷，不行。你听我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你唯一能做和必须要做的，就是向大汗低头，解释要等到以后。”

“这样一来，你会有危险。”

“夫妻同命，爱则同心。我与王爷青梅竹马，如何不了解王爷的为人！请王爷放心，我身在汗廷，但有风吹草动，必定察知，这样，还可助王爷一臂之力。”

忽必烈深深地凝望着爱妃。灯光下察必的面容出奇的温婉。然而，从那双熠熠生辉的眼眸中，他看到的却是一个愿为自己的丈夫牺牲一切的女人不可动摇的决心。许久以来郁结在胸中的忧烦一点点冰释了，他不再说什么，只是更紧地握住察必柔软的双手。

第二天黎明，姚枢、窦默求见，敦促忽必烈速返漠北哈剌和林，以屈求伸。忽必烈思之再三，终于断然回答："我听你们的！"

伍

是年冬十一月，忽必烈先后两次遣急使觐见蒙哥汗，表明自己归牧于岭北草原的心迹。蒙哥见函，心潮起伏。他不相信忽必烈会毅然决然地离开苦心经营多年的开平城，更不相信他的这个性格顽强、耿直倔犟的胞弟会带领妻室，举家投奔哈剌和林。为了证实他的猜测，他下诏准许忽必烈复归漠北草原。

得到蒙哥汗的诏许，忽必烈当即携眷属驰归和林。

漠南草原，洪荒而辽远。

一列由战骑、家眷、勒勒车组成的车队逶迤北上。

忽必烈坐在一辆白色的毡车内，撩开车帘，看着旁边车上的廉希宪一副沉思的样子，不觉笑问："哎，廉孟子，又在想什么呢？"紧随其后的姚枢搭腔说："该不是善甫兄又在构思一篇佳作？不妨吟咏一番，好让大家一饱耳福。"

廉希宪并不谦辞："好吧。反正这遥远的路途也没别的什么乐趣，我就随便吟词一首，为大家解解闷。如何？"最后一句他显然是在问忽必烈。

"好啊！"忽必烈尚未答话，察必王妃已抢先表示赞同。

"就依王妃所言。廉孟子，开始吧。"忽必烈笑吟吟地收回目光，落在无惧无忧、平静如水的爱妃脸上。

"这是我在陕西任宣抚使期间填的一首词，今天权当献丑，望诸位不吝赐教！"廉希宪索性跳下毡车，徒步跟在忽必烈的车后，抑扬顿挫地朗读起来。

杜陵佳丽地，千古尽芙游。

云烟去天尺五，乡阁依朱楼。

碧草荒烟五亩，翠霭丹屋百尺，宇宙为吾留。

读书名始起，万古入冥搜。

风池崇，金谷树，一浮鸥。

彭殇尔能何许，也欲接余眸。

唤起终南灵圉，商略昔时名物，谁劣复谁优？

白鹿庐山梦，颉颃天地秋。

“好一个‘白鹿庐山梦，颉颃天地秋！’”忽必烈拊掌大笑。

笑声朗朗，荡漾在辽阔的草原上，这是两个多月以来，人们难得听到的笑声。

毡车摇摇晃晃地行进着。越往北行，西北风夹着冰冷的雪粒刀刻般地刮在脸上。忽必烈放下毡帘，裹紧了厚厚的裘皮大衣。风声呼啸，如同母狼失去幼崽后发出的凄厉的哀号。

哈剌和林的冬季比之金莲川更加寒冷。

数日后的一天，使者入报蒙哥汗：忽必烈携家眷前来觐见。

忽必烈的突然到来让蒙哥着实吃了一惊，为慎重起见，他传命侍卫只准忽必烈一人入见。蒙哥汗的宫帐内外守卫着三层箭筒士和带刀侍卫，他们用冷峻、怀疑的目光逼视着一切进入宫帐的朝觐者。忽必烈来到宫帐门前，主动摘下腰刀交给怯薛长，几名怯薛护送着他进入帐殿。

忽必烈跪倒在猩红色的地毯上行九叩首之礼：“臣弟忽必烈前来拜见！”

“平身!”蒙哥只说了这一句话。

忽必烈抬头望着蒙哥，一双明亮的眼睛中渐渐蓄满了泪水。多少委

屈与思念在这一瞬间都化作不轻弹的男儿泪。

蒙哥也久久凝视着自己这位风尘仆仆、忧惧参半的亲胞弟，脑海中不断闪现出一些零碎的却又刻骨铭心的画面：父亲的骤亡，母亲的坚毅，他与兄弟们相依为命、风雨同舟的艰难生活……而今触景生情，不觉心头一热。

长别的五年，这还是兄弟二人头一次相会。思念、猜忌、怨怼、痛苦，无论心情有多么矛盾，但当兄弟重新聚首，骨肉亲情到底超越了误会和疑虑，血缘这根纽带又一次将两颗勃然跳动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一切都无须解释。血，毕竟浓于水。

“王妃察必来啦？”

“来啦。”

“皇侄真金也来啦？”

“是。”

蒙哥走下案几，双手扶起依然跪在地上的忽必烈，无声地叹了口气：“你还是过去的性格，怎么这些年一点都没改改呢？历练了七八年，办起事来还是那么不注意分寸。”他拉着胞弟的手，与他并肩坐在鼓凳上，“这些年你在中原、汉中等地的所作所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你与你属下的擅权，早已引起朝野非议。”

“臣弟自知有罪，请大汗制裁！”忽必烈已然控制住情绪，平静地回答，“但臣弟也是为了维护蒙古国的利益和大汗的尊严才出此下策，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方上的豪强恶势力一日不铲除，漠南汉地就一日不得安宁——”

“行了，不要再说这些了，孰是孰非，我心里明白。”蒙哥打断了忽必烈的话头，“对了，我正想告诉你，旭烈兀已进兵报达（今巴格达）。那边来的军报称，旭烈兀已命波斯镇戍军统帅率其军为右翼，南下合围报达。他曾遣使谕降哈里发，不想哈里发不识时务，不仅傲慢地拒绝了他的和平建议，还将使者极尽羞辱后逐回。”

自哈剌和林一别，忽必烈与六弟旭烈兀各奔东西，偶派信使往来，

大都谈些行军打仗之事。就在任命忽必烈“总理漠南庶务”之后的翌年，蒙哥便派旭烈兀出镇波斯，统三十余万大军征讨未降诸国，并派蒙古其余汗国精悍之师随行。

“我与六弟许久未曾谋面，甚为思念。不知他西征战况如何？”

忽必烈想起了花剌子模国王札兰丁被消灭之后，阿姆河以西至叙利亚边境大部分地区都归蒙古统治，唯独亦思马因国和报达的哈里发国尚未征服，时常伺机挑衅。

蒙哥汗道：“据战报，旭烈兀渡过阿姆河，亦思马因国教主遣其弟请降，但他本人不肯亲自拜见旭烈兀。”讲到这里，蒙哥停下来，用一根铁钳拨着火盆里的木炭，通红的木炭立刻蹿起了蓝色的火苗。

“这个可恶的教主鲁克奴丁！兵临城下，已成累卵之势，还要讲什么条件！”忽必烈说。

“是的。”蒙哥的语气淡淡的，“旭烈兀率军分四路围攻城堡，架炮轰击不止，鲁克奴丁坚守不成，势穷出降，旭烈兀便命他谕降其余诸城。”

后来的战况忽必烈已从汗廷派往开平城的信使口中得知：亦思马因诸城堡被攻破之后，旭烈兀下令全部毁坏，并派兵将鲁克奴丁押送到哈剌和林，蒙哥汗不见，命士兵又押回波斯。途中鲁克奴丁企图逃跑，被蒙军士兵射杀。归降的亦思马因人欲行叛乱，亦被蒙古军剿杀殆尽。

“这是旭烈兀写给你的亲笔信，你自己读读吧！”

忽必烈展开信笺。

四哥忽必烈：

牛羊好，草场好！

王嫂及侄儿都好吧！

得知四哥已顺利征服大理，闻此喜讯弟甚为高兴，在军中置酒庆贺。后来由于战事紧张，故未曾遣使复书。所知之信息悉由哈剌和林而来。

当我结束了对亦思马因诸城堡的征服之后，便在三、四月间从哥疾宁近郊向哈马丹进发，诏令驻守在那里的拜住那颜从阿哲儿拜展（今称阿塞拜疆）境内火速启程。拜住一贯专横，姗姗来迟，我对他动了怒，呵斥他说："绰儿马浑那颜死了，你继承他的职位在波斯地区做了些什么？你打败过哪支军队，征服过哪些敌人？此外，你竟然拿哈里发的辉煌、伟大来吓唬自己的军队。"他屈膝禀告道："我无罪。凡是力所能及之事我全完成了。从列夷起直到鲁木和叙利亚境内，全部被我顺利解决了，只有征讨报达之事我没能完成，因为那里人民众多，军队、武器和装备充足，面临的道路很难走，不可能向那里进军。对君王的其他旨意，凡是君王颁降的我都俯首听命。"

这些就是我们的堂兄所说的话。我真不知道对他严厉些好呢，还是宽大些好。这方面你有天才，请赐良策。

敬祈钧裁

蒙古大汗弟

西征军统帅旭烈兀谨上

丁巳年七月辛丑日于报达近郊

蒙哥汗从一旁注视着喜上眉梢的四弟。忽必烈与旭烈兀年龄相差两岁，从小一处长大，感情一直比其他兄弟更为亲密。

"旭烈兀对他的四哥还是很敬重的，我这个蒙古大汗也有些嫉妒喽！怎么样？待一会儿酒宴备上，我们是否为旭烈兀的勇敢和成就干一杯？"

"臣弟求之不得。为六弟的光荣之旅，也为汗兄的健康，臣弟一定会一醉方休。"忽必烈心情舒畅地说道。

"更为我们兄弟俩的别后重逢和互相信任，你以为如何？"

忽必烈的眼眶不觉又是一红："是……"

"好啦，你也无须再难过。玉昔帖木儿，你去将察必王妃和真金接进来，说真的，我实在想念真金这孩子。"蒙哥汗吩咐怯薛长玉昔帖木儿。

玉昔帖木儿领命而出。

忽必烈觐见之后，蒙哥汗下令撤消了钩考局。由阿兰答儿、刘太平等人鼓动起来的轰轰烈烈的钩考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但蒙哥为了给蒙古贵族一个体面的交待，还是颁诏撤消了忽必烈设在漠南汉地的宣抚司、经略司等全部藩府机构，遣散了藩府汉臣。忽必烈也交出了自己所有的“军国庶务”权力，同时松下了绷了五年的神经。

“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第一次的激烈冲突虽然以和平的而非血腥的方式解决了，但事实上，最根本的矛盾远未消除。如果蒙古上层集团始终拒绝接受汉法，那么蒙古帝国长期统治中原的梦想终难以实现。忽必烈从一开始就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第四章 血战钓鱼城

壹

攻宋之战已势在必行。

四月底，蒙哥汗驻跸于六盘山。虽然已是夏初，六盘山的山峰上依然可见到大片的积雪。葳蕤的云杉和雪松上挂满了银白色的树挂，在太阳的照射下，正一点一滴地消融，远远望去，好似腾起的云雾。

蒙哥汗的这次南征，可以说无论从战略的角度还是在战术的安排上都做了最为详尽最为精心的运筹。两年前的一次由诸王和贵族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蒙哥汗综合各方意见，决定出兵伐宋。他任命幼弟阿里不哥留守漠北，然后挥师出河西走廊，进抵六盘山。东路军则委派东道宗王塔察尔为主帅，万户张柔副之，出荆、襄，略地至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沿江之地，因遇宋军顽强抵抗，无功而返。蒙哥汗严旨切责，且言将予惩处，塔察尔因此大为不满。

成吉思汗征服草原后分封天下，东部多封与兄弟，其后王被统称为“东道诸王”，亲子多封在西部，其后王统称“西道诸王”。塔察尔是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之后。

东路军受挫，使蒙哥汗的计划出现了巨大的纰漏。与之相反，被迫在家养病的忽必烈却安闲度日，无所事事。留在汗营的玉昔帖木儿提醒他说：“大汗对殿下素怀猜忌之心，是以不惮劳苦，乘舆远涉危难之地，亲历征战。如今，大汗身处困境，作为皇弟的殿下却逍遥自在，倘或大汗听闻，圣心不悦，臣担心届时又将平地风波起。”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兵权已褫，你以为我就愿意这样憋着吗？迟早会憋出病来。”忽必烈一吐心曲。

“立刻遣使觐见蒙哥汗，要求出征鄂州。这或许正是殿下复出的大好时机。”

忽必烈如梦初醒，深以为然："也罢，我这就修书一封，遣使求见大汗。"

"但不知殿下欲派何人为使？"

"遣近侍二人即可。"

"不妥。"

"为何？"

"大汗最希望看到的一定是殿下的诚意。臣以为，殿下不如派王子真金与安童一同前往。众所周知，大汗一向钟爱真金，也对开国功臣木华黎的后人优渥有加。如派两个孩子前往，一定更易打动大汗。"玉昔帖木儿所说安童，乃木华黎曾孙，同时也是真金的表弟。

忽必烈似乎没想到，犹豫了片刻，终于同意了。"也罢，速备快马四骑，让两个孩子稍做准备，明晨出发。"

蒙哥汗巨大的行军毡帐上空，两面鲜艳的军旗迎风招展，大帐四周环立着身穿铠甲、肩挎硬弓的箭筒士。蒙哥汗身披一件黄锦貂皮战袍，盘腿坐在一张翘头案后，正在翻看着一张绘制着宋长江防线的"宋蒙形势图"。凡宋集结重兵的地方，都被他加了一个红色的三角，而在蒙军的东、中、西三路大军的行军路线上，则标着箭头。

阿兰答儿走进帐内，见光线已暗，急忙点起了酥油灯。

阿兰答儿出身贵族，也是跟随蒙哥汗多年的心腹老臣。他头脑机敏，有胆有识，对蒙哥汗忠心耿耿，因此，许多大事蒙哥汗都能放心地委派与他。例如两年前发生的"钩考"事件，就是因为蒙哥汗听信阿兰答儿及其他一些贵族的奏报，怀疑忽必烈阴有所为，才决定派人对忽必烈在漠南的幕府全面审查。阿兰答儿作为蒙哥汗的全权代表，对忽必烈及其幕府属臣都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当时，如果不是忽必烈主动要求北归，恐怕一场兄弟阋墙的悲剧就会上演。

阿兰答儿不喜欢忽必烈。

同样胸怀大志，同样勤勉好学，同样喜怒不形于色，蒙哥和忽必烈两兄弟间却又有着那么多的不同。蒙哥是一切旧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和

执行者，忽必烈却总试图对蒙古习惯法加以改变，而代之以与中原农耕经济相适应的“汉法”。这根本背离了蒙哥汗派忽必烈坐镇漠南草原的初衷，以致忽必烈最终被迫谪居斡难河畔。

阿兰答儿也是一切旧有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为此，他对忽必烈的不喜欢里，就包含了对实施“汉法”的抵触和排斥。

蒙哥汗偶尔抬头，看到阿兰答儿。“你来了？”

“大汗。”阿兰答儿趋前，脚步仍然放得很轻。

“有事吗？”

“忽必烈王爷派真金和安童求见大汗。”

蒙哥汗又惊又喜：“是真金来了吗？”

“是，还带来了忽必烈王爷的亲笔信，臣已安排他们在偏帐等候。大汗，臣能不能先斗胆问您一个问题？”

“你说。”

“您为何一直都很喜爱真金王子呢？是否有什么特别的缘故？”

“其实，不瞒你说，我的儿子、侄儿虽多，但哪一个也比不上真金。这孩子，既明理又孝顺。我给你讲一件事吧，忽必烈从漠南北返之后，真金曾陪我巡视过西域诸城，当时，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之故，我背上起了个毒疮，疼得晚上睡不着觉，真金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居然陪着我熬了整整一宿。第二天，他听大夫说，只有将毒疮里的脓血清理干净，才容易痊愈，他竟不嫌污秽，用嘴将我毒疮里的脓血一点点吮出。亏了他，我的病很快好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你想他怎么能做得到这一步呢？如果不是天生纯孝，根本不可能如此。”

“原来是这样。但臣一直不很理解，我蒙古素以武力为立国之基，四王爷如此尊崇儒术，难道不怕‘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吗？”

蒙哥汗稍稍沉默了片刻。“马上得天下”，下马治天下，但采行蒙古习惯法还是汉法治理国家，的确是他与四弟忽必烈之间存在的争端。他的内心深处，是忠于蒙古“大札撒”（法令）的，即便这样，他仍然不能

说忽必烈就完全错了。有一点有目共睹，忽必烈坐镇漠南期间，开府金莲川，大胆采行汉法，的确收到了仓廪丰盈、天下归心的效果。

不仅如此，忽必烈始终拥有着一批坚定的追随者。而他，真正不能接受的或许只是忽必烈的成功？

事隔两年之后，他第一次开始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发现，对于他这个自幼“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四弟，他戒备与敬重并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在他最怀疑忽必烈的时候，也没起过自断手足的念头。

“阿兰答儿，去传真金和安童吧。”他避开了阿兰答儿的疑问。

阿兰答儿答应着退下。不多时，小哥俩被他带到了蒙哥汗的面前。

小哥俩恭恭敬敬地拜见了大汗。蒙哥汗走下书案，一手一个拉起真金和安童，让他们坐在自己的身边。安童长得很像画中的金童，圆圆的脸蛋，红润的嘴唇，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鼻峰又直又立，格外招人喜爱。真金则显得瘦削一些，也比不上安童俊美，但他端庄沉静的神态，深沉聪慧的目光却另有一种奇特的力量。事实上，蒙哥汗最喜爱真金的地方，就在于这孩子小小年纪就养成了一种宠辱不惊的气度，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学来的。

真金从怀中取出一个信札，双手呈给蒙哥汗。蒙哥汗抖开了柔软的宣纸，原来是忽必烈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庇护里成吉思汗孙蒙哥汗陛下：

臣弟足疾乃痼疾，时而复发，折磨久矣。大汗日理万机，时派御医探病施药，臣弟感激涕零。今足疾已愈，大汗亲率征宋大军转战，臣弟安敢在斡难河畔独享清闲？祈愿大汗降旨，命臣弟亲率大军驰骋南国疆场，以效力大汗麾下，为我蒙古和先祖而战，即使血洒疆场，又何足为惜？

臣弟闻江南水乡湖泊纵横，河网密布，我军骑兵优势无法展开，加上宋军民坚壁清野、众志成城，致宗王塔察尔在鄂州战场无功而返。但若鄂州不下，势必对大汗攻宋产生诸多掣肘。因此，臣弟思之再三，愿请兵再征鄂州，以为大汗侧援。

臣弟之心，耿耿如日月。大汗察之。

以书请战，敬祈钧裁。

臣弟忽必烈戍日百拜顿首

读罢忽必烈的亲笔信，蒙哥汗的胸中涌起一股无以名状的热浪。这个让蒙哥又爱又敬又不能完全放心的四弟，有的时候，蒙哥真的不知道自己剥夺了他的兵权究竟是对还是错？

与蒙哥汗一母同胞的三个弟弟中，以忽必烈为长，旭烈兀次之，阿里不哥最小。而这三个弟弟又各有各的特点，忽必烈心机深沉，机敏好学；旭烈兀英勇善战，指挥有方；阿里不哥崇尚武功，荣誉感极强。

蒙哥汗即位后，出于扩展疆土的目的，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次是在蒙哥汗二年（1252年），派忽必烈征服大理、交趾等国；第二次是同年派兵征伐高丽；第三次是在蒙哥汗三年，命旭烈兀率兵第三次西征，继续完成对中西亚未降服国家的征服。第三次西征的成果是显著的，旭烈兀不负重托，在短短的五年间，基本上统一了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东岸，南自波斯湾、印度洋，北达黑海、里海一线的广大土地，连接起亚欧、亚非、非欧等洲的洲界，巩固了东西、南北方的交通要道，为当时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乃至洲与洲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往来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亦使蒙古国的国力进一步得到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统一大业，蒙哥汗准备对宋用兵。出征前，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习俗，蒙哥汗将军国庶务悉数委以阿里不哥。

唯独对忽必烈，他有意没做任何安排。

他等待着，也期待着。果然，背负着种种委屈的忽必烈终于派人向他请战了。这虽在他的意料之中，却也让他感到欣慰。从中，他体味到的是手足之情，是血浓于水，是成吉思汗的儿孙所共有的血性。

非但如此，忽必烈征服大理的经验同样为他所需要。

从东路军在鄂州失利，他已经在考虑更换东路军的主帅，这一刻，他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主帅的人选。

蒙哥汗目光重新落在真金严肃的脸上，眼中闪过一丝温暖的笑意。

“你父王还有什么交代？”

“他希望为伯汗多分担一些，再多分担一些。”真金简洁地回答。

“我明白了。”蒙哥汗若有所思地轻声说。

“伯汗，侄儿另有一个请求。”

“哦，你说。”蒙哥汗饶有兴趣地问。

“侄儿想留在伯汗身边。”真金坚定地说。

“留在伯汗身边？你不回去送信了吗？”

“让安童回去就可以。”

安童大吃一惊：“哥——”

真金没有理会安童一脸惊诧的表情，继续说：“侄儿恳请伯汗恩准。侄儿想跟随在伯汗身边，哪怕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侄儿不会给伯汗丢脸的。”

蒙哥汗微微摇头，笑了：“真金，伯汗了解你的心情，不过，伯汗不能同意你的请求。你要回到你父王身边去，你父王出征之日，你还要代替你父王镇守开平城。”

“您是说……”真金有点疑惑地看着伯父。

“我早有这种打算，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跟你父王细谈。阿兰答儿，你立刻草拟圣旨，这一两日交真金带回。”

“喳！”阿兰答儿答应着，躬身欲退，蒙哥汗又唤住了他，“先吩咐下去，再准备一壶热奶茶和一盘手扒肉来，我要和真金、安童一起用晚餐。”

“喳。”

“唔，酒也要一壶吧。”

阿兰答儿有点意外："马奶酒吗？"

"对。"

真金、安童目送着阿兰答儿离去，相视而笑。真金深知，伯汗的严谨性格与曾祖父成吉思汗最为相类，大战期间几乎滴酒不沾，今日破例要酒，显然是心情极其畅快。

真金尤其感到高兴。能够重返开平城，意味着伯汗在事隔两年之后终于摒弃疑虑，开始理解父王，这是父王用两年的忍辱负重才换来的弥足珍贵的信任，假如父王知道，一定也会开怀畅饮一番吧？

真金只在六盘山待了短短两天，又要返回斡难河畔蒙古本土。两天中，真金天天陪伴着伯汗，还参加了伯汗召开的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对一个未建丝毫战功的少年来说，这意味着绝对的信任和荣耀。

临行，蒙哥汗破例亲自将真金和安童送出大营。

真金跪行大礼，依依不舍地拜别伯汗。

飘忽的云影中，蒙哥汗的形容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深邃的目光遮不住岁月刻下的憔悴和苍老，裹在灰黑色大氅中的身躯在苍茫的群山衬托下，愈发显得压抑和孤寂。

高处不胜寒，这就是所有为人君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吧。真金蓦觉心寒。

贰

不久，真金与安童带回了蒙哥汗圣谕：由忽必烈代替塔察尔统率东路军按原定计划继续攻打鄂州。

有了蒙哥汗的圣旨，忽必烈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召回那些跟随他多年，却因为钩考风波被迫还乡的藩府旧臣了。时隔不久，子聪和尚、窦默、姚枢、郝经、廉希宪、赵璧等奉诏星夜兼程，齐集河南濮阳。再执兵权的忽必烈在自己的帐殿召开了一个由东道诸王和藩府幕僚参加的重

要军事会议。

东路军副帅、老将张柔首先做了发言："我东路军苦战失利，遭到蒙哥汗严厉斥责，原因何在？我以为，这里面既有主观原因，也有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我指挥不当，造成我军盲目冒进；客观原因是江南水乡湖泊纵横，河网密布，我军的骑兵优势无法展开，加上攻城器械相对不足，宋军民坚壁清野，众志成城，致使军无粮草，伤无医药，不得已撤军北返。"

说到这里，张柔抬头注视着忽必烈，声音清晰坚定："请殿下依军法惩处，张柔领罪。"

张柔这番开场白不愠不火，恰到好处，表面上是在检讨自己的过失，实际上却强调了造成东路军无功而返的客观原因，旨在为东路军主帅、宗王塔察尔承揽责任。

东道宗王塔察尔神情冷峻。身为副帅，张柔能主动替他承担起进攻失利的全部责任，虽不令他意外，却令他感激。

居于帐殿中央的忽必烈将目光从军用地图上挪开，平静地说道："张帅仗义执言，本王钦佩万分。但本王以为，现如今最重要的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应该接受此次进攻鄂州失利的教训，并据此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诸位以为如何？"

众将彼此相视，皆目露赞许之意。

"张帅刚才的一番话对我很有启示，他说的都是事实。我们的十万铁骑如果在陆地上、在草原上作战确实往往所向无敌，但一到了沟壑纵横、水网密布的南国水乡，优势就不复存在。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只了解自己的军事优势，即长于野战和长途奔袭，却忽略了宋以逸待劳、据城而守恰恰是以其所长克我所短，因为他不跟你出城决战，你的长处就发挥不出来。我想，这应该就是东路军失利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路军其实正是为我们这次行动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所以，我今天才将诸位请来，目的就是为了集思广益，听听诸位的高见。"

会场陷入了静默。东路军的主要将领完全没料到忽必烈如此豁达大度且高瞻远瞩，许多人本来是抱着被兴师问罪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来的，

听了忽必烈的一席话，满腹疑虑顿然烟消云散。

“张帅，要不您给开个头？”忽必烈含笑望着皓发满头却依然精神矍铄的四朝名将张柔。

“既然殿下要老夫说几句，老夫也就不客气了，权作抛砖引玉吧。”张柔轻捻白须，“老夫就从政策得失来谈谈与攻宋的关系。本朝威武有余，而仁恩未洽。如今战端一起，天下之民嗷嗷失依，所以拼死抵抗蒙军的进攻，唯因战亦死，降亦死，与其投降屈死，不如以死相拼。如若我军对待投降军民，一概采取宽大不杀的政策，使其各得退路，那么，老夫相信，宋纵有百城亦可驰檄而下，太平之业指日可待。”

“张帅所言甚是，本王定当履行。”忽必烈赞道。

“治理汉地，当用治理汉地之法。果真如此，天下大治，南北归心，何愁南宋不灭，国无一统！”

忽必烈的目光似不经意地扫过东道宗王塔察尔的脸，只见塔察尔依然面无表情。

“张帅所讲，本王谨记在心。郝先生，本王知你素常不喜高谈阔论，但凡有感而发，必是高屋建瓴。今日大家各抒己见，你也不妨谈谈你的想法。”

郝经乃山西陵州人，金末大家元好问即出于其祖父郝天挺门下。郝经家贫而好学，曾于铁佛寺苦读五载。后馆于张柔家，得以博览其丰富藏书。蒙哥汗六年（1256年），受召北见忽必烈于沙陀，条呈数十事，甚受器重，遂留王府侍奉忽必烈。这会儿因听张柔所言句句皆合心意，不觉触动灵机，不吐不快。

“我只谈谈对这次进攻鄂州失利的看法。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战争。此其一；从战略战术角度而言，则主要是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此其二。”他言简意赅地说。

其实，对于蒙古这次贸然攻宋，郝经是存有异议的。开平南下途中，他多次相机进谏，表明了他对时局不稳以及征宋前途的忧虑。

第一次是在河北真定，忽必烈听了郝经的劝谏，深以为然却又无可奈何地说："今出兵宋邦，乃大汗之命，所谓皇命不可违。一旦战事结束，本王将派你为我方使者，与宋廷讲和通好，以安百姓。"

第二次是在途经河南濮州时，忽必烈获得了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情报后，与部属商议对策，郝经表示："一统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敌方尚未有败亡的迹象，我方便倾国而出，倘遇内乱外困，将陷我国于不利。"

基于上述观点，郝经建议忽必烈"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修德简贤，待时而动"。郝经的劝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这次召开的征宋会议，他尤其想听听郝经的意见。

郝经呷了一口清茶，继续说道："想我蒙古自立国以来，连年征战，民困军疲，已然凋敝的国力尚不足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应付如此巨大的征伐行动。这且不论。蒙古军自成吉思汗起，就以出奇制胜，以善于野战闻名。而蒙哥汗此次出兵四川，六军雷动，行动计划完全暴露于敌不说，且以攻克敌之坚固城池为首要目标，此诚所谓以我之短克敌所长，以有限的兵力与宋庞大的军力拼消耗，加之四川一带地势险恶，假以时日，臣担心我军必显败绩。"

忽必烈深以为然，可是对于既定的作战方针，他也无力改变。

此时，上弦月孤单地挂在东方天际，将大地染成了一片银白，像挂了霜似的麦垛，一眼望不到边。

叁

钓鱼城三面环水，一面临山，易守难攻。

嘉陵江、渠江由北而下，在合州城下与涪江会合后，走一个V字形，正好环围钓鱼城，然后向西南奔腾而下，注入浩浩长江。

钓鱼城南、北城墙最近处距嘉陵江二百四十步，城周长四十余里，有内城、外城和南北各一个一字城城墙，西有青华门，北有出奇门，南有始关门，东有东新门、奇胜门，东南有镇西门，西南有著名的护国

门。南北依嘉陵江而建有水师码头、演武场、敌楼、炮台。城墙、码头、炮台、城门、敌楼皆为玄武岩石构筑而成，曾被欧洲人誉为“东方的麦加城”。

城内的主要建筑是皇城、忠义祠和护国寺。

蒙哥汗九年（1259年）春，蒙哥汗亲率大军进攻四川，试图攻占四川之后沿江而下，彻底摧毁宋的长江防线。由于京西、湖北、湖南同时遭到蒙古军的攻击，长江地区的宋军无力抽调重兵救援四川，到年底，川西、川北、川中大部分地区相继失陷。

至此，宋军队在四川实际控制的地区只剩下川东的合州州治钓鱼城。

形势十万火急！

合州和重庆一北一南，都是嘉陵江上的沿江重镇，自然也就成为宋军队在川东防御体系的支撑核心。合州地处要冲，屏卫重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为增强合州的防御能力，委派部将甘闰在合州以东十里的钓鱼山修筑了钓鱼山寨。其后，四川制置使将合州州治迁到了钓鱼山上，并倾尽人力、物力、财力，扩建了钓鱼城。

数年经营，钓鱼城俨然成为嘉陵江畔一座驻屯军民十余万、水源丰富、粮秣充足、街市繁华的川东军事重镇。

蒙古军进围钓鱼城。蒙哥汗派遣宋降将入城招降王坚，王坚为坚定合州军民的抗蒙决心，在钓鱼城的阅武场将使者当众处死。

蒙哥汗闻讯大怒，于二月初三亲率大军抵达钓鱼山下，指挥各路蒙军猛攻钓鱼城。

这天，护国门城楼上，王坚身披涂金脊铁甲，头戴战盔，右手轻抚剑柄，在滚滚硝烟中巡视战场。他看到一名被蒙军炮石击中痛苦呻吟的士兵。这是一张被炮火烧焦下颏的脸，脸上布满了燎泡，血水与脓水混合在一起，益发显得狰狞恐怖。

王坚看着医官给他清洗完伤口，对医官小声说：“你就待在这里，

尽量为伤员减轻一些痛苦。医药什么的还缺少吗？”

医官说：“就是缺少人手，老弱妇孺都上前线助战了，现场指挥撤离伤员的人员不够，请知合州尽快解决。”

“传令官！”

“到！”一个虎敦敦的小伙子应声站在王坚面前。

“传我的命令，立即从预备队抽调五百名士兵到七个城门抢护伤员。不得有误！”

“是！”传令官迅速退下。

医官看护完伤员，匆匆赶往前面，王坚喊住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

“赵哲。”

“官居几品？”

“正七品保安大夫。”

“什么时候来合州的？”

“开战前夕。”

“目前伤亡情况如何？”

“受伤的七千八百九十三人中，有九百零三人医治无效死亡。”

“什么兵器致伤？”

“火炮和弩箭。”

“唔——”王坚端详着医官染满血污、脓污的战袍，“去吧，去救护伤员吧。”

“是。”

“张珏！”

“到！从七品武略郎张珏恭候大人示下。”号称“四川九虎将”的张珏虎虎生威地站在王坚面前。

“今天战况如何？”

“禀报大人：到现在为止，一天之内护国门击退蒙古军二十八次进攻，我方伤一百六十九人，阵亡八人，敌方的伤亡人数至少在我军的六倍以上。”

“其他防区的战况如何？”

张珏回答：“青华门、南北一字城、出奇门、奇胜门、始关门、镇西门、东新门今天都遭到敌人的猛烈进攻，但是进攻次数和猛烈程度显然不及护国门，看来，敌人是决定采取东西夹攻，两翼配合的战术，是以将主要兵力都用在了护国门和东新门上。”

“蒙哥把十万大军的主力全都用在了合州的攻坚战上，真是下了血本了。据报，两个月来，蒙古军战斗减员达到三万七千余人，疫病、暑热等非战斗减员也超过此数。”王坚解开披风，山风撩起了黑色的战袍，猩红的里衬随风抖动，仿佛一团跳动的火焰。

“传谕全军将士，再接再厉，英勇作战，顽强抵抗，誓保家园。胜利就在眼前！”

天空中骤然响起一连串炸雷，大地为之颤动，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硫磺味儿。顷刻间，大雨如注，狂风肆虐。战旗在暴风雨中剧烈地抖动着，似要被狂风撕碎。

这是四月初一的黄昏时分，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了漫长的梅雨季节。

王坚早年曾在抗金名将孟珙手下效力。一次奉孟珙之命，率兵袭击邓州顺阳镇的蒙军后勤基地，放火烧毁了聚集在那里的造船材料。后来，孟珙派遣部将率兵六千援蜀，王坚随从进入四川，此后的数年间，他在四川的抗蒙战争中冲锋陷阵，屡立战功，被逐级提升为武功大夫、

遥郡团练使。

蒙哥汗四年（1254年）夏，蒙将巩昌便宜都总帅汪德臣率军由其节制的川北向川东作试探性进攻。蒙军沿嘉陵江南下，一直攻到了合州和广安一线，王坚等率宋部将顽强抵抗，一举挫败了蒙古军的迅猛攻势。捷报传来，宋理宗为表彰王坚的战功，下诏为王坚升迁两级，旋即又任命他为兴允都统制兼知合州。

这一次，王坚临危受命，可以说是寄托了宋朝廷守住四川的全部希望了。

肆

四川地区这场罕见的大雨从四月初一直下到四月二十一日方才放晴。

次日，蒙哥汗把自己的卫队一万余人也投入到攻城战斗中，强攻钓鱼城护国门。在付出重大伤亡之后，蒙军总算攻占了护国门外城。宋将王坚亲率大军发起反击，不久又将外城夺回。

五月，蒙古军中瘟疫流行，战斗力大为削弱，攻城时断时续，毫无进展。

宋京西、湖北、湖南、四川宣抚大使贾似道为确保川东不失，顶着长江中游蒙军的压力，冒险抽调军队，任命自己的亲信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率大军增援四川。同时，为鼓舞抗蒙士气，他奏请宋理宗下诏表彰王坚的战功。六月初，援军一路苦战抵达重庆，旋即督率一千余艘战舰沿嘉陵江逆流而上，紧急增援钓鱼城。

在三槽山，宋军遭遇蒙军阻击。蒙哥汗亲自督战，蒙古步、骑两支军队利用弓弩和火炮控扼两岸，蒙古勋将史天泽遵照蒙哥汗谕旨，亲率水军顺流而下，冲击宋军船队。吕文德部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回重庆固守山城。

就在蒙军围城打援之际，蒙将汪德臣率部乘夜色掩护登上钓鱼城城墙，占领了外城的马军寨。

为夺回马军寨，王坚组织起两支敢死队，向立足未稳的蒙军轮番发起攻击，两军激战直至天明，宋军强行攻入外城。这时，雷声大作，蒙军云梯突然折断，后续部队增援受阻，先行占领马军寨的一千余名蒙军将士被人数占有绝对优势的宋军歼灭。

眼看功亏一篑，汪德臣心急如焚，单骑驰立城下，向城上喊话："王将军，我此来是为拯救你与全城军民的性命的。望你不要再作无谓的抵抗，赶快下来投降吧！"

然而，王坚给他的回答是城上炮石齐下，汪德臣躲避不及，身负重伤，部将拼死将他抢回，却已经救之晚矣。

当晚，嘉陵江的水面被火把照得一片通红，三万蒙军将士身披白衣，向汪德臣志哀。

回到石子山大汗帐殿，蒙哥汗就觉得浑身发冷，头冒虚汗。他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上。

宿卫急唤军医进帐，史天泽闻讯也匆忙赶来看视蒙哥汗。军医取出一些粉末状的蒙药服侍蒙哥汗服下。

不知过了多久，蒙哥汗缓缓睁开眼睛，看到卧榻旁忧心忡忡的史天泽，顿时明白了一切。"我刚才是不是晕倒了？"他声音低微地问。

"大汗，您这是积劳成疾兼急火攻心染上了瘟热病。此病在汉地俗称'打摆子'，症状表现为浑身发抖，出冷汗，如果治疗不及时，几日后就会脱水而亡。"军医心情忧郁，接着又说，"眼下我军将士多患此病，奈何药物奇缺，只能用大黄和中草药勉强控制，无法彻底治愈。请大汗下令速从中原征调药物和医生。"

蒙哥汗侧身坐起："诏命陕西政务大臣刘太平火速调运医药、粮草和医护人员开赴征宋前线，延误者严加治罪。"

两名大汗信使驰马西出蒙军营寨，奔赴陕西。数日后，蒙哥汗自觉身体轻松了一些，遂令史天泽总帅入蜀的全部将士继续攻打钓鱼城。

蒙哥汗庶弟末哥犯颜进谏道："汗兄，我们集结大军攻打钓鱼城已逾三月，所费无数，人员伤亡惨重，却久攻不下。尽管川西、川北、川

中之地尽为我军攻占，如今只为一个小小的钓鱼城，不但牵制了我军主力，挫伤了将士锐气不说，还影响到整个的军事部署，臣弟认为实在得不偿失。依臣弟之见，不如留下三千精兵监视钓鱼城，围而不打，主力则顺嘉陵江南下进攻山城重庆。一旦重庆陷落，钓鱼城势成孤城一座，久而久之，弹尽粮绝，不攻自破。此为中计。”

蒙哥汗面无表情。

末哥的分析切中要害，因而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作为一个在西征时、在其他各个战场都所向披靡的蒙古大汗，各种惊涛骇浪他经历得多了，偏偏在钓鱼城这么个弹丸之地丢尽了颜面——怎奈此刻他已成骑虎之势，欲罢不能。偏又有个不识时务的末哥当面说出了别人想说不敢说、他自己心中也明白的话，他内心的感想可想而知。他双目炯炯地望着末哥，不动声色地问道：“那么，上计呢？”他的声音虽然低沉，却坚定有力。

末哥直率地回答：“分兵包围重庆、泸州，孤立合州，围而不打，断绝一切陆路、水路交通，集中兵力，围城打援，充分发挥我军骑兵、弓弩手、炮兵的优势，一举歼灭或重创宋陆路、水路增援部队，待其疲惫，一鼓作气攻克长江重镇泸州，嘉陵江重镇重庆。如此，宋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长江防线就会全面崩溃。”

蒙哥汗点点头，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嘴角牵起了一个似笑非笑的纹路：“再谈谈你的下策吧，我的末哥弟弟。”

史天泽注视着蒙哥汗，心里暗暗替末哥捏着一把汗。末哥却不管不顾，他憋在心里许久的话，非得一吐为快。

“下策就像现在这样，不惜血本，继续强攻连猴子都难爬上去的钓鱼城。在狭长的石子山两侧，我军根本难以展开，即使拥有炮兵、弓弩手、骑兵也无济于事。我们也曾付出重大伤亡才勉强攻入外城，但结果怎样？入城将士体力耗尽，后续部队无法跟上，一千余名将士枉作他乡之鬼。”为稍稍平息一下激动的情绪，末哥端起一碗泸州老窖，一饮而尽，“目前，全军纵有七万将士，但其中四万余人患上了赤痢和霍乱。据报每日死于瘟病的不少于一百五十人，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全军就会面临着覆灭的危险……”

“够啦！身为孛儿只斤家族的子孙，你竟能说出这种长他人志气、

灭自家威风的丧气话，真让我为你感到羞辱。你若再危言耸听，扰乱军心，我必不轻饶。”蒙哥汗恼羞成怒，歇斯底里地吼道，“众位将臣听令，今日起，全军将士一律以缴获宋军的泸州老窖酒消毒治病，不论伤员、病员还是未染病之将士，谁违反了此令，军法从事。我们缴获了宋军二百八十船上等美酒，够全军饮用一个星期了。待瘟疫过去，我一定要拿下钓鱼城！”

将臣们被震慑，跪伏于地。蒙哥汗走下桌案，以不容置辩的口吻下达了命令：“七日后，寅时造饭，卯时攻城，投入全部预备军队，由我的一万名宿卫亲军充当攻城先锋，同时向钓鱼城七座城门发起全面进攻！”

“遵旨！”众人接旨，声音参差不齐。

末哥欲言又止，脸涨得通红。

史天泽低下头，遮住了满目忧虑。

伍

石子山蒙军营寨距钓鱼城护国门只有三里之遥，站在石子山上，护国门、青华门上的敌楼清晰可辨。

宋军的旌旗在晨风中轻轻摆动着。从石子山到钓鱼城的路上，两边崖悬壁峭，藤蔓缠绕。战马驮着抛石机、青铜火炮，沉重的铁蹄击踏在山道上，迸出点点亮亮的火星。炮手们肩扛火药，跟在战马后面，踽踽前行。辎重车、兵器车、给养车像一条黑色的长龙，从石子山的西和西北向前延伸，首尾相望，一览无际。

北面与出奇门毗邻的一字城虽被蒙军攻占，但宋军在短时间内已加固了出奇门及其周围的城防工事。一字城城墙呈东西向从上至下裂开一道豁口，黑黢黢的，远远望去，仿佛中间留出一道空隙，士兵和辎重车队就在裂缝中穿行。

一字城的北面和西面奔腾着汹涌的嘉陵江，宋军凿渠引水，构筑了宽十余丈的护城河，一股湍急的水柱从裂罅间涌出，奔腾而下。向上望

去，一线青天破崖而出，让人目眩心惊。钓鱼城城墙沿西北、南、东北呈半圆形构筑，城高十二丈，怪石嶙峋，软藤垂挂。如此陡峭的城墙，别说兵士，就是灵展如猿，想要攀援而上，也需费番力气。

第八天的卯时三刻刚过，蒙军百鼓齐动，千号齐鸣，万弩齐发，巨大的火炮声、鼓号声、响箭声和数万名攻城将士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在寂静的山城上空掀起一波又一波震耳欲聋的声浪。蒙军的抛石机怒吼着，带着巨大的“嗡嗡”声，将铜盆般大小的石块，雨点般地抛向钓鱼城。城楼纷纷倒塌，守城宋军死伤严重。

半个时辰后，蒙军的云梯部队乘势迅速架好了云梯，攻城部队向钓鱼城的四个方向七个城门同时发动进攻，蒙军士兵如潮水般地涌向云梯，灵活地攀援而上。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只见云梯一个个开始倾斜，有的顺势倒下，有的拦腰折断。每个云梯上都有二三十名蒙古士兵，随着云梯落势被重重地摔在城下的乱石中，死伤无数。原来王坚早就料到蒙军久攻不下，必会酝酿一次大的攻势，于是提前在离城墙十余丈的地方，用巨石设立了许多小堡，这样，既可利用弓弩杀伤对方，又可用钩、戟等兵器刺杀攻城士兵和毁坏云梯。

不消一炷香的光景，蒙军设在七座城门用于攻城的七十余架云梯有半数以上折断，人员伤亡一千余人。宋军得势，立刻对攻城的蒙军实行了反击。滚木礌石轰然而下，火炮、土炮、火箭、火枪大显神威，弥漫的硝烟中，战马四散惊逃。弓箭手也不甘落后，弩箭雨点般射向蒙军有些散乱的人马中，一批批攻城将士倒在血泊中。

蒙哥汗眼看着又有近两千余名强悍的蒙古将士命丧在飞石、箭弩和枪炮之下，怒火中烧，他从腰间抽出弯刀，指挥批次跟进的蒙军，掀起了第二次攻城的狂潮。

“传我口谕：火炮手、火箭手、弓弩手、投石机手，瞄准敌人，给我狠狠地打！一定要将敌人全部消灭在钓鱼城上！”

此时的蒙哥汗，再不是那个人们所熟知的沉默寡言、温文儒雅的蒙古大汗了，他两眼通红，嗓音沙哑，如同一头暴怒的雄狮，随时都可能冲上去，张开血盆大口，将猎物一口吞下。

火炮和投石机又一次怒吼了，炽热的金属弹丸炸落在城头，硝烟夹裹着弹丸和巨石落入城中，躲在角落里的宋军被巨石砸得血肉横飞，黑

红的血水沿着城墙和台阶汩汩而下，汇成了一汪鲜血凝成的小溪。

钓鱼城的城墙堡垒出现了无数个石孔，从这些黑洞洞的石孔中发射出无数条火龙。火枪、突火筒和最原始的长竹竿火枪从枪管中喷射出炽热的枪弹，手持盾牌的蒙军将士岂能抵挡住火药和枪弹的威力？尸首如麦秸一般密密麻麻地堆积在城下。

蒙军弓箭手瞄准了城墙上的石孔射击，一支支利箭平稳地射入孔洞中，宋军射手猝不及防，中箭者无数。

带着进入地狱前的恐怖，战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然而，这沉寂短暂到只容人稍稍喘一口气。接着，“杀啊”、“冲啊”、“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蒙古将士的吼声一浪高过一浪，掩盖了宋军的枪炮声。

几十架云梯重新架起，这次为了减少对云梯的压力，同时给登城的士兵留有施展刀枪的余地，蒙军每隔两米上来一人。而且，为了对付敌人的暗堡和火器，蒙哥汗重新调整了队形，持盾持剑者间隔一名箭筒士，箭筒士专门射击石孔里的宋军。每当石孔打开，宋军立即应弦倒毙。蒙军经过这一番艰苦的熬战，终于攻占了外墙。

当象征胜利的鹰旗高高飘扬在护城门的敌楼上时，蒙军全军将士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们站在被血水浸透的残垣断壁上，站在战友和敌人的尸体边，和着滚滚的硝烟和熊熊的烈焰，唱起了那首在草原广为流传、充满了震撼力的《英雄史诗》。

门户既失，宋将王坚急忙从城内的插旗山、天池、钓鱼台调来火枪手和火炮手，向占领外墙的蒙军发起了猛烈的反攻。

为夺回外墙，宋军方面可谓不惜血本，投入了所有的秘密武器——十余门射程可达八百步的新式旋风炮，以及飞火枪、梨花枪、突火枪、火筒等。

杀红眼的蒙哥汗亲率宿卫浴血奋战，突然，一枚铅弹击中了护国门外城城楼，瓦石散射，尘烟弥漫。

蒙哥汗从废墟中站起，拍拍身上的灰土，安然无恙。眼见敌方火力

强大，部下伤亡惨重，他向宿卫下达了命令："传令全军，马上撤离战场！"

蒙军鸣金收兵。蒙哥汗命人从楼顶上拔下九斿白旗，望着城下两军将士的累累横尸，两行热泪悄然而下。

作为一个曾经傲视世界的蒙古大汗，蒙哥汗或许过多地沉湎于枪弹和刀光剑影的壮烈场面中，而忽略了预先估算自己以及他人的力量。尽管他是个出色的数学家，但在计算蒙军进攻川东钓鱼城这道棘手的数学题时，却并未发挥出其逻辑严密、运算精到的优势——他太过低估了宋军的抵抗能力，也忽视了年轻将领王坚的毅力和勇气，更忽视了地理条件的制约以及武器的改进。这是最为致命的一击。如今，望着满是硝烟的鹰旗，唯一能让他稍感释怀的是他手下将士们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壮举。他知道，正是这种力量铸就了几代蒙古大汗的辉煌。

夕阳映照在废墟上，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息。一种前所未有的厌倦感向蒙哥汗袭来，他浑身颤抖，头痛欲裂，所有的一切突然都变得模糊不清，犹如幻影在他眼前跳跃，他再也站立不稳，摇摇晃晃倒在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

第五章 兄弟阋于墙

壹

鄂州江北，军旗猎猎。

汉水自西向东注入滚滚长江。忽必烈的东路军大营就设在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

立马长江，忽必烈感慨颇多。他对聚集在身边的郝经、廉希宪、子聪和尚等一批高级幕僚说："昔日魏公曹操挥师南下，志在统一全国，不想梦断赤壁，兵败长江；秦王苻坚夸下海口扔鞭断江，最后仍落个狼狈而逃；只有唐太宗李世民势如破竹，收复江南。而我，则要再次效仿宋太祖赵匡胤，兵不血刃，以德降服宋民众。"

"报！"众人尚未答言，这时两名信使疾驰江边，滚鞍下马，"亲王殿下：奉末哥大王之命，通报蜀东军情！"

信使从背囊中取出信札双手呈上，忽必烈情知有异，慌忙接过浏览了一遍。信乃末哥亲笔所书：

四哥：

川东重镇钓鱼城屡攻不下，我军伤亡惨重，汗兄亲率宿卫攻城未果，急火攻心，病势日沉。七月初九，他被迫接受诸将建议，留下三千精兵警戒钓鱼城，自己则率领主力撤离战场，进攻重庆。七月二十一日，汗兄在川东金剑山的温汤峡（重庆北碚北温泉）病逝。

蒙哥汗驾崩，各路攻宋蒙军纷纷北撤。大汗之子阿速带将兵权交给由六盘山南下增援的诸王之后，扶柩北上。目前蒙古中路军群龙无首，军中戏中有戏。祈盼四哥速返蒙古本土议定选举大汗一事。

敬祈钧裁

巳未年七月二十二日末哥于川东前线

忽必烈读罢信函，心潮难平，这其中既有对自己一向崇敬的胞兄出师未捷、英年早逝的伤惋，更有对未来局势的忧虑。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似乎厄运就要来临。尽管他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藩王，朋友遍地，幕僚成群，此刻仍难免有些感到势单力孤。与他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旭烈兀远征西亚未归，对他忠心耿耿的异母弟末哥又在南征归途，而且手中并不握有重兵。

“殿下，信上说的是……”廉希宪望着呆呆出神的忽必烈，探询地问。

“你看吧。”忽必烈心情沉重地将信递给廉希宪，抄起手忧郁地望着暮霭中鄂州城影影绰绰的倩影。

廉希宪一目十行，读罢信，眼角的余光重新在“中路军群龙无首，军中戏中有戏”的字眼上逡巡了两遍。

郝经、子聪就着廉希宪的手中一起将末哥的信看完，然后四人陷入了沉默，各自想着心事。对于这个出人意料的突发事件，每个人都在心中作着各种各样的判断和推论，并反复掂量着它将对时局产生的影响以及应该采取的应变措施。

最后，还是郝经打破了静默：“风云突变，殿下须早做运筹。中路军既已北撤，宋军必然随之撤军东还，集结兵力巩固鄂州、襄阳一带。我军下步该如何行动，不知诸位仁兄有何高见？”

廉希宪道：“我觉得值此多事之秋，殿下当下旨以官钱赎出江北江南所有被蒙军俘虏的儒生，放其还家，以备后用。”

忽必烈默然点头，仰望苍穹，心绪一如那滚滚东逝的长江水：“廉孟子所言极是。廉孟子的心总是像蓝天一样辽阔无边，像草原一样温柔多情。本王同意你的建议，立刻用王府金银，将此次俘获的五百余名儒生全部赎身放还归家。”

“殿下，臣昨观天象，但见月蚀薄，为女主忧，大臣失其所理，蔽退之象。《志》云：‘凡军行而遇日月薄，当收军，不尔，有谋反’。”其实，子聪在蒙哥汗驾崩当晚即占卜了死讯，并耳语忽必烈，忽必烈大

惊，以手遮口掩之。

“依你之见，本王应当撤军北还？”

“正是此意。”

“不行。想本王统帅东路军三十万之众，却未攻下鄂州，未建半寸军功，传扬出去，岂不为朝野耻笑？本王并非怀疑你的占卜，然事在人为，不能一概而论。”

忽必烈催开坐骑，信马由缰，廉希宪等三人立刻跟上。

“廉孟子，传本王令旨：着宗王塔察尔等各率大军五万由扬州、安庆、蕲州向鄂州进发，沿途注意搜集渡江渔船，伺机渡江作战，同时牵制宋建康府、临安府水陆军队；着其余各王固守阵地，随时听命，以援攻鄂州；着大将张柔率舟师三万直趋岳州，接应自大理北上的兀良合台将军。”

廉希宪于马上迅速做完笔录，忽必烈龙飞凤舞般签上自己的名字。信使驰马疾奔各营，传达忽必烈的作战命令。

贰

此时，宋朝廷派往四川增援合州的吕文焕所部八万水陆大军，带着蒙哥汗战死、蒙军被迫北撤的胜利消息，沿长江顺流而下，不出数日返还鄂州。鄂州军民深受鼓舞，守城意志愈坚。

不久，丞相贾似道督率的援鄂大军也四面云集。两淮之兵尽集于白鹭，江西之兵集于隆兴，岭广之兵集于长沙，闽、越的舟师也奉命溯江逼近平江、建康、鄂州一带。

失去了中、西两路军队策应而孤军深入的忽必烈进退维谷。恰在这时，他又接到王妃察必的一封密信，由于信是匆忙间草就，字迹有些潦草，这也让忽必烈感受到形势的严峻。察必在信中说：

我近日察觉阿里不哥居心叵测，抱有异志，恐欲篡位谋朝。朝中，

他有阿兰答儿、刘太平、大汗之子阿速带等相助，羽翼渐丰。现在，阿兰答儿已经率领漠北诸王的军队逼近开平。刘太平也已占据燕京，正在调动漠南兵力遥相呼应。国情似火，燃眉在即，妾忧心如焚，常言道：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妾认为，夫君应为国家大局考虑，速罢兵北还，避免内乱，早日登极，以安天下。

看完察必的密信，忽必烈更有一种腹背受敌的危机感。

察必与末哥的担忧如出一辙。蒙哥汗驾崩之后，蒙哥之子阿速带与蒙哥汗宠臣阿兰答儿扶柩北上。路上，阿兰答儿经与阿速带商议，决定由自己率轻骑一支，先行赶回首都哈剌和林，以便协助七王爷阿里不哥尽快扩充实力，最终夺取汗位。

阿里不哥接受了阿兰答儿的建议，以征调戍边军队守护首都为名，派阿兰答儿率亲军往漠南草原汹汹而来。大军行至离开平城只有一百里，察必王妃派来使者诘问："征调军队，乃国家大事，且又在四王爷经营之地，为何不明白告之，反而秘密行事？在这里，有成吉思汗曾孙真金坐镇，你们但有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先禀明他知道后才可施行。"

阿兰答儿听了察必王妃的诘问，浑身冷汗直冒。他深知，在漠南之地，四王爷忽必烈拥有着广泛的支持力量，一旦王妃清楚了他的真正用心，再晓谕各路守军将领严阵以待，只怕他征调军队不成，助七王爷抢先登极的密谋也将败露。思前想后，阿兰答儿只好退而求其次，命大军撤离开平城，前往燕京等富庶之地征集兵马。

阿兰答儿停止进兵并没有让察必完全放心，她太了解阿兰答儿对阿里不哥的忠诚和对她丈夫忽必烈的敌视，为了将阿里不哥推上汗位，这个人恐怕无所不用其极。正是为了让丈夫有所警醒，她才派人秘密潜出开平府，急向忽必烈报信。

夜色昏暗，无月无星。一更将过，忽报郝经求见，忽必烈精神一振，宣他立刻入见。

不及寒暄，忽必烈指指置于桌边的靠背椅："请先生坐下叙谈。"

他自己坐在一张红木扶手椅上，摊开了书案上的一幅宋地形图。"北面使者送来的情报一天一个样，南面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

本王现在如入云雾，进不得，退不得，已不知如何是好。思来想去，还是遣使弭兵，先生是否以为可行？”

宿卫手持金盘，端来两杯果酒及下酒的牛肉、菜蔬等，郝经不喜烈酒，宿卫们大都知道他的嗜好。

由于近来一直没能好好休眠，忽必烈神情倦怠，脸色苍白。郝经关切地注视着他，不慌不忙地说道：“国家自平金以来，皆亢龙之师。惟务进取，不遵养时晦，劳师费财，卒无成功，已近三十载。殿下应深以为鉴，切不可为逞一时之勇，将我国数十年基业毁于一旦。”

忽必烈细细品味着郝经的分析，但觉句句切中要害。“精辟，精辟！先生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他双手把盏，“我敬先生一杯。”

郝经并不虚套，接过金杯啜了一口果酒：“今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但未暇谋我。真正的威胁其实来自背肋。因此，殿下当以天下苍生为念，从速回师。”郝经在对形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之后，权衡利弊，指出真正的危险不是来自于敌方，而是来自于内部。

正如郝经所言，此时，蒙古国内部的形势极为复杂和严峻。据守蒙古本土的阿里不哥，借蒙哥汗驾崩之机行使汗权，委派亲信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鉴于此，郝经力主忽必烈迅速撤军，与诸王大臣共商大计。

“启禀殿下，江淮荆湖经略使赵璧求见！”侍卫入报。

“宣！”忽必烈话音甫落，赵璧已入帐中，跪施大礼。

“宝臣，”赵璧曾奉忽必烈之命翻译《大学衍义》，忽必烈一直对他身为汉人而“能为国语（即蒙古语）深细若此”赞叹不已，尊为王师，“你回来的正好。瞧你行色匆匆，别来无恙？”

“我很好，谢殿下记挂。近日诸事不断，我驰马千里而还，是有一计献与殿下。”

“哦？快快请讲。”忽必烈双手扶起赵璧，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

“事处紧急，容臣长话短说。臣闻大汗忽逝，心中忧虑，臣以为，为今之计，殿下应不惜以归还我军所占之地为条件与宋人议和，并立即

轻骑北返，控制燕京，稳定漠南汉地动荡局势，以正大位。此乃眼下唯一一条绝处逢生的道路，也是一步决定未来蒙古国命运的险棋，走与不走，敢走与不敢走，全在殿下一念之间。”

忽必烈迅速做出决定：“着江淮荆湖经略使赵璧、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郝经：本王命你二人全权代表本王，于明日出使宋国议和安民，弭兵息战！”

“遵旨！”

赵璧与郝经对望一眼，暗暗松了口气。

叁

古琴台坐落于龟山尾部，月湖侧畔，翠阁古桥，丹辉碧映。

相传古时俞伯牙在此鼓琴，钟子期从琴音中知其志在高山流水，二人遂成莫逆。钟子期死后，伯牙感慨知音难觅，随即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后人有感于二人友谊，在此筑台以资纪念。

郝经、赵璧与宋右丞相府秘书监四品职事官宋京、鄂州守将张胜并肩登上古琴台，谈古论今，颇为投契。宋京对郝经的博闻强记十分钦佩，赞道：“郝先生满腹经纶，真乃匡世之才，不想蒙古国竟有先生这样的人才。”

“宋大人此言差矣。在我王忽必烈藩府，似我这等才疏学浅之辈，可谓车载斗量。”三十六岁的郝经指着赵璧说，“就说我们这位赵璧将军吧，看似温文尔雅，实则胆气不凡。他而立之年适逢蒙哥即大汗位，汗召其问以治道，将军进言要皇帝先清除近侧小人，蒙哥汗闻之不悦，却也无可奈何。事后忽必烈殿下对他说：‘秀才，你真浑身是胆啊，连本王也为你捏着一把汗呢。’是年，经殿下斡旋，赵璧受命‘总六部于燕’，负责主管汉地财赋行政。”

“那是什么官职，位居几品？”宋京感兴趣地问。

“总六部于燕就是行尚书六部于燕，相当贵国官阶从二品。”郝经耐

心地做了解释。

四人行至曲折精巧的“琴台碑廊”，赵璧驻足欣赏着廊内的《汉上琴台之铭并序》和《伯牙事考》等碑刻，这些碑刻或细腻工整，或洒脱不羁，却无不遒劲有力。

赵璧不仅精于中原文化，而且通晓蒙古及畏兀儿文。此番游览古琴台，心中不免生出诸多感慨：“宋、辽、金木构殿宇，以佛殿为最多，均立于阶基之上，或单檐，或重檐，或小阿，或九脊顶，其结构方法多承唐代之遗风。楼阁大小虽悬殊，但式样大致相同，皆于下层斗拱之上立平坐，其上更立上层柱及枋额斗拱垣椽檐。古琴台则不然，其主体建筑是一栋单檐歇山顶式前加抱厦的殿堂，兼有唐风宋质。彩画精丽，金碧辉煌，檐下匾额上书‘高山流水’，倜傥俊逸。而堂前汉白玉筑成的方形石台，古朴典雅，使人睹物思人，仿佛伯牙仍在这里抚琴一曲。四周石栏，饰以浮雕，镌刻生动精美，掩映在湖光山色、疏林繁花之中，更显瑰丽多姿、风光明媚。”

宋京虽与赵璧、郝经谈古论今，心里却绝不轻松。

在受命与蒙军谈判前，丞相贾似道曾许他便宜行事，只要蒙军肯撤退，一切代价都在所不惜。他深知贾似道的性格，如果谈判不成，贾似道必然迁怒于他，届时，只怕自己性命难保。

其实，自忽必烈横扫江淮，兵临鄂州城下之日起，身兼两淮宣抚大使的右丞相贾似道便一面于暗中派遣心腹府吏宋京北渡长江至蒙营向忽必烈请和，一面率兵屯驻汉阳，全权指挥四川、湖广、两淮前线的所有宋军，并与鄂州守将张胜相互应援，全力防守。宋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受贾似道节制的诸将又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因此，蒙军进攻鄂州之役屡屡受挫。但贾似道在防守的同时，仍不肯放弃与蒙古议和的打算，先后数次遣宋京赴忽必烈军中，提出以向蒙古称臣及交纳岁币等作为议和条件。当时，忽必烈以“处于进攻中的蒙古军如脱缰的骏马，一时难以驾驭”为由，拒绝了贾似道的和谈请求。

蒙哥汗战死钓鱼城的消息传来，贾似道兴奋异常，再次派遣宋京到忽必烈军前请和，答应割江为界，岁奉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忽必烈也一改昔日拒绝和谈的强硬态度，接受了宋方面的议和条件。而且，为尽可能完好地保存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三千余名蒙古骑兵和一万余名蛮、汉军队，他特派赵璧、郝经进入鄂州城与鄂州守将张胜和宋京

谈判蒙古大将兀良合台的撤军路线。

蒙古大举攻宋后，兀良合台奉蒙哥汗之命，率部攻入宋广西南道。连破横山寨、宾州、贵州、柳州等重要关隘，之后进入湖南。在湖南，蒙军受到宋军重兵围堵，兀良合台遂折向西北，攻破沅州、辰川，向东挺进，于十一月中旬渡过湘江，抵达潭州城下。潭州宋军二十万出城迎战，兀良合台以远征之师一万三千余人夹击破之。恰在这时，兀良合台获知忽必烈率军围攻鄂州以及蒙哥汗战死钓鱼城诸讯，遂围住潭州，派使者向忽必烈禀报军情。忽必烈当即遣蒙军三万相援。

如今，在古琴台，鄂州守将张胜、宋京与赵璧、郝经相对而坐，谈判切入正题。

赵璧率先拿出了他与郝经反复研究过的撤军方案。“我们拟定的撤军路线是：兀良合台部由潭州沿湘江北上岳州（今湖南岳阳市），逆水行舟直抵鄂州城下，与我东路军主力会师。其间，尚需贵方提供两千艘渡船和全部给养。”

张胜扶剑而起：“那不成！如若蒙军背信弃义，乘机南北夹攻鄂州，鄂州城岂不危在旦夕？我方当然可以提供渡船和军需给养，但兀良合台将军所部必须在鄂州城南二十里即下船徒步撤退，我军方可秘密让开一条通道。另外，按协议我方有监视护送权。”

“将军所言极是。为了表示我方履行和约的诚意，我将留在鄂州充作人质，将军以为如何？”郝经说完，不等张胜回答，又将话锋转向疲惫不堪的宋京，“宋京将军，按协议，议和应有宋右丞相贾似道在场。我与赵将军来贵处已有三个时辰，仍未与贾丞相谋面，此乃何意？”

宋京这段日子以来一直寝食难安。这次蒙宋议和因不能声张，所有的活动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他几次赴忽必烈帐殿，忽必烈均以礼相待，使他对这位英俊有为的藩王充满了好感。他觉得，忽必烈身上鲜有盛气凌人的架子，与他过去接触过的许多蒙古贵族大不相同……正走神间，突然听到郝经问他为何贾似道不来，不觉打了个寒战，头脑随之清醒了许多。

为了秘密签订和议，宋京曾要求贾似道与蒙古使臣会晤，但都被贾似道以“蒙古使者官小位贱”为由拒绝了，并全权委托他在谈判协议上签字。如此重大而秘密之事，权臣却不出面，宋京如何不晓其中利害。这

毕竟是欺君之罪，罪当诛灭九族。虑及于此，宋京只觉浑身冷汗长流。他强打精神解释道："近日贾丞相偶感风寒，病势日重，原定与使臣的会晤和签约仪式只得取消，请二位使臣代为转奏忽必烈殿下，予以谅解。"

说到这里，宋京略微挺起胸膛，清了清嗓子："为天下生灵免遭涂炭，解民于倒悬，今奉大宋朝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两淮宣抚大使右丞相贾似道诰命：由大宋国右丞相府秘书监四品职事官宋京、鄂州守将张胜将军与大蒙古国议和使臣江淮荆湖经略使赵璧、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郝经共商和平大举，签订弭兵议和协议，条款如下：一、宋朝皇帝向蒙古皇帝称臣。二、岁向蒙古皇帝交纳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三、双方以长江隔水为界，民间尚可选址划界贸易。四、蒙古军于签字生效六日内撤军完毕。"

宣读完议和条款，双方谈判代表各自签署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鄂州之盟、开庆之约。

贾似道在蒙军屡战不克的情况下，不思进取，唯有自保，甚至背着宋理宗与蒙古签订密约，诚所谓胆小如鼠。理宗当年只因宠爱贾妃，便将其弟贾似道这个无赖少年擢升高位，位极人臣，可见更是昏聩之至。

奸臣当道，人主荒淫，内外交困。宋之亡，与其说是天意，莫如说是人为！

肆

和约既成，忽必烈领兵徐徐北撤。途中，遇驻守漠北哈剌和林的阿里不哥派来的两位使臣，禀报说："阿里不哥大王派我们前来问候殿下。"

忽必烈试探地问："阿里不哥把他抽调出去的那些侍卫和军士派到哪里去了？"

信使回答："无有此事，想必是有人造谣生事。"

忽必烈心中一震，暗处思忖：阿里不哥远在漠北，与漠南汉地相距

千里，如果他确有需要从漠南调集军队派往别处，因何又遮遮掩掩？其中必然有诈！

俟阿里不哥的信使离去，忽必烈急召兀良合台商议对策："形势微妙，还不知阿里不哥对我们有何图谋？我意派你领兵留驻江北，随时监视宋北进动向。等我回到黄河北岸后，弄清情况再给你们指示。"

兀良合台遵命。商议已定，忽必烈命大军星夜出发，诸宗王各率兵马追随其后。不日到达河南开封府，确知阿兰答儿曾在此地强行征索军队，忽必烈立刻遣使通知阿里不哥："你无端征兵，抽调军队，岂非别有所图！望你接信后速将抢占的财产及牲畜归还给战士们，并归还从我处抽调征用的军队；归还曾经跟随过我的军队；归还诸王军队。"

一切安排妥当，忽必烈轻骑简从，昼夜兼程，不几日即抵达燕京。正奉命在燕京征集军队的阿里不哥的亲信没想到忽必烈返回如此迅速，大吃一惊，忙暗中遣使往告阿里不哥："忽必烈似已觉察大王图谋。为今之计，莫如大王派遣一名万户长和数名使者带上猎鹰海冬青觐见忽必烈，致上大王诚意，或可消除忽必烈心中疑虑。"阿里不哥依计而行，派出一名万户长和数名使者带上海冬青作为觐见之礼，并告之忽必烈，阿里不哥大王不日将南下看望远征归来的忽必烈殿下。使者信誓旦旦地对忽必烈说："阿里不哥大王早已停止征集军队和收取赋税，专在哈剌和林万安宫恭候殿下凯旋。"

忽必烈大度地摆摆手："既然是些谣传，解释清楚也就没事了。你们回去告诉阿里不哥大王，要他一定责成阿兰答儿将在中原强征的军卒全部放还，不得有误！否则，军法惩处。"

"遵命！"使者诺诺而退。

转眼，忽必烈从鄂州前线返回燕京已两月有余。为了阿里不哥在漠南草原扩军一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互派使者一直在进行交涉，这种相互间的扯皮为忽必烈等待北撤的大军和联络那些支持他的蒙古宗王北上会师争取了时间。

不久，忽必烈在燕京城郊见到了爱妃察必。

夫妻久别重逢，悲喜交集。忽必烈轻抚着察必那一头黑发，深情地低语："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良久，他稍稍推开察必，注目端详着

这个自己生平最爱的女人。经历了诸多惊涛骇浪，她始终与他携手并进，风雨同舟。她的美丽，她的善良，她的睿智聪慧，她的娴静温柔，就是他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察必微微摇头："我很好，怎似王爷风餐露宿，饮血沙场！王爷是否接到我的信？"

"接到了。"

察必抬眼注视着忽必烈，夫妻彼此心照不宣。

"真金现在何处？"察必自请为人质时，真金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忽必烈久不见爱子，心中思念甚殷。

"我将他留于开平府镇守。"

"为何不将他一同带来？"

"我亲迎王爷北上，恐王府无人不妥。"

"唔……原来如此，还是爱妃考虑周全。"

数日后，宗王塔察尔等和其他万户长齐集燕京，为刚刚北返去世的末哥志哀。人们身披白色斗篷，向末哥的灵柩九叩三拜。香烟袅袅，在冰冷的空气中慢慢升腾、扩散、消失。帐殿内庄严、肃穆，乐声哀婉凄恻，似在追述死者的生平，又似慨叹天人永隔的无情。

简单的祭奠仪式结束后，察必王妃命侍女为诸王贵族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奶茶，还有刚刚制作出来的奶酪、奶皮、奶豆腐和大块手扒肉。人们围坐在通红的炭火旁，一边喝茶，一边听阿里不哥派来的使者鼓动唇舌劝说忽必烈及诸王北上哈剌和林选举新汗。

塔察尔首先说道："这话很对，选举新汗毕竟是一件关系到蒙古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草率不得。我与诸王当然要去参加，为未来的蒙古国选举一位深孚众望的新君。但是，如今正值隆冬，我与诸王尚未从远征的劳累中恢复过来，也未及回乡告慰家乡父老。等我们将这些事情办妥之后，再往哈剌和林赴会不迟。"

大家七嘴八舌地谈了许多各自的难处，使者无奈，只好说："我会

派人将大家的意见带给阿里不哥大王，而我就在这里等候诸王将各自的事情办妥，然后一起上路。”

“好，就这么办。”忽必烈淡然一笑。

“禀报殿下，”廉希宪匆匆入帐，看到在场有一些陌生面孔，遂趋前向忽必烈耳语道，“殿下，臣有下情禀报，请殿下出来一下。”

忽必烈起身，随廉希宪踱出大帐。

“什么事？”

“随蒙哥汗出征合州的汪良臣旧部以及末哥大王的部将都决心追随于您。时下万事俱备，只等殿下一声令下。”

“好！”忽必烈精神大振，神采飞扬。

忽必烈比任何人都清楚，在阿里不哥鞭长莫及的漠南及中原地区，他不仅拥有广泛的支持，而且在控制和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军及汉军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他纵或不知阿里不哥的阴谋，也决不会离开自己开创的根据地贸然北上。因此，对于阿里不哥之邀，他原本就没打算接受，他明白，他们兄弟并非同路之人，二人的分道扬镳不过迟早之事。

伍

庚申年三月戊辰日（1260年4月12日），忽必烈派兵拘禁了阿里不哥派往燕京的使者，由南湖纵鹰捕鹅之后回到开平府，在开平城商议拥立大汗一事。

拥戴忽必烈最为积极的宗王是在东道诸王中地位居首的塔察尔。塔察尔曾因攻宋不力而遭到蒙哥汗的严厉斥责，是以心存不满。忽必烈在会见撤离战场的诸王将军并接收兵权之际，就派廉希宪暗中携带金银珠宝、酒肉牛羊犒赏东路军，结欢于塔察尔。后来蒙哥汗去世，举国哀悼，消息传来，忽必烈又派廉希宪数往塔察尔帐殿，问以军政大事，相约“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

三月甲午日（4月28日）这一天，开平城歌舞升平，喜气洋洋，百姓摩肩接踵，笑逐颜开。开平府洪禧殿内宗王云集，武士林立。

塔察尔率先向忽必烈行三跪九叩拜见大礼，推戴他为蒙古大汗。此前，他已做好安排，诱逼其他宗王相继劝进，因此，集会伊始，其他宗王一致推戴，忽必烈谦让三次，各路宗王苦苦相劝，并跪伏于洪禧殿内厚厚的绒毛地毯上，解带脱帽，大礼参拜，忽必烈始含笑应允。

在鼓乐齐鸣声中，忽必烈被宗王们相拥扶上御座大位，正式即大汗位，成为蒙古国新君，同时也掀开了蒙古历史的新篇章。

塔察尔献盏，请萨满为忽必烈登极祝诵，祈福告天，群臣在殿内外执跪拜礼。

忽必烈的右手位有塔察尔及诸王和年仅十七岁的王子真金，而五王子忽哥赤等其余十名少年王子按顺序列于真金下首。其他王公贵族们则依次立于御座前列，听候忽必烈宣读即位诏。

察必皇后端坐在忽必烈左侧，益发显得雍容庄静。对于丈夫的今天，她绝无奢求，却并不意外。她深黑明亮的双眸中流露着一丝功成之后的喜悦，但内心深处却潜藏着对变幻莫测的未来时局的淡淡隐忧。察必皇后的左侧依次是忽必烈的其他妃嫔，她们是于两天前在王府侍卫的护送下离开哈剌和林赶赴开平的，由于很少经历如此隆重热烈的场面，因此一个个都显得有些兴奋和紧张。

担任登极仪式司仪的赵璧首先宣读先朝祖训。在悦耳动听的蒙古长调中，赵璧吟诵完《大札撒》，全场沉静片刻，接着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忽必烈含笑对他的臣子说："立国要有国策，治国要有法度，抚民要有条规。《尚书·尧典》上说圣主的光芒照耀四方，到达天地之间。朕从作为藩王的那一天起，就立志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行事。总领漠南，设立三司，亲征大理，攻打鄂州，朕时时用汉法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爱民如子，惜兵如弟。祖述变通，采行汉制，当在今日！从即日起，朕当仿效历代中原王朝惯例，正式建元'中统'（即中朝正统）。"

殿内殿外，台上台下，亲王、皇子、贵族、文臣、武将、百姓、士

兵跪伏山呼“万岁”。一时间，“皇上万岁”、“皇上万寿无疆”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忽必烈双手慢慢举起，说：“众卿听旨：朕居龙飞之地，于龙飞之初，钦命上师八思巴起佛寺于大内之西南，从即日起，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八思巴尚在藏区视事，未返中原，作为他代表的众僧伏毯叩首谢恩。

忽必烈命他们平身，又说：“下面，由廉希宪宣读《崇祭祀诏》、《惠鳏寡诏》、《均赋役诏》、《止贡献诏》、《抚军士诏》。”

廉希宪起身站立皇帝御座之下，将翻译过来的诏书用纯正的蒙古语朗声宣读。

蒙古诸部从一二○六年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开始，连年征伐，武功卓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铁蹄所至，诸国莫不披靡。然而，马上可以取天下，马上却不能治天下，尤其不能用游牧民族的传统经验治理中原，不能将游牧文化强加于中原文化，这是忽必烈来到漠南汉地后经过长期实践得出的结论。这些浅显明白的道理，要使习惯于游牧生活的宗王、贵族接受是非常困难的。蒙古诸王、贵族中间不乏优秀分子，他们认清这个道理，前后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

五十多年，对个人而言，并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

忽必烈的即位，让人们看到了巨大的希望。

忽必烈在开平城抢先即位的消息很快传到漠北哈剌和林，阿里不哥既意外又愤怒，深悔自己持妇人之仁，以致错失良机，让他的四哥捷足先登。他与阿速带、阿兰答儿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商议后，决定分派使者奔赴四大汗国，向各汗国发出了参加忽里勒台大会的邀请。不久，四大汗国中除伊利汗旭烈兀明确表示不支持阿里不哥即位外，其余三个汗国有意愿拥立阿里不哥的诸王均应邀前来。旭烈兀虽不肯派人来，却委托使者带回了一封他亲自写给阿里不哥的信函。信函中，他一再劝阿里不哥承认现实，不要人为地造成蒙古帝国的分裂。他直言不讳地陈明了自己的观点：阿里不哥各方面的能力都远不如四哥。阿里不哥看罢信函，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将信函撕个粉碎。他知道，六哥旭烈兀一向只

钦佩四哥，骨子里对他总有几分不放心。既然如此，他索性与四哥较个高下，好让六哥看看，究竟谁才配做蒙古的大汗！

阿里不哥的自信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这时他的麾下不仅有他自己的军队，有他凭借蒙哥汗的金符和遗命可以调动的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的军队，还有蒙哥汗病逝后留给他的亲军，这支亲军是全蒙古最精锐的骑兵，是成吉思汗留给子孙最珍贵的遗产。

按照预定的日期，阿里不哥在阿尔泰山山谷驻夏之地召开了一个只有部分诸王和贵族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在稍显冷清的气氛中被推举为蒙古大汗。自此，漠南漠北出现了两大政治集团，一场你死我活的帝位之争迫在眉睫。

宫城宣文阁。

十八盏巨大的宫灯并列两排挂在阁檐下，进入院内，各有九盏宫灯挂在东、西、南三个厢房的屋檐下，将整个庭院照得亮如白昼。

殿内，忽必烈正与爱臣赵璧和廉希宪议事。

“启奏陛下！”赵璧和廉希宪相偕奏道，“子聪和尚自入王府以来凡二十余年，一直以僧人身份为主谋政，世人皆称以‘聪书记’。他效忠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中勤劳绩，宜被褒荣。臣等以为陛下当还其衣冠，崇以显秩，陛下以为如何？”

“二卿所奏，甚合朕意。子聪随朕居漠北多年，谙熟我蒙古祖宗旧典，并协助朕糅合蒙古旧制并中原传统制度，制定新朝新制，其功非小。他与国师八思巴乃朕之股肱，每遇藏事、佛事，朕必恭勤请教。朕在即位之前，曾命人在开平南屏山胜地为他营建一处庵堂作为静修之所。二卿方才所奏深合朕意，朕当嘉纳其言，即日命有司备礼册，授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诏命还俗，改名秉忠，聘窦默次女为妻，二位爱卿以为如何？”

赵璧、廉希宪叩首谢恩：“陛下英明，臣等感佩之至。”

忽必烈俯身搀起二位跟随他多年的心腹爱臣：“又非宫廷大殿百官面前，二位爱卿何必行此大礼！快快请起。”

“无论何时何地，绝不能乱了君臣礼数，坏了国家法度，臣等作为早年跟随陛下之人更应为众人示范。”

“朕能有今日，二位爱卿功不可没。今后国家的纲常礼数，还需二位爱卿多为操劳，代朕把持啊。”忽必烈与二幕臣联袂而坐，叙谈至夜方散。

忽必烈即位之后，蒙古政权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转移到了中原地区，为此，他对军队组织体制进行了改革，逐步建立起中央宿卫军队和地方镇戍军队两大系统。朝廷的宿卫军队由原有的怯薛和新建的侍卫亲军组成。忽必烈承袭了蒙古前四汗时期的怯薛宿卫制度，四怯薛长仍由几位功臣的后裔担任。怯薛和侍卫亲军虽然都是中央宿卫部队，但在职能上有明确分工。怯薛负责皇帝的安全，掌管宫城和斡耳朵（宫帐）的防卫，一般不外出作战。侍卫亲军则既要负责国家都城的安全以及京畿地区的屯守，又是朝廷用以居重驭轻的常备精锐部队，随时派出去应付突发事件或担负奔袭作战。

通过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政改革，忽必烈很快稳固了自己的新政权，从而获得了一统天下的政治资本。

陆

豪华、气派的万安宫，在晚风的吹拂下，树影婆娑，帷幔飘拂。灯火通明的大厅里，阿里不哥一边独酌美醪，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

站在阿里不哥一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东道诸王很少，但拥护他的西道诸王又明显多于忽必烈一方。能从西道诸王那里获得他需要的支持，固然令阿里不哥兴奋，但四哥的实力也令他不安，他此时的心情，真是起起伏伏，时忧时喜。

不过，有两件事倒也颇令阿里不哥称心如意。尽管当时正在经营西亚的旭烈兀和立金帐汗国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后王别儿哥（拔都于蒙哥继立汗位的第二年在金帐汗国首都萨莱城病逝，临终前传位于三弟别儿哥）尚未表态支持，然而替旭烈兀留守漠北份地的儿子却是支持阿里不哥的。而别儿哥，则在阿里不哥登极不久即做出反应——在金帐汗国冲制的银币上刻上了阿里不哥的名字。

这时的阿里不哥，手中不仅握有蒙哥汗的精锐亲军，还有西道诸王的鼎力相助以及“幼子守产”这一蒙古祖训产生的号召力，一时得意忘形，决定分派两支大军气势汹汹地往漠南汉地杀奔而来。东路军将自哈剌和林南进，西路军则由阿兰答儿统率，直指六盘山，意在接应从四川前线退屯该地的蒙哥汗攻宋主力。这支军队在蒙哥汗死后曾归其子阿速带节制，阿速带扶柩北返后，军事指挥权一直控制在忠于阿里不哥的大将手中。

阿里不哥放下酒杯，站起身，在万安宫中慢慢踱着步。他是两天前从阿勒泰山按坦河夏营地赶回哈剌和林的。此刻，他似乎在算计着什么，又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当他的目光停留在大汗的宝座上时，冷傲的脸上浮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转而，他的情绪又低落下去，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安地望着门外。

突然，阿速带疾步进宫，趋身向阿里不哥耳语了几句，阿里不哥精神一振：“是么？李璮果然阴有异举，实乃天助我也！阿兰答儿现在什么位置？为什么战报迟迟不来？”

“大汗，”阿速带急忙解释道，“漠南漠北路途遥远，山路崎岖，沙漠阻隔，即使日行四百里的快马，回到此处也得五六天的时间。”

“谁叫你啰唆这些婆婆妈妈的理由！我是问，阿兰答儿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行动？”阿里不哥道出了内心的隐忧。

“大汗容禀：六月，阿兰答儿奉大汗圣旨率军至灵武，东渡黄河，转战以进，积尸蔽野。七月至甘州，败廉希宪尾随之旅，河右大震。”阿速带呈上刚刚获得的书信，“大汗，这是最新的战报。”

阿里不哥打开书信，几行墨迹跳入眼帘：

据报，忽必烈在臣出漠北之前，已令诸王进讨。彼大军至山丹山置营，按兵不动，伺机而战。如今，彼军由南和西迂回我军侧翼，是战是撤，请大汗定夺。

阿里不哥怒发冲冠，骂道：“战机都让这群废物给贻误了！一个多月以前，敌人立足未稳，他们不主动出击，反而静观敌人置军山丹山；如今，敌人部署停当，形成东、西、南三面夹击之势，北面又有大山阻隔，我军完矣！”

阿速带急忙跪倒在地："未经一战，胜负未分，大汗不可轻下断言。"

"阿速带，我问你，现在对方的动向如何？你一定要如实禀报！"阿里不哥注视着阿速带，目光逼人。

阿速带未及回答，又来一封新战报：忽必烈亲率中军主力五万余众，命前锋率精兵三万，逾南而北，目前距哈剌和林只有半天路程……

看过战报，阿里不哥和阿速带全都惊呆了，阿里不哥暴跳如雷："阿速带，你的人是瞎子是聋子吗？看到了吧？半天的路程，离万安宫只剩下二百多里啦。"

阿速带此刻汗流浃背，浑身湿透："启禀大汗，臣也是刚刚获知，正要禀报。我军在南进途中与忽必烈的先锋部队遭遇，双方仓促间展开激战，互有伤亡，胜败未分。不承想塔察尔诡计多端，竟采用迂回战术攻击我军左翼，我军猝不及防……"

"够了！我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八万精兵竟然不敌劳师远征的五万疲惫之师，是何道理？啊，你说啊！我要亲手宰了你们这群窝囊废，拿你们的人头祭旗亲征。"阿里不哥沙哑着嗓子，咆哮道。

阿速带硬着头皮回道："倒不是我军将士无能，还有一事请大汗容臣禀报。当时，两军激战正酣，不料想忽必烈的中军于此时赶到，而且还摆出了一个我军见所未见的'大象阵'——一色的大象硬甲铁军，弓射不动，弩穿不透，成排成排的象队身披牛皮厚甲，排山倒海般压来，我军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所以才败下阵来。"

"大象阵？他哪里来的大象？"阿里不哥尽力打开记忆的闸门，脑中不停地搜索着关于大象的传闻，"对了，我想起来了，那还是忽必烈、兀良合台征大理、安南期间，安南国王就以大象进贡我朝。当时，我记得忽必烈为了这事还上过一个奏折，向蒙哥汗详述了大象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皆因哈剌和林天寒食乏，大象难以生存，不得已，蒙哥汗只好敕命时任燕京行尚书省六部事的六部侍郎赛典赤负责豢养。岂知这些大象经过驯养后不但可以驾驭乘骑，而且可以进攻作战，这是我所不曾料到的。忽必烈呀忽必烈，我到底哪点不如你？为什么你总是比我技高一筹？"阿里不哥颓废地坐在镶金御座上，使劲按住太阳穴。

这时，一位侍卫疾步入殿，跪地禀道："启奏大汗，忽必烈大军已至哈剌和林河边，全军将士决心与汗城共存亡，誓死保卫大汗！"

"哈剌和林兵微将寡，难以抗敌。传令下去，即刻整顿兵马，向乞儿吉思地区撤退！"阿里不哥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果断地下达了撤退命令。

侍卫躬身退出，安排诸事。阿里不哥伸手扶起阿速带："你还跪在那里做什么？你去安排一下，即刻撤军，不得有误。"

"遵旨。"阿速带如释重负，狼狈地退出了万安宫。

第六章 首鼠两端的李瑄

壹

忽必烈御驾亲征，挥师北伐，旗开得胜，遂敕命三千铁甲象队象辇由侍卫将军贺胜驾御返抵燕京。

“日月皇旗”开路，浩浩荡荡的铁骑在漠北草原漫卷开来。绿草和鲜花在马蹄下向前延伸，阳光将草原照得光辉而灿烂。河洄路转，草长莺飞，杜鹃啼鸣，百灵歌唱。战后的草原分明是一首美丽的田园诗，一幅色彩鲜艳的风景画。

大军在铺满绿色的地毯上迅速前进。在萧萧的战马嘶鸣声中，前锋已抵达杭锦达巴（今乌兰巴托西南35公里处），这时有探子来报：阿里不哥弃守哈剌和林，率众向乞儿吉思地区避逃。

“启奏陛下，廉希宪奏报送抵。”刘秉忠带着信使趋前禀奏。

“念！”忽必烈纵马远眺，望着远方的绿草地。

上忽必烈皇帝捷报疏

昔日，陕西四川宣抚使赵良弼从陕西回来报告说：刘太平宣布行使大汗（指阿里不哥）政权，在陕西独收钱谷，名为接济四川军，实则据有其地，与六盘山相呼应，而四川蒙古军帅俱在漠北，其心难测，阿里不哥又分遣心腹替换诸将，并向将吏分散金帛。事态十分严重。四月初，皇上遣希宪为陕西四川宣抚使，疾驰赴任。五月初一，刘太平等率部将数千人先入京兆，三日，希宪奉旨亦至，京兆出现了大漠南北两位大汗派来的长官，人们莫知所从。

形势十万火急，希宪当即召集百官宣布忽必烈皇帝诏旨，于是官府初具，民心稍定，臣随即遣使往六盘山宣诏。十多天后，有逃脱之急使自六盘山来告：刘太平拒令，已杀诏使，并遣人急邀驻成都军帅起兵来援。希宪未奉皇上诏命，当机立断，命万户诛杀成都二军帅。时京兆之

地无兵备，希宪急命巩昌总帅汪良臣（汪德臣之弟）尽发秦、巩之军讨伐刘太平。良臣起初以未得到诏旨为辞推托，希宪临危处置，将皇上所授臣之虎符、银印授之，称奉有忽必烈汗密旨，命他为总帅，统领陕西汉军守备沿河（渭河）一带，良臣于是受命尽发秦、巩之兵，发府中库银、帛以给军。又临时组织四千军队交八春元帅，授以方略，谓六盘精兵，勿轻与战，但张声势，使其不敢来袭。

刘太平见京兆方面有备，径率部西去。七月，刘太平与阿兰答儿西路军会于甘州，即合兵东进，击败我尾随监视之军，并遣人策动陇、蜀诸将图谋叛乱，来势甚猛。适逢皇帝陛下遣派诸王亲率王子之军，犹如神兵天降，良臣军与之会师，与敌军相拒于山丹山麓。大战在即，闻有诏使来颁赦令，希宪先将刘太平斩首祭旗，然后接诏，上书自劾停诏先杀及擅权命帅、调军、发库等事宜。皇恩浩荡，感激涕零。

九月初，两军大战于耀碑谷。两军对阵，适逢大风扬沙，白昼晦暗，良臣乘机命军下马持短兵器冲敌阵左，绕出阵后，再溃其阵右而出。希宪挥师从正面猛攻，大败敌军，俘获敌帅阿兰答儿，解送京兆请皇上裁处。

子聪和尚读罢廉希宪的《上忽必烈皇帝捷报疏》后，双手递呈忽必烈，忽必烈摆摆手，对赵璧说："赵平章且请将书札存妥，来日班师授勋。"

说到这里，忽必烈话锋一转，宣谕道："众卿听旨，廉希宪身居川陇险境，深知权谋之变，难能可贵！耀碑谷一役，阿里不哥劲旅尽失，为我军剿灭叛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役至关重要，功不可没。为此，朕将特旨表彰英勇善战的汪良臣等将军，表彰临危不惧、足智多谋的廉孟子。"

忽必烈仰望苍穹，一只雄鹰上下翻飞，做着空中捕猎的游戏："传朕旨意，大军就地扎营，明日拂晓进军哈剌和林。"

"是！"众将齐声接令。

贰

败走乞儿吉思的阿里不哥，在物资供应上立刻陷入困境。据惯例，昔日一向由汉地车载食物饮料送往哈剌和林，每日数百车方可。然自忽必烈断其粮道，乞儿吉思便困于饥馑。阿里不哥计无所出，只好整日借酒消愁。

时至冬季，皇宫上下人等、诸王、贵族、将士十几万人，不喝酒不吃肉倒也罢了，哪一个能不吃饭不穿衣？可是，这正是最要命的，因为他撤退时带来的那点粮食已然用罄，携带而来的数十万头牛羊马匹也宰杀殆尽，他开始面临山穷水尽的境地，这怎能不令阿里不哥心烦意乱？

想到这里，阿里不哥急唤怯薛长去请阿速带。怯薛长领命，去不多时，阿速带苍白而消瘦的脸庞出现在阿里不哥眼前。

“臣阿速带听旨。”阿速带跪伏在厚厚的羊皮缝制的地毯上，诚惶诚恐地给阿里不哥请安。

“平身。”阿里不哥一反常态，亲自上前将病恹恹的阿速带扶起。这些日子以来，阿速带一直咳嗽不止，有时还会咳出血来。

“身体好些没有？”阿里不哥关切地询问。他凝视着阿速带那张消瘦、蜡黄的脸，蓦然感到一股热流涌遍全身。他似自责又似追悔地说，“我让你们跟着受苦了，我悔不该当初错走此路。”

“大汗休作如此悲观之言。我们这些做臣子的，理应为大汗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眼下虽遇到困境，但我们还有窝阔台汗国海都、金帐汗国别儿哥的支持，还没到绝望的时候。请大汗坚持住，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东山再起……”一阵剧烈的咳嗽后，阿速带接着说，“目前当务之急是得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上次在哈剌和林两军交战，我军失利，避走乞儿吉思，是为保存实力。这也是我们按照祖宗之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铁骑日行四百里，来如天坠，去如闪电，不可视做真败。”

“可眼下该怎么办？我思虑良久，今有一计，暂且不告诉你，但听你敞开肺腑向我一诉。”阿里不哥说。

阿速带端起杯盏，喝了一口滚烫的红茶，然后放下杯，望着阿里不哥笑而不答。

“侄儿请直言相告，莫令我费心猜测。”阿里不哥焦急地等待着阿速带的回答。

阿速带走到台案前，操笔写出一行字：诈降而后乘其不备全力反击，此大胜之策也。

阿里不哥放声大笑：“知我心者，莫若阿速带；领兵胜忽必烈之军者，非你莫属！”

于是，他俩就如此这般地进行了一番密谋……

忽必烈循着帖里干道，兵不血刃地进入哈剌和林。当时的蒙古国都哈剌和林城的破坏相当严重，其中原因与阿里不哥有关。阿里不哥一向认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好，就向哪里去，根本用不着费心修筑宫城，所以，哈剌和林年久失修，已完全失去了当年的气派。

忽必烈率领大军开进哈剌和林不久，便命令将自己的帐殿南迁至汪吉河东营地，以作短暂休整。

一日，忽必烈冬猎归来，坐在条案前，听赵璧讲解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他觉得李世民在很多地方与自己有相似之处，比如个人抱负、尊崇礼法、仁政爱民、统一疆域、惩治腐败、发展经济、兴修水利、爱护儒士等等。

“朕以弱冠之年，怀慷慨之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鳞之阵，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不摧，兵可坚而不碎……”平章政事赵璧读得朗朗上口，忽必烈听得如痴如醉。

忽必烈经常这样读书，凡读经典之作，他常把大学问家、翻译家赵璧带在身边，以备顾问。

在汉文化的修养方面，忽必烈在儒经，尤其是中国历史方面的知识是比较丰富的。从潜藩到中统初期，他经常听侍从的儒臣讲解经义，相与讨论治道国策。为了多加学习，掌握浩如烟海、光辉灿烂的汉文化，他开始通过赵璧等名儒读经、习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书》、《易》、《大学衍义》以及《史记》、《汉书》诸书，他都通过“耳受”而广泛地加以掌握和了解。前朝兴衰的历史事实是忽必烈政治教科书，他经常听讲并且受其影响较大的有《大

定治绩》和《资治通鉴》。忽必烈即位时，就命史臣编成《大定治绩》，以示朝纲。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年—1190年），时和岁丰，民物阜庶，鸣鸡吠犬，烟火万里，颇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忽必烈遂命史臣就《实录》中择其成事一百八十余件，名为《大定政绩》，以备夤夜之览。

《资治通鉴》亦是忽必烈最喜爱的读本，甚至在乘马途中，也与近臣讨论不辍。

赵璧刚刚讲完《帝范》中的一段，大司农姚枢急匆匆地进入帐殿，跪禀："大汗，阿里不哥遣使求和，子聪已安排寝食，请陛下谕示。"然后，双手呈递信札。

忽必烈打开用绸布裹扎的信札，一目十行地扫了一遍。

四哥忽必烈：

弟阿里不哥一时感情冲动，又受阿兰答儿等人挑唆，恃握祖宗之赐，登临大位。这是做弟弟的错，我已知错，万望四哥念在我们兄弟叔侄昔日情深的分儿上，饶恕我和阿速带等人。我欲拜见四哥，听凭四哥处置，然而今年的牧场水草不好，又置冬季，我欲来年养壮牲畜就去拜见你。届时，别儿哥、旭烈兀也将前来，目前，我正在谦谦州等待他们的到来。

弟阿里不哥

猴儿年冬十月于谦谦州叶尼塞河畔

"浪子们现在回头了。"忽必烈低声自言自语。

忽必烈对阿里不哥的话虽不深信，却也想给胞弟一个机会，遂传下圣旨，要中统朝第一任平章政事王文统负责筹集赈灾物资，限时运往漠北哈剌和林。同时答应了阿里不哥的请求，即回师京城后释还阿兰答儿。

阿里不哥没想到他的假意求宥真的换来了四哥退兵。忽必烈只留塔察尔镇守漠北，自己冒着蒙古高原刺骨的严寒逾漠南返燕京冬营地。

叁

柔缓起伏的草原，海浪般地铺向远方，愈远愈美丽。细密的草茎中间夹裹着红色、黄色、蓝色、紫色、淡粉色等五彩斑斓的草原所特有的野花，色彩绚丽，气味芬芳，沁人心脾。一只兀鹰从草尖飞起，在天空白云间慢慢地盘旋着，警惕地捕捉着地上的目标。河畔，一座座蒙古包中，升腾起缕缕炊烟。

忽必烈率主力南撤后，留塔察尔率数万军队镇守漠北。

一日风霁波罢，秋色如画，塔察尔大会将帅宴饮取乐。

羌笛悠扬，火不思高亢，鼓声洪亮，在胡琴渐缓的乐曲声中，一队衣着艳丽、头戴罟罟冠的蒙古族姑娘飘然而入，在宽阔的帐殿内，踏着丝绒般柔软的地毯，边舞边歌，演唱着一首歌颂俺巴该汗率其部落子民狩猎的《库岱薛臣劝戒歌》。

领舞的是一名罗衣酥袖、绿袍黑靴的蒙古族姑娘，她舞姿柔曼，声音悦耳，艳惊四座。

围猎于险峻的山岗，

射获那团羊和盘羊。

为着分配猎物啊，

你们怕是残杀一场！

围猎于蓝色的山谷，

射获那公鹿和母鹿。

为着瓜分鹿肉啊，

你们怕是争吵械斗。

狩猎于起伏的山丘，

射获那褐色的黄羊羔。

每当分配猎物之时啊，

你们何不宴筵欢笑？

狩猎于苍莽的山腰，

射获那肥壮的公狍。

每当分配猎物之时啊，

你们何不相敬更好？

……

塔察尔大口地吃着热气腾腾的手扒肉，大碗地喝着奶酒和白酒。一名贴身侍卫走到他的面前，俯身轻轻耳语了几句什么。塔察尔脸上的表情由惊异到舒心，最后咧嘴“哈哈”大笑起来。他合掌用力一击，顿时，歌舞器乐戛然而止。

塔察尔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诸位，请听我说，阿里不哥那小子派人捎来了话，说他要兑现去年冬天许下的诺言：秋天马肥牛壮之时，率众认罪投降！”塔察尔端起一碗清纯的马湩，捋了捋胡须，“来，让我们为阿里不哥这小子的聪明之举，也为我蒙古各部族之间的团结和平，干杯！”

帐外，蓝天白云，绿草如茵。云朵似的羊群在碧绿的草坡上悠闲地食草；小马驹尽情撒欢，追逐着母亲……

塔察尔眼睛一亮，舒声说道：“诸位，我们何不乘此大兴，将歌舞宴会移至帐外草地？”

“好啊。好啊。”

“好主意！”

“秋高气爽，正是观景赏月之时。”

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表示赞同。

今年的雨水好，哈剌和林周边的草原没羊遮马，动物出没。成群的梅花鹿、黄羊、狍子比赛般疾驰而过，奔向哈剌和林河畔。在花丛草尖上飞舞的秋蝶，享受着初秋时节醉人的欢乐。地表嫩绿的小草在莎草、苜蓿等秋草的护卫下，泛出了鲜嫩淡黄的绿色，草原呈现在蓝天白云之下的是空阔与辽远。

夕阳西下，将玫瑰色的艳丽色彩涂抹在天空，远山近水也被染得一片通红。饮宴欢乐之声此起彼伏。

月朗星稀时，阳光下的温馨渐被秋凉所取代，白昼之火好像都被月亮收去似的，连微风都变得清冷。大地黑黢黢、阴森森。偶尔响起阵阵凄惨的狼嚎，给静谧的草原秋夜平添了几分苍凉和恐怖。

然而，直到启明星挂在东方天际时，欢乐的宴饮声才渐渐消失在甜美的睡梦中。

马放南山，塔察尔高枕无忧地享受着和平带给他的富足和欢乐。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沉闷的声音，似波涛、似海啸，又似万马奔腾。渐渐地，这声音交汇处出现了一支铁骑，由西北向东南席卷而来。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塔察尔意识到：这是敌人的骑兵部队前来偷袭！而且根据声音判断，敌人已成扇形合围而来，人数在四五万。

此时，铁骑的奔腾已汇成金属铁器的碰撞声和厮杀声。塔察尔的部队虽然因放松戒备而遭到突然袭击，但是这些训练有素的将兵们听到战马嘶鸣，仍旧很快从睡梦中清醒。此时，虽然失去了马匹，但他们可以凭借弓弩和刀剑来对付蜂拥而至的骑兵。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短兵相接的激战。

塔察尔的怯薛将他的战骑牵过来，他跃身上马，看到只有自己的怯薛部队的战马没有丢失，心里稍微有了一点安慰。他顾不上多想什么，向部队下达了命令："有马的跟我前面拼杀，无马的随后跟进，一定要想办法夺回被他们掳掠的战马！"

阿里不哥的数万骑兵在遭到塔察尔部队的英勇抵抗之后，迅速东遁，一会儿又折回，潮水般地漫过来。

塔察尔只好凭借营寨的木栅和炮队的车辆作屏障，用弓弩进行反击。此时此刻，失去了马匹的塔察尔多数部队只能固守营寨，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突然，塔察尔发现北面的营寨起火，接着西面的、南面的、东面的接连起火，狼烟四起。

“发令旗，向所有的营寨发令旗。突围！向东南方向，向我们的军马场方向快速突围！”塔察尔拈弓搭箭，一连射倒十几名敌方将领，他的怯薛军如饿狼扑向羊群般凶猛，顿时杀开一条血路，后边的步兵跟进，且战且退……

塔察尔败退，哈剌和林城再次落入阿里不哥之手。回望损失多半的部队，塔察尔追悔莫及，大声对左右吼叫：“我塔察尔征战多年，从未遭到败绩，而今却输在了我堂弟阿里不哥手中，惭愧，惭愧啊！这都是我疏于防备，轻信他人导致的恶果。老虎改变不了吃人的本性，骏马也有闪失前蹄的时候。我们要汲取这次失败的惨痛教训，来日再战。”他热泪纵横，声若洪钟，“怯薛长，你如实告诉我，我们究竟损失了多少人马？”

“十之六七没回来。”说了这一句，怯薛长又补充道，“不过，这里面有战死的，有被俘的，也有溃散到别处去的。”

“好在我们的军马场没有遭到袭击，否则我们真要全军覆没了。阿里不哥啊，你这言而无信的小滑头，我要是你，只选精兵五百，围掠十万军马，断其退路，管教对手束手就擒。”虑及于此，塔察尔忽而转涕为笑，捋着凌乱的胡须，“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怨天尤人。集合部队，严密警戒，坚决打好下一仗！”

塔察尔失备大溃，阿里不哥逾漠而南。忽必烈在开平闻讯，匆匆集军迎击。他命赵璧率领蒙、汉军驻守燕京近郊及太行山一带，命张柔等七个汉军万户率兵北上，以燕真将右军，史天泽将左军，御敌于大漠南缘的草木土湖。诸军奋力迎击，重创阿里不哥所部，俘获其士卒三千余众。赵璧、张柔率领军队英勇作战，歼灭敌人大部，一气追了五十多里，杀得阿里不哥军血流成河。

阿里不哥折兵三万，被迫退回漠北草原。

“启奏陛下，敌人溃退，是否挥师追击？”张柔报告。

“不要追了。”忽必烈平静地说，“朕还是想再给阿里不哥一个改过的机会，时间会让他明白对错，但愿他及早回头，以免徒增伤亡。”

次日凌晨，统领后军的阿速带率精兵六万赶到，阿里不哥转身杀回，双方复大战于大兴安岭西麓的一处空地。午后，忽必烈亲自督战，击溃了敌军的右翼，左翼却在阿里不哥的率领下顽强抵抗，一直坚持到夜间。天色黑透之后，忽必烈下令鸣金收兵，双方军队互有伤亡，各自引军停战。

阿里不哥明知力不能敌，乘夜撤退，回到哈剌和林。

“四百里急报！”清晨，忽必烈刚刚盥洗完毕，正欲吃早饭，怯薛长进殿禀报：“启奏陛下，廉希宪发来急报，益都世侯李璮联合宋兵举兵叛乱，攻占济南。”

忽必烈听后迟疑片刻，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自李璮降后，他为安抚这位山东世侯，不但授以高官厚禄，许以荣华富贵，甚至还从非常窘迫的军费中抽出一大部分赏赐给李璮。至于李璮手中所掌握的军队，只因考虑到山东半岛和两淮前线的重要，他无论是在征服大理期间还是平定阿里不哥的叛乱，都从未动用过其一兵一卒。

“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居然敢在朕的背后插刀。”他在心里愤愤地骂了一句，然后下达了敕命：“传朕旨意，行军万户史天泽，汉军万户、安肃公张柔速率本部人马返回漠南，听候调遣；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便宜行事，克日破敌，钦此！”

怯薛长领命而退。

肆

至夜而明，克鲁伦河涛声依旧，忽必烈的帐殿中烛光亮了一夜。

清晨，右丞相、大司农姚枢奉命赶到，不等他见礼，忽必烈便让他坐下了："我们来谈谈该怎样对付李璮这条毒蛇吧。对于这位盘踞在山东的益都行省长官、江淮大都督的叛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朕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姚枢沉思片刻，侃侃而谈："李璮久存叛心，这在群僚中并非什么秘密，陛下不也早有警觉吗？只因其间陛下与阿里不哥南北对垒，无暇他顾，是以暂用高官厚禄稳住其人，以图换取时间，对此，李璮同样心知肚明，这也是他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利用陛下仓皇北顾、内地空虚之机，匆忙在山东宣布独立的原因……"

姚枢略一停顿，猛然意识到自己使用"仓皇"二字未免太过不恭，于是慌忙谢罪道："臣失言，有言辞不当之处，请陛下恕罪。"

忽必烈原本正在凝神倾听着姚枢的分析，忽见姚枢面露惶恐之色，连忙安慰道："爱卿言语精当，分析透彻，何罪之有！不必拘礼，爱卿请快讲下去，讲下去！"

"臣以为，"姚枢望着忽必烈，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假如李璮趁陛下倾力北征之机，濒海捣燕，闭关居庸（居庸关），惶骇人心，此为上策；若贼与宋结为联盟，与我们打持久战和消耗战，使我军疲于奔救，此为中策；如贼出兵济南，坐待山东诸侯群起而应援，此成擒耳。"姚枢准确地分析了李璮可能采取的对策及其结果。

忽必烈十分感兴趣地问道："那么爱卿以为，叛贼将采用哪一种策略呢？"

姚枢斩钉截铁地回答："贼出下策，必败无疑！"

忽必烈严肃的面孔上微微露出一丝笑容："果如卿言，朕当亲自为姚大司农把盏，对酌以谢。"

姚枢再拜于地："谢陛下隆恩。身为陛下臣子，理应为陛下的宏图大业尽绵薄之力，此外，臣还有一请：望陛下从速拿下王文统。"

"也罢，就依爱卿。"

王文统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金朝以经义登第，同

时又精于权术，擅长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怒斥为“学术不正”之徒。尤其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的主张，而将政策侧重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正与忽必烈的要求不谋而合，因此，中统年初，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恰恰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非那些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儒臣。

姚枢、窦默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争，在建立中统朝之前就已初露端倪。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曾多次弹劾王文统，生性耿直的姚枢、窦默等人甚至在忽必烈面前公开指责他，说他不可久居相位，弄得王文统在大庭广众之下狼狈不堪。隐居苏门时期结成的深交，使姚枢、窦默等相互支持、提携，正因如此，王文统也就自然地将他二人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和打击。一次，他别有用心地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太子师傅的地位可谓显赫，但对姚枢这样的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才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政治意图，因此姚枢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受。中统元年八月，原任东平宣抚使的姚枢改授大司农，主管中统朝的农桑、水利等事务。

对于时局，忽必烈仍有些许隐忧：“且不说王文统之事，目前朕与阿里不哥的战事正紧，哪里还有多余的兵力对付李璮？”

“陛下可速调诸王、大将坐镇，并于各行省世侯中抽调部分军队在开平、燕京一带布防。”

“卿言正合朕意。不知需多少军队为宜？”

“多多益善，少而则精。就眼下兵力配置而论，多不可能，精尚可取，在一个月内抽调精兵五万还是有把握的。具体布防在开平城三万，燕京城郊两万，这样，李璮断不敢贸然进攻。”

忽必烈从御案前站起身，缓步逐级而下，来到姚枢面前，语气坚定地说道：“李璮的这支军队由他和他的父亲李全苦心经营了近五十年，尽管人数只有五万，实力稍嫌不足，但装备精良，兵卒精悍。此外，李璮与他的父亲长期盘踞鲁南一带，在金、宋、蒙古之间投机坐大，政治上早已声名狼藉，百姓是不支持他的。据报：李璮举兵叛乱由益都北返时，人闻贼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

寂无人声，这也是百姓厌恶他的明证！”

“的确如此，”姚枢深有同感，“李璮部队，矛盾重重，而李璮企图用这样一支军队从山东出奇兵远袭燕京，进而将我军封锁在居庸关外，造成中原无主，人心混乱的局面，然后自己在乱中求变，玩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立为王的把戏，真乃痴心妄想，自不量力。”

“闭关居庸，造成中原无主，凭区区五万之众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李璮太过自信，还以为只要他振臂一呼，举起叛旗，必定四方响应，这样，他就可乘机聚集重兵，奔袭燕京，闭关居庸。”忽必烈用手揉揉麻木的右脚，在地毯上踱来踱去，“有消息证实，李璮的幕僚们确曾策划过深入腹地，挥兵燕京，拒朕于关外的阴谋，果真如此，对朕将是致命一击。朕兵力虽众，但由漠北匆匆撤军攻击叛军，李璮凭借长城之险，以五万之众与朕周旋数年不成问题。这样一来，那些关内处于观望状态的军阀及世侯的部队就可能会聚集李璮的旗帜下，宋廷亦会乘机派重兵攻城略地，以配合叛军的行动。然而，朕对李璮亦有所了解，长途奔袭本身要冒很大风险，而且即使达到暂时的天下大乱的目的，他也未必能从混乱中得到好处。因此，朕料李璮绝不敢、也不具备濒海捣燕的勇气和能力。”

君臣谈兴正浓，侍卫匆匆入帐禀报：“启奏大汗，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奉旨求见。”

“传！”忽必烈坐回到御案后。

史天泽入帐，大礼参拜：“臣祝大汗万寿无疆！”

忽必烈苦笑道：“你们这些汉人的繁文缛节也太让人难以消受了。比如说‘身体健康’还说得过去，‘万寿无疆’那恐怕就是万万不能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何能活到一万岁呢？你们都是朕的心腹重臣，今后奉旨入见，一律免除这些虚礼，随便些岂不更好？”他做了个要史天泽起来的手势，“爱卿平身，朕召你前来，是想听听你对平定李璮叛乱的看法，爱卿想必已有良谋在胸，不妨直抒己见。”

史天泽的脸上不觉掠过一抹笑容，但他赶快敛容答道：“启禀陛下，李璮叛后，在整个中原汉地，除了太原总管未及行动而被拘捕外，并无其他响应者。故而，李璮将一线希望寄托在宋廷能够出兵支持他的行动上。”

“是，这些朕已获知。”

史天泽用流畅的蒙语征询似的说道：“陛下，容臣姑妄言之。”

忽必烈开了句玩笑：“那么，朕姑妄听之。”又敛容道，“爱卿所言句句切中要害，朕很希望听你说下去。”

史天泽侃侃而谈，语气越发显得镇定和从容：“在李璮叛乱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李璮父子与宋朝廷长期以来形成的关系看，李璮不愿也不可能真正投降宋，同样，宋也不会信任他而给他以全力的支援与配合。李璮的最终目的是以胶州湾和山东半岛为依托，自立为王，从而实现其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抱负，然后伺机扩张，成就一番霸业。”

忽必烈点点头：“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不知姚爱卿还有何高见，但讲无妨。”

史天泽含笑道：“先生在这方面一向很有见地，不，应该说是个天才，听他阐述一下看法，当令我等受益匪浅。”

姚枢嗔怪道：“润甫兄尽拿鄙人取笑！我哪里有什么见地，更谈不上是个天才。”

“先生过谦了。少年老成，明于听断，以恩济威，为民请命，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史天泽哈哈大笑，“难道老夫此言差矣？”

忽必烈忍不住笑嗔：“又打嘴仗！记得在潜邸之时，爱卿就时常讲些俏皮话引人上钩，如今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帅，仍是童心不泯。”

“陛下，臣并不以为老，身子骨硬朗得很哪。能吃能睡能骑马，三宋石（合165公斤）的硬弓拉得开，臣怎会服老呢？还是待臣等荡平李璮叛乱，征服了阿里不哥，剿灭了宋，统一中国后方才告老吧。陛下以为此言当否？”

忽必烈目露称许之意，却是笑而不答。他转望姚枢：“你且直抒胸臆。”

“是，陛下。据臣所知，李璮降宋的报告是在二月初一才送达宋帝手中，但他并未等到宋方面的明确答复便匆匆于二月初三还师称叛。在

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如此草率行事，既反映了李璮降宋全无诚意，也说明了他对是否能取得宋方面的配合与支援并不在意，从而也就排除了他联宋抗蒙的任何可能。这样一来，对李璮而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出兵济南，把希望寄托在取得山东诸侯应援的幻想上。”

姚枢稍一停顿，一口气喝净了金盏里的马湩：“讲一句也许不当讲的话，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地的世侯军阀们，尽管自身实力和降蒙原因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比较相似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某些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有分歧，经济上有过节，军事上偶有摩擦，因此，受这种心境影响，他们完全可能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和利用。尤其在蒙哥汗驾崩合州前线，帝国一时无主，时局动荡之际，这些人通过书信往来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也在情理之中。对此，郝经先生所说‘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就是指军阀、世侯们间的联系以及暗中的活动。恰恰是这种种暧昧的行为举止让李璮产生了错觉，让他误以为一旦自己叛旗一举，就会取得其他军阀、世侯的支援和响应，进而称霸一方。然而，事与愿违。如今，李璮虽发现自己错估了形势，却已成骑虎之势，只能孤军深入，攻占济南，以为权宜之计。”

史天泽由衷赞道：“精辟，太精辟了！先生之才果非常人所能企及，老夫怎会看走眼呢！”

姚枢谦虚地摆摆手：“史元帅过奖了。此乃大汗的深谋远虑，鄙人只不过略做铺陈罢了。”

忽必烈无言望着史天泽和姚枢，静静地思索着二将的分析。他坐在一张宽大的圈椅上，双手用力地揉搓着肿痛的双足。一名侍卫匆匆上前，帮他脱掉靴子，用两块新鲜的鹿皮裹住他的两脚，然后细心地放置在一个红木足盛上。

君臣的谈话一直持续到中午。

伍

大明湖北极阁。

登阁远眺，尽揽湖光山色。烟波浩淼的大明湖由珍珠泉、芙蓉泉、王府池等七十二处泉水汇成。大明湖在济南府的北面，湖面宽广辽远，出小清河流入渤海。大明湖北有大清河流经，南有泺水迴环，一湖烟水，绿树蔽空，碧波间菡萏映日，景色佳丽。

“那东北方向为何建筑？”李璮踌躇满志地问站在身边的原益都总管张元。未等张元回答，又倨傲地哈哈笑道：“今日不战而屈人之兵。张宏难抵我大军兵锋，率守城军卒不足千名及其祖父张荣弃城出逃，真乃天助我也。”

张元揖身回答，恭敬中不失严肃：“兵贵神速。大都督弃暗投明，献涟、海诸城于宋，聚歼蒙古戍兵，引麾下具舟舰，还攻益都。驻守益都的原宣抚副使仓皇出奔济南，是以卑职能够里应外合，设计杀死益都蒙古守将以迎大都督义军。大都督视金钱如粪土，义军入据益都，即散发府库犒其将校，此恩此德，卑职感同身受。据我所知，二月十七日，忽必烈曾诏令山东各地修筑被拆毁的城池残垣以御大都督，对此，想必大都督已有良谋在胸？”

李璮避而不答，用手指着东北方向氤氲虚幻的千佛山问道：“那湖面陆地为何处？”

“回大都督问话，此乃闻名遐迩的古历山，现在叫作千佛山。相传帝舜耕稼于此，故而又名舜耕山。我说得对吗，张进先生？”

济南路副总管张进与李璮暗中早有交通。李璮兵临济南城下，张宏、张荣弃城潜逃，张进索性大开城门，将李璮叛军迎入城中。此时见李璮对千佛山产生了兴趣，急于邀宠，接口道：“隋朝开皇年间（581年—600年），因历山岩石镌佛，遍布山崖，遂又称做千佛山。此山层峦叠嶂，苍秀葱茏。登山有东西两路，盘路各三级左右，路径曲折，松柏夹道，沿途筑有各式茶厅、半山亭、古坊。自半山登高北望，可见济南府北部卧牛山、毕不住山、鹊山、凤凰山、标山、药山、北马鞍山、粟山、匡山，九峰峭拔、云雾缭绕。因唐李贺曾有‘遥望齐洲九点烟’诗句，后人遂建‘齐烟九点坊’于盘路中。山上多巨石，崖削壁立，佛宇亭台依倚为垣，各居其胜。悬崖下有唐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始建的兴国寺，寺内千佛崖有隋开皇七年至贞观年间雕造的佛像千尊。崖下极乐、龙泉、黔娄等洞也多石佛造像，还有帝舜及娥皇、女英二妃像。兴国寺上山峦间，登临远眺，明湖似境，黄河如带，泉城济南府风貌尽收眼底。”张进如数家珍，侃侃而谈。

李璮听得兴趣盎然，朗声笑道："好一个人间仙境，难怪张进兄无论如何舍不得离开济南，听君一席话，连老夫也开始迷恋上济南府的湖光山色、龙虾大鱼喽。改日老夫当偕家眷游历千佛山，不失来济南一趟啊。"

"那敢情好!"张进笑道，"还望到时卑职能为李大都督引路同游，卑职将不胜荣幸。"

"自然少不了要张进兄作陪。"李璮捋捋胡须，眼珠一转，说道，"张进，从即日起，老夫命你担任济南府总管，全面负责民间课赋讼狱。"

"谢大都督不弃之恩！提携之情，卑职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报。"张进跪谢大恩，感激不尽。

"张总管请起。我们还是来谈谈出兵济南前后的局势吧。张总管，你对时局有何高见，老夫想听听你的看法。"李璮在一方圆石凳上落座，"各位都请坐下谈吧。"

张进在李璮面前坐定，双手将锦袍前襟理平，回道："目前，河北、山东各路世侯从征漠北的军队虽已陆续班师南还，但因路途遥远，尚未赶回各自的驻地，是以忽必烈只好诏令济南万户、归德（河南商丘市南）万户、汗廷武卫军炮手元帅等部主力集结滨（山东滨县东北）、棣（山东惠民），割断在平滦（河北卢友）担任总管的大帅之子（指李南山，王文统之女所生）与山东的联系；而水军万户、大名万户、东平万户所部则集结东平。在滨棣、东平集结完毕后，分别由北、南两路向济南靠拢，以期将大都督军队封锁在山东东路。但是，由于大都督神兵天降，比蒙古军抢先一步抵达济南，张宏、张荣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弃城出逃，这就使我们在以后的行动中抢占了先机。"

"据报，张宏在回京师途中巧遇蒙古东进之师，遂俱告老夫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以主力固守济南，坐待北方世侯的响应和宋军队的接应，渐成南北夹击之势。"李璮摘下厚厚的棉帽，一边下意识地轻抚着帽上的缨穗，一边恨恨地说。

张元按捺不住，插话道："李都督高举义旗前后，宋曾连续急报加封李都督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齐郡王等封号，然而这些封号对李都督来讲并无任何意义，从宋帝和丞相贾似道的平素为人和朝廷的施政策略

来看，他们绝不会轻易给予我方任何实质性的援助，因此，对于大都督目前的处境，他们只会隔岸观火，然后根据事态的发展，以待坐收渔翁之利。”

说到这里，张元停下来，用心观察着在他面前踱来踱去的李璮。从李璮急切的脚步和急剧变化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他此刻焦虑复杂的心情，不知为什么，这让张元略感鄙夷。

“怎么不往下说了？老夫愿罄府库金银以飨众将士，更愿虚心纳谏，洗耳恭听诸君宏论。老夫此番义举，绝非为个人私欲，而是为天下黎民百姓及诸君前途命运计。区区山东半岛，能在宋、蒙夹缝中生存五十余载，可以说全赖先父与老夫以屈求伸、精心运筹，特别是老夫继承父位以来的这三十年，其间多少酸甜苦辣，只有老夫心中最知。风风雨雨五十载，也该老夫替先父一抒豪情，吐气扬眉了。”

李璮乃淮州（今江苏淮安）人，其生父姓徐，与李全过从甚密。李全膝下无子，因喜欢李璮聪明伶俐，在一次酒宴上向李璮的生父提出欲收养李璮为养子，李璮的生父欣然应允。

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年），李全叛宋，举山东诸郡归附蒙古，被封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李全攻打宋扬州时中炮阵亡，李璮遂袭为益都行省，仍得专制其地。朝廷但有征调诸事，李璮皆诡辞不至。蒙哥汗七年（1257年），又调其兵赴行在之地，李璮亲自去谒见蒙哥汗说：“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军非便。”蒙哥汗认为有理，同意暂不调其兵卒，唯命李璮归取涟海数州。李璮果然发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大张克捷之功……

面对李璮询问的目光，张元坦率地道出了内心的隐忧：“只是卑职以为，大都督约降宋的报告是二月初一才送达宋廷，没有等到宋的确切答复尤其是关于宋廷在军事上如何进行援助的承诺，便于二月初三匆匆还师宣布义举，这确乎有些性急，只怕会陷我军于不利。”

“你的意思是说，老夫举兵叛蒙做错了？”李璮目光锐利地望着张元。

“并非如此！”张元虽看出了李璮的不悦，事已至此，却也无由回避，“只是大都督确实操之过急。”

李瑄被张元说中痛处，不由恼羞成怒，怒斥张元道："你是在教训老夫吗？如若不是看在你最先归降的分儿上，我早就让你吃饭的家什搬家了。来人啊！给我将张元拖下去，重打五十军棍！"

张元全无惧色，被军士拖出北极阁。

"且慢！"张进近前苦苦求情，"张总管一片忠心，他只是说了一些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实话，而且字字千钧，这样忠心可鉴之将才，大都督不该罚该赏才对……"

"休得胡言乱语！老夫知道，你和张元根本就是同党！来人啊，将这二人一并拖下去各打五十大板！"李瑄双目圆睁，狂怒使他彻底失去了理智。

"大都督，我等愿为张元、张进担保，他们并无恶意，只是说了一些对时局的看法，不可妄加责罚。此时正当用人之际，岂可自断膀臂，扰乱军心？"

这边正在纷纷攘攘，乱成一片，李瑄之妻（王文统之女）王夫人备好酒宴，来请李瑄，闻讯急忙入得阁来，悄向李瑄耳语道："人心难测。你看将士们个个有不平之意，如滥行刑罚，日后恐变生枝节，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也好让这些人日后像狗一样效忠于您。"

李瑄顿悟，当即转怒为喜："来人啊，将张元、张进二人带回来。"

四位武士押着张元、张进二人入阁，李瑄笑容可掬，亲释其缚："二位受惊了。老夫方才不过试试二位的忠心，前者，二位传以贾似道书信，军中已有传言，怀疑二位身在曹营心在汉，名为相助本王，实为宋朝卧底。故今日借故责罚，一来为二位洗脱嫌疑，二来试试二位胆量。哈哈哈……"

王夫人也说："大都督为人虽失于操切，却能推诚相待，相处久了，二位将军自会明白。今日之事，二位将军不必放在心上。妾身备下一桌酒宴，还望二位将军赏光入席。"

"请！请！"李瑄一边一个，偕张元、张进逐级而下，"今日我一定要与二位一醉方休。"

张进、张元彼此对视，心中对李璮已然失去了信心。初时的崇敬烟消云散，张进甚至后悔自己对李璮的低声下气。

奈何，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北极阁一阵骚动之后，渐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

陆

就在李璮屯兵济南观望待援之际，蒙古军逐渐完成了对济南的军事包围，四月初，济南郊外已集结了十七路人马，右丞相史天泽受命挂帅，诸将皆受其节制。

史天泽用姚枢之计，令诸军对济南城筑环城围困，六月上旬，包围圈合拢。

其间，李璮曾遣使求救于宋，宋帝派遣八万水军从蕲州北渡淮河，推进到亳州、徐州一带，被安肃公张柔之子张弘范率军击溃，至此，李璮失去了一切可能的军事援助，无计可施。

数日后，济南城破，李璮已如瓮中之鳖。

史天泽与张柔将中军大帐设在城外，中午时分，二将正与宗王塔察尔和平叛诸将升帐议事，阿术全身披挂进入军帐："宗王殿下、史帅、张帅，叛贼李璮等数十人皆已缚到，听候发落。"

阿术是名将速不台之孙、兀良合台之子，自幼跟随忽必烈身边，深受忽必烈器重，此次围攻济南，阿术第一个登上城墙，而且生擒李璮，立下头功。

史天泽与张柔对视一眼，张柔的脸上掠过一抹不易觉察的忧虑。其实今日升帐，正为此事。

"押上来！"

"史丞相以为当如何处置才是？"塔察尔问。

“宜即诛之，以安民心。”史天泽回答。

“这样做似乎草率了一些吧？依本王之见，不如等到送回京师，审判清楚后再行论罪不迟。”

史天泽端坐帅案之后：“阿术将军，你是怎样擒获李璮的？请将过程说来听听。”

“启禀右丞相：我军围攻济南经月，城中缺粮，饿殍遍野，城中军民时有夜间缒城来降者。李璮情绪低落，每日昏昏沉沉，昨日勉强整军出战，意欲突围，被我一番掩杀，又仓皇退回城中。当夜一鼓时分，有大星坠于其府，李璮拈香拜曰：‘李璮死于此’。于是端坐庭中，以镊摘去长髭。次日清晨，吩咐手下众人各讨生路，随后手刃爱妾，乘舟独入大明湖，自投水中，因水浅齐腰不得死，为末将所获，现缚至帐外听候处置。”

“好！擒获李璮者皆有大功。本帅一定奏禀朝廷，为尔等论功行赏。”

“谢右丞相！”阿术叩首谢恩，退至一旁。

工夫不大，形容枯槁、面呈菜色的李璮及其数十名惊魂未定、面黄肌瘦的部将、子侄被押入帐中。

就这一群“叫化子”，也想谋反，真不知天高地厚！塔察尔轻蔑地想，静观史天泽如何审讯。

“弘范听令！”

“末将在。”

“本帅命你担任首席审判，如何处置，自行定夺，本帅与你做主。”

“是。”

张弘范面向李璮问道：“都督为何叛蒙降宋？”

李璮冷哼一声：“你们与我相约起义，却又惧怕忽必烈，临阵变卦，如此出卖朋友，天诛地灭！”

张弘范大怒，抽刀在手，刺向李璮肋下，顿时血流如注。

史天泽又问："忽必烈大汗有甚亏你之处？"

李璮怒目圆睁，破口大骂："你们这帮无耻小人，没有资格同我这样讲话。你曾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你借刀杀人，居心叵测，身居显要，背主求荣。呸！"

史天泽大怒："你死到临头，还要含血喷人！来人哪，给我将这厮千刀万剐！"

一名侍卫应声而出，砍去李璮双臂，剁其双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然后方斩其首。

史天泽余怒未息："叛贼之子安在？"

张弘范挨个推出李璮的六个儿子。史天泽喝道："尔等听好，汝父反叛谋国，尔等为虎作伥，罪不容恕！本帅命尔等携乃父首级遍游山东诸郡，以儆效尤！"

"休想！你们杀人灭口，还要让我们携首级游街示众，真乃无计不用其绝！我父若非上了你们这些奸贼的当，何至于此！我等宁做贰臣，不做逆子，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李璮诸子悲愤交加，泪流满面。

"难道你们真的不怕受剜心之苦吗？"张弘范晃了晃手中的尖刀，眼神中杀机毕现。

"有死而已！"

张弘范勃然大怒："你们既然如此执迷不悟，休怪张某刀下无情！来人啊！将他们几人推出帐外，剖心挖肝，以谢国人！"他扭头看看史天泽，两人的目光遇到一起，史天泽暗暗颔首。

"且慢！"塔察尔此时方从惊愕和愤怒中清醒过来，向史天泽怒道，"李璮及其六子如何处置，悉听忽必烈大汗发落，我等无权擅杀。"

"李璮六子可听大汗裁决，李璮及同党立斩无赦！亲王别忘了，大汗授命本帅总掌兵权，诸军悉听节制！"他示意帐中武士，"立刻将李璮同党军前处死，不得有误！"

“是！”

“你——”塔察尔拍案而起，“大汗要你总掌兵权不假，却并没有授予你擅杀大权！”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亲王切勿多言，一切后果，由老夫一人承担！”史天泽血灌瞳仁，怒不可遏，“张弘范听令：本帅命你即刻监斩，不得有误！”

“是！”张弘范领命而退。

阿术的心不由“咯噔”了一下。他看到在场的其他诸王均未表示异议，内心十分彷徨，索性端起一杯酒，通通倒入嗓中。辛辣的山东酒刺激着他的胃，也刺激他那颗年轻的心。他不由摸了摸怀中揣着的一张宣纸，那上面有一首李璮被困济南后书写的感怀词。

腰刀帕首从军，戍楼独依阑凝眺，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此变沧海桑田，奈群生几番惊扰。干戈烂熳，无时休息。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万年燕赵。

他决定将这首感怀词献给忽必烈大汗。除此之外，他则衷心希望在史天泽、张柔、张弘范等人军前斩杀李璮的行为背后并没有蕴含着什么阴谋，否则，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统王朝岂不又要沦入血雨腥风之中？

第七章 真金崭露头角

壹

李璮之乱既平，忽必烈不究史天泽、张柔等擅杀之罪，亦不追查曾与李璮私下交通之人，这使新兴的中统朝在李璮被杀后再未出现更大的政治动荡。相反，他嘉纳姚枢谏言，将主要精力投放在关心民生、抚定民心上。

他担心大名路水患复起，遂于赐死王文统的第二天颁下两道圣旨：一道是任命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另一道是派藩府旧臣张文谦亲自负责大名河渠的疏浚工程。

一个月后，忽必烈又派真金至大名路视察。真金告别了刚刚产下麟儿的娇妻，马不停蹄地赶赴河北大名。一到大名府，他便一头扎进了工地。

工地上处处呈现出繁忙的景象，无数民伕肩拉背扛，正在工地上忙碌着。真金四处转着，看着，突然，他发现河渠的前面蹲着一位穿着土布长衫的青年，青年用手轻拍着额头，似乎正专心地琢磨着什么。真金觉得有趣，并不打算惊动他，只默默地停在他的身后。还是张文谦匆匆而来的脚步声惊动了青年，他扭头发现了真金，脸上闪过些许惊讶之色。

真金向他微微一笑。

青年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真金终于可以将他看个仔细。只见他散落在黑色纶巾外的头发上落着许多灰尘，衣角被压得皱皱巴巴，上面还沾着许多泥点。他的这副样子，颇给人几分落魄书生的感觉，但是他的目光犀利，额头宽阔，又于不经意间显示出过人的智慧。除此之外，如果单单只看他那张晒成黑红色的方圆形的脸庞，厚厚的嘴唇，他倒显得很憨厚呢。

张文谦走到真金身边停下来。“殿下，你几时到的？怎么也不通知

老臣一声？幸亏老臣的一个家人认出了你，否则，老臣还不知道你已经到了。”

“我才到，想先来工地看看。张大人，这位是……”

“他就是郭守敬啊。若思，这是真金王子，这次，他奉陛下之命前来巡视大名水渠。他久闻你的大名，不止一次向我打听你呢。”

“原来是王子殿下！不才郭守敬失敬了！”

“应该说，今日终于见到你，实乃三生有幸。”真金上前握住了郭守敬的手，真心实意地说。

郭守敬，字若思，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生于河北邢台，因父亲早逝，由祖父抚养成人。他的祖父郭荣本身是一位精通数学、水利的饱学之士，他将孙儿带在身边悉心抚养，希望孙儿长大后能够继承家传绝学，成为有用之才。但当时他并未预料到，他的这个孙儿长大后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

在祖父的严格教育下，郭守敬自幼养成了勤于思索的习惯和极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十六岁那年，正值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大学问家刘秉忠（子聪和尚）因守父丧，于邢台西南武安县境内的紫金山中结庐读书，从学者中就有后来成为大数学家的王恂。郭荣素与子聪和尚交厚，得此消息，遂将爱孙送到秉忠门下求学深造。

刘秉忠守丧期满后返回开平，暂居原来的府邸，郭守敬则回到家乡。不久，刘秉忠接到忽必烈书信，要他随征鄂州，他在路上不厌其烦地向忽必烈汗举荐了王恂和郭守敬。许多溢美之词使忽必烈当时就牢牢记住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名字。时隔不久，邢台一带整治水流河道，郭守敬受邀负责承担工程建设的设计规划。郭守敬凭借家传绝学，深入细致地勘测了水流河道的流速和走势，很快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疏浚了壅塞的河渠，使弥漫的水泽驯服地各归故道，顺利地完成了整治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疏浚河道的过程中，人们还挖出了埋藏近三十年的金代石桥遗物。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任命刘秉忠的同窗好友张文谦任河北大名路宣抚使，张文谦一力邀请郭守敬协助工作。郭守敬每到一处，都要勘测和考察当地的河道和水利工程。

中统二年，王恂被召入宫廷，加封为皇子赞善，负责真金的日常教育。这是忽必烈在儿子的大婚喜宴上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

中统三年，真金奉命巡视大名河渠，临行，王恂给真金讲起了他与郭守敬同在刘秉忠门下求学时的深厚情谊，以及郭守敬的天赋才华和超凡悟性，因此，真金在来大名府之前，就了解了关于郭守敬的许多事情，比如说，还在郭守敬年少之时，有一次，他根据书上的一幅插图，用竹篾扎制成一架测天用的浑仪，并堆土做了一个土台，然后将竹制浑仪置于其上，用以进行天文观测。再比如说，他根据北宋燕肃一幅拓印的石刻莲花漏图，经过认真研究，终于设计出一种可以保持漏壶水面稳定、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计时仪器……

“殿下过奖了。请问殿下是否需要不才为您介绍一下整个工程情况？”

“当然要了。不过，你先带我去看莲花漏吧。听说，这是你少年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计时仪器？”

“是。”

“殿下有所不知，若思已经将作为装饰用的莲花进行了改动，我们称它为宝山漏。现在，若思根据宝山漏的设计原理，又设计了一种大型计时器七宝竹漏，正可做宫廷计时之用。”

“真的吗？那我一定要向父汗报告此事。宫中现在所用的计时仪器一直有许多误差，父汗正为此事苦恼，没想到你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父汗倘若获知，一定颇感欣慰。若思，请允许我也这样称呼你好吗？尽管你在年龄上要比我大一轮，而且像王恂先生一样也应该是我的先生，但是，在我心中，你又如我的兄长一般。既是兄弟，我就可以对你随便些了，你一定不会反对吧？”

郭守敬感动地点了点头。

“若思，你不是还准备呈上水利六事，有没有带在身边呢？”

“有。”

“给殿下先看看。”

“是。”郭守敬从袖中取出几页纸，递给真金，“还好，我今早刚刚将草稿誊写过一遍。不过，因为不是正式呈文，上面只列了所呈‘六事’的具体内容。殿下先看看也好，我原打算等张大人回京之时，托他转呈圣上。”

纸上用楷体工整地写着：

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权以玉泉水引入行舟，岁可省僦车钱六万缗。通州以南，于蔺榆河口径直开引，由蒙村跳梁务至杨村、还河，以避浮鸡洵浅风浪远转之患。

二、顺德达活泉开入城避，分为三渠，引出城东，灌溉其地。

三、顺德沣河东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一千三百余顷。此水开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种。其河自小王村经滹沱河，合入御河，通行舟楫。

四、磁州东北滏、漳二水合流处开引，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下经鸡泽、合入沣河，其间可溉田三千余顷。

五、怀、孟沁河虽已浇溉，尚有漏堰余水，东与丹河余水相合，开引东流，至武陟县北，合入御河，其间亦可溉田二千余顷。

六、黄河自孟州西开引，少分一渠，经由新、旧孟州中间，顺河古岸而下，至温县南复入大河，其间亦可溉田二千余顷。

真金一字一句地读着，很慢也很细，良久，他抬起头来，眼中闪动着喜悦的光芒。

“太好了，若思！水利之事关乎国计民生，父汗一直深为挂怀。我边读边反复琢磨了你所呈六事的内容，觉得每项计划都翔实、具体、无懈可击，可见这是你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后才拟就的。您说是吧，张宣抚使？”

“是。殿下所言正是老臣所想。此次，为臣将与殿下一同返京，臣要向陛下举荐若思。”

“张宣抚使爱才如命，理当如此。待我巡视过大名路的全部水利工程，我也会向父汗呈上奏章的。至于若思欲呈‘水利六事’，依我之见，

不如请若思在父汗召见之时直接向他面陈。父汗崇尚务实，他有自己的评价。”

“殿下考虑周全，老臣心悦诚服。”

不出所料，忽必烈在批阅了张文谦和真金的奏章后，即刻在开平府召见了郭守敬。觐见时，郭守敬有条有理地向忽必烈面陈了六项水利工程计划。忽必烈汗深为赞赏：“前者，张爱卿和我儿皆向朕举荐若思，他们对朕说，若思之能，乃长生天所赐！今日听若思一席话，朕已知若思之能，比其所赞誉有过之而无不及。若思虽一介布衣，却早已为朝廷效力，这样的人才，朕岂可埋没不用。若思听宣，朕今命你为提举诸路河渠（正六品）。”

“臣谢陛下知遇之恩！”

“起来吧，若思。朕不仅对你破格进行任用，还要给你赏赐。朕已听说，黄河中、上游许多被破坏了的渠道，也是你带领工匠、民伕日夜赶工，以最快的速度修复的。你的功劳，朕一一为你记着，朕已命中书省拟文，赐你中统元宝五千锭（五十两为一锭）。”

“陛下，您……真的要下赐巨金给臣？”

“怎么？”

“太好啦！臣真的太需要这笔巨资了。且不说水患治理和天文简仪的研制开发需要钱，就说臣正在制造的第一架与天文仪器相分离的独立的计时器具——巨型灯漏，所耗人力、物力、财力皆巨，都需要这笔开销。”

忽必烈注视着郭守敬，显然既意外又感动。

“臣还有一事奏请陛下，望陛下恩准。”

“若思但讲无妨。”

“臣曾考察过金口。金口乃燕京以西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溉良田若干，其利不可低估。但是，由于后来战事频繁，看守者担心水渠失修，反酿祸患，遂以巨石堵塞其出口。今若按其已形成之水道，重新疏浚壅塞水道，使水得以流

通，则上可以灌溉农田，下可以补充京畿水需。当然，为防患于未然，臣将带领工匠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扩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京畿城区之内。”

“若思言之有理，准奏！”

郭守敬谢恩退下。直到这时，他才看到昔日的同窗好友王恂。王恂向他做了个手势，他熟悉这手势的含义：待一会儿退朝，我们去饮酒。王恂又指指真金，眨眨眼睛，做了个掏钱的动作，郭守敬猜了半晌，估计王恂是在说：我们喝酒，把王子请上，让王子付账。

他不由得笑了。

贰

诸事不断中，时光悄然流入中统四年。

这一年的五月九日，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将开平府更名为“上都”，置上都路总管府。同时，诏立为百姓治病的“上都惠民药局”，升宣德州为宣德府，隶上都。至此，忽必烈正式开始实行两都巡幸制。

中统四年十二月，忽必烈赐封真金为燕王，守中书令。中统五年五月，真金又兼判枢密院事。

同年七月初五，穷途末路的阿里不哥在政权分崩离析以及众叛亲离的绝境中率众来降。

上都宫城内的水晶殿流光溢彩，气氛訇然。这天一早，忽必烈容光焕发，身后簇拥着文武百官，怯薛、侍女分列两旁，歌伎乐工各就各位。因为再过一刻钟，忽必烈就要在水晶殿内召见与自己对抗了足足五年的亲胞弟阿里不哥，接受他的投降，并安排他的归属。

真金一直候在大殿之外，他坚持在这里迎接七叔。忽必烈知道真金素来与他七叔感情深厚，心里反觉安慰。

按照祖宗惯例，罪人但凡服罪，肩上要披大帐的门帘入见。当阿里不哥披盖着大帐的门帘出现在真金面前时，真金立即迎上，以子侄大礼见过阿里不哥。阿里不哥伸手扶起真金，注目端详，内心深处百感交集。五年的时光，真金已脱尽了少年的稚气，越发显得形容端肃、仪表堂堂。是啊，无论阿里不哥心中对忽必烈有何感想，真金却始终是他的好侄儿，否则，在他派阿兰答儿扩军漠南之际，他就不会反复叮嘱阿兰答儿，要他无论如何不可伤害真金和四嫂察必。

“七叔……”真金叫了一声，哽住了。

“去通报吧。”阿里不哥沉沉地说道。现在，这样的场合，毕竟不是倾诉离情的时候。

“好。”真金顺从地退去。

不多时，忽必烈传旨阿里不哥入见。阿里不哥的身后，紧跟着阿速带等宗王和以阿兰答儿为首的亲信。这些人都被五花大绑着，只有阿里不哥一个人保持着相对的自由。

忽必烈借着水晶殿明亮的光线细细打量着他那又黑又瘦的幼弟，藏在内心的手足之情使他一时心意难决。

阿里不哥跪伏于地，默默地流着泪。忽必烈叹了口气，走下丹墀，将阿里不哥扶起：“我亲爱的弟弟，你现在觉得，在我们的这场纷争中究竟谁对了呢？你还是我？”

阿里不哥不假思索地回答：“当时是我，现在是你。”

“那么，你是否还在怨恨我呢？”

阿里不哥苦笑了一下：“一切都已过去。何况，我现在是你的手下败将，这样的感觉岂是一个‘恨’字可以涵盖？我不恨你，真的。我只恨自己没有天子之命。”

“不是这样的。弟弟，你似乎仍然不明白，你并非败给了我，而是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蒙古习惯法败给了我所推行的新法。在我们兄弟拥兵对垒之初，你我的力量对比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五年后的今天，你却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来承认自己的失败。我懂你忠诚于

祖宗之法的决心，然而，我们所统治的毕竟是一个日益庞大的帝国，倘若不具备‘祖述变通’的勇气，而只是一味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我们又怎么可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阿里不哥执拗地沉默着。此时此刻，他确实已经没有任何争辩的欲望。

忽必烈挪动了一下隐隐作痛的右足：“好了，弟弟，你还是坐下说话吧。我知道你不会那么容易服气的。”

真金急忙去搬了一张椅子放在离御座较近的地方，阿里不哥却跪伏不起。

“起来吧。”忽必烈又说了一遍，“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有的失败可以挽回，有的失败却是致命的。你说是吗？我的弟弟。”

阿里不哥觉得这话有理，点了点头。

这时，人群中产生了一阵轻微的骚乱。被阿速带处死其兄长的一名将领，几步冲到阿速带近前。“你杀死了我的兄弟，我要以血还血！”他怒吼。

阿速带平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忽必烈摆手制止了这名将领的鲁莽行为。

“那时各为其主，阿速带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朕想，还是等我们每个人都冷静一些再来处理这桩棘手的事件吧。”

老于此道的宗王塔察尔已然洞悉了忽必烈真实的心意，他站了起来，面向众人说道：“忽必烈汗一向以仁慈为怀。依老夫之见，今天难得兄弟团聚，过去的事情且待来日再议，今日大家只管宴乐歌舞，庆祝团圆。”

塔察尔的提议正中忽必烈下怀。他很清楚，倘若他和阿里不哥再僵持下去，只会让彼此都很难堪。不管怎样，他与阿里不哥毕竟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分分合合走到了一起，也算是家族的一桩幸事，他并不想让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塔察尔扫视了阿里不哥及其随行一眼，泰然一笑："就让阿里不哥与宗王们同坐、同饮、同乐吧。"

塔察尔作了个手势，霎时，大殿上鼓乐齐鸣……

次日，忽必烈再次升殿。他向安童作了个手势，安童明白这是大汗要他对阿里不哥叛乱一事开始审理了。

"当年，蒙哥汗在世时，从没有人想过要违抗他，更别提会发动叛乱来反对他。可现在，七王爷阿里不哥却这样做了。"安童字斟句酌地说着，语气很缓慢，却每个字都直入人们心扉，"大家都清楚，在当时的环境，谁若怀有叛乱的动机，就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你们这群人引起了这样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乱，致使生灵涂炭，经济衰落，国家遭殃，巨额的战争经费更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多少无辜的人死于非命，请问七王爷，你和你的追随者可知罪？"

"是啊，我们为什么不回答忽必烈汗提出的问题？"阿速带轻蔑的目光扫过哑口无言、呆呆站立的诸王和贵族们，"当年，难道不是我们拥戴七王爷阿里不哥登上汗位的吗？难道不是我们这些人希望有一天七王爷能带领我们去坐拥天下吗？现在，我们为什么都哑巴了？是不是因为该我们领罪的时候我们都起了贪生之念呢？如果不是，就让我们这些真正的罪人站出来吧，站出来，勇敢地承认我们的罪行，然后，用我们的鲜血去洗刷七王爷的冤屈。"

阿速带的这番自白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忽必烈表情奇特地望着他的这位亲侄儿，内心里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感动。阿速带或许是蒙古习惯法的忠实拥护者，却没有任何野心和欲望，在他高尚的灵魂深处只有信义，只有忠诚，阿里不哥居然拥有这样的一份信义和忠诚，这是他的幸运。

"是，阿速带王爷您说得对，是该有个人站出来承担所有的罪责，但这个人不是您，而是我——阿兰答儿。究其原因，或许只能归结为我的心比任何人都更忠于祖宗之法，因此，我从不喜欢现在的忽必烈汗，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异化了的蒙古人，而不是真正的成吉思汗的子孙。七王爷却不同，他与蒙哥汗一样，是我心目中崇敬的真正的英雄。在这里的这些人都可以作证，七王爷原本对于是否登极还有所犹豫，是我通过一个蒙古寓言故事告诉他要做什么就绝不能半途而废，应该勇往直前。就这样，七王爷终于下定了决心。一切过错皆因我的鼓动而起。

我应该下地狱，愿意去死，但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过错连累受我蛊惑的君王。”

大殿之上响起了一片交头接耳的“嗡嗡”声，忽必烈并不去阻止，唯将目光久久停留在了阿速带疲倦的脸上。阿速带，蒙哥汗的儿子，也许是秉承了其父的特质，他为人忠耿无二，智勇双全。为了给阿里不哥争取一条生路，他可谓煞费苦心。更难得的是，为了比性命还要珍贵的荣誉，阿兰答儿同样视死如归。阿里不哥啊阿里不哥，但愿你能永远记得他们为你所做的一切。

审判按照法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最终，阿里不哥的十个主要亲信被处死，其中就有阿兰答儿。诸王和贵族们对阿里不哥和阿速带审判的结果，宣布他们有罪。

忽必烈权衡再三，决定向全国颁发诏书，公开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安童将诸王贵族形成的一致意见呈报给忽必烈，呈文用蒙古族最喜欢使用的诗歌形式写成：“我们该如何看待阿里不哥和阿速带的罪行呢？看在忽必烈汗的面上，我们一致同意赐他们活命！”忽必烈正中下怀，当即御笔一挥，上书两个鲜红大字：准奏！

叁

阿里不哥走了，在一个上都的早晚都能够感受到丝丝秋凉的季节里。

阿里不哥要回到哈剌和林，从此，他或许就将在那里终老。送别阿里不哥的那一刻，忽必烈感到了些许轻松，然而更多的却是惆怅。一母同胞，只为那至高无上的权力，便拥兵对垒了五年。尽管最终放下武器的是阿里不哥，但谁又敢说他就一定是真正的胜利者？忽必烈命真金护送阿里不哥一行出云中境，然后回上都与他一起返京。

此前，为纪念蒙古政权重新归于一统，忽必烈接受藩府旧臣的建议，将中统五年改为至元元年，大赦天下。

边患初定，内乱既平，新兴的元帝国政简刑轻，百废俱兴，百姓安

居乐业，处处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忽必烈决定就在上都度过在燕京来说最炎热的七八两月，九月初再回返燕京。朝中之事他多委以最年轻的中书省右丞相安童和平章政事阿合马共同商议，全权处理。

原中统朝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安肃公张柔在擒斩李璮后为避嫌疑，借口体弱多病主动要求致仕还乡，忽必烈再次表现出他宽大的胸怀，虽然批准了他们的致仕请求，却不允许他们还乡，而是由国家出资，择燕京北郊风景秀丽处建起两处宅院，专供这两位五朝元老居住，以备随时顾问。之后，忽必烈大胆起用年仅十七岁就已进入中统朝权力中枢的安童出任中书省右丞相，使这位名噪一时的少年才子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干和抱负。

阿里不哥获得了自由。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心禁锢在了兵败后的忧愤和失意中。一年以后，这位有过辉煌往昔的皇子，在抑郁的心境中长逝于漠北草原。这是后话。

真金在云中境与七叔依依惜别。目睹七叔寂寥地离去，他的心情异常复杂，既似失落，又似惋惜。为排遣离别带来的空虚，他决定暂不回上都，而是转向燕山狩猎。

张易、孛罗带三百侍卫，一路负责保护真金安全。一行人晓行夜宿，很快就要进入燕山山麓。这一天正往前行，走在最前面负责保护真金的卫队突然发现对面过来一支多达数百人的骑兵队伍，队伍中间，行进着十数辆马车，马车上面皆装满了货物。高高飘扬的飞鹰雪旗显示出这是伊利汗国派来的押贡军队。但为安全起见，孛罗还是一马当先，迎着对方的骑兵驶去。

“喂，你们是什么人？”孛罗问。

“你是什么人？”对方的士兵反问。

“我是汗宫侍卫长孛罗。”孛罗是黄金家族的近亲，一年前升任汗宫侍卫长，深受忽必烈器重。

“哦，失敬了。我是伊利汗国阿八哈王子潜邸执事伯颜。”随着话音，对方的士兵训练有素地向两边散开，让出中间一骑。

伯颜少年时即侍从旭烈兀之子阿八哈，因他遇事果决、多谋善断而备受阿八哈青睐。这一次，旭烈兀委派伯颜押送贡品往四哥处，阿八哈心中十分不情愿，无奈父命难违，他只好一再嘱咐伯颜早去早回。

真金策马赶上了孛罗。他在孛罗身边勒住坐骑，怀着喜悦的心情将端坐于马上的伯颜上上下下打量了好一阵。伯颜身材魁梧、容貌端肃，言谈举止自有一派特殊的威仪，真金不由对他生出好感，一见如故。

“请问，您……”伯颜疑惑地望着真金。

“这是燕王真金。”孛罗介绍道。

伯颜慌忙跳下马背，施以大礼：“伯颜见过燕王殿下。”

真金也跳下马背，上前搀起伯颜：“免礼。你原属哪一部人氏？”

“臣乃八邻部人。”

伯颜的曾祖及祖父从成吉思汗征战有功，封为八邻部左千户及断事官。蒙哥汗派六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时，伯颜之父从征，其时伯颜年龄尚幼，在波斯长大。

“噢，我知道了。六叔西征时，八邻部左千户率部众从征，想来就是你的父祖？”

“是这样没错。”

“西征走后，你回过几次本土？”

“第一次回来。”

“请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臣痴长二十八岁。”

“比我年长七岁。”

“殿下，请问您这是要往哪里去？”

“我打算入燕山狩猎，没想到在路上与你相遇。”

“这个季节打猎，实在是快事一桩。可惜，臣无福陪殿下前往。”

真金向后看看车队：“这趟贡是你担任正使吗？”

“是的，另外还有一名副使。”

“你大概并不知道，我父汗此时尚在上都避暑。你这会儿纵然进了京城，恐怕也得等上半月二十天。”

伯颜一愣：“那怎么办？不过，总得等到大汗回京啊。”

“所以嘛，你不必急着进京。依我之见，你不妨随我一同进山狩猎，迟几日再往京城不迟。”

“能这样臣固然求之不得，但是……”伯颜面露难色。

“你一定在担心贡品。你听我的安排，我们将你的副使和军队留下，孛罗和侍卫也留下，我、你、张易，我们只带二十人上山，这样，你就可以把心放进肚子里了。我们速去速回，你觉得怎么样？”

“一切但凭殿下做主。”

“孛罗！”

“喳！”

“辛苦你啦。”

“辛苦倒没什么，殿下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知道，你放心。三天后我们仍在此处会合。伯颜兄，我们走吧！”

“臣遵命！”

真金一马当先，向燕山方向飞驰而去。张易、伯颜和二十名侍卫紧紧策马相随。孛罗懊恼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肆

刚刚进入燕山，真金、张易、伯颜等人巧遇一位须发皆白、精神矍铄的老者，老者的身边紧跟着两位十五六岁的少年，让人稀奇的是，其中一位少年乍一看去，模样与真金颇有几分相像。

两下攀谈起来，真金得知老者姓高，祖籍幽州，世代行医，尤善骨科，三十年前因避战乱举家迁到天德军（今呼和浩特），在草原上生活了近三十年。大约半年前，老者落叶归根，回幽州定居。两个孩子中与真金容貌相似的一个名叫和尚，是老者的孙子，另一个是老者的徒弟，名叫王琢。这次，老者之所以带两个孩子进入燕山，是因为燕山有许多珍贵的药材。

老者的孙子和尚自幼喜欢舞枪弄棒，对医术一点不感兴趣，倒是王琢，酷爱行医救人，是个可造之才。真金提议三年后让和尚参加比武大赛，老者有些疑惑地问道："敢问公子尊姓大名？老朽看您行事做派，不是王公，也是贵胄。"

真金笑了。张易插话道："您老好眼力。这是燕王殿下。"

老者吃了一惊："燕王？"

"是。当今圣上之子。"

老者急忙退后一步："原来是皇子，老朽失敬了。"

真金扶住老人："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皇子又当如何！不似您妙手回春，造福一方百姓。"

"皇子此言差矣！行医之人，无论他是一位名医还是一位庸医，所救者所害者终究都还有限。而为君为王者，则不大相同。一代明君贤王，可以让天下百姓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而那些昏君奸王，则会将整个国家推入灾难的深渊，使百姓们流离失所，九死一生。所以，皇子，老朽希望有朝一日您能成为这样一位大'医者'，为天下百姓施尽仁术，让天下百姓尽享太平！"

真金被老者的一席话深深震撼了，他凝视着老者满含希冀的双眼，深情地应允："老人家，真金受教，决不敢忘。"

其后几天，真金与老者朝夕相处，也领教了和尚的功夫。和尚虽然年幼，却是胆气不凡，飞檐走壁，身轻如猿，真金吩咐张易，要他与老者徒孙经常保持联系，三年后，接和尚进京考取武状元。

第四天下午，真金接到急使来报，父汗已从上都启程，正在返回燕京途中。他不敢再耽搁，决定立刻与孛罗会合，亲去迎接。他吩咐伯颜直接到燕京馆驿候旨，等待父汗接见。又叮嘱老者和两个少年，如果将来遇到什么事需要帮助，一定到燕王府找他。和尚和王琢一左一右站在真金身边，依依惜别。短暂的相处，两个少年对他已无初时的戒备，相反倒生出许多由衷的信赖。在他们心中，真金似乎不再是一位异族的皇子，而是为他们所喜爱所敬重的兄长了。

真金与伯颜在来时相遇的路上分手。其后的几天，真金策马向西北，兼程而行，终于在半路上与父汗的仪仗和卫队相遇。

真金一眼看到与父汗同乘着一辆宽辋马车的八思巴，脸上顿时现出喜色，上前拜见父汗，又向八思巴深施一礼："国师安好。"真金在上都时就听说国师不日觐见父汗，但他奉命送七叔出云中境，所有没能见着。

八思巴急忙跳下马车，双手合十还礼："好。谢燕王惦记。"

作为在川藏地区最具影响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倚仗着藩王忽必烈和大汗蒙哥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在教派林立的藏区日渐崭露头角，并最终在他所熟知的领域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与之相应的，新兴的元帝国亦因此取得了对吐蕃（今西藏）的绝对宗主权。八思巴对吐蕃正式并入中华版图所作的贡献永载史册，忽必烈对他的倚重尊崇也同样可昭日月。

中统元年（1260年），年仅二十六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授玉印，统领天下释教。这样，八思巴便一跃成为全国佛教的最高领袖。但八思巴不仅是宗教领袖，他同时还是吐蕃地区的政治代表。忽必烈封授他国师的最终目的是"因其俗而柔其人"，以便兵不血刃地彻底解决吐蕃问题，并由此确立蒙古在吐蕃的统治。

先为国师、后为帝师的八思巴既是蒙古宫廷的宗教导师，又是忽必烈的高级幕僚和宰执。他拥有统领天下释教的权力和对吐蕃全境的绝对政治、宗教统治权。作为国师，八思巴尽心尽责，为帝、后及其皇室成

员传法授戒，主持灌顶仪式，为国家强盛、社稷稳定告天祈福，同时还担负着发现、培养大批佛教人才的重任，为至元王朝经略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储备了大量的匡世之才。可以这样说，八思巴与忽必烈，犹如体之膀臂、车之轴辕，不可或缺。

近年来，八思巴一直在川藏地区传教，不过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他都要回燕京或上都向忽必烈述职，或为皇室祈福。此次，八思巴在返回燕京途中，听说忽必烈汗正在上都避暑，便中途折到上都，先行谒见大汗。真金原本敬重八思巴才能人品，加上年龄相仿（八思巴比真金年长八岁），两人相处，倒比其他人更少些繁文缛节。

礼毕，八思巴不再上车，向忽必烈告退后与真金亲热地并肩携手而行。真金关切地问道："此次回京，国师可否多待一段时日？"

八思巴微然一笑："佛子正有此意。适才，陛下正与佛子探讨何时征伐宋，佛子很想协助陛下了此宏愿。"

"是么？父汗怎么说？"

"如今，我圣朝广有天下，只除偏安一隅的宋廷尚在与我对峙，这种状况当然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但佛子纵观朝中文臣武将，尚缺少一位可为陛下建此功业之人，是以佛子建议陛下不可骤行征伐之事，容佛子细细为其细访可担大任之帅才。"

真金蓦觉心中一动："果然？"

"是。"

真金若有所思地盯着八思巴。

"怎么？燕王有什么想法吗？"

"是这样的，我在去燕山打猎的途中，结识了一位文武奇才。他隶属八邻部，现在是阿八哈王子的藩府执事，此次奉命押送贡品谒见父汗。他虽自幼生长在伊利汗国，却谙熟中原和各汗国礼法，言谈气度异于常人。我想在他觐见父汗之时，国师可否为父汗观其面、察其行呢？"

"当然。既然燕王一力推举，想必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佛子定当格

外留意此人。请问这位执事叫什么名字？”

“伯颜。”

“伯颜？果真叫伯颜吗？”

“怎么了？国师为何如此惊奇？”

“佛子在四川与人讲解经法时，曾听云游南方的僧人谈起，南方一夕之间，突然在市井坊间传唱开一首童谣，闻者都觉人心惶惶，不知是否会有灾祸降临。”

“是什么样的童谣呢？”

“只有两句：江南若破，百雁来过。你不觉得有些怪异吗？这‘百雁’……”

“‘江南若破，百雁来过。’是啊，如果按汉语的谐音，这‘百雁’不就是伯颜吗？否则又会是什么呢？”

“虽然尚不能据此断言，不过，佛子倒真的很想见到你那位萍水相逢却相知颇深的朋友。如果此‘伯颜’即彼‘百雁’，那么陛下的统一大业就有了擎天之柱了。”

“所以一切还得仰仗国师慧眼一观。”

“燕王不必客气，身为陛下臣子，这是佛子的职责所在。”

真金与八思巴会心一笑。真金的直觉告诉他，无论伯颜是否像童谣中所传唱的“百雁”，此人都将是父汗的可用之才，这一点，真金确信无疑。

忽必烈中午返京，禁不住真金一再恳求，不及休息，当天便在大宁宫召见了伊利汗国使节伯颜。

伯颜觐见时，八思巴也在座。从伯颜走入大殿那一刻到他行毕大礼平身，八思巴一直都在留意观察着他。真金顾不上去看伯颜，只是密切注意着八思巴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

终于，八思巴向真金点了点头，脸上闪出一丝笑意。

真金悬在心里的石头顿时落了地。

八思巴的座位就在忽必烈旁边，他压低声音向忽必烈说道："所谓将中之将，无双国士，正是此人。"

忽必烈心中一动，注目端详伯颜良久。的确，这个长着赤红色的国字脸、目光深邃明亮的青年很令他喜爱。忽必烈问了问伊利汗国和旭烈兀本人的近况，伯颜对答如流、不卑不亢。

"伯颜，你的使命完成得很好。朕打算将你留在身边，让你的副使代你回去复命。你可愿意？"

伯颜犹豫着开了口："蒙大汗知遇之恩，臣敢不从命！但臣临来天朝前，阿八哈王子一再嘱臣早去早还。臣……"

"这个无妨。朕明日就给皇侄阿八哈写一封亲笔信，说明留下你的原委，要你的副使一并带回去。朕想阿八哈侄儿不会怪罪你的，你大可放心。朕要考虑的是，该给你个什么样的职位？还真有点费心思。这样吧，你先在中书省和枢密院行走，待机会合适，朕再给你具体的任命。朕想，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其间你的表现也算朕对你的考验。"

"臣谨遵圣谕。"伯颜谢恩。此时，他纵然想到阿八哈王子会失望，但也不敢抗拒"众王之王"的命令。

伍

二十二年弹指一挥间，皇子真金俨然长成一个文武兼修、风神俊逸、品行端庄的青年了。

说起来，忽必烈膝下计有皇子十二人。十二子中，两子早夭，这样，真金就成为余下的十位皇子中名符其实的长兄了。

一二四三年，真金诞生于忽必烈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的漠北潜邸。真金出生后，正值海云法师在漠北宣扬佛法，于是忽必烈请求其

为爱子摩顶立名。

纵然时光流逝，忽必烈始终不曾忘怀当年他与海云法师的一段对话。

“王妃察必生下一子，未曾起名。法师雅量宏德，请为摩顶立名。”

也许是缘法所致，海云法师竟格外喜爱这个孩子，对起名之事也很用心。他足足考虑了两天，才慎重地对忽必烈说，“佛家有言：世间取尊贵，无越于真金。莫如为王子起名‘真金’。祈愿佛陀保佑王子智慧超群，安康永驻！”

真金出生之时，正值蒙古汗国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当时，“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的子聪和尚刘秉忠已被忽必烈挽留为藩府谋士。汉族儒士赵璧亦应召入府，为忽必烈讲解《孝经》、《易》、《书》等儒家典籍。真金生长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自然从小即濡染了儒学。

蒙哥汗二年（1252年），真金未满十岁，忽必烈就要他跟从姚枢、窦默学习《孝经》，这些名师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中统二年（1261年），河北中山唐县名儒王恂被忽必烈任为皇子赞善，专门负责对真金的日常教育。身为师、保，曾师事于子聪和尚刘秉忠的王恂仅比真金大十岁，朝夕相处，对真金影响最深。

王恂精通历算之学，后来同郭守敬等编制《授时历》，在《授时历》中提出了“三次内插公式”和“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等数学几何原理。真金曾为此向王恂求教，王恂却希望真金能够将精力放在学习治国安民之大略上，而不必留意数算之类的技艺。所以，他每侍真金左右，必言历代治乱兴亡之得失，并常常以辽、金事为例，开导真金区别善恶，知晓得失，培养他的参政能力。

中统四年（1263年）十二月，年仅二十岁的真金受封为燕王，并守中书令。次年五月，又兼判枢密院事，开始步入政坛。不过，严格说起来中书令和兼判枢密院事只是忽必烈有意安排的虚衔，旨在培养真金将来独立执政的能力。真金本人闲来无事，每月两次至中书省署敕，但凡两府大臣有所咨禀，皆令王恂与闻其事。王恂与真金感情甚笃，亦深得忽必烈宠信，忽必烈几乎完全将真金托付与他，命与真金起居饮食皆在一处，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并叮嘱真金虚心学习

自尧、舜以来博大精深的治国之道。

一日朝毕，王恂奏曰："皇子，天下本，付托至重，当延名德与之居处。"

忽必烈深以为然："爱卿真乃我朝栋梁之材。以你为燕王赞善，乃朕明智之举。今后真金一切言行，均由爱卿慎为约束，纵有严厉过分之处，朕也必不罪你。"至此，王恂秉承圣意，对真金教导愈严，真金的执政能力也日渐老练，诸事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又值一年初秋，北凉亭猎场。

真金与姚枢、窦默并驾齐驱，来到距离上都城西北七百余里的"三不刺之地"。负责侦察野兽行踪的队伍分头出发后，参加围猎的大队人马也成扇形散开，逐渐形成了对猎物的包围。两个时辰过后，包围圈越缩越小，成千上万头虎、狼、豹、麋鹿、野猪、棕熊、羚羊等被赶入围场。皇子真金一马当先，催马登上围场中央高地，观察着东奔西突的兽群。面对死亡，原本不可一世的豺狼虎豹也不复往日的威风，惶惶然四处乱窜，只欲夺路逃生。

真金兴起，拈弓搭箭，瞄准了一只白额猛虎。箭镝响处，那只庞然大物接连翻了几个滚，荡起阵阵烟尘，最后倒在草丛中一动不动了。

"好箭法！"姚枢赞道，和窦默催马来到死虎近前。窦默蹲下身形，仔细观察着死虎中箭的部位，高声说："金镞从右侧射中咽喉，入四寸有余，虎窒息而绝。"

在人群的欢呼声和吆喝声中，三百名皇家鹰房官员，纵鹰搏击。猎鹰遮天蔽日，从高空俯冲下来，扑向了草原深处的猎物。马嘶兽鸣中，猎物纷纷倒毙，整个狩猎渐入高潮……

夜幕降临，豪华而奢侈的皇子狩猎宴饮徐徐拉开帷幕。

真金不善饮酒，举金盏劝大家饮了几杯后，便悄然离开了热闹非凡的大帐，举步踏入馨香袭人的草原。

数千顶蒙古包在或明或暗的星空映照下现出乳白色的轮廓，一弯新月低垂在西方天际，夜色静谧而安详。

“月落星移，”跟随真金走出帐殿的姚枢深深地吸了口帐外清爽的空气，“今天的夜景还真有番诗情画意。”

“是啊！”窦默打了个哈欠，伸伸酸麻的双臂，“此时若能睡个好觉，就是玉皇大帝让位，我也不屑一顾。”

“想得美！”姚枢“扑哧”一笑，“小心有人奏你个僭越之罪。汉卿兄若果真活得不耐烦，我建议你还是到阿合马府上寻不自在最好。”

窦默的双臂停在空中：“老家伙你莫非以为老夫怕他不成？那个只知道聚敛财富的龟儿子，早晚有一天老夫会给他点颜色瞧瞧。”

“汉卿兄，”姚枢扯扯窦默的衣襟，“慎言！小心隔墙有耳。”

“怕他何来！若非碍于大汗情面，别看他培植了千百名色目党羽耳目，老夫也不怕他！”

姚枢一笑：“当今圣上用人之道，虽有失偏颇之处，仍不失为一代明君所为！”

真金停住脚步：“请恩师细说就里，学生愿闻其详。”

“若得详细，还须从陛下身为漠北潜邸藩王时说起。”姚枢微微眯起眼睛，思绪仿佛飞回了那遥远的往昔，“说句毫不夸张的话，当时的漠南金莲川幕府，实际上就是一个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帝业讲习所。陛下天资仁圣，一时贤士大夫，去合辐辏，争进所闻。宾主们围坐一起，引经据典，研究治国之道；谈古论今，总结历史经验。”

真金眺望着闪烁的星空，沉静地说道：“尽管那时我只有十余岁，对许多事仍然记忆犹新。当年，二位恩师和其他王佐之才，为父汗成就一代帝业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姚师上书数千言，陈述帝王之道和治国方略，针砭时弊，提出三十多条诸如立法、建制、重农桑、修学校、储蓄备荒等施政措施；郝经多次进言，讲论治国和用兵之要，并且力排众议，坚持息师抚民，创法立制，选贤任能，减轻赋税，屯田垦殖等加强内治外御的政治主张——遗憾的是，他现今仍被宋贾似道那个奸贼无端扣押，一代名臣，身陷囹圄，志不得展，才不得伸；足智多谋、满腹经纶的刘秉忠，屡承顾问，参与决策，成为父汗共谋大政的核心人物和得力助手。”

姚枢从容地接过真金的话头："皇子所言极是。正是因为陛下的求贤若渴、虚怀若谷，才为他日后登极称帝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亦使陛下在政治上日趋成熟，成为自尧舜以来未可多见的一代帝王。"

"然而，学生与窦师一样，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父汗现今又会重用阿合马这种阳奉阴违、只知聚敛无度的奸贼？"

清风拂面，姚枢不觉打了个寒战。"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李璮之乱，造成了陛下对汉臣的猜忌，在他心中投下了恐怕一生都难以消除的阴影，这是其一。此外，维系庞大的蒙古帝国，亦需要以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其后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合马这种敛财之臣方才应运而生，得以蒙蔽圣听。无论怎样，这许多年来，最令老臣感动的是，陛下对己奉行俭朴，纵贵为皇帝仍不改初衷。对待诸王臣下、外国使臣却恢宏慷慨，赏赐无数。老臣深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开放于世界的大朝而庆幸。"

说话间，三人不知不觉走到真金的帐殿。大概为姚枢的豪迈气概所感染，窦默舒展开微锁的双眉，捶捶酸痛的腰腿："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松弛一下这疲乏的身子骨了。皇子，您请早些安歇吧。"

真金不便挽留："学生恭送二位恩师。"

"驾！"随着一声吆喝，两匹骏马消失在朦胧的月色中。

第八章 义利之争

壹

上都城西草原腹地的山麓，微风掠过，一座庞大的昔剌斡耳朵（宫帐之意）掩映在绿草碧树之中。

这座深广可容纳数千人的帐殿周围，配建着一些颇具东方特色的宫殿。这些漂亮的土木结构的建筑群，按照固定的格式，众星捧月般地环绕在昔剌斡耳朵周围。昔剌斡耳朵是皇帝举行大型“诈马宴”的理想场所，被各国使臣称之为“棕毛殿”、“西宫”、“西内”和“金帐”。

昔剌斡耳朵是一所圆形建筑。上下层用白色细毡为衣，中间用柳条编为窗眼照明，周围拽以千余条绳索，门、阈（门坎儿）、柱皆以金裹。

金帐之外，竖立着高过人头的一圈木栅，木栅上绘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木栅开三门，中间一个较大的门专供皇帝出入。这个门经常开着，没有卫兵把守，因为没有人敢从这道门出入。所有被获准进入斡耳朵的官员、使节都由怯薛引导着从正门两侧的门进入帐殿。两个侧门有手持利剑和弓箭的怯薛把守。按照成吉思汗立下的规矩，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大殿，禀报军情庶务须经怯薛依次转奏。对于那些因不懂规矩而误入禁区的外国使臣和客商，一旦被捉，就要遭到鞭笞。如若逃跑，箭筒士则会以无镞之箭将其射倒。

数千张饰以白、黑、红色条纹的狮皮、豹皮海海漫漫地搭盖在斡耳朵的外部。帐殿内，帐顶与四壁，或覆以织锦，或衬以貂皮。牵拽大帐的绳索和大帐门槛任何人不得触碰，违禁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正厅和走廊的地上，铺着柔软的、厚厚的地毯。正厅坐北朝南的位置，则是一座用木板搭建的高台，一人多高的高台饰以无数金银，金碧辉煌。高台的后面，皇帝寝室静卧其中。

拾级而上，是一张庞大的大汗宝座。高台前设有三道楼梯，均覆以

红色地毯。当中的一道只有大汗才能行走，两边的阶梯供贵族和其他那颜行走。在宫廷宴会中，向大汗敬酒的人从一道阶梯走上去，再从另一道阶梯走下来。在高台的后面还有一道阶梯，是供皇太后、皇后和皇子、公主上下用的便捷通道。

高台的左右两侧，各排列着几排座位，高起犹如阳台，但低于高台。其右边依次坐着皇子和皇弟们。

高台左侧第一个座位为执第一斡耳朵的大皇后帖古伦所留。帖古伦早在忽必烈即位前已羽化西去，忽必烈与帖古伦结发情深，特意留下这个座位以示怀念。接下来的座位依次是执第二斡耳朵的二皇后察必以及她那年轻美丽的侄女南比，南比入宫虽时日不长，却以风致妩媚、善解人意深得忽必烈汗欢心。再下来则是执其他斡耳朵的皇后们。蒙古习俗，执各斡耳朵的主人皆称之为皇后，但真正的皇后其实只有正后，即察必一人，余者地位类于妃嫔。

高台的正面，摆放着五十多条长凳，供地位显要的贵族和官员就座；地位较低的那颜、贵族则盘腿坐于地毯上。大帐的门口，放置着一溜镶金镀银、专供皇室使用的大型饮膳器具。

至元四年（1267年）的夏天比往年来得早些，帐外骄阳似火，帐内凉风习习。

怯薛长身披绶带，大声宣布："奉当今圣上忽必烈汗谕旨，上都重建孔子庙！"

话音甫落，台上台下欢声雷动。

"太子太保、光禄大夫、参领中书省事刘秉忠听旨：至元三年，汝奉忽必烈汗之命，主持建造大都新都城，并以张柔同行工部事，负责建城工程。今日急召返京，可将选址情况奏来。"待欢声稍息，怯薛长传达了圣谕。

"臣遵旨。"刘秉忠跪伏于地，高声启奏，"秉忠经数月勘测，已选定原中都旧城东北旷地为新城址。臣等与郭守敬、札马鲁丁（西域科学家）几经商议认为，新城建造应当按照中国传统都城宫阙制度进行全面规划，明年正式动工，期间，大都城的城垣、宗庙、衙署、坊市亦将同时或相继兴建。"

“准奏！”忽必烈今天特意换上了一袭纯白而晶莹剔透、缀满宝石的质孙服，越发显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这身质孙服，他通常只有在举行盛大的诈马宴或接见外国使节时才穿。他指指刘秉忠身后条凳：“爱卿旅途劳顿，坐下说话。”

“谢陛下！”刘秉忠抚袍端坐于条凳上，道，“至元三年十月，太庙建成以来，乃定立‘祖宗世数，尊谥庙号’，确定了烈祖也速该汗，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汗、睿宗拖雷汗、定宗贵由汗、宪宗蒙哥汗、拖雷汗并称‘太上皇也可那颜（即大那颜）’，成为陛下‘附会汉法’的又一继续。自中统以降，陛下顺应历史潮流，祖述变通，采行汉法，深得民心。无论是立国之初，拂郎国使臣来朝，还是命开平守臣祭奠孔子于宣圣庙，立牛驿、置六驿，在上都设惠民药局，实行两都巡幸，敕禁上都畿内捕猎，建大安阁，接见外国使节……这一切一切，无不昭示着陛下忧国忧民之心和安邦定国之志。如今，国势日昌，臣以为从陛下起，凡皇帝百年，当同时谥以蒙古语庙号和汉语庙号，此至为重要。”

“难得你一片忠心！爱卿所奏之事，朕悉数采纳。”忽必烈龙颜大悦，“下面，朕想请皇后和百官观看都水少监郭守敬、司天台提点札马鲁丁演示他们新发明的星盘天象仪。皇后可有兴趣？”

“当然。”察必莞尔一笑。

忽必烈点点头，怯薛长会意，朝帐外吆喝一声：“宣四品官都水少监郭守敬、五品官司天台提点札马鲁丁进殿！”

在等待的间隙里，乐队奏起了宫廷作曲家硕德闾创作不久的著名器乐曲《白翎雀》。

伴随着十三筝悠扬悦耳的弹奏，三十二名女伶成四队轻舒罗袖，翩翩起舞。

硕德闾的这首新作《白翎雀》表现的是入主中原的忽必烈汗对草原故乡的深切怀念。白翎雀这种丽鸟，栖息于乌桓朔漠之地，翱翔于蓝天，雌雄相和而鸣，民间称为“百灵鸟”。一日，宫廷伶人硕德闾随忽必烈汗出游北猎场，听到白翎雀在春季草原上的动人啼鸣产生灵感，遂创作了这首《白翎雀》。因该乐曲匠心独运，词曲意境皆美，音律雍容和缓，终则转入繁促，殊无有余不尽之意，因此，问世不久，便在中原漠北，以及中亚、西亚、欧洲地区广为流传。

一曲终了，忽必烈望着台下跪行大礼的郭守敬和札马鲁丁挥挥手，顿时，整个大殿鸦雀无声，女伶寂然而退。

“怎么样，若思，生活还习惯吗？”忽必烈望着郭守敬亲切地问。

“若思很好，谢陛下挂念。”郭守敬再拜。

忽必烈又转向札马鲁丁：“如果朕没有记错的话，札马鲁丁先生从回回地方来中原的时间是甲辰年（1244年）。”他伸出右手掐指算了算，“那年朕刚好三十岁，你那一大蓬络腮胡子，着实把朕吓了一跳。朕要你把那一脸胡子剃掉，你硬是不肯，还说什么‘胡须肤发，受之父母’，并说这是伊斯兰教的规矩，剃除不得。朕便依了你，后来看惯了，倒觉得这蓬大胡须的确该长在你的脸上，它就如同你的标志一样，让朕到任何时候都忘不了你。朕让你这位占星学家屈才为朕筹办军粮，后来又让你观测天文，这一干就是十七年，你可知朕良苦用心？”

“臣札马鲁丁叩谢陛下知遇之恩！”

“你们都起来吧，不用跪着回话。札马鲁丁，朕一直忘了问你，你的祖籍是什么地方？”

“波斯帖必力思（今大不里士）附近的马拉加城。”札马鲁丁微微侧身站在海蓝色的地毯上，“当时统治波斯等地的是皇弟旭烈兀汗。他接受了波斯天文学家纳速剌丁的请求，于陛下开平登极的前一年聚集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学家，在马拉盖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天文台。臣就是那时获得陛下恩准由潜邸回到遥远的马拉盖天文台工作的，两年后，臣受旭烈兀汗的派遣来到中原。”

“是啊，自那以后一晃就是六年了。听说今年爱卿造了七件西域仪象，还有，爱卿经数年苦心撰写的《万年历》，朕已命中书省颁行天下。”

“谢陛下恩宠。臣一生所学，能有用武之地，能为圣朝贡献一份绵力，臣愿足矣。”

“二卿辛苦了。”忽必烈的目光落在郭守敬的脸上，“若思，你好像瘦了些，是不是近来太过操劳？”

“陛下无须为臣担忧，臣是越有事做越觉身心舒朗。”郭守敬感激地回答。

察必皇后见天色不早，悄声向忽必烈耳语了几句什么，忽必烈点点头。察必目视怯薛长，怯薛长会意，高声宣布：“时辰到，恭请皇帝、皇后、诸王百官入宴！奏乐！”

在美妙的《宴歌》乐曲中，忽必烈携皇后察必款款逐级而下。

长生蓝天，人生若短。

江河归海，心性本善。

猛虎狂啸，勇士挥刀。

今日年少，明朝垂老。

湖岸绿藻，汇聚鱼鸟。

君子宽厚，友朋相交。

飞禽走兽，知其族类。

人有良知，自当相爱。

金色世界，地域广阔。

何须相残，各自开拓。

斡难河源，一汗圣泉。

我族昌盛，子孙繁衍。

优伶细罗纤腰，飘若仙子。一干人众众星捧月，随忽必烈汗步入宴会大厅……

贰

至元四年（1267年）八月，中秋佳节过后，忽必烈从上都回到燕京，命人召来五子忽哥赤，与忽哥赤同时被召见的还有王傅阔阔带和曾跟随忽必烈出征云南的骁将宝合丁。传令官不敢耽搁，乘快骑来到忽哥赤的府上，到了这里才得知，忽哥赤一早去了朝廷专为勋臣兀良合台修建的大将军府。

其实，近两年来，忽哥赤时常会找这样那样的借口到大将军府探望清风，清风是兀良合台的幼女，与其兄长、姐姐年龄相差很多，兀良合台中年得女，对她素爱若珍，一直未离身边。有时，忽哥赤会带给清风一些女孩子们喜欢的小物件，对此，清风一直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心情好时，她会教忽哥赤练剑，或者随忽哥赤偷偷溜出大将军府，变着花样品尝燕京城中的名点小吃。心情不好时，她就由着性子将忽哥赤晾在一边，不理不睬。好在忽哥赤天性宽厚容忍，无论清风如何待他，他都从来不予计较。

真金偶尔也会来探望阿术和清风，他与阿术情同手足，视清风如亲妹一般。无论何时来，他总会带着一两个伴儿，或者是玉昔帖木儿，或者是孛罗，或者是安童，或者是其他人，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有真金在场，清风就会完完全全地变成另外一个人：春风满面、容光焕发、诙谐幽默、谈笑风生……总之她所展露出来的，都是一个女孩子最美丽最可爱的一面。时间久了，忽哥赤再木讷也觉察出其间的异样，只不过，他对清风的钟情和对哥哥真金的信任，不允许他去加以佐证。

传令官费了一番周折才在花满楼大戏院找到正一起看戏的忽哥赤和清风。听说父汗正急着召见他，忽哥赤吓得一刻不敢再耽搁，撇下清风，匆匆赶往大宁宫。忽必烈已在大宁宫等候儿子多时，忽哥赤原本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遭到父汗怨责。及至见到父汗，却很出乎意外，唯独这一次，父汗对他的态度格外宽容平和，对于他迟迟不到也未动怒。

忽必烈之所以要在大宁宫召见忽哥赤、宝合丁和阔阔带三人，是要决定一件久而未决的事情。

随着内外局势日趋稳定，国库充盈，蒙古军队大举南下进而统一中国已被提到议事日程。忽必烈审时度势，认为首先应该加强对云南这个进攻宋前哨基地的统治，以便日后从这里进兵，实施对宋的全面包围。为此，他特加封忽哥赤为云南王，加封宝合丁为云南都元帅、阔阔带为云南六部尚书，由他们辅佐忽哥赤，共同治理云南。忽哥赤心里虽然一

千个一万个不愿做这个难做的“王”，可父命难违，他只好勉强接下圣旨，然后，借口要去看望母后，怏怏不乐地离开了皇宫。

忽哥赤并没有想好要到哪里去，只是毫无头绪地走着，当他抬起头时，发现自己竟然站在大将军府的门口。难道这就是他不愿远赴云南的真正原因吗？可是，见了清风他又能说些什么呢？望着府门前那两座冰冷的狮虎雕像，忽哥赤蓦觉心头一阵刺痛。

“忽哥赤！”他听到有人唤他，抬头循声望去，只见真金和落落正骑马向他这个方向而来。落落是忽哥赤的亲胞妹，但自幼便与同父异母的兄长真金感情更为亲近。这又是两个忽哥赤此刻绝对不想见到的人！躲闪是来不及了，他索性低下头，闷声不响。

“五哥，你怎会在这里？噢，我知道了，你是来找清风的对不对？你怎么不进去呢？”落落跳下马背，飘过来一串话。

忽哥赤无言以对。

“你和清风吵架了？”落落见忽哥赤不言语，关切地问道。

真金笑道：“怎么可能？忽哥赤怎么会跟清风吵架呢？落落你别瞎猜了。忽哥赤，你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听说今天父汗要召见你，你见到父汗了吗？

“见了。”忽哥赤垂头丧气地回答。

“父汗是为什么事召见你的？”

“你当真一点儿都不知道？”

“当真不知道！我最近每天跟父汗在一起，也没听父汗透露过一个字。好啦，你还是告诉我吧，省得我去胡乱猜测。”

“父汗封我为云南王，要我镇守云南。”

“真的吗？五哥你被封为云南王了？想想看，是‘王爷’！真金哥哥第一个被封为‘燕王’，接下来就是你，这是多大的喜事，多大的荣耀啊！你怎么倒像被女人抛弃了一样，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真金急忙瞪了落落一眼，却又无可奈何。这就是落落，心直口快，天真烂漫，而真金之所以格外珍惜这个妹妹，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在此。

“我根本不想做什么王爷，我宁愿做个平民百姓，只要……”

“什么？你不想做王爷？好奇怪！难道你想一辈子都待在父母身边吗？那有什么出息？可惜我不是男孩子，如果我是个男孩子，而且父汗也封我为王的话，我一定求之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羽翼，自己去闯出一片新的天地，这才是我的志向呢。”

“的确很遗憾，谁让我们落落偏偏是个女孩子，否则这个‘云南王’怎么说也该是她的。”两匹坐骑打着响鼻，亲昵地蹭着脸颊。真金爱宠地抬起手指点点落落的头，开了个玩笑，“不过落落，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听听忽哥赤他是怎么想的吧？或许他的想法也很有道理呢。常言道，人各有志，忽哥赤向往的生活，一向很简单，可以远离刀光剑影，远离尔虞我诈。有时候，我真的还很羡慕他呢。”

忽哥赤微微锁起眉头，依旧一言不发。真金认真察看着忽哥赤的脸色，心中已然明白了八九分：“你是来向清风辞行的吧？”

忽哥赤不由自主点了下头。

“没有见到她？”

“我没有勇气进去。见了她我又能说些什么？何况，无论我去哪里，她或许都无所谓吧。”

“清风是个很重感情的女孩子，你们相处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应该很了解她。”

“可惜，我太愚钝了，总也看不透她的心。”

落落若有所悟：“原来……五哥，你舍不得的人是清风啊！”

忽哥赤万万没想到妹妹居然如此直截了当地问他，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尴尬地呛咳起来。看他憋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落落笑得前仰后合，笑毕，长长地叹了口气。

“傻丫头，又笑又叹气的，你什么意思？”真金显然在想着别的什么，漫不经心地随口责备了落落一句。

“五哥的事的确有麻烦。”

“什么事有麻烦？”

“感情的事啊。你想，五哥喜欢清风，清风喜欢二哥，二哥又只喜欢阔阔真嫂子。这件事情还不够麻烦吗？”

忽哥赤浑身一震，抬起头，一双眼睛直盯着真金。真金虽然感到意外，然而，面对忽哥赤含义复杂的目光，他却抱以坦然的微笑。是啊，既然一句话就已道破了真金曾想极力回避的事实，那么，除了去面对去解决，还能有别的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忽哥赤，你的确喜欢清风，对吗？”沉默片刻，真金以兄长的口吻关切地问。

忽哥赤勉强回道：“我不知道算不算喜欢，何况无论我怎么对待清风，她只不过都把我当成朋友。我想，现在我终于明白真正的原因所在了。”

“落落所说的原因吗？”

“是的。”

“真心爱一个人，就不应该轻言放弃，否则，我会瞧不起你。”

“那么，我又能做什么？能绑着清风跟我一起去吗？”忽哥赤辛辣地反问。

“当然不能。不过，你的性格过于宽柔，不似清风有胆有识，如果她能陪伴你一起去云南，是再好不过了。”

“说这些有什么用？清风喜欢的人又不是我。”

“忽哥赤，听哥的话，去向清风辞行吧。我要去见父汗。我必须知道，父汗选择你出任云南王的初衷。”

落落从身后推了一把忽哥赤："去吧，去吧。走之前，不向清风告别，你一定后悔一辈子。二哥，我和你一起去见父汗。不行我们跟父汗商量商量，换我去云南吧。说不定我会将云南治理得国泰民安呢。"

真金"扑哧"一声，忍不住笑了起来："又耍贫嘴！行啦，别再逗忽哥赤了，让他赶紧办正事。我们这就去见父汗。"

与父汗一席长谈，使真金体会到了父汗在处理云南问题上的智慧、谨慎和高瞻远瞩。

云南地形复杂、多山多水，加之民族众多，民风悍烈，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之地。因此，历代用兵云南之军队，多以全军覆没告终。而忽必烈能够一战征服白蛮族建立的大理国，进而据有云南全境，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仁"字，选择忽哥赤治理云南，也为体现这个"仁"字。如果说"仁义"可以征服一个国家，那么，在百废待兴的时期，一位仁义之主的清静无为同样可以使自己的统治更符合兴衰规律，更容易赢得民心。

忽哥赤禀性仁弱，具备了忽必烈对"仁"的要求，然而，"弱"终究是种欠缺，因此忽必烈才派宝合丁和阔阔带辅佐他。宝合丁曾随忽必烈出征云南，对云南的风土人情较为熟悉，且能征善战；阔阔带做过忽哥赤和其他王子们的老师，中统元年，被忽必烈赦封"王傅"。这两个人，一武一文，正可做忽哥赤的左膀右臂。

真金无法不信服父汗的深谋远虑，但内心深处依然存留着些许疑虑和不安。在真金的印象中，宝合丁绝非一般的武将可比，他城府极深，使人难以琢磨难以看透。阔阔带则极端敏感，视个人荣誉高于生命，这既是优点，同时也是致命的弱点……

"真金，怎么不说话？在想什么？"见儿子一直默默出神，忽必烈温声问。这时，父子二人已经踱出广寒殿，走在青石铺就的路上。真金的手轻轻地扶在父亲的肘弯下，这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似乎他随时准备着搀扶父亲一把。

"父汗，不如……换我去云南吧。"

忽必烈停下脚步，注视着儿子清亮乌黑的眼睛，这是他的至爱，是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的希望："为什么？"

“忽哥赤对权力没有任何欲望，宝合丁和阔阔带都是功臣，只怕时日久了，忽哥赤的威望不足以使二人钦服。何况，云南远在边陲，如有变故，我们鞭长莫及，我实在放心不下。”

“就为这个吗？”忽必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宝合丁、阔阔带都是朕的老臣，朕对他们俩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否则，也不敢轻易委以重任。常言道，不看僧面看佛面，忽哥赤是朕的儿子，谅他们不敢嚣张到无视朕的存在。”

“儿臣明白了。但愿如您所愿，忽哥赤与宝合丁、阔阔带能够同舟共济，共治云南。”

“朕相信会的。真金，你虽是朕的次子，但你哥哥朵儿只自幼罹患痼疾，以致早早夭亡，朕的内心一直充满遗憾。现在朕诸子中以你为长，而你的身体也不似其他弟弟强健，朕怎能放心让你离开朕的身边呢？忽哥赤之后，朕将陆续对诸子诸弟进行分封。说到这里，真金，朕正想与你商量一下，如果有一天让你的弟弟们各守封地，你认为朕该将那木罕派往哪里呢？”

真金稍一犹豫：“唔，漠北之地如何？”

“你的想法与朕不谋而合。那木罕与你都是嫡出，有权继承朕的一部分家业。他的性格与忽哥赤截然不同，性如烈火，敢作敢为，倒的确适合坐镇北部边陲。”

“弟弟们都还年轻，父汗不必急着将他们遣往各自的封地，我们其实都应该在父汗身边秉承更多的教诲。特别是那木罕，他太过争强好胜，父汗即使封他为王，也不可立即委以重任，要让他好好磨练磨练心性才行。”

“是这样没错，朕自然不会急着将他们都派出去。等等看吧，这些话，朕也只说给你一人听听。”

“谢父汗对儿臣的信任。父汗，儿臣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

“让忽哥赤成了亲再走吧。这样，到了那边，忽哥赤的身边也好有

人照顾。”

“成亲吗？忽哥赤难道已经有了相中的姑娘？是哪家的姑娘？”

“清风。”

“原来是清风。清风倒是个胆识兼备的好姑娘，武艺、人品，模样都好。不过，她果真喜欢忽哥赤吗？”

“他们相处得很好。父汗，请您允许儿臣去向兀良合台将军求亲吧，忽哥赤出镇云南之前，相信您和母后最大的心事一定莫过于此了。”

“是啊。真金，是这样的。朕很欣慰，你时时处处都能为弟弟着想，朕对将来还能有什么放心不下呢？你去吧，多备些彩礼，将朕的愿望告诉兀良合台将军，请求他同意将他心爱的女儿嫁给朕的儿子。对于兀良合台，朕是十分尊重的。他和他的父亲速不台将军，都是从你曾祖成吉思汗时代起就效力汗廷，兀良合台更是名副其实的五朝老臣，同时也是我蒙古帝国智勇双全、百战百胜的骁将，朕信任他如同信任自己。如今，兀良合台的儿子阿术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青年将领，而且像他的祖父、父亲一样出类拔萃。似这般一家三门忠烈，理应得到朕的垂顾。你将朕的心意原原本本地告之兀良合台将军，但不可以势压人，婚姻大事最好的还是你情我愿。你明白朕的意思吗？”

“儿臣谨记父汗教诲。不过，对这件事，儿臣认为还是有几分把握的。毕竟清风与忽哥赤相处不是一日两日，彼此都有一定了解，兀良合台将军也很喜欢忽哥赤。”

“是这样吗？那朕等你的好消息了。你去吧，现在就去将聘礼办了，朕派安童协助你。”

“儿臣遵命！”

不出真金所料，兀良合台痛快地应允了爱女与皇子的婚事。他将这件事告诉女儿时，清风沉默良久，淡漠地问道，是谁前来提亲？兀良合台回说燕王。清风要求同燕王单独说几句话，然后再作决定。兀良合台深知女儿倔强的性格，只好将话带给真金。

清风在后花园的草亭等待着真金的到来。真金一进后花园就看见了清风，当他举步向她走去时，心里突然很难过。他的内心是喜欢她的，但他无法给她什么，现在，为了清风与忽哥赤，他所能做的，或许就只有让清风早早将他忘掉。

清风只问了真金一句话："你真的希望我嫁给忽哥赤吗？"她只要他回答是或不是。

真金说："是。"

清风咬了咬嘴唇，将目光移向西南方辽阔的天际，良久，她冰冷而又干脆地做出答复："好，我嫁！"

真金歉疚地凝视着清风傲立的身影。对不起，他在心里说。

九月，忽哥赤完婚，偕新婚妻子远赴云南。

叁

昔剌斡耳朵的外部，由西向东规则地排列着后妃们的斡耳朵。

察必皇后的白色天鹅绒斡耳朵搭建在最西侧，下来依次是南比和其他妃子们的红色天鹅绒或白、黑、红条纹相间的狮、豹皮搭建的斡耳朵。斡耳朵内的顶帐、四壁，或覆以织锦，或衬以貂皮。几根楠木支柱有的以金箔缠绕，有的镏金雕花。数枚金光闪闪的金钉将横梁与楠木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察必皇后挽着爱子真金的手臂穿过宫帐的走廊进入正厅，几位衣着整齐的侍女慌忙施礼相迎。

红烛四照，宫帐内亮如白昼，一位红衫女子端着盥洗用具侍立一旁。真金伸手试试水温，令红衫女子退下，亲自服侍母后洗漱。

察必皇后乃弘吉剌氏济宁忠武王按陈的女儿。忽必烈少年时即对她情有独钟，却无缘结发。有幸成为忽必烈第一斡耳朵女主人的是察必的侄女帖古伦。帖古伦美貌多姿可惜体弱多病，尚未给她的丈夫生下一子

半女便随风而逝。那之后，不知有多少次忽必烈在极度孤独中都会回想起察必那一头像马鬃一样乌黑的长发和像月色一样多情的眼睛，他终于决定娶这位心仪已久的女子为妻。

于是，忽必烈向按陈那颜提出了求婚，获得了按陈那颜的恩准。

出嫁那天，随着迎亲的马队，年迈的按陈那颜紧紧握住红装素裹的小女儿察必的手，恋恋不舍，一直骑马将她护送出弘吉剌部五十余里，然后挥泪祝酒，目送藩王府的迎亲马队逶迤北归……

察必皇后容貌美丽，聪慧明理，自进入藩王府以来，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忽必烈施展政治抱负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后妃，恃其貌美而专宠，“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察必则牢记父亲按陈的教导，虽身居后宫，对国家政事从不荒疏。在生下次子真金之后，她不但关心忽必烈的饮食起居和藩王府事务，而且更加关注国家政事。她有政见、有胆识，深得忽必烈的宠爱。

如今母子闲谈，回首往事，仿佛昨日，察必不无感慨地对爱子真金说：“尽管事隔多年，可是每当想起你父汗登极前后所处的危急形势，母亲依然会不寒而栗。那时，你叔阿里不哥北抱大漠南北，西跨河西、关右及中亚，西南联合陇蜀，势力可谓强矣。而你父汗的南面，则是兵精粮足，恃长江天堑与你父对敌且已成胶着之势的宋，倘若那时作为权宜之计，你叔与宋贾似道走向联合，像蟹螯一样南北钳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察必洗漱完毕，侍女为她端来一张金红连椅。真金亲手奉上“西番茶”，察必呷了一口，随手置于案几之上，拉着爱子坐在身边。

“你父汗腹背受敌，却不听苦谏班师，当时母亲也以为他是求胜心切，意欲一鼓作气灭亡宋后再北上对付阿里不哥。后来才明白，你父汗所以如此，也有他的一番道理。我蒙古自太祖以来，重武力胜于一切，若想赢得广泛的支持，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功业。因此可以说，你父汗正是凭借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非凡胆魄，令更多的人为他的伟略雄才所折服。尤其值得欣慰的是，意志坚定并不等于固执己见，随军顾问郝经四次劝谏你父汗班师，一次比一次迫切和严厉，你父汗终于被说服，断然北返，亟定大计，弭平内乱。”

“母后，那时的处境那么危险，您怕过吗？”

“母亲唯一怕的是保护不好你们兄弟姊妹几个，再有就是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远在南方前线作战的你父汗的安危。至于其他，母亲早已置之度外。”

“母后，我一直想问您，您当初力促父汗北归的动机何在？”

“你七叔阿里不哥争夺帝位的意图明朗后，我与留驻开平的你父汗的幕僚们反复分析后认为，从当时的形势考虑，灭宋尚且只是局部战争，而打退你叔阿里不哥和西北诸王的联军，夺取汗位，建立政权，才是更具战略意义的全局性大事。在这种一着不慎则满盘皆输的关键时刻，你父汗所要做的就是抓住时机，君临天下，以便更好地实现他‘思大有为于天下’以及‘鼎新革故务一方’的理想和抱负。”

真金久久注视着母亲，充满青春活力的脸上流露出真切的崇敬。他暗暗想到：在那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是谁纠正了父汗攻占鄂州后才班师的错误决策？是母后。又是谁将父汗推上了政治舞台，使父汗凭借这样一个舞台纵横驰骋，跃马大江南北，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也是母后……

“儿子，你可知道你七叔与你父汗争夺汗位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诸王、贵族支持他呢？”

“知道。”真金的脸色变得严肃了，“父汗与七叔的汗位争夺，其实质是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新旧两种势力的矛盾日趋公开化和白热化的结果。以七叔阿里不哥为首的守旧派——甚至包括蒙哥汗在内——对父汗在漠南汉地采行‘汉法’，兴建城郭都邑，推行‘祖述变通’无不从骨子里持反对态度。传统与变革，这两种如此对立的思想激烈碰撞，单靠协商无论如何难以奏效，最终只能通过战争一决高下。事实证明，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汗位争夺战中，母后的坚毅、果断、睿智也为父汗扭转危局，赢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察必微微摇头：“额吉哪里有什么扭转乾坤的本领，还不都是从你父汗、祖汗那里学到的！自古以来，不论哪朝哪代，只要国富民强，统治者就能拥有真正的权力。你七叔错就错在他始终不明白单纯依靠以牧业为主获取的收入远远不够支撑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体系……”

“皇帝驾到！”后宫怯薛在帐外大声禀报。察必收住话头，走下金足

踏。

忽必烈大步走进宫帐，看见真金，喜悦地笑道："你也在啊，正好。"

几名宫女服侍着忽必烈坐在寝宫的御床上。华贵的波斯纳失失织金锦绣，在烛光下熠熠生辉。细如蝉翼的白色幔帐，在空气的对流中轻轻飘动。

忽必烈牵着察必皇后的手在他身边坐下，含笑问："高丽国王王禃遣子王愖来上都朝见，这等外交礼仪朕想交给皇后备办如何？"

"承蒙圣上信任，将这等大事交给臣妾办理。臣妾只怕自己能力有限，不能办得令圣上满意。"

"皇后谦虚了。朕若对你放心不下，还能相信何人？咦，对了，朕进来那会儿，你们娘俩聊到哪儿啦？"忽必烈将刚擦过手的丝绢扔在托盘上，宫女退出。

"回父汗的话，我和母后正在探讨以游牧为主的国家能否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问题。"

"有意思。"忽必烈将双脚放在金足踏上。真金跪下来，帮父汗脱去靴子，然后用特制的药水细心地为他揉搓着肿胀的双脚。忽必烈温情地俯视爱子片刻，方继续说道："皇后，朕知你一向关心国事，今天朕来你的寝宫，就是想听听你对王公贵族私占民田的看法。"

察必帮忽必烈弄展了身下铺着的织金卧褥。

"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也好，私占民田、不耕不稼也罢，这些王公贵族的胆子也太大了，简直就是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察必坐在宽大的御床上，直率地道出了久存心头的忧虑和愤怒，"现如今，许多王公贵族有令不行，争相占田为牧，这种现象愈演愈烈，长此以往，农田大量遭毁，无数汉、女真、高丽百姓又将沦入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境地。圣上惜民如子，岂能坐视子民饿殍遍野，社会矛盾由此激化？所以，圣上正该痛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刹住变中原为牧场这股逆风，让百姓耕有其田，居有其所。"

“皇后所言有理。”忽必烈轻轻拍拍察必的手，“今日早朝毕，有四怯薛官请朕恩准割让京师城外的田地作为牧场，他们还拿出了详细的规划，甚至连地段、方位、河流等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胡闹！简直是胡闹！这事我听刘秉忠给我说过，我还将他狠狠地责备了一顿。我对他说：你是汉人中最明达事理者，圣上把你当成朝内重臣，你说的话，皇上没有不采纳的，这件事你怎么就不劝阻呢？假若说我们迁都之初，在京师附近划些牧场放马还可商榷，如今所有土地都已分完，大家都安居乐业，这时再从他们手里将土地夺过来，岂不是要重新造成混乱吗？”

“此事不可全怪秉忠，倒是朕有失察之处。朕原想怯薛们丢舍不掉草原生活的习惯，想在京畿占地畜牧，心情也可理解。不过这种做法的确有欠妥之处。明日，朕就令中书省颁诏：漠北、漠南草原，王公贵族据为牧场的范围必须限定，尤其不得随意抢占公共和平民牧场；严禁牧畜践踏庄稼；允许农民耕种上都附近的草场，耕作季节将牛羊赶进山中放牧，秋收后赶回，可以田里野草和庄稼秸秆为食。皇后认为妥否？”

察必离开御床，施以大礼：“皇上圣明，乃我圣朝百姓之福。”

忽必烈哈哈大笑：“皇后过奖了。真金，扶你母后起来，待朕稍事休息，你们娘俩陪朕一同用膳。”

数日后，中书省颁行圣旨：勿禁畿内秋耕。

又数日，大司农姚枢进言：中书移文以畿内秋稼始收，请禁民复耕。

忽必烈汗颁旨：农事有益，诏命勿禁农耕。

肆

“这个乳臭未干的安童，老跟我过不去！总有一天，我要叫他知道知道我阿合马的厉害！”

不久前，西域商人答即古阿散向阿合马进献百匹西域宝马“汗血

马”，河北大名府商人卢世荣向阿合马进献珊瑚树和唐代景德镇瓷器，分别被阿合马委以从四品大理司丞和正五品安徽榷茶运使。或许是同属一个民族的关系，答即古阿散很快成为阿合马新建的庄园玉苑中的座上宾，与之相反，卢世荣自赴任后，对与阿合马的关系表现得十分低调，绝无来往，以致阿合马在将他派到安徽之后竟很快将他忘记了。

阿合马对凡是主动投于他门下之人，一律以给他的进贡多少作为委任相应官职的标准。在这方面，他倚仗忽必烈对他的信任，完全漠视右丞相安童的存在，为所欲为。对于他这种任人唯亲、任人唯钱，朝臣尤其是右丞相安童虽多次予以弹劾，却都被他巧言搪塞过去了，最终不了了之。

“干吗发那么大的脾气？小心气大伤身！你就不怕气出个三长两短，让你府里的四十多个正妻、四百多个小妾，还有你那二十多个宝贝儿子都去喝西北风吗？”阿合马的长妻赫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嗔道，“再说，你拿什么跟人家中书右丞相安童斗呢？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充其量不过是按陈那颜家的一个家奴罢了！”

赫哲给阿合马宽衣解带，脱靴拽袜。

“可安童就不同了，且不说当今皇上是他的亲姨夫，就是他本身高贵的血统又岂是你一个家奴出身的平章政事可比！俗话说：有钱的不跟有权的斗，有权的不跟亲王斗。你如今庄园数百，家财何止亿贯，家丁、奴仆成千上万，这么一大家子的开销一年下来没有几十万锭银子够吗？出多进多明摆着，你富可敌国谁不眼热？依我说，还是忍忍算了，小心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

“败兴！”阿合马怒道，“你这张乌鸦嘴，迟早有一天非把我咒死不可！老爷我身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又兼领制国用使司职，还有当今皇帝撑腰，怕他个鸟！”

“怕不怕另当别论，问题在于目前跟你作对的不止那个小丞相安童一人，还有皇子真金不是？你不顾忌安童，我不信你也不顾忌真金。人家可是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同时敕令中书省、枢密院两府大臣，真正的凤子龙孙！还有那么些个刀笔吏王恂、刘秉忠、姚枢、窦默、赵璧……哪一个不够你头疼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会把这么多人一并全都得罪了？”赫哲倒了一杯西域葡萄酒递到阿合马手里。

阿合马举手一扬，葡萄酒洒了大半，浅蓝色的波斯地毯上立刻洇出一片玫瑰红："晦气！晦气！今天这是怎么啦？上朝遇到安童、姚枢这两个火枪筒，下朝又撞上你这个丧门星。我他妈真是活得……"阿合马睃见金箔床头的一株玉树，顺手抓起来使劲摔在地毯上，顿时，玉树碎作一堆晶莹。他好像还不解气，又抄起一对制作精美、色泽玉润的翡翠瓶，朝墙壁砸去，只听"哗啦、哗啦"两声脆响，一对价值连城的翡翠瓶顷刻间变成了一堆碎片。

"你疯了？"赫哲不怕阿合马，却心疼她的玉树和翡翠瓶。

"心疼了是吧？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阿合马发疯般地咆哮，"一万两金子一个翡翠瓶，两千两黄金只够买玉树的一个枝儿。我阿合马摔得起，他安童、姚枢摔得起吗？这就是财富！财富从哪里来？还不是从权力里来！权力，懂吗？"

"可是，财富再多，权力再大，如果不能安享太平，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赫哲忧郁地反驳，"显赫亦险恶，自古官场皆如此。你难道忘了去年五月发生的事情？当时廷臣密议立尚书省，以你来主持。你为了达到架空中书右丞相安童的目的，抢先上奏安童宜位三公，结果被姚枢等儒臣当廷斥为狼子野心。你为何就不想一想，几个穷酸儒生，为何敢在你面前如此张狂？若非有人背地里为他们撑腰，他们硬得起来吗？"

阿合马暗思赫哲说得有理，愠怒全消，鼻尖上浸出了一层冷汗。赫哲用一块柔软的丝绸手帕为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随手扔进床角的唾盂中。

"你平日里行踪诡秘，侍卫随从不离左右，寝处一天一换，假如你不是树敌太多，何至于此？这样的日子，我真过够了。万一你再有个三长两短，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赫哲说着，眼圈已经红了。

"又来了不是！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好！"阿合马的口气软了下来，他惹不起赫哲。赫哲是察必皇后从弘吉剌带来的贴身侍女，因她在按陈那颜以及察必皇后面前一向恭谨小心，才赐嫁于他，列为他的四百多个妻妾之首。这且不论，赫哲那双仿佛能够洞察秋毫的眼睛也让他不敢太过放肆，他有时甚至觉得赫哲是察必皇后特意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稍有不慎，他将死无葬身之地。由于这个原因，他对赫哲从来敢怒而不敢言，即便有时偶尔发点牢骚什么的，也不过是为显示一下男子汉那么点可怜的威风。

“你也不必太过沮丧。你有理财天赋，且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咸称其能，只是不会韬光养晦。”赫哲面授机宜，“如今，皇上急于富国，不可能不重用你，加上你天生善辩，安童、姚枢等也非你的对手，只要不失皇帝信任，你就可以竭力攫取权力，进而控制朝政。”

阿合马怎么也没想到，赫哲居然如此有政治头脑，每句话都似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不过，他心服口不服，还要硬撑一下：“休得胡言乱语！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也来信口雌黄。”

“信口雌黄？”赫哲忍不住笑了，走下床榻，坐在一张波斯木椅上，“你当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既不知道朝中许多大臣完全是碍于皇上对你的宠信，才对你‘含容久之’？更不知道你是如何被委任为平章尚书省事的是吧？”

“知道，你当然知道，我的什么事能瞒过你去！”阿合马扶榻而起，暗想赫哲真不愧是察必皇后亲自调教出来的侍女：“今日早朝，安童向皇上奏了我一本，说我违反常规，遇大事不从中书省议定奏闻，而径由尚书省处理。皇上听了十分不高兴，说：阿合马岂可利用朕对他的信任，如此胆大妄为！”

赫哲微微皱起眉头：“这可是个危险信号，你不能不防。嗨，这个令人讨厌的安童，弄不好我们将来真要栽在他的手上。”

阿合马披衣下床，坐在赫哲对面。

“喝点什么？金帐国黑马湩，还是别失八里葡萄酒？”赫哲问。

“不要。我只想来盏武夷茶。”

赫哲的面前放置着一盏和阗玉杯，冒着热气的北苑茶飘散出缕缕诱人的清香。

侍女奉上武夷茶，阿合马心不在焉地把玩着薄薄的玉盏盖，对着烛光透视着玉盖上的纹理。“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垮安童呢？”阿合马愁闷地问赫哲。

“是人总会犯错，寻他个错，奏他一本好啦。”

“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阿合马精神一振，上前拉住赫哲的

手，“就照夫人说的办。安童，小心不要犯在我的手里，否则，我就是不能将你置于死地，也要让你脱一层皮！夫人，今日良宵难得，你我共度一番如何？”

“哼，这会儿有兴致了！这半年多，你让那些个小狐狸精迷的，何曾想到过我！”

阿合马顺口赔情：“夫人莫怪，夫人莫怪！今夜我一定加倍恩爱，还夫人一个青春如何？”

“贫嘴！”

阿合马挥手，侍女熄烛退下。昏暗的寝床上，传出阵阵娇笑和粗鲁的喘息声……

伍

上都大安阁。几日后的早朝。

大安阁位于内城北部，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建成，属上都大内，是忽必烈及其后来的即位者登极、临朝、议政、修佛事的场所。每逢重大事务，忽必烈都要在这里举行大典，或经常在这里与诸王、大臣聚会，接见外国使者。

大安阁是移取金南京汴梁（河南开封）熙春阁的珍贵木材建造起来的，高二百二十又二尺，广四十六步有奇。建筑结构极其工巧，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阁位与东西。为楹者各二，所以蔽云日月而却风雨。阁有四层，梯道迂回五折。两翼旁构俯在上层栏构之下，有隆有杂，缥缈飞动。时人称颂“瑰伟为绝”。

寅时一刻，忽必烈准时临朝。

宰相入宫奏事。

忽必烈汗一朝，宫廷有严格的制度限制。除了皇帝的贴身怯薛必须在场外，御史台属宫殿中侍御史要随同奏事大臣一同进宫。为防止泄密

而限制奏禀现场人员，凡不可与闻之人，一律规避之。掌起居注的给事怯薛侍立殿前，随朝省、台、院、诸司凡奏闻之事，悉数记录。

宰相奏事完毕，皇帝下达旨意。宰执们认为不当的旨意，可以覆奏，又称为封驳。中统四年（1263年）八月，忽必烈规定："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因此，在国家大事诸如人事、赏赐、用刑等方面，经常出现宰执们封驳的事例。

重大国策的决定，中书省官员需和枢密院、御史台等中枢机构的长官"集议"，然后将商定事项呈报皇帝。"集议"中存有不同意见，或者有人奏报"中枢机构"的宰执人员有不轨行为，朝廷允许"廷辩"，即当着皇帝的面儿各自申诉理由，理屈词穷者谓之"款伏（失败）"。宫廷中的辩论，往往言辞激烈，特别在弹劾宰执官员时尤其明显。

"三日一奏事，军国急务不拘于此限！"怯薛长唱着永远不会变化的议政礼仪台词，"置勤政簿，凡公议决定之事均载于簿内，翻译时不得增减！"

刘秉忠侧跨一步，双手捧着奏折，出班奏道："臣刘秉忠启奏陛下！"

"爱卿有何本奏？"忽必烈示意怯薛长接过奏折，端坐于红漆御案后温和地问。

"臣所奏之事与朝仪有关。蒙古国时期形成的宫廷礼节，沿用至今无所变，繁复且杂乱无章。自中统建元凡十年间，仍是宫阙未立，朝仪未定。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者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实有损大国威严，臣请规范之。今四海一家，万国会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臣等请求尽快制定朝仪。" 刘秉忠扶笏而奏，神态严肃。这是近几个月来他与安童、廉希宪、姚枢、窦默、史天泽、张柔等宰执们反复商议的主题。尽管并非所有的蒙、汉、色目官员对此都持赞许态度，然而忽必烈已然认可，他们也就默不作声了。

"如何制定，爱卿不妨细细说与朕听！"忽必烈声若洪钟，神态举止仍如年轻人一般富有朝气。

"而今国泰民安，臣以为应派大臣和儒生，征召亡金故老，效法古

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肆习之，百日可毕。一旦朝仪定立，必将恩泽四海，列国敬仰。请陛下准许秉忠等人收集散落民间的乐谱、乐器，以备朝仪使用。定制朝仪服色，立侍仪司，造内外仪仗。一月之后，恭请皇上、皇后在行宫观看秉忠等所立朝仪。八月，值陛下诞辰，立内外仗及署乐位，正式开始使用朝仪。自此以后，遇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则用祖宗之礼法。国号、年号、帝号、殿堂规矩沿用历朝历代之制。”说到这里，刘秉忠退后一步，“臣奏请已毕，请陛下钧裁。”

“好，很好。”忽必烈准奏。

阿合马干咳两声，出列跪倒：“臣有一事启奏陛下。”他清了清嗓子，将两手放于地毯上，头在两掌间连连叩伏，肥胖的身躯和滚圆的臀部也随之笨拙地扭动起来。群臣中有的偷偷哂笑，有的侧目而视，有的恍若未见。

“爱卿有事尽管奏来，何必行此大礼？”忽必烈看他这副模样，不觉大笑。

“陛下！臣……”阿合马起身，已是汗流满面。

“卿有事但讲无妨。”

“臣本不敢说，既然陛下动问，臣不能不说。”阿合马终于拐弯抹角地绕到了正题上，“是这样，陛下，臣参中书省右丞相安童与一干汉儒重臣专与尚书省过不去，政令挟制，人事设障，让臣无从工作，无所作为。”

“立尚书之初，陛下即诏旨明令，凡铨选各官，由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行中书闻奏。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阿合马擢用私属，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童早料到阿合马会来这一手，从容地据理力争。

“可有此事？”忽必烈问阿合马。

阿合马似有无限委屈：“陛下曾对臣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

用之人，臣宜自择。”

忽必烈默然。

“陛下！阿合马专横跋扈，无视圣旨，目无中书，理应治罪。”安童忍无可忍。

“尔等身居显赫之位，皆朕之膀臂，如何不以国家大事为重，专以尔虞我诈为乐？长此以往，国事何堪！况且，尚书省自行人事、财赋、国事之权，悉由朕之首肯。安童，汝年轻气盛，当自深省。”

每逢关键时刻，忽必烈总要迁就阿合马。安童明白这与阿合马推行的震天响的“聚敛财富”政策迎合了朝廷日益庞大的财政需求有关，而这也正是阿合马一再得宠荣升，并且几经弹劾仍稳如泰山的真正原因所在。既然无法积极从政，安童不免心灰意冷。

“两省分立，与国不利。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于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安童愤而自请削减权力。

“准奏！”忽必烈降旨，“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委任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

“臣——领旨！”阿合马志得意满，俯首谢恩。

尚书、中书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将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却是扩大了阿合马的权力。元廷内部汉法派与敛财派的这一轮争斗，再次以敛财派的胜利告终。

那么，此时此刻，朝中唯一能够节制阿合马，令阿合马望而生畏的燕王真金在哪里呢？原来，真金正与郭守敬奉诏巡视全国水利。次年，当他返回燕京时，阿合马权势更胜以往。

第九章 皇室风云

壹

王琢、高和尚接到参知政事张易的书信，于比武大赛正式开始前的一个月住进了张府。

蒙古民族崇尚武功。忽必烈自入主中原以来，一直不曾恢复金朝的科举制度，却每三到四年要在京城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比武大赛，从而为朝廷遴选必备的人才。参加比武大赛不限年龄、民族、社会地位，只根据规定的几场比赛之后的总成绩排出名次，而且，凡在比武大赛中获得前十名的，皆有可能被直接委以武将官职。

原定于至元四年的比武大赛因为朝廷着手对宋的征服战争而被推迟，至元七年，忽必烈终于决定再次举办新一届比武大赛。真金得到消息，急忙要张易修书至幽州，告知高和尚。

这些年，王琢和高和尚一起进京看望过真金两次。今年年初，和尚的祖父高老爷子仙逝，王琢继承了高老爷子的“恒祥”医馆。长久以来，王琢一直刻苦钻研医术，进步很快。高老爷子在世时，他已经能够独立接诊病人，其医术之精湛，并不逊于高老爷子本人。及至王琢真正成为医馆的当家人，更加孜孜不倦、全力以赴地救治病人，不久，他的医德与医术使他名声大震，很快成为幽州附近几十个府县的名医。

这次，高和尚要进京参加比武大赛，王琢想起养育自己成人的恩师高老爷子的临终嘱托，很果断地歇了医馆，陪和尚进京。张易在信中说燕王也有同样的意思，如果和尚能够取得好名次，王琢不如就留在京城行医。京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万人口，在这里，王琢可能接触到更多的病例，对医术的提高将有很大帮助。

转眼间，离正式开赛只剩下五天的时间，高和尚这段日子一直闷在张府练武，这几天实在待不住了，便离开张府来到街衢散心。

张府离南街不远。南街商铺林立，各种货物琳琅满目。不知不觉

中，高和尚从南街踱到东街，这里似比南街还要繁华和热闹。高和尚暗想，大都不愧是一座世界性都城，且不说街上店铺繁多，单是街上各种肤色的人来来往往，就够让人心驰神往、引以为傲了。

高和尚站在街口看了好一会儿杂耍，扔下几枚赏钱，正欲离开。“站住！”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传到耳中，高和尚并不以为是在叫他，继续向前走去。

“等等。”一个人拍了高和尚肩膀一下，高和尚站住了，原来是一位武将打扮的年轻侍卫。

“做什么？”

“没听见我们公……小姐在叫你吗？”武士不耐烦地呵斥道。

高和尚这才发现一个女孩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双眼正紧紧盯着他腰间的宝剑。女孩的身后环绕着十余名侍卫。

“叫我做什么？”

“把你的剑给我看看。”女孩的声音里充满了好奇，娇俏的脸上也露出渴望的神情。

高和尚身不由己地双手解下宝剑，恭恭敬敬地递给女孩。这不是他的本意，可不知为什么，这个女孩那甜美的面容让他无法抗拒。

女孩审视着宝剑，脸上露出欣赏的神情。“这是什么剑？你从哪里得来的？”

“它叫鲁川剑。是我师父留给我的。”

女孩的目光离开宝剑片刻，落在了高和尚身上：“我很喜欢这把剑，卖给我吧。”

高和尚一愣。当初他从师学艺，师父病逝前将这柄宝剑赠送给他，他一向视若珍宝，从不肯轻易示人。“小姐，此剑乃小人师父所赠，乃小人心爱之物。小姐要小人其他任何物件，小人无不双手奉上。唯独此剑，望小姐赐还小人。”高和尚近乎哀求地说。

女孩撇撇嘴："我又不曾说白要你的，我可用重金买下。"

"纵使倾国之富，小人也绝不能割让。"高和尚真急了，口气也变得强硬起来。

女孩冷笑一声："凡本姑娘看上的东西，没有得不到手的。"

"凡本人不愿给的东西，谁也休想得到。"

"你！"女孩不甘心地怒道，"好你个胆大狂徒，竟敢顶撞本姑娘！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本人宁可不活——把宝剑还给我！"

高和尚随着话音，出其不意地伸手去抓女孩的手腕。女孩吓得尖叫一声，撒手扔了宝剑，高和尚已将宝剑稳稳接住。"物归原主。小姐，得罪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宝剑插回鞘中。

女孩被气愣了。高和尚并没有碰着她的手，他只不过做了个动作，问题是从小说一不二的她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她恨透了高和尚。

十余名侍卫转瞬间将高和尚团团围住，只待女孩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将高和尚碎尸万段。

"公主，九公主，九公主！"一个急切的声音使所有人都循声望去。

张易正焦急地挤进人群，脸上挂满了汗珠。

"九公主，请恕罪啊。"张易撩起官袍，跪在女孩面前。高和尚吃惊地望着女孩，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你认识这小子？"九公主撇撇嘴，不屑一顾地问。

"是啊，他正在为臣家中做客，他是来参加比武大赛的。公主，请你看在老夫的面上，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他这一次吧。来，和尚，快给公主赔礼。"

高和尚倔强地站着，一动不动。和九公主发生冲突，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他认为错并不在他，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赔礼？

“啊呀，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快点啊。”张易急得伸手去拉高和尚，高和尚却仍然挺立不动。

九公主目视着高和尚。

“他果然是来参加比武大赛的吗？”

“千真万确，还是燕王嘱托为臣写信要他来的。”

“他什么时候又认识我真金哥哥了？”

“这个说来话长啦。”张易就将七年前高和尚随祖父进入燕山得以与真金相识的一段往事细细说给九公主，九公主听着，脸上的表情一点点缓和下来。

“是这样啊。也罢，我就看在你和真金哥哥的面上，暂且不与他计较。不过，臭小子，我给你说，早晚有一天，我会得到你的鲁川剑的。”

九公主说完，带着侍卫扬长而去。高和尚俯身，将张易搀起，张易长长地吐了口气：“我说和尚啊，你什么人不好招惹，干吗去招惹她呢？这位九公主，那可是大汗最小的女儿，大汗和皇后一向宠得什么似的，平素，连咱们燕王都让着她几分。今天她不怪罪你，你已经算走运啦。怎么老夫让你赔个礼，你就那么不听话呢？”

“我又没做错，为什么给她赔礼？难道她是公主就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吗？”

张易又气又乐：“唉，你这孩子，就是天生一副九头牛拉不回来的犟脾气！对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觉得无聊，随便转转。”

“这下好了，转出个大麻烦来！你马上随老夫回府，这几天你在后花园多练练功夫，不要再出来惹祸了。”

“噢。”高和尚不情愿地答应了。

几天后，高和尚参加了第一场比武大赛，力克群雄，顺利进入下一

轮角逐。接下来三天的比赛更加激烈，高和尚不负真金所望，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成为当朝第三任名副其实的武状元。

其时，恰逢“万寿节”前夕，为了奖赏这次比武大赛获得前十名的勇士，忽必烈特颁旨准许他们十人参加“万寿节”。这十名勇士中，有名列第二的“跤王”哈布尔和名列第三的益都千户王著。王著祖籍山东，父亲官居益都千户。比赛中，高和尚与王著互相切磋武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忽必烈生平酷爱观看摔跤竞技，“万寿节”宴席上照例有这项比赛。当蒙古家喻户晓的著名跤王哈布尔出现在大殿中央时，大家一起欢呼起来。

哈布尔表情倨傲地扫视了众人一眼，所有的喧嚣顿时归于寂静。

哈布尔站了好一会儿，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场与他比试。

哈布尔面露不悦之色。他不认为众人不敢应战是对他的敬畏，而是认为大家有意给他难堪。若非碍于如此喜庆庄严的场合，他早就拂袖而去。

高和尚看见太子真金用眼神示意他上去应战，当即站起，走到场中。

哈布尔好不容易等出了个敢应战的人，当即喜上眉梢。他在比武场上与高和尚交过手，但还没有比试过摔跤，对于这个个头、身材都比他小一个尺寸的武状元，他其实真的不放在眼里。

漠北摔跤，多以一战定胜负，除非败者不服，胜者也同意再比。高和尚暗暗估量着哈布尔的实力，不敢贸然发起进攻。

哈布尔临战一向采取主动，这次也不例外。大殿之上，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场上的两位勇士身上。

面对咄咄逼人的哈布尔，高和尚不慌不忙，较量得很认真、很耐心。他同样是中原第一流的摔跤手，经验和自负都给了他信心。他已数次摆脱了哈布尔危险的进攻，特别是其中一次哈布尔将他举过头顶重重抛下，他竟奇迹般地稳稳蹲在地上。仅此一招，已赢得满堂喝彩，甚至

哈布尔本人也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高和尚和哈布尔往来争斗达数十回合，哈布尔主动提出了和局的要求。高和尚求之不得。观战的众人无不长长吐了口气，虽说没看到二位勇士决出胜负，但他们出色的表现已足令大家一饱眼福。

忽必烈拈着胡须，哈哈大笑。真金没少在他面前夸赞高和尚的胆识，今日他才算眼见为实。为示嘉奖，他命爱女九公主亲自为二位勇士敬酒。

九公主走下丹墀，先敬哈布尔。哈布尔谢恩，接过酒一饮而尽。

九公主斟满一杯酒，似笑非笑地看着高和尚。高和尚欲接酒杯，九公主手一松，酒杯滑落下去。

众人一惊。九公主顿时脸色一变："你竟敢摔了酒杯，分明是不将我放在眼里！父汗、母后，你们可要为女儿做主啊！"九公主转过头，边哭边说，满脸泪水，真如受了莫大的委屈一般。

高和尚吓得灵魂出窍。他明知九公主是故意摔了酒杯，但偏偏这话还说不出口。皇女献酒，那是最高的礼遇，倘若酒杯落地，不杀头也得治个大不敬的罪，无奈，高和尚双膝跪倒，连连求饶："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请公主恕小人无心冒犯之罪。"

九公主擦把泪，不依不饶："你既知该死，谈何恕罪？"

"公主，小人实非有意，望公主明察。"

九公主近乎耳语："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又提高了声音，"什么无意？休要狡辩！"她转身跪倒在父汗面前，"父汗若不为女儿做主，女儿还有何面目苟活世上？不如死了算了。"

忽必烈只看到酒杯落地，至于如何掉的，他却没有看清。这会儿听女儿口口声声要他做主，反倒不得主意。女儿自小娇惯成性，受不得丁点儿委屈，倘不依她，万一女儿想不开，为父的岂不追悔终生？若要依她，高和尚原非故意，又是新科武状元，怎好说治罪就治罪？

真金一向钟爱高和尚，见事已至此，顾不得多想，上前向妹妹深施一礼："九妹，高和尚有多大胆，敢羞辱妹妹你？他不过失手罢了。望

妹妹看在愚兄的面上，高抬贵手，饶他这次吧。”

九公主不乐意地沉默片刻：“也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

“九妹意欲何为？”

“看在哥哥分儿上，就……罚他三日监禁吧。”

高和尚暗暗舒了口气，九公主的报复可谓别具一格。

张易悄悄抹了把头上浸出的冷汗。

真金知道妹妹已做出很大让步，不便再说，只用目光向高和尚表示了歉意。高和尚十分坦然，谢过皇恩，又转向九公主：“谢公主不杀之恩。”

九公主冷哼一声，并不作答。

忽必烈见高和尚态度平和，全无一丝怨色，深感此人气度不凡，能屈能伸。他命人带下高和尚，算为爱女出气，心里却打定了日后重用这位武状元的主意。

九公主总算略微转怒为喜。

贰

转眼便是次日中午，狱卒为高和尚送来午饭。饭菜都用精致的器皿盛着，不用问就是宫中之物，高和尚正觉饥饿，顾不上客气，痛快地将饭菜打扫了个干净。

刚吃过饭，就见九公主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

高和尚与九公主隔着狱门默然相对。

终于，九公主淡淡笑了：“怎么样？饭菜还合你的口味吧？”

高和尚心里顿时一沉。难道方才的午饭不是燕王派人送来的？

九公主好似看透了他的心思："你怎不谢我？我岂不白为你送来午饭？"

高和尚越发感觉不妙："原是公主赏赐，小人不知，恕罪！"

"再大的罪过，一死也足以偿清了。想你临死前还能吃上我亲自为你准备的美味佳肴，比起其他人来也该知足了。"九公主笑眯眯地说。

高和尚僵在原处。有那么片刻，他的大脑里一片空白。

胃里的确开始不舒服。他太大意了，竟以为九公主真的会放过他。好个心狠手辣的蒙古公主！他死得未免不明不白。

九公主笑吟吟地注视着高和尚，一心想看看一个人听说自己将要死去时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可高和尚平静得出奇，她不由暗暗纳闷。

高和尚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将九公主看个仔细。九公主穿着一件水红色薄棉袍，貂皮披肩在胸前扣紧，一头浓密的黑发高高盘起，越发衬得她肤色白皙，嘴唇红润。假如高和尚不是带着死亡的暗影来审视她的话，大概会着迷。

"你莫非没有遗言留下？你的时间不多了。"九公主催促着，眼中溢满了捉弄人的笑意。

"你真美。"高和尚喃喃道。

"什么？"

"你很美，很迷人，公主。"

九公主敛住了笑容，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望着高和尚。

还从没有一个男人敢当面称赞她美丽，何况这个人明知他就要死了。

高和尚不理会九公主的诧异，继续说道："公主不是一直希望得到我的鲁川剑吗？我死后，剑送给你吧。望公主能像我一样爱惜它，它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遗物，我一向把它看得比我的生命还宝贵。"

九公主半晌说不出话来。她呆呆望着镇定自若的高和尚，恍若置身梦中。

送饭的狱卒匆匆转回了："启禀公主，皇后派人来接您入宫。"

九公主显然被吓了一跳，回头狠狠瞪了狱卒一眼，悻悻然离去了。

俟九公主的身影消失在牢门外，高和尚颓然跌坐在床上。方才，他用惊人的毅力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只是因为他不想在仇人面前流露出内心的恐惧。尤其这个仇人还是个美丽的年轻女孩。可这会儿，他的意志完全崩溃了，他怀着不甘和悲哀等待着死神的来临。也许是百感交集的缘故，他居然感觉不出身上有哪里不适了。

真金带着侍卫兴冲冲地来探望高和尚。"喂！"他站在门外招呼一声，随即看到一张惨白惊恐的脸和一双形如死人般冰冷无神的眼睛。

"我的天，你怎么了？"他惊问。

高和尚默然无语。

"莫非我父汗改变主意了？不可能呀。我刚从父汗那里回来，他还对我说坐完三天监禁还要单独为你设一场'三艺'表演，如果到时你依然表现出色，他就会给你委任官职。为你的事，我先派人给你送了饭，才去见我父汗的。"

高和尚"腾"的蹦起："燕王，你说是你派人送的饭？"

"是啊。"

"真是你？没弄错？"

"弄错？你是不是犯糊涂了？"

高和尚真的糊涂了。

饭菜既然不是九公主送的，她因何要冒认？也许是她正要进来羞辱我一番，见我刚刚吃过饭，就故意诈称饭中有毒好借机吓我一吓？抑或她另备有饭菜，调包了燕王送来的那份？

高和尚正胡乱猜疑，真金已走入牢中，拍拍他的肩头："才一宿没见，你怎么一副见鬼的样子？"

"谁说不是呢？我真见了鬼，白日鬼。"

高和尚将九公主探狱的情形细述一遍，真金也有些慌了，忙唤来狱卒："公主是否另备有饭菜送来？"

"没有啊。饭菜是燕王的侍卫送来的，小人收拾餐具要出去时，公主才进来。"

真金又问侍卫："你送饭时遇到其他人没有？"

"谁也没遇上，小人直接将饭食交给狱卒，才走的。"

真金放了心，看着高和尚叹了口气："九妹的玩笑开得太过分了。"

高和尚转眼间经历了如此大悲大喜，一时啼笑皆非。他不得不承认，九公主虽说傲慢娇蛮，确也心机过人。

唉，谁让他倒霉，偏偏要去得罪这位金枝玉叶呢！

高和尚坐满了三天监禁，真金亲自将他接回燕王府。哈布尔闻讯赶来向高和尚道贺，高和尚高兴地拉他入座，两人各自畅谈对摔跤的见解，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哈布尔从不涉身官场，但在民间威信很高。他一生厌虚伪，敬英雄，宴会那天同高和尚比武，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高和尚敏捷的身手，临危不乱的风度，都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若非公主从中刁难，他早想同高和尚切磋技艺，互通有无了。当时，他委实替高和尚捏着一把汗。

在燕王府哈布尔不肯多待，临行前他一再邀请高和尚到他家做客，高和尚欣然应允。

休息数日，忽必烈拣了个晴好的天气，亲率百官来到演武场，观看高和尚献艺。闻讯赶来看热闹的达千人之多。忽必烈由百官相陪，高踞宝座，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

高和尚首先上前见礼。今天，他特意穿着一件薄薄的皮袍，腰间扎着一条黑色的皮带，鲁川剑斜挂腰际，背上背着一张引人注目的硕大的铁臂弯弓。这身打扮，使本就一表人才的小伙子愈发显得威风凛凛。

忽必烈挺高兴，令侍卫解下高和尚的弓，让儿子们都来试试。从真金开始，众兄弟中只有北平王那木罕拉了个满弓。真金自幼身体孱弱，虽未荒习武艺，但对于弓箭显然比其他兄弟稍逊一筹。那木罕等六兄弟都试完后接过弓，又连拉几下，然后递还给父汗。

“怎么样？”忽必烈很认真地问。

“霸王弓，果然够霸气！”那木罕赞许的目光扫过高和尚。

忽必烈满意了。那木罕说好，自然是好。十个儿子当中，数那木罕的武艺最好，而且对各类兵器都有研究。

“可以开始了。”忽必烈将弓还给高和尚。高和尚领命，打马绕场一周。传令官宣布：第一项，马上秋千索。

秋千索是高和尚的独家兵器，高和尚使来最是得心应手。开始时，还见人舞索，索缠人，舞到最后，只见雪练飞闪，水光四射，根本辨不出哪是索，哪是人。众人看得眼花缭乱，喝彩声、怪叫声迭起。一套练毕，高和尚收索，在马上施礼。

忽必烈又问那木罕：“如何？”

“游龙戏凤，尽得其妙。”

传令官宣布：第二项，飞马落金钱。目标是场外吊在旗杆上的三枚铜钱。

高和尚唤来传令官，告诉他，三枚铜钱，他要一箭射钱缘，一箭射钱眼儿，一箭射钱线。传令官诺诺，其实并不很信。

高和尚一心要显弄平生所学。他从箭袋中取出三支箭，一支用牙咬住，一支夹在手指中，最后一支搭在弓上。他催开坐骑，跑了几步，第一支箭平稳地射出；与此同时，他掉转马头，从马背上拧过身子，又发出第二支箭；接着，他一脚离镫，恍若要掉下马来，第三支箭已离弦而出。他的全部动作紧凑利落，天衣无缝，只听得三声响，三枚金钱全都

落在地上。

传令官跑去拾起金钱。果如高和尚所说，一箭射中钱缘，一箭穿过钱眼，一箭射断拴钱的细线。传令官飞跑着去向忽必烈报告，忽必烈手捧金钱，哈哈大笑。

掌声四起，欢声雷动。高和尚按捺住得意的心情，催马上前拜见忽必烈。

忽必烈摆手让他起来，赞道："想不到你不单武艺高强，还是个名副其实的神箭手。"

高和尚谦虚地一笑："皇上过奖了。小人还有一手绝技，不知皇上是否肯赏脸观瞧？"

"要看，要看！你速去演来！"

场上传令官高声宣布：第三项，探马拾物。

高和尚直起身，故意四下张望片刻，然后起身向一直站在不远处注目观瞧的九公主走去："公主，请赐小人一物，放在地上，容小人亲自捡还给您。"

九公主当然知道高和尚的意图，她略一思索，从头上拔下一根小巧的银簪，随手丢在一低洼处。

高和尚谢了，牵过自己的马。

这位刁蛮而聪明的公主确实又给他出了个难题，九公主扔簪的地方，若想飞马掠过时拾起，着实不容易。

高和尚脸上的为难之色没能逃过九公主锐利的目光，她觉得很开心，她可没忘了鲁川剑之仇。

该着高和尚时来运转。平时付出的汗水和心血也助了他一臂之力，他飞马掠过时竟将银簪拾到手中。顾不上品味成功的喜悦，他匆匆来到九公主面前，奉上银簪。"小人差点栽到马下。"他低声说，只有九公主能听到他的话。

“便宜了你。”九公主同样低声说。高和尚不介意地笑了。

演武结束，高和尚上前拜见大汗忽必烈。忽必烈命他近前，将他仔细端详了片刻，笑问跟随在他身边的张易和玉昔帖木儿：“你俩看，这孩子是不是长得很像一个人？”

玉昔帖木儿嘴快，回道：“长得像燕王。”

“像吧？朕看也像。嗯，好！和尚，你今年多大了？”

“回陛下：草民今年二十三岁。”

“很快你可以对朕称臣了。燕王曾多次在朕面前夸赞你文武双全，你勇夺今年的比武大赛状元，又有‘万寿节’那天宴会上和今天的出色表现，朕对你的出众才华已深信不疑。高和尚听旨：朕今破格提升你为帐殿平章，以后你要经常跟随在朕的身边，希望你勤于职守，不要辜负燕王对你的力荐。”

“臣，谢主隆恩！”

其实高和尚并不知道“帐殿平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职，不过，从真金、张易欣慰的笑容和许多武将流露出的羡慕神情，他知道这一定是个很被人们向往的职位。后来，他才了解到所谓“帐殿平章”其实就相当于宋朝廷中的羽林军总管，也许在品阶上比不上某些文臣武将，但实际权力却比许多正三品的实职官员还要大许多，而且这个职位以前多数情况下都由蒙古人担当。高和尚从忽必烈的这一任命上体会到一种绝对的殊荣和信任，他更加感激大汗和燕王对他的知遇之恩。

叁

中统初年，高丽国王王禃曾奉表与元朝廷修好，并为世子王愖请婚。此后，王愖两次入朝，忽必烈终于同意以亲女九公主下嫁于他。

九公主乃忽必烈与纳西公主罗凤之女，因罗凤去世得早，一直是察必皇后将她抚养长大，视如己出。

转眼婚期已到。娶亲这天，上都城格外热闹。街头酒肆，人头攒动，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身着各色蒙古族盛装的送亲队伍早已等候在大安阁内。

“苍天与彩云有缘，江河与湖海有缘，大地与根须有缘，姑娘与小伙儿有缘……”司仪身披织锦绶带，祝福新娘，“愿像旭日般娇媚，愿有流水般福泽，愿像岩石般长寿，愿有如意般福运。愿有智者智慧，愿像财神般聚财……”

盛装的九公主由两名宫女搀扶，四名侍女相随，款款步入殿堂，一时，鼓、金、钲、钹齐奏。

在众人叹羡的注目中，九公主容色如霞、玉润冰清。只见她身着粉色鹤袖袄儿，紫色罗裙，黄色香串配以蓝色团衫，腰束玉带，足蹬一双长筒皮靴。螭虎钗将瀑布般流泻的青丝堆成欲飞的蝴蝶，秋蝉菊花琵琶圆珠葫芦、犀玉坫头梳、云月并插其间，一顶红色镶珠嵌宝的罟罟冠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

早有穿着高丽礼服的世子王愖上殿谢恩。

忽必烈皇帝和察必皇后身着红色质孙服，容光焕发地端坐御台，接受各方的朝拜和祝贺。

蒙古习俗尚九，也崇尚白色。高丽太子王愖遵从大朝旧制，聘礼为九十支高丽参，九十匹白马，九百只白羊，九十峰白骆驼。“九”是吉祥数字，在蒙古人的观念中，“九”代表着广阔、幸福和长寿。

“下面宣布我朝忽必烈汗给公主的陪嫁礼单。”司仪满面红润，好似刚刚喝过马湩一般，抄起一卷宣纸朗声念道：

纳失失、青赤间丝、浑金塔子、通袖膝帛、六花四花缠顶金缎子、暗花纳花叙纹、衲夹、串素、苎丝、毛缎子、紫茸、兜罗锦、叙褐、剪绒缎子、绒棉、草棉、克丝作、隔织。以上缎匹各为九数。

御罗、嵌花罗、番罗、三棱罗。密娥纱、夹渠纱、观音纱、银丝纱、鱼水纱、三法纱、金纱、花纱、绒纱、挑纱、土纱。大绫、小绫。攒丝绸、乱丝绸、锦绸、水绸。南绢、北绢。木棉布、氁丝布、铁力

布、葛布、蕉布、竹丝布、生苎布、番棉布、土麻布、碁布、草布、青花布等各为九匹！

银狐、猞猁、紫貂、银鼠、青鼠、青貂鼠、山鼠、赤鼠、花鼠、火鼠等珍贵皮裘各为九箱。虎皮、金钱豹皮、熊皮、土豹皮、鹿皮、葫叶豹金丝织皮、豺狼青狼皮、山羊皮、粉獐皮、狐皮、飞生皮、公鼠皮、扫鼠皮、鸡翎鼠皮。山鼠、花猫、花鹿羔、香猫、麝、竹狸、夜猴、香狸、水獭、山獭、獾等小兽皮各九箧！

红丝玛瑙、黄丝玛瑙、青丝玛瑙。昔剌泥、苦木阑。助把避、肋木剌、撒卜泥。青亚姑、你蓝、屋扑你蓝、红亚姑、马思艮底、黄亚姑、白亚姑。猫儿眼、你舍卜的、乞里马泥、荆州石等红宝石、宝石、亚姑、猫睛、甸子各九盒！

司仪唱得口干舌燥，众人听得津津有味。如此铺排、如此奢华的嫁奁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尤其是那些前来迎亲的高丽臣民，更是听得如痴如醉，目瞪口呆。

高丽太子王愖被仪仗队引入宴会大厅，但见桌桌摆满了珍馐佳肴、玉液琼浆，令人垂涎欲滴。伴随着动听的音乐，舞女们翩翩起舞，挥洒自如。

蒙古婚宴上有吃羊脖子的习俗。因羊脖子的骨骼结合得非常坚韧，虽煮半个时辰也不易分开，用以象征着爱情的终生不渝。

女方设的第二道宴“沙恩吐”在司仪的吟唱中正式开始了。“沙恩吐”俗称“嘎拉哈”，即羊拐骨。侍女们将沙恩吐放在公主桌上后，新郎王愖便开始与新娘的伴娘争夺它，于是，加油声、喝彩声四起，笑闹声中，歌手们娓娓唱道：

玲珑的小沙恩，

连着骨头连着筋。

只要沙恩在，

大腿小腿不能分。

珍贵的小沙恩，

连着血肉连着心。

沙恩若比人哟，

连着男女两家亲。

……

在伴娘的守护下，新郎总是得不到“沙恩吐”。这时女方歌手便不断地唱起讴歌女性的歌，歌声缠绵萦绕，在欢娱中有回忆，在回忆中有真情，时而高山流水，时而蓝天行云。歌毕，公主的伴娘终于将“沙恩吐”交给新郎。“沙恩吐”是成婚的标志，至此，新郎才彻底放下悬着的心。

公主端坐于王愖面前，王愖握着“沙恩吐”，鼓足勇气向她投来深深一瞥。四目相对，王愖呆住了。

美目樱唇，佳人如玉，王愖不觉心醉神迷。

成婚仪式结束，两位新人在侍女们的簇拥下入席。皇帝、皇后登临御台，大臣等按旧制台下列坐。轻歌曼舞，气氛热烈而有序。司仪大声唱诺：“成吉思汗传下来的婚礼，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抬上那肥壮的牛羊，摆上那鲜美的奶食，让我们在这丰盛的喜宴上纵情欢乐吧！”

公主、世子先拜御台上的父皇、母后，再拜皇妃、诸王、宾客，然后转向大安阁东门，面对北方的不儿罕，三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最后出殿向南，对月跪拜，奠酒于地，四拜日月山河天体之行。

身着高丽方领服的高丽舞女载歌载舞，欢乐的高丽乐曲把宴会推入了高潮。

天下承平近百年，

歌姬舞女出高丽。

燕山两度逢元夕，

不见都人事管弦。

世子王愖的侍卫们也兴高采烈地扭动腰肢，挥舞双袖，跳起了明快激越的“井即犁”。

玉德殿当清灏曲，

蹲龙碧瓦接榱题。

卫兵学得高丽舞，

连臂低唱井即犁。

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的七十余年中，蒙古帝国一直与高丽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皇族间的通婚也屡见不鲜。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中，苏良哈氏夫人就出身于高丽王族。此刻，高丽侍卫跳得忘情，脱口而出：

苏良哈氏夫人俊，

蒙高和亲永相济。

春风不关青冢色，

漠南草原犁花絮。

歌的山，舞的海，婚宴盛况空前。这一天，鲜花处处，笑语声声，整个上都沉浸在欢乐和祥和之中……

婚后，九公主将随夫婿走水路回返高丽，高和尚奉旨护送新婚夫妇至庆元港（今旅顺港口）。

专为新婚夫妇建造的巨型舰船坚固、富丽，这是忽必烈送给爱女的礼物。弃轿登舟的那一刻，九公主轻轻扶住了高和尚伸出的手臂。

高和尚感到九公主的手在微微颤抖，这是无法选择的命运。

九公主登上了巨船，她依偎在船舷一侧，没有向前来送别的人们挥手告别，而是久久凝视着高和尚。她笑着，泪水悄悄地流着，直到巨船载着她缓缓启动，她的目光仍然停留在高和尚的脸上。

远去了，远去了，一个没有开始便已经结束的梦。渤海湾浊浪排空，似要将巨船吞没。高和尚知道，他这一生，将永远不会忘记那张流泪的笑脸。

肆

藏历阳铁马年（1270年）四月八日，忽必烈下旨，敕封西土法主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之帝师，赐玉印。

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大都城外，宫廷属僚等备仪从、音乐、彩舆和香舆出城十里，准备迎接帝师八思巴。

不多时，便望见西边卢沟桥方向帝师八思巴的扈从队伍迤逦东来。代摄国政的皇子真金于路旁下马，与后妃、文武百官一道，以印度大象背上安设珍宝璎珞装饰的宝座，飘扬珍贵锦缎缨穗的伞盖、经幡、旌旗和鸣钲鼓作乐前导的盛大鼓乐隆重地将帝师迎入宫中。

这一天，大明殿金碧辉煌。

佛法犹如月亮在莲园中升起，分外鲜明。

忽必烈身穿锦缎龙袍，端坐龙椅，左边为察必皇后，右边为帝师八思巴。台下群臣依礼恭贺帝师还朝。

然而，身为帝师，执掌天下释教及吐蕃政教事务的八思巴此次还京，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并非宣讲佛法或传授灌顶，而是向忽必烈汗进献由他创制的新型文字——一种谁也没见过的隽永清秀的蒙古文字：八思巴文。

“帝师八思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乃我大朝恒久之兆。”忽必烈审视八思巴文良久，兴奋地说。

“蒙古汗国建立之初，每逢传递信息，发布命令和叙述历史事件等，只能派言词敏捷且记忆力强的使者默记心中，然后驰马千里传达给对方。直到成吉思汗消灭乃蛮部落塔阳汗，俘获了塔阳汗的掌印官、畏

兀儿人塔塔通阿，才知晓出纳钱谷、委任人才的印信之用途。于是，成吉思汗命令塔塔通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蒙古语）。”

分别数年，八思巴与忽必烈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在八思巴的眼中，忽必烈汗依然精力充沛，风采夺人：“有人称畏兀儿蒙古文为蒙古旧字。事实上这不算是一种文字的真正创造，而是借用畏兀儿文字拼写蒙古文罢了。连年征战，蒙古的贵族青年根本无暇学习畏兀儿蒙古文。不过，这种借用方式却推及到了别的语言。除了运用畏兀儿字拼写蒙古语之外，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还用过汉字、回回文（波斯文）以及西夏文来标写蒙古语言。”

“这是先皇从灭西夏、灭金和西征花剌子模的战争需要考虑的。”忽必烈插言，“在西征时与中亚打交道就用回回文，灭金时与宋、金打交道就用汉字。如今，帝师所创蒙古新字，却受塔塔通阿创制的蒙古文影响甚少。”他展开一卷宣纸，面向文武百官、诸子那颜、上面有八思巴用新蒙文书写的优礼僧人诏书。

“唔噢——”殿上响起一片惊叹声。

忽必烈收起诏书交给察必皇后。察必皇后尊重地问八思巴：“据说法主萨班应阔端大王之召抵达凉州后，深感蒙古汗国统治下的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复杂，而蒙古又无自己的文字，对传播佛教极为不利，是这样吧？”

“正如皇后所言，阔端大王于是请法主萨班创制蒙古文字，法主应诏，曾经一夜苦思冥想，翌晨黎明时分，偶见一藏族女子持揉草搔木跪地。见此征兆，法主顿有所悟，即依搔木形创制蒙古字母，分阳、阴、中；强、虚、弱性音三种，也就是分男性、女性、中性三类，编成强、虚、弱三种。只可惜，在其时由于时机不逮，未获机缘，故未以此等蒙古文字翻译佛典。后来法主萨迦班智达圆寂，此事便暂且搁下。而今，我奉当今圣上之命，终于完成了伯父未竟的事业。”

忽必烈大喜，当即下诏颁行天下：

朕唯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寖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帝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其于

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伍

七月，燕京接连下了几场罕见的暴雨，流经京城的高梁河、永定河等几条河流水位暴涨，直接影响到京城百姓的生命安全，张文谦、郭守敬等人带领五万民工日夜奋战和坚守在防汛工地，真金更是每日前往工地视察，丝毫不敢松懈。

适逢帝师八思巴还京，为京城百姓计，八思巴在京城外的法源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法事，冒雨参加诵经的僧侣和信众达数万之众。当日，暴雨骤停，天空中飘起小雨。

次日，雨过天晴。忽必烈询问天灾征候，八思巴推算后回答：恐云南局势有变。忽必烈忙遣使往云南打探消息。近一段时间，他未接到来自云南的任何讯息，心里也有些疑惑。使者离去又转回，带回了一个手持金批令牌、风尘仆仆的女子。

女子正是清风。

忽必烈直到这时才知晓云南境内发生的变故。忽哥赤性本仁柔，赴云南伊始便处处受到都元帅宝合丁的牵制，忽哥赤不愿与宝合丁发生冲突，故百般忍让。忽哥赤的委屈，清风丝毫不知晓，因为忽哥赤从不对她讲一切不愉快的事情。

平素，清风足不出户，只是在王府相夫教子。九公主出嫁后，清风发现自己又身怀有孕，心中更加想念亲人，遂派可靠的家将将两岁的儿子确吉送回燕京，也好让他见见从未见过面的祖汗和外祖父。

忽哥赤的过分善良助长了宝合丁的野心。宝合丁深知，云南山高地远，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不成问题。他首先利用美色拉拢和控制了六部尚书阔阔带，继而又与一些心怀异志的部落首领达成秘密协议，约定待他取得对云南的绝对统治权后，他将允许这些部落首领继续拥有昔日权势，不称臣，不纳贡，依然各自为政。

一切安排妥当，宝合丁在元帅府摆下宴席，派人去请忽哥赤。

这天，王府的后花园刚刚建成，忽哥赤正与清风游赏“望卿山”和“清风亭”，两人还商议就在“清风亭”吃晚饭，听说宝合丁有请，忽哥赤虽不想去，但考虑到宝合丁难得这样殷勤，如果拒绝，宝合丁一定觉得面上无光，因此勉强答应赴宴。

临别，忽哥赤嘱咐清风先睡，他一定早去早回。

清风却睡不着，她一直在府中走来走去，等候丈夫归来。不知为什么，她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天色越来越晚，清风走出王府，在门口徘徊。突然，黑暗中出现了一个身影，借着门顶灯笼微弱的光线，清风认出了来人正是跟忽哥赤一起到元帅府赴宴的侍卫。

侍卫顾不得施礼，一把将清风推回府中。“王妃，出事了！”他声音急促沙哑地说道。

“王爷呢？”清风一阵眩晕。

“王爷他……”侍卫的声音哽了一下，又匆忙地接下去说道，“宝合丁和阔阔带早有图谋，他们给王爷的酒里下了毒。我去接王爷时，看见元帅府的人架着王爷正往客房走，他们告诉我说王爷醉了，他们要扶王爷回客房休息。我不放心，就跟着他们走。幸亏王爷这时神志还清醒，当我服侍王爷躺下时，他乘人不注意，将我的手指伸进他的嘴里，他嘴里的肉已经全都烂了，我顿时明白了一切。可当时我只能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借口去给王爷备轿，好带王爷回府，这才逃出了元帅府。王妃，宝合丁和阔阔带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来清洗王府，杀光所有的人。我们的人太少，不是他们的对手，您一定要快逃，回燕京，向大汗求调大军，为王爷报仇！”

侍卫的话音未落，就听到府外人叫马嘶，刀枪并举。侍卫带着家将拼死抵着府门，只为清风多争取一些时间。侍女保护着清风从后花园向后山逃去。宝合丁人多势众，很快追至后山。为了小姐，侍女奋不顾身引开了追兵，清风才得以逃入深山之中，暂时躲开了宝合丁的追杀。

宝合丁派人围山不撤，清风在山中躲了整整十天。山中缺衣少食，

丈夫含冤而死，这一切都让清风苦不堪言。悲愤的心境中，她流产了。当她昏迷不醒之时，幸好一位上山采药的苗医发现并救了她。正直的苗医了解到清风的处境后，冒着生命危险将清风送出云南边境……

忽必烈被儿子的惨死激怒了，他更后悔自己所托非人，害了儿子。他当即调遣大军赴云南平叛，哮喘病已经十分严重的兀良合台坚决要求执掌帅印。这位蒙古名将，多少年转战云南境内，对云南的每座大山、每条河流都了若指掌，这一次，他要再披战袍，激浊扬清，为女婿报仇。

清风也随大军出发。真金担心清风的身体吃不消，劝她留下来，清风拒绝了他的好意。她对真金说："在云南，有忽哥赤为我修建的'望卿山'和'清风亭'，忽哥赤曾对我说，'望卿山'是他，'清风亭'是我，'望卿山'与'清风亭'相伴，永不分离。如今，忽哥赤已与云南的山山水水融为一体，他留在那片土地，而我，喜欢呼吸着那里的空气，感觉他的存在。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为忽哥赤、为王府所有死去的人报仇。过去是我错了，我做着云南王的王妃却从来没有将云南当成我的家，可是，那里的百姓却无私地帮助了我。以后，我所能回报他们的，就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就是和他们一道，将云南建成美丽祥和的地方。燕王，请你和阔阔真嫂子帮我照顾好确吉，等到云南平定之后，我再回来接他。"

真金了解了清风的心愿，便不再相劝。

大军翌日出发，迅速向云南方向开进。宝合丁万万没想到自己有备而战，却还是难抵兀良合台兵锋，最终落了个兵败被擒的结果。阔阔带原本是受宝合丁胁迫，宝合丁既败，他明知自己犯下不赦之罪，悔之莫及，留下一封忏悔书，在尚书府服毒自尽。

忽哥赤的尸体被宝合丁的手下乘夜丢于元帅府后的山涧之中，已不知被激流冲到哪里。清风只能在山涧旁命人剖出宝合丁的心脏，血祭她的丈夫和所有罹难的王府人员。

兀良合台暂时留下来，等待忽必烈汗委任新的云南王及官员到任，此前，他必须坐镇王府，以尽快恢复云南境内的秩序。

十一月初，云南全境平定的消息传来，落落公主在燕京戒台寺削发出家，法号"妙严"。死者已矣，生者又远离凡尘，忽必烈蓦觉自己同时

失去了一双儿女。

第十章 拉开统一战争的序幕

壹

燕京坐落于燕山脚下，东环沧海，西拥太行，南临河济，北连朔漠。

燕京古时名蓟，是燕国的都城。至春秋战国时，蓟已发展成为“富冠天下”的历史名城之一。自秦汉至隋唐，它逐步成为统一中原地区的郡国和幽州的治所。与北宋对峙的辽国，改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的陪都；与宋对峙的金国亦迁都于此，经营六十余年。因此，燕京地区无论从地理形势，还是从历史发展来说，都优于远离中原的开平城和哈剌和林。作为地域辽阔的蒙古，迁都于燕京是有利于其统治的。

忽必烈早在夺取汗位之前的十多年间，就已跳出了蒙古“黄金家族”的小圈子。他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信用儒术，遵从汉法，成为决心抛弃蒙古旧法的新式君王。刘秉忠曾对忽必烈说：“今天谁能重用汉族士大夫，又能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谁就能当中国的皇帝。”这对抱有一统中国愿望的忽必烈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启发与激励。

当年，还是藩王的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统领漠南汉地初至燕京时，木华黎之子宝鲁即曾劝他：“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郝经也力主忽必烈迁都燕京，他认为：燕都东控辽东，西连三晋，背负天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

之后，忽必烈在一批开明的蒙古贵族和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之下，在战败了分裂的、守旧的阿里不哥势力之后，采纳众议，迁都燕京。

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忽必烈诏改燕京为中都，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

忽必烈诞生的那年，蒙古大军挥兵南下，攻破金中都，旋即大肆掠夺，继而纵火焚城，大火蔓延月余方息，一代宫阙付之一炬，只有位于东北郊外的大宁宫免于战火。一二六○年忽必烈到中都就驻跸大宁宫。因大宁宫附近风景优美，忽必烈遂决定环绕大宁宫另建新都。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忽必烈命刘秉忠负责督建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

“上都为卿的杰作，朕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宏伟壮观的中都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去吧，去完成你的使命!用你全部的智慧重建一个崭新的中都城，恢复它昔日的辉煌!”忽必烈在刘秉忠出发兴建中都前夕，语重心长地叮咛他，“朕坚信你会不负众望。你此去中都，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无论如何要保证工期和质量。你是否估算过，整个工期需要多长时间？”

“臣仔细计算过，整个工程完工大约需要十六年。前期工程如宫城、皇城和外城的一部分则需要四年时间。”

“好!四年后，朕等着为你庆功!”

贰

刘秉忠领旨上任。四年弹指一挥间，辛未年十月辛卯日（1271年11月4日），新建的中都城初具雏形，宫城、皇城、外城如期竣工。

这一天，中都城披红戴绿，张灯结彩。光禄大夫刘秉忠、安肃公张柔身着一、二品官服，巡视全城。行工部事官员张弘略等骑马随行。只听鞭炮骤响，鼓乐齐鸣，兀鹰飞翔，欢声雷动。在初冬阳光的照耀下，中都城抹上了一层金辉。

“新建的都城，规划整齐，格局宏大，把雄伟的宫殿群与优美的自然景物融为一体。”刘秉忠向前来视察验收的史天泽、姚枢、窦默、孛罗等大汗的亲信官员简要地做着介绍。多年老友久别重聚，自有许多话要说，“中都新城，蒙古称作‘汗八里’，即大汗之都城之意。城区分为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外城平面为长方形构图，南北长十五里许，东西宽约十三里半，周长是五十七里。”

“城址的勘定和都城的规划主要应该归功于秉忠先生。”安肃公、荣

禄大夫张柔风采不减当年，虬髯褐发，面如红枣。

“想当年，”中书左丞相、枢密副使史天泽轻轻甩着马鞭，侃侃而谈：“金中都城被蒙古大军攻陷后，成吉思汗即派亲信汪古儿等官员前往接收金库，将无数金银财富席卷而去……”

“润甫何出此言？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张柔生怕史天泽再接着说下去。

史天泽勒住坐骑，一梗脖子：“难道我说错了吗？自古以来，有破有立，有立亦有破，这是天定的法则，谁也休想违背!”

“对，对，你说得对。不过，我们能不能边走边谈？”张柔笑着做了让步。张柔是在数十年前蒙金狼牙岭战斗中因马蹶被执而招降的一员虎将，这些年来，他对蒙元朝廷忠心耿耿，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因此深受自成吉思汗以降的历朝蒙古大汗的信任。

“记得那时，战火中幸存的中都居民，在孤城久困之后，食粮告罄，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景。”史天泽继续道。

众人沉默，面面相觑。

还是姚枢打破了这短暂的寂静：“但后来，在归附蒙古的汉将请求下，成吉思汗允许军士给粮，入城转粜，以缓民饥。”

“是啊，这是成吉思汗解民于倒悬之举。”史天泽点头表示赞同。

“当今圣上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在旧中都东北，以金的琼华岛离宫为中心，兴建了新的都城。”刘秉忠不愿深谈下去，适时地将话题又引回这次巡视的主题上。

“新城选择在高梁河下游，使宫苑的水源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而且，为了方便运输木料、石料等，又重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运木石。”

“由于运输便利，工程进展十分迅速。”张柔接过刘秉忠的话头，“至元四年四月，宫城动工，次年十月，宫城建成。至元八年（1271年）始建皇城，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夫二万八千余人修筑大内、皇城。”张柔身兼“判行工部事”职，其子张弘略佐其父

为筑宫城总管，主持都城的城建。

“弘略，你介绍一下都城兴建的基本情况吧。对了，老夫还有一事想与诸位商议，为显示我大朝的气派，老夫意欲上奏大汗，将中都城改称‘大都城’，诸位以为如何？”

“张公此议甚好，我等全力支持!”随行官员皆表赞同。

“说起这大都新城的布局，正如秉忠先生开始所言，”张弘略侃侃而谈，“外城平面为长方形构图，南北长十五里许，东西宽约十三里半，周长是五十七里。城墙全部用夯土夯实，墙基部宽十五步（约二十四米），其宽、高、顶宽的比例为三比二比一。都城四隅建有巨大的角楼，城墙外每隔一定距离筑有数座加强防御用的‘马面’，也说是‘墩台’，墙外环绕宽三十步的护城河，河水深约二丈。”

张弘略略一停顿，继续道：“新城的设计完全遵循了《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规定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大汗建年号‘至元’，也是语出《易经》中的‘至哉乾元’。其他宫殿名如大明、咸宁，城门名如文明、健德、云从、顺承、安贞、厚载，也都是取自同书乾坤二卦之辞。这些都是大汗厉行汉法的重要标志。”

说话间，各省、部、院一行大员宰执们已登上丽正门城楼。

张弘略命人展开一张地图，手指在标有色彩的地方轻轻滑动着：“皇城位于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区，周围筑墙，称为萧墙，又称红门阑马墙。墙基宽约十步，周长二十里。皇城南面正门为灵星门，又称红门，正对外城丽正门。皇城南墙外侧与大城南之间是宫廷广场，左右两侧为千步廊。请看这边，灵星门内数十步有河，河上建桥，绕桥植高柳万株，气氛森严。”

众人顺着张弘略手指的方向望去，但见岚气蒸腾的蓝色天穹下，红墙黄瓦时隐时现。在人们目力所及的地方，飞檐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

接着，张弘略驾轻就熟地向随行人员介绍着万岁山（万寿山）、御苑、西御苑的概况。萧墙以内有三处苑囿，最著名的是宫城之西太液池中的万岁山。万岁山原是金代大宁宫的琼华岛，年初奉旨改名万岁山。忽必烈初到中都常住大宁宫，三次修缮琼华岛。山高数丈，山皆叠玲珑

石，峰峦掩映，松桧葱郁，秀若天成。湖水引上山顶，由龙口喷出，蔚为壮观。登上万岁山顶，可以俯瞰都城。山上建有华丽的殿阁亭榭，栋宇飞翠，金碧交映；复阁危榭，左右拱间，吞松古桧，烟云缭绕，隐然蓬莱仙府。广寒宫内，整玉雕琢而成“渎山大玉海”（玉瓮）、“五山珍御榻”，放置殿内。俯瞰琼华岛池水，但见波光澄澈，绿荷芳藻，含秀吐香，游鱼浮鸟，况戏群集。太液池广有五六里方圆，驾飞桥海中，起瀛洲之殿，绕以石城，作洲岛拱门，便于龙舟往来。太液池中万岁山南的小岛上建有仪天殿，殿三面有桥，可通东内、西内和万岁山。

池中还有方丈岛（墀山台）。万岁山、小岛、墀山台三岛浮于池面，形成了一池三岛的神仙宫苑的态势。

御苑位于宫城北，南起厚载门之北，西临太液池，珍禽异兽豢养其间，人称“灵囿”。西御苑高五十丈，巍然与琼华岛遥相呼应。

大都城内的街道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干道各九条，纵横交错构成棋盘式的布局。另有街巷三百八十四条，胡同二十九条，内居工匠六万七千余户，工匠及其家属达三十三万八千人。宿卫诸军达十万人。乐工、富商六万三千人。佛教寺院、基督教徒万人，下层市民、农业人口四十一万人，官府与其家属、宫廷人员十一万人，总共达一百一十万人。

全城居民活动有时间限制，城内有报时中心，位中心台，台南是鼓楼（齐政楼），台北有钟楼，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

辛未年十一月辛酉日（1271年12月4日）。

大都城。

皇城里的二十余万宿卫、官府人员照例身着崭新的官服，在宫廷乐曲的美妙旋律中，举行着隆重的开国奠基仪式。

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立于御台前，庄严宣布：“奉当今皇帝忽必烈汗圣旨，自至元八年十一月初一始，前中统王朝，至元王朝赐名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象征着大元帝国如日东升，欣欣向荣!”

《盛世之典》音乐奏响，引来阵阵欢呼。

歌声渐缓，各级官员三跪九拜，山呼万岁。

一个威震世界的大元帝国，在冉冉升起的太阳伴随下，诞生了！

雄鸡报晓，旭日东升，朝霞把大地抹得一片鲜红……

叁

从大都城南的丽正门入城，往北便是长七百步、直通皇城灵星门的千步廊。皇城，亦称萧墙，俗称红门阑马墙，周回约二十里。灵星门内数十步有河东流，河上建有白玉石桥三座，称围桥，石栏上雕刻着龙凤祥云图案，晶莹如玉。桥下面有四条白石龙。河岸上尽是柳树，郁郁葱葱。西面远远地与西宫海子相望。渡桥约二百步，便是宫城的崇天门。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高三丈五尺。崇天门两侧，右为星拱门，左为云从门。东西两侧有东华门、西华门，北面是厚载门。各门戒备森严，岗哨林立，旌旗在风中猎猎招展。

星拱门之南有御膳亭，亭东为拱宸堂，是百官会集之所。宫城内的建筑前有大明殿，后有延春阁，均衡地分布在城市的中轴线上。

忽必烈命人从漠北草原把成吉思汗居住地的一株莎草移植于大内丹墀之下，赐命为“誓俭草”，意在告诫子孙保持祖先的淳朴风尚。

大明殿东有文思殿，西有紫檀殿，后面有柱廊通寝殿，并有连抱长庑，以通前门，前面绕以画满花卉的金红阑槛，此处便是妃嫔们的住所了。

寝殿后面为宝云殿，再往北是延春门，入门过廊即为延春阁，有梯，从东面三折而上。阁上放置两张御榻，柱廊中设小山屏床，皆楠木饰金制成。后面的寝殿中设有楠木大御榻，忽必烈常在这里召见大臣和大修佛事。

十一月的大都古城，寒风刺骨，瑞雪纷扬。

忽必烈侧靠御榻，闭目养神。

燕王真金、中书省右丞相安童列坐两侧，屏息不语。

不多时，怯薛长近前低语："陛下，昭武大将军、南京路宣抚使刘整殿外求见。"

忽必烈微微睁开眼："传谕下去，就说朕有请刘武仲将军。"

忽必烈的双脚踩在金足踏上，这时他蓦然感觉有些凉意，便细心地将双脚移向金足踏旁的火盆："还有，传朕旨意，着伯颜、阿术、张弘范一同进殿议事。"

不一会儿，刘整及中书右丞相伯颜、征南都元帅阿术、益都等路行军万户张弘范先后来到大殿之上。

忽必烈温和地向刘整问道："刘爱卿有何事要奏？朕欲闻其详。"

刘整抬眼望着面色红润、慈眉善目的忽必烈，道："臣求见陛下，是有破宋之策进献。"

他从袖管里抽出一份奏折呈上："宋廷主弱臣悖，立国一隅，势不能永存。臣愿效犬马之劳，请旨领兵先破襄阳，撤其捍蔽。"刘整将回朝途中思虑已久的攻宋之策和盘托出，"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拥有天下十之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

阿术接过刘整的话头，十分客气地询问："我对刘将军不甚了解，有几个问题须澄清一下，不知刘将军肯赐教否？"

刘整淡然一笑："阿术元帅但讲无妨。"

"阿术粗陋，尝闻武仲将军沉毅有智谋，善骑射。金乱时入宋，投到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孟珙攻金信阳，将军为先锋，夜纵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孟珙闻报大惊，谓将军之功胜似唐朝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乃亲为将军书旗曰：'赛存孝'。不久，将军亦以军功升迁潼川十五军州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可有此事？"

刘整手扶金椅，不动声色："确有此事。我先世本京兆樊州人，后迁到邓州穰城。金乱时避难于宋，得孟将军擢拔日渐升迁。"

"如此，将军因何转投我朝？"

刘整略一沉思，未及答言，张弘范已沉静地接过话头："阿术元帅有所不知，刘整将军以北方人，捍西边有功，南方诸将皆出其下，遭致宋宰执吕文德忌妒，是以所画策辄摈沮，有功辄掩而不白。"

"哪个吕文德？是不是宋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的哥哥？"忽必烈对吕氏兄弟很感兴趣，问道。

"回陛下，正是。宋荆湖统帅吕文德利用宋将俞兴和刘整将军之间的矛盾，派遣俞兴制置四川以图控制将军。俞兴以军机大事召将军，将军识破其陷害计谋，不赴行营，俞兴遂构陷将军。将军不服，遣使诉临安，又不得达。此时，将军亲信部将皆为奸谋所害，将军自忖危不自保，乃谋北投我朝。"

张弘范年轻气盛，快人快语。这些年来，他与刘整在共事中彼此多有了解，既知刘整降蒙的前因后果，也知其人将才难得，早便心生仰慕。今见阿术有所疑虑，自然急于为刘整分说原委："中统二年夏，刘将军携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归附我朝。陛下嘉其来归，授夔府行省兼安抚使，赐金虎符，同时赐金银虎符与其将校中有功勋者。宋将俞兴来攻泸州，将军散尽家财出宝器分飨士卒，激励士气，大败俞兴宋军。战后，将军遣使以宋朝所赐金字牙符及佩印入朝进献，并请求屯兵，厚储粮秣，高筑城墙，以为长期图宋之计。

"中统三年初，刘将军奉旨入朝，陛下授行中书省于成都、潼川两路，并命刘将军仍兼都元帅，立寨诸山，以扼宋兵。有人嫉妒将军，执书状告将军怀贰心，书曰：既能叛宋，将不能叛蒙古耶？将军担心朝廷误解，执书廷辩，请求分帅潼川。陛下从其请，七月，诏改将军为潼川都元帅。次年五月，宋军进逼成都，将军驰援之。宋军闻'赛存孝'兵马至，远遁，企图迂回偷袭潼川。将军早有所料，遍设伏兵，激战于锦江之地，聚歼宋军。至元三年六月，陛下嘉奖其功，迁昭武大将军、南京路宣抚使。"

"然而，作为征南都元帅，我仍然不能不问，"阿术目光冷峻地注视着刘整，"前不久，我方军士捕获一僧人，从他身上搜出宋廷的一封密信，内曰：委任刘整为卢龙军节度使，封燕郡王。希望刘将军能对此事做出解释。"

此前一直沉思不语的燕王真金从一幅宽大的襄阳地形图前抬起头，果断地向阿术和正欲解释的刘整摆了摆手："元帅不必深问，安童曾将

密信之事告之于我，对于此事，我二人都坚信是宋廷的离间计，意在为他们除掉刘将军这个心腹之患而已。自古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与刘将军虽然接触也不是很多，但对刘将军的为人却素有所知。”

燕王真金于中统三年十二月奉诏领中书省事。四年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解除了阿术的疑虑后，真金话锋一转：“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实际问题：目前宋拥有精兵七十余万，加上团练兵丁，总数在两百万左右。而我们呢？区区五十万人马，既要安抚西北边陲，又要发兵征宋，实际机动兵力只有三十万，且长途奔袭，兵马疲惫。因此，若想打赢这场战争，硬拼无论如何不行。这仗怎么打，伯颜丞相有何高见呢？”

伯颜自从被忽必烈留下后，在朝中谋划建言，见解常高于其他大臣，处理事务尤其能够当机立断。忽必烈对他的才能十分赏识，亲自做主，将中书省右丞相安童之妹赐嫁给他。次年，即任中书左丞相，后升为同知枢密院事，进入朝廷军政核心领导层。

伯颜抬起头，眉宇间透露着几分机智、几分从容：“臣以为，宋虽偏安一隅，朝廷腐败，朝中贾似道等擅权枉政，民生怨怼，但其地处江南，物阜民丰，兵多将广，其军力仍不容小视。依臣之见，这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持久战，以我目前之国力，攻占襄阳尚需时日。故而，我赞同刘整将军的建议，先围襄阳，然后破之，即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逐渐消耗宋廷的财源、兵源，最终一举灭之，统一全国。”

伯颜说完，殿中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安童双手放在表案之上，望着面容沉静的忽必烈，犹豫片刻，方审慎地说：“朝中有一部分大臣认为，中统建元至今，相继发生了阿里不哥、李璮叛乱，对我朝影响甚深。而今，国家需要休整，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倘若出兵攻宋，一旦旷日持久，只怕又将生李璮之乱。”

忽必烈早有一统天下的宏愿，加之时下因内乱造成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已清除殆尽，北方经济复苏，政局如日中天，正是考虑到发兵南下的综合条件已然成熟，他才召集了这次军事会议，集中讨论和确定了先攻襄阳、后取宋的攻伐方略。对于朝中反对意见，他不加评论，只问安童：“你个人对出兵伐宋有何看法？”

安童目不斜视，一字一顿，掷地有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好!”忽必烈双手撑住金椅扶手，慢慢站起身。

“众卿听旨：朕意已决，即日设立元帅府，调集诸路兵马围攻襄阳城，全面实施中路突破的战略，在宋人的江北防线上打开缺口后，大军长驱直入，一举突破长江天险!阿术、刘整，朕命你二人全权指挥攻宋军队；安童，朕命你别置行省掌佥军、屯田、供饷诸事，同时负责入奏军机。后勤保障及兵员调遣则由中书省和枢密院协商解决，不得延误，否则，军法论处!”

“遵旨!”众人离席，齐声接旨。

忽必烈如此分派，自有他的道理。

阿术曾随忽必烈远征大理，又多年在黄、淮间指挥军队与宋军对峙，有丰富的对宋作战经验。

刘整入朝之初即对攻宋之策成竹在胸，远在大计确定之前，他已命部属日夜操练，做好大军渡江作战的准备。

安童则擅长协调诸军，确保供给……

退朝后，刘整与阿术商议：“我军骑兵、步卒优良，所向披靡，唯水战不如宋军。如能夺其所长，造战舰、练水军，必能获得成功。”

阿术深有同感：“明日上朝，我将向朝廷建议，尽快组编水军，由将军全权负责训练和指挥。南国江湖密布，城池坚固，不适宜骑兵展开和步兵攻击，没有水军配合作战，若想击败宋军，夺取攻宋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是一句空谈。”

肆

襄阳位于湖北西北部，汉江中游。鉴于襄阳“扼汉江咽喉”的重要地理位置，蒙古对这座军事重镇可谓志在必得。

鹿门山万寿寺。阿术攻打襄阳的元帅府设置于此。

登高远望，但见鹿门山立于东津湾内，北临汉江，南接砚山，峭壁

苍苍，树木葱茏，景色幽丽。

“东汉建武年间（25年—56年），襄阳侯习郁建神祠于山上。因门前刻二石鹿，夹神道口，故称鹿门寺。唐代仍名鹿门，宋代最为兴盛，有佛殿、僧寮、斋堂等约五百多间，僧众五百多人，乃中原和汉江中下游流域一座名寺。汉末庞德公，唐代孟浩然、皮日休等皆在此寺隐居。”鹿门寺住持慧明法师一边在前边引路导游，一边向兴致勃勃入寺参观的阿术、刘整做着介绍，“寺后有灵溢泉悬空倾泻，状如珠帘，形若瀑布，下有池，曰瀑雨池，泉水汇注池中，曲屈流经寺前，由石雕龙头口中喷出，终年不竭。寺内尚存塔记石刻二十四面，皆鹿门寺兴衰记录也。”慧明法师拾级而上，精神矍铄，步履轻盈。

“原来如此!多谢大师指点。”

“二位将军军务在身，老衲不便多加打搅，这便告辞了!”

“大师请便!我们来此数日，打搅宝刹，深感不安，还望大师见谅。”阿术作揖行礼，慧明还礼毕，带着几名小徒隐入寺庙。

“前者，皇上批准了建造战舰五千艘，训练水军七万人的‘襄阳战役’计划，刘将军日夜操劳，训练水兵，只三个月就训练出七万干练的水军士卒和一批优秀的水军将领，此乃将军之功也。只是如今，我与将军按照皇上指示，对襄阳围而不攻，待其自毙，这原本不失为万全之策，却不料襄阳城中粮储充足，围困多年不降。”

“襄阳为半山区平原地区，西部山区为荆山山脉和武当山余脉的东段，最高峰名曰望佛山，高六百五十余丈。东部为低山丘陵，桐柏山踞北，大洪山踞南。中部为平原岗地，乃北部南阳盆地和南部江汉平原的边缘接壤部分，地势相对平坦，土层较深厚。襄阳西南部为低山地带，系荆山余脉的残余部分，主要有岘山、岘首山、凤凰山、真武山、虎头山，万山等山峰，壑幽林深，是屯兵驻防的理想之地。”刘整长于地理，无论走到哪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都是查图观貌，把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沟壑都牢记于心，即使多年之后故地重游，他也能做到过目不忘。

“古城襄阳有大小河流四百八十多条，分属于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属长江水系的有汉江、沮水、漳水及其支流。属淮河水系的有游河、小林河、出山河、永名河等。这些纵横交错的河网水系，皆发源于

桐柏山北麓。汉江从西北入境，流经老河口、谷城、襄阳县境，纵贯宜城，由南部入长江。所以，只要掌握了汉江，就能扼住长江的咽喉，东可以顺流而下，直取临安，溯江而上，则可轻取川蜀之地。目前战事虽遇小挫，只要坚持下去，我坚信必有转机。”刘整当年驻扎襄阳，又曾经略巴蜀地区，是以对襄阳及巴蜀的地形地貌了若指掌。襄阳、巴蜀多河流、多山，刘整尤其重视这些地理特征。

“我观兵襄阳，驻军虎头山，已初步侦察了其周围地形及宋军的布防情况。”阿术遥指西北方向的襄阳城，“现在，刘将军，我想请你率汉军五万围攻襄阳城，我率主力五万精骑打援。具体作战方案是：你围城攻坚打得越猛烈，宋援城部队越会加紧增援，咱们就来他个围点打援，机动歼敌。我得手后，将率精骑一万人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退兵时设法避开宋军主力的拦截。同时将四万精锐布防在中心岭区域，立虚寨，设疑火，布下埋伏，诱使京湖制置大使驰援襄阳，在中心岭，形成对宋军的伏击圈，如此，定可给敌军重创。”

“好!元帅此计果然高明，刘整心悦诚服，甘拜下风。”

“刘将军过谦了!这正是你提出的破敌之计的灵活运用，只要我与将军同心协力，何愁襄阳不破!”

阿术、刘整会心相视，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

远处，襄阳孤城在残阳中战栗。锯齿形的城垛，就像受伤的巨人的躯体，抹涂着一层血红。

伍

南宋时期，临安府城多次扩建，成为南跨吴山，北列武林门，左靠钱塘江，右近西湖水域的一座名城，气势宏伟，造型独特。

走进丽正门，就是皇宫中最大的大庆殿，殿基高约二丈，全用汉白玉砌成。殿高约百尺。殿内有东西房，东西阁。正中是高约六七尺的平台，上面置有金漆雕龙的宝座，两边还有蟠龙金柱，座顶正中天花板上刻有金龙藻井，倒垂着圆球轩辕镜，显示着宋朝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严。这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金銮殿”。每年元旦、冬至、万寿节（皇帝

生日），或者皇帝登极、颁布诏书、公布进士黄榜、内宴百官、接见外国使节以及委派大将出征等大典仪式，皆在此殿举行。

大庆殿后面是皇帝平时办公及每月四次召见文武百官、商议政事的垂拱殿。垂拱殿之后是后妃、太子居住的内廷。内廷之后就是专供皇帝、太子、后妃游览的后苑。后苑种满了严冬不凋的苍松翠柏，秀石叠砌的玲珑假山，还有占地十多亩的宫内大池，人称“小西湖”。小西湖模仿西湖山水，堆叠飞来峰，建造冷泉亭，间以为数众多的亭台楼阁。按宋宫廷制，夏天避暑在翠寒堂，冬天赏雪在用楠木建造的明远楼，中秋赏月在依桂阁，春天观花在钟美堂。钟美堂还有一种特殊装置——鼓风轮，花开时节，风轮转动，香飘满园。

紧靠皇宫的是中央官署，最高行政机构三省六部均置于此。从皇宫和宁门而出，直至城北中正桥，是一条专供皇帝通行的御街，贯穿京城南北，长达两千四百步，把临安府城分为两大部分。御街的中心是御道，用巨幅石板三万多块铺成。御道两边是砖石砌成的河道，河里种植荷花，河岸遍栽桃李，春夏之际，望之如绣。

大庆殿。

早朝时刻已过，权臣贾似道姗姗来迟。

宦官董宋臣大声唱道：“大宋国太师、平章政事贾似道觐见！”

在众人含义不尽相同的目光迎迓下，宋度宗称之为“师臣”，文武朝臣称之为“周公”的贾似道，在数十名侍卫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出现在大庆殿堂。

宋理宗死后，度宗即位。度宗能被立为太子并得以即位完全是贾似道的功劳，贾似道自恃“定策功”，愈发专横跋扈，恣意妄为。在当今皇帝的特许下，贾似道在西湖葛岭营造豪华的馆阁，可与皇宫媲美。贾似道可以不到官衙理事，而是由三省六部的官吏将各种文书送到他的馆舍呈阅和批示。贾似道每五天入朝一次，后来又改为六天一次，入朝时见皇帝不拜，退朝时皇帝要起立目送出殿。贾似道平素深居简出，纵情享乐，然朝中无论大事小情，事无巨细都必须向他报告。

当宋军在襄阳与蒙军鏖战之际，贾似道充耳不闻，依旧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每日不是与众妻妾斗蟋蟀取乐，就是大宴宾朋、夜夜笙歌。

在贾似道的淫威下，朝廷官员或迎合奉承，或缄口不语。百官凡有不利于贾似道的行为和言论，轻者被罢职逐出朝廷，重者被杀头治罪，籍没家资，妻子流放。于是，皇帝言路断绝，满耳均歌功颂德之词，边情战报和边关危急的奏折均被隐匿。只有极个别“不识时务”者，敢于冒犯贾似道的“虎威”。勇敢正直的京湖制置使汪立信曾上书贾似道，斥责他缓急倒置，不以社稷大计为重，并指出：当前国家面临策略选择，上策是调集内地精兵沿长江布防，抗击即将大举南下的蒙古军；中策是释放郝经归国，尽快促成蒙宋和议，暂缓蒙军的攻势，争取时间重振边防；下策是调集禁军保卫临安，与元军谈判，束手待降。贾似道得书后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大骂汪立信“瞎贼狂言”（汪立信患有眼疾），当即拟旨罢免了汪立信。

此刻，贾似道坐在皇帝旁边——皇帝专为贾似道设了一个座位——显得目空一切。

“皇帝诏我何事？”他不用“皇上诏臣进殿，臣似道诚惶诚恐，请皇上降谕” 云云，而是用了“皇帝诏我何事”，故意摆出一副与皇上平起平坐，不可一世的做派。

“襄阳之困未解，如之奈何？”皇帝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问。

“不日可解，陛下所忧何来？”贾似道侧身漠视皇帝，双目凝射出两道灼人的光芒。

皇帝一惊：“适有女嫔言襄阳危急。”

贾似道冷笑一声：“这等蛊惑人心之说，陛下如何能信？按律当处以极刑才是。”

“悉由师臣处置。今后凡有蛊惑人心者，不论官职大小，一律处斩，籍没家资，妻子发配。”皇帝颁旨。

贾似道转怒为喜，欠身笑道：“咸淳六年（1270年）三月，蒙古皇帝忽必烈批准了建造战舰五千艘，训练水军七万人的‘襄阳战役’计划，这都是那个叛臣刘整的主意。”贾似道对刘整是疑而用之。景定元年（1260年），当跟随兀良合台南征北伐的蒙军从湖南撤军北返时，贾似道采纳了部将刘整的建议，派兵截断浮桥，杀死了殿后的蒙军百余人。事后，贾似道隐瞒求和真相，向朝廷谎报长江大捷。理宗大喜，遣使将

贾似道召到临安，入主朝政。

“叛臣刘整十分卖力，数月间训练出七万水卒……”

“我军水师情况如何？如果开战，胜算几成？”皇帝打断了贾似道的话，急切地问。皇帝虽说耽于酒色，荒疏朝政，然闲暇之时，不免也要“过问”一下军国大事。

“确切地说，安庆知府掌握大小兵舰六千余艘，水兵十万；淮西制置使掌兵舰万余艘，水兵三十万；京湖制置大使掌握兵舰四千余艘，水兵十二万。陛下试想，以区区七万北方水师，欲对我洋洋五十二万水军精锐，岂非以卵击石？忽必烈纵有并吞天下之野心，安敢轻举妄动！”贾似道越说越得意，唾沫星子几乎溅到了皇帝的脸上。皇帝呆呆听着，心里似乎松动了许多。

朝中文武诸臣表情各异，噤莫敢言。每逢贾似道在场，整个朝堂就成了他一个人表演的场所。

贾似道奏毕，皇帝宣布退朝，百官俯身丹墀之下，山呼万岁。

贾似道不等百官起身，扬长而去。

子时。

襄阳上游的茨河渡口，战马低鸣，人影憧憧。

江面上，四十余艘艨艟排列江岸，桅杆上挂着写有“京湖制置大使”字样的灯笼，在朦胧的夜色中闪着幽幽的光芒。

李庭芝以重金招募的七千名乡民敢死队全副武装，登船待发。梨花枪、突火枪、弓射火柘箭、铜火铳，整齐地排列船舷两侧。队员们身披铠甲，腰挎刀剑，静候着开船的信号。

海鹘战船，两舷铁板坚厚，船首装有锋利的铁质尖刺，船体长十丈，共有十一个舱，每船载水兵一百余人，水手四十余人。

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走上甲板，命人抬上一坛御酒，然后将一溜粗瓷碗挨个斟满。

“张贵，张顺！”

“有！”

张贵、张顺响亮地应着，出列来到李庭芝面前。数日前，李庭芝已正式任命张氏兄弟为这支水师敢死队的都统。

“各位兄弟，这坛御酒，老夫一直没舍得享用，今日与各位兄弟共享，亦为诸位勇士壮行！”李庭芝仰脖将一碗酒一饮而尽，随即亮了碗底，将酒碗摔在甲板上。

“噼噼啪啪”一阵碎响，十几名水军将领亦摔了手中的酒碗。

“誓与襄阳共存亡！冲破敌舰，驰援襄阳！”张贵、张顺振臂高呼。

“冲破敌舰，驰援襄阳！”敢死队员们爆发出雷鸣般的应和声。

李庭芝轻轻抚摸着一门巨大的旋风炮，叮咛张贵兄弟：“元军列岸布垒，火力甚猛。一旦交手，不可恋战，只需用火炮、突火枪、梨花枪等牵制敌军火力即可，重要的是迅速突入襄阳，以解襄阳之围。”他把铜火铳叫成了火炮。

“是！张贵、张顺明白。必要时，我们会使用‘猛火油柜’杀伤敌军。”

金属火铳作战时，点燃引火绳，火药成一团火球状射出，杀伤面积颇大。这种兵器在宋、元军队中被广泛使用。“猛火油柜”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喷火器，它利用空气压缩原理，通过类似活塞的“拶丝杖”来回抽动，将油柜中的油抽出来又喷射出去，可以向预定的目标进行准确攻击，从而避免浪费并取得最佳作战效果。

李庭芝忧心忡忡地望着清冷的江面。“汉江水涨，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如果不出意外，半个时辰内到达襄阳城下不成问题。只是，一旦遇到元军舰船，你们将如何对付？”

“我们专门装备了用以射烧敌人船帆的刺火箭、喷筒、管状火炮和飞火抓。”张贵回答。

“飞火抓是什么玩意儿？”李庭芝从未听说过这种火器。

“它是一种棒槌状的火器，膛内装满火药，棒槌外有七八个出火孔，还有倒须钉。投掷出去后，可以扎在敌船上或人身上，顷刻燃烧，无法甩脱，是以十分实用。另外，我们还配备了足以让元军水师闻风丧胆的犁头镖和钩柜。犁头镖重二斤，投掷出去，中舟必洞，中人必碎。钩柜可将敌船推开，也可将敌船钩住。几支钩柜同时发力，可以钩翻敌船。”

“好！太好了！”李庭芝赞道，心中却想：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老夫怎么一样都没听说过？

“时辰不早，发令起航吧！”他吩咐随行裨将，匆匆走下海鹘战船。

四十余艘战船鱼贯驶出茨河渡口，逐浪而行。李庭芝站在岸边，目送江帆远影，心中渐觉一片虚空……

无论李庭芝还是张贵兄弟都未料到，宋军水师敢死队乘夜色偷袭元营、驰援襄阳的行动，早被元军细作侦知。阿术、刘整将计就计，布下天罗地网，专等宋军来钻。

“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宋、元两军炮火齐鸣，一时间汉江江面亮如白昼，血光冲天。

张顺不料元军炮火如此猛烈，命令水手拼命划桨。海鹘战船顺江而下，终于突破元军重重封锁，突入襄阳城下。

迎面，元军严阵以待。激战中，张顺中炮身亡。张贵与驻郢州的李庭芝主力部队取得联系后，复从襄阳乘舟突围而出，刘整水师紧追不舍，将张贵军围堵于汉江下游五十里处，张贵军腹背受敌，寡不敌众，于龙尾州柜门关全军覆没。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映照在柜门关殷红的江面上。涛声若断若续，似乎在为不归的勇士低吟着一支无尽的挽歌。

陆

辛未年十一月乙亥日（1271年12月18日）清晨，宋知襄阳府兼京西

安抚副使吕文焕像往常一样，早早登上樊城的箭楼。

浓雾在隆冬的时节里像团团蒸汽，从江面上慢慢扩散。太阳出来一竿高后，乳白色的雾霭开始散去，陆地、湖面渐显，只有远山还被浓雾包围着。

“府台大人，您看那是什么？”樊城守将范天顺指着城墙下一面面猎猎招展，写有“大元”字样的旌旗惊问。

吕文焕注目凝望：“大元？哦，蒙古国已改元‘大元’了。”吕文焕从心里打了个冷战，“襄阳被困已近四年，外无援军，内无补给。虽说库有储粮，然而缺盐缺布，处境日艰。即便如此，百姓毫无怨言，各尽所能，支援守军。作为一方父母官，文焕既惭且愧，无以为报。”

“府台大人，这是我父亲焚烧旧房檩熬得的盐巴，父亲让我献给府台大人，补补身子。”樊城副将牛富双手呈上手掌大小的一个蓝色布包。

吕文焕双目含泪，慢慢打开布包。两小块浅黄色发灰的盐巴跃入眼帘。此时此刻，这两块盐巴真是比黄金宝石贵重得多，因为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年，库存的盐巴还勉强够用，然而到第二年年初，就开始发生盐荒，此后缺盐的危机日渐突出。其间，虽有朝廷派兵增援，均被蒙古军击溃；李庭芝派七千名敢死队员从水路驰援襄阳，仍以惨败告终。

“城中缺衣少药三年有余，盐巴更是告罄多时。本府身为朝廷命官，眼见全城军民衣衫褴褛，求盐不得，求医无药，如何能不忧心如焚？只是，本府多次派人出城求援，均有去无回，至今援兵遥遥无期，本府真不知该……”吕文焕话未说完，蓦然悲从中来，唏嘘不已。

“报告府台大人，蒙军使者携书进城，要求面见大人。”一名小校匆匆登上箭楼，向吕文焕报告。

吕文焕似乎有些意外，思虑片刻，沉声说道：“先引入议事大厅，但问详实。”

蒙军使者身着簇新的棉袍，头戴狐皮棉帽，脚蹬牛皮战靴，内着合体的青色锦缎小袄，与城中宋军将士恰成鲜明对比。他从袖管中取出一份书信和一份“建国号诏”，双手递给吕文焕。

吕文焕拆开书信，一目十行地浏览起来：

吕将军台鉴：

将军守城四年，军民日见疲惫，为免生灵涂炭，恳请将军为百姓计，摒弃前嫌，协同进取，回归到中原正统大元王朝之麾下。

我军于汉水东岩鹿门山和白河口等地要隘筑堡，以逼襄阳。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置弩炮于其上，与夹江堡相应，继而复筑围城，切断救襄陆路。是以，宋援襄之军多次失败。秋八月，范文虎舟师十万来援，至鹿门山大败，船舰百余及军需辎重全部落入我军之手。

而今，宋朝廷腐败无能，奸相贾似道专权误国，致使民怨沸腾，社稷如大厦将倾，亡国之日，为时不远。自古良臣择主而事，万望将军以襄阳数十万生灵为念，幡然醒悟，与我等携手，为兴盛王朝建功立业，亦不失封王封侯之举。

大元东西两川统军司都元帅刘整

大元征南都元帅攻宋襄阳元帅府阿术

吕文焕读罢刘整、阿术的劝降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又展开洁白的宣纸上有活字印刷的“建国号诏”，细心地展读起来：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继统，肇从隆右，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

於戏！称义而名，固非为之溢美；孚体为永，尚不宜于投艰。嘉与数天，共隆大号。咨而有众，体予至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吕文焕将这份“建国号诏”读了又读，脸色变幻莫测。范天顺和牛富面面相觑，同声问道：“信里说些什么？”

吕文焕随手将信交给正站在身边的裨将王福，王福用地道的四川话嚷了起来：“啥子鸟信！咱目不识丁，只会打仗，这劳什子，咱看不懂。”

他将信转呈范天顺，范天顺浏览毕递给牛富，牛富阅完复交于吕文

焕，三人神情凝重，默然无语，急得裨将王福看看这个，望望那个，脸涨得通红："又不是啥子绝命书，干啥子都不言语，快把人急死了！府台大人，末将愿率手下一千多兄弟，冲出城去，杀开一条血路，保护府台大人突出重围，到郢州找李庭芝那龟儿子算账！"

"住口！"吕文焕大声呵斥，"休得胡言！"

他心想别说你手下区区一千多人，就是举全城之兵，又岂可奈何元军？只怕不曾渡得护城河，就会身首异处。

王福跟随吕文焕多年，忠耿憨直，作战勇敢，一向深受吕文焕爱重。这几年，宋军苦守襄阳，只有被动挨打的分儿，王福心里早就憋得难受，恨不能立刻率人杀出城外，与元军决一死战。

"府台大人，你若不肯突围，就派末将带亲兵百余出城厮杀一番，末将即使战死，也可多抓几个垫背的，出出这口鸟气。"

吕文焕神情骤变，霍地从座椅上站起。只见他疾步走到一幅巨大的地图前，指着花花绿绿的挂图，怒道："你好好看看！这里是鹿门山，距襄阳城东南三十余里，元军筑堡百余，置重兵、火炮把守，以阻遏我军陆路军队；你再看这里，白河口、唐河口、老河口、沮水、漳水、游河、小林河、出山河、永名河一线，皆有元军筑垒置军，竖炮架弩，拦截我援襄水师；邓城、夫人城、庆元己未摩崖、岘山寺、高阳池馆、马跃檀溪、老龙堤、白马洞、古隆中、刘表墓和百里之遥的徐庶庙，元军亦遍置骑兵、水师游动穿梭。如今的襄阳和樊城，四面被围，犹如铁桶，水泄不通，固守犹且不宜，谈何突围，谈何出城决战！"

他离开挂图，转身久久注视着从门前通向门外的一条青砖石路。一束光线从半开的窗棂间射入，打在了他那张因严重缺乏饮食睡眠而呈菜色的脸上，愈发显出一种瘆人的青白。

"以我孤岛一旅之师，与元军抗衡四年，这在历代战史上也算闻所未闻。而今，我们却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郢州与襄阳咫尺之遥，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督师援襄，一败再败，罢黜不久，居然又被起用为两淮制置使，真乃荒唐之至。"蟋蟀太师"贾似道在朝野培植亲信，排除异己，擅权枉政。奸臣只知保存实力，忠臣却是报国无门，屡受排挤贬谪。天啊，你莫非真要让所有忠臣寒心，让那些奸臣逆子断送我大宋数百年基业吗？"

厅堂中一片沉寂。良久，范天顺扼腕长呼：“我等生为宋朝之民，死为宋朝之鬼，大丈夫以身报国，生又何欢，死又何惧！”

“好！说得好！汤里火里，都算我牛富一个！”牛富话虽不多，却是豪情万丈。

王福依然怒气不息，上前一把扯住元军使者的衣领，抽刀在手：“哪个怕死，就是狗娘养的。让我先杀了这个猪猡祭旗，再与元军决一死战！”

“咣当”一声，王福的扁茎刀被范天顺的环首剑格开，吕文焕乘势夺下王福的钢刀，投掷于地：“休得无礼！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岂可让你杀他，坏我名节！”

元军使者惊魂未定，哪里还敢再作停留，匆匆拜辞出城。

日近正午，樊城米公祠前人流攒动，吕文焕向全城军民宣布：誓与城池共存亡！

第十一章 一江挽歌东流去

壹

元与宋激战的同时，搬迁新宫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按照忽必烈口述的迁宫诏谕，明确将与皇宫大内隔湖相望的两处宫殿——隆福宫与兴圣宫赐给燕王真金。因隆福宫和兴圣宫位于太液池西，为与大内区分，时人皆称之为“西内”。

其时，真金抚镇四川诸地方返，接旨后不敢耽搁，与阔阔真在规定的日期内搬进了隆福宫。新建的殿阁，房间自然比过去的住所潮湿阴冷，偏真金在归途中偶感风寒，回来后一直缠绵病榻，阔阔真为此十分忧愁。阔阔真是忽必烈亲自为儿子选定的妻子，夫妻感情极其深厚。

赫哲因进宫探望察必皇后，得知了这个消息，回来说给阿合马，阿合马开始漠不关心，接着心生一计。他叮嘱赫哲次日务必带些礼物到隆福宫看望阔阔真，谈话中不妨建议阔阔真到内府库借织金褥一用。织金褥乃伊利汗国八月间进贡朝廷的贡品，以百种热带鸟的羽绒絮成褥里，最是隔寒防潮，极适合病人使用。赫哲不疑有他，满口答应。

果不出所料，第二天阿合马从内府库得知燕王妃真的借走了织金褥，他一刻也不耽搁，带着早已准备好的人参、鹿茸、灵芝来见忽必烈，说要将这些珍贵补品献给燕王。忽必烈知道儿子与阿合马一向不和，阿合马贸然送去礼物，儿子必定不收。正好他刚刚批阅完奏折，也想去探望儿子，便带着阿合马一起来到西内隆福宫。

阔阔真闻报父汗驾到，慌忙出宫门迎驾。忽必烈与儿媳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得知真金服过药这会儿已然入睡，便吩咐阿合马先将礼物交给真金的贴身侍卫收好，然后，他不让任何人惊动儿子，自己蹑手蹑脚地踱进寝殿，在儿子床前悄然站了好一会儿才离开。

阔阔真和阿合马一直恭候在寝殿门外，看到忽必烈出来，阿合马一边上前迎驾，一边偷偷察看了一下他的脸色。

中午的阳光照在忽必烈的脸上，这张脸显出不同寻常的严肃。阔阔真也注意到父汗的不快，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心中着实忐忑不安。

忽必烈向前走了一步，又回过头注视儿媳："阔阔真。"

"父汗……"阔阔真吓坏了，声音里透出惊慌。

"阔阔真，父汗一直认为你是朕所有儿媳中最贤惠、最识大体的一个，至于真金，他原本一向视节俭为美德，朕从来对他寄予厚望，可是父汗还得说你们，你们俩这次的事情做得实在欠妥。"

忽必烈的语调虽然放得很缓慢很平和，但话语中的责备之意显而易见。阔阔真大睁着双眼望着父汗，不知父汗所指何事："父汗能不能告诉臣媳，臣媳和燕王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情令父汗如此不快？臣媳和燕王一定改正。"

"织金褥是真金让你去内府库要来的吗？"这织金褥的褥面绝不同于一般绸缎之类，系用最好的蚕丝配以最好的金丝织就，不仅名贵无比，而且被光线照到，则熠熠生辉，夺人视线，忽必烈一进隆福宫的寝殿内就看到织金褥，由是心生不满。

"阔阔真，你和真金应该清楚，内府库中的财物皆系国家财产，非我家私品，绝不可以想拿什么就去拿什么，倘若人人如此，国家的法度岂不要被破坏殆尽！不是父汗对你们要求苛刻，是一个国家必须有法可循，即令对至亲骨肉也不能姑息。"不容阔阔真回答，忽必烈继续责备道。

阔阔真急忙望了阿合马一眼。阿合马正装出一副诚惶诚恐、恭眉顺眼受教的样子，巧妙地遮掩住了得意的心情。阔阔真面对父汗跪了下去，眼中耀起一片泪光，语速急促地解释道："父汗，您误会燕王了。臣媳不敢隐瞒，织金褥其实是臣媳擅自从内府库借出的，燕王对此并不知晓。燕王曾向臣媳问起织金褥的来历，臣媳担心他不肯使用，就骗他说是从臣媳娘家借来的，我们用上几天再还回去不迟。燕王听臣媳这么说，才终于同意让臣媳给他铺上织金褥。父汗您是了解燕王的，您一定看到在织金褥的上面还铺着别的褥子吧？这是燕王做事细致之处，他担心自己每日喝汤药会弄脏了织金褥，到时不好还给臣媳的娘家，执意在织金褥上加了一层棉褥才肯使用。"

听到阔阔真的一番言辞，忽必烈的语气缓和了许多。“你说的也是。伊利汗国进贡织金褥之时，真金并不在京城，他大概的确对织金褥一事一无所知。”

“父汗，您有所不知，隆福宫建成不久，还十分潮湿，若换了平常倒也罢了，偏巧燕王在病中，每日常感腰痛，睡眠不宁。臣媳很担心，去向御医询问，御医给燕王诊断后，告诉臣媳燕王的腰痛系潮湿所致，最好在燕王的身下铺上一床温暖隔潮的卧具，燕王腰不痛了，睡得就可以踏实些，这样一来，对燕王的病快点痊愈有利。燕王生病，臣媳心里怎能不急？正好听说织金褥有御医所言的效果，便不顾一切把它借来了。父汗，一切错都是臣媳之错，与燕王无关，您要责罚就责罚臣媳好了。您放心，臣媳今天就会将织金褥归还内府库的，只求您千万不要错怪燕王。”

“不是错怪真金，看来朕心急，是错怪你了。你这样操心真金的病情，朕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就怪怨你。好孩子，起来吧，织金褥果然对真金的身体有好处，朕过些日子不妨将织金褥赐给真金。真金这孩子，别的什么都好，就是身体总让朕操心不已。”

“不，父汗，织金褥是国家之物，即使您爱子心切，想要赐给燕王，他也必不肯接受。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会将织金褥还回内府库的。这样吧，回头臣媳给内府库写个借据，限期将织金褥还回，您看可以吗？”

“你想得够周到，朕当然同意。对了，阔阔真，今天朕对你说的话，都是因误会而起，你不必告诉真金，让他徒增烦恼。朕要回去了，真金的病情有什么变化，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朕和你母后。”

“臣媳知道了。臣媳恭送父汗。”

阿合马小心翼翼地服侍忽必烈上马，脸上的表情虽然一如既往，毕恭毕敬，心里却失望至极。他花费了许多礼物，巴巴地跟着忽必烈来到隆福宫，原本是想目睹一场好戏，没想到阔阔真几句话就消除了大汗的不满，由此看得出来，大汗对燕王的疼爱，的确是大大有别于对其他儿女。唉，燕王的地位越不能动摇，他阿合马的日子越不好过。思来想去，他真是命苦！不过，他还不能也不想就这样认命。他与燕王之间，还有得一斗，而他的法宝，就是他的无人可及的理财之能以及大汗对他的信任。

下一步，他必须趁着真金卧床之际，将总与他作对的许衡老东西撵出朝堂，先断真金一只臂膀。

就这么做。

真金缠绵病榻足足有四个月。这四个月中，他的病时好时坏、时轻时重，令爱子心切的忽必烈几乎都没有心情关注与宋的战事，只为儿子伤透了脑筋。与许多朝臣一样，张易也无时无刻不在担忧着燕王的病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忽必烈推荐了王琢。王琢已与张易之女水云成亲，正因为是女婿，张易才一直没敢举荐王琢。之所以如此，绝非因为担心女婿治不好真金的病有损名声，而是怕万一真金有个三长两短，他将抱憾终生。

王琢经过仔细研究，冒险开出了以毒攻毒的处方，这才控制住了真金的病情。随着真金一天天好起来，忽必烈大为高兴，欲重赏王琢，却被王琢婉言谢绝。宫廷御医的风光和职衔对王琢没有多少吸引力，与之相比，他情愿做一个民间大夫，像往常一样开他的医馆。他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为更多的百姓解除他们的病痛。

了解了王琢的志向，忽必烈虽不无遗憾，却并不相强。

真金大病初愈，惦记朝中之事，一早乘轿上朝。路上，恰与玉昔帖木儿相遇。玉昔帖木儿见真金的脸色比前些时候红润了一些，悬着的一颗心才稍稍放下。

“燕王。”玉昔帖木儿上前拜见真金。

真金下得轿来，与玉昔帖木儿并肩而行：“玉昔，有些日子没见你了。是不是父汗派你另有公干？”

“哦……是……也不全是。”玉昔帖木儿犹豫了一下，似乎有什么话难以启齿。

“怎么？”

“其实，臣奉旨巡视怀孟路，去了一趟文水县。你生病这段时间许祭酒告病还乡了。你知道许老先生这个人，半生清贫自守、两袖清风，虽然他离开朝廷前大汗特旨下赐了一些钱粮，但他家人口较多，他又要

看病，恐怕很快就会所剩无几。大家放心不下，正好大汗派我巡视怀孟路，大家就凑了二百两纹银托我捎给他。”

“哦？许先生病了？是不是很严重？”

“唉！”玉昔帖木儿叹了口气。

“你叹什么气？到底出了什么事？”

“有些话真是一言难尽。你生病不在朝中的这几个月，不，其实早在这之前，阿合马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层层设卡，百般刁难，既不拨钱粮，又不配器物，许祭酒无法执教，这才被迫请求回乡务农。”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如今朝政尽被阿合马及其党羽掌控，大汗又对阿合马宠信有加、言听计从，你在病中，大家当然不想用这些事来让你烦心。”

真金紧紧锁住眉头。“糊涂！真是糊涂！”也不知他在说谁。

沉默片刻，他向玉昔帖木儿说道：“待会儿退朝后，你帮我安排一名特使再去一趟许公处，替我送些银票，还有两盒高丽进贡的人参给他，同时，请特使转告许公：天理公允衡长久，小人猖獗只一时。请他善自珍重，待时机成熟，我亲自接他回京。”

“喳！”

“我们走吧。”

“看，阿合马过来了！好华丽的八抬大轿，就差用金子来装饰轿门了。”玉昔帖木儿看了看真金简朴的双人小轿，似怒似笑地说道。

真金冲着阿合马的轿子直直走了过去。轿夫并不认识真金，见他衣着朴素，以为又是那些专与他们主人作对的穷酸儒臣，遂怒喝道：“找死吗？没看见这是平章大人的轿子，还不滚开！”

玉昔帖木儿大怒，正欲上前，真金向后摆了摆手。

“咦？好大的胆子！你若再不滚开，休怪老子对你不客气了。”

真金淡然一笑：“怎么个不客气法？”

阿合马正在轿中闭目养神，外面的争执他虽听得清清楚楚，却懒于出面制止。他从不把朝中那些藩府旧臣放在眼里，对于他们，只要可能，他会一一让他们滚蛋。然而，当他听到最后这一声心平气和的问话时，耳边却不啻惊雷炸响，他一把掀开了轿帘，随即像个皮球一样滚出了轿子。看不出，他肥胖的躯体还挺灵活。

“你们，你们还不给我退下！燕王殿下，殿下啊，这群该死的奴才冲撞了殿下大驾，还请殿下恕罪。”

阿合马一边怒喝着轿夫，一边忙忙地抢上几步，跪在了真金的面前。真金在身上找了找，可惜什么也没带。他不甘心地四下张望，恰巧看见道边丢弃着一张被折断的废弓，于是毫不犹豫地拾起来，用力地抽向阿合马那张令人憎恶的脸。

弓，抽在了阿合马的脸上，一股鲜血立刻冒了出来。阿合马如同懵住一般，只管直挺挺地跪着，连脸上的血也不敢去擦一下。

“这一下，是替许先生打的。去告诉我父汗吧。阿合马，你记住，我一定会让许先生还朝的。”

“殿下，臣……”

“玉昔，我们走！”真金将断弓用力掷在地上，不再上轿，与玉昔帖木儿步行向大明殿方向走去。

直到目送着真金与玉昔帖木儿走远，阿合马才感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他抹了一把，满手都是血。轿夫们怕挨打，谁也不敢去扶他，阿合马没办法，自己从地上站了起来，一反常态地一言不发，捂着脸默默坐回轿中。

“老爷，还……还去上朝吗？”一个轿夫鼓起勇气，战战兢兢地问道。

“上！”阿合马没好气地回答。

贰

阿合马丝毫没有注意到，此时，一辆黄色车轿正紧紧跟随在他的紫色八抬大轿的后面。这辆黄色车轿是特制的，帝师八思巴不在京城时，偶尔归代行帝师权力的总制院使桑哥使用。桑哥是八思巴的弟子，当年，忽必烈通过八思巴广选天下人才，八思巴郑重地向忽必烈举荐了桑哥。桑哥熟稔川藏政教庶务，且有军事才能，忽必烈十分看重他，将他擢为总制院使，管理天下释教。

桑哥奉旨巡视川藏地区，昨天傍晚才从拉萨赶回京城。今早上朝，他是有要事向忽必烈禀报。

与锋芒毕露的阿合马不同，桑哥平素为人深沉，谨言慎行，似乎仅满足于在忽必烈和帝师面前表现他的才能和忠心，而对“敛财派”和“汉法派”都敬而远之。他的这种韬光养晦的确起到了明哲保身的作用，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桑哥。真正的桑哥如何甘心平平庸庸地终其一生？他只不过在等待着合适的机会。他相信，作为八思巴最信任的弟子，佛祖一定会赐给他这种机会。

刚才，桑哥目睹了真金与阿合马发生冲突的全过程，他暗暗觉得痛快，同时又从内心深处对真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敬畏。

真金和玉昔帖木儿到达大明殿时，文武百官多已候在朝堂之上。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看到真金非常高兴，纷纷上前见礼问候。大约一盏茶的工夫，阿合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殿门前。尽管他有意遮掩，但那条从他的左耳直划到嘴角的伤口以及染在脸上、颈上、官袍上的血迹都太过显眼，想遮也遮不住。大家看到他这个样子，不免惊奇万分。

朝堂之上有一半是阿合马的亲信，此时，他们碍于真金在场，加上阿合马一进来便满脸阴沉地站回到自己的位置，所以破天荒地谁也不敢上前见礼，更不敢多问阿合马什么。

桑哥最后一个到朝，与此同时，殿外传来帐殿平章高和尚洪亮的唱喝声：“皇上驾到！”文武百官急忙各就各位，屏息以待。

忽必烈步履矫健地走入大殿，他一眼看到儿子，脸上顿时露出欣慰的笑容：“真金，你的身体刚刚复原，为何不多休息几日？”

“儿臣无妨，谢父汗挂念。”

“也罢，务要小心在意，不可劳累过度。”

“是。”

忽必烈笑容满面地坐回到龙椅之上。“桑哥！”他面向桑哥问道，“你何时返回？”

“禀大汗，昨日傍晚。”

“帝师安好？一别几年，朕十分想念帝师。”

“帝师也十分想念大汗。他说，三个月后，他将回京面圣。”

“川藏地区局势如何？”

“平稳如昔。”

“全赖帝师之力。”

“帝师有言：大汗德被四海，四海咸服。”

忽必烈畅声大笑，八思巴之赞誉，闻之如饮甘饴。

“好，桑哥，晚上，朕设家宴为你接风。皇后也很惦记帝师，你不妨给朕和皇后讲讲你一路上的趣闻。”

“臣遵旨。臣谢陛下恩典。”桑哥躬身退下。

“诸位爱卿也都参加吧。”

“遵旨。”

“对了，阿合马。”

“臣在。”

“咦？你的脸怎么啦？”

阿合马心虚地瞟了真金一眼，嗫嚅着答道："是……是臣不小心撞了一下。"

真金冷笑一声："阿合马，你为何不说实话？"

阿合马垂下头，再不言声了。

忽必烈略一思忖，已猜出八九分。真金看似温文尔雅，骨子里却继承了孛儿只斤家族的刚烈情性，因此，他不忍过分深责。

"真金……"

"父汗，没错，是我将阿合马打伤的。"

简短的一句话，却令众人目瞪口呆，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阿合马，个中内容却不尽相同。

"唉，真金，你太莽撞了。他怎么说也是朝中重臣，你怎么能出手殴打他，这的确是你的不是了。"

"父汗，阿合马利用父汗对他的信任，暗令有司百般刁难国子监，致令诸生廪食不继，老臣许衡被迫请归故里。这样的人，别说打他，就是治他的罪也不为过。"

"冤枉啊，陛下，不是这么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真金怒道。

"真金，你在病中有些事情并不知晓。蒙宋之战始于至元五年，迄今已逾四个年头，消耗甚巨，然而国子监那帮书生丝毫不知朕恤爱之心，对朕、对时局颇有非议，即便如此，朕秉宽宏之心，未予计较，岂料这些书生竟接连离开国子监，许衡无法执教，加上染病在身，这才请归故里。"

"父汗，国子监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国子监诸儒生皆父汗亲旨拔擢，若非有人从中作梗，不予供给钱粮物具，这些书生岂会擅自离开？就算儿臣不去深究其中缘由，可是一个国家没有储备人才的机构那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我们这样拥有广大疆土的泱泱帝国。请父汗明察。"

“唔，这样吧，待帝师回朝，朕将重新考虑此事。的确，如你所言，朕要颁行八思巴新蒙文，也需要国子监这些儒生和许祭酒协助。”

“既如此，可不可以请父汗准许许公之子许师可担任怀孟路总管，这样，在许公病愈回朝、重任国子监祭酒之前，至少可以保证许公一家衣食无忧。”

“准奏！”

“谢父汗！”

“阿合马，待会儿散朝，朕会派最好的御医为你诊视伤口，今日的事你就不要耿耿于怀了。”

“臣不敢！陛下眷顾之恩，臣万死难报。”阿合马连连叩头，尚未愈合完全的伤口重又渗出点点血珠。真金与刘秉忠四目相视。他们知道，这其实是忽必烈一种无言的暗示：无论阿合马做过什么，他的理财之能都始终为庞大的元帝国所需要。

面对刘秉忠期许的目光，真金突然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他所面对的并非阿合马本人，而是他的父汗，他究竟该怎么做？

难道，他该就此放弃吗？不能，绝对不能！

叁

吕文焕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派亲信潜出襄阳，再向丞相贾似道求援。朝中将军大多畏敌如虎，贾似道只好又派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率万余精锐驰援襄阳，不料中心岭一战，万余宋军全军覆没，李庭芝仅以身免，仓皇逃回临安。数年来，元军屡挫驰援襄阳的宋军，较大的战斗有虎尾州之战、万山堡之战、柜门关之战等，毙俘宋军总数不下二十五万人。元军还环绕襄阳、樊城修筑了一条首尾相接千余里的长围，如同勒住襄、樊的绳索，有效地形成了对襄阳、樊城的战略包围。元军步步为营，不断收缩包围圈，筑环城以逼襄阳、樊城，并严密封锁水陆交通。襄阳、樊城二城犹如汪洋中的两座孤岛。

至元九年（1272年）冬十月，被困近五年的襄阳城已面临严重的饥荒，先是百姓断粮，接着军中断粮，百姓、将士终日只能以树皮草根为生，而且就连树皮草根也无以为继。元军常于城下架火烤肉，肉香飘入城中，便有实在无法忍受饥饿的百姓在夜深人静时冒着生命危险绾绳缒城而出，到元军营中饱餐一顿。每逢这时，刘整命将士不仅要妥为安置，如有愿意返城者，还给带上够一家人吃上几天的粮食。渐渐地，偷离城池的百姓越来越多，其中开始夹有士兵，渐次发展到一些将领也加入其中，而离城后重新返城的人则越来越少。一开始，吕文焕曾严令“如有敢私自出城者一律杀无敕”，可守城将士看到出城的百姓中多为妇女和孩子，实在不忍心大开杀戒，因而大家虽有军令在身，却彼此颇有默契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后来，吕文焕担心过分逼迫只能引起城中百姓将士哗变，也只好选择听之任之了。

同月，玉昔帖木儿赴京奏事，忽必烈命他将从西域征调的七门巨型投石机运抵襄阳城下，以加强元军的攻击力量。在总攻中，这七门炮石重五十斤、机动发射的投石机发挥了预想的威力，所击无不摧毁，陷地七尺，襄阳城岌岌可危。

不久，真金奏请父汗，获准亲往襄阳前线犒劳全军。阿术、刘整与真金战场重聚，欣喜非常。真金认真倾听了阿术、刘整对襄阳战事的汇报，要阿术、刘整暂停攻城三日，一切待三日后再议。阿术、刘整虽不明其意，仍遵命行事。当晚，真金回到临时住所，备下书信和酒，派使者送抵城中。

吕文焕正为蒙古大军突然停止攻城感到疑惑，忽报蒙古使者求见，思虑片刻，同意见面。

元军使者双手捧着一个雕刻着雄鹰图案的檀香木托盘，上面放着一封信、一壶酒和一只金杯。吕文焕不解其意，使者高举托盘，恭恭敬敬地跪呈吕文焕。

吕文焕先取过信来拆开，心中顿时一惊。只见信上字迹殷红，字体颜色浓淡不一，并隐隐散发着一种咸腥的气味。

居然，居然是一封血书！

吕将军台鉴：

将军守城近五年，军民日见疲惫，为免生灵涂炭，恳请将军为全城百姓计，更为中国大一统捐弃前嫌，回归正途。

我与将军素昧平生，却于元宋交战于襄阳、樊城之际尽知将军忠义禀性，由此心生无限敬仰，渴望早日与将军对坐共饮，畅论得失成败。将军既与奸相贾似道等不能同路，又何能长久共侍一主？今宋帝只知宠信宵小专权，致使民怨沸腾，社稷如大厦将倾，亡国之日，为时不远。襄樊一战，已开战争史上历时最长、投入兵力最多、消耗财力最巨之先河，将军之英名亦如日月可耀青史。然将军倘一味愚忠，城破之日，只怕一世英名终究毁于一旦。

自古良臣择主而事，望将军三思。将军出降之日，我当亲往城门迎接。血书之盟，真金愿以性命担保将军之未来。

血酒一壶，与将军共饮。

燕王真金于至元九年冬十二月血书于元军大营

吕文焕读罢真金的血书，准确地讲，是一份用鲜血写成的劝降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位宋宁宗嘉定十九年（1220年）出生于安徽寿县的宋军杰出将领，在得不到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苦苦守城达五年之久，如今他突然觉得自己很累，对前途也充满了迷茫。

他曾寄希望于朝廷派来援军以解襄阳之围，但随着时间一月一天、一分一秒地流逝，他的希望一点点变成失望最终只剩下绝望。如果说元军围城之初他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元军对襄阳的久攻不下得益于襄阳军民的同仇敌忾以及他这位统帅的正确谋划，那么现在他则发现，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元军固然也想早日拿下襄阳进而一举征服大宋，但如果做不到，他们也不妨借围攻襄阳之际最大限度地消耗宋军的有生力量。

这是明显的两步棋，问题在于这两步棋无论走哪一步，元军都是最后的赢家。而布下这两步只赢不输棋子的始作俑者，正是对宋军的军队建制以及兵力部署都了若指掌的刘整。

刘整的杰出才能，吕文焕素有所知，而且，他更知道刘整之所以最终叛宋降元与他的亲哥哥吕文德的妒贤嫉能有很大关系。虽是同胞兄弟，吕文焕对兄长的所作所为一向不齿。他很为宋廷惋惜，刘整这样的

帅才宋帝不知重用，反而任用的全是贾似道、李庭芝、吕文德之流。郢州与襄阳近在咫尺，李庭芝督师援襄，一败再败。老将夏贵出身行伍，官至淮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庐州，手握大宋重兵却只知保全自己。“蟋蟀太师”贾似道在朝野培植亲信，排除异己，擅权枉政。陈宜中、贾余庆、李庭芝、吕文德等中书门下省重臣纷纷依附贾似道，为虎作伥；相反，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中书门下省、枢密院、制置司官，却是报国无门，屡受排挤。

事实上，他的忠诚和信心正一点点被大宋的现状耗尽。

他如何不清楚，如今的襄阳城，被元军团团围困，已无挣扎之力，加之战争损耗，民困兵疲，襄阳犹如一只被囚困于铁笼之中遍体鳞伤的猛虎，除了做一番垂死挣扎外已经别无出路。

他该怎么办？

如果一意孤行，襄阳百姓必将因为他的一意孤行而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他并不惧死。早在襄阳遭受更猛烈的炮击之前，刘整亲至城下劝他投降，他回答刘整的是万箭齐发。他看到刘整中箭，但刘整的话却比刘整所中的那一箭更深地射中了他本人：“大局已定，将军何必死守一点愚忠，令襄阳无辜百姓遭殃？我劝将军顺应天意，献城来降。如若不然，也应出城与我决战，方不辱勇士声名。似将军这般龟缩城中，岂是勇者之举？”

这就是刘整。这就是他吕文焕。

刘整将箭掷于地上，捂着伤口仍向他喊话：“将军以孤城御我数年，今鸟飞路绝，我大元皇帝钟爱将军才智出众，忠信无双，特降诏：如若来降，必保全将军及全城百姓性命，将军及手下将领皆加官晋爵。请将军上体天意，下应民心，速做抉择。”

他置若罔闻。

卯辰交时，元军向樊城发起总攻。樊城守将以疲弱之师抵抗，渐不能敌，樊城城郊、夫人城等险要悉被元军占领。樊城被元军将领刘整攻破，宋将范天顺战败，于守地自缢而死。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遇民居

烧绝街道。元军亦很顽强，步步紧逼，牛富身受重伤，蹈火而亡。裨将王福亦从死，樊城遂陷。樊城既陷，襄阳更无再生之机。

至此，为自己的置若罔闻付出代价的是冒着青烟的残垣断壁和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当吕文焕行走在声声不绝于耳的呻吟和咒怨中时，他头一次感到自己愚不可及。

这真的是他所希望看到和得到的结果吗？原来信念会像人的躯体一样也是可以被肢解的，而信念一旦被肢解，剩下的便只有无穷无尽的悔恨。

他该怎么办？他到底该怎么办？

吕文焕的目光迟疑着落在酒壶之上。那是血酒吧？像信中所说的那样。写信的人愿以自己的鲜血换得他的最后决定。

使者取过酒壶旁边的金杯，倒了一杯血酒，一饮而尽。

吕文焕无力地挥了挥手："你先回去吧，容我想想再做答复。"

使者放下托盘，恭敬地深施一礼，退出议事大厅。吕文焕颓然坐在帅位上，良久，命传众将入见。

第三天清晨，襄阳城遍插白旗，城门大开，吕文焕白衣出降。真金亲到城门迎接吕文焕，将身上父汗赐与的天鹅绒大氅披在吕文焕的身上。

刘整、阿术、安童都来与吕文焕相见。吕文焕见刘整的肩头仍缠着浸血的绷带，心里蓦觉过意不去："对不起，刘将军，吕某得罪了。"

"没事，没事！这点小伤能奈我何？重要的是，我与将军经历生死搏杀终于殊途同归，走在了一起。"

"吕某惭愧！"

"将军若还耿耿于怀，不如待会儿自罚三杯，不，三碗，我为将军准备的可都是海碗。"刘整说着，爽朗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染力，令吕文焕心头积郁已久的忧闷一扫而尽。

他深深回望了一眼襄阳城，襄阳城与他沉默相对。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连同可以预知的宋朝廷的命运。

一名衣衫褴褛的宋校尉双手捧着一个檀香木托盘走到真金和吕文焕的面前，托盘上依然放着那只酒壶和那只金杯，不同的是，壶中的酒已经空了。

“殿下容禀：今天早晨，罪臣方才喝尽最后一滴酒。”吕文焕沉缓地、一语双关地说道。

真金笑了：“是。与将军共饮，那酒实在很甘醇。”

至此，历时五年的襄阳战役终于硝烟散尽，江南门户洞开。江风徐徐，为偏安江南的宋朝廷吹响了“大江东去”的亡国前奏。

肆

半个月后，真金偕吕文焕奉旨赴京。忽必烈亲自把盏为吕文焕洗尘，次日又下旨迁擢，授为襄汉大都督，其将校在原职上各有升迁。不仅如此，忽必烈还邀请吕文焕参加了早在准备之中的册立太子仪式。对吕文焕而言，这个消息远比加官晋爵更令他振奋。

他是降将，是汉臣，这一点在他心中永远不会被抹去。当初，他迫于情势献城降元，更多的是感于真金的赤诚。这原本是冥冥中的一种力量，让他将自己的命运与真金连在了一起，他需要这种心灵的力量，而这，也是他与刘整不同的地方。

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一日，大明殿被茫茫瑞雪环绕，在肃穆中显出几分不同寻常的喜庆。

司晨郎“报晓”之后，大都城正六品以上的官员分两列由日精门和月华门依序入殿。

丹墀之上，照例端放着宝舆方案。这是用上等南洋红木制作的桌案，做工考究，工艺精美，光泽闪烁。成排的“金红连椅”依序摆放，专供王公贵族和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座。

九十管的“兴隆笙”奏响，顿时鼓乐齐鸣。隆重的册封太子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伯颜持节授予真金玉册金宝。之后，太傅刘秉忠宣读册立皇太子诏书。

立皇太子册文

咨尔皇太子真金，仰唯太祖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豫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为不显立冢嫡，遂启争端。朕上尊祖宗宏规，下协昆弟佥同之议，乃从燕邸，即立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数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於戏！圣武燕谋，尔其承奉。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

至元十年二月一日

蒙古旧制，新汗人选一般由前大汗生前提名，死后再由忽里勒台确认。这种“双重选举制”既是造成蒙古帝国内部政局长期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也特别不利于中原汉地农业经济生产力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忽必烈采用中原传统的“嫡长继承制”，本身就意味着“附会汉法”的继续深入。

早在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传召汉儒张雄飞，问以“方今所急”，张雄飞回答：“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闾阎小人有升斗之储，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储贰，非至计也。”四年，姚枢议政，提出八条建议，又把“建储副以重祚”的事提了出来。此后，汉儒重臣不断向忽必烈上疏，请求册立太子，在这些儒臣们的反复劝说下，忽必烈终于在至元十年正式册立真金为皇太子，授予玉册和皇太子宝，并为之设立“宫师府”，择儒臣三十八员。

事实上，真金能够被册立为太子，也标志着“汉法派”与“敛财派”的力量对比比之元初“敛财派”占据绝对主动的态势更趋于均衡。虽然忽必烈依然信用阿合马，阿合马也依然擅权专政，不可一世。但随着元王朝的日益强盛，忽必烈已不再像中统初年那样急于积累财富，而开始向以讲求“与民休养生息”为治国方略的正统的中原文化靠近。

册立太子仪式结束后，清风带着儿子确吉来到西内兴圣宫（皇太子东宫），向太子妃阔阔真辞行。这段日子，阔阔真很用心地为清风准备了两样礼物：一样是两包清风平素最喜欢喝的宋进贡的武夷茶和西湖龙井，另一样是九套从小到大、样式齐全的男孩子穿的蒙古袍，这些蒙古袍都是阔阔真一针一线熬夜赶制出来的，她就是想在清风离开大都回云南时可以带上。

确吉年方五岁，是清风和忽哥赤唯一的儿子。忽哥赤遇害身亡时，幸好确吉已被送回祖父忽必烈处，清风方得以拼死逃回大都。为忽哥赤报仇后，清风便留在王府协助父亲治理云南。次年，也就是至元九年，忽必烈委派亲族脱忽鲁为云南王。同年，兀良合台病逝，清风护送父亲灵柩返回漠北安葬，忽必烈怜惜儿媳、爱孙，特意安排清风母子住在西内，以便真金和阔阔真妥为照顾。

杀害忽哥赤的元凶虽已伏诛，但忽哥赤治理云南期间的失之以宽以及宝合丁和阔阔带的叛乱却造成了云南境内的诸多动荡。以罗槃酋长为首的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原本已归附朝廷，现在见时局不稳，又纷纷设栅立寨，各行其政，对此，新任的云南王脱忽鲁上任后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然收效甚微。

云南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元王朝对云南的统治是否能够长治久安，同时也关系到元朝对宋战争的最终成败，忽必烈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太子的册立仪式结束后，他终于做出决定：派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转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赛典赤即将奉旨赴任，清风征得忽必烈的同意，也将同往云南。云南，对清风而言，不仅是她丈夫忽哥赤长眠的地方，也是她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清风此生唯一的心愿，就是在她的有生之年看到云南成为一个美丽祥和的地方。

起程的日子很快确定下来。这些天，但凡有空，清风必来兴圣宫看望阔阔真。离别在即，她的心里着实对她常来常往的兴圣宫、对兴圣宫的女主人阔阔真、对真金充满了留恋之情。

是啊，此一别关山万里，谁知道今生是否还能再相见？

每到东宫，确吉总喜欢缠着三哥铁穆耳。铁穆耳是真金与阔阔真的幼子，生于至元二年（1265年）。阔阔真婚后为真金生下三子，他们分

别是长子甘麻剌（1263年），次子答麻剌八剌（1264年）和幼子铁穆耳。铁穆耳脸形方圆、鼻峰直立，乌黑的眉眼像极了祖父忽必烈。或许因为这个缘故，阔阔真对幼子一向偏爱有加。铁穆耳的性格同时兼有了母亲的敦厚绵善和父亲的刚直果敢，天赋的禀性加上良好的教育，使他小小年纪就有了几分宽容忍让的风度。非但如此，这个八岁的男孩还特别懂事，看到母亲和清风婶婶有许多话要说，便带着确吉出去玩耍了。

偌大的宫殿中霎时安静下来，阔阔真引着清风看她给确吉准备的衣服，清风一件一件拿出来在身上比划着，两人笑成一团，笑着笑着，两人彼此望着，眼圈却红了。

良久，阔阔真哽咽着问道："清风，你一定要去那里吗？我们在一起不好吗？说真的，我舍不得你，更舍不得确吉。自打生了铁穆耳，我就再没有怀上过孩子，这一年，我把确吉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想到你们……我……"

清风放下衣服，轻轻地揽住了阔阔真的肩膀："其实，我又何尝舍得你，舍得太子，舍得父汗和母后呢？可你无法理解我心中的恨意，我曾那么不情愿随忽哥赤远赴云南，可那里却有他为我修建的'清风亭'和'望卿山'。忽哥赤，你简直想象不出来他有多善良，就像蓝天上最洁净的那一朵云，随风舒卷，与世无争。可就是他，在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爱他的那一天，他却永远离我而去。我真的很后悔，如果我不是那么执拗，如果我早一点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爱，或许我今天就不会后悔莫及。忽哥赤总说自己没有才能，不能做到像父汗期望的那么好，不能使云南的百姓安居乐业，可我知道，他很想做到的。现在，父汗派赛典赤出任云南平章政事，我听说这个人十分有才能，或许，他可以实现忽哥赤的遗愿。"

"会的，一定会的。清风，我知道你也要去云南，心里放心不下，就向真金打听赛典赤这个人。真金对赛典赤的评价很高。他说，赛典赤是阿拉伯别庵伯尔的后裔。赛典赤，意为"尊贵的领袖"，是对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称号。太祖西征时，赛典赤年方九岁，随其族人和祖父迎降。西征结束后，随蒙军来到中国。蒙哥汗三年（1253年），他迁燕京路总管。其时还是藩王的父汗奉命攻打大理，率师抵六盘山，军队饥馁不堪，是赛典赤及时送来军队必需的粮秣武器等军用物资，士气因此大振，而他，也因为这件事受到父汗赏识，自此，他对父汗忠心耿耿，父汗对他信爱殊深，他们也算患难见真情了。尤其难得的是，在父汗受命总理漠南事务期间，他不顾朝中许多守旧势力的反对，大胆采行汉法，

并在金莲川建府招士，致力于完成统一大业。但父汗手头银两短缺，无法畅意所为，为难之际，又是当时正主管燕京行省财赋的赛典赤经常暗中资助藩府钱粮，最终使父汗如蛟龙入水，在漠南草原开创了帝王基业。”

“哦，原来赛典赤与父汗还有这样的渊源。”

“是啊。赛典赤不仅资助父汗，还按父汗令旨，负责增修文庙和兴办学校。中统元年（1260年），他受到重用，被委为燕京路宣抚使。中统二年六月，父汗兑现了自己在藩邸时许下的诺言，于设立中书省时，诏命赛典赤成为第一位被中统朝起用的回回人。这段时间，赛典赤主要掌管财、赋。当时父汗以丝为本发行交钞，赛典赤对交钞的发行实行控制，使交钞信誉很高。听说，此次赛典赤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父汗曾两次召见他，还向他面授机宜。父汗具体怎么说的，我记不太清了，好像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尽快创建新的云南行省；其二是正确处理云南少数民族及邻邦关系；其三是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其四是广泛传播中原文化，使其融入云南社会生活。”

“能做到这四点固然最好，但云南之地居住着众多民族，从秦汉以来至唐宋叛服无常，历朝历代很难真正对他们实施统治。如果不能以德安抚诸部，只怕其境其民永无宁日。”

“父汗想必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派赛典赤前往云南。清风，你不要太担心了，有父汗的深谋远虑和赛典赤的杰出才能，云南终会得到大治。”

“我知道。阔阔真，你陪我去见父汗好吗？”

“你有话对父汗讲？”

“是啊。其实这些天我心里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我们去见父汗，我打算跟他说说我的想法。阔阔真，你没去过云南，对那里的人文地理状况一定不太了解。云南境内，山多水多，耕地很少，农业生产不甚发达，更无水稻桑麻种植技术。我想禀明父汗，此去云南，除了军队，还应多派一些谙熟种植、养殖技术又懂传授之道的行家过去，帮助教化那里的居民，使他们学会利用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倘能如此，也是一件体现我朝无量功德的好事啊。”

“这些人中，还要有水利专家、建筑工匠、画家、书法家、儒学大师……总之，一切可以担负起传播中原正统文化、移风易俗重责的人才都很需要。”

清风惊奇地望着阔阔真：“你……”

阔阔真温存地一笑，“前些时候，真金向父汗呈递的奏折里是这么讲的。他在奏折中还提到，云南地处边陲，欲服其民，必先服其俗。赛典赤此去云南，当按中原习俗，正三纲，明五常，让中原的儒学文化和道德风尚在云南全境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真是这样吗？”

“不会有错的。你不知道，真金这些日子受了风寒，一直咳嗽，我怕他太过劳累，就帮他把奏折誊写了一遍。”

“咳嗽？太子他不要紧吧？”

阔阔真叹口气，语气中流露出几分无奈，几分疼怜：“他呀，与当年的伯汗真有些相像的地方，对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事必躬亲。我倒觉得，在这点上，他与伯汗都不如父汗，你看，父汗既要处理如此繁杂的国事，又很懂得休养之道。若非他老人家凡事张弛有度，怎么可能花甲之年还如此健朗！”

“这不好。太子，他可是国家的希望，你一定要劝阻他。”

“你帮我，我们一起劝说他。”

清风用力点了点头。少女时代的柔情早已为温暖的亲情所代替，但真金依然是清风心底最牵挂的人。

阔阔真挽起了清风的手臂：“我们去见父汗吧。我想，铁穆耳和确吉可能已经去他们祖汗那里了，确吉这孩子聪明可爱，别说我和真金舍不得他，父汗，还有母后老来惜孙，肯定更舍不得他。”

清风注视着阔阔真精致的侧影，眼圈不觉又是一红。

伍

忽必烈命中书省颁发金银牌十九道，数日后，赛典赤身负朝廷重托，远赴云南，走马上任。

时值九月，真金再次与中书省左丞相、征南主帅伯颜抵达襄阳城，与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阿术、刘整和负责军前物资转运的玉昔帖木儿会合。按照蒙古人的作战惯例，大军将兵分三路，齐头并进。之所以派出东西两路，目的在于分散宋军的注意力，策应和配合主力作战。主力部队则集中了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和刘整率领的七万水师在内的优势兵力，由伯颜亲自指挥，沿汉水向东南方向推进，以期在阳逻堡与宋军展开决战，全歼宋军主力。

真金、伯颜不顾旅途劳顿，召集各军高级将领开了个短会，伯颜在会上简要地叙述了他的作战意图。

会后，为款待太子和即将出征的众位将军，阿术煞费苦心地在自己的军帐为大家准备了一桌简单的酒席。

刘整只饮一杯，便停杯放箸。真金见他脸色苍白，双目肿赤，不觉关切地问："刘将军，你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刘整望着真金，想说什么，却蓦觉喉头紧涩，眼前模糊一片，片刻之后，又恢复了正常。他向真金笑道："不妨事，大概昨夜睡得不好。"其实，这并非实话。最近，他的睡眠和食量骤减，胸口时常憋闷欲裂，然而前方战事紧张，他一直隐忍不言，也未找军中大夫诊疗。他有种预感，自己恐怕很难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为此，他更加急迫地盼望早日拿下宋朝的最后一道军事屏障——阳逻堡。

刘整虽极力振作起精神，真金仍旧放心不下，传命侍卫去请许地许大夫。许地是国医许国祯的三子，许国祯早年即追随尚是藩府亲王的忽必烈，其医德医术在当时可谓无出其右者，因而深得忽必烈爱重。忽必烈登极后，将许国祯封为国医。许国祯有子三人，只有许地真正继承了他的衣钵，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这次真金亲赴襄阳前线，忽必烈特派许地随侍在儿子身旁。

吩咐过侍卫，真金为刘整斟满了一杯酒，深情地说道："当年，若非将军力排众议，献策先取襄阳，我军攻宋安能如此顺利？这些年，将

军鞍马劳顿，从不言苦。阿术将军曾言，他与将军风雨同舟，犹如车之两辕，不可分离。岂止阿术，父汗和我又何尝不是时常感念将军之德、之才、之功。我今借阿术一杯酒，预祝将军再建奇勋！”

刘整的脸上泛起些许红晕，刹那间，一股热浪涌遍全身，他举杯与真金清脆地一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他并没有说一言半语，所有的感谢和感激都凝结在他的心里。他似乎被呛得咳嗽了几声，借此掩去了眼中泛起的泪光。

人生得逢知己，死又何憾！

众人作陪，气氛訇然。

许地匆匆忙忙地赶到军帐之中，他欲拜见太子，真金摆手制止了他，要他速为刘整检查。刘整不好执拗不允，乖乖地伸出手听凭许地诊脉。

真金注意到，许地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

“怎么样？”

“唔……无妨，刘将军这是太过劳累，可否请将军回帐休息片刻，臣这就去为将军配药来。”许地说话的语气虽然平和，刻意躲避的眼神中却分明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惊慌。

真金心中猛然一沉，不容刘整反对，命侍卫扶刘整回帐休息。

刘整离去，大家再没有心情饮宴，枯坐了一会儿，高级将领们便各自散去做出征前的准备。真金惦记着去看望刘整，伯颜、阿术、玉昔帖木儿同样放心不下，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向刘整的军帐方向走去。

在刘整帐前，他们与许地打了个照面。

“许御医，刘将军他好些了吗？”

“回太子：臣给刘将军服过药，他刚刚睡着了。”

“刘将军患的什么病？真的只是太累了吗？他到底要不要紧？”

许地谨慎地回头望了刘整的军帐一眼，压低声音说道："请太子和众位将军借一步说话。"

真金四人顺从地跟随许地走出一段距离，估计刘整纵然醒来，也听不到他们的谈话了，许地面对真金，跪了下去。

"许御医，你这是……"

"太子，恕臣回天乏术。刘将军他……只怕熬不过今夜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阿术情急之下，劈手揪住了许地的衣领。

许地并不挣扎，只是难过地望着阿术和真金："太子容禀，刘将军旧有心疾，如今长年征战，失于调养，已然病入膏肓。臣刚才为他诊脉时，便发现他的脉象涩滞紊乱、若断若续，显然是不久于人世的征兆。臣真的想象不出，这一段日子他究竟是怎么熬过那些常人难以忍受的心痛，而且支撑这么久没有倒下？这样的毅力，这样的病人，臣当真见所未见！臣……臣无能，除了可以暂时缓解一下他的痛苦，实在别无他法可试。"

阿术失神地松开许地的衣领，蹲在地上，狠命地揪扯着自己的头发："这都怨我！这都怨我！我只顾着打仗，只顾着盘算胜利，何尝有一次关心过他的身体！这都是我的错！"

玉昔帖木儿俯身拉起阿术："你别太过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刘将军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为了征伐大业，他即使拼上性命也在所不惜，何况，他经常待在船上，你们大部分时间并不在一起。"

"不！是我的错。战事紧张时，我也常常感到疲惫，所以我以为他的疲惫也是正常的。我误了他！"

"阿术，你冷静点！我懂你的心情，我也很难过。可是，现在这种时候，自怨自艾没有任何意义。许御医，我们能进去陪陪刘将军吗？你放心，我们不会惊扰他的。事已至此，我们只想送他最后一程。"

"可以的，太子。臣担心待会儿刘将军醒来，会觉得胸口憋闷得更厉害，臣这就去给他再配几服药来。臣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减轻

他临终的痛楚了。”

“好，你去吧。”

伯颜、阿术、玉昔帖木儿紧随在真金身后，轻手轻脚地走进刘整的军帐。刘整正处在昏睡之中，脸色比之宴席上更觉晦暗。如果不是尚能听到他微弱的、不均匀的鼻息，人们或许会误以为他已然长眠不醒。

正忙着护理刘整的士兵蓦然回头看到真金，欲上前见礼，真金示意他不要出声。

真金在刘整身边坐了下来，接替士兵用一块浸水的细绢，细心地为刘整擦拭着干裂的嘴唇。伯颜与玉昔帖木儿对望一眼，彼此眼中都流露出深深的痛惜。阿术的眼睛一直红着，这一刻，他恨不能从哪里找来一种灵丹妙药，可以让刘整立刻好端端地站在他的面前。假如真有这样的药，他情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换。他并非从一开始就信任刘整，他和刘整的友情是在生死与共的一次次战斗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正因为如此，这友情才格外为他所珍惜。

仿佛十分漫长的等待，又仿佛格外短暂，刘整睁开了眼睛。他的精神居然好了许多，深陷的脸颊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刘将军。”

“太子，是您吗？伯颜丞相、阿术将军、玉将军，你们都来了？”玉昔帖木儿的名字太长，刘整叫着拗口，所以一直都称他为玉将军。

“是啊，我们来看看你。”

“你们来了很久了吧？”

“我们刚进来，刚刚坐下。你感觉怎么样了？”

“睡了这一觉，感觉好多了。”刘整稍稍停顿了一下，“太子，对不起，臣……恐怕要辜负您和大汗的期望了。临出征的前一天，大汗召臣与他一同游赏御果园，他一定要臣多采摘些熟透的桃子，带到出征的路上吃。他对臣说，待攻下临安城，他还要亲自为臣、为诸将士置酒庆功。可如今，臣却要让他失望了。请太子转告大汗，他的知遇之恩，臣来生再报。”

真金心中难过，这一刻，他很自然地放弃了用善意的谎言来宽慰刘整的想法。他知道，对于意志如铁而又头脑清醒的刘整来说，空洞的宽慰没有任何意义："刘将军，你放心，你的话，我会原原本本转述给父汗的。你还有什么话要带给家人？或者，你还有什么事想做但没有做完，我都可以帮你去办。"

"谢谢您，太子。我死后，就把我葬在距襄阳城东南三十余里的鹿门山吧。至于家眷，我相信大汗和太子会代为照顾的。阳逻堡是宋廷的最后一道军事屏障了，宋廷一定会孤注一掷，在阳逻堡布下重兵，而且，那里地形复杂，骑兵、炮兵、水兵都不宜施展，因此，若想拿下阳逻堡，只可计取，不可强攻。"

真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但他很快拭去泪水，冲刘整深深地点了一下头。最后的时刻，他必须让刘整安心地离开。

"太子。"许地轻轻推开帐门，走了进来。

"太子，臣……"他看到了刘整，"刘将军，您醒了？我已经交待士兵煎药了，很快就好。"

"不必了，不必了。我感觉很好，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真的。"刘整的声音低弱下去，他集中起全部精神，更紧地握住了真金的双手，"太子，想我刘整原为宋将，怎奈朝中奸臣当道，把持朝纲，一腔热血，不知为谁抛洒？直到幸逢明主，方得一偿平生所愿！只要江山归于一统，我刘整纵然命赴黄泉，此生也觉了无遗憾，只可惜……但是，在这最后的时刻，还能见到太子和这么多好兄弟，能跟你们在一起，老天也真的很眷顾刘某了。"

刘整的力气似乎耗尽了，他不情愿地一点一点松开了真金的手，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这位一生戎马倥偬、屡献灭宋良策、屡建奇功的一代名将，溘然长逝于征宋前线，享年五十二岁。

真金保持着原有的姿势呆坐在刘整身旁，许久未挪动一下身体。伯颜的眼眶刺痛，机械地用手指捏了捏眉心。玉昔帖木儿与许地黯然对视，玉昔帖木儿想起什么，抚慰似的轻拍着阿术的肩头。

阿术恍若失去知觉一般，眼神迷茫，两条腿却发起轻微的颤抖。

“刘将军，你交代的事情我都记住了，放心地去吧。”终于，真金沉缓地说道。阿术再也忍受不住，也顾不得这样做是不是有失身份，扑在刘整的床前，放声恸哭起来。

陆

按照刘整生前的愿望，他的遗体被葬于距襄阳城东南三十余里鹿门山上。隆重的祭奠仪式过后，真金随伯颜大军驻营于郢州（今湖北钟祥）城下。

郢州城位于汉水北岸，整个城池用条石砌成，高如山峰，矢石炮火都打不进去。宋军又在汉水南岸修筑了一座新郢城，并在汉水中打插许多木桩，以拦截船只往来。此外，一千多艘战船游弋江面，离郢州不远的黄家湾堡也设有重兵把守。

伯颜分兵袭城，被宋将张世杰击退。

道路泥泞，往来的军队和宋战俘混杂在一起。

一辆拉炮的牛车深陷在烂泥里，赶车的士兵有的狠命抽打着驾辕的黄牛，有的推轱辘，一个个脸上、衣服上都溅满了泥点，车却纹丝不动。

伯颜跳下马，命侍卫帮助卸炮推车。

随着“嗨哟嗨哟”的号子声，炮车终于被推出泥淖。

伯颜在袍襟上擦擦双手上的泥点，对随行的阿术说：“下游黄家湾堡附近有一条小溪通藤湖，至汉江数里，可拖船入湖再转入汉江。”

阿术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区区郢州府城，我就不信攻不下来！给我精兵两万，七日内定当破城！如若七日内郢州城不下，我愿提头来见！”

伯颜脸色严肃，遥望着前方的藤湖芦荡。“用兵缓急，此乃为帅之

道。我军此次出师南征，旨在灭宋，而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既然郢州非旦夕可下，为节省时间，同时也为抓住战机歼灭宋军主力，必须舍郢退兵，大军直取黄家湾堡。我们可不要忘了昔日蒙哥汗兵败合州的惨痛教训啊。”

他转向宋降将李庭：“命你部连夜攻克黄家湾堡，掩护大军由藤湖入汉江。”

“是！”

李庭智勇双全，尤擅水战，自降后深得伯颜器重。

“可是，舟船辎重众多，怎样进入汉江？”阿术一筹莫展，“况且自陆地牵舟也需迂行几百里。”

伯颜右手一扬：“请随我来！”他指着前面一片茂密的修竹，“破竹席地，拖船荡舟，由藤湖进入汉江，这样，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宋军的第一道屏障。”

“好！好一个‘瞒天过海’之计！如此一来，就不难灵活机动地调动固守郢州的张世杰。”阿术说，“等郢州宋军清醒过来，必定出动大军来追，我们就给他来个设伏歼敌，而后挥师东进！”

阿术做了一个双手合拢的手势。

伯颜点点头，翻身上马。众将帅紧随其后，向那片茂密的修竹林疾驰而去。

果如伯颜所言，宋将张世杰发现元军由藤湖入汉江南下，急调郢州宋军出城来追。伯颜亲自殿后，斩杀宋朝一员大将，击溃数万追兵。

元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沙洋、新城。宋军守将战败逃窜，元军继续逼进，宋复州知州降元，伯颜约束诸将不得入城扰民。

不久，元军抵达获蔡店，伯颜往观汉口形势，见宋军在沿江一带严密布防，宋将夏贵领战舰万艘分据要塞，江北渡口阳逻堡城防坚固，江面上也有宋游击军扼守中流。于是，伯颜大会诸将共议渡江之策。

“我军目前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前有宋将夏贵的一万余艘兵舰阻

截，后有张世杰所率十万郢州守军追击，两侧有三十五万宋军精锐严阵以待。”伯颜用一个竹制的三角尺量着地图，“为求万全之策，我想听听在座诸位的意见，请大家各抒己见吧。”

刚被调到前线的张柔之子张弘范首先献计：“末将以为，可以回舟沦河口，穿湖中，从阳逻堡西沙芜口直入大江。”

“沙芜口已有宋军精兵把守，一旦出现闪失，我军将腹背受敌。”另一名将领郑达提出异议。

伯颜慢慢地在帅帐中踱着步，认真思索着对策，烛光不断拉长着或者缩短着他的身影。

“如果围攻汉阳，让士兵放出风声大军将由汉口渡江，引诱夏贵移兵来援，如何？”伯颜停在阿术面前，含笑望着他。

“主帅之意，想必是遣骑兵借道兼行，袭破沙芜堡，控制沙芜堡江口，然后对阳逻堡实行警戒？”

“对！”伯颜思虑成熟，一吐为快，“与此同时，发大军自江开坝，引船入沦河，径趋沙芜，驰入大江，冲破长江天堑！”

张弘范的情绪也变得高昂起来，连连击掌称赞：“此间，我军以战舰数千艘泊于沦河口，数十万骑兵屯驻于江北，旌旗相望，杀人夺气。好气势！好气势啊！”

计议停当，张弘范不辱使命，率骑兵一举袭破沙芜堡。诸将皆要求从沙芜口渡江，夺取南岸宋军的战船，伯颜未允，命修攻具，进夺江北要隘阳逻堡。守堡宋军戮力死战，元军连攻三日不克，战事呈胶着状态。

阳逻堡，一名武矶，治在湖北黄冈，是长江中游的一个有名的渡口，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刘备和孙权曾在这里陈兵抗击北方的曹操。蒙哥汗末年，忽必烈率军围鄂时也是从阳逻堡渡江南进的。

“郢州之战，吕文焕遣使通报了郢州宋军的防御设施，发现黄家湾堡西边的沟渠深阔数丈，南通藤湖，可达驻江，因此，我才命大军巧渡

藤湖，出其不意，夺取黄家湾。”伯颜耐心地说服那些要求攻打沙芜口的将领，“战争，不能光凭一股子热情死打硬拼，而应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审时度势，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眼下，阳逻堡的情形跟郢州的情形差不多，我以为，当务之急是避实就虚，趁阳逻堡鏖战之机，泛舟直趋上游，为捣虚之计。”

诸将经过密商，终于达成共识：放弃对阳逻堡的强攻，由阿术率三千骑兵，乘夜渡江，偷袭长江南岸的宋军阵地。

之后，伯颜又遣张弘范攻打阳逻堡以吸引宋军的注意力，同时以李庭等宋降将率所部溯流西上四十里，泊于青山矶，确保阿术军飞渡天堑，抢占屏障南岸的沙洲，架起浮桥。

按照伯颜的部署，阿术军在沙洲率先得手。伯颜闻捷大喜，迅急挥师攻打长江重镇阳逻堡。

其时，宋淮西制置使夏贵试图以战舰万艘阻挡元军的进攻，舰上配备有重型火炮和强弩、石弹，并有二十万重兵坚守阳逻堡。

张弘范所率舟师与宋将夏贵部在长江展开了激烈的水战。宋军兵无斗志，将校纷纷弃船逃命，张弘范乘胜掩杀。夏贵手臂负伤，只率少数战舰溃逃。其余万余艘战舰，或沉没，或焚毁，或被元军缴获。

是夜，当东、西线鏖战之际，主帅伯颜也在积极采取行动。他披坚执锐，亲临前线，指挥主力强攻阳逻堡。阳逻堡守军获知主将夏贵兵败江心的消息后，全军上下笼罩着悲观的气氛。四天后，阳逻堡陷落，守将于城头自刎。

阳逻堡一役，宋陆军、水师数十万精锐消耗殆尽，天堑失守，此后，失去最后一道屏障的宋军队陷入惊惶混乱之中，沿江十数城池不战而降，元军兵势日盛。

第十二章 垂死挣扎

壹

阳逻堡都统府。

元军白地儿蓝边儿的日月皇旗飘扬在渐渐淡去的硝烟中。

十二月的古城阳逻堡，在寒风中战栗。伯颜率阿术、张弘范、李庭等高级将领巡视城垣。

“兵法上说：兵者，诡道也，”伯颜环顾众将，深有感慨地说，“阳逻堡之役与不久前的郢州之役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亦有许多不同。相似之处在于这两处皆为城堡，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同之处在于，我军被迫放弃了郢州，却在阳逻堡强攻得手。”

“是啊，当初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主帅为何不取沙芜口南岸宋军战船，而要冒险渡江，现在才明白这正是为军之道。不贪小利，以竟全功，末将佩服之至！”李庭发自肺腑地赞道。

“阿术元帅受命从江北偷袭阳逻堡南岸，采用‘捣虚之计’，形成对宋军的前后夹击，从而争取到战场上的主动权，也是阳逻堡之役能够大获全胜的重要原因。”张弘范沉思地插入一句。平素，张弘范话很少，但有所议，往往一言中的。

阿术近来睡眠严重不足，眼中布满了血丝：“我建议我军应当乘胜挥师东进，一举袭破临安，进而统一中国。如今的形势已十分明朗，宋军多年来凭借的长江天堑和险关要隘，在我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变得愈来愈不堪一击，只要大军过江，宋朝廷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众将帅会心相望。

元军休整几日后，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伯颜亲率主力进入池州（安徽贵池），沿江所过州郡黄州、蕲州、江州、南康、安庆等

城相继迎降。宋泰州观察使以精兵七万人驻守在池州附近的丁家洲，宋淮西制置使夏贵搜集战船两千，将其中五百艘停在长江试图阻拦元军。

同时，为挽救覆亡的命运，宋廷派丞相贾似道都督诸路兵马十三万，战船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在芜湖一带布防，摆出决战的架势。

宋军建立了抗元都督府，贾似道担任都督府总帅，号称雄兵百万。然而宋将之间，却是矛盾重重。宋将夏贵因在阳逻堡被元军击败，害怕别的将领打了胜仗宋廷治他的罪，是以暗存了明哲保身的念头，并不肯真心出力。

此时的元军正相反，士气旺盛，将士们纷纷请战。伯颜平静地劝止了将士们："敌众我寡，我军又分兵四处攻掠，兵力显然不足，因此，此战不可力拼，宜以计胜。"

每逢关键时刻，阿术总能与伯颜想到一块儿："主帅，我以为，我军可建造大船十余艘，船上满载柴草、引火硫磺、蜡油等易燃物，再让兵士四处扬言烧船，这样，一方面可以借此在宋军中制造紧张空气，另一方面久扰不战，又可麻痹军心。"

"此乃疑兵之计，甚妙！阿术将军，我俩做下分工怎样？"

"请主帅示下。"

"待宋军兵势有所松懈，我与谋士何玮、主将李庭部步、骑兵展开正面进攻；你与阿塔海、张弘范部炮兵、弓弩手强攻孙虎臣宋火炮营主力。我们来它个东西夹击，南北合围，争取一战袭破丁家洲。"

阿术站在猎猎抖动的军旗下，精神抖擞，朗声接令："是！"

"贾似道在宋朝义人的攻击下，被迫率军督战。"伯颜手抚旗杆，目视江东。他狠狠拍了旗杆一掌，"啪"的一声，旗杆颤动起来。

"这个臭名昭著的右丞相，他先遣使致书于我，故伎重施，以愿'约贡岁币'来换取我军退师北还。我已明确告诉来使，要贾似道亲来与我面议。"

"贾似道哪里有胆量来我军营议和！对于这样的无耻小人，只能还以颜色，绝不姑息！"阿术轻蔑地说。

二人议毕，各自依计行事。

七日后，伯颜见时机成熟，向全军发布了“酉时造饭，亥时进攻”的命令。

当晚，宋军将帅尚在歌舞宴饮之际，伯颜亲自督战，从东、西两线同时攻入宋军营寨。宋军不及防备，死伤无数。元军将领何玮、李庭奋勇争先，杀散宋将孙虎臣、夏贵。贾似道惊惶失措，夺路而逃，伯颜率主力一路追杀，缴获战船二百余艘，军资器械无数。

气数将尽的宋，朝野上下人心浮动，临安城仿佛被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

贰

元军将士斗志昂扬，包括阿术、张弘范等高级将领，都要求乘胜攻打宋都临安，伯颜受将士情绪感染，也萌生了尽快拿下临安、灭亡宋国的念头。他正欲召集众将帅开会，侍卫来报：大汗派金字使者来，太子请伯颜到他的临时住所一叙。

攻下丁家洲后，真金一直住在帅府附近的一所民房中。平素，他从不干涉伯颜的任何作战计划，甚至很少参加军事会议，对于他的这种全无保留的信任，伯颜的内心充满了感激。

伯颜人尚未进房，先已闻到阵阵诱人的清香。及至进得门来，一眼看到桌上摆着三大盘整齐地码成方锥状的七色糕点和两个都是平底、圆肚、细颈、翻口，大小形状一模一样的水晶瓶，瓶子里装满了玫瑰色的液体。桌子后面，真金正笑眯眯地等着他。

“太子。”

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从里间闪出一个人来，满脸都是水珠，看样子刚才正在洗脸，听见他说话，没顾上擦一把就出来了。

“下官拜见伯颜丞相。”

“尚都事？大汗的金字使者原来是你？”

“是，丞相。大汗派我来传旨，另外，还带来些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贡品。”尚文笑着回答。尚文是两年前才从行御史台都事升任御史台都事的，由从七品到正六品，尚文的升迁可谓缓慢，这与他耿介的个性并因此得罪了阿合马有关，不过，尚文毕竟是真金的朋友，阿合马虽然想尽办法压制他，但也不敢立刻将他除之而后快。

“伯颜丞相，过来坐吧。先尝尝这些点心，你以前一定没尝过。对你而言，你虽蒙古人，伊利汗国却也是你的故国——毕竟你在那里长大。在南方的战场，能品尝到故国的食品，想必你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尚文啊，你也坐下，给伯颜丞相斟酒。”

“好嘞！丞相，您请。”

伯颜并不客套，走到桌边坐下来，取了一块摆在盘子最上面的红色糕点慢慢品尝着。

“有什么感觉？说说看。”

“软而不粘，酥而不散，香而不腻，吃过之后，满口留有淡淡的果香。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水果吗？”

“伊利汗国的使者说这叫‘七色百果糕’，是用七种颜色的百种果实加什么秘方精制而成，放上一年两年都不会变色变味。大汗尝着好吃，就留了一半儿准备赏赐给王公贵族及其家眷们，其余的，都遣下官送来前线。大汗口谕，命将果糕和葡萄酒分赐太子、丞相及各军将领、立功士兵。”

“大汗隆恩，伯颜代众将士拜领。”

“丞相，您再品品这酒如何？”

“这不是西域的红葡萄酒吗？”

“是。不过，这几瓶葡萄酒窖存的时间都超过百年了，是察合台汗廷从民间花重金求购的。”

“难怪味道如此……不同，唔，美妙。比之宋廷给大汗进贡的那些

名酒，如香泉，天醇，蓝桥风月等等，也毫不逊色。”

“果真如此吗？尚文，咱俩也都倒上一杯尝尝。”

伯颜不觉一愣：“太子，难道您还没有……”

“太子说，您在前线运筹帷幄，比他辛苦得多。所以这些糕点和这几瓶葡萄酒，他一定要等您先尝过品过，他才可以享用。”

伯颜心中一阵激动，想说什么，目光触到真金平和的脸色，又将感激的话语咽了回去。真金就是这样的人，率性而为，不拘小节，将友谊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还珍贵，对于这样的人，感激不必挂在嘴上，只需要藏在心里。

“伯颜丞相说得没错，这葡萄酒的味道是很醇厚。尚文，你觉得呢？”

“臣从来没有品尝过这么甘醇的葡萄酒，只可惜不能一醉方休。”

尚文有点遗憾地咂咂嘴巴，真金不觉笑道：“我那里倒存有半坛正宗的西域葡萄酒，是那木罕半年前托人捎给我的，味道虽比这两瓶差些，也算上品了。你若喜欢，回去我送给你。”

“真的吗？”尚文喜出望外。

“君无戏言。”

“太子，北平王和安童丞相有消息没有？”

真金被立为太子之前，作为中书省右丞相的安童一派，与平章政事阿合马一派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由于忽必烈汗对阿合马的偏袒，安童在朝中做任何事都难免受到牵制，一怒之下，安童主动要求随北平王那木罕出镇西北，得到恩准。元军攻占襄阳后，窝阔台汗之孙海都在西北公然叛乱，那木罕和安童奉命平叛，不料中了海都声东击西之计，两人皆被海都俘虏。伯颜所问正是此事。

真金眉头微锁：“他们暂时还被羁押在海都的军营。父汗断定，海都断无胆量伤害这二人性命，他无非要用这二人作谈判的筹码，与父汗讨价还价。日前，父汗向海都发出最后通牒，索要那木罕和安童，海都

表示愿意考虑，但要父汗以十车黄金作为赎金。父汗一边派大军进逼西北，一边派亲王昔班（术赤五子）出面斡旋——尚文可能还不太了解昔班其人，我不妨借这个机会多讲几句。从辈分上来讲，昔班是我的堂叔，他的亲哥哥就是当年威震欧洲、建立金帐汗国的拔都汗。拔都汗临终时，将汗位传给了三弟别儿哥，昔班奉命将此事奏禀我伯汗蒙哥。当时，尚是藩王的我父汗钟爱昔班能言善辩、智勇双全，将他款留在身边。这些年，昔班堂叔一直充当父汗的特使，在四大汗国之间奔走斡旋，为四大汗国共同听命于中央政府，彼此间尽可能减少摩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海都终于不再提赎金之事，但要等回到封地才可以放人。其实，海都是担心被父汗的军队抄了后路才决定让步的，所以，那木罕和安童短期内虽不能被释放，但也不会有性命之忧。”

“要我说，这个海都真是讨厌至极！打又不好好打，你一与他短兵相接，他就一溃千里；和又不好好和，你刚与他休战，他又卷土重来，犯边扰民。我看大汗对他也很头疼呢。”

真金和伯颜相对苦笑。尚文对海都直言不讳的评价，倒与他们内心所想不谋而合。

伯颜转了话题：“大汗派尚都事来，有无其他口谕？”

“不止口谕，还有书信一封，圣旨一道。”

“太子，大汗有什么交待吗？”

真金一笑：“哦，帝师八思巴要回京讲法，父汗命我随尚文一同返回大都。”其实，真金只提了信中的一件事，对另一件与伯颜有关的事情则只字未提。伯颜哪里知道，元军与宋军在阳逻堡对峙之时，意外地截获了两车宋廷用以激励前方将领的珠宝玉器。伯颜与阿术等商议并请真金示下后，派精骑将这两车珠宝玉器原封未动地运回大都。行前，伯颜忙于指挥作战，根本没时间细查珠宝，更别提造册备案，结果，一个上面放着玉圭，下面藏有一份赐宝清单的锦盒就被他忽略了。

他是忽略了，阿合马却找到了这份清单，清单上写明了将什么东西赐与哪位将领。阿合马经过认真核对，发现其中偏偏少了一个指名赐给丞相贾似道的宋国宝“玉桃盏”。阿合马据此上奏忽必烈大汗，硬说伯颜暗中私藏了“玉桃盏”。忽必烈将信将疑，下旨派亲臣彻查此事。使者很机灵，到了主帅行营，没有去见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伯颜，而是先去拜

见太子，将大汗的意图禀明。真金知道又是阿合马从中作梗，交待使者，千万不要将此事声张出去，然后，他夤夜写了一封长信，托使者带给父汗。

信中，真金详细叙述了元军将士截获和押运珠宝车回京的全部经过。信的末尾，真金直言不讳地斥责阿合马无中生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说，伯颜正在为国家的统一殚精竭虑、浴血奋战，他愿以性命为伯颜作证。伯颜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忠诚天地可鉴，如果伯颜真的私藏了“玉桃盏”，他愿替伯颜领死。真金生平对任何人从未使用过如此激切的语言，更别提对他的父汗。

真金一反常态的表白，使忽必烈完全相信了伯颜的清白。此次他派尚文来，不仅带来了他亲自手书的给真金的回信，还有一道圣旨。真金为了给伯颜一个惊喜，没有让尚文立刻宣读圣旨。

听说真金就要返京，伯颜刚刚咬了一口的绿色果糕似乎也失去了滋味。几个月来朝夕相处，他的心里着实舍不得真金：“大汗既有信来，太子准备何日起程？”

“后天吧。伯颜丞相，近来我军连战连胜，将士们是否有急进情绪产生？这可说是我行前最为挂虑的一件事。”

“急进情绪？太子是指将士们请战，要求立刻围攻宋都临安吗？”

“是。宋廷虽然在阳逻堡、丁家洲战役中损失了数十万精锐部队，但尚有湖南、江西、福建、两广、川蜀之兵可调，如果贸然进攻临安城，会不会将我军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伯颜稍稍思索了一会儿：“太子所虑甚是。若非太子提醒，臣也差一点为这种急进情绪左右，做出不当部署。我军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要彻底清除江北宋军的残余力量，剪除来自侧翼的威胁。然后依旧兵分三路，一路取独松关，从西面掩向临安，切断宋室逃往内地的通路；一路自江阴出长江口，入杭州湾，切断宋室从海上逃亡的路线；一路由常州、苏州、嘉兴一线直捣临安城。如此循序渐进，何愁临安不破，宋室不灭！”

真金知道伯颜对下一步的行动已有谋划，便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他向尚文使了个眼色，尚文会意，到内间取了圣旨出来：“圣旨下！伯颜

丞相听旨！”

伯颜急忙离席，跪倒在地：“臣伯颜——接旨！”

“伯颜中书省左丞相升任中书省右丞相之职，行枢密院事。钦此！”

伯颜显然有些意外，愣了一愣，方才谢恩。蒙古习俗尚右，右为尊，安童被海都羁押，右丞相职位出现空缺，忽必烈在这个时候将伯颜擢为右丞相，本身也算是对儿子力保伯颜的一个答复。当然此间内情，伯颜一概不知，他只是从心里感激大汗对他的知遇之恩。真金上前扶起伯颜，深情地说道：“伯颜右丞相，大军凯旋之日，我将代表父汗在丽正门为你和全体将士置酒庆功。”

“请太子转告大汗，臣一定不辱使命！”

“好，我会转告父汗。保重，伯颜。”

“您更要保重，太子！”

叁

丞相贾似道一败再败，终于被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贬往广东龙州。途中，又遭负责押送他的大臣擅杀，消息传到临安，两淮制置使兼参知政事李庭芝急忙将羁押十四年的郝经放出了监牢。

中统二年，国信使郝经率三十六名使者赴宋与理宗皇帝商讨“鄂州之盟”的有关款项落实之事，丞相贾似道担心他在鄂州战役中背着宋朝廷与蒙古签订秘密协议，而后蒙古方面依约退军，他却向朝廷谎报大捷的阴谋败露，竟在途中将郝经一行拘捕，关进监狱。这一关，就是十四年。其间，忽必烈虽数派使者与宋方面交涉，贾似道却都不允许他们面见理宗，而是坚称自己从未见到郝国信使，一定是郝国信使在路上遇到土匪打劫，以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再后来，贾似道干脆下令，不许元朝使者进入宋国境。

就这样，郝经一行在狱中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十四年。而与他一起被分散关押在不同监狱的三十六个使者当中，已有三分之二因各

种原因在狱中亡故。

乳白色的浓雾弥漫在空气中，笼罩着树木、山峦和原野。真州城隐于雾气之中，仿佛少女身披薄纱。

“国信使、翰林侍读学士，老夫这厢恭喜啦！”铁门响处，两淮制置使兼参知政事职李庭芝擦着汗水走进低矮闷热的牢房，“狱吏，速给郝先生更换房间，从今日此时起，国信使一行均按两国使节对待，起居住行有专人负责！”

“是。”狱吏唯唯诺诺，一边动手收拾郝经摊在床上的书笔纸墨，一边表功似的说，“这些年，我与郝先生朝夕相处，混得很熟了。我没敢亏待他，他也从不把我当外人，什么纸张啦，笔墨啦，我没少侍候。是不是啊，郝先生？”

狱吏姓王，本名承志，小名石头，大伙儿就都叫他王石头。十五岁当狱卒，熬了四十个年头，才总算熬到一个正九品的狱吏头衔。平日里他虽说嘴贫话多，待人倒蛮实诚。

郝经点点头：“是啊，你们当差不自由，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若不是你为我买来笔墨纸张，我那数十万言数百卷的手稿如何能够写成？我的确该好好谢你才是。”郝经被囚的十四年间，将平生所学和抱负尽皆述诸笔端，“李大人，你若给我个人情，就让王狱吏跟着我帮我保管书稿吧。”

“小事一桩，悉听尊便！”李庭芝满口应承。

王石头喜出望外，眼泪差点流了出来。平日里能说会道，这会儿却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只是拼命地为李庭芝和郝经扇着扇子，也顾不得自己是否汗流浃背了。

李庭芝引着郝经来到一所装饰华丽的私人宅邸的后花园，屏退左右。

花园中植满了柳树、椿树、茶树、铁树等，一株千年老槐树枝繁叶茂，根须虬乱。

“郝先生，你我不妨在这里一叙。”李庭芝指着湖边的石椅说，“这

里依山傍水，花香怡人，虽然山湖皆为人造，却也巧夺天工，充满了江南水乡的眷眷情调。”

“李大人，我被宋囚禁十四年，这期间，我在狱中度日如年，曾上书数十万言与宋廷交涉，岂料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古之囚使有之，无如宋这般无礼、无耻、无德者！”

“郝先生息怒。这都是当朝宰相贾似道一人所为，老夫亦爱莫能助。其实，若依贾丞相之言，早在十年前就欲处决先生，只因朝中意见不一，方才作罢。你我两朝之臣，各为其主，今日有缘对坐长谈，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元宋之战因何而起？能否避免？”

郝经凭栏远眺，但见湖岸杨柳婆娑，雾绕如烟，微风拂过，湖面荡起层层涟漪。

“实际上，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忽必烈皇帝也会对宋宣战。”郝经严肃地说，“与其他所有中国皇帝一样，宋帝虽然偏安江南，却仍然以正统自居，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统一中国，至少恢复其在北宋时的版图。尽管你们目前的军事、政治实力尚不足以对我朝构成威胁，仍不能排除其一旦恢复元气，首先会考虑收复那些被蒙古占领的中国北方领土。鉴于上述原因，忽必烈皇帝当然会选择你们尚未强大之前予以征服。就这个意义而言，宋元之战不可避免，且无任何调和余地。”

郝经的视线越过湖面，投向了遥远的北方。

“另一个无需回避的原因是：宋发达的经济，肥沃的土地，众多的人口资源都为北方所需要。北方地处内陆，气候寒冷，农业发展不及南方。而宋地却多鱼米之乡，这是元必灭宋的另一个动力。”

李庭芝站在郝经身边，目光落在前方一座寺院的屋脊上。那里，几只信鸽忽儿飞翔，忽儿降落，悠然自得。

“不知郝先生想过没有，元廷若想征服宋，也绝非易事，其间存有许多障碍。首先是曾纵马天下的蒙古骑兵不习南方水土及炎热的气候。其次，你们的战马也不能很快适应高温，并且在南方的农田上也不能像在草原上那么容易得到草料。再者，为了对付南方的水军，元廷需要造船、招募水军和精通水战。在陆地上，又要围攻人口众多、粮秣储备丰富、守备良好的城镇，总之这一切都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

盾。”

郝经并不否认李庭芝的分析和判断，事实上，这也是他时常思索的问题，他只提醒李庭芝：“你说得有理，但宋绝不像它表面上那么繁荣。以临安为例，临安府拥有豪华的店铺、茶肆及戏院，也拥有日益膨胀的冗官、冗吏和庞大的军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不用我说，李大人心里也清楚。”

“是啊，”李庭芝叹了口气，“它意味着我朝需要不断提高税收和不断加强海上贸易，并在重要的港口城市任命海上贸易监督人提举市舶使，雇佣商人监督国家专卖。不过，郝先生，凡事有弊有利，随着海上商业的繁荣，我朝需要建立能出海作战的水师以抵御海盗船的袭扰，也促进了装备有精良的火箭、火器和火炮的大战舰成为我朝武力的重要分支，这难道不是元朝未来军事行动必然遇到的障碍之一吗？”

“虽然如此，宋军队、民兵总数不下二百万之众，不是照样节节败退，丧城失土？”

“郝先生，你的话似乎有些太过绝对。为免生灵涂炭，我朝欲放国信使回返北国，但不知能否劝说汝元朝皇帝偃旗息鼓，双方罢兵？”李庭芝从怀中取出一份白麻纸印刷品递给郝经，“这是忽必烈皇帝近日颁布的南伐诏谕。”

郝经接诏展读，百感交集。

爰自太祖皇帝以来，与宋使介交通。宪宗（蒙哥）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请罢兵息民。朕即位之后，追忆是言，命郝经等奉书往骋，盖为生灵计也；而乃执之，以致师出连年，死伤相藉，系累相属，皆彼自宋祸其民也。襄阳既降之后，冀宋悔祸，或起今图，而乃执迷，罔有悛心，所以问罪之师，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陆并进，布告遐迩，使咸知之，无辜之民，初无与焉。将士勿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乃逆敌者，俘戮何疑？

“忽必烈下诏后，态势明朗，咄咄逼人。我主以天下苍生为念，恳请先生出山，说服元帝罢兵，或隔江为界，或岁纳币帛，或献女称臣，悉由元帝定夺。”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恐怕此时任何苟且之念都是枉然。宋自贾似道擅权专政以来，百官在其淫威之下，或是同流合污，或是三缄其口，或是发配边远，或是惨遭杀戮，国事日非，民怨沸腾。我主灭宋，志在统一全国，天意若此，人力何为？”

李庭芝无言以对，唯暗暗叹了口气。

为迎接郝经一行归来，忽必烈在大明殿设国宴为他们洗尘。郝经离开京城正在意气风发的壮年，出狱时已然白发苍苍、病魔缠身。君臣相见，不觉都流下了感慨的泪水。

宋方面这一次最无理的关押，限制住的只是郝经的人身自由，却限制不住他自由的思想。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子，凭借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在狱中分别写完了《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六部著作，　当他出狱归国时，这六部著作成了他最重的“行囊”和最宝贵的财富。

真金拿到书稿后将其全部留下来，他一刻也不耽搁，吩咐隶属国家的书局以最快的速度将六部书刊印成册。

郝经在京城只住了半个月，他惦记家中年迈的母亲，决定先回山西探亲，忽必烈派侍卫护送。十四年未见儿面，母亲看到他泪如泉涌、喜极而泣。直到这时郝经才得知，这十四年来，真金征得父汗同意，一直尽心照顾着他的全家，尤其是他的母亲。真金原打算将郝母和郝经的家人都接到京城居住，但老人离不开住惯的家乡，执意不肯前往，真金便只能经常派人来探望他们。四年前老人生了一场大病，也是真金派王琢来给老人诊治，才使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

郝母在儿子回家的第十七天就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情安然谢世，享年八十四岁。送别母亲，郝经的心情既沉痛又轻松，他知道自己支撑不了多久，他不愿意母亲在好不容易盼回了儿子之后还要承受与儿子永诀的痛苦，与其那样，不如看着老人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

仅仅在郝母去世的两个月后，身体虚弱不堪的郝经也卧床不起。生命悄然流逝，他最大的快乐是看到了真金派快骑送来的、已经刊印出版的他的六部著作。

弥留之际，郝经用尽最后的力气对使者说：“请太子，节哀！”

肆

阳逻堡大捷后，伯颜采纳了阿术的建议，决定先攻取附近鄂、汉地区以策万全，在巩固和扩大既得战果的基础上，集中优势兵力向长江下游的蕲、黄等地发展。元军兵临鄂州，纵火烧毁了宋军的数千艘战船，一时火光冲天，鄂州、汉阳、德阳的宋守将为元军的声势吓倒，降者无数。伯颜安排好新降诸城事务，充实了军饷，又留吕文焕率四万兵马镇守鄂州，监视荆湖未下之地，自己则与阿术率主力沿长江水陆并进。

元军在担任先锋的董文炳率领下长驱直入，沿途势如破竹。江东、淮西的宋诸郡如太平、无为、镇巢、和州、溧阳、镇江、江阴、宁国之守军非逃即降，接着，元军顺利攻占长江下游重镇建康（南京）。

阳春三月，国信使廉希宪南下传旨："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伯颜受命以行中书省驻节建康，阿术分兵北方攻打扬州。

是时，江东时疫流行，居民乏食。伯颜下令开仓赈济，发药医病，江东人心始定。忽必烈得知江南流行疫病，密令伯颜"时暑方炽，不利行军"，要他暂停进攻，"俟秋再举"。伯颜以战局为重，上奏朝廷："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

忽必烈见表，轻揉着发疼的太阳穴。"来人！"

一怯薛应声而入。

"速传中书省阁僚拟旨，传伯颜进京述职。"

"遵旨！"

一月后，上都大安阁。

"陛下，荆湖、淮西行中书省右丞相、元帅伯颜在殿外候旨！"一名侍卫匆匆入殿，低声禀报。

"传伯颜进见。"忽必烈精神一振。

伯颜拾级而上，跨过高高的门槛，跪伏于丹墀之下。

“臣伯颜恭请圣安！”

“平身！”忽必烈走下御榻，亲手扶起伯颜，“爱卿不必多礼。朕召你来，是想听听前线战事。这里没有别人，咱们君臣就免了那些个虚礼，畅意一谈，如何？”

“是。”

伯颜坐在忽必烈旁边的一张红木金椅上，神情松弛了许多。

“战报随时呈送，目前我军进展顺利，宋军主力消灭殆尽，余者不堪一击。”

“京湖地区的宋军主力虽说遭到重创，福建、两广、四川地区的宋军实力尚存，切不可麻痹大意。”

“是，陛下。”伯颜从侍卫手中接过黑马湩，一饮而尽，舒畅地吁了口气，“好久没有喝到如此甘醇的佳酿了，真觉浑身轻爽，百窍俱通。”

“那就多饮几杯，消消江南的暑气。将士们目前情绪如何？”

“前方将士求战心切，大军进入湖广京湖之地，犹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说心里话，朕最担心的就是将士们滋长骄傲轻敌的情绪。阳逻堡、丁家洲战役后，宋在京湖地区的数十万精锐损失殆尽，但宋帝绝不会甘于失败，他必定集结湖南、江西、福建、两广及川蜀等地军队，孤注一掷。朕此次召你北上，正是因为放心不下包括你在内的前方将士在连战连胜的情况下产生急于进攻的骄躁情绪。作为一名统领荆湖、淮西二行省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你的一言一行随时都会影响和左右其他将领的行为准则。所以，朕希望你能冷静地总结经验，整饬军队，以利再战。”

“陛下所虑甚是。太子也是如此吩咐。”

听伯颜如此说，忽必烈也就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他在绵软的地毯上慢慢地踱着步，思虑着什么。他的脚青年时代落下了毛病，不能久坐，必须时常走动走动。

“朕想听你谈谈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总的原则是：循序渐进，有张有弛。”

忽必烈停在伯颜的面前。

“说下去。”

“落实到具体的战术上，第一步，抽调江淮都元帅孛鲁欢部溯淮而进，协助淮东军队攻打淮安城，拔其南堡。第二步，包围扬州，令我军一部坚守湾头城堡。”

“你是否认为我军近一阶段的行动应侧重于江北，以剪除淮东地区宋军对我侧翼构成的威胁？”

“正是，陛下。臣准备等我军休整完毕，即全面实施对临安都城的围攻。”伯颜起身走到挂在墙壁上的一幅布满箭头的立体军用地图前，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我军分三路进兵，最后会师于临安城下。右路军以骑兵为主，自建康出溧水、广德一线，取独松关，从西面掩向宋都临安，切断宋室逃往内地的通路。左路军以舟师为主，自江阴出长江口，循海岸线，入杭州湾，切断宋室从海上逃亡的通路。中路军将由我亲自率领，由常州、牙江（苏州）、嘉兴一线直捣临安！”

忽必烈的脸上浮出一丝欣慰的笑容，他命侍卫端上酒来：“来，来，来！伯颜右丞相，你不愧是朕的张子房（汉将张良），朕敬你一杯！”

“陛下信爱之恩，臣自当肝脑涂地以报！”伯颜退后一步，跪行大礼。

“起来，起来！伯颜，朕预祝你顺利拿下临安，届时，朕将亲自为你设宴庆功！”

伯颜接酒，一饮而尽。

阵阵凉风穿窗而入，忽必烈敞开袍领，与伯颜谈兴愈浓。屋外，依然骄阳胜火，大安阁檐落金洒银。

突然，一侍卫匆匆而入：“陛下，适才史天泽史大人府上发来讣

告，史大人已于卯时病故。”

忽必烈闻报，久久不复一言。

十数日前，史天泽因病从南方回返上都休养，忽必烈屡派御医前往诊治，并亲至史府慰问，然而……

“陛下！请陛下节哀！”伯颜强抑内心痛楚，起身相劝。

忽必烈微微点头，传下旨意：“命有司择日厚葬史丞相！传太子真金代朕先行前往史府吊唁！出殡之日，朕将亲临。”

“喳！陛下，这里还有史大人临终前留下的书信一封，史府来人要臣务必转交陛下。”侍卫说着，双手恭恭敬敬地将信札呈上。

忽必烈接过信札，拿在手上珍惜地看了片刻，然后细心地打开来，史天泽在病中草就的、显得有些潦乱的畏兀儿蒙古文跃入眼帘：

陛下：

臣史天泽癸酉（1213年）金秋随家父史秉直率众归附蒙古，已历五朝。臣由帐前总领官至朝廷右丞相，福荫族类、皇恩浩荡。癸巳（1233年）遵圣母皇太后受封地河北真定，招致豪右，整顿课税，真定大治。甲申年（1244年）陛下即在漠北潜邸延揽人才，组建幕府，一时藩府汉臣、四方俊贤云集。前者如董氏三兄弟，后者若禅宗大师海云及其高足刘秉忠纷至沓来。

庚申（1260年）五月丙戌改元中统，臣等汉人藩府旧臣位居要津。陛下采行汉法，参照唐、宋旧典，厘定宪纲文物制度，尊孔崇儒，礼乐教化，开设学校，推行三纲八目，建设行省、御史台制度，糅以蒙古遗风，以达统治之宗旨。

臣每览史书，见忧国忘家、捐身报德者，未尝不抚卷叹息，以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餐小惠，参国士之眄，同布素之游耳。岂有如臣，独拔无闻之位，名器双假，荣禄两升。而宴安昃罢之晨，优游旰食之日。所以敢步丹愚，仰闻宸听。

国家应千载之期，承百世之业。天地静默、阴阳顺序，方欲激扬正道，大庇生人。崇大厦者，非一木之材，匡弊俗者，非一日之卫。众持

则力尽，真长则伪消，自然之数也。

天下混一，势在必行。唯陛下力挽狂澜，完成一统。历代之功，咸不逮元。

亡宋之域，尽归国朝，黎民百姓，旨在怀柔。其余各族人才，着意重用。

天泽顿首

十二年七月初一草于誉堂庵

忽必烈读罢天泽遗书，早已泪流满面："天泽一生，唯心系天下，纵然病入膏肓，亦不忘国家一统。耿耿忠心，可昭日月。只可惜天年不遂，断我股肱。"

"陛下，臣想随太子同去祭奠史元帅，然后再返回南方前线。史元帅是陛下的信臣，也是臣的师长啊。"

"朕正有此意。记住，要代朕敬上天泽三杯酒，告诉他，他对朕的帮助，朕永生不会忘怀。"

伯颜眼中酸涩，施礼告退："臣明白。臣去了。"

忽必烈目送伯颜离去，拭去眼中的泪水，重新展开书信。然而，书信之上，不知何时已有一片洇湿，洇湿的字迹在忽必烈眼中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终于辨认不清……

第十三章 大厦将倾

壹

宋军一败再败，败讯传来，已六十五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气急攻心，竟昏厥了过去。

侍女见状，慌忙请来御医。谢道清被御医救醒，喝了几口燕窝粥，方稍稍恢复了精神。

太皇太后谢道清在理宗朝正位中宫，理宗去世后，度宗即位，尊谢道清为皇太后。度宗在位十年，于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病逝，四岁的太子赵顯即位，史称恭宗，当时谢道清已六十多岁，体衰多病，被尊为太皇太后。皇帝年幼，虽贾似道主政，仍须赵家长辈辅佐皇帝才显得名正言顺，故谢道清被推上了垂帘听政的位置。

元军大举东下，宋各地守军或叛或逃，朝廷百官纷纷弃官保命，临安一片混乱。眼看京师危急，谢道清广泛号召四方勤王，但响应者极少。不久，留梦炎从湖南来京，左、右丞相争相让位，要求离开朝廷，谢道清不许，乃以陈宜中和留梦炎分别任左、右丞相，并兼枢密使。

转眼到了宋恭帝赵顯德祐元年（1275年）十月初一，谢道清在自己居住的慈元殿召集文武百官议事。

“一败涂地！一败涂地！这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十三万精兵哪，舳舻相连百余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败了。那贾似道竟还提出过迁都，真是误国害民，荒唐之极！”

谢道清看看右丞相留梦炎，稳定了下情绪，问：“据说，自元军沿江而下，建康、平江、滁州、广德等地守军将士竟然不战而降，可有此事？”

“确有此事。”留梦炎抹了把头上的汗水，不敢欺瞒。

“元使赴宋议和，率使团五百入独松关，结果，其正、副使一死一伤，余者或杀或关，此传闻是否属实？”

“臣正调查。”

“此事一定要彻查清楚，看看是谁幕后指使。留梦炎，数日前，哀家看到一份战报，说元军攻打扬州甚急，李庭芝固守待援。你身为朝廷右丞相，对增援之事作何安排？”

“这……”留梦炎支吾着，不知如何应对。

“说啊！”

“朝中乏人，已无兵可派，更无人敢领兵前往。”

“什么！想我大宋立国三百余年，何时亏待过士大夫！如今，国遭大难，你们一个个只顾保命，再不就是欺上瞒下。远的不论，今年七月，我军水师与元军水师激战焦山，明明战败，你们却报哀家说：打了个平手。这不是睁着眼蒙骗我们孤儿寡母嘛。”

“太皇太后息怒！臣那样说，是不让太皇太后着急，伤了凤体。”

谢道清恼怒地摆摆手：“这么说起来，倒是哀家不识你等‘忠心’了？你且退下，从速安排驰援事宜。”

“是。”留梦炎不敢抗旨，心中却想，你说得容易，我到哪给你找那么些个军队去！

“陈宜中，你是朝廷重臣，哀家希望你能将目前战况如实禀奏。哀家要知道实情。”

陈宜中愣怔。迟疑片刻，陈宜中出班扶笏奏道：“前不久，元军攻打潭州，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一直在州衙熊湘阁上督战，苦守七十余天后，城破，李芾向祖庙诀别。他说：‘我以一介寒儒，受国家恩典，掌管一州，理应守义尽忠，报效国家’。言罢与妻儿一同纵火自焚，为国殉节。”

说到此，陈宜中蓦觉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谢道清亦泪流满面，情难自已。“只可惜满朝文武，似李芾这样的忠贞之士太少了，太少

了！”良久，谢道清脸色苍白，喃喃自语。

“太皇太后春秋已高，还望保重凤体！”陈宜中试图宽慰女主。

谢道清微微颔首。“陈丞相，丁家洲兵败后，你与朝中诸大臣联名要求诛杀贾似道以谢天下，哀家念贾似道勤劳三朝（理、度、恭），不忍以一朝之罪，失待下臣之礼，是以只将他贬职，迁往循州（广东龙州）。哀家不明白，他怎么就于途中死了呢？”

“奸相贾似道虽遭贬，仍要带侍妾数十人同行。奉命押解他南下的将士不许，将其侍妾悉数撵走。一行人至漳州地界，为首将领数次暗示贾似道自杀，似道犹想偷生，声称太皇太后许他不死。此人无奈，对同行官员说：为天下人杀似道，虽死无憾。遂将贾似道处死。”

“武将擅杀朝廷命官，该当何罪？”

“贾似道罪在不赦，人神共愤，太皇太后不宜追究擅杀之罪，以免造成人心混乱。”

谢道清细思陈宜中所言有理，只得作罢。“可是，除掉了贾似道，于朝政又有何转机？我们的军队还不是照样一溃千里！”

数日前，谢道清张贴诏书于朝堂之上，诏书上写着：“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宫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谢道清此话，明着是在痛骂群臣，实际上却在埋怨开国之主赵匡胤。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阴夺帝位后，为消除藩镇割据的危险，疏远、压制武人，标榜“以儒治国”，重用文士，被定为大宋“国策”。进士出身的士大夫虽说熟悉辞赋文章，对治国理政、富国强兵却几乎一窍不通，只能不着边际地空发些议论，坐而论道。加之文人相轻，互相攻讦，堂争此起彼伏，朝廷不得安宁。文士的低能造成了国家的羸弱，羸弱的国家豢养着冗官、冗员、冗兵，百姓困苦不堪。在朝廷，将无斗志，只知委曲求全，因此对辽、金、西夏都曾用过“岁币”换取暂时的“和平”。既然金钱丝帛比军队管用，又用不着大臣自掏腰包，何乐而不为？

如今，继贾似道之后出任宋朝丞相的文士，也尽是些昏庸无能之辈。这些执掌朝政的宰辅大臣，不思进取，互相牵制，把个朝廷弄得乌

烟瘴气。

身为丞相的陈宜中被朝中文士指责擅专朝政，比贾似道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宜中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京出走。谢道清屡次派人请之不归，最后只得通过陈的双亲帮忙，才好不容易将他请回朝堂。谁知过了不久，留梦炎又溜了，也是屡召不回。堂堂大宋王朝，居然没有一个敢于负责任的丞相，着实令人心寒。

几经周折，费尽心机，谢道清总算凑齐了她的阁僚，一同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勤王诏书早就发往各地，怎奈响应者寥寥可数。只有赣州知州文天祥招募万余人往京师勤王护驾，精神可嘉。"

陈宜中冷笑一声，漠然道："文天祥所募军队不过是群乌合之众，哪里有什么战斗力，进京徒滋骚扰，不如令其解散。"

张世杰扶笏向前："文知州起兵之前，确实有人劝他：现在敌兵分三路而来，你以一万众北上拒敌，无异驱群羊搏猛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文知州回答说：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个人荣辱又算得了什么！所以我自不量力，不过是以身殉国，希望天下忠臣义士闻风响应。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成，只有这样，社稷才能保全，国家才能安宁。岂料勤王之师被拒城外数月之久，文知州纵有救国之策，亦多受朝中大臣掣肘。"

"哦，文知州，你有何良策？让哀家听听。"

"臣以为，当前军情紧急，如有可能，应在现有的区域内划分四镇，由中央统一指挥。把广西并入湖南，在长沙置帅；把广东并入江西，在隆兴（南昌）设镇；把福建并入江东，在鄱阳（波阳）置帅；把淮西并入淮东，建镇扬州。然后督各镇分别收复失地。如此一来，各镇地大力众，既便于抵抗，也可协力对敌，有进无退，图谋收复。元人兵少，一旦分兵多路，势必力弱，使其疲于奔命，再加上敌后中原百姓扰乱其后方，足以打败入侵之敌。"

谢道清还未说什么，陈宜中先嗤之以鼻："迂阔之谈！迂阔之谈！如今火烧眉毛，军无斗志，元军亦来势凶猛，哪有时间重划四镇，遑论收复失地？书生之语何足取！"

张世杰大怒："国家安危，系于义者，陈丞相何苦冷言相讥……"

谢道清摆摆手，制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争吵："派往伯颜军中求和的使者已经去了十几天了，至今未回，这可如何是好？"她疲惫的目光茫然地停留在大殿的某个角落，"今天不如就这样吧，哀家也累了，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议。"

谢道清撤朝，百官纷纷离去。偌大的慈元殿只剩下文天祥、张世杰默然伫立。不知过了多久，张世杰愤然道："这算什么事！从上到下只知议和，议和……"

文天祥望着他，嘴唇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

贰

无锡元朝都元帅府。

伯颜身披棉袍，秉烛读书。

"丞相，宋使陆秀夫求见。"军前校尉禀告。

伯颜合上书，将烛台往案前移了移。

"请他进来。"

陆秀夫入府，稍施一礼。他的一张脸由于隐在阴影中，越发显得黯淡无光。

"伯颜元帅，陆秀夫奉旨前来求和，还望元帅恩准。如今，我朝太皇太后年迈体衰，皇帝年幼，又值国丧之际。自古礼仪之君不攻丧君之国，希望丞相转奏大朝皇帝俯允退兵，我国怎敢不年年朝贡，奉元帝为君，修好于大朝？两国交兵，缘起于奸相贾似道失信于大朝，今贾似道已死，断不会再出现这类事情。"

伯颜义正词严地拒绝道："你们宋朝原本就是在消灭其他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初并没有长期保留南唐、北汉等国的区域统治，现在也到了灭亡的时候。宋得天下于小儿（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得帝位时，北周恭帝柴宗训时方六岁），现也失之于小儿（宋恭帝时年五

岁），天道循环，尚复何言！”

陆秀夫没想到伯颜也知本国这段历史，不由暗叹大元王朝确有许多才俊之士。当年，宋军兵临金陵（今南京）城下，南唐君主李煜奉表投降，吴越国王诚惶诚恐，不久即向宋廷纳土归顺，这些往事，不想今日竟都应验在宋室自己身上。

“况且，我朝圣主何尝不怀仁慈爱民之心！”伯颜略略提高了声音，“且不说立国之初国信使郝经出使议和被扣，今年三月间，我主又派使臣持国书使宋，希望元、宋速罢刀兵，解民于倒悬，同时一再严令我等停止进攻，等待议和消息。使臣从我军中请调五百名士兵护送，行至独松关，竟遭独松关守将袭击，使臣全部遇难。我主一片诚意，换来的又是什么！独松关虐杀使臣真相公之于世后，朝野为之震惊。我主至此方才打消议和念头，决意与宋血战到底。”

伯颜话音刚落，校尉再报：“宋丞相陈宜中派兵部侍郎吕师孟等再来求和。”

伯颜点点头：“让他们进来。”

“伯颜丞相，”礼毕，吕师孟率先说，“陈丞相命我等以下列条件与元廷议和：吾皇愿尊元帝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

“宋廷屡派使者求和，无非是为保它半壁江山，然我主明令：许降不许和。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降。”

陆秀夫本不愿充当议和使者，这会儿见伯颜态度坚决，索性一言不发。吕师孟低声下气地恳求道：“如果我主改称‘侄孙’，岁币增加一倍，想必您会同意吧？”

“不行！”伯颜右手向下用力一劈，吕师孟顿时被吓出一身冷汗，只有陆秀夫神情如常。

“送客！”

遣走宋使，伯颜独立于烛光中，神情凝重。

叁

至元十二年（1275年）夏，阿术、董文炳、伯颜分三路围攻常州城，常州守将刘师勇坚守不降，着实让元军吃了些苦头。

鉴于常州久攻不下，伯颜将指挥部从镇江迁至常州前线。十一月十六日正午，伯颜命人射书城中招降，刘师勇依然不予理睬。

伯颜大怒，亲督帐下主力强行攻城，昼夜不停。十八日拂晓，中军率先登城，竖伯颜红字帅旗于城头，四面攻城元军欢呼“丞相已登城”，士气大振，未几，常州城破。

宋将刘师勇退入城中巷战，不敌，刘师勇单骑闯出城关，奔往平江（苏州）。宋军余者拼死力战，六名士兵背靠背相互支持，杀死杀伤元军近百人后方力竭战死。

城中烈焰熊熊，硝烟弥漫。面对这座元军以伤亡近两万人为代价换取的孤城，伯颜怒不可遏，将临行前忽必烈皇帝一再嘱咐“将士毋得妄加杀掠”以及“北宋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的谆谆告诫置之脑后，下令屠城。

诸将请求追杀刘师勇，伯颜冷静下来，劝道：“西征之时，成吉思汗放花剌子模王位继承人札兰丁渡印度河，是为以其君威，降其民勇。如今，刘师勇单骑逃窜，正可借刘师勇之口，使负隅顽抗的宋守城者闻风丧胆。”

几天后，伯颜挥军进至平江。平江守将弃城而走，都统王邦杰献城乞降。不久，战报传来，阿术、董文炳一举袭破独松关。

独松关绿色如绣，阿术、吕文焕信马由缰，边走边谈。

“看来，进入临安之前，不大可能再有艰苦的攻坚战了。”阿术回首城关，沉思着说。

“不错。”吕文焕表示赞同。

林涛怒吼，他俩的谈话也时断时续。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招降宋廷了。”

“据报，伯颜丞相已派人将当今圣上劝降诏书副本送往临安，敦促宋君臣速速请降。”

“南边大局已定，我现在担心的是东北边境。”阿术做了个深呼吸，空气中似乎仍弥漫着硝烟的气息。

吕文焕似乎有些不解，阿术耐心地解释道：“如今四海归心，唯独这个乃颜，总要翻出点花样来！打，他又不认真跟你打，你稍一松懈，他又卷土重来——与察合台汗国后王的海都一样，真让人头疼。丞相之意，是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压力，尽快降服宋朝廷，然后腾出手来，彻底平定乃颜叛乱，永绝边患。”

同一时刻，也即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276年1月14日），伯颜命崇福司使爱薛与宋宗正少卿陆秀夫一行数人同赴临安，交涉宋朝廷投降事宜。

除夕之夜，伯颜挥师自平江出发，继续南进。他要按预定作战计划，与左、右路军会合。

正月初二，谈判代表爱薛一行到达临安。

陆秀夫安顿好爱薛及其随行人员，匆匆赶往慈元殿，向太皇太后谢道清汇报了与伯颜谈判的结果。谢道清无计可施，决意投降。

“也罢，哀家可再作让步，向元帝忽必烈称臣。”谢道清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元军肯退兵，宋宗室血统得以延续，什么称臣不称臣的，她根本不在乎。

陈宜中心里憋着一口气，将茶杯狠狠蹴在案几之上：“伯颜也太过得寸进尺了。记得绍兴八年（1138年）和绍兴十一年，高宗皇帝两次派丞相秦桧北上与金人谈判，签订了‘绍兴和议’，同意向金称臣，每年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结果遭到朝野抨击，秦桧也因此在死后身败名裂，落下千古骂名。臣陈宜中虽然不才，却不想重蹈秦桧覆辙，这投降之事，臣不想做，也不能做。”

“陈爱卿，哀家理解你的心情。不过，只要能维持赵氏宗室的延

续，称臣，也可不必计较。”

陈宜中注视着太皇太后憔悴的面庞，毫不妥协地拒绝道：“太皇太后虽然一再表示如能使大宋免于亡国，可以不计较名位尊卑，但作为一国丞相，臣不能不郑重声明，即使杀头，臣也不同意太皇太后对元帝称臣。”陈宜中简直要声泪俱下，“我们一让再让，从增加岁币至称侄、再称侄孙，元廷依然不答应，那就只好在京湖一线调集京师的二十余万忠勇和五万御林军与其决一死战。”

“你疯了！你这不是以卵击石，要将我们最后一点家底赔光吗？你难道忘了常州屠城的教训了吗？你下去吧，好好地冷静一下，哀家不想跟一个没有理智的人说话！”

陈宜中不敢再辩，怏怏回到相府。

亭台楼榭，小桥流水，陈府花园美丽如故，陈宜中却无论如何找不到昔日的心情。相府卫士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保护着这位权倾朝野却惶惶不可终日的当朝丞相。

陈宜中暗自思忖：如今兵临城下，打又不能打，和又不能和，莫如三十六计走为上。想当初，高宗为躲避金兵追击，从镇江避到定海，后泛舟海上。数月之后，金兵退走，高宗还朝，还不是照样当皇上！

既然有先例，为何不可以借而用之呢？

主意拿定，陈宜中立刻召集所剩不多的“文武百官”入宫，向太皇太后请求迁都。

“迁都？往哪里迁！你这分明是要哀家逃跑，置祖宗三百年基业于不顾嘛！将来，哀家有何面目见大宋朝列祖列宗？”

陈宜中痛哭流涕，慷慨陈词：“眼下两浙、江西、两广、福建、川蜀仍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我们不举降旗，在福州建立陪都，与元军展开持久战，像当年高宗那样，元军势必退去。”

“臣等恳请太皇太后迁都避难！”百官随声附和，齐刷刷地跪于宫外冰冷的丹墀下。

谢道清思虑再三，无奈只得表示赞同：“好吧，就依众位爱卿所

奏。传旨下去，开国库为百官发放银两，权作迁都路费。”

“遵旨！”陈宜中抹了头上的汗水，慌急间却忘了与太皇太后定下具体的迁都时间。

谢道清身为女主，别看平时优柔寡断，一旦拿定主意却很干脆，当即回宫收拾行装，准备起程。谁知等到天黑时分，陈宜中仍未到宫中，谢道清大怒：“哀家本不愿迁都，皆因大臣苦苦哀请。哀家做了准备，你们又不启程，分明是有意戏弄哀家。”说罢，摘下珠宝首饰扔在地上，愤愤回宫，闭门不出，大臣请见，一概拒绝。

其实，陈宜中原本打算第二天天明起程，因忘了说明时间，致使谢道清对他产生怨怒，说什么也不肯接见，无奈，陈宜中回到相府，做了伺机逃走的准备。

正值新春佳节，陈宜中的宅邸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相府五百余口围坐成一个半圆，心事重重地欣赏着节目。

“丞相，嘉兴快马来报，嘉兴守将刘汉杰开城投降，伯颜的大军已开进嘉兴。”相府总管急匆匆来到后花园，向陈宜中附耳低语，“另外，老奴还听说昨天午后，同签枢密院事和参知政事一同逃离京城。”

“是么？”陈宜中倒吸一口凉气，面部肌肉抽搐不已，红红的酒糟鼻上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

“千真万确，老奴刚才已经证实。”

“郭总管，”陈宜中悄声问：“太皇太后、皇帝还在临安城吗？”

“在。”

“在就好。否则我们岂不是……”他咽回了下面的话。

“丞相，迁都之议传遍京城后，人心惶惶，近日不断有大小官员逃离京城，不知所踪。”

“这在预料之中。倒是太皇太后一反常态，一日两次上朝，早朝刚任命谢堂为两浙镇抚大使，退朝不久，又传旨设朝，封文天祥为知临安府，正二品衔，全永坚为浙东抚谕使。”

“丞相，老奴有些话思虑已久，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跟随我多年，有话但讲无妨。”

“老奴以为，倘若走不脱，还望丞相改变初衷，同意向大元皇帝献表投降。”

“啊——”陈宜中的汗水流得更多了，本来就发红的鼻头也由于紧张而变成了紫色。

“丞相……”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的意思还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既然如此，老奴立刻安排，一旦风声不对，我们就来个不辞而别。”

“你觉得哪里比较妥当？”

“温州吧。安顿下来，哪怕做个富贵闲人也好。”

“就依你所言。”

肆

次日，嘉兴府元军大营。

帅帐中，伯颜、孟祺、宋降将刘汉杰促膝长谈，十分投契。

“谢太皇太后执意不肯离开临安，陈宜中只好同意称臣求和。宋使奉命携带宋帝降表副本来我营谈判，他说，陈宜中还想约伯颜丞相在长安镇（浙江宁海西）面谈和议。”行省郎中孟祺扼要地介绍了宋廷的和谈动议。

“东边的情况怎么样？”伯颜问。

“盐官城离临安不到百里，阿术将军进展顺利，在占领盐官城当

天，即秘密分兵临安城南，驻扎在浙江亭，封锁了出海口。”

“好！这下就可堵住宋室海上南逃的通路。太好了！”伯颜重重地拍了下红漆案头，震得茶杯也“哗啦啦”响起来。

“这几日，宋使频繁往来于临安和嘉兴之间，无非是想尽快促成和议。对宋室而言，目前唯一的出路就只有逃往福建，我担心倘若我们逼之太急，只能促使宋室选择南逃，届时一旦京师失去控制，盗贼蜂起，宋朝三百年积累的财富就会荡然无存。因此，末将以为不如用计安抚，使其不致过于惊惧。”

“孟将军言之有理，此事就交与你去督办。写封复信给谢太皇太后，告诉她我军绝不妄开杀戒，让她勿要惊慌。”

“是。”

目送孟祺匆匆离去，伯颜收回目光，含笑问刘汉杰：“刘将军，我有一事想与你探讨，不知刘将军肯否赐教？”

“丞相尽管垂询，末将不敢隐瞒。”

“你说宋廷会不会投降？”

“会。”

“会不会变卦？”

“不会。”

“为什么？”

“这么多年来，宋朝的大部分文臣武将都在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不瞒丞相，我也如此——而且，宋廷一向自诩正统，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致有今日之祸。如果早几年注意到北方政治格局的变化，预作准备，励精图治，以国家七十余万军队，完全有可能拒敌于国门之外。”

伯颜冷静地听着，频频点头。

“即便在元军渡江之后，如果能马上迁都于福州或者广州，利用江

南水乡的地利之便，也不是没有可能与元军展开持久战。”刘汉杰面对伯颜，只想一吐为快。尽管战场上他们有过对立，从内心深处他却十分钦佩伯颜的雄才伟略和大将风度。

“可惜呀可惜，宋有将军这样的将才却不能重用，而是用了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这种投机之徒。如果宋廷以将军为帅，我伯颜在江南战场岂不要遇上真正的对手？”

“丞相过奖了。”

刘汉杰暗想：数日前，忽必烈皇帝派来的信使晓谕伯颜，东北边境出了问题，军队切莫轻进。中统元年，忽必烈被迫与贾似道签订停战协议，正是“北方边境出了问题”所致，这一次，该不会又半途而废了吧？

伍

皋亭山距临安三十里。三路元军按预定计划如期会师临安后，伯颜不断派兵出没于临安城下。城内乱成了一锅粥，而宋廷中和、战、降、走的争论仍是没完没了。

正月十九日晚，当临安街区沉入梦乡时，慈元殿中却是灯火辉映，人声喧哗。

刚刚“宣麻”升任右丞相的文天祥压了压众人的声音，向驻兵云和塔的张世杰客气地询问：“张检校少保，我有点想法想跟你谈谈，不知你肯否赏光一听？”

张世杰焦山兵败，伤亡万余人，水师全军覆没。退回临安后，宋廷不但没有追究他战败的责任，相反还提升他为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不久，又任命他为沿江招讨使、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等职，并加封他为检校少保，视为军事支柱。

“丞相客气了，下官实不敢当。”张世杰貌似尊敬实则不恭地深施一礼，笑言。此时的张世杰手中尚握有六万“正规军”，而文天祥手中只有赣州举义时招募的一万名散兵游勇，因此，张世杰并不真正将这位仅在名义上掌握全国最高军政大权的文丞相放在眼里。

“目前时局危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背水一战，侥幸获得胜利，也可鼓舞人心。其实敌人并不可怕，不过是借我方抵御不力，乘胜长驱直入，若使其稍受阻击，则我为主，彼为客，我们将占据绝对优势。我朝尚有淮东固守，闽、广未陷，若血战得胜，则可命淮军截断敌后，两面夹攻，或有打败入侵之敌的希望。张检校少保，你以为若何？”

“丞相说得轻松，我们拿什么与元军决战？”

“我粗略算算，张检校少保麾下尚有六万精兵，加上五万御林军和一万多民兵，只要指挥得当，仍有几分胜算。”

“不成！不成！绝对不成！”张世杰情绪激动，断然拒绝。

文天祥愕然，朝堂上一时鸦雀无声。

张世杰自幼从军，一步步升到今天正二品的官位，这在重文轻武的宋廷中已经算十分罕见的了。为此，他格外珍惜今天所获得的一切，“拥兵自重”的观念根深蒂固。他并非不知，焦山兵败后，若不是他手下还掌握着六万八千余名陆军，他早就获罪于朝廷了。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能将他的军队拼掉，这是他的资本，他的王牌！况且，自朝廷勤王诏发各地亲兵以来，倘若地方势力踊跃应诏，集合起十五万精锐部队当不成问题，为何始终未见一兵一卒驰援临安？既然各路诸侯无不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他何苦非要去逞什么匹夫之勇？

“哎呀，张检校少保，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谢道清虽然近来深感身心俱疲，仍不能不强打精神陪群臣议事，“国家正值危难，陈宜中、留梦炎又不辞而别，皇帝年幼，只能依靠文丞相、张检校少保辅弼，你们可不能辜负了哀家的一片苦心。”

“身为大宋臣子，臣理当为国尽忠。自天祥入朝以来，一直反对与元军议和，遑论投降？臣决心早定，生是大宋臣，死是大宋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哀家当然深信文丞相为人。哀家虽是女流，毕竟经历三朝，忠奸好歹还能分辨得出来。只是，文丞相反对投降，可我朝哪里还有军队？正如张检校少保所说，我们拿什么与元军决战？莫不成要让我这不中用的老太婆带着你们去与伯颜、阿术作战吗？”

“臣无此意。”

“文丞相，昨天你在哪里？”

“臣在钱江一带布防。”

“是不是无兵可调，无将可使？”

“是……”文天祥无奈地承认。

“这不就得了。元使孟祺已在馆驿等候多时，伯颜又咄咄逼人，你让哀家怎么办？若不是哀家当机立断，派使者携传国玉玺十二枚和降表至皋亭山，只怕这时伯颜早就打进了慈元殿。你当哀家愿意投降吗？大宋朝的三百年基业哪，这么拱手送人，哀家能不揪心？可是，哀家若不降，只怕赵氏一点血脉不存……”谢道清说到伤心处，不由放声痛哭。

文天祥心中一惨，忙命人扶太皇太后回寝宫安歇。

“李邦宁。”张世杰招呼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太监。

“奴才在！”

“你可知陈宜中、留梦炎这两个狗东西溜到哪里去了？”

“陈宜中不肯同伯颜会面，于半夜携带家眷逃往温州。留梦炎……奴才不知道。”

“好一对丧家犬！我若逮住他们，非活剐了他们不可！”

“人各有志，随他们去吧。”文天祥劝慰着张世杰，心中却是一阵酸楚。

“文丞相，念在你我交往多年的分儿上，张某人还是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事已至此，咱们也只好另作打算。”

“怎么讲？”

“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今朝廷已降，我们留下何为？不如保存这点实力，避走定海。说真的，我就不信将来没有机

会杀他个回马枪。”

“不行啊！身为大宋臣子，文某现在已是身不由己……也罢，张检校少保，就依你所说，你先走定海筹措军饷，扩军备战，文某留下来陪太皇太后与伯颜周旋。”

“丞相保重，世杰告辞。”

张世杰拱拱手，匆匆离开慈元殿。

文天祥颓然坐在椅上，心痛如捣。

老天啊，你真的忍心毁我大宋三百年基业吗？

第十四章 零丁洋里叹零丁

壹

三天后，谢道清派文天祥、贾余庆等人至距临安只有十五里的明因寺与伯颜会面。

寒暄毕，伯颜请文天祥、贾余庆入座。

“我大宋继承历代中原帝王之正统，不是辽、金所能比拟的。现在北朝是想将我朝变成附庸国呢，还是干脆要毁灭我大宋社稷？”文天祥开门见山地问。

伯颜似乎有些意外，惊讶地看了文天祥片刻，笑了：“文丞相之意如何呢？”

“如果将我朝变成北朝的附庸国，”正统观念极强的文天祥总是将元朝称作北朝，“请伯颜丞相退兵至嘉兴或平江，然后双方共同约定岁币和犒赏军队的金帛数额。我负责如数赠送，不短一分一毫。其实，对北朝而言，这不失为上策。”

“何以见得？”

“不战而获全胜，岂非最佳选择？”

“那么中策呢？”

“汝主若想彻底摧毁大宋社稷，就必须考虑到今两浙、两淮、福建、两广、四川等地大部分仍掌握在我们手中。请问：丞相发兵攻打，焉知胜败如何？”

“我还想洗耳恭听文丞相的下策。”

“北朝逼之太甚，势必激起各地义军蜂起，一旦兵连祸结，或断绝

北朝交通，或焚烧北朝粮草，请问丞相还能在江南立足吗？”

伯颜安闲地一笑。

“文丞相饱读诗书，怎么偏偏忘了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想我蒙古原本兴于朔漠之间，若非顺应天意民心，何致有今日广阔之疆土？区区宋朝，偏安一隅，百年来醉生梦死，不思进取，天予夺之，人力何为？”

“不！伯颜丞相此言差矣！我大宋从来不缺状元宰相，缺的只是以死报国的烈士！铁血丹心，自我文天祥始！”

伯颜猛一愣怔，暗想：文天祥如此刚强不屈，处于逆境之中，仍是一身铮铮硬骨，倘若放他回去，势必影响宋朝廷的投降进程。近日，北方边报不断，圣上还在等待宋灭亡的消息，投降之事，宜早不宜迟，迟则恐生变故……

想到此，伯颜脸色一变。

“我昔日看到一个词：‘愚忠’，今天才明白指的就是文丞相这种人。既然文丞相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谢太皇太后赋予你的使命，伯颜也只好对不起了。”

伯颜回身，厉声喝道：“来人，送文丞相下去休息！”

几名元兵蜂拥而上，将文天祥带了下去。

贾余庆吓得面色如土，慌忙起身道：“伯颜丞相息怒。下官等奉太皇太后懿旨前来商议投降事宜，一切唯伯颜丞相之命是从。”

伯颜怒色稍霁，语气和缓却不容置疑：“尔等所献降表，仍使用宋国号，且无称臣字样，必须修改！”

“是，下官等这就回去修改。”

“贾大人，三日后午时三刻，我在湖州等你。至于文丞相，他这人性情刚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好暂时让他留于我处。他的生命安全由我负责，我保证，宋室出降之日，就是他重获自由之时。”

“明白，明白。”

“伯颜丞相，下官告辞！”贾余庆只欲赶紧离开这生死之地，文天祥的生死他并不关心。

“不送。”

贾余庆刚刚离去，孟祺入禀：“爱薛将军持宋传国玉玺北上，丞相还有何吩咐？”

“没有。走吧，我们一起去送送爱薛。”

次日清晨，伯颜率元军主要将领在帅旗和鼓乐的导引下巡视临安城，观潮于钱塘。宋留在都城的宗室成员和百官依次具名来见。当晚，伯颜移驻湖州（浙江吴兴）。

贰

贾余庆刚刚回到临安慈元殿，即被“宣麻”接替文天祥出任右丞相枢密使。“宣麻”时，在朝官员大多表示没有意见，只有枢密院事家铉翁拒不签名。

谢道清劝道：“文丞相缧绁元营已是事实，照目前的情形看，伯颜一时半会儿不会放人。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君，朝廷亦不要一日无相。今任命贾余庆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正是出于社稷正统定制考虑，绝无临阵换将之意。请家铉翁还是签名吧。”

与谢道清年龄相仿的家铉翁无奈，在黄麻任命书上颤巍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既然各位大臣俱已签名，”谢道清疲惫地宣布，“从现在起，贾余庆就是我朝的右丞相，诸位爱卿要与贾丞相和衷共济，支撑艰危。”

她扫视着木偶般伫立在她面前的几位重臣：“哀家已请皇上下旨，诏告天下息兵归降，以免生灵涂炭。贾丞相，你那里修改降表一事准备得怎么样了？”

“启禀太皇太后，臣已按伯颜之意修改完毕，请太皇太后过目。如若可行，臣将尽快赴元营呈交降表，免得去得晚了，又给伯颜落下口实。”工于心计的贾余庆审慎地将“敬献”二字改为“呈交”，这也正是贾余庆的为人圆滑之处。

谢道清接表，匆匆浏览一遍。

“可以了。贾丞相，此事就交与你去办吧。”

“遵旨。”

贾余庆离去。不多时，慈元殿上便空无一人。

元使偕贾余庆等同赴湖州。这些大宋朝的宰辅们再没了往日兵丁前呼后拥、鸣锣开道的威风。几匹瘦马，拉着几辆“篷车”算是“玉辇”颠簸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

正午时分，至湖州元军大营。伯颜设宴款待宋的宰辅大臣，并邀文天祥同桌共饮。

席间，文天祥一再请求放还临安，伯颜却总是笑而不答。

文天祥怒不可遏：“您身为北朝右丞相，因何毫无信义可言？文某奉旨出使北营，竟被丞相私自扣押，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旦此事传扬出去，丞相难道不怕辱没一世清名？”

“文丞相言重了。”伯颜为文天祥斟满杯中酒，“我留丞相，无非是为促成两国尽快罢兵，岂有长期羁留丞相之意？另外，我生平酷爱汉诗词，很想向丞相讨教一二。”

伯颜端起酒杯：“来来来，诸位为两国弭兵，数月来不辞辛苦，我敬诸位一杯。”

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众人奉迎，唯文天祥无动于衷。

“文丞相想必还在生我伯颜的气？‘将使臣私自扣押’，好大的一顶帽子！伯颜头小，实在戴不起！”

众人哄然大笑。贾余庆劝道：“文大人，今日欢宴，莫谈国事！难

得伯颜丞相看得起你我，还请文大人满饮此杯！”

文天祥接酒，扬手泼在贾余庆脸上：“误国害民，猪狗不如！文某岂能与你等为伍？”

贾余庆恼羞成怒，正欲起身，被孟祺伸手按住。

孟祺为文天祥换了一杯酒，淡淡一笑：“文丞相，请听下官一言。想当年，蒙、宋两国弭兵，当今圣上派国信使郝经赴宋修好，被贾似道羁押真州监狱长达十四年之久。而今，文丞相却是作为我国上宾滞留一时，两者相比，到底谁更无视天下法理？再者，伯颜丞相之所以苦苦挽留文丞相，无非是为一个原因，那就是：敬丞相之志，惜丞相之节，用丞相之才。”

文天祥自觉理屈，面孔泛红，勉强将一杯酒吞咽下肚。

伯颜不动声色，再次举杯提议：“这第二杯，让我们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局面干杯！”

文天祥满怀心事，将酒盏换成大碗，喝不多时便烂醉如泥。伯颜命人将他扶回歇息，又吩咐贾余庆：“贾丞相，你回临安后，须立刻下令解散文天祥招募的一万勤王义兵。至于其幕僚将领，各有任用，愿留的留下，不愿留的发给路费，一律遣返江西。”

“丞相放心，临来前我已将这些散兵游勇遣散。现如今，贵朝阿术将军已率军进入临安城，分兵守护宫城和城内各重要兵营。原宋禁军则由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管带，置于阿术将军麾下。”

伯颜的脸上滑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轻蔑。

“行省郎中孟祺、参知政事吕文焕听令：明日携带厚礼入临安城，慰问谢太皇太后。”

“是！”

金钩西沉，元营酒宴尽兴而散……

叁

丙子年二月初五（1276年2月21日），宋恭帝率领文武大臣在他的寝宫祥曦殿向北遥拜，发布降元诏书。事毕，文武大臣骑马离开临安府，前往潮州拜见伯颜及行中书省官员。

伯颜按照忽必烈的旨意，改临安府为两浙大都督府，率阿术、孟祺、吕文焕等元朝文武官员巡视临安，查核宋军民户籍和钱谷数量，清点仓库，罢宋各官府，收百官诰命，接收宋廷的符印图籍。一批“新符官”带着谢道清的降表手谕，驰往两广、四川、福建等地招降。至此，宋元之间的受降仪式全面完成。

接受降表之日，伯颜信守诺言，释放了文天祥。

然而，从这一刻开始，统治中原及江南三百余年的赵宋王朝已不复存在。

第二天，谢道清命贾余庆、文天祥等文武大臣为祈请使，奉表押玺，一同北上大都，向忽必烈呈献降表和谢道清本人的表笺。

这天傍晚，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在西方的地平线上时，伯颜终于写完了献给忽必烈皇帝的《贺平江南表》。

臣伯颜等率大军恭行天罚，从襄汉上流出师，在武昌渡过长江，沿江防线崩溃，战火烧到钱塘。宋室仍然不自量力，乃发生杀使者、毁诏书事件。皇帝亲自授命，宜先取其根本之地，遂命阿术进军独松关，董文炳取海道南下，臣督率中军，直指伪都临安；摆开掎角之势，水陆大军并进。攻占常州之后，列郡传檄而定，诸将率军按期会师于临安。宋室穷途末路，不断奉人哀求，先请称侄纳币，后请称臣奉玺。为促其归附，率精兵直抵临安近郊，招来宋廷执政大臣，解散其禁军卫士。宋人虽想挣扎，已无抗争之力，逃走亦不可能，终于立意投降。二月初五，宋国君向北遥拜，恭顺归附本朝。现在所有仓库等物，都已封存待命。臣谨奉宽大之命，安抚官吏百姓，使临安内秩序井然，繁华如故。

十一日，忽必烈颁发的《归附安民诏》贴满了临安城的各重要场所。临安城街头巷尾、酒肆茶楼，识字的儒生或不识字的白丁，相识的或不相识的人们无不交头接耳，谈论着“安民诏”的内容。

丽正门（南正门）前的牌楼两侧，醒目地悬挂着盖有忽必烈皇帝玉玺的《归附安民诏》：

间者，行中书省右丞相伯颜遣使来奏，幼主暨诸大臣百官，已于正月十八日赍玺绶奉表降附。朕唯自古降王必有朝觐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应抗拒王主逃亡啸聚，并赦其罪。百官有司、诸王邸第，三学、寺、监、　书省、史馆及禁卫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全免征税。　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折毁。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赡给。

大元忽必烈皇帝

至元十三年二月（1276年2月28日）

下面落款处加盖着鲜红的大印。

肆

船泊谢村，文天祥和心腹将领杜浒、余庆元运筹逃走，不想贾余庆邀功告密，元军加强了对文天祥等人的防范，并派千户王庸负责看守。

第二天傍晚，文天祥摆酒与王千户对饮，佯装大醉，骗得王千户离开，放松了警惕。

文天祥急招杜浒、余庆元商议对策。

“谢村离镇江很近，一旦渡江北上，将更难于脱身。”文天祥对两名心腹说，“我准备了一把匕首带在身边，假如仍然无法逃脱，我将用它自尽殉国。”他将目光移向外边挑灯巡视的元军哨兵，“好在元军对宋朝宰执们的家仆戒备不严，你们须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尽量设法侦察好谢村地形，寻找船只，入夜动身。”

杜浒、余庆元受命，各自依计而行。

一个时辰后，余庆元通过旧日同乡秘密搞到一盏“官灯”和一艘小船，杜浒则侦察到一条通往江边的近道。

午夜时分，一切准备停当，当下弦月躲进乌黑的云层中时，元营中突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起来，起来，起来!刚刚接到伯颜丞相手谕，要‘祈使团’及其随行即刻动身，渡江北上！”

贾余庆一行慌忙穿衣启行，押送官来到文天祥居处：“文天祥，别人都已经走了，你怎么还在蒙头大睡？你以为你还是宋朝的丞相么——好大的架子！”

文天祥的鼾声更大，此起彼伏，押送官愈发不耐烦，站在门外催骂起来。

睡在隔壁的王千户被吵醒了，他走出门喝道：“怎么回事？”

“文天祥赖着不走。祈使团其他人都已经上路了，只有他睡个没完。耽误了行程，卑职可担待不起。”

“原来是这么回事……”王千户打了个哈欠，“昨晚我俩喝了不少酒，都他妈醉啦。这样吧，明日一早我带他追赶你们如何？”

与王千户相比，押送官的官衔低得可怜，无奈，只好表示同意：“那就一切仰仗王大人了。卑职先走了。”

王千户推开门，看了眼烂醉如泥的文天祥，伸伸困乏的腰身，叮嘱兵丁多加注意，便又回厢房继续睡他的“回笼觉”去了。

二更时分，夜色深沉。文天祥一行十二人避开王千户手下兵丁的监视，顺利离开住处。行至街口，惊动了拦街的战马，“咴——咴——”战马嘶鸣起来，守卫士兵起来瞅瞅马还在，倒头又睡。提心吊胆地来到江边，遥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文天祥不觉泪如雨下。他既牵挂宋室“三宫”，也思念妻子女儿。

“嘎咕——嘎咕——”余庆元向江边的芦苇荡发出了信号。

“嘎咕——嘎咕——”余庆元一连吹了几遍口哨，芦苇荡中依然不见

一船驶出。

“没有渡船，天明元兵追至，我命休矣！”文天祥悲从中来，了无生念，“天要亡我，我只有以死殉国！”说完，文天祥纵身一跳，扑入江中。杜浒见状，大吃一惊，慌忙跳入水里救起文天祥。幸好此时江边风小水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余庆元泅水找船。原来是船工停错了地点，害得他们苦等。好不容易一行人上了船，小船逆江而上，宫灯闪烁，穿行于元军兵船中。东南风骤起，小船扬帆航行，拂晓前在真州附近的小码头靠岸。

真州守卫不辨真假，不敢放文天祥一行入城。余庆元费了半天唇舌，方才说动守卫去请主将苗再成。宋真州守将苗再成一向钦佩文天祥的胆略与才智，亲自出迎，将文天祥接进府衙。

“文丞相，”苗再成开门见山地说，“有个樵夫砍开一棵大树，你猜怎么着？树中生成‘天下赵’三字！你说，这是不是证明咱这赵宋王朝他娘的还有救？”

“此乃天意助我等复国！”文天祥精神一振，“只要有将军这样的忠烈勇士，何愁大宋江山不保！”

“文丞相，以你的威名和才智，一定能够说服淮西制置使夏贵与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捐弃前嫌，联手作战。”苗再成说着有些激动，在文天祥面前走来走去，“倘能如此，我有一个筹算：由夏贵出兵江南，做出进攻建康之状，虚张声势，牵制元军；淮东军同时并出，收复镇江等地，然后四面合兵一处，兵围瓜洲，置阿术于死地。”苗再成打开一卷丝绸地图，在建康的位置上狠狠一击。

“一旦此举成功，就可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战局。届时，我将从一侧拦截元军溃逃之师，进而截断临安元军北归之路，歼灭元军主力于临安城郊！”

“此计甚妙！复兴宋室全赖于此！”

伍

文天祥立即致书李庭芝、夏贵等人，希望他们依计行事。这个可敬又可怜的亡宋丞相哪里知道，夏贵早已降元，而且不久，这封书信的副本便放在了伯颜的案头。

文天祥更不知道，他此后面临的处境将更加严峻！

数日后的一个黄昏，苗再成正与文天祥商议反攻计划的细节，忽然接到扬州李庭芝的密信，展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

只见密信上写着：

真州都统苗再成台鉴：

近闻元人指派一名前宋丞相前往真州策反赚城，该丞相可能就是文天祥。望苗都统尽快将其逮捕审讯或就地处死。

据可靠消息，文天祥与伯颜交往甚密，此前一直住于伯颜帅府，朝夕相处，情同手足……

苗再成看到此处，顿时暴跳如雷："好你个文天祥！说！你是不是伯颜派来的奸细？"

文天祥莫名其妙，惊奇地问道："苗都统，你在说些什么？此话从何谈起？"

"你还想狡辩？好，我给你看看证据。"苗再成将李庭芝的书信掷于文天祥面前。

文天祥阅毕，脸色铁青，半晌才从牙缝里迸出四个字：这条毒蛇！

"毒蛇？你说谁毒蛇？你才是毒蛇！你投降元朝不说，还想赚我真州给伯颜当见面礼，真是无耻之至！"

苗再成越说越气，大吼一声："来人，给我把这个奸细抓起来！"

"且慢！苗都统，你千万冷静，莫中了敌人的离间之计！"

"呸！李庭芝是敌人吗？夏贵是敌人吗？只有你，被伯颜待若上宾，每日不是谈诗论赋，就是称兄道弟，这难道不是事实？我真'佩

服’你居然敢骗到我的头上！”

杜浒、余庆元等人见状，慌忙上前解劝：“苗都统息怒！文丞相九死一生来找都统大人，全为复国大计。丞相一片忠心，苍天可鉴！”

苗再成稍稍退后一步：“把这几个人都给我绑上，我要亲自审问！”

事已至此，文天祥等人只好束手就擒。

侍从给苗再成搬了把椅子放在大堂中央，苗再成一脚踩在椅上，面对文天祥，声色俱厉：“文天祥！我来问你，你究竟是不是元军派来的奸细？”

“当然不是！”文天祥冷冷地回答。

“你没有投降元军？”

“没有！”

“你的嘴倒是很硬！我看不动大刑，谅你必不肯招！”

“我文天祥生于天地之间，仰不愧天，俯不愧地！我连死都不怕，还怕用刑？”

“好！来——”

苗再成的手下有两名心腹将领，昔日与杜浒、余庆元一起行走江湖，彼此都很了解，这会儿见苗再成果真要用大刑，忙近前耳语一番。

苗再成沉思片刻，终于做出决定：“你身为大宋丞相，我既不能冤枉你，也不能轻信你。你和你的人走吧，只要你们出了真州城，我保证不难为你们。”

苗再成摆摆手，一名侍从走入里间，不多时端出一盘银锭：“文丞相，我是个粗人，但还讲义气！我不能留你们在真州城，这些银两权作盘缠，你们带着好路上使用。我有句话撂在头里：如果哪天让我证实了你确已投敌，我手中的大刀可不长眼睛！”

文天祥无奈，带着一行随从被迫离开真州，四处漂泊。这时，李庭

芝已在淮东诸郡画影图形，贴出缉捕令。

杜浒建议："丞相，我们不如暂且到乡下避一避，待躲过风头，寻路到通州（江苏南通），再渡海下江南，投奔二王。"

说话间，一位自赣州起兵就跟着杜浒的小和尚匆匆来报："文丞相，余庆元四人携金银逃走，追是不追？"

文天祥一愣。

杜浒又气又急："什么！这些个狗娘养的！丞相，我带人去把他们追回来！"

文天祥拉住杜浒，微微叹了口气："算了吧，人各有志，随他们去吧。"

"可是，他们卷走的是丞相用来募兵的五百两黄金和三千两白银，这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小和尚脸都急白了。

杜浒跺着脚："余庆元……余庆元！算我杜浒瞎了眼，把你当兄弟，当朋友。你……"

"嘘——"文天祥做了个手势，八个人急忙躲入一处半山土围之中。

不多时，但听马响銮铃，由远及近，一队元军巡逻士兵从土围旁疾驰而过。

文天祥感到自己的后背都被冷汗粘湿了。

然而，比元军的搜捕更让他愁肠百结的是，一向被他视为心腹和兄弟的余庆元竟也会离他而去，那么，他究竟还能相信什么人呢？

天下之大，他却不知道哪里还有他的容身之处！

陆

入夜，狂风骤起，阴云密布，山色昏黑，文天祥派小和尚和一名小

校进城买些食物，不想小和尚被元军巡逻队捕获，小校见势不妙，慌忙逃回报信。

“此处不可久留，必须尽快离开。”文天祥迅速做出安排。

“杜浒，被抓走的小和尚可靠吗？他会不会出卖我们？”

“不会！”杜浒斩钉截铁地回答，“小和尚跟随我多年，我了解他的为人。就是死，他也不会出卖我们！”

“小和尚如何这么巧就被元军认出？会不会是余庆元那伙人已落入元军手中？”

“很有可能。丞相，前面就是高邮城，李庭芝那老贼怕我们入城，早传令淮东诸郡捉拿‘赚城奸细’，一旦捕获，格杀勿论。我看我们还是往右过河，到稽家庄暂避一时。”

你别看杜浒外表粗憨，其实心细如发。他当年行走江湖，交了许多朋友，是以消息灵通，文天祥对他十分信任。

“只好如此了。我们被宋、元两军追捕，躲来躲去，已经有八九天了吧？”

“我们离开真州那天是三月初二（3月18日），”杜浒掐指计算着，“今天是三月十一，整整九天了。”

“你在稽家庄可有认识的人？”

“有，稽家庄庄主稽荣和他的儿子稽文龙。”

稽家庄庄主稽荣年近古稀，却依然精神矍铄。他久闻文天祥忠勇之名，听说文丞相来了，急忙命家丁杀猪宰牛，款待文天祥一行。

次日拂晓，稽荣吩咐儿子稽文龙带领五十名庄客，护送文天祥七人进入泰州城。

泰州城守将与稽文龙交厚，听说元军派人四处搜捕文天祥，便将文天祥安排在自己的府邸。不久，通州守将、都统杨师亮亲派通州水兵统领顾勇来接文天祥。

泛舟江面，文天祥心潮起伏，他对顾勇说："近一个月来，我们几人终日穿行于宋元军队对峙的平原、山区，蒙受着不白之冤，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信任。我原以为自己再无可能回到江南，又担心自己被元军捕获解往大都，好在天遂人愿，助我大难不死，又可为宋臣以身报国了。"

顾勇按剑凝视着东方的朝阳，简短的话语中不失真诚和坦率："文丞相的境遇与那些任由元军驱使的祈请使、太学生乃至太皇太后、全太后、幼主恰成鲜明的对比，就好似前面的朝阳和后面的阴山，反差实在太强烈了。顾勇今生能为文丞相这样的人牵马坠镫，也觉荣幸无比。"

"谢谢你，谢谢泰州守城官兵，谢谢杨将军的一片苦心。文某一介书生，所能做的恐怕只有忧国忧民了。"

年满四旬的文天祥回视着轮廓越来越模糊的泰州城，高声吟道：

我作朱金沙上游，诸君冠盖渡瓜洲。

淮云一片不相隔，南北生死分路头。

公卿此去共低眉，世事兴亡付不知。

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哪个是男儿？

朝霞如火，烧化一水金波。

第十五章 圣朝崛起在东方

壹

至元十二年（1275年），郭守敬考察江淮至大都河道后曾上书朝廷："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可以通漕。"忽必烈批准了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的计划。昔日，在郭守敬上达忽必烈的水利条陈中，曾建议引水通入金代中都（元大都），东至通州旧漕河，再南向开河至杨村（今河北武清区）。所以，新运河是在隋、唐旧运河的基础上，疏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再引一亩、玉泉诸水（今北京昌平区境），流入瓮山泊（今昆明湖）至大都和义门（今西直门）入城，汇为积水潭（今什刹海），积水再东南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华里许。这就是著名的"通惠河"。漕船北上可一直开进大都城区，往南可与白河至大沽河之间的通州运粮河接通。

通惠河舟桅如潮，数千艘"鼓儿船"首位相接，舳舻相望。和义门北五里许的闸河水门港，在迷蒙的雾中，码头的水面像十五的月亮闪着光芒。远处的白色屋宇和若隐若现的高耸塔楼下面，早已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巳时时分，元廷派出的欢迎使团数千人早早恭候在码头之上，列出整齐的矩形方阵载歌载舞。鼓乐齐鸣中，"鼓儿船"缓缓靠上码头。经过月余的长途跋涉，全太后、赵顥及祈请使团随行人员数百人抵达大都。郭守敬受元廷中书省留都官员的委托，出城五里迎接全太后、赵顥一行。

先期抵达大都的祈请使团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参知政事家铉翁也夹在欢迎的队列中。

"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领事、都水监提调郭守敬大人恭候在此！"中书省留都官员大声宣布，"郭大人请全太后、宋帝上岸休息。"

随着话音，一队队婀娜多姿的蒙古族姑娘，手捧哈达、鲜花和美酒，献给尊贵的客人。

这是丙子年闰三月二十四日（1276年5月9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会同馆中堂内，郭守敬举起酒杯对大家说："在南方待久了，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全太后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郭某将竭尽所能安排好宋室成员的一切生活起居。"他走到全太后身边停下脚步，"郭某不才，先饮为敬。"

全太后慌忙起身说道："郭大人才智超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还是奴家敬大人才是。"全太后说着端起桌上的一盏香茗，"奴家以茶代酒，请郭大人随意。"

"岂敢！全太后随意，诸位祈请使恐怕不行。"郭守敬回到座位，诚挚地夸赞道，"自古会稽多佳丽，今日得见全太后和宋帝，方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全太后，会稽人，乃理宗宪圣夫人侄孙女。当年，因涉猎书史、精通礼仪而册为皇太子妃。

全太后心中悲凉，却也感谢郭守敬对她的真心赞扬和尊敬。

全太后饮尽杯中香茗，堂上的气氛才稍稍活跃一些。

"全太后，我朝察必皇后担心您和幼帝不习惯北方生活，曾请求大汗准许您居于临安，但因朝中大臣强烈反对，此议也就搁置不提。但皇后对您实在心存怜恤，不仅亲自为您选定了宅院，包括床榻、衣物等一应生活物品，她亦为您安排妥当。她只希望您能安心住下。"

全太后热泪盈眶，作为亡国之皇后，她岂敢奢望比这更好的境遇？她早闻察必皇后仁慈善良，如今方是感同身受。

"全太后，另有一事。忽必烈大汗现在上都避暑，他已传下旨意，将在上都召见全太后一行。全太后休息两日，二十七日由我派人护送您一同前往上都，不知您意下如何？"

全太后敛衽行礼："一切听凭郭大人安排。"

"好。来呀，吩咐开宴！"

顿时，会同馆内八音迭奏，一群舞女鱼贯而入，演起了元朝廷最负盛名的宫廷歌舞——十六天魔舞。十六天魔舞气势宏大，优美绝伦。舞

女们舞姿洒脱，歌如天籁，一般只在接待贵宾和外国使臣时才会表演。

贾余庆、吴坚、家铉翁和幼帝赵顕看得津津有味，一扫多日以来的愁苦颓丧。

全太后容色庄重，将国破家亡的痛苦尽皆掩在心中。

贰

丙子年五月初一（1276年6月14日）。

清晨，上都草原繁花似锦，馨香淡远。

闪电河蜿蜒东逝，就这样不知疲倦地流淌了一年又一年。

宋数千人西出上都五里外，向元廷太庙顶礼膜拜。

宋室成员及亡宋文武百官拜毕，真金太子向天地和祖宗报告了宋灭亡的喜讯。

“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真金面对太庙、社稷祭告：亡宋国主幼帝赵顕携福王赵与芮，大臣吴坚、贾庆元等五千余众，向太庙叩行谢罪大礼！”

近万人的礼拜队伍，黑压压跪满一片，在司仪郎的导引下，或起或伏，像海潮一般。

整个祭拜太庙仪式由伯颜主持。祭拜结束后，大队人马赶往上都城南十余里的皇帝行宫，在那里，将举行忽必烈皇帝接见宋降君、降臣的仪式。一路之上，但觉霭云色暖，小风如丝。闪电河畔，伯颜与真金太子并辔而行，边走边谈。

“亡宋降君降臣参拜我朝太庙，祭告天地、神庙、祖先、社稷，这标志着大元王朝所取得的根本性胜利。我之所以说是根本性胜利，而不是最后的胜利，是因为亡宋丞相文天祥已渡海南下，在福州另立朝廷，辅佐宋室之后益王、广王，企图与我朝抗衡。”

“是啊，太子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臣遵照当今圣上的战略部署，已派董文炳走水路进攻福建；吕文焕经潭州挥师广西，南下福州；阿术所部自逊都台赴江右，立都元帅府于江州（江西九江），如此，福州即成孤城一座，不日即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未尝不是一种勇气。我虽无法苟同文天祥的为人行事，却不能不佩服他的赤胆忠心。”

“这也正是让臣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在儒家思想里，既提倡忠君爱国，也提倡良臣择主而事，臣就不知，这良臣与忠臣究竟如何划分？孰更可取？”

“良臣治世，忠臣报国。盛世之君，多用忠良之臣，无所谓优劣高下。替亡之际，良臣常能审时度势，追随明主，成就一番伟业；忠臣则视君如国，即使君昏国衰，亦不稍改初衷。故而，良臣以才能传世，忠臣以气节流芳。至于何者可取，全在一念之间。”

伯颜若有所悟，含笑点头。

大队人马在皇帝行宫外休息约一个时辰后，怯薛长驰马传旨：“中书令真金太子、中书省右丞相伯颜听旨：朝觐宋人不必更换服装，依旧着宋时服饰，等候觐见！”

大安殿。

忽必烈皇帝和察必皇后并排坐在御榻之上，蒙古宗王们分坐两旁。忽必烈传伯颜先行入宫。

“伯颜丞相，祈请使团是何时到达上都的？”

“回陛下，谢太皇太后、全太后、幼帝赵顯一行于闰三月十二日（4月29日）至大都，四月十五日从大都离开，二十八日（6月12日）抵达上都，等候陛下召见。”

“伯颜丞相此番出征宋，劳苦功高。犹记当年帝师谓朕：灭宋之人未出，要朕耐心等待。直到爱卿奉御弟旭烈兀汗之命东来，朕识卿才智，爱而留之，卿果然不负朕之重托，荡灭宋，天下一统。爱卿之谋，不逊汉时张子房。”

“陛下过奖了。”伯颜谦辞着，“宋之亡，皆赖陛下成算，阿术效力，臣何德何能之有！臣未敢贪天之功！”

伯颜的回答，令忽必烈十分满意，他命伯颜入座，以一种征询的口吻问道：“朕欲降封赵顕为瀛国公，爱卿以为如何？”

“陛下圣明，赐封亡宋国君，天下归心。”

“既如此，传赵顕等宋室成员入见！”

六岁的赵顕吃力地跨过高高的门槛，随母亲全太后等跪伏殿中，叩谢皇恩。

“起来吧。起来回话。”察必性本仁厚，面对孤儿寡母，终觉心中不忍。

忽必烈亦豪爽地摆摆手：“朕自幼习儒，崇尚儒学，对一个六岁孩童，不必苛求过多礼节。传朕旨意：授赵顕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赐封瀛国公！”

赵顕、全太后等谢恩。

董文炳奉旨宣读制书：

我国家延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风朔雪之乡，尽修职责；若木虞渊之地，靡不来庭。罄六合而混同，岂一方之独异。用慰徯苏之望，爰兴问罪之师。戈船飞渡而天堑无凭，铁马长驱而松关失险。宋主顕乃能察人心之向背，识天道之推移，正大奸误国之诛，斥群小浮海之议，决谋宫禁，送款军门，奉章奏以祈哀，率亲族而入觐。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诸台辅之尊，爵以上公之贵。

制书读罢，忽必烈端坐御榻，宣谕诸王大臣、文武百官：“朕自即位以来，常怀四海之志，受命于天，故大军南下，旗开得胜，所向披靡。天道无常，衡量以人心之向背。瀛国公赵顕正当幼冲，颇能顺应历史潮流，毅然请降，解民于倒悬，诚心可嘉。从今日起，朕之后人当善待赵宋宗室子孙。”

全太后、赵顕再次谢恩。祈请使吴坚、贾庆元等依次入觐。最后，忽必烈传旨大摆“诈马宴”，邀新降宋人参加。

忽必烈皇帝、察必皇后盥洗毕，着白色答纳都纳不失服（缀大珠金锦服），配宝顶金凤钹笠，款款步入宴会大厅。宿卫大臣及近侍皆服所赐济逊珠翠金宝衣冠腰带，侍立两侧，恭迎皇帝、皇后。

宾主落座，乐队奏起宫廷音乐。不多时，各种菜肴摆上红木餐桌。

全体王公大臣一律着白色质孙服，互致问候。

餐桌一侧，摆放着几柄金勺，供人品尝黑、白马湩，葡萄酒、宣徽酒以及宫廷御液虎骨酒、枸杞酒、地黄酒、羊羔酒、五加皮酒、腽肭脐酒、小黄米酒、乌鸡酒、鹿角酒等。

今日的“诈马宴”照例以羊肉为主，视为御膳定制。接下来烧肉品、煮肉品、肉下酒、肉灌肠红丝品、肉下饭品、肉羹品等五十余味珍馐上席后，宫廷御膳攒鸡儿、芙蓉鸡、生地黄鸡、乌鸡、炙黄鸡、黄雌鸡、青鸭羹也陆续摆上餐桌。

不久，餐桌又换上了鹿头汤、鹿蹄汤、狐肉汤、熊尾汤、燕窝汤、炒鹿汤以及盘兔、攒雁、烧雁、攒熊掌、烧水札、鹿肾羹、野鸡羹、鹁鸪羹、天鹅羹、狐肉羹、熊肉羹、野猪霍、獭肝羹等。

山珍还未尝遍，海味随之入席。什么团鱼汤、鲤鱼汤、鱼弹儿、姜黄鱼、鱼脍、鲫鱼羹，还有长约一二丈、重达千斤的阿八儿忽鱼和长六七尺、重达百斤的乞里麻鱼……

根据日程安排，从上都到秋后返回大都，豪宴安排十次。每次大宴三日，日换一服，按白、蓝、紫、黄、红、绿依次更换。

歌舞升平中，大元帝国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叁

元宋战争的同时，忽必烈一直很关注西南的政局。通过频繁往来的官方文牒，云南的局势一直都在忽必烈的掌握之中。

赛典赤是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月抵达云南的。他上任后所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遣使至云南王脱忽鲁处，陈明自己绝无专权之意，希望与脱忽鲁共商建设新云南大计。脱忽鲁开始本不相信，清风以王妃身份自愿入王府说服脱忽鲁，脱忽鲁始信赛典赤之诚，当即派两名亲信与清风往见赛典赤。赛典赤以国朝之礼隆重接待了脱忽鲁的二位使臣，并授予二位使臣为行省断事官，参与行省事务。至此，脱忽鲁疑虑全消，同意将云南政令庶务悉交赛典赤裁断。

脱忽鲁生性迷信，因忽哥赤惨遭毒害，他上任后一次也没有入住忽哥赤王府，而是在相距两三里处另行修建了一座新王府。如此一来，清风回到云南，便按自己的心意将王府一分为三，前宅改成平章政事衙署和赛典赤的私宅，她带儿子确吉住在后宅，而王府花园则对百姓开放。

赛典赤上任伊始，终日接见乡里父老不辍。在了解到政出多门、主多役繁是导致云南各族百姓不堪其苦乃至反叛的主要原因后，当即采取果断措施，先任命段实为大理总管，收回了段氏统辖万户以下官吏的权力，使其权力范围仅限于大理地区。接着奏请忽必烈汗批准，由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使宗王权力得到限制。然后奏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使云南地区的行政建制始与全国统一起来，置于元帝国的直接控制之下，从而一举结束了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地方割据状态。与此同时，为安抚宗王，允许宗王拥有对行省的施政方针进行监督、建议及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

为全力支持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理，清风一改昔日与忽哥赤出镇云南时深居简出的生活习惯，不仅亲自督造各种新型农具，而且经常主动邀请附近的妇女进入王府，传授她们纺织与刺绣技艺。慢慢地，清风在当地百姓的心中，俨然成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天使。

民心思定，赛典赤开始考虑平定云南境内由于阔阔带、宝合丁叛乱而叛离的云南少数民族诸部，他与部将及清风商议后，决定先收服罗槃部。

罗槃部位于红河一带，据元城而守。赛典赤陈兵于此，部将请求强攻，赛典赤不允。当年，罗槃酋长曾是忽哥赤的座上宾，清风与他相识已久，自觉有把握说降此人。赛典赤断定罗槃酋长绝不致伤害王妃，遂欣然遣其备礼求见。罗槃酋长万没想到王妃以金枝玉叶之身，竟肯不避刀俎只身入城，感动之余，同意择日归降。

清风出城后，罗槃酋长召集部属商议出降一事，有人提出异议，担心蒙古人不会真心原谅他们的背叛行为，也可能专等他们出降时大行杀戮。罗槃酋长曾参加过舍利畏领导的反蒙、反段大起义，终究有所顾忌，思前想后，决定暂不践约。眼见约定之日已过，元城中罗槃酋长仍无动静，众将愤怒，要求即刻攻城，赛典赤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原属兀良合台所部现受赛典赤节制的猛将铁鲁打心眼里瞧不起赛典赤的优柔寡断，离开军帐后，不顾赛典赤三令五申，竟率将士攻打元城。赛典赤闻讯大怒，急令鸣金制止，并派兵丁执大汗权杖拘捕铁鲁。铁鲁不服，赛典赤将铁鲁绑于军前，叱责道："大汗命我安抚云南各部，我岂能以专事杀戮为能？你无主将之命而擅自攻城，论军法当诛。"

清风知铁鲁虽然行事鲁莽，却不失为一员虎将，乃亲为铁鲁说情。赛典赤不能驳王妃面子，只好将铁鲁死罪饶过，却命他跪于元城之下，权作赔礼。

正在城头备战的罗槃酋长目睹了发生的一切，内心深受感动，环顾部将说："平章宽仁若此，我如果仍旧怀疑他，那绝非我罗槃部的祥瑞之兆。"于是在城头竖起降旗，举部出降。

罗槃酋长的归附在云南各反叛部落中引起强烈震动，不久，广南溪洞侬士贵及左江李维屏、右江岑从威等率两千余人归附。渐次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一百余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三万多户；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十九所；八番、罗氏鬼国等计洞寨一千六百有余。

赛典赤的所作所为，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个别少数民族上层士吏的利益。这些人怨恨赛典赤，选出数人到京城诬告赛典赤"专僭数事"。忽必烈不予接见，交给真金处理，真金命刑部给诬告之人戴上刑械，送回云南赛典赤处发落。赛典赤宽宏大度，非但不做计较，反而各自委以官职，这样一来，这些告状的士吏皆感激赛典赤再造之恩，发誓誓死以报。

在赛典赤和清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短短两年，云南全境大治。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喜悦万分，当即下赐重金以资奖赏。赛典赤得到这笔可贵的经费后，第一件事便是与行省官员、水利工程工匠深入滇池进行实地勘测，准备对滇池进行改造，疏通淤塞，兴修水利。该工程的主要设计者预计，一旦工程全部完成，滇池周围的万余顷土地将变成良田。

至元十三年，滇池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举行开工仪式的那一天，恰好清风省亲归来。在上都，清风幸运地参加了忽必烈举行的对宋君臣的受降仪式。临行，忽必烈特意要她将一套金壶碧玉盏带给赛典赤。这套金壶碧玉盏是宋的诸多贡品之一，从设计到制作都堪称绝世珍品。一套金壶碧玉盏，壶一盏九，壶体系纯金打制，表面虽无任何用于装饰的花纹，粗看式样也与普通酒壶相差无几，但在壶盖正中提手处，却镶嵌着一颗硕大的、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九只玉盏，皆以完整的极品羊脂玉雕成，上面分别镂着梅、菊、兰、荷、牡丹、雪竹、雾松、云峰、碧波托日九种图案，与金壶匹配，浑然天成。金壶碧玉盏的设计思想，完全按照蒙古人崇尚“九”的习俗，由宋能工巧匠花费数月精制而成。忽必烈将如此无双贡品转赐赛典赤，本身也意味着对赛典赤的无比恩宠。

赛典赤面向大都的方向，叩首施礼，拜受大汗所赐。当他得知宋已然归降，天下重归一统时，这位忠心耿耿的回回老臣竟喜极而泣，一再虔诚地感谢真主护佑。清风代赛典赤传命，就在滇池旁设宴，一为国家和当今圣上祈福，二为款待所有参加滇池改造的官员、工匠和民夫。霎时间，欢呼声四起，工地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这一天，素常饮酒很有节制的赛典赤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目睹赛典赤满脸通红、醉态百出的样子，清风丝毫不加劝阻，只是笑着帮他款待众人。这一刻，清风的整个身体都似乎被幸福涨满了，她的眼中充盈着晶莹的泪光，这是她为忽哥赤做到的，也是她要为忽哥赤永生永世做下去的。

她希望忽哥赤在天上可以看到。

她希望忽哥赤为她感到骄傲。

肆

夏季，上都皇家林苑。

小溪，湖泊，森林，绿地。

成群的梅花鹿、黄鹿、山羊、羚羊觅食其间，上百名鹰师驯养的数千只猎鹰也栖息在这里。林苑中处处繁花似锦，许许多多叫不出名的鸟

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忽必烈身着猎服，纵马驰骋在湖边的绿草地上。十几只经过人工驯养的小猎豹，敏捷地追逐着牝鹿、山羊和黄鹿。

转眼间，小豹扑向猎物，咬断了它们的喉管。忽必烈勒马观瞻，侍从们散立左右，纷纷召唤着小豹，乖巧无比的小豹立刻叼着猎物，跑回到了主人马前。

“很好，很好。”忽必烈手握硬弓，斜挎箭壶，朗声笑道，“把这些猎物统统送去喂鹰。”

“是。”侍从们应声而去。

小溪缠绕着一望无际的草原，缓缓地向东方流去。

一匹快马向忽必烈驰来，稳稳地停在他的面前。

“威尼斯商人尼哥罗·波罗与马菲奥·波罗兄弟求见大汗。”

忽必烈精神一振，喜上眉梢：“传。”

在阔别中国整整九年之后，意大利商人波罗兄弟再次踏上了金莲川这片美丽的土地。

九年前，也就是至元三年（1267年），波罗兄弟在当时的开平城受到忽必烈亲切的接见，交谈中，得知他们近期将返回欧洲，忽必烈当即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并托他们带给罗马教皇一封国书和两颗举世无双的宝石。这两颗宝石一颗是产于缅甸的鸡血红红宝石、一颗是产于喜马拉雅山的矢车菊蓝宝石，忽必烈以此作为赠送教皇的礼物。

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深受祖父成吉思汗的影响，对任何宗教都采取兼容并蓄、一视同仁的态度，鉴于国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的一种）、萨满教都发展迅速，忽必烈很希望教皇能派一百名精通基督教教义和七艺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不巧的是，波罗兄弟一路艰辛，于九年后回到欧洲时，正赶上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去世，新的教皇迟迟未能产生。

不得已，波罗兄弟只能先行回到家乡，等候结果。回到家里，尼哥

罗才得知，妻子已在儿子两岁那年去世，儿子被舅舅、舅母带大。一晃两年匆匆而过，波罗兄弟焦急地等待着来自罗马方面的消息，终于，新的教皇产生，他们立即启程赴罗马教廷觐见新教皇格利高里十世，并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国书和礼物面呈教皇。教皇看了信后很高兴，表示愿意按照忽必烈汗的请求，尽快从法兰西、德意志、英格兰、意大利等国招募符合条件的传教士前往中国，但这件事从准备到付诸实施尚需一段时间，为此，他请波罗兄弟先行带回他致忽必烈大汗的亲笔回书。

这一次，波罗兄弟虽然没能带回忽必烈所需要的一百名传教士，却带回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尼哥罗·波罗之子，年方二十一岁的马可·波罗。

忽必烈传旨在御花园设宴，迎接意大利商人尼哥罗、马菲奥，尼哥罗的儿子马可·波罗。

御花园的中央有一片美丽的松树林和桦树林。林中修建着几处凉亭，亭内玉栏凭眺，圆柱饰金。

柱高二丈，粗约二尺，上盘一条金龙。龙首高高昂起，向上承接着亭子的飞檐，龙爪左右张开，龙尾低垂，阳光下，光彩夺目，煞是威风。竹制的亭顶漆着厚厚的桐油。

凡在大都的诸王、后妃及文武大臣全都聚集御花园。

尼哥罗、马菲奥、马可上前叩见忽必烈。

忽必烈命他们起身："都请起来吧，不必多礼。朕知道这些年来你们很辛苦，也一定受了不少委屈。你们如约而归，让朕看到了你们的忠诚和信诚守诺。尼哥罗，马菲奥，前者，朕委托你二人与教皇交涉，派一百名精通七艺的传教士到我朝来的事办得如何了？"

尼哥罗恭敬地呈上新任教皇格利高里十世写给忽必烈的信札和礼单。

怯薛长接信，转交给译员，译员清晰地念道：

大元王朝忽必烈皇帝陛下：

我以神的旨意，肩负神的使命告谕陛下，教皇因诺森四世曾数次遣

使修好蒙古，欧洲战火遂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传教士鲁布鲁克、柏朗嘉宾带回了蒙哥汗、贵由汗的信札及礼物，我们均已收到。陛下所遣意大利商人波罗兄弟转呈的信札、珍宝均收悉。在此一并表示致谢，并以主的名义向忽必烈皇帝、察必皇后、真金皇子及所有的诸王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福。

陛下遣使陈述教皇派遣一百名精通基督教教义和七艺的传教士来中国一事，我教会正筹划研付，近期内将从法兰西、德意志、英格兰、意大利等国招募。我以神的旨意，派遣两名正在亚克（以色列阿卡）传教的修道士与尼哥罗兄弟、父子同往汗廷觐见。他们都是文明人，是欧洲著名的文学家和知识渊博的神学家，他们中一个叫尼古拉，另一个是的黎波里的修道士威廉。神给了这两位修道士至高无上的权柄，命他们在那些可以传教的国家全权代表神的意志。随附文件和礼物有：

修道士尼古拉、威廉的任命状和介绍信的拉丁文文本；

委托他们转交忽必烈汗所要求的国书；钻石、翡翠、珠宝，玻璃花瓶（系我个人所赠）。

教皇格利高里十世

1271年10月29日

听完教皇格利高里十世的复信，忽必烈十分高兴。

“如果朕没记错的话，波罗兄弟离开上都的时间是至元三年，算起来，已经九年多过去了，对于你们的辛苦，朕会加倍补偿的。”

尼哥罗与马菲奥对视一眼。时光如流，不知不觉中，已将黑发催白。

尼哥罗感慨万端地说道：“九年，好快啊。记得那一年我和马菲奥带着陛下转给教皇克莱门特四世的用蒙古文和拉丁文书写的信札起程前往罗马，走了二十多天后，同行的科加达尔男爵患了重病，不得已，我们只好停留在漠北的一个小镇。当时，我们真有些进退维谷。考虑到皇命在身，耽搁不起，我们与所有同行的人商议后，决定把科加达尔留下来养病，其他人继续赶路。所幸我们持有皇帝赐予的金牌，沿途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一路上所有费用支出均由地方行省负责，并有卫队妥为护

送。然而，尽管陛下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便利的条件，天公却不肯作美，一路之上，风霜雪雨，天寒地冻，洪水泛滥常使我们寸步难行，因此，在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小亚美尼亚的莱亚苏斯港时，已是三年之后了。”

忽必烈表示理解。

“在亚克休息期间，我们从商旅口中获知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去世的消息，内心焦虑万分。当时教皇委派的大使正好驻在亚克，我们便向大使转达了陛下赋予我们使命。大使告诉我们，必须静候新教皇的选举结果，只有产生了新教皇，我们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我们接受了他的忠告，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回趟威尼斯老家，看望一下我留在家中多年未见的妻儿。到家后我才知道，我的妻子在孩子两岁那年就已去世，而我的儿子马可已经长成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了。”

“就是你身边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吗？”忽必烈慈爱地问。

“是的。这就是我儿子马可·波罗。”尼哥罗把儿子向前推了推，介绍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马可·波罗五官端正，肤色光洁白净，隆起的鹰钩鼻恰到好处地衬托出面部表情的生动和聪颖。

“欢迎你，我的小客人。”忽必烈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年仅二十一岁、显得格外朝气蓬勃的青年，“从今天起，朕将命人把你的名字列入朕的荣誉侍从名册中。为庆祝波罗一家远涉重洋归来，朕已设下盛宴，为意大利朋友接风。”

马可·波罗茫然地笑着，不住地点头。

尼哥罗等译员译完了忽必烈的话，单膝跪于地毯之上。

“我们永远都是陛下的仆人。在来的路上，我的儿子马可已掌握了一些蒙古语、汉语和大元王朝的一切礼仪制度。只是还不精进。”

“这件事就交与国子监祭酒许衡负责吧。许祭酒这些年不知为我大元王朝培养了多少可造之才！朕相信，你的儿子交给他，一定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忽必烈回到御座，温声问察必，“皇后，宴会是否可以开始

了？”

察必含笑点头。

“传！”

“大元朝——盛典开始！”怯薛长拖着长音高声唱喝。

鼓乐骤起，穿云裂石，八音迭奏，不绝如缕。

在一片蓝色的海洋中，纷华靡丽的“诈马宴”正式开始。按惯例，今日排到统一着蓝色质孙服入宴，因此，二千余名王公大臣均身着海蓝色的锦缎质孙服。

“朕听说，”俟喧哗稍息，忽必烈通过译员好奇地问坐在察必皇后身边的马可·波罗，“大亚美尼亚的中部有一座险峻的大山，相传《圣经》故事中的诺亚方舟就停泊在山上，不知可有此事？”

“是的，陛下。这座山名叫方舟山，也叫亚拉拉特山。”马可用一块洁白的毛巾揩净手指上的油脂，恭恭敬敬地回答，“这座山占地极广，沿山脚行走没有两天是走不完的。山顶积雪终年不化，并且每下一次雪，新雪又会堆积在旧雪上，因此无人能登上山顶。靠近山脚的平原地带却由于山间积雪的融化，土壤肥沃，草木茂盛。即使邻近各国的牲畜全都聚集在这里，也不用担心草料匮乏。大亚美尼亚的边境地区还有一座喷油井，喷出的油必须用许多骆驼才能装载。这种油不能食用，只能用来制作一种软膏，用以医治人畜的皮肤病或其他疾病，或者用来当作燃料，引火照明。”

“马可，谷儿只（即格鲁吉亚）王国国君的右肩上真的有一块鹰形标志吗？”太子真金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谷儿只的君主称为大卫梅利克，也就是欧洲人所说的大卫王。”马可虽说年轻，知识却十分广博，他侃侃而谈，从容不迫，“正如太子所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确有一种古老的传统，他们的国君一旦生下来，右肩上就有一块鹰形标志。但这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人们用烧红的烙铁烫上去的。谷儿只人都是训练有素的勇敢水手、老练的弓箭手和善战的勇士。同时，他们也是基督徒，保持着希腊教会的仪式，他们的装扮和西方教士一样，头上留着短发。”

“亚历山大大帝在谷儿只一处险要的关隘建造了一座铁门关，你可了解其中原委？”忽必烈对威震欧、非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一向怀有浓厚的兴趣和崇敬之情。

“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企图通过谷儿只王国继续扩张，后因受阻于其西南部一座关口而作罢。这座关口全长四英里，一面濒海，海浪滔天，另一面则是崇山峻岭，林木茂盛，实乃泥丸封关之险地。亚历山大大帝东进的计划搁浅后，为防止东方铁骑入侵，下令在该处筑起一道城墙，城墙上修建了堡垒和射箭孔，借以抵御外敌的入侵。由于这座关口易守难攻，坚固异常，亚历山大大帝遂命名为‘铁门关’。多年前我看到过一个记载，很奇特也很有意思。谷儿只王国有一座供奉着圣者琉那多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位于一个咸水湖边，该湖方圆约有三日路程，湖中平时不见鱼类踪迹，但一到四旬斋第一天，鱼群就会蜂拥而至，数不胜数，等过了复活节，鱼群便又无影无踪。这个咸水湖叫格琉察拉特湖。谷儿只王国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叫特夫利斯城。城市的近郊为许多武装要塞环绕。城内的居民以亚美尼亚、谷儿只基督教教徒为主，也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该城丝绸业和商品制造业十分发达，居民臣服于蒙古大汗。这些就是关于亚美尼亚北边几个邻国的概况，不知我的讲述是否令皇帝陛下满意？”

马可·波罗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条理清晰的叙述以及惊人的记忆力不能不令在座众人对这个蓝眼睛的青年刮目相看。察必皇后从脖子上解下一枚制作精美的玉珮，系在马可的上衣纽扣上，慈柔地注视着他：“年轻人，你讲得非常好。你一定感觉口渴了吧？先喝口马湩润润喉咙吧。”

马可有些害羞，白净的脸上微微泛起红潮：“是，皇后。”

马可确实讲得口干舌燥，伸手端起黑马湩猛地喝了一口，不料被呛住了，咳嗽起来。察必皇后轻轻地为他拍了拍后背。

马可抬眼凝视着察必皇后。他并没有将皇后慈爱的流露当成殊荣，他只觉得自幼丧母的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这种温暖的、荡人心魂的母爱温情了。从这一刻起，在他记忆的画廊中便深深镌刻下了察必皇后美丽高贵、雍容优雅的形象。

“听说，有个巴达哈伤王国，那里妇女的服饰很特别，是这样吗？”察必皇后温声询问。

“是这样。皇后提到的当地妇女的服装，在上等阶层的妇女中确实流行一种特别的装束，她们腰以下所有的衣裙像裤子裁剪，依照自己的财力，用八十或六十厄尔（一厄尔等于四十五寸）精致的棉布，重重折叠包住自己的臀部。臀部最臃肿的人，就会被认为是最漂亮的人。”

察必皇后被逗得前仰后合。忽必烈看她那么高兴，也幽默地笑道：“这点与唐朝时人们的观念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唐人以胖为美，象征国泰民阜！严格说起来，这大概也可以算作唐代遗风吧？我那六弟旭烈兀着实艳福不浅哪！”

稍停，忽必烈见尼哥罗不经意地流露出些许倦意，遂体贴地说道：“月上中天，天色不早，远方的客人也该安歇了。诸位若还有什么问题，请择日再叙吧。”

这一夜，正是七月十五日。

月亮高挂天空，圆圆的，薄薄的，仿佛贴在夜幕上的剪纸，透过飘浮不定的云隙，闪烁着柔和的光泽。远处的草原，蛙鸣蝉唱，幽旷而深远。

只有年轻的马可毫无倦意。

意犹未尽中，马可的目光与真金的目光相遇。真金向他微微一笑，马可蓦然觉得这笑容如此熟悉，竟像在哪里见过。

那短短的瞬间，马可已在内心深处将真金当成了他此生最要好的朋友。

忽必烈要马可近前来：“我的小客人，这一段日子，朕会让我国的饱学之士许祭酒做你的先生，你要好好跟他学习。如果哪一天，你可以流利地使用蒙古语和汉语，朕就派太子真金陪你游览上都和大都。”

马可惊喜交集：“果真？”

“朕言而有信。”

伍

马可一家在中国安顿下来。波罗兄弟选择了扬州作为他们的居住地，因为这里很像他们的家乡——水城威尼斯。马可则随忽必烈回到大都，在国子监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忽必烈没有看错人，马可确实聪明，在不到一年时间中，便熟练地掌握了蒙古语和汉语，其程度达到不仅可以与人流利地对话、交流，还能不费力地阅读所有蒙古语与汉语典籍。忽必烈对马可的进步神速表示满意，作为奖赏，他兑现诺言，派真金陪马可游览上都。

真金和马可在八月金秋草原最美的季节来到上都。

略带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野花和野草的香味，是那种陌生而又温暖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水城威尼斯那穿城而过的河岸边，水草透过水面随风而散的气息或许有些咸腥，却是大自然独有的赐予，让人心旷神怡。马可努力伸展双臂，深深地吸进一口清新的空气，然后又轻轻地吐出来。这一刻，大概因为陶醉和充满渴望吧，他的一双蓝眼睛熠熠生辉。真金与他并辔而行，笑眯眯地看着他。说真的，真金很喜欢马可，这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悟性堪称一流，自来到大都，很快就学会了骑马、摔跤、射箭，并且，每一样他都不是简单地会会，而是不亚于在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人。不仅如此，马可在国子祭酒许衡的精心指点下，很快掌握了蒙语和汉语的使用，尤其是蒙语，他的口语流利到令旁人简直听不出任何外国口音。

两个人的坐骑并行在绿绒如毯的草地上，不慌不忙，轻盈自如。柔软的晨风夹带着野花的香味，掠过金莲花的花尖，顿时，如花的海洋掀起了阵阵浪潮，一排排向前涌去。近在眼前的闪电河清澈、碧绿，在阳光的照射下，犹如一条缀满七彩宝石的缎带，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飘然逝去。

“原来，这就是金莲川，这就是金莲花。书上有过记载的，那段文字美极了，令人遐想无限。我得好好想想，是怎么说的？对了，是这样的：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金莲花盛开时，一望遍野，光色灿烂，随风舞动，如金波万顷。至秋花干而不落，结子如粟米而黑。其叶绿色，瘦尖而长，或五尖，或七尖。味极凉，佐茗饮之，可疗火疾。就是这段文字，我喜欢，所以特意背了下来。这一次，我真的见到我向往已久的金莲川了，我一定要多采些金莲

花回去，把它们晒干了保存起来，像书上介绍的那样，泡茶喝。等有一天我回到威尼斯，一定再多采些，分给我的亲友们。只可惜我不擅长工笔，否则把眼前的美景画下来，我岂不是走到哪里都能与美丽的金莲川相伴了。”

真金微微一笑。

“太子。”

“嗯？”

“我觉得很荣幸。”

“为什么？”

“皇帝陛下竟然指名要您来陪我游历上都城。我简直无法想象，像皇帝陛下这样一位气势恢宏的拥有四海之富、尽享八方来朝的一国之君，会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以前，我们只听说东方有一个巨人叫成吉思汗，他要将马蹄踏过的地方都变成他的领土。后来，拔都汗开始攻打欧洲时，我们也以为他就是成吉思汗，甚至包括现在的皇帝陛下，我们仍然以为他还是成吉思汗。直到我父亲和叔叔回到威尼斯，我才第一次知道关于神秘的东方大帝国的许多事情。父亲和叔叔带回了许多稀有的珍宝，令人们眼花缭乱、叹为观止，但是，当他们提起燃烧的黑石头，提起东方的广袤领土和富庶时，大家却执拗地不肯相信。父亲和叔叔或许并不需要别人相信，他们带着皇帝陛下的使命重返家乡，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是向教皇陛下面呈皇帝陛下的亲笔书信。但当我目睹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却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总有一天，我要将我在这个伟大国家的所见所闻介绍给欧洲和世界的人们，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应该互相了解，而不应该互相仇视。这之前，我当然还要不断地游历，不断地学习，像许先生说的那样，厚积而薄发。我说得对吗？太子殿下？”

“你说得太好了，马可。难得你年纪轻轻却有这样的心胸，我一定会全力帮助你。”

“您已经在这样做了。太子殿下，我们就要进入开平城了吧？”

“是。马可，对于开平城，你知道些什么？”

“我来上都之前，许先生给我详细地介绍过开平城的兴建始末。许先生告诉我说，开平城兴建之初，皇帝陛下尚且是一位藩王，他受命驻跸金莲川，总领漠南军政事务，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决定接受身边臣子的建议，在龙冈修建一座城池，这样，他那些追随他多年却始终习惯于定居生活的臣子们就更有家的感觉了，同时，这也有利于皇帝陛下按照他的想法采行和推广汉法。至于皇帝陛下为什么将开平府的城址选在了龙冈，许先生告诉我说，这是因为龙冈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东、西两面皆是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地势平坦，宜于建城。”

马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地用手解开了袍领。他感到有点热，白皙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从鼻尖到两颊都呈现出好看的粉色。

对于他超群的记忆力，真金大为赞赏：“记得没错，说得也没错。许衡先生收了你这样一位高徒，一定很欣慰。一会儿进了城，我带你去吃开平城的各色小吃。晚上，我们在水晶殿休息，那里十分凉爽，一向被人称作‘谁道人间三伏节，水晶宫里十分秋’。想必你也已经听许先生介绍过的吧？”

“是。”

“按照父汗的安排，我们将在开平城待七天，然后返回大都。你要把你对开平府和沿途的感受讲给父汗，他很希望听到一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想法。说真的，父汗一向器重你，以后恐怕还会委派你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去。”

“那我求之不得。太子殿下，我想知道，回到大都城后，您还能继续陪我游览吗？”

“你在大都城做许先生的弟子一年，难道还有什么地方不曾去过吗？”

“不瞒太子殿下，我只能在许先生看得不紧的时候出去转转，可大都城实在太大了，我常常走重复的路，到现在连一半地方都没有走到。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中，皇帝陛下是第一个建立两都巡幸制的君主，而这，大概也是皇帝陛下要我来了解上都开平城的原因所在。那么，我想，既然皇帝陛下对我寄予厚望，殿下您一定也有责任满足我对上都和大都同样存在的求知欲。”

真金用手拍了拍额头，掩去了眼中漾起的笑意。对于马可这种近乎耍赖般的请求，他除了表示同意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也罢，既然你这样坚持，到时我不妨请一位专家来陪同我们一同游览大都城，有他在，你将更容易了解大都城在设计上所体现的文化精髓。"

"我可以问问殿下这个人是谁吗？"

"张弘略。说到弘略，我想多说几句。弘略的父亲张柔元帅和当朝丞相史天泽都是我曾祖父成吉思汗驾前的开国功臣，他们历经五朝，对国家忠心耿耿，我父汗一向对他们信爱有加，他们也一直在朝中身居要职。弘略是张老元帅的第八子，第九子弘范则是一位军事奇才。张老元帅去世时，将佩刀赠与弘范，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领兵剿灭宋，完成他未能完成的一统天下的宏愿。弘略、弘范兄弟，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对了，弘略你曾经见过的。弘范尚在征南前线，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将你引见给他。"

"我早听说过他们，还有伯颜元帅、阿术将军啦，还有十七岁就做了中统朝丞相的安童大人，这些人，我常听许先生谈起。他们一定都是殿下的朋友吧？"

"是啊。能与他们做朋友，是我的荣幸。"

"他们一定觉得，能与您做朋友，是他们的幸运。就像我，我是一个外国人，长得和你们都不一样，可是您却把我当成自己的兄弟。记得第一次见到您时我就在想，能够认识您，能够见到皇帝陛下，我的这一生已经很值了。太子，您快看啊，那是什么？"

真金顺着马可手指的方向望去，笑了："我带你去看看吧，随我来。"

上都城西草原腹地的山麓，微风掠过，一座庞大的宫帐掩映在绿草碧树之中。这是一所圆形建筑。上下层皆用白色细毡为衣，中间用柳条编为窗眼照明，周围拽以千余条绳索，门、槛、柱皆以金裹，远远望去，只觉气势雄伟、无与伦比。

马可和真金得到帐殿侍卫的许可，将马拴在宫帐前的木桩上，然后步行着走近宫帐。

“这就是那座永不拆卸的宫帐吗？”马可的声音中透着内心的惊叹。

“是的。”

“好美啊！我听父亲和叔父给我说起过它，可是，它还是比我想象中的更宏伟、更气派。我听父亲说，它里面容纳两千多人饮宴都绰绰有余哪！它真的是用彩色锦缎搭建的吗？”

“是。你用手摸摸看就能感觉到了。马可，看到外边这种白、蓝色相间的图案，你有什么联想？”

“我想，这个灵感一定来自于蓝天白云的启示吧？”

马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紧跟真金进入宫帐。

原来，蒙古包也是一种艺术。宫帐顶部的盖毡装饰着引人注目的传统云纹和各种变体盘肠图案，红色或蓝色的锦缎上，以贴花的形式绣制着行云流水般的各种花纹，远远望去醒目明快。帷帐的上部绘制着统一的花纹，流畅灵活，素净大方。帐门的木格由不同的几何图形组成，那些突出的部分，绘制着对称的云纹图案和寿字花纹。中间及四角则绣着团形和角隅花纹，精美的门帘刺绣与帐顶的装饰相配，形成十分美丽壮观的毡帐艺术。

“太美了！”马可恍如痴了一般，大声叹道。

陆

从上都回到大都，马可但凡有见到真金的机会，就会缠着要真金兑现诺言。真金对他这种孩子气的执着哭笑不得，只好抽出一天的时间，邀上张弘略三人结伴同游大都城。

因时间所限，他们决定暂不游外城，而是从皇城游起。张弘略一路为马可介绍着大都城的概况，后来，他们一起登上城楼，城楼上清风阵阵，马可身上的燥热顿时消散了许多。

“那个地方是哪里呢？”

张弘略顺着马可手指的方向向东望去，只见岚气蒸腾的天穹下，红墙黄瓦时隐时现。凡目力所及的地方，飞檐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

“我想起来了，”不等张弘略回答，马可沉思着说道，“我看过国子监的资料记载，那里应该是皇城大内了吧？”

马可一直处于兴奋中，两只手比比画画，一不小心扬到了真金的下巴上。张弘略吓了一跳，急忙用身体隔开马可和真金：“太子，您……”

“没事，没事!”真金摇了摇手，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太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马可耸耸肩，惶恐地道歉。

“我说了没关系。弘略，马可，我们下去吧。这游大都城还就得骑马才行，要不走上三五天也走不完。我是这样安排的，你们看合不合理？我们先向西行，中午就在琼华岛吃饭。马可，到了琼华岛，那里的湖光山色准保令你食欲大增。吃过午饭，我就不能再陪你了，有弘略在，你一定会得偿所愿，弘略可是大都城名副其实的活地图。我呢，父汗明天要接见安南（越南）使节，父汗交待给我的一些事还需要我去处理。”

“您只管安心忙您的事情，臣一定会陪马可游遍大都城的。对了，太子，午饭，要不要臣先去安排一下？”

“不必，我已经交待我宫里的御厨先做些准备。马可，你不是最喜欢吃中国的面条吗？待会儿游过了琼华岛，我让那些厨子教给你怎么做，你要用心学，等有一天你回到意大利，不光要把中国的文化、文明，还要把做面条的手艺带回去。”

“遵命，太子!”马可以手抚胸，郑重地行了个礼。

真金与张弘略相视一笑。

真金、张弘略、马可从太液池乘船登上琼华岛，天下闻名的广寒宫就建于琼华岛山顶。此前，马可在国子监看到过一份史料，说是广寒宫中放置着一尊皆由整玉雕琢而成的酒瓮——“渎山大玉海”和一张雕饰精美的卧床——“五山珍御榻”，皆为难得一见的宝贝，他很想亲自见识一下，真金依旧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他的心愿。

“五山珍御榻”的确堪称美轮美奂，但更让马可叹为观止的还是“渎山大玉海”。这尊至元二年即由皇家玉工精雕细作而成的玉瓮，瓮体使用了一块完整的黑质白章玉石，其目的在于体现大元帝国的威风和不可一世的强盛。黑质白章大玉石斑驳多变，玉呈青白色，工匠们因材施艺，终于制成稀世奇珍，巧夺天工。玉瓮内呈椭圆形，内空深半米有余，周长近五米。玉体外围雕饰着大海，波涛汹涌，下部浮雕波浪，上部阴刻漩涡。汹涌的波涛中，鱼龙野兽出没其中，包括龙、螺、犀、马、鹿、猪等，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玉瓮可贮酒三十余石，皆珍品佳酿。真金命人取酒三坛，待会儿享用。

游览毕广寒宫，一行人索性四处玩赏，直到中午时分来到方丈岛。

太子宫中的御厨早已在岛上等候，临时的厨房也搭建在这里。马可一眼看到面案，想起真金的交待，跃跃欲试，跟着御厨从和面学起，自己擀自己切自己煮，别说，一会儿工夫还真就掌握了做面条的基本步骤。当他忙得满头大汗，分别给真金、张弘略还有自己端上了一碗冒着热气的面条时，尽管碗里面条的形状有粗有细、有长有短，马可却觉得自己有生以来从未品尝过如此美味。真金边吃边夸马可手艺不错，他还嘱咐御厨，等日后有空闲，要他专门去马可的住所，再给马可讲讲诸如炸酱面、汤面、臊子面到底有哪些不同，炸酱面的酱该如何炒制，汤面的汤可荤可素有哪些用料，臊子面的卤子咸淡如何掌握等诀窍，还有，面片、削面、拉面的渊源及制法等等，御厨一一答应着，马可却听得目瞪口呆，他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吃过饭，真金要回去了，他答应马可，等接待完安南使节，他会抽出时间带马可去花满楼大戏院听戏，到时候还让弘略作陪。马可兴奋至极，他早就听说过“花满楼”是京城最大最有名的戏院，况且，能与真金太子一起听戏，他求之不得。

载着真金的船很快走远了，马可意犹未尽，又盛了一碗面条汤大口大口喝起来。张弘略笑眯眯地等着他，并不催促，说真的，短短的相处，他也开始喜欢上了这位来自遥远欧洲的小伙子。

第十六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壹

历时八年的蒙宋战争，在对宋皇室成员举行完隆重的受降仪式后落下帷幕。宋室遗臣文天祥、张世杰逃往广东、福建，游弋海上，试图招兵买马，复辟宋室。忽必烈一直密切关注着这方面的情报。

至元十五年（1278年）端午节过后，忽必烈在大明殿召见张弘范。张弘范刚从前线返回，见真金也在，二人相见，喜悦万分。

“朕接到情报，宋丞相文天祥，宋将张世杰、陆秀夫不知从哪里弄出两个赵姓子孙，拥立为帝，企图复辟亡宋于南方沿海，闽、广一带群起响应，已达十五郡县。朕委任你为蒙古汉军都元帅之职，前往追剿亡宋卫王残部。张世杰是个野心勃勃的将领，可怜这两个五六岁的孩儿，什么也不懂，又将成为他的牺牲品！你须尽快剿灭这股势力，以免这些乌合之众影响了大一统的局面。”忽必烈揉着有些发胀的足踝，开门见山地说道。

张弘范明显犹豫了一下。

“怎么？”

张弘范委婉地推辞道：“臣弘范不才，请以蒙古信臣为首帅，臣愿副之。”

“什么意思？”

“朝廷此前从无汉将统帅蒙军先例，臣顾虑难以指挥，更怕有负皇上重托。”

“你多虑了。朕既命你为帅，自会授予你全权。”

“弘范，不知令尊张老元帅是否给你讲过他亲历的安丰之役？”

“安丰之役？没听父亲大人讲过。”

“当年，曾祖成吉思汗以义子察罕为主帅，以你父张柔为副帅，协力攻打金军事重镇安丰。战前，察罕与张老元帅在制订作战方案时发生分歧，察罕不听张老元帅的建议，将帅失和，终使安丰一役进退失据、损兵折将。战后，察罕和张老元帅引残兵败将与曾祖会合，察罕倒没有推卸责任，但张老元帅想起这原本可以避免的失败，深以为恨，生平第一次当着曾祖的面痛哭不止。曾祖了解了全部作战经过后，并没有怪罪察罕和张柔，而是自责他委任不专，才致安丰之败。父汗以你为帅，正是不愿你复有你父之恨！”真金一口气说完。

张弘范还想说什么，忽必烈摆手制止了他：“这柄大理宝剑是朕心爱之物，今赐予你，你带在身边，见剑如见朕。凡有不从命者，以此处之，立斩不赦！”

张弘范感激涕零，大礼拜受。

真金代父汗扶起张弘范：“弘范，我将置酒以待，为你庆功。”

“太子，放心。大汗，臣弘范一定不辱使命。臣告退。”

真金挽住张弘范手臂：“我送你。”

不久，张弘范衔命至扬州，选调水陆军两万人，准备大举南征。为最后一次核准早已拟定的作战部署，张弘范召集各军将领开了个短会。当大家赶到主帅的军帐时，突然发现，参加会议的将领当中，竟然多了一位年方十五六岁，个头高高且相貌堂堂的少年将军。一位经常出入皇宫的将领认出了他，原来少年正是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汉族将臣为方便，通常都称呼他八剌王子。真金膝下有子三人，老二八剌从十四岁起即随大臣出使占城、安南、爪哇诸国，是个公认的少年才子，在诸孙中最得祖汗忽必烈欢心。此次张弘范引军平南，八剌主动请缨，获得祖汗恩准。忽必烈特旨，将爱孙与弘范之弟弘正一同编入先锋军，并任命弘正为正先锋，八剌为副先锋。

张弘范如何体察不到忽必烈的良苦用心？骑着战马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自始至终不改其尚武之习。偏太子真金自幼身体较弱，虽有治国之才，却未能充分显示军事才能。这对一个有朝一日要继承汗位的人主之选来说，不能不说是种缺憾。而八剌智勇双全，忽必烈着意锻炼培养

他，正是为了他将来可以好好地辅佐父亲。

会上张弘范做出决定，先锋军从水路先行，直趋闽、广。出发前，张弘范暗暗嘱咐弟弟弘正："谨慎从事，作战勇敢！照顾好八剌王子，不可让他轻易涉险。"

弘正答应。

六月中旬，弘正和八剌所率的先锋军刚刚驶入舟山群岛，便与奉命阻截的宋军水师打了一场遭遇战。这支宋军亦是文天祥、张世杰集结起来的护国军中的一支，达三万之众，而弘正、八剌的先锋军只有区区三千人，考虑到众寡悬殊，弘正不敢拼消耗，他与八剌商议后，二人做了分工，分头采取行动。

八剌还是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斗，既兴奋又激动，那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就如同一只天不怕地不怕的幼虎。弘正虽年轻，却称得上身经百战，他只怕八剌有个闪失，一再叮咛八剌千万注意保护自己。

送别八剌，弘正将一千五百名将士每十名分做一组，分乘一百五十艘小船向宋舟师靠近。宋方面都是正规水师，所乘战舰与小船相比，硕大的船身威风凛凛。但宋将一时弄不清元军意图，只得传命全军严阵以待。看看两下迫近，弘正忽命小船散开，小船游弋水面，竟如骑兵一般灵活，转瞬间形成了对宋舟师的半合围。接着，弘正将令旗一挥，蒙古士兵万箭齐发，浸了油的火箭落在战旗之上，船舱之中，顿时燃烧起来，风助火势，宋战舰很快燃成一片火海。宋舟师原本依岸而泊，将士们未经一仗，被元军的火箭射得无有还手之力，无奈之下，不得不弃船泅水逃生。

而此时，八剌率领的另一支元军正等在岸上。八剌不等宋军泅近，命士兵放箭，宋军将士再遭致命一击，中箭者、溺死者无数，余者虽蜂拥上岸溃逃，但所剩已不足十之二三。八剌顾不得与弘正会合，引军急追，弘正率人赶到时，八剌正冲杀于敌阵之中，浑身溅满了鲜血。弘正担心八剌有个闪失，忙命将士喊话：弃械投降者免死！宋军听到喊话，当即跪地投降。

八剌催马跑到弘正身边，尚且带有几分稚气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热情。弘正几乎觉得自己有点嫉妒他的这种活力和热情了，上下打量着他，一时没有说话。

“怎么了，弘正叔？”八剌快活地问道。

“你没有受伤吧？”

“受伤？”八剌纳闷，目光飞快地扫过自己的战袍，恍然大悟，“弘正叔，你是看见我的身上都是血迹了吧？不是我的，你放心。”

“我怎么能放心！你呀，简直就是一匹挣开了笼头的小野马驹，只怕大汗在这里，手中的套马杆也套不住你。”

“不会的，弘正叔。临出发前，父王和祖汗都嘱咐过我，要我一切都听弘范叔和你的，我哪敢忘啊！”

“可是，我让你等我上岸后再行追击，你为何不听？”

“嗨，我那不是怕他们逃远了吗？弘正叔，你快高兴一点，你想想看，我们不过区区三千人，硬是击溃了他们三万人，第一仗就打得痛快至极！若不是跟着弘正叔，我哪来这样的福气。”

弘正绷不住，笑了：“小滑头，你仗打得好，奉承人的功夫也不差嘛。这可不像是你父王的儿子。”

“我是祖汗的孙子嘛。”

“你的意思是说，是大汗教你说这些好听的话的？好啦，说笑归说笑，以后你可要服从军令呀。”

“末将遵令！”

“我们上船去吧。到了泉州，恐怕还有一场硬仗要打。据近日获得的情报分析，张世杰在泉州布置的亡宋军人数虽不及舟山多，但都是他的正规部队，训练有素，而且有备而战，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意在连江征调二十艘巨船，每艘巨船之上配备一门西域火炮和一门投石机，将士们都转移到船上，拖舟而行。待与亡宋军接战之际，先以火炮和投石机破其防御，然后将士们乘小舟登敌船，我们就在海上跟他们来个短兵相接。你看如何？”

“打消耗打不起，肯定要速战速决！到了连江，调船诸事就都交给我去办吧，我一定调几门性能最好、射程最远的火炮和投石机来。”

“好！”

八月，张弘范率两万元军与文天祥的四十八万宋军会战于江西兴国。宋军畏敌如虎，进退失据，不消两个时辰，损兵折将二十余万人，余者尽皆逃散。此役，宋军用以复国的十七万正规军、三十万民兵和一万余淮兵所剩无几。益、广二王闻讯大惊，慌忙逃往海上。幼小的广王受惊吓而死，张世杰、陆秀夫遂拥立八岁的益王为帝。

冬十一月，蒙古南征军在潮州集结，兵发潮阳。担任先锋的弘正和八剌配合默契，一举击溃走海而来的文天祥赣州义军。不仅如此，八剌还在海丰的五坡岭追上并擒获宋丞相文天祥，立下首功。

不久，张弘范获知宋帝君臣的藏身之地在广东崖山，当即挥师追踪而至。

崖山是一处东西峰对峙的近岸小岛。昔日，宋人建宫殿于岛上山麓，而今，这些年久失修的宫殿权且充当了张世杰为益王“营造”的“皇宫大内”。年幼的皇帝只不过是个摆设，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不可一世的张世杰手中。

文天祥兵败海丰的消息传至崖山，张世杰一面骂“百无一用是书生”，一面传命陆秀夫于岛下结巨舰千艘，船头向内，船尾向外，船与船之间结粗索为栅。而且，为防火攻，船体皆涂以厚泥，船外缚长木以拒火舟。

元军水师泛舟洋面，张弘范将文天祥押上海船。海船风鼓帆满，似离弦之箭驶向崖山。

中午时分，崖山遥遥在望。张弘范下令，将军队一分为四，以三路从东南北三个方向靠近敌船，自己则率主力从西南方向发起强攻。元军每艘战舰均构造战楼于舟尾，外覆帆布，内藏甲兵。张弘范与诸将相约以他的“旗舰”上的乐声和锣声为号令。

“旗舰”接近崖山，突然乐声大作。宋军初闻，以为元军摆宴，未以为意。直到元军弃舰乘舟，冲犯舰前，才大惊而起，放箭拒敌。元军按照主帅命令，皆伏盾不动，待宋元舟师相接，突然鸣金撤盾，一时间，弓弩火石交作，宋军战阵俱毁。元军将士不失时机，登舰力战，黄昏时分，宋军最后一支抵抗力量被消灭殆尽。

舟师即破，崖山无险可守，眼见复国无望，陆秀夫竟执剑逼妻儿跳海自尽，然后回到宫中，背出幼主，蹈海而亡。只有张世杰率十余艘战舰拼死突出重围，向南海逃窜。

波涛怒吼，浊浪排空，飓风横扫海面，战舰犹如一叶碎木，在波峰浪谷间颠簸隐没。

文天祥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海战，面色如土，万念俱灰。

张弘范沉静地劝道："文丞相，你熟读诗书，满腹经纶，想必一定深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我军以两万将士，连破你与张世杰的几十万大军，你难道就不想思索一下其中的原因吗？"

文天祥怒目相视："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世上有太多像你这样甘愿为异族驱策而不以为耻的人！"

"文丞相是指在下吗？"

文天祥不作回答，只用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

"懂了，在下还不够资格被划入'不以为耻'的行列之中，事实上也不应该被划入'不以为耻'的行列之中。因为在下自父祖起就在金国为官，我父其后出仕蒙古，与丞相的宋朝从来没有过任何瓜葛。那么，文丞相指的一定是刘整、吕文焕、夏贵、李庭芝、范文虎这些原属宋廷的封疆大吏们？"

"卖国求荣，猪狗不如！"

张弘范笑了："对一个腐败的朝廷愚忠到底，难道真的比为一个兴盛的王朝效力更值得后人称赏吗？就算是吧。但是，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古训里，似乎一边赞赏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臣，一边又钦慕着那些懂得'择主而事'的良臣。我自己常常为此感到困惑，不知道忠臣与良臣，到底哪一个才应该成为后人效法的标准？记得有一次我跟吕大帅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当年他在襄阳城苦苦坚守了五年，在守城的后期，面对残破的城垣，死去的将士，他不止一次矛盾过，苦恼过。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国家，可他国家的代表却是一个以'好内'著称的昏君，是一个凭借着姐姐贾妃的美貌而位极人臣的无赖丞相，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为这些人卖命究竟有没有意义？平心而论，他后来降元是

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时至今日他从未因自己的选择而后悔。其实，无论哪朝哪代，百姓们真正会选择的，永远是一个安定富足的国家，一个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君主，至于文人墨客们的多愁善感，他们没有。文丞相，你难道能够否认，倘若没有民心所向，会成就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

文天祥针锋相对：“你不要忘了，我们于海上复国，振臂一挥，呼应者就达十五个郡县，这难道不是民心所向？”

“然而，数十万之众，不堪我两万将士轻轻一击。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结局？文丞相，你是否仔细思索过其中的原因？在下不妨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宋自偏安江南以来，朝中冗官冗员程度之严重，达历朝历代之最，这点你不会否认吧？宋一个小小的官员，亦可霸占良田百顷，其结果造成多少百姓耕无田，居无所？而且，为了维持表面上歌舞升平的假象，你们的朝廷居然强征到七十年后的税收。这样腐败的王朝，你以为老百姓会真心地为它流血拼命吗？不会的，这才是数十万宋军不敌两万元军的真正原因！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文丞相，你又何苦执迷不悟？”

“我懒得与你做这些无谓的口舌之争。不过，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要我文某人屈身北侍，今生休想。当你我都做尘土之时，让后人评说，大家记得的，是我文某人之忠，还是你张某人之勇？”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真的。当文丞相作为忠臣的典范被载入史册之时，我们这些为国家统一出生入死、披肝沥胆的将臣也同样会被世人传颂。”

“果真如此吗？文某拭目以待。”

张弘范不再多说什么，只是以一种似惋惜又似宽容的神情注视着文天祥。

文天祥将目光移向遥远的天际，表情肃穆坚定。与张弘范的一番辩论犹如拂过耳边的微风，他不愿回想，也不屑回想。

他所牵挂的，是出逃海上的张世杰。他并不真心喜欢这位刚愎自用的将领，但张世杰是最坚决的主战派。亦或许，张世杰是老天留给故国的最后一线复国希望？

“主帅和亡宋那老头儿，刚才都在说些什么呀？”八剌压低声音，一脸疑惑地问张弘正。自文天祥被捕起，八剌私下就一直管文天祥叫“老头儿”，其实文天祥才不过四十三岁而已。或许因为文天祥的学究气太重吧，又留着三绺长髯，所以在八剌的印象中，文天祥好像是一位比他的祖汗还要年老的人。

张弘正微微摇头，代主帅传令：鸣金收兵。

班师途中，元军获得确切消息：张世杰的舰队在南海遭遇飓风，船覆人亡，无一幸存。

文天祥感到意志的山岳崩塌了，绝望中，他选择了绝食。张弘范苦口婆心的劝告毫无用处，文天祥只求与故国同死。

贰

八剌被“宋朝的老头儿”弄得烦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主帅显得忧心忡忡，生怕文天祥有个三长两短？既然文天祥愿意死，就让他死去好了，干吗把自己弄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嘴上还起了一圈血泡，累不累呀？不如……不如给老头儿个痛快，大家都图个省事。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家伙存了这份心，在文天祥绝食的第三天中午，他乘主帅没有注意，藏了一壶酒，悄悄溜进了关押文天祥的船舱。

文天祥面向里和衣而卧，似乎已然入睡。

“喂，老头儿。”八剌将酒壶放在一旁，唤道。

文天祥没理他。

“老头儿。”八剌推了一下文天祥，文天祥仍然一动不动。

“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八剌疑惑地自语，伸手去探文天祥的鼻息，文天祥一翻身坐了起来，怒视着八剌。

八剌被文天祥这个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忘了缩回手，呆呆地与文天祥四目相对。

绝食快三天了，文天祥的面容更加显得憔悴不堪，一向爱惜有加的长髯也像乱草一样飘散在胸前。“你要做什么？”他声音沙哑地喝道。

“我……我……我……”八剌口吃了半天，终于实话实说，“我想试试你还喘气不？”

“喘哪！”

“那就好，我说，咱俩商量点儿事呗。”

“笑话！老夫跟你个小娃娃有什么事可商量的？”

“有啊。我是想，你老这么绝食，什么时候才能死干净呀？不如我帮你来个痛快，早死早成佛。”

“什么意思？”

“我带了半壶毒酒来，你喝了吧。”

“小娃娃，你敢私自毒死老夫，就不怕你们的主帅治你的罪？”

“他不敢把我咋样。实话跟你说吧，我叫答剌麻八剌，大家都管我叫八剌。知道真金太子吗？那是我阿爸。忽必烈大汗，那是我祖汗，我是如假包换的王子，主帅他敢杀我的头？最多把我送回去，让我祖汗拿鞭子抽我的屁股。”

“这么说，你被你祖汗抽过？”

“没。不过，这回一定要被抽的。有一次我三弟铁穆耳偷酒喝，就被我祖汗抽过，抽得屁股都烂了，好多天不能坐，只能趴着。”

“你不怕？”

“豁出去了。与其每天看着主帅为你犯愁，不如让祖汗抽一顿来得痛快。”

“既然如此，老夫成全你。拿酒来！”

八剌立刻双手恭恭敬敬地将酒壶奉上。文天祥接在手中，转眼间将

半壶酒一饮而尽。

“晕吧？”

文天祥两天多没吃饭了，如何能不晕。

“看见了吧，死有多容易，活着才叫难呢！你不是写过一首叫什么《过零丁洋》的诗吗？我记得那里头有这么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你若真的绝食死了，还拿什么丹心照汗青呀？顺便问问你，‘留取丹心照汗青’到底是什么意思？”

文天祥的视线有点模糊了，但意识没有丧失。“小娃娃，你让我喝的什么酒？”

“葡萄酒，正宗的西域葡萄酒。”

“你！你骗老夫！”

“老头儿，拿出点勇气来，跟我去看看大都城。看看大都城的繁华和气势比你的临安城如何！”

“区区北人都城，岂能与我南国古都相比！”

“你说了不算。你若不信我的话，不妨多问问那些往来于大都的外国使节、商人旅者，他们哪一个不称赞大都城是世界上最富庶最雄伟的都城。大都是男人的城市，临安城，那是娘们儿的城市！”

“胡说八道！只有你这种无知小童才只看到临安的阴柔之美，而看不见它的帝王之气。”文天祥有些激动地说。

“反正，大都好！”

“临安好！”

“大都好！你呀，只要跟我去大都看看就会改变你这种固执的偏见的。”

“看了也是临安好。”

“那好，我们说定了，你要跟我去看大都城，不许反悔！”

“好啊，老夫终于明白，你这是在跟老夫玩激将法。”

“你若一心求死，什么法对你也没用。我年龄不大，但还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对某些人来说，活着比死了更需要勇气。但愿你这位在娘们儿的城市做过丞相的人，还能留下几分男人的骨气！”

“小娃娃，口气真不小。好，老夫就活着，让你好好领教一下什么叫气节！”

八剌冲着文天祥做了个鬼脸，笑了。文天祥虽然依旧绷着脸，心中对八剌的聪慧却颇有几分赞赏和喜爱。不管怎么说，八剌还是一个孩子啊。

成功地说服了文天祥，堵在张弘范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对八剌说：王子，你这次立下的功劳，比之你此前擒获文天祥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天祥被解往大都。忽必烈在大明殿召见文天祥，直截了当地提出请文天祥出任大元丞相一职，遭到文天祥的严词拒绝。忽必烈知道一时难以说降文天祥，遂下旨在北兵马司东南择一景致优美处，专门为文天祥修建了一处豪华、气派的宅院，知道的大都百姓皆以“文府”称之。

文天祥遭受软禁的四年间，一直都住在这个金丝笼中。忽必烈爱惜文天祥的才华品行，从未放弃将他收为己用的决心，先后派了包括张弘范、伯颜、吕文焕、夏贵以及宋室成员赵孟頫在内的许多文武大臣再三劝说文天祥款服，然而，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真金太子更是多次到文府探望文天祥，两人相谈甚欢，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文天祥曾对人坦言：我虽不会为任何人、任何事改变自己的信念、操守，但我无法不敬重太子的高贵人品。他虽身为异族，却难得是位忧国忧民、抱负远大的谦谦君子。我毫不怀疑，如果有一天太子能够顺利登极为帝，一定会对天下百姓有利，会受到百姓由衷的敬爱。

后来，在至元十九年，亡宋遗民忽然风传正组织力量营救文天祥，忽必烈担心宋遗民变乱复起，终于痛下决心，于同年十二月赐死文天祥。

文天祥为气节而生，亦为气节而死。刑前，八剌王子亲自为文天祥置酒相送。

第十七章 大元风雨

壹

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赛典赤于治滇期间，筹资在昆明建造了南城清真寺和永宁清真寺，使伊斯兰教在云南地区广为传播。

至元十六年（1279年），赛典赤·赡思丁病逝于行省任上。安葬之日，百姓巷哭。忽必烈惊闻噩耗，于心甚痛，降旨“思赛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真金写信，希望清风带确吉回大都定居，清风在回信中婉拒了真金的好意。她说，她愿意“将遗骨葬在云南的群山之间”，因为她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真金既知清风心意，便不再相强，唯叮咛清风千万保重身体，如果有可能，带确吉回来看望父汗、母后。

从至元八年（1271年）始至十七年（1280年），王恂、张柔、兀良合台、刘秉忠、史天泽、郝经、姚枢、窦默等二十余位藩府旧臣先后辞世，在忽必烈的内心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和遗憾。而其中，最令忽必烈为之惋惜的是汉军都元帅张弘范英年早逝，最令他为之震惊的是帝师八思巴在藏区被贡噶桑波毒害，这两个人离世时都只不过四十多岁，正值壮年之际。

派往藏区平定贡噶桑波叛乱的军队已经出发了，这支队伍由八思巴的弟子桑哥率领。行前，忽必烈一再叮嘱桑哥，平定贡噶桑波的叛乱要坚决果断，安抚藏区百姓要耐心细致。坚决果断和耐心细致将是桑哥平定叛乱、处理藏区问题的基准。

果然，桑哥不负重托，率七万大军入藏，只用三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全歼贡噶桑波叛军及重建毁于战火的寺庙的任务。桑哥在呈送忽必烈的奏折中说：藏区局势复平。藏区僧众百姓无不感天朝之威、颂天朝之德，决心忠心归顺中央政府，不复有贡噶桑波之乱。

捷报传到大都城的同一天，郭守敬穷尽十余年精心编制的《授时

历》也正式颁行。《授时历》推算的一年时间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五日，比地球绕太阳一圈的实际时间只差二十六秒。这个数据在当时的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国其后的三百年间未曾改变其内容。不仅如此，郭守敬还研制了简仪、仰仪、高表等天文仪器。简仪的制造提高了观测天文的精确度，仰仪可以很好地观测太阳的位置和日食，高表的改制，降低了观测日影的误差。此外，郭守敬还很好地解决了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使杭州与大都间的运河完全通航。为了表彰郭守敬的卓越贡献，忽必烈在郭守敬原来三品都水监的实职上又加封集贤院大学士，使郭守敬可以享受到从一品散官的待遇。

《授时历》的颁行给沉闷已久的大明殿带来了些许喜气，尤其是藏区的平定使忽必烈解除了后顾之忧，不久，他即诏命桑哥回朝，同时派真金和伯颜抚镇西北前线。

正当忽必烈拥有了一份难得的闲适心情，准备给皇后察必筹办一个热闹喜庆的寿宴时，察必却突患风疾卧床，不仅如此，她的病势既凶且急，令所有的御医都为之束手无策。

察必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每当她艰难地从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的长梦中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总是她一向钟爱的儿媳阔阔真。当然，丈夫在繁忙的政事之后每天必来看望她，还有侄女南比，也时常在她醒来时陪她说些体己的话，但她能够醒来的时间的确越来越短了，她清楚，每次醒来都是因为她心有牵挂，她不甘心永远睡去，才强使自己睁开眼睛。可惜，那张她最思念的脸庞始终没有出现，她知道自己等不上了，所以，在陷入下一次沉睡之前，她必须把心里的牵挂交待给儿媳。

像以往每一次一样，阔阔真正细心地、一丝不苟地为母后揉搓着双脚的脚心，这是她每天都要做三遍的，早、中、晚各一次，按摩完脚心，再按摩双腿、腰腹、肩膀和头部，这些原本可以交给侍女去做的事情，她都坚持自己来做。她多么希望自己的拳拳孝心可以换来母后的康复。

由于用力，阔阔真的鼻尖和额头上已经浸出了一层细密的汗滴，她正欲为母后按摩双腿，察必唤住了她："阔阔真。"

阔阔真抬眼望着母后，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母后，您醒了？"

"来，孩子，扶母后坐起来。"

“是。”

察必皇后要阔阔真坐在身边，她颤颤地伸出手，轻抚着阔阔真明显消瘦的脸颊。“孩子，这段日子可苦了你了。”

阔阔真心中一痛，强笑道：“哪有。我每天都能和母后在一起，高兴还来不及呢。母后，我来给您搓搓小腿吧，您可能会轻松一点。”

“不用，孩子。你坐着别动，就这样，咱娘俩面对面好好说会儿话。”

“好的，我听您的。”

“阔阔真……”

“嗯？”

“真金有消息吗？”

“父汗派了快骑宣他回宫，他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估计再有四五天就能到了。”

察必无声地叹了口气。四五天吗？真遗憾，她等不上了。

“孩子，我不想吓你，可是，我的时间不多了。真金抚军漠北，一去半年，我的病又来得突然，恐怕就算他赶回来，我也见不到他了。如今，母后可以托付后事的人只有你和南比两个人，从今以后，大汗和太子就都交由你们照看了。”

“不！您别这样说！太医说您这只是风疾之症，只要好好治疗，会好起来的！”阔阔真惊恐地摇着察必的手，好似一个怕母亲突然离去的孩子。

察必微笑着：“好吧，孩子，我们先不谈这个。这些日子，我总是梦见真金，不是梦见他瘦了，就是梦见他病了。你说，我是不是个很偏心的额吉呢？我为大汗生了四个儿子，可哪一个也没有像真金这样，当我把他小小的身体抱在怀里的时候，他那无助的小脸，软软的小手小脚一下子让我流出了怜惜的泪水。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小婴儿一定是长生天委托给我抚养的孩子，要不，他怎么能呱呱一落地就抓住了我这颗做

母亲的心？还有你们的父汗，也对真金喜欢得不得了，他原本不是那种有足够耐心的父亲，可有一次真金生病了，他居然抱着真金在帐子里走了一个晚上，因为真金发着高烧，只有在他的怀里才能安稳地入睡。真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让我们操心，也让我们爱。”

阔阔真笑着，听着，听着，笑着，满脸都是泪水。

“别哭，好孩子，别哭。来，擦擦眼泪，听母后说。真金这次抚军漠北，是与伯颜一同去的吧？”

“是。”

“伯颜这个人，才兼将相，忠于所事，你须叮嘱真金，要他对伯颜万不可以常人遇之。”

“母后放心，真金钟爱伯颜才干，每与论事，尊礼有加。”

“如此甚好。你们父汗一生的心血都在真金身上，母后总是担心他有个好歹。另一个放心不下的人是你们的父汗，他身为一国之君，统治着横跨欧亚的广袤领土，他的辛苦和付出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大到军国庶政，小到宫廷事务他都要劳神操心，你和真金、南比不仅要帮他，还要照顾好他的饮食起居。”

“母后，我不要听您这么说！我愿意一辈子照顾您，照顾父汗，照顾真金，可我需要您教我怎么做。我离不开您——我们都离不开您！”

“察必！”随着话音，忽必烈进来了。他快步走到妻子面前，“你怎么坐起来了？你好些了吗？”

察必温存地注视着他，淡然一笑。

阔阔真擦去眼泪，默默地退到一边。

“精神好多了嘛。明天是不是可以陪朕去打猎了？”忽必烈开着玩笑，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深刻的悲怆。

“明天不行，后天吧。大汗，南比呢？”

“她出宫了。”

“出宫？”

“昨天晚上，她突然跟朕说，她记起自己小时候好像在二舅的家里看到过一次千年灵芝，她回去找千年灵芝了，她说一定可以找到的，找到了，就能治好你的病了。”

“这个傻丫头，难为她的这份心意了！大汗啊，你还记得宋室归降后的那一次大宴吗？”

“记得，朕当然记得。”忽必烈坐在床边，轻轻揽住了察必的肩头，久久凝视着她。这个女人曾为他深深恋慕，如今，黑发已白，光彩不再，他却依然爱她不减分毫。这毕竟是可以与他同命的女人，他也确曾依赖着她的智慧和牺牲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那一次，朕大宴群臣，众皆欢呼雀跃，独皇后面露忧郁之色，朕问你，江南既平，天下息兵，为何皇后反而闷闷不乐？你回答说：自古无千年之国，虑及子孙后代不能幸免，我又怎能不忧心忡忡！当时，朕命大臣将亡宋国库中的珍奇珠宝全都陈列于殿堂之上，朕偕你观赏，你不肯久待，匆匆离去。朕命侍臣追上问你有没有喜欢的东西，无论你要什么，朕都会立刻派人给你送去。你是朕的结发妻子，是富有四海的大元皇后，可你自嫁给朕以来又何曾真正地享过一天福？朕一直感到亏欠着你，希望可以补偿。然而，你托侍臣传话给朕：宋人千方百计地积攒下这些宝贝，原本是想留给子孙后代享用的。岂知其子孙国且不能保，何能保有这些身外之物？这样的东西，你不忍看，更不忍取。”

“臣妾那时的所思所想，就是希望人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让子孙们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

“其实，朕的心情与你一样。朕常常在想，这南北宋朝加起来近三百年，朕之子孙能否守业如此长久，真是难以预料。”

察必赞同地点了点头，蓦然，一阵倦意向她袭来，她不敢再耽搁，有几句话她必须抓紧时间向丈夫交待。“大汗，臣妾有几句话……”她的声息微弱下去。

忽必烈将耳朵贴近妻子的嘴边：“你说。”

“答应臣妾，让南比替臣妾照顾大汗吧。她年轻、聪慧，容貌美丽，精力过人，她是一个可以做你皇后的人。”

“朕听你的。”

“好好照顾真金，他是臣妾唯一的牵挂。”

“朕答应你，一切都答应。察必，察必！”

“母后，母后！”

察必再没有回答。亲耳听到丈夫的承诺，她放心了，遂重新陷入沉沉的梦境。但这一次，她再没有醒来。次日凌晨，这位因其贤德的品行而受到群臣敬重、百姓热爱的女人走完了她六十二岁的人生之旅。

察必死后，忽必烈大恸，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好似变了一个人。太子真金在归途中听到母亲的死讯，悲恸欲绝，三天未进一口茶饭，昼夜兼程，赶回宫中，为母亲守灵。

母亲突然病逝的打击，母亲临终前自己未能守在床前的憾恨，都变成了真金心灵上最沉重和最久远的折磨，自此后，他的健康状况便每况愈下了。

贰

玉苑位于大都北部，乃当朝平章政事阿合马的私人庄园。

这是一所奢华气派的豪宅。飞檐挑梁的门楼下，两只八尺高的汉白玉石狮威风凛凛地窥视着外面的车马行人。凡来玉苑京城官员，于门前二十步的驻马桩前就得下马侍立，等候门吏的通报。

“玉苑”何以得名？原来玉苑动工前，阿合马与长妻赫哲、长子忽辛经过反复商议，终于确定取“御”之谐音“玉”，借以宣扬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与威风。

玉苑正门是两扇钉满金钉的朱漆大门，取“八八六十四”之数，以区别于皇宫的“九九八十一”数。阿合马上下朝及出猎，均走此门。两边侧门略小于正门，门上两个虎头铜扣手也略小于正门上的虎头银扣手。文武百官、外国使节、朝廷特使拜会阿合马时皆从侧门出入。

从正门进入玉苑，迎面是长约五百步的回廊，各色奇花异石布置其间，引来无数彩蝶。回廊尽头，突兀出一幢幢充满西域风情和中国古典情调的建筑群，委实令人叹为观止。

玉苑中有进膳房、卧榻室、休憩间、娱乐阁等各色楼阁台榭不下千处，里面住着阿合马的四十个正妻和四百多个小妾，以及数以百计的子女。

阿合马具有惊人的生育能力和理财能力，在这方面，他可能继承了来自祖先的“先天基因”。

此时，阿合马正同他的两个宠妾阿依古丽、雅黛在依山傍水的揽翠亭饮酒作乐。雅黛原是真金的侍女，因姿容绝美而为阿合马垂涎。阿合马向察必皇后陈请，雅黛表示愿嫁，之后嫁入玉苑。

揽翠亭周围是一片青翠的紫竹园，位于楼阁居所的北边九百步，其间要穿过两条小溪，一个人工湖泊和两座汉白玉拱桥，触目所及，但见波光粼粼，流水潺潺。

阿合马新纳的宠妾阿依古丽不住气地吃着刚刚上桌的哈密瓜和葡萄，瞧她那样，阿合马没好气地说道：“瞧你贪吃的那德行！你若这样吃下去，胖得跟老爷我一样，小心老爷休了你。”

“哼！老爷今天嫌我能吃了，昨夜为什么却说我这软软的‘纳失失’比坐龙椅还舒服啊。”阿依古丽瞟了雅黛一眼，故意拉着长调说。

雅黛无动于衷地注视着亭外翠竹。

与阿合马其他妻妾不同，身为真金太子的侍女，雅黛不但风致清丽，琴棋书画更是无所不精。虽说当年主动请嫁，委身阿合马，她对阿合马却毫无情爱。

“雅黛，你就不能对老爷说几句关心的话？”阿合马不胜烦恼地搂住雅黛说。

雅黛微微皱起眉头，本能地避开了阿合马那张酒气熏人的嘴。

“老爷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今满朝文武大臣哪个敢对老爷说个不字，老爷又有什么烦恼！”雅黛淡淡地说，语气中不无揶

揄。

阿合马却没听出来："这你就不懂了，那些个满朝文武，哪个是真怕我阿合马啊，他们是惧着当今皇上的权威啊。"

"老爷，大公子、二公子来了。"守在亭外的家仆通报。

阿合马努了努嘴，阿依古丽和雅黛当即起身离席。刚刚走下凉亭，正遇上阿合马的两个儿子忽辛、阿散。忽辛贪婪的目光无所顾忌地罩在雅黛凹凸有致的身段上，暗暗咽了口唾沫。雅黛浑似不觉，侧身让过二人，款款而去。阿依古丽却向阿散飞了个媚眼，嬉笑着从另一个方向走了。

忽辛、阿散见过父亲，垂手立于一边。

"站着干什么？坐吧，坐吧。"阿合马摆摆手，家仆立刻走过来，给二位公子斟满了酒。

"阿爸，我们的官职何时才能安置妥帖？我们已经等了快一个月了，也没个准信。"忽辛顾不上喝酒，直截了当地问。

阿散更急："这些日子，您老人家已经向全国各地派遣官员七百余人了，为何单单不考虑我们兄弟？"

阿合马不动声色地端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这兄弟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真不像一奶同胞。片刻，阿合马狡黠地笑了。

"你们急什么！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官为的什么，还不就是为了酒色财气。那些个官，有职有权却没油水，算什么鸟官，也要你们来争。阿爸早就为你们算计好了。前些日子，我已派急使到上都，以国用不足奏禀皇上复立都转运司，量征课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止私造铜器。又奏立诸路转运司十一所，到时候这两个肥缺不是你哥俩的又会是谁的？"

忽辛、阿散对视一眼，大喜过望。

"要不说还是阿爸老谋深算。今后，我们俩还得好好跟阿爸学学呢。"忽辛殷勤地为阿合马斟满了一杯酒。

“那是。就我的为官之道，够你俩学上几年的。”

“阿爸，我听说一件事，好像不大妙。不知阿爸是否也听说了？”

“什么事？”

“我的几个朋友告诉我，姚枢和窦默上了折子，要皇上批准北盐药材，可使百姓从便贩卖。倘若皇上批了，单这方面，我们府上每年可就要少许多进项。”

“这事如何能瞒过我去！姚枢上折子，我也上折子。我说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为避免财源流归民间，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稽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先稽括而后由朝廷专卖，正好成全我们借此机会狠赚它一把。”

“高明！高明！阿爸一箭双雕，实在高明！”

阿合马心满意足地望着他的两个宝贝儿子。是啊，这才是他的财产，他的希望，他生命的延续。他搜刮来的亿万家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希冀着这两个他最得意的儿子能继承父志，在中原，或中亚、西亚、欧洲做大生意，成为大商贾。他并不希望他们像他一样在朝廷做高官，整天担惊受怕，还要经常受到忽必烈藩府旧臣的弹劾。他有一种预感，觉得他随时都会遭到别人的暗算，所以他每每行事，都谨小慎微，绝不敢有丝毫大意。

“你俩随我来。”阿合马招呼两个儿子，“我让你们开开眼界，欣赏两幅盛唐时代的真迹墨宝。”

阿合马领着儿子穿过紫竹林，来到藏宝阁，打开一扇镶金嵌玉的柜门，取出两轴画卷。忽辛细心地展开其中一幅，铺在一张大翘头案上，顿时，阿散发出一声惊叹。

“《虢国夫人游春图》！”

“没错，就是《虢国夫人游春图》，你小子还有点眼力。漂亮吧？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真迹啊。”阿合马虽说醉心敛财，闲暇之余，也爱充个风雅，收集些字画古玩之类。

《虢国夫人游春图》画的是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春

天出游时的情景。整个画面色彩艳丽，极尽铺陈，乃盛唐时期最有影响的画作之一。画面上前后共有形态各异的八匹骏马，一位身着锦服的侍女，细心守护着一个骑乘的女孩。画面的右上方则是虢国夫人，她在马弁的簇拥下回望小公主，殷殷母爱之情尽现笔端。在构思上，画家亦可谓匠心独具。他故意略去了春天的景色，却通过飘逸的春衫，轻举的马蹄，闲适的人物，创造出一种春意融融的气氛。八匹马，九个人，暖色调，细肌理，内涵丰富，意味无穷。

忽辛喜欢古玩，对绘画艺术亦略知一二。阿散却偏爱名画字帖，几乎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阿散，你再打开那幅。”

阿散遵命，将《虢国夫人游春图》向上推了推，又铺开另一幅画。

“咦！阿爸，这不是唐代著名的《挥扇仕女图》吗？唐代‘绮罗人物’画派的代表人物首推京兆人张萱，张萱工于描绘宫廷妇女冷落寂寞的宫怨生活。不过，该画派的集大成者还得说是后起之秀周方。周方笔下的仕女灵动精致，穷工极巧，犹如雪碗冰瓯，妙绝时人。没想到真迹却在阿爸这里。”

阿合马对古字画虽有一定的鉴赏力，却拙于评述。如今见儿子对各类画风画派都有一定研究和见地，惊喜之余，不免有几分得意。

“还有什么？”

“阿爸请细看这两幅画。《虢国夫人游春图》画面集中，共用了十八枚方圆或椭圆形印章。而《挥扇仕女图》虽是长卷，所用印章并非太多，独有这枚‘今上皇帝之宝’价值连城。这显然是周方画成，进献给唐玄宗后，玄宗皇帝玉玺所覆之迹。”

“唔——”阿合马注目端详比较着两幅画，“果真如此，还是我儿看得仔细。说下去，说下去。”

“《挥扇仕女图》共描绘了十三个宫女的生活，分独坐、抚琴、对镜、刺绣、倚桐等几组。凄清的秋阳里，仕女们面部表情愁苦哀伤，与身上浓艳的服饰，丰腴的体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囚禁在高高的宫墙中，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这是怎样一种欲说还休的煎熬！而

由此引发的伤感，仿佛暮秋淡到了极致的阳光，蕴含着浓浓的惆怅。”

阿合马触景生情，情绪一落千丈。

“是啊，想想你们阿爸我的处境，不也同这些宫女有许多相似之处吗？我身为朝廷重臣，表面看起来衣锦食玉，颐指气使，一呼百应，可是一旦触怒了龙颜，只怕我的结局连这些宫女都不如。”

阿合马重重地跌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中，呆呆发起愣来。

忽辛见状，向阿散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悄然退出藏宝阁。

叁

阳春三月，大都城一片葱绿。杂花生树，百鸟穿林。百花深处，野鹤成群，天鹅翱翔于太液池，把暮春的景致点缀得鲜亮而诱人。

这是农历三月十七日（4月27日）的傍晚。晚霞将余晖挥洒，给大都城内的建筑物、树木、花草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黄。天空中没有一片云，显得异常洁净。绚烂的牡丹花、芍药花争奇斗艳……

皇城内，太液池把皇城分割成东西两部分。池东有周长九里的宫城，是帝后居住的大内。池西的兴圣宫和隆福宫，各为皇太后和皇太子的住所。楼阁亭台、泉树花石星罗棋布，宫殿建筑与园林景色的巧妙融合，构成了一幅巧夺天工的旖旎画卷。

太液池和宫殿的外围是环城二十里的萧墙，士兵环列守卫。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宫城空寂。原来忽必烈皇帝已于十数日前偕后宫妃嫔北赴上都巡幸。

皇城南面的正门灵星门，同外城的丽正门在同一中轴线上，相距两里半。灵星门又叫红门，因此从灵星门到丽正门这条道又称红门路。路西是著名的宫廷广场，两侧的千步廊饰金点翠，生机盎然。路东数十步有一条小河，与皇城东墙的通惠河相接，河上建桥，绕桥有高柳数万株，气氛森严。桥的对面，即是誉满中外的中书省。

伴着晚霞，阿合马独游中书省园圃。

“禀丞相，都水监郭守敬、大都城筑城总管张弘略奉命求见。”

“让他们进来!”

不多时，郭守敬、张弘略入园拜见阿合马。阿合马头也不回，问道：“张总管，你是从北中书省过来的吗？”

“是的，卑职处理完外城兴建所需材料账目，即奉命前来。”

“怎么迟了两刻钟？”

“回禀丞相，在过鼓楼万宁寺时，遇大都路总管府官员拦路奏事，故而耽搁。”

“什么事？”

“是关于修筑外城垣预算银两账簿和材料运输、民工、伙食开支等明细。”

“大都城垣全部完工需何时？”

“如果能保证足额的银两，还有每年一万名侍卫投入城垣建设，加上三十万民伕，需八年时间。”

“怎么这么久？”

“资金困难，民伕多有怠工。”

“把带头的抓起来砍头示众!看谁还敢怠工!”

“这……”

阿合马心里其实最清楚，拨付兴建大都的经费原本足额到位，只不过他把其中的大部分放了“脱斡”（高利贷），使一些色目商人大发横财，筑城民伕却食不果腹。

“我要你三年内必须如期完工，否则，按律处置!”

张弘略犹豫了一下，未置可否。

阿合马不再理他，将话锋转向郭守敬。

“作为主管水利工作的都水监，若思先生，本相必须提醒你注意，时下《授时历》修成，你也该将精力用于京杭大运河的修浚。”

至元八年（1271年），郭守敬升任都水监，五年后，都水监与工部合并，郭守敬任工部郎中。后来，忽必烈根据于至元十一年去世的刘秉忠生前的建议，决心改革历法，编修更为先进和准确的新历，下令设立太史局，并以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

“丞相，《授时历》历时四年有余终告完成，但是，主持或参与修历工作的张文谦、张易，太史令王恂，理学家许衡、杨恭懿等人相继去世或告老，数以千万计的历法推算、仪器观测和天文观测数据还需要认真地加以核对整理。”

郭守敬从袖管中取出一卷宣纸，双手呈给阿合马。

“这是整理和总结新历资料的详细目录，请丞相过目。这项工程浩大细致，需费时几年。”

阿合马接过书札，只见上面林林总总罗列着编纂《修时历》的资料目录：

《推步》：历法计算的步骤与方法，七卷

《立成》：各种天文计算表，二卷

《历议》：评议历代历法的各种得失及新历的优点，三卷

《转神选择》二卷

《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

《时候笺注》二卷

《授时历修改源流》一卷

《仪象法式》二卷

《二至晷景考》二十卷

《五行细行考》五十卷

《古今交食考》一卷

《月离考》一卷

《新测二十八宿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

《新测无名诸星》一卷

“这里的《时候笺注》和《二至晷景考》讲些什么内容？”

“《时候笺注》研究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物候观象和人们届时应从事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二至晷景考》研究历代用圭表测影定冬至、夏至时刻。”

“若思先生，你想必知道，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调运二三百万石粮食，才够维持城市一百一十万人口的食用。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通县），要起岸转陆路运到城内，运费极巨。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丞相，我在修筑京西观星台时，已经考虑了大都城的水路运输问题。”郭守敬大致向阿合马谈了谈自己的设想，“我觉得比较实际的方案是：导昌平白浮泉汇入瓮山泊，经高梁河通至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然后穿城而出，沿闸河旧道，在通州张家湾注入白河。”

“不过，大都地势高出通州二十米，河水上不去，怎么办？”

“沿河设闸坝和斗门来调节水位。”

“设闸坝和斗门？”阿合马的脸上露出感兴趣的神情，“这个想法很有创意，你能不能说具体点？”

“据记载，宋代在江南曾用过此法。当时，宋代工程师于楚扬运河上置‘斗门水闸’达七十九座。在江南运河河段，置有望亭（苏州西北）、五泻（无锡北）、吕城（江苏丹阳）、奔牛（常州西北）和镇江

等处河闸。这些旧闸都可利用。”

“沿河需设多少闸坝和斗门？”

“通惠河设闸十八处，金水河四处，会通河三十一处。”郭守敬指了指阿合马的手上，“运河疏浚计划附在后面。”

“噢!”阿合马飞快地翻阅浏览着最后几页，之后，目光重又停留在题目上：《京杭大运河修浚开凿计划》。

“照若思先生的构想，为节制诸水汇入济州，汶、泗河段上也置有河闸六处，通惠河上源设置‘看闸提领’，大运河的河闸总数当在一百五十余座。”

“是。河闸与堰、坝的作用在于调节水量，通行运舟。有的河段，可设复式船闸，在河湾侧建造‘归水澳’，以备蓄水。”

“唔……考虑得很全面。”阿合马在计划上签了字，“遣使急递铺速报上都中书令真金太子审批!”

“是。”一侍卫飞马离去。

阿合马看了看郭守敬和张弘略。

“好了，没你们什么事了。本相也该回去了。”

阿府轿辇早已候在园圃之外。在千余名侍卫的簇拥下，阿合马步入轿辇。

“起轿回府!众人回避!”

随着阿府总管的一声吆喝，张弘略和郭守敬四目相对，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肆

中原明珠大都城经过十五年的修筑，恢弘壮丽，气象万千。京城、

兴圣宫、隆福宫、太子宫、社稷、万安寺、大庆寿寺、御苑、枢密院、御史台、太庙、国子监、鼓楼、万宁寺、钟楼、孔庙、太史院、中书省、北中书省以及阡陌市井的设计和建造无不古朴典雅，各具特色。

繁华的钟鼓楼大街及其附近的羊角市一带，果市、面市、绸缎市、皮帽市、珠宝市、牛市、羊市、马骡市、骆驼市、鹅鸭市等集市商旅云集，除了国内的各族百姓外，还有许多高鼻蓝眼、奇装异服的外国商人。

大元王朝堪称十三世纪世界上最强盛的封建帝国，元大都自然也就成为一座最为宏伟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在此基础上，元朝的对外交往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外国使节、商人、传教士、建筑师、科学家和医生等，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汇聚大都。

夜幕降临之后，大都城陷入一片沉寂。阿合马的家人将信使引至玉苑“停花间”，这是雅黛的住所。信使拜见阿合马，恭恭敬敬地呈上信函。阿合马打开贴在文书首页上的特制花色绸帛，脸色顿时变了。

阿合马合上文书，吩咐家人：“立即备轿，迎驾太子还宫！”

“老爷——”雅黛取来了阿合马的官服和官帽，服侍他换上。

“太子已到宫城，我得去迎一下。”

雅黛什么也没说。

阿合马带领百名侍卫匆匆离开玉苑，在门口，他遇到了闻讯而来的中书省副宰郝祯。

阿合马直奔西内而去。在通往西内的必经之路，他与真金太子的仪仗相遇。

阿合马急忙上前拜见太子。

“真金”端坐轿中。火光照耀下，他面无表情，两道锐利的目光好似两把利剑直刺阿合马的心窝。

“太子，臣阿合马不知太子回京，有失远迎，请太子恕罪。”阿合马恭敬地奉上忽必烈汗命他代行权力的天子印信。

“真金”依然无语，更不去接天子印信。

“阿合马！”

“臣在。”

“你做平章政事多少年了？”

“二十余年。太子怎么——”

“真金”轻轻地哼了一声，“二十余年，二十余年，但不知你是否记得自己做了多少恶事？”

阿合马开始觉得这个声音有些陌生。就在这时，郝祯看到了益都千户王著。他看到王著的眼神，更看到了王著正在举起的东西。他想提醒阿合马有诈，然而还没容他喊出声来，阿合马肥硕的躯体便如同一堵墙壁轰然坍塌，顷刻间，迸裂的脑浆和黑红的血液溅满了轿前的大片台石，恐怖且令人作呕。

王著在阿合马身上揩了一下铜锤上的血污，随即逼向惊魂未定的郝祯。郝祯是阿合马的死党，这些年来与阿合马沆瀣一气，干了不少坏事。没有一句废话，王著手起锤落，郝祯瘫倒在阿合马身边。

阿合马的侍从们清醒过来，挥动武器扑向高和尚装扮的假太子。高和尚飞身跃出轿子，顿时，所有的人都投入到了酷烈的厮杀中。两边正打得难解难分之时，枢密副使张易率五千精兵及时赶到，将阿合马一干为虎作伥多年的随从皆就地射杀。

张易命士兵将除阿合马之外的所有死尸都抬去埋掉，并把好各个入口，不许任何人进出西内。之后，他低头久久俯视着阿合马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时间竟觉百感交集。

王著、高和尚以及王著带来的八十名义士慢慢地将张易围在了中间。这八十个人虽多数挂彩，所幸没有一个死在刚才的那场搏杀中。

张易抬起头，轻抚着王著和高和尚的肩头：“这里的一切我自会处理妥当。你们，还有这八十名兄弟赶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王著笑道：“大丈夫敢作敢当，岂可临阵逃跑，连累更多无辜的

人？对我而言，能杀阿合马，为我父亲报仇，为天下百姓除害，我王著于愿足矣，死而无憾。”

“是啊，大人。”高和尚也插进话来，“我们从筹划这件事情开始，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王著兄说得对，如果我们逃了，大汗找不到这场谋杀的真正实施者，更多的人将成为牺牲品。”

“既有实施者，又怎能少得了策划者！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共同去承担吧。只是这些弟兄……”

“张大人放心，我们愿与三位共赴黄泉。”

“不行！你们家中还有父母妻儿，而且，阿合马不值这么多人为他陪葬，有我们三人足矣。你们赶紧脱了现在的这套行头，带上老夫为你们放在轿子里的银两立刻回转益都。注意，要分散开走，否则太扎眼，容易引起怀疑。回到家后，你们近期千万不可出门，等事情平息后再做计议。你们原本就是化装成东宫仪仗的随从，不会有太多的人注意到你们。何况，阿合马的侍从已经永远不可能再有人指认你们了。你们赶紧离开这里，走得越快越好。”

王著也说：“弟兄们，大哥感谢你们追随我多年，不离不弃、舍命相助。你们的情与义大哥我将至死铭记在心。现在，我求你们了，如果你们还把我王著当成你们的大哥，就听大哥的话，赶紧离开。”

“大哥——”

王著面向众勇士跪了下去。

“大哥，你这是——”

“大哥求你们了，取了银两立刻离开这里。如果你们不肯走，大哥现在就死在你们的面前！”

王著带来的八十个人，与他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他们太了解王著的个性了，王著从来一言九鼎。如果他们执意不肯离开，王著必定会自刎在他们的面前。

八十名勇士齐齐地跪了下去，向王著、向张易、向高和尚磕了九个响头，然后各自取了银两含泪散去。

王著目送着八十名勇士远去，似乎松了口气。张易、高和尚上前扶起王著，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谢谢你们。和尚，琢儿有你这样的好兄长，是他的福分。”

“别这么说，张大人。王琢是我弟弟，我们虽然不同姓，却发誓要同命。琢弟想必已经到了戒台寺，但愿他与令爱能够安然躲过这一劫。”

“王琢昏睡的时候，我托送他去戒台寺躲避的家丁带了封书信给落落公主。落落公主正直善良、敢作敢为，看了我的信，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她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会想办法保护和帮助琢儿、云儿的。云儿现在又有孕在身，但愿这一次她能为张家、为王家、为高家生下个儿子，将几家的香火传下去。”

“何止这一个！如果我的预感没错，水云小姐一定能生十二个大胖小子和四个丫头片子，这样，我们每家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张大人、琢弟、王著大哥，还有我。”高和尚边笑边说，他乐观的情绪感染了张易和王著，他们也跟着笑起来。

笑够了，高和尚问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张大人？”

“老夫得先回府上，遣散下人，然后，等着大汗派人来。”

“你呢，王著兄？”

“我还住在客栈里。趁着这段日子悠闲自在，好好地喝上几天大酒。”

“你与我想到一块儿了，我陪你。”

“好酒老夫那里有的是，都是昔日大汗赏赐的。你们想喝，就去老夫家中搬。”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大人，这个人怎么办？”王著用脚踢了踢阿合马的尸身。

张易的语气倏然变得冷厉：“他嘛，扔出大都城外，喂鹰喂狗！”

伍

忽必烈在上都惊闻大都之变，震怒异常，当即下旨派枢密副使孛罗率亲军侍卫先行驰往大都，将此次谋杀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张易、王著、高和尚以及所有参与谋杀的从犯全部就地问斩。孛罗出发后，忽必烈与真金商议，决定于翌日还驾。

孛罗与亲军侍卫所乘皆日行千里的宝马良骥，两日即返大都。与孛罗预想的不同，大都城并未因阿合马之死发生骚乱，相反，阿合马被杀的消息传出后，大都城中军民争相沽酒，歌饮相庆，燕京酒市三日俱空，这使孛罗大为震惊，甚于初闻阿合马死讯。

他知道阿合马不得人心，但没想到百姓对他憎恶仇恨若此。

除了主犯张易、高和尚、王著被轻易逮捕归案之外，孛罗对其余从犯的追捕却陷入僵局。大都百姓无一人肯指认这些他们心目中的勇者义士。

有一位刑部官员好不容易追查到了张易女儿水云、女婿王琢的藏身之处，孛罗当即引军飞奔戒台寺，不料迎接他的，却是独自立于大开的山门之前，左手持弓，右手举箭的落落公主。孛罗少年时即成为忽必烈的贴身侍卫，与落落是儿时的玩伴，他如何不了解这位公主的禀性、为人，因此，面对冷森森的利箭，他二话不说，当即掉转了马头。他那副样子，倒像逃之唯恐不及。

眼看两三日内忽必烈大汗就要回銮，孛罗和刑部负责此案的尹尚书一筹莫展。他们知道，大汗正在盛怒之中，一旦责问起他们办事不力，就绝不仅仅是丢了头上的乌纱那么简单，更可能的是要丢掉乌纱下的头颅。尹尚书急得一个劲问孛罗怎么办，孛罗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策。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尹尚书一说，尹尚书先是吓了一跳，继而暗想，既然无法向大汗交差是个死，事情败露也是死，倒不如冒险一试，或许还可以争取到一线生机。

第二天夜晚，孛罗和尹尚书从西山监狱提出八十名经刑部核准的死囚和张易、高和尚、王著，押赴法场处死。而在他们共同商议起草的奏折中，他们伪称，已捕到主犯三名，从犯八十名，全部处斩；余者，包括张易的女儿、女婿，正在追查中。至于那些死囚，因西山监狱不久前恰巧流行过瘟疫，数日之间，大批囚犯死去，狱卒纷纷逃离。后虽疫病

得到控制，但西山监狱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具体的死亡人数更是无从查考，鉴于此，尹尚书才敢与孛罗定下如此李代桃僵、瞒天过海之计。

忽必烈回京第二天，便在大明殿召见了孛罗、尹尚书和文武群臣，孛罗和尹尚书呈上奏折，然后恭恭敬敬地退至一旁，垂首候旨。其实这一刻二人的感觉就仿佛站在悬崖边上一样，孛罗的手心后背全是汗，尹尚书更是心如撞鹿，脸上阵红阵白。

忽必烈阅罢奏折，思绪万千。他万万没想到，策划和实施这场谋杀的三个人中，居然就有两个是他平素最信任的人。张易，是跟随他多年的藩府旧臣，他与张易之间，名为君臣，实若兄弟；高和尚，因在比武大赛中力挫群雄，加之相貌与真金有几分相似，受到他的格外垂青，被擢为帐殿平章，负责他的日常护卫……

“孛罗。”

“臣在。”

“阿合马死后，大都百姓果然‘争相沽酒，歌饮相庆，燕京酒市三日俱空’吗？”

“是，臣不敢欺瞒大汗。”

“张易诸人死后，大都百姓果真不怕受到牵连，自发地聚集于路边拜祭？”

“正是。”

“为什么？朕就是想问问为什么？自朕登极以来，究竟是谁保证了朝廷庞大的财政支出，使朕可以专心地进行后来的统一战争？当然，朕心里明白也记着，全心全意支持朕的，是朕的臣民不假，但阿合马同样功不可没。没有国库的充盈，朕拿什么医治战争的创伤，拿什么将大都建成世界上最繁荣富庶的都城，拿什么去阻止阴谋分裂国家的海都诸王？而保证了国库充盈的人，是阿合马，平章政事阿合马。难道，阿合马真的就罪不容恕，以致朝臣和百姓非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朕不明白，你给朕说说！你们都给朕说说，为什么？”

“臣——大汗，请恕臣斗胆直言：阿合马生性贪婪、为人阴险，这

些年，他凭借大汗对他的信任，背着大汗做了许多伤天害理之事。”

“此话怎讲？有证据吗？”

“臣和尹尚书追查谋杀阿合马一案的主凶时，为找出真相，在中书省调查时无意中发现了多份被阿合马私自扣押的奏折。这些奏折全是弹劾他的。”

“果真？”

“是。”

“你拣紧要的几份念于朕。”

“是。一份是说至元十二年，阿合马以国用不足，请大汗批准复立都转运司，而他在都转运司任用的人，全是他的亲信或行贿官员。同年，大司农姚枢建议朝廷，允许百姓从便贩卖食盐药材，阿合马却以届时恐管理不力为名，暗中命亲信搜刮囤积药材、食盐，高价赎卖，从中牟取暴利。”

“这是一份。”

“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言：阿合马任人唯亲，一门子弟，并为朝廷要员。大汗下旨‘并罢黜之’，然阿合马巧于斡旋，大汗并未追究阿合马责任。同年八月，崔斌迁任江淮行省左丞，上任后，他将当地横行不法、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或杀或依律治罪，江淮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皆呼以‘崔青天’。阿合马在大都听到消息，担心自己与贪官勾结的罪行被崔斌上奏大汗，遂暗自扣押崔斌奏折，同时加紧行动，先构陷崔斌贪污公款，将崔斌捕入大牢，接着又在狱中毒死崔斌，草草埋葬了事。崔斌一死，前者被崔斌弹劾的阿合马之子忽辛、阿散等人，于同年十一月俱官复原职。”

“还有吗？”

“至元十七年（1280年），大汗藩府旧臣廉希宪在病重之时，向大汗呈递了最后一份奏折，这份奏折亦被阿合马扣压。”

“廉孟子怎么说？”

“希宪在奏折中写道：‘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权，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阴谋交通，专事蒙蔽。如此贪暴之臣，实古今少有，登峰造极。’因此，希宪恳请大汗早下决心，清除奸党，以平天下怨愤。”

“朕确实未见奏折，原来如此。但不知张易、高和尚、王著与阿合马有何个人恩怨，以致三人联手，诛杀阿合马？”

“这些情况，臣略知一二。张易之妻，秀妍多姿，风华绝代，数月之前，不知何种原因，竟被阿合马奸污。张夫人不堪受辱，自杀身亡。张易之爱夫人，在百官之中尽人皆知，爱妻被阿合马奸污而死，想必就成为张易萌生杀掉阿合马、为天下百姓除害的诱因。王著系益都千户王稽之子，王稽曾与其他大臣联名上书陛下，弹劾阿合马‘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吞公产，觊觎非望，其情似汉董卓；请大汗下旨诛杀’。阿合马私扣奏折，阴设毒计，构陷王稽乃李璮余党，将其投入大狱，并买通狱卒，将王稽于狱中棒杀。王稽一案，后虽经太子力陈其冤，大汗下旨为其平反，并恩准其子王著世袭益都千户一职。但王著天性纯孝，是个铁血汉子，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寻找机会刺杀阿合马。高和尚是张易之婿王琢的异姓兄弟，二人情同手足，发誓同生共死。但王琢已是有妻女家室之人，高和尚不愿王琢涉险，遂情愿以身赴死，替王琢报仇。”

“原来如此。朕一直奇怪，他们三人怎么会有关联？原来是共同的仇恨让他们殊途同归。”

“正是。大汗，臣这里还获得了一份藏宝图，上面标注了阿合马在玉苑后花园中修建的、专门用以私藏财宝的四处密室，东、南、西、北各一处。请大汗恩准臣率亲军侍卫查抄玉苑。大汗回銮前，臣已派亲军侍卫先行进入玉苑，以防阿合马诸妻、子销赃。”

“还有这样的事？藏宝图从何而来？”

“是张易被捕时交给微臣的。他说，阿合马二十余年聚敛的财富，绝不少于国库收入的总和，否则，他如何养得起他的诸多妻妾，数十儿孙？他胆大妄为的另一个证据是，他竟将色目商人奉献给大汗的一颗价值连城的大宝石据为己有。”

“确实吗？”

“臣所言句句属实。”

“也罢！欺君罔上，残害忠良，贪婪无度……如此说来，王著杀之，诚是也！传朕旨意：即刻查抄玉苑，将阿合马戮尸于通玄门外，其子侄罪重者伏诛，全部财产尽缴国库！以上诸事，仍交孛罗副使、尹尚书二卿全权处置。”

“臣遵旨。”孛罗、尹尚书同声接旨。尹尚书望了孛罗一眼，悄悄地吐了口长气。

事情能够这样处理，真是天助他们。此时，真金开口说道：“父汗，既然张易三人和八十名本案从犯皆已伏法，而阿合马又死有余辜，父汗是否可以特旨赦免张易女、婿？”

忽必烈稍稍深思了片刻：“太子所奏虽以慈悲为怀，但朝中大臣竟然暗结私党，诛杀大臣，此风绝不可长，更无可恕。张易之女、婿、家人均未参与谋杀，朕格外垂恩，不予连坐，但也不许再居于大都城。”

“是。儿臣愚见，不及父汗深谋远虑。”

“太子还有何奏？”

“阿合马一案中，雅黛居功匪浅。张易献给孛罗副使的那张藏宝图，就是经雅黛多年暗中侦之并绘制而成。倘若根据藏宝图能够找到四处密室，还请父汗赦免雅黛之罪。”

“此事你如何知晓？”

“是落落在给儿臣的信中谈及。”

“难道落落也卷入此事之中？”

“没有，她只是了解一些情况。再说，雅黛经常到戒台寺看望落落，落落也十分喜爱雅黛。”

“哦……落落可好？”

“她很好。她说近期将回宫看望父汗、母后。”

“既如此，也罢，为父就依你所奏。”

下旨查抄玉苑的结果，令忽必烈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想到，在阿合马当政的二十年中，聚敛的财富竟然相当于国家五十年的税赋，而且还盖起豪奢至极、比之皇宫大内亦毫不逊色的庄园，这个事实也让他醒悟到，为何朝野上下如此憎恨阿合马，而张易等人为何一定要除阿合马而后快。

十数日后，阿合马二十五子中忽辛、阿散被诛，长妻赫哲凌迟处死，其余妻妾及子女共四百余人分赐他人役使。党人七百一十四人依律治罪，不准再行叙用。另外，忽必烈在根据藏宝图查抄了玉苑的四处密室后，信守诺言，特旨赦免了雅黛。雅黛选择留在戒台寺，服侍落落公主。王琢、张水云夫妻则将远赴云南，落落已写成书信一封，让他们带给清风，托清风妥为照顾。

落落公主特意在戒台寺备下素宴一桌，为王琢一家饯行。过去的一切犹如过眼云烟，他们绝口不提，也永远不会再使自己忆起……

第十八章 天人永隔

壹

处理毕阿合马一案，忽必烈诏命真金太子参决朝政。真金力主改组中书省，由蒙古元勋后裔和礼霍孙出任中书省右丞相，主持朝政。

入朝视事那天，真金语重心长地叮嘱和礼霍孙："你此次出任中书省右丞相，凡于国于民有利者，一定要坚持实行。如果遇到阻碍，我当全力支持你。"

和礼霍孙欣然受命："臣愿效犬马之劳，辅弼朝政，匡正国事。"

接着，真金又召见了朝中汉人儒臣，要他们恪尽职守，尽情施展平生所学。

短短数日，真金不失时机，改弦更张，朝廷气象为之一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礼霍孙推行的"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越来越难在短期内满足元王朝日益增长的财政需要，这种状况逐渐引起了忽必烈对和礼霍孙的不满，新的矛盾又摆在真金的面前。

阿合马死后，元廷诸臣多讳言财利之事。纵有个别趋利言财之官吏，却因所献之策不能满足国家庞大的财政需求而被搁置。一日，总制院使桑哥上朝奏事，举荐江西榷茶运使、河北大名人氏卢世荣广有才术，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忽必烈大喜，当即下旨召见卢世荣。

阿合马当政期间，卢世荣以贿赂进用。但此人胸有城府，上任之后为人低调，对与阿合马的关系更是避而不谈，因此，当许多官吏受阿合马一案牵连被纷纷罢官免职时，他却幸运地成为少数几个躲过了风头的留任官员。

卢世荣绝不是一个甘于久居人下的人物，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证明自己的才能。当忽必烈萌生了另择善于理财之臣，以替代书生气十足的和

礼霍孙的念头时，卢世荣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

果然，卢世荣的奏章赢得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当即召集包括真金、和礼霍孙、安童、卢世荣在内的朝中宰辅大臣进行“廷辩”。“廷辩” 是历任蒙古大汗都会采用的一种集思广益的方式，可谓“民主”的雏形，“廷辩”中，每个人都可以直抒己见，但只有胜利的一方方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设想施展才干和抱负。

卢世荣的口才在“廷辩”中可谓发挥到了极致，在近三个时辰唇枪舌剑的交锋后，忽必烈裁定卢世荣胜利，并当即委以卢世荣中书省右丞一职，这样，卢世荣就从正五品一跃而为正二品。和礼霍孙暂时仍留在中书省，另行听用。

真金很明白，卢世荣能在“廷辩”中一举击败和礼霍孙，而得到父汗重用，其真正原因在于，“汉法派”因竭力推行儒家的“节用”、“爱民”思想，以致全盘否定了“理财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系列可行性措施，这样，他们就在“义”、“利”之争中将自己可悲地推向了充实国库这一既定政策的对立面，也使忽必烈不得不将支持的筹码倾向于朝中的“理财派”。

真金本质上是一位务实的人，他多年来忠实地践行汉法不假，但与此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可以富国强民的途径，从而满足父汗的财政需要。他所苦恼的是，在“汉法派”与“理财派”旷日持久的斗争当中，竟然没有一条中间道路可走，总是非此即彼，轮流坐庄，结果呢，往往成果未显，弊端已生。

其实，此次“廷辩”的结果，早在真金的预料当中。即便如此，他又能怎么样呢？自母后去世之后，他一直在饱受疾病的困扰，虽然，为了国家，为了理想，他一直勉力支撑，亲力亲为，但他终究有些力不从心了。

现在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或许是让卢世荣放手一试。

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卢世荣奏罢御史台，改按察司为提刑转运司，使兼钱谷。尽管御史台及诸多廷臣反对，忽必烈仍从其言。卢世荣又奏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财赋。卢世荣的所作所为旨在裁抑权势侵利，欲夺宗王、贵胄之权力归于政府，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由于过分征敛，反对者比比皆是。

同时，卢世荣的许多理财措施不可避免地触动了豪门贵族的利益，这些人联名弹劾他是阿合马的死党亲信，弹劾他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条陈多无成效。并昭举数事：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能令课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能自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勒令尽数包认；始言能令民皆快乐，凡今所为，无法败法扰民之事，既及于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于民者，民又难为后虑。

接着，卢世荣的许多不法行为也被揭发出来。卢世荣经群臣罗列的罪名，比阿合马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卢世荣的施政措施经过数月的实践证明只是一纸空文，思虑再三，忽必烈不得不颁旨：罢卢世荣中书宰辅，改由总制院使桑哥接替其职。

桑哥终于等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

但桑哥不是阿合马。尽管桑哥承认，阿合马的理财措施在许多方面都有可取之处，甚至可能就是他未来理财的样本，但他不会马上这样做，他必须让忽必烈和真金两个人都对他感到放心，尤其是真金太子。他太多地领教了真金的威严和威信，他绝不想成为第二个阿合马或卢世荣。

因此，哪怕真金太子因身体不适之故较少入朝视事，他也不会恣意放纵、胡作非为，每时每刻，他都在提醒自己：谨慎，再谨慎。除非某一天，所有的障碍都不复存在，他才可以放开手脚，搏出一片真正属于他——桑哥的天地。

此时的真金，对桑哥的野心尚无任何觉察。他平素与桑哥交往不多，对桑哥不存在丝毫成见，甚至还有几分好感。桑哥毕竟是帝师八思巴生前最信任、最看重的弟子，再说，桑哥确非碌碌无为之辈。

有两件事足以证明桑哥的才能：一是蒙古自立国以来，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乃既定国策，对此，桑哥不遗余力地加以贯彻和执行。有了这个基础，在桑哥任总制院使期间，除藏区个别的教派之争一时无法有效调停外，其余各教派都被他管理得井井有条，教与教之间和平共处、鲜有争执。二是至元十七年，当帝师八思巴被素有野心的本教“本钦”贡噶桑波阴谋毒害后，又是桑哥引七万大军入藏，与躲藏于乌思藏地区据险而守的贡噶桑波叛军展开对决。面对占有地利、人和之便的叛军和心存疑虑的藏民，桑哥头脑清醒，指挥有方，不仅一举袭破贡噶桑波的营

寨，将叛首贡噶桑波斩首，而且亲自督建了乌思藏地区被毁于战火的寺庙，使川藏地区一度混乱的局势迅速平复……正是基于对桑哥管理才能和军事才能的认可，当父汗与他商议由桑哥接替卢世荣一职时，他才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

他哪里能够想到，这一切只不过都是表象。当他病逝之后，桑哥即凭借忽必烈的信任，将有元以来的“聚敛”政策一步步推向顶峰，而桑哥与阿合马，这两个集才能、贪婪于一身，所作所为如出一辙的权臣，则永远被载入历史的另册。

当然，这是后话。

贰

西内的后花园中，真金与太子妃阔阔真正在悠闲地欣赏着满园子怒放的玫瑰、芍药和月季，真金挑选了一朵紫红色的玫瑰，亲手给妻子插在发髻之上。

刚刚送别次子答剌麻八剌，阔阔真的神情有些闷闷的。真金极力想哄她开心一些，不断给她讲些奇闻趣事，阔阔真明白丈夫的用意，只得强打起精神，边应承边微笑着。

是啊，难得雨后这样的好天气，更难得真金这样的好兴致。

前些时候，忽必烈颁下圣旨，派八剌作为副使，随正使和礼霍孙出使印度南部诸国，与此同时，派孛罗出使伊利汗国，向伊利汗国新汗阿鲁浑正式颁布对他的册封赦令。

阿鲁浑其人，是伊利汗国的创建者旭烈兀的孙子，忽必烈的侄孙。他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继承父位，之后立刻派专使远赴大都，以请求获得忽必烈的正式册封。其实，自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中国以来，由于对四大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鞭长莫及，四大汗国远不像蒙哥汗时期那样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但即便如此，四大汗国的汗王仍奉忽必烈为他们的宗主汗，大元帝国是他们的宗主国，因此，一旦四大汗国遇有汗王即位或其他难以决断的军政大事，仍愿意听从中央政府的安排和意见。

而在四大汗国当中，尤以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最为密切，这大概与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和忽必烈乃一奶同胞有关。

更巧的是，两个使团做完一切准备，都在今天出发，真金遂在隆福宫一并为他们送行。

真金的长子甘麻剌两年前奉旨随叔父那木罕出镇西北，迄今未得闲暇回京。八剌这再一走，真金和阔阔真的膝下就只剩幼子铁穆耳一人了。阔阔真到底是母亲，儿子们大了，常常不在身边，她难免要感到寂寞。

按照祖汗的规定，每天早晨，铁穆耳必须到兴圣宫内的奎章阁读书，有时候，祖汗忽必烈还亲自给他上课。铁穆耳少年时不知何故染上酗酒恶习，为此，忽必烈没少训斥他，最严重时，甚至命人将他绑在树上，鞭打过三次。第三次，忽必烈自己动手，铁穆耳被打得皮开肉绽。阔阔真当时并不知情，真金虽在跟前，面对盛怒之下的父汗，也不好深劝。还亏刚从西北前线返回的右丞相伯颜再三求情，忽必烈这才怒气稍息，扔了鞭子，吩咐侍卫将铁穆耳搀回自己的宫中敷药。

铁穆耳全身剧痛，夜里当然睡不安稳。当他又一次从睡梦中疼醒过来时，发现祖汗正坐在他的身边，手里拿着一块浸水的毛巾，为他擦拭着脸上的冷汗。看到他醒来，祖汗轻声问道："很疼吧？"

他一时回答不出。昏暗的烛光下，他头一次意识到祖汗已是一位老人。那刻在眼角的皱纹，那不再乌亮的头发更不再光润的脸颊，都向他证明着一件事：岁月无情。就在这暗淡的灯影下，他头一次意识到，隐藏在祖汗坚强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种无助和沧桑。

"疼，你就说给祖汗。"祖汗继续说，苍老的声音里满含着无限的疼怜。

铁穆耳哭了，当然，不是因为疼痛。

"疼就哭吧，哭出来或许能好些。铁穆耳，来，祖汗给你擦擦汗。唉，你呀，你们兄弟三个里，数你长得最招人疼也最聪明，现在，也数你最让祖汗操心。"

铁穆耳任祖汗为他擦拭着汗水和泪水。突然，他翻身起来，跪在床

上，就在床上向着祖汗深深地磕了三个头。他自始至终没说一句忏悔的话，但他的这个举动比他说的任何话都更能表明他的决心。

自此，铁穆耳虽偶然也饮饮酒，但绝不再酗酒。

真金本人于三子更钟爱长子甘麻剌一些，甘麻剌生性忠厚，为人宽宏，作战勇敢，这是最让真金喜欢和放心的地方。次子八剌则是他祖汗忽必烈的最爱。八剌自幼性格开朗，口才出众，及长，又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应变能力，因此忽必烈每次亲征都将八剌带在身边。明眼人当然看得出来，这是忽必烈在着意培养八剌，以使他真正成为继真金之后的大汗人选。

事实上，若非八剌二十九岁那年即在出征南海途中早逝，汗位很可能不会落在铁穆耳身上。而作为母亲，阔阔真不能免俗，她的心头肉始终是她的小儿子铁穆耳。正是这种母亲的偏爱，使她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群臣面临该奉甘麻剌为主还是奉铁穆耳为主的两难抉择时，她不惜以国母之尊，恳请伯颜助铁穆耳一臂之力，最终将小儿子按照她的设想推上了汗位。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铁穆耳完成功课，匆匆忙忙地回来了，在后花园，他找到父王和额吉。“父王、额吉，我二哥走了吗？”他焦急地问。

“走了，刚走。”

铁穆耳使劲跺了跺脚，埋怨道：“太不够意思了，就不能多等一天，等我过完生日再走。”

明天是铁穆耳的二十岁生日，二十岁，可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

“大哥也赶不回来，二十岁的生日过得真没意思。”铁穆耳泄气地用脚踢了踢石头，走到父亲身边。

真金爱宠地望着儿子尚显出几分稚气的脸庞：“先生给你上课了吗？”

“先生来待了一会儿，给我布置了一个题目就走了。过些日子，安南（今越南）、爪哇（今印度尼西亚）、高丽（今朝鲜、韩国）等属国的使臣不是要来觐见祖汗吗？宫里当然有的忙了。”

“先生给你布置了什么样的题目？”

“是关于国家加强对藏区统治方面的。父王，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年帝师八思巴离开临洮前往拉萨时，是您亲自率军护送的。”

“是啊。”

“您给我讲讲当时的情形，说不定对我有启发。”

“也好。”真金点点头，脸上现出一丝恍惚的微笑，“我们出发的时候是在三月，途中，帝师一直都在给我讲解佛经教义，每讲解一段，他都要用特制的纯金粉末记录下来，这就是著名的《彰所知论》。后来，我们到了萨斯迦。到处都是人，山腰间，山脚下，人山人海，无数信徒顶礼膜拜。乌思藏（今西藏）地方掌管教法的格西与管理各地宗教事务的首领，手捧哈达前来相迎。第二天，帝师举行了有七万名僧人参加的大法会，那可真是万众向佛，盛况空前。也就是那一次，为父深深感受到了宗教的力量，同时也明白了你们的祖汗尊崇帝师的政治远见和良苦用心。”

铁穆耳话未出口，便吃惊地停了下来。他看见一匹枣骝马疾驰而至，来人正是父王的朋友、太府少监尚文。太府少监只是太府监次官，从四品，其职主要是掌管府库出纳钱粮之数，职位并不算高，但尚文个人与真金相交甚厚。

“尚文见过太子、太子妃！见过铁穆耳王子！”尚文在离真金五十余步远的地方下马，将马缰甩给引他前来的侍卫，他直趋真金三人面前，已是一身热汗。

“免礼！尚文，你来得匆忙，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是。臣有要事禀告太子。”

“哦？请讲。”

尚文为难地看了看阔阔真和铁穆耳。

“哦，铁穆耳，你先扶额吉回宫休息，我待会儿回去。”

阔阔真从侍女手中接过两个绣垫，细心地放在石礅之上，然后向尚

文点点头，微笑道：“尚大人，你和太子不妨坐下说话。太子的病刚好一些，切不可让太子太过劳累。”

“臣明白。”

“那么，我们先走了。”

“臣恭送太子妃、王子！”

叁

铁穆耳搀着额吉的手臂向花园一侧的拱门走去，真金、尚文目送着他们，直到他们拐出拱门，真金方指了指铺着绣垫的石礅：“坐吧，尚文。”

真金的身上披着一件深紫色的披风。近一段时期，他一直饱受病痛折磨，这几日病情虽有所好转，但精神状态显然大不如前。

尚文谢过，坐下来，不无担忧地注视着真金苍白的面容。

“说吧，什么事？”

尚文稍稍犹豫片刻。

“没关系的。你是我的老朋友了，有什么事但说无妨。”

“这样的，太子，臣听说大汗明日即从上都返回？”

“是。怎么？”

“答即古阿散手中握有一份对太子极其不利的奏章，俟大汗返回，他一定会面呈大汗，还请太子早作防备。”

“答即古阿散？是御史中丞答即古阿散吗？”

“正是。”

“他握有什么样的奏章？”

“是南台御史曾封章的奏章。奏章上以‘圣上春秋已高’为由，劝圣上禅位太子，并直言皇后不宜干预朝政。”

察必皇后逝后，忽必烈按照察必皇后生前所请，立宠妃南比为后。南比年轻聪慧，精力过人，忽必烈常通过南比过问朝政，时日一久，难免引起许多大臣的忧虑和不满。

真金闻言，大吃一惊：“果有此事？”

“臣岂敢妄言！”

“奇怪，我与答即古阿散素无来往，他为何要害我呢？”

“臣已调查清楚，答即古阿散本系阿合马余党。”

“阿合马的罪行被确证后，父汗将其培植的党羽尽皆罢除官职，这个答即古阿散有何神通，居然安然无事？”

“说来也巧，阿合马遇刺前夕，答即古阿散奉旨离开京城，前往坐镇西北的北平王（指真金胞弟那木罕）处抚军，当时，他正出任户部侍郎。答即古阿散天性玲珑，善于逢迎，抚军期间，北平王格外欣赏他的‘才干’，遂请旨将他留在身边。这样，待大汗下定决心整肃吏治时，答即古阿散已摇身一变而成为北平王的红人，大家自然谁也不曾想起他来。再说，即便能想起他，也动不得他分毫。此人在北平王身边待了两年之久，前年方才回京。回京之时，经北平王一力举荐，去年升任御史中丞，短短三年不到，便从正四品升至正二品，跨了几个品阶，可谓升迁神速。”

“曾封章的上书又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曾封章也是受了答即古阿散的挑唆。曾封章性情耿介，昧于权变，那一日，答即古阿散过府拜访，与他一席长谈之后，他便写下这份奏章。他们的具体谈话内容臣不太清楚，但因为曾封章与臣私交甚厚，上书次日他便将此事告之微臣。臣当时听了十分震惊，急忙找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大人商议对策。依玉大人本心，原本将这封奏章秘密扣押下来，可是，答即古阿散却以‘钩索天下埋没钱粮’为由，奏请当今圣

上查阅百司吏案，得到恩准后，他抢先拘封了御史台吏案，控制了这份奏章。太子，答即古阿散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图借机揭开此事，激怒圣上，加害太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真金微微锁起眉头，“这个曾封章，轻易地就被他人利用，做出僭越之举，这不是要害我吗？”

“太子，玉大人和安童大人尽知此事。为今之计，只能先发其奸，以夺其谋，将阿合马余党上危太子、下陷大臣的阴谋禀明圣上，或可帮太子洗脱责任。另外，玉昔帖木儿、安童二位大人派臣向太子驰告此事前，已经做了一些安排，他们会组织大臣联名弹劾答即古阿散贿买官职之事，借机将阿合马漏网余党铲除。”

“目前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所以，一旦大汗向太子问及此事，太子千万保持镇静。臣等一定竭尽全力，力保太子。”

“据卿分析，奏章可到大汗手中？”

“没有，尚在御史台，但已被答即古阿散控制。”

“好吧，所有的情形我都清楚了，你先回去告诉玉昔帖木儿和安童两位大人，明日父汗回京，一定会召见我，届时，你们几个可以适时进宫，我们一起设法挫败答即古阿散的阴谋。”

“臣明白——臣告退！”真金从容的脸色似乎给尚文不安的心潮中注入了某种定力，他起身拜辞，大步离去。

真金慢慢站了起来，一阵头晕使他用力地撑住了石桌。

明天事态将如何演变，真金并无绝对把握，他只是不希望此事再牵累更多的无辜人。

对他而言，这才是最关键的。

肆

果如真金所料，忽必烈回京当天，便在寝宫召见了他。

南比皇后服侍着忽必烈坐在寝宫的御床上。此时，整个宫中，除了忽必烈和南比，就只有侍卫长月赤察儿和众侍卫正屏息侍立于大殿之上。

真金施礼见过父汗和皇后，然后在一张总为他准备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的视线落在父汗的脸上，从父汗和南比皇后平和的表情中，他断定父汗尚不知奏章之事。

南比皇后款款走下御榻，亲自为真金调了一杯他平素最喜欢喝的“玉磨末茶”。“太子，先喝杯茶吧，润润喉咙。”

真金慌忙欠身施礼：“岂敢有劳皇后？”

南比温存地微微一笑，一直等着真金接过茶杯，呷了一口，才回到忽必烈身边坐下。南比对真金的关心绝非做做样子，事实上，南比比任何人都清楚，若非察必皇后逝前恳请忽必烈立她为后，以她的年轻和尚浅的资历，即使她得到忽必烈的万般宠爱，也未必一定可以继立皇后之位。察必皇后的这份情谊，她一直深深地记着。何况，她与真金之间，毕竟存在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血浓于水，她不能不时时处处关注着真金的一切。她或许是个有抱负的女人，但还算不上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因为她确实从未做过将自己与忽必烈大汗所生的幼子推上汗位的努力，更多的时候，她倒是情愿效法察必皇后，做一个可以母仪天下并让天下百姓都拥戴和热爱的女人。

“真金，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朕不在大都期间，你有没有让御医好好为你诊治？朕要你来，是有些事跟你商量。”

真金心中一酸，顺从地应道：“儿臣明白，父汗。”

“前不久，御史中丞答即古阿散奏请收回内外百司吏案，以索天下埋没钱钞粮，因你病着，朕没让他们打扰你，批复准行。今天要你过来，是希望你与朕一起听听结果。”

“儿臣遵命。”

忽必烈以目示意侍卫长：“传答即古阿散入见。”

侍卫长走出殿阁，不多时匆匆入报："大汗，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御史中丞答即古阿散、太府少监尚文，正在殿外候旨，请求面见大汗！"

"哦？他们四个一起来了吗？也罢，让安童、玉昔帖木儿、尚文一起听听答即古阿散的汇报也好。"

得到传唤，只见安童、玉昔帖木儿、答即古阿散、尚文按品阶顺序鱼贯而入，又分两前两后跪倒在御榻之下，拜见大汗、皇后。

忽必烈朗朗笑道："诸位爱卿，平身。去见过太子吧。"

答即古阿散抬头看到真金，吃了一惊。无奈，还得硬着头皮与安童、玉昔帖木儿、尚文一起拜见太子。

"答即古阿散，你可以开始了。"忽必烈说。

答即古阿散离椅，"扑通"跪倒在地："臣不敢说！请大汗恕罪！"

"不敢说？为什么？难道你收回内外百司吏案，果然查出一些晦暗不明之事？说吧，朕恕你无罪。"

答即古阿散不断拿眼睛的余光瞟着真金，好一会儿方结结巴巴地说道："不，大汗，臣……臣奉旨收回……百司吏案，并……并没有发现如大汗所言的晦暗不明之事，但臣……臣的确另有发现。"

"你的话很令朕费解，你最好说清楚一些。"忽必烈疑惑地望着他。

"是……这样的，大汗，臣……在清理百司吏案过程中，发现了一份南台御史曾封章呈给大汗的奏章，这奏章很……太……"

"你好像难于启齿啊？朕说了，你直言无妨。"

"是。曾封章上言：大汗春秋已高，宜禅位于太子，皇后不宜干预朝政。这是曾封章的奏折原件。"答即古阿散豁了出去，双手呈上奏章，声音清晰地说道。

忽必烈着实吃了一惊："果真？呈上来。"

忽必烈展开奏折，飞快地浏览了一遍，脸色越来越阴沉。看毕，他愤怒地将奏折合起，重重地拍在御案之上。

寝殿之中所有的人顿觉冷风透骨。

真金正襟危坐，脸色如常。

“大汗，皇后，臣还要冒死弹劾中书省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他们早已接到奏章，却私自扣下，不予呈送大汗，这等欺君之罪，还望大汗明察！”

安童、玉昔帖木儿、尚文离座跪倒，安童镇静地解释着：“大汗，臣等确知奏章之事，但因大汗巡幸上都，臣等未及向大汗禀报。”

忽必烈冷笑：“你这也算得借口吗？”

安童依旧泰然自若：“大汗容禀：如若臣等果将奏章呈与大汗，大汗将做何处置？”

忽必烈竟被问住，好一会儿没有回答。

是啊，安童问得有一定道理，就算他果真接到了这个奏章，他又该、又能做出怎样的处置呢？他还没有丧失理智，还不至于因为曾封章上了这样的奏章，就无端怀疑曾封章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儿子阴使。他完全清楚，儿子天性淡泊、事亲至孝，这样的性格，又岂会觊觎汗位？

可是，如若他此次不予追究，那不就等于是对这种大逆不道之事予以默认和纵容？何况，一旦开了这种先河，那些迂腐的大臣们就难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耳边聒噪不止。他早晚会将汗位传给儿子，但他绝不能容忍任何人以这种方式逼迫他退位。

南比冷静的声音打破了殿阁中的沉寂：“大汗，臣妾毫不怀疑，太子一直都在病中，对于曾封章所奏之事，他必然全不知情。曾封章身为南台御史，负有匡正国弊之责，大汗宠爱臣妾，引起外臣的误会想必也在情理之中。请大汗息怒，一切不妨等调查清楚再做裁断，大汗以为如何？”

忽必烈愠而不言，然怒色稍霁。

安童与玉昔帖木儿彼此交换了一个意外的眼色。他们没想到，对于曾封章所奏之事，南比皇后非但不以为忤，反而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太子一边。年轻皇后的豁达和明理，使他们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因为这样一来，不必他们冒死相谏，形势已转对太子有利。

答即古阿散则不然。他的心脏和大脑仿佛一起坠入了无底深渊，顷刻之间，额角、脖颈、腋下、脊梁沟甚至手心脚底都不断冒出了层层密密的冷汗。南比皇后的态度可是他以身家性命做此豪赌的筹码！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只要他将曾封章的奏折交到大汗和皇后手中，势必引起年老多疑的大汗和蒙受责难的皇后震怒，接下来，他只需乘势煽煽风、点点火，便能顺理成章地将所有愤怒的矛头从安童、玉昔帖木儿身上引向真金太子，使大汗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份请求他禅位的奏折，不过是太子与权臣们相互勾结所导演出来的闹剧。一旦真金太子因怀有谋夺汗位之心而被其父猜忌，甚至遭到废黜，那个时候，手中握有兵权、个人威望仅次于真金的北平王那木罕，不就有了入主东宫的希望？

与尊崇儒术的太子真金相比，他宁愿选择性情粗豪、身体强壮的那木罕，阿合马已经死了，他希望成为阿合马那样的权臣，这个理想，他只有通过协助北平王登极才可能实现。若非为此，他又何肯甘冒这样的风险，提着脑袋与当今太子一较高下？只是，他实在弄不明白，好好的一盘棋，怎么刚下了两个子儿，就变成了一盘死棋？

看来，他的失算就在于，他从一开始便错估了大汗对自己儿子的了解，也错估了南比皇后的禀性为人。

玉昔帖木儿朗声启奏："大汗，臣这里亦有一份奏折，系臣等联名弹劾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人贪赃枉法、欺君罔上之罪行，请大汗御览。"

"阿合马余党？你说答即古阿散是阿合马余党？"

"正是。臣握有确凿证据。"

玉昔帖木儿将奏折交给月赤察儿，月赤察儿呈给忽必烈。忽必烈从头至尾细细展阅，不觉龙颜大怒，将奏折掷于地上："答即古阿散，你好大胆！"

答即古阿散当即瘫倒在地，面色如土："大汗，皇后，臣……臣是

一片忠心，请大汗、皇后明鉴哪！”

南比皇后却不容答即古阿散再做争辩：“来人，将答即古阿散拿下！”

月赤察儿痛快地答应一声，亲自动手，上前提起答即古阿散就向殿外拖去。

“大汗、皇后，饶命哪！”

答即古阿散求饶的哀号声渐渐消逝在殿外，忽必烈一脸疲惫地斜靠在御榻之上，微微合起双目。南比柔声劝道：“答即古阿散及其党羽、南台御史曾封章该如何处置，不如交给太子去办吧。臣妾看您也累了，旅途劳顿，您还没顾上休息呢。”

忽必烈并不睁眼：“也好，依你。真金，你们几个都退下吧，余下的事该怎么做，你与安童、玉昔帖木儿商议即可，不必向朕汇报。”

“父汗放心，儿臣一定秉公论处！儿臣告退。”

“臣等告退。”

真金四人悄然退出寝殿。刚刚走下寝殿台阶，安童、玉昔帖木儿、尚文几乎同时深深地吐了口气。

“好险哪！”尚文抹了把头上的汗，“多亏了皇后。”他叹道。

安童、玉昔帖木儿深有同感。这一次，真是多亏了南比皇后的识大体，才将一场人为掀起的可能波及朝廷上下的轩然大波消弭于无形。

“太子，您不舒服吗？”安童蓦然瞥见真金摇晃欲倒，慌忙上前扶住了他。

“不碍事。你们都小点声，千万别惊扰了父汗和皇后。”真金所有的气力似乎都消耗殆尽，声息微弱地叮嘱着。

“可是……”

“真的不要紧。送我回去吧，有些事，我们几个还得商量一下。”

“哦，好。”安童不便多说，体内却掠过阵阵惊悸。

尚文惶惑地望了望玉昔帖木儿，玉昔帖木儿不由自主地避开了他的注视。

尚文的心顿时提了起来。

数日后，阿合马余党中答即古阿散以坐奸赃论斩，同伙分别被流放或罚没为奴。南台御史曾封章罢官回乡。

处理完所有的事情，真金病倒了，只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他再也没能好起来。

伍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冬十二月的最后几天，大都城一连下了数日大雪，鹅毛似的雪花积有二尺多厚。如同阴云密布的天气一样，太液池西岸的兴圣宫也一直被笼罩在沉闷压抑、惶恐不安的气氛之中。扶病半年之久的真金病情继续恶化，忽必烈和南比皇后虽天天探视，并且下旨遍访名医，仍不见任何起色。

在这紧要关头，忽必烈想起了当初曾为真金治好过病的民间大夫王琢，但在阿合马一案中，王琢受到张易等人牵连，被下旨不许在大都居留，此后便不知所踪，忽必烈不免遗憾万分。正巧落落公主进宫看望她的太子哥哥，听父王提起王琢，猛然醒悟，遂将王琢夫妇隐迹云南前后诸事向父汗和盘托出，忽必烈大喜，急忙要落落修书一封，派快骑送到云南，召王琢回京。

随后的日子在焦急的等待过去，二十天后，急使送回消息，王琢已在回京途中。然而，真金终究还是等不到这最后的一线机会，就在急使回京的当天晚上，这位励精图治、一生盛德的大元太子便离开了他的父汗、妻子，离开了对他寄予厚望的诸臣百姓，离开了他所深深热爱的一切，于兴圣宫溘然长逝，年仅四十二岁。

真金逝后，忽必烈伤心欲绝，饮食俱废。大都城中许多官员、百姓自发拜祭，参加祭奠的人们无不感到痛惜莫名。

真金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与兴盛画等号的时代，随着真金的病逝，人们所感到的不止是这个时代的终结，更是对未来时局的迷茫和忧虑。

还有一个人，闻听噩耗，在兴圣宫门外长跪三天三夜不起，直到昏厥在地，被忽必烈派侍卫救起。他就是奉旨匆匆赶回，却终于没有能见到真金最后一面的王琢……

按照祖宗的习惯，真金的遗体将被运回起辇谷安葬。忽必烈原本在病中，却一定要亲自主持爱子的入殓仪式。

寒寂空阔的灵堂之上，只有忽必烈一人。

南比皇后、诸王公主、文武百官、甚至包括所有侍卫都在堂外的空地上等候，没有忽必烈的命令，他们暂且不可以进入。忽必烈独自长久地站立在真金的遗体前，他要看一眼，再看一眼，再多看一眼他的儿子，从此以后，儿子将只能出现在他的思念和他的梦中。

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他能够单独与他的儿子待在一起。

儿子！儿子……

他伸手轻抚着儿子的脸颊，冰啊，从他的指尖一直冰到他的心底，甚至让他不知不觉地打了个寒战。这个无声无息的躯体真的是他的儿子吗？不，不！真金可是从出生起就常常被他抱在怀里的儿子啊，他从来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偏偏总是宠爱着这个儿子，是因为那双刚刚睁开的黑眼睛专注地盯着他的那一刻触发了他积淀在心头的父爱？还是因为这一切只不过是长生天的启示？除了真金，只有落落他还喜欢抱在怀中百般逗弄，可是他们两个，一个早早地许身佛门，一个又这样无情地抽身而去。他开始有点怨恨他的这一双儿女了，尤其是真金，真金实在辜负了他，辜负了他的爱，也辜负了他的厚望。

他是天之骄子，却被自己的儿子遗弃！

察必呢？哦，察必在天堂是否等待着与儿子相聚？他生平第一次为察必的离世感到欣慰，这样，察必就不必再感受到他此刻所感受到的凄凉和孤独了。

真金的遗容被精心修饰过，看起来安详、平静，一如生前。四十二岁，正是该做番事业的年龄，儿子怎么会走？难道是因为长生天有意要惩罚他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非得要他在准备卸下一身重担的时候还得再为孙子继续支撑这个庞大的帝国？

而他，的确已力不从心。

忽必烈的手指停留在真金紧闭的双眼上，此时，他所感受到的不是痛苦，而是寒彻心骨的绝望。他的手心中开始浸出冷汗，似乎血液也因为寒冷而被滞结，他慢慢地、慢慢地将身体俯向真金，两行浑浊的泪水无声地滚下，一滴滴滴落在真金苍白的脸上。

儿子，如果有来生，如果来生我们还做父子，请你记住，一定不要让我再来送你。

我以长生天的名义请求你。

忽必烈慢慢地站了起来，他的双腿如同灌上了铅水一般，费力地、挣扎着向门口走去。沉重的宫门被一点点推开了，“吱吱吜吜”的开门声在众人的耳朵里听来不啻一声巨响，大家惊慌地抬起头，注视着站在门前那个人。

那个人——苍白的脸色肃穆、淡定。

“你们可以进去了！”他说，声音沙哑、苍凉，却似有万钧之力，直透每个人的心扉。

不敢有任何犹疑，人们按照品阶，鱼贯而入。

第十九章 永远的中国

壹

真金的棺木由四匹骏马拉着，在巫师的导引下行进在送葬队伍的前列。这是一具裹金的楠木棺，外面装饰着白松皮，一顶金伞盖覆盖其上，黄色的缨穗随风摆动。主持完真金的入棺仪式后，忽必烈一直缠绵病榻，只能委托真金的三个儿子——长子甘麻剌、次子答剌麻八剌、三子铁穆耳代为送葬。

真金的遗体将被送回漠北起辇谷安葬，起辇谷也是真金的曾祖父成吉思汗、祖父拖雷的长眠之所。接灵的是真金的胞弟、北平王那木罕。灵车到达陵地后，一切都准备妥当，挖墓穴时所起的土块井然有序地排列两侧，新开的墓穴犹如一张刚刚张开的大嘴，正漠然凝视着苍穹，等待吞噬落入其中的一切。那木罕、甘麻剌、答剌麻八剌、铁穆耳强忍悲伤，亲起真金太子的棺椁，徐徐放入穴中。一时间，鼓乐哀鸣，侍卫一起动手，将貂皮袄、皮帽、皮靴、系腰、盒钵、金银珍宝等殉葬品摆列棺椁两侧，虔诚地做了祈祷后方依序从墓穴退出。

乐声愈响，殡礼官一声令下，土块被重新填入穴中。随即，千余名侍卫策马踏平墓穴，并于其上重置草坪和幼树。九日后，送葬队伍方才从原路返回大都。

真金逝时，伯颜正在西北战场，噩耗传来，伯颜不胜悲戚，一边设灵帐遥祭，一边遣使请求忽必烈，希望大汗允许他亲往起辇谷拜祭，最后作别二十年来与他心心相印的挚友。不久，使者带回忽必烈的口谕：准！

伯颜将军中事务细细交付给跟随他多年的副将，随后动身，星夜兼程，赶到起辇谷。留下来的殡礼官将他直接引到真金的墓地，伯颜遣走殡礼官，独自在真金的墓前待了许久。像当年一样，他一边和真金喝着酒，一边说着说不完的知心话，当夜幕垂落，伯颜仍恋恋不肯离去。

突然，伯颜发现在离墓地不远的地方不知何时竖起了一座新帐，里面隐隐闪射出点点烛光。据伯颜所知，那应该不是奉命居守墓地的殡礼官的住所，那么，又会是谁呢？

推门的响动并没有惊扰那个正伏案奋笔的人。伯颜站在帐门前，望着那张熟悉的低垂的脸，蓦觉眼眶一阵酸涩。

良久，那人放下笔，看到了伯颜。“伯颜丞相，是你！”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迎向伯颜。他的嗓音嘶哑，蓝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不过，能与伯颜在这样少有人烟的地方重逢，他显然又惊又喜。

“马可，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从扬州回来晚了，没赶上送太子一程。所以我就向皇帝陛下请求，我要为太子守灵一年，这一年中，我可以静下心来整理完成我的笔记。当年，我和太子有过约定，他要我把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都如实地记录下来，如果有一天我回到意大利，就要同时将东方的文化带回去。他希望我成为这样的使者：让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摒除偏见，增进了解，让彼此陌生的世界因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而贯通。”

“大汗准许了？”

“准许了。大汗很欣慰。”

“那么，你每天都在这里写你的笔记？”

“是。有太多可写的东西，我都要梳理清楚，一一记录下来。”马可的脸上悄然划过一丝忧郁，一双蓝色的眸子却熠熠生辉，“先不说我们脚下这片辽阔的土地，奇异的风土人情，精美的织锦瓷器，会发光的黑色石头，以及黄河、草原、长城……究竟有多少内容可写，单是我会做的面条，我爱吃的饺子、肉饼，还有外面没有口里面却有馅的汤圆，也足够让我好好地写上一阵子。是的，我一定要把所有这一切都一一记录下来，即使万一哪天笔记本丢掉了，我也会刻在自己的脑海里。倘若有一天我回到威尼斯，第一件事我就要教会我的亲人和朋友做面条，我相信他们跟我一样，一定非常喜欢吃，一定觉得神奇。现在我在这里写东西，也常常变着法给自己做面条吃呢。”

伯颜微笑，笑容很苦涩："你还没忘这门手艺？"

"哪能忘呢？很拿手的，可惜太子活着时我没得机会给他露一手。每天，当我写累的时候，我都去太子那里坐一会儿，和太子聊聊，我会觉得心胸更开阔。"

"一年，是否会寂寞呢？"

"原以为离开了尘世的喧嚣和繁杂，我一定也会寂寞。可是，到了这里，与太子相伴，与艰苦相伴，与酷暑和严寒相伴，甚至与疾病和危险相伴，我突然感到，这似乎正是我所追求的另一种生活境界。我很心安，真的。"

"真羡慕你。可惜我还得回到战场，否则，我倒很想静一静，静一静，好好地陪陪我的朋友。"

"我知道，太子是您最好的朋友。对我而言，尽管我是个外国人，可在中国这些年，我常常忘记这一点。我没有兄弟姐妹，第一次见到太子时，我就觉得他仿佛是我失散多年的一位兄长，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强烈。说真的，远在异国他乡怎么能没有一点点思乡的愁绪？是太子一直在为我抵挡着孤寂和消沉。他甚至让粉荷来陪伴我，粉荷虽是个唱戏的女子，却是我第一个喜欢上的中国姑娘。后来我才知道，太子这么做其实与他从小接受并恪守终生的儒家观念格格不入，而他却为我破例。我不习惯说恩重如山，如果说恩重如山或许也只能用在皇帝陛下的身上，我内心的感受仅用这个词无法表述，只有当太子从我身边远远地走掉时，我才发现，他同时带走了我灵魂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我重新回到意大利，我生命的一部分也将永远留在中国，留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

伯颜的眼圈红了，他下意识地握紧了右手的拳头，极力想使澎湃的心潮恢复平静，哪怕是暂时的。

"丞相，您不用这样……一定要克制自己，我们同样失去了此生最好的朋友和兄弟，我理解您的心情。"

伯颜挣扎着露出一丝阴郁的笑容："不完全是。"

"您说什么？"

“马可，你还年轻，有些事你只需要看见自己的心。你单纯的悲伤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缓解，而我的忧虑却比悲伤更令我难以释怀。太子的病故，对我绝不仅仅意味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和兄弟，不，一切绝没有这么简单。”

“您……想说什么？”

“太子生前，曾经不遗余力地践行着与民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对于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而言唯其如此，才可以永葆兴盛。阿合马的敛财政策无异于杀鸡取卵，表面的繁荣势必带来无穷后患。但那时我们有太子，太子是我们与‘敛财派’不懈斗争的中流砥柱。然而，现在太子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个坚强的后盾，未来的局势又如何演变，我简直不敢深想下去。”

“您可以向皇帝陛下建言啊。皇帝陛下是我有生以来从书上看到的和亲眼见到的君主中最伟大的君主，他会接受你们的建议的。”

伯颜苦笑了一下，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口。

就算他说了，马可恐怕也不会懂，何况事关朝廷的大事又岂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的？马可不懂，一个再伟大的君主，为完成他的征服目标，为了向世人展现一个大国的富庶和强盛，也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阿合马遇刺身亡后，真金太子确曾力荐蒙古贵族和礼霍孙出任平章政事，和礼霍孙受过良好的教育，是采行“汉法”的忠实拥护者，但是和礼霍孙所奉行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并不能满足这个庞大帝国的财政需求，所以，忽必烈汗在给了儿子一次机会后便顺理成章地重新起用了理财之臣。

然而，只要真金太子在一日，“敛财派”便不敢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包括现在正独揽朝廷财政大权的桑哥，他虽是帝师八思巴的爱徒，却没有胆量去触犯真金太子的威严。毕竟，大汗已垂垂老矣，这个国家，大汗终究要交在儿子的手中，桑哥的聪明使他懂得该如何为自己留条后路。

而今，真金太子英年早逝，日渐苍老的大汗是否还有足够的智慧和精力去支撑帝国？就算有，又能支撑多久？还有那些权臣和贵族，没有了顾忌，他们又该如何疯狂地聚敛国家的财富？马可悲伤，因为他失去了一个朋友，一个兄长；伯颜悲伤，更多的是为了国家，真金太子的

死，使伯颜清楚地意识到，帝国从此失去了一位最有作为的统治者，百姓从此失去了一位仁慈的君主。

起风了，没有关紧的帐门被吹开来。一钩残月斜挂在天际，映入伯颜的眼帘。夜幕布满了云层，看不到星星，却唯独能看到这一钩残月在云层间飘来荡去。伯颜觉得冷，伸手去关帐门，突然，他听到马可问他："如果太子活着，并且做了大汗，你说一切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伯颜的手离开了帐门，他回过头，认真地注视着马可。许久，他一字一顿地、庄重地回道："如果太子活着，做了大汗，大元帝国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

狂风乍起，将帐门"砰"的一声关上。伯颜浑身颤抖了一下，他转身背向马可，一张被西北的风沙吹成了古铜色的脸上，出现了由于忍受痛苦忍受得太久而变得青紫怕人的复杂表情。

他更加用力地攥紧了拳头。

不!我不能流泪!在没有平定帝国的叛乱前，在不能告慰太子的英灵前，我不能流泪!

绝对不能!

马可不再追问什么，他坐回桌前，重新提起了笔。他还要写下去，为了真金太子，也为了他深深热爱和引以为荣的第二故乡——中国。

这是他的使命！

至少真金太子曾对他这样说过。这也是他的信念。

贰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夏，阿兰草原（今阿塞拜疆南境）。

位于阿拉斯河北岸的阿鲁浑汗宫帐。这天一早，阿鲁浑汗的宫帐周围彩旗猎猎，仪仗整肃。众怯薛身着簇新戎装，威风八面。

“不花大臣，传本王旨意，速请大汗使臣和礼霍孙进殿。”伊利汗国君阿鲁浑吩咐权臣不花，“大汗使臣的饮食起居你要好生照顾。”

“是。”

在欢快激昂的蒙古乐曲声中，和礼霍孙阔步走入大殿。

阿鲁浑汗与王妃卜鲁罕并坐临朝，他对和礼霍孙亲切地说：“忽必烈皇帝所承继者为成吉思汗大蒙古国之大汗正统，因此，他是一切蒙古君主之君主。”阿鲁浑情绪激昂，热情洋溢，“按蒙古成吉思汗旧制，诸汗国君主中，如一国有大事，诸如攻讨敌人或叛处大臣死罪等，虽无须请命于大汗，然必以其事入告。这些年来，本王恪守臣礼，从无僭越。今后，本王还将一如既往。”

和礼霍孙欠身说道：“当今圣上不断以诏令谕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诸君主珍视和平。凡诏令之式，皇帝之名列前。至诸王上书，则以己名列于皇帝名后。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三位君主皆服从皇帝忽必烈而奉之为主。”

阿鲁浑将元廷派来的使臣视为忽必烈皇帝对他本人的亲幸，故而崇礼有加。

“正因为我们始终把忽必烈皇帝奉为蒙古国的大汗正统，所以，无论祖汗旭烈兀、父汗阿八哈在没有得到忽必烈大汗的正式册封前，始终不敢居伊利汗国国君正位。这是一种光荣而优良的传统，本王愿将其永远保留下去，发扬光大！”

不花起身向阿鲁浑汗、卜鲁罕王妃、诸王、汗使行礼，庄严宣布：“请大元天朝忽必烈皇帝使臣宣读圣旨！”

音乐停止，阿鲁浑率卜鲁罕王妃及文武百官跪接圣旨。

“大元忽必烈皇帝诏曰：册封阿鲁浑为伊利汗国大汗；赐封不花为伊利汗国丞相。钦此。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

伊利汗国大汗阿鲁浑、王妃卜鲁罕、诸王、文武百官叩首谢恩，山呼万岁。

隆重的册封仪式结束后，阿鲁浑汗携王妃回到御座，春风满面地向

下俯视着满朝文武："本王自承继父汗大位并遣使入朝奏报，迄今已逾两年。今幸皇恩浩荡，御旨册封，此乃皇帝之福荫，祖汗旭烈兀、父汗阿八哈之神佑。本王盟誓：子子孙孙，誓保皇帝平安，永为大元藩属！"

"誓保皇帝平安，永为大元藩属！誓保皇帝平安，永为大元藩属！"大殿之上回荡着百官的应和，一遍又一遍，经久不息。

阿鲁浑汗含笑举起双手，向下压了压："如今，四海混一，诸藩国领地须受忽必烈皇帝之册封。忽必烈皇帝拥有领土之广，威望之重，前所未有。列其版图者，岂独中国、高丽、吐蕃、安南、占城、恒河外印度大部；还有南海中数岛，大陆北方自东海达于涅培儿河岸，西至地中海及东罗马帝国国境。从伊利汗国达于蒙古帝国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驻在之处，路程相距一年之远。然皇帝丰功伟业令人敬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沉锐敏，其判断贤明，其治绩之可惊羡，已使历史中诸名人黯然失色。本汗身为皇帝臣子，荣幸之至！"

掌声响起，气氛浓烈如酒，醉了其中的每一个人。

"汗廷参议孛罗巡视伊利汗国西北境打耳班（今高加索山）回朝觐见伊利汗。"随着怯薛长的高声禀报，孛罗大步流星走入殿中。

"臣孛罗——拜见伊利汗！拜见卜鲁罕王妃！拜见和礼霍孙大人！"孛罗跪施大礼。

和礼霍孙慌忙起身回礼："下官奉命而来，哪敢受孛罗丞相之大礼！折煞下官也。"

"特使不必过谦，尔为朝廷重臣，见尔如见当今圣上，岂有不拜之礼？拜尔非拜尔，拜圣上龙体安康，圣朝国泰民安！"

阿鲁浑汗玩笑道："孛罗丞相这几句话说得好绕口，下来教教本王。怎么样，我们陪特使共进午餐如何？"

"是。"孛罗与和礼霍孙相视而笑。

"仿大元汗廷'诈马宴'正式开始！请汗王、王妃、特使、各位大臣入席！"伊利汗国新任丞相不花高声宣布。

十三筝的尾音中，一支熟悉的旋律悠悠响起，又是那支在欧洲与西亚广为流传的著名器乐曲：《白翎雀》。

白翎雀，故乡的白翎雀，无尽的思乡情。

孛罗怀着一种百感交集的心情沉浸于乐曲所创造的意境中，眼前渐渐迷蒙一片……

入夜，意犹未尽的孛罗陪同和礼霍孙回到驿馆。

昔日同殿称臣，和礼霍孙对孛罗十分尊敬。异国重聚，和礼霍孙确实有许多话想向孛罗讨教。

“下官有一事藏在心中许久了，始终弄不明白，不知当问不当问？”

“请讲。”

“那一年，您出使伊利汗国，为什么不再东返？”

孛罗略一思索，微微一笑：“在我回答你的问题前，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大都与帖必力思（今阿塞拜疆大不里士，时为伊利汗国国都）相比，哪个更好？”

“这还用说！大都举世无双，乃世界都城。”

“那么，上都与伊利汗国陪都蔑剌合相比呢？”

“不可同日而语。丞相之意……”

“故土虽好，奈何我有更重要的使命。当今圣上高瞻远瞩，胸怀四海，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身为臣子，理当舍小我为国尽忠。”

和礼霍孙这才明白过来，当即向孛罗深施一礼：“下官冒昧，丞相勿罪。”

“请勿多礼，贵使何罪之有！倒是我有一些想法，希望贵使归国后能奏明当今圣上。”

“愿听丞相赐教。”

“当年，随旭烈兀汗来到西域的有不少精通汉地天文历数的饱学之士，其中有一位名叫屠密迟。波斯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剌丁·途昔在编纂《伊利汗天文表》时，曾多次向屠密迟请教中国的天文推步术。另外像李大迟、倪克孙等也享誉海外。旭烈兀汗本人非常崇信中医，有不少中国医生在伊利汗廷为他服务。中国、波斯文化交流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我留下来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将大蒙古国立国至今的功过是非公诸于世，永留史册。”

“太好了！果真如此，当是丞相惠利后世之无量功德！”

后来，阿鲁浑汗之子合赞汗即位，起用宫廷御医拉施特为相。拉施特同时也是一位学者，他根据孛罗所述撰著《史集》，这部史料丰富翔实的历史专著，与同时代稍早一些的波斯学者志费尼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一并成为研究蒙元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论著。

“二位谈得好畅快，我可要打扰你们了。”不花裹着一股异香走进驿所，“阿鲁浑汗特命召二位同游初夏的阿兰草原，仪仗已在帖必力思广场恭候。”孛罗、和礼霍孙有些惊讶地互相望望，不知不觉中，天竟然已经大亮。

“和礼霍孙特使还是第一次出使我国，希望阿兰草原旖旎的风光和阿拉斯河清澈的河水能为你留下美好的印象。”不花做了个恭请的手势。

“昨天才品尝了阿兰草原美味的鹿唇，说真的，下官等不得要看看帖必力思的仙子容貌。”

帖必力思是一座集东、西方文明于一体的草原都城，既有伊斯兰文化的流韵遗章，又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厚影响，使人徜徉其间，流连忘返。街市上，身着蒙古、汉、波斯或教服的商贾、使者、教士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庆祝阿鲁浑汗接受了忽必烈皇帝的册封。昨日，阿鲁浑汗已颁旨：放假三日，免税十日，是以酒馆茶楼、商店戏园人满为患。帖必力思东门，一队汗廷仪仗逶迤向前。阿鲁浑汗骑乘一匹金饰银鞍的蒙古骏马，与孛罗、和礼霍孙、不花等人并辔而行。

“看，前面就是阿拉斯河了。圣朝的使者，让我们在歌的海洋、舞

的故乡度过这难忘的时刻吧。”

蓝天白云。太阳把金色的光辉撒向波光粼粼的阿拉斯河，碧波万顷，一直向东方延伸……

叁

伯颜只身逃离乃颜营帐，快马加鞭，向南，一直向南，双骑飞驰。五月的辽东草原，青山苍翠，绿草如茵，伯颜却无心欣赏夏季如诗如画的草原盛景，只想赶快脱离险境。

汗水早已湿透他的全身，他轮流换乘坐骑，不敢稍停。马蹄踏碎了柔丽小巧的野花，一丛丛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粉红色的花海随着疾进的马蹄向后倒伏着。近了，更近了，不消两个时辰，就可以到上都了。他在心里说。

伯颜怎么会到了诸王乃颜的营地？又是怎样逃了出来？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伯颜屯驻别什八里后，接到忽必烈皇帝的御旨和枢密院的密报。

枢密院的密报言简意赅，向伯颜通报了宗王乃颜的动向。密报中说：乃颜联合哈撒儿、合赤温系诸王合丹秃鲁干等，拟于近期兴兵叛乱。据可靠情报称，叛军活动东线起自辽河流域逼水达达地（渤海），西线直指克鲁伦河、土拉河附近。

忽必烈的御旨则明确指示伯颜：东道诸王叛迹已显，一旦形成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联兵南下的态势，我朝将很难在短时期内控制局面。为争取主动，朕命你速派选机警可靠之人进入乃颜营地探听虚实。

伯颜接旨，不敢懈怠，亦不派他人，决定亲入虎穴，查证敌情。伯颜与乃颜熟稔，宗王麾下将领不少出自他的属下。临行之时，伯颜不带侍卫，只遣几名亲信家人先行押解金银珠宝、珍裘细软进入乃颜地界，广泛结好和贿赂宗王家眷和大小将领。

来到乃颜所在驻地辽河流域时已是盛夏季节，伯颜自称奉皇帝之命前来抚军，乃颜疑心顿起，虚与委蛇。双方寒暄毕，伯颜献上大量的财帛，乃颜脸上微露喜色。

“伯颜丞相不在别什八里驻防，突然来东北巡视，不知所为何事？”乃颜开门见山地问。

“当今圣上命我抚军，我这也算偷得浮生几日闲吧，一来散散心，二来借机看望一下多年不见的乃颜王爷。”伯颜从容回答，看不出一丝张皇。

“是吗？说真的，本王也很想念伯颜元帅。伯颜元帅堪称我大元朝的擎天柱啊。当年灭宋之役，伯颜元帅深谋善断，将二十万众如将一人，诸帅皆仰之若神明。本王至今还记得伯颜元帅于南征道上所作那首诗，叫什么来着？对了，《鞭》：一节高兮一节低，几回敲镫月中归。虽然三尺无锋刃，百万雄师属指挥。寥寥数句，却将伯颜元帅军权在握、踌躇满志的豪迈气概跃然纸上，当真令本王钦敬不已。”

“王爷过奖了。”伯颜放下茶杯，微微叹口气，“原以为宋既平，我共天下百姓都可尽享太平，岂料东北草原烽烟又起。”

乃颜心中一紧，强作镇静：“伯颜元帅此言何意？”

“王爷难道不知，东蒙古弘吉剌部贵族吉儿瓦台起兵扰边，我奉旨北上，与叛军会于鄂尔浑河……”

“元帅原来是指这事。”乃颜不易觉察地松了口气，“我接到过战报。当时，伯颜元帅命令部下故意懈怠以麻痹叛军，同时调精锐部队袭击叛军侧后，令使首尾不能相顾，一战而胜之。此等战术，看似无有出奇，实则用拙变巧。”

“王爷切莫再夸为臣，为臣愧不敢当。”

乃颜笑望着伯颜：“伯颜元帅，本王一向敬重你的才智，怎么样，留在本王府中如何？本王别的不敢说，至少能保你有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胜似东征西伐，餐风饮露。”

伯颜淡然一笑：“唉，没办法，为臣恐怕天生就是这个命。真让我

闲下来，我还没法习惯。这些年，从伊利汗国到大都，从江南到西北，这会儿又身在王爷府上，虽说辛苦些，却也活得踏实。”

几名身着高丽服饰的侍女奉上果品，其中一名侍女低眉施礼：“王爷，筵席已备妥，王爷和贵客何时入席？”

“伯颜元帅，本王特意为你接风洗尘。请！”

“多谢王爷。请！”

筵席之上不乏歌舞音乐。伯颜数以言语试探，乃颜皆支吾其词。伯颜想起乃颜那句“留在本王府中如何”，料知乃颜已起将他拘禁之念，却仍然不动声色，谈笑风生。

酒过三巡，伯颜推杯起身：“王爷，我暂离席片刻，方便方便。待一会儿回来，我与王爷一醉方休如何？”

乃颜不疑有他，端起一碗酒递给伯颜：“陪本王喝了这碗酒再去不迟。伯颜元帅海量，本王就愿意和你这样的人喝酒。”

伯颜更不推辞，接过银碗，一饮而尽。

“好！”乃颜高声叫好，也亮了碗底。

出得门来，伯颜当机立断，脱身而去。因伯颜来前已打点好了乃颜的所有重要将领，所以守营兵士一律放行。

只是到了军营栅门处，才有一名千户长拦住问道：“伯颜元帅何故退席？”

“酒喝多了，出去遛遛马。”

“骑我的马吧。我这匹马可是真正的‘草上飞’。”千户长接受过伯颜家仆赠送的一袭战袍和几锭银两，对伯颜十分殷勤。

伯颜并不推辞，腾身上马，那马长嘶一声，跃跃欲奔。伯颜坐稳马鞍鞒，喜悦地赞道：“果然胜如天驹！多谢借用。”

话音未落，胯下宝马已腾开四蹄。侧后，一匹鞍辔齐备的骏马紧紧

相随。

往东疾驶一段路程之后，伯颜勒马回视，不见王府营帐，遂掉转马头，一直向南，绝尘而去……

肆

伯颜还报乃颜异动，　忽必烈为防止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联兵南下，特命北平王那木罕所部从杭爱岭、哈剌和林驻地东行，在土拉河一线布防，俟机挫败乃颜叛军西掩之势。

乃颜试图由东向西打通岭北，占领“国家根本之地”。但在叛乱之初，其战略意图和进攻方向就为朝廷所掌握，因此，等待乃颜的命运可想而知。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五月初九，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忽必烈皇帝亲乘象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进大兴安岭。

大军出上都宫城御天门，伯颜、玉昔帖木儿、安童齐集象辇之中。忽必烈对三人说：“据朕分析，乃颜西攻受阻，必将掉头东归。从即日起，成立征讨都元帅府，朕自任都元帅，伯颜副之，以协调中央部队和岭北部队的军、政令之统一。”

又对伯颜说：“爱卿此去哈剌和林，可全权调动、配置中央军队。”

“陛下恩信，臣莫敢辞！臣请以玉昔帖木儿为前军主帅，统蒙古军两万分道行进。得手之后，乘胜强渡哈拉哈河，夺取乃颜的阵地。”

“准！”

玉昔帖木儿喜出望外，得意地瞟了安童一眼。安童心中好笑，却故意做出一副严肃的样子。

乃颜是一个受洗过的景教教徒，叛军的所有旗帜上都绣有一个十字架作为标志。在西北诸王反叛之初，乃颜原本是站在忽必烈一边的。然而，乃颜毕竟是一位旧有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根深蒂固的人，他喜欢恣

行攘夺和榨取无厌。因此，对于忽必烈采行汉法，建立了一套相应的制度、法令，他不但视为束缚，而且深为反感。

只是，骄横的乃颜做梦也没想到年事已高且患有严重风疾的忽必烈皇帝会以如此快的速度集结起数万大军，向他的营地发起进攻。

六月三日，忽必烈大军突进到撒儿都鲁之地（今呼伦湖东南沙尔土冷呼都克），乃颜所部六万骑兵逼象舆而阵。随后，叛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元军部队。

当时正值大兴安岭久雨季节，元军远道奔袭，兵马俱疲，加之元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且军中乏食，因此，两军会战，各有胜负。忽必烈临危不惧，依然乘象辇临阵。因叛军强弩劲射，忽必烈命全军固营自守，不复出战，以此疑惑叛军。

入夜，大雨稍停。玉昔帖木儿身先士卒，率领壮士三百持火炮刀剑，潜入酒酣入睡的乃颜军营。一时炮声大作，刀剑格斗之音铿锵震耳。原本就心存疑惧的叛军听到炮声和喊杀声，大为惊恐。突然，狂风骤起，夜黑星移，各营寨纷纷火起，叛军自相砍杀，全军尽溃。玉昔帖木儿军乘胜追杀，拂晓时分与击败了叛王哈丹秃鲁干的安童会合，两家兵合一处，包围了乃颜的军帐。

乃颜正与宠妾共寝，忽闻炮声大作，慌忙披挂上阵督战。火光中，只见忽必烈亲率怯薛军、汉军于一土山上以汉法排兵布阵。忽必烈汗端坐大木楼，由四象拉之，楼上竖立日月皇旗，其高各处可见。其众皆合三万人成列，各骑兵之后多有一人执矛相随，步兵全队皆如是阵。

鼓吹之时，两军战争乃起。双方部众各执弓弩、骨朵、刀矛、火炮而战。双方发矢蔽天，有如暴雨。刹那间，双方骑卒坠马而死者甚众，尸陈遍野。会战自寅时至午时，叛军大败，乃颜狼狈逃向大兴安岭西侧哈尔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的三角地带有鹰山。该山位于联结大兴安岭东、西两侧的交通枢纽。

玉昔帖木儿奉旨率领蒙古军主力循踪追击。两军于有鹰山对阵，玉昔帖木儿突骑先登，陷阵力战，叛军溃散。乃颜手刃爱妾仓皇出逃，至失列门林之地为元军骑卒追擒。忽必烈下旨：按蒙古大札撒处死，尸弃老哈河。

所谓按蒙古大札撒处死，是指一种“不出血”的死法。受刑者被捆绑后裹进毡毯，然后被力士们反复拖曳抛甩，受簸震而毙命。处死乃颜后，玉昔帖木儿领军折回哈尔哈河，扫荡呼伦贝尔草原。得胜后，元军东逾大兴安岭北端蒙可山，追击乃颜残部至嫩江。

在忽必烈擒杀乃颜逾大兴安岭缓缓东行经由辽东班师之际，镇胁漠北的征讨副元帅伯颜正日夜兼程率军东进，复转渡辽水，进趋懿州，彻底削平乃颜余党。至此，燃烧一月有余的叛乱之火被悉数扑灭，宗王乃颜叛乱遂告平定。

伍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伊利汗国伯岳吾氏卜鲁罕王妃病逝。阿鲁浑汗遣使赴大都请婚，要求皇帝赐伯岳吾部美女为王妃。忽必烈下旨从伯岳吾氏贵族中遴选出冰肌玉骨、婀娜妩媚的妙龄少女阔阔真（与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同名）下嫁伊利汗。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奉旨护送。

初春的泉州，百草权舆，椰林婆娑。娇艳的鲜花，引来群蝶飞舞。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但见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元朝使臣、伊利汗国使者马可·波罗与父叔三人皆锦袍玉带，向岸上送行的各国使节频频挥手，依依惜别。十余艘巨舰缓缓离开泉州码头，鼓满风帆，驰向南海，然后掉头向西，穿过阿拉伯海，驰入波斯湾。元朝送亲船队从泉州启程，在海上航行了两年零两个月，经过苏门答腊、印度抵达波斯湾口的忽里模子（忽鲁木兹），抵达阿兰草原。

其间阿鲁浑汗突然病逝，汗弟海合都即位。至元三十年暮春时节，海合都汗举行大典，正式迎娶年方十九岁的美女阔阔真为妃。

马可·波罗与父亲、叔叔辞别伊利汗君臣，拟乘船经君士坦丁堡由海路返回阔别了二十二年的家乡——威尼斯。

马可·波罗自来中国后，以年轻聪颖、卓尔不群，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留在朝廷为官。他以元廷随员的身份遍游汉地城市，如汗八里（大都）、开平（上都）、京兆（西安）、成都、云南、济南、扬州、镇江、杭州、福州、泉州等，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他旅居元朝二十

年，为官十七载，亲身经历了乃颜之乱、阿合马被刺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见闻后来被收录于《马可·波罗游记》中，引起了无数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

鲜红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霞光万道，将天空染成赤红一片。

跸辞之际，海合都汗，王妃阔阔真、孛罗、不花、文武百官以及波罗父子兄弟，跪伏于芳草萋萋的阿兰草原，虔诚地向东方，向“人类元祖阿聃以业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之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马可·波罗语）遥拜，再遥拜……

天阔地长，万籁俱寂。一个声音蓦然响起在马可·波罗耳边：回来吧，我的孩子！

飞舞的红霞定格在马可碧蓝色的双眸中，这双眼睛渐渐蒙上了一团薄雾。他的嘴唇翕动着。

清风中，马可·波罗在用全部身心祈愿：

我一定会回来的！

等着我，我的君父！我的中国！

引子 刺迪夫之死

兀鲁伯不会原谅他的儿子的——我知道。

即使看到刺迪夫眼神中流露出濒死的恐惧，还有比恐惧更冰冷更刻骨铭心的绝望，他也不会为之所动。

为什么要怀有恻隐之心呢？当刺迪夫指使阿巴斯毒死兀鲁伯时，这个该死的畜生是否想过他在做什么？是否想过兀鲁伯可是他的亲生父亲？

没错，刺迪夫就是个该死的畜生。现在，这个畜生被我钉在了石洞里一个旋转的木轮上。

四十一年前，我曾经独自赶着辆勒勒车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在不久之后会被我经常地提起，但此时，我宁愿不要这么快就将她的名字与其他人分享，因为，她的名字对我而言太过珍贵了，她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太过珍贵了。当然，在我希望继续珍藏她的名字时，为了使我的叙述听起来比较方便，权且让我只称她为公主吧——的遗体送往她生前选定的墓地。

勒勒车是故国和草原留给公主的永恒向往。她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她死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乘着勒勒车，归于大地，与大地融为一体。她相信，勒勒车会把她的灵魂带回故国，带回草原。所以，我亲自为她建造了一辆无与伦比的勒勒车，整个车体都使用了土耳其伊尼波鲁城最坚韧的木材，当地人相信，这种木材千年不朽。它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不必说美轮美奂的车饰，光是制作两个巨大的雕刻着花纹的车轮，我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车轮放在地上，比一个成年男子还高。后来，我把安放过公主遗体的勒勒车送到一个隐秘的所在，也许那时，我在冥冥中就有一种预感，这辆勒勒车，我还会用到，但我不知道，会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恨。

我看着临时从勒勒车上拆卸下来的木轮带动着刺迪夫的身体旋转了半个时辰，由慢到快，又由快到慢，循环往复。当我开始感到厌倦的时

候，我让人把车轮停了下来。我用千年不朽的铁木制作的车轮，在刺迪夫身体的压力下发出轻微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当车轮终于停下来时，刺迪夫眼神涣散，呕吐不止。

我看着他。

很好。这个没有人性的孽障，在他死之前，绝不可以带走长生天赐予人类的一切，他不配。

何况，我不允许。

我走出山洞。当我重新回到山洞时，仆人们已经将刺迪夫面前的秽物清理干净，冷暖适宜的山洞里又变得洁净并且馨香如初。

呕吐过后，刺迪夫稍稍清醒了一些。我看到他抬起头，迷茫地环顾山洞，最后将目光落在山洞左侧正中的香案上。

香案高约四尺，上面覆盖着花纹华美的纯白色真丝帷幔，帷幔下垂的丝绦结满了红色、蓝色、绿色的宝石，四角则缀以湖蓝色的天鹅绒。丝绸和天鹅绒，皆从遥远的中国运来。香案上方的石壁上，供奉着用畏兀儿蒙古语书写的“长生天”一词，当年，公主将它写好后，我先依样雕刻，再经熔金浇铸，继辅药液固着，如此，金字永不剥离，即使岁月无情依旧华光灼灼。

公主活着时，我不止一次问过她为什么选择供奉长生天。对于我的问题，她始终避而不答。直到临终弥留的一刻，她才告诉我，她无法像其他蒙古人那样供奉成吉思汗，因为她的父皇做了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孙，他的荒淫无道最终毁掉了成吉思汗辛苦创建的基业。

金字的下面，香案正中的位置上，放着一座我用产自和阗地区的两块极品羊脂玉雕琢而成的香炉，香炉整体形如幼象，长鼻翘起，眼神天真。每天辰时，仆人们都会将一块香饼放入香炉中点燃，盖上雕花玉盖，淡极而蓝的烟雾便由象眼、象耳和象鼻中冉冉升腾，在山洞中缭绕弥漫。

香炉的制作者虽然是我，香饼的发明者却是阿亚。那时阿亚刚刚与她的丈夫成亲，她让丈夫设法替她弄到了一种从印度进贡的香料，再加上七种野花的花粉、磨得极细的沉香木木屑、地层深处的黏土，以蜂

蜜、松节油搅拌使其混合均匀，然后置于金模具中反复挤压，一至两月透干即成。

阿亚使用的金模具颇值一提。模具底部与四边的花纹自然已是精妙到不可描摹，然而最独特的还是模具上面排列着酒杯大小的模格，横五竖六，共三十格，每一格形状各异，或如一朵梅花，或如一片树叶，或如一只小鸟，或如一尾金鱼……模具两边各有一处机关按钮，双手手指同时按动，杯底缓缓升起，便将香饼完整推出。香饼制成之时，所见之人无不赞叹它的巧夺天工。不仅如此，阿亚制作的香饼质地尤其细密，气味格外芬芳，虽小小一块也能燃用一个时辰，因此帖木儿王驻守撒马尔罕后，这种被命名为“阿亚”的香饼风靡宫廷，直至沙哈鲁、兀鲁伯两朝。

刺迪夫大概真的弄不清楚他身在何处，当他转动着眼珠，突然看到我时，嘴张成了鸽子蛋的形状。

“你……”他嗫嚅着，全无半年前弑父登基时的威风。

我依然默默地看着他。我的目光并不冰冷，冰冷的是我的心。

我宁静的神态或许给了刺迪夫些许勇气，让他觉得一切也许只是一个玩笑，他哑着嗓子，终于问出一句：“你是谁？”

我微笑。

也难怪，在刺迪夫的眼里，一个年届古稀的老妪恐怕无异于在崇山峻岭间游走的树精石怪。

“你……你到底是谁？”同样的问话似乎没有必要回答。怀着他自己也不能完全清楚的心情，刺迪夫向上看看，又向下看看。他蓦然发现，他的双手和双脚都尽力张开着，被我用黑色的细绳均匀地固定在车轮的四个方向上。他的全身从里到外被我换上了黑色的衣服，一朵穿过黑色缎带上的黑色绢花如同开在他的头顶上，缎带在他的下巴颏儿结了一个优雅的黑色蝴蝶结。经过这样一番打扮，他看起来就完全像一只攀附在米色车轮上的巨大蜘蛛了。

这是我给他的礼遇，我讨厌蜘蛛，他将像蜘蛛一样死去。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他一迭声地问。

他能不能问点别的！我担心我会忍不住跳起来，像捻死我讨厌的蜘蛛一样立刻把他捻死。

我的耐心无法经受岁月无情的磨损，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个曾经有着花样年华和似水柔情的女孩，一天一天，一去不复返。

在这一点上我恰好与阿亚相反。

年轻时的阿亚性情如同烈火一般。据说，在她成亲之后，有一次她骑上马，举着马鞭竟一路将她的丈夫追到了帖木儿王的军营。正当她的丈夫四处躲藏走投无路间，被巡营的帖木儿王看见，这样不可思议的情形令帖木儿王震怒不已，他决心要惩罚这个乖张暴戾的女人。他让阿亚自己选，要么打败他——伟大的帖木儿王，要么认输，跪在地上向她的丈夫求情道歉，发誓从此恭顺丈夫，永不再犯。

阿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所有在场的人都看见，她在马上舞动着马鞭，像一只发怒的雌老虎一样扑向帖木儿王。她奋不顾身地与帖木儿王足足纠缠了两个时辰，直到最后，暗紫色的血从她的嘴角流出，她依然不肯言输。

她的丈夫担心再打下去阿亚会有生命危险，跪在地上向帖木儿王苦苦求情。帖木儿王面对此情此景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无奈只能叫阿亚住手，说他要跟阿亚商谈条件。他的条件其实很简单，就是让阿亚答应，她一个月最多只能拿马鞭吓唬她的丈夫一次，打不打由她自己斟酌，但她绝对不可以再把她的丈夫追到军营。阿亚考虑了一下，不情愿地同意了。她的丈夫便一手牵着马，一手拉着她，快乐地回了家。

然而，当阿亚垂垂老矣时她却变成了一个十分和善的老妇人。

遗憾的是，刺迪夫遇到的老妇人是我，不是阿亚。

我从来没想过要原谅刺迪夫。半年前，我已经开始筹划今天的这一幕，我要刺迪夫死，用死来清偿他欠下他父亲的血债。

刺迪夫与我四目相对。难道恐惧也不足以让他认出我来？

大约三年前，太子兀鲁伯奉父命镇守撒马尔罕。按照惯例，每逢太子生日大典我都会亲自制作一些别致的礼物进宫贺寿。那年，我用五十颗红宝石、五十颗珍珠以金银双丝相结，做成了一个精美且昂贵的风铃，庆祝兀鲁伯的五十岁寿辰。刺迪夫向父王献上的是他亲手捕杀的两只老虎的虎皮，兀鲁伯嘉许儿子的勇猛，慷慨地将举世无双的风铃转赐与他。那时和那以前，他都是见过我的。

我用手指将遮盖着额头的一绺头发卷起。我的头发一半灰白了，一半还是黑色的，黑白色的发丝间杂，在黯淡的灯火下给人一种灰蓝色的感觉，灰蓝色的头发映衬着我的眼睛，呈现出摄人心魄的金属色泽。

当我卷起头发时，我的眉间赫然露出一颗金星。

“是你？”我听到刺迪夫的声音含糊得如同被卷在了舌头里。

他终于想起我是谁了。

“是我。”

我微笑，我的微笑犹如少女，却只会让刺迪夫恐惧。

“这是哪里？你要做什么？”

我的家族一向有长寿的血统，而我，恐怕会更长寿。你若不信，可以看看我的脸，我的肤色有点发黄，可还算光滑，上面没有太多纵横交错的皱纹，这使我看起来无论如何不像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当我高兴得满面红光的时候，仆人们就跟我逗乐，他们说，他们正在商议如何早点把我这个脾气坏透了的老姑娘嫁出去。

刺迪夫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你，你还没死？”

刺迪夫从来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不过，我不会因为这个憎恨他。

刺迪夫喊了起来：“塞西娅，你这老妖婆，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快把我放下来，让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这个屠夫竟敢说圣女泉边的塞西娅洞是个鬼地方！站在我左侧身后的巴巴顿时将他的一副眉骨锁了起来。我不用看也知道。巴巴从他还是一个小男孩起就开始跟着我，他对我的忠心天地可鉴。

“塞西娅，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敢绑架国王！你知道我会对付你的！好吧，好吧，我以国王的名义向你保证，念在你一直替王室效力的分儿上，只要你现在立刻放了我，我答应饶你不死。”

他的鬼话我怎么可能相信？但我什么也没说。我的话本来就很少，我的舌头远没有我的手指那么灵巧，因此许多时候我宁可用手指做也不愿用舌头说。公主告诉我，一个人学会欣赏远比学会表达更需要智慧。

我按照当年公主对我的教诲尽情欣赏着刺迪夫的色厉内荏。

接着，刺迪夫变得目瞪口呆了。

他盯着巴巴看。巴巴静静地推上了一辆经过改制的战车。战车的正中，是用粉色的荷花台固定的一副刑具，巴巴管它叫“死亡天地”。它的高度与位置，恰好与绑在车轮上的刺迪夫的左胸口对齐。

“死亡天地”是我花费了半年的时间专门为刺迪夫量身定做的，它的别致与精美世人无法想象。如果只看外观，人们会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而不会把它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它圆形的外框是用纯金打制的，金质的边框上刻着条状的花纹，细看仿佛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外框里面，镶嵌着一个印章大小并刻着花纹的正方形银板，代表着阳光照耀下的大地。银板上均匀地镶嵌着三个水晶圆环，两个在上，一个在下，圆环是空心的，整个银板后面与伸缩自由的弹簧相连。

死亡的秘密，就藏在圆环与弹簧之中。

应该说，“死亡天地”最初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帖木儿王的图徽。帖木儿王的图徽是一个正方形里面有三个圆，代表他统治世界四分之三的地区。如果刺迪夫的身上不曾拥有帖木儿王的血脉，我绝不会费心用这么一件昂贵的刑具来送他上路。

刑具前，摆放着三块一尺左右高的玉碑，正中的玉碑稍高一些，每块玉碑上都有一段用突厥文刻成的铭文。

正中一块玉碑的铭文上写着：

兀鲁伯——知识与智慧的海洋，

尘世生活与宗教信仰的支柱，

喝下阿巴斯手中的殉教蜜酒，

他的死因是：“阿巴斯所杀。”

左边玉碑的铭文上写着：

弑父与君权并不相宜，

他即使做了国王，也不会超过六个月。

右边玉碑的铭文上写着：

刺迪夫曾像古波斯王那样扬名显赫，

但在一个礼拜五的晚上，他被人射死，

他的死因是：“巴巴所杀。”

刺迪夫瞪大了眼睛。

阿巴斯是刺迪夫的亲信，他帮助刺迪夫毒死了自己的君主。阿巴斯比刺迪夫更早地死去，现在该轮到刺迪夫自己了。

“塞西娅，你……”

在兀鲁伯的儿子当中，刺迪夫的口才从来数一数二，可一旦面对死亡，他的口才再好也帮不上他任何忙。

不知即将死去的刺迪夫是不是后悔他轻易听信了那个妖冶女孩的诱惑，选择在礼拜五出来游玩？他肯定不知道，我给了女孩一对我亲自制作的手镯，得到我亲手制作的饰品，在帝国，这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因此，女孩轻而易举地变成了我的帮凶。

不论他明白与否，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懒得再跟他浪费口舌，扭过头去，向巴巴挥挥手。

刺迪夫大叫："塞西娅，你要干什么？你别忘了，我可是你的外甥。"

可以这么说吧。我的小妹妹曾经嫁给兀鲁伯，她是兀鲁伯的第一个妻子，可她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就死了。为了纪念她，兀鲁伯为他的小女儿，也就是刺迪夫的胞妹起了我妹妹的名字。

巴巴娴熟地用摇臂摇开了弹簧，在测好的位置固定下来，然后按下机关左边的按钮，这时，藏在圆环之后的三支闪闪发亮如同钉子一样的物件飞向刺迪夫的胸口，准确地钉入刺迪夫左胸口的衣服和他的肌肤中。很疼痛而已，钉子的深度当然远不足以让刺迪夫毙命。

这可不是普通的钉子，它的钉头尖锐，里面却是空心的，后面还有三根细长的管线与圆环相连。这样的钉子和管线的作用很快就能显现出来。

刺迪夫瞪视着他胸前的钉子，竟然忘了叫疼。他脸上露出古怪的神情，像是要被吓哭了，最终却笑了起来。他的笑声比哭声还难听。

"塞西娅，你一定在跟我开玩笑？你玩够了吗？我求你了，快把我放下来吧，我不会计较你的。你这老妖……"

刺迪夫的话被卡在了嗓子眼里，没有说下去。因为他看到巴巴按下了右边的按钮，然后，带着三个水晶圆环的正方形银板从纯金的外框中脱出，带着啸声向他飞来。银板飞到他的左胸前，将钉子深深地拍入他的心脏。

他只来得及惨叫一声。

钉子和管线变成了吸管，将他心脏里面的血慢慢地吸注到空心的水晶圆环中，三个圆环从透明变成了凄艳的红色。

刺迪夫用他的血，为帖木儿帝国做了最后一枚图徽。

我成功了。

刺迪夫失踪后的第二天凌晨，人们在撒马尔罕城外的草地上发现了他胸前钉着帝国图徽的尸体。

弑父的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没有人为他难过，人们把他的死当成天意。

但是我很清楚，这不是结束，而是帖木儿帝国江河日下的开端……

第一章 传说中的绿林好汉

壹

毫无疑问，我不惮辛苦给九岁的巴布尔（帖木儿六世孙，莫卧儿帝国的创立者）讲述的，将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无论起始多么辉煌，当帝国之光渐渐暗淡乃至最终必定消失之时，我正坐在圣女泉边的银果树下，回忆着巴布尔的先人们如何重新统一了东西察合台汗国，如何将伊利汗国与金帐汗国的部分——或者说，将中亚、西亚以及小亚细亚的广袤领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纳入帝国版图。那些遥远的记忆清晰如昨，只是在我的灵魂深处，犹如星座般永恒闪耀的光芒始终属于帖木儿、属于沙哈鲁，当然，也属于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情，那刻骨铭心的爱情曾像雪莲花一样忧伤绽放。

除此之外，为了使我的叙述听起来更富有条理性，我对巴布尔说，在我亲自参与到这个漫长的故事当中之前，我将选择另一个故事的参与者，阿亚，作为年轻的帖木儿艰苦创业的见证。因此，如我所言，下面的故事将从阿亚开始讲起……

阿亚是察合台人。

当年，成吉思汗立国之后，驰骋欧亚，经二十二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汗国。临终之时，他将汗国分封给自己的四个儿子，并将麾下的军队也分封给他们。其中，长子术赤得九千户，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各得四千户，幼子拖雷得到的则是遗产的大部分：十万一千户。在察合台分得的四千户里，第一千户长是巴鲁剌思部的亦连吉，他的父亲是成吉思汗的堂弟。第二千户长是弘吉剌部的术哥。弘吉剌部向以盛产美女闻名于草原各部，蒙古宫廷中的许多后妃都出自这个部落。

亦连吉是帖木儿的曾祖父，术哥是阿亚的曾祖父。

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继立为第二代大汗不久，察合台将首都从七河流域迁至河中地区。他带到中亚的四千户以及他们的后代被统称为察

合台人，这些人拥有一定的特权，可以在任何平展开阔的地界迁徙、放牧，可以不向朝廷纳税。另外，还有一件荣耀的事，只有察合台人才有资格充当汗宫的亲军侍卫。

这种荣耀即使在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之后也没有发生丝毫改变。应该说，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是察合台汗国中最有威严的一任大汗，他活着时，汗国人心思定，富足昌盛，可是当他去世后，他那些野心勃勃的儿孙们便开始争权夺利，这种持续不断的内讧最终造成了汗国的分裂，使汗国内部逐渐形成两大旗鼓相当的割据阵营。其中，统治河中地区的察合台汗国在习惯上被人称作西察合台汗国，如今的大汗名叫色拉兹。与之相对，统治伊犁地区的察合台汗国被称作东察合台汗国，在位的图格鲁汗正当壮年，很有权谋。

阿亚和她的家人是去年春天才从铁门村迁到碣石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萨布兹）郊外的。阿亚的父亲筛海一直在朝中做官，家里有毡房有牧场，但光凭这样还不足以养活全家人。为了让一大家子几十号人吃穿无忧，他除了让家人放牧之外，还在居所附近种了一大片果树。果树的种类不少，诸如苹果树、葡萄树、梨树、桃树之类，什么好活就种什么，种好后，所有的果树都用木桩围起来，成了一个果园。阿亚每天的任务就是看守果园，防止果实尚未熟透之前被附近调皮的孩子偷采或糟蹋。

阿亚自己养了一只体格硕大的牧羊犬，她给牧羊犬起名“托列”（蒙古语，兔子之意）。托列是只母犬，今年只有两岁，它的任务是陪阿亚玩耍和看护果园，阿亚把它当成自己的妹妹，凡是她吃的，托列都吃。

托列的性情很温驯，但只要阿亚一声令下，它就会勇敢地冲上去，将阿亚想要吓唬的那个人扑倒在地，然后用嘴准确地噙住此人的脖颈，做出要咬的架势。每当这时候，受到托列威胁的人多半会吓得脸色发白，转而向阿亚求饶。阿亚心里得意，面上却会装作不乐意的样子考虑一会儿，才挥手让托列将地上的人放开。久而久之，附近的人都知道了托列的厉害，再没有人敢故意到阿亚的果园捣乱。

与一般十五六岁的少女相比，阿亚的个头够高的了，几乎快要赶上一个中等身材的小伙子。而且，她胳膊长，腿也长，身材一点都不曼妙，怎么看都属于那种既粗壮又结实的类型。一张圆圆的脸盘，一双大大的眼睛，眉毛有点稀疏，嘴巴也有点大，因此不会有人把她归到美人的行列。但她的皮肤很好，粉嫩粉嫩的，牙齿也很好，笑起来一口洁白

的牙齿会在阳光下闪着珍珠般的光泽。

在弘吉剌部，喜欢阿亚的小伙子很多，说起来不可思议，他们不由自主地被她暴烈的脾气迷住。

阿亚生活得很安适，直到有一天，在果子成熟的季节，一群不速之客闯进了她的果园。

这群不速之客只有五个人，五个人都很年轻。他们偶然进入到她的果园里，看到果子都熟了，准备摘几颗来吃。他们四下观察着，还问有人吗？阿亚一声不吭，他们也就没有看见正坐在他们头顶树上的阿亚，以及在树洞里安然睡觉的托列。

其中一个年轻人自言自语："怎么没人呢？"边说边从树上摘了一个熟透的苹果，在衣袖上擦了擦，递给他身边另一个小伙子。

其他三个人都各自找了个地方，坐在树下纳凉。他们喊摘果子的年轻人："沙奈，拣熟透的果子给我们各样摘些过来。"

"好嘞。"叫沙奈的年轻人痛快地答应着，显然他早就习惯了被别人支使。

阿亚盯着沙奈看。沙奈很勤奋地开始摘果子，所有摘下的果子都被他兜在衣襟里。摘着摘着，他在一个稍高的树枝上看到了一个"果王"。

"瞧瞧，这是什么？"他惊讶地喊了起来。

对于他的发现，没有一个人肯赏光过来看上一眼，大家一致的表现是，懒洋洋地问他一句："什么？"

"好大个的苹果呀！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咦，上面还有字！"

大家仍然懒洋洋地问："什么字？"

沙奈看了半天，回道："不认识。"

大家一起"嗨"了一声。

"你们谁过来认认？"沙奈问。

谁也不过来。其实，苹果上印着一个波斯文的“王”字，沙奈说它是“果王”名副其实，阿亚准备把它送给自己的父亲。

她看到沙奈向“果王”伸出了手，便用脚踹了树干一下，托列听到她的命令，犹如离弦之箭从树洞里蹿出，转眼将沙奈扑倒在地。

沙奈兜在衣襟里的水果滚了一地，所有的人都被这突然的变故惊呆了。

托列用自己的牙齿轻轻咬住了沙奈的脖颈，沙奈的眼睛正对着托列，吓得连叫都叫不出来了，脸色煞白。

还是第一个吃苹果的小伙子最先反应过来，抽出腰刀对准托列，刀锋在斑驳的阳光下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

“别动！”阿亚喝道。

刀在离托列头顶不远的地方停住了。众人循声望去，阿亚从树上跳了下来，手里举着弓箭，对准了小伙子的后心。

“你是谁？”小伙子睨视着阿亚，简慢地问。

“主人。”

“什么？”

“我说我是果园的主人。”

“劳驾你不要省略。”

“劳驾你们不要偷果子偷个没完。”

“我可以赔给你银币。”

“算了，只要你们不摘果王，我送给你们一些果子吃倒也无妨。”

“既然如此，你放了沙奈吧。”

“你说地上的那个人？”

“对。”

“你先收起刀，我就让托列放了他。”

“好。”

与阿亚对话的小伙子真的将腰刀收好，阿亚喊了一声：“托列，过来。”话音刚落，托列松开了沙奈的脖子，摇着尾巴跑回到阿亚身边。

沙奈好不容易从地上爬了起来，脸上的青白色还没有褪尽。

阿亚上下打量着她面前的小伙子。小伙子像她自己一样，长着长长的胳膊，长长的腿，当然，他的个头要比她高出半个头。另外，他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国字脸，脑袋很大，浓黑的剑眉下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大大的鼻头，大大的嘴，锐利的目光像是能穿透别人的五脏六腑。他戴着蒙古皮帽，耳垂上扎着耳朵眼，一副银耳环像两个抛出的套马圈，在他的颈部晃来晃去。

不用说，这身打扮已经告诉阿亚小伙子是察合台人。

“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当然能。我叫帖木儿。”

“真的吗？”阿亚叫了起来。

“当然是真的。”帖木儿还没说话，刚从犬口下捡回一条命、余悸未消的沙奈抢着回答，阿亚早记住了他的名字。

阿亚瞟了沙奈一眼。这一眼让沙奈的鼻尖呈现出红色，接着，脸也变红了。

与帖木儿的英武不同，沙奈的模样长得很清秀。沙奈身材中等，体型匀称，脸部的线条十分柔和，鼻翼、耳轮、唇线甚至称得上纤巧，而且，他像个女孩子似的很容易脸红。当他脸红的时候，他的眼底会随之呈现出淡淡的粉色，看着让人觉得他一定是投错了胎，否则，这世上就会多出一个美丽的姑娘。帖木儿和沙奈似乎代表着两种类型的男人，不过，他们哪一个都不让阿亚讨厌。

“我听说过你，你就是那个土匪头子。”阿亚对帖木儿说。

帖木儿露齿一笑，没有一点羞愧的感觉，相反颇为自得。

帖木儿的父亲虽然是巴鲁剌思部有名的贵族，但他的行事却与一般贵族不同，他喜欢用一种痛快的方式聚敛财富，于是去做了强盗。他纠集一帮人，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后来，他娶妻生子，便在碣石城定居下来。

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他日渐迷恋上酒色与逸乐，这使他丢掉了打家劫舍的老本行，当然也使他没过很多年就丢掉了性命。他生前虽然给儿子挣下了足够的家业，可也挣下了不少仇人，因此，当他英年早逝之后，他的儿子只好离开家，步他的后尘，去做了一名绿林好汉。

与父亲的强盗生涯相比，帖木儿的确算得上绿林好汉。父亲对手下、对族人都没有帖木儿那么慷慨，他一生从未像帖木儿那样，每劫得一笔财物，无论多少，都会在伙伴间平分，每劫得许多牛羊，总会大宴族人，之后将剩下的肉分给一些家境穷困的亲友。天性的豪爽和公正，使得帖木儿在十三岁刚做绿林好汉时身边只有四名伙伴相随，短短的一年后发展到五百余人，足以让他称霸一方。

十六岁时，帖木儿带着他的人回到碣石城。因为他听说，他的亲叔叔哈吉已经被族人们推举做了碣石的总督，他想到他叔叔的手下效力。不料也随哥哥做过几年强盗的哈吉并不觉得帖木儿“子承父业”是他和哥哥的荣耀，相反，这件往事和帖木儿的所作所为都让他颜面无光。为捍卫他清白的声誉，他毫不犹豫地收下了帖木儿孝敬给他的金银珠宝，然后把帖木儿派来送礼物的使者沙奈撵出了碣石城。

帖木儿不动声色。

他将队伍重新拉回到铁门村一带，让他的人马遍布铁门周围各个关隘，专门打劫官府物资，或者以提供保护为名，强行向经过铁门的商队抽取税花。

帖木儿胆大妄为的行径不断传到汗廷，朝中显贵、成吉思汗的后裔哈兹罕接到的内容大同小异的奏报不下百份。与此同时，各处官府对帖木儿实施的围剿却屡屡失利。消息传开，朝中议论纷纷，哈兹罕不免恼羞成怒。当年哈兹罕因废黜海山汗立忽里汗而掌握了汗廷实权，如今，

新立的国君色拉兹汗胆怯昏聩，大权更加旁落在哈兹罕手中，朝中事务无论大小，一切皆凭哈兹罕做主。

哈兹罕不能允许帖木儿挑战他的威严，责令碣石城总督哈吉派兵清剿。哈吉未尝不想除掉帖木儿这个心腹大患，可是不管他怎么精心筹划，最后的结果却总因为有人提前向帖木儿通风报信而一无所获。

转眼，帖木儿长成了二十岁的青年，像阿亚看到的那样，魁梧的身材，大大的脑袋，深邃的目光仿佛能穿透一切。

早在见到帖木儿之前，阿亚就不止一次从父亲、族人以及临时在察合台人的营地歇脚的商旅过客口中听到过这个传奇般的名字，而且，人们每逢提到他，无论赞誉还是咒骂，都免不了将他的行为大大渲染一番。这种口耳相传的作用竟然如此巨大，使一个年轻人几乎变成了一个状如神魔的侠盗，而这样的侠盗，恰恰最能令像阿亚一样耽于幻想的察合台少女倾心。

然而，被阿亚称作土匪，沙奈却多少有些不甘心，他问阿亚："你也跟那些官府的人一样，认为我们都是些打家劫舍的土匪吗？"

阿亚大大咧咧地回道："你们本来就是土匪嘛。不过，你们是土匪中的绿林好汉，专门劫富济贫，你们的故事都传遍了，大家听着可过瘾呢。"

沙奈这才高兴起来："你真这么想？"

"那还有假。对了，我要去摘果子给你们吃，谁帮帮我？顺便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阿亚。"

"我帮你吧，阿亚。"沙奈自告奋勇。

帖木儿好笑地瞟了沙奈一眼，沙奈的一张脸又涨得通红。

阿亚取了两个大筐来，让沙奈跟着她，专选又大又甜的果子摘。她要让帖木儿和他的几个同伴好好享用一番。

她好奇地问沙奈："你们怎么会来我的果园？"

沙奈很乐意回答她："我们路过。"

“你们这阵子不是都在铁门村吗？”

沙奈偷偷往帖木儿那边瞟了一眼，压低声音对阿亚说：“我们有大的行动，帖木儿带我们出来侦察地形。你千万不可以对别人说噢。”

“不能说，你怎么对我说了？”

沙奈脸一热：“你是个爽快的姑娘，我信任你。”

“那好，我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

沙奈与阿亚相视一笑，彼此间由于共享了秘密而增加了几分默契。

阿亚将各色水果摘了满满两大筐，她的意思很明显，她要让帖木儿几个放开肚皮随便吃，吃够了，其余的可以带回去。帖木儿心领了她的好意。一群年轻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着果子，一边喝酒，一边高声谈笑。临别的时候，帖木儿对阿亚说，明天这时候，他要赶着牛羊来，宴请阿亚的族人。

沙奈在帖木儿身后向阿亚做了个手势，阿亚会意地向他眨眨眼睛。

帖木儿回头看了沙奈一眼，沙奈的脸红扑扑的，尴尬地咳嗽了一声。帖木儿不觉笑了。

阿亚一直将帖木儿几个人送到园外。夕阳在帖木儿身后拖出长长的影子，阿亚爬到园外最高的一棵树上，目送着帖木儿一行离去。

这一天的下午对阿亚来说真是太奇妙太有趣了，因为，传说中的绿林好汉们竟然自己走到了她的面前。

野丫头阿亚盼着明天早些来临。

明天，她要让所有的人知道，帖木儿是因为她才来到察合台营地的。

贰

帖木儿要宴请察合台族人的消息很快通过阿亚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所有的人都对此充满期待，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察合台姑娘，急切地想要看看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帖木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天上午和中午，人们像过节一样，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一边心不在焉地干着手上的活儿，一边起劲地交头接耳。下午，兴奋变成了等待的焦灼，其中最着急的还是阿亚，一旦帖木儿来不了，她就会在族人们面前失去面子。

太阳西斜，天边出现了晚霞，灿烂如火，阿亚再一次爬上园外最高的那棵树，目不转睛地盯着帖木儿他们可能会来的路。她都不知道自己翘首等待了多久，一度，她打了个瞌睡，差一点从树上栽下去，幸而茂密的树枝挡住了她。受了这样的惊吓，她的睡意被赶跑了，她直起腰，不抱希望地向远处看了一眼。

远处似乎出现了一群密密麻麻的黑点，她以为眼花了，揉揉眼睛再看，没有错，黑点晃动着，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阿亚屏住了呼吸。突然，她从树上轻盈地跳到地上，飞快地跑回营地。她边跑边喊："来了，来了，帖木儿来了。"

阿亚的通报在整个营地迅速传开，老人们还沉得住气，察合台的姑娘、小伙子都按捺不住好奇心，纷纷拥出营外，准备一睹绿林好汉的风采。

阿亚跑得比任何人都快、都远，她要让所有的人看看，她不仅认识帖木儿，帖木儿还是她的朋友呢。

沙奈一眼认出跑来迎接他们的姑娘是阿亚，他兴奋极了，也向阿亚跑去。跑了几步，回头一看其他人都在冲着他笑，他急忙收住脚步，讪讪地向帖木儿咕哝道："是阿亚，昨天下午给我们摘果子吃的姑娘。"

帖木儿故意问他："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我说，那姑娘是阿亚。"

"谁？"

"阿亚。"

“我说你大点声，谁？”

沙奈不得不更加提高了嗓门：“阿亚！”

阿亚这时已经跑到了沙奈身后，她应道：“你在叫我吗？”

沙奈没提防，吓了一跳，帖木儿哈哈大笑起来。

阿亚快活地问：“帖木儿，你真的把牛羊都赶回来了吗？”

帖木儿回头一指：“你自己看。”

其实，阿亚多此一问。她早看见成百只牛呀羊啊哞哞、咩咩叫着，浩浩荡荡地走在帖木儿的队伍中间。

“你要用这么多的牛和羊来宴请大家吗？”

“是啊。”

“哪里能够吃完。”

“吃不完，把剩下的肉分给族人们。”

“你太慷慨了。我现在就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儿，你呀，一定是今晚最受欢迎的大英雄。”

阿亚说完，回头又跑了，她有些肥硕的臀部在不合体的蒙古袍里一扭一扭，看得沙奈一个劲儿发愣。

帖木儿有意逗沙奈：“沙奈，怎么不去追？”

沙奈呆着脸回答：“她跑得太快了。”

帖木儿真的来了！帖木儿真的赶着牛群和羊群来了！这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像风一样在弘吉剌部营地传播开来，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阿亚家的果园附近，阿亚说帖木儿要在那里大宴察合台族人。平静已久的弘吉剌部刹那间变得热闹无比，父亲们忙着杀牛宰羊，母亲们忙着生火烧水，年轻的姑娘小伙与帖木儿的队伍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甚至连最古板

的人脸上也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好像帖木儿使用了魔法，将奔放与活力注入到了每个人的心里。

当然，在弘吉剌部的男女老少中，没有人比阿亚更得意。她把帖木儿抢来牛羊和族人们可以美餐一顿统统当成了她自己的功劳，除了帖木儿和营中最受人尊重的老者，她跟所有人说话都会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不仅如此，如果哪个长得比她漂亮的姑娘碰巧多跟帖木儿说了几句话，她就会气得要命，对人家姑娘横挑鼻子竖挑眼。若姑娘脾气好，肯让着她，彼此还能相安无事，若姑娘不肯让她，难免口角几句。碰上比她伶牙俐齿的姑娘，阿亚吵不过，就会放出托列帮她出气。托列对阿亚的忠诚无与伦比，只要阿亚下了命令，就是阿亚的父亲它也敢冲他龇牙咧嘴，更别提是个姑娘。

听到阿亚吹起口哨，托列便凶狠地向那姑娘冲上去，姑娘吓得花容失色，阿亚直到姑娘的尖叫在围观人群中引起一阵骚乱才善罢甘休。

虽然有着种种小插曲，仍然不影响准备晚宴的气氛，当炖牛烤羊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时，欢快的歌声也在营地上空回荡。

沙奈不知在想什么心事，一直没有到阿亚跟前来。趁着阿亚被她妈妈叫走说几句话的工夫，帖木儿在人群中随意走走，见到谁都说上几句话。后来，他看到沙奈，沙奈正靠在树上发呆。

他向沙奈走来。

“沙奈。”

沙奈如梦初醒般地应了一声：“啊，帖木儿。”

帖木儿奇怪地问：“想什么呢？”

“没……没想什么。”

“得了，告诉我吧。”

“想……想阿亚。”

“哦？想她什么？对了，你怎么不去跟她说话？”

“帖木儿，你说……”

“说什么？你别吞吞吐吐的，这可不像你。”

“嗯，我是说，我是想问你，像她这样的姑娘好不好？”

“不错啊，我看她不错。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我好像……有点喜欢她了。”

“有点吗？我怎么觉得很喜欢呢。”

“你看出来了？”

“傻子也能看出来。”

“可是……”

“又怎么了？”

“我想娶个腰肢细细的，跳起舞来像仙鹤一样的姑娘，可是，阿亚的腰有点粗，屁股又太大……”

帖木儿“扑哧”一声笑了。

“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我是笑你观察得还挺仔细。依我看，像她这样的姑娘才好呢，比那腰肢细细的姑娘更有味。”

“为什么？”

“你想啊，你自己长得像个姑娘似的，就应该找个像男人一样壮实的姑娘，这样的姑娘才有福，能干力气活，关键的时候，还能把你从死人堆里背出来。腰肢细细的姑娘可不行，中看不中用。”

“你真这样想？”

“当然。”

“你也会娶这样的姑娘吗？”

“我只娶‘黄金家族’的女人，不会娶别的家族的姑娘。再说，我长得又不像姑娘，要娶也得娶个像姑娘的姑娘。”

“噢，也对。”

“心里有底了，去找阿亚吧。”

“好嘞。”

沙奈真的跑去找阿亚了，看他一副心结打开、如释重负的样子，帖木儿不由叹口气，眼角挤出一道浅浅的纹路。

德高望重的老人们念过祝祷词后，宴会正式开始了。老人们围在一处，姑娘和小伙儿聚在一起，大快朵颐。

沙奈围着阿亚转，阿亚看不到帖木儿，暂时忘了他。月亮渐渐向西沉去，姑娘和小伙儿围着点燃的篝火，跳起了欢快的舞蹈。阿亚也加入到跳舞的人群中，沙奈没想到阿亚看着有些胖，跳起舞来却丝毫不显得笨拙，她踏着鼓点，好似一只肥美的仙鹤，在湖边草丛中翩翩起舞。阿亚的灵活，让沙奈的些许遗憾烟消云散，他下定决心，今生非阿亚不娶。

欢乐的时光总嫌短暂，当天光破晓时，宴会进入尾声。其间，帖木儿找了个临时帐子睡了一个时辰，醒来后重又变得精神焕发。他走出帐子，看到他带来的伙伴们还在喝酒，或者跟姑娘们调笑，他突然间就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急忙在人群中找到沙奈。此时，沙奈和阿亚坐在一棵树下，头靠着头睡得正香，他叫醒沙奈，要沙奈通知下去，所有的人都随他返回铁门村。

帖木儿的部下从来令行禁止，虽然一个个醉得歪歪斜斜，还是按照命令朝他这边集合过来。

正在这时，外围的人群发出的一阵惊呼声印证了帖木儿的不安。

“不好了！官军来了！”

不多时，几乎每个参加宴会的人都知道了官军前来剿灭帖木儿的消

息，喧闹的营地渐渐归于寂静。

官军怎么会来呢？肯定不是有人通风报信。这一支弘吉剌人的营地就在碣石城的郊外，帖木儿明目张胆，整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几千人足足热闹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想不惊动官军都难。

帖木儿并没有显出丝毫慌乱，他翻身跃上马背，抽刀在手。他的人像他一样，醉的已经醒了，他们全都做好了与官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大队官军仿佛一团乌云，正向帖木儿和他的五百弟兄压来。逃，是来不及了，如今的情势对帖木儿而言，唯一能做的只有死地求生。

阿亚挤出人群，站在帖木儿和沙奈的两匹马之间。她的视力超乎寻常，虽然天色尚且昏暗，她仍然一眼认出了率领官军前来围剿帖木儿的那个人。因为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父亲筛海。

此时，帖木儿的人与官军双方已经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而对变故毫无预料的弘吉剌人一时不能确定何去何从，只是本能地向帖木儿这边聚拢过来。令人心悸的静默中，一场混战似乎在所难免、一触即发。

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从对面传来："哪一个是帖木儿？"

是父亲筛海的声音，阿亚不会听错，但是没有人回答他。

筛海再一次问道："谁是帖木儿？往前来。"

帖木儿正要回答，阿亚拉了一下他的马缰，走了出去，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阿爸。"她向对面喊道。

"唔。"筛海含糊地应着，并不惊奇，"丫头，你要做什么？"

"阿爸，这话应该我问你，你带这么多人来做什么？"

"这是阿爸和帖木儿的事，你别管。帖木儿，你出来，我有话对你说。"

"阿爸，你是不是来抓帖木儿的？"

“闭嘴，丫头，这里没你的事。你退后。”

“不！如果你带着官兵来抓帖木儿，我们这些受了帖木儿恩惠的人决不答应。我说得对吧，察合台的族人们？”阿亚回头问道。

“对。”回答的声音稀稀拉拉，但还好，毕竟有人应和。

“如果帖木儿因为宴请我们，为了给我们这些参加宴会的人送来牛羊而被官军捕去甚至杀死，我们所有的人这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别忘了，我们可是察合台人，真正的察合台人决不出卖朋友！”

阿亚用直白的话表述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因而颇具煽动性。在她的鼓动下，人们几乎是自动围了过来，将帖木儿和他的人围在正中，看他们的样子，如果官军对帖木儿发动进攻，他们会选择成为帖木儿的同盟者。

筛海根本不想跟女儿浪费口舌，他仍然向人群中喊道：“哪一个是帖木儿？是条汉子就出来跟我说话。”

随着“我是”的回答，帖木儿拨马走出人群，停在阿亚的身边。

阿亚又惊又怒:“你疯了！”她责备道，但是她的眼睛里却闪过一丝骄傲。像她的父亲所说，帖木儿的确“是条汉子”。

“你要做什么？”帖木儿拿筛海问阿亚的话来问筛海。面对生死关头，他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镇定、从容。

筛海催马上前，停在离帖木儿不足五米的距离。他认真打量着身材魁梧、高大的帖木儿，他得承认，这个年轻人确实与众不同。

“帖木儿？你就是帖木儿？”

“是的。”

“帖木儿，我问你，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

“不知道。”

“这么多年来，你啸聚一方，打家劫舍，为害乡里，难道，你还不

知道你已经犯了大罪？”

“我打家劫舍不假，但没有为害乡里。如今正是乱世，打家劫舍只是我与弟兄们生存的手段，我从不认为这有什么错。”

“你阿爸留给你的家业不足以让你生活吗？”

“你认识我阿爸？”

“只能说，有过几面之缘。”

“既然如此，你应该知道我阿爸的家业现在归我叔叔所有。好了，我没有跟别人叙旧的兴趣，如果你是来抓我的，就动手吧。”

“我不是来抓你的，尽管有人希望如此。我是来劝你的，希望你能听我一劝。”

“劝我？为什么？”

“原因嘛，第一，我们都是察合台人；第二，你很年轻，也很有头脑，这两个原因，足以让我试一试，能不能劝你改邪归正。”

“我不认为我做得有什么错。”

“我也不认为你做得有什么错。”

“那么……”帖木儿被筛海的话弄糊涂了。

筛海平静地说道：“我来劝你，并不是表明我认为你做错了，在这乱世之中，你只是选择了适合你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我心知肚明。而我有兴趣跟你探讨的，其实是这种方式会不会永远适合你？你多年来的表现证明，你有指挥的天分，有狡猾的、随机应变的头脑，有慷慨、豪爽的品格，还有笼络人心的手腕，这一切都使你在与官府军队作对的几年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这样的好运会伴随你一辈子吗？比如说今天，你是否还能逃脱我为你撒下的罗网？所以，我不认为做强盗应该是你的宿命，你完全可以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

帖木儿认真地注视着筛海，也认真思索着筛海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务实的头脑告诉他，筛海的劝告不无道理。

一次大意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他的手下只有区区五百多人，他谨慎再谨慎，终究还是不能确保每一次都化险为夷。打家劫舍的快意的确值得他回味，然而，这种快意难道就是他的终极追求？不，不是的，他很清楚这一点。他是察合台人，他的身体里流淌着骄傲的血液，从年幼的时候起，他就产生了在乱世中有所作为的理想，他的人生目标，从来不是简简单单地做个强盗终了一生。既然如此，筛海的指点恰巧契合了他内心某个隐秘的意愿，对他而言，唯一需要确定的是，筛海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

应该值得。作为数千官兵的指挥官，筛海不缺乏给予他致命一击的机会，可他没有，而是站在这里对他苦心相劝。

“你，想要我怎么做？”

“你一定清楚。”

“我与官府作对多年，就算你肯放过我，哈兹罕他也肯放过我吗？”

“对于你的事情，我曾多次向哈兹罕建议招安你和你的人马，哈兹罕是个头脑精明的人，何况，他需要人才。”

“好吧，请允许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我有言在先，我可以跟你回去，但我的弟兄们如果不愿与我同去，你要放他们一条生路。”

“那是当然。我没必要难为他们，这一点，我用人格担保。”

帖木儿回视追随了他多年的伙伴们，他们默不作声地望着他，一张张或红或黑的脸上，流露出对他的忠诚和信任。

“弟兄们，刚才的对话你们大概都听到了，我不想再重复。我还是那句话，愿意跟我走的，留下来，不相信官府的，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帖木儿，你是真的决定投降官府了吗？”沙奈问。

“是的。”

“你就不怕他们出尔反尔？”

“我信得过阿亚的阿爸。”

“我阿爸叫筛海。在弘吉剌部，所有的人都知道筛海说话从来一言九鼎，这一点，每一个弘吉剌人都可以作证。”

沙奈注意到，没有人否认阿亚对她阿爸的评价。

“帖木儿，我们曾经发誓，生则同生，死则同死，我跟你一起去。”沙奈走到帖木儿身边，与他并马而立。

“我去，我去！”随着一阵喧哗，帖木儿和沙奈的周围转眼间聚集了近五百人，只有三十多个人不愿意投降官府，筛海遵守诺言，要他带来的将士闪开一条道路，放这些人离去了。

筛海决定带帖木儿先回撒马尔罕向哈兹罕复命，帖木儿欣然应允，短短的接触，他与筛海已经成了信得过的朋友。

临行，沙奈没忘了向阿亚挥挥手，阿亚也向他挥挥手。

帖木儿却始终没向阿亚这边看上一眼。目送着帖木儿与父亲远去，阿亚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叁

虽然帖木儿恶名远扬，哈兹罕还是一眼相中了这个青年。他将帖木儿和他的手下一百人编入自己的侍卫队中，其他人分给了一些有实力的王公贵族。

帖木儿被招安不久，恰巧南方地区发生武装叛乱，哈兹罕率领军队前往平叛，帖木儿和他的一百人也在其中。正是这次战斗让哈兹罕领教了帖木儿的英勇无畏，在双方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时，帖木儿率领一支人马，如猛虎出山，首破敌阵，势不可当，受他的影响，将士们士气大振，个个奋勇争先。

日落前，乱军终于溃败，除少数投降外，其余被尽数歼灭。哈兹罕欣赏帖木儿的勇猛，当场决定将他升为侍从官，同时上奏朝廷，表彰他

的功绩。至于其他有功人员，自然各有功赏。

大军凯旋，当天，哈兹罕特意在家中宴请帖木儿，受邀一同出席宴会的，除了哈兹罕的心腹之外，还有刚刚从阿富汗地区返回的哈兹罕的孙子忽辛。

这是帖木儿第一次见到忽辛。忽辛的年龄与帖木儿相仿，眉眼乌黑，脸颊微胖，气质中透着精明强干。但忽辛对帖木儿的态度并不是很友好，对于祖父对帖木儿的抬举，他好像觉得很多余。帖木儿个性要强，吃软不吃硬，忽辛如何对他，他便如何对忽辛，两个年轻人并未如哈兹罕所愿，彼此欣赏，成为朋友，相反，这一次的相会，成为他们日后防范对方的开始。

哈兹罕如此赏识帖木儿，使帖木儿的叔叔哈吉转变了对他的态度，他专门从碣石派人带口信给帖木儿，邀请帖木儿回到家乡与他见面。帖木儿开始对哈吉的邀请并没有兴趣，但筛海劝说他，应该趁此机会回碣石一趟，一来与哈吉修好，二来见见他父亲过去的老部下，退让一步，对帖木儿即使没有用处，也绝对没有害处。

帖木儿接受了筛海的劝告，向哈兹罕告假后，与筛海一同回到了碣石城。帖木儿也算是荣归故里了，不过，进城前，他先跟筛海回了一趟家，因为筛海有些礼物要以帖木儿的名义送给哈吉。哈吉这个人爱财如命，筛海这样做，也是为了进一步修复哈吉与帖木儿的关系。

帖木儿给沙奈放假，要他去见见阿亚。

还有人比沙奈更早地将帖木儿回来的消息告诉了阿亚。这些日子，阿亚心里一直都在惦记着帖木儿，听说这个人回来了，又惊又喜，她匆匆忙忙带着托列去见帖木儿，在果园外，她遇见了沙奈，她问沙奈："帖木儿呢？"

沙奈告诉她，帖木儿和她父亲筛海一起先回了家，现在向城门方向去了，他们大概是要进城去见哈吉。

沙奈目光灼灼地看着阿亚，他的样子，似乎对阿亚急于找到帖木儿很好奇。

阿亚却不向沙奈解释她找帖木儿的原因，她俯身拍拍托列的

头："托列，看你的了，去把帖木儿给我找出来。"

托列听得懂她的话，撒开四腿，向碣石城方向奔去。

阿亚拍马跟上了托列。沙奈有点失落地目送着她的背影，话全都留在了心里。本来，他有很多话想对阿亚说，阿亚却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阿亚在城里并没有找到帖木儿，日落时分却在城外见到了刚给心爱的坐骑洗过澡的帖木儿。眼前的情景很像一幅图画，夕阳西下，马儿悠闲地吃着草，帖木儿背靠着一棵大树站着，手里拿着一个苹果，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阿亚悄无声息走到帖木儿身后，拍了他一下。

帖木儿明显吃了一惊，扭头看见阿亚，脸上露出嗔怪的表情："是你呀！你干吗鬼鬼祟祟的！"

"谁鬼鬼祟祟了？我一直都在找你，你去哪里了？"

"进城。"帖木儿回答得很勉强。

"奇怪了，我进城去怎么没找到你？"

"你找我做什么？"

"我有话要对你说。"

"什么话？很当紧吗？"

"当然了，最最当紧的话。"

"哦？好吧，你说，我听着呢。"

阿亚却并不着急说了，她反而问帖木儿："在我说之前，你先告诉我，你站在这里想什么呢？"

"想什么恐怕与你无关吧？"

“怎么会无关呢？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帖木儿苦笑了一下。

阿亚眨动着大眼睛，压低声音问：“你进城是不是去见你那位讨厌的叔叔了？他对你怎么样？”

“小丫头，你听清楚了，这是我的私事，与你无关。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你如果不说，我可要走了。”

帖木儿说着，做出要走的架势，阿亚一把拉住了他。

“好啦，好啦，我说还不成嘛，真是的。”

帖木儿心不在焉地等待着。阿亚自恃父亲引见帖木儿有功，态度倨傲地向帖木儿表白了爱情，表白方式是，她问帖木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向我求婚呢？”

帖木儿看也没看阿亚：“求婚？我？向你？”

阿亚回答：“对呀。”

帖木儿丝毫不惊奇，语气平淡地问：“为什么？”

这个问题阿亚真还没有想过，她眨着眼睛，想了好半天才回答：“因为你是我想嫁的人呀。”

这个回答显然不能说服帖木儿，他懒洋洋地向后靠在树上，两条长腿支着地。“为什么我是你想嫁的人？”他继续问。

阿亚有点不耐烦了：“我阿爸对你有恩，你应该娶我。”

“你阿爸对我有恩，又不是你对我有恩，我为什么要娶你？”

“我……”阿亚语塞。

帖木儿将手中的苹果抛到空中，接住，又抛到空中，又接住。然后，擦也没擦，在上面咬了一口。

阿亚嗤之以鼻："呸，你也不嫌脏？"

"不嫌。现在，你还想嫁我吗？"

"你真的不娶我？"

"不娶。"

"那你告诉我，你想娶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要娶个真正的蒙古公主，她必须是'黄金家族'的嫡系后裔。你也知道，我的先祖是成吉思汗的族弟，他们有着相同的血缘，所以我的身上流着与成吉思汗一样的血，我要做'黄金家族'的驸马，这是我的梦想。"

"做了驸马又能怎么样？莫非你就能成了成吉思汗？"

"一个察合台人如果不想做成吉思汗，他就不配立于乱世之间。我会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的，不信你看着！"

"你能不能做成吉思汗我才懒得操心呢。但我警告你，你果真不娶我，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

"不会，你放心。"

阿亚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了伤害，眼泪一下涌到了眼眶，她眨眨眼，使劲将眼泪眨了回去。

帖木儿仍靠在树上，带着一副好笑的神情看着她。

终于，阿亚一跺脚："你要不娶我，我就嫁给沙奈。"

帖木儿叹了口气："沙奈是个好小伙子，是我最忠诚的帮手和伙伴。我和他的关系，就像成吉思汗和他手下大将博尔术的关系，可惜，我看得出来，沙奈第一次见到你，就被你迷住了。可怜的沙奈！"

阿亚发怒："不许你说沙奈可怜！"

帖木儿的脸上又露出让阿亚讨厌的笑容。他不再理会阿亚，将目光

投向遥远的地方，好像想着遥远的事情。

他这种简慢的态度越发激怒了阿亚，她突然抽出藏在身后的马鞭，向帖木儿脸上狠狠抽去。

帖木儿猝不及防，脸上顿时被抽出一道血印。

“你疯了吗？”他怒道。

阿亚还要再抽，却被帖木儿攥住了手腕。阿亚像小马驹一样，又踢又打，奋力想从帖木儿的铁腕下挣扎出来，可她越挣扎，手腕被攥得越痛，她也踢不到帖木儿，最终，她只好丢了马鞭，认输了。

阿亚站着，狠狠瞪了帖木儿一眼，跑了。

帖木儿望着她的背影，不觉一笑。说真的，他很喜欢阿亚，阿亚性格直率，好像是他自己的亲妹妹，但他的喜爱中，不包含丝毫爱慕的成分。

隔天，帖木儿再次见到阿亚时，她正与沙奈在一起。两个人正开心地聊着某件事情，看到他，阿亚对他喊：“帖木儿，沙奈答应娶我了。”

帖木儿看看阿亚。阿亚的幸福是从心坎上溢进眼睛里的，事实上，她已经忘记了帖木儿拒绝她的不快。

沙奈也是一脸幸福的表情，他笑眯眯地等着帖木儿的祝福。

帖木儿问：“真的吗？”

沙奈回答：“真的。我正要跟阿亚的父亲求亲呢。”

“太好了！”帖木儿拍了拍沙奈的肩头。

沙奈有点没信心地问：“你说，阿亚的父亲会同意吗？”

“你这样的女婿，筛海应该求之不得。”

沙奈不安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了：“真的？”

“相信我。”

沙奈信心顿增：“阿亚，我们现在就去找你父亲。”

两个人牵着手跑了。帖木儿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句：“阿亚，你一定要好好对待沙奈，听到了吗？”

“听到了。”阿亚头也不回地应允。

“不许拿鞭子抽他。”

这一句叮咛，却没有得到阿亚的回答。

看着两个人跑远，帖木儿笑着叹了口气，自言自语：“苦命的沙奈啊，以后，不知道你得挨阿亚多少鞭子了！”

肆

整个求婚过程异常顺利，顺利得沙奈几乎以为自己是在梦中。

筛海爽快地答应了将女儿嫁给沙奈，甚至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对筛海而言，他虽然很早就看重了帖木儿的才干，但在女儿阿亚的终身大事上，他倒是更加倾向于让女儿与沙奈结为连理。

沙奈接人待物的踏实稳重与女儿急躁暴烈的性格正好互补，而沙奈英俊的外貌也颇能讨人喜欢，除此之外，对面相素有研究的筛海断定，沙奈是个用情专一的男人，这一点，远非野心勃勃的帖木儿可比。

沙奈万没想到他的求婚如此容易就获得筛海的首肯，惊喜之余，他甚至没听到筛海后面所说的款留他吃饭的话就匆匆跑出去，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帖木儿。帖木儿也为沙奈感到高兴，他满口答应，等到沙奈和阿亚成亲的日子确定下来，他要把所有的弟兄都聚集起来，为他的好朋友举办一个最热闹的婚宴。至于费用，他要沙奈不用操心。

对朋友，帖木儿从来一言九鼎。他迅速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大婚的日子，他甚至请来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哈兹罕。

哈兹罕送给新婚夫妇的礼物是一匹上等的中国丝绸，这对于哈兹罕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此前，除了大汗，任何大臣都从来没有请动过哈兹罕，他这个人很古怪，不喜欢参加宴会，哪怕是婚宴也不参加，他只喜欢让别人参加他举办的宴会，他要的是做主人的感觉，而不想做宾客。

筛海了解哈兹罕，哈兹罕能来，证明他的确格外看重帖木儿，这种看重，超出了筛海所能理解的范围。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哈兹罕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来了他的孙子忽辛和孙女云娜，云娜是忽辛的胞妹，兄妹感情一向很融洽。

云娜是一个腰肢纤细的女孩子，年龄与阿亚相差无几，气质却与阿亚有着天壤之别。人们即使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只要看到她与生俱来的慵懒与柔弱，敏感与自信，就能判断出她是一位生在豪门、养尊处优的贵族小姐。她的脸形比阿亚小许多，下巴尖尖的，唇鼻算得上精致，眉眼也算得上清秀，这几样都很好，会使看到她的人对她心生怜爱。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的脸上缺少血色，太过苍白，而帖木儿一向偏爱肤色健康的女子，比如像阿亚那种白里透红的脸色，就让他感觉很舒服。他还喜欢女人长着一头黑亮的头发，云娜的头发却有些发黄。

哈兹罕将孙女介绍给帖木儿认识时，云娜习惯性地红了脸。帖木儿有趣地看了看她，说了几句客套话，便忙着与他的同伴们饮酒去了。等他听从筛海的吩咐，再次回到哈兹罕身边时，他已显出几分醉意。

哈兹罕给他留下的位置就在云娜身边，他大剌剌地坐下来，刺鼻的酒气让云娜不易觉察地皱了皱眉头。

一群舞女正在跳着欢快的舞蹈，帖木儿借着酒意，用手拍了拍云娜的手背，没话找话："云娜小姐，以前，你也参加过别人的婚宴吗？"

云娜几乎是下意识地撤回手，将身体往旁边挪了挪。对于帖木儿问话，她没做回答。帖木儿真的有点喝多了，云娜的厌恶他竟一点没看出来，仍然自顾自地说下去："你知道吗，沙奈是我的好朋友，阿亚虽然认识他晚点，总共没多少日子，不过，她这个人脾气直，对我的心思很了解，也算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两个成亲，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就是有点担心，阿亚这丫头犯起脾气来像个疯婆子，将来沙奈不知道吃不吃得消呢。唉，我说，云娜小姐，唔，真麻烦，干脆直接点，叫你云娜算

了。我说云娜啊，你的脸这么白，戴这种翡翠耳环可是不太好看。我这里有一副红珊瑚耳环，样子很别致，是我以前从路过的商人那里抢来的。不如我送给你吧，你把这副耳环摘了。”

说着，开始动手替云娜摘耳环。云娜被他的无礼举动惊呆了，居然任由他将自己的耳环摘了下来，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副耳环给她戴上。

正如帖木儿所说，耳环很漂亮，红红的耳环衬着云娜羞红的脸，使她生平第一次显得容光焕发、神采飞扬。

哈兹罕和忽辛一直都在注意着帖木儿和云娜两个人。对于帖木儿的酒后放肆，哈兹罕将它理解成豪爽，忽辛却将它理解成傲慢。帖木儿根本不关心云娜的祖父和胞兄会怎么想，烈酒使他兴奋，他很想找个人，最好是个女人，听他说话。既然他坐在了云娜的身边，云娜就成了他的谈话对象。虽然跟前还有哈兹罕和忽辛，他却不愿理他们，哈兹罕还好，忽辛这个人冷冰冰的，他可是一点都喜欢不起来。另外，云娜也的确是个蛮不错的倾听者，像云娜这种既文静又有修养的女孩子，是永远不会跟他抢话的。可是阿亚就不同了，风风火火的阿亚，一件事无论她知道不知道，她都可以胡说八道，喋喋不休，别人连插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帖木儿欣赏着云娜戴上新耳环的样子，脸颊红红的云娜比面容苍白的云娜更显出一种柔弱的美丽，在短短的一瞬间，帖木儿竟然有一种为她心动的感觉，说话的语调也变得温柔了许多：“可惜没有镜子……不过，你就拿我的眼睛当镜子吧，相信我，这副珊瑚耳环真的很适合你。”

云娜低下了头，躲避着帖木儿的目光，什么也没说。不过，她心里不再像刚才那么讨厌帖木儿了，非但不讨厌，她甚至还觉得帖木儿这个人很有些男人的魅力。是啊，毕竟是女孩子，天底下哪个女孩子没有几分虚荣心呢？

从珊瑚耳环，帖木儿联想到他还有一副很珍贵的红宝石项链，他答应明天就把项链送给云娜。从红宝石项链，帖木儿又联想到不久前他带着一帮人打家劫舍的快意，他给云娜讲起他在劫持商旅和官府货物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危险，然后吹嘘他如何神机妙算以及如何化险为夷。

对于他的“英雄业绩”，他此刻讲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眉飞色

舞、得意非凡，更过分的是，讲到激动处，他站起身来比比画画，唾沫星子乱溅，以至于云娜不得不小心地躲避着他粗壮的手臂和可怕的口水弹。

在帖木儿喋喋不休的过程中，云娜一直默默不语，只用优雅的微笑纵容他讲下去。她虽然不想承认，但事实上她竟然听得津津有味，帖木儿的粗野恰好契合了她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躁动，她似乎变成了骑在马上恣意劫掠的女匪，对于她无法亲身体验的一切，她都在帖木儿的讲述中完成了想象。

当帖木儿的吹嘘愈来愈登峰造极时，忽辛实在忍不住了，他打断了帖木儿的话，冷笑着问道："如果你这么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怎么前不久还被筛海围住了，差点全军覆没？"

胞兄对帖木儿公然的蔑视吓了云娜一跳，她的脸由红变白，转瞬间又涨满红潮。帖木儿的感觉却与云娜不同，忽辛虽然一点不留情面地揭了他的短，他却根本不在乎，甚至，他连吃惊的表示都没有便迅速做出了反击："那是我。如果换了你，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

忽辛"腾"的从座位站起来，他的嘴远没有帖木儿利索，加上气急败坏，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道："你……你这个人……真是的！吹起牛来漫无边际，你的脸皮真够厚的。"

帖木儿做了个让忽辛坐下的手势，哈哈大笑："谢谢你的夸奖。脸皮厚，那可是我最得意的长处。"

忽辛没想到帖木儿竟然这么厚颜无耻，羞恼之下，反而无话可说。

哈兹罕扯扯孙子的衣袖，要他安静地参加婚礼，忽辛不听，抛下祖父和妹妹，拂袖而去。

还算凑巧，忽辛前脚离开，刚好全部仪式也进行完毕，一对新人被拥入洁白的新帐，婚宴即告结束。

宾客们陆续向主人告辞，帖木儿也带着同伴们回到城内哈吉叔叔那里。筛海在自己的营地为哈兹罕、忽辛、云娜准备了簇新的帐幕，供三人临时休息之用。

次日清晨，因为惦记着哈兹罕要动身返回撒马尔罕，帖木儿也不要人陪他，独自一人早早来到筛海的营地为哈兹罕送行。不过，帖木儿进入营地后先去见了云娜，据他解释，他要亲自将答应云娜的红宝石项链送给她。昨天的宴会上，云娜领教过帖木儿强硬的性格，对于他的礼物，她接受不是，谢绝也不是。帖木儿却不容她有所表示，丢下项链，叮咛她戴上再离开就去见哈兹罕了。

没想到，忽辛也在哈兹罕的房间，他正细心地帮祖父佩上腰刀。见了帖木儿，爷孙俩谁也没理他。帖木儿忍气吞声地陪哈兹罕和忽辛来到院中，筛海果然心细，早将车马卫队准备停当。忽辛骑马，哈兹罕和云娜乘车。哈兹罕坐上车不一会儿又探出头来，阴着脸嘱咐帖木儿一个礼拜后的早晨前往撒马尔罕他的府邸见他。

帖木儿没有理由拒绝，犹豫着答应下来。

伍

虽然不知道哈兹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日期迫近时，帖木儿仍旧如约从碣石城动身前往撒马尔罕。忠诚的沙奈放下新婚妻子，自告奋勇地陪在他的身边。

哈兹罕帅府的规模与奢华程度仅次于汗宫，而戒备森严的程度比汗宫有过之而无不及。了解哈兹罕的人悄悄对帖木儿说，哈兹罕这个人表面上看似豪爽大度，实则对人对事疑心极重，平素吃住行走都极端谨慎小心，而他之所以如此，与他树敌太多，总担心遭人暗害有关。

沙奈被挡在府门外，哈兹罕只让帖木儿一个人进去见他。帖木儿要沙奈上街转转，随便吃些东西，沙奈却说，他就在门外等着帖木儿，如果不能确定帖木儿的消息，他哪儿也不去。

虽然身为哈兹罕的侍卫长，而且并非第一次进入帅府，可如果没有哈兹罕的贴身仆人引路，帖木儿仍然不可能知道哈兹罕究竟会在哪个房间里等着见他。前些日子的冲突令人不快，帖木儿很不希望再次见到忽辛，岂料冤家路窄，没办法，见过哈兹罕，他还得笑眯眯地跟忽辛打了个招呼。

忽辛仍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不过与前几次相比，他的表情倒像舒展了一些。

哈兹罕请帖木儿坐下，问道："刚到吗？"

帖木儿回答说是。侍女奉上奶茶，帖木儿往里面加了一勺黄油，喝了几口，放下碗，吃起他面前摆放的油炸馓子。他吃得津津有味，说实在的，这几天他都忙着赶路，这会儿真还有些饿了。

哈兹罕的态度与那天相比和蔼了许多，他看着帖木儿毫不客气地连吃带喝，直到侍女在帖木儿的碗里重新填满奶茶，他才接着方才的话问道："你的那些手下都回到他们自己的军队了吧？"

帖木儿嘴里有东西，点点头，含糊地应了一声。

哈兹罕稍一沉思，后面再说的话就有些字斟句酌的味道："帖木儿，忽辛过几天，唔，最多半个月，必须要返回他的封地了。"

"哦，是吗？"

"在他走之前，我有一件事想跟你确定一下。"

"什么？您说。"

帖木儿心想不会是让我去给忽辛当侍卫吧？如果是那样，在忽辛整死我之前，我保证先把他宰了。

"帖木儿，你送给云娜的首饰很漂亮，她很喜欢，这些天一直戴着呢。"

这句话完全出乎帖木儿的意料，哈兹罕的话锋转得太快，帖木儿原本敏锐的头脑此刻也有些跟不上趟了，他想了想，敷衍着："是吗？如果云娜喜欢，我以后可以选些更漂亮的首饰送给她。"

哈兹罕盯着帖木儿的眼睛，神态和语调都变得恳切起来："既然如此，你愿意一辈子送给她漂亮的首饰戴吗？"

"啊？"

“我是说，你的首饰很合云娜的心意……唔，当然了，你这个人也很合云娜的心意，你明白吗？”

话已至此，帖木儿再愚钝也不可能不明白哈兹罕的意思，他感到吃惊，拒绝的话几乎立刻涌到嘴边，随即又被一双理智的手及时摁了回去。

哈兹罕强加给他的婚姻是与他的心愿相违背的，他理想中的夫人，应该是一位真正的、有着成吉思汗纯正血统的公主。虽然哈兹罕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代，可是他的身份毕竟是大臣而非大汗，这样一来，云娜就算不得公主了。

这是一个缺憾。

另一个缺憾是，云娜从来不曾真正打动过他的心。

然而，他面临的实际问题却是，他归降朝廷时日不久，羽翼未丰，尚没有胆量拒绝强权的哈兹罕。

哈兹罕神态悠闲地望着帖木儿。

哈兹罕知道帖木儿不会拒绝这样的好事，他有这个自信。他始终认为，成为他哈兹罕的孙女婿，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否则，那天的婚礼上帖木儿也不会那般费尽心机地接近云娜了。

哈兹罕很爱他这个唯一的孙女，他活了大半辈子，最爱的人就是忽辛和云娜兄妹。忽辛毕竟是个男子汉，又在阿富汗地区拥有自己的小小王国，他不用太为他操心。

云娜却不同。

云娜是个柔弱娴静的女孩子，她这一生幸福与否全看她是否能嫁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夫婿。

因此，几乎是从云娜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起，做祖父的就开始为孙女的婚事操心了。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从没有一个年轻人真正打动过哈兹罕的那颗充满挑剔的心，直到不久前帖木儿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自诩阅人无数的眼睛才终于为之一亮。

作为桀骜不驯的土匪头子，哈兹罕与帖木儿交手多年，深知此人非凡的胆魄与谋略。见面之后才发现所谓的“土匪头子”竟然如此年轻，年轻得出乎他的意料，而在“土匪头子”年轻的背后，举止投足又充满男人成熟的魅力。哈兹罕几乎立刻就相中了这个年轻人，若非如此，那天他也不会痛快地答应帖木儿的请求，带孙子、孙女去参加筛海女儿的婚礼。

无论如何，他得让孙女亲眼看看这个人，他有种预感，云娜会认可他的选择。其后事情的发展因为忽辛的介入而变得有些微妙，帖木儿对忽辛不敬的态度使哈兹罕有点生气，不过，生气是短暂的，等他冷静下来，他将云娜许配给帖木儿的念头反倒更加强烈了。

回到撒马尔罕后，哈兹罕将他的意思委婉地透露给孙子和孙女，忽辛当即表示反对。忽辛不喜欢帖木儿，他认为帖木儿为人傲慢又没教养，如果他娶了云娜一定不会给云娜带来幸福。哈兹罕却觉得帖木儿的言行无礼恰恰反映出他本性率真，像云娜这种单纯的女孩子，还是生活中没有多少心计的男人更适合她。

就这样，云娜至近的两个亲人，为了她的婚事，一个赞同，一个反对，争了个不亦乐乎。争到最后，依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两个人只好同时闭上嘴，任凭云娜自己做出选择。

爷孙约定，无论云娜做出何种选择，他们都不可以表示反对，不仅不可以表示反对，他们还必须心悦诚服地接受结果。

决定权莫名其妙地落在了云娜身上，拥有决定权的云娜却只顾低着头，一言不发，无论哈兹罕和忽辛如何追问，她就是什么也不说。

忽辛无计可施，想了个更简单的办法，让妹妹点下头或者摇摇头，如此一来，他们也好明白她的态度。云娜仍是方才的样子，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忽辛急得抓耳挠腮，恨不能把妹妹臭骂一顿。

还是哈兹罕更心细一些，他看到云娜的手一直摆弄着胸前的项坠。

红宝石的项链，像号角一样的红宝石项坠，还有红珊瑚的耳环，这些，可都是帖木儿送给云娜的礼物。

哈兹罕顿时明白了孙女的心意。

他拉拉忽辛的手，指指云娜佩戴的首饰，忽辛反应过来，在无奈和扫兴之中，接受了这门祖父和妹妹都看好的婚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忽辛代祖父问帖木儿，语气还算平和。他本身并不希望将妹妹嫁给这个心性粗野的年轻人，但此时此刻，他更不希望也不能允许这个年轻人拒绝这门亲事。这是为他唯一的胞妹考虑，他知道，被帖木儿拒绝对云娜来说，必定意味着灾难性的打击。

与其如此，还不如面对现实，接受帖木儿成为他们家族中的一员。当然，倘或帖木儿不识时务，他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说出来吧。”忽辛稍稍提高了声调，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话。

帖木儿从沉思中惊醒，抬头看着忽辛和哈兹罕，表情很自然地搪塞着：“唔，我太惊讶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愿意吗？”

“不愿意？怎么会！不过，我想问问，你们爷孙俩，不会是在拿我寻开心吧？”

帖木儿如此没有礼貌的问话反倒很合忽辛心意，他难得地笑了笑：“奇怪，你怎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你一直不喜欢我……”

“现在要嫁给你的人不是我。”

“是你，哦，我是说，如果你是女人，我也不敢娶。问题在于，云娜她愿意吗？打心底里愿意吗？有你这个做哥哥的坚决反对，她还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你打哪儿知道我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好，我也不必否认，我的确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你这个人，现在也没什么改变。我就是想不明白，云娜身边那么多的好小伙子，你究竟哪一点比他们强，偏偏云娜会对你动心！还有我祖父，他一心疼爱他的孙女，最后竟选择你做他孙女婿。”

帖木儿微笑了，他懒得继续跟忽辛争论：“听你这么说我倒可以放

心了，我只怕配不上云娜。”

“配得上配不上，先马马虎虎吧。但你保证一定要善待云娜，如果你做不到，我想你明白后果。”

“云娜成了我的妻子，为我生儿育女，我没有理由不善待她。”

“好吧，既然你的意思如此，我们不妨把婚期确定一下。”哈兹罕很平静地接过了忽辛的话头。

“您是长辈，您做主好了。”

“不用问问你叔叔吗？”

“不用，我叔叔也会照您的意思为我操办迎娶之事的。”

哈兹罕略一沉吟：“那就下个月吧，我看过了，下个月有个好日子。”

“一切依您。”

“那好。对了，帖木儿……”

“什么？”

“中午一块儿吃顿饭。你去看看云娜吧，你们两个人有几天没见了，想必有许多话要说。”

“好。”帖木儿答应着，站起身。

如果沙奈此时在场，他一定会对帖木儿对哈兹罕爷孙的态度感到惊讶。沙奈与帖木儿是儿时的玩伴，也是成年后最好的朋友，可以这么说，长到二十岁，帖木儿对任何人还从来没有像他对哈兹罕这样恭顺过。

帖木儿的倔强曾让他的父母伤透了脑筋。少年时代，他时常对抗父母的管教，弄得母亲为他的野性难驯忧心忡忡，父亲则经常随手拿起棍子或者鞭子抽打他。可是，一旦鞭伤、棍伤痊愈，他仍然我行我素。父子多年较量，最后不可思议地以做父亲的向儿子认输告终。

有一天，父亲拿起鞭子又放下了，对他说了一句话，你想怎么样，随你吧。然后，父亲悄悄地对母亲说，你生的这个孩子，骨头硬着呢。你相信我吧，他如果将来不是个十足的混蛋，就一定会是个有大出息的人。

父母先后去世，偌大的家业被叔叔哈吉一点点骗占，帖木儿被迫去做了强盗。自此，他的为人行事越发无法无天。但这并不意味着帖木儿就此变得妄自尊大，而这恰恰也是包括沙奈在内的所有人最不了解帖木儿的地方。

事实上，无论对任何事，任何人，帖木儿始终都保持着既务实又清醒的头脑，这使他随时知道什么事是他该做的，什么事是他不该做的，必要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对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低下高傲的头颅。

因此，不论他内心多么不情愿，他也绝不会听凭自己的本意拒绝哈兹罕。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想要见到那个即将成为他妻子的女人，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与云娜待在一起，至少强过面对哈兹罕和忽辛。

帖木儿以手抚胸，施礼退下。

陆

帖木儿与云娜的婚期很快确定下来。

按照哈兹罕与哈吉商议的结果，帖木儿将从撒马尔罕迎娶云娜回到碣石城，然后在碣石城中举行盛大的婚宴。

所有的事情都由哈吉分派手下人代劳了，即将成为新郎的帖木儿反倒很清闲，每日必到城外打猎，对叔叔则美其名曰要为参加婚宴的人准备一些野味。哈吉懒得管他，何况这个侄儿他也管不了。侄儿被哈兹罕相中，很快就要成为哈兹罕的孙女婿，他就更不能对侄儿说长论短了。

能与哈兹罕结为亲家，哈吉求之不得。哈兹罕的权高位重既让哈吉看好也让哈吉妒忌，但至少目前，哈吉需要哈兹罕这个保护伞，也就是说需要让哈兹罕的光环罩在他的头上，庇佑他进退自如。

沙奈等人被哈吉分别派到撒马尔罕、帖必力思、奥什等大城采买一些婚礼上急需的物品，包括餐具、家具、绸缎、珠宝、香料等等，沙奈知道这么多东西不可能一下买齐，他舍不得阿亚，索性带上阿亚一起去了。果然，等他们重新回到碣石城时，离帖木儿迎亲只剩三天不到的时间了。

阿亚存着心，一定要在婚礼前见上帖木儿一面。她有话要对帖木儿说，如果这些话她不说出来，她一定会憋得发疯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婚礼的前一天，阿亚终于有机会单独见到了帖木儿。

还是阿亚家的果园外那棵千年老树下。一个多月前，阿亚就是在这棵老槐树下向帖木儿提出成亲的要求，却被帖木儿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因为这个缘故，阿亚作为女孩子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一直心绪难平。现在，帖木儿就要成亲了，她必须在帖木儿成亲前将这种伤害原原本本地还给帖木儿。

同一个地点，同样是黄昏，不同的是，阿亚见到帖木儿时，他没有在洗马，而是躺在大树下注视着没入云海的夕阳，他的神情里第一次带着几分迷茫。阿亚没想到，在帖木儿玩世不恭的背后也会隐藏着某些不为她所知的脆弱，这个发现让她的心里舒坦了一些，同时也让她伤害帖木儿的愿望变得微弱了一些。

她走到帖木儿旁边，“嗨”了一声。

帖木儿似乎有点吃惊，抬眼望着她。

“你来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他们几乎同时问对方。

帖木儿将两只手重新垫在脑后，懒懒地问：“你怎么一个人来了？沙奈呢？”

“大家都在为你的事情忙碌，只有你可以躲在这里看夕阳。真不公平！又不是我们成亲，为什么我们比你还操心。”

“是啊，我也不明白你们都在忙些什么！”

“说你没良心你还真没良心，不说声谢谢也就罢了，居然还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臭屁样儿，你真是太可恶了。”

“你才知道啊。对了，你还没回答我，你来这里做什么？”

阿亚在帖木儿身边坐下来：“我来嘛，是想问问你，这一回，你娶到自己理想中的——真正的——蒙古公主了吗？”

她的语气里满是讥讽的意味，帖木儿认真地看看她，笑了：“我明白了，你来，是想为你自己讨个公道。”

“你什么意思？”

“意思很明白，你虽然嫁给了沙奈，却很不甘心，因为你直到现在还对那天我拒绝你的事情耿耿于怀。”

“你胡说！”

“瞧，急什么！省省吧，阿亚，跟我打嘴仗，你可是从来没占过便宜。”

阿亚“哼”了一声，将身子一挺，脸对脸盯着帖木儿，恶狠狠地说道：“就算我说不过你又如何！反正，你的便宜也没占到哪里。至少，你娶的可不是什么真正的蒙古公主，云娜充其量只能算一位贵族小姐，她……”

帖木儿猛地将胳膊从脑后抽了出来。

阿亚以为他要动手打她，一惊之下，身体接连向后退了两步，后面的话也被吓得咽了回去。

帖木儿却用手在脸上抹了几把，苦笑着责备道：“阿亚，你说话能不能离我的脸远点！瞧你的唾沫，溅了我一脸，怪臭的。”

阿亚愣了片刻，终于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她一笑，帖木儿也笑了。他们一阵接一阵乐不可支的笑声惊飞树上的一对野鸽子，野鸽子振

翅飞到另一棵树上，“咕咕”叫着，似乎在应和着他们的笑声。

是啊，说到底，这一切着实太可笑了：帖木儿拒绝了阿亚的求婚，阿亚因此嫁给了对她百依百顺的沙奈；帖木儿希望娶一位继承了成吉思汗血脉的公主，却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与云娜成婚。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原来都不会那么轻易就遂人心愿，而不能遂愿的人最终也只能选择随遇而安。

夕阳从云层直接跌落山后，夜幕一点点沉落。阿亚笑够了，站起身，同时伸手将帖木儿拉了起来。

帖木儿看着她的脸，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温和语调问道：“现在，我们两个之间，扯平了吗？”

阿亚回道：“扯平了。”

“既然扯平了，我们回去吧。”

“嗯。”

帖木儿与阿亚并肩走了几步，想起一件事来：“唉，对了，阿亚，沙奈知道你来找我吗？”

“知道。”

“他怎么说？”

“他说如果你让我逼得恼羞成怒，揍我一顿，他可管不了。”

“早知道沙奈这么大度，我的确应该趁机揍你一顿。”

“幸亏你没有。否则，明天迎亲的新郎脸上一定多了几道鞭痕。”

“想不到你又是有备而来啊？好个恶毒的疯婆子！我说，你怎么不拿鞭子抽沙奈的脸？”

“他的脸长得比你好看多了，是妻子的门面，再说，他脸上的皮肤嫩得像小孩子一样，我可舍不得抽他。”

“舍不得抽他，倒舍得抽我！”

“废话，你又不是我什么人，有什么舍不得的！再说，我舍不得抽沙奈的脸，不代表我舍不得抽他的其他地方。”

“招了吧？我早就跟沙奈说过，娶你这种疯婆子，他有的是罪受呢。我让他想好了再做决定，可惜他被你迷住了，不肯听啊。”

“真的吗？”

帖木儿点点头。

“沙奈愿意，关你屁事。”

“也是。”帖木儿退让了一步。

帖木儿的这种退让哄得阿亚开心起来，她将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骂他的动作，然后，离开他，回家去找她的沙奈了。

帖木儿目送着阿亚走进帐子，在心里默默地说道：“阿亚，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娶一位真正的蒙古公主，我向真主发誓！”

第二章 人生第一场豪赌

壹

帖木儿与云娜的婚礼一结束，忽辛就回到他的封地。临行，他叮咛帖木儿一定要善待他的妹妹，帖木儿答应下来。

初婚的日子还算得上称心如意。帖木儿对云娜虽然不甚钟爱，但身边也没有其他的女人，因此始终保持着对云娜应有的敬重。婚后第二年，云娜生下了一个儿子，帖木儿十分高兴，为儿子起名只罕杰尔。儿子满月的时候，他在碣石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参加宴会的全是达官显贵和他的朋友，唯一让帖木儿感到意外和荣耀的是，色拉兹汗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还派人送来了贺礼。

宴会结束，帖木儿送云娜回娘家省亲。不久，哈兹罕将帖木儿擢升为将军，帖木儿掌握了权力。此前，帖木儿作为哈兹罕的侍卫长多次随哈兹罕领兵出征，每一次，他都身先士卒，从无败绩，他的勇敢为他在军队里赢得了威信。成为将军后，哈兹罕放心地让他独当一面，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训练军队和平定叛乱上，他的组织才能与军事才能逐渐为朝野共知。

随着地位稳固，声名鹊起，帖木儿的野心和天性中的莽撞又开始抬头。他一面积极活动，仗义疏财，在军队中广泛笼络人心，一面到处散布对哈兹罕不利的谣言，并假借色拉兹汗的名义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哈兹罕的专制。他为此而努力，因为，取代云娜的祖父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一天半夜，他被叔叔哈吉从睡梦中唤醒。哈吉吩咐他不要说话，然后带着他从后门出来，来到一个地方。他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像是汗宫后面的果园，院门前，有六个如狼似虎的壮汉正等候着他们。

帖木儿有点惊讶，想向哈吉问点什么，哈吉拉了一下他的胳膊，向他摇摇头。他明白过来，只好一言不发。壮汉给帖木儿和哈吉蒙上眼罩，引着他们走了一段路，后来，他们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

帖木儿眼睛看不见，耳朵却在尽力辨识着他所听到的一切。为他们引路的壮汉可能发出了什么信号，不多时，他听到几声“吱吱呀呀”的门响，给人特别费力的感觉，显然，刚被开启的门是用很沉重的材料建成。

帖木儿心头微微一动。

壮汉们围住了帖木儿和哈吉，先将他们随身携带的兵器全都收走，之后又将他们全身上下仔细搜查了一遍，才放他们进入门内。进门走了十数步，来到另一座门前，一个壮汉上前，熟练地开启了正中央一个装着机关的小门，其余的人这才将帖木儿和哈吉的眼罩除去。

进入小门前，帖木儿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在暗淡的光线下，他隐约看出第一道门像是一座石门，那么——如果他的判断没错——这个地方想必就是一个精心建造的秘密山洞了。

六个壮汉彼此使了个眼色，自动分开，两个在前，四个在后，手中都举着火把，引着叔侄二人沿着只能容两人勉强并行的狭长台阶逐级而下。

可能受心理作用影响，在这狭窄、陌生、生死未卜的空间里，除了一步一步、清晰可辨的脚步声，帖木儿觉得他还能听到哈吉紧张的心跳和沉重的呼吸。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那其实是他自己的心跳声从胸腔中传来，紧张使他的呼吸变得既沉重又不均匀。

不知走了多久，在台阶消失的同时，他们的面前出现了另一个洞口。一个壮汉摸索着打开洞门，他们便进入一个宽阔的、地面平整的房间。这应该是建在地下的一处洞穴了，从洞穴的结构看，很像一个大储藏室，当然，这个大储藏室与一般家庭使用的储藏室颇有些不同的地方，它里面不仅空无一物，而且墙壁上还开了好多道门。除了他们进来的那一面墙上共有三道门外，其余三面墙壁上也均有三道一模一样的门，这样加起来整个房间就有十二道门了。如果将进来的那扇门关闭，某个人一旦在这样的环境待久了，就会辨不出方位来。

这大概就是建造这样一间屋子的真正用意所在。

不容帖木儿多想，壮汉们一起将手中的火把熄灭了，帖木儿和哈吉的眼前顿时变得漆黑一片。

一个壮汉吩咐叔侄二人站在原地别动。不一会儿，帖木儿的耳朵里传来一声轻微的声响，然后，他的胳膊被两个人架了起来，架着他的两个人带着他飞快地在房间里转起圈来。也不知转了多少圈，当帖木儿开始感到昏头涨脑甚至一阵阵犯着恶心想要呕吐时，一扇门突然开启了，刺眼的光线照射在他的眼睛上。他还没来得及向周围看上一眼，就被人一把推进了门里。

他似乎看到了哈吉，接着，门就在他的身后关闭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和完成。多少年之后，帖木儿只要回忆起这段令他恐怖的经历，就会无法克制他对色拉兹汗的憎恶，这种憎恶甚至远远超过了他对哈兹罕权位的觊觎和嫉妒。

他为这位大汗的所作所为不齿，如果当时不是他自己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别有所图，他万万不会答应色拉兹汗的任何要求。

在被人推了一把后，帖木儿已经置身于又一个房间或者说又一处洞穴了。从黑暗到光明，帖木儿的眼睛需要适应一下这种变化。他首先看到他的面前挂着巨大的黑色天鹅绒帷幕，之后，他看到了哈吉。

哈吉的脸色比他还要青白不定，但眼睛中闪现的神采与他相比却镇静许多。显然，哈吉曾经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他知道接下来他会看到什么，他不适应的只是被人强拉着转了无数圈，这使他像晕船一样难受无比。

六个壮汉两个守在门边，四个上前拉开第一道帷幕，第一道帷幕后出现第二道红色的帷幕，在红色的帷幕拉开的瞬间，帖木儿恍若一下子置身于富丽堂皇的汗宫之中。是的，权且将这个洞穴称作“地下汗宫”吧，因为它比真正的汗宫来说也毫不逊色。事实上，地下汗宫的一切装饰都仿如真正的汗宫，之所以还能辨认出它不是汗宫，是因为在这里可以闻到汗宫所没有的潮湿气息。

像帖木儿此前见过的汗宫一样，地下汗宫的洞壁周围和顶部同样被红色的帷幕遮掩得密密实实，帷幕的两侧中央也同样挂着美丽的壁毯。记得第一次进入汗宫时，帖木儿对其中一块表现狩猎场面的壁毯叹为观止。碧绿色的壁毯好似碧绿色的草原，四下逃散的猎物仿佛就要破壁而出。

帖木儿呆呆地站着。他的面前，天蓝色、米黄色、果青色、粉绿色的丝绦从顶部红色的帷幕间垂落下来。丝绦的下端离地面约一个半成人高，站在下面的人说话时，它的下端似乎也会随着话音微微摆动。后来帖木儿发现这是他的错觉，其实地下汗宫里是有空气流动的，只是他说不出来外面的空气究竟是如何进入到这个看似密闭的空间里来的。

地下汗宫的四角竖立着四根巨大的石柱，这些石柱想必是天然存在的，因为它的表面无论粗细凹凸还是颜色都不尽相同，看起来像风化的山石一样。虽然工匠们对它们做了一些装饰，在每根柱身上都雕刻上简洁的花纹和古老的文字，可这些石柱仍然保持着最初的粗糙模样。

地下汗宫的地面砌着条形青石，正对着宫门靠近后墙的地方摆放着一张与汗宫里毫无二致的御床，纯金镶嵌的床头，嵌满宝石的床脚以及床沿精心镂空的花纹，都将主人的身份昭示无遗。

床上依旧铺着厚厚的、色彩和式样都堪称精美绝伦的纳失失褥垫，床前到门边则铺着一条可供三个人并排跪下的紫蓝色地毯。其实，这块长条地毯是由几块正方形的地毯拼接而成的，只是由于每块地毯的颜色相同，而且对接处的山河图案天衣无缝，看起来就如同整块地毯一般。

御床的下面，地毯的两侧，各摆放着六把高靠背圈椅，这些做工精细考究、铺着丝绸坐垫的红木靠背圈椅是波斯商人从中国购买回来然后又以昂贵的价格卖入汗廷以及王公大臣们的家的，帖木儿在哈兹罕的府上也见过几把。拥有这样的红木椅象征了财富和身份。

可能是帖木儿对地下汗宫的观察太过投入而且心思也太过专注吧，他根本没看到御床上有人，直到一个壮汉在他耳边低声喝道“还不跪下”，他才恍然看到色拉兹汗正舒适地半靠在靠枕上，用一种好笑的神情打量着他。

犹如从天而降的色拉兹汗着实把帖木儿吓了一跳。

色拉兹汗是个身高中等、体格肥胖的年轻人，由于常年耽于酒色，他的肤色黯淡，两眼无光，加上他脸上的皮肤早早变得松弛，两只眼袋也垂了下来，他给人的印象就远比他的实际年龄苍老。

帖木儿对这位傀儡大汗从来不曾有过好感，不过，碍于君臣名分，他还得向这位大汗跪下施礼。

看到他跪下，哈吉也匆匆忙忙地跪下了。

“我这里怎么样？”色拉兹汗的声音像他的眼神一样，既空洞，又无力。

“啊……”

色拉兹汗稍稍从靠枕上欠起身体，探视着帖木儿的眼睛：“你怎么不回答？你的意思难道是，这里还不够好吗？”

“不，不，你误会了。我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述，恐怕我只能说，这里的一切都太让我惊奇了。”

帖木儿说的是实话，他像个傻瓜一样被人带到了色拉兹汗的面前，从疑惑、恐惧到别有洞天的转变，他所经历的一切无法不让他感到惊奇。

色拉兹汗得意地笑起来，他前仰后合的样子表明他在捧腹大笑，可他的笑声根本发不出来，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他的嗓子，最终只能发出“沙沙”的声音。“沙沙”的声音在地下汗宫中回荡，犹如一条长长的蟒蛇在草丛中爬过，帖木儿听得头皮阵阵发麻。他突然想到，在这个天堂般的地狱，如果他死了，沙奈他们恐怕这一辈子也休想找到他的尸体。

笑够了，色拉兹汗说道：“起来吧。”

帖木儿和哈吉谢过色拉兹汗，一起站了起来。

帖木儿感到膝盖有些发僵发软，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他坚信这都是刚才的强烈不适给他留下的后遗症。

色拉兹汗示意帖木儿和哈吉坐下说话，帖木儿退后一步，坐在右边第二把红木靠背圈椅上，将上首的位置留给了哈吉。

色拉兹汗一直注意着帖木儿的一举一动，在他红肿的眼泡里，一双细长的眼睛出人意料地闪现出精明的光芒。

帖木儿偶尔看到了他眼里的光芒，心头不由微微一震。

难道，一直以来都是他想错了，色拉兹汗委顿消沉的表面背后其实

还藏着心机深沉的另一面，而委顿与消沉只不过是这位大汗借以保护自己的伪装？假如他的推测没错，他倒必须有所警觉了，也就是说，他不但不该小瞧这位蒙古大汗，还应该对他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和顺从。

色拉兹汗清了清嗓子，咕哝了一句什么，帖木儿没听清，哈吉推了帖木儿一下，帖木儿反应过来，含糊地应道："在。"

"你喜欢这个地方吗？"

这一次，帖木儿集中起全部注意力，总算将色拉兹汗低哑的问话听到了耳朵里。听色拉兹汗说话使他精神紧张，他感觉自己都快发疯了。对于色拉兹汗的问话，他只能回答"是"，心里却在想，我宁愿像一头狮子让人在草原上猎杀，也不要做一只老鼠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苟且偷安。

色拉兹汗从御床上坐直了身体，帖木儿抬起头来，正好遇上色拉兹汗审视的目光，那目光里流露的暧昧让帖木儿的脊背也开始发凉。此时此刻，帖木儿真有一种后悔莫及的感觉，他若早知道哈吉带他来的是这么个鬼地方，他宁可杀了哈吉重新去做强盗也强似面对着人鬼莫测的色拉兹汗。

色拉兹汗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他摇摇头，缓慢地说道："你说的不是心里话。"

帖木儿惊奇地与色拉兹汗四目相对。他所惊奇的并非色拉兹汗看透了他的内心，而是色拉兹汗的声音突然间发生了变化。他清亮的声音非但不喑哑晦涩，相反几乎可以用"中气十足"这个词来形容了。

色拉兹汗，他面前的色拉兹汗，这位做了多年傀儡的大汗，他的身上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我想，你此刻的心里一定很后悔，你一定在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要与色拉兹汗面对？你的恐惧让你变得迟钝，你不愿意稀里糊涂地死去。但是，你已经来了，从你站到我的面前那一刻起，你的命运就不再掌握在你自己手中，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所以，我再问你一次，你要不要丢掉你的恐惧，要不要打起精神来，仔细听我说话？"

"要。"帖木儿自然而然地回答。

是的。他的大脑准确地判别出一件事，那就是，色拉兹汗说的没错，他的确在撒谎，的确感到恐惧。那么，既然色拉兹汗已经看透了他的内心，他又何必继续掩饰自己？他自信他还不是胆小鬼，因此，不管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他宁可像现在这样与色拉兹汗清清楚楚地面对。

色拉兹汗点点头，重新躺回御床上。帖木儿第一次觐见色拉兹汗时他也是这样躺着跟哈兹罕、跟他、跟群臣说话的，记得当时他就在想，色拉兹汗的懒散肯定是造成他肥胖的主要原因。

色拉兹汗没有改变他说话的语气，他直截了当地问道："听说，你一直对哈兹罕心怀不满？"

"是。"帖木儿毫不犹豫、简短地回答，他没必要跟色拉兹汗兜圈子，既然色拉兹汗什么都知道，兜圈子对他毫无意义。

"为什么？"

"我也说不上，或许，只是因为我看不惯他的飞扬跋扈和势大欺主吧。其实，在军队里反对他的人不在少数。"

"他可是你妻子的祖父啊。"

"这点我没忘。有的时候，亲情不可能代表一切，否则，在历朝历代的宫廷里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人伦惨变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我会为此努力，让一切回归正位。"

"你说的回归正位，莫非是让我这个大汗重新握有权力？"

帖木儿欠欠身："是。"

"你在将士中间是这样鼓动的没错。不过，我了解你内心真实的想法，你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你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取哈兹罕以代之。"

"你的想法没错，正如我自己的想法一样。"

"既然如此，看来我可以依靠你。"

"依靠我？"

“是的。”

“也许……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你应该懂得。你做的事与我不谋而合，你怎么会不明白呢？”

“当然，我明白。”

“等我重新握有权力，你和哈吉就是我的功臣。我会重用你们叔侄二人，这一点，你和哈吉尽管放心。”

帖木儿看了叔叔哈吉一眼，目光滑过一丝惊讶。

“哈吉是我的人。”色拉兹汗淡淡地说。

“我猜到了。”

“现在，我是不是也可以把你看作我的人？”

“我想，可以。”

“我不止一次听说，你作战勇敢，谋略得当，在将士们当中拥有极高的威望，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地方，也是我们成功的本钱。如果我让你做一些准备，你觉得大约多久你才有把握采取行动？”

帖木儿沉吟片刻。

“一个月的时间够不够？”

“十天足矣。时间拖得越久，越对我们不利。”

“你要如何入手？”

“我已经联络了不少反对哈兹罕的将士，举事的时候，最先需要解决的是哈兹罕的亲信将领和军队。”

“你的行动会不会已经被哈兹罕察知？”

“我尽量做到隐秘，但我不敢保证我身边的人里没有哈兹罕的眼

线。另外，要成大事，就不能太过畏首畏尾、瞻前顾后。”

“很好，你的想法正合我的心意。长久以来，我的身边一直缺少一位像你一样胆识兼备又愿意为我效力的年轻人。哈吉担负使命暗中为我物色人选，他把你推荐给我，证明他不止心思缜密，而且慧眼独具。成功之日，我将赐予你们叔侄封地称王的权力，而你们，作为我的左膀右臂和心腹，我将同时给予你们独当一面以及充分发挥才智的机会，确保你们享受荣华富贵。我相信，只要我们君臣同心，我们一定能夺回被哈兹罕偷窃的权力。”

“一定。”这是进入地下汗宫后哈吉说的唯一一句话。

色拉兹汗摆摆手：“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吧。你们趁着天黑离开，不会有人发现你们的行踪。十天后，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是。”

帖木儿和哈吉同时起身，施礼告退。还是此前带他们前来的那六个壮汉抢步上前，拉开帷幕。

刚才，在帖木儿、哈吉与色拉兹汗交谈的时候，六个壮汉像守候猎物伺机而出的狼群一样，安静地待在角落里，监视着叔侄二人的一举一动。

帖木儿能够感受到射到他脊梁上的一道道虎视眈眈的目光，他虽然并不畏惧，却深感厌恶。

沉重的帷幕即将在帖木儿的身后拉上的瞬间，他回头看了色拉兹汗一眼，然而，色拉兹汗的脑袋陷在松软的枕头里，他已经看不到色拉兹汗的脸了。

他擦了把手心里浸出的汗水，暗暗想到，这个傀儡大汗，果然并不像哈兹罕也不像他想象得那么简单。

帖木儿和哈吉从另一条像迷宫一样的地道被带出地下汗宫，沿着石级来到地面上时，壮汉们将他们的眼睛重新蒙了起来，直到将二人护送到街上，才给二人解开眼罩。六个壮汉彼此使个眼色，丢下他们，疾步离去了。

帖木儿望着哈吉，哈吉的脸色阴沉，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你怎么想？”过了一会儿，哈吉四顾无人，问道。

“我听你的。”

“先做准备吧，就算不是为了大汗……”哈吉的话没有说完，帖木儿也没有追问，他不用追问也知道哈吉要说什么，哈吉的目标是推翻哈兹罕，在这一点上，帖木儿愿意与他合作。

至于将来，叔侄二人是否会成为对手，那就看天意如何了。

帖木儿问叔叔：“你要直接回碣石吗？”

哈吉回道：“是的，马上就走。在这里分开，不会有人看见我们。我们各自准备吧，到时，我会与你联络。”

帖木儿点点头。

哈吉意味深长地注视着帖木儿，帖木儿坦然地迎视着他的目光。在如水的月辉下，彼此相视的叔侄二人竟有几分相似的心情。片刻，哈吉微笑了一下，拍拍帖木儿的肩膀，步履匆忙地消失在深沉的夜幕中。

帖木儿也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与哈吉慌张的脚步不同，他显得悠闲、从容，如同平常在街上散步一样，丝毫不想加快速度。

整条街上寂静无声，他尽情呼吸着清冽的空气，试图甩掉地下汗宫留给他的令他眩晕的记忆。除此之外，有些事，他还需要好好想想。

事实上，他也必须静下心来将所有的事情思索清楚。

他并非不知道，接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将是一场以荣誉、以性命为赌注的豪赌，一旦赌输了，他就可能身陷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且永无翻身的机会。

那么，究竟要不要做呢？

要不要呢？

贰

三天后，哈吉从碣石城给帖木儿送来了确切的消息。举事的时间不做变更，他要帖木儿提前一天与色拉兹汗掌握的军队取得联系。

届时，哈吉和他的军队会驻扎在撒马尔罕附近。如果一切顺利，哈吉将按照约定先行返回碣石城，继续肃清周围城市拥护哈兹罕的力量，如果事情败露，他将接应帖木儿撤回碣石城，两支军队合二为一，抗击哈兹罕的追兵。

一切都很顺利。此后，哈吉一直与帖木儿保持着必要的联系。

色拉兹汗那边也有消息来，他的亲信将领已经控制了汗宫内外，就等着合适的时机解决哈兹罕安插在侍卫军里的力量。

帖木儿已经联络了十几支军队的高级将领，他们都表示愿意支持他推翻哈兹罕的行动。不仅如此，原先跟随他，后来被哈兹罕分派到各个军队中的他的那些同伴也都做好了准备，在举事当天他们会重新聚首在他的身边，与他并肩战斗。帖木儿踌躇满志，相信好运会陪伴在他身边。

哈吉最后一次派人与帖木儿联系，举事的时间确定在九日凌晨。

当晚，帖木儿与沙奈待在一起，沙奈陪他喝了一些酒。两个人都没有多少话说，沙奈是因为心神不定，帖木儿则在思虑一旦举事成功后他该如何对待哈兹罕。后来，沙奈告辞回去了，他说阿亚还在等他。

沙奈一走，帖木儿躺在床上，打算稍稍休息一会儿。他以为他一定会兴奋得睡不着，不料，他躺下没多久就蒙蒙眬眬地进入了梦乡，直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他才抓起放在枕边的蒙古弯刀，从床上一跃而起。

“谁？”他喝道。

“筛海。”

帖木儿拉开门。

筛海跟着帖木儿走进房间。引筛海前来的侍卫将点燃的油灯放在桌上，然后悄然退了出去。

帖木儿借着暗淡的光线，疑惑地打量着筛海。

灯光下，筛海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眼睛里出人意料地流露出些许惊慌，他不同以往的神情表明一定发生了什么惊人的事情。

“怎么了？”

“帖木儿，你得赶紧离开，越快越好！”

“啊？”

“你要抓紧时间逃走！哈兹罕的人很快就到了。”

“你说得仔细一点。”

“来不及了，只能简单地说。你们的事情败露了，哈兹罕控制了汗宫，他发誓要抓到你。我得到秘密消息，担心你和沙奈、阿亚的安危，就亲自赶来了。你快走吧，再晚了，只怕你们谁也走不脱。”

“难道有人告密？”

“不清楚，这些事容我慢慢查明。现在最要紧的，是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记住，流亡也好，去当土匪也好，总之不能让哈兹罕抓到你。”

“我知道了。”

“快走，快去找沙奈和阿亚。”

“好。”

帖木儿走到门边，又想起什么：“筛海，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我嘛，你放心，我以前帮过哈兹罕，这点情义他还得念。何况，我自始至终没有参加你们的行动，向哈兹罕告密的人攀不出我来。不光如此，我毕竟还是弘吉剌部的首领，没有确凿的证据，他轻易不敢动

我。”

“哦，筛海，你的恩德我不会忘记。”

“别说这么多了，快走吧。对了，我差点忘了，你夫人怎么办？要不要设法通知她一起逃走？”

“算了。我即使能够侥幸逃出去，也是去做土匪，不是去做独霸一方的王公。况且，我反对的人又是她的祖父，她不会愿意陪我吃苦的。不如让她继续留在她祖父身边，至少，她祖父可以保证她和我儿子的安全。”

筛海略一沉吟：“也罢，就这么办吧。”

帖木儿带着几个亲信连夜离开了撒马尔罕，途中，他幸运地集合起自己昔日同伴中的大部分，还有一些愿意追随他的将士陆续投奔了他，当他退到铁门关一带的山中时，他已拥有一支近千人的队伍了。

不出两日，哈兹罕率领大军五千人追至铁门关。帖木儿利用对地形熟稔的优势与哈兹罕周旋。然而，哈兹罕似乎掌握了他指挥的规律，凭借经验和五倍于帖木儿军队的优势不断缩小包围圈，致使帖木儿与哈兹罕数次交手均有不少伤亡，他的队伍也迅速锐减到原来人数的四分之一。帖木儿知道不能再与哈兹罕纠缠下去，决定撤出铁门关，相机甩掉哈兹罕的追兵。

帖木儿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先是向南撤退，继而向北，继而向东，继而又向南，最后向西。他走到哪里，他的队伍劫掠到哪里，主要劫掠粮食和牲畜，如果遇到商队，他不要瓷器之类易碎的东西，只要细软和金银珠宝，他把劫掠来的东西全都按功劳大小分给手下将士，人人有份。这样一来，在逃亡中，他的队伍非但没有减损，相反很快增加到了五百余人。

哈兹罕的追兵却被帖木儿的神出鬼没搞得晕头转向，有几次，他们好不容易捕捉到了帖木儿的行踪，可当他们赶到时，帖木儿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一次次的挫败让追兵意志消沉，疲于奔命更使他们怨声不断。再到后来，连哈兹罕本人想要一举消灭帖木儿的雄心壮志也被消磨殆尽。

这样，在对帖木儿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追击之后，哈兹罕下令撤回撒马尔罕。

追兵无功而返，帖木儿稍稍松了口气。

秋天，帖木儿率领队伍来到西斯坦边境。西斯坦人多以放牧为生，依山傍水，牛羊肥美。开始，西斯坦人对从天而降的劫匪毫无防备，牛羊财物屡屡被抢却无抵御之策，只能选择到更隐僻的地方放牧。而帖木儿和他的人屡屡得手，也使帖木儿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他的劫掠区域逐渐向西斯坦腹地深入。

为了对付帖木儿，西斯坦首领决定将牧民们集中起来放牧，放牧地点经常变换，并派军队轮流对畜群进行保护。没想到，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正中帖木儿下怀，他早对西斯坦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作过全面了解，不仅如此，他还下功夫收买了两个贪婪的西斯坦牧人父子，从他们口中了解到西斯坦人最近几天总把牲畜赶到一个狭谷，狭谷中有丰美的草场，是非常理想的放牧地点。被收买的父子答应帖木儿，一旦有机可乘，他们会及时通知帖木儿。

对于这个天赐的良机，帖木儿垂涎三尺。他提前数日将队伍拉到离狭谷三十里处的丛林之中，每日都暗中潜入峡谷附近侦察。他在等待合适的机会，他有预感，这个机会很快就会到来。

应该说，一切都在帖木儿的计划之中。不久，两个西斯坦牧人送来确切消息，为了保护峡谷的草场，不要过度使用，西斯坦首领决定明日过后，就转移到其他的地方继续放牧。

当晚，帖木儿率领他的人马在狭谷附近的山中秘密隐藏下来。他这样做，一是这些日子他通过对狭谷的秘密侦察，已制定出一个周密的抢劫和撤退方案；二是为了居高临下，迅速出击。

当夜幕降临时，沙奈来到帖木儿的营帐。

从撒马尔罕逃亡到来到西斯坦边境抢劫，阿亚一直都跟随在沙奈和帖木儿身边。但自从深入西斯坦腹地后，沙奈担心阿亚有危险，执意将她留在西斯坦边境的一个小村庄，每次劫掠成功，他才回家探望阿亚。

近一段时间，由于帖木儿决定攻打峡谷，沙奈差不多有十多天没能

见到阿亚了。当队伍来到丛林间宿营时，沙奈再也抵制不住对阿亚的思念，决定哪怕事后被帖木儿责怪也要与阿亚见上一面。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目的，吃过晚饭，沙奈特意到帖木儿的帐中，若无其事地与他闲聊了一会儿。后来，他见帖木儿有些心不在焉，便知趣地告辞出来。他离开时，帖木儿的侍卫都看到了他。

他原本也是要他们看见。

他向自己的帐子走去，他的住处离帖木儿不到一百米。他故意招摇地走到了自己的帐子前，好像要回去休息，但他并没有进去，而是从帐子后面偷偷带出了自己的战马，趁夜色溜出了营地。

叁

深夜，沙奈敲开了家门，风尘仆仆地出现阿亚面前。他是从临时宿营地溜回来向阿亚告别的，明天，他们要有一次重大的活动，他想念阿亚，想在行动前和阿亚缱绻缠绵一番。

帖木儿对西斯坦商队的抢夺，近来已发展到对西斯坦畜群的大肆劫掠，并在屡屡得手之后，不计后果地向内渗入。这些日子，他又在策划一次大胆的行动，沙奈回家将这个消息说给阿亚时，脸上少见地露出踌躇满志的神情。

阿亚蓦然就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尽管她知道，她不可能阻止沙奈。

这一夜，阿亚对沙奈极尽温柔。后来，沙奈筋疲力尽，将头枕在阿亚的臂膀上，沉沉入睡。

时间不很长，沙奈惊醒过来。外面的天色还没有亮，沙奈却精神抖擞，起来到外面收拾好鞍鞯。他正要上马时，阿亚叫住了他。阿亚递给沙奈一碗马奶酒，说行前喝一碗马奶酒会带给他好运。无论成亲前还是成亲后，沙奈对阿亚向来百依百顺，别说阿亚只是给他喝碗马奶酒，就是阿亚给他喝碗毒药，他也照喝不误。他接过碗，“咕咕噜噜”将一碗马奶酒喝得一滴不剩。

沙奈将空碗递还给阿亚，翻身跳上马背。阿亚默默看着他，沙奈在马上向阿亚挥手告别，他的手刚挥到一半，头一晕，身子直直地摔落在马下。

阿亚走到沙奈跟前，俯身背起他，将他送回帐子。她给他盖上毛毯，看了他一会儿。她知道短时间内沙奈不会醒来，她取下他的弓箭背在背上，取下他刻不离身的波斯刀斜挎在腰间，然后，她来到帐外，跳上了他的战马。直到这时，她才想起，她忘了问沙奈他们在哪里宿营。

她想了想，向沙奈偶尔给她透露过的一处宿营地纵马驰去。她不知道是否能遇上帖木儿的队伍，帖木儿的宿营地一直都在变换，她不过想碰碰运气。

她的运气并不好，宿营地空无一人。她漫无目的地在西斯坦境内游荡，西斯坦人对于察合台人的敌意使她不敢向任何人直接询问情况，后来，她遇到一位正在草地上拣牛粪的老人，老人看她又累又渴的样子，问她在做什么。她见老人长得慈眉善目，就对老人说，她在找她哥哥，她家里只有哥哥一个男孩子，可他偏偏一点不争气，不喜欢放牧，不喜欢劳动，只喜欢跟个土匪头子四处打家劫舍，让父母为他操碎了心。据说最近他跟着土匪头子跑到了西斯坦这边，父母担心他，全都病倒了，她只好偷偷跑出来找他，她找了好几天，却连哥哥的一点消息都没听到。

她说着说着，嘤嘤哭泣起来，说真的，她确实有些绝望了，因此哭得像模像样，眼泪源源不断。

老人同情地看着她，拿来酸奶给她喝。等她稍稍平静下来，老人才不无遗憾地告诉她，恐怕她哥哥真的凶多吉少了。

她大吃一惊，不哭了。

老人问她："你说的那个土匪头子，是不是一个名叫帖木儿的察合台人？"

她说是。

"那就对了。唉，你哥哥真不该做劫匪。可怜的人，他这一次在劫难逃了。"

她问："真的吗？为什么？"

老人叹口气，解释说，他的儿子告诉他，为了对付神出鬼没的帖木儿劫匪，西斯坦部首领故意对外放出风声，说为了防止察合台人劫掠牲畜，要在各处水草丰美的地方轮流放牧，并且派人加以保护。首领这么说的，最近一段日子也确实这么做了。果然，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间畜群和牧人都安然无事，渐渐地，西斯坦人放松了警惕，决定将畜群赶到峡谷放牧，峡谷的草场很好，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他们会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

进入峡谷的路只有一条，看护畜群的军队觉得万无一失，也不再那么用心，经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处喝酒，有时牛、羊走出峡谷他们也不太管，只差遣牧民追回来了事。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西斯坦人制造出来的假象，首领真正的目的，是将劫匪引入峡谷，聚而歼之。

可能也是天意，劫匪被假象所迷惑，上当了。今天上午，他们冲进峡谷，峡谷中的西斯坦人不及防备，四散奔逃。正当劫匪们赶着轻易得来的战利品打算离开峡谷时，西斯坦部首领派来的军队将他们团团围住。一场激战之后，五百多察合台人包括他们的匪首在内，一个不剩全被杀死在谷中。

阿亚望着老人，嘴唇白得像纸一样。

"你怎么知道？"许久，她昏头涨脑地问。

老人回答，他的儿子参加了清理战场。他们把所有的尸体都堆积在一起，准备明天再做处理。

阿亚又问："去峡谷怎么走？"

老人惊奇地看着她："难道，你要进峡谷？"

"是的。"

"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那样的惨景，你一个姑娘家……"

"不，我一定要去！"阿亚打断了老人的话。她攀住老人的肩头，一双眸子亮得令人心悸。

老人注视着她。片刻，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我引你一段，指给你路。”

阿亚独自走进峡谷。太阳西斜，整个峡谷沉入一片暗影之中，两边的峭壁挤压着山风，发出阴恻的哨声，秃鹫的鸣叫此起彼伏，渲染着死亡与惊悚。一些秃鹫落在尸身上，挑选和享受着它们的美食，即使阿亚短暂地惊飞了它们，它们仍徘徊不去，在阿亚头上盘旋翻飞。

阿亚并不觉得恐惧，巨大的悲痛已经让她忘掉了恐惧。她要找到帖木儿的尸体，这对她来说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沙奈因为她的计谋保住了一条性命，对此，她并不感到内疚，她反倒为此暗暗庆幸。但如果找不到帖木儿的尸体，沙奈必定自责终生，看似绵善的沙奈，对友情有着与对爱情一样的执着。

一具具血肉模糊、断头缺臂的尸体，一副副曾经鲜活而如今苍白的面孔，这里发生过的惨烈厮杀，远远超出阿亚的想象。尤其让阿亚痛苦的是，这些死去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像她自己的亲兄弟一般。

西斯坦人将察合台人的尸体集中堆放在一起，而将他们自己的伤员和尸体全部装车运走了。阿亚没有发现帖木儿，只能一具一具翻看着，她的内心多么希望他们中间还有人活着。

峡谷中的光线越来越暗淡，快要什么也看不清了。阿亚一直翻到两臂酸麻，再也动弹不得时，帖木儿的尸体仍然不见踪迹。终于，巨大的绝望和悲痛压垮了阿亚，她跌坐在几十具被堆集起来的尸体旁，将手蒙在眼睛上，将头沉沉地埋进肘弯里。她的眼睛生疼，可她就是流不出眼泪来。

不知过了多久，她感到自己的衣摆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

她以为是错觉，保持着原有的姿势一动不动。

不对!还是那个东西，将她的衣摆扯了一下，扯了一下，又扯了一下。

她心头一凉，愕然向下看去。

天哪!死人堆中竟伸出一只手来，这只手正拉扯着她的衣摆。她看

不到拉扯她的人，拉扯她的人被埋在尸体之中。

阿亚一跃而起。她不知自己哪来的力量，以惊人的速度搬掉了摞在手臂上面的十多具尸体，这时，她看到一个“血人”，“血人”的头微微抬了一下，在那短暂的瞬间，她凭感觉认出了那张脸。

那是一张除沙奈之外她最熟悉的脸。

“帖木儿！”她跪在“血人”的面前，抱着他泪如泉涌。

帖木儿没有回答。他的脸挨在地上，像死去一般。

阿亚强健的身体这时发挥了作用，她不再犹豫，背起身材高大的帖木儿，向她留在山谷入口处的大宛马跑去。她必须要救帖木儿，无论如何，她一定要救帖木儿，这成了支撑她的唯一力量。

山谷里黑暗一片，她跑着跑着，脚下被一具别的尸体绊了一下，她的身体一下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帖木儿从她的后背上滚落下来，她顾不得疼痛，俯身重新背起帖木儿，向谷口跑去。她带来的坐骑在谷口来回踱着步，显得有些焦躁不安。看到女主人，它善解人意地迎了上来。

阿亚费力地将帖木儿放在它的背上。

肆

阿亚回到自己和沙奈的那座小帐子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她勒住坐骑，看到沙奈刚好踉跄着走出帐子。大概是她给沙奈用的药用得狠了些，沙奈在整整昏睡了十二个时辰之后，仍然双腿无力，视物不清。

阿亚没叫沙奈，将帖木儿背进帐子，放在沙奈睡过的地方。

“怎么啦？怎么啦？”沙奈追着阿亚问，显然，他模糊的意识里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

阿亚顾不上回答他，她点燃油灯，细心地检查着帖木儿的伤势。

帖木儿的右腿被棍棒一类的东西生生打断了，右手被砍断了小指和无名指，胸背各有一处刀伤。一处刀伤离心脏很近，帖木儿能够活下来真是万幸，但帖木儿是否能够活过明天，活过后天，她心里一点底没有。

如果这里是碣石城或者铁门村，她可以为帖木儿请来当地最好的大夫。可这里是西斯坦境内，如果她去请大夫，只怕他们三个人连明天都活不过去。

该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阿亚扯开了帖木儿的衣襟，用酒为他清洗伤口。阿亚存下的半坛烈酒是从碣石城一路带到西斯坦来的，平素，帖木儿来看望她和沙奈时，喜欢和沙奈大块大块吃烤羊肉，大碗大碗喝酒，他们已经喝掉了几坛，只剩下这弥足珍贵的半坛了。沙奈在一旁注视着阿亚的举动，许多事情慢慢地回到了他的脑海里。

“阿亚。”沙奈的声音不再是那么含含糊糊的了。

阿亚头也没抬：“沙奈，快来帮忙。”

沙奈蹲在帖木儿的身边，重新将帖木儿的伤口检查了一遍。他的眉头微微皱着，脸上的表情十分专注、严肃。他再没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之类的无聊问题，他很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即使他的内心充满内疚，埋怨自己没有同弟兄们一起赴死，他也不会对阿亚说。阿亚第一次意识到，沙奈的骨子里其实有一种很坚强的东西，她的沙奈是个真正的男人，值得她托付终生。

沙奈小的时候常跟祖父打猎，从祖父那里学到了一些治疗跌打损伤的土办法。在阿亚为帖木儿清洗伤口的时候，他为帖木儿接上了断腿。至于帖木儿被斩断的两根手指，他只能为他包扎起来。

等阿亚和沙奈做完所有能做的事情后，阿亚将头靠在沙奈的肩膀上，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清晨，阿亚不是被刺眼的光线而是被两个男人的对话声惊醒的。

“长生天保佑！帖木儿，你活下来了。”

“当然，我命大，死不了。”

她睁开眼睛，正遇上帖木儿注视着她的目光，帖木儿的眼睛明亮如昔。

“你醒了，帖木儿？”阿亚又惊又喜。

“我没事了。”

“真的吗？”

“真的。阿亚，我想，应该是你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吧？”

“是她。”

“我有这样的感觉。”

“帖木儿。”

“怎么啦？”

“对不起。”

“是因为你没有跟弟兄们一起死掉吗？”

“我……”

“帖木儿，不怨沙奈，都是我的错。我给他喝了药。”

“什么药？”

“让他昏睡的药。”

“我猜到了。早晨集合你没有到，有人说看见你天黑的时候溜了出去，我就估计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了。我得说，感谢你，阿亚。”

“感谢我？”

“你以为，因为我的失误，让弟兄们都去送死我就很高兴吗？你的

计谋使沙奈活了下来，我的身边至少还有一位好朋友，不，两位好朋友，我怎能不为此感到庆幸！何况，你毕竟没有放弃我，把我从死人堆里一路背了出来。”

“我不知道你还活着。当时，我只是想，即使你死了，我也得把你背回来，要不，沙奈会埋怨我一辈子的。”

帖木儿笑了一下，伤口不觉被牵动了，他疼得皱了皱眉头。

“沙奈，你给帖木儿换药，我去设法搞辆马车来。我们不能长时间待在这里，我担心待久了会有危险。”

“也对，你小心些。”

“知道。”

沙奈从腰间解下玉佩，交在阿亚手里：“把这个拿上，找个识货的人卖掉，买辆马车足够了。”

“可这玉佩不是……”

“没关系，祖父不会埋怨我的。再珍贵的东西也比不上人重要。”

帖木儿什么也没说。他从来不会把真正感激的话放在嘴上。

整整一个白天阿亚都在外面，直到天黑透了才回来。沙奈不敢离开帖木儿身边，耳朵却敏锐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阿亚刚将马车停在帐前，沙奈已经走了出来。

沙奈拉着阿亚回到帐子，看了她一眼，不觉大吃一惊。

出现在沙奈和帖木儿面前的阿亚简直令人不敢相认。她满脸瘀紫青肿，一个眼眶乌黑，嘴角处尚且挂着一道血痕。她的衣服像在泥里滚过一样，袖子、衣领、下摆都被撕破了许多块，半个后背露了出来。

阿亚颇有些得意地向沙奈一笑：“妥了。”

“你这是怎么啦？”沙奈不知道是心疼还是愤怒地问。

“发生了什么事？”帖木儿也问。

“嗨，别提了。我原本想找个识货的把玉佩卖个好价，不料在城里碰上几个无赖，他们认出我是察合台人，又见我的玉佩值钱，想白白抢走。我哪里肯依，就跟他们打了起来。他们仗着人多，我打不过他们，要不也不会这么吃亏。后来，多亏一个给我指过路的西斯坦老人经过那里帮我说和，他们才算放了我，可玉佩还是被他们抢走了。我不甘心。你也知道，丢了玉佩我们就买不到马车了，所以他们离开后我一直悄悄跟着他们，我看到他们把玉佩卖掉了，换了钱到一个酒肆买了十几坛酒，雇了一辆马车运出城。我就跟着他们走，他们来到挺远的一个帐子，把酒全卸到帐外，他们中的一个人还宰了一只羊，在大锅里煮，肉还没熟他们就开始喝酒。也不知道喝了多少坛，反正最后他们全都醉倒了，一个个醉得像死猪一样。我就偷了他们的马车，把他们没吃完的肉放在空坛子里，没喝完的酒也装上，一路赶了回来。哼，他们活该，明天他们还得给人家赔马车，我们的玉佩可不是白抢的。”

面对阿亚的笑脸，沙奈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你呀……”

“别啰唆了。帮我把帖木儿背出去，车上吃的喝的都有，我们趁夜赶紧逃吧，走晚了会让西斯坦人发现的。”

帖木儿的右腿动不了，沙奈和阿亚费了一番力气才将他弄到马车上。阿亚取出冷羊肉让他们吃，还让他们喝酒，她自己坐在前面，亲自驾车。

沙奈从车里探头问她：“阿亚，让我赶车吧，你进来吃些东西。”

阿亚回道：“不用，我这会儿不饿。”

说是不饿，其实是她嘴疼，不想吃。

过了一会儿，沙奈又从车里探出头：“阿亚，你要不要喝点东西？”

沙奈的婆婆妈妈阿亚早就习以为常了，虽然有时也令她恼火，不过多数情况下她都很受用。不管怎么说，她知道沙奈爱她，对她的关怀无微不至。

“给我点酒喝吧。”她回道。

沙奈倒了一碗酒，从车厢里递给她。

阿亚奇怪："你从哪儿弄了碗来？"

"车里有一只。"

"嚯，这帮兔崽子，备得倒挺全。"

阿亚一边骂着，一边喝酒，酒液刺得她嘴角生疼，她只好把酒碗还给沙奈。"这酒一点不好喝。"她找了个借口。

"还好啊。"沙奈奇怪地说。

"不好。"阿亚坚持。

帖木儿从车里说话了："阿亚，等以后我做了大汗，我送你一百个用世界各地最上等的玉石制作的玉佩，怎么样？"

阿亚咧嘴一笑，因为疼痛，又将笑容敛去了："你能做大汗吗？"

"为什么不能？"

"你忘了，成吉思汗的法典里规定，只有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才可以称汗，你又不是他的直系，怎么称汗？"

"称不称汗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拥有大汗的业绩和权力，我要做的是名副其实的大汗，而不是只拥有大汗的虚衔。"

"你这人挺有野心嘛。"

"哪个男人没有野心。"

"沙奈就没有。"

"沙奈也有，只不过他的野心与我的不同罢了。"

"我没看出来。好吧，我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够拥有大汗的权力。不过，我不要一百个玉佩，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

“任何时候，都不要怀疑沙奈对你的忠心。”

“这你放心，成吉思汗如何对待功臣，我就如何对待功臣。”

“你想做成吉思汗那样的人？”

“是的，像成吉思汗那样纵横天下是我一生的目标。”

阿亚回头望着帖木儿。

她产生了一瞬间的恍惚。

帖木儿的面目发生了变化。在明亮的月光下，帖木儿的脸看起来真的有几分像她父亲供奉在蒙古包里的成吉思汗的画像。

她觉得，帖木儿正将一种自信传递给她，她在心里微笑了，这是一种满足的微笑。不管怎么说，这个伤痛在身、前途未卜的男人是有远大志向的，就凭这一点，也不枉费她和沙奈为他所做的一切。

伍

直到离开西斯坦，沙奈和阿亚确定帖木儿安全了，他们才停止奔波，在离西斯坦边境五十多里以外的一座小村子居住下来。

小村子叫作白梨村，顾名思义是因盛产白梨而得名。白梨村的村民几乎家家都种植白梨，白梨成熟后，他们将鲜果加工成梨浆和梨脯，然后出售给邻村或城市换回粮食以及其他日用品。帖木儿嫌白梨村的村民贫穷，一次也没对他们进行劫掠，因此白梨村的村民并不认得帖木儿。

这是沙奈和阿亚选择白梨村作为落脚点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帖木儿的伤腿和伤手只经过一些简单的处理，由于他们逃出西斯坦时十分仓皇，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搞到有用的药物，帖木儿的伤势一直没有明显好转，沙奈和阿亚很为他担心。说来也巧，阿亚一个人住在西斯坦边境的时候，很偶然地认识了一位居住在白梨村

的民间大夫，她一定要到白梨树，其实就是想请这位大夫给帖木儿做一次全面彻底的治疗。

最后一个原因，沙奈路上就与帖木儿商议过，他想趁帖木儿留在白梨村疗伤期间，一个人偷偷潜回碣石城一趟，一来暗中与岳父筛海取得联系，了解一下哈吉是否可以帮助帖木儿；二来顺便从岳父那里取得一些资助，以此保证帖木儿在身体完全康复前不必为衣食犯愁。

阿亚很快打听到她认识的那位大夫住在哪里，循着村民的指点，她来到大夫兼作诊室的药铺。大夫并没有忘记她，不过看到她突然寻上门来，还是十分惊讶。阿亚有个特点，在她编织谎言的时候，从来都会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形顺口胡诌，即使不巧被人识破，她也绝不会脸红心虚。

对于大夫的好意询问，阿亚的解释是，她和丈夫、哥哥是半个多月前才从铁门村搬到西斯坦居住的。本来他们在西斯坦城中做一些小买卖，生活勉强还能维持，三口人相处得融洽和睦，唯一也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攒些钱，早日给哥哥说上一门亲事。谁料想，前些日子突然祸从天降。当时她丈夫出门进货不在家，一个西斯坦男人想要欺负她，哥哥为了保护她，冒失地把那个男人痛打了一顿。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那个男人在当地颇有些权势，那个男人一被放回家就带着他的手下找上门来，将她哥哥团团围住，几乎把人打死。在她苦苦哀求下，方才丢下她哥哥和她扬长而去。万幸她丈夫不在，晚上才回来，当他了解了情况后，知道西斯坦是住不下去了，当机立断决定趁夜逃离那里，免得那个男人再度寻仇。

这样，他们一路辗转来到白梨村，因她哥哥伤势未愈，她想请白梨村的大夫给哥哥治好了伤再走。说起他们一家人的“悲惨经历”，阿亚泪如雨下，不由大夫不信以为真。大夫安慰她，让她和她丈夫、哥哥不妨暂时留在白梨村，他会尽快找个地方帮他们安顿下来。

除了村长，大夫在白梨村就是最有威望的人了。白梨村自古民风淳朴，何况村民们丝毫不知道西斯坦境内发生的事情，一位热情的村民慷慨地将自己两间多时不用的杂货屋借给三个逃难的人安身。

住下来后，大夫给帖木儿仔细做了诊治。诊治后，他无奈却很直截了当地告诉阿亚和沙奈，帖木儿断了的手指固然不可能接上，就是他的腿，因为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也必然落下终身残疾。

大夫给帖木儿重新固定了断腿，要沙奈跟他一起去取药。他们走后，阿亚沮丧地坐在小屋前一块大石头上，心里十分难过。阿亚难过是因为她心里十分自责，她和沙奈都不懂得如何接骨，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又不敢找大夫，只是草草地帮帖木儿将断腿固定了一下。

没想到帖木儿真的要因此变成残疾了，一个立志要像成吉思汗那样驰骋天下的人，如果知道他的腿残废了，他的心里一定会充满怨恨吧，说不定，他还会埋怨她和沙奈，觉得是他们什么都不懂才把他害这样……

想到帖木儿可能会因为失望而变得疯狂，她都不敢进去了。从小到大，她还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担忧过，担忧看到他怨恨的眼神，与其独自面对，还不如等到沙奈回来再一起进去……

阿亚正在胡思乱想，屋里传出帖木儿的声音，那声音居然很平和："阿亚，你在外面吗？"

阿亚从石头上跳了起来。

"阿亚！"

阿亚呆呆地"噢"了一声。

"阿亚，我要喝水。"

阿亚嘴里答应着，却挪不动步子。屋里帖木儿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当他再一次开口说话时语气里明显透着奇怪："阿亚啊，你在磨蹭什么？"

阿亚实在没办法了，硬着头皮走到门前，嗫嚅着问道："帖木儿，沙奈还没回来，你不会打我吧？"

帖木儿笑了："打你？为什么？"

"都是我的缘故，你的腿……"

"我的腿和你有什么关系吗？你放心，我一定能重新站起来走路、骑马的，我有这个信心。你进来吧，你要是一直不进来，不给我倒水喝，等我站起来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还真是揍你一顿。"

阿亚不敢不听，忐忑不安地推开门走了进去。她给帖木儿舀了一碗水放在他的手上，帖木儿一饮而尽。

喝了水，帖木儿抹抹嘴，看着阿亚问道："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阿亚眨眨眼，没说话。

"哭了？"

"噢。"

"怕我打你？"

"算是吧。"

"在你眼里，我是个暴君吗？"

"也许……差不多。"

"怪了，你这种没心没肺没长脑子的娘儿们居然也会怕被人打？我以为你只会欺负沙奈呢。可怜的沙奈呀……"

阿亚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除了这句话，你会不会说些别的？总是老一套，烦死了。我真不明白，沙奈可怜不可怜，关你屁事！有这闲工夫，你还是可怜可怜你自己吧。我不信，你就一点不担心，两根手指呢，丢了也就罢了，反正以后你身边断不了有人侍候。可是腿呢？就算你能站起来，也是个……"

阿亚及时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她后悔自己口无遮拦，恨不能咬碎自己的舌头。她真还试着咬了一下，一阵疼痛让她急忙捂住嘴，不咬了。

一时间，帖木儿没有回话。阿亚怯怯地看了帖木儿一眼，却发现他正有趣地看着她，嘴角、眼睛里全是嘲弄的笑意。

"你……"

"怎么不说了？往下说呀。"

“帖木儿，对不起。”

“阿亚会向别人认错，不是疯了，就一定是吃错药了。”

阿亚忍无可忍，暴跳如雷：“你别不识好歹，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若不是看在你残废的分儿上，我才懒得理你呢。”

“这就对了。”

阿亚一愣，火气顿时消了：“啊？”

“我说，这就对了。拿着鞭子，想抽谁抽谁，放出托列，想咬谁咬谁，不懂得遮掩，不懂得世故，这才是我认识的阿亚呐。如果像你这样的人也会从一头母狮子变成小女人，我还不如让西斯坦人杀了算了。阿亚，记住我的话，谁都可以变，你不能，如果你变了，这个世界对我而言乐趣就更少了。”

阿亚拧着眉头想了半天，仍然琢磨不透帖木儿话里的意思。无奈，她认输了：“你到底在说什么？稀奇古怪的。”

帖木儿打了一个长长的唿哨：“听不懂吗？”

“傻瓜才听得懂。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去给你准备饭吧，一会儿沙奈回来，再熬药。明天，沙奈还得赶路呢。沙奈不在，你最好乖乖听我的，要不，休想让我好好服侍你。”

“好，听你的。”帖木儿一副顺从的模样，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看来，他知道自己的伤情，只是他并不在乎。

阿亚的心情舒展了许多，不由向帖木儿开颜一笑。她露齿而笑时，两颗尖尖的小虎牙晃了晃。帖木儿从来没有离这么近仔细看过阿亚，他惊奇地发现，阿亚此刻温柔的笑容差不多可以用“可爱”这个字眼来形容了。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的身上居然还隐藏着他所不知道的另一面。

不知不觉地，帖木儿的语气有些变了。“阿亚。”他轻轻唤道。

阿亚本来正要走开，听见帖木儿叫她，急忙站住了，回头望着帖木儿：“你还要什么？”

“不要什么。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告诉我……一件事？”

“对。”

“你说吧。”

“我会站起来的，一定会！就算像大夫预言的那样，我的腿真的落下残疾，变成了跛子，我照样还可以骑马。你看着吧，只要真主赐予我骑马的力量，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我驰骋天下。”

阿亚走回帖木儿的床前，望着他坚定的眼神，隐隐感到某种敬畏。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可她不知该如何表达。她站了一会儿，找不出话说，于是点点头，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阿亚站在门前，向苍茫的天空伸出双手，将头微微低下。她想，真主或许就在天地间某个地方俯视着帖木儿，怀着悲悯的心情。帖木儿是他众多孩子中的一个，他一定不会放弃帖木儿。

帖木儿相信真主会赐予他力量，阿亚则衷心地希望帖木儿信仰的真主能够保佑他站起来，像以前一样自由地行走、骑马。

这是一种最朴素的愿望，只要帖木儿平安就好。

记得她从死人堆里背出帖木儿的时候，她曾经跪在地上祈求长生天保佑帖木儿不要死去，结果，帖木儿真的活了下来，从那时起，她真诚地将帖木儿的得救归于天意，对长生天充满了感激。

不要怪她可能违拗了帖木儿的本心。从小到大，她唯一信仰的就是长生天，而沙奈也信仰长生天，如同帖木儿信仰真主一样，对于信仰，他们同样虔诚。然而，宗教信仰的不同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共历风险。在她周围的察合台人当中，宗教信仰也从来不是人们区分敌与友的标准。

从蒙古草原追随察合台汗来到异域他乡，经年累月的时光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住在中亚的许多察合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并不全都如此，还有一部分人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当中，有的信仰基督教，有的信仰佛教，有的则坚定地信仰着在草原上盛行了数百年甚至

近千年的萨满教。

古老的萨满教以自然崇拜为核心，阿亚是它无数信徒中的一个。她从不怀疑，天地万物都有神灵，特别是蒙古人信仰的长生天，一定会无私地护佑草原以及他们这些离开了蒙古本土的人们。

当然，这些人中也包括帖木儿。

哪怕帖木儿是一位已经突厥化了的蒙古人。

这时的阿亚尚且不知道，不久之后，帖木儿果然站了起来，虽然他的一条腿跛了，右手也永远失去了两根手指，可这并不妨碍他以夺人的气势重新站在欧亚政治的舞台上。这个人，日后被亚洲和欧洲的人们称作“跛子帖木儿”，将“帖木儿”与“跛子”联在一起，“跛子帖木儿”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

陆

沙奈第二天晚上离开了白梨村，按照他与帖木儿、阿亚的事先约定，秘密潜回碣石城。至于帖木儿，他则放心地交给阿亚照顾。

沙奈走后，帖木儿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配合大夫的治疗，即使重新接骨他也绝不叫苦呻吟，他的意志令大夫钦佩。

在大夫的精心治疗下，帖木儿很快可以下床了，他拄着拐杖拜访白梨村的村民，当他的右腿变得更有力量时，他丢掉了拐杖。他跛着一条腿随大夫进山采药，用断了两根手指的手教村里的孩子骑马和射箭。他对任何人都那样和善，生机勃勃。这是帖木儿身上最为奇怪的地方，一旦他表现出仁慈和亲切的一面，他就会对周围接触他的人产生奇妙的吸引力，即便他再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这个跛着一条腿的年轻人仍旧成了白梨村最受村民们欢迎的客人。

沙奈这一走，一个月过去了还没有消息。阿亚记挂他，帖木儿却坚信沙奈一定会平安回来。

沙奈不在的这一段时间，帖木儿彻底养好了伤。虽然在伤好后他从

一个健全人变成了跛子，右手还断了两根手指，他却笑口常开。他不止一次对阿亚说，他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只要活着，哪怕身体有了残缺，他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就是怀抱着这样的自信面对生活，面对打击，阿亚有时甚至觉得，帖木儿的自信好似注入海子的泉眼，泉水源源不断，奔涌不息。

帖木儿一如既往地喜欢与阿亚斗嘴。阿亚一方面时常被他气得七窍生烟，另一方面却明白这是他的好意，帖木儿无非是想借用这种方式来减缓她对沙奈担忧的情绪。与帖木儿单独相处越久，阿亚就越觉得帖木儿是个很矛盾的人，他有着奇怪的思维以及与常人不同的行为准则，他自私自利，狡诈多疑，冷酷无情，与此同时，他又慷慨大度，信爱朋友，明察世事。这些截然相反的品格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不能不令阿亚那颗不喜欢思考的大脑无所适从。

阿亚像帖木儿庆幸自己没有死掉一样庆幸她没有嫁给帖木儿，当初她若果真如愿以偿，现在的她一定生不如死。

回头想想，还是沙奈最适合她。沙奈个性简单、透明，和她如出一辙，与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阿亚至少觉得自己不累。

沙奈回来的那天很突然，当时，帖木儿和阿亚正坐在门口的石头上聊天，帖木儿问阿亚："你打算给沙奈生几个孩子？"

阿亚与沙奈成亲的第二年生下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不到半岁就夭折了，从那以后，阿亚一直不曾怀孕。阿亚生孩子的时候年龄还小，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她已经不再为这件事情伤怀。

此时，莫名其妙地听到帖木儿这样问她，她想了想，懒洋洋地回答："四个，四个最好。"

"四个？为什么要四个？"

"我想要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多几个不好吗？"

"多几个你帮我养啊。"

"你的孩子干吗要我养？"

“我嫌麻烦，四个差不多了。再少，一儿一女也行。”

“那得让沙奈加油了。我说阿亚，你的沙奈，他是不是不行？”

“什么不行？”

“你不明白？”

“明白什么？”

“亏你还是别人的老婆，生过一个儿子，连‘不行’的意思都不懂。”帖木儿有意将“不行”说得怪里怪气，阿亚明白了。

“你才不行呢。你不是也才生了一个儿子吗？”她反唇相讥。

“我不一样。沙奈这辈子除了你恐怕谁也不会娶。我呢，我想娶多少女人就娶多少女人，所以，我想生多少儿子就生多少儿子，反正我不会嫌麻烦。”

“哪有那么多‘黄金家族’的公主让你娶？”

“‘黄金家族’的公主多了我也消受不起，有一个、两个就好了。身上流着成吉思汗的血液，还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公主，这样的女人才是我梦寐以求的伴侣。我虽然不会只有一位夫人，但我可以保证一辈子敬爱她。就像成吉思汗有了那么多后妃之后，仍然敬爱着他的发妻孛儿帖一样。”

“发妻？我明白了，你说的是云娜夫人。”

“错。她是‘黄金家族’的女人不假，但她的身份不是公主。”

“可你要娶公主，她会同意吗？”

“这种事哪里由得了她。”

“难道，你不爱她吗？她给你生了儿子，你不是很疼爱你的儿子吗？”

“两码事。无论如何，我绝不允许一个女人来干涉我的事情。”

“你太可怕了。幸亏……”

“幸亏什么？幸亏我不肯娶你是吗？”

“是啊。长生天对我真够仁慈，没让我掉到苦海里。如果那一年我真的嫁给了你，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你是不是在说反话？你应该这么说，如果那一年我娶了你，还不如让我这次在西斯坦死了算了。”

阿亚瞪着眼睛看着帖木儿，瞪了一会儿，赌气似的嘟囔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沙奈就是比你好。”

“是吗？得，你说好就好吧。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你的好人回来了。”

“啊？”

“啊什么啊？像个呆瓜。你回头往后看，你的沙奈回来了。”

阿亚猛地回头。

是的，是沙奈，帖木儿确实没有骗她。她远远地看到沙奈骑着马，正向他们这边飞驰而来，沙奈的身后，还有十数骑紧紧相随。

阿亚兴奋地欢呼起来，张着双手向沙奈跑去。她跑得飞快，帖木儿一动不动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她，他突然想起沙奈曾为阿亚腰有些粗屁股有些大烦恼的往事，脸上不由露出笑容。

沙奈也看到了阿亚，他在马上扬起鞭子，欢快地叫道：“阿亚。”

阿亚不说话，气喘吁吁地跑到沙奈近前。沙奈勒住坐骑，伸手将阿亚拉上马背。阿亚从他的身后抱住了他的腰。

“你怎么才回来？”她喘息着问。

沙奈挥了一下鞭子，让坐骑小跑起来。“惦记我了吧？”他问阿亚。

“废话!”

“我也惦记你们。没办法，遇上一些事，耽搁了。对了，帖木儿怎么样？他的伤都好利索了吗？”

“哦，好是好了，但他的手指没办法了，腿也跛了。”

“我想到了。大夫说过的，不是吗？你告诉我，这些日子他是不是很难过？有没有乱发脾气？”

“那倒没有。我看他每天高高兴兴的，跟谁都有说有笑。他还骑马呢，这里的小伙子跟他比赛骑马，没人能赢过他。你说怪不怪，帖木儿以前挺严肃的，这次伤好后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人和蔼可亲，每天春风满面，白梨村的村民都挺喜欢他。他们经常给我们送些梨浆和果脯，有的人家杀了羊，也给我们送一条后腿过来。就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就跟我设想他将来如何如何，他说的那么当真，让人觉得他真的能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

“没准呢。”

“啊？”

“这是他的理想。”

“总不会完全一样吧？”

“完全一样当然不可能，不过，除了他，别人谁又敢这样想呢？”

“也是。”

沙奈和阿亚说着话，已经到了帖木儿近前，沙奈和阿亚跳下马，帖木儿走过来，跟沙奈拥抱了一下。

“帖木儿，你还好吗？”

“好，我没事。真主保佑，你总算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你家阿亚非把我烦死不可。”

阿亚怒道：“我烦你？是你烦我才对。”

“你看到了吧，她每天都这样。”

沙奈无奈地傻笑。这两个人，他哪一个都不敢说，哪一个都得罪不起，他只能说事：“帖木儿，我这次回……”

帖木儿打断了他的话：“我看到你带了十多个人来，他们是谁？”

沙奈回头看了看他带来的那些人。他们停在五十步远的地方，正在等候沙奈向帖木儿提起他们。

“帖木儿，你还记得艾库这个人吗？”

“艾库？让我想想，他不是……对了，他不是色拉兹汗的侍卫长吗？据说，他武艺出众，精通音律，对色拉兹汗很忠诚。”

“对，就是他。”

“怎么？难道他也来了？”

“来了，为首的那个年轻人就是。”

“我认出他了。不过，他们为什么会跟你一起来？”

“说来话长。我简单点说吧，朝廷出事了。”

“出事了？”

“对。咱们逃走后，哈兹罕知道色拉兹汗已经不再信任他，借口报仇，设计捕杀了色拉兹汗。其实他是想就此夺取汗位，自己称汗。可是，艾库逃走了，组织了一支军队与哈兹罕作战，双方互有胜负，汗宫几度易主。就在艾库和哈兹罕相持不下时，你叔叔哈吉见有机可乘，从碣石城出兵攻打哈兹罕，结果，哈兹罕腹背受敌，兵败被擒，哈吉下令将他斩首了。”

“什么？哈吉杀了哈兹罕？消息确实吗？”

“确实。”

“那云娜呢？我儿子呢？”

“你不用担心，他们没事。哈兹罕虽然死了，我岳父筛海抢先包围了哈兹罕的府邸，找到云娜夫人和只罕杰尔，把他们保护起来了。哈吉念在云娜是他侄媳，只罕杰尔是他侄孙，也算对他们网开一面，允许他们住在筛海的营地。我这次回去，已经和他们见过面了。”

帖木儿稍稍松了口气，不用再担忧儿子和夫人，他的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这一次事变可能给他带来的利益。不过，想到他已经是光杆司令一个，他又有些泄气，“照你说来，现在是哈吉掌握了撒马尔罕的局面。”

“不是。”

“不是？你什么意思？”

“是这样，忽辛听说哈吉杀死了他祖父，从阿富汗出兵将哈吉赶回了碣石城。忽辛自己当然想成为撒马尔罕新的主人，可是以艾库为首的撒马尔罕守军将领多数不服他，这些人极力在将士当中煽动哗变，忽辛举行宴会的晚上，差一点被哗变的将士杀死，他害怕了，被迫退出撒马尔罕，转回他的领地。”

“然后呢？”

“赶走了忽辛和哈吉，撒马尔罕群龙无首，艾库与众将商议，一致认为你是为了帮助色拉兹汗复权才被迫逃亡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钦佩你的忠诚。另外，他们认为，当前危机四伏的撒马尔罕，只有你才能出众，胆识过人，最适合做他们的领袖。于是，他们派人四处打探你的消息，为此还找过我的岳父筛海。我岳父对艾库这个人比较了解，知道他是个一言九鼎的汉子，既然他诚意推戴你，我岳父便答应了他派来的人，一有我们的消息就设法通知他。”

“我明白了，你见到筛海后，筛海就让你到撒马尔罕找到艾库，把我的藏身处告诉了他。”

“是这样没错。否则，我也不会走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事情的原委我差不多弄明白了，你去请艾库过来吧。”

“是。”

沙奈去不多时，带着艾库回来了。艾库施礼见过帖木儿，帖木儿还礼，注目端详着他。

艾库是个身材高大、目光如炬、动作敏捷的年轻人，以前，帖木儿与艾库见过面，但没有任何交往，此时，艾库站在他的面前，他在一见之下就被这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身上所特有的英武之气打动了、感染了。

帖木儿请艾库坐下说话。艾库不肯，他原本不善客套，也不喜欢绕弯子，他直截了当地问：“请问，您的腿可以走路了吧？”

“可以。”

“既然能走路，骑马更不成问题了？”

“当然。”

“那好，既然您能骑马，我带了从马来，请您立刻上马，跟我返回撒马尔罕。”

“哦？马上吗？”

“对，事不宜迟。撒马尔罕的情形想必刚才沙奈都跟您说了。现在，大家正心里没底，很需要一个像您一样强有力的人回去收拾残局。我想，您一定不会有很多东西要收拾，对吗？”

“东西倒是没有。不过，我在白梨村养伤这么长时间，总得向村民们告别一下。要不……”

“事情很急，这些婆婆妈妈的事请您不要考虑。”

“该考虑的不考虑也不行。这样吧，沙奈，你代我去大夫那里一趟，告诉他，家里人找到了我，家里出了急事，我必须马上动身，来不

及跟他告别了。他的恩德，我谨记在心，容后再报。”

“知道了。”

沙奈牵马正要离开，阿亚跑到他身边：“我跟沙奈一起去。”

“不行，你帮我收拾东西。沙奈传完话，会来追我们。你有什么话，路上再跟沙奈说也不迟。”

阿亚不情愿地看着沙奈。帖木儿催促阿亚：“快点!”

阿亚回头瞪了他一眼，磨磨蹭蹭地回到屋里。两个男人望着她结实的背影，又望望彼此，相视而笑。

第三章 东 山 再 起

壹

帖木儿重新回到了撒马尔罕城。

在艾库、筛海等人推戴下，帖木儿暂时接掌了撒马尔罕的军政大权。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真心拥护他，只是在目前的状况下，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对他们而言，撒马尔罕的稳定远比是否拥护帖木儿重要。

帖木儿却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从他掌握权力开始，他便致力于整饬军务，整顿治安，严惩一切暴乱分子和不法之徒，在他的铁血政策下，撒马尔罕的局势迅速归于平稳，他的所作所为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

帖木儿派沙奈和阿亚去接回暂时寄住在叔叔哈吉府上的夫人和儿子。阿亚很高兴可以回家了，她急于见到母亲以及她心爱的托列，可是她只见到母亲却并没有见到托列，母亲悲伤地告诉她，在她和沙奈随帖木儿逃出撒马尔罕那天，托列就不见了，人们都说，托列一定是去找它的主人阿亚了。过了很久之后，差不多两个月吧，托列回来了，独自进入果园，卧在阿亚常待的那棵树下，奄奄一息。它全身瘦骨嶙峋，皮毛脏得不成样子，一开始，阿亚家的仆人们都没有认出它，可是无论仆人们怎么撵它，它就是不肯离开那棵大树。

后来，有一个仆人认出了它，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亚的母亲。母亲来到果园，想接托列回家，给它治病。她轻唤着托列的名字，听到她的声音，托列从地上抬起头，艰难地向她摇摇尾巴，随后，头一歪，就断了气。当时的情景使许多人都红了眼圈，大家都说托列是一只义犬，它为了找阿亚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头。当它感到自己就快死了，才急忙回到它经常与阿亚嬉戏的果园，希望能在这里最后看一眼它所牵挂的主人。阿亚和沙奈来到埋葬托列的地方，哭了很久。沙奈也不由感叹，许多时候，不会说话的动物远比人更加忠诚。

哈吉应帖木儿之请，爽快地同意将云娜夫人和只罕杰尔送回帖木儿身边。帖木儿见到儿子欣喜万分，对于夫人却没有多少话说。同样，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云娜对帖木儿的感情更加淡漠。

帖木儿将妻儿仍旧安顿在哈兹罕昔日的府邸。云娜用一种隐忍的姿态接受了帖木儿必须与她同居一室的现实，几个月后，云娜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将这个消息告诉帖木儿时，突然掩面流泪。

帖木儿丝毫不懂得女人的心思，也不知道云娜为什么情绪失控，他以为云娜是在想念她的祖父。虽然哈兹罕不是直接死在他的手中，但当年，他何尝不想亲手杀死哈兹罕？那个时候，若非他接受了色拉兹汗的密令，意图组织军队推翻哈兹罕的统治，或许哈兹罕就不会被哈吉杀死。云娜一直知道他觊觎着哈兹罕手中的权力，他把云娜的眼泪当成是对自己的指责。

他的心里隐隐有些不快，但考虑到云娜为他生儿育女、劳苦功高，他不能责备她，便叮嘱侍女扶夫人回去休息。

云娜拭去泪水，回到内室。自始至终，她再没有对帖木儿说什么，突如其来的悲哀不是为了祖父，为祖父的眼泪她已经流尽了。

突如其来的悲哀是为她自己。

为自己是帖木儿的妻子而悲哀。

在被帖木儿抛弃的日子，她怀着怨恨抚养着她与帖木儿的儿子只罕杰尔。作为母亲，她没有怨言，可她的心里无法原谅帖木儿。帖木儿本来可以带着她和孩子一起离开撒马尔罕的，就算来不及带走她和孩子，也应该派个人向她通知一声。再退一步讲，就算他逃走时匆忙，顾不得通知她，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也随时可以派个人回来看一眼他们娘儿俩。

作为妻子，她绝对不会将他的任何消息告诉祖父。即便不为她自己，仅仅为了孩子，她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遗憾的是，他没有。

或许，他根本就不曾信任过她。哪怕她为他生儿育女，哪怕他格外

钟爱他们两人的儿子，仍然换不回他对她的信任。

夫妻间没有信任，这才是最可悲的。

有的时候，云娜也曾强迫自己不要再去想这些事情，她设法说服自己，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丈夫毕竟回来了，毕竟把她和儿子接到了身边。而且，虽说他当时只顾自己逃命，或许也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可是，她的忧伤无处可放，他的绝情，深深地伤害了她，使她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他。

她不知道，她的一生是不是要这样度过？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如果不是为了儿子，她倒真希望自己能够早点追随祖父而去。

也许真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中国古老的谚语，撒马尔罕的局势刚刚平稳下来，前方传来战报，东察合台汗国的军队已逼近铁门关附近，当年，成吉思汗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征服之旅的。

几个月前，西察合台汗国发生的变乱通过太子伊利亚斯安插在色拉兹汗身边的坐探传到了图格鲁汗的耳朵里。作为尚且拥有实力的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图格鲁汗生平最大的心愿就是攻下西察合台的领地，使其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汗国。当图格鲁汗得知撒马尔罕数易其主的消息时，他立刻从伊犁驻地起兵，兵锋直指碣石城和撒马尔罕。

哈吉和帖木儿都无力抵挡图格鲁汗的军队，哈吉受到攻击后被迫逃往呼罗珊地区，帖木儿却明智地投降了图格鲁汗。作为对他这一选择的奖赏，图格鲁汗将碣石城交给他管理。

二十四岁的帖木儿在图格鲁汗的军中很快崭露头角。他果断地捕杀了碣石城中企图叛乱的将领，使碣石城混乱的局势迅速趋于稳定。图格鲁汗看到他的忠心，继续挥师西进，兵锋直指未被征服的城市。

帖木儿将这一消息迅速通报给他的妻兄忽辛。哈兹罕在世时，忽辛凭借祖父为他提供的军队，在阿富汗地区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这个王国包括喀布尔、巴里黑、昆都思和巴达克山。在西察合台汗国，忽辛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真正实力的人物之一。帖木儿不希望忽辛因不自量力而遭受灭顶之灾，他在密信中一再提醒忽辛权衡利弊，如果没有力量抵抗图格鲁汗，不如暂且投降，等待时机。

忽辛接到密信后不久，图格鲁汗大举进攻阿富汗，兵临巴里黑城下。忽辛不经一战，开城投降，图格鲁汗大喜过望，仍将巴里黑等地交给忽辛治理，忽辛只需派出部分兵力协助图格鲁汗征伐其余城池即可。这样一来，忽辛毫发无损，实力完整，不能不感谢帖木儿的及时提醒。

可以说，帖木儿此举，不仅使他和忽辛之间一度冷淡的关系迅速得到修复，而且使他与忽辛彼此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帖木儿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治理碣石城，但他忽略了，还有一个人，从来不曾放弃过夺回碣石城的努力。这个人，就是帖木儿自己的亲叔叔哈吉。

哈吉在呼罗珊躲避了一段时间，得知图格鲁汗引军西征，乘虚杀回碣石城。帖木儿出城迎战，哈吉首战失利，退往山中。帖木儿没有追赶，他觉得哈吉不堪一击，不值得他将哈吉赶尽杀绝。

然而，哈吉的失利其实只是一种试探，在与帖木儿交战时，他在帖木儿的军中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使他想到了一个绝好的办法。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年男人出现在特古扬的将军府前。特古扬曾是哈吉的部下，因治军有方，在将士中享有一定的威信。哈吉败逃呼罗珊时，特古扬审时度势，率余部投降了图格鲁汗，后来又归帖木儿治下。帖木儿对他十分信任，委以要职。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秘密接见了中年男人。两个人密谈了很久。中年男人离去后，特古扬打开一个珠宝盒，那里面，金银首饰、玉镯钻戒应有尽有。

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年男人又来过几次，每次都有大宗礼物奉上。最后一次，中年男人终于不辱使命，给他的主人哈吉带回了特古扬的承诺。

哈吉不失时机地引军再攻碣石城。

帖木儿仍如前次出城迎战。他将队伍分作左、右两翼，他亲自指挥右翼，而将左翼交与特古扬指挥，他与特古扬约定，一旦哈吉的军队出现溃败之势，立刻对其形成合围，以免哈吉再次逃往山中。哈吉去而复返，让帖木儿意识到，哈吉一日不除，他就一日不能成为碣石城真正的、唯一的主人。

双方战阵布下，哈吉胸有成竹，只攻右翼。帖木儿敏锐地觉察到情况有变，派沙奈向特古扬传令，要特古扬速率左翼增援。沙奈不敢耽搁，策马直趋左翼阵地。进入左翼阵地，沙奈又费了一番唇舌才被一位将领引到特古扬面前。沙奈向特古扬说明来意，特古扬倨傲地看了沙奈一眼，简短地回道："不可能！"

沙奈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您说什么？"憋了好一会儿，他吭吭哧哧地问。

"我说不可能！"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哈吉是我的故主，我不可能帮助帖木儿去攻打他。你回去告诉帖木儿，让他放下武器，束手就擒，或许，我还可以向哈吉美言，饶他不死。否则，只怕你们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你！"

"滚吧。你之所以还能站在我的面前，是我没让他们杀你，我要你留下耳朵听我说话，留下嘴巴去向帖木儿回明我的意思。若非如此，你早就死了。"

沙奈知道再说下去也是白费唇舌，为今之计，倒不如真用这条拣回来的命去向帖木儿报信，这样，帖木儿也好有所准备。他这样想着，不再跟特古扬啰唆，急匆匆地拨马返回正在激战中的右翼阵地。

帖木儿这边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他在激战间隙听了沙奈的汇报，决定撤出战场。哈吉却不会那么轻易地让他逃走，帖木儿率领余众突围了几次都没成功，最后一次，仅带着数十骑逃往崇山。十多天前，哈吉也是逃到这里，养精蓄锐。当时，帖木儿没有追击他，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可不想重蹈覆辙。

哈吉亲提大军，一路追入山中。

所幸这时天色已晚，哈吉下令把住所有出口，天明再做打算。他的想法，即使他此次不能很快清剿帖木儿，至少也要把他困死在山中。

黑夜在紧张的气氛中缓缓溜走，天色微明时特古扬赶来增援哈吉，哈吉的心里更有底了，决定立刻分路攻山。哈吉正在点将分派之时，负责监视帖木儿的将领送来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

一时间，哈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贰

将领说，帖木儿绑着自己，带着他的人素服出降，眼下正在营外求见。

哈吉与特古扬面面相觑。如果不是大白天面对着一军帐的人，他们一定以为自己在做梦。

将领请哈吉示下。

哈吉转动着眼珠，转了好一会儿，问："你说帖木儿已到营外？"

将领回说是。

"除了他，还有谁？"

"他们几十号人全都投降了。帖木儿一再请求面见您，我就把他带来了。"

哈吉征求特古扬的意见："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帖木儿已经投降，总督就见见您的这位侄儿何妨！"

"好。"哈吉吩咐将领，"传。"

将领出去工夫不大，将帖木儿带进军帐。果如将领所说，帖木儿穿着一身粗布衣服，绑着自己，跪在哈吉面前，向他的叔叔负荆请罪。

叔侄二人对视良久。

终于，哈吉叹口气："帖木儿，你这是干什么？"

“哈吉叔叔，我向您请罪来了，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收留侄儿在您的身边吧。”

“你不是投降了图格鲁汗，专意与你的叔叔我作对吗？”

“彼一时，此一时。图格鲁汗当时兵威正盛，侄儿守不住撒马尔罕，不投降就只能任其宰割。明知如此，侄儿何苦做那种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的蠢事？何况，侄儿当时也有私心，想凭借图格鲁汗的力量把碣石城的统治权从您手里夺过来，您肯定没忘，当年毕竟是您先从您哥哥的手里把它夺走的。”

帖木儿这些话虽然不好听，但都是实话，哈吉听了无话可说。

帖木儿继续表白心迹：“哈吉叔叔，虽然我反对过您，您也不喜欢侄儿年幼时的所作所为，但我们毕竟是亲叔侄啊，常言道血浓于水，在这乱世当中，可以靠得住的还是亲情。”

哈吉被说得有些心动了，他回头问特古扬：“你觉得呢？”

特古扬回答：“帖木儿是个将才，当年在哈兹罕手下，他就以执纪严明著称。我看，不如让他给你当个总管吧。有一点他没说错，他是你的亲侄儿，总比外人可靠些。”

哈吉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特古扬的建议。

特古扬意味深长地看了帖木儿一眼，帖木儿还以相同的目光。此时，在哈吉、特古扬、帖木儿三人当中，被蒙在鼓里的只有哈吉一个人。

昨天，帖木儿突围时颇有预见性地留下了沙奈。哈吉追击帖木儿，沙奈却设法见到了特古扬。按照帖木儿的行前交待，沙奈以投降为名面见特古扬，他很神秘地对特古扬说，帖木儿愿将他从中国得来的一套宝石酒盏献与特古扬，宝石酒盏独一无二、价值连城，条件是特古扬必须在哈吉面前为帖木儿美言，保他不死。

特古扬爱财如命，慨然应允。

帖木儿赌准了特古扬的为人。他一早出降，特古扬果然全力维护。

事情的演变出乎哈吉的预料，结局倒算得上皆大欢喜。哈吉乐呵呵地扶起帖木儿，要他随自己返回碣石城。途中，他吩咐下去，全军大宴三天，庆祝他收服了帖木儿这员虎将。

当天的宴会结束后，帖木儿派沙奈将宝石酒盏送到特古扬府上。特古扬得到了这个他耳闻已久却不得见的宝贝，爱不释手，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

哈吉任命帖木儿为总管，并命帖木儿率己部攻取卡尔西城。帖木儿不负哈吉所托，一战成功，将卡尔西城献与哈吉。帖木儿的顺利得手令哈吉喜忧参半，他从不怀疑侄儿的能力，他怀疑的只是侄儿对他的忠心。他没有把卡尔西城交给帖木儿管理，却交给了自己无能的儿子。

帖木儿估计哈吉很可能乘胜攻打撒马尔罕，他派密使昼夜兼程远赴汗营送信，请求图格鲁汗从速回师，以稳定撒马尔罕周边局势。图格鲁汗接到密信后，果然从阿富汗地区撤军，迅速回师镇守撒马尔罕。哈吉趁机攻取撒马尔罕的计划夭折，不得不像其他河中地区的首领一样准备起程觐见图格鲁汗，表示臣服之心。

为了确保安全，他让帖木儿和特古扬随他一起前往汗营。

图格鲁汗却根本不信任哈吉等人。他对部下放言，哈吉、帖木儿、特古扬都是小人之辈，如果他们有胆量来到他的面前，他必执杀之。哈吉、特古扬闻讯大惊，商议着逃往呼罗珊躲避，等待时机。哈吉要侍从去传帖木儿宣布他的决定，不料侍从回报，帖木儿听说图格鲁汗不肯放过他，已经连夜率部众逃回铁门村附近他自己的根据地。哈吉大骂帖木儿“胆小鬼”，然而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不得已，他和特古扬匆匆踏上逃亡之路，路上，军队哗变多散去，哈吉和特古扬进入呼罗珊地界时身边的随从所剩无几。哈吉感慨地对特古扬说：“我若有出头之日，一定不忘相随之功。”

特古扬回道：“不必！”

哈吉大吃一惊：“你什么意思？”

“很简单，等你东山再起，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与其如此，不如我自己的路由我自己安排。”

“你要干什么？”

“离开你，去投奔图格鲁汗。”

“你别忘了，图格鲁汗不信任你，他不会放过你的。”

“这个不劳你费心，我自有办法。”

“办法？什么办法？”

特古扬笑了笑：“我要送给图格鲁汗一份厚礼。得到这份厚礼，相信他一定会喜悦万分吧。”

哈吉脸色一变，他终于明白，特古扬是个小人，真正的小人!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是永远靠不住的，而像他侄儿那样善于玩弄阴谋、能屈能伸的权谋之才比一个小人更加可怕。

特古扬将手伸向腰刀。随着他这个动作，站在哈吉身后的一个少年侍从将早就握在手中的匕首顺势送入哈吉的后心。哈吉艰难地转过头去，睁着充血的眼睛瞪视着少年，少年感到自己被罩进了狰狞的红光中。

突然，少年大叫一声，他要收回自己杀人的手，不料匕首被带了出来，哈吉的血喷射了他一身一脸。

哈吉的身躯依然屹立不倒。少年丢了匕首，挥舞着双手，凄厉地惨叫着，向远处跑去。

少年疯了。

特古扬一脚踹在哈吉的肚子上，哈吉的身体倒了下去，发出沉闷的声音。哈吉双眼圆睁，死不瞑目。

特古扬要人割下哈吉的脑袋，众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特古扬骂了声“一群废物”，没办法还得自己动手，将哈吉的脑袋斩了下来。

他抓着哈吉的发髻举起来，使哈吉的脑袋面对着他。突然，他感到哈吉大睁的双眼对他似笑非笑地眨了眨，他不由被吓了一跳，定睛望去，一切又恢复原样。

他不敢再举着哈吉的脑袋了，把它放进皮囊里，扔在马背上，转回撒马尔罕。

叁

帖木儿重新回到图格鲁汗麾下。帖木儿这次为图格鲁汗立了大功，图格鲁汗赏识他的果决智慧，年轻有为，任命他为太子伊利亚斯的顾问。

帖木儿的真正目标远不止于此。为了进一步取得图格鲁汗的信任，他将自己珍藏多年和从特古扬府邸查抄出来的名目繁多的宝物全部献给图格鲁汗。他说这些都是他本人、妻兄忽辛和手下诸将所献，希望图格鲁汗看到他们的忠诚，成为他们这些西察合台人以及河中百姓的保护者。

图格鲁汗大为高兴，允诺保留帖木儿和忽辛的领地，同时又将帖木儿升为万户长，与总指挥官比吉节一道辅佐伊利亚斯。此时，图格鲁汗的军威达到鼎盛，希冀一举征服西察合台汗国全境。

帖木儿回到碣石城。他听说他的叔叔哈吉已被特古扬杀掉，这样，他就成了碣石和卡尔西城唯一的领主以及巴鲁剌思部族无可争议的首领。他从来没有说过要为叔叔报仇，但当特古扬从呼罗珊回到碣石城，想要接走他留在碣石城的家人时，帖木儿却派人逮捕了他。不仅如此，帖木儿还当众审判特古扬，他一一列举特古扬背主求荣的卑鄙行径，最后做出将特古扬绞死的决定。特古扬大骂帖木儿玩弄阴谋诡计，帖木儿不予理睬，即刻将特古扬送上绞架。结果，杀害哈吉的凶手得到了惩罚，帖木儿也名正言顺地清除了自己前进路上的潜在威胁。

之后，为了证明他的忠恕之心，帖木儿派人寻回叔叔的尸身，亲手将叔叔尸首合一，痛哭一场，以贵族之礼安葬。许多过去跟随哈吉的将士看到帖木儿有义气，便纷纷回到碣石城投奔了他。

图格鲁汗打算进攻呼罗珊地区，他的计划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东察合台汗国传来急报，称国内发生叛乱，图格鲁汗不得不率领本军回师平叛。他根本不知道，东察合台汗国发生的叛乱，与帖木儿的暗中挑拨有关。

行前，图格鲁汗再三叮嘱帖木儿，一定要好好辅佐太子伊利亚斯，对伊利亚斯忠诚，就是对他忠诚。帖木儿嘴上答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对于图格鲁汗，他似乎还能把握他的好恶，但对于软硬不吃、性格反复无常的太子，他却毫无办法。何况，他明显感到来自于太子周围的人对自己所怀有的敌意，他不知道随着图格鲁汗离去，自己还能与太子和平共处多久。

这一点不能不令人头疼。

帖木儿仔细分析过造成他与太子等人不睦的原因，后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原因固然多种多样，其中最致命的还是由于宗教信仰不同。

察合台汗国分裂成东、西察合台汗国之后，统治着畏吾儿（今新疆）诸地的东察合台汗国，受成吉思汗的立国政策和后来的元朝影响，在其辖境内采取对一切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而统治着西察合台汗国的诸汗却日益与当地统治者合流，改信伊斯兰教。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图格鲁汗的军队组成复杂，主体是偏信偶像教的游牧民族和居住在锡尔河以北的月即别（即乌兹别克）人。偶像教派与伊斯兰教派不能达成包容，冲突时有发生，这些都被作为帖木儿本人的过错上报给太子，久而久之，太子对帖木儿更加不信任。

终于有一天，导火索被点燃了。

点燃导火索的是月即别人。他们抢掠居住在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百姓，还捉拿了敢于反抗的默罕默德后裔七十人，用铁链拴住，投入牢中。帖木儿听说这件事，直接来到狱中，当众宣判这七十人无罪，然后将他们全都释放。月即别人听说帖木儿如此胆大妄为，对他十分憎恶，他们选了一个能言善辩、深得伊利亚斯太子信任的将领到伊利亚斯面前，给帖木儿列举了许多罪状，其中之一就是帖木儿有谋夺汗位的野心。太子本来忌惮帖木儿的才能，听说这件事，急忙密报其父图格鲁汗，图格鲁汗不问事由，下令对帖木儿进行诛杀。但图格鲁汗深知帖木儿机警过人，武艺出众，叮嘱太子一定要隐秘行事。

伊利亚斯传下命令，并做好一切准备。

次日寅时时分，一位年轻人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碣石城的总督府。年轻人的脸上、额头上和鼻尖上都挂着大滴的汗珠，浸出的汗水几乎洇湿了整个后背，看样子，他是从撒马尔罕一路赶到碣石城的。

帖木儿知道年轻人名叫沙乌可，自己与他平素并无来往。沙乌可是察合台系宗王，成吉思汗的嫡传后裔，身份高贵。伊利亚斯对他比对别人信任，视为心腹，因此，帖木儿不知道他突然前来，究竟有何要事相告。

帖木儿是被沙乌可从睡梦中叫醒的。当他来到会客厅坐在椅子上时，仍是一副睡眼惺忪的神态。当然，这不过是帖木儿给人的表象而已，事实上，透过惺忪的睡眼，他一直警觉地观察着沙乌可。

沙乌可实在是渴极了，他看到几案上放着一把红色的砂壶，掂了掂里面有水的响声，他以为是凉茶，顾不得客套，端起来“咕噜咕噜”往嘴里灌了几口，喝下去才发现原来是酒。

他喝得太急，被辣得咳嗽起来。

帖木儿笑了。沙乌可的莽撞倒是很合他的心意，他对沙乌可产生了好感。

“沙乌可，这么早，你怎么突然来了？”他不急不缓地问。

“帖……咳……帖木儿，你快……咳……咳……快逃吧。”沙乌可一边咳嗽一边说。

“逃？为什么？”

“伊利……伊利亚斯……咳……他要来进攻你。”

“伊利亚斯？你说明白点，怎么回事？”

沙乌可咳得满脸涨红，好不容易停了下来。

他抬起头，帖木儿依然镇定地等待他说下去。

“伊利亚斯要杀你。”

“伊利亚斯？为什么？”

“是图格鲁汗的密信，下令诛杀你。”

“原因呢？”

“还不是那些月即别人！”沙乌可抹了把嘴上的酒液，脸色稍稍恢复了正常，“因为你释放了他们抓的那七十个人，他们对你十分仇视，就在伊利亚斯面前诽谤你。伊利亚斯轻信了他们的谗言，将你的所作所为列成罪状，上报给图格鲁汗。图格鲁汗担心你威胁汗位，就给伊利亚斯传来密信，要他尽快除掉你。伊利亚斯已经做好准备，就要来进攻碣石城了。”

帖木儿略一沉思。

“这么说，你看到了密信内容？”

“是的。我奉命出城为伊利亚斯办事，回来晚了些，伊利亚斯将图格鲁汗的密信拿给我看了。我吓了一跳，推说要准备准备，连家也没回就往你这里来了。还好我来得及时，要不伊利亚斯大军压境，你只能束手就擒。这一次，你若落在伊利亚斯手里，一定是活不成了。”

“到底如此！真是该来的想躲也躲不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去阿富汗吧，你的妻兄忽辛不是在那里吗？”

“只怕伊利亚斯和那些月即别人同样不会放过他。不管怎么说，与他兵合一处，还可以另想办法。”

“对，我正是这个意思。”

“沙乌可，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帮我吗？”

“你这人有头脑，勇谋兼备，将来能成大事。伊利亚斯的心胸太狭窄，我不喜欢他。另外，我在宴会上见过一个女人，第一次见到她我就爱上了她，我要娶她为妻。我帮了你，就能娶她了。”

“哦，你说的是谁？”

“诺敏敬，你妹妹。”

“诺敏敬？你喜欢诺敏敬？”

“是的，她长着一双紫葡萄般的眼睛，我被她迷住了。”

帖木儿啼笑皆非。

沙乌可竟然暗恋着诺敏敬，这可是他一点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沙乌可一心要娶诺敏敬，倒的确不是什么坏事。沙乌可无论身世还是人品长相都足以配得上他的妹妹，他在一瞬间拿定了主意，别说妹妹还没许配人家，就是妹妹许配了人家，他也会退掉亲事，成全沙乌可。

他对沙乌可说：“只要这次我们能够安全脱险，我立刻让你和诺敏敬成亲。”

“真的吗？”

“大丈夫一言九鼎。”

“我信你。你放心，我们一定能安全脱险，而且，我们一定能赶走图格鲁汗和伊利亚斯。”

“我像你一样充满信心。不过，现在我们还得逃亡。”

“那有什么!我将追随你，寸步不离!”

“我们分头去通知沙奈和所有愿意追随我们的人，立刻就走!”

“是。”

肆

重新踏上逃亡之路，这一次，帖木儿带上了夫人云娜以及两个儿子只罕杰尔和奥美。次子奥美不满一岁，身体孱弱，多灾多病。之所以如此，据大夫断定，其中的原因很可能与他的母亲怀他时心情郁郁寡欢有关。也因为如此，奥美远不像只罕杰尔那么让帖木儿喜爱。

当然，喜爱不喜爱是一回事，儿子终究是儿子，帖木儿默默地忍受了奥美一路上的哭闹。

筛海、沙乌可、艾库、沙奈、多歌、努里丁等人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着帖木儿。帖木儿是一个惯于见风使舵的人，但同时，他的身上也兼具着钢铁般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精神。逃亡的过程中，他沿途煽动百姓和军队反对入侵者的情绪，因此，尽管他遭到伊利亚斯的追杀，他的影响却与日俱增。

一味地逃亡终非长久之计。对于究竟到哪里落脚，在哪里建立起反抗伊利亚斯的根据地，帖木儿还没有形成很好的想法。老谋深算的筛海倾向于在逃亡中选择时机，拖垮伊利亚斯，艾库则倾向于退往阿富汗忽辛的领地，与忽辛兵合一处。帖木儿反复权衡利弊，认为忽辛无力抵抗伊利亚斯的进攻，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投奔忽辛，不如采纳筛海的建议。

帖木儿对忽辛的担心很快得到印证。在花剌子模（今基发）境内，他与狼狈逃离巴里黑的忽辛相遇。

花剌子模强盛时，曾一度据有西越里海，北至伏尔加河，南抵印度河、波斯湾，东到帕米尔高原的广阔土地。随着成吉思汗大举西征，花剌子模松散的政治联盟被打破，许多国家成为汗国的领土，包括花剌子模本土在内。

两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居然意外地遇到了一起。帖木儿见到忽辛很高兴，忽辛的身边尚且带着二百余名将士，而他匆匆逃离碣石时身边只有六十名忠诚之士相随，两人兵合一处，手下就有了二百六十多人，这可是一支相当可贵的力量。

帖木儿热情地拥抱了忽辛，向他问好。

忽辛嘴里嗯嗯着，勉强接受了帖木儿的拥抱。此刻与帖木儿的心情完全不同，忽辛见到帖木儿只有失望，他原以为自己能从帖木儿那里得到庇护，没想到帖木儿比他还要潦倒。

忽辛的不快被他带到了脸上。

帖木儿好像什么也没看出来，拿出一个珍藏多日的皮囊请忽辛喝酒。两人席地而坐，开怀痛饮。也许是因为心里犯愁，忽辛不一会儿便喝醉了，借着醉意，他喋喋不休地埋怨帖木儿：“帖木儿，都是你害了我。当初是谁说，投降图格鲁汗就能保有军队、领土，保有王位？啊，

是谁说的？现在怎么样？我们投降了图格鲁汗，他却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

帖木儿笑眯眯地回答：“是我说的没错。可是我的忽辛舅兄，你也知道当时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怎么别无选择？啊，怎么别无选择？难道你的眼睛瞎了吗？你的心也瞎了吗？喀布尔、巴里黑、昆都思、巴达克山都是我的。知道吗？是我的。如果我不听你的话投降，它们还是我的。”

帖木儿懒着跟他争辩，沙乌可忍不住反驳了一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你确实守得住喀布尔、巴里黑、昆都思，还有巴达克山，守得住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地方，你又怎么会出现在我们眼前？”

忽辛被说到痛处，顿时恼羞成怒：“你是谁？你……你这个坏小子是谁？敢这样对我说话！”

“你连沙乌可也不认识了吗？他是察合台汗的嫡传后裔，他的父亲和你的祖父曾经同朝为官。”

“沙乌可？不，我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沙乌可这个名字根本就一点都不出名！你告诉我，成吉思汗的子孙不能开疆扩土，还配称成吉思汗的子孙吗？假的，都是假的。”

沙乌可不服气，还想跟忽辛辩论，沙奈强行把他拉走了。沙奈临行前阿亚给他准备了一皮囊马奶酒，他把沙乌可拉到一个远离忽辛和帖木儿的僻静处，邀来艾库、多歌、努里丁和筛海，六个人一起喝酒。

帖木儿吩咐两名侍卫去接夫人过来与哥哥忽辛相见。忽辛与胞妹云娜的感情一向深厚，听说帖木儿将妹妹和两个外甥都安排在离此处不到两沙里（一沙里约等于两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脸上的表情顿时多云转晴，倒有几分高兴起来。

他问帖木儿：“云娜怎未跟你在一起？”

帖木儿回答：“此前原本一直都在一起。最近几天，奥美又病了，云娜照顾他很疲劳，她自己跟我商量，想找个村庄住下来，等着我的消息。她这样做，也是为奥美着想。”

“可是，你不在她的身边，万一发生了什么事，她一个女人家带着两个孩子该如何应付？”

“我们在逃亡中，随时都有危险，云娜这么做至少比跟着我颠沛流离来得要好。云娜其实也是这样的想法。再说，村庄里没有人认识云娜，伊利亚斯追击的目标是我，由我引开追兵，云娜和孩子不是就更安全了吗？你放心，我和云娜已经商定，我们随时保持联系，一旦奥美的病痊愈，或者我的状况稳定下来，我就会派人把她和孩子接到身边。现在好了，我们兵合一处，力量壮大了不少，我想，我可以把她接到身边了，你说呢？”

“就该接到身边才对。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这个，我正要与你商议。”

“你说吧，我听听。”

“其实，在进入花刺子模之前，我拜访了一位先知，他建议我潜藏于花刺子模的旷野之中，等待时机。所以，我才会来到这里，并且幸运地与你相遇。我想，图格鲁汗特别是太子绝不会放过我的，他们一定会派军队追击，我们不如就在这旷野之中，与太子以及花刺子模领主帖吉儿周旋。天不负我，假以时日，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等到先知所预言的时机出现。”

“既然如此，就照你的想法，我们走一步说一步吧。”

花刺子模领主帖吉儿探知帖木儿等人的藏身之地，急忙派人报告给太子伊利亚斯，太子命帖吉儿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帖木儿。帖吉儿亲率一千骑兵征讨帖木儿，不料被早有准备的帖木儿设伏击败。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帖吉儿身边的将士只剩下五十余人，不得不撤出战斗。

帖木儿和忽辛一方虽然取得了胜利，然而追随他们的二百多将士，或死或散，也只剩下骑兵十人、步兵三人而已。情形的确很糟糕了，唯一让帖木儿感到庆幸的是，筛海、沙奈这些对他忠心耿耿、智勇双全的将领都安然无恙，而且，忽辛也毫发无损，与他并肩战斗。

经过战斗的重创，忽辛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帖木儿建议逃往西斯坦时，忽辛意志消沉地任由他安排。行前，帖木儿将夫人云娜和两个儿子

托付给筛海和阿亚，让他们躲到乡间去，等待自己重新接回他们。

帖木儿和忽辛在西斯坦很快遭到驱逐。幸运的是，经过帖木儿的动员，许多士兵和将领纷纷来投奔他们，队伍很快又增至二百多人，实力不逊于两人在花剌子模初遇之时。与此同时，图格鲁汗和伊利亚斯太子在河中地区实行的统治遭到百姓反对，帖木儿和忽辛趁机夺取了撒马尔罕。

好景不长。很快，撒马尔罕又被图格鲁汗夺回。

回历七六六年（约1365年），帖木儿和忽辛的事业出现转机。这一年，野心勃勃、一心想要恢复察合台汗国旧有版图的图格鲁汗病逝，帖木儿和忽辛趁汗国军心不稳之际，将太子伊利亚斯逐出撒马尔罕。

伊利亚斯成为被四处追逐、行踪不定的人，状况与两三年前的帖木儿与忽辛极其相似。他很想返回东察合台汗国，重整旗鼓，可是帖木儿和忽辛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到最后，在伊利亚斯身边追随他的人只剩下蒙古贵族哈马鲁丁，他们躲在一个边城中，准备寻机逃回伊犁。

帖木儿和忽辛本可以将伊利亚斯一举歼灭，之所以没有这样做，问题出在忽辛身上。这个哈兹罕钟爱的孙子一心想恢复乃祖在世时的强权与荣光，因此，自从他和帖木儿据守撒马尔罕之后，他便以主人自居，不但任何事情都不同帖木儿商量，还处处排挤帖木儿，帖木儿实力不如忽辛，不得不忍气吞声，主动退守碣石城。

帖木儿和忽辛的矛盾使伊利亚斯和哈马鲁丁得以苟延残喘。

次年，帖木儿感到他本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驱逐伊利亚斯，遂引兵攻打边城，他首次运用了成吉思汗攻城时经常运用的武器和器械，在强大的攻势下，总指挥官比吉节战死，伊利亚斯和哈马鲁丁弃城而逃，边城落入帖木儿手中。

帖木儿并不想放过伊利亚斯，乘胜追击。途中，哈马鲁丁发动叛乱，杀死了伊利亚斯，带着残余力量一路败回东察合台汗国。此后，这个弑主自立的人进一步攫取权力，成为东察合台汗国的主人和帖木儿的敌人。

伍

当然，哈马鲁丁成为帖木儿最缠手的敌人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我了解这些事情时，沙奈已经年过半百，喜欢一边晒太阳一边喝酒，我至今记得他在太阳下眯起眼睛的神态。后来，当我自己也变得非常苍老的时候，我便学着他的样子，给巴布尔、巴巴乌拉、佐维然讲述帖木儿所建立的功业。

不过，那些年，我这个忠实听众还是个孩子，如果沙奈喝了酒又碰巧没有醉，他会像个老奶奶一样絮絮叨叨地向我讲述那些陈年往事。好在，我感兴趣，将他的话全都收录在脑海里。

击败了入侵者，是帖木儿引以为傲的胜利，不过，他真正的胜利并不在这里。他真正的胜利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女人。

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因为，这个女人成功地将帖木儿引入了成吉思汗的家族之中。

帖木儿在溃散的军队中第一眼看到那辆蒙着蓝色天鹅绒帷幔的马车时，就觉得它有几分怪异。

没看到驾车的人，只有两匹枣红马拉着华丽的车子夹裹在四散奔逃的人流和马匹中左冲右突，但这始终没有离开帖木儿的视线。后来，拉车的枣红马在一处残败的庄园门前停下来，似乎很迷茫地看着周遭的一切。

正在追击逃敌的帖木儿对这辆马车起了好奇心，他一向是对任何事情都怀有几分孩子气的好奇心的。他吩咐沙奈领兵继续追击敌人，自己则带着几个侍从来到马车近前，将这辆奇怪的马车前后左右打量了一番。

拉车的枣红马安静地看着他和他的侍从，不时扯上一口地上的青草，若无其事地咀嚼着。富丽的车身和车饰，都向帖木儿证明着马车主人非富即贵的身份。赶车的人想必已在战乱中或死或伤，因此掉落马车，而车中的人——如果车中曾经有人的话——或许也不比为他赶车的人更加走运。

帖木儿爱惜地拍了拍马脖子。多好的两匹骏马，他一眼就相中了它们。安抚了一会儿枣红马，帖木儿走到车身前面，抬手掀开车帘，向里面看了一眼。

这一眼，让他的脸上顿时露出古怪的表情。

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车厢中空无一人。车厢中有人，还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女孩的右胸处赫然插着一支铜尾箭。

箭，不知从何而来，车门的帘子上丝毫没有被箭穿透的痕迹。

帖木儿愕然地看着女孩。

女孩穿着红色的丝绸长袍，长袍的式样典雅，制作精良，像是一件为出席宴会特意穿上的礼服。大概是马车颠簸已久的缘故，女孩的鬓发有些散乱，鬓发右侧上方戴着一个孔雀头饰，头饰上嵌满了星星状的金丝、银丝以及珍贵的红宝石。除此之外，她的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两个手腕上戴着翡翠手镯，无论项链还是手镯，都可以看得出价值连城。这样的服饰显示出女孩的身份非同一般。只是此时，女孩双目紧闭，一头乌黑的秀发、额头下方黑黑的眉毛、涂着口红的嘴唇和红色的衣衫将她的一张脸衬托得越发苍白。帖木儿有点惋惜，虽然看不出她有多么美丽，但是她柔弱的样子还是很惹人怜爱。可惜，她就这么死了。

她人在马车中，究竟是如何被箭射中的呢？莫非是在她死了之后，有人将她抱进了车厢之中？谁知道呢，还是先把她安葬了再说吧。在这样兵荒马乱的环境中，他遇上了她，也算有缘吧。

帖木儿招了一下手，一个侍从过去，帖木儿示意他去把女孩抱下来。

侍从钻进马车，刚抓起女孩的手臂，便放下了。

“怎么了？”帖木儿问。

“报告将军，她……她好像还……还有热气。”

“什么叫还有热气？你的意思是说她还活着？”

“噢……可能。”

“没用的东西，你下来吧。多歌，你上去看看。”

多歌自幼随父亲行医，父子二人在撒马尔罕城都是很有名气的大夫。几年前，多歌的父亲被仇人所害，多歌为报父仇投奔了帖木儿，后来在帖木儿的帮助下杀掉仇人。帖木儿对他十分信任，无论到哪里，都把他带在身边。

多歌应着，灵活地将女孩抱下马车，放在车旁平展的草地上。帖木儿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为女孩检查，直到他抬起头来，才问：“她还活着，对吗？”

“嗯。脉搏很微弱了，需要马上救治。”

“有把握救活吗？”

“我试试吧。”

多歌高明的医术发挥了作用，女孩虽然昏迷了几天，但是在帖木儿返回碣石城时，她已经能够清醒地与帖木儿交谈了。帖木儿怎么也没想到，被他救活的女孩竟然是图格鲁汗的女儿，东察合台汗国名符其实的公主，这个发现让他兴奋不已。而女孩对于救了自己性命的帖木儿，似乎也怀有特别的依恋。

女孩名叫图玛。她的父亲图格鲁汗去世后，国内局势不稳，她辗转来到撒马尔罕，投奔了胞兄伊利亚斯。身为太子的伊利亚斯却没能给予她应有的保护，对于自己唯一的胞妹，他表现出完全漠然的态度。同样是同胞兄妹，在这一点上，伊利亚斯的做法与忽辛完全不同。

尤其令图玛不能释怀的是，这一次，伊利亚斯受到帖木儿和忽辛的联合攻击，城破之时，伊利亚斯弃城而逃，然而他不但没有带上妹妹，甚至连派人通知她一声都没有。幸亏图玛身边有一个忠心的女仆，听到消息，急忙找来一辆马车，亲自驾车，将她载出城外。她和女仆夹在逃亡的人群中忽东忽西，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仆人的惨叫，便想打开车帘看个究竟，哪知……她的记忆到此为止，后来，就是她与帖木儿的朝夕相处了。

应该说，帖木儿对图玛的关心超乎寻常，在遇到图玛前，他对任何女人都缺乏应有的兴趣和耐心，包括对自己的夫人云娜。帖木儿的理想

是要娶一位血统纯正、出身高贵的蒙古公主。图玛像天意赐给他的伴侣，他几乎是在她睁开眼睛注视着自己的一瞬间就爱上了她。他发誓，哪怕将来拥有再多的女人，也会像现在这样尊重她、爱护她。就像圣主成吉思汗虽然拥有那么多美丽的后妃，却终其一生没有辜负过他第一个爱上的女人——孛儿帖一样。

帖木儿毫不怀疑，图玛就是他的孛儿帖。图玛也会像孛儿帖一样，带给他运气和福气。

帖木儿与图玛日夜缠绵，却忽略了夫人云娜的感受。

作为女人，云娜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丈夫每天与一个突然出现的女孩搅在一起，趁着帖木儿回来看望她，她委婉地劝说了帖木儿一次，对此，帖木儿的回答是：你不要多管闲事。

云娜明知，帖木儿对她日益冷淡的态度与自己的哥哥有着很大关系。本来，在图格鲁汗占据河中地区的几年间，一直是帖木儿与她哥哥并肩作战，共同赶走太子伊利亚斯并重新夺回河中地区的，忽辛却将一切都看做是他自己的功劳。加上忽辛本来在阿富汗地区拥有自己的王国，实力胜于帖木儿，他便理所应当地将帖木儿视为臣属，根本不将帖木儿放在眼里。此次，帖木儿主动提出镇守碣石城，正是由于受到忽辛的排挤。虽然这对帖木儿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让步，但他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多年的夫妻，云娜太了解他的夫君是个怎样的人了，帖木儿为大业可以委曲求全，但事实上他从来不具备真正宽阔的心胸。因此，当帖木儿暂且忍下这口气时，忽辛的妹妹自然就成了他心里的一根刺，或者说，成了供他发泄愤怒的一个物件。

是的，物件而已！即使她为他生下了长子只罕杰尔和次子奥美，她在他的心中仍然只是个物件。她很清楚，帖木儿从来没有爱过她。帖木儿会同意娶她，只是为了进一步获得哈兹罕的信任。那时，他接受筛海的劝告归降朝廷，得到哈兹罕的赏识，为了他所谓的大业，他不得不接受强加给他的婚姻。

不幸的是，她却在共同的生活中爱上了这个男人，爱上了这个意志坚强与冷酷无情兼而有之的男人。

直到图玛出现。

云娜虽然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清了帖木儿的真实面目，但她将一切都隐忍在心。她本不是一个身体强壮的女人，尚未生下两个儿子前，她就饱受风痛病的折磨，生下孩子后，她的健康更是每况愈下，人越来越消瘦，几乎到了弱不禁风的程度。这大概也是帖木儿开始嫌弃她的一个原因，如今，对帖木儿的失望让她的病情迅速恶化，她拒绝治疗，很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帖木儿来看望他的夫人了，对于这个与他同床共枕多年如今已在弥留之际的夫人，他第一次产生了些许怜惜之情。

只罕杰尔一直守在母亲的床前哭泣，一副哀哀欲绝的样子，令人很是心酸。奥美还不懂事，不知道母亲就要永远离开他，因此只是噙着手指，看看母亲，又看看哥哥。只罕杰尔是帖木儿与云娜的长子，帖木儿对他一向疼爱有加，他让侍从将只罕杰尔和奥美都带了出去，他要与夫人单独说几句话。

这也是云娜派人叫他过来的原因。

他在夫人身边坐下来，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云娜任由他握着，眼睛却始终没有睁开，她并不想再看这个男人一眼。

好一会儿，帖木儿轻轻叹道："你为什么这样傻？"

"这样好。"云娜声息微弱、语调平静地回答。

"你恨我也不用糟蹋自己。"

"这样好。"云娜仍然说。

"算了，我不多说了。你叫我过来，一定是有话要嘱咐我吧？"

"是的。"

"你说，我听着呢。"

"你要答应我。"

"只要与图玛无关，我都可以答应你。"

“与她无关。”

“好，我答应你。”

“你发誓做到。”

“我发誓。”

“善待只罕杰尔和奥美，多关心他们。他们已经没有母亲了，不要让他们再受到任何委屈。”

“这个你放心。只罕杰尔是我最钟爱的长子，如果将来我能够成就大业，我所有的一切都将由他继承。”

“是否如此，由你自己决定。”

“我一言九鼎。”

“好吧。还有……”

“还有？什么？”

“放过我哥哥。”

“你说忽辛？”

“除了只罕杰尔和奥美，他是我在世上唯一牵挂的人。”

“忽辛啊……这话，你也许应该对他说，让他放过我。”

“他不是你的对手。”

“你说什么？”

“他不是你的对手。我太清楚他的为人，他没有你的志向和心机，总有一天，他会败在你的手上。那时，请你看在活着的只罕杰尔和死去的我的面上，放他一条生路，给他一次活下去的机会。”

帖木儿沉默了。他沉默不是因为他不可以答应，而是因为这些话出

自云娜之口。在与云娜共同生活的这些岁月里，他除了把她当作哈兹罕的孙女、忽辛的妹妹外，竟然从来不曾真正了解过她。

云娜第一次睁开眼注视着帖木儿，她在等他回答。

帖木儿勉强笑了笑："你的话，出乎我的意料。"

"我了解你，从此之后，恐怕再没有别的女人像我一样了解你。"

"是的。以前，我居然一直不知道。可惜……"

"没有什么可惜。"

"好吧，我答应你。你还有别的事情要交代我吗？"

"没了，请你离开吧。"

"你真的恨我？"

"我心里怎么想，你永远不知道。请离开吧，让我安静地与我的儿子们待一会儿，我要好好看看他们。"

帖木儿无奈地松开云娜的手，吩咐侍从去领只罕杰尔和奥美。他站在云娜的床前，俯视了她片刻，然后决然离开。

第四章 成就霸业第一步

壹

次日凌晨，云娜在最后一次昏迷中故去。

按照云娜生前的嘱咐，帖木儿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忽辛。忽辛立刻遣人吊唁，自己却没有亲自前来。他要使者转告帖木儿，他不忍看到妹妹的遗容，与其如此，他倒更希望妹妹活着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的心中。

帖木儿完全明白在忽辛这番托辞的背后所隐藏的强烈不满以及对他的警觉。忽辛不愿意与帖木儿见面，表面的同盟脆弱得像中国的瓷器，忽辛是在担心，一旦他来到碣石城，很可能遭遇不测。

这就是忽辛啊。

不过，换成帖木儿，或许也会这样想这样做。

图玛一直都在帖木儿身边帮助他打理一切事务。她虽然年轻，却难得头脑清醒、精明果断，另外，她熟稔各种宫廷礼仪，短短的时间内，她便将内外一切安排打理得井井有条。由于她的帮助，帖木儿省了许多麻烦，这使他越发看重和珍惜图玛，庆幸自己遇到了真正想要的女人。

丧礼结束后，帖木儿正式将图玛立为夫人。

图玛年轻美丽的脸上没有任何自得之色，自始至终，她谨守本分，决不干预帖木儿的任何事情。或许，云娜的死让她明白了帖木儿的性格和为人，对于这位铁血的男人，她既不想用一般意义上的儿女情长羁绊住他的手脚，也不想因为女人的妒意而使自己遭受冷落。

她生在宫廷，长在宫廷，宫廷生活的冷酷，早就教会了她如何自保。对于她而言，父汗死了，她有国难归，不仅如此，她还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是帖木儿救了她一命，救命之恩她不能不牢记在心。更重要的是，她是个传统的女人，她既然嫁了帖木儿，夫君就是她唯一的归

宿。

何况，她是有能力效仿孛儿帖的，即便她没有像孛儿帖一样睿智的头脑，她至少有着像孛儿帖一样隐忍的胸怀。

她将多病的奥美带在身边，用耐心、关爱和慈悲的心肠渐渐消除只罕杰尔对她的怨恨。她是如此贤德，对于她身上所具备的一切美好品质，帖木儿只能用一生不变的敬重予以承认。

事实上，终其一生全无保留的敬重，这种感情在禀性刚强的帖木儿身上远比钟爱来得更加难能可贵。

云娜去世后，帖木儿与忽辛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忽辛利用他比帖木儿强盛的兵力，首先出兵攻打并且占领了帖木儿的领地之一——卡尔西城。帖木儿在碣石城闻讯，意欲夺回该城，可他只对该城做了一次进攻便败下阵来。他见忽辛兵多将广，强攻无益，心里生出烦恼，终日在行帐借酒浇愁。沙奈稍稍劝了几句，激怒了他，他便将沙奈关押起来。他甚至对亲近的侍卫表示：他不是忽辛的对手，不如退到阿姆河的对岸，以求自保。

他的颓废招致筛海、艾库、沙乌可等人的反感，这些满心失望的将领决定抛弃帖木儿另寻明主。他们的想法为忽辛探知，忽辛有意拉拢他们，但他们对忽辛的为人不敢相信，一直彷徨不定。

两个月后，筛海、艾库、沙乌可、努里丁见帖木儿还是一如既往，不可救药，不得已，带着各自的人马离开了帖木儿，往阿富汗方向而去。据说，他们想投奔在那里的一位年轻领主，此人是旭烈兀汗的后裔。

只有多歌一个人还留在帖木儿身边。

旭烈兀汗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膝下嫡三子，同时也是蒙古第四代大汗蒙哥汗以及建立了大元帝国的忽必烈汗的亲胞弟。当时还是蒙哥汗时代，旭烈兀奉旨西征，通过一系列征战，建立了版图包括伊朗、阿富汗、土库曼、伊拉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谷儿只等附庸王国在内的伊利汗国，并设帐于南阿塞拜疆。然而，在伊利汗国的属国中，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伊朗和南高加索各国原是金帐汗国的领地，旭烈兀在蒙

哥汗和忽必烈汗的默许下将它们据为己有，可是作为拔都汗的后裔们当然不甘心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拱手相让，于是，金帐汗国与伊利汗国之间纷争不断。无独有偶，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卷入无休止的战争之中，蒙古四大汗国于是就在这种内斗中日益衰落，名存实亡。

帖木儿出生时，四大汗国的各自为政和政局混乱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给了帖木儿显示其军事、政治才能以及从容收拾残局的机会，若干年后，帖木儿将四大汗国在中亚、西亚及小亚细亚的属国各个击破，同时逼迫欧洲，窥视中国，建立了一度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帖木儿帝国。

纵观帖木儿一生的业绩，似乎可以说，正是四大汗国的衰落和名存实亡，在日后成就了这位乱世英雄。

如今，帖木儿麾下最主要的六员大将一个被关在监狱中，四个又离他而去，帖木儿势单力孤，不得不像他此前打算的那样，退到阿姆河对岸。他在阿姆河对岸销声匿迹，他的消失让忽辛放松了警惕。

忽辛见帖木儿不再是他的威胁，便率领大军离开卡尔西城，攻占碣石。卡尔西城的守将并没有因为守城力量不足而有所戒惧，他们纵容士兵饮酒作乐，使城防形同虚设。半个月后的一个夜里，从阿姆河对岸潜回卡尔西城附近的帖木儿突然对城池发起攻击，守将无力抵挡，弃城而逃。

夺回卡尔西城，帖木儿利用忽辛命兵器坊制造但没来得及使用的弓弩石炮，抓紧时间部署城中防守。他知道，忽辛一定不会放弃卡尔西城，他与忽辛之间势必面临一场硬仗，卡尔西城既然已经回到他的手中，他就不能重蹈忽辛的覆辙。

沙奈早被释放，负责督办守城用的滚木礌石。

果如帖木儿所料，忽辛听说帖木儿趁守军不备，一举拿下卡尔西城，内心十分震怒。他立率大军出发，发誓这一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赶走帖木儿，把他撵到沙漠中或里海里去，永远消失。

忽辛马不停蹄地对卡尔西城发动了强攻。帖木儿早有防备，虽然如此，他还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忽辛像一头发怒的野兽，他的军队

人数也远远超过帖木儿一方，即便帖木儿亲自投入战斗，也只能做到将忽辛止于城下，却不能真正击溃忽辛的军队，让他远离自己的领地。

一连数日，忽辛指挥军队每天都对卡尔西城发动进攻，从早到晚，绝不停歇。帖木儿一方伤亡惨重，渐渐地，有些将领失去信心，建议突围，或者与忽辛讲和，帖木儿将他们召集起来，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他说，他凌晨快要醒来时见到先知，先知告诉他，只要坚守到明天早晨，奇迹就会发生。他还说，他是一个讲良心的人，比任何人都珍惜荣誉，等到赶走了忽辛和他的军队，他一定会取出城中库藏，全部赏赐给奋勇杀敌的守城将士以及死者的遗属。

将领们相信了他的动员和承诺，将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士兵们。怀抱着希望，士气振作起来，这一天忽辛的进攻比平常更坚决地被击退了。

屡屡受挫使忽辛心情沮丧，晚上，他一个人喝闷酒喝得酩酊大醉，破天荒地没有跟他宠爱的女人一起过夜。忽辛原本担心卡尔西城久攻不下会引来其他变故，没想到比这更令人绝望的消息在他尚且半醉半醒之时传入他的耳朵里。

忽辛被这个消息惊得全身战栗，从床铺上一跃而起。

清晨，帖木儿预言的奇迹果真发生了。筛海、艾库、沙乌可和努里丁出奇兵拿下碣石城，接着回师增援帖木儿。忽辛的军队腹背受敌，阵脚大乱。明知败局已定，忽辛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带着百余将士仓皇逃回撒马尔罕。

帖木儿并没有乘胜追击，他下令取出卡尔西城库藏，全部赏赐给守城有功的将士、百姓和死者的家眷。

接下来，是连续三天的盛大宴会。

帖木儿的确值得在卡尔西城为他的胜利好好庆祝一番了。首先，他以退为进的计策获得了成功，他用怯敌的假象麻痹了忽辛，几乎没有付出多少伤亡的代价就夺回了卡尔西城。

其次，他在卡尔西城牵制忽辛，为筛海四将夺回碣石城以及一举消灭了忽辛的有生力量创造了条件。

第三，帖木儿的胜利使许多徘徊不定的人从他身上看到希望，他取代忽辛树立起了新的霸主形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卡尔西城争夺战以帖木儿的胜利告终，其结果是他与忽辛之间的力量发生了改变，此后，他一步步从弱转强，不再处于忽辛的从属地位，也因此，使得河中地区的两头政体真正得以确立。

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帖木儿与忽辛谨守着各自的势力范围不敢轻易逾越，他们担心两败俱伤，有时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双方都会谨慎处理，不使矛盾激化。双方之间短暂的和平为河中百姓争取到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生产恢复，商业活动趋于活跃，繁荣成为表面现象。

这的确有赖于帖木儿与忽辛的共同努力。

然而，和平，并不是帖木儿真正希望的全部。他不是一个肯安于现状的人，他等待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贰

西察合台汗国不断发生的内讧成为各个汗国觊觎或进攻中亚地区的肇始。回历七六九年（约1368年），来自东察合台汗国的进攻再次威胁到了忽辛的阿富汗王国。

忽辛感到恐惧。他向帖木儿求援，并要使者转告帖木儿，作为虔诚的穆斯林，他与帖木儿之间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利益，他认为他们有义务团结起来，阻止来自伊犁诸地的半偶像崇拜的蒙古人前来劫掠他们世代生活的圣地。

帖木儿等待的正是这个。

他当即慷慨地向使者宣称，忽辛慈悲的胸怀让他感动，他一直有这样的打算，甚至做过和平的梦。

说过这番话后，帖木儿从碣石出兵，与忽辛联手，驱逐了侵入喀布尔和巴达克山的东察合台军队，把他们赶出了河中地区。帖木儿似乎忠实地履行了自己身为盟友的职责，但他的协助明显带有监督、干涉和威胁的意味。忽辛对他不能信任，急于在阿富汗巩固自己的地位。

忽辛着手重修巴里黑内城。

巴里黑城位于阿富汗北部，阿姆河南约一百二十里处。它是一座古老的城市，美丽富饶，但经过近百年的战争已残破不堪，繁华不复当初。

帖木儿将忽辛巩固力量的行为视作挑衅，这些年，他与忽辛之间的分分合合让他得出一个结论，或者说一个真理，那就是，创业需要众人相助，天下却只能由一个人来坐，坐天下的这个人应该是他。

也必须是他。

帖木儿一言不发，更不宣战，直到某一天，他的军队渡过阿姆河，突然出现在昆都思和巴达克山附近。

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昆都思和巴达克山的领主措手不及，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帖木儿拥有“造访”和“居留”昆都思和巴达克山的权力。

平定了昆都思和巴达克山，帖木儿率兴盛之师转战喀布尔。喀布尔领主不战而降，至此，忽辛苦心经营多年的领地只剩下内城正在修建中的巴里黑城。

数日后，帖木儿陈兵巴里黑城下。

巴里黑城守卫战从一开始就与卡尔西城守卫战不同，忽辛不仅在军队人数上不占优势，在守城决心与气势上更不及帖木儿。而且，昆都思、巴达克山和喀布尔的陷落也使巴里黑失去外援，这一切都加速了忽辛的溃败。短短的十天之后，忽辛在四面楚歌中向帖木儿投降。

帖木儿在他的军帐中接见了忽辛。

一对曾经的姻亲、战友和对手，在长达六年的权力之争中，一个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一个人成为永远的失败者。对于命运安排的结局，它留给忽辛的失落与隐痛恐怕远远胜于帖木儿的喜悦。

忽辛揣度，既然他落在帖木儿的手中，帖木儿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因此，虽然心有不甘，他还是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不料帖木儿对他的态度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帖木儿让侍卫除去忽辛身上的绑缚，请他坐在右边尊贵的位置上，等到侍卫奉上果酒，他开始言语平和地与忽辛叙旧。他回忆起他与忽辛并肩作战的种种有趣经历，却绝口不提他当年受到忽辛欺侮时内心的愤懑。

帖木儿甚至大度地让侍卫去唤只罕杰尔和奥美过来，他说他的儿子们应该与舅舅见上一面。

只罕杰尔很快来了，奥美却因为身体不适正在睡觉没有过来。想到云娜的怨恨和不易，帖木儿不能不对两个儿子特别是长子格外珍惜。其实，在帖木儿结束了流浪生活，重新据有碣石城与太子伊利亚斯对峙之时，他还娶过两位妻子，那时，图玛尚未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新娶的两位妻子中，有一位后来也生下了一个儿子，帖木儿为他的第三个儿子起名米兰沙。但帖木儿是个既固执又偏心的父亲，他对次子和三子始终不像对长子那样关怀备至。

娶图玛为妻并将她立为正室夫人后，图玛为帖木儿生下一个女儿，女儿长得很漂亮，帖木儿希望她再给自己生下一个或者几个儿子。

侍卫离去不多久，便将只罕杰尔带到了忽辛的面前。

十六岁的只罕杰尔，个头已经长得很高，举止言行完全像个成年人。细心的人可以看出，他的容貌与舅舅忽辛颇有几分相似。卷曲的发梢，稍稍带着疲倦之色的眼神，是哈兹罕家族最显著的特征，敏感的唇形和方方的脸庞则分别继承自他的母亲和父亲。这些年，帖木儿与忽辛关系冷落，舅甥之间很少见面，更谈不上什么来往，但这并不妨碍只罕杰尔对舅舅怀有依恋之情。

毕竟，舅舅是母亲在世间至近的亲人。

只罕杰尔向舅舅施礼。

看到妹妹的骨血，忽辛冷漠的心产生动摇，眼睛里耀起一片泪光。他拉着只罕杰尔在身边坐下来，摩挲着外甥宽厚的肩膀，好一会儿无法

开口讲话。

只罕杰尔注视着舅舅意气消沉的脸，并不客套，只是语调轻轻地问道："舅舅您还好吧？"

忽辛拭去泪水，点了点头。无论他好与不好，能够见到外甥总是好的，它似乎意味着，帖木儿已经真正地、彻底地宽恕了他。

只罕杰尔沉默片刻，又问："下一步，您有什么打算？"

这句话问到忽辛的心里，他抬起头，望着帖木儿，帖木儿目光炯炯，似乎也在等待他回答。

"我想到麦加朝圣。"几乎不假思索，久存于他心头的这个愿望便脱口而出。

帖木儿与只罕杰尔互相看了一眼，显然，对于忽辛的请求他们并未感到特别惊奇。停了片刻，帖木儿温和地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帖木儿沉吟了一下。

"不可以吗？"

"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下个月，只罕杰尔要成亲了，我原想让你参加过他的婚礼再离开。"

"是吗？只罕杰尔要成亲了？哪家的姑娘？"

"她叫罕则黛，比只罕杰尔小两岁，这个孩子，你应该还有印象。"

"啊，当然，当然，她的父亲跟你同族，对你很忠诚。让我想想，对了，罕则黛小的时候我见过她几次，我记得，她是个很秀气的女孩子，虽然年纪小，接人待物很有主见。可惜，一晃好几年没有见到她了，她现在是不是长得更漂亮了？"

"的确更漂亮了。"

“如果是这样，她与只罕杰尔也算是般配。不过，只罕杰尔，你自己怎么想？你真的喜欢这个姑娘吗？”

只罕杰尔年轻、英俊的方脸微微红了一下。他的脑海里闪现出罕则黛调皮的样子，那时他们还小，她最常做的游戏是，拿上一根小草棍，趁着他睡着时塞进他的鼻孔里，他被痒得直打喷嚏，她却笑着落荒而逃。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他一直倾心于这个美丽有趣的女孩。

只罕杰尔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忽辛放心了，从手腕上取下一只翡翠手镯，交在只罕杰尔手上。

“只罕杰尔，我虽然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但我的心会为你祝福的。这只玉镯请你代我送给罕则黛，告诉她，这是舅舅的礼物，也是母亲的礼物。”

只罕杰尔温顺地应道：“是，舅舅。”

当天，忽辛拒绝跟帖木儿一同用餐，帖木儿派只罕杰尔和侍卫将他送回住处时，他问帖木儿：“你真的同意我到麦加朝圣吗？”

帖木儿反问：“为什么不呢？”

“放过你的敌人，这不像是你的风格。”

“是的，我决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敌人，但是你例外。”

“为什么？”

“告诉你也无妨。因为云娜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她，如果有朝一日你败在我的手上，我一定饶恕你。所以，你不必对我心存感激，你只要记得，是云娜的灵魂护佑着你就可以了。”

“我会记住的。不过……我得说，谢谢你。不是为了你对我的宽恕，而是为了你信守对云娜的承诺。除此，我更关心的是，对于她，你是否做过另外的保证？”

“你是指……”

“河中地区是你的，你将成为西察合台汗国真正的主人，你将成为

王，当然，如果换作我，我将成为汗。”

“我明白了。是的，我答应过她，只罕杰尔是继承我王位的人。”

“你不会因为自己宠爱的女人而食言吧？”

“我不会因为图玛而食言的。如果，她试图变成一个想干涉我的女人，她将不再受到我的宠爱和尊重。”

“爽快!是条汉子!现在，我不会再为败在你的手上而心存怨恨了，我的心和灵魂都平静下来。明天，让只罕杰尔一个人送我出城吧。”

“如果你希望如此，当然没有问题。”

忽辛与帖木儿的对话到此为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第二天，忽辛起程赴麦加，只罕杰尔将他送出城外。此后，帖木儿再没有见到忽辛，一年后，忽辛在麦加附近的小城病逝。

叁

回历七七一年（约1370年），帖木儿在巴里黑正式登上王位。

他戴上王冠，佩戴上帝王的腰带，在王公贵族和大臣将士的簇拥下走上王位。这一年，他三十四岁。

帖木儿虽然从幼年起就自视为成吉思汗和察合台汗的后人，但当他真正将察合台汗国据为己有之后，他却不能如愿称汗。成吉思汗立国后明确规定，只有“黄金家族”的直系子孙才可以称“汗”。帖木儿的先祖虽然是成吉思汗的从兄弟，父系与成吉思汗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但严格来说他仍然属于旁系，因此，他终其一生只能称“王”。

“汗”也罢，“王”也罢，务实的帖木儿一向更注重他手中握有的权力。

他让人称他帖木儿王。从这一天起，帖木儿变成了帖木儿王。

帖木儿王定都撒马尔罕，他即将从这里开始他漫长的征服之旅，但是在此前，他需要对王位进行巩固，确立王权。

既然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就必须要忠于成吉思汗确立的“大札撒”（蒙古第一部成文法），因此，帖木儿王首先恢复了军政合一制度以及忽里勒台（集会）制度。忽里勒台是一种具有协商性质的会议，最初由成吉思汗创立。在蒙古各汗国，一切军国大事诸如征战、继承王位、颁布法律都需要经过讨论并得到多数人同意后方能实施，这种制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既是政治制度，也是军事制度。帖木儿王重新确立忽里勒台制度表明了他是成吉思汗继承者的身份。

当时以及后来的征战中，被帖木儿王征服和掌握的部落众多，他以其中的十二个部落为主，组成精锐部队。军队的编制则以十人、百人、千人为基本单位，各级推选一名智勇双全的人为十人长、百人长、千人长，报最高统帅部由掌管军事的大臣任命。军队兵种分为步兵、骑兵、架桥兵、运输兵、技术兵、急递兵、水兵、炮兵、宪兵等，其中以骑兵为主，以步兵次之。

帖木儿王还别出心裁地建立了流动宪兵，协助各级长官维护军纪。

此外，帖木儿王制定了严格的税赋制度，凡有偷税、逃税者，一经查处，一律处斩。在各级人才的协助下，帖木儿王的严刑峻法发挥了作用，河中地区的秩序与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世界各地的商旅纷纷来到撒马尔罕进行贸易，这座久经战火的美丽城市重又展现出它的勃勃生机。

从二十岁开始，帖木儿王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成为西察合台汗国名符其实的主人。可是，对帖木儿王而言，西察合台汗国只不过是他一生事业的雏形，他真正要建立的帖木儿帝国，是必须囊括察合台汗国的全部领土——甚至，还要更多。

他坐在至尊的王座上，将目光转向花剌子模。

拥有西至里海，北至咸海，东至土耳其斯坦，南至呼罗珊之地的花剌子模原是金帐汗国的领地，后来被察合台的后人从拔都后人的手中夺取，此后，花剌子模成为察合台汗国的组成部分。不久，花剌子模又被瓜分，在激烈的争夺中，金帐汗国重新据有锡尔河三角洲和玉龙杰赤，察合台汗国则牢牢占据了南方的柯提和乞瓦二城。

金帐汗国中期，国内局势不稳，一位出身于弘吉剌部的首领在花剌子模建立了独立王国，接着又夺取了柯提和乞瓦二城。那时，帖木儿尚未御极。然而在他称王之后，他所做第一件事就是向弘吉剌部首领索取二城。他的要求理所当然遭到拒绝，这就为他对花剌子模发动大规模战争提供了口实。

他首先以武力围攻玉龙杰赤，迫使弘吉剌部首领献出柯提和乞瓦二城。

一切似乎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不过，好景不长，弘吉剌部首领很快后悔了这种退让，重新进扰这些地区，帖木儿王不得不再次出征。

在此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征战、死亡、归降、反叛、联姻、复叛以及一场又一场的阴谋交织上演，帖木儿王前后经过四次征战，才终于完成了对花剌子模的征服。至此，帖木儿王在他手上绘制完成了帝国大厦的宏伟蓝图，而为帝国大厦的兴建奠定第一块基石的，则是夺回被东察合台汗国攻占的城池。

就是这样。

说完“就是这样”，我停了下来。夕阳将余晖倾泻在巴布尔沉思的脸上，我看着他，感到有些口干舌燥。

我对巴布尔的耐心感到惊奇。这个九岁的孩子，有着与他的六世祖帖木儿王相似的容貌，面如满月，眉清目秀。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六世祖帖木儿王在他的这个年龄是个桀骜不驯的野小子，他却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我像沙奈一样，不喜欢过多地讲述战争。一个世纪之前，那时，我比现在的巴布尔大不了多少，沙奈让我坐在他的面前，就像此时巴布尔坐在我的面前一样，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着他与帖木儿王的友情，以及他与阿亚之间的恩爱，即便他总是被阿亚欺负，他也笑容满面，津津乐道。可是，对于帖木儿王登基后征服花剌子模和东察合台汗国的战争，他却惜字如金。记得当我追问他，想知道更多的事情时，他沉思了片刻，然后说，他忘记了，许多事他都不记得了。

一个世纪后，我这个已经令人羡慕地度过了第一百一十一个生日，全身的肌肤都像抽干水分的树皮一样起皱，大部分的牙齿早已脱落，嘴

唇也一天比一天变得干瘪的老太婆理解了沙奈的遗忘。

战争的记忆，似乎总与死亡、恐惧、阴谋、破败、人如草芥、焦土黑墙相关联，它不会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因此，沙奈宁可将他的记忆更多地停留在美丽的城市，温暖的情谊上，而不愿向我详述任何一场战争。

事实上，我也不想。

但是帖木儿王一生的业绩是与战争密不可分的，是战争成就了他，也是战争成就了他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的梦想。

我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我眼睛看到的和我内心的想法时常很矛盾，这种矛盾缘于帖木儿王矛盾的人格。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帖木儿王，无疑，帖木儿王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人物，可是我又不能说他完美无缺，事实上，就残忍而言，他决不下于史书上任何一个有记载的征服者。

在征服阿哲儿拜展（今阿塞拜疆）时，帖木儿王甚至用战败者的人头堆积起一座人头塔。那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恐怖景象，虽然我没有亲眼所见，可光是听说已经让我全身颤抖。我见过因为战争变得一无所有的人，我也见过因为战争而变得残缺的家庭。有一次，我还见过一对母子，儿子在战争中被敌人射瞎了双眼，身体变得佝偻，他被苍老的母亲牵着走，低声下气地向路人乞讨。那天不知为什么，儿子突然像个孩子一样闹着要吃一颗甜瓜，为此，他不肯吃母亲刚刚讨来的一碗用瓜皮熬煮的面糊。母亲温柔地哄劝他，答应等他吃了这碗面糊，一定给他买一个甜瓜。想吃甜瓜的愿望让儿子不情愿地将面糊吃掉了，他好像不知道自己的母亲连这样的面糊都没能吃上一口。

他是那样任性，只顾催促母亲兑现承诺，却看不到母亲为难的脸色，看不到母亲颤巍巍地走在街上，请街头小贩施舍给她一个甜瓜。小贩像轰一条流浪的狗一样将她从一个瓜摊轰到另一个瓜摊，其中一位摊主嫌这位母亲的哀求惹他心烦，竟然将她恶狠狠地推倒在地。当然，儿子后来终于吃上了甜瓜，因为她幸运遇到了正在那座小城做短暂旅行的公主，公主为那位可怜的母亲买了十个甜瓜，可是，她从一开始就明白，她只帮得了这对可怜的母子一时，却帮不了他们一世。

战争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天知道繁华的表面掩盖了多少辛酸，人们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忘记亲身经历的恐惧，一旦忘记，至

死不愿提起。

帖木儿王是这样的恶魔，他的马蹄所过之处，生命如同草芥，手无寸铁的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可同样是他，这个恶魔般的人物，这位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以宽广的胸怀收容了公主、我，还有阿依莱，对于我们，他慈爱、慷慨、大度。在他活着时，他尽一切所能庇佑我们，满足我们每一个微小的愿望。他既然是这样的人，我又怎能忘记和无视他的恩德？

所以我才说，我太过渺小，也不高尚，我不配评论帖木儿王。何况，从骨子里来讲我只是一个被公主惯坏的任性的女孩，即使我经历过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我仍然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女孩，我的一生都停留在初见公主的那一刻。我不是学者，也不是史家，没有足够的学识引经据典，论证帖木儿“好”，还是“不好”，还是好与不好兼而有之，我宁可只陈述事实。

巴布尔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知道他有话要说，不过我不必问他。

我惬意地轻摇着躺椅，任凭凉爽的山风吹拂着我的脸颊和白发。

我用心灵感受着长生天对我的眷顾。是啊，若非长生天的眷顾，我又怎么可能按照公主的嘱托，活得像两个人那样长久？

我出生的时候，帖木儿帝国仿佛一轮朝阳从东方升起，我看到的是它的光芒四射和势不可当。当我垂垂老矣，帖木儿帝国也似乎随着我一起老去，即使最后一抹惨淡、混沌的光晕还能挣扎着穿过云朵，但毕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夕阳的沉落。

当然，太阳还会升起，在另一天和另一个时代。当太阳重新升起时，我的生命和灵魂早已化作帖木儿帝国的满天星光。

我没有伤感，也不觉得惋惜，一个国家的兴起和衰亡正如一个人的生死一样，看淡了就是那么一回事，生是幸运，死是解脱。

何况，我比任何人都不应该心怀抱怨，苍老如我，眼睛还可以看见

童颜如花，耳朵还可以听到风吹落叶。另外，我一点都不糊涂，我的记忆如同帝国的一部词典，收录了太多的珍闻趣事，因此不论何时，你都能够从我这里找到需要的词条。此时，我欣慰正在翻阅我记忆的是个孩子，这个孩子身上有着帖木儿王的血脉，或许有一天，他也能够追随他六世祖的脚步成就一番伟业。

在帖木儿王的四个儿子当中，沙哈鲁算得上最长寿的一个。帖木儿王的长子只罕杰尔和次子奥美分别在回历七七八年（约1377年）和回历七九五（约1394年）殁于征服东察合台汗国和波斯的战场。在只罕杰尔去世的同一年，帖木儿王得到了沙哈鲁这个儿子。另外，比沙哈鲁年长十岁的米兰沙则在回历八一○年（约1408年）逝于征伐阿哲儿拜展的途中。至于沙哈鲁，他在父亲去世后最终继承了王位，但他膝下六子，除了长子兀鲁伯，其他五个儿子无不先于他们的父王亡故。

兀鲁伯在沙哈鲁登基后接受父命，一直与父王分治帝国南北。他对父王忠孝两全，酷爱和平而不喜好战争。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与文化，也比其他任何君主更加体恤百姓疾苦。可以说，兀鲁伯和他的父亲沙哈鲁在位时的四十二年，是帖木儿帝国最安定最富足的四十二年。当时，撒马尔罕和哈烈两地科技发达，人才济济，艺术创造推陈出新，文人学者各领风骚。如果不把西波斯脱离帝国的遗憾考虑在内，帝国可谓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期。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兀鲁伯个人所具备的种种优点，都不能淡化他为数不多的缺点，相反，他身上所具备的最大优点，恰恰也是他最致命的缺点。

举个例子来说，兀鲁伯本性善良，为人谦厚，正因为善良和谦厚，导致他对儿女的纵容溺爱多于管教，最后，这种慈父之爱将他送入了坟墓。

残暴的剌迪夫弑父自立，遭到世人唾弃和诅咒，他的统治在内乱迭起中只维持了半年。半年后的某一天，我推波助澜，亲手将这个畜生送到了他该去的地方。我坚信，如果他的灵魂在死后希望得到平静，他就必须向他的父王请求宽恕。

剌迪夫死后，米兰沙的孙子、奥玛的儿子卜撒因趁机夺取了原本属于沙哈鲁一系的王位，并在他手上完成了河中地区的统一。

卜撒因是有个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奥玛临终时，将兀鲁伯唤到床边，放心地将爱子卜撒因托付给侄儿。兀鲁伯没有辜负奥玛的信任，他悉心抚养和教育尚且年幼的卜撒因，让他独镇一方，这一切都为卜撒因日后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虽然卜撒因无力重现帖木儿、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的辉煌，他却远比刺迪夫更适合统治一个残破的帝国。另外，卜撒因的四子为他生下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孙儿，当我还在世的时候，这个名叫巴布尔的孩子就已经崭露头角，成为行将灭亡的帝国最后一颗令人兴奋的火种。

透过半张半合的睫毛，我看见巴布尔向我倾过身体，热切地摇摇我的手，问道："塞西娅，你睡着了吗？"

我说："没有。"

"可是，塞西娅……"

"怎么？"

"征服花剌子模的战争既然如此重要，你的讲述太过简单了。"

"是吗？"

"是。你能给我讲得更详细些吗？"

"不能，我的小王子。"

巴布尔的眼睛里透出失望："为什么？"

"将这段历史讲给我听的那个人对许多事情记不清楚了，我所知有限，又怎么可能在你面前故弄玄虚？这可不是我的风格。何况，巴布尔，那个时候，我自己都还没有出生呢。"

巴布尔表示理解："哦，原来是这样。那么，你出生之后呢？有没有哪几场战争让你至今记忆犹新？"

"有的。"

"那么，你可以详细地讲给我听吗？"

“只要我能记起的。”

“好，我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可我不要听你讲战争，讲打仗，我要听你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说这句话的是佐维然，她是我几年前偶尔发现和收养的女孩，那时她还是个婴儿，身体有残疾，被她狠心的父母抱来塞西娅洞前丢掉了。

这些年，她已经长成了既美丽又健康的孩子，她视我为她的太祖母，小小年纪已经知道报答我，对我悉心照顾。而我，因为她的可爱和懂事，娇宠她不亚于当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娇宠我。

除了佐维然，在塞西娅洞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小男孩，他是我忠实的仆人巴巴的孙子，我给他起名巴巴乌拉。巴巴乌拉、佐维然、巴布尔，这三个孩子年纪相仿，脾气相投，彼此间并没有太多尊卑的概念。

刚才，我给巴布尔讲述帖木儿王征服花剌子模的战争时，佐维然拉着巴巴乌拉去为我和巴布尔煮茶去了。这会儿她回到我身边，带给我一方丝绒披肩，细心地为我披好，跟她一块儿回来的巴巴乌拉则忙着将一个细颈圆肚、旁边带一个像耳朵一样把手的水晶瓶放在我的手上。

别说，我这会儿确实有些口渴了。

莹绿清亮的茶汤透出水晶瓶，越发显得色泽诱人，这正是我喜欢用水晶器具饮茶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一天只在中午喝一次茶，每次只喝固定的量，而且，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我都会将茶汤趁热喝掉，这样一来，我制作的这种带把手的水晶瓶恰好满足了我对饮茶的所有要求。

佐维然的意见与巴布尔相左，我一点都不惊奇。小的时候，我和沙哈鲁缠着公主讲故事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也时常不一致。这是男孩子与女孩子的区别，不足为奇。我示意佐维然和巴巴乌拉在巴布尔旁边坐下来，然后，我故意问巴巴乌拉：“你还没有发表意见，你怎么看？”我边问边向三个孩子眨眨眼睛，只要与孩子们在一起，我的灰色眼睛就不再闪动冷酷的光芒。

巴巴乌拉看看佐维然，又看看巴布尔，谁也不得罪地回答：“只要是塞西娅讲的，我都喜欢听。”

我笑着责备他：“小滑头。”

巴布尔和佐维然彼此对视一眼，颇有默契地一人捏住巴巴乌拉的一只耳朵，向下揪了几下，表明他们认可我对巴巴乌拉的评价。巴巴乌拉疼得龇牙咧嘴，大声求饶，三个孩子全都开心地笑起来。

我任由他们在我身边嬉笑打闹，有滋有味地从水晶瓶里喝着回味绵长的茶汤。我很清楚，这样快乐丰盈的日子不会太长久，等到困扰着小巴布尔的皮肤瘙痒症经过药池的沐浴得到根治，他就必须返回他父亲乌马尔王的封地费尔干纳了。多事之秋，想必乌马尔王不会让他的长子长久地离开身边。

到那时，佐维然、巴巴乌拉他们几个或许还有相见的机会，而我，恐怕再也不可能见到这个孩子了。

笑过了，闹过了，巴布尔提议：“这样吧，塞西娅，帖木儿王一生进行的战争，你不熟悉的不妨一带而过，你熟悉的，就给我们讲讲里面有趣的故事，好吗？”

正如我对巴布尔的了解，他果真是个宽厚善良的孩子，他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主动对佐维然作出了让步。

其实，从巴布尔来到塞西娅洞那天起，佐维然和巴巴乌拉就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三个孩子相处融洽，感情深厚，哪怕仅仅是为了这个，巴布尔也不会选择固执。毕竟，与友情相比，固执显得毫无意义。

我将水晶瓶放在石桌上，闭上眼睛：“去玩吧，我累了。”

他们听话地站起来，手拉着手，跑到山里边玩儿去了。他们毫不怀疑，明天、后天、接下来的许多日子，我都会讲更多和更有趣的故事给他们听。

可是此时，我的确有些累了。

肆

按照巴布尔的要求，我将他的六世祖帖木儿王一生征战的主要历程都给他罗列出来。这样的列表自然不会很详细，不过，至少可以让他对帖木儿王征战过的地方和征服的国家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而且，我一再声明，凡是我没有听到沙奈详细讲起或者是我自己也不很了解的战争过程我都会一带而过，我只能给他一五一十地讲述那些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历，而且，对于那些在战争前后发生的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我也不妨仔细地讲给三个孩子听。

巴布尔和佐维然、巴巴乌拉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下面，就是这张征战表：

回历七七一年（约1370年）——回历七八○年（约1379年），征服花剌子模。

回历七七六年（约1375年）——回历七九二年（约1390年），征服东察合台汗国。

回历七八三年（约1381年）——回历八○三年（1401年），征服波斯。

回历七七七年（约1376年）——回历七九七年（约1395年），征服金帐汗国。

回历八○○年（约1398年）——回历八○一年（约1399年），征服印度。

回历八○二年（1400年）——回历八○三年（1401年），征服玛麦鲁克国。

回历八○二年（1400年）——回历八○四年（1402年），征服土耳其。

仅仅是这样一张简单的征战表，也足以让巴布尔心驰神往了。这中间，还不包括一些顺手牵羊似的规模较小的战役。比如，帖木儿王在结束对玛麦鲁克国的征服之后，回师途中，顺带着征服了报达和谷儿只。

在巴巴夫妇带着佐维然和巴巴乌拉为我们大家准备早餐时，巴布尔仔细研究了这张征战表，很快，他从中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显而易见。

从上面的征战表中可以看出来，帖木儿王对花剌子模、东察合台汗国、波斯、金帐汗国的征战在时间上是有交叉的，并且每一场战争都费时很长，如果从回历七七一年他正式出兵花剌子模算起，到最终将全波斯收入帝国版图，其间足足花费了他三十一年的漫长时间。

记得我也曾追问过沙奈，为什么这几场战争竟然进行得如此艰难？沙奈原本不是个善于总结的人，对于我的疑惑，他皱了半天眉头，才零零散散地找出了一些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原因。许多年后当我回想起来，我觉得，他的回答虽然有些牵强，不过还勉强说得过去。

比如说，正像众所周知的花剌子模之战，他们的领主曾与帖木儿王联姻，又数次降而复叛，这样一来的确牵扯了帖木儿王的不少精力，直到最后这位领主城破而亡，对花剌子模的征服才告一段落。

再比如说，帖木儿王花费了差不多十六年的时间九征东察合台汗国，最后也没能生擒他的敌人哈马鲁丁，其原因更为复杂。当年，哈马鲁丁在杀掉太子伊利亚斯后放心地攫取了东察合台汗国的汗位，自此，他凭借汗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袭扰边境，令帖木儿王一度疲于应付。后来，当帖木儿王感到他已经有能力擒杀哈马鲁丁永绝后患时，他便打着为故主报仇的旗号，率军出征汗国。

当时，所有的征战都是在一种极其困难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而帖木儿王面对的又是哈马鲁丁这样既狡猾又凶残的敌人。对于帖木儿王来势汹汹的进攻，哈马鲁丁聪明地采用了一种纯游牧的方式应对，来去匆匆。即使有时失败了，他也会躲藏起来，等到帖木儿王因为气候恶劣或粮草不济或人心厌战等原因退兵后，他立刻从躲藏的地方现身，迅速补充马匹和兵员，再度挑起战火。甚至帖木儿王一生中最大的一场败仗也赖哈马鲁丁所“赐”，那是帖木儿王第三次出征东察合台汗国，他被哈马鲁丁引进了天山山脉的山谷里，遭到埋伏，险些全军覆没。若不是帖木儿王英勇果敢，手持长枪与他的将士并肩作战，震慑住敌人，血流成河的山谷或许就成了他的葬身之地。此次战争结束之前，帖木儿王的长子只罕杰尔便在战场上去世了。

三次出征的失败，迫使帖木儿王不得不对失败的原因做出一些反省。一次会议上，他对沙奈等将领说，征讨哈马鲁丁，之所以屡次无功而返，最重要的原因是得到的情报不够准确，以致造成对手屡屡脱逃。作为一名统帅，这一点不可饶恕。也许帖木儿王的领悟不无道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沙哈鲁对他父亲进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所做的总结远比帖木儿王本人的结论更为准确，沙哈鲁说，帖木儿王在征东时一次次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四面出击造成兵力分散；二是没有建立稳定的、巩固的军事后方，以至于每次出征声势浩大，没过多久便率军回师，对敌人不能形成致命的打击；三是每次攻城略地，破坏严重，激起百姓对侵略军的仇视，为哈马鲁丁招兵买马、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

所以，帖木儿王从来没有真正地征服过哈马鲁丁。哈马鲁丁最终还是因为内部一些贵族的反对，势力削弱，在帖木儿王第九次出征伊犁流域时，他才永远消失在阿尔泰山貂与雪貂出没的地方。

伊利亚斯和图玛的异母弟黑的儿火者继承了汗位。新汗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即位后，强迫在他统治下的所有民众都改信伊斯兰教。相同的宗教信仰使他对帖木儿王产生一种认同感，因此，他在回历七九九年（1397年）慷慨地将自己年方十四岁的、比朝霞还要艳丽的女儿图兰嫁给了这位可怕的征服者。

这是帖木儿王第二次与血统纯正的成吉思汗嫡传后裔联姻。

对帖木儿王而言，可以娶到两位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蒙古公主甚至比征服本身更令他感到骄傲。事实上，由于他是那样宠爱图兰，当他与新汗言和，带着图兰回到撒马尔罕的王宫时，这场长达十六年的，经历了太多波折和苦难的战争，已经戏剧性地变成了他个人的喜剧。

图玛和图兰，这一对有着亲近血缘关系的姑侄，成为帖木儿王的大王后和小王后。她们是帖木儿王的骄傲。我敢说，在帖木儿王刚强、冷酷、善变的一生中，唯独不曾改变过对这两个女人的钟情。

说到这里，我得插入一句题外话了。“大王后”和“小王后”之称，在帝国应该是一个比较通常的说法，然而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在他的《东使记》中，却将图玛和图兰全都称作中国公主。其中的原因，大概与两位公主出生的东察合台汗国大部分国土仍在概念中的中国境内有关。

不管怎样，从此，帖木儿王的感情生活中真正融入了两个女人的影子。当然，或许还有第三个女人吧，第三个女人，同样也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但那个女人，却令他终其一生可望而不可即……

那个女人，也是一位公主，在我的心里，她永远都是一个令人无法准确描摹却无人可以取代的女人！

突然，一味地叙述战争让我感到如此厌烦。

我闭上眼睛。我的眼睛如同即将干涸的泉眼，再也流不出泪水来。可是，每当我想起公主，仍有一种温润的液体会充盈在我的眼眶四周。

那样的感觉，真的很舒适。

巴布尔依然充满渴望地看着我。

我想了想，对他说，可不可以先让我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呢？因为，这个世界会因为我的出生变得更加精彩。我答应他，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不仅可以为他讲述我所亲历的战争，还可以为他讲述一段如盛开的雪莲一般美好忧伤的爱情。

巴布尔、巴巴乌拉、佐维然兴奋地同意了。

我微微笑了。

我老了，真的，身体的衰老使我变得更加絮叨和更加没有耐心。回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现在，我把回忆拿出来与三个孩子共享。我清楚地知道，三个孩子喜欢我向他们叙述的那些令我刻骨铭心的一切。

因此下面，就是塞西娅的故事了。

而所有的一切，还得从我在母亲的腹中被孕育开始。

第五章 金星塞西娅

壹

回历七八三年（约1381年），帖木儿王开始了征服波斯的战争，我的母亲就是在那一年生下了我。

阿亚婚后给沙奈生过一个儿子，可惜这个孩子几个月时生了一场大病夭亡了。直到二十四岁，阿亚才又生下一个女儿，她请本族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给女儿起了名子，叫作乌扬依霞。

乌扬依霞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不是一个让父母省心的孩子，她与死去的哥哥一样，身体孱弱，时常生病，阿亚和沙奈简直为她操碎了心。有一天，乌扬依霞大病初愈，阿亚将老人请来为女儿占卜，占卜的结果似乎让老人有些惊讶。

一开始，老人什么都不肯对阿亚透露。后来，经不住阿亚的再三催问和恳求，老人才悄悄告诉阿亚，她的这个女儿成年后会经历骨肉分离的痛苦，不过这个女儿未来经历的一切不幸都将成为她自己骨肉的福荫。

老人是为孩子做了祈福后才离开的，离开时，他叮咛阿亚务必保守孩子的秘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按照长生天的启示去做她认为该做的事情，只有这样，她的女儿才能得到幸福。

阿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从那天起，乌扬依霞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健壮起来。她几乎很少再生病，一张原本蜡黄的小脸也一天比一天变得红润美丽。本来，按照阿亚的心愿，她和沙奈还想再要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至少，也要再要一个儿子，但是天意弄人，自从沙奈在攻打花刺子模的时候被一支箭射中腹部，之后虽万幸地拣回了一条命，却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这样一来，乌扬依霞就成了沙奈和阿亚唯一的孩子。沙奈简直太爱他的女儿了，他把女儿视作掌上明珠，在他的百般宠爱下，乌扬依

霞长成了一个聪明任性、亭亭玉立的少女。

大概是长生天格外垂爱乌扬依霞吧，她的容貌和身材都随了父亲，一张可爱的瓜子脸上，眉眼极其灵秀，体态窈窕多姿，见到她的小伙子无不对她心生爱慕，希望能够娶她为妻。

怀有同样心思的年轻人中，有一位是帖木儿王的三儿子米兰沙，米兰沙年方十四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对乌扬依霞一见钟情。

他将自己的心愿告诉了父亲。

其时，帖木儿王的长子只罕杰尔不在人世，次子奥美前些年已娶妻生子，四子沙哈鲁还只是个三四岁的孩子，而米兰沙从十岁起便成为战士，追随父王东征西伐，由于这个缘故，帖木儿王不能不对他格外爱惜。

既然儿子米兰沙说他喜欢乌扬依霞，而帖木儿王也认为乌扬依霞配得上他的儿子，他便主动向沙奈和阿亚提出，要为他的儿子迎娶乌扬依霞。沙奈和阿亚只有一个女儿，原本想招赘一个女婿，可两家结亲既然是帖木儿王的愿望，他们也不好明确表示反对。他们把帖木儿王亲自上门提亲的事告诉了女儿，征求女儿的意见，没想到，女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乌扬依霞大方地告诉父母，她已经有了心上人，她喜欢的小伙子家世虽然一般，但人品很好，而且，小伙子愿意做上门女婿。

与将女儿嫁入王府享受荣华富贵和面对血雨腥风相比，沙奈和阿亚更希望他们唯一的女儿能够生活得自由、快乐。既然女儿找到了意中人，他们不会棒打鸳鸯。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他们相信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一向很达观的帖木儿王，绝不会因他们拒绝了这门亲事就对他们心怀不满。

阿亚和沙奈商议了一下，做出决定，要女儿把那个小伙子带过来给他们瞧瞧，如果他们觉得小伙子不错，就尽快选个日子给他们把亲事办了，这样，也可以断了米兰沙的念头。

乌扬依霞高高兴兴地跑走了。工夫不大，她带着一个个头高高、长相英俊的小伙子回来了，小伙子也是察合台人，家中兄弟五个，小伙子

排行老四，家里愿意他入赘沙奈家，因为这对他们而言是种荣幸。

沙奈和阿亚同小伙子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小伙子言语朴实，对乌扬依霞一往情深，这一点尤其令沙奈和阿亚满意。傍晚时，作为对小伙子认可的表示，他们留小伙子在家吃晚饭。小伙子高兴极了，主动跑到厨房帮忙，做了他拿手的烤羊背和胡萝卜汤，沙奈和阿亚吃得津津有味，对小伙子越发刮目相看。

第二天沙奈进宫向帖木儿王陈明实情，帖木儿王虽然有些失望，但他绝不想勉强曾与他同生共死的沙奈和阿亚，他答应，米兰沙那里由他去做解释，还有就是等乌扬依霞与小伙子的婚期确定下来后，一定要通知他，他会亲自参加婚礼。

至此，乌扬依霞如愿以偿，美好的生活似乎唾手可得。可是，就在她刚刚怀上身孕那年，帖木儿王对金帐汗国大举用兵，沙奈和女婿全都应召出征。数月后，噩耗传来，乌扬依霞的丈夫战死沙场，同一天，乌扬依霞在悲痛忧伤中生下了一位眉间长着一颗金星的女孩。

失去了丈夫的乌扬依霞固执地认为是这个孩子的出生才夺走了爱人的生命。她恨这个孩子，拒绝给孩子喂奶，拒绝给孩子起名，阿亚无奈，不得不抱回孩子，用牛乳喂养她，给她起名塞西娅，对她极尽疼爱。

沙奈放心不下女儿，在前线不断有信来，询问女儿的情况。阿亚为了安慰他，总是说女儿很坚强，已经走出巨大的伤痛开始正常生活了。然而事实上，乌扬依霞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糕了，她总是把自己关在帐子里，吃得少，睡得也少，不见任何人，更不同任何人说话。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弱，蓬头垢面的样子简直像个疯子一样，阿亚每次看到她，总是既担忧又生气。

乌扬依霞始终对女儿充满怨恨。一天，她趁着阿亚出去挤奶，将熟睡的女儿偷偷抱了出来。她抱着女儿一直向海子走去，走到海子边，她站了一会儿，就在她准备将女儿抛入海子里的时候，女儿突然睁开眼，两只黑黑的眼睛望着她，小嘴微微张开，粉红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笑容竟然是那么可爱，那么甜美！

它一下唤醒了乌扬依霞内心沉睡的母爱，乌扬依霞抱着女儿呆住

了，片刻之后，她跪在地上，掩面大哭。

她哭得那么伤心，幼小的女儿似乎也感受到她的痛苦，用力蹬着两条小腿，跟她一起哭了起来，她的哭声比她的母亲还要响亮。

母女俩的二重哭引来了正焦急寻找女儿和外孙女的阿亚。阿亚看到乌扬依霞，立刻从她的怀中夺回了自己的外孙女。乌扬依霞仍旧在哭泣，只是她的哭声一点点低弱下来，变成呜咽。

阿亚似乎很快明白了乌扬依霞要做什么，她用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揪起了乌扬依霞蓬乱的头发。

乌扬依霞挣不脱母亲有力的手，被迫抬起泪眼，与母亲相对。阿亚恶狠狠地问道："告诉我，你把孩子带到这里，究竟要做什么？"

乌扬依霞无言以对。

"你要把她溺死是吗？"

乌扬依霞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她看到母亲目露凶光，第一次从内心里感到惧怕。

"是吗？"

"妈，我……"

阿亚赏了女儿一记响亮的耳光。乌扬依霞被打倒在地，她抬头乞求地望着母亲，鼻子里涌出了一股温热的血液，从她的嘴唇上面流下来，滴落在身下的草地上。

阿亚犹不解恨，她放下孩子，扯住乌扬依霞的头发就向海子里拖去。乌扬依霞掉到了海子里，又挣扎着爬回到岸上，她哀求阿亚："妈，不要！"

愤怒的阿亚好像丧失了理智，非要将女儿重新推回到海子里，母女俩纠缠在一起，求生的本能为乌扬依霞增添了力量，阿亚几次努力都无法达到目的，后来，阿亚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草地上。

这时，被独自丢在草地上的塞西娅哭累了，睡着了，睡梦里不时还

发出一两声抽泣。阿亚看了可怜的孩子一眼，突然跳起来，指着乌扬依霞骂道："你这个魔鬼！看看你做的好事！你差一点害死塞西娅，她可是你的女儿呀！你说，你告诉我，你算是个母亲吗？不，你告诉我，你还算是个人吗？你是个魔鬼，魔鬼！"

乌扬依霞哭着向前爬了几步，抱住了母亲的腿："妈，我不敢了。"

"你这个疯子！我不要再把你留在身边了。你给我滚，立刻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妈，你要我去哪里？除了家，我能去哪里？"

"那是你的事情。我只要不再看到你就行。"

"我不走！"

"你不走？好，你不走我走！否则，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你从来就不是我的女儿，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阿亚说完，抱起外孙女就走，她不是走向自己家的方向，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乌扬依霞比任何人都了解她的母亲，她知道阿亚说到做到，如果阿亚狠心不再要她，这个家就没有让她留下来的理由。

刚才的事的确是她做错了，她对此无话可说，既然母亲对她的行为感到震怒，不能谅解，要永远离开家的人也只能是她。

她追上母亲，用手拉住了母亲的衣襟："妈，你不要走。我走，我走得远远的，不会再让你看到我。"

阿亚站住了，毫不留情地望着女儿。不断流过乌扬依霞面颊上的泪水也没有软化她的铁石心肠。乌扬依霞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跪在地上向阿亚磕了一个头，然后站起身，向遥远的、未知的世界走去。

她脚步踉跄，却挺直了瘦弱的脊背，她或许还希望听到母亲对她的挽留，可是自始至终，母亲都默然无声。

直到再也看不到女儿的身影，阿亚才抱着塞西娅转身回家。她不否认是她逼迫自己的亲生女儿离家出走，但她绝不后悔。当年给女儿占卜的老人说过，要她听从长生天的启示，刚才，她似乎听到长生天要她撵

走女儿的声音，她想这一定是长生天的启示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况且，乌扬依霞曾经奋力从海子里爬回岸上，阿亚知道她的女儿或许因为失去所爱的人丧失理智，但她有着顽强的求生意志，一个有着求生意志的人，她一定有办法生存下去。

现在，你一定已经明白了，那个孩子，塞西娅，就是我，而乌扬依霞是我的母亲，阿亚和沙奈是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我长大后阿亚讲给我听的。

阿亚说，当沙奈随着帖木儿王的大军凯旋后，她镇定地告诉他，前一段他们家里住过一个从金帐汗国来的商人，商人在他们家住了七天，乌扬依霞跟他在一起整个人都变了样，不再那么闷闷不乐，开始有说有笑。商人离开那一天并没有跟她提起，可是当商人离去后，她发现女儿也不见了。

她估计女儿是跟那个商人私奔了。她想这样也好，女儿离开了伤心地，至少从此可以过一个女人想要的生活。

沙奈轻信了阿亚的谎言。虽然他是那么遗憾，虽然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女儿，可作为父亲，他宁愿女儿早日走出丧夫的创痛，开开心心地开始新的生活。

乌扬依霞离开家后就失去了所有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是死了还是活着，阿亚却相信她一定活着，当她想将女儿推到海子里的时候她就确信无论遇到任何状况，女儿都会坚强地活下去。

失去女儿的沙奈将他全部的宠爱都转移给我，我在沙奈的娇惯和对阿亚的顶撞中一天天长大，我眉间的金星越来越醒目，好像一颗真正的金星嵌在皮肤中一样，有时在阳光下还会闪闪发光。人们把我称作金星塞西娅，大人有时会怀疑我是不是精灵转世，但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跟我玩耍。

我没有乌扬依霞的美貌，不过呢，凡是喜欢我的人都觉得我的性格很可爱。我也不像乌扬依霞小时候那么喜欢生病，长生天在赐予我金星的同时，也赐予了我强壮的体魄。即使我偶尔会感到身体不适，我也不

用躺在床上，当我在草地上奔跑得浑身出汗的时候，我的病往往不治而愈。

阿亚从不怀疑，我眉间的金星将要给我带来让人羡慕的运气。在我八岁那年，阿亚的预感变成了现实。我遇到了一个神奇的女人，她引领着我命运的轨迹，从蜿蜒的小溪一路流淌，直至汇入奔腾的江河。

贰

帖木儿王对波斯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征伐，起至回历七八三年（约1381年），结束于回历七八七年（约1385年）。

这一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四年，帖木儿王征服了波斯北部的大部分土地。每当帖木儿王需要休整，都会将军队撤回撒马尔罕，阿亚告诉沙奈关于乌扬依霞的消息时，正是他们第一次回到撒马尔罕休整时。

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有关波斯的记载书上都不会少，但我个人对波斯的了解仅限于沙奈的讲述。我知道，对于经历了帖木儿王亲自指挥的每一场战争的沙奈而言，波斯的美丽富饶和广阔领土比它最终被征服更令他难忘。

其实又何止波斯！花剌子模、东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印度、土耳其……它们给予沙奈的印象，未尝不都是如此。

那时，帖木儿王的事业如日中天。然而，每当向我讲述波斯的历史时，沙奈总是习惯性地眯着眼睛，脸上露出凝重的表情。就是他——我的外祖父，同时也是我在世上最爱的人之一——亲口告诉我，波斯在帖木儿王出生以前就已四分五裂了。很久以前，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蒙古蒙哥汗六年（1256年）征服了波斯，此后，波斯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中伊利汗国的一部分。但是好景不久，随着旭烈兀汗的逝世，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围绕波斯的争夺日趋激烈，这种内斗消耗了汗国的力量，对波斯的统治权渐渐落在了成吉思汗那些旁系子孙的手上。

帖木儿王出生前的几个月，统治波斯的最后一位蒙古大汗去世，自此，波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帖木儿王后来成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名字。

小的时候不觉得，长大后我越来越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帖木儿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创意的野蛮人。

这应该是个公正的评价。尽管本身没有接受过多少文化教育，帖木儿王却能从登上王位之初，就开始潜心研究治国之道和强国之路。他在基本完成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征服后，即着手恢复国内经济，加强城市管理，同时，他对文化、艺术以及一切创造发明也给予了必要的尊重。

因此，我出生那年，经过十余年的治理并辅以严刑峻法，帖木儿王统治下的河中地区秩序井然，特别是首都撒马尔罕，已成为世界上秩序最好的城市之一。撒马尔罕及周围城市窃贼绝迹，夜不闭户，这且不论，甚至连邻里间一般的口角都极少发生。所有这些当然有赖帖木儿王制定的法律和对法律的执行。帖木儿王对付喜欢无事生非的人或者奸商自有他的一套办法，比如他曾将哄抬肉价、造成市场混乱的小贩处死，将盘剥顾客的匠人处以重刑，以此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此外，他还将好勇斗狠之徒统统送上战场。

沙奈做过一段时间的民事法官。在帖木儿帝国，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是严格分开的，一部分法官，专门处理刑事案件；一部分法官，专门处理官吏贪污案件；而对于外国与民间来往过程产生的一些案件，则由礼官负责。每一个法官必须各司其职，绝不可越权而为。

每逢出征在即，帖木儿王会从宫中移居宫帐，而帖木儿王的宫帐之外，就是法官工作的帐幕。所有在押犯人，原告被告，都被送到这里听候裁处。法官依据案件性质，听取各方诉辩后，当场做出判决，形成的判词由书记官誊写清楚，留下副本，将正本加盖法官印章，呈递帖木儿王案头，候帖木儿王鉴核。对于所有判词，帖木儿王均会认真审阅，有些重大案件，他还会亲自听取审理过程，认为判词无误的文本，帖木儿王用过印玺，即为核准。帖木儿王用于司法案件的印玺，印文为“公正”一词，印文四边，附有三个小圆圈。

在帖木儿帝国，这个印玺如其印文一般，象征着法律的公正。

另外，帖木儿帝国最高决策机构为中央政府，设大臣会议，大臣由七人组成，分别负责掌管有关军事、政事、民事，每逢会议，七名大臣中至少有四人参加方视为有效。帖木儿王立国后，筛海和沙乌可进入了

中央政府，位列大臣。沙奈、艾库、努里丁等虽然功勋卓著，但因为出身所限，他们只能成为帖木儿王的亲信将领和王宫总管。

安定富贵的国内环境，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切都为帖木儿王征服波斯提供了动力。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怀抱着一定要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的理想，帖木儿王的目标是首先统一中亚和西亚地区。因此，他在征服花剌子模之后，和在征服东察合台汗国之间，悍然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

首战，他征服了波斯东部的哈烈，结束了阿富汗人的克儿特王朝对它的统治。次年冬天，他在短暂的休整之后又进军呼罗珊东部以及阿富汗的坎大哈。在另一场战争中，他遭到瓦里的英勇抵抗，但最终，瓦里逃往阿哲尔拜展。

不久，帖木儿王的军队来到伊拉克，移营其首都苏丹尼叶。至此，帖木儿王占领了整个波斯北部，首战波斯告捷。

回历七八八年（约1386年），帖木儿王重新调整了对波斯的进攻路线，开始征伐波斯西部。我随沙奈和阿亚参加了这次征伐，虽然那时我还是个不到六岁的孩子，可有些事情仍旧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战前，帖木儿王举行了阅兵式。

在我幼稚的眼中，当千军万马排着整齐的队列从帖木儿王面前走过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

帖木儿王终其一生都梦想成为成吉思汗。所以他在御极伊始就采用了蒙古军队的建制，也就是以十人为基本单位，分设十人长、百人长、千人长、万人长的制度，同时，他选用巴鲁剌思以及其他与他亲近的察合台部落将士充当近卫军。在此基础上，他又更进一步，或者说，有所创新。首先，在将兵的选用上，他实行三不限政策，即不限国籍、不限民族、不限出身贵贱，这种开明的政策使外国将士也能为他英勇作战。其次，他实行赋税制度，按时发放军饷，按量补给，按伤抚恤，以此调动将士的积极性。再次，他推行伊斯兰教，以保护和扩大伊斯兰教世界为由，创建了一支勇敢的、热忱的、所向披靡的穆斯林军队。

不仅军队建制相似，帖木儿王的军队兵种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军

队相比也没有特别不同的地方，都是从骑兵、步兵逐渐发展到象兵、水兵、炮兵、侦察兵、工程兵、桥梁兵、通信兵、运输兵、技术兵、造舟兵、石油火团投掷兵、机械攻城兵等诸兵种俱全的军队。

除此以外，帖木儿王也像成吉思汗一样重视军队训练、鼓动宣传和战前情报工作。在军法面前，他一视同仁。他还创造性地恢复了成吉思汗建立的驿站制度，以此确保帝国通信的快速和及时……总之，在我出生后，经历种种磨难登顶权位的帖木儿王俨然已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

帖木儿王在阅兵式上不是经常发表演讲，即使发表，大多都很简短。他最精彩的一次演讲是在多年后他准备征战印度时。当时，许多贵族和将臣因为畏惧印度的酷热和路途遥远，坚决反对对印度用兵，帖木儿王便从《古兰经》中找到一句话："先知啊！同那些异教徒和不信教者作战吧"，作为他必须出征的依据，以此鼓舞起将士们的征战热情和斗志。

阅兵式结束后，帖木儿王挥师进军阿哲尔拜展，入驻大不里士。帖木儿王在大不里士处理朝廷政务，并在那里度过炎热的夏季。妇女和儿童，一向是随军队驻扎的，沙奈疼爱我，从来不让我和阿亚离他太远。因为这个缘故，有一天我在帖木儿王的军帐里见到了沙哈鲁，他是个文雅俊秀的少年，比我大四岁，但那时我并未设想过，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与他的生活发生交集。

夏季结束，帖木儿王取道纳希切万，进犯谷儿只，这一场战争以帖木儿王活捉并迫降谷儿只国王巴格剌五世告终。接着，帖木儿王又顺利完成对亚美尼亚全境的征服，并从梵湖城出发，开始进军法儿思（即设拉子）等地，希望一举消灭在这里进行统治的穆筛飞王朝。

战争至此进行得顺风顺水。没想到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迫使帖木儿王不得不带着法儿思最精巧的工匠回到撒马尔罕，集中精力对付趁帝国兵力空虚袭扰帝国疆界的金帐汗国脱克汗。

脱克汗出生在金帐汗国，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人。回历七七七年（约1376年），脱克在父亲被杀后只身逃到撒马尔罕，投奔了帖木儿王。帖木儿王原本正希望有这样一个人物，可以成为他遥控金帐汗国的傀儡，因此，帖木儿王相当热情地接待了落魄的脱克，视他如子侄，甚至借给他军队让他去消灭仇敌。脱克虽然年轻、刚毅，但他好像没有太多的战争经验，他不止一次挥霍了帖木儿王的军队，一事无成。虽然如

此，帖木儿王仍然没有放弃脱克，五年后，命运开始垂青脱克，帮助他战胜了他最重要的敌人马麦，成为金帐汗国的主人。

脱克登临汗位。他对帖木儿王的忠诚只持续了一年，一年后，他凭借巩固的汗位同帖木儿王分庭抗礼。帖木儿王第二次征服波斯的战争，就是因为脱克在背后搞鬼而不得不提前结束征战，返回撒马尔罕。

脱克在帖木儿王返回后，经过了几场小的战役，知趣地撤走了。为了犒赏有功将臣，帖木儿王决定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

沙奈、阿亚都在受邀之列，他们满心欢喜地带上了我。

阿亚一如既往地管教我。我不愿意跟阿亚一起乘车，沙奈便把我抱下来，放在他的马鞍前面。

今天的沙奈似乎与往日有些不同。他骑着一匹体型高大威武的大宛马，换上了阿亚亲自为他缝制的青缎长袍。青缎长袍的袍领上照例用金丝线绣着一朵玫瑰、一朵百合，当然有时还有别的花样，手工极其精细。他的头上则戴着一顶高筒尖帽，帽前缀有宝石，帽上插着一枝鲜艳的翠蓝色鸟羽。沙奈所穿这种服饰的样式，最初为大王后图玛创制，后确定为帝国礼服。

我觉得沙奈风度过人，不由真心赞美："您今天真漂亮。"

"是吗？"沙奈用力一夹马肚，这是他表示得意的一个惯常动作。随后，他用胡须蹭蹭我的脸，笑眯眯地说道，"你也很不错呀，金星塞西娅。"

是的，我知道，当然错不了。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一身装束，完全认同沙奈的评价。我想，别人也一定会认为我今天格外精神，因为我穿着阿亚特意为我缝制的红色蒙古袍，鲜艳的袍服上，衣襟和衣角都绣着骏马和云朵的图案。

我的脚上穿着一双深蓝色的尖头新毛靴，长长的靴筒上，绣着两只振翅欲飞的金鹰。我的头上戴着一顶尖方边的蒙古帽，帽子是漂亮的粉红色，衬着我黑色的眼睛和粉嫩的皮肤。

我的长相随阿亚，既不精致也不漂亮，但是我的皮肤像沙奈，白皙

细腻，足以弥补我相貌上的不足。而且，尤其让我振奋的是，我的一身打扮完全像一个察合台人，我一直为自己是一个察合台人而感到骄傲。

我又想到了坐在马车里、不时探出头来吆喝我的阿亚。她今天的穿着倒很随意，也许她的全部心思都花费在沙奈和我身上了，对自己，她反而不是那么用心。

看来沙奈才是最了解阿亚的人，他总告诉我，对阿亚而言，我和沙奈永远比她本人重要得多。

说也奇怪，这竟是我小小的心灵，开始感受到阿亚的好。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我们来到了帖木儿王那座举世无双的宫帐前。这里聚集着很多人，男女老少都按顺序排好队，等候负责礼仪的官员将我们依次引入宫帐。

沙奈、阿亚和我很快被允许进入宫帐。可见帖木儿王对他的老朋友和救命恩人，有着非比常人的礼遇。

我得承认，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种梦寐以求的场面，它的豪华与隆重带给我的震撼是其后任何一次宴会都无法比拟的。乃至一个世纪之后，当我重新回忆起这次宴会的场面时，心头仍会翻滚着一股温暖、激动的浪潮。

我不会忘记，在金色丝绦环绕的宫帐中，那优雅的挂毯，那精美的餐桌，那无与伦比的中国瓷器。

当然，还有威风凛凛的帖木儿王和他身份高贵的夫人们和儿子们。

帖木儿王与大王后图玛居中并肩而坐，两个人都神采奕奕。当最后一批客人进入宫帐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宣布酒宴开始。

帖木儿王与大王后举杯，第一杯他们要与大家共饮。

众人起立，恭祝王与王后身体安康。

悠扬的音乐响起，帖木儿王和大王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一位侍酒少年以白绸遮面，趋前添满大王后的酒杯。正要给帖木儿王斟酒，帖木儿王摆手制止了他。他吩咐少年把酒壶交给他，由他亲自在银盏中斟

酒，依次赐饮。他走下王座，这样，少年只需跟着他，不要让酒壶空了即可。

出人意料也在意料之中的是，他第一个来到沙奈面前，将第一杯酒赐给了随他出生入死整整二十年的沙奈。

沙奈显然没想到自己会受到帖木儿这样的礼遇，一时激动得满脸通红。我坐在阿亚的怀里，好奇地看着他。我想他此时一定因为满怀感激而热泪盈眶了吧？不过，无论他的心情如何，接受君王赐盏的一套礼仪是不能有所疏忽的。只见他从座位上站起身，右膝向前一屈，双手接过银盏，然后起身，向后倒退一步，重新屈下右膝，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饮毕，沙奈站起身，右膝向前，单膝跪下，再起身，再跪下，连跪三次，方将银盏捧还帖木儿王。帖木儿王接过银盏，一边重新斟酒，一边笑问："你觉得，这酒比当年阿亚给我们偷来的果酒口感如何？"

"当然入口醇厚绵柔多了。阿亚偷的酒，酸得像山楂汁一样。"

"可是，那一次的果酒却令我终生难忘。以后，我恐怕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那种味道了。"

沙奈感动地望着帖木儿王："原来，您都还记得。"

"怎么可能忘了呢？那可是我一生最值得怀念的时光。这第二杯酒，我要敬给我的救命恩人了。"

他说着，来到阿亚面前。阿亚一惊，放下我，急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与沙奈相比，阿亚倒是显得从容许多，也不需要那么多繁琐的礼节。

"王。"

"阿亚，做了外祖母，你的暴脾气好像改了不少。沙奈真是命苦，受了你这么多年的气。"

阿亚笑了，破天荒地没有还嘴。

接下来的一杯，帖木儿王依然递给阿亚。他说，这一杯酒是赐给不在人世的筛海的，他请筛海的女儿阿亚代饮。

我惊讶地发现，阿亚的眼眶一下红了。

帖木儿王这一轮赐饮，用去的时间很长。我贪婪于面前的珍馐美味，只顾将各种过去没有尝过的菜肴果品塞进嘴里。我的食量从小就大，我还喝了不少果酒，当阿亚开始阻止我时，我已经昏昏欲睡了。

帖木儿王终于回到他的王座上。我倚在阿亚的怀里，费力地看着帖木儿王和图玛大王后，不知何时，我的眼睛合上了。直到我被一声怒吼惊醒。

帖木儿王像一头发怒的雄狮，用力地挥动着他粗壮的手臂："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他的手臂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醉意蒙眬的眼睛里闪射出摄人心魄的光芒。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脱克，速来漫！"他继续咬牙切齿地吼道，"五天后，出征花刺子模！这一次，我不血洗玉龙杰赤誓不为人！"

他的吼声久久回荡在宫帐之中，仿佛几个巨雷在我们的头顶炸响。当他愤怒的声音消失，整个宫帐陷入一种奇特的沉静。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虽然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可就在那时，我的身上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

叁

脱克汗的挑拨给了帖木儿王将箭放在弓上的借口。

五天后，帖木儿王率领大军出征降而复叛的花刺子模。速来漫虽然在脱克的挑唆下公然反叛，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帖木儿王，他数战不敌，不得已，为了保全脑袋，他只能匆匆丢下王位和家室，一路逃往金帐汗国。他在金帐汗国成为脱克汗的侍从副官，此后一直追随在脱克汗左右。

帖木儿王重又夺回花刺子模，并很快占领了玉龙杰赤。他对花刺子模人背叛的行径感到愤怒，于是一怒之下将玉龙杰赤全部居民迁往撒马尔罕，同时下令摧毁玉龙杰赤，并在废墟上种植了许多大麦。

他派使者出使金帐汗国，对脱克汗给予父亲般的训诫。脱克汗立刻认错，称自己不识时务，以后断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帖木儿王得到脱克汗的答复，暂时停止了对金帐汗国的进攻。

不知从哪一天起，察合台人的营地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和她的蒙古包。

她的蒙古包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式样。从正面望去，好像三座联包，正中的一座较大，包顶和门框周围绘着蓝色的花纹，旁边附着的两座稍小，用蓝白相间的帷幕搭成，色彩同样十分简洁，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大家都传说她来自遥远的东方，却没人知道她究竟来自何处。她平素深居简出，可居然连帖木儿王和大王后都要亲自来拜访她。我和其他的小孩子只远远地看到过她一眼，我们一致认为她是一位仙女。她总喜欢穿一身素色的长袍，戴一朵银色的花或一顶纯白色的绒帽，她走路的时候，像在草地上飘动的一朵轻云。

有一段时间，帖木儿王的一支军队在她的蒙古包外轮流守卫，但是很快，军队不见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我和像我一样的孩子都得到告诫，不可以随便靠近她的蒙古包。然而，自从我被阿亚警告之后，我便挖空心思地想要溜进她的蒙古包里看看。

我留心寻找着机会，终于，我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

那天，我看到她被人请到了王宫，两个侍女陪伴着她。下午，天毫无征兆地变了，狂风大作，阴云密布，人们忙着将牲畜赶回自家，仙女家的几个仆人都出去帮忙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溜进了她的蒙古包里。

在察合台人的营地，任何一座帐幕都不会锁门。

仙女的家比我想象中的奢华显然要简朴很多，没有一件昂贵的家具，也没有一处特别的装饰，唯一不同的是，她的家在宁静中散发着一种令人陶醉的馨香的气息。我拼命转动着眼睛，想把我看到的尽收眼底。如果小伙伴们知道我确曾溜进过仙女的蒙古包，他们一定会羡慕我

而且钦佩我的勇气。

可惜，蒙古包除了西面的帐壁上挂着一个蓝底金字的镶框匾额，匾额上面竖写着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字外，真没有多少稀奇的或者至少可以让我拿来做谈资的东西。

我有些失望。就在这时，我看到一样东西放在靠里的桌子上，好奇心驱使我走过去，走过去我才发现摊在桌上的是一幅裱过的画。一幅油画，上面画着一座教堂，色彩艳丽却不失庄重。

这是一幅罕见的立体画，构图从下到上巧妙地表现出由外及里逐渐进入的效果。

当我的目光在画上移动时，壮观、宏伟的教堂前院率先跃入眼帘。院中竖立着九根白色的石柱，庭前的高墩上，一匹青铜雕成的巨马背生两翼，振翅欲飞。铜马的前蹄与后蹄各有一只悬于空中，益增奔腾神态。马背上端坐着一名武士，武士左手揽缰，右臂高举，手指伸张，手腕上悬挂着一个球状物体。

画的中部是由四根石柱支撑的门阁，门阁建筑壮丽，大门就建在门阁之下。大门以里，可见正门，进入正门，可见正堂。

正堂位于画的中上部，有五座门，似用青铜铸成，其中四门紧闭，只有正中巨门敞开，堂内雕饰、塑像由此尽入眼底。

画的上部是正堂尖塔，巍峨耸立，尖塔下支以四根红色大柱，塔内隐约可见雕像环列，栩栩如生。正堂中央，设有祭坛，回廊高悬壁间，顶壁之上，皆有雕像。雕像色彩富丽堂皇。右回廊廊壁上嵌立巨石一块，周围彩石如天空烘云，托现中间白色，巨石上刻着三个人像，正中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怀抱孩子，女人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她旁边的男人凝神严肃，全身轮廓妙就妙在是依石上纹路雕刻，仿若天成。

难道，这画是仙女画的吗？一定不会错，只有仙女才能画出这种让人身临其境的画。我终于能够向小伙伴炫耀我的发现了。

我看得入了神，更想得入了神，这时，我听到有人在我的耳边轻声问我：“看得懂吗？”

我“嗯”了一声。

然后，我抬头看到一张正微笑着俯视着我的脸，我呆住了。

我以为自己遇到了仙女，可是真的遇到仙女也不会让我如此惊奇。俯视着我的只是一张柔弱的、依然带有几分孩子气的脸，看起来最多也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白皙的额头，浓淡相宜的眉毛，高高盘起的深栗色长发，润洁、细腻的皮肤近乎透明。长长的睫毛下是一双幽深的杏仁眼，深褐色的瞳仁在里面闪动着安静的、神秘的光芒。小而柔和的下巴骨，直直的鼻梁，红润的唇线优雅、敏感。即使仙女，恐怕也不会比她更加令人难忘。

我望着她，像中了魔咒一样，一动不动。

她伸出手，轻柔地抚在我的脸上。她的手指很凉。

“喜欢这幅画，是吗？”她的声音像在石上流动的泉水，轻柔缓慢。

“你是谁？”我在惊讶之下脱口问道。

仙女的脸上闪过笑意：“你可以像我身边的人一样，叫我欧乙拉公主。”

“你是公主？你从哪儿来？”

“我从中国来。如果你不喜欢叫我公主，也可以就叫我欧乙拉。”

“不，我要叫你公主，你长得这么美，一定是公主没错。”我说的是真心话，从这一天起，我只叫她“公主”。

“那么，塞西娅，告诉我，你是不是很喜欢这幅画？”

我惊讶极了：“你怎么知道我叫塞西娅？”

“你不是一直想找机会进入我的蒙古包吗？你还跟你的小伙伴打赌，说你一定办得到。”

“天哪，这你怎么也知道？”

“我会算啊。”

我拍拍脑门。我明白了，欧乙拉公主果真是仙女，正因为如此才任何事情都瞒不过她。

仙女，不，我现在要叫她公主了。光是知道了她的名字，就足够我向小伙伴们吹嘘一番了。

公主用手指抚摸着我眉间的金星：“你这个金星，是生下来就有的吗？”

“阿亚说是。”

“天生金星，你长大后肯定心灵手巧。你对艺术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悟力，就是刚才，你恐怕都不知道自己看着画的样子有多专注，连我在你身后站了好一会儿你都没有察觉。”

“这幅画是你画的吗？”

“不是，是别人送给我的。我喜欢收藏世界各国的名画，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欣赏一番。可惜我不会画。我还有其他几幅和这幅一样好的画，你要不要看呢？”

“可以吗？”

“当然可以。你等着，我去取。”

我有一种幸福骤然降临的感觉，这一天对我来说简直太神奇太美妙了。

我指着画，问：“你能不能先告诉我，这个女人和男人都是谁？”

公主回答：“女人是圣母玛利亚，她的怀里抱着基督，男人是圣·约翰。”

这两个名字我都听说过，我问欧乙拉公主：“你一定信基督教吧？”

公主摇摇头，“不，我信长生天！”

我的目光落在帐幕西侧的匾额上："是那个吗？"

"你真聪明。是的。"

公主真的出去取画了，她说画放在旁边的蒙古包里。我低头继续看画，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看进去，我太激动了，因为激动，我的一只手开始抽筋。

我正撸着手指，一个人冲进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是阿亚。

"我跟你说过，不许你进这里来。这是什么地方你可以进来！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妮子！我不让你来，你怎么就不肯听话！"她怒气冲冲地嘶吼着，如果此时的她换上一头红发，我一定会把她当成童话里的妖怪。

我扭动着身体，想挣脱她的手。她把我的头发揪得生疼。

"放手！放手！放手！"我龇牙咧嘴，一迭声地喊。

"不放！不放！不放！"阿亚回答我。看到了吧，这就是我和阿亚吵架的习惯，阿亚从来不像是我的外祖母，她更像是我的姐妹。

阿亚的力气比我大得多，我恨不能立刻长大，把她打倒在地。

阿亚继续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向外拉去。我从眼睛的余光里看到一个人进来，是欧乙拉公主。

"你在做什么？"她柔声细气地对阿亚说。

阿亚吃惊地望着欧乙拉公主，张大了嘴。不过，她忘了松开我的头发。

"你把她弄疼了，阿亚。"

像中了魔咒一样，阿亚乖乖地放了手。欧乙拉公主将我拉到身边，将我的头发解开，用一把精致的牛角梳开始为我梳理头发。

我突然想哭。长到八岁，除了沙奈，还从来没有谁对我如此温柔体贴。

我的黑色长发在公主的手里一点一点顺滑了，最令我欣慰的是，幸好我今天刚刚洗过头发。

阿亚仍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神情望着公主，好一会儿，她嗫嚅着问："您……您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的天哪，她居然用了"您"。这可不像是阿亚，她对帖木儿王说话，也一向是只用"你"的。

"我当然知道你。"公主微笑。她微笑的时候，越发显得楚楚动人，无与伦比。

欧乙拉公主知道阿亚，一定是因为阿亚在察合台人的营地臭名远扬。公主知道我，也许因为我是阿亚的外孙女，并且眉间还长着一颗金星。

阿亚大概也这样想，她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少见地流露出一种惴惴不安的神态。"对不起。"她嗫嚅着说。

"为什么说……'对不起'？"

"您高贵的帐子，岂是我们这样的人可以随便进来的。"

欧乙拉公主认真地看着阿亚，依然慢条斯理地问："你不是察合台人吗？"

阿亚不明白她的意思，眨动着眼睛，一时无言以对。我替她做了回答："我们是察合台人没错啊。"

"那就对了，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就是投奔察合台人来的，你们宽容地收留了我，保护了我，我很感谢你们。"

阿亚注视着欧乙拉公主，片刻，她抽了抽鼻子，眼眶竟有些红了。阿亚今天的表现真是非比寻常啊。

公主将一抱画轴放在我的面前，拍了拍我的头："好好看吧，都很漂亮。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感觉告诉我。"

我低头打开其中一幅。这工夫，公主的仆从、侍女陆陆续续都进来

了，他们谁也没有责怪我和阿亚或者要赶我们出去的意思。一个侍女用托盘端着三碗茶水，放在一张小桌子上，然后退到一旁。我看到她用的托盘是用上等红木制成的，托盘的四周和盘底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我想，如果在四个角上再分别嵌上四粒珍珠，一定会为它增色不少，使它变成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公主请阿亚坐下来喝茶，我也想喝，茶水散发的阵阵清香扑鼻而来，我越来越觉得口渴难耐。

公主的客气让阿亚手足无措。我却等不及了，端起茶碗猛猛地喝了一大口茶，接着又将茶水吐了出来。

我被烫到了。大家都笑，阿亚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没事吧？”公主问我。

我吐了吐舌头，开始看画。

这一天，我和阿亚直到被公主款留着吃过晚饭才离开她的帐子。临行，公主摸摸我的脸，说道：“金星塞西娅，随时欢迎你。”

我仰脸看着她，不放心地问：“真的吗？”

公主微笑：“真的。”

“那么，明天，我还可以来吗？”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

我伸出手，捏住她的衣袖：“你说话算数？”

“算数。”

我笑了。阿亚说，那一刻，我的笑容灿烂无比。

我相信如此。因为从那一刻起，欧乙拉公主成了我的另一个母亲，尽管她只比我年长十一岁。

无论阿亚的脾气有多么暴躁，她在比她小三十多岁的公主面前却总

是表现出一种温顺的态度。说真的，如果看到她在欧乙拉公主面前低眉顺眼的样子，帖木儿王和沙奈想必一定会举起酒杯庆贺一番，然后说起阿亚欺负沙奈的往事，笑得前仰后合。尤其是帖木儿王，这个不知让多少人在他面前发抖的魔君，可就是他，软硬兼施、费尽心机也没能将阿亚制服，后来反倒是他见到阿亚就头疼。

这恐怕就是一物降一物吧。一个意志如铁的君主，威严有时竟抵不过一个柔弱女子美丽温婉的微笑。

欧乙拉公主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不再是那个每天到处疯跑、不断地给阿亚制造麻烦的女孩儿了，公主的画和艺术品将我一天比一天更长久地留在了她的蒙古包里。当然，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我喜欢与公主待在一起，光是听她温存地对我说话，或者听她给我讲述旅游中的种种趣闻，我就已经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了。

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天意的恩宠，因此对公主信仰的长生天充满感激。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公主真正的身世。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她是中国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的遗腹子。回历八七三年（约1368年），朱元璋的大将徐达攻破大都，顺帝败走上都，元朝灭亡。次年，明军再攻上都，顺帝退到应昌府（今赤峰克旗），不久在应昌府去世，公主就出生在顺帝去世后的第二个月。

公主的生母素妃是顺帝在上都所纳的最后一位妃子，长得肤白胜雪，容颜如花，当时正值二九之年，善歌舞，通音律，深得顺帝宠爱，顺帝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只有在她的身边才能安然入睡。

顺帝病故后，朱元璋派大军再攻应昌府，太子引残兵败将退回旧都哈剌和林，正式宣布即位，改元宣光元年（约1371年），是为昭宗。昭宗早就垂涎素妃年轻貌美，即位不久便将素妃据为己有。也算是爱屋及乌，昭宗在位的八年，欧乙拉公主和母亲素妃一样，度过了一段算得上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

宣光八年，昭宗病逝，皇弟脱古思帖木儿继立。新皇听信皇后和国舅谗言，下旨赐死素妃。忠仆索度和齐尔卡斯不得不带着尚且年幼的公主逃出哈剌和林，几年之后，辗转来到西察合台汗国统治的河中地区。

欧乙拉公主不幸的经历于我没有多少切肤之痛，我只庆幸长生天的慷慨，让她来到我的身边做了我的保护人。我的潜能很快得到挖掘，不久之后，经我设计的第一枚镶嵌着红宝石的金银绞戒被她戴在了右手无名指上，戒指独特而又富贵的式样很快在宫廷中风行。

我九岁的时候，公主被帖木儿王和大王后图玛请进了撒马尔罕城。他们在城里为公主翻修了一处幽静舒适的住宅，在欧乙拉公主住进去之后，当地人都逐渐习惯将它称作“欧琳堡”。与此同时，帖木儿王还把自己的幼子，比我只大四岁的沙哈鲁王子交给公主教育、照管。

我不知道沙哈鲁初见欧乙拉公主的感觉与我有什么不同，我只牢牢记住了他望着公主的眼神。那眼神里盛满了一个孩子全部的崇拜。即使以后他的眼神里又多了许多爱怨交织，却始终改变不了崇拜的颜色。

从这一天起，欧乙拉公主、沙哈鲁王子、我，我们三个成了一家人。

不久，我又为公主设计了一副耳环。

耳环的式样看起来颇像一滴正在往下滴落的水珠。制作这副耳环，我一共用了三十六颗小米粒一样的珍珠和两颗大小适宜的钻石，耳环戴在公主的耳朵上，仿佛两滴晶莹的水珠在阳光下闪耀华彩。

公主戴着这副耳环参加了帖木儿王为款待脱克汗而举行的盛大宴会。这是脱克汗活着时最后一次与他的恩主帖木儿王在同一座帐子里开怀畅饮，这也是脱克汗第一次见到公主。他当时的样子像是要把公主变成一幅画，然后带回金帐汗国，挂在他既繁华又孤寂的汗宫中。

当脱克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公主时，我分明感受到沙哈鲁的不安和不快。

然而，女眷们注意的从来都是公主的装扮，而这一次，她们最注意的是她戴在耳垂上的耳环。

耳环的独特式样再一次引得宫廷贵妇竞相效仿，塞西娅的名字似乎一夜之间尽人皆知。事实上，我像一只雏鹰，刚刚学会振翅高飞，不料竟一飞冲天。

我从此自豪地留在了欧乙拉公主身边。

不用出征打仗的时候，阿亚和沙奈经常进城来看望我和公主，每一次，他们都会从自己种的果园菜地给公主带来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鸡蛋等等。对于他们的礼物，公主总是怀着欣喜的心情收下，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公主会回赠他们一些粮食或者珠宝首饰。他们和公主之间从不拒绝对方的馈赠，因为他们真心地将彼此当成了亲人。阿亚不止一次严肃地告诫我，遇到公主是我的福分，她要我懂得珍惜。而我，每一次都回答她：我知道。

几个月后，我进入宫廷礼房为帖木儿王效劳，我的任务是将外国进贡的礼物或者我国要进贡、馈赠他国的礼物用特别的方式包装起来，使其变得美观，赏心悦目。我有了俸禄，帖木儿王付我银币。对于这一点公主尤其感到得意，她常说，等我长大了，会为自己攒下一大笔嫁妆，谁若有幸娶我做妻子，是那个人的福气。

她并不知道，对我而言，把自己嫁出去实在太遥远了，令人不可思议。我最大的愿望是挣很多很多的银币，然后为公主的收藏里多增加几幅世界名画。

肆

帖木儿王和大王后图玛对于欧乙拉公主的赏赐不可谓不慷慨。在他们的赏赐中，不止有帝国铸造的用于市面流通的银钱，粮食，还有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果类肉食等等等等，无不齐备，他们的庇护确保了公主和我们这些人衣食无忧。虽然如此，公主的个性里仍保留着几分可爱的孩子气，有的时候，当我们对家里的饭食感到腻烦时，她会带着我和沙哈鲁溜出去，在街上美美地吃一顿风味独特的各色小吃。

市上的屠户，经常将肉类加以佐料，煮熟后出售，还有一些将熟肉夹在面包中出售。肉类食品的种类很多，不止家养的牲畜，野味也不少，无论哪一样，都必须洗涤干净，整治完好后才能出售。市场上的商肆清晨开张，傍晚收市，肉店则营业至深夜。如果需要，我们不买牛羊肉，只买些新鲜的野味回府。

如今，在我的心灵深处，撒马尔罕的公主府已是我真正的家，而欧

乙拉公主和沙哈鲁王子就是我至亲至近的亲人。除此之外，公主还借给了我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让我感受到撒马尔罕的壮丽。

撒马尔罕位于哈烈东北，与日后成为沙哈鲁封地的哈烈城相距两千八百余里，距中国嘉峪关则近万里之遥。其城东西长十余里，南北五六里，似乎不及哈烈壮观。城池四周，地势宽平，山川秀丽，土地膏腴。城墙以夯土建成，六面开门，墙下挖有深险的护城濠沟，用以抵挡和延阻外来之敌。

撒马尔罕意即“肥城”，因其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而得名，适合种植小麦、水稻及果树，不遇天灾人祸，米面堪称丰足，家畜堪称肥美，尤其牧户所养大尾绵羊，身躯壮硕，售价低廉。

城池四郊房舍园囿连亘达二十余里，到处种植着白杨、榆树、柳树、桃树、李树、梨树、葡萄树等树种，花园与果林之间，一般皆辟有广场及通道，其中商肆遍布，商品一应俱全。城外人口比城内多，最华美的楼房别墅全都建在郊区，其中的原因自然与帖木儿王有关，因为帖木儿王所建宫院大半在城外，供人游赏的亭、园、台、榭等等也建在郊野园林之中，所以达官贵人、富商大贾竞相仿效，多将自己的住所或者店铺安置在城外。

撒马尔罕城内城外都有许多沟渠穿过，泉水遍地流淌。果林之旁，辟有棉田及瓜地。在撒马尔罕一年四季几乎都能吃到甜瓜及葡萄，来自东南西北各个国家的甜瓜或葡萄经常运到这里出售。瓜地中的甜瓜产量丰富，家家户户将其切条晒干贮存，方法与贮存无花果干相似，备全年食用。

自撒马尔罕前行，繁盛的村落不少，帖木儿王每征服一地，都会强行征来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充实撒马尔罕人口。

不仅如此，撒马尔罕的工艺产品也在世界各地久负盛名。帖木儿王为了将撒马尔罕建成一座世界名城，不惜采用种种手段招致商人及工匠来此定居，诸如珠宝商、丝织工匠、弓矢匠、战车制造家、制炮专家、镂金工、建筑师、陶工等凡具有一技之长者皆将其本人或全家一并送来撒马尔罕，人数多达十五万之众，因此撒马尔罕人才济济、百业兴旺，各个行当都不缺乏专业技工。

与许多世界名城有所不同，在撒马尔罕，住宅多建在城外，工厂或

作坊则集中在城中。例如城内规模较大的缫丝工厂就有数处，所缫之丝，除供织成锦袍或刺绣之外，还可织成各色绫罗绸缎。丝织衣料上，往往用灰、金、碧三色交织成锦，当然也搭配其他色彩的锦缎，一切全凭个人喜好及眼光选择。

帖木儿王陆续征服中亚诸城后，撒马尔罕俨然成为中亚地区一个最为繁盛的商品交易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囤积商肆，充斥市场。而在各种珍奇的货物中，有从俄罗斯或蒙古运来的皮货及亚麻，有从中国运来的最华美的丝织品及瓷器，有从和阗运来的宝玉、玛瑙、珍珠及各样珍贵首饰，有从印度运来的香料，可谓诸般货物俱备，需要的只是人们口袋里的银钱。

在撒马尔罕交易全使用本国制造的银钱，这种银钱其后在帖木儿帝国的另一个首都哈烈同样适用。撒马尔罕与哈烈两城，风俗大同小异。遗憾的是，比任何人都酷爱旅游的欧乙拉公主却终生不曾踏上过哈烈的土地。

欧乙拉公主初到西察合台汗国避难时，有一段时间曾在帖必力思城居住。我生平第一次外出旅游，就是随公主回到这里。当然，我们的这一次旅行来去匆匆，因为帖木儿王随时可能获得胜利，班师回朝。

回历七九二年（约1390年），因为脱克汗再一次背信弃义，公然挑起边界的战争，帖木儿王决定北征金帐汗国。沙奈和阿亚都随帖木儿王的大军出征，这将是一场艰难的并且无法预期的战事，行前，阿亚放心地把我交给了公主。事实上，公主最初做出旅行的决定时原想留下我，但她没想到自己刚把想法告诉我我便涕泪滂沱，我伤心欲绝的样子让她不得不改变主意。

她给阿亚留了一封信，托人在阿亚回来后交给她。

为了出行方便，公主雇了一辆马车和一个长相忠厚的车夫。马车由两匹马拉着，车厢很宽敞，里面能放很多东西，我还可以蜷曲在厚厚的地毯上睡觉。我想到爱唱歌爱弹六弦琴的齐尔卡斯，如果齐尔卡斯没有随军队出征，他一定会像往常一样寸步不离公主左右。

即将出发的头一个晚上，我兴奋得彻夜难眠，可是随后的旅程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有些模糊，似乎只有三件事：吃饭、睡觉、行路。而且，我记不得我们在途中走了多少天，我只记得，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

地。

路上，通过公主的介绍，我懵懵懂懂地记住了一些关于帖必力思城的事情。我知道，帖必力思城原为波斯阿哲儿拜展的都会，当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攻破报达后，该城遂成为小亚细亚商业及政治中心。它的富庶、繁华有目共睹，因此，留在波斯的诸蒙古大汗多喜欢在此驻跸。

太阳升起时，我被公主温柔的声音唤醒，在她手指的方向出现了帖必力思城清晰的轮廓。

帖必力思城建于两山之间的平川之上，与我们经过的其他城池不同，帖必力思城周围不设城墙防护。左边山脚直入城界，山上虽有泉水潺潺，但据传水质不够清洁，因此无人敢饮。右面山坡亦与城池相距不远，迎风之处，极其凉爽。山峰顶端终年积雪，融化之水，类似山泉奔涌，清冽可饮。我曾在这里用水晶瓶灌水请公主饮用，公主饮后，遍体生凉，酷暑之气顿消。城南则山岭连绵，群峰叠翠，自远处望去，恰似一座翠色巨壁。

十岁的我是如此缺少阅历，在我天真无邪的眼睛里，帖必力思城仿佛就是人间天堂。

以前，我从不知道除了首都撒马尔罕之外，还有哪座城池里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和华宅美院，也不知道除了首都撒马尔罕之外，还有哪座城池里有这么多的商铺和货物，令我头昏目眩，目不暇接。听当地人说，原来建有城门的旧址，现在都辟作了广场，广场上设有商馆，商肆栉比，百货杂陈。商馆外还有市集，来自四面八方的货物云集市上，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不仅丝绸、绫缎、布帛等丝织品样样俱全，纨、纱、绮、绢、珍珠、宝石、贵重金属器皿也无一不备。另有专门向妇女出售首饰和化妆品的商贩，集中于集市一角，引得众多头披白巾、面覆黑纱的妇女前来购买，于是，买主与卖主，讨价还价，热闹非凡。

我噙着手指，望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垂涎欲滴。公主拉着我的手，为我挑选了一对翡翠手镯和一个精致的缎面桃形化妆盒。这可都是我平时不敢奢望的礼物，公主的慷慨和慈爱使我的十岁生日熠熠生辉。

当晚，我与公主宿于城中客栈。晚上临睡的时候，公主将客栈老板唤到了房间，她给了老板一些银币，似乎托老板为她办件什么事。第二

天中午，老板才过来回话，他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这啊那啊的，我察觉出公主有些失望。老板离开后，公主对我说，我们明天动身去苏丹尼叶城。

我说好。

说真的，只要能与公主在一起，我不在乎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中午吃过饭，公主服了一些她随身携带的药丸，重又变得神采奕奕。她说要带我出去，挑选了另外几样可心的礼物。后来，我们还在市集的一个小摊上简单吃了一些酸奶和面包作为晚餐。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一个村庄。这里的人似乎很愿意为我们提供食宿。我们住在一个只有母女二人的家中，这家的男人都被帖木儿王征往前线打仗去了，但她们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她们忙碌了很久，黄昏的时候，为我们端上了精心准备的晚饭。晚饭很丰盛，有乡间面包、烤野鸡肉、油煎鸡蛋和盛在小瓦罐里的牛奶、奶油和蜂蜜。热情的主人烤面包的手法尤其特别，除了后来在宫廷中享有盛誉的银果面包外，我觉得这一餐乡间面包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面包了。公主一向吃得很少，可如此丰盛的饭食却让我大快朵颐，吃到最后，我必须时常站起来来回走动，我贪婪的样子让公主和东家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上路时，公主要留下一些钱，热情的房东母女却无论如何不肯收下。公主想了想，从耳朵上取下她带了很久的珍珠耳钉，亲自给那个女孩戴上。女孩和她的母亲对公主的恩惠感之不尽。

旅行的途中如果没有特别值得记忆的事，我通常都在睡觉，而当我睁开眼睛时，就会有一个新的地方出现在我眼前。

苏丹尼叶城就是这样一下子跑到我的眼睛里的。

像帖必力思城一样，苏丹尼叶城也没有建造外城墙，这使郊外四周显得十分平旷。城池中心，建有一座坚固的堡垒，堡基完全由巨石筑成，堡上建有碉楼，楼壁镶嵌琉璃，碉楼之上，几尊大炮一字排开。

苏丹尼叶的人口不及帖必力思稠密，繁华程度却犹有过之。市集之上，无论来自里海南岸的真丝，来自呼罗珊境内的各种布、帛、丝、绸、缎带、纨绮等织品，还是来自印度的珍珠、宝石、香料等等，在这

里都能找到货源。每逢夏季，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商人时常云集于此，完成大宗交易。

苏丹尼叶城建在平原之上，有渠道穿城而过。城东的开阔地建着市民住宅区，街市和商场上，则货物充斥其间。城南荒山耸立，山后即塞兰省，塞兰省气候炎热，盛产柠檬、橘子等水果，也运来苏丹尼叶销售。其中塞兰橘的确感觉比别地橘子果汁丰富，酸甜适口。公主将各样好吃的水果包括又沙又甜的甜瓜在内都给我买了一些，又带我在市集吃过午饭，之后，她才在城中选了一家客栈安顿下来。

她仍如前次在帖必力思城时一样，托本店店主帮她打听一个人。她将一小袋银币和一张纸条交与店主，店主收了这两样东西，表情欣然地匆匆离去。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在喝牛奶时，店主回来了，但不是一个人，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个一只眼睛上蒙着黑罩的男人。

男人看到欧乙拉公主，一副百感交集的样子，没有蒙着黑罩的那只眼睛里转瞬间蓄满了晶莹的泪花。

店主知趣地退出房间。男人谨慎地看了一眼，见房门被店主小心翼翼地拉上了，他回过头，只向前走了一步，便面对着公主跪了下去。

公主来到他的身边，伸手将他扶了起来。

“公主。”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激动。

公主扶着男人的肩头，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他，眼中不知不觉地滚下了泪珠。除了有一次怀念她的母亲，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她流泪。

“索度，你真的还活着？”

“托长生天的福，我活了下来。”

“为什么不去找我？”

叫索度的男人为难地沉默了一下，片刻，他指指自己的眼睛。

“我这个样子……”

“你的眼睛……”

“这一只瞎了，眼窝完全陷了进去。另外一只，看东西也有些费力。”

“是因为病吗？”

“对，就是那场可怕的瘟疫。”

“难怪你不肯见我，还坚持让齐尔卡斯带我走。连我向你告别，你也不肯开门。”

“我怕把病传染给公主。”

“后来，你该去找我才对。”

“不能！我这个样子不能去找您。公主，其实，在我离开帖必力思前收到过齐尔卡斯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你们最后在撒马尔罕定居下来，帖木儿王为你们修建了一处府第。”

“是的，帖木儿王和大王后待我很好，他们还把自己的小王子托付给我照顾。他们真是完全信任我呢。”

“我了解您，您从小就喜欢跟孩子们一起玩耍，也喜欢照顾其他的孩子。我刚一进来就看见了这个小姑娘，她应该就是齐尔卡斯信上所说的塞西娅吧？”

“是她没错。齐尔卡斯有没有说，塞西娅有一种奇异的天分？我想，以后你就会知道了。索度，你先告诉我，我们分别的这几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你什么时候从帖必力思到了苏丹尼叶？”

索度接下来的解释有些冗长，我只大约记得，他在病好之后，因为一只眼睛瞎了，就留在了帖必力思城。年底，他与一位流落在帖必力思城的察合台姑娘成了家，妻子婚后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惜女儿身体孱弱，只活到两岁就夭亡了，妻子的身体原本不太结实，女儿死后，她便一直缠绵病榻，家里全靠他为一位做珠宝买卖的雇主看护店铺维持生活。两年前，他的雇主举家迁走，不久写信来，邀请他过去帮忙，他就带着妻子和儿子到了苏丹尼叶。

听说索度有了儿子，公主喜悦地问：“你的儿子多大了？”

“七岁了。”

“比塞西娅小三岁。他叫什么名字？”

“阿依莱。”

“多好的名字啊，像当地人。待一会儿，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你的妻子和儿子？”

“家太小了，味道也不好，公主您……”

“我哪有那么娇贵！当年，如果没有你和齐尔卡斯拼死保护我，带着我逃出来，我恐怕都不能够活到现在！索度，我是来接你的，跟我一起回撒马尔罕吧，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可我……”

“索度，我需要你。”

这句话使索度在瞬间做出了决定。

“好的，公主，我跟你回去。”

三天后，我们离开苏丹尼叶，返回撒马尔罕。这一次，同行的人中多了索度、索度的妻子和他们的儿子阿依莱，我们的旅途不再像来时那样孤寂，一切都变得有趣无比。

索度的妻子是个脸色发黄、身体虚弱的女人，即使她曾经有过美貌，现在我也看不出来了。但她的儿子小阿依莱却长着一头深栗色的卷发，深陷的眼窝，睫毛又长又密。明亮的眼睛，圆圆的脸颊，肤色红润，像画中的洋娃娃一样可爱。

我喜欢苏丹尼叶，当然我更喜欢帖必力思。只是，在那个时候我不会料到，九年后，帖必力思和苏丹尼叶都将经历一场浩劫，而这场浩劫恰恰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第六章 止 战 之 殇

壹

此时，帖木儿王对脱克汗的征伐还在继续。

浑都儿察之战、乌尔图巴之战、帖列克河之战是帖木儿王与脱克汗之间进行的最重要的几场战役，帖列克河之战爆发时我跟随在沙奈和阿亚身边，得以亲历了这场战争，但那已是四年之后的事情。

事实上，我与公主离开欧琳堡的那一天，帖木儿王正在他气势恢宏的军营接见脱克汗派来的使者。

沙奈奉命将使者引至帖木儿王阔大的宫帐前。帖木儿王刚刚巡营归来，就坐在宫帐外面努里丁特意为他设立的御椅之上接见了使者。四王子沙哈鲁垂手侍立在父王身边，帖木儿王扭头看了儿子一眼，见儿子一身戎装，俊秀无比，脸上不觉掠过一抹久违的、得意的笑容。

使者以金帐汗国的宫廷礼节拜见了帖木儿王，然后，他用动听的语言祝愿帖木儿王福寿安康。

帖木儿王命使者起身，在这个过程中，他态度平和，不怒自威。

使者献上了脱克汗赠送给帖木儿王的礼物：一只目光如电、驯化威武的猎鹰，九匹毛色油亮、脚程飞快的欧洲纯种马。帖木儿王按照礼节将猎鹰放在手臂之上，却对敌人的礼物表现得不屑一顾。

“脱克怎么说？”他威严地问。

使者谦恭地回答：“汗说，他从来不曾忘记恩主帖木儿王给予他的帮助和恩惠。只是由于他的年轻和莽撞，才使他犯下了与恩主敌对的错误。如今，他为他轻率的行为深感懊悔，希望恩主不计前嫌，仍将他视为最忠诚的藩属。”

帖木儿王略一沉吟："脱克既有此心，我权且再信他一次。"

使者谢恩，帖木儿王命努里丁带他下去领赏。

俟使者离开，沙奈问帖木儿王："您真的相信脱克汗这次是出于感恩之心而不想与您为敌吗？"

帖木儿王淡然一笑，并不急于回答。他将猎鹰交给侍卫，一边起身，一边问儿子沙哈鲁："你怎么看？"

"脱克这个人惯会花言巧语。他不过是觉得此时决战无益，才使出这样的拖延战术。父王切不可上他的当！对于这种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小人，就应该穷追猛打，不给他任何喘息之机！"

沙哈鲁的语气里隐含着少有的尖刻和敌意，这尖刻和敌意有悖于他平素宽厚仁柔的禀性，帖木儿王不由得回头看了儿子一眼。

沙哈鲁并没有注意到父亲探询的目光，他眉头微锁，神色迷茫，心里似乎正转着某种不愉快的念头。

"王子所言甚是。"沙奈说，他与沙哈鲁的想法一致。

"不过……"

"父王，您在担心什么？"

"脱克不想此时决战，一定有他不想决战的理由。他知道我不会相信他，又不愿坐以待毙，那么，他该怎么做呢？我想，他最大的可能就是躲藏起来，让我们找不到他的行踪。"

"如果脱克汗真的躲藏起来，找到他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生性务实的沙奈立刻明白了帖木儿王的顾虑所在。

的确，金帐汗国当时的疆域不仅包括第聂伯河以东的东南欧地区，而且包括伏尔加河中下游、南乌拉尔、北高加索、北花剌子模、锡尔河下游流域以及从锡尔河与咸海以北直到伊什姆河、萨雷苏河地区。其实多年来，正是由于金帐汗国在中亚和西亚地区的领土与察合台汗国的领土犬牙交错，才造成了两个汗国百余年来彼此攻战、战火不断。

显而易见，在这样广袤的领土中，脱克汗可以藏身于任何一个地方。这已经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更加不利的因素是，帖木儿王或许对中亚各国的地理、历史了然于胸，却对金帐汗国的山川河谷、人文气候一无所知。

然而，即使困难重重，沙奈同样相信帖木儿王不会半途而废。想当年，脱克走投无路时投奔了帖木儿王，是帖木儿王帮助他重新据有了金帐汗国那光彩夺目的汗位宝座，也是帖木儿王数年间的慷慨相助使得脱克迅速强盛起来。如今，脱克非但不思回报，反而背信弃义，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其恩主作对，对于如此卑鄙的小人行径，帖木儿王当然不会忍气吞声、坐视不理。

沙哈鲁紧紧盯着父亲若有所思的面孔。少年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跃跃欲试的神情，这神情倒与帖木儿王的心境不谋而合。

“沙哈鲁。”

“在。”

“由你指挥侦察队，分头向西西伯利亚的托波尔河方向进发，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找到脱克的落脚点。我让努里丁协助你。”

“是。”

“沙奈。”

“在。”

“你和艾库率领先锋军，向押亦河（今乌拉尔河）方向前进，我率本军随行。记住，无论侦察队之间，还是侦察队、先锋军与本军之间，都必须建立流动驿站，由急递兵保持彼此畅通无阻的联系。即使没有发现敌情，对于每日的情况也必须在第一时间送达我处。一旦侦察队发现了敌人的行踪，先锋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敌人堵截和包围，不使其逃散，等待我的援助。”

“遵命。”

“现在，沙奈，通知各军将领到我的宫帐商议军情。无论如何，此番一定要给脱克致命一击。”

“是。”

考虑到脱克汗本人一向擅长使用成吉思汗和金帐汗别儿哥时期的游动战术，金帐汗国的领土又横跨欧亚大陆，境内既有平原，又有山地，既有森林，又有众多河流交错，地形与气候复杂多变，帖木儿王一反他在统一中亚地区以及征战波斯、花剌子模时经常采用的方式，不是由他亲自指挥具体的战役，而是交由先锋军、侦察队的将领依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灵活指挥，只有大的作战方针不变，就是务必找到脱克汗的藏身之处，歼灭他所掌握的有生力量。这种适当的放权，用来对付像泥鳅一样狡猾的脱克汗，无疑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

次日，沙哈鲁率领侦察队离开牙昔，向托波尔河方向挺进。

沙哈鲁对困难预估得不足，一直到春夏交替，侦察队仍然没有获取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军队疲于跋涉，沙哈鲁本人也产生了焦躁情绪，帖木儿王从儿子送抵本军的书信中敏锐地觉察出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他并不责备，也不动声色，却怀着父亲特有的宠爱心情命传令兵给儿子捎去了一本著名的诗集《福乐智慧》，还有一把用上品材质精心制作的六弦琴。

沙哈鲁几乎一下子就领悟了父亲的用意。

抚平心境、少安毋躁，在双方比拼毅力和意志的时候，谁先失去耐心，谁就会落败于对手。

高高在上、冷峻严厉的父亲竟然有着如此体贴细致的时候，这对沙哈鲁而言，远比任何空泛的说教更能令他茅塞顿开，同时也令他对父亲的深谋远虑感同身受。

沙哈鲁下令各侦察队在水源丰富的托波尔河附近稍事休整，然后，他率领一支侦察队先行渡过托波尔河。

坚持不懈的搜寻终于有了回报，侦察队渡河后发现了许多篝火，还抓到了三个金帐汗国的士兵。

沙哈鲁将这得来不易的情报以及敌方的三个俘虏火速派人送往父亲的大营，同时请求沙奈和艾库的先锋军向他靠近。

通过审问俘虏，帖木儿王了解到脱克汗正在浑都儿察流域驻军，在他有意让自己“失踪”的这段时间里，脱克汗已经招募了大量的骑兵和步兵，实力不逊于帖木儿王一方。但有一点比较令人放心，他还不甚掌握帖木儿王目前的追踪情况。

帖木儿王深知掌握战斗的主动权有多么重要，他一刻也不耽搁，亲自指挥七个军团的骑步兵以最快的速度向浑都儿察河流域包抄过来。

这是一次真正的急行军，堪与成吉思汗创造过的任何一场闪电战例相较。

虽然脱克汗尚且蒙在鼓里，但是其军营整肃，易守难攻。为了防止脱克汗再次逃逸，帖木儿王命令军队在敌营周围抢挖战壕，钉上木桩，安装战壕护板。骑兵用于攻击，步兵用于防守。

一切准备就绪，帖木儿王将大军分成七个彼此不相隶属的战斗军团，他命令艾库、沙奈、亦忽率领其中三个军团，首先向脱克汗的先锋军发动攻击。脱克汗的先锋军由富有作战经验的速来漫指挥，对手仿佛从天而降，速来漫虽猝不及防，却做了最顽强的抵抗。

战事如此激烈，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午时，脱克汗派出部队驰援速来漫，亦忽拼死力战，不幸阵亡。

脱克汗率领大军随后赶到，意图将帖木儿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艾库、沙奈命令将士们下马，用护板做掩护，将士们跪在地上向脱克军射击，一时间箭飞如雨，脱克汗不得不命令骑兵一次次向艾库、沙奈的阵地发动攻击。

艾库、沙奈率领的几万人转眼损失过半，不断有士兵和相熟的战友倒在自己的脚下，面对汹汹而至的敌军，两员忠诚的将领抱着必死的决心坚守阵地，没有帖木儿王的命令，他们绝不能后退一步。

脱克汗传令军队后退稍作休整。他也下定决心，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也一定要吃掉对面的这支军队，因为他很清楚，经过几次冲锋，对方箭矢消耗殆尽，已经没有多少战斗力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遮天蔽日的烟尘从四面八方向脱克汗卷来，战马的嘶鸣惊心动魄，脱克汗意识到是帖木儿王率领的主力到

了，急忙收缩兵力，向浑都儿察河退去。

帖木儿王挥令大军穷追不舍。

前有大河，后有追兵，渡河已然不及，脱克汗只得依河岸匆匆摆开了决战的队形。

帖木儿王军队的精华是察合台汗国的蒙古骑兵，金帐汗国赖以依靠的同样是自拔都汗以来就以骁勇善战闻名世界的蒙古骑兵，因此这一场争斗，更确切地说是蒙古人之间的一场生死决战。

帖木儿王与脱克汗这一对老对手终于面对面了。

帖木儿王请脱克汗近前对话，他们各自离开本军相同的距离，又在彼此相距六七步远的地方勒住坐骑。

脱克汗表现得彬彬有礼，他问候帖木儿王时用的是最谦恭的语气，可是他的眼神却泄露了内心的倨傲。

“脱克。”帖木儿王的声音并不严厉，却有一种直截了当的味道。

“王。”

“事到如今我并未指望你能回忆起对我永远效忠的誓言，但至少，你和我之间还可以和平相处吧？”

“这也是我的愿望。”

“那么，如果我没听错，难道是这个愿望让你在我远征他国，国内兵力空虚时屡屡犯境？”

“王此言差矣。”

“哦？”

“身为金帐汗，我只是在努力恢复祖宗的基业，再现汗国昔日的辉煌，我觉得，身为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人，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使命。”他有意强调“嫡系”二字，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帖木儿王无动于衷。

“脱克，撒卜兰从忽必烈汗在位时就是察合台汗国的城堡。”

“这些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呢？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领土争端古已有之，这是两个汗国之间的事情，王为何不能袖手旁观？”

“现在，我是察合台汗国的主人。”

脱克汗眉头微微一挑，这是一个不加掩饰的轻蔑的表示：你只不过从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代手里攫取了察合台汗国而已。

帖木儿王不愿再跟脱克汗废话。他一生崇敬成吉思汗，崇敬术赤汗、察合台汗、窝阔台汗、拖雷汗，崇敬拔都汗、蒙哥汗、忽必烈汗，甚至崇敬金帐汗国的中兴之主月即别汗，可对于他们或昏庸懦弱，或荒淫无道，或好大喜功的后人，他却只有蔑视和厌恶。他觉得这或许就是成吉思汗给他的启示，比起那些不肖的子孙来说，成吉思汗更愿意选择他作为自己事业的继承者。

帖木儿王和脱克汗各自回归本阵，一场厮杀随之展开。

黄昏时，脱克汗知道本军败局已定，急忙换上士兵的衣服，在速来漫和汗宫侍卫的保护下，仓皇逃离了混乱的战场。

虽说没能捉到脱克汗令人遗憾，不过，帖木儿王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他在沙奈的陪同下巡视营地，看着他的步兵们每个人牵回了近二十匹马，而他的骑兵们则每个人牵回了不少于一百匹马。除此之外，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战利品也足足堆满了几十座帐子。更有五千名童男童女集中在后营，帖木儿王决定派人将他们送回国内，充实撒马尔罕的人口。

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喜悦的气氛仿佛启封的美酒，弥漫在胜利者的营地，将士们为胜利欢呼，为活着庆幸。

只有一个人躲开了这喜气洋洋的场合，独自一人坐在河边的草地上，忧郁的目光投向遥远的天际。

他并没有发觉有两个人正向他走来，而且其中一个人顺势坐在了他的身边。

他突然看到了这个人，惊讶地正要站起，但来人对他做了一个手势，他便只好保持原有的姿势不动。

“父王。”他有一些腼腆，低低地唤道。这时，他看到沙奈正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手里牵着他自己与帖木儿王的战马。

“沙哈鲁，你在这里做什么？”

“啊，没……没什么。”

帖木儿王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沙哈鲁英姿勃勃的脸上。他的目光有一些锐利，但更多的还是抚爱。那一年，他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却得到了沙哈鲁这个儿子，他一直把这件事视作天意。若非格外疼爱这个幼子，他也不会在与图玛商议后，将他送到欧乙拉公主身边接受另一种文化的浸染和熏陶。

他迄今为止从未打算将王位传给沙哈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父亲的偏心，他钟爱沙哈鲁，这爱，如绵绵细雨，润物无声。

面对父亲的注视，沙哈鲁局促地移开了视线，专心盯着露出战袍外的靴尖。

帖木儿王微微笑了。“想家了吧？”他问。

沙哈鲁清秀的面孔不觉涨满了红潮。

想家？是啊，他独自坐在这里就是因为他的心里充溢着太多的思乡之苦，就是因为他的思绪被打断前他正如饥似渴地想念着自己在欧琳堡度过的安逸时光。他总是一面说服自己赶快忘记，一面却在每个闲暇时回忆着他的公主那柔弱的样子，回忆着她的浅笑低语，她的细致包容，她的一切一切……

可是像父亲这样一贯粗心的人又如何会看透他的心思？

帖木儿王并不需要儿子回答，他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我们暂时还不能回家。”

沙哈鲁抬头望向父亲，脸上的红潮消退了一些。

“脱克这个年轻人，拥有坚强的意志和广袤的领土，只要他活着，他的兵源就能够很快得到补充，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他总是不难重新集结起与我们的军队抗衡的力量。”

“那么……”

“对，只要他不死，就始终是我的心腹大患。”

沙哈鲁理解父亲的心情，因为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心情。他甚至比父亲更希望战胜脱克。这位年轻的金帐汗，终究是他心里的一根小小的刺。

父子俩的目光在沉默中相遇，接着，帖木儿王的脸上露出笑容。

这是一种难得的表示赞赏的笑容。

帖木儿王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决断力的人，何况，他无意放过他的敌人。他循例检阅了军队的人数、装备与武器，将大量的战利品按军功大小分赐给所有将士，然后率领大军继续向阿哲儿拜展挺进。

胜利给帖木儿王带来了好运。

帖木儿王刚刚来到乌尔图巴，侦察队就抓到了脱克汗的一个俘虏，通过审讯，得知脱克汗的军队就在离乌尔图巴不远的地方驻营。帖木儿王立刻布置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向脱克汗发起猛烈攻击。脱克汗则像一个被人捏住鼻子从美梦中揪醒的醉汉，又气又恼还不得不仓促应战。

金帐汗国的将士明知败无生路，抵抗变得异常激烈。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恶斗，帖木儿王手下的察合台将士固然身经百战，金帐汗国的勇士同样视荣誉为生命，双方势均力敌，都没有退缩的余地。

沙哈鲁手持长枪与两名挥舞着蒙古弯刀的金帐将领周旋。他眼睛的余光瞥到了父亲熟悉的身影，就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帖木儿王的对手是脱克汗手下一名武艺高强的侍卫长，帖木儿王与他争斗良久，将他一刀砍在马下。谁知这人并未马上死去，他的手里还握着武器。在他倒地的瞬间，他挥刀砍向了帖木儿王的战马。战马前腿被砍断，悲鸣着扑倒在地，帖木儿王被重重甩于马下。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除了身边的人。

速来漫刚刚杀死一名察合台将领，看到这一天赐良机，当即挥刀向帖木儿王奔去。沙哈鲁也看到了这惊险的一幕，他既知自己无法抽身去救父亲，心一横，也不管两柄弯刀就在眼前飞舞，将长枪横执，用尽全身力气向速来漫掷去。

长枪擦着速来漫的耳畔呼啸而过，让速来漫吃了一惊，战马的速度随之放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沙奈带着从马赶到帖木儿王面前，他下马将帖木儿王扶起，几乎转眼之间，帖木儿王的侍卫们将他团团围住，速来漫自悔失算，慌忙收马而退。

沙哈鲁只顾保护父亲，却忘了自己变得赤手空拳。他正欲俯身去拔插入靴中的弯刀，一名金帐将领挥刀接连砍来，沙哈鲁猝不及防，肩头被砍了两刀。另一名金帐将领见状大喜，飞马上前，就要结果沙哈鲁的性命。沙哈鲁虽然受伤，头脑却异常清醒，他突然从马上跃身而起，抱着对面的将领滚落马下。

生死搏杀的战场，胜负瞬息万变。还在马上的金帐将领突然失去了对手，正在发愣，一柄锋利的长剑刺穿了他的胸口。努里丁拔出长剑，顺势送入从沙哈鲁身上挣扎欲起的将领脖颈。

鲜血染红了沙哈鲁的半边身子，他知道父亲安全了，心一松昏了过去。努里丁抱起沙哈鲁放在马上，急速向后营安全的地方撤去。

随着几员重要将领阵亡，金帐军队败迹渐显，脱克不敢恋战，在速来漫的保护下，带领残兵败将拼死杀出重围，逃往阿哲儿拜展。

帖木儿王也不再恋战，他命人打扫战场，自己带着沙奈匆匆来到后营，探望儿子的伤势。

多歌刚给沙哈鲁处理完伤口，帖木儿王忧虑地俯视着儿子苍白昏睡的脸，良久，才声音嘶哑地问："沙哈鲁要不要紧？"

多歌回道："有两处刀伤，一处很深，值得庆幸的是没有伤到要害。"

帖木儿王的眼眶微微泛红。战斗结束后，他从努里丁口中得知了沙

哈鲁为救自己而舍生忘死的行为，他既心痛又为儿子骄傲，假如可以，他宁愿自己身处危险，也不愿别人伤害儿子分毫。

沙奈看到了蓄积在帖木儿王眼中的泪水，除了大王子只罕杰尔阵亡时，沙奈还从未见过帖木儿王流泪。

这个晚上，帖木儿王坚持陪伴在儿子身边，昏迷中沙哈鲁不时会说胡话。

第二天，帖木儿王召开了由各军主要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决定继续追击脱克汗。鉴于沙哈鲁伤势严重，帖木儿王只能留下多歌和努里丁妥为照料。帖木儿王每天都会通过快骑了解儿子的恢复情况，当得知儿子因为心绪不宁，伤势恢复很慢时，他想起儿子昏迷时一直呼唤的人，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贰

我们经过碣石城时，公主决定在城中休息游玩两天再继续赶路。至于沙哈鲁受伤这个令人担忧的消息，我们当时尚且不知。

夏季的碣石城，美丽而又安详。我虽然就出生在碣石城，可我已经有六七年不曾回到这里来了。因为离开得太久，我几乎忘了碣石城的模样，因此，对于我所看到的一切，我像阿依莱一样充满好奇。

碣石城建于平原之上，城郊四周流水环绕，土地肥沃，果林、花园众多。城中修建着富丽的房舍和清真寺，清真寺外观庄严，内壁皆用金碧色的琉璃镶嵌。帖木儿王登基后，一直着意建设他的出生之地。

不知谁将欧乙拉公主到来的消息通报给了碣石城的城主沙乌可，他不仅派人迎接，而且热情地将我们安排在一座环境雅净的馆驿当中。与此同时，他还派了几个侍从和侍女来到馆驿服侍公主。

沙乌可是出身高贵的察合台系后王，从血统上来讲系成吉思汗嫡系。当年，东察合台汗国的图格鲁汗趁西察合台汗国内乱频起之机，出兵攻占了河中地区，沙乌可像许多人一样被迫归降，借此与当时正接替叔父哈吉的位置出任碣石总督的帖木儿王相识。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

将推翻图格鲁汗的统治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境遇多么艰辛，沙乌可从来没有背叛和抛弃过帖木儿王，他的忠诚赢得了帖木儿王的赏识，也使他有幸成为帖木儿王的妹妹诺敏敬公主的丈夫。帖木儿王立国撒马尔罕后，沙乌可又兼任碣石总督之职，负责碣石一切军政事务，同时督建在战火中遭到破坏的碣石阿克塞行宫。

帖木儿王北征金帐汗国，正值沙乌可背上长痈，深受其苦。帖木儿王命他留镇碣石城，同时辅佐王孙莎勒坛处理国政。莎勒坛是帖木儿王最钟爱的长子只罕杰尔的儿子，只罕杰尔在回历七七八年（约1377年）殁于战场，此后，帖木儿王将莎勒坛立为王储。这次帖木儿王出征，将莎勒坛留在撒马尔罕。莎勒坛被要求：凡遇紧要大事，即使擅作处理后，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向沙乌可说明情况，如果沙乌可认为不妥，莎勒坛就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正或补救。

不过，沙乌可的禀性为人颇有些像他的先祖察合台，虽然受到帖木儿王百般倚重，却不是个喜欢揽权的人。与处理国家大事相比，他更喜欢将时间花费在对碣石城的建设当中。

我们一行人在馆驿刚刚安顿下来，沙乌可就派来第二批使官。使官说，沙乌可要在总督府花园宴请我们。

我们在使官的引导下来到花园，沙乌可已在花园内门亲自迎候。我们这一行人，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在沙乌可看来一定着实古怪。我知道，沙乌可对我们所表现出的热情完全是因为公主，他与欧乙拉公主有着相同的血脉，另外，身为曾经强大的元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的女儿，她的高贵身份也理应受到沙乌可尊重。

为了迎接公主，沙乌可命人在溪边建起三座素缎帐幕，我们被直接引入其中最大的一座，那里已经摆下丰盛的午宴，沙乌可请来的客人全都等在帐幕里了。

沙乌可的夫人诺敏敬公主与欧乙拉公主曾多次参加帖木儿王举办的宴会，一向熟识。夫人仍以浓妆示人，与欧乙拉公主见礼时，她挑剔的目光迅速掠过公主周身。公主一路风尘，衣着素净。

然而，就是这个崇尚朴素自然的女人，风采惊艳，不可言喻。

夫人半是喜爱半是嫉妒地说：“公主的美丽永远与众不同。”

欧乙拉公主客气地回道："您过奖了。"

沙乌可请我们入座。公主坐在右席的首座，她下面依次是索度、索度的妻子、我、还有阿依莱。左席都是沙乌可请来作陪的手下各级长官以及他们的家眷。女眷中多数人从未见过公主，她们显然都被公主的美貌迷住了，艳羡的目光总在她脸上逡巡。对此，公主安之若素。

沙乌可为我们准备的第一道大菜是煮羊肉。香气扑鼻的羊肉被盛在带柄的巨盘中，一位穿着罩衫，两个戴着皮袖套的侍者将羊肉切成碎块，分装在银盘和瓷盘中，放在我们的面前。欧乙拉公主、沙乌可和夫人使用银盘，其余的人都使用瓷盘。在帖木儿帝国，只有帖木儿王、王后和王子们有资格使用金盘。

第二道大菜是烤马肉，侍者细心地将马肉和羊肉都切成肉块，在盘上摆上两列，然后加入肉汤。做完这件事后，他们将面包切开分给我们。沙乌可的厨师手艺一点不逊于帖木儿王的厨师，他们制作的面包有酸面包、甜面包、黑面包和牛奶面包四种，所有的食物都精致可口，尽够食用。

沙乌可相当了解公主的喜好，当天准备的酒主要以醇甜的马奶酒为主，配以白酒和果酒。在如此炎热的季节，马奶酒是最好的消暑饮料。另外，他还吩咐厨房给我和阿依莱准备了橘子果汁。

酒过三巡，侍者撤下肉盘和酒杯，奉上了一个巨大的果盘，果盘上面摆放着葡萄、甜瓜、桃子、橘子、石榴、苹果、梨等七八种水果，这些水果中最好吃的还得说是甜瓜，细心的侍者将甜瓜的瓜瓤用小勺挖出来，放在漂亮的青花瓷碗中，我和阿依莱几口一碗，前前后后也不知吃了多少碗，最后，阿依莱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把所有的客人都逗笑了。

用过水果，酒宴就算尽欢而散。作陪的客人陆续告辞后，沙乌可吩咐先前奉命去请我们的一位使官带我和阿依莱到花园其他地方游玩一番，顺便消消食。我和阿依莱如同约好一般，一左一右拉着公主的手，非得让她陪我们一起去玩儿，公主简直太惯宠我们了，不顾索度的反对，欣然应允。

索度和他的妻子被请到左边的帐幕，右边的帐幕是留给欧乙拉公主的，等公主游玩回来后将在这里休息。晚上，沙乌可和夫人还要在花园

中的另一处行宫继续款待我们。沙乌可说他有午休的习惯，向欧乙拉公主正式提出约请后，便和夫人乘马车返回他们在花园外的私人府邸。

总督府的花园实在太大了。路上，使官兼做向导，介绍说，沿外墙绕花园一圈，足有三十里还长。花园中遍植鲜花，随处可见流水淙淙。路旁树木浓荫蔽日，花园中央，建有一座假山，假山四周，引水环绕。我牵着阿依莱的手，引着他小心翼翼地踏过水中圆石，沿着陡峭的台阶拾级而上。台阶从山脚延至山顶，公主放心不下年龄尚小的阿依莱，在下面不断向我们招手，叮咛我们小心脚下。

假山山势高峻而山顶平坦，站在山上，四周景物尽收眼底。

花园之后，有一处果园，果园的面积与花园不相上下，两者之间以一排粗壮高大的树木相隔，果园与花园互相衬托，愈觉景致明艳动人。至于各处亭、阁、台、榭，墙壁之上多镶嵌金碧色的琉璃，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彩。果木花丛之间，羚羊出没，为花园增加了别样的动感。

我们没进果园，游毕花园，使官引我们去看大象表演。沙乌可一共饲养着六只大象，都养在花园东侧的象苑中。象背之上各架木楼一座，木楼前插着两面彩色旗帜，木楼中坐着五六名象童，导引大象表演各种节目。其中一头大象来到阿依莱面前，用长鼻子将他卷起，抛到空中，又接住，阿依莱先是吓了一跳，后来一边高声尖叫，一边兴奋得手舞足蹈。

我也要玩儿。使官让一个象童下来，把我放在木楼之上。我们指挥大象与马竞走，大象起步奔跑之际，大地为之震颤。难怪在战争中，一头大象的战斗力抵得上千余步兵。据说大象冲锋之时，凶狂无比，迎面之物，无论是人是物，都无力抵挡，倘若大象将长牙撞断，留下短牙，便仿若利剑一般。

从象苑出来，我们又去看了色彩艳丽的热带鸟和热带鱼，公主像我和阿依莱一样玩得兴致盎然。我们回到帐幕时，沙乌可夫人已经在帐中等候我们多时了，夫人见欧乙拉公主脸色微红，香汗涔涔，不觉笑道："都说公主从容庄静，高不可攀，其实骨子里仍像孩子一样贪玩。"

欧乙拉公主回以微笑，忙着梳洗打扮，并不回避夫人。这工夫，阿依莱躺在东侧的地毯上，睡着了。

公主坐在梳妆台前让我给她梳头时，夫人走到公主身边坐下来，注视着公主的侧影。公主的侧影像美玉雕成的塑像一样润洁精致。

“公主。”夫人欲言又止。

公主的头发抓在我的手里，她的头不能转动。她从镜子里向夫人露出笑容，彬彬有礼地问：“您有话要对我说吗？”

“也没什么，就是想跟您随便聊聊。”

“您的意愿，我一定奉陪。”

夫人嘴上说聊聊，却不急于开口，晶亮晶亮的目光在我身上睃来睃去，那样子，像我在书中看到过的奴隶主，正在评估一个奴隶的价值，只是没有让我张嘴察看我的牙齿。

我将公主两边的头发固定，中间结成像云朵一样稍显蓬松的发髻。刚才游园时，我想到一种别致的发型，公主从来不反对我在她的头上进行任何试验，对于我的顽皮，她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宽容。说真的，若非她的一味娇纵，我恐怕很难将我的构思——哪怕是荒诞的——付诸实施。我敢保证，公主梳着这样的发型参加今晚的宴会，一定会让男宾们为之心动，女眷们为之眼红。

果然，有一个人已经先眼红了，她就是夫人——诺敏敬公主。

“好灵巧的一双手啊！这大概就是东方人在他们的书中描写的云鬓吧？配上您这张精致的脸简直美极了！您的身边有这样的侍女侍候，真是您的福气。”夫人发出由衷的赞叹。

公主往脸上扑了一点胭脂，认真地回道：“您弄错了，塞西娅不是我的侍女，她是我的女儿。”

我的喉头紧了紧。公主竟然说我是她的女儿！而我多么希望我有足够的才能，配做她的女儿。

夫人却“扑哧”笑了：“您才多大的人，就说这样的话！”

“塞西娅真的是我的女儿，还有沙哈鲁、阿依莱，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只怕我不能认同您的想法。公主您的心地虽然像草原一样辽阔，像母亲一样善良，可您终究还年轻，不能这样度过一生。您应该有一个好的归宿。”

“谢谢您的关心。可我觉得很好了，帖木儿王用他宽广的胸怀收容了我，使我免于颠沛流离之苦，我已经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不仅如此，他和大王后担心我寂寞，还把沙哈鲁送到我的身边托我照顾，他们对我真是太了解了。塞西娅和沙哈鲁性格不同，各有所长，您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了不起！”

“不过……”

“不过？”

“您不觉得，帖木儿王这样做，也许是真的希望您能成为沙哈鲁的母亲。”

公主惊讶地看着她：“哎，您的想象力误导了您，好在您只是开个玩笑。我和您都清楚地知道，帖木儿王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您是不是觉得帖木儿王老了？”

“英雄不老。帖木儿王精力充沛，我时常觉得他很年轻，像王孙莎勒坛一样。”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呢？”

“不是不能，是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您坚持要我回答，我就实话实说吧：我的确想做一个母亲，但不一定要养育自己的孩子，至于成为别人的妻子，我从未想过。”

“为什么？”

公主沉默了一下：“我想，一切都是天意。”

夫人的脸上流露出惋惜之色，想了想，没再说什么。对于欧乙拉公主，她不能因为她拒绝而生气。何况，公主天性中有一种可爱的直率和单纯，她对她就是想生气也生气不起来。

她们转换了话题，转换得像流水一样自然。

“大军出征前我见过小沙哈鲁了，他越来越温文尔雅，像个诗人。对了，他写诗吗？”

“他写诗，还画画。我和塞西娅看过他画的一幅画，他给我们看的，我觉得很好，塞西娅也说沙哈鲁很有画画的天赋。不过，他写的诗从来不肯给我们看，您知道，他一向是个害羞的孩子。”

“您竟然说是塞西娅认为我们的小沙哈鲁很有天赋，您的话好像是在告诉我，您很重视这孩子的意见。”

“别的不说，塞西娅对艺术的鉴赏力和她的审美情趣无人能及，相信您不会反对我对她的评价。”

“是，当然不会了。眉生金星，她的天赋异禀在帝国无人不知。否则，凭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帖木儿王会让她在礼房负责一切宫廷贡品的装饰？而且还有二十多个大男人要对她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夫人，塞西娅前些时候刚过十岁生日。”

“刚刚十岁吗？太了不起了。您究竟是怎么发现她的？我相信，在您发现她之前，她一定只是个在乡间野地里奔跑疯玩的野丫头对吧？”

“金子埋在沙子里，不是别人发现了它，而是它本来就存在。”

“可还是需要有人来发现啊。”

“也许，是因为金子的光芒碰巧闪了我的眼睛。”

“塞西娅很幸运。公主，宴会就要开始了，您愿意赏光和我一起走进宴会大厅吗？”

“那是我的荣幸。”

公主让我叫醒阿依莱，我们跟在公主和夫人的身后走出帐幕时，看到索度和他的妻子正恭恭敬敬地站立在帐外。他们也许是想来同公主说一会儿话的，但夫人恰好在，他们便没有进来。

夫人与公主在前面并肩而行，我和阿依莱跟在她们后面，索度和他的妻子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就保持着这样的顺序走进了宴会大厅。

我得承认，当时，夫人与公主的对话在我的心里并无特别的意义，直到许多年后，我才偶然想起，夫人那一番隐讳的话语，是不是代表某个人的意志而对欧乙拉公主做出的一番试探呢？

叁

第二天，沙乌可再一次派遣我们已经熟悉的使官前来，带领我们参观正在修建中的阿克塞行宫。我们来到门外时，早有两辆装饰华丽的马车候在馆驿之外。我们将乘马车游览行宫。

我和公主上了前面一辆马车，索度夫妇和阿依莱上了后面的马车，使官像前次一样，骑马随行为我们导引。

马车的木轮“嘎吱嘎吱”地轧过石板铺成的中心街道，约半个时辰之后向右拐上了一条土路。土路尚未经过平整，坑洼不平，欧乙拉公主和我们受不了颠簸，索性下了马车，步行来到一处四周种着许多高大树木的广场，而迎面，就是传说中的阿克塞行宫了。

阿克塞行宫的宫门比别处的宫殿都要高大。使官引着我们来到宫门前，守宫的士兵验过了令牌，才允许我们进去。

走进第一道宫门，镶嵌着金碧色琉璃的廊庑令人眼前一亮。廊庑两边各有客厅一所，地面皆铺有蓝色瓷砖。廊庑尽头，迎面是一座屏门，屏门后面是一座大方台，方台四周围着华丽的栏杆，台中辟有水池。

走过这座长约三百步的高台，便到了第二道宫门。

第二道宫门开着，从门外可以看见迎门墙壁上绘有太阳及狮子的图徽。据使官介绍，太阳及狮子图徽其实是昔日撒马尔罕大汗的标志，由此可见我们眼前这座装饰华美、品相庄严的行宫并非帖木儿王始建。严格地说，沙乌可现在做的工作，是对旧有的行宫进行翻修扩建而已。

进入宫门，迎面是一座四方形大殿，大殿专为迎接臣僚和使者所

备。殿内四壁依然镶嵌金碧色琉璃，天花板上装点金星，殿后宫房衙署众多，房顶之上，皆覆以光彩夺目的琉璃瓦。

再往里走，就是帖木儿王的内宫。

内宫堪称建筑华丽，布局宏大。其中，无论墙壁、地面还是天花板无不费尽心思，争奇斗艳，帖木儿王与诸宗王、王子们会饮的大厅尤其宽敞、讲究，厅后即为大花园，花园中的果木皆种于溪水两旁，溪内装有喷泉，园中浓荫蔽日，虽然正值盛暑，我们一路行来却不觉炎热。

从花园出来，我和阿依莱都饿了，口干舌燥，使官变戏法一样从两个仆役背着的木篓里取出酸奶、面包和甜瓜，仆役在一棵大树下就地铺开一方蓝色的丝绸，要我们坐下来，先美餐一顿。

公主请仆役也和我们一起用餐。仆役哪里敢忘掉自己的身份，眼睛直看使官，使官知道公主的好意，摆摆手，让他们坐下了。仆役受到这样的尊重，两个人的眼睛里都耀起感激的泪光。

大家说说笑笑，格外热闹。

我和阿依莱正在琢磨第三个甜瓜，讨论现在吃掉还是带回馆驿，这时，一阵“嘚嘚”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显得有些焦急，我们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看着有些面熟的侍从正向我们这边飞马驰来。

侍从在离我们五六米远的地方跳下马，步行着来到我们面前。使官问他：“驸马派你来有事吗？”

侍从回道：“是。”

“你说吧。”

“驸马请公主回宫，说有要事相告。”

“我吗？”公主惊讶地问。

“是。”

“既然如此，使官我们回去吧。这两天你一直陪着我们，辛苦了。”

“公主说哪里话！能够陪同公主参观，是我的荣幸。”

我们离开行宫，在侍从和使官的护送下，乘坐马车回到驸马府。沙乌可正在府中焦急地等着我们。看到公主终于回来了，他顾不得礼节，劈头就问：“公主您出行前没有同王孙说过是吗？”

公主温婉地一笑：“没有。”

“王孙的亲近侍从和帖木儿王的总管努里丁刚刚赶到，请求拜见您。王孙说，他是看到您留给阿亚的信函，才知道您去了帖必力思。按日程，他们估计您该到碣石城了，就直接来这里等您。”

“王孙这么急着找我，难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的。前方传来消息，沙哈鲁受了伤……”

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在头上，公主的脸色霎时变得苍白如雪，她打断了沙乌可的话，连连追问道：“沙哈鲁受了伤？伤在哪里？是不是很危险？”

她的声音微微颤抖着，与平常的她判若两人。

沙乌可急忙回道：“您别急，您先别急。我听努里丁说，沙哈鲁在战场上表现得很勇敢也很坚强，帖木儿王为他骄傲，真主会保佑他的。我想，一定是这孩子受了伤想见您，帖木儿王才特意派人来接您的。”

“能不能让我见见努里丁？”

“他在偏厅候见。”沙乌可吩咐使官：“传他们进来吧。”

“是。”

不多时，努里丁和王孙侍从一起来了。努里丁与公主熟识，公主不容他见礼，急切地问道：“努里丁，你告诉我实话，沙哈鲁他是不是很危险？”

“公主，沙哈鲁肩部被刀砍伤了，没有伤及要害，但刀伤较深，又有些感染，使得伤口愈合不好。现在的问题在于，这孩子一直心神不宁，昏睡的时候时常会叫着公主的名字惊醒。多歌说，沙哈鲁总这样子

对他养伤不利，如果能把您接到他身边，肯定有助于他康复。”

“我明白了。我们出发吧！”

“马上吗？”

“是的，我不想再耽搁了。”

“听从您的吩咐。”

公主转向沙乌可：“还有一件事。”

“您说。”

“我把塞西娅、阿依莱和他的父母暂时留在碣石城，请您容他们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在合适的时候派人将他们送回撒马尔罕。”

“一切照办。请您相信，即使您不在这里，他们也是我的客人。”

“您真是慷慨好客的主人，谢谢您。努里丁，请给我准备马车吧，越快越好。”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就在外面。”

公主匆匆地拥抱了阿依莱和我，要我和阿依莱听沙乌可和索度的话。我们看着她坐进马车里，努里丁和几十名侍从骑马跟在马车两边，他们将一路护送她。阿依莱很想跟公主一起去，他又是失望又是伤心，哭了起来。我却一声不吭。当夜幕降临时，我偷了使官白天骑过的一匹马和他挂在腰间的令牌，备了一些清水和面包，悄悄出城向公主离开的方向追去。

我整整追了三天三夜。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和我的坐骑都累得快要昏厥过去的时候，我的前面出现了公主的马车。

我被一种力量驱使着，奋力向前追去。

想必是急促的马蹄声惊动了努里丁，他勒马回头，认出是我，急忙报告给公主。公主吃惊极了，走出马车，我跃马来到她的身边，扑进她的怀中。

她的怀抱永远那么温暖，我的冒险变得值得了。

公主抱着我，责备道："塞西娅，你这小东西怎么一点也不听话！这么远的路也敢追来！我……我真应该像阿亚一样，好好揍你一顿。"

我扬起一张脏乎乎的小脸冲着她笑，我快乐的笑脸熄灭了公主因为担忧而升起的怒火，她故作严厉地盯着我看，看着看着，她也笑了。

"好吧，跟我回到马车上来吧。你这个倔丫头！我想，你是该先吃些东西，还是美美地睡一觉呢？"

"睡觉。"我口齿不清地回答。一边回答，一边开始眼皮打架，突然袭来的困倦使得我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努里丁只好把我抱上了马车。

像公主所说，我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一觉究竟睡了多久我不得而知，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中途我醒过一次，当我睁开眼看到公主在我的身边时，我不由发自内心地感谢长生天对我的眷爱，然后，我又睡着了。

肆

我们在金帐汗国境内的舍乞（在今阿塞拜疆）附近追上了帖木儿王的由家眷和伤员组成的队伍。

我和公主走进沙哈鲁的军帐时，天色刚刚发亮，公主经过许多天的奔波劳顿，加上为沙哈鲁担忧，脸色蜡黄。

正如努里丁所说，沙哈鲁只能侧着睡在床上，嘴里不时发出轻微的呻吟，睡得特别不踏实。看到他这样遭罪，公主又是心疼又是难过，她慢慢坐到沙哈鲁身边，用手指温柔地梳理着他凌乱的头发。

沙哈鲁迷茫地睁开眼，看了看公主，不觉叹了口气。

"沙哈鲁，很疼是吗？"

"我的心里像浇了开水一样。唉，公主，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呢？”

“我就在你的身边。”

沙哈鲁疲惫地闭上眼：“我知道，又是一个梦。梦醒了，你就走了。好漫长的日子啊，好像永远没有尽头。”

“沙哈鲁，你不是做梦，是我，我真的来了，在你身边。你看，还有塞西娅呢，她也一起来了。”

沙哈鲁费力地重新睁开眼，公主闪开身，让他看到了我。

沙哈鲁的眼中闪过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奇异光芒。这光芒让我明白，在沙哈鲁的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我，所以看到了我，他才能够确证自己是真的与公主在一起，这不是他的另一个梦境。

他用手抓住了公主的手，将头埋在毡毯上，小小的肩头抖动着，嘴里却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可怜的沙哈鲁啊，他是因为思念，因为快乐，还是因为疼痛在哭泣？

公主依然轻抚着他的头发，嘴里温柔地呢喃着：“沙哈鲁，我的孩子，我在你的身边，你要好起来，你会好起来的，相信我。”

沙哈鲁更紧地攥住了公主的手，头抬了抬，枕在公主的腿上。

我走近床边，在沙哈鲁面前蹲下来。我问他：“沙哈鲁，你是不是很疼？要是很疼，你就哭出来吧。”

沙哈鲁侧过脸看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抹了把脸上的泪水。“我不疼，我不哭。”他倔强地说。

我用手指沾了一滴他未擦尽的泪珠给他看。公主笑了，我和他也都笑了。

我敢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沙哈鲁如此开朗的笑脸——哪怕他此刻正饱受着伤痛的折磨——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特别是当他长到十五岁之后，他的脸上只剩下一种表情：忍耐与忧伤。

另外，沙哈鲁的笑容也让我小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所迸发出的令人敬畏的力量，从那以后我一直明白，无论是谁，只要精神不倒，就能从中获得坚持下去的勇气。

回历七九四年（约1392年），帖木儿王的大军深入到金帐汗国腹地，战争呈现出胶着状态。这片辽阔的土地让帖木儿王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由于沙哈鲁受伤，只能与其他伤员以及负责看护伤员的家眷一道，缓慢地跟在帖木儿王的大军之后向前推进，我们早与帖木儿王的大军落开了很多日程的距离。

公主像所有母亲一样精心地照料着沙哈鲁，多歌放下心来，又惦记帖木儿王，便留下他的助手照顾沙哈鲁，他自己赶上了大军主力。公主不用大夫动手，白天，她亲自给沙哈鲁换药，晚上，她让沙哈鲁枕着她的腿入睡。若非先前沙哈鲁的伤口反复感染，愈合缓慢，只怕这时他已经可以骑上战马，去追赶他的父王了。

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公主给沙哈鲁洗了他又变得乱糟糟的头发，沙哈鲁乖乖地趴在床上让公主检查他的伤口，我出去倒水。这时，我们的临时营盘忽然出现了骚乱，一支金帐汗国的军队犹如神兵天降一样，令人惊讶地出现在我们这支不是由老幼妇孺就是由伤员组成的队伍面前，我们毫无抵抗能力，只能束手就擒。

金帐人将我们全都撵到前面的开阔地带，公主担心我和沙哈鲁害怕，一路上一直牵着我们的手。

我的确有些害怕，一颗心怦怦乱跳着。我偷偷看了沙哈鲁一眼，沙哈鲁不愧是帖木儿王的儿子，一个坚强的战士，他年少的脸上流露着与他十五岁的年龄极不相称的镇定与刚毅。看他的样子，如果有人敢于威胁我们的生命，他一定会不计后果地挺身而出。

公主同样如此。对于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她全然置之度外。

一个穿着千户长服色战袍的军官手里玩着马鞭，高声向我们问话：“你们当中，哪个是沙哈鲁王子？”

大家面面相觑，没人回答他。

不知怎么的，他在人群中看到了我，他拨开人群，直接走到我的面

前。

“小姑娘，你说。”

我吃惊地瞪着他，什么也回答不出。

他用马鞭拨开我的头发，看到我眉间的金星。他吹了一个响亮的口哨。

“我猜对了。刚才，我看到你的眼睛，就猜想你大概就是脱克汗说过的那个叫什么的小姑娘。脱克汗说你的眼睛亮得像夜空里的启明星。”

我还是说不出话来。

“别怕，小姑娘，你只要给我指出沙哈鲁王子就好。”

我紧紧攥着公主的手，手心里浸满了汗水。

公主用手拨掉了军官指着我眉间的马鞭，她讨厌别人像研究怪物似的盯着我的金星看。她始终认为，我眉间的金星是长生天赐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军官看到公主，几乎倒吸了一口气。

公主的美丽像月光倾泻在他的眼睛里，使他为之心醉神迷。

“难道你是……你就是……”他口吃起来。

“你要做什么？”公主平静地问。

“我在寻找沙哈鲁王子，这是汗的命令，汗命我务必找到沙哈鲁王子。我保证，只要你们交出沙哈鲁王子，我决不难为你们，一切与你们无关。”

“你怎么认为沙哈鲁会跟我们在一起？如果你要见他，应该去找帖木儿王。”

“沙哈鲁？你管他叫沙哈鲁吗？现在，我不用费心猜测，而是可以

确定你是谁了，我想我不会弄错的，一定是的。好吧，既然是你说沙哈鲁王子不在这群人当中，我给你个面子，就当你说的是真的吧。怎么样？找不到沙哈鲁王子，你跟我去见汗？他见到你，想必比找到沙哈鲁还要让他高兴吧。”

“可以。如果我跟你去见脱克，你能不能放了这些人？大家都是同族人，为什么一定要自相残杀呢？我们蒙古人，就是喜欢自己打自己，打得失去了所有的江山。”

“这些话你应该说给帖木儿王才对。也罢，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我不反对。如果他们愿意离开，我也不阻拦。汗国连年内战，并不富庶，养活他们，需要不少面包呢。还是让他们去吃帖木儿王的面包吧。”

“既然如此，我跟你走!”

欧乙拉公主回头，吻了吻我的脸颊。她是在向我告别，可我拉着她的手，并没有放开她的意思。我虽然感到害怕，但是与从此再也见不到公主相比，我宁可选择与她一道去死。

“塞西娅，听话！”她温存地说。这话她也是同时说给沙哈鲁听的，她要沙哈鲁带着我们所有人与帖木儿王会合，或者返回撒马尔罕。

“不行！”沙哈鲁说道。

沙哈鲁当然明白欧乙拉公主的暗示。因为明白，所以他果断地拒绝了。我早知道他绝不会因为怯懦而弃公主不顾，如果是那样，即使他能侥幸偷生，生命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

公主的脸色微微变了，当着金帐汗国的军队和军官，她实在不知该对沙哈鲁说些什么才好。

军官的脸上居然露出了好笑的神情。

公主焦急地望着沙哈鲁，她多么希望沙哈鲁能够理解她的苦心，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沙哈鲁根本不看她，他对军官说：“如果我告诉你沙哈鲁是谁，你能不能放了她？”

军官不置可否。

“能不能？”

军官点点头。

“好，我告诉你，我就是你要找的沙哈鲁。现在，你把她放了。”

军官一点没有惊奇的表示，他或许早就猜到了他就是沙哈鲁。他挥挥手，要士兵们带公主和沙哈鲁一起走。

沙哈鲁“噌”的一声从腰间拔出了弯刀，他指着军官，声音变得粗鲁严厉：“你们不许碰她。我跟你们走！把她放了，否则，我就杀了你。”

军官不为所动。到手的猎物，他当然不会轻易放弃。

军官的不守信用激怒了沙哈鲁，沙哈鲁挥刀劈向军官，军官早有准备，闪身避开了。军官的侍从蜂拥而上，抓住了沙哈鲁的膀臂，沙哈鲁奋力挣扎着，军官不耐烦了，挥鞭抽向沙哈鲁。

公主敏捷地用身体挡住了沙哈鲁。眼看着皮鞭就要落在她的后背上，军官将它收住了。

“你这个女人，倒真的很特别。难怪脱克汗只见过你一面就对你念念不忘。”

“混账！混账！”沙哈鲁连声怒骂，眼珠通红。

公主温柔地安慰着沙哈鲁：“沙哈鲁，我们在一起，总会有办法的。”

“不！脱克他……”

“没事的，相信我。”

“你带我们去见脱克吧。”她回身对军官说。

沙哈鲁比任何人都了解公主的性格，既然这是她的决定，就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她的决定。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于努里丁了：“努里

丁，我把他们交给你了。”

努里丁摇摇头，“沙哈鲁王子，我不会离开你和公主的。”

沙哈鲁怒道：“努里丁，你敢不服从我的命令吗？”

努里丁慢慢跪了下去：“这一次，恕我不能从命。我决不会离开你的身边。还有公主，是我把她接到这里来的，我一定要把她送回去，如果不能，就让我先死。”

我紧紧贴在欧乙拉公主的身边，寸步不离。公主知道我不会离开她，就像努里丁不会离开沙哈鲁一样。她叹口气，牵着我的手，让军官带着他如狼似虎的官兵，将我们一起押走了。

伍

欧乙拉公主、沙哈鲁王子、努里丁和我被金帐汗国的军官带走，关押在阿哲儿拜展的一座城堡里。直到这时，我们对战争的进展才有了一些了解。确切的消息来自负责看押我们的军官，他是个多嘴多舌的人，喜欢在公主面前卖弄口才和大献殷勤。因此，从他的口中我们得知了不少事情，包括在我们进入金帐汗国之前，脱克汗与帖木儿王对阵所打的两场败仗。这两场败仗的地点一处在浑都儿察河流域，一处在西西伯利亚的托波尔河附近。

金帐汗国疆域辽阔，消息闭塞，受其统治的斡罗斯各公国的真实情况从没有传播到金帐汗国之外的国家去。东方没有，西方也没有。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帖木儿王对金帐汗国所进行的战争只能在一种摸索的状态下进行，而战争的成败取决于将士的勇敢和统帅的智谋。

我想，这绝非什么过誉之词，帖木儿王的经历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比任何统治者都更懂得随机应变的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与对手较量，他将自己随机应变的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战争之初，帖木儿王与脱克汗互有胜负。后来，帖木儿王改变了作战的策略，一旦发现脱克汗的行踪就对脱克汗穷追猛打，不给脱克汗任何喘息之机。

脱克汗在浑都儿察和乌尔图巴战役中一战败北，不得不逃到阿哲儿拜展某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躲藏起来，他一面暗中与埃及国王联络，希望说服埃及国王共同对付帖木儿王，一边玩弄手腕不断遣使向帖木儿王讲和，要求帖木儿王退回撒马尔罕。至于他手中的筹码，当然就是沙哈鲁王子和欧乙拉公主。

脱克汗将我和公主关在一起，将沙哈鲁和努里丁关在另一处。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沙哈鲁那么担心，脱克汗这个人真的很讨厌，每天都派人来带公主过去陪他说话。每当公主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独自坐在帐中，设想着种种可能的或者可怕的事情，除此，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凭借什么打发为她担忧的时光。当然，我也时常会想到沙哈鲁，我第一次隐隐地产生了一种感觉，对沙哈鲁而言，公主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她对他的重要性甚于他的父王和母后，为了公主，他可以去做任何事。

我将帐门打开，面对着西沉的太阳冥思苦想。这真是一种折磨，公主又被脱克汗派人“请”去了。

不知为什么，公主今天到脱克汗那里去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天都长，我等待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只得走出帐外踱来踱去，翘首盼望。脱克汗的卫兵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看，我走上几步就会狠狠瞪上他们一眼，这样做我心里能够好受一些。

谢天谢地，在我变得歇斯底里之前，公主终于回来了。

幸亏最后公主总能回到我的身边。我跑去拉住她的手，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母亲，充满惊喜，充满幸福，也有几分埋怨。

公主俯视着我的脸：“等着急了吧？吃饭了没有？”

我摇摇头。我哪里有心情吃那又酸又苦的大咧巴。

我一直牵着公主的手，一起回到帐中，公主好像很渴了，去桌边倒了一碗酸奶来喝。我在身后关上门，突然问她：“脱克汗叫你去有什么事？他为什么每天都要找你去他那里？你和他说些什么？他是不是喜欢上你了，想要让你嫁给他？如果他向你求婚，你会答应他吗？如果你答应嫁给他，你还会跟我和沙哈鲁一起回到撒马尔罕吗？你不会不要我们了吧？”我连珠炮似的问。哪怕明知没有权利我也必须问，这些话在我

心里憋得太久了。

公主可能没有想到我会这样问她，惊讶地看着我，一时没有回答。

我毫无礼貌地逼迫她："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话？"

公主走到我身边，轻抚着我的脸颊："你一下问了这么多，你要我先回答你哪个问题呢？"

我把她的温柔当成搪塞，甩开了她的手。

欧乙拉公主眨动着眼睛，我看到她长长的睫毛后无辜的眼神。

我一直把公主视为我的母亲，可有的时候，我觉得她比我和沙哈鲁的年纪还要小，特别是当她不知该怎么应对我和沙哈鲁的任性时。强烈的冲动慢慢过去，我哭了起来，我怕，我太怕了，我不能让公主离开我们。如果沙哈鲁在我的身边，他的心情一定和我一样。

公主微微叹口气，将我揽在她的怀中。她怀中的气味永远那么好闻。

"塞西娅，你生我的气了吗？"

"是的。"

"为什么？"

"你总是去陪那个讨厌鬼。你不讨厌他吗？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他是个讨厌鬼，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可他长得蛮英俊的……"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公主笑了："是吗？我倒没注意。不过，既然塞西娅觉得他长得英俊，那一定是了，我相信你的眼光。"

我恨不得咬碎自己的舌头。既然公主没注意，我为什么要去提醒她。

公主不逗我了，她认真地对我说："塞西娅，你放心，我不会离开你和沙哈鲁、阿依莱的。"

"你不骗我？"我抬起泪汪汪的眼睛，哽咽地问。

"难道我骗过你？"

我放下心来，破涕为笑。

"小东西，你呀，总是拿你的眼泪做武器。"

"我怕嘛。"我抹了把泪水，抹得满脸都是。我抬起泪痕交错的脸，望着她。只要她还在我的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

"怕我留在金帐汗国？"

"嗯。"

"不会的。"

"可你为什么总要去见讨厌鬼呢？我好担心他会伤害你。"

"没事。我和他毕竟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人，他不好把我怎么样。我去见他，是为了不要激怒他。沙哈鲁在他的手上，我不得不万分小心。脱克汗是个残忍的人，激怒了他，后果不堪设想。说真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沙哈鲁，也不知道他最近的情况如何了，唉，不管我怎么要求，脱克汗就是不肯松口让我见一见沙哈鲁。"

"他是不是把沙哈鲁杀了？"

"不会，不会。他没那么蠢。"

我提起的心重新放下了，在我看来，只要脱克汗没杀沙哈鲁，事情就不算糟糕。

"公主，你说，难道我们要永远留在金帐汗国吗？"

"今天我听脱克汗告诉我，帖木儿王已经回师撒马尔罕了。"

“啊？帖木儿王……他不管我们了？”

公主微微笑了：“不是的。帖木儿王回到撒马尔罕，说明我们被羁押的事情应该有个结果了。”

“结果？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你是个小孩子嘛。”

“有时候，你自己也像个小孩儿呢。”我指的是她黑黑的眸子里时常流露出的犹如婴儿般清澈的眼神。

公主俯下身体，在我眉间的金星上吻了一下。我的心像奶油一样融化了，散发出甜甜的气息。

“我们一起吃晚饭好不好？”

“你还没吃饭？脱克汗真小气，连饭也不给你吃。”

公主掰了一块面包，蘸了点酸奶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咀嚼着：“我呀，跟你一块吃饭更有心情，你这个小东西，从来都是我的开心果，你不知道吗？”

我突然间就有些羞涩起来，脸上阵阵发热。我急忙掰了一块面包，学着她的样子，蘸了点酸奶放在嘴里咀嚼着。没想到这种咧巴蘸上酸奶吃起来居然别有风味。

我和她笑嘻嘻地开始进攻咧巴，不一会儿，一个硕大的咧巴被我们吃光了，一罐酸奶也被我们瓜分得干干净净。

就这样，我被公主哄着吃饱了。临睡前，我对她说，我讨厌脱克汗。公主微微一笑，说，我也是。这像是一种保证，我相信脱克汗不可能再从我的身边把公主夺走了，于是怀着一种踏实的心情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

陆

第二天中午，脱克汗派来侍卫，破天荒地在召见公主时要我也一起参加。他突如其来的好心真叫人摸不着头脑，公主却一点不感到意外，我甚至看到她的脸上掠过一抹喜色。

比这更大的惊喜是，我们在脱克汗的大帐里见到了沙哈鲁和努里丁。

沙哈鲁比我们刚被关起来的时候消瘦了许多，脸颊和眼窝陷了下去，眼眶也有些发黑。我想象得到，这段日子，他是怎样为欧乙拉公主牵肠挂肚，怎样寝食难安。

当然，在他惦念的人中我也算一个。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公主的身边一起长大，相互怀着深深的情谊。

公主在走向脱克汗专门为她设立的座位前，看了沙哈鲁和努里丁一眼。她关切的目光与沙哈鲁忧虑的目光相接，他们什么都没说，相视已经把他们要说的话告诉了彼此。

脱克汗看到公主，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显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

“欧乙拉，请坐。”

他居然将公主直呼为“欧乙拉”！我注意到沙哈鲁的眉头一下拧了起来，眼神有些不耐烦。如果不是公主在坐下来的同时扭过头向他微微一笑，他甚至可能没有耐心再听脱克汗废话。

脱克汗根本没去注意沙哈鲁的愤怒，他的眼睛里只有公主。“欧乙拉，真遗憾。”他注视着公主，一字一顿地说。他的话让我莫名其妙。

对于他的莫名其妙，公主温柔地做了回应：“大汗，这段日子，我们一直都在交谈，我衷心地希望您能考虑我对您说过的话，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做一位好君主，治理好您的汗国。”

“我也还是那句话，有些事情并不是我所能左右的，有些事情……于我而言只能顺情势而动。我已与帖木儿王签订和约，他撤回撒马尔罕，我释放你们。”

“我知道，你们会信守对彼此的诺言。”

“不过，欧乙拉……”

“什么？”

“你一定要回去吗？你一样可以把金帐汗国当成你自己的家。”

“我早就没有家了。现在，哪里有孩子们，哪里就是我的家。”

“欧乙拉！”

“大汗，您不要再劝我了。我的心愿仅仅如此。”

“好吧，欧乙拉，这一次我尊重你的心愿，放你走。但如果下一次，对，下一次，如果你还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会把它当成长生天的旨意，我一定不会再放你走。你明白吗？”

“我明白。”

“欧乙拉，我不会忘记你的。”

“谢谢您。”

脱克汗挥挥手，示意酒宴开始。侍女们鱼贯而入，在我们面前摆上烤熟的羊肉、两种咧巴、奶油、酒和水果，乐师们奏响了乐曲。一切都仿照帖木儿王的宴会规格和程序进行，不同的是，这样丰盛的宴会只为我们几个人而设，别的人脱克汗谁也没请。脱克汗还记着为公主准备了马奶酒，他先敬公主。

公主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脱克汗又敬沙哈鲁，沙哈鲁没有任何表示。

“沙哈鲁，你不想对我说些什么吗？自从进了我的汗帐，你似乎变成了哑巴。你是怕自己哪句话说得不合适，激怒我吧？”脱克汗并不介意沙哈鲁的无礼，他举着酒杯，对沙哈鲁冷嘲热讽。

沙哈鲁对他怒目而视。“是的。”片刻，他一字一顿地回答。

“可是，对于我的盛情，你总得喝一杯才对。”

“我从不喝小人敬的酒！”

脱克汗将酒杯摔到沙哈鲁面前，酒液溅了沙哈鲁一脸，汗帐中的气氛一下变得紧张起来。

“沙哈鲁，我劝你还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沙哈鲁冷笑一声，不屑作答。

“看样子，你在我的金帐汗国还没有待够。既然如此，我就留你多住些日子。”

“大汗。”公主吃惊地叫道。

“欧乙拉，这是我跟沙哈鲁之间的事情，你不要管。”

“大汗请息怒，沙哈鲁还是个孩子。”

“孩子？我想，如果不是他跟着他父亲来打这一场仗，他该娶妻生子了吧？不，我记错了，沙哈鲁应该是成过一次亲的，虽然那时他只是个傻乎乎的小男孩，虽然嫁给他的女孩不久后就过世了，我还是应该把他视作男人。”

“大汗，请您宽恕沙哈鲁。我知道，他不是故意要对您无礼的……”

沙哈鲁粗声粗气地打断了公主的话：“公主，不要求他。他只不过是我父亲错养的一条毒蛇。”

这个比喻彻底激怒了脱克汗，他用力一拍桌子，喝道：“来人哪！”

侍从应声而入。公主站了起来，

“把这个小杂种给我拖出去绞死！哼，我要把他的首级送回撒马尔罕，让帖木儿王来找我报仇吧，我和帖木儿王之间早晚有这么一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侍从上前抓住了沙哈鲁的膀臂，沙哈鲁的反抗无济于事。

“大汗！沙哈鲁！”眼看着沙哈鲁就要被侍从押出汗帐，公主的脸上突然失去血色，她的脚步踉跄了一下，随即倒在脱克汗的怀中。

“欧乙拉！”这是脱克汗发出的惊呼声。

“公主！公主！”我和沙哈鲁同时叫了起来，我们的声音里充满了同样的惊慌，同样的悲伤。沙哈鲁想要甩开侍从的手，但没有成功。

其实，头痛病突然发作对公主来说是老毛病了，但我和沙哈鲁都没见过她像这次一样发作得如此吓人。

脱克汗的怀中紧紧抱着公主，急切地呼唤着她的名字。公主慢慢苏醒过来，尽管她的脸色依然苍白如雪，她却顾不得这些，只是声息微弱地哀求脱克汗：“大汗，我求您了。求您了！”

脱克汗明白她的意思，做了个要侍从们放开沙哈鲁的手势。沙哈鲁向回走了几步，又在原地站住了。他痛苦地注视着欧乙拉公主，公主虚弱的样子让他的头脑彻底冷静下来。

脱克汗命侍从赶紧去请金帐汗国最有名的大夫来，公主温柔阻止了他。我给公主吃下一粒药丸，过了一阵，她的脸上渐渐有了一丝血色。我总随身装着可以为她治疗头疼病的药丸，我听她说过，药丸是西藏的一个喇嘛为她配制的，很管用，她离开西藏时，喇嘛将药方给了她。药丸的颜色鲜红，像一粒粒红色的宝石。我能感受到脱克汗对公主的担忧，他将公主抱到他在汗帐中自己那张铺着华贵床罩的雕花木床上，然后吩咐侍女撤下酒席。

也许是因为脱克汗在公主身边的缘故，沙哈鲁始终没再走过来。

脱克汗示意所有的人都去汗帐外等候，我不肯离开公主，他让我留下了。

“欧乙拉，你好些了吗？”他将公主的双手握在胸前，关切地问。

公主告诉脱克汗，自己这是老毛病了。在她逃亡的过程中，生过一场大病，病好后就落下了这个难缠的病根。没事的时候像个好人一样，但病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头疼欲裂，她看过许多大夫吃过许多药都不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吃上一丸藏药，然后再好好休息休息就没事了。

“真的吗？”脱克汗仍然不放心。

“真的，我好多了。”

“欧乙拉，你这个样子，不如就在我这里多待几天吧。”

“不碍事的，明天一定得上路。”

“你真的连跟我多待一天都不愿意吗？”

“不是的，大汗。我懂得您的好意，不过，我确实放心不下沙哈鲁。他还是个孩子，有些事情他不懂得掌握分寸。大汗，沙哈鲁是我照顾的，为了您和他父亲的和约，我希望早一点把他带回撒马尔罕。”

“欧乙拉，我……”

“大汗，请您明天一定送我们走。”

脱克汗犹豫片刻。虽然有点勉强，他还是点了点头。

欧乙拉公主向他温柔地笑了一下。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脱克汗的眼睛似乎有些湿润。我甚至听到他在心里说着这样一句话：欧乙拉，多么遗憾，我与你今生无缘，但愿来生能与你相依相伴。

在我的印象中，脱克汗是个残忍的、反复无常的君主，唯独在公主面前，他却成了一个善良体贴和满怀柔情的好男人，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啊。

傍晚，公主恢复了一些精神，坚持带我回到我们住了十多天的小帐，说要收拾一下东西。我知道，她拖着病体离开只是因为她不想在汗帐过夜，如果她留在汗帐，即使有我守候在她的身边，仍然会为她的清白蒙上阴影。她并非特别在意自己的名誉，可她不能不在意沙哈鲁的感受。

担忧与快乐交织着，我很晚才终于沉沉睡去。在梦中，我看到太阳又一次升起，欧乙拉公主、沙哈鲁、努里丁和我，终于踏上了归程……

当我醒来时，我的梦境变成了现实。

第七章 征服，再征服

壹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旅程，我们终于回到久违的撒马尔罕城。帖木儿王传下旨意，要在底来库沙宫接见我们。

撒马尔罕城墙坚固，四周为园林和住宅环绕，城中辟有街道及广场。底来库沙宫却建在离城较远的地方，宫墙之外，即为御花园。花园的名字与宫殿的名字相同，也叫作“底来库沙”。

即便身为负责帝国礼房的宫员，底来库沙宫依然不会轻易向我这样家世远远算不得高贵的人敞开。有资格的人只是欧乙拉公主和沙哈鲁王子。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我和公主在金帐汗国与沙哈鲁王子同生共死，帖木儿王和大王后格外施恩，希望在高贵的底来库沙宫给予我们相应的奖赏。从这个意义来讲，阿依莱这个小家伙实在是有些福气的。

帖木儿王的总管努里丁引着我们穿过花园，我们不敢停留，景致一带而过。我只隐隐记得，花园中的影壁皆为金碧色琉璃砌成，园门之前，有手执兵器的卫兵把守，未经召见者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

向前再进一层殿，殿门几与外边的宫门一般高大，帖木儿王便端坐于其间的宝座之上，准备接见我们这支奇形怪状的队伍。

我们的队伍以欧乙拉公主为首，后面跟着沙哈鲁、我和阿依莱。再后面，跟着索度和他的妻子。

我和阿依莱是第一次进入真正的宫殿，宫里呈现给我们的一切都让我们惊讶万分。我想，索度和他妻子的心情一定也和我们一样，不过他们毕竟是大人，面上不露声色罢了。宫中的诸般摆设无不极尽奢华，其他的倒还在其次，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帖木儿王面前居然有一座喷水池，红色的金鱼在池中游来游去，水池中央，一股喷泉喷涌如柱，水滴溅在脸上，十分凉爽。

帖木儿王的宝座上铺着厚厚的坐褥，后背垫着舒适的靠枕，坐褥与靠枕用真丝面料缝制，上面皆绣着精美的图案。帖木儿王身穿素缎袍，头戴一顶白色高帽，帽前缀以宝石，宝石旁还镶有珠玉。大王后的打扮与参加宴会时不同，稍稍简朴一些，不过还是华丽无比。

我们行礼毕，帖木儿王要我们坐下来。沙哈鲁坐在公主的对面，我坐在公主的身边，其他人依次落座。我习惯性地带着挑剔的目光看着帖木儿王正握在手里把玩的一盏镶着翡翠的金杯，金杯的形状古朴自然，透露着特别典雅的气息。我对着金杯琢磨了好一会儿，蓦然想起，这盏金杯竟是我的作品。

帖木儿王的脸上露出笑容。他开口对公主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语气有些特别，算得上温柔体贴。他对公主说："你们在金帐汗国的事我都听说了。你是个勇敢的女人，你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沙哈鲁。"

公主微笑着回道："是沙哈鲁用生命保护了我们所有的人！他是个勇敢的孩子，您和大王后应该为他感到自豪。"

帖木儿王回答："是的。"

帖木儿王与欧乙拉公主说话的时候，一双眼睛始终注视着她。对于他专注的目光，公主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羞怯。

只有沙哈鲁有些不安。我看到他不断绞着自己的双手，似乎他父亲对公主的接见，对他而言是种折磨。

我得承认，我那时真是个孩子，对于男女情感之类的事情全然不懂。

一阵微妙的寂静像阿亚香饼的香气一样在大殿上弥漫开来，寂静越悠长，沙哈鲁的脸色越苍白。

总管努里丁求见帖木儿王，禀报说金帐汗国有礼物献上。帖木儿王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做了个让金帐使者进来的手势。

一行金帐使者鱼贯而入，将礼物呈现在帖木儿王的面前，他们做出卑微的姿态，请帖木儿王赏阅。

此次，作为修好之约，金帐汗脱克不仅遣回欧乙拉公主和沙哈鲁王

子，还以珍奇礼物相赠。礼物中有金帐汗国的精酿美酒、珊瑚树、翡翠车、珠宝器皿等等，另外还备有几匹上等的衣料，脱克汗点名是赠与帖木儿王的夫人们的。帖木儿王现在共有五位夫人，最受宠爱的还是大王后图玛，帖木儿王将各色衣料都剪开一段分赐给诸夫人，剩下的大段都留给了大王后。帖木儿王似乎也想给欧乙拉公主一些衣料或者其他什么礼物，他含糊地问了一句公主喜欢什么，公主回说她什么也不缺。她的态度如此明确，帖木儿王只得作罢。

不作赏赐，总得有其他的奖励，在这一点上帖木儿王毫不含糊。欧乙拉公主却之不恭，想了想，说道："如果帖木儿王不反对，就让我带孩子们游览一下您在撒马尔罕的宫殿和御花园吧。"

帖木儿王很惊奇："公主到哪里都喜欢游玩吗？"

公主微笑："我还在其次，主要是塞西娅喜欢。美与艺术会给她带来灵感，这孩子很勤奋。"

帖木儿王感叹道："塞西娅真幸运。"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晚上，帖木儿王要设宴款待金帐汗国使者，他请公主届时务必作陪。公主没有拒绝，她不习惯于拒绝别人，何况这是帖木儿王的意愿。遗憾的是，这样的场合，我和阿依莱没有资格参加。

总管努里丁此番与我们同生共死，早与我们结下了浓厚的友情，他自告奋勇带我们各处游览，帖木儿王含笑恩准。沙哈鲁不能与我们同往，他要随父王和母后回宫，而且要在宫中小住一段时间。当他向公主告别时，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舍之色。或许，他更希望能与我们在一起吧。

我们再次向帖木儿王施礼，退出宫殿，努里丁径直带着我们来到御花园。

御花园到底是御花园，它的面积比起我们在碣石城见到的总督府花园不知要大出多少倍，而且华阔程度尤胜后者。一路行来，但见园中遍植果树，林木之中，辟有云石铺成的宽阔道路。路旁芳草茵茵，溪水流淌，头顶之上，则遍张缎幕，借以遮蔽烈日。缎幕的颜色多为素色，间或饰以锦绣。

御花园的中央，建有一座十字形的寝宫。宫内的陈设布置令人赞叹不已。宫壁上悬挂着名贵的地毯，宫内正面三间皆为寝宫，门口悬挂着绣花门帘。宫内床上铺着绣花裀褥，努里丁介绍说帖木儿王常与大王后宿于此间。

寝宫四壁悬以玫瑰色丝幔，丝幔上缝缀许多珠宝。天花板上悬挂着果绿色的丝绦，微风入室，丝绦随风摆动，为寝宫增加了无限美趣。入门之处，依然挂着绣花门帘，门帘悬挂在一根缠有绿线的棍上，可见帖木儿王格外偏爱绿色。至于两侧厢房，装饰与正室相同，地面也铺着薄席或者地毯。

寝宫之前的十字口上，放置金质长桌两张，桌为纯金所制，长约五尺，宽约三尺，桌上陈列着纯金酒壶七把。其中两把镶有珠宝，壶盖系红宝石琢成。每只酒壶旁配酒盏六只，其中一只边缘处同样镶有珠宝。镶有珠宝的酒壶与酒盏，一定为帖木儿王或者大王后专用。

离开华美的底来库沙宫，我们乘坐马车来到巴奈维宫。刚到宫门口，我们看到一个人，阿依莱眼睛最尖，第一个跑过去，拉住了他的手。

是沙哈鲁。他告辞父王、母后出来，专门在巴奈维宫等候我们。他向我招招手，又努力用一种轻松的姿态跟欧乙拉公主打了个招呼。可是，他的目光却躲闪着公主的注视，脸上不经意地闪过些许羞赧之色。

阿依莱闹着要沙哈鲁背他，沙哈鲁虽然贵为王子，却不会把小孩子的撒娇任性当成失礼。何况，他自幼在公主身边接受教育，早就养成了宽容大度与忍让的性格，以前对我，现在对阿依莱他都呵护有加。阿依莱既然要他背，他就真的蹲下身体，让阿依莱爬到他的后背上。我跟在沙哈鲁身边，那感觉真好。这时我想，欧乙拉公主、沙哈鲁、我、阿依莱，我们天生就是一家人。

公主没有问沙哈鲁为什么回来了。事实上，无论沙哈鲁做任何事，她都从来不问为什么，她信任沙哈鲁，如同沙哈鲁信任她。

阿依莱在沙哈鲁的背上哼唱着一支童谣，他的声音纯净，犹如天籁，听着让人眼窝发热。

我们在阿依莱的歌声中不知不觉穿过花园，来到巴奈维宫前。

巴奈维宫与底来库沙宫一样建在一座巨大的花园中，只是院墙越发高峻，四角建有戍楼。花园中央也有一座十字形行宫，宫殿周围为池水环绕，建筑和装饰的讲究有过于底来库沙宫。

此时离晚宴时间已近，我们只能走马观花，匆匆游览一番。走出花园大门时，努里丁的仆役在马车旁等候我们。两个仆役，一人手里端着一个底下有托的银盘，盘上覆盖着丝罩。努里丁笑眯眯地掀开丝罩，原来，一盘是精制的小点心，一盘是糖饯白果、杏仁及葡萄。

努里丁负责送我和阿依莱回去，公主和沙哈鲁乘另一辆马车参加宴会。临别，我们和沙哈鲁说定，明天他还带我们去参观帖木儿王的宫帐。

贰

第二天，我们在沙哈鲁的导引下，来到帖木儿王那座高大而有四角的宫帐。

沙哈鲁今天特意换了一身装束。华美的内服，素缎外衣，衣领、胸前、背后皆绣着中国牡丹。帽上镶有珍珠，帽前还缀着一块很大的红色宝石。

经过这样一番打扮，沙哈鲁越发显得眉目俊秀、气质出众。

阿依莱仍然跑去拉住沙哈鲁的手，看得出来，阿依莱十分喜欢沙哈鲁。他们一起走进宫帐，我和公主跟在他们的后面。

宫帐约三根支柱高，自宫帐一端到另一端，计三百步。帐顶呈戍楼样式。宫帐四周，由十二根巨柱撑起，巨柱之上，皆涂有金碧漆色。宫帐中央，另有两根巨柱支撑，每根巨柱皆由三节叠成，每节之间，严丝合缝，浑若一体，若非沙哈鲁介绍，我们真的看不出来。沙哈鲁说，这是为了拆卸方便，话虽如此，拆卸如此巨大的宫帐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巨柱的柱头穿过帐顶，露出帐外。帐内靠近四壁隔出甬道，每面甬道分成四厢，共用二十四根较细的支柱支撑，同时，还有五百根红色绳

索系住帐角。

宫帐之内，四壁饰以红色彩绸，鲜艳美丽，红绸上绣有金锦。宫帐的角落里，各陈设着一只巨鹰。宫帐的外壁覆盖着白、绿、黄各色锦缎，四角的铜球之上雕有新月银徽。另有类似望楼的设置，高出帐顶，一侧悬挂软梯，可上可下。平日不使用时，望楼用绸布盖住，万一宫帐某个部分被风吹坏，或支柱发生倾斜，工人便由软梯爬出望楼，加以修整。

宫帐四面围以色彩不一的丝锦，上面画有墙砖形状，墙头开有垛口。宫帐每边长不下三百步，正面辟有大门，上挂缎幕，缎幕虽然巨大，但可以随时合闭。门楼位于门口之上，装饰华美。开合帐幕的司仪就住在其中，人称打簾楼。

宫帐一侧，建有一座极其讲究的圆形帐。这就是在蒙古人居住的地方随处可见的蒙古包了。不同的是，用以支撑蒙古包的支柱皆镶有银顶，银顶上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在阳光下华彩耀目。帐后插有一列绣旗，微风吹动，飘飘扬扬，蔚为壮观。蒙古包幕门高大，但经常关闭。

宫帐另一侧，亦有一座大帐，四角皆由绳索绊住，装饰如宫帐一样华美。沙哈鲁介绍说，这座与宫帐相类的大帐日常都由他母后居住。

距此帐不远，还有一处院落，四周用丝幔围起，丝幔上绘着金碧色的图画并开着几扇窗户，窗户上蒙着细纱，防止飞虫之类飞入院中。院落中央建着一座用红绫幔围成的高大帐幕，支撑帐幕的巨柱，亦由三截凑成。帐顶安置着一只张开两翼的银色巨鹰，对面数尺之外，在帐角处，有银色小鸟三只，小鸟转向巨鹰而望，呈现畏惧巨鹰捕捉、振翅欲逃的情态。巨鹰亦作扑向小鸟的姿势，无论巨鹰与小鸟皆设计精巧，栩栩如生。而且，帐顶作这种装饰，似有深意。

这座帐子，五年后将归帖木儿王的小王后图兰所有。在前面我已经约略地介绍过，大王后图玛和小王后图兰都是东察合台汗国名符其实的公主，当然也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人，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一直希望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的帖木儿王于众位夫人中，对她们二人最是宠爱。

从早晨一路游玩下来，不知不觉已到中午，我和阿依莱又感到饿了。我们正与努里丁商议到哪里吃饭，吃些什么，忽然有一位侍从求见

公主。沙哈鲁笑着看了我和阿依莱一眼，命侍从近前回话。

原来，妃主罕则黛的帐幕就在前面不远，妃主大概早知道公主带着我们在宫帐周围游览，因此特意备了酒宴请我们过去。

妃主的帐子里早有一些贵族夫人在座迎候。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欧乙拉公主正与妃主和众夫人寒暄时，大王后图玛也来了。大王后穿着一件红色锦袍，看样子是用我们从金帐汗国带回来的红色面料赶制而成，锦袍的袍角奇长，若非十五位侍女从后面提着，扫地一定格外方便。

俟大王后在尊位坐下，侍候大王后的十五名侍女中十二名退出帐外，只有三名贴身侍女随侍在侧。

大王后依然浓妆艳抹。

不光大王后如此，其他各位夫人包括妃主在内无不仿效她的装扮。毕竟，大王后的装扮在帖木儿帝国内永远代表着一种时尚。但对我而言，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她的头饰。大王后今天梳的发髻真的有些奇怪，发顶高耸，犹如头上顶着一个战盔，鬓角缀满珠花宝石，发髻旁还插着一个象形金饰，金饰上镶着大粒珍珠和三块红宝石。另外，大王后的头发上还插着一支色彩鲜艳的鸟羽。

这个象形金饰原是我给公主设计的，大王后生日时，公主将它作为礼物赠给大王后，大王后十分欣赏，以后经常戴着它出席宴会。

大王后天生一头美丽的乌发，不像公主的头发略带一点栗子色。大王后很钟爱她的头发，因此她的侍女无论出身何族，一律都将头发染成黑色。

平日大王后与帖木儿王一同参加宴会，王与王后并列而坐，只是王后座次稍微低矮一些。今天参加宴会的都是女人和孩子，帖木儿王不在受邀之列，正中的位置上只有大王后一人居中高坐。

妃主罕则黛未及三十岁，少女时代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可是，她因嗜酒之故，脸庞和眼睛都变得浮肿，身体也开始发胖，这样一来，她年轻时的美貌便荡然无存。罕则黛与帖木儿王同族，颇有头脑，平素最受帖木儿王信赖。众所周知，罕则黛最初是大王子只罕杰尔的结发爱妻，她为丈夫生下两个儿子莎勒坛和皮儿。只罕杰尔去世后，罕则黛在

公公帖木儿王和大王后的再三劝说下，勉强同意改嫁三王子米兰沙，并在婚后与米兰沙育有一子哈里勒。近来不知为什么，妃主与三王子的感情出现不和，性情倔强的妃主便搬出来，独居在宫帐附近。

哈里勒年方八岁，与叔叔沙哈鲁不是很亲热。但是，他与阿依莱年龄相仿，倒是很快混熟了，两个孩子一人拿了一块面包，跑出去骑马了。

沙哈鲁奉母命向在座众位夫人敬酒。按照尊位，他先来到母后面前。他的身后跟着一名酒使，酒使手捧银盘，银盘上面放着一个注满酒的金盏，再其后，还有一名侍役提着酒壶相随，侍役需要随时将酒盏填满。

酒使捧盘来到大王后面前，先躬身三次，然后由沙哈鲁向母后献盏。大王后接盏，一饮而尽。侍役又将银盏斟满，走到公主面前。

公主平素从不饮白酒，罕则黛知道她的习惯，特意备了一壶马奶酒，也让侍役提着。谁知侍役粗心，竟误将白酒倒入银盏中，公主不想侍役受到责罚，接盏欲饮，沙哈鲁说道："请公主赐饮。"

在献酒过程中，也有将献酒转赐给酒使的时候，但主敬之人主动要求赐酒倒还不曾有过。由于这个意外的插曲，正在喁喁私语的夫人们都停下交谈，一起望着公主和沙哈鲁。

公主似乎也有些意外，稍稍犹豫了一下。

沙哈鲁的态度平静而又坚决，他还是说："请公主赐饮。"

公主不能再犹豫，急忙将银盏端给沙哈鲁。沙哈鲁接过银盏，将其中的白酒一饮而尽，饮毕，才让侍役倒上酸甜可口的马奶酒，敬给公主。

公主将银盏放回盘中后，敬酒便又往下进行下去。沙哈鲁带着酒使和侍役来到妃主罕则黛的面前。罕则黛跟她的小叔子开了个玩笑："呦，想不到我们的小沙哈鲁长成大人了"。沙哈鲁也不回应，只报以微微一笑。罕则黛的样子像是没想到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竟有这般的细致和体贴，我却觉得从金帐汗国回来后的沙哈鲁，好像一下子从男孩变成了男人。

如此酒过一巡，侍女仆役送上精美的点心，大家用了一些点心，又开始饮酒。在帖木儿帝国，女人像男人一样喜欢豪饮，凡参加宴会，多大醉失态而归。一次不醉的女人，只有欧乙拉公主。

我一边喝果汁，一边吃点心，等我不再感到饥渴的时候，我开始饶有兴致地品味起妃主帐幕中的陈设来。欣赏一切堪称艺术的杰作，总会带给我莫大的享受。

罕则黛住在一座纯绿色的帐幕中。帐幕内饰以各种各样珍贵的兽皮，据说这种兽皮在中国境内需要十五个左右的金条才能购得一张，在欧洲售价则更加昂贵。帐幕中央放置着一个巨大的柜子，柜子高约四尺，上面雕饰极其华丽。柜子四周镶嵌着大粒珍珠，柜盖之上，则镶嵌着大如核桃的蓝色宝石。这个柜子我记得在大王后的帐中见过，想必是大王后后来赐给了妃主。

妃主所有的饮盏和瓷器都贮藏在这个柜子当中，饮盏系纯银所制，外面或镶珠宝或镶绿色翡翠。巨柜对面有一银质高桌，上面摆设着一株珠宝树，树有沙哈鲁那么高，银色的树枝上结满红宝石、绿翡翠、玛瑙及钻石等果实，果实与树枝之间，有几只金鸟栖息其上，或振翅欲飞，或刚刚落下，神态憨然，惹人怜惜。树后立有银屏，银屏上绘满花卉图案。帐幕的一个角落还挂着来自印度的细密画，画的边角都已用细小的锦线裱好，这幅画是公主送给妃主的礼物。

眼睛的余光掠过雕刻着花纹的酒桌时，我看到大王后正与公主轻声细语地说着话，笑容里流露出内心的愉悦。

我很清楚，对于欧乙拉公主，大王后从内心深处感到喜爱和敬重。若非如此，她也不会将自己唯一的儿子沙哈鲁交给公主照料。在我的印象里，大王后虽然通情达理，但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像对公主那样慷慨大度，关怀备至。是啊，这也不难理解，大王后与公主，她们一个是察合台汗的后裔，一个是拖雷汗的后裔，算得上同宗同源，血脉相依。何况，她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上的纠葛，而这一点，恰恰是公主与小王后图兰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正像我多次说过的，小王后图兰是大王后图玛的亲侄女，然而同时，她们也是帖木儿王活着时最钟爱的女人，这种关系，让她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将对方视为亲人，或者发自内心地彼此信任。

沙哈鲁是妃主当天邀请的客人中唯一的男人——当然，在大王后、妃主的眼中他还是个孩子。按照我对沙哈鲁的了解，我以为他在敬酒之后一定会离开妃主的帐幕，我以为他不喜欢这种场合。

可是，我错了。

沙哈鲁一直安静地坐在他的位置上，丝毫没有要中途离开的意思。我发现，除了偶尔喝口酒，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某个地方，脸上闪着光亮，神情格外专注……后来，我终于明白过来，他在听大王后与公主说话。

这可不像我所熟识的沙哈鲁。

酒宴结束了。大王后稍显醉意，因此，沙哈鲁必须送他的母后回寝宫休息。临行，他看着公主、我和阿依莱上了同一辆马车。在他叮嘱努里丁一定将我们安全送回欧琳堡的时候，在他留恋地望着公主的时候，我终于悟出为什么此前的他有着如此奇怪的表现。这是因为，在那一个下午和晚上，沙哈鲁根本没有意识自己是在一群女人中间，他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其实只有公主一个人而已。

叁

日益突厥化的中亚蒙古人并没有完全丧失祖先忍饥耐寒的特点，一些与生俱来的品质，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帖木儿王一生都在梦想着成为另一个成吉思汗，他是那样希望自己所建立的功业能够超越这位被称作世界征服者的草原英雄。在超越之前，仿效也是一种必要，他仿效成吉思汗建立了军民一体的军队建构，每逢出征，兵即民，民即兵，大军前行，妇女、儿童随后，转战各处。

脱克汗的请降使帖木儿王对金帐汗国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帖木儿王随即开始了第三次征服波斯的战争。这一次，欧乙拉公主主动要求随军。我知道，她是放心不下沙哈鲁，她的身份，当然也可以算是沙哈鲁的家人。

阅兵式结束后，我们出发了。我们跟着沙哈鲁走。帖木儿王将一支

近九千人的军队交给沙哈鲁指挥。这支军队种类齐全，包括轻装骑兵、重装骑兵和轻装步兵——这里需要额外说明一下，如果作战过程中需要重装步兵，则由重装骑兵下马充任，进行步战。除上述常规军种外，在跟随沙哈鲁的九千人的军队中，还有炮兵、运输兵、急递兵和技术兵四个特殊的兵种。你可不要小瞧这四支特殊的军队，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灵活机动，常常在战争中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在帖木儿帝国，对军队的装备一向有着明确的规定。每逢出征，轻装骑兵要携带的装备有弓、箭、箭筒、剑、枪、斧、镞、囊、装水的皮囊、针、线和乘马二匹，此外，每十八人携带一座共用帐幕，帐幕用兽毛制成。重装骑兵的装备有弓箭、剑、甲、胄和乘马二匹，每五人携带一座共用帐幕，另有一队佩带斧、棒、刀。

当然，在所有的军队中，装备最好的当然还得说是帖木儿王的亲卫军。亲卫军由清一色的察合台人组成，他们的装备既轻便又齐全。身为亲卫军中的一员，无论将士，都左腰带刀，右腰佩剑。十人长带帐幕一张，乘马五匹，身着锁子铠，佩带弓箭。百人长带帐幕一张，乘马十匹，身着锁子铠，佩带弓箭、棒、槌。千人长身着锁子铠、甲，佩带枪，帐幕上附有飞檐或伞。

无论何种兵种，羽箭和箭筒都是必不可少的装备。而且，针对不同的战争，甚至对必须携带的羽箭的数量也会做出严格规定，比如上次征讨脱克汗时，帖木儿王规定每个人携带羽箭三十支。帖木儿王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一旦决定出征，他首先要求各队长官对本队的装备做出检查，如果有谁违反规定，哪怕是少或多一支羽箭，都将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

稍稍上点年纪的人都记得，在第三次出征波斯之前，帖木儿王曾两次蹂躏了波斯，并占据了波斯境内大部分的城池和土地。但是由于当时脱克汗突然进兵袭扰河中地区，帖木儿王不得不回师保卫后方安全，是以并未完成对波斯全境的征服。这一次，帖木儿王希望彻底征服波斯全境，而他的希望意味着，除了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回到撒马尔罕补充给养和休整军队，这场战争将旷日持久。

我第一次对行军的艰难和战争的严酷感同身受。

刚刚出发的时候，我们每天的食物里还有肉食、米饭、牛奶和黄油这些东西，我们甚至能吃得上泰芝尼甜瓜。泰芝尼甜瓜是帖木儿帝国的

名产，个大瓤甜，味道奇美。后来，米饭、黄油、甜瓜见不到了，但还有牛奶和羊肉可以食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连续几天每天只能用“阿伊兰”充饥。

阿伊兰的制作方法简单，取一口铁锅，锅中注满清水，下面以温火加热，在水沸腾之前，加入用冷水化开的酸乳干，与热水搅和，再稍稍加热即成含有酸味的阿伊兰。这是阿伊兰的一种制作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将圆块酵饼放入锅中，等到锅中水沸，将锅撤下，待食物冷却装入罐中，就成了如同稀粥一样的阿伊兰。

饥饿的时候有阿伊兰吃，对我们来说已经算不错的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绝不会杀掉马匹，马是我们的朋友，与杀马求生相比，我情愿忍饥挨饿。我和沙哈鲁唯独有些担心公主的身体，怕如此鞍马劳顿会让她吃不消。在我们的印象里，她的身体天生娇弱一些，而且她还有头疼的毛病。可是她又一次令我们刮目相看，无论多么辛苦，她总是一副乐乐呵呵、神采奕奕的样子，我都不知道在这个女人柔弱的外表之下，到底隐藏着怎样坚强的意志。

战争的间隙，沙哈鲁只要有空，都会回来看望我们。他和公主交谈的时候，我喜欢坐在旁边静静地倾听。我觉得，沙哈鲁在公主面前总有着说不完的话，他从来不谈战争，他只谈画、谈诗、谈文学、谈艺术。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到战争结束了，他要当一名画家，一名诗人。

对于他的所有想法，公主都用她的微笑表示赞许，事实上，在她的面前，无论是沙哈鲁还是我，我们的个性都可以尽情释放。

有的时候，公主忙着做针线的时候，沙哈鲁就坐在她的旁边，安静地看着她。这时候他不说话，他的眼睛里闪现着奇特的光芒，说不清里面蕴含着多少复杂的情愫。我有点害怕他的目光，我有理由感到害怕，虽然我还小，但有一点我分得清，公主注视着他的目光始终如一，充满温柔和爱宠，而他的目光却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执着，越来越——霸道。

一次，沙哈鲁从战利品里偷偷给我们带回来两样东西：酸奶和胡萝卜。公主做了一次调皮的尝试，将酸奶和胡萝卜煮在了一起。煮好后，我们一人盛了一碗，当我们吃第一口的时候，彼此面面相觑。该怎么形容它的味道呢？或许，我只能说它古怪得让人终生难忘。我们酸得流下眼泪，放声大笑。

酸奶煮胡萝卜最后当然还是被我们吃掉了，战争中食物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我们不会浪费。许多年后当我重新回忆起这段时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酸奶煮胡萝卜竟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特别的美食。

这应该是这一场战争中为数不多的值得珍惜的快乐。

除此之外，还有胜利。那种征服的快乐属于帖木儿王，属于奥美，属于米兰沙，当然，也属于沙哈鲁。

然而某一天，这种快乐的日子戛然而止。

肆

一举征服里海沿岸诸省后，我们回到了撒马尔罕。

帖木儿王决定要为沙哈鲁娶亲。这既是为了庆祝胜利，也是为了奖赏沙哈鲁在战场上的英勇无敌、百战百胜。

听沙奈说，帖木儿王在一次战斗中遇到了他的劲敌。这是一位年轻的王子，英勇果敢，无惧死亡，他不仅杀掉了帖木儿王的两名贴身侍卫，还挥舞着宝剑向帖木儿王冲来。当时，帖木儿王诧异不已，在这危险的时刻，又是沙哈鲁及时出现在他父王的面前。身手敏捷的沙哈鲁一边用长枪挡住了进攻的王子，一边将长枪送入这位年轻人的胸膛。然后，他用宝剑割下年轻王子的头颅，掷在他父王的马下。胜利在那之后变得唾手可得，帖木儿王对沙哈鲁说，我要奖赏你。于是，在我们回到撒马尔罕之后，帖木儿王决意兑现他的诺言。

我常常有种感觉，纵然帖木儿王终其一生对大王后图玛极尽垂爱，但欧乙拉公主或许才是他真正心往系之的女人吧，只是由于信仰不同，另外，可能也是由于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尊重，他不能对公主有所表示。他对待公主的态度，充满了温柔和克制，这时他的举止风范，再没有一点雄视天下的霸气。

欧乙拉公主却是仙女。她永远那么平静，难以琢磨，她赞赏帖木儿王努力要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的野心，竭尽所能帮助他和大王后教育他们的儿子沙哈鲁，但她无论对帖木儿王还是对任何人都绝无所求。她一

定将自己的心丢弃在了遥远的东方，那里曾有她的母亲、父兄和国家，她带到西察合台汗国的只不过是一具躯壳。然而，这却是一具温暖的躯壳，她给了我，给了沙哈鲁，给了很多很多人最温暖的庇护。

当沙哈鲁逐渐长成一个英俊少年时，他越来越温文尔雅，他依恋欧乙拉公主甚于依恋他的母后，或者，他的依恋有别于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公主其实只比他年长七岁，二十三岁女人成熟与美丽的风姿摇曳在他的视野里，令他面对她时的眩动终其一生挥之不去。从某一天开始他疯狂地写诗，我趁他不注意时偷看过几首，他的诗都是写给他正狂热暗恋着的某个女子的，他没有指明他所暗恋的女子是谁，但他在字里行间流露的痴情和悲伤让我对他充满同情。我把他的诗悄悄背给公主听，公主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她只叮嘱我，这件事不要再对其他人提起。

公主对沙哈鲁的关心一如既往，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似乎沙哈鲁还是那个需要她照顾的少不更事的孩子，她的智慧恰恰在于，她必须打开沙哈鲁的心结，可她做得悄无声息。

不久，帖木儿王有了中意的人选。女孩出身贵族家庭，家世好，人也端庄秀丽。相亲的那一天，大王后特意邀请公主帮她做个参谋，公主欣然应允。公主和大王后都相中了女孩的人品，于是，这门亲事顺理成章做成了。婚期定下后，大王后和公主留女孩和她的母亲一起吃了顿饭，女孩和她的母亲告辞时，大王后送给亲家两坛上好的马奶酒，两匹色彩艳丽的中国丝绸，公主则送给女孩一整套既贵重又别致的首饰，有项链、项坠、耳环、手镯、戒指，在集市上，你绝对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比的式样，因为它们全都出自我精心的设计。

女孩与她的母亲受宠若惊，欢喜离去。

大王后请公主将这个好消息转告给沙哈鲁，公主笑着答应了。

回到住处，公主径直来到书房。书房的门开着一条缝，公主敲了敲门，我从门缝里看到沙哈鲁急急忙忙藏起了一样东西，我想，他一定又在写诗了。

沙哈鲁迎住公主，脸上涌上些许红晕。

公主没有像往常一样坐下来查问沙哈鲁的功课，她站在沙哈鲁的面

前，用双手轻轻地捧住了他的脸。

她久久注视着沙哈鲁。在她温柔的注视下，沙哈鲁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可是，他不躲避，他太需要这样的感觉，公主的手如同触摸在他的心上。

沙哈鲁的个头早已经长得比公主还高了。公主稍稍抬起身体，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沙哈鲁，我的孩子，你长大了。”她的声音满含疼惜。

沙哈鲁没有说话。他无法开口，如果他开口，一定会暴露他真实的内心。

公主继续说道，抚爱的语气里稍稍多了一些感慨：“过些时候，等你成了亲，你就完全是个大人了。”

刹那间，沙哈鲁脸上的红晕褪去了许多。他抬起眼帘，与公主四目相对。我第一次觉得，他的眼神不像是一个男孩，而像一个情人。

他动了动，挣脱了公主的手。

“怎么回事？”他的语气倏然变冷。

“今天，我和你母后为你相了一门亲事。真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家世、人品、年龄、容貌，体态，哪一样都跟你很般配，她一定能做一个好妻子。”

“是么？”沙哈鲁粗鲁地问。

“你母后也很喜爱她。相信我们的眼力，她会让你幸福的。”

“是么？”依然是毫无礼貌的反问。我和沙哈鲁一起在公主身边待了整整三年，他从来没用过这样的态度对待公主。我不明白他心中的痛，我只知道，他这样对公主说话让我很不舒服。

接下来，他们的对话我听得似懂非懂了。

“想让我离开？”

“不，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那不一样。”

“一样的，孩子。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另一个母亲。”

“别叫我孩子！你太年轻了，年轻得连做我姐姐的资格都没有。记住，你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女人而已，你自己尚且需要保护。我真奇怪，为什么你偏偏就意识不到这一点呢？”

“我很安全，你的父王、母后给了我最好的保护。”

“见鬼！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管怎样，我想告诉你，沙哈鲁，我爱你。”

“爱我？你爱的方式没有心，我不需要！从此以后，我再也不需要你的爱！你走吧，你们都走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沙哈鲁脸色苍白，眼睛通红，他表现出来的粗野和无礼与我多年来熟悉的他判若两人。

公主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却说了一句：“好的，孩子。”

遵从沙哈鲁的意愿，公主拉着我的手，悄然离开了书房。她在我身后轻轻地带上门，房门关闭的瞬间，我听到书房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响动，一定是沙哈鲁将什么东西砸在了桌子上。

第二天，沙哈鲁回到了王宫他父母的身边。

他走时什么也没有带，也没有留下一句话。

我看到他把自己写的诗稿都烧掉了，不过有一张没有完全烧尽，上面留下这样几句话：

是谁，将真爱埋葬却无言无语？

或者，心是冷的，情是热的，

燃烧的情终会将冰冷的心烧成灰烬。

真主作证吧，

从此后，我只用随风飞舞的孤寂爱我的国家。

尽管内心很勉强，沙哈鲁终究没有违背父母和公主的意愿，在两个月后与那个女孩成亲了。一天，他带着几个人来到欧琳堡，要取走他一直在读的书籍和他用惯的一些日常用具。

他先派了几个随身侍从求见公主，向公主禀明他的意思。公主一面让索度和齐尔卡斯带着几个侍从们去取东西，一面吩咐我准备沙哈鲁爱喝的蜂蜜茶。奇怪的是大家忙乱了好一阵儿沙哈鲁却一直没进来，公主心里诧异，来到门外，只见沙哈鲁依然端坐于马背之上。

“沙哈鲁，你怎么不进来？”公主疼爱地问。

沙哈鲁无言地瞟了公主一眼，一副表情倨傲、眼神冰冷的样子，好像他从来不认识公主一样。

公主并不介意，走过来轻抚着他牵着马缰的手：“下来吧。回家了，喝碗蜂蜜茶再走，你最喜欢的。”

有那么一会儿，沙哈鲁如同蜡烛遇到了火苗，几乎就要融化。恰恰这时，我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碗蜂蜜茶。

沙哈鲁的表情顿时变了。“我现在不喜欢喝了。”他说。

“不喜欢什么？”我问。

“蜂蜜茶。”

“为什么？”

“我忘了它的味道。”

“你还忘了什么？”

“一切。”

我将蜂蜜茶倒在了地上，我以为我不会原谅他的无情，永远不会。

侍从们将书和沙哈鲁要的其他东西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抬了出来。我回到卧室，取了一张软弓和一支用杨木削成的短箭藏在怀里。这是我亲手做的弓和箭，它们不会射死人，不过，被它们射中的滋味足以让人终生难忘。

沙哈鲁到底不肯下马，与他的侍从们一起离去了。公主目送着他远去，无声地叹了口气。

我到马厩去牵了一匹马，从侧门偷偷溜走，跟上了沙哈鲁。到了街上，我听到沙哈鲁吩咐侍从们先把东西送回去，他独自一人向城门方向疾驰而去。

他径直来到城下的一片树林中。树林中有一条小溪，小时候，公主常带我和沙哈鲁来这里玩耍，我们喜欢在小溪里蹚过来蹚过去，将清清的溪水弄浑。

沙哈鲁在小溪边跳下马背，脱了靴子走进小溪。我看着他，将箭瞄准了他的后背。我离他很近，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跟来，所以没有一点防范。

突然，沙哈鲁将整个身体都扑在冰凉的溪水里，他的肩头剧烈地抽动着，我听到从他的胸腔里迸发出一声深沉的呜咽。

接着，他放声大哭起来。

他哭了很久很久，像是要把他一生的眼泪都在这里流尽。

他的哭声，是真正的男人的恸哭。

我的手臂垂了下去，泪水从我的脸上滚落。我终于懂了，原来，有一种爱像仇恨一样刻骨铭心。原来，冷漠也是爱的一种方式，只因为爱到不敢将自己烧成灰烬，背负爱的人只能远远走开。

原来，这就是沙哈鲁所怀有的明知不会修成正果的爱。

我悄然离去。我清楚，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曲解沙哈鲁的心意。

伍

回历七七八年（约1377年），挟明军累败残元之威，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发往西域诸国的敕文中口气是相当强硬的。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遣使朝贡，即不征伐。但西域各国的首领对此大多反应冷淡或根本不予理睬。其时，明政权虽已稳固地立足于长城之内，并驱逐蒙元势力于塞外草原，然而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仍旧强大，明军虽屡次进军西北，震慑力终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朱元璋自称继承了元朝正统，西域诸国仍不能不对其持观望态度。他们中间也包括正忙于开疆扩土的帖木儿王。

此后十年间，明军屡破残元，兵威盛况远播西域诸地。现实促使帖木儿王不得不认真考虑与明朝的关系。回历七八八年（约1387年），帖木儿王遣使朝贡骏马十五匹，白驼两只。这无非是一种试探，但深谋远虑的朱元璋却把这种试探当成良好的开端，当即厚待使者，并诏赐白银十八锭。

在给帖木儿王的诏书中，朱元璋将帖木儿称作元朝驸马，表明在朱元璋看来，帖木儿只是与残元宗王处于同一地位的地方统治者。此后，帖木儿王在与明朝的交往中一直以驸马自称。

次年，明将领冯胜引军袭破元嗣君于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俘获八万余众凯旋，其中数百人经查实确系在漠北经商的撒马尔罕商人，洪武皇帝念及已与帖木儿通好，恩准将商人尽数遣还。

对应洪武皇帝的宽德，帖木儿王以骏马二百〇五匹作为谢礼，再次入贡明廷。此后每年或隔年都有朝贡，明廷亦有赏赐。

回历七九六年冬（约1395年），为感谢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友好通商的努力，以及六年前明帝允许撒马尔罕商人归国的恩德，帖木儿王决定派出一个人数既多、贡品也够丰厚的使团出使中国。

这已是帖木儿王第六次遣使觐见洪武皇帝。

对于如何显示自己与明朝结好的诚意，帖木儿王可谓煞费苦心。首先，他按照皇帝朱元璋的喜好，精心挑选和准备了三百匹西域骏马作为贡物。而上一次，也就是两年前，帖木儿王交待礼房经我手装饰的贡物计有马八十四匹、驼六只、绒六匹、青梭幅九匹、红绿撒哈拉两匹以及

镔铁、刀、剑、盔甲若干。至于明朝方面给赐的物品则有白金和文绮（一种有花纹的丝织品），回赐之物也经过我的装饰才呈给帖木儿王。就是这次出使归来，使臣对帖木儿王说，明朝皇帝最喜欢的还是西域马以及中亚特产，所有这一次，帖木儿王决定只进贡西域马。

另外，帖木儿王还准备了两样送给洪武皇帝的私人礼物。这两样礼物中包含着令我难忘的记忆，我打算稍后一天讲给巴布尔听。

其实，与任何贡品相比，我相信，最能赢得明朝皇帝欢心的莫过于帖木儿王命人撰写的、辞藻华丽的《上大明大皇帝书》，帖木儿王以此来回应洪武皇帝几年前的敕书。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奉表起草完毕，帖木儿王曾请欧乙拉公主审阅润色，一词一句皆经公主反复修改始成。

公主心细如发，将奉表誊抄备存，由我替她收藏起来。直到她去世之时，我才将奉表放入她的棺木，与她一起葬于地下。

奉表内容如下：

恭唯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弘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恩，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人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斥相通，道路无雍。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唯知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德，唯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远大，永永无极。

在我接受帖木儿王的命令前，使团的人选经过帖木儿王反复斟酌也已确定。正使名叫迭力必思，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听人说此人很有一些传奇色彩。他本人是在沙哈鲁镇守波斯北部时因头脑灵活、口才出众、体格强健且深谙中国礼仪及商业规则被沙哈鲁发现，推荐给他的父王，由此进入宫廷并受到帖木儿王的宠信。这是一方面。另外，在为帖木儿帝国效力之前，迭力必思还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极其富有，他年轻时经常来往于欧洲、西域和中国之间进行易货贸易，以产自欧洲或者西域的皮货和马匹换取货真价实的中国茶叶、瓷器和丝绸，再运回欧洲

及西域卖给以使用中国产品为荣的王公贵族或者富商大贾。常年往来于各国之间的经历，使迭必力思变成了一个见多识广，善于揣摩他人心思的人，因此这一次，帖木儿王用其所长，让他担任正使，也是为了让他同时担负起为宫廷选购中国产品的使命。

正使不熟，五名副使中的两名副使却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他们一个是齐尔卡斯，另一个是阿依莱。

既然帖木儿王手下人才济济，富有四海，怎么会任用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充当使团副使呢？如果你这么想，我只能说，这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阿依莱。其实，阿依莱是一个有着超常语言天赋的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使用波斯语和突厥语与当地人交流，自从他来到欧乙拉公主身边，他的语言天赋得到进一步挖掘。而今，除波斯语与突厥语之外，他还能够熟练使用蒙古语、汉语和西班牙语。我个人认为，不管世人如何评价帖木儿王，单从他对一个孩子嘉用其才上，也颇能反映出他禀性中知人善任的一面。

使团的出发时间定在二十四天之后。

这个吉利的日子是最受帖木儿王信任的星相家花费了三天的时间才推算出来的。为此，帖木儿王在宫帐中匆匆召见了我。他命我用二十天的时间设计和制作一件赠送中国皇帝的礼品，至于制作礼物所需要的主要材料，以及我在设计完成后所需要的其他材料，他都会让王宫总管努里丁保证如数供给。这样吩咐下去之后，他就赶去御花园招待来自东察合台汗国的使臣了。

我独自走出王宫，脑海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念头，有点头昏脑涨。我回到欧琳堡时，欧乙拉公主赴御花园的宴会还没有回来，我一口东西没吃就躺在了床上。懂事的阿依莱端着一个漆红托盘进了我的房间，盘子上放着一杯热牛奶和一块蜂蜜面包，这是我的晚饭，阿依莱说要看着我将面包吃掉。

我心领了他的好意。不过，我既心不在焉也食不甘味。

阿依莱什么时候走的，以及多会儿走的这些我都没有印象了，我隐隐只记得，似乎过了很久之后，欧乙拉公主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时，陪她一起回来的，还有王宫总管努里丁。努里丁奉命为我带来了两个锦盒，我打开其中一个锦盒时欧乙拉公主不由发出一声惊叹：“我的

天啊，这不是几年前脱克汗献给帖木儿王的羊脂玉吗？玉如其名，细白如羊脂。果然是上品！”

公主当年逃亡时曾在和阗住过一段时间，对和阗玉有一定的鉴赏能力。我在沙哈鲁的指点下看过关于和阗的介绍，据书中说，和阗位于葱岭北二百里处，是一个东西长五千里，南北长一千里的狭长地区，岭下有白玉河、绿玉河、黑玉河流过，其俗类于东察合台汗国，国中以玉石、胡锦、双峰驼，香珠、珊瑚、翡翠、琥珀、花药布、名马、金星石、水银、狮子为特产，特别是玉石和狮子，多做进贡之用。书中还说，和阗玉分为两种，采于水中为贵，采于山中稍劣。采于河中之玉，块大者对径约有一尺，块小者仅二寸，其色各异，有的白如冬雪，有的绿如翡翠，有的黄若油脂，有的红如赤珠，有的黑如墨斑，然而无论哪种，均有品质高下之分。

而脱克汗献给帖木儿王的这块羊脂玉，通体莹润玲珑，宽厚约五分，长约十五分，堪称玉中极品，世所少见。

与公主一起欣赏了一会儿羊脂玉，我打开另一个锦盒。

铺在盒中的蓝色天鹅绒上放着一柄没有刀鞘的短刀。我想，这应该就是那一柄了。我原本听说，最近帖木儿王从东察合台汗国得到了一柄据说是昔班汗的六世孙阿不海尔用过的寒冰短刀。

众所周知，昔班是术赤汗的第五子、拔都汗的亲弟弟。许多年前，蒙古帝国进行了举世震惊的第二次西征，统帅拔都汗所向披靡，陆续征服了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下游，南自高加索，北列保加尔的广大地区，并在征服结束后定都萨莱城，建立了金帐汗国。

面对他所占有的土地，拔都汗思索着该如何治理包括第聂伯河以东的东南欧地区、伏尔加河中下游、南乌拉尔、北高加索（直到打耳班）、北花剌子模、锡尔河下游流域以及从锡尔河、咸海以北直到伊什姆河、萨雷苏河的草原地区在内的这一广阔领土，他决定像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将领土分封给他的兄弟子侄。就是在这次分封中，昔班汗得到咸海以北的广大土地。而且，由于昔班本人像拔都汗一样功勋卓著，人们在将拔都汗称作“金帐汗”的同时，也对昔班以“蓝帐汗”名之。

金帐汗国一度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中最强盛的汗国。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拔都、别儿哥、昔班等人先后辞世，汗国很快陷入重重危机。开国

者的后代觊觎汗位，内乱迅速消耗了汗国的实力。

直到阿不海尔成为汗国的主人。他在位三十余年（1312年—1242年），是金帐汗国第九位大汗，也是一位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中兴之主。他在原来金帐汗国的基础上，建立一度十分强盛的月即别汗国。在他统治期间，一个头上顶着金碗的女人，可以穿越月即别汗国的每一寸领土，而不必担心遭到抢劫。一个驮满金银财宝的商队，从花剌子模出发，乘坐大车，不需携带向导，不需携带食物，也不需为马匹携带草料，一路毫无惊险，三个月可达可里木。

月即别汗阿不海尔去世后，汗国继续强盛了十余年。此后，月即别汗国因为内乱而衰落了。一百余年后，阿不海尔又一位让人瞠目结舌的后代出生了。他自名昔班尼，意即能够继承祖先昔班遗风的人。在他长大之后，他率领他的英勇无敌的月即别战士，一心想将帖木儿帝国的土地据为己有，因为这个缘故，他成为帖木儿的重孙卜撒因本人以及他的儿子们、孙子们最可怕的敌人。

从短刀想到昔班，想到后来的阿不海尔和昔班尼，我不由得慨叹世事无常。无须讳言，自成吉思汗以降通行这种分封制度实属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虽然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他无法兼顾如此辽阔的领土，但是分封制注定了汗国的稳定只能保持一段时期，接下来就是内讧四起。

记得有一次我问欧乙拉公主，为什么成吉思汗活着的时候，蒙古人能够征服如此广阔的领土呢？公主思索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蒙古帝国曾经一度强盛，那是因为所有的蒙古人都站在了一个人举着的旗子下。

好了，说了这么多，算是题外话吧。

现在，还是回头来说阿不海尔汗用过的这柄寒冰短刀。这将是帖木儿王赠送给中国皇帝的最珍贵的礼物。刀如其名，若寒冰练成的刀锋果然锋利无比，堪称刀中极品，只可惜刀鞘的制作比较粗糙，那种感觉，就如同一个美丽的女子穿着一袭崭新的锦绣内衫，却披了一件破旧的毡衣。我悟出了帖木儿王的用意，帖木儿王原本想以这柄短刀作为赠送给洪武皇帝的礼物，可又对刀鞘不满意，因此弃之不用，而要我为短刀另外设计一把堪与刀身相配的刀鞘。

我不敢有违王命，第二天便把自己关在欧琳堡后园的一个僻静的工作间里。这是我雷打不动的习惯。在我冥思苦想的时候，不论是沙哈鲁，还是阿依莱，还是索度、齐尔卡斯，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我只对公主例外，因为她的软语温存，时常让我茅塞顿开。

我得说，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艰难的一次设计，当然，也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次设计。当我设计好刀鞘的样式之后，我向努里丁要了一整块金子，暂时离开欧琳堡，住进了宫廷的礼房别院。

礼房别院设有专门为宫廷制作各种工艺品的手工作坊，帖木儿王将它命名为“富贵坊”，富贵坊里，有十一名全国最杰出的工匠协助我工作。按照我设计的图样，整块羊脂玉被一分为二，十一个工匠中的八名工匠需要轮番雕刻羊脂玉，每一刀必须精雕细琢，绝不可以出现一丝一毫的纰漏。而这段时间，另外三名工匠则必须帮助我用纯金打制出一把内鞘。既然是做内鞘，自然要求很高，不仅壁体要求匀薄，而且无论形状、长短还有大小在装入寒冰短刀时都要严丝合缝。我们用金子前后一共打制了七把内鞘，直到第七把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当内鞘完成后，我们也参与了玉石的雕刻，终于在我来到礼房的第十五天的下午将两块羊脂玉雕刻完毕。手艺精湛的工匠们在两块长形玉板上分别雕出了鹰与狮两种图案，鹰与狮的形象夸张而恰到好处，纤毫毕现而栩栩如生。透过镂空的花纹，内鞘的金壁若隐若现。最精妙的部分是，两块玉板所呈现的弧度，正好与纯金的内壁精确吻合。

接下来的工作不再需要他人，我用金银两丝织成细绳，穿过内鞘和玉板边缘预留的小孔，牢牢地将玉板固定在纯金的内鞘之上。

我为中国皇帝制作的礼物终于完成了。帖木儿王对我手艺大加赞赏，甚至神态夸张地表示，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皇帝是一位伟大的人，他一定舍不得将这么杰出、这么精美、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他老人家。帖木儿王对我才华的肯定让我这些天所有的付出变得有了价值，不过，比得到他的奖赏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帖木儿王说，明天，最晚后天，沙哈鲁就会返回撒马尔罕。

在我离开欧琳堡十八天之后，我捧着帖木儿王的赏赐回到家中。我感觉自己似乎已经离开这里很久很久了，遗憾的是，我回到了家却没有看到欧乙拉公主像往常一样笑吟吟地前来迎接我。然而，当我回到卧室时，却发现桌子上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茶水的上面漂着一片诱人

的柠檬。

陆

沙哈鲁的小妃主先来看望公主了，她对待公主的态度比相亲的时候多了几分拘谨和羞怯，公主对她的喜爱却一如既往。她拉着小妃主的手问长问短，说到沙哈鲁时，小妃主的眼圈红了，跟着，眼泪掉了下来。

也难怪，小妃主与沙哈鲁成亲一年多了，却一直没有怀孕，这在王室绝对是一件关乎名誉与地位的大事，她的心里怎么能不着急不担忧呢？她这次鼓足勇气来探望公主，大概也是想让公主帮她出个主意吧。

我给小妃主和欧乙拉公主送上茶点后便回到了里面的房间。我知道，有我在场，小妃主一定有许多话不方便对公主说，不过在里间，她们的对话仍隐隐约约地传入到我的耳朵里。让我吃惊的是，小妃主哭着对公主说，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沙哈鲁对她很体贴，却一直不肯同她圆房。

我那时虽然十四岁了，但对于男女之事还是一知半解，也不确切地明白“圆房”究竟是什么意思。可这件事显然让公主忧虑起来，她沉默了好一会儿，对小妃主说，这样不行，不能这样。

小妃主问，该怎么办？

公主略一沉思，反问，沙哈鲁有没有同你一起回来？

小妃主回答，没有，我先进城了，想来看看您。沙哈鲁前些时候捕到一头狮子，明天他要把狮子亲自献给帖木儿王。

原来，沙哈鲁捕到的狮子，以及装在金玉鞘中的寒冰短刀，就是帖木儿王赠送给中国皇帝的私人礼物。

公主劝慰小妃主说，明天，沙哈鲁回来后，我会找个时间请他过来。到时候，让我帮你劝劝他好吗？

小妃主求之不得。

公主与小妃主又聊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小妃主告辞的时候，心情显然轻松了不少，公主总会给别人带来希望。

第二天，我和公主在帖木儿王的宫帐见到了沙哈鲁。帖木儿王要在这里款待王公将臣和他们的家眷。

一转眼，我们已经有很久不曾见到沙哈鲁了，他成亲后即被派到波斯北部驻守。现在，重新站在我们面前的沙哈鲁既英俊又魁梧。他的个头比离开我们时长高了足有一个拳头，肩膀也变得宽大厚实了许多。近两年的时光，他已经完成了从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的转变。

只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

他看到我，亲热地拥抱了我。

欧乙拉公主向他走来。

他隔着我的肩膀看到公主，笑容顿时僵在他的脸上。他搂着我的手臂变得僵硬了，结实的肌肉也随之发出一阵轻微的震颤。

他拥抱我，是因为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公主，他需要我做他的掩护。

我好像又回到了两年前，无意中看到他扑在溪水里号啕大哭，无意中看透他痛苦无助的内心时。事实上，唯独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对公主说起过，他深沉的痛苦不可能不打动我，我愿意为他保守这个秘密。

哪怕这个秘密比我能够承受的还要沉重。

“沙哈鲁。”公主轻轻唤着他的名字。沙哈鲁一向是公主钟爱的孩子，对于她思念的孩子，她温柔如水。

沙哈鲁，求求你，你不可以失态，不可以面对宫廷中无数双眼睛失态。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沙哈鲁好像听到了我的祈祷，他松开我，向公主微微一笑。

“您好。”他说。然后他挽住小妃主的手臂，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在避开了所有人——除了我——注视的瞬间，眼眶红了一下。

还是无法忘，还是不能忘！

可怜的沙哈鲁！

即将担任使团副使的阿依莱按照帖木儿王的吩咐，宣布宴会开始。

众人起立，祝福帖木儿王和大王后身体安康。

脸上系着白绸的仆从鱼贯而入，将用巨盘盛着的马肉、羊肉、牛肉和装在坛子里的葡萄酒、马奶酒、果酒摆放在帖木儿王、大王后图玛以及所有参加宴会的宾客和他们的家眷面前。除了欧乙拉公主之外，女眷们全都穿着礼服，脸上画着浓重的彩妆，她们中有的因为妆画得太厚，看起来就像脸上戴了一副石膏面具。这是一种宫廷时尚，她们必须如此。

与她们相比，穿着一身素净衣衫，脸上略施粉黛的公主越发显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丽。但这种特权只属于公主，帖木儿王明确规定，任何人都不许穿与公主一样的衣服出现在盛大的宴会上。

猎狮英雄今天坐在了三哥米兰沙的上首位置。帖木儿王一生只有四个儿子，遗憾的是，他的长子只罕杰尔在很年轻的时候即殁于战场，半年前，帖木儿王在第三次出兵征伐波斯时又失去了他的次子奥美，现在他膝下只剩米兰沙和沙哈鲁。沙哈鲁是帖木儿王最小的儿子，年龄整整比米兰沙小十岁。

只罕杰尔原本是帝国的储君，只罕杰尔死后，帖木儿王并不打算让奥美或者米兰沙或者沙哈鲁继承他的王位，他确定了只罕杰尔的长子，他的爱孙莎勒坛为新的王位继承人。他的这种安排为他身后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不过，在他活着时，他的儿孙以及王公将臣慑于他的威严，都不敢对他的安排提出异议。

公主坐在右侧上首，恰好与沙哈鲁的位置相对。

沙哈鲁笑容满面，唯独一次也不去看欧乙拉公主。对于公主慈爱的注视，他故作不见。可是，如果公主同别人说话或者接受敬酒，他的手臂就会变得僵直，嘴唇的肌肉就会抽紧。是的，他的确没有用眼睛去看他思念已久的公主，他只是把注视着公主的目光放在了心里。

在分别的两年中，他与公主四年相处的种种，必定已在他内心深处滤过百遍千回，他未尝不想忘记不想重新开始，然而，除非他从此再也见不到公主，否则，他的所有决心都抵不过公主的轻轻一瞥。

这该如何是好啊，沙哈鲁？

难道，连时间也不能帮助他除却爱的记忆？沙哈鲁真是个傻瓜！这个傻瓜让我心生怜爱。是的，我真心地怜爱着他，不仅因为他与我一起长大，还因为他始终在为他的爱情受苦。

酒过三巡，帖木儿王照例要为他的将臣和女眷赐酒，他从沙哈鲁开始，当他来到公主面前时，他已经有了七分醉意。

欧乙拉公主平素不太饮酒，不过，她的酒量很好，帖木儿王换了金杯为她斟满了一杯马奶酒，她接过来，施礼，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帖木儿王又为她斟满一杯，她稍稍犹豫了一下，依旧喝了。

帖木儿王的脸上露出愉悦的笑容，他眷恋迷离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公主如同玉石一样光洁的脸上。

公主安然地承受了。

帖木儿王将金杯放在托盘中，转身正要离去，脚下不知怎么踉跄了一下，公主伸手扶住了他。

“小心。”她温柔地叮咛。

帖木儿王向她笑了一下。

阿依莱上前，将帖木儿王扶回到御座上。沙哈鲁放在几案上的右手不知不觉地捏成了一个拳头。他的目光不再从公主的脸上离开，他黑黑的眸子亮得吓人，那里面闪动着嫉妒的光芒。

其实，岂止他的父亲，任何男人走近公主，都会引起他强烈的嫉妒。在爱情面前，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

我不愿意看着他如此煎熬，打定主意要帮他，尽管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参加完宴会回来，公主的脸色有些发暗发黄，她说不舒服，服了一粒药丸，早早睡了。公主一直有头痛的毛病，她服的药丸是用罂粟叶、蜂蜜、核桃粉以及其他一些藏药、中药配制成的，对治疗她的头疼病很有效果，但公主平素用得很有节制，只要不是头疼得非常厉害，她一般都不会吃。

可能因为公主不舒服的缘故，这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我断断续续地做了许多奇怪的梦，天快亮的时候，我梦到公主死了，哭着醒过来。这时我听到公主轻微的呻吟声，我急忙跑到她的身边，只见公主面色紫胀，额头、鼻尖上都渗出大滴的汗珠，她回答不出我的问话，我吓得抱住她大哭起来。

侍女们都进来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起去找索度。我跑出去，使劲敲开了索度的门。不大一会儿，索度和齐尔卡斯披着衣服跟我进了卧室。公主的病来得如此突然，他们脸上的表情也有些慌乱。索度一面派人去请以前给公主看过病的一位大夫，一面派人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帖木儿王。

大夫闻讯很快来了，接着，帖木儿王派来的御医也赶到了，他们一起给公主做了诊断，又一起开出了药方。通过他们见面时对彼此的称呼和谈话，我了解到御医年少时做过大夫的弟子，难怪他会对大夫如此敬重。

帖木儿王和图玛大王后都赶来看望公主了，小妃主也来了，最该来的人沙哈鲁却没有出现。公主的病多亏大夫和御医诊断准确，下药及时，服过药后已无大碍。只是公主的身体尚且虚弱，一直都在昏睡当中。

揪心的一天在忙乱中过去，不知不觉夜幕深沉。大夫和御医又来给公主做了诊断，他们的表情证实，公主的病情有了好转的迹象，所有的人在放心的同时蓦觉疲惫不堪。索度吩咐大家各自回房休息，他只让我一个人留下来照看公主。我没有一点睡意，我坐在公主身边，这时，沙哈鲁一头热汗地闯了进来。

小妃主临告辞的时候对我说，沙哈鲁白天并不在城中。他一定刚刚回城，刚刚得知公主生病的消息，看他的样子，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令他完全乱了方寸。

我对他说："公主好多了。"说完，不争气的眼泪流了一脸。

沙哈鲁全身颤抖着，一步一挪地走到公主身边。

他俯视着公主苍白的脸。然后，他跪下来，伸出两只手臂环抱住公主，将脸紧紧贴在公主柔软的胸前，像孩子一样呢喃："公主，你不可以有事。如果你死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他反复说着"不原谅"，到最后，他的呢喃变成了压抑的悲泣。

公主微微睁了一下眼睛，又疲倦地合上了。她拉拉沙哈鲁的头发，她的手指没有一点力气。沙哈鲁感受到她的动作，一下直起了身体。

"欧乙拉。"他脱口唤道。他终于唤出了这个让他生死难忘的名字。

"沙哈鲁。"公主的脸上浮出一丝笑容，可她睁不开眼睛，"是你吗？"

"是我，是我。"沙哈鲁将她的手捧在面前热烈地亲吻着，他近乎乞求，"欧乙拉，让我留下来吧。"

公主的嘴唇艰难地动了动："沙哈鲁，你能来真好。"

"你感觉怎么样了？"

"我没事，你别担心。"

"可是，你差一点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心神不定，总觉得你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从外面拼命赶了回来，我必须见到你才可以安心。我怕见到你，你知道我怕见到你，可我太担心你，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与我对你的思念相比，我的自怨自艾算得了什么！欧乙拉，欧乙拉，你说，你告诉我，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才好？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才好？"

他终于说不下去了，胸腔里迸出一声深沉的叹息。

柒

公主的长发铺在白色的枕头上有几分凌乱，她的脸陷在松软的枕头里，越发显得瘦小了。病痛使她不再像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庄重的女人，她突然变成了和我一样的年龄，变成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她努力用手指拉了拉沙哈鲁的手指，示意她有话说。沙哈鲁的眼睛里闪动着奇特的火焰，他坐下来，将头重新俯在公主的胸前。

“沙哈鲁。”公主的声音微弱、清晰。

“我在，我在这儿。”沙哈鲁一直控制的情感突然像洪水一样倾泻而出，“对不起，欧乙拉，真的对不起！那天，我不肯进家，不肯喝塞西娅为我准备的蜂蜜茶，我也没有跟你告辞就突然离开了撒马尔罕，我明知道不应该可我还是这样做了。我做了，我想以此证明我不在乎你，我可以将你从我的生命中割舍出去，所以，我才用伤害你来惩罚我自己！我想忘记，想重新开始，我努力过，真的努力过，可我……你知道我这两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吗？我每天都在想你，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快要发疯了。我怕见到你，我怕你的目光，怕你对我的好，可我太想你了，如果再也见不到你我宁可死掉。我真的是疯了，我该怎么办？欧乙拉，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才好？”

公主轻抚着他的头发，像他小时候她常做的那样。

“沙哈鲁，你听我说。”

“我在听。”

“我从来没觉得你做得有什么不对。你在我心中，一直都是非常善良非常宽厚的好孩子。我爱你，沙哈鲁，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可我……”

“沙哈鲁，有一件事我不能再瞒你。”

“你说。”

“我可能，”公主的声音稍稍停顿了一下，“我可能……”

“可能什么？”

“随时会死去。”

“不！”沙哈鲁抬起头，几乎嘶喊起来。他的脸一下变得惨白，眼睛却变得赤红，他的惊恐使他看起来像一头在逼迫下走投无路的野兽。

公主强使自己睁开眼睛：“别这样，沙哈鲁，你不必担心，我不会这么快就离开你的，我还有一个心愿没有了结呢。”

沙哈鲁喃喃道：“心愿……”

“是的，一个心愿。沙哈鲁，你愿意帮我达成它吗？”

“我愿意。你的任何心愿我都会帮你达成，哪怕付出我的生命我也在所不惜。”

“你真好，谢谢你。”

“告诉我吧，你的心愿是什么？”

“我喜欢孩子，像所有的蒙古女人那样，孩子就是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不可能有孩子了，你和小妃主为我生个孩子吧，你们可以生很多很多孩子，把你的第一个孩子交给我抚养，有他在我的身边，我的生命会更长久。”

沙哈鲁愣愣地望着公主。

公主握住了他的手，她知道他不会拒绝她，所以并不急于听到他的回答。

沙哈鲁重新将脸埋在公主的胸前，许久许久，他梦呓般地说道：“好的，我把孩子交给你。你答应我，一定要活下去。一定！”

“我答应。”

他们彼此对对方做出了承诺。公主放下心来，她向沙哈鲁微微一笑，不一会儿，她便像个婴儿般沉沉入睡了。

她真的很累，疾病消耗了她太多的体力。

我拉了拉沙哈鲁的胳膊："沙哈鲁，你去我的卧室躺一会儿吧，我来守着公主。你在这里，她睡不好。"

沙哈鲁的灵魂消逝了，他变成了一具木偶，任由我将他拉到我的卧室。我为他铺开粉色的被褥，突然，他从我的身后抱住了我。

他的身体变得坚硬起来，他用他的坚硬抵住了我的柔软。很快，他把我转过来，将他滚烫的脸贴在我的脸上，将他冰冷的唇移在我的唇上。

他贪婪地如同即将永别一样亲吻着我的嘴唇，吮吸着我的舌尖。他的眼神是迷茫的，他搂着的人不是我。

我一动不动。他的心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他有力的双臂在我的背后瑟瑟发抖。一朵玫瑰的蓓蕾在瞬间绽放，我身上的每一处都变得湿润无比，我的眼睛，我的嘴唇，还有我的手我的脚。

他将我抱到了床上，粗鲁地除去了我的和他的衣服。我们呈现在彼此面前，他的强壮我的美丽一览无遗。他在我身上翻滚，在我身上滑动着他的身体，像一条在水中游弋的鱼，然而，他用了他最后的一点理智阻止自己进入我的身体。

我没有闭上眼睛，我的内心并没有任何羞涩。他只是借用了我的身体，他如此强烈的欲望不是因为我。我能听到他心里一遍又一遍呼喊着一个名字，那个名字远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正因为明知道永远得不到她，他才不得不用另一种方式释放他蓄积已久的爱恋、热情与疯狂。

如果他做不到，他转瞬就会像泉眼一样枯竭。

我心甘情愿。我爱他，但不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也不是公主那样的爱，当我们一起长大时，他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要让他达成公主的心愿，我要让他走出禁锢的自己，与小妃主"圆房"。

我理解了，爱可以释放本能，也可以禁锢本能，只有被唤醒的本能才能让他变成小妃主的丈夫。

或者说，才能让他把孩子交给公主。

现在，我把我的身体借用给他，我心甘情愿。

我的身体是那样温暖那样润滑，有许多次他都几乎忍不住想要进入，他的矛盾使他的呼吸更加粗重，后来，他压抑地呻吟起来，将身体完全摊开在我的身上。一股温热的液体淋洒下来，与我的温润合二为一。

一种反常的骄傲使我脸上露出笑容。他做到了，我也做到了，除了我，他绝不会选择任何别的人作为爱的替代品。

他从我的身体上退下来，躺在我的身边。他不敢看我，脸上露出赧颜。我下了床，走到外间打了一盆水来。经过公主的卧室时，我停了停，侧耳倾听。卧室时传来公主均匀的呼吸声，她了却了一桩心愿，安静地入睡了。我并没有怕被公主发现的意思，我知道她不会责怪我。

何况，我与沙哈鲁之间什么事也没有。

沙哈鲁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心爱的女人，而我所做的一切，同样也是为了一个将我带在身边教我爱我关心我的女人。

我将水放在床边，拧了一块我没有用过的毛巾，为沙哈鲁擦拭身体。当我的手指不经意在他的身上划过，他的身体重又变得滚烫。终于，他又一次要了我。

他又一次要了我。这一次，他的动作要从容许多，他不慌不忙地体味着我的身体带给他的快乐，体味着他身为男人的快乐，然而，无论他是多么疯狂地爱着我所替代的那个女人，他仍然没有进入。

当我们离开床穿好衣服时，我的身体贞洁如初。

我要去照顾公主了，沙哈鲁拉住了我的手。

“塞西娅。”

我回头看着他。

“你……不恨我吗？”

“你恨公主吗？”

“我为什么要恨她？”

“我为什么要恨你？”

我们都笑了。

沙哈鲁松开我的手，将我拥入怀间：“谢谢你，塞西娅。我不知道自己能为你做些什么，也许除了伤害我什么也不能给你。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满足你。”他真诚地说。

我注视着他：“你没有伤害我，我很快乐。”

“是真的吗？”

他怀疑地看着我的脸，我的眼睛像启明星一样明亮。

“是真的吗？”他又问。

“是真的。别忘了你对公主的承诺。”

“就这样？”

“就这样。”

“塞西娅，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要达成欧乙拉的心愿，可我做不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行。我无法像个男人一样走近任何女人，包括我的妻子。直到刚才，当我将她搂在怀中，她是那么得柔弱，柔弱让任何人都会充满怜爱。我突然有了一种希望死去的感觉，静静地，将我的头放在她的怀中，然后死去，这样，我就再也不用备受折磨了。”

“现在你可以了，沙哈鲁。你不需要对我怀有任何歉疚，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之间所怀有的情谊不是男女间的爱情。我只要你把孩子交给公主。我经历的恐惧你不会懂得，那会儿你不在我的身边，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么惊慌。我以为她就要离开我了，把我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上。没有她，这个世界会变得冰冷，变得陌生。沙哈鲁，她是我的母亲，我不能失去她。”

沙哈鲁望着我，目光中充满惆怅：“她是你的母亲，更是我在这个世间的一切。我也不能失去她。”

捌

送别使团，帖木儿王第二天召开了一个由王公贵族、朝廷重臣以及各军高级将领们参加的军事会议。在帖木儿帝国，这样的军事会议与成吉思汗时期的忽里勒台如出一辙。会上，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帖木儿王并不总是高高在上，他会和他的臣僚们一起讨论，集思广益，从而对下一步的征战目标做出详尽部署。至于会议上的决定，则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传达到军队和百姓当中。之所以如此不言而喻，是因为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有军队和百姓参与。

当天晚上，我们所获知的会议结果是：帖木儿王发布了出征命令，要最后完成对脱克汗的征服。出征的日期定在回历七九七年四月（1395年2月）间。这是帖木儿王的习惯，冬季准备，春季出征。

出征前的准备工作依旧繁琐细致，从战马的选择到行军的给养，从兵器的打制到情报的搜集，每一样，帖木儿王都要多次听取汇报，亲自检查。如果届时少了一根缰绳，都要对当事者和他的长官做出严惩。

出征前，所有参与出征的将士和百姓照例要饮出征酒，有些地方还要举行盛大的宴会。那真是既疯狂又悲壮的一天，帖木儿帝国简直变成了歌与酒的海洋，人们似乎必须通过这种狂欢的方式，才能提前对不可知的命运以及死亡进行祭奠。而一夜狂欢之后，我们便分成纵队依次出发了。可以说，我第一次对帖木儿军队的各种规则有所了解也是在这次行军当中。

行军之初，我们白天的行程基本以二十五俄里为限。为了搜索敌情，首先要派出行动灵巧而经验丰富的骑兵侦察兵在前方探路。行军时，军队的正面要保持三百至一千步的宽度，每队则以一百名骑兵、三百匹战马组成。队列的纵深要依据兵员的人数而定，有时队列长到能容纳近一千匹马。

一旦接近敌军，军队将一分为三，三分之二为本军，三分之一编为左右翼。帖木儿王的军队素以吃苦耐劳著称，无论是高山、丘陵、平

原，还是有河流的地方，都必须做到进退自如。必要时，军队迅速驰骋，昼夜兼程，途中只有在给马儿喂草或进餐时才能稍事休息。

此间，出于隐蔽行动中的各纵队踪迹的需要，帖木儿军队主要采取了一种叫作“沿羚潜行”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一旦接近敌人，需先规定好下一步集合的地点和时间，然后分散去攻击敌人。这样的突然袭击往往使敌人不知对方兵力多少，袭来的方向，因此很难快速反应进行有效的抵抗。

除此之外，帖木儿王还有一个习惯——这样说大概不够准确——或许不如说，是帖木儿王亲自制定的军队法则：每一个指挥员，无论级别高低，哪怕是王子和贵族，都必须牢牢记住诸如战斗的编制、破坏敌人的防线、进攻和撤退等十二条规定。这是铁的军规，如有遗忘，定斩不饶。

另外一个法则是：每逢大战，如果敌人的兵力不足四万时，帖木儿王会派出四万人军队与之相对，这支军队由王子们指挥，安排经验丰富的将领予以协助；如果敌人的兵力超过四万人，则由帖木儿王亲自指挥。这时，帖木儿王会根据战场实情以及敌军兵力的不同，将他直辖的兵力分为四十队，其中精锐的十二队充第一线，其余的二十八队分为第二、第三梯队。帖木儿子孙的部队排列在上述四十队的右侧，帖木儿王亲属指挥的部队和同盟军，排列在右侧的前面。

一旦战斗开始，先由轻骑兵和前哨开始战斗，假如需要援军，则逐次派出两翼第一、第二梯队部队。如认为兵力不足，则由左、右两翼迫近敌人总指挥，伺机夺取敌军旌旗。如果这样还不能结束战斗，则派全部兵力齐出，全力一战。

虽然每场战役、每次战斗，帖木儿王投入的兵力不尽相同，但就帖木儿王的布阵来看，左翼和右翼军队的相对距离较远，中心好像是很薄弱。恰恰是这种看似中心薄弱的部署，给敌人造成视觉上的错觉，因此，一旦敌人发起攻击，便落入帖木儿王设下的圈套。当敌人向侧面展开兵力时，则进一步造成兵力的分散，此时，帖木儿王再以本军冲击其中心，则可顺利地断绝敌人各战斗部队之间的联络，然后各个击破。

帖木儿王在一生中经常使用这种诱敌深入的战法，只可惜这种战法并不为其他国家的军队所察知。

当沙奈如此这般带着炫耀的语气给我讲述帖木儿王的用兵策略时，我们正在远赴金帐汗国的途中。帖木儿王选择进攻时，一般都尽可能地避开严冬，大部分是在冬季集结，春天开战。冬春季节，越往北走，天气越觉寒冷，我只好尽可能地将自己缩在马车里厚厚的毛毡中。我得承认，沙奈是这个世界上最慈爱的外祖父，同时，他还是个名符其实的故事大王，听他讲故事，至少可以缓解我因为远离了欧琳堡，远离了欧乙拉公主才油然而生的寂寞和无聊。

在我比许多人漫长的一生中，我亲历过帖木儿王进行的五场战争。除了此次（第二次）外，欧乙拉公主始终与我在一起。第三次，是帖木儿王远征印度；第四次，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卡拉战役在帖木儿王与巴耶济德之间拉开战幕之时。这两次，都是由于沙哈鲁的儿子，尚且年幼的兀鲁伯必须随军出征，作为他的保护人，欧乙拉公主不顾危险陪伴在他的身边。第五次，则纯属应帖木儿王之请。帖木儿王希望在有生之年征服中国，他需要公主见证他的辉煌。

我比任何人都明白公主内心深处对于战争的恐惧和厌恶。因为，该怎么说呢，用小女孩佐维然的话说，那就是，战争其实“一点都不好玩儿”。

这次征战，我选择离开欧琳堡，只是想陪陪沙奈和阿亚。出征前，他们来看望公主和我，我发现他们突然间苍老了许多。虽然我不是一个多么孝顺的外孙女，不过，阿亚和沙奈终究是给了我母亲生命的人，有了母亲，世间才有了我，我理应对他们怀有一份感激之情。

沙奈答应给我讲他年少时跟帖木儿王一起抢劫富人马匹的故事。不料他刚刚开启了话头，就被一个人的到来打断了。努里丁来到我们的临时帐子，吩咐沙奈去陪他的老朋友帖木儿王下棋。

帖木儿王常常把指挥作战比作下棋，战争中或者行军途中如有休闲，他都热衷于白天下棋，晚上研究排兵布阵。在帖木儿帝国，似乎任何一个人在下棋方面都不大可能成为他的对手，他的棋子就如同他的军队，他的军队又如同他的棋子，一进一退，皆讲究占据要地。

我想着不知是否能在帖木儿王的大帐见到沙哈鲁，因此缠着努里丁跟他和沙奈一起来到帖木儿王的大帐，可惜，到了大帐我才知道，沙哈鲁执行别的任务去了，根本不在营地。我只好在帖木儿王的大帐待了一下午，看帖木儿王和沙奈下棋。沙奈的棋艺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可就是

费尽心机也赢不了帖木儿王。沙奈真是越下越沮丧，但我看得出来，帖木儿王比沙奈还要沮丧。在努里丁进来禀报可以用晚餐，帖木儿王命侍卫将棋盘撤下去时，他在嘴里嘟囔了一句："如果欧乙拉在这里就好了。"

公主心思细密，棋艺惊人，与公主下棋，无论输赢，即使输多赢少，对帖木儿王来说都是莫大的享受。

帖木儿王发出感叹的时候，我正好也在想念公主，我对自己说，以后，我决不会把公主一个人留在欧琳堡里，无论如何，我都要和她在一起。

进入金帐汗国的腹地后，为了使自己一方师出有名，帖木儿王派遣熟悉外交辞令的使臣前往脱克汗处。使臣来到脱克汗的军营，向脱克汗呈上帖木儿王的书信，并以其特别擅长的辞令叙述了帖木儿王提出的要求。但脱克汗粗暴地拒绝了。当使臣回到帖木儿王身边时，军队已经在撒木儿河谷上扎下军营。帖木儿王将自己的军队布置成战阵，与脱克汗的军队沿帖列克河两岸对峙。

帖木儿王命令军队在军营周围挖了两道壕沟，钉上木桩，安上战壕护板，并规定士兵不得在营地上喧哗、走动，也不得在夜间点火，防备敌人偷袭。对峙持续了两个月，脱克汗将帖木儿王的防卫策略当成软弱可欺，他在某一天的凌晨率先出击，攻打帖木儿军的左翼，帖木儿王毫不犹豫地派遣担任后备队的二十七个精锐百户援助陷入困境的左翼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金帐汗国的部队被迫退却，沙乌可、艾库、沙奈这些老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他们指挥军队追击逃敌，直到追出很远。脱克汗的目的正在于此。他见帖木儿王的兵营出现空虚，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用于继续牵制追兵，一路借着夜色掩护突然回师撒木儿河谷，向帖木儿王指挥的中军发起全面攻击。

脱克汗的回马枪的确让帖木儿王有些猝不及防，当时的战斗激烈异常，帖木儿王的百人长们都在战场上下了马，用大车与护板设立阻击点。士兵们跪着向敌人射击，箭如雨下。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大王子只罕杰尔的儿子，英勇的王孙莎勒坛率领武器优良的另一支本军赶到，战局转而变得对帖木儿王有利。

这一场战斗奠定了帖木儿王胜利的基础。偷袭不成，脱克汗接连失利，不得不酝酿逃跑。他命士兵拆毁了帖列克河上的桥梁，帖木儿军无法渡河，只能沿河追击脱克汗。帖木儿王遣使质问脱克汗为何屡屡犯境?并提出与脱克汗再续盟好，以免生灵涂炭。脱克汗礼节性地招待了来使，心里却很清楚，帖木儿王足智多谋，诡计多端，所言续盟之事绝不能相信。使臣转回王帐，将脱克汗的态度禀明帖木儿王，帖木儿王十分恼火，立下豪言，不消灭脱克汗誓不南返。

誓言虽然豪迈，无奈其后三日，两支军队一直夹河上溯，帖木儿军根本找不到攻击敌人的机会。帖木儿王深知己方给养粮秣消耗巨大，无法及时补充，这样拖延下去势必不战而败。正当他心中甚感忧虑之时，沙哈鲁夤夜求见父王，献上一计，帖木儿王嘉赏儿子一番，欣然采纳。

当天夜里，随军的女人、老人、奴隶，甚至包括像我这样身材成熟的女孩，一律都被要求换上盔甲，装扮成士兵。我正在努力适应因为沉重的头盔压在我头上而产生的摇摇晃晃的感觉，抬眼却看到月光下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向我这里走来。虽然只是一个身影，我却不会弄错他是谁。熟悉的人走到我的身边，向我露出笑脸。

我也向他露出笑脸。我并不知道，我一身滑稽的打扮，露齿而笑的天真，那一刻在沙哈鲁的眼中竟是非常可爱。

“塞西娅。”

“沙哈鲁，你怎么来了？”

出征之前，沙哈鲁带着小妃主到欧琳堡向公主辞行，公主托他照顾我，他答应了。可是战事反复，他根本不可能兑现诺言。

沙哈鲁替我扶正头盔：“歪了。”

“我说呢，怎么戴上了头盔，我的头就像长歪了一样。”

沙哈鲁笑了：“塞西娅，你——怕吗？”

“不怕。我只要想着，你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就不会害怕了。”我戏谑地回答。我是真的不怕，塞西娅可不是胆小鬼。

“是的，我会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可你还是要答应我，一定保护自

己。”

“放心好了。”

沙哈鲁没有再说什么，短短的几句话已经足够了。在他离去之前，他凝视着我，有那么一会儿，他好像出了神。我感谢他对我的牵挂和关心，不过我明白，他总能透过我，感受到另一个人的存在。

即便那个人不在他的身边，也是他此生最牵挂和最关心的人。

两位百人长过来，催促着让我们这些老弱妇孺集合了。沙哈鲁回过神来，向我辞行，他还负有更重要的使命。

“塞西娅，我走了。”他微笑着说。

我“嗯”了一声，愉快地向他挥挥手。是啊，大战之前能够见到沙哈鲁一面，连带有一股汗腥味的头盔也变得不那么讨厌了。

没有经过训练的“队伍”歪歪扭扭地挤在一起，百人长向我们交待了任务。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帖木儿王原来是要我们这些假扮的“士兵”留在大营，虚张声势，而本军则在他与王子们的率领下，每人携带一匹换乘的从马，星夜驰回水流和缓之处，然后从那里泅渡过河，出其不意地捣毁脱克汗的大营。

第二天，捷报传来。帖木儿王率大军大败脱克汗，脱克汗落荒而逃。这一战奠定了帖木儿王征服金帐汗国的基础，脱克汗此后一直过着逃亡的生活，其间虽曾几次复辟，终因势单力薄而中废。十年之后，脱克汗向帖木儿王请求赦罪，他派出的一个使节团求见帖木儿王，帖木儿王被脱克汗的哀求所打动，准备让他复辟。可惜这个对脱克汗大好的承诺不久因帖木儿王的病逝化为泡影，脱克汗的政治生涯就此中断，后来他逃到西伯利亚，第二年在西伯利亚的图门被继任金帐汗的弟弟杀死。

帖列克河之战后，帖木儿王回到丹河。不久，他率军突然向北方的斡罗斯进军，首先侵入梁赞国，随后攻取巴勒赤木勒城和阿咱黑城。这像是一次军事冒险，因为帖木儿王并不真正地了解斡罗斯。

冬季来临，帖木儿王率领军队来到金帐汗国的首都萨莱城和哈只·塔儿寨（阿思塔刺罕），萨莱城和哈只·塔儿寨的富饶才是他的目标所

在。他决定先攻下哈只·塔儿寨，然后洗劫萨莱城。

当时正值隆冬季节，伏尔加河的河面已经冰封，可以从河上直接攻打下来。哈只·塔儿寨除临河的一面外均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高墙从河的一端伸展到另一端围住全寨，再辅以塔楼防护，只有靠河的一面平常依靠武装船只进行防御。由于河面结冰，哈只·塔儿寨的守寨官兵和居民感到敌人可能从这个最薄弱的地方发动攻击，因此组织人力开凿厚冰块筑城，到了夜间再用水浇在聚成堆的冰块上，很快便形成了一道很难靠近的防御墙。许多年前，他们用这个办法多次战胜过其他敌人，这一次他们仍用相同的方法筑起了一道道高高的冰墙，他们把寨墙与这座冰墙连接在一起，开了一个寨门，寨门虽然敞开着，但是修建了一个内高外低的冰坡，人马绝难攻进寨来。当帖木儿王来到寨下时，看到这一奇特的防御屏障，不由对他的将领们说，这冰墙看似简单，却不是任何人都能想出来的，以后，你们遇事也要多动脑筋。

帖木儿王对寨内的情况了若指掌。之所以如此应该得益于他所建立的高效、便捷的情报网。帖列克河之战结束后，帖木儿王一方面组织军队追击脱克汗，另一方面颇有预见性留下一部分能干之人，分别散居于斡罗斯的城池及要塞之中。在哈只·塔儿寨，帖木儿王留下了他的一位心腹爱将塔班，塔班的出身我已经忘记，但我知道，他的确是位出色的间谍和活动家，而且，他口才惊人。在他住在哈只·塔儿寨期间，他很快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这为他全面掌握寨里的设防、居民的心态等创造了便利条件，正是这种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能够将各类有价值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帖木儿王的总指挥部。这次帖木儿军大举压寨，寨主哈塔儿原本做好了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准备，但此前，帖木儿王交待塔班多方散布只有放下武器才有生路，抵抗者必死无疑的流言，因此，当帖木儿王的大军到达时，寨中许多将领和百姓反复陈诉动武之害，迫使哈塔儿不得不另外做出决定，出寨迎接帖木儿王。帖木儿王言而有信，没有对堡寨采取行动，只是补充给养后向另一目标萨莱城进军。

帖木儿王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轻取哈只·塔儿寨。萨莱城军民虽然进行了抵抗，但帖木儿王仍然攻下该城，并将标志着金帐汗国强盛时期的萨莱城付之一炬。

就这样，曾经是四大汗国中最强大的金帐汗国被帖木儿王踩在了脚下，他将金带、金绣长袍这些象征汗的尊严的标志赐给了一位真正的金帐汗后裔，他让他所扶持的这位新汗作为他在金帐汗国的代理，并且允许新汗到伏尔加河左岸去召集军队，以此在金帐汗国重建秩序。

玖

帖木儿王带着我们，也带着他远征的累累硕果回到了撒马尔罕。参加征战的每一个人，无论生者还是死者的亲属，无论妇女还是儿童，每个人都得到一份不尽相同的赏赐，我将自己的那一份给了沙奈和阿亚。

我回到了欧琳堡公主的身边。公主像往常一样，慈爱地拥我入怀。那一刻，我发现我所得到的最美好的奖赏莫过于此了。

好事连连，索度和他的妻子来看望我，他们迫不及待地告诉我，阿依莱一行已从中国返回，明天就可以回到撒马尔罕了。

我在兴奋之中，不小心将舌尖咬破了一块儿。第二天，阿依莱回来后，以为我经过了一场战争受了刺激，变成了一个大舌头女孩。

阿依莱和使团其他的人先去觐见帖木儿王汇报出使结果。直到帖木儿王赐过晚宴，他才回到欧琳堡。我们将他团团围住，要他给我们讲述中国之行的见闻，他笑眯眯地答应了。

阿依莱的讲述，在我们的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阿依莱说，使团刚刚进入边境，就有明朝官员登录使臣及侍从的名字，然后设盛宴款待使团。宴会之后，再次对使臣和侍从的人数进行核查和确认，根据编造好的名册向使臣一行供应路途中的必需品：羊肉、面粉及坐骑需要的大麦和草料。一切安排妥当后，边境总督亦为使团设盛宴送行。不久，阿依莱等人进入肃州城，被安置在馆驿之中，由馆驿为使团提供必需的一切。除了进贡物品外，使团的坐骑和行囊都存入在肃州的大馆驿里，一直等到他们回程为止。

沿途各程均由馆驿向使团分发食物、日用品和运输工具，每个馆驿都要为他们提供羊肉、鹅肉、鸡肉、大米、面粉、蜂蜜、米酒、烧酒、醋渍大蒜和大葱，此后还有各种蔬菜。不仅如此，几乎在使团经过的每一座城市，当地的行政官员都要设宴款待他们。

在洪武皇帝接见使团前，使团下榻于京城馆驿龙江驿。龙江驿的条件自然更加优越，使团中每个人都拥有一套上好的床，床上铺着缎面床垫、丝绸坐垫，床下摆着一双做工精致的丝绸拖鞋和一双为进城而穿的绳底帆布鞋。馆驿中还配备许多床帐、许多座位、一个水盆、一个火

炉，此外还有十张床分排左右，每张床上同样铺设着床垫和丝绒坐垫。套间的地板上铺着条纹地毯和精美席子。

除要备齐上述物品外，驿馆还要为每人准备一整套炊具：锅和长柄平底锅；一套瓷餐具：碗、盘、刀、匙，这还不包括供使团就餐用的高桌。至于伙食供给，每十人每天可以得到一只鹅或两只鸡。同时还要向他们每人提供二斛面、一大碗米、两张塞满突厥果仁糖的饼、一杯蜂蜜、醋渍大蒜、大葱、盐巴和中国特有的生拌绿菜，此外，每人还有权得到两坛料酒和一个小冷拼盘。

负责接待使团的是应天府同知。第二天清晨，同知与正使以及阿依莱等人来到会同馆，接伴舍人引他们从西面进入，同知从东面进入，礼部侍郎在会同馆设宴款待使团。宴会结束，使团人员随侍仪司在天界寺练习朝见礼仪，择日朝见。

觐见皇帝前一日，内使监、侍仪在奉天殿准备好各种陈设。接见当天，仍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其后，正使和两名副使被带到离御座十五腕尺的地方，在那些持笏而立的朝官中，有一个人上前，跪着用汉语读一篇使臣情况的奏文，奏文大意是，使团是作为波斯皇帝陛下及其诸王子的代表，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携有进献皇帝的礼物，并至御座下表示臣服。

奏文读毕，担任翻译的官员来到阿依莱等人面前对他们说：向皇帝下拜，叩首三次。阿依莱等人依命，但叩首时，他们将头垂得很低，与地面接近，却注意不让自己的头真正触到地上。因为明朝的礼仪虽然如此，但对虔诚的穆斯林教徒来说，以前额触地是一种专门用于安拉的崇拜仪式。

施礼毕，正使双手高举，上呈帖木儿致皇帝陛下的国书，国书包在黄缎子中，担任通译的官员接过国书，交给太监，太监再将国书呈给皇帝，皇帝阅后，重新命太监收好。这时阿依莱开始发挥他的作用，皇帝先客气地询问正使，你们的国王身体安康否？阿依莱以汉语回答说，感谢真主，国王身体平安康健。接着皇帝又满怀兴致地问起帖木儿国中的谷物生长情况和贵贱，阿依莱仍然以流利的汉语作出回答，在我国，谷贱粮丰。皇帝便说，这都是你们国王心向真主的缘故，因为他心怀善念，全能之主便赐予他美好的东西。

接见的程序进行完毕，洪武皇帝走下御座，诏命赐宴，同时验视礼

单。这次的贡品主要是三百匹战马，对此，皇帝的感觉还在其次，他尤其喜欢那头由沙哈鲁猎到的雄狮和我为他重新制作刀鞘的寒冰短刀。看过图示后，他龙心大悦，下旨赐给正使、阿依莱，以及用六弦琴演奏了美妙音乐的齐尔卡斯彩缎各三匹，织金衣各一套，靴袜各一双。这是对使臣个人较高规格的赏赐。其他几位副使则得到彩缎二匹或一匹，纻丝衣一套，靴袜各一双的赏赐。

与此同时，为表示对元朝驸马帖木儿的恩宠，洪武皇帝朱元璋款留使团在京城尽情游玩，如此一月有余，至使团辟辞期间，所有供应如前，绝不马虎。

阿依莱从中国给欧琳堡的每个人都带回了一两样精美的礼物，有瓷器、锦缎、茶叶、盆景，还有其他诸如此类让人大开眼界的东西。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双颜色可爱、做工精致的绣花鞋和一副用中国南方的细竹编成的彩偶戏台。绣花鞋且不论，彩偶戏台却令人叹为观止。首先，制作它的手工毫无瑕疵；其次，戏台上面安放三个上了油彩、穿着小小戏服的提线木偶（从服饰打扮上看，应该是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彩偶的表情生动有趣，尤其是其中一个“男孩”，眼睛微眯，舌尖微露，圆圆的脑袋和滑稽的表情看起来竟有几分像阿依莱做鬼脸时的调皮样子。随着你手上拉动提线，这些可爱的彩偶会在戏台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阿依莱熟练地为我们演示时，我们所有的人都禁不住被“他们”的表演迷住了。

为了感谢阿依莱送给我这么好的礼物，我亲昵地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阿依莱先是愣了一下，接着，漂亮的脸蛋臊得通红。我不知道，出了一趟远门的阿依莱长大了，少女塞西娅的一吻，竟在他单纯的心中打开了一扇爱的门。

竹编戏台给我带来了灵感，几个月之后，我为帖木儿王设计了一副分别用紫水晶和红水晶制成的蒙古象棋。方形的水晶底座上，与之成为一体的是精心雕琢而成的骆驼、战车、骏马、将军、士兵以及指挥它们作战的帖木儿王和脱克汗。作为对阵的双方，紫、红两色各有完备的一套，我的这一创意不仅尽显水晶的富贵，而且每一颗棋子都形象鲜明生动，无与伦比。

帖木儿王得到这样一副堪称绝品的象棋自然爱不释手，喜悦之余，决定给予我非同一般的赏赐。

我毫不谦让地接受了。

隔日，我向帖木儿王提出了修建塞西娅洞和圣女泉的请求。洞与泉均隐藏于山间的一个绝胜之处，离撒马尔罕不过数十里之遥。我在外出游玩时偶然发现了它们，便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它们起了现在的名字。近来，我一直试图在那里修建一个药池，并有意将那里布置成我与公主的另一个家。

这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任何一项工程势必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支撑，没想到，帖木儿王竟然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蓦然就想起了阿依莱羞红的脸颊。我得说，阿依莱的竹编戏台到底给我带来了好运。

而我的水晶象棋也给帖木儿王带来了好运。第二年的新年刚刚到来，为了对帖木儿王的邀请作出回应，东察合台汗国的君主黑的儿火者亲自来到撒马尔罕，在华阔的宫帐觐见帖木儿王。作为对他忠诚的奖赏，帖木儿王慷慨地将自己视如珍宝的水晶象棋赐给了他。没想到，黑的儿火者投桃报李的行为更让人惊叹，他在回到汗国后，将自己年方十六岁的女儿图兰献给了帖木儿王。

图兰的容颜是如此妩媚，她的年轻与娇艳，结结实实地打动了帖木儿王那一颗作为男人的贪欲之心。

拾

随着中亚、西亚、小亚细亚之地不断纳入版图，帖木儿王仿效成吉思汗立国故事，将征服的广大土地分封诸子与诸孙。

此时，波斯全境已基本平定。除了最后一位波斯王阿合马在玛麦鲁克国王巴儿忽以及“黑羊”部酋长余速甫帮助下，重新据有报达之地，继续维持着他奄奄一息的统治之外，其他各城各部均并入帖木儿帝国。帖木儿王有足够的时间对付波斯王，在此之前，他有更重要的军事目标。

这一次征战被人们称作“七年战争”，帖木儿王的远大目标是：重新对世界上最富有的土地进行远征。

七年战争的首要目标确定为印度。事实上，最初确定这个作战目标时费了帖木儿王不少周折和口舌，然而，帖木儿王最后还是聪明地从《古兰经》中找到了出征的依据，通过真主的指引说服了众人。

印度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相当神秘的国家，除了它的炎热，我对它所知甚少。我和公主翻阅了我们能够找到的所有有关印度的资料，得出了这样一个大概的结论：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印度半岛上，分为北印度和南印度。印度北部是喜马拉雅山地，南部是德干高原，南北高地中间是一块大平原。大平原的北部和东部是恒河和雅鲁藏布江流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有一条河叫申河（即印度河）。印度大部分为热带气候，北方高地却很凉爽，因受季风的影响，分为干湿两季。湿季到来，西南季风含水蒸气从印度洋上吹来，在东部恒河和雅鲁藏布江流域降雨颇多，物产较丰富。但西北部却为季风影响所不及，空气干燥，多草原沙漠。另外，因为土壤和气候的关系，印度境内森林繁茂，常有猛兽、毒蛇出没。

北印度和外界的交往，主要通过西北连接阿富汗的几个山口。南北印度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但由于次大陆东有孟加拉湾，西有阿拉伯海，南有印度洋，所以海外交通条件还算优越。

帖木儿王大举出征前，印度的行政区划共有二十三个省。德里王国在强盛时曾几乎据有全部印度的土地，但这个王国很快衰落了，领土也四分五裂。几个较大的行省总督从德里王的政权下解放出来，各自开辟了自治的穆斯林国家。这些自治的穆斯林国家包括孟加拉、德干、乌德等。穆斯林国家的分离使德里王国缩小至旁遮普与多卜境内，而德里现在的统治者马合谋沙二世又是一个地道的傀儡，他的权政被操纵在宰相马卢·伊克巴勒的手中。

另外，我最感兴趣的是，印度有一支以大象为坐骑的象军，后来，我们在实际的战争中领教了这支象军的威力。

已经确定由欧乙拉公主陪伴兀鲁伯出征。即使是年幼的王子也必须接受严酷战争的锤炼，这是帖木儿王对儿孙最严厉的要求。

大战前，沙哈鲁回到了撒马尔罕。他回来一方面是为参加随后的征战，另一方面是为参加父亲即将举行的盛大宴会。帖木儿王与小王后图兰大婚不久，沙哈鲁奉父王之命出镇呼罗珊地区，其治所就在哈烈。撒马尔罕和哈烈相距数千里之遥，自从坐镇哈烈，沙哈鲁很少能够回来，

这使彼此的相见变得如此珍贵，而我们与沙哈鲁之间的联系更多的只能通过书信。

自从沙哈鲁将长子兀鲁伯送到欧乙拉公主身边，他就很少与公主见面，我知道他这样做无非是为躲避某种眩惑，可是他越躲避，这种眩惑就变得越不可抗拒。他的苦恼和挣扎我全都看在眼里，因为，怎么说呢，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了解他的人，我了解他所怀有的爱情，以及他为爱情做出的牺牲。

宴会上，兀鲁伯被安排与欧乙拉公主坐在一起。他是个生性腼腆的孩子，像公主一样喜欢过一种清净的生活，他还是第一次参加场面如此宏大，气氛如此热烈的宴会，特别是他的对面坐着父亲，他不由得将双膝紧紧夹住，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然而，当公主像母亲一般温柔地对他说着话时，他很快平静下来。对于儿子与欧乙拉公主之间像母子一样亲昵的感情，我能看得出，沙哈鲁一方面是欣慰，另一方面想到自己的往昔，竟有些妒忌他的儿子。

宴会后是阅兵式。军队做好准备，阅兵结束，择日出发。

回历八○○年七月（约1398年1月），帖木儿王统率远征军九万二千人从撒马尔罕出发。其中三万骑兵作为右翼和先锋，由帖木儿王的孙子皮儿指挥，从坎大哈进军。皮儿和他的哥哥、王储莎勒坛一样，骁勇善战，并且都系妃主罕则黛为大王子只罕杰尔所生。帖木儿王于诸子中最宠爱长子，一生从不曾改变心意，只罕杰尔战死后，他将长孙莎勒坛立为王储，并将阿富汗、孔杜兹、喀布尔、加兹尼、坎大哈及其附近地区赐给了另一个孙子皮儿。

兀鲁伯被编入皮儿的军中，公主负责照顾他，因此，在战争最初，我和公主一直跟着皮儿走。皮儿是位勇谋兼备的将领，他首先征服了梭莱曼，两个月后渡过申河，包围了俄特查，并且开始围困木儿坦。

皮儿小的时候经常到欧琳堡做客，因他不喜文墨，有武将之风，公主便将自己从蒙古带到察合台汗国的一张珍贵的元朝宝弓赠送给他。公主的慷慨出乎皮儿的意料，这之后他更加喜爱公主，即使在他远赴封地之后，他依然与公主保持着书信往来。不仅如此，他还一年四季派人将本地的特产送抵公主府上。

公主从来都是那么钟爱和欣赏皮儿，她与皮儿交谈时，像母亲一样

温和，像姐姐一样坦率。而皮儿但凡有空，总要来我们的帐幕看望公主。虽然征途多艰，可我看得出来，皮儿对于重新拥有了与公主朝夕相处的机会，倒是满心欢喜呢。

马合谋沙二世担心俄特查有失，派了一支军队前来救援。皮儿料敌先机，派亲信将领设伏于援军必经之地，聚歼敌军，大获全胜。俄特查守军待援不至，主将亲自督战，不料被炮石击中不治身亡，随后，几员将领为争主将之位发生内讧，守城力量严重削弱，皮儿军一鼓作气拿下俄特查城。

俄特查既下，皮儿军开始全力攻打木儿坦。

木儿坦地势险要，城防坚固，皮儿攻打数月毫无结果，还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他不想让木儿坦拴住手脚，遂派急递兵询问帖木儿王是否放弃攻城。

不久，口谕带回，帖木儿王命皮儿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木儿坦。

皮儿接到口谕时正在公主的帐幕外与公主闲聊，这对他而言是艰苦的攻城战期间最为放松的时刻。祖父的命令出乎他的意料，他无法理解，不免有些抗拒："祖父为何执意如此？"

公主却似乎了然于胸："王应该是为长远考虑。"

皮儿一愣，抬眼望着公主。

"长远吗？"良久，他喃喃地问。

公主理解地拍了拍他的手背："皮儿，我知道你是爱惜兵力。可是，木儿坦到底是印度的第一大城市啊，帖木儿王一定要拿下木儿坦，大概是想让它作为自己日后转战印度的根据地吧。"

皮儿满脸都是惊奇的表情。他得承认，这个女人，的确有时会令他刮目相看。

"您的意思……"他再次开口说话时的语气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那里面分明有一种虚心求教的意味。

"作为主将，你别无选择。"

“我怕我们耗不起。”

“我们的消耗很大，对方的消耗也一定不小。我们在外面还有办法可想，哪怕杀掉马匹权作军粮，锯掉树木制作云梯，搬运石头充当炮石，总之我们总有办法可想。可是城里的人，箭羽用掉一支少一支，滚木用掉一根少一根，何况，木儿坦是座山城，耕地都在城外，如今城里不光有军队，还有众多的百姓，即使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口粮的储备只怕也有穷尽之时。”

皮儿领悟了公主的意思。他扭头注视着天际的晚霞，表情坚定，目光严肃。后来有一次，他对与他感情深厚的沙奈说，他这一生，绝不会再像那一刻他尊重公主一样尊重任何女人。

皮儿继续指挥军队对木儿坦进行围攻。数日后，一支军队试图从城中突围，被皮儿的两员将领合力击溃。通过审讯俘虏，皮儿得知城中已断粮数日，他立刻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当晚，皮儿来到后营，让我们这些随军的妇女全都换上士兵的装束。这是我第二次扮成战士，上一次，还是帖木儿王沿帖列克河追击脱克汗之时，现在的我，比那时又长高了一些。

皮儿给公主弄来一套轻便的皮甲，公主欣然换上盔甲，一身戎装的公主，竟然美得让皮儿手足无措。

皮儿将所有的抛石机、投火机、箭车都排列在队伍的最前面，而我们这支“军队”则被他放在最后。曙光微露之时，木儿坦的守军从城墙上看到城下的军队像海洋一样无边无际，他们可以想到的唯一一种可能就是帖木儿王派来了援军。此时，他们只是一掬沙，转眼会被大海的波涛无情吞噬。

意志在瞬间崩溃。

坚守了半年的木儿坦守军，终于向皮儿投降。

拿下了木儿坦，皮儿按计划开赴比斯河畔，与左翼和中军会合。此时战报源源不断地送抵皮儿的军前。

左翼三万骑兵由沙哈鲁指挥，受命袭破拉合尔管辖的领地。沙哈鲁

似乎天生是个福将，他率领的这支军队从喀布尔出发没有遇到太多波折，沿途攻占都府无数，于八个月后先行赶到比斯河畔。

帖木儿王亲自率领三万二千人从撒马尔罕出发，架设浮桥渡过阿姆河，然后直奔兴都库斯山而来，打算出敌不意地从关隘挺进。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行为，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冒险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从而为帖木儿王一系列的征服战争增加了又一个用兵高妙的范例。

因为关隘附近冰雪融化，地质软滑，马匹不能行走。不得已，帖木儿王命令部队白天停止前进，将兽毛铺在雪地之上，然后让马匹站在兽毛上等候炎热减弱。当夜晚雪层渐渐变硬时，帖木儿王率领军队越过山峰。在山峰的另一面，将士们各显身手，或在峭壁攀绳而下，或在坡度稍缓处以背抵坡，滑行而下，帖木儿王则乘坐用绳索拽拉的篮舆，被侍卫保护着下山。过了兴都库斯山，帖木儿王长驱直入，一路袭破沿途诸城，取道直奔喀布尔。

前后相差半个月，三路大军在比斯河畔如期会合。

我敢说，即使帖木儿王自己也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但他依然没有见过比我们更加悲惨的队伍。当我们一路转战抵达比斯河畔时，只剩下不足一万人，军中甚至没有一匹战马，每个人徒步而行，为数不多的耕牛都用来拉车，车上装着我们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箭矢和几门抛石机。

帖木儿王、沙哈鲁在沙奈、艾库、沙乌可、多歌、努里丁这些老将的陪同下匆匆向皮儿、向我们走来。

沙哈鲁一眼看到了公主。他往前走了一步，又目瞪口呆地站住了。

虽然他的眼中没有别人，他仍然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风尘仆仆、衣衫褴褛、头发凌乱的女人，就是他的公主，就是那个总喜欢穿着素雅洁净、做工精美的衣袍，在欧琳堡和宫廷之间悠闲来去的女人。

除此之外，更惨不忍睹的是她脚上的靴子，鞋帮就快脱落，只能用绳子才勉强将它们固定起来，而破裂的靴尖，几乎可以看得到她的脚趾。

真主啊，这一路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像仙子一样纤尘不染的女人会变成现在的这副模样？

沙哈鲁的心一阵又一阵抽紧，痛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一遍遍问自己，这真的是他的公主吗？早知如此，当初他为什么不坚持让儿子兀鲁伯待在自己身边？他只知道躲避，殊不知，他的躲避差点就让他追悔莫及。

不，他此时已然追悔莫及。

帖木儿王顾不上跟皮儿说话，他先来到欧乙拉公主面前。

“公主。”

公主向帖木儿王露出笑容，虽然带着几分显而易见的尴尬，却仍旧难掩轻松、愉悦的神情。

他没有看错吧？居然……居然是轻松，还有愉悦。

“王，这里的风景好美！”

帖木儿王第一次有了一种完全说不出话来的感觉。

皮儿的军队在攻打木儿坦时损失近半，路途中，又与权相马卢·伊克巴勒的军队打了一场硬仗，我们拼死杀出重围时几乎将所有的辎重都丢给了敌人，这些，帖木儿王通过战报有所了解。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料到右翼军的境况悲惨若斯。

“王。”皮儿上前一步，施礼见过祖父。他的声音依旧清朗豪迈，显然，他并不介意自己丢盔卸甲的狼狈样。

即使冷酷如帖木儿王，此时也不由动了真情。

他感慨万端地轻抚着皮儿的肩头，双目微微泛红：“辛苦了。”

“不会啊，我觉得很好！”

“很好？”

皮儿扭头看了公主一眼，笑了：“王，公主说，我们都还活着啊。”

兀鲁伯也上前拜见祖父。所有的人当中，只有这个四岁的孩子还穿

着完好无损的衣衫和鞋子。这是因为我们在与马卢·伊克巴勒的军队厮杀前，欧乙拉公主将孩子的衣物打在了一个小小的包裹中，背在自己的身上。她根本就是一位会把最后一口食物都留给孩子的母亲。

帖木儿王俯身抱起兀鲁伯，亲了亲他的小脸，借此将肃然起敬的心情很好地掩在了慈爱的笑容之中。

沙哈鲁始终没有走过来，他就那样痴痴地站在原处，痴痴地注视着公主。在他微微闪烁的目光里，有心痛、有爱恋、有思索，更有骄傲。

三路大军稍作休整，继续向德里进军。

帖木儿王拨给皮儿五千将士和三万匹战马，这样一来，皮儿又重新组建起了自己的骑兵。

次年五月，皮儿率领的右翼军先行到达洛尼镇扎营。安营之后，皮儿命令士兵在营地周围挖沟设下栅栏并缠绕上树枝草叶。在栅栏后面把野牛的四条腿加上绊索，然后把牛连结在一起，以防御敌军突袭。次日，皮儿的军队与权相伊克巴勒指挥的骑兵发生激战，伊克巴勒战败，被迫逃往巴朗。与此同时，帖木儿王率领的本军和沙哈鲁率领的左翼军也屡克强敌，陈兵德里城下。

亡国的危险无情地笼罩在了马合谋沙二世的头上。面对强敌，原本懦弱的德里王爆发出令人惊叹的勇气。他决定与帖木儿王决一死战。第二天，马合谋沙二世亲率骑兵一万，步兵四万，战象一百余头，向帖木儿王的阵地发动进攻。

终其一生，我都永远无法忘怀那样的场面：象群穿着华丽的军装，同时以厚革裹住全身，这样，无论对方射出的羽箭还是将士们手中的枪剑都对大象毫无用处。不仅如此，聪明的印度将士还在大象的长牙上装上涂有毒药的大刀，在象背上架设起小塔楼，塔楼里面坐着投火手和弓箭手，他们向敌人投射施火树脂和石油罐，或者射出火箭和铁镞。

这一仗，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作天外有天。印度人使用的都是我们昔日见所未见的先进兵器，火箭和铁镞落地会发生爆炸，其响声如震耳欲裂的迅雷一般，施火树脂和石油罐也会爆炸，其威力足以震慑住最有胆量的将军。

帖木儿军的战马受到巨大响声的惊吓，四散而逃，步兵更加抵挡不住象队的冲击，许多人丧生在象队可怕的铁蹄之下。

马合谋沙二世首战告捷。

帖木儿王命令部队后退十里。

草草吃过晚饭，帖木儿王传令各军主要将领和王子们到他的军帐开会。他特意让艾库通知公主，要公主带着兀鲁伯和我也来参加会议，这倒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沙哈鲁因为审讯俘虏，来得最晚。他坐回到自己的位子时看到公主和我，脸上不由露出惊讶的表情。

帖木儿王居中高坐。多少年来，我见惯了他的冷酷，他的从容，他的镇定，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如此忧虑满怀的样子。

会场的气氛沉重压抑，虽然帖木儿王让大家分析一下首战失利的原因，大家却都默不作声。

沉寂中，帖木儿王的目光与公主的目光遇在一起。

公主无言地望着帖木儿王，脸上出现了一种几乎可以用“虔诚”这个字眼来形容的表情。事实上，这虔诚来自于公主内心长久以来对帖木儿王所形成的了解、信任、欣赏和尊重。她从不怀疑帖木儿王是一个可以创造众多战争奇迹的人，就像她的先祖成吉思汗一样。

仅仅是片刻的对视，片刻的犹豫，沉重的包袱就从帖木儿王的心里转移到了公主的身上，忧虑与沮丧消失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他一时间无法相信。

他咂咂嘴，用一种戏谑的口吻开始打趣他的老将们：“怎么啦？沙奈、艾库、多歌、努里丁，还有你，沙乌可，你们都被马合谋沙的大象吓成哑巴了吗？”

沙奈与艾库面面相觑，又环视众人，看到大家的脸色如出一辙，不由苦笑了。虽说是苦笑，心里终究放松了许多，不管怎么说，帖木儿王洪亮乐观、意气风发的声音重新回荡在他们耳边，这对他们已经是莫大的安慰了。

帖木儿王首先对战事的失利做了个总结："我得承认，首战失败的责任在我，是我低估了敌军的战斗力。但是，我还是觉得，印度军队虽英勇善战，可在方才两军对阵时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象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付象群冲击就成了我军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大家对帖木儿王的分析深以为然，军帐中响起了一片嗡嗡声，接着又归于寂静，人们开始认真思索对付象群的办法。

片刻，帖木儿王看到儿子沙哈鲁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光亮。

"沙哈鲁。"

"在。"

"你来说。"

沙哈鲁审慎地表明自己的想法："我刚才审讯俘虏，其中有一个是马合谋沙二世的驯象师，他说，大象虽然身躯巨大，勇猛无比，但也有它的弱点。它的弱点一个是眼睛，一个是鼻子，还有一个是象脚。大象的眼睛着烟后会流泪，因此大象十分惧怕烟火，而且它的鼻子和象脚也是它全身最柔弱的地方。因此我在考虑，以烟火惊吓大象，未尝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哦？具体点。"

"我们可以将骆驼的头部和腹部都绑束上削尖的树枝和燃火的树脂，然后将驼群驱向象队。如此一来，一旦象群受到惊吓，逃回本军，就可以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

沙哈鲁的建议打开了人们的思路，皮儿和只汉沙同时想到了其他的办法，皮儿抢在只汉沙的前面陈明了自己的计策："我看四叔这个办法可行。除此之外，我还有一计，既然大象的鼻子是它全身最柔弱的部位，我们不妨命令士兵们向大象鼻子射箭或者用刀枪砍刺象鼻，同样可以起到使象队不战自乱的作用。"

只汉沙不甘示弱，皮儿话音一落，他便胸有成竹地补充道："除了象鼻以外，象脚同样是大象不及防护的部位，因此，当象群来攻时，我们可以制作铁耙放在它的足底，使它负痛难行，无法发挥攻击作用。"

顺便交待一下，只汉沙是沙乌可和诺敏敬公主的长子，帖木儿王的外甥。多年来，帖木儿王赋予只汉沙的权力比起他自己的儿孙们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如何做个好舅舅，帖木儿王倒是从来不含糊。

围绕三个年轻人的提议，众将经过讨论，皆以为可行。

帖木儿王虽然谋略超群，却并不刚愎自用，他当即下令："沙奈，艾库，这件事还是交给你们两人，你们带五千人，按沙哈鲁、皮儿、只汉沙所说做好准备，等马合谋沙再次发起进攻，我们就给他来个三计并行。"

几天后，马合谋沙二世再次主动出战，他将军队分作左右翼和本军，将象队排在军队的最前列，攻入帖木儿军的阵地。这一次，帖木儿王从容应对，他仍按惯例把部队排成二列，首先从侧面开战，以铁耙和刀砍枪刺将象队撵回本阵。随后，他命令士兵点燃骆驼背负的油脂和干柴，驱向印度军队。带火的骆驼惊恐万状，直冲象队，可怜的大象因惧怕烟火，咆哮着向自己的两翼狂奔而去。顿时，印度军队受到自家象群践踏，死伤无数。

帖木儿王看见这状况，不失时机地下令追击被象群冲乱的敌人。就这样几乎全歼了印度军队，大军直逼德里城下。帖木儿王下令攻城，不克。当晚，马合谋沙二世悄悄地从城后门逃走。

次日清晨，德里军民不战而降。

帖木儿王出奇制胜击败了马合谋沙二世，印度大部分土地并入帖木儿帝国疆域。帖木儿王命沙哈鲁护送粮食先行返回。不久，帖木儿王带着他从印度掠夺的巨大财富，渡过印度河，经阿富汗凯旋。

客观地说，帖木儿王征服印度是付出沉痛代价才取得的。如果此前印度不曾分裂，而且各邦君主能够齐心对敌，战胜帖木儿王也并非没有可能。

富饶的印度被帖木儿王踩在脚下，他把下一个目标确定为玛麦鲁克。玛麦鲁克国王巴儿忽（1382年—1399年在位）是一位办事果断、性格坚强的国君，他在势力最强盛时拒绝了帖木儿王与他缔结盟约的建议，并且粗暴地杀害了帖木儿王的使臣。不仅如此，他还收留被帖木儿

王追杀的波斯君主，并扬言让他重新武装，把丢失的国土从帖木儿王的手中夺回。

当时，帖木儿王因战事颇紧，没有对其进行讨伐，直到巴儿忽的儿子法剌只（1399年—1412年在位）即位。新君从登极之日起，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不愿承认帖木儿王的宗主权。为了报复，当然更为了战略需要，帖木儿王决定对其开战。

玛麦鲁克的国土并非如何富庶，但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能占领玛麦鲁克就能牵制埃及、亚美尼亚等国家和地区，使其早晚臣服。此外，玛麦鲁克有较长的地中海海岸线，这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帖木儿王正是从这些方面综合考虑，才最后下定了彻底征服玛麦鲁克的决心。

玛麦鲁克王朝崛起于一百五十年前，先吞并埃及一部分领土，后占有叙利亚。当王位传巴儿忽手中之前，玛麦鲁克的国势已经开始衰弱了。巴儿忽即位后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平定部将叛乱。回历七九五年（约1393年），帖木儿王曾向巴儿忽建议结盟，许诺如两国结盟，他将出兵帮助巴儿忽平定内乱。但是作为一位老谋深算的国君，巴儿忽深知在东方奇迹般出现的强国会给玛麦鲁克王朝带来怎样的危险，帖木儿王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征服花剌子模和波斯，攻占东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疆域越来越大，野心也随之无限膨胀，如果此时同意与帖木儿王结盟无异于将豺狼引进家园。因此，他断然拒绝了帖木儿王的要求。

巴儿忽的儿子和继承人法剌只国王更是一个不畏惧任何威胁的人。与苟且偷生相比，他宁愿做好与帖木儿王一决雌雄的准备。

回历八○二年（约1400年），帖木儿王出兵玛麦鲁克。他首先进犯谷儿只，大肆劫掠，破坏了不少教堂和寺院。不久，他取道阿沃尼克，开始进攻小亚细亚。年底，帖木儿王将从印度带回的战象用于攻克塔失的战斗中，其后开始围困大马士革。

这时，年轻的国王法剌只从开罗亲临大马士革，激励守军士气。法剌只认真研究了帖木儿军的布阵，企图利用对方转移阵地之时进驻大马士革西南方向的忽塔，从而对帖木儿军形成犄角突袭之势。没想到这样一来他正好中了帖木儿王的调虎离山之计。帖木儿王转移阵地，就是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当法剌只率军出城后不久，帖木儿王派一部人马猛攻大马士革，另一队人马追击法剌只。经过战斗，法剌只的军队和大马

士革的守军均被击败。

帖木儿王在围城的同时，派出情报人员收买了法剌只身边的将军、大臣，并许之高官厚禄。法剌只原以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准备整顿兵马与帖木儿王再决胜负。岂料由于背叛者的出卖，他只能放弃大马士革回到埃及。法剌只的逃走，使城中的守军和权贵们失去了坚守城池的信心，他们商议之后，决定向帖木儿王请降。一个代表团被派出城外向帖木儿王请求宽恕，这个代表团中就有突尼斯著名史学家伊本·喀勒敦。伊本·喀勒敦坦诚的态度和渊博的知识使帖木儿王惊奇，他据理力争地说服了帖木儿王，最终，帖木儿王答应饶恕大马士革的城民。

至此，帖木儿王完成了对于玛麦鲁克的征服。短暂的休整之后他决定出兵报答，消灭他在波斯的最后一位敌人阿合马王。帖木儿王出生前，曾经强盛一时的旭烈兀伊利汗国已然发生分裂，汗国所分裂出的四个王朝之一就是亦勒汗朝，其国王据有报答和阿哲儿拜展之地。帖木儿王一直梦想着重新统一四大汗国，在东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在窝阔台汗去世后几十年间并入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俯首称臣之后，他要征服原属伊利汗国的领地。

可是，帖木儿王在报答遇到了他的对手。

因报答守军顽强，帖木儿王一方伤亡惨重，有几个重要将领在攻城中阵亡，其中就包括善于弹琴又英勇善战的齐尔卡斯。帖木儿王被守军的抵抗激怒了，下令部队不许休息，昼夜不停对报答城发动进攻。二十余天后，报答城陷落。为了给在围城中死去的将领报仇，帖木儿王下令屠城。

攻灭报答，帖木儿王一刻不停地率军转攻阿哲儿拜展和谷儿只，两地城池再次遭到劫掠。此刻严冬来临，帖木儿王不得不勒住战马，然后，他登上塔楼，不肯安分的目光投到了更远的地方。

第八章 帝国的巅峰

壹

春天，帖木儿王回到了撒马尔罕。他让公主带着兀鲁伯到城外迎接他的军队，因为接下来的大型宴会要在城外举行。

在城外，我又看到了那个巨大的绞刑架。它总让我的心头产生些许寒栗。不过，我知道，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是不会用到它的。

“七年战争”伊始，帖木儿王命工匠在城外大营旁建起了现在这座绞刑架，他明确规定，在他引军出征期间，军民需各守本分，凡有作奸犯科的王公贵族，经过审判，罪不容赦者即送上绞刑架绞死。

众所周知，帖木儿王执法严峻，绞刑架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可还是有人愿意以身试法，这个人就是撒马尔罕新任省长底纳。事实上，大绞刑架竖起后，底纳成为唯一一个试刑的贵族。

帖木儿王时代，刑罚主要有死刑、肉刑和罚金三种，官吏犯罪则有罢官、降职、削除勋爵等处罚手段。违犯教律者由大断事官惩治，违犯民律者则由法官视犯罪情节轻重予以定罪。

具体到死刑中，斩首被视为莫大的耻辱，缢死则被视为有尊严的死法，一般适用于官员、贵族和王族。

底纳任撒马尔罕省长之前，曾担任过撒马尔罕的大法官，深得帖木儿王信任。若非如此，帖木儿王出征前也不会放心地将撒马尔罕的军政大权交付于他。没想到底纳一旦大权独揽，便暴露了贪婪凶暴的本性，在任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夺，疯狂聚敛财富，许多商人和手工业者被他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举家迁往他处。也有一些正直人士联名举报，将状纸递到接任了底纳大法官一职的沙奈手中。

沙奈既为大法官，对底纳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但是考虑到他们同朝为臣，底纳又是帖木儿王的心腹，他并没有将这些情况马上报告给帖

木儿王，而是找了个机会，对底纳百般劝告。

沙奈在府上设宴款待底纳，席间，沙奈将百姓与商人们告状一事委婉地告诉了底纳。底纳当时大吃一惊，为了稳住沙奈，他诚恳地表示愿意悔改。沙奈本是心地仁厚之人，对于底纳的保证深信不疑，两人相谈甚洽，沙奈将底纳礼送出府。

数日后，底纳罗列罪名，反将沙奈投入监狱，准备处死。为救沙奈，阿亚不得不逃出撒马尔罕，向帖木儿王求救。

帖木儿王刚刚攻下阿哲儿拜展，正在喜悦之时，听说底纳无视法度，辜负了他的信任，而且底纳还有独占撒马尔罕的野心，震怒不已，当即引轻骑秘密返回撒马尔罕，将底纳拘捕。

帖木儿王放出沙奈，允许商人、百姓申诉冤情。结果，底纳的罪行被一桩一件揭露出来，帖木儿王下令将底纳投入大牢，七日后处死。底纳托人带信给总管布隆达，请布隆达以四十万披赞他赎他一条性命，他答应布隆达，一旦他重获自由，立刻将所藏金条奖赏布隆达一箱。

当时，一披赞他约合土耳其银币一元多，四十万披赞他几乎相当于五十万元土耳其银币，底纳一下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让帖木儿王大吃一惊。

帖木儿王当即答应了布隆达的请求。第二天，当布隆达带着披赞他来到他的王宫时，他一边将白花花的银子收进银库，一边将布隆达收进监狱。

布隆达大叫冤枉。帖木儿王问他："你和你的主人敲诈勒索，逼得多少人背井离乡，这笔账岂是四十万披赞他抵得了的？就算抵得了，也只能抵底纳一人性命，你跟着你的主人做了许多坏事，难道不该也拿出一些银两赎自己的命吗？"

布隆达回道："主人答应我，只要您同意饶他一命，他回到家后会给我一箱金条作为报偿。"

帖木儿王更加感兴趣，笑眯眯地问："这么说，你家主人还藏着金条了？"

布隆达回道："这个我不清楚，应该有吧。"

"既然如此，就用金条来赎你的命吧。"

帖木儿王挥挥手，让人带走布隆达。他原本想让沙奈审问底纳，逼底纳交出全部财产，后来考虑到沙奈心慈手软，临时改主意将这个差使交给了王孙哈里勒。哈里勒虽然只有十六岁，却杀伐决断，颇有乃祖遗风。

哈里勒分别讯问底纳、布隆达，两人不说，即严酷拷打，底纳、布隆达熬不过，终于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交待出来。哈里勒直到逼迫底纳交出最后一文钱，才将审讯情况上奏祖父。

至此，底纳的全部财产籍没充公。

帖木儿王按照原定的行刑时间将底纳解往设在城外的绞刑架前，只是这次多了个为他陪葬的总管布隆达。

帖木儿王亲自监刑。行刑之时，围观的百姓人山人海。布隆达悔之不及，早知如此，他才不会做这种人财两空的买卖。

底纳和布隆达被同时正法。只是底纳死于绞刑，布隆达死于倒悬之刑。帖木儿王以此区分了主仆二人的身份。

让底纳不出血地死，也算帖木儿王对底纳尚存的一点爱惜之意。察合台蒙古人虽然入据中亚已久，仍旧保留着许多旧有的习惯，比如认为人的灵魂存于血液之中，不出血而死，灵魂将得以永存。

底纳、布隆达死后，撒马尔罕的贪官、奸商深受震动，他们一个个收敛行迹，再不敢胡作非为。帖木儿王放下心来，委派王孙哈里勒镇守撒马尔罕，他则回到军中，继续完成他的征服大业。

这就是帖木儿王！他在征战的时候对待他的敌人从不心慈手软，更不恪守道义，为了达到目的，他有时瞒天过海，有时借刀杀人，有时翻脸无情，有时数计并用，总之无所不用其极。

贰

处理完底纳的案子不久，帝国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时，三王子米兰沙正在镇守苏丹尼叶、帖必力思、亚洲西部一带。当他来到帖必力思穿城而过时，马惊坠马，竟然摔昏过去。侍从急忙将他抬回妃主罕则黛的帐幕救治，米兰沙从昏迷中醒来，直嚷头疼，后来，行军大夫给他服了药剂，他才安静下来，昏昏睡去。

晚上，米兰沙呕吐了一次，罕则黛命人去请大夫，大夫又给米兰沙服了一回药，药里加入镇定安神的成分，米兰沙终于一觉睡到天亮。

早晨米兰沙醒来时，看到罕则黛正忙碌着熬茶，眼神不觉有些发直。他费力地思索着，头一天发生的事情却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罕则黛看到米兰沙醒了，服侍他穿好衣服，请他喝茶。米兰沙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没有一点胃口，他对罕则黛说他要出去走走。罕则黛见米兰沙的身躯更加肥胖，心生厌恶，由他去了。

罕则黛初嫁大王子只罕杰尔时年方十四岁，少年夫妻，琴瑟和谐，感情极其融洽。及至只罕杰尔阵亡，罕则黛还不到十九岁，一个失去丈夫的年轻女人，内心的寂寞与痛苦可想而知，然而若非公婆疼惜她，百般相劝，她断不会嫁给小叔米兰沙。在她的心目中，米兰沙根本无法与她的只罕杰尔相比，如果说只罕杰尔是在山涧中流淌的泉水，米兰沙就只是水中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对她而言，与其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还不如让她为丈夫守节终生。

可她不能违背公公的意愿。在帖木儿帝国，任何人都不可能违背帖木儿王的意愿。再次出嫁的头一个晚上，她在灯下独自枯坐了整整一宿，她用这种方式，向自己的爱情与幸福告别。

第二天盛大的婚礼过后，她成为米兰沙帐幕中的女人。

平心而论，无论当初是否情愿，罕则黛与米兰沙婚后的生活还算平静。米兰沙是个性格懦弱心存厚道的男人，对曾经是他大嫂现在是他妻子的罕则黛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尊重与体贴，夫妻二人相敬如宾。罕则黛对米兰沙虽然始终没有产生夫妻之情，可作为妻子，仍然尽心尽力地为他生养了儿子哈里勒。

哈里勒的个性与父亲米兰沙完全不同，他的为人处事倒很像他那胸怀大志可惜不幸早逝的大伯只罕杰尔。从儿子身上重新看到了心爱男人的影子，罕则黛充满欣慰，她将哈里勒视为她的骄傲与寄托。

当哈里勒一天天长大，成为他祖父手下一名独当一面的年轻将领时，米兰沙又纳了一位能歌善舞的年轻夫人，这以后，他对长子阿卜白克、次子奥玛的生母以及罕则黛都冷落了不少，他的冷落使罕则黛对他的感情一落千丈，若不是碍于夫妻名分，她甚至一刻都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这真是无奈，无论是否拥有爱情，日子还得一天天地这样过着。

米兰沙说是出去走走，可是直到罕则黛吃过午饭他都还没有回来，晚饭也没有回来。第二天仍然没有看到他的影子。几天之后的一个黄昏，罕则黛正在帐幕中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一坛刚刚启封的西域葡萄酒，她的贴身侍女闯了进来。

“妃主。”侍女忘记了应有的礼貌，声音颤抖地唤道。

罕则黛已有几分醉意，抬起一双蒙眬的眼睛，看了侍女一眼。

只一眼，她又端起酒杯。

“你……怎么了？”她含糊地问。

“妃主，不好了，您快来啊，出事了。”

“你没看见我正在吃晚饭嘛。出什么事了？”

“三王子，他……”

“他死了吗？”

“没有……”

“没有你慌什么！”

“妃主，比死还糟糕呢。”

“你说我比死还糟糕？”

“不是。嗨，我在说三王子啊。”

罕则黛有点惊讶，头脑随之清醒了一些。

“夫人。”

罕则黛将酒杯放下了，不舍地看了里面泛着玫瑰光泽的酒液一眼：“你说三王子？他回来了吗？”

“是啊，他回来了。”

“回来了？他人在哪儿？”

“他在……我听人说他在……”

“天哪，你为什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我说不清楚，您还是跟我来吧，您跟我来看看就知道了。”

罕则黛直到在拉施特的墓园见到米兰沙时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作为伊利汗国第四代大汗合赞汗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拉施特的名字在中亚地区可谓家喻户晓，正因为如此，他的墓地也一直受到历代蒙古君主的保护。这些君主中当然也包括对各国科学文化与艺术充满尊重之情的帖木儿王。另外，据我个人拥有的一点粗陋的知识所知，拉施特早年做过一段时间的宫廷御医，后因才智过人被合赞汗擢用为丞相。在正式进入汗国的权力中心之后，他完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历史著作《史集》。《史集》无论在占有资料翔实丰富方面，还是在表述细腻严谨方面，与那部脍炙人口的、比它早一些时间成书的《世界征服者史》相比都毫不逊色。而且，在世人的心目中，两部伟大的作品可谓不分伯仲，各有千秋，因而在许多时候，人们研究蒙古历史时，常常将两部书作为互相印证和补充的材料。

可是，如今这位长眠于此的人物正在蒙受前所未有的羞辱，倘若拉施特的灵魂此时还在墓园流连的话，他一定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羞辱竟然来自于帖木儿王的儿子米兰沙。

罕则黛来到墓园时，原本庄严肃穆的墓园已经一片狼藉。米兰沙不止下令摧毁了拉施特的墓碑，还让人挖出他的骸骨，准备移葬到犹太人的陵园。罕则黛被他这一疯狂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当她清楚过来时，她极力阻止米兰沙。

“米兰沙，你不要闹了。”她像往常一样对着米兰沙大喊。

米兰沙缓慢地回头望着她。当罕则黛看到他的脸的瞬间，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变得冰凉。

这是米兰沙吗？

这个眼睛充血、胡须杂乱，像个疯子一样肮脏不堪的男人，真的就是米兰沙吗？

真主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短短几天没见，这个男人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米兰沙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罕则黛。他的眼神迷茫、空洞，当他开口说话时，他的声音充满迟疑。“你是谁？”他问。

罕则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嘻嘻，”米兰沙突然笑了，“你这女人，像我一样胖呢，真可爱。”

他慢慢地将一张浮肿的脸庞凑近罕则黛，罕则黛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尖叫一声，身体向后缩去。

“你……”

“你是谁？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罕则黛强忍着涌上心头的恼怒和厌恶，伸手去拉米兰沙：“我跟你说，别再胡闹了，跟我回家吧。”

可是，米兰沙并不想让她控制自己。他以快得惊人的速度抽回了自己的手，然后，这只手落在了罕则黛的脸上。只听到“啪”的一声脆响，罕则黛的右脸上留下五道清晰的指印。

“你……”罕则黛没想到米兰沙会在众人面前动手打她，她一颗高傲的心顿时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激怒了。在头脑发热的一刻，她完全忘记了米兰沙此举绝非一个正常人的举动，也顾不得什么尊严、身份与仪容了，满脑子里只剩一个想法，就是与米兰沙同归于尽。

抱着这样的想法，她像一头发怒的雌狮一样扑向米兰沙。米兰沙猝不及防，摔倒在地上。罕则黛步履不稳，也跟着摔倒在他的身上。就这样，他们扭打在一起，两个肥胖的身躯在地上翻来滚去，那副滑稽的样子让人看着既可笑又心酸。

几个侍卫上前，好不容易才将他们拉开。

“妃主，三王子，别打了。”

米兰沙被侍卫从地上拉了起来。他的脸上多了几道抓痕，可他非但不觉得疼痛，反而拍着手，嘻嘻笑道：“你这女人真有劲儿。”他对罕则黛说，“你这胖女人比我还厉害，不过，我真是好久没有这么痛快地打上一架了。再来，再来！”

罕则黛蓦然清醒过来。

不！不！站在她面前的不是米兰沙。不是！

侍女附在罕则黛的耳边轻声问道：“妃主，我帮您收拾一下吧？”

罕则黛摇摇头，发狠似的回答：“不用。”

她唤来一个侍卫，责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侍卫嗫嚅着，好一会儿才算把话说清楚：“三王子，他，他疯了。”

“什么？疯了？”

“他真的疯了。他在苏丹尼叶和帖必力思，烧掉、拆毁了好多座有名的建筑，他说，如果他不能因为建立伟大的功勋而让世人记住他，那么，就让人们记住有两个城市是在谁的手上被毁灭的吧。”

“既然明知道他疯了，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我们阻止不了啊。谁要不听他的，他就把这个人当场杀死，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我们，我们也没办法。”

在罕则黛与侍卫交谈的时候，米兰沙已经忘记了打架的事情，扭过头吩咐侍卫把拉施特的骨骸拉走，埋到犹太人的陵园去。

罕则黛默默地看着拉施特的骸骨在自己的面前被装入一个简陋的袋子里，她不再试图阻止米兰沙。她知道，对于一个彻底失去理智的人，她根本无力阻止任何事情。但是有一个人可以。她要去找这个人，她要这个人亲自惩罚米兰沙的恶行，还自己一个公道。

罕则黛回到帐幕，简单收拾了一下随身的衣物，当晚便带着侍女和几个侍卫赶往帖木儿王的大营。

此时，帖木儿王刚刚处理完底纳的案子，听到儿子在苏丹尼叶和帖必力思这样胡作非为不由大为震怒，当即派沙奈和努里丁带人将米兰沙押回撒马尔罕。帖木儿王是个执法严明的人，他本想将儿子处以绞刑，可是王公贵族们苦苦求情，希望帖木儿高抬贵手，先给米兰沙治病。

米兰沙确实疯得厉害，他连自己的父王也不认识了，当帖木儿王来看望他时，他问他的父王：“你是亚里山大吗？还是魔鬼？”

帖木儿王不由叹了口气，下令找最好的大夫给儿子治病。同时，他将小王后图兰生前用过的帐幕和金银珠宝赐给罕则黛使用，算是对儿媳受到伤害的一种补偿。图兰是个红颜薄命的女子，尽管她身受帖木儿王的百般宠爱，却也只有福分伺候帖木儿王四年。她死后，帖木儿王一度十分伤心和消沉，那时，大王后和欧乙拉公主守在他的身边百般劝慰，终于使他重新振作起来。

看在米兰沙一切行为都是因为患疯病的原因，帖木儿王总算是原谅了他。但这件事情以后，帖木儿王对他的这个三儿子就不甚钟爱了。不仅如此，这件事也损害了米兰沙在王公贵族以及将臣们心目中的形象，几年之后，这种损害开始显现出来，成为其他人攻击他的绝好机会。

米兰沙疯病治好后，曾请求罕则黛跟他回去，罕则黛坚决地拒绝了他。她直言不讳地对米兰沙说，夫妻到了这个分儿上，已毫无感情可言。

米兰沙的损失不止于此。帖木儿王开始对他失去信任，褫夺了他的封地，将他的全部权力移交给他的长子阿卜白克。幸亏阿卜白克是个孝子，愿意让父亲留在身边伺候他，否则，米兰沙等于失去了一切。

安哥拉会战之前，我和欧乙拉公主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经过帖必力思和苏丹尼叶，当时，这两座城市正在缓慢的建设当中。目力所及，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工地和挥汗如雨的人流，而在我记忆中曾经那么壮丽的清真寺和殿宇，曾经那么繁华的市场和商铺，如今不是被拆得七零八落，就是变得冷冷清清。人的破坏力真是无穷无尽，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疯狂，两座著名的商都就这样轻易地被摧毁了，而且其摧毁的程度绝不亚于一场战争所带来的劫难。

这真是作孽啊！

我看到公主微微合上眼睛，我知道她不忍心再看。

我也想闭上眼睛，可是我没有。

这是一种强烈的印象。所有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景象，就如同一个城市的巨大的尸斑，让人看得心惊肉跳。

可恶的米兰沙！没想到，帖必力思和苏丹尼叶，这两座除撒马尔罕外我最喜欢的城市，就这样成了他疯癫的牺牲品。

叁

帖木儿王的一生，是在忙碌的征战中度过的。从十三岁开始，他亲自指挥和参与的大小战役和战斗不下百次，他终极的目标，是征服整个世界。

这是一个狂妄的念头，可对帖木儿王来说又是一个自然的念头，因为他活着时，一直在为此努力。战争是帖木儿帝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便如此，我仍旧没有一味地给巴布尔讲述战争，我始终觉得，帝国创造的文明远比战争更令人心驰神往。否则，我也不会如此不厌其烦地向巴布尔描述我眼中所看到的那些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城池，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琳琅满目的艺术品，堆积成山的货物，丰饶的物产，发

达的文化，还有一次次宴会，女人华美的装饰和衣着……事实上，与战争相比，这些东西才是一度强盛的帖木儿帝国闪闪发光的标签。

当时间逐渐变成我的奢侈品时，我希望巴布尔能够记得这一切。

但有一场战争，我很愿意讲给巴布尔听，因为那是垂垂老矣的帖木儿王一生中最后的巅峰之战。

我用一句话作为故事的开头。

幼发拉底河的源头据说在天堂。

与土耳其接壤的爱洛遵占城就依幼发拉底河建于平川之上。环绕平川的四周，山岭高耸，峰顶白雪皑皑，山脚处却见不到丝毫雪痕。倘若攀上山腰，放眼望去，平川上园林密集的村落、麦田、葡萄园仿如城池的点缀，而城池，就成了展开的绿叶上托起的一朵莲花。

爱洛遵占城的面积不是很大，城墙坚固，建有碉楼。城内人口密集，街道、广场、商号繁多，极其富庶。居民以希腊人及亚美尼亚人为主，他们的楼房多依城墙而建，有通道可至城墙。

该城另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在某些建筑物上悬挂的高大的十字架。但城中居民并非全信基督教，也有一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由于信仰不同，居民间时有纠纷发生，每当这时，城主塔哈坦总会偏袒基督教徒。他的理由是，基督教徒多是富商巨贾，爱洛遵占城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他们手中。

爱洛遵占城初为帖木儿王占领，但还是半独立状态，帖木儿王只将位于城角的堡垒凯玛赫堡占据了，赐封给外甥只汉沙。帖木儿于众多儿孙子侄中，除长子只罕杰尔外，比较偏爱长孙莎勒坛和外甥只汉沙。帖木儿王已确立莎勒坛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至于只汉沙，他自幼从军，年轻果敢，在舅父麾下屡立战功，帖木儿王让他享有很大的权力，赐封凯玛赫堡就是这种宠爱和信任的证明。

凯玛赫堡建筑坚固，地势居高临下，掌握此堡则全城及四周皆在掌握之中。而且它还是叙利亚与土耳其商队往来的必经之地，帖木儿王让只汉沙坐镇凯玛赫堡，也是以此监视土耳其和控制商队之意。

但这样一来，土耳其的利益势必受到损害。素有“雷电”之称的土耳其君主巴耶济德对此很恼怒，他一直将凯玛赫堡视若禁脔，没想到他还没有出兵占领凯玛赫堡，帖木儿王已经捷足先登了。

巴耶济德派出使者，向城主塔哈坦索要凯玛赫堡。

他的要求令塔哈坦很为难。对于塔哈坦而言，帖木儿和巴耶济德，哪一个他都惹不起。他思索了好一阵，万般无奈才客气地给使者回了话：“哪怕大王要我称臣纳贡，我都可以做到。唯独凯玛赫堡我不能献给大王。因为凯玛赫堡已经不再属于我，它现在为帖木儿王所有。”

使者将他的回复转告给巴耶济德，巴耶济德大怒，再次派使者威胁塔哈坦说：“凯玛赫堡算什么！倘若你执迷不悟，顷刻教你滚出爱洛遵占城。”

塔哈坦懒得做这种无谓的口舌之争，当即派人将他与巴耶济德交涉的经过以及巴耶济德的威胁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帖木儿王。

帖木儿王闻言，既果断又理智地向巴耶济德的皇宫派出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使者，使者转述了帖木儿王的话：“爱洛遵占城已归帖木儿王所有，塔哈坦理应受到帖木儿王的保护。”

巴耶济德自视济济武功天下群雄无出其右，哪里肯将什么帖木儿王放在眼里，他怒气冲冲地对使者咆哮：“你说帖木儿吗？他是什么人？哦，我想起来了，他是一个拐子，不是吗？一个拐子也配跟我争夺凯玛赫堡，可笑！你滚回去吧，告诉你的主子，凯玛赫堡非我莫属！”

他的污辱被使者如实地带回了撒马尔罕。帖木儿王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三天后，他从撒马尔罕起兵，兵锋直指安哥拉。

帖木儿王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之后，才发现这些人与巴耶济德相比是多么无足轻重，在他面前，唯一强大而又对他构成威胁的正是这位土耳其帝国的君主。

土耳其位于亚洲西部小亚细亚半岛上。它东邻波斯，南接伊拉克和叙利亚，西至希腊、东罗马帝国，北邻黑海。四周高山耸立，中间为大高原。高原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严寒积雪。沿海地区则属地中海气候，冬季温和多雨。首都安卡拉东有三条河流，它们从南向北流，给安

卡拉增加了天然的防御屏障。

巴耶济德（1389年—1403年在位）御极之后曾使土耳其帝国达到极盛时期。他尚未即位时就击溃过塞尔维亚军队，从而在科索沃战场上名声大振。即位次年，他吞并了突厥王国和土库曼王国，其后占领色雷斯和保加利亚全境，并一举征服了小亚细亚各地。回历七九八年（约1396年），在多瑙河边的尼科堡，巴耶济德率领土耳其军队大败欧洲封建主的联军，俘虏一万多名欧洲骑士，他本人亦因为这一赫赫战功而获得了“雷电”的称号。随着武功的日益强盛，他进兵袭扰臣属于帖木儿王的爱洛遵占城堡，于是，两国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回历八○四年（约1402年）春，帖木儿王率领远征军，迈出了征服土耳其国王巴耶济德的第一步。

首先，帖木儿王决定收复被巴耶济德占领的爱洛遵占城。行军途中，他又一次向巴耶济德派出使者，希望和平解决爱洛遵占城的归属。

兀鲁伯奉命参加了这次远征。帖木儿王给了七岁的孙子一支一百人的军队，这样，兀鲁伯的身份就不再是三年前的随军家属，而是一名小小的将领了。这是兀鲁伯最得意的事情，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铠甲后，他稚气却又不失严肃地对公主说：“公主，这次由我来保护你。”

离爱洛遵占城还有一些路程。一天，我们在山下驻营，帖木儿王派人来请公主，公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带着兀鲁伯和我匆匆来到帖木儿王的宫帐。

宫帐中早已摆好了棋具，红木棋盘和精心雕刻的棋子都是我的得意之作。

帖木儿王看到公主就请她坐下了，看样子他已经等不及要与公主对弈一番。

下棋对帖木儿王来说并非玩玩而已，他将下棋看作指挥战斗，每一局都会全力拼杀，其认真的程度在帝国尽人皆知。他又棋艺高明，除了公主，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可以与他杀个平局。

山中的风带着丝丝凉意，帖木儿王见公主穿得单薄，要努里丁取来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礼盒里放着他准备送给公主的礼物：一领雪狐披

肩，可遇而不可求的纯白色，一看就知道珍稀无比。他走下座位，亲自为公主戴上披肩。

公主也许有些吃惊，但她什么也没有表露出来。披肩的纯白衬着她玉兰花一样的容颜，倒显出几分娇羞和妩媚。

帖木儿王的眼神稍稍迷离了一下，只一下。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公主与帖木儿王下棋同样每子必争，不过，偶尔遇到帖木儿王想要悔棋的时候，她也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对他的好胜之心抱着绝对宽容的态度。今天的帖木儿王好像一直不在状态，好几次他都落错了棋子，当公主想要吃掉他的骆驼或者他的战车时，他就急忙护住棋子，要求重放。他三番四次地悔棋让我实在看不过去，我不由说了一句："王，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祖父耍赖。"兀鲁伯也说。

帖木儿王置若罔闻，依然故我。

帖木儿王与公主连下了两盘棋，都靠耍赖下成了平局。第三局刚要开始，沙奈走了进来，他走到帖木儿王身边，对他耳语了几句，帖木儿王点点头，说："好的，让他们进来吧。"

公主急忙起身告辞，帖木儿王却抓住了她的手："不要走。"

公主的手指很凉，帖木儿王的眼神里再次闪过一丝迷离的光芒。公主只好重新坐下来，帖木儿王恋恋不舍地松开了自己的双手。

原来是巴耶济德派来的三名使者到了，他们带来了巴耶济德的回信。信中的措辞格外严厉，巴耶济德明确警告帖木儿王不要自寻死路。

帖木儿王不动声色地留下信件，让沙奈先将三名使者带出宫帐，分别看押起来。然后，他如此这般地嘱咐了努里丁几句，努里丁衔命而去。

第三局的棋局刚刚开始，努里丁带着三名使者中的一名回来了。使者惶恐不安地跪在帖木儿王面前，帖木儿王看了他一眼，心平气和地问道："你是蒙古人吧？"

“是。”使者回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名叫拜住。”

“我听说伯利斯拉夫手下有一支蒙古雇佣军，你们的首领叫什么名字？”

“伊尔台。”

“你与伊尔台有没有关系？”

“他是我的堂兄。”

“伯利斯拉夫堪称土耳其第一猛将，你们为他服务，可是得到他的完全信任？”

拜住明显犹豫了一下：“这个……”

帖木儿王向努里丁使了个眼色，努里丁会意，出去一趟，抱着一个盒子回来了。努里丁在拜住面前打开盒子，拜住只看了一眼脸上便露出惊讶万分的表情。

盒子里有一串红宝石项链，有一只镶满了钻石的白玉盏，有两颗价值连城的猫眼，还有一幅折叠起来的丝绸画。随着努里丁一点点将画展开，八匹神态各异、威武雄骏的宝马出现在精美的丝绸上。但这绝不是普通的八骏图，而是用了无数纯金的金片，再以金丝按着勾画的线条，一片片缝制而成的。

拜住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宝物，只觉得垂涎欲滴。

帖木儿王微微一笑，“这些是我送给伊尔台首领的礼物，请贵使务必代为转呈。另有一盒上品的珍珠是送给你的，我已命努里丁放到了你的寝帐中。待你和其他两名使者返回时，我会再备厚礼相赠。如此一来，你和伊尔台首领的礼物夹在其间，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拜住咽了口唾沫：“只是，大王厚礼相赠，又是为何？”

帖木儿王并不直接回答他的问话，而是饶有兴致地跟他探讨起族属来：“你和你的堂兄属哪一支蒙古人？”

“我们是旭烈兀汗的后人。”

“哦，是吗？我是察合台蒙古人。你可知道她是谁？”他指了指公主。

拜住的视线转到了公主的脸上。这鼓足勇气的一眼，让他不觉挺直了身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此前从未见过气质如此庄重高贵，形象又如此洁净出尘的女人，在他心醉神迷的注视中，绝没有丝毫亵渎的成分。

“是……是您夫……夫人吗？”好一会儿，他结结巴巴地问。

帖木儿王看了看公主，一抹苦笑转瞬即逝：“她是忽必烈汗的后人，元朝最后一位大汗脱欢帖木儿是她的父亲。”

拜住顿时对公主产生了一种由衷的亲近和景仰之情。忽必烈汗与旭烈兀汗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不管过去多少代，他们的血脉依旧相通。何况她是如此美丽，作为同族人，他无法不为她的仙子容貌感到自豪。

她是元帝的女儿，真正的汗裔，他站起身，从容地、虔诚地、以最纯粹的蒙古宫廷礼节重新拜见公主。

公主请他免礼。她从手腕上褪下她才戴上不过几天的玉镯，请努里丁交给拜住。

“在这里能见到旭烈兀汗的后人真好。这对玉镯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把它们送给你的妻子。”

拜住再次叩谢公主的恩德。

这以后的谈话变得异常融洽，拜住将他所了解的关于土耳其军队的所有情况全都对帖木儿王和盘托出。

在他拜辞即将离去之时，帖木儿王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巴耶济德这个人的？”

拜住回答："他是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君主，任何时候，他都会勇往直前，绝不退后。"

当宫帐中只剩下帖木儿王、公主、我和兀鲁伯时，帖木儿王拿起了一个棋子，对公主笑道："巴耶济德勇往直前，绝不退后，而我必要时是会退后的，就像……"他将棋子放在棋盘上，"我会悔棋一样。"

这一局，帖木儿王赢了，赢得干脆利落。

第二天，帖木儿王下令释放了巴耶济德的三名使者。他信守诺言，果然为他们各自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三名使者在得到礼物的同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瞒过他们的君主和主将伯利斯拉夫。因为他们的君主和主将一向疾恶如仇。

数日后，帖木儿王指挥大军包围了爱洛遵占城，只一日便攻下城池。而后，他继续挥军向土耳其境内纵深推进，沿途攻城破堡，势如破竹。不久，帖木儿军围攻土耳其军事重镇西瓦斯城，城中守军伤亡惨重，不得不派人向巴耶济德求援。正在围困君士坦丁堡的巴耶济德听说帖木儿王已攻入土耳其境内，忙派太子苏来曼统率二十万大军火速驰援西瓦斯城，他自己则统率大军准备返回安卡拉部署城防。

但是，帖木儿军所拥有的强大的攻城力量远远超乎巴耶济德的想象，在苏来曼的援军赶到之前，帖木儿军已经攻下西瓦斯城。这时，帖木儿王的侦察兵送回情报，巴耶济德正在返回安卡拉的途中。帖木儿王对这个情报进行了分析，当即决定改变原来的行军路线，转向南部崇山开进。

巴耶济德得知帖木儿王攻陷西瓦斯城后非但不向安卡拉进军，反而率军向南逃遁，他并未认真思索这一安排的真正意图，而是单纯地认为这是帖木儿王慑于他的威名，不敢与他的主力交战。于是，受这样一种轻敌的心理支配，他改变了原定的作战计划，下令追击帖木儿王。

不久，帖木儿王在南山的丛林中与巴耶济德玩起了老鼠躲猫的游戏。

那些日子，我们几乎每天在山林中来回穿梭，一追一躲间，帖木儿王一直命令军队尽量避免与巴耶济德正面交战。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拜住会说巴耶济德是位勇往直前的统帅，他的"勇往直前"在最初的确让我

们吃足了苦头。一天，当我们刚刚下马，休息了尚且不到半个时辰，便又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我一边手忙脚乱地收拾刚刚打开的包裹，一边怒气冲天地抱怨道："这老头儿到底要干什么？"

那一年帖木儿王已是六十六岁高龄，虽然他的精力依旧充沛，头脑依旧清醒，可是在我的眼中他毕竟已经衰老了。

公主敏捷地跃上马背，她的骑术不亚于任何男人，这也是她最令我惊叹的地方之一。对于我的抱怨，她有意模仿着我的语气，乐呵呵地说道："我想啊，这是老头儿又要悔棋了。"

我一下子望到了她幽黑的眼眸深处。

如同一道明亮的闪电撕开了重重迷雾，我第一次隐隐萌生了这样的念头：长生天让她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是为了安慰帖木儿王那颗既孤独又寂寞的王者之心。

没有错，这就是那一刻长生天给我的启示，事实上，她是帖木儿王此生唯一的、真正的知己。

而图玛王后只是帖木儿王的妻子，艾库、沙奈这些人只是他的战友。

公主并没有觉察到我失落的心情，依然用欢快的语调安慰着我："巴耶济德一定快被气疯了。等他变得越来越摸不着头脑，老头儿的悔棋战术就奏效了。"

这些话后来不知怎么传到了帖木儿王的耳中。一天傍晚，在我们终于被允许宿营时，努里丁带着一盒精制的点心出现在我们简单搭建的蒙古包里。他很得体地说——当然，也有几分希望我们领情的意思——这些点心是帖木儿王一宿营就吩咐御厨特意为公主、兀鲁伯和我制作的，连王自己都还没有舍得尝上一口呢。

公主拿出她珍藏的茶叶，要我去煮一壶清茶，她热情地挽留努里丁与我们共享这顿"丰盛"的晚餐。当茶香开始飘满整个蒙古包时，帖木儿王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对此，他的解释是，他巡营恰好路过这里。

那一晚的茶点令我以前参加过的所有奢华宴会都为之黯然失色。因为帖木儿王不再表现得高高在上，而是心甘情愿地变身为一个平易近人的居家老祖父。看他有点费力地盘起双腿，我和兀鲁伯坐在他的身边，肆无忌惮地欺负他，趁他只顾与公主闲聊，悄悄从他的盘子里拿走所有的点心，甚至不肯给他续满茶水。

那个晚上，他一直那样贴心地假装无视我们的恶作剧，他的愉快绝没有丝毫做作的成分。因为，他终于又能与公主在一起了。前段日子，他指挥着令人厌烦的逃跑，差不多有两个月没顾上跟公主见面。

当他向公主告辞，却又久久望着公主无法离开时，我再次清楚地意识到，岁月无情，帖木儿王已垂垂老矣，如果有一天他必须依靠回忆来打发剩余的时光，那么，他最希望记起的，一定莫过于公主那双充满信任的眼眸。

他瘸着一条腿走到了他的坐骑前面，不知为什么，过去许多年我都对他的腿伤视而不见，此时此刻却突然觉得他其实很可怜。

是的，他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腿有残疾的老头子！他得到了天下，却从来不曾得到他此生最想得到的东西。

如果他知道我的怜悯，不知道他是会羞愧，还是会恼怒？

挥别的一刻，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我说的："虽然老头儿喜欢悔棋，不过他要是遇上公主这样的对手，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喽。"

就是这句话，让我明白他听说了我和公主的对话。

不出帖木儿王所料，这种疑兵四伏、行踪不定的"悔棋战术"渐渐让土耳其军队心烦意乱，疲惫不堪。两个月后，帖木儿王见时机成熟，便在一个晚上悄然离开了蔽身的丛林，率军直扑安卡拉这个敌军的心腹要地。

帖木儿王出其不意的战术打乱了巴耶济德的部署。为了保住安卡拉，巴耶济德不得不撤离南山，在安卡拉城堡前迎住帖木儿王，以期与帖木儿王决一死战。这时的巴耶济德尚未意识到，从南山开始，他已经处于帖木儿王的掌握之中，他甚至忘了，他面对的敌人不是欧洲骑士，而是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拐子帖木儿"。

两支劲旅相逢于安卡拉城堡下，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由于军队人数远远不及对方，帖木儿王召开了大战前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对军队的进攻队形和战略战术重新做出部署。首先，他仍然将军队一分为三，由沙奈这些老将率领右翼军，由沙哈鲁、皮儿等王子们率领左翼军，他自己则坐镇中路，统领全局，运筹帷幄；其次，考虑到土耳其军队曾经驰骋欧罗巴山谷，骁勇善战，他将重骑兵排在最前列，而不像过去一样放在中间。轻骑兵布置在第二梯队，步兵则放在最后用于防卫。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就形成了纵深中的梯次配置，正好可以应对巴耶济德喜欢采用的猛打猛冲、一味用强的战术。

根据战前掌握的情报，帖木儿王甚至对三路大军进攻路线、作战目的、进退时机等细节都一项一项做了详细的、明确的安排，这一点也与他往常指挥作战的风格有所不同，比如在征伐金帐汗国、波斯、印度等地时，在确保总体战略方针不变以及服从一切为了胜利的大前提下，他一般都会放手让将领们各自发挥所长，而不会细致到每一个作战细节都由他亲自布置。

另外，从表面看，左、中、右翼的战斗序列如出一辙，配合以具体战术则显示出无穷变化，这一点很快在未来的大战中显现出来。

土耳其方面同样将军队部署成左、中、右翼三块阵地，它的左翼军主要由塞尔维亚人组成，战斗力相对中路军和右翼军较弱。帖木儿王的老将们得到的命令是速战速决。塞尔维亚人虽然英勇顽强，可是在遭到像决堤的大河一样凶猛的重骑兵的猛烈攻击下，仍然付出惨重的伤亡，不得不率先退出战场。右翼军一旦得手，便按规定迅速收兵向中路军靠拢。

中午时分，王子们率领的左翼军开始进攻土耳其的右翼军队，土耳其最著名的猛将伯利斯拉夫在这里坐镇指挥，他是一位威名仅次于巴耶济德本人的常胜将军。左翼军的重骑兵无法冲开伯利斯拉夫的阵地，被迫撤退，伯利斯拉夫命令伊尔台和拜住追击败军，就这样伊尔台率领的蒙古雇佣军被一步步引到了左翼军的第二阵地，陷入轻骑兵的包围之中。

帖木儿王神奇地出现在两军阵前。他以同族之情劝说伊尔台归降，他的劝说得到了拜住的从旁协助，终于，伊尔台被说服，下令部队停止抵抗。

蒙古雇佣军的临阵倒戈给了伯利斯拉夫致命一击。这支蒙古雇佣军曾追随伯利斯拉夫转战欧洲战场，无往不胜，如今好比一只持刀的手臂被砍，伯利斯拉夫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与帖木儿的左翼军作最后较量。

厮杀的战场，伯利斯拉夫与左翼军的两位王子相遇了，他们是沙哈鲁和沙乌可，两位王子配合默契，伯利斯拉夫在大腿上中了沙乌可一刀之后，肚腹又被沙哈鲁用长枪刺穿，虽然一名侍卫拼死将他抢救出来，他却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伯利斯拉夫的死讯传出，土耳其右翼军不堪再战，或逃或降。

在左右两路大军捷报频传之时，已回到中路军指挥战斗的帖木儿王却处于岌岌可危的处境之中。帖木儿王面对的对手是巴耶济德本人，而帖木儿王将最强悍的重骑兵、最矫捷的轻骑兵全都布置在了右翼和左翼，这是他最冒险的一次安排，他将自身置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当中路军的重骑兵与轻骑兵皆被巴耶济德击溃之后，他所能依靠的，就只剩下作为预备队的步兵了。

时间在巨大的伤亡中一点点逝去，无论败退下来的重骑兵、轻骑兵还是步兵都没有多少箭矢可用了。帖木儿王生平第一次做好了战败的准备，即便如此，人们在他的脸上依然看不到丝毫绝望的情绪，他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沉着、冷静、坚定、乐观。就算是垂死挣扎的悲壮也并非毫无意义，在这生死一线间，老将和王子们及时赶到了，差不多山穷水尽的中路军一下绝处逢生。

至此，帖木儿王“逢强智取、遇弱活擒”的战术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竟把全军覆没的危险留给了自己。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那种几乎毫无胜算的情况下，面对着扑面而来的死神能够屹立不倒的，除了帖木儿王，恐怕也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人了。

自以为得到战神垂青的巴耶济德转眼处于三支劲旅的夹攻之下，他将所有的主力都布置在第一线，预备队不过是个摆设，时间一久，将士力不能支，战场指挥失灵。眼看大势已去，巴耶济德收拾残兵败将万余人企图突围，在突围的混战中，竟然马失前蹄，被艾库走马生擒。

只有太子苏来曼侥幸逃脱，帖木儿王不予追击，收兵清点战果。安

卡拉一役，帖木儿王歼敌五十万，生擒巴耶济德，至此彻底征服土耳其。

安卡拉之战的胜利，从根本上奠定了帖木儿王在中亚和西亚的霸主地位，至此，帖木儿王建立的庞大帝国统一了支离破碎的三大汗国疆域，其辖境不仅包括河中地区、花剌子模、里海附近地区、阿富汗的境域，而且包括伊朗、印度、伊拉克、南高加索局部地区和西亚许多国家。

成功，让帖木儿王更加迫不及待地希望创造出超越成吉思汗的功绩。他将他最后一个对手确定为中国的永乐皇帝。

肆

安卡拉会战期间，有两位西班牙使者正在城中。

这两位使者是统治着卡斯提亚及雷翁两地的西班牙国王亨利三世派来的，他们留在安卡拉城的目的，原为就近考察帖木儿王和巴耶济德的军队实力，以及对立双方社会、经济、民族组成及分布状况，借此预判谁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没想到战争开始后，他们想离开也离开不成了。

俟安卡拉会战结束，他们寻机向奉命检视府库的沙奈陈明身份，沙奈热心地将他们引见给帖木儿王。帖木儿王早知道西班牙是西方一个国力富强的基督教国家，也有与亨利三世通好之意，于是，他在城中厚待两位使者，并托他们带给三世丰厚的礼品。此后不久，他又派专使出使西班牙，除所致书函、馈赠珠宝外，帖木儿王还将两位信奉基督教的美女赠送给亨利三世。这两位美女一个是匈牙利的玛丽亚，一个是希腊的安芝莉娜，她们都是皇族之后，我见过她们，她们的确白皙美丽。其中，我尤其欣赏安芝莉娜，我就是从她身上留下了希腊人风度优雅的印象。

想必亨利三世得到如此厚赠内心一定十分喜悦吧，通译为他朗读书函时，耳朵里又满是帖木儿王对他的颂扬之语，两国的友好之门已经拉开，他慷慨地将两位美女赐给他亲信的贵族，同时决定再派使者出使帖木儿帝国，进一步敦促两国外交。这一次，他派出的使团由三人组成，

他们之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作克拉维约的人，他日后写过一本著名的游记，记述了从回历八○五年至八○七年（约1403年—1405年）间他在途中的一切见闻。关于玛丽亚和安芝莉娜的消息也是他告诉我们的，他说，在西班牙国内，她们已成为诗人们竞相吟哦的对象。

帖木儿王确实征服了土耳其，与此同时，他也遗憾地失去了爱孙莎勒坛。为了实现当年他尚未御极之时对云娜和忽辛许下的诺言，他让皮儿代替他的哥哥成为帝国新的储君。

回历八○七年（约1404年），帖木儿王决定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为他的几个孙儿同时完婚。几位即将成婚的王孙之中，有一个就是兀鲁伯。

一天，我刚刚吃过早饭，阿亚出现在欧琳堡。她来得有些突然，不过，看得出公主很欢迎她的到来。趁着她和公主交谈的时候，我只向她打了个招呼就回到了我的工作间。当时，我正在设计一支难度不小的梅花簪，按照我设计的式样和尺寸，匠人用纯金精心为我打制了梅枝和十八个花形外壳。

现在，我需要琢磨的是如何将十八粒红宝石全都雕琢成梅花的样子，使它们正好能够嵌入到每一个花形外壳中。

我所使用的红宝石可是名符其实的巴剌思红宝石。

巴剌思红宝石堪比美艳的贵妇，量少而质优，仅在巴达克山的一段山岩中可以采到，是以极其珍贵。帖木儿王从忽辛手中取得巴达克山后，立即派出重兵看守红宝石矿脉，禁止任何私人入山采矿，如有违反，格杀勿论。至于官采的红宝石全部归帖木儿王支配，他常用红宝石赏赐功臣，或者作为礼品赠送他国，因为这个缘故，拥有巴剌思红宝石往往象征着荣耀。

按照我的要求，匠人制作花形外壳时都有意制成了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样子，看起来就像真正的梅花一样，然而这样一来，我工作的难度就增加了，我需要对每一粒红宝石都经过仔细研究，然后才能确定哪个花形外壳里用哪粒红宝石。只有确定了这件事，剩下的事情才能进行。

经过几年的时光，所有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不

欢迎被别人打扰，不管这个人是谁。

阿亚当然也不例外。

可我今天注定要被打扰了，我刚刚拿起一颗红宝石，对着阳光仔细观察它的时候，我听到公主在门外轻轻地唤了我一声。

我打开门，公主果然站在门外。

“有事吗，公主？”公主是我唯一能够容忍的人，即便如此，我对她说话的语气仍带有些许急躁。

“塞西娅，你今天得跟阿亚回家一趟。你的梅花簪我会帮你收好，等你回来后再做好了。”

“为什么？不能等我做好后再回家吗？”

“不能。你今天就得走，阿亚在等你。”

我突然想到沙奈：“是不是沙奈生病了？”

“不是，是有别的事情，很重要。塞西娅，你收拾一下，看有什么要带的，可以带给沙奈。”

我不情愿地站了一会儿。虽然我很想把梅花簪做完再跟阿亚回去，可公主让我立刻就走，我不能违背她的意愿。何况，可能家里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否则阿亚也不会急匆匆地跑来接我。

前些日子，我用缠丝玛瑙给沙奈做了一把很漂亮的牛角酒壶，我本来还想再给他做几只与之相配的酒杯，可我手里的材料刚好用完了，我只能等到下一次再为宫廷中制作玛瑙用品时设法留下一些上好的材料，然后将全套酒具完成。

我是阿亚的外孙女，她的许多品质都被我继承下来，比如，我像阿亚撒谎时不会脸红一样，当我将宫廷中的金银玉石、珍珠玛瑙克扣下来挪作他用时，我也决不会为之心虚慌张。

帖木儿王是个将目光注视着世界的男人，他不会关心宫廷里面交给我的材料是否用量正好，何况还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是，在制作的过

程中本来会出现损耗。其实，我心里并非不清楚，帖木儿王虽然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但他绝对不是个傻瓜，对于我的小心机，他并非一点没有觉察。可是他太爱才，我天赋的才华成为他无限纵容我的理由。因此，虽然我大方地给公主、沙哈鲁、兀鲁伯、索度夫妇、阿依莱、阿亚、沙奈每个人都赠送过不少于一件的、即使在宫廷也很难见到的由我亲手制作的礼物，却没有一个人深究过我为何能够如此出手阔绰。

对于我的贪婪，帖木儿王可以不追究，其他人为什么也都选择装聋作哑？许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想到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当我最初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人们不会想到我有足够的胆量将宫廷里的珠宝据为己有；而当我一天天长大之后，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他们注意力放在我对珠宝的鉴赏力和制作首饰器具的非凡才能上，至于其他的，他们一方面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如果连帖木儿王都不闻不问，他们又何必庸人自扰？

偶尔我会想，不知道公主是否发现了我的秘密？我所做的一切即使可以瞒得住沙哈鲁、阿依莱这些粗心的男人们，可以瞒得住一年只能见上几面的阿亚和沙奈，却也恐怕瞒不住她。

对于我所做的一切，她一定心如明镜，可她什么都没有说过，更没有询问或者责怪过我。

公主真是奇怪的女人，她是那么美丽、娴静、高尚，然而对于我的一切恶作剧，她都抱着绝对宽容的态度。

我能体会到她有意无意的放纵，她钟爱我，也钟爱所有的孩子，她喜欢看着她的孩子们自由自在地生活。

我将玛瑙酒壶包好，还有一块中国的丝绸面料，我也一并打在包裹里。我看见公主很珍惜地把我制作了一半的梅花簪连同红宝石全都放进我屋中的箱子里，我突然对她恋恋不舍起来，我问她："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公主笑着摸了摸我的脸颊："你和阿亚先回去。说不定有什么好事情呢，你要尽快告诉我。"

我觉得她说话的语气很神秘，笑容也很神秘，我的好奇心被她神秘的语气和微笑激发起来，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感觉，这

使我一反常态地想要早些跟阿亚回家了。

从撒马尔罕到碣石城，旅途是寂寞的，阿亚什么都不肯跟我说，我也懒着问她。我们只顾默默地赶路，当我们的马车终于停在家门前时，天色已经擦黑了。

沙奈从大厅跑出来，扶阿亚和我下了车，然后拉着我的胳膊，近乎小跑地把我带到我的房间里。

我的房间里油灯已经点起，我突然看到原本属于我的床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四十岁左右、皮肤和身材都保养得很好的丰韵犹存的妇人，一个是年方十四五岁、像中国瓷器一样精致的少女。

我奇怪地看着她们，她们在我的注视下默默地站了起来。

“乌扬依霞，这就是塞西娅。”

乌扬依霞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我的心猛地跳动了几下，像石头抛入海子中，泛起一圈一圈的波纹，接着又平静如初。

乌扬依霞!

没错，我比任何人都更应该不会忘记这个名字。

当然，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并不经常想念这个女人。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她是我的生身母亲，她本应该与我血脉相通。问题在于，随着时光的流逝，她留在我心里的一道一触即破的伤口开始结上厚厚的血痂，后来，血痂也掉落了，只在那个位置留下一道难看的疤痕。

我内心的伤痛平复了，我甚至时常忘记我有过这样一位母亲——她几乎想要溺死我，后来又离我远去，杳无音信——我试图不让自己忘记她，为了记住她，我不得不说服自己憎恨她。然而，就连这样一件事我也开始力不从心了，我发现自己一点都不恨她，因为不恨，我也就越来越难以想起她，偶尔想起，又总带着些许好奇。我曾经怀疑她是不是早已经死去，果真如此我倒如释重负。

可是……

可是，长生天一定想跟我开个玩笑吧，就在我决心将她埋在记忆深处时，她竟神奇地站到了我的面前。

我得说，长生天的这个玩笑我真有些消受不起。

沙奈不了解我的感受，还在忙着向乌扬依霞介绍我，他的絮絮叨叨在我听来是那样兴奋："乌扬依霞啊，这就是塞西娅，你的女儿。你看到她眉间的金星了吧，你一定已经不认识她了……"

乌扬依霞上前，拉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心温热、潮湿，不像公主的手，公主的手总是很凉。

"塞西娅。"她叫了我一声，泪水潸然而下。

我强压住要挣脱她的冲动。我承认，这个女人是我的母亲，她风采迷人，我并不怨恨她，我已经把她忘了，我只是对她亲热的表示极端不适应。

有什么办法呢，我长大了，或许因为这样我的心也变老变硬了，我对这份从天而降、突如其来的亲情还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

"塞西娅。"乌扬依霞的泪水淹没了她的声音，我能感觉到，见到我，她是那么激动。

是啊，她没忘了她的身份——她是母亲。忘了身份的人是我，曾几何时，我是她的女儿？

"塞西娅，快叫妈妈。"沙奈焦急地催促着我，他这样对我说话使我感到他仍旧把我当成了小孩子。

我掩饰地将目光移向乖乖地站在乌扬依霞身后的那个女孩身上，女孩长得很像乌扬依霞，皮肤细白，眉眼清秀。

不知道她与年轻时的乌扬依霞谁更美丽？

"塞西娅，你一定还在恨着妈妈吧？"

乌扬依霞拉着我的手不放，我不得不收回心思，对她微笑了。我说："我不恨你，妈妈。"

我叫出这一声妈妈十分自然，好像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都在这样呼唤着她一样。再说，我为什么要恨她？如果不是因为她抛弃了我，我的命运轨迹可能会折向另一个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她的无情对我并非全无益处。如果我站在她的角度考虑一切，我有必要替她辩解一句，她当初抛弃了我，恐怕正是秉承了长生天的旨意。长生天让她用这种方式成全我成为今天的塞西娅。

阿亚不是也说过吗？那个算卦的老人断言，乌扬依霞成年后将承受骨肉离散的痛苦，但她承担的一切痛苦都将成为她的孩子们的福荫。老人没有说错，她的痛苦是我的福荫，若非如此，恐怕我也不会遇到公主。

我的平静显然出乎阿亚的意料，我瞥眼她满脸惊讶的表情，不由心中微动。阿亚担心我不会原谅乌扬依霞，她紧张得一路上都不敢对我说些什么，现在，她的一颗心放回了肚子里，她坚定的眼睛里浮出一层薄薄的水雾。

“塞西娅，你真的不恨妈妈？你真的可以原谅妈妈？”乌扬依霞仍然不敢相信我轻而易举就原谅了她的事实，她把我的手抓得很紧，她对我看也看不够，如同怕我跑了一样。

我有点厌倦，为了让她安静下来，我岔开话题：“妈妈，这个孩子……”我示意站她身后的女孩。

乌扬依霞上当了，她放开我的手，将女孩拉到我的面前：“塞西娅，她是你的妹妹，叫赛。赛，这是姐姐，是妈妈给你说过的眉间长着金星的姐姐。”

赛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摸了摸她可爱的脸颊，轻声说道：“赛，你长得真漂亮。”

赛羞红了一张脸。她娇羞的样子格外迷人，我有一点点感慨。该怎么说呢，长生天一下赐给我两位亲人，我和赛孕育在同一个女人的怀中，虑及这一层，我想不对她亲近也难。

“塞西娅姐姐。”赛低低地唤了我一声。

为了不再直接面对乌扬依霞的泪水，我拉着赛的手坐回到我的床

上。“赛，让我看看你的耳朵，我要给你设计一副翡翠耳环。你的脸形偏于细瘦，或许戴一副宝塔形状的耳环才好。唔，我是说，像宝塔，还要有所变化才好。不过，究竟怎么做些变化，还得让我好好想想。”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赛兴奋地问我，她脸上羞涩的红晕稍稍消退了一些，明亮的眼睛里闪现着稚气的焦急。

“真的，很快。”

“人们都说，能戴上金星塞西娅设计的首饰，是女人最大的福气。”

“是啊，我愿意你戴上我的福气。”

“谢谢你，塞西娅姐姐。妈妈，你听到了吗？塞西娅姐姐说，她要为我设计一副耳环。”

乌扬依霞含泪点头，她当然听见了。

一直没机会说话的阿亚一反常态，老泪涟涟，她哽咽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塞西娅，你的耳环能在你妹妹大婚前设计出来吗？”

“大婚？”我讶然。

“你忘了吗？帖木儿王要在出征前为几个孙儿完婚……”

帖木儿王要在出征前给几个尚未成婚的孙儿一并完婚这件事我当然不会忘，我设计的梅花簪就是为大王后图玛参加婚礼使用的。只是，我从未想过这件事与我母亲突然回来有什么联系。

“那又怎么样？”

“你妹妹，就要做兀鲁伯的新娘了。”

这个消息真是让人震惊，而我，也的的确确地为之震惊了。在我眼里，兀鲁伯还是个孩子，虽然我知道这个孩子也在此次的成亲之列，可我万万没想到他要娶的竟是我的同母妹妹赛。

“塞西娅，妈妈这次回来，一来是为了送你妹妹完婚；二来呢，是想看看你，看看你外祖父、外祖母。”

我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脑子里仍在飞快地思索着这段姻缘的起因。我百思不得其解，阿亚帮了我一把，她略嫌冗长的解释让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那一年，乌扬依霞离开家后，遇上了她现在的丈夫，他们在帖必力思成亲，后来为了生意上的事去了东察合台汗国。在东察合台汗国，乌扬依霞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多斯特。五年后，她又生下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就是美丽的赛。

小王后图兰的父亲黑的儿火者在回历八○一年（约1399年）去世，他的一个儿子沙麻只罕继承了他的位置。这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年轻人，他试图摆脱帖木儿王对东察合台汗国的控制，因此在登临汗位的第五年率领军队夺回了被帖木儿王强行占领的军事重镇阿克苏。

帖木儿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对立和背叛，他立刻出兵进攻东察合台汗国，同时将黑的儿火者的另一个儿子纳失罕扶上汗位，与沙麻只罕分庭抗礼。帖木儿王又一次侵入东察合台汗国时，乌扬依霞的丈夫到中国和蒙古做生意还没有回来，多斯特参加了沙麻只罕的军队，被沙麻只罕留在身边。他作为沙麻只罕的侍卫奋不顾身地抵抗帖木儿王的进攻，帖木儿王在战阵中看到他的英勇，下令将他生擒。

战斗结束，多斯特成为帖木儿王的俘虏。乌扬依霞听说了这个消息，急忙带上女儿站在帖木儿王回师的路上请求面见帖木儿王。一开始，她在军队中引起一些混乱，当帖木儿王得知有个自称乌扬依霞的女人请求见他，他不由将信将疑，让人将乌扬依霞带到他的面前。

乌扬依霞的模样没有太大的变化，帖木儿王一眼之下便认出了她。二十多年后，沙奈和阿亚的女儿竟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惊喜。乌扬依霞请求他放过多斯特，帖木儿王大度地同意了。多斯特被带到他的面前，在乌扬依霞的劝说下，他同意投降，做帖木儿王的侍卫。帖木儿王十分高兴，下令设宴款待他们母子三人。宴会中，帖木儿王看到赛长得如花似玉，便提出将她许配给孙子兀鲁伯……

第九章 魂 之 挽 歌

壹

二十四年后，母亲终于回到了她的家乡。在她返回东察合台汗国的时候，她说，她和丈夫会尽快回来。

我看着母亲想，母亲或许直到时光过去了二十四年，而她的小女儿也即将嫁为人妇时，她才体会到阿亚的良苦用心。

当年，如果不是阿亚狠心将我从她身边夺走，一个刚刚失去丈夫又生下孩子的年轻女人，就不会离开家，从而开始新的生活。

事实上，若非阿亚用她的残酷，也就不可能换得母亲的自由。

每逢大军出征前，帖木儿王都会选择在平原之上建起营帐，同时征调大军屯住于此。帖木儿王喜欢自称成吉思汗第二，他征服的领土与成吉思汗虽还不能完全相比，但有一点他确与成吉思汗相似，那就是，他终生不离马背，每逢转战，或是临敌部署，或是亲身冲杀于敌阵之前。

营帐建起后，帖木儿王带着他的一位或者两位后妃住进其间最大的一座帐幕。大军陆续开至，各部落皆按照指定方位安营，每日都有各军将领在帖木儿王的帐幕中出出进进，汇报各部落的人数、位置以及装备情况。

二万余座帐幕依河而建，那情景可谓壮观至极。数十万人要吃要喝，商人们自然不会放弃这绝好的赚钱机会。就在帐幕之间，随处可见正在营业的随营饭馆及肉店，还有一些零担商贩见缝插针，在士卒之间转来转去，叫卖熟肉及烤肉。

行营中不光有肉类食品出售，面包师也升起面包炉烤制面包，还有一些商贩摆设水果摊或向士兵兜售喂马的大麦。帐幕之间还新修了浴室，浴室中的热水池每天都注入烧好的热水，供即将出征的将士洗浴。可以说，帖木儿王的行营就是一个市场，形形色色的行当应有尽有，而

且，为方便众人寻觅，各行生意都在指定地点设立商肆，各人忙于各人的生意。

这是独一无二的场面，来自西班牙的使节克拉维约第一次看到这样壮观的情景时真是惊奇万分。

数年征战，一个庞大的帝国出现在一片广袤的大地上，几乎囊括了整个中亚和西亚之地。克拉维约不能不对这个魔术般出现的帝国怀有一颗探究之心。

帖木儿王在华丽的宫帐赐宴西班牙、埃及使节以及明朝使臣。所有的人一起举杯恭祝他健康，他目光炯炯，笑声豪迈，毫不客气地将明朝派来催贡的专使傅安从上座撵到了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下首的位置。本来，傅安并不是第一次出使帖木儿帝国的明朝官吏，对于他的博学多才，特别是对于他所代表的国家，帖木儿王一直给予相当的礼遇，甚至上首的位置，也曾经是大明使臣的专座。

但是现在，帖木儿王竟然将属于明朝使臣的礼遇，毫无道理地转给了刚刚到来的西班牙使节。

傅安心中不悦，可是对于刚愎自用的帖木儿王，他也不好过分指责。他委婉地、但是态度严正地表明，他此来是奉明朝皇帝之命前来催贡，自明太祖朱元璋病故，帖木儿王不复履约向明朝进贡。

帖木儿王轻慢地一笑，让通译将他的话照直译给傅安："我只给洪武皇帝进贡，现在的皇帝我不认识。"

傅安正欲据理力争，却遇到沙哈鲁忧虑的目光。他顿时明白了这不过是帖木儿王计划中的一部分。武功强盛、所向无敌的帖木儿王一定早有预谋，断绝岁贡只不过是他彻底与明王朝决裂的开始。

果真如此，帖木儿王的下一个军事目标，想必就是明朝吧？

不会错，一定不会错。傅安蓦然觉得心头一阵寒冷。

这就是人心。人心从来都是不会知足，特别是对于帖木儿王这样野心勃勃的君王而言，他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安于现状，永远都要觊觎着下一个目标。虽然他所建立的帝国西起幼发拉底河，东至锡尔河和印度德

里，北抵高加索，南临波斯湾，算得上关山万里，但是他所拥有的并不能代替他对明王朝的渴望。

那一片富饶的土地，他一生都对那里梦寐以求。

宴会结束时，帖木儿王命人扣押了傅安一行。事实上，早在他断绝对明王朝的进贡之时，他就已经做好了征服明王朝的一切准备。

东征中国，这是一件耗资巨大的军事行动，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帖木儿王用他富有煽动性和鼓动力的演讲说服了这些人。他说，这一次用兵中国，是为征服异教徒，扩张伊斯兰教的势力。何况明朝在洪武皇帝去世之后，发生了叔侄间争夺皇位的战争，永乐皇帝虽然取代了建文帝，但他的地位并不完全稳固。因此，他认为这是真主赋予他的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必须按照真主的指引发动圣战，也只有这样，他才能重新据有成吉思汗曾经据有的疆域。

帖木儿王认为他有足够的把握征服明朝，这是他以近七十岁的老迈之躯御驾亲征的动力所在，他甚至发下宏愿，三年后他会将首都迁到北京。

回历八○七年五月十三日（1404年11月27日），帖木儿王下令出征。正是严寒季节，大军涉冰水渡过锡尔河，来到昔日的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驻扎。这时，一直处于逃亡状态但仍拥有一定实力的脱克汗遣使来见帖木儿王，请求出兵协助帖木儿王征灭中国。对于脱克汗发出的修好信号，帖木儿王欣然接纳。作为回报，他承诺一旦战争结束，他将帮助脱克汗重新据有金帐汗国的汗位。

帖木儿王居住的宫帐无端起火，众人皆认为不祥，陈请回师，帖木儿王不为所动。在他的坚持下，大军继续前进，回历八○七年八月十日（1405年2月10日），帖木儿王旧疾复发，病倒在行军途中。

在帖木儿王生命的最后八天里，欧乙拉公主一直悉心照顾着他。这对帖木儿王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意外的安慰。在他健康地活着拥有睥睨群雄的权势时，他从来不曾得到过这个女人。可是，当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她却如同一个温柔的情人一样不辞辛苦地守候在他的身边。

虽然高热不退让帖木儿王十分痛苦，他的意识却始终保持着清醒。一天，他感叹地对欧乙拉公主说：“我本来想让你住进紫禁城，听说，

那里的建筑像大都城一样壮丽。可惜，我无法实现我的愿望了。”

欧乙拉公主温柔地回答：“大都城已经被烧掉了，我再也回不去了。幸运的是，您给了我欧琳堡，那里才是我的家。”

帖木儿王惊奇地注视着欧乙拉公主。这个女人，永远让他琢磨不透，然而，无论他是否了解她，与她在一起，总会让他如沐春风。

“欧乙拉。”

“您说。”

“沙哈鲁什么时候能回来？”

“应该快了。已经将您的命令派快骑传给他了。”

“其实……”

“什么？”

“沙哈鲁才是一位真正的人君之选。”

“您说得对，我也这样认为。”

“可是，我还是要选择皮儿作为我的继承人。”

“我理解。”

“真的吗？你真的能理解吗？”

“是的，因为您身上具有的一些品质与我的先祖成吉思汗很相似。”

“哦？那是什么？”

“坚定的意志，宏伟的抱负，杰出的才干。还有，冷酷与仁慈、狡诈与守信兼而有之的性格。这些，您都与成吉思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帖木儿王的脸上倏忽闪过一丝伤感的、如释重负的笑意：“谢谢

你，欧乙拉。你知道吗？在我死去之前，能够得到你这样的评价，我死而无憾了。可惜，我始终没能建立起超越成吉思汗的功勋。”

“您尽力了。有些事情即使您没能做到，您也应该原谅自己。”

“是的，我尽力了，我当然会原谅自己。”

欧乙拉公主向帖木儿王微笑，她的手顺从地放在帖木儿王的手心里。

“欧乙拉。”

“您说，我在听。”

“在我活着时，能够遇到你，我怎么能不对真主充满感激！”

“在您活着时，我能够来到您的身边，这一切都是天意。”

“如果我告诉你，我一直钦慕着你，你会怎么想？”

“我，终生不会忘记这种荣幸。”

“是吗？”

“是的。”

帖木儿王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欧乙拉公主略显疲惫的脸上。他觉得不可思议，陪他度过生命中最后时光的，不是图兰，不是图玛，而是这个他得不到的女人。

“欧乙拉，你知道吗？”

“什么？”

“我昨天梦到图兰了，她还是那么美丽，婀娜多姿。”

“您很想念她，对吗？”

“是啊，她是我一生中最钟爱的女人。”

“我知道，她配得到您的钟爱。”

然而，真是这样吗？在我的印象里，图兰小王后却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她只知道毫无节制地占有和挥霍帖木儿王对她的宠爱。她的心胸也不是那么宽广，她一直都在嫉妒着她的姑姑图玛和与世无争的欧乙拉公主。在她活着时，有一个阶段帖木儿王对大王后的感情很疏远，也很少邀请公主参加宫廷举行的宴会……

即便如此，欧乙拉公主此时对于图兰的赞美却是发自内心的。

一种愉快的眩晕缓慢地袭来，帖木儿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公主，我累了。”公主回答：“您再睡一会儿吧。”然后，帖木儿王在欧乙拉公主的注视下合上眼睛，陷入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沉睡。

八月十八日，沙哈鲁从左翼军赶回本军大营，他走进父亲的大帐时，正看到欧乙拉公主细心地将帖木儿王的双手叠放在胸前。

帖木儿王的遗容平静安详。

贰

帖木儿终究没能成为成吉思汗第二。

临终前，他生平第一次久久握着欧乙拉公主的手，微微感叹：“我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看到我创建的帝国将因为我的死亡而四分五裂。”

他毕生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却终究只能带着这个梦想离开人世。他去世那天，天气出奇的冷，公主用一种令人赞叹的镇静为帖木儿王处理后事。沙哈鲁一直默默地站在她的身后，许久，她对沙哈鲁说了一句话，语气充满平静：“你的父亲一定想去看看他崇拜了一生的人吧？”

沙哈鲁无法回答。

心绪犹如摇曳的烛光舞动飘浮，沙哈鲁突然发现他的意识冻结了，他需要，不，太需要公主替他做出某种决定。

或者助他一臂之力。

这个像水晶一样纯净却看不到内心的女人，这个令他和父亲在内的任何男人都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此刻竟然成了他的力量与依靠。

“该怎么办？”他问，声音像个孩子一样无力。

公主回头看着他。

沙哈鲁的身上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阵轻微的颤抖。他虽然是帖木儿的儿子，个性却不完全像他的父亲。他天性中柔弱、仁慈的一面，倒是很适合治理他父亲靠征服匆匆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

“该怎么办？”他又问，一双眼睛祈求般地盯着公主的脸。

“回去。”公主从他的脸上收回目光，平淡地说。

“撤军吗？”

“不，是你回去。”

沙哈鲁有些糊涂了：“你的意思……”

“皮儿很快就要到了。帖木儿王临终前，不是命人将你和皮儿都召回到他的身边吗？你从左翼军赶回来，但皮儿担任先锋军的指挥，路程比你远，就算他日夜兼程地赶路，也肯定比你回来得要晚，至少会晚两个时辰。就是这两个时辰，足够你顺利地回到你的军队之中，做好准备。帖木儿王已经下令，要皮儿接替他统帅军队，这就是说，皮儿最终被确定为他的王位继承人。因此，你必须立刻带着你的心腹和军队秘密转回哈烈，同时要封锁帖木儿王故去的消息，能封锁多久就封锁多久。这期间，于你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做好应付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因为你也知道，一旦消息为三王子米兰沙或者哈里勒、奥玛、只汉沙获知，他们都不会坐等观望。至于你，回到你自己的封地和军队中之后，你打算采取守势还是攻势，一切皆取决于你所面临的处境和你的决断力。成吉思汗曾经说过一句话，懂得什么时候设伏，什么时候放箭的猎手才是一个好猎手。这句话，你一定要牢记在心。”

停了停，她语调轻轻地又补充了一句：“其实，你的父亲，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位好猎手。”

沙哈鲁完全领会了她的计划和意图。在此之前，他因为她的美貌和温柔的母性而低估了她深沉的心机，现在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不，或许应该说，最主要是他，他们虽然对这个女人充满倾慕，却终其一生保持着对她应有的尊敬。

幸运的是，在帝国因父亲的亡故而开始面临重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她选择站在了他的身边。

“谢谢你。”他真诚地说。

“快走吧。”

“你呢？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不能。我必须等待皮儿，向他传达你父亲的遗命。我会告诉他，是你父亲临终前命你火速返回哈烈，坐镇呼罗珊，以免那里因为他的去世而发生动乱。这句话，只有我亲口告诉皮儿他才会相信。”

“可是万一……”

“不会有‘万一’的，皮儿也是我的孩子呀。何况，他的祖父已经确定他为王位的继承者，这个遗命对他来说远比你为什么先行返回呼罗珊更重要。”

“你觉得皮儿会继续东进吗？”

“怎么会呢？虽然帖木儿王的遗命如此，但是，没有了帖木儿王的军队就等于没有了主心骨，将领恐怕谁也不会愿意冒险东进，向那个未知的国家挑衅的。如果我猜测得不错，皮儿回来后，他们会向皮儿力陈退兵之意的。皮儿是个明智的人，他一定会顺水推舟，返回撒马尔罕去坐稳他的王位。”

“撒马尔罕？撒马尔罕不是有哈里勒坐镇吗？”

“问题就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会放弃对王位的觊觎，骨肉相残的结果或许就是你最后的机会。明白这一点很可悲，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之，你的动作一定要快，你必须现在就离开这里。”

“好，我听你的。剩下的事情，拜托你了。”

“放心吧，我会为你安排好一切的。”

沙哈鲁走了一步，不过，不是走向门外，而是走向公主。不管公主是否愿意，他强行将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掌心里。

她的手冰凉。她的手总是冰凉的。

“我只需要一段时间安排一切。如果局势稳定了，我要把你接到哈烈去。兀鲁伯是你从小带大的，在他的心目中，你就是他的母亲，他的老师。他需要你，我也……需要你。相信我，为了你们，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父亲辛苦创建的帝国，再难，我也决不会放弃。”

公主用充满鼓励和信任的目光注视着他，点了点头。她没有抽回自己的手，她知道，现在，她是他的力量。

“走吧。”她温柔地催促。

“保重！”

“你也是。”

沙哈鲁松开手，最后望了一眼父亲的遗容。他在心里对父亲说，您放心地走吧，您的身后有我呢。然后，他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头。

公主目送着他，他的步履很坚定，他必须坚定，因为外面，已经随着父亲的故去而变成一个未知的世界了。

叁

帖木儿王的预言没有错。

他身后留下的庞大帝国没有稳固的基础，当他铁的手腕因为年老体衰变得软弱无力时，各地割据势力便在暗中谋求摆脱中央的控制，而他桀骜不驯的儿孙们也将贪婪的目光聚集在王位上。

帖木儿王的死讯刚刚传到帝国，波斯西部率先独立出去，被土库曼的黑羊王朝占领。此时，帝国内部的王位争夺已臻白热化，无论哈里勒还是皮儿等人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羊王朝捷足先登、坐收渔利，此时对他们而言，波斯西部的丢失还在其次，更关键的是谁能够占据撒马尔罕的王位。

帖木儿王生前虽然确立了爱孙皮儿为军队的统帅和王位的继承人，他的遗嘱却不被米兰沙、阿卜白克、哈里勒、奥玛、只汉沙等人所承认。于是，争夺王位的战火在各处引燃。

王孙奥玛驻军库耳河南岸，拥兵近五万人，准备进攻撒马尔罕。帖木儿王去世后，王位的争夺趋于白热化，摆在奥玛面前的状况是，同父异母弟哈里勒捷足先登，四叔沙哈鲁静观其变，堂弟皮儿志在必得，此外，其父三王子米兰沙，胞兄阿卜白克，均被奥玛视为对手。但他首先要对付的还不是这些人，而是多年来一直奉王命辅佐他的表叔只汉沙。

只汉沙的个性与同他的舅舅帖木儿王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御下甚严，令出必行。帖木儿王任命奥玛为西波斯的总督时，只汉沙为其副一同出镇西波斯，许多年来，只汉沙虽然在名义上是奥玛的副手，但实际上他拥有的权力奥玛根本无法干涉。帖木儿王生前十分欣赏只汉沙的果敢与英勇，他对只汉沙的一味偏袒，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只汉沙的骄横之气。

帖木儿王去世后，部将劝告只汉沙，不如趁机除去奥玛，接收奥玛的军队，然后以此作为争夺王位的资本。这个建议对只汉沙未尝不是正中下怀，不料奥玛安插在他身边的一位亲信悄悄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主人，奥玛闻讯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做好了一切准备。

大网张开，只等只汉沙来投。

只汉沙尚且被蒙在鼓里。他听说奥玛在库耳河南岸驻留，以与奥玛商议要事为名，要求与奥玛一见。

奥玛当即应允。为示诚意，他还派亲信大臣容毕前往迎接。

容毕与只汉沙有很深的过节。当年，只汉沙喜爱一位女子，容毕与女子早有婚约，抢先将女子纳为妻室，只汉沙恼怒非常，登门索取，容毕不同意毁婚，两个人告到奥玛处，奥玛以“女子已为容毕之妻，为君

者岂可夺人之妻”为由将女子判给容毕。容毕自然感激涕零，只汉沙却怀恨在心，只是碍于情理和奥玛的庇护，隐忍不发。此时，只汉沙叛心已定，见到容毕，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当即喝令左右将容毕拿下。容毕自知必死，一言不发，只汉沙挥剑将容毕斩首。

容毕蒙冤而死的消息迅速在奥玛的军营传播开来，众将士闻之无不义愤填膺。其实这一切正是奥玛的计谋。他太了解只汉沙的为人，他早料到，容毕与只汉沙有仇，如果只汉沙反叛属实，容毕自己送上门去，他的这位刚愎自用、心胸狭窄的表叔想必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除掉仇人，而一旦只汉沙杀掉容毕，就可以印证只汉沙叛意已决，同时也可以令只汉沙在他的军队中先失去人心。牺牲一个容毕，对奥玛而言可谓一石双鸟，一箭双雕。

可怜的倒是容毕，他对奥玛一向忠心耿耿，也不知他在临死前是否清楚奥玛的险恶用心？

杀了容毕，只汉沙率领军队来到库耳河对岸，奥玛不得不请只汉沙和他的军队过河进入他的营地。

奥玛在营帐中等候只汉沙，两人对彼此都有防范，相约将侍卫都留在帐外，叔侄不受干扰，好好“谈谈”。

奥玛已在帐中备下酒宴，他请只汉沙入席，边吃边谈。只汉沙不肯喝酒，奥玛并不勉强，自斟自饮，只汉沙见酒中无毒，也就饮了几杯。开始两个人都没有话说，酒喝得多了，奥玛突然责问只汉沙：“我好意派容毕前去迎你，你为什么杀了他？你这样做，分明是不将我这个表侄放在眼里。”

只汉沙毫不介意地回答：“这个放诞无礼的家伙早就该死了，让他活到现在，已经是他莫大的造化。”

奥玛冷笑一声：“你杀了他，就不怕别人笑话你为了一个女人枉杀大臣？”

只汉沙睨视着奥玛，反问：“你觉得，我会怕吗？”

“你……”

“怎样？”

“你……你待如何？”

“你应该明白。”

“莫非，你要反叛不成？”

“什么叫反叛？我父亲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我是帖木儿王的亲外甥，我为他出生入死，这江山我也有分儿。”

奥玛用力一拍桌子，顿时，桌上杯盘乱颤。只汉沙以为这是奥玛发出信号，准备对他动手，为防不测，当即从靴中抽出暗藏的短刀。奥玛吓了一跳，起身欲走，这时帐外传来呐喊、厮杀之声，只汉沙一不做、二不休，抢上一步，揽住奥玛的脖颈，刀锋用力向下一送，奥玛颈血喷出，倒地身亡。

只汉沙挥刀割下了奥玛的首级。直到这时，他才蓦然产生了一丝疑惑，奥玛是久经沙场的武将，智勇双全，他怎会对他毫无防备，而且如此不堪一击？疑惑在只汉沙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帐外双方将士交手正酣，他顾不得多想，拿着奥玛的首级来到帐外，向正在交战的双方喊道：“住手！”

他的喊声被湮没在刀枪剑戟的碰撞声和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谁也没有听见。

只汉沙看到帐外停放着一辆战车，他登上战车，高高举起奥玛的首级，连声喝道：“住手！住手！都给我住手！”

先有几个将士看到了他，停下厮杀，后来，所有的人都停下来，看着他。

只汉沙仍举着奥玛的首级，对奥玛的将士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他说：“奥玛被我杀了，你们这些人已是群龙无首。我劝你们不如听我一言，放下武器，投降于我。我保证，如果你们投在我的麾下，待我得到天下，所有在场的人，无官升官，有官晋级，我只汉沙绝不会亏待你们。”

人群中产生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人们面面相觑。但没有一个奥玛的

将士真如只汉沙所说放下武器。

只汉沙开始的想法有些简单，他以为奥玛既死，奥玛的将士们必定对他感到惊惧，再经他好言相劝，不难达到收编奥玛军队的目的。没想到他说了一气，奥玛的将士犹如泥塑木雕一样，毫无响应。

只汉沙愈发觉得事情哪里有些不对头，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中头颅。是奥玛的头颅没错，可……

一支箭从人群中飞出，正中只汉沙的手腕，他的手一松，奥玛的头颅掉了下去，滚落在车下。

只汉沙伸手拔出箭羽，用手捂住血流不止的手腕，对着人群怒吼："是谁！谁干的？是谁暗箭伤人？"

"是我！"一个洪亮的声音在人群响起，只汉沙循声望去，不由大吃一惊。

奥玛！居然是奥玛！

奥玛不是死了吗？怎么他……

奥玛翻身跃上马背，用鞭尖指着只汉沙："只汉沙，你这个逆贼！你连王孙也敢杀害，帖木儿王的在天之灵不会放过你的。诸位，你们都看到了吧，只汉沙是个披着人皮的恶狼，对他这样的逆贼，人人得而诛之。"

只汉沙无言以对。奥玛死而复生，使他一时心神大乱。

奥玛不失时机，命人拿下只汉沙。只汉沙岂肯束手就擒，单手执刀，跳下战车，向奥玛冲杀而来。双方兵对兵，将对将仍是一场混战，只是只汉沙杀害王孙一事的确在情理上输了几分，只汉沙的部众士气不振，很快被奥玛的人杀得大败。奥玛的贴身侍卫尤其踊跃，竟将身经百战的只汉沙斩于马下。

只汉沙既死，原属只汉沙的将士大部分归降，除去双方激战造成的损耗，奥玛的实力不降反升。

奥玛进驻位于帖必力思西一百里的维扬平原，派人将只汉沙的首级

和一封书信带给他的父亲米兰沙和长兄阿卜白克。此时，米兰沙和长子阿卜白克正在报达，准备率领大军进赴撒马尔罕奔丧。作为帖木儿王留在人世的最年长的儿子，米兰沙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继承王位，奥玛在信中也表露了这样的愿望。他说，祖父帖木儿已故，他将率部众归于父亲麾下，请其父参加维扬宗王大会，以便早日登鼎王位。他说得好听，米兰沙对于他这个野心勃勃的儿子却不敢轻信，正当他和长子一筹莫展之际，哈里勒也派人送来了书信。

帖木儿王南征，哈里勒奉命驻守撒马尔罕。帖木儿王病逝的消息传到国内，哈里勒当即派人将帖木儿王生前最宠信的三名王宫总管关进监狱，总管之一是只汉沙之子布突都，尚且年轻，另两名分别是努里丁和沙奈。哈里勒对布突都素怀忌惮之心，拘捕布突都当天，即以布突都趁乱盗窃王宫财宝为名，将其毒死。努里丁和沙奈都上了年纪，哈里勒对他们还算网开一面，只是逼着二人分别交出城堡中两个府库的钥匙，然后将他们收押了事。

努里丁和沙奈多年执事宫中，早年又随帖木儿王出生入死，威望极高，王公贵族和军中将领多与之交好。何况，对于哈里勒的所作所为，军队和宫中都不乏反对之人，这些人不希望与哈里勒共享天下，他们寻机救出沙奈和努里丁，逃出撒马尔罕，往哈烈投奔四王子沙哈鲁去了。

在拘拿三名总管的同时，哈里勒还亲自带人搜查了公主的宅院。其时，欧乙拉公主护送帖木儿王的遗体尚未返回撒马尔罕，哈里勒毫不犹豫地“请”走了兀鲁伯，他的计划是，一旦发生不测，他可以用兀鲁伯来与四叔沙哈鲁讨价还价。

该做的和能做的都做了，哈里勒毫不犹豫地将手伸向了祖父的宝库。宝库设在距城不远的城堡之中，城堡虽不甚高峻，然而四周深壕环绕，濠中流水终年不绝，因此未经允许，任何人万难闯入城堡中。哈里勒是王孙，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他来到城堡，将宝库打开，取出珠宝和银钱犒劳三军，贿赂王公大臣。在他和母亲罕则黛的积极运作下，王公大臣们终于同意在撒马尔罕召开宗王大会，确定帝国新君。

哈里勒派人送给父亲的信，也是说自己将在撒马尔罕召开宗王大会，请父亲莅临参加，早登大宝。另外，哈里勒在信中附带说明了一下，母亲罕则黛原本反对由其夫米兰沙即位，因为她不想与米兰沙同居宫中，日后蒙受羞辱，但经哈里勒百般相劝，罕则黛已经回心转意。

两个亲生儿子，两个地方，都要召开宗王大会，而且，两个儿子都还口口声声说要拥戴他登临王位，这真让米兰沙犯了难。事实上，米兰沙对哪个儿子也不相信，问题是身为王子，他不能总躲在报达，他必须在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位，参加大会，哪怕是冒险，也不得不如此。

他与长子商议，阿卜白克素知同父异母弟哈里勒在罕则黛的挑拨下，对父亲成见很深。将哈里勒与奥玛相比，他更愿意相信同胞兄弟。何况，他与奥玛的生母索拉夫人正在父亲身边，倘遇什么事，母亲也可从中斡旋。

米兰沙原无主见，长子的决定就是他的决定。既然长子决定参加维扬大会，他便率部往维扬平原而来。途中，阿卜白克的手下侦知，奥玛在维扬平原屯集大军，势力胜于其父其兄。米兰沙心中慌恐，不敢前进，派人询问原委，奥玛回说：祖父新逝，恐边疆发生变乱，是以屯兵以备不测。同时，亦为助父登临王位，如有不从者，见军队在侧，必不敢轻举妄动。

对于奥玛的说辞，米兰沙似信非信。阿卜白克向父亲提议，不如由他先往奥玛营地探查动静，如果奥玛果然阴有异举，父亲也好早作准备。米兰沙担心阿卜白克白白送死，坚决不肯答应。

索拉夫人见父子俩都没了主意，决定由自己去会会儿子。她毕竟是奥玛的生母，别的或者不行，至少可以阻止儿子加害自己的父亲和兄长。事处紧急，一筹莫展的米兰沙想不到比这更安全的办法，只好同意由夫人一试。

阿卜白克的侍卫护送索拉夫人来到奥玛的营地，奥玛亲自将母亲接进大帐，对母亲极其恭敬。他态度的转变使索拉夫人产生了幻想，觉得自己还能更进一步，说服儿子拥戴其父即位。她对儿子说："你父亲是帖木儿王留在人世的长子，他最有资格继承王位，你身为他的儿子，应该支持他。"

奥玛跪在母亲面前，回道："这也正是儿子的心意。儿子是母亲您生的，难道您还怀疑儿子对父亲的忠心吗？"

索拉夫人大为感动。没想到在这乱世之秋，桀骜不驯的儿子突然变得懂事了。她当即按照儿子的吩咐，写了一封信给丈夫和长子，要他们放心前来奥玛的营地，共同商议即位大事。

阿卜白克仍不放心，他劝父亲暂且还是按兵不动，由他进营与奥玛协商如何迎立其父，然后观察奥玛诚意。除非他能证实奥玛是真心拥护父亲，米兰沙才可以与之一会，否则，父亲在外，万一遇到变故，尚可自如进退。

将一切安排妥当，阿卜白克轻车简从，来到奥玛的营地。奥玛见父亲没来，以为自己的计谋被父亲看破，心中有些失望和羞恼，面上却故作亲热，将阿卜白克让入大帐，兄弟二人把酒言谈。酒至半酣，阿卜白克提出，既然弟弟奥玛真心拥戴父亲，何不亲往父亲营地，将军队交与父亲指挥？奥玛冷笑一声，回道，他一片诚心待父亲，父亲却并不信任他，与其这样被父亲怀疑，倒不如就让他做个名副其实的不孝子。他咬牙切齿地说完这一番话，命侍卫将阿卜白克押下去，钉上镣铐，明天天明送到苏丹尼叶的城堡关押起来。

阿卜白克早就料到奥玛会翻脸无情，内心对此倒没有多少伤感。他唾了一口奥玛，抖抖镣铐，大笑而出。

阿卜白克带来的侍从十分机警，见主人被拘，当即逃回米兰沙的营地，向米兰沙报告了阿卜白克被拘的消息。

奥玛不敢耽搁，引军进攻米兰沙的营地，米兰沙为保实力，主动退却，在刺夷边境与姑夫沙乌可会合。许多察合台族的首领和宗王闻讯赶来刺夷，与米兰沙相会，商议大事。奥玛的险恶用心被揭露出来，身为儿子，竟然进攻生父，如此险恶毒辣的心机，不能不为诸王惊惧。

米兰沙势力壮大，奥玛无功而返。

阿卜白克入营一事，奥玛原本瞒着索拉夫人，直到阿卜白克被押往苏丹尼叶，索拉夫人才听说这件事。正好奥玛也回到了维扬平原，索拉夫人来到奥玛的营帐，责问儿子为什么出尔反尔，拘押亲兄、逼迫生父？奥玛心里原本正在烦恼，见母亲责问，无奈还得赔着笑脸回答："母亲误会了，我既然约请父兄，岂能言而无信？母亲不必听他人挑唆。我与阿卜白克之间，只是因为商议父亲即位一事，言语不和，冲突起来，我一时赌气，将他临时拘押，彼此都冷静冷静，很快就会释放的。"敷衍了几句，借口要务缠身，派人将母亲送回自己的住处。

奥玛并没有释放阿卜白克的打算，倒是准备对阿卜白克下手。他命人给阿卜白克送去一坛毒酒，阿卜白克素知奥玛为人，假装要饮毒酒，

却突然用酒坛袭击看守，侥幸逃出监狱，回到父亲身边。

这件事使米兰沙进一步认清了儿子奥玛的为人，而另一个儿子哈里勒他更不能相信，如此一来，他所能做的，就是与阿卜白克即刻率领军队转回报达。两个亲生儿子的绝情深深地刺激了米兰沙，他开始对王位之争产生厌倦，阿卜白克认为他们应该同四叔沙哈鲁修好，米兰沙采纳了儿子的建议。

此时，皮儿率领军队正向撒马尔罕逼近。皮儿志在夺回帝国首都，他赖祖父所赐，麾下的军队远远多于哈里勒的军队。哈里勒的身边虽然不乏支持他的军队和将领，可是，皮儿毕竟是帖木儿王在世时明确指定的王位继承人，而皮儿率领的军队中有一支是帖木儿王的亲军主力，这支军队身经百战，所向无敌。哈里勒知道撒马尔罕的守军对这支亲军所怀有的恐惧，因为这也是他本人所怀有的恐惧。思前想后，他不得不写了一封求援信，求援信的大意是希望二哥奥玛出兵援助他击败皮儿，他在信中承诺，一旦消灭皮儿，他将与二哥奥玛共享王位。

另外，他在信中还说，如果他不幸被皮儿打败，皮儿夺取了撒马尔罕继承了王位，下一个倒霉的，就会是奥玛。

他派亲信将这封密信火速送往维扬平原奥玛的行营。然后，他亲自释放了此前被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等人，以帖木儿帝国继承人的身份，奉表表明了他愿与明朝皇帝重新修好的诚意。

奥玛的回信送抵撒马尔罕的时候，我和公主刚好离开皮儿的军队，一路风尘地回到了欧琳堡。

回到欧琳堡后，我们才知道，兀鲁伯在哈里勒获知帖木儿王去世消息的第一时间内就遭到了他这位堂兄的拘禁。

公主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索度忧虑地告诉我们，不管他如何提醒，兀鲁伯对于哈里勒的异动自始至终没有防范之心。这就是兀鲁伯啊。欧乙拉公主将兀鲁伯教育成了一个心怀仁慈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神学家和诗人，却没能把他教育成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拥有许多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不具备的才能，也有许多不及他们之处。即使后来他顺利地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仍难免为自己野心勃勃的儿子所蔑视，以至于某一天，他在惊愕和悲伤中死去。

这是后话，更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当时的情形是，对于没有带着兀鲁伯一同出征，公主的内心充满自责，她对我说，她无论如何也要请求哈里勒释放兀鲁伯，只要哈里勒同意释放兀鲁伯，她愿意为之付出任何代价。

肆

哈里勒正与众将商议与奥玛联合攻打皮儿一事，侍卫在门外通报，欧乙拉公主求见新王。

哈里勒不由微微皱起眉头。三天之内，公主已经是第三次求见他了，前两次，他都以各种借口对她避而不见，没想到她竟是如此倔强，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才好了。

从小到大，哈里勒对公主从不像别的孩子那么亲近。在他稍稍长大后，他更加不会接受公主对他的邀请，甚至也从不接受公主送给他的礼物。在帖木儿帝国，可以说每个人知道公主喜欢与孩子们待在一起，她像一个上天垂赐的天使一样，母性的光辉是她身上最突出的特征。不只是她带大的沙哈鲁、塞西娅、阿依莱、兀鲁伯，就是其他的小孩子她也愿意让他们在她身边奔跑嬉戏，孩子们喜欢她，孩子们的父母同样喜欢她，欧乙拉公主与世无争的恬淡个性让她远离权力与嫉妒的中心，成为撒马尔罕城中最特殊的人物。

帖木儿的家族中，每个孩子都被要求尊重欧乙拉公主，而事实上这些孩子即便不被要求，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当中，只有哈里勒是个例外。小的时候除外，当哈里勒长成一名翩翩少年后，他从不到公主的府邸玩耍，非但如此，他甚至倔强地从不主动与公主交谈。

在他的心目中，公主是属于沙哈鲁、塞西娅和阿依莱的，塞西娅和阿依莱这两个人他或许还能够勉强忽略，属于沙哈鲁的女人他却绝不会接受。这一点根深蒂固，哪怕在他的祖父伟大的帖木儿王面前，哈里勒也从来不掩饰他对公主的疏远。因而在王廷中，所有的人都知道哈里勒不喜欢公主，但没有一个人试图了解过哈里勒不喜欢公主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原因只有哈里勒知道，那就是，哈里勒多么希望在公主身边

长大的那个孩子是他而不是四叔沙哈鲁……

哈里勒犹豫着是否要见公主，将领布库特提醒新王，公主是个拥有尊荣、受人尊敬的女人，不管怎么说，他必须遵从帖木儿王的遗训，凡事不能太过分，遗人话柄。布库特是察合台蒙古人，也是哈里勒的主要拥戴者之一，他的话让哈里勒如梦初醒，他要大家继续商议，自己带着侍卫去见公主，他知道公主求见他的目的，他已经想好该如何应答。

公主就在行宫的门外，哈里勒看到她时，她正背对着宫门伫立在萧瑟的风中，瘦弱的身躯似乎在风中微微颤抖。

她的身上穿着一件浅驼色的衣袍，一头深褐色的长发在细长的脖颈后打了一个松散的发髻。虽然只是一个背影，但在哈里勒的眼中，她却依然那样素雅美丽，依然那样高不可攀。

哈里勒尴尬地轻咳了一下，公主闻声回过头，望着哈里勒一笑。

她的笑容一如既往，就像哈里勒还是一个孩子时那样，充满了抚爱与疼惜。不知怎么搞的，哈里勒蓦然觉得一颗心抖动起来，他感到难受万分，急忙停住了有些虚飘的脚步。

“哈里勒，你终于肯见我了。”公主走到哈里勒面前，语调轻轻地说道。这句话里并没有丝毫埋怨的意味，相反，倒是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哈里勒发现他所有准备好的言辞此时都派不上用场了，他就那样望着公主，脸上的表情像心境一样变幻莫测。

“公主，我……”好半晌，他嗫嚅着说出这一句，他或许想辩解他之所以不见公主的原因，可是他的思绪纷乱，无从表达。

公主注视着哈里勒。她来不是要听哈里勒解释他为什么不肯见他，而是有一个心愿未了，她想得到哈里勒的应允。

“哈里勒，你不用说了，我了解你心里的为难，我不怨你。我来，是有件事情想求你答应。”

哈里勒心里一冷，脸色顿时变了：“是吗？”

“是啊。”

“什么事？您说，我听着呢。噢，对了，公主，这样吧，我们站在这里说话不方便，请您随我进宫一叙。前些日子出使明朝的使臣回来了，带回了几种新茶，我对品茶不很在行，想请您帮我鉴定一下这些茶叶的质量是不是都是上品。听说，您对茶叶一向很有鉴别力。”

“不用了，哈里勒，我心里急，就在这里说吧。”

“有这么急吗？连跟我一起喝杯茶的时间都没有？或者，就是公主根本不屑于跟我一起说说话吧。”

“哈里勒，瞧你都说些什么？我怎么会有你那样的想法？其实，在我的心里面，你、沙哈鲁、兀鲁伯，还有皮儿、奥玛，你们都像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哈里勒默默地望着欧乙拉公主。从公主慈柔的目光里，他看得到她那颗温暖博爱的心。他知道，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这个女人没有撒谎的习惯。可是，正因为她说的是实话，他的心里反而更加难受。多少年他一直都在躲避着她，现在，他竟然第一次为之感到后悔了。

“哈里勒，如果你希望，我很愿意跟你一同品评茶叶，跟你一起说说话。只要你愿意，这样的机会很多。不过，我现在心里真的很急，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请你一定要答应。”

“好吧。您说，什么事？”

公主走近一步，直视着哈里勒的眼睛，脸上露出热切的神情：“请你把我关到监狱里去吧。”

哈里勒大吃一惊：“您说什么？”

“哈里勒，把我跟兀鲁伯关在一起好吗？我想在监狱里照顾这个孩子。”

“您疯了吗？”

“没有，哈里勒，我没疯。我是真心乞求你，让我到监狱里照顾兀鲁伯吧，这对你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哈里勒，你恐怕不会了解我的感受，兀鲁伯是我从襁褓中带大的孩子，可能因为如此，我才格外钟爱他，甚于钟爱他的父亲沙哈鲁。我习惯了他在我身边的日子，他如同在

我心里流淌的血液。现在他不在我的身边，我心里的血也在一天天变得干涸，我想，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一定……一定活不下去。所以我才冒昧地来到这里请求你，请你理解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心情。说真的，我不完全明白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所有的混乱都让我仿佛回到了从前。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我经历了最可怕的变故，因此才会流落在遥远的西察合台汗国。但无论事态演变成什么样，我都不想去想，对我而言，保护好我的孩子们才是我应该去想的事情。哈里勒，兀鲁伯真的还是一个孩子，请你让他得到我的照顾吧。”

哈里勒的表情有所松动，缠绕他多年的无名的烦恼正一点点变成真正的苦涩，充塞在他的胸口。

他想，兀鲁伯多么幸运啊，有这样一个女人关心他，钟爱他，以他为生命……但仅仅是瞬间，他恢复了一贯的冷静，脸色严肃如初。

的确如此，公主的要求，他哪一样都不可能答应。

他不能把身份特殊、受人崇敬的公主关入监狱，那样不但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而且会在朝野引起更激烈的反对声浪。

至于释放兀鲁伯，同样万万不能。

兀鲁伯是他与四叔沙哈鲁讨价还价的筹码，只要兀鲁伯还在他的手上，四叔就会有所顾忌，就会投鼠忌器。

公主还在等待哈里勒的回答。她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她的面容像天使一样圣洁，如果可以，哈里勒真的想答应她，哪怕只为换得她开颜一笑……

“对不起，公主，这我办不到。”

“哈里勒。”

“公主，您请回去吧，兀鲁伯我会派人好好照顾他的，您尽管放心。不管怎么说，兀鲁伯是我的堂弟，我们身上都流着帖木儿王的血，我不会伤害他的。何况，现在撒马尔罕的局势这么混乱，我把他留在我的身边，也是为了保护他。”

“真是这样吗？”

“公主以为呢？”

“哈里勒，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我真的很挂念这孩子。你能让我见见他吗？即使我不能留在他的身边，让我看看他也好啊。”

“您一定要见他？”

“是，可以吗？”

“噢，当然，当然可以。这样吧，等明天您再来，我这会儿有些紧要的事要处理，明天我一定会安排您与兀鲁伯见面的。”

欧乙拉公主顺从地点了点头。虽然没能见到兀鲁伯让她有些失望，但是得到哈里勒的应允，她的心里终究踏实了一些。

她太了解哈里勒的个性与为人，这个年轻人，不论是她还是别人，都绝对不能够违背他的意志来勉强他，那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为今之计，与其招致他的抵触情绪，还不如顺从他的心意，明天再见兀鲁伯也不迟。

“既然如此，我明天再来好了。我想给兀鲁伯做一些他平常喜欢吃的点心，我想，塞西娅会把一切都准备好的。对了，还有赛，我把她也带来吧，让她跟兀鲁伯也见上一面。”

“随您的心意好了。”

“谢谢你，哈里勒。”

“您太客气了。”

“你去忙你的事情吧，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会过来。”

“好。”

公主向哈里勒一笑，转身走了。望着她柔弱的背影，哈里勒的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冲动，他在她的背后唤道：“公主。”

公主停住脚步，回头望着哈里勒，她询问的目光清净温柔，充满了

抚爱之意。哈里勒呆呆望着她，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哈里勒，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对我说吗？”

“唔……不是……是这样，您不可以跟我喝一杯茶再走吗？从小到大，您还从来没有跟我坐在一起喝杯茶呢。”

“是啊，真是这样，你从小就是个很独立的孩子，与众不同。”

“所以，今天我想弥补我的遗憾。我想请您品茶，还想请您给我讲讲品茶之道。您愿意吗？”

“当然，我很愿意。”

“好，您随我来吧。”

“不会耽搁你的正事吗？”

“不会，我也该放松一下了。”

哈里勒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公主顺从地走在他的身边。看到哈里勒拘谨的样子，她随意起了个话头，兴致勃勃地给哈里勒讲起他孩提时代的倔强和聪慧。她天生具有观察和描绘细微琐事的能力，哈里勒在她的讲述里，是一个既顽皮又可爱的孩子：只有他，会在某一个晚上画上一张可怕的花脸，躲在树后吓唬他的弟弟妹妹们……只有他，受到帖木儿王的严厉惩戒，却咬着牙一声不吭，帖木儿王对他毫无办法，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长大了肯定会有大出息……

她一点不记得哈里勒对她的不敬，却牢牢记得哈里勒画的第一幅画，射的第一支箭，以及为她采来的第一束紫色野花。

回首往事是那样愉快，她仿佛又回到帖木儿王在世时安逸快乐的时光，一双眼睛熠熠生辉。哈里勒没想到她还记得这样多关于他的事情，感动之余，他竟也被她感染，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与公主一起品茶和聊天的时光，是哈里勒这一生中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虽然他不想承认，但事实偏偏如此。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四叔沙哈鲁的感受，欧乙拉这个女人，果然是个非常奇特也让人感到妙不可言的女人，当你与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博学、她的温柔、她的宽容、她

的笑颜都让你心醉神迷。

哈里勒突然就想起几年前的一天。那天为了他即将大婚的缘故四叔沙哈鲁从哈烈赶了回来，那天，有一场盛大的宴会，给祖父敬完酒正要回到座位上的他，无意中看到四叔悄悄注视着欧乙拉公主的眼神。

那眼神至今令他难忘。

如果说他过去还只是有所怀疑，或者说还只是有所猜测，那么，那一天半醉的四叔却将所有极力掩藏的情愫都袒露在他的面前。从小在欧乙拉公主身边长大，情窦初开的少年情怀深深烙下一个女人的倩影，那原是善良的化身，被眩惑的少年却一天比一天分不清爱的本质，任由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欧乙拉公主优雅迷人的风姿遮掩了她固有的慈爱光辉，而将她注定被人爱恋的另一面放大，就像一粒种子埋在心底，汲取你的心血和你身体里的所有养分，慢慢长成枝繁叶茂的爱之树，当你警觉到这棵无望的爱之树已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它越茁壮成长你越为之痛苦万分，因而试图将它连根拔起时，却发现一切努力都只能是徒劳。如果树死了，爱也会死，爱死了，活着将变得毫无意义。

哈里勒从来不喜欢只比他大几岁的四叔，他把具有帝王气质的四叔视为天生的敌人。他一直以为这是由于他与四叔所思所想、禀性为人都不相同所致，可以说，直到此时，他才突然意识到，四叔若非从小在公主身边长大，他纵或将四叔视为政敌，纵然忌惮四叔的威信与智谋，也不会对四叔怀有如此强烈的妒忌。事实上，他对四叔的憎恶更多地来源于妒忌。

留公主吃过晚饭，哈里勒一反常态，亲自将公主送到王宫外面的街上，公主向他告辞时，他答应公主第二天就让她和赛来探望兀鲁伯。

公主坐上哈里勒的马车，离去了。她不知道，在她离去的瞬间，哈里勒已经改变了主意。

第二天下午，公主按照约定的时间带着赛来到王宫求见哈里勒。哈里勒留在王宫中的亲信侍卫正在宫门外等候她，他告诉公主，皮儿王子正向撒马尔罕逼近，哈里勒一早引兵出城，不在城中。公主请侍卫带她去见兀鲁伯，侍卫一口回绝了，他给公主的说法是，他事先没有得到哈

里勒王的命令。

公主终于明白哈里勒根本不可能兑现诺言。他的应允只不过是放在嘴上的一句话，即便他没有出城与皮儿决战，他也会找到别的理由阻止兀鲁伯见到她，或者见到其他任何可能与沙哈鲁有关的人。

可怜的赛由于失望而嘤嘤啜泣起来。公主为她拭去泪水，轻声安慰她，看到赛渐渐平静下来，公主拉着她的手走了。对于哈里勒的出尔反尔，公主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抱怨，她的宽容与平静令侍卫有些不知所措。

回到府邸，公主顾不上喝我为她端上的蜂蜜茶，她写了几封书信封好，晚上，她让我带着密信去城外见几个人。她要我把信送到，等一等就走，不必带话回来。我在王宫礼房负责装饰贡品和设计首饰时，曾与这些人的家眷或者他们本人多次打过交道，他们的府邸我出入自由，十分熟稔。我想，公主之所以选择我来送信，恰恰是因为我的身份不大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公主让我送信的这些人都是她的朋友。他们在帖木儿朝的地位不容小视，尤其是艾库，他至今还握有兵权。帖木儿王在东征途中病逝，哈里勒据守撒马尔罕，捷足先登攫取王位。米兰沙、沙哈鲁、皮儿、奥玛、只汉沙等人却并不认可哈里勒的即位具有合法性，他们或据守封地，静观其变，或出兵攻伐彼此，意图重新分配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王位之争趋于白热化。留在撒马尔罕的将帅大臣、王公贵族不得不面临选择，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撒马尔罕，去投奔他们心目中的明主，有些人虽然留了下来，却仍然在观望或者别有所图。

按照公主的事先交待，我最后一个来到艾库家中。艾库比帖木儿王小两岁，是帖木儿王生前最宠信的大臣之一。帖木儿王去世后，哈里勒出于笼络父王旧臣的考虑，一直没有剥夺艾库的兵权。

艾库天性豪爽，与公主私交最好。以前，每当他来公主府上做客，都喜欢跟我或者公主开开玩笑。公主视他如父辈，对他十分敬重，有时也会跟他逗趣。他们之间的交谈，一向言语无忌。

我不止一次说过，公主拥有渊博的知识和宽广的胸怀，艾库也常说，欧乙拉公主是他见过的最不同寻常的女人。

年届古稀的艾库，外表看起来仍像五十多岁的模样，不仅满面红光，精神抖擞，而且声若洪钟，行走如风。他与其他所有接到密信的人一样，默不作声地看过信，当着我的面将信烧掉，然后，我便离开了。

我回到家中时天色已微微发亮，公主看到我熬了一宿有点发红的眼睛，笑眯眯地叮嘱我去睡一觉。

我在兴奋当中，根本睡不着，稍稍闭了闭眼睛就起来了。

整整一个白天在平静中过去，夜幕再次降临时，艾库和其他人如同约好一样，不到半个时辰便齐集公主的府上。公主让我和索度夫妇注意外面的动静，我将茶壶送进去离开后，她关上门，与这些人商谈了很久。

他们当时谈了些什么我没听到，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对他们当时的谈话猜出了八九分。我意识到，欧乙拉公主约这些人来，是为了商议营救兀鲁伯。哈里勒的态度使公主明白她没有可能说服这位年轻气盛的新王释放兀鲁伯，不得已，她决定自己来做这件事。

当然，营救兀鲁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从一开始公主就做了最坏的打算。幸运的是，她的识人之明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艾库等人被她说服，愿意竭尽全力帮助她。

整个的营救过程经过了一番周密的筹划，艾库甚至冒险动用了他的军队。在哈里勒回到撒马尔罕之前，艾库等人买通了狱卒做出劫狱的样子，将兀鲁伯救出撒马尔罕。兀鲁伯脱离险境之后，艾库等人也带着赛和他们各自的家眷离开撒马尔罕，往哈烈投奔沙哈鲁去了。

艾库和兀鲁伯当然不会忘记公主，他们当天晚上派人来接公主。但不知为什么，公主第一次表现出她性格中固执的一面，无论如何不肯离开。她对使者说她身体不适，撒马尔罕到哈烈路途遥远，如果勉强成行，一来对她的身体不利，二来万一她在途中病倒，一定会连累兀鲁伯。

公主原本是个心思缜密的女人，她有这样的顾虑在所难免，她对使者的说辞也未尝不是实情。

至于我，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公主选择留在撒马尔罕根本另有隐

情。

此前，她的确花费了无数心血才从狱中救出兀鲁伯，既然她的目的已经达到，她便不想因为自己的逃离而使哈里勒迁怒于沙哈鲁父子。她必须承担她该承担的一切，只有这样，才有机会避免沙哈鲁与哈里勒之间的决战一触即发。

无论沙哈鲁，还是哈里勒，他们都是帖木儿王留在人世的最优秀的子孙，他们拥有的力量也是帖木儿帝国最可贵的力量。让这样两支可贵的力量在相互杀戮中消耗殆尽，绝非公主内心所愿。退一万步讲，就算沙哈鲁和哈里勒之间的决战不可避免，她至少也应该为沙哈鲁争取到相对充裕的时间，哈里勒长途奔袭，沙哈鲁就能为迎战做出最充分的准备。

为了沙哈鲁，她愿意用生命做一次这样的尝试。

这是其一。

其二，她同样了解哈里勒，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哈里勒不会轻易杀害她。沙哈鲁明于决断，只要她活着，只要她还在哈里勒的手里，沙哈鲁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就不会轻举妄动。

目前的局势尚未明朗，王位之争犹在继续。与哈里勒相比，沙哈鲁尚且不具备绝对的优势，一切都存在变数。只是，公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沙哈鲁回到撒马尔罕，成为帖木儿帝国新的主人。

对于兀鲁伯派来的使者，公主明确表明了态度。使者见自己实在无法说服公主，不得不出城向兀鲁伯复命。临行，公主托他给兀鲁伯和沙哈鲁分别带了一封她昨晚写好的书信。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得出来，她有这种自信：兀鲁伯看到她的信后，一定会按照她的心愿去与父亲沙哈鲁会合。

伍

兀鲁伯被艾库等人营救出狱的消息很快传到哈里勒的耳朵里。虽然此前奥玛爽约不肯出兵，反而往哈烈投奔了四叔沙哈鲁，可是哈里勒经

过筹划还是以少胜多，战胜了皮儿。此时，哈里勒刚刚擒获皮儿，正为他的辉煌战果扬扬得意，这个惊人的消息像一盆冰水从他的头顶倾覆下来，让他的喜悦瞬间化为乌有。

惊怒之下，哈里勒下令回师。

我无法不担心欧乙拉公主的安危，公主却始终像一潭平静的湖水波澜不兴。确知兀鲁伯已脱离险境那天，公主突然对我说她想吃银果面包。我回了一趟塞西娅洞，取回最后一袋银果面粉。公主烤制面包的手法无人能比，她不用我帮忙，从和面到发酵再到配料和烤制，每一个过程都由她亲自动手。当我们终于将十多个热气腾腾、果香浓郁的银果面包端到餐厅时，哈里勒带着几个如狼似虎的侍卫强行闯入欧琳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看到哈里勒，公主一点都不惊奇，她的脸上浮现出温婉的笑容，好意地请哈里勒一起品尝面包。

出乎我意料的是，哈里勒居然接受了公主的邀请。他在桌边坐下来，拿起面包，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公主要我倒茶过来，哈里勒说："这面包热着吃，果然更觉唇齿留香。"

他摆摆手，示意跟他前来的侍卫全都出去等候。公主取来一个盘子，在盘子上放了两个面包，让侍卫们带出去每人尝一块，饱饱口福。对于侍卫们而言，银果面包是只存于传说中的一种无与伦比的美食，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今生竟有享用的幸运，他们彼此相顾，脸上莫不流露出意外、欣喜和感激。

哈里勒似乎也有些意外，不过，他什么也没说。看他的样子，他也不急于说话，他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公主，一边品茶，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面包。

我的心跳得很快，像打鼓一样，我的手也在颤抖，手心里浸出一层薄薄的冷汗来。我想，哈里勒既然有备而来，该不是一个银果面包就可以将他打动的吧？他若有心危害公主，我该怎么做？我能怎么做？我有能力保护公主吗？如果他将公主投入监狱，我一定陪着公主……可如果他要杀害公主，我是不是应该在茶里下毒，先将他毒死算了？毒死他不难，问题是公主会允许我这样做吗？而且，我这样做对吗？我……我的胡思乱想漫无边际，突然，我发现哈里勒正盯着我看，嘴角噙着一丝令

人琢磨不透的笑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疑心，可他的笑容让我厌恶。

哈里勒放下茶杯，对我说："塞西娅，倒茶!"

哈里勒现在是哈里勒王，他早已不是小时候曾经与我一块儿玩耍过的那个顽皮少年。我不敢违抗他的命令，乖乖地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他的手边。

他的胃口很好，我看到他拿起第二个面包。我想到如此珍贵的银果面包竟成了他的——不是沙哈鲁或者兀鲁伯的，而是哈里勒的——茶点，不由一阵心疼。

哈里勒似乎要有意拖长折磨我的时间，一点不着急提到他此来的目的。当第二个银果面包也被他吃完，欧乙拉公主亲自给他斟茶时，他这才用手帕抹了抹嘴角，若不经意地问道："公主，我不在撒马尔罕的这段日子，您一定很辛苦吧？"

欧乙拉公主没有立刻回答。哈里勒的平和是兴师问罪的开始，他话中带刺连我也听得出来。

哈里勒的眼睛一直盯着公主看，脸上依然是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公主，我以为，当我回到撒马尔罕时，我一定无缘再次与您一起品茶谈天。"

"你这么想吗？"

"是的。如果换作公主是我，您不这么想吗？"

"我喜欢撒马尔罕，这里有帖木儿王赐给我的家。"

"那么，哈烈呢？您不喜欢哈烈吗？"

"我听沙哈鲁说过，哈烈的风土人情与撒马尔罕相似，像撒马尔罕一样繁荣美丽。也不知道在我活着时，是否还有机会到那里看看。"

"活着时？我不懂，您这么说的意思是……"

"这只是一种比方。毕竟，到哈烈的路途离我太遥远了。"

“是啊，像您这样柔弱的女人无法承受旅途劳顿，您的确没有像我、像兀鲁伯一样结实的体格。”

“哈里勒，对不起。”

“哦？对不起？此话怎讲，还请公主明示。”

“那天，我请求你让我见兀鲁伯一面，你答应了，过后却并没有兑现诺言。你的失言让我担心你终究难免伤害他，就暗中说服艾库和其他一些人，请他们帮忙把兀鲁伯从监狱中营救出来。我知道，我这样做，一定不会得到你的谅解。所以，我一直等待着承受你心中的愤怒。”

哈里勒完全呆住了。

他或许想到欧乙拉公主会否认、会辩解、会遮掩，唯独没想到，欧乙拉公主不但不否认、不辩解、不遮掩，相反，她以一种坦诚的态度招认了所有的一切。除此之外，她还明确表示，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他加于她身上的任何惩处，包括让她去死。她愿以一死来偿还对他的亏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

她像泉水一样纯净，又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她让他无所畏惧的性格在她面前仿佛一把卷刃的波斯刀，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发力。

欧乙拉公主轻轻地笼住了哈里勒的双手。她的这个动作对她而言自然而然，她一直都把哈里勒看成孩子。

然而，这个温存的动作对哈里勒却显然是一种意外。我看到他的手震颤了一下，身体也随之微微颤抖起来。

他抿着嘴，望着欧乙拉公主幽深的双眸，许久一言不发。公主诚挚地向他请求：“哈里勒，让我代兀鲁伯把这条命交给你吧。说真的，我很害怕，我时常梦到你、奥玛、只汉沙，梦到皮儿、沙哈鲁，梦到你们自相残杀。这样梦境太可怕了，我情愿你帮我结束一切。”

哈里勒像被人用什么东西狠狠抽打了一下，猛然抽出手，遮住了眼睛。

“您……”

“哈里勒，求你。”

“您别说了!”

“我……”

“您不用说了，请您不要再说了。我知道，我都知道，您的内心里，一定更希望沙哈鲁赢得胜利吧？他才是您……是您……最看重的人。”

公主犹豫了一下，没有否认。

哈里勒说得没错，事实的确如此。如果说在拥有实力的帖木儿王的后代中必须有一个继承王位，她希望这个人是沙哈鲁。她相信沙哈鲁的才能、智慧和仁慈，帖木儿王留下的庞大帝国，需要有一个像沙哈鲁一样热爱和平的君主来治理。在这一点上，她始终认为沙哈鲁强过包括哈里勒在内的任何人。

哈里勒明白公主沉默的含义。许久，他站了起来：“公主，”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该走了。”

“啊？现在吗？你还什么事都没做呢。”

“您真固执。难道，您不希望事情这样解决吗？”

“不是。我只是有点意外。”

“能让您感到意外是我的荣幸。不过，我有一个请求。”

“请求？”

“对。公主，我要带塞西娅进宫。”

“带塞西娅进宫？为什么？”

“我要娶新妃主了，我想让塞西娅为我的新娘子设计一枚独一无二的玉步摇。这也是新娘子的心愿。”

“我明白了。哈里勒，恭喜你!”

“留着您的恭喜等我大婚时再说吧。那时，我一定欣然接受。公主，有一点我希望您能牢记……”

“什么？”

“您要活着，见证在我们几个人当中，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如果您发生了意外，我会让塞西娅陪您走。”

“天哪！哈里勒……”

“别忘了我的话。我是我祖父的孙子，我像他一样，说到做到。”

公主吃惊地望望哈里勒，又望望我。

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件事会将我牵扯进去，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她一定会说服我随兀鲁伯一同离开撒马尔罕。此刻的她显然后悔至极，她却不知道，我有多么开心多么快乐，我简直欣喜若狂。我生平第一次对哈里勒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毕竟帮我消除了公主的求死之心。

公主救了兀鲁伯，却始终对哈里勒怀有负疚之意。何况，她很清楚如果她留在撒马尔罕，就会成为沙哈鲁的牵挂和顾虑。

我曾是那样忧虑，现在，我的心里踏实多了。我成了哈里勒的人质，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结果吗？只要我在哈里勒的手上，公主就一定不会撇下我独自离去。我不担心她离开撒马尔罕，我担心的是她毫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我跟在哈里勒的身后一同走了。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背对着公主，大声地说，你要好好的，等着我回来！

第十章 咎 由 自 取

壹

哈里勒将我囚禁在王宫的后花园里，花园的假山右侧有一处独立的院落，我的工作室就是我的牢房。

哈里勒根本不用担心我会逃走，他用我来制约公主，也用公主来制约我。他很清楚，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做出对公主不利的事情。

因为兀鲁伯的逃走，哈里勒对公主失去了信任。不过，考虑到公主是前朝大元皇帝的亲生女儿，她本人生性又只喜欢小孩，不喜欢政治，哈里勒不得不对她法外施恩，按照帖木儿王生前的口谕给了她一次活下来的机会。

可是，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

哈里勒在让世人看到他的大度后，随时可能将公主置于死地。一旦他决定这样做，他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合适的借口。

我应该是他计算之内的借口之一，好在，我决不会让他得逞。

哈里勒最初只是希望我为他的新妃主设计一枚玉步摇，在我的说服下，他又临时增加了其他的饰品，包括一支金簪、一副玛瑙耳环、一串珍珠项链、两只翡翠手镯，我对他说，我要将他的新娘打扮得珠光宝气，让所有参加婚宴的人为她的华贵和美丽惊叹。正是这句话对哈里勒产生了作用。

我日以继夜地工作，这是我排遣寂寞的方式。哈里勒根本不需要派人看守我，对欧乙拉公主的忠诚和对设计首饰的狂热比任何看守都更能将我禁锢在自己的房间里。日月星辰、风霜雨露都是我灵感的源泉，我沉浸在一个只属于我的艺术世界里，无暇顾及其他。

偶尔，吃晚饭的时候，哈里勒会到我的工作室来看望我，他让我陪

他喝酒。这时，我们都绝口不提欧乙拉公主，不提沙哈鲁，不提皮儿或者他的父亲米兰沙，我们只谈他的新娘。

我知道他娶妻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奇怪的是，我看不到他的脸上有多少兴奋之色，他实在是一个满怀忧虑的新郎。

这真是奇怪！此时的哈里勒，真有点像沙哈鲁与小妃主成亲时的样子。

在哈里勒举行盛大婚宴的头一天晚上，他来取走我为他的新娘设计的所有首饰。装首饰的盒子是我精心挑选的，哈里勒将每一个盒子都打开，将每一件首饰都取出来欣赏一番，最后他说："公主真是个奇特的女人。"

我不会误解他这句话的意思。

他说得对，如果没有欧乙拉公主，就不是会有今天的塞西娅，是公主的慧眼和无止境的信任成就了我。

看过所有的首饰，我帮哈里勒将它们一一回归原位。哈里勒一直看着我，我抬起头来时，蓦然发现他的一双深黑的眼睛里闪耀着我看不懂的光芒。对于男人，我至今一知半解，我生平最亲近的男人除了沙哈鲁，只有阿依莱，他们在我的面前都那么简单透明，我从来不需要费心去看懂他们。

首饰装好了，哈里勒却没有急着要走的意思，他坐下来，问我要杯茶喝。我关心公主是否会参加他的婚礼，他说："我请了欧乙拉公主。"停了停，他又补充道，"皮儿也会参加婚宴。"

这个消息让我有些吃惊。

皮儿是帖木儿王生前选定的唯一的王位继承人，拥有自己的封地、军队和许多追随者，帖木儿王生前对他的宠爱使他成为哈里勒攫取王位后最强劲的对手。帖木儿王突然病故，哈里勒借地利之便占据撒马尔罕的王宫，皮儿闻讯立刻从封地返回，以战争表明了他激烈反对的立场。可以说，与沙哈鲁、奥玛等人相比，皮儿才是哈里勒首先需要考虑剪除的人。

皮儿引军攻打撒马尔罕。起初，哈里勒不是皮儿的对手，吃了几场败仗，几乎丢掉王城。不过，哈里勒最后还是胜利了，他将皮儿赶回了封地。

皮儿原想与沙哈鲁联手，他派人与沙哈鲁联络，沙哈鲁毫不犹豫地给予他道义上的支持。至于出兵一事，沙哈鲁却以儿子兀鲁伯仍在哈里勒的手上为由，表示还要等待时机。

皮儿可不愿意再等。他急不可待地想要夺回王位，想要报兵败之仇，他在封地整饬兵马，招募雇佣军，再度攻打哈里勒。皮儿来势凶猛，哈里勒接受大臣建议，主动出击，与皮儿在哥疾宁附近展开决战。

皮儿运气不佳，仍是先胜后败，最终沦为哈里勒的阶下囚。

与此同时，兀鲁伯却在欧乙拉公主和艾库等人的营救下，顺利逃出樊笼。

皮儿被捕后，一直被哈里勒派人严密看管，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被监押的时候其实我离他很近。在我工作的房子后面有一座哈兹罕时代关押重要犯人的地牢，皮儿就被关押在地牢之中。

我诧异哈里勒为什么要让皮儿参加他的婚庆大典，他难道不怕皮儿借机逃跑，或者就是他已与皮儿私下达成了某种协议？

我对皮儿不关心，也懒得猜测。现在，我没有事情可做，就想立刻见到公主了。我相信，我在后花园专心设计首饰的这段时间，公主一定来看望过我，只不过都被哈里勒以种种借口挡了回去。

我的房间有哈里勒派人送来的好茶，我给他沏上，盼着他喝完赶紧离开。我想睡一觉，这些日子劳心劳力让我身心俱疲。奇怪的是，哈里勒将一壶茶都喝光了仍然没有要走的意思，他漫不经心地说着一些事情，我漫不经心地应答着，后来，我歪在椅子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做了几个不很长的梦，最后一个我梦见哈里勒突然伸出双手，扼住了公主的脖子，我吓得浑身一激灵，惊醒了。我醒来时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在椅子上，不知什么时候我从椅子上溜了下去，睡在地毯上。

桌上的油灯仍然亮着，证明我并没有睡得太久。可是，我的身上什

么也没盖，这让我感到有些冷。我从地毯上站起身，想挪回床上，我刚迈了一步，又站住了，我看到的一幕让我整个人都傻掉了。

我使劲揉揉眼睛，希望自己看错了。遗憾的是，我并没看错，我的床上的确有个人正在睡着，这个人是哈里勒。

我的天哪，哈里勒居然没走！他不但没走，还睡在我的床上！

突然，一股无明怒火从我的心底里窜到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变得滚烫。

哈里勒竟然敢睡在我的床上！

愤怒让我忘记了他现在是哈里勒王。我从桌子上拿起茶壶，掂了掂，茶壶中还有水，我走到床前，将茶水倒在他的脸上。

哈里勒遭到茶水的侵袭，一下子坐了起来。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伸手去摸腰刀，可是，他的手摸了个空。我担心他会危害到我，在倒茶前已经将他的腰刀拿走了。

哈里勒清醒过来，怒视着我："你在做什么！"

我也怒视着他："你在做什么！"

哈里勒低头看看他睡着的床，淡淡地说道："我一定是睡着了吧？"

"废话！"

"你听我说……"

"用不着！你为什么不走？而且，你凭什么睡在我的床上!"

"你睡在地上，屋里这么小，我不睡在床上又能睡在哪里？莫非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把你也抱在床上一起睡？"

哈里勒在我的印象里从来不是一个轻薄的人，可是此刻，他竟然对着我轻薄地嬉笑。

我抬手抽向他的脸颊，他的动作比我还快，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腕。

他的力量惊人，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被他牢牢制住，随后，他将我的手臂轻轻一拧，我身不由己地倒在了他的怀中。

我惊慌地看着他。他的脸离我的脸很近，他的两只眼睛像幽深的古井，井水倒映着月光，明亮如镜。虽然我的愤怒依然如故，他的恶作剧给我留下的印象却不能用“厌恶”这个词来形容。每个人都有复杂的两面，想必哈里勒也不例外。

“放开我！你放开我！”我扯着嗓子喊起来。

我刚喊了两声，他用手扼住了我的喉咙，我吓得及时闭住了嘴。我极力想挣开他的手，我越挣扎，他越用力，我被他掐得喘不过气来，胸口憋闷欲裂。蓦然间，死亡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在血液即将从我的脑海里流空的瞬间，我喃喃地、无助地唤道：“公主，救救我……”

哈里勒猛然松开了手，我剧烈地咳嗽起来。

哈里勒轻抚着我的肩头，悲伤与恐惧壅塞在我的每一寸血脉里，我用尽全身力气咳着，涕泪滂沱。

不知过了多久，我停止了咳嗽。哈里勒将他的嘴贴住我的耳朵，低低地问道：“你怕吗？”

我抬起眼睛望着他。

他伤害了我，可他没有一点愧意，这个男人简直让我无话可说。

“你怕吗？”他执拗地追问。

我想了想，恶狠狠地回答：“你想知道？让我也来试试？”

“不必，我怕。”

他坦白地承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倒让我大吃一惊。面对死亡，沙哈鲁似乎比他更具有勇气。

对话的时候，我还在哈里勒的怀中，他始终不肯放开我，我不得不请求他：“你让我坐起来说话吧。”

他回绝了："不，我喜欢你在我怀里的感觉。"

"可我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

"这是唯一的机会。"

"唯一的……机会？"

"是啊，除了今天，除了现在，我恐怕再没有机会把你留在怀中。"

"我不懂你的意思。"

"这种事，我懂就行。"

"你在开玩笑吧？"

"是，我在开玩笑。"

哈里勒梦呓般的语态让我哭笑不得，可我被他这样搂着实在不好受。我想了想，试图换一个角度说服他放我起来："哈里勒，你躺着，让我坐在你的身边陪你说话，不好吗？"

"行。但你不要离开我太远，如果你再做出任何不敬的举动，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杀了你。"

"你真是这样凶残的人吗？"

"有时是。我的心里充满仇恨，仇恨需要发泄的对象，不幸的是，我选择的这个人是你。"

"为什么？"

对于我的问题，哈里勒避而不答。他让我往里坐坐，将头枕在我的腿上。哈里勒的年龄比我小几岁，从小到大，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既算不上青梅竹马，也没有朝夕相处。他不像沙哈鲁和阿依莱，沙哈鲁如

同是我的兄长，阿依莱是我想嫁的男人，哈里勒给我的感觉则一向很陌生。应该说，他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我把他的反常归结为他需要慰藉，只是，他选错了对象。

哈里勒微微合上眼睛，他的表情让我觉得他对于躺在我的腿上格外惬意，果然，他还长长地打了个哈欠。

他困了。

我也困。

我急于让他离开："哈里勒……"

他将手指放在唇边，"嘘"了一声。我想起他刚才扼住我脖子的那一刻，心里蓦然有些胆怯，不敢再招惹他生气。毕竟，我很爱惜自己的生命，我喜欢活着，活很久很久，最好永远不要死去。

我低头看着哈里勒。他也看着我，我们面面相觑。如果是恋人，这样的注视想必一定情意绵绵。可是我与哈里勒的注视却充满讥讽的意味，我们都不是彼此所喜爱的人，天知道今夜我们为什么会如此亲近？

更可笑的是，明天，哈里勒还要做新郎。

"塞西娅。"哈里勒依旧合上眼睛，轻轻唤我。

"嗯？"

"你都这么老了，为什么还不找个男人嫁出去？"

可恶！他居然说我老了！长生天作证，事实上我的身心比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还要生机勃勃。不过，他说得也不算有错，一个二十六岁还待字闺中的女人，在男人眼里可不是像个怪物一样不可理喻。

"噢，我嫁不出去。"我只好这样回答。

"真的吗？"

"真的。小的时候，邻居们都觉得我不是寻常人，是一个精灵，或者根本是一个妖怪，不让他们的孩子跟我玩耍。"

“因为你眉间的金星？”

“对。”

“可欧乙拉公主并不这样认为。”

“是。公主认为我眉间的金星是智慧的象征。”

哈里勒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等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话语里隐含着笑意：“独特的女人，不是吗？”

“你应该说，独一无二的女人。”

“独一无二，是啊，独一无二。”

停了停，他喃喃地说道：“塞西娅，跟你说件事。”

“什么？”

“如果你实在无人可嫁，不如给我做妾室算了。”

我以为哈里勒疯了，用手探探他的头，然后检查了一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有点发红。

我正要掰开他的嘴，他自己张开嘴，问我：“你要做什么？”

我不提防，吓了一跳：“噢，噢，我想给你检查一下，看你是不是上火了？”

“你还会看病？”

“会一点儿，看着玩儿。”

“不用看了，躺在你的腿上，想不上火也难。”

“那你睡在枕头上吧。”

“不，这样舒服。”

“随你吧，反正天快亮了。”

“塞西娅，你别岔开话题。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嫁人？”

“我没岔开话题。我不是说了嘛，没人娶我。”

“听说，阿依莱两次向你求婚，都被你拒绝了。”

“你怎么知道？”

“很简单，我一直在想，不知道金星塞西娅会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不打算嫁人。”

“你很古怪。”

“是的。”

哈里勒睁开眼睛，看看我，嘴角一动，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该不是你心里有什么打不开的结吧？”

“啊？”

“或许，你钟爱的男人不是阿依莱，而是我的四叔沙哈鲁？”

我吃惊地望着哈里勒。我想起自己第一次与沙哈鲁的肌肤之亲，一切历历在目，我心里柔弱的部分蓦然颤动了一下，但只一下而已，接着归于平静。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沙哈鲁对我而言不是障碍。

那么，什么才是我与阿依莱相伴一生的障碍呢？

我想着，努力想着，可惜，我暂时还理不出头绪。

“我猜对了？”

哈里勒自以为猜出了答案却并不开心，如果我仔细分辨，一定听得出他话里饱含的失落之意。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宁愿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也不愿意费心猜测他问话的动机，我没这种心情。

“不是。”我懒洋洋地回了一句。

“不是？”

哈里勒不依不饶的劲头真让我心烦，若非担心他发狂再扼住我的脖子，我真想把他从我的腿上直接推到床下。我在想象中已经这么做了，这么做的结果是让我的心里舒坦了一些。

“你笑什么？”

我笑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回答问题。”

“回答……唔，真的没有。沙哈鲁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沙哈鲁不是？那谁是？”

“阿依莱。”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拒绝他的求婚？”

我实在忍无可忍，冲着哈里勒的脸咆哮起来：“我说，你干吗非要关心我嫁不嫁人，你有毛病啊！我，我嫁谁……”

哈里勒用手挡住脸，哭笑不得地阻止我：“塞西娅，塞西娅，求你了，别发火，你的口水弹太厉害了，我认输。”

我看到我愤怒的唾沫在他的手背上溅得星星点点，不觉笑了。哈里勒，这个已经做了王的人，居然还有着孩子气的一面。

哈里勒从指缝里看着我：“塞西娅，既然我的竞争对手不是沙哈鲁，你又不肯嫁给阿依莱，那么，你不如嫁给我吧。”

“行行好，别再说这种没用的废话。”

“没用未必是废话，我是真心向你求婚。你想，兀鲁伯是我的堂弟，他娶了你美丽的妹妹，我娶赛的姐姐，也算天经地义。”

“娶一个比你大几岁，又老又丑的女人，你想消遣我，还是想消遣你那些忠实的追随者？”

“你又老又丑么？我怎么没发现。我满眼都是你眉间的金星，它让你的眼睛像启明星一样明亮，让你的脸庞闪耀光泽，除了你，谁还配拥有这样的美丽。”

“我说，好啦，你作诗的雅兴还是留给你明天的妻子吧。她一定喜欢。”

“孤芳自赏，是那个女人教会你的吗？”

“你说谁孤芳自赏？”我问。

突然，我明白过来，一股怒火从脚底蹿上我的头顶。我再也顾不得哈里勒会不会危害我了，一把推开他，从床上站了起来。哈里勒猝不及防，摔到床下，他的头就躺在我的脚边。我低头看着他，我真想踩烂他的嘴，让他从此免开尊口。我忍了又忍，好不容易才压下了这种冲动。

哈里勒坐了起来，我想着，可能我要死了。奇怪的是，好半晌，他都仰头看着我，一声不吭。

我气呼呼地坐回到床上。我豁出去了，死就死了吧，谁叫我命该如此。不过，我发誓，哈里勒要是再敢说一句轻慢欧乙拉公主的话，我一定在死的时候拉上他，让他做不成新郎。

寂静中，我们倾听着彼此的呼吸。我的呼吸急促，我知道，这无非是因为我对哈里勒愤恨不平的缘故。哈里勒的呼吸却平静异常，我将他推到了床下，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生气。至少，他对我隐忍不发。

灯油燃尽，挣扎着熄灭了。透过窗棂，我看到外面的光线变得混沌起来，我对哈里勒说：“天快亮了，你走吧。”

哈里勒将手伸给我，我犹豫了一下，没接。

“拉我起来。”

我不敢不拉他。

哈里勒从地毯上站起来，习惯性地拍了拍身上。他低头看了我一会儿，慢慢地说道："上午，我派人来接你，参加我的婚宴。"

说完，他走了。我目送着他走出我的卧室，在身后关上门，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我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贰

也许是因为时局动荡不尽如人意，哈里勒的婚礼准备算不上多么铺张和豪奢。

我来时公主还没有到，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婚帐前走来走去，翘首盼望。我甚至怀疑哈里勒是不是骗了我，他根本没有邀请公主。

帖木儿王的宫帐临时充当了哈里勒的婚帐，里面地方宽阔可容纳上千人。被请的客人陆续地经过我的身边，进入宫帐。他们有些人向我点点头，有些人则对我视而不见。绵延一年之久的王位之争让每一个人都变得心事重重，哈里勒的婚礼注定不能复制帖木儿王东征前为孙儿们举行婚礼时的热烈与壮观。

意外地，我看到了一个人，他穿着华丽的衣服，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正向婚帐方向走来。

我看着他。当他离我越来越近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步履蹒跚、形容憔悴、满目悽伤的形象。

我暗暗心惊：天哪，是他吗？

不是他，又会是谁呢？

没错，他就是皮儿王子，帖木儿王生前指定的王位继承人，而今却成了哈里勒的阶下囚。

身份的剧变摧毁了他的意志，曾经的意气风发一去不返，他在短短的时间内未老先衰。

他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走过，我的目光追随着他佝偻的背影。他才

二十多岁，何以衰弱颓废至此？哈里勒真够有手段，皮儿沦为阶下囚的这段时间，也不知哈里勒用了什么样的办法，才把他变成了行将就木的老翁！

皮儿走了几步，似乎想起什么，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会儿。

我向他莞尔一笑。

我的刘海剪得很短，露出了眉间的金星。金星晃着皮儿的眼睛，他认出了我："塞西娅？"

"王子，是我。"

"你真的是塞西娅吗？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塞西娅没错，王子。哈里勒王子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我有意将"哈里勒"和"王子"这两词的音发得很重，尽管一年前哈里勒已经变成了哈里勒王，我仍习惯对他直呼其名。此刻，皮儿王子的不幸激起了我对他的同情，我称哈里勒为王子，表明了我对皮儿王子身份或者说继承人身份的尊重。

我有意的讨好果然打动了皮儿，他的脸上浮出笑容，浮肿的眼睛里蓦然间就有了一些生气："你来参加婚礼，怎么不进去？"

"我在等公主。"

"噢？哈里勒也请了欧乙拉公主么？"

"我想是吧，哈里勒这么说的。"

"一晃又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公主了，我真怀念小的时候围在她的身边听她给我们讲故事的日子。还有征伐印度的时候，只要有她相伴，就觉得天底下所有的危险都不值一提。如果还能回到以前，该有多好……"

皮儿几乎是下意识地说了这许多话，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浓浓的惆怅。对于天意弄人，我的感慨丝毫不比他少。只不过，从天上到地下，经历了人生剧变的皮儿，比我更希望时光可以倒流。

皮儿身边的一个人俯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一句什么，皮儿复活的神色顿时消失不见，他向我微微颔首，然后，默默地转过身，步履沉重地向婚帐中走去。我耐心地看着他进入帐子，当我回过头来时，发现一辆敞篷马车刚好停在我的身边，宽阔的车篷中，一个美丽的女人正向我招手。

美丽的女人！无论命运如何起落，无论岁月如何风蚀，她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永远美丽如故。

不过，她今天的打扮倒有一点点特别。

我的眼光一向锐利，我对她的衣着也一向挑剔。平素，只有穿戴好我为她精心挑选、搭配而且认可的衣饰，她才会去参加宴会。但我不得不承认，即便没有我，她的打扮也一样高雅得体。

可能是为参加哈里勒的婚宴，她特意换上一个月前我才为她设计和缝制好的淡紫色纯棉束身内衣。内衣的外面，她别出心裁地套了一件无袖敞领的锦缎长袍，长袍用的是那种米色带暗花纹的面料，颜色素净，只在衣襟和衣角处点缀了几朵玫瑰花的刺绣。这件外衣，此前我从没见她穿过，想来是她新近才做的。

当然，即便她新做了一件样式新颖的长袍也不足为奇，我之所以说她有几分特别，是因为她第一次在衣裙外披了一件红色的真丝披肩。艳丽的红色，像一团燃烧的火焰衬托着她如凝脂一般细腻的肤色，使她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我像一百年没有见过她那么长久，思念让我眼窝发涩。我伸手拉开车门，将她扶下马车。不等她对我说一句温存的话，我已经投入她的怀抱。她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如同我还是一个孩子向她撒娇时她时常做的那样。

好一会儿，我大声地、哽咽地问："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一次都不来看我？"我无所顾忌地抱怨着。在她面前，我永远是个无赖。我喜欢对她无理取闹，因为我知道，不管怎么样，她都会纵容我。

公主不回答我的责备，她只捧着我的脸颊，用母亲特有的温存语调问我："首饰，都设计好了吗？"

“嗯。”

“你满意吗？”

“不能说满意。”

“哦？”

“准确地说，是得意。”

公主放下心来，眼睛里闪动着欣慰的笑意。

她一向对我的天赋充满信心。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在我的世界里是一个孤独的人，当我面对着那些尚未完成的作品时，从设计到整个制作过程，我都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可以说，经我完成的每一件首饰、挂饰、金银玉器都凝聚着我的心血，只有回到她的身边，我才可以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

我挽着公主的手臂，一起向婚帐走去。在闲适的、沉默的片刻，我悄悄从侧面打量着公主。

当然，像每次参加宴会时一样，公主略施粉黛，庄重如旧。突然，我发现她的鬓角多了几根长长的白发，眼角周围也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我吃惊地望着它们。白发和鱼尾纹，这是我过去不曾注意到的，原来岁月并没有放过公主，在她的身上悄悄留下了痕迹。

只是，我和沙哈鲁、阿依莱、兀鲁伯、赛一样，我们都只知道索取她的爱，索取她的理解，用她的活力滋养我们自己，却忽略了她其实是个女人，她必定会在时光的磨砺中一天天老去。

是的，就像我们的太祖母，我们的祖母，我们的母亲一样，她同样会变得衰弱、苍老，甚至有一天会永远离开我们。而我们，在她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又曾经为她做了些什么呢？

我的心颤抖了，扶着她的手臂也微微颤抖，公主回头看看我，诧异地问：“塞西娅，你怎么了？”

我强行将涌到眼眶的泪水忍了回去，我不能说，我宁愿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

得到消息的哈里勒出来迎接欧乙拉公主，他看到欧乙拉公主的第一句话是：“公主，看来，这件外套和披肩都很适合您。”

公主向他微笑：“是啊，很美。谢谢你，哈里勒。”

原来，外套和披肩都是哈里勒专门请人为欧乙拉公主量身定做的，难怪我之前确实没有看见过呢。

为了让公主出席他的婚礼又与昔日有所不同，哈里勒可谓煞费苦心了。

哈里勒做了个“请”的手势，我急忙松开公主的手臂，让新郎官亲自将公主引入婚帐。

宫里的规矩我懂，我必须跟在公主后面进去。在婚帐中，我有我的位置，一般都在公主后面一排或后面两排，那里桌子是几张长条桌拼接而成，我将和另外得到邀请但是身份还不足以坐在最前面的女宾共用它们。

进入婚帐，我才恍然发现，公主和我是最后到的。公主姗姗来迟并不是她为人处世的风格，我猜测，一定是哈里勒有意让她最后一个出现，以此让所有人看到他对她设计救走兀鲁伯的宽容和大度。

公主跟随在哈里勒的身后，步履款款地通过婚帐中央狭长的过道，走向自己的位置。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是这般仪态万方、从容娴静。他们走过时，几乎所有的宾客——除了皮儿王子和新娘——全都起立向他们行礼致敬。

这样的尊重，一半是给哈里勒，一半是给公主。

对于哈里勒，毋庸置疑，人们尊敬他自然因为他是哈里勒王。对于公主，所有尊重的背后恐怕就别有一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

一方面，人们为公主能来参加婚宴而高兴，她的出现使生活在一瞬间好像回到了帖木儿王在世时的强盛时代。另一方面，人们愿意对这个柔弱女人隐藏的勇气表示出恰如其分的敬意。

哈里勒目不斜视，径直走到婚帐正中新娘子的身边坐下来。欧乙拉公主礼貌地向宾客们一一颔首回礼，也向新娘子行礼，当她准备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时，她看到了皮儿王子。

皮儿王子努力挺直了开始变得佝偻的身体，干涩的嘴唇微微翕动着，百感交集地望着她。他的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一开始，公主并没有认出他来。

皮儿王子向公主点了点头，公主走到他的面前。

“皮儿，是你吗？”她惊诧地问。

“是我，公主，您……”皮儿欲言又止。

此时此地的重逢，物是人非，一切尽在不言中。一时间，皮儿和公主都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公主关切的目光长久地落在皮儿的脸上，片刻，不无忧虑地问：“皮儿，你还好吗？”

皮儿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婚宴的司礼官走到欧乙拉公主身边，压低声音提醒她：“婚礼就要开始了，请您……请您入席吧。”

欧乙拉公主下意识地扭头看了看哈里勒，哈里勒和新娘子居中高坐，不动声色，眼睛里却闪着点点光亮。

公主不能违拗哈里勒的心意，歉意地向皮儿点点头，随着司礼官回到座位上。皮儿也沮丧地坐下来，在他坐下来时，我看见他的肩头猛烈地颤动了一下。

司礼官宣布婚礼开始，与宴的宾客全体起立，用歌声和美酒祝福哈里勒和他的新娘百年好合。新娘子穿着大红的礼服，佩戴着我为她设计的所有首饰，正如我预言的那样，这些首饰为她增色不少，使她显得娇艳动人。

我奇怪妃主罕则黛怎么没有在她儿子的婚礼上出现？这似乎有些不正常。仔细想想，恍然大悟。

真是的，我怎么差点儿就忘了，哈里勒与皮儿，原是同母异父的兄

弟啊。

哈里勒与皮儿，他们可都是罕则黛的亲生骨肉。

面对兄弟阋墙，一个母亲，又该如何处置呢？

叁

众所周知，罕则黛在嫁给三王子米兰沙前，曾是大王子只罕杰尔的妻子，那个时候，只罕杰尔对这位与父王一样出身于巴鲁剌思部的贵族家庭、容貌美丽且处事果断的妻子十分宠爱。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罕则黛先后为只罕杰尔生下莎勒坛和皮儿两个儿子。正当他们彼此发誓相守一生、共浴爱河时，只罕杰尔竟在一场战争中不幸阵亡。而那时，皮儿出生尚且不久。

帖木儿王一生中最钟爱的人莫过于他的长子，只罕杰尔死后，他不肯让王位旁落于长子的血脉之外，于是亲自指定长孙莎勒坛为王位继承人。同时，考虑到罕则黛年轻守寡以及担心罕则黛工于心计的特质会对未来政局产生不良影响，遂请大王后图玛帮忙，劝说罕则黛嫁给了三王子米兰沙。

经过图玛三天三夜苦口婆心的劝说，罕则黛终于同意抛下她与只罕杰尔的两个儿子，再披婚衣。

然而，罕则黛嫁给米兰沙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她失去心爱丈夫的痛苦在米兰沙的身上从来没有得到过丝毫慰藉，甚至当她生下哈里勒后，米兰沙对她的态度也一样不冷不热、暧昧不明。

时间在对米兰沙的极度失望中一天天过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罕则黛迷上了饮用白酒。或许，她只是需要用醉酒的方式来达到短暂麻醉自己的目的。日复一日，酗酒使她窈窕的体态变得丰满，最终变得臃肿不堪。

她的自暴自弃给米兰沙制造了与她分居的借口，她变得越丑陋，米兰沙就越嫌弃和远离她。她的两个亲生儿子莎勒坛和皮儿也只把她当成米兰沙的妻子，对她若即若离。谁也没想到，真正疼爱她的人竟会是生

性顽皮的哈里勒。哈里勒孝顺她远胜过孝顺父亲米兰沙，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唯有哈里勒守在她的身边，忍受着她的打骂，照顾她，不离不弃。应该说，若非生了哈里勒这样一个儿子，罕则黛无疑将是世界上最孤独最无助的女人，哈里勒是罕则黛活下来的唯一理由。

此间，作为王位继承人的莎勒坛，在祖父的协助下，逐渐培植起自己的势力。可惜的是，莎勒坛像他的父亲只罕杰尔一样没有登上王位的命，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时，他本人却在对巴耶济德的战争中失去了性命。

他的意外亡故，使皮儿取代了他的位置。

皮儿不缺乏祖父的钟爱，不缺乏勇敢和威望，但他缺乏其长兄莎勒坛笼络人心的手段。因此，从他被确立为王位继承人伊始，他便如坐针毡，如火中烤栗，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嫉妒甚至暗算。

事实上，无论是米兰沙、沙哈鲁两位叔叔，还是阿卜白克、奥玛、哈里勒、兀鲁伯、只汉沙这些亲兄弟、堂兄弟、表兄弟们全不服他，他们时刻觊觎着王位，希望取他而代之。

那一年，米兰沙疯病发作，罕则黛怀着恐惧和憎恶只身逃出帖必力思，往告帖木儿王米兰沙的所作所为。从此，她再不愿见到米兰沙，无论多少人包括帖木儿王本人从旁相劝，她都执意不肯回到她的丈夫身边。

哈里勒遵从母亲的意愿，将她留在身边。她住在哈里勒单独为她准备的行帐中，生活简单而有规律。只要不出征的日子，哈里勒每天必定抽出时间陪她说话、吃饭、散步。儿子的孝心令她感动和温暖，加之少了米兰沙和他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时刻扰乱她的心境，她不再需要借酒浇愁。为了儿子，她用惊人的毅力戒掉酒瘾，重又变成一个头脑清醒，富于决断力的女人。

再后来，帖木儿王病逝，她充分利用家族的势力，帮助儿子哈里勒抢先据有国库和王印，从而为儿子抢先登临王位铺平了道路。

可是，当另一个儿子皮儿沦为这一个儿子的阶下囚时，她被唤醒的母爱本能还是让她难以抉择。

也许这就是罕则黛不能出席儿子婚礼的缘故。身为母亲，手心手背都是肉，她一定很为难吧？纵然她深爱着与她相依为命的哈里勒，她也不希望另一个儿子皮儿死在她同母异父的弟弟手里。

哈里勒请大家坐下，酒宴正式开始。司礼官抑扬顿挫地唱着长长的祝词，一队脸上蒙着白布只露出眼睛的侍者手里举着托盘，腰肢微扭，像跳舞一样鱼贯而入。

他们刚刚离开，又一队侍者进入。

如此几进几出，我们的面前已经摆好了各种各样的美酒、肉食、水果、米饭和面包。能够容纳千余人席地而坐，摆上一百多张桌子后至少也能容纳两百人同时就餐的婚帐，哈里勒只请了不到一百人，因此，大帐显得有几分空阔。好在，婚宴上歌舞齐备，多少遮住了沉闷的气氛。

我不由自主地关注着皮儿，他坐在王位左侧第一排筵席的首位，与坐在右侧第一排筵席首位的公主相对。

凡是坐在第一排筵席的人，都单独使用一张楠木方几。皮儿垂头不语，整个灵魂似乎都游离于盛大的宴会之外，除了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他几乎什么都不吃。

我同情皮儿。

我在公主的后面看不到她的脸，我想，她的心情一定与我一样。

由于母亲罕则黛没来参加婚宴，欧乙拉公主算是长辈，哈里勒学他的祖父帖木儿王的样子，带着新娘子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分别给坐在第一排的所有贵客敬酒。他第一个来到欧乙拉公主的面前，他的耳朵里听着欧乙拉公主的祝福，嘴角噙着一丝礼貌的笑意。新娘子亲自执盏，倒了一杯酒敬给公主。公主祝福新娘子，接杯在手，将第一杯酒一饮而尽。

新娘子再敬，公主再饮。

新娘子正要敬第三杯，哈里勒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怎么忘了，公主平素从不饮白酒。真该死！我这就让人给您换上马奶酒来。"

哈里勒这句若不经意的话让我的心脏猛地哆嗦了一下。从帖木儿王

开始，谁不知道公主只能喝些口感柔和、对身体有益的马奶酒，她不是不善饮白酒，而是不能饮，如果饮了烈性酒，对她的病产生刺激，她就会头疼欲裂。哈里勒与公主曾经多次一起参加宴会，他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可他，偏偏以敬酒的名义强迫公主饮下两杯烈性酒，然后再假装换成马奶酒，既以此证明他给公主喝下烈性酒不过是一时大意，但又能让两种酒相掺和发生作用，加重酒的效能。

这大概就是他报复公主的方式吧！多么恶毒又多么不动声色！他无非希望欧乙拉公主犯病时饱受折磨，痛不欲生。

我的心很痛，手也在颤抖，我四下张望着，寻找一件趁手的利器。这时，我看到侍者跪在我这张桌子的面前，用锋利的蒙古刀认真地切着羊肉。

瞬间的冲动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设法将这把刀子夺在手里，然后与哈里勒，这个伤害了公主的恶魔同归于尽。

我这样想着，身体前倾，几乎坐了起来。这时，我看到公主将一只手放在背后，向我摇了摇。公主的脑后没长眼睛，可她居然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发热的头脑像被冰水浇过一样，刹那间冷静下来。

公主对我的阻止是及时的。事实上我很快明白，我根本杀不了早有准备的哈里勒。哈里勒等待的大概正是这个，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借我的手，以谋逆的罪名名正言顺地杀死公主。

他确曾饶恕过欧乙拉公主一次，然而，同样的忤逆行为绝不允许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如果在婚宴中发生血腥的事情，人们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谅哈里勒的所作所为。

哈里勒，他真是处心积虑。

侍者换上了马奶酒。公主将第三杯酒擎在手上，低柔地向新娘子说了几句话，然后才将杯中酒饮尽。

离开公主，哈里勒引着他的新娘子，来到了皮儿面前。

皮儿耷拉着脑袋，还在喝酒，似乎没有看到他们的到来。哈里勒弯下腰，将一杯白酒放在皮儿手边。

皮儿抬头，醉眼蒙眬地看了哈里勒一眼。

“你是谁？”他口齿不清地问。

“皮儿，这是你弟妇敬你的酒。”

“弟妇？你是说这个姑娘吗？”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轻慢地用手指着新娘子，他的眼睛血红，新娘子吓了一跳，急忙向后缩了一下身体。

“是的。所以，你要喝下这杯酒。”

“喝酒我当然愿意，就算毒酒我也奉陪。”皮儿去取酒杯，可是，在酒的作用下，他的手颤抖得厉害，一杯酒差不多被他洒出了大半。

喝完，他将杯底亮给哈里勒：“喝了，痛快吧？”

哈里勒不动声色地再给皮儿斟酒，哈里勒一边斟，皮儿一边洒，后来，酒刚满杯底，他又喝了。

第三杯酒，哈里勒改了主意，他将杯子放在一边，让侍者换两个银海碗过来，他要与皮儿一起喝。满满的两碗酒，哈里勒并不将碗交到皮儿手中，而是伸在皮儿的鼻子底下，他一边喝，一边看着皮儿喝，不一会儿，两碗酒被兄弟俩喝了个精光，哈里勒掷下酒碗。

银碗不会破，扔在地毯上只是发出一起响声，侍者急忙将银碗拾起来，躬着身默默退下。

哈里勒看着皮儿站也站不稳的样子，大声笑起来，笑声酣畅淋漓。

皮儿也跟着他笑，他的笑声若断若续，听着比哭还难听。

哈里勒走到皮儿身边，搂住了他的脖子：“皮儿，酒宴结束后，要不要我带你去见母亲？”

皮儿虽然醉得厉害，可他并不喜欢哈里勒这种亲热的表示。他伸出手，想要推开哈里勒，可是他力不从心，哈里勒的力气显然比他大得多。

我看见哈里勒的脸。他的脸上重又出现了昨晚扼住我脖子时的表

情。我想，此刻的皮儿一定也像我那会儿一样，感到透不过气来，感到自己就要死掉了。

“你说……什么？”果然，皮儿的嗓音变得嘶哑，与此同时，他用尽全身力气从哈里勒的胳膊下挣脱出来。

“去见母亲啊。”哈里勒重复了一遍，脸上仍然挂着笑容。

“谁的母亲？你的母亲吗？”

“难道，她不是你的母亲吗？”

“你是说……她吗……噢，我忘了。”

“连生下自己的母亲都忘了，不应该吧。”

“什么应该不应该，我几乎不认识她。你为什么老在我的面前站着，你走，我要喝酒，酒才是我的母亲。”

“皮儿……”

皮儿使劲推了哈里勒一把，一屁股跌回座位上。“走开！走开啦！”他为自己斟酒，他找不到杯口，酒洒得满桌子都是，“走开，我要喝酒。爹亲娘亲不如酒亲，我哪有亲娘，嗯？酒才是我的亲娘。”

他说着，又笑起来，放声笑起来，空洞、悲怆的笑声久久回荡在婚帐中，如同一只孤独的断腿公狼，蹲在山冈上面对着强壮的猎人悲号。

我不忍卒听。然而，与皮儿相比，我更关心公主。我只能看到公主的后背，她端坐在座位上，我看不到她的脸色，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开始头痛。

我想象着她脸色苍白、额角上冒着细密冷汗的样子，结果，我自己脸色发烫，先出了一身热汗。

该死的哈里勒和他的新娘怎么还不结束这一轮敬酒？希望宴会的气氛能变得轻松一些。如果公主身体不适，我才不管哈里勒是王子还是王，我一定要带着公主离开婚帐，接受大夫的治疗。

对了，塞西娅这个笨蛋光知道着急，怎么就把珍贵的药丸给忘了呢？我通常不是随身带着一个药瓶吗？

药瓶是我用一块条形水晶精雕细琢而成的，外观如微微弯曲的拇指，内壁中空，透过晶莹剔透的瓶体，可以看到里面圆圆的、像珍珠般大小的红色药丸，十分美丽。我是个性格古怪的人，难免有时会突发奇想，做一些别致精巧却华而不实的东西，比如这个药瓶就是其中之一。药瓶的里面一次只能放下五粒药丸，不过，有这五粒药丸至少可以暂时抵挡一下，我得赶紧给公主服用，我相信，公主吃过药后，对她的头疼一定能起到缓解作用。

可是，可是药瓶呢？

药瓶到哪里去了？我明明记得带在身上的，为什么我翻遍了全身就是找不到了呢？难道……是我记错了？还是落到了王宫后花园关押我的地方？再或者，根本就是有人趁着我睡着的时候从我身上偷走了药瓶？

不可能吧，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事！我得想想，我得好好想想，我到底把药瓶丢在了哪里……

我像个疯子一样茫无头绪，公主几次病倒带给我的恐惧纠结着我的记忆，除了担忧、害怕，我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到。

也许感受到了我的不安和焦虑，在新婚夫妇的敬酒进行到一半时，公主回过头，向我微微一笑。

我看着她。欧乙拉公主的面容苍白，神情宁静，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唇边，好像在对我说，她早有准备，她吃过药，不用为她担心。

可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药丸只能缓解一时，我听大夫私下里告诉公主，这种药丸不能经常服用，更不能大量服用，尤其不能在服用后喝酒，如果这三点做不到，药丸所起的作用就不是救人而是害人了。

然而，天生颖慧的公主预料到哈里勒不会轻易放过她，也明白哈里勒请她赴宴根本别有居心，即便如此，她仍然不愿意因为自己突然病倒而破坏了婚宴的喜庆气氛，所以，她在赴宴前服下了药丸。这样一来，

她的确能支撑到酒宴结束甚至晚上都不成问题，但是明天，谁知道明天她又会如何呢？

肆

哈里勒和新娘子终于回到了座位上。随着音乐和鼓点的变化，一队乔装成武士的舞伎踏着节奏进入大帐，献上了马刀舞。帖木儿王在世时，十分喜爱这个奔放遒劲的舞蹈，每逢宴会，第一曲舞多是马刀舞。

据说，刀马舞的编排者是少女时代的图玛。图格鲁汗因为宠爱女儿，每逢东察合台汗国的宴会，都会让艺人表演这个节目。帖木儿王与图玛成婚后，仿效图格鲁汗的做法，将马刀舞定制为宫廷舞蹈。

帖木儿王从来认为他是成吉思汗的后人，这个观念一生不曾改变。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对蒙古公主图玛极尽宠爱，凡是与图玛有关的东西，他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哈里勒作为帖木儿王的继承者，势必要将帖木儿帝国的许多宫廷礼法继承下来，舞蹈便是其中一项。

哈里勒居中高坐，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舞蹈。

我的内心百味杂陈。一面担心公主，一面想着罕则黛妃主；一面猜测皮儿的命运，一面又为哈里勒的新娘子纳闷。

我纳闷的是，哈里勒的新娘子长得确有几分姿色，但与赛相比，还不能算作花容月貌。这且不论。我最纳闷的是，自始至终，我在新娘子的脸上不曾看到一丝笑容，而且，她的一举一动表现得像个木偶一般任人摆布。

这么说吧，与其说今天是她大喜的日子，倒不如说今天的这场婚礼对她而言纯粹是一种无奈和折磨。

多么古怪！

新娘子到底是哪位王公贵族的女儿？哈里勒为什么一定要娶这样一

个喜欢哭丧着脸又并非美若天仙的姑娘？是哈里勒神经搭错还是人们说的鬼使神差？要么就是哈里勒别有用心？

我觉得最后一种情况最有可能。

在帖木儿王的诸孙当中，哈里勒一向以冷面狠心闻名。从他报复公主的手段来看，他这个人也的确不是什么善良之辈。由此推断，新娘子说不定是他用来报复某人的工具。

我心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后，渐渐地倒被我看出了某些端倪。

比如说，新娘子与哈里勒回到座位后，目光总是若不经意地掠过皮儿坐着的方向，也就是那么一瞬，又将目光收回。而皮儿，只顾埋头喝酒，根本不向新娘子看上一眼。再比如说，皮儿越表现出冷漠的样子，新娘子似乎越伤感，到后来，新娘子的眼里噙满泪水，不得不垂下了头。

我天生具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许多时候我的判断即使不能说百发百中，也可以说十拿九稳。哈里勒与他的新娘子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感情，这一点，从之前哈里勒对这次婚礼的淡漠可以看出。果真如此，哈里勒的这次娶亲一定又是一种精心的安排了。

也许是我太过于注意皮儿和新娘子两个人的微妙情态，而顾不上欣赏舞蹈，因此，当我听到“啊”的一声惊叫时，我并没有看见一个体态轻盈的舞伎在舞步移到离哈里勒最近的位置时，突然从衣袖中抽出了一把锋利的短剑。事实是，我只不过看到了一个身影像箭一样冲到哈里勒的面前，接着，则是“当”的一声，哈里勒临危不乱，机敏地用酒碗挡开了刺向他的短剑。

所有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目瞪口呆，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哈里勒的侍卫，他们蜂拥而上，将行刺者扑倒在地，夺下她的凶器。而我，也反应过来，跑到前面，抱住了公主。

公主安慰似的轻抚着我的后背，让我在她身边坐下来。

二十多年的时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使我受到惊吓，全身不由瑟瑟发抖。

婚帐里着实混乱了一阵，包括新娘子在内的许多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过，当所有的舞伎都被带出去统一看管，在护帐侍卫强制的维持下，婚帐里很快又恢复了原有的秩序。我无论如何不肯离开公主，侍卫也没有刻意勉强我，他们只是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所有的宾客。

骚动过去，婚帐中瞬间出现了一阵可怕的沉寂。沉寂之后，哈里勒离开座位，踱到刺客面前。

当时，我丝毫不曾预料到接下来就要发生的事情，我只记得，我的心里很乱，目光无意识地扫过皮儿和新娘子，又落在哈里勒的脸上。对于方才那惊险无比的一刺，哈里勒没有表现出丝毫余悸未消的样子，相反，他很镇定，甚至有点儿为自己的反应机敏沾沾自喜。

他低头望着刺客，刺客抬头望着他，他们彼此相视，好一会儿，哈里勒才问道："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杀我？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刺客不语。

我发现刺客长得很美，是那种妖娆的美，如同她天生就是为做一名舞伎而存在的。可是，她为什么要行刺哈里勒呢？她不知道现在的哈里勒是帖木儿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吗？难道，她不曾想过，刺杀这样一个人，她得冒多大的风险，又有多少成功的把握？她与哈里勒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她有家人死在哈里勒的手上吗？或者，就是她受了什么人的指使？

我徒劳无益地猜测着一切可能，而真正的可能或许就是出人意料。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有时会告诉我们真相，有时也会欺骗我们，然而在当时当地，除了相信我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我别无选择。

哈里勒蹲下身子，用手使劲拧起刺客尖尖的下巴，继续问："告诉我，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的语调很奇怪，像在克制，又像在调笑。刺客试图挣脱他的手，一言不发。

"你不说是吗？"哈里勒一手仍然捏着刺客的下巴，一手从腰间取下他片刻不离身的蒙古弯刀，他用这柄刀的刀背压住了刺客的脸。

刺客的全身抖动了一下，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安静下来。终于，她说："你杀了我吧。"声音娇脆，有如莺啼。

"你想死？"

"是。"

"可我不会让你死。"

"你要做什么？"

"你长着一双漂亮的眼睛，我喜欢。不，何止是眼睛，你这娇嫩的脸蛋，樱桃般的小嘴，我全都喜欢。"

"你想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刺客连声问，她的声音微微发颤，里面充满了真正的恐惧。

"我嘛，把我喜欢的全都留下来，然后，放你走。"

"留……留下来……怎么留？"

"很简单，我先把你的脸皮剥下来，然后，割下你的双唇，剜下你的眼睛，等我做完这一切，你就可以走了。"

"你……"

"唔，看样子，你还不信是吗？好，我做给你看。"哈里勒说着，将刀背翻过来，用刀刃对准了刺客的脸，顿时，刺客的脸上被压出一道浅浅的印痕。

"不要!"刺客大叫起来。

"为什么不要？你连死都不怕，还怕破相吗？不，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太痛苦。想想你以后的样子吧，一定惹人疼怜。"

"求你了。"

"你想考验我的意志是吗？看我会不会对你心慈手软？好，我来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哈里勒说着，手腕上就要加力。刺客的意志彻底崩溃，哭出了声："别！别这样！我说！我说！"

哈里勒难得地一笑："你看，早这样多好。"他悠闲地收起腰刀。侍卫搬来一把椅子，他在椅子上坐下来，像一个法官一样，开始审问刺客。

"你叫什么名字？"

"欧日其朗。"

"多大了？"

"十七岁。"

"哪里人？"

"我……我是察合台人。"

"察合台人？哪一部？"

"巴鲁刺思。"

"巴鲁刺思部？你和我还是同族人。怎么，我和你有仇吗？"

"是。"

"什么样的仇，值得你冒生命危险行刺我？"

"我的父亲、哥哥、弟弟，都是被你杀死的。"

"是吗？我不记得了。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杀死了他们？"

"上一次，你和皮儿王子……的战斗中。"

"死于战争？"

"对。"

“死于战争中的人很多，为什么向我报仇的人只有你一个？”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们懦弱。”

“错。他们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到别人的指使。”

“你说……指使？”

“我这样说你很奇怪吗？说吧，是谁借助你的仇恨指使你刺杀我的？”

“没有，真的没有人。”

“有，你不用否认。我知道这个人是谁。说真的，我能确切地了解这个恶毒的计划，还得感谢我的新夫人。”

哈里勒的这句话，不亚于一块巨石落入水中，先是发生了一声巨响，继而溅起巨大的浪花。

刹那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新娘子的脸上。所有的目光，包括皮儿在内，此前，他还一次都没有向新娘子坐着的方向看过。

新娘子完全是一副惊呆的模样，一张脸涨得通红。渐渐地，她脸上的红晕褪去，脸色变得惨白如雪。

刺客欧日其朗盯着新娘子看，许久，她声嘶力竭地骂了起来：“是你？你这个不得好死的贱人！”

新娘子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不是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贱人！贱人！”欧日其朗仍然不依不饶地怒骂着。

“我不是贱人，我不是！王子，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什么都没有对这个人说过。请你相信我。”

新娘子慌乱之中，失去了判别事物对错的能力，她只想着为自己辩解，可是，她的辩解却出卖了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听得出来，她口中的“王子”肯定不是哈里勒，那么这个人，必定就是皮儿。

原来，我判断是正确的，新娘子与皮儿确实早已相识。

皮儿默默地注视着新娘子，不像是我所认识的皮儿，也不像是我所认识的任何男人。他让我惊异。我第一次看到他酡红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表情，这种表情无法用任何语言表述，它集合着伤感、怜惜、无奈、悲愤、心知肚明等等等等，唯独没有丝毫埋怨。

泪水顺着新娘子苍白的面颊滚滚而下。我们看着她，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扯下了头上的婚纱，脱去了大红的婚衣，她将婚纱和婚衣全都扔在了地上。婚衣里面，露出一身素净的衣衫。看样子，新娘子只是在她旧日的衣着之外套上了肥大的婚衣而已。月白色的衣衫上，绣着了紫菊的图案，也许有些人不知道，但我知道，紫菊花，一向是皮儿喜爱的花品。

新娘子走下座位，走到哈里勒面前。她用手指着哈里勒："你……你在撒谎，我没有对你说过任何事情！"

哈里勒微笑："是吗？那么，眼前的一切你该做何解释？若非赖你护佑，我如何躲得过今天这一劫？"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杀你！她没能得手真是遗憾，我宁愿你死。别说我什么都不清楚，我就是清楚也不会告诉你。"

"好啦，别使性子了。今天是我们大婚的日子，我们已经是夫妻，哪有新娘子盼着自己丈夫死的道理。"

"你……"

"回到你的位置上去吧。你这样走下来，很不吉利。你看，大家都看着你呢，以后，你还得多掌握一些宫廷礼数。"

新娘子怒视着哈里勒嘲笑的脸，然而，悲愤使她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侍卫上前，催请她回去，她无奈地转过身。她走得很慢，很慢，只有几步，接着，她伸出手，以惊人的敏捷抢过侍卫佩带的腰刀，将刀锋直接送入了自己的肚腹之中。

这一切比刺客行刺那一瞬来得还要突然。

我在一片惊叫声中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我的意识变得混乱，像做

梦般昏头涨脑。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但愿一切都是我的梦境。

公主悄悄地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指冰凉，触在我的手心冷得刺骨。我强使自己睁开眼睛。

我睁开眼睛时，看到的是更加惊人的一幕。不知何时，皮儿已在新娘子的身边，新娘子倒在他的怀中，奄奄一息。

“王子，相信我，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喘息着，对皮儿说。

皮儿温柔地回道：“我知道。”

“我不该答应嫁给他。”

“你是为了救我。”

“可是，我却害了你。”

“不，无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只可惜，让你白白丢掉一条性命。”

“别这么说，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我很高兴。你应该知道，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王子，不，皮儿，我冷，抱紧我。”新娘子呼吸急促，声息微弱，显然，她的生命之灯正在熄灭。

皮儿紧紧抱住了她。两行泪水从他微闭的眼中滑下，滴落在新娘子苍白冰冷的脸上。

“别……哭。”这是新娘子留给皮儿的最后一句话。她抬了抬手，似乎想为皮儿拭去泪水，她的手臂刚抬到一半，便垂落下来。这是永远的垂落，与此同时，她的头也滑下皮儿的臂弯。

皮儿将泪湿的脸抵住了新娘子的额头，许久，除了肩头偶尔剧烈地抽动一下，他无声无息，一动不动。

哈里勒走到皮儿面前。

“好一对情深义重的爱侣。原来，你们早就商量好了，要趁我娶亲

的时候置我于死地。皮儿，你真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你好狠的心肠！”

皮儿连头也没抬，他冷冷地回答，语气里听不出丝毫悲伤的味道：“哈里勒，你机关算尽，我赌你难逃一死!”

“是吗？难道，你还能杀得了我吗？”

“还能杀得了你？难道，我曾经杀过你吗？我一点都不怀疑，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你演了一出好戏，一箭双雕的好戏。现在，你得逞了。我就是想知道，在这部戏里，这个女人，或者说，这个‘刺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想来，她也只是你的一个棋子吧？”

哈里勒示意将欧日其朗带走，严加看管起来。皮儿说道：“等等，我有话问她。”但是没有人理他，按照哈里勒的命令，侍卫推着双臂被捆绑起来的欧日其朗向帐门走去。皮儿冲着欧日其朗的背影喊道：“你等着吧，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哈里勒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个帮凶！”

皮儿的话产生了作用，欧日其朗的脚步明显趔趄了一下，她猛然回头望着哈里勒，脸上流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

哈里勒抿着嘴唇，依然摇摇手，侍卫将欧日其朗推了出去。

“皮儿，你认罪吧。”哈里勒只对皮儿说。

“认罪？你早就给我定罪了，还需要我来认罪吗？”

“皮儿，只要你把实情告诉我，看在我们是同母兄弟的分儿上，我会对你网开一面的。”

“哈里勒，你这个小人！”

“皮儿，其实你不认罪又何妨！你的罪行有目共睹。我只是希望给你个机会。”

“机会？给我死的机会，给我百口莫辩的机会，是吗？哈里勒，我告诉你，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你一样卑鄙。”

“你这样固执对你真是一点好处没有。你害死我的新娘，将我的喜

事变成丧事，你对这一切难道就不觉得有丝毫愧疚？”

皮儿怜惜地放下新娘子，从地上缓缓站了起来。他盯着哈里勒，眼睛里喷射出一股怒火。我想，如果眼睛真的可以燃烧的话，皮儿眼中的怒火一定可以点燃哈里勒，将他烧为灰烬。

哈里勒不由自主地避开了视线。不过，他随即将目光移回在皮儿的脸上，这种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能示弱。

一对从同一个母亲怀抱中诞生的亲兄弟就这样默默对峙着，我发现他们的外形居然有几分酷似。

终于，哈里勒微微笑了。他依旧做了个手势，似乎想让侍卫将皮儿带下去，可是皮儿猛地向哈里勒扑过去，用手扼住了哈里勒的脖子。哈里勒根本没有闪避，在皮儿扼住了他脖子的瞬间，三柄长剑从背后刺穿了皮儿的身体。

婚帐里再次骚动起来。女宾席中发出了一声惨叫，一个女人昏厥了，被她惊慌失措的丈夫急急忙忙地抱了出去。

我也想尖叫，也想昏倒，可是公主抓着我的手，她给了我勇气，我强迫自己把这悲惨的一幕看完。

被剑刺中的皮儿脸上露出一种解脱的神情，手，慢慢地从哈里勒的脖子上松开了。他没有立刻就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挣扎着回到了新娘子身边，跌坐下来。他伸出手，重新将新娘子抱在怀中，然后，他仰头看着哈里勒，艰难地说道：“你赢了。你完蛋了。”

说完，他溘然而逝，用死亡换回了追随所爱的自由。我相信，他与他死去的爱人，将在天上相聚。

婚帐里弥漫着血腥的气息，我再也忍不住，干呕起来，鼻涕眼泪一起汹涌而出，我像晕船一样难受得生不如死。

公主把我拖出了婚帐。

侍卫没有阻拦我们，但是其他人被挡在了帐中。我和公主站在大帐外的风口，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血液一点点流回到我的心脏里，我冻住的神经苏醒过来，这使我头痛欲裂。

以前，即便目睹过战争酷烈的场面，也没有让我产生过这种快要死去的感觉。所有的一切如同噩梦一样，喜庆的婚礼殿堂转眼间变成了两个人的坟墓，我倒真的希望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

公主，我的母亲，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知道我没事了，她递给我一块丝帕，让我把脸擦干净。

我抬头望着她时突然想到一件事，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欧乙拉公主都保持着一种麻木的平静。她好像早有预料，不做任何徒劳的努力。我不止一次领教过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身上所具备的超凡勇气和智慧，但我还是为她吃惊。死去的毕竟是皮儿啊，当皮儿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对他像对沙哈鲁一样疼惜。可是，如今她目睹了皮儿的死亡，却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悲伤的样子。

“塞西娅，你没事了吧？”我将丝帕揉成团，攥在手里，公主温柔地望着我，语调平静柔和。

我摇摇头。

“进去吗？”

“不，我宁可死，也不要进去。”

“好吧，那就等着哈里勒派人来，把我们带到我们该去的地方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情没完，哈里勒会调查所有人的。”

“调查？”

“是啊，他得找出来，皮儿还有没有同党？”

“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是皮儿做的吗？”

“不相信又能如何！”

“公主……”

“什么？”

“我觉得……”

“觉得什么？”

“你和以前不一样。对这件事，你好像很麻木。”

“我经历过比这更糟的事情，这就是宫廷。”

“更糟的事情？你说的是……”

“许多年前，有一个无辜的女人也像皮儿这样死在了我的面前。而那时的我，像今天一样，除了眼睁睁地看着，什么事情都不能为她做。那个时候，我像今天一样，什么事情都没有为她做。”

“你说的女人……是谁？”

“她……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她是我的母亲。”

“你的母亲，天哪！”

公主温柔的杏仁眼里闪现出迷离的泪光，由于回忆的痛苦，她的脸色由苍白变得铁青。

“公主……”我担心地叫了起来，她的痛苦感染了我，我比她还要难过，还要感同身受。

好一会儿，公主拭去泪水，稍稍平静下来。她用一种令我感到陌生的语调说道：“这就是宫廷，充满了阴谋和杀戮。因为宫廷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喜欢。我试图逃离，我曾经这样做过。逃离，既是为了逃命也是为了远离宫廷。我一路向西，逃到了西察合台汗国，到了这里之后我才发现，一旦离开宫廷我竟寸步难行。我没有一项技能可以让自己安身立命，离开宫廷我只能成为索度他们这些人的累赘。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宫廷之中，再次面对阴谋与杀戮。这是我的宿命，改变不了的宿命。我只能如此，为了活下去，为了等待死亡。”

“不！你别说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不要听你说，我不要你死！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就……我就再也不跟你说一句话了。”

想到公主有一天会离我而去，想到皮儿和新娘子的悲惨结局，我的恐惧爆发了，我歇斯底里地大声哭喊起来，我惊人的哭声和喊声引来了侍卫。公主束手无策地看着我，除了听任我病态般的发作，她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让我安静下来。侍卫走过来，惶惑地看着我，等我的哭声变哑，低弱下来，他们对公主说道："公主，哈里勒王命令，要我们护送您进城。"

公主依然点了点头。当然，这是她所预料到的结果，她说过，哈里勒一定会就刺杀之事展开调查，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被牵连进此事之中。我的恐惧随着眼泪流出我的心里，我平静了许多。

我对侍卫说："我也要去。"

是的，我无论如何要跟公主一起去，哪怕被关进监狱，即便是死，我都不会离开公主的身边。

侍卫回答："好。"

侍卫的话音甫落，婚帐的门打开了，所有参加婚礼的宾客一个跟着一个被押出婚帐。他们将随我们一道，回城接受审查。我看着这些因为参加了一场悲惨的婚礼而成为嫌犯的人，他们在婚帐外彼此相顾，惊恐不安。因为他们，其实也包括我在内，我们没有人预料得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会成为下一个，再下一个的牺牲品，对于无法预知的命运，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

只有欧乙拉公主，只有这个经历过人世间最悲惨的事情的女人无惧生死，像水一样平静，像风一样从容。

伍

皮儿临死前对哈里勒说过一句话："你赢了。你完蛋了。"

开始，我并不明白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后来，事态的发展逐步证实了他的预言，"皮儿事件"最终成为哈里勒王权衰落的开端。

那一天，哈里勒的侍卫将我们这些不幸参加了婚宴的人全部押回城

中，之后，我和公主以及所有的人都被关入了城中的大牢。

针对城中是否还存在皮儿的同党所展开的调查一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每一天，都有一些人被定罪处死，也有一些人被无罪释放，允许回家。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哈里勒一直不肯审问公主，也不肯释放公主，他就让公主在监狱里面待着，一再目睹那些被定罪的犯人在被严刑拷打时生不如死的模样。

公主的身体状况原本就不好，哈里勒让她饮用白酒，她在饮酒前被迫服药，以及受刑者的哀鸣不绝于耳，这一切都加重了她的病情，头痛最严重的时候，她陷入长久的昏睡之中。

我将带在身上的一块玉佩悄悄塞给了狱卒长官，哀求他无论如何要将公主的病状告诉哈里勒，并代我请求哈里勒派个大夫过来给公主诊治。可是，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也没有等到哈里勒派任何大夫过来看视公主，而且，那个答应给我传信的狱卒长官我也再没有见到他。

公主依然昏迷不醒，我无望地守在她的身边，用清水为她擦拭着身体。我想起公主说过的话，她说："我曾经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是的，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经历过担心公主死亡的恐惧，因此，当我再一次陷入同样的恐惧中时，我没有方寸大乱而是头脑清醒。

我想到沙哈鲁，不止一次想到他。我在想，如果这一次公主真的死了，他连与公主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假如真是那样，他该怎样悔恨终生？他又该如何不能原谅自己？

事实上，如果公主真的死了，我也不能原谅自己，我也会悔恨终生。这个女人，她将我养大，将我带在身边教我爱我，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我却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什么事情都没有为她做。

假如她真的死了，我宁愿随她而去也不要留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

我突然有些憎恨沙哈鲁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他却一直按兵不动？为了争夺王位，米兰沙、阿卜白克、只汉沙、奥玛、哈里勒、皮儿，他们这些人明争暗斗，他们当中，只汉沙和皮儿已经死了，可沙哈鲁始终守在自己的封地，我看不到他有任何行动。

沙哈鲁应该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可这一次，我对他感到失望。

从早晨到中午，我滴水未进，只是不停地给欧乙拉公主擦拭，设法让她滚烫的身体清凉一些。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公主从来都是个喜欢洁净的女人，躺在这样肮脏的地方受苦受难真的太委屈她了。

隔壁的监狱里又传来受刑者的呻吟和惨叫，那一声声哀怨的嚎叫像锉刀一样锉着我的心脏，我的心口钝疼，感觉自己快要发疯了。正因为这样，我也觉得庆幸，因为昏迷，公主再不用听到这些声音，再不用忍受这种无休止的折磨。

接连熬了两夜不曾合眼，我好像睁着眼睛做了一个短短的梦。梦中，我看到狱卒打开门，一个人走进关押我们的牢房，一开始我以为是沙哈鲁来了，后来发现是个女人，她向公主俯下身体……

我浑身颤抖了一下，惊醒了。

眼前混沌的人影变得清晰起来。原来不是梦！我的视线里充斥一个肥硕的身体，她正俯视着欧乙拉公主。

“妃主！”我呼唤出声。

是妃主罕则黛没错，哈里勒不肯来，还好妃主来了，只要妃主来了，她一定可以救欧乙拉公主。

我跪在罕则黛的面前，抱住了她的腿。我哭着央求她：“妃主，请您救救公主，请您一定要救活公主！”

罕则黛用她粗短的手指碰了碰我的头发。我抬头望着她，她的眼泡浮肿，肥胖的脸颊闪闪发亮。

这张脸，这个人，我简直有些不敢相认。

一定是皮儿的死使她身心受到巨大的打击，短短的几天之内，她像一个被充满气体的气囊一样全身鼓起。对于她，我已经不能用“肥胖”这个词来形容她了。她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可怕的样子，的确让我想到充气的气囊。或许，我该用“肿胀”这个词形容她更合适？

“塞西娅，公主这个样子多久了？”她的声音喑哑浑浊，我琢磨了好一阵儿才总算弄明白她问的是什么。

“从我们被关进大牢那天，她的头痛病就犯了，她一直很痛苦，前天晚上，她开始陷入昏迷。”

罕则黛思索着，目光闪闪。片刻，她似乎做出某种决断。她命狱卒立刻将欧乙拉公主送回她自己的住所治疗，她这样吩咐时语气极其强硬。作为哈里勒的母亲，没人敢违背她的命令，狱卒乖乖地跑去准备躺椅。当我看着公主被两个狱卒小心地抬出牢房时，我知道，公主终于有了可以活下去的机会，在那一瞬间，所有的感激都化作泪水在我脸上滚滚流淌。

罕则黛为公主请来了城中最好的大夫，经过他们紧张的救治，公主柔弱的生命之花再次得以绽放。这期间，哈里勒只来过一次，他说他是来看望母亲，然而，由于他是如此言不由衷，所以罕则黛将他带到了公主的房间。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病中的公主。

公主刚刚服过药，正要躺下，看到他进来，公主似乎有些惊讶。

罕则黛站在我的身旁注视着公主，一时间，我们四个人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片刻之后，公主向哈里勒伸出了手。哈里勒因为意外而踌躇，但终于，他还是走过去坐在了公主的床边。

公主细细地审视着哈里勒疲惫的面孔，语气中不无担忧：“哈里勒，你的脸色很不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罕则黛用手捂住了嘴。我像她一样，泪水一下子涌满了眼眶。

哈里勒也一样心中疼痛。他不敢相信，这个被他折磨得只剩下半条命的女人，竟然一如既往地疼爱着他、关心着他……天哪，他为什么要来看望她！

“公主，我……”

“无论多么辛苦，都要注意身体。别让你母亲太为你担心。”

哈里勒垂下了头。我以为他会向公主道歉，可他站了起来：“公

主，您休息吧。我……我得走了。”他说着匆匆忙忙地起身向外走去，他的确不会道歉，可是在他转身离去的刹那，我看到他的脸上闪过了深深的懊悔之色。

他无法再待下去，如果再待下去，他一定会向公主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他如果那样做了，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半个月后，公主的病情得到控制，我征得罕则黛的允许，带着公主回到了欧琳堡。几天后的一个中午，罕则黛突然光临欧琳堡，她说她来看望公主，但我分明感到她是有话要对公主说。

公主的身体一直没有完全复原，她变得更加瘦小了，下巴尖尖的脸上，一双眼睛显得更大更深了。她走路的时候摇摇摆摆，就像一阵风都能把她吹倒。可她还是那样热情地接待了哈里勒的母亲，这倒并不是因为罕则黛救了她一命，而是因为她自始至终都很尊敬这位性情刚毅的妃主。

我亲自下厨，做了一盆色香味俱全的素菜拌面。阿依莱是个有心人，在明朝的那段日子，他记下了几种美食的做法，我将其中面条的做法加上我的独创，做出了一种连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吃过的美食。当我将拌面端到罕则黛和公主面前时，她们疑惑地尝了一口，不由得都发出一声赞叹。

银果面包早就没有了，好在有索度的妻子为我们烤制的馕。索度的妻子烤馕的手法别具一格，经她烤出的馕既酥香又可口。

我们的这顿午餐算不得丰盛，除了拌面和馕，桌上就只有酸奶、马奶酒、葡萄酒和甜瓜。可是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公主陪着罕则黛稍稍喝了一点马奶酒，她们并没有吃馕，因为拌面太可口了，她们只想吃拌面。罕则黛是胃口本来就好，但公主也吃了小小的两碗。自从公主生病以来，这还是她第一次吃得如此让我开心。很快，一盆拌面被我、索度夫妇、罕则黛妃主带来的两位侍女在内的七个人吃得干干净净。

吃过饭，索度夫妇、两名侍女将餐桌收拾下去，只留下了甜瓜和奶茶。我为罕则黛和公主斟上热气腾腾的奶茶，然后，我走到公主的身后，很自然地轻轻为她按摩着头上的穴位。这是我常做的事情，绝不会因为罕则黛在场就觉得不便。事实上，在公主优雅风度的背后是一种率

真和不拘小节，罕则黛对公主素有所知，因此，她也没有任何要我回避的意思。

罕则黛垂询公主有什么需要，公主说没有。可是我有，我请求罕则黛再次恩允我带公主回一趟塞西娅洞。

“塞西娅洞吗？为什么？”罕则黛奇怪地问。

“那里的气温现在最适宜，我想带公主泡泡药池，您也知道，这会对公主恢复健康有帮助。”

“噢……”我分明感到罕则黛犹豫了一下。当然，我了解她的顾虑所在，这毕竟不是她完全说了算的问题。

公主不想为罕则黛增添麻烦，她笑着说：“不用。”

罕则黛注视着公主，这个女人虚弱的样子让她的心里产生了几许怜惜，她答应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等公主的身体再恢复一些吧。”

罕则黛点了点头：“也好。”

她目光闪闪地望着公主，她的样子让我进一步确定她的确有话要对公主说。果然，她犹豫着唤了一声：“公主啊……”

公主的目光落在罕则黛的脸上。此刻，她是那样体贴，她体贴的表情促使罕则黛将难以启齿的话说了出来。

“公主，您要帮我。”

“帮您？”

“是，您一定要帮我。”

我不明白罕则黛在说什么，但似乎，公主明白。

“可我，怎么帮您呢？”

“只有您能让沙哈鲁放过哈里勒，只有您。”

“您是否多虑了呢？沙哈鲁是个仁慈的人，我想他不会对哈里勒……”

“不是这样的。沙哈鲁是个仁慈的人没有错，可是，米兰沙的儿子奥玛、奥美的儿子、皮儿的部将现在都归附了沙哈鲁，他们不会也像沙哈鲁一样仁慈的。他们对哈里勒怀有……怀有警惕之心，我担心他们会说服沙哈鲁，伤害哈里勒。我听说，他们正在劝说沙哈鲁出兵撒马尔罕，但沙哈鲁忙于稳定波斯周边动乱的局势，暂且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可这是早晚的事情！哈里勒已经越来越势单力孤了，一旦沙哈鲁陈兵撒马尔罕城下，哈里勒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很担心我的儿子，莎勒坛和皮儿都已经死了，我在世上唯一的亲骨肉就只剩下哈里勒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也离开我的身边。如果是那样，我宁可随他而去，与我的儿子们相聚于天上。公主啊，您知道吗，如今，如今也只有您能够帮助他了。”

“既然您如此担忧……好吧，我愿意试试看。”

“这么说，您答应了？”

“哈里勒有您这样的母亲为他着想，就为这一点，他也不该受到惩罚。”

“即使他伤害过您您也不在乎吗？”

“您说伤害我？这一点，我的想法和您不一样。”

“不一样？”

“是啊。您想想看，难道不正是我说服艾库他们从狱中救走了兀鲁伯？难道不正是我为沙哈鲁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令撒马尔罕的防守力量有所削弱？这一切假如不是哈里勒，换了别人恐怕不会让我活下去。但哈里勒并没有追究我的罪行，不，非但不予追究，他反而用宽广的胸怀包容了我。”

“可后来他也让您饱受痛苦。”

“是的，像个孩子一样，对母亲的不公做出一种小小的报复。也许

您没注意，哈里勒的身上一直有一种孩子气，尽管这种孩子气让他不那么适合统治国家，但让我觉得他很可爱。我从不介意他的恶作剧，真的。”

罕则黛傻了。

说真的，我也傻了。

公主竟然这样理解所有的问题，她竟是这样理解的！在精神恍惚的刹那，我简直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一位这样的女人！

我看到罕则黛的眼圈一下红了。或许，她也像我一样，直到此刻方才明白，心胸并非那样宽广的哈里勒为何独独饶恕了公主？

因为哈里勒分明知道，一旦杀掉公主，这个世界将不复存在这样的女人！

这是一种绝世独立的风采，一旦失去，永不再现！

“谢谢！”许久，罕则黛真诚地对公主说。

公主向罕则黛微微一笑。

微笑是公主的承诺，罕则黛放心了。罕则黛比任何人都明白，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主张杀掉哈里勒，只要欧乙拉公主对沙哈鲁说一声留下他，那么，沙哈鲁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会照办的。

我终于理解了一个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像公主一样，对罕则黛的屈尊降贵充满同情，肃然起敬。

陆

在帖木儿王引以为荣的宫帐发生喋血事件后不到两个月，哈里勒竟然又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短短的时间内，他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做了两次新郎，而这一次，他娶的是他此生最心爱的女人——沙朵萝乐。

沙朵萝乐原是贵族汗甫丁的妻子，人们都说她容貌艳丽，舞姿曼妙，世所少见，但在我的印象中，她只不过是个傲慢与轻佻兼而有之的漂亮女人。据说，哈里勒最初是在汗甫丁举办的一次家宴上见到她，自此便被她深深迷住了。这之后，他使用了一切办法迫使汗甫丁将沙朵萝乐献给他。不仅如此，人们传言，为了迎娶沙朵萝乐，哈里勒要在宫帐举行一次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婚礼。

然而，这场极尽豪华的婚礼欧乙拉公主和我都没有参加。

我也许可以原谅哈里勒，不会将他的劣行全部告诉沙哈鲁，可我在骨子里依旧憎恶他。因为，如果不是他，公主的健康也不会每况愈下。我不光拒绝参加婚礼，也拒绝为哈里勒的新娘设计任何首饰。我以受到惊吓失去灵感为由，在得到罕则黛妃主的允许后，带着公主回到塞西娅洞疗养身体，以此避开了哈里勒的纠缠。

我们从塞西娅洞回到撒马尔罕时，哈里勒的婚礼已经结束将近半年了。我们听说了一些事情，事情似乎会对哈里勒产生影响。

索度告诉我们——不是他亲眼所见，只是他听到的一些传闻——自从娶了沙朵萝乐为妻，哈里勒再也不肯到其他夫人的房间里去。他每天守着沙朵萝乐，寸步不离。她的舞姿让他陶醉，她的歌声让他痴迷，他就这样不顾一切地守着她，忘记了他是一个君王，世间还有其他事情等待他去处理。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一个女人牢牢地占据着属于许多女人的男人，无节制地索取他的性与爱，其自私不可能不招致其他女人深刻的嫉恨。这些女人同样也是哈里勒的妻妾，她们甚至比沙朵萝乐更有身份和地位，也不乏青春与美貌，可是，她们却不得不忍受一个后来居上的女人那得意的、放浪的笑声。

妒意，像烙在心里的疤，被耻辱感撕扯得鲜血淋淋。而积怨，就像发酵的酒，越是深埋，越是浓烈。

公主无法不对哈里勒的行为感到忧虑。尽管她什么也没有说，可我知道，她比我更敏锐地预见了一种必然的不幸。

虽然她并不知道，不幸最终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哈里勒面前。

不知哪个多嘴的人将公主回来的消息报告给了沙朵萝乐，在我们回来的第三天，这个女人突然派人来邀请公主到她的宫帐做客。沙朵萝乐

的宫帐原本属于图玛大王后，大王后在帖木儿王东征前被沙哈鲁接到哈烈，此后宫帐一直空着。哈里勒大婚不久，便将大王后引以为傲的宫帐赐给了沙朵萝乐。

也许出于某种炫耀的心理，沙朵萝乐邀请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她的前夫汗甫丁和哈里勒的其他夫人。公主被沙朵萝乐的侍卫接到宫帐时，宫帐里已经坐了很多人，这些人都是哈里勒的臣子及其家眷，他们不得不来，但一个个神情严肃、默不作声。他们这种表现，使本来应该热闹的场面显得有些冷清。

不过，当公主出现在宫帐之中时，人们重又变得活跃起来。每个人都向公主问候，脸上露出久违亲切的笑容。沙朵萝乐也很难得地走下座位迎接公主，可惜，她夸张的热情和做作的言辞，无法让人对她产生好感。

哈里勒来得稍稍晚些。他与沙朵萝乐居中高坐，不经意地显出一脸倦怠。直到宴会宣布开始，汗甫丁和哈里勒的众位夫人仍然没有出现在宫帐中，沙朵萝乐心中不快，用一种极不耐烦的态度派了几个侍卫前去催请迟到的人。不久，回话一一带到，汗甫丁借口身体不适，拒绝前来；哈里勒的夫人们却毫不客气，不仅说了些难听的话，还将沙朵萝乐的侍卫撵出了府邸。沙朵萝乐如同赌气的孩子般，非要侍卫原样转述每位夫人的回话，她一边听，一边脸色变得铁青。派去催请哈里勒大夫人的侍卫最后一个回来，大夫人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却像刀子一样戳进了沙朵萝乐的心窝。大夫人说，这么下贱的人也配请我！听了这句话，沙朵萝乐将桌子上所有的杯盘都扔在了地上，扔完了，揪扯着自己的头发，号啕大哭。

参加宴会的人全被吓得不轻，众人也不管哈里勒要如何哄她，从公主开始，人们一个跟一个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宫帐。在帐外，公主抹了把额头上浸出的汗水，神情轻松了不少，她问我："塞西娅，我们要怎么样回城去呢？"

"能不能将这个荣幸给我，让我亲自送您回城呢？"一个浑厚的男音突兀地在我身后响起。

我回过头，原来是他，他是旭烈兀汗的后人，我一时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但我给他的新婚夫人设计过一对手镯。

“谢谢您，塔哈尔。”公主依然记得他的名字，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好意。

我们上了塔哈尔的马车。塔哈尔的马车宽敞明亮，四周围着紫色的纱幔。塔哈尔让我与公主坐在一起，他自己坐在公主的对面。

塔哈尔是个浓眉大眼、长相英俊的年轻人，以前，他从没有机会与公主如此接近，因此，他好像有些紧张，不知道该对公主说些什么才好。

公主设法消除了他的局促与不安，她微笑着问他为什么没有带夫人来。

“她回娘家了。”塔哈尔简短地回答。

然后，他们谈起一些愉快的往事，谈起他们共同熟悉的人。回忆是愉快的，因为那个时候，帖木儿王还活着。塔哈尔做过帖木儿王的贴身侍卫，后来被擢为将军，协助王孙哈里勒坐镇撒马尔罕。塔哈尔对帖木儿王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却绝口不提哈里勒，更不提刚才在他眼前发生的那一场闹剧。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很快，马车停在了欧琳堡金碧辉煌的正门前。

塔哈尔第一个跳下马车，将手臂伸给公主。当公主轻轻扶住他的手腕时，我看到他的脸上闪动着欢乐的光芒。

塔哈尔没有拒绝公主的邀请，他大概也想看看传说中的欧琳堡是什么样。他跟随在公主的身边，闭紧嘴巴，眼睛四处张望。他不断变幻的表情告诉我，他所看到的一切都令他心神激荡。

索度夫妇在厨房忙碌，听说公主回来了，他们跑出来迎接她。公主一见到索度，就笑眯眯地对他说：“索度，有吃的东西吗？我都快要饿死了。”

那一刻，塔哈尔的惊奇简直无以复加。在他心目中高不可攀的公主，原来竟像孩子一般天真、娇弱。

索度急忙回答：“有，有，马上就好。您和您的客人先回大厅喝杯

热奶茶，我这就将午饭备好。”

索度不问我们为什么参加宴会却饿着肚子回来，任何时候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公主多等。

塔哈尔留下来，享受着索度和他的妻子为我们准备的虽然简单却很可口的午餐。谈话不受拘束，塔哈尔心情愉悦。临别时刻，他真诚地向公主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他希望不久之后可以带着夫人来欧琳堡做客。公主对他和他的夫人表示欢迎，并说，欧琳堡的门永远向他们夫妇敞开。

索度按照公主的要求，将塔哈尔送出欧琳堡。他转回来的时候对公主说，塔哈尔见公主的身体有些虚弱，准备明天派人送些名贵的药材过来，这是他的一点心意，希望公主不要拒绝。

公主苍白的脸上闪现出可爱的笑容，对于温暖的馈赠，她当然不会拒绝。

塔哈尔乘着马车走了。对他而言，今生今世能在欧琳堡受到公主的款待，与其说是一场愉快的经历，不如说是一次愉快的体验。

塔哈尔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第二天，他果然派人送来了名贵的人参、鹿茸和灵芝，随行的还有一位大夫，大夫交待索度，这些东西可取适量炖汤喝，也可以浸泡在酒中制成药酒服用。

大夫为公主检查了身体，虽然他慢言细语，神态轻松温和，我却敏感地发现他的眉间隐隐锁着不安。检查完，他向公主告辞，吩咐索度随他去取药。我像往常一样陪在公主身边为她按摩，努力忘掉大夫古怪的表情。

我尽量让自己去想塔哈尔。

后来我发现，我其实一直在想沙哈鲁。我不知道，沙哈鲁是不是也在惦念着公主？如果是，他又如何忍心不来？

不，我不能再想沙哈鲁，还是想想塔哈尔——不如想想塔哈尔。

我敢说，塔哈尔的确很想再次拜访欧琳堡，可是这样的愿望在公主活着时居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其后不久撒马

尔罕城中发生了一件更加让人震惊的事情。

而一切事情的起因，还得从沙朵萝乐说起。

那天的宴会，沙朵萝乐受到了哈里勒其他夫人的羞辱，她的愤怒可想而知。为了报复，她向哈里勒提议将这些对她不敬的夫人们分别赐给大臣或者将军。一开始，对于这个异想天开的提议哈里勒当然不予理会，可是，沙朵萝乐羞愤之下病倒了，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后来连话都说不出来。眼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就要离他而去，哈里勒终于迁怒于同样陪伴了他多年的夫人们，下令将这些女人全都赐给追随他的十余位贵族，并下令，不许任何人对此事有任何异议。

他做出这个决定后，沙朵萝乐的病不药而愈。

然而，对另外那些被赐嫁臣子的女人而言，世间最大的污辱恐怕莫过于此吧。这些对哈里勒由爱生恨的女人，转而劝说自己新嫁的丈夫们联合起来，废除昏庸的哈里勒，杀死可恶的沙朵萝乐。由于她们的态度是如此坚决，在她们的一再劝说下，在一心想报夺妻之恨的汗甫丁积极游说、联络下，贵族们终于发动政变，他们带领军队冲进王宫，将哈里勒投入监狱，将沙朵萝乐装进囚车，并在囚车上贴上淫妇的字样，由一匹瘦马拉着，每天游街示众。

在这些发动政变的贵族当中，有一个就是塔哈尔。他凭借高贵的身份，成为撒马尔罕临时的主人。

这时，已顺利平定除西波斯之外各地叛乱的沙哈鲁不失时机地派遣一支军队来到撒马尔罕城下，这支军队由兀鲁伯率领。他们到来时，塔哈尔命人打开了撒马尔罕的城门，将兀鲁伯迎进城中。

几天后，沙哈鲁率领的本军也进驻撒马尔罕。回历八○九年（约1407年初），他在众望所归中登临王位。

至此，历时两年的王位之争，终于像公主所期望的那样，由胸襟开阔、智慧超群的沙哈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不仅如此，也正如公主所期望的那样，沙哈鲁表现出他天性中的仁慈和大度。他亲自到狱中释放了哈里勒，他还让人打开囚车，将饱受羞辱和折磨的沙朵萝乐送还哈里勒，然后命他们镇守伊剌黑。

与生平最爱的女人相伴，命运向哈里勒露出了一丝微笑。与他俩一同前往伊剌黑的，还有妃主罕则黛。

在经历了无尽的担忧与思念之后，沙哈鲁和兀鲁伯与我们终于团聚了。当兀鲁伯像一头饥饿的小鹿扑向草地一样扑进欧乙拉公主的怀抱时，我看到沙哈鲁转过身去，静静地、飞快地用手拭去了突然溢出眼眶的泪水。

然后，他又转过身来，两眼痴痴地注视着公主。

在公主偶尔抬头，他与公主目光相接的刹那，他的脸上闪过深刻的思念，也闪过隐约的骄傲。

是的，他做到了，他果然做到了。帖木儿王病逝之后，他审时度势，不是急于争夺王位，而是不遗余力地稳定帝国局势，努力收复因帖木儿王的病逝而面临丧失的领土，他的所作所为，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的雄才伟略，也让那些在争夺王位中失势的如奥玛、米兰沙等人选择依靠他。可以说，正是他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使他的力量成倍壮大，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最后一位对手哈里勒却因为对王位的急切攫取导致众叛亲离。

他做到了公主希望他做到的事情，这才是他的骄傲所在！

因为以后不会再提到哈里勒，我在这里不妨先交待一下他的结局。沙哈鲁轻而易举地夺取撒马尔罕，即位之初，沙哈鲁即命哈里勒夫妇镇守伊剌黑。自此，哈里勒再也没有离开那里，直到五年后也即回历八一四年七月（1411年11月）病逝。

他死时年仅二十七岁。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曾经为哈里勒带来无穷祸患的沙朵萝乐是如此深爱着她的丈夫，哈里勒死后，她立刻自杀以殉。沙哈鲁闻讯，命人将这一对恩爱情侣合葬于剌夷。

这样的结局或许让人惋惜，但不管怎么说，哈里勒死后有他心爱的女人陪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了。

几天后，妃主罕则黛因大量酗酒猝死于宫中。沙哈鲁下令将她葬入

她儿子哈里勒的陵寝，因为沙哈鲁知道，罕则黛无论生与死，都不愿再见到三哥米兰沙。

第十一章 最后的统一

壹

沙哈鲁即位伊始，即着手恢复因激烈的王位争夺而导致混乱的帝国秩序。首先，他听从公主和塔哈尔等人的劝告，在王宫中隆重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明朝使臣——这些明朝使臣原本是来觐见哈里勒王的，他们并不清楚帝国中发生的变故，因此，当他们得知王位易主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一副惊讶的样子——两个月后，沙哈鲁派使臣入贡明王朝，以行动重申他与永乐皇帝交好的愿望。

其次，他招徕工匠，修复和重建撒马尔罕、哈烈等有名大城中那些富丽堂皇却不幸毁于战火或人为的建筑物。可以说，在审美情趣上，沙哈鲁像他的父王一样，一向偏爱庞大而坚实的结构，他们的爱好使得这一时期的建筑物，大多是穹隆形状，并以厚实的墙壁和粗长的柱子作为支撑。而装饰长柱的雕镂，犹如帖木儿宫帐中的陶瓷铺壁，色泽协调而美观。

在致力于城市建设的同时，沙哈鲁还拨出巨款，用于奖励诗人、画家，以及为天文学家、历史学家们提供优厚的待遇、良好的环境，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帝国很快走出战争的阴影，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沙哈鲁虽然是个爱好和平的君主，却也是一位英勇顽强的战士，他不希望西波斯长期从帝国中分裂出去，因此，他在回历八一○年（约1408年）派三哥米兰沙及侄儿阿卜白克坐镇阿哲儿拜展，以期择时从阿哲儿拜展出征西波斯，重新统一帖木儿帝国。米兰沙、阿卜白克欣然受命，事实上，从帖木儿王时代，阿哲儿拜展就是米兰沙（后为阿卜白克）的领地。

据有西波斯之地的黑羊王朝首领余速甫是个很有谋略的人，他针对沙哈鲁的意图，想出了一个以攻为守的对策。经过数日的准备，他突然出兵帖必力思，来势凶猛。米兰沙、阿卜白克父子仓促迎战，先胜后败，在败逃起儿漫途中先后阵亡，余速甫于是攻下帖必力思。

沙哈鲁在撒马尔罕得悉兄侄噩耗，无比悲愤，决定亲征余速甫，夺回帖必力思，为兄长和侄儿报仇雪恨。

出征的日期已经确定，出征前的准备工作依旧繁琐而紧张。这一次，兀鲁伯既不用领兵也不用随军，被他的父王留下来，坐镇撒马尔罕，代行王权。看得出，沙哈鲁的这个决定让欧乙拉公主心里轻松了不少，毕竟，兀鲁伯是公主最心爱的孩子，天下又有哪个做母亲的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

趁着大军出发还有一段时日，兀鲁伯陪赛回了一趟碣石，看望阿亚和沙奈。沙哈鲁登临王位不久，作为主要功臣之一的沙奈既不肯接受新的任命，也拒绝了沙哈鲁王慷慨的赏赐。随后，他以年老体衰为名坚辞一切职务，要求还乡。对沙奈而言，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当他年逾古稀时想要平静生活的愿望变得如此强烈，他对我和公主说，他只想与阿亚离开王廷回到家乡碣石，重过不乏辛苦却也逍遥自在的放牧生活。公主对沙奈这个洒脱的决定充满赞赏，沙奈和阿亚离开撒马尔罕前，她将沙哈鲁赐给她的一匹上等明朝丝绸转赠给他们。

我本来也要和兀鲁伯、赛同行，可我临时接了一个任务，只能留下来，为西班牙国王设计一套茶具。

在我的设计刚刚有了一些思路时，沙哈鲁突然出现在欧琳堡。他是带着阿依莱一起回来的，他们的到来，令公主又惊又喜。王位争夺战消耗了帝国太多的实力，沙哈鲁登基后一直处于极度忙碌之中，这还是他第一次抽空回到他曾经的家。

索度夫妇和沙哈鲁带来的御厨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当公主、沙哈鲁、阿依莱和我，我们四个人在多年之后围坐在一起享用午餐时，时光似乎倒流，一切似乎又回到从前。

可惜，只能是“似乎”，现在的我们已不再是那时的孩子。

我们彼此自由自在地交谈，气氛既融洽也有几分伤感。沙哈鲁的目光总是停留在公主苍白的脸上，他虽然一直在笑着，可是他笑纹里时隐时现的忧虑却无法隐藏。我从来没有告诉沙哈鲁哈里勒曾经如何对待过公主，这是公主的叮咛，因为一旦沙哈鲁知道了实情，他一定不会原谅哈里勒，一定不会！因此，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罕则黛妃主正是由于预料到这一点，才会放下身份哀求公主。

公主吃得很少。她虚弱的神态逃不过沙哈鲁关注的眼神，当最后一道果盘端上来时，沙哈鲁放下酒杯，关切地问道："公主，您不舒服吗？"

公主摇摇头，"我没事。老毛病了，你不用为我担心。"她的语气里依然充满爱抚，就如同沙哈鲁还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可是，沙哈鲁又怎么可能不为她担心呢？在哈烈的日日夜夜，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女人，他曾担心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担心得想要立刻出兵撒马尔罕，将这个女人接到自己身边……

他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个女人为他吃了多少苦，可他能够想象到一切。

"公主。"

"什么？"

"这次出征回来，我想陪您去哈烈看看好吗？塞西娅和阿依莱也去。"

"好。"公主抬眼望着沙哈鲁，酒靥里全是温暖的笑，"哈烈一直是我向往的城市，我非常想看看你新建的图书馆。"

"您等着我，我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公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沙哈鲁的请求，可最终，她还是食言了。

沙哈鲁对余速甫的征伐过程并不如预想的那样顺利。黑羊王朝在余速甫统治时虽然已经走上穷途末路，但余速甫本人仍然不失为一个果敢刚毅、善于用兵的首领，何况，余速甫完全清楚，一旦兵败，沙哈鲁决不会宽宥他这个杀害了米兰沙和阿卜白克的凶手。他抱着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信念顽强抵抗，这使战争从一开始便呈现胶着状态，大约一个月后，沙哈鲁的军中爆发奇怪的瘟疫，大量马匹死去，沙哈鲁不得不暂时放弃他的复仇计划，下令还师。

就在我们接到沙哈鲁即将返回的消息时，欧乙拉公主病倒了。

公主这一次的病来得很和缓，不像前几次那样让她备受折磨。她的脸苍白宁静，柔弱无助，好像又回到了我初见她时的模样。她静静地躺在病榻上，长生天怜悯她，愿意她带着她的美丽回到天上。

兀鲁伯一直都在哭泣，两只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他是坚强早熟的孩子，他从小娇生惯养个性却远比他的父亲更为坚强。其实，从他还是个婴儿起，人们就很少看到他长时间地哭泣。只有一次，那一次也是因为公主得病，十岁的他早已是赛的小丈夫，可他搂着赛的腰哭得惊惶失措。赛不断地安慰他，告诉他公主不会有事，不会有事，他却不信，直到公主的病情得到控制，睁开眼睛跟他说话时，他才满怀欣喜地亲了赛的脸蛋一下，破涕为笑。

对兀鲁伯而言，公主才是他真正的母亲。他从出生起就被送到了公主身边，即使他和赛成亲之后，他仍然坚持与赛住在公主的宅第他自己的那间卧室中，他从来不曾设想过，有一天公主会离他远去。

而且，这一天还来得如此突然。

十四年的时光，公主将他带在身边，抚养他、爱护他、教育他，他身上每一样优秀的品质都能折射出公主自己的影子，他的灵魂和思想像是公主灵魂和思想的延续，而他的亲生父母所能给他的，只有他的生命。

他是不能没有公主的。我呢，我又何尝不感到害怕！如果公主抛下了我，我该到哪里去跟她捉迷藏，然后从她的背后调皮地推开她的紫纱窗？

在公主面前，我像兀鲁伯一样小，一样不想让自己长大。

公主说，她喜欢孩子，孩子是她的生命，我、沙哈鲁、兀鲁伯、阿依莱，我们依赖她的爱长大，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将她永远留在身边。

她是长生天钟爱的孩子，她将带着她的美丽回到天上。

在我心碎的注视下，在兀鲁伯惊慌的哭泣中，公主的生命之花正在一点点枯萎，只有三天不到的时光，我看到了长生天向她张开的怀抱。

沙哈鲁终于没能赶上见欧乙拉公主最后一面。

他出现在公主面前时，我们已经给公主换好了一件崭新的素雅的衣衫，浅浅的灰色，点缀着一些鹅黄色的碎花。公主生前一直偏爱浅灰色，所以，我用丝绸为她做了这样一件蒙古袍。可惜，她只试了一次，却一直没有机会穿。在她弥留之际她吩咐我给她换上这件衣服，因为是我亲手做的，她要带走，如同带走我的爱。我们给她戴上缀满珍珠和玉石的罟罟冠，罟罟冠是她从故国带来的，她说，她死后，要穿着蒙古包，戴着罟罟冠，做一回真正的蒙古女人。

我给公主化了一个最精致的妆容。过去每次参加宴会，都是我为她梳理头发，然后稍稍为她修细她嫌有些宽阔的眉毛，除此，她只略施粉黛。在艳丽的鲜花丛中，她仿佛一朵圣洁的雪莲花，静静地开放，静静地凋谢。

但现在，我第一次违背公主的意愿，给她用了腮红和口红。她的面容太过苍白了，她的嘴唇也太过苍白了，我不想让她看起来像死去一样，我宁可相信她是在熟睡中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的。

兀鲁伯从昨天晚上起就开始发高烧，我让赛给他喂了药，留在他身边照顾他。沙哈鲁和阿依莱匆匆忙忙走进来时，只有我一个人守着公主。阿依莱看了一眼我的表情，已经明白了一切，他默默地跪了下去，泪水像冲开的小溪一样在他脸上纵横，他却没让自己发出一声呜咽。

沙哈鲁的眼睛里再一次露出我所熟悉的惊恐，但是惊恐转瞬被他抹平。他走到欧乙拉公主的面前，坐下来，握住了她的一只手。他不知不觉地颤抖了一下，一定是那刺骨的凉让他发抖。他久久凝视着公主的脸，这张脸一如生时，恬静安详。他就那样注视着她，像她一样恬静安详。那个因为爱扑在溪水里放声恸哭的男孩，那个俯在公主的胸前叙说衷肠的男人，都已经不见了，沙哈鲁顷刻间变成了一个老人，老得不再畏惧自己和别人的死亡。

我明白，此刻的沙哈鲁与其说是在为公主送行，不如说他是在为他此生最爱的女人以及随着这个女人一同死去的自己送行。

在天上，即使他的灵魂只能远远看着公主美丽的身影，他也会萦绕成风，轻轻拂动着她的长发。

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忘怀，唯有爱不能。

他将躯壳留了下来。他是百姓们的君主，妻子们的丈夫，儿子们的父亲，他必须留下来，治理好他父亲帖木儿王留下来的庞大帝国。在那生死未卜的几年间，他从哈烈城一步一步走向撒马尔罕的御座，是公主站在他的身后支撑起他的勇气，公主不会让他就此放弃。

他的心里是不是还会吟哦那首被他烧掉一半的诗？用我随风舞动的孤寂爱我的国家……如今，孤寂的君主只能更爱他的国家。

旁边的卧室里传来兀鲁伯的惊叫声，赛急忙温柔地安慰着他，他慢慢安静下来。沙哈鲁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他还没有见到儿子。

“兀鲁伯，他怎么了？”

“他病了，早晨，他昏了过去。”

“昏了过去？要紧吗？”

“没事了。大夫来给他看过病，开了几服药。他太累了，太伤心，整整两天，他不吃不喝，一步不肯离开公主的身边，现在，他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你放心，赛在照顾他，他不会有事的。”

“哦，阿依莱，你替我去看看兀鲁伯。”

“是。沙哈鲁王。”

我目送着阿依莱离去，沙哈鲁唤了我一声。

他的声音让我感到陌生，他的声音苍老喑哑，流露着无尽的疲倦。我不由回头看了他一眼。

我们望着彼此。

“塞西娅……”

“怎么？”

“公主去世的时候，有没有给我留下话呢？”

我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放在他的手上。信是公主弥留之际口述，让

我记下来交给沙哈鲁的。

信的内容我都记得，公主希望沙哈鲁替她照顾好兀鲁伯，她念念不忘的始终是这个孩子。

另外，她托沙哈鲁照顾我，照顾阿依莱。尤其是我，她希望我能改信伊斯兰教，嫁给阿依莱。公主对我说过，长生天不是信仰，是信念。我没有把她这句照原样写下来，我把它换成了：沙哈鲁，我爱的人，请你好好地活下去，为了我，为了兀鲁伯，为了你的国家。

沙哈鲁将信捧在手中，他低头亲吻着浅灰色的信封，黑黑的眼睛里再一次闪过无尽的孤独和比死亡还要寂寞的空虚。

贰

回历八二二年（约1419年），沙哈鲁再征阿哲儿拜展，与余速甫激战于帖必力思城外。这一仗，双方互有胜负。次年十一月，也许天意厌烦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余速甫一夕之间暴病身亡，沙哈鲁趁机大败黑羊王朝军队。余速甫的几个儿子死里逃生，退到西波斯招募军队继续与沙哈鲁为敌，战争时断时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黑羊王朝为白羊王朝所灭，沙哈鲁与白羊王朝签订和约为止。

西波斯已确定脱离帖木儿帝国的统治，尽管如此，帝国仍在沙哈鲁的治理下处处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

依然广阔的帝国领土牵扯着沙哈鲁太多的精力，随着兀鲁伯从一个翩翩少年长成了一个勤勉多思的青年，沙哈鲁开始考虑父子共治帝国。

一切很快有了结果，沙哈鲁要回到哈烈去，兀鲁伯则需留在撒马尔罕。临行前，沙哈鲁召见了我，他对我说：“塞西娅，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哈烈。”

我回答他：“不，我要留下来，留在塞西娅洞。我把塞西娅洞布置成了我和公主的家，我要和她在一起。”

沙哈鲁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地问：“可以让

我去看一看你的塞西娅洞吗？”

“我正想请你去呢。”

“那么，我就推迟几天行期吧。”

我回答：“好。明天，我在塞西娅洞等你。”

沙哈鲁果然按照与我的约定将行期向后推迟了五天。第二天一早，他天没亮就出现在我的山洞前。

他将侍从都留在洞外，索度将他请到洞中。这一次，若非索度的带领，他们要想顺利地找到塞西娅洞并不容易。

在洞中，他看到了那块匾额，还有我亲手制作的香炉。阿亚香饼在香炉中燃烧，那香气永远幽雅。他知道，我说得没错，我真的把塞西娅洞布置成了我和公主的家。在这个家中，他是一个最受我们欢迎的客人。

我请他坐下，为他端来银果面包。

刚刚出炉的银果面包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浓郁果香，我起得很早，亲手烤制面包，我要让沙哈鲁吃一回刚出炉的面包。沙哈鲁当然吃过以风味独特而在宫廷享有盛誉的银果面包，但像这种用圣女泉的泉水做成的面包，甚至连他的父亲——伟大的帖木儿王都不曾有幸品尝过。

我请沙哈鲁坐在洞外的石椅上，像一个殷勤的主妇一样亲手将热气腾腾的面包和果仁茶摆上石桌。

山里的空气有些凉意，我特意为沙哈鲁披上一件下摆绣着海棠花的银灰色披风，又在石椅上放了一块绣着海棠花的棉里布面坐垫，在石桌上铺了一块同样绣着海棠花图案的蓝色天鹅绒。

无论坐垫、桌布还是披风，原本都是我为公主准备的。在公主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因此，每当我把她接到塞西娅洞，我都会注意让她在享受清新空气的同时，不要受到山中湿凉之气的侵袭。

当然，泉水和山洞早就存在，哪怕它们没有名字，它们也静静地存

在了不知多少年。然而，在我之前却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它们，是我第一个发现了它们，而且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将它们变成了现在的塞西娅洞和圣女泉。还有，我在圣女泉边精心修建了药池。可以这么说，塞西娅洞才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我将这块无人涉足的隐秘所在，变成了连神仙都会羡慕的休养之地。

记得塞西娅洞修建完成后，我曾向帖木儿王请求，希望他将塞西娅洞和圣女泉赐给公主。帖木儿王不曾多问一句便慷慨地同意了，在他颁布的王令中，他明确规定，任何人，不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没有王命在身或不经主人邀请，都不得私自进入塞西娅洞。我并非不清楚，但凡帖木儿王的马蹄所过之处，他必定会被许多人视为魔鬼的化身，但在我的心中，他始终是个慷慨的君主，就像他当年在做绿林好汉的时候一样，他会把抢来的牛羊一点不留地赐予他的部下和百姓，慷慨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最美好的天性。

另外有一点也很令我放心，那就是，即使没有王令，能够找到塞西娅洞的人也少之又少。我想这一定是因为长生天不希望公主被凡尘过多地打扰，所以有意用层层叠叠的山石、密密匝匝的树木掩藏了进入塞西娅洞的道路。我听索度说过，那些慕名想要进入塞西娅洞的人往往会在离药池或者洞口很近的地方迷路，塞西娅洞和圣女泉或许当时就在某个人的眼前，可这个人偏偏视而不见。对于索度的说法我深信不疑，有一点可以成为证明，那些为我修建了药池和山洞的工匠，在他们离开塞西娅洞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再一次找回到这里。

帖木儿王虽然每年会吃到美味的银果面包，喝到用山中独有的青果和甘醇的泉水酿造的青果酒，但他确实一直到病逝在东进的征途都没有机会成为塞西娅洞的客人。当然，那个时候公主需要照顾兀鲁伯，自己每年也只会在塞西娅洞住上一段时日。对公主来讲，在山中的日子像是度假，因此每一次她都会邀请一些女眷同行，其中受邀次数最多的自然是大王后，这使大王后很幸运地在药池中治好了她的心悸旧疾。现在，公主已经长眠在塞西娅洞后面的丛林中，按照她生前的要求，我独自安葬了她。我早就决定用一生陪伴她，不再离开她的身边。

我在沙哈鲁的对面坐下来，看着他。沙哈鲁一边喝着果仁茶，一边动作缓慢地将面包掰成小块儿放进嘴里。对于他的啧啧赞叹，我丝毫没往心里去。

他怎么可能瞒得过我呢？

他愉快的神情掩不住眼神里的落寞。是的，在行将分别的时刻，他的愉快是做给我看的。作为客人，对于主人的盛情，他得表现出自己的欣悦。然而，恐怕此时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喝些什么，吃些什么。

这或许正是我赞赏沙哈鲁的地方。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他出人意料地表现出隐忍和顽强，他以韬光养晦、各个击破的策略战胜了锋芒毕露的哈里勒、奥玛和皮儿等人，坐上了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他可能从未觊觎的王位。

从王子到王，于个人而言确实意味着身份的改变，但我了解沙哈鲁，掌管着偌大的帖木儿帝国，做了王的沙哈鲁不可能回到做王子时的沙哈鲁。唯一不变的是他的爱。沙哈鲁用一生爱着一个女人，即使沧海桑田、阴阳相隔，也无法改变他初恋的情怀。

悄悄珍藏的爱情，永远的心痛与幸福，除了欧乙拉公主，天底下又有谁配享有这样的痴恋！

沙哈鲁的茶杯见底了，我为他续上茶，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喝？"

我用手指轻轻触摸着他的手背，回答他："我要看着你喝。"

他笑了，将我的手拢在他的手心里，他的手温暖而又潮湿。"你还像小时候一样，真好。"

"是吗？我怎么觉得我老了。"

"没有。在我的眼里，你还是十四岁时的样子。"

十四岁，我曾将自己交给沙哈鲁。那个在他的身体下悄然绽放的少女之花，是我的骄傲，也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沙哈鲁。"我轻轻唤道。

"什么？"

"好好活着。"

"你在担心这个吗？"

“是的。”

“你是唯一了解我的人。”

“是的。”

“你放心。”

“可以吗？”

“嗯。欧乙拉她也叮嘱过我啊。”

“所以你不会忘记，对吗？”

“对。为了帮助我，她承受了太多的惊吓。现在，我像她希望的那样夺得了王位，如果我做不到，又怎么能够对得起她！”

“你说……做不到……什么？”

“做一个好君主，治理好帖木儿王留给我的国家，让它变得更加强盛。这是欧乙拉对我的希望。还有，我要活着，用我的眼睛替她看天上飘浮的云朵，用我的鼻子替她呼吸清冽的空气，用我的耳朵替她倾听美妙的音乐，用我的嘴巴替她品尝世间的美味。我知道，只要我活着，她就会活着。只有在我永远闭上眼睛的那一天，我才能够无愧地和她一起离去。”

泪珠从我的眼眶中缓慢地滑落，然后滴在沙哈鲁握着我的手上。此时此刻，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沙哈鲁天性聪慧，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公主，了解公主对他的爱与期望。为了公主，沙哈鲁从来不畏惧做任何事情。而我，何尝不是如此！我甚至有一种预感，公主早早离去，就是为了将她的寿数转移到我远比常人健康的身体上，因此，我将活到像两个人那么长久。

沙哈鲁一直默默地望着我。当我不再流泪时，沙哈鲁满怀温柔地用他那只因为常年握着马缰而变得有些粗糙的手掌，为我拂去脸上的泪痕。我们注视着对方，我们的目光毫无顾忌地流露着对彼此的爱意，我们依然那样亲密，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谁会像我们一样将对方视作最亲密的知己。

“塞西娅，”沙哈鲁重新将我的手拢进他的手掌中，“你知道吗，无论我人在哪里，我都会像现在这样想念着你。”

“我明白。沙哈鲁，我爱你，永远不会改变。”

“我也一样。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一天，那一天，你创造了奇迹。”

“是的，我也没有忘记过。你也许不知道，当你来信告诉我们小妃主怀孕的消息时，我的内心是多么自豪。我把一切的奇迹都归功于我自己。”

“你可以的，本来就是如此。但是塞西娅……”

“你想说什么？”

“是不是因为这样，你才拒绝了阿依莱？”

“不是。”

“真的吗？”

“真的。你和阿依莱，你们在我的内心里占据的位置不一样。我对阿依莱所怀有的情爱，是真正的男女之间的恋情。如果我此生还曾怀着将自己托付给一个男人的希望，那么，这个人必定会是阿依莱。”

“可我听说你再一次拒绝了他。”

“我犹豫过，也矛盾过，可是，我始终不能决定是否可以为了他而改变自己。这种改变包括我所坚持的信仰和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因此，如果我不能为他而改变自己，就代表着我不能够全身心地爱他，如果我不能全身心地爱他，爱就失去了它所应该具备的平等意义。即使阿依莱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不平等的爱的付出，我仍然做不到将一个内心抱有缺憾的自己交付于他。我不能那样做，不能。对于我深深爱恋的阿依莱来说，任何缺憾都不公平。”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不过，真的很可惜。”

“没什么，等来生吧。”

“来生吗？”

“是的，如果有来生，希望能够与他再次相遇。”

“可我真的不希望来生遇到欧乙拉。”

“为什么？”

“如果我寄希望于来生，只怕我今生爱她爱得不够。”

我与沙哈鲁四目相对。一时间，我只觉得心潮翻滚，无法开口说话。沙哈鲁的痴情，让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对于一个爱到刻骨铭心，爱到生死难忘的男人，竟然还会觉得自己爱得不够，对于这样的男人，我又能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对他的仰慕和热爱？

吃过茶点，索度捧着淡蓝色的棉质浴袍和浴巾来请沙哈鲁更衣入浴。浴袍的衣领处和浴巾四角照例绣着海棠花的艳丽图案。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公主偶然得到一幅水粉画，一幅色彩艳丽的海棠图，当时，她的表情是那么激动，她对我说，海棠花是她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一种花卉，因此，她的心中一直把海棠花当成是母亲的花。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在为她准备的披风、坐垫、桌布、睡衣、浴袍和浴巾上全都绣上海棠花的图案，我想，当公主与海棠花相伴时，她一定会觉得自己是被拥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

是啊，我怎么会随便让别人包括我自己使用欧乙拉公主用过的东西呢？沙哈鲁是唯一的例外。欧乙拉公主已经离去，我希望海棠花的图案同样能够给沙哈鲁寂寞的心灵带来些许慰藉。

沙哈鲁泡洗药浴至少需要一个时辰，到时他会感到饥饿，我必须提前做好午餐。我在离沙哈鲁吃早餐不远的地方支起铁锅和铁架，铁锅里煮着的东西不必操心，我只需要不断翻动架在铁架上的牛腿肉就好。

烤牛腿肉，这是沙哈鲁最喜欢的食物了，稍微麻烦的是切成条状的肉块必须得事先腌制得恰到好处。沙哈鲁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每当我为他做烤肉，他都会说感觉自己像在过节一样。

除了烤牛腿肉和铁锅里煮炖的食物，我还特意为沙哈鲁准备了青果

酒。事实上，这已是世间仅存的青果酒了。

在我发现圣水泉和塞西娅洞后的第三个春天，存在了不知多少年的青果树垂下它细长翠绿的枝条，不再开花也不再结果。与此同时，它旁边的两棵原本不知名的大树却仿佛一夕间在枝头开满了黄粉色的小花，并且令人惊奇地结出了椭圆形的果实。

夏天过去，果实已有水梨那般大小了，不久，果皮上青绿的颜色一点点褪去，最后竟变成美丽的银灰色。我无法解释天地间赋予的秘密，惊奇之余，给两棵树起名“银果树”，从此，银果树成为圣女泉边最美丽的风景。

当深秋来临，银果树上的银果完全成熟之后，我将它的果实摘下来尝了一颗，我发现，成熟的银果与青果完全不同，它的果肉咀嚼起来有几分像炒熟的核桃，而味道又像新鲜水果一样酸甜适口，令人唇齿留香。我几乎在当时当地就放弃了用它代替青果酿酒的念头，相反，我做了一个大胆的试验，将它的果实磨成果粉，做成面包。正是这个尝试使银果面包代替了青果酒成为帖木儿宫廷中最独特也最珍贵的风味。

现在再回头来说青果酒。记得我第一次将酿好的青果酒进献给帖木儿王时，我特意留下两坛分别标上我和阿依莱名字的青果酒埋在青果树旁的地下。到沙哈鲁正式登临王位的那年，这两坛酒埋在地下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年。沙哈鲁即位后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把标着我名字的一坛酒送入宫内，当酒坛启封的瞬间，几乎所有的人都陶醉在它美妙的醇香中。

如今这一坛标着阿依莱名字的青果酒里加了几味阿依莱从明朝带回的珍贵药材，它或许不如单纯的青果酒那么可口，喝起来会有些中药的涩味，但有一点我不会弄错，我找一位著名的宫廷大夫鉴定过药材的药性，还让他尝过药酒，他说，这种酒将青果的营养和药补的特性集于一身，堪称酒中珍品，经常饮用必定会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正因为“阿依莱青果酒”如此珍稀，我才小心地留到现在，在我与沙哈鲁行将别离之时，我将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沙哈鲁。

我刚将烤好的牛腿肉端上石桌，倒上青果酒，沙哈鲁回来了，他还没有换下睡袍，一举一动都显得闲散愉悦。这是因为泡过药池后人的全身都会极度放松，看起来就像是刚刚从美妙的梦境中醒来。

沙哈鲁又渴又饿，迫不及待地将一杯青果酒一饮而尽，然后很优雅地开始吃烤牛腿肉。他称赞我烤肉的手艺越来越好，我只笑不答，因为他太饿了，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沙哈鲁喝了几杯青果酒，要我给他换上马奶酒。青果酒太过珍贵了，他舍不得多喝。但是，青果酒里的药性和超过十年的埋藏，都成倍地增加了酒的作用，沙哈鲁虽然只喝了五六杯酒，看起来倒像喝了很多酒的样子，一双眼睛有些发红，而且还变得喋喋不休。

他回忆起我们小时候的许多趣事，连公主剥好橘子先给了我这样的小事他都记得。他说，当时，他觉得公主很偏心，对我耿耿于怀差不多整整一个白天呢。我的角色则自然而然地从一个殷勤的主妇转变成了一个纵容孩子的母亲，无论沙哈鲁说什么，我都静静地听，静静地笑。

后来，我掀开锅子，端上了酸奶炖胡萝卜汤。沙哈鲁愕然面对着这道久违的菜肴，热气腾上了他的眼睛，他的滔滔不绝戛然而止。

我叉起一块胡萝卜，放在沙哈鲁面前的瓷盘里。沙哈鲁慢慢咀嚼着酸奶胡萝卜独特的味道，突然，他将双手蒙住眼睛，将头支在石桌之上，一动不动。许久之后，他的肩头剧烈地抽动起来。

沙哈鲁在塞西娅洞逗留了五天，第六天的清晨，他向我告辞。

我把他送到出山的山路上，他望着我，微笑："塞西娅，我想求你一件事。"

"什么？"

"两个月，最多不要超过三个月，你到哈烈住上几天吧，让我跟你说说话。在这个世界上，她能为我留下的，只有你和兀鲁伯了。"

"我明白，我会的。"

我目送着沙哈鲁离去，他无法挺直的背影充满了惆怅。他会成为一个仁慈的君主的，但作为爱人，他在公主离去的那一刻已不复存在。

他说过，他要用随风舞动的孤寂爱他的国家，他说过的，在他失落了爱情的时候。

他还说过，他要好好活着，在他的一颗心已经死去的时候。

叁

公主没有看错沙哈鲁，他的确是个热爱和平的君主。他对西波斯的敌人固然严厉，与此同时，他却很注重修复与明朝的关系。

回历八二三年（约1420年，永乐十八年），阿依莱第二次作为使臣出使明朝。

自帖木儿朝开始，帝国向明朝进贡的第一大项是战马，第二大项是宝石，第三大项是珍禽异兽如狮子、受过专门训练的猎豹、哈喇虎喇（即彪，中亚所产一种野猫）、鹦鹉、鸵鸟、猞猁狲、金毛猱狗以及这些动物的皮制品如狮子皮、金钱豹皮等。其中，最受中国皇帝欢迎的还是形象威仪的狮子。

明与帖木儿朝的贡赐贸易中，主要是彩缎、纻丝、绢布、银钞和瓷器，帖木儿的儿子沙哈鲁和孙子兀鲁伯尤其钟爱明朝的青花瓷，此外，这父子二人还对明朝文化如痴如醉。与父王分治南北帝国的兀鲁伯曾在撒马尔罕建造了一座雕刻的清真寺，寺中顶篷和墙壁皆覆以黑石，并用由木块组成的明朝画装饰起来。另外，他在科希克山麓开辟了一个花园，这个花园中有一个亭子，称为瓷亭。之所以称为瓷亭，是因为亭子前面矮墙下部皆用兀鲁伯派人从明朝采办回来的瓷砖铺砌而成。

兀鲁伯的书房，摆着一只浅绿色的瓷花瓶，这是明代龙泉窑青瓷中的杰作。兀鲁伯曾将它赐给公主，公主逝后，兀鲁伯将它摆在书房，为的是每天看到花瓶，如同看到公主一般。

对瓷器颇有研究的公主跟我说过，瓷器具有除玉石以外其他任何物质都不具备的特点：一是把任何液体倒入瓷器中，浑浊的部分沉到底部，上面得以澄清；二是它不会用旧；三是它不留下划痕，除非用金刚石划过，因此瓷器还可用来检验金刚石；四是用瓷器吃饭喝水可增进食欲；五是不论瓷器多厚，在灯光或阳光下都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部的彩绘或瓷器的暗花。最后一点，则是瓷器易碎，不易运输。有此六大特性，瓷器遂成为中亚、西亚与欧洲贵族及富商竞相炫耀自己财力的新宠。

当年，也就是回历八一六年（约永乐十一年），明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第一次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出使的感受，他曾做《西行诗》以志纪念，其中一首《至撒马儿罕国主兀鲁伯果园》脍炙人口：

加趺坐地受朝参，贵贱相适道撒蓝。不解低头施揖让，唯知屈膝拜三三。饭炊云子色相兼，不用匙翻手自拈。汉使岂徒营品腹，肯教点染玉纤纤。

诗中说帖木儿朝不分贵贱，见面互称“撒蓝”，施礼不会低头作揖。而最让汉使不习惯的，还是吃手抓饭，为了保持庄重，他们也只好饿肚子了。

帖木儿朝对于明使臣的重视程度以及接待规格也不亚于明朝方面，在帖木儿朝用来接见外国使臣的宫殿里，御座的右方座位，曾是明使的专座，其他各国使臣一般都排列在明使的下首。对此，陈诚再赋诗一首，记述了沙哈鲁及兀鲁伯父子对他的隆重接待和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大国心态：

乔林秀木隐楼台，帐殿毡庐次第开。官骑从容花外人，圣恩旷荡日边来。星凰至处人争睹，夷貊随宜客自裁。才读大明天子诏，一声欢笑动春雷。主翁留客重开筵，官妓停歌列管弦。酒进一行陈彩币，人喧四座撒金钱。君臣拜舞因胡俗，道路开通自汉年。从此万方归德化，无劳征伐定三边。

帖木儿帝与明朝的交往在沙哈鲁、兀鲁伯时代达到顶峰，后来，随着帝国的四分五裂，这种交往也就名存实亡了。

帖木儿王是个以严厉著称的人。他力求完美地整顿和修饰组成他实力基础的中亚各地。他将一批批被俘的工匠、科学家和艺术人才，从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波斯和印度驱赶到河中地区。尤其是首都撒马尔罕，集中了许多优秀的手工业者、杰出的文人学者以及科学艺术人才，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将撒马尔罕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举个例子来说，帖木儿大清真寺和帖木儿陵都是这一时期建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同时，他怀着对出生之地的热爱，在碣石城修建了许多花园、清真寺，当然也包括阿克萨莱宫，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出使帖木儿帝国时，曾在碣石城做短暂逗留，他认为，阿克萨莱宫无论从规模还从壁画艺术

上来讲，都堪称世界上最优美的建筑物。

我所了解的帖木儿王不仅通晓突厥语和波斯语，还能熟练使用察合台文（即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突厥文，得名于十三四世纪的察合台汗国），但是他对文化这种东西显然不像他的后人那样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然后将帝国分封给他的子孙。他坚信即使不必讨好史学家或者文学家为他书写传记，他的名字也一定能够镌刻在伟大的成吉思汗后面。

沙哈鲁和兀鲁伯始终没能据有如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在世时一样广大的领土，他们的帝国缺了一角，帖木儿王病逝不久，西波斯便从帖木儿帝国分离出去。但沙哈鲁和兀鲁伯在对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上远胜于帖木儿王，这一对父子齐心协力，将哈烈和撒马尔罕建成南北两个巨大的文化中心。

哈烈是文学家、诗人、学者的聚集地，非但神学、医学、法学、伦理学的研究受到鼓励和保护，文学与艺术在这里都得到空前发展。兀鲁伯比他的父亲沙哈鲁更进一步，他在撒马尔罕建造经学院，在经学院对面建造哈纳科、穆卡塔清真寺和奇希尔苏丹与库鲁努什霍纳宫。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建筑艺术的典范。库鲁努什霍纳宫的花园里有一座奇尼霍纳殿，殿壁上装饰着优秀画家的绘画，并以瓷砖进行镶嵌。

回历八三二年（约1428年），兀鲁伯在十数位天文学家的协助下，建成了一座大天文台，在这座天文台中，首次查明了星系的位置。九年后，兀鲁伯以这项一直开展的工作为基础，编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同时也最具科学发现和科学意义的天文表。在这个复杂的天文表中，不仅标明了数以千计的肉眼看不见的星宿位置，甚至还标明了几乎所有穆斯林的东方城市。

我为沙哈鲁父子感到骄傲。在沙哈鲁回到哈烈的第二个月，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信中，他以请求的口吻邀请我到哈烈做客。这虽然比我们之前的约定提早了一个月，我还是欣然接受了邀请。

沙哈鲁知道，我喜欢旅游——当然，是在公主活着的时候。

我用闭目养神打发旅途的辛苦和寂寞。一路上，我总想起第一次旅游的经历，尽管那个时候的我还是个孩子。终于看到哈烈的城门真让人高兴，更让人高兴的是，沙哈鲁早早派出侍卫在城门迎候我，这对任何

人而言都是一个很高的礼遇。之后，沙哈鲁在宫中为我举行了一个温馨的家宴。不仅如此，第二天，他还放下手上一切事务，亲自陪我参观了哈烈最著名的伊迪亚丁堡。

伊迪亚丁堡的气势极其宏伟，据说这座著名的城堡多年前曾遭到帖木儿王的破坏，沙哈鲁坐镇哈烈时决意修复它。他不仅亲自参与了城堡设计，还经常到工地视察，而当时参与修复工作的工匠和民伕多达七千余人。

中午，沙哈鲁神秘地对我说他要带我去个好地方，于是，他拉着我的手攀上了城堡的楼塔。没想到，这里竟然栖息着一群体态优美、毛色漂亮、并且对我们毫无惧意的野鸽，与我们相比，它们更像是城堡的主人。我和沙哈鲁带了许多馕和水，我们欣赏着目力所及的景致，就着习习凉风，吃了一顿美妙无比的午餐。野鸽在我们身边咕咕叫着，不时飞落在我们的肩头，为了表示对贸然打扰它们的歉意，我们将食物和水慷慨地分给了这些可爱的主人。

从伊迪亚丁堡返回，已是下午时分，沙哈鲁吩咐侍卫远远跟着，然后和我溜到街上，像普通人一样吃了一顿滋味独特的烤肉大餐。

愉快的一天就这样一晃而过。从第三天开始，身为帝国君王的沙哈鲁就鲜有时间像前两天那样一门心思陪伴我了，他的事务繁杂，我甚至只能在晚上见他一面，让他听我唠叨几句旅游的感受。

我在哈烈的行动不受限制。虽然沙哈鲁不能陪伴我，可他给我安排了最好的向导。在哈烈逗留的最后几天里，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城中那座壮丽的图书馆里。图书馆为酷爱文化的沙哈鲁所建，馆中收集了世界各地众多的书籍和艺术品，包括我为帖木儿王制作的水晶象棋。沙哈鲁父子去世，帝国衰落之后，这副蒙古象棋据说落在了月即别帝国昔班尼汗的手里。

我留恋哈烈，留恋沙哈鲁，可我最终还要回到塞西娅洞。我已经离开欧乙拉公主太久，我想念她甚于世间的一切。

沙哈鲁亲自为我送行。他的临别礼物是一本厚厚的诗集，我只翻看了一页，泪水便潸然而下。原来，这就是那本诗集啊，诗集里收录了沙哈鲁从少年时代起到如今写给欧乙拉公主的所有情诗。

我们约定，最多三年，我还会来看望他。

从哈烈即将回到撒马尔罕途中，我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索度派人通知我，阿依莱出使归来，不幸染上一种古怪的病症，生命垂危。

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撒马尔罕。一路上我都头昏脑涨，我只想着一件事，一向身体很好的阿依莱怎么说病就病，乃至一病不起？

欧琳堡冷清了许多。公主去世后，只有十几个负责卫生的杂役、两个厨子、索度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阿依莱，还有我，被特许住在这里。欧琳堡是沙哈鲁、兀鲁伯、阿依莱和我的家，然而，此刻的我，回到欧琳堡再没有回家的感觉，公主带走了一切，我的内心只留下挥之不去的凄伤。

索度和他的妻子都苍老了许多，显然，阿依莱突然病重使他们身心俱疲。我顾不上跟他们叙旧，直接和索度来到阿依莱的房间。

阿依莱还住在他小时候住的房间里，房间的陈设不多一点，不少一点。阿依莱和我一样，是一个拒绝改变的人。

索度悄然退去了，我走到阿依莱的床边。我看到虚弱的阿依莱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我。他的眼睛也许不像以前那样明亮了，但里面依然闪烁着温暖的光芒。我突然有一种喉咙发紧的感觉，公主、沙哈鲁、阿亚、沙奈、阿依莱，他们原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除了沙哈鲁去了离撒马尔罕有几千里之遥的哈烈，其他的人为什么像约好一样，都要先后弃我而去？

阿依莱向我微笑，我也努力向他微笑，在他的身旁坐下来。

阿依莱说的第一句话是，塞西娅，我等不到四十岁了。

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也许，真的是我害了阿依莱，我拒绝婚姻，阿依莱无奈地尊重了我的选择。当父母多次流露出希望他与别的女子成婚的愿望时，他笑着对父母说：等我四十岁，如果我四十岁时塞西娅还不肯嫁给我，我就死了这条心，娶一个不像她那么古怪的女人成亲，生儿育女。

可是，长生天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我即使不后悔自己的执拗，

想到他的父母在他去后孤苦无依，我就无法不为自己的决定自责。

阿依莱为我拭去泪水，他问我："如果我活下来，在我四十岁的时候，你会同意嫁给我吗？"

我望着他，我可以撒谎，但是，阿依莱喜欢的是我的直率，所以，我只能痛苦地摇了摇头。

"那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吗？"阿依莱依然微笑着问，他并不生我的气。

他从来不生我的气！我是个任性的女人，阿依莱从小就懂得纵容我的任性。

是啊，为什么不能嫁给阿依莱，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不想改变，还是因为某种东西横亘在我与阿依莱之间？或者都不是，只是因为我对婚姻怀有畏惧？

我坚信，我一直都在深爱着阿依莱，我不能给他的，只有婚姻。

我回握了一下阿依莱的手："我爱你，很爱。你是我此生唯一想嫁的男人。"我认真地对阿依莱说。

阿依莱的脸上再次闪过一抹知足的笑容。

"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爱上你的吗？"

我摇头。

"第一次见到你，我看到你眉间的金星。我以为那是画上的，没想到是生来就有的。还有，你长得比我所见过的所有女孩都丑。"

我含泪而笑。

真的是那时候吗？如果是，那么，我又是什么时候觉察到我与阿依莱之间的姐弟情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是在他第一次出使中国归来吗？

记得阿依莱第一次作为通译随使团出使中国时，还只是个小孩子而已。那一年是中国的洪武二十八年（约1395年），阿依莱年方十二岁。当时，明与帖木儿朝往来使用的语言有波斯语、汉语、蒙古语和突厥语，阿依莱因为小小年纪便精通上述语言被帖木儿王视为天才，加上他头脑灵敏，能言善辩，因此，帖木儿王会选中他充当使团通译和副使之一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我生平第一次与沙哈鲁有了肌肤之亲。那一次似乎很亲近其实很疏远的经历使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变成了注重仪表、仪态迷人的少女，但我从来没有将沙哈鲁视为我生命中的男人。我说过，我与沙哈鲁彼此相爱，但我们之间的爱不是男女之爱，而是除男女之爱以外的其他各种爱的总和。我的眼睛关注着沙哈鲁，为他的烦恼而烦恼，为他的无奈而无奈，但那绝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爱情。如果非要把爱的定义狭隘化，我知道沙哈鲁从来没有爱过我。

而我，也从来没有爱过沙哈鲁。

事实就是如此。

随后的日子，阿依莱随使团到了明朝。他回来那一天好像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节日，我们所有的人，公主、我、索度夫妇，还有尚未返回哈烈的沙哈鲁和他刚刚怀有身孕的妻子，我们都围在阿依莱身边，听他讲出使途中的故事。

所有的一切，清晰如昨。

阿依莱拉着我的手，放在他的脸上。

他的手心滚烫，脸也滚烫。欧乙拉公主病故之后，阿亚和沙奈也先后辞世。兀鲁伯虽然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也是我小妹妹的丈夫，但他毕竟是帖木儿帝国名符其实的储君，是辅佐沙哈鲁治理国家的君主，我不可能真的把他当做我的亲人。因此，除了沙哈鲁和阿依莱，我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亲人。如今，阿依莱又要离我而去，我不明白，长生天为什么独独把我留下来，甚至在未来的日子里还给了我很高的寿数，却一个个夺去我所热爱的人？

是因为长生天要我活着见证什么吗？所以才赐予了我一颗金星，赐予了我超凡的想象力和一双灵巧的手？

可能是吧，因为后来，我果然见证了一个帝国的全部兴亡。

我和阿依莱的交谈一向波澜不兴，我喜欢听他用他那种特有的平静的语调跟我说话。小的时候，每当我和他发生一些小孩子之间常会有的争吵，我赌气不跟他说一句话，他有个特殊的办法哄我开心。那就是，他总会选在我准备午睡的时候跑进我的房间，在我的身边坐下来，不紧不慢地给我讲有趣的故事。我的心里原本不想理他，可他的声音让我心绪宁静，因此，往往他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就已经沉沉睡去。而当我醒来时，我便与他和好如初。

让我心如刀绞的是，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阿依莱那样对我说话。

如今，轮到我用不紧不慢的语调给阿依莱讲述我在哈烈的所见所闻。我天生善于描摹细微的事务，阿依莱即使在病中，依然听得津津有味。我的语调让他欣慰，终于，他在我的注视下沉沉入睡。

几天后，阿依莱安然辞世。我很清楚，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阿依莱的内心是满足的、快乐的，不仅因为我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身边，而且因为他可以感受到我对他全部的爱恋与不舍。

我送走了我在生命中最爱的男人，我像答应欧乙拉公主一样答应他，用我的眼睛，替他多看看这个世界。

肆

阿依莱死后，我就很少再回撒马尔罕的欧琳堡了，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塞西娅洞度过。除了兀鲁伯每年的寿辰外，我只在回历八二七年（约1424年）、八三○年（约1427年）因为其他的事情回去过三次，第一和第二次是因为索度夫妇在八二七年先后辞世，第三次则是因为奥玛的儿子、米兰沙的孙子卜撒因出生。

奥玛抱病请我为新生儿祝福。当我将孩子抱在怀中时，我看到他的脸庞端正，酷似他母亲的模样。

我对奥玛说，这个孩子，将成为米兰沙家族的希望。

我并非随口说说，我的感觉每一次都很准确。这是长生天给我的启示，长生天从来不会欺骗我。

果然如我所料，小生命的到来不久之后将他的父亲送往天堂之路，临终前，奥玛放心地将卜撒因托付给前来探视他的堂弟兀鲁伯。昔日的恩恩怨怨烟消云散，此后，卜撒因便在堂叔兀鲁伯的精心抚育下一天天长大，日渐成长为品格端肃、胸怀大志的青年。许多年后，当兀鲁伯被自己的儿子杀害，帝国陷入空前的动荡与混乱中之时，恰恰是被兀鲁伯抚养长大的卜撒因努力统一了河中地区，使帝国被斩断的生命之丝再度得以延续。

更可贵的是，卜撒因留下了一个优秀孙子，这个孙子，巴布尔，被我预见将会成为一代伟大的君王。

回历八五○年十二月（1447年3月），我被兀鲁伯紧急召到哈烈。这一次远赴哈烈的原因，是因为沙哈鲁病重。

沙哈鲁吩咐兀鲁伯，要我单独觐见。因此，兀鲁伯亲自将我引到寝宫门口时，低声对我说："塞西娅，拜托你了。"

我点点头。兀鲁伯无非是拜托我让他的父亲走得轻松一些，愉快一些，这一点，我想我会尽力做到。

我走进寝宫，一个宫女恭敬地将我引到沙哈鲁的病床前。宫女悄然离去了，我俯视着沙哈鲁的脸。

沙哈鲁孤独地躺在他那张宽大的雕花木床上。这张雕花木床的式样和图案都是我为他设计的。其实，在沙哈鲁和兀鲁伯父子两人的宫廷中，他们都已习惯使用我为他们设计的许多东西，从床到几案到镜子到盥洗用具等等，我对大自然的钟爱和独有的审美情趣无所不在。多少年来他们的习惯一直没有太大改变，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倒不完全是因为我所设计的每一样东西都无可挑剔，更重要的是我在后期的设计里充满了感伤和怀旧的情绪，这样的情绪恰恰能引起他们父子的共鸣。

沙哈鲁仿佛睡着一般，微微合着眼睛。他的脸颊深陷，头发完全白了，岁月无情，当年的英俊潇洒和活力无限都在岁月中消磨殆尽。

我默默凝视着他，直到他睁开眼睛，看到了我。

“塞西娅，你刚进来吗？”

“有一会儿了。”

“是吗？难道说我又睡着了？”

“当然，你从小就觉多。”

“你一直坐在我身边看着我？”

“对，你可老多了。”

他向我微笑：“可你一点没见老。你的样子，好像比我年轻三十岁。一定是圣女泉让你永葆青春的容颜。”

“是啊，要不他们怎么都叫我老妖精呢。”

沙哈鲁艰难地微微一笑，我一直有办法让他开心起来，哪怕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

“塞西娅，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在惦记着你，担心你赶不上来送我，那样你会遗憾的——像我当年一样，抱憾终生。”

“我一定能赶上。”

“这倒是。你一向体格强壮，不像欧乙拉那样柔弱。”

沙哈鲁的眼睛里蓦然闪过回首往事的黯然。

我轻轻地摩挲着他的手，他将我的手攥在了他的手心里。他的手像他的人一样苍老了，失去了往日的力量。

“沙哈鲁，我想问你一件事。”我认真地找话来同沙哈鲁说，我希望他走时不要太寂寞。

“什么？”

“那次，你从哈烈回来，如果不是因为公主突然病倒，你会过来看望她吗？在你来之前，小妃主先来过，她向公主说了你们的状况，公主

很忧虑，她答应小妃主一定好好劝说你。可我当时心里没有一点底，我太了解你的个性，如果你不愿意，只怕我根本请不来你。你告诉我，如果不是公主意外生病，你会来吗？”

“会。”

“真的？”

沙哈鲁微微叹了口气，他的记忆清晰如昨。“塞西娅，快两年了，我和她的分别，毕竟快两年了。走的时候，我曾强迫自己把一切都放下，我也以为距离和时间可以帮助我把一切放下。然而我错了。在我与她分别的两年里，你永远无法体会突然离开她远在波斯的我有多么孤独！有的时候，我思念她几乎思念到有一种快要发疯的感觉。我每天夜里都梦见她，而她，总是我初见她时的模样，脸上带着几分稚气，眼睛里闪动着温柔的光芒。真主啊，从来没见过有哪个女人像她那样爱孩子的，但如果不是命运的阴差阳错，我宁可不要做被她亲自带大的孩子，而做一个可以保护她一生的男人。不瞒你说，那次奉旨回宫觐见帖木儿王，没有见到她之前我一次次设想着与她见面的情形，我猜想她会对我说什么，我又会对她说什么。至少，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两年前的那个任性的男孩，我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对待她。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孩子气一如既往，见到她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之前所有的准备都派不上用场，我的膝盖在颤抖，我想，如果不是你的支撑，只怕所有的人都已看出我的失态。我见到她已是如此，你说，我还能有足够的决心拒绝她的要求？”

“原来你心里的想法是这样。不过，你知道吗，你那时搂着我的手臂一直都在颤抖，那时，我就担心你不敢见她。”

沙哈鲁的脸上重又露出温暖的笑容：“我的手臂也在抖吗？”

“抖得很厉害，我听得见你的心跳，咚——咚——像擂鼓一样。”

“什么时候？我跟欧乙拉说话的时候吗？”

“是。不过，你居然冷冷地对她说：您好。”

“是吗？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只顾注意她，又不敢让人看出来我有多么在意她，我矛盾极了，好些事都不记得。”

“还好我记得一切。”

“因为这样，你就担心了？”

“嗯。”

“担心我伤害她？”

“是的。”

“可你应该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地伤害她。她的心宽广得如同无边无际的草原，我的爱和恨都只是在她的心上流淌的小河，她容纳了我的存在，我的存在却不会改变她的辽阔。”

“她爱你，沙哈鲁。”

“我知道，但不是你说过的男女之爱。塞西娅，我也想问你一件事。”

“你问吧。”

“你真的从来没有埋怨过我吗？”

“为你那一次的行为？”

“那一次，那一次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那种感觉竟然强烈到无法克制，我想我一定是疯了。”

“没什么。我很高兴。”

“高兴？”

“公主，你，我，阿依莱，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我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只是爱的方式和表现各有不同。沙哈鲁，在我的心目中，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我想嫁的男人，我知道你敏感的内心只能容得下一个人，一个人足矣。所以，我怎么会蠢到用你一时的冲动来惩罚我一生的幸福。”

“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不肯嫁给阿依莱？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

活着时一直深爱着你。”

“公主跟我说过，长生天不是信仰，是信念。可是当公主永远离开我之后，长生天变成了我唯一的信仰，我不能为阿依莱而改变。”

沙哈鲁再一次微叹：“真够傻气的。”

“我们好像都很傻。”

“却无怨无悔。”

“是的，无怨无悔。”

沙哈鲁脸上掠过一抹笑意，疲惫地合上眼睛。“说真的，塞西娅，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等得太久了，我的内心从来没像这一刻这样轻松过。我的心里没有遗憾，更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这几十年，兀鲁伯一直协助我治理国家，他的才能证明，他将成为百姓们拥戴的君主。”

我默默地想，你的确生了一个对百姓仁慈，长于治理国家的好儿子，问题在于，你和米兰沙那些野心勃勃的孙子，他们是否能够令你放心？恐怕很难。我这样想着，嘴上却什么也没说。

或许，沙哈鲁也未尝不知道这些，他只是不想再去考虑。正如他所说，他等待着这一天等了太久，从公主离开他的那一刻起，他已经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近四十年的时光，他信守了对公主的诺言，将国家权力移交在兀鲁伯的手上，照顾我们所有的人，坚强地活下去。

现在，他累了，他需要休息。

在他去后的未来究竟会怎么样呢？我仿佛听到公主在轻轻叹息：我们蒙古人，总是自己打自己。

因为自己打自己，庞大的蒙古帝国早已分崩离析，像烟花盛开的帖木儿帝国，想必也终将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见到我，沙哈鲁了却了最后一桩心愿，平静地睡着了。此后，他再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任何话。第二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即阳历3月13日），他溘然长逝。我没有为他的逝去太过悲伤，他在帖木儿帝国虽不

完整却还强盛的时候离去，这对他来说是件幸事，他不必像我一样，见证帖木儿帝国后来的衰亡。

沙哈鲁的葬礼极尽哀荣。因为，我看到有许多学者包括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他的哀悼，沙哈鲁兼容并蓄以及和平治国的政策在四十年间成就了帖木儿帝国文化上的辉煌，这是他的功绩之一。而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我看到无数百姓在为他的去世哀哀哭泣，他们的眼泪像珍珠洒落在地上，那是人世间最高贵的殉葬品。

公主带大的沙哈鲁，他背负着国家富强的命运，到了遥远的地方，那里，是他一生向往的天堂。

我和兀鲁伯久久站在沙哈鲁的墓前，我们谁也没有哭泣。当我们最后一次向他安息的灵魂施礼，转身离去时，兀鲁伯走在我的身边，用手扶住了我的胳膊，他在我耳边轻轻唤道："塞西娅。"

我微笑："兀鲁伯，你有话想对我说吗？"

兀鲁伯沉思着问："你觉得，在天上，我父王能够见到公主吗？"

"会的。其实，所有的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无论生与死，公主无时无刻不守护在我们身边。"

"但我还是希望……"

"希望？什么？"

"父王的一生很不快乐，我多么希望他自由自在的灵魂是快乐的。何况，我只有想象着他的离去是为了与公主在一起才不会悲伤，我只愿父王残缺的梦在公主的身边变得完整。"

我的眼圈红了，然后，眼泪冲出我的眼眶。我的思念像泛滥的河水一样在兀鲁伯面前肆意奔流。

我活着，但我失去了阿亚、沙奈，失去了欧乙拉公主、我的母亲、我的妹妹，失去了阿依莱，现在，我又失去了沙哈鲁，只有我，我还活着。

我必须活着，活得像两个人那么长久。

兀鲁伯温柔地搂住了我的肩膀。

我伫立回头，我想起我还有一句紧要的话没有对沙哈鲁说。

对不起！这是我隐藏了三十八年的歉意。

是的，在沙哈鲁已经离去之后，我没有理由不向他道歉，我要对他说“对不起”，为我守护了三十八年的谎言。

三十八年前，欧乙拉公主突然病逝。那时，沙哈鲁回到撒马尔罕，他没能见公主最后一面。安葬了公主之后，他向我问起公主弥留之际都说了些什么，其中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我对他撒了谎。公主在最后一次短暂的昏迷中，一直喃喃呼唤着一个人，那个人其实是——她的母亲。

当时我对沙哈鲁说，那个人是他。

当时，我必须那么说。我知道，唯其如此，我才能够帮助沙哈鲁找到让他支撑下去的理由。

我并不为此后悔。我道歉不是因为我后悔，而是因为沙哈鲁就要见到公主了，我知道她会帮我守住这个秘密。

尾声 燃放在帝国星空的最后一束烟花

俟帖木儿王病故，帝国已不能保持完整，波斯西部领土率先被土库曼的黑羊王朝据有，后黑羊王朝又为白羊王朝所灭。

沙哈鲁赢得王位，将首都南迁哈烈，原首都撒马尔罕交由太子兀鲁伯治理，这样，帝国事实上就形成了两个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只有依靠着兀鲁伯对父王王权的承认，才能维持着帝国的统一。

兀鲁伯在位两年，被野心勃勃的儿子刺迪夫刺杀，刺迪夫即位半年，又被巴巴所杀。刺迪夫死后，帝国内部内讧不断，最终分裂成河中政权和呼罗珊政权，而各地割据势力也纷纷谋求摆脱中央控制。

回历八五五年（约1451年），一度主宰了金帐汗国命运的月即别帝国诞生了一位后来让世人震惊的婴儿，这位婴儿与他的先祖昔班（成吉思汗之孙，术赤之子）同名，后人将他称作昔班尼汗。回历九○六年（约1500年），他率军占领河中地区，夺取撒马尔罕，河中地区遂形成由月即别人建立的中亚诸汗国。

七年后，昔班尼汗引军攻占了呼罗珊。

至此，曾经盛极一时的帖木儿帝国被历史的长河无情淹没，风暴过后，只留下巨浪拍打礁石的声音。

帝国覆亡那一年，塞西娅已是一位一百二十六岁的老人。

每天清晨，塞西娅坐在圣女泉边舒适的藤椅里，仆人们将她抬到这里就离去了，中午为她送来野果浆、面包和加了杏仁粉的鲜奶，晚上才将她接回山洞。塞西娅的背早已佝偻如弓，脸上、脖颈上的皮肤好似干裂的树皮。可是，她的一双眼睛却越发呈现出坚定的铁灰色。她还能拄着拐杖沿圣女泉走上几十步。如果她坐着不动，她苍老的目光就会一直越过湖前嶙峋的怪石丛，注视着隐藏在石丛后面的崎岖山路。这条山路是外界进入圣女泉塞西娅洞的唯一通道，它的入口没入崇山峻岭，常人很难寻觅。事实上，从塞西娅度过自己的一百一十一岁生日之后，便很少有陌生人出现在她的视野里。

塞西娅眉间的金星在一个清晨突然消失不见，塞西娅知道，自己不久之后也将像金星一样消失于天地之间。

对尘世她不再留恋。她要去寻找她的公主，她知道，这个像她母亲一样的女人一定会用自己温暖的怀抱迎接她，像她常常做的那样。

塞西娅从不怀疑，长生天还会惠顾帖木儿。纵然帖木儿和他的后人早已伊斯兰化，他却像他一生崇拜的成吉思汗一样被视为天之骄子。凭借长生天的福荫和帖木儿在天之灵的护佑，他的后人并没有因为亡国而灭族，其中，据有费尔干纳盆地的乌马尔，幸运地在锡尔河上游保有一个小小的王国。

乌马尔是卜撒因的第四个儿子，卜撒因是帖木儿之子米兰沙的孙子。卜撒因在世时，曾将河中地区再度统一起来，但他终其一生未能重新占有西波斯及西亚诸地。他将他的疆土分封给自己在世的几个儿子，帝国灭亡之后，只有乌马尔在自保之余，还能做着光复帖木儿帝国的美梦。

只是，他也清楚地知道，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何堪与帖木儿的千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相比！

偏安一隅的王国早已威风不再，幸运的是，国王乌马尔却凭着祖先的荣光娶到一位值得他终生骄傲的王后。王后是统治着东察合台汗国伊犁之地的察合台后王之女，身体内流淌着“黄金家族”高贵的血液。

而比这更幸运的是，王后为国王生下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儿子。国王为儿子取名巴布尔（蒙古语，“英雄”之意），那时他还不知道他膝下的这只幼虎有朝一日会雄踞南亚次大陆，建立又一个强盛的、绵延三百余年的王朝。

这个王朝，在历史上被称作莫卧儿帝国。莫卧儿是蒙古一词的突厥语变音，莫卧儿帝国也即蒙古帝国，巴布尔以此献给他的母亲，献给他的六世祖帖木儿，献给他的先祖察合台汗、成吉思汗。

塞西娅见过巴布尔，或者说巴布尔有幸见过这位金星圣女。那是十五年前，巴布尔年方九岁，塞西娅一百一十一岁。

事实上，对巴布尔而言，他在圣女泉度过的短暂的一百天，才算得

上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首先，圣女泉像人们传闻的一样疗效显著，让他时常感到生不如死的皮肤瘙痒症经过沐浴，日渐减轻，直至痊愈。

其次，他在塞西娅洞结识了两个与他年龄相仿的玩伴，他们一个是塞西娅的仆人巴巴的孙子巴巴乌拉，比他大一岁，另一个是一位像月光一样皎洁迷人的女孩，名字叫佐维然，比他小一岁。

两个孩子与他一见如故，形影不离。巴布尔一直想不明白“佐维然”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很好听，但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有谁叫过这个名字。相处得熟了，佐维然悄悄告诉他，她其实是个孤女，有一天清晨塞西娅走出山洞时，看到洞口放着一个不知被谁丢弃的女孩，包裹着女孩的貂皮襁褓很华贵，而与女孩一同被发现的，还有同样裹在襁褓里的一个纯金项圈和两个红宝石头饰。当然了，展示在塞西娅眼前的一切虽然表明了女孩很不一般的家世，但塞西娅发现女孩时，女孩已经奄奄一息。

当时，塞西娅俯身抱起女孩，女孩居然费力地睁了睁眼睛，看了她一眼，随即又陷入昏睡之中。佐维然说，塞西娅后来告诉她，正是这一眼激发了塞西娅身上沉睡的母爱，让塞西娅对她心生怜惜，决心无论如何要将她救活并且养大。此后的日子里，塞西娅每天白天都抱着她沐浴温泉，晚上抱着她入眠，塞西娅的执着感动了长生天，她不仅被救活了，还奇迹般地从一个两只脚先天有缺陷的婴儿变成了现在巴布尔所看到的健健康康的女孩子。

佐维然的经历让巴布尔更加相信了塞西娅的神奇。除此之外，每天坐在圣女泉边，沐浴着午间斑驳的阳光，任微风周身萦绕，听塞西娅讲起他的六世祖帖木儿王的丰功伟业，也让他心驰神往。

当然，就算把这些事情统统抛开，单是他在塞西娅洞吃到的银果面包，也足以让他终生难忘了。银果面包的原料独一无二，因为在圣水泉边长着两棵独一无二的果树，每年秋天，树上的银色果实成熟，塞西娅就让巴巴将成熟的果实摘下来，去掉果皮和果核，然后将果肉晾干磨粉，就得到两袋珍贵无比的原料。巴布尔病好时，正赶上银果面包制作的季节。他亲眼看到，用上述方法磨出的果粉细如面粉，只要加入适量的水揉成面团放在烤炉中，再不需要添加其他任何佐料，比如牛奶、糖、油等，就可以烘焙出松软酸甜、果味诱人的银果面包了。

两袋银果粉只够做六十个面包，即使帖木儿王在世时，除了帖木儿王、大王后、王妃以及几位王子，其他人很少有一饱口福的幸运。到了兀鲁伯王去世，银果面包更加成为神奇的传说。没想到，巴布尔却在塞西娅洞吃到了传说中的银果面包，他感到，这一切都预示着他未来的好运。

一百天后，巴布尔被他父亲派人来接走了，他与塞西娅、巴巴乌拉和佐维然依依惜别，他对他们说，他一定还会来看望他们。如果万一他来不了，他随时欢迎他们去找他，他们永远是他的朋友。

巴布尔离开那天，天空中下起了小雨，塞西娅让他带上最后两个银果面包路上吃，巴布尔吻了吻塞西娅皱纹纵横的脸颊，又与巴巴乌拉和佐维然拥抱，他没想到，从此以后，他真的再没有机会回到塞西娅洞。

圣女泉不再涌出泉水的那一天，塞西娅在药池旁安然仙逝，享年一百二十六岁。

塞西娅死后，按照她的遗嘱，忠诚的仆人巴巴乌拉将她的遗体连同她生前用过的所有东西都一起留在了山洞之中。

巴巴乌拉是巴巴的孙子，巴巴临终前将塞西娅托付给他照料。巴巴对孙子说，好好照顾塞西娅吧，她会使你和你的子孙得福的。巴巴乌拉信守了对祖父的承诺，一直留在塞西娅身边。他不管将来如何，但是塞西娅和塞西娅洞使他免于在战乱中丧生。他幸运地活着，娶了心爱的佐维然为妻。不仅如此，妻子还为他生下了两个健壮的儿子和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已经是莫大的福气了。

巴巴乌拉对塞西娅洞做了精心的布置。山洞以木桩、树枝、乱石填充其内，以巨大的石块填充其外，这样一来，外人即使寻到这里也很难进入洞中。

何况，没有了泉水，便意味着没有了药池，没有了药池，也就没有了寻觅圣女泉和塞西娅洞的必要。塞西娅为自己的身后设计好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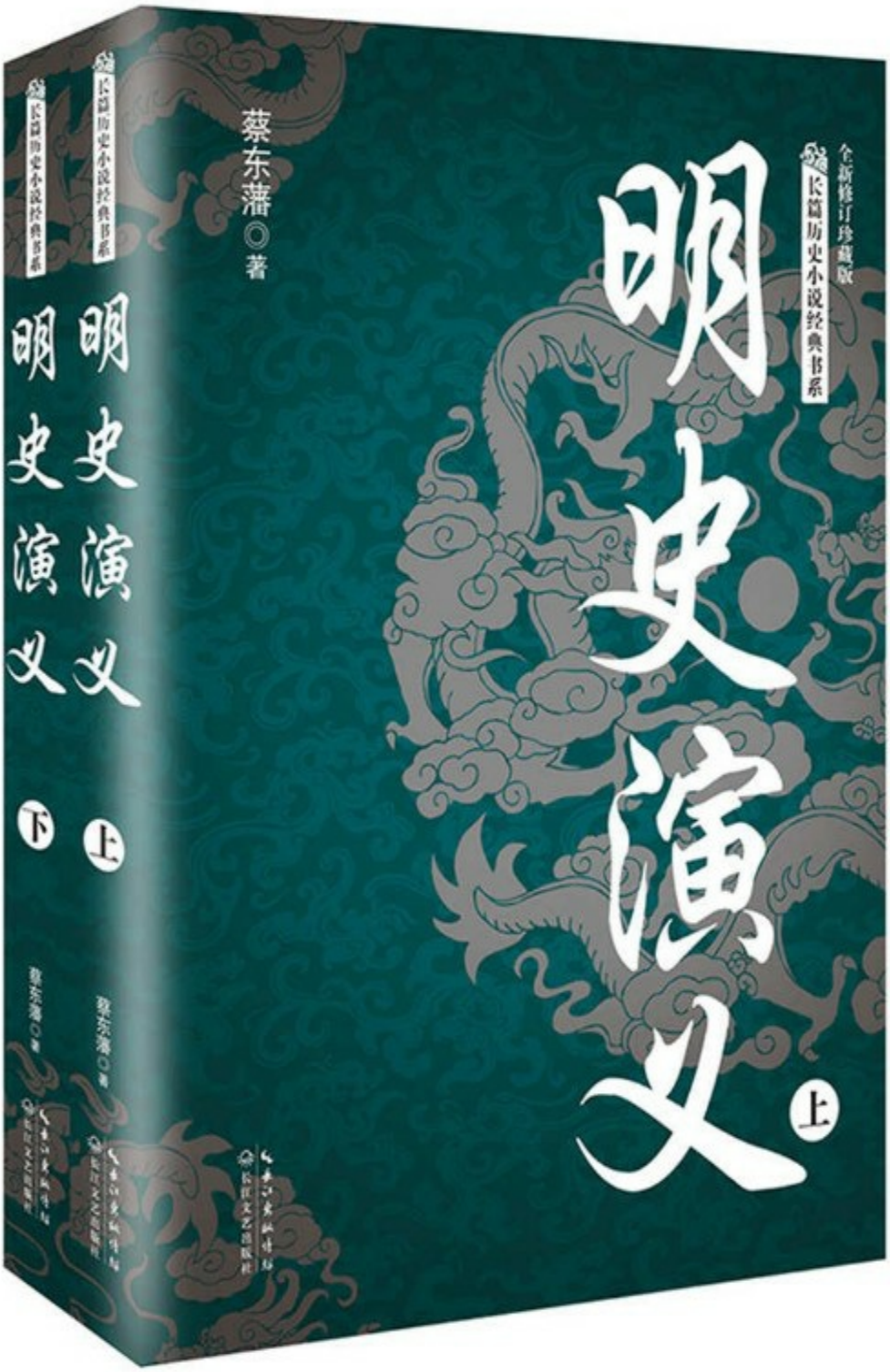
巴巴乌拉将要动身前往费尔干纳（大宛）投奔巴布尔了，塞西娅预言过，他的寿数可能不会超过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去世时都只有三十四岁），但他的妻女子孙中总会有人因为他的选择而尽享人间的荣华富贵。

巴巴乌拉不在乎。在与塞西娅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他早看淡了生死，在他内心深处，死即是生，他愿意接受塞西娅向他敞开的怀抱，像小时候那样，沐浴着夕阳的光辉，奔跑回塞西娅的身边。

他愿将他的福泽留给妻儿，留给他的子孙后代。

站在崎岖的山路上，巴巴乌拉最后一次回顾断流的圣女泉和即将干涸的药池。心里有一丝凄凉，有一丝迷茫，唯一的安慰是，塞西娅在回到长生天的时候，允许他带走无比珍贵的香炉，他坚信，这个塞西娅无数次点燃阿亚香饼的香炉，必定会带给他的子孙好运。

因为，塞西娅把长生天的祝福留给了他们。


全新修订珍藏版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明史演义
上
蔡东藩◎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明史演义（全二册）

作者：蔡东藩

目录

版权信息
明史演义（上）
自序
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第三回 攻城略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
第四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祐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
第五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
第六回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
第七回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絷归绝粒
第八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略东浙胡大海荐贤
第九回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挈眷逃生
第十回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
第十一回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
第十二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
第十三回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
第十四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
第十五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
第十六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枭擒雏南京献俘
第十七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
第十八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
第十九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
第二十回 凤微德杳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第二十一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戕使臣靖难兴师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第二十三回 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第二十四回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
第二十五回 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
第二十六回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
第二十七回 梅驸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
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杀敌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
第二十九回 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
第三十回 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晏驾

第三十一回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儆权阉为主斥奸
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第三十五回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第三十六回 议和饯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第三十七回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第三十八回 于少保沉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
第三十九回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第四十回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第四十一回 白圭讨平郧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瑶
第四十二回 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谲谏阿丑悟君心
第四十三回 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
第四十四回 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
第四十五回 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
第四十六回 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
第四十七回 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
第四十八回 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
第四十九回 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
第五十回 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
明史演义（下）
第五十一回 豢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
第五十二回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第五十四回 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
第五十五回 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
第五十六回 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
第五十七回 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
第五十八回 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
第五十九回 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
第六十回 遘宫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第六十一回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
第六十二回 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荩臣极谏
第六十三回 罪仇鸾剖棺正法 劾严嵩拼死留名
第六十四回 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
第六十五回 胡宗宪用谋赚海盗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第六十六回 汪寇目中计遭诛 尚美人更衣侍寝

第六十七回 海刚峰刚方绝俗 邹应龙应梦劾奸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第七十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箓 脱身羁绁怅断鼎湖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缄约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 逆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第八十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第八十一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第八十二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第八十三回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第八十四回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第八十五回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第八十六回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第八十七回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第八十八回 兴党狱缇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第八十九回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第九十回 惩淫恶阖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第九十一回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第九十二回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第九十三回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第九十四回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第九十五回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殁卢象升
第九十六回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第九十七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舄
第九十八回 扰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第九十九回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第一百回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明史演义（上）

自序

有明一代之事实，见诸官史及私乘者，以《明史》《明通鉴》及《明史纪事本末》为最详。《明史》《明通鉴》，官史也。《明史纪事本末》，私乘也。尝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鉴纲目》凡二十卷，《明史纪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辑录，多则数千百万言。少亦不下百万言，非穷数年之目力，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况乎稗乘杂出，代有成书，就令有志稽古，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不遑搜览；即搜览矣，凭一时之獭祭，能一一记忆乎？且官私史乘，互相勘照，有同而异者，有异而同者，有彼详而此略者，有此讳言而彼实叙者，是非真伪之别，尤赖阅史者之悉心鉴衡，苟徒事览观，能一一明辨乎？鄙人涉猎史乘有年矣，自愧蠢愚，未敢论史，但于前数年间，戏成《清史通俗演义》百回，海内大雅，不嫌芜陋，引而进之，且属编《元明演义》，为三朝一贯之举，爰勉徇众见，于去年草成《元史演义》六十回，本年复草成《明史演义》百回。《元史》多阙漏，苦乏考证，《明史》多繁复，苦费抉择，不得已搜集成书，无论为官史，为私乘，悉行钩考，乃举一代治乱兴亡之实迹，择其大者要者，演成俚语，依次编纂。其间关于忠臣义士，及贞夫烈妇之所为，尤必表而出之，以示来许，反之，为元恶大憝，神奸巨蠹，亦旨直揭其隐，毋使遁形。为善固师，不善亦师，此鄙人历来编辑之微恉，而于此书尤三致意焉。若夫燕词郢说，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证者，则概存之；其无可旁证而太涉荒唐者，则务从略，或下断语以辨明之。文不尚虚，语惟从俗，盖犹是元、清两演义之故例也。编既竣，爰述鄙见以为序。

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古越蔡东帆自识于临江书舍

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江山无恙，大地春回，日暖花香，窗明几净，小子搁笔已一月有余了。回忆去年编述《元史演义》，曾叙到元亡明续的交界；嗣经腊鼓频催，大家免不得一番俗例：什么守岁，什么贺年。因此将元史交代清楚，便把那管城子放了一月的假。现在时序已过去了，身子已少闲了，《元史演义》的余味，尚留含脑中，《明史演义》的起头，恰好从此下笔。淡淡写来，兴味盎然。元朝的统系，是蒙族为主；明朝的统系，是汉族为主。明太祖朱元璋，应运而兴，不数年即驱逐元帝，统一华夏，政体虽犹是君主，也算是一位大革命家，大建设家。嗣后传世十二，凡一十七帝，历二百七十有六年，其间如何兴？如何盛？如何衰？如何亡？统有一段极大的原因，不是几句说得了的。先贤有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必兴盛；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国必衰亡。"这句话虽是古今至言，但总属普通说法，不能便作一代兴衰的确证。

小子尝谓明代开国，与元太祖、元世祖的情形，虽然不同，但后来由兴而衰，由盛而亡，却蹈着元朝五大覆辙。看官欲问这五大弊吗？第一弊是骨肉相戕；第二弊是权阉迭起；第三弊是奸贼横行；第四弊是宫闱恃宠；第五弊是流寇殃民。这五大弊循环不息，已足斫丧元气，倾覆国祚；还有国内的党争，国外的强敌，胶胶扰扰，愈乱愈炽，勉强支持了数十百年，终弄到一败涂地，把明祖创造经营的一座锦绣江山，拱手让与满族，说将起来，也是可悲可惨的。提纲挈领，眼光直注全书。目今满主退位，汉族光复，感世变之沧桑，话前朝之兴替，国体虽是不同，理乱相关，当亦相去不远。远鉴胡元，近鉴满清，不如鉴着有明，所以元、清两史演义，既依次编成，这《明史演义》，是万不能罢手的。况乎历代正史，卷帙最多，《宋史》以外，要算《明史》。若要把《明史》三百三十二卷，从头至尾，展阅一遍，差不多要好几年工夫。现在的士子们，能有几个目不窥园，十年攻苦，就使购置了一部《明史》，也不过庋藏书室，做一个读史的模样，哪里肯悉心翻阅呢？并非挖苦士子，乃是今日实情。何况为官为商为农为工，连办事谋生，尚觉不暇，或且目不识丁，胸无点墨，怎知道去阅《明史》？怎知道明代史事的得失？小子为通俗教育起见，越见得欲罢不能，所以今日写几行，明日编几行，穷年累月，又辑成一部《明史演义》出来。宜详者详，宜略者略，所有正史未载，稗乘偶及的轶事，恰见无不搜，闻无不述，是

是非非，凭诸公议，原原本本，不惮琐陈。看官不要惹厌，小子要说到正传了。说明缘起，可见此书之不能不作，尤可见此书之不能苟作。

却说明太祖崛起的时候，正是元朝扰乱的时间。这时盗贼四起，叛乱相寻，黄岩人方国珍，起兵台温；颍州人刘福通，与栾城人韩山童，起兵汝颍；罗田人徐寿辉，起兵蕲黄；定远人郭子兴，起兵濠梁；泰州人张士诚，起兵高邮；还有李二、彭大、赵均用一班草寇，攻掠徐州，弄得四海纷争，八方骚扰。各方寇盗，已见《元史演义》中，故用简笔叙过。元朝遣将调兵，频年不息，只山童被擒，李二被逐，算是元军的胜仗，其余统不能损他分毫，反且日加猖獗。那时元顺帝昏庸得很，信奉番僧，日耽淫乐，甚么演揲儿法，即大喜乐之意。甚么秘密戒，亦名双修法，均详《元史演义》。甚么天魔舞，造龙舟，制宫漏，专从玩意儿上着想，把军国大事，撇在脑后；贤相脱脱，出征有功，反将他革职充军，死得不明不白；佞臣哈麻兄弟，及秃鲁帖木儿，导上作奸，反言听计从，宠荣得什么相似。冥冥中激怒上苍，示他种种变异，如山崩地震旱干水溢诸灾，以及雨血雨毛雨氂，陨星陨石陨火诸怪象，时有所闻，无非令顺帝恐惧修省，改过迁善。不意顺帝怙恶不悛，镇日里与淫僧妖女，媚子谐臣，讲演这欢喜禅，试行那秘密法，云雨巫山，唯日不足。于是天意亡元，群雄逐鹿，人人都挟有帝王思想。刘福通奉韩山童子林儿为帝，国号宋，据有亳州；徐寿辉也自称皇帝，国号天完；张士诚也居然僭号诚王，立国称周。一班草泽枭雄，统是得意妄行，毫无纪律，不配那肇基立极奉天承运的主子，所以上天另行择真。凑巧濠州出了一位异人，姿貌奇杰，度量弘廓，颇有人君气象，乃暗中设法保佑，竟令他拨乱反正，做了中国的大皇帝。这人非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以匹夫为天子，不可谓无天意。近时新学家言，专属人事，抹煞天道，似亦未足全信，故此段备详人事，兼及天心。

朱元璋，字国瑞，父名世珍，从泗州徙居濠州的钟离县，相传系汉钟离得道成仙的区处。世珍生有四子，最幼的就是元璋。元璋母陈氏，方娠时，梦神授药一丸，置诸掌中，光芒四射，她依着神命，吞入口中，甘香异常。及醒，齿颊中尚有余芳。至怀妊足月，将要分娩，忽见红光闪闪，直烛霄汉，远近邻里，道是火警，都呼噪奔救，到了他的门外，反看不见甚么光焰，复远立回望，仍旧熊熊不灭。大众莫名其妙，只是惊异不置。后来探听着世珍家内，生了一个小孩子，越发传为奇谈，统说这个婴儿，不是寻常人物，将来定然出色的。就史论史，不得目为迷信。这年乃是元文宗戊辰年，诞生的时日，乃是九月丁丑日未时。后人推测命理，说他是辰戌丑未，四库俱全，所以贵为天子，这也

不在话下。惟当汲水洗儿的时候，河中忽有红罗浮至，世珍就取作儿衣，迄今名是地为红罗港，是真是假，无从详究。总之豪杰诞生的地方，定有一番发祥的传说，小子是清季人，不是元季人，自然依史申述，看官不必动疑。

且说朱世珍生了此儿，取名元璋，相貌魁梧，奇骨贯顶，颇得父母钟爱。偏偏这个宁馨儿，降生世间，不是朝啼，就是夜哭，想是不安民间。呱呱而泣，声音洪亮异常，不特做爹娘的日夕惊心，就是毗连的邻居，也被他噪得不安。世珍无法可施，不得已祷诸神明，可巧邻近有座皇觉寺，就乘便入祷，暗祝神明默佑。说也奇怪，自祷过神明后，乳儿便安安稳稳，不似从前的怪啼了。世珍以神佛有灵，很是感念，等到元璋周岁，复偕陈氏抱子入寺，设祭酬神，并令元璋为禅门弟子，另取一个禅名，叫作元龙。俗呼明太祖为朱元龙，证诸正史，并无是说，尝为之阙疑，阅此方得证据。光阴易过，岁月如流，元璋的身躯，渐渐的长成起来，益觉得雄伟绝伦。只因世珍家内，食指渐繁，免不得费用日增，可奈时难年荒，入不敷出，单靠着世珍一人，营业糊口，哪里养得活这几口儿？今日吃两餐，明日吃一餐，忍饥耐饿，挨延过日，没奈何命伯仲叔三儿，向人佣工，只留着元璋在家。元璋无所事事，常至皇觉寺玩耍。寺内的长老，爱他聪明伶俐，把文字约略指授，他竟过目便知，入耳即熟，到了十龄左右，居然将古今文字，通晓了一大半。若非当日习练，后来如何解识兵机，晓明政体？世珍以元璋年已成童，要他自谋生计，因令往里人家牧牛。看官！你想这出类拔萃的小英雄，怎肯低首下心，做人家的牧奴？起初不愿从命，经世珍再三训导，没奈何至里人刘大秀家，牧牛度日。所牧的牛，经元璋喂饲，日渐肥壮，颇得主人欢心。牧民之道，亦可作如是观。无如元璋素性好动，每日与村童角逐，定要自作渠帅，诸童不服，往往被他捶击，因此刘大秀怕他惹祸，仍勒令回家。

转眼间已是元顺帝至正四年了，濠泗一带，大闹饥荒，兼行时疫。世珍夫妇，相继逝世，长兄朱镇，又罹疫身亡，家内一贫如洗，无从备办棺木，只好草草藁束，由元璋与仲兄朱镗，舁尸至野。甫到中途，蓦然间黑云如墨，狂飙陡起，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接连是大雨倾盆，仿佛银河倒泻，澎湃直下，元璋兄弟，满体淋湿，不得已将尸身委地，权避村舍，谁料雨势不绝，竟狂泼了好多时，方渐渐停止。元璋等忙去察视，但见尸身已没入土中，两旁浮土流积，竟成了一个高垅，心中好生奇异，询诸里人，那天然埋尸的地方，却是同里刘继祖的祖产。当下向继祖商议，继祖也不觉惊讶，暗思老天既如此作怪，莫非有些来历，不

如顺天行事，乐得做个大大的人情，遂将这葬地慨然赠送。史中称为凤阳陵，就是此处。不忘掌故。元璋兄弟，自然感谢。谁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仲叔两兄，又染着疫病，一同去世，只剩了嫂侄两三人，零丁孤苦，涕泪满襟。这时元璋年已十七，看到这样状况，顿觉形神沮丧，日夕彷徨，辗转踌躇，无路可奔，还不若投入皇觉寺中，剃度为僧，倒也免得许多苦累，计画已定，也不及与嫂侄说明，竟潜趋皇觉寺，拜长老为师，做了僧徒。未几长老圆寂，寺内众僧，瞧他不起，有时饭后敲钟，有时闭门推月，可怜这少年落魄的朱元璋，昼不得食，夜不得眠，险些儿做了沟中瘠、道旁殣，转入轮回。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那时元璋熬受不住，想从此再混过去，死的多，活的少，不得不死里求生，便忍着气携了袱被，托了钵盂，云游四方，随处募食，途中越水登山，餐风饱露，说不尽行脚的困苦。到了合肥地界，顿觉寒热交侵，四肢沉痛，身子动弹不得，只得觅了一座凉亭，权行寄宿。昏瞶时，觉有紫衣人两名，陪着左右。口少渴，忽在身旁得着生梨；腹少饥，忽在枕畔得着蒸饼；此时无心查问，得着便吃，吃着便睡，模模糊糊的过了数日，病竟脱体。霎时间神清气爽，昂起头来，四觅紫衣人，并没有甚么形影，只剩得一椽茅舍，三径松风。见《明史·太祖本纪》，并非捏造。他也不暇思索，便起了身，收拾被囊，再去游食。经过光、固、汝、颍诸州，虽遇着几多施主，究竟仰食他人，朝不及夕。挨过了三年有余，仍旧是一个光头和尚，袱被外无行李，钵盂外无长物。乃由便道返回皇觉寺，但见尘丝蛛网，布满殿庑，香火沉沉，禅床寂寂，不禁为之惊叹。他拣了一块隙地，把袱被钵盂放下，便出门去访问邻居。据言："寇盗四起，民生凋敝，没有甚么余力，供养缁流，一班游手坐食的僧侣，不能熬清受淡，所以统同散去。"这数语，惹得元璋许多嗟叹。嗣经邻居檀越，因该寺无人，留他暂作住持，元璋也得过且过，又寄居了三四年。

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党羽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撤里不花，奉命进讨，惮不敢攻，反日俘良民，报功邀赏。于是人民四散，村落为墟。皇觉寺地虽僻静，免不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元璋见邻近民家，除赤贫及老弱外，多半迁避，自己亦觉得慌张，捏着了一把冷汗。欲要留着，恐乱势纷纷，无处募食，不被杀死，也要饿死；欲要他去，可奈荆天棘地，无处可依，况自己是一个秃头，越觉得栖身无所。左思右想，进退两难，乃步入伽蓝殿中，焚香卜爻，先问远行，不吉；复问留住，又不吉；不由得大惊道："去既不利，留又不佳，这便怎么处？"忽忆起当年道病，似有紫衣人护卫，未免为之心动，复虔

诚叩祝道："去留皆不吉，莫非令举大事不成！"随手掷筊，竟得了一个大吉的征兆。当下跃起道："神明已示我去路，我还要守这僧钵做什么？"遂把钵盂弃掷一旁，只携了一条敝旧不堪的薄被，大踏步走出寺门，径向濠州投奔去了。小子恰有一诗咏道：

出身微贱亦何伤，未用胡行舍且藏。

赢得神明来默示，顿教真主出濠梁。

欲知元璋投依何人，且看下回续叙！

前半回叙述缘起，为全书之楔子，已将一部明史，笼罩在内；入后举元季衰乱情状，数行了之，看似太简，实则元事备见《元史》。此书以《明史》为纲，固不应喧宾夺主也。后半回叙明祖出身，极写当时狼狈情状，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如明祖朱元璋，殆真如先哲之所言者，非极力演述，则后世几疑创造之匪艰，而以为无足重轻，尚谁知有如许困苦耶？至若笔力之爽健，词致之显豁，尤足动人心目，一鸣惊人，知作者之擅胜多矣。

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却说朱元璋出寺前行，一口气跑到濠州，遥见城上兵戈森列，旗帜飘扬，似有一种严肃的气象，城外又有大营扎着，好几个赳赳武夫，守住营门。他竟不遑他顾，一直闯入，门卒忙来拦阻，只听他满口喧嚷道："要见主帅！"当下惊动了营中兵士，也联翩出来，看他是个光头和尚，已觉令人惊异，嗣问他是何姓氏？有无介绍？他也不及细说，只说是朱元璋要见主帅。大众还疑他是奸细，索性把他反缚，拥入城中，推至主帅帐前。元璋毫不畏惧，见了主帅，便道："明公不欲成事么？奈何令帐下守卒，絷缚壮士？"自命不凡。那上面坐着的主帅，见他状甚奇兀，龙形虎躯，开口时声若洪钟，不禁惊喜交集，便道："看汝气概，果非常人，汝愿来投效军前么？"元璋答声称是。便由主帅呼令左右，立刻释缚，一面问他籍贯里居。元璋说明大略，随即收入麾下，充作亲兵。看官！你道这主帅为谁？便是上回所说的郭子兴。至此始点醒主帅姓名，文不直捷。子兴得了元璋，遇着战事，即令元璋随着。元璋感激图效，无论什么强敌，总是奋不顾身，争先冲阵。敌军畏他如虎，无不披靡，因此子兴嘉他义勇，日加信任。一日，子兴因军事已了，踱入内室，与妻张氏闲谈，讲到战事得手，很觉津津有味。张氏亦很是喜慰。嗣复述及元璋战功，张氏便进言道："妾观元璋，不是等闲人物，他的谋略如何，妾未曾晓，惟他的状貌，与众不同，将来必有一番建树，须加以厚恩，俾他知感，方肯为我出力。"张氏具有特识，也算一个智妇。子兴道："我已拔他为队长了。"张氏道："这不过是寻常报绩，据妾愚见，还是不足。"子兴道："依汝意见，将奈何？"张氏道："闻他年已二十五六，尚无家室，何不将义女马氏，配给了他？一可使壮士效诚，二可使义女得所，倒也是一举两得呢！"子兴道："汝言很是有理，我当示知元璋便了。"次日升帐，便召过元璋，说明婚嫁的意思。元璋自然乐从，当即拜谢。子兴便命部将两人，作为媒妁，选择良辰，准备行礼。

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补述马氏来历。先是子兴微时，曾与宿州马公为刎颈交。马公家住新丰里，佚其名，其先世为宿州素封，富甲一乡，至马公仗义好施，家业日落，妻郑媪生下一女，未几病逝。马公杀人避仇，临行时曾以爱女托子兴，子兴领回家中，视同己女。后闻马公客死他方，益怜此女孤苦，加意抚养。子兴授以文字，张氏教以针黹，

好在马氏聪慧过人，一经指导，无不立晓。与明祖朱元璋，恰是不谋而合。至年将及笄，出落得一副上好身材，模样端庄，神情秀越，秾而不艳，美而不佻；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无论如何急事，她总举止从容，并没有疾言遽色。的是国母风范。所以子兴夫妇，很是钟爱，每思与她联一佳偶，使她终身有托，不负马公遗言。凑巧元璋投军，每战辄胜，也为子兴夫妇所器重，所以张氏倡议，子兴赞成，天生了一对璧人，借他夫妇作撮合山，成为眷属，正所谓前生注定美满姻缘呢。说得斐亹可观。

吉期将届，子兴在城中设一甥馆，令元璋就馆待婚，一面悬灯结彩，设席开筵，热闹了两三日，方才到了良辰。当由傧相司仪，笙簧合奏，请出了两位新人，行交拜礼；接连是洞房合卺，龙凤交辉，一宵恩爱，自不消说。和尚得此，可谓奇遇。自此以后，子兴与元璋，遂以翁婿相称，大众亦另眼看待，争呼朱公子而不名。惟子兴有二子，素性褊浅，以元璋出身微贱，无端作为赘婿，与自己称兄道弟，一些儿没有客气，未免心怀不平。元璋坦白无私，那里顾忌得许多？偏他二人乘间抵隙，到子兴面前，日夕进谗，说他如何骄恣，如何专擅，甚且谓阴蓄异图，防有变动。子兴本宠爱元璋，不肯轻信，怎奈两儿一倡一和，时来絮聒，免不得也惶惑起来。爱婿之心，究竟不及爱子。元璋不知就里，遇有会议事件，仍是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某日为军事龃龉，竟触动子兴怒意，把他幽诸别室。两子喜欢得很，想从此除了元璋，遂暗中嘱咐膳夫，休与进食。事为马氏所知，密向厨下窃了蒸饼，拟送元璋。甫出厨房，可巧与张氏撞个满怀，她恐义母瞧透机关，忙将蒸饼纳入怀中，一面向张氏请安。张氏见她慌张情状，心知有异，故意与她说长论短，马氏勉强应答，已觉得言语支吾；后来柳眉频蹙，珠泪双垂，几乎说不成词，经张氏挈她入室，屏去婢媪，仔细诘问。方伏地大哭，禀明苦衷。张氏忙令解衣出饼，那饼尚热气腾腾，粘着乳头，好容易将饼除下。眼见得乳为之糜，几成焦烂了。难为这鸡头肉。张氏也不禁泪下，一面命她敷药，一面叫入厨子，速送膳与元璋。是夕，便进谏子兴，劝他休信儿言。子兴本是个没主意的人，一闻妻语，也觉得元璋被诬，即命将元璋释放，还居甥馆。张氏复召入二子，大加呵斥，二子自觉心虚，不能强辩，也只好俯首听训。嗣是稍稍顾忌，不敢肆恶，元璋也得少安了。亏得有此泰水。

越数日，接到军报，徐州被元军克复，李二败走。又越日，守卒来报，彭大赵均用率众来降，愿谒见主帅。子兴闻知，亟令开城延入，以宾主礼相见。彼此寒暄，颇为欢洽。当下设宴款待，饮酒谈心。突由探

马驰入，报称元军追赶败兵，将到城下了。统帅叫作贾鲁。子兴不禁皱眉道："元兵又来，如何对待？"可见子兴没用。旁座一人起言道："元军乘胜而来，势不可当，不如坚壁清野，固守勿战，令他老师旷日，锐气渐衰，方可以逸待劳，出奇制胜。"众闻言，注目视之，乃是娇客朱元璋。明写元璋献计，是破题儿第一遭。彭大赵均用问子兴道："这位是公何人？"子兴答是小婿。彭大便道："令坦所言，未尝不是。但闻足下起义徐州，战无不胜，此刻元兵到来，何妨出城对敌，杀他一个下马威，免使小觑。某等虽败军之将，也可助公一臂，聊泄前恨。"子兴鼓掌称善。匆匆饮毕，撤了酒肴，整备与元军厮杀。看官听着！这彭大赵均用，本是著名盗魁，与李二通同一气。李二兵败窜死，彭赵两人，皆被元军杀退，立脚不住，投奔濠州。子兴闻他大名，以为可资作臂助，所以甚表欢迎，虚已以听。错了念头。元璋不便再言，勉强随着子兴，出城迎敌，彭赵也率众后随。方才布成阵势，见元军已大刀阔斧，冲杀前来，兵卒似蚁，将士如虎，任你如何抵拒，还是支撑不住。子兴正在慌忙，忽后队纷纷移动，退入城闉，霎时间牵动前军，旗靡辙乱，子兴拨马就回，元军乘势抢城，亏得元璋带领健卒，奋斗一场，方将元军战却，收兵入城；力写元璋。一面阖城固守，登陴御敌。元军复来猛攻，由元璋昼夜捍御，还算勉力保全。

子兴退回城中，彭大复来密谈，把后队退兵的错处，统推到赵均用身上。子兴又信以为真，优礼彭大，薄待赵均用，又是一番衅隙。均用从此含怨。可巧子兴党羽孙德崖，募兵援濠，突围入城，子兴与议战守事宜，德崖主战，子兴主守，意见未协，免不得稍有龃龉。均用乘此机会，厚结德崖，拟除了子兴，改奉德崖为主帅。看官！你想此时的草泽英雄，哪个不想做全城的头目？当濠州起兵时，德崖与子兴，本是旗鼓相当，因子兴较他年长，不得不奉让一筹，屈己从人，此次由均用从中媒蘖，自然雄心勃勃，不肯再作第二人思想。子兴尚是睡在鼓中，一些儿没有分晓，就是元璋在城，也只留意守御，无暇侦及秘谋。

一夕，元璋正策马梭巡，忽奉张氏密召，立命进见。当下应召入内，见张氏在座，已哭得似泪人儿一般，爱妻马氏，也在旁陪泪，不禁惊诧起来，急忙启问。张氏呜呜咽咽，连说话都不清楚；应有此状，亏他描摹。还是马氏旁答道："我的义父，被孙德崖赚去了，生死未卜，快去救他！"元璋闻言，也不及问明底细，三脚两步的跑出室外，即号召亲兵，迅赴孙家。一面遣人飞报彭大，令速至孙家救护子兴。说时迟，那时快，元璋已驰入孙门。突被门卒阻住，元璋回顾左右道："我受郭氏厚恩，忍见主帅被赚，不进去力救么？兄弟们替我出力，打退那

厮！”众卒奉命上前，个个挥拳奋臂，一哄儿将门卒赶散。元璋当先冲入，跨进客堂，适德崖与均用密议，见元璋到来，料知来救子兴，恰故意问道：“朱公子来此何干？”元璋厉声道：“敌逼城下，连日进攻，两公不去杀敌，反嫌我主帅，意欲图害，是何道理？”德崖道：“我等正邀请主帅，密议军机，不劳你等费心。你且退！守城要紧，休得玩忽！”元璋道：“主帅安在？”德崖怒目道：“主帅自有寓处，与你何干？”元璋大忿，方欲动手，蓦闻外面有人突入道：“均用小人，何故谋害郭公，彭大在此，决不与你干休！”元璋闻声，越觉气壮，雄赳赳的欲与德崖搏斗。德崖见两人手下，带有无数健卒，陆续进来，挤满一堂，不由得怕惧起来，反捏称主帅已返，不在我家。元璋愤答道：“可令我一搜吗？”德崖尚未答应，彭大已从后插嘴道：“有何不可？快进去！快进去！”于是元璋拥盾而入，直趋内厅，四觅无着，陡闻厅后有呻吟声，蹑迹往寻，见有矮屋一椽，扃鐍甚严，当即毁门进去，屋内只有一人，铁链锒铛，向隅暗泣，凝目视之，不是别人，正是濠州主帅郭子兴，主帅如此，太觉倒霉。是时不遑慰问，忙替他击断锁链，令部兵背负而出。德崖与均用，睁着眼见子兴被救，无可奈何。元璋即偕彭大趋出，临行时又回顾德崖道：“君与主帅同时举义，素称莫逆，如何误听蜚言，自相戕贼？”又语赵均用道：“天下方乱，群雄角逐，君既投奔至此，全靠同心协力，共图大举，方可策功立名，愿此后休作此想！”言已，拱手而别。前硬后软，妙有权术。弄得孙赵两人，神色惭沮，反彼此互怨一番，作为罢论。此事悉本《太祖本纪》。惟《本纪》叙此事，在濠未被围之前，而谷著《纪事本末》，则言此事在被围之时，且事实间有异处，本编互参两书，以便折衷。

元璋既救出子兴，仍加意守城，会元军统帅贾鲁，在营罹病，日渐加剧，以是攻击少懈。越年，贾鲁病死，元军退去。自濠城被围，迄于围解，差不多有三四月，守兵亦多半受伤。元璋禀知子兴，拟另行招募，添补行伍，子兴照允，将此事委任元璋。元璋即日还乡，陆续募集，得士卒七百名，内中有二十四人，能文能武，有猷有为，端的是开国英雄，真皇辅弼。为后文埋根。这二十四人何姓何名？待小子开列如下：

徐达　汤和　吴良　吴桢　花云　陈德　顾时　费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胜宗　陆仲亨　华云龙　郑遇春　郭兴　郭英　胡海　张龙　陈桓　谢成　李新材　张赫　周铨　周德兴

元璋得了许多英材，与他们谈论时事，很是投机。当下截止招募，

带领七百人回濠，禀报子兴。子兴按名点卯，七百人不错一个，便算了事，惟署元璋为镇抚，令所募七百人，归他统率。元璋拜谢如仪。隔了数日，元璋方料理簿书，有一人进来禀谒，视之乃是徐达，便问道："天德有何公干？"徐达见左右无人，便造膝密陈道："镇抚不欲成大业么？何故郁郁居此，长屈人下？"元璋道："我亦知此地久居，终非了局，但羽毛未满，不便高飞，天德如有高见，幸即指陈！"徐达道："郭公长厚，德崖专横，彭赵又相持不下，公处此危地，事多牵掣，万一不慎，害及于身，奈何不先几远引？"识见高人一层。元璋道："我欲去此他适，必须有个脱身的计策，否则实滋疑窦，转召危机。"徐达道："郭公籍隶定远。目今定远未平，正好借此出兵，想郭公无不允行。"元璋道："我方募兵七百名，署为镇抚，若统率南行，无论谣诼易生，即郭公亦多疑虑。"徐达道："七百人中，可用的不过二十余人，公只将二十余人率着，便足倚任，此外一概留濠，那时郭公便不致动疑了。"元璋点头道："天德此言，甚合我意，我当照行。"徐达乃趋出候命。达字天德，元璋称字不称名，便是器重徐达的意思。徐达为开国元勋，故从特笔。元璋即入禀子兴，出徇定远，并请将原有部兵，归属他将，只率二十四人同行。子兴欣然应允。不出徐达所料。于是元璋整装即行，这一行，有分教：

踏破铁笼翔彩凤，冲开潜窟奋飞龙。

欲知南徇定远情形，请看官续阅下回。

投军为明祖奋迹之始，成婚为明祖得助之始，救郭子兴为明祖报绩之始，募兵七百，得英材二十四，为明祖进贤之始，逐层写来，有声有色。他若郭子兴之庸柔，孙德崖之贪戾，彭大之粗豪，赵均用之刁狡，皆为明祖一人反射。尤妙在用笔不直，每述一事，辄用倒戟而出之法，使阅者先迷后醒，益足餍目。看似容易却艰辛，阅仅至此，已自击节不置。

第三回　攻城略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

却说徐达、汤和等二十余人，随着元璋，南略定远。定远附近有张家堡，驻扎民兵，号驴牌寨。元璋请费聚往察情形，费聚返报寨中乏食，意欲出降。元璋大喜道："此机不可坐失。"便命费聚前导，另选数人为辅，上马急行。将到寨前，遥见寨中有二将出来，大声呼着，说是来者何为？费聚心恐，叩马谏元璋道："彼众我寡，未便深入，不如回招人马，然后前来。"元璋笑道："多人何益，反令彼疑。"有胆有识。言毕下马，即褰裳渡濠，径诣寨门，寨主倒也出见。元璋道："郭元帅与足下有旧，闻足下孤军乏食，恐遭敌噬，因遣我等相报，若能相从，请即偕往，否则移兵他避，免蹈孤危。"寨主唯唯从命，只请元璋留下信物，作一证据，元璋慨解佩囊，给与寨主，寨主邀与入营，献上牛酒，大家饱餐一顿。食毕，元璋即请寨主促装，寨主以三日为期。元璋道："既如此，我且先返，留费聚在此，与君同来便了。"寨主允诺，元璋即策马而归。徐达等接见元璋，询明情状。徐达道："恐防有变。"料事如神。元璋哂道："我亦虑此。"所见相同。徐达道："达闻寨兵约三千人，若负约来争，众寡不敌，请即募兵以备不虞。"元璋称善，即悬旗招兵。阅三日，约得壮士三百人。忽见费聚踉跄奔还，喘声道："不……不好了！不好了！该寨主自食前言，将有他变。"元璋投袂道："小丑可恨，我当立擒此贼。"于是拔营齐赴，且令壮士潜匿囊中，诡作军粮，载以小舆，顷刻抵寨，遣人告寨主道："郭元帅命持军粮来，请寨主速出领取！"寨主正愁乏食，闻信大喜，飞步而出。元璋接见，即令运囊下车，一声呐喊，壮士皆破囊突出，立将寨主拿下。果然妙计。元璋又命部下纵火，攻毁营垒，吓得寨兵无处逃遁，齐呼愿降，乃将寨兵纵放，把旧垒一炬成墟，当下收检降兵，一律录用，只严责寨主负约，申行军律，喝令斩讫。该杀。嗣是远近闻风，多来归附。

独定远人缪大亨，拥众二万人，受元将张知院驱遣，屯踞横涧山。元璋与徐达商议，定下一条好计，密授花云，令他照行。花云分兵去讫。且说缪大亨所率部众，本系民间义勇，不受元将拘束。嗣因张知院设法联结，乃受他节制。此时闻元璋已破驴牌寨，恰也隐有戒心，日夕防范。接连数日，毫无影响，防务渐渐松懈。一夕，正阖营酣寝，梦中觉得有呼噪声，蹴踏声，相率起床出视，不料外面已万炬齐明，火光烛地，把全营照得通红，顿时眼目昏花，不知所措。大亨情急欲逃，方才

上马，见敌兵已毁营杀入，为首一员大将，裹着铁甲，驾着铁骊，持了一柄大刀，飞舞而来，险些儿把脑袋砍破，急忙用刀架住，启口问道："黑将军快通名来，休得乱砍！"来将答道："我乃濠州大将花云，特来借你的头颅。"妙语解颐。大亨道："彼此无仇，何故相犯？"花云道："元主无道，天怒人怨，我等仗义而来，正为吊伐起见，你既纠众起义，应具同心，为什么反受元将监督，甘心作伥？我所以特来问罪，你若悔过输诚，我亦既往不咎，倘或说一不字，我的刀下，恰不肯半点容情。"声容俱壮。大亨尚拟抗拒，怎奈部众已仓皇失措，人仰马翻，只得忍气答道："要我投诚，也是不难，还请将军息怒！"花云道："你既听我良言，尚有何说，你令部众弃械投诚，我亦当禁军屠戮。"大亨应允，便两下传令，一边释械，一边停刀。复经花云婉转晓谕，说得大亨非常佩服，连降众都是倾心。于是横涧山二万义兵，统随着花云，来归元璋。元璋好言抚慰，正在按名录簿，又得军士喜报，横润山旁寨目秦把头，也率众来降了。随即传令入见，免不得温词奖勉，一面检阅秦把头部众，约共得八百人。人多势旺，威声大震。

定远人冯国用，与弟国胜，也挈众来归，元璋见他儒冠儒服，温文尔雅，不觉起敬道："贤昆玉冠服雍容，想总是读书有年，具有特识，现在天下未定，何术荡平？愿有以教我！"国用道："大江以南，金陵为最，龙蟠虎踞，向属帝王都会，公既率师南略，请先拔金陵定鼎，然后命将四出，救民水火，倡行仁义，勿贪子女玉帛，天下归心，何难平定？"后来元璋行事，悉本是言，故录述独详。元璋大悦，令国用兄弟，入居帷幄，参赞戎机。一面下令拔营，向滁阳进发。途次有一人迎谒，举止不凡，由元璋问他姓名，答称："李姓名善长，字百室，是本地人氏，籍隶定远。"元璋又欲考核才识，叩问方略，善长从容答道："从前暴秦不道，海内纷争，汉高崛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即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崩裂，与秦末相同，公系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钟毓公身，若能效汉高所为，亦当手定中原，难道古今人必不相及么？"又一个王佐之言。元璋又欢慰非常，留居幕下，掌任书记，筹备粮运。居然作萧相国。复饬花云为先锋，带着前队，飞速进行。

花云当先开道，孑身前驱，途遇土匪数千人，毫不畏怯，提剑跃马，横冲而过。各军陆续随上，如入无人之境。群盗自相惊顾道："黑将军来了，勇不可当，休与争锋！"言毕，各分道散去。花云直至滁阳，竟薄城下。城内守吏，闻风早遁，只有流寇往来，入城抢掠，一闻花云军至，连忙逃出城外。可巧被花云截住，乱斫乱杀，信手扫荡，滚

去头颅无数，眼见得滁城内外，一鼓肃清了。真是容易。元璋率军入城，安民已毕，忽来了一个少年，两个童儿，少年呼元璋为叔，一童儿呼元璋为母舅，一童儿呼元璋为义父，俱由元璋接见。欣喜之中，恰带着几分酸楚。看官道是何人？待小子说个明白：少年系元璋的侄儿，名叫文正，自从元璋为僧，彼此不通闻问，差不多有八九年。一童系元璋姊子，盱眙人，姓李名文忠，其母已死，随父避难，流离转徙，又与父相失，九死一生，方得到滁。一童系元璋的寄子，姓沐名英，定远人，幼时父母双亡，沿途乞食，元璋在濠州时，出城巡察，见他面貌雄伟，无寒乞相，特命他随归，令妻马氏抚养，视同己子。此时结伴同来，重行聚首，悲喜交集，自在意中。文忠年最幼，只十四岁，走近元璋身前，依依不舍，元璋戏摩其顶，文忠亦牵着元璋衣襟，捉弄不已。元璋笑道："外甥见舅，仿佛见母，所以如此亲昵，我看你母早亡，你父想亦殉难，不如随我姓朱罢！"文忠道："愿从舅命。"元璋又顾沐英道："你既为我寄子，也可改姓为朱。"沐英亦惟命是从。李、沐两人，后皆立功封王，故并笔详叙。三人俱留住滁阳。

元璋复遣将四出，取铁佛岗，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诸寨，正在战胜攻取的时候，突有泗州差官到来，说是奉郭元帅命令，饬镇抚移守盱眙。元璋惊讶道："郭公何时到泗州？"来使道："这是彭、赵两公的计画，郭元帅择善而从。"元璋又问道："濠州何人把守？"来使道："孙公德崖，留守濠州。"元璋沉吟半晌道："我知道了。彭、赵两人，挟主往泗，且令我移军盱眙，以便就近节制，这正是一网打尽的好计。但我只知有郭公命，不知有彭赵命，你去回复了他，教他休逞刁谋，我元璋不是好惹呢！"彭、赵情迹，从元璋口中叙出，既省笔墨，且写元璋之智。来使语塞，告别而去。嗣是元璋格外注意，常遣侦骑至泗州，探听消息。约越两旬，侦骑回报，彭、赵两人，争权内哄，彭大中矢身亡，部曲为赵所并，气焰益张。结果彭大。元璋叹道："均用得势，郭公更危了。"当下与李善长商议，令善长写就一书，遣人赍递均用，其书道：

> 公昔困彭城，南趋濠，使郭公闭门不纳，死矣。得濠而踞其上，更欲害之，母乃所谓背德不祥乎？郭公即易与，旧部俱在，幸毋轻视，免贻后悔！

均用得书，心中虽是愤恨，恰也顾忌三分，不敢遽害子兴。惟元璋在滁，尚恐均用为逆，一时不及往救，左思右想，定了一条贿赂计，立遣人赍送金帛，贿通均用左右，令他设法脱免子兴。果然钱神有灵，青

蚨一去，泰岳飞来，大雅不群。元璋忙开城迎接，见子兴挈着妻孥，及义女马氏，接踵而至，当即迎入城中，推子兴为滁阳王，令所有部众，悉归子兴节制。可谓长厚。子兴甚是欢悦。谁知过了一月，子兴又变过了脸，渐渐的疏淡元璋，性情反覆，实是可杀。凡元璋亲信的将士，多被召用，连元璋记室李善长，也欲收置麾下。善长涕泣自诉，誓不肯行，子兴不能相强，方才罢休。

嗣是元璋格外韬晦，遇有战事，辄不与闻，子兴也不愿与议。偏是猜忌越深，谗言越盛，有说元璋不肯出战，有说元璋出战，不肯效力，子兴统记入脑中。适值寇兵到滁，子兴立召元璋入帐，令他往剿。元璋应声愿往，子兴又另遣一将，与元璋并辔出城。此将何用？分明是监督元璋。甫与寇兵相接，该将已身中流矢，拍马走还，真是饭桶。阵势几乱。寇兵俱乘间杀来，幸元璋搴旗而前，麾众直上，搏斗了好多时，方将寇兵击退，元璋驰回报功，子兴仍不加礼貌，只淡淡的敷衍了数语。元璋未免懊丧，返入内室，长吁短叹，闷闷不已。马氏在旁慰问道："闻夫君出战得胜，妾正欣慰非常，何故夫君尚有愠色？"元璋叹息道："卿一妇人，安知我事？"马氏道："妾知道了，莫非因妾义父，薄待夫君么？"元璋道："卿既知悉，何劳再说！"马氏道："君亦察知义父的隐情么？"元璋道："前此忌我专擅，我愿撤销兵权，今此疑我推诿，我却争先杀敌，偏他仍是未惬，今我无从揣测，想总是与我有仇罢了。"马氏道："并非与夫君有仇，敢问夫君屡次出征，有无金帛归献？"元璋愕然道："这却没有。"马氏道："他将出战，还兵时必有所献，君何故与别人不同！"元璋道："他们是掳掠得来的，我出兵时，秋毫无犯，那里来的金帛？就使从敌兵处夺了些儿，也应分给部下，奈何献与主帅？"马氏道："轸恤民生，慰劳将士，应该作此办法，但义父未察君情，反疑君为干没，是以不快于心。今妾幸有薄蓄，当出献义母，俾向义父前说情，可保后来释怨。"好马氏，好贤妇，我愿范金事之。元璋道："依卿所言便了。"是夕无话，越日，马氏即检出金帛，亲呈义母张氏。张氏果喜，即与子兴说明。子兴怡然道："元璋颇有孝心，我前此错疑了他。"所争仅此，令人愤叹。自此疑衅渐释，遇有军事，仍与元璋熟商。元璋感念内助，伉俪益敦。又越数日，子兴二子，邀元璋出城宴饮，马氏闻知，即密语元璋道："君宜小心！从前义父挟嫌，多由两人播弄，今乃设宴款君，恐是不怀好意。可辞则辞，休堕他计！"元璋笑道："区区二竖，何能害我？我当设法免难，愿卿勿忧！"言毕趋出，即与王子二人，乘马赴饮。甫至中途，元璋忽从马上跃下，对天喃喃，若有所见。既而复腾身上马，揽辔驰还。王子忙惊呼道："同约赴饮，何为半途奔回？"元璋回叱道："我不负你，你何故设

计害我？幸空中神明指示，说你两人置毒酒中，令我中道驰归，免得中毒！”言已，纵马自去。两人汗流浃背，俟元璋走远，方密语道：“酒中下毒，是我两人的秘谋，此外无人得知，他如何瞧透机关？莫非果有神明不成？”呆鸟。当下怏怏同归，收拾了一片歹心，就使至乃父前，也决口不谈元璋功过，于是翁婿协好，郎舅无尤，好好一座滁阳城，从此巩固，元璋亦称快不置。应谢贤妻。

会元军进围六合，六合主将，至滁求救，子兴素与六合有隙，拒不发兵。元璋进谏道：“六合与滁，唇齿相依，六合若破，滁不独存，应即赴援为是。”子兴踌躇良久，问来使道：“元兵约有若干？”来使道：“号称百万。”子兴不禁伸舌道：“这、这般大兵，何人敢去一行？”帐下都面面相觑，不发一言。鼷鼠技穷，越显出蛟龙厉害。元璋道：“某虽不材，愿当此任。”如闻其声。子兴道：“且先问卜，何如？”元璋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子兴乃允，即令来使先返，随拨兵万人，归元璋统领，克日前往。元璋去后，子兴专望捷音，越数日得了军报，说是六合解围，自然快慰。又越一日，探马来报，元兵大举攻滁，子兴大惊道：“元璋何往？”探马报称未知，吓得人人丧胆，个个惊心，小子有诗咏道：

军事由来变幻多，猝逢大敌急如何？

若非阃外英雄在，日暮何人得返戈。

毕竟滁阳何故被兵，元璋何故未归，小子暂一搁笔，姑至下回交代。

昔周武有十乱而得天下，邑姜与焉。先圣叹为才难，才固难矣，愚意则更有进者，自古帝王崛起，有外辅，尤须有内助。邑姜之功，不亚周召，故武王宣誓，独厕邑姜于十乱之列，非十乱以外，必无才彦，不过德有大小，功有巨细，举十乱，可以概余子耳。若明祖朱元璋之南略定滁，外得徐汤诸人以为之佐，犹之周召也，而内则全资马氏，马氏亦一邑姜欤？本回内外兼叙，注重得人，阅之可以知明祖开国之由来，非仅工叙述已也。

第四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祐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

却说郭子兴接着军报，惊悉元兵来攻，连忙问及元璋，又未见率兵回来，究竟是何原因？待小子申说明白。原来泰州人张士诚，占据高邮，由元丞相脱脱督诸军进讨，大败士诚部众，乘胜分兵围六合。六合主将向滁阳求救，元璋率耿再成等往援，与元兵对仗，互有胜负。寻以元兵势大，未便久持，故意敛兵，潜入民舍，另遣妇女倚门，戟手痛詈，元兵恐他诱敌，相率惊愕，不敢逼入，渐渐引去。那时元相脱脱，早闻知滁阳出授，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计策，竟分兵来攻滁阳。这边元璋未归，那边元兵将到，探马遇警即报，未尝面面顾到，所以把元璋一边，答称未知。子兴旧部，统是酒囊饭袋，一些儿不中用，闻得这般警报，怎得不惊？怎得不慌？说明底细，足令阅者一快。

正是危急仓皇的时候，又一探马来报："朱将军回来了。"是一位大救星。子兴得此一信，方将出窍的魂灵，收转身中，方欲出城亲迓，缓则堕渊，急则加膝，是庸主待人常态。元璋已率众进城，彼此晤叙，不及细谈，只与商量防敌的计策。元璋道："火来水掩，兵来将挡，怕他什么？"子兴稍稍放心，随命元璋出战。元璋自然奉命，不及休息，又复麾众出城，探听元兵行踪，距城已不过十里，连忙设伏涧旁，令耿再成带着数百人，渡涧诱敌，自己在城下立营，专待元兵到来。是谓好谋而成。元兵似风驰电掣一般，直指滁阳，途中遇着耿再成，看他手下的兵士，很是有限，全然不放在眼里，一声呼噪，争先驱杀。再成的兵好似风卷残云，顷刻逃散。分明诱敌。元兵奋力追赶，走近涧边，见败兵凫水逸去，也纷纷下马，褰裳涉流；猛听得鼓角齐鸣，两岸林间，杀出无数人马，前队都列着弓箭手，个个拈弓搭矢，向元兵射来。元兵躲避不及，忙即渡回，已是一半中箭，倒毙涧中。元璋见元兵中计，复率大队赶来。在城将吏，闻元璋得手，也不待子兴命令，一拥而出，踊跃争功。此是若辈惯技，幸元兵别无秘计，否则全城休矣。大众追了一程，还是元璋勒马停住，声言穷寇勿追，方才收兵。途中拾得元兵弃械，不计其数，统是欢喜得很，返入城中，向子兴前报捷去了。元璋尚恐元兵再至，密嘱部曲戒严，旋闻元相脱脱，已削职充戍，方喜慰道："元朝大将，只靠脱脱一人，他已贬谪，余人不必虑了。"嗣闻脱脱接连被谗，远窜赐死，禁不住一喜一叹，含蓄不尽，令阅者自思！脱脱之贬死，关系元朝存亡，故特笔提明。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元璋在滁无事，复有一位长身铁面的英雄，自称从虹县来投，姓名叫作胡大海，特来求见朱公。又复一番叙法。元璋闻报，亟命延入，瞧将过去，觉得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便起身相迎，令他旁坐，一问一答，无非是说行兵要略，两下里很是投机，元璋即命他为先锋。转眼间已是至正十五年，城中兵食，日渐缺乏，子兴召诸将筹画军糈，元璋进言道："困守孤城，何处得粮？邻近惟和阳城，未经骚乱，想必储有积粟，何妨遣将往取。"诸将笑道："朱公子谈何容易，和阳虽小，城高池深，又有重兵守着，如何取得？"元璋道："我亦非不知此，但不能力胜，还当智取，难道就坐困不成？"是极。子兴忙问计将安出。元璋道："从前攻民寨时，曾得庐州兵三千，颇称勇敢，今可令他椎结左衽，穿着青衣，扮作北军模样，带着橐驼四头，驾运货物，只说是庐州兵护送北使，至和阳赏赉将士，一面用绛衣兵潜随后面，俟青衣兵赚开城门，举火为号，便可掩他不备，鼓行直入。城池到手，还怕粮饷不为我有么？"子兴喜道："此计甚善。"诸将亦齐声赞成。毛遂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也。当下令张天祐率青衣兵先行，耿再成率绛衣兵后随，先后相隔数里，陆续向和阳进发。

天祐至陟阳关，和阳父老，闻北使过境，携着牛酒，出关迎献。当由天祐接受，拣了一个僻静地方，欢呼畅饮，几忘朝暮。得鱼忘筌。煞是可笑。至再成兵将近和阳，眼睁睁的望着前面，并不见有烟火动静，停住了好一歇，仍是杳然。再成还道自己来迟：火已举过，忙率众趋至城下，守将也先帖木儿，急令闭城，用飞桥缒兵出战。再成不见天祐，已是心乱，勉强招架元兵，战了数合，突来了一支硬箭，慌忙躲闪，已中左肩，险些儿跌下马来，仓皇失措，只好拨马返奔。元兵追至千秋坝，日暮收兵，从容归去。不期行到半途，斜刺里杀到一支青衣兵，横冲直撞，任意蹂踏，想是靠着酒力。元兵措手不及，被他一鼓冲散。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是张天祐所领的兵马。至此才到。天祐既冲散元兵，一口气跑到城边，但见西门上面，立着一位长身阔面的大将，盔甲耀光，似曾相识，写出昏黄景象。正疑讶间，只听得大将呼道："张将军来迟了。"这是何人？令我无从捉摸。这一语传到耳中，方觉闻声知名。看官道是何人？乃是朱元璋部下的汤和。点出姓名，尚不知从何而来？笔法奇变，可推绝顶。天祐又喜又惊，待汤和开城放入，忙即问明底细。汤和道："我是奉朱元帅密令，从间道到此，接应诸公，乃到了城下，并没有诸公踪迹，只有飞桥架着城上，我就乘便登城，想去拿也先帖木儿，谁料他却刁狡得很，竟一溜烟走了。我看夜色已昏，不便穷追，因在城上恭候诸公。"说毕大笑，天祐未免怀惭。就汤和口中，叙出原因，真是计中有计，极写元璋智虑。一笑一惭，尤是好看。汤和再

问耿再成下落，天祐茫无头绪，反还问汤和，汤和赧然道："与君偕行，君尚未知，我本绕道而来，如何得晓？想是两下失约，他见机回去了。目今已得此城，遣使报捷，自见分晓。"当下写就捷书，遣人赴滁去讫。

且说耿再成败归，禀报军情，子兴问及天祐。再成道："末将薄城，并不见他形影，想他必先行入城，被敌察觉，一律加害。"子兴道："如此奈何？"元璋在旁道："恐尚未然。"恃有汤和之遣。正说着，又闻元使叩城，赍书招降。子兴道："招降书又到，想天祐必陷没了。"元璋道："且先接来书，后见来使。"子兴点头，即令门卒索交来书，递进察阅。书中只说："大兵将到，速宜投诚，毋自贻悔"等语。元璋道："咄！何物胡虏，敢出此言？为今计，应整兵示威，休使轻觑！"子兴道："兵多调出，城守空虚，如何示威？"元璋道："某自有计，王见来使，幸勿自馁！"随即趋出，令三门守卒，总集南门，两旁森列，填塞街衢，方开南门呼来使入。既至帐前，叱来使膝行进见。来使倔强不允，经元璋喝令左右，揿翻地上，才匍匐入帐。子兴语来使道："汝主昏庸，海内大乱，我为保民起见，特起义师，濠滁一带，以次敉平，汝主反妄怒逞兵，要约招降，难道我果偷生怕死么？"来使道："降与不降，任凭裁酌，我系奉命而来，应该以礼相见，为何这般威虐？"子兴道："威虐什么？"来使道："小小一座滁州城，靠着几千名乌合之众，竟敢背叛天朝，屈辱天使，还说不是威虐么？"口硬如此，真是个倔强汉。诸将在旁，听着此语，不由得气愤填胸，彼此拔剑出鞘，欲杀来使。元璋忙摇手阻住，只大声道："来使无礼，应即驱逐！"子兴遂喝令左右，撵出来使。过了一日，并不见有元兵到来，元璋方语诸将道："诸公欲杀来使，不知杀了一人，于我何益？且彼将谓我杀使灭口，竞奋而来，转滋大患，何如恫喝示威，纵之使去，令他传闻大众，有所忌惮，自不敢进。"虚者实之，即此之谓。诸将方才无言。

元璋又以张汤诸将，各无音耗，复禀准子兴，亲率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及健卒千人，往略和阳。途次始接和阳捷报，大众欢欢喜喜的驰入和阳。既入城，查闻天祐部下，横行杀掠，乃邀天祐至前，与语道："诸军自滁来，多劫人财帛，掠人妇女，此等行为，窃所不取，应申明军纪，方能安众。"天祐道："前事不必提起，此后当禁止劫掠便了。"元璋不便再言，心下很是不悦。未几，得子兴来檄，令元璋总领和阳军事。元璋以天祐等人，多系子兴部曲，虑不相下，乃将来檄留存，暂不发布；只令开军事会议，在厅上设着两席，左右分列。俗例向

是尚右，诸将先入，各占右席，元璋后至趋左，提议军事，诸将皆瞠目相顾，独元璋剖决如流，屈服众人，诸将方稍稍敬服。元璋遂创议辟城，分工增筑，诸将任其半，自己任其半，约三日竣工。届期，元璋工竣，诸将尚未就，于是元璋宣召诸将，出檄宣读。读毕，就南面坐，正色道："奉滁阳王檄，统诸公兵，并非由我专擅，今只一筑城小事，乃皆愆期，试问他事曷济？自今以后，违令当斩，愿诸公莫怪！"示之以才，临之以庄，方可压倒一切。诸将始惶恐听命。元璋即传令将士，所得财帛妇女，一应归还原主，于是人民大悦，有口皆碑了。明祖之所以得民者在此。

是时元世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任马，及民军元帅陈埜先，分屯新塘、青山鸡笼山等处，阻绝和阳饷道。元璋留李善长居守，自率兵分道往攻，秃坚等俱败退。独陈埜先乘元璋出兵，竟绕道来袭和阳，亏得善长预先防备，俟埜先薄城，率锐出战，一番搏击，俘获无算，埜先落荒遁去。至元璋归来，得悉此事，极称善长智勇，自不必说。一日，有门卒进报，濠州帅孙德崖到了。元璋不识来因，坦然出迎，彼此接见，并马入城。既登堂，元璋问明来意，德崖道："濠州乏食，特来乞粮。"元璋允诺，留宴数日，一面禀报子兴。不意子兴与德崖有隙，竟亲领大兵，自滁赴和，来执德崖。度量太窄，何能成事？迨元璋闻知，默料子兴此来，定与德崖寻衅，顿时左右为难，不得已先与德崖说明，德崖即起身告别。元璋恐他中道遇仇，复亲送至二十里外。可谓仁至义尽。及归，与子兴接着。子兴勃然道："你为何放走德崖？"元璋道："德崖虽得罪吾王，然究竟患难初交，不应遽绝；且前此构衅，都由赵均用谗谄所致。现在居守濠州，保我梓桑，尚无大过，还望吾王矜宥！"言之有理。子兴听说，无可奈何，勉强住了一宿，仍率兵回滁，郁怒之下，得了一个肝逆症，水米不进，不到数日，一命呜呼。不死胡为。其子天叙，忙遣人飞报元璋，元璋得讣，星夜驰至滁州，发丧开吊，悲恸不已。子兴旧部，见元璋如此忠义，各自感愧，议奉元璋为王。元璋不从，经大众再三怂恿，方权为统帅，兼领子兴部曲。一面驰檄各处，一面挈领妻孥，仍返和阳。

那时孙德崖已返濠州，接到滁州檄文，不禁愤愤道："元璋那厮，煞是可恨！我前去问他借粮，他佯为允诺，暗中恰通知子兴，与我寻仇，幸我早走一著，方得免害。此次子兴去世，他未尝与我函商，擅为统帅，藐我太甚，我当兴兵前去，与他赌个雌雄。"部将吴通献计道："元璋并有滁和，气焰方盛，若出兵与争，恐难取胜，不如借开会庆贺为名，诱他来濠抚众，就席间刺杀了他，借泄余恨。"德崖连称好

计，计固甚善，如皇天不佑何？遂令部下缮就一书，只说是公为统帅，舆情欢忭，兹于濠城开会庆贺，取名兴隆，愿即日速驾惠临，俾资瞻仰，无任翘企等语。当由德崖缄印，遣人赍投和阳。元璋得书，欣然愿往。徐达道："德崖桀骜，恐有诈谋，元帅不宜前行。"元璋道："鸿门与宴，汉高未尝罹害，但教得人保护，便可无虞。"隐然以汉高自居。言未已，旁闪出一人道："末将不才，愿随元帅同往。"元璋视之，系是吴桢，乃笑道："樊哙重生，尚有何虑？"元璋非不知冒险，亦好奇之意尔。胡大海亦挺身道："某亦愿往。"元璋道："你与徐天德等，率军后随，遇有急变，速即杀出为要。"徐胡二人，俱唯唯听命。当下检选壮士千名，令徐达胡大海等率着，自与吴桢纵辔前行，即日至濠。

孙德崖已得使人还报，急命吴通等布置妥当，然后离城十里，来迎元璋。遥见元璋当先而来，后面护卫的兵马，也不过千人，暗中大喜道："那厮中吾计了。"慢着！遂下马相见，挽手入城。寒暄已毕，即令开宴，并将元璋所带将士，一齐调开帐外，尽令畅饮。只吴桢一人，紧紧的随着元璋，寸步不离。仿佛《黄鹤楼》中之赵子龙。当下分席坐定，酒过数巡，德崖语元璋道："日前进谒，蒙足下惠爱，脱我陷阱，甚是感激，今郭帅已亡，兵权无统，以辈次论，应属不才掌管，乃前得来檄，知足下已为统帅，难道不分长幼么？"元璋道："这是郭帅旧部，共同推戴，我不过权时统辖，他日再当另议。"德崖道："今日便可让我，何待他日。"元璋起座道："这却不能。"德崖便大呼道："众将何在？"一声喝令，万众齐入，霎时间刀械并举，都上前来杀元璋。正是：

萧墙隐有干戈伏，豪杰都从险难来。

未知元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智取和阳，俱本正史，一经叙述，便写得奇奡突兀，曲折回环，此由用笔之妙，故神变乃尔。至若孙德崖邀宴事，未见正史，而稗乘相传，以及乡曲妇孺，俱知有兴隆会一事，或者史官失载，亦未可知。且德崖与子兴并起，子兴生卒，及其子天叙之存亡，史笔俱详，而德崖不见下落，其有阙文也无疑。作者援引稗官，补入此事，有文征文，无文征献，宁得以虚诬目之？

第五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

却说孙德崖喝令左右，来杀元璋，元璋身旁只一吴桢，双手不敌四拳，任你力大无穷，怎能敌得住众人？他却情急智生，仗着剑来奔德崖，德崖不是吴桢敌手，猛被抓住，充作护盾，抵挡众兵，惊得德崖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忙道“不、不要如此！”吴通等恐伤及德崖，缩手不迭，但闻吴桢厉声道：“你从前到了和阳，我主帅如何待你，今乃借名宴会，诱我主帅到此，伏兵求逞，试想我主帅践信而来，大众闻知，你乃设计陷害，无论有我保护，不令主帅遭你毒手，就使不然，你的狡诈手段，难道可得人信服么？”这数语理直气壮，说得大众都是咋舌。比樊哙尤为智勇。德崖喘急道：“依将军言，应该如何？”吴桢道：“要你送我主帅出城，万事全体。”德崖不待说毕，满口答应。吴桢仍扭着德崖，不肯放松，出了厅，招呼徐达胡大海等，保着元璋先行，自与德崖后随。吴通等不敢动手，只好任他出去。既出城闉，吴桢把德崖一推，道声去罢。德崖方眼花缭乱，站立不住，谁料胡大海持斧奔还，手起斧落，把德崖劈作两段。该杀！该杀！吴通等见德崖被害，愤怒的了不得，便号令众兵，倾城出战。吴桢见大海闯祸，忙令徐达卫着元璋，急行而去，自与大海领着壮士，截住厮杀，两下死斗，赌个你死我活，约半时，胜负未分。吴桢恐寡不敌众，传令且战且行，未及里许，见元璋带着大队人马，回来援应，顿时欢喜万分，精神陡长，又返身来夺濠城。吴通知不可敌，飞马奔还，不防吴桢紧紧随着，吴通入城，吴桢也跃马疾上，掷剑过去，适中吴通脑后，倒撞马下。此时城不及闭，由元璋驱军拥入，如削瓜切菜一般，杀死了许多濠将，濠兵走投无路，元璋乃下令降者免死，于是大众投械，匍匐乞降。

看官阅至此处，恐未免动起疑来，濠州与和阳相隔，虽是不远，究竟非一时三刻，可能往还，元璋才得脱身，如何即能率兵来援呢？我亦要问。原来李善长恐元璋有失，复命郭兴、郭英等，带着万人，前来接应，将到濠城，适与元璋相值，遂由元璋亲自统辖，返身来救吴桢等人，得获大胜。当下抚兵息民，全城立定。元璋触起乡情，复命椎牛酾酒，号召故乡父老，入城宴饮。这真所谓兴隆会。席间来了郭山甫，就是郭兴、郭英的父亲，元璋格外优待，并命兴英兄弟，侍父劝餐。山甫善相人术，尝相元璋状貌，称为大贵，复语兴英道：“我观汝侪，亦可封侯。”以此元璋在濠募兵，应第二回。山甫即令二子相从，至此饮毕

入谢，并愿令爱女入侍，想该女状相亦应封妃。元璋欣然允诺。次日，即令兴英兄弟，去迎妹子，约阅半日，即挈妹进见。元璋瞧着，淡妆浅抹，冲雅宜人，是一个娴静妃子。心中很是喜慰，婉问芳龄，答称二九，便命为箧室，即夕设宴称觞，合欢并枕。脂香满满，人面田田，从教夙夜在公，允合衾裯长抱。后来元璋登基，封为宁妃，姑且搁下慢题。

且说元璋住濠数日，留兵戍守，自率郭兴兄妹，及徐达、吴桢等一班人众，径回和阳。入城后，接到亳州来檄，上书大宋龙凤元年，不禁奇异起来，瞧将下去，乃是封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自己的名下，有左副元帅字样。便召天祐问道："这檄何来？"天祐道："刘福通现据亳州，迎立韩林儿为主，自称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传檄至此，想是令我归附的意思。"元璋道："大丈夫岂甘为人下么？"志大言大。天祐道："韩林儿自称宋裔，又有刘福通为辅，占踞中原，势力方张，元帅亦不可轻视。"元璋笑道："君愿往归，不妨做他的右副元帅，我恰不受。"快人快语。天祐道："元帅不愿受职，确是高见，难道不材便贪职不成？但刘福通既然势大，不妨权时联络，免他与我作对，这也是将计就计的法子。"未免畏葸。元璋沉吟半晌，方道："这也有理。"遂遣谢来使，一面号令军中，称是年为龙凤元年。此举未免失当。是年为元至正十五年。

转瞬旬余，忽由胡大海引入一人，年方弱冠，威武逼人。元璋问他姓名？当由胡大海代述："姓邓名友德，与大海同籍虹县，现自盱眙来归。"元璋又问道："他从前充过何役？"大海道："他父名顺兴，曾起义临濠，与元兵战死，兄友隆，又病没，经他代任军事，每战得胜。今闻元帅威名，愿由末将介绍，来投麾下。"元璋道："据你说来，他的勇略，过于乃父乃兄，我当替他改名，易一愈字，可好吗？"事见《邓愈列传》。那人即拜谢赐名。元璋甚喜，立命为管军总管。复简阅军士，日夕操练，拟乘此击楫渡江，规画金陵。会有怀远人常遇春，禀性刚毅，膂力过人，出常遇春。年二十三，为盗魁刘聚所得。遇春见他四出抄掠，毫无远图，便弃了刘聚，来投元璋。行至半途，忽觉疲倦起来，遂假寐田间，恍惚间遇一金甲神，拥盾呼道："起起！你的主君来了。"当下惊悟，才觉是南柯一梦。忙把双目一擦，四面探望，正值元璋带着数骑，巡弋而来。他即迎谒马前，自报姓氏，并陈述过去的事实，愿投效戎行。元璋微笑道："想你为饥饿乏食，所以到此，况你本有故主，我如何夺他？"遇春顿首泣道："刘聚只是一盗，不足有为，闻公智勇深沈，礼贤下士，是以不嫌道远，特来拜投，得承知遇，虽死犹

生。”下文死事，隐伏于此。元璋道：“你愿从我渡江么？”遇春道：“公如有命，愿作先锋！”元璋道：“先锋么？且俟取太平后，授你此职。”遇春拜谢，遂与元璋同归。

元璋以渡江不可无舟，正在忧虑，忽报巢湖帅廖永安兄弟，及俞廷玉父子，遣人纳款，愿率千艘来附。元璋大喜道：“这是天赐成功，机不可失。”便谕来使先归，一面召集众将，亲往收军。原来巢湖帅廖、俞诸人，尝结连水砦，防御水寇，庐州盗魁左君弼招降，廖、俞不从，君弼遂遣众扼住湖口，不令出入，乃从间道贻书，输款元璋，无非是乞援的意思。至元璋已到巢湖，廖永安与弟永忠，俞廷玉率子通海、通渊、通源，及余将桑世杰、张德胜、华高、赵庸、赵馘等，均上前迎接，由元璋慰劳一番，即令调集各船，扬帆出湖，直至铜城闸，已越湖口，寰宇澄清，一碧如洗，并没有敌舟拦阻。永安方入贺元璋道：“明公到此，先声夺人，寇众不战自溃，从此可安心渡江了。”言未已，忽报前面有大舰驶至，元璋即与永安出舱遥望，但见楼船数艘，逐浪而来，上载兵士无数，并悬着一幅大旗，写着“元中丞”等字样，奇笔不测。永安惊讶道：“莫非是元将蛮子海牙么？他现为中丞，屯兵百里外，如何闻报至此，与我作梗？”元璋道：“不是左君弼勾结，定是贵部下与君未协，泄漏军机，现不如暂避敌锋，改觅间道出去，方为得计。”永安道：“此间只有两路可出，除此地外，只有马肠河了。”元璋即命回走马肠河，迅驶而去，元兵恰也不来追赶。转入马肠河中，凝神远眺，也隐隐有重兵驻扎。元璋大疑，亟令永安检查各舟，有无缺乏？寻查得众人俱在，只少一小舟，掌舟的叫作赵普胜。元璋便语永安道：“照此看来，马肠河口，亦有元兵阻住，我等不便越险，且择要屯泊，再作计较。”永安乃令各舟退屯黄墩。元璋复与永安约，拟从陆路归和阳，取舟同攻。实则元璋无舟，恐永安亦有异图，意欲借着兵力，镇服永安等人，所以匆匆登岸，取道竟归。窥透元璋心事。

既返和阳，急募集商船，载着精兵猛士，复至黄墩督众往攻元兵。时值仲夏，气候靡常，江上忽刮起一阵怪风，黑云随卷，如走马一般，霎时间大雨滂沱，河水陡涨。元璋乘机奋勇，令各舟鱼贯而前，一齐从小港中，杀出峪溪口，奔向大船而来。蛮子海牙忙跃上船头，迎风抵敌，不意巢湖各舰，轻捷便利，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忽环攻，忽飏去，恁你蛮子海牙如何威猛，怎奈船高身重，进退不灵，顾了这边，不及那边，顾了那边，不及这边；相持数时，料知杀他不过，一声呼啸，竟回船自去。倒是三十六计中的上计。元璋督兵追赶，夺了许多器械。至元兵去远，方从浔阳桥通舟，直入江中。天雨已霁，两岸波平，红日

当空，青山欲滴。绝妙一幅大江图。元璋正临流四眺，忽见永安入舱，禀问所向。元璋道："此去有采石镇，素称险要，兵备必固；惟牛渚矶前临大江，不易扼守，我且攻下牛渚，再图采石未迟。"于是乘风举帆，舳舻齐发，不多时，前军已达牛渚矶，矶上不过数百元兵，被常遇春等一阵击射，逃得一个不留。元璋复传令各军，趁着锐利，转攻采石矶。这采石矶陡绝江滨，高出江面约丈许，元兵屯积如嵨，守矶统领，便是蛮子海牙。他在峪溪拒战不利，预料元璋必乘胜渡江，因此踞矶坐守，专待元璋到来。元璋督领舟师，正要近岸，猛听得一声鼓号，矶上的矢石，如骤雨一般，飞洒过来。元璋料难轻敌，命将战船一字儿排住，下令军中道："有先登此矶者受上赏，当为正先锋！"郭英应声而出，领着一班长枪手，冒险前进，将及上矶，不意前面的士卒，多中箭倒毙，郭英也几乎被射，幸亏退避得快，矢力未及，才得脱险。胡大海见郭英败退，气冲牛斗，奋勇继上，那矶上的炮箭，注射愈密，竟似无缝可钻，随你力大无穷，一些儿不中用，也只好渐渐退回。连写郭英、胡大海之败退，以衬常遇春之勇。

元璋到此，亦无法可施。突见常遇春率着藤牌军，飞舸疾至，忙高呼道："常将军欲夺头功，正在此日。"说时迟，那时快，遇春已左手执盾，右手挺戈，鼓勇而前，看看距矶不远，竟不管什么死活，奋身一跃，直上矶头。元将老星卜喇先，急用长矛刺来，遇春将戈盾挟住矛杆，大喝一声，把老星卜喇先推仆，顺手刺死。郭英、胡大海等，复一拥登矶，刀劈枪刺，把元兵杀死无数。蛮子海牙已立足不住，只好收拾残兵，一哄儿走了。采石已拔，元璋大喜，遂授常遇春为先锋。赏足副功。自是沿江诸垒，多望风迎降。

元璋闻将士聚议，多欲收取粮械，为班师计，因语徐达道："此次渡江，幸而克捷，若引兵归去，元兵复至，功败垂成，江东终非我有了。"徐达奋然道："何不进取太平？"正要你说此语。元璋称善，当即下令，将各船斩断缆索，放急流中，顺水东下，一面谕诸将道："太平离此甚近，愿与诸将偕行，取了再说。"诸将见无可归，只得随着元璋，直薄太平城下，架梯悬索，四面齐登。元平章完者不花，万户万钧，达鲁花赤，亦元官名。普鲁罕忽里等，抵敌不住，弃城遁去，惟太平路总管靳义，赴水自尽。元璋入城安民，严申军律，一卒违令，立斩以徇，全城肃然。一面具棺葬靳义尸，碣书义士，一面延访耆硕，优礼相待。

耆儒陶安、李习等，率父老入见，元璋与陶安语时事，安乃进言

道："方今四方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窥他志趣，惟在子女玉帛，毫无拨乱安民的思想。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以此顺天应人，何患不成大业？"元璋道："我欲取金陵，何如？"安复答道："金陵帝王都，形胜称最，乘此占领，作为根据，然后分兵四出，所向必克。古语有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明公何不速图？"与冯国用之言暗合。元璋甚喜，遂改太平路为太平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授李习为知府，用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吏，陶安参赞幕府，仍沿用宋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尚红色。小子有诗咏道：

炎汉由来火德王，赭袍赤帜亦何妨。

只因年号称龙凤，犹愧男儿当自强。

太平已定，哨马来报，元将蛮子海牙，又遣兵来了。那时又有一场厮杀，且至下回说明。

自朱元璋投营起义，所有举动，未免以智术服人，然犹不失为王者气象。惟用韩林儿年号，为一生之大误。林儿姓韩不姓赵，何得诡称宋裔，且宋亡久矣，豪杰应运而兴，当迈迹自身，何用凭借？厥后有瓜步之沈，近于弑主，始基不慎，贻玷终身，可胜慨欤！至若常遇春之力拔采石矶，为渡江时第一大功，元璋即授任先锋，既足报功，尤得践信，于此可见其能用人，于此可见其能立业。且入太平后，严军纪，卹义士，延耆儒，种种作用，无非王道。而龙凤年号，仍然沿袭，意者由徐李诸人，为霸佐而非王佐乎？瑕瑜并录，褒贬寓之。体会入微，是在阅者。

第六回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

却说元璋得了太平，城中原是安静，惟城外一带，尚统属元兵势力。元中丞蛮子海牙，调集巨舰，截住采石姑孰口，并檄令义兵元帅陈埜先，及裨将康茂才，率水陆兵二万人，进逼太平。元璋乘他初至，立率诸将出战，一面命徐达、邓愈，别出奇兵，绕道至敌后，潜伏襄城桥。埜先到了城下，磨拳擦掌，专待厮杀。未几城门大开，守兵一齐杀出，后面有许多健卒，拥着一位大元帅，龙姿凤表，器宇不凡，正暗暗惊异间，忽见空中起了一道霞光，结成黄云，护住元璋麾盖，益觉惊疑不已。各兵亦相率观望，不意元璋已麾兵杀来，横厉无前，人人披靡。埜先料不可敌，率众退走。奔至襄城桥，炮声骤发，徐达、邓愈两路兵马，左右杀出，急得埜先无路可奔，没奈何挺着长枪，来战邓愈。约数合，被邓愈用矛格枪，舒开猿臂，把埜先活擒过去。写邓愈。余军见主帅被擒，纷纷溃散。有一半逃得慢的，都做了刀头之鬼。康茂才潜遁。徐达、邓愈得胜回城，即将埜先推入帐前，元璋命左右将他释缚，好言抚慰。埜先道："要杀便杀，生我何为？"元璋道："天下大乱，豪杰蜂起，胜得人附，败即附人，你既自称豪杰，正当通时达变，何苦轻生？"埜先迟疑半晌，方称愿降。迟疑二字，已伏下文。元璋复令招降旧部，埜先即发书去讫。

至埜先出帐，冯国用进谏道："此人獐头鼠目，不可轻信。"写冯国用。元璋默然。越宿，埜先入帐，报称部曲多来投降。元璋令他召入，一一记名，仍命归埜先统辖。埜先称谢而出。元璋又饬徐达等，分道略地，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处，接连攻下，拟进取集庆路。埜先忽入禀道："某蒙主帅不杀之恩，愿率旧部自效，往取集庆。"元璋许诺。冯国用又暗中谏阻，元璋道："人各有志，从元从我，听他自便罢了。"元璋此言，令人不解。埜先既去，阅数日，遣人赍书报闻，由元璋启阅，略云：

> 集庆城右环大江，左枕崇岗，三面据水，以山为郭，以江为池，地势险阻，不利步战。昔王浑、王浚造战船，谋之累年，而苏峻、王敦，皆非陆战以取胜，隋取江东，贺若弼自扬州，韩擒虎自庐州，杨素自安陆，三道战舰，同时并进。今环城三面阻水，元师与苗军联络其中，建寨三十余里，攻城则虑

其断后，莫若南据溧阳，东捣镇江，据险阻，绝粮道，示以持久，集庆可不战而下也。

元璋览至此，輾然一笑，含有深意。即以书示李善长。善长道："垫先狡诈，欲令我老师旷日么？"一语道破，然不若元璋之尤为深沉。元璋道："不烦多言，只劳你与我作覆。"善长应命，即提笔写道：

历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长江天堑，限隔南北，故须会集舟师，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据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舍舟而进，足以克捷，自与晋隋形同势异，足下奈何舍全胜之策，而为此迂回之计耶？此复。

写毕，呈上察阅，元璋鼓掌称善，遂发还来使，并命张天祐至滁阳，邀同郭天叙部兵，助攻集庆。此举又有深意。郭天叙接着天祐，怀疑未决，天祐道："得了集庆，便可南面称帝，北图中原，足下何惮。乃不敢进。"天叙大喜，立刻发兵，也不及会同元璋，竟与天祐率军东下。甫抵秦淮河，元南台御史大夫福寿，督师阻住，两下对垒，福寿执着大刀，左旋右舞，势甚凶猛，不特天叙当他不住，就是天祐上前，战了数合，也杀得浑身是汗，拨马逃回。正在退走，忽前面遇着一支人马，为首一员统领，挺枪而来，视之乃是陈埜先。天祐喜甚，只道他前来救应，忙上前招呼，谁知两马甫交，竟被埜先一枪，刺中咽喉，倒毙马下。天叙见天祐被杀，急欲从旁逃遁，巧值福寿赶到，手起刀落，挥作两段。想做皇帝的趣味。埜先遂与福寿合兵，任意扫荡，有几个命不该死，逃向元璋处通报去了。阅至此，始知元璋之计。

埜先追赶败兵，道过葛仙乡，肆行劫掠。乡中有民兵数百人，头目叫作卢德茂，颇有侠气，至是闻报，密遣壮士五十人，各着青衣，持牛酒出迎。埜先不知是计，遂与十余骑先行。约里许，青衣兵自后突起，攒槊竞刺，把埜先等十余人，杀得片甲不回。袭人者亦被人袭，可见狡诈无益。及埜先从子兆先，得知凶信，来乡报复，卢德茂已潜自引去，乡民亦大半远飏，只剩了空屋数百间，无可杀掠，方挈着部曲，还屯方山。元璋闻知各种消息，一面收集天叙败卒，一面拟进攻方山，为天叙复仇。借名兴师，计中有计。

忽又接得军报，蛮子海牙，复带领舟师数万，袭踞采石矶，将进窥太平了。元璋大愤，便欲亲去一战。常遇春挺身道："不劳元帅亲征，只教末将前行，便可杀退那厮。"元璋道："将军此去，须要小心，若有挫失，太平即尚可保，和州必遭陷没。大众家眷，都从此休了。"遇春

领命，率着廖永忠、耿炳文等，驾舟而去。将至采石矶，海牙已联樯来迎，遇春先授诸将密计，令各舟散布江心，四面攻击，自率健卒驾一舸，奋勇冲突。海牙恰也不惧，仗着舰大兵多，麾旗酣斗，是时已为至正十六年仲春，江上轻飙，荡漾不定，百忙中叙入此文，看似闲笔，实是要语。初战时，海牙尚据着顺风，颇便击射，不意相持半日，风竟随帆而转，遇春一方面的将士，竟顺风纵起火来，风助火烈，火仗风威，一霎时把海牙船缆，尽行烧断，分作数截，那船上亦被烧着，连扑救都是不及，还有何心恋战？遇春左右指挥，各舟四集，都乘势跃上敌船，乱砍乱剁，可怜一班元兵，不是赴水，便是饮刀。海牙忙改乘小舟，抱头窜去，所有兵舰，尽被遇春等夺住，奏凯而回。采石矶两次得胜。

自是江上无一元兵，高掌远跖的朱元帅，无西顾忧，遂亲督诸将，进取集庆路，真个是水陆并行，兵威浩荡。陈兆先不知死活，还率众来争。一场角逐，生擒了陈兆先，收降了三万六千人，兆先亦情愿投诚。释兆先而不杀，可知为天叙复仇之说，尽是虚言。诸将恐降众过多，防有他变，元璋叹道："去逆效顺，还有何求？"当下挑选降众，得勇士五百人，令备宿卫，环榻而寝。帐中除元璋自己外，只留冯国用一人。想他当亦谏阻，故特留侍以试之。元璋独解甲登床，酣眠达旦，一夕无事，众心乃安。全是权术。

越数日，元璋复令冯国用，带着五百降卒，作为冲锋，五百人感激思奋，驰至蒋山，先登陷阵，击退元兵，长驱至金陵城下。元将福寿，筑栅为垒，屯兵固守，冯国用率队攻栅，前仆后继，徐达、常遇春等，次第踵至，你推我扳，竟将各栅毁去。元兵四溃，元将福寿，督兵出战，众寡不敌，又被杀退。徐、常等猛力围攻，一连数日，伺隙齐登，福寿尚巷战竟夕，至筋尽力疲，方大呼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言讫，举剑向颈上一横，鲜血直喷，顿时毙命。旌扬忠臣。金陵已破，诸将奉元璋入城，揭榜安民，一面召集官吏父老，温言慰谕道："元朝失政，生民涂炭，我率众至此，无非为百姓除害，汝等各守旧业，勿生疑惧！贤人君子，能相从立功，我当重用。旧政不善，汝等可一一直陈，我当立除。官吏毋得贪暴，虐我良民！"大众闻言，拜谢而出，互相庆慰。各处义兵，次第来降，康茂才等亦闻风钦服，共得士卒五十万人，乃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礼聘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一律录用。复以福寿为元殉节，敛尸礼葬，阖城大定。乃命徐达为大将，率诸将浮江东下，攻克镇江，又分兵下金坛、丹阳等县，以汤和为统军元帅，驻守镇江，再命邓愈、邵成、华高、华云龙等，率兵攻克广德路，改名为广兴府，即以邓愈为统

军元帅，驻守广兴，诸将以元璋威名日著，劝晋爵为王，元璋不允，只自称吴国公，置江南等处行中书省，亲督省事，授李善长、宋思贤为参议，陶安、李梦庚等为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等官，复置江南行枢密院，以徐达、汤和同佥枢密院事，置帐前亲军，以冯国用为总制都指挥使，设前后左右中五翼元帅府，及五部都先锋，设官分职，井井有条。一面遣将至和州，迎接眷属，护送至府，即就元御史台居住。骨肉欢聚，喜气重重，大明二百数十年的基业，便自此创始了。点清本旨，暂作一束。

先是徐达、汤和等下镇江，收降盗目陈保二，及徐达兵归，汤和复入佥枢密院事，保二心变，竟诱执詹、李二守将，奔投张士诚。士诚此时，正迭陷平江、松江、湖州、常州等处，又收得蛮子海牙的遗众，声势甚盛，至保二归降，自然收留，并将詹、李二将拘住。警报达应天府，元璋以二将被拘，恐遭毒手，只得先与通好，以便索还二将。遂修书一缄，命杨宪赍送士诚。杨宪驰至平江，入见士诚，士诚遂展阅道：

> 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吾深为足下喜。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圉，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

士诚阅至此，即把书掷下道："元璋欲比我为隗嚣么？"恐你且不若隗嚣。喝令左右将杨宪拘禁，立发水师攻镇江。元璋即遣徐达往御，到了龙潭，把士诚兵一鼓击退，总道士诚气沮，不敢再来，遂收兵驻镇江城。谁料士诚不得镇江，却移兵潜袭宜兴，守将耿君用不及防备，城陷身亡。元璋闻报大惊，忙遣使驰谕徐达道："士诚起自盐枭，诡计多端，今来寇镇江，已与我为敌；且袭据宜兴，志不在小，将军宜速出毗陵，先机进取，毋堕狡谋。"此亦一袭魏救赵之计。徐达得令，即向常州进发。

常州即古毗陵地，徐达军至常州，筑垒围攻，士诚遣张、汤二将来援，达即退军十八里，设伏以待，自率老弱残兵，前去诱敌。张、汤二将，出营交战，望见徐达部下，器械不整，七长八短，不禁大笑起来，互相告语道："人说朱元璋用兵如神，为什么这般羸弱，看来是不值一扫呢！"你既闻他威名，如何不加疑虑？当下麾兵出战，直前相搏。徐达不及遮拦，且战且行；一走一追，忽达十余里，突然间闪出铁骑数千，横冲而来。当先一员大将，铁盔铁甲，好生威武，手提方天画戟，直刺张、汤二将。看官道是何人？乃是徐达部下，行军总管赵均用。

张、汤二将，见均用杀至，料是遇伏，慌忙用枪招架。两人敌住一人，还觉得有些费力，怎禁得徐达翻身杀来，与均用双战二将。二将见不是路，拨马返奔，走不多远，又听得一声呼哨，伏兵复起，吓得张、汤二将，魂飞九霄，连坐骑都不由驾驭，沿路四窜。想也被吓慌了。豁喇一响，二将都马失前蹄，身随马蹶。巧值均用杀到，喝令擒缚，两个中捉住一双。此段从《士诚本传》，不从《纪事本末》。余众溃走，还报士诚。

士诚惶恐，乃奉书求和，遣裨将孙君寿，赍至应天，愿岁输军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元璋复书，责他开衅召兵，罪有所归，既愿乞和，应释归使人将校，每岁输粮应增至五十万石。当令孙君寿持书去讫。转瞬旬余，士诚并无复音。又越数日，得徐达军报，略称“镇江新附军，被士诚所诱，谋变牛塘，达几为所困，幸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来援，方得脱险。并擒住士诚部将张德”云云。元璋勃然大愤，复命耿炳文率兵万人，进攻长兴，俞通海、张德胜等率舟师略太湖，张鉴、何文正，募淮军攻泰兴，赵继祖、郭天禄、吴良等，合师攻江阴。先后并举，环击士诚。一面促徐达速下常州，不得迟误。接连叙下，如火如荼。士诚闻常州围急，遣吕珍赴援，别命赵打虎驰救长兴，炳文驰至长兴城下，守将李福安、答失蛮等，登陴守御。两下正相持未决，适值赵打虎到来，喘息未定，被炳文兜头痛击，立营不住，只好退走，奔至城西门。不意城门紧闭，屡呼不开，后面追兵又到，只得向湖州遁去。名曰打虎，实是没用。原来赵打虎系著名悍目，自投士诚部下，屡立奇功，此次来援宜兴，城守李福安等，总料他唾手却敌，不想一到便败，方知耿军难敌，有意献城，待打虎被拒而去，遂出城投降。

炳文收了两人，并得战船三百余艘，立即报捷。元璋命置永兴翼元帅府，以耿炳文任元帅职，统兵居守。士诚又遣左丞潘原明，元帅严再兴，来寇长兴。距城数里，猝遇炳文偏将费聚，从旁突击，杀获数百人，原明等遁去。只常州尚相持未下，常遇春分兵四出，断他饷道，城中兵士乏食，免不得惶急起来。吕珍屡出城相争，统被徐达击退。俄而城中食尽，只有数千饿卒，哪里还支持得住？那时吕珍也顾不得城池，夤夜开门，冲围自走。城中无主，当然失陷，徐达遂引兵入城。自至正十六年九月，围攻常州，至十七年三月乃下，也算是一番劲敌。小子有诗赞徐达道：

辍耕陇上喜从龙，迭战江东挫敌锋。

不是濠梁应募去，谁知乡曲有奇农。

达世业农。

常州告捷，徐达又奉元璋命令，移师宁国。欲知宁国战事，容待下回续详。

本回前半截以攻集庆为主，后半截以攻常州为主，集庆下则踞江而守，可进可退，常州下则屏蔽有资，可东可西，此朱氏王业之所由创，抑徐达首功之所由建也。若纵埜先，遣天叙、天祐，饬诸将蹙士诚，无在非元璋之智谋，一经作者揭出，便如燃犀烛渚，无处不显。而全神贯注，则总在集庆与常州。元璋之注意在此，作者之注目亦在此。即如后之阅者，可借此以知当日之军事，并可以知是书之文法。否则势如散沙，毫无纪律，便不成妙事妙文矣。

第七回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絷归绝粒

却说徐达奉元璋命，率常遇春等往攻宁国，宁国城守甚坚，与常州不相上下，守将杨仲英、张文贵等，尚没有什么能耐，惟有一将勇悍异常，姓名叫作朱亮祖。点笔不弱。亮祖六安人，称雄乡曲，号召民兵，元廷授为义兵元帅，元璋取太平时，亮祖曾率众投诚，嗣因性急难容，与诸将未协，复叛归元军。至是闻徐、常等进围宁国，遂联络守将，悉心协御。徐达将到城下，立营未定，亮祖即出搦战，一支长枪，直前挑拨，飘飘如梨花飞舞，闪闪如电影吐光，任你徐元帅麾下，个个似虎似罴，也一时敌他不住，逐渐倒退。极写亮祖。当下恼了常遇春，抖擞精神，上前迎敌。彼此交锋，大战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亮祖虚晃一枪，佯败退走，遇春拍马赶去，不防亮祖挺枪回刺，竟戳中遇春左腿，遇春忍痛返奔，亮祖又回马追来，亏得赵德胜、郭英二将，并出敌住，两下里鼓声震天，重行鏖战。城中又来了张文贵，接应亮祖，亮祖枪法愈紧，连赵德胜、郭英等，也觉心慌，同时退下。徐达恐诸将有失，忙鸣金收军，被亮祖追杀一阵，丧亡了千余人。次日又与亮祖接战，仍一些儿不占便宜。接连数日，未得胜仗，反又失了许多人马。徐达情急得很，不得已据实禀报。

元璋闻亮祖如此骁勇，即亲率大军，兼程而至。徐达接着，申述交战情形，元璋道："擒他不难，明日临阵便了。"翌晨升帐，召吴桢、周德兴、华云龙、耿炳文四将至前，授他密计，令随驾出征，一面命唐胜宗、陆仲亨等，率步兵数千，亦授以密计，令他先去。吴良、吴桢等，只待元璋出营，便好厮杀，偏偏元璋并不动身，朱亮祖反率众挑战，元璋又延了数刻，方从容上马，率军而出。两阵对圆，吴桢跃马而前，与亮祖交战数十合，返骑而走。亮祖来追，周德兴又提刀接战，大约亦数十合，又纵马回阵。华云龙复出去接着，又是依样葫芦。待至耿炳文出战后，杀得亮祖性起，竟挺枪驰入元璋阵内，来杀元璋。中他计了。元璋麾众倒退，诱他追了数里，复回身杀搏，命四将并力围攻。前轮战，后合围，不怕亮祖不入彀中。亮祖身敌四将，尚不觉怯，左挡右架，又战了一时许，渐觉气力不加，方伺隙杀出圈子，驰回原路。吴桢等紧紧随着，一些儿不肯放松，亮祖且战且走，将要返城，忽突出唐、陆诸将，拦住马首，他亦不与争锋，只执着短刀，乱砍马足。亮祖猝不及防，被他剁着马蹄，马力已乏，禁不起痛楚，顿蹶倒地上。那时亮祖还

一跃而下，不随马蹶，可奈吴桢、耿炳文两将，已追至背后，双枪并举，来刺亮祖。亮祖急忙转身，奋斗两将，陆仲亨乘他酣战，竟取出绊马索，潜套亮祖的双足。亮祖不及顾着，右足一蹿，误入套中，仲亨尽力一扯，亮祖站立不稳，方似玉山颓倒，吴、耿二人，急下马揿住，才得将他捆缚，饬军扛抬而去。缚亮祖用着全力，文笔亦不放松。守将杨仲英、张文贵亟来相救，已是不及，反被掩击一阵，杀得七零八落，踉跄逃回。时已天暮，元璋收兵还营，令将亮祖推入。元璋笑语道："你降而复叛，今将如何？"踌躇满志之言。亮祖朗声道："公若生我，当为公尽力，否则就死，何必多言！"元璋道："好壮士！"便下座亲为解缚，亮祖乃叩谢。

越宿，元璋饬造飞车，编竹为重蔽，一夕即就，数道并进。守将杨仲英度不能支，开城迎降。张文贵守志不屈，先杀妻孥，然后自刎。元璋既入宁国，拟往攻宣城，亮祖愿率兵自行，经元璋特许，去后才数日，捷报已到。宣城由亮祖攻下了。此从《纪事本末》及《通鉴辑览》，与《朱亮祖传》小异。元璋乃留徐达、常遇春等驻宁国，静俟后命，自率军返金陵。未几接得赵继祖、俞通海军报，太湖大捷，降士诚将王贵，击走吕珍，元璋欣慰。嗣闻通海接战时，矢中右目，仍奋勇击退敌军，当下赞不绝口，并遣使慰问去讫。无非激励他将。接连复得张鉴、何文正捷音，说是泰兴已克，擒住援将杨文德，元璋道："两路得胜，士诚应丧胆了。但未知赵继祖、吴良等，进兵江阴，胜负如何？"吴桢闻言入禀道："兄长在外，尚无确实消息，愿主公增兵协助为是！"好兄弟。元璋道："将军骨肉情深，何妨竟往！我拨兵五千人，令你带去便了。"吴桢拜谢，次日即领兵出发。未到江阴，已有捷报赍入金陵，略称先据秦望山，后入城西门，全城平定。元璋嘉吴良功，擢为分院判官，令督兵防守江阴，并传谕吴桢，不必班师，令他与兄协守，严备士诚。原来江阴地扼大江，实为东南要冲，又与平江接壤，相距仅百余里，因此令他协防。吴良、吴桢奉命后，戮力设备，军容甚盛，士诚屡遣将往攻，都被击走，江阴方安。归结前回三路人马，笔不渗漏。

元璋又命邓愈、胡大海进攻徽州，檄徐达、常遇春等进兵常熟，又是两路兵马。小子只有一支笔，不能并叙，只好先叙徽州事。邓、胡两将，率兵至绩溪，守将不战而降。转入休宁，一鼓登城，遂长驱抵徽州。元守将八尔思不花，及万户吴纳等，开门拒敌，怎禁得邓、胡二将的锐气，战不多时，便即败回。邓愈便督兵猛攻，八尔思不花等乘夜潜遁，愈入城，忙遣胡大海分兵穷追，至白鹤岭，击死吴纳，余将遁去。元璋闻捷，改徽州路为兴安府，命邓愈镇守，饬胡大海攻婺源。

既而元苗帅杨完者，自杭州率众数万，来攻徽州。徽州甫经攻克，守备未完，又分军与胡大海，只剩数千人在城，如何敌得住数万苗兵？邓愈飞檄胡大海，回军援城，一面鼓励将士，潜伏门右，令将城门大开，静待苗兵。苗兵掩至，忽见此状，相率惊愕，不敢遽入。仿佛是空城计。正在踌躇，突闻西北角上，有一彪人马杀至，当先的不是别人，就是胡大海。苗将吕才，忙提刀接战，不及三合，被大海大喝一声，劈死马下。邓愈见大海驰还，亦率兵出应，杀得苗兵七颠八倒，四分五裂，苗帅杨完者拨马先逃，偏将吴辛、董旺、吕升等，走得稍慢，都被邓愈军擒住，入城斩讫。嗣恐完者复至，留住胡大海，别命裨将王弼、孙虎攻婺源，亦应手而下。于是驰报金陵，再行请令。

这边方得胜仗，那边又获渠魁。接入徐达一路。徐达、常遇春等，出师常熟，行至半途，由探马来报："张士德率兵来援了。"徐达道："士德么？他小字叫作九六，系士诚亲弟。士诚作乱，统是他一人主谋，浙西一带，亦是他略定，闻他素得士心，智勇兼备，此次到来，定有一番恶斗，恐怕是不易轻敌呢！"士德出身，借此叙过。言未已，忽有一将上前道："偌大一个盐贩，怕他什么？末将愿充头阵，若叨元帅洪福，定能把他擒住。"达视之，乃是领军先锋赵德胜，便道："将军愿去，不患不胜，但总须慎重小心，千万不要轻战，我便当前来接应哩。"是谓临时而惧。德胜领命，带着万人，踊跃前去。将到常熟，恰遇士德军到，两军不及答话，就兵对兵，将对将，鏖斗起来。德胜善用槊，士德善使刀，刀槊对舞，端的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自午至申，差不多有百余合，士德刀法，毫不散乱，德胜暗暗喝彩，意欲设计擒他，便用槊将刀一格，回马就走。偏是士德刁狡，见德胜未败而奔，料知有诈，竟勒马停住，鸣金收军。确是有些智识。德胜见士德去远，亦据险下寨。次日复率众迎战，士德也毫不畏避，复提刀对仗，又战了几十回合。德胜正在设计，突闻有弓弦响声，忙留神顾着，可巧一箭飞来，距德胜咽喉，不过咫尺，德胜用槊一劈，这飞来的箭杆，方的溜溜般抛向别处去了。德胜大呼道："张九六！你想用暗箭伤人么？大丈夫当明战明胜，如何用这诡计？"士德闻言，拨马回阵，两下里复各收军。不是写士德，是写德胜。德胜返营，闷坐帐中，适由大营赍书投到，当即延入，展书阅毕，发还来使，便密令手下亲兵，照书行事，亲兵应令而去。德胜复吩咐军士，一鼓造饭，二鼓披挂，三鼓往劫士德营，不得有误。军士纷纷议论，统说士德足智多谋，难道不虑及此？只因将令难违，不得已如命而行。反衬下文。是夕天气晦暗，斜月无光，时交三鼓，德胜上马先行，令军士后随，静悄悄的驰去。及至士德营前，只准军士呐喊，不准入营，自己恰从斜刺里去讫。军士莫名其妙，

惟有遵令呼噪，突见营门大开，士德跃马提刀，率众杀出，惊得军士不知所措，正思退走，适值德胜转来，麾众旁行，士德紧紧追着，约有半里，突遇一山，见德胜引兵进去，也赶入谷口，转了数弯，德胜兵恰不见了。是时已知中计，急命部众退还，行未数武，不期一脚落空，连人带马，跌入陷坑。他却奋身一跃，跳出坑外，谁知坑外又有一将，持着槊，向他背后一捺，复坠入坑中。奇事奇笔。两边的挠钩手，一齐奋勇，将他钩起，捆绑去了。看官！你道持槊是谁？便是赵先锋德胜。德胜见士德成擒，好生欢喜，复呼令军士，把士德部众杀散，驰回营中。这次计划，都是徐达密书指授，经德胜运用入神，益觉先后迷离，令人无从揣测。原来徐达书中，只令德胜乘夜袭营，赚士德出营追赶，用陷坑计活擒士德。德胜尚恐士德乖刁，瞧破机谋，恰好亲兵队里，有一人面貌，与德胜相似，德胜密付衣甲，令与掘堑兵同行，约以夜间三鼓，潜至士德营旁，易了装，与自己参换，于是有真德胜，复有假德胜，假德胜驰至军前，麾军旁趋，真德胜却伏在陷坑左右，专待士德。果然士德中计，迭坠陷坑，乃得成擒。士德受擒后，尚疑德胜有分身法，就是德胜部下的军士，也待至战毕回营，方才分晓。若非有此详释，我亦含惑不解。这且休提。

且说士德成擒，常熟守将，闻风逃去，德胜入城安民，一面遣人押解士德，至徐达营。达讯明属实，复转解至应天，元璋不去杀他，软禁别室，待以酒食，令通书士诚，归使修好。士德恰重贿馆人，另易一函，从间遵驰送士诚，教他拜表降元，连兵攻金陵。士诚尚是未决，嗣闻士德绝粒身亡，由悲生惧，乃决计归顺元朝，致书江浙平章达什帖睦尔，请他代奏。达什为言于朝，授士诚太尉，连士诚弟士信，亦授官有差。这消息传到应天，诸将多生疑虑，元璋道："士诚狡悍，怎肯倾心归元？不过现当新败，假此吓人，我哪里就被他吓呢？"料敌如见。

正说着，有探子来报，青衣军元帅张明鉴，袭据扬州，逐元镇南王孛罗普化，日肆屠戮，满城居民，多被杀死了。元璋奋然道："我有志救民，怎忍看他糜烂？部下诸将，何人敢往讨罪？"缪大亨应声道："末将愿往。"李文忠亦闪出道："甥儿愿往。"元璋见二人相争，便语文忠道："你年未弱冠，便期破敌，我心甚慰。依我所见，往攻扬州，着缪将军去，你去策应池州兵便了。"文忠道："池州有何人先往？"元璋道："我已檄调常、廖诸将，自铜陵进取池州，你快去策应为是！"文忠年少，未曾领兵冲锋，故军事或未与闻，而叙笔即借此纳入，是文中之善于销纳者。文忠乃喜，与缪大亨各率偏师，分投去讫。才阅旬余，大亨已攻破扬州，收降青衣军数万，自押降帅张明鉴、马世熊等，前来缴

令。元璋命即延入，大亨道："张明鉴日屠居民，残害太甚，现查得城内遗黎，只有十八家，末将虽收降明鉴，不敢擅为安置，所以亲押而来，请主帅自行发落！"元璋道："将军有劳了。"当下命将明鉴传入，责他无故殃民，罪无可赦，喝令枭首，惟赦他妻孥死罪。次及马世熊，世熊道："屠害居民，俱出张明鉴一人，某不敢为非，现有义女孙氏为证，某部下得了孙氏，某且收为义女呢。"元璋命领孙氏进来，世熊即出挈孙氏入厅，弓鞋细碎，冉冉而前，面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风杨柳，美固美矣，然未必永年。一道神采，映入众目，都不禁为之暗羡。既至案下，敛神屈膝，低声称是难女孙氏禀见。元璋亦温颜问道：温颜二字，已写出元璋心思。"你是何方人氏？"孙氏道："难女籍隶陈州，因父兄双亡，从仲兄蕃避兵扬州，又被马世熊部众所掠，世熊悯氏孤苦，育为义女，因此得保余生。"元璋不待说毕，便道："你年龄几何？曾字人未？"问她字人与否？亦有微意。孙氏答称十八岁，及说得尚未字人一语，顿觉红云上颊，弱不胜娇。元璋道："说也可怜，你不如在此居住罢！"孙氏嘿然不答。元璋即令起身，饬屏后仆媪，导入后宫，一面发落马世熊，令他食禄终身。阅一日，便纳孙氏为妾，命她侍寝。孙氏含羞俯首，任所欲为。弱女及笄，已是帐中解舞，将军尚武，何妨枕上弄兵。柔情似水，艳笔难描，至元璋即真后，封为贵妃，位众妃上，与马氏仅隔一肩，宠遇有加。天恩浩荡，大约是格外怜悯的意思。语中有刺。小子有诗咏道：

不经患难不谐缘，得宠都因态度妍。

自古英雄多好色，恤孤原属口头禅。

元璋正在欢娱，忽池州有急报到来，当即传入问话，欲知详细军情，待小子再续下回。

朱亮祖，骁将也，非极力叙写战谋，不足以见元璋之智。张士德，勍敌也，非极力叙写战事，不足以见德胜之勇。亮祖受擒，宁国自破，士德被执，常熟自下，此犹为表面文字。再进一解，则元璋之不杀亮祖，益以见操纵之神，而他将自心服矣。德胜之得获士德，益以孤强敌之势，而士诚亦夺魄矣。关系颇大，故演述从详。余事皆依次带入，无非一文中销纳法也。

第八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略东浙胡大海荐贤

却说常遇春、廖永忠二将，率水陆兵攻下池州，擒杀天完将洪元帅等，当即遣人告捷。元璋问明来人，便令传谕常、廖二将，说是："天完将士，多不足虑，惟他部下有陈友谅，方在猖獗，不可不防！"言毕，即命来人驰回。小子前演元史，曾将天完僭国的详情，及陈友谅出身，一一表白，独此书未曾叙过，不得不约略说明。天完两字，便是第一回中，所说罗田人徐寿辉的国号。友谅乃渔家子，起自淝阳，往攻寿辉，寿辉暗弱，为部帅倪文俊所制，友谅即谄奉文俊，愿受指挥。文俊谋杀寿辉，未克而去，友谅尚佯与委蛇，从至黄州，暗中恰嗾使文俊部众，说他背主不祥，宜为寿辉除害。部众信为真言，仓猝起变，击死文俊。当下并有文俊部众，自称平章政事，不过通信寿辉，阳为报告，寿辉制不住文俊，哪里制得住友谅？数语了了。自是友谅顺江东下，破安庆，陷龙兴、瑞州，分兵取邵武、吉安，自入抚州。寻又取建昌、赣汀、信衢等地，直捣池州。池州被陷，遂与太平为邻。元璋乃遣常、廖诸将，攻取池州，并因池州已下，传谕严防友谅。友谅果遣战舰百余艘，猛将十数员，来争池州，幸常遇春等先已筹备，一俟友谅兵到，四面冲击，杀退各船。

元璋闻池州退敌，调李文忠南下，会同邓愈、胡大海等，徇建德路。文忠奉令南趋，略定青阳、石埭、旌德诸县，至徽州昱岭关，会同邓愈、胡大海军，出遂安，抵建德。沿途屡破敌众，进逼城下，一鼓齐登。元守将不花等，弃城遁去。文忠得擢为帐前统制亲兵指挥使，入城镇守，改建德路为严州府。嗣邓愈往徇江西，胡大海往略浙东，只李文忠扼守孤城，不防张士诚遣将来袭，水陆掩至。文忠在城外设伏，先把他陆军杀退，复将所斩俘馘，载巨筏中，乘流而下，连他的水军，也一哄儿吓走了。统是没用的家伙。士诚心总未死，西边失势，又到东边，屡发兵进窥常州。亏得汤和驰援，连败敌众。未几又转寇常熟，复为廖永安击走。元璋以宜兴密迩常州，此时为士诚所据，常州总未免被兵，遂命大将军徐达率领将士，往攻宜兴。兵方发，忽闻友谅遣党赵普胜，攻陷池州，守将赵忠战死。太平守将刘友仁往援，亦败没。元璋惊悼不已，奈因各路兵将，统去截击张士诚，一时无可调拨，只好令赵德胜固守太平一带，防他深入。一面促徐达速下宜兴，以便移攻池州。此时元璋亦觉受困。偏徐达等到了宜兴，一攻数月，还是未下，急得元璋满腹

焦烦，出濠以来，无此忧劳。日夕筹画，定下一计，忙写就密书，遣使驰至徐达营中，令他察阅。达展读道：

> 宜兴城小而坚，未易猝拔，闻其城西通太湖，张士诚饷道所由，若断其饷道，军食内乏，破之必矣。

达览书大喜，发使还报，遵令即行。遂遣总兵丁德兴，分兵遏太湖口，自与平章邵荣等，并力攻城。果然粮尽兵溃，宜兴随下。廖永安趁着胜仗，竟率兵深入太湖，舟至半途，却值士诚麾下的吕珍，鼓舟而至。冤家遇着对头，就在湖滨大战起来。向来太湖两岸，水势深浅不一，芦苇纵横，烟波浩渺，吕珍乖巧得很，令各舟忽出忽没，忽进忽退，害得永安跋来赴往，使不出什么勇劲，顿时焦躁异常，命掌篙的人，尽力赶去。哪知吕珍轻舟诱敌，实是一条诡计。永安的坐船，先时很是活泼，撑了里许，忽被浅滩搁住，休想再动分毫，正在着急，蓦见芦苇中荡出几只小舟，舟子统是渔人打扮，永安不辨谁何，命将小舟撑近大船，一舟甫至，永安即一跃而下，尚未立稳，那舟子竟拔出短刀，把永安砍伤右臂。永安动弹不得，竟被舟子一声鼓噪，将永安掀翻缚住。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这种舟子，统是吕珍手下的将士了。不解之解。永安被擒，当由吕珍押献士诚，士诚颇爱永安才勇，劝他归顺。永安怒目视道："我岂肯降你这枭目么？"写永安之忠。士诚遂把他拘住狱中。至元璋闻耗，立即遗书士诚，愿归所获三千人，易一永安。士诚记着亡弟遗恨，拒绝去使，永安卒死于平江。寻元璋封为楚国公，迎丧郊祭，很是尽礼。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永安败陷，另授杨国兴统带舟师。国兴复出太湖口，收集各舰，迭破张士信兵，平宜堰口二十六寨，一面赶修宜兴城，城完守固。士诚复遣水陆军夹击，统由国兴杀退，宜兴无恙。元璋方调徐达兵规复池州，达率俞通海、赵德胜等，到池州城下，那时友谅党赵普胜，尚驻扎池州，一闻徐达兵到，即执着双刀，出来对阵。俞通海望见普胜，大喝道："你是我的旧部，为什么叛归友谅？"回应第五回。普胜道："人各有志，你休来管我！"通海大愤，遂挺矛与战。矛去刀迎，刀来矛抵，恶狠狠的战了多时，通海几败。德胜见通海战他不下，忙拨马往助，双战普胜，尚只杀得一个平手。嗣经徐达麾兵杀上，方将普胜击退。徐达回营，语通海道："普胜那厮，骁勇绝伦，怪不得他叫作双刀，若明日再战，我当用计胜他。"次日，先令侦骑哨探，回报赵普胜濒江立营，四面竖栅，倚以自固。徐达道："有了。俞将军可带领舟师，袭他后面，我与赵将军领着陆军，攻他前面，明攻暗袭，不忧不

胜。”俞通海领命前去。徐达密语赵德胜，令他率兵先出，杀至普胜营前。普胜即开营抵敌，由赵德胜奋起精神，与他酣斗数十合，普胜越战越勇，德胜虚晃一刀，勒马就走。普胜乘势赶来，约四五里，适值徐达引军驰至，接应德胜，德胜又回马奋斗，两下夹攻，普胜倒也不惧。忽闻后面隐隐有号炮声，恐是江营有失，不敢恋战，晓得迟了。遂舍德胜，驰回原营，将到营前，叫苦不迭。看官道是何故？乃是营栅上面，已悬着俞字旗号。原来俞通海乘普胜远追，已袭入江营，夺了巨舰数艘，把普胜营兵逐去。普胜见了，懊悔不及，尚欲拼命夺营，怎奈徐达、赵德胜军赶至，通海军又复杀出，腹背受敌，势不能支，没奈何大吼一声，向西遁去。

徐达、赵德胜即移军攻城，池州守将洪钧，不知厉害，尚麾兵出城，与德胜交锋。战未数合，被德胜卖个破绽，把洪钧活擒过来。守兵见主帅被擒，都弃城逃走，池州立下。徐达一面报捷，一面檄调俞廷玉、张德胜等，联兵进攻安庆。俞廷玉率舟师先进，不期与赵普胜相遇。普胜自池州败走，到了安庆，料知徐达等必乘胜进攻，他便伏兵港中，专待截击，遥见廷玉到来，便顺风吹起胡哨，各舟闻声竞至，围攻廷玉坐船。廷玉挺立船头，督兵猛战，约有一两个时辰，兀自支持得住。谁知普胜觑住廷玉，猝发标箭，适中廷玉左腮，廷玉忍不住痛，晕仆舱中。将军难免阵中亡。顿时舟中大乱，亏得通海前来接应，才将全舟救出，余舟多被普胜夺去。廷玉竟痛极身亡。通海大恸，忙奔回徐达营中，报明败状。徐达也不禁叹息，即令通海送柩还乡，并遣人驰报应天。

是时元璋以胡大海出师浙东，屡攻婺州未下，正思督兵亲往，得着此耗，倒也沉吟起来。诸将以普胜如此强悍，恐再出池州，为长江患。元璋道：“普胜勇而寡谋，友谅贪而忮功，若用计离间，一夫已足，何庸过忧？”随遣一员牙将，潜至安庆，与普胜门客赵盟，叙起乡谊，格外交欢。嗣复投书赵盟，恰故意误送普胜。普胜私下展阅，语多隐约难详，心中大疑，遂疏赵盟。赵盟不能自安，竟与牙将同至应天，来附元璋。不特普胜中计，连赵盟亦中计。元璋格外优待，给他重金，令往友谅军中，散布谣言，无非是普胜恃功，谋叛友谅等语。友谅果然动疑，也中计了。遣使觇普胜虚实。普胜哪里得知，见了使人，尚满口侈述战功，骄矜不已。使人返报友谅，友谅即带着重兵，自至安庆，只说与普胜会师，进攻池州。普胜忙至雁汉口迎迓，才登舟，即被拿下，一语未完，已经身首异处了。可报廷玉之仇。赵盟回禀元璋，元璋大喜，厚赏赵盟。是豢之也。遂调回徐达，令与李善长留守应天，自率兵十万，用

常遇春为先锋，由宁国出徽州，转向婺州进发。

至兰溪，有士人王宗显进谒，并呈上胡大海荐书。元璋接见，问他籍贯，答称原籍和州，寄寓严州。元璋道："君寓此有年，能识婺州内容么？"宗显道："某有故人吴世杰，居近婺城，可以探问。"元璋即令他去讫。不数日，宗显驰还，报称："守将离心，不难攻入。"元璋喜道："我得婺州，当令汝作知府。"宗显拜谢。又启行至婺州，会着胡大海。大海进谒，行过了礼，便禀道："婺州与处州为犄角，元参政石抹宜孙，为处州守将，常发兵来援，所以屡攻未下。现因主公将到，他探知消息，又遣参谋胡深，运着狮子车数百辆，前来抵御。目下闻已到松溪了。"元璋道："石抹宜孙，用车师来援此城，未免失计。松溪山多路狭，车不可行，若遏以精兵，便可破他。援兵一破，此城自不劳而下了。"应该嘲笑。大海答声称是。元璋又道："闻你义子德济，很是骁勇，何不拨与健卒数千，令他去截援师？"大海应令出去，即遣子德济，领锐卒数千，竟往松溪。至梅花门，已遇胡深运车驰到，德济鼓噪而前，惊得胡深迎战不及，意欲将车退后，以便厮杀。可奈梅花门依着龙门山，林箐丛杂，岭路崎岖，就是未遇敌时，已觉七高八低，难以行车，此时大敌当前，进退失据，没奈何弃了车辆，引军逃去。不出元璋所料。

德济返营报功，元璋即督兵攻城。城中守将帖木烈思与石抹厚孙，即石抹宜孙之弟。两不相下，无心防御，裨将宁安庆，知不可守，夜遣都事李相缒城请降，约开东门纳兵。元璋许诺，李相返城，即将东门大启，常遇春、胡大海等一拥而入，竟把帖木烈思、石抹厚孙等擒住。全城已破，当由元璋入城，下令禁止侵暴，并改婺州路为宁越府，即用王宗显知府事。算是践言。开郡学，聘硕儒，延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沈为训导。时丧乱日久，学校湮废，至此始闻有弦诵声。

未几又有乐平儒士许瑗进谒。瑗有才智，放浪吴、越间。及入见，语元璋道："方今元祚垂尽，四方鼎沸，窃闻有雄略乃可驭雄才，有奇识乃能知奇士，明公欲扫除僭乱，非收揽英雄，难于成功。"元璋道："诚如君言。我今求贤若渴，方广揽群材，共图康济。"许瑗道："果如此，天下不难定了。"元璋大喜，即授为博士，留居帷幄。既而元璋欲还归应天，乃召胡大海与语道："宁越为浙东重地，我因你才勇，特命你居守。现闻衢州守将宋伯颜不花，多智术，处州守将石抹宜孙，善用士，绍兴为士诚将吕珍所据，数郡与宁越相近，我留常遇春在此，与你协力，乘间往取三郡。但此三郡守将，俱系劲敌，千万小心为

要！”大海顿首拜受。元璋又嘱咐常遇春数语，令与胡大海协同行事，乃即日起程，率军返应天。

元璋去后，常遇春即进攻衢州，用吕公车、仙人桥、长木梯、懒龙爪等攻具，拥至城下，高与城齐。又於大西门城下潜穴地道，高下并攻。守将宋伯颜不花，煞是厉害，束苇灌油，烧吕公车，用长斧砍木梯，架千斤秤钩懒龙爪，并筑夹城防穴道，井井有条，毫不慌忙。遇春屡攻不克，乃用声东击西的法子，明攻北门，潜袭南门。宋伯颜不花未及防备，竟被突入南门瓮城中，毁坏守具，合城惊惶。院判张斌度不能支，遣使约降，夜出小西门迎大军入城，守兵尽溃。宋伯颜不花逃避不及，被常遇春活擒而归。遇春还宁越，胡大海留遇春驻守，自约耿再成攻处州。想因遇春得衢，亦不甘坐守。再成曾出兵缙云，倚黄龙山为根据，立栅屯兵，借遏敌冲。元参政石抹宜孙，自驻处州，另遣将分守要塞，备御再成。诸将皆怠玩无斗志。胡深时守龙泉，闻胡、耿合兵来攻，料知守地难保，竟弃军来降。无非为德济吓慌。大海问他处州详情，深言兵弱易攻，遂出师樊岭，与再成会，夹击桃花岭、葛渡等寨，应手而下，进薄处州城。宜孙出战败绩，走闽中。大海入城抚民。再成又出兵西略，建宁七邑皆降。既而宜孙复收集散卒，欲复处州，至庆元，为再成击毙。捷书迭达应天，元璋喜甚，命耿再成驻守处州，胡大海还镇宁越。寻复改宁越府为金华府。大海雅意揽贤，查得金处有四大儒，遂一一登诸荐牍，请元璋立刻征用。元璋即遣使赍币，礼聘四贤，有三人应征而往，一个就是浦江人宋濂，一个是龙泉人章溢，一个是丽水人叶琛，还有一位青田名士，位置自高，经元璋再三征求，方出山来辅真主。仿佛刘备之遇诸葛。正是：

得逢雷雨经纶日，才识风云际会时。

欲知此人是谁，且至下回再详。

此回为过渡文字。元璋得金陵后，除附近元军外，只有张士诚一路，与他为难。元军涣惰不足道，士诚尚以战为守，无甚大志，元璋处之，犹易与耳。至友谅猖獗，顺江而下，于是元璋左右受敌，几不胜防。廖永安陷没太湖，俞廷玉战死长江，皆足为金陵夺气。非敌将被间，浙军获胜，元璋其危矣乎！作者双管齐下，东西夹叙，虽曰按时述事，而不为分段表清，忽说与士诚兵战，忽说与友谅兵争，盖隐隐绘一忙乱情形，俾阅者知当日大势，若是其亟。至青田定计，熟权缓急，而战事次序，乃可得而分矣。故曰本回为过渡文字。

第九回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挈眷逃生

却说青田名士，迭征乃至。这人为谁？系姓刘名基，字伯温，就是翊赞朱氏，创成明室的第一位谋臣。郑重出之。先是元至顺间，基举进士，博通经史，兼精象纬学，时人论江左人物，推基为首，以为诸葛孔明，不过尔尔。江浙大吏，屡征不出，至石抹宜孙守处州，经略使李国凤屡称基才，请他重用。宜孙仅召为府判，不与兵事，基仍弃官归青田。时黄岩人方国珍，据温、台、庆元等路，骚扰浙边，大吏犹专事羁縻，不加讨伐，基屡请严剿，不见从，乃归募同志，部勒成军，借避寇患。及胡大海下处州，闻名往聘，基仍谢绝。大海乃请命元璋，赍币往聘，犹不肯起。及元璋命总制孙炎，致书固请，乃慨然道："我昔游西湖，见西北有异云，曾谓是天子气，十年后当应在金陵。今朱氏创兴，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我不妨前往，助他一臂，得能有成，也不负我生平志愿了。"于是束装就道，径诣应天。

元璋闻他来见，忙下阶恭迎，赐以上坐，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基应对如流，畅谈要策，共得十八条。元璋喜甚，便道："我为天下屈先生，先生幸毋弃我！如有指陈，愿安受教。"可谓虚己以听。基乃语元璋道："明公据有金陵，甚得地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屡为公患。为明公计，必须扫除二寇，方可北定中原。"元璋蹙额道："这两人势颇不弱，如何可以剿灭？"基答道："御敌当权缓急，用兵贵有次序，张士诚一自守虏，尚不足虑，陈友谅劫主称兵，地据上游，无日忘金陵，应先用全力，除了此害。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造成王业，明公曾亦设此想么？"确是坐言起行之计，不比前文进谒之士，专务泛论，无裨军谋。元璋道："先生妙计，很是佩服，此后行军，全仗先生指导！"基始应声而出。元璋即命有司筑礼贤馆，使基入居，宋濂、章溢、叶琛三人，亦住馆内。嗣命濂任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并遣世子受经。授章、叶为营田司佥事。惟留基入主军务，事无大小，一律咨询。基颇感知遇，遂壹意参赞，知无不言。元璋尝呼为先生而不名，语人时，每比基为张子房，不愧留侯。真所谓君臣相遇，如鱼得水了。

元璋方简阅军马，准备出师，忽闻陈友谅挟了徐寿辉，舣舟东下，进攻太平，正拟遣将往援，忽由太平逃来溃兵，禀称太平失陷，花将军

阖门死事，连知府许瑗，院判王鼎，统已殉节了。叙太平被陷事，恰先述禀报，后及详情，是倒戟而出之法，与上文各节不同。元璋不禁失惊道："有这般事么？我的义儿文逊，怎么样了？"来兵答道："想亦尽忠了。"元璋失声大恸，经诸将从旁劝解，尚是流涕不止。原来黑将军花云与元璋养子朱文逊，同守太平。及友谅来攻，两人率兵三千名，鏖战三日，友谅不能入。会大雨水涨，友谅引巨舟薄城西南，令士卒夜登舟尾，缘梯登堞，遂入城。花云、文逊，巷战一夜，力屈遭擒。文逊被杀，云忽奋臂大呼，激断绳索，夺了守兵的短刀，左右乱砍，杀死五六人。众兵一齐杀上，伤他右臂，复被絷住，云大骂道："贼奴敢伤害我，我主且至，必砍尔等为肉泥！"有声有色，虽死不朽。众兵闻言大怒，竟把他缚住船樯，一阵射死。云妻郜氏，亦赴水殉节。子炜，方三岁，侍女孙氏，抱炜远窜，被乱兵掠至九江。元璋常求花氏后裔，苦无所得，至友谅败殁，才见一皓首庞眉的老人，带着孙氏，负儿而来。当下接儿在手，置着膝上，抚顶叹道："虎头燕颔，不愧将种，黑将军算不虚死了。"言毕，即命赐老人衣。谁知老人倏忽不见，四处找寻，仍无下落，弄得元璋也惊疑起来，依史而陈，并非虚撰。随即问明孙氏，孙氏泣拜道："奴自逃出太平，为乱军所掳，军中恨儿夜啼，由奴拔质簪珥，寄养渔家。嗣奴复潜窃儿出，脱身东走，登舟渡江，江中复遇乱军，将奴与儿推入江心，幸得断木附着，飘入芦渚。七日无食，只取莲实充饥。巧逢老人到来，救奴及儿同行至此。奴万死一生，得将此儿保存，伏乞推恩收育，不负小主人一番忠诚。"孙氏可谓义婢。元璋亦流泪道："主忠仆义，万古流芳，我不惟保养此儿，连你亦应矜恤。只与你同来的老人，究竟何姓何名？为何不知去向？"孙氏道："他只自称雷老，不说实名。"元璋迟疑半晌，方说了"忠孝格天"四字，应有此理。仍命孙氏抚养花炜，岁给禄糈。至炜年长成，累官指挥佥事，孙氏亦受旌封，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陈友谅既得太平，急谋僭号，遣壮士椎杀寿辉，便假采石五通庙为行宫，自称皇帝，国号汉，改元大义。命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一面遣使约张士诚，同攻应天。士城不敢遽允，遣还来使。此刘基所谓自守虏也。不然，东西相应，应天宁不危乎？友谅怒道："盐侩不来，我岂不能下金陵么？"大言不惭。遂大集舟师，自江州直指应天。舳舻蔽空，旌旗掩日，自头至尾，差不多有数十里。仿佛曹操八十万大兵。警报飞达应天，元璋即召众将会议，众将纷纷献计，有说友谅兵盛，宜出城迎降的，有说应走据钟山，徐图规复的，独刘基瞋目无言。胸有成竹。元璋退入，召基问话，基答道："说降说走，都可斩首，斩了他方可破贼。"我亦云然。元璋道："依先生高见，

计将安出？”基答道：“天道后举者胜，我以逸待劳，何患不克？”元璋称善。基复密语良久，下文统暗括在内。元璋益喜，复出厅升座。众将又上来献议，或请遣兵先复太平，或请主帅亲自出征，又换了一派议论，想是斩首之言，已被闻知。统被元璋驳去，只命参谋范常，贻书胡大海，命他出捣信州，牵制友谅后路。范常应声而出，自去照行。元璋又召康茂才入内，与语道：“闻汝与友谅相知，能否通诈降书么？”茂才道：“愿如尊命！且家有老阍，曾事友谅，遣使赍书，必信无疑。”元璋喜道：“既如此，快修书出发！”茂才应令，立写就诈降书，并密嘱司阍数语，令乘一小舟，径投友谅军前。友谅得书，便问道：“康公何在？”司阍答道：“现守江东木桥。”友谅即待以酒食，令他还报道：“归语康公，我到江东桥，三呼老康，即当倒戈内应，不可误事！”利令智昏。司阍唯唯连声。返报茂才，茂才即入禀元璋，元璋笑道：“友谅友谅！已入我彀中了。”急令李善长带了工役，乘着月夜，把江东木桥，改为铁石，一夕而成，大书江东桥三字，令人一望便知。善长还报，元璋即命常遇春、冯国胜、此时冯国用已殁，弟胜承袭兄职。华高等，率帐前五翼军，伏石灰山侧，徐达伏兵南门外，并各嘱道：“我当统兵至卢龙山，你等可遥望山上，竖着赤帜，便知寇至；改竖黄帜，乃可麾兵杀出，休得有误！”诸将领命去讫。此两路是防陆。又命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等，领舟师出龙江关外。此两路是防江。分拨已定，乃亲自督兵出城，至卢龙山驻扎，专待友谅兵来。

不一日，友谅果联舟东下，至大胜港，口甚狭，仅容三舟，濒岸又见有重兵驻着，杨璟兵出现。恐被出击，不敢停留，遂退出大江，径来觅江东桥。距桥约半里，已有江东桥三字，映射眼波，只桥是大石砌成，并非木质，未免心中怀疑，至此尚不知中计，确是笨伯。复驶近桥边，连呼老康老康，凭他叫破喉咙，并没有人出应，只有空中声浪，回了转来，也答他是老康两字。妙甚。趣甚。友谅才知中计，但因船多人众，恰还没有慌忙，复下令向龙江进发。既抵龙江，即遣万人登岸立栅，声势锐甚。时方酷暑，烈日炎炎，元璋服紫茸甲，在山上张盖督兵，嗣见将士挥汗如雨，立命去盖，与将士同曝日中。驭兵之道在此。将士欲下山夺栅，元璋道：“天将下雨，汝等且就食，俟乘雨往击未迟。”想是刘军师教他。诸将昂头四顾，并没见有云翳，大都莫名其妙，只好遵令就食。食方毕，西北风骤起，黑云四至，大雨倾盆而下，元璋即命将士下山拔栅，一面竖起赤帜。友谅见立栅被拔，亦麾众力争。两下相杀，雨忽停止。元璋复改竖黄帜，并发鼓声。于是常遇春等自左杀到，徐达自右杀到，把登岸的敌兵，统驱入水中。友谅忙麾舟渡军，舟甫离岸，张德胜、朱虎又领舟师杀来，吓得友谅不知所为，偏偏

潮神又与他为仇，来时潮涨，去时潮落，把数百号兵船，一概胶住浅滩，不能移动。友谅无法可施，忙改乘小舟，飞桨逃出，其余军士，亦多投水逃生，有一半不善泅水的，统沉没江心，至河伯处当差去了。元璋复命诸将追袭，自率亲兵，收夺败舰，共得巨舰百余艘，战舸数百，连友谅所乘的大船，亦一律获住，船中尚留着康茂才书，元璋不觉失笑道："呆鸟呆鸟！"言已，复检点俘虏，共得七千余人，押领而归。

且说友谅易舟西遁，又见敌舟远远追来，忙下令加桨飞逃，至慈湖，距敌舟不过数丈，正在着急，又遇火箭射至，烈焰飞腾，那时急不暇择，只好驶舟近岸，一跃登陆，鼠窜而去。这边的张德胜、朱虎及廖永忠、华云龙等，哪里肯舍，毁了友谅的舟，复上岸力追，直抵采石。不防友谅得了援兵，回马来战，张德胜首先陷阵，致受重伤，死于军中。廖永忠、华云龙等，见德胜陷没，勃生义愤，舍命冲锋，一场死斗，仍将友谅杀败，友谅方弃甲曳兵，逃回江州去了。友谅一败。嗣是徐达复太平，胡大海取信州，冯国胜等取安庆，露布飞驰，欢声腾跃。偏友谅不肯干休，遣张定边攻安庆，李明道攻信州，安庆竟被夺去，信州由李文忠往援，擒住明道，献至应天。明道愿降，并言友谅可取状，于是元璋复造了龙骧巨舰，亲率舟师，再攻安庆。廖永忠、张志雄等，奋勇当先，拔了水寨，进兵攻城，自旦至暮不能下。刘基献议道："安庆城高而固，急切不能攻下，何若移师江州，破他巢穴。"的是胜着。元璋不待说毕，即下令撤围，鼓舟西上。聪明人不消细说。舟过小孤山，遇有数舟来降，舟中有两员大将，一个叫作傅友德，一个叫作丁普郎。元璋召入，问明来历，知系友谅部将，弃暗投明，自然心喜。且见友德较为英武，便命他仍率原舟，作为前导。沿途遇着江州巡兵，一概招降，稍有不服，立刻扫净。片帆风顺，径达江州城下。友谅闻报，尚疑是士卒误传，待至城外鼓角喧天，方知敌兵果到，慌忙整兵守御。仿佛做梦。惟江州抱水依山，也是一座坚城，友谅倚作巢穴，简直是不易攻的。当下一攻一守，相持两日，城完如故。友谅稍稍放心，不想到了夜间，敌兵竟登城杀入，急得友谅手足无措，忙挈妻逃出城门，乘舟西奔，逃至武昌去了。友谅二败。原来元璋用刘基计，密测城堞高度，令工兵在各舰尾，搭造天桥，乘着暗夜，一列将船倒行，直逼城下，天桥与城堞，巧巧衔接，将士援桥登城，不费什么气力，竟得杀入城中，友谅还道神兵自天而下，哪得不仓猝逃去？原来如此。

江州已下，南昌守帅胡廷瑞，也遣使郑仁杰输诚，唯请勿散他旧部。元璋颇有难色，刘基在后，潜踢元璋所坐胡床，元璋大悟，又似张子房之蹑沛公。乃遣仁杰还，并赐书慰谕，准如所请。廷瑞即遣甥康泰

赍书请降，自是余干、建昌、吉安、南康诸郡县，相继投诚。元璋又命赵德胜、廖永忠、邓愈等，分兵四出，略瑞州、临江，拔浮梁、乐平，并攻克安庆赣皖一带，十得七八。元璋乃率军东还，道出南昌，胡廷瑞率甥康泰及部将祝宗等，出城迎谒。元璋慰劳有加，并令廷瑞等同归应天，留邓愈驻守南昌，叶琛任知府事。临行时，廷瑞密白元璋，以祝宗、康泰二人，不甚可恃，元璋乃令二人归徐达节制，从征武昌，不意元璋才归，祝宗、康泰果谋叛返兵，袭入南昌。叶琛战死，邓愈单身逃免。幸徐达旋师平乱，诛祝宗，赦康泰，南昌复定。元璋闻报，方转忧为喜道："南昌控引荆、越，系西南藩屏，今为我有，是陈氏一臂断了，但非骨肉重臣，恐不可守。"乃改南昌为洪都府，命侄儿朱文正为大都督，统率赵德胜、薛显等，与参政邓愈，一同往守。各将方去，忽由浙东迭来警耗，报称胡大海、耿再成两将，被刺身亡，元璋又出了一大惊，小子走笔至此，又有一诗咏道：

大功未就已身捐，百战沙场总枉然。

只有遗名垂竹帛，忠魂犹得慰重泉。

毕竟胡、耿两将如何被刺，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所叙，纯系朱、陈两方战事，而朱氏之得胜，又全属刘基之功。陈友谅既得太平，即乘胜东下，声势锐甚，金陵诸将，议降议避，莫衷一是，元璋虽智不出此，然非刘基之密为定计，则未必全胜。史传多归美元璋，此系善则称君之常例，演史者所当推陈出新，不得仍如史官云云也。至若江州之役，南昌之降，则刘基本传中，亦历述其匡赞之功。天生一朱元璋，复生一刘伯温，正所以成君臣相济之美，非揭而出之，曷由显刘青田之名乎？惟近世小说家，有以神奇称基者，则未免附会，转失其真，是固本书所不取也。

第十回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

却说胡大海留守金华，耿再成留守处州，本是犄角相应，固若金汤。惟金、处本多苗军，胡、耿两将，多雅意招揽，不分畛域。苗将蒋英、刘震、李福等，归降胡大海，李佑之、贺仁德等，归降耿再成。胡、耿皆留置麾下，一例优待，怎奈狼子野心，终不可恃。为滥收降将者，作一棒喝。蒋英、李福等先谋作乱，商诸刘震，震颇不忍，李福谓举行大事，不能顾及私恩，于是震亦相从，先以书勾通处州苗将，令同时举兵，一面禀请大海，至八咏楼下观弩。大海不知是诈，挺身而出，将上马，忽有苗将钟矮子跪马前，诡禀蒋英罪状。大海未及答，回顾蒋英，不料被英突出铁锤，击中头脑，顿时脑浆迸出，死于非命。英即断大海首，胁从大海部兵。大海子关住及郎中王恺，俱被英等杀死。惟典史李斌，怀着省印，缒城至严州告急。李文忠亟遣何世明、郭彦仁等往讨，张德济亦自信州奔赴，这边方闹个不了，那边又响应起来。此所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李佑之、贺仁德等，先接蒋英等书，尚未敢动，至大海被杀，即放胆作乱。耿再成方与客饮，闻变调军，兵卒未满二十人，佑之等已经杀入，再成叱道："贼奴！何负尔等，乃敢造反？"言未已，佑之等已攒槊环刺，再成挥剑，连断数槊，卒因贼众槊多，不胜防备，身中数创，大骂而死。分省部事孙炎及知府王道同，均遇害。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处州，征发苗兵，中途闻变，亟遣人至李文忠处乞援，一面纠集再成旧部，急赴父难。

这时候的警报，早达应天，元璋未免痛悼，并语刘基道："金、处有失，衢州恐亦被兵，如何是好？"刘基道："贼众乌合，尚不足虑，且严州有李将军，就近赴援，制贼有余，若虑及衢州，不材愿往镇抚。且前因兵事倥偬，以至丧母未葬，此时正可乘便回籍，为公及私了。"元璋喜道："先生愿行，尚有何说！"遂拨了得力将士，令基带去，以便调遣。基星夜前进，到了衢州，守将夏毅，忙迎基入城，并语衢州亦多讹言，基云无妨，当下派兵四驻，并揭榜安民，一夕即定。确是大材。嗣发书至各处属县，谕以镇静无恐，休得自扰！各县亦相安无事。一瞬旬余，闻金华叛将蒋英等已败投张士诚，处州叛将李佑之等，亦由李文忠部将与耿天璧等击死，不出先生所料。遂遣使驰报应天，自回原籍葬母去了。元璋得刘基使报，又接李文忠捷书，自然欣慰，遂命李文忠为浙江行中书省左丞，总制严、衢、信、处诸郡军马。以耿天璧袭父职，留

守处州。后由李文忠出攻杭州，得获蒋英等，刺血祭大海，寻复追封大海为越国公，再成为高阳郡公，事且慢表。归结胡大海、耿再成二人。

且说刘基回籍葬母，在家丁忧，方国珍亦驰书慰唁，基答书称谢，并宣示元璋威德，劝他归附。国珍乃遣使至应天，进贡方物。元璋甚喜，贻书刘基，慰劳备至。又常遥咨军事，并约期促赴应天，基于至正二十二年春还籍，至二十三年春复出，适元璋拟亲援安丰，基即进谏道："友谅、士诚，耽耽思逞。为主公计，不如勿行为是。"元璋道："小明王被围甚急，我向奉他龙凤年号，不忍袖手旁观，因此不得不往。"基嘿然。原来基初至应天，见中书省曾设御座，奉小明王韩林儿虚位，每当春秋佳节，自元璋以下，皆向座前行庆贺礼，基独不往，且愤愤道："一个牧竖，奉他何为？"独具只眼。至是韩林儿居亳州，为元统帅察罕帖木儿所败，偕刘福通遁至安丰。张士诚又乘隙往攻，率众十万，围住安丰城。刘福通不能敌，飞使从间道至应天，哀乞援师。基不欲往援，所以谏阻，偏偏元璋不从，竟率徐达、常遇春等，兼程而往。及至安丰，城已失守，福通被杀，林儿在逃。士诚将吕珍，据城列栅，水陆连营，徐达等拔他中垒，乘胜进击，不想前面阻着大濠，一时不能逾越，后面偏遇吕珍杀至，分着左右两翼，围裹拢来，竟把徐达等困住垓心。亏得常遇春率军横击，三战三胜，才得击走吕珍，追了一程，吕珍复得庐州左君弼援军，翻身再战，复被徐达、常遇春等杀退。元璋乃命徐达等攻庐州，自率兵往觅林儿，得诸途中，送居滁州，自回应天。为此一行，险些儿把龙蟠虎踞的都城，被人暗袭。亏陈友谅见近忘远，只把五六十万的大兵，专攻南昌，不袭应天，令这位暗叨天佑的元璋公，还好从容布置，与友谅鏖战鄱阳湖，决最后的胜负。说来话长，由小子从头至尾，演述出来，以便看官详阅。欲叙鄱阳战事，先用如椽之笔，承上起下，见得此战关系甚大，非寻常战事可比。

这友谅因疆宇日蹙，愧愤交集，意欲破釜沉舟，与元璋决一死战，于是大作战舰，每舟分三级，高约数丈，上下人语不相闻，房室俱备，中可走马，行军之道，全在灵活，况江中之战，不比海中，造此大舰何为者？当下载着百官家属，及所有士卒六十万，悉数东来。孤注一掷，越是呆鸟。到了南昌，便把各舰停住，准备攻城。何不直捣金陵。守帅朱文正，闻友谅倾国而来，急命邓愈守抚州门，赵德胜守官步、士步、桥步三门，薛显守章江、新城二门，牛海龙等守琉璃、澹台二门，自率精锐二千人，居中节制，往来策应。那友谅亲自督兵，猛扑抚州门，兵士各持笠帽大的盾牌，上御矢石，下凿城垣。不多时，但听得一声怪响，城竟坍坏二十多丈。各兵方拟拥入，忽见里面铳声迭发，射出许多

火星，熊熊炎炎。闪铄如电，稍被触着，不是焦头，就是烂额，此时欲用盾牌遮蔽，哪知盾系竹制，遇着火尤易燃烧，大众多是畏死，自然逐步倒退。邓愈即饬兵竖栅，栅未竖成，外兵又进，两下接仗，不得不血肉相搏。正危急间，文正督诸将来援，且战且筑。外兵怎肯歇手，连番杀入，连番退出，等到城墙修毕，内外尸骸，好似山积。文正麾下的猛将，如李继先、牛海龙、赵国旺、许珪、朱潜等，统已战死了。友谅休兵数日，复攻新城门，忽城内突出一支人马，似龙似虎，锐不可当，首将便是薛显，提刀突阵，尤为凶猛。友谅将刘震，不顾好歹，上前拦住，被薛显横腰一刀，挥作两段，余众披靡。薛显杀了一阵，收兵而回。入城后，检点将士，只不见百户徐明，探问下落，才知穷追被擒，惋惜不已。友谅愤攻城不下，自己没用，愤亦何益？增修战具，移攻水关。水关有栅，文正集壮士防守，见友谅兵至，从栅缝中迭出长槊，迎头刺击。友谅兵也是厉害，夺槊更进，不防里面换用铁戟刺出，奋手去夺，都一声惨号，七颠八倒。看官道这铁戟上有何物？乃是用火淬过，一经着手，立即灼烂。自是无人近前，水关又无恙了。友谅乃分兵攻陷吉安、临江，招降李明道，杀死曾万中，复擒住刘齐、朱叔华、逍天麟三人，至南昌城下开刀，并呼城上守兵道："如再不降，以此为例。"守兵不为动。友谅复攻官步、士步两门，赵德胜日夕巡城，指麾士卒，忽来了一支硬箭射中腰眼，深入六寸，顿时忍痛不住，拔剑叹道："我自壮岁从军，屡受创伤，未有如此厉害，今日命该当绝，只恨不能从我主公，扫清中原。"言至此，猝然晕仆，竟尔逝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德胜殁后，军士越奋，友谅亦越攻不下，但总不肯舍去，镇日里围住这城。真是呆鸟。文正佯遣兵纳款，令他缓攻，阴令千户张子明，偷越水关，赴应天告急。

子明扮做渔夫模样，摇着渔舟，唱着渔歌，混出石头城，昼行夜止，半月始达应天，易服见元璋。元璋始悉南昌被困状，且问友谅兵势如何？子明道："友谅倾国而来，兵势虽盛，战死恰也不少。现在江水日涸，巨舰转驶不灵，且师久粮匮，蹙以大兵，不难立破。"元璋道："你先归报文正，再坚守一月，吾当亲自来援。"子明领诺，仍改作渔翁装，摇舟疾返，不意到了湖口，竟被友谅逻卒拘住。去时得脱，归时始被执，暗中也有天意。友谅道："你是何人？敢如此大胆。"子明道："我是张子明，至应天乞援的。"直言得妙。友谅复道："元璋曾来援否？"子明道："即日便至。"尤妙。友谅道："你若有志富贵，不如出语文正，说是应天无暇来援，令他速降。"子明瞪目道："公休欺我！"反诘尤妙。友谅道："决不欺你。"子明道："果不相欺，我便去说。"友谅便命人押至城下，命与文正答话。子明高声呼道："朱统帅听

着！子明使应天已回，主上令我传谕，坚守此城，援军不日就到了。”仿佛春秋时之晋解扬，但楚庄不杀解扬，而友谅杀子明，安能成霸？友谅闻言大怒，立将子明杀死，这且按下。

且说元璋因南昌围急，飞调徐达等回军，集师二十万，礼纛龙江，克期出发。至湖口，先遣指挥戴德，率着两军，分屯泾江口、南湖嘴，遏友谅归路。又檄信州兵马，守武阳渡，防友谅逃逸。安排已就，然后驶舟再进。友谅自围攻南昌，已阅八十五日，至是闻元璋来援，遂撤围东下，至鄱阳湖迎战。元璋率着舟师，从松门入鄱阳湖，抵康郎山，遥见前面樯如林立，舰若云连，料是联舟逆战的友谅军，便语诸将道：“我观敌舟首尾连接，气势虽盛，进退欠利，欲要破他，并非难事。”徐达在旁道：“莫如火攻。”元璋道：“我意亦然。”乃分舟师为二十队，每舟载着火器弓弩，令各将士驶进敌船，先发火器，次放硬箭。众将士依计而行，果然一战获胜，杀敌军一千五百余人。徐达身先诸将，夺住巨舟一艘。俞通海复乘风纵火，焚敌舟二十余只，余将宋贵、陈兆先等，亦相率死战。这时候，前后左右的敌船，多半被火，连徐达所坐的大船，也被延烧，达忙令兵士扑灭火势，奋力再战。元璋恐达有失，遣舟往援，达得了援舟，越觉耀武扬威，争先驱杀。不意敌兵避去徐达，却争来围攻元璋，元璋见敌兵趋集，急欲鼓船督战，船行未几，忽被胶住。友谅骁将张定边，乘隙入犯，一声号召，四面的汉兵，摇橹云集，把元璋困住垓心。指挥程国胜，与宋贵、陈兆先等，忙率兵抵住，一当十，十当百，拼个你死我活，真杀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那张定边煞是勇悍，只管四面指麾，重重围裹。宋贵、陈兆先舍命抗拒，身中数十创，竟毙舟中。元璋至此，也不觉失色。死是人人所怕。裨将韩成进禀道：“杀身成仁，人臣大义，臣愿代死纾敌，敢请主公袍服，与臣易装，总教主公脱难，臣死何妨！”纪信又复出现。元璋沉吟不答。韩成方欲再言，只听得敌舟兵士，呼噪愈急，声势汹汹中，约略有速杀速降等字样，益令朱公急杀。急得韩成不遑再待，只呼道：“主公快听臣言，否则同归于尽，有何益处？”元璋乃卸下衣冠，递与韩成。韩成更衣毕，复把冠戴在头上，顾道元璋道：“主公自重！韩成去了。”比易水歌尤为悲壮。元璋好生不忍，奈事在眉急，不得不由他自去。韩成登着船头，高叫道：“陈友谅听着！为了你我两人，劳师动众，糜烂生灵，实属何苦？我今且让你威风，你休得再行杀戮！你看你看。”说至看字，扑咚一声，竟投入水中去了。小子有诗赞韩成道：

荥阳诳楚愿焚身，谁意明初又有人。

水火不情忠骨灭，空留史笔纪贞臣。

韩成既死，敌攻少缓，只张定边尚不肯退，忽觉嗖的一声，一支雕翎箭，正向张定边右额射至。定边失声道："罢了！罢了！"小子不知此箭何来，待查明底细，再行详述。

是回本旨，系欲承接上文，叙入南昌被围，鄱阳大战事。因中间有胡、耿被害，及安丰一段情节，不能不叙，故随手插入。胡、耿为有功之臣，叙其始，纪其末。安丰之行，关系尤大，南昌几乎失守，金陵几乎被袭，揭而出之，非特事实之不漏，抑以见军国事之不能稍失也。陈友谅不袭应天，专攻南昌，着手之误，不待细说。且以六十万众，攻一孤城，相持至八十余日，犹不能下，是殆所谓强弩之末，鲁缟难穿，奚待鄱阳之战，始见胜负耶？惟朱、陈二氏之兴亡，实以鄱阳一战为关键，故是回下笔，不敢苟且，亦不敢简率，阅者于此得行文之法焉。

第十一回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

却说陈友谅骁将张定边，正围攻元璋，突被一箭射来，正中右额，这箭不是别人所射，乃是元璋部下的参政常遇春。当下射中定边，驶舟进援，俞通海亦奋勇杀到。定边身已负创，又见遇春诸将，陆续到来，没奈何麾舟倒退。这江中水势，却也骤涨，把元璋的坐船，涌起水面，乘流鼓荡，自在游行。想是韩成应死此地，不然，大江之水，何骤浅骤涨耶？元璋趁势杀出，复令俞通海、廖永忠等，飞舸追张定边。定边身受数十箭，幸尚不至殒命，轻舟走脱。时已日暮，元璋乃鸣金收军，严申约束，并叹道："刘先生未至，因罹此险，且丧我良将韩成，可悲可痛！"当下召徐达入舱，并与语道："我恐张士诚袭我都城，所以留刘先生守着，目下强寇未退，势应再战，你快去掉换刘先生，请他星夜前来，为我决策，方免再误！"刘基未至，从元璋口中叙出，以省笔墨。徐达夤夜去讫。

阅数日，基尚未至，友谅复联舟迎战，旌旗楼橹，遥望如山。元璋督兵接仗，约半时，多半败退。恼得元璋性起，立斩队长十数人，尚是倒退不止。郭兴进禀道："敌舟高大，我舟卑下，敌可俯击，我须仰攻，劳逸不同，胜负自异。愚见以为欲破敌军，仍非火攻不可。"元璋道："前日亦用火攻，未见大胜，奈何？"正说着，只见扁舟一叶，鼓浪前来，舟中坐着三人，除参谋刘基外，一个服着道装，一个服着僧装，道装的戴着铁冠，尚与元璋会过一面，姓名叫作张中，别字景和，自号铁冠道人，元璋在滁时，铁冠道人曾去进谒，说元璋龙瞳凤目，有帝王相，贵不可言。元璋尚似信未信，后来步步得手，才知有验。补叙铁冠道人，免致遗珠。此时与刘基同来，想是有意臂助。只有一个僧装的释子，形容古峭，服色离奇，素与元璋未识。至是与元璋晤着，方由刘基替他报名，叫作周颠，系建昌人氏，向在西山古佛寺栖身，博通术数，能识未来事，刘基尝奉若师友，因亦邀他偕行。不没周颠。元璋大喜，忙问破敌的法儿。刘基道："主公且暂收兵，自有良策。"元璋依言，便招兵返旆，退走十里，方才停泊，于是复议战事。刘基也主张火攻，元璋道："徐达、郭兴等，统有是说，奈敌船有数百号，哪里烧得净尽？况纵火全仗风势，江上风又不定，未必即能顺手，前次已试验过了。"说至此，铁冠道人忽大笑起来，元璋惊问何因？铁冠答道："真人出世，神鬼效灵，怕不有顺风相助么？"元璋道："何时有风？"周颠插

入道："今日黄昏便有东北风。"此系测算所知，莫视他能呼风唤雨。元璋道："高人既知天象，究竟陈氏兴亡如何？"周颠仰天凝视，约半晌，把手摇着道："上面没他的坐位。"元璋复道："我军有无灾祸。"周颠道："紫微垣中，亦有黑气相犯，但旁有解星，当可无虑。"都为下文伏线。元璋道："既如此，即劳诸君定计，以便明日破敌。"周颠与铁冠道人齐声道："刘先生应变如神，尽足了事，某等云游四方，倏来倏往，只能观贺大捷，不便参赞戎机。"不愧高人。元璋知不可强，令他自由住宿，复顾刘基道："明日请先生代为调遣，准备杀敌。"刘基道："主公提兵亲征，应亲自发令为是，基当随侍便了。"元璋允诺。基复密语元璋道："如此如此。"元璋益喜。遂令常遇春等进舱，嘱授密计，教他一律预备，俟风出发，常遇春领命而去。

转瞬天晚，江面上忽刮起一阵大风，从震坎两方作势，阵阵吹向西南。友谅正率兵巡逻，遥见江中来了小舟七艘，满载兵士，顺风直进，料是敌军入犯，忙令兵众弯弓搭箭，接连射去，哪知船上的来兵，都是得了避箭诀，一个都射不倒，趣语。反且愈驶愈近。此时知射箭无用，改令用槊遥刺，群槊过去，都刺入敌兵心胸，不意敌兵仍然不动，待至抽槊转锋，那敌兵竟随槊过来，仔细一看，乃是戴盔环甲的草人。大众方在惊疑，忽敌船上抛过铁钩，搭住大船，舱板里面的敢死军，各爇着油渍的芦苇，并硫磺火药等物，纷纷向大船抛掷，霎时间烈焰腾空，大船上多被燃着。友谅急令兵士扑灭，怎奈风急火烈，四面燃烧，几乎扑不胜扑。常遇春等又复杀到，弄得友谅心慌意乱，叫苦不迭。所授密计，一概发现。恼动了友谅两弟，一名友仁，一名友贵，带领平章陈普略等，冒火迎战。友仁眇一目，素称枭悍，普略绰号新开陈，也是一条胆壮力大的好汉。偏偏祝融肆虐，凭你什么大力，但教几阵黑烟，已薰得人事不知，所以友仁、友贵等，接战未久，已陆续倒毙水中。友谅知不能敌，麾兵西遁，无如大船连锁，转掉不灵，等到断缆分逃，焚死溺死杀死的，已不计其数。只元璋部将张志雄等，舟樯忽折，为敌所乘，竟被围住。志雄窘迫自刭，他将余昶、陈弼、徐公辅皆战死。还有丁普郎一人，身受十余创，头已脱落，尚植立舟中，持刀作战状。及援兵四至，救出那舟，将士大半伤亡，只夺得尸骸，令他归葬罢了。战虽获胜，尚伤亡多人，是之谓危事。

友谅逃了一程，见敌舟已远，顿时咬牙切齿，与诸将计议道："元璋狡狯，用火攻计，折我大军无数，此仇如何得报？我见元璋坐船，樯是白色，明日出战，但望见白樯，并力围攻，杀了他方泄我恨。"恐无此好日。部众领命。到了翌晨，又鼓勇东来，只望白樯进攻，谁意前面

列着的船樯，统成白色，辨不出什么分别，不叙元璋这边，含蓄得妙。顿时相顾惊愕；但已奉出战命令，不好退回，只得上前奋斗。元璋自然麾众接战，自辰至已，相持不下。忽刘基跃起大呼道："主公快易坐船！"元璋亦不遑细问，急依了基言，改乘他舟。基亦随至，并用双手虚挥，面作喜色道："难星过了。难星过了。"言未已，但闻一声炮响，已将原舟弹裂。元璋且惊且喜，复语刘基道："此后有无难星？"基答道："难星已过，尽可放心。"既写刘基，亦回应周颠语。于是元璋麾舟更进，时友谅高坐舵楼，正辨出元璋坐船，用炮击碎，满疑元璋必死，不想元璋又督兵杀来，很是惊骇，没精打采的下舵楼去了。

且说元璋部将廖永忠、俞通海等，驾着六舟，深入敌中，舟为大舰所蔽，无从望见，好似陷没一样。俄顷见六舟将士，攀登敌舟，逢人便杀，见物即烧，那时元璋所有的将士，益觉勇气百倍，呼声震天，波涛立起，日为之暗。敌船大乱，怎禁得元璋部下，杀一阵，烧一阵，刀兵水火，一齐俱到，害得进退无路，只好与鬼商量，随他同去。最可笑的，舟高且长，操橹的人，不识前面好歹，兀自载了同舟敌国，呐喊狂摇，到了火炽，已是不及逃命。大舟之害，如是如是。友谅到此，狼狈已极，亏得张定边拼命救护，才得冲出重围，退保鞋山。元璋率诸将追至罂子口，因水面甚狭，不好轻进，便在口外寄泊，友谅亦不敢出战。相持一日，元璋部将欲退师少休，请诸元璋，未得邀允。俞通海复入禀道："湖水渐浅，不如移师湖口，扼江上流。"元璋因问诸刘基。基答道："俞将军言之有理，主公且暂时移师，待至金木相犯的日时，方可再战。"乃下令移师，至左蠡驻扎。友谅亦出泊渚矶，两下又相持三日，各无动静。元璋乃遣使遗书友谅道：

> 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顿兵敝甲，与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强暴，正当亲决一死战，何徐徐随后，若听吾指挥者，无乃非丈夫乎？唯公决之！尽情奚落，令人难堪。

使方发，忽报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所部来降。元璋甚喜，接见后，慰劳备至，问明情由，乃是左金吾主战，右金吾主退，俱不见从，两人料友谅不能成事，因此来降。元璋道："友谅益孤危了。"既而复有人来报，说是去使被拘，并将所获将士，一律杀死，元璋道："他杀我将士，我偏归他将士，看他如何？"遂命悉出俘虏，尽行纵还，受伤的并给药物，替他治疗；此等处全是权术。并下令道："此后如获友谅军，切勿杀他。"一面又致书友谅道：

昨吾舟对泊渚矶，尝遣使赍书，未见使回，公度量何浅浅哉？江淮

英雄，惟吾与公耳。何乃自相吞并？公今战亡弟侄首将，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纵力驱残兵，来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设使公侥幸逃还，亦宜却帝名，待真主。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丈夫谋天下，何有深仇？故不惮再告。嘲讽愈妙。

友谅得书忿恚，仍不作答，只分兵往南昌，劫粮待食。偏又被朱文正焚杀一阵，连船都被他毁去，嗣是进退两穷。元璋复命水陆结营，陆营结栅甚固，水营置火舟火筏，戒严以待。一连数日，突见友谅冒死出来，急忙迎头痛击，军火并施。友谅逃命要紧，不能顾着兵士，连家眷都无心挈领，只带着张定边，乘着别舸，潜渡湖口，所有余众，且战且逃。由元璋追奔数十里，自辰至酉，尚不肯舍。蓦见张铁冠自棹扁舟，唱歌而来，元璋呼道："张道人！你何闲暇至此？"铁冠笑道："友谅死了，怎么不闲？怎么不暇？"元璋道："友谅并没有死，你休妄言！"铁冠大笑道："你是皇帝，我是道人，我同你赌个头颅。"趣甚。元璋亦笑道："且把你缚住水滨，慢慢儿的待着。"彼此正在调侃，忽有降卒奔来，报称友谅奔至泾江，复被泾江兵袭击，为流矢所中，贯睛及颅，已毙命了。张铁冠道："何如？"言毕，划桨自去。身如闲鸥，真好自在。

元璋又追擒败众，共获得数千人，及一一查核，恰有一个美姝，及一个少年，问明姓氏，美姝系友谅妃阁氏，少年系友谅长子善儿。越日，复得降将陈荣，及降卒五万余名，查询友谅死耗，果系确实。已由张定边载着尸身，及友谅次子理，奔归武昌去了。友谅称帝仅四年，年才四十四。初起时，父普才曾戒他道："你一捕鱼儿，如何谋为大事？"友谅不听。及僭号称帝，遣使迎父，父语使人道："儿不守故业，恐祸及所生。"终不肯往，至是果败。

元璋方奏凯班师，至应天，语刘基道："我原不应有安丰之行，使友谅袭我建康，大事去了，今幸友谅已死，才可无虞。"回应前回，且明友谅之失计。于是告庙饮至，欢宴数日。元璋亦高兴得很，乘着酒意，返入内寝，偶忆着阁氏美色，比众不同，遂密令内侍召阁氏入室，另备酒肴，迫她侍饮。阁氏初不肯从，寻思身怀六甲，后日生男，或得复仇，没奈何耐着性子，移步近前。元璋令她旁坐，欢饮三觥，但见阁氏两颊生红，双眉舒黛，波瞳含水，云鬓生光，不由得越瞧越爱，越爱越贪，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蓦然离座，把阁氏轻轻搂住，拥入龙床。阁氏也身不由己，半推半就，成就了一段风流佳话。每纳一妇，必另备一种笔墨，此为个人描写身份，故前后不同。后来生子名梓，恰有一番特别情事，容至后文交代。次日复论功行赏，赐常遇春、廖永忠、

俞通海等采田，余赐金帛有差。只张中、周颠二人，不知去向，未能悬空加赏，只好留待他日。

大众休养月余，再率诸将亲征陈理，到了武昌，分兵立栅，围住四门，又于江中联舟为寨，断绝城中出入，又分兵下汉阳、德安州郡。未几已值残年，元璋还应天，留常遇春等围攻武昌，次年即为元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因李善长、徐达等屡表劝进，乃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行庆贺礼。以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刘基为太史令，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中，张昶为左司都事，并谕文武百僚道："卿等为生民计，推我为王，现当立国初基，应先正纪纲，严明法律。元氏昏乱，威福下移，以致天下骚动，还望将相大臣，慎鉴覆辙，协力图治，毋误因循！"李善长等顿首受命。转瞬兼旬，武昌尚未闻报捷，乃复亲往视师，这一次出征，有分教：

江汉肃清澄半壁，荆杨混一下中原。

欲知武昌战胜情形，且俟下回再表。

周颠仰天，铁冠大笑，刘基之手挥难星，王者所至，诸神效灵，似乎战胜攻取，皆属天事，无与人谋。吾谓友谅亦有自败之道，江州失守，根本之重地已去，及奔至武昌，正宜敛兵蓄锐，徐图再举，乃迫不及待，孤注一掷，丧子弟，失爱妃，甚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是可见国之兴亡，实关人谋，不得如项羽之刎首乌江，自诿为非战之罪也。阁氏一节，正史未载，而秘史独有此事，谅非虚诬。冶容诲淫，何怪元璋？失道丧身，遑问妻孥？惟后文有潭王梓之叛，乃知色为祸根，大倾人国，小倾人城，如元璋之智，犹不免此，其他无论已。表而出之，以为后世戒云。

第十二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

却说吴王元璋，因武昌围久未下，遂亲往视师。既至武昌，即相度形势，探得城东有高冠山，耸出城表，汉兵就此屯驻，倚为屏蔽。吴王审视毕，此后叙述元璋俱称吴王。便语诸将道："欲破此城，必夺此山，哪个敢率兵上去？"诸将面面相觑，独傅友德奋然道："臣愿往！"元璋大喜，便问需兵若干名？友德道："何用多人！只得数百锐卒，便可登山。"元璋令他自行简选，友德拣得壮士五百人，乘夜至山下，一鼓齐登。山上守兵，矢石叠下，友德面中一矢，镞出脑后，胁下复中一矢，仍然当先杀上。郭兴等见他奋勇，也麾兵驰应，立将守兵杀退，占住此山，自是俯瞰城中，了如指掌。城中守将陈英杰，素称骁桀，见高冠山被占，气愤的了不得。越日，挨至二鼓，竟缒城出来，混入吴营，径至中军帐下。吴王方坐胡床，突然瞧着，便大呼道："郭四快为我杀贼！"郭四即郭英小字，是夕正轮着值帐，闻着呼声，忙持枪奔入，适与刺客照面，手起枪落，将他刺死。吴王即解所服红锦袍，披在郭英身上，并拍肩奖谕道："卿系我的尉迟敬德，贼谋虽狡，难逃我虎将手中，不怕他不为我灭了。"元璋以汉高祖自比，复以唐太宗自居，是谓有志竟成。郭英拜受而出。

又越日，探马来报，汉岳州守将张必先，率潭岳兵来援，已到夜婆山了，吴王道："泼张到来，宜用计胜他。"遂召常遇春入帐，授以密计，令他速去，遇春领命，率兵径往。过了五日，遇春已擒住张必先，即来缴令。元璋复命将必先推至城下，使谕守将道："你等只靠一泼张，今已为我擒，还有何人可靠？速即投诚！免致糜烂。"张定边立在城上，呼必先道："你如何被他擒住？"必先道："不必说了，汉数已终，兄亦应速降为是。"定边至此，也瞠目不能答，自下城楼去了。原来必先善槊，以骁捷闻，绰号叫作泼张，此次被遇春用了埋伏计，把他擒住，因此守城诸将，为之夺气，连胆力兼全的张定边，也不觉恼丧异常。吴王知城中胆落，乃遣降将罗复仁入城谕降，且语复仁道："你去传谕陈理，教他即日来降，不失富贵。"复仁顿首道："主上仁德，使陈氏遗孤，得保首领，尚有何言？臣前事陈氏，旧主气谊，不敢竟忘，今得主上推恩，使臣不致食言，臣死亦无恨了。"吴王道："我决不欺你。"复仁乃去。越半日，返报陈理愿降，吴王乃大开军门，行受降礼。陈理衔璧肉袒，率张定边等趋入，俯伏座前。理尚年幼，战栗不敢

仰视，吴王不禁怜惜，亲自扶起，并婉谕道："我不尔罪，休要惊慌！"言已，又命理入城，劝慰其母，所有府中储蓄，令他自取，一切官僚，俱命挈眷自行，城中百姓饥荒，运米给赈，阖城大悦。只纳了一个阁氏，未免失德。汉、淝、荆、岳诸郡，皆望风归降。遂立湖广行中书省，令参政杨璟居守。带了陈理，还归应天，封他为归德侯。陈理还算造化。会江西行省，赍献友谅镂金床，吴王道："这便是蜀孟昶的七宝溺器，留他何用？"仍隐以唐太宗自比。立命毁讫。为阁氏计，恐有遗憾。一面命在鄱阳湖康郎山，及南昌府两处，各建阵亡诸将士祠，算是褒忠报功的至意。一将功成万骨枯。

陈氏既平，乃改图张氏。张士诚闻吴王西征，乘间略地，南至绍兴，北至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又东北至济宁，幅员渐广，日益骄恣，令群下歌颂功德，并向元廷邀封王爵。元廷不许，士诚遂自称吴王，同时有两个吴王，恰也奇异。治府第，置官属，以弟士信为左丞相，女夫潘元绍为参谋，一切政事，俱由他二人作主。士信荒淫无状，镇日里戏逐樗蒱，奸掠妇女，谐客歌妓，充满左右。有王敬夫、叶德新、蔡彦夫三人，充做篾片，最邀信任。军中有十七字歌谣道："丞相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好歌谣。吴王元璋乘这机会，遣徐达、常遇春等略取淮东，大军所至，势如破竹，下泰州，围高邮，士诚恰也刁猾，潜遣舟师数百艘，溯流侵江阴。守将吴良、吴桢，严阵待着，正拟与士诚兵接仗，却值吴王元璋亲自来援，一番夹击，大败士诚舟师，获士卒二千人。徐达等闻江阴得胜，努力攻城，守兵溃去，即将高邮占住，转攻淮安。士诚将徐义，率舟师援应，被徐达夜出奇兵，掩杀一阵，夺了战船百余艘，徐义连忙逃走，还算保全性命。淮安守将梅思祖，见机出降，并献所部四州。统是一班饭桶。徐达复还攻兴化，也是一鼓而下，淮东悉平。

先是士诚曾遣将李济，袭据濠州，想是从元璋处学来。元璋攻他高邮，他也遣据濠州。至是吴王元璋，命韩政、顾时等进攻，城中拒守甚坚，经政等鼓励士卒，用着云梯炮石，四面并攻，毁坏无数城堞。李济知不可支，开城迎降。吴王元璋闻濠州已下，乃率濠籍属将，还乡省墓，置守塚二十家，赐故人汪文、刘英粟帛，并招集父老，置酒欢宴。兴半酣，语父老道："我去乡日久，艰难百战，乃得归省坟墓，与父老子弟重复相见，今苦不得久留，与父老畅饮尽欢，所愿我父老勤率子弟，孝弟力田，蔚成善俗，一乡安，我也得安了。"父老皆欢声称谢。吴王临行，复令有司除免濠州租赋。力效汉高。

还至应天，又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万讨张士诚，并下令军中道："此行毋妄杀！毋乱掠！毋发邱垄！毋毁庐舍！毋毁损士诚母墓！违令有刑。"军律固应如此，然亦无非笼络人心。一面召徐达、常遇春入内，密问道："尔等此行，先攻何处？"遇春道："逐枭必毁巢，去鼠必薰穴，此行当直捣平江。平江得破，余郡可不劳而下。"吴王道："你错想了。士诚起自盐贩，与张天麒、潘原明等，强梗相同，倚为手足，士诚穷蹙，天麒等恐与俱死，必并力相救，天麒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如何取胜？今宜先攻湖州，剪他羽翼，然后移兵平江，不患不胜。"又密语徐达道："前日士诚部将熊天瑞来降，看他来意，非出本心，将军勿泄吾谋，只令天瑞从行，但云直捣平江，他必叛归张氏，先去通知，如此，便堕我计中了。"达与遇春，俱受命去讫。吴王又檄李文忠趋杭州，华云龙向嘉兴，同时发兵，牵掣敌势，文忠、云龙等自然依令而行。分兵三路。

且说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万众，自太湖趋湖州，沿途遇着敌将，无战不胜，擒住尹义、陈旺、石清、汪海等人。张士信驻守昆山，闻风遁去。徐达查阅将士，不折一人，只少了一个熊天瑞，想是叛归士诚去了，果如元璋所言。当下乘机前进，直至湖州三里桥。张天麒受士诚封职，官右丞，驻兵湖州，闻徐达来攻，忙率偏将黄宝、陶子宝等，分道迎战。黄宝出南路，适与常遇春相值，一战便走，真不耐战。遇春追至城下，黄宝不及入城，回马再战，被遇春手到擒来。天麒子宝得黄宝被擒消息，顿时气馁，不战自退。天麒也是如此，吴王所言，未免太看重他了。徐达进兵围城，守兵各无斗志，相率惊惶。会得援将李伯昇，由荻港潜入城中，人心稍定。探马报知徐达，达乃分派将士，环布四面，严截援军。忽又闻士诚将吕珍、朱暹及五太子等，率兵六万，已到城东了。达语遇春道："吕珍、朱暹，都称骁悍，还有什么五太子，闻系士诚养儿，短小精悍，能平地跃起丈余，今率重兵来援，须小心防战方好哩。"遇春道："公围城，某截援师，相机进战，定可无虞。"达许诺，遂分兵十万，给遇春调遣。遇春率兵至姑嫂桥，连筑十垒，分守要隘。吕珍等不敢近城，只在城东旧馆，设立五寨，与遇春相持，遇春也不与交锋，唯留意截他饷道。会探得士诚女夫潘元绍，运粮至乌镇，遂发兵夜袭，一阵击退。寻复闻士诚遣将徐志坚，领舟师来袭姑嫂桥屯兵，复令男士埋伏桥边，乘他初至，突出邀击；老天也有意相助，风狂雨骤，日暗天昏，害得徐志坚进退无路，竟被诸勇士生生擒去。还有冒失鬼徐义，奉士诚命，前来探听旧馆战事，也遭截住，亏得士诚遣了赤龙船亲兵，前来援义，义始得脱。遇春急遣王铭等，载着火具，往毁赤龙船，船中不及防备，受着烈火，霎时俱尽，徐义等遁去。那时五太子屯兵旧

馆，因各军败溃，忿不可遏，竟收集舟师，来击遇春营。遇春出营接仗，见五太子麾下，齐唱军歌，哗噪而至，真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两下里厮杀起来，似乎遇春一边，稍逊一筹，险些儿被他击却。巧值薛显鼓舟而至，顺风纵火，把五太子的兵船，又烧得乌焦巴弓，于是五太子也有力难施，只好逃还旧馆，与吕珍、朱暹等，商议一个善全的法儿。吕珍、朱暹彼此相觑，支吾了好一歇，只想了一条纳款输诚的计策。确是好计。五太子也顾不得什么，便与吕珍、朱暹，出降遇春军前。跳不出圈子去了。遇春即驰报徐达，达令吕珍等至城下，招呼李伯昇、张天麒等出降。伯昇、天麒没奈何赍送降书，迎徐达入城，湖州遂下。

士诚闻湖州被陷，甚是惊慌，不料杭州、嘉兴，又迭来警信，平章潘原明，以杭州降李文忠，同佥宋兴，以嘉兴降华云龙，两路用虚写。不由得魂飞天外，连身子都发颤起来。嗣闻吴江又复失陷，参政李福，知州杨彝，统已降敌，乃亟遣部将窦义等，出城扼守。谁知窦义等毫不中用，到了城南鲇鱼口，战不数合，就败了回来，丧失战船千余艘。士诚满怀忧惧，又越二日，城外炮声隆隆，鼓声渊渊，知是敌军杀到，忙调兵登陴，饬令固守。翌晨，恰自己巡城，一登城楼，俯视四面八方，统竖着敌军旗帜，葑门驻着徐达军，虎邱驻着常遇春军，娄门驻着郭兴军，胥门驻着华云龙军，阊门驻着汤和军，盘门驻着王弼军，西门驻着张温军，北门驻着康茂才军，东北驻着耿炳文军，西南驻着仇成军，西北驻着何文辉军，杀气腾腾，几无余隙。阅者至此，亦为胆落。弄得这位张大王，心烦意乱，不知所为，下城后，只命一班勇胜军，加意防守。勇胜军统是剧盗出身，每遇战斗，慓悍异常，士诚格外宠遇，统赏他银铠锦衣，并赐他美号，叫作十条龙。这十条龙恰是不弱，受命御敌，无不效死，因此徐达等昼夜环攻，不能得手。另遣俞通海带了偏师，往略太仓、昆山、崇明、嘉定诸州县，次第平定，还军缴令，见平江仍屹峙如故，不觉怒气填膺，当先扑城，谁知城上矢石，煞是厉害，攻了一时，身中数矢，痛甚乃还。徐达看他病剧，送回应天，数日而亡。吴王元璋，未免悲恸。且因平江围久未下，贻书士诚，许以窦融、钱俶故事，士诚不报。光阴易过，又是数月，士诚焦灼得很，竟遣徐义、潘元绍等，率勇胜军潜出西门，绕至虎邱，往袭常遇春营。遇春先已侦知，驰至盘门，与王弼联军截住。两军相会，你冲我突，良久未决。士诚复亲督锐师出援，来势甚猛，遇春麾下杨国兴战死，余众稍却。遇春拊王弼背道："君系著名猛将，能为我奋勇杀敌否？"王弼应声出马，挥着双刀，大呼入敌阵，敌众不觉辟易。遇春复乘势掩杀，竟将士诚部众，逼至沙盆潭，士诚连人带马，堕入潭中，几乎溺死。十条龙

统下水相救，及士诚登岸，十条龙已死了九条。想是龙王乏使，故一律招去。士诚肩舆还城，检点残兵，伤亡无数，竟捶胸痛哭起来。有何益处？忽有一客求见，愿陈至计。士诚召入道："你有何言？"客答道："公可知天数么？从前项羽喑呜叱咤，百战百胜，终为汉高所败，自刎乌江，天数难逃，可为前鉴。公以十八人入高邮，击退元兵百万，东据三吴，有地千里，南面称孤，不亚项羽，若能爱民恤士，信赏必罚，天下不难平定，何至穷困若此？"士诚道："足下前日不言，今日已不及了。"客复道："前日公门如海，子弟亲戚，壅蔽聪明，败一军不知，失一地不闻，内外将帅，美衣玉食，歌儿舞女，日夕酣饮，哪里防有今日？就使叩门入谏，公亦不愿与闻。"侃侃而谈，确中隐害。士诚喟然道："事成既往，尚有何说？"客复道："鄙见却有一策，未知公肯从否？"士诚道："除死无大难，果有良策，亦不妨相告。"客又道："公试自思，比陈友谅何如？友谅且兵败身丧，可知天命所在，人力难争。今公恃湖州，湖州失了，恃嘉兴，嘉兴失了，恃杭州，杭州又失了，今独守此地，誓以死拒，徒死何益？不如早从天命，自求多福。况应天已有书至，曾许公以窦融、钱俶故事，公即去王号，尚不失为万户侯，何得何失，愿公早自为计！"虽为说客，语亦甚是。士诚沉吟良久道："足下且退，容我熟图！"客乃退去。看官道此客为谁？乃是李伯昇遣来的说士。士诚踌躇达旦，决计不降，乃复率兵突出胥门，复被常遇春杀退。张士信督兵守城，又被飞炮击中头颅，立时身死。独熊天瑞死力抵御，因城中木石俱尽，甚至拆毁祠宇民居，作为炮料，连番击射。徐达令军中架木如屋，伏兵攻城，矢石不得伤。接连又是数日，方才攻破葑门。常遇春亦攻破阊门新寨，蚁附而进，守将唐杰、周仁、徐义、潘元绍等，抵敌不住，先后迎降。士诚尚收集余兵二三万，至万寿寺东街督战。那时大势已去，不到片时，已是纷纷溃散，士诚忙逃归内城。徐达等复乘势杀入，但见士诚宫中，猛腾烈焰，仿佛似雨后长虹，红光四映。小子有诗叹道：

群雄逐鹿肇兵争，坐失机谋国自倾。

成败相差惟一著，阖宫自毁可怜生。

究竟士诚宫内如何被火，且待下回说明。

陈理降而士诚不降，士诚似尚为硬汉。顾吾谓士诚之智，且出陈理下，陈理幼弱无能，且经乃父之败没，兀守危城，自知不支，虽衔璧乞降，犹得受封为归德侯，保全其母，不失富贵，友谅有知，应亦自慰。若张士诚以泰州盐侩，据有浙东，

拓及吴江，设能礼贤爱民，明刑敕法，则江南虽小，固可坐而王也。况乎朱、陈相竞，连岁交兵，彼为蚌鹬，我为渔人，宁不足以制胜？乃优柔寡断，内外相蒙，卒予朱氏以可乘之隙。至于兵败地削，孤城被围，齐云一炬，阖室自焚，妻孥且不保，亦何若长为盐侩之为愈乎？读本回，胜读《张士诚列传》，而笔势蓬勃，亦庄亦谐，尤足令人餍目。

第十三回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

却说张士诚宫中，有一座齐云楼，系士诚妻刘氏所居。士诚兵败，尝语刘氏道："我败且死，尔等奈何？"刘氏道："君勿过忧，妾决不负君。"至城陷，即命乳媪金氏，抱二幼子出室，驱群妾侍女登楼，令养子辰保，置薪楼下，放起火来。霎时间烈焰冲霄，把一座高楼，尽成灰烬；所有群妾侍女，统被祝融氏收去，刘氏即投环毕命。自死便了，何必将群妾侍女，尽付一炬？士诚独坐室中，左右皆散走，徐达命降将李伯昇，往劝士诚出降。伯昇径诣士诚室门，屡叩不应，至坏门而入，但见士诚冠冕龙裳，两脚悬空，也做了悬梁客。伯昇忙令降将赵世雄，解绳救下，士诚竟苏醒转来。何必复活。适值潘元绍亦至，再三开导士诚，士诚终瞑目无言。乃用旧盾载了士诚，舁出葑门，登舟送应天。士诚仍不食不语，奄奄待毙。到了龙江，仍然坚卧不起。众兵将士诚舁至中书省，由李善长晓臂百端，劝他归顺。士诚竟出言不逊，倔强何用？恼动了李善长，禀报吴王元璋，拟置诸死。吴王尚欲保全，哪知士诚乘人不备，竟自缢死。士诚起兵，在元至正十三年，至二十四年，自称吴王，二十七年，缢死金陵，由吴王元璋，给棺殓葬。降将多赦罪不问，惟叛将熊天瑞被执，枭首示众。吴会皆平，改平江为苏州府，吴王又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余皆进爵有差。

惟平江未下时，吴王曾遣廖永忠至滁州，迎韩林儿归应天，诸将以林儿到来，拟仍奉为帝，独刘基不可。嗣闻林儿至瓜步，竟尔暴卒，或说刘基密禀吴王，令廖永忠覆林儿舟，致遭溺毙，是真是假，也无从证实，但林儿本不足为帝，乘此死了，还算得时。吴王元璋，替他丧葬，然后除去龙凤年号，改为吴元年，立宗庙社稷，建宫室，订正乐律，规定科举。至平江已下，江东大定，乃分道出师，用正兵略中原，遣偏师徇南方。又是双管齐下。

先是元相脱脱，谪死云南。从脱脱贬死事，接入元廷略史，既回应第四回文字，且使阅者便于接洽。河北一带，多半沦没，幸察罕帖木儿起兵关陕，转战大河南北，平晋冀，复汴梁，定山东，灭贼几尽。吴王元璋，曾遣使致书察罕，与他通好，察罕留使不遣，只贻书作答。嗣察罕为降将田丰所杀，元廷以察罕养子王保保，代理军务。王保保即扩廓

帖木儿，率兵复仇，擒杀田丰，乃归还吴王使人，并致书劝吴王归元。元廷亦遣尚书张昶，航海至庆元，授吴王元璋为江西平章，吴王不受。扩廓智勇，不让乃父，惟与河南平章孛罗帖木儿，屡次构兵，牵动宫掖。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扩廓善，令调兵讨孛罗。孛罗即举兵犯阙，逐太子，幽二皇后奇氏。亏得威顺王和尚，阴结勇士，刺死孛罗，元廷少安。扩廓送太子还都，受封为河南王，总制诸道军马，代太子出师江南。不意关中四将军，抗命不服，四将军为谁？一名李思齐，一名张良弼，一名孔兴，一名脱列伯，彼此联盟，推李思齐为盟主，拒绝扩廓。扩廓怒不可遏，竟转旆西趋，与李思齐等力争，两下相持经年，元廷屡遣使和解，各不奉诏。授人以隙，大都由此。寻顺帝复特别赐谕，令扩廓专事江淮，扩廓必欲略定关中，然后南下，于是顺帝不悦。太子还都时，密谋内禅，与扩廓商议未协，亦怀隐恨。父子同忌扩廓，乃削他官职，夺他兵权，并由太子总统诸军，专备扩廓。看官！你想扩廓英年好胜，哪里肯受此屈辱，卸甲归田呢？当下占据太原，抗命不臣。顺帝正拟调兵进讨，哪知应天一方面，已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北向进行，追溯前事，简而不陋。并驰檄齐、鲁、河、洛、燕、蓟、秦、晋间，其文道：

> 自宋祚倾移，元主中国，此岂人力？实乃天授。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夫君人者斯民之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礼义者御世之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及其后世，荒淫失道，加以宰相擅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也。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阻兵据险，互相吞噬，皆非人民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淝、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日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人民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尔民其听

之！

先是吴王元璋，与诸将筹议北伐事宜，常遇春谓当直捣元都，吴王不以为然，谓宜先取山东，继入河南，进拔潼关，然后往攻元都，令他势孤援绝，自然易下。再西向云中、太原，进及关、陇，以期统一。戕其手足，方及元首，的是胜算。下文进兵次序，俱括在内。于是诸将称善，即由徐达、常遇春统着重兵，由淮入河，向山东进发。达等去讫，又命汤和为征南将军，吴桢为副，率常州、长兴、宜兴、江淮诸军，讨方国珍，胡廷美亦为征南将军，廷美即廷瑞，见第九回。因避元璋字，故改瑞为美。何文辉为副，率师攻闽，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张彬，率武昌、荆州、潭、岳等卫军，由湖广进取广西，从两路中分出四路。小子不能并叙，只好依着战胜的次序，陆续写来。

方国珍自通好应天，尝遣使贡献方物，及吴王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相角逐，他复乘隙略地，据有濒海诸郡县，吴王遣博士夏煜、杨宪往谕国珍，国珍答语，多半支吾。吴王恨他反复，进兵温州，国珍又使人谢过，且诡称俟克杭州，便当纳土。至杭州已平，国珍据土如故，吴王乃致书责问，并征贡粮二十万石，国珍置之不理。已而汤和、吴桢奉命南征，用舟师出绍兴，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坝通道，直至余姚，守吏李枢降，分兵攻上虞，亦不战而服，遂进围庆元。国珍方治兵守城，谁意院判徐善，已率父老，开城纳款，害得国珍孤掌难鸣，不得已带领余众，浮海而去。如此无用，何必倔强。汤和遂分徇定海、慈溪等县，得军士三千人，战船六十艘，银六千九百余锭，粮三十五万四千六百石，正拟航海追讨，闻吴王又遣廖永忠，自海道南来，遂出师与会，夹攻国珍。国珍遁匿海岛，尚望台、温二路，未尽沦陷，借为后援，乃迭接警耗，台、温诸地，也被吴王麾下朱亮祖，次第夺去。弟国瑛，子明完，俱赤着双手，遁入海来。至是穷蹙无策，怎禁得汤和、廖永忠的人马，又复两路杀到，仿佛搅海龙一般，气势甚锐，那时欲守无险，欲战无兵，惶急得什么相似。幸汤将军网开一面，遣人赍书招降，乃令郎中承广，员外郎陈永，偕至军前，献上铜印银印二十六方，银一万两，钱二千缗，又令子明完奉表称臣。其词云：

> 臣闻天无不覆，地无不载，王者体天法地，于人亦无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载之德旧矣，不敢自绝于天地，故一陈愚衷。臣本庸才，遭时多故，起身海岛，非有父兄相借之力，又非有帝制自为之心。方主上霆击电掣，至于婺州，臣愚即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将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余

润，而主上推诚布公，俾守乡郡，如故吴越事。臣遵奉条约，不敢妄生节目，子姓不戒，潜构衅端，猥劳问罪之师，私心战兢，用是令守者出迎，然而未免浮海，何也？孝子之于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臣之情事，正与此类。即欲面缚，待罪阙廷，复恐婴斧钺之诛，使天下后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将谓主上不能容臣，岂不累天地大德哉？迫切陈词，伏惟矜鉴！

吴王元璋，本怒国珍狡诈，意欲声罪加戮，及览表，见他词旨凄惋，情绪哀切，录表之意在此，然亦无非喜谀耳。不觉转怒为怜道："方氏未尝无人，我亦何必苛求？"随即赐复书道："我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汝勿自疑，幸即来见！"国珍得书，乃率部属谒汤和营，和送国珍等至应天。吴王御殿升座，由国珍行礼毕，即面责道："汝何为反复，劳我戎师？今日来谒，毋乃太迟！"国珍顿首谢罪。亏他忍耐。吴王又问前日呈表，出自何人手笔？国珍答系幕下士詹鼎所草。吴王点首，遂命詹鼎为词臣，其余尽徙濠州，浙东悉平。后来吴王即真，厚遇国珍，赐第京师，又官他二子，国珍竟得善终，这是后话不题。国珍了。

且说汤和等既克国珍，遂由海道赴闽，接应胡廷美军。闽地为陈友定所据，友定福清人，起自驿卒，事元平寇，屡著功绩，元授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尝遣兵侵处州，为参军胡深所败。深进拔松溪，获守将陈子玉，入攻建宁，为友定将阮德柔所袭，马蹶被擒。友定颇加优礼，嗣为元使所迫，遂杀深。深有文武才，守处州五年，威惠甚著，及被执，天象告变，日中现黑子，刘基谓东南当失大将，已而果验。吴王闻报震悼，饬使赐祭，追封缙云郡伯。不没胡深，所以叙入。及胡廷美、何文辉等率兵南下，由江西趋杉关，先遣使赴延平，招降友定。友定怒杀使人，沥血酒中，与众酌饮，誓死不降。廷美闻知，督众猛进，陷光泽，克邵武，下建阳，直逼建宁。友定简选精锐，往守延平，留平章曲出，同佥赖正孙，副枢谢英辅，院判邓益等，以众二万守福州。汤和、吴桢、廖永忠等，扬帆出海，不数日，掩至福州五虎门，驻师南台。守将曲出等，领众出南门拒战，为汤和部将谢得成等击败，退入城中。汤和遂率兵围城，攻至黄昏，接着守将袁仁降书，愿开门纳师，以翌晨为约。待至黎明，果然南门大启，乘机拥入，曲出、赖正孙、谢英辅等皆遁去，邓益战死，参军尹克仁，赴水自尽，佥院伯铁木儿，杀妻妾及两女，纵火焚尸，复拔剑自刎。和入城后，抚辑军民，获马六百余匹，海船一百五艘，粮十九万余石，分兵略兴化及莆田等十三县，一律平定，遂鼓行而西。

适胡廷美、何文辉等，已克建宁，降守将达里麻及翟也先不花等，亦鼓行而南。两军相距，不过百里，延平大震，陈友定督师出城，遇汤和等驰至，一阵厮杀，友定军败退，汤和进薄城下，城中守将，复请出战。友定道："彼军远来，锐气方张，我若与战，徒伤吏士，不如以山为墉，以壑为堑，蓄利器，饱士马，与他久持，看他如何胜我？"计非不善，但如公太褊急何？诸将乃唯唯听命。友定率诸将登城，日夜勒吏士击刁斗，披甲兀立，不得更番休息，亦不得交头接耳，违令立斩。于是兵吏多有怨声，部将萧院判、刘守仁，偶有违言，友定大怒，杀萧院判，夺守仁兵，守仁缒城出降，士卒亦多遁去。会军器局被火，城中炮声震地，汤和等知有内变，蚁附上城，城遂破。友定呼谢英辅等，入与永诀道："公等自为计，我当为大元死，誓不降敌。"英辅含涕而出，与鲁达花赤官名见上。白哈麻，着了朝服，自经而死。友定坐省堂，仰药自尽。赖正孙等出降。汤和等既入城，抚视友定，尚有微温，遂令人将他舁出，至水东门外，天大雷雨，友定复苏。其子名海，自将乐驰谒军门，愿与父共死，遂由汤和遣使，把他父子并解应天。吴王面诘道："元室将亡，你为谁守？你害我胡将军，又杀我使人，凶暴太甚，今被擒至此，尚有何说？"友定厉声道："要杀便杀，何必多言？"吴王乃命卫士，将他父子牵出，枭首市曹。小子有诗赞友定道：

王师南下奋貔貅，大将成擒八闽休。

父既捐躯儿亦死，忠臣孝子足千秋。

友定既死，汀、泉、漳、潮诸郡，相继归降，闽地悉平。闽事亦了。还有杨璟一路偏师，俟至下回交代。

张士诚之死，与陈友定之死，死等耳，而士诚不能为义士，友定恰可为忠臣。士诚始叛元，继复降元，又继复叛元，反复无常，一盗窃所为，被虏不食，自经而死，何足道乎？友定则始终事元，至于兵败身虏，誓死不降，应天入对之言，尚凛凛有生气，谓非忠臣不得也。若方国珍之束手归降，乞怜金陵，以视士诚且不若，遑论友定？篇中依事叙述，各具身份，至插入北伐一段，叙及元朝诸将，寥寥数语，亦寓抑扬。阅者于词旨中窥之，皮里阳秋，昭然若揭矣。

第十四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

却说杨璟、周德兴、张彬等，自湖广出师，南达永州，守将邓祖胜拒战，当即败退，元全州平章阿思兰赴援，亦被击走。祖胜敛兵固守，璟分营筑垒，就西江造了浮桥，渡兵攻城。计历数旬，城中食尽，祖胜仰药死，永州遂下。复由周德兴、张彬移攻全州，平章阿思兰遁去，全州亦陷。时廖永忠等已平闽地，奉吴王命，会同赣州指挥使陆仲亨，进掠广东，元左丞何真，遣都事刘克佐，缴上印章，并籍所部郡县户口，甲兵钱谷，奉表归附。吴王闻报，称他保境息民，令永忠好生看待，视作汉窦融、唐李勣一般，且特令乘传入朝。永忠至东莞，何真出迎，永忠即传着主命，待以殊礼，遣使与偕，同赴应天，自率兵进广州。元参政邵宗愚诈献降书，被永忠察觉，乘夜往袭，擒住宗愚，立命斩讫。嗣复会集朱亮祖军，径入梧州，击死元吏部尚书普颜帖木儿，进次藤州，守将吴镛出降。亮祖复分兵西进，所向皆捷，连破浔桂郁林。元海南海北道元帅罗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帅陈乾富等，均望风纳款，情愿输诚。只杨璟、周德兴、张彬等，自永州进攻靖江，数旬不下。朱亮祖亦领兵往会，各驻象鼻山下，四面围攻，仍然未克。杨璟愤极，令将西江濠水，一律放干，从濠中筑起土堤，通城北门，然后誓师猛扑，一鼓登城。惟内城兀守如故，元平章也儿吉尼，驱兵出战，大败而回。万户皮彦高、杨天寿，被杨璟部将胡海擒住，璟优待彦高，命至城下招降。城中总制张荣，与彦高善，遂用书系矢，射入璟营，约以是夜出降。俟至二鼓，荣又遣使裴观，缒城出见，杨璟即给白皮帽百余，俾作标识，以免误杀。裴观还城，即于四鼓后启宾贤门，纳杨璟军。元平章也儿吉尼，走投无路，窜至伏波门，适遇朱亮祖等杀入，略一交手，便被擒去。先是张彬攻城，为守将所诟，彬大愤，至是入城，欲将兵民一概屠戮，亏得杨璟下令，不准妄杀一人，彬无可如何，只得罢手，归美杨璟，意在尚仁。众心乃安。嗣是移师郴州，降两江土官黄英、岑巴延等，廖永忠亦遣指挥耿天璧，攻破宾州、象州，元平章阿思兰，偕子僧保，赍印归诚。两广大定，杨璟等振旅而还，是年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即明太祖洪武元年。特别点醒，划分朝代。

自方国珍降顺后，李善长等复奉表劝进，吴王不允，表至三上，乃命具仪以闻。李善长等便参酌成制，定了一篇宜古宜今的大礼，呈上吴王察阅。吴王略加损益，乃由太史令刘基，择定吉日，准于戊申年正月

四日即皇帝位，国号明，改元洪武。先期三日，筑坛南郊，一应礼仪俱备。吴王复命群臣，斋戒沐浴，至期同赴南郊，先祭天地，次及日月星辰、风云雨雷、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诸神。坛下鼓乐齐奏，坛上香烟缭绕，当由吴王亲自登坛，行祭告礼。旁立太史令刘基，代读祝文道：

> 洪武元年岁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天下大元帅皇帝臣朱元璋，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天神地祇之灵曰：天地之威，加于四海，日月之明，昭于八方，云雷之势，万物咸生，雨露之恩，万民咸仰。伏以上天生民，俾以司牧，是以圣贤相承，继天立极，抚临亿兆。尧舜相禅，汤武吊伐，行虽不同，受命则一。今胡元乱世，宇宙昏蒙，四海有蜂虿之忧，八方有蛇蝎之祸。群雄并起，使山河瓜分，寇盗齐生，致乾坤弃灭。臣生于淮河，起自濠梁，提三尺以聚英雄，统万民而救困苦。托天之德，驱一队以破肆毒之东吴，仗天之威，连千艘以诛枭雄之北汉。因苍生无主，为群臣所推，臣承天之基，即帝之位，恭为天吏，以治万民。今改元洪武，国号大明，仰仗明威，扫尽中原，肃清华夏，使乾坤一统，万姓咸宁。沐浴虔诚，齐心仰告，专祈协赞，永荷洪庥。尚飨！

祝毕，吴王率群臣拜跪如仪。是日天宇澄清，风和景霁，氤氲香雾，缥缈祥辉，与连朝雨雪，阴霾的气象，迥不相同。人人说是景运休征，昇平豫兆。冠冕堂皇。祭毕下坛，李善长率文武百官，都城父老，扬尘舞蹈，山呼万岁。五拜三叩首毕，吴王引世子及诸王子，文武群臣，祭告宗庙。追尊高祖考曰玄皇帝，庙号德祖。尊祖考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考曰淳皇帝，庙号仁祖。妣皆皇后。礼成返跸，升殿受群臣朝贺，并命刘基奉册宝，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仍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诸功臣皆进爵有差。自是明室肇基，帝位已定，史家称他为明太祖，小子也要改称了。

太祖罢朝还宫，语马后道："朕起自布衣，得登帝位，外恃功臣，内恃贤后，每忆从前与郭氏同居，备尝艰苦，若非皇后从中调停，日贮糗糒脯修等物，济朕匮乏，朕亦安有今日？芜蒌豆粥，滹沱麦饭，时记于心，永久不忘。他如为朕司书，为朕随军，为朕亲缉甲士衣鞋，种种劳苦，不胜枚举。古称家有良妇，犹国有良相，今得贤惠如后，朕益信古语不虚了。"不忘贤后，固所宜然。较诸唐明皇之长生殿，情景不

同。马后道："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后来明太祖薄待功臣，已为马后瞧破。太祖道："唐有长孙皇后，尝谏太宗不忘魏徵，卿亦可谓媲美古人呢。"马后道："妾何敢上比古人。"太祖道："卿无父母，尚有宗族，朕当访召入朝，悉加爵秩，何如？"马后叩谢道："爵禄所以待贤，不应私给外家，妾愿陛下慎惜名器，勿徇私恩！"至理名言。太祖点首。

是夕无事，越宿视朝，颁即位诏于天下，追封皇伯考以下皆为王，又封后父马公为徐王，后母郑媪为王夫人，修墓置庙，四时致祭。越月丁祭，祀先师孔子于国学，用太牢。又越数日，诏衣冠悉如唐制，令群臣修女诫，戒后妃毋预政，征天下贤才为守令，命四方毋得妄献。所有兴利除弊诸事宜，次第增损，笔难尽述。

且说徐达、常遇春等，引兵入山东，至沂州，致书义兵都元帅王宣，谕令速降。王宣扬州人，曾为司农掾，治河有功，命为招讨使。寻从元平章也速复徐州，授为都元帅。宣子名信，亦随察罕帖木儿破田丰，以功叙官，令与乃父同镇沂州。信得达书，一面遣使犒军，一面奉表应天。太祖即命徐唐臣至沂州，授信江淮平章政事，令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哪知王信意在缓兵，并不是真心降顺。他却密往莒、密募兵，拟来袭击明师。至唐臣到后，信尚未返，宣乃佯为迎入，使居客馆，夜间调兵兴甲，为劫使计。幸亏唐臣预先防备，易装走脱，潜入达军，达即命都督冯胜，即冯国胜。率师急攻，胜开坝放水，灌入城中，宣料不能支，乃开门迎降。达令宣作书招信，遣镇抚孙惟德驰往，反为所杀。于是达责宣反复，将他枭首，王信走山西。峄州赵蛮子，莒州周黼，海州马骊，及沭阳、日照、赣榆诸县，俱相率来降。转攻益都路，元宣慰使普颜不花，力战不支，与母妻诀别，出城鏖斗，卒为明军所擒，不屈被杀。元总管胡濬，知院张俊，皆自尽。普颜不花妻阿鲁真，亦抱了子女，同入井中。夫死忠，妻死节，元季人物，应首屈一指了。阐扬忠义。由是下东平，降东阿，拔济南，陷济宁，取莱阳，各路守将，不是闻风遁去，便是解甲投降。太祖又遣汤和修造海舟，接济北征军饷，并命康茂才再率万人，援应北征军，兵多粮足，威焰尤盛。常遇春分兵克东昌，元平章申荣自缢，徐达引兵徇乐安，元郎中张仲毅投诚。山东全境，尽为明有。

达乃移军入河南，与遇春会师并进。湖广行省平章邓愈，亦受命为征戍将军，率襄、汉军略南阳，遥应达军。达克永城、归德、许州，直入陈桥，元汴梁守将李克彝，联络左君弼、竹昌等，互为犄角，力抗明

师。左君弼本庐州盗魁，应第五回。受元廷招抚，驻兵河南，李克彝令守陈州，声势颇也不弱。太祖闻知，拘住君弼母妻。一面遣使致书道：

> 曩者兵连祸结，非一人之失，予劳师暑月，与足下从事，足下乃舍其亲而奔异国，是皆轻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今足下奉异国之命，与予接壤，若欲兴师侵境，其中轻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乃足下邱陇之乡，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父母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复得。足下能留意，盍幡然而来？予当弃前非，待以至诚，决不食言！

君弼得书未报，太祖又特遣使臣，送君弼母归陈州，母子相见，免不得有一番谈话。况明太祖虽拘他母妻，仍旧以礼相待，他母到了陈州，自然据实晓谕，就使君弼素性骁鸷，至是也感激流涕，便邀同竹昌，率所部诣徐达营，情愿归降。这是太祖权术动人。李克彝失了犄角，孤立无助，顿时弃城西走，徐达遂安安稳稳的收了汴梁城，留佥事陈德居守，自率步骑入虎牢关。至河南塔儿湾，元将脱目帖木儿，领兵五万，在洛水北岸列阵，旗帜整齐，刀矛森峙。常遇春怒马当先，左手执弓矢，右手执长枪，突入敌阵。敌军二十余骑，各执长戟，来刺遇春，遇春弯弓射箭，喝一声着，将他前锋射毙，余骑倒退。遇春麾动大军，奋力掩击，杀得敌军七零八落，东倒西歪。脱目帖木儿窜去，达遂进薄河南城下。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顾命要紧，也不管什么气节，只好送款军门，开城迎降。蒙族臣子，理应与城存亡，乃望风崩角，无乃非忠。笔诛之以声其罪。嵩、陕、陈、汝诸州，次第平定。

明太祖闻河南已平，乃亲至汴梁，会大将军徐达，谋取元都。达与遇春等，俱至行在谒见，由太祖慰劳毕，便议进取元都的计画。徐达道："臣自平齐、鲁，下河、洛，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详见上，后仿此。逡巡太原，观望不进，张良弼、李思齐等，局促西陲，毫无远略，元都声援已绝，就此进兵，必克无疑。"太祖携图指示道："卿言固是，惟北土平旷，骑战为先，今宜先选骁将，作为先锋，将军率水陆两军，作为后应，发山东粟米，充给馈饷，由秦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那时绝他外援，自然内溃，都城可不战即下了。"又语冯胜道："卿可发兵往取潼关，潼关得手，勿遽西进，且选将守关，阻他出来，尔即

回汴梁，声应大将军，毋得有误！”达与胜受命而出。胜即日出师，往攻潼关，元将李思齐、张良弼，已率师分遁关外，胜未至关，先遣健卒夜携火具，潜至良弼营前，放起一把火来，烧得营帐通红。良弼自梦中惊起，总道敌兵潜来劫营，立饬各兵披甲上马，出营迎战，谁知杀了一场，统是自家人马，连忙收兵，已伤亡了数百名，自知立营不住，退入关内。李思齐闻这消息，也惊慌起来，即移军葫芦滩。此之谓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两军迁移未定，那冯胜已率兵掩去，杀进潼关。思齐弃辎重，走凤翔，良弼也遁入鄜城去了。冯胜入关，引兵西至华州，守将多遁去。胜因奉太祖命，不得不中道辍回，调指挥于光、金兴旺等留守，自率军还汴梁。

太祖闻潼关得手，北伐军已无后虑，乃自回应天，命徐达等进取元都，以毋妄杀人为约。达遂檄都督同知张兴祖，平章韩政，都督副使孙兴祖，指挥高显等，调集益都、济宁、徐州诸军，会集东昌，规定计画，分道徇河北地，连下卫辉、彰德、广平，进次临清，获元将李宝臣，都事张处仁，用为向导。使傅友德带着轻兵，开陆路，通步骑，顾时浚河通舟师，水陆并进，直抵长芦，元守将左佥院遁去。达分兵下德州、青州，复会师进达直沽，得海舟七艘，用架浮桥，借通人马。常遇春、张兴祖等，各率舟师沿河而进，步骑遵陆而前，元丞相也速防御海口，未曾交战，部众先奔，也速也只好遁去。达又进兵通州，立营河东岸，遇春立营河西岸，诸将欲乘锐攻城，指挥郭英进言道：“我师远来，敌军居守，劳逸相殊，不宜急攻。何若乘其不意，掩击为是。”翌晨，天忽大雾，四面阴霾，英用千人伏道旁，自率精骑三千，直抵城下。元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率敢死士万余名，张两翼而出。英与战数合，佯作败走状，卜颜帖木儿率兵来追，中途遇伏，被他截作两橛。郭英又转身杀来，卜颜帖木儿猝不及防，由英挺手中枪，刺坠马下，当经英军缚住，牵了过去。元军没了主帅，哪个还敢争锋，顿时大溃。英乘胜追杀，斩首数千级。及收兵回来，统帅徐达，已引兵入城，擒住的卜颜帖木儿，已枭首悬竿，号令军前。休息三日，复出师进捣元都，不意元顺帝已先出走，只有淮王帖木儿不花，及左丞相庆童等，尚是留着。小子有诗叹元顺帝道：

彼昏日甚太无知，都下沦胥悔已迟。

争说蒙儿好身手，昔何强盛后何衰。

未知元都如何被陷，容至下回续详。

南方戡定，而明祖称帝，天道后起者胜，诚非虚言。且有史以来，得国之正，首汉高，次明祖，汉高时尚有吕后，不无遗憾，明祖则得耦马氏，聿著徽音。终明之世，无宫壶浊乱事，殆较汉代而上之矣。本回插入马后一段，所以表扬妇德，不敢没美也。至如徐达之北征，皆由庙算所定，告捷成功，事事不出明祖之所料，有明祖之雄才大略，始能拨乱世，反之正，且始终以不嗜杀人为本，其卒成大业，传世永久也宜哉！若元顺帝之致亡，吾无讥焉。

第十五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

却说元顺帝闻通州被陷，惶急异常，亟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及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准备北行。左丞相失烈门，及知枢密院事黑厮，宦官伯颜不花进谏道："陛下宜固守京都，臣等愿募集兵民，出城拒战。"顺帝道："孛罗扩廓，屡次构乱，京中守备，空虚已久，如何可守？"伯颜不花大恸道："天下是世祖的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轻去？"顺帝道："今日岂可复作徽、钦？朕志已决，毋庸多言！"伯颜不花再三泣谏，顺帝拂袖还宫。到了黄昏，召淮王帖木儿不花，及丞相庆童入内，嘱令淮王监国，庆童为辅。两人受命趋出，遂于夜半三鼓，开建德门，挈后妃太子北去。徐达率着明师，进薄齐化门，将士填濠登城而入，达亦上齐化门楼，擒住元淮王帖木儿不花，及左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失朴赛不花，右丞相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劝令归降，皆不从，一律处斩，宦官伯颜不花，先已自尽，元宣府镇南威顺诸王子六人，亦为明军所擒。达遂封府库图籍宝物，用兵守故宫殿门，不准侵入。宫人妃主，令原有宦侍护视。号令士卒，秋毫无犯，人民安堵，市肆不移。于是遣将赴应天告捷，一面命薛显、傅友德、曹良臣、顾时等，率兵分巡古北诸隘口，一面令华云龙经理故元都，增筑城垣，专待太祖巡幸。是段为元亡之结束。

太祖闻报，下诏褒奖北征军，且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并订定六部官制，各设尚书侍郎等官。先是明初官制，略仿元代，立中书省，总天下吏治。置大都督府，统天下兵政。设御史台，肃朝廷纲纪。至是改立六部，定为吏、户、礼、兵、刑、工等名目。后来胡惟庸伏法，复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为副。复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统属兵部节制，权力远不如前。并增设都察院，统辖台官，这是后话慢表。叙述明初官制，以便阅者考核。

且说太祖以元都既定，启跸北巡，留李善长与刘基居守，自率文武百官，渡江北行。雨师洒道，风伯清尘，遥望六龙，相率额手。沿途所经，蠲免逋赋。既至北京，御奉天门，召元室故臣，询问元政得失。故臣中有一文吏，姓马名昱，顿首道："元得国以宽，失国亦以宽。"太祖道："朕闻以宽得国，不闻以宽失国。元季君臣，日就淫佚，驯至沦亡，是所失在纵弛，并非由过宽所致。圣王行政，宽亦有制，不以废事

为宽；简亦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总教施行适当，自可无弊。”马昱之言，不能无失，明祖之言，恐亦未能实践。马昱惭谢而退。太祖又令放元宫人，免致怨旷。此外一切布置，概如徐达所定。当下命徐达、常遇春出师取山西，副将军冯胜，偏将军汤和，平章杨璟，随军调遣，太祖自还南京。

达受命西征，分道并进。常遇春攻下保定、中山、真定等处，冯胜、汤和、杨璟等，下怀庆，越太行，取泽潞，将逼太原。元将扩廓帖木儿，遣麾下杨札儿，来攻泽州，与杨璟、张彬等相遇于韩家店。两阵对圆，刀枪并举。杨璟、张彬等藐视元军，只道他没甚能力，一鼓便可击退，哪知杨札儿很是骁悍，部下又统经百战，个个拼命争先，战了多时，非但击不退元军，反被他冲动阵势，禁遏不住，只好一同败下，一骄便败。连忙禀报大将军。大将军徐达，调都督副使孙兴祖，佥事华云龙，出守北平，自率大军趋太原。途次闻元顺帝赦扩廓罪，还他原官，令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来攻北平。当下集诸将会议，诸将或禀请回援，徐达道：“北平重地，有孙都督等扼守，定能抵敌得住，此次王保保全师远出，太原必虚，我军如乘他不备，直抵太原，倾他巢穴，他进无可战，退无可依，在兵法上，所谓批吭捣虚的计策，就使他还救太原，已是不及，那时进退失利，必为我所擒了。”计议已定，遂引兵径进。果然扩廓还兵自救，前锋万骑突至，差不多有排山倒海的声势。这边傅友德、薛显，两骑并出，指麾健卒，与他酣斗一场，方才把他击退。扩廓扎营城西，兵约数万，郭英登高遥望，返报遇春道：“敌兵虽多，不甚整齐，立营虽大，不甚谨饬，请乘夜踹营，当可决胜。”遇春入语徐达，达亦以为然。正筹画间，忽报扩廓营中，有密使赍书至此。当由达开缄览毕，退入帐后，写好复书；遣使去讫。随即升帐调兵，陆续出发。是夜天气阴晴，薄云四布，将及三鼓，郭英率精骑三百人，蹑至敌营附近，一声炮响，四面纵火，红光炎炎，不殊晓日。遇春也统着大队，鼓噪前进。敌营里面，也有一队人马，呐喊出来。两边相见，并不厮杀，反传了一声暗号，引着明军，扑向主营而去。故作疑阵。扩廓帖木儿方燃烛坐帐中，使两童子捧书侍立，正拟接书展阅，忽闻营外喊杀连天，料知内外有变，急忙推案而起，连靴子都不及穿齐，赤着一脚，跑出帐外，跨上一匹劣马，举鞭乱敲，觅路北遁，手下只有十八骑随去。遇春等杀入营帐，营中已纷纷溃乱，经遇春下令，降者免死，于是相率弃械，跪降马前。共得兵四万人，马四万匹。看官听着！这扩廓也是有名大将，难道强敌在前，全不防备？况他至三鼓以后，尚燃烛看书，明明不是个糊涂人物，为何明军劫营，慌急到这般情形呢？原来扩廓部下，有一将名豁鼻马，默睹元运已终，明祚方盛，早

有率众归降的意思，且闻徐达虚心下士，不杀降人，越觉投诚心亟，因此背了扩廓，暗中递书徐达，愿为内应。达即复书相约，互通暗号，所以得手如此容易。叙明原因。扩廓既遁，太原自下，徐达又乘势收大同，分遣冯胜等徇猗氏、平阳诸县，擒元右丞贾成、李茂等，榆次、平遥、介休，以次攻克，山西悉平。

太祖接着捷报，心中愉快，自不消说。倏忽间已是洪武二年，太祖亲定功臣位次，命在江宁西北鸡笼山下，建立功臣庙，已死的功臣，设像崇祀，未死的虚着坐位，共得二十一人，以大将军徐达为首。小子依史录述如下：

> 徐达字天德，濠州人。常遇春字伯仁，怀远人。李文忠字思本，盱眙人，太祖甥。邓愈虹人，初名友德。汤和字鼎臣，濠人。沐英字文英，定远人，太祖养子。胡大海字通甫，虹人。冯国用胜之兄，定远人。赵德胜濠人。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华高含山人。丁德兴定远人。俞通海字碧泉，濠人，徙于巢。张德胜字仁甫，合肥人。吴良定远人，初名国兴。吴桢良之弟，初名国宝。曹良臣安丰人。康茂才字寿卿，蕲人。吴复字伯起，合肥人。茅成定远人。孙兴祖濠人。

未几，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七人，配享太庙，并因徐达攻破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乃诏修元史，命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并征隐士汪克宽、胡翰、陶凯、曾鲁、高启、赵汸等十六人为纂修，阅六月书成。惟顺帝未有实录，又遣使往访遗事，于次年续修，不到几月，也即告竣。后人谓史多简率，不足征信，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徐达等既平山西，复奉命进图关陕，关中诸将，已推李思齐为统帅，驻兵凤翔。太祖尝遣使谕降，思齐不报，至是因大军将发，复贻书诏谕道：

> 前者遣使通问，至今未还，岂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与？抑元使适至，不能隐而杀之？若然，亦事势之常，大丈夫当磊磊落落，岂以小嫌介意哉？夫坚甲利兵，深沟高垒，必欲竭力抗我军，不知竟欲何为？昔足下在秦中，兵众地险，虽有张思道即张良弼。专尚诈力，孔兴等自为保守，扩廓以兵出没其间，然皆非勍敌。足下不以此时图秦自王，已失其机，今中原全为我有，向与足下为犄角者，皆披靡窜伏，足下以孤军相

持，徒伤物命，终无所益，厚德者岂为是哉？朕知足下凤翔不守，则必深入沙漠以图后举，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倘中原之众，以塞地荒凉，一旦变生肘腋，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坟墓所在，深思远虑，独不及此乎？诚能以信相许，幡然来归，当以汉窦融之礼相报，否则非朕所知也。

思齐得书，颇有降意，独思齐养子赵琦，不愿降明，劝思齐西入吐蕃，思齐乃迟疑未决。明大将军徐达，遂统兵入关，直捣奉元。张良弼正与孔兴、脱列伯等，分驻鹿台，为奉元援，忽闻明将郭兴，卷甲而来，不禁大惧，立即遁去。奉元守将哈麻图，弃城走盩厔，为民兵所杀。元西台御史桑哥失里，郎中王可，检讨阿失不花，三原尹朱春，俱抗节自尽。时关中苦饥，达奉太祖命，每户赈米二三石，民心大悦。遇春遂进攻凤翔，李思齐从赵琦言，径奔临洮。遇春遂入凤翔，徐达亦至，复会议进兵事宜。众将献议道："李思齐现走临洮，本应乘胜追杀，但张良弼尚据庆阳，良弼才智，不如思齐，庆阳地势，不如临洮，且先将庆阳夺来，再攻临洮未迟。"徐达道："诸君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庆阳城险兵悍，未易猝拔，临洮西通番戎，北界河湟，倘被思齐久踞，联外固内，将来根深蒂结，为患非浅。今乘他初往，蹙以重兵，思齐不西走，只束手就缚罢了。临洮既克，旁郡自不劳而下。"此谓避实击虚。于是众将称善，即留汤和守营垒，指挥金兴旺等守凤翔，自率兵度陇克秦州，下宁远，入巩昌。遣冯胜攻临洮，顾时、戴德攻兰州。兰州一攻即下，惟冯胜至临洮，李思齐尚欲固守，不意赵琦起了歹心，私窃宝货妇女，逃匿山谷间，思齐长叹数声，没奈何举城乞降。思齐尚如此，良弼更不足道，可见关中四将，俱不足恃。冯胜将思齐送至达营，达又命人送至南京，太祖却也优礼相待，并命为江西行省左丞。思齐不之官；留居京师。太祖又传谕军前，除饬常遇春还备北平外，余军令尽随大将军往攻庆阳。且谓张良弼兄弟多诈，即或来降，亦宜小心处置，勿堕狡计！徐达受命即行，出萧关，拔平凉。张良弼大惧，令弟良臣守庆阳，自奔宁夏。途次遇着扩廓军，被他活捉而去。良臣闻警，遂以庆阳降明军。徐达遣薛显入城，慰谕军民，良臣出迎道左，匍匐马前，非常恭顺。显入城慰谕毕，出屯城外。亏有此着，然亦未始非徐达所授。良臣骁捷善战，军中号为小平章，他本欲诱显入城，等到夜间，闭城劫杀，至显屯兵城外，计不得逞，乃于夜间潜开城门，领兵杀出。显率骑兵五千人，拼命抵拒，夜间昏黑莫辨，被良臣四面攒射，中了流矢，负创急奔，驰至达营。检阅兵士，已伤亡了一半，又失去了指挥张焕。达语诸将道："主上明见万里，今日事出意外，果如所言。但良臣困守一隅，终取败亡，我当与诸君共灭此獠！"诸将齐称得令。于是俞通源出

略西路，顾时出略北路，傅友德出略东路，陈德出略南路，达率诸将出中路，直趋庆阳，四面围住。良臣出兵挑战，被徐达麾军奋击，败入城中，一面遣人至扩廓处求援。扩廓时在宁夏，遣将韩札儿攻陷原州，为庆阳声援，达即遣冯胜出驿马关，御韩札儿。驿马关距庆阳三十里，冯胜驰至，闻韩札儿又陷泾州，忙星夜前进，途遇韩札儿军，一鼓击退，进至邠州，因札儿去远，方还屯驿马关。是时常遇春早至北平，偕偏将李文忠，驱兵北进，至锦州，击败元将江文清，入全宁，又败元丞相也速，进攻大兴州，守将又遁。一路马不停蹄，径达开平。元顺帝自燕京出走，正在开平驻扎，闻明军复至，又仓皇遁去。遇春追奔数十里，擒斩元宗王庆生，及平章鼎珠等，降将士万人，得车万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蓟北悉平，乃还军。

遇春拟驰回庆阳，协攻张良臣，不防到了柳河州，竟遇暴疾，霎时间全体疼痛，连从前医愈的箭创，也无端溃裂起来。那时自知不起，亟召李文忠入帐，嘱托军事，与他永诀。

正是：

北虏已熸臣力竭，西征未捷将星沈。

未知遇春性命如何，且至下回分解。

本回总旨，在叙扩廓、李思齐事。扩廓、李思齐，皆元室大将，一则驻兵太原，遇敌劫营，仓猝惊溃，一则称长关中，闻敌即退，穷蹙乞降。始何其悍？终何其衰？得毋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者耶？张良弼辈，更出思齐下，良臣虽悍，困守庆阳，已同瓮鳖。晋、冀下而秦、陇去，虽有鲁阳，不克返戈。然原其祸始，莫非自离心离德之所致也。观元室之所以亡，益知涣群之获咎，观明祖之所以兴，益信师克之在和。

第十六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枭擒雏南京献俘

却说常遇春偶罹暴疾，将军事嘱托李文忠，复与诸将诀别，令听文忠指挥，言讫即逝。寿仅四十岁。遇春沈鸷果敢，善抚士卒，陷阵摧锋，未尝少怯，虽未习书史，用兵却暗与古合。自言能将十万众，横行天下，所以军中称他为常十万。大将军徐达，年齿比遇春尚轻二岁，遇春为副，受命惟谨，尤为难得。太祖闻报，不胜悲悼，丧至龙江，用宋太宗丧赵普故事亲往祭奠，赐葬钟山原，赠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配享太庙。明室功臣，首推徐、常，故于死事后，叙述较详。诏命李文忠代遇春职，趋会徐达师，助攻庆阳。文忠行至太原，由巡卒走报，元将脱列伯等，围攻大同，文忠语左丞赵惟庸等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总教有利于国，专擅何妨？目今大同被攻，正宜急救，若必禀命后行，岂不失机？"惟庸等皆以为然，遂由代郡出雁门，至马邑，猝遇元平章刘帖木儿，率游骑数千掩至，当即迎头痛击，杀败敌众，并将刘帖木儿，亦擒了过来。再进至白杨门，拿住黠寇四天王。因天色将晚，雨雪纷飞，乃拟择地安营。营既下，下雪愈大，漫山皆白，文忠却未敢休息，引着数骑，入山巡察。走了一转，觉山前山后，雪地上似有行人踪迹，便策马回军，麾众前行五里，才阻水立寨。诸将莫名其妙，未免私议。文忠召诸将入帐道："我看山上雪径分明，定有伏兵出没，前地立营，定多危险，今移驻此地，稍觉安稳。但亦须严装待着，静候号令，如有妄动等情，军法具在，莫怪无情！"初任统帅，不得不先行晓谕。诸将唯唯听命。果然到了夜半，敌兵大至，文忠下令营中，只准守，不准战。至敌兵近前，见营门紧闭，呐喊了好几次，并不见有接战的兵马，再拟上前冲突，哪知梆声一发，炮矢如飞蝗般射来，敌兵队里的主帅，就是脱列伯，料知营中有备，麾兵渐退。未几鸡声报晓，晨光熹微，文忠令将士蓐食秣马，先发两营挑战。饬令奋斗，不得少却，自在营中静待消息。脱列伯军，正在晨炊，突见明军到来，不遑朝餐，即上马迎敌，自寅至辰，两下相搏，未分胜负。探马因元军甚盛，恐众寡不敌，屡来报知文忠，意欲请他援应，文忠仍夷然自若，并不发兵。胸有成竹。未几日过已牌，雪已初霁，澹澹的露着阳光，景色如绘。文忠陡然出帐，上马先驱，引着两翼大兵，驰入敌阵。至此才知妙计。元军已有饥色，正在勉强支持，怎禁得一支生力军，如泰山压顶一般，包抄过来，此时欲战无力，欲走无路，个个惊惶失措，就是这位脱列伯，也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楚。方拟杀条血路，向北遁

走，哪知文忠跃马上前，一枪刺来，正中脱列伯马首，顿时马蹶前蹄，脱列伯随马仆地，明军一拥而上，把脱列伯擒捉而去。余众见主将被擒，自然无心恋战，纷纷下马乞降。文忠命即停刃，收集降卒，约得万余，马匹辎重，不计其数。当下返营，召入脱列伯，亲为解缚，与他共食，脱列伯感激不置。后来被解至京，太祖亦命释缚，赐他冠带衣服，且语群臣道："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况朕不逮尧舜，何必复念前嫌？"自是脱列伯安居南京，以禄寿终。还有孔兴一人，本与脱列伯偕攻大同，及脱列伯被擒，孔兴走绥德，为部将所戕，携首降明。元顺帝时走和林，得此消息，不禁叹息道："天命已去，无可为矣。"不怨己而怨天，是为亡国之君。原来脱列伯等攻大同，本受元主命令，经此挫折，乃不敢再行南向，忧忧闷闷的过了一年，竟尔病逝，事见下文。

且说李文忠既定大同，拟驰赴庆阳，途中接到捷音，得知庆阳已下，乃禀请行止，静待后命。这庆阳攻克的情形，小子也不能不表白一番。张良臣悍鸷绝伦，且有养子七人，各善用枪，人呼为七条枪。当时张良弼麾下，有一骁将绰号金牌张，为军中冠，自有良臣七个养子，军中又相语道："不怕金牌张，只怕七条枪。"良臣恃此七人，所以不肯屈服。且因庆阳城高险，上有井泉，可以据守，又倚扩廓为声援，贺宗哲、韩札儿为羽翼，姚晖、葛八为爪牙，满望就此胜敌，徐图恢复。徐达围攻数月，恰也一时难下，惟每日鼓励将士，严行攻守。良臣屡出突围，东门被顾时击却，西门被冯胜杀退，遣人赴宁夏求援，又被明军缉获，弄到粮汲俱穷，兵民俱困，不得已登城乞降。徐达以他反复无常，不肯应允。可怜良臣计穷力竭，援绝食空，甚至杀人煮汁，和泥为食，勉强充腹救死。姚晖等知事不济，私下开门纳降。达勒兵自北门进去，良臣与养子七人，已是饿惫不堪，无力再战，没奈何投入井中。达军倒戟而出，缚至达前，由达数责罪状，立命推出斩首。良臣父子八人，只好伸颈就戮。七条枪变作七条鬼了。先是元将贺宗哲阴援良臣，入寇凤翔，金兴旺死力抵御，宗哲不能入，及庆阳已下，宗哲引退，徐达遣顾时、薛显、傅友德等，往追不及，乃引军还。谁意宗哲转掠兰州，警报迭至达营，又由达遣冯胜往击，宗哲遁去，于是奏凯班师，留冯胜总制军事。达南还后，扩廓乘虚袭兰州，明指挥张温，为兰州守将，整兵迎战，扩廓兵少却，温敛兵入城，扩廓复进兵合围，绕城数匝。巩昌守将于光，率兵往援，至马兰滩，遇伏马蹶被擒，至兰州城下，令呼张温出降。光大呼道："我不幸被执，大兵即至，公等但坚守好了。"敌兵怒披光颊，遂遇害。城中守御益固，冯胜亦发兵往援，扩廓知不能下，卷旆引去。太祖闻知，赠恤于光，擢张温为都督佥事，一面下令北征，仍命徐达为大将军，李文忠、邓愈为左副将军，冯胜、汤和为右副将军，于

洪武三年正月，冯𤋮出发。

临行时，太祖问诸将道："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犯我兰州，日夕图逞，不灭不已。卿等出师，何处为先？"诸将道："保保屡寇边疆，无非因元主犹在，有心翊助，若我军直取元主，保保自然失势，可以不战而降。"太祖道："王保保方率兵寇边，正应出师往讨，若舍了保保，直取元主，是忽近图远，不能算作善策。朕意拟分兵两道：一令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直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将军出居庸关，入沙漠，追袭元主，使他自救不暇，方可得胜。这就所谓一举两得呢！"诸将共称妙计，遂各分道而行。

太祖又爱扩廓才，意欲招他来降，又遣李思齐持书往谕。思齐与扩廓有仇，太祖宁不知之？此时令往谕降，亦有借刀杀人之意。思齐不敢违命，硬着头，出使宁夏。扩廓却以礼相待，惟说及招降二字，独毅然不答，寻遣骑士送思齐还，至塞下，语思齐道："主帅有命，请留一物为别。"思齐道："我远来无所赍送，奈何？"骑士道："珍玩财宝，我主帅并无所爱，但爱公一臂，幸乞相赠！"欲取思齐之臂，是嫉他不以臂助，扩廓之意如见。思齐知不可免，遂拔出佩剑，自砍左臂，臂断血流，竟致晕倒。痛哉痛哉！骑士替他裹创，并敷以药，至思齐苏醒，即拾起左臂，作别上马去了。思齐负创归来，见过太祖，不数日即报毙命。最不值得。徐达闻扩廓不肯受诏，兼程疾进，直抵安定。扩廓退屯车道岘，达遣左副将军邓愈，步步进逼，步步立栅。扩廓复退驻沈儿峪，两军隔沟立垒，一日数战，彼此戒严。明左丞胡德济，即大海子。扎营东南，时至夜半，突闻营外火起，仓猝不知所为，一营大乱，元军乘势杀入，亏得徐达自督亲兵，前来相救，才将元军杀退。原来扩廓夜遣千余人，从间道逾沟，潜劫德济营，德济未及防备，几致陷没。至徐达出援后，立传德济入帐，责他怠弛，喝令左右将他绑下，并语诸将道："德济违律当斩，念他是功臣后裔，权寄头颅，械送京师，请皇上自行发落便了。"言毕，又饬拿德济部将，自赵指挥以下将校数人，统行推出营外，一律正法。真是军令如山。诸将不敢请恕，大家瞠目伸舌，震悚异常。次日整众出战，全军争奋，片刻逾沟，扩廓尚未成阵，明军早已杀到，亮晃晃的大刀，威棱棱的长枪，泼刺刺的硬箭，一齐都至，仿佛似电掣雷轰，无人敢当。元郯王、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都纷纷落马，被明军生擒活捉，扛抬而去。扩廓知不能支，忙挈妻子数人，落荒遁去，慌忙中不及辨路，狂奔了一日夜，但闻流水声潺潺不绝，立足细看，原来已是黄河沿岸，待要过河，恨无船只，正踌躇间，只听后面喊声又起，不

禁叹道："前阻大河，后有追兵，真天绝我了。"言未已，忽见上流有一段浮木，随水漂来，长约数丈，大可十围，不觉转悲为喜，忙率妻子跨上浮木，将手中所持的方天戟，当了篙桨，飞摇而去。后面追赶的兵将，正是明都督郭英，望着河边，寂无一人，只道他奔入宁夏，还是觅路穷追，及到宁夏相近，仍然杳无踪迹，方才回军。哪知扩廓帖木儿，已奔投和林去了。这场大战，明军获得元将千余人，士卒八万余人，马万余匹，骆驼驴畜，亦差不多有二万余只，遂进克淝州，入连云栈，攻下兴元。邓愈亦自临洮进克河州。可见兵贵有律，亦贵作气。惟都督孙兴祖，率孤军出五郎口，猝遇敌军，力战身死。奏报南京，由太祖追封为燕山侯。胡德济械送至京，太祖念大海功劳，不忍加罪，立命释放，只传谕徐达道："将军欲效卫青不杀苏建故事，难道不闻穰苴立诛庄贾么？且将军在军中，执法如山，不妨立诛，今械送来京，朕且念他前功，不忍正法。自今以后，将军休得姑息，轻纵法度！"太祖此言，仍以权术待人。达将此谕传示军中，将士益遵约束，不敢怠慢，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李文忠出居庸关，降服兴和，进兵察罕诺尔，擒元平章祝真，入骆驼山，击走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等，乘胜捣开平。元平章上都罕等，惊得什么相似，无可设法，只得把开平图籍，双手捧献，乞降军前，会闻元顺帝病殁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秩序未定，遂乘隙进兵，倍道往赴。元嗣主爱猷识理达腊迭接警报，哪里还敢抵当？忙带同嫡子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宫娥，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开城出走，不防明军前锋已到，竟将他一班人众，截作两段。元将百家奴、胡天雄等，保着爱猷识理达腊拼命北走，剩下买的里八剌等，生生被明军擒去。应昌没有主子，自然被陷，李文忠率军径入，搜得宋、元玉玺、金宝玉册、镇圭、大圭、玉斧等物，并驼马牛羊无算。又麾兵追元嗣主，直至北庆州，未及乃还。道出兴州，遇元国公江文清，战不数合，即将他擒住，降兵卒三万多人，至红罗山，又降杨思祖部众万余人，当下遣使告捷，并押解买的里八剌等至南京。太祖临朝，群臣称贺，中书省臣杨宪，且请献俘太庙，太祖道："古时虽有献俘的礼仪，但周武王代殷时，曾否有此制度？"杨宪道："武王事已不可知，唐太宗时曾行此制。"太祖道："唐太宗待王世充，原有此举，若遇隋朝子孙，自不出此。况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统赖他生养，后王不肖，乃致灭亡，何忍将他子孙，作为俘虏？"言毕，即令买的里八剌，以本服朝见。见毕，太祖温言慰谕，赐他冠带，封为崇礼侯，所虏妃嫔人等，只令入朝中宫，马后也好生待遇。退出后，又由太祖赐第龙光山，畀他居住。元代子孙，得此优待，总算天幸。还有宝册等物，令贮

府库，不必进呈。先是诸将克元都，得所有宝物，一律上献。马后语太祖道："元有是宝，乃不能守，大约帝王自有宝呢。"太祖笑道："后意谓得贤为宝么？"马后拜谢道："诚如陛下言！"好皇后。太祖记着，因命宝册悉贮库内，一面颁平朔漠诏于天下。阅数月，徐达、李文忠等，振旅入朝，至龙江，太祖亲出郊劳，还都欢宴，不消细说。越二日，以武成告郊庙，令大都督府暨兵部，叙诸将功绩。太祖自定次第，妥为处置，乃于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日，亲御奉天殿，大封功臣，王公以下文武百官，分列两阶，只见御炉香袅，集万道之祥光，旭日晨升，启九天之阊阖。重睹汉官仪制，束带峨冠，备聆盛世元音，敲金戛玉。赞扬语原不可少。群臣拜舞毕，即由丹陛传下纶音，进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常茂即遇春子。为郑国公，李文忠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汤和以下皆封侯，共得二十八人，所有分封诸臣，悉赐诰命铁券。善长、徐达等顿首拜谢，太祖即退朝。越数日，又封中书右丞汪广洋为忠勤伯，御史中丞刘基为诚意伯，史称太祖屡欲相基，且累拟进爵，基再三辞谢，所以基功不亚善长，善长封公，基只封伯，这是基所自愿，并非太祖薄待。表明刘基谦德。小子有诗咏明初功臣道：

入朝拜爵作公侯，功到成时应重酬。

不是沙场经百战，旗常安得姓名留。

太祖既封功臣，尚有一篇议论，表明开国情由，容小子下回再述。

关中四将，毫无智略，一经大敌，非降即死，此所谓乱事有余，成事不足者也。张良臣降而复叛，力竭被杀，事虽未成，心尚可恕。王保保为将门子，乃前败于太原，后败于沈儿峪，屡蹶不振，孑身远遁，明祖称为奇男子，得毋为不虞之誉耶？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昔在燕都，好预军事，以致瓦裂，嗣入应昌，未经迎敌，即已狂奔，嫡子被俘，母妻不保，是殆所谓景升之子豚犬耳？然尚得苟延残喘，幸存宗祀者，得毋由元世祖之待遇宋裔，犹为尽礼，天特留之以示报欤？然明祖之封侯赐第，禁令献俘，亦不可谓其非仁，宜乎其遗祚之长，不亚唐、宋也。

第十七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

却说太祖封功臣后，又赐宴三日，宴毕，群臣入谢，太祖赐坐华盖殿，与论开国原因，怡然道："朕起乡里，本图自全，及渡江后，遍览群雄，徒为民害，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以昏庸败。友谅恃强，以卤莽败。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士诚，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必喜事，器小无远图，所以先攻友谅。鄱阳一役，士诚不能出姑苏一步，为他援应。若使先攻士诚，姑苏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那时恐腹背受敌了。至北定中原，先山东，次河、洛，兵及潼关，尚缓图秦、陇，无非因王保保与关中四将，统是百战余生，未能遽下；且彼知情急，并力一隅，更不易定，所以突然返旆，北捣燕都。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使他望绝势穷，不战自克。惟王保保犹力抗不屈，确是枭悍，假使燕都未下，与他角力，恐至今尚未必决胜呢。"言毕大笑。踌躇满志之言，但未尝归功诸臣，只自夸张智略，为功臣计，应早告退，宁必待兔死狗煮耶？群臣交口称颂，毋庸细表。

惟大封功臣以前，尚有分封诸王一事，小子因前文顺叙战功，不便夹入，只好在此处补叙出来。标明次序，一笔不苟。原来太祖深意，拟惩宋、元孤立的弊端，欲仿行封建制度，元初亦分封诸王，太祖宁未闻之？乃审择名城大都，预王诸子，待他年长，一律遣就藩封，作为屏蔽。当时曾封子九人，从孙一人，俱为王爵，列表如下：

> 第二皇子樉为秦王，封西安。第三皇子㭎为晋王，封太原。第四皇子棣即成祖。为燕王，封北平。第五皇子橚为吴王，后改周王。封开封。第六皇子桢为楚王，封武昌。第七皇子榑为齐王，封青州。第八皇子梓为潭王，封长沙。第九子早殇。第十皇子檀为鲁王，封兖州。从孙守谦太祖兄子，文正子。为靖江王，封桂林。

所有制禄，亲王岁万石，置相傅官属，护卫甲士，多至万九千人，最少三千人。冕服车旗邸第，仅下天子一等，公侯不得抗礼，体制甚是隆重。后来尾大不掉，遂成燕王靖难的祸祟，这也是立法防弊，弊反愈多了。后文再表。列入此段，原为后文埋根。

且说洪武四年正月，点醒年月。下诏伐蜀，令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德庆侯廖永忠为副，率舟师自瞿塘进。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为副，率步骑自秦、陇进。浩浩荡荡，往讨明昇。这明昇是何等人物？前文未曾提及，此处不得不急为表明。先是徐寿辉部下，有随州人明玉珍，身长八尺余，目重瞳子，受寿辉命，屯守淝阳。嗣与元兵相搏，飞矢中右目，遂成独只眼。项羽重瞳，尚难成事，况一目已眇耶？后来入据重庆，奄有蜀地，至寿辉被弑，遂自称陇蜀王。元至正二十二年事。未几复称帝，国号夏。僭号四年，未尝远略。既而病逝，子昇袭位。明军克元都，昇亦致书称贺。太祖遣使求大木，昇亦应命。寻复遣平章杨璟，往谕归降，昇独不从。璟归，复贻昇书，晓谕祸福。其书云：

> 古之为国者，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故能身家两全，流誉无穷，反是者辄败。足下幼冲，席先人业，据有巴、蜀，不咨至计，而听群下之议，以瞿塘、剑阁之险，一夫负戈，万人无如之何，此皆不达时变，以误足下之言也。昔据蜀最盛者，莫如汉昭烈，且以诸葛武侯助之，综核官守，训练士卒，财用不足，皆取之南诏，然犹朝不谋夕，仅能自保。今足下疆场，南不过播州，北不过汉中，以此准彼，相去万万。而欲借一隅之地，延命顷刻，可谓智乎？我主上仁圣威武，神明响应，顺附者无不加恩，负固者然后致讨，以足下年幼，未忍加师，数使使谕意，复遣璟面谕祸福，所以待明氏者不浅，足下可不深念乎？且向者如陈、张之属，窃据吴、楚，造舟塞江河，积粮过山岳，强将劲兵，自谓无敌，然鄱阳一战，友谅授首，旋师东讨，张氏面缚。此非人力，实天命也。足下视此何如？友谅子窜归江夏，王师致伐，势穷衔璧，主上宥其罪愆，剖符锡爵，恩荣之盛，天下所知。足下无彼之过，而能幡然觉悟，自求多福，则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绝，岂不贤智矣哉？若必欲倔强一隅，假息顷刻，鱼游沸鼎，燕巢危幕，祸害将至，恬不自知，璟恐天兵一临，凡今为足下谋者，他日或各自为身计，以取富贵，当此之时，老母弱子，将安所归？

祸福利害，了然可睹，惟足下图之！

明昇得书，仍是不答。及明军水陆进攻，蜀丞相戴寿，及平章吴友仁，定计设防，用铁索为链，横断瞿塘峡口。又于峡内羊角山旁，亦凿穿石壁，系以铁链，架着飞桥，上载炮石，抵御敌军。此吴人故智耳，

何足抵御敌军？汤和等率舟至峡，竟不得进。独傅友德疾趋至峡，潜度陈仓，即韩信暗度陈仓之计。扳援山谷，昼夜行抵阶州。守将丁世珍，猝不及防，弃城遁去。友德得了阶州，又进拔文州、绵州，将渡汉江。适水涨不得渡，乃削木为牌，约数千张，书克阶、文、绵日月，投汉水中，顺流而下。蜀中拾牌视书，相率惊骇。戴寿闻报，忙与吴友仁还援，会同司寇向大亨，出御汉州。友德驱军进攻，连战皆捷。戴寿、向大亨败走成都，吴友仁走保宁。时瞿塘守御渐疏，明副将军廖永忠，密遣健卒数百人，穿着青蓑衣，持糗粮水筒，并舁小舟，逾山度关。蜀山多草木，明军蹑迹潜行，多为草木所蔽；又因服色皆青，更不能辨，因此无人知晓。永忠料健卒已越关西，遂率舟师猛攻，各舟用铁裹头，中载火器，逆流而进。守将邹兴，尽锐来拒，永忠令军士奋力上前，一面接战，一面纵火，霎时间江上通红，铁索尽断。果然不中用。邹兴正不能支，忽后面有数十小舟，驾着青衣兵，鼓噪而下，那时前后夹攻，就使邹兴浑身是胆，到此也脚忙手乱，不知所为；突然间一箭飞至，穿透脑袋，眼见得一个蜀帅，倒入舟中，魂灵儿往见阎王去了。邹兴既死，蜀兵大溃，永忠遂进趋夔州。只见城门大开，城中已无一兵，任他自由进去。越日，汤和亦至，与永忠会晤，议捣重庆。永忠即挺身登舟，麾军复进，入次铜罗峡，重庆大震。明昇年尚幼稚，越吓得魂不附体，当下集群臣会议，左丞刘仁，劝昇出奔成都，昇母彭氏涕泣道："成都可到，也不过苟延旦夕，不如早降，尚得保全民命。"彭氏此言，还算明白。昇闻言，乃遣使赍表乞降。汤和与廖永忠偕至重庆，昇面缚衔璧，率官属迎降马前。和下马受璧，永忠亦替他解缚，好言抚慰，并下令诸将不得侵扰，随即入城安民，并遣使押送明昇，并昇母彭氏，同赴南京。

惟成都、保宁，尚坚守不下，傅友德进围成都。戴寿、向大亨并马跃出，带领一班弓弩手，飞箭射来，明军前队，多被射倒，连友德也身中流矢。友德裹创复战，部兵亦拚死杀上，戴、向二人，方抵敌不住，回马入城。越数日，城门复启，友德忙麾军入城，不防城中突出象阵，踊跃前来，势不可当。幸友德已预备炮石，接连击射，把象阵裂作数截，象返奔入城，门卒多被践踏，不及闭门，明军便一拥而入。戴寿、向大亨不能再战，只得束手请降。友德复移军保宁，巧值周德兴等，亦领兵到来，两下夹攻，顿时城垣击破，一齐杀进。吴友仁无路可逃，被明军擒住，保宁遂下。只丁世珍自阶州遁去，复集余众来袭文州，杀明将朱显忠。友德亲自赴援，世珍复遁。嗣复进寇秦州，又被友德击败，走宿梓潼庙，为其下所杀，于是蜀地悉平。

明昇至南京，待罪午门外，群臣又请太祖御殿受俘，如孟昶降宋故事。无非贡谀。太祖道："昇年幼稚，事由臣下，与孟昶不同。可令他进来朝见，不必伏地待罪。"言毕，即宣昇入见。昇战栗异常，太祖复和颜婉谕，立授爵归义侯，赐第京师。又是一个陈理。及汤和等自蜀班师，带着戴寿、向大亨、吴友仁等，道出夔峡，戴寿、向大亨凿舟自沈，吴友仁曾导昇抗明，被缚舟中，无从觅死，所以解至南京，太祖命斩首市曹。其余降将，发戍徐州。越年，有人告陈理、明昇，俱有怨言，太祖道："童稚无知，不应苛求，但恐被小人蛊惑，将不能保全始终，不若迁处远分，免生衅隙。"乃将陈理、明昇，转徙高丽国去了。降王终觉没趣。

且说元扩廓败奔和林，元嗣主爱猷识理达腊，仍以兵事相委，扩廓乃发兵扰边。太祖复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出雁门，趋和林。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居庸，趋应昌。冯胜为右副将军，出金兰，趋甘肃。达用都督蓝玉为先锋，至野马川，遇扩廓部下的游骑，临川饮马，遂掩杀过去。敌骑惊遁，弃马数百匹。追入图拉河，与扩廓接仗，战约数时，扩廓败走，蓝玉长驱直进，各军都仗着威力，争先追敌。扩廓恰窜入山谷，越岭北窜。蓝玉防有伏兵，拟饬军士少停，军士不肯驻足，定欲灭敌方体。太轻觑扩廓了。一逃一追，统已越过岭北，猛闻一声胡哨，元兵四出，统将就是贺宗哲，来战蓝玉。扩廓又复杀回，把明军冲为数截。首尾不能相顾，腹背统是受敌。更兼岭路崎岖，进退两难，大众到此，才晓得扩廓厉害，叫苦不迭。迟了迟了。蓝玉忙令择路回军，亲自断后，哪知喊声四起，草木皆兵。各军急不择路，不是坠崖，就是填壑。元军又紧紧追逼，杀一阵，伤亡数百人，杀两阵，又伤亡数百人。正在危急难分的时候，幸徐达督师来援，方得杀退敌兵，救出孤军。达回营，检查军士，共死万余人，不禁叹息道："刘诚意伯曾与上言，扩廓不可轻视，我此番略一轻意，便中他计，这是我的过失，不能专责将校呢。"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确是大将器度。遂上表自劾。表方发，接到左右两路捷音，方转闷为喜道："两军告捷，主上也可宽心了。"真心为主，全无妒忌，令人可敬可爱。

原来冯胜从兰州进兵，由傅友德先行，直趋西凉，连败元兵，射死元平章卜花，降元太尉锁纳儿加等。进至亦集乃路，次别驾山，击退元岐王朵耳只班，擒住元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又分兵至瓜沙州，斩获甚众，方才折回。右路的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辉等，至胪朐河，留部将韩政守住辎重，自率轻兵持二十日粮，倍道急进。元太师合剌章蛮子，悉众来拒，列阵阿鲁浑河岸，军容甚盛。文忠督兵与战，他却麾众直

上，围裹拢来。自午至申，战他不退，反且越来越众。明将曹良臣、周显、常荣、张耀等，陆续战死。文忠也马中流矢，下骑督战。偏将刘义，亟以身蔽文忠，直前奋击。指挥李荣，复将自己乘马，授与文忠，自夺敌骑乘着，拼命冲杀。文忠得马，又据鞍横槊，当先突围。士卒也鼓勇死战，一当十，十当百，顿将元兵击退。追至青海，敌又大集，文忠据险自固，多张疑兵。敌疑有伏，皆引去。文忠亦椎牛飨士而还。顾时与文忠分道入沙漠，持粮且尽，陡遇元兵，部众疲乏不能战，时独引锐卒数百人，跃马前趋，大呼杀敌。元兵惊走，弃掉的辎重牛马，都被明军搬归。叙左右两路战事，与中路稍分详略，以别轻重。

太祖迭接军报，慰劳三军，所有徐达败仗，亦宽宥不问，只命徐达、李文忠，回镇山西、北平，练兵防边。自是边疆虽稍有战事，亦不过彼来我拒，无复远出。扩廓亦不敢深入，随元嗣主远徙金山。到了洪武七年，诏遣崇礼侯买的里八刺北还，令故元宦官二人护行，并遗书谕元嗣君，令他撤除帝号，待若虞宾。元主不答。太祖又招降扩廓，前后七致书，终不见报。扩廓于洪武八年八月，病殁哈拉那海的衙庭。哈拉那海系一大湖，在和林北，妻毛氏，亦自经死。太祖尝宴集群臣，问天下奇男子为谁？群臣皆以常国公对。太祖拊鞞叹道："卿等以常遇春为奇男子么，遇春虽是人杰，我尚得他为臣，惟元将王保保，终不肯臣我，这正是奇男子呢！"群臣愧服。先是明军入元都，曾掳得扩廓妹子，充入宫庭，至是竟册为秦王樉妃。兄不屑臣明，妹甘为明妇，究竟须眉气胜于巾帼。小子有诗赞扩廓道：

抗命称兵似逆伦，谁知板荡识忠臣。

疾风劲草由来说，毕竟奇男自有真。

扩廓既殁，后来残元能否保存，且俟下回说明。

元末群雄，以明玉珍僭号为最晚，即以明玉珍据地为最僻。本书叙至十六回，未曾提及，非漏也。玉珍僻处偏隅，无关大局，前文不遑叙述，故置诸后文，以便总叙，且俾阅者易于览观。盖此书与编年史不同，布局下笔，总以头绪分明为主。且书中于追溯补叙等事，必有另笔表明，于总叙之中，仍寓事实次序，可分可合，诚良笔也。至若北征扩廓一段，三路分写，亦觉条分缕析，眉目分明，是殆集史家小说家之长，兼而有之，故能头头是道，一览了然。若夫明昇之致亡，扩廓之不屈，事迹已著，无俟赘述云。

第十八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

却说元扩廓病殁后，尚有无太尉纳哈出，屡侵辽东。太祖饬都指挥马云、叶旺等，严行戒备。至纳哈出来攻，设伏袭击，大败元兵，纳哈出仓皇遁去，嗣是北塞粗安。惟太祖自得国以后，有心偃武，常欲将百战功臣，解除兵柄，只因北方未靖，南服亦尚有余孽，一时不便撤兵，只好因循过去，但心中总不免怀忌，所以草创初定，即拟修明文治，有投戈讲学的意思。洪武二年，诏天下郡县皆立学。三年复设科取士，有乡会试等名目。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每三年一试，每试分三场。第一场试四书经义，第二场试论判章表等文，第三场试经史策。看官听着！我中国桎梏人才的方法，莫甚于科举一道，凡磊落英奇的少年，欲求上达，不得不向故纸堆中，竭力研钻，到了皓首残年，仍旧功名未就，那大好光阴，统已掷诸虚牝了。尝闻太祖说过："科举一行，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可见太祖本心，并不是振兴文化，无非借科举名目，笼络人心。科举亦有好处，不过以经义取士，太不合用。到了后来，又将四书经义，改为八股文，规例愈严，范围愈狭，士子们揣摩迎合，莫不专从八股文用功，之乎者也，满口不绝，弄得迂腐腾腾，毫无实学经济。这种流毒，相沿日久，直至五六百年，方才改革，岂不可叹惜痛恨么？后人归咎明祖作俑，并非冤屈。论断谨严。

太祖又征求贤才，遣使分行天下，采访高人逸士，并及元室遗臣。是时山东有一侠士，姓田名兴，尝往来江淮，以商为隐。太祖微时，与兴相遇，兴识为英雄，出资赒恤，并与太祖结为异姓兄弟。至太祖得志，兴恰远引，遇有军士不法情状，乃致书报闻，书中不写己名，但云某当惩治。太祖知系兴所为，按书照办，惟无从访他住址。洪武三年，江北六合、来安间，有猛虎害人，官吏悬赏捕虎，无人敢应。兴乃奋身出来，与虎相搏，十日间格杀七虎，居民都欢呼不已，争迎兴至家，设宴款待，官吏亦赍金为谢，兴独不受。不愧侠名。这事奏达京师，太祖料是田兴，立即遣使往征，兴不赴召。

嗣又由太祖手书，赍递与兴，书云：

>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无从晤觌。近闻兄在江北，为除虎患，不禁大喜。遣使敦请，不我肯顾。未知

何开罪至此？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虽非同胞，情逾骨肉。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时。元璋固不为忧乐易交也。世未有兄因弟贵，而闭门逾垣，以为得计者，皇帝自皇帝，元璋自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一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国家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兄自便，只叙兄弟之情，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兄其听之！

兴得此书，乃野服诣阙，太祖出城亲迎，入城欢宴，格外亲昵，比自家骨肉，还要加上一层。一过月余，太祖敬礼未衰，席间偶谈及国事，兴正色道："天子无戏言。"于是太祖不敢再谈。兴又屡次告别，经太祖苦留，方羁居京师，未几即殁。不亚严光，事见《田北湖田兴传》。

还有元行省参政蔡子英，自元亡后，从扩廓走定西，扩廓败遁，子英单骑走关中，亡入南山。太祖闻他姓名，遣人绘形往求，得诸山中。传诣京师，至江滨，又潜遁去。未几复被获，械过洛阳，见汤和，长揖不拜。和呼令下跪，仍抗颜不从。和命爇火焚须，复不为动。乃遣送至京，太祖亲为脱械，待以客礼。嗣命列职授官，终不肯受，因沥诚上书道：

陛下乘时应运，削平群雄，薄海内外，莫不宾贡。臣鼎鱼漏网，假息南山，曩者见获，复得脱亡，重烦有司追迹。而陛下以万乘之尊，全匹夫之节，不降天诛，反疗其疾，易冠裳，赐酒馔，授以名爵，陛下之恩，包乎天地矣。臣非不欲自竭犬马，但名义所存，不敢辄渝初志。自惟身本韦布，知识浅陋，过蒙主将知荐，仕元十有五年，愧无尺寸功以报国士之遇。及国家破亡，又复失节，何面目见天下士？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今陛下创业垂统，正当挈持大经大法，垂示子孙臣民，奈何欲以无礼义寡廉耻之俘囚，而厕诸新朝贤士大夫之列哉？臣日夜思维，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礼，臣固不敢卖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禄。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锢海南，毕其生命，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昔王蠋闭户以自缢，李芾阖门以自屠，彼非恶荣利而乐死亡，顾义之所在，虽汤镬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躯，上愧古人，死有余恨，惟陛下裁察！

太祖览书，更加敬重，留馆仪曹。一夕，子英忽大哭不止，旁人问为何事？子英说是记念旧君，因此流涕。太祖知不可夺，乃命有司送出塞外，令从故主。足愧贰臣。

子英以外，又有元行省都事伯颜子中，曾守赣州。陈友谅破赣，子中仓猝募吏民，与战不胜，脱走闽中。陈友定辟为员外郎，计复建昌，浮海至元都报捷，累迁吏部侍郎，持节发广东何真兵救闽。适何真降明，子中跳堕马下，跌损一足，为明军所得，执送廖永忠军前。永忠胁令投降，誓死不屈，乃释缚令去。子中变姓名，戴黄冠，游行江湖间，太祖求之不得，簿录子中妻子，子中仍不往。寻复由明布政使沈立本密荐，遣使币聘，子中太息道："今日死已迟了。"作歌七章，遍哭祖父师友，饮鸩而死。死有重于泰山者。子中得之。

太祖又恐廷臣蒙蔽，尝与侍从数人，易服微行，一面采访才能，一面侦察吏治，一面调查民情，所以江淮一带，恒有太祖君臣踪迹。相传太祖微幸多宝寺，步入大殿，见幢幡上尽写多宝如来佛号，因语侍从道："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学士江怀素闻言，知太祖意在属对，便脱口答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恰是绝对。太祖大喜，而擢为吏部侍郎。迨入游方丈，见有纸条粘贴门首，上书维扬陈君佐寓此。君佐少有才，脱略不羁，曾与太祖有一面交，太祖立呼相见。君佐出谒毕，太祖笑问道："你当初极善滑稽，别来已久，犹谑浪如昔么？"君佐默然。太祖又问道："朕今已得天下，似前代何君？"君佐道："臣见陛下龙潜时候，饭糗茹草，及奋飞淮泗，与士卒同甘苦，犹食菜羹粝饭，臣以为陛下酷肖神农，否则何以尝得百草？"妙语解颐。太祖鼓掌大笑，令他随行。偶过酒肆，太祖即带同入饮，酒肆甚小，除酒豆外，没甚菜蔬。太祖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君佐随声应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属对亦工。太祖又大笑，并语君佐道："你随朕入朝，做一词臣，何如？"君佐道："陛下比德唐虞，臣愿希踪巢许，各行其志，想陛下应亦许臣。"是田兴第二，兴且不入正史，遑问君佐？此史笔之疏忽处。太祖乃不加强迫，与他告别自归。

越数日，又出外微行，偶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便与坐谈。士人自称重庆府监生，太祖又命属对，出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士人也不假思索，便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太祖大喜。无非喜谀。问明寓址，方与作别。次日，即遣使赍赏千金，士人才知是遇着太祖，欣幸不已。大约有些财运。太祖又尝于元夕出游，

市上张灯庆赏，并列灯谜。谜底系画一妇人，手怀西瓜，安坐马上，马蹄甚巨。太祖见了，不禁大怒，还朝后，即命刑官查缉，将做灯谜的士民，拿到杖死。刑部莫名其妙，奏请恩宥。太祖怒道："亵渎皇后，犯大不敬罪，还说可宽宥么？"刑官仍然不解，只好遵旨用刑。后来研究起来，才知马后系淮西妇人，向是大脚，灯谜寓意，便指马后，所以触怒太祖，竟罹重辟。做了一个灯谜，便罹大辟，可见人贵慎微。

太祖尝自作诗云："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先是江南富家，无过沈秀，别号叫作沈万三。太祖入金陵，欲修筑城垣，苦乏资财，商诸沈秀。秀愿与太祖分半筑城，太祖以同时筑就为约，秀允诺。两下里募集工役，日夜赶造，及彼此完工，沈秀所筑这边，比太祖赶先三日。豪固豪矣，奈已遭主忌何？太祖阳为抚慰，阴实刻忌。嗣沈秀筑苏州街，用茅山石为心，太祖说他擅掘山脉，拘置狱中，拟加死罪。还是马后闻知，替他求宥。太祖道："民富侔国，实是不祥。"马后道："国家立法，所以诛不法，非以诛不祥。民富侔国，民自不祥，于国法何与？"太祖不得已释秀，杖戍云南。秀竟道死，家财入官。太祖原是忮刻，然亦可为聚财者鉴。至太祖作诗自怨，为苏州某富翁所闻，独叹息道："皇上积怨已深，祸至恐无日了。"遂力行善举，家产荡然。既而太祖又吹毛求疵，诛求富人，富家荡产丧身，不计其数，独某富翁已经破产，得免罪名，这也说不胜说。

且说太祖得国，武臣立功，要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要推李善长、刘基。刘基知太祖性质，所以封官拜爵，屡辞不受。善长官至右丞相，爵韩国公，免不得有些骄态。太祖有意易相，刘基谓："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易。"太祖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基顿首道："譬如易柱，必得大木，若用小木作柱，不折必仆，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太祖道："杨宪何如？"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太祖复问道："汪广洋如何？"基又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基摇首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太祖默然无言。已而杨宪坐诬人罪，竟伏法。善长又罢相，太祖竟用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广洋在相位二年，浮沈禄位，无所建白，独惟庸狡黠善谀，渐得太祖宠任。太祖遂罢广洋职，令惟庸升任右相。刘基大戚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若使我言不验，还是百姓的幸福呢。"惟庸闻言，怀恨不置。会因瓯闽间有隙地，名叫谈洋，向为盐枭巢穴。基因奏设巡检司，盐枭不服管辖，反纠众作乱。基子琏据实奏闻，不先白中书省，惟

庸方掌省事，视为蔑己，越加愤怒，遂嗾使刑部尚书吴云劾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基欲据以为墓，应加重辟。太祖似信非信，只把基夺俸，算作了案。基忧愤成疾，延医服药，反觉有物痼积胸中，以致饮食不进，遂致疾笃。太祖遣使护归青田，月余逝世。后来惟庸得罪，澈底查究，方知毒基致死，计出惟庸，太祖很是惋惜。怎奈木已成舟，悔亦无及了。刘基非无智术，惟如后人所传，称为能知未来，不无过誉，使基能预算，何致为惟庸谋毙？

惟庸既谋毙刘基，益无忌惮，生杀黜陟，惟所欲为。魏国公徐达，密奏惟庸奸邪，未见听从，反被惟庸闻知，引为深恨，遂阴结徐达阍人，嗾使讦主。不料阍人竟直告徐达，弄巧转成拙，险些儿禄位不保，惊慌了好几日，幸没有什么风声，才觉少安。患得患失，是谓鄙夫。继思与达有隙，究竟不妙，遂想了一计，嘱人与善长从子作伐，把侄女嫁给了他，好与善长结为亲戚，做个靠山。善长虽已罢相，究尚得宠，有时出入禁中，免不得代为回护。善长之取死在此。惟庸得此护符，又渐觉骄恣起来。会惟庸原籍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竹笋，高至数尺，一班趋附的门客，都说是瑞应非凡。又有人传说，胡家祖父三世坟上，每夜红光烛天，远照数里。看似瑞应，实是咎征。惟庸闻知消息，益觉自负。是时德庆侯廖永忠，僭用龙凤，太祖责他悖逆，赐令自尽。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又触太祖盛怒，下狱瘐死。此二事插入，是宾中宾。内外官吏，岌岌自危。寻又因安吉侯陆仲亨，擅乘驿传，平凉侯费聚，招降蒙古，无功而还，皆奉诏严责。此二事是主中宾。二人心不自安，惟庸乘机勾结，联为羽翼。令在外收辑兵马。又阴结御史中丞陈宁，私阅天下兵籍，招勇夫为卫士，纳亡命为心腹。一面又托亲家李存义，即李善长弟。往说善长，伺间谋逆。善长初颇惊悸，以为罪当灭族。嗣经存义再三劝告，也觉依违两可，不能自决。为此一误，已伏死征。惟庸以善长并未峻拒，以为大事可就，即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约倭寇，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请为外应。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正在日夜谋变，又闻汪广洋赐死事，益加急迫。原来广洋罢相数年，又由惟庸荐引，入居相位，惟庸所为不法，广洋虽知不言。会御史中丞涂节，上陈刘基遇毒，广洋应亦与闻，太祖遂责广洋欺罔，贬戍云南，寻又下诏赐死。于是惟庸益惧，一面贿通涂节臂助，一面密结日本贡使，作为退步。洪武十三年正月，惟庸入奏，诡言京宅中井出醴泉，邀太祖临幸。太祖信以为真，还是梦梦。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突冲跸道，勒马言状，气逆言结，几不成声。太祖以为不敬，叱令左右，挝棰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势且垂毙，尚手指惟庸宅第。太祖乃悟，忙返驾登城，遥望惟庸宅中，饶有兵气，知系谋逆，

立发羽林军掩捕。涂节得知此信，也觉祸事临头，意图脱罪，急奔告太祖，说是惟庸妄谋劫主。道言未绝，羽林军已将惟庸缚至，由太祖亲自讯究。惟庸尚不肯承，经涂节质证，不能图赖，乃将惟庸牵出，寸磔市曹。小子有诗咏道：

怪底人君好信谀，怕闻吁咈喜都俞。

佞臣多是苍生蠹，磔死吴门未蔽辜。

惟庸磔死，还有惟庸党羽，究属如何办法，待下回赓续叙明。

田兴抗节不臣，蔡子英上书不屈，伯颜子中作歌自尽，此皆所谓仁人义士，本书极力表彰，所以扬潜德，显幽光，寓意固甚深也。惟太祖一书，子英一书，犹有可考，而伯颜子中之歌词七章，无从搜录，为可惜耳。太祖微行，未见正史，而稗乘备传其事，益见太祖之忮刻。忮刻者必喜阿谀，故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诸人，陆续登庸，虽依次黜戮，而误国已不少矣。刘基有先见之明，犹遭毒毙，憸人之不可与共事，固如此哉！然亦未始非太祖好谀之过也。

第十九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

却说太祖既磔死惟庸，复将陈宁等一律正法，涂节虽自首，究属与谋，亦加以死刑，僚属党羽，连坐甚众，诛戮至万余人。惟李善长、陆仲亨、费聚三人，因患难初交，不忍加罪，特置勿问。嗣闻云奇伤重身亡，大为悼惜，追封右少监，赐葬钟山。翰林学士承旨宋濂，时已致仕，仲子璲与长孙慎，俱坐惟庸党被刑，并饬有司械濂至京，下狱论死。马后亟进谏道："民家为子弟延师，尚始终相敬，况宋濂亲授皇子，独不可为他保全么？"太祖道："既为逆党，何能保全？"马后又道："濂早家居，必不知情。"太祖愤然道："此等事非妇人所知。"后乃嘿然。会后侍食，不御酒肉，太祖问故？后流涕道："妾闻宋先生将要被刑，不胜痛惜，愿为诸儿服心丧呢。"太祖投管而起，即命赦濂，安置茂州。屡叙马后谏事，实为贤后留芳。濂行至夔州，得病而殁。通计濂傅太子十余年，言动必以礼，一生为文，未尝苟作。日本使尝奉敕请文，以百金为献，却不受。海外诸国，朝贡使至，必问濂安否。卒时年已七十二，朝野中外，无不痛惜。述濂之贤，以形太祖之刻。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洪武十四年秋季，诏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三十万，往征云南。云南，古滇地，素称蛮服。汉武帝时，彩云现南方，遣使往察，起自洱河，因置云南郡，谕滇酋入朝。唐以后为段氏所据，国号大理。元世祖南下，擒段兴智，以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仍录段氏子孙，协守封疆。忽哥赤死，子松山嗣，受封梁王。至元顺帝时，把匝剌瓦尔密袭位，为明玉珍所攻，走营金马山，寻得大理援军，击退玉珍。元主北去，云南如故。太祖以地甚僻远，不欲用兵，特命翰林院待制王祎，持节招谕，颇得优待。嗣因元嗣主遣使征饷，胁令降祎，祎不屈遇害。寻复遣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往谕，又被杀。于是命傅友德等南征，旌旗蔽江而下。既至湖广，友德调都督郭英、胡海、陈桓等，领兵五万，由四川永宁趋乌撤，自督大军由辰沅趋贵州，克普定，下普安。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遣司徒平章达里麻，将兵十余万，出驻曲靖，抵御明军。沐英献议道："元兵料我远来，一时不能深入，我若倍道急趋，出其不意，定可破敌。"友德点首称善，遂夤夜进师，将至曲靖，忽大雾四塞，茫不见人。明军冒雾疾进，直抵白石江。江在曲靖东北，距城不过数里，达里麻才得闻知，急

率锐卒万人，濒江截阻。友德又用沐英计，整师临流，佯作欲渡状，暗中却别遣奇兵，从下流潜渡，出敌阵后，树帜鸣鼓。达里麻大惊，忙分军抵敌。沐英见敌阵已动，料知敌已中计，急麾军渡江，长刀蒙盾，破他前队。元军气索，倒退数里。明军乘势进逼，矢石雨发，呼声动天地。英复亲麾铁骑，横冲而入，直至达里麻纛下，大喝一声，挺枪直刺。达里麻被他一吓，竟颠仆马下，那时明军伸手过来，自然把他擒去。当下俘众二万余，横尸十余里。

友德慰谕俘囚，纵使归业，蛮人大喜，到处欢迎。友德复分遣蓝玉、沐英等趋云南，自率众趋乌撒，为郭英等声援。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知达里麻败耗，无心守城，遁入罗佐山。适右丞驴儿自曲靖遁归，至梁王前，极陈明军强盛状，梁王慨然道："生为元裔，死作元臣。"言毕，遂将龙衣卸下，用火焚去，复驱妻子投溺滇池，自与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向北遥拜，刎颈而死。元室亲藩，死事最烈，莫若梁王。故《明史·梁王列传》，亦特别旌扬。蓝玉、沐英，军至板桥，右丞观音保出降。玉等整军入城，戒辑军士，安定人民。又分兵进取临安诸路，迎刃皆下。是时郭英、胡海、陈桓等，早入赤水河，斩木造筏，夜半齐渡。元右丞实卜引军拒战，相持未决。至傅友德大军赴援，实卜顾视惊惶，立即遁去。友德遂得乌撒地。因乌撒无城，饬军筑造，尚未竣工，实卜复招集蛮众，鼓噪而来。友德倚山为营，戒兵士不得妄动，俟至敌气已懈，才开营出战，自高临下，势如瀑布喷涌，无人敢当。是即彼竭我盈之计。实卜回马就走，途遇芒部土酋，率众来援，又翻身接仗。恼动了十万明军，左驰右突，前进后随，杀死了许多蛮官，蛮众大溃，实卜又落荒窜去，好称逃将军。乌撒遂得完城。又进克七星关，直通毕节，远近蛮部，如东川、乌蒙、芒部等，统望风降附。

自是云南境内，大半平定，只有大理未下。蓝玉、沐英自云南进攻，土酋段世，聚众扼下关，守御甚固。沐英审度形势，料不易拔，遂别出奇兵，令王弼、胡海两将，各授密计，分道去讫。原来大理城倚点苍山，西临洱河，并有上下二关，势甚险固。沐英遣王弼密趋上关，胡海潜登点苍山，都从间道绕越，攀援而上。段世是个蛮牛，只晓得防着下关，谁意王弼、胡海两军，已绕出背后，从内杀出，沐英又从外杀入，两路夹攻，就使段世三头六臂，也是不能脱逃，一阵哗乱，被明军击翻地上，活捉去了。段世就擒，城即陷入。沐英又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诸蛮部一律降服，云南悉平。沐英偕蓝玉回军云南，与傅友德等会集滇地，联名报捷，并筹办善后事。嗣接太祖诏谕，令傅友德、蓝玉等班师，留沐英镇守云南。英设官立卫，垦田屯

兵，均力役，定贡额，民赖以安。太祖念沐英功，遂命沐氏世守云南，这且待后文再表。

唯当时云南边境，有平缅部，与金齿接壤，前代未通中国，至元朝始遣使招降，授土酋为宣慰司。元末的宣慰司，叫作思伦发，因闻金齿降明，恐遭讨伐，亦遣使朝贡。诏仍授他为宣慰使，寻又命兼统麓川地。思伦发渐渐桀骜，居然造起反来，有众十余万，入寇景东。沐英檄都督冯诚往御，战败引还，千户王昇死难。英拟亲督军往讨，会接诏敕，只令他屯兵要害，以逸待劳，乃遵旨筹防，自楚雄至景东，每百里置一营，率兵屯种，观衅后动。思伦发见无懈可击，也退伏了一两年。后谋诱集群蛮，入寇摩沙勒寨，都指挥宁正，受沐英命，迎头痛击，大破群蛮，斩首千五百级，思伦发引为深耻，竟倾寨前来，众号三十万，入寇定边。沐英闻报，急选骁骑三万，昼夜兼行，及抵敌营，压垒而阵，令都督冯诚挑战。敌营内忽跃出万人，驱象三十余只，舞蹈而前。冯诚欲返奔，指挥张因，时为前锋，独不慌不忙，弯弓搭矢，叫一声着，中象左膝，象即仆地，复一矢射中敌帅。冯诚见张因得手，亦命兵士接连注射，死敌数百人，获一象而还。沐英喜道："贼无他技，容易破灭了。"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乃下令军中，置火铳神机箭为三行，先后列着，更迭击射。复分军为三队，命冯诚居前，宁正居左，都指挥汤昭居右，鼓勇前进。敌复驱象出营，象皆披甲，两旁置槊，以备击刺。阵既交，群象突出，明军铳箭俱发，声震山谷。象返走，敌遂四溃。蛮目昔剌，独麾健卒来斗明军，势甚凶猛。沐英登高遥望，见左军少却，即取下佩刀，命左右取帅首来。左帅见一人握刀驰下，料知不佳，遂拚着性命，奋呼突阵，各军随上，无不以一当百，蛮众大败，斩首三千级，俘获万余人，得生象三十七头，敌渠各身受巨创，伏毙象背。有几个侥幸逃生的，都不知去向，思伦发亦单身遁走。沐英回军，休养数月，拟集众深入，思伦发得报大惧，遣使谢罪，并愿岁贡象马白金等物，乃仍令为宣慰使。麓川、平缅俱平。结束滇事。

话分两头，且说元嗣主爱猷识理达腊，于洪武十一年夏季谢世，子脱古思帖木儿嗣位，免不得又来侵边。大将军徐达，及副将军汤和等，奉命驰御，擒住元平章别里不花，元兵败退。既而徐达、李文忠先后病殁，太祖很是悲悼，追封达为中山王，文忠为岐阳王，立碑赐祭，备极荣哀。太祖尝语诸将道："受命即出，成功即归，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帛无所取，中正无疵，光同日月，只有大将军徐达一人。达为功首，故备录太祖赞语。今不幸溘逝，丧一良弼了。"言下很是唏嘘。嗣是饬边固守，好几年不出塞。至洪武二十年，元太尉纳哈出，拥众金

山，屡侵辽东，乃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二十万北征。胜至通州，遣哨马出松亭关，探悉元兵多屯驻庆州，遂令蓝玉轻兵往袭。时适大雪，元兵未曾防备，不意明军突至，连逃走都是不及。元平章果来被杀，果来子不兰奚受擒，明军得胜回营，胜遂会集大军，齐出松亭关，进逼金山，并遣降将乃剌吾，往谕纳哈出，速即归降。纳哈出未免心动，令左丞刘探马赤等，至胜营献马。胜遣人送赴京师，一面驱军急进，径薄纳哈出营。纳哈出惊惶失措，由乃剌吾再与劝导，乃率数百骑诣蓝玉军前。玉大喜，设宴款待。纳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给纳哈出，令他穿着，然后饮酒。纳哈出不允，彼此争让许久。纳哈出竟取酒浇地，且操着蒙语，戒饬从骑。适郑国公常茂，系冯胜女夫，随胜出征，亦在座中。茂部下或解蒙语，密告常茂，说是纳哈出谋遁。茂即上前搏击，刺伤纳哈出右臂。常茂此举，殊太卤莽。纳哈出大愤，亏得都督耿忠，代为排解，引他见大将军。大将军冯胜，好言抚慰，并令耿忠与同寝食，纳哈出方才无语。胜以纳哈出既降，即将他所有妻孥将校，一律招集，相偕同归。临行时命都督濮英，率兵三千人断后。濮英迟行一程，突被溃卒邀击，马蹶被擒，英剖腹自尽。冯胜失了濮英，无从报命，不得已诿罪常茂，说他无端激变，把他械系入京。茂与胜名虽翁婿，事辄龃龉，抵关后，大为不服，亦讦奏胜罪状。翁婿相残，常茂固非，冯胜亦误。太祖密令侦查，有言胜私匿名马，强纳敌女，并使阍人至纳哈出妻前，行酒求珠宝。恐未尽实。于是太祖忿怒，将冯胜、常茂一并惩治，谪茂至龙州安置，收胜大将军印绶，勒令归第凤阳。再命蓝玉为大将军，唐胜宗、郭英为副，仍出军北征，进至庆州。时元嗣主脱古思，屯捕鱼儿海，距庆州约数百里，玉谍知消息，从间道驰入，直抵百眼井，已近捕鱼儿海，四望寂寥，杳不见敌。玉勒马欲归，定远侯王弼道："我等提十万众，深入沙漠，未见敌人，遽行班师，如何复命？"玉沉吟未决。弼请令军士穴地为炊，毋使敌望见烟火，至夜乃可发兵。玉依计而行。是晚大风扬沙，漫天昏黑，玉用弼为前锋，径趋捕鱼儿海。见元主果营海岸，呐喊而入，吓得元主心惊胆落，挈同家眷，骤马奔逃。元太尉蛮子，仓猝拒战，约略交锋，头已落地。弼率大军追赶，擒住元主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以下百余人，还有官属三千，男女七万，马牛驼羊十五万，一并籍录，驰报京师。太祖大悦，遣使劳军，谕中比玉为卫青、李靖，总算是纶音优渥了，及还师，晋封玉为凉国公。玉身长面赤，有大将才，屡次立功，渐膺宠眷，且娶常遇春妻弟，遇春女为太子标元妃，与太子为转弯亲戚，因此恃功挟势，渐成骄蹇。自地保奴及妃主入京，太祖赐与居第，月给廪饩，元妃颇有姿色，玉日夕过从，免不得有勾搭情事。都中人言啧啧，为太祖所闻，召玉切责。元妃因此怀惭，自经而死。死得不

清白。太祖命将所赐蓝玉铁券，镌入玉罪，令他鉴戒。玉仍不改，多蓄庄奴假子，霸占东昌民田，种种不法，遂以速死。是时马后早崩，太子随逝，鲁王檀嗜药亡身，潭王梓谋变自焚，秦王樉召还被锢，周王橚弃国被迁，酿成太祖懊恨，迭兴党狱。韩国公李善长，尚且赐死，那跋扈专恣的蓝玉，还有什么生望？小子有诗叹道：

功狗由来未易全，况兼骄恣挟兵权。

朱公泛棹留侯隐，毕竟聪明足免愆。

以上所叙各种情迹，俟小子逐段交代，看官欲知详细，请阅下回。

本回叙云南事，传梁王，亦传沐英也。梁王之忠，已见细评，若明得云南，全出沐英力，而云南人民，亦戴德不忘，终明世二百七十余年，沐氏子孙守云南，罕闻乱事，黔宁之功，固不在中山开平下也。蓝玉与沐英，同事疆场，为明立勋，不一而足。捕鱼儿海一役，谋虽出于王弼，而从善如流，不为无功。自是残元余孽，陵夷衰微，数十年无边患，谁谓玉不足道者？乃身邀宠眷，志满气溢，既不能急流勇退，复不能恭让自全，遂致兔死狗烹，引颈就戮。明虽负德，蓝亦辜恩。藉非然者，玉氏子孙，亦何至不沐氏若乎？前后相照，一则食报身后，一则族灭生前，后之君子，可以知所处矣。

第二十回　凤微德杳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却说马皇后翊赞内治，所有补阙匡过等事，屡见前文，恰是古今以来一位贤后，洪武十五年八月崩逝，不但太祖恸哭终身，不复立后，就使宫廷内外，也歌思不忘。小子读马后遗传，时常景仰，所以前文叙述，于马后有关系事，必援笔写入。还有数条轶闻，也须一一补出，作为后来的女范。可谓有心人。先是太祖起兵，战无虚日，后随军中，辄语太祖以不嗜杀人。至册后以后，俭约如故，身御澣濯，虽敝不即易，尝谓此系弋绨遗法。宫嫔敬服，拟为东汉时的明德马后。后生五子，周王橚最幼，放诞不羁，至就藩开封，后遣慈母江贵妃随往，给以常御敝衣一袭，及杖一支，语贵妃道："王如有过，请披衣加杖，倘再倔强，驰驿报闻，毋得轻恕！"橚闻言悚惧，就藩后不敢为非。后崩，橚始少纵，弃国游凤阳。太祖愤怒，命徙至云南，寻因怀念后德，仍勒令归藩。随笔说明周王橚事。后遇岁灾，辄率宫人蔬食，太祖谓已发仓赈恤，不必怀忧，后谓赈恤不如预备，太祖甚以为然。平时又累问百姓安否？且云："帝为天下父，自己为天下母，赤子不安，父母如何可安？"名论不刊。及太祖幸太学还，后问及生徒，知有数千人，便慨然道："诸生皆有廪食，可以无饥，但他的妻子，从何取给？"太祖亦为动容。乃立红板仓储粮，岁给诸生家属，生徒颂德不置。后虽贵，犹亲自主馈，早晚御膳，格外注视。妃嫔等劝她自重，后语妃嫔道："事夫须亲自馈食，从古到今，礼所宜然。且主上性厉，偶一失饪，何人敢当？不如我去当冲，还可禁受。"既而进羹微寒，太祖举碗掷后，后急忙躲闪，耳畔已被擦着，受了微伤，更泼了一身羹污。后热羹重进，从容易服，颜色自若。妃嫔才深信后言，并服后德。宫人或被幸得孕，后倍加体恤，妃嫔等或忤上意，后必设法调停。有言郭景祥子不孝，尝持槊犯景祥，太祖欲将他正法，后奏道："妾闻景祥止一子，独子易骄，但亦未必尽如人言，须查明属实，方可加刑。否则杀了一人，遽绝人后，转似有伤仁惠了。"的是仁人之言，不得视为妇人之仁。嗣太祖察知被诬，方叹道："若非后言，险些儿将郭家宗祀，把他斩断呢。"李文忠守严州时，杨宪上书诬劾。后谓宪言不宜轻信，文忠乃得免罪。春坊庶子李希贤，授诸王经训，用笔管击伤王额，太祖大怒，后劝解道："譬如使人制锦，只可任他剪裁，不应为子责师。"太祖乃罢。此外隐护功臣，事多失传，就在宫禁里面，也不能尽详。至病亟时，群臣请祷祀求良医，后语太祖道："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

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明淑如此，我愿终身崇拜之。太祖叹息不已。继问后有无遗言。后呜咽道：“妾与陛下起布衣，赖陛下神圣，得为国母，志愿已足，尚有何言？不过妾死以后，只愿陛下亲贤纳谏，慎终如始罢了。”亲贤纳谏四字，括尽古今君道。言讫而逝。寿五十一岁。宫人恸哭失声，即外廷百官，亦一律衔哀。宫中尝作追忆歌道：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九月葬孝陵，临葬遇风雨雷电，太祖愀然不乐，召僧宗泐入，与语道：“后将就窆，令汝宣偈。”泐随口说偈道：

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

宣偈毕，天忽开霁，乃启輀往葬，太祖甚是心慰，赐泐百金。后来尊谥马后为孝慈皇后。马后以下，位置要算孙贵妃。奈孙贵妃已早去世，乃令李淑妃摄六宫事。淑妃，寿州人，父名杰，洪武初曾任广武卫指挥，北征战死。太祖闻杰女慧美，遂纳为妃嫔，倍加宠遇。未几淑妃又殁，乃以郭宁妃充摄六宫。结述李郭二妃，回应第五回及第七回。终太祖身世，不复立后，总算是不忘伉俪的遗意太子标系马后长子，太祖与陈友谅交战时，马后尝负标从军，及标得立储，绘成负子图，藏怀中。会李善长等赐死，太子进谏道：“皇父诛夷太滥，恐伤和气。”太祖默然。次日，以棘杖遗地，令太子拾起，持在手中。太子有难色，太祖笑道：“朕令汝执杖，汝以为杖上有刺，怕伤汝手，若得棘刺除去，就可无虞。朕今所戮诸臣，便是为汝除刺，汝难道不明朕意么？”棘刺原属宜防，但有害过棘刺者，何不防之？太子顿首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言未毕，太祖面忽改色，突然离座，持榻欲投。太子起身急走，一面探怀中所绘图，弃掷地上。太祖拾视，顿时大恸，方免追责。

适鲁王檀好饵金石，毒发致死，太祖谥他为荒，隐寓恨意。潭王梓有心谋变，弄到夫妇俱焚，太子益不自安，日怀危惧。忮刻之私，危及骨肉，可见人主不宜好刻。原来潭王梓的来历，小子于十一回中，曾叙他母妃阎氏，系陈友谅妃子，遗腹生梓。梓年渐长，就封长沙。临行辞母，母问道：“汝将何往？”梓答称：“至国。”母问：“汝国何在？”答言：“在长沙。”母又问：“何人封汝？”答言：“受父所封。”母又道：“汝父何在，尚能封汝？”梓知有异，跪询母意。母乃流涕与语，详述前

事，并言前日屈身事仇，实为汝一点骨血，汝今年长，毋忘前恨。梓饮泣受命而去。到了长沙，终日闷闷不乐，惟日与府僚设醴赋诗，聊作消遣。既而妻父于显，及妻弟琥，坐胡惟庸党被诛，遂潜谋作乱。太祖遣使召见，梓惧谋泄，因愤愤道："宁见阎王，不见贼王。"言已，纵火焚宫。与妃于氏并投火中，霎时间骨肉焦灼，同归于尽。其母阁氏，亦忧悔成疾，数日遂亡。与子妇同归冥途，恰也可喜，惟见陈友谅恐不能无愧耳。史传谓梓由达定妃所出，达定妃又不著姓氏，想因明代档案，讳莫如深，无从参考，所以含糊过去。

至若李善长赐死一案，仍是被胡惟庸牵连。善长弟存义，与惟庸结儿女亲，惟庸得罪，存义本须连坐，太祖因顾念勋戚，赦他死罪，贬置崇明。善长未尝入谢，遂致太祖怀恨。善长又营建大厦，向信国公汤和，假用卫卒三百名，汤和虽是应允，暗中恰封章入告。已而京中吏民，为党狱诛累，坐罪徙边，共约数百人，内有丁斌等系善长私亲，善长替他求免，益触主怒，竟命将丁斌逮问。斌本给事胡惟庸家，一经讯鞫，反将李存义当日，如何交通惟庸情事，和盘说出。丁斌不至如此没良，总由狱吏承旨诱供之故。刑官不好怠慢，复逮李存义父子严讯。存义父子，熬刑不住。又把通逆情由，诿与善长。恃彼为韩国公耶？那时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联章交劾善长，统说是大逆应诛。落穽下石，令人悲叹。太祖还欲议亲议功，格外宽宥，猫拖老鼠，装什么假慈悲。偏偏太史又奏言星变，只说此次占象，应在大臣身上，须加罚殛，于是太祖遂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可怜善长已七十七岁，活活的投缳毕命。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被戮。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说占象应在大臣，则善长一死足矣，何必戮及家属多至七十余人。外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江南侯陆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荥阳侯郑遇春等，一并坐狱论死。总算杀得爽快。太祖且条列诸臣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

当时只有虞部郎中王国用，痛善长被诬，浼御史解缙起草，替他讼冤。拜本上去，好似石沉大海，毫无复音。国用还是运气，否则又将下狱矣。太子标仁恕性成，心中很过不下去，颇肖马后。至进谏被责，越觉怏怏。会太祖以关中险要，竟欲迁都，秦王樉恐失去封地，颇有怨言。太祖又召还拘禁，命太子亲往关中，卜都相宅，并调查秦王过失。太子还都，代陈秦王无罪，涕泣请免。太祖尚未深信，太子遂忧悒成疾，于洪武二十五年夏月，瞑目归天。丧葬礼毕，谥为懿文太子。前回结末数语，至此方一律叙清。

是时太祖已迭纳数妃，连生十数子，椿为蜀王，皇十一子。柏为湘王，皇十二子。桂为代王，皇十三子。楱为肃王，皇十四子。植为辽王，皇十五子。栴为庆王，皇十六子。权为宁王，皇十七子。楩为岷王，皇十八子。橞为谷王，皇十九子。松为韩王，皇二十子。模为瀋王，皇二十一子。楹为安王，皇二十二子。柽为唐王，皇二十三子。栋为郢王，皇二十四子。櫹为伊王，皇二十五子。连从前所封九王，共得二十四子。这二十四子中，惟燕王棣最为沈鸷，太祖谓棣酷肖自己，特别钟爱。至太子薨逝，意欲立棣为储君，只因太子已生五子，嫡长早殇。次子叫作允炆，即建文帝年亦寖长，倘或舍孙立子，未免于礼未合，乃亲御东角门，召群臣会议。太祖先下谕道："国家不幸，太子竟亡。古称国有长君，方足福民，朕意欲立燕王，卿等以为何如？"学士刘三吾抗奏道："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是古今的通礼。若立燕王，将置秦王、晋王于何地？弟不可先兄，臣意谓不如立皇孙。"援经立议，不得以靖难兵变，咎及三吾。太祖闻言，为之泪下，乃决立允炆为皇太孙。

先是太子在日，凉国公蓝玉，与太子有闻接戚谊，尝相往来。接入前回蓝玉事，以便承上起下。自北征还军，语太子道："臣观燕王在国，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愿殿下先事预防，审慎一二！"太子道："燕王事我甚恭，决无是事。"蓝玉道："臣蒙殿下优待，所以密陈利害，但愿臣言不验，不愿臣言幸中。"太子默然。及蓝玉趋退后，未免有人闻知，传报燕王，燕王衔恨不已。及太子薨逝，燕王入朝，即奏称："在朝公侯，纵恣不法，将来恐尾大不掉，应妥为处置"云云。这句话，虽是冠冕堂皇，暗地里却指着蓝玉，请太祖按罪严惩。蓝玉桀骜如故，一些儿不加检点，寻又出捕西番逃寇祁者孙，并擒建昌卫叛帅月鲁帖木儿，威焰愈盛，意图升爵。哪知太祖反冷眼相待，并不升赏。至皇太孙册立，乃命他兼太子太傅，别召冯胜、傅友德归朝，令兼太子太师。玉攘袂大言道："难道我不配做太师么？"嗣是怏怏不乐。遇有入朝侍宴，所有言动，一味骄蹇，太祖越加疑忌。从此玉有奏白，无一见从。玉尝私语僚友，指斥乘舆道："他已疑我了。"$既知见疑，何不速退。此语一传，便有锦衣卫蒋瓛，密告蓝玉谋逆，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设计起事，将伺皇上出耕藉田，乘机劫驾等情。太祖得了此信，立命锦衣卫发兵掩捕，自蓝玉以下，没一个不拿到殿前，先由太祖亲讯，继由刑部锻炼成狱，无论是真是假，一古脑儿当作实事，遂将他一并正法，并把罪犯族属，尽行杀死。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难免刀头上的痛苦，

因此列侯通籍，坐党夷灭，共万五千人，所有元功宿将，几乎一网打尽。比汉高待功臣，还要加惨。太祖意尚未足，过了年余，颍国公傅友德，奏请给怀远田千亩，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居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不测，我辈恐无噍类了。"为这一语，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在府第外筑稻场，埋甑地下，架板为廊，加以碌碡，取有鞯鞯声，走马为乐。有怨家入告太祖，讦胜家居不法，稻场下密藏兵器，意图谋变云云。太祖遂召胜入，赐酒食慰谕道："卿可安心！悠悠众口，朕何至无端轻信？"言下，甚是欢颜。胜以为无虞，尽量宴饮，谁知饮毕还第，即于是夜暴病，害得七孔流血，数刻即亡。可痛可恨！

总计开国功臣，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保全身名，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公，都死在胡蓝党狱以前，沐英留镇云南，在外无事，得以考终。汤和自死最迟，他是绝顶聪明，见太祖疑忌功臣，便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所以享年七十，寿考终身。叙明六王生卒，是用笔绵密处。这也不必细表。且说太祖既迭诛功臣，所有守边事宜，改令皇子专任。燕王棣最称英武，凡朔漠一带，统归镇守，他遂招兵养马，屡出巡边。洪武二十三年，率师出古北口，收降元太尉乃儿不花。二十九年，复出师至撤撤儿山，擒斩元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太祖闻报大喜，尝谓肃清沙漠，须赖燕王。至三十一年，秦王樉、晋王榑俱薨，乃命燕王棣总率诸王，得专征伐。其时太祖已经老病，尚传谕燕王道：

> 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告成王曰："诰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朕之诸子，汝独才智，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用防边患，奠安黎庶，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毋怠！

自是燕王权力愈盛，兵马益强，又兼燕京为故元遗都，得此根据，越觉雄心勃勃了。统为下文伏线。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年七十有一，遗诏命太孙允炆嗣位。且言诸王镇守国中，不必来京。允炆依着遗诏，登了御座，一面奉着梓宫，往葬孝陵，追谥为高皇帝，庙号太祖，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允炆后遭国难，没有庙谥，明代沿称为建文帝。清乾隆元年，始追谥为恭闵惠皇帝。小子编述至此，也援明朝故例，称他做建文帝便了。本回就此结束，只有一诗咏明太祖道：

> 濠梁崛起见真人，神武天生自绝伦。

独有晚年偏好杀，保邦从此少能臣。

欲知建文帝即位后事，且至下回续叙。

是回叙事，看似拉杂写来，头绪纷繁，实则一线到底。太祖性本雄猜，赖有马后之贤，从容补救，故洪武十五年以前，虽有胡惟庸一狱，而李善长、宋濂、陆仲亨、费聚等，尚得保全，党祸固未剧也，至马后崩而杀机迫矣。父子尚怀猜忌，遑问功臣？善长赐死，株连多人，甚至秦、周诸王，亦拟加罪。懿文太子，虽不能保全元功，犹能保全骨肉，不可谓非仁且恕者。然卒以是忧郁成疾，至不永年，是太子之薨，亦未始非太祖促之也。太子殁而蓝狱即兴，连坐至万余人，元功宿将，相继俱尽，何其残忍至此？燕王之酷肖乃父，亦无非天性忮刻，相感而孚耳。故是回总旨，在叙太祖之好猜，隐为燕王靖难张本，自翦羽翼，反害子孙，忮求果奚为乎？

第二十一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戕使臣靖难兴师

却说建文帝嗣位，诏令各地藩王，毋须来京，于是诸王皆遣使朝贺，不复入觐。独燕王棣星夜南下，将至淮安，被兵部尚书齐泰闻知，禀白帝前，遣使出阻，促令还国，燕王怏怏北还。自是启嫌。先是太祖在日，因建文帝头颅少偏，性又过柔，恐不能担负重器，时以为忧。一日，令他咏月，收束两句："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隐伏诗谶。太祖见了，颇为不悦。后复令他属对，出语云："风吹马尾千条线。"建文帝答道："雨打羊毛一片膻。"太祖闻言，面色顿变。是时燕王在侧，独上前奏对，乃是"日照龙鳞万点金"七字，太祖不禁叫绝道："好对语！"恰是冠冕堂皇。自是太祖愈爱燕王，不欲立建文为储。偏学士刘三吾，请立太孙，乃勉徇所请。俗语说得好，棋无一著错，为这一著，遂酿成骨月相戕的祸祟，以致兵戈迭起，杀运侵寻。回应首回第一弊，且隐为下文作引。

建文帝本是个仁柔寡断的人物，但他对各地藩王，恰也有些疑忌。即位以后，亲信的侍臣，第一个便是齐泰，第二个乃是侍读黄子澄。齐、黄二人，实为首祸，故特笔提出。一夕，忽召子澄入内，与语道："先生可记得东角门谈话么？"子澄应声道："臣不敢忘。"建文帝遂令子澄为太常侍卿，参领国事。原来建文帝为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语子澄道："诸叔各就藩封，拥兵自固，设有变端，如何对付？"子澄答称无妨，且举汉平七国的故例，作为证据，建文帝方才欢慰。建文不及景帝，子澄宁欲作晁错耶？至此回忆前言，乃复与子澄语及，无非是令他辅翼，监制外藩的意思。既而户部侍郎卓敬，密书上奏，略称："燕王智虑过人，酷类先帝，现在镇抚北平，地势形胜，士马精强，万一有变，不易控制，应徙封南昌为是。"建文帝览毕，于次日召敬入殿，语敬道："燕王骨月至亲，应无他变。"敬叩首道："陛下岂不闻隋文杨广的故事么？父子至亲，尚具逆谋。"不导建文以亲亲之谊，反促其疑忌诸王。未免悖谬。建文帝不待说毕，便道："卿且休言！容朕细思。"这语传出外廷，顿时流言四起，都说新主有意削藩。那时燕王先侦知消息，上书称疾。他如周、齐、湘、代、岷诸王，多不自安，互相勾结。周王橚次子有炡，曾封汝南王，竟密告橚不法事，以子证父不得为直。辞连燕、齐、湘三王。建文帝忙召齐泰、黄子澄，入内密议。齐泰

道："诸王中惟燕最强，除了燕王，余人可不讨而服。"黄子澄插口道："齐尚书说错了，欲要图燕，先须翦他手足。周王系燕王母弟，今既密谋不轨，何妨将他拿来，先行处罪。一足除周，二足惩燕。"建文帝道："周、燕相连，岂肯就捕？"子澄道："陛下不必过忧，臣自有计。"建文帝大喜道："朕得先生，可无他忧了。凡事当尽委先生。"太过信了。子澄顿首谢命，偕齐泰出来，当下召曹国公李景隆，即李文忠子。授他密计，令即前往。景隆依计而行，出都时，率兵千人，扬言奉命防边，道出汴梁，周王橚闻着此信，毫不防备，那知景隆到了开封，竟率兵袭入王宫，把周王橚及妃嫔人等，统行拿下，押解至京。建文帝见了周王，恰又怜悯起来，意欲放他回国。是谓妇人之仁。泰与子澄坚持不可，乃废橚为庶人，流窜蒙化。橚子皆别徙。未几又召橚还京，锢禁狱中。

越月余，天象告警，荧惑守心。四川岳池教授程济，夙通术数，上书言星应兵象，并在北方，来年必有战祸。这书到京，建文帝未免动疑，只面子上恰不便相信，只说是程济妄言，饬四川长官拿解进京。济入都，由帝亲讯，济大呼道："陛下囚臣，明岁无兵，杀臣未迟。"乃将济下狱。都督府断事高巍，痛心时政，独剀切上书道：

> 昔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诸王，凡以护中国，屏四裔，为圣子神孙计，至远也。然地大兵强，易致生乱。诸王又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则废法，削之则伤恩。贾谊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今盍师其意，勿施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令西北之子弟诸王，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子弟，分封于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陛下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问不绝，贤如河间东平者，下诏褒赏；不法如淮南济北者，始犯则容，再犯则赦，三犯而不改，则告庙削地而废处之，宁有不顺服者哉？谨奏！

疏入不报。齐泰、黄子澄等，承建文帝密旨，日思削燕，只因燕王棣地广兵强，一时不便下手。燕王虽在北平，所有京中消息，无不闻知，一面佯称疾笃，一面谋诸僧人道衍。这道衍系是何人？他本姚姓，名广孝，籍隶苏州，出家为僧，法名道衍，自称得异人传授，预知休咎。从前太祖封藩，多择名僧为诸王师傅，此举实令人不解。道衍得派入燕邸，一见燕王，便说他当为天子。燕王大悦，待若上宾，所有谋

议，均与道衍熟商。道衍又荐引两人，一个姓袁名珙，善相术，一个姓金名忠，善卜易。珙入见燕王时，即趋前拜贺。燕王惊问何意？珙对道："殿下龙行虎步，日角插天，怕不是个太平天子么？"燕王道："近日廷臣屡议削藩，区区北平，尚恐难保，还有什么奢望？"珙对道："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过四十，须必过脐，便登大宝。若有虚言，愿挖双目。"燕王益喜，复令金忠卜筮，得爻大吉。因此有意发难，与三人朝夕聚谋。

道衍首倡练兵，为整备计，但恐有人泄漏消息，暗地里穴通后苑，筑室地下，围绕重墙，密砌瓴甓瓦缶。室内督造兵械，室外养了无数鹅鸭，令他鸲鹆齐鸣，扰乱声浪。这种行动，除燕王左右外，没人与闻，还道是神不知，鬼不觉。可奈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这燕邸日夕储兵，免不得有人发泄，一传十，十传百，闹得南京城内，也统说燕王不臣，指日图变。齐泰、黄子澄两人，本是留心燕事，得有音闻，便去报知建文帝。建文帝忙问良策。黄子澄谓先发制人，不如讨燕。齐泰独以为未可，只请遣将戍开平，调燕藩护卫兵出塞，密翦羽党，然后观衅讨罪。两人计议，先后矛盾，已是不能成事。建文帝从齐泰言，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事。一面令都督宋忠，出屯开平，调燕邸卫兵，隶忠麾下，但称是防御北寇。掩耳盗铃。并遣都督耿瓛，练兵山海关，徐凯练兵临清，严行戒备。又飞召燕番骑指挥关童等，驰还京师。布置已定，乃命修太祖实录，追尊懿文太子为孝康帝，庙号兴宗，母吕氏为皇太后，册妃马氏为皇后，子文奎为皇太子，封弟允熥为吴王，允熙为衡王，允熙为徐王，免不得有一番忙碌。又用侍讲方孝孺议，更定官制，内外官品勋阶，悉仿周礼更定，且条订礼制，颁行天下。方氏虽一代正人，然未免迂腐，看他下手，便是急其所缓。正在整修内政的时候，忽报湘王柏、齐王榑、代王桂等，统蓄异图。当由建文帝分道遣使，发兵收印。柏自焚宫室，弯弓跃马，投火身亡。榑逮锢京师，桂幽禁大同，均废为庶人。一波才平，一波又起，西平侯沐晟，又奏称岷王楩行事不法，得旨照齐、代例，亦削职为民，流徙漳州。连削诸藩，无怪燕王速反。随饬刑部侍郎暴昭，户部侍郎夏原吉，充采访使，分巡天下。暴昭到了北平，侦悉燕王阴谋，飞使告密，请即预防。建文帝方在踌躇，忽报燕世子高炽、高煦、高燧，因太祖小祥，来京与祭，当饬令传入，与帝相见。彼此问答，除高煦有矜色外，两世子执礼甚恭，建文帝稍觉心安。至小祥祭毕，齐泰拟留住三人，作为质信，因此一时未行。燕王正防这一着，急遣人驰奏，只说病危且死，速遣三子北归。明明是假。建文帝复召齐、黄二人，示以奏牍。齐泰仍主持原议，不欲遣回。黄子澄独启奏道："不若遣归，令他

勿疑。”乃传旨令三子归国。旨方下，忽有魏国公徐辉祖入见。辉祖系徐达子，达女为燕王妃，燕王三世子，皆达女所出，与辉祖有甥舅谊。至是辉祖入奏道：“臣三甥中，唯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将叛父，他日必为后患，不如留住京中，免得胡行。”建文帝默然不答。建文之病，便在于此。辉祖退出，帝复召问辉祖弟增寿，及驸马王宁，都袒护高煦，保他无事。且云王言不宜反汗，乃悉听北去。高煦临行，潜入辉祖厩中，盗了一匹名马，加鞭疾驰。至辉祖察觉，遣人往追，已是不及。煦渡江而北，沿途乱杀吏民，至涿州，又杀驿丞，返见燕王。燕王也不及细问，惟满脸堆着笑容，并语三子道：“我父子重得相聚，真是天助我了。”过了数日，忽有朝旨下来，严责高煦擅杀罪状，燕王置诸不问。又越数日，燕官校于谅、周铎等，被张昺、谢贵赚去，执送南京，燕王忙遣人探问，已而返报，两人都被戮京师，害得燕王懊丧异常，嗟叹不已。未几又奉旨切责，燕王遂佯狂披发，走呼街头，夺取市人酒食，语言颠倒，有时奄卧沟渠，竟日不起。亏他装作。张昺、谢贵，闻王病状，入邸问视。时方盛夏，红日炎炎，燕邸内独设着一炉，炽炭甚烈，燕王身披羔裘，兀坐炉旁，还是瑟瑟乱抖，连呼天冷。张、谢二人，与他谈话，他却东掇西扯，满口荒唐。孙膑假疯，不是过也。张、谢信为真疾，辞别后，暗报朝廷。独燕长史葛诚，与张、谢莫逆，密语张、谢道：“燕王诈疾，公等慎勿为欺。”张、谢尚似信非信。嗣燕王使百户邓庸，诣阙奏事，齐泰将邓庸拿住，请帝亲讯，具言燕王谋逆状。乃发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属，并密令谢贵、张昺，设法图燕，使约长史葛诚及指挥卢振为内应。又以北平都指挥张信，旧为燕王信任，命他掩执燕王。

信受命不知所措，入内白母。母大惊道：“不可不可。吾闻燕王当有天下，王者不死，岂汝一人所能擒他么？”张信之母，岂亦知术数谙相卜耶？言未毕，京中密旨又到，催信赶紧行事。信艴然道：“为什么性急至此？”乃往燕邸请见。燕王托疾固辞，三造三却。信却想了一计，易了微服，乘着妇人车，径入燕府，说有要事密禀。燕王乃召入，信见燕王卧着，拜倒床下。燕王仍戟指张口，作疯癫状。信顿首道：“殿下不必如此，有事尽可告臣。”燕王尚瞪目道：“你说什么？”信又道：“臣有心归服殿下，殿下恰故意瞒臣，令臣不解。实告殿下，朝旨令臣擒王，王果有疾，臣当执王解京，否则应早为计，无庸深讳。”张信未免负主。言至此，猛见燕王起床下拜道：“恩张恩张！生我一家，全仗足下。”信答拜不迭，彼此扶掖而起。信遂将京中密旨，和盘说出。燕王立召僧道衍等，入内密议。适天大风雨，檐瓦飞堕，燕王有不悦色。道衍进言道：“这是上天示瑞，殿下何故不怿？”燕王谩骂

道："秃奴纯是瞎说，疾风暴雨，还说是祥瑞么？"道衍笑道："飞龙在天，哪得不有风雨？檐瓦交堕，就是将易黄屋的预兆，为什么说是不祥？"燕王乃转忧为喜，徐问道衍，如何措置？道衍道："殿下左右，惟张玉、朱能两人，最为可恃，请速召入，令他募集壮士，守卫府中，再图良策未迟。"燕王称善，遂命张玉、朱能，依计行事。寻又与道衍等商定良策，方才散会。

越数日，朝使至北平，来逮燕府官属，张昺、谢贵等，遂亲督卫士，围住燕府，迫令将官属交出。朱能入报，燕王道："外兵甚众，我兵甚寡，奈何？"又是假话。朱能道："擒杀张昺、谢贵，余何能为？"燕王方道："教你募集壮士，共得若干人？"朱能道："已有八百人到此。"燕王道："已够用了。你与张玉分率四百人，潜伏两庑，待我诱入贵、昺，掷瓜为号，你等一齐杀出，便可除此二奸。"朱能领命而去。

燕王遂称疾愈，亲御东殿，受官僚谒贺。退殿后，即遣使往语贵、昺道："朝廷遣使来收官属，可悉依所坐姓名，一一收逮，请两公速来带去！"贵、昺闻言，尚迟疑未至。燕王复遣中官往催，只说所逮官属，已经缚住，请即收验，迟恐有误。贵、昺乃带着卫士，径诣府门，司阍阻住卫士，但令贵、昺入内。贵、昺不便回身，只好令卫士在门外候着，自随中官径入。既到殿上，见燕王曳杖出来，笑脸相迎。两人谒见毕，便由燕王赐宴，酒过数巡，忽出瓜数盘，置于席上。燕王语两人道："适有新瓜进献，愿与卿等共尝时味。"贵、昺称谢。燕王自进片瓜，忽怒詈道："今编户齐民，对着兄弟宗族，尚相赒恤，乃身为天子亲属，性命偏危在旦夕，天下何事可为，亦何事不可为。"越是帝王家，越不能顾恤宗族，燕王乃犹未知耶？言毕，掷瓜于地。瓜方坠下，蓦见两庑杀出伏兵，鼓噪而入，捽住贵、昺，并葛诚、卢振下殿。燕王掷杖起立道："我生什么病！我为奸臣所迫，以致于此。今已擒获奸臣，不杀何待！"遂命将贵、昺等四人，一律枭首。贵、昺被杀，门外关着的卫兵，尽行散逸。连围城将士也闻报溃散。

北平都指挥彭二闻变，急跨马入市，集兵千余人，欲入端礼门。燕王遣壮士庞来兴、丁胜等，麾众出斗，格杀数人，便即逃散。彭二见不可支，亦仓皇遁去。燕王遂收逮葛诚、卢振家族，尽行处斩。一面下令安民，城中大定。都督宋忠，得着此耗，自开平率兵三万，至居庸关，因胆怯不敢进攻，退保怀来。于是燕王誓师抗命，削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自署官属，以张玉、朱能、邱福为都指挥佥事，擢李友

直为布政司参议，拜金忠为燕纪善，秣马厉兵，扬旗击鼓，居然造起反来。他恰自称为靖难军，小子有诗咏道：

北平兴甲似无名，发难偏称靖难兵。

如此强藩真跋扈，晋阳书叛岂从轻？

毕竟燕王能否成功，且看下回分解。

封建制度，莫盛于周，而东周之弱，实自此致之。厥后汉七国，晋八王，唐藩镇，元海都笃哇诸汗，皆尾大不掉，酿成祸乱。明祖不察，复循是辙，未几而即有靖难之师。论者谓建文嗣祚，道贵睦亲，乃听齐泰、黄子澄之言，削夺诸藩，激成燕王之变，是其咎应属建文。说固似矣，但大都耦国，终为后患。削亦反，不削亦反，误在案验未明，屡兴大狱。周、齐、湘、代、岷诸王，连日芟除，豆煎釜泣，兔死狐悲，宁有智虑过人之燕王，甘心就废，束手归罪耶？且所倚以谋燕者，惟责之张昺、谢贵、张信诸人，信既反复不忠，贵、昺又未能定变，为燕所缚，如豚犬然。内乏庙谟，外无良弼，坐使靖难军起，一发难收，是不能不为建文咎也。本回所叙，即为建文启衅之源，福为祸倚，由来渐矣。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却说燕王棣誓师抗命，下谕将士，大旨以入清君侧为名，招降参政郭资，副使墨麟，佥事吕震，及同知李浚、陈恭等，一面遣使驰驿，赍奏朝廷。其辞云：

> 皇考太祖高皇帝，艰难百战，定天下，成帝业，传至万世，封建诸子，巩固宗社，为磐石计。奸臣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橚、榑、柏、桂、楩五弟，不数年间，并见削夺，柏尤可悯，阖室自焚。圣仁在上，胡宁忍此？盖非陛下之心，实奸臣所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余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诚以君臣大义，骨肉至亲，恒思加慎，为诸王先。言重言重，恐怕未必。而奸臣跋扈，加祸无辜，执臣奏事人，箠楚交下，备极苦毒，迫言臣谋不轨，遂分派宋忠、谢贵、张昺等于北平城内外，甲马驰突于街衢，钲鼓喧阗于远迩，围守城府，视臣如寇仇，迨护卫人执贵、昺，始知奸臣欺诈之谋。窃念臣于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树，先翦附枝，亲藩既灭，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睹祖训有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俟命。

书入，建文帝尚迟疑未决，总是因循致误。那燕王已出师通州，降指挥房胜，进陷蓟州，擒杀都督指挥马宣，乘夜趋遵化。指挥蒋云、郑亨等，又皆开城迎降，复遣锐卒击夺居庸关。守将余瑱，败走怀来。时都督宋忠，正在怀来驻扎，闻居庸关失守，忙率兵来援，并下令军中道："尔等家属，统在北平，现闻被燕兵屠戮，积尸盈途，快随我前行，报仇泄恨。"激怒之计，未始不善，但惜系诈言耳。军士闻了此言，个个怒目切齿，摩拳奋掌，争向居庸关杀去。一到关前，遥见燕军前队的旗帜，统系熟识，旗下列着士卒，不是父兄，就是子弟，彼此慰问，都称无恙。当下恼动军心，大呼宋都督欺我，一声哗噪，相率倒戈。宋忠列阵未定，不防这前军哗变，自相残杀，正在脚忙手乱，那燕军复乘势杀来，眼见得人仰马翻，不可收拾，当下全军大溃。都指挥孙泰，本是一员骁将，也被流矢所中，战死阵中。宋忠逃奔入城，门不及

闭，被燕军一拥而入，四处搜杀，至厕间觅获宋忠，并擒住余瑱，一律杀死。诸将校先后受缚，共一百余人，统因主将已亡，情愿捐生，或自刎，或被杀，怀来遂陷。山后诸州皆震动。开平、龙门、上谷、云中诸守将，望风降附。谷王橞镇守宣府，也因地近怀来，恐遭兵祸，竟弃了国土，逃奔南京去了。

京中迭闻警耗，建文帝乃祭告太庙，削棣属籍，废为庶人，诏示天下，特命宿将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尉宁忠为副，率师讨燕。子澄又请命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文、陈晖、平安等，分道并进。且从狱中放出程济，擢为翰林院编修，充作军师，护诸将北行。一面传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合给军饷。临行时，建文帝谕令将士道："昔萧绎举兵入京，常号令军中，谓一门以内，自逞兵威，实属不祥。今尔等将士，与燕王对垒，亦须善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湘东故事，何足取法。况湘东因此失国，建文宁未之闻乎？耿炳文等领命出师，共计三十万人，陆续至真定，当命徐凯率兵驻河间，潘忠率兵驻莫州，杨松率先锋九千人驻雄县，约忠为应。

燕王使张玉往探虚实，玉返报道："炳文年老，潘、杨有勇无谋，行军安营，统乏纪律，看来俱不足为。惟我军欲南下，宜先取潘、杨，方可通道。"宿将凋零久矣，只一炳文亦老羸不胜任，谁为为之？以至于此。燕王称善，即命移军涿州，进屯桑娄。时值中秋，天高月朗，燕军统渡过白沟河，直薄雄县城下。杨松毫不防备，乘着中秋佳节，大家宰牛饮酒，醉饱酣眠，不料时至夜半，燕军缘城而上，大刀阔斧，砍入城中，等到杨松惊起，慌忙迎敌，已是不及措手，霎时间九千兵士，悉数战殁，杨松亦死于乱军之中。一班酒鬼，尽入冥途。燕王既得雄县，便谕诸将道："潘忠近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众来援，我便好生擒他了。"妙算在胸。当下命千户谭渊，领兵千余，渡月漾桥，埋伏水中，俟潘忠兵过，据住桥梁，断他归路。谭渊受计去讫。燕王即麾兵出城，列阵待着。果然潘忠引兵前来，越过月漾桥，直趋雄县。将到城下，望见前面统是燕军，不禁心慌，一经交绥，燕军如生龙活虎，锐不可当，潘忠料不可支，只好且战且行。回至桥边，忽由水中跳出一人，大喝道："谭渊在此！何不受缚？"潘忠尚未看清，已被谭渊手起枪落，刺倒马下。谭渊手下诸兵士，抢步出水，把潘忠擒去。潘军腹背受敌，纷纷投水溺死。潘、杨俱了。

燕王遂趋入莫州，休息三日，复会议进兵所向。张玉道："何不径

趋真定？彼众新集，我军乘胜进攻，一鼓可下。”燕王依言，即向真定进发。途次获得耿部下张保，由燕王好言抚慰，保自称愿降。燕王遂问耿军情形。保答道：“耿军共三十万人，先到的有十三万，分营滹沱河南北岸。”燕王道：“你既诚心归降，我纵你归去，只说是兵败被执，窃马逃归，所有雄、莫战状，及我兵直趋真定，统可直告炳文便了。”张保唯唯而去。诸将上前禀道：“大王直趋真定，本欲掩他不备，奈何遣保返告？”我亦欲问。燕王笑道：“诸将有所不知。前未知耿军虚实，因欲袭他不备，今知他半营河南，半营河北，南北互援，不易取胜，何若令他知我行踪，使他并南归北，才可一举尽歼。且使闻雄、莫败状，挫损锐气，这是兵法上所谓先声后实呢。”诸将方齐称妙计。燕王即带着数骑，径趋真定东门，擒住耿军二人，讯问耿军情状，果将南兵尽移北岸，随即遣张玉、谭渊、马云、朱能等，绕出城西南，连破耿军二营。炳文出城迎战，张玉等率军奋击，两下里喊杀连天，争个你死我活。不防燕王复亲率铁骑，沿城夹攻，横贯南阵，耿军大乱。炳文支持不住，慌忙逃回。朱能率敢死士后追，至滹沱河，炳文众尚数万，复列阵向能。能奋勇大呼，冲入炳文阵中，炳文军士，已经重创，无心恋战，相率披靡。一时践踏死的，不计其数。弃甲投降的，又有三千余人。副将李坚、宁忠，都督顾成，都指挥刘燧等，统被擒去。炳文逃入真定，闭门固守。燕军攻城，三日不能下，引还北平去了。

建文帝闻炳文战败，很是懊恼，便召问齐泰、黄子澄道：“炳文老将，尚且摧锋，为之奈何？”子澄道：“胜败兵家常事，不足深虑，臣思曹国公李景隆，材堪大用，不如命代炳文。”齐泰道：“景隆能文不能武，断不可用。”建文不听，即拜景隆为大将军，赐通天犀带，亲饯江浒，行推毂礼。景隆赴军，耿炳文卸任自归，监察御史韩郁，以出师无功，独愤然上疏道：

> 臣闻人主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今诸王亲则太祖之遗体也，贵则孝康帝之手足也，尊则陛下之叔父也，乃竖儒偏见，病藩封太重，疑虑太深，于是周王既废，湘王自焚，齐、代相继被摧，为计者必曰兵不加则祸必稔，实则朝廷激之变也。今燕举兵两月矣，前后调兵不下五十万，而一矢无获，将不效谋，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于转输，民不聊生，日甚一日，臣恐陛下之忧方深也。谚曰：“亲者隔之不断，疏者属之不坚”，此言深有至理。伏愿陛下鉴察，兴灭继绝，释齐、代之囚，封湘王之墓，还周王于京师，迎楚、蜀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书，劝燕罢兵守藩，慰宗庙之灵，笃亲亲之谊，

不胜幸甚。是亦迂腐之谈。

建文帝得了此奏，置诸高阁，只催命景隆进兵。景隆至德州，收集炳文将卒，并调诸路兵五十万，进营河间。燕王闻报，喜谕诸将道："从前汉高祖用兵如神，还只能将兵十万，景隆竖子，有什么才能，乃给他五十万众？这正是自取败亡呢。"言未已，有探马报说："明将吴高、耿瓛、杨文等，进军永平。"燕王投袂遽起，即欲麾军往援，诸将入请道："大王出援永平，倘景隆乘虚来袭，如何是好？"燕王道："景隆不足畏，我出援永平，正欲诱他前来，先破吴高，后破景隆，统在此举。"当下令世子高炽居守，并戒他坚守勿战，自率军径诣永平。吴高本来胆小，忽闻燕军大至，竟弃了辎重，退保山海关，燕军从后追去，斩首数千级。景隆闻燕王出援永平，果引兵薄北平城下，筑垒九门，燕世子高炽，督城固守，连妇女也令登陴，乱掷瓦砾。景隆军令不严，竟尔骤退。瓦砾犹能退军，况矢石乎？景隆竖子，固不足畏。高炽又夜遣勇士，缒城劫营，营中自相惊扰，竟退到十里以外，方敢驻足。独有都督瞿能，愤怒交迫，自率二子及精骑千余，直攻张掖门，势且登城，偏景隆因他擅出，满怀猜忌，勒令缓攻。既不知兵，又怀私意，不败何待？守兵连夜用水沃城，翌晨结水成冰，很是光滑，不能再登。两军相持不下，这时候，燕王已移师东北，潜袭大宁。原来大宁属宁王权镇守，东控辽左，西接宣府，所属朵颜三卫骑兵，都骁勇善战。燕军发难，明廷恐宁王与合，召还京师，宁王抗不受命，坐削护卫。燕王乘隙贻书，并潜师随后。诸将以大宁无患，北平垂危，请燕王熟权缓急，还救北平。燕王道："今从刘家口径趋大宁，数日可达，闻大宁城内，只有老弱居守，所有将士，均派往松亭关，我能袭取大宁，抚绥将士家属，松亭关自不战而降。若北平深沟高垒，纵有雄师百万，一时也难攻取，待我取了大宁，还援北平，尚是未迟。"陆续叙来，统见燕王妙算。遂从间道登山，驰抵大宁城下，暗令健卒四伏，自己单骑入城，一见宁王，握手大恸，只说建文负我，现在北平被围，旦夕且下，求吾弟设法救我，替我表谢请赦。真做得像，更兼宁王此时亦有狐兔之悲，能不堕其彀中耶？宁王也相对唏嘘，备加慰藉。一面代草表章，情词娓娓，请贷燕王一死。表发后，设宴相待，笑语殷勤。接连数日，城外的伏兵，多混迹入城，与三卫部长，互相联络。燕王方托故告辞，宁王送出郊外，置酒饯行。第一杯递与燕王，一饮而尽；第二杯复递到燕王手中，燕王忽将杯掷地道："伏兵何在？"人情反覆，一至于此，煞是可叹。言甫毕，一声呼噪，燕军尽至，竟拥了宁王南行，三卫彍骑，袖手旁观，大宁都指挥朱鉴，上前争夺，竟被燕军杀死。燕王又麾兵入城，揭示安民，只把宁府妃妾世子，及所有宝货，一拥而出，驰至松亭关。

关上将士，已接家属通报，有心归燕，统在马首迎降。燕王派兵分守要害，随驱着大宁降众，还向北平。至会州，简阅将士，设立五军，命都指挥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李彬将右军，徐忠将前军，房忠将后军，每军各置左右副将，以大宁降众，分隶各军，浩浩荡荡，驰援北平。

是时天气严冷，雨雪纷飞，燕王兵至孤山，暂驻北河西，河水汪洋，无舟可渡。燕王望空默祝道："天若助我，今夜河水结冰。"这一语也是燕王希冀非分，不意上天竟似有耳，河伯也是效灵，一夕严风，将河冰结得甚固。天神果助逆乎？抑助顺乎？燕军凌晨探视，诧为奇异，反报燕王。燕王大喜，即麾兵渡河。适值李景隆移营河滨，先锋都督陈晖渡河截击，被燕军一阵驱杀，大败奔回。燕军渡河上岸，回视河冰复解，大家喜得神助，遂抖擞精神，直捣景隆大营。自午至申，连破七寨，景隆不能抵御，夤夜遁去。燕军进抵城下，见城外尚有南军九垒，奋呼杀入，城中亦鼓噪出兵，内外夹攻，哪有不破之理？顿时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几个逃脱的兵士，星夜南奔，追上景隆残军，同返德州去了。景隆既至德州，不免懊怅得很，拟再调军马，期至来春大举，忽闻有朝旨下来，吓得面如土色，至开诏跪读，竟加封景隆为太子太师，这是事出意外，连景隆都莫名其妙呢。小子有诗叹道：

败军偾辙有明刑，谁料恩荣赐阙廷。

莫怪建文终逊国，误施赏罚失常经。

毕竟景隆如何邀赏，容至下回叙明。

明太祖杀戮功臣，几无噍类，至建文嗣位，所存者第一耿炳文。炳文系偏将才，非大帅才也，滹沱河一役，事事不出燕王所料，其才之劣，已可概见。然耿炳文败回真定，燕军攻城不下，三日即引还，意者其犹以炳文为宿将，未易攻取乎？至若景隆仅优文学，素未典兵，安可寄以干城之任？子澄误荐，建文误用，宜其丧师覆辙也。史称燕王善战，宁王善谋，燕宁接壤，燕既发难，正应优诏谕宁，令蹑燕后，为两面夹攻之计，乃复削其护卫，为渊驱鱼，即非燕王之计诱，恐燕宁亦必相联，兔死狐悲，谁不知之？建文帝不谋及此，而盈廷诸佐，又不闻举此以告，坐使燕藩日盛，祸及滔天，天下事之可长太息者，孰逾于是？读之令人作三日呕云。

第二十三回　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却说李景隆败回德州，明廷反加封太子太师，赏罚倒置，究是何因？看官不要性急，待小子补叙出来。原来景隆败报到京，由黄子澄暗中匿住，反奏称交战获胜，不过因天气寒冷，未便行兵，所以暂回德州，俟春再举。建文信为实事，遂封景隆为太子太师，景隆受诏后，自己都是不解，嗣接子澄密书，方知子澄代为掩饰，真是感激不尽；且书中勉令再举，亦合己意。遂飞檄各处，招集兵士，到建文二年孟春，各处兵马齐集，差不多有五六十万人，正拟祭旗出发，忽报燕王出攻大同，亟督师往援，道出紫荆关，余寒尚重，冰雪齐封，军士各叫苦不迭。幸得侦骑反报，燕王已由居庸关，入返北平，于是相率趋归。军士南归情急，抛弃无数铠仗，以便速行。还有一班敝兵羸卒，不能熬受冻饿，多半死亡。未曾对仗，且如此狼狈，真令人短气。

景隆回军月余，又誓师德州，会同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进兵真定，得兵六十万，列阵数十里。燕王闻报，语诸将道："李景隆等都无能为，惟靠了数十万兵卒，想来谋我，哪知人多易乱，前后不相应，左右不相谋，将帅不专，号令不一，何能成事？尔等但严装待着，敌来即击，怕他什么？"虽是安定军心，恰亦寓有至理。张玉道："何不先往白沟河，扼住要害，以逸待劳？"燕王点头道："尔言却也有理。"遂麾众先往。到了三日，侦悉景隆前锋都督平安，已将驰到，燕王道："平安竖子，前曾从我出塞，今日敢来冲锋，我当前去破他。"当下拔营复进，渡过五马河，直抵苏家桥。猛闻炮声骤响，伏兵猝起，当先一员大将，挺矛突阵，就是南军都督平安。随后又有都督瞿能父子，亦跃马而来，刀光闪闪，逢人便砍。燕兵猝不及防，向后倒退，几乎旗靡辙乱。忽有三员骁将，出阵拦阻，与平安交战起来，燕军望将过去，一是内官狗儿，一是千户华聚，一是百户谷允，三对儿盘旋厮杀，颇似棋逢敌手，将遇良材，战至日暮，方各鸣金收军。次日，景隆、英、杰等俱到，还有魏国公徐辉祖，亦奉命至师，数人商定一计，暗将火器埋着地下，然后出兵诱敌。燕军不知是诈，一鼓赶来，突觉火器爆发，烟焰冲天，燕军多烧得焦头烂额，连忙返奔，燕王也不能禁止，只好亲自断后。逃了一程，天色已昏，四顾手下，只有三骑，愁云惨淡，林树苍茫，竟不辨东西南北。俄闻水声潺潺，料知已到白沟河，急急跑到水滨，下马伏地，谛视河流，方得辨明方向，仓卒渡河，直达北岸，始见

本营所在地，驰入帐中，才得安息。随谕诸将秣马蓐食，翌日再战。

转瞬天明，使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房宽为先锋，邱福为后应，共率马步兵十余万，渡河列阵。南军营内的瞿能父子，约了平安，先后趋出，巧值房宽到来，两下相交，不到十合，平安怒马陷阵，宽众披靡，顷刻奔溃。张玉等见宽已败阵，统有惧色，独燕王大喝一声，自麾健卒数千人，先出阵前，舍命冲突，高煦率张玉等继进，一场恶战，真杀得山摇地动，日暗天昏。忽南军阵里，梆声一响，发出了无数硬箭，向燕军射来，这箭镞好像生眼，都到燕王马头旋绕，马屡被创，三易三蹶，南军复乘势相逼，急得燕王无法可施，也取强弩对付，连射一阵，箭又尽了，乃拔剑左右奋击，砍伤数人，剑又缺折不堪用，适身旁有骑兵中箭，倒毙马下，那马溜缰欲驰，被燕王一手拉住，纵身上马，加鞭北走。马甫上堤，忽听后面大呼道："燕王休走！徐能来擒你了。"燕王也不及回顾，只扬鞭作招呼状，情急智生，仿佛曹操之入濮阳城。徐能疑有伏兵，不敢穷追。约过片时，燕王得高煦等救兵，复回马杀来，巧值平安驰到，一支矛神出鬼没，刺死北军统领陈亨，徐忠急来相救，又被平安拔剑乱斫，伤了二指，指头将断未断，忠忍痛将残指砍去，裂衣裹创，奋勇再战。高煦恐燕王有失，也当先奋斗，几杀得难解难分。时已晌午，燕军少懈，瞿能父子，乘隙上前，大呼灭燕，连砍燕骑百余人。越蠫侯俞通渊，陆凉卫指挥滕聚，见瞿能父子得手，也纵马随入，正在踊跃争先的时候，忽觉北风陡起，猛扑南军，沙石飞扬，迷人双目，接连是一声怪响，把景隆身前的大纛，折做两段。天意可知。景隆料知不佳，正拟鸣金收军，忽然燕军队里，射出各种火具，火随风发，霎时燎原。南军有力难施，只好回马逃走，阵势一动，便至大乱。燕王趁这机会，亲率劲骑数千，绕出景隆阵后，突入驰击。前面的高煦，复督领将士，一齐纵火，顺风痛杀。可怜这瞿能父子，及俞通渊、滕聚等，俱战殁阵中，葬身火窟。平安独力难支，也只好匹马奔逃。南军大溃，势如山崩。燕王麾众奋追，直至月漾桥，除南军弃械投降外，被杀死的数不胜数。郭英向西遁去。郭英也是宿将，至此亦不中用，可见主有福，方觉将有力。景隆南走德州，抛弃器械辎重，好似山积，连御赐的玺书斧钺，也一并抛去。还亏徐辉祖率兵断后，方不至片甲不回。过了数日，燕王复进攻德州，未到城下，景隆先已出走，剩下储粮百余万石，至燕军入城，安安稳稳的得了粮草，声势越振。

是时山东参政铁铉，方督饷赴景隆军，闻景隆败还，忙驰入济南，与参军高巍，收集溃亡，共誓死守。景隆也遁至济南，扎营城外。燕军

乘胜进攻，景隆众尚十余万，仓猝迎战，又被燕军杀败，单骑遁去。于是燕军筑垒围城，经铁铉、高巍两人，督众固守，围久不下。警报飞达南京，建文帝不免心慌，没奈何与齐泰、黄子澄商量，佯示罢免，遣使赴燕军议和。一面召李景隆还京，所有军务，饬左都督盛庸代理，并升铁铉为山东布政司使，帮办军事。看官！你想这燕王棣狠鸷心成，既已发难，哪肯半途罢手？见了朝使，置诸不理，只命将士奋力攻城，且射书城中，谕令速降。铁铉撕破来书，掷出城外，燕王大愤，令将士决水灌城，城内陡成泽国，顿时军民汹汹。铁铉下令道："军民无恐，本司自有良策，静守三日，便可破敌。"军民得了此令，也不知他葫芦中卖什么药，且依令安心待着。我亦张目瞧着。这位布政使铁铉，居然不慌不忙，暗中差遣干役，出城求降。及差人还报，燕王已允，约明日入城，铁铉佯撤守具，又召集父老数百人，密嘱一番，令出城赴燕王营。燕王闻有父老到来，未免诧异，遂出营巡视。只见父老等俱俯伏道旁，涕泣请道："奸臣不忠，使大王蒙犯霜露，跋涉至此，大王系高皇帝子，民等乃高皇帝百姓，哪敢违大王命？但民等不习兵革，骤见大兵压境，未识大王为国为民的苦心，还疑是有心屠戮。大王如真心爱民，请退师十里，单骑入城，民等当备具壶浆，欢迎大王。"燕王大喜。也入彀中，若非命不该绝，必死铁板之下。好言抚慰，令他回城。次日下令退军，只率劲骑数人，跨马张盖，渡过吊桥，直达城下。城门果已大开，门内有无数兵民伏着，高呼千岁。燕王扬扬得意，徐行而入，方至门首，蓦听得踢踏一声，连忙上视，不瞧犹可，瞧了一眼，那城上竟放下一块铁板，差不多有数千斤，亏得眼明手快，勒马倒退，未及数尺，板已压下，正中马首，碎成齑粉。为燕王捏一把汗。燕王惊堕马下，旁有骑士扶起，另进一马，纵辔驰去。桥下本设有伏兵，见燕王将要过桥，出水来拆桥板，偏偏桥筑甚坚，一时不能遽毁，竟被燕王越桥逸去。真是天意。铁铉忙出城来追，已是不及。至回城后，叹息不已。

越宿闻炮声震天，燕军又到，铉忙督兵登陴，那炮石煞是厉害，弹着城墙，多成窟窿。燕军且击且攻，声势张甚，铉恐城被击破，又想了一计，悬出了一方神牌，上书"太祖高皇帝之灵"七字，想入非非。字样甚大，射入燕王目中，自觉难以为情，停止炮击。守兵得运土补隙，城复坚固。铉复密约盛庸，内外夹攻，击败燕众。燕王愤急得很，左思右想，一时无从得计。僧道衍进谏道："顿兵坚城，师老且殆，不如暂归北平，容图后举。"燕王乃撤围北去。铉及盛庸等出兵追敌，直至德州，城内燕军，闻燕王北还，亦无心固守，弃城遁去，德州遂复。庸、铉拜表奏捷，有旨封庸为历城侯，擢铉为兵部尚书，寻复诏庸总兵北伐，拜平燕将军。副将军吴杰进军定州，都督吴凯进军沧州，遥为犄

角，合图北平。

这消息传达燕王，燕王不以为意。恰下令出击辽东。又捣鬼了。诸将士各有异言，兵至通州，张玉、朱能入禀道："大敌当前，正应抵御，乃出师辽东，舍近图远，窃为不解。"燕王闻言，屏退左右，又与两人密语道："如此如此。"两人方顿首称善，遂倍道趋天津，过直沽，下令将士，循河而南。将士复惊诧起来，燕王道："尔等道我欲东反南，走错路头么？我夜见白气二道，东北至西南，占得南征大利，所以改道南行。"还要捣鬼。将士方才无言。燕王更引军疾趋，一昼夜行三百里，遇着南军侦骑，尽行杀毙。走到天明，已抵沧州城下。沧州镇帅吴凯，探得燕军出击辽东，毫不设备，只遣兵四出伐木，修筑城墙，不意燕兵猝至，亟督兵分守城堞，众皆股栗，不及穿甲，燕将张玉，遽率壮士登城东北隅，肉薄齐飞，仍不少却。吴凯料不能守，忙与都督程暹，都指挥俞琪、赵浒、胡原等，开城出走。行了里许，突遇着燕将谭渊，带着健卒，截住去路。吴凯等心忙意乱，勉强抵敌，可奈手下统已溃散，被燕军左擒右斫，伤毙了万余人。还有兵士三千名，见不是路，都下马降敌，剩得吴凯、程暹等数员将官，如何抵挡，也只得束手就缚。谁知那谭渊凶险得很，佯收降卒，密令军士掘下坑堑，至夜间尽驱降卒入坑，活活埋死，只把那吴凯、程暹等，械送燕王。燕王见功成计遂，一语道破，举上文各种疑团，均已了明。很是喜慰，命将所有俘虏，所得辎重，悉数解运直沽舟中，送达北平。自率众循河而南，复抵德州。盛庸坚壁不出，燕王攻城不下，引兵掠临清、大名，越汶上，至济宁。盛庸遂大合铁铉、平安各军，出屯东昌，杀牛犒将士，誓师厉众，背城列阵，并排着火器毒弩，专待燕军到来。燕军仗着屡胜的威风，飞行而至，一见南军，即鼓噪杀入，怎禁得火器迭发，继以毒弩，不是糜烂，就是惨毙。燕王见前队将士，多半受伤，愤懑的了不得，竟亲率精骑，冒着险来冲南军。盛庸见燕王亲至，恰故意分开两翼，一任燕王杀入，待燕王冲入中坚，复纠兵包围，绕至数匝。燕王才知中计，慌忙夺路，左驰右突，好似铜墙铁壁一般，无从得脱。燕将朱能、周长等，望见燕王被困，急率番骑驰救，突入围中，奋力死斗，才杀开一条血路，护翼燕王出围。张玉还道燕王未脱，拼命杀入，突被南军一阵乱箭，射毙马下。看官览到此处，几疑南军能射死张玉，独不能射中燕王，难道燕王有避箭诀，所以南军不敢放箭，听他逃去么？我亦要问。这个原因，试回阅前叙建文帝的命令，便可晓得。建文帝曾饬临阵诸将，毋使朕负杀叔父名，应二十一回。因此诸将不敢加矢燕王，只想燕王窘迫自缚，投降军前，哪知燕王有帝王相，凭你如何设计，他总遇着救星，化凶为吉，所以全军虽败，恰令各将前奔，自己独匹马单刀，且

战且退。南军纷纷追逼，又被他弯弓搭箭，射毙数人。等到南军齐上，却又来了高煦、华聚等，一阵击退南军，扬长而去。

燕王奔还北平，检阅将士，丧失二三万，复闻大将张玉战殁，不禁恸哭道："兵败不足虑，独丧我良辅，实可痛恨。"诸将闻言，亦涕下不已。燕王经此次大创，意欲少休，独道衍进言道："臣前谓师行必克，但费两日，两日就是东昌的昌字，今东昌遭败，已成过去，此后必获全胜。"于是燕王复搜卒补乘，俟至来年再举，暂且按下。

且说建文帝闻东昌大捷，欢慰非常，一面祭告太庙，一面开复齐泰、黄子澄原官，就是召还京师的李景隆，也赦罪勿问。有罪勿诛，如何振饬军纪？御史大夫练子宁，宗人府经历宋征，御史叶希贤，并奏言景隆失律丧师，且怀贰心，须亟正刑典，然后可谢宗社，励将士。黄子澄亦上书请诛。是你举荐包庇，何不自请坐罪？各奏上去，只留中不发，是时已是建文三年，建文帝方大祀圜丘，行庆贺礼，忽报燕王棣又出师北平，由保定南下了。帝乃命盛庸各军严行堵御，正是：

捷书上达方相贺，敌骑重来又启争。

欲知两军决战情形，且至下回再表。

本回叙南北战事，一误于李景隆，再误于盛庸，白沟河之战，燕王矢尽剑折，逸走登堤，景隆不麾军追擒，使燕王得遇救杀回，转致败溃，是景隆之咎，固无可辞。若盛庸固明明奏捷东昌矣，乌得而言其误乎？曰，既诱燕王入围，何不仍用火器强弩，对待燕王。乃任其得救而逸，非误而何？或谓建文有诏，不杀叔父，盛庸不敢违命，以至于此。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利于国，专之可也。使乘此得杀燕王，则燕军瓦解，大功告成，何至有再出之患乎？由斯以观，则李景隆固有误国之罪，盛庸亦不得谓非误国也。故吾谓盛庸之罪，不亚于李景隆。

第二十四回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

却说燕王棣信道衍言，于建文三年春月，复出师南犯，临行时，自撰祭文，哭奠阵亡将士张玉等，并脱下所服战袍，焚赐阴魂。将士家父兄子弟，无不感泣。燕王见人心奋激，即整兵至保定，与诸将议所向。邱福等请攻定州，燕王谓不如攻德州，乃移军东出。途次接着侦报，说盛庸已驻兵夹河。燕王便自率三骑，来觇庸阵。庸结阵甚坚，见燕王掠阵而过，忙遣千骑追赶。燕王仗着善射，连发数箭，射倒追骑五六人，加鞭驰脱。嗣又率步骑万余，来薄庸阵。庸军拥盾自蔽，矢刃不能入。燕王恰令壮士用着长矛，上前钩盾。两下牵扯，燕军即乘隙攻入。燕将谭渊，见敌阵内尘埃滚滚，想已蹂乱，急欲上前争功，策马而出，部下指挥董中峰，亦随着出来，正要冲入敌阵，兜头遇着一员敌将，执着长枪，来战谭渊。不数合，敌将虚晃一枪，勒马回阵，谭渊纵马追入，不防被敌将回枪一刺，适中咽喉，撞落马下。坑人者卒死人手。董中峰忙来相救，又被敌将拔剑一挥，砍作两段。这敌将叫作庄得，乃是盛庸麾下的都指挥，燕军见谭渊陷没，不觉惊退。庄得乘势驱杀，燕军大挫，燕王且战且行。可巧燕将朱能，率铁骑前来接应，燕王即让过两人，令他当先，自己从间道绕出，来袭南军背后。惯用此着。南军专向前面截杀，不防后面又有一军杀来，这是盛庸疏虞处。南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燕王击破庸阵，与朱能、张武等，合军喊杀，恼得这个庄指挥，不管死活，一味向前乱闯，还有骁将楚智、张能，也拼命相争。燕军见他勇悍，索性把他围住，用了强弩毒矢，四面攒射，庄得身中数箭，竟致毙命，张能兀自搴着皂旗，往来冲突，不到片时，也集矢如猬，死于非命，他尚手执大旗，植立不仆，燕军素畏张能，呼他为皂旗张，及死后兀立，还不敢近前。惟楚智持着双刀，左劈右砍，杀死燕军数人，几已突出重围，谁知一箭飞来，正中右臂，箭头有毒，痛不可支，顿时晕倒在地，被燕军活捉而去，嗣后苏醒转来，乱骂燕王，遂致遇害。时已天暮，两边各敛兵入营。燕王检点将士，也伤了无数，又失了大将谭渊，悲愤交迫，竟带同十余骑，逼盛庸营，露宿一宵。意不可测。

到了天明，四面皆围着庸兵，左右请燕王急遁。燕王仍谈笑自若，待至日出，吹动画角，招集骑兵，从容上马，穿营而去。盛庸诸将，相顾愕眙，连一箭也不敢发，由他往返自如。燕王固奇，盛庸诸将，亦觉可怪。越日复战，燕军阵东北，盛庸阵西南，苦战一日，互有杀伤。两

军统觉疲乏，各拟鸣金收兵，忽东北风大起，尘雾蔽天，砂砾击面，两军眯目，咫尺不见人影。风师又来助阵。燕王麾旗大呼，纵左右翼横击庸军，鼓声震地。庸军正思归休，哪禁得燕军杀来，不战而溃。燕军乘风追赶，至滹沱河口，逼庸军入水，践溺死的，不计其数。盛庸退保德州，没奈何据实申报。

建文帝正因宫嫔翠红，投缳自尽，颇为伤感，及接着败报，益觉惊惶无措。原来翠红姓王，临淮人，年十八入宫，二十得幸，貌既可人，才又轶众，早知燕王有异志，劝帝翦除，帝斥她离间骨肉，降隶宫娥。至燕兵发难，颇忆翠红前言，仍欲把她复位，偏宫中多怀妒忌，暗进谗言。翠红闻着，愤无可泄，竟取了三尺白绫，断送一条性命。还是死得干净。建文帝闻她自缢，也为悲泪不置，瘗葬水西门外的万岁冈。述翠红事，可补正史之缺。悲怀未了，警信复来，又只得召入齐泰、黄子澄，密商许久，令他出外募兵，恰故意下诏窜逐，遣使与燕王议和。燕王不从，且上书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各兵。建文帝又召问方孝孺。孝孺道："燕兵久叛大名，天将暑雨，势且不战自疲，今宜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芦沟桥捣北平，彼必归救，我用大兵蹑后，不难擒住燕王。现且佯与报书，往返数月，懈彼军心，谋定势合，便可进兵往蹴，一鼓荡平。"看似好计，奈不足欺骗燕王。建文帝连声称善，即遣大理寺少卿薛嵓，持诏赦燕王罪，令即罢兵归藩。嵓尚未至，燕王又与吴杰、平安等，交战藁城。吴杰、平安夹攻燕军，矢如雨集，燕军多中箭阵亡，燕王所建大旗，亦被丛矢注射，七洞八穿。方惊虑间，空中大风倏至，又来帮助燕王，比夹河一战的风势，还要厉害，拔木飞沙，吼声如雷。燕王复麾兵四蹙，恁你吴杰、平安，如何勇力，也不得不弃兵遁走，可怜南兵走头无路，多被燕军杀死。骁将邓戬、陈鹏等，陆续被擒。吴杰、平安走入真定，丧师数万。燕王俘获南军万人，除将士外，悉数纵还。又分兵略顺德、广平、河北诸郡县，气焰越盛。

大理寺少卿薛嵓，赍诏入燕营，燕王读诏毕，怒对薛嵓道："汝临行时，上有何言？"嵓答道："皇上有旨，殿下早晨释甲，朝廷暮即班师。"燕王狞然笑道："这语不能诳三尺小儿，乃欲来诳我么？"嵓战栗不能对，使非其人，多辱君命。燕将大哗，群请杀嵓。燕王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况他曾奉诏到此，尔等休得妄言！"既知有君，如何造反？这也是欺人之语。乃令蹐遍观各营，戈矛旗鼓，相接百余里，吓得蹐汗流浃背，跼蹐不安。燕王留嵓数日，嵓告别欲归，燕王语嵓道："为我归语天子，我父即天子之大父，天子父系我同产兄，我为亲

藩，富贵已极，尚复何望？无非望做皇帝，何必过谦？且天子待我素厚，只因权奸谗构，酿成衅隙，我为救死起见，不得已发兵南来，今幸蒙诏罢兵，不胜感戴。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我军心存惶惑，未肯遽散，望皇上立诛权奸，遣散各军，我愿率诸子归罪阙下，恭候皇上处治。”一派甘言，恐亦不能欺三尺小儿。嵩唯唯听命。燕王复令中使送他出境。

嵩沿途不敢逗留，数日到京。方孝孺先与嵩晤，详问燕事。嵩把燕王所言，具述一遍，孝孺嘿然。及嵩入见帝，亦备述前意，且言燕军甚盛，不易破灭。帝语孝孺道：“果如嵩言，是曲在朝廷，齐、黄二人，误朕太甚了。”孝孺道：“陛下使嵩宣谕燕王，嵩反为燕王作说客，如何可信？”于是帝又游移未决。总是优柔寡断。既而吴杰、平安等，收集溃卒，往断北平饷道，燕王未免怀忧，乃遣指挥武胜，复驰奏到京，大略言朝廷已许罢兵，盛庸等独拥兵未撤，且绝臣饷道，显违诏旨，请从严惩办云云。建文帝得了此奏，颇有罢兵意，便将原奏示方孝孺，且语孝孺道：“燕王为孝康皇帝同产弟，系朕亲叔父，若逼他过甚，如何对得住宗庙神灵？”孝孺抗奏道：“陛下果欲罢兵么？兵罢不可复聚，若他长驱犯阙，如何对付？臣愿陛下毋为所欺，速诛武胜，与他决绝，那时士气一振，自必得胜。”前云佯与往来，今复请与决绝，且欲诛使以激其怒，自相矛盾，安望成功？建文帝又信了孝孺，缚胜下锦衣狱。忽宽忽严，太无定见。

燕王闻报大怒，即遣都指挥李远等，率轻骑六千余人，改换南军衣甲，混入济宁、谷亭一带，与南军混杂，乘机纵火，把南军所积粮饷，一炬成灰。燕将邱福、薛禄，复合兵破济州城，潜遣兵抄掠沛县，又放起一把无名火，将南军粮船数万艘，一齐毁尽，所有军资器械，统成煨烬，河水尽热，鱼鳖皆浮死。仿佛曹军之焚乌巢。自是南军乏粮，愈觉短气，至盛庸闻耗，遣将袁宇率军邀截，又被李远设伏击败，斩首数千级。这消息传到京城，大为震动。方孝孺乃献上一计，欲离间燕王父子，请遗书高炽，允他王燕，令他父子相疑，自成乱衅。建文帝称为奇谋，慢着！即命孝孺草书，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书投燕。燕世子高炽，偏是乖巧，得书后并不启封，竟差了骑兵数名，卫着张安，送交军前。燕中官黄俨，本谄奉高燧，与高炽不甚相合，他闻知张安来意，即遣人驰报燕王，燕王颇也疑心，转问高煦。高煦本是个狠戾人物，管什么兄弟情谊，自然添些儿坏话。凑巧差骑已到，送入张安，并呈原书。燕王展阅毕，不禁惊喜道：“险些儿杀我世子。”遂命将张安拘禁，更复书慰勉高炽，那时方孝孺一番计画，又徒成画饼了。计固未佳。

盛庸因饷道不通，焦闷异常，即檄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据易州西水寨，窥伺北平。平安亦从真定出兵，拟向北平进击。燕王时在大名，遣将朱能等截击平安，自领大军往攻房昭。房昭被困多日，向真定乞援，真定发兵往救，被燕王设伏齐眉山下，一鼓击退，斩获无数。房昭势穷援绝，只得弃寨西遁，溃围时丧亡多人。平安到了半途，也被朱能杀败，走还真定。燕王得了许多辎重，凯旋北平。

建文帝屡闻败耗，无计可施，忽忆着太祖临崩，尝有遗嘱委托梅殷，要他力扶幼主，遂召他入朝，商决军事。梅殷系汝南侯梅思祖从子，通经史，善骑射，曾尚太祖女宁国公主，素得太祖宠眷，太祖弥留时，殷亦传侧，太祖嘱他道："诸王强盛，太孙稚弱，烦你尽心辅佐，如有犯上作乱，应为朕出师讨罪。"殷顿首受命。至是奉诏入朝，建文帝提起遗言，意欲命他出镇，殷直任不辞，遂受职总兵，出镇淮安，募集淮安兵民，号四十万，驻守淮上，防扼燕军。一面由宁国公主，致书燕王，责以君臣大义，燕王不答。是时朝廷中官，出使外省，多半侵暴百姓，怨言四起，台臣交章劾奏，建文帝格外懊恼，严旨斥责，并令所在地方官，逮系罪犯，尽法惩治。中官怨忿交迫，索性丧尽天良，密遣人驰赴北平，具言京师如何空虚，如何可取。蠹国殃民，端在此辈。燕王不禁慨然道："频年用兵，何时得了？要当临江一决，不再返顾呢。"道衍亦劝燕王直趋南京，燕王遂大举誓师，择日出发。一路驰突，所向无前，连陷东平、济阳诸州县，断绝徐州饷道，并破萧沛及宿州。京师闻警，命徐辉祖往援山东。辉祖星夜前行，至小河，闻都督何福，与燕军交战，大获胜仗，平安转战至北阪，亦杀败燕军，两处胜仗，随笔写过。心下大慰。即驱众至齐眉山，与何福合兵，复与燕军厮杀。两下里舍命角逐，自午至酉，胜负相当。燕将李斌，冲锋突阵，忽被流矢射中马首，马倒被擒。斌系著名健将，受擒后尚格杀数人，方才毙命，燕军为之夺气，随即溃散。燕将王真、陈文，亦皆战死。燕王退走数十里，才得安营。众将因屡次败起，请还师休养，俟衅再动。燕王道："兵事有进无退，稍稍失败，何可遽回？公等但顾目前，宁识大计？"言已，复下令军中道："欲渡河北归，请趋左！否则趋右。"此令殊误。众将多趋左。燕王大声道："尔等既不愿南行，任从自便！"言下很有怒容。朱能即出为调停道："诸君独不闻汉高遗事么？汉高十战九败，终有天下，今我军尚胜多败少，如何便有退心？"太祖屡效汉高，朱能亦以汉高拟燕王，父子皆思创业，安得不骨肉相戕耶？诸将始嘿然无言。燕王恐兵士哗变，好几日衣不解甲，夜不安寝。

这消息传将出来，南军很是相庆，还有京内一班廷臣，闻这捷报，

争说燕军且遁，京师不可无良将镇守，应召魏国公还京等语。建文帝又疑惑起来，遂下诏召还辉祖。辉祖一返，何福势孤，燕王复遣朱荣、刘江等，率轻骑截南军饷道，且令游骑扰他樵采。何福支持不住，只得移营灵璧，以便就粮。平安运粮赴何福营，率马步兵六万为卫，令粮车居中，陆续进发，将到灵璧，不防燕军已预先待着，骤出邀击，竞来夺粮。平安慌忙抵敌，杀了半日，未能退敌，再命弓弩手更迭放箭，射倒燕军千余名，敌始稍却。平安方欲进行，忽见燕王督军亲到，来势很猛，一时不及拦阻，竟被燕军横贯入阵，分作两橛。说时迟，那时快，何福闻平安到来，也开壁来援，与平安合击燕军，酣战多时，杀伤相当，燕王又麾军退去。未败又退，仍是狡计。平安、何福两人，总道燕军已退，可无他虑，慢慢儿押着粮车，往灵璧营。约行数里，天色微昏，暮霭四合，野景苍茫，前面丛林错杂，浓绿成阴，只见黑压压的一团，辨不出什么枝干。既写夜色，又点夏景。各军正放心过去，猛闻胡哨四起，钲鼓随鸣，林间杀出千军万马，冲断南军，当先驰入的统将，不是别人，就是燕王次子高煦。南军已经战乏，哪禁得这支生力军？况兼林深色暝，不知有多少人马，兵刃未交，心胆已碎，大家逃命要紧，还管那什么粮饷？平安、何福，尚想勉力抵御，后面又来了燕王的大军，眼见得不能抵敌，只好夺路逃走，及到灵璧，不但粮车尽失，且丧师万余人，伤马三千余匹。何福、平安以下，统是相对唏嘘，勉强闭寨拒守，是夜还幸没事，未见燕军进攻，只营中粮食已尽，势难复留，当由众将会议，移师至淮河就粮。何福也以为然，定于次日夜间，以放炮三声为号，一齐拔营。众将得令，好容易挨过一日，晚餐以后，各军收束停当，专待炮响起程。俄闻外面炮声已起，接连三响，正与号令相合，遂一齐开门，趋出营外。谁知四面八方，统列着燕军，一俟南军出营，捉一个，杀一个，好似砍瓜切菜一般。这一番，有分教：

全巢尽覆无完卵，巨劫难逃尽作灰。

未知南军能否逃生，且至下回交代。

燕王起兵三年，身临战阵，亲冒矢石，濒死者屡矣，而卒不死，虽曰天命，要莫非自建文帝纵之。燕王无君，建文帝亦不必有叔。如以为叔侄之谊，不忍遽忘，则曷若迎归燕王，让以大位，俾息兵安民之为愈乎？乃既削燕王属籍，废为庶人，又复下诏军前，毋使朕负杀叔父名，坐使燕王放胆，任意横行，无人敢制。且闻败即惧，闻捷即喜，喜怒无常，恩威妄用，当国家多难之秋，顾可若是之胸无定见乎？燕王始终不

臣，建文游移失据，成败之机，胥于此分之。故本回以燕王为宾，以建文帝为主，而军事之胜败，尚不过为一种之形容。阅者赏其词，尤当识其意，庶不负作者苦心。

第二十五回　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

却说何福、平安等，拔营欲走，偏遇燕军薄垒，猝不及防，而且号炮三声，也是燕军所放。燕军并不知何福号令，只因夤夜袭营，鸣炮进攻，可巧与何福号令相合，福军误为自己鸣炮，争欲出走，这真所谓冤冤相凑呢。说明前回情事。燕军趁势乱杀，顿时全营纷扰，人马蹂躏，濠堑俱满。副总兵陈晖，侍郎陈性善等三十余人，或战殁，或被执，连骁将平安，也仓猝马蹶，为燕军获住，只有何福单身逃脱。这次战事，所有南军精锐，悉数伤亡，嗣是一蹶不振。黄子澄闻报大哭道："大事已去，我辈万死，不足赎误国罪名。"你也自悔么？乃上书请调辽兵十万，至济南与铁铉合，截击燕军归路。建文帝准奏，飞饬总兵杨文，调辽兵至直沽。不料又被燕将宋贵，兜头袭击，辽兵皆溃，杨文就擒，并没有一兵一将，得至济南。

燕王遂长驱至泗州，收降守将周景初。安民已毕，往谒祖陵。陵下父老，都来叩见。燕王遍赐酒肉，亲加慰劳。父老皆喜，拜谢而去。燕王即欲渡淮，闻盛庸领马步兵数万，战舰数千，列淮南岸，严阵以待，恰也不敢造次进兵，乃遣使至淮安，往见驸马梅殷。只说要进香淮南，恳他假道。梅殷道："皇考有训，禁止进香，不遵先命，便是不孝。"叱使令去。使人返报，燕王大怒，复致书梅殷，略言："本藩出兵到此，为入清君侧起见，天命有归，何人敢阻？不早见机，后悔无及。"殷得书亦愤，竟将来使耳鼻，尽行割去，并语来使道："暂留你口，归报殿下，君臣大义，可不晓得么？"这语回报燕王，燕王无可奈何，另拟取道凤阳。凤阳知府徐安，闻燕王至淮，拆浮桥，匿舟楫，断绝交通。燕军又不能渡。

燕王踌躇一会，想出了一条好计，召邱福、朱能等入帐，密嘱令去，自引军至淮水北岸。指挥将士，舣舟扬筏，张旗鸣鼓，伪作欲渡状。南军对岸瞧着，整备兵械，严装设防，专待燕军南渡，袭击中流。那知燕军鼓噪多时，并没有一舟一筏，渡越过来。明明有计，盛庸如何不防？南军瞪目遥望，差不多有小半日，各自还营暂息，忽营外喊声骤起，杀到许多燕军，人乱马嘶，吓得南军魂不附体。看官道这支燕军，从何而来？原来是邱福、朱能等，受了密计，带着骁勇数百人，西行二十里，从上流雇了渔舟，偷渡淮水，绕至南军营前，奋勇杀入。盛庸并

不预防，还疑燕军飞到，慌忙出帐上马，意图逃走，不意马亦惊跃，反将盛庸掀了下来，庸跌仆地上，手足被伤，几乎不能动弹，亏得手下亲兵，把他扶起，掖登小舟，仓皇遁去。蛇无头不行，兵无主自乱，顿时全营大溃。燕王乘机飞渡，上岸夹击，立将南军扫净，尽获淮南战舰，遂下盱眙，陷扬州，杀死都指挥崇刚，及巡按御史王彬，别遣指挥吴庸，谕下高邮、通泰、仪真等城，遂进营高资港，舣舟江上，旗鼓蔽天。

京师震恐异常，建文帝忙遣御史大夫练子宁，侍郎黄观，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征兵。各镇观望不前，或且输款燕王，有意归附。还有朝上六卿大臣，恐在京遭困，多半吁请出守，以便四逸，京内越觉空虚。建文帝亦越觉惶急，没奈何下诏罪己，暗中恰召还齐泰、黄子澄，商决最后的要策。一误再误胡为乎？方孝孺入奏道："今日事急，且许割地议和，暂作缓兵之计。俟至募兵四集，再决胜负。"此老又出迂谋。建文帝流泪道："何人可使？"孝孺道："不如遣庆城郡主。"建文帝点首，乃以吕太后命，遣郡主往燕营。郡主系燕王从姊，既见燕王，燕王先哭，真耶伪耶？郡主亦哭，彼此对哭一场。燕王方问道："周、齐二王何在？"郡主道："周王已召还京师，齐王仍在狱中。"燕王叹息不置。郡主徐申帝意，燕王道："皇考分土，尚不能保，何望割地？且我率兵来此，无非欲谒孝陵，朝天子，规复旧章，请赦诸王，令奸臣不得蒙蔽主聪，我即解甲归藩，仍守臣礼，若徒设词缓兵，今日议和，明日仍战，徒令吾姊往返，反堕奸臣计中，我非愚人，赚我何为？"孝孺迂谋，又被燕王一口道破。郡主不便再言，只得告归。燕王送出营外，复语郡主道："为我归谢皇上，我与皇上至亲相爱，并无歹意。只恐未必。但请皇上从此悔悟，休信奸谋！且为传语弟妹，我几不免，赖宗庙神灵，佑我至此。相见当不远了。"是满意语。

郡主还白建文帝，帝复问方孝孺，孝孺道："长江天堑，可当百万兵，陛下不必畏惧。"还是迂谈。言未毕，锦衣卫走报，苏州知府姚善，宁波知府王珽，徽州知府陈彦回，乐平知县张彦方，永清典史周缙，各率兵来勤王了。建文帝稍稍放心，便一一召见，温言慰勉，令各出屯城外。一面命兵部侍郎陈植，往江上督师。会燕王进军瓜州，命中官狗儿，不愧燕王功狗。偕都指挥华聚，领前哨兵，出浦子口。盛庸、徐辉祖，合兵逆击，杀败狗儿、华聚等。败兵返报燕王，燕王欲议和北还，凑巧次子高煦，引兵到来，燕王大喜，忙出营相见，抚煦背道："世子多疾，转战立功，所赖惟汝。"此语足启高煦夺嫡之心，燕王乱国不足，尚欲传诸高煦耶。高煦闻命踊跃，遂努力来击庸军，庸军小

却。会侍郎陈植到营，慷慨誓师，甚至痛哭流涕，可奈军心已变，恁你舌吐莲花，也是没效。都督佥事陈瑄，竟受燕王运动，领舟师往降燕王。还有陈植麾下的金都督，亦欲叛去，植窥破金意，召入诘责，不料反触动彼怒，竟将陈植杀死，率众降燕。燕王问明底细，立诛金都督，且具棺敛植，遣官送葬白石山。权术可爱。于是设祭江神，誓师竞渡。舳舻衔接，旌旗蔽空，微风轻飏，长江不波，钲鼓声远达百里，南军相率骇愕。盛庸等麾众抵御，未曾交战，已先披靡，燕军前哨登岸，只有健卒数百，来冲庸军，庸军大乱，霎时尽溃。至燕王渡江后，引军穷追，直达数十里。南军除被杀外，统已散逸，单剩盛庸一人一骑，落荒走脱。燕军乘胜下镇江，拟休养数日，进薄京城。

建文帝闻报，徘徊殿廷，束手无策，复召方孝孺商议。孝孺请速诛李景隆，建文不从。廷臣邹公瑾等十八人，闻孝孺言，即拥景隆上殿，各举象笏，没前没后的乱击，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景隆原是可诛，但事已至此，诛亦无益。一班廷臣，攒笏乱击，更失朝仪，可笑可叹！建文帝且喝住众官，只命景隆上前奏对。景隆俯伏丹墀，叩首不已。到了后来，方说出议和二字。亏他想着。建文帝即委任景隆，令与兵部尚书茹瑺，再至燕营议和。两人见了燕王，俱伏地顿首。彘诟无耻。燕王冷笑道："公等来此何干？"景隆接连碰头道："奉主上命，特来乞和，愿割地分南北。"燕王不待说毕，便道："我从前未有过举，无端加罪，削为庶人，公等身为大臣，未闻替我缓颊，今反来作说客么？我今救死不暇，要土地何用？况今割地何名？皇考已明明给我北藩，都由奸臣播弄，下诏削夺，总教缴出奸臣，我便罢兵。天日在上，决不食言！"敢问后来何故篡国？景隆等拜谢回京。建文帝令景隆再赴燕营，只说："罪人已加窜逐，俟拿住后即当缴出。"景隆颇有难色，帝乃命诸王偕行。燕王见诸王到来，开营迎入。诸王具述帝意，燕王道："诸弟试思上言，是真是假？"诸王齐声道："大兄明鉴，想必不谬。"燕王道："我此来但欲得奸臣，余无他意。"遂设酒宴饮。诸王遣使归报。廷臣以燕王不肯议和，多劝帝他徙，暂避兵锋。方孝孺独抗奏道："京城里面，尚有劲兵二十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今宜尽撤城外民居，驱民运木入城，令北军无可依据，彼时将不战自走呢。"迂腐极矣。建文帝依计而行，令民撤屋运木。时方盛暑，居民不愿搬拆，各纵火焚屋，连日不息。孝孺复请令诸王分守都城，帝亦依言，命谷王穗、安王楹率着民兵，分段防守。齐泰、黄子澄，尚欲出外募兵，请命帝前，不待建文准奏，便即自去。泰奔广德州，子澄奔苏州，无非为避难计。建文帝不禁太息道："事出若辈，乃弃朕远遁么？"这叫做罪归于主。正说着，外面已报燕军薄城，建文帝尚召方孝孺问计。孝孺请坚守待援，万一不

济，当死社稷。”可与适道，未可与权。

帝闻奏，倍加惶急。御史魏冕，踉跄趋入，报称左都督徐增寿密谋应燕，帝尚未信，寻复有人接连入奏，乃命左右拿到增寿，面数罪状，亲自动手，掣出佩刀，把他砍死。怒尚未息，复见翰林院编修程济，跑入殿中，大呼道：“不好了，不好了，燕军已入城了！”建文帝道：“这么容易，莫非有人内应么？”程济道：“谷王穗、李景隆等，开金川门，迎入燕王，所以京城被陷。”建文帝流泪道：“罢！罢！朕未尝薄待王公，他竟如此负心，还有何说？”程济道：“御史连楹，曾佯叩燕王马前，欲刺燕王，不幸独力难成，反被杀死。”建文帝复道：“有此忠臣，悔不重用，朕亦知过，不如从孝孺言，殉了社稷罢。”言毕，即欲拔刀自尽。少监王钺在侧，忙伏奏道：“陛下不可轻生，从前高皇帝升遐时，曾有一箧，付与掌宫太监，并遗嘱道：“子孙若有大难，可开箧一视，自有方法。”程济插口道：“箧在何处？”王钺道：“藏在奉先殿左侧。”左右闻了此言，都说大难已到，快取遗箧开视。建文帝即命王钺取箧，须臾有太监四人，扛一红箧入殿，这箧很觉沈重，四围俱用铁皮包裹。连锁心内也灌生铁。当由王钺取了铁锥，将箧敲开，大家注视箧中。统疑有什么秘缄，可以退敌，谁知箧中藏着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连袈裟僧帽僧鞋等物，无不具备，并有薙刀一柄，白银十锭，及朱书一纸，纸中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人从水关御沟出行，薄暮可会集神乐观西房。建文帝叹息道：“数应如此，尚复何言？”程济即取出薙刀，与建文祝发。想曾习过薙发司务。吴王教授杨应能，因名符度牒，愿与帝祝发偕亡。监察御史叶希贤道：“臣名希贤，宜以应贤度牒属臣。”遂也把发薙下。三人脱了衣冠，披着袈裟，藏好度牒，整备出走；一面命纵火焚宫。顿时火光熊熊，把金碧辉煌的大内，尽行毁去。皇后马氏，投火自尽。妃嫔等除出走外，多半焚死，建文帝痛哭一场，便欲动身。在殿尚有五六十人，俱伏地大恸，愿随出亡。可云难得。建文帝道：“人多不便出走，尔等各宜自便。”御史曾凤韶牵住帝衣，且叩头道：“臣愿一死报陛下恩。”建文帝也不及回答，麾衣出走。那时誓死相从的，还有九人，从帝至鬼门。鬼门在太平门内，系内城一矮扉，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伛偻先出，余亦鱼贯出门。门外适有小舟待着，舟中有一道装老人，呼帝乘舟，并叩首称万岁。帝问他姓名，答称：“姓王名昇，就是神乐观住持。”奇极怪极。且云：“昨夜梦见高皇帝，命臣来此，所以舣舟守候。”想是太祖僧缘未满，故令乃孙再传衣钵。帝与九人登舟，舟随风驶，历时已至神乐观，由王昇导入观中。时已薄暮，俄见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共计得二十二人，由小子按着官衔，编次如下：

兵部侍郎　廖平　刑部侍郎　金焦　编修赵天泰、程济　检讨　程亨　按察使　王艮　参政　蔡运　刑部郎中　梁田玉　监察御史　叶希贤　中书舍人　梁良玉、梁中节、宋和、郭节刑部司务冯淮镇抚　牛景先、王资、杨应能、刘仲翰林待诏　郑洽　钦天监正　王之臣　徐王府宾辅　史彬　太监　周恕

杨应能、叶希贤等见帝，尚俯伏称臣。建文帝道："我已为僧，此后应以师弟相称，不必行君臣礼了。"诸臣涕泣应诺。廖平道："大家随师出走，原是一片诚心，但随行不必多人，更不可多人，就中无家室牵累，并有膂力可以护卫，方可随师左右，至多不过五人，余俱遥为应援，可好么？"建文帝点首称善。于是席地环坐，由王昇呈进夜膳，草草食毕。比御厨珍馐何如？当约定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三人，日随帝侧。应能、希贤称比邱，济称道人，冯淮、郭节、宋和、赵天泰、牛景先、王之臣六人，往来道路，给运衣食。六人俱隐姓埋名，改号称呼。余十数人分住各处，由帝顺便寓居。帝复与诸人计议道："我留此不便，不如远去滇南，依西平侯沐晟。"史彬道："大家势盛，耳目众多，况新主意尚未释，倘或告密，转足滋害，不如往来名胜，东西南北，皆可为家，何必定去云南？"帝随口作答，是夜便寄宿馆中。天将晓，帝足痛不能行，当由史彬、牛景先两人，步至中河桥，觅舟往载。适有一艇到来，舟子系吴江人，与史彬同籍。彬颇相识，问明来意，系由彬家差遣，来探消息。彬大喜，反报建文帝，愿奉帝至家暂避。帝遂出观驾舟，同行为叶、杨、程、牛、冯、宋、史七人，余俱作别，订后会期。及舟至吴江，彬奉帝还家，居室西偏曰清远轩，帝改名水月观。亲笔书额，字作篆文。越数日，诸臣复至，相聚五昼夜。帝命归省。至燕王即位，削夺逃亡诸臣官衔，并命礼部行文，追缴先时诰敕。苏州府遣吴江邑丞巩德，至史彬家索取诰敕等件，彬与相见，巩德谓，建文皇帝闻在君家，是否属实？彬答言未至，巩德微哂而去。建文帝闻着此信，知难久住，遂与杨、叶两比邱，及程道人，别了史彬，决计往云南去了。建文帝好文章，善作诗歌，曾记他道出贵州，尝题诗壁间，留有二律云：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沈。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

建文去国，京中作何情状，且待下回表明。

燕王渡淮，南京已不可守，此时除议和外，几无别法。然野心勃勃如燕王，岂肯就此议和，解甲归去？郡主之遣，诸王之行，益令燕王藐视。至若李景隆、茹瑺辈、伏地乞怜，更为国羞，尚何益乎？至金川门启，大内自焚，乃有建文出亡之说，红篋留贻，君臣祝发，事属怪诞不经，岂太祖果有先觉，预为乃孙计耶？或谓由青田刘基之预谋。考之正史，基亦无甚奇迹，不过建文出亡，剃度为僧，未必无据。就王鏊、陆树声、薛应旗、郑晓、朱国桢诸人，所载各书，皆历历可稽。即有舛讹，亦未必尽由附会，惟红篋事或属诸子虚耳。乃祖以僧而帝，乃孙由帝而僧，往复循环，殆亦明史中一大异事耶？

第二十六回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

却说燕王棣入京后，只魏国公徐辉祖，尚抵敌一阵，兵败出走，此外文武百官，多迎谒马前。燕王接见毕，驰视周、齐二王，相见时互相慰问，涕泪满颐，随即并辔归营，召集官吏会议。兵部尚书茹瑺，先至燕王前叩头劝进。可丑。燕王道："少主何在？"茹瑺道："大内被火，想少主已经晏驾了。"燕王蹙额道："我无端被难，不得已以兵自救，誓除奸臣，期安宗社，意欲效法周公，垂名后世，不意少主不谅，轻自捐生，我已得罪天地祖宗，哪敢再登大位，请另选才德兼备的亲王，缵承皇考大业呢。"得罪是真，辞位是假。茹瑺复顿首道："大王应天顺人，何谓得罪？"言未已，一班文武官僚，都俯伏在前，黑压压跪满一地，齐声道："天下系太祖的天下，殿下系太祖的嫡嗣，以德以功，应正大位。"何功何德？燕王犹再三固辞，群臣固请不已。燕王道："明日再议。"翌晨，群臣又叩营劝进。燕王乃命驾入城，编修杨荣迎谒道："殿下今日先谒陵呢？先即位呢？"也是无聊之言。燕王闻言，即命移驾谒陵，一面令诸将守城，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分别首从，悬赏通缉。至谒陵礼毕，复回京安抚军民，并谕王大臣道："诸王群臣，合词劝进，我实不德，未能上承宗庙，怎奈固辞不获，只得勉徇众志。王大臣等各宜协力同心，匡予不逮！"王大臣等唯唯听命。遂诣奉天殿即皇帝位，受王大臣朝贺。可谓如愿以偿。

先是建文中有道士游行都市，信口作歌道："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都人不解所谓，已而道士杳然。至燕王即位，方惊称道士为神，这也不必细表。单说燕王即位，下令清宫三日，诸宫人女官太监，多半杀死，惟前曾得罪建文，方得宽宥。燕王召宫人内侍，询以建文所在。宫人等无从证实，把马皇后残骸，称为帝尸。乃命就灰烬中拨出尸首，满身焦烂，四肢残缺，辨不出是男是女，只觉得惨不忍睹。燕王也不禁垂泪道："痴儿痴儿？何为至此？"试问是谁致之？是时侍读王景在侧，由燕王问他葬礼。王景谓当以天子礼敛葬。燕王点首，便令将马后残尸，敛葬如仪。猫拖老鼠假慈悲。忽有一人满身缟素，趋至阙下，伏地大哭，声震天地。燕王闻着，即喝令左右速拿，当由镇抚伍云，拿住入献。燕王凝视道："你就是方孝孺么？朕正要拿你，你却自来送死。"孝孺抗声道："名教扫地，不死何为？"燕王道："你愿就死，朕偏待你不死，何如？"言讫，命左右带孝孺下狱。原来燕王大举

南犯，留僧道衍辅佐世子，居守北平。道衍送燕王出郊，跪启道："臣有密事相托。"燕王问是何事？道衍道："南朝有文学博士方孝孺，素有学行，倘殿下武成入京，万不可杀此人。若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从此断绝了。"虽是器重孝孺，未免言之太过。燕王首肯，记在心里，所以大索罪人，虽列孝孺为首犯，意中恰很欲保全，迫他臣事。且召他门徒廖镛、廖铭等，入狱相劝。孝孺怒叱道："小子事我数年，难道尚不知大义么？"廖镛等返报燕王，燕王也不以为意。

未几欲草即位诏，廷臣俱举荐孝孺，乃复令出狱。孝孺仍衰绖登陛，悲恸不已。燕王恰降座慰谕道："先生毋自苦！朕欲法周公辅成王呢。"孝孺答道："成王何在？"燕王道："他自焚死了。"孝孺复道："何不立成王子？"燕王道："国赖长君，不利冲人。"孝孺道："何不立成王弟？"燕王语塞，无可置词，勉强说道："此朕家事，先生不必与闻。"遁辞知其所穷。孝孺方欲再言，燕王已顾令左右，递与纸笔，且婉语道："先生一代儒宗，今日即位颁诏，烦先生起草，幸勿再辞！"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道："要杀便杀，诏不可草。"燕王也不觉气愤，便道："你何能遽死？就使你不怕死，独不顾九族么？"孝孺厉声道："便灭我十族，我也不怕。"说至此，复拾笔大书四字，掷付燕王道："这便是你的草诏。"燕王不瞧犹可，瞧着纸上，乃是"燕贼篡位"四字，触目惊心，然孝孺也未免过甚。不由得大怒道："你敢呼我为贼么？"喝令左右用刀抉孝孺口，直至耳旁，再驱使系狱。诏收孝孺九族，并及朋友门生，作为十族。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毫不一顾，遂一律杀死。旋将孝孺牵出聚宝门外，加以极刑。孝孺慷慨就戮，赋绝命词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分，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孝孺弟孝友，亦被逮就戮，与孝孺同死聚宝门外。临刑时，孝孺对他泪下，孝友口占一诗道："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都人称为难兄难弟。可惜愚忠。孝孺妻郑氏，及二子中宪、中愈，皆自经。二女年未及笄，被逮过淮，俱投河溺死。宗族亲友，及门下士连坐被诛，共八百七十三人，廖镛、廖铭等俱坐死。灭人十族，不愧燕贼大名。

齐泰、黄子澄先后被执，由燕王亲自鞫讯，两人俱抗辩不屈，同时磔毙。还有兵部尚书铁铉，受逮至京，陛见时毅然背立，抗言不屈。燕王强令一顾，终不可得，乃命人将他耳鼻割下，爇肉令熟，纳入铉口，并问肉味甘否？自古无此刑法。铉大声道："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燕王益怒，喝令寸磔廷中。铉至死犹骂不绝口，燕王复令人舁镬

至殿，熬油数斗，投入铉尸，顷刻成炭。导使朝上，尸终反身向外。嗣命人用铁棒十余，夹住残骸，令他北面，且笑道："你今亦来朝我么？"一语未完，镬中热油沸起，飞溅丈余，烫伤左右手足。左右弃棒走开，尸身仍反立如前。不愧铁铉。燕王大惊，乃命安葬。户部侍郎卓敬，右副都御史练子宁，礼部尚书陈迪，刑部尚书暴昭、侯泰，大理寺少卿胡闰，苏州知府姚善，御史茅大芳等，皆列名罪案，陆续逮至，彼此不肯少屈，备受惨毒，不是击齿，就是割舌，甚且截断手足，到了杀死以后，还要灭他三族。他如太常少卿廖昇，修撰王艮、王叔英，都给事中龚泰，都指挥叶福，衡府纪善周是修，江西副使程本立，大理寺丞邹瑾，御史魏冕，皆在燕王攻城时，见危自杀。又有礼部尚书陈迪，户部侍郎郭任，礼部侍郎黄观，左拾遗戴德彝，给事中陈继之、韩永，御史高翔、谢昇，宗人府经历宋徵，刑部主事徐子权，浙江按察使王良，漳州教授陈思贤等，先后死难。既而给事中黄钺，赴水死；御史曾凤韶，自经死；王度谪戍死；谷府长史刘璟，刘基次子。下狱死；大理寺丞刘端，被捶死；中书舍人何申，呕血死。小子也述不胜述，但就死事较烈的官僚，录写数十人。最奇怪的是东湖樵夫，姓氏入传，每日负柴入市，口不二价，一闻建文自焚，竟伏地大恸，弃柴投湖，这统叫作壬午殉难的忠臣义士。建文四年，岁次壬午，故称壬午殉难。惟左佥都御史景清，平时倜傥尚大节，至燕王即位，闻他重名，令还旧任，他仍受命不辞，委蛇朝右。有人从旁窃笑，说他言不顾行，偷生怕死，他也毫不为意。迁延至两月余，钦天监忽奏称异星告变，光芒甚赤，直犯帝座。燕王颇为留意。八月望日，燕王临朝，蓦见景清衣绯而入，未免动疑。朝毕，景清忽奋跃上前，势将犯驾，燕王立命左右将他拿下，搜索身旁，得一利刃，便叱问意欲何为？清慨然道："欲为故主报仇，可惜不能成事。"燕王大怒，把他剥皮。清含血直喷御衣，谩骂至死，骨肉被磔，悬皮长安门。一日，燕王出巡，驾过门右，所悬的皮，自断绳索，扑向燕王面前。燕王很是诧异，立命取皮付火。既而昼寝，梦清仗剑入宫，突然惊觉，愤愤道："何物鬼魂，还敢作祟？"随令夷灭九族，辗转牵连，称为瓜蔓抄，株累甚众，村落为墟。淫刑以逞，何苦乃尔？自是建文旧臣，除归附燕王外，死的死，逃的逃，只魏国公徐辉祖，与燕王为郎舅亲，燕王不忍加诛，亲自召问。辉祖垂泪，不发一言，似受教桃花夫人，不免太怯。遂命下法司审治，迫他引罪自供。辉祖不言如故，惟索笔为书，写着父为开国功臣，子孙免死数字。难辞偷生之诮。燕王览后，越加动怒，转念他是元勋后裔，国舅至亲，究应特别从宽，只削爵勒归私第。追封徐增寿为武阳侯，晋爵定国公，子孙世世袭爵。一来是悯他被杀，二来是令继中山。徐达封中山王，曾见前文。燕王又想到驸马梅殷，尚驻兵淮上，未免可虑，遂迫令宁国公主，啮指流血，

作书招殷。殷得书恸哭，并问建文帝下落。来使答言出亡。殷喟然道："君存与存，我且忍死少待。"乃偕来使还京，燕王闻殷至，下殿迎劳道："驸马劳苦。"殷答道："劳而无功，徒自汗颜。"燕王默然，心中很是不乐，只因一时不便加罪，且令归私第，慢慢儿的设法，事见下文。直诛其隐。

且说燕王怀恨建文，始终未释，乃下诏革去建文年号，凡建文中所改政令条格，一概废去，仍复旧制。且追夺兴宗孝康皇帝庙号，仍谥懿文太子，迁太后吕氏至懿文陵，废兴宗子允熥、允熞为庶人，禁锢凤阳。只兴宗少子允熙，令随母居陵，改封瓯宁王，奉太子祀。四年后邸中被火，允熙暴卒，或疑为燕王所使，未知是否。建文帝长子文奎，曾立为皇太子，至是年才七龄，燕王遍觅不得，大约是随后马氏，投入火中。少子文圭，只二岁，时尚未死，幽住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自命为周公者，乃作此举动乎？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明年为永乐元年，大祀天地于南郊，颁即位诏，大赦天下。命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同入直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之名自此始。参预机务亦自此始。"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依然是昇平盛世了。语带讽刺。后来燕王棣庙号成祖，史家都称他成祖皇帝，小子也不得不依样称呼，改名燕王为成祖。言下有不满意。且燕王即位有日，至是始呼成祖寓贬之意益见。成祖复大封功臣，公爵二人，侯爵十四人，伯爵亦十四人，叙次如下：

> 邱福淇国公。朱能成国公。张武成阳侯。陈珪泰宁侯。郑亨武安侯。孟善保安侯。火真同安侯。顾成镇远侯。王忠靖安侯。王聪武成侯。徐忠永康侯。张信隆平侯。李远安平侯。郑亮成安侯。房宽思恩侯。王宁永春侯。徐祥兴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浚襄城伯。张辅信安伯。唐云新昌伯。谭忠新宁伯。孙岩应成伯。房胜富昌伯。赵彝忻城伯。陈旭云阳伯。刘才广恩伯。王佐顺昌伯。茹瑺忠诚伯。陈瑄平江伯。

前此战死将士，尽行追封。周、齐、代、岷四王，统复原爵，各令归国。谷王橞以开门功，厚加赏赐，改封长沙。惟宁王权被诱入关，曾由成祖面许，事成后当平分天下。及成祖即位，搁置不提，但把他留住京师。想是贵人善忘。宁王权也不敢争约，只因大宁残破，势无可归，乃上书乞徙封苏州。成祖不许，权复乞徙封钱塘，又不许。两地逼近南京，所以成祖不许。宁王屡不得请，竟屏去从兵，只与老中官数人，偕

往南昌，卧病城楼，久不还京。成祖乃把南昌封他，就布政司署为王邸，瓴甋规制，一无所更。权亦自是韬晦，惟构精庐一区，读书鼓琴，不问外事，才得保全性命。总算明哲保身。

成祖立妃徐氏为皇后，后系徐达长女，幼贞静，好读书，册妃后，孝事高皇后。高皇后崩，后蔬食三年。至靖难兵起，世子高炽居守，一切部署，多由后悉心规画。及立为皇后，上言："南北战争，兵民疲敝，此后宜大加休息，所有贤才，皆高皇帝所遗，可用即用，不问新旧。"成祖深为嘉纳。当追封徐增寿时，后又力言椒房至戚，不应加封，成祖不从，竟封定国公，命子景昌袭爵。后闻命，以意所未愿，竟不致谢。悍如成祖，有此贤后，也是难得。成祖也不加诘责。惟成祖三子，统系后出，后位既定，应立太子，高煦从战有功，不免自负，意图夺嫡，暗中运动淇国公邱福，驸马王宁，密白成祖，请立高煦。成祖亦以高煦类己，有意立储，独兵部尚书金忠，力持不可。金忠由道衍所荐，随军占卜，迭有奇验，应二十一回。至是已任职兵部，恰援古今废嫡立庶诸祸端，侃侃直陈，毫不少讳。守经立说，不得目为江湖人物。成祖颇信任金忠，因此左右为难，不能骤决。是时北平已改称北京，设顺天府，仍命世子高炽居守。高煦随侍南京，设谋愈亟。金忠知不利太子，尝与解缙、黄淮等，说及此事，共任调护。会成祖以建储事宜，问及解缙。解缙应声道："皇长子仁孝性成，天下归心，请陛下勿疑！"成祖不答。缙又顿首道："皇长子且不必论，陛下宁不顾及好圣孙么？"原来成祖已有长孙，名叫瞻基，系世子高炽妃张氏所生。分娩前夕，成祖曾梦见太祖，授以大圭，镌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大字，成祖以为瑞征。既而弥月，成祖抱儿注视，谓此儿英气满面，足符梦兆，以此甚为钟爱。及成祖得国，瞻基年已十龄，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成祖又誉不绝口。解缙察知已久，遂提及长孙瞻基，默望感动主心，可谓善谏。成祖果为所动，惟尚不能决定。隔了数日，成祖出一虎彪图，命廷臣应制陈诗。彪为虎子，图中一虎数彪，状甚亲昵，解缙见图，援笔立就，呈上成祖。成祖瞧着，乃是一首五绝，其诗道：

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瞧毕，不禁暗暗感叹。究竟世子得立与否，且看下回续表。

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至拒绝草诏，犹不失为忠臣，然一死已足谢故主，何必激

动燕王之怒，以致夷及十族，试问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同归于尽乎？燕王任情屠戮，考诸历史，即暴如桀纣，亦不至若是之甚。一代忠臣义士，凌夷殆尽，而懿亲如徐辉祖、梅殷，亦不肯轻轻放松，甚至兄嫂之尊，亦视若仇雠，贬死侮生，不顾后议。惟于党恶诸臣，则不问是非，悉加封赏，翘首天阍，胡为使此阴贼险狠之叛王，得享其成耶？本回详叙死难诸臣，旌之也。历叙封赏诸臣，愧之也。后文立储一段，几又启骨肉相争之祸，微金忠、解缙之力谏，则喋血萧墙，燕王将及身见之矣。不令燕王得见此祸，吾犹恨天谴之未及也。昭昭者天，梦梦者亦天，读此回令人感慨无穷。

第二十七回　梅驸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

却说成祖得解缙诗，知他借端讽谏，心中很是感叹。寻复问及黄淮、尹昌隆等，大家主张立嫡，乃决立世子高炽为皇太子，高煦封汉王，高燧封赵王。煦应往云南，燧应居北京，燧本与太子留守北平，奉命后没甚异议，独高煦怏怏不乐，尝对人道："我有何罪？乃徙我至万里以外。"于是逗留不行。成祖恰也没法，暂且听他自由，后文再表。

单说成祖杀戮旧臣，不遗余力，只盛庸留镇淮安，反封他为历城侯。想由前时屡纵燕王，因此重报。李景隆迎降有功，加封太子太师，所有军国重事，概令主议。导臣不忠，莫妙于此。又召前北平按察使陈瑛，为副都御史，署都察院事。瑛滁州人，建文初授职北平，密受燕府贿赂，私与通谋，为佥事汤宗所劾，逮谪广西，至是得成祖宠召，好为残刻，遇狱事，往往锻炼周纳，牵连无辜。狱囚累累，彻夜号冤，两列御史掩泣，瑛独谈笑自若，且语同列道："此等人若不处治，皇上何必靖难。"因此忠臣义士，为之一空。未几，又诬劾盛庸心怀异谋，得旨将盛庸削爵，庸畏惧自杀。不死于前，而死于后，死且贻羞。耿炳文有子名浚，曾尚懿文太子长女，建文帝授为驸马都尉，成祖入京，浚称疾不出，坐罪论死。炳文自真定败归，郁郁家居，瑛又与他有隙，捕风捉影，只说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筴，僭妄不道。这一语奏将上去，正中成祖皇帝的猜忌，立饬锦衣卫至炳文家，籍没家产。炳文年将七十，自思汗马功劳，徒成流水，况复精力衰迈，何堪再去对簿，索性服了毒药，往地下寻太祖高皇帝，替他执鞭去了。语冷而隽。李景隆做了一年余的太师，也由瑛等联结周王，劾他谋逆，遂致夺职，禁锢私第，所有产业，悉数归官。这却应该。

自此陈瑛势焰愈盛，迎合愈工，忽想到驸马梅殷，与成祖不协，应前回。遂又上了一道表章，略称殷畜养亡命，与女秀才刘氏朋邪诅咒等情。成祖即谕户部尚书，考定公侯伯驸马仪仗人数，别命锦衣卫执殷家人，充戍辽东。至永乐三年冬季，召殷入朝，都督谭深，指挥赵曦，奉成祖命，迎接殷驾，并辔至笪桥下，竟将殷挤入水中，殷竟溺死。谭、赵二人非密授成祖意旨，安敢出此？谭、赵二人，返报成祖，只说殷自投水，成祖不问。其情愈见。偏都督同知许成，备知二人谋杀底细，原原本本，据实陈奏。成祖不便明言，只得将谭、赵二人逮系，命法司讯

实惩办。那时宁国公主，闻着凶耗，竟趋入殿中，牵衣大哭，硬要成祖赔她驸马。这一着颇是厉害。成祖好言劝慰，公主只是不受，一味儿乱哭乱撞。还是徐皇后出来调停，好容易劝她入宫，一面启奏成祖，立诛谭、赵，并封她二子为官，算做偿命的办法。成祖不好不从，即封她长子顺昌为中府都督同知，次子景福为旗手卫指挥使，并命把谭深、赵曦，限日正法。两人真十足晦气。一面遣中官送归公主，为殷治丧，赐谥荣定，特封许成为永新伯。偏他恰是交运。梅殷麾下，有降人名瓦剌灰，事殷有年，很是忠诚。殷死后终日恸哭。至谭、赵伏法时，他却伏阙呼吁，请断二人手足，并剖肠挖心，祭奠阴灵。成祖本已心虚，又不好不从他所请。瓦剌灰叩头谢恩，趋出朝门，立奔法场，把谭、赵二人的尸首，截断四肢，又破胸膛，挖出鲜血淋淋的一副心肠，跑至梅殷墓前，陈着祭案，叩头无数，且大哭了一场；随解下衣带，套颈自缢，一道忠魂，直往西方。不没义仆。宁国公主，至宣德九年始殁，这且搁下不提。

且说皇太子高炽，奉命南来，将职务交与高燧，自偕僧道衍等趋入京师。成祖见了高炽，不过淡淡的问了数声，及道衍进谒，恰赐他旁坐，推为第一功臣，立授资善大夫，及太子少师，并命复原姓，呼为少师而不名。好一个大和尚。道衍舞蹈而出，扬扬自得，至长洲探问亲旧，大家以道衍贵显，多半欢迎，独同产姊拒不见面，道衍不禁惊异，硬求一见。姊使人出语道："我的兄弟曾做和尚，不闻有什么太子少师。"是一个奇妇人。道衍没法，改易僧服，仍往见姊。姊仍拒绝，经家人力劝，方出庭语道衍道："你既做了和尚，应该清净绝俗，为什么开了杀戒，闯出滔天大祸，害了无数好人？目今居然还俗，来访亲戚，人家羡你贵显，我是穷人，不配做你的阿姊。你去罢！休来歪缠！"快人快语，我读至此，应浮一大白。道衍不敢与辩，反被她说得汗流满面，踉跄趋出，惘惘然去访故友王宾。宾亦闭门不纳，但从门内高声道："和尚错了！和尚错了！"八字足抵一篇绝交书。道衍乃归京，以僧寺为居宅，除入朝外，仍着缁衣。成祖劝他蓄发，不受命。赐第及两宫入，亦皆却还。至永乐十七年乃死，追封荣国公。

先是太祖在日，严禁宦官预政，在宫门外竖着铁牌，为子孙戒。建文嗣位，待遇内侍，亦从严核。至靖难兵起，宦官多私往燕营，报知朝廷虚实，应二十四回。所以成祖得决计南下，攻入京师。即位后封赏既颁，宦竖等尚嫌不足，弄得成祖无可设法。所谓小人难养。会镇远侯顾成，都督韩观、刘真、何福等，出镇贵州、广西、辽东、宁夏诸边，乃命有功的宦官，与他偕行，赐公侯服，位诸将上。既而云南、大同、甘

肃、宣府、永平、宁波等处，亦各遣宦官出使，侦察外情。宦寺专横，实自此始。寻复派宦官郑和，游历外洋，名为宣示威德，实是踪迹建文。原来建文帝出亡云南，驻锡永嘉寺，埋名韬晦，人无从知，成祖疑他出亡海外，因命郑和出使，副以王景和等，特造大船六十二艘，载兵士三万七千余人，多赍金币，从苏州刘家港出发，沿海而南，经过浙、闽、两粤，直达占城。占城在交趾南，距南洋不远，当时地理未明，还道是由东至西，可以算作西洋，并呼郑和为三保太监，所以有三保太监下西洋之说。注释明晰。

郑和等既到占城，并不见有建文帝形迹，暗想建文无着，未免虚此一行，不如招致蛮方，令他入贡，方不负一番跋涉。当下与王景和等商议，决意遍历诸邦，自占城南下，直至三佛齐岛国。这岛系广东南海人王道明所辟，道明出洋谋生，得了此岛，开创经营，遂成部落，自为酋长。后为邻岛爪哇所灭，改名旧港。海盗陈祖义，又将爪哇兵民逐去，据有此地，南面称王。郑和到了旧港，别遣王景和等，率舟二十余艘，往谕爪哇婆罗洲，自领随从百人，往见祖义，并传大明天子命令，赐给金帛。祖义闻得厚赏，自然出迎，设酒款待，一住数日，郑和便劝他每岁朝贡。看官！你想这陈祖义是积年大盗，只知利己，不知利人，起初闻有金帛颁来，喜出望外，因此出迎郑和，嗣闻要他年年进贡，哪里肯割舍方物，便即出言拒绝。郑和拂袖而出，回至船上，点齐兵士，往攻祖义。祖义也出来抵敌，究竟乌合之众，不敌上国之兵，战不多时，败北而逃。郑和据住海口，与他相持。祖义穷蹙得很，遣人至邻岛乞援。不意爪哇婆罗洲各岛，已受王景和诏谕，归服明朝。去使懊丧归来，祖义越加惶急，入夜潜逃，偏被郑和探悉情形，四面布着伏兵，一俟祖义出来，把他团团围住。祖义只乘一小舟，带了三十余人，哪里还能抵敌？眼见得束手就缚，俘献和前。问你再要金帛否？和便领兵上岸，直入岛中，召集居民，宣示祖义罪状，命他另举一人，作为岛主，按时入贡，永为大明属地。岛民顿首听命，和遂押解祖义，退出岛外。再向尼科巴、巴拉望、麻尼拉等处，宣扬诏命，示以罪犯，远近震慑，纷纷归附，多愿随和入贡。

和乃回京报命，一次出洋，算是得手。成祖大喜，又命他载着金帛，遍赐归化诸邦。一帆出海，重至外洋，自三佛齐国以下，统优礼相待，奉若神明。郑和给赏已毕，复发生奇想，纵舟西航。颇有冒险性质。烟波浩渺，海水苍茫，凭着一路雄风，直达西方的锡兰国。锡兰也是一岛，孤悬海表，岛中气候极热，不分冬夏，草木蕃盛，禽兽孳生。居民多系巫来由种，酋长叫作亚列苦柰儿，郑和到此，亚列苦柰儿恰也

出迎，又是一个陈祖义。引和遍观猛兽，曲示殷勤。原来亚列苦柰儿，喜蓄虎豹狮象，遇着闲暇，辄弄狮为乐，居民得罪，便投畀虎豹，任他争食。郑和不知底细，经亚列苦柰儿与他说明，才觉惊异起来。越日，亚列苦柰儿复请和观狮斗，和恐他怀着异心，托疾不往，遣人探视，果得亚列苦柰儿狡情，意欲嗾狮噬和，和遂潜身遁去。看官阅此，或疑和在异域，语言不通，如何能察悉异谋？这是情理上应该表明。原来隋唐以后，已有我国商船，往来南洋，能通蛮语。此次郑和出使，即雇商人为向导，彼此语言，由他翻译，所以外域情形，不难侦悉。亚列苦柰儿自知谋泄，即发兵民数千，追捕郑和。和已早至舟中，运兵登陆，准备厮杀。亚列苦柰儿不识好歹，与他搏斗，有败无胜。后来又放出虎豹狮象，作为前驱，来冲和军。和军备有巨炮，轰将过去，这种虎豹狮象，忍不住苦痛，望后奔逸，反冲扰亚列苦柰儿的兵民。亚列苦柰儿大败逃归，和军乘胜进击，如入无人之境，不一日捣破巢穴，生擒亚列苦柰儿，几似《三国演义》中之木鹿大王，但彼系虚造，此实真事。并将他所有妻子，一古脑儿捉来，二次又得手了。槛送到京。成祖越加喜慰，至郑和谒见时，慰劳备至，厚给赏赐。

郑和休息数月，又自请出洋，成祖自然准奏，驾轻就熟，往至南洋一大岛中。这岛叫作苏门答剌，也有国王世子。世子名叫苏干利，得罪国王，将他下狱。世子的爪牙心腹，没命的跑至海口，适值郑和到来，与他相遇，他便一一详告，和遂乘机出兵，助他一臂。那时内应外合，岛中大乱，国王不能支持，立即远飏。苏干利出狱为王，和令他称臣入贡，苏干利恰又不允。和怒道："忘恩负义，如何立国？"遂麾兵进薄王宫，宫墙高峻得很，仿佛似一座大城，苏干利募兵固守，急切不能攻下。和四面布兵，把王宫围得水泄不通，宫中无粮可食，无水可汲，只有数十头牲畜，宰杀当粮，也不足一饱。苏干利无法可施，不得已夺门逃走，和军掩杀过去，顿将他一鼓擒住。当下抚定岛民，别立新主，与他订了朝贡的约章，然后敛兵退出，转至邻近各岛，无不望风投诚，愿遵约束。和复西南航行，绕出好望角东北，直至吕宋。吕宋国王，亦奉币称臣，然后还京。郑和三次出洋，屡擒番酋，论其功绩，不亚西洋哥伦布。

后来复屡往南洋，直至七次，有一次骤遇飓风，天地为昏，波涛汹涌，和所率六十余船，多半漂去，等到日暮风息，只剩了十多艘，所失不可胜计。惟成祖好大喜功，因郑和出洋以后，虽不获建文踪迹，却能使南洋各国，尽行归化，也要算他是一位佐命功臣，一切耗失，悉数不问。南洋商民，欣羡中国货物，多来互市，中国东南海中，尝有番舶出

没，自是航路日辟，交通日盛，渐渐的成为华洋通商时代了。

这时候的安南国，适有内乱，又惹起一场南征的兵事来，说来话长，小子且略叙本末，方好说到战事。安南古名交趾，元时曾服属中国。洪武初，国王陈日煃，遣使朝贡，得太祖册封，仍使为安南国王。日煃卒，兄子日煃嗣位，熞兄叔明，弑熞自立，复遣使入贡明廷。廷臣以王名不符，请旨斥责，叔明乃上书谢罪，愿让位于弟日煓。日煓忽殂，弟日炜嗣。煓炜相继为王，暗中大权，实仍由叔明把持。叔明与占城构兵数年，战争不息，其女夫黎季犁，颇有智勇，击退占城兵，与叔明并执国政。叔明病死，季犁独相，竟弑了国王日炜，别立叔明子日焜。未几，又将日焜弑死，并将他二子颙<ruby>炭<rt>yàn</rt></ruby>，陆续杀毙，遂大戮陈氏宗族，立子苍为皇帝，自为太上皇，诈称系舜裔胡公满后人，国号大虞，纪元天圣。想只知一胡公满，故不惮改黎为胡。适值成祖即位，竟上表称贺，季犁改名胡一元，苍改名为奎，且诡言陈氏绝后，奎是陈甥，为众所推，权署国事。成祖亦防他是诈，传谕安南国陪臣耆老，询明陈氏有无后嗣？胡奎遣使还奏，仍照前言，成祖乃循例加封。不意安南旧臣裴伯耆，诣阙告难，接连是故王日煃弟天平来奔，请兵复仇，成祖立遣使赴安南，责问胡奎篡弑罪状。胡奎与乃父商议，想出一条调虎离山的计策，愿请陈天平归国，成祖信为真言，命都督佥事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嵓，率兵五千，护天平南归。既到芹站，山路奇险，林菁丛深，军行不得成列，突遇伏兵四起，鼓噪而前，天平不及防备，被他杀死，薛嵓亦遇害，黄中、吕毅，夺路窜还，才得保全首领。当下拜表至京，恼动了成祖皇帝，遂发大兵八十万，命成国公朱能等，衔牙南征，正是：

不殊汉武开边日，犹是元廷黩武时。

欲知南征情状，且至下回再详。

本回前段是承接上文，大意已见前评，惟梅殷溺死，显系谭深、赵曦默承上意而为之，成祖之刻，于此益见。诛谭、赵，官梅殷二子，只足以欺妇人，不足以欺后世。且薄待懿亲，重用阉寺，酿成一代厉阶，更为失德之尤。呜呼成祖！倒行逆施，不及身而致乱，其殆徼有天幸乎？后半叙郑和出使事，虽宣威异域，普及南洋，为中国历史所未有，然以天朝大使，属诸阉人，亵渎国体，毋亦太甚。且广赍金帛，作为招徕之具，以视西洋各国之殖民政策，何其大相径庭耶？人称郑和

为有功，吾独未信。

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杀敌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

却说成国公朱能，受命为征夷大将军，统师南行，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副，以下共有二十五将军，及兵士八十万，分道并进，一军出广西，一军出云南。朱能到了龙州，得病身亡，有旨以张辅升任。辅自广西出兵，进破隘留、鸡陵二关，南抵芹站，搜捕伏兵，造桥济师。沐晟亦由蒙自进军，拔木通道，斩关夺隘，立营白鹤江，遣使至张辅军，约期相会。胡奎闻明军入境，派兵四驻，依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四川，树栅筑寨，绵长九百里。且沿江置桩，尽取国中舟舰，排列桩内，所有江口，概置横木，严防攻击。张辅入次富良江，命骁将朱荣，往嘉林江口，击破敌兵，再进至多邦隘。沐晟亦沿洮江北岸，与多邦隘对垒，两军南北列峙，互为声援。

多邦隘已设土城。很是高峻，城下设有重濠，濠内密置竹刺，濠外多掘坎地，守具严备，人马如蚁。张辅下令军中道："安南所恃，莫若此城，此城一拔，便如破竹。大丈夫报国立功，就在今日，若能先登此城，不惮重赏。"从张辅口中述多邦隘之险要。将士踊跃听命。辅复以夜为期，是夜四鼓，遣都督佥事黄中，率锐骑数千，舁着攻具，衔枚疾走，越重濠，架云梯，缘城而上，指挥蔡福等先登，诸军后继，霎时间万炬齐明，铜角竞响，敌兵仓皇失措，矢石不得发，皆退走城下。蔡福入城破扉，放入大军，与敌兵巷战起来。敌驱大象出阵，尽力冲突，几不可当，谁知张辅军中，忽拥出无数猛狮，两旁护着神铳，随狮进去，接连击射。大象见了猛狮，立即返奔，自相蹴踏，又被一阵铳击，害得人象并仆，血肉模糊，敌酋梁民猷、祭伯乐等，同时被杀，余众半死半逃，由辅军穷追数十里，斩馘了好几万名。

看官听着！这象阵是南方惯习，倒也没甚希奇，惟张辅阵中，如何得了许多猛狮？几令人莫明其妙。实在大象是真的，猛狮是假的。张辅身在军中，早探悉城栅中间，列有象阵，暗地里裂布绘狮，蒙在马上，一俟象阵冲来，便将假狮突出。究竟象是畜类，不知真假，蓦见狮至，尽皆却走。就是蒙马虎皮的法儿。辅军因获大胜，长驱薄东西两都。东都即古龙编城，西都即古九真城。张辅、沐晟至东都，一鼓即下，遣参将李彬向西都。西都守将，亦闻风遁去。三江州县，次第归降。辅、晟两军，复节节进剿，连败敌兵。到了胶水县闷海口，地势溽暑，不便驻

兵，敌众却负嵎自固，辅与晟商定秘计，佯为退师，至咸子关，令都督柳升驻守，大军竟退至富良江。果然敌舰纷来，佐以步卒，水陆兵不下数万，辅麾兵回击，大败敌众，斩首无算，江水为赤。又南追入闷海口，季犁父子，仅率数小舟，向海门泾遁去，适遇水涸，弃舟登岸，辅等率舟师追至，被胶不得前，忽天大雷雨，水涨数尺，各舟毕渡。咸称天助，乃飞檄柳升夹攻，水陆并进。直至奇罗海口，由柳升部下王柴胡，擒住季犁及其子澄。次日，土人武如卿，亦缚献黎苍，及苍子芮，并苍臣黎季貔等，于是安南悉平。

辅奏称安南本中国地，陈氏子孙，已被黎氏戮尽，无一孑遗，不若改为郡县，如中国制，或得一劳永逸云云。成祖准奏，乃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设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县，卫十二，所一，市舶司一，改鸡陵关为镇彝关，以尚书黄福兼布按二司，都督吕毅为都司，黄中为副。布置已定，先由都督柳升，槛送黎季犁父子至阙前。成祖御奉天门受俘，置季犁及子苍于狱，赦澄及芮。既而出季犁戍广西，释苍居京师，封张辅为英国公，沐晟为黔国公，所有将士，封赏有差。凯奏时，饮至受赏，成祖且亲制平安南歌，作为宠锡，这是永乐六年春间事。不遗年月。

孰料由春至秋，仅历半年，安南复乱，免不得又要劳师。夷性难驯。先是明军至安南，陈氏故官简定出降，随征黎氏，颇得战功。嗣因安南平定，不复立陈氏后，心中不服，乘间脱逃至化州，联合群盗邓悉等，自称日南王，国号大越。乘大军北还，出攻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要道。简定对于陈氏，不可谓不忠，但反抗明朝，未免不度德，不量力。诸州县相率响应，黎氏余党，亦多往附。内有陈季扩、邓景异等，尤称猖獗。交趾布政司黄福，飞奏至京，亟请增兵。成祖立命黔国公沐晟，发兵数万，由云南出征。且令兵部尚书刘儁，往赞军事。沐晟率军南下，至生厥江，与简定相遇，彼此交锋，简定佯败却走。刘儁等驱军追赶，不防陈季扩、邓景异等，两路杀出，冲动阵势，竟致大乱。刘儁马蹶被执，都督吕毅，及布政使参政刘昱等皆战死。这是狃胜而骄之故。沐晟仓猝收军，计已伤亡万人，没奈何奏报败状。成祖也出了一惊，只好再请出英国公张辅，令他前往。又命清远侯王友为副帅，率师二十万启行。这边尚在中途，那边情形又变，简定为陈季扩所逼，将王位让与季扩，自称上皇。季扩系蛮人，诡托陈氏后裔，号召全国。蛮人有何知识，信以为真，大众趋附，势愈猖獗。邓景异恰进攻盘滩，守将徐政阵亡。沐晟沿边固守，专待辅军到来。至永乐七年秋季，辅军方至，进薄咸子关。安南兵联舟蔽江，不下千艘，辅饬各军乘风纵火，猛

烧敌舰。敌众惊溃，溺死无算。生擒敌目二百余人，获船四百余艘。邓景异等登岸狂奔，辅麾军追杀，景异返身接仗，各用短兵相击，又敌不过辅军，败投季扩。季扩自称陈氏后人，上书乞封，辅拒绝不受，进军清化，季扩远遁。简定迟了一步，不及远行，但匿迹美良山中。辅军入山搜寻，见简定缩做一团，当即牵出，送入大营。辅遂将简定槛送京师，至即伏法。再进军追陈季扩等，至冻潮州，生擒季扩党羽范友、陈原卿等二千人，悉数坑死，筑尸为京观。

会有朝使驰至，召辅还京，留沐晟镇守。辅引军自归，晟复追陈季扩至灵长海口，击败敌众。季扩穷蹙，奉表乞降。成祖以师劳日久，姑从所请，谕令季扩为交趾右布政使。季扩阳为受命，阴仍四掠，乃复令张辅往讨。辅至安南，严申军令，都督佥事黄中，违命不顺，立斩以徇，众皆股栗，相率用命。于是与沐晟合军，决计平寇，越月常江，渡神投海，过西心江，至爱子江，所有沿途敌众，尽行扫荡。敌将阮师桧，以象阵来攻，辅亲为前驱，连发二矢，一矢将象奴射落，再矢将象鼻射破，象惊跃四散，敌众大愕。前用象阵，为辅所败，至此复用象阵，真是呆鸟。经辅军乘势掩击，顿将敌兵冲成数截，乱斫乱剁，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阮师桧窜入深山，由辅率将校徒步入捕，竟得寻获。邓景异也在山中，一并拿住，立刻磔死。陈季扩出走老挝，都指挥师祐蹑迹穷追，攻破老挝三关，蛮人溃散。只剩陈季扩及妻妾数人，生絷以归。辅命囚解至京，双双斩首。与妻妾同时伏法，可谓不愿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自辅三下安南，三擒伪王，威震蛮服，无不畏怀。成祖暂命留守交趾，南陲得以无事。

小子且把南方搁下，再叙及北方时事。从前元嗣主脱古思帖木儿，为明将蓝玉所破，败走喀喇和林，应十九回。至土拉河畔，为长子也速迭儿所弑，部众不服，相率离散。是时蒙古疏族帖木儿，方平定中央亚细亚，统辖西域诸汗国，略印度，破埃及，声势大震。元初分封诸王，西北一带，有察合台、窝阔台、伊儿、钦察四汗国。窝阔台国先亡，余汗亦次第衰微。帖木儿起自察合台国，并有各地，参阅作者《元史演义》便见详情。闻元嗣为明军所逼，窜走一隅，不禁愤怒起来，遂招集残元部众，大举东征，竟欲恢复中原，统一世界。好大志向。军报直达南京，成祖忙饬西宁卫守将宋晟，统率陕甘各军，加意守御。幸帖木儿在道病殁，西徼少安。帖木儿子孙争位，无暇及明，蒙族终致不振。也速迭儿篡位后，国中弑戮相寻，数传至坤帖木儿，又为臣下鬼力赤一作郭勒齐。所弑，自去蒙古国号，别称鞑靼可汗。元室改号鞑靼，以此为始。部民以鬼力赤并非元裔，多不从命。元太祖弟溯只后裔阿噜台乘间

杀鬼力赤，迎立坤帖木儿弟本亚失里为汗，自为太师，号召四方，渐臻强盛。鞑靼西边有瓦剌部，为元臣猛可帖木儿后裔，与鞑靼不睦，酋长叫作玛哈木，成祖起兵北平，曾防玛哈木内袭，与他通和。及入京为帝，封玛哈木为顺宁王。玛哈木恃有内援，遂常与鞑靼为难。借他人以敌同族，玛哈木也是失算。阿噜台往击瓦剌，反为所败。成祖闻他互相仇杀，亦欲乘此机会，收服鞑靼。永乐六年，特遣降臣刘铁木儿不花，持着玺书，并织锦文绮等物，往抚鞑靼汗本雅失里，本雅失里不受命。越年，又遣给事中郭骥往谕，竟为所杀。成祖不便罢手，遂授淇国公邱福为征虏大将军，偕王聪、火真、王忠、李远等，统兵十万，北征鞑靼。一面先谕瓦剌部，出兵夹攻。瓦剌部酋玛哈木，不待邱福兵至，已袭破鞑靼都城。本雅失里与阿噜台，徙居胪朐河旁。

邱福一至，探悉鞑靼已败，总道是势穷力蹙，立可扫灭，遂率轻骑千人先行，途次遇鞑靼游兵，迎头击破，追杀过河，擒住敌目一人，问明本雅失里下落。敌目答已仓皇北走，去此不过三十里。福大喜道："擒贼先擒王，此行定可得手了。"参将李远谏道："敌众恐有诈谋，须侦查确实，方可进兵。且后军尚未到齐，姑俟大兵会集，再进未迟。"福怒道："你敢挠我军心么？敌酋在前，不擒何待？"一闻谏言，便即动怒，活画邱福卤莽。李远又道："将军辞行时，皇上亦再三告诫，兵宜慎重，毋为敌绐，难道将军忘了不成？"借李远口中，补出成祖嘱语。邱福愈怒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妄托天子威灵，敢来哓舌。军法具在，莫怪无情。"李远不敢再言。王忠复力陈不可，福仍不从，麾众直入。蒙兵遇着，未战即走，诱至深林丛菁中，吹起胡哨，伏兵四起，把邱福等困住垓心，缳绕数匝。邱福、火真、王忠等，冲突不出，先后战殁。李远、王聪率五百骑突围出走，被敌兵追至，酣战了好几时，亦力尽身亡。后军闻警赶至，又被蒙兵大杀一阵，伤毙了一大半，余众遁还。

成祖闻报，因邱福不听良言，追夺封爵，下令来春亲征。转眼间已是永乐八年，遂率师北巡，命户部尚书夏元吉，辅皇长孙瞻基，留守北京，接运军饷。自领王友、柳升、何福、郑亨、陈懋、刘才、刘荣等，督师五十万出塞，至清水原，水多咸苦不可饮，人马皆渴，成祖方以为忧。忽西北二里许，有泉涌出，味甚甘洌，军中赖以不困。成祖赐名神应泉。再进至胪朐河，次苍山峡，前锋巡弋队获敌数人，箭一支，马四匹，料知去敌不远，遂由成祖下令，渡河前进。本雅失里不敢接战，北走斡难河。即元太祖肇兴地。成祖饬众奋追，至斡难河畔，追及本雅失里，驱杀过去，大败敌众。本雅失里弃辎重牲畜，只率七骑遁去。先是

本雅失里闻帝亲征，拟与阿噜台率众西遁，阿噜台不从，于是君臣离析，本雅失里走而西，阿噜台走而东。成祖以本雅失里远遁，不欲穷追，即命移师征阿噜台，时已盛暑，兵行沙漠，挥汗如雨，日间不便跋涉，只好乘夜东行。既渡飞云壑，侦悉阿噜台住处，便遣使持敕谕降。阿噜台诡言遵谕，即派数骑随使报命，自率精锐潜蹑于后。成祖得去使还报，即登高东望，遥见数里以外，尘土飞扬，差不多有千军万马，急奔而来，不禁瞿然道："阿噜台既云来降，为何带此重兵？莫非前来袭我么？"处处留心，确是智囊。亟命诸将严阵以待。阿噜台到了阵前。果然纵兵入犯，成祖麾令奋击，铳、矢齐发，射中阿噜台马首，阿噜台翻落马下，至部兵扶起阿噜台，众已大乱，阿噜台料知不支，易马返奔，被明军追杀过去，好似风扫落叶，顷刻而尽。成祖以天气过热，收军还营，休养一日，即命班师。阿噜台闻大军退去，又派残骑尾行，成祖正防他来袭，沿途设伏，佯令数人满载辎重，在后尾随。蒙骑贪掠货物，竞来争夺，猝遇伏发，四面围攻，杀得一骑不留，乃安安稳稳的奏凯而回。还次擒狐山，勒石铭功，有"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风尘，永清朔漠"十六字。再还次清流泉，有"于铄六师，禁暴止侮，山高水清，永彰我武"十六字。至七月中旬，始至北京，御奉天殿，大受朝贺，论功行赏有差。

诸将方共庆功成，不意都御史陈瑛，竟劾奏宁远侯何福，私怀怨望。成祖以福为建文旧臣，未免动疑，福竟惧罪自缢。那时成祖闻知，未免怏怏不乐。过了秋季，启跸南归，行至山东临城县，侍妃权氏，忽得暴疾，竟尔逝世，累得成祖哀悼异常，小子有诗咏道：

赤日炎炎扈六飞，王师力敞始南归。

临城一恸红颜逝，不重功臣重爱妃。

欲知权妃来历，且至下回表明。

明代之好大喜功，莫如成祖，观其讨安南，征漠北，莫非穷兵黩武之举。彼盖因得国未正，惧贻来世口实，不得不耀武扬威，期盖前愆于万一，然已师不胜劳，财不胜费矣。成国公张辅，颇有远图，不特三擒番酋，叠著奇功，即如建设郡县，主张殖民，实不愧为拓边胜算。假令长畀镇守，教养兼施，吾知南人当不复反矣，何至后日之屡服屡叛乎？成祖志在张威，不在务本，故于张辅之三下安南，暂命留守，未几即行召还，而漠北一役，未曾平定蒙族，即铭功勒石，自夸功绩，谓非好

大喜功不得也。成祖之成，殆不能无愧云。

第二十九回　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

却说成祖南返临城，遇爱妃权氏病逝，不觉哀恸异常。小子欲述权氏来历，还须先将徐后事，补叙出来。徐皇后秉性贤淑，善佐成祖，成祖亦颇加敬爱，所有规谏，多半施行。后常召见各命妇，赐冠服钞币，并婉谕道："妇人事夫，不止馈食衣服，须要随时规谏。朋友的言语，有从有违，夫妇的言语，婉顺易入。我旦夕侍上，尝以生民为念，汝等亦宜勉力奉行"云云。嗣后复搜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懿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永乐五年七月，忽然患病不起，竟致去世。成祖很是悲悼，特命于灵谷、天禧二寺间，荐设大斋，听群臣致祭。追谥仁孝皇后，历六年方安葬长陵。后有妹名妙锦，端静有识，成祖闻她贤名，欲聘为继后，偏偏妙锦不从。内使女官，络绎至第，宣示上意，妙锦固拒不纳。女官直入闺中，坚请妙锦出见。妙锦不得已，乃徐徐起立道："我无妇容，不足备六宫选，乞代奏皇上，另择贤媛。"女官敦劝再三，妙锦只是不答。及女官内使，还宫复命，妙锦竟削发为尼。姊为贤后，妹作贞女，可与中山王并传不朽。成祖懊丧得很，不复立后，只命王贵妃摄六宫事。曲摹乃父。

会朝鲜国贡美女数人，内有权氏，最为娇艳，肌肤莹洁，态度娉婷，端的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又有一种特别技艺，善吹玉箫，著名海曲。成祖当面试吹，抑扬抗坠，不疾不徐，到后来兴会入神，竟把那宛转娇喉，度入箫中，莺簧无此谐声，燕语无此叶律，确是美女吹箫，不得移作他用。惹得成祖沈迷声色，击节称赏。曲罢入宫，即夕召幸，华夷一榻，雨露宏施，说不尽的倒凤颠鸾，描不完的盟山誓海。点染风流。越宿即列为嫔御，逾月复册为贤妃，授妃父永均为光禄卿，备极宠眷。到了成祖北征的时候，权妃请随驾同行，成祖也非她不欢，遂令她戎装偕往。至奏凯班师，权妃竟冒了暑气，恹恹成疾，红颜命薄，芣苢无灵，她尚勉强伴驾，挨到山东，至临城县行幄，实是支持不住，风凄月落，玉殒香消，可怜一载鸳俦，竟化作昙花幻影。成祖格外哀恸，赐葬峄县，亲自祭奠，予谥恭献。返京后，尚追念不置，复于朝鲜所贡美女中，选幸四人，各封女职。最美的为任顺妃，次为李昭仪，又次为吕倢伃，又次为崔美人。四女虽各具姿容，究竟色艺不及权妃，成祖无可奈何，只得将就了事。

其时有位王孀姝，家住海南，才艺无双，永乐二年，召入宫掖，充为司彩。司彩系明宫女官，宫中聚藏缎匹，归她掌管。成祖有意召幸，尝命与权妃同辇。王氏跪启道："妾系嫠妇，不敢充下陈，请陛下收回成命！"成祖嘉她节烈，特赐金币，许令归家。她在宫时常作记事诗，流传禁掖。小子曾记得一绝云："璚花移入大明宫，一树芳香倚晚风。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吹彻月明中。"此外佳句尚多，小子也记不胜记了。徐女王嫠，俱不见正史，得此阐扬，可作彤史数则。这且休表。

且说成祖次子高煦，本就封云南，煦不肯行，应二十七回。及成祖北征，煦亦随往，凯旋时，因嗣子尚留北京，请乘便挈还，暗寓深意。成祖听他所为。嗣又请得天策卫为护卫，自开幕府，未几复乘间请增两护卫，密语左右道："如我英武，难道不配做秦王李世民么？"居然欲杀建成、元吉。又尝自作诗云："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冻。"这两句诗，明明是挟恨乃父，流露夺嫡的意思。某日，成祖命太子高炽，偕煦谒孝陵，太孙瞻基亦随往。太子体肥重，且遇足疾，由两太监扶掖而行，尚屡失足，煦在后大言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语未毕，忽后面有人应声道："还有后人知警哩。"煦闻言回顾，见是太孙瞻基发言，不禁失色。自己心虚。煦长七尺余，轻爨善骑射，两腋有龙鳞数片，以此自负。成祖虽已立储，心常不忘煦功，每与诸大臣微语东宫事，大臣总说是太子贤明，将来必是守成令主，因此成祖不便再言。贵妃王氏，又密受徐后遗命，始终保护太子。太子妃张氏，且亲执庖爨，事帝甚谨，为此种种原因，所以储位尚得保全。会齐、岷二王，复以骄恣得罪，削爵废藩。两王之废，随笔带过。煦遂乘间进言，谮及侍读解缙，内外壅蔽，且漏泄禁中密语，应按罪惩罚等语。成祖余怒未息，便将缙谪徙广西，降为参议。会成祖北征，留太子居守南京，缙入谒太子，即还原任。无故归谒东宫，缙亦不能辞咎。这事被煦闻知，说他私觐东宫，必有隐谋。几危太子。顿时激怒成祖，立逮缙入京下狱，拷掠备至。还是缙自认罪状，一语不及太子，方得免兴大狱，但将缙囚禁天牢。后来锦衣卫掌管纪纲，受煦密嘱，令狱卒用酒饮缙，醉移雪中，活活冻毙。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编修朱纮，检讨萧引高等，俱坐缙罪被系，庾死狱中。原来太子得立，由解缙力谏所致，事为高煦探悉，衔恨切骨，定欲置诸死地。缙被诬死，还有编修黄淮，亦曾预议立储，时已升任右春坊大学士，颇得帝眷，一时动弹不得，煦尤日夜计虑，谋去黄淮，本拟联结都御史陈瑛，伺隙弹劾，不料成祖自北还南，查得瑛平生险诈，诬陷多人，竟将他下狱论死，这是好谗的果报。天下称快。只高煦失一臂助，怏怏不已。至永乐十一年间，成祖北巡，命太子监国，留辅诸臣，除尚书蹇义，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外，便是

学士黄淮。越年，成祖还京，太子遣使往迎，稍迟一步，煦即构造蜚语，中伤太子。成祖亦起疑心，竟将黄淮、杨溥等逮问，意欲加诛。且密令兵部尚书金忠，按验太子罪状。亏得金忠极力挽救，愿以全家百口，为太子保证，太子乃得免祸。金忠名副其实。惟黄淮、杨溥，仍系狱中，终成祖世不得释。

高煦越加骄纵，私选各卫健士为爪牙，潜图变逆。成祖稍稍察觉，乃把煦改封青州，饬令就国。煦仍奏请留传左右，不愿就道。复经成祖申谕，煦尚迁延自如，且擅募军士三千余人，不使隶籍兵部，但终日逐鹰纵犬，骚扰京都。兵马指挥徐野驴，捕得一二人，按罪惩治，煦竟到署亲索，与野驴谈了一二语，不称己意，竟从袖中取出铁爪，挝杀野驴。骄横已极。廷臣尚不敢详奏，嗣煦复僭用乘舆车服，为帝所闻，乃密询尚书蹇义，义惧煦威焰，推辞未知。及复问杨士奇，士奇顿首道："汉王初封云南，不肯行，复改青州，又仍不行，心迹可知，无待臣言。惟愿陛下早善处置，使有定所，保全父子恩亲，得以永世乐利。"还是他较为忠直。成祖默然不答。疑乎信乎？越数日，又访得高煦私造兵器，蓄养亡命，及漆皮为船，演习水战等事。于是勃然大怒，立召煦至，面诘各事。煦无可抵赖，一味支吾。当由成祖勒褫冠服，囚絷西华门内，势且废为庶人，还是太子从旁劝解。太子义全骨月，所以后称仁宗。成祖厉声道："我为你计，不得不割去私爱，你欲养虎自贻害么？"太子泣请不已，乃削高煦两护卫，诛左右数人，徙封山东乐安州，勒令即日前行。煦计无所出，只好拜别出京，一鞭就道了。下文再表。

且说成祖既平定南北，加意内治，命工部尚书宋礼浚会通河，兴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蒋廷瓒、金纯，浚祥符县黄河故道。漕运既通，河流亦顺，又命平江伯陈瑄，督筑海门捍潮堤八十余丈。且于嘉定海岸，培筑土山，以便海舟停泊。山周四百丈，高五十余丈，立堠表识，远见千里。成祖赐名宝山，后来立邑于此，名宝山县，便是明永乐时的遗迹，略作纪念。惟沿海一带，屡有倭寇出没，频年未息。倭寇即日本国民，来华寇掠，所以叫作倭寇。日本在朝鲜国东境，距朝鲜只一海峡，元世祖时，威振四夷，独日本不服，世祖发兵十余万东征，途遇暴风，全军覆没。日本终抗命不庭。嗣日本南北分裂，时相攻伐，及南败北胜，南方残众，流寓海口，侵及朝鲜。朝鲜方拥李成桂为国王，成桂颇有智勇，力足防边，且遣使通好中国，得明太祖册封，为明外藩。朝鲜历史，亦从此处插入，是用笔销纳处。倭寇遂迁怒明朝，剽掠中国海岸。太祖尝贻书日本，请禁边寇，终不见答。乃特设沿海卫所，专意防倭。

成祖时，日本足利义满氏，统一南北，航海入贡，受封为日本国王。成祖又饬令严禁海盗，怎奈海盗不服王化，足利氏亦无能为力，所以入寇如故。经明廷先后出师，如安远伯柳升，平江伯陈瑄，及总兵官刘江，皆破倭有功，沿海才得少安。为嘉靖时征倭作引。

会接贵州警报，思州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南宣慰司田琛，构怨兴兵，仇杀不已。成祖密令镇远侯顾成，率兵前往，相机剿抚。先是明平云南，贵州土官，闻风归附，太祖嘉他效顺，概令原官世袭，赋税由他自输，不立制限，但设一都指挥使，择要驻守。永乐初年，镇守贵州的长官，便是镇远侯顾成。顾成既密受朝命，遂潜入思州、思南二境，出其不意，把宗鼎与琛，一并拿住，槛解京师。成祖将他二人斩讫，分贵州地为八府四州，设布政使司，及提刑按察使司，派工部侍郎蒋廷瓒，署贵州布政使事。陆续叙过，都是本回中销纳文字。

谁知到了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县中，忽出了一场乱事，为首的巨匪，乃是一个女妖名叫唐赛儿。下半回以此为主脑，故提笔较为注重。赛儿为县民林三妻，并没有什么武略，不过略有姿首，粗识几个文字，能诵数句经咒。林三病死。赛儿送葬祭墓，回经山麓，见石隙中露有石匣，她即取了出来，把匣启视，内藏异书宝剑，诧为神赐。书中备详秘术及各种剑法，当即日夕诵习，不到数月，居然能役使鬼神；又剪纸作人马可供驱策，如欲衣食财物，立令纸人搬取，无不如意。她复削发为尼，自称佛母，把所得秘法，辗转传授，一班愚夫愚妇，相率信奉，多至数万。无非是平原吕母及平原女子迟昭平之类。地方官闻她讹扰，免不得派役往捕，唐赛儿哪肯就缚，便与捕役相抗。两下龃龉，当将捕役杀毙数人。有几个见风使帆的狡捕，见赛儿持蛮无礼，先行溜脱，返报有司，有司不好再缓，便发兵进剿。赛儿到此地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竟纠集数万教徒，杀败官兵，据住益都卸石棚寨揭竿作乱。奸民董彦杲、宾鸿等，向系土豪，武断乡曲，一闻赛儿起事，便去拜会，见赛儿仗剑持咒，剪纸成兵，幻术所施，竟有奇验，遂不胜惊服，俱拜倒赛儿前，愿为弟子。佛母收佛徒，皆大欢喜。从此日侍左右，形影不离，两雄一雌，研究妖法，越觉得行动诡秘，情迹离奇。怕不是肉身说法。训练了好几月，便分道出来，连陷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州诸州县，戕杀命官，日益猖獗。青州卫指挥高凤，带领了几千人马，星夜进剿，到了益都附近，时已三鼓，前面忽来了无数大鬼，都是青面獠牙，张着双手，似蒲扇一般，来攫凤军。凤军虽经过战阵，从没有见过这般鬼怪，不由得哗噪起来。董彦杲、宾鸿，率众掩至，凤军不能再战，尽被杀害，凤亦战死。莒州千户孙恭等，得悉败状，恐敌不住这妖

魔鬼怪，只好遣人招抚，许给金帛，劝他收兵。董彦杲等抗命不从，反将去使杀毙。

那时各官错愕，不得不飞章奏闻，成祖敕安远侯柳升，及都指挥刘忠，率着禁卫各军，前往山东。各官统来迎接，且禀称寇有妖术，不易取胜。是为诿过起见。柳升冷笑道："古时有黄巾贼，近世有红巾寇，都是借着妖言，煽惑愚民。到了后来结果，无非是一刀两段。诸君须知邪不敌正，怕什么妖法鬼术？况是一个民间孀妇，做了匪首，凭她如何神奇，也不过幺么伎俩，我自有法对待，诸君请看我杀贼哩。"言罢，即进击卸石棚寨，密令军士备着猪羊狗血，及各种秽物，专待临阵使用。途次遇着寇兵，当即接战，忽见唐赛儿跨马而来，服着道装，仿佛一个麻姑仙，年龄不过三十左右，尚带几分风韵。半老徐娘。两旁护着侍女数名，统是女冠子服式。赛儿用剑一指，口中念念有词，突觉黑气漫天，愁雾四塞，滚滚人马，自天而下。柳升忙令军士取出秽物，向前泼去，但见空中的人马，都化作纸儿草儿，纷纷坠地，依旧是天清日朗，浩荡乾坤。妖术无用。赛儿见妖法被破，拨马便走，寇众自然随奔，逃入寨中，闭门固守。

柳升麾军围寨，正在猛攻，忽有人出来乞降，只说是寨中粮据汲道。忠至东门，夜遇寇兵来袭，飞矢如蝗。忠不及预防，竟被射死。柳升安居营中，总道是妖术已破，无能为力，前言确是有识，至此偏独轻敌，遂至丧师纵寇，可见骄兵必败。不意夜半溃军逃还，报称刘忠陷没，慌忙往救，已是不及。还攻卸石棚寨，寨中已虚无一人，赛儿以下，尽行遁去。惟宾鸿转攻安邱，城几被陷，幸都指挥佥事卫青，方屯海上备倭，闻警飞援，与邑令张玙等内外合攻，杀败宾鸿，毙寇无数，剩了些败残人马，逃至诸城，被鳌山卫指挥使王贵，截住中途，一阵杀尽，只唐赛儿在逃未获。及柳升至安邱，卫青迎谒帐前，升反斥他无故移师，喝令捽出，于是刑部尚书吴中，劾升玩纵无状，由成祖召还下狱，擢卫青为都指卫使，一面大索赛儿，尽逮山东、北京一带的尼觋道姑，到京究辨。可怜大众无辜，枉遭刑虐，结果统是假赛儿，不是真赛儿。俄得山东军报，说是真赛儿已拿到了，盈廷官吏，相率庆贺，丑。正是：

篝火狐鸣天地暮，昆冈焰炽鬼神愁。

未知赛儿曾否伏诛，且至下回交代。

本回宗旨，内叙高煦夺嫡，外叙唐赛儿揭竿，而外此各

事，俱用销纳法插入，但亦不至渺无关系。因高煦事叙入宫中，而徐后诸人之品节以彰，因唐赛儿事叙入畿外，而边疆诸事之叛服以著，如绳贯钱，有条不紊，此可见著述之苦心，非信手掇拾者比也。且高煦骄纵，弊由溺爱，赛儿诡秘，弊在重僧，于欲言之中，更得不言之秘，善读者自能知之。

第三十回　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晏驾

却说唐赛儿乱后，山东各司官，多以纵寇获谴，别擢刑部郎中段民为山东左参政。段民到任，颇能实心办事，所有冤民，尽予宽宥，惟密饬干役，往捕赛儿。不数日赛儿缚到，由段民亲讯，她却谈笑自若，直认不讳。段民觉有变异，命以利刃截她手足，谁知纯钢硬铁，反不及玉臂莲钩，刀锋已缺，手足依然，不得已严加桎梏，把她娇怯身躯，概用铁索缠住，然后置入囚车，派遣得力人员，解送京师。行到半途，天光渐黑，蓦见前后左右，统是狰狞厉鬼，高可数丈，大约十围，腰间系着弓矢，手中执着大刀，恶狠狠的杀将过来。看官！你想这等押解巨犯的兵役，如何抵敌？大家顾命要紧，弃了囚车，四散避开。何不用秽物解之。待至厉鬼已去，返顾囚车，里面只有一堆镣铐，并没有什么唐赛儿。彼此瞠目许久，只好回报段民。段民没法，也只得据实复奏。明廷一班官吏，方闻妖妇解京，都想前去验视，至段民奏至，越发诧为奇事。成祖也不加责问，但命将所拘尼媪，一律放还，这颇能知大体。连柳升亦释出狱中，释放柳升未免失刑。内外安谧，只唐赛儿究不知何处去了。

话分两头。且说成祖击败阿噜台，奏凯还京，越年，阿噜台却遣使贡马，且奉表称臣。成祖以他悔罪投诚，特命户部收受贡物，并厚犒来使，遣令去讫。会瓦剌部酋玛哈木，攻杀鞑靼汗本雅失里，另立答里巴为汗，自专政权。阿噜台复使人来告，成祖乃命驾北巡，亲探虚实。既至北京，复得阿噜台表奏，略言“玛哈木弑主逞强，请天朝声罪致讨，臣愿率所部，效力冲锋”云云。成祖大喜，封阿噜台为和宁王，一面谕责玛哈木，且征使朝贡。玛哈木竟不受命，当由成祖下诏，再行亲征，仍带了柳升、郑亨、陈懋、李彬等，一班宿将，浩荡前行，太孙瞻基，亦随驾出发。成祖语侍臣道：“朕长孙聪明英睿，智勇过人，今肃清沙漠，使他躬历行阵，备尝艰苦，才知内治外攘，有许多难处呢。”侍臣称颂不已。无非面谀。是年为永乐十二年，二月间启行，四月间至兴和，五月间出塞，次杨林城，六月间到三峡口。前锋刘江，遇着敌骑数千名，一鼓击退。成祖料敌必大至，严阵以待。寻获间谍数名，问明详细。得悉玛哈木离此不远，索性兼程前进：至忽兰忽失温地方，望见尘头大起，有无数蒙兵踊跃而来，后面拥着麾盖，蔽着两人，一是鞑靼汗答里巴，一是瓦剌酋玛哈木。成祖登高指挥，命柳升、郑亨等攻敌中

坚，陈懋、王通攻右翼，李彬、谭青、马聚攻左翼。三军奉令进攻，火器齐发，声震天地。玛哈木恰也能耐，领着蒙兵，左拦右阻，并迭发强弩，射住明军。郑亨身中流矢，负痛退还。陈懋、王通，也被蒙兵截住，不能取胜。李彬、谭青等与敌酣斗，杀伤相当。都指挥满都，受伤过重，倒毙阵中。成祖见各队相持，未分胜负，遂自高阜跃下，亲率铁骑冲阵，横扫敌军。柳升以下，见主上躬冒矢石，也不得不舍命争先，大呼杀敌。俗语说得好："一夫拼命，万夫莫当。"况有数万人努力前驱，无论什么强敌，总是抵挡不住。玛哈木败阵而逃，部众自然溃散。明军追越两高山，直达土拉河，斩首数千级。成祖尚欲穷追，还是皇太孙叩马谏阻，才令班师。穷寇勿追，皇太孙恰是有识。还至三峰山，阿噜台遣头目锁住等来朝，且言阿噜台有疾，所以不至。成祖好言抚慰，并给米百石，驴百匹，羊百头，别赐他属部米五千石。锁住等拜谢而去。成祖还京，玛哈木也贡马谢罪，词极卑顺。勉效阿噜台。成祖又纳贡馆使，宥他前愆，惟玛哈木与阿噜台，始终不和，互相仇杀，亦互来报捷。成祖亦利他构衅，随意敷衍，毫不诘问。无非欲自做渔翁。既而玛哈木病死，子脱欢嗣位，遣使朝贡，仍许袭爵。独阿噜台生聚渐繁，兵储渐富，居然桀骜起来，每遇明使，箕踞谩骂，有时且把明使拘留。成祖一再驰谕，阿噜台全然不改，反驱众入寇边疆。

警报屡达京师，成祖以胡人反复，必为后患，决计迁都北京，就近控驭。永乐十九年春间，车驾北迁，特旨大赦。明迁北京自此始。廷臣以迁都不便，纷纷有异言。未几忽发火灾，把奉天、谨身、华盖三殿，烧得墙坍壁倒，栋折榱崩，成祖未免惶悚，令群臣条奏阙失，直言无隐。僚属奉旨上言，多以迁都为非是。主事萧仪，及侍读李时勉，语尤痛切。成祖大怒，竟杀了萧仪，下李时勉于狱中，并将给事柯暹，御史郑维垣等，谪徙边疆。既令群臣直言，复以直言加罪，出尔反尔，殊属不情。一面再议北征。兵部尚书方宾，力言粮储支绌，未便兴师，乃复召户部尚书夏原吉，问边储多寡。原吉奏称所有边储，只足供戍卒，不足给大军。且言频年师出无功，戎马资储，十丧八九，灾眚间作，内外俱疲，应顺时休养，保境息民为要。即如圣躬少安，亦须调护，毋须张皇六师。成祖闻言，为之不怿，仍令原吉往查开平粮储。既而刑部尚书吴中入对，大旨与方宾同，成祖怒道："你亦学方宾么？我将杀宾，免你效尤。"宾闻言大惧，竟自经死。成祖竟命将吴中系狱，并饬锦衣卫逮原吉还京，再问亲征得失。原吉具奏如初。成祖益怒，亦饬令下狱。专制淫威，煞是厉害。遂命侍郎张本等，分往山东、山西、河南及应天诸府，督造粮车，发丁夫挽运，会集宣府，以次年二月为期。

光阴易过，倏忽新春，成祖即率军起程，师次鸡鸣山，探悉阿噜台远遁，诸将请率兵深入。成祖道："阿噜台非有他计，譬诸贪狼，一得所欲，即行遁去，追他无益。且俟草青马肥，出开平，逾应昌，出其不意，直抵敌巢，然后可破穴犁庭了。"前则执意亲征，兹复禁止深入，总之予智自雄，不欲群臣多口。嗣是徐徐进行，一路过去，不见有什么敌骑，如入无人之境。成祖命军士开枪猎兽，或临场校射，赐宴作乐。御制平戎曲，使全军歌唱节劳。至五月中旬，始度偏岭，发隰宁，至西凉亭。亭为故元往来巡幸地，故宫禾黍，野色萧条，成祖慨然道："元朝创筑此亭，本欲子孙万代，永远留贻，哪里防有今日？古人谓天命无常，总要有德的皇帝，方才保守得住。否则万里江山，亦化作过眼烟云，何况区区一亭呢。"乃下令禁止伐木。六月出应昌，次威远，开平探马走报，阿噜台进寇万全，诸将请分兵迎击，成祖道："这是阿噜台诈计，不能相信。他恐我直捣巢穴，佯为出兵，牵制我师。我若分兵往援，正中彼计。"遂疾驰而进，敌果遁去。成祖料敌可谓甚明。大兵进驻沙胡原，拿住阿噜台部属，一一讯问。据言："阿噜台闻大军到来，惶恐已极，他母及妻，统骂阿噜台昧良，无端负大明皇帝，所以阿噜台穷极无奈，已尽弃家属，及驼马牛羊辎重，向北远遁了。"成祖道："兽穷必走，也是常情，但恐他挟有诈谋，不可不防。"嗣复获得敌骑数人，所言悉与前符。乃命都督朱荣、吴成等，尽收阿噜台所弃牛羊驼马，焚毁辎重，指日还师，乘便击兀良哈三卫。兀良哈三卫，即大宁属地，自辽沈起直，至宣府，延长三千余里，元置大宁路于此。元得大宁，即封皇子权为宁王，另封兀良哈三卫，处置降人，以阿北失里等为三卫都指挥同知。成祖起兵，诱执宁王权，应二十二回。并将宁王部属，悉数移入北平。兀良哈三卫，奉命惟谨，且发兵从战，所向有功。成祖即以大宁地尽畀兀良哈，作为犒赐。此是东周封秦之覆辙，成祖何故蹈之。

自此辽东宣府一带，藩篱撤去，门庭以外，就是异族。成祖约他为外藩，平居使侦探，有急使捍卫，无如异族异心，未免携贰。自阿噜台恃强抗命，遂与兀良哈三卫勾通。三卫中朵颜卫最强，次为泰宁卫，次为福余卫，既附合阿噜台，遂时入塞下。成祖北征旋师，语诸将道："阿噜台恃兀良哈为羽翼，所以敢为悖逆，今阿噜台远遁，兀良哈势孤，应移师往讨，平定此寇。"当下简选精锐数万人，分五路捣入，自率郑亨、薛禄等，直入西路。师次屈裂儿河，兀良哈驱众数万，前来抵敌，忽被陷入泽中，成祖即指挥骑兵，冲杀过去，斩首数百级。敌自相践踏，势几散乱。成祖登高瞭望，见敌兵散而复聚，料有接应兵至，遂命吏士持神机弩，潜伏深林，自张左右翼出阵夹击。敌兵突冲左翼

军，左翼军佯退，引敌入深林中，一声号炮，伏兵齐发，箭如飞蝗般射去，敌遂惊溃。左翼军反击敌腹，右翼军猛攻敌背，敌兵死伤无算，追奔三十余里，尽毁三卫巢穴，然后下令班师，还京受贺。又是一番跋涉了。

次年七月，又有阿噜台寇边消息，成祖笑道："去秋亲征，渠意我不能复出，朕当先驻兵塞外，以逸待劳。"即命皇太子监国，车驾择日发京师。三次北征。师行月余，进至沙城，阿噜台属下，知院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等，率妻子来降，由成祖详问阿噜台情形。阿失帖木儿禀道："今夏阿噜台为瓦剌所败，部属溃散，势日衰微。今闻大军远出，必疾走远避，哪里还敢南向呢？"成祖甚喜，赐他酒食，俱授千户。惟大军仍然前进，至上庄堡，由先锋陈懋来报，说是鞑靼王子也先土于，挈眷投诚。成祖大喜，语侍臣道："远人来归，应格外旌异，方便招徕。"随即令陈懋引见，当面奖谕，特封他为忠勇王，赐名金忠。是时兵部尚书金忠已卒，岂成祖欲令他后继，所以不嫌复名欤？并授他甥把罕台为都督，部属察卜等统为都指挥，赐冠带织金袭衣，一面下诏南旋。此次北征最属无谓。

越年，为永乐二十二年，即成祖皇帝末年，谍报阿噜台复寇大同，忠勇王金忠，请成祖发兵，愿为前锋自效，于是成祖复大举北征。第四次了。行抵隰宁，仍不见有敌人踪迹，心知边报不实，未免爽然。会有金忠部将把里秃，获到敌哨，具言阿噜台早已远飏，现闻在答兰纳木儿河。成祖即督军疾趋，直达开平，遣中官伯力哥，往谕阿噜台属部道："王师远来，只罪阿噜台一人，他无所问，倘若头目以下，输诚来朝，朕当优与恩赉，决不食言。"至伯力哥还报，阿噜台部落，亦多远遁，无可传命，成祖乃决计入答兰纳木儿河。沿途见遗骸甚众，白骨累累，因饬柳升督率军士，掇拾道殣，妥为瘗埋，自制祭文，具酒浆等物，奠爵酹土，聊慰孤魂。又进次玉沙泉，以答兰纳木儿河已近，即命前锋金忠、陈懋等先发，自为后应。金忠、陈懋等到了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芜，不特没有敌寨，就是车辙马迹，也是一律漫灭，无从端倪。大家瞭望一番，不知阿噜台所在，只好遣人复奏。成祖又遣张辅等穷搜山谷，就近三百里内外，没一处不往搜寻，也只有蔓草荒烟，并不见伏兵逃骑，张辅等亦只好空手复命。真是彼此捣鬼。成祖不禁诧异道："阿噜台那厮，究到何处去了？"张辅奏道："陛下必欲擒寇，愿假臣一月粮，率骑深入，定不虚行。"成祖道："大军出塞，人马俱劳乏得很，北地早寒，倘遇风雪，转恐有碍归途，不如见可而止，再作计较。"言未已，金忠、陈懋等亦已回营，奏称至白邙山，仍无所遇，以

携粮已尽，不得不归。成祖叹息多时，便下令还京。又是白跑一次。

道出清水源，见道旁有石崖数十丈，便命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刻石纪功，并谕道："使万世后知朕过此。"不见一敌，何功可言？然自知不再到此，亡征已见。铭功毕，成祖少有不豫，升幄凭几而坐，顾内侍海寿问道："计算路程，何日可到北京？"海寿答道："八月中即可到京。"出塞四次，连路程都不能计，不死何待？成祖复谕杨荣道："东宫涉历已久，政务已熟，朕归京后，军国重事，当悉付裁决。朕惟优游暮年，享些安闲余福罢了。"恐老天不肯许你，奈何？杨荣闻言，免不得谀颂数语。至双流泺，遣礼部尚书吕震，以旋师谕皇太子，并昭告天下。入苍崖戍，病已甚笃，夜不安寐，偶一闭目，便见无数冤鬼，前来索命。好杀之验。待至惊醒，但见侍臣列着左右，不禁唏嘘道："复原吉爱我！"再行至榆木川，气息奄奄，不可救药了。自知不起，遂召英国公张辅入内，嘱咐后命，传位皇太子高炽，丧礼一如高皇帝遗制。言讫，呼了几声痛楚，当即崩逝。张辅与杨荣、金幼孜商议，以六师在外，不便发丧，遂熔锡为椑，载入遗骸，仍然是翠华宝盖，拥护而行。暗中遣少监海寿，驰赴太子，太子遣太孙奉迎，太孙至军，始命发丧，及郊，由太子迎入仁智殿，加殓纳棺，举丧如仪。成祖卒年六十五，尊谥文皇帝，庙号太宗，至嘉靖十七年，复改庙号为成祖。太子高炽即位，以次年为洪熙元年，史称为仁宗皇帝，小子自然沿称仁宗了。本回就此收场，惟有一诗咏成祖道：

闲关万里有何求，财匮师劳命亦休。

车载沙邱遗恨在，枭雄只怕死临头。

欲知仁宗即位后情形，请看官再阅下回。

阿噜台、玛哈木等，叛服靡常，原为难驭之寇。然成祖一出，靡战不胜，其不足平可知矣。此后即有犯顺消息，可遣一智勇深沉之将，如英国公张辅者，出为战守，当亦足了此事。乃必六师远出，再三不已，万里闲关，甚至不见敌军踪影，何其仆仆不惮烦乎？况按夏原吉所奏，当日度支，已甚支绌，以全国之赋税，糜费于无足重轻之边事，可已不已，计毋太绌。要之一好大喜功之心所由致也，迨中道弥留，始言夏原吉爱我，晚矣。好酒者以酒亡，好色者以色亡，好兵者以兵亡，成祖诚好兵者哉！然以滥刑好杀之成祖，犹得令终，吾尚为成祖幸矣。

第三十一回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却说仁宗即位，改元洪熙，立命将夏原吉、黄淮、杨溥等，释出狱中，俱复原官。应二十九回。原吉入朝奏对，大旨以赈饥蠲赋，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交趾各路采办，仁宗一一依行。未几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皆东宫旧臣，忠实可恃，遂进荣为太常卿，幼孜为户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为翰林学士。既而荣与士奇，统擢为尚书，内阁职务，自是渐重了。

先是仁宗少时，太祖未崩，尝命他分阅章奏。仁宗留意考察，凡关系军民利病，必先呈上览，至文字稍有错误，并未表出。太祖指示道："儿阅章奏，奈何不核及文字？"仁宗答道："偶有笔误，不足渎天听，所以未曾表明。"太祖点首不答。嗣复问及尧、汤时候，水旱连年，百姓如何生活？仁宗答以尧、汤仁政，惠及民生，因此水旱无忧。太祖大喜道："好孙儿！有君人度量了。"所谓少成若天性。嗣为皇太子，屡被高煦、高燧等谗构，终以诚敬孝谨，得免祸难。及即位，任用三杨，修明庶政，与民休息，俨然有承平景象。仁宗尝在池亭纳凉，吟成五律一首道："夏日多炎热，临池憩午凉。雨滋槐叶翠，风过藕花香。舞燕来青琐，流莺出建章。援琴弹雅操，民物乐时康。"引入此诗，注重结末二语。后人读到此诗，每想仁宗风仪，几似虞舜鼓琴，薰风解愠，不愧为守文令主。又尝在思善门外，建弘文馆，与儒臣讲论经史，终日不倦。夏日遍赐水果诸鲜，冬日遍赐貂狐等物。每语诸臣道："朕与诸卿讲论，觉得津津有味，若一入后宫，对着内侍宫人，便觉索然，未知卿等厌弃朕否？"诸臣闻命，顿首称颂，自不必说。皇后张氏，为彭城伯张麒女，册妃时，谨修妇道，成祖尝谓幸得佳妇，仁宗得保全储位，也亏着贤后从中调停，所以仁宗敬爱有加，宫闱中虽有妃嫔，没甚宠幸。除张后外，只谭妃一人，善承意旨，得蒙恩遇罢了，为殉主伏笔。这且慢表。

且说安南平定，曾设交趾布政司，留英国公张辅镇守，未几即召辅还京，从征漠北，别命丰城侯李彬继统军事，尚书黄福综理民政。福有威惠，颇得交人畏服。惟李彬麾下，曾有太监马骐任职监军，骐按定交趾贡物，每岁需扇万柄，翠羽万袭，正供以外，还要多方勒索。交民痛

苦得很，互相怨恨，遂互相煽动，因复闯出一个渠魁，扰乱安南。都是小人坏事。这渠魁叫作何名？便是俄乐县土官黎利。

黎利初从陈季扩，充金吾将军，季扩就擒，利归降明军，令为巡检。至马骐肆虐，他即乘机驱胁，挟众作乱，自称平定王，用弟黎石为相国，段莽为都督，聚党范柳、范宴等，四出剽掠。参政侯保、冯贵，率军往讨，被他围住，力战身亡。明廷闻警，遣荣昌伯陈智为左参将，助李彬出剿，转战有年，才得削平乱党，惟黎利逃匿老挝，屡捕未获。嗣李彬应召还京，由陈智代任，监军亦另易中官，名叫山寿。去了一个，又来一个。这山寿贪财好货，与马骐相似。黎利乘间纳贿，潜自老挝遁还宁化州，诈言乞降。山寿得了贿赂，遂替他奏请朝廷，求赦黎利。适成祖崩逝，仁宗践位，寿入朝庆贺，且言利已愿降，若遣使往谕，定然来归。仁宗踌躇良久，方道："蛮人多诈，不便深信。"山寿叩头道："如利不来，臣当万死。"利令智昏。仁宗复道："黄福有无异议？"山寿又奏道："福居交趾，已十八年，从前马骐密奏先帝，谓有异志，臣不敢仍如骐言。但久居异域，与民同利，今交趾知有黄福，不知有朝廷，恐亦非怀柔本旨呢。"善于进谗，比马骐还要阴险。仁宗默然无语。俟山寿退出，即下旨召黄福还京，已为邪言所惑。饬兵部尚书陈洽，代掌交趾布按司事。福在交趾，编户籍，定赋税，兴学校，置官司，屡召父老宣谕德意。中官马骐，怙恩虐民，福辄遇事裁抑，骐怀恨在心，所以诬奏。成祖搁过不提，至山寿入谗，仁宗驰谕召归，福奉命即行，交人扶老携幼，相率走送，甚至挽辕号泣，不忍言别。福好言婉谕，只托称后会有期，才得离了安南，径还京师。

黎利闻黄福召还，谋变益急，遂纠众攻茶龙州。交趾都司方政，领兵往援，与战不利。指挥伍云阵殁，守将琴彭亦战死。利陷入茶龙，转寇谅山，杀死守吏易先，硬把谅山占去。荣昌伯陈智，懦弱无能，又与都司方政，不相辑睦，遂没法定乱，只好飞使驰奏，候旨定夺。全然不智，如何名智？仁宗方信山寿言，遣寿赍敕往谕，授黎利为清化知府。及接陈智奏报，还道是山寿有材，足以抚寇，即飞饬陈智按兵以待，候山寿到了交趾，协议以闻。于是陈智推诿上命，一任黎利猖獗，勒兵不发。尚书陈洽，见陈智迁延酿乱，甚是懊恼，即奏称贼首黎利，名虽求降，实是携贰，招聚逆党，日益滋蔓，乞饬统帅陈智，早灭此贼，绥靖边疆云云。仁宗乃复授陈智为征夷将军，出讨黎利。智尚在徘徊，至山寿入境，又一意主抚，贼势从此益张了。

且说仁宗既册定皇后，随立子瞻基为皇太子，余子瞻埈、瞻墉、瞻

墡、瞻堈、瞻墺、瞻垲、瞻垍、瞻珽皆封王，命太子居守南京，意欲仍还南都，诏令北京都司，复称行在。一面宥建文诸臣，放还永乐时坐戍家属，并复魏国公徐钦原爵。钦系辉祖子，辉祖忤成祖意，夺爵归第。应二十七回。未几，辉祖病殁，子钦复得袭封。永乐十九年，钦入朝，不辞径去，成祖怒钦无礼，削职为民，至是乃给还故爵。且屡命法司慎刑，谕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三人，审决先朝重囚，必往同谳，遇有冤抑，不惜平反云云。他如免租施赈，亦时有所闻。不意洪熙元年五月中，二竖为灾，帝躬不豫，才越两日，病竟垂危。忙饬中官海寿，驰召皇太子瞻基。海寿甫抵南京，仁宗先已归天。太子即日就道，自南而北，谣传汉王高煦，谋在途中设伏，邀击太子，左右请整兵为卫，或言应从间道北行。太子道："君父在上，何人敢妄行？"当下驰驿入都。至良乡，太监杨瑛，偕尚书夏原吉、吕震，捧遗诏来迎，传位皇太子。太子受诏，入哭尽哀，越十日即皇帝位，追尊皇考为昭皇帝，庙号仁宗，皇后张氏为太后，又以谭妃投缳殉主，追赠为昭容恭禧顺妃。得未曾有。统计仁宗在位，仅越一年，享年四十有八。太子瞻基即位，改元宣德，史称他为宣宗。小子亦沿例称呼。宣宗立后胡氏，系锦衣卫百户胡荣女，并册孙氏为贵妃。并举贵妃，为后文废后张本。召翰林学士杨溥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同参机务。命大理寺卿胡槩，参政叶春，巡抚南畿。自是遇有灾乱，辄遣大臣巡抚，后来置为定员，三司职权，乃日渐从轻了，明初外省官制，置布政、按察、都指挥三司，分掌政、刑、兵三事。及巡抚设而三司失权。这却不必细说。

惟汉王高煦，自徙居乐安后，仍然不法，闻仁宗猝崩，召还太子，本欲发兵邀击，因迫于时日，不及举行。宣宗即位，恰奏陈利国安民四事，宣宗如奏施行。及改元初日，煦复遣人献元宵灯，侍臣入启宣宗道："汉府来使，多是窥探上意，心存叵测。前时汉王子瞻圻，留居北京，每将朝廷情事，潜报汉王，平均一昼夜间，多至六七次，先帝防他漏泄，徙至凤阳守陵。此次陛下登基，汉王又借口奏献，使人常至，诡情如见，不可不防。"仁宗徙瞻圻事，就此带出，以省笔墨。宣宗道："永乐年间，皇祖尝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但皇考待他甚厚，朕亦应推诚加礼，宁他负我，毋我负他。"乃驰书报谢。煦日夜制造军器，籍丁壮为兵，出死囚，招亡命徒，夺府州县官民畜马，编立五军四哨，授指挥王斌为太师，知州朱恒，长史钱巽为尚书，千户盛坚，典仗侯海为部督，教授钱常为侍郎，遣人约山东都指挥靳荣为助，期先取济南，然后犯阙。

御史李濬，致仕归田，家住乐安，得着这个消息，急弃家易服，从

间道驰入京师，上书告变。山东文武军民，与真定等卫所，亦飞报高煦乱状。适煦遣心腹枚青，往约英国公张辅，请为内应，辅絷青以闻。宣宗遣中官侯泰，赐高煦书，慰勉备至。煦反盛兵见泰，厉声道："靖难兵起，若非我出死力，哪有今日？太宗轻听谗言，削去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徙以金帛饵我，今又动言祖制，胁我谨守臣节，我岂能郁郁居此，毫无举动？你试看我士饱马腾，兵强力壮，欲要横行天下，也是不难。速归报你主，执送奸臣，免我动手！"竟欲效乃父耶？但福命不及乃父，奈何？泰不敢抗辩，唯唯而出；既还京，也含糊复命。

隔了数日，煦遣百户陈刚，赍奏入朝，奏中语多悖逆，且指夏原吉为罪首，定欲索诛。宣宗乃动愤起来，夜召诸大臣入议，拟遣阳武侯薛禄，往讨高煦。大学士杨荣抗言道："陛下独不见李景隆事么？"宣宗转顾原吉，原吉先免冠谢死罪。宣宗矍然道："卿何为作此态？莫非为高煦奏请么？煦无从启衅，只得借卿为口实，朕非甚愚，何至为煦所欺？"原吉谢恩毕，方奏道："为今日计，宜卷甲韬戈，星夜前往，方可一鼓荡平。若命将出师，迂远无济，转蹈李景隆覆辙。荣言甚是。"杨荣遂劝帝亲征。宣宗召张辅入内，与商亲征事，辅对道："高煦有勇无谋，外强中怯，今请假臣二万人，即可缚煦献阙，何必劳动至尊。"杨荣道："煦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所以肆行无忌，若临以天威，事无不济，臣愿负弩前驱。"宣宗为之动容，乃决意亲征，以高煦罪状，申告天地宗庙山川百神，命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吴中，尚书胡濙、张本，通政使顾成等，扈跸随征。留郑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定国公徐永昌，彭城伯张昶，安乡侯张安，广陵伯刘瑞，忻城伯张荣，建平伯高远，及尚书黄淮、黄福、李友直等，协守京师。复敕遣指挥黄谦，暨平江伯陈瑄，出守淮安，防煦南窜。部署既定，遂统率大营五军将士，即日出京，钲鼓声远达百里。既至杨村，宣宗顾从臣道："卿等料高煦今日，计将安出？"蹇义道："乐安城小，不足展布，彼或先取济南，为根据地。"言未已，杨溥又插口道："高煦前日，尝请居南京，今必引兵南去。"宣宗笑道："卿等所料，未必尽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且闻大军将至，亦不暇往攻。若防他走入南京，未始非高煦夙愿，但他的护卫军，家属多居乐安，岂肯弃此南走？高煦性多狐疑，今敢谋反，无非因朕年少新立，未能亲征；若遣将往讨，他得甘言厚利，作为诱饵，希图与他联合。今朕亲至，已出彼料，哪里还敢出战？朕意煦必成擒了。"料敌如神，然亦皆由杨荣等指导之力。从臣等唯唯听命。又向前行进，遇着乐安逃军，备述高煦情形，略如宣宗所料。宣宗大喜，发给揭帖数纸，令回乐安贴示，一面仍贻书高煦道：

朕惟张敖失国，本诸贯高，淮南受诛，成于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国，率因之以身图富贵，而陷其主于不义，及事不成，则反噬主以图苟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师压境，王能悔过，即擒倡谋者以献，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如初，善之善者也。王如执迷不悟，大军既至，一战成擒，又或麾下以王为奇货，执王来献，王何面目见朕，虽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转祸为福，一反掌间耳。其审图之！

书发后，得前锋薛禄驰奏，报称高煦已下战书，约于明日出战。宣宗遂令大军蓐食兼行，夜半至阳信县，官吏皆入乐安城，无人迎谒。大军即趋至乐安，围攻四门。时已天明，守城兵慌忙登陴，举炮下击。宣宗命发神机铳箭，仰射城上。硝烟四散，声震如雷。守兵股栗，多半窜伏逃生。日光晌午，危城将堕，诸将拟攀城而入，宣宗不允，暂行停攻，复传书入城，谕高煦出降。煦仍不答。宣宗又命书诏敕数道，令将士系诸箭上，射入城中，晓示祸福利害。城中人士，得了谕旨，多欲将高煦执献。煦狼狈失据，乃密遣心腹将士，缒城至御幄前，奏称限期一夕，与妻子诀别，即当出城归罪。前云可横行天下，如何未战即降？宣宗允准，来使去讫。是夜高煦尽取所造兵器，与各处交通文书，尽付一炬。火光烛天，通宵不绝。转眼间天已大明，煦拟出城听命，忽来一人阻住道："殿下宁一战而死，如何出降受辱？"煦视之，乃是太师王斌。煦怅然道："城池卑狭，不足御敌，奈何？"王斌再欲有言，煦复道："你且照常办事，容我细思。"斌乃退出。煦遂潜行出城，径至宣宗行幄前，席藁待罪。群臣奏谓正法，宣宗道："煦固不义，但祖宗待遇亲藩，自有成例，勿为已甚。"群臣复举大义灭亲四字，坚请加刑，宣宗不许，只令高煦入见，取群臣弹章视煦。煦略略瞧着，面色如土，忙顿首道："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昔日威风，而今安在？宣宗令煦作书，召诸子同归京师。王斌、朱恒等倡导不轨，罪在不赦，亦一律系归。改乐安为武定州，令薛禄、张本二人镇守，余军凯旋。高煦父子家属，被系入京，宣宗命废为庶人，筑室西安门内，禁锢高煦夫妇，号为逍遥城，饮食供奉如常。王斌、朱恒等皆伏诛。煦被禁数年，宁王权上书，请赦煦父子，不获见允，煦大为怨望，宣宗亲往察视，见煦箕踞坐地上，免不得斥责数语。及宣宗转身欲归，煦竟伸出一足，把宣宗勾倒地上。宣宗大怒，俟起立后，令力士舁出铜缸，覆住煦身。缸重三百余斤，煦用力负缸，缸竟移动。宣宗复命积炭熏缸，越一时，炭炽铜熔，任你高煦力大无穷，也炙得乌焦巴弓了。好似竹管煨泥鳅。小子有诗叹高煦道：

庸材也欲逞强梁，暴骨扬灰枉自伤。

莫向釜中悲煮豆，追原祸始是文皇。

高煦炙死，诸子皆诛，还有赵王高燧，亦被嫌疑，是否能保全性命，且看下回叙明。

仁宗在位，不过一年，而任贤爱民，善不胜书。史称天假之年，俾其涵濡休养，则德化之盛，应与汉文景比隆，是仁宗固不愧为仁也。惟信用宦官山寿，召还黄福酿成交趾之乱，不无微憾，然亦为安边息民起见，因为抚之一字所误，仁有余而智不足，略迹原心，其尚堪共谅欤。高煦不道，竟欲上效乃父，借口除奸，幸宣宗从谏如流，决意亲征，六师一至，煦即失措，出城乞降，席藁待罪，彼才智不逮成祖，而君非建文，臣非齐黄，多见其速毙已也。厥后铜缸燃炭，身首成灰，何莫非煦之自取乎？明有仁宣，足与言守成矣。

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却说赵王高燧，与高煦是一流人物，难兄难弟。从前亦常思夺嫡，与中官黄俨等，密谋废立，事泄后，黄俨伏诛，燧以仁宗力解，始得免罪，仁宗徙燧封彰德。及高煦抗命，暗中也勾结高燧，约同起事。煦既受擒，六师毕归。户部尚书陈山，出京迎驾，奏称应乘胜移师，袭执赵王。宣宗转问杨荣，荣很是赞成。复问蹇义、夏原吉，两人亦无异言。遂由杨荣传旨，令杨士奇草诏。士奇道："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两叔父，罪无可赦，法应严惩，情有可原，还宜曲宥。若一律芟除，皇祖有灵，岂不深恫？"荣厉声道："此系国家大事，岂你一人所得沮么？"杨荣名为贤臣，胡亦执拗成性。士奇道："高煦受擒，赵王必不敢反，何苦要皇上自戕骨肉，士奇不敢草诏。"时杨溥在侧，与士奇意合，遂从容说道："且入谏皇上，再作计议。"荣闻溥言，艴然径去，即往见宣宗。溥与士奇，接踵而入，司阍只放入杨荣，不令二人入内。二人正彷徨间，适蹇义、夏元吉，奉召前来，士奇即浼令入谏。蹇义道："上意已定，恐难中阻。"士奇道："王道首重懿亲，如可保全，总宜调护为是。还望二公善为挽回！"蹇义颔首而入，即以士奇言转陈帝前。宣宗乃返入京师，不复言彰德事。既而廷臣犹有烦言，或请削赵王护卫，或请拘赵王入京，宣宗沉吟未决，复召士奇入问道："朝右多议及赵王，究应如何处置？"士奇道："今日宗室中，惟赵王最亲，陛下当曲予保全，毋惑群议！"宣宗道："朕今日只有一叔，怎得不爱？但欲为保全，须有良法。朕意拟将群臣劾章，封示赵王，令他自处，卿意以为何如？"士奇道："得一玺书，更为周到。"宣宗便命士奇起草，亲自阅过，盖好御印，即令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与左都御史刘观，同赴彰德，示以玺书，并廷臣劾章。赵王喜且泣道："我得更生了。"遂优待袁容、刘观，并上表谢恩，愿献护卫。自是群议始息。宣宗乃重用士奇，薄待陈山，且岁赐赵王，概如常例。赵王得以令终，于宣德六年去世，幸全首领。这且休表。

且说荣昌伯陈智，与都指挥方政，协守交趾，因黎利叛服无常，奉命往讨，续前回。至茶龙州，两人意见未洽，反为黎利所乘，吃了败仗。那时宣化贼周臧，太原贼黄菴，芙留贼潘可利，云南宁远州红衣贼长擎，俱蜂起作乱，遥应黎利。宣宗闻警，谕责智、政，削夺官爵，令在军中效力赎罪。特简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大将军印，充交趾总兵官，

都督马瑛为参将，率师南征。仍命尚书陈洽，参赞军务。通与瑛先后南下，瑛至清威，适黎利弟黎善，陷广威州，分军四扰，与瑛军相遇。被瑛军兜头痛击，纷纷败去，瑛方扎营休息。王通亦引兵到来，两下合军，进屯宁桥。通欲乘胜进击，尚书陈洽道："前面地势险恶，宜慎重进行，不如择险驻师，觇贼虚实，再定行止。"通叱道："兵贵神速，何得迟疑？"洽不便再谏。通即麾兵渡河。适遇天雨，道路泥泞，人马不能成列，霎时间伏兵骤起，纵横冲荡，通受创即走，全师大溃。陈洽愤起，怒兵突阵，身中数创，颠坠马下；左右掖起，愿与俱还，洽勃然道："我身为大臣，见危致命，正在今日，难道可偷生苟免么？"足愧王通。随即挥刀复入，斫死贼兵数人，自知力竭，刎颈而死。通败回交州，尚得自言神速么？黎利即自率精兵，入犯东关。通闻报大惧，阴遣人与利议和，愿为利乞封，且割清化以南地，俾利管辖。利阳为受款，限日受地，通遂不待朝命，擅檄清化等州，令官吏军民，尽还东关，即以土地让与黎利。知州罗通，掷檄痛诋道："名为统帅，擅敢卖城，看他如何复命？我只知守土，不知有他。"遂撄城拒守，黎利往攻不能下。

先是都督蔡福守义安，为黎利所围，未战即降，至是黎利令招致罗通。通见福至城下，厉声呵责，说他不忠不义。福羞惭满面，低头驰去。利知清化难下，移兵攻镇城平州。知州何忠怀，潜行出城，拟至交州乞援，中途为贼所执，押送黎利。利酌酒与饮道："何知州的大名，我仰慕久了。能从我，不患不富贵。"忠怀大詈道："贼奴！我乃天朝臣，岂食汝狗彘食？"当下夺杯在手，掷中利面，流血盈颐。利大怒，遂将忠怀杀害，一面麾众寇交州。王通出兵与战，竟得胜仗，斩获伪官以下万余人，利惶惧遁去。诸将请王通追击，通又惮不敢发。一年怕蛇咬，三年烂稻索。利得整军复出，围攻昌江。都指挥李任、顾福，日夜拒战。至九阅月，粮尽援绝，竟被攻陷，任、福皆自刎毕命。中官冯智，北向再拜，与指挥刘顺，知府刘子辅，投缳殉难。冯智颇不愧忠臣。子辅有惠政，民素爱戴，子辅死后，阖家全节，吏民亦相率死难，无一降贼，全城为墟。阐扬忠节。

警报遥达京城，宣宗又命安远侯柳升，统兵往援，保定伯梁铭为副，都督崔聚充参将，尚书李庆参赞军务。且以黄福旧在交趾，深得民心，亦令随军同往，仍掌交趾布按二司。柳升会集诸军，进至隘留关，黎利与王通，已有和议，闻升等南下，诡称应立陈氏后裔，具书乞和。升得书，并未启视。只将原书奏闻，一面督军入境，连破关隘数十，直达镇夷关。梁铭、李庆皆因惫致病，惟升意气自若，尚欲长驱直入。郎

中史安，主事陈镛，问李庆疾，且语庆道："主帅已涉骄矜，拥兵轻进，倘遇敌伏，易致挫衄。宁桥覆辙，可为前鉴，还望公代为谏阻，宁可持重，不可躁率。"庆倚枕称善，强自起床，走告柳升。升笑道："我自从军以来，大小经过百战，难道怕这幺么小丑么？"轻敌甚矣。庆复言之再三，升含糊答应，令庆等留营养疴，自率百骑至倒马坡，跃马逾桥。后队正拟随上，桥梁猝断，迫不及渡，但见对岸伏兵猝起，把升围住。升左冲右突，竟不能脱，未几即中镖身死。所随百骑，尽行战殁。那时后军只好退回，梁铭、李庆竟致急死。崔聚复整军入昌江，与贼酣斗，贼驱众大至，飞矢攒射，聚受伤被执，史安、陈镛等皆阵亡，官军大溃，七万人只剩数千，逃入交州。

黄福至鸡鸣关，亦为贼所得，掣出佩刀，意欲自刎。贼众把刀夺去，且下马罗拜道："公系我生身父母，何可遽死？前时公若不归，我等哪敢出此？"福叱道："朝廷未尝负尔等，尔等为何从逆？"贼众复道："守土官僚，如果尽若我公。就使教我为逆，我等也不忍为。怎奈官逼民反，不得不然。"言下都有惨容，且语且泣，福亦为之下泪。贼目取出白金糇粮，作为馈物，并令数人舁着肩舆，送福出境。福至龙州，举所赠物尽归入官。

是时王通在交州，闻升军败没，越加惶惧，忙与黎利议和，出城筑坛，束帛载书，教利立陈暠为陈氏后，订约休兵。其实交趾并没有陈暠，全系王通、黎利，串同捏造，借此蒙蔽明廷。通赠利绮锦，利赂通珍宝，彼此欢宴了一日，议定由黎利遣使，奉表献方物。通亦令指挥阚忠，偕黎使入朝，当由鸿胪寺代呈表章，其词云：

> 安南国先臣陈日煃三世嫡孙陈暠，惶恐顿首上言：曩被贼臣黎季犁父子。篡国弑戮，臣族殆尽。臣暠奔窜老挝，以延残息，历二十年。近者国人闻臣尚在，逼臣还国，众言天兵初平黎贼，即有诏旨访求王子孙立之，一时访求未得，乃建郡县。今皆欲臣陈情请命，臣仰视天地生成大恩，谨奉表上请，伏乞明鉴！

宣宗览毕，即召集廷臣会议，示以来表。英国公张辅道："这是黎利诈谋，必不可从，当再益兵讨贼，臣誓将元凶首恶，絷献阙下。"蹇义、夏原吉，也说是不可轻许。独杨荣、杨士奇，料宣宗有意厌兵，因言交趾荒远，不如许利，借息兵争。宣宗乃决计罢兵，遂遣侍郎李琦、罗汝敬等，赍诏抚谕交趾，赦除利罪，令具陈氏后人事实以闻。一面召王通、马瑛，及三司卫所府州县官吏，悉数北还。于是三十年来经营创

造的安南，一旦弃去。李琦等未到交趾，王通已由陆路还广西，陈智及中官马骐、山寿，由水路还钦州。及奉诏到京，群臣交章弹劾，统说通弃地擅和，骐恣虐激变，寿庇贼殃民，情罪最重，应即明正典刑。宣宗意存宽大，只把王通、马骐、山寿等，暂系狱中，便算罢休。宣宗号称英明，杂何姑息养奸？嗣李琦自交趾还京，黎利又遣人随至，奉表言陈暠已死，陈氏绝嗣，由臣利权时监国等语。宣宗明知有诈，只因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就将错便错的，混过去了。

是时已为宣德三年，边事总算搁起，宫中忽起暗争。小子于前回表过，宣宗立后胡氏，并册孙氏为贵妃。已见得后妃并重，隐肇争端。果然不到二年，即闹出废后问题来。原来孙贵妃出身颇微，系永城主簿孙忠女，幼时颖慧绝伦，貌亦姣美，天生丽质。偶为张太后母所见，大为称羡。张太后母，即彭城伯夫人，当张为妃时，已出入宫中，成祖拟为皇太孙择配，彭城夫人，即盛称孙氏贤淑，应选为太孙妃。当下传旨选入，见孙氏女尚仅十龄，乃令在宫抚养，从缓定夺。过了七年，太孙年长，奉旨选妃，司天官奏称星气在奎娄间，当自济河求佳女。适济宁人百户胡荣，生女七人，独饰第三女充选。成祖见她贞静端淑，遂册为太孙妃。彭城夫人，闻了此信，以孙氏女既有定约，偏为胡氏女所夺，心中很是不平，即入宫启奏成祖，请他改命。成祖不便反汗，但命立孙氏女为太孙嫔。及仁宗嗣阼，张后正位，彭城夫人，又向张后前喋喋不休。老媪煞是多事。张后素性寡言，任她如何怂恿，只是默然不答。到了宣宗登基，亦稍稍倾向孙嫔，所以册后礼成，便册孙嫔为贵妃。明初定例，册后用金宝金册，册贵妃有册无宝，宣宗特命尚宝司制就金宝，赐给贵妃，一如后制。已隐露并后匹嫡的意思。这位孙贵妃体态妖娆，性情狡黠，少成若天性。百般取悦上意，几把这位宣宗皇帝，玩弄在股掌中。宣宗年已三十，尚无嫡子，未免愁叹，尝语孙贵妃道："后有疾不育，卿无疾亦不育，难道朕命中应无子么？"孙贵妃闻言，猝然下跪，佯作羞态道："妾久承雨露，觉有异征，红潮不至，已阅月余，莫非是熊梦不成？"你难道定知生男？宣宗大喜道："卿如生男，当立卿为后。"孙贵妃佯惊道："后位已定，妾何敢相夺？愿陛下勿出此言！"宣宗道："好贵妃！好贵妃！"随亲为扶起，抱置膝上，喁喁与语，大约有厌恨胡后的意思。贵妃且曲为解劝，宣宗嘉她有德，益称叹不置。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阴柔之所以可畏也。

流光易逝，倏忽间已八九月，孙贵妃居然分娩，生下一个麟儿，当由宫人报闻宣宗。宣宗喜出望外，即至贵妃宫中验视，经侍媪抱出佳儿，啼声响亮，觉为英物。后来庙号英宗，宜为英物。宣宗满面笑容，

取儿名为祁镇，并慰劳贵妃数语，随即趋出，传旨大赦。看官！你道这皇子祁镇，果是贵妃所生么？贵妃想欲夺后，恰想出一条秘计，暗中与怀孕的宫人，定了易吕为嬴的密约。适值宫人生男，遂取作己子，诳骗宣宗。宣宗哪知秘谋，总道是贵妃亲生。才阅数日，即拟立乳儿为皇太子，廷臣希承意旨，也接连上章奏请。恐也由贵妃运动。宣宗遂召张辅、蹇义、杨荣、夏原吉、杨士奇入内，随谕道："朕有一大事，与卿等商议，卿等为我一决。朕三十无子，中宫有病不得育，据术士推算，谓中宫禄命，不能产麟，今幸贵妃有子，当立为嗣，朕闻母以子贵，乃是古礼，但不知何以处中宫？卿等为朕设一良法！"辅等奉旨，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宣宗又略举后过，杨荣矍然道："如陛下言，何妨废后呢？"荣前时欲拘赵王，及此又倡议废后，吾不知其具何肺肠。宣宗道："废后有故事么？"杨荣道："宋仁宗废郭后为仙妃，便是成例。"宣宗复顾辅等道："卿等何皆无言？"士奇忍耐不住，便顿首奏道："臣事帝后，犹子事父母，母即有过，子当几谏，怎敢与议废母事？"辅与原吉，亦跪启道："此乃宫廷大事，须待熟议。"宣宗复问道："此举得免外议否？"士奇道："宋仁宗废郭后，孔道辅、范仲淹等，力谏被黜，至今贻讥史册，怎得谓为无议？"还是士奇守正。宣宗不怿，拂袖竟入，辅等乃退。

越日，宣宗御西角门，复召杨荣、杨士奇至前，问以昨议如何？荣从怀中取出一纸，奉呈宣宗。宣宗瞧着，所书皆诬后过失，多至二十事，不禁变色道："渠曷尝有此大过？这般诬毁，独不怕宫庙神灵么？"宣宗非无一隙之明，乃杨荣逢君诬后，罪实可杀。随顾士奇道："尔意究应如何？"士奇道："汉光武废后诏书，尝谓事出异常，非国家福。宋仁宗废后后，亦尝见悔，愿陛下慎重。"宣宗仍不为然，麾令退去。又越数日，仍召问张辅等数人，辅等仍依违两可。独士奇启奏道："皇太后神圣，应有主张。"宣宗道："与卿等协议，便是太后旨意。"我却未信。士奇不便多言。宣宗见士奇不答，遂令辅等皆退，独命士奇随入文华殿，屏去左右，密谕士奇道："朕意非必欲黜后，但事不得已，总须卿为朕设策。"意亦太苦，无非为一孙贵妃。士奇固辞，经宣宗谕至再三，方仰顾道："中宫与贵妃，有无夙嫌？"宣宗道："彼此很是和睦，近日中宫有病，贵妃时常往视，可见深情。"这便是她狡诈。士奇道："既然如此，不若乘中宫有疾，由陛下导使让位，尚为有名。"宣宗点首，士奇即退出。约过旬日，宣宗复召见士奇，与语道："卿策甚善，中宫果欣然愿让，虽太后不许，贵妃亦不受，但中宫的让志，已甚坚决了。"恐亦由受迫所致。士奇道："宋仁宗虽废郭后，恩礼不衰，愿陛下善保始终，无分厚薄。"无聊语。宣宗道："当依卿

奏，朕不食言。”于是废后议遂定，小子有诗咏道：

宁有蛾眉肯让人，诡言熊梦幻成真。

长门从此悲生别，一样皇恩太不均。

欲知废后立储详情，且俟下回续叙。

交趾一役，误在遣将之非人。王通、柳升，俱非将才，乃命为专阃，惘惘出师，通一蹶而不振，升再入而战殁。卒至下诏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盟，耻同新郑，割地之议，辱甚敬瑭，宣宗固不善筹边，而张辅、蹇义、夏原吉、三杨诸人，要亦不能辞其咎也。若夫废后之议，更属不经。后无可废之罪，乃堕狡谋而乖恩义，失德孰甚。士奇再三谏阻，卒不能格正君心，徒以劝让一策，曲为补苴，实则一掩耳盗铃耳。观此回乃知宣宗不得谓明，其臣亦不得谓良，宁特杨荣之足斥已哉？

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儆权阉为主斥奸

却说宣宗用士奇言，劝后退位，布置已定，先立子祁镇为太子，由礼臣奉上册宝。孙贵妃欣喜过望，恰故意禀白宣宗道："后病痊，自当生子，妾子敢先后子么？"口仁义而心鬼蜮，此等人最属可恨。宣宗道："朕当立你为后，休得过谦！"贵妃又佯为固辞，宣宗不允。会胡后已上表辞位，遂命退居长安宫。后性喜静，不好华饰，至是黄老学，益怀恬退。张太后深加怜悯，尝召居清宁宫。内廷朝会宴飨，必命后居孙后上，孙后尝怏怏不乐。无如太后隐为保护，也只好得过且过，不便与争。后来宣宗亦颇自悔，尝自解为少年事，年已逾壮，安得称为少年？因赐号故后为静慈仙师。至英宗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崩，后号恸不已。越年亦殂，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宣宗既册立孙后，很是欣慰，遂设宴西苑，宴集大臣。西苑在禁城西偏，中有太液池，周十余里，池中架着虹梁，藉通往来。桥东为圆台，台上有圆殿，其北即万岁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统系金碧辉煌，非常闳丽。沿池一带，满植嘉树，所有名花异卉，更不胜数。池上玉龙盈丈，喷泉出水，下注池中，圆殿后亦有石龙吐水相应，仿佛与瀑布相似。宣宗更命在殿旁筑一草舍，作为郊天祭地时斋宫，虽是矮屋三间，恰筑得格外精雅，真个是糒濬福地，差不多阆圃仙居。蹇义、夏原吉、杨荣、杨士奇等十八人，奉召入苑，宣宗已在苑中候着，由诸臣谒毕，命驾环游，先至万岁山，次泛太液池，宣宗亲指御舟道："治天下有如此舟，利涉大川，全赖卿等。"蹇义诸人，闻命叩谢。宣宗令内侍举网取鱼，约得数尾，饬交司厨作羹，即在舟中小饮，遍及群臣。乘着酒兴，赋诗赓唱。你一语，我一句，无非是颂扬政绩，鼓吹休明。既而舍舟登殿，赐宴东庑，饮的是玉液琼浆，吃的是山珍海错，且由宣宗特旨，有君臣同乐，不醉无归二语，因此诸臣开怀畅饮，无不尽欢。席终，复各赐金帛绦环玉钩等物，大家顿首称谢，方才散归。

过了数旬，值张太后生辰。大受群臣朝贺。礼毕后，宣宗亲奉太后游西苑，词臣毕从。既至苑中，由宣宗亲掖慈舆，上万岁山，奉觞上寿，太后大悦，酌饮宣宗，且与语道："方今天下无事，我母子得同此乐，皆天与祖宗所赐。天下百姓，就是天与祖宗的赤子，汝为人君，能保安百姓，不使饥寒，庶几我母子可长享此乐了。"仁人之言。宣宗离

席叩谢，是日亦尽欢始散。未几又奉太后谒陵，宣宗亲执櫜鍵，骑马前导，至清河桥，下马扶太后辇，徐徐行进，畿民夹道拜观，陵旁老稚，亦皆山呼迎拜。太后顾宣宗道："百姓爱戴皇帝，无非以帝能安民，应慎终如始，毋负民望！"宣宗唯唯遵教。俟谒陵已毕，复奉太后过农家。太后宣召村妇，问及生业安否？村妇应对俚朴，如家人然，太后喜甚，赐给钞币饮食。村妇亦进献野蔬家酿，太后取尝讫，复畀宣宗道："这是农家风味，不可不尝。"随事教导，不愧贤母。宣宗亦领食数味。及还，宣宗见道旁有耕夫，特向他取耒，亲自三推，随顾侍臣蹇义等道："朕三推已不胜劳，况长此劳动呢？"亦赐给耕夫钞币。其他所过农家，各有特赏，顿时欢声载道，交颂圣明。

嗣是励精图治，君臣交儆，兴利除弊，任贤去佞，仍以北京为帝都，免致重迁。仁宗意欲南迁，见三十一回中，本回特叙此文，补笔不漏。一面命工部尚书黄福，及平江伯陈瑄，经略南漕，妥为输运。又选郎中况钟、赵豫、莫愚、罗以礼，及员外郎陈本深、邵旻、马仪，御史何文渊、陈鼎等九人，出为知府，一律称职。况钟守苏州，锄强植良，号称能吏。赵豫守松江，恤贫济困，号称循吏。两太守遗爱及民，声名较著。嗣复用薛广等二十九人，亦多政绩。又擢曹弘、吴政、赵新、赵伦、于谦、周忱为侍郎，分任南北巡抚。谦在山西，忱在江南，任官最久，尤得民心。大书特书，不没贤能。"喜逢国泰民安日，又见承平大有年。"这位从容御宇的宣宗皇帝，制祖德歌，作猗兰操，吟织妇词，著豳风图诗，扬风扢雅，坐享安闲；有时且作画数张，所绘人物花卉，备极精工，尝画黑兔图，松云荷雀图，黑猿攀槛图，赏赐王公，珍为秘宝。又敕造宣纸，至薄能坚，至厚能腻，裁剪成笺，有菊花笺、红牡丹笺、洒金笺、五色粉笺等名目。他若褐色香炉，蓝纱宫扇，青花脂粉箱，统由大内创制，流传禁外。香炉形式不一，炉底多用匾方印，阳铸大明宣德年制，印地光滑，蜡色可爱。宫扇用竹骨二十余，粘以蓝纱，承以木柄，可收可放，随意卷舒，尝有御制六字诗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烦暑，招回天上清凉。"所赋便是此物。青花脂粉箱系是磁质，花纹曼体，覆承两洼，子母隔膜，周围有小窦可通，灵妙无匹。或谓先由暹罗国贡入，宣宗饬匠仿造，穷年累月，仅成十具。两具给与孙后，余均分赏宫嫔。宫中又尝斗蟋蟀，宣宗最爱此戏，曾密召苏州地方官，采进千枚。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种种玩耍，无非因天下太平，有此清赏。好在宣宗未尝荒耽，不过借物抒怀，为消遣计，看官休要误视。当作宋徽宗、贾似道一流人物呢。点醒正意。

宣宗一日微行，夜漏已迟，尚带四骑至杨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顿首道："陛下一身，关系至重，奈何轻自到此？"宣宗笑道："朕思卿一言，所以亲至。"遂与士奇谈了数语，方才还宫。越数日，宣宗复遣内监范弘，往问士奇，谓微行有何害处？士奇道："皇上惠泽，未必遍洽寰区，万一怨夫冤卒，伺间窃发，岂不是大可虑么？"后过旬余，果由捕盗校尉，获住二盗，鞫供得实，乃欲乘帝出行，意图犯驾。宣宗方喟然吸道："今才知士奇爱朕呢。"以此益器重士奇。士奇亦知无不言，屡有献替。三杨中要推士奇。

宣德三年，宣宗出巡朔方，击败兀良哈寇众，五年及九年，又两出巡边，俱至洗马林。诸将请乘便击瓦特部，士奇与杨荣，极力奏阻，因此偃武而归。会夏原吉、金幼孜先后病殁，蹇义亦老病，国事悉赖三杨。宣宗优游一二年，忽然得病，竟至大渐，令太子祁镇嗣位，所有国家大事，禀白太后而后行。诏书甫就，竟报驾崩。统计宣宗在位十年，寿三十有八，生二子，长即太子祁镇，次名祁钰，为贤妃吴氏所出。祁镇年才九龄，外廷啧有烦言，争说太子年幼，不能为帝，甚至侵及太后，谓太后已取金符入内，将召立襄王瞻墡。杨士奇语杨荣道："嗣主幼冲，谣诼纷起，倘有不测，危及宫廷。我辈受先皇厚恩，理应力保幼主，扶持国祚。"荣允诺，遂率百官入临。适太后御乾清宫，女官佩刀剑值侍，召二杨入见。二杨叩首毕，即请见太子。太后道："我正为此事，特召二卿。二卿系先朝耆旧，须夹辅幼主，毋负先帝！"二杨复顿首道："敢不遵旨。"太后遂令二杨宣入百官，一面召太子出见，指示群臣道："这就是新天子，年甫九龄，全仗诸卿调护！"群臣闻太后言，各伏谒呼万岁。戏剧中有二进宫一出。便是就此演出。当下奉太子登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正统元年，是为英宗，追谥皇考为章皇帝，庙号宣宗。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后为皇太后，封弟祁钰为郕王。

会吏部尚书蹇义已殁，旧臣除三杨外，资格最崇，要算英国公张辅。其次即尚书胡濙。太皇太后委任五臣，凡遇军国重务，悉付裁决。内侍请垂帘听政，太皇太后道："祖宗成法，明定禁律，汝等休得乱言！"彭城伯张昱，都督张昇，皆太皇太后兄弟，但令朔望入朝，不得与闻国政。昇有贤名，杨士奇请加委任，终不见从。是时宫中有一个巨蠹，名叫王振，为司礼太监，特笔表明，隐寓惩恶之义。振狡黠多智，曾事仁宗于东宫，宣德时，已有微权。英宗为太子，振朝夕侍侧，及英宗即位，遂命掌司札监，格外宠任，且尝呼他为先生。振遂擅作威福，于朝阳门外筑一将台，请帝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名为阅武，其实是收集兵权，为抵制文臣起见。直诛其隐。且矫旨擢指挥纪

广为都督佥事，广以卫卒守居庸，往投振门，大为契合，遂奏广为武臣第一，不待朝旨，即予超擢，宦官专政自此始。应第一回权阉之弊。振尚虑威权不足，意欲加谴大臣，隐示势力，适值兵部尚书王骥，及右侍郎邝埜，奉旨筹边，迟延未复。振遂潜导英宗，令召骥、埜二人入殿，面责道："尔等欺朕年幼么？如此怠玩。成何国体？"随喝令左右，执二人下狱，右都御史陈智，希振意旨，亦劾张辅回奏稽延，并讦科道隐匿不发，应该连坐。那时九岁的小皇帝，晓得什么，自然由王振先生作主，振因张辅是历朝勋旧，不便加刑，只命将科道等官，各杖二十。及太皇太后闻知，忙令停杖，已是不及。惟王骥、邝埜，总算由太皇太后特旨，释出狱中。太皇太后甚是不悦，亲御便殿，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胡濙五人入见。英宗东首上立，五大臣西首下立。太皇太后顾英宗道："此五大臣系先帝简任，留以辅汝，一切国政，应与五大臣共议，非得他赞成，不准妄行！"英宗含糊答应。太皇太后又回顾五臣，见杨溥在侧，召他至前道："先帝念卿忠，屡形愁叹，不意今复得见卿。"溥不禁俯伏而泣，太皇太后亦流涕不止。原来仁宗为太子时，因僚属被谗，溥及黄淮等皆下狱，见第三十回。仁宗每在宫中言及，嗟叹不已，及即位，始一概释放。见三十一回。黄淮于宣德八年辞归，惟杨溥擢任礼部尚书，与杨士奇等同直内阁。太皇太后感念前事，乃有是言。呜咽片时，复由太皇太后饬令女官，宣王振入殿。振向前跪伏，太皇太后勃然道："汝侍皇帝起居，多不法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汝死！"振闻言大惊，正拟复辩，那左右女官，已拔剑出鞘，架振颈上，吓得他魂不附体，连一句话都说不出。何不将他一刀杀死，免得后来闯祸。英宗见这情形，忙匍匐地上，替他求免，五臣亦依次跪下。太皇太后道："皇帝年少，不识此等小人，佐治不足，误国有余，我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暂将他头颅寄下，但从此以后，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随又命王振道："汝若再思预政，决不饶汝！"振叩首谢恩，太皇太后叱令退去，振战栗而出，五大臣亦奉旨退朝。

太皇太后挈英宗入宫，不劳细叙，惟王振经此一跌，不得不稍稍敛戢，约有三四年不敢预事。至正统五年，太皇太后老病，杨士奇、杨荣等，亦多衰迈，王振又渐萌故态，想乘此出些风头，便步入内阁，适与杨士奇、杨荣相见，徐问道："公等为国家任事，劳苦久了，但公等已皆高年，后事待何人续办？"与你何干？士奇道："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言未毕，荣复插入道："此言错了。我辈衰残，不能长此办事，当选举少年英材，使为后任，才得仰报圣恩。"振喜形于色，方告别而去。士奇与荣道："这等小人，如何与他谦逊？"荣答道："渠与我等，厌恨已久，一旦中旨传出，牵掣我等，势且奈何？不如速举一二贤人，

入阁辅政，尚可杜他狡谋。”语虽近似，但三杨同心，尚不能去一奸珰，后人其如振何？士奇始释然道：“如公高见，胜我一着，很是佩服。但应举贤人，如侍讲马愉、曹鼐等，何如？”荣答道：“还有侍讲苗衷、高穀等，不亚愉、鼐，亦可保荐。”士奇唯唯，散值后即草好荐表，于次日进呈。有旨但令“马愉、曹鼐，入阁参预机务，苗、高二人罢议。”

未几杨荣病殁，阁臣中失一老成，王振又问士奇道：“吾乡中何人堪作京卿？”无非欲市恩乡人。士奇道：“莫若山东提举佥事薛瑄。”原来薛瑄籍隶山西，与王振同乡，振遂奏白英宗，召瑄为大理寺少卿。瑄至京，士奇使谒振，瑄瞿然道：“拜爵公朝，谢恩私室，瑄岂敢出此么？”名论不刊。士奇赞叹不已。越数日，会议东阁，振亦在座，公卿见振皆趋拜，惟一人独立，振知为薛瑄，先与拱手，瑄始勉强相答，自是振衔怨乃深。会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修筑告成，永乐时，三殿被灾，至是始成。大宴群臣，独王振不得与宴。英宗如失左右手。潜命内侍往候王先生。内侍至王振宅，闻振方厉声道：“周公辅成王，有负扆故事，我独不可一坐么？”前时永乐帝尝自命周公，此次轮着王振，正一蟹不如一蟹。内侍复命，英宗明知祖宗成制，宫内太监，不得与外廷宴享，奈心中敬爱王先生，只恐惹他动恼，不得不破例邀请，好一个徒弟。便命开东华中门，宣振入宴。振始扬扬自得，骑马而来，到了门前，百官已迎拜马前，振乃下马趋入，饮酣乃去。

正统七年，册立皇后钱氏，一切礼仪，免不得劳动王先生，王先生颐指气使，哪个还敢怠慢？司礼监应出风头。英宗反加感激。是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病剧，传旨问杨士奇、杨溥，以国家有无大事未举。士奇忙缮好三疏，逐日呈递。第一疏言建文帝临御四年，虽已出亡，不能削去年号，当修建文帝实录。第二疏言太宗有诏，收方孝儒等遗书者论死，今应弛禁。第三疏尚未呈入，太皇太后已崩。士奇等入哭尽哀，独这位阴贼险狠的王先生，心中大喜，好似拔去眼中钉，从此好任所欲为了。小子有诗咏道：

误国由来是贼臣，权阉构祸更逾伦。

三杨甘作寒蝉侣，莫谓明廷尚有人。

欲知王振不法行为，且俟下回再叙。

本回叙宣宗事，过不掩功，亦善善从长之义。明代守文令

主，莫若仁宣，著书人未尝讳过，亦未敢没功。律以董狐直笔，紫阳书法，庶几近之。且于太皇太后张氏，及大学士杨士奇，极力表彰，无美不著。至若况钟，赵豫诸贤吏，亦一律叙入，扬清激浊，殆有深意存焉。王振用事，祸启英宗，太皇太后洞烛其奸，令女官拟刃于颈，其明智更不可及。乃帝臣乞请，不即加诛，大奸未去，贻误良多。至于慈躬大渐，垂询国事，士奇拟上三疏，仅呈其二，而未闻列振罪恶，力请严惩，是士奇之谋国，尚不太皇太后若也。明多贤后。若太皇太后张氏者，其尤为女中人杰乎？

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却说司礼监王振，因太皇太后既崩，遂得肆行无忌。先是太祖置铁牌于宫门，高约三尺，上铸“内官不得干预朝政”八字，振竟将铁牌携去。自在皇城筑一大宅，宅东建智化寺，竖碑祝厘，侈述功德。翰林院侍讲刘球，上言十事，大旨在勤圣学，亲政务，用正士，选礼臣，核吏治，慎刑罚，罢土木，定法守，息兵争，储武备，说得井井有条，颇切时弊，惟未尝劾及王振，振亦不以为意。偏有个钦天监正彭德清，倚振为奸，公卿多趋谒。球与同乡，独不为礼，德清恨甚，遂摘球疏中语，谓振道：“这便是有意劾公呢。”一语够了。振闻言大怒，遂逮球下狱，且嘱锦衣卫指挥马顺，置球死地。顺遂夜携小校入狱，令持刀杀球。球大呼太祖太宗，声尚未绝，首已被断，血流遍体，尚屹立不动。顺竟命将尸身支解，瘗狱户下。毕竟忠魂未泯，先祟小校，暴病毙命，次祟马顺子，病狂大哭，突捽顺发，拳足交下，并痛詈道：“老贼！我刘球并无大过，你敢趋附逆阉，害死我么？看你等将来如何？我先索你子去罢。”言已，两目上翻，仆地而死。事见正史，足为奸党者戒。顺附振如故，振且恣肆益甚。

会某指挥病殁，有一遗妾，很是妖艳，振从子山，与她勾搭，拟娶还家，偏为指挥妻所阻。山嗾妾诬妻毒夫，至都御史衙门，击鼓申诉。最毒妇人心。都御史王文，亲自讯究，初颇持正不阿，后竟受山运动，严刑胁供，迫令诬服。大理寺少卿薛瑄，洞悉冤诬，驳还谳案。文遂劾瑄受贿，故出人罪，朝旨竟将瑄严谴，系狱论死。瑄有三子，上书以长子淳代死，次幼二子戍边，乞赎父罪。有诏不许，瑄将被刑。振有老仆，在爨下坐泣，为振所见，问明缘由。这老仆呜咽道：“闻薛夫子将受刑，不禁心伤呢。”权阉家中，难得有此义仆。振意少解。会兵部侍郎王伟，亦上书申救，乃免死除名，放归田里。既而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请改建国子监，由振奉旨往验，时勉不加礼貌，振竟怀恨，即坐时勉擅伐官树罪，枷号监门。太学生三千多人，上疏营救，并经孙太后父孙忠，为白太后，转述帝前，方才得释。是时杨士奇忧愤成疾，乞病告归。士奇子稷不肖，为言官所劾，逮入狱中。可怜士奇忧上加忧，竟尔逼死。还有大学士杨溥，孤掌难鸣，敷衍了两三年，亦得病谢世。士奇号西杨，溥号南杨，前时杨荣号东杨，并称三杨。三杨为四朝元老，尚为振所敬惮，至是陆续病终，振正好坐揽大权，任情生杀。内使张环、

顾忠，匿名讦振，受了磔刑。驸马都尉石璟，偶詈了家阉吕宝，为振所闻，说他贱视同类，饬令下狱。大理寺丞罗绮，参赞宁夏军务，尝诋中官为老奴，由总兵官讨好王振，讦他罪状，坐戍边疆。监察御史李俨，谒振不跪，亦被戍。霸州知州张需，得罪中官，又被逮至京，箠楚几死。惟光禄寺卿余亨，诈称诏旨，日支御膳供振，得擢为户部侍郎。工部郎中王祐，拜振为义儿，不敢蓄须，尝对振言儿当似爷，亦得擢为工部侍郎。府部院诸大臣，及在外方面大僚，每当朝觐，必先至振第，最少纳百金，多则千金万金，称爷称父，不计其数。龌龊已极。

其时有麓川一役，也是王振始终主张，用兵数次，虽得获胜，究竟劳师数十万，转饷半天下，得不偿失，功不补患，待小子叙述出来，以便看官细评。麓川地接平缅，在云南西徼，洪武中沐英平云南，平缅酋思伦发，亦率众内附，太祖命兼统麓川，为平缅麓川宣慰司。应第十九回。已而思伦发复叛，复经沐英讨平，分地为三府，一名孟养，一名木邦，一名孟定，皆属云南管辖。思民失官，伦发病死，子思任发桀黠喜兵，谋复乃父故地，适孟养、木邦，与缅甸相仇杀，遂乘机出击，侵略麓川。黔国公沐晟，据实奏闻，且请发兵进讨。明廷会议，或主剿，或主抚，议论不一。王振欲示威荒服，决计出师，乃命都督方政，会集沐晟，及晟弟沐昂，率兵讨思任发。思任发闻大军将至，贻书沐晟，愿入贡输诚，晟信以为真，无出征意，政以为诈，必欲进击，且请造舟济师，晟皆不许。政独引兵渡龙川江，至高黎共山下，击败蛮众，斩首三千余级，乘胜深入，拟捣思任发巢穴，转战力疲，遣使至晟处乞援，晟恨他违制，延不发兵。思任发料政疲乏，突出象阵冲击，政竟战死，全军覆没。明廷接到警耗，严旨责晟，晟惧罪暴卒，乃令昂代统各军，久亦无功。思任发却遣头目陶孟等，带着象马金银，入京贡献，且奉表谢罪。廷臣请就此罢兵，独王振定欲平蛮，调还甘肃总兵官蒋贵等，令在京待命。兵部尚书王骥，揣知振意，亦力主用兵。于是令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为副，王骥总督军务，侍郎徐晞转输军饷，大发东南诸道十五万人，刻期并进。既至云南，由王骥部署诸将，分三路攻入。思任发立营龙川江，树栅固守，官军合攻不能下，会大风骤起，骥遂命纵火焚栅，蛮众乃溃，长驱抵木笼山，连破七寨，直捣蛮巢。思任发恰也狡黠，暗地分兵，从间道绕出，来袭官军背后，幸骥预先戒备，但令各营坚壁勿动。蛮众冲突数次，好似铜墙铁壁，不能挫损分毫。骥却令都指挥方瑛，潜攻敌寨，思任发排着象阵，来截方瑛，被方军矢射铳击，象阵溃散。思任发尚死守寨中，会右参将冉保，亦由东路击破诸寨，率兵来会，骥命截守西峨渡，自率诸将四面环攻，西风又作，复行纵火，敌寨立破，斩馘无算。思任发挈了二子，窜走缅甸，骥留兵屯

守，奏凯班师。明廷饮至论赏，进封蒋贵为定西侯，王骥为靖远伯，余皆升赏有差。已发兵两次了。

思任发闻大军北旋，复自缅甸入寇，英宗语蒋贵、王骥等道："蛮众未靖，死灰复燃，卿等为再行。"贵、骥等顿首受命，遂起兵如前。发卒转饷，多至五十万人。大军至金齿，檄缅人献思任发，缅人佯诺不遣。骥语贵道："缅甸党贼，不得不讨。"贵亦赞成骥言，遂邀同都督沐昂，分道大进。贵身为前驱，麾众渡江，焚敌舟数百艘，大战一昼夜，杀敌几尽。再谕缅人缚献巨魁。缅人答书，以思任发子思机发，窃据者蓝，麓川别寨。恐他致仇为解。骥乃率兵赴者蓝，捣入思机发寨中，思机发遁去，只获他妻子，及部目九十余人，当即露布告捷。廷议以劳师已久，饬令还军。骥遂置陇川宣慰司，引师北归。三次往返。越年余，云南千户王政，奉敕币宣谕缅酋，令缴出思任发，否则大军且至。缅酋恐惧，乃执思任发及妻孥部属三十二人，付与王政。思任发不食垂死，政遂将他斩首，函献京师。惟思机发仍出据孟养，屡谕不从，诏令沐晟子沐斌往讨。晟死后，斌袭爵。斌至孟养，以粮尽瘴作引还。王振必欲生擒思机发，再怂恿英宗，仍命王骥总督军务，率都督宫聚，左右副总兵张軏、田礼等，克日南征。四次用兵。骥渡龙川江，直抵金沙江，思机发列栅西岸，抵拒官军。官军造浮桥济师，大呼奋击，毁栅攻入。思机发不能支，退保鬼哭山巅，又被官军击破，落荒遁去。骥追至孟冉海，地去麓川千余里，土番皆望风惊顾道："自古汉人，从没有渡过金沙江，今王师到此，莫非天威不成？"骥沿途宣抚，因恐馈饷不继，收军引还。不意思机发少子思陆，复由蛮众拥戴，仍据孟养。骥知寇终难灭，乃与思陆约，立石金沙江为界，与他宣誓道："石烂海枯，尔乃得渡。"思陆亦惶惧听命，骥乃班师还朝。总计麓川一役，自正统四年出兵，直至十四年，方算做一场归束。文亦止此，作一归束。

但当时军书旁午，日有征发，免不得骚扰民间，东南一带的土匪，乘隙煽乱，统以诛王振为名，所在揭竿。闽贼邓茂七，据陈山寨，自称铲平王，攻陷二十余县，经御史丁瑄，集众往剿，驰击半年，才得荡平。矿盗叶宗留、陈鉴湖等，遥应茂七，剽掠浙江、江西、福建诸境，势日猖獗。茂七伏诛，鉴湖自欲为王，杀死宗留，居然建立伪号，纠众攻处州。浙江大理寺少卿张骥，遣人往抚，晓以利害，鉴湖还算听命，情愿归降。

东南才报平靖，西北陡起烽烟，先是兀良哈三卫，屡次入寇，宣宗北巡，曾击退寇众，后来仍出没塞下。英宗尝遣成国公朱勇等，勇系朱

能子。分兵四出击兀良哈，连破敌营，斩获万计。兀良哈三卫寖衰，惟怀恨甚深，竟去连结瓦剌部。入犯边疆。瓦剌部长马哈木死后，子脱欢嗣，应三十回。与鞑靼部头目阿噜台，日相仇敌，阿噜台竟为脱欢所杀，余众东徙。鞑靼汗答里巴已死，脱欢立脱古思帖木儿曾孙脱脱不花，为鞑靼继汗，自为太师，专揽权势。既而脱欢又死，子乜先嗣。乜先亦作也先，《通鉴辑览》作额森。乜先尝遣使入贡，王振以粉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无数。至正统十四年，乜先以二千人贡马，号称三千，振令礼部点验人数，按名给赏，虚报的一概不与，所有请求，只准十分之二，乜先大愤，又经兀良哈三卫往诉，遂大举入寇。鞑靼汗脱脱不花，劝阻不从，也只好随他发兵。于是脱脱不花，率兀良哈部众，入寇辽东。阿拉知院寇宣府，并围赤城。乜先自拥众寇大同。至猫儿庄，参将吴浩迎敌，一战败死。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率兵往援，又均战殁宁和。

警报与雪片相似，飞入京城，英宗只信任王振先生，便向他问计。王振道："我朝以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都是亲经战阵，皇上春秋鼎盛，年力方强，何不上法祖宗，出师亲征呢？"说得冠冕堂皇，奈后人不及前人何？英宗闻言大喜，便召集群臣，谕令随跸北征。是时荧惑入南斗，廷臣都防有他变，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遂力言六师不宜轻出，英宗不从。吏部尚书王直，又率百官再三谏阻，亦不见纳。先生之言，原不可违。竟下诏令郕王居守，自率六军亲征。英国公张辅，暨公侯伯尚书侍郎以下，一律随行，军士凡五十万人。王振侍帝左右，寸步不离，沿途命令，统由他一人主持。不愧为先生。及至居庸关，群臣请驻跸，俱被驳斥。进次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群臣又交章请留。振大怒道："朝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未见一敌，便想回去么？语似近理，但问他有何把握？再有抗阻，军法不贷。"好像一位王军师。遂麾兵再进。一路上威风凛凛，无人敢撄。成国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听命。尚书邝埜、王佐等，偶忤振意，罚跪草中，俯伏竟日。钦天监正彭德清，系振私人，入语振道："象纬示儆，不可复前，若有疏虞，危及乘舆，何人当此重责？"振又大声道："即或有此，亦是天命。"学士曹鼐进言道："臣子不足惜，主上系社稷安危，岂可轻进？"振终不从。至阳和，兵已乏粮，僵尸满路，众益危惧，振仍拟决计北行。直至大同，中官郭敬，向振密阻，振始有还意，下令班师。总是同类之言，还易入听，然亦迟了。大同总兵郭登，告学士曹鼐等，请车驾速入紫荆关，方保无虞。曹鼐转白振前，振又不听。振系蔚州人，初欲邀帝至家，向蔚州进发，嗣恐损及乡禾，复改道宣府。忽有侦骑来报，乜先率众来追，将到此地了。振不以为意，只遣朱勇率三万骑，往

截乜先，勇轻率寡谋，仓猝就道，进军鹞儿岭，突遇敌兵杀出，左右夹攻，杀掠几尽。邝埜闻知此信，急请车驾长驱入关，严兵断后。奏牍上呈，并不见报。埜再诣行殿力请，振叱道："腐儒晓得什么兵事？再言必死。"难道腐竖反知兵事么？喝左右将埜推出。振偕英宗徐徐南还，至土木堡，日尚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群臣欲入保怀来，振检点自己辎重，尚少千余辆，命驻兵待着。辎重可换性命否？时当仲秋，天气尚热，人马行了二日，很是燥渴，四处觅水，不得涓滴。及掘井二丈余，仍然干涸，军士惊慌得很，急遣侦骑远觅。返报南去十五里，有一小河，奈敌军前哨，已到河边，不便往汲了。诸将闻敌军将到，越觉慌乱，振尚意气自如。延至夜半，敌军纷纷趋至，都指挥郭懋等，急上马迎战，杀了半夜，敌越来越多，竟将御营团团围住。正在惶急，忽报乜先使至，持书议和。英宗命曹鼐草敕，遣通事二名，随北使偕去。振急传令拔营，想是辎重已到，不然，前何迟迟？后何急急？将士等得此机会，好似重囚遇赦，赶先奔走。行不上三四里，行伍又乱，蓦闻炮声四起，敌骑又复杀到，大刀阔斧，奋砍官军。那时官军饥渴难当，逃归心急，还有什么气力，对付敌兵？敌兵左驰右骤，大呼快降。官军要命，弃甲投械不迭。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贵，尚书邝埜、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百余人，还想勒兵抵御。哪知敌兵接连放箭，所有将士，多被射死，连张辅等一班辅臣，也都中箭身亡。张辅老臣，至此始死于沙场，可谓建文帝吐气。英宗不禁慌张，只睁着眼顾视王振，振至此亦抖个不住。王先生威福享尽了。护卫将军樊忠，愤愤道："皇上遭此危难，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将士伤亡，生灵涂炭，亦何一不自他闯祸？我今为天下杀此贼子。"言至此，即袖出铁锤，猛击振首，扑蹋一声，头颅击碎，鲜血直喷，倒毙地上。快哉！快哉！当下请英宗上马，率领骑兵，冒死突围。怎奈敌兵层裹，竟没有一毫出路，忠竟力战身亡。英宗见忠已死，无法可施，重下雕鞍，坐地休息。忽有敌兵一队，破围竟入，竟将英宗一拥而去，正是：

滚滚寇氛敢犯驾，堂堂天子竟蒙尘。

未知英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续叙。

麓川之役，以一隅骚动天下，可已而不已者也。瓦剌入寇，决议亲征，张皇六师，亦菲无策，较诸麓川之劳师动众，宜较为有名矣。然王振擅权，威逾人主，公侯以下，俱受制于逆阉之手，几曾见刑余腐竖，能杀敌致果者耶？鱼朝恩监军，

而九节度皆溃。智勇如郭子仪，且亦在溃散之列。况出塞诸将，不逮子仪远甚，安在其不败衄也。惟王振之决意劝驾，实肇自麓川之捷，彼以为麓川可胜，则瓦剌亦何不可胜，设能一战克敌，则功莫与匹，捽天子且如反掌，遑问张辅、朱勇诸人耶？然天道恶盈，佳兵不祥，古有明征，矧属阉竖？樊忠一锤，大快人心，惜乎其为时已晚也。

第三十五回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却说英宗被虏北去，警报驰达阙下，在京留守诸臣，将信未信，正与郕王议毕军情，退朝归第，忽见败卒累累，奔入京城。随后有萧维桢、杨善等，亦踉跄驰来，百官惊问道："乘舆归来么？"萧、杨统是摇首。百官又问道："你两人都随着乘舆，怎么你等已归，乘舆不返？"萧、杨被他诘住，瞠目不答。经百官再三究询，才说出乘舆被陷四字。百官忙入报郕王，郕王又转禀孙太后，那时宫廷鼎沸，男妇彷徨，孙太后、钱皇后等，更哭得似泪人儿一般。至穷究英宗下落，连萧、杨都不知情。喧攘了好几日，方接怀来守臣飞章，报称英宗被留虏廷，已有旨遥索金帛。于是太后搜括宫中珍宝，载以八骏名马，皇后钱氏，复添入金珠文绮，遣使诣乜先营，愿赎皇帝还京。看官！你想乜先既得了英宗，岂肯轻轻放还？所遗金宝马匹等物，老实收受，但羁住英宗不放。去使还报太后，太后无法，只好召集群臣，大开会议。侍讲徐珵上言道："京师疲卒羸马，不满十万，倘乜先乘胜进来，如何抵敌？愚意不若且幸南京。"尚书胡濙道："我能往，寇亦能往。某只知固守京师，不宜惧敌南迁。"侍郎于谦道："哪个敢倡议迁都？如欲南迁，实可斩首。试思京师为天下根本，京师一动，大事去了。北宋南渡，可为殷鉴。请速召勤王兵，誓死固守。"学士陈循道："于公所言，很是合理。"太监兴安大声道："京师中有陵庙，如或大众南去，何人再来守着？徐侍讲贪生畏死，不足与议国事，快与我出去！"言固甚当，但太监又来干政，实是不祥。珵怀惭而退，议遂定。太后遂命郕王总统百官，嗣复立皇长子见深为太子，见深甫二岁，令郕王翼辅，诏告天下道：

迩者寇贼肆虐，毒害生灵，皇帝惧忧宗社，不遑宁处，躬率六师问罪。师徒不戒，被留敌廷。神器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选贤与长，立见深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百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特录此诏，见得太子已定，后来景泰帝擅易，贪私可知。

郕王祁钰，既受命辅政，每日临朝议政，令于谦为兵部尚书，缮修兵甲，固守京城，谦直任不辞。一语已见忠忱。廷臣复交章追劾王振，言振倾危宗社，罪应灭族，若不奉诏，死不敢退。墡王迟疑未决。迟疑

何为？指挥马顺，叱群臣道："王振已死，说他什么？"这语甫出，恼动了给事中王竑，越班向前，一把抓住顺发，怒目顾视道："汝仗着王振，倚势作威，今尚敢来多嘴么？"马顺还是不服，亦执住王竑，你一拳，我一脚，斗殴起来。众官见马顺倔强，都气得发竖冠冲，顿时一拥上前，交击马顺。顺虽武夫，奈双手不敌四拳，竟被众官拖倒，拳殴足踢，立刻打死。刘球之言验矣。朝仪大乱，郕王惊避入内，众复拥入，定要族诛王振。太监金英，传旨令退，众又欲捽英，英忙走脱。晦气了毛、王两中官，被众拖出门外，一阵乱殴，复致击毙。郕王又欲抽身，于谦抢进一步，扶住郕王，请即降旨，从众所请。郕王乃令都御史陈镒，率卫卒籍王振家，并将他阖门老幼，尽行拿下。镒奉命即往，不到一时，已把王振家族，及振从子王山，一概押到，山反缚跪庭中，众官都向他唾骂，呶呶不绝。此时某指挥妾，不知亦在列否。于谦即传郕王命令，驱出罪犯，尽行斩讫。至陈镒籍产复命，共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座，珊瑚树六七十株，其他珍玩无算。众官再请籍振党，郕王一一允从。自彭德清以下各家，次第籍没。中官郭敬，正自大同逃归。亦饬令下狱，抄没家资，众始拜谢退出。是日事起仓猝，赖谦镇定。谦排众翊王，累得袍袖俱裂。既退朝，吏部王直，执谦手道："朝廷幸赖有公，若如我等老朽，虽多何益？"谦逊谢而散。

话分两头，且说乜先既虏住英宗，从部下伯颜帖木儿议，好生看待，并欲以女弟嫁给英宗。英宗侍臣，只有校尉袁彬，及译使吴官童等数人，官童密语英宗道："乜先欲以妹配陛下，殊不可从。陛下为万乘主，岂可下为胡婿么？"英宗踌躇半晌，方道："身被羁絷，不便拒绝，奈何？"官童道："臣自有言对付。"便往语乜先道："令妹欲配给皇上，足见盛情，但皇上在此，不当野合，须俟车驾还都，厚礼聘迎，方为两全。"乜先乃止。嗣复欲选胡女荐寝，又由官童婉辞道："留俟他日，为尔妹从嫁，当并以为嫔御。"语颇合体。乜先乃不复多言，惟总不肯放还英宗，且拥至宣府城下，伪传上命，饬守将杨洪、罗守信开门迎驾。杨洪令守卒答道："臣只知为皇上守城，他事不敢闻命。"乜先见杨洪固拒，复拥至大同，坚索金币。广宁伯刘安，都督郭登，亦闭城不出，校尉袁彬，用首触门，大呼接驾，刘安等乃出城见英宗。英宗密语道："乜先声言归我，情伪难测，卿等须严行戒备。"安等受命，献上蟒龙袍一袭。英宗转赐敌目伯颜帖木儿。乜先见了刘安，仍索资犒军。安以金至驾还为约。乃入城搜括金银，约得万余，送给乜先。郭登闻信，语手下亲信将弁道："这是明明欺我呢，不若将计就计，劫还车驾，方为上策。遂募壮士七十余人，激以忠义，约事成畀他爵禄。士皆踊跃听命，正拟乘夜出劫，忽报乜先拥帝驰去，计遂不行。登乃练兵修械，誓

死捍边，大同赖以保全。明廷擢他为总兵官，镇守大同。又封杨洪为昌平伯，镇守宣府。惟居庸关一带，尚属空虚，由于谦荐举员外郎罗通，令提督各军，尽力守御。乜先见边备日严，恰也不敢进攻，只拥着这位奇货可居的英宗，往来塞外，所有苏武庙、李陵碑诸名胜，统去游览。行至黑松林，乜先设宴款待英宗，且令自己妻妾，奉觞上寿，歌舞为乐。仿佛强盗请财神。英宗得过且过，除与乜先宴会外，常住在伯颜帖木儿营中，虽得伯颜夫妻，优礼相待，毕竟身在虏中，事事受制；兼且中外风俗，全然不同，所居的是毳幕韦帐，所食的是羶肉酪浆，状况凄凉，不劳细述。

惟郕王祁钰，留守京师，免不得有左右侍臣，怂恿为帝。郕王恰也有意，但一时不便即行。直揭郕王隐衷，并非深刻。会都指挥岳谦，出使瓦剌，回京后口传帝旨，令郕王继统。并无书证，安知非郕王暗中授意？郕王佯为谦让，廷臣复合辞劝进，俱说车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当此忧患危疑的时候，断不可不立长君，俾安宗社。郕王犹再三固辞，经群臣入奏太后，太后降旨，令郕王即位，郕王方才受命，喜可知也。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择日践阼。看官记着！这年是正统十四年九月，郕王登基，以次年为景泰元年。后来英宗复辟，复将他削去帝号，仍称郕王。至宪宗成化十一年，追还尊称，立庙祭飨，谥为景帝。小子此后，也以景帝相称，暂称英宗为上皇，以存实迹。特别表明，俾清眉目。

话休叙烦，且说景帝即位，遣都指挥佥事季铎，诣上皇所，详述情事，并致书乜先，亦举即位事相告。乜先本挟上皇为奇货，至是闻景帝嗣立，似把上皇置诸度外，不由得失望起来。适有太监喜宁，从上皇北狩，叛附乜先，乜先遂与他商议。喜宁献计道："现在紫荆关一带，守备空虚，不如乘此叩关，诡言奉上皇还京，令守吏开关相迎，我等留下守吏，乘势入关，直薄京城，京城被攻，定要南迁，燕都可为我有了。"阉人之狡诈如此。乜先大喜，遂拥上皇至紫荆关，途次遇通政使谢泽。斗了一仗，泽败绩被杀。乜先直抵关下，诡传上皇谕旨，命守备都御史孙泽，都指挥韩青接驾。孙、韩率千骑出关，往迎上皇，不意伏兵骤起，把他困住垓心，两人冲突不出，自刎而亡。关吏闻主将战死，立时溃散。乜先率军入关，长驱东进，京师大震。

明廷赦成山侯王通罪，命为都督，升鸿胪寺卿，杨善为副都御史，协守京城。于谦复请释放石亨，令总京营兵马。石亨初守万全，因土木被围，勒兵不救，坐逮诏狱。景帝从于谦言，令他带兵赎罪。独任谦总督各营，令诸将均归节制，凡都指挥以下，有不用命，先斩后奏。谦乃

召集军士，约得二十二万人，列阵九门外。石亨请毋出师，但坚壁以待，谦艴然道："寇势张甚，奈何示弱！"乃身先士卒，擐甲出城，自营德胜门，涕泣誓师，期以必死。于是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可见行军全在作气。乜先拥上皇过易州，至良乡，进次芦沟桥，沿途无人拦阻，只有父老接驾，进献茶果羊酒等物。上皇遥为抚慰，一面作书三封，一奉皇太后，一致景帝，一谕诸大臣，由番使递入京营。太监喜宁，并嘱番使传语，邀大臣迎驾。番使依词直达，并赍交上皇三书，当由于谦传报景帝，帝命通政司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出城朝见。喜宁又私语乜先道："来使官卑，当更易大臣。"乜先点首，遂与王复、赵荣道："尔皆小官，可速去，当令于谦、石亨、胡濙、王直等来。若要上皇还驾，除非金帛，万万不可。"王复、赵荣，无可答辩，只与上皇遥见一面，便被乜先勒归。

廷臣尚欲议和，遣人至军中问谦。谦答道："今日只知有军旅，他不敢闻。"乜先待了两日，不得议和消息，遂纵兵大掠，焚三陵殿寝祭器，自麾劲骑攻德胜门。谦设伏空舍，但遣数百骑诱敌。乜先弟博啰及平章卯那孩，率众轻进，伏兵从暗处觑着，待敌兵将近，一齐杀出，迭用火器击射，博啰当先受创，倒撞马下。卯那孩来救博啰，不防火箭射来，正中咽喉，立即毙命。余众纷纷逃去。石亨出安定门，来截逃兵，乜先也遣兵接应，两下里又厮杀起来，亨与从子石彪，各持巨斧，劈入敌阵，敌向西溃走，追至西城，敌复却而南。乜先乘官军拒战，潜袭西直门，都督孙镗，慌忙迎敌，力斩敌前队数人，乘势追逼。乜先驱军大进，一场混战，镗渐觉不支，返身欲趋入城中。给事中程信，闭门不纳，只与都督王通，都御史杨善，在城上鼓噪助威，并用枪炮遥击敌军。镗见无归路，也只好麾军奋斗，人人血战，喊杀连天。正在拼命相持的时候，石亨亦率军驰到，两下夹攻，始将乜先击退。乜先曾奉上皇居土城，至是退还，为居民所击，乱投砖石。明将王竑、毛福寿等又至，乜先望见旗帜，不敢复前。退至土城数里外，勉强安营。于谦探知上皇未去，命石亨等夜半出兵，往击乜先营，出其不意，击死万人。乜先复遁，一面召还土城兵，仍劫上皇西去。谦遣将穷追，石亨及从子彪，追至清风店，复败敌众。孙镗等追至固安，又得胜仗。乜先愤无所泄，令伯颜帖木儿拥着上皇，出紫荆关，自引军攻居庸关。时已天寒，守将罗通，汲水灌城，水沍成冰，坚而且滑，敌不得近。乜先住城下七日，料知城不易攻，只好还师。偏偏罗通追来，三战三北，伤亡无算，弄得乜先神色沮丧，狼狈遁去。乜先实是无能。上皇出紫荆关，连日雨雪，跋涉甚艰，亏得袁彬随侍，昼为执鞭，夜为温寝。还有蒙古人哈铭，及卫沙狐狸，亦镇日相随，侍奉不懈。乜先劫上皇至瓦剌部，脱脱

不花亦不甚得手，引众北归，见了上皇，也总算以礼相待，别遣使人赴京献马，意欲议和。景帝拟却还马匹，胡濙、王直道："闻脱脱不花，与乜先有隙，名虽君臣，阴实猜忌，何妨收受献物，优待来使，这也是兵法上的反间计呢。"景帝称善，乃命来使入见，赐他酒馔，并赏金帛及衣服，来使欢谢而去。景帝以乜先退走，京师解严，论功行赏，以于谦、石亨，立功最大，封亨为武清侯，加谦少保衔，总督军务。谦固辞不允，方才受命。既而乜先复遣使来京，仍言欲送上皇还驾，廷臣又主张和议，谦独毅然道："社稷为重，君为轻，毋堕敌人狡计。"遂拒绝来使，一面申戒各边，专力固守，勿为敌愚。复加派尚书石璞守宣府，都御史沈固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寿山，佥都御史王竑昌平，都御史邹来学，提督京都军务，平江伯陈豫守临清，副都御史罗通守山西，此外防边诸将，概仍原职，暂不变迁。乘着朝廷少暇，尊皇太后孙氏为上圣皇太后，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景帝生母，与英宗异，前文已详。立妃汪氏为皇后。典礼修明，宫廷庆贺。

过了残腊，就是景泰元年，乜先复遣兵寇大同。总兵郭登，出师抵御，师行数十里，始与敌兵相值，登高遥望，敌兵如攒蚁一般，差不多有万余名。登手下只有八百骑，众寡悬殊，免不得各有惧色，遂纷纷禀请还军。登叱道："我军去城将百里，一思退避，人马疲倦，寇骑来追，还能自全么？"说至此，拔剑置案道："敢言退者斩。"此与前文王振意，自觉不同。言下即驱兵前进，径薄敌营。敌来迎战，登连发二矢，射毙敌目二人，乘势跃出，复手刃敌目一人，敌众披靡。登麾众继进，呼声震天地，吓得敌众心惊胆战，只恨爷娘少生两脚，逃的不快。一奔一赶，直至栲栳山，复斩首二百余级，尽夺所掠而还。自土木败后，边将无敢与寇战，登以八百骑破寇万人，推为战功第一。明廷闻他战捷，封为定襄伯，自是边将益奋，争思杀敌。朱谦在宣府得胜，杜忠在偏头关得胜，王翱在辽东得胜，马昂在甘州得胜，修城堡，简精锐，军气大振，无懈可击。还有一桩可喜的事情，那叛阉喜宁，竟被宣府参将杨俊擒送京师，小子也为明廷庆幸，然已是贻误多多了。因咏有一诗道：

引狼入室由王振，为虎作伥有喜宁。

恶贯满盈惟一死，诛奸尚恨乏严刑。

未知喜宁如何被擒，容至下回声明。

郕王祁钰，为英宗介弟，英宗被虏，由皇太后命，立英宗

子见深为皇太子，以郕王为辅，是郕王只有摄政之责，监国可也，起而据天位，不可也。于少保忠诚报国，未闻于郕王即位，特别抗议，意者其亦因丧君有君，足以夺敌之所恃乎。昔太公置鼎，汉高尝有分我杯羹之语，而太公得以生还，道贵从权，不得以非孝目之。于公之意，毋乃类是。且诛阉党，拒南迁，身先士卒，力捍京师，卒之返危为安，转祸为福，明之不为南宋者，微于公力不及此。其次则即为郭登，于在内，郭在外，乜先虽狡，其何能为？所未慊人心者，第郕王一人而已。书中叙述甚明，褒贬外更有微词，阅者于此，可以觇笔法矣。

第三十六回　议和饯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却说太监喜宁，自叛降乜先后，尝导他入边寇掠，且阻上皇南还。上皇恨宁切骨，辄与侍臣袁彬密议，谋杀叛阉，但急切不能下手。宁亦最忌袁彬，诱彬出营，把他困住，亏得上皇闻报，亲往解救，方得脱身。彬乃与上皇定一密计，只说遣喜宁还国，索取金帛，一面令卫士高磐，与宁偕行。宁不知是计，忙去通报乜先，愿为一往。临行时，袁彬暗授锦囊，内藏密书，令系髀间，投递宣府总兵官。磐唯唯从命，即与喜宁就道。不数日即到宣府，参政杨俊，闻上皇遣使到来，即出城迎接，把酒接风。磐已解下锦囊，暗付杨俊。俊托故离座，私下一阅，统已分晓，便潜令军士，小心伺候。喜宁恰也机警，见杨俊多时不出，防有他变，即立起身来，意欲逃席。不防高磐在旁，竟将他双手挟住，大呼杨参将快拿逆阉。俊正引兵出来，令数人齐上，似老鹰拖小鸡一般，立刻抓去，打入囚车，押送京师。那时还有何幸，自然问成极刑，磔死市曹。死有余辜。

高磐返报上皇，上皇大喜道："逆阉受诛，我南归有日了。"当命袁彬转达乜先，略言喜宁挺撞边吏，因此被擒，乜先愤愤，便遣兵入寇宣府，与喜宁报仇。偏遇着守将朱谦，纵兵奋击，杀得他七零八落，大败而逃。嗣复以奉还上皇为名，转寇大同。先锋队至城下，都仰首叫道："城内守将，速来迎驾！"定襄伯郭登，料知有诈，佯同镇将以下，各着朝服出迎，暗中却令人伏在城上，俟上皇入城，即下闸板，布置就绪，才开城高叫道："来将既送归上皇，请令上皇先行，护从随后。"敌兵置诸不理，仍拥着上皇前来。郭登等返入门内，候着乘舆，不意敌兵竟尔停住，迟疑半刻，即奉上皇返奔，疾驰而去。登不便驰击，只好闭城自守罢了。乜先见计又不行，越觉气沮，惘惘然还至部落，默思明廷已有皇帝，徒挟一废物，毫无用处，且脱脱不花，与阿拉知院，屡有龃龉，不若与明廷议和，送还上皇，既得市惠，尤可结援。计画已定，便令阿拉知院，遣参政完者脱欢，借贡马为名，来入怀来，互商和议。

边将转奏朝廷，廷臣拟遣使往报，太监兴安出呼群臣道："公等欲报使，何人堪为富弼、文天祥？"太监又来出头，然窥他语意，实是希承风旨。尚书王直道："据汝所言，莫非使上皇陷虏，再为徽、钦不成？"一语直诛其心，且以宋事答宋事，尤不啻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兴安语塞。乃命给事中李实为礼部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及指挥马显等，令赍玺书，往谕瓦特君臣。既而脱脱不花及乜先，先后遣使至京，决计送还上皇。景帝犹豫未决，尚书王直首先上疏，请即遣使恭迎。胡濙等又复联名奏请。景帝乃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且谕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寇绝，卿等乃屡言和议，是何理由？"王直跪奏道："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今瓦剌既有意送归，何不乘此迎驾，免致后悔。"景帝面色顿变，徐答道："朕非贪此位，乃卿等强欲立朕，今复出尔反尔，殊为不解。"贪恋帝位，连阿兄俱可忘却，富贵之误人大矣哉！众闻帝言，瞠目不知所答。于谦从容道："大位已定，何人敢有他议？惟上皇在外，理应奉迎，万一敌人怀诈，是彼曲我直，我得声罪致讨，何必言和。"景帝颜色少霁，乃对于谦道："从汝从汝。"帝位不移，自可曲从。乃再拟遣使。右都御史杨善，慨然请行，中书舍人赵荣亦请往，乃命二人为正使，更以都指挥同知王恩，锦衣卫千户汤胤勣为副，赍金银书币，出都北行。适礼部侍郎李实等南归，中途相值，实述乜先语，谓迎使夕来，大驾朝发。善额手道："既如此，我等迎归上皇便了。"两下相别，南北分途，实等还京复命，不消细说。

善以此次出使，决不虚行，检阅所赍各物，除金币外无他赐，乃独捐资俸，添购各种新奇等件，随身带往。既至瓦剌，暂寓客馆。馆伴田氏亦中国人，留饮帐中。善与语甚欢，即以所赍各物，酌送田氏。田氏甚喜，即入语乜先。越宿，善等与乜先相见，亦大有所遗。乜先亦大喜。善因诘问道："太上皇帝在位时，贵国遣来贡使，多至二三千人，各有赏给，金币载途，相待不薄，乃反背盟见攻，果属何意？"乜先道："何为削我马价？且所给币帛，多半翦裂，前后使人，多留京不返，难道非待我太薄么？"善答道："太师贡马，岁有增加，常常如此，恐难为继；又不忍固拒，所以给价略少。太师试自计算，总给价目，比从前多少何如？至若翦裂币帛，乃通事所为，朝廷亦时常查考，事发即诛。就是太师贡马，亦有劣弱，貂裘亦有敝坏，难道是太师本意吗？且太师贡使，多至三四千人，有为盗的，或犯法的，归恐得罪，潜自逃去，于我朝无干，我朝亦不欲留他，留他果有何用呢？"乜先听着，也觉得语语合理，不由得辞色渐和。善又道："太师一再出兵，攻我边陲，戮我兵民数十万，太师部曲，料亦死伤不少，上天好生，太师好杀，难道不要犯天忌么？今若送还上皇，和好如故，化干戈为玉帛。宁不甚善？"善于词令，不愧善名。乜先听了天忌二字，不禁失色。原来乜先虏住上皇，尝欲加害，一夕正思犯驾，忽天大雷雨，把他乘骑击死，因此中沮。嗣复见上皇寝幄，每夜有赤光罩住，似龙蟠状，异谋为之益戢。是补笔。至是闻杨善言，适与所见相符，自然气馁色恭，当下

复问杨善道："上皇归国，更临御否？"善答道："天位已定，不便再移。"乜先复问道："中国古时有尧舜，称为圣主，究竟事实如何？"善答道："尧把帝位让舜，今上皇把帝位让弟，古今固一辙呢。"娓娓动人。乜先益悦服。伯颜帖木儿劝乜先留善，别遣使赴燕京，要求上皇复位。乜先道："曩令遣大臣来迎，今大臣已至，不应失信。"遂引善见上皇。择定吉日，送上皇启行。乜先早在营前，设宴祖饯，奉上皇上坐，自率妻妾等奉觞上寿，并弹琵琶侑酒。杨善旁侍，乜先顾善道："杨御史何不就座？"善口中虽是答应，身子仍植立不动。上皇亦顾善道："太师要你坐，你何妨就坐？"善复启道："君臣礼节，不敢少违。"上皇笑道："我命你就座罢。"善乃叩头称谢，然后坐在偏席，少顷即起。乜先赞道："中国大臣，确是有理，非我等所敢仰望呢。"当下开樽畅饮。上皇因指日得还，也饮得酩酊大醉，日暮各散归原营。到了次日，伯颜帖木儿等，也各轮流饯行。越日又饯饮各使，及随从诸臣。又越日，上皇才启驾南行。乜先预筑土台，请上皇登座，自挈妻妾部长，罗拜台下。礼毕登程，乜先及部长等，送至数十里外，各下马解脱弓箭战据，作为献礼，然后洒泪而别。独伯颜帖木儿，送上皇至野狐岭，携榼进酒，并挥泪道："上皇去了，不知何日再行相见？"上皇感他供奉的私惠，一面称谢，一面也流泪两行。饮毕，伯颜帖木儿屏去左右，密语上皇侍臣哈铭道："我等敬事上皇，已阅一年，但愿上皇还国，福寿康强，我主人设有缓急，亦得遣人告诉，请转达上皇，莫忘前情！"哈铭允诺。上皇劝伯颜帖木儿回马，伯颜帖木儿尚依依不舍，直送出野狐岭口，重进牛羊等物。上皇揽辔慰藉，彼此又复垂泪，经杨善等促驾南行，才与伯颜帖木儿言别。伯颜帖木儿大哭而归，如此气谊，实是难得，想与英宗前生，定有夙缘。仍命麾下头目，率五百骑护送上皇还京。

这消息早达京城，景帝不能不迎，命礼部具仪以闻。尚书胡濙，议定礼节，即日复奏。景帝偏从减省，只命以一舆两马，迎上皇入居庸关，待入安定门，方易法驾。给事中刘福，上言礼贵从厚，不宜太薄。景帝道："朕恐堕寇狡计，所以从简。且昨得上皇书，曾言礼毋过烦，朕岂得违命？"言不由衷，然已如见其肺肝。群臣不敢再言。会千户龚遂荣，投书大学士高穀，略言："上皇为兄，今上为弟，奉迎应用厚礼。且今上亦当避位恳辞，俟上皇固让，才得受命。唐肃宗故事，可为成法"云云。高穀袖书入朝，与王直等商议。尚书胡濙，即欲把原书上呈，都御史王文，独以为未可。两下里方在龃龉，给事中叶盛，已入内面奏，有诏索书。烝等即以书进，且言肃宗迎上皇礼，正可仿行。景帝怒道："遂荣何人，敢议朝廷得失！"随传旨逮问遂荣。遂荣倒也硬朗，自缚诣阙，仍执前词，竟至下狱坐罪，一系数年，始得脱囚。景帝遣太

常少卿许彬至宣府，翰林院侍读商辂至居庸，迎上皇入京。约过数日，上皇已至京城，景帝出东安门迎接，下马载拜。上皇亦下马答拜，相持悲泣，各述授受意。逊让良久，乃送上皇入南宫。百官随入，行朝见礼，随即下诏大赦。诏词中有数语道："礼惟有隆而无替，义则以卑而奉尊，虽未酬复怨之私，庶稍遂厚伦之愿。"轻描淡写了几句，分明将监国二字，变成篡国，涕泣推逊，无非掩饰耳目，自欺欺人罢了。直书无隐。

上皇自居南宫后，名似尊崇，实同禁锢。闲庭草长，别院萤飞，遇着岁时生诞，并没有廷臣前来朝贺，虽有胡濙等上表申请，一概置诸不理。惟脱脱不花及乜先等，颇时时念及上皇，遣人贡献，上皇每次俱有答礼。景帝心滋不怿，即谕敕乜先道："前日朝廷遣使，未得其人，飞短流长，遂致失好。朕今不复遣，设太师有使，朕当优礼待遇，但人数毋得过多，赏赉乃可从厚，惟太师鉴原，勿违朕意！"这道谕敕，方才颁发，适脱脱不花使人又至，且还所掠招抚使高能等，请修旧好。景帝欲将他拒绝，还是王直等痛陈利害，始款待来使，赐他酒宴。但朝使依然不遣，只令来使赍书还报，算作了事。极写景帝懊怅情形。

会岷王楩子广通王徽煠，及弟阳宗王徽焯，以景帝构夺兄位，心中不服，竟煽诱诸苗，颁发伪敕，封苗酋杨文伯等为侯，令纠众攻武冈州。是时湖广总督侯琎，与副总兵田礼正，击破贵州叛苗，俘获甚众。杨文伯闻风畏惧，不敢受徽煠私敕，只遣部众二千名，随去使蒙能等赴武冈。事被徽煠兄徽煣所闻，急上表呈报。徽煣曾封镇南王，由景帝颁谕嘉奖，一面发兵拿逮徽煠，禁锢京师，徽焯亦被锢凤阳，皆废为庶人。及蒙能等至武冈，两王已就逮，那时顾命要紧，慌忙窜去，潜入粤西，勾结生苗，自号蒙王，骚扰了好几年，始由官兵荡平，这且慢表。

且说景帝迎还上皇，内外无事，苗众虽有乱耗，亦不日肃清。时已景泰三年，会当盛夏，景帝闲坐宫中，语太监金英道："东宫诞辰将到了。"英答道："尚未。"景帝道："七月初二日，不就是太子生日么？"英顿首道："是十一月初二日。"景帝默然不答。看官！你道景帝此言，果是记错日子么？他因世子见济，是七月二日生辰，年已十余岁，意欲立为太子，可继帝统，无如兄子见深，已立为青宫，一时不好改换，所以把见济生辰，充做太子生日，佯作错误，试探金英口气。偏金英据实申陈，好似未明意旨一般。实是以伪应伪。弄得景帝无词可说，又踌躇了数日，毕竟忍耐不住，再与中官兴安等熟商。安初亦颇以为难，经景帝再三谆嘱，不得不勉从上命，代为设法，暗中与陈循、高

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旦夕密议。各人依违两可，不敢遽决。事有凑巧，来了一道边疆的奏章，署名叫作黄𤣥，隤系广西土目，因平匪有功，得擢为都指挥使。他有庶兄黄珝，曾为思明土知府。珝年老，子钧袭官，𤣥谋夺世职，率领己子，及骁悍数千人，夜袭珝家，杀死珝父子，支解尸首，纳入瓮中，埋诸后圃。总道是无人发泄，谁知𤣥仆福童，竟走告宪司。巡抚李棠，及总兵武毅，联衔奏闻，有旨严捕黄珝父子。隤急得没法，忙遣千户袁洪，到京行贿，意图保全性命。当有内监被他贿通，令他奏请易储。当即倩了名手，缮就奏牍，呈入宫中，由景帝瞧着，其词道：

> 太祖百战以取天下，期传之万世。往年上皇轻身御寇，驾陷北廷，寇至都门，几丧社稷。不有皇上，臣民谁归？今且逾二年，皇储未建，臣恐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一萌，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复全天叙之伦，恐事机叵测，反复靡常，万一羽翼长养，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蹙，此时悔之晚矣。语语打入景帝心坎。乞与亲信大臣，密定大计，以一中外之心，绝觊觎之望，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景帝阅毕，不禁喜慰道："万里以外，不料有此忠臣。"兄且可杀，宁知有君。遂下旨令释𤣥罪，并将原书发交礼部，传示群臣集议：且命兴安赍着金银，分赐内阁诸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百两。越日，礼部尚书胡濙，即召集百官，与议易储事。王直、于谦以下，各相顾眙愕。都给事中李侃、林聪，及御史朱英，抗言不可，议久未决。太监兴安厉声道："此事不能不行。如以为未可，请勿署名，何必首鼠两端？"王振已死，即有兴安继起，何明代之好用阉人耶？众官不敢再抗，只好唯唯署议。于少保未免模棱。乃由胡濙复奏，但称："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绪统相传，宜归圣子，黄隤奏是。"这奏呈入，不到半日，即下旨报可，着礼部具仪，择吉易储，一面简置东宫官。官属既定，遂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见深为沂王，有诏特赦，宫廷宴贺。不料皇后汪氏，偏据着正理，力为谏阻，竟与景帝反目，又闹出一场废立的事情。小子有诗咏道：

> 监国翻成篡国谋，雄心未餍又忮求。

如何巽语犹难入，甘把中宫一旦休。

欲知废后底细，待至下回说明。

历述瓦剌饯别情状，见得乜先、伯颜辈，尚有深情，而景帝之不欲迎驾，勉强举行，负愧多矣。继述景帝易储情形，见得金英、兴安辈，实为谋主，而廷臣之相率受赂，媕阿卑鄙，寡耻甚矣。若夫录杨善之才辩，益所以表其忠，载黄㻋之疏词，益所以著其谲。外此或抑或扬，从详从简，具有微意，有心人吐属，固非寻常笔述家，所得与同日语也。

第三十七回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却说皇后汪氏，性颇刚正，力持大体，惟所生皆女，独无子嗣，皇子见济，系杭妃所出，景帝欲立见济为太子，汪后独谏阻道："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呢？"景帝不悦，后来决意易储。汪氏又复力谏，说至再三，惹得景帝动恼，竟奋然道："皇子非你所生，所以怀妒得很，不令正位青宫。你不闻宣德故例，胡后无出，甘心让位，前车具在，未知取法，反且多来饶舌，难道朕要你管么？"言毕，抽身而起，竟往杭妃宫中去了。汪后遭此诃责，心甚不甘，呜呜咽咽的哭了一夜，竟令女官代草一疏，愿将后位让与杭妃。景帝顺水行舟，自然照准，遂援了宣德废后的故事，颁告群臣，不待臣工议奏，即将汪后迁入别宫，改册杭妃为皇后。父作子述，可见贻谋不可不臧。

且因太监兴安，有易储功，格外宠用。兴安素性佞佛，建了一座大隆福寺，费至数十万，逾年始成，非常闳丽，便面请景帝临幸。礼部郎中章纶，上章奏阻，盐运判官杨浩，除官未行，亦直言申奏，景帝乃中辍不行。会御用监阮浪，在南宫服侍上皇，上皇爱他勤敏，赏给镀金绣袋，及镀金刀各一件。浪与内使王瑶，甚是亲昵，竟将赐物转赠。赐物安可赠人？阮浪太属莽浪。王瑶年龄尚轻，并无阅历，得了绣袋宝刀，欣然佩带身边，不意为锦衣指挥卢忠所见，隐为诧异，即邀瑶至家，设酒与饮，闲谈甚欢，渐渐问及宝刀绣袋。瑶和盘说出，卢忠索阅一番，不由得计上心来，便假意殷勤，且命妻出为劝酒。瑶不便却情，并见他妻颇貌美，益觉目眩神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不消多时，已将他灌得烂醉，东斜西倒，一步也走不得。忠令人扶瑶起座，就客厅睡下，轻轻的解了金刀绣袋，星夜打点公文，并呈入刀袋等物，具说阮浪受上皇命，以袋刀结瑶，意图复辟，瑶自醉中说出，因此飞章上告。景帝震怒，立降严旨，将阮浪、王瑶二人，逮系诏狱，令法司穷究。刑讯了好几回，浪、瑶不肯诬供，只把实情上诉。瑶此时酒已醒了。卢忠闻着，未免后悔，暗想他二人如此抗直，倘或反坐起来，还当了得，不如往询卜筮，预占吉凶。患得患失，自是小人情态。遂屏去侍从，独行至卜者仝寅家。全寅少瞽，性聪敏，学占验术，所言多奇中。及与卢忠代卜，得了一个天泽履卦，忠尚未表明实情，寅不禁摇首道："易言：'履虎尾，咥人凶。'不咥人犹可，咥人则凶。"这一语说

出，吓得卢忠面如土色，勉强答道："汝试依卦占断，不必隐讳。"寅复道："上天下泽为之履，天泽不分，凶象立见。敢问所为何事？请即示明。"忠见他语语中肯，仿佛似仙人一般，只好说明大略。寅笑道："无怪卦象甚凶，试思今上与上皇，前为君臣，今为兄弟，天泽素定，岂可紊乱？汝乃欲他叛君背兄，是明明所谓咥人了。此大凶兆，一死且不足赎罪。"大义微言，非江湖卖卜者比。忠闻言大惧，忙求寅替他禳解。寅答道："获罪于天，禳解何益？"忠再三哀恳，寅方道："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君能作幽人么？"忠战栗道："我为原诉，何从隐避？"寅想了一会，悄悄与忠附耳，说了几句，忠才拜谢而去。不数日，忽传卢忠病狂，在市上行走，满口胡言，歌哭无常，于是中官王诚，及学士商辂，入白景帝道："卢忠病风不足信，望陛下休听妄言，致伤大伦！"景帝意始少释，并逮卢忠下狱。未几又释出，谪戍广西，令他带罪立功。仍是有意回护。阮浪久锢，王瑶磔死，只他最是晦气，然亦可为好酒耽色者戒。一场大案，总算化作冰消了。

是年冬月，乜先复遣使至京，贺来年正旦，且贡名马。尚书王直，请遣使答报，有诏饬兵部议决。于谦道："去年乜先使来，臣闻他弑主为逆，尝请发兵讨罪，未邀俞允，今反欲遣使答报么？"原来景泰二年，乜先曾弑主脱脱不花，于谦请讨逆复仇，景帝不从，至是乃复阻遣使，竟得罢议。惟脱脱不花被弑情由，亦须补叙明白。先是脱脱不花娶乜先姊，生了一子，乜先欲立以为嗣，脱脱不花未允，且与乜先夙有违言。乜先遂攻脱脱不花，脱脱不花败走，经乜先追击，杀死脱脱不花，把他妻孥收没，自称监国。至景泰四年，且僭立为汗，复遣使致书，称大元田盛可汗。田盛二字的音义，与天圣相似，末署添元元年。景帝答书，亦称他为瓦剌汗。景帝不从于谦之请，且称他为汗，亦是投鼠忌器之意。乜先遂日渐骄恣，且据有脱脱不花的妃妾，左抱右拥，朝欢暮乐，害得朝政不理，部众分解。蛾眉误国，中外一辙。阿拉知院求为太师，乜先不许，且将阿拉二子，尽行杀毙。阿拉大怒，纠众攻乜先，乜先沈湎酒色，毫不设备，竟被阿拉拿住，数他三罪道："汉儿血在汝身，脱脱不花汗血在汝身，乌梁海血亦在汝身。天道好还，今日汝当死。"乜先无词可答，竟被阿拉一刀，挥作两段。阿拉欲继立为汗，忽被鞑靼部目孛来杀入，战败身死。孛来夺乜先母妻，并玉玺一方，访得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仍拥立为鞑靼汗，号称小王子。自是瓦剌骤衰，鞑靼复炽，事见后文，姑且慢表。此段是承前启后文字。

且说皇子见济，立为东宫，仅阅一年有余，忽得奇疾，竟致不起。可谓没福。景帝悲恸得很，命葬西山，谥为怀献。礼部郎中章纶，及御

史钟同，以东宫已殁，并无弟兄，不如仍立沂王，借定人心。凑巧两人入朝，途中相遇，彼此谈至沂王，甚至泣下，遂约定先后上疏，同为前茅，纶为后劲。退朝后，同即抗疏上陈，略云：

> 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今皇储未建，国本犹虚，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择日具仪，复还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臣无任待命之至！

疏入后，景帝心殊不悦，勉强发交礼部，令他议奏。礼部尚书胡濙等，窥上意旨，料知原奏难行，只把缓议二字，搪塞了事。那时章纶依着原约，因月朔日食，进呈修德弭灾十四事，差不多有数千言，内有悖孝悌一条云：

> 孝悌者百行之本，愿陛下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传位陛下，是以天下让也。陛下奉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陛下宜率群臣，于每月朔望，及岁时节旦，朝见于延安门，以尽尊崇之道，而又复太后于中宫，以正天下之母仪，复皇储于东宫，以定天下之大本，则孝弟悉敦，和亲康乐，治天下不难矣。

景帝览到此奏，不禁大怒。时已日暮，宫门上钥，有旨自门隙中传出，命锦衣卫执纶下狱。越日，复逮系钟同，饬刑部严究主使。同、纶两人，供称意由己出，并非人授。刑部说他抵赖，尽情拷掠，一连血比三日，语不改供。会大风扬沙，天地昼晦，伸手不辨五指，刑官也害怕起来，方将二人还系狱中，把狱案渐渐缓下。不意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又遥上奏章，请景帝朝谒上皇，优待上皇诸子。景帝阅未终疏，即搁过一边。过了一年，庄因事到京，诣东角门朝见，顿触起景帝旧嫌，说他平时狂妄，饬杖八十，谪为定羌驿丞。可怜这廖庄无辜受灾，既受杖伤，还要奔波万里，辛苦备尝，正是祸来天上，变出意中。谁要你多嘴？内侍复入白帝前，言罪魁祸首，实自同、纶。景帝乃特取巨梃，交给法司，令就狱中杖同及纶，每人五百下。同竟杖毙，纶死而复苏，仍拘狱中。刑部给事中徐正，揣摩迎合，上言沂王尝备位储副，恐被臣民仰戴，不宜久居南宫，应徙置封地，以绝人望。这奏上去，总料是餍惬帝心，足邀宠眷，哪知降旨下来，语语驳斥，谪戍穷边。该死。自此廷右诸臣，统做了反舌无声，把建储事绝不提起。

忽忽间已是景泰七年，元宵甫届，皇后杭氏，竟罹了风寒，起初是寒热交侵，嗣后变成重症，一到仲春，呜呼哀哉，景帝又复悼亡，自不消说。其时宫中有个李惜儿，本系江南土娼，流转京师，姿态妖艳，色艺无双，都下狭邪子弟，评骘花榜，目为牡丹花。声誉传入禁中，为景帝所闻，更令内侍召入，一见倾心，即夕侍寝。惜儿是（禁止）出身，枕席上的奉承，比妃嫔等不啻天渊，景帝畅快异常，备极恩遇。可怜无德的女人，往往因宠生骄，因骄成悍，入宫不过两三年，与景帝恰反目数次。毕竟龙性难驯，耐不住妇女磨折，一场吵闹，逐出宫外。未免薄幸。杭皇后本得帝宠，又遭病殁，此外虽有妃嫔数人，仅备小星，没甚才貌，情怀恻恻，长夜漫漫，教景帝如何度日？当下采选秀女，得了一个丽姝，体态轻盈，身材袅娜，性情容止，都到恰好地位，惹得景帝越瞧越爱，越爱越宠，春风一度，无限欢娱，因她生父姓唐，遂封为唐妃。越半年又晋封贵妃。每游西苑，必令贵妃乘马相随。一日，马惊妃堕，几乎受伤。景帝鞭责马夫，打个半死，别令中官刘茂，拣选良骏，控习以待。又增建御花房，罗致各省奇葩名卉，作为游赏处所。风流天子，绰约佳人，相对含欢，无夕不共，好一座安乐窝，尝遍那温柔味，无如好梦难长，彩云易散，到了景泰八年元旦，朝贺礼毕，忽觉龙体违和，好几日不能临朝。百官问安左顺门，太监兴安出语道："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有何益处？"众官语塞，诺诺而退。到了朝房，大众以兴安所言，意在建储，御史萧维桢等，拟请复沂王为太子。学士萧镃，以沂王既退，不便再立，须另择元良为嗣。彼此酌定，遂缮好奏折，呈请立储。待了数日，方有中旨颁下，谓朕偶有寒疾，当于十七日临朝，所请着无庸议。众官见了此旨，又面面相觑，莫名其妙。会将郊祀，帝舆疾出宿斋宫。明代故例，每岁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因病日加剧，势难亲临，乃召武清侯石亨至榻前，命摄行祀事。

亨见帝病甚，退语都督张軏，及太监曹吉祥道："公等欲得功赏么？"张、曹二人闻言，不禁奇诧起来，便惊问何事？亨密语道："皇帝病已深了，立太子，何如复上皇。"吉祥跃起道："石公好计！石公好计！"小人无不好事。亨复道："此系我一人主见，还须得老成一决。"张軏道："商诸太常卿许彬，可好么？"亨点首称善。当下同至许彬宅，与商密计。彬矍然道："这是不世大功，事在速为，可惜我年已老，无能为力，惟意中恰有一人，何不往商？"亨问为谁？彬答道："便是徐元玉。"亨等喜谢而出。看官道徐元玉是何人？就是当年倡议南迁的徐珵。珵因南迁议，为景帝所薄，久不得迁，他却谄事大学士陈循，屡托保荐，循果屡登荐牍，景帝见徐珵名，好似一个眼中钉，辄摈不用。循语珵道："官家怕见你名，须改易为是。"珵乃易名有贞，别字元

玉。无巧不成话，适值黄河决口，屡堙屡圮，循遂运动廷臣，荐举有贞。景帝果也忘怀，竟擢他为佥都御史，督治黄河。有贞福至心灵，把屡堙屡圮的决口，熔铁下水，竟得塞住。且疏浚下流，畅达河道，河患遂灭。还京复命，复邀奖叙，进左副都御史，寻调右副都御史。追溯徐有贞履历，要言不烦。及石亨等到有贞家，说及复辟大计，有贞很是赞成，并云须令南宫知此意。軏答道："昨已密达上皇了。"有贞道："俟得复报乃可。"越日为上元节，有贞夜至亨家，复密议了一宵。又越日黄昏，亨等又访告有贞，谓已得南宫复报，请早定计。有贞至屋后露台上，仰观天象已毕，即下对亨等道："紫薇垣已有变象，事在今夕，不可失机。"是否捣鬼？随又报语道："如此如此，不患不成。"石亨、张軏、曹吉祥三人，当即趋出，自去筹备。有贞焚香祝天，默祷一番，随即与家人诀别道："事成后功在社稷，共享富贵，否则祸必杀身，除非做鬼回来。"家人揽袪挽留，有贞不顾，挥手竟去。时当三鼓，禁中卫士，因有十七日视朝的旨意，已启禁门。有贞踉跄趋入，径至朝房候着，约历半时，亨、軏等率领群从子弟，一拥并入。依据《天顺实录》，不从《纪事本末》。是时天色晦冥，星月无光，亨、軏等左顾右盼，方见有贞，便问道："事果济否？"有贞道："必济无疑。"此时即不能济事，亦只好舍命做去。遂率众薄南宫门，门扃甚固，连叩不应。有贞命众取巨木至，悬绳于上，用数十人举木撞门。门右墙垣，陡被震坍，大众乘隙进去，入谒上皇。上皇时尚未寝，秉烛观书，见他排闼而入，不觉惊问道："你等何为？"众俯伏称万岁。上皇道："莫非请我复位么？这事须要审慎。"可见上皇已经接洽。有贞等齐声道："人心一致，请陛下速即登舆！"言毕即起，呼兵士举舆入内。众兵士遑遽不能举，有贞等掖着上皇，出坐乘舆，助挽以行。忽见天色明霁，星月皎然，上皇顾问有贞等职名，有贞一一奏对。须臾至东华门，司阍厉声呵止。上皇亦厉声道："我是太上皇，有事入宫，何人敢拒？"司阍闻声趋视，果然不谬，遂由他进去。直入奉天殿，有贞为导，两阶武士，用铁爪击有贞，也亏上皇呵叱，才行退去。时黼座尚在殿隅，由众推至正中，请上皇下舆登座，一面鸣钟擂鼓，大启诸门。百官方至朝房，候景帝视朝，闻奉天殿有呼噪声，呵叱声，继而有钟鼓声，相率惊骇。蓦见有贞出殿，大呼道："太上皇复位了，众官何不进谒？"百官闻言益惊，但变出非常，事已至此，何人敢行抗拒？不得已各整衣冠，登殿排班，依次跪伏，三呼万岁。正是：

冕旒重见当王贵，嵩岳依然效众呼。

欲知复辟后事，请看官再阅下回。

景帝居上皇于南宫，情同禁锢，其蔑视上皇也久矣。卢忠假事生风，而阮浪、王瑶，遂致获罪，至于见济病殁，杭后随逝，景帝已无子嗣，亦可返躬愧省，复立沂王，乃犹拒谏饬非，淫刑以逞，奚怪石亨辈之再图复辟乎？惟景帝病已危笃，神器岂能虚悬？他日立君，舍英宗其将奚属？石亨希邀功赏，结合徐有贞等，遽为复辟之计，行险侥幸，成亦无名。夺门二字，贻笑千秋，然亦何莫非景帝猜忌之深，始激而成此变也。若乜先弑主之不讨，李妓、唐妃之邀宠，犹其余事，然亦可以见景帝之深心，投鼠而辄忌器，纳妾而思毓麟，天不从人，蔑伦者其亦观此自返乎？

第三十八回　于少保沉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

却说景帝方卧疾斋宫，正值残梦初回。炉香欲烬，忽闻钟鼓声喧，来自殿上，不禁惊异起来，忙呼问内侍道："莫非是于谦不成？"此语颇奇。内侍错愕未答。既而内监走报，说及南宫复辟事。景帝连声道："好！好！好！"说着，气喘不已，面壁而卧。这边方独卧欷歔，那边正盈廷庆贺，徐有贞复辟功成，即刻受命入阁，参预机务。一面与大学士陈循，草诏谕群臣，日中再正式即位，历史上复称英宗，小子也自然沿称英宗。文武百官，再行朝谒，由有贞宣读谕旨，略称："土木一役，乘舆被遮，建立皇储，并定监国，不意监国挟私，遽攘神器，易皇储，立己子，皇天不佑，嗣子先亡，殃及己身，遂致沈疾。朕受臣民爱戴，再行践阼，咨尔臣工，各协心力。"云云。朗读已毕，群臣顿首听命。忽又有诏旨传下，逮少保于谦，大学士王文、陈循、萧镃、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永下狱。谦等尚列朝班，当由锦衣卫一一牵去锢入狱中。迅雷不及掩耳。先是石亨为谦所荐，统师破敌，城下一役，亨功不如谦，独得封侯，未免内愧，乃疏荐谦子冕为千户。谦上言："国家多事，臣子不得顾私恩，石亨身为大将。未闻举一幽隐，乃独保荐臣子，理亦未协，臣决不敢以子滥功。"这数语传入亨耳，未免愤恨。亨从子彪，行为贪暴，又为谦所奏劾，出戍大同，因此亨益怨谦。徐有贞尝求官祭酒，浼谦先容，谦亦尝登入荐牍，卒不得用。有贞疑谦未肯尽力，亦生怨隙。及英宗复辟，两人得为功首，正好借此报复，遂诬称于谦、王文，欲迎立襄王瞻墡，瞻墡系仁宗第五子，曾见三十一回中。应即下狱惩罪。陈循、萧镃、商辂等，从前尝倾向景帝，罪有所归，亦难宽贷。英宗正感念二臣，自然言听计从，不待群臣退朝，即将数人拿下。越日，即饬徐有贞等讯究。王文、于谦，出狱对簿，文抗辩道："迎立外藩，须有金牌符信，遣人必用马牌，究竟有无此事，内府兵部二处，可以查验，何得无故冤人？"有贞道："事尚未成，自无实迹，但心已可诛，应当定罪。"文复抗声道："犯罪必须证据，天下有逆揣人心，不分虚实，遂可陷人死地么？"说至此，辞色俱厉。谦顾语王文道："石亨等报复私仇，定欲我等速死，虽辩何益？"都御史萧维桢在座，也插口道："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专制之世，方有是语。当下将谦、文等还系诏狱，即由徐有贞、萧维桢诸人，以意欲二字，锻炼成词，仓猝入奏，英宗犹豫未忍道："于谦实有功，不应加刑。"有贞攘臂直前

道："不杀于谦，今日事有何名誉？"杀了于谦，难道便有大名么？英宗乃诏令弃市。临刑这一日，愁云惨雾，蔽满天空，道旁人民，莫不泣下。岳王之死，称为三字狱，于少保之死，可称为二字狱。太后闻谦死，亦嗟悼累日。曹吉祥麾下，有一指挥名朵耳，亦作多喇。亲携酒醴，哭奠于谦死所。吉祥闻知，把他痛打一顿，次日复哭奠如故，吉祥亦无可奈何。谦妻子坐罪戍边，当锦衣卫查抄时，家无余资，只有正屋一间，封鐍甚固，启门查验，都系御赐物件，连查抄的官吏，也为涕零。都督同知陈逵，收谦遗骸，归葬杭州西湖，后人称为于少保墓。每年红男绿女，至墓前拜祷，络绎不绝。相传祈梦甚灵，大约是忠魂未泯的缘故，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谦、文既死，太监舒良、王诚、张永、王勤等，一并就刑。陈循、俞士悦、江渊谪戍。萧镃、商辂削职为民。范广与张軏有嫌，锢禁数日，复遭刑戮。軏复潜杀前昌平侯杨俊，以俊在宣府时，不纳英宗，所以坐罪。嗣軏入朝，途中猝得暴疾，舁归家中，满身青黑，呼号而死。或谓范广为祟，或谓杨俊索命，事属渺茫，难以定论。惟叙功论赏时，軏得封太平侯，贵显不过月余，即致暴毙，真所谓过眼浮云，不必欣羡呢。得保首领，还算幸事。其时石亨得封忠国公，张軏弟輗，得封文安侯，都御史杨善封兴济伯，石彪封定远伯，充大同副总兵。徐有贞晋职兵部尚书，曹吉祥等，予袭锦衣卫世职，袁彬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出礼部郎中章纶于狱，授礼部侍郎，召廖庄于定羌驿，给还大理寺少卿原官，追赠故御史钟同，大理寺左丞，赐谥恭愍，并令一子袭荫，大家欢跃得很。惟有贞意尚未足，常向石亨道："愿得冠侧注从兄后。"侧注系武弁冠名，石亨为白帝前，乃晋封武功伯，嗣复录夺门功臣，封孙镗为怀宁伯，董兴为海宁伯，此外加爵晋级，共三千余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尚书王直、胡濙，及学士高穀，均见机乞归，英宗命吏部侍郎李贤，太常寺卿许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入阁办事。一面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大赦天下。复称奉太后诰谕，废景泰帝仍为郕王，送归西内。太后吴氏，复号宣庙贤妃，削皇后杭氏位号，改称怀献太子为怀献世子。钦天监正汤序，且请革除景泰年号，总算不允。未几郕王病殁，年仅三十，英宗命毁所营寿陵，改葬金山，与夭殇诸王坟，同瘗一处，且令郕王妃嫔殉葬。唐妃痛哭一场，当即自尽。毕竟红颜命薄。被废的汪后，曾居别宫，至是亦欲令殉葬，侍郎李贤道："汪妃已遭幽废，所生两女，并皆幼小，情尤可悯，请陛下收回成命。"皇子见深，此时已届十龄，粗有知识，备陈汪后被废，由谏阻易储事。英宗乃免令殉葬，寻复立见深为太子。太子请迁汪妃出宫，安居旧邸，所有私蓄，尽行携去。既而英宗检查内帑，记有玉玲珑一物，少时曾佩系腰间，推为珍

品，屡觅无着，当问太监刘桓，桓言景帝曾取去，想由汪妃收拾。乃遣使向妃索归，只称无着。再三往索，终不肯缴。左右劝妃出还，妃愤愤道："故帝虽废，亦尝做了七年天子，难道这区区玉件，也不堪消受么？我已投入井中去了。"英宗因此衔恨。后有人言汪妃出携甚多，又由锦衣卫奉旨往取，得银二十万两，他物称是。可怜这汪妃身畔，弄得刮垢磨光，还亏太子见深，念着旧情，时去顾问，太子母周贵妃，与汪妃素来投契，亦随时邀她入宫，叙家人礼，汪妃方得幸保余生，延至武宗正德元年，寿终旧邸。这是守正的好处。郕王于成化十一年，仍复帝号，追谥曰景，修缮陵寝，祭飨与前帝相同。汪妃葬用妃礼，祭用后礼，合葬金山，追谥为景皇后，这都是后话不题。

单说襄王瞻墡，就封长沙，资望最崇，素有令誉。英宗北狩，孙太后意欲迎立，曾命取襄国金符，已而不果。襄王却上书太后，请立太子，命郕王监国。及英宗还都，襄王又上书景帝，宜朝夕省问，朔望率群臣朝谒，毋忘恭顺等语。英宗全然未知。复辟以后，信了徐有贞、石亨谗言，诬戮于谦、王文，且疑襄王或有异图，嗣检得襄王所上二书，不禁涕泪交下，忙赐书召他入叙。有二书俱在，始信金縢等语。金縢系周公故事。襄王乃驰驿入朝，赐宴便殿，慰劳有加。且命添设护卫，代营寿藏。至襄王辞归，英宗亲送至午门外，握手泣别。襄王逡巡再拜，伏地不起。英宗衔泪道："叔父尚有何言？"襄王顿首答道："万方望治，不啻饥渴，愿省刑薄敛，驯致治平。"敢拜昌言。英宗拱手称谢道："叔父良言，谨当受教。"襄王乃起身辞行。英宗依依不舍，待至襄王行出端门，目不及见，才怏怏回宫。自是颇悔杀谦、文，渐疏徐、石。晓得迟了。

石亨自恃功高，每事辄揽权恣肆，嗣被英宗稍稍裁抑，心知有异，遂与曹吉祥朋比为奸，倚作臂助。独徐有贞窥伺帝意，觉得石亨邀宠，渐不如前，不得不微为表异，要结主眷，以此曹、石自为一党，与有贞貌合神离。凶终隙末，小人常态。可巧英宗与有贞密语，被内竖窃听明白，报知曹吉祥。吉祥见了英宗，却故意漏泄出来，引得英宗惊问，只说是有贞相告，英宗遂益疏有贞。会曹、石二人，强夺河间民田，御史杨瑄列状以闻，英宗称为贤御史，将加重用。吉祥大惧，忙至英宗前哭诉，说是杨瑄诬妄，应即反坐罪名，英宗不许，继而彗星示儆，掌道御史张鹏、周斌等，约齐同僚，拟交章请惩曹、石，挽回天变。事为给事中王铉所闻，密达石亨。亨急转告吉祥，同至英宗前，磕头无算。英宗不禁大讶，问明情由。曹、石齐声奏道："御史张鹏，为已诛太监张永从子，闻将为永报仇，结党构衅，陷害臣等。臣等受皇上厚恩，乞赐骸

骨，虽死不忘。”说至此，又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亏他装诈。英宗道：“陷害不陷害，有朕作主，张鹏何能死人？卿等且退！朕自留心便了。”两人拜谢而出。

隔了一宵，果然弹章上陈，痛诋曹、石，为首署名的便是张鹏，次为周斌，又次为各道御史，连杨瑄也是列名。英宗阅未终章，便出御文华殿，按着奏疏上的名氏，一一召入，掷下原奏，令他自读，明白复陈。斌且读且对，神色自若，读至冒功滥赏等语，英宗诘问道：“曹、石等率众迎驾，具有大功，朝廷论功行赏，何冒何滥？”斌答道：“当时迎驾，止数百人，光禄寺颁赐酒馔，名册具在，今超迁至数千人，不得谓非冒非滥。就使明明迎驾，也是贪天功为己有，怎得无端恣肆呢？”这数语理直气壮，说得英宗无词可答，但总不肯认错，仍命将瑄、鹏诸人，一律下狱。所谓言莫予违。刑官等讨好曹、石，搒掠备至，责问主使，词连都御史耿九畴、罗绮，亦逮系狱中。石亨、曹吉祥，意欲乘此机会，一网打尽，复入陈御史纠弹，导自阁臣，徐有贞、李贤等，与臣有嫌，阴为主谋，所以瑄、鹏等有此大胆，诳奏朝廷。英宗闻言益愤，索性将徐有贞、李贤两人，并下囹圄。全狱冤气，上激天空，风发雨狂，电掣雷轰，下雹如鸡卵，击毁奉天门角，连正阳门下的马牌，都飞掷郊外。石亨家内，水深数尺，曹吉祥门前，大树皆折，闹得人人震恐，个个惊慌。大约是天开眼。钦天监正汤序，本系亨党，至是亦上言天象示儆，应恤刑狱。我谓其胆小如鼷。英宗乃释放罪囚，出徐有贞为广东参政，李贤为福建参政，罗绮为广西参政，耿九畴为江西布政使，周斌等十二人为知县。杨瑄、张鹏戍边卫。别命通政使参议吕原，及翰林院修撰岳正，入阁参预机务。尚书王翱，以李贤无辜被累，奏请留京，英宗亦颇重贤，乃从翱所请，并复原官，寻又擢为吏部尚书。

曹、石见李贤复用，很是懊丧，适值内阁中有匿名书帖，谤斥朝政，为曹、石二人闻知，遂奏请悬赏查缉。岳正入奏道：“为政有礼，盗贼责兵部，奸宄责法司，哪有堂堂天子，悬赏购奸的道理？且急则愈匿，缓则自露，请陛下详察。”是极。英宗称善，不复深究。既而正复密奏英宗，言：“曹、石二人，威权过重，恐非皇上保全功臣的至意。”英宗道：“卿为朕转告两人。”正遂往语曹、石，曹、石复入内跪泣，免冠请死。曹系阉竖，宜有妇人性质，亨一武夫，何专学泣涕耶？英宗未免自愧，温言劝慰，一面责正漏言。既要他转告，又责他漏言，英宗之昏庸可知。正对道：“曹、石二家，必将以背叛灭族，臣体陛下微旨，令他自戢，隐欲保全，他尚未识好歹么？”此语太激烈了。英宗

默然无言。曹、石二人闻着，愈加忿恨。会承天门灾，命正草罪己诏，正历陈时政过失，曹、石遂构造蜚语，谓正卖直讪上，得旨贬正为钦州同知。正入阁仅二十八日，既被谪，道过本籍漷县，入家省母，留住月余，复为尚书陈汝言所劾，逮系诏狱，杖戍肃州。岳正去后，曹、石又追究匿名书，诬指徐有贞所为，英宗也不遑细察，竟令将有贞拿还，下狱搒治，终无供据。曹、石复入奏英宗道："有贞尝自撰武功伯券，辞云：'缵禹武功，禹受舜禅。'武功为曹操始封，有贞觊觎非分，罪当弃市。"捕风捉影，何其叵测。英宗迟疑半晌，令二人退出，转询法司马士权。士权道："有贞即有匿谋，亦不至自撰诰券，败露机关呢。"英宗方才省悟，乃命有贞免死，发金齿为民。后来石亨伏法，有贞得释归田里，放浪山水间，十余年乃死。了结有贞，然比曹、石之诛，得毋较胜。礼部侍郎薛瑄，见曹、石用事，喟然道："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还欲在此何为？"遂乞归引去。江西处士吴与弼，由李贤疏荐，被征入朝，授为左谕德，与弼固辞。居京二月，托辞老病，亦引归。英宗尚为故太监王振立祠，封曹吉祥养子钦为昭武伯，宠幸中涓，始终未悟。惟有一事少快人心，看官道是何事？乃是释建庶人文奎于狱。文奎系建文帝少子，被系时年权二龄，见二十六回。至是始得释出，令居凤阳，赐室宇奴婢，月给薪米，并听婚娶出入。时文奎年已五十七，出见牛马，尚不能识。未几即病殁。小子有诗咏道：

王道由来不罪孥，乳儿幽禁有何辜？

残年始得瞻天日，牛马未知且乱呼。

欲知后事如何，且俟下回续叙。

英宗复辟以后，被杀者不止一于少保，而于少保之因忠被谗，尤为可痛。曹、石专恣以来，被挤者不止一徐有贞，而徐有贞之同党相戕，尤为可戒。于少保君子也，君子不容于小人，小人固可畏矣。徐有贞小人也，小人不容于小人，小人愈可畏，君子愈可悯也。故前回前半篇，以于少保为主，后半篇以徐有贞为主。与于少保同时就戮，及徐有贞同时被谪者，虽不一而足，要皆主中宾耳。标目之仅及于少保、徐有贞，可以知用意之所在矣。

第三十九回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却说兵部尚书陈汝言，与曹、石通同一气，平时甚趋奉曹、石，因得由郎中迁擢尚书，自是勾结边将，隐树爪牙，渐渐的威福自专，看得曹、石二人，平淡无奇，不肯照前巴结，且暗把曹、石过恶，入奏帝前。看官！你想这曹、石二人，靠了徐有贞的密计，得封高爵，后来还要排陷有贞，况陈汝言由他提拔，偏似狂狗反噬，如何不气？如何不恼？一报还一报，何必懊恨？当下嘱使言官，奏劾汝言贪险情形，即蒙准奏，把汝言逮狱，查抄家产，不下数十百万。英宗命将抄出财物，悉陈入内庑下，召石亨等入视，并勃然道："于谦仕景泰朝，何等优遇？到了身死籍没，并无余物。汝言在位，不过一年，所有财物，多至如此，若非贪赃受贿，是从哪里得来？"你才晓得吗？言下复连呼道："好于谦！好于谦！"亨等自觉心虚，不敢回答，只是垂头丧气，逼出了一身冷汗。英宗含怒而入，亨等扫兴而出。

既而鞑靼部头目孛来，见三十六回。入犯安边营。由大同总兵定远伯石彪，率众奋击，连败敌众，斩馘数百，获马驼牛羊二万余，遣使报捷。英宗依功行赏，进彪为侯。彪为亨侄，亨既封公，彪又封侯，一门鼎盛，表里为奸，那时权力越大，气焰越盛，无论内外官吏，统要向他叔侄前巴结讨好，才得保全官职。只是天下事盛极必衰，满极必覆，饶你如何显荣，结果是同归于尽。争权夺利者听之！石彪纵恣异常，免不得有人密奏，激动帝怒，遂有旨召彪还朝。彪贪恋权位，阴使千户王斌等，诣阙乞留。英宗料知有诈，收斌等入狱，严刑拷问，果得实情，即飞饬石彪速归。彪既到京，立刻廷讯，并令王斌等对质，更供出他种种不法，藏有龙衣蟒服，违式寝床等情。还有一桩最大的要件，乃是英宗归国，乜先曾遵着前约，前约见三十五回。送女弟至大同，托石彪转献京师，彪见女姿色可人，佯为应允，暗中恰用强占住，自行消受。所以有违式寝床。其时英宗尚居南宫，内外隔绝，哪知此事？乜先也不遑问及，后来复为阿拉所杀，越觉死无对证，谁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被王斌等说明情伪，无从抵赖，于是英宗大怒，夺他未婚妻，安得不怒。置彪狱中。

石亨急得没法，只好上章待罪，请尽削弟侄官爵，放归田里，有旨不许。至法司再三鞫彪，辞连石亨，因交章劾亨恣肆，应置重典，于是

勒亨归第，罢绝朝参。且召李贤入问道："石亨当日有夺门功，朕欲稍从宽宥，卿意以为何如？"贤答道："陛下尚以夺门二字，为美名么？须知天位系陛下固有，谓为迎驾则可，谓为夺门则不可。夺即非顺，如何示后？当日算侥幸成功，若使事机先露，亨等死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入情入理。英宗徐徐点首。贤又道："若景泰果不起，群臣表请复位，岂不名正言顺？亨等虽欲升赏，何从邀功？而且老成耆旧，依然在职，何至有杀戮黜陟等事，致干天象？就是亨等亦无从贪滥。国家太平气象，岂不益盛？今为此辈减削过半了。"英宗道："诚如卿言。"及贤退后，诏令此后章奏，勿用夺门字样，并饬查冒功受官诸人，得四千余名，一律黜革，朝署为清。

先是石亨得势，卖官鬻爵，每以纳贿多寡，作授职高下的比例。时人有朱三千龙八百的谣传。朱是朱诠，龙是龙文，两人都赂亨得官，所以有此传言。佥都指挥逯杲，也奔走石亨门下，钻营贿托，因得保举。至石彪得罪，石亨被嫌，杲遂独上一本，备陈石亨招权纳贿等情。想是可惜银钱，否则尔以贿来，如何劾人？英宗嘉他忠诚，遂令伺亨行动。他恐石亨复用，势且报复，遂专心侦察。也是石亨命运该绝，有一家人为亨所叱，遂将亨怨望情形，密告逯杲。适值天顺四年正月，彗星复现，日外有晕，杲遂上书奏变，说是石亨怨望日甚，与从孙石俊等，日造妖言，谋为不轨，宜赶紧治罪。英宗览奏，亟颁示阁臣。阁臣希旨承颜，自然说应正法。那时石亨无路可走，只得束手受缚，就系狱中。狱吏冷嘲热讽，朝拷暮逼，所谓打落水狗。害得石亨受苦不堪，活活的气闷死了。石亨一死，石彪的头颅，哪里还保得住？一道诏旨，将他斩首。两家财产，尽行充公。何苦作威作福，惟乜先的妹子，不知如何下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太监曹吉祥，怀着兔死狐悲的想头，恐自己亦遭波及，不得不先行防备。他在正统年间，尝出监军，辄选壮士隶帐下。及归，仍将壮士蓄养家中，所以家多藏甲。养子钦得封昭武伯，手下亦多武弁。至是复招集死党，作为羽翼。千户冯益，曾与往来，钦尝问益道："古来有宦官子弟，得为天子么？"益答道："君家魏武帝，便是中官曹节后人。"钦大喜，留益宴饮，醉后忘形，密谈衷曲，且令他娇娇滴滴的妻妾，出侍厅中，与益把盏。不怕作元绪公耶？益擅口辩，且滔滔不绝，满口恭维，说得曹钦心花怒开，不啻身居九重，连他娇妻美妾，也吃吃痴笑，好几张樱桃小口，都合不拢来。涉笔成趣。等到酒阑席散，益又说是相机而行，幸勿躁率，钦连声称是，嘱益秘密。益自然从命，所以一时未曾举动，也未曾泄漏。

倏忽间又是一年，鞑靼部头目孛来等，分道入寇，攻掠山陕甘肃边境。明廷正拟遣尚书马昂，及怀宁伯孙镗，督军往讨。兵尚未发，孙镗等留待京中。英宗注意军务，日夕阅奏，忽见了一本奏章，乃是诸御史交劾曹钦，说他擅动私刑，鞭毙家人曹福来。心下一动，随即提起笔来，批了数语，大旨以朝廷法律，不得滥用，大小臣工，俱应懔遵。曹钦擅毙家人，殊属不合，当澈底查究云云。批好后，即将原奏颁发。一面令指挥逯杲按治，毋得徇情。曹钦闻知此事，不禁惊愕道："去年降敕捕石将军，今番轮着我了。若不早图，难免大祸。"祸已临头，早图何益？当下邀请冯益等，密谋大事。钦天监正汤序，亦在座中，报称七月二日，发遣西征师，禁城早辟，此时正可设法。冯益大喜道："机会到了，机会到了。"要杀头了。曹钦忙问良策，益答道："请伯爵密达义父，约他于朔日夜间，潜集禁兵，准备内应，伯爵号召徒众，从外攻入，内外合力，何患不成？"钦喜道："好极好极。我兵入殿，即可废帝，事成后，请冯先生为军师，可好么？"想是做梦。益称谢不尽。

计划已定，过了数夕，便是七月朔日，召党人夜宴，专待夜半行事。指挥马亮，曾与谋在座，酒过数巡，猛然触起心事，默念事若不成，罪至灭族，不若出首为是，遂逃席而去。奔入朝房，巧遇恭顺侯吴瑾，在朝值宿，竟一一告知。吴瑾大惊道："有这般事么？怀宁伯孙镗，明日辞行，今夜亦留宿朝堂，我去通报他便了。"言已，疾趋出室，往语孙镗。镗急草疏数语，从大内门隙塞入。英宗得了此疏，忙遣禁旅收逮曹吉祥，并敕皇城及京师九门，勿得遽启。是时曹钦尚未及觉，马亮逃席，尚且未晓，还能成大事么？乘着数分酒兴，带了家将，及弟鉉、鐈、铎三人，跨马而出，直奔长安门。见门扃如故，料知事泄，即转身驰至逯杲家。杲方欲入朝，启门出来，突遇曹钦兄弟，手起刀落，毙于非命。钦斩下杲首，持奔西朝房，见御史寇深待朝，复一刀杀死了他。转入西朝房，正与吏部尚书李贤相遇，贤不及趋避，被钦手下家将，击伤左耳。幸钦在后喝住，并握贤手道："公系好人，我今日为此事，实由逯杲激变，并非出我本心，烦公代为奏辩！"情愿不做皇帝了。贤尚在惊疑，那曹钦竟掷下一个首级，大声道："你可看是逯杲么？"一面说，一面走入朝房，见尚书王翱，亦在内坐着，便不分皂白，上前击缚。贤忙趋入道："君不要这般莽撞！我与王公联衔入奏，保你无罪，何如？"钦大喜，乃释翱缚，当由贤索笔缮疏，模模糊糊的写了数语，交与曹钦。钦携疏至长安左门，从门隙投疏。门坚密，疏不得入，便令家将纵火焚门。守门兵士，拆卸御河砖石，将门紧紧堵住，一时烧不进去。钦等只在门外呼噪，声彻宫中。怀宁伯孙镗，看调兵不及，急语长次二子，令在长安门外，大呼有贼谋反。霎时间集得西征军

二千人，奋击曹钦。工部尚书赵荣，亦披甲跃马，高呼杀贼有赏，也集得数百人。两边夹攻，钦等料难成功，且战且走。这时候天色大明，恭顺侯吴瑾，率五六骑出观，猝与贼遇，力战而死。尚书马昂，及会昌侯孙继宗，率兵陆续到来，才把钦兵杀死过半。钦弟鉉、鑄、铎等，都被击毙。天又大雨，钦狼狈奔归，投入井中。官军一齐追至，杀入钦家，不论男女长幼，统赏他一碗刀头面。曹钦妻妾想做后妃，不意变作这般结果。只不见逆贼曹钦，嗣至井中找寻，方见钦已溺毙，当将尸首捞出，拖至市曹，专待旨下。须臾英宗临朝，众官入奏，即命将曹吉祥绑赴市中，与曹钦兄弟四人尸首，一古脑儿聚在一处，鱼鳞寸割，万剐凌迟。极言重刑，为阅者一快。汤序、冯益等，自然连坐。所有曹氏的亲党，与钦同谋，尽问成死罪，先后伏诛。于是晋封孙镗为侯，马昂、李贤、王翱，并加太子少保，马亮告叛有功，擢为都督，将士等升赏有差。追封吴瑾梁国公，赠寇深少保，以擒贼诏示天下。曹、石两家，从此殄灭了。

且说内变粗定，西征军暂不出发，留卫京师，怎奈西北警报，日有数起，乃命都督冯宗充，及兵部侍郎白圭，代马昂、孙镗等职，统军西行，屡战获胜。孛来欲大举入犯，会鞑靼汗麻儿可儿，与孛来仍然未协，彼此仇杀无虚日，因此孛来不能如愿，只好上书乞和。英宗遣指挥使唐昇，赍敕往谕。孛来乃允岁贡方物，总算暂时羁縻罢了。看似插叙之笔，实与前后统有关系，阅者幸勿错过。会粤西苗瑶作乱，据住大藤峡，出掠民间，由都督佥事颜彪，奉旨往剿，连破七百余寨，瑶势稍平。（为后文韩雍征瑶张本）。英宗以内外平靖，免不得久劳思逸，便大兴土木，增筑西苑，殿阁亭台，添造无数。除奉太后游览，及率妃嫔等临幸外，亦尝召文武大臣往游，并赐筵宴。且于南宫旧居，亦增置殿宇，杂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树，备极工雅。每当春暖花开，命中贵及内阁儒臣，随往玩赏，赐果瀹茗，把酒吟诗，仿佛与宣德年间，差不多的快活。怎奈光阴易过，好景难留，太后孙氏于天顺六年告崩。至天顺八年正月，英宗亦罹疾，卧病文华殿。适有内侍谗间太子，乃密召李贤入内，告明一切。贤伏地顿首道："太子仁孝，必无他过，愿陛下勿信迩言。"英宗道："依卿所说，定须传位太子么？"贤又顿首道："宗社幸甚！国家幸甚！"英宗蹶然起床，立宣太子入殿。贤扶太子令谢，太子跪持上足，涕泪交下。英宗亦为感泣。父子欷歔一会，方才别去。越数日，英宗驾崩，享年三十八，遗诏罢宫妃殉葬，太子见深嗣位，尊谥皇考为英宗，以明年为成化元年，是谓宪宗皇帝。

当下议上两宫尊号，又惹起一番争论。原来英宗后钱氏无子，太子

见深，系周贵妃所出，英宗雅重钱后，尝欲加封后族，后辄逊谢，因此后家未闻邀封。英宗北狩，钱后倾资送给，每夜哀泣吁天，倦即卧地，致折一股，并损一目。英宗还国，幽居南宫，行止不得自由，时常烦闷，亏得钱后随时劝慰，方能释忧。明多贤后，钱后亦算一人。至复辟后，太监蒋冕，入白太后，谓周贵妃有子，当升立为后。语为英宗所闻，当将蒋冕斥出。及孙太后崩逝，钱后复追述太后故事，且为胡废后白冤。应三十二回。英宗始知非孙后所生，且追上胡废后尊谥，称为恭让皇后。钱后弟钦钟，殉土木难，英宗欲封其子雄，后又固辞，有此种种贤德，遂令英宗敬爱有加。到龙体弥留时，尚顾命李贤，说是钱后千秋万岁后，应与朕同葬。李贤将遗言恭录，藏置阁中。宪宗即位，周贵妃密嘱太监夏时，令运动阁臣独立自己为太后。夏时遂倡言钱后无子，且损肢体，当视胡废后成例，独立上生母为太后。李贤力争道："口血未干，何得遽违遗命？"夏时道："先帝在日，不尝尊生母为太后么？难道治命尚不可从？"学士彭时道："胡太后以让位故，所以迟上尊号，今钱皇后名位具在，未尝让去，怎得照办？"夏时道："钱皇后亦无子嗣，何妨就草让表。"彭时道："先帝时未曾行此，我辈身为臣子，乃敢迫太后让位么？"夏时厉声道："公等敢有贰心么？难道不怕受罪？"情理上说不过去，便乃狐假虎威，小人之无忌惮如此。彭时拱手面天道："太祖太宗，神灵在上，敢有贰心，不受显诛，亦遭冥殛。试思钱皇后不育，何所规利，必与之争，不过皇上当以孝治人，岂有尊生母，不尊嫡母的道理？"说至此，李贤复插入道："两宫并尊，理所当然，彭学士言甚是，应请照此复命。"夏时不能与辩，负气径去。寻由中官覃包，奉谕至阁，命草两宫并尊诏旨。彭时又道："两宫并尊，太无分别，应请于钱太后尊号，加入正宫二字，方便称呼。"覃包再去请命，未几即传谕准议，乃尊皇后钱氏为正宫慈懿皇太后，贵妃周氏为皇太后。草诏既定，包潜语李贤道："上意原是如此，因为周太后所迫，不敢自主，若非公等力争，几误大事。"言已，持草诏去讫。越宿颁下诏旨，择日进两宫太后册宝，小子有诗咏道：

嫡庶那堪议并尊，只因子贵作同论。

若非当日名臣在，一线纲常不复存。

两宫既上尊号，未知后事如何，请看官再阅下回。

石亨怨望，尚只凭家人数语，逯杲一疏，而谋逆实迹，尚未发现，安知非由落井下石之所为者？且石彪镇守大同，威震中外，而飞诏促归，即行抵京，不闻拥兵以叛，是石彪尚知有

朝廷，未若曹钦之居然肆逆也。钦为曹吉祥养子，吉祥籍隶中涓，竟令养子为逆，敢为内应，可见钦之逆谋，吉祥实属与闻，或且为之倡议，亦未可知，阉竖之祸人家国，固如此哉！宪宗即位，两宫并尊，本属应有之理，而贵妃阴恃子贵，密嘱内监夏时，参预阁议，时乃狐假虎威，呵叱大臣，若非彭时等守正不阿，鲜有不为所摇夺者。先圣有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不逊，远之则怨，观于此而益信。

第四十回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却说两宫太后，既上尊号，第二种手续，便是册立皇后的问题。先是孙太后宫中，有一宫人万氏，小字贞儿，本青州诸城人氏，父贵为本县掾吏，坐法戍边，贞儿年仅四岁，没入掖廷，充小供役，过了十多年，居然变成一个绝色的女子，丰容盛鬟，广颊修眉，秀慧如赵合德，肥美似杨太真，万贵妃以体肥闻。孙太后爱她伶俐，召入仁寿宫，令司衣饰。宪宗幼时，尝去朝见孙太后，贞儿从旁扶掖，与宪宗相亲近，渐渐狎昵。到了宪宗复册东宫，贞儿年逾花信，依然往来莫逆，彼此无猜。天顺六年，孙太后崩，宪宗年已十四岁了，知识粗开，渐慕少艾，便召这位将老未老的万贞儿，入事东宫。贞儿年过三十，犹是处子，华色未衰，望将过去，不啻二十许人。她生平不作第二人想，因从前无机可乘，不能入侍英宗，未免叹惜，至此得服侍太子，便使出眉挑目逗的手段，勾搭储君。好在宪宗已开情窦，似针引线，如漆投胶，居然在华枕绣衾间，试那鸳鸯的勾当。一个是新硎初发，努力钻研，一个是久旱逢甘，尽情领受，半榻风光，占尽人间乐事。绝似《红楼梦》中之初试云雨，但宝玉、袭人年龄相当，不足为异，万妃之于宪宗，年几逾倍，居然勾合得未曾有，且彼幻此真，尤称奇事。自此相亲相爱，形影不离，英宗哪里知晓。只道儿年渐长，应与他选妃，当有中官奉旨，选入淑媛十二名，由英宗亲自端详，留住三人，一姓王，一姓吴，一姓柏，俱留居宫中，未曾册立。英宗崩后，两宫太后，以嗣主新立，年已十六，不可不替他册后，使为内助，遂命司礼监牛玉，重行选择。玉以先帝时曾选入三人，吴氏最贤，可充后选，当由太后复加验视，见吴女体态端方，恰也忻慰。便命钦天监择吉，礼部具仪，册吴女为后。宪宗迫于母命，不好不从。

后位既定，即命万贞儿为贵妃，王氏、柏氏为贤妃。万贵妃虽然骤贵，心中很不自在，前时只一人专宠，至此参入数人，无怪芳心懊恼。每次谒见吴后，装出一副似嗔似怒的脸儿。惹得吴后懊恼，起初还是勉强容忍，耐到二十多日，竟有些忍受不住，免不得出言斥责。万贵妃自恃宠幸，半句儿不肯受屈，自然反唇相讥，甚至后说一句，她说两句，那时吴后性起，竟命宫监将她拖倒，由自己取过杖来，连击数下。吴后亦太卤莽。

看官！你想这万贵妃肯遭委屈么？回入己宫，哭泣不止，凑巧宪宗进来，益发顿足大哭，弄得宪宗莫名其妙，连呼贵妃，询明缘故。贵妃恰故意不说，经侍女禀明原委，顿时触怒龙心，挥袖奋拳，出门欲去。贵妃见宪宗起身，料必往正宫争闹。年少气盛，或反闹得不成样子，便抢上一步，牵住宪宗衣裙，返入房中，佯为劝慰。欲擒反纵。宪宗又是懊恨，又是怜恤，慢慢儿替贵妃解衣，见她雪肤上面，透露好几条杖痕，不由得大怒道："好一个泼辣货，我若不把她惩治，连皇帝都不做了。"万贵妃呜咽道："陛下且请息怒！妾年已长，不及皇后青年，还请陛下命妾出宫，休被皇后碍目。那时皇后自然气平，妾亦免得受杖了。"明是反激。宪宗道："你不要如此说法，我明日就把她废去。"万贵妃冷笑道："册立皇后，是两宫太后的旨意，陛下废后，不怕两太后动恼么。"再激一句。宪宗道："我自有计。"贵妃方才无言。计已成了。宪宗命内侍设酒，亲酌贵妃，与她消气。酒后同入龙床，又是喁喁私语，想无非是废后计划，谈至夜半，方同入好梦去了。

次日，宪宗起床，便入禀太后，只说吴后轻笑轻怒，且好歌曲，不足母仪天下，定须废易为是。钱太后一语不发，周太后却劝阻道："一月夫妇，便要废易，太不成体统了。"宪宗道："太后如不见许，儿情愿披发入山，不做皇帝。"肯抛弃万贵妃么？周太后沉吟半晌，方道："先帝在日，曾拟选立王女，我因司礼监牛玉，说是吴后较贤，且看她两人姿貌，不相上下，所以就立吴女，哪知她是这般脾气呢。现据我的意见，皇儿可将就了些，便将就过去，万一不合，就请改立王女便了。"总是溺爱亲生子。宪宗不便再言，只得应声而出。意中实欲立万贵妃。转身去报万贵妃，贵妃仍不以为然。宪宗一想，且废了吴后，再作计议，遂出外视朝，面谕礼部，即日废后。礼部已受万贵妃嘱托，并不谏阻，遂承旨草诏。略云：

> 先帝为朕简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待期成礼。太监牛玉，以复选进吴氏于太后前，始行册立。礼成之后，朕见其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因察其实，始知非预立者。用是不得已请命太后，废吴氏退居别宫。牛玉私易先帝遗意，罪有应得，罚往孝陵种菜，以示薄儆。此谕！

这诏颁下，吴后只好缴还册宝，退居西宫。万贵妃尚觊觎后位，尝怂恿宪宗，至太后前陈请。宪宗恰也有心，替她说项。太后嫌她年长，始终不允。好容易过了两月，后位尚是未定，复经太后降旨，促立王氏，宪宗无奈，乃立王氏为皇后。好在王氏性情柔婉，与万贵妃尚是相

安，因此迁延过去。王后亦恐蹈覆辙。成化二年，万贵妃生下一子，宪宗大喜，遣中使四出祈祷山川诸神，祝为默佑。谁知不到一月，儿竟夭殇。嗣是贵妃不复有娠，只一意妒忌妃嫔，不令进幸。宪宗或偷偷祟祟，得与妃嫔交欢一次，暗结珠胎，多被贵妃暗中察觉，设法打堕。宪宗不但不恨，反竭力奉承贵妃。贵妃所亲，无不宠用，贵妃所疏，无不贬斥。妃父贵授都督同知，妃弟通授锦衣卫都指挥使，还有眉州人万安，由编修入官礼部，与贵妃本非同族，他却贿通内使，嘱致殷勤，自称为贵妃子侄行。贵妃遂转达宪宗，立擢为礼部侍郎，入阁办事。

成化四年正月，宪宗命元夕张灯，将挈贵妃游览。翰林院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泉，上疏谏阻。宪宗不从，且责懋等妄言，降谪有差。当时以懋等三人，与修撰罗纶，同著直声，称为翰林四谏。罗纶的谏诤，是因大学士李贤，以父丧起复，奏称非礼，触动帝怒，被黜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贤亦不为挽救，未几贤卒。贤历仕三朝，称为硕辅，惟居丧恋官，不救罗纶，为世所诟，因此罗纶成名，李贤减誉。（禁止）此段，实为结束李贤起见，且彰四谏士美名。内侍梁芳、韦兴、钱能、覃勤、王敬、郑忠、汪直等，日进美珠珍宝，谄事万贵妃，外面且托言采办，苛扰民间，怨声载道。宪宗亦有所闻，终以贵妃宠任数竖，不敢过问。芳、兴等且为妃祈福，召集番僧羽流，侈筑祠庙宫观，动用内帑，不可胜计，甚至府藏为虚，宪宗也未尝禁止，总教贵妃合意，无论什么事件，都可听他所为。贵妃年已四十，尚宠幸如此，想是善房中术耳。

会慈懿皇太后钱氏崩，周太后欲另营陵寝，不使与英宗合葬，万贵妃亦希承周太后意，劝帝从母后命，宪宗意颇怀疑，遂召群臣会议。彭时首先奏对道："合葬裕陵，英宗陵名。神主祔庙，此系故制，何必另议。"宪宗道："朕岂不知？但母后旨意，不以为然，奈何？"彭时复对道："皇上以孝事两宫，从礼即为大孝，祔葬何妨？"是时商辂已经召还，仍令入阁，并有学士刘定之等，亦在朝列，俱合词上奏道："皇上大孝，当以先帝心为心，今若将大行太后梓宫安厝左首，另虚右首以待将来，便是两全其美了。"宪宗略略点首，便即退朝。越日仍未见诏，彭时复恭上一疏，略云：

> 大行皇太后祔位中宫，陛下既尊之为慈懿皇太后，在先帝伉俪之情，与陛下母子之义，俱炳然矣。今复以祔葬之礼，反多异议。是必皇太后千秋之后，当与先帝并尊陵庙，惟恐二后同配，非本朝制耳。夫有二太后，自今日始，则并祔陵庙，亦

当自今日始。且前代一帝二后，其并配祔者，未易悉数。即如汉文帝尊薄太后，虽吕后得罪宗社，尚得与长陵同葬。宋仁宗尊李宸妃，虽章献刘后无子，犹得与真宗同祭太庙。何则？并尊不相格也。今陛下纯孝，远迈前代，而祔葬一节，反出汉文、宋仁下，臣未之信。且慈懿既祔，则皇太后千秋之后，正足验两宫雍穆，在生前既共所尊，而身后更同其享，此后嗣观型所由起也。今若陵庙之制未合，则有乖前美，贻讥来叶矣。伏乞皇上采择施行！

宪宗得了此疏，复下礼部集议。礼部尚书姚廷夔。合廷臣九十九人，皆请如彭时言。宪宗尚召语群臣道："悖礼非孝，违亲亦非孝，卿等为朕筹一良法。"群臣执议如初，并由姚廷夔率百官等，跪文华门候旨。自巳至申，仍未降旨，只传谕百官暂退。百官伏地大哭道："若不得旨，臣等不敢退去。"廷臣哭谏自此始。商辂、刘定之等，复入内劝上降旨，如群臣议。群臣乃齐声呼万岁，依次退归。祔葬议行，盈廷无词。过了一年，成化五年。柏贤妃生下一子，取名祐极。又阅一年，成化六年。复由纪淑妃生下一子，这子便是后来的孝宗。生时无名，且亦不令宪宗与闻。看官欲问明原因，请看小子叙述！

原来纪妃系贺县人，本土官女，饶有姿色，性亦灵敏，蛮中推为女中选。成化三年，西南蛮部作乱，襄城伯李瑾及尚书程信等，督师往讨，先后焚蛮寨二千，俘获男女无算。随手带过征蛮事。纪女亦被俘至京，充入掖庭。王皇后见她秀慧，亲授文字，命守内藏。宪宗偶至内藏临幸，适与纪女相值，问及内藏多寡数目。纪女口齿伶俐，应对详明，顿时契合龙心，便就纪女寝榻中演了一出龙凤合串，雨露恩浓，熊罴梦叶。过了数月，纪女的肚腹，居然膨胀起来，不料被万贵妃侦知，令心腹侍婢，密往钩治。那侍婢颇有良心，复报贵妃，只说是纪氏病痞。贵妃疑信参半，惟勒令退出内藏，谪居安乐堂。目无皇后，任所欲为。纪氏十月妊足，分娩生男，料知不便抚养，忍着性把儿抱出，交与门监张敏，嘱使就溺。敏惊叹道："皇上未有子嗣，奈何轻弃骨血？"随将儿藏入密室，取些粉饵饴蜜，暗地哺养。万贵妃尚遣人伺察，始终未见动静，却也罢休。奇妒若此，亦是奇闻。幸喜废后吴氏，贬居西内，与安乐堂相近，颇知消息，往来就哺，才得保全婴儿生命。有十八年帝位可居，自然遇着救星。宪宗全未闻知，但知有皇子祐极一人，生长二龄，即命为皇太子。到了次年二月，太子竟患起病来，势甚凶猛，医药无灵，才越一昼夜，竟尔夭逝。宫人太监等，都知这事有些希奇，暗暗查访，果系万贵妃下的毒手。但因贵妃宠冠六宫，威行禁掖，哪个敢向虎

头上去搔痒？确是个雌老虎。大家箝口结舌，还是明哲保身的上计。

时光易过，倏到了成化十一年，宪宗因受制贵妃，亦常怏怏，又兼思念亡子，更觉抑郁寡欢。一日召太监张敏栉发，揽镜自照，见头上忽有白发数茎，不觉愁叹道："老将至了，尚无子嗣，何以为情？"张敏伏地顿首道："万岁已有子了。"宪宗愕然道："朕子已亡，哪里还有子嗣？"敏又叩首道："奴言一出，性命不保，愿万岁为皇子作主，奴死不恨。"此时司礼监怀恩，亦在上侧，也跪奏道："张敏所言不虚。皇子久育西内，现已六岁了。因惧祸患，所以匿不上闻。"宪宗大喜，即日驾幸西内，遣张敏等至安乐堂，迎接皇子。纪氏抱儿大哭道："我儿既去，我命恐难保了。儿在此处潜养，已阅六年，今日前去，看见穿黄袍有须的，就是儿父，儿去恭谒便了。"说着时，即为儿易一小绯袍，抱上小舆，命张敏等拥护而去。及至西内阶下，儿尚胎发未翦，毵毵垂肩，竟自舆中趋下，投入宪宗怀中。宪宗抱置膝上，抚视良久，悲喜交集，垂着泪道："是儿类我，确是我子。"敏即将纪氏被幸年月，及生子情状，详述一遍。宪宗并召见纪氏，握手涕泣，命居西内。一面命司礼监怀恩，往告内阁，阁臣无不欢喜。随即饬礼部定名，叫作祐樘，颁诏中外，越日册封纪氏为淑妃。大学士商辂，因此事揭露后，仍恐惹祸，蹈太子祐极的覆辙，但又不便明言，只好与同僚酌定一疏，呈将进去，略说，"皇子聪明岐嶷，国本攸系，更得贵妃保护，恩逾己出。但外议谓皇子母因病别居，久不得见，宜移就近所，令母子朝夕相接，一切抚育，仍藉贵妃主持。"云云。宪宗准奏，移纪妃居永寿宫，且时常召见，与饮甚欢。嗣是宫内妃嫔，稍稍放胆，蒙幸怀妊，及已经分娩的皇子，次第报闻。邵宸妃生子祐杭，张德妃生子祐槟，还有姚安妃、杨恭妃、潘端妃、王敬妃等陆续进御，亦陆续生男，螽斯衍庆，麟趾呈祥，只万贵妃满怀痛苦，日夕怨泣，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又用那药死太子的手段，鸩杀纪妃。有说是纪妃被逼自缢的，有说是贵妃遣人勒死的，这也不必细考，总之被贵妃害毙，无甚疑义。太监张敏，闻纪妃暴卒，情知不能免祸，即祷祝苍天，求佑皇子祐樘安康，自己也吞金死了。好中官。小子有诗咏道：

祸成燕啄帝孙残，雏子分离母骨寒。

瓜熟不堪经再摘，存儿幸有一中官。

宫中情事，已见一斑，此后要叙入外事了。看官少安毋躁，待小子续述下回。

以三十余岁之万贵妃，乃宠冠后宫，权倾内外，窃不知其何术而得此。意者其有夏姬之术欤？观其阴贼险狠，娼嫉贪私，则又与吕雉、武曌相似。天生尤物，扰乱明宫，虽曰气数使然，亦宪宗不明之所致耳。柏贤妃生子祐极，中毒暴亡，纪淑妃生子祐樘，至六龄而始表露，宫掖之中，几同荆棘，不罹吕武之祸，犹为宪宗幸事。然于人彘醉媪，已相去无几矣。本回主脑，纯为万贵妃着笔，而宫廷大小诸事，随手插入，尤得天衣无缝之妙。阅其钩心斗角之处，便知非率尔操觚者所得比也。

第四十一回　白圭讨平郧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瑶

却说宪宗即位以后，宫闱中的情事，前回已略见一斑，其间有荆襄盗贼，湘粤苗瑶，平凉叛酋，亦时常出没往来，屡为民患。明廷亦发了好几次兵马，遣了好几回将帅，总算旗开得胜，渐渐敉平，小子亦不能含糊说过，只好一一叙明。荆襄上游为郧阳，地界秦、豫、楚三省，元季流贼啸聚，终元世不能制。洪武初，卫国公邓愈，出兵往讨，始得剿洗一空。怎奈是地多山，箐深林密，官军凯旋，流寇复聚。起初还不敢出头，到了成化元年，适遇年岁饥荒，流民日聚，遂闹出一场乱案来了。内中有个头目，姓刘名通，力能举千斤石狮子，绰号叫作刘千斤。刘千斤有个同伴，本名石龙，绰号叫作石和尚。两人纠集党羽数万，占据梅溪寺，高揭黄旗，推刘千斤为汉王，建元德胜，伪署将军元帅数十人，以石和尚为谋主，四出劫掠。无非明火执仗的强盗，安能成大事？指挥陈昇等，带了数千人马，前去征剿，反被他四面夹攻，杀得片甲不回。明廷接着警报，方知贼势猖獗，非同小可，乃命抚宁伯朱永，为讨贼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为监军。处处不脱太监，我实不懂。别令湖广总督李震，副都御史王恕，会同三路兵马，直捣贼巢。白圭到了南阳，侦悉刘千斤等，在襄阳房县豆沙河等处，分作七寨，据险自固，遂拟用四路进军，一自南漳入，一自安远入，一自房县入，一自谷城入，犄角并进，互相策应。当下拜表奏闻，朝旨俞允，遂自率大军出南漳，派偏将林贵、鲍远等出安远，喜信、王信等出房县，王恕率指挥刘清等出谷城。总兵官朱永有疾，留镇南阳。东西南北四路兵马，浩浩荡荡，杀奔贼寨。刘千斤自恃力大，亲来抵截大军。白圭用诱敌计，引刘千斤至临城山中，猝发伏兵，左右夹攻，杀得他七颠八倒。刘千斤夺路逃脱，方知官军厉害，千斤之力，不足恃了。意欲从寿阳窜出陕西，不意到了寿阳，已有官军截住，为首的统兵大将，系是明指挥田广。刘千斤知不是路，转身就走，由田广率兵尾追，直至古口山。刘千斤逃入山中，负嵎踞守。田广扼住山口，俟诸军陆续到来，一路杀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当时格毙刘千斤子刘聪，及伪都司苗虎等一百余人。刘千斤退保后岩，山势愈峻，天又下雨，泥淖难行。适尚书白圭亲至，身先士卒，麾兵直进。山上的木石，如雨点般掷将下来，破头碎额，不计其数。白圭命刘清率千余骑，从间道绕出贼后，一面率诸军从前攻入。刘千斤率贼数万，迎头抵拒，只管前面，不管后面，方在酣战的时候，突闻后面喊声大震，鼓角齐鸣，各贼返身

一顾，但见满山是火，烟焰冲天，不由得魂胆飞扬，纷纷乱窜。怎奈山路崎岖，七高八低，越性急，越踏空，坠崖堕涧，跌死过半。此外逃避不及的，统作刀头之鬼。刘千斤尚提着大刀，左右飞舞，官兵数百人上前，尚不能挨近身躯，反被他劈死数十人，嗣经强弩四射，面中数创，方大吼一声，倒在地上。各军一拥上去，把他揿住，用了最粗的铁链，缠住他身，才觉动弹不得，一任扛抬而去。恃勇无益。还有苗龙等四十人，亦一并擒住，囚解京师，眼见得是照叛逆例，磔死市曹了。惟石和尚、刘长子二人，越山遁去，转掠四川，招集败众，屯匿巫山。各军进逼，合围月余。石和尚在巢穴内，粮食俱尽，当由指挥朱英，奉白圭命，诱招刘长子，令他缚石和尚，解送军前。刘长子没法，遂将石和尚拿下，送交喜信营。喜信将石和尚打入囚车，佯慰刘长子，命诱执刘千斤妻连氏，及伪职常通、王靖、张石英等，六百余人。至诸人一一诱到，竟变过了脸，也把刘长子一并就缚，奏凯还朝。石和尚、刘长子磔死，余犯尽行斩首，荆、襄告平。朱永封伯，白圭进太子少保，余将各加官进禄。只指挥张英，为诸将所忌，进谗朱永，说他受贿，被永捶死，真所谓冤沉地下呢。朱永坐享成功，反捶死首功张英，可叹可恨。这是成化二年间事。

后至成化六年，刘千斤余党李胡子，复纠合小王洪、石歪膊等，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间，复集流民为乱，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绰号。官军累捕不获，再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四面兜剿，擒李胡子于竹山县，擒小王洪等于钧州尤潭，俘斩二千人，编戍万余人，遣还乡里，共四十万人。内中有许多流民，未尝为恶，亦不免玉石俱焚，弃尸江浒。项忠且自诩功绩，竖平刑、襄碑，或呼为堕泪碑，实是冷嘲热讽的意思。比羊祜堕泪碑何如？又越六年，经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就地设府，垦荒田，编户籍，人民乐业，阖境帖然。杰劳苦成疾，奉旨召还，竟在驿舍中逝世。郧民闻讣，无不泣下，这且搁过不提。

且说荆、襄未平的时候，广西大藤峡苗瑶，亦啸聚为乱，湖南、靖州苗，群起响应。右都督李震，受命讨靖州苗，连破八百余寨，威振西南。苗瑶呼为金牌李，不敢复反。惟大藤峡在广西浔州境内，万山盘曲。有一大藤横亘两崖，仿佛似天造地设的桥梁，因此呼为大藤峡。峡中瑶人，缘藤往来不绝。峡北岩洞，多至一百余处，最幽深险峻的，有仙人关、九层崖等洞。峡南有牛肠村、大岵村，亦称险要。英宗时，瑶人作乱，经都督佥事颜彪，连破瑶寨，瑶患少息。应三十九回。唯瑶酋侯大狗，始终未获。至颜彪班师，仍出掠广东高、廉、雷、肇等境，守

臣无术剿平，上书待罪，且请选将征讨。兵部尚书王竑，奏称浙江左参政韩雍，文武全才，可令往讨，乃召雍为佥都御史，赞理军务。特简都督赵辅，为征夷将军，统兵南征。

雍先至南京，会齐诸将，共议进兵方略。诸将齐声道："两广残破，群盗屯聚，应分兵扑灭为是。为今日计，莫若令一军入广东，驱使散去，然后用大军直入广西，节节进剿，方可困贼。"雍闻言冷笑道："诸将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试思贼已蔓延数千里，随在与战，适足疲我将士，何若仗着锐气，直捣大藤峡巢穴？心腹既溃，余贼如釜底游魂，怕他什么？"擒贼先擒王，的是行军要着。诸将不敢多言。至赵辅一到，与雍谈及军事，很是投机，便把一切行止，听雍调度。雍即带领诸军，倍道前进，由全州出桂林，途次遇着阳洞诸苗，即麾兵与战，势如破竹，洞苗大溃。惟指挥李英等四人，观望不前，立斩以徇，众皆股栗，壁垒一新。

雍披按地图，晓谕诸将道："贼众以修仁、荔浦为羽翼，宜先剿平二处，使孤贼势。"诸将此时，无不应命。乃督兵十六万人，分五路攻入，所向披靡。修仁先平，荔浦随下，遂乘胜向峡口进发。俄见道旁有数百人跪着，老少不一，老年服饰似里民，少年服饰似儒生，口称："我等百姓，苦贼已久，今闻大兵到此，愿为向导。"雍不待说毕，便喝兵役，将数百人一一拿下，带入帐中。诸将皆诧异起来，但见雍升座怒叱道："你等统是苗贼，敢来谎我！左右快与我搜来！"兵士不敢违慢，把数百人身上一搜，果皆藏着利刃，锋芒似雪，便命推出辕门，尽行枭首。复饬把尸首支解，刳出肠胃，分挂林箐间，累累相属。瑶众闻知，惊为天神。就是雍麾下将士，亦不禁叹服。我亦服他有识。

雍严肃如王公相等，营门设铜鼓数千，仪节详密。三司长吏见雍，皆长跪白事，悚慴如小吏。忽有新会丞陶鲁入见，长揖不拜，雍叱道："你来此何为？"陶鲁道："来与明公击贼。"雍复道："贼众据险自卫，非大兵不可入。我看部下文武数百人，无一可往，方在愁虑，你能当此重任么？"陶鲁道："不但言能，且很容易。"雍怒道："蕞尔小邑，尚不能理，今遇悍贼，反说得如此容易，正是大言不惭，快快退去，免得受笞！"鲁又道："明公不欲平贼么？从前蒋琬、庞统，辄废邑事，后乃为蜀汉名臣，公幸勿弃鲁，愿平贼自效。"雍见鲁神色自若，料有异才，不禁改容道："丞肯为国效力，尚有何说，但不知需兵多少？"并不执拗到底，韩雍可谓将才。鲁答道："三百人够了。"雍笑道："三百人哪里够用？"鲁复道："兵贵精不贵多，三百人已是多了。但必需严行选

练，才可使用。”雍令他自择。鲁标式为约，号令军前道：“有能力举百钧，矢射二百步者来！”是时大军共十五六万人，合式如约，只得二百五十名。得用之兵，其难如此。复另募数日，方得凑成三百名数目，自行督练，椎牛犒飨，共尝甘苦，士卒争愿为死，称为陶家军。

雍督诸将四面并进，瑶酋侯大狗，闻大军齐至，把妇女辎重，安置贵州横石、李塘诸崖，自纠死党数万，悉力堵截峡南，排栅坚密，滚木礌石镖枪毒矢等，更番迭射。官军登山仰攻，煞费气力。雍申令军中，有进无退。阅数时，山上的瑶众，及山下的官军，统有些疲倦起来，枪声箭声，若断若续，蓦见陶鲁拥盾而出，大呼道：“麾下壮士，快从我来！”两语未毕，那三百名陶家军，都左手执盾，右手持刀，鱼贯以进，呼声震山峡。瑶众急忙抵拒，乱下矢石，不料这陶家军，很是勇悍，兔起鹘落，狖迅猱升，任他矢石如雨，毫不胆怯，只管向前猛登。韩雍见前军得势，复督兵继进，瑶众支持不住，逐步退后。至官军各上山冈，又由雍出令，纵火焚山，烈焰飞腾，可怜这瑶众东奔西走，无处躲避，多烧得焦头烂额，剩得数千名悍瑶，拥着侯大狗，窜入横石崖。雍饬兵穷追，道行数日，始见崖谷。侯大狗上九层楼等山，绝崖悬壁，势控霄汉，且用着千斤礌石，滚压下来，响声若雷，岩谷皆应。雍令军士停住崖下，鼓噪不绝，一面遣陶家军绕出后山，潜陟巅顶，令他觑贼懈怠，举炮为号。自卯至未，贼渐渐力疲，木石亦尽。雍正拟进攻，隐隐间闻有炮声，急督将士冒险登山，大众援藤扳葛，蚁附而上。陶家军亦自后攻入，漫山奋击，连数日夜，鏖战百合，方把瑶众削平，生擒侯大狗七百八十余人，斩首三千二百余级，磨崖勒石，载明平瑶岁月，并将大藤斩断，绝瑶人往来的孔道，改名大藤峡为断藤峡，复分兵捕雷、廉、高、肇诸寇，先后肃清。捷报驰抵京师，宪宗传旨嘉奖，即召赵辅还朝，晋封武靖伯，韩雍为右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擢陶鲁为佥事，余亦按功给赏。嗣命雍开府梧州，令行禁止，盗贼屏息。至成化十年，为中官黄沁所谮，罢归乡里，越五年病殁。粤人怀念不忘，立祠致祭。正德中始追谥襄毅，也是褒功恤死的意思。

还有平凉一役，出了好几次大兵，才得奏捷。平凉在甘肃西境，从前明平陕西，故元平凉万户把丹，率众归附，太祖授为平凉卫千户，令仍旧俗，不起科徭。传孙满俊，与王豪、李俊相连结，挟赀称雄，土人称他为满四。平凉奸民，犯法避罪，往往倚满四为护符。有司饬役往捕，统由满四出头硬阻，日久成习，不得不劳动官军，前去搜剿。满四遂激众为乱，叛据石城，来与官军反抗。石城系唐吐蕃石堡城，高踞山巅，四壁削立，只有一线可通出入。官军屡次上山，都被击退。实是没

用。满四遂与李俊分踞要害，四称招贤王，俊称顺理王，两下里各有万余人。俊攻固原千户所，中箭毙命，惟满四负嵎如故。都指挥邢瑞、申澄，率各卫军至石城，猛扑一昼夜，不意满四竟纠众杀下，由高临卑，势如建瓴，官军坠死无数，申澄也马蹶被杀，只有邢瑞狼狈逃归，贼势大盛，关中震动。明廷得耗，飞檄陕西巡抚都御史陈介，总兵宁远伯任寿，广义伯吴琮，及巡抚延绥都御史王锐，参将胡恺，会兵进剿。陈介等率军轻进，不待延绥兵至，便直趋石城，距城约十里许，忽有贼众数千，遮道出迎，佯称乞降。陈介颇为踌躇，吴琮道："无论他是真降，或是假降，我军总有进无退为是。"遂麾兵直入。将到城下，只见贼驱着牛羊出来，望将过去，差不多有数千头，官军还道他是真心投降，用了牛羊犒劳，大家不及防备，忽听胡哨四起，前后左右，统是贼兵杀到，那时官军叫苦不迭，连忙招架，已是不及。陈介、任寿、吴琮等，舍命冲突，方杀开一条血路，走保东山，遗失军资甲械，均以千计。事闻于朝，命将陈介、任寿、吴琮三人，逮解至京，按罪下狱。另授都督刘玉，为平虏副将军，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再讨石城。又起复前大理寺少卿马文升为都御史，巡抚陕西，调兵协剿。项忠、马文升先后至固原，分六路进兵，连败贼众。刘玉一至，见各军得胜，乘势长驱，进薄城下。满四倾寨出战，发矢如蝟，刘玉身中流矢，顿时惊退，诸军皆却。贼步步进逼，玉几被困。幸项忠停住不行，亲斩千户一人，作为众戒，于是全军复振，易退为进。满四料不可敌，敛众入城，刘玉乃裹痛徇军，下令合围。相持兼旬，尚不能下。项忠以持久非计，督兵急攻，贼颇恟惧，潜缒城出降。忠给票纵还，自是出降益众。会有贼目杨虎狸，乘夜出汲，为官军所擒，忠喝令斩首，杨虎狸俯伏乞命，乃劝令降顺。虎狸允诺，且请自效。忠知虎狸可用，赐以金带钩，纵使入城，诱满四出战东山，用了四面埋伏的计，专候满四到来。正是：

整备铁笼囚猛虎，安排香饵钓金鱼。

欲知满四曾否就擒？请看下回便知。

语有之："川泽纳污，山薮藏疾。"故林深箐密之中，往往为盗贼藏身之地，兵去则出，兵来则伏，非有善谋之将，敢死之士，犁其穴而扫其庭，则必不能绝其迹。刘千斤，莽夫耳，侯大狗，蠢奴耳，何足以称王争霸？不过有山可恃，有穴可藏，借此以抗王命，为一时负嵎计耳。有白圭之督师，而刘千斤失所恃，虽勇何益？有韩雍之主谋，而侯大狗失所据，虽险亦夷？萑苻之盗，必尽杀乃止，始知宁猛毋宽，公孙侨固有先

见也。至若平凉一役，亦幸有项忠之为先驱耳。项忠擒李胡子、小王洪等，已见奇绩，而满四又为彼所擒，时人以堕泪讥之，吾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刑乱国用重典，刑乱民亦何独不然乎？

第四十二回　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谲谏阿丑悟君心

却说叛酋满四，正在穷蹙，见杨虎狸被擒复归，亟问他脱逃情由。虎狸随口胡诌，并说官军辎重，尽在东山停顿，不妨乘夜掩取，说得满四转忧为喜，即于夜间率众出城。行至东山附近，伏兵四起，竞前相扑。满四仓皇突阵，坠马就擒，余众多半受戮。项忠乘胜扑城，城中另立头目火敬为主，仍然拒守。忠令各军围住东西北三面，独留南面不围，鼓噪了一昼夜。火敬等料不能支，竟于夜半遁去。官军从后追蹑，复将火敬擒住。只有满四从子满能，逃入青山洞，渐被项忠侦悉，用火薰入洞中。满能仓皇出走，亦被擒获，并拿住满四家属百余口。诸军穷搜山谷，又获贼五百余人，男妇老幼共数千人，并将石城毁去，所有俘虏，就地正法。惟把满四、火敬两人，械送京师，按律伏诛，自在意中。项忠、刘玉班师到京，按功升赏，不消细说。

宪宗闻各处叛寇，依次荡平，心下很是喜慰。万贵妃殷勤献媚，每遇捷报，辄在宫中张筵庆贺。可谓善承意旨，无怪宠冠后宫。就中有个太监汪直，年少慧黠，善事贵妃，因得宪宗宠幸。为主及奴，真是多情天子。这汪直系大藤峡瑶种，瑶贼平定后，被俘入宫，充昭德宫内使。昭德宫便是万贵妃所居，汪直能伺贵妃喜怒，竭力趋承，贵妃遂一意抬举，密白帝前，令掌御马监事。第二个安禄山。先是妖人李子龙，妖言妖服，蛊惑市人，内使鲍石、郑忠等，非常敬信，常引子龙入宫游玩，并导登万岁山，密谋为逆。不意被锦衣卫闻知，预先举发，当将二监拿下，并诱执李子龙，一并枭首。嗣是宪宗欲侦知外事，令汪直改换衣服，带领锦衣官校，私行出外，查察官民举动，但有街谈巷议，无不奏闻。宪宗益以为能，即于东厂外设一西厂，命汪直为总管。东厂系成祖时所建，专令中官司事，伺察外情。至是别张一帜，所领缇骑人数，比东厂加倍，因此声势出东厂上。锦衣百户韦瑛，职隶东厂，谄事汪直。直即倚为心腹，往往掀风作浪，兴起大狱，所有冤死的官民，不计其数。朝廷诸臣，虽皆侧目，莫敢发言。惟大学士商辂抗疏上奏道：

> 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往者曹钦之反，皆逯杲有以激之，一旦祸兴，猝难消弭。望陛下断自宸衷，革去西厂，罢汪

直以全其身，诛韦瑛以正其罪，则臣民悦服，自帖然无事矣。否则天下安危，未可知也。臣不胜惶惧待命之至！

宪宗览疏大怒道："用一内监，何足危乱天下？"即命内监怀恩，传旨诘责。商辂并不慌忙，正色说道："朝臣不论大小，有罪当请旨逮问。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是第一桩大罪。大同宣府，乃边疆要地，守备官重要，岂可一日偶缺？汪直擅械守备官，多至数人，是第二桩大罪。南京系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擅自搜捕，是第三桩大罪。宫中侍臣，直辄易置，是第四桩大罪。直不去，国家哪得不危？"这数语侃侃直陈，说得怀恩为之咋舌，当即回去复旨。项忠已升任兵部尚书，也率九卿严劾汪直，宪宗不得已，令直仍归掌御马监，调韦瑛戍边卫，暂罢西厂，中外大悦。惟宪宗犹宠直未衰，仍令秘密出外，探刺阴事。适有御史戴缙，九年不迁，非常懊丧。至此见汪直仍邀宠眷，索性迎合上意，密奏一本，极言西厂不应停止，汪直所行，不但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竟视汪直为圣人，大小戴有知，必不认其为子孙。宪宗准奏，下诏重开西厂。汪直的气焰，从此益盛。

先是直掌西厂，士大夫无与往还，惟左都御史王越，与韦瑛结交，遂间接通好汪直。吏部尚书尹旻，也是个寡廉鲜耻的人物，想去巴结权阉，因浼越为介，谒直西厂中，甚至向他磕头。身长吏部，无耻若此，我为明吏羞死。直不禁大喜。独兵部尚书项忠，傲不为礼，一日遇直于途，直下舆相看，忠竟不顾而去。是亦太甚。直恨忠益深，王越谋代忠职，每与直言及忠事，作切齿状。忠且倡率九卿，劾奏直不法事，先令郎中姚璧，请尹旻署名。尹旻道："兵部主稿，当由项公自署便了。"姚璧道："公系六卿长，不可不为首倡。"尹旻怒道："今日才知我为六卿长么？"不中抬举。当将草奏掷还，不肯签名。一方通报韦瑛，令他转达汪直。会西厂果停，直忿怒异常，与忠势不两立，至重设西厂，引用了一个吴绶，作为爪牙。吴绶曾为锦衣卫千户，尝从项忠讨荆、襄盗，违法被劾，致受谴责。他竟与忠挟嫌，至汪直处求掌书记，直即允诺。且因绶颇能文，密行保荐，有旨授他为镇抚司问刑。绶即嗾使东厂官校，诬忠受太监黄赐请托，用刘江为江西都指挥，宪宗真是糊涂，竟令忠对簿。看官！你想这项忠高傲绝俗，哪肯低首下心？当下抗辩大廷，毅然不屈。恼得宪宗性起，竟将他削职为民。汪直又谮商辂纳贿，辂亦乞罢，听令自归。尚书薛远、董方，右都御史李宾等，并致仕归田，于是蝇营狗苟的王越，居然升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愈荣愈丑。王越以外，还有辽东巡抚陈钺。先是辽东寇警，陈钺因冒功掩杀，激变军民，明廷命马文升往抚，开诚晓谕，相率听命。汪直偏欲攘功，请命

宪宗，挟同私党王英，驰向辽东，一路上耀武扬威，指叱守令，不啻奴仆，稍有违忤，立加鞭挞。各边都御史，左执鞭弭，右属櫜鍵，趋迎恐后，供张极盛。既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恪恭尽礼，凡随从汪直的人员，各有重贿。汪直大喜，筵宴时穷极珍错，饮得汪直酩酊大醉，满口赞扬。难得邀他褒奖。越宿即赴开原，再下令招抚。文升知他来意，便把安抚功劳，推让与他，惟所有接待仪文，不如陈钺。汪直未免失望，草草应酬，即返辽东，且与陈钺述及文升简慢。钺不但不为解免，反说文升恃功自恣等情，小人最会逞刁。一面加意款待，格外巴结。酣饮了好几日，直欲辞归，复经钺再三挽留，竟住了数十天，方才回京。一入京城，即劾奏文升行事乖方，应加严谴。宪宗也不分皂白，竟逮文升下狱，寻谪戍重庆卫，并责诸言官容隐不发，廷杖李俊等五十六人。

是时鞑靼汗麻儿可儿已死，众立马固可儿吉思为汗，马固可儿吉思汗，与孛来不和，屡生嫌隙，阴结部属毛里孩等，使图孛来，偏为孛来所知，竟弑了马固可儿吉思汗。毛里孩不服，纠众攻杀孛来，遣使通好明廷。宪宗以无约请和，恐防有诈，竟却使不纳。毛里孩遂纠集三卫，见三十九回。屡寇山陕。抚宁侯朱永等，出师抵御，得了几次胜仗，毛里孩始退。谁料一敌甫退，一敌又来。长城西北境有河套，黄河由北绕南，与圈套相似，因得此名，唐张仁愿曾筑三受降城于此。地饶水草，最宜耕牧。蒙古属部孛鲁乃、札加思兰、孛罗忽等，潜入套中，据地称雄，屡寇延绥。朱永移师往御，王越亦奉旨参赞。塞外未闻杀敌，京中屡得捷音，想是王越妙计。越等升赏有差，寇仍据套自若。既而越为三边总制，延绥、甘肃、宁夏为三边，设立总制，自王越始。札加思兰且迎元裔满都鲁为汗，自称太师，一意与明边为难，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诸邑。总算王越出力，侦悉寇虏妻子畜产，俱在红盐池，潜率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星夜前进，袭破敌帐，杀获甚众。及寇饱掠而返，妻子畜产，荡然无存，只好痛哭一场，狼狈北去。

嗣闻札加思兰，为部众脱罗干、亦思马因等所杀，满都鲁亦死，诸强酋相继略尽。越遂讨好汪直，怂恿北征，说是乘势平寇，大功无比云云。直喜甚，忙面奏宪宗，当即下诏，命朱永为平虏将军，王越提督军务，监军便是汪直。克期兴师，向西进发。越与直会着，恰劝直令朱永绕道南行，自与直带领轻骑，径诣大同。探悉敌帐在威宁海子，泊名。即挑选宣府、大同两镇兵马，共得二万名，倍道深入。适值天大风雨，兼以下雪，白昼晦冥，空山岑寂。越等直至威宁，寇众毫不防备，如何抵敌，纷纷溃散，只剩老弱妇女，作为俘虏，并马驼牛羊数千匹，一齐搬归，便驰书告捷。宪宗即封越为威宁伯，增直俸禄三百石。惟朱永迂

道无功，不得封赏，怅怅的领兵回来。上了王越的当。

亦思、马因等以庐帐被袭，密图报复，待王越退师，复纠众出掠，且犯宣府。那时汪直、王越两人，又想借寇邀功，请旨出发，偏偏寇众狡诈，闻直等又至，移众西走，转寇延绥，直等赴援不及，亏得指挥刘宁，巡抚何乔新，千户白道山等，分道出御，各得胜仗，寇焰少衰。亦思、马因病死，谁知又出了一个悍酋，仍称小王子，率众三万，寇大同，连营五十里，声势张甚。总兵许宁，敛兵固守，小王子竟到处焚掠，毁坏代王别墅。代王成鍊，从宁出战，宁无奈出驻城外，与巡抚郭镗分营立栅，互为犄角。寻见有寇骑十余，控弦而来，太监蔡新部下，首出迎击，宁所部军士，亦次第杀出，寇骑拍马逃走，官军不肯舍去，猛力追赶。途中遇着伏兵，被杀得落花流水，幸参将周玺等驰至，才救出各兵，驰入城中。检点败卒，已丧失了千余人。许宁尚掩败报捷，奈寇众长驱直入，虽经宣府巡抚秦纮，总兵周玉，力战却敌，寇焰尚是未衰。巡按程春震，乃劾宁败状，宁得罪被谪，连郭镗、蔡新统同获谴。一面颁诏，令汪直、王越严行防剿，毋得少懈。直与越方拟还京，得了这道诏旨，弄得进退两难，只好乞请瓜代，有诏不许。其时陈钺已入居兵部，复为代请，又经宪宗切责，把钺免官。未几罢西厂，又未几调王越镇延绥，降汪直为南京御马监，中外欣然。只王越、汪直两人，不知为什么缘故，竟失主眷，彼此叹息一番，想不出什么法子，没奈何遵着朝旨，分途自去。谁叫你喜功出外？谁叫你恃势横行？

小子细阅明史，才知汪直得罪的原因，复杂得很。若论发伏摘奸的首功，要算是小中官阿丑。一长可录，总不掩没。阿丑善诙谐，且工俳优，一日演戏帝前，扮作醉人的模样，登场谩骂，另有一小太监扮作行人，出语阿丑道："某官长到了。"阿丑不理，谩骂如故。小太监下场后，复出场报道："御驾到了。"阿丑仍然不理。及三次出报，说是"汪太监到了"。阿丑故作慌张状，却走数步。来人恰故意问道："皇帝且不怕，难道怕汪太监么？"阿丑连忙摇手道："休要多嘴！我只晓得汪太监，不可轻惹呢！"阿丑可爱。此时宪宗曾在座中，闻了这语，暗暗点首。阿丑知上意已动，于次日再出演剧，竟仿效汪直衣冠，手中持着两把大斧，挺胸而行。旁有伶人问道："你持这两斧做什么？"阿丑道："是钺，不是斧。"那人又问持钺何故？阿丑道："这两钺非同小可。我自典兵以来，全仗着这两钺呢。"那人又问钺为何名？阿丑笑道："怪不得你是呆鸟，连王越、陈钺，都不知道么？"宪宗闻言微哂。及戏剧演毕，又接览御史徐镛奏折，系劾奏汪直罪状，略云：

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互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寖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者戒！于此时始上弹章，亦是揣摩迎合之意。

宪宗览后，尚在踌躇。还是恋恋不舍。会东厂太监尚铭，以获贼邀赏，恐汪直忌功，不无谗构，遂探得汪直隐情，及王越交通不法情事，统行揭奏。宪宗乃决意下诏，迁谪直、越。礼部侍郎万安，及太常寺丞李孜省等，又先后纠弹直、越。遂并直奉御官，一体革去。削王越伯爵，夺还诰券，编管安陆州。直党陈钺，及戴缙、吴绶等，俱削职为民。韦瑛谪戍万全卫。瑛复自撰妖言，诬指巫人刘忠兴十余人，暗图不轨，及到庭对质，全属子虚，方将瑛正法枭首。且起用前兵部尚书项忠，给还原官；召还前兵部侍郎马文升，令为左都御史，巡抚辽东。中外都喁喁望治。

其实一党方黜，一党复升，荧惑不明的宪宗，哪里能久任正士，尽斥俭人？万安内结贵妃，得邀宠眷，李孜省系江西赃吏，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得授为太常寺丞。还有江夏妖僧继晓，与中官梁芳相识，自言精通房术，不亚彭篯。适宪宗春秋正高，自嫌精神未足，不足对付妃嫔，就是老而善淫的万贵妃，亦未免暗中憎恨。梁芳双方巴结，即将继晓荐入，令他指导宪宗，并广采春药，进奉御用。宪宗如法服饵，尽情采战，果然比前不同，一夕能御数女，喜得宪宗心满意足，亟封继晓为国师。继晓母朱氏，本娼家女，丧夫有年，免不得有暧昧情事。继晓却极陈母节，有旨不必勘核，立予旌扬。继晓精通房术，想是得诸母教。饮水思源，其母应得旌表。自是继晓所言，无不曲从。继晓愿为帝祈福，就西市建大永昌寺，逼徙民居数百家，糜费帑项数十万，这还不在话下。惟继晓淫狡性成，见有姿色妇女，往往强留入寺，日夜交欢，京中百姓，被他胁辱，自然怨声载道，呼泣盈途。刑部员外郎林俊，忿懑的了不得，遂上疏请斩继晓及太监梁芳。看官！你想宪宗如何肯听？阅疏才毕，立饬逮俊下狱，拷讯主使。都督府经历张黻，抗表救解，又被逮系狱中。司礼太监怀恩，颇怀忠义，便面奏宪宗，请释二人。宦官中非无善类。宪宗大愤，遽提起案上端砚，向怀恩掷去。幸怀恩把头一偏，砚落地上，未曾击中。宪宗拍案大骂道："你敢助林俊等谤朕吗？"恩免冠伏地，号哭不止。宪宗又把恩叱退。恩遣人告镇抚司道："你等谄事梁芳，倾陷林俊，俊死，看你等能独生么？"镇抚司方不敢诬罪，也为奏免。宪宗气愤稍平，乃释二人出狱，

贬俊为云南姚州判官，黻为师宗知州。二人直声震都下，时人为之语道：

御史在刑曹，黄门出后府。

二人被谪，感动天阍。成化二十一年元旦，宪宗受贺退朝，午膳甫毕，忽闻天空有巨声，自东而西，仿佛似霹雳一般。究竟是否雷震，容小子下回表明。

汪直以大藤余孽，幼入禁中，不思金日磾宝瑟之忠，妄有安禄山赤心之诈，刺事西厂，倾害正人，酷好弄兵，轻开边衅，吏民之受其荼毒，不可胜计，要之皆万贵妃一人之所酿成也。王越、陈钺等，倚直势以横行，朝臣岂无闻见？乃皆箝口不言，反待一优孟衣冠之阿丑，借戏进谏，隐格主心，是盈廷寮寀不及一阿丑多矣。迨巨蠹受谴，始联章劾奏，欲沽直名，曾亦回首自问，靦颜目愧否耶？况劾奏诸人，仍不出万安、李孜省等，彼此同是憸邪，不过排除异党，为自张一帜计耳。观此回纯叙汪直事，我敢为述古语曰朝无人。

第四十三回　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

却说宪宗闻空中有声，疑是雷震，亟出宫门瞻望，只见天空有白气一道，曲折上腾，复有赤星如碗，从东向西，轰然作响，不禁为之悚惧。是夜心神不安，越宿临朝，即诏群臣详陈阙失。吏部给事中李俊，应诏陈言，略云：

> 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日近幸干纪也，大臣不职也，爵赏太滥也，工役过烦也，进献无厌也，流亡未复也。天变之来，率由于此。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监而丛十余人，一事而参六七辈，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总领边疆，专大将之权，援引憸邪，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端责赂，杀人者见原，偾事者逃罪，如梁芳、韦兴、陈喜辈，不可枚举。唯陛下大施刚断，无令干纪，奉使于外者，悉为召还，用事于内者，严加省汰，则近幸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凭依内臣，则不得安。此以财贸官，彼以官鬻财，无怪其赂受四方，而计营三窟也。惟陛下大加黜罚，勿为姑息，则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赏以待有功，今或无故而爵一庸流，或无功而赏一贵幸，方士献炼服之书，伶人奏曼衍之职，掾吏胥徒，皆叨官禄，俳优僧道，亦玷班资，一岁而传奉或至千人，数岁而数千人矣。数千人之禄，岁以数十万计，是皆国之租税，民之脂膏，不以养贤才，乃以饱奸蠹，诚可惜也。如李孜省、邓常恩辈，尤为诞妄，此招天变之甚者，乞尽罢传奉官，毋令污玷朝列，则爵赏不滥，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刹，迄无宁工，京营军士，不复遗力，如国师继晓，假术济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齿，愿陛下内惜资财，外恤民力，不急之役，姑赐停罢。则工役不烦，而天意可回矣。近来规利之徒，率假进奉为名，或录一方书，市一玩器，购画图，制簪珥，所费不多，获利十倍，愿陛下留府库之财，为军国之备，则进献息而天意可回矣。陕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尸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虑，愿陛下体天心之仁爱，悯生民之困穷，追录贵倖盐课，暂假造寺资财，移赈饥民，俾苟存活，则流亡复而天意可回矣。臣奉明诏陈言，不敢瞻徇，谨乞陛下

采纳施行，无任跂望之至！

疏入，宪宗却优诏褒答，竟降调李孜省、邓常恩等，且把国师继晓，革职为民，斥罢传奉官至五百余人。给事中卢瑀，御史汪莹，主事张吉，及南京员外郎彭纲等，见李俊入奏有效，都摭拾时弊，次第奏陈。今朝你一本，明朝我一本，惹得宪宗厌烦起来，索性不愿披览，只密令吏部尚书尹旻，此人尚在么？将奏牍所署的名衔，纪录屏右，俟有奏迁，按名远调。俊、瑀等遂相继出外，或以他事下吏。事君数，斯辱矣，孜省、常恩等仍复原官，得宠尤甚。

一日，宪宗查视内帑，见累朝所积金银，七窖俱尽。遂召太监梁芳、韦兴入内，诘责道："糜费帑金，罪由汝等。"兴不敢对。芳独启奏道："建寺筑庙，为万岁默祈遐福，所以用去，并非浪费。"宪宗冷笑道："朕即饶恕你等，恐后人无此宽大，恰要同你等算账。"此语几启巨衅，若非贵妃速死，太子能不危乎？说得梁芳等浑身冰冷，谢罪趋出，忙去报知万贵妃。时贵妃已移居安喜宫，服物侈僭，与中宫相等。梁芳一入，即叩头呼娘娘不置。贵妃问为何事？梁芳将宪宗所言，传述一遍，并说道："万岁爷所说后人，明明是指着东宫，倘或东宫得志，不但老奴等难保首领，连娘娘亦未免干连呢！"贵妃道："这东宫原不是好人，他幼小时，我劝他饮羹，他竟对着我说，羹中有否置毒，你想他在幼年，尚如是逞刁，今已年将弱冠，怕不以我等为鱼肉。但一时没法摆布，奈何？"梁芳道："何不劝皇上易储，改立兴王？"贵妃道："是邵妃所生子祐杭么？"言下尚有未惬之意，奈己子已先夭殇何？梁芳道："祐杭虽封兴王，尚未就国，若得娘娘保举，得为储君，他必感激无地，难道不共保富贵么？"掀风作浪，统是若辈。贵妃点首。等到宪宗进宫，凭着一种蛊媚的手段，诬称太子如何暴戾，如何矫擅，不如改立兴王，期安社稷等语。你是个野狐精，安可充土神谷神。宪宗初不肯允，哪禁得贵妃一番柔语，继以娇啼，弄得宪宗不好不依。年将六十，尚能摇惑主心，不知具何魔力？次日，与太监怀恩谈及，怀恩力言不可。宪宗大为拂意，斥居凤阳，正拟下诏易储，忽报泰山连震，御史奏称应在东宫。宪宗览奏道："这是天意，不敢有违。"遂把易储事搁起。万贵妃屡次催逼，宪宗只是不睬。贵妃挟恨在胸，酿成肝疾，成化二十三年春，宪宗郊天，适遇大雾，人皆惊讶，越日庆成宴罢，将要还宫，有安喜宫监来报道："万娘娘中痰猝薨了。"宪宗大诧道："为什么这般迅速？"宫监默然无言。经宪宗至安喜宫，审视龙榻，但见红颜已萎，残蜕仅存，不禁涕泪满颐，再诘宫监，才知贵妃连日纳闷，适有宫女触怒，她用拂子连挞数十下，宫女不过觉痛，她竟痰厥致毙。宪宗怃然道："贵妃去

世，我亦不能久存了。”仿佛唐明皇之于杨玉环。当下治丧告窆，一切拟皇后例，并辍朝七日，加谥万氏为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

丧葬既毕，宪宗常闷闷不乐，惟李孜省善能分忧，有时召对，多合帝心，乃擢为礼部侍郎。毕竟鸿都幻术，不能亲致红妆，春风桃李，秋雨梧桐，触景无非惨象，多忧适足伤身，是年八月，宪宗寝疾，命皇太子祐樘，视事文华殿，越数日驾崩，享年四十一。太子即位，是为孝宗，谥皇考为宪宗皇帝，尊皇太后周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以次年为弘治元年。赦诏未下，即降旨斥诸幸臣。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万贵妃弟。及私党邓常恩、赵玉芝等，俱谪戍有差。并罢传奉官二千余人，夺僧道封号千余人，宫廷一清，乃大赦天下，随立妃张氏为皇后。鱼台丞徐瑛，疏请上母妃尊谥，并追究薨逝原因，孝宗饬群臣会议，或言宜逮万氏亲族究治。万安已擢为大学士，闻著廷议，惶急的了不得，忙对群僚道：“我、我久与万氏不通往来。”群僚皆相顾窃笑。有何可笑？恐大众多是如此。幸孝宗天性仁厚，恐伤先帝遗意，尽置不问，万安才得无事，方在欣慰，不意过了数日，太监怀恩到阁，手持一小木箧，付与万安道：“皇上有旨，这岂是大臣所为？”万安尚莫名其妙，发箧后见有小书一本，末尾署着臣安进三字，系是从前亲笔所写，才忆当日隐情，不禁愧汗浃背，俯伏地上。庶吉士邹智，御史姜洪、文贵等，正在阁中，窥见书中所列，俱系房中术，遂哄堂散去。怀恩亦回宫复旨，万安仰首起来，见阁中已无一人，慌忙起身趋归。越二日宣安入朝，令怀恩朗诵弹章，起首署名，就是庶吉士邹智等人，读至后来，都开列万安罪状。安尚磕头哀求，毫无去志。恩读毕，走近万安身前，摘去牙牌，大声道：“速去速去，免得加罪！”安始惶遽归第，乞休而去。实是便宜。

孝宗尝悲念生母，遣使至贺县访求外家，终不可得。其后礼臣上言，请仿太祖封徐王故事，拟定母后父母封号，且立祠桂林，春秋致祭。一面追谥生母纪氏为孝穆太后，有旨允准，并答复礼部道：

> 孝穆太后，早弃朕躬，每一思念，怒焉如割。初谓宗亲尚可旁求，宁受百欺，冀获一是，卿等谓岁久无从物色，请加封立庙，以慰圣母之灵。皇祖既有故事，朕心虽不忍，又奚敢违？可封太后父为庆元伯，母为伯夫人，立庙桂林府，饬有司岁时致祭，毋得少懈，以副朕报本追源之至意！

大学士尹直，奉旨撰册文，有云：“睹汉家尧母之称，增宋室仁宗之恸。”孝宗记在心中，每当听政余暇，回环诵此二语，往往唏嘘泣

下。又因宪宗废后吴氏，保抱维谨，具有鞠育深恩，一切服膳，概如太后礼，这也可谓孝思维则了。允宜褒扬。

且说宪宗末年，所用非人，当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谣传。三阁老指万安、刘翊、刘吉，六尚书指尹祎、殷谦、周洪谟、张鹏、张鎏、刘昭，这九人旋进旋退，毫无建白，所以有此时评。及孝宗即位，励精图治，黜佞任贤，起用前南京兵部尚书王恕，为吏部尚书；进礼部侍郎徐溥，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擢编修刘健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办事；召南京刑部尚书何乔新，为刑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礼部侍郎邱濬，进大学衍议补一书，得赉金币，下诏刊行，寻升为礼部尚书；令徐溥专理阁务；逮梁芳、李孜省下狱，孜省瘐死，梁芳充戍，流邓常恩、赵玉芝等至极边，诛妖僧继晓，所有纸糊泥塑的阁老尚书，淘汰殆尽。

惟刘吉尚存，右庶子张昇，上疏劾吉，说他口蜜腹剑似李林甫，牢笼言路如贾似道，应即予罢斥等语，未见俞允。庶吉士邹智，进士李文祥，监察御史汤鼐，又交章弹劾，鼐尤抗直，疏中所陈，不止刘吉一人，连王恕、马文升等所为，亦具有微词。廷僚未免忌鼐，吉更衔恨刺骨，御史魏璋，系吉私人，密受吉命，日伺鼐短。适寿州知州刘槩，馈鼐白金，并遗以书云："梦一人牵牛陷泽中，得君手提牛角，引牛出泽。人牵牛，适象国姓朱字，大约是国势将倾，赖君挽救，因有此兆。"鼐得书甚喜，宣示友人。沾沾自足，适以取祸。璋闻风得间，遂劾鼐妖言诽谤，致逮入狱。槩亦连带被系。刘吉且诬鼐私立朋党，与邹智、李文祥等，统是一鼻孔出气，于是智与文祥亦坐罪。御史陈景隆等，与璋为莫逆交，希附吉意，奏请一体加刑，幸刑部尚书何乔新，及侍郎彭韶，坚持不可，王恕亦上疏申救。不念被劾之嫌，王恕不愧恕字。乃将鼐、槩戍边，邹智、李文祥贬官，魏璋反得擢为大理寺丞。惟刘吉以鼐等获生，都是何乔新主持，恨恨不已。会乔新外家与乡人争讼，遂暗唆御史邹鲁，劾奏乔新受贿曲庇。乔新知系刘吉挟嫌，拜疏乞归，既而穷治无验，邹鲁停俸，乔新竟致仕不起，刑部尚书一职，即由彭韶代任。吉复倾排异己，奏贬御史姜洪、姜绾，诬陷南京给事中方向等，中外侧目，呼他为刘棉花，因他屡弹屡起的缘故。

只是日中则昃，月盈必亏，从古无不衰的显宦，亦无不败的佞臣，可作达官棒喝。刘吉造言生事，免不得为孝宗所闻。渐渐的减损恩宠，吉尚恋栈不休。孝宗后张氏，系都督同知张峦女，册妃后，伉俪甚欢。及张氏进妃为后，父峦得封寿宁伯，峦卒，加赠昌国公，子鹤龄袭封侯

爵，还有鹤龄弟延龄，未曾晋爵，孝宗亦拟加封，命吉撰诰券，吉请尽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方可挨及后族。此语恰似有理。孝宗不怿，竟遣中宦至吉家，勒令致仕，吉乃谢病告归。既而王恕、彭韶等，多为贵戚近臣所嫉，先后引去。邱濬病殁，礼部侍郎李东阳，及少詹事谢迁，相继入阁。迁颇守法奉公，东阳第以文学著名，不及王恕、彭韶诸人的忠直，所以谏疏渐稀。

其时海内乂然，承平无事，贵州都匀苗，稍稍作乱，由巡抚邓廷瓚讨平。北方小王子，及脱罗干子火筛，虽偶为边患，又经甘肃总兵官刘宁，战守有方，敛众退去。边事用略笔叙过。孝宗政体清闲，自然逐渐怠弛。内监李广、杨鹏辈，得乘隙希宠，导帝游畋。太子谕德王华，入侍经筵，讲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说得非常恳切。侍讲玉鏊，详陈书义，至文王不敢盘于游田句，再三引伸，孝宗也颇感悟，优礼相答。可奈外臣的规讽，不若近侍的谄谀，一暴十寒，未见巨效，且因东厂未革，仍然由内侍作主，舞文弄弊。凑巧有一件讼案，为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承审，违犯了东厂意旨，竟欲将哲等论罪，拟定徒流，这案的曲直，待小子叙述出来，以便看官评断。先是千户吴能，生女名满仓儿，姿首妖冶，性情淫荡，能屡戒不悛。以女付媒媪，售与乐妇张氏，张妇又转售与乐工袁璘为妻。能妻聂氏，与能本非同意，至能死后，访女下落，前往领认。哪知满仓儿不认为母，白眼相待。聂氏愤甚，与子定计，诱劫满仓儿归家，藏匿秘室。袁璘往赎不允，告至刑部。丁哲、王爵，同讯得情，驳斥袁璘数语。璘竟信口谩骂，恼动了丁哲、王爵，竟饬衙役重笞袁璘。璘受笞归家，愤无所泄，数日病死。御史陈玉等，检验袁璘尸身，确系病毙，即填就尸格备案，由他埋葬了结。谁料杨鹏从子，素与满仓儿有染，满仓儿竟自秘室逸出，往诉冤情。杨鹏从子，引她进见叔父，只说是刑部枉断，袁璘屈死。杨鹏不知就里，但觉满仓儿楚楚可怜，为浼东厂镇抚司，奏劾丁哲、王爵杀人无辜，罪应论抵。有旨令法司再讯，细细盘诘。满仓儿无从抵赖，仍然水落石出，奈因东厂面子，不敢不委曲顾全，只将满仓儿予杖，嫩皮肉怎禁笞杖，我尚为满仓儿呼冤。且坐丁哲等杖人至死的罪状，奏拟徒流。刑部吏徐珪，代抱不平，竟抗疏奏道：

> 聂女之罪，丁哲等断之审矣。杨鹏暗唆镇抚司，共相欺蔽，陛下令法司审问得实，因惧东厂，莫敢公断。夫以女诬母，仅予杖责，丁哲等才能察狱，反坐徒流之罪，轻重倒置如此，皆东厂劫威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或校尉挟私诬陷。或为人报仇，或受首恶赃，令

旁人抵罪。刑官洞见其情，莫敢改正，以致枉杀多人。臣愿陛下革去东厂，以绝祸源，则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躯，自知不免，与其死于虎口，孰若死于朝廷？愿陛下斩臣首，行臣言，虽死无恨！

言疏上去，朝旨非但不准，反斥他情词妄诞，革职为民。丁哲、王爵，亦一同放归。小子有诗叹道：

一朝纲纪出中官，腐竖刑余惯作奸。

抗疏甫陈严谴下，忠臣空自贡心丹。

欲知后事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宪宗非无一隙之明，观其优答李俊，立斥佞人，何尝不辨明善恶。至于内帑用尽，责及中官，泰山连震，保全太子，虽得谓非明主之所为。误在小人日多，君子日少，内嬖近臣，互相炀蔽，于是中知之主，往往为所蛊惑，忽明忽昧，有始鲜终，宪宗其较著者也。若夫孝宗之明，远过宪宗。即位以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斥奸佞之竖，杜嬖幸之门，人材济济，卓绝一时，乃无何而外戚进，又无何而内竖横，老成引退，戚宦肆行，满仓儿一案，颠倒是非，罪及能吏。明如孝宗，犹蹈此辙，人君进贤退不肖之间，其关系为何如哉？读此能无慨然！

第四十四回　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

却说弘治八年以后，孝宗求治渐怠，视朝日晏，太监杨鹏、李广，朋比为奸，蔽塞主聪，广且以修炼斋醮等术，怂恿左右，害得聪明仁恕的孝宗，也居然迷信仙佛，召用番僧方士，研究符箓祷祀诸事。大学士徐溥，及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俱上书切谏，引唐宪宗、宋徽宗故事为戒，孝宗虽无不嘉许，心中总宠任李广，始终勿衰。广越加纵恣，权倾中外，徐溥忧愤得很，致成目疾。不能拔去眼中钉，安得不成目疾？三疏乞休，乃许令致仕。适鞑靼部小王子等，复来寇边，故兵部尚书王越，贬谪有年，复遣人贿托李广，暗中保荐，乃复特旨起用，令仍总制三边军务。越年已七十，奉诏即行，七十老翁，何尚看不破耶？驰至贺兰山，袭破小王子营，获驼马牛羊器仗，各以千计，论功晋少保衔。李广所举得人，亦邀重赏。广每日献议，无不见从。会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工甫成，幼公主忽然夭逝，接连是清宁宫被火。清宁宫为太皇太后所居，被灾后，由司天监奏称，谓建毓秀亭，犯了岁忌，所以有此祸变。太皇太后大恚道："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日日闹李广，果然闹出祸事来了。李广不死，后患恐尚未了呢。"这句话传到李广耳中，广不觉战栗异常，暗语道："这遭坏了，得罪太皇太后，还有何幸？不如早死了罢！"也有此日。遂悄悄还家，置鸩酒中，一吸而尽，睡在床上死了。

孝宗闻李广暴卒，颇为惋惜，继思李广颇有道术，此次或尸解仙去，也未可知，他家中总有异书，何勿着人搜求。孝宗也有此呆想，可知李广蛊惑之深。当下命内监等，至广家搜索秘籍，去不多时，即见内监挟着书簿，前来复命。孝宗大喜，立刻披览，并没有服食炼气的方法，只有那出入往来的账目，内列某日某文官馈黄米若干石，某日某武官馈白米若干石，约略核算，黄米白米，何啻千万，不禁诧异起来。黄米白米，便是服食炼气的方法，何用诧异？便诘问左右道："李广一家，有几多食口？能吃许多黄白米？且闻广家亦甚狭隘，许多黄白米，何处窖积？"真是笨伯。左右道："万岁有所未知，此乃李广的隐语，黄米就是黄金，白米就是白银。"孝宗听到此语，不觉大怒道："原来如此！李广欺朕纳贿，罪既难容，文武百官，无耻若此，更属可恶！"至此方悟，可惜已晚。即手谕刑部，并将簿据颁发，令法司按籍逮问。看官听说，李广当日，声势烜赫，大臣不与往还的，真是绝无仅有，一闻

此信，自然一个个寒心，彼此想了一法，只好乞救寿宁侯张鹤龄，昏夜驰往，黑压压的跪在一地，求他至帝前缓颊。寿宁侯初不肯允，奈各官跪着不起，没奈何一力担承，待送出各官，即亲诣大内，托张后转圜，张后婉劝孝宗，才得寝事。

孝宗经此觉悟，乃复远佞臣，进贤良。三边总制王越，经言官交劾，忧恚而死，特召故两广总督秦纮，代王越职。纮至镇，练壮士，兴屯田，申明号令，军声大振。内用马文升为吏部尚书，刘大夏为兵部尚书。文升在班列中，最为耆硕，所言皆关治平。大夏曾为户部侍郎，治河张秋，督理宣大军饷，历著功绩。是时为两广总督，迭召始至，孝宗问何故迟滞？大夏顿首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倘有不虞，责在兵部，恐力不胜任，所以迟行，意欲陛下另用良臣呢。"孝宗道："祖宗以来，征敛有常，前未闻民穷财尽，今日何故至此？"大夏道："陛下以为有常，其实并无常制，臣任职两广，岁见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费以万计，其他可知。"孝宗复道："今日兵士如何？"大夏道："穷与民等。"孝宗道："居有日粮，出有月粮，何至于穷？"大夏道："将帅侵克过半，哪得不穷！"孝宗叹息道："朕在位十五六年，乃不知兵民穷困，如何得为人主呢？"人君深居九重，安能事事尽知？故历代明主，必采纳嘉言。乃下诏禁止供献，及各将帅扣饷等情。

普安苗妇米鲁作乱，由南京户部尚书王轼，督师往讨，连破贼营，格杀米鲁。琼州黎人符南蛇，聚众为逆，经孝宗用户部主事冯颙计，以夷攻夷，悬赏购募土兵，归巡守官节制，令斩首恶。转战半年，遂得平定，南蛇伏诛。孝宗益究心政务，尝与李东阳、刘健、谢迁三人，详论利害，三人竭诚尽虑，知无不言。遇有要事入对，又由孝宗屏去左右，促膝密谈，左右不得闻，从屏间窃听，但闻孝宗时时称善。当时有歌谣云："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还有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见知，与刘大夏宠遇相同。适小王子、火筛等入寇大同，中官苗逵贪武功，奏请出师。孝宗颇欲准奏，阁臣刘健等委曲劝阻，尚未能决，乃召大夏及珊，入问可否。大夏如刘健言。孝宗道："太宗时频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道："陛下神武，不亚太宗，奈将领士马，远不及前，且当时淇国公邱福，稍违节制，即举十万雄师，悉委沙漠，兵事不可轻举，为今日计，守为上策，战乃下策呢。"珊亦从旁赞决。孝宗爽然道："非二卿言，朕几误事。"由是师不果出。

一日，刘大夏、戴珊，同时入侍，孝宗与语道："时当述职，诸大臣皆杜门，廉洁如二卿，虽日日见客，亦属无妨。"言至此，即袖出白

金赏给，且语道，“聊以佐廉，不必廷谢，恐遭他人嫉忌呢。”有功加赏，乃朝廷之大经，何必私自给与？孝宗此举，未免失当。珊尝以老疾乞归，孝宗不许，大夏代为申请，孝宗道：“卿代为乞休，想是由彼委托。譬如主人留客，意诚语挚，客尚当为强留，戴卿独未念朕情，不肯少留吗？”也是意诚语挚。大夏顿首代谢，趋出告珊。珊感且泣道：“上意如此，珊当死是官了。”到了弘治十八年，点明岁次，为孝宗寿终计数，与上文述成化二十三年事，同一笔法。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反复数万言，内指外戚寿宁侯，尤为直言不讳。寿宁侯张鹤龄，即日奏辩，并摘疏中陛下厚张氏语，诬梦阳讪皇后为张氏，罪应处斩。孝宗留中未发。后母金夫人，复入宫泣诉，不得已下梦阳狱。金夫人尚吁请严刑，孝宗动怒，推案入内。既而法司上陈谳案，请免加重罪，予杖示惩。孝宗竟批示梦阳复职，罚俸三月。越日，邀金夫人游南宫，张后及二弟随侍，入宫筵宴，酒半酣，金夫人与张皇后皆入内更衣，孝宗独召鹤龄入旁室，与他密语，左右不得与闻，但遥见鹤龄免冠顿首，大约是遭帝诘责，惶恐谢罪的缘故。孝宗善于调停。自是鹤龄兄弟，稍稍敛迹。孝宗复召刘大夏议事，议毕，即问大夏道：“近日外议如何？”大夏道：“近释主事李梦阳，中外欢呼，交颂圣德。”孝宗道：“若辈欲杖毙梦阳，朕岂肯滥杀直臣，快他私愤么！”大夏顿首道：“陛下此举，便是德同尧舜了。”未免近谀。

孝宗与张后，始终相爱，别无内宠，后生二子，长名厚照，次名厚炜，厚照以弘治五年，立为太子，厚炜封蔚王，生三岁而殇。孝宗宵旰忘劳，自释放梦阳后，仅历二月，忽然得病，竟至大渐。乃召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至乾清宫，面谕道：“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已三十六岁，不意二竖为灾，病不能兴，恐与诸先生辈，要长别了。”健等叩首榻下道：“陛下万寿无疆，怎得遽为此言？”孝宗叹息道：“修短有命，不能强延，惟诸先生辅导朕躬，朕意深感，今日与诸先生诀别，却有一言相托。”言至此，略作休息，复亲握健手道：“朕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生子厚照，立为皇储，今已十五岁了，尚未选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礼部举行。”健等唯唯应命。孝宗又顾内臣道：“受遗旨。”太监陈宽扶案，李璋捧笔砚，戴义就前书草，无非是大统相传，应由太子嗣位等语。书毕，呈孝宗亲览。孝宗将遗诏付与阁臣，复语健等道：“东宫质颇聪颖，但年尚幼稚，性好逸乐，烦诸先生辅以正道，使为令主，朕死亦瞑目了。”知子莫若父，后来武宗好游，已伏此言。健等又叩首道：“臣等敢不尽力。”孝宗乃嘱令退出。翌日，召太子入，谕以法祖用贤，未几遂崩。又越日，太子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以明年为正德元年。

是时太皇太后周氏已崩，崩于弘治十七年，此是补笔。太后王氏尚存，乃尊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张氏为太后，加大学士刘健，及李东阳、谢迁等为左柱国，以神机营中军二司内官太监刘瑾，管五千营。叙武宗即位，便提出刘瑾，为揭出首恶张本。刘瑾本谈氏子，幼自阉，投入刘太监门下，冒姓刘氏，来意已是叵测。得侍东宫。武宗为太子时，已是宠爱。刘瑾复结了七个密友，便是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七人，连刘瑾称为八党。后又号作八虎。这八人中，瑾尤狡狯，并且涉猎书籍，粗通掌故，七人才力不及，自然推他为首领了。武宗居苫块中，恰也不甚悲戚，只与八人相依，暗图快乐，所有应兴应革的事情，概置勿问。大学士刘健等，屡次上疏言事，终不见报。健乃乞请罢职，才见有旨慰留。兵部尚书刘大夏，吏部尚书马文升，见八虎用事，料难挽回，各上章乞赐骸骨，竟邀俞允。两人联袂出都，会天大风雨，坏郊坛兽瓦，刘健、李东阳、谢迁，复联名奏陈，历数政令过失，并指斥宵小逢君，甚是痛切。哪知复旨下来，只淡淡的答了闻知两字。转瞬间册后夏氏，大婚期内，无人谏诤。刘瑾与马永成等，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戏，导帝游行。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看不过去，自然交章论劾。原奏发下阁议，尚未禀复，户部尚书韩文，与僚属谈及时弊，唏嘘泣下，郎中李梦阳进言道："公为国大臣，义同休戚。徒泣何益！"文答道："计将安出？"梦阳道："近闻谏官交劾内侍，已下阁议，阁中元老尚多，势必坚持原奏，公诚率诸大臣固争，去刘瑾辈，还是容易，此机不可轻失哩。"文毅然道："汝言甚是。我年已老，一死报国便了。"随命梦阳草奏。稿成，更由文亲自删改。次日早朝，先于朝房内宣示九卿诸大臣，浼他一同署名，当由各官瞧着，略云：

> 伏睹近日朝政益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窃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则国家幸甚！臣民幸甚！

大众瞧毕，便道甚好甚好，当有一大半署名签字。俟武宗视朝，即

当面呈递。武宗略阅一周，不由得愁闷起来，退了朝，呜呜悲泣，过午不食。一派孩儿态。诸阉亦相对流涕。武宗踌躇良久，乃遣司礼监王岳、李荣等，赴阁与议，一日往返至三次，最后是传述帝意，拟将刘瑾等八人，徙置南京。刘健推案大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嘱付大事，今陵土未干，遂使宦竖弄权，败坏国事，臣若死，何面目见先帝？"谢迁亦正色道："此辈不诛，何以副遗命？"王岳见二人声色俱厉，颇觉心折，慨然道："阁议甚是。"遂出阁复旨。越日，诸大臣奉诏入议，至左顺门，当由刘健提议道："事将成了，愿诸公同心协力，誓戮群邪。"尚书许进道："过激亦恐生变。"健背首不答。许进之言，非无见地，刘健等亦未免过甚耳。忽见太监李荣，手持诸大臣奏牍，临门传旨道："有旨问诸先生。诸先生爱君忧国，所言良是，但奴辈入侍有年，皇上不忍立诛，幸诸先生少从宽恕，缓缓的处治便了。"大众相顾无言。韩文独抗声数八人罪，侍郎王鏊亦续言道："八人不去，乱本不除。"荣答道："上意原欲惩治八人。"王鏊又道："倘再不惩治，将奈何？"荣答道："不敢欺诸先生，荣颈中未尝裹铁，怎得欺人误国？"刘健乃语诸大臣道："皇上既许惩此八人，尚有何言？惟事在速断，迟转生变，明日如不果行，再当与诸公伏阙力争。"诸大臣齐声应诺，乃相率退归。

武宗意尚未决，由司礼监王岳，联络太监范亨、徐智等，再四密议，决议明旦发旨捕奸。时吏部尚书一职，已改任了焦芳，芳与瑾素来交好，闻得这般消息，忙着人走报。瑾正与七个好友密议此事，得报后，都吓得面如土色，伏案而哭。独瑾尚从容自若，冷笑道："你我的头颅，今日尚架住颈上，有口能言，有舌能掉，何必慌张如此？"不愧为八虎首领。七人闻言，当即问计，瑾整衣起身道："随我来！"七人乃随瑾而行。瑾当先引导，径诣大内，时已天暮，武宗秉烛独坐，心中忐忑不定。瑾率七人环跪座前，叩头有声。武宗正要启问，瑾先流涕奏陈道："今日非万岁施恩，奴辈要磔死喂狗了。"说得武宗忽然动容，便道："朕未降旨拿问，如何遽出此言？"瑾又呜咽道："外臣交劾奴辈，全由王岳一人主使，岳与奴辈同侍左右，如何起意加害？"武宗道："怕不是么！"瑾又道："王岳外结阁臣，内制皇上，恐奴辈从中作梗，所以先发制人，试思狗马鹰犬，何损万机，岳乃造事生风，倾排异己，其情可见。就是阁臣近日，亦多骄蹇，不循礼法，若使司礼监得人，遇事裁制，左班官亦怎敢如此？"轻轻数语，已将内外臣工，一网打尽。武宗道："王岳如此奸刁，理应加罪。只阁员多先帝遗臣，一时不便处置。"瑾又率七人叩首泣奏道："奴辈死不足惜，恐众大臣挟制万岁，监督自由，那时要太阿倒持呢。"对症发药，真是工谗。武宗素性好动，

所虑惟此，不禁勃然怒道："朕为一国主，岂受阁臣监制么？"中计了。瑾又道："但求宸衷速断，免致掣肘。"再逼一句，凶险尤甚。武宗即提起硃笔，立书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邱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分司营务，饬锦衣卫速逮王岳下狱。数语写毕，交与刘瑾，照旨行事。瑾等皆大欢喜，叩谢退出，当夜拿住王岳，并将范亨、徐智等，一律拘至，拷掠一顿。

到了天明，诸大臣入朝候旨，不意内旨传出，情事大变，料知事不可为，于是刘健、谢迁、李东阳皆上疏求去。瑾矫旨准健、迁致仕，独留李东阳。东阳再上书道："臣与健、迁，责任相同，独留臣在朝，何以谢天下？"有旨驳斥。看官道是何故？原来阁议时健尝推案，迁亦主张诛佞，惟东阳缄默无言，所以健、迁被黜，东阳独留。究竟是少说的好，无怪忠臣短气。一面令尚书焦芳，入为文渊阁大学士，侍郎王鏊，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鏊曾议除八人，乃尚得入阁，想是官运尚亨。充发太监王岳等至南京。岳与亨次途中，为刺客所杀。惟徐智被击折臂，幸亏逃避得快，还得保全性命。这个刺客，看官不必细猜，想总是瑾等所遣了。刘健、谢迁，致仕出都，李东阳祖道饯行，饮甫数杯，即叹息道："公等归乡，留我在此，也是无益，可惜不得与公同行。"言毕为之泣下。健正色道："何必多哭！假使当日多出一言，也与我辈同去了。"东阳不禁惭沮，俟健、迁别后，怅怅而返。小子有诗咏道：

名利从来不两全，忠臣自好尽归田。

怪他伴食委蛇久，甘与权阉作并肩。

嗣是中外大权，悉归刘瑾，瑾遂横行无忌，种种不法情形，待至下回再叙。

自李广畏惧自杀，按籍始知其贪婪，于是孝宗又黜佞崇贤，刻意求治，此如日月之明，偶遭云翳，一经披现，则仍露清光，未有不令人瞻仰者也。惜乎天不假年，享年仅三十有六，即行崩逝。嗣主践阼，八竖弄权，刘健等矢志除奸，力争朝右，不得谓非忠臣，但瑾等甫恃主宠，为恶未稔，果其徙置南京，睽隔天颜，当亦不致祸国，必欲迫之死地，则困兽犹斗，况人乎？尚书许进之言，颇耐深味，惜乎刘健等之未及察也。要之嫉恶不可不严，尤不可过严，能如汉之郭林宗，唐之郭汾阳，则何人不可容？何事不可成？否则两不相容，势成冰炭，小人得志，而君子无噍类矣。明代多气节士，不能挽回气

运，意在斯乎？

第四十五回　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

却说刘瑾用事，肆行排击，焦芳又与他联络，表里为奸，所有一切政令，无非是变更成宪，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军民等情。给事中刘茝吕翀，上疏论刘瑾奸邪，弃逐顾命大臣，乞留刘健、谢迁，置瑾极典云云。武宗览疏大怒，立饬下狱。这疏草传至南京，兵部尚书林瀚，一读一击节道："这正是今世直臣，不可多得呢！"南京给事中戴铣，素有直声，闻林瀚称赏吕、刘，遂与御史薄彦徽，拜疏入京，大旨言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任，说得淋漓感慨，当由刘瑾瞧着，忿恨的了不得。适值武宗击球为乐，他竟送上奏本，请为省决。恶极。武宗略阅数语，便掷交刘瑾道："朕不耐看这等胡言，交你去办罢！"昏愦之至。刘瑾巴不得有此一语，遂传旨尽逮谏臣，均予廷杖，连刘茝、吕翀两人，亦牵出狱中，一并杖讫。南京御史蒋钦，亦坐戴铣党得罪，杖后削籍为民。出狱甫三日，钦复具疏劾瑾，得旨重逮入狱，再杖三十，旧创未复，新杖更加，打得两股上血肉模糊，伏在地上，呻吟不绝。锦衣卫问道："你再敢胡言乱道么？"钦忽厉声道："一日不死，一日要尽言责。"愚不可及。锦衣卫复将他系狱，昏昏沉沉了三昼夜，才有点苏醒起来，心中越想越愤，又向狱中乞了纸笔，起草劾瑾，方握管写了数语，忽闻有声出自壁间，凄凄楚楚，好像鬼啸，不禁为之搁笔。听了一回，声已少息，复提笔再书，将要脱稿，鬼声又起，案上残灯，绿焰荧荧，似灭未灭，不由得毛发森竖，默忖道："此疏一入，谅有奇祸，想系先灵默示，不欲我草此疏呢。"当下整了衣冠，忍痛起立，向灯下祝道："果是先人，请厉声以告。"祝祷方罢，果然声凄且厉，顿令心神俱灰，揭起奏稿，拟付残焰，忽又转念道："既已委身事主，何忍缄默负国，贻先人羞？"遂奋笔草成，念了一遍，矍然道："除死无大难，此稿断不可易呢。"鬼声亦止。钦竟属狱吏代为递入，旨下又杖三十，这次加杖，比前次更加厉害，昏晕了好几次。杖止三十，连前亦不过九十，安能立刻毙人，这明是暗中受嘱，加杖过重，令其速毙耳。至拖入狱中，已是人事不省，挨了两夜，竟尔毙命。惟谏草流传不朽，其最末一奏，小子还是记得，因录述于后。其词道：

臣与贼瑾，势不两立，贼瑾蓄恶，已非一朝，乘间启衅，乃其本志。陛下日与嬉游，茫不知悟，内外臣庶，懔如冰渊，

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狱中，终难自默，愿借上方剑斩之。朱云何人，臣肯稍让。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之老父，不复顾养，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国亡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诚杀瑾，枭之午门，使天下知臣钦有敢谏之直，陛下有诛贼之明。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逄、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也。临死哀鸣，伏冀裁择。

这时候的姚江王守仁，任兵部主事，王文成为一代大儒，所以特书籍贯。见戴铣等因谏受罪，也觉忍耐不住，竟诚诚恳恳的奏了一本。哪知这疏并未达帝前，由刘瑾私阅一遍，即矫诏予杖五十，已毙复苏，谪贵州龙场驿丞。守仁被谪出京，至钱塘，觉有人尾蹑而来，料系为瑾所遣，将置诸死，遂设下一计，乘着夜间，佯为投江，浮冠履于水上，遗诗有“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潮泣子胥”二语。自己隐姓埋名，遁入福建武夷山中。嗣因父华就职南京，恐致受累，乃仍赴龙场驿。那时父华已接到中旨，勒令归休去了。户部尚书韩文，为瑾所嗛，日伺彼短，适有伪银输入内库，遂责他失察，诏降一级致仕。给事中徐昂疏救，亦获谴除名。文乘一赢而去。瑾又恨及李梦阳，矫诏下梦阳狱中，因前时为文草疏，竟欲加以死罪。梦阳与修撰康海，素以诗文相倡和，至是浼康设法，代为转圜。康与瑾同乡，瑾颇慕康文名，屡招不往。此时顾着友谊，不得已往谒刘瑾。瑾倒屣出迎，相见甚欢。康乃替梦阳缓颊，才得释狱。为友说情，不得谓康海无耻。嗣是阉焰熏天，朝廷黜陟，尽由刘瑾主持，批答章奏，归焦芳主政。所有内外奏本，分为红本白本二种。廷臣入奏，必向刘瑾处先上红本。一日，都察院奏事，封章内偶犯刘瑾名号，瑾即命人诘问，吓得掌院都御史屠滽，魂飞天外，忙率十三道御史，至瑾宅谢罪，大家跪伏阶前，任瑾辱骂。瑾骂一声，大众磕一个响头，至瑾已骂毕，还是不敢仰视，直待他厉声叱退，方起身告归。屠滽等原是可鄙，一经演述，愈觉龌龊不堪。瑾以大权在手，索性将老成正士，一古脑儿目为奸党，尽行摈斥，免得他来反对。当下矫传诏旨，榜示朝堂，其文云：

朕以幼冲嗣位，惟赖廷臣辅弼其不逮，岂意去岁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窃弄威福，颠倒是非，私与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萃、戴珊，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槃、黄昭，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茝、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仕贤，御史

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曾兰、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祐、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倬、朱廷声、刘玉翰、倪宗正递相交通，彼此穿凿，各反侧不安，因自陈休致。其敕内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恶稔，追悔难及。切切特谕！

榜示后，且召群臣至金水桥南，一律跪伏，由鸿胪寺官朗读此谕，作为宣戒的意思。群臣听罢诏书，个个惊疑满面，悲愤填膺。自是与瑾等不合的人，见机的多半乞休，稍稍恋栈，不遭贬谪，即受枷杖，真所谓豺狼当道，善类一空呢。到了正德三年，午朝方罢，车驾将要还宫，忽见有遗书一函，拾将起来，大略一瞧，乃是匿名揭帖，内中所说，无非是刘瑾不法情事，当即饬交刘瑾自阅。瑾心下大愤，仗着口材，辩了数语，武宗也无暇理论，径自返宫。想是游戏要紧。瑾即至奉天门，立传众官到来，一起一起的跪在门外，前列的是翰林官，俯首泣请道："内官优待我等，我等方感激不遑，何敢私讦刘公公？"哀求如此，斯文扫地。刘瑾闻言，把头略点，举起右肱一挥，着翰林官起去。后列的是御史等官，见翰林院脱了干系，也照着哀诉道："我等身为台官，悉知朝廷法度，哪敢平空诬人？"谏官如此，亦足齿冷。瑾闻言狞笑道："诸君都系好人，独我乃是佞贼，你不是佞贼，何人是佞贼？如果与我反对，尽可出头告发，何必匿名攻讦，设计中伤。"说至此，竟恨恨的退入内室去了。众官不得发放，只好仍作矮人，可怜时当盛暑，红日炎蒸，大众衣冠跪着，不由得臭汗直淋，点滴不止。太监李荣看他狼狈情状，颇觉不忍，恰令小太监持与冰瓜，掷给众官，俾他解渴，一面低声劝慰道："现时刘爷已经入内，众位暂且自由起立。"众官正疲倦得很，巴不得稍舒筋骨，彼此听了李荣言语，起立食瓜，瓜未食完，只见李荣急急走报道："刘爷来了！来了！"大众忙丢下瓜皮，还跪不迭。犬豕不如。刘瑾已远远窥见情形，一双怪眼，睁得如铜铃相似，至走近众官面前，恨不得吞将下去。还是太监黄伟，看了旁气不服，对众官道："书中所言，都是为国为民的事，究竟哪一个所写？好男子，一身做事一身当，何必嫁祸他人？"刘瑾听了为国为民四字，怒目视黄伟道："什么为国为民，御道荡平，乃敢置诸匿名揭帖，好男子岂干此事？"说罢，复返身入内。未几有中旨传出，撤去李荣、黄伟差使。荣与伟太息而去。等到日暮，众官等尚是跪着，统是气息奄奄，当由小太监奉了瑾命，一齐驱入锦衣卫狱中，共计三百多名，一大半受了暑症。越日，李东阳上疏救解，尚未邀准，过了半日，由瑾察得匿名揭帖，乃是同类的阉人所为，乐得卖个人情，把众官放出狱中。三百人踉跄回

家，刑部主事何钺，顺天推官周臣，礼部进士陆伸，已受暑过重，竟尔毙命。死得不值。

是时东厂以外，已重设西厂，应上文且补前未明之意。刘瑾意尚未足，更立内厂，自领厂务，益发喜怒任情，淫刑求逞。逮前兵部刘大夏下狱，坐戍极边，黜前大学士刘健、谢迁为民，外此如前户部尚书韩文，及前都御史杨一清等，统以旧事干连，先后逮系。经李东阳、王鏊等，连疏力救，虽得释出，仍令他罚米若干，充输塞下。众大臣两袖清风，素鲜蓄积，免不得鬻产以偿。还有一班中等人民，偶犯小过，动遭械系，一家坐罪，无不累及亲邻。又矫旨驱逐客籍佣民，勒令中年以下寡妇尽行再醮；停棺未葬的，一概焚弃。名为肃清辇毂，实是借端婪索。京中人情汹汹，未免街谈巷议。瑾且令人监谤，遇有所闻，立饬拿问，杖笞兼施，无不立毙。他还恐武宗干涉，乘间怂恿，请在西华门内，造一密室，勾连栉比，名曰豹房，广选谐童歌女，入豹房中，陪侍武宗，日夜纵乐。武宗性耽声色，还道是刘瑾好意，越加宠任。因此瑾屡屡矫旨，武宗全然未闻。李东阳委蛇避祸，与瑾尚没甚嫌隙。王鏊初留阁中，还想极力斡旋，嗣见瑾益骄悖，无可与言，乃屡疏求去。廷臣还防他因此致祸，迨经中旨传出，准他乘传归乡，人人称为异数。鏊亦自幸卸肩，即日去讫。乞休都要防祸，真是荆棘盈途。

此时各部尚书，统系刘瑾私人，都御史刘宇，本由焦芳介绍，得充是职，他一意奉承刘瑾，与同济恶。凡御史中小有过失，辄加笞责，所以深合瑾意。瑾初通贿赂，不过数百金，至多亦只千金，宇一出手，即以万金为贽仪。可谓慷慨。瑾喜出望外，尝谓刘先生厚我。宇闻言，益多馈献。未几即升任兵部尚书，又未几晋职吏部尚书。宇在兵部，得内外武官贿赂，中饱甚多，他自己享受了一半，还有一半送奉刘瑾。及做了吏部尚书，进账反觉有限，更兼铨选郎张綵，系刘瑾心腹，从中把持，所有好处，被他夺去不少。宇尝自叹道："兵部甚好，何必吏部。"这语传入瑾耳，瑾即邀刘宇至第，与饮甚欢，酒至数巡，瑾语刘宇道："闻阁下厌任吏部，现拟转调入阁，未知尊意何如？"宇大喜，千恩万谢，尽兴而去。次日早起，穿好公服，先往刘瑾处申谢，再拟入阁办事。瑾微哂道："阁下真欲入相么？这内阁岂可轻入？"想是万金，未曾到手。宇闻此言，好似失去了神魂一般，呆坐了好半天，方怏怏告别。次日即递上乞省祖墓的表章，致仕去了。腰缠已足，何必恋栈，刘宇此去，还算知机。

宇既去位，张綵即顶补遗缺，不如馈瑾若干。变乱选格，贿赂公

行，金帛奇货，输纳不绝。苏州知府刘介，夤缘张綵，由綵一力提拔，入为太常少卿。介在京纳妾，虽系小家碧玉，却是著名尤物。綵素好色，闻着此事，便盛服往贺，介慌忙迎接，殷勤款待。饮了几觥美酒，綵便要尝识佳人，介不能却，只得令新人盛妆出见，屏门开处，但见两名侍女，拥着一个丽姝，慢步出来，环珮声清，脂粉气馥，已足令人心醉，加以体态轻盈，身材袅娜，仿佛似嫦娥出现，仙女下凡，走至席前，轻轻的道声万福，敛衽下拜。惊得张綵还礼不及，急忙离座，竟将酒杯儿撞翻。綵尚不及觉，至新人礼毕入内，方知袍袖间被酒淋湿，连自己也笑将起来。描摹尽致。早有值席的侍役，上前揩抹，另斟佳酿，接连又饮了数杯。酒意已有了七八分，綵忽问介道："足下今日富贵，从何处得来？"介答道："全出我公赏赐。"綵微笑道："既然如此，何物相报？"介不暇思索，信口答道："一身以外，统是公物。凭公吩咐，不敢有私。"綵即起座道："足下已有明命，兄弟何敢不遵？"一面说着，一面即令随人入内，密嘱数语，那随役竟抢入房中，拥出那位美人儿，上舆而去。綵亦一跃登舆，与介拱手道："生受了，生受了。"两语甫毕，已似风驰电掣一般，无从追挽。刘介只好眼睁睁的由他所为，宾众亦惊得目瞪口呆，好一歇，方大家告别，劝慰主人数语，分道散去。介只有自懊自恼罢了。到口的肥羊肉，被人夺去，安得不恼。

张綵夺了美人，任情取乐，自在意中。过了数月，又不觉厌弃起来，闻得平阳知府张恕家，有一爱妾，艳丽绝伦，便遣人至张恕家，讽他献纳。恕自然不肯，立即拒复。綵讨了没趣，怀恨在心，便与御史张禬密商。綵即运动同僚，诬劾恕贪墨不职，立逮入京。法司按问，应得谪官论戍，恕受此风浪，未免惊骇，正要钻营门路，打点疏通，忽见前番的说客，又复到来，嘻嘻大笑道："不听我言，致有此祸。"恕听着，方知被祸的根苗，为珍惜爱妾起见，愈想愈恼，对了来使，复痛骂张綵不绝。来使待他骂毕，方插口道："足下已将张尚书骂彀了，试问他身上，有一毫觉着么？足下罪已坐定了，官又丢掉了，将来还恐性命难保，世间有几个绿珠，甘心殉节，足下倘罹不测，几个妾媵，总是散归别人，何不先此回头？失了一个美人，保全无数好处哩。"说得有理。恕沉吟一回，叹了口气，垂首无言。来使知恕意已转，即刻趋出，竟着驿使至平阳，取了张恕爱妾，送入张綵府中，恕方得免罪。

小子有诗叹道：

毕竟倾城是祸胎，为奴受辱费迟徊。

红颜一献官如故，我道黄堂尚有才。

阉党窃权，朝政浊乱，忽报安化王寘鐇，戕杀总兵官，传檄远近，声言讨瑾，居然造反起来。欲知成败情形，且待下回续表。

本回纯为刘瑾立传，见得刘瑾无恶不为，比前时王振、曹吉祥、汪直一流人物，尤为狠戾，读之尤令人切齿。李东阳委蛇其间，尚得久居相位，无怪世人以靦颜讥之。然陈太邱之吊张让，亦自有枉尺直寻之见，不得全为东阳咎也。刘宇、张綵，皆系阉党，刘宇去而张綵得势，两夺他人爱妾，无人讦发，明廷尚有公理乎？吾谓明臣未必畏张綵，实畏刘瑾，金水桥之听诏，奉天门之跪伏，令人胆怵心惊，何苦为刘介、张恕一伸冤愤。且介亦自取其咎，恕复仍得好官，多得少失，无怪其尽为仗马寒蝉也。武宗不明，甘听阉党之播弄，国之不亡，犹幸事耳。

第四十六回　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

却说安化王寘鐇，系庆靖王朱栴曾孙，栴为太祖第十六子，就封宁夏，其第四子秩烽，于永乐十九年间，封安化王，孙寘鐇袭爵。素性狂诞，觊觎非分，尝信用一班术士，为推命造相体格，俱言后当大贵。还有女巫王九儿，教鹦鹉妄言祸福，鹦鹉见了寘鐇，辄呼他为老皇帝，寘鐇益自命不凡，暗结指挥周昂，千户何锦、丁广等，作为爪牙，招兵买马，伺机而动。会值正德五年，瑾遣大理寺少卿周东，至宁夏经理屯田，倍征租赋。原田五亩，勒缴十亩的租银，原田五十亩，勒缴百亩的租银，兵民不能照偿，敲扑胁迫，备极惨酷。更兼巡抚安惟学，系刘瑾私人，抵任后，一味行使威福，甚至将士犯过，杖及妻孥。必杖其妻何为？想是爱看白臀肉。部众恨至切骨。宁夏卫诸生孙景文，与寘鐇素相往来，遂入见寘鐇道："殿下欲图大事，何勿乘此机会，倡众举义？"寘鐇大喜，即由景文家置酒，邀集被辱各武弁，畅饮言欢。席间说及寘鐇素有奇征，可辅为共主，趁此除灭贪官，入清阉党，不但宿愤可销，而且大功可就。各武弁都欣然道："愿如所教。就使不能成事，死亦无恨！"当下歃血为盟，订定始散。景文即转告寘鐇，寘鐇遂密约周昂、何锦、丁广等，即日起事。

可巧陕边有警，游击将军仇钺，及副总兵周英，率兵出防。总兵姜汉，别简锐卒六十人为牙将，令周昂带领，何锦为副。昂、锦两人，遂与寘鐇定计，借设宴为名，诱杀巡抚总兵以下各官。总兵姜汉，及镇守太监李增、邓广汉等，惘惘到来，入座宴饮，惟周东及安惟学不至。大家正酣饮间，忽见周昂、何锦等，持刀直入，声势汹汹。姜汉慌忙起座，正要启问原因，谁知头上已着了一刀，顿时晕倒，再复一刀，结果性命。李增、邓广汉，无从脱逃，也被杀死。当下纠众至巡抚署，把安惟学一刀两段，转至周少卿行辕，又将周东拖出，也是一刀了结。杀得爽快。寘鐇遂令景文草檄，声讨刘瑾，及张綵诸人罪状，传布边镇，一面焚官府，劫库藏，放罪囚，夺河舟，制造印章旗牌，令何锦为讨贼大将军，昂、广为左右副将军，景文为军师，招平卤城守将张钦为先锋，定期出师，关中大震。

陕西守吏，忙遣使飞驿驰奏，瑾尚想隐瞒过去，暂不上闻，只矫旨饬各镇固守，命游击将军仇钺，及兴武营守备保勋，发兵讨逆。钺方驻

玉泉营，闻寘鐇谋叛，率众还镇，途次遇寘鐇使人劝他归降，钺佯为应诺，及至镇，卧病不出。寘鐇因他久历戎行，熟悉边疆形势，随时遣何锦、周昂等，往询战守事宜。仇钺道："朝内阉党，煞是可恨，今由王爷仗义举兵，较诸太宗当日，还要名正言顺，可惜孱躯遇疾，一时不能效命，俟得少愈，即当为王前驱，入清君侧呢。"何锦颇也狡黠，恐他言不由衷，随答道："仇将军情义可感，现有贵恙，总宜保养要紧，惟麾下兵精士练，还乞暂借一用，幸勿推却！"钺不待思索，便答道："彼此同心，何必言借？"说着，即将卧榻内所贮兵符，交与何锦。锦喜形于色，接受而去。何锦乖，不知仇钺尤乖。

钺乃暗遣心腹，密约保勋兵至，里应外合。适陕西总兵曹雄，亦遣人持书约钺，具言杨英、韩斌、时源等，各率兵屯扎河上，专待进兵，请为接应等语。钺拈须半晌，计上心来，婉覆来人去讫，当即报告寘鐇，谓官军已集河东，请速派兵阻住，毋使渡河。寘鐇自然相信，亟遣何锦等往截渡口，仅留周昂守城。寘鐇复出城祭祀社稷旗纛等神，使人呼钺陪祭，钺复以疾辞。寘鐇祭毕返城，遣周昂往视钺病，钺暗中布置壮士，俟昂入寝室，由壮士握着铁锤，从后猛击，可怜他脑浆迸流，死于非命。钺即一跃起床，披甲仗剑，跨马出门，带着壮士百余人，直抵城下。城卒见是仇钺到来，只道他病恙已痊，前来效力，忙大开城门接入。钺等拥入安化王府，凑巧孙景文等出来迎接，钺竟指挥壮士，出其不意，将他拿下，一共捉住十余人，再大着步趋入内厅。寘鐇方闻外庭呼噪，抢步出视，兜头遇着仇钺，刚欲上前握手，不防钺右臂一挥，竟将寘鐇扑倒，壮士从后趋上，立刻把寘鐇揿住，绑缚起来，寘鐇才晓得是中计，追悔也不及了。以百余人往执寘鐇如缚犬豕一般，此等庸奴，还想做皇帝，可笑！寘鐇子台潽，及党羽谢廷槐、韩廷璋、李蕃、张会通等忙来抢救，又被钺率着壮士，抖擞精神，将他打倒，一并擒住。统是不中用的人物。随即搜出安化王印信，钤纸书檄，命何锦速还。何锦部下，有都指挥郑卿，与仇钺素来认识，钺遣部将古兴儿，密劝郑卿反正，使图何锦。锦留丁广等守河，方率众退归，不防郑卿已运动军士，中途为变，事起仓猝，如何抵挡？锦只好孤身西走。其时曹雄、保勋等已渡河而西，杀败丁广、张钦诸人，丁、张等也向西窜去。适与何锦相遇，同奔贺兰山。官军陆续往追，至贺兰山下，堵住山口，分兵向山中搜索，把丁广、张钦等捉得一个不留。统计寘鐇倡乱，只有一十八日，便即荡平。

京中尚未接捷音，只闻着仇钺助逆消息，刘瑾也遮瞒不住，没奈何入报武宗。武宗忙集诸大臣会议，李东阳奏请宥充军罚米官员，停征粮

草等件，冀安人心。刘瑾尚有难色，武宗此时，也不能顾及刘瑾，竟照东阳所奏，颁诏天下，复命泾阳伯神英充总兵官，太监张永监军，率京营兵前往讨逆。廷臣请起用前右都御史杨一清，提督军务，武宗亦惟言是从，立召一清入朝，托付兵权。急时抱佛脚，可见武宗全无成心。刘瑾与一清不合，独矫诏改户部侍郎陈震，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一同出征。明是监制一清。各将帅方出都门，仇钺等捷书已到，乃召泾阳伯神英还都，命张永及杨一清等，仍往宁夏安抚。时道路相传，总督率京营兵至，将屠宁夏，一清恐谣言激变，亟遣百户韦成赍牌晓谕，略称："大憝已擒，地方无事，朝廷但遣重臣抚定军民，断不妄杀一人。"云云。既至宁夏，又出示："朝廷止诛首恶，不问胁从，各部官员，不许听人诬陷，敢有流造讹言，当以军法从事！"于是浮言顿息，兵民安堵。太监张永，檄镇守抚按，逮捕党犯千余人。一清分别轻重，重罪逮系，轻犯释放，先遣侍郎陈震，押解寘鐇等入京，自与张永留镇待命。寘鐇等到京伏诛，有旨令张永回朝，封仇钺为咸宁伯，留杨一清总制三边军务。一场逆案，总算了清。

先是杨一清与张永西行，途中谈论军事，很是投机，至讲及刘瑾情状，永亦恨恨不平，一清探他口气，才知刘瑾未柄政时，原与张永等莫逆；到了专权以后，张永等有所陈请，瑾俱不允。又尝欲以他事逐永，永巧为趋避，方得免祸。密谈了好几日。一清方扼腕叹道："藩宗有乱，还是易除。宫禁大患，不能遽去，如何是好？"永惊问何故？一清移座近永，手书一瑾字。连瑾字都不敢明言，阉焰可知，然他日仍假手阉党，除去此獠，益见有势不可行尽。永亦附耳语道："瑾日夕内侍，独得恩宠，皇上一日不见瑾，即郁郁寡欢，今羽翼既成，耳目甚广，欲要除他，恐非易事。"一清悄悄答道："公亦是皇上信臣，今讨逆不遣他人，独命公监军，上意可知。公若班师回朝，伺隙与皇上语宁夏事，上必就公，公但出寘鐇伪檄，并说他乱政矫旨，谋为不轨，海内愁怨，大乱将起，我料皇上英武，必听公诛瑾。瑾诛后，公必大用，那时力反瑾政，收拾人心，吕强、张承业后，要算公为后劲，千载间只有三人，怕不是流芳百世么？"说得娓娓动听，非满口阿谀者可比。永皱眉道："事倘不成，奈何？"一清道："他人奏请，成否未可知，若公肯极言，无不可成。万一皇上不信，公顿首哀泣，愿死上前，上必为公感动，惟得请当即施行，毋缓须臾，致遭反噬。"永听言至此，不觉攘臂起座道："老奴何惜余年，不肯报主？当从公所言便了。"一清大喜，又称扬了好几句，方搁过不提。至张永奉旨还朝，一清饯别，复用指蘸着杯中余滴，在席上画一瑾字。永点首会意，拱手告别。将至京，永请以八月望日献俘，瑾故意令缓。原来瑾有从孙二汉，由术士余明，推算星命，据言福

泽不浅，该有九五之尊。又是术士妄言致祸，可为迷信者戒。瑾颇信以为真，暗中增置衣甲，联络党羽，将于中秋起事。适值瑾兄都督刘景祥，因病身亡，不至杀身，好算运气。瑾失一帮手，未免窘迫。永又请是日献俘，与瑾有碍，所以令他延期。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京城里面，已哗传刘瑾逆谋，众口一词，只有这位荒诞淫乐的武宗，还一些儿没有知晓。昏愦至此，不亡仅耳。

张永到京，恰有人通风与他，他即先期入宫，谒见武宗。献俘已毕，武宗置酒犒劳，瑾亦列席，从日中饮到黄昏，方才撤席，瑾因另有心事，称谢而出。永故意逗留，待至大众散归，方叩首武宗前，呈上寘鐇伪檄，并陈瑾不法十七事。又将瑾逆谋日期，一一奏闻。武宗时已被酒，含糊答道："今日无事，且再饮数杯！"祸在眉睫，尚作此言，可发一笑。永答道："陛下畅饮的日子，多着呢。现在祸已临头，若迟疑不办，明日奴辈要尽成齑粉了。"武宗尚在沉吟，永又催促道："不但奴辈将成齑粉，就是万岁亦不能长享安乐呢！"武宗被他一激，不觉酒醒了一大半，便道："我好意待他，他敢如此负我么？"正说着，太监马永成亦入报道："万岁不好了！刘瑾要造反哩。"武宗道："果真吗？"永成道："外面已多半知晓，怎么不真？"永复插口道："请万岁速发禁兵，往拿逆贼。"武宗道："甚好，便着你去干罢！我到豹房待你。"永立即趋出，传召禁卒，竟至刘瑾住宅，把他围住。时已三鼓，永麾兵坏门直入，径趋内寝。瑾方在黑甜乡中，做着好梦，是否梦做太上皇？蓦地里人声喧杂，惊逐梦魔，披衣起问，一辟寝门，即遇张永，永即朗声道："皇上有旨，传你去呢！"瑾问道："皇上在哪里？"永答道："现在豹房。"瑾顾家人道："半夜三更，何事宣召？这真奇怪呢！"永复道："到了豹房，便知分晓。"瑾整了衣冠，昂然趋出。行未数步，即有禁兵上前，将他缚住，瑾尚是呵叱不休，禁兵不与计较，乱推乱扯的，牵了出去，连夜启东朱门，缚瑾菜厂内。

越日早朝，武宗即将张永所奏，晓示阁臣，阁臣面奏道："非查抄刘瑾府中，不足证明谋反的真假，恐瑾尚不肯认罪呢。"武宗迟疑半晌道："待朕自往查抄便了。"言下尚有疑衷。即带着文武百官，亲至瑾宅，由锦衣卫一一搜索，自外至内，无不检取，共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奇异珍玩，不计其救。还有八爪金龙袍四件，蟒衣四百七十件，衣甲千余，弓弩五百，最可怪的是两柄貂毛扇，扇柄上暗藏机栝，用手扳机，竟露出寒光闪闪的一具匕首。武宗不禁瞠目道："好胆大的狗奴！他果然谋逆了。"到此方深信吗？乃整驾回朝，立传旨下瑾诏狱，尽法

审鞫，一面钩捕逆党，把吏部尚书张綵，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等，一并下狱。于是六科十三道，共劾瑾罪，一古脑儿有三四十条，就是刘瑾门下的李宪，也上书劾瑾，比别人更说得出透。大家打落水狗，如李宪辈，更是狗自相咬。刘瑾闻李宪讦奏，冷笑道："他是我一手提拔，今也来劾我么？"谁叫你去提拔他？越日廷讯逆案，牵瑾上阶。刑部尚书刘璟，见了瑾面，不由得脸红耳热，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平日党附巨奸，至此不便落脸，我还说他厚道。瑾睁着两眼，厉声道："满朝公卿，尽出我门，哪个敢来审我？"不啻自供。众官闻言，多面面相觑，退至后列，独有一人挺身出语道："我敢审你。我是国家懿戚，未尝出入你门，怎么不好审你？"瑾瞧将过去，乃是驸马都尉蔡震，也不觉吃了一惊。蔡震又道："公卿百官，统是朝廷命吏，你乃云出你门下，目无皇上，应得何罪？"随叱左右道："快与我批颊！"左右不敢违慢，把刘瑾的两颊上，狠狠的挞了数十下，瑾禁不住叫痛起来。笞杖别人，比你痛苦何如。震复叱道："你在家中，何故擅藏弓甲？"瑾支吾一会，方说道："这、这是保卫皇上呢！"震笑道："保卫皇上，须置在宫禁中，如何藏着你室？就是龙衮蟒袍，亦岂你等可服？若非谋为不轨，那得制此衣物？真迹已露，还有何辩？"这数语，说得刘瑾哑口无言，只好匍伏叩头。震即令牵还狱中，入内复旨。即日下诏，谓逆瑾罪状确凿，毋庸复讯，着即磔死。所有逆瑾亲属，一律处斩。于是威焰熏天的逆阉，竟遭脔割，都人士争啖瑾肉，以一钱易一脔，顷刻而尽。肉不足食，都人士独不怕腌臜吗？

瑾亲族十五人，一一伏法，从孙二汉，自然也赏他一刀。想做皇帝的结果。二汉临刑时，涕泪满颐道："我原是该死，但我家所为，统是焦芳、张綵两人，撺掇起来。张綵今亦下狱，谅他也不能幸免，独焦芳安然归里，未见追逮，我心实是未甘呢。"原来焦芳、张綵，先后附瑾，芳尝称瑾为千岁，自称门下，瑾妄作妄行，多半由芳嗾使，及张綵得势，芳势少衰，綵于瑾前举芳阴事，瑾即当众辱芳，芳惭沮乞归，距瑾死不过两月余。张綵狱成拟斩，他竟在狱毙命，下诏磔尸，指挥刘玉、石文义等，皆处死，惟芳止除名。芳子黄中，已由侍读升任侍郎，性甚狂恣。芳有美妾，系土官岑濬家眷，濬得罪没入，为芳所据。黄中也觉垂涎，平时在父左右，已不免与那美人儿，有眉挑目逗等情，及芳失势将归，愁闷成疾，他竟以子代父，把美人儿诱入己室，居然解衣同寝，做些无耻的勾当。那美人儿厌老喜少，恰也两相情愿，但外人已纷纷传播，至焦芳除名，黄中尚未曾受谴，御史等交章论劾，并把那子烝父亲的罪状，一并列入，乃将黄中褫职。美人儿仍得团圆，较诸张綵之死，不容二妾陪去，所得多矣。外如户部尚书刘玑，兵部侍郎陈震等，

统削籍为民。小子有诗咏道：

一阳稍复化冰山，天道难云不好还。

到底恶人多恶报，刑场相对泪空潸。

罪人伏法，有功的例当封赏，张永以下诸人，又弹冠相庆了。欲知详细，请阅下回。

有刘瑾之不法，而后有寘鐇之叛。有寘鐇之为逆，而后有刘瑾之诛。两两相因，同归于尽，不得谓非武宗之幸事。天意不欲亡明，因使寘鐇作乱，以便张、杨二人之定谋，卒之处心积虑之二凶，一则未战而即成擒，一则甫出而遽就缚，外忧方弭，内患复除，谓非天祐得乎？不然，如昏迷沉湎之武宗，乃能仓猝定变耶？阅者乃于此觇恶报焉。

第四十七回　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

却说刘瑾等伏罪遭诛，张永以下，相率受赏，永兄富得封泰安伯，弟容得封安定伯，魏彬弟英，得封镇安伯，马永成弟山，得封平凉伯，谷大用弟大玘，得封永清伯，均给诰券世袭。张永等出了气力，可惜都给与兄弟。张永等身为太监，虽例难封爵，究竟权势烜赫，把持政权，不过较刘瑾时稍差一点。阁中换了两个大臣，一是刘忠，一是梁储，两人前日，俱为瑾所排斥，至是同召入阁，俱授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居官如故。弊政微有变更，大致仍然照旧，百姓困苦，分毫未舒，免不得有盗贼出现。

其时有个大盗张茂，窟穴霸州，家中有重楼复壁，可藏数十百人。邻盗刘六、刘七、齐彦名、李隆、杨虎、朱千户等都与他往来，倚为逃薮。茂又与太监张忠，对宇同居，结为兄弟，时常托忠纳贿权阉。马永成、谷大用诸人，得了好处，也引他为友，他竟假扮阉奴的模样，混入豹房，恣行游览。武宗哪里管得许多，镇日与三五美人，蹴踘为乐，就是有十个张茂，也只道是中官家人，不为张茂所刺，想是百神呵护。茂遂出入自由，毫无忌惮；有时手头消乏，仍去做那劫夺的勾当。一日在河间府出手，突被参将袁彪，率兵来捕，茂虽有同党数人，究因众寡不敌，败阵逃还，偏偏袁彪不肯干休，查得张茂住处，竟带领多兵，要与他来算账。茂闻风大惧，忙向好兄弟张忠处求救。忠言无妨，便留住张茂，一面预备盛筵，俟袁彪到来，即请他入宴。彪不便推却，应召赴饮。忠竟令张茂陪宾，东西分坐。饮了数巡，张忠酌酒一大觥，送与袁彪道："闻参戎来此捕盗，为公服务，足见忠心。但兄弟恰有一事相托！"说至此，即手指西座张茂，转语袁彪道："此人实吾族弟，幸毋相厄！"又举一巵与茂道："袁将军与你相好，今后勿再扰河间。"茂自然唯唯从命。彪亦没奈何应诺，饮尽作别，即率兵自归。茂幸得脱险，转瞬间故态复萌，仍是四出劫掠。可巧御史宁杲，奉命捕盗，到了霸州，察悉张茂是个盗魁，即召巡捕李主簿入见，饬他捕茂。李主簿知茂厉害，且素闻茂家深邃，一时无从搜捕，左思右想，情急智生，他竟扮了弹琵琶的优人，邀二三同伴，径诣张茂家弹唱。茂是绿林豪客，生性粗豪，不防他人暗算，遂召他入内侑酒。李主簿善弹，同伴善唱，引得张茂喜欢不迭，留他盘桓数日。他得自在游行，洞悉该家曲折，那时托故告别，即于夜间导着宁杲，并骁勇数十人，逾垣直入，熟门熟路的进

去，竟将张茂擒住，用斧斫断茂股，扛缚而归。

余盗杨虎、齐彦名、刘六、刘七等闻张茂被擒，慌忙托张忠斡旋。忠入与马永成商议，永成索银二万两，方肯替他说情。强盗要掳人勒赎，不意明廷太监，反要掳盗索贿。看官！你想这强盗所劫金银，统是随手用尽，哪里来的余蓄？大家集议一番，不得主意，杨虎起言道："官库中金银很多，何不借些使用？"劫官偿官，确是好计。言尚未终，竟大踏步去了。是夕即邀集羽翼，往毁官署。署中颇有准备，一闻盗警，救火的救火，接仗的接仗，丝毫不乱，杨虎料难得手，一溜烟的走了。刘六、刘七闻杨虎失败，恐遭祸累，忙向官署自首。当由官署收留，令他捕盗自效，一住数月，也捉到好几个毛贼。但是盗贼性情，不喜约束，经不起官厅监督，又复私自遁去。嗣是抗官府，劫行旅，不到数旬，竟聚众至好几千人，骚扰畿南。

霸州文安县诸生赵鐩，颇有膂力，豪健自诩，人呼他为赵疯子。六等乱起，鐩挈妻女避难，暂匿河边芦苇中，不料被众贼所见，前来掳掠。鐩慌忙登岸，妻子亦随着同逃，无如三寸莲钩，不能速行，走不数步，被贼追及，把他妻女拉住，看她有几分姿色，竟欲借河岸为裀褥，与她做个并头花。那妻女等惊骇异常，大呼救命，鐩转身瞧着，怒气填胸，竟三脚两步，抢将过去，提起碗大的拳头，左挥右击，无人可当，众贼一哄而散，有两人逃得稍慢，被他格毙。凑巧刘六、刘七等，大队到来，见赵鐩如此威风，不由得愤怒起来，当即麾众上前，将赵鐩困在垓心。鐩孤掌难鸣，敌不住许多盗党，不一时即被擒住。刘六顾鐩道："你是何人？胆敢撒野。"鐩张目叱道："好一个呆强盗，连赵疯子都不认识么？"颇有胆气。刘六闻言，亲与解缚，一面劝慰道："原来是赵先生，久仰侠名，惜前此未曾面熟，竟致冒犯，还乞先生原谅！"复道："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何必与我客气？"刘六道："贪官污吏，满布中外，我等为他所逼，没奈何做此买卖。今得先生到此，若肯入股相助，指示一切，我情愿奉令承教呢！"刘六颇善笼络。赵鐩一想，刘六颇有义气，不如将就答应，一来可保全性命，二来可保全妻孥，且到后来再说，随语刘六道："欲我入股，却也不难，但不要奸淫掳掠，须严申纪律，方可听命。"想为妻女受惊之故，因有此语。刘六道："全仗先生调度。"鐩又道，"家内尚有兄弟数人，不若一并招来，免致受累。"六亦允诺。鐩即率妻女还家，收拾细软，并与弟鐇、镐等，募众五百人，径诣河间，遣人通报刘六等，一同来会。于是畿南一带，统是盗踪。

是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郡县望风奔溃，甚至开门揖盗，以故群盗无忌，越发横行。赵鐩与杨虎、刘三、邢老虎等往掠河南，刘六、刘七与齐彦名等往掠山东，分道扬镳，所至蹂躏。明廷亟命惠安伯张伟充总兵官，都御史马中锡提督军务，统京营兵出剿流贼。伟系仁宗后侄曾孙，出自绔袴，素不知兵，中锡又是个白面书生，腐气腾腾，竟欲效汉龚遂治渤海故事，招抚贼众，沿途尽出榜示，大略谓："潢池小丑，莫非民生，所在官司，不得无故捕获，好好的供给劝导。如若悔过听抚，一律宥死。"确是迂腐。刘六等见了此示，倒也禁止杀掠，将信将疑。中锡至德州桑儿园，居然单车简从，直投贼垒。刘六出寨迎谒，由中锡开诚晓谕，六随口答应，惟命是从。待中锡已返，便拟遣散党羽，往降官军。刘七奋臂道："俗语说得好，'骑虎难下'，目今内官主政，国事日非，马都堂能自践前言么？"六乃不敢决议。潜令党人到京，探听中贵，并无招降消息。又将山东所劫金银，运送权倖，求下赦令，计复不行。刘六、刘七等遂大肆劫掠。惟至故城县中，相戒勿入马都堂家。马籍隶故城，举室独完。遂谤腾中外。廷臣统劾他玩寇殃民，连张伟一并就逮。伟革职闲住，中锡竟瘐毙狱中。

兵部尚书何鉴，以京军不能讨贼，请发宣府、延绥二镇兵助讨。有旨允准，且命兵部侍郎陆完，总制边军，所有边将许泰、郤永、冯祯等悉听调遣。师出涿州，忽报寇众已至固安，将犯京师。武宗闻着，也惶急得很。此时尚清醒么？亟亲御左顺门，召大学士李东阳、梁储、杨廷和及尚书何鉴商议，且谕道："贼向东来，师乃西出，彼此相左，奈何？"何鉴道："陆侍郎去京不远，可飞驿召还，贼闻大军入卫，自然远遁了。"武宗鼓掌称善。鼓掌二字用得妙。鉴即饬使追还陆完，令他东趋固安，堵截贼众。许泰、郤永亦自霸州进攻，前后夹击，连破贼寨。完请再发大同、辽东兵协助，以便早日荡平，乃调大同总兵张俊，游击江彬等入征。江彬进来，又是一个大祸来。谷大用以贼势渐衰，自请督师，冀邀封赏。武宗遂以大用提督军务，伏羌伯毛锐为总兵官，太监张忠监神枪营，皆出会完。张忠为大盗张茂好友。如何令他监军？刘六等闻王师大出，避锐南下，连破日照、海丰、寿张、阳谷、曲阜等县城，进攻济宁，焚去粮船千二百艘。大用等到了临清，遥闻贼势浩大，观望不前。想是要追悔了。六料他没用，竟舍了济宁，从间道卷甲北趋，意欲乘武宗祀天，潜行劫驾，哪知被尚书何鉴侦觉，立刻奏闻，即夕严设守备，防得水泄不通。待至黎明，武宗召问何鉴，应否郊祀？鉴奏称："兵防严密，尽可无虑，不如早出主祭，藉安人心。"武宗准奏，即乘辇出城，直抵南郊，从容礼成而还。

六知有备，不敢入犯，西掠保定去了。

这时候的赵疯子等方转掠河南，横行而东，直至徐州，分众攻宿迁。淮安知府刘祥，率兵逆贼，未战先溃。贼众追逼至河，官军溺毙无算，祥马蹶被执。赵鐩审讯刘祥，尚无虐民情事，纵使归去，随即渡河南行，杀高邮等卫官军三百余人，劫住指挥陈鹏。转攻灵璧，突入城中，又把知县陈伯安缚住。赵鐩劝他入党，伯安不屈，反斥责贼众。刘三在旁，听不下去，竟拔出宝刀，奔向伯安，欲借他的头颅。鐩急忙拦阻，语刘三道："陈大令忠直可嘉，不如放他归去为是。"刘三乃停住了手，当由鐩放还伯安，并将指挥陈鹏，也释缚纵归。嗣是所过州县，先约官吏师儒，无庸走避，但教望风迎顺，一体秋毫无犯。疯子不疯，颇有儒者气象。后至钧州，以前吏部尚书马文升，家居城中，戒毋妄入，绕城径去，转入泌阳，至焦芳家搜掠一番。芳已远匿，鐩令束草为人，充作芳像，自持刀乱剁道："我为天下诛此贼。"言已，即令手下放火，把焦氏一座大厦，烧得干干净净。如此方真成焦氏。并将焦氏先冢，尽行铲平。官吏听着。复渡河北行，陷归德府。守备万都司，及武平卫指挥石坚，率兵千余，来击赵鐩。鐩收众南遁，将渡小黄河，还顾官军追至，返身接战，杀得官军七零八落，大败而逃。鐩令众休息一日，然后渡河。杨虎自恃勇悍，独率死党杨宁等九人，临河夺舟，踊跃欲渡。不意武平卫百户夏时，率兵伏着，俟虎已下船，鼓噪而出，用了强弩巨石，一齐掷去，竟将杨虎的坐船，击沉河中，虎等溺毙。鐩闻虎被溺，急忙驰救，但见流水潺潺，烟波渺渺，不但杨虎等无影无踪，就是官军亦不见一个，只得凭吊一番，整众南渡。刘三因杨虎已死，同党中没有鸷类，遂思拥众自尊，当下与赵鐩商议，只说是无主必乱。鐩已瞧透私意，索性顺风使帆，推他为主。他遂自称为奉天征讨大元帅，令鐩为副，分众十三万为二十八营，说是上应二十八宿，各树大旗为号，又置金旗二面，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尝见太平天国中亦有此联，惟混沌二字，改作尧舜，想是从此处抄来。这四语是赵疯子手笔，刘三为之大喜。复约刘六、刘七等分掠山东、河南，刘六复攻霸州。明廷召回谷大用、毛锐等，抵御刘六，途次与六相遇，大用骇急先奔，只配做太监，不配做监军。毛锐也随后趋避，官兵都走了他娘，管什么刘六、刘七。六与七反追杀一阵，夺了官兵许多甲仗。大用等狼狈回京，武宗也不去罪他，但别遣都御史彭泽，咸宁伯仇钺，接统军务。泽与钺颇有威望，既奉命出师，遂倡议按地圈剿。山东一方面，归兵部侍郎陆完征讨，自率军径趋河南。适赵鐩等攻唐县，二十八日不能下，邢老虎得病身亡，得保首领，算是幸事。鐩并有邢众，转掠襄阳、樊城、枣阳、随州等处，可巧彭泽、仇钺统军到

来，与赵疯子遇着西河，两下交锋，混杀一阵。此次官军都是精锐，更兼泽、钺两人持刀督阵，退后立斩，所以人人效命，个个先驱，任你赵疯子如何权略，也吃了一大败仗，伤亡了二千余人，丧失马骡器械无数，剩了残兵败卒，向南急奔，至河南府地方，会同刘三，直攻府城。总兵冯祯，领军追至，鏖战了一昼夜，祯竟阵亡，贼亦被杀多人，夜奔汝、颍。朱皋镇官兵截击，斩馘甚众，贼仓皇渡河，先后淹毙，又不计其数。仇钺复率大军趋至，连战皆捷，逼至土地坡，由指挥王瑾，射中刘三左目。三痛不可忍，纵火自焚。只赵鐩窜走德安，行至应山，料知事不能成，适遇行脚僧真安，因愿受剃度，怀牒亡命。其党邢本道等散奔随州，被湖广巡抚刘丙拿住，细细拷问，方知赵疯子做了和尚。前时不做和尚，至此已是迟了。乃檄各镇饬兵迹捕。赵疯子行至武昌，走入饭店中，要酒要肉，大饮大嚼，和尚吃荤，安得不令人瞧破？想是命中该死，所以有此糊涂。武昌卫军人赵成、赵宗等见他形迹可疑，跟入店中，等到赵疯子酒意醺醺，方相约动手，前牵后扯，把他推倒店楼，抬至府署报功。当由府解入省中，搜出度牒，的系赵鐩无疑，遂槛送京师，依大逆不道例，凌迟处死。群盗中还算是他，乃亦不免极刑，毕竟盗不可为。河南肃清。

彭泽、仇钺等移师山东，往助陆完。陆完正与刘六、刘七等往来争斗，互有杀伤。刘六、刘七复得了一个女帮手，很是厉害。这女盗为谁？便是杨虎妻崔氏。崔氏本系盗女，练习一身拳棒，兼带三分妩媚，平时尝骑着一匹黄骠马，往返盗窟，盗众见她勇过乃夫，送给一个混号，叫作杨跨虎。本是杨虎之妻，乃绰号叫作跨虎，可见雌虎更凶于雄虎。及杨虎死后，又称她为杨寡妇。清有齐寡妇，明有杨寡妇，诚不约而同。杨寡妇谋复夫仇，潜至山东招集旧好，投入刘六、刘七垒中。刘六等自然欢迎，是否存着歹心？相偕四掠，转入利津，偏偏遇着佥事许逵。这许逵很通兵法，前为乐陵知县，捍守孤城，屡次却敌，积功擢为佥事，此次引兵到来，个个如生龙活虎一般，恁你百战的刘六、刘七，跨虎的杨寡妇，也觉招架不住，败退枣林。途次复为督满御史张缙及千户张瀛截杀一阵，弄得七零八落，逃入河南，转至湖广，为官军所迫，刘六死水中，刘七与杨寡妇挟众东走，出没长江。侍郎陆完，自临清驰至江上，分扼要害，与贼相持。贼尚行踪飘忽，倏东倏西。仇钺又自山东驰至，还有副总兵刘晖率辽东兵，千总任玺率大同兵，游击郤永率宣府兵，一古脑儿齐集大江，与贼死战，且用火焚毁贼舟。刘七等走保狼山，各军陆续进攻。刘晖在山北，郤永在山南，皆拥盾跪行而上，手施枪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仍然不退，遂攻入贼寨。刘七自山后逃下，身中流矢，赴水毙命。齐彦名中枪死，只有杨寡妇一人，不知下

落，大约是死于乱军中了。小子有诗叹道：

为扫萑苻动六军，三年零雨始垂勋。

昆岗焚尽遗灰在，玉石谁为子细分。

盗魁尽死，余众皆殪，自正德五年至七年，用兵三载，方得平定，陆完、彭泽等奏凯还朝，以后情事，下回再表。

河北群盗之起，势似乌合，若得良将出剿，一鼓可以荡平，乃所用非人，议抚不成，议剿无力，遂至盗贼横行，蔓延五省。幸得彭泽、仇钺等倡议分剿，各专责成，于是盗之在河南者，平定于先，盗之在山东者，亦逼入长江，歼除于后。盗虽削平，而五省生灵，鱼糜肉烂，又复竭诸道兵力，费若干帑项，经三载而约定，乃叹星星之火，易至燎原，非杜渐防微不可也。惟赵疯子假仁仗义，卒至身名两败，竟受极刑，最不值得。刘六、刘七、杨虎、齐彦名等不足诛焉。

第四十八回　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

却说河北群盗，一体荡平，免不得又要酬庸。陆完、彭泽，俱得加封太子少保，仇钺竟封咸宁侯，内阁李东阳、杨廷和、梁储、费宏俱得加荫一子，连谷大用弟大宽也得封高平伯。还有太监陆殪内掌神枪营，说他督械有功，贻封弟永得为镇平伯。又是太监弟运气。方在君臣交庆的时候，忽由四川递到警报，乃是保宁贼蓝廷瑞余党连陷州县，势日猖獗，总制尚书洪钟无力剿平，乞即济师等语。先是湖广、江西、四川等省，连年饥馑，盗贼并起。湖广有淝阳贼杨清、邱仁等，江西有东乡贼王钰五、徐仰三等，桃源贼汪澄二、王浩八等，华林贼罗先权、陈福一等，赣州贼何积钦等，所至蔓延。明廷遣尚书洪钟，总制湖广、四川军务，左都御史陈金，总制江西军务。陈金到了江西，剿抚兼施，依次平靖。洪钟出湖广，檄布政使陈镐及都指挥潘勋，击破贼党，肃清湖湘，再移师入蜀。蜀寇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自称刮地王，廖惠自称扫地王，结众十万，纵掠川中。洪钟与巡抚林俊，总兵杨宏，相机剿捕，尚称得手。廖惠就擒，嗣复诱降蓝廷瑞、鄢本恕等，设伏邀宴，把他一并擒斩。余党廖麻子、喻思俸等在逃未获，不到数月，又复结成巨党，分劫州县。巡抚林俊，素得民心，至是与洪钟有嫌，且因中官弟侄，寄名兵籍，往往冒功求赏，拒不胜拒，遂疏乞致仕。朝旨准奏，蜀民乞留不允，因此民情愈怨，相率从盗。廖麻子、喻思俸等，结众至二十万。洪钟派兵分剿，日不暇给，乃奏请增兵。此段系是补叙，并及湖广、江西乱事，是补笔中销纳法。武宗召群臣廷议，或请派兵助剿，或请简员督师，议论不一。独御史王绘，劾奏洪钟纵寇殃民，请即另易大员。于是将钟罢职，命太子少保都御史彭泽率总兵时源西征。

泽至四川，征集苗兵，圈剿贼众，但开东北一面，纵贼出走。廖麻子、喻思俸等遂窜入汉中。泽又逼他入山，四面围攻，竟将廖、喻诸贼，次第擒诛。复回军扫平内江、营昌等处，四川大定。蜀寇虽多，不及河北群盗之狡悍，所以用笔从略。有诏封彭泽为太子太保，授时源为左都督。泽请班师回朝，廷议未许，令他暂留保宁镇抚。未几即调任甘肃，令他提督军务，经理哈密。哈密一事，说来又是话长，不得不追溯源流，表明大略。边塞重事，特别表明。原来哈密在甘肃西北，即唐时伊吾庐地。今属新疆省。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守。明太祖定陕西、甘肃诸镇，嘉峪关以西，暂置不问，至永乐二年，方传檄招降。其时纳忽

里已死，子安克帖木儿嗣，奉诏贡马，受封为忠顺王，即置哈密卫。忠顺王，再传为孛罗帖木儿，被弑无子，由王母代理国事。寻因鞑靼部加兵，避居赤斤苦峪，且遣使奏请明廷，愿以外孙把塔木儿，袭封王爵，镇守哈密。时已成化二年，宪宗览奏，颁发兵部议闻。兵部复请以把塔木儿为右都督，代守哈密，摄行王事。当下依议传旨，把塔木儿自然奉命。既而把塔木儿病死，子罕慎嗣职，哈密邻部土鲁番，适当强盛，头目阿力，自称速檀，一作苏勒坦，意即可汗之类。率众袭哈密，逐走罕慎，掳了王母，劫去金印。甘肃巡抚娄良以闻，廷臣主张恢复，因举高阳伯李文，右通政刘文，驰往征讨，将至哈密，闻众已溃散，不敢深入，止调集番兵数千，驻守苦峪。会速檀阿力，遣使入贡，且致书李文，只称王母已死，金印缓日归还。李文等不待朝命，即还兵复旨。过了半年，并不闻还印消息，乃更铸哈密卫印，颁赐罕慎，即就苦峪立卫，给他土田，俾得居住。越数年，速檀阿力死。罕慎得乘间进兵，复入哈密。嗣又为阿力子阿黑麻所诱，杀死城下。阿黑麻恐明廷诘责，遣人入贡，并请代领西域。有旨令归还城印，且饬哈密卫目写亦虎仙往谕。阿黑麻总算听命，缴上金印，及归还城池。于是兵部尚书马文升，议别立元裔为王，藉摄诸番，乃诏求忠顺王近裔。元安定王，从子陕巴，纳入哈密，阿黑麻复屡与构衅，陕巴复被擒去。经甘肃巡抚许进等，潜入哈密，逐去阿黑麻，留守牙兰，又绝土鲁番互市。阿黑麻始惧，乃将陕巴释归。至正德元年，陕巴去世，子拜牙郎袭爵，淫虐无道，不亲政事。土鲁番酋阿黑麻亦死，子满速儿据位，用了甘言厚币，诱引拜牙郎。拜牙郎弃了哈密，投往土鲁番。甘心弃国，令人不解。满速儿夺他金印，即遣部目火者他只丁，往据哈密，又投书甘肃巡抚，辞多倨悖。都御史邓璋，方总制甘肃军务，当即奏闻。大学士杨廷和等，乃交荐彭泽可用，出略甘凉。

泽得调任消息，再辞不许，乃自川中启节，径抵甘州。适火者他只丁入掠赤斤、苦峪诸处，声言与我万金，当即卷甲退兵，返还哈密城印。泽正筹议剿抚事宜，忽报哈密卫目写亦虎仙到来，忙急召入，询及土鲁番与哈密近状。写亦虎仙道："满速儿势焰方强，一时恐难平定，不若啖以金帛，俾就羁縻，那时哈城可还，金印可归，比劳师动众，好得多了。"泽听了此言，暗思番人嗜利，失了些须金帛，免动多少兵戈，也未始非权宜计策，遂依了写亦虎仙所言，并遣他赍币二千疋，白金器一具，往给满速儿，说令和好，速还哈密城印。赂番使和，泽太失计。哪知写亦虎仙已与满速儿通同一气，此次见泽，实是为满速儿作一说客，泽不知是诈，反将金帛厚遗，他便往报满夷儿，教他再请增币，即还城印。泽以增币小事，遽从所请，一面上言番酋悔过效顺，不必用

师，哈密城印，即可归还。武宗大喜，便召泽还京。巡按御史冯时雍，奏称彭泽讲和辱国，应加惩处，疏入不报。

满速儿探知彭泽还朝，兵事已寝，哪里肯归还城印？反且四出侵掠。甘肃巡抚李昆，遣使诘问满速儿，满速儿又遣写亦虎仙等，来索所许金币。俗语所谓你讨上船钱，我讨落船钱。昆欲遵原约，有兵备副使陈九畴，出阻道："彭总督处事模棱，今抚帅又欲赍寇么？不可不可！"昆答道："并非赍寇，不过原约在先，不便失信。"九畴道："欲要增币，必须归还城印，且令送拜牙郎归国，方可行得。但番人多诈，应留写亦虎仙为质，等到城印缴清，拜牙郎送归，才把写亦虎仙，放他回去。"昆乃留住写亦虎仙只令随使回去，给他杂币二百匹，令将拜牙郎及哈密城印，来换写亦虎仙。随使去后，好几日不得回报。李昆正在疑虑，忽有探卒入禀道："满速儿引兵万骑，来犯肃州了。"昆即召九畴商议，九畴道："火来水掩，将来兵挡，怕他什么？"遂调兵守城，遣游击芮宁出御。芮宁战死，番兵迫城下，九畴昼夜梭巡，渐闻哈密降回居肃州，有内应消息，即发兵掩捕，获得降回头目失拜烟答等，捶死杖下。潜于夜间缒兵出城，袭破番营。满速儿败走瓜州，又被副总兵郑廉邀击，狼狈不堪，驰还土鲁番，复遣人求和。九畴谓，满速儿狡黠不臣，应拒绝来使，勿令与通。李昆不从，竟驰驿奏闻。

兵部尚书王琼，曾与彭泽有隙，方偕锦衣卫钱宁，设谋构陷，请穷诘增币主名，严加部议。适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麻，诣阙讼冤，说是陈九畴屈死乃父。王琼遂劾泽欺罔辱国，九畴轻率激变，一并逮鞫。连哈密卫目写亦虎仙亦解至京师。户部尚书石玠，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彭泽、陈九畴，出镇边疆，为国定谋，功足掩罪，请免重谴！"王琼闻言大忿道："纳币寇廷，致贻后患，尚得谓功足掩罪么？"玠不能答。彭、陈二人，几不免死刑。幸杨廷和代为转圜，乃将彭、陈减死，削职为民。写亦虎仙竟得脱罪，留居京师。他本狡黠多诈，与米儿马黑麻，结为一党，趋奉锦衣卫钱宁，入侍宫廷。武宗爱他敏慧，逐渐宠幸，赐他国姓，列为义儿。当时义儿甚多，无论外吏中官，亡虏走卒，总教得武宗欢心，都得赐姓为朱，拜武宗做干儿子，统共计算，约有二百余人。可谓博爱。这二百余人中，第一个得宠，要算钱宁，第二个便是江彬。钱宁幼时，贫苦得很，寄鬻太监钱能家。能死后，宁年已长，转事刘瑾，因得入侍武宗。平居善承意旨，渐邀宠幸。甚至武宗昏醉，尝倚宁为枕，彻夜长眠。仿佛弥子瑕，想他面庞儿定亦俊白。有时百官候朝，待至晌午，尚未得武宗起居消息，从此君王不早朝。必须俟钱宁通报，方可入殿排班。宁以此得掌锦衣卫，招权纳贿，

势倾百僚。江彬为大同游击，自调入剿盗后，班师获赏。应前回。他闻钱宁大名，靠着战争所得财物，私下投赠。财物自乾没而来，原不足惜。宁遂引彬入豹房，觐见武宗。彬本有口才，又经钱宁先容，奏对自然称旨。武宗大喜，升为左都督，嗣复与钱宁一同赐姓，充做义儿，留侍左右，与同卧起。又多一个陪夜。钱宁见彬夺己宠，替他作枕，还不好么。深悔从前引进，未免多事，谁教你爱财物。渐渐的有意排挤。彬从旁察觉，想了一计，入与武宗谈及兵事。武宗问长道短，正中彬意，遂乘机奏道："目今中原劲旅，要算边兵最强，京营士卒，远不及他。试看河北群盗，全仗边兵荡平，若单靠京营疲卒，恐至今尚未肃清哩！"徐徐引入。武宗动色道："京营如此腐败，哪足防患？若欲变弱为强，须用何法？"彬又奏道："莫妙于互调操练，京兵赴边，边兵赴京，彼此易一位置，内外俱成劲旅了。"武宗点首，极称妙计，遂饬调四镇兵入京师。大学士李东阳等极力谏阻，俱不见纳。四镇兵奉旨到京，四镇兵即宣府、大同、辽东、延绥。由武宗戎装披挂，亲临校阅，果然军容壮盛，手段高强，心中大悦，立召总兵许泰、刘晖等，温言嘉奖，各赐国姓。嗣是称四镇兵为外四家军，又命江彬为统帅，兼辖四家。于是江彬权势越张，就使有十个钱宁，也不能把他扳倒了。江彬计划，至此说明。武宗且挑进宫监，教他习练弓箭，编成一军，亲自统率，与彬等日夕驰逐，呼噪声，弓马声，遍达九门，嘈杂不绝。宫廷内外，统是不安，独武宗欢慰异常，李东阳屡谏无效，乞休而去。也亏他熬练到此。杨廷和因丁忧告归，吏部尚书杨一清，入预阁务，不过办事几个月，已与江彬、钱宁等做了对头，情愿谢职归田。各大员多半归休，江彬益肆行无忌，导上纵淫。会延绥总兵官马昂，以奸贪骄横，革职闲居，闻江彬新得上宠，入京谒彬，希图开复原官。江彬沉思一会，带笑说道："足下能办到一事，保你富贵如故。"昂亟问何事，江彬笑道："不必说了。就是说明，恐你亦办不到。"故意不说，尤为奸险。昂情急道："除是杀头，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彬乃密授昂计，昂欣然应声而去。看官道是何策？原来马昂有一妹子，容颜绝世，歌舞骑射，般般皆能，年甫及笄，嫁与指挥毕春。彬与昂同籍宣府，从前曾见过数次，暗中垂涎，偏偏弄不到手，此次因武宗渔色，嘱他采访佳人，彬遂借端设计，欲令昂送妹入宫，一则可销前日闷气，二则可固后来荣宠。昂也为得官要紧，竟依计照行，托词母病，诱妹归宁，及到家内，方说出一段隐情。那妹子闻入宫为妃，恰也情愿，只一时不好承认，反说阿哥胡闹。经昂央告多时，方淡扫蛾眉，由他送入京中。江彬接着，见她丰姿秀媚，比初见时尤为鲜艳，不禁色胆如天，搂住求欢。那美人儿本认识江彬，素羡彬威武出众，就也半推半就，任他玩弄，足足享受了三天，先尝后进，江彬毕竟效忠。方令她盛饰起来，献入豹房。武宗见了如花

如玉的美人，管什么嫁过不嫁过，赐了三杯美酒，即令侍寝。妇女家心存势利，格外柔媚，惹得武宗视为珍奇，朝夕不离。当下将马昂开复原官，昂弟炅、彔等，都蒙宠赐蟒衣，又赐昂甲第于太平仓东，真所谓君恩汪濊，光耀门楣了。只是毕春晦气。御史给事中等，闻这消息，联表奏谏，甚且举以吕易嬴，以牛易马的故事，引为炯戒，武宗均搁置不报，美人情重国家轻。且时常与彬夜游，幸昂私第。君臣欢饮，适有一盘鱼脍，味甚佳美，武宗赞不绝口，并问由何人烹调？彬奏称为箑室杜氏承办。武宗道："卿妾至马家司肴，确见友谊。但君臣一伦，比友较重，朕亦欲暂借数天，可好么？"彬不防武宗有此一语，心中懊恼不及，但言既出口，驷马难追，只好唯唯从命。你也有这错着么？次日硬着头皮，嘱杜氏装饰停当，辇送豹房。武宗见这位杜美人，比马美人差不多，日间命她烹鱼，夜间竟唤她侍寝，日调鱼脍，夜奉蛤汤，杜氏确是能手。从此久假不归，彬亦无可奈何，只徒呼负负罢了。惟武宗得陇望蜀，有了马、杜两美人，尚嫌未足。一日，召问江彬道："卿籍隶宣府，可知宣府多美人吗？"想是从马、杜两美人推类及之。彬答道："宣府本多乐户，美妇恰也不少。圣意如欲选择，何妨亲自游观。"武宗眉头一皱道："朕亦甚欲出游，但恐无故游幸，大臣要来谏阻，奈何？"彬又答道："秋狩是古时盛典，目今时当仲秋，何妨借出猎为名，暂作消遣。况乘此游历边疆，也可校阅兵备，何必郁郁居大内呢？"武宗沉吟半晌，又道："朕未曾举行秋狩事宜，今欲创行此典，必须整备扈跸，检选吉日，就使大臣们不来谏阻，也要筹备数天。况扈从人多，仍是不得自由，朕不如与卿微服出行，省却无数牵制呢。"彬应声遵旨，遂于正德十二年八月甲辰日，乘着月夜，与江彬急装微服，潜出德胜门去了。正是：

风流天子微行惯，篾片官儿护驾来。

欲知游幸后如何情形，容待下回再表。

彭泽一出平河北盗，再出平四川贼，不可谓非良将材。至后经略哈密，纳币土鲁番，致为所欺，岂长于平盗贼，短于驭番夷欤？毋亦由朝气已衰，暮气乘之，乃有此措置失当欤？然王琼以私嫌构衅，罪彭泽并及陈九畴，假公济私，情殊可恶。故吾谓彭泽非不当劾，劾彭泽由于王琼，乃正不应劾而劾者也。若夫钱宁、江彬本无大功，骤膺殊宠，彬尤导上不法，罪出宁上，武宗喜弄兵，彬即导以调练，武宗好渔色，彬即导以纵淫，甚至夺毕春之妻，进献豹房，一意逢君，无恶不为。然

天道好还，夺人妻者，妾亦为人所夺，吾读至此，殊不禁为之一快也。然武宗之淫荒，自此益甚矣。

第四十九回　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

却说武宗带着江彬，微服出德胜门，但见天高气爽，夜静人稀，皓月当空，凉风拂袖，飘飘乎遗世独立，精神为之一爽，两人徐步联行，毫不觉倦。转瞬间鸡声报晓，见路上已有行车，遂雇着舆夫，乘了车径赴昌平。是日众大臣入朝，待了半日，方侦得武宗微行消息，大家都惊诧起来。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等急出朝驾了轻车，马不停蹄的追赶，行至沙河，才得追及武宗，忙下车攀辕，苦苦谏阻。偏是武宗不从，定欲出居庸关。梁储等没法，只得随着同行。可巧巡关御史张钦，已得武宗到关音信，即驰使呈奏，其词道：

> 比者人言纷纷，谓车驾欲度居庸，远游边塞，臣谓陛下非漫游，欲亲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将徂征，岂宜亲劳万乘？英宗不听大臣言，六师远驾，遂成土木之变，匹夫犹不自轻，奈何以宗社之身，蹈不测之险？今内无亲王监国，又无太子临朝，国家多事，而陛下不虞祸变，欲整辔长驱，观兵绝塞，臣窃危之！比闻廷臣切谏皆不纳，臣愚以为乘舆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摇动，供亿浩繁，一也；远涉险阻，两宫悬念，二也；北寇方张，难与之角，三也。臣职居言路，奉诏巡阅，分当效死，不敢爱死以负陛下。惟陛下鉴臣愚诚，即日返跸，以戢人言而杜祸变，不胜幸甚！

原来武宗出游时，鞑靼部小王子，颇有寇边的警耗。张钦不欲直指武宗的过失，因借边警为言，谏阻乘舆。可奈武宗此时，游兴正浓，任你如何奏阻，总是掉头不顾。行行复行行，距关不过数里，先遣人传报车驾出关。张钦令指挥孙玺，紧闭关门，将门钥入藏，不准妄启。分守中官刘嵩，拟往迎谒，钦出言阻住道："此关门钥，是你我两人掌管，如果关门不开，车驾断不能出，违命当死！若遵旨开关，万一戎敌生心，变同土木，我与君职守所在，追究祸源，亦坐死罪。同是一死，宁不开关，死后还是万古留名呢。"正说着，前驱走报，车驾已到，饬指挥孙玺开关。玺答道："臣奉御史命，紧守关门，不敢私启。"前驱返报武宗，武宗又令召中官刘嵩问话。嵩乃往语张钦道："我是主上家奴，该当前去，御史秉忠报国便了。"刘嵩尚算明白。钦见嵩去后，负了敕印，仗剑坐关门下，号令关中道："有言开关者斩！"相持至黄昏，复亲

自草疏，大略言："车驾亲征，必先期下诏，且有六军护卫，百官扈从，今者寂然无闻，乃云车驾即日过关，此必有假托圣旨，出边勾贼的匪徒。臣只知守关捕匪，不敢无端奉诏"云云。疏已草就，尚未拜发，使者又至关下，催促开关。钦拔剑怒叱道："你是什么人，敢来骗我？我肯饶你，我这宝剑，却不肯饶你呢。"来使慌忙走还。武宗益愤，方拟传旨捕钦，忽见京中各官的奏疏，如雪片般飞来，就是张钦拜发的奏牍，亦着人递到，一时阅不胜阅，越觉躁急得很。江彬在旁进言道："内外各官，纷纷奏阻，反闹得不成样子，请圣上暂时涵容，且返京师，再作计较。"武宗不得已，乃传旨还朝。一语便能挽回，若彬为正人，岂非所益甚多？隔了数日，饬张钦出巡白羊口，别遣谷大用代去守关，随即与江彬易了服装，混出德胜门，加一混字，全不像皇帝行径。星夜赶至居庸关，只与谷大用打个照面，遂扬鞭出关去了。

一出了关，即日至宣府，是时江彬早通信家属，嘱造一座大厦，名为镇国府第，内中房宇幽深，陈设华丽，说不尽的美色崇轮。武宗到了宅中，已是百色俱备，心中大喜，一面饬侍役驰至豹房，辇运珍宝女御，移置行辕，一面与江彬寻花问柳，作长夜游。但见宣府地方，所有妇女，果与京中不同，到处都逢美眷，触目无非丽容，至若大家闺秀，更是体态苗条，纤秾得中。袁子才诗云："美人毕竟大家多。"于此益信。江彬导着武宗，驾轻就熟，每至夜分，闯入高门大户，迫令妇女出陪。有几家未识情由，几乎出言唐突，经江彬与他密语，方知皇帝到来，各表欢迎，就使心中不愿，也只好忍气吞声，强为欢笑。武宗也不管什么，但教有了美人儿，便好尽情调戏，欢谑一场。有合意的，就载归行辕，央她奉陪枕席，江彬也不免分尝禁脔，真是恩周雨露，德溥乾坤。讽刺俱妙。

过了月余，复走马阳和，适值鞑靼小王子率众五万入寇大同，单兵官王勋登陴固守，相持五日，寇不能下，复移众改掠应州。应州与阳和密迩，警报纷至，武宗自恃知兵，便拟调兵亲征。江彬奏道："此系总兵官责任，陛下何必亲犯戎锋。"武宗笑道："难道朕不配做总兵官么？"彬又道："皇帝自皇帝，总兵官自总兵官，名位不同，不便含混。"武宗道："皇帝二字，有什么好处？朕却偏要自称总兵官。"言至此，又踌躇半晌，才接着道："总兵官三字上，再加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便与寻常总兵官不同了。"彬不便再言，反极口赞成。这叫作逢君之恶。武宗遂把"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十二字，铸一金印，钤入钧帖，调发宣大戍兵，亲至应州御寇，小王子闻御驾亲征，倒也吓退三分，引军径去。武宗运气，比英宗为佳，所以遇着小王子，不似乜先厉

害。武宗率兵穷追，与寇众后队相接，打了一仗，只斩敌首十六级，兵士却死伤了数百。幸喜寇众已有归志，只管远飏，不愿进取，所以武宗得饬奏凯歌，班师而回。全是侈汰。乘着便路，临幸大同。京中自大学士以下，屡驰奏塞外，力请回銮，武宗全然不睬，一味儿在外游幸。南京吏科给事中孙懋，闻武宗出塞未归，也赍疏至大同，略云：

> 都督江彬，以枭雄之资，怀憸邪之志，自缘进用以来，专事从谀导非，或游猎驰驱，或声色货利，凡可以蛊惑圣心者，无所不至。曩导陛下临幸昌平等处，流闻四方，惊骇人听，今又导陛下出居庸关，既临宣府，又过大同，以致寇骑深入应州。使当日各镇之兵未集，强寇之众沓来，几不蹈土木之辙哉？是彬在一日，国之安危，未可知也。伏乞陛下毋惑俭言，将彬置罪，即日回銮以安天下，然后斥臣越俎妄言，枭臣首以谢彬，臣虽死不朽矣！谨请圣鉴！

看官！你想京师中数一数二的大员，接连奏请，还不能上冀主听，指日还銮，何况一个小小给事中并且路途遥远，去睬他什么？录述奏疏，恰是为他卑远。会杨廷和服阕还京，得知此事，也拜疏一本，说得情理俱到，武宗虽不见从，恰称他忠诚得很，仍令入阁。廷和即约了蒋冕，驰至居庸关，拟出塞促上还跸。偏是中官谷大用，预承帝嘱，硬行拦阻，廷和等无法可施，只好怏怏还京。武宗留驻大同，游幸数日，没有什么中意，想是没有美人。便语江彬道："我等不若到家里走罢！"原来武宗在宣府行辕，乐而忘返，尝信口称为家里，江彬已是惯闻，便饬侍从整备銮驾，驰还宣府。

一住数日，武宗因路途已熟，独自微行，连江彬都未带得，信步徐行，左顾右盼，俄至一家酒肆门首，见一年轻女郎，淡妆浅抹，艳丽无双，不禁目眩神迷，走入肆中，借沽饮为名，与她调遣。那女子只道他是沽客，进内办好酒肴，搬了出来，武宗欲亲自接受，女子道："男女授受不亲，请客官尊重些儿！"随将酒肴陈设桌上。武宗见她措词典雅，容止大方，益觉生了爱慕，便问道："酒肆中只你一人么？"女子答道："只有兄长一人，现往乡间去了。"武宗又问她姓氏，女子腼腆不言。武宗又复穷诘，并及乃兄名字，女子方含羞答道："奴家名凤，兄长名龙。"武宗随口赞道："好一个凤姐儿。凤兮凤兮，应配真龙。"绝妙凑趣。李凤听着，料知语带双敲，避入内室。武宗独酌独饮，不觉愁闷起来，当下举起箸来，向桌上乱敲，惊动李凤出问。武宗道："我独饮无伴，甚觉没味，特请你出来，共同一醉。"李凤轻詈道："客官此

言，甚是无礼，奴家非比青楼妓女，客官休要错视！”武宗道：“同饮数杯，亦属无妨。”李凤不与斗嘴，又欲转身进内。武宗却起身离座，抢上数步，去牵李凤衣袖。竟要动粗。吓得李凤又惊又恼，死命抵拒，只是一个弱女子，哪及武宗力大，不由分说，似老鹰拖鸡一般，扯入内室。李凤正要叫喊，武宗掩她樱口道：“你不要惊慌，从了我，保你富贵。”李凤尚是未肯，用力抗拒，好容易扳去武宗的手，喘吁吁的道：“你是什么人，敢如此放肆？”武宗道：“当今世上，何人最尊？”李凤道：“哪个不晓得是皇帝最尊。”武宗道：“我就是最尊的皇帝。”李凤道：“哄我作什么？”武宗也不及与辩，自解衣襟，露出那平金绣蟒的衣服，叫她瞧着。李凤尚将信未信，武宗又取出白玉一方，指示李凤道：“这是御宝，请你认明！”李凤虽是市店娇娃，颇识得几个文字，便从武宗手中，细瞧一番，辨出那“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料得是真皇帝，不是假皇帝，且因平时曾梦身变明珠，为苍龙攫取，骇化烟云而散，至此始觉应验。况武宗游幸宣府，市镇上早已传扬，此番侥幸相逢，怕不是做日后妃嫔，遂跪伏御前道：“臣妾有眼无珠，望万岁恕罪！”武宗亲自扶起，趁势抱入怀中，脸对脸，嘴对嘴，亲了一会美满甘快的娇吻。上方面舌度丁香，下方面手宽罗带，霎时间罗襦襟解，玉体横陈，武宗自己，亦脱下征袍，阖了内户，便将李凤轻轻的按住榻上，纵体交欢。正是庐家少女，亲承雨露之恩，楚国襄王，又作行云之梦。落殷红于寝褥，狼藉胭脂，沾粉汗于征衫，娇啼宛转。刚在彼此情浓的时候，李龙已从外进来，但见店堂内虚无一人，内室恰关得很紧，侧耳一听，恰有男女媟亵声，不由得愤怒起来，亟出门飞报弁兵，引他捉奸。不意弁目进来，武宗已高坐堂上，呼令跪谒。自作皇帝自喝道，煞是好看。弁目尚在迟疑，李凤从旁娇呼道：“万岁在此，臣下如何不跪？”弁目听得万岁两字，急忙俯伏称臣，自称万死。李龙亦吓得魂不附体，急跪在弁目后面，叩头不迭。武宗温谕李龙，着至镇国府候旨。一面命弁目起身，出备舆马，偕李凤同入镇国府中。李龙亦到府申谒，得授官职，蒙赐黄金千两。

转瞬间已是残冬，京内百官，又连篇累牍的奏请回銮。武宗亦恋着凤姐儿，无心启程，且欲封凤姐为妃嫔，令她自择。李凤固辞道：“臣妾福薄命微，不应贵显，今乃以贱躯事至尊，已属喜出望外，何敢再沐荣封？但望陛下早回宫阙，以万民为念，那时臣妾安心，比爵赏还荣十倍呢。”好凤姐比江彬胜过十倍。武宗为之颔首。且见李凤玄衣玄裳，益显娇媚，所以暂仍旧服，不易宫妆。李凤又尝于枕畔筵前，委婉屡劝，武宗乃择于次年正月，车驾还京。光阴似箭，岁运更新，武宗乃启跸回都，带着李凤及所有美人，一同就道，到了居庸关，忽天大雷雨，

惊动娇躯，关口所凿四大天王，又是怒气勃勃，目若有光。毕竟李凤是小家碧玉，少见多怪，偶然睹此，不觉惊骇异常，晕倒车上。武宗忙把她救醒，就关外借着驿馆，作为行宫，令李凤养疾。李凤伏枕泣请道："臣妾自知福薄，不能入侍宫禁，只请圣驾速回，臣妾死亦瞑目了。"我不忍闻。武宗亦对她垂泪道："朕情愿抛弃天下，不愿抛弃爱卿。"李凤又呜咽道："陛下一身，关系重大，若贱妾生死，何足介怀？所望陛下保持龙体，惠爱民生。"说至此，已是气喘交作，不能再言，过了片刻，两目一翻，悠然长逝了。化作烟云，应了梦兆，但观她将死之言，恰是一位贤女子。武宗大为震悼，命葬关山上面，待以殊礼，用黄土封茔，一夜即变成白色。武宗道："好一个贤德女子，至死尚不肯受封，可惜朕无福德，不能使她永年，作为内助。但一女子尚知以社稷为重，朕何忍背她遗言？"当下命驾入关。

不数日即至德胜门，门外已预搭十里长的彩棚，悬灯结彩，华丽非常。还有彩联千数，尽绣成金字序文，以及四六对句，无非是宣扬圣德，夸美武功。最可笑的，是对联颂词上，所具上款，只称威武大将军，下款百官具名，也将臣字抹去，但列着职衔名姓，闻系武宗预先传示，教他这般办法，所以众官不敢违旨，一切奉令而行。真同儿戏。杨廷和、梁储等率领众官，备着羊羔美酒，到彩棚旁恭候，但见全副銮驾，整队行来，一对对龙旌凤翣，一排排黄钺白旌，所有爪牙侍卫，心腹中官，以及宫娥彩女，不计其数。随后是宝盖迎风，金炉喷雾，当中拥着一匹红鬃骏马，马上坐着一位威武大将军，全身甲胄，仪表堂皇，就是明朝的武宗正德皇帝。褒中寓贬。众官一见驾到，伏地叩头，照例三呼。武宗约略点首，随下坐骑，徐步入彩幄中，升登临时宝座。众官复随入朝谒，杨廷和恭捧瑶觞，梁储执斝斟酒，蒋冕进奉果榼，毛纪擎献金花，次第上呈，庆贺凯旋。想是战胜无数美人，所以具贺凯旋哩。武宗饮了觞酒，尝了鲜果，受了金花，欣然语众官道："朕在榆河，亲斩一敌人首级，卿等曾知道吗？"好算是虚前空后的武功。廷和等闻旨，不得不极力颂扬。正是无可奈何。武宗大喜，复下座出帐，驰马入东华门，径诣豹房去了。众官陆续归第。小子有诗咏道：

仗剑归来意气殊，百官蒲伏效嵩呼。

贾皋射雉夫人笑，我怪明廷尽女奴。

武宗还京以后，曾否再游幸，且俟下回说明。

武宗性好游嬉，而幸臣江彬，即凯其所好，导以佚游。彬

之意，不但将顺逢迎，且欲避众攘权，狡而且鸷，已不胜诛；甚且多方蛊惑，使之流连忘返，怙过遂非，索妇女于夜间，称寓府为家里，失德无所不至；而又自称总兵，不君不臣，走马阳和，猝遇强敌，其不遭寇盗之明击暗刺，尚为幸事。然其行事，一何可笑也。游龙戏凤一节，正史不载，而稗乘记及轶闻，至今且演为戏剧，当不至事属子虚。且闻武宗还宫，实由李凤之死谏，以一酒家女子，能知大体，善格君心，殊不愧为巾帼功臣，杨廷和辈，且自惭弗如矣。亟录之以示后世，亦阐扬潜德之一则也。

第五十回　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

却说武宗还京，适南郊届期，不及致斋，即行郊祀礼。礼毕，纵猎南海子，且令于奉天门外，陈设应州所获刀械衣器，令臣民纵观，表示威武。忙碌了三五天，才得闲暇。又居住豹房数日，猛忆起凤姐儿，觉得她性情模样，非豹房诸女御所及，私下嗟叹，闷闷不乐。江彬入见，武宗便与谈及心事，江彬道："有一个凤姐儿，安知不有第二个凤姐儿？陛下何妨再出巡幸，重见佳人。"武宗称善，复依着老法儿，与江彬同易轻装，一溜烟似的走出京城，径趋宣府。关门仍有谷大用守着，出入无阻。杨廷和等追谏不从，典膳李恭，拟疏请回銮，指斥江彬。疏尚未上，已被彬闻知，阴嗾法司，逮狱害死。给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御史叶忠，痛哭陈书，皆不见报。闲游了两三旬，忽接到太皇太后崩逝讣音，太皇太后见四十四回。不得已奔丧还京，勉勉强强的守制数月。到了夏季，因太皇太后祔丧有期，遂托言亲视隧道，出幸昌平。到昌平后，仅住一日，竟转往密云，驻跸喜峰口。

民间讹言大起，谓武宗此番游幸，无非采觅妇女，取去侍奉，大家骇惧得很，相率避匿。永平知府毛思义，揭示城中，略言："大丧未毕，车驾必无暇出幸，或由奸徒矫诈，于中取利，尔民切勿轻信！自今以后，非有抚按府部文书，若妄称驾至，借端扰民，一律捕治勿贷！"民间经他晓谕，方渐渐安居，不意为武宗所闻，竟饬令逮系诏狱；羁禁数月，才得释出，降为云南安宁知州。武宗住密云数日，乃返至河西务，指挥黄勋，借词供应，科扰吏民。巡按御史刘士元，遣人按问，勋竟逃至行在，密赂江彬等人，诬陷士元。武宗命将士元拿至，裸系军门，杖他数十。可怜士元为国为民，存心坦白，偏被他贫官污吏，狼狈为奸，平白地遭了杖辱，无从呼吁。武宗管什么曲直，总要顺从他才算忠臣，例得封赏，否则视为悖逆，滥用威刑，这正所谓喜怒任情，刑赏倒置呢。实是专制余毒。

到了太皇太后梓宫，出发京师，武宗方驰还京中，仍著戎服送葬，策马至陵，就饮寝殿中。一杯未了又一杯，直饮得酒气薰蒸，高枕安卧，百官以梓宫告窆后，例须升主祔庙，不得不请上主祭。入殿数次，只听得鼾声大作，不便惊动，只好大家坐待；直至黄昏，武宗方梦回黑甜，起身祭主，猛听得疾风暴雨，继以响雷，殿上灯烛，一时尽灭，侍

从多半股栗，武宗恰谈笑自如。此君也全无心肝。礼毕还宫，御史等因天变迭至，吁请修省。疏入后，眼睁睁的望着批答，不料如石沉大海一般，毫无影响。过了数日，恰下了一道手谕，令内阁依谕草敕，谕中言宁夏有警，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统六师往征，江彬为威武副将军扈行。可发一噱。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见了这谕，大都惊愕起来，当下不敢起草，公议上疏力谏。武宗不听，令草诏如初。杨廷和称疾不出，武宗亲御左顺门，召梁储入，促令草制。储跪奏道："他事可遵谕旨，此制断不敢草。"武宗大怒，拔剑起座道："若不草制，请试此剑！"储免冠伏地，涕泣上陈道："臣逆命有罪，情愿就死。若命草此制，是以臣令君，情同大逆，臣死不敢奉诏。"武宗听了此语，意中颇也知误，但不肯简直认错，只把剑遥掷道："你不肯替朕草诏，朕何妨自称，难道必需你动草么？"言已径去。

越宿，并未通知阁臣，竟与江彬及中官数人，出东安门，再越居庸关，驻跸宣府。念念不忘家里，可谓思家心切。阁臣复驰疏申谏，武宗非但不从，反令兵户工三部，各遣侍郎一人，率司属至行第办事。一面日寻佳丽，偏偏找不出第二个凤姐儿。江彬恐武宗愁烦，又导他别地寻娇，乃自宣府趋大同。复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直抵绥德州。访得总兵官戴钦，有女公子，色艺俱工，遂不及预先传旨，竟与江彬驰入戴宅。戴钦闻御驾到来，连衣冠都不及穿戴，忙就便服迎谒，匍匐奏称："臣不知圣驾辱临，未及恭迎，应得死罪。"武宗笑容可掬道："朕闲游到此，不必行君臣礼，快起来叙谈！"特别隆恩。戴钦谢过了恩，方敢起身。当即饬内厨整备筵席，请武宗升座宴饮，彬坐左侧，自立右旁。武宗命他坐着，乃谢赐就坐。才饮数杯，武宗以目视彬，彬已会意，即开口语钦道："戴总兵知圣驾来意否？"戴钦道："敢请传旨。"江彬道："御驾前幸宣府，得李氏女一人，德容兼备，正拟册为宫妃，不期得病逝世。今闻贵总兵生有淑女，特此临幸，亲加选择，幸勿妨命！"戴钦不敢推辞，只好说道："小女陋质，不足仰觐天颜。"彬笑道："总兵差了，美与不美，自有藻鉴，不必过谦。"戴钦无奈，只得饬侍役传入，饰女出见。不多时，戴女已妆罢出来，环珮珊珊，冠裳楚楚，行近席前，便拜将下去，三呼万岁。武宗亟宣旨免礼，戴女才拜罢起来。但见她丰容盛歔，国色天香，端凝之中，另具一种柔媚态度。是大家女子身份。当由武宗瞧将过去，不禁失声称妙。江彬笑语戴钦道："佳人已中选了，今夕即烦送嫁哩！"戴女闻着，芳心一转，顿觉两颊绯红。武宗越瞧越爱，还有何心恋饮，匆匆喝了数杯，便即停觞。江彬离座，与戴钦附耳数言，即偕武宗匆匆别去。过了半日，即有彩舆驰至，来迎戴女。钦闻了彬言，正在踌躇，蓦见彩舆已到，那时又不敢忤

旨，没奈何硬着头皮，遣女登舆。生离甚于死别，戴女临行时，与乃父悲泣相诀，自不消说。去做妃嫔，还要哭泣吗？武宗得了戴女，又消受了几日，复命启跸，由西安历偏头关，径诣太原。

太原最多乐户，有名的歌妓，往往聚集。武宗一入行辕，除抚按入觐，略问数语外，即广索歌妓侑酒。不多时，歌妓陆续趋至，大家献着色艺，都是娇滴滴的面目，脆生生的喉咙，内有一妇列在后队，独生得天然俏丽，脂粉不施，自饶美态，那副可人的姿色，映入武宗眼波，好似鹤立鸡群，不同凡艳。当下将该妇召至座前，赐她御酒三杯，令她独歌一曲。该妇叩头受饮，不慌不忙的立将起来，但听她娇喉婉转，雅韵悠扬，一字一节，一节一音，好似那么凤度簧，流莺绾曲，惹得武宗出了神，越听越好，越看又越俏，不由得击节称赏。到了歌阕已终，尚觉余音绕梁，袅袅盈耳，江彬凑趣道："这歌妇的唱工，可好么？"武宗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溺情如许。说毕，复令该妇侍饮。前只赐饮，此则侍饮。那歌妇幸邀天眷，喜不自禁，更兼那几杯香醪，灌溉春心，顿时脸泛桃花，涡生梨颊，武宗瞧着，忍不住意马心猿，便命一班女乐队，尽行退去，自己牵着该妇香袂，径入内室，那妇也身不由主，随着武宗进去。看官！你想此时的武宗，哪里还肯少缓？当即将该妇松了纽扣，解了罗带，挽入罗帏，饱尝滋味。比侍饮又进一层。最奇的是欢会时候，仍与处子无二，转令武宗惊异起来，细问她家世履历，才知是乐户刘良女，乐工杨腾妻。武宗复问道："卿既嫁过杨腾，难道杨腾是患天阉么？"刘氏带喘带笑道："并非天阉，实由妾学内视功夫，虽经破瓜，仍如完璧。"武宗道："妙极了，妙极了。"于是颠鸾倒凤，极尽绸缪。写刘女处处与戴女不同，各存身份。自此连宵幸御，佳味醰醰，所有前此宠爱的美人，与她相比，不啻嚼蜡。武宗心满意足，遂载舆俱归，初居豹房，后入西内，宠极专房，平时饮食起居，必令与俱，有所乞请，无不允从。左右或触上怒，总教求她缓颊，自然消释。宫中号为刘娘娘，就是武宗与近侍谈及，亦尝以刘娘娘相呼。因此江彬以下，见了这位刘娘娘，也只好拜倒裙下，礼事如母，尊荣极矣，想为杨腾妻时，再不图有此遇。这且慢表。

且说武宗在偏头关时，曾自加封镇国公，亲笔降敕，有云："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录五千石，著吏部如敕奉行！"愈出愈奇。杨廷和、梁储等，联衔极谏，都说是名不正，言不顺，请速收回成命。武宗毫不见纳。又追录应州战功，封江彬为平虏伯，许泰为安边伯，此外按级升赏，共得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及载刘娘娘还京，群臣奉迎如前

仪，未几又思南巡，特手敕吏部道："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又谕礼部道："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令往两畿山东，祀神祈福。"复谕工部，速修快船备用。敕下后，人情汹汹，阁臣面阻不从。翰林院修撰舒芬，愤然道："此时不直谏报国，尚待何时？"遂邀同僚崔桐等七人，联名上疏道：

> 陛下之出，以镇国公为名号，苟所至亲王地，据勋臣之礼以待陛下，将朝之乎？抑受其朝乎？万一循名责实，求此悖谬之端，则左右宠幸之人，无死所矣。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圣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不尽，其志非恭顺，盖听陛下之自坏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为陛下言者：江右有亲王之变，指宁王宸濠事，见后。大臣怀冯道之心，以禄位为故物，以朝宇为市廛，以陛下为弈棋，以委蛇退食为故事，特左右宠幸者，智术短浅，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闻此言，虽禁门之前，亦警跸而出，安肯轻亵而漫游哉？况陛下两巡西北，四民告病，今复闻南幸，尽皆逃窜，非古巡狩之举，而几于秦皇、汉武之游。万一不测，博浪柏人之祸不远矣。臣心知所危，不敢缄默，谨冒死直陈！

兵部郎中黄巩，闻舒芬等已经入奏，乞阅奏稿，尚以为未尽痛切，独具疏抗奏道：

> 陛下临御以来，祖宗纪纲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之手，至是将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而不知有陛下，宁忤陛下而不敢忤权臣，陛下勿知也。乱本已生，祸变将起，窃恐陛下知之晚矣。为陛下计，亟请崇正学，通言路，正名号，戒游幸，去小人，建储贰，六者并行，可以杜祸，可以弭变，否则时事之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臣自知斯言一出，必为奸佞所不容，必有蒙蔽主聪，斥臣狂妄者，然臣宁死不负陛下，不愿陛下之终为奸佞所误也。谨奏！

员外郎陆震，见他奏稿，叹为至论，遂愿为联名，同署以进。吏部员外郎夏良胜，及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复连疏上陈。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陈俸等五十三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又接连奏阻。连御医徐鏊，亦援引医术，独上一本。武宗迭览诸奏，已觉烦躁得很，加以江彬、钱宁等人从旁媒蘖，遂下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鏊等于狱，并罚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门外五日。既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

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等三人，连名疏又相继呈入。武宗益怒，不问他什么奏议，总叫按名拿办，一律逮系。可怜诸位赤胆忠心的官员，统是铁链郎当，待罪阙下，昼罚长跪，夜系囹圄。除有二三阁臣，及尚书石璠疏救外，无人敢言。京师连日阴霾，日中如黄昏相似。南海子水溢数尺，海中有桥，桥下有七个铁柱，都被水势摧折。金吾卫指挥张英，慨然道："变象已见，奈何不言？"遂袒着两臂，挟了两个土囊，入廷泣谏。武宗把他叱退，他即拔刀刺胸，血流满地。卫士夺去英刃，缚送诏狱，并问他囊土何用。英答道："英来此哭谏，已不愿生，恐自到时污及帝廷，拟洒土掩血呢。"也是傻话。嗣复下诏杖英八十。英胸已受创，复经杖责，不堪痛苦，竟毙狱中。复由中旨传出，令将舒芬等百有七人，各杖三十，列名疏首的，迁谪外任，其余夺俸半年。黄巩等六人，各杖五十，徐鏊戍边，巩、震、良胜、潮俱削籍，林大辂、周叙、余廷瓒各杖五十，降三级外补，余杖四十，降二级外补。江彬等密嘱刑吏，廷杖加重，员外陆震，主事刘校、何遵，评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瓒，行人詹轼、刘槩、孟阳、李绍贤、李惠、王翰、刘平甫、李翰臣，刑部照磨刘珏等十余人，竟受刑不起，惨毙杖下。明之尽罪谏官，以此为始。武宗又申禁言事，一面预备南征，忽有一警报传来，乃由宁王宸濠，戕官造反等情，说将起来，又是一件大逆案出现。

小子有诗叹道：

宁死还将健笔扛，千秋忠节效龙逢。

内廷臣子无拳勇，可奈藩王未肯降。

毕竟宸濠如何谋反，待小子稍憩片刻，再续下回。

观武宗之所为，全是一个游戏派，滑稽派。微服出游，耽情花酒，不论良家女子，及乐户妇人，但教色艺较优，俱可占为妃妾，是一游戏派之所为也。身为天子，下齿臣工，自为总兵官，并加镇国公及太师，宁有揽政多日，尚若未识尊卑，是一滑稽派之所为也。阁臣以下，相率泣谏，宁死不避，其气节有足多者，而武宗任情侮辱，或罚廷跪，或加廷杖，盖亦由奴视已久，处之如儿戏然。充类至尽，一桀而已矣，一纣而已矣，岂徒若汉武帝之称张公子，唐庄宗之称李天下已哉？书中陆续叙来，情状毕现，可叹亦可笑也。

明史演义（下）

第五十一回　豢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

却说宁王宸濠，系太祖子宁王权五世孙，宁王权为成祖所绐，徙封江西，见第二十二回及二十七回。历四世乃至宸濠，宸濠父名觐钧，尝纳娼女为妾，乃生此儿。及年长，轻佻无威仪，术士李自然、李日芳等，反说他龙姿凤表，可为天子。又是术士作祟。又谓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因此宸濠沾沾自喜。当刘瑾得志时，曾遣中官梁安，辇金银二万到京，贿通刘瑾，朦胧奏请，准改南昌左卫为宁藩护卫，且准与南昌河泊所一处，宸濠遂得养兵蓄财，阴图潜窃。及刘瑾伏诛，兵部议奏，又将他护卫革去，他越觉心中怏怏，谋变益亟。

先是兵部尚书陆完，为江西按察使，与宸濠颇为投契，及完掌兵部，宸濠复馈遗不绝，求完代为设法，给还护卫。完复书宸濠，请他援引祖训，上书自请，方可代为申奏等语。适值伶人臧贤，得宠武宗，有婿在御前司钺，犯了国法，充南昌卫军，宸濠力为照拂，并托他转达乃翁，在京说项，臧贤自然应允。宸濠一面上疏，一面暗遣心腹，载宝入京，寓居臧贤家中，将所携的珍品，分馈权要，乞为疏通，大家亦无不心许。只有大学士费宏，籍隶江西，素知宸濠蓄有异谋，尝在朝中宣言道："闻宁王辇金入京，谋复护卫，若听他所为，我江西人必无噍类，我在阁一日，必不允行。"陆完、臧贤，闻费宏言，不敢卤莽行事，只好商诸钱宁。钱宁已得了厚赂，遂与陆完定计道："三月十五日，系廷试进士的日子，内阁与部院大臣，皆须至东阁读卷，公可于十四日，投复宁王乞复护卫疏，我与杨公廷和说知，请他即日批准，那时还怕费宏反抗么？"陆完大喜，依计行事，果然手到成功，竟复宁藩护卫。嗣复恐费宏反对，大家进谗诬宏，勃令致仕。宏南归时，宸濠又遣人行劫，纵火焚宏舟，行李皆为灰烬，只宏挈眷走脱，还算幸事。

宸濠又讨好武宗，知武宗性爱玩具，特于元宵节前，献入奇巧灯彩，所有鱼龙人物，活动如生；且遣人入宫悬挂，代为装置，依檐附壁，张着数十百盏异灯。武宗见了，大加赞赏。及武宗回入豹房，猛听得人声鼎沸，警铎乱鸣，不知是何变故？忙驰向院中仰望，但见一片红光，冲达云霄，把全院照得通红，心中大为惊异。又走上平台观看，那火势越烧越猛，远近通明。内侍凭着臆测，即启奏武宗道："这失火的地方，怕不是乾清宫么？"武宗反笑说道："好一棚大烟火，想是祝融氏

趁着元宵，也来点缀景色哩。”正是笑话。次日并不查勘，还是杨廷和等上疏，请武宗避殿修省，武宗才下了一道诏旨，略将遇灾交儆的套话，抄袭几句，便算了结。张灯失火，原不得谓天灾，修省何用？

宸濠已潜结内援，复私招外寇，剧盗杨清、李甫、王儒等百余人，统是江湖有名的响马，都受了宁藩招抚，入居府中，号为把势。宸濠以无人统率，未免散漫，又礼聘鄱阳湖盗首杨子乔，做了群盗的统领，并闻举人刘养正，读书知兵，延入府中，密访机务。刘举宋太祖陈桥兵变故事，作为谈资，听得宸濠孜孜忘倦，叹为奇材，就把那历年隐图，和盘说出，请他臂助。刘养正本是个篾片朋友，一味儿献谀贡媚，称他为拨乱真人，宸濠益喜，竟呼养正为刘先生，留居幕府，待若军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宁，侦知宁府举动，不便隐忍，乃发愤上疏道：

> 宁王自复护卫以来，骚扰闾阎，钤束官吏，礼乐政令，渐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群盗也。伏乞圣明广集群议，简命才节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抚之职，假以陈金、彭泽之权，陈金、彭泽事见四十八回。销隙寝邪于无形；并饬王自主其国，仰遵祖训，勿挠有司以防未然，庶内有以安宗社，外有以保懿亲，一举两善，无逾于此。谨祈准奏施行！

这疏一上，武宗颇也疑惧，遂命河南左布政孙燧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宸濠闻着，未免反侧不安，只得申奏朝廷，诿过近属，先将自己的罪状，洗刷一番；又奏胡世宁离间亲亲，妖言诽谤，请立刻逮问等说。这奏章方才拜发，朝旨已升世宁为福建按察使。宸濠佯为饯别，请他入宴，饮食中置着毒物，一时未曾发泄。至世宁就道后，腹痛异常，泻了几次恶血，几乎丧命。道经浙江，因家住浙境，就便省墓，哪知捕逮世宁的中旨，已至浙江，著巡浙御史潘鹏，就近拘拿。幸浙江按察使李承勋，与世宁交好，急留世宁入署，令他改姓埋名，从间道归命京师，免致暗算。世宁依计前行。果然潘鹏受了宸濠密托，遣人在要途守候，拟拿到世宁，即置死地。亏得世宁先事预防，不遭毒手。到京后又秦辩宁王必反，有旨驳斥，拘系狱中。世宁虽入囹圄，依旧孤忠未泯，接连上了三书，俱不见报。锦衣校尉，反受了中官密嘱，连番拷掠，害得世宁气息奄奄，仅存残喘。中官钱宁等，尚说他诬告亲王，定欲加他死罪。大理寺少卿胡瓒抗言道：“宁王谋为不轨，幸得世宁举发，这般功臣，反欲加他死罪，奈何服天下？”未几，江西抚按孙燧、李润等，复奏称世宁无罪，乃得减死，仍谪戍辽东、沈阳卫。胡瓒夺俸受惩。

宸濠因武宗无嗣，糟蹋许多妇女，尚未得产一儿，可见寡欲生男之

说，实有至理。复阴托钱宁，令取中旨，召己子入京，司香太庙。宁又替他面奏，但说宁王如何勤孝，怂恿武宗，用异色龙笺报赐。这异色龙笺，寻常罕用，只有御赐监国书牍，方用此笺。武宗也不分皂白，就依了钱宁言，裁答下去。宸濠得书大喜，遂欲拓建府居，制拟大内。左布政张嵿，以土地属自己管辖，不许侵占，宸濠乃送他食品四项，一系干枣，一系鲜梨，一系生姜，一系芥菜。嵿启视毕，呼来使刘吉道："我知宁王的用意了。他欲我早离此地，免得与他反对。但臣子受命朝廷，行止一切，不得擅专，宁王也是人臣，难道得干预我么？"说得刘吉哑口无言。嵿即将原物退还，交给刘吉携归。宸濠没法，只好取出金帛，再去求钱宁设法。宁嘱吏部调嵿还都，升为光禄寺卿，嵿乃离任去讫。还是运气。

宸濠又令党羽王春、余钦等，招募剧盗凌十一、闵廿四、吴十三等五百余人，与杨清等同匿丁家山寺，劫掠民财商货，储入府库。复厚结广西土官狼兵，以及南赣、汀漳等处各峒蛮，使为外援。一面遣人往广东，收买皮帐，制成皮甲。且在邸第内私立冶厂，督造枪刀盔甲，并佛郎机铳等，砧锤丁当的声音，彻夜不绝。会吴十三等，往劫新建库银七千两，藏置窝主何顺家中，事为巡抚孙燧闻悉，立饬南昌知府郑瑊，率役破窠，取归库银，拘戮何顺。孙燧复派兵捕盗，拿住吴十三等，械系南康府狱中。凌十一、闵廿四，竟往报宸濠，召集群盗，劫还吴十三。不愿做藩王，甘去做盗魁，想是做藩王的趣味，不如盗贼为佳。孙燧大愤，迭行奏闻，书凡七上，都被宸濠遣党邀截，无一得达。惟自劾乞休一疏，总算到京，也不见有甚么批答。

时佥事许逵，见四十七回。就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密谒孙燧，请他先发制人。燧恐兵力未足，迟迟不发，适宸濠父死，居苫块间，矫情饰礼，阴嗾南昌生徒揄扬孝行，一面胁迫孙燧，据事奏闻。燧欲缓他逆谋，依言具奏。武宗览奏道："百官贤应该升职，宁王贤何必申奏，孙燧也太糊涂了。"糊涂皇帝，应有此糊涂臣子。太监张忠在旁，即启奏道："称宁王孝，便讥陛下不孝；称宁王勤，便讥陛下不勤。"武宗惊异道："孙燧敢如此么？"张忠道："这恐由钱宁、臧贤所主使。他两人交通宁王；早谋为逆，难道陛下尚未闻知么？"原来江彬与钱宁有隙，张忠素附江彬，所以乘间倾宁。都是好人。武宗被忠一说，为之动容。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初亦党濠，无非有钱到手。至是知濠谋逆，且闻武宗已入忠言，乃议再削宁藩护卫，以免后患。御史萧淮，又尽情举发，并言宁藩侦卒，多寄匿臧贤家。于是诏饬校尉，至贤家搜查。贤家多复壁，外蔽木橱，内通长巷，宁藩侦卒林华，竟从复壁中逸

去。校尉以“形迹可疑”四字，入复上命。杨廷和请仿宣宗处赵府故事，见三十二回。遣勋戚大臣往谕，叛迹已著，岂宣谕所得了耶？武宗准奏，因令太监赖义，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等，持谕戒饬，乘便收撤护卫。

这边方奉命登程，那边正开筵祝寿，原来宸濠生辰，系六月十三日，届期悬灯演戏，设宴征歌，宁府中非常热闹。所有镇守官，巡抚官，按察司，都御史等，都趋府祝贺，齐集一堂，大家欢呼畅饮，兴高采烈。忽报林华到来，当由宸濠传入，林华踉跄登堂，尚带三分气喘，意欲禀报京事，无奈众官满座，不便直陈，只得张皇四顾。宸濠心知有异，便召他入内，屏人与语。约历片时，方再出陪宾。大众正在酣醉时候，也无暇问及，等到酒阑席散，客去天昏，宸濠便召刘养正、刘吉密议，将林华所报情形，复述一遍。养正道：“事急了，俗语有云，先下手为强，若再迟疑，要为人所制了。”宸濠即请他设计，由养正沉思一会，方道：“有了有了。”随即与宸濠附耳道：“如此如此。”两个“有了”，两个“如此”，好一对仗。说了数语，把一个宁王宸濠，引得欢天喜地。当下召入盗首吴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授他密计，令各率党羽，带领兵器，分头埋伏去讫。

转瞬天明，即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实入府，将乘机起事的意思，与他说了。士实本与宸濠交游，听知此话，唯唯从命。辰牌将近，巡镇三司各官，陆续前来谢宴，依次拜毕，但见府中护卫，带甲露刃，尽入庭中。宸濠出立露台，大声道：“孝宗在日，为李广所误，抱民家养子，紊乱宗祧，我列祖列宗，不得血食，已是一十四年。昨奉太后密旨，令我起兵讨贼，尔等曾知道么？”众官闻言，面面相觑。独巡抚孙燧，毅然道：“密旨何在？取来我瞧！”宸濠叱道：“不必多言，我今拟往南京，你愿保驾么？”居然自称御驾。孙燧怒目视濠道：“你说什么？可知道天无二日，臣无二主，太祖法制具在，哪个敢行违悖？”言未已，但听宸濠大呼道：“把势快来！”四字说出，吴十二、凌十一、闵廿四等，俱应声入内。当由宸濠发令，将孙燧绑缚起来，众官相顾失色。按察司副使许逵，上前指濠道：“孙都御史，是朝廷大臣，你乃反贼，擅敢杀他么？”复顾孙燧道：“我曾云先发制人，未邀允许，今已为人所制，尚有何言？”孙燧尚是忠臣，但不从逵言，亦嫌寡断。宸濠复指令群盗，缚住许逵，并问逵有何说？逵叱道：“逵只有一片赤心，哪肯从你反贼？”且缚且骂。燧亦痛詈不绝。宸濠大怒，令校尉火信等，把两人痛殴，击断孙燧左臂，逵亦血肉模糊，两人气息仅属，由宸濠喝令牵出城门，一同斩首。逵临死，尚痛骂道：“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

贼。”至两人殉义时，天空中炎炎的烈日，忽被黑云遮住，惨澹无光，宸濠反借此示威，并将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右布政胡濂，参政陈杲、刘斐，参议许效廉、黄宏，佥事顾凤，都指挥许清、白昂，及太监王宏等，统行拘住，械锁下狱。马思聪、黄宏，绝粒死了。宸濠遂令刘养正草檄，传达远近，革去正德年号，指斥武宗，授刘养正为右丞相，李士实为左丞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分遣逆党娄伯、王春等四出收兵，胁降左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杨璋，副使唐锦诸人。一面令吴十三、闵廿四等，夺船顺流，往攻南康，知府陈霖遁去，转攻九江，兵备副使曹雷，及知府汪颖等亦遁。数城俱陷，大江南北皆震。

为了这番乱事，遂引出一位允文允武的儒将，削平叛藩，建立奇功，这位儒将是谁？就是前时反对刘瑾，谪戍龙场驿的王守仁。大书特书。守仁自谪居龙场，因俗化导，苗黎悦服。当刘瑾伏诛，调任庐陵知县，未几召入京师，累迁鸿胪寺卿。寻因江西多盗，擢他为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既莅任，即檄闽、广两省会兵，先讨大帽山贼，连破四十余寨，擒贼首詹师富。复进讨大庾、横水、左溪诸贼，逐去贼首谢志山等，所在荡平。赣州知府邢珣，吉安知府伍文定，亦奉檄平定桶冈，招降贼首蓝廷凤，破巢八十有四，俘斩六千有奇。守仁又诱斩浰头贼首池仲容，及弟仲安，追余贼至九连山，扫清巢穴，芟雉无遗。数十年巨寇，一并肃清，远近惊服如神明。守仁因境内大定，往谒宸濠。濠留他宴饮，适李士实亦同在座，彼此谈论时政得失。士实道：“世乱如此，可惜没有汤武。”已有煽动宸濠之意。守仁道：“即有汤武，亦须伊吕。”宸濠道：“有汤武便有伊吕。”守仁道：“有了伊吕，必有夷齐。”彼此标示暗号，煞是机锋暗对。宴毕散去。宸濠知守仁不肯相从，屡欲加害，守仁也暗中防备，巧值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作乱，警报传至京师，兵部尚书王琼，语主事应典道：“进贵事小，宁藩事大，我意欲调王守仁一行，借着进贵乱事，给他敕书，俾他得调动兵马，相机行事，他日有变，不患呼应不灵了。”王琼此言，恰是有识，然亦由守仁命不该死。应典很是赞成。遂奏请赐敕王守仁，令查处福州乱军。守仁奉命即行，所以宸濠起事，江西守臣，多遇害被执，独守仁得免。守仁行至丰城，丰城知县顾佖，已得宸濠反信，告知守仁，并说宸濠有悬购守仁的消息，守仁临机应变，立刻易服改装，潜至临江。知府戴德孺，闻守仁远来，倒屣出迎，请他入城调度，这一番有分教：

奇士运筹期破贼，叛藩中计倏成擒。

毕竟守仁如何定计，且看下回表明。

本回叙宸濠谋变始末，简而不漏，详而不烦。宸濠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宫廷岂无所闻？误在当道得贿，暗中袒护，俾得从容布置，豢盗贼，制兵甲，直至戕害抚臣，名城迭陷，设无王琼之先行设法，王守仁之驰归决策，则大江上下，偏布贼党，明廷尚有豸乎？大学士杨廷和，身居重要，初亦与叛藩往来，至萧淮等举发奸谋，尚欲援宣德故事，遣使往谕，促使为变。孙燧、许逵之被害，未始非廷和致之。廷和之误国且如此，彼钱宁、臧贤辈，何足责乎？

第五十二回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

却说王守仁到了临江，与知府戴德孺接谈，德孺向守仁问计，守仁道："是处地濒大江，且与省会甚近，易攻难守，不若速趋吉安，还可整顿防务，抵御叛贼。"德孺又问道："我公晓畅军机，料敌如神，今日宸濠举兵，应趋何向？"守仁道："为宸濠计，恰有上中下三策：若他直趋京师，出其不意，最是上策。否则径诣南京，大江南北，亦必受害，虽非上策，也是中策。如或专据南昌，不越雷池一步，便是下策。他日王师齐集，四面夹攻，便如瓮中捉鳖，束手成擒了。"确是料敌如神。德孺很是佩服。守仁即转赴吉安，与知府伍文定，筹商战守机宜。守仁道："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南京必不可保，我已定下计策，令他不敢东行。十日以后，各军调集，那时可战可守，便不足虑了。"文定道："宁王暴虐无道，久失人心，哪里能成大事？得公为国讨贼，何患不济？"守仁道："古人说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现在发兵伊始，须先备粮食，修器械，治舟楫，一切办齐，方免仓皇。"此是用兵要诀。文定道："公言甚是。某虽不才，愿为效力。"守仁大喜，即与文定筹备军事，一面遣骑四出，向各府州投递檄文，略言："朝廷早知宁王逆谋，已遣都督许泰率京军四万南下，两湖都御史秦金，两广都御史杨旦，及本都御史会兵，共十六万人，趋集南昌。大兵所过，沿途地方有司，应供军粮，毋得因循误事，自干罪咎"等语。一派虚言。这檄传出，早被宸濠侦悉，信为实事，但紧紧地守住南昌，不敢出发。

李士实与刘养正两人，恰日日怂恿宸濠，早攻南京，宸濠颇为心动。忽由侦骑递到蜡书，亟忙展视，不禁失色。原来蜡书一函，是巡抚南赣王守仁，密贻李士实、刘养正两人，内称："两公有心归国，甚是钦佩，现已调集各兵，驻守要害，专待叛酋东来，以便掩击，请两公从中怂恿，使他早一日东行，即早一日歼灭，将来论功行赏，两公要算巨擘呢。"这一封密书，若由明眼人瞧着，便料是守仁的反间计，宸濠哪里晓得，还道是李、刘二人，私通守仁，暗地里将书搁起，所有二人言语，从此皆不肯轻信。二人亦无可奈何，但暗暗嗟叹罢了。上文叙宸濠中计，从守仁一边着笔，此处从宸濠一边，着笔妙有参换。

宸濠坚守南昌，阅十余日，并不见有大兵到来，方知中了守仁的诡计，追悔不及，迟了。忙请李士实、刘养正商议，两人仍依着前言，劝

宸濠急速东行。宸濠乃留宜春郡王拱榛，与内官万锐等守南昌，自率李士实、刘养正、闵廿四、吴十三等，共六万人，号称十万，分五哨出鄱阳湖，蔽江而下。令刘吉为监军，王纶为参赞，指挥葛江为都督，宸濠亲督中坚，所有妃媵、世子、侍从等，都载舟从行。比陈友谅还要呆笨。舟至安庆，投书城中，招守吏出降。猛闻城头一声鼓响，士卒齐登，顿时旗帜飞扬，刀矛森列，从刀光帜影中，露出三员大将，一个是都督佥事杨锐，一个是知府张文锦，一个是指挥崔文，统是满身甲胄，八面威风，写得精神奕奕。齐声道："反贼休来！"宸濠亦高声答道："本藩奉太后密旨，亲自讨贼，并非造反，你等休得认错，快快开城出降，免得一死！"知府张文锦道："我奉皇上命令，守土抚民，不似你反贼横行无状，你若自知罪恶，早些束手受缚，我等还好替你洗刷。如再执迷不悟，即日身首分离，宗祀灭绝，你休后悔！"宸濠大怒，即督众攻城。城上矢石雨下，把前列的攻卒，射伤多人，连宸濠的盔缨上面，也中了一箭，险些儿射破头颅。宸濠吃了一惊，麾众暂退。次日复进兵扑城，城上固守如故。自晨至暮，一些儿不占便宜。接连数日，城守依然。时浙江留守太监毕贞，起兵应濠，遣佥事潘鹏，即上文巡浙御史时，已就职佥事。到了安庆，助濠攻城。鹏本安庆人，遣家属持书入城，谕令速降。崔文撕碎来书，拔剑在手，将来使挥作两段。复枭下首级，掷出城外。宸濠复令鹏至城下，呼崔文等答话。崔文道："你食君禄，受君恩，为什么甘心降贼？我不配与你讲谈。"一言至此，复把使人的尸首，剁作数截，一块一块的投将下来，并说道："叛奴请看！就是你日后的榜样。"鹏愤怒交迫，戟手指詈。文在城上拈弓搭箭，意欲射鹏，鹏慌忙走脱。既而城上缚着罪犯数十人，由张文锦亲自监斩，并呼城下军士道："你等皆朝廷兵士，朝廷也养你不薄，如何错了念头，反为叛贼效力？须知大逆不道，罪至灭族。看看！这是叛奴潘鹏的家属，今日为鹏受罪呢。"言毕，即喝令左右，把潘鹏家属，无论男妇老幼，都是一刀一个，枭首示众。宸濠的军士，眼睁睁的瞧着城上，颇有些悔惧起来，独潘鹏悲忿异常，请命宸濠，誓破此城。奈张文锦等协力同心，随机应变，饶你如何愤激，全不中用。宸濠不觉愁叹道："偌大一座安庆城，尚是攻不进去，还想甚么金陵呢？"看似容易做似难，谁叫你造反。

王守仁在吉安，已征集各兵，出发漳树镇。临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琏，赣州知府邢珣，端州通判胡尧元、童琦，推官王[illegible]、徐文英，以及新淦知县李美，太和知县李楫，宁都知县王天与，万安知县王冕等，各率兵来会，共得八万人，悉听守仁号令，进抵丰城。守仁集众

官会议，推官王昨进言道："现闻宁王攻安庆城，连日不能下，谅他必兵疲气沮，若率大兵往援，与安庆守兵，前后夹攻，必能破贼。宁贼一败，南昌可不战而下了。"此是行兵常道。守仁道："君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试想我军欲救安庆，必越南昌，困难情形，且不必说，就是与宸濠相持江上，势均力敌，未见必胜，安庆城内的守兵，也可劳敝，但能自保，不足为我援应，彼时南昌贼兵，出我后面，绝我饷道，南康、九江的贼众，又合力谋我，使我腹背受敌，岂非自蹈危地么？依我意见，不如径攻南昌。"见识高人一筹。王昨又道："宁王经画旬余，方才出兵，他恃南昌为根据，势必留备甚严，我军进攻，未必一时可拔。安庆被围日久，孤城易陷，未得南昌，先失安庆，恐非良策。"守仁微笑道："你太重视这反贼了。他迟迟发兵，实是中了我计，徘徊未决，后知为我所给，忿激而出，精锐多已随行，所有南昌守兵，必甚单弱，我军新集，气势正锐，不难攻破南昌。他闻南昌危急，哪肯坐失巢穴，势必还兵自救，安庆自可撤围。等他到了南昌，我已把南昌夺下，贼众自然夺气。首尾牵制，贼必为我所擒了。"所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王昨方才悦服，众官亦相率赞成。乃将全队人马，分为十三哨，每哨多约三千人，少约千五百人，伍文定愿为先锋，守仁应允，只嘱他次第薄城，各攻一门。九哨作正兵，四哨作游兵。正兵责成攻击，游兵往来策应。正在分嘱的时候，忽有侦骑来报，宁王曾在南昌城南，预置伏兵，作为城援。守仁道："知道了。"布置从容，毫不着急。遂召知县刘守绪入内道："宸濠虽预置伏兵，谅不过数千人，我给你骑兵五千，夤夜出发，须从间道潜行，掩袭过去，不怕伏兵不灭，这就叫作将计就计。"守绪领命自去。

守仁遂于七月十九日发兵，至二十日黎明，齐至汎地，当即下令军中，一鼓薄城，再鼓登城，三鼓不登者斩，四鼓不登，戮及队将。一面写了檄谕，缚在箭上，射入城中，令城中百姓，各闭户自守，勿助乱，勿恐畏逃匿，遂饬各军整顿攻具，携至城下。霎时间鼓声大震，各军蚁附城下，把云梯绳索等物，一概扎缚停当，竖将起来，等到鼓声再响，都缘梯齐上，奋勇攀城。城上虽有守卒，抛下矢石，怎奈官军拼命而来，前仆后继，御不胜御。又远远望着城南伏兵，并不见到，但觉得一片火光，返射城头，料知伏兵亦遭截击，刘守绪一路用虚写。不禁魂飞魄散，大家呐喊一声，索性走了他娘，各逃性命。至第三通击鼓，各军已半入城内，开了城门，招纳外兵。守仁麾军大进，如入无人之境。刘守绪亦已扫荡伏兵，随入城中。全城已破，分帖安民告示，并严申军律，不准骚扰。赣州、奉新的兵马，多系收来降盗，一入城中，多行劫

掠，不遵约束，事为守仁所闻，饬各将官捕获数人，立斩以徇，兵民才得相安。纪律不得不严。守仁复带领各兵，围搜王宫，忽见王宫高处，黑烟腾涌，如驱云泼墨一般，继而烟雾中钻出一道火光，冲上层霄，照得全城皆赤，顿时爆裂声，坍陷声，及号哭声，陆续不绝。守仁令各兵用水扑火，一时火势炎炎，无从扑灭。各兵正忙个不了，突见火光影里，拥出一群人来，疾走如飞，伍文定眼快，喝令军士，速即拿住。众兵追上，手到拿来，不曾走脱一人，献至军前审问，就是宜春郡王拱槱，以及逆党万锐等人，当将他系入槛车，再行灭火入宫。宫人多葬身火窟，有未曾被火的，一律拘系，讯系胁从吏民，尽行遣散。检点仓库，金银钱谷，存蓄尚多，这都由宸濠穷年累月，横征暴敛，所得百姓的脂膏，作为谋叛的费用。守仁取了一半，犒赏从征的将士，余剩的统检数登籍，严加封闭，这且慢表。

且说守仁在吉安时，已将宸濠反状，飞报京师，并疏请速黜奸邪，禁止游幸等情。武宗时在豹房，接到此奏，也觉慌张起来，当召诸大臣集议。许泰、刘晖等纷纷献计，议论不一，尚书王琼独宣言道："有王伯安在，不久自有捷报，虑他什么？"伯安便是守仁别字。琼前时请敕征调，正为防备宸濠起见，所以有此一说。应上回。大众将信将疑，江彬独请武宗亲征，武宗早欲南巡，正好借此为名，好算凑巧。遂传旨内阁，略称："宸濠悖逆天道，谋为不法，即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边兵征剿，所下玺书，改称军门檄。"杨廷和等上疏谏阻，毫不见从，只收逮太监萧敬、秦用、卢朋，都督钱宁，优人臧贤，尚书陆完等，一并下狱，籍没家产。一面令江彬速发禁军，前驱出发，自己带着妃嫔人等，启跸出京。此时最宠爱的刘美人，适有微疾，不及随行，武宗与她密约，拟定车驾先发，遣使续迎。美人出一玉簪，交给武宗，作为日后迎接的证据。本是个乐妇出身，生就水性杨花，何需信物？武宗藏簪袖中，至卢沟桥，策马疾驱，簪竟失落，大索数日不得。到了临清州，遣中使往迎美人，美人辞道："不见玉簪，怎敢赴召？"中使返报，武宗独乘着单舸，昼夜疾行，驰至京师，才将美人并载，一同南行。内外从官，竟没有一人知觉，可见武宗的本意，并不在亲征宸濠，实是要亲选南威哩。驾才出京，王守仁捷音已到，武宗留中不发，只慢慢儿的南下。

小子且把南巡事暂搁，先将守仁擒宸濠事，叙述明白。插入武宗南征一段，以便下文接笋。守仁既得了南昌，休息二日，即拟遣伍文定、徐涟、戴德孺等，分道出兵。忽由侦卒走报，宁王宸濠，撤安庆围，来援南昌了，守仁道："我正要他还兵自救哩。"回应前言。众官道："此

次叛王宸濠，挟怒而来，兵锋必锐，恐不可当，我军只宜坚壁固守，休与他战。待他久顿城下，粮尽援绝，势将自溃，那时可乘隙追擒了。”亦似有理。守仁道：“诸君又说错了。宸濠兵马虽众，多系乌合，闻他所到的地方，徒恃焚掠，威驱势迫，并没有部勒的方法，严肃的号令。且自谋变以来，未曾经过大敌，与他旗鼓相当，一决胜负，所称士马精强，不过徒有虚名，毫不足惧。他所诱惑人心的要着，无非是事成封爵，富贵与共等套话。现在安庆不能取，南昌又被我攻下，进无可进，退无可退，众心懈乱，自在意中，试问世上哪一个人，肯平白地拼了性命，去求那不可必得的富贵呢？我今仗着机势，发兵邀击，他必不战自溃，岂尚能与我相持么？”正说着，帐外又报抚州知府陈槐，亦率兵到来，守仁喜道：“兵厚力集，不擒逆藩，更待何时？”当下接见陈槐，温言慰劳，并检阅新兵，一一安顿，不消絮述。越宿，复得侦报，说是宸濠的先锋队，已至樵舍。守仁即登堂升座，召集各将士道：“今日是叛藩就擒的日子，望诸君为国效劳，努力破贼！”众将士齐声应令。守仁传伍文定至座前道：“前驱的责任，仍然劳君，请君勿辞！”文定欣然应诺，便召余恩道：“你去接应伍太守，我有锦囊一枚，内藏秘计。可至军前启视，与伍太守依计而行，不得有误！”言讫，遂取出锦囊，递与文定。两人领命去讫。又传邢珣近前道：“我亦授你锦囊一个，你可照计行事，小心勿违！”邢珣亦受命而去。复语徐琏、戴德孺道：“两公可分兵两队，作为左右翼，夹击贼兵，不患不胜。”两人亦唯唯去讫。上文用虚写，此处用明示，无非为笔法矫变计耳。守仁分遣诸将后，也带着亲兵数千名，出城驻扎，专待各路捷音。小子有诗咏道：

谁言文吏不知兵，帷幄纡筹似孔明。

试看洪都操胜算，千秋犹自仰文成。文成系守仁谥法。

欲知胜负如何，待小子下回续详。

宁藩之叛，料敌决胜，志平叛逆者，全赖一王守仁。而杨锐、张文锦、崔文等，亦不为无功。守仁计赚宸濠，俾其株守南昌，不敢东下者旬日，可谓巧矣。但旬日以后，宸濠出攻安庆，若非杨锐、张文锦等，以三人捍孤城，则安庆一陷，乘势东行，金陵岂尚可保乎？虽宸濠智谋有限，纪律不严，未必能画江自守，与钱镠比，然既得金陵，可战可守，如欲指日荡平，恐非易事。故守仁为本回之主脑，而杨锐、张文锦、崔文等，亦一宾中主也。观文中叙安庆之守，及南昌之下，皆写得有声有色，跃动纸上，有是事不可无是文，有是文不可无是

笔。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却说宸濠围攻安庆，相持半月有余，尚不能下，正拟督兵填濠，期在必克，忽接到南昌被围消息，不免心慌意乱，急令撤兵还救。李士实进谏道："南昌守兵单弱，敌不过王守仁，我若还救，恐已不及了。"也有见识。宸濠道："丞相欲再攻安庆么？"士实道："这也不必。依着愚见，南昌无须还救，安庆亦可撤围。"宸濠道："照你说来，此后到哪里去？"士实道："何不径取南京，即位称尊？那时传檄天下，大江南北，容易平定，还怕江西不服么？"这便是守仁所说中策。宸濠沉吟半晌，复道："南昌是我根本重地，金银钱谷，积储尚多，我若失去这项积储，何处再得军用？现在无论如何，只好还救南昌，顾全根本，然后再图别策。"已不劳你费心了。士实见进谏无益，默然退出，自叹道："不用吾言，还有何望呢？"谁叫你明珠暗投。

宸濠见士实退出，即督率将士登舟，溯江而上，直抵扬子江口，先遣精兵二万，还救南昌，自率大兵后应。先锋队顺风扬帆，联舟直上，越过樵舍，进逼黄家渡，望见前面已有战船，分作两排列着，船上各插旗号，在前的是伍字旗，在后的是余字旗，伍、余两军出现。他也不管什么伍、余、元、卜，只仗着顺风顺势，鼓噪前进。伍、余两人，早已展阅锦囊，依着诱敌的秘计，佯为交战，斗不数合，返舟急走，一逃一追，逃的是假，追的是真。宸濠闻前军得利，也率众继进，只前军与后军，相隔尚远，前军亦不胜相顾，争先恐后，弄得断断续续。恰巧邢珣奉了密计，绕出敌军先锋队后面，冲击过去，邢军出现。敌军不及防备，顿时忙了手脚，哪知前面的伍、余两军，又复翻身杀来，一阵扫荡，把敌船击沉无数。宸濠远远瞧见，即饬各舟赴援，不料行近战线，左右炮响，杀出两路兵船，左边兵船上，悬着徐字旗号，右边兵船上，悬着戴字旗号，徐、戴两军也出现。两翼官兵，拦腰截击。宸濠顾东失西，顾西失东，战不多时，撞舟折舵声，及呼号惨叫声，搅成一片，扰扰不已。伍、余各军，已将前行的敌船扫净，来助戴、徐。四五路的官兵，夹击宸濠。宸濠惶急异常，只好下令退走，好容易在官兵里面，冲开一条血路，向东逃生。官兵赶了数十里，擒斩二千余级，夺得船械无数，方才收兵。

宸濠退保八字脑，夜间泊舟，与黄石矶相对。宸濠见矶势颇险，问

左右道："此矶叫作何名？"左右多云未知，惟有一小卒是饶州人，素悉地形，即上前答道："这地名黄石矶。"宸濠大怒道："你敢来讪笑我么？"言未毕，已拔出佩刀，把小卒杀死。咄咄怪事。刘养正进谏道："大王何故杀此小卒？"宸濠尚带着怒气，悍然道："他说是王失机，难道此矶已知我失败，不是明明讪笑我么？"养正道："他说的黄字，是黄色的黄字，不是大王的王字，他说的石字，是石板的石字，不是失败的失字，矶字与失机的机字，也是不同，幸勿误会。"宸濠方知为误杀，乃令军士将小卒尸首，舁瘗岸上，叹息罢了。但附从各将士，见宸濠如此昏聩，料知不能成事，纷纷散去。

宸濠正愁闷无聊，忽又接着军报，守仁已遣知府陈槐、林棫等攻九江，曾玙、周朝佐等攻南康。宸濠大惊道："曾玙是建昌知府，颇有材名，他也帮助王守仁，去攻南康么？借宸濠口中，叙出曾玙，省却文中转折。若南康、九江，被他夺去，我还有什么土地？奈何奈何！"养正道："事已至此，不必说了。现在只有振作军心，再图一战。若得战胜守仁，夺还南昌，即无他虑。"宸濠道："我看此间将士，为了前次一败，多已懈体，不如尽发南康、九江兵，与他一战，何如？"官军正图南康、九江，他却欲调兵助战，正是牛头不对马尾。养正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王何惜些须金帛，不肯犒士？若悬赏购募，与守仁决一死战，当可得胜，何必调兵他处呢？"宸濠尚疑信参半，一面檄调南康、九江兵马，一面出了赏格，将士有当先效命的，赏千金，突阵受伤，加给百金。这令一下，果然人人拼死，鼓舟再进。

行未数里，已与官军相遇。两下对仗，宸濠的将士，比前日大不相同，刀枪并举，炮铳迭发，一股锐气，直扑官军。官军被他杀伤，竟至数百名，稍稍退却。伍文定统领全师，瞧这情形，忙跃登船头，掣出佩剑，把临阵退缩的兵士，砍死了五六名；又把令旗一挥，率动各战船，向那枪林弹雨中，掩杀上去。是时战云密布，毒焰漫空，拳头大的火星，一颗颗，一点点，飞入伍文定舟中。文定毫不胆怯，仍然挺身矗立，督军死战，蓦然间火星爆裂，弹向文定面上，将文定连鬓长须，烧去一半。文定只用手一拂，坠落火星，一些儿没有惊惶，指挥如故。垂败的官兵，见主将如此镇定，毫不畏死，也不由得感愤起来。当下将对将，兵对兵，枪对枪，炮对炮，酣战多时。宸濠见不能取胜，也拨船突阵，不防有一炮射来，正中他坐船，一声怪震，把船头击得粉碎，江中波浪，随同震荡，各战船都摇动起来。宸濠在百忙中，移过别船，部众相率惊骇，顿时大溃。等到烟消火灭，只见官军尚在那里，所有宸濠的战船，已逃至樵舍去了。伍文定检查战功，复擒斩二千余级，申报守

仁，预备再战。

宸濠吃了第二次败仗，懊怅得很，复收合余烬，联结残舟，成了一个方阵，连樯自守；尽出所有金帛，赏犒死士。这事被守仁闻悉，忙遣人致文定书，当由文定启视，书中没有别语，只有“急用火攻”四字。文定道：“我亦已有此意。”仿佛瑜、亮。遂邀集余恩、邢珣、徐涟、戴德孺等，议定埋伏夹击等计策，各携火具，分道并进。会宸濠召见群下，迭述败状，拟将临阵先逃的部目，牵出数人，斩首示惩。各部目多系剧盗，哪肯奉谕，枉送性命。遂一哄儿争辩起来，你推我诿，噪个不住。你要收罗盗贼，还你这般结果。探卒忽入船哗报道：“官军来了！官军来烧我舟了！”宸濠听着，大惊失色，忙推案出望，但见前后左右，已是火势炎炎，烧个正着。时值秋燥，江上的秋风大作，四面八方，火头乱越，就是要想救灭，急切也是不及。官军乘着火势，纷纷跃上舟阵。原来纵火的官军，便是余恩、邢珣、徐琏、戴德孺四路水师，与伍文定计议妥当，各驾轻舟，埋伏隐处，等到风色一顺，分头举火，所以东西南北，面面烧着。宸濠在船头上，痴望多时，只见邢珣自左杀来，戴德孺自右杀来，余恩攻后，伍文定攻前，自己部下的将士，纷纷投水，毫无抵御的能力，不禁流涕道：“大事去了！”正说着，副舟也已被火，吓得宸濠几乎晕倒，慌忙走入船舱，与妃嫔等相对痛哭。这等无用的人物，也想造反吗？正妃娄氏，挺身立起道：“妾前时曾谏止殿下，休负国恩，殿下不从，乃有今日。罢罢！殿下负了皇上，妾不忍负着殿下。”说至此，疾步趋至船头，奋身一跳，投入水中。义烈可敬。各妃嫔见娄妃殉难，也都丢开性命，又听得哔哔剥剥，火势愈烧愈近，大家料难逃生，各启舟舱，陆续投水，统向龙宫处报到。只有宸濠泣涕涟涟，何不随妃嫔入水？挈着世子仪宾，兀在舟中坐住。官军四面跃入，即将宸濠父子，用着最粗的铁链，捆缚停当，牵出船外，移向伍文定坐船。宸濠举目一瞧，所有丞相、元帅等，都已两手反翦，缚置船中。这叫作患难与共。彼此吁叹，闭目待毙。伍文定等分头擒拿，将著名叛党，一应锁住，不曾漏脱一个。如李士实、刘养正、徐吉、涂钦、王纶、熊琼、卢行、罗璜、丁睛、王春、吴十三、凌十一、秦荣、葛江、刘勋、何镗、王信、吴国士、火信等，尽行械系，共有数百余人。还有被执及胁从各官，如太监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杨源，佥事王畴、潘鹏，参政陈杲，布政司梁宸，都指挥郑文、马骥、白昂等人，也一并拘住。共擒斩叛兵三千余级，溺死的约三万人，烧死逃去的，无可计算。所有烧不尽的军械军需，以及溺水的浮尸，积聚江心，掩蔽数里。尚有数百艘贼船，临时斩断绳索，四散狂逃，经伍文定遣兵追剿，依次荡灭。

守仁所遣陈槐、曾玙等，亦攻复九江、南康二郡，并在沿湖等处，捕戮叛党二千余人。各将吏陆续返报，回到南昌。守仁尚在城外驻节，一一迎劳，彼此甚欢。伍文定手下将士，押住宸濠，推至守仁座前。守仁正欲诘责，宸濠忽开口哀呼道："王先生！本藩被你所擒，情愿削去护卫，降为庶人，请先生顾着前谊，代为周全。"谈何容易？守仁正色道："国法具在，何必多言！"宸濠方才无语。南昌士民，聚观道旁，齐声欢呼道："这位叛王，酷虐无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见天道昭彰，报应不爽哩！"有几个江西官吏，本与宸濠相识，见了宸濠，也出言指示。宸濠泣语道："从前商朝的纣王，信了妇言，致亡天下，我不信妇言，乃至亡国。古今相反，追悔已迟。娄妃！娄妃！你不负我，我却负你，死也晚了。"家有贤妻，夫不遭祸，宸濠何独未闻？守仁闻了此言，也为叹息，随命水夫捞认娄妃尸骸，从丰殓葬。众将献上宸濠函箧，内贮书信，多系京官疆吏，往来通问，语中未免有勾结情形。守仁不暇细阅，悉付与祝融氏，托他收藏；力持大体，造福不浅。一面露布告捷，才率军入城。嗣闻武宗已启跸南征，应上回。急奏上封章，略云：

> 臣于告变之际，选将集兵，振扬威武，先收省城，虚其巢穴，继战鄱湖，击其惰归。今宸濠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闽广赴调军士已散，惊扰之民已定。窃惟宸濠擅作威福，睥睨神器，招纳流亡，犖毂之动静，探无遗迹，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发谋之始，逆料大驾必将亲征，先于沿途伏有奸党，期为博浪、荆轲之谋。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阙门，式昭天讨，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诚恐潜布之徒，乘隙窃发，或虞意外，臣死有余憾矣。盖时事方艰，贼虽擒，乱未已也。伏望圣明裁择，持以镇定，示以权宜，俾臣有所遵循，不胜幸甚！

这疏本意，明明是谏阻南巡，且请将逆藩就地正法，以免意外。不料武宗得奏，毫不采用，只饬令将逆藩看管，听候驾到发落。太监张忠，及安边伯许泰等，因守仁前日上疏，有罢斥奸邪，禁止游幸等语，应上回。心中未免挟嫌，想是贼胆心虚。入奏武宗，但云："守仁先曾通逆，虽有功劳，未足掩罪。"幸武宗尚有微明，不去理睬。忠、泰又贻书守仁，谓"逆藩宸濠，切勿押解来京。现在皇上亲征，须将宸濠纵入鄱湖，待皇上亲与交战，再行一鼓成擒，论功行赏。如此办理，庶几功归朝廷，圣驾不虚此行了。"煞是可笑，亏他写得出来。守仁不为之动，竟不待武宗旨意，自将宸濠押出南昌，拟即北发。偏偏忠、泰两

人，遣使赍威武大将军檄文邀截途中，勒令将宸濠交付。守仁又复不与，避道走浙江，欲从海道押解至京，夤夜到钱塘，不料太监张永，又在杭州候着。守仁见了张永，先把那计除刘瑾的功绩，赞美一番，说得张永非常欢慰。见风使帆，不得不然。计除刘瑾，事见四十六回。守仁复进言道："江西百姓，久遭濠毒，困苦不堪；况且大乱以后，天复亢旱成灾，百姓有衣无食，有食无衣，若复须供给京军，将必逃匿山谷，聚众为乱。当日助濠，尚是胁从，他日揭竿，恐如土崩瓦解，剿抚两穷。足下公忠体国，素所钦佩，何不在京中谏阻御跸，免多周折呢？"委婉动人。张永叹道："王先生在外就职，怪不得未识内情。皇上日处豹房，左右群小，蛊惑主聪，哪个肯效忠尽言？我是皇上家奴，只有默辅圣躬，相机讽谏便了，我此次南行，非为掩功而来，不过由皇上素性固执，凡事只宜顺从，暗暗挽回；一或逆命，不但圣心未悦，并且触怒群小，谗言易入，孤愤谁知，王先生试想！于天下大计，有甚么益处？"至情至理，令人心折。守仁点首道："足下如此忠诚，令人敬服。"张永道："我的苦心，也惟有先生知道呢。"守仁乃将忠、泰邀取宸濠，并从前致书等情，一一说明。张永道："我所说的群小，便指若辈。王先生将若何处置？"守仁道："逆藩宸濠，已押解到此，好在与足下相遇，现拟将这副重担，卸与足下，望足下善为处置，才毕微忱。"张永道："先生大功，我岂不知，但不可直遂径行。有我在，断不使先生受屈，务请放心！"守仁乃将宸濠囚车，交付张永，乘夜渡浙江，绕道越境，还抵江西。

张永押解宸濠，即日就道，途次语家人道："王都御史赤心报国，乃张忠、许泰、江彬等，还欲害他，日后朝廷有事，将何以教忠？我总要替他保全呢。"庸中佼佼，还算张永。是时武宗已至南京，命张忠、许泰、刘晖等，率京军赴江西，再剿宸濠余党。军尚未发，永已驰到，入见武宗，备说守仁如何忠勤，且奏明忠、泰诸人伪状，武宗方才相信。江彬等再进谗言，一概不准。张忠又入奏道："守仁已至杭州，如何不来南京，谒见圣躬？就使陛下有旨召他，恐他也未必肯来。目无君上，跋扈可知。"谗入罔极。武宗又遣使江西，促召守仁。又被他蛊惑了。守仁奉召，驰至龙江，将要入见。张忠复遣人截住，不使进谒。守仁愤甚，即脱下朝衣，著了巾纶野服，避入九华山去了。张永闻知此事，又入奏武宗道："守仁一召即来。中道被阻，今已弃官入山，愿为道士。国家有此忠臣，乃令他投闲置散，岂不可惜！"武宗乃驰谕守仁，即令还镇，授江西巡抚。擢知府伍文定为江西按察使，邢珣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且令守仁再上捷书。守仁乃改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逆，复将诸嬖幸姓名，亦一一列入，说他调剂有功。江彬

等方无后言。武宗遂于南京受俘，令在城外设一广场，竖着威武大将军旗纛，自与江彬等戎服出城。到了场中，饬令各军四面围住，方将宸濠放出，去了桎梏，令他兀立，亲自擂起鼓来，饬兵役再缚宸濠，然后奏凯入城。仿佛做猢狲戏。小子有诗咏道：

国事看同儿戏场，侈心太甚几成狂。

纵囚伐鼓夸威武，笑柄贻人足哄堂。

未知武宗何日回銮，且俟下回续表。

宸濠聚集嫔从百官，联舟江上，不特上中二策，未能举行，即下策亦不能用，直无策而已矣。李士实谋取南京，尚从大处落手，而宸濠恋恋南昌，自投死路，娄妃初谏不从，至于投水殉难，宸濠有此谋士，有此贤妃，而执迷不悟，宜乎速毙。但李士实误投暗主，娄妃误嫁叛王，士实尚自取其咎，娄妃并非自取，乃承父母之命而来，夫也不良，竟遭惨死，吾不能不为之痛惜也。守仁亲建大功，几为宵小所构，酿成冤狱，幸有太监张永，为之斡旋，岂忠可格天，彼苍不忍没其功，乃出张永以调护之耶？吾谓守仁智足达权，其心固忠，其忠非愚，故尚得明哲保身，否则不为岳武穆、于少保也几希。

第五十四回　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

却说武宗在南京受俘，本可即日回銮，但武宗南巡的本旨，实为着南朝金粉，羡慕已久，因此托词亲征，南来游幸，哪里肯指日回京？况路过扬州时，先由太监吴经，采选处女寡妇，供奉行在，武宗正乐得左拥右抱，图个尽欢；并生平最爱的刘娘娘，又载与俱南，体心贴意，般般周到，那时武宗安心行乐，还记得什么京师。有时觉得闲暇，即带着数骑，出外打猎。尝猎扬州城西，留宿上方寺，甚是满意。嗣后成为习惯，屡出驰逐。亏得这位刘娘娘，爱主情深，婉言劝阻，每经武宗出游，往往轻装随去。算一个女监督。武宗也不忍拂意，但身旁带着刘妃，未便东驰西骤，只好往各处寺观，游憩了事。所赐幢旛锦绣，梵贝夹册，悉署威武大将军名号，及刘娘娘的姓氏，或竟写着刘夫人。江彬等扈跸南京，巴不得武宗留着，多一日好一日，他好蹧蹋妇女，凌辱官民。

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因前旨未曾取消，竟率京军赴江西，沿途逞着威风，任情勒索，且不必说，及到了南昌，与守仁相见，傲慢无礼。守仁却殷勤款待，备尽东道情谊，忠、泰毫不知感。还有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随军司事，望风附势，日与兵士等，造作蜚语，诬蔑守仁，由朝至暮，各呼守仁姓名，谩骂不绝。有时守仁出署，兵士等故意冲道，预备彼此争闹，可以乘隙启衅。守仁一味包容，非但置之不较，反且以礼相待。兵士无法，只好退去。守仁又密遣属吏，潜诫市人，令将所有妇女，暂徙乡间，免生事端。一面安排牛酒，犒赏京军。许泰闻信，先往阻止，并饬军士勿受。守仁乃遍张揭贴，略称北军远来，离乡作客，自有各种苦处，本省居民，以主待宾，务宜尽礼，如有狎侮等情，察出勿贷。居民本敬服守仁，看了揭帖，无不惟命是从，因此与北军相处，格外退让。守仁以柔道待人，确是良法，但亦由平日爱民，民皆奉命维谨，故不致惹祸。守仁每出，遇见北军长官，必停车慰问，亲切异常。北军有病，随时给药，北军病殁，厚给棺葬。看官！你想人非木石，遭此优待，宁有不知感激的道理？插此数语，可见张忠、许泰不得齿列人类。大众统相语道："王都堂待我有恩，我等何忍犯他。"自此南昌城内，恰安静了许多。

会值冬至节日，居民新经丧乱，免不得祭奠亡魂，酹酒举哀。北军

触景生悲，动了思家的念头，纷纷求归。张忠、许泰，概不准请，军士多出怨声，忠、泰佯若不闻，反欲往教场校阅。令出如山，谁敢不遵？先期这一日，由忠、泰赍书抚署，邀请守仁率军到场。守仁复书照允，越日昧爽，守仁带着江西军，先往教场候着。约阅片时，方见张忠、许泰，策马而来，后面随着的兵士，不下万人。守仁鞠躬相迎，忠、泰才下马答礼。三人步至座前，分了宾主，依次坐下。许泰开言道："今日天高气爽，草软马肥，正是试演骑射的时候，所有南北将士，统是军国干城，现在叛乱初平，惩前毖后，应互相校射，以示扬激，这也是我辈带兵官，彼此应尽的职务。"言毕，呵呵大笑。守仁暗想，昨日书中，只称校阅京军，并未叙及南北校射，今日到了教场，骤提出校射二字，明明是乘我未备，有意刁难。且罢！我自有对待的方法，何必多忧，忠、泰两人的暗计，借此叙出。随即答道："伯爵不忘武备，显见忠忱，但敝处所有精锐，统已遣派出去，分守要区，现今在城的兵弁，多半老弱，恐不堪一较呢。"张忠微哂道："王都堂何必过谦，如逆藩宸濠，聚众十万，横行江湖，阁下调集劲旅，奉行天讨，闻捷书上面，报称宸濠起事，只有三十五日，便即荡平。这三十五日内，与宸濠交战，想不过十多日，若非兵精将勇，那有这般迅速哩？"三十五日平逆，亦借张忠口中补叙，惟张忠所言，看似誉扬，实多讽刺。守仁道："只全仗皇上的威灵，诸公的教导，守仁何力之有？"许泰道："一誉一谦，谈至何时，虚言不如实验罢。"遂传令校射，军士已鹄候多时，闻了令，即在百步外张着靶子，先请江西军射箭。守仁道："主不先宾，自然由京军先射呢。"京军闻言，当下选出善射的数十人，接连发矢，十箭内约中七八箭，铜鼓声冬冬不绝，张忠也连声喝采，自觉面上生光。许泰却笑着道："十得七八，总算有数箭未中，不能算做什么精呢。"京军射毕，自然轮到江西军。江西军弓马生疏，不过十中四五，张忠不禁失笑道："强将手下无弱兵，为什么这般没用？"当面奚落。许泰道："有了强将，兵弱何妨？"守仁恰神色不变，便道："我原说不堪一较，两公休怪！"张忠又接口道："许公谓有了强将，兵不妨弱，想王都堂总有神技呢。"许泰道："王都堂能射箭么？"愈逼愈紧。守仁道："射法略知一二，惟素习文事，未娴武技，还祈两公原谅！"许泰道："既知射法，何妨试箭。"守仁道："班门之下，怎敢弄斧？"张忠道："有斧可弄，何畏班门？"两人一吹一唱，逼得守仁无词可答，遂奋身离座道："两公有命，敢不敬从，就此献丑便了。"言已，就走将下去，呼随从带马过来，当即一跃上马，先跑了一回蹚子，到了箭靶竖着，留神一瞧，然后返辔驰回，就众人发矢的位置，取了弓，拔了箭，不慌不忙，拈弓搭矢，左手如抱婴儿，右手如托泰山，喝一声着，那箭已放了出去，不偏不倚，正中红心。南北军士，齐声喝采，铜鼓声亦震得异响。一箭甫

中，一箭复来，巧巧与第一支箭，并杆竖着，相距仅隔分毫。鼓声又震，喝采愈高。守仁跃下马来，拈着第三支箭，侧身续射，这一箭射去，正对准第二支箭杆，飕的一声，将第二支箭，送了出去，这箭正插入第二支箭原隙内。王公固擅绝技，文笔亦自不群。大众睹此奇异，没一个不踊跃欢呼，连鼓声都无人听见。守仁尚欲再射，不防背后有人拊着，急忙返顾，乃是安边伯许泰，便道："献丑了，献丑了。"许泰道："都堂神箭，不亚当年养由基，怪不得立平叛逆，我等已领教过了，就此歇手罢。"原来忠、泰两人，总道守仁是个文官，没甚武艺，可以借端嘲笑，谁知他竟有这般技射，这还不过出人意料；偏是守仁射中一箭，北军也同声喝采，声震远迩。于是张忠在座，密语许泰道："我军都输服他了，如何是好？"许泰闻言，即下座止住守仁，教他休射。守仁正好借此收场，遂撤队而归。守仁与忠、泰告别时，见两人面色，很是怏怏，不觉肚中暗笑。回署以后，过了一天，便闻忠、泰有班师消息，再阅一宵，果然两人同来辞行。守仁免不得设着盛筵，临歧饯别。总计忠、泰驻兵江西，共历五月有余，假肃清余孽为名，蟠据南昌，其实是叛党早歼，不劳再剿；北军并没有出城，只有忠、泰两人，捕风捉影，罗织平民，无辜株连，没收财产，人民受他荼毒，不知凡几。待至班师令下，相率归去，真是人心喜悦，如去芒刺，这且搁下不题。

且说武宗驻跸南京，游行自在，大有乐不思蜀的形景。江彬又乘机怂恿，劝武宗游幸苏州，下浙江，抵湖湘。武宗在京时，尝闻苏州多美女，杭州多佳景，正欲亲往一游，饱看景色，闻着彬言，适中下怀。自正德十四年冬季至南京，至十五年正月，尚未言归，反饬群臣议行郊礼。此时大学士梁储、蒋冕等，亦随驾出行，接奉诏敕，谓郊礼一行，回銮无日，万不可依诏定议，乃极力谏阻。疏至三上，始得邀准。就是游幸苏、浙，倒也罢议，惟总不肯回銮。悠悠忽忽，过了半年，尚没有还京音信。但闻江彬倚势作威，驱役官民，如同走狗，成国公朱辅，因事忤彬，罚他长跪军门，才得了事。独魏国公徐鹏举，徐达七世孙。邀彬赴宴，中门不启，又不设座中堂，顿时惹动彬怒，大声问故。鹏举恰正襟拱手道："从前高皇帝曾幸私第，入中门，坐中堂，此后便将中门封闭，中堂也同虚设，没人再敢僭用的。今蒙将军辱临，怎敢亵慢？但若破了故例，便与大逆相等，恐将军也不愿承受哩。"彬听了此言，明知鹏举有心为难，但是高皇帝三字，抬压出来，如何抵抗得过？只好变嗔作喜，自认无知，勉勉强强的饮了数杯，即行告别。还有南京兵部尚书乔宇，守正不阿，彬尝遣使索城门锁钥，宇独正言拒绝，大旨以门钥一项，关系甚大，从前列祖列宗的成制，只令守吏掌管，虽有诏敕，不

敢奉命。彬闻报无法，只得罢休。有时彬矫旨需索，宇又必请面复始行。究竟伪难作真，臣难冒君，任你江彬如何摆布，也不免情虚畏罪，自愿取消。直道事人也有好处。宇又倡率九卿台谏，三次上章，请即回銮。武宗召彬与商，彬请下诏严谴，武宗踌躇道："去年在京师时，加罪言官，未免太甚，今日何可再为，不如由他去罢。"彬乃嘿然。武宗只谕令各官，尽心治事，稍迟数日，便当回銮云云。各官接到此旨，没奈何再行恭候。过了一月，仍旧不见动静，惟行宫里面，屡有怪异传闻，或说有物如猪首，下坠御前，或说武宗寝室中，悬着人首，谣言百出，人情汹汹。大学士梁储语蒋冕道："春去秋来，再不回銮，恐生他变。况且谣诼纷纭，多非佳兆，我辈身为大臣，怎忍坐视。"蒋冕道："不如伏阙极谏，得请乃已。"梁储允诺，即于夜间缮疏，至次日，两人跪伏行宫外，捧着奏章，带哭带号，约历两三时，方有中官出来，把奏章取去。又阅一时，由中官传旨令退，两人叩首道："未蒙准奏，不敢退去。"中官又入内代奏，武宗乃宣谕还京，两人方起身退出，即令扈从人等，筹备还跸事宜。又越数日，诸事都已备妥，申请启跸。武宗还想延挨，忽闻宸濠在狱，有谋变消息，乃起程北归。

是夕武宗亲祭龙江，驻跸仪征，次日至瓜州地面，大雨时行，暂就民家避雨。待雨过天霁，乃从瓜州渡江，临幸金山，遥望长江一带，气象万千，很觉快慰。隔了一日，登舟南渡，幸故大学士杨一清私第，饮酒赋诗，载赓迭和，又流连了两三日。一清从容婉谏，请武宗速回京师。武宗才离了杨宅，向扬州进发。到了宝应地界，有一巨浸，名叫泛光湖，武宗见湖光如镜，游鱼可数，不禁大喜道："好一个捕鱼的地方。"遂传旨停舟。扬州知府蒋瑶，正来接驾，武宗即命备办网罟等物。蒋瑶不敢违慢，即日照办，呈交御船。偏偏太监邱得，有意索贿，一味挑剔，甚至召责蒋瑶，把他锁系起来。蒋瑶无奈，只好挽人疏通，奉了厚赂，方得销差脱罪。清官碰着贪竖，还有何幸。武宗命宫人侍从等，抛网湖心，得鱼较多的有赏，得鱼过少的则罚。大家划着坐船，分头下网，武宗开舱坐观，但见三三五五，揽网取鱼，不觉心旷神怡，流连忘倦，约历半日，各舟方摇荡过来，纷纷献鱼。武宗按着多寡，颁了赏赐，大众拜谢，乃下令罢渔。嗣见进献的鱼中，有一鱼长可数尺，暴睛巨口，比众不同，随即戏说道："这鱼大而且奇，足值五百金。"江彬在侧，正恨蒋瑶未奉例规，此例安在？邱得已经妄索，江彬又要寻隙，正是好官难为。即启奏道："泛光湖得来巨鱼，应卖与地方有司。"武宗准奏，着将巨鱼送与蒋瑶，守取价值复命。弄假成真，无非儿戏。过了一时，蒋瑶亲来见驾，叩首已毕，即从怀中取出簪珥等物，双手捧呈道："臣奉命守郡，不敢妄动库银，搜括臣家所有，只有臣妻佩带首

饰，还可上应君命，充做银钱，此外实属无着，只得束身待罪。”武宗笑道：“朕要此物做什么，适才所说，亦不过物归原主，应给赏银。你既没有余资，便作罢论。你所携来各物，仍赏与你妻去罢！”蒋瑶叩谢。可见武宗并非残虐，不过逢场作戏，喜怒任情而已，所有不法行为，俱为宵小导坏。武宗又道：“闻此地有一琼花观，究竟花状如何？”蒋瑶顿首道：“从前隋炀帝时，尝到此赏玩琼花，至宋室南渡，此花憔悴而死，今已绝种了。”武宗怏怏道：“既无琼花，可有另外的土产么？”蒋瑶道：“扬州虽号繁华，异产却是有限。”武宗道：“苧麻白布，不是扬州特产吗？”蒋瑶不敢多言，只好叩头道：“臣领命了。”武宗命退，瑶即返署，备办细布五百匹，奉作贡物，比较鱼价如何。武宗方下旨开船。

从扬州行抵清江浦，重幸太监张阳家，设宴张灯，征歌选色，君臣共乐，接连三日。武宗问张阳道：“朕过泛光湖，观鱼自适，颇足快意，清江浦是著名水乡，谅亦有湖沼大泽，足以取鱼。”张阳奏对道：“此间有一积水池，是汇集涧溪各流，水势甚深，鱼族繁衍，或者可以布网呢。”武宗喜道：“你可先去预备网罟，朕择明日观渔。”张阳领旨，即去办就。到第二日，武宗带着侍从，即往积水池滨，瞧将过去，层山百叠，古木千章，环抱一沼，颇似洞壑清幽，别具一种雅致。武宗语张阳道：“这池占地不多，颇觉幽静，但欲取鱼，不能驾驶大船，只好用着渔舟呢。”张阳道：“池中本有小舟，可以取用。”武宗道：“在哪里？”张阳道：“多泊在外面芦苇中。”武宗道：“知道了。”当下舍陆登舟，行不一里，果见两岸蒙茸，泊有渔船。武宗命侍从等，各驾小舟，四散捕鱼。武宗瞧了一会，不觉兴发，也拟改乘渔船，亲自捕鱼。张阳道：“圣上不便亲狎波涛。”武宗道：“怕什么？”遂仗着威武，跃登小舟，有太监四名，随着下船。二太监划桨，二太监布网，渐渐的荡入中流。那水中适有白鱼一尾，银鳞灿烂，晔晔生光，武宗道：“这鱼可爱，何不捕了它去？”二太监领命张网，偏偏这鱼儿刁滑得很，不肯投网，网到东，鱼过西，网到西，鱼过东，网来网去，总不能取。武宗懊恨起来，竟从舟中取出鱼叉，亲自试投，不防用力太猛，船势一侧，扑咚扑咚数声，都跌落水中去了。小子有诗咏道：

千金之子不垂堂，况复宸躬系万方。

失足几成千古恨，观鱼祸更甚如棠。

未知武宗性命如何，且至下回续详。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孔子所谓我战必克是也。王守仁甫立大功，即遭疑谤，幸能通变达机，方得免咎。至忠、泰校射，独令试技，夫身为大将，宁必亲执弓刀，与人角逐，诸葛公羽扇纶巾，羊叔子轻裘缓带，后世且盛称之，何疑于守仁？然此可为知者言，难与俗人道也。迨迭发三矢，无不中彀，宵小庶无所借口矣，此文事武备之所以不容偏废也。武宗任情游幸，偏爱渔猎，泛光湖观鱼，尚嫌未足，积水池捕鱼，且欲亲试，岂得鱼数尾，便足为威武大将军耶？未懔冯河之戒，几占灭顶之凶，假令无王守仁之先平叛逆，而欲借张忠、许泰辈随驾亲征，其不蹈建文之覆辙者鲜矣。然则武宗不覆于鄱阳湖，仅溺于积水池，受惊成疾，返殂豹房，其犹为幸事乎。

第五十五回　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

却说武宗坠入水中，险些儿被水淹死，幸亏操舟的两太监，曾在京内太液池中，习惯泅水，虽遭覆溺，毫不畏惧，亟游近武宗身旁，将武宗手脚握住，推出水面。各舟闻警齐集，才将武宗搀入舟中，还有两太监入水，用力挣扎，也经旁人救起。惟武宗生平，并未经过游泳，并且日日纵欲，元气甚亏，寒秋天气，又是凛冽，所以身虽遇救，已是鼻息细微，人事不省了。威武大将军，乃不堪一溺么？那时御舟中曾带着御医，赶紧用着方法，极力施救，武宗才把池水吐出，渐渐苏醒，只元气总难挽回，龙体从此乏力。大学士杨廷和等，请速还京，武宗也觉倦游，遂传旨速归。轻舟荡漾，日行百里，不数日即抵通州，随召各大臣集议，处置宸濠。杨廷和等上言，请如宣宗处高煦故例，御殿受俘，然后议刑。独江彬谓应即诛逆，免滋他患。武宗正恐宸濠为变，北还时，每令濠舟与御舟，衔尾行驶，以防不测。至是用江彬言，遽令宸濠自尽。濠死后乃令燔尸，越三日，始还京师，大耀军容，首逆已死，耀军何为？辇道东西，列着许多兵士，盔甲森严，戈铤并耀，各逆党一并牵至，令他两旁跪着。尚书陆完，都督钱宁，统因逆案牵连，做了矮人，大家褫去上身衣服，禁止的反缚两手，背上悬揭白帜，大书姓名罪状。还有逆党眷属，不问男妇长幼，都是裸体反接，挨次跪着。武宗戎装跨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才将附逆著名的奸党，饬令正法，悬首竿上，延长数里，余犯仍回系狱中，武宗方策马入内，还憩豹房。后来钱宁伏法，陆完谪戍，只太监萧敬，独运动张忠，愿出二万金，买了一个性命。钱可通灵。余党多庾毙狱中，不消细说。

武宗以亲征凯旋，复降特旨，令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蔡震，武定侯郭勋，祭告宗庙社稷。越数日，又补行郊祀大典。武宗只好亲自主祭，驾至天坛，循例行礼，初次献爵，由武宗跪拜下去，不觉心悸目晕，支撑不住，侍臣连忙扶掖，半晌方起，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自觉腥秽难当，浑身发颤，再也不能成礼了。当下委着王公，草草毕祭，自己乘着安舆，返入大内。转眼间已是残年，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武宗因病体未痊，饬免朝贺。一病数月，又届季春，月朔适遇日蚀，阴霾四塞，都人士料为不祥，惟江彬等越加骄恣，竟矫传上旨，改西官厅为威武团营，自称兵马提督，所领边卒，也是狐假虎威，桀骜愈甚。都下汹惧，不知所为。武宗卧病豹房，懵然罔觉，经御医尽

心调治，日进参苓，终不见效。真元耗损，还有何救？司礼监魏彬，密询御医，统已摇首，乃走至内阁，语大学士杨廷和道："皇上不豫，医力已穷，不如悬赏巨金，求诸草泽。"廷和闻着，知他言中有意，是何意思？请看官一猜。沉吟一会，方启口道："御医久侍圣躬，必多经验，譬如人生伦序，先亲后疏，亲近的人，关系痛痒，自然密切，疏远的人，万不能及。据我想来，总须亲近的人，靠得住呢。"哑谜中已表大旨。魏彬唯唯而去。过了两日，武宗病愈沉重，自知不起，从昏昏沉沉中，偶然醒来，开眼一瞧，见太监陈敬、苏进两人，侍着左右，便与语道："朕疾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将朕意传达太后，此后国事，当请太后宣谕阁臣，妥为商议便了。"言至此，气不相续，喘息良久，复太息道："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与你等无涉，但愿你等日后谨慎，毋得妄为！"武宗已知自误，则此次顾命，应即召大臣入嘱，何为仅及中官？况逢恶长非，全出若辈，乃云与他无涉，可见武宗至死，尚是未悟。陈敬、苏进，齐声遵旨，俟武宗安睡后，才去通报张太后。待张太后到了豹房，武宗已不能言，惟眼睁睁的瞧着太后，淌下几点泪珠儿。太后尚含泪慰问，谁知他两眼一翻，双脚挺直，竟自归天去了，寿仅三十一岁。笔下俱含刺意。

太后亟召杨廷和等至豹房，商议立储事宜。廷和请屏去左右，方密禀太后道："江彬不臣，势将谋变，若闻皇上晏驾，必且迎立外藩，挟主兴兵，为祸不浅。请太后先事预防呢！"太后道："如此奈何？"廷和道："现只有秘不发丧，先定大计。此处耳目甚近，不如还至大内，好作计较。"太后闻言，也不及悲恸，即刻乘辇还宫。廷和随入宫中，略行筹议，便即赴阁。太监谷大用及张永，亦入阁探信。廷和道："皇上大渐，应立皇储。"张永道："这是目前最要的事情。"廷和即袖出祖训，宣示诸人道："兄终弟及，祖训昭然。兴献王长子，系宪宗孙，孝宗从子，皇帝从弟，按照次序，当然继立。"梁储、蒋冕、毛纪等，齐声赞成道："所言甚是，就这般办罢！"张永、谷大用，亦无异言，乃令中官入启太后。廷和等至左顺门，排班候旨。忽见吏部尚书王琼，率九卿入左掖门，厉声道："立储岂是小事？我为九卿长，乃不使与闻么？"廷和等也无暇与辩，琼亦自觉没趣，正懊怅间，中官已传宣遗诏，及太后懿旨，颁诏群臣。遗诏有云：

> 朕绍承祖宗丕业，十有六年，有辜先帝付托，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请于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

帝位，恭膺大统。

群臣览此遗诏，方知武宗已经宾天，大家都相惊失色。只因遗诏已下，帝统有归，即欲辩论，也是无益，乐得含忍过去。吏部尚书王琼，也只好一言不发，随进随退罢了。还算见机。廷和等返入内阁，一面请命太后，遣谷大用、张永等，往豹房奉移梓宫，入殡大内，一面议遣官迎兴世子入都，明朝故例，奉迎嗣主，必须由中贵勋戚，及内阁一人偕行。勋戚派定寿宁侯张鹤龄，及驸马都尉崔光，中官派定谷大用、张锦，部臣派定礼部尚书毛澄，惟所有阁员，除廷和外，要算梁储、蒋冕二人，资望最优。廷和方握政权，无暇出使，蒋冕是廷和帮手，若遣他出去，转令廷和势孤。廷和暗中属意梁储，只怕他年老惮行，默默的想了一会，方顾着梁储道："奉迎新主，例须派一阁员，公本齿德兼尊，应当此任，但恐年高道远，未便首途呢。"故意反激。储奋然道："国家最大的政事，莫如迎主，我虽年老，怎敢惮行呢？"廷和大喜，遂遣发各人去讫。

是时国中无主，全仗廷和一人主持。廷和复入白太后，请改革弊政。太后一一照允，遂托称遗旨，罢威武团练诸营，所有入卫的边兵，概给重资遣归，黜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遣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宫金宝，悉归内库。还有京城内外皇店，一并撤销。原来武宗在日，曾令中官开设酒食各肆，称为皇店，店中借酒食为名，罗列市戏妓歌，及斗鸡逐犬等类，非常热闹。武宗时往店中游冶，至必微服，醉或留髡。中官且借店纳贿，官民为之侧目。补笔不漏。至是统令停罢，中外大悦。

独有一个倔强鸷悍，睥睨宫闱的贼臣，闻了此事，甚是不乐，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是提督兵马的江彬。彬自改组团营，日在外面办事，无暇入宫，就是武宗晏驾，他也尚未得闻，忽奉饬罢团营，及遣归边卒的遗诏，不禁动色道："皇上已宾天么？一班混帐大臣，瞒得我好紧哩。"这正所谓晓得迟了。适都督李琮在侧，便进言道："宫廷如此秘密，疑我可知。为总戎计，不如速图大事，幸而成功，富贵无比，万一不成，亦可北走塞外。"为江彬计，确是引此策最佳。彬犹豫未决，即邀许泰商议。泰亦颇费踌躇，徐徐答道："杨廷和等敢罢团营，敢遣边卒，想必严行预备，有恃无恐，提督还应慎重为妙。"有此一言，江彬死了。彬答道："我不作此想，但未知内阁诸人，究怀何意？"许泰道："且待我去一探，何如？"彬乃点首。

泰即与彬别，驱马疾驰，直抵内阁，巧巧遇着杨廷和。廷和毫不慌

忙，和颜与语道："许伯爵来此甚好，我等因大行皇帝，仓猝晏驾，正在头绪纷繁，欲邀诸公入内，协同办事，偏是遗诏上面，罢团营，遣边兵，种种事件，均仗公与江提督，妥为着叠，所以一时不敢奉请呢。"许泰道："江提督正为此事，令兄弟前来探问，究系军国重事，如何裁夺？"廷和道："奉太后旨，已去迎立兴世子了。来往尚需时日，现在国务倥偬，全无把握，请伯爵往报江公，可能一同偕来，商决机宜，尤为欢迎。"罢兵事归诸遗诏，立储事归诸太后，自己脱然无累，免得许泰多疑。许泰欣然允诺，告别而去。着了道儿。廷和料他中计，即招司礼监魏彬，及太监张永、温祥，共入密室，促膝谈心。事事靠着中官，可见阉人势力，实是不小。廷和先开口语彬道："前日非公谈及，几误大事。现已嗣统有人，可免公虑。但尚有大患未弭，为之奈何？"魏彬道："说了御医，便谈伦序，可见我公亦事事关心。借魏彬口中，补出前次哑谜，文可简省，意不渗漏。今日所说的大患，莫非指着水木旁么？"仍用半明半暗之笔。廷和尚未及答，张永接口道："何不速诛此獠？"快人快语。廷和道："逆瑾伏法，计出张公，今又要仰仗大力了。"张永微笑。廷和又将许泰问答一节，详述一遍，复与张永附耳道："这般这般，可好么？"又用虚写法。永点首称善，转告魏彬、温祥，两人俱拍手赞成。计议已定，当即别去。魏彬遂入启太后，禀报密谋，太后自然允议。

过了一日，江彬带着卫士，跨马前来，拟入大内哭临。魏彬先已候着，即语彬道："且慢！坤宁宫正届落成，拟安置屋上兽吻，昨奉太后意旨，简派大员及工部致祭，我公适来，岂不凑巧么？"江彬闻着，很是欢喜，便道："太后见委，敢不遵行。"魏彬入内一转，即赍奉懿旨出来，令提督江彬及工部尚书李鐩，恭行祭典等语。江彬应命，改着吉服，入宫与祭。祭毕退出，偏遇着太监张永，定要留他宴饮。都是狭路相逢的冤鬼。江彬不便固辞，随了他去。即在张永的办事室内，入座飞觞。想是饯他死别。才饮数巡，忽报太后又有旨到，着即逮彬下狱。彬掷去酒杯，推案即起，大踏步跑了出去，驰至西安门，门已下钥，慌忙转身北行，将近北安门，望见城门未闭，心下稍宽，正拟穿城出去，前面忽阻着门官，大声道："有旨留提督，不得擅行。"彬叱道："今日何从得旨！"一语未了，守城兵已一齐拥上，将他揿翻，紧紧缚住。彬尚任情谩骂，众兵也不与多较，只把他胡须出气。彬骂一声，须被拔落一两根，彬骂两声，须被拔落三五根，待彬已骂毕，须也所剩无几了。倒是个新法儿。彬被执下狱，许泰亦惘惘到来，刚被缇骑拿住，也牵入狱中。还有太监张忠，及都督李琮等，亦一并缚到，与江彬亲亲昵昵，同住囹圄。一面饬锦衣卫查抄彬家，共得金七十柜，银二千二百柜，金银

珠玉，珍宝首饰，不可胜计。又有内外奏疏百余本，统是被他隐匿，私藏家中。刑部按罪定谳，拟置极刑，只因嗣皇未到，暂将此案悬搁，留他多活几天。既而兴世子到京，入正大位，乃将谳案入奏，当即批准，由狱中牵出江彬，如法捆绑，押赴市曹，凌迟处死。李琮为江彬心腹，同样受刑。钱宁本拘系诏狱，至是因两罪并发，一同磔死。又有写亦虎仙，亦坐此伏诛。惟张忠、许泰，待狱未决，后来竟夤缘贵近，减死充边，这也是未免失刑呢。了结江彬党案。

闲话休表，且说杨廷和总摄朝纲，约过一月有余，每日探听迎驾消息，嗣接谍报，嗣皇已到郊外了，廷和即令礼官具仪。礼部员外郎杨应魁，参酌仪注，请嗣皇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即位，一切如皇太子嗣位故例。当由廷和察阅，大致无讹，遂遣礼官赍送出郊，呈献嗣皇。兴世子看了礼单，心中不悦，顾着长吏袁崇皋说道："大行皇帝遗诏，令我嗣皇帝位，并不是来做皇子的，所拟典礼未合，应行另议。"礼官返报廷和，廷和禀白太后，由太后特旨，令群臣出郊恭迎，上笺劝进。兴世子乃御行殿受笺，由大明门直入文华殿，先遣百官告祭宗庙社稷，次谒大行皇帝几筵，朝见皇太后。午牌将近，御奉天殿，即皇帝位，群臣舞蹈如仪。当下颁布诏书，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是谓世宗。越三日，遣使奉迎母妃蒋氏于安陆州，又越三日，命礼臣集议崇祀兴献王典礼，于是群喙争鸣，异议纷起，又惹起一场口舌来了。正是：

多言适启纷争渐，贡媚又来佞幸臣。

欲知争论的原因，且从下回详叙。

武宗在位十六年，所行政事，非皆暴虐无道，误在自用自专，以致媚子谐臣，乘隙而入，借巡阅以便游幸，好酒色以致荒亡，至于元气孱弱，不克永年，豹房大渐之时，尚谓误出联躬，与群小无涉，何始终不悟至此？或者因中涓失恃，恐廷臣议其前罪，矫传此命，亦未可知，然卧病数月，自知不起，尚未禀白母后，议立皇储，置国家大事于不问，而谓甚自悟祸源，吾不信也。若夫江彬所为，亦不得与董卓、禄山相比，不过上仗主宠，下剥民财，逞权威，斥忠直，暴戾恣睢已耳。迨罢团营而营兵固安然，遣边卒而边卒又安然，未闻哗噪都中，谋为陈桥故事，然则彬固一庸碌材也。杨廷和总揽朝纲，犹必谋诸内侍，方得诛彬，内侍之势力如此，奚怪有明一代，与内侍同存亡乎？观于此而不禁三叹云。

第五十六回　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

却说世宗即位，才过六日，便诏议崇祀兴献王，及应上尊号。兴献王名厚杭，系宪宗次子，孝宗时就封湖北安陆州。正德二年秋，世宗生兴邸，相传为黄河清，庆云现，瑞应休征，不一而足。恐是史臣铺张语，不然，世宗并无令德，何得有此瑞征？至正德十四年，兴献王薨，世宗时为世子，摄理国事，三年服阕，受命袭封。至朝使到了安陆，迎立为君，世子出城迎诏，入承运殿开读毕，乃至兴献王园寝辞行，并就生母蒋妃前拜别。蒋妃呜咽道："我儿此行，入承大统，凡事须当谨慎，切勿妄言！"世子唯唯受教。临行时，命从官骆安等驰谕疆吏，所有经过地方，概绝馈献，行殿供帐，亦不得过奢。至入都即位，除照例大赦外，并将正德间冒功鬻爵，监织榷税诸弊政，尽行革除。所斥锦衣内监旗校工役等，不下十万人。京都内外，统称新主神圣，并颂杨廷和定策迎立的大功。世宗遣使迎母妃，并起用故大学士费宏，授职少保，入辅朝政，朝右并无异议。只尊祀兴献王一节，颇费裁酌。礼部尚书毛澄，因事关重大，即至内阁中，向杨廷和就教。廷和道："足下不闻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么？现成证据，何妨援引。"毛澄诺诺连声，立刻趋出，即大会公卿台谏诸官，共六十余人，联名上议道：

> 窃闻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而以楚王孙景后定陶，承其王祀，师丹称为得礼。今上入继大统，宜以益王子崇仁，益王名祐槟，宪宗第六子。主后兴国，其崇号则袭宋英宗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而令崇仁考兴献，叔益王，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为万世法矣。

议上，世宗瞧着，勃然变色道："父母名称，可这般互易么？"言已，即令原议却下，着令再议。时梁储已告老归里，惟蒋冕、毛纪，就职如故，与大学士杨廷和坚持前议。重复上疏，大旨："以前代君主，入继宗祧，追崇所生，诸多未合。惟宋儒程颐，议尊濮王典礼，以为人后者谓之子，所有本生父母，应与伯叔并视，此言最为正当。且兴献祀事，今虽以益王子崇仁为主，他日仍以皇次子为兴国后，改令崇仁为亲藩。庶几天理人情，两不相悖了。"世宗览到此疏，仍是不怿，再命群臣博考典礼，务求至当。杨廷和等复上封章，谓："三代以前，圣莫如

舜，未闻追崇瞽瞍。三代以下，贤莫如汉光武，未闻追崇所生南顿君。惟陛下取法圣贤，无累大德。”这疏竟留中不报。毛澄等六七十人，又奏称：“大行皇帝，以神器授陛下，本与世及无殊。不过昭穆相当，未得称世。若孝庙以上，高曾祖一致从固，岂容异议？兴献王虽有罔极深恩，总不能因私废公，务请陛下顾全大义！”世宗仍然不纳。惟追上大行皇帝庙号，称作武宗，把崇祀濮王典礼，暂且搁起。适进士张璁，入京观政，欲迎合上旨，独自上疏道：

> 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宋英，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
>
> 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日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夫兴献王往矣，称之为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况兴献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绝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当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
>
> 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

世宗览到此疏，不禁心喜道：“此论一出，我父子得恩义两全了。”即命司礼监携着原疏，示谕阁臣道：“此议实遵祖训，拘古礼，尔等休得误朕！”杨廷和将原疏一瞧，便道：“新进书生，晓得什么大体！”言已，即将原疏封还。司礼监仍然持入，还报世宗。世宗即御文华殿，召杨廷和、蒋冕、毛纪入谕道：“至亲莫若父母，卿等所言，虽有见地，但朕把罔极深恩，毫不报答，如何为子？如何为君？今拟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卿等应曲体朕意，毋使朕为不孝罪人呢！”区区尊谥，未必果为大孝。廷和等不以为然，但

奉召入殿，不便当面争执，只好默默而退。待退朝后，复由三阁臣会议，再拟定一篇奏疏，呈入上览，略云：

> 皇上圣孝，出于天性，臣等虽愚，夫岂不知。礼谓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谀将顺，谨再直言渎陈！

疏入不报。给事中朱鸣阳、史于光，及御史王溱、卢琼等，又交章劾璁，其词云：

> 臣等闻兴献王尊号，未蒙圣裁，大小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张璁之说耳。陛下以兴献王长子，不得已入承大统，虽拘长子不得为人后之说，璁乃谓统嗣不同，岂得谓会通之宜乎？又欲别庙兴献王于京师，此大不可。昔鲁桓僖宫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庙兴献王于京师，在今日则有朱熹两庙争较之嫌，在他日则有鲁僖跻闵之失，乞将张璁斥罚，以杜邪言，以维礼教，则不胜幸甚！

各疏次第奏入，世宗一味固执，始终不从。嗣兴献王妃蒋氏，已到通州，闻朝议欲考孝宗，不禁愤恚道："是我亲生的儿子，奈何谓他人父？谓他人母？"妇人尤觉器小。并谕朝使道："尔等受职为官，父母等犹承宠诰，我子为帝，兴献王的尊称，至今未定，我还到京去做什么？"说至此，竟呜呜咽咽地哭将起来。描摹尽致。朝使等奉命恭迎，瞧着这般形状，反致不安，只好入报世宗。世宗闻报，涕泣不止，入禀张太后，情愿避位归藩，奉母终养。也会做作。张太后一面慰留，一面饬阁臣妥议，杨廷和无可奈何，始代为草敕，略言："朕奉圣母慈寿皇太后懿旨，慈寿皇太后即张太后，武宗五年，以寘鐇平定，上太后尊号曰慈寿。以朕缵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称皇太后，即兴献王母。仰承慈命，不敢固违"云云。在廷和的意思，以为这次礼议，未合古训，只因上意难违，不得已借母后为词，搪塞过去，显见得阁臣礼部，都是守正不阿，免得后人訾议了。谁知张璁得步进步，又上《大礼或问》一书，且谓："议礼立制，权出天子，应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于是世宗又复心动。适值礼官上迎母礼仪，谓宜从东安门入，世宗不待瞧毕，即将原议掷还。礼官再行具议，改从大明东门，世宗意仍未怿，竟奋笔批示道："圣母至京！应从中门入，谒见太庙。"总算乾纲奋断。这批示颁将下来，朝议又是哗然。朝臣也徒知聚讼。大众都说："妇人无入庙礼。太庙尊严，更非妇人所宜入。"那时张璁又来辩论道："天子虽尊，岂可无母？难道

可从偏门出入么？古礼妇三日庙见，何尝无谒庙礼。九庙祭祀，后亦与祭，怎得谓太庙不宜入呢？”张璁之议，虽是拘泥，然廷议更属不通，无怪为张璁所扼。世宗又饬锦衣卫安排仪仗，出迎圣母。礼部上言，请用王妃仪仗，世宗不听，乃备齐全副銮驾，迎母自中门入都，谒见太庙。杨廷和以璁多异议，心甚怏怏，遂授意吏部，出除南京主事。璁虽南去，世宗已先入璁言，复颁下手诏，拟于兴献帝后，加一皇字。杨廷和等复上疏谏阻，世宗概置不理。巧值嘉靖元年正月，清宁宫后殿被火，廷和等趁这机会，奏称：“宫殿被灾，恐因兴献帝后加称，未安列圣神灵，特此示儆”云云。给事中邓继曾，亦上言：“天有五行，火实主礼，人有五事，火实主言。名不正即言不顺，言不顺即礼不兴，所以有此火灾。”恐怕未必。世宗颇为感惧，乃勉徇众请，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暂将皇字搁起。称孝宗帝后为继父母，称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两言可决，于义最协，聚讼何为乎？

过了两月，因世宗册后陈氏，特上两宫尊号，称慈寿皇太后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皇太后邵氏为寿安皇太后，兴献后为兴国太后，萱荫同春，夭桃启化，好算是两宫合德，一室太和。老天无意做人美，偏偏寿安皇太后邵氏，生起病来，医药无效，竟尔崩逝。这位邵太后本宪宗贵妃，为兴献王母，兴王就藩，母妃例不得行，仍住宫中。所以不必奉迎。及世宗入继大统，邵年已老，双目失明，喜孙为帝，摸世宗身，自顶至踵，欢笑不绝。至是得病归天，世宗仍欲祔葬茂陵，即宪宗墓。屡下廷议。礼官不敢固争。杨廷和等上疏，只托言：“祖陵久窆，不应屡兴工作，惊动神灵。”世宗不纳，决意祔葬，只别祀奉慈殿罢了。礼部尚书毛澄，以议礼未协，忧恚成疾，抗疏乞休，至五六次，未邀允准。既而疾甚，又复申请，乃准奏令归。澄匆匆就道，舟至兴济，竟致谢世。先是澄在部时，申议大礼，世宗尝遣中官谕意，澄奋然道：“老臣虽是昏耄，要不能隳弃古礼，只有归去一法，概不与闻便了。”以道事君，不合则去，毛澄有焉。惟世宗颇器重毛澄，虽再三忤旨，恩礼不衰。及闻澄病殁道中，犹加惋悼，赠为少傅，谥曰文简，这且休表。

且说世宗改元以后，除廷议大礼，纷纷争论外，甘肃、河南、山东数省，亦迭有乱警。甘肃巡抚许铭，与总兵官李隆不睦，隆唆部兵殴杀许铭，居然作乱。世宗起用陈九畴为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按验铭事，诛隆及叛党数人，才得平靖。河南、山东的乱事，系由青州矿盗王堂等，流劫东昌、兖州、济南，杀指挥杨浩。有旨限山东将吏，即日荡平，将吏等恐遭严谴，分道逐贼，贼不便屯聚，流入河南。嗣经提督军

务右都御史俞谏，调集两畿、山东、河南各军，悉力围剿，方把流贼一律扫除。录此两事，以昭事实，否则嘉靖初年，岂竟除议礼外，无他事耶？

嘉靖二年夏季，西北大旱，秋季南畿大水，世宗未免忧惧。太监崔文，奏称修醮可以禳祸，乃召见方士邵元节等，在宫中设立醮坛，日夕不绝。香花灯烛，时时降召真仙，锣钹幢幡，处处宣扬法号。又拣年轻内监二十人，改服道装，学诵经忏等事，所有乾清宫、坤宁宫、西天厂、西番厂、汉经厂、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等，次第建醮，几将九天阊阖，变作修真道院。大学士杨廷和代表阁臣，吏部尚书乔宇代表部臣，俱请斥远僧道，停罢斋醮。给事中刘最，又劾崔文引进左道，虚糜国帑诸罪状，乞置重典。世宗非但不从，且谪最为广德州判官，作为惩一儆百的令典。杨廷和、乔宇等，只好睁着双眼，由他醮祀。最被谪出京，崔文犹憾最不已，嗾使私人芮景贤，诬奏一本，内称刘最在途，仍用给事中旧衔，擅乘巨舫，苛待夫役。顿时激动帝怒，立将最逮还京师，拘系狱中，已而革职充戍。世宗之刚愎自用，于此益见。给事中郑一鹏，目击时弊，心存救国，因抗疏力谏道：

> 臣巡光禄，见正德十六年以来，宫中自常膳外，鲜有所取。迩者祷祀繁兴，制用渐广，乾清、坤宁诸宫，各建斋醮，西天、西番、汉经诸厂，至于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亦各有之。或日夜不绝，或间日一举，或一日再举，经筵俱虚设而无所用矣。伤太平之业，失天下之望，莫此为甚。臣谓挟此术者，必皆魏彬、张锐之余党，曩以欺先帝，使生民涂炭，海内虚耗，先帝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陛下急诛之远之可也。伏愿改西天厂为宝训厂，以贮祖宗御制诸书，西番厂为古训厂，以贮五经子史诸书，汉经厂为听纳厂，以贮诸臣奏疏，选内臣谨畏者，司其筦钥。陛下经筵之暇，游息其中，则寿何至不若尧舜？治何至不若唐虞乎？臣虽愚钝，千虑不无一得，敢乞陛下立停斋祀，放归方士，如有灾祸，由臣身当之。谨此具奏！

世宗览奏，方批答道："天时饥馑，斋祀暂且停止。"未几又颁内旨，令中官提督苏杭织造。杨廷和以监织已罢，仍命举行，实为弊政，当即封还敕旨，直言谏阻，世宗大为不悦。自世宗入都即位，廷和以世宗英敏，虽值冲年，颇足有为，自信可辅导太平，所以军国重事，不惮谏诤。及大礼议起，先后封还御批凡四次，执奏几三十疏，世宗虽示优容，意中已是衔恨；内侍遂从中挑衅，只说他跋扈专恣，无人臣礼，蟊

贼未除，终为国害。说得世宗不能不信。至谏阻织造一事，大忤上意。廷和乃累疏乞休，正在君臣相持的时候，那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忽遥上封章，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兴国太后为圣母，并录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二疏以闻。为此一奏，复惹起一番争执，几乎兴起大狱来了。小子有诗咏道：

甘将唇舌作干戈，可奈无关社稷何。

一字争持成互斗，谁知元气已销磨？

毕竟桂萼所奏，有何理由，且看下回详叙。

明自太祖得国，至于武宗，盖已更十主矣。除景帝祁钰，因变即位外，皆属父子相传，无兄终弟及者。惟武宗崩后，独无子嗣，当时岂无武宗犹子，足承统绪，而必迎立世宗，惹起大礼之议，此实杨廷和等之第一误事也。世宗既已入嗣，于孝宗固有为后之义，然以毛里至亲，改称叔父叔母，于情亦有未安。诚使集议之初，即早定本生名号，加以徽称，使世宗得少申敬礼，则张璁等亦无由乘间进言；乃必强词争执，激成反对，此尤杨廷和等之第二误事也。不宁惟是，廷和等身为大臣，既因议礼龃龉，隐忤帝意，则此后宵小进谗，政令未合，亦无自绳愆纠谬，格正君心。盖君臣之际，已启嫌疑，虽有正论，亦难邀信。如斋醮一事，明为无益有损之举，而世宗惑于近言，以致遂非拒谏，其情弊已可见矣。故世宗之刚愎自用，不无可议，而吾谓激成世宗之刚愎者，杨廷和等实主之焉。

第五十七回　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

却说南京主事桂萼，与张璁同官，璁至南京，与萼相见，谈及礼议，很是不平。萼极力赞成璁说，且主张申奏。适闻侍郎席书，及员外郎方献夫，奏称以孝宗为皇伯，兴献帝为皇考，俱由阁臣中沮，不得上达。萼乃代录两疏，并申明己意，运动京官，代为呈入。当由世宗亲阅，其词云：

> 臣闻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闻废父子之伦，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礼官以皇上与为人后，而强附末世故事，灭武宗之统，夺兴献之宗，夫孝宗有武宗为子矣，可复为立后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继其统乎？今举朝之臣，未闻有所规纳者何也？盖自张璁建议，论者指为干进，故达礼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窃念皇上在兴国太后之侧，慨兴献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为是，可乎？臣愿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曰圣母，武宗曰皇兄，则天下之为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议之谬，有不足辩者，彼所执不过宋濮王议耳。臣按宋臣范纯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亲许为仁宗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入继之主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今皇上奉祖训，入继大统，果曾亲承孝宗诏而为之乎？则皇上非为人后，而为入继之主明矣。然则考兴献帝，母兴国太后，可以质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请，乃者复得见席书、方献夫二臣之疏，以为皇上必为之惕然更改，有无待于臣之言者。乃至今未奉宸断，岂皇上偶未详览耶？抑二臣将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爱死，再申其说，并录二臣原疏以闻。

世宗读一句，点一回首，读数句，把首连点数次，直至读毕，方叹赏道："此疏关系甚大，天理纲常，要仗他维持了。"遂下廷臣集议。尚书汪俊，正承乏礼部，会集文武众臣二百余人，并排萼议，世宗不听。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一人，又复抗章力论，以为当从众议。世宗斥他朋言乱政，诏令夺俸。修撰唐皋，上言宜考所后以别正统，隆所生以备尊称。后经内旨批驳，说他模棱两可，亦夺俸半

年。汪俊等见帝意难回，乃请于兴献帝后，各加皇字，以全徽称。世宗尚未惬意，召桂萼、张璁，还京与议，并因席书督赈江淮，亦并召还。杨廷和见朝政日非，决意求去，世宗竟准他归休。言官交章请留，俱不见答。嗣遇兴国太后诞辰，敕命归朝贺，宴赏有加。至慈寿太后千秋节，独先期饬令免贺，修撰舒芬，疏谏夺俸，御史朱淛、马明衡、陈逅、季本，员外郎林惟聪等，先后奏请，皆遭谴责。原来兴国太后入京时，慈寿太后，犹以藩妃礼相待，兴国太后甚为失望。及世宗朝见，太后情亦冷淡，因此世宗母子，力遏众议，必欲推重本生，把兴献帝后的尊称，驾出孝宗帝后的上面，才出胸中宿忿。补叙此段，可见世宗母子，全出私情。都御史吴廷举，恐璁等入都，仍执前说，乃请饬诸生及耆德大臣并南京大臣，各陈所见，以备采择。璁、萼复依次上疏，申明统嗣不同的理由。璁且谓今议加称，不在皇与不皇，实在考与不考，世宗很是嘉纳。即召大学士蒋冕、毛纪、费宏等，谕加尊号，并议建室奉先殿侧，祀兴献帝神主。冕启奏道："臣愿陛下为尧舜，不愿陛下为汉哀。"又是隔靴搔痒之谈。世宗变色道："尧舜之道，孝悌而已，这两语非先贤所常称么？"冕等无词可答，只好唯唯而退。世宗遂敕谕礼部，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又谓："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称，当就奉先殿侧，别立一室，奉安皇考神主，聊尽孝思"云云。礼部尚书汪俊又上议道：

> 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为本生父立庙大内，从古所无。惟汉哀帝尝为共王立庙京师，师丹以为不可。臣意请于安陆庙增饰，为献皇帝百世不迁之庙，俟后袭封兴王子孙，世世奉享。陛下岁时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宁必建室为乎？乞即收回成命，勿越礼训！

世宗一概不纳，只促令鸠工建室，限日告成，俊遂乞休，奉旨切责，准令免官，遗缺命席书继任。书未到京，由侍郎吴一鹏权署部事。既而一鹏受命，与中官赖义等，迎主安陆。一鹏上疏奏阻，并不见纳，只好束装就道，迎主入京。时已建室工竣，即就室安主，名为观德殿。大学士蒋冕，以追尊建室，俱由世宗亲自裁决，未经内阁审定，不由的愤愤道："古人谓有官守，有言责，不得其职，便可去位？我备员内阁，不能匡救国事，溺职已甚，还要在此何用？"因连疏求罢。世宗以詹事石珤，素与廷和未协，拟引他入阁，赞成大礼，乃听冕致仕，即命珤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预机务。珤入阁后，偏不肯专意阿容，一切政论，多从大体。适户部侍郎胡瓒，上言大礼已定，席书督赈江淮，实关民命，不必征取来京。珤亦以为言，并请停召璁、萼二人。

世宗不得已准奏，饬璁、萼仍回原任。时璁、萼已奉召启程，途中闻回任消息，意大沮丧，乃复合疏上呈，极论两考为非是。且云："'本生'二字，对所后而言，若非将二字除去，则虽称皇考，仍与皇叔无异。礼官有意欺君，臣等愿来京面质"等语。世宗得疏后，心又感动，复令二人入都。璁、萼遂兼程至京，既入都门，闻京官与他反对，势甚汹汹，欲仿先朝马顺故事，激烈对待。马顺事见三十五回。萼惧不敢出，璁避居数日，方才入朝。退朝后恐仇人狙击，不敢走回原路，悄地里溜出东华门，避入武定侯郭勋家。勋为郭英五世孙。勋与璁晤谈，意见颇合，允为内助。偏偏给事中张潮等，连章劾璁、萼及席书、方献夫等，乞即正罪。有旨报闻。潮取群臣弹章，汇送刑部，令预拟璁等罪名。尚书赵鉴，私语潮道："若得谕旨，便当扑杀若辈。"潮大喜而退，免不得与同僚谈及。那知一传十，十传百，竟被深宫闻悉，切责潮、鉴，并擢璁、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璁、萼与献夫，恐众怒难犯，奏请辞职，世宗不许。学士丰熙，修撰舒芬、杨慎、廷和子。张衍庆，编修王思等，均不愿与璁、萼同列，各乞罢归，有诏夺俸。给事中李学曾等，御史吉棠等，上疏申救，俱遭谴谪，甚至下狱。还有南京尚书杨旦、颜颐寿、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陈凤梧，都御史邹文盛、伍文盛等，复以为言，又被内旨斥责。员外薛惠，著《为人后解》，力驳璁、萼奏议，也被世宗察知，逮系狱中。当下恼动了尚书乔宇，竟抗疏乞休，略言："内降恩泽，先朝辄施诸佞倖小人，士大夫一经参预，即为清议所不容。况且翰苑清华，学士名贵，乃令萼、璁等居此，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何人愿与同列？臣已老朽，自愧无能，愿赐罢黜，得全骸骨"云云。世宗责他老悖，听他归田。于是萼、璁两人，以臆说得售，益发兴高采烈，条陈十三事，差不多有数千言。小子述不胜述，但将十三条的大纲，列表如下：

> （一）三代以前，无立后礼；（二）祖训亦无立后明文；（三）孔子射于矍圃，斥为人后者；（四）武宗遗诏，不言继嗣；（五）礼无本生父母名称；（六）祖训侄称天子为伯叔父；（七）汉宣帝、光武，俱为其父立皇考庙；（八）朱熹尝论定陶事为坏礼；（九）古者迁国载主；（十）祖训皇后治内，外事无得干预；（十一）皇上失行寿安皇太后三年丧；（十二）新颁诏令，决宜重改；（十三）台官连名上疏，势有所迫，非出本心。

这十三条纲目，奏将上去，世宗非常称赏，立遣司礼监传谕内阁，除去册文中本生字样。大学士毛纪，力持不可。世宗御平台，召毛纪等

面责道："此礼决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么？"毛纪等免冠趋退。世宗遂召百官至左顺门，颁示手敕，更定章圣皇太后尊号，除去本生字样，正名圣母，限四日恭上册宝。百官不服，会同九卿詹事翰林给事六部大理行人诸司，上章力争。疏凡十三上，俱留中不报。尚书金献民、少卿徐文华倡言道："诸疏留中，必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了，此事不可不争。"吏部右侍郎何孟春道："宪宗朝，议慈懿太后徽号，及合葬典礼，亏得先臣伏阙力争，才得邀准，今日又遇此举了。"回应三十九回。杨慎道："国家养士百余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言之太过。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澍亦齐声道："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如不愿力争，应共击勿贷。"当下大集群僚，共得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及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二人，都跪伏左顺门，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不置。世宗居文华殿，闻声才悉，即遣司礼监谕令退去，群臣跪伏如故。尚书金献民道："宰辅尤宜力争，如何不至？"即遣礼部侍郎朱希周，传报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珤，亦赴左顺门跪伏。自辰至午，屡由中官谕退，终不肯去。世宗大怒，命锦衣卫收系首事，得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八人，一律下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齐号，声震阙廷。几同病狂。世宗愈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命尽录诸臣姓名，拘住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惟大学士毛纪、石珤，尚书金献民，侍郎何孟春等，勒令退归待罪。越数日，谪戍首事八人，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予杖，编修王相等十六人，因杖受伤，先后毕命。死得不值。大学士毛纪，请宥伏阙诸臣罪，被世宗痛责一番，说他要结朋奸，背君报私，纪遂致仕而去。世宗遂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嗣是修献皇帝实录，立献皇帝庙于京师，号为世庙，并命席书至京，编成《大礼集议》，颁示中外。到了嘉靖五年，章圣皇太后谒见太庙及世庙，大学士费宏、石珤，力谏不从，费宏入阁后，未尝出言规谏。至是才闻力谏，想是饭盘已满了。反被璁、萼等暗中进谗，害得他不能不去。自是辅臣丧气，引为大戒，终世宗朝，内阁大臣，大半委蛇朝右，无复强谏了。明朝气运，亦将衰亡了。再越二年，即嘉靖七年。《大礼集议》成，由世宗亲制序文，改名为《明伦大典》，刊布天下，且追论前议礼诸臣罪状，明降敕文道：

> 大学士杨廷和，谬主濮议，尚书毛澄，不能执经据礼，蒋冕、毛纪，转相附和，乔宇为六卿之首，乃与九卿等官，交章妄执，汪俊继为礼部，仍从邪议，吏部郎中夏良胜，胁持庶

官，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煽惑朝臣，伏阙喧呼，朕不为已甚，姑从轻处。杨廷和为罪之魁，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法当戮市，特宽宥削籍为民。毛澄病故，追夺前官。蒋冕、毛纪、乔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夺职闲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胜酿祸独深，俱发原籍为民。其余南京翰林科道部属大小臣衙门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己不与闻者，俱从宽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编戍为民者不问。尔礼部揭示承天门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

议罪以后，应即议功。以张璁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桂萼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两人私自称庆，喜出望外，且不必说。

惟当变礼筑庙的时候，田州指挥岑猛作乱，免不得劳动王师，出定乱事。田州为广西土司，诸族聚处，岑氏最大，自称为汉岑彭后裔。明初，元安抚总管岑伯颜以田州归附，太祖嘉他效顺，特设田州府，令伯颜知府事。四传至猛，与思恩知府岑濬构衅。濬亦猛族，互争雄长。濬攻陷田州，猛遁走得免。都御史总督广西军务潘蕃，发兵诛濬，把思恩、田州两府，统改设流官，降猛千户，东徙福建。正德初年，猛赂刘瑾，得复为田州府同知，兼领府事，招抚遗众，觊复祖职。嗣从征江西流贼，所至侵掠，惟以流贼得平，叙功行赏，进授指挥同知。猛尚未满意，遂怀怨望。先是猛尝纳贿有司，自督府以下，俱为延誉。至受职指挥，未得复还原官，他想从前贿赂，多系虚掷，不如仗着兵力，独霸一方，免得趋奉官府，耗费金银。自是督府使至，骄倨相待，使人索贿，分毫不与，甚且侵夺邻境，屡为边患。巡抚都御史盛应期，奏猛逆状。请兵讨猛，尚未得报。应期以他事去官，都御史姚镆继任，甫至广西，即再疏请剿。得旨允准，乃檄都指挥沈希仪、张经、李璋、张佑、程鉴等，率兵八万，分五道进兵。别令参议胡尧元为监军，总督军务。猛闻大军入境，情殊惶急，不敢交战，竟出奔归顺州。归顺州知州岑璋，系猛妇翁，猛不喜璋女，与璋有嫌，想是同姓为婚之故。至此急不暇择，乃率众往投。姚镆闻猛奔归顺，悬赏通缉，又恐璋为猛妇翁，不免助猛，因召沈希仪问计。希仪道："猛与璋虽系翁婿，情不相洽，末将自有计除猛，约过数旬，必可报命。"胸有成竹，不待多言。姚镆甚喜，即令他自去妥办。希仪至营，与千户赵臣商议。臣与璋本来熟识，闻希仪言，愿往说璋，令诱猛自效。希仪即遣赴归顺，两下相见，寒暄甫毕，璋即设宴款臣，臣佯为不悦。璋再三诘问，臣终不言。璋心益疑，挽臣入内，长跪问故。臣潸然泣下，这副急泪，从何处得来？璋亦流泪道："要死就死，何妨实告。"中计了。臣又嗫嚅道："我为故人情谊，

所以迂道至此，但今日若实告足下，足下得生，我反死了。”璋大惊道：“君果救我，我决不令君独死。”言毕，指天为誓。臣乃语璋道：“邻境镇安，非与君为世仇么？今督府悬赏缉猛，闻猛匿君处，特令我往檄镇安，出兵袭君。我不言，君死；我一出口，君必为自免计，我死。奈何奈何？”璋顿首谢道：“请君放心。猛娶吾女，视同仇雠，我正欲杀他，恐他兵众，所以迟迟。若得天兵相助，即日可诛猛了。猛子邦彦，现守隘口，我先遣千人为内应，君可驰报大营，发兵往攻，内外夹击，邦彦授首，杀猛自容易呢。”臣大喜而返，报知希仪，即夕往攻邦彦。果然内应外合，把邦彦的头颅，唾手取来。猛闻邦彦被杀，惊惶的了不得。璋反好言劝慰，处猛别馆，日没供张，环侍美女，令他解闷图欢。猛忧喜交集，日与美女为乐，比故妇何如？问及大兵，诡称已退。至胡尧元等到了归顺，檄索猛首，樟乃持檄示猛道：“天兵已到，我不能庇护，请自为计。”一面递与鸩酒，猛接酒大骂道：“堕你狡计，还有何说？”遂将鸩酒一口饮下，霎时毒发，七窍流血而死。璋斩下猛首，并解猛佩印，遣使驰报军前，诸将乃奏凯班师。猛有三子，邦彦败死，邦佐、邦相出亡，所有猛党陆绶、冯爵等俱被擒，惟卢苏、王受遁去。隔了一年，卢苏、王受，又纠众为乱，陷入田州城，正是：

芟夷未尽枝犹在，烽燧才消乱又生。

毕竟乱事能否再平，且至下回续表。

大礼议起，诸臣意气用事，以致世宗忿激，称宗筑庙，世宗固不为无失，而群臣跪伏喧呼，撼门恸哭，亦非善谏之道。事君数，斯辱矣，岂学古入官之士，尚未闻圣训耶？杨慎谓仗节死义，张翀谓万世瞻仰，几若兴邦定国，全赖此谏，试问于伏阙纷争之后，有何裨益？即令世宗果听其言，亦未必果能兴邦、果能定国也。明代士大夫，积习相沿，几成锢疾，卒之廷议愈滋，君心愈愎，有相与沦胥而已。田州一役，小丑跳梁，剿平固易。惟岑猛之被嫌于妇翁，与世宗之被惑于本生父母，两两相对，适成巧偶，是亦文中之映合成趣者也。故善属文者，无兴味索然之笔。

第五十八回　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

却说卢苏、王受，系岑猛余党，既陷田州，并寇思恩。右江一带，人情汹汹，或说岑猛未死，或说猛党勾结安南，已陷思恩州，正是市中有虎，杯影成蛇。姚镆力不能制。飞檄调兵，藩臬诸司，与镆有隙，又倡言“猛实未诛，镆为所给”等语。御史石金闻悉，遂劾镆攘剿无策，轻信罔上，惹得世宗动怒，饬革镆职，授王守仁为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军务，往讨田州，一面即用御史石金为巡按，同赴广西。守仁到任，闻苏、受二寇，势焰颇盛，遂与石金商议，改剿为抚。乃使人招谕田州，令来谢罪。苏、受疑惧，不敢径至。守仁复遣使与誓，决不相欺。苏、受乃盛兵自卫，来辕赴约。经守仁开诚告诫，二人踊跃罗拜，自缚待罪。守仁数责罪状，各杖数十，才谕归俟命。已而驰入苏、受营中，抚定叛众，乃缮疏遥陈，略言：“田州外捍交趾，纵使得克，别置流官，亦恐兵弱财匮，易生他变，且岑氏世效边功，欲治田州，仍非岑氏子孙不可。现请降府为州，以猛子邦相为吏目，署行州事，设巡检司十九处，令苏、受等为巡检。惟思恩府未曾被陷，仍设流官，命他统辖田州。邦相以下，悉遵约束”云云。朝旨报可。守仁遂依疏处置，田州以安。

嗣守仁自田州还省，父老遮道攀辕，禀称断藤峡猺，又复猖獗，盘踞三百余里，大为民害。守仁乃留住南宁，佯为罢遣诸军，示不再用，暗中却檄令卢苏、王受，嘱他攻断藤峡，立功自赎。苏、受奉守仁令，潜军突出，连破断藤峡诸寨，诛匪首，散胁从，藤峡复宁。守仁上苏、受功，赏赉有加。惟尚书桂萼，令乘机取交趾，守仁不应，桂萼遂劾守仁征抚交失，停止奖谕。未几守仁得疾，表乞骸骨，且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朝命尚未复颁，守仁因病日加重，不及待命，离任竟归，行至南安，一瞑长逝。桂萼复说他擅离职守，请世宗毋予恤典，且停世袭。失志则夤缘当道，得志则媚嫉同僚，这是小人通病。独江西军民，素怀守仁德惠，灵輀所经，无不缟素哭临，香花载道，哀奠盈郊。直道尚在人心，忠魂亦堪自慰。至穆宗隆庆初年，始追谥文成。守仁系浙江余姚人，曾读书阳明洞中，当时号为阳明先生。平生学问，出入道佛，总旨以儒教为归。尝谓知是行的主要，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始，行是知终，人须知行合一，方为真道学。这数语，是阳明先生的学说，门徒多遵守不衰。就是海外日本国，也靠着阳明遗绪，实力奉行，才有今日。

极力赞扬，不没大儒。这且不暇细表。

且说世宗践阼，曾逮兵部尚书王琼下狱，谪戍榆林，复起彭泽为兵部尚书，陈九畴为佥都御史，巡抚甘肃，这次黜陟，实因西番一役，王琼陷害彭、陈，经给事中张九叙追劾琼罪，才有此番变换。应四十八回。九畴到了甘州，适值吐鲁番酋纠众入寇，由九畴督兵力御，战败满速儿，追至肃州，又与肃州总兵官姜盃，夹击一阵，杀死敌将火者他只丁，寇众仓皇遁去。边民哗传满速儿已死，九畴亦依据谣传，拜表奏捷。未免卤莽。明廷正遣尚书金献民，都督杭雄，统兵西讨，闻九畴得胜，寇已败退，乃自兰州折还。谁知满速儿依然无恙，西归后，休养了两三年，又遣部将牙木兰，出据哈密，并侵及沙州、肃州。世宗闻警，又起用前都御史杨一清，总制三边。一清至是三为总制，温诏褒美，比他为郭子仪。吐鲁番闻一清威名，颇也知惧，稍稍敛迹。一清请权事招抚，先令他缴还哈密城印。既而一清奉召入阁，以尚书王宪代任，宪仍用一清计，遣使往谕吐鲁番，命悔过伏罪，归还哈密。满速儿置诸不理。

会大礼议起，大学士杨廷和去位，廷和与彭泽、陈九畴等，本来莫逆，就是大礼申议，泽亦附同廷和，联名抗奏。廷和既去，泽亦乞休。张璁、桂萼，方仇廷和，恨不得将廷和党与，一网打尽，至吐鲁番再据哈密，遂上书论西番事，谓："哈密不靖，自彭泽赂番求和始。彭泽复用，自杨廷和引党集权始。今日人才，实惟王琼可用。除王琼外，无人可安西鄙了。"世宗正信任璁、萼，惟言是从，遂复召王琼为兵部尚书，代王宪总制三边。琼既被召，即奏言满速儿未尝战死，陈九畴诳报蒙君，金献民党同欺上，俱应复按问罪。还有百户王邦奇，亦上疏弹劾陈九畴、金献民，以及杨廷和、彭泽等，说得痛激异常。再经张璁、桂萼两人，火上添油，自然激动世宗，立降手诏数百言，遣官逮九畴、献民下狱。璁、萼拟九畴坐斩，献民夺籍，杨廷和、彭泽，俱应加罪。谳案将成，独刑部尚书胡世宁，不肯照署，上言："九畴误信谣传，妄报贼死，罪固难免，但常奋身破贼，保全甘、肃二州，功足抵罪，应从轻议"云云。世宗乃命将九畴减死，谪戍极边，削夺献民、彭泽原官。只廷和未曾提及，总算涵容过去。所谓不为已甚，想即在此。

先是九畴在甘肃，力言吐鲁番不可抚，宜闭关绝贡，专固边防。世宗尝以为然，因令将贡使拘系，先后凡数十人。及九畴得罪，琼督三边，竟遣还旧俘，且许通贡。满速儿气焰愈骄，遣部将牙木兰入据沙州，并限令转拔肃州。牙木兰转战愆期，致遭满速儿严责，并欲定罪加

刑。牙木兰大惧，率罽帐兵二千，老稚万人，奔至肃州，叩关乞降。满速儿以讨牙木兰为辞，纠合瓦剌部众，入犯肃州。副使赵载，游击彭濬，发兵截击，复得牙木兰为助，审知敌人虚实，一场鏖斗，杀得他旗靡辙乱，马仰人翻。满速儿知机先走，还幸保存性命，越年复遣使贡狮，且赍呈译书，愿以哈密城易牙木兰。琼据实奏报，并欲从他所请。世宗饬群臣会议，或言哈密难守，不必索还，或言哈密既还，理宜设守。詹事霍韬，主张保守哈密，尚书胡世宁，主张弃置哈密，两人所议，各有理由，小子依次录述。霍韬议案有云：

> 置哈密者，离西北之郊以屏藩内郡，或难其守，遂欲弃之，将甘肃难守，亦弃不守乎？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遗孽，力能自立，借虚名以享实利，今嗣王绝矣，天之所废，谁能兴之？惟于诸戎中求雄力能守城印，戢部落者，因而立之，毋规规忠顺后可也。议亦有见。

胡世宁的议案，独云：

> 先朝不惜弃大宁交趾，何有于哈密？哈密非大宁交趾比也。忠顺后裔，自罕顺以来，狎比吐鲁番，且要索我矣。国初封元孽和宁、顺宁、安定俱为王，安定又在哈密之内，近我甘肃，今存亡不可知，一切不问，而议者独言哈密，何也？臣愚谓宜专守河西，谢哈密，无烦中国使，则兵可省而饷不虚糜矣。牙木兰本一番将，非我叛臣，业已归正，不当遣还，唐悉怛谋之事可鉴也。牙木兰固不应遣还，哈密亦岂可遽弃？

世宗瞧着两议，却以世宁所说，较为得当，一面命王琼熟计详审，再行复奏。琼再疏仍申前议，又经张璁等议定，留牙木兰不遣，移置诸戎于肃州境内。自是哈密城印，及哈密主拜牙郎，悉置不问，哈密遂长沦异域，旋为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木所据，并服属吐鲁番，惟按年入贡明廷。吐鲁番失一牙木兰，遂乏健将，满速儿虽然桀骜，却也不能大举，有时或通贡使，有时贡使不至，明廷也无暇理睬，但教河西无事，便已庆幸得很了。舌战甚勇，兵战甚弱，历朝衰季，统蹈此弊。

且说张璁、桂萼用事后，原有阁臣，先后致仕。御史吉棠，请征还三边总制杨一清，借消朋党。世宗乃召一清入阁，张璁亦欲引用老臣，以杜众口，遂力举故大学士谢迁。迁不肯就征，经世宗遣官至家，持敕令起，抚按又敦促上道，不得已入京拜命。迁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数月，即欲乞归。世宗加礼相待，每遇天寒，饬免朝参。除夕赐诗褒美，

勉勉强强地过了一年，再三告病，方准归休。归后三年乃殁，予谥文正。惟一清在阁稍久，即与璁、萼有隙，给事中孙应奎，疏论一清及璁、萼优劣，乞鉴三臣贤否，核定去留。王准、陆粲，与应奎同官，独劾奏璁、萼引用私人，日图报复，威权既盛，党羽复多，若非亟行摈斥，恐将来为患社稷，贻误不浅了。世宗乃免璁、萼官。詹事霍韬，尝与璁、萼约同议礼，及见两人去职，攘臂说道："张、桂既行，势且及我，我难道坐视不言么？"遂为璁、萼讼冤，且痛诋一清，说他嗾使王准、陆粲，诬劾璁、萼。并云："臣与璁、萼，俱因议礼见用，璁、萼已去，臣不能独留。"为这一疏，世宗又念及张璁前功，立命召还，贬王准为典史，陆粲为驿丞。说起"议礼"两字，世宗便不能不袒护，可知霍韬之言，无非要挟，居心实不可问矣。韬再劾一清，世宗令法司会集廷臣，核议一清功罪，张璁却佯乞宽假。看官！你想此时的杨一清，还有什么颜面？一疏乞休，再疏待罪。世宗准予致仕，一清即日出都。可巧故太监张永病死，永弟容代为介绍，求一清作墓志铭。一清与永为旧交，情不能却，至撰成后，免不得受些馈礼。偏被张璁闻知，暗嘱言官劾奏，竟坐一清受赃夺职。一清还家，得知此信，不禁忿恨道："我已衰年，乃为孺子所卖，真正令人气死。"果然不到数月，背上生一大疽，流血而亡。又阅数年，始复故官，寻又追谥文襄，但身已早殁，何从再知，也不过留一话儿罢了。一清也自取其咎。

璁既复用，萼亦召还，两人仍然入阁，参预机务。适世宗有意变法，拟分祭天地日月，建立四郊，商诸张璁，璁不敢决。给事中夏言援引周礼，奏请分祭，大合世宗意旨，璁亦顺水推舟，力赞言议。有几个主张合祭的，尽被驳斥。霍韬反抗最烈，竟致逮系。韬本与璁、萼毗连，此时何不党附？遂命建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以二至日分祭，建朝日夕月坛于东西郊，以春分秋分日分祭。郊祀已定，复更定孔庙祀典，定孔子谥号为至圣先师，不复称王，祀宇称庙不称殿，用木主不用塑像。以叔梁纥为孔子父，颜路、曾皙、孔鲤，为颜、曾、子思父，别就大成殿后，增筑一堂，祀叔梁纥，配以颜路、曾皙、孔鲤。是从献皇帝庙附会出来。所有祀仪，比郊天减轻一级，以汉后苍、隋王通、宋欧阳修、胡瑗、蔡元定从祀。御制正孔子祀典说，宣付史馆，又行禘祭，定配享，作九庙，改太宗庙号为成祖，尊献皇帝庙号为睿宗，升安陆州为承天府，种种制度，无非粉饰铺张，与国家治乱，毫无干涉呢。

桂萼再入阁后，在位年余，没甚议论，嗣因病乞归，未几即死。惟张璁规定各制，极蒙宠眷。璁因犯帝嫌名，奏请改易，世宗手书"孚敬"二字，作为璁名。世宗名厚熜，与张璁之璁，偏旁不同，璁乃自请

改名，无非贡谀而已。廷臣因他得宠，相率附和，不敢生异。只夏言方结主知，与孚敬分张一帜，一切制作，多由夏言解决，世宗很是信从，孚敬反为减色，因此屡欲倾言，暗加谗间。谁料世宗反袒护夏言，斥责孚敬，孚敬无法，致仕而去。世宗命侍郎翟銮，尚书李时，先后入阁，升任夏言为礼部尚书。翟、李两人，遇着大政，必与言商。言虽未预闻阁务，权力且出阁臣上，李时、翟銮，不过备位充数罢了。

世宗因在位十年，尚无皇嗣，复拟设醮宫中，令夏言充醮坛监礼使，侍郎湛若水、顾鼎臣充迎嗣导引官，文武大臣，逐日排班进香。世宗亦亲诣坛前，虔诚行礼。主坛的大法师，便是前文所叙的邵元节。元节系贵溪人氏，幼得异人范文泰传授龙图龟范的真诠，自言能呼风唤雨，驱鬼通仙。世宗闻他大名，征召入京，叩问仙术，元节只答一个“静”字诀，静字以外，便是“无为”二字。世宗甚为称赏，敕封真人。未几命他祷雪，果然彤云密布，瑞雪纷飞。想是凑巧。看官！你想世宗到了此时，尚有不竭诚敬信么？当下加号致一真人，饬领金箓醮事，给玉金银象印各一枚，秩视二品，并封元节师元泰为真人，敕在都城建真人府，糜费巨万，两年始成，由夏言作记勒碑，赠田三十顷，供府中食用，遣缇骑四十人，充府中扫除的役使，真个是敬礼交加，尊荣备至。到了祈嗣设醮，当然由邵真人登坛，主持坛事，朝诵经，夕持咒，差不多有一两年。偏偏后宫数十，无一宜男。监察御史喻希礼，乞赦免议礼得罪诸臣，世宗大怒道：“希礼谓朕罪诸臣，致迟子嗣么？”立命将希礼谪戍。编修杨名，劾奏邵元节言近无稽，设醮内府，尤失政体，又遭世宗怒斥，下狱戍边。元节以祈嗣无效，暂乞还山。且上言皇上心诚，不出一二年，定得圣嗣。世宗大喜，使中官至贵溪山中，督造仙源宫，俾资休养。宫既成，元节入朝辞行，世宗设筵饯别，凄然问道：“真人此去，何时再得相见？”元节用指轮算，欣然答道：“陛下多福多寿，兼且多男，草莽下臣，来谒圣躬？当不止一二次呢。”后来看似有验，吾总谓其偶中耳。世宗道：“吾年已三十，尚无子嗣，他日如邀神佑，诞育一二，便已知足，何敢多求呢？”元节道：“陛下宽心，试看麟趾螽斯，定多毓庆，那时方知所言不谬了。”言毕，举拂即行，飘然而去。

说也奇怪，元节出京数十日，后宫的阎贵妃，居然有娠。倏忽间又是数月，世宗因贵妃得产，还需祈祷，乃遣锦衣千户孙经，赍敕往召。元节奉命登程，舟至潞河，又有中使来迎，相偕入京。世宗在便殿召见，慰劳有加，即赐彩蟒衣一袭，并阐教辅国王印。次日再命设坛，世宗格外虔诚，沐浴斋戒，才诣坛前祷祀，但见香烟凝结，佳霭氤氲，大家说是庆云环绕，非常瑞征。世宗亦信为天赐。过了三日，阎妃分娩，

果得石麟，群臣排班入贺。世宗道："这都是致一真人的大功呢。"慢着。遂加授元节为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赐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并给元节徒邵启为等禄秩有差。元节果有道术，岂肯拜受虚荣？文成五利之徒，何足道乎？大修金箓醮于立极殿，凡七日夜，作为酬神的典礼。小子有诗叹道：

得嗣宁从祈祷来，胡为迷信竟难回？

卢生以后文成继，秦汉遗闻剧可哀。

皇嗣已生，后事果属如何，且看下回申叙。

弃大宁，弃交趾，并弃哈密，此皆明代衰微之兆。昔也辟国百里，今也蹙国百里，可为世宗咏矣。况封疆之寇未除，中央之争已起，陈九畴有御番才，乃为张璁所倾陷，代以王琼，满速儿请以哈密易牙木兰，竟欲勉从所请，胡世宁主张不遣，是矣，然必谓哈密可弃，得毋太怯。我退一步，寇进一步，玉关以外，从此皆戎，较诸明初之威震四夷，能毋生今昔之感耶？世宗不察，反日改祀典，藻饰承平，至于设坛修醮，礼延方士，祷雪而雪果降，祈嗣而嗣又生，世宗之迷信，由是深矣，然亦安知非一时之侥幸耶？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吾谓邵元节辈，亦妖孽类也。

第五十九回　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

却说世宗既得皇嗣，取名载基，益信方士有灵，非常宠信。自是道教盛行，佛教衰灭，菩萨低眉，不能不让太上老君，独出风头。涉笔成趣。巧值大兴隆寺被灾，御史诸演，揣摩上意，奏请顺天心，绝异端。夏言又请除禁中佛殿，原来明宫里面，有大服千善殿神佛，藏有金银佛像，及各种器具，相传系元代敕建，至明未毁。世宗得夏言奏章，即命偕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先去察视。言等奉命入殿，殿中所列，无非是铜铸的如来，金装的观音，以及罗汉、韦驮、弥勒佛等类，恰也习见不鲜，没甚奇异。及步入最后一殿，但见壁上的蜃灰，半成污垩，檐前的蛛网，所在纵横，殿门关得甚紧，兽环上面，衔看大锁，锁上所积尘垢，差不多有数寸厚。当问殿中住持，索取锁钥，住持谓中有怪异，不宜轻启。夏言怒叱道："我等奉旨而来，怕什么妖怪不妖怪？"住持不得已，呈上钥匙，哪知钥已生锈，插入锁心，仍然推启不动。夏言更命侍役击断大锁，启门入内。门内黝黑深邃，差不多似酆都城，各人鱼贯进殿。凝神细瞧，并不见有丈六金身，庄严佛像，只有无数的奇形鬼怪，与那漆鬓粉脸的女像，抱腰亲吻，含笑斗眉；最看不过去的，是有数男像及数女像，统是裸着身体，赤条条一丝不挂，彼此伏着地上，作那交媾情状。秘戏图无此媟亵，欢喜禅竟尔穷形。夏言不禁愤愤道："佛门清净，乃有这等秽事么？"言毕，即与郭、李两人，一并出来，入廷复旨，直陈不讳，且请把所有的异像，瘗诸中野，不得渎留。世宗道："既有这般邪移，应一律销毁，免得愚民无知，发掘供奉。"世宗识见，颇过夏言。随即发遣工役，尽行拆毁，把各种支离偶像。一一销熔，共得一万三千余斤。还有金函玉匣，内贮佛首佛牙等，统共毁去。殿宇遗址，改筑慈庆、慈宁宫，奉两宫太后居住，这也不消细说。

惟皇子载基，才生两月，忽然间生了绝症，竟至夭逝，想是诸佛作祟。世宗不胜哀悼。幸王贵妃又复怀孕。足月临盆，生下一男，取名载㽦。接连是杜康妃、卢靖妃各生一男，杜妃子名载垕，便是后来的穆宗，卢妃子名载圳，后封景王，就国安陆，继迹兴藩。世宗连得二子，方减悲怀，只把那亡儿载基，赐谥哀冲，称为哀冲太子罢了。死了一子，生了二子。毕竟祈祷有灵。后来世宗又得四子，一名载墒，一名载壑，一名载壇，一名载㙓，俱系妃嫔所出，并皆夭亡。看官听着世宗

八子，统出妃嫔，想正宫皇后，当然是无子呢。小子查阅明史，世宗共有三后：第一后是陈氏，前文亦曾叙过，陈后性颇褊狭，一日与世宗同坐，张、方二妃进茗，世宗见二妃手似柔荑，握视不释，后投杯遽起，触怒天颜，大声呵斥。后适怀妊，坐是堕胎，惊悸成疾，一病即崩。第二后就是张妃，妃既继位中宫，从夏言议，亲蚕北郊，嗣又率六宫嫔御，听讲章圣女训，倒也有些淑德，不知何事忤了世宗，竟于嘉靖十三年废居别宫。十五年谢世，明史上未曾叙及被废情由，小子也不敢杜撰。第三后乃是方氏，世宗久无子嗣，用张孚敬言，广选淑女，为毓嗣计，即选方氏、郑氏、王氏、阎氏、韦氏、沈氏、卢氏、沈氏、杜氏九人，同册为九嫔。强依古礼。张后被废，方氏以九嫔首选，继立为后。旧制立后，第谒内庙，世宗独援庙见礼，率方氏谒太庙及世庙，仍本张孚敬议。颁诏天下，饬命妇入朝中宫。统计世宗册立三后，要算立方后时，礼节最繁，但玄鸟降祥，偏锡下陈，这也是命中注定，不能勉强呢。这一段叙明各后，万不能省。世宗以正宫无出，理应立长，遂于嘉靖十八年，立子载壑为太子，封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载壑事见后文，姑且慢表。

单说世宗既信任邵元节，屡命设醮，其时四方道流，趋集都下，江西龙虎山中的张天师，名叫彦頫，亦入都谒见。世宗与他谈论道法，他以清心寡欲四字为对，元节所对只三字，彦頫所对有四字，宗旨相去不远，应足齐名。颇合上意，遂加封为正一嗣教真人，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留居京邸，令与元节分坛主事。元节多一敌手。坛场铺设，尤为繁备，上下共计五层：下一层，按照五方位置，分建红黄蓝皂白五色旗；第二层，统是苍松翠柏扎就的亭台曲槛；第三层，有八十一名小太监，各穿法服，手执百脚长幡，按方排立；第四层，陈列钟鼓鼎彝等物；第五层上面，方是正坛，金童玉女，列队成行，四面环着香花，中央爇着巨烛，上供三清等像，青狮白象，跃跃欲生，香烟袅绕九霄中，清磬悠扬三界上。这位正一真人张天师彦頫，备叙名号，扬中寓抑。戴金冠，系玉带，服蟒衣，手秉象简，通诚祷告。世宗就坛行拜叩礼，只听张天师口中，念念有词，呼了几十回天尊，诵了两三次祝文，忽觉炉内香烟，冉冉上升，氤氲不散，凝成祥云；巧值红日当空，与那缥缈的云烟，映照成采，红黄蓝白，回环交结，坛下文武各官，都说是卿云纠缦，捧日光华。世宗瞧着，亦很觉奇异，正在惊喜交集的时候，又听得空中嘹亮，声婉且清，举头上眺，恰有一双白鹤，从采云深处，回翔而下，绕坛翩跹，三匝后，依旧冲天飞去。真耶幻耶。此时的世宗愈信仙人指化，望空拜谢。待至还朝，百官齐声称贺，三呼万岁。世宗益喜，赏赐张天师彦頫，金帛无算。彦頫遂请还山，世宗挽留不住，乃遣中使

送归。天师归后，不意住宅被火，由中使复奏，忙发内帑万金，重与建筑。想无仙源宫，故意纵火索偿。给事中黄臣谏阻道："从前栾巴、郭宪，噀酒止火，彦頫果有道力，何致回禄临门？请陛下不必代治！"世宗不听。天师遂坐享华厦，禄养逍遥。未几天师病死，世宗命如列侯例，厚给恤典，且为之叹息数日。

已而世宗南幸承天，即安陆州。谒见显陵，即献皇帝墓。邵元节在京中，患病不从。病且死，语门徒邵启为道："我将逝世不能再赴行在，一见皇上，但烦你转达行辕，我死后，陶典真可继我任。"言讫即逝。邵启为谨遵师命，驰讣行在，世宗方驻跸裕州，闻报大恸。哭他什么？世宗若果聪明，应知仙人也要病死，更宜破涕为笑。亲书手谕，颁发礼部，所有营葬恤典，如伯爵例，并命中官护丧归籍。一面召陶典真至行在，加给禄俸，令他扈跸南行。

典真南冈人，一名仲文，少时为黄冈县掾吏，性喜神仙方术，尝在罗田万玉山中，练习符箓，颇得微验。邵元节微时，曾与往来。元节得宠，念着友谊，代为疏通，得除授辽东库大使，秩满至京，往谒元节，免不得恭维数语。元节叹道："你初次到京，哪知我的苦处？我年已老迈，精力欠佳，屡次上表乞归，偏是皇上不准，留我在京，演授法事，我实是力不能及了。神仙也怕吃力么？现在宫中兴妖作怪，惊惶得了不得，委我祷禳，我尤日夕无暇，你来此正好，替我出力，我也可以息肩了。"仲文道："果承荐举，尚有何说。"当下寄寓真人府内，由元节入宫面票，愿荐仲文自代，世宗自然准奏。仲文仗着道法，即日至宫中驱禳，焚符讽咒，祷告了三日三夜，果然妖氛不起，怪异潜踪。究竟这宫中有妖无妖，有怪无怪，据《明宫轶闻》，谓有黑气为祟，漫如浓烟，又每夜闻木鱼声，一宫娥颇有胆力，闻声夜起，到处细听，但闻怪声出自阶下，便用小石为记，待至黎明，面奏世宗，当命人移阶掘土，挖至数尺，果有木鱼一具，质已朽腐，投诸烈火，有绿烟一缕上冲，气甚臭恶，袅袅不绝。嗣经仲文入禳，黑眚消灭，禁掖平安。世宗虽颇信重仲文，但总道是元节传授，所以有此法力，灵效非常。及元节临终，复荐仲文，当即记着前事，立命召至，令他从行。

到了卫辉，时当白昼，天日清和，春光明媚，事见嘉靖十八年二月中。世宗心舒意惬，对景流连。猛然间有一阵旋风，从西北来，吹得驾前的节旄，都在竿头盘绕，沙飞石走，马鸣声嘶，护驾的官吏，都吓得面如土色。世宗忙召见仲文，问这旋风，主何征兆？仲文跪奏道："臣已推算过了，今夜防有火灾。"不知从何术推测，想是俗语所谓旂门遁

呢。世宗惊道："既有火灾，应该醮禳。"仲文道："劫数难逃，禳亦无益。况行道仓猝，一时亦不及设坛呢。"世宗道："这却如何是好？"仲文道："圣驾应有救星。料亦无妨。惟请陛下饬令扈从，小心保护为要。"世宗点首。是夕黄昏，便令扈从等人，熄灯早睡，又饬值夜吏役，分头巡逻，不得怠慢。戒令已毕，世宗才入御寝，亦吹熄灯烛，早早地就寝安眠。谁知睡到夜半，行宫后面，忽然火起，熊熊焰焰，顷刻烛霄，宫中扈从各人，骤遇火灾，统是仓皇失措，夺门乱窜。又奈这火从外面烧入，竟将各门挡住，仿佛是祝融、回禄，代守宫门。宫内窜出各吏役，逃命要紧，管不及有火没火，统从火堆中越过，不是焦头烂额，也被燎发燃眉，有几个应罹火劫的，受着几阵浓烟，已皆晕倒，烧得乌焦巴弓。世宗本有戒心，闻外面是哔剥声，慌忙起床，启户一瞧，已是红光满目，照胆惊心，当有内监等前来扈驾簇拥而出，不防外面已成火圈，无路可走，只好重行退还。世宗因仲文言，自知无碍，便语内侍道："休要惊慌！朕躬自有救星。"道言未绝，门外已有人抢入，不及行君臣礼，忙将世宗背在身上，从烟焰稍淡处，冲将出去，走至宫外，俱幸无伤，才将世宗息下。世宗瞧着，乃是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炳顿首问安，世宗亦慰谕道："非卿救朕，朕几葬身火窟了。但陶卿曾谓朕有救星，不料救星就是卿呢。"正说着，陶仲文亦踉跄奔至，须眉多被焚去。世宗与语道："卿何故也遭此灾？"仲文道："陛下命数，应罹小灾，臣适默祷，以身相代，所以把些须惊恐，移至臣身。陛下得安，臣何惜这须眉呢。"吾谁欺，欺天乎？世宗大喜。及火势已熄，回视行宫，已成焦土，检查吏役，伤亡了好几百人，世宗命循例抚恤。授仲文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给予诰敕印绶，特准携带家属，随官就任。仙眷安可拆开？及至承天，谒显陵毕，命作新宫，以章圣太后合葬。是时章圣太后已崩，世宗有意南祔，所以南巡承天，阅视幽宫。至此南祔议决，才还京师。是年九月，奉葬章圣太后于显陵。世宗又送葬南下，不消细说，惟世宗南巡时，曾命太子监国，四岁小儿，何知监国？至还都后，陶仲文又进清净养心的道诀，身为人君，一日二日万几，如何清净？世宗甚是信从。一日临朝，谕廷臣道："朕欲命太子监国一二年，俾朕在宫摄养，康强身体，再行亲政。"廷臣都错愕相顾，不知所对。太仆卿杨最，心中很是反对，因见廷臣无言，也只得暂时含忍，待退朝后，恰抗疏上奏道：

> 臣入朝时，闻圣谕由东宫监国，暂得静修，此不过信方士之言，为调摄计耳。夫尧舜性之，汤武身之，非不知修养可以成仙，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学，岂尧舜之世无仙人？尧舜之智不知学哉？孔子谓老子犹龙，龙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

子之为仙，不可学也，不可学岂易得哉？

臣闻皇上之谕，始则惊而骇，继则感而悲，犬马之诚，惟望陛下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不迩声色，保复元阳，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寿而自寿。若夫黄白之术，金丹之药，皆足以伤元气，不可信也，幸陛下慎之！

为这一疏，大忤帝意，竟下诏逮最下狱，饬镇抚司拷讯。最不胜搒掠，瘐毙狱中。冤哉！枉也。随进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领道教事；寻加少保礼部尚书，晋授少傅，食一品俸。半官半道，煞是可笑。还有方士段朝用，交结武定侯郭勋，谓能化器物为金银，当将所化银杯，托勋进奉。世宗称为天授，立封朝用为紫府宣忠高士，即将所献银杯，荐享太庙，加郭勋禄米百石，嗣复加封翊国公。嗣是东宫监国，说虽不行，惟世宗常不视朝，日事斋醮，工作烦兴。给事中顾存仁、高金、王纳言，皆以直谏得罪。监察御史杨爵，忍耐不住，竟上疏直陈五大弊：（一）由郭勋奸蠹，任用肆毒；（二）由工作不休，朘民膏血；（三）由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四）由崇信方术，滥加保傅；（五）由阻抑言路，忠荩杜口。看官！你想这五大弊，都是世宗视为美政，瞧着此奏，能不震怒异常么？当下逮狱拷掠，血肉狼藉，死了一夜，方得苏醒。主事周天佐，御史溥鋐，上疏论救。皆下狱受刑，先后瘐死。因此群臣相戒，无敢再言。时大学士张孚敬，屡进屡出，于嘉靖十八年卒于家，世宗尚追悼不已，赠职太师。李时亦已病终，礼部尚书监醮使夏言，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导引官顾鼎臣，升任文渊阁大学士。两人最得帝宠，所有建醮时的荐告文，尝由两人主稿，创用青藤纸书朱字，称为青词。青词以外，又有歌功颂德的诗章，亦多属两人手笔。顾鼎臣进步虚词七章，夏言进修醮诗，有“宫烛荧煌太乙坛”等句，均为世宗所称赏。内外官吏，彼此相效，盛称祥瑞，侈颂承平，风气一开，谀词竞进，遂引出一个大奸贼来。应首回奸贼专权。前此如江彬诸人，未尝不奸，但未及若人耳。正是：

方外诸人刚获宠，朝中巨猾又专权。

欲知奸贼为谁，待下回详述情由。

邵元节以外，有张彦頒，张彦頒以外，又有陶仲文，何仙人之多耶？或谓卿云绕日，白鹤绕坛，史策流传，非尽虚语。至若旋风示兆，果遇火灾，陶真人独能先觉，陆指挥即是救星，就令君非世宗，亦安得不为之敬信者？不知人君抚有天

下，应以福国利民为本务，国而治，不言瑞而瑞自至；民而安，不求福而福自来。否则瑞反为妖，福转伏祸，宁有济耶？况乎法坛之鹤，宁知非彦頫之预储，故示灵应；行宫之毁，安知非仲文之纵火，借践妖言。古今来之欺世惑民者，往往如此，非必其果有异术也。本回陆续叙写凡方士之售欺，与世宗之受欺，尽在言中，明眼人自能知之，宁待明示乎？

第六十回　遘宫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却说嘉靖中年，有一位大奸臣，乘时得志，盘踞要津，秉政二十余年，害得明朝元气，剥削殆尽，几乎亡国败家。这奸臣姓甚名谁，就是分宜人严嵩。大忠大奸，俱用特笔。弘治年间，嵩举进士，有术士替他相面，说他后当大贵，但有饿纹入口，恐至枵腹亡身。嵩笑道："既云大贵，又云饿毙，显见得自相矛盾，不足深信呢。"严嵩以进士成名，独不闻周亚夫故事耶？嗣是浮沉宦乡，没甚出色。他遂变计逢迎，多方运动，竟得了尚书夏言的门路。就职南京，洊任至吏部尚书。会值夏言入阁，遂调嵩入京，就任礼部尚书，所有一切礼仪，无不仰承上旨，深合帝心。又因建坛设醮，屡现庆云，遂仗着历年学问，撰成一篇《庆云赋》，呈入御览。世宗从头至尾的阅读一遍，觉得字字典雅，语语精工，就是夏、顾两大臣的青词，亦似逊他一筹，免不得击节称赏。未几，又献《大礼告成颂》，越觉镂金琢玉，摛藻扬芬，世宗遂大加宠眷，所有青词等类，概令严嵩主笔。夏、顾二人，转因此渐渐失宠。顾鼎臣不该遭祸，竟于嘉靖十九年，得病逝世，追赠太保，居然生荣死哀，完全过去。确是幸免。惟夏言自恃勋高，瞧不起这位严尚书，且因严嵩进阶，都由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待遇严嵩，几与门客相等。严嵩与言同乡，科第比言为早，因须仗言援引，不得不曲意迎承。谁知言竟一味骄倨，意气凌人，嵩遂暗暗怀恨，不过形式上面，尚是格外谦恭。是谓奸臣。一日，置酒邀言，赍柬相请，言竟谢绝。嵩复自至夏第，入门求见，言复不出。这般做作，无怪速死。嵩不得已长跪阶前，手展所具启帖，和声朗诵，委婉动人，言乃回嗔作喜，出来应酬，遂偕嵩赴宴，兴尽乃归。言以为嵩实谦抑，坦然不疑。俗语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严嵩是个阴柔险诈的人物，"阴柔险诈"四字，真是严嵩的评。受了这等暗气，哪有不私图报复？凑巧翊国公郭勋，与言有隙，嵩遂与勋相结，设计害言。先是言加封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并蒙赐银章，镌"学博才优"四字，得密封白事。自世宗至承天谒陵，郭勋、夏言、严嵩等，俱扈驾随行，谒陵已毕，嵩请表贺，言请俟还京再议。世宗竟从嵩请，遽御龙飞殿求贺。嵩遂揣摩意旨，与郭勋暗伺言隙，一再进谗，顿时恼了世宗，责言傲慢不恭，追缴银章手敕，削夺勋阶，勒命致仕。既而怒意渐解，复止言行，把银章手敕，一并赏还。言知有人构陷，上疏谢恩，内有"一志孤立，为众所忌"二语，世宗复下诏切责。言再疏申谢，并乞归休，有旨不许。会昭圣太后病逝，世宗饬群臣酌议

服制，言报疏未惬帝意，且间有讹字，复遭严旨驳斥。原来昭圣太后张氏，自世宗称为伯母后，奉待薄薄。后弟昌国公张鹤龄，及建昌侯张延龄，以僭侈逾制，为人所讦，先后下狱。张太后至席藁待罪，请免弟死，世宗不从。鹤龄瘐死狱中，延龄长系待决。张太后忿恚致疾，竟尔告终。世宗意欲减轻服制，偏夏言以礼相绳，仓猝间又缮错一二字，遂被世宗指毛索瘢，斥为不敬。言只好推称有疾，以致昏谬贻愆。世宗复勒令归田，言奉命将行，诣西苑斋宫叩辞。世宗又动了怜念，令还私第治疾，徐俟后命。夏言经此播弄，尚复恋栈，岂必除死方休耶？张太后的丧葬，草草完事，就是世宗父子，亦不过持服数日，便算了结。张延龄竟致弃市。第知尊敬父母，未及锡类之仁，安得为孝？插入张氏情事，以明世宗之负心。

时言官交劾郭勋，勋亦引疾乞假。京山侯崔元新得主眷，入直内苑，世宗与语道："郭勋、夏言，皆朕股肱，为什么彼此相妒呢？"元踌躇未答。世宗又问勋有何疾？元答道："勋实无疾，但忌夏言，言若归休，勋便销假了。"世宗为之颔首。御史等闻这消息，又联名劾勋，有诏令勋自省，并将原奏发阅，勋辩语悖慢，失人臣礼。给事中高时，乃尽发勋贪纵不法十数事，遂下勋锦衣狱。勋既得罪，言复被召入直。法司审谳勋案，多由言暗中指授，狱成议斩。世宗尚有意宽贷，饬令复勘，不意复勘一次，加罪一次，复勘两次，加罪两次，一个作威作福的翊国公，不被戮死，也被搒死，盈廷称快。只严嵩失一帮手，未免心中怏怏。明代冠制，皇帝与皇太子冠式，用乌纱折上巾，即唐朝所称的翼善冠。世宗崇尚道教，不戴翼善冠，独戴香叶冠，嗣命制沉水香冠五顶，分赐夏言、严嵩等。夏言谓非人臣法服，却还所赐。严嵩独遵旨戴着，且用轻纱笼住，借示郑重。世宗遂嫉言亲嵩，适当日食，因诏称："大臣慢君，以致天象告儆，夏言慢上无礼，着即褫职，所有武英殿大学士遗缺，令严嵩补授！"这诏颁发，嵩遂代言入阁，跃登相位。时嵩年已六十余，不异少壮，朝夕入直西苑椒房，未尝一归洗沐，世宗大悦，赐嵩银章，有"忠勤敏达"四字。寻又陆续赐匾，遍悬嵩第，内堂曰延恩堂，藏书楼曰琼翰流辉，修道阁曰奉玄之阁，大厅上面独擘窠大书"忠弼"二字，作为特赏。嵩遂窃弄威柄，纳贿营私。长子世蕃，得任尚宝司少卿，性尤贪黠，父子狼狈为奸，朝野侧目。世宗之所谓忠者，得毋由是。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宫中竟闯出谋逆的大变来。谋逆的罪首，乃是曹妃宫婢杨金英，一个宫婢，也入国史中，传播百世，可谓值得。原来世宗中年，因求储心切，广置妃嫔，内有曹氏，生得妍丽异常，最承宠

爱，册为端妃。每遇政躬有暇，必至端妃宫内，笑狎尽欢，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差不多有这般情形。修道者固如是耶？端妃侍婢杨金英，因侍奉未周，屡触上怒，几欲将她杖死，还是端妃替她缓颊，才把性命保全，金英未知感恩，反且衔恨。可巧雷坛告成，世宗往祷雷神，还入端妃宫中，同饮数杯，酒酣欲睡，眠倒榻上，竟入黑甜。端妃替他覆衾，放下罗帏，恐怕惊动睡梦，因轻闭寝门，趋至偏厢去了。不料杨金英觑着闲隙，悄地里挨入寝门，侧耳细听，鼾声大起，她竟放着胆子，解下腰间丝带，作一套结，揭开御帐，把带结套入帝颈，正在用力牵扯，突闻门外有履舄声，不禁脚忙手乱，掷下带子，抢出门外。看官听着！这门外究系何人？原来是另一宫婢，叫作张金莲。又是一个救星。金莲正从寝门经过，偷视门隙，见金英解带作结，不知有什么勾当，她本欲报知端妃，转思金英是端妃心腹，或由端妃遣入，亦未可知，不如速报皇后，较为妥当。主意已定，遂三脚两步的趋至正宫，禀称祸事。方皇后闻言大惊，忙带着宫女数名，随金莲赶入西宫，也不及报知端妃，竟诣御榻前探视，揭帐一瞧，见世宗颈中，套丝带一条，惊得非同小可，忙用手向口中一试，觉得尚有热气，心下始放宽三分，随即检视带结，幸喜是个活结，不是死结。看官，这杨金英既欲弑帝，何以不用死结，恰用活结呢？小子想来，料系世宗命不该绝，杨金英忙中致误。所以带结不牢，当用力牵扯时，反将带结扯脱一半，又经张金莲觑破，不及再顾，所以世宗尚未毕命。方后将带解去，端妃才闻报进来，这时候的方皇后，瞧着端妃，不由的柳眉倒竖，凤眼圆睁，用着猛力，将丝带掷向端妃面上，并厉声道："你瞧！你瞧！你敢做这般大逆事么？"平时妒意，赖此发泄。端妃莫明其妙，只吓得浑身乱抖，还算张金莲替她辩明，说是杨金英谋逆，方后即令内侍去捕金英，一面宣召御医，入诊世宗。至御医进诊，金英已是拿到，方后也不及审问金英，先由御医诊视帝脉，说是无妨，立即用药施治。果然世宗苏醒转来，手足展舒，眉目活动；惟项间为带所勒，虽未伤命，究竟咽喉被逼，气息未舒，一时尚不能出言。方后见世宗复生，料知无碍，便出外室严讯金英。金英初尚抵赖，经金莲质证，无从狡辩，只好低首伏罪。偏方后不肯罢手，硬要问她主谋。金英一味支吾，待至用刑胁迫，恰供出一个王宁嫔。方后遂命内监张佐，立将王宁嫔牵至，也不问她是虚是实，即用宫中私刑，打她一个半死。随召端妃入问道："逆犯金英，是你的爱婢，你敢与她通同谋逆，还有何说？"端妃匍匐地上，诉明冤屈。方后冷笑道："皇上寝在何处，你还想推作不知么？"便命张佐道："快将这三大罪犯，拖将出去，照大逆不道例，凌迟处死便了。"拔去眼中钉，快意何如？端妃闻言，魂灵儿已飞入九霄，几至不省人事，及惊定复苏，还想哀求，已被张佐牵出宫外。可怜她玉骨冰肌，徒落得法场寸

磔，暴骨含冤。为美人恃宠者鉴。王宁嫔及杨金英，依例极刑，不消细说。世宗病痊，忆着端妃的情爱，遍诘宫人，都为称冤，哀悼不置。嗣是与后有隙，至嘉靖二十六年，大内失火，世宗方居西内，闻着火警，竟向天自语道："莫谓仙佛无灵，看那厮妒害好人，今日恐难逃天谴呢。"宫人请往救方后，世宗默然不答。及火已扑熄，接到大内禀报，皇后为火所伤，抱病颇重，世宗亦不去省视，后竟病殁。已而世宗又追悼亡后，流涕太息道："后尝救朕，朕不能救后，未免负后了。"又要追悔，愈见哀怒无常。乃命以元后礼丧葬，亲定谥法，号为孝烈，预名葬地曰永陵，这是后话慢表。

且说世宗既遭宫变，并将杨金英族属，逮诛数十人，遂以平定宫变，敕谕内阁道："朕非赖天地鸿恩，鬼神默佑，早为逆婢所戕，哪有今日？朕自今日始，潜心斋祓，默迓天庥，所有国家政事，概令大学士严嵩主裁，择要上闻。该大学士应曲体朕心，慎率百僚，秉公办事"等语。严嵩接到此谕，欢喜得了不得，遇事独断，不问同僚，内外百司，有所建白，必先启嵩，然后上闻。嵩益贪婪无忌，恃势横行。大学士翟銮，以兵部尚书入阁办事，资望出严嵩上，有时与嵩会议，未免托大自尊，嵩竟因此挟嫌，阴嗾言官，疏论翟銮，并劾銮二子汝俭、汝孝，与业师崔奇勋，亲戚焦清，同举进士及第，营私舞弊，情迹昭然。世宗震怒，命吏部都察院查勘。翟銮上疏申辩，语多侵及严嵩，世宗益怒道："銮被劾待勘，尚敢渎陈么？他二子纵有才学，何至与私人并进，显见得是有情弊呢。"遂饬令翟銮父子削籍，并将崔奇勋、焦清，俱斥为民。一场欢喜一场空。又有山东巡按御史叶经，尝举发严嵩受赇事，嵩弥缝得免，怀恨在心，适经在山东监临乡试，试毕呈卷，嵩摘录卷中文字，指为诽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世宗遂逮经入京，加杖八十，创重而死。试官周钂，提调布政使陈儒，皆坐罪谪官。御史谢瑜、喻时、陈绍，给事中王勰、沈良材、陈垲，及山西巡抚童汉臣，福建巡按何维柏等，皆以劾嵩得罪，嵩自是气焰益横。世宗命吏部尚书许瓒，礼部尚书张璧，入阁办事，各授为大学士，嵩看他们不在眼中，仍然独断独行，不相关白。瓒尝自叹道："何故夺我吏部，令我仰人鼻息。"遂上疏乞休，并言："嵩老成练达，可以独相，无烦臣伴食"云云。明是讥讽语。嵩知瓒意，亦上言："臣子比肩事主，当协力同心，不应生嫌，往岁夏言与郭勋同列，互相猜忌，殊失臣道，臣嵩屡蒙独召，于理未安，恐将来同僚生疑，致蹈前辙，此后应仿祖宗朝蹇夏三杨故事，凡蒙召对，必须阁臣同入"等语。以假应假，煞是好看。两疏皆留中不报。世宗自遭宫变后，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常不相见，只秉一真人陶仲文，出入自由，与世宗接见时，辄得旁坐，世宗

呼为先生而不名。严嵩尝贿托仲文，凡有党同伐异的事件，多仗他代为陈请，一奸一邪，表里相倚，还有何事再应顾忌？不过大明的国脉，被他斫丧不少呢。

既而张璧去世，许瓒以乞去落职，严嵩竟思独相，不意内旨传出，复召回夏言入阁，尽复原官。言奉诏即至，一入阁中，复盛气凌嵩，既去何必再来？且盛气如故，不死何待？一切批答，全出己意，毫不与嵩商议。就是嵩所引用的私人，多半驱逐，嵩欲出词袒护，都被言当面指摘，反弄得噤不敢声。御史陈其学，以盐法事劾论崔元，及锦衣都督陆炳，炳时已升都督。世宗发付阁议。言即拟旨，令二人自陈。二人惶惧，径造嵩家乞救。嵩摇手道："皇上前尚可斡旋，夏少师处不便关说，两位只去求他罢了。"二人没法，先用三千金献纳夏第，言却金逐使，吓得二人束手无策，又去请教严嵩。嵩与附耳数语，二人领教出门，即至夏言处请死，并长跪多时，苦苦哀吁。言乃允为转圜，二人才叩谢而出。夏言已中嵩计。嗣因嵩子世蕃，广通贿路，且代输户转纳钱谷，过手时任情剥蚀，悉入贪囊，事被夏言闻悉，拟即参奏。有人报知世蕃，世蕃着急，忙去求那老子设法。严嵩顿足道："这遭坏了！老夏处如何挽回！"世蕃闻言，急得涕泪交下，毕竟严嵩舐犊情深，踌躇半晌，方道："事在燃眉，我也顾不得脸面了。好儿子！快随我来。"真是一个好儿子。世蕃应命，即随嵩出门驾舆，竟趋夏第，请见夏少师。名刺投进，好半日传出话来，少师有病，不能见客。严嵩听着，拈须微笑，曲摹奸态。袖出白银一大锭，递与司阍道："烦你再为带引，我专为候病而来，并无他事。"阍人见了白镪，眉开眼笑，乐得做个人情，天下无难事，总教现银子。一面却说道："丞相有命，不敢不遵，但恐敝主人诘责，奈何？"严嵩道："我去见了少师，自有话说，请你放心，包管与你无涉。"阍人及导他入内，直至夏言书室。言见嵩父子进来，不便呵斥阍人，只好避入榻中，佯作病状，蒙被呻吟。严嵩走至榻前，低声动问道："少师政体欠安么？"夏言不应。乐得摆架子。连问数声，方见言露首出来，问是何人？严嵩报明姓名，言佯惊道："是室狭陋，奈何亵慢严相？"说着，欲欠身起来。嵩忙道："嵩与少师同乡，素蒙汲引，感德不浅，就使嘱嵩执鞭，亦所甘心，少师尚视嵩作外人么？请少师不必劳动，尽管安睡！"言甘心辣。言答道："老朽多病，正令家人挡驾，可恨家人不谅，无端简慢严相，老朽益难以为情。"嵩复道："此非尊价违慢，实因嵩闻少师欠安，不遑奉命，急欲入候，少师责我便是，休责尊价。但少师昨尚康强，今乃违和，莫非偶冒寒气么？"言长吁道："元气已虚，又遇群邪，群邪一日不去，元气一日不复，我正拟下药攻邪哩。"分明是话中有话。严嵩一听，早已觉着，急挈着世蕃，扑

的一声，跪将下去。世蕃又连磕响头，惊得夏言起身不及，忙道："这、这是为着何事，快快请起！"嵩父子长跪如故，接连是流泪四行，差不多似雨点一般，坠将下来。好一个老法儿。小子有诗讥严嵩父子道：

> 能屈能伸是丈夫，奸人使诈亦相符。试看父子低头日，谁信将来被厚诬？

未知夏言如何对付，请看官续阅下回。

> 本回以严嵩为主，夏言及世宗为宾，内而方后、曹端妃等，外而翟銮、叶经、许瓒等，皆宾中宾也。世宗与夏言，皆以好刚失之，世宗惟好刚故，几罹弑逆之变，夏言惟好刚故，屡遭构陷之冤，独严嵩阴柔险诈，象恭滔天，世宗不能烛其恶，夏言反欲凌以威，此皆为柔术所牢笼，堕其术中而不之悟，无惑乎为所播弄也。宫变一节，虽与严嵩无关，而世宗因此潜居，使严嵩得以专柄，是不啻为嵩添翼。端妃屈死，而严氏横行，天何薄待红颜，而厚待奸相乎？吾故谓本回所叙，处处注意严嵩，余事皆随笔销纳，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观此文而益信神妙矣。

第六十一回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

却说严嵩父子，跪在夏言榻前，泪珠似雨点一般，洒将下来，妇女惯会落泪，不意堂堂宰相，也与妇女相等，故孔子谓小人女子，皆为难养。夏言再三请起，严嵩道："少师若肯赏脸，我父子方可起来。"夏言明知为参奏事，恰不得不问着何故？严嵩方将来意说明，世蕃又磕头哀求，自陈悔过。夏言笑道："这事想是误传了，我并无参劾的意思，请贤桥梓一概放心！"严嵩道："少师不可欺人。"夏言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尽管放心起来，不要折煞我罢！"言必践信，原是君子所为，但施诸小人，未免失当。严嵩父子，方称谢而起。彼此又谈数语，方才告别。夏言只说了"恕送"二字，依旧拥被坐着。架子太大。严嵩归家，暗想世蕃虽得免劾，总不免受言所辱，意中很是怀恨，日与同党阴谋，设计害言。言却毫不及觉。有时言与嵩入直西苑，世宗屡遣左右宫监，伺察二人动静，无非好猜。与言相遇，言辄傲然不顾，看他似奴隶一般；转入嵩处，嵩必邀他就座，或相与握手，暗中便把黄白物，塞入宫监袖中。本是傥来物，何足爱惜。看官！你想钱可通神，何人不爱此物？得人钱财，替人消灾，自然在世宗面前称赞严嵩的好处。那夏言不但没钱，还要摆着架子，逞些威风，大家都是恨他，背地里常有怨声，世宗问着，还有何人与言关切，略短称长；而且设醮的青词，世宗视为非常郑重，平日所用，必须仰仗二相手笔，言年渐衰迈，又因政务匆忙，无非令幕客具草，糊糊涂涂地呈将上去，世宗每看不入眼，弃掷地上。嵩虽年老，恰有儿子世蕃帮忙，世蕃狡黠性成，善能揣摩帝意，所撰青词，语语打入世宗心坎中，世宗总道是严嵩自撰，所以越加宠幸。只世蕃仗着父势，并没有改过贪心，仍旧伸手死要，严嵩倒也告诫数次，偏世蕃不从，嵩恐夏言举发，上疏遣世蕃归家。世宗反驰使召还，加授世蕃太常寺少卿。世蕃日横，嵩因见主眷日隆，索性由他胡行罢了。这且慢表。

且说嘉靖三年，大同五堡兵作乱，诱鞑靼部入寇，虽经佥都御史蔡天祐等，抚定叛众，只鞑靼兵屡出没塞外。鞑靼势本中衰，至达延可汗嗣立，达延可汗系脱古思帖木儿六世孙。颇有雄略，统一诸部，自称大元大可汗，复南下略河套地，奄有朔漠，分漠南漠北为二部。漠北地封幼子札赉尔，号为喀尔喀部，漠南地分封子孙，令次子巴尔色居西部，赐名吉囊。亦作济农。"吉囊"二字，是副王的意思。嫡孙卜赤居东部，

号为察哈尔部，达延汗殁，卜赤嗣为可汗，巴尔色亦病死，子究弼哩克袭父遗职，移居河套，为鄂尔多斯部的始祖，巴尔色弟俺答，居阴山附近，为土默特部的始祖，彼此不相统属。未几究弼哩克又死，俺答并有二部，势日强盛，与究弼哩克子狼台吉，屡寇明边。明将发兵抵御，互有胜负。约略叙明。嘉靖二十五年，兵部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锐意图功，辄有杀获。且建议规复河套，上书力请道：

> 寇居河套，侵扰边鄙，今将百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服；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马，切齿痛心，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劲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藁，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敝，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百，益以山东枪手二千，多备矢石，每当秋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饷，水陆并进，乘其无备，直捣巢穴。材官驺发，炮火雷击，则彼不能支。岁岁为之，每出益励，彼势必折，将遁而出套之恐后矣。俟其远出，然后因祖宗之故疆，并河为塞，修筑墩隍，建置卫所，处分戍卒，讲求屯政，以省全陕之转输，壮中国之形势，此中兴之大烈也。夫臣方议筑边，又议复套者，以筑边不过数十年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临河作阵，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惟陛下裁之！

这疏呈入，有旨下兵部复议。兵部以筑边复套，俱系难事，两事相较，还是复套为难，筑边较易，请先事筑边，缓图复套。世宗转问夏言，言独请如铣议。世宗乃颁谕道："河套久为寇据，乘便侵边，连岁边民，横遭荼毒，朕每宵旰忧劳，可奈边臣无策，坐视迁延，没一人为朕分忧。今侍郎曾铣，倡议复套，志虑忠纯，深堪嘉尚，但作事谋始，轻敌必败，著令铣与诸边臣，悉心筹议，务求长算。兵部可发银三十万两与铣，听他修边饷兵，便宜调度，期践原议，勿懈初衷！"叙入此谕，见得世宗初意，本从铣奏。铣得谕后，自然募集士卒，添筑寨堡，忙碌了好几月，督兵出寨，击退寇众，斩馘数十人，获牛马橐驼九百有五十，械器八百五十余件，上表奏捷。世宗按功增俸，并赐白金纻币有差。曾铣遂会同陕西巡抚谢兰，延绥巡抚杨守谦，宁夏巡抚王邦瑞，及三镇总兵，协议复套方略，且条陈机要，附上营阵八图，世宗很是嘉纳。奏下，兵部尚书王以旗等，亦见风使帆，复陈曾铣先后奏请，均可施行云云。

会值大内失火，方后崩逝，应上回。世宗颇加戒惧，命释杨爵等出

狱，应五十九回。一面诏求直言。那时阴贼险狠的严嵩，得了机会，疏陈："灾异原因，由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应同加罪惩处，借迓天庥。"东拉西扯，毫没道理。嵩疏一上，廷臣遂陆续上本，大都归咎铣、言两人。明明是严嵩主使。世宗竟背了前言，别翻一调，谕言："逐贼河套，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曾铣原不足惜，倘或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试问何人负责"等语。大人说错话，话过便是这等举动。这谕一下，中外多诧异不置。接连是罢夏言官，逮铣诣京，出兵部尚书王以旗，凡从前与议复套官吏，分别惩罚。世宗自问应否加罚？一番攘外安内的政策，片刻冰消。

这严嵩心尚未足。定要借着此事，害死夏言，方肯罢休。先是咸宁侯仇鸾，仇钺子。镇守甘肃，素行贪黩，为铣所劾，逮入京师下狱。鸾与嵩本是同党，嵩遂从中设法，暗令子世蕃替鸾草疏，辩诉冤屈，并诬铣克扣军饷，纳贿夏言，由言继妻父苏纲过付，确凿无讹。世宗到此，也未尝彻底查究，便饬法司谳案，援照交结近侍律，斩铣西市，妻子流二千里。铣有智略，颇善用兵，性尤廉洁，死后家无余资，都人俱为称冤，惟严嵩以下一班走狗，扳倒曾铣，就是扳倒夏言。铣既坐斩，言自然不能免罪了。当下有诏逮言，言才出都抵通州，闻铣已定谳，吃一大惊，从车上跌下，忍痛唏嘘道："这遭我死了。"在途次缮着奏疏，痛诋严嵩，略谓："仇鸾方系狱中，皇上降谕，未及二日，鸾何从得知？此必严嵩等诈为鸾疏，构陷臣等。严嵩静言庸违似共工，谦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权，父子专政，似司马懿，臣的生命，在严嵩掌握，惟圣恩曲赐保全。"你从前何不预劾，至此已是迟了。疏才缮定，缇骑已到，即就逮至京，把缮好的奏折，浼人呈入，世宗不理，无非是掷向地上。命刑部援曾铣律，按罪论死。尚书喻茂坚，颇知夏言的冤情，因世宗信嵩嫉言，不便替他诉冤，只好将议贵议能的条例，复陈上去，请将言罪酌减。世宗览毕，愤愤道："他应死已久了，朕赐他香叶冠，他不奉旨，目无君上，玩亵神明，今日又有此罪，难道还可轻恕么！"尚记得香叶冠事，煞是可笑。随批斥茂坚，说他不应包庇。嵩闻刑部主张减罪，恐言或从此得生，正拟再疏架害，一步不肯放松，小人之害人也如此。适值俺答寇居庸关，边报到京，遂奏称居庸告警，统是夏言等主张复套，以致速寇。这道奏章，仿佛县夏言的催命符，竟由世宗准奏，置言重辟，言妻苏氏流广西，从子主事克承，从孙尚宝丞朝庆，尽行削籍。于是严嵩得志，独揽大权，世宗虽自南京吏部，召入张治，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并命李本为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两人入阁，一个是疏不间亲，一个是卑不敌尊，无非是听命严嵩，唯唯诺诺罢

了。也是保身之道，否则即被逐出。

且说俺答入寇居庸，因关城险阻，不能得手，便移兵犯宣府，把总江瀚，指挥董旸，先后战死，寇遂进逼永宁。大同总兵官周尚文，督师截击，仗着老成胜算，杀败寇众，戮一渠帅，俺答乃仓皇遁去。严嵩父子，与尚文又有宿憾，屡图倾陷，幸喜边患方深，世宗倚重尚文，未遭谗害。哪知天不假年，将星遽陨，死后应给恤典，偏被严嵩中沮，停止不行。给事中沈束，上书代请，忤了严嵩，奏请逮狱。束妻张氏，留住京师，无论风霜雨雪，总是入狱探望，所有狱中费用，全仗十指的针绣，易钱缴纳，狱卒颇也加怜，不忍意外苛索。小卒犹怀悲感，大相偏要行凶。张氏一日上书道：

> 臣夫家有老亲，年已八十有九，衰病侵寻，朝不计夕。臣妾欲归奉舅，则夫之饘粥无资，欲留奉夫，则舅又旦夕待尽，辗转思维，进退无策，臣愿代夫系狱，令夫得送父终年，仍还赴系，实惟陛下莫大之德，臣夫固衔感无穷，臣妾亦叨恩靡既矣。

这疏求法司代呈，法司亦悚然起敬，附具请片，一并呈入。偏偏世宗不许，原来世宗深嫉言官，每以廷杖遣戍，未足深创，特命他长系狱中，为惩一儆百计，且令狱卒日夕监囚，无论语言食息，一律报告，就是戏言谐语，亦必上闻。沈束一系至十八年，但闻狱檐上面，鹊声盈耳，束谩语道："人言鹊能报喜，我受罪多年，何来喜信，可见人言都是无凭呢。"这句话，报入大内，世宗忽记起张氏哀词，竟心动起来，当命将沈束释狱。夫妇踉跄回家，江山依旧，景物全非，老父已病死数年了。两人号啕恸哭，徙棺安葬，不消细叙。

单表周尚文病殁大同，朝旨令张达补授，俺答闻边将易人，复来犯塞。达有勇无谋，与副总兵林椿，带着边兵，出关接仗。两下里恶战一场，彼此各死伤多人，敌兵已经退去。达偏穷追不舍，中途遇伏，马蹶被戕。林椿麾兵往救，不及衣甲，也被敌兵攒刺，受了重伤，毙于非命。这是有勇无谋的坏处。俺答召集全部人马，大举入犯，边疆尤震。严嵩得仇鸾厚贿，竟代为保举，赦出狱中，授大同总兵官。鸾至大同，适值俺答到来，吓得手足无措。悔不如安居狱中。还是养卒时义、侯荣，替鸾设法，赍着金帛，往赂俺答，求他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得了贿赂，遗还剑纛，作为信据，允准移师，还算有情。遂东沿长城，至潮河川南下，直抵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众出御，俺答佯退，别遣精骑绕出黄榆沟，破墙而入。汝孝部下，不意敌兵猝至，相率惊溃，

俺答遂掠怀柔，围顺义，长驱疾走，径达通州，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先日至白河口，将东岸舟楫，悉数拢泊西岸，不留一艘，因此寇众大至，无舟可渡，只得傍河立寨，潜分兵剽掠昌平，蹂躏诸陵，奸淫劫夺，不可胜纪。

是时京城内外，已紧急得了不得，飞檄各镇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把守京城九门，一面诏集禁军，仔细检阅，只有四五万人，还是一半老弱残兵，不足御敌。看官听说！自武宗晏驾后，禁军册籍，多系虚数，所有兵饷，尽被统兵大员没入私囊，有几个强壮兵丁，又服役内外提督及各大臣家，一时不能归伍，所以在伍各兵，不是老疾，就是疲弱，一闻寇警，统是哭哭啼啼，一些儿没有勇气。都御史商大节，受命统兵，只得慷慨誓师，虚言激励，兵民闻言思奋，颇也愿效驰驱。大节命各至武库，索取甲仗，不料各兵去了转来，仍然是赤手空拳。大节问明缘故？大众答道："武库中有什么甲械，不过有破盔数十顶，烂甲数百副，废枪几千杆罢了。"大节叹道："内使主库，弄到这般情形，教我如何摆布呢？"言下，沉吟了一会，复顾大众道："今日事在眉急，也说不得许多了，你等且再至武库，拣了几样，拿来应用，待我奏请圣上，发帑赶制，可好么？"实是没法，只好搪塞。大众含糊答应，陆续退去。大节据实奏报，有旨发帑金五千两，令他便宜支付。大节布置数日，还是不能成军。幸是年适开武科，四方应试的武举人，恰也来的不少，便由大节奏准应敌，才得登陴守城。过了两天，俺答已潜造竹筏，饬前队偷渡白河，约有七百骑，入薄京城，就安定门外的教场，作为驻扎地。京师人心愈恐。世宗又久不视朝，军事无从禀白，廷臣屡请不应，礼部尚书徐阶，上书固请，方亲御奉天殿，集文武百言议事。谁知登座以后，并不闻有什么宸谟，只命徐阶严责百官，督令战守罢了。想是仗着天神保护，不必另设军谋。百官正面面相觑，可巧侍卫入报，大同总兵官仇鸾，及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统率本部兵到京，来卫皇畿了。世宗道："甚好。仇鸾可为大将军，节制各路兵马，守谦为兵部侍郎，提督军务。兵部何在？应即传旨出去。"昏头磕脑，连兵部尚书都不认识。兵部尚书丁汝夔，忙跪奉面谕，世宗竟退朝入内去了。汝夔起身出外，私叩严嵩，应该主战主守。严嵩低语道："塞上失利，还可掩饰，都下失利，谁人不晓。你须谨慎行事，寇得饱掠，自然远飏，何必轻战。"恰是好计，但如百姓何？汝夔唯唯而别。嗣是兵部发令，俱戒轻举。杨守谦以孤军力薄，亦不敢战，相持三日，俺答复至，竟麾众纵火，焚毁城外庐舍，霎时间火光烛天，照彻百里，正是：

寇众突来惟肆掠，池鱼累及尽遭殃。

未知京城能否保守，且至下回交代。

复套之议，曾铣创之于先，夏言赞之于后，固筹边之胜算也。河套即蒙古鄂尔多斯地，东西北三面，俱濒黄河，南与边城相接，黄河自北折南，成一大圈，因称河套。其地灌溉甚便，土壤肥美，俗有“黄河百害，只富一套”之说，设令乘机规复，发兵屯垦，因地为粮，倚河结寨，岂非西北之一大重镇耶？世宗初从铣议，后入嵩言，杀道济而自坏长城，死得臣而遂亡晋毒，一误再误，何其昏愦若此？及俺答入塞，直薄京城，朝无可恃之将帅，营无可用之兵戎，乃犹安居西内，至力请而后出，出亦不发一言，徒因仇鸾、杨守谦两人，入京勤王，即畀大权，身为天子，乃胸无成算，一至于此乎？读此回，令人作十日恶。

第六十二回　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荩臣极谏

却说俺答率众到京，沿途大掠，又放起一把无名火来，将京城外面的民居，尽行毁去，百姓无家可住，东逃西散，老的小的，多半毙命，年纪少壮的，遇着寇众，不是被杀，就是被掳，内中有一半妇女，除衰老奇丑外，尽被这班鞑奴，牵拉过去，任情淫污，最有姿色的几人，供俺答受用，轮流取乐。大将军仇鸾，本畏俺答，因听时义、侯荣言，讨好朝廷，勉强入援，既至京师，哪敢与俺答对仗？只得仍遣时义、侯荣，再去说情。两人至俺答营，见俺答踞坐胡床，左右陪着妇女数人，统是现成掳掠，临时妻妾，平常妇女，得做番王临时妻妾，也算交运。两人也顾不得什么气节，只好跪叩帐下。俺答道："你来做什么？想是又把金币送我，倒难为你主人好意。"眈眈逐逐，无非为了金帛。时义道："大王欲要金币，也是不难，但深入京畿，震动宫阙，恐我皇上动疑，反不愿颁给金币了。"俺答道："我并不愿夺你京城，我只教互市通贡，每岁得沾些利益，便可退兵。"可见俺答原无大志。时义道："这也容易，谨当归报便了。"两人返报仇鸾，鸾闻帝意主战，一时却不敢上闻。俺答待了三日，并无信息，乃遣游骑至东直门，闯入御厩，掠得内监八人，还至虏营。俺答也不去杀他，反将他一律释缚，好言抚慰道："烦你等作个传书邮，我有一书，寄与你主便是。"说罢，便将书信取出，交与八人。八人得了命，出了番帐，奔回东直门，入城禀见世宗，呈上番书。书中大意，无非是要求互市，请通贡使，结末有如不见从，休要后悔等语。世宗阅罢，便至西苑，召见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出书使视道："卿等以为何如？"严嵩瞧着来书，语多恫吓，暗想此事颇不易解决，依他也不是，不依他也不是，当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启奏道："俺答上书求贡，系关系礼部的事情，陛下可详问礼部。"火烧眉毛，轻轻扑去。礼部尚书徐阶，听了嵩言，暗骂道："老贼！你要嫁祸别人么？"心中一忖，也即启奏道："求贡事虽属臣部掌管，但也须仰禀圣裁。"你推我，我推别人，徐阶也会使刁。世宗道："事关重大，大家熟商方好哩。"阶踌躇半晌，方道："现在寇患已深，震惊陵庙，我却战守两难，不便轻举，似应权时允许，聊解眉急。"世宗道："他若果肯退去，皮币珠玉，俱不足惜。"阶复道："若只耗费些皮币珠玉，有何不可？但恐他得步进步，要索无厌，为之奈何？"世宗蹙额道："卿可谓远虑了，惟目前寇骑近郊，如何令退？"阶又道："臣却有一计在此。俺答来书，统是汉文，我只说他汉文难信，

且没有临城胁贡的道理，今宜退出边外，别遣使赍呈番文，由大同守臣代奏，才可允行。他若果然退去，我却速调援兵，厚集京畿，那时可许则许，不可许，便与他交战，不为他所窘了。”此言只可欺小孩。世宗点头称善，命阶照计行事。

阶即遣使往谕，嗣得俺答复书，务须照准，令以三千人入贡，否则将添兵到此，誓破京师。阶见此书，先召百官会议，并宣布俺答来书，各官瞠目伸舌，莫敢发言。忽有一人高声道：“我意主战，不必言和。”徐阶瞧将过去，乃是国子司业赵贞吉，便问道：“君意主战，有何妙策？”贞吉道：“今日若许入贡，他必拣选精骑三千，即刻入城，阳称通贡，阴图内应，内外夹攻，请问诸公如何抵敌？就使他诚心通好，无意外的变故，也是一场城下盟，堂堂中国，屈辱敌人，宁不羞死！”也是一番虚骄语。检讨毛起接口道：“何人不知主战？但今日欲战无资，只好暂许要求，邀使出塞，然后再议战备。”贞吉叱道：“要战便战，何必迟疑！况寇众狡诈异常，岂肯听我诱约么？”徐阶见两下龃龉，料知不能决议，索性起座而去，自行入奏。

是夕城外火光，越加猛烈，德胜、安定两门外，统成焦土，世宗在西内遥望，只见烟焰冲霄，连夜不绝，不禁搔首顿足，只唤奈何。内侍也交头接耳，互述日间廷议情状，适被世宗闻知，问明详细，即令宣诏赵贞吉入对。贞吉奉命即至，由世宗颁给纸笔，饬他条陈意见。贞吉即援笔直书，大旨“以寇骑凭陵，非战不可，陛下今日，宜亲御奉天门，下诏罪己。追奖故总兵周尚文，以励边帅；释放给事沈束出狱，以开言路，饬文武百司，共为城守；并宣谕各营兵士，有功即赏，得一首功，准赏百金，捐金数万，必可退敌”云云。虽似理直气壮，亦嫌缓不济急。这疏一上，世宗颇也感动，立擢贞吉为左椿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饬户部发银五万两，宣谕行营将士。惟贞吉所请追励各条，仍未举行。是时俺答已纵掠八日，所得过望，竟整好辎重，向白羊口而去。有旨饬仇鸾追袭，鸾无奈，发兵尾随敌后，谁料敌兵竟返旆来驰，吓得仇鸾胆战心惊，急忙退步。部兵亦霎时溃散，等到敌兵转身，徐徐出塞，然后收集溃卒，检点人数，已伤亡了千余人。鸾反在途中枭斩遗尸，得八十余级，只说是所斩虏首，献捷报功，世宗信以为真，优诏慰劳，并加鸾太保，厚赐金帛。

京中官吏，闻寇众退去，互相庆贺。丑不可耐。不意有严旨下来，饬逮尚书丁汝夔，都御史杨守谦下狱。原来京城西北，多筑内臣园宅，自被寇众纵火，免不得一并延烧。内臣入奏世宗，统说是丁、杨二人，

牵制将帅，不许出战，以致烽火满郊，惊我皇上，伏乞将二人治罪，为后来戒。都把皇帝做推头，这叫作肤受之愬。世宗闻言大怒，所以立刻传旨，将二人逮系起来。汝夔本受教严嵩，才命各营停战，至此反致得罪，连忙嘱着家属，向嵩乞救。嵩语来人道："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来人欢谢去讫。嵩驰入见帝，谈及丁汝夔，世宗勃然变色道："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这数语吓退严嵩，只好踉跄趋出，不发一言。至弃市诏下，汝夔及守谦，同被绑至法场，汝夔大哭道："贼嵩误我！贼嵩误我！"言未已，刀光一下，身首两分。守谦亦依次斩首，毋庸细述。

过了一日，又有一道中旨颁下，着逮左谕德赵贞吉下狱。看官听说！这赵贞吉因奏对称旨，已得超擢，如何凭空得罪呢？先是贞吉廷议后，盛气谒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阍人。说他有意刁难，正在吵嚷的时候，忽有一人走入，笑语贞吉道："足下何为？军国重事，慢慢地计议就是了。"贞吉视之，乃是严嵩义子赵文华，官拜通政使，不禁愤恨道："似你等权门走狗，晓得什么天下事？"言毕，悻悻自去。文华原不足道，贞吉亦属太傲。文华也不与多辩，冷笑而入，当即报知严嵩，嵩仇恨益甚。至俺答已退，遂奏称："贞吉大言不惭，毫无规画，徒为周尚文、沈束游说，隐谤宸聪。"这句话又激起世宗的怒意，遂命将贞吉拘系数日，廷杖一顿，谪为荔波典史。

当贞吉主战时，廷臣俱袖手旁观，莫敢附和，独有一小小官吏，位列最卑，恰朗声道："赵公言是。"吏部尚书夏邦谟，张目注视道："你是何等官儿，在此高论？"那人即应声道："公不识锦衣经历沈炼么？由他自己报名，又是一样笔墨。公等大臣，无所建白，小臣不得不说。炼恨国家无人，致寇猖獗，若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饷，再合勤王军十余万，击寇惰归，定可得胜，何故屡议不决呢？"邦谟道："你自去奏闻皇上，我等恰是无才，你也不必同我空说。"炼益愤愤，竟拜表上陈，世宗全然不理。炼闷闷不乐，纵酒佯狂。一日，至尚宝丞张逊业处小饮，彼此纵论国事，谈及严嵩，炼停杯痛骂，涕泪交颐。既晚归寓，余恨未平，慨然太息道："自古至今，何人不死？今日大奸当国，正忠臣拼死尽言的时候，我何不上书痛劾？就是致死，也所甘心。"计划已定，遂研墨展毫，缮就奏牍道：

> 昨岁俺答犯顺，陛下欲乘时北伐，此正文武群臣，所共当戮力者也。然制敌必先庙算，庙算必当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严嵩，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

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谄谀则曲意引之，索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则曰由我赏之，罚一人，则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隐为之地，二也；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隐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嫉贤妒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贿，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权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无余恨矣。

写至此，读了一遍，又自念道："夏邦谟恰也可恶，索性连他劾奏。"遂又续写数语，无非是吏部尚书夏邦谟，谄谀黩货，并请治罪等情。次日呈将进去，看官试想！一个锦衣卫经历，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来，任你笔挟龙蛇，口吐烟云，也是没有效力。况世宗方倚重严嵩，哪里还肯容忍？严旨一下，斥他诬蔑大臣，榜掠数十，谪佃保安。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南京御史王宗茂，先后劾嵩，一并得罪。学诗削籍，宗茂贬官。还有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同里同官，俱以劾嵩遭谴，时称为上虞四谏官。此外所有忤嵩各官，都当京察大计时，尽行贬斥，真个是一网打尽，靡有孑遗。

惟仇鸾党附严嵩，愈邀宠眷，适值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事，以营政久弛，疏请整饬，略谓："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逐渐裁并，额军尚有三十八万余人。今武备积弛，现籍止十四万，尚是虚额支饷，有名无实。近届寇骑深入，搜括各营，只有五六万人，尚且老弱无用，此后有警，将仗何人"等语。何不叫中饱的官吏去？世宗览奏，立命废止团营两官厅，仍复三大营旧制，创设戎政府，命仇鸾为总督，邦瑞为副。鸾既揽兵权，并欲节制边将，因请易置三辅重臣，以大同总兵徐珏驻易州，大同总兵署授徐仁，宣府蓟镇总兵李凤鸣、成勋，亦彼此互易。并选各边兵更番入卫，分隶京营。塞上有警，边将不得征集，必须报明戎政府，酌量调遣云云。世宗一律允准，将原奏发下兵部。王邦瑞以为不可，极力谏阻，仇鸾所请，全是私意，即愚者亦知其非，世宗反深信之，邦瑞虽谏何益？不意反受了一番斥责。且特赐仇鸾封记，令得密上封章，一切裁答，俱由内

批发行，不下兵部。邦瑞又屡疏争辩，恼动世宗，竟令削职。邦瑞归去，仇鸾益无忌惮，扬言将大举北征，命户部遣使四出，尽括甫都及各省积贮，并催征历年逋赋，作为兵饷，所在苛扰。经礼部尚书徐阶，从中奏阻，始得稍寝。

既而俺答又有入寇消息，鸾忙令时义出塞，赍了金币，贿结俺答义子脱脱，情愿互市通贡，不可动兵。脱脱禀知俺答，俺答自然乐许，遂投书宣大总督苏祐，转致仇鸾。鸾与严嵩定议，每岁春秋两市，俺答进来的货物，无非是塞外的马匹，因此叫作马市。马市既开，命侍郎史道掌领。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杨继盛，独抗疏陈奏道：

> 互市者，和亲别名也。俺答蹂躏我陵寝，虔刘我赤子，而先之曰和，忘天下之大仇，不可一；下诏北伐，日夜征缮兵食，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不可二；堂堂天朝，下与边寇互市，冠服倒置，损国家之重威，不可三；此语未免自大恶习。海内豪杰，争磨砺待试，一旦委置无用，异时号召，谁复兴起，不可四；去岁之变，颇讲兵事，无故言和，使边镇将帅，仍自懈弛，不可五；边卒私通外寇，吏犹得以法裁之，今导之使通，其不勾结而危社稷者几希，不可六；盗贼伏莽，本摄国威，今知朝廷畏寇议和，适启睥睨之渐，不可七；俺答往岁深入，乘我无备，备之一岁，仍以互市终，彼谓我尚有人乎？不可八；俺答狡诈，出没叵测，我竭财力而辇之边，彼或负约不至，即至矣，或阴谋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复寇，或以下马索上直，或责我以他赏，或责我以苛礼，皆未可知也，不可九；此条所见甚是。岁帛数十万，得马数万匹，十年以后，帛将不继，不可十。凡为谬说者有五：不过曰吾外假马市以羁縻之，而内足修我武备，夫俺答何厌之有？吾安能一一应之？是终兆衅也，且吾果欲修武备，尚何借于羁縻？此一谬也；又或曰互市之马，足资吾军，夫既已和矣，无事战矣，马将焉用？且彼亦安肯损其壮马以予我，此二谬也；抑或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贡，夫至于朝贡，而中国之捐资以奉寇益大矣，此三谬也；或且曰彼既利我，必不失信，亦思中国之所谓开市者，能尽给其众乎？不给则不能无入掠，此四谬也；或又曰兵为危道，佳兵不祥，试思敌加我而我乃应之，胡谓佳兵？人身四肢皆痈疽，毒日内攻，而惮用药石，可乎？此五谬也。夫此十不可五谬，匪惟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敢有为陛下主其事者，盖其人内迫于国家之深恩，则图幸目前之安以

见效，外慴俺答之重势，则务中彼之欲以求宽。公卿大夫，知而不言，盖恐身任其责，而自蹈危机也。陛下宜振独断，发明诏，悉按言开市者。然后选将练兵，声罪致讨，不出十年，臣请得为陛下勒燕然之绩，悬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后世。

世宗览到此疏，意颇感奋，下内阁及诸大臣集议，严嵩等不置可否，独仇鸾攘臂痛詈道："竖子目不识兵，乃说得这般容易。"遂自上密疏，力诋继盛。世宗意遂中变，遽下继盛锦衣狱，令法司拷讯。继盛持论不变，竟贬为狄道典史。小子有诗咏道：

朝三暮四等狙公，政令纷更太自蒙。

直谏翻遭严谴下，空令后世慨孤忠。

继盛既贬，马市大开，究竟俺答受驭与否，且至下回再详。

本回叙俺答入寇，以及议和互市，无非是幸臣误国，酿成寇患。夫俺答虽称狡诈，而未尝有入主中原之想，观其大掠八日，饱飏而去，可知赵贞吉之主战，未尝非策。果令宸衷独断，奋发有为，则岂竟不足却敌？于少保当土木之败，犹能慷慨誓师，捍守孤城，况俺答不及也先，世宗权逾景帝，宁有不事半功倍乎？至若仇鸾之创开马市，取侮敌人，杨继盛抗疏极言，其于利害得失，尤为明畅，世宗几为感动，复因仇鸾密陈，以致中变，盖胸无主宰，性尤好猜，奸幸得乘间而入，而忠臣义士，反屡受贬戮，王之不明，岂足福哉？读屈原言而不禁同慨矣。

第六十三回　罪仇鸾剖棺正法　劾严嵩拼死留名

却说马市既开，由侍郎史道主持市事，俺答驱马至城下，计值取价，起初还不失信用，后来屡把羸马搪塞，硬索厚值，一经边吏挑剔，即哗扰不休。有时大同互市，转寇宣府，宣府互市，转寇大同，甚且朝市暮寇，并所卖的羸马，亦一并掠去。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时，一再上疏，略称："俺答屡次入寇，与通市情实相悖，今日要策，惟有大集兵马，一意讨伐，请饬京营大将军仇鸾，赶紧训练，专事征讨，并命边臣合兵会剿，勿得隐忍顾忌，酿成大患。"兵部尚书赵锦，亦上言御寇大略，战守为上，羁縻非策。世宗乃令仇鸾督兵出塞，往讨俺答。

鸾本认严嵩为义父，一切行止，都由嵩暗中庇护，自总督京营后，权力与严嵩相埒，免不得骄傲起来，将严嵩撇诸脑后。严嵩怨他负恩。密疏毁鸾，鸾亦密陈严嵩父子贪横情状。凶终隙末，小人常态，至两下密疏，尤甚好看。世宗渐渐疏嵩，只命徐阶、李本等，入直西内，嵩不得与，其时张治已殁。嵩衔恨益甚。至是命鸾出兵，料知鸾是胆怯，因嗾使廷臣，请旨督促。看官！你想仇鸾身为大将，并未曾与外寇交绥，单靠着时义、侯宗等，买通俺答，遮盖过去，此刻奉命北征，真个要他打仗！他是无谋无勇，如何行军？况且有严嵩作对，老法儿统用不着，又不能托故不去，只好硬着头皮，礼纛出师。途中缓一日，好一日，挨一刻，算一刻。不料警报频来，边氛日恶，大同中军指挥王恭，战死管家堡，宁远备御官王相，又战死辽东卫。朝旨又严厉得很，把大同总兵徐仁，游击刘潭等拿问，巡抚都御史何思削籍。内外情事，都从仇鸾一边叙入，省却无数笔墨。俗语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益发令仇鸾短气。好容易行到关外，探听得俺答部众，驻扎威宁海，他居然想出一计，乘敌不备，掩杀过去。当下麾兵疾走，甫至猫儿庄，两旁胡哨陡起，霎时间走出两路人马，持刀挺戟，旋风般地杀来，仇鸾叫声不好，策马返奔，部兵见大帅一走，还有何心恋战，纷纷弃甲而逃，逃不脱的晦气人物，被敌兵切菜般的举刀乱砍，所有辎重等物，挟了便走，驴马等物，牵着便行，不消多少工夫，敌兵已去得无影无踪了。仇鸾逃了一程，才有侦骑来报，说是："俺答的游击队，在此巡弋，并非全部巨寇，请大帅不必惊慌"云云。仇鸾闻言，又惭又恨，叱退侦卒，驰入关中。挖苦仇鸾，笔锋似刀。

嗣是羞恚成疾，恹恹床褥，蓦地里生了一个背疽，痛不可忍，日夕呼号。本拟上表告辞，奈顾着大将军印绶，又是恋恋难舍，没奈何推延过去。偏是礼部尚书徐阶，密劾鸾罪，兵部尚书赵锦又奏称："强寇压境，大将军仇鸾，病不能军，万一寇众长驱，贻忧君父不小，臣愿率兵亲往，代鸾征讨。"说得世宗性急起来，颁诏兵部，以尚书不便轻出，令侍郎蒋应奎，暂摄戎政，总兵陈时，代鸾为大将军，惟这大将军印尚在仇鸾掌握，饬赵锦收还。鸾得报后，即日返京，养病私第。赵锦夤夜亲往，持诏取印，仇鸾已病不能起，闻得此信，"呵哟"一声，倒在榻上，顿时疽疮迸裂，鼻息悠悠。家人忙了手脚，急将仇鸾叫醒，鸾开目一瞧，禁不住流泪两行，至印信缴出，赵锦别去，鸾即断气而亡。保全首领，实是侥幸。

世宗已知仇鸾奸诈，遣都督陆炳，密查遗迹。炳素嫉鸾，尝侦悉鸾事，因恐没有案证，未敢上闻。会鸾旧部时义、侯荣等，已冒功授锦衣卫指挥等官，闻鸾病死，料难安居，竟出奔居庸关，意欲往投俺答，可巧被陆炳知悉，着急足驰至关上，投书关吏，请发兵查缉鸾党。冤冤相凑，时义、侯荣等人，叩关欲出，被关吏一并拘住，押解京师。当下法司审讯，诱供逼招，尽发鸾通虏纳贿诸事。陆炳一一奏明，那时世宗大怒，暴鸾罪恶，剖鸾棺，戮鸾尸，并执鸾父母妻子，及时义、侯荣等，一体处斩。近报则在己身，远报则在妻孥。布告天下，立罢马市。俺答闻信，稍稍引去。世宗又命宣大总督苏佑，与巡抚侯钺、总兵吴瑛等，出师北伐。画蛇添足，未免多事。钺率万余人出塞，袭击俺答，又陷仇鸾故辙。谁料被俺答闻知，设伏待着，俟侯钺兵至，伏兵四起，首尾夹击，杀死把总刘歆等七人，士卒死亡无算，钺等拼命逃还，才得保全性命。巡抚御史蔡朴，据实奏劾，留中不发。惟刘歆等死后恤典，总算命兵部颁发。既而俺答又犯大同，副总兵郭都出战，孤军无援，复遭战殁，乃逮侯钺至京，削籍为民。

世宗记恨仇鸾，尚是不置，因思杨继盛劾鸾遭贬，未免冤枉，遂召继盛还京，从典史四次迁升，复为兵部员外郎。严嵩与鸾有隙，以继盛劾鸾有功，也从中说项，改迁兵部武选司。继盛哪里知晓？就是知晓，恐也不肯感嵩。只是感激主知，亟图报国。抵任甫一月，即草疏劾嵩罪状，属稿未成，妻张氏入室，问继盛奏劾何人？继盛愤愤道："除开严嵩，还有哪个？"张氏婉劝道："君可不必动笔了，前时劾一仇鸾，被困几死，今严嵩父子，威焰熏天，一百个仇鸾，尚敌不过他，老虎头上搔痒，无补国家，转取祸戾，何苦何苦！"言亦近情。继盛道："我不愿与这奸贼同朝共事，不是他死，就是我死。"张氏道："君死无益，何若归

休！”继盛道：“龙逢、比干，流芳百世，我得从古人后，愿亦足了。你休阻我！”张氏知不可劝，含泪趋出。继盛草就奏疏，从头誊正，内论严嵩十大罪五奸，语语痛切，字字呜咽，正是明史上一篇大奏牍。小子节录下方，其词云：

> 方今在外之贼为俺答，在内之贼为严嵩。贼有内外，攻宜有先后，未有内贼不去，而外贼可除者。故臣请诛贼嵩，当在剿绝俺答之先。嵩之罪恶，除徐学诗、沈炼、王宗茂等，论之已详，然皆止论贪污之小，而未发其僭窃之大。去年春，雷久不声。占云：“大臣专政”。夫大臣专政，孰有过于嵩者？又是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过于嵩者？如四方地震，与夫日月交食之变，其灾皆感应贼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觉，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殆且孤矣。臣敢以嵩之专政叛官十大罪，为陛下陈之！祖宗罢丞相，设阁臣备顾问，视制草而已。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请命，直房如市，无丞相而有丞相权，是坏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亲。”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罚一人，曰：“此得罪于我。”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窃君上之大权，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尽归于己，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拟，盖其职也，岂可取而令世蕃代之？题疏方上，天语已传，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是纵奸子之僭窃，大罪四；严效忠、严嵩厮役。严鹄，世蕃子。乳臭子耳，未尝一涉行伍，皆以军功官锦衣，两广将帅，俱以私党蹑府部，是冒朝廷之军功，大罪五；逆鸾下狱，贿世蕃三千金，嵩即荐为大将，已知陛下疑鸾，乃互相排诋，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奸臣，大罪六；俺答深入，击其惰归，大计也，嵩戒丁汝夔勿战，是误国家之军机，大罪七；郎中徐学诗，给事中厉汝进，俱以劾嵩削籍，厉汝进劾世蕃，窃弄父权，嗜贿张焰，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中官，以激帝怒，遂廷杖削籍。内外之臣，中伤者何可胜计，是专黜陟之大权，大罪八；文武选拟，但论金钱之多寡，将弁惟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毒流海内，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风俗大变，贿赂者荐及盗跖，疏拙者黜逮夷齐，守法度者为迂滞，巧弥缝者为才能，是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嵩有此十大罪，昭入耳目，

以陛下之神圣而若不知者，盖有五奸以济之。知陛下之意向，莫过于左右侍从，嵩以厚贿结之，凡圣意所爱憎，嵩皆预知，以得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左右，皆嵩之间谍，其奸一；通政司为纳言之官，嵩令义子赵文华为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嵩与世蕃，先阅而后进，俾得早为弥缝，是陛下之纳言，乃嵩之鹰犬，其奸二；嵩既内外周密，所畏者厂卫之缉谤也，嵩则令世蕃笼络厂卫，缔结姻亲，陛下试诘彼所娶为谁氏女，立可见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其奸三；厂卫既已亲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进士之初，非亲知不得与中书行人之选，知县推官，非通贿不得与给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隶，其奸四；科道虽入其牢笼，而部臣如徐学诗之类，亦可惧也，嵩又令子世蕃，将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网罗门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为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赖此五奸以济之，五奸一破，则十罪立见，陛下何不忍割一贼臣，顾忍百万苍生之涂炭乎？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景、裕二王，令其面陈嵩恶，或询诸阁臣，谕以勿畏嵩威，重则置之宪典，以正国法，轻则谕令致仕，以全国体，内贼去而后外贼可除也。臣自分斧钺，因蒙陛下破格之患，不敢不效死上闻，冒渎尊严，无任悚惶待命之至！

世宗是时，正因众言官奏阻斋醮，下诏逮捕，继盛恐益触帝怒，将疏暂搁不上。更越十有五日，斋戒沐浴，才将此疏拜发。谁知朝上奏章，暮入诏狱，原来世宗览奏，已是懊恨，立召严嵩入示。嵩见有召问二王语，遂启奏道："继盛敢交通二王，诬劾老臣，请陛下明鉴！"两语够了。世宗益怒，遂饬逮继盛下狱，岂不忆谏阻马市，其言已验耶？命法司严讯主使。继盛道："发言由我，尽忠亦由我，难道必待他人主使么？"法司问何故引入二王，继盛又厉声道："满朝都怕严嵩，非景、裕二王，何人敢言？"景、裕二王，皆世宗子，已见五十九回。法司也不再问，只说他诬毁宰臣，杖至百数，送交刑部。刑部尚书何鳌，受嵩密嘱，欲坐继盛诈传亲王令旨罪，即欲将他杖死，郎中史朝宾进言道："奏疏中但说召问二王，并不说由亲王令旨，朝廷三尺法，岂可滥加么？"说得何鳌哑口无言，即去报达严嵩。严嵩确是厉害，竟立黜朝宾为高邮判官。又因奏中有严效忠、严鹄冒功情事，奉旨饬查，由世蕃自为辩草，送兵部武选司郎中周冕，嘱他依草上复。冕偏铁面无情，竟据实复奏道：

臣职司武选，敢以冒滥军功一事，为陛下陈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据通政司状送严效忠，年十有六，考武举不第，志欲报效本部，资送两广听用。次年据两广总兵平江伯陈圭，及都御史欧阳必进，题琼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锦衣卫镇抚。无何效忠病废，严鹄以亲弟应袭，又言效忠前斩贼首七级，例官加陛，遂授千户。及细察效忠为谁？曰："嵩之厮役也。"鹄为谁？曰："世蕃之子也。"

不意嵩表率百僚，而坏纲乱纪，一至于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核，世蕃犹私创复草，架虚贻臣，欲臣依草复奏，天地鬼神，昭临在上，其草现存，伏望圣明特赐究正，使内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国家幸甚！

这疏一入，朝右大臣，多为严嵩父子，捏一把冷汗，谁意严嵩竟有神出鬼没的手段，居然打通关节，传出中旨，说是周冕挟私捏造，朋比为奸，把他下狱削职，且擢世蕃为工部左侍郎，愈加优眷。真正令人气煞。一面再令法司严讯继盛。继盛披枷带索，由狱入廷，道旁人士，两旁聚观，见继盛身受重刑，各叹息道："此公系天下义士，为何遭此荼毒？"又指着枷索，互相私语道："奈何不将这种刑具，带在奸相头上，反冤屈了好人？"公论难逃。国子司业王材，听着舆论，往谒严嵩道："人言也是可畏，相公何不网开一面，救出继盛，否则贻谤万世，也为我公不取哩。"王材本阿附严嵩，此番良心未泯，竟有此请，嵩颇有些悔悟，慨然答道："我亦怜他忠诚，当替他代奏皇上，恕他一点便是。"王材唯唯而出。嵩即与子世蕃商议，世蕃道："不杀继盛，何有宁日？"杀了继盛，难道可长久富贵么？这所谓其父行劫，其子必且杀人。嵩迟疑半晌，复道："你也单从一时着想，不管着日后哩。"世蕃道："父亲若有疑心，何不商诸别人？"嵩点头道："你去与胡植、鄢懋卿一商，何如？"世蕃领命，即至鄢懋卿宅中，说明就里。懋卿道："这便叫作养虎贻患哩。尊大人缜密一生，今反有此迟疑，殊不可解。"世蕃道："我也这般说，家父必欲问君，并及胡公，我不能不到此一行。"顺父之命，还算孝思。懋卿道："老胡怕也不赞成哩！我去邀他前来，一决可否便了。"当下令家人去招胡植，植与懋卿同出入严门，自然闻召即至。彼此会叙，谈及杨继盛事，也与懋卿同一见解。世蕃即匆匆告别，即将两人所说，还报严嵩。严嵩道："既然众论一致，我也顾不得什么了。"一个儿子，两个私人，便好算作公论吗？自是决定主意，要杀继盛。可巧倭寇猖獗，赵文华出视海防，与兵部侍郎张经等，互有龃龉，文华妒功忌能，构陷经等，严嵩任意牵扯，将继盛一并列

入，可怜这赤胆忠心的杨老先生，竟不免就义市曹。曾记继盛有一遗诗云：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继盛妻张氏，闻夫将被刑，独上疏营救，愿代夫死。继盛尽忠，张氏尽义。正是：

巾帼须眉同一传，忠臣义妇共千秋。

张氏一疏，不可不录，待小子下回续述。

世宗因严嵩提挈仇鸾，遂假重柄，至于丧师辱国，讳败为胜，尚一无闻知，反加宠眷，是正可谓养痈贻患矣。迨夺大将军印绶，致鸾背疮溃裂，是不啻国家之痈疮溃裂耳。盖严、仇互攻，严贼之势，虽一时未至动摇，然譬之治病者，已有清理脏腑之机会，杨继盛五奸十大罪之奏，正千金肘后方也，暂不见用，而后来剔除奸蠹，仍用此方剂治之，杨公虽死，亦可瞑目矣。且前谏马市，后劾严嵩，两疏流传，照耀简策，人以杨公之死为不幸，吾谓人孰无死，死而流芳，死何足惜？至若张氏一疏，附骥而传。有是夫并有此妇，明之所以不即亡者，赖有此尔。

第六十四回　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

却说杨继盛妻张氏，本是个知书达礼的贤妇，前此知劾嵩无益，劝阻继盛，嗣因继盛不从，竟致待罪诏狱。世宗本不欲加戮，因被严嵩构陷，附入张经案内，遂将他一同处决，急得张氏痛切异常，誓代夫死，遂草疏上奏道：

> 臣夫谏阻马市，预伐仇鸾，曾蒙圣上薄谪，旋因鸾败，首赐湔雪，一岁四迁，臣夫衔恩图报，误闻市井之语，尚狃书生之见，妄有陈说，荷上不即加戮，俾从吏议，杖后入狱，割肉二斤，断筋二条，日夜笼箍，备诸苦楚，两经奏谳，并沐宽恩，今忽阑入张经疏尾，奉旨处决，臣仰惟圣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岂惜一回宸顾，下逮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夫生一日，必能执戈矛，御魑魅，为疆场效命之鬼，以报陛下。与沈束妻张氏一疏，前后相应，但沈束尚得全生，杨继盛竟致毕命，是亦有幸有不幸耳。

原来继盛入狱，有人送与蚺蛇胆一具，说是可解血毒。继盛却谢道："椒山自有肝胆，无须此物。"椒山即继盛别号。嗣经数次杖笞，体无完肤，两股上碎肉片片，累坠不堪，而且筋膜被损，愈牵愈痛。继盛咬住牙根，竟用了手爪，将腐肉挖去，又把饭盌磕碎，拾了磁片，割断股筋二条。痛哉痛哉，我不忍闻。所以张氏疏中，列入此语，冀动天听。可奈妇人不便伏阙，只好请人代呈，那万恶死凶的严嵩，怎肯轻轻放过，令这奏疏呈入？张氏一片苦心，仍然白用，结果是法场流血，燕市沉冤。

但兵部侍郎张经等，如何被赵文华构陷，说来话长，待小子从头至尾，略述一遍。

中国沿海一带，向有倭寇出没。从前明太祖时，曾设防倭卫所，控遏海滨，及成祖年间，屡破倭兵，倭寇少戢。日本将军足利义满，遣使入贡，受封为日本国王，足利氏遂与中国交通，并代为诛逋海寇，只准商民入市，不准掳掠，因此沿海一带，尚称平安。到了世宗即位，有宁波鄞县人宋素卿，罹罪远飏，往投日本，适值义满去世，义植嗣位，暗

弱不能制盗，盗众遂与素卿联络，借入贡为名，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亏得巡按御史欧珠，及镇守太监梁瑶，诱执素卿，下狱论死，总算除了一个汉奸。谁知除了一个，反引出了好几个。什么汪五峰，什么徐碧溪，什么毛海峰，什么彭老生，统是中国人民，逸据海岛，勾结倭兵，劫掠沿海。历代都有虎伥，无怪外人诮我谓无爱国心。巡按浙江御史，已改任陈九德，当即拜本入京，请置沿海重臣，治兵捕讨。世宗乃以朱纨为右都御史，巡抚浙江，兼摄福州兴化、泉漳诸州事。纨莅任后，下令禁海，日夕练兵甲，严纠察，破毁舶盗渊薮，擒斩寇谍数百人，不料反中时忌，被御史周亮等，劾他措置乖方，专杀启衅。朝旨竟夺纨官职，还要把他审问起来，纨忿恚自杀。忠臣结果，往往如是。遂将巡抚御史的官职，悬搁不设。直至嘉靖三十一年，安徽人汪直，亡命海上，为寇舶巨魁，又有徐海、陈东、麻叶等，与汪直通同联络，直尤狡悍，纵横无敌，连海外的倭寇，都是望风畏服，愿受指挥。直遂登岸犯台州，破黄岩，扰及象山、定海诸处，浙东骚动。于是廷臣会议，复设巡视重臣，命王忬巡抚浙江，提督沿海军务。

忬方巡抚山东，既奉朝旨，即日至浙，察知参将俞大猷、汤克宽，材勇可任，招为心膂，一面召募士卒，激励将校，夜遣俞、汤二将，率兵剿袭。汪直正结砦普陀山，踞岛自固。俞大猷带领锐卒，乘风先发，汤克宽为后应，径趋贼寨，四面放起火来。汪直等猝不及防，慌忙逃走，官军追击过去，斩首百五十级，生擒百余人，焚死溺死的，无从查核。直遁至闽海，又被都指挥尹凤，迎头痛击，杀得他七零八落，狼狈遁去。浙江经此一战，人心少定。哪知汪直刁狡得很，复去勾引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同时告警，忬遣汤克宽防东，俞大猷防西，两将如砥柱一般，捍卫中流，凭你汪直如何勇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直变计北犯，转寇苏、松，两郡素来饶沃，又无守备，被寇盗乘虚袭入，任情劫夺。还有贼目萧显，暴戾异常，率着劲倭数十人，屠上海、南汇、川沙，直逼松江城。余众围嘉定、太仓，所过残掠，惨不忍闻。敢问江南大吏，做什么事？王忬急遣都指挥卢镗，倍道掩击，突入萧显营内。萧显措手不及，顿被杀死，贼众大乱，由卢镗麾兵截杀，砍去了无数头颅。杀不尽的毛贼，奔回浙境，巧与俞大猷相遇，正好借着开刀，一刀一个，两刀两个。霎时间杀得精光，不留一人。只有汪直一路，破昌国卫，劫乍浦、青村、柘林等处，尚是沿途剽掠，大为民患。忬复调汤克宽北援，适疫气盛行，士卒多病，克宽无可奈何，只好任寇北窜。汪直复趋入江北，大掠通州、如皋、海门诸州县，焚毁盐场，进窥青、徐交界，山东大震。那时廷臣又要劾奏王忬，说他以邻为壑，坐视不救，可为一叹。还算世宗圣量包容，不遽加罪，

讽刺语。只改忤为右副都御史，调抚大同，另命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代任。

忤一去浙，浙复不宁，天宠力不能制，奏请改简重臣，乃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前文俱追朔前事，至此方说到张经。为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总督江南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经尝总督两广，颇有威惠，为狼土兵所敬服，朝议欲征狼土兵剿倭，因有是命。并且擢俞大猷、汤克宽为总兵，归经节制，指日平寇。经颇慷慨自负，矜气使才，这也是致死之由。且以狼土兵夙听指挥，必得死力，遂飞檄往调，命各省统兵官，就地驻守，不得擅动。看官！你想就地的将校，本是不少，偏要至远地去调狼土兵，这种命令，能使众将心服么？于是彼此观望，不复效力。那时汪直正导引倭寇，由北而南，仍回掠苏、松，驰入浙境，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西、新市、横塘、双林、乌镇、菱湖等处，距省会仅数十里。李天宠居守省城，束手无策，但募人缒城，自毁附郭民居，算是防寇的妙法。张经时驻嘉兴，亦不闻发兵往援，幸副使阮鹗，佥事王询，协守省城，无懈可击，才将寇兵却退。

是时通政司赵文华，已升授工部侍郎，上陈备倭七事，第一条乃请遣官望祭海神，第一策，便不足道，余六事，不问可知。然亦无非因帝信斋醮，乃有此瞎说耳。世宗览着，即召问严嵩。嵩与文华结为父子，哪有不竭力撺掇的道理，并说文华颇娴兵事，不妨令他往祀，乘便督察军情。世宗照准，遂命文华南下。文华得了这个美差，自然沿途索贿，恃宠横行，到了江南，祷祭已毕，便与张经晤谈军务，经自命为督军元帅，瞧文华不起，文华又自恃为钦差大臣，瞧张经不起，两人止谈数语，已是意气不投，互相冰炭。可巧广西田州土官妇瓦氏，引狼土兵数千，到了苏州，经尚按兵不动。巡按御史胡宗宪，谄事文华，彼此联同一气，促经发兵，经绝不答复。及再四催促，方复言永顺、保靖两处人马，尚未到齐，俟到齐后，出发未迟。原来张经恐文华轻浅，漏泄师期，所以模糊答复。文华忿甚，遂上疏劾经，只说经才足平寇，但因身为闽人，与海寇多属同乡，所以徇情不发，养寇失机云云。笔上有刀。疏方拜发，经已调齐永顺、保靖各兵，分道并进，适倭寇自柘林犯嘉兴，与参将卢镗相遇，镗此时已授参将。镗本率狼土兵，作为冲锋，两下交战，水陆夹攻，把寇众杀败石塘湾，寇众北走平望，又碰着总兵俞大猷，强将手下无弱兵，寇众勉强对仗，不到半个时辰，已杀伤了一半；转奔王江泾，又是两路兵杀到。一路是永顺兵，由宣慰使彭冀南统带，一路是保靖兵，由宣慰使彭荩臣统带，两路生力军，似虎似狼，前

后互击，直令寇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拼着命敌了一阵，该死的统入鬼门关，还有一时不该死的，窜回柘林。四路得胜的大兵，一齐追杀，到了柘林贼砦，四面纵火，乱烧乱斫，寇众知是厉害，先已备好小舟，等到火势一发，大家都逃入舟中，飞桨遁去。这次战胜，斩首二千级，焚溺无数，自出师防海以来，好算是第一次战功。不没张经功绩，以见下文之冤死。张经大喜，立刻拜表告捷。这时候的明廷中，早接到文华劾奏，世宗正要派官逮经，不意捷报驰来，乃是张经所发，接连又是文华的捷奏，内称狼兵初至，经不许战，由臣与胡宗宪督师，出战海上，方有此捷。彼此所报异辞，惹得世宗也动疑起来，只好又召严相问明。偏又问这老贼。称为严相，是从世宗心中勘出。看官！试想仇人遇着对头，义儿碰着干爷，直也变曲，曲也变直，还要问他什么？当下遣使逮经，并李天宠、汤克宽等，一并拿问。到了京师，随你如何分辩，总说他冒功诬奏，尽拟处死。严嵩又把那杨继盛等，附入疏尾，共有一百余人。心同蛇蝎。当奉御笔勾掉九名，于是张经、李天宠、汤克宽及杨继盛等九名，尽死西市。缴足杨继盛死案。

经既被逮，改任周珫，天宠遗缺，就委了胡宗宪。未几，周珫复罢，以南京户部侍郎杨宜为总督，杨宜恐蹈经辙，凡事必咨商文华，文华威焰愈盛。惟狼土兵只服张经，不服文华、杨宜等人，遂不受约束，骚扰民间，倭寇探悉内情，又入集柘林，分众犯浙东，转趋浙西，直达安徽，从宁国、太平，折入南京，出秣林关，劫溧阳、宜兴，抵无锡，趋浒墅，转斗数千里，杀伤四千人。应天巡抚曹邦辅，亟督兵出剿，与寇相遇，佥事董邦政，怒马突阵，连斩贼首十余级。邦辅麾军齐上，贼大败飞奔，被官军追至杨家桥，拦入绝地，会集各部兵，四面围住，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所有柘林遣来的寇党，杀得一个不留。文华闻寇众被围，兼程趋赴，欲攘夺邦辅功劳，及行至杨家桥，寇已尽歼，邦辅已驰表告捷，归功邦政。不劳费心。文华愤甚，乃选集浙兵，得四千人，与胡宗宪一同督领，拟进剿柘林老巢，一面约邦辅会剿。江南兵分三道，浙兵分四道，东西并进。到了松江，闻柘林贼已进据陶家港，遂进营砖桥，贼悉锐冲浙兵，浙兵惊溃，文华等不能禁遏，只好退走。一出手，便献丑。江南兵也陷贼伏中，死了二百多人。文华只诿罪邦辅，及佥事邦政，奏言两人愆约后期，以致小挫等情。世宗又要下旨逮问。给事中孙濬、夏栻等，力言邦辅实心任事，前此杨家桥一役，尽歼流贼，功绩显然，此次愆期，定有别故。文华遽请罪斥，殊属非是。世宗乃申饬文华秉公视师。文华料贼未易平，乃萌归志，会川兵破贼周浦，总兵俞大猷，复破贼海洋，文华遂上言水陆成功，请即还朝，有旨准奏。及文华到了京师，又奏称余倭无几，杨宜、曹邦辅等，

不足平贼，只有胡宗宪可以胜任，于是杨宜免职，邦辅谪戍，独进宗宪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

已而东南败报，相继入京，世宗颇疑文华妄言，屡诘严嵩，嵩曲为解免。文华未免惊惶，又想了一法，推在吏部尚书李默身上，只说他与张经同乡，密图报复，所遣东南将吏，多不得人，以致败衄。世宗将信未信，会李默发策试士，试题中有“汉武征四夷，海内虚耗，唐宪复淮蔡，晚节不终”等语。文华又得了间隙，即将策题封入，劾奏李默讪谤朝廷。这奏上去，当即降旨，将李默夺职，下狱拷讯，坐罪论死。又屈死了一个。

先是文华自浙返京，携回珍宝，先往严府请安，见了严嵩及世蕃，当将上等奇珍，奉献数色，严嵩自然喜欢，文华又入内室，叩见嵩妻欧阳氏，复献上精圆的珍珠，翡翠的宝玉，且口口声声，呼欧阳氏为母亲，说了无数感激的话儿。妇人家最爱珍饰，又喜奉承，瞧着这义子文华，比世蕃要好数倍，正是爱上加爱，喜上加喜。方在慰问的时候，严嵩适自外入内，文华忙抢步迎接，步急身动，腰间的佩带，两边飘舞，也似欢迎一般。至嵩入就座，与文华续谈数语，欧阳氏忽插口道：“相公年迈，所以遇事善忘。”嵩惊问何故？欧阳氏微笑，指着文华的腰带道：“似郎君为国效劳，奔走南北，乃仍服着这项腰带，难道相公不能替他更新么？”这句话，明明是暗讽严嵩，叫他为文华保举，升任尚书的意思。统是珠玉之力。嵩以手拈须道：“老夫正在此筹画哩，夫人何必着忙。”文华急下拜道：“难得义父母如此厚恩，为儿设法升官，这正所谓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呢。”叫你多送点珍宝，便好报德。嵩随口说道：“这没有什么难处。”欧阳氏复亲自离座，去扶文华，文华此时，非常快活，接连磕了几个响头，方才起来。这段描摹，惟妙惟肖。当即由嵩赐宴，加一赐字妙。两老上座，文华坐左，世蕃坐右，欢饮至晚，方才告别。

不到数日，即有李默一案发生，默与嵩本不相协，天然如此，不然，文华何敢劾奏？文华把他劾去，嵩亦暗中得意，乃入白世宗，极称文华的忠诚。世宗遂擢文华为工部尚书，并加封太子少保。文华喜出望外，忙去叩谢严嵩。嵩语文华道：“我窥上头的意见，还是有些疑你，不过看我的颜面，加你官爵，你须想个法子，再邀主眷，方好保住这爵位呢。”文华复叩头道：“还仗义父赐教。”嵩捻着须道：“依我看来，不如再出视师。”文华道：“闻得兵部议定，已遣侍郎沈良才出去，如何是好？”嵩笑道：“朝旨尚可改移，部议算作什么！据此两语，可见严氏势

力。你自去奏请视师，我再替你关说数语，保管易沈为赵了。”文华大喜，叩别回寓，即忙拜本自荐。嵩又为言良才不胜重任，不如仍遣文华，江南人民，感念文华德惠，现尚引颈遥望呢。不是江南人感德，却是分宜人感馈呢。世宗乃命文华兼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闽军务，再下江南，沈良才仍回原职，自不必说。小子有诗叹道：

黜陟权由奸相操，居然贼子得荣褒。

试看献媚低头日，走狗宁堪服战袍。

文华再出视师，果能平倭与否，且至下回叙明。

倭寇与海盗联络，屡犯江浙，自当以御击为先。朱纨、王忬，皆专阃材，足以办贼，乃先后去职，忬且饮恨自尽。至张经继任，虽傲然自大，不无可訾，然王江泾一役，斩馘至二千级，当时推为第一胜仗，要不得谓非经之功。赵文华何人？乃敢冒功诬奏乎？是回于张经功过，厘然并举，而功足掩过之意，即在言外。文华既诬死张经，复诿罪曹邦辅，回朝以后，复陷害李默，种种鬼蜮，仿佛一严嵩小影。嵩为义父，文华为义儿，臭味相投，无怪其然。故文华所为之事，嵩必曲护之，至叙入嵩妻欧阳氏一段，描摹尽致，尤见得龌龊小人，善于献媚，后世之夤缘内室，借此博官者，无在非文华也。试展此回读之，曾亦自觉汗颜否乎？铸奸留影，为后人戒，知作者之寓意深矣。

第六十五回　胡宗宪用谋赚海盗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却说赵文华再出视师，仗着监督的名目，益发耀武扬威，凌胁百官，搜括库藏，两浙、江淮、闽、广间，所在征饷，一大半充入私囊。不如是，不足馈严府。到了浙江，与胡宗宪会着，宗宪摆酒接风，格外恭谨。为报德计，理应如此。席间谈及军事，宗宪叹道："舶盗倭寇，日结日多，万万杀不尽的，若必与他海上角逐，争到何时，愚意不若主抚。"文华道："抚倭寇呢，抚舶盗呢？"据此一问，已见文华之不知兵。宗宪道："倭寇不易抚，也不胜抚，自然抚舶盗为是。"文华道："兄既有意主抚，何不早行筹办？"宗宪道："承公不弃，力为保荐，自小弟忝督军务，巡抚一缺，即由副使阮鹗继任，他偏一意主剿，屡次掣肘，奈何？"文华道："有我到此，可为兄作主，何畏一鹗？"宗宪道："舶盗甚多，也不是全然可抚呢。目下舶盗，汪直为魁，但他有勇无谋，尚不足虑，只有徐海、陈东、麻叶三人，刁狡得很，恰不可不先收服。"文华道："徐海等既系刁狡，难道容易收服么？"宗宪笑道："小弟自有计较，只待公到，为弟作主，便好顺手去办了。"言至此，即与文华附耳数语，宗宪颇有干才，只因他趋附严、赵所以失名。文华大喜，便将一切军事，托付宗宪，自己惟征发军饷，专管银钱要紧。这是他的性命。

话分两头，且说宗宪既议决军情，便放心安胆，照计行去，先遣指挥夏正，往说徐海。海系杭州虎跑寺僧，因不守清规，奸淫大家姬妾，为地方士绅所逐，他遂投奔海上，与海寇陈东、麻叶结合，自称平海大将军，东劫西掠，掳得两个女子，作为侍妾，一名翠翘，一名绿珠，面貌很是妖艳，海遂左抱右拥，非常宠爱。夏正受宗宪计，拣了最好的珠宝簪珥，往赠翠翘、绿珠，嘱她们乘间说海，归附朝廷，一面竟入见徐海道："足下奔波海上，何若安居内地？屈作倭奴，何若贵为华官？利害得失，请君自择！"徐海沉思良久道："我亦未尝不作此想，但木已成舟，不便改图。就使有心归顺，朝廷亦未必容我呢。"已被夏正说动了。夏正道："我奉胡总督命，正为抚君而来，君有何疑？"海复道："我此时变计归顺，胡总督即不杀我，也不过做了一个兵士罢了。"夏正道："胡总督甚爱足下，所以命我到此，否则足下头颅，已恐不保，还要我来什么？"利诱威吓，不怕徐海不入彀中。海投袂起座道："我也不怕胡总督，你去叫他前来，取我头颅。"夏正道："足下且

请息怒，容我说明情由。”一面说着，一面恰故意旁视左右，惹得徐海动疑起来，遂命左右退出，自与夏正密谈。夏正复道：“陈东已有密约，缚君归降呢。”徐海大惊道：“可真么？”正复道：“什么不真！不过陈东为倭人书记，胡总督恐多反复，所以命我招君，君如缚献陈东、麻叶两人，归顺朝廷，这是无上的大功，胡总督定然特奏，请赏世爵哩。”徐海不禁沉吟。夏正道：“足下尚以陈东、麻叶为好人么？君不负人，人将负君。”海乃道：“待我细思，再行报命。”正乃告别。

徐海即令人窥探陈东消息，可巧陈东已闻他迎纳夏正，适在怀疑，见了徐海的差人，恶狠狠的说了数语，差人返报徐海，海默忖道：“果然真了，果然真了。”入与二妾商议，二妾又竭力怂恿，叫他缚寇立功。贪小失大，妇女之见，往往如此。海遂诱缚麻叶，献至军前。宗宪毫不问讯，即令左右将他释缚，好言抚慰，且嘱他致书陈东，设法图海。麻叶方恨海入骨，哪有不惟命是从？立刻写就书信，呈缴宗宪。宗宪并不直寄陈东，偏令夏正寄与徐海，兵不厌诈，此等反间计，恰好用这三人身上。徐海即将麻叶原书，寄与萨摩王旁弟。萨摩王是倭寇中首领，陈东正在他亲弟幕中，充当书办，见了此书，恼怒非常，也不及查明虚实，竟将陈东拿下，解交徐海。徐海得了陈东，东尚极口呼冤，海却全然不睬，带领手下数百人，押住陈东，竟来谒见胡宗宪。宗宪邀同赵文华，及巡抚阮鹗，邀鹗列座，无非是自鸣得意。依次升堂。文华居中，胡、阮分坐两旁，传见徐海。海戎装入谒，叩头谢罪，并向宗宪前跪下。宗宪起身下堂，手摩海顶道：“朝廷已赦汝罪，并将颁赏，你休惊恐，快快起来！”海应声起立，当由海手下党羽，牵入陈东。宗宪只诘责数语，也未尝叱令斩首。此中都有作用。一面取出金帛，犒赏徐海。海领赏毕，请借地屯众，宗宪笑道：“由你自择罢。”海答道：“莫若沈庄。”宗宪道：“你去屯扎东沈庄，西沈庄我要驻兵呢。”海称谢自去。原来沈庄有东西两处，外海内河，颇称险固，徐海请就此屯扎，尚是一条盘踞险要的计划。早已入人牢笼，怕你飞到哪里去。

宗宪见徐海已去，却转问陈东道：“你与徐海相交多年，为何被他擒献呢？”反诘得妙。陈东正气愤填胸，便说徐海如何刁奸，并言自己正思归降，反被海缚献邀功，狡黠如此，望大帅切勿轻信！宗宪微笑道：“原来如此，你果有心归诚，我亦岂肯害你？纯是诳语。但你手下可有余众么？”陈东道：“约有二三千人。”宗宪道：“你去招他进来，扎居西沈庄，将来我仍令你统率，好伺察这徐海呢。”东大喜称谢。宗宪忙令解缚，令他即日发书招众至西沈庄，暗中恰诈为东书，往寄东党道：“徐海已结好官兵，指日剿汝，汝等赶紧自谋，不必念我。”这封书

到了西沈庄，东党自然摩拳擦掌；要去与东沈庄厮杀。个个中宗宪计，好似猴人弄猴。徐海见东党来攻，与他交战几次，互有杀伤。东党退去，徐海方顿足大悟道："我中计了。"晓得迟了。急忙修好密书，投递萨摩王，说明自己与陈东，皆被宗宪所赚，悔之无及，今反自相残杀，势孤力穷，请王速发大兵，前来相救，事尚可图等语。当下遣偏裨辛五郎，赍书潜往，谁知早被胡宗宪料着，遣参将卢镗，守候途中，辛五郎适与相遇，无兵无械，被卢镗手到擒来。徐海尚眼巴巴的望着倭兵，忽有党羽来报，赵文华已调兵六千，与总兵俞大猷，直趋沈庄来了。徐海忙了手脚，忙令手下掘堑筑栅，为自守计。文华所调兵士，先到庄前，望见守御甚固，一时不敢猛攻，只在栅外鼓噪。文华无用，连他所调兵士，也是这般。幸俞大猷从海盐进攻，竟从东庄后面，乘虚攻入。徐海不及防备，只好弃寨逃命，一直奔至梁庄，官军从后追击，巧值大风卷地，乘风纵火，把徐海手下的贼众，烧毙大半。徐海逃了一程，前面适阻着一河，无路可奔，没奈何投入水中，官兵内有认识徐海的，大声呼道："不要纵逃贼首徐海，他已入水去了。"徐海方在凫水，听着此语，忙钻入水底，有善泅水的官兵，抢先入水，纷纷捞捉。此时残寇败众，陆续投水，横尸满河，打捞费事，等到捉着徐海，已是鼻息全无，魂灵儿早入水府去了。徐海已死，立即枭首，只翠翘、绿珠两美女，查无下落，大约在东沈庄中，已经毙命。倒是同命鸳鸯。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东沈庄已破，西沈庄亦立足不住，陈东余党，相率逃散，赵文华等奏称大捷。世宗命械系首恶，入京正法，文华乘此入朝，押解陈东、麻叶，到了京师，行献俘礼，陈东、麻叶磔死。加授文华为少保，宗宪为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锦衣千户，余将升赏有差。只阮鹗未曾提起。文华得此厚赏，又跑至严府叩谢，所有馈遗，比前次更加一倍，严嵩夫妇，倒也欢喜得很。独世蕃满怀奢望，闻得文华满载而归，料有加重的馈遗，文华恰知他生性最贪，平常物件，不必送去，独用了黄白金丝，穿成幕帐一顶，赠与世蕃，又用上好的珍珠，串合拢来，结成宝髻二十七枚，赠与世蕃的姬妾。原来世蕃贪淫好色，平时闻有美姝，定要弄她到手，所有爱妾，共得二十七人，几似天子二十七世妇。侍婢不计其数。这二十七位如夫人，个个享受荣华，鲜衣美食，寻常珍奇玩好，不足邀她一顾，此次文华还京，除馈献严嵩夫妇父子外，连他二十七个宠姬，都一一馈赠宝髻，在文华的意思，也算是不惜金钱，面面顾到，确是阔绰。哪知这种姬妾，瞧着宝髻，竟视作普通首饰，没有什么希罕。世蕃见了金丝幕帐，也是作这般想，心上很是不足，只因不便讨添，勉强收受罢了。惟文华既得帝宠，一时的权位，几与严嵩相等，他暗想所有富贵，全仗严家提拔，自古说道盛极必衰，严氏倘若势倒，势

必同归于尽。谁知自己势倒，比严氏还早。况且馈遗严氏珍物，共值数万金，世蕃对着自己，并不道谢，反装出一副懊恼的形容，长此过去，怕难为继，不如另结主知，免得受制严门。计非不是，其如弄巧反拙何？计划已定，遂一心一意的等候时机。

一日，至严嵩府第，直入书斋，只见严嵩兀坐小饮，文华行过了礼，便笑说道："义父何为独酌？莫非效李白举杯邀影么？"严嵩道："我哪里有此雅兴？年已老了，发都白了，现幸有人，传授我药酒方一纸，据言常饮此酒，可得长生，我照方服了数月，还有效验，所以在此独酌哩。"文华道："有这等妙酒，儿子也要试服，可否将原方借抄一纸。"严嵩道："这也甚便，有何不可？"即命家人将原方检抄一份，给与文华。文华拜别自去。到了次日，便密奏世宗，言："臣有仙授药酒方一纸，闻说依方常服，可以长生不老。大学士严嵩，试饮一年，很觉有效，臣近日才知，不敢自私，谨将原方录呈，请皇上如法试服，当可延年。"有翼能飞，便相啄母，奸人之不足恃如此。世宗览疏毕，便道："严嵩有此秘方，未尝录呈，可见人心是难料呢。今文华独来奏朕，倒还有些忠心。"当下配药制酒，自不消说。

惟内侍闻世宗言，暗中将原疏偷出，报告严嵩，嵩不禁大怒，立命家人往召文华，不一时，已将文华传到。文华见了严嵩，看他怒容满面，心中一跳，连忙施礼请安。严嵩叱道："你向我行什么礼？我一手提拔你起来，不料你同枭獍，竟要坑死我么？"急得文华冷汗遍身，战兢兢的答道："儿，儿子怎敢！"丑态如绘。严嵩冷笑道："你还要狡赖么？你在皇上面前，献着何物？"文华支吾道："没，没有什么进献。"严嵩更不答语，取出袖中一纸，径向文华掷去。文华忙接过一瞧，乃是一张奏折，从头看去，不是别样文字，就是密奏仙方的原疏。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面如土色，只好双膝跪地，磕头似捣蒜一般。严嵩厉声道："你可知罪么？"文华嗫嚅道："儿子知罪，求义父息怒！"嵩复道："哪个是你的义父！"文华尚是叩头，嵩顾着家人道："快将这畜生拖出去！我的座前，不配畜生跪伏！"连跪伏尚且不许，严家之威焰可知。家人听着此语，还有什么容情，当有两人过来，把文华拉出相府。

文华回到私第，左思右想，无法可施，可怜他食不得安，夜不得眠。到了次日，天明即起，早餐才毕，盘算了许多时，方命舆夫整车，怏怏的登车而行，舆夫问往何处？文华才说是快往严府。须臾即至，由文华亲自投刺，门上的豪奴，煞是势利，看见文华，故意不睬。文华只

好低心下气，求他通报。门奴道："相爷有命，今日无论何人，一概挡驾。"文华道："相爷既如此说，烦你入报公子。"门奴道："公子未曾起来。"想与二十七姬共做好梦哩。文华一想，这且如何是好，猛然记起一人，便问道："萼山先生在府么？"门奴答道："我也不晓得他。"文华便悄悄的取出一银包，递与门奴，并说了无数好话，门奴方才进去。转瞬间便即出来，说是萼山先生有请，文华才得入内。看官！你道这萼山先生是何人？他是严府家奴的头目，呼作严年，号为萼山，内外官僚，夤缘严府，都由严年经手，因此人人敬畏，统称他为萼山先生。文华出入严府，所有馈遗，当然另送一份。此时彼此相见，文华格外客气，与严年行宾主礼，严年佯为谦恭，互相逊让一回，方分坐左右。一个失势的义儿，不及得势的豪奴。文华便问起严嵩父子。严年摇首道："赵少保！你也太负心了。该骂。相爷恨你得很，不要再见你面，就是我家公子，也与你有些宿嫌，暗应上文。恐此事未便转圜哩。"文华道："萼山先生！你无事不可挽回，此次总要请你斡旋，兄弟自然感激。"与家奴称兄道弟，丢尽廉耻。严年犹有难色，经文华与他附耳数语，才蒙点首。用一蒙字妙。时已晌午，严年方入报世蕃，好一歇，这一歇时，未知文华如何难过。始出来招呼文华。文华趋入，世蕃一见，便冷笑道："吾兄来此何为？想是急时抱佛脚呢。"文华明知他语中带刺，但事到其间，无可奈何，只好高拱手，低作揖，再三告罪，再四哀恳，世蕃才淡淡的答应道："我去禀知母亲，瞧着机缘，当来报知。"文华乃去。

过了两三日，不见世蕃动静，再去谒候，未得会面。又越两日，仍无消息，但闻严嵩休沐，料此日出入严府，定必多人，他也不带随役，独行至严府内，冲门直入。门役已屡受馈金，却也不去拦阻。到了大厅外面，停住脚步，暗从轩棂中探望，遥见严嵩夫妇，高坐上面，一班干儿子及世蕃，侍坐两旁，统在厅中畅饮，笑语声喧；正在望得眼热，忽见严年出来，慌忙相迎。严年低语道："公子已禀过太夫人了，太夫人正盼望你呢！"文华即欲趋入，严年道："且慢！待我先去暗报。"言毕自去。文华侧耳听着，又阅半晌，方闻嵩妻欧阳氏道："今日阖座欢饮，大众都至，只少一个文华。"嗣又由严嵩接口道："这个负心贼，还说他什么？"从文华耳中听出，叙次甚妙。文华心中一跳，又在棂隙中偷瞧，见严嵩虽如此说，恰还没甚怒容，随又听得欧阳氏道："文华前次，原是一时冒失，但俗语说得好：'宰相肚里好撑船，'相公何必常念旧恶呢。"接连是严嵩笑了一声。这时候的赵文华，料知机会可乘，也不及待严年回报，竟大着胆闯将进去；走至严嵩席前，伏地涕泣。严嵩正欲再责，偏是欧阳夫人，已令家婢执着盃箸，添置席上，并叫起文华，入座饮酒，一面劝慰道："教你后来改过，相公当不复计较了。"文

华叩谢而起，方走至坐位前，勉饮数巡。这番列座，趣味如何？未几酒阑席散，文华待外客谢别，方敢告辞。犹幸严嵩不甚诃责。总算放心归去。哪知内旨传来，令他督建正阳门楼，限两日竣工，文华又不免慌张起来。正是：

相府乞怜才脱罪，皇城限筑又罹忧。

欲知文华何故慌张，容待下回分解。

胡宗宪用谋赚盗，计划层出不穷，颇得孙吴三昧，徐海、陈东、麻叶，俱因此致戮，不得谓非宗宪之功。惟阿附赵文华，掠夺张经战绩，致为士论所不齿，可见有才尤须有德，才足办盗，而德不足以济之，终致身名两败，此君子之所以重大防也。文华患得患失，心愈苦，计愈左，纳宝髻反结怨世蕃，献酒方即得罪严嵩，彼岂竟顾前忘后，卤莽行事者？盖缘势利之见，横亘方寸，当其纳宝髻时，心目中只有严嵩，不遑计及世蕃，及献药方时，心目中只有世宗，不遑顾及严嵩，卒之左支右绌，处处受亏，所谓心劳日拙者非耶？一经作者演述，愈觉当日情形，跃然纸上。

第六十六回　汪寇目中计遭诛　尚美人更衣侍寝

却说嘉靖三十六年四月间，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偶然失火，损失甚巨，世宗下诏引咎，修斋五日。嗣用术士言，拟速建正阳门楼，作为厌禳。文华职任工部，无可推诿，奈朝旨命他两日竣工，一时仓猝，哪里办得成就，因此慌张起来。当下鸠工赶筑，早夜不绝，偏是光阴易过，倏忽间过了两天，门楼只筑成一半。适严嵩入直，世宗与语道："朕令文华督造门楼，兴工两日，只筑一半，如何这般懈弛，敢是藐朕不成？"嵩复奏道："文华自南征以来，触暑致疾，至今未愈，想是因此延期，并非敢违慢圣旨呢。"也算回护文华。世宗默然不答。嵩退直后，即饬世蕃报知文华，令他见几引疾，免得遭谴。文华自然遵行，拜疏上去，当由世宗亲自批答，令他回籍休养。文华接旨，只好收拾行装，谢别严府。欧阳夫人，尚是怜他，命他留住数日，文华也就此留京，意中还望复职。适世宗斋祀，停进封章，文华令荫子怿思，文华宗宪子，各任锦衣千户，已见上回。请假宫中，说是送父启程，无非望世宗再行留他。不料有旨传下，竟斥怿思顾家忘国，着即戍边；文华意存尝试，目无君上，应削职为民。又是弄巧成拙。文华见了此旨，不由的涕泪交流，形神俱丧，又经父子泣别，愁上加愁，没奈何带着家眷，雇舟南下。他平时本有盅疾。遇着这番挫折，正是有生以来第一种失意事，哪得不故疾复发。一夕，忽胀闷异常，用手摩腹，扑的一声，腹竟破裂，肠出而死。想是中饱太多，致此孽报。所有娇妻美妾，扶丧归去，把从前富贵荣华，都付作泡影了。

且说胡宗宪闻文华罢归，失了内援，心中未免懊怅，所应剿的海寇，虽已除了徐海、陈东诸人，尚有汪直未死，仍然纵横海上。宗宪与汪直，同系徽人，直为海寇，母妻未曾带去，被拘狱中，宗宪令同乡士卒，至徽州释直母妻，迎至杭州，馆待甚厚，且亲去慰问一次，嘱他母妻致书招直。直得家书，才知家属无恙，意颇感动。宗宪又遣宁波诸生蒋洲往说汪直，直喟然道："徐海、陈东、麻叶三人，统死在胡督手中，我难道也自去寻死么？"蒋洲道："此言错了。徐海、陈东等人，与胡督并非同乡，所以为国除害，不得不尔。君与他同籍徽州，应有特别情谊。现在足下宝眷，俱在杭州，一切衣食，统由胡总督发给，足下试思！若非念着乡亲，肯这般优待么？"直复道："据你说来，胡督真无意害我么？"蒋洲道："非但无意害君，还要替君保奏。"直踌躇半晌，方

道："既如此，你且先去！我便率众来降了。"洲遂与他约期而别，返报宗宪，据事陈明！宗宪大喜，谁知待了数日，毫无影响。巡按周斯盛，入语宗宪道："此必汪直诈计，蒋洲被贼所绐，反来诳报，也不能无罪呢。"当下将蒋洲系狱。洲复追述宣谕始末，并言汪直为人，粗鲁豪爽，不致无故失约，此次愆期，或为逆风所阻，亦未可知。供簿才毕，外面有骑卒禀报，称是："舟山岛外，有海船数艘，内有寇众多人，头目便是汪直，他虽说是来降，沿海将吏，因他人多滋疑，已经戒备，只禀大帅，如何处置便了。"宗宪道："他既愿来投诚，何必疑他？"当与周斯盛商议，仍拟遣蒋洲招直。斯盛尚恐蒋洲难恃，请另遣别人。宗宪乃将蒋洲还系，蒋洲系狱，由斯盛一言，蒋洲得生，亦由斯盛一言，乃知塞翁失马，未始非福。另遣指挥夏正，往招汪直。直见将吏戒严，未免心慌，当问夏正道："蒋先生何故不来？"夏正道："蒋先生适有别遣，无暇到此。"汪直道："胡督疑我误期么？我因中道遇风，舟为所损，还易他舟，所以误期。"夏正道："胡督心性坦白，断不致疑。"直终未信，只遣养子王滶，随夏正见宗宪。宗宪问直何为未至？王滶道："我等好意投诚，乃闻盛兵相待，莫怪令人滋疑了。"宗宪解谕再三，王滶乃道："汪头目极愿谒见大帅，奈被左右阻住，如蒙大帅诚意招待，可否令一贵官同去。易我头目上来，以便推诚相见。"宗宪道："这也何妨。"仍着夏指挥同行便了。夏正奉命，只好再与王滶同往，当由王滶留住舟中，一面请汪直登岸，去见宗宪。宗宪居然开门相迎，直入门请罪，跪将下去。宗宪忙亲自扶起，笑说道："彼此同乡，不啻弟兄，何必客气。"遂邀他坐了客位。直既坐定，慨然道："大帅不记前非，招我至此，身非木石，宁有不感激隆情？此后当肃清海波，借赎前罪。"宗宪道："老兄敢战有为，他日为国家出力，分土酬庸，爵位当在我辈之上。"直大喜道："这全仗大帅提拔呢。"宗宪遂盛筵相待，一面令麾下发给蔬米酒肉，送与直舟，即派夏正为东道主，款待舟中党目。直此时已喜出望外，感激十分，筵宴既罢，留直住居客馆，命文牍员缮好奏疏，请赦汪直前罪，即日拜发出去。

过了数天，复旨已到，由宗宪展开恭读，不禁皱起眉来，原来复旨所称："汪直系海上元凶，万难肆赦，即命就地正法"云云。宗宪一想："这事如何了得，但朝旨难违，只好将直枭首，夏指挥的生死，当然不能兼顾了。"随即不动声色，即日置酒，邀汪直入饮。酒至数巡，宗宪拱手道："我日前保奏足下，今日朝旨已转，足下当高升了。"直才说了"感谢"二字，但见两旁的便门齐辟，拥出无数持刀佩剑的甲士，站立左右，汪直甚为惊异。宗宪高声语直道："请足下跪听朝旨。"直无奈离座，当由宗宪上立，直跪在下面，宗宪依旨朗读，念到"就地正法"四

字，即有甲士上前，竟将直捆绑起来。直厉声道："胡宗宪！胡宗宪！我原说你靠不住，不料又堕你计，你真刁狡得很！"骂亦无益。宗宪道："这恰要你原谅，奏稿具在，不妨检与你看。"直恨恨道："还要看什么奏稿，总之要我死罢了。"宗宪也不与多辩，当命刀斧手百名，将汪直推出辕门，号炮一声，直首落地。这信传到直舟，那班杀人不眨眼的党目，个个气冲牛斗，立把夏正拿下，你一刀，我一剑，剁作肉泥，无端为汪直偿命，这是宗宪误人处。当即扬帆自去。党众尚有三千人，仍然联络倭寇，到处流劫，宗宪也不去追击。夏正死不瞑目。竟奏称巨憝就诛，荡平海寇等语。世宗大悦，封宗宪为太子太保，余皆迁赏有差，这且慢表。

且说世宗闻外寇渐平，正好专心斋醮，且云："叛恶就擒，统是鬼神有灵，隐降诛殛。"因此归功陶仲文，加封为恭诚伯。惟紫府宣忠高士段朝用，伪谋被泄，下狱诛死。朝用由郭勋进身，勋已早死，朝用何能长生？一面命翰林院侍读严讷，修撰李春芳等，并为翰林学士，入直西内，代撰青词。内外臣工，统是揣摩迎合，阴图邀宠。徽王载㦸，系英宗第九子见沛曾孙，承袭祖荫，嗣封钧州。他父厚爝，素与陶仲文结交，仲文称他忠敬奉道，得封真人，颁给金印。藩王加封真人，古今罕闻。厚爝死后，载㦸嗣爵，奉道贡媚，世宗仍命佩真人印。时有南阳方士梁高辅，年逾八十，须眉皓白，两手指甲，各长五六寸，自言能导引服食，吐故纳新。载㦸遂请他入邸，虔求指教。高辅慨然应允，除面授吐导外，再替他修合妙药。看官！你道他药中用着何物？据《明史杂闻》上记及，是用童女七七四十九人，第一次天癸，露晒多年，精心炼制，然后可服。服食后，便有一种奇效，一夕可御十女，恣战不疲，并云："可长生不死，与地仙无异。"原来是一种春药。载㦸依法服食，即与妃嫔等实地试验，果然忍久耐战，与前此大不相同。他恰不敢蔽贤，遂通书仲文，请为高辅介绍，荐奉世宗，世宗年已五十，精力漫衰，后宫嫔御，尚有数十，靠了一个老头儿，哪里能遍承雨露，免不得背地怨言，世宗也自觉抱歉，就使微有所闻，也只好含忍过去。此次由仲文荐入高辅，传授婴儿姹女的奇术，并彭祖、容成的遗方，一经服习，居然与壮年一般，每夕能御数妃，喜得世宗欣幸过望，立授高辅为通妙散人，且因载㦸荐贤有功，加封为忠孝真人。载㦸益自恣肆，擅坏民屋，作台榭苑囿，杖杀谏官王章，又微服游玩扬州，被巡兵拘住，羁留三月，潜行脱归，暗中却贻书高辅，托词借贷，私索贿赂，高辅搁置不报。载㦸待了多日，未得复音，再拟发书诘责，凑巧高辅有信寄

到，总道是有求即应，惠我好音，谁知展书一瞧，并没有什么财帛，载在书中，只说是皇上需药，一时不及提炼，忆尊处尚有余药，特遣人走取云云。那时载坨不禁大愤，勃然说道："兀那负心人，不有本藩，何有今日？我欲求他，他绝不提起，他欲求我，我还要答应他么？"当下复绝来使，只说是存药已罄，无从应命。来使去后，恰着人赍药入京，给与陶仲文，托他权词入献。你不送去也罢了，偏要多一周折，真是弄巧反拙了。高辅闻知此事，很是忿恨，便入奏世宗，把载坨在邸不法事，和盘说出。未免负心。世宗即隐遣中官密访，至中官还奏，所有高辅奏请的事情，语语是实。并说载坨诈称张世德，自往南京，强购民女等因，于是世宗震怒，夺去载坨的真人印。陶仲文虽爱载坨，也不敢代为辩护。冤冤相凑，有南中民人耿安，叩阍诉冤，告称载坨夺女事，安知非梁高辅主使。当下遣官按治，复得实据，狱成具奏。有诏废载坨为庶人，幽锢凤阳。载坨悔恨交迫，竟尔投缳自尽，妃妾等亦皆从死，想是房术的感念。子女被徙开封，徽王宗祀，从此中绝了。

载坨既死，世宗益宠信梁高辅。高辅为帝合药，格外忠勤，且选女八岁至十四岁的凡三百人，入宫豢养，待他天癸一至，即取作药水，合入药中。由高辅取一美名，叫作先天丹铅。嗣又选入十岁左右的女子，共一百六十人，大约也是前次的命意。这四五百童女，闲居无事，或充醮坛役使，或司西内供奉。内中有个姓尚的女子，年仅十三，秀外慧中，选值西内，一夕黄昏，世宗坐诵经偈，运手击磬，忽觉困倦起来，打了一个磕睡，把击磬的槌，误敲他处，诸侍女统低头站着，不及瞧见，就使瞧着了他，也不敢发声。独尚女失声大笑，这一笑惊动天颜，不禁张目四顾，眼光所射，正注到尚女面上，梨涡半晕，尚带笑痕，本拟疾声呵叱，偏被她一种憨态，映入眼波，不知不觉的消了怒气，仍然回首看经。可奈情魔一扰，心中竟忐忑不定，只瞳神儿也不由自主，只想去顾尚女。尚女先带笑靥，后带怯容，嗣又俯首弄带，越显出一副娇痴情状。灯光下看美人，愈形其美。世宗越瞧越爱，越爱越怜，那时还有什么心思念经？竟信口叫她过来，一面令各侍女退出。各侍女奉旨退班，多半为尚女捏一把汗，偏这世宗叫过尚女，略问她履历数语，便掷去磬棰，顺手牵住尚女，令坐膝上。尚女不敢遽就，又不敢竟却，谁意世宗竟拢她笑靥，硬与她亲一个吻。想是甘美异常，比天癸还要可口。尚女急摆脱帝手，立起身来，世宗岂肯放过，复将她纤腕携住，扯入内寝。当下服了仙药，霎时间热气满腹，阳道勃兴，看官！你

想此时的尚女，还从哪里逃避？只好听世宗脱衣解带，同上阳台；但嫩蕊微苞，遽被捣破，这尚女如何禁当得起？既不敢啼，又不敢叫，没奈何啮齿忍受。此时恐笑不出来。世宗亦格外爱怜，留些不尽的余地，偏是药性已发，欲罢不能，一时间狂荡起来，尚女无法可施，只得在枕畔哀求。毕竟皇恩隆重，不为已甚，勉强停住云雨，着衣下床，出令内侍宣召庄妃。庄妃事在此处插入，销纳无痕。庄妃姓王，从丹徒徙居金陵，由南都官吏选入，初未得宠，寂寞深宫，未免伤怀。她却幼慧能诗，吟成宫词数律，借遣愁衷。适被世宗闻知，因才怜色，遂召入御寝，春宵一度，其乐融融，遂册为庄妃。嗣加封贵妃，主仁寿宫事。先是方后崩后，应五十九回。正宫虚位，世宗属意庄妃，陶仲文窥知上意，暗向庄妃索赂，当为援助。偏偏庄妃不与，仲文因此怀恨，遂上言帝命只可特尊，不应他人敌体。世宗本信重仲文，况连立三后，依然中绝，想是命数使然，不便强为，遂将立后事搁起不提。惟宠爱庄妃，不让中宫，此番宣召，实是令她瓜代的意思。待至庄妃召至，尚女已起身别去，世宗也不遑与庄妃谈论，便令她卸妆侍寝，续梦高唐。庄妃年逾花信，正是婪尾春风，天子多情，佳人擅宠，恰似一对好凤凰，演出两度风流事，这且不必琐述。已不免琐述了。越两宿，世宗复召幸尚女，尚女还是心惊，推了片时，无法违旨，只好再去领赐。不意此夕承欢，迥殊前夕，始尚不免惊惶，后竟觉得畅快，一宵欢爱，笔难尽描。世宗称她为尚美人，后复册封寿妃。又要大笑了。正在老夫少妻，如胶如漆的时候，忽有一内监趋入，呈上一幅罗巾，巾上有无数血痕，由世宗模模糊糊的，细览一番，方辨出一首七言的律句来。其诗道：

闷倚雕栏强笑歌，娇姿无力怯宫罗。

欲将旧恨题红叶，只恐新愁上翠蛾。

雨过玉阶天色净，风吹金锁夜凉多。

从来不识君王面，弃置其如薄命何？

世宗阅罢，不禁流下泪来，究竟此诗为谁氏所作，且看下回表明。

明有两汪直，一为宫役，一为海寇，两人以直为名，非但不足副实，且皆为罪不容死之徒。然彼此互较，吾宁取为海寇之汪直。直亡命有年，顾闻母妻之居养杭州，即有心归顺，似尚不失为孝义。后与蒋洲约降，中途遇风，仍易舟而来，其守信又可概见。宗宪为之保奏，使之清海自赎，亦一时权宜之

计，明廷不察，必令诛戮降附，绝人自新之路，且使被质之夏正，为所支解，吾不禁为汪直呼冤，吾又不禁为夏正呼冤也。世宗有意修醮，乃好杀如彼，而好仙又如此，方士杂进，房术复兴，清心寡欲者，固如是乎？况年逾五十，竟逼十三龄之女子，与之侍寝，当时只图色欲，不计年龄，其后不肇武墨之祸者，犹其幸尔。或谓尚美人不见史传，或系子虚，然稗乘中固明载其事，夫庄妃且不载正传，况尚美人乎？史笔多从阙略，得此书以补入之，亦束晰补亡之遗义也。

第六十七回　海刚峰刚方绝俗　邹应龙应梦劾奸

却说世宗看罢血诗，不禁流泪。这血诗系宫人张氏所作，张氏才色俱优，入宫时即蒙召幸，但性格未免骄傲，平时恃着才貌，不肯阿顺世宗，当夕数次，即致失宠。秋扇轻捐，人主常态。嗣是禁匿冷宫，抑郁成疾，呕血数月，夭瘵而亡。未死前数日，便将呕出的余血，染指成诗，书就罗巾上面，系着腰间。明代后宫故例，蒙幸的宫人，得病身亡，小敛时必留身边遗物，呈献皇上，作为纪念。张氏死后，宫监照着老例，取了罗巾，赍呈世宗。世宗未免有情，哪得不触起伤感？当下便诘责宫监，何不早闻？宫监跪奏道："奴婢等未曾奉旨，何敢冒昧上渎？"这语并未说错。世宗闻言，不觉变悲为怒，斥他挺撞，喝令左右将他拿下，一面趋出西内，亲自去看张氏。但见她玉骨如柴，银眸半启，直挺挺的僵卧榻上，不由的叹息道："朕负你了。"说毕，揾着两行泪珠，叱将内侍撵出数人，与前时拿下的宫监，一同加杖。有几个负痛不起，竟致毙命，这且休表。

且说前锦衣卫经历沈炼，因劾奏严嵩，谪戍保安，炼独赴戍所，应六十二回。里中父老，闻悉得罪原因，共为扼腕，遂辟馆居炼，竟遣子弟就学。炼谆谆教诲，每勖生徒以忠孝大节，及严嵩父子作奸罔上等情，塞上人素来戆直，既闻炼语，交口骂嵩，且缚草为人像，一书李林甫，一书秦桧，一书严嵩，用箭攒射，拍手称快。炼或单骑游居庸关，登山遥望，往往戟手南指，詈嵩不已，甚至痛哭乃归。嫉恶太严，亦是取死之道。这事传达京师，嵩父子切齿痛恨。适宣府巡按路楷，及总督杨顺，统系嵩党，世蕃遂嘱使除炼。路、杨两人，自然奉命惟谨。会蔚州获住妖人阎浩，连坐颇众，杨顺语路楷道："此番可以报严公子了。"路楷道："莫非将炼名窜入么？"一吹一唱，确是同调。杨顺点头，遂诬炼勾通妖人，意图不轨。奏牍上去。内有严嵩主持，还有什么不准。即日批复，着令就地正法。杨顺便命缚炼，牵入市中，将他斩首，籍没家产。嵩给顺一子锦衣千户，楷擢太常卿，顺意尚未足，怏怏道："严公不加厚赏，难道心尚未惬么？"复将炼子襄、衮、褒三人，一同系狱。衮，褒不堪遭虐，先后致死。襄发戍极边。

未几，有鞑妇桃松寨，叩关请降，当由杨顺传入，桃松寨以外，尚有头目一人。桃松寨自言，系俺答子辛爱妾，受夫荼毒，因此来归。顺

不及细讯，即将两人送入京师。其实两人是一对露水夫妻，恐被辛爱察出，或至丧命，所以同来降顺。辛爱遣使索妾，为顺所拒，遂集众二十万，入雁门塞，连破应州四十余堡，进掠大同，围右卫数匝。杨顺大恐，只得致书辛爱，愿送还桃松寨，乞令缓兵。一面申奏朝廷，诡言辛爱款关，愿以叛人邱富等，易还桃松寨，奏下兵部复讯。尚书许论，请如顺议，乃绐桃松寨出塞，使杨顺阴告辛爱。辛爱捕戮桃松寨，仍然围攻大同右卫，且分兵犯宣、蓟，顺又大惧，贿巡按路楷七千金，求为掩蔽。楷爱财如命，自然代他遮瞒。可奈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杨、路交蔽的情形，渐被给事中吴顺来察觉，抗疏并劾。世宗方怒顺召寇，见了此奏，立命逮顺及楷下狱。兵部尚书许论，亦连坐罢官，另简杨博为兵部尚书。廷议以博素知兵，欲御北寇，非博不办，乃命博出督宣、大军务。博驰檄各镇，谕诸帅克日会集，同仇御侮。辛爱闻知此信，引兵径去。博抵大同，励生恤死，筑堡浚濠，边境以固，寇不敢近。已而辛爱复号召诸部，入寇滦河，蓟辽总督王忬，发兵防剿，号令数易，遂致失利，寇大掠而去。

先是杨继盛冤死，王忬令子世贞，代为治丧，且作诗哀吊，暗刺严嵩，嵩因此恨忬。忬有古画一幅，为世蕃所闻，遣人丐取，得画而归。嗣因画系赝鼎，料知为忬所欺，心益不平。全是私意。至是滦河闻警，震动京师。都御史鄢懋卿，密承嵩嘱，令御史王渐、方辂等，交章劾忬，说他纵寇殃民，遂由嵩拟旨逮问，锻炼成狱，竟罹大辟。嵩以鄢懋卿构死王忬，得泄隐恨，意欲把他升官，作为酬报。适盐课短绌，遂乘机保荐懋卿，极称他熟悉鹾政，可为总理。世宗立即允准，特命懋卿总督全国盐运。明制分设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运司，各专责成，运司以上，无人统辖。懋卿总理盐政，乃是当时特设，格外郑重。自奉命出都后，挈着家眷，巡查各区，沿途市权纳贿，势焰熏天，所有仪仗，非常烜赫，前呼后拥，原不必说，惟后面又有五彩舆一乘，用十二个大脚妇女，充作舆夫，舆中坐着一位半老徐娘，金翠盈头，罗绮遍体，俊目四顾，旁若无人，这人不必细猜，料应是总理盐政鄢懋卿的妻室。抬出乃夫的官衔，不啻出丧时的铭旌。彩舆以后，又有蓝舆数十乘，无非是粉白黛绿，鄢氏美姬。一日不可无此。每至一处，无论抚按州县，无不恭迎，供张以外，还要贿送金钱，才得懋卿欢心。及巡至两浙，道出淳安，距城数里，并不见有人迎接，复行里许，才见有两人彳亍前来，前面的衣服褴缕，仿佛是一个丐卒，后面同行的，虽然穿着袍服，恰也敝旧得很，几似边远的驿丞模样。未述姓氏，先叙服色，仍是倒戟而出之法。两人走近舆旁，前后互易，由敝袍旧服的苦官儿，上前参谒。懋卿正在动怒，不由的厉声道："来者何人？"那人毫不畏怯，正色答

道："小官便是海瑞。"久仰大名。懋卿用鼻一哼，佯作疑问道："淳安知县，到哪里去，乃令汝来见我。"海瑞复朗声道："小官便是淳安知县。"懋卿道："你便是淳安知县么？为何不坐一舆，自失官体？"海瑞道："小官愚昧，只知治理百姓，百姓安了，便自以为幸全官体。今蒙大人训诲，殊为不解。"驳得有理。懋卿道："淳安的百姓，都亏你一人治安吗？"当头一棒。险恶之甚。海瑞道："这是朝廷恩德，抚按规为，小官奉命而行，何功足录？惟淳安是一瘠县，并且屡遭倭患，凋敝不堪，小官不忍扰民，为此减役免舆，伏求大人原谅！"懋卿无言可责，只好忍住了气，勉强与语道："我奉命来此，应借贵署权住一宵！"海瑞道："这是小官理应奉迎。但县小民贫，供帐简薄，幸大人特别宽宥哩！"懋卿默然。当由海瑞前导，引入县署。瑞自充差役，令妻女充作仆婢，茶饭酒肉以外，没有什么供品。懋卿已怀着一肚子气，更兼那妻妾等人，都是骄侈成习，口餍膏粱，暗中各骂着混帐知县，毫没道理。懋卿反劝慰道："今日若同他使气，反似量小难容，将来总好同他算帐。我闻他自号刚峰，撞在老夫手中，无论如何刚硬，管教他销灭净尽呢。"海瑞别号，乘便带出。当下在淳安挨过一宿，翌日早起，便悻悻然登程去了。过了月余，海瑞在署中接到京信，闻被巡盐御史袁淳所劾，有诏夺职。海瑞坦然道："我早知得罪鄢氏，已把此官付诸度外，彭泽归来，流芳千古，我还要感谢鄢公呢！"言下超然。便即缴还县印，自归琼山去了。海瑞以外，尚有慈溪知县霍与瑕，亦因清鲠不屈，忤了懋卿，一同免官。懋卿巡查已毕，饬加盐课，每岁增四十余万，朝旨很是嘉奖。懋卿得了重赂，自然与严家父子一半平分。南京御史林润，劾他贪冒五罪，留中不报。不加罪于林润，暗中已仗徐阶。

是时严嵩父子，权倾中外，所有热中士人，无不夤缘奔走，趋附豪门，独有翰林院待诏文征明，狷介自爱，杜绝势交。世蕃屡致书相招，终不见答。征明原名文璧，后来以字为名，能文工绘，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三人，同籍吴中，号为吴中四才子。祝允明别号枝山，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徐祯卿字昌穀，三人皆登科第，文采齐名。祝善书，唐善画，徐善诗，放诞风流，不慕荣利，惟征明较为通融。世宗初年，以贡生诣吏部应试，得授翰林院待诏，预修武宗实录，既而乞归，张璁、杨一清等，俱欲延致幕下，一律谢绝。四方乞求征明书画，接踵到来，征明择人而施，遇着权豪贵阀，概不从命，因此声名愈盛。叙入吴中四子，于征明独有褒辞，是谓行文不苟。就是外国使臣，过他里门，亦低徊思慕，景仰高踪。严嵩父子，夙加器重，奸人亦爱高士，却也奇怪。至屡招不往，世蕃遂欲设法陷害。可谓险毒。可巧嵩妻欧阳氏患起病来，一时不及兼顾，只好把文征明事，暂且搁起。

欧阳氏为世蕃生母，治家颇有法度。尝见严嵩贪心不足，颇以为非，每婉言进谏道："相公不记钤山堂二十年清寂么？"看官听着！这钤山堂，系严嵩少时的读书堂，嵩举进士后，未得贵显，仍然清苦异常，闭户自处，读书消遣，著有《钤山堂文集》，颇为士林传诵。当时布衣蔬食，并不敢有意外妄想，及躐入仕途，性情改变，所以欧阳氏引作规诫。不没善言。嵩未尝不知自愧，可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已习成贪诈，就使床第中言，也是不易入耳。欧阳氏见嵩不从，复去训斥世蕃，世蕃似父不似母，闻着母教，亦当作耳边风一般，平时征歌选色，呼类引朋，成为常事；惟一经欧阳氏瞧着，究属有些顾忌，不敢公然纵肆。至欧阳氏病殁，世蕃当护丧归籍，嵩上言臣只一子，乞留京侍养，请令孙鹄代行。世宗准奏，于是世蕃大肆佚乐，除流连声色外，尚是干预朝事。惟名为居丧，究未便出入朝房，代父主议。嵩年已衰迈，时常记忆不灵，诸司遇事请裁，尝答道："何不与小儿商议？"或竟云："且决诸东楼。"东楼便是世蕃别字。可奈世蕃身在苫块，心在娇娃，自母氏殁后，不到数月，复添了美妾数人，麻衣缟袂中，映着绿鬓红颜，愈觉俏丽动人。欲要俏，须带三分孝。那时衔哀取乐，易悲为欢，每遇朝臣往商，辄屏诸门外；至严嵩飞札走问，他正与狎客侍姬，酣歌狂饮，还有什么闲工夫，去议国家重事；就使草草应答，也是模糊了事，毫不经心。从前御札下问，语多深奥，嵩尝瞠目不能解，惟经世蕃瞧着，往往十知八九，逐条奏对，悉当上意。又阴结内侍，纤悉驰报，报必重赏，所以内外情事，无不闻知。迎合上意，赖有此尔。此次世蕃居丧，专图肉欲，所有代拟奏对，多半隔膜，有时严嵩迫不及待，或权词裁答，往往语带模棱，甚至前言后语，两不相符，世宗渐渐不悦；嗣闻世蕃在家淫纵，更加拂意。

适值方士蓝道行，以扶乩得幸，预示祸福，语多奇中，世宗信以为神。一日，又召道行扶乩，请乩仙降坛，问及长生修养的诀门。乩笔写了数语，无非是清心养性，恭默无为等语。世宗又问现在辅臣，何人最贤？乩笔又迅书道："分宜父子，奸险弄权，大蠹不去，病国妨贤。"十六字胜于千百本奏章。世宗复问道："果如上仙所言，何不降灾诛殛？"乩笔亦随书道："留待皇帝正法。"妙。世宗心内一动，便不再问。究竟蓝道行扶乩示语，是否有真仙下降，小子无从证实，请看官自思罢了。不证实处，过于证实。

隔了数日，世宗所住的万寿宫，忽遇火灾，一时抢救不及，连乘舆服御等件，尽付灰烬，御驾只得移住玉熙宫。玉熙宫建筑古旧，规模狭隘，远不及万寿宫，世宗悒悒不乐，廷臣请还大内，又不见从。自杨金

英谋逆后，世宗迁出大内，故不愿还宫。严嵩请徙居南内，这南内是英宗幽居的区处。世宗生性，多忌讳，谨小节，览了嵩奏，怎得不恼，这也是严嵩晦运将至，故尔语言颠倒，屡失主欢。时礼部尚书徐阶，已升授大学士，与工部尚书雷礼，请重行营建，计月可成。世宗喜甚，即行许可。阶子璠为尚宝丞，兼工部主事，奉命督造，百日竣工。世宗心下大慰，即日徙居，自是军国大事，多谘徐阶，惟斋醮符箓等类，或尚及严嵩。言官见嵩失宠，遂欲乘机下石，扳倒这历年专政的大奸臣，御史邹应龙，尤具热诚。一夕，正拟具疏，暗念前时劾嵩得罪，已不乏人，此次将如何下笔？万一弹劾无效，转蹈危机，如何是好？想到此处，不觉心灰意懒，连身子也疲倦起来。忽有役夫入请道："马已备好，请大人出猎去。"应龙身不由主，竟离座出门，果然有一骏马，鞍鞯具备，当即纵身腾上，由役夫授与弓箭，纵辔奔驰，行了里许，多系生路，正在惊疑交集，蓦见前面有一大山，挡住去路，山上并无禽兔，只有巨石岩岩，似将搏人，他竟左手拔箭，右手拈弓，要射那块怪石，一连三箭，都未射着，免不得着急起来。忽闻东方有鸟鹊声，回头一望，见有丛林密荫，笼住小丘，仿佛一座楼台，参差掩映，写得逼真。他恰不管什么，又复拈弓搭箭，飕的射去，但听得豁喇一声，楼已崩倒。为这一响，不由的心中一跳，拭目再瞧，并没有什么山林，什么夫马，恰只有残灯闪闪，留置案上，自身仍坐在书室中，至此才觉是南柯一梦。迷离写来，令人不可端倪，直到此笔点醒，方见上文用笔之妙。是时谯楼更鼓，已闻三下，追忆梦境，如在目前，但不识主何吉凶，沉思一会，猛然醒悟道："欲射大山，不如先射东楼，东楼若倒，大山也不免摇动了。"解释真确，并非牵强。遂重复磨墨挥毫，缮成奏稿，即于次日拜发。小子曾记有古诗二语，可为严嵩父子作证。其诗道：

时来风送滕王阁，运退雷轰荐福碑。

欲知疏中如何劾奏，且待下回补录。

海瑞以刚直名，固明史中之所谓佼佼者，坊间小说，及梨园戏剧间，每演严嵩，必及海瑞，或且以严嵩之得除，由海瑞一人之力，是皆属后世之附会，不足采及。严氏专政，海瑞第宰淳安，即欲劾嵩，亦无从上奏。后人且于严嵩时间，窜入吕调阳、张居正等，与嵩为难，尤属盲说。惟鄢懋卿南下，道出淳安，瑞供帐简薄，抗言贫邑，不能容轩车，致为懋卿所嗛，嗾令巡盐御史袁淳，弹劾落职，是固备载史传，非子虚乌有之谈也。此外如蓝道行扶乩，邹应龙梦猎，俱见正史，亦非捏

造，惟一经妙笔演述，则触处成春，靡不豁目。中纳文征明一段，旁及吴中四才子，尤足为文献之征。史家耶？小说家耶？合而为一，亦足云豪矣。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却说御史邹应龙，因得了梦兆，专劾东楼，拜本上去，当由世宗展览，疏中略说：

> 世蕃凭借权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馈遗，每一开选，则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以致选法大坏，市道公行，群丑竞趋，索价转巨。如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一万二千金而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至于交通赃贿，为之通关节者，不下十余人，而伊子锦衣卫严鹄，中书严鸿，家奴严年，中书罗龙文为甚，即数人之中，严年尤为狡黠，世蕃委以腹心，诸鬻官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竞为媚奉，呼曰萼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等处，无虑数十所，而以恶仆严冬主之，押勒侵夺，怙势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尤有甚者，往岁世蕃遭母丧，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养，令其子鹄，代为扶榇南旋，世蕃名虽居忧，实系纵欲。狎客曲宴拥侍，姬妾屡舞高歌，日以继夕。至鹄本豚鼠无知，习闻赃秽，视祖母丧，有同奇货，骚扰道路，百计需索。其往返所经，诸司悉望风承色，郡邑为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民穷财尽，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贪婪无度，掊克日棘，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偿己买官之费，如此则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竭？天人灾警，安得不迭至？臣请斩世蕃首，以示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报而溺爱恶子，弄权黩货，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幸乞陛下明鉴！

世宗览罢，即召入大学士徐阶，与他商议。阶密请道："严氏父子，罪恶昭彰，应由陛下迅断，毋滋他患。"世宗点首，阶即趋出，径造严府。此时严嵩父子，已闻应龙上疏，恐有不测，见阶到来，慌忙出迎，寒暄甫毕，即问及应龙劾奏事。阶从容答道："今日小弟入值西内，适应龙奏至，上头阅罢，不知何故大怒，立召小弟问话。弟即上言严相柄政多年，并无过失，严公子平日行为，应亦不如原奏的利害，务

乞圣上勿可偏听，小弟说到此语，但见天威已经渐霁，谅可无他虞了。”这是徐阶弄巧处。嵩忙下拜道：“多年老友，全仗挽回，老朽应当拜谢。”对付夏言故态，又复出现。世蕃亦随父叩头，惊得徐阶答礼不迭，连称不敢，一面还拜，一面扶起严嵩父子。世蕃且召出妻孥，全体叩首，阶又谦让不遑，并用好言劝慰，方才别去。

严嵩父子，送阶出门，还家未几，即有锦衣卫到来，宣读诏书，勒令严嵩致仕，并逮世蕃下狱。嵩跪在地下，几不能起，但见世蕃已免冠褫衣，被锦衣卫牵扯而去。嵩方徐徐起来，泪如雨下，呜呜咽咽的说道：“罢了！罢了！徐老头儿明知此事，还来探试，真正可恶！”你也被人播弄么？转又自念：“现在邀宠的大臣，莫如徐阶，除他一人，无可营救。”正在满腹踌躇，鄢懋卿、万寀等，都来探望。万寀为大理寺卿，懋卿时已入任刑部侍郎，两人都是严府走狗。见了严嵩，嵩方与交谈，不防锦衣卫又到，立索世蕃子严鹄、严鸿，及家奴严年，吓得严嵩说不出话，鄢、万两人，也是没法，只好将三人交出，由锦衣卫带去。忽又由家人通报，中书罗龙文，也已被逮了。真要急杀。这时候的严府内外，统是凄惶万状，窘迫十分，大众围住鄢懋卿、万寀，求他设法。懋卿搔头挖耳的，想了一会，方道：“有了！有了！”与罢了罢了四字，相映成趣。大家闻了此语，忙问何法？懋卿道：“你等休要慌张，自有处置！”说罢，便与严嵩附耳数语。嵩答道：“这也是无法中的一法，但恐徐老头儿作梗，仍然不行。”万寀道，“何妨着人往探，究竟徐老头儿是何主见？”嵩乃遣心腹往探徐阶，未几还报，传述徐阶言语，谓我非严氏，无从得高官厚禄，决不负心等语。懋卿道：“这老头儿诡计多端，他的言语，岂可深信，我等且照计去办再说。”随即匆匆别去。不一日。有诏将蓝道行下狱，原来道行扶乩，已被懋卿等察知，此次欲救世蕃，遂贿通内侍，倾陷道行，只说应龙上疏，由道行主唆所致。世宗果然中计，竟将道行拘系起来。懋卿等复密遣干役，嘱令道行委罪徐阶，便可脱罪。道行道：“除贪官是皇上本意，纠贪罪是御史本职，何预徐阁老事？”偏不受绐，鄢懋卿等奈何？严嵩父子奈何？这数语报知懋卿，弄得画饼充饥，仍然没法，不得已减等拟罪，只坐世蕃得赃八百两，余无实据，于是世蕃得谪戍雷州卫，其子鹄、鸿，及私党罗龙文，俱戍边疆，严年永禁，擢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侍郎魏谦吉等，皆坐奸党，贬谪有差。

未几，御史郑洛，劾奏鄢懋卿、万寀，朋比为奸，鄢、万皆免官。又未几，给事中赵灼、沈淳、陈瓒等，先后劾工部侍郎刘伯跃，刑部侍郎何迁，右通政胡汝霖，光禄寺少卿白启常，副使袁应枢，湖广巡抚都

御史张雨，谕德唐汝楫，国子祭酒王材，俱系严家亲故，陆续罢去。舆论大快。

已而朝旨复下，加恩有严鸿为民，令侍嵩归里。徐阶见诏，以世宗竟复向嵩，不无后患，急欲入内启奏。世宗望见徐阶，便召他上前，与语道："朕日理万几，不胜劳敝，现在庄敬太子载壑，虽已去世，幸载垕、载圳，俱已年长，朕拟就此禅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卿意以为何如？"阶叩头极谏，力持不可，世宗道："卿等即不欲违大义，但必天下皆仰奉朕命，阐玄修仙，然后朕可在位呢。"阶尚欲申奏，世宗又道："严嵩辅政，约二十多年，他事功过不必论，惟赞助玄修，始终不改，这是他的第一诚心。今嵩已归休，伊子已伏罪，敢有再来多言，似邹应龙一般人物，朕决不宽贷，定当处斩！"欲禁止徐阶之口，故尔先言。阶不禁失色，唯唯而退。及归至私第，默念："严嵩已去，一时未必起复，这且还是小事，惟裕王载垕，景王载圳，并出邸中，居处衣服无殊，载圳意图夺嫡，莫非运动内禅，致有今日之谕，此事不可不预防呢。"看官总还记着！小子于五十九回中，曾叙过世宗八子，夭逝五人，只载壑立为皇太子，载垕封裕王，载圳封景王，载壑年逾弱冠，又遭病殁，当时廷臣曾请续立裕王，世宗以两次立储，皆不永年，因拟延迟时日，再行册立。景王本册封安陆，只是留京不遣，徐阶乃潜结内侍，嘱他乘间奏请，说是景邸在京，人言藉藉，应早事安排云云。此策一行，才有旨令景王就国。景王就封四年，尝侵占土地湖陂，约数万顷，既而病逝，世宗语徐阶道："此儿素谋夺嫡，今已死了。"言下似觉惬意，并无悲感。阶亦不过敷衍两语，暗中恰不免失笑，这是后话不表。复应第五十九回事，看似闲文，实是要笔。

且说严嵩就道后，尚密赂内侍，令讦发道行奸状。道行竟长系不放，瘐死狱中。乩仙何不助他一臂。及嵩到南昌，正值万寿期近，即与地方官商议，在南昌城内铁柱观中，延道士蓝田玉等，为帝建醮，祈求遐福。田玉自言能书符召鹤，嵩即令他如法施行，田玉登坛诵咒，捏诀书符，在炉中焚化起来，纸灰直冲霄汉，不到片刻，居然有白鹤飞来，绕坛三匝，望空而去。嵩遂与田玉交好，令授召鹤的秘法，一面制成祈鹤文，托巡抚代奏。时陶仲文已死，又死了一个神仙。朝命御史姜儆、王大任等，巡行天下，访求方士，以及秘书符箓等件。姜、王二人，到了江西，与嵩会晤，嵩便将蓝田玉所授符箓，浼他入献。旋得朝旨，温词褒奖，并赐金帛；随即上表谢恩，并乘机干请，略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孙鹄，赴戍千里，臣一旦填沟壑，无人可托后事。惟陛下格外矜怜，特赐臣儿放归，养臣余年"等语。谁料世宗竟怫然

道："嵩有孙鸿侍养，已是特别加恩，还想意外侥幸么？"这语也出严嵩意外。嵩闻世宗谕旨，甚是怏怏，忽见世蕃父子，自外进来，不觉又惊又喜，便问道："你如何得放回家！"世蕃道："儿不愿去雷州卫，所以暗地逃回。"嵩复道："回来甚好，但或被朝廷闻知，岂非罪上加罪么？"世蕃道："不妨事的。皇上深居西内，何从知悉？若虑这徐老儿，哼！哼！恐怕他这头颅，也要不保哩。"嵩惊问何谓？世蕃道："罗龙文亦未到戍所，现逃入徽州歙县，招集刺客，当取徐老头儿及应龙首级，泄我余恨。"嵩跌足道："儿误了。今幸圣恩宽大，俾我善归，似你赃款累累，不予重刑，但命谪戍，我父子仍然平安；尚未吃一点苦楚，他日君心一转，可望恩赦，再享荣华。如你所说，与叛逆何异？况且朝廷今日，正眷重厚升，徐阶别字。升迁应龙，倘闻你有阴谋，不特你我性命难保，恐严氏一族，也要尽灭了。"为世蕃计，尚是金玉之言。世蕃不以为然，尚欲答辩，忽闻人声鼎沸，从门外喧嚷进来。嵩大惊失色，正要命家人问故，但见门上已有人进报，说是伊王府内，差来三十名校尉，二十余名乐工，硬索还款数万金，立刻就要付他。嵩叹道："有这等事么？他也未免逼人了。"当下责备门役道："你所司何事，乃容他这般噪闹？"门役回答道："他已来过数次，声势汹汹，无理可喻。"嵩闻言，气得面色转青，拈须不语。看官！道这伊王是何人？原来是太祖二十五子厉王櫟的六世孙，名叫典楩，贪戾无状，性尤好色，尝夺取民舍，广建邸第，重台复榭，不啻宫阙；又令校尉乐工等人，招选民间女子，共得七百余人，内有九十名中选，留侍王宫，其余落选的女子，勒令民家纳金取赎，校尉乐工等，乐得从中取利，任情索价，并择姿容较美的，迫她荐枕。上下淫乱，日夕取乐，就是民间备价赎还，也是残花败柳，无复完璧。巡抚都御史张永明等，上言罪状，有旨令毁坏宫室，归还民女，并执群小付有司。典楩抗不奉诏，永明等又复奏闻，经法司议再加罪，照徽王载埨故例，废为庶人，禁锢高墙。载埨事见六十六回。典楩方才恐惧，即遣人赍金数万，求严嵩代为转圜。严嵩生平所爱的是金银，便老实收受，一口答应；哪知自己也失了权势，惘惘归来。典楩闻这消息，因令原差索还，不要加息，我说伊王还是厚道。接连数次，都被门上挡住，他乃特遣多人，登门硬索。严嵩不愿归还。又不好不还，沉吟了好一歇。怎禁得外面越噪越闹，不得已将原金取出，付还来使。乐工校尉等，携金自去，到了湖口，忽遇着绿林豪客，蜂拥而来，大都明火执仗，来夺金银，乐工等本是没用，彼此逃命要紧，管着什么金银，校尉三十名，还算有点气力，拔刀相向，与众盗交斗起来，刀来刀往，各显神通，究竟寡不敌众，弱不敌强，霎时间血染猩红，所有三十名校尉，只剩得八九人，看看势力不及，也只好弃了金银。落荒逃去。众盗撵金归还，顺路送到严府。看官阅此！这班绿林豪客，难道

是严府爪牙么？据小子所闻，乃是世蕃暗遣家役，及带来亡命徒多人，扮作强盗模样，劫回原金。严氏父子，喜出望外，自不消说。世蕃狡险，一至于此。典模已经得罪，还向何处申诉，眼见得这项劫案，没人过问了。

世蕃见无人举发，胆子越大，益发妄行，招集工匠数千人，大治私第，建园筑亭，豪奴悍仆，仍挟相府余威，凌轹官民。适有袁州推官郭谏臣，奉公出差，道过嵩里。但见赫赫华门，百工齐集，搬砖运木，忙碌非常，内有三五名干仆，狐裘貂袖，在场监工，仍然是颐指气使，一呼百诺的气象。谏臣私问随役道："这不是严相故第么？"随役答一"是"字，谏臣乘便过去，将入工厂，观察形景，不防厂中已有人喝道："监工重地，闲人不得擅入，快与我退下去！"谏臣的随役，抢上一步，与语道："家主是本州推官。"言未已，那人复张目道："什么推官不推官，总教推出去罢了。"推官的名义，想是这般。谏臣听了，也不禁启问道："敢问高姓大名？"那人复道："谁不晓得是严相府中的严六？"谏臣冷笑道："失敬失敬！"严六尚谩辱不绝，随役正要与他理论，被谏臣喝止，悄然走出。厂内也有稍稍知事的，语严六道："地方有司，应该尊敬一点，不要如此待慢。"严六道："京堂科道等官，伺候我家主人，出入门下，我要叱他数声，哪个敢与我抗？偌大推官，怕他什么？"谏臣踉跄趋走，工役等一齐嘲笑，随手拾起瓦砾，接连掷去，作为送行的礼物。放肆已极。那时谏臣忍无可忍，不能不发泄出来，小子有诗咏道：

意气凌人太不该，况遭州吏一麾来。

豪门转瞬成墟落，才识豪奴是祸媒。

毕竟谏臣如何泄愤，容俟下回表明。

> 徐阶之使诈，不亚于严嵩，然后人多毁嵩而誉阶，以阶之诈计，为嵩而设。明无阶，谁与黜嵩？然后知因地而施，诈亦成名。古圣贤之所以重权道者，正为此也。但严氏之被遣，何一不由自取？于阶固无尤焉。嵩以青词得幸，骤跻显位，柄政至二十余年，无功于国，专事殃民，而其子世蕃，贪黠尤过乃父，放利而行，怨愈丛，祸愈速，安得不倾？安得不亡？况逃戍所，豢恶客，劫还贿银，嵩之所不敢为者，而世蕃独为之。死已临头，犹且大肆，此而不遭覆殁，天下尚有是非乎？至于豪奴走狗，凌辱推官，恃势行凶，更不足道，然亦未始非严嵩

父子之所酿成。有悍主乃有悍仆，敢告当世，毋挟强以取祸焉。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却说袁州推官郭谏臣，因受严六的凌辱，无从泄愤，遂具书揭严氏罪恶，呈上南京御史林润。巧值林润巡视江防，会晤谏臣，又由谏臣面诉始末，把罗龙文阴养刺客事，亦一一陈明。林润遂上疏驰奏道：

> 臣巡视上江，备访江洋群盗，悉窜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卜筑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推严世蕃为主。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凶顽，日夜与龙文诽谤朝政，动摇人心，近者假治第为名，聚众至四千人，道路汹汹，咸谓变且不测，乞早正刑章，以绝祸本！

疏入后，世宗大加震怒，立命林润捕世蕃等，入京问罪。林润得旨，一面檄徽州府推官栗祁，缉拿罗龙文，一面亲赴九江，与郭谏臣接洽。谏臣先白监司，将严府工匠四千人，勒令遣散，然后围住世蕃府第。罗龙文在徽州，闻有缉捕消息，急忙逃至严府，不防严府已围得水泄不通，此时自投罗网，还有什么侥幸？一声呼喝，已被拿住，严世蕃本无兵甲，所有工匠，已被遣散，只好束手受缚。林润乃谕袁州府，详访严氏罪状，汇集成案，复上疏劾严嵩父子道：

> 世蕃罪恶，积非一日，任彭孔为主谋，罗龙文为羽翼，恶子严鹄、严鸿为爪牙，占会城廒仓，吞宗藩府第，夺平民房舍，又改厘祝之宫以为家祠，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栏横槛，峻宇雕墙，巍然朝堂之规模也。袁城之中，列为五府，南府居鹄，西府居鸿，东府居绍庆，中府居绍庠，而嵩与世蕃，则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为护卫之壮丁，森然分封之仪度也。总天下之货宝，尽入其家，世蕃已逾天府，诸子各冠东南，虽豪仆严年，谋客彭孔，家资亦称亿万，民穷盗起，职此之由，而曰朝廷无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而曰朝廷无如我乐。甚者畜养厮徒，招纳叛卒，旦则伐鼓而聚，暮则鸣金而解，明称官舍，出没江广，劫掠士民，其家人严寿二、严银一等，阴养刺客，昏夜杀人，夺人子女，劫人金钱，半岁之间，事发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祸心，阴结典楔，

在朝则为宁贤，居乡则为宸濠，以一人之身，而总群奸之恶，虽赤其族，犹有余辜。严嵩不顾子未赴伍，朦胧请移近卫，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国法为不足遵，以公议为不足恤，世蕃稔恶，有司受词数千，尽送父嵩。嵩阅其词而处分之，尚可诿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纵之，又曲庇之，此臣谓嵩不能无罪也。

现已将世蕃、龙文等，拿解京师，伏乞皇上尽情惩治，以为将来之罔上行私，藐法谋逆者戒！

这疏继上，世宗自然动怒，立命法司严讯，世蕃在狱，神色自若，反抵掌笑道："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龙文已经下狱，难道能请龙王么？严氏旧党，在京尚多，统为世蕃怀忧，暗中贿通狱卒，入内探望。世蕃道："招摇纳贿，我亦不必自讳，好在当今皇帝，并未办过多少贪官，此层尽可无虑。若说聚众为逆，尚无实在证据，可讽言官削去。我想杨、沈两案，是廷臣常谈，据为我家罪案，今烦诸位当众宣扬，只说这两案最关重大，邹、林两人，并未加入奏疏，哪里能扳倒严氏？他们听以为真，再去上疏，那时我便可出狱了。"奇谈。大众道："杨、沈两案，再或加入，情罪愈重，奈何谓可出狱？"我亦要问。世蕃道："杨继盛、沈炼下狱，虽由我父拟旨，终究是皇上主裁，若重行提及，必然触怒皇上，加罪他们，我不是可脱罪么？"世宗脏腑，已被他窥透，故在京时所拟奏对，无不中彀，几玩世宗于股掌之上，此次若非徐阶，亦必中彼计，奸人之巧伺上意也如此。大众领计而去，故意的游说当道，扬言都中，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等，果然堕入狡谋，拟将杨、沈两案，归罪严氏，再行劾奏。属稿已定，走谒大学士徐阶，谈及续劾严氏的事情。徐阶道："诸君如何属稿，可否令我一闻？"光升道："正要就正阁老呢。"说罢，即从怀中取出稿纸，交与徐阶。阶从头至尾，瞧了一遍，淡淡的说道："法家断案，谅无错误，今日已不及拜疏，诸君请入内厅茗谈罢。"于是阶为前导，光升等后随，同入内厅，左右分坐。献茗毕，阶屏退家人，笑向光升等问道："诸君意中，将欲活严公子么？"奇问，恰针对世蕃奇谈。光升等齐声答道："小严一死，尚不足蔽罪，奈何令他再活？"阶点首道："照此说来，是非致死小严不可，奈何牵入杨、沈两案？"老徐出头，小严奈何。张永明道："用杨、沈事，正要他抵死。"阶又笑道："诸君弄错了，杨、沈冤死，原是人人痛愤，但杨死由特旨，沈死由泛旨，今上英明，岂肯自承不是吗？如果照此申奏，一入御览，必疑法司借了严氏，归罪皇上，上必震怒，言事诸人，恐皆不免，严公子反

得逍遥法外，骑款段驴出都门去了。”仿佛孙、庞斗智。光升闻到此言，才恍然大悟，齐声道：“阁老高见，足令晚辈钦服，但奏稿将如何裁定，还乞明教？”阶答道：“现在奸党在京，耳目众多，稍一迟延，必然泄漏机谋，即致败事，今日急宜改定，只须把林御史原疏中，所说聚众为非的事件，尽情抉发，参入旁证，便足推倒严氏了。但须请大司寇执笔。”光升谦不敢当，永明等复争推徐阶，阶至此，方从袖中取出一纸，示众人道：“老朽已拟定一稿，请诸公过目，未知可合用否？”预备久了。众人览稿，见徐阶所拟，与林润原奏，大略相似，内中增入各条，一系罗龙文与汪直交通，贿世蕃求官；二系世蕃用术者言，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规模不亚王阙；三系勾结宗人典楧，阴伺非常，多聚亡命，北通胡虏，南结倭寇，互约响应等语。光升道：“好极！好极！小严的头颅，管教从此分离了。”徐阶即召缮折的记室，令入密室，阖门速写。好在光升等随带印章，待已写毕，瞧了一周，即用印加封，由光升亲往递呈，大众别去徐阶，专待好音。

是时世蕃在狱，闻光升、永明等，已将杨、沈两案加入，自喜奸计得行，语龙文道：“众官欲把你我偿杨、沈命，奈何？”龙文不应。世蕃握龙文手，附耳语道：“我等且畅饮，不出十日，定可出狱。皇上因此还念我父，再降恩命，也未可知。惟悔从前不先取徐阶首，致有今日，这也由我父养恶至此，不消说了。功则归己，过则归父。今已早晚可归，用前计未迟，看那徐老头儿，及邹、林诸贼等，得逃我手吗？”除非后世。龙文再欲细问，世蕃笑道：“取酒过来，我与你先痛饮一番，到了出狱，自然深信我言，毋劳多说。”原来两人在狱，与家居也差不多。没有如夫人相陪，究竟不及家里。他手中有了黄金，哪一个不来趋奉，所以狱中役卒，与家内奴仆一般。两人呼酒索肉，无不立应，彼此吃得烂醉，鼾睡一宵。到了次日午后，忽有狱卒走报，朝旨复下，着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鞫讯，已来提及两公了。世蕃诧异道：“莫非另有变卦吗？”言未已，当有锦衣卫趋入，将两人反翦而去。不一时，已到长安门，但见徐老头儿，正朝服出来，三法司等一同恭迓，相偕入厅事中，据案列坐。两人奉召入厅，跪在下面，徐阶也未尝絮问，只从袖中取出原疏，掷令世蕃自阅。世蕃瞧罢，吓得面色如土，只好连声呼冤。徐阶笑道：“严公子！你也不必狡赖了，朝廷已探得确凿，方命我等质问，以昭信实。”世蕃着急道：“徐公！徐公！你定要埋死我父子吗？”何不立取彼首。徐阶道：“自作孽，不可活，怨我何为？”言毕，便语三法司道：“我等且退堂罢！”法司应命，仍令世蕃等还系。徐阶匆匆趋出，还至私第亲自缮疏，极言事已勘实，如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速正典刑，借泄公愤！这疏上去，好似世蕃的催命符，不

到一日，即有旨令将世蕃、龙文处斩。世蕃还系时，已与龙文道："此番休了。"奸党齐来探望，世蕃只俯首沉吟，不发一言。还有何想？既而下诏处斩，两人急得没法，只得抱头痛哭。其时世蕃家人，多到狱中，请世蕃寄书回家，与父诀别。当下取过纸笔，磨墨展毫，送至世蕃面前。世蕃执笔在手，泪珠儿簌簌流下，一张白纸，半张湿透，手亦发颤起来，不能书字。也有今日。转瞬间监斩官至，押出两人，如法捆绑，斩决市曹。难为了数十个如夫人。朝旨又削严嵩为民，令江西抚按籍没家产。抚按等不敢怠慢，立至严府查抄，共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三百余万两，珍异充斥，几逾天府。更鞫彭孔及严氏家人，得蔽匿奸盗，占夺民田子女等状，计二十七人，一律发配，将严嵩驱出门外，家屋发封。嵩寄食墓舍后，二年饿死。相士之言，不为不验。二十余年的大奸相，终弄到这般结局，可见古今无不败的权奸，乐得清白乃心，何苦贪心不足哩。大声呼喝，不啻暮鼓晨钟。

嗣是徐阶当国，疏请增置阁臣，乃以吏部尚书严讷，礼部尚书李春芳，并兼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务，一面再惩严党，将鄢懋卿、万寀，袁应枢等，充戍边疆，了结奸案。总督东南军务胡宗宪，因素党严嵩，心不自安，又见倭患未靖，恐遭谴责，乃于一岁中两获白鹿，赍献京师，并令幕下才士徐文长，附上表章，极称帝德格天，祥呈仙鹿等因。世宗览表，见他文辞骈丽，雅颂同音，不由的极口的赞赏，当晋授宗宪为兵部尚书，兼节制巡抚，如三边故事。且告谢元极宝殿及太庙，大受朝贺。已而宗宪复献白龟二枚，五色芝五茎，草表的大手笔，又仗着徐文长先生。名副其实。世宗越加喜欢，赐名龟曰玉龟，芝曰仙芝，告谢如前。赍宗宪有加礼。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将徐文长履历，略行叙述。越中妇孺，多道文长轶事，故不得不提出略叙。文长名渭，浙江山阴人氏，少具隽才，且通兵法，惟素性落拓不羁，所作文词，多半不中绳墨，因此屡试不合，仅得一衿。至宗宪出督浙东，喜揽文士，如归安人茅坤，鄞人沈明臣等，均招致幕府。文长亦以才名见知，受聘入幕，除代主文牍外，且屡为宗宪主谋。凡擒徐海，诱汪直，统由文长筹画出来，所以宗宪很是优待。后来宗宪被逮，文长脱归，佯狂越中，卒致病死。至今越中妇孺，谈及徐文长三字，多能传述轶闻，说他如何忮刻，其实都是佯狂时候的故事，文长特借此取乐，聊解牢骚呢。力为文长解免。

话休叙烦，且说胡宗宪位置愈高，责任愈重，他平时颇有胆略，与倭寇大小数十战，屡得胜仗，每临战阵，亦必亲冒矢石，戎服督师，不少畏缩。嘉靖三十八年，江北庙湾，及江南三川沙，连破倭寇，江、浙

倭患稍息，流劫闽、广。宗宪既节制东南，所有闽、广军务，亦应归他调遣，凡总兵勋戚大臣，走谒白事，均从偏门入见，庭参跪拜。宗宪直受不辞，稍稍违忤，即被斥责。以此身为怨府，积毁渐多。且自严氏衰落，廷臣多钩考严党，宗宪虽然有功，总难逃严党二字。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已经谤书满箧，刺语盈廷。世宗本是个好猜的主子，今日加褒，明日加谴，几成常事，至给事中陆宗仪等，劾他为严氏余党，始终自恣等罪，遂下旨夺宗宪职，放归田里。越年复有廷臣续弹，有诏逮问，宗宪被逮至京，自恐首领不保，服毒身亡。颇为宗宪下曲笔，然谓其难逃严党，已成定评。宗宪一死，倭益猖獗，竟陷入福建兴化府，焚掠一空。自倭寇蹂躏东南，州县卫所，屡被残破，从未扰及府城。兴化为南闽名郡，夙称殷富，既被陷入，远近震动，幸有一位应运而生的名将，为国宣劳，得破宿寇。终以此平定东南，这位名将是谁，就是定远人戚继光。个儿郎齐声喝采。继光字元敬，世袭登州卫都指挥佥事，初隶胡宗宪部下，任职参将，能自创新法，出奇制胜。闽患日急，巡抚游得震飞章入告，且请调浙江义乌兵往援，统以继光。世宗准奏，并起复丁忧参政谭纶，及都督刘显，总兵俞大猷，合援兴化。刘显自广东赴援，部兵不满七百人，惮寇众不敢进，但在府城三十里外，隔江驻兵。俞大猷前被宗宪所劾，遣戍大同，至是复官南下，兵非素统，仓猝不便攻城，亦暂作壁上观，专待继光来会。倭寇据兴化城三月，奸淫掳掠，无所不至，既饱私欲，乃移据平海卫，都指挥欧阳深战死。事闻于朝，罢巡抚游得震，代以谭纶，令速复平海卫所。适戚继光引义乌兵至，乃令继光将中军，刘显率左，大猷率右，进攻平海。倭寇忙来迎战，第一路遇着戚继光，正拟摇旗呐喊，冲将过去，不防戚家军中，鼓角骤鸣，各军都执筒喷射，放出无数石灰，白茫茫似起烟雾，迷住眼目，连东西南北的方向，一时都辨不清楚。倭兵正在擦目，戚家军已经杀到，手中所执的兵器，并非刀枪剑戟，乃是一二丈长的筤筅，随手扫荡，打得倭兵头破血流，东歪西倒。这筤筅究是何物？据戚继光所著练兵实记上载著，系将长大的毛竹，用快刀截去嫩梢细叶，四面削尖枝节，锋快如刀，与狼牙棒、铁蒺藜相似，一名叫作狼筅，系继光自行创制的兵器。倭兵从未见过这般器械，惊得手足无措，急忙四散奔逃。哪知逃到左边，与刘显相遇，一阵乱砍，杀死无数。逃到右边，与俞大猷相值，一阵乱搠，又杀得一个不留。还有返奔的倭人，经继光驱军杀上，头颅乱滚，颈血飞喷，顿时克复平海卫，把余倭尽行杀死，转攻兴化，已剩得一座空城，所有留守的倭兵，统皆遁去。这番厮杀，共斩虏首二千数百级，被掠的丁壮妇女，救还三千人。小子有诗赞戚继光道：

偏师制胜仗兵韬，小丑么幺宁许逃。

若使名豪能代出，亚东何自起风涛？

欲知以后倭寇情形，且从下回再表。

严世蕃贪婪狡诈，几达极点，而偏遇一徐阶，层层窥破，着着防备，竟致世蕃授首，如庞涓之遇孙膑，周瑜之遇诸葛孔明，虽有谲谋，无从逃避，看似世蕃之不幸，实则贪诈小人，必有此日。不然，人何乐为正直而不为贪诈乎？严氏党羽，多非善类，惟胡宗宪智勇深沉，力捍寇患，不可谓非专阃材，乃以趋附严、赵，终至身败名裂。一失足成千古恨，有识者应为宗宪慨矣。书中褒贬甚公，抑扬悉当，而叙及戚继光一段，虽与俞大猷、刘显等，并类叙明，笔中亦自有高下，非仅仅依事直书已也。

第七十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箓　脱身羁绁怅断鼎湖

却说戚继光等克复兴化，福州以南，一律平靖，惟沿海等处，尚有余倭万余人，往来游弋，扰害商旅，未几又进攻仙游。继光闻警，即引兵驰剿，与倭人相遇城下，一声号令，如风驰潮涌一般，突入敌阵。那倭酋见戚军旗帜，已是心惊胆落，略战数合，急奔向同安而去。继光挥兵追击，至王仓坪地面，杀敌数百。余寇奔漳浦。继光督各哨兵，直捣倭酋巢穴，擒斩殆尽；还有杀不尽的余党，都逃向广东潮州方面，又被俞大猷迎头截击，几无噍类。统计倭寇起了二十多年，攻破城邑，杀伤官吏军民，不可胜纪，转漕增饷，天下骚然，至是受了大创，才不敢入寇海疆，东南方得安枕了。归结倭患。

当下以海氛肃清，封章入告。世宗以为四方无事，太平可致，越发注意玄修。方士王金、陶倣、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等，陆续应募，先后到京，作伪售奸等事，不一而足。一夕，世宗方在御幄中，闭目趺足，演习打坐的工夫，忽闻席上有一物下坠，开目寻视，见近膝处有大蟠桃两枚，连枝带叶，色甚鲜美，随手取食，味甘如醴。次日临朝，与廷臣言及，都说皇上诚敬通神，所以仙桃下降，世宗愈加虔信，即命方士等建醮五日夜。醮坛未撤，又降仙桃。万寿宫内所畜白兔寿鹿，各生三子，群臣又复表贺。世宗下诏褒答，有三锡奇祥等语。上欺下蒙，成何政体。并授各方士为翰林侍讲等官。得勿与清季牙科进士，工科举人，同类共笑乎？陶仲文子世恩，希邀恩宠，伪造五色灵龟灵芝，呈入西内，称为瑞征。又与王金、陶倣、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等，杜撰仙方，采炼药品进御。其实此类药品，统非神农本草所载，燥烈秽恶，难以入口。世宗求仙心切，放开喉咙，服食下去。不料自服仙药后，中心烦渴，反致夜不成寐。问诸众方士，统说是服食仙药，该有此状，乃擢世恩为太常寺卿，王金为太医院御医，陶倣为太医院使，刘文彬等为太常寺博士。滥假名器，无逾此日。

时有陶仲文徒党胡大顺，得罪被斥，复希进用，竟伪造《万寿全书》一册，诡说由吕祖乩授，内有秘方，系用黑铅炼白，服饵后可以长生，名叫先天玉粉丸，当遣党徒何廷玉，赍送京师。可巧江西道士蓝田玉，由姜儆、王大任，邀他入京，屡试召鹤秘法，颇得世宗宠信。回应六十八回。廷玉遂走此门路，复贿通内侍赵楹，将方书进献。世宗披览

数页，大半言词怪僻，情节支离，不由的奇诧起来，便问赵楹道，“既云乩示，扶乩的人，现在何处？”赵楹答说：“现住江西。”世宗不答。揣世宗不答意，恐已疑为严党。赵楹走报田玉，田玉转告廷玉道：“你师傅大喜了。皇上正在此惦念哩！”廷玉也欢喜不迭，即与田玉计较，诈传上命，征大顺入京。大顺到京后，往见田玉，自恐前时有罪，不便再入面君。田玉也不免迟疑起来，又去与赵楹商议。赵楹笑道：“这也何妨，皇上老眼昏花，难道尚能记得吗？就使记得姓名，亦不难改名仍姓。前名胡大顺，今名胡以宁，不就可没事么？”大顺心喜，当由蓝田玉出面，具疏上奏，只说是扶乩的人，已经到京。世宗随即召见，大顺硬着头皮，趋入西内，三呼舞蹈毕，跪伏下面。偏是世宗眼快，瞧见他的面目，似曾相识，只一时记不起来，略问数语，便令退去。

世宗的体质，本是不弱，精神也很过得去，平时览决章奏，彻夜不倦，自从服过仙方，遂致神经错乱，状类怔忡，白日间遇着鬼物，或有黑气一团，瞥眼经过，不见仙而见鬼，莫非遇着鬼仙。其实是真阳日耗，虚火上炎的缘故。世宗不知此因，反令蓝田玉等，入宫祈禳。可奈祷了数日，毫无灵验。这岂祈禳所能免的？田玉恐缘此得罪，只说是蓝道行下狱冤死，所以酿成厉鬼等语。同姓应该帮助，且为同业预防，田玉之计，可谓狡矣。世宗似信非信，不得不问大学士徐阶。徐阶奏道：“胡大顺不畏法纪，乃敢冒名以宁，混入斋宫。蓝田玉私引罪人，胆大尤甚，臣意请严行惩处，休信妄言！”世宗愕然道：“胡以宁便是大顺么？怪不得朕召见时，装出一种鬼鬼祟祟的模样，朕亦粗忆面目，似曾见过，这等放肆小人，岂可轻恕？”至此才知，想世宗已死了半个。徐阶道：“宫中黑眚，出现已久，亦岂因道行瘐死，致成鬼魅？况蓝田玉系严氏党羽，妄进白铅，居心很是叵测。甚至伪传密旨，外召大顺，若非执付典刑，何以惩恶？”说得世宗勃然奋发，立饬锦衣卫拿问蓝、胡两人，交付法司严讯。待至供证确实，拟成大辟，并因狱词牵连赵楹，一并问罪。不意世宗反悔惧起来，又欲把他宽宥，徐阶忙入谏道：“圣旨一出，关系甚重，若听诈传，他日夜半发出片纸，有所指挥，势将若何？”世宗乃命将蓝田玉、胡大顺、赵楹三人，一概处斩。但世宗虽诛此三恶，斋醮事依旧奉行。是时前淳安知县海瑞，因严、鄢伏罪，复起为户部主事，见世宗始终不悟，独与妻孥僮仆等，预为诀别，竟誓死上疏，当由世宗展阅。其词云：

> 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

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词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谀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陛下师事陶仲文，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诚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诸臣讲求天下利病，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世宗览到此处，竟致怒气直冲，将奏本掷至地上，顾语内侍道："竖子妄言，快与朕拿住此人，不要放走了他！"太监黄锦，方在帝侧，即还奏道："闻此人上疏时，已预买棺木，与妻子诀别，僮仆等亦皆遣散，坐待斧钺，决不遁走的。"当下传旨，命将海瑞系狱。锦衣卫奉命去后，黄锦复将原疏检起，仍置座右，世宗取疏重读，不觉心有所触，默念蓝田玉、胡大顺等，都是假药为名，蒙蔽朕躬，海瑞所言，亦有足取。遂自言自语道："这人可拟比干，但朕确非商纣呢。"相去无几。自是世宗遂患痼疾，渐将批奏事搁起。自四十四年孟冬，心常烦懑，直到次年正月，服药无效，病反加重。这是仙药的灵效。意欲往幸承天，亲谒显陵，取药服气，遂召徐阶入见，问明可否？阶劝帝保重，不可轻出。世宗又道："朕觉得自己烦躁，不愿理事，因此欲闲游散闷。倘恐朕出外后，京都震动，朕却有一法在此。裕王年已及壮，不妨指日内禅，此后朕无所牵累，便好逍遥自在了。"阶又奏称："龙体违和，但教保养得宜，自可告痊，内禅一事，暂从缓议为是。"世宗又道："卿不闻海瑞詈朕么？朕不自谨惜，致此病困，若使朕得御便殿，坐决机宜，何至被他毁谤呢。"始终是恶闻直言。阶复奏道："海瑞语多愚戆，心尚可谅，还乞陛下格外恕他！"瑞之不死，赖有此言。世宗叹道："朕也不愿多杀谏臣了。"阶退出后，法司奏称海瑞讪上，罪应论死，世宗略略一瞧，便即搁过一边，并不加批，瑞因得缓死。

转眼间已是暮春，徐阶荐吏部尚书郭朴，及礼部尚书高拱，可任阁事。于是命朴兼武英殿大学士，拱兼文渊阁大学士，既而自夏入秋，世宗痼疾愈深，气喘面赤，腹胀便闭。求仙结果，如是而已。乃自西苑还入大内。太医等轮流诊治，无可挽回，延至冬季，竟崩于乾清宫，享寿六十，当由徐阶草就遗诏，颁示中外道：

朕奉宗庙四十五年，享国长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诳惑，自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现在监者即释复职，特此遗谕！

遗诏一下，朝野吏民，无不感激涕零，独郭朴、高拱两阁臣，以阶不与共谋，未免怏怏。朴语拱道："徐公手草遗诏，讪谤先帝，若照律例上定罪，不就要处斩么？"嗣是两人与阶有隙，免不得彼此龃龉，后文再表。

且说世宗既崩，承袭大统的嗣皇，当然轮着裕王载垕。王公大臣，遂奉载垕即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隆庆元年，是谓穆宗。上皇考尊谥为肃皇帝，庙号世宗，追尊生母杜氏为孝恪皇太后，立继妃陈氏为皇后。先是裕王元妃李氏，生一子翊釴，五岁即殇，李妃随逝，以陈氏为继妃，追谥李妃为孝懿皇后，翊釴为宪怀太子。凡先朝政令，未尽合宜，悉奉遗诏酌改，逮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狱，一并处死，释户部主事海瑞于狱。瑞自下狱后，早拼一死，世宗崩逝的消息，丝毫不及闻知，只有提牢主事，已得风闻，并因宫中发出遗诏，有开释言官等语，料知海瑞必然脱罪，且见重用，此人颇有特识。乃特设酒馔，携入狱中，邀瑞共饮。瑞见提牢官如此厚待，自疑将赴西市，倒也并不恐惧，依旧谈笑饮啖。酒至半酣，与提牢官诀别，托他看顾妻子。提牢官笑道："今日兄弟薄具东道，非与先生送死，乃预贺先生得官呢。"海瑞不禁诧异，急问情由。提牢官起身离座，低声语瑞道："宫车已晏驾，先生不日将大用了。"瑞惊起道："此话可真么？"提牢官道："什么不真！今已有遗诏下来，凡建言得罪诸官，存者召用，殁者恤录，现在监者释出复职。"瑞不待说毕，即丢了酒杯，大哭道："哀哉先皇！痛哉先皇！"两语出口，哇的一声，将所食的肴馔，尽行吐出，狼藉满地，顿时晕倒狱中，良久方甦，复从夜间哭到天明，知将死而反恣啖，闻驾崩而反恸哭，如此举动，似出情理之外。人谓海瑞忠君，吾谓此处亦未免矫强。果然释狱诏下，提牢官拱手称贺。瑞徐徐出狱，入朝谢恩。诏复原官，越数日，复擢迁大理寺丞。过了三年，除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府。

瑞轻车简从，出都赴任，下车后，即访查贪官污吏，无论大小，概登白简。并且微服出游，私行察访，以此江南属吏，咸有戒心。自知贪墨不职，早乞致仕归田。就是监督织造的中官，也怕他铁面无情，致遭弹劾，平日减去舆从，格外韬晦。一切势家豪族，把从前朱门漆户，都

黝墨作黑，以免注目。或有在籍作恶的士绅，避往他郡，不敢还乡。瑞又力摧豪强，厚抚穷弱，下令雷厉风行，有司皆栗栗危惧，不敢延误。吴中弊政，自海瑞到后，革除过半。又疏浚吴淞白茆河，通流入海，沿河民居，无泛滥忧，有灌溉利，食德饮和，互相讴颂。历举政绩，不愧后人称述。只是实心办事的官吏，往往利益下民，触忤当道，其时秉政大臣，如资望最崇的徐阁老，与郭朴、高拱未协，屡有争议，又严抑中官，以致宵小侧目，他遂引疾乞归。郭朴亦罢。高拱去而复入。此外有江陵人张居正，尝侍裕邸讲读，穆宗即位，立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大政。拱与居正统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闻海瑞峭直严厉，不肯阿容，暗中亦未免嫉忌。自己刚傲，偏不许别人刚直，所以直道难行。瑞抚吴仅半年，言官已迎合辅臣，劾瑞数次，有旨改瑞督南京粮储。吴民闻瑞去位，多半攀辕遮道，号泣乞留。瑞只挈一仆，乘夜出城，方得脱身。百姓留瑞不获，大家绘了瑞像，朝供香，暮爇烛，敬奉甚虔。瑞督粮未几，又不免为言路所攻，乃谢病竟去。直至居正没后，始复召为南京右都御史。一行作吏，两袖清风，到了神宗十六年，病殁任中，身后萧条，毫无长物。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只有葛帏敝簏，寥寥数事，不禁叹息异常，当为醵金棺殓，送归琼山原籍，买地安葬。发丧时，农辍耕，商罢市，号哭相送，数百里不绝。后来赐谥忠介，这就是海刚峰先生始末的历史。小子爱慕清官，所以一直叙下，看官不要认做一团糟呢。了却海瑞，免得后文另叙。且有佳句一首，作为海刚峰先生的赞词道：

由来贤吏自清廉，不慕荣名不附炎。

怎奈孤芳只自赏，一生坚白总遭嫌。

欲知后事如何，且从下回交代。

语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世宗致死之由，即伏于此。夫辟谷为隐者之寓言，炼丹系方士之伪论，天下宁真有长生不老之术耶？况乎年将耳顺，犹逼幸尚美人，色欲熏心，尚望延寿，是不啻航舟绝港，而反欲通海，多见其不自量也。迨元气日涸，又服金石燥烈之剂，至于目眩神迷，白昼见鬼，且命蓝田玉等为之祈禳，至死不悟，世宗有焉。海瑞一疏，抉发靡遗，可作当头棒喝，而世宗乃目为诟詈，微内监黄锦，及大学士徐阶，几乎不随杨、沈诸人，同归地下乎？世宗崩而海瑞出狱，观其巡抚江南，政绩卓著，乃复不容于高拱、张居正诸人。张江陵称救时良相，乃犹忌一海瑞，此外更不必论矣。

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海刚峰殆亦如是耶？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却说穆宗即位以后，用徐阶言，力除宿弊。及徐阶去位，高拱、张居正入掌朝政，拱与徐阶不协，专务修怨，遗诏起用诸官，一切报罢，引用门生韩揖等，并居言路，任情抟击。尚宝卿刘奋庸，给事中曹大野等，上疏劾拱，均遭贬谪。就是大学士陈以勤，与张居正同时入阁，见前回。亦为拱所倾轧，引疾归去。资格最老的李春芳，素尚端静，自经徐阶荐入后，见六十九回，当时与严讷同兼武英殿大学士，在位仅半年而罢，春芳于隆庆初任职如故。委蛇朝端，无所可否，因此尚得在位。先是嘉靖季年，谕德赵贞吉，由谪籍召入京师，贞吉被谪，见六十二回。曾擢为户部侍郎，旋复罢归。至穆宗践阼，又起任礼部侍郎，寻升授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贞吉年逾六十，性情刚直，犹是当年，穆宗颇加优礼，怎奈与高拱两不相下，彼此各张一帜。拱尝考察科道，将贞吉的老朋友，斥去二三十人，还是恨恨不已。归罪高拱，持论公允。阴嗾门生给事中韩揖，奏劾贞吉庸横。贞吉上疏辩论，自认为庸，独斥高拱为横，愿仍放归田里。有旨允贞吉归休，拱仍任职如故，气焰益张。春芳不能与争，依然伴食，只有时或出数言，从容挽救，后来复为高拱所忌，唆使言官弹劾。春芳知难久任，一再乞休，至隆庆五年，也致仕归去了。

惟边陲一带，任用诸将，颇称得人，授戚继光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继光建敌台千二百座，台高五尺，睥睨四达，虚中为三层。每台驻百人，甲仗糗粮，一律齐备。险要处一里两三台，此外或一里一台，二里一台，延长二千里，星罗棋置，互为声援。又创立车营，每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时结作方阵，中处马步各军。又制拒马器，防遏寇骑，每遇寇至，火器先发，寇稍近，用步军持拒马器，排次面前，参列长枪军，筤筅军，步伐整齐，可攻可守。寇或败北，用骑兵追逐，辎重营随后。且以北方兵性质木强，应敌未灵，特调浙兵三千人，作为冲锋。浙兵到了蓟门，陈列郊外，适天大雨，由朝及暮，植立不敢动。边兵见了，统是瞠目咋舌，以后始知有军令。自继光镇边数年，节制严明，器械犀利，无论什么巨寇，都闻风远避，不敢问津了。极写继光寥寥数语，胜读一部《练兵实纪》。复起曹邦辅为兵部侍郎，与王遴等督御宣府大同。都御史栗永禄守昌平，护陵寝，刘焘屯天津，守通州粮储，总督王崇古、谭纶，主进剿机宜，戴才管理饷

运，彼此协力，边境稍宁。乃值鞑靼部酋俺答，为了色欲熏心，酿出一件萧墙祸隙，遂令中国数十百年的寇患，从此洗心革面，归服大明，这也是明朝中叶的幸事。巨笔如椽。

原来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早年病殁，遗儿把汉那吉，年幼失怙，为俺答妻一克哈屯所育。哈屯一作哈敦，系鞑靼汗妃名号。既而长成，为娶比吉女作配，因相貌丑劣，不惬夫意。嗣自聘袄尔都司女，袄尔都司，即鄂尔多斯，为蒙古部落之一。号三娘子，就是俺答长女所生，依名分上论来，是俺答的外孙女，娶作孙妇，倒也辈分相当。《纪事本末》谓三娘子受袄儿都司之聘，俺答闻其美，夺之，别以那吉所聘免搀金的女，偿袄儿，《通鉴》谓系直接孙妇，今从之。这位三娘子貌美似花，仿佛一个塞外昭君，天然娇艳。把汉那吉正为她艳丽动人，所以再三央恳，才得聘定。至娶了过门，满望消受禁脔，了却相思滋味。谁知为俺答所见，竟艳羡的了不得，他想了一计，只说孙妇须入见祖翁，行盥馈礼。把汉那吉不知有诈，便令三娘子进去。三娘子自午前入谒，到了晚间，尚未出来。想是慢慢儿的细盥，慢慢儿的亲馈。那时把汉那吉，等得烦躁起来，差人至俺答帐外探望，毫无消息，匆匆返报，把汉那吉始知有异，自去探听，意欲闯入俺答内寝，偏被那卫卒阻住，不令入内。把汉那吉气愤不过，想与卫卒斗殴，有几个带笑带劝道："好了好了，这块肥羔儿，已早入老大王口中了。此时已经熔化，若硬要他吐了出来，也是没味，何若由他去吃，别寻一个好羔儿罢。"俺答夺占孙妇，不配出艳语点染，但从卫卒口中，以调侃出之，最为耐味。把汉那吉闻了此语，又是恨，又是悔，转思此言亦似有理，况且双手不敌四拳，平白地被他殴死，也不值得；想到此处，竟转身趋出，回到住所，与部下阿力哥道："我祖夺我妇，且以外孙女为妻，大彘不如，我不能再为他孙，只好别寻生路了。"阿力哥道："到哪里去？"把汉那吉道："不如去投降明朝，中国素重礼义，当不至有此灭伦呢。"恐也难必。阿力哥奉命，略略检好行囊，遂与把汉那吉，及那吉原配比吉女，夤夜出亡，竟奔大同，叩关乞降。大同巡抚方逢时，转报总督王崇古，崇古以为可留，命他收纳。部将谏阻道："一个孤竖，何足重轻，不如勿纳为是。"崇古道："这是奇货可居，如何勿纳？俺答若来索还，我有叛人赵全等，尚在他处，可教他送来互易；否则因而抚纳，如汉朝质子故例，令他招引旧部，寓居近塞。俺答老且死，伊子黄台吉不及乃父，我可命他出塞，往抗台吉，彼为蚌鹬，我作渔人，岂非一条好计么？"计固甚善。随命一面收纳降人，一面据实上奏，并申己意。廷议纷纷不决，独高拱、张居正两人，以崇古所议，很得控边要策，力主照行。穆宗亦以为外人慕义，前来降顺，应加优抚云云。于是授把汉那吉

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衣一袭。

俺答妻一克哈屯，恐中国诱杀爱孙，日夜与俺答吵闹，俺答亦颇有悔心，遂纠众十万，入寇明边。王崇古飞檄各镇，严兵戒备，大众坚壁清野，对待俺答。俺答攻无可攻，掠无可掠，弄得进退两难，不得已遣使请命。崇古命百户鲍崇德往谕，令缚送赵全等人，与把汉那吉互换。鲍崇德素通蒙文，至俺答营，俺答踞坐相见，崇德从容入内，长揖不拜。俺答叱道："何不下跪？"崇德道："天朝大使，来此通问，并没有拜跪的礼仪。况朝廷待尔孙甚厚，今无故称兵，岂欲令尔孙速死么？"开口即述及乃孙，足使俺答夺气。俺答道："我孙把汉那吉，果安在否？"崇德道："朝廷已封他为指挥使，连阿力哥亦授为千户，岂有不安之理？"俺答乃离座慰劳，并设酒款待崇德，暗中却遣骑卒驰入大同，正待禀报巡抚，入候那吉，猛见那吉蟒衣貂帽，驰马出来，气度优闲，居然一个天朝命吏。想是逢时特遣出来。当下与骑卒说了数语，无非是抱怨祖父，怀念祖母等情。骑卒回报俺答，俺答感愧交集，便语崇德道："我孙得授命官，足见上国隆情，但此孙幼孤，为祖母所抚育，祖母时常系念，所以吁请使归，还望贵使替我转报。"崇德道："赵全等早至，令孙必使晚归。"俺答喜甚，便屏退左右，密语崇德道："我不为乱，乱由全等，天子若封我为王，统辖北方诸部，我当约令称臣，永不复叛，我死后，我子我孙，将必袭封，世世衣食中国，尚忍背德么？"已被恩礼笼络住了。崇德道："大汗果有此心，谨当代为禀陈，想朝廷有意怀柔，断不辜负好意。"俺答益加欣慰，遂与崇德饯行。入席时，折箭为誓道："我若食言，有如此箭！"崇德亦答道："彼此一致，各不食言。"当下畅饮尽欢，方才告别。俺答复遣使与崇德偕行，返谒崇古，崇古亦厚待来使，愿如前约。俺答乃诱执赵全等九人来归。

先是山西妖人吕镇明，借白莲妖术，谋为不轨，事败伏诛。余党赵全、李自馨、刘四、赵龙等，逃归俺答，驻扎边外古丰州地，号为板升。已而明边百户张文彦，游击家丁刘天祺，边民马西川等，统往依附，有众万人，因尊俺答为帝。全治第如王府，门前署着开化府三字，声势显赫，且屡嗾俺答入寇，于中取利。为虎作伥，全等之肉，其足食乎？至是俺答托词进兵，诱令赵全等入见。全等欣然而来，不图一入大营，即被伏兵擒住，当由俺答遣众数千，押赵全等至大同。王崇古亦发兵收受，悉送阙下。鸷鸟入笼，暴虎投阱，还有什么希望？只落得枭首分尸，脔割以尽，死有余辜。这且不消细说了。

惟把汉那吉，有诏令归，那吉犹恋恋不欲行，崇古婉谕道："你与

祖父母，总是一脉的至亲，现既诚心要你归去，你尽管前行。倘你祖再若虐待，我当发兵十万，替你问罪。我朝恩威及远，近正与你祖议和，将来你国奉表通贡，往来不绝，你亦可顺便来游，何必怏怏呢。”那吉闻言，不由的双膝跪下，且感且泣道：“天朝如此待我，总帅如此厚我，我非木石，死生相感。如或背德，愿殛神明。”北人不复反了。崇古亲自扶起，也赐酒为饯，酒阑席散，那吉才整装辞行，挈妻偕归。阿力哥亦随同归去。俺答见了那吉，倒也不加诘责，依然照常相待，惟据住三娘子，仍不归还，亏他厚脸。只遣使报谢，誓不犯边。王崇古遂为俺答陈乞四事：（一）请给王印，如先朝忠顺王故事，（二）请许贡入京，比从前朵颜三卫，各贡使贡马三十匹；（三）请给铁锅，议广锅十斤，炼铁五斤，洛锅生粗每十斤，炼铁三斤，但准以敝易新，免他铸为兵器；（四）请抚赏部中亲族布匹米豆，散所部穷兵，僦居塞上，俾得随时小市。穆宗览奏，诏令廷臣集议。高拱、张居正等，请外示羁縻，内修战备，乃封俺答为顺义王，名所居城曰归化城。俺答弟昆都力，并其子辛爱等，皆授都督同知等官。封把汉那吉为昭勇将军，指挥如故。后来河套各部，也求归附，明廷一视同仁，分授官职。嗣是西塞诸夷，岁来贡市，自宣大至甘肃，边陲晏然，不用兵革，约数十年，这且慢表。

且说穆宗在位六年，一切政令，颇尚简静，内廷服食，亦从俭约，岁省帑项数万金。惟简约有余，刚明不足，所以辅政各臣，互相倾轧，门户渐开，寖成积弊。这是穆宗一生坏处。高拱、张居正，起初还是莫逆交，所议朝事，彼此同心，后来亦渐渐相离，致启怨隙。想总为权利起见。拱遂荐用礼部尚书高仪，入阁办事，无非欲隐植党与，排挤居正。会隆庆六年闰三月，穆宗御皇极门，忽然疾作，还宫休养。又过两月，政躬稍愈，即出视朝政，不料出宫登陛，甫升御座，忽觉眼目昏黑，几乎跌下御座来。幸两旁侍卫，左右扶掖，才得还宫。自知疾不可为，亟召高拱、张居正入内，嘱咐后事。两人趋至榻前，穆宗只握定高拱右手，款语备至，居正在旁，一眼也不正觑。嗣命两人宿乾清门，夜半病剧，再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同受顾命，未几驾崩，享年三十六岁。穆宗继后陈氏无子，且多疾病，尝居别宫，隆庆二年，立李贵妃子翊钧为太子。五年，复立翊钧弟翊镠为潞王。翊钧幼颇聪慧，六岁时，见穆宗驰马宫中，他即叩马谏阻道：“陛下为天下主，独骑疾骋，倘一衔橛，为之奈何？”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穆宗爱他伶俐过人，下马慰勉，即立为太子。陈皇后在别宫，太子随贵妃往候起居，每晨过从，很得皇后欢心。后闻履声，尝为强起，取经书琐问，无不响答。贵妃亦喜，所以后妃情好，亦甚密切，向无闲言。至是太子嗣位，年才十龄，

后来庙号神宗，小子亦即以神宗相称。诏命次年改元，拟定万历二字。

这时候有个中官冯保，久侍宫中，颇得权力，本应依次轮着司礼监，适高拱荐举陈洪及孟冲，保几失位，遂怨高拱。独张居正与他相结，很是契合。当穆宗病重时，居正处分十余事，均用密书示保。拱稍有所闻，面诘居正道："密函中有什么大事？国家要政，应由我辈作主，奈何付诸内竖。"居正闻言，不禁面颊发赤，勉强一笑罢了。确有些难以为情。到了穆宗晏驾，保诈传遗诏，自称与阁臣等同受顾命。及神宗登极，百官朝贺，保竟升立御座旁，昂然自若，举朝惊愕，只因新主登基，不便多说。朝贺礼成，保即奉旨掌司礼监，又督东厂事务，总兼内外，权焰逼人。拱以主上幼冲，应惩中官专政，遂毅然上疏，请减轻司礼监权柄，又嘱言官合疏攻保，自己拟旨斥逐。计算停当，即遣人走报居正，嘱他从中出力。居正假意赞成，极口答应，暗地里却通知冯保，令他设法自全。居正为柱石大臣，谁意却如此叵测。保闻言大惧，亟趋入李贵妃宫中，拜倒尘埃，磕头不绝。贵妃问为何事？保只磕头，不说话。待贵妃问了三五次，方流下两行眼泪，呜呜哭诉道："奴才被高阁老陷害，将加斥逐了。高阁老忿奴才掌司礼监，只知敬奉太后皇上，不去敬奉他们，所以嗾使言官，攻讦奴才。高阁老擅自拟旨，将奴才驱逐，奴才虽死不足惜，只奴才掌司礼监，系奉皇上特旨，高阁老如何可以变更？奴才不能侍奉太后皇上，所以在此悲泣，请太后作主，保全蚁命。"无一语不中听，无一字不逞刁。说到此处，又连磕了几个响头。李贵妃怒道："高拱虽系先皇旧辅，究竟是个臣子，难道有这般专擅么？"保又道："高拱跋扈，朝右共知，只因他位尊势厚，不敢奏劾，还请太后留意！"贵妃点首道："你且退去！我自有法。"保拭泪而退。越日召群臣入宫，传宣两宫特旨，高拱欣然直入，满拟诏中必逐冯保，谁知诏旨颁下，并不是斥逐冯太监，乃是斥逐一个高大学士。正是：

骑梁不成，反输一跌。

古谚有言，弄巧反拙。

高拱闻到此诏，不由的伏在地上，几不能起。欲知高拱被逐与否，且至下回说明。

俺答恃赵全等为耳目，屡犯朔方，城狐社鼠，翦灭不易，设非把汉那吉叩关请降，亦何自弭兵戢衅？而原其致此之由，则实自三娘子始。何来尤物，乃胜于中国十万兵耶？且为鞑靼计，亦未尝无利。中外修和，交通贡市，彼此罢兵数十年，子

子孙孙，均得安享荣华，宁非三娘子之赐？然则鞑靼之有三娘子，几成为奇人奇事，而王崇古之因利招徕，亦明季中之一大功臣也。穆宗在位六年，乏善可纪，惟任用边将，最称得人，意者其亦天恤民艰，暂俾苏息耶？至穆宗崩而神宗嗣，中官冯保，又复得势，内蠹复萌，外奸乘之，吾不能无治少乱多之叹矣。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却说高拱入朝听旨，跪伏之下，几乎不能起身。看官！你道这旨中如何说法，由小子录述如下：

> 皇后皇贵妃皇帝旨曰："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至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乃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悉自洗涤，竭忠报国，有蹈往辙，典刑处之。"

还有一桩触目惊心的事件，这传宣两宫的诏旨，便是新任司礼监的冯保。高拱跪着下面，所闻所见，全出意料，真气得三尸暴炸，七窍生烟；可奈朝仪尊重，不容放肆，那时情不能忍，又不敢不忍，遂致跪伏地上，险些儿晕了过去。至宣诏已毕，各大臣陆续起立，独高拱尚匍伏在地，张居正不免惊疑，走近扶掖。拱方勉强起身，狼狈趋出，返入京寓，匆匆的收拾行李，雇了一乘牛车，装载而去。居正与高仪，上章乞留。居正、冯保，通同一气，还要假惺惺何为？有旨不许。嗣复为请驰驿归籍，才算照准。未几，高仪又殁，假公济私的张江陵，遂裒然为首辅了。

先是居正入阁后，由吏部侍郎，升任尚书，兼太子太傅，寻晋封少傅，至是又加授少师。高仪的遗缺，任了礼部尚书吕调阳，惟一切典礼，仍由居正规定。追谥先考为庄皇帝，庙号穆宗。又议将陈皇后及李贵妃，各上尊号。明制于天子新立，必尊母后为皇太后，若本身系妃嫔所出，生母亦得称太后，惟嫡母应特加徽号，以示区别。是时太监冯保，欲媚李贵妃，独讽示居正，拟欲并尊。居正不便违慢，但令廷臣复议。廷臣只知趋承，乐得唯唯诺诺，哪个敢来拦阻？当下尊陈后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仁圣居慈庆宫，慈圣居慈宁宫。居正请慈圣移居乾清宫，视帝起居，当蒙允准。慈圣太后驭帝颇严，每日五更，必至御寝，呼令起床，敕左右掖帝坐着。进水盥面，草草供点，即令登舆御殿，朝罢入宫，帝或嬉游，不愿读书，必召使长跪，以此神宗非常敬畏。且与仁圣太后，始终亲切，每遇神宗进谒，辄问往慈庆宫去

未？所以神宗谒慈圣毕，必往谒仁圣。至外廷大事，一切倚任阁臣，未尝干预。冯保虽承后眷，却也不敢导帝为非。居正受后嘱托，亦思整肃朝纲，不负倚畀，可见母后贤明，得使内外交儆。于是请开经筵，酌定三、六、九日视朝，余日御文华殿讲读，并进《帝鉴图说》，且在旁指陈大义。神宗颇喜听闻，即命宣付史馆，赐居正银币等物。万历改元，命成国公朱希忠，及张居正知经筵事。居正入直经筵，每在文华殿后，另张小幄，造膝密语。一日，在直庐感病，神宗手调椒汤，亲自赐饮，真所谓皇恩优渥，无微不至呢。

是年元宵，用居正言，以大丧尚未经年，免张灯火。越日早朝，神宗正出乾清宫，突见一无须男子，神色仓皇，从甬道上疾趋而入。侍卫疑是宦官，问他入内何干，那人不答。大众一拥上前，将他拿住，搜索袖中，得利匕首一柄，即押至东厂，令司礼监冯保鞫讯。保即刻审问，供称姓王名大臣，天下宁有自名王大臣者，其假可知。由总兵戚继光部下来的。保问毕，将他收系，即往报张居正，复述供词。居正道："戚总兵方握南北军，忠诚可靠，想不至有意外情事。"保迟疑未答。居正微笑道："我却有一计在此。"保问何计？居正附保耳低语道："足下生平所恨，非高氏么？今可借这罪犯身上，除灭高氏。"何苦乃尔。保大喜道："这计一行，宿恨可尽消了。还有宫监陈洪，也是我的对头，从前高拱尝荐为司礼，此番我亦要牵他在内，少师以为何如？"居正道："这由足下自行裁夺便了。"保称谢而去，即令扫厕小卒，名叫辛儒，授他密言，往教罪犯王大臣。辛儒本是狡黠，趋入狱内，先与大臣婉语一番。嗣后备了酒食，与大臣对饮，渐渐的问他履历。大臣时已被酒，便道："我本是戚帅部下三屯营南兵，偶犯营规，被他杖革，流落京师，受了许多苦楚。默念生不如死，因闯入宫中，故意犯驾，我总教咬住戚总兵，他也必定得罪。戚要杖我，我就害戚，那时死亦瞑目了。"犯规被斥，犹思报复，且欲加戚逆案，叵测极矣。辛儒道："戚总兵为南北保障，未见得被你扳倒，你不过白丧了一条性命，我想你也是个好汉，何苦出此下策？目今恰有一个极好机会，不但你可脱罪，且得升官发财，你可愿否？"大臣听到此言，不禁起立道："有这等好机会么？我便行去，但不知计将安出。"辛儒低声道："你且坐着！我与你细讲。"大臣乃复坐下，侧耳听着。辛儒道："你但说是高相国拱，差你来行刺的。"大臣摇首道："我与高相国无仇，如何扳他？"不肯扳诬高相国，如何怨诬戚总兵。辛儒道："你这个人，煞是有些呆气。高相国为皇太后皇上所恨，所以逐他回籍，就是大学士张居正，司礼监冯保，统是与高有隙，若你扳倒了他，岂不是内外快心，得邀重赏么？"大臣道："据你说来，我为高相国所差。我既愿受差使，岂不是先自坐罪

么？”辛儒道：“自首可以免罪。且此案由冯公审讯，冯公教我授你密计，你若照计而行，冯公自然替你转圜呢。”大臣听至此处，不禁离座下拜道：“此言果真，你是我重生父母哩。”辛儒把他扶起，复与他畅饮数杯，便出狱报知冯保。

保即提出大臣复讯。大臣即一口咬定高拱，保不再细诘，即令辛儒送他还狱，并给大臣蟒袴一条，剑二柄，剑首都饰猫睛异宝，俟将来廷讯时，令说为高拱所赠，可作证据。并嘱使不得改供，定畀你锦衣卫官职，且赏千金，否则要搒掠至死，切记勿忘！大臣自然唯唯听命。冯保即据伪供上闻，且言内监陈洪，亦有勾通消息，已逮入狱中。一面饬发缇骑，飞速至高拱里第，拿回家仆数人，严刑胁供。居正亦上疏请诘主使，两路夹攻，高拱不死，亦仅矣。闹得都下皆闻，人言藉藉。

居正闻物议沸腾，心下恰也未安，私问吏部尚书杨博，博正色道：“这事情节离奇，一或不慎，必兴大狱。今上初登大宝，秉性聪明，公为首辅，应导皇上持平察物，驯至宽仁。况且高公虽愎，何至谋逆，天日在上，岂可无故诬人？”居正被他说得羞惭，不由的面赤起来，勉强答了一二语，即归私第。忽报大理寺少卿李幼孜到来，李与居正同乡，当然接见。幼孜扶杖而入，居正便问道：“足下曳杖来此，想系贵体违和。”幼孜不待说毕，就接口道：“抱病谒公，无非为着逆案，公若不为辩白，将来恐污名青史哩。”居正心中一动，勉强应道：“我正为此事担忧，何曾有心罗织。”幼孜道：“叨在同乡，所以不惮苦口，还祈见谅！”居正又敷衍数语，幼孜方才别去。

御史钟继英上疏，亦为高拱营救，暗中且指斥居正，居正不悦，拟旨诘问。左都御史葛守礼，往见尚书杨博道：“大狱将兴，公应力诤，以全大体。”博答道：“我已劝告张相国了。”守礼又道：“今日众望属公，谓公能不杀人媚人，公奈何以已告为辞？须再去进陈，务免大狱方好哩！”博乃道：“我与公同去，何如？”守礼欣然愿行，遂偕至居正宅中。居正见二人到来，便开口道：“东厂狱词已具，俟同谋人到齐，便奏请处治了。”守礼道：“守礼何敢自附乱党！但高公谅直，愿以百口保他。”居正默然不应。杨博亦插入道：“愿相公主持公议，保全元气。东厂中人，宁有良心？倘株连众多，后患何堪设想？”居正仍坐在当地，不发一言。博与守礼，复历数先朝政府，如何同心辅政，弼成郅治，到了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人，互相倾轧，相名坐损，可为殷鉴。居正甚不耐烦，竟忿然道：“两公今日，以为我甘心高公么？厂中揭帖具在，可试一观！”说至此，奋身入内，取厂中揭帖，出投博前道：“公请

看来！与我有无干涉！”全是意气用事。博从容取阅，从头细瞧，但见帖中有二语云：“大臣所供，历历有据。”这“历历有据”四字，乃是从旁添入，默认字迹，实系居正手笔。偏露出马脚来。当下也不明说，惟嗤然一笑，又将揭帖放入袖中。居正见一笑有因，猛忆着有四字窜改，只好支吾说道：“厂中人不明法理，故此代易数字。”守礼道：“机密重情，不即上闻，岂可先自私议？我两人非敢说公甘心高氏，但是目下回天，非仗公力不可！”杨、葛两公，可谓有心人，看出破绽，仍用婉言，不怕居正不承。居正至此，无可推诿，方揖谢道：“如可挽回，敢不力任。但牵挽牛尾，很觉费事，如何可以善后呢？”杨博道：“公特不肯力任呢！如肯力任，何难处置，现惟得一有力世家，与国家义同休戚，便可托他讯治了。”居正感悟，欣然道：“待我入内奏闻，必有以报两公。”两人齐声道：“这是最好的了，造福故家，留名史策，均在此举哩！”说罢，拱手告别。

居正送出两人，即入宫请独对，自保高拱无罪，请特委勋戚大臣，澈底查究。神宗乃命都督朱希孝，左都御史葛守礼，及冯保会审王大臣。希孝系成国公朱希忠弟，接了此旨，忙与乃兄商议道：“哪个奏闻皇上，弄出这个难题目，要我去做？一或失察，恐宗祀都难保了。”说着，掩面涕泣。正是庸愚。希忠也惶急起来，相对哭着。一对饭桶，不愧难兄难弟。哭了半晌，还是希忠有点主意，令希孝去问居正。居正与语道：“不必问我，但去见吏部杨公，自有方法。”希孝当即揖别，往谒杨博，且语且泣。博笑道：“这不过借公勋戚，保全朝廷大体，我等何忍以身家陷公？”希孝呜咽道：“欲平反此狱，总须搜查确证，方免谗言。”博又道：“这又何难！”当下与希孝密谈数语。希孝才改忧为喜，谢别而回，暗中恰遣了校尉，先入狱中，讯明刀剑来由。大臣始不吐实，经校尉威吓婉诱，方说由辛儒缴来，并将他指使改供事，略说一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罪犯，冯保也未免自误。校尉复说道：“国家定制，入宫谋逆，法应灭族，奈何自愿引罪？你不如吐实，或可减免。”大臣凄然道：“我实不知。辛儒说我持刀犯驾，罪坐大辟，因教我口供如此，不特免罪，且可富贵，谁知他竟是诳我呢！”说至此，大哭不止。校尉反劝慰一番，始行复命。

适高氏家人，已逮入京，希孝乃偕冯保、葛守礼，三人升厅会审。明朝故事，法司会审，须将本犯拷打一顿，叫作杂治。大臣上得法庭，冯保即命杂治，校尉走过，洗剥大臣衣服，大臣狂呼道：“已经许我富贵，为何杂治我？”校尉不理，将他搒掠过了，方推近公案跪下。希孝先命高氏家人，杂列校役中，问大臣道：“你看两旁校役，有无认

识？”大臣忍着痛，张目四瞧，并无熟人，便道：“没有认识。”冯保即插嘴道：“你敢犯驾，究系何人主使，从实供来！”大臣瞪目道：“是你差我的。”保闻言大惊，勉强镇定了神，复道：“你不要瞎闹！前时为何供称高相国？”大臣道：“是你教我说的。我晓得什么高相国？”又证一句，直使冯保无地自容。保失色不语。希孝复问道：“你的蟒袴刀剑，从何得来？”大臣道：“是冯家仆辛儒，交给我的。”索性尽言，畅快之至。保听着这语，几欲逃座，两肩乱耸，态度仓皇。还是希孝瞧不过去，替保解围道：“休得乱道！朝廷的讯狱官，岂容你乱诬么？”遂命校尉将大臣还押，退堂罢讯。

保踉跄趋归，暗想此案尴尬，倘大臣再有多言，我的性命，也要丢去，便即遣心腹入狱，用生漆调酒，劝大臣饮下，大臣不知是计，一口饮讫，从此做了哑子，不能说话。此时宫内有一殷太监，年已七十多岁，系资格最老的内侍，会与冯保同侍帝侧，谈及此事。殷太监启奏道：“高拱忠臣，岂有此事！”又旁顾冯保道：“高胡子是正直人，不过与张居正有嫌，居正屡欲害他，我辈内官，何必相助！”原来高拱多须，所以称为胡子。保闻言，神色渐沮。内监张宏，亦力言不可，于是狱事迁延。等到刑部拟罪，只把大臣斩决，余免干连。一番大风浪，总算恬平，这也是高拱不该赤族，所以得此救星。拱闻此变，益发杜门谢客，不问世事。拱本河南新郑人，嗣后出仕中州的官吏，不敢再经新郑，往往绕道而去。统是偷生怕死的人物。至万历六年，拱方病殁，居正奏请复拱原官，给与祭葬如例。又似强盗发善心。惟冯保余恨未释，请命太后一切赐恤，减从半数。祭文中仍寓贬词，后来追念遗功，方赠拱太师，予谥文襄。小子有诗咏高拱道：

自古同寅贵协恭，胡为器小不相容？

若非当日贤臣在，小过险遭灭顶凶。

欲知明廷后事，且俟下回续陈。

冯保一小人耳，小人行事，阴贼险狠，固不足责。张居正称救时良相，乃与内监相毗，倾害高拱，彼无不共戴天之仇，竟思戮高氏躯，赤高氏族，何其忮刻若此耶？设非杨、葛诸大臣，力谋平反，则大狱立兴，惨害甚众。居正试反己自问，其亦安心否乎？殷、张两内监，犹有人心，令居正闻之，能毋汗下。至于冯保讯狱，三问三供，世之设计害人者，安能尽得王大臣，使之一反噬乎？保益恚恨，且药哑王大臣，令之不能再

说。小人之心，甚于蛇蝎，良足畏也！然观王大臣供词，令我心快不已，为之饮一大白。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却说张居正既握朝纲，一意尊主权，课吏治，立章奏，考成法，定内外官久任法。百司俱奉法守公，政体为之一肃。两宫太后，同心委任，凡遇居正进谒，必呼先生，且云皇上若有违慢，可入内陈明，当为指斥云云。于是居正日侍经筵，就是讲解音义，亦必一一辨正，不使少误。某日，神宗读《论语·乡党篇》，至“色勃如也”句，“勃”字误读作“背”字，居正在旁厉声道：“应作勃字读。”神宗吓了一跳，几乎面色如土。同列皆相顾失色，居正尚凛凛有怒容。后来夺官籍家之祸，即基于此。嗣是神宗见了居正，很是敬畏。居正除进讲经书外，又呈入御屏数幅，各施藻绘，凡天下各省州县疆域，以及职官姓名，均用浮签标贴，俾供乙览。一日讲筵已毕，神宗问居正道：“建文帝出亡，做了和尚，这事果的确否？”居正还奏道：“臣观国史，未载此事，只闻故老相传，披缁云游，题诗田州寺壁上，约有数首，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七字，臣尚记得。或者果有此事，亦未可知。”神宗叹息数声，复命居正录诗以进。居正道：“这乃亡国遗诗，何足寓目！请录皇陵石碑，及高皇帝御制文集，随时备览，想见创业艰难，圣谟隆盛呢。”神宗称善。至次日，居正即录皇陵碑文呈览。神宗览毕，即语居正道：“朕览碑文，读至数过，不觉感伤欲泣了。”居正道：“祖宗当日艰难，至于如此。皇上能效法祖宗，方可长保大业哩。”乃申述太祖微时情状，及即位后勤俭等事。神宗怆然道：“朕承祖宗大统，敢不黾勉，但也须仗先生辅导呢！”由是累有赏赐，不可胜纪。最著的是银章一方，镌有“帝赉忠良”四字。又有御书匾额两方，一方是“永保天命”，一方是“弼予一人”。

居正以在阁办事，只有吕调阳一人，不胜烦剧，复引荐礼部尚书张四维。四维尝馈问居正，四时不绝，所以居正一力荐举。向例入阁诸臣，尝云同某人等办事，至是直称随元辅居正等办事。四维格外谦恭，对着居正，不敢自称同僚，仿佛有上司属吏的等级，平时毫无建白，只随着居正拜赐进宫罢了。卑屈至此，有何趣味。惟四维入阁后，礼部尚书的遗缺，就用了万士和。士和初官庶吉士，因忤了严嵩，改为部曹，累任按察布政使，并著清节，及入任尚书，屡上条奏，居正颇嫉他多言。会拟越级赠朱希忠王爵，士和力持不可，给事中余懋学，奏请政从宽大，被居正斥他讽谤，削籍为民。士和又上言懋学忠直，不应摧抑，

自遏言路。种种忤居正意，遂令给事中朱南雍，奏劾士和，士和因谢病归休。

适蓟州总兵戚继光，击败朵颜部长董狐狸，生擒狐狸弟长秃，狐狸情愿降附，乞赦乃弟。继光乃将长秃释回，酌定每岁贡市，一面由巡按辽东御史刘台，上书奏捷。居正以巡按不得报军功，劾台违制。台亦抗章劾居正，说他擅作威福，如逐大学士高拱，私赠成国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张四维等为爪牙，排斥万士和、余懋学等，统是罔上行私的举动，应降旨议处等情。居正自入阁秉政，从未遇着这种弹章，见了此疏，勃然大怒，当即具疏乞归。神宗急忙召问，居正跪奏道："御史刘台，谓臣擅威福，臣平日所为，正未免威福自擅呢。但必欲取悦下僚，臣非不能，怎奈流弊一开，必致误国。若要竭忠事上，不能不督饬百官。百官喜宽恶严，自然疑臣专擅。臣势处两难，不如恩赐归休，才可免患。"说至此，随即俯伏，泣不肯起。无非要挟。神宗亲降御座，用手掖居正道："先生起来！朕当逮问刘台，免得他人效尤。"居正方顿首起谢。当下颁诏辽东，逮台入京，拘系诏狱，嗣命廷杖百下，拟戍极边。居正反上疏救解，故智复萌。乃除名为民。未几，辽东巡抚张学颜，复诬劾台匿赎锾，想是居正嗾使。因复充戍浔州。台到戍所，就戍馆主人处，饮酒数杯，竟致暴毙。这暴毙的情由，议论不一，明廷并未诘究，其中弊窦，可想而知，毋庸小子赘说了。不说之说，尤胜于说。

到了万历五年，居正父死，讣至京师。神宗手书宣慰，又饬中使视粥止哭，络绎道路，赙仪格外加厚，连两宫太后，亦有特赙，惟未曾谕留视事。时李幼孜已升任户部侍郎，欲媚居正，首倡夺情的议论。冯保与居正友善，亦愿他仍然在朝，可作外助，遂代为运动，传出中旨，令吏部尚书张瀚，往留居正。居正也恐退职以后，被人陷害，巴不得有旨慰留，但面子上似说不过去，只好疏请奔丧，暗中恰讽示张瀚，令他奏留居正。瀚佯作不知，且云："首相奔丧，应予殊典，应由礼部拟奏，与吏部无涉。"居正闻言，很是忿恨。又浼冯保传旨，责瀚久不复命，失人臣礼，勒令致仕。于是一班趋炎附势的官员，陆续上本，请留首辅，奏中大意，无非把移孝作忠的套话，敷衍满纸。移孝作忠四字，岂是这般解法。居正再请终制，有旨不许。又请在官守制，不入朝堂，仍预机务，乃邀允准。连上朝都可免得，是居正死父，大是交运。居正得遂私情，仍然亲裁政务，与没事人一般。

会值日食告变，编修吴中行，及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等，应诏陈言，均说居正忘亲贪位，炀蔽圣聪，因干天变云

云。居正得了此信，愤怒的了不得，当下通知冯保，教他入诉神宗，概加廷杖。大宗伯马自强，急至居正府第，密为营解。居正见了自强，略谈数语，便扑的跪下，带哭带语道："公饶我！公饶我！"自强正答礼不迭，忽闻掌院学士王锡爵到来，居正竟踉跄起身，趋入丧次。锡爵径至丧次中，晤见居正，谈及吴、赵等上疏，致遭圣怒等事。居正淡淡的答道："圣怒正不可测哩。"锡爵道："圣怒亦无非为公。"语尚未讫，居正又跪倒地上，勃然道："公来正好！快把我首级取去，免致得罪谏官！"一面又举手作刎颈状，并道："你何不取出刀来？快杀我！快快杀我！"好似泼妇撒赖。锡爵不防到这一着，吓得倒退倒躲，一溜烟的逃出大门去了。马自强亦乘势逃去。隔了数日，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同受廷杖。侍讲于慎行、田一儁、张佐、赵志皋，修撰习孔教、沈懋学等，具疏营救，俱被冯保搁住。进士邹元标，复上疏力谏，亦坐杖戍。南京御史朱鸿模，遥为谏阻，并斥为民。且诏谪吴、赵、艾、沈四人，吴中行、赵用贤即日出都，同僚相率观望，无一人敢去送行，只有经筵讲官许文穆赠中行玉杯一只，用贤犀杯一只，玉杯上镌着三语道：

> 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蔺生气，追追琢琢永成器。

犀杯上镌着六语道：

> 文羊一角，具理沈黝，不惜刻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古人说得好："人心未泯，公论难逃"，为了居正夺情，各官受谴等事，都下人士，各抱不平。夤夜里乘人不备，竟向长安门外，挂起匿名揭帖来。揭帖上面，无非是谤议居正，说他无父无君，迹同莽、操。事为神宗所闻，又颁谕朝堂道：

> 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乃借纲常之说，肆为诬论，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兹已薄处，如此后再有党奸怀邪，必从重惩，不稍宽宥，其各凛遵！

这谕下后，王锡爵、于慎行、田一儁、沈懋学等，先后乞病告归。既而彗星现东南方，光长竟天，当下考察百官，赵志皋、张佐、习孔教等，又相继迁谪，算作厌禳星变的计画，这正是想入非非了。越年，神宗将行大婚礼，令张居正充纳采问名副使。给事中李涑，奏称居正持

丧，不宜与闻大婚事，乞改简大臣。神宗不允，传皇太后谕旨，令居正变服从吉，居正遂奉旨照办。等册后礼成，方乞归治葬。神宗召见平台，特赐慰谕道："朕不能舍去先生，但恐伤先生孝思，不得已暂从所请。惟念国事至重，朕无所依赖，未免怀忧。"居正叩首道："臣为父治葬，不能不去，只乞皇上大婚以后，应撙节爱养，留心万几。"说毕，伏地恸哭。恸哭何为？无非要结人主。神宗亦为之凄然，不禁堕泪道："先生虽行，国事尚宜留意。此后倘有建白，不妨密封言事。"居正称谢而起，进辞两宫太后，各赐赆金，慰谕有加。

居正归后，神宗复敕大学士吕调阳等，如遇大事，不得专决，应驰驿至江陵，听居正处分。既而由春入夏，又有旨征令还朝。居正以母老为辞，不便冒暑北行，请俟秋凉就道。神宗又遣指挥翟汝敬，驰驿敦促，更令中使护居正母，由水道启行。居正乃遵旨登程，所经州县，守臣多跪谒；就是抚按长吏等，亦越界送迎，身为前驱。及到京师，两宫又慰劳备至，赏赉有加。居正母至，概照前例。惟吕调阳自惭伴食，托病乞休，起初未蒙俞允，至居正还朝，再疏告归，乃准令致仕，解组归田去了。还算有些气节。

是时神宗已册后王氏，伉俪情深，不劳细说。独李太后以帝已大婚，不必抚视，仍返居慈宁宫，随召居正入内，与语道："我不便常视皇帝，先生系国家元辅，亲受先帝付托，还希朝夕纳诲，毋负顾命！"居正唯唯而退。嗣是居正格外黾勉，所有军国要政，无不悉心筹画。内引礼部尚书马自强，及吏部侍郎申时行，参赞阁务，外任尚书方逢时，总督宣大，总兵李成梁，镇抚辽东。方逢时与王崇古齐名，崇古内用，逢时专任边事，悉协机宜。李成梁骁悍善战，屡摧塞外巨寇，积功封宁远伯，内外承平，十年无事。

居正又上肃雍殿箴，劝神宗量入为出，罢节浮费，复尽汰内外冗员，严核各省财赋。只神宗年龄寖长，渐备六宫，令司礼监冯保，选内竖三千五百人入宫，充当使令。内有孙海、客用两奄竖，便佞狡黠，得邀宠幸，嘉靖、隆庆两朝，非无秕政，而中官不闻横行，良由裁抑得宜之故。至此又复开端，渐成客、魏之弊。尝导神宗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马持刀，仿佛似镖客一般。既而出幸西城，免不得饮酒陶情，逢场作戏。一夕，神宗被酒，命随侍太监，按歌新声。曲调未谐，竟惹动神宗怒意，拔出佩剑，欲斫歌竖头颅，还是孙、客两人，从旁解劝，方笑语道："头可恕，发不可恕。"遂令他脱下头巾，将发割去，想是从曹操处学来。惟彼割己发，而此割人发，不无异点。这事被冯保闻知，便

去禀诉李太后。太后大怒，自着青布袍，撤除簪珥，此是姜后脱簪珥待罪之意。令宣神宗入宫，一面传语居正，速即上疏极谏。神宗得着消息，不免惊慌，可奈母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儿的入慈宁宫。一进宫门，便闻太后大声催促。到了望见慈容，形神服饰，与寻常大不相同，不觉心胆俱战，连忙跪下磕头。太后瞋目道："你好！你好！先皇帝付你大统，叫你这般游荡么？"神宗带抖带语道："儿、儿知罪了，望母后宽恕！"太后哼了一声道："你也晓得有罪么？"说至此，冯保已捧呈张居正谏疏，由太后略瞧一遍，语颇简直，便掷付神宗道："你且看来！"神宗取过一阅，方才瞧罢，但听太后又道："先帝弥留时，内嘱你两母教育，外嘱张先生等辅导，真是煞费苦心，不料出你不肖子，胆大妄为，如再不肯改过，恐将来必玷辱祖先，我顾宗社要紧，也管不得私恩，难道必要用你做皇帝么？"母教严正，不愧贤妃。又旁顾冯保道："你去到内阁中，取霍光传来！"保复应声而去。不一时，返入宫内，叩头奏道："张相国浼奴才代奏，据言皇上英明，但教自知改过，将来必能迁善。霍光故事，臣不敢上闻！今不如草诏罪己罢了。"太后道："张先生既这般说，就这般办罢，你去教他拟诏来！"保又起身趋出。未几，返呈草诏，太后叱令神宗起来，亲笔誊过，颁示朝堂。可怜神宗双膝，已跪得疼痛异常，更兼草诏中语多卑抑，不禁懊恨得很，偏是太后督着誊写，一些儿不肯放松，那时只好照本誊录，呈与太后览过，交冯保颁发去了。太后到了此时，禁不住流泪两行。神宗又跪泣认悔，方得奉命退出。京中闻了这事，谣言蜂起，统说两宫要废去神宗，别立潞王翊镠。见七十一回。后来杳无音信，方渐渐的息了浮言，这且休表。

且说李太后既训责神宗，复将孙海、客用两人，逐出宫外，并令冯保检核内侍，所有太监孙德秀、温泰等，向与冯保未协，俱被撵逐。神宗虽然不悦，终究是无可奈何，只好得过且过，再作计较。张居正恐神宗启疑，因具疏乞休，作为尝试。疏中有"拜手稽首归政"等语。居正自命为禹、皋。那时神宗自然慰留，手书述慈圣口谕："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怎忍言去，俟辅上年至三十，再议未迟。"居正乃仍就原职，请嘱儒臣编纂累朝宝训实录，分四十章，次第进呈，作为经筵讲义。大旨如下：

（一）创业艰难；（二）励精图治；（三）勤学；（四）敬天；（五）法祖；（六）保民；（七）谨祭祀；（八）崇孝敬；（九）端好尚；（十）慎起居；（十一）戒游佚；（十二）正宫闱；（十三）教储贰；（十四）睦宗藩；（十五）亲

贤臣；（十六）去奸邪；（十七）纳谏；（十八）守法；（十九）敬戒；（二十）务实；（二十一）正纪纲；（二十二）审官；（二十三）久任；（二十四）考成；（二十五）重守令；（二十六）驭近习；（二十七）待外戚；（二十八）重农；（二十九）兴教化；（三十）明赏罚；（三十一）信诏令；（三十二）谨名分；（三十三）却贡献；（三十四）慎赏罚；（三十五）甘节俭；（三十六）慎刑狱；（三十七）褒功德；（三十八）屏异端；（三十九）饬武备；（四十）御寇盗。

看官！你想神宗此时，已是情欲渐开，好谀恶直的时候，居正所陈各种请求，实与神宗意见并不相符，不过形式上面，总要敷衍过去，当下优诏褒答，允准施行。待至各项讲义，次第编竣，由日讲官陆续呈讲，也只好恭己以听。一俟讲毕，即散游各宫，乐得图些畅快，活络筋骸。一日，退朝罢讲，闲踱入慈宁宫，正值李太后往慈庆宫闲谈，不在宫中，正拟退出宫门，忽见有一个年少的女郎，袅袅婷婷的走将过来，向帝请安。这一番有分教：

浑疑洛水仙妃至，好似高唐神女来。

毕竟此女为谁，且由下回说明。

张居正所恃，惟一冯保，冯保所恃，不外张居正，观其狼狈相倚，权倾内外，虽不无可取之处，而希位固宠之想，尝憧扰于胸中。居正综核名实，修明纲纪，于用人进谏诸大端，俱能力持大体，不可谓非救时良相。然居父丧而思起复，嫉忠告而斥同僚，人伦隳矣，其余何足观乎！冯保闻神宗冶游，密白太后，为补衮箴阙起见，亦不得谓其下情，然窥其隐衷，无非挟太后以制幼主；至若孙德秀、温泰等，则又因睚眦之嫌，尽情报复，狡悍著矣，其他何足责乎？吾读此回，且愿为之易其名曰："是为冯保、张居正合传"，而是非可不必辨云。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却说神宗踱入慈宁宫，巧遇一个宫娥，上前请安，磕过了头，由神宗叫她起来，方徐徐起身，侍立一旁。神宗见她面目端好，举止从容，颇有些幽娴态度，不禁怜爱起来，后来要做贵妃太后，想不致粗率轻狂。随即入宫坐下。那宫人亦冉冉随入，当由神宗问明太后所在，并询及姓氏，宫人答称王姓。神宗约略研诘，仔细端详，见她应对大方，丰神绰约，尤觉雅致宜人，不同俗态，当下沈吟半晌，复与语道："你去取水来，朕要盥手哩！"王宫人乃走入外室，奉匜沃水，呈进神宗。神宗见她双手苗条，肤致洁白，越觉生了怜惜，正要把她牵拉，猛记有贴身太监，随着后面，返身回顾，果然立在背后，便令他回避出去。王宫人见内侍驱出，料知帝有他意，但是不便抽身，只好立侍盥洗，并呈上手巾。由神宗拭干了手，即对王氏一笑道："你为朕侍执巾栉，朕恰不便负你呢。"王宫人闻言，不由的红云上脸，双晕梨涡。神宗见了，禁不住意马心猿，竟学起楚襄王来，将她按倒阳台，做了一回高唐好梦。恐就借太后寝床做了舞台。王宫人得此奇遇，正是半推半就，笑啼俱有，等到云散雨收，已是暗结珠胎，两人事毕起床，重复盥洗，幸太后尚未回宫，神宗自恐得罪，匆匆的整好衣襟，抽身去讫。次日即命随去的内侍，赍了头面一副，赐给王宫人，并嘱内侍谨守秘密，谁知那文房太监，职司记载，已将临幸王宫人的事情，登簿存录了。嗣是神宗自觉心虚，不便再去临幸，虽晨夕请安，免不得出入慈宁宫，只遇着王宫人，恰是不敢正觑。王宫人怨帝薄幸，也只能藏着心中，怎能露出形迹？转眼数月，渐渐的腰围宽大，茶饭不思起来。太后瞧着，觉得王氏有异，疑及神宗，但一时不便明言，惟暗中侦查神宗往来。

这时候的六宫中，有个郑妃，生得姿容美丽，闭月羞花。神宗很是宠爱，册封贵妃，平时常在她宫中住宿，非但妃嫔中没人及她，就是正宫王皇后，也不能似她宠遇。太后调查多日，不见有可疑情迹，惟看这王宫人肚腹膨胀，行步艰难，明明是身怀六甲，不必猜疑，便召入密问。王宫人伏地呜咽，自陈被幸始末。好在太后严待皇帝，厚待宫人，也不去诘责王氏，只命她起居静室，好生调养，一面饬文房太监，呈进皇上起居簿录，果然载明临幸时日，与王宫人供语，丝毫无误。亏有此簿。当命宫中设宴，邀同陈太后入座，并召神宗侍宴。席间谈及王后无出，陈太后未免叹息。李太后道："皇儿也太不长进，我宫内的王氏

女，已被召幸，现已有娠了。”神宗闻言，面颊发赤，口中还要抵赖，说是未有此事。王氏幸怀龙种，还得出头，否则一度临幸，将从此休了。李太后道：“何必隐瞒！”随把内起居簿录，取交神宗，并云：“你去看明，曾否妄载？”神宗到了此时，无言可辩，没奈何离座谢罪。李太后又道：“你既将她召幸，应该向我禀明，我也不与你为难，叫她备入六宫，也是好的。到了今日，我已查得明明白白，你还要抵赖，显见得是不孝呢，下次休再如此！”神宗唯唯连声，陈太后亦从旁劝解。李太后又道：“我与仁圣太后，年均老了，彼此共望有孙。今王氏女有娠，若得生一男子，也是宗社幸福。古云：‘母以子贵’，有什么阶级可分哩？”保全王氏，在此一语。陈太后很是赞成。宴饮已毕，陈太后还入慈庆宫，神宗亦谢宴出来，即命册王宫人为恭妃。册宝已至，王宫人即拜谢两宫太后，移住别宫。既而怀妊满期，临盆分娩，果然得一麟儿，这就是皇长子常洛。后来嗣位为光宗皇帝。过了三日，神宗御殿受贺，大赦天下，并加上两宫太后徽号。陈太后加康静两字，李太后加明肃两字，喜气重重，中外称庆，且不必细述。

单说皇长子将生的时候，大学士张居正，忽患起病来，卧床数月，仍未告痊。百官相率斋戒，代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亦无不建醮，均替他祝福禳灾。神宗命张四维等，掌理阁中细务，遇着大事，仍饬令至居正私第，由他裁决。居正始尚力疾从公，后来病势加重，渐觉不支，竟至案牍纷纭，堆积几右。会泰宁卫酋巴速亥，入寇义州，为宁远伯李成梁击毙，露布告捷，朝廷归功居正，晋封太师。明代文臣，从未有真拜三公，自居正柄政，方得邀此荣宠。怎奈福为祸倚，乐极悲生，饶你位居极品，逃不出这生老病死四字。见道之言。居正一病半年，累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自知死期将至，乃荐故礼部尚书潘晟，及吏部侍郎余有丁自代。晟素贪鄙，不满人望，因冯保素从受书，特浼居正荐举，神宗立刻允准，命晟兼武英殿大学士，有丁兼文渊阁大学士。诏下甫五日，言官已交章劾晟，不得已将他罢官。未几，居正病逝，神宗震悼辍朝，遣司礼太监护丧归葬，赐赙甚厚。两宫太后及中宫，俱加赉金币，并赐祭十六坛，赠上柱国，予谥文忠。

只是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居正一死，宫内的权阉冯保，免不得成了孤立。更兼太后归政已久，年力寖衰，也不愿问及外事，所以保势益孤。当潘晟罢职时，保方病起，闻报遽怒道：“我适小恙，不致遽死，难道当今遂没有我么？”还要骄横，真是不识时务。是时皇长子已生，保又欲晋封伯爵。长子系神宗自生，与冯保何与，乃欲封伯爵耶？张四维以向无此例，不便奏议，只拟予荫他弟侄一人，作为都督佥事。保复

怒道："你的官职，从何处得来？今日乃欲负我，连一个虚衔，都不能替我转圜，未免不情！"说得四维哑口无言。会东宫旧阉张鲸，素忌保宠，意图排斥。宗有同事张鲸，前被保放逐，至是复入。两人遂交相勾结，伺隙白帝，历诉保过恶，及与张居正朋比为奸等情。神宗本来恨保，一经挑拨，自然激动起来。御史江东之，又首劾保党锦衣同知徐爵，神宗遂将爵下狱，饬刑部定了死罪，算是开了头刀。言官李植，窥伺意旨，复列保十二大罪，统是神宗平日敢怒不敢言的事情。此时乾纲独断，毫无牵掣，遂谪保为南京奉御，不准须臾逗留；并令锦衣卫查抄家产，得资巨万。东之并劾吏部尚书梁梦龙，工部尚书曾希吾，吏部侍郎王篆，均为保私党，应即斥退。当下命法司查明，果得实证，遂下诏一一除名。看官！你道这实证从何处得来？原来冯保家中，藏有廷臣馈遗录，被查抄时一并搜出，梁、曾等姓氏骈列，所以无可抵赖，同时斥退。此外大小臣工，名列馈遗录中，不一而足。

独刑部尚书严清，与冯保毫无往来，且素不党附居正，因得神宗器重，名曰严清，果足副实。乃调任为吏部尚书，代了梁梦龙遗缺。清搜讨故实，辩论官材，自丞佐以下，都量能授职，无一幸进，把从前夤缘干托的情弊，尽行扫除。可惜天不假年，在任仅阅半载，得病假归，未几即殁。还有蓟镇总兵戚继光，从前由居正委任，每事辄与商榷，动无掣肘，所向有功。及是居正已殁，给事中张鼎思，上言继光不宜北方，不管人材可否，专务揣摩迎合，这等人亦属可杀。阁臣拟旨，即命他调至广东，继光不免怏怏，赴粤逾年，即谢病回里，越三年乃殁。继光与兵部尚书谭纶，都督府佥事俞大猷，统为当时名将。谭纶卒于万历五年，俞大猷卒于万历八年，一谥襄敏，一谥武襄。继光至十一年乞归，十四年病终原籍，万历末追谥武毅，著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所谈兵法，均关窾要，至今犹脍炙人口，奉为秘传，这也不消絮叙。已足与史传扬名不朽，且随笔叙结谭、俞两人，尤为一带两便。

且说冯保得罪，以后新进诸臣，又交攻居正，陆续不绝。有旨夺上柱国太师官衔，并将赐谥一并镌去。大学士张四维，见中外积怨居正，意欲改弦易辙，收服人心，何不述冯保语，质之曰："你的官职，从何处得来？"因上疏言事，请荡涤烦苛，宏敷惠泽，一面请召还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余懋学等，奏复原官。神宗颇加采纳，朝政为之稍变。已而四维以父丧归葬，服将阕而卒。朝旨赠官太师，赐谥文毅。结果比居正为胜，足为四维之幸。嗣是申时行进为首辅，申时行见前回。引荐礼部尚书许国，兼任东阁大学士。许本是时行好友，同心办事，阁臣始沆瀣相投，不复生嫌，无如言路一开，台官竞奋，彼此争砺

锋锐，搏击当路，于是阁臣一帜，台官一帜，分竖明廷。嗣复为了张居正一案，闹得不可开交，遂致朝臣水火，又惹出一种争执的弊端。明臣好争，统是意气用事。

先是居正当国，曾构陷辽王宪爝，废为庶人。宪爝系太祖十五子植七世孙，植初封卫王，寻改封辽，建文时又徙封荆州，七传至宪爝，尝希旨奉道，得世宗欢心，加封真人，敕赐金印。穆宗改元，御史陈省劾他不法，夺去真人名号及所赐金印。居正家居荆州，故隶辽王尺籍，至宪爝骄酗贪虐，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且因宪爝府第壮丽，暗思攘夺，可巧巡按御史郜光，奏劾宪爝淫虐僭拟诸罪状，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好教他一命呜呼。待至朝选归京，只说他淫酗是实，谋反无据。朝旨虽废黜宪爝，禁锢高墙，居正意尚未慊，密嘱湖广巡抚劳堪，上言朝选得贿，代为宪爝掩饰。朝选遂因此获罪，羁死狱中。那时辽王府第，当然为居正所夺，遂了心愿。至居正死后，辽府次妃王氏，运动言官，代为讼冤。当有御史羊可立，追论居正构害辽王事，正在颁下部议，王妃复上书诉讼，大略言："居正贪鄙，谋夺辽王府第，因此设计诬陷。既将辽府据去，复将所有金宝，悉数没入他家。"神宗览奏，即欲传旨籍没，但尚恐太后意旨未以为然，一时不便骤行。可巧潞王翊镠，将届婚期，需用珠宝，无从采备。恐由神宗故意为此。太后召神宗入内，向他问道："名为天府，难道这些些珠宝，竟凑办不齐么？"神宗道："近年以来，廷臣没有廉耻，都把这外方贡品，私献冯、张二家，所以天府藏珍，很是寥寥了。"太后道："冯保家已经抄没，想可尽输入库。"神宗道："冯保狡猾，预将珍宝偷运去了，名虽查抄，所得有限。"太后慨然道："冯保是个阉奴，原不足责，但张居正身为首辅，亲受先皇遗命，乃亦这般藏私，真是人心难料呢！"太后虽明，亦为所愚。神宗复述及辽府讼冤，归罪居正等情，太后默然。嗣是张先生、张太师的称号，宫中一律讳言，神宗知太后意转，亟命司礼监张诚等，南下荆州，籍居正家。张诚先遣急足，潜投江陵守令，命他速往查封，休使逃匿。守令得了此信，自然格外巴结，即召集全班人役，围住张氏府第，自己亲入府内，把他阖家人口，悉数点查，驱入一室，令衙役在室外守着。顿时反宾为主，一切服食，统须由衙役作主，可怜张氏妇女，多半畏愤，宁自绝粒，竟饿死了十数人。及张诚一到，尤觉凶横，饬役搜查，倒箧倾箱，并没有什么巨宝，就是金银财帛，也是很少，较诸当日严相府中，竟不及二十分之一。张诚怒道："十年宰相，所蓄私囊，宁止此数？此必暗中隐匿，或寄存亲族家内，别人或被他瞒过，我岂由他诳骗么？"遂召居正长子礼部主事敬修，迫令和盘献出。敬修答言，只有此数。张诚不信，竟饬虎狼卫

役，把敬修褫去衣冠，拷掠数次；并将张氏亲族，一一传讯，硬说他有寄藏，不容剖白。敬修熬不住痛苦，寻了短见，投缳毕命。亲族等无从呼吁，没奈何各倾家产，凑出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不是查抄，竟是抢劫。张诚方才罢手。大学士申时行得悉此状，因与六卿大臣，联名上疏，奏请从宽。刑部尚书潘季驯，又特奏居正母年过八旬，朝不保暮，请皇上锡类推恩，全他母命云云。乃许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养居正母。惟尽削居正官阶，夺还玺书诏命，并谪戍居正子弟，揭示罪状。有诏云：

> 张居正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宅田，假名丈量遮饰，骚动海内。迹其平日所为，无非专权乱政，罔上负恩，本当斫棺戮尸，因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弟张居易，伊子张嗣修等，俱令烟瘴地面充军，以为将来之谋国不忠者戒！

张居易曾为都指挥，张嗣修曾任编修，至是皆革职远戍，一座巍巍然师相门第，变作水流花谢，雾散云消，令人不堪回首呢。所谓富贵如浮云。张诚回京复命，御史丁此吕，又追劾侍郎高启愚，主试题系“舜亦以命禹”五字，实系为居正劝进，不可不惩。神宗得了此疏，颁示内阁，申时行勃然道：“此吕何心，陷人大逆，我再缄默不言，朝廷尚有宁日么？”

当即疏陈此吕暧昧陷人，应加重谴等语。小子有诗咏道：

> 炎凉世态不胜哀，落穽还防下石来。
>
> 稍有人心应代愤，好凭只手把天回。

未知神宗曾否准奏，且看下回再表。

> 神宗临幸宫人，暗育珠胎，至于太后诘问，犹不肯实言，虽系积畏之深，以致如此，然使太后处事未明，疑宫人为外遇，置诸刑典，得毋沉冤莫白，终为神宗所陷害乎？一宵恩爱，何其钟情，至于生死之交，不出一言以相护，是可忍，孰不可忍？观于居正死后，夺其官，籍其产，戍其子弟，且任阉竖张诚，勒索财贿，株连亲族，甚至逼死居正子敬修，未闻查究。古云：“罪人不孥。”神宗习经有素，岂竟漫无所闻？况居正当国十年，亦非全无功绩，前则赏过于功，后则罚甚于

罪，“凉薄寡恩”四字，可为神宗一生定评，惟居正之得遇宠荣，为明代冠，而身后且若是，富贵功名，无非泡影，一经借鉴，而世之热中干进者可以返矣。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缄约

却说申时行上疏以后，尚书杨巍，又请将丁此吕贬斥，顿时闹动言官，统说时行与巍，蔽塞言路。御史王植、江东之交章弹劾两人，神宗为罢高启愚，留丁此吕。于是申、杨两大臣，抗疏求去。大学士余有丁，上言殿阁大臣，关系国体，不应为一此吕，遂退申、杨。许国尤不胜愤懑，亦专疏乞休。神宗乃将此吕外调。王植、江东之始终不服，遂力推前掌院学士王锡爵，可任阁务。锡爵曾积忤居正，谢职家居。见七十三回。至是因台官交推，重复起用，晋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又因日讲官王家屏，敷奏诚挚，由神宗特拔，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两人相继入阁，言官只望锡爵得权，抵制时行，不防锡爵却与时行和好，互为倚助，遂令全台御史，大失所望。万历十四年正月，郑妃生下一子，取名常洵，神宗即晋封郑妃为贵妃。大学士申时行等，以皇长子常洛，年已五岁，生母恭妃，未闻加封，乃郑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显见得郑妃专宠，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遂上疏请册立东宫。时行初意，原是不错。疏中有云：

> 臣等闻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自元子诞生，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敕下礼部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则不胜幸甚！

神宗览疏毕，即援笔批答道："元子婴弱，少待二三年，册立未迟。"批旨发下，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及吏部员外郎沈璟，复抗疏奏道：

> 窃闻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神宗第二子常溆，生一岁而殇。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陛下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具矣。

这疏一上，神宗瞧了数语，便抛掷地上，勃然道："册封贵妃，岂为立储起见？科臣等怎得妄言谤朕呢！"当下特降手敕道："郑贵妃侍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着降处极边，沈璟亦降级外调，饬阁臣知之！"申时行、王锡爵等，接奉此敕，又入朝面请，拟减轻姜应麟罪名。神宗怫然道："朕将他降处，并非为了册封，只恨他无故推测，疑朕废长立幼。我朝立储，自有成宪，若以私意坏公论，朕亦不敢出此。"既不敢以私废公，何不径立皇长子。申时行等唯唯而出，遂谪应麟为广昌典史，沈璟亦降级外调。既而刑部主事孙如法，又上言："恭妃生子五年，未得晋封，郑妃一生皇子，即册贵妃，无怪中外动疑"云云。神宗复动恼起来，立谪为朝阳典史。御史孙维城、杨绍程等，续请立储，统行夺俸。礼部侍郎沈鲤，再上书请并封恭妃，神宗实不耐烦，复召申时行入问道："朕意并不欲废长立幼，何故奏议纷纷，屡来絮聒？"时行道："陛下立心公正，臣所深佩，现请明诏待期立储，自当加封恭妃，此后诸臣建言，止及所司职掌，不得越俎妄渎，那时人言自渐息了。"时行此言，未免迎含意旨，与初意不符。神宗点首，遂命时行拟旨颁发。为了这事，言官愈加激烈，你上一疏，我奏一本，统是指斥宫闱，攻击执政。神宗置诸不理，所有臣工奏疏，都掷诸败字篮中。会郑贵妃父郑承宪，为父请封，神宗欲援中宫父永年伯王祎故例，拟封伯爵。礼部以历代贵妃，向无祖考封伯的故事，不便破例，乃只给坟价银五百两。

小子阅明朝稗史，载有郑贵妃遗事一则：据言贵妃父承宪，家甚贫苦，曾将女许某孝廉为妾，临别时，父女相对，不胜悲恸。某孝廉素来长厚，看这情形，大为不忍，情愿却还，不责原聘。郑女感激万分，脱下只履，赠与孝廉，誓图后报。已而入宫，大得宠幸，虽是贵贱有别，终究是个侧室。追怀前情，耿耿未忘。不意孝廉名字，竟致失记，只有一履尚存，特命小太监向市求售，索值若干。过了一年，无人顾问，不过都下却传为异闻。某孝廉得着消息，乃袖履入都，访得小太监售履处，出履相证，果然凑合。小太监遂问明姓氏，留住寓中，立刻报知郑贵妃。贵妃泣诉神宗，备言前事，并云："妾非某孝廉，哪得服侍陛下？"算是知恩报恩。神宗为之动容，遂令小太监通知某孝廉，令他谒选，即拔为县令，不数年任至盐运使。这也是一种轶闻，小子随笔录述，作为看官趣谈，此外无庸细叙。

单说郑贵妃既身膺殊宠，又生了一个麟儿，意中所望，无非是子得立储，他日可做太后，便与李太后的境遇相同。有时宫闱侍宴，及枕席言欢，免不得要求神宗，请立己子常洵为太子。这也是妇人常态。神宗

恩爱缠绵，不敢忤逆贵妃，用不敢忤逆四字甚妙。自然含糊答应。到出了西宫，又想到废长立幼，终违公例，因此左右为难，只好将立储一事，暂行搁起。偏偏礼科都给事王三馀，御史何倬、锺化民、王慎德，又接连奏请立储。还有山西道御史除登云，更劾及郑宗宪骄横罪状。神宗看了这种奏折，只瞧到两三行，便已抛去，一字儿不加批答。独李太后闻了这事，不以为然。一日，值神宗侍膳，太后问道："朝廷屡请立储，你为什么不立皇长子？"神宗道："他是个都人子，不便册立。"太后怒道："你难道不是都人子么？"说毕，投箸欲起。神宗慌忙跪伏，直至太后怒气渐平，方才起立。原来内廷当日，统呼宫人为都人，李太后亦由宫人得宠，因有是言。神宗出了慈宁宫，转入坤宁宫，与王皇后谈及立储事，王皇后亦为婉劝。后性端淑，善事两宫太后，就是郑贵妃宠冠后宫，后亦绝不与较。所以神宗对于皇后，仍没有纤芥微嫌。此次皇后援经相劝，神宗亦颇为感动。

待至万历十八年正月，皇长子年已九岁，神宗亲御毓德宫，召见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等，商议立储事宜。申时行等自然援立嫡以长四字，敷奏帝前。神宗道："朕无嫡子，长幼自有次序，朕岂有不知之理？但长子犹弱，是以稍迟。"时行等复请道："元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神宗点头称善。时行等叩首而退，甫出宫门，忽有司礼监追止道："皇上已饬宣皇子入宫，与先生们一见。"时行等乃再返入宫。皇长子皇三子次第到来，神宗召过皇长子，在御榻右面，向明正立，并问时行等道："卿等看此子状貌如何？"时行等仰瞻片刻，齐声奏道："皇长子龙姿凤表，岐嶷非凡，仰见皇上仁足昌后呢。"神宗欣然道："这是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此言？"时行道："皇长子春秋渐长，理应读书。"王锡爵亦道："皇上前正位东宫，时方六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呢。"神宗道："朕五岁便能读书。"说着时，复指皇三子道："是儿亦五岁了，尚不能离乳母。"乃手引皇长子至膝前，抚摩叹惜。时行等复叩头奏道："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畀他成器？"神宗道："朕知道了。"时行等方才告退。

谁料这事为郑贵妃所悉，一寸芳心，忍不住许多颦皱。用元词二句甚妙。遂对了神宗，做出许多含嗔撒娇的状态，弄得神宗无可奈何，只好低首下心，求她息怒。刚为柔克，古今同慨。贵妃即乘势要挟，偕神宗同至大高元殿，祇谒神明，设了密誓，约定将来必立常洵为太子。又由神宗亲笔，载明誓言，缄封玉盒中，授与贵妃。仿佛唐明皇之对于杨妃。自此贵妃方变嗔为喜，益发竭力趋承。神宗已入情魔，镇日里居住西宫，沉湎酒色，于是罢日讲，免升授官面谢，每至日高三丈，大臣俱

已待朝，并不见神宗出来；或竟遣中官传旨，说是圣体违和，着即免朝。今日破例，明日援行，甚且举郊祀庙享的礼仪，俱遣官员恭代，不愿亲行。女蛊之深，一至于此。大理评事各隹于仁，疏上酒色财气四箴，直攻帝失，其词略云：

>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幸门，时有十小阉被宠，谓之十俊。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搒宫女，明日搒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姜应麟、孙如法辈，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能治？故臣敢以四箴献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矣。

神宗览疏大怒，几欲立杀于仁，还是申时行代为解免，才将他削职为民。后来吏部尚书宋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等，率群臣合请立储，俱奉旨严斥，一律夺俸。大学士王锡爵，素性刚直，尝与申时行言及，以彼此同为辅臣，总须竭诚报上，储君一日未建，国本即一日未定，拟联合阁部诸大臣，再行力奏云云。时行以曾奉上旨，稍延一二年，自当决议，此时不如暂行从缓。锡爵乃勉强容忍，既而耐不过去，特疏请豫教元子，并录用言官姜应麟等，说得非常恳切。谁知奏牍上陈，留中不报。锡爵索性申请建储，仍不见答。自知言终不用，乃以母老乞休，竟得准奏归林。神宗只知有妾，锡爵不能无母。未几，申时行等再疏请立东宫，得旨于二十年春举行。到了十九年冬季，工部主事张有德，请预备建储仪注，为帝所斥，夺俸示罚。适时行因病乞假，许国与王家屏语道："小臣尚留心国本，力请建储，难道我辈身为大臣，可独无一言么？"遂仓卒具疏，竟不待与时行商及，即将他名衔首列。神宗以有旨在前，不便反汗，似乎有准请立储的意思。看官！你想这郑贵妃宠冠六宫，所有内外政务，哪一件不得知晓！当下携着玉盒，跪伏神宗座旁，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但说是"生儿常洵，年小没福，情愿让位元子，把从前誓约，就此取消"。神宗明知她是有心刁难，怎奈神前密誓，口血未干，况看她一种泪容，仿佛似带雨海棠，欺风杨柳，就使铁石心肠，也要被她熔化。随即亲扶玉手，令她起立，一面代为拭泪，一面好

言劝慰，委委婉婉的说了一番，决意遵着前誓，不从阁议。可巧申时行上呈密揭，略言臣在假期，同官疏列臣名，臣实未知等语。于是神宗顺风使帆，竟将许国等原疏，及时行密揭，一并颁发出来，故事阁臣密揭，悉数留中，此次神宗违例举行，明明是讽斥许国等人，教他自行检过。给事中罗大纮，奋上弹章，疏陈时行迎合上意，希图固宠，阳附廷臣请立之议，阴为自处宫掖之谋。中书舍人黄正宾，亦抗疏痛诋时行，有旨削大纮籍，廷杖正宾，亦革职为民。许国、王家屏又有“臣等所言，不蒙采择，愿赐罢职”等语，神宗因他迹近要挟，竟下旨斥责许国，说他身为大臣，不应与小臣为党，勒令免官。许国一去，舆论更不直时行。时行不得已求请解职，神宗一再慰留，到了时行三次乞归，并荐赵志皋、张位等自代，才邀神宗允准。时行之屡疏乞休，还算知耻。时行去后，即以赵志皋为礼部尚书，张位为吏部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至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以宫廷并无建储消息，特请豫教元子，不意忙中有错，疏中误书弘治年号，竟被神宗察出，批斥献可违旨侮君，贬职外调。王家屏封还御批，具揭申救，大忤帝意。六科给事中孟养浩等，各上疏营救，神宗命锦衣卫杖孟百下，革去官职，此外一概黜退。王家屏知不可为，引疾归田。吏部郎中顾宪成、章嘉桢等，上言家屏忠爱，不应废置。神宗又恨他多言，夺宪成官，谪嘉桢为罗定州州判。宪成无锡人，里中旧有东林书院，为宋杨时讲道处，宪成曾与弟允成，发起修筑，至被谴归里，即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就院讲学，海内闻风景附，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朝士亦慕他清议，遥为应和，后来遂称为东林党，与大明一代江山，沦胥同尽。小子有诗叹道：

盛世宁无吁咈时，盈廷交哄总非宜。

才知王道泯偏党，清议纷滋世愈衰。

内本未定，外变丛生，欲知当日外情，请至下回再阅。

立嫡，古礼也。无嫡则立长，此亦礼制之常经。神宗溺于郑贵妃，乃欲舍长立幼，廷臣争之，韪矣，但必谓储位一定，即有以固国本，亦未必尽然。兄挚废而弟尧立，后世尝颂尧为圣人，不闻其有背兄之恶玷。然则择贤而嗣，利社稷而奠人民，尤为善策，宁必拘拘于立长耶？惟典学亲师，最关重大，士庶人之子，未有年逾幼学而尚未就傅者，况皇子耶？廷臣争

请立储，致忤帝意，甚至豫教元子之请，亦遭驳斥，神宗固不为无失，而大臣之不善调护，徒争意气，亦未始不足疵也。至于东林讲学，朝野景从，处士横议，党祸旋兴，汉、唐末造，类中此弊，明岂独能免祸乎？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却说鞑靼部酋俺答，自受封顺义王后，累年通使，贡问不绝。万历九年，俺答病殁，朝旨赐祭七坛，采币十二双，布百匹，三娘子率子黄台吉上表称谢，并贡名马。黄台吉系俺答长子，年已渐老，不喜弄兵，且迷信佛教，听从番僧，禁止杀掠，因此西北塞外，相安无事。先是王崇古、方逢时次第督边，亦次第卸职，继任总督，叫作吴兑，兑颇驾驭有方，各部相率畏服，贡市无失期。三娘子尤心慕华风，随时款塞，尝至总督府谒兑。兑视若儿女，情甚亲昵。有时三娘子函索金珠翠钿，兑必随市给与，藉敦睦谊。或各部稍稍梗化，三娘子总预先报闻，兑得筹备不懈。黄台吉袭封顺义王，改名乞庆哈，也恭顺无愆，奉命惟谨。惟黄台吉素性渔色，先配五阑比妓，后经西僧怂恿，纳妇一百八人，取象数珠。多妻若此，安得不病？怎奈百余番妇，姿色多是平常，没一个比得三娘子。黄台吉暗暗垂涎，欲据三娘子为妻。三娘子嫌他老病，不肯迁就，意将率属他徙，适吴兑卸任，另授郑洛为总督，洛抵任，闻知此事，私下叹念道："若三娘子别属，我朝封这黄台吉，有何用处？"乃遣使往说三娘子道："汝不妨归王，天朝当封汝为夫人。汝若他去，不过一个寻常妇人，有什么显荣呢？"子收父妾，胡俗固然，但不应出诸中国大员之口。三娘子为利害所逼，乃顺了黄台吉的意思，与他成为夫妇。两口儿和好度日，倏忽间已是四年。谁料黄台吉得病又亡，三娘子仍作哀嫠。那时黄台吉子扯力克，应分袭位，倒是一个翩翩公子，气宇轩昂，其时把汉那吉已死，遗妻大成比妓，为扯力克所纳。三娘子曾生一儿，名叫不他失礼，本欲收比妓为妻，偏偏被扯力克夺去，心中很是不悦，连三娘子也有怨词，竟至挈子他徙。郑洛闻报，又欲替他调停，先遣人往说三娘子，劝她下嫁扯力克，三娘子颇也乐从，前时少妇配老夫，尚且肯允，至此老妇配少夫，自然格外乐从。只要扯力克尽逐诸妾，方肯应命。洛乃复传谕扯力克道："娘子三世归顺，汝能与娘子结婚，仍使你袭封，否则当别封他人了。"扯力克欣然应诺，且愿依三娘子规约，把所有姬妾，一并斥还；竟整了冠服，备齐舆马，亲到三娘子帐中，成合婚礼。三娘子华年虽暮，色态如前，眉妩风流，差幸新来张敞，脂香美满，何期晚遇韩郎，谐成了欢喜缘，完结了相思债。曾感念冰人郑总督否？郑洛为她请封，得旨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扯力克袭封如旧。三娘子历配三主，累操兵枋，常为中国保边守塞，始终不衰。山、陕一带诸边境，商民安堵，鸡犬无惊。

哪知到了嘉靖二十年，宁夏地方，竟出了一个哱拜，纠众作乱，又未免煽动兵戈。这哱拜本鞑靼部种，先时曾得罪酋长，叩关入降，隶守备郑印麾下，屡立战功，得任都指挥。未几以副总兵致仕，子承恩袭职。承恩初生时，哱拜梦空中天裂，堕一妖物，状貌似虎，奔入妻寝。他正欲拔剑除妖，不意呱呱一声，惊醒睡梦，起床入视，已产一男。他也不知是凶是吉，只好抚养起来，取名承恩。承恩渐长，狼状枭形，番人本多犷悍，哱拜视为常事，反以他狰狞可畏，非常钟爱。至哱拜告老，承恩袭为都指挥，凑巧洮河以西，适有寇警，巡边御史周弘禴，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并哱拜义子哱云等，率兵往征，正拟指日出发，会值巡抚党馨，奉总督郑洛檄文，调遣土文秀西援，哱拜时虽家居，尚多蓄苍头军，声言报国，至是闻文秀被调，不禁嗟叹道："文秀虽经战阵，难道能独当一面么？"遂亲诣郑洛辕门，陈明来意，并愿以所部三千人，与子承恩从征。洛极力嘉奖，乐从拜请。

于是文秀、承恩，陆续启行。偏这巡抚党馨，恨他自荐，只给承恩羸马。承恩怏怏就道，到了金城，寇骑辟易，追杀数百人。奏凯归来，取道塞外，见诸镇兵皆懦弱无用，遂藐视中外，渐益骄横。馨不以为功，反欲按名核粮，吹毛索瘢，嗣闻承恩娶民女为妾，遂责他违律诱婚，加杖二十。明是有意激变。看官！试想承恩骄戾性成，哪肯受这般委屈？就是他老子哱拜，亦觉自损脸面，怨望得很。还有土文秀、哱云两人，例应因功升授，偏也由馨中阻，未得偿愿。数人毒气，遂齐向巡抚署中喷去。冤冤相凑，戍卒衣粮，久欠勿给，军锋刘东旸，心甚不平，往谒哱拜，迭诉党馨虐待情形。哱拜微笑道："汝等亦太无能为，怪不得被他侮弄。"两语够了。东旸闻言，奋然径去，遂纠合同志许朝等，借白事为名，哄入帅府，总兵张维忠，素乏威望，见众拥入，吓得手足无措。东旸等各出白刃，胁执副使石继芳，拥入军门。党馨闻变，急逃匿水洞中。只有此胆，何故妄行。旋被东旸等觅得，牵至书院，历数罪状，把他杀死。该杀。石继芳亦身首两分。遂纵火焚公署，收符印，释罪囚，大掠城中；硬迫张维忠，以侵粮激变报闻。维忠不堪受迫，自缢而亡。死得无名。

东旸遂自称总兵，奉哱拜为谋主，承恩、许朝为左右副将，哱云、文秀为左右参将，当下分道四出，陷玉泉营及广武，连破汉西四十七堡。惟文秀进围平卤，守将萧如薰，率兵登陴，誓死固守。如薰妻杨氏，系总督杨兆女，语如薰道："汝为忠臣，妾何难为忠臣妇。"可入女诫。遂尽出簪珥，慰劳军士妻女，由杨氏亲自带领，作为一队娘子军，助兵守城。文秀攻围数月，竟不能下。东旸复分兵过河，欲取灵州，且

诱河套各部，愿割花马池一带，听他驻牧，势甚猖獗。总督尚书魏学曾，飞檄副总兵李昫，权署总兵，统师进剿。昫遣游击吴显、赵武、张奇等，转战而西，所有汉西四十七堡，次第克复。惟宁夏镇城，尚为贼据。河套部酋著力兔，带领番兵三千骑，来援东旸，进屯演武场。东旸益掠城中子女，馈献套部，套人大悦，扬言与哱王子已为一家，差不多有休戚与共的情形。哱云引著力兔再攻平卤，萧如薰伏兵南关，佯率羸卒出城，挑战诱敌。哱云仗着锐气，当先驰杀，如薰且战且行，绕城南奔；看看南关将近，一声号炮，伏兵尽发，将哱云困在垓心，四面注射强弩，霎时间将哱云射死。著力兔尚在后队，闻前军被围，情知中计，遂麾众北走，出塞遁去。利则相亲，害则相舍，外人之不足恃也如此。朝旨特擢萧如薰为总兵，调麻贵为副总兵，进攻宁夏，并赐魏学曾尚方剑，督军恢复，便宜行事。

御史梅国桢，保荐李成梁子如松，忠勇可任，乃命如松总宁夏兵，即以国桢为监军。会宁夏巡抚朱正色，甘肃巡抚叶梦熊，均先后到军，并逼城下。学曾与梦熊定计，毁决黄河大坝，用水灌城。内外水深约数尺，城中大惧，由许朝缒城潜出，径谒学曾，愿悔罪请降，学曾令还杀哱拜父子，方许赎罪。许朝去后，杳无音信，如松遣骑四探，忽闻套部庄秃赖及卜失兔，纠合部落三万人，入犯定边小盐地，别遣万骑从花马池西沙湃口，衔枚疾入，为哱拜声援。那时如松飞报学曾，学曾才知他诈降缓兵，亟遣副总兵麻贵等，驰往迎剿，方将套众击退。既而著力兔复率众万余，入李刚堡，如松等复分兵邀击，连败套众，追奔至贺兰山，套众尽遁。官军捕斩百二十级，悬诸竿首，徇示宁夏城下，守贼为之夺气。独监军梅国桢，与学曾未协，竟劾他玩寇误兵，遂致逮问，由叶梦熊代为督师。梦熊下令军中，先登者赏万金，嗣是人人思奋，勉图效力。过了五日，水浸北关，城崩数丈，承恩、许朝等忙趋北关督守。李如松、萧如薰潜领锐卒掩南关，总兵牛秉忠，年已七十，奋勇先登。梅国桢大呼道："老将军且先登城，诸君如何退怯？"言甫毕，但见各将校一麾齐上，肉薄登城，南关遂下。承恩等惶急非常，急遣部下张杰，缒城出见，求贷一死。梦熊佯为允诺，仍然大治攻具。监军梅国桢，日夕巡逻，严行稽察。一日将晚，正在市中巡行，忽有歌声一片，洋洋入耳。其词道：

> 痈不决，毒长流。巢不覆，枭常留。兵戈未已我心忧，我心忧兮且卖油。

国桢听着，不禁诧异起来，便谕军士道："何人唱歌，快与我拘

住！”军士奉命而去。未几即拿到一人，国桢见他状貌非凡，便问他姓氏职业。那人答道：“小人姓李名登，因业儒不成，转而习贾。目今兵戈扰攘，无商可贩，只好沿街卖油，随便糊口。”此子颇似伍子胥。国桢道：“你所唱的歌词，是何人教你的？”李登道：“是小人随口编成的。”国桢暗暗点头，复语道：“我有一项差遣，你可为我办得到么？”李登道：“总教小人会干，无不效力。”国桢乃亲与解缚，赐他酒食，授以密计，并付札子三道，登受命驰去，缚木渡东门，入见承恩道：“哱氏曾有安塞功，监军不忍骈诛，特令登赍呈密札，给与将军。将军如听登言，速杀刘、许自赎，否则请即杀登。”斩钉截铁，足动悍番之心。承恩沈吟半晌，旋即许诺。登趋而出，又从间道诣刘、许营。亦各付密札道：“将军本系汉将，何故从哱氏作乱，甘心婴祸？试思镇卒几何，能当大军？将军所恃，不过套援，今套部又已被逐，区区杯水，怎救车薪？为将军计，速除哱氏，自首大营，不特前愆可免，且有功足赏哩。”与刘、许言又另具一种口吻，李登洵不愧说客。刘、许二人亦觉心动，与登定约，登遂回营报命。

国桢仍督兵攻城，猛扑不已。未几，得东旸密报，土文秀已被杀死了，又未几，城上竟悬出首级三颗，一个是土文秀头颅，两个便是刘东旸、许朝首领。原来东旸既诱杀文秀，承恩知他有变，遂与部党周国柱商议。国柱与许朝曾夺一镇民郭坤遗妾，两不相让，遂生嫌隙。又为一妇人启衅。至是与承恩定计，托词密商军务，诱刘、许两人登楼，先斩许朝。东旸逃入厕房，被国柱破户搜出，一刀两段，于是悬首城上，敛兵乞降。李如松、萧如薰等遂陆续登城，揭示安民，并搜获宁夏巡抚关防，及征西将军印各一颗。哱拜尚拥苍头军，安住家中，总督叶梦熊方去灵州，闻大城已下，亟遣将校赍谕入城，大旨以诘旦不灭哱氏，应试尚方剑。时承恩正驰至南门，谒见监军梅国桢，为参将杨文所拘，李如松即提兵围哱拜家。拜知不能免，闭户自缢，家中放起一把无名火来，连人连屋，尽行毁去。参将李如樟，望见火起，忙率兵斩门而入，部卒何世恩，从火中枭哱拜首，生擒拜次子承宠，养子哱洪大，及余党土文德、何应时、陈雷、白鸾、陈继武等众。

总督叶梦熊，巡抚朱正色，御史梅国桢，先后入城，安抚百姓，一面慰问庆王世子帅锌。帅锌系太祖十六子哱七世孙，曾就封宁夏，哱拜作乱，曾向王邸中索取金帛，适值庆王伸域薨逝，世子帅锌，尚在守制，未曾袭封，母妃方氏，挈世子避匿窖中，既而惧辱自裁，所有宫女玉帛，悉被掠去。至梦熊等入府宣慰，帅锌方得保全。当下驰书奏捷，并将一切缚住人犯，押献京师。神宗御门受俘，立磔哱承恩、哱承宠、

哱洪大等，颁诏令庆王世子帅锌袭封。王妃方氏，建祠旌表。不没贞节。给银一万五千两，分赈诸宗人，大赏宁夏功臣。叶梦熊、朱正色、梅国桢各荫世官。武臣以李如松为首功，特加宫保衔，萧如薰以下，俱升官有差。如薰妻杨氏，协守平卤，制勅旌赏。魏学曾亦给还原官，致仕回籍。其余死事诸将卒，亦各得抚恤。宁夏复平，哪知一波才静，一波随兴，东方的朝鲜国，复遭倭寇蹂躏，朝鲜王李昖，火急乞援，免不得劳师东出，又有一场交战的事情。正是：

西陲才报承平日，东国又闻抢攘时。

欲知中外交战情形，待小子下回再表。

宁夏之变，倡乱者为哱拜，而刘东旸、许朝等，皆缘哱拜一言而起，是哱拜实为祸首，刘、许其次焉者也。本回叙宁夏乱事，以哱拜为主，固有特识，而党馨之激变，以及萧如薰夫妇之效忠，备载无遗，有恶必贬，有善必彰，史家书法，例应如是。李登一卖油徒，乃得梅国桢之重任，今其往说叛寇，两处行间，互相残噬，羽翼已歼，哱拜仅一釜底游魂，欲免于死得乎？然则宁夏敉平，当推李登为首功，而明廷酹庸之典，第及将帅，于李登无闻，武夫攘功，英雄埋没，窃不禁为之长慨矣！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却说朝鲜在中国东方，旧号高丽，明太祖时，李成桂为朝鲜国主，通好中朝，太祖授印封王，世为藩属。惟朝鲜与日本，只隔一海峡，向与倭人往来互市，交通颇繁。到了神宗时代，日本出了一个平秀吉，外史作丰臣秀吉。统一国境，遣使至朝鲜，迫他朝贡，且嗾使攻明，令为前导。国王李昖，当然拒绝。这平秀吉履历，当初是为人奴仆，嗣随倭关白（倭国官名，犹言丞相）。信长代为画策，占领二十余州。会信长为参谋阿奇支所杀，秀吉统兵复仇，遂自号关白，劫降六十余州。因朝鲜不肯从命，竟分遣行长清正等，率舟师数百艘，从对马岛出发，直逼釜山。朝鲜久不被兵，国王李昖，又荒耽酒色，沈湎不治，一闻倭兵到来，大家不知所为，只好望风奔溃。倭兵进一步，朝鲜兵退一步，李昖料不能支，但留次子晖权摄国事，自己弃了王城，逃至平壤。未几又东走义州。倭兵陷入王京，劫王子陪臣，毁坟墓，掠府库，四出略地。所有京畿、江原、黄海、全罗、庆尚、忠清、咸镜、平安八道，几尽被倭兵占去。李昖急得没法，接连向明廷乞援。廷议以朝鲜属国，势所必救，急遣行人薛潘，驰谕李昖，扬言大兵且至，令他无畏等语。此亦列国中晋使解扬令宋无降楚之虚言。李昖信以为真，待了数日，只有游击队一二千人，由史儒等带领到来，惘惘的进抵平壤。天适霖雨，误陷伏中，仓猝交绥，史儒败死。副总兵祖承训统兵三千，渡鸭绿江，拟为后应，不防倭兵乘胜东来，锐不可当，承训忙策马回奔，还算天大侥幸，保全了一条生命。涉笔成趣。

明廷闻报，相率震惧，丑。乃诏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军务，出兵防倭。倭人仗着锐气，径入丰德等郡。明兵稍稍四集，倭行长清正等，狡黠得很，倭人狡黠，由来已久。遣使至军前，诡说不敢与中国抗衡，情愿易战为和。此时兵部尚书石星，向来胆怯，闻有求和的消息，忙募一能言善辩的说客，遣往倭营。可巧有一嘉兴人沈维敬，素行无赖，他竟不管好歹，遽尔应募。石星大喜，遂遣往平壤，与倭行长相见。行长执礼甚恭，且语维敬道："天朝幸按兵不动，我军亦不久当还，此后当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归朝鲜，决不占据。"满口诳言，这是倭人惯技。维敬即驰还奏闻，还是有几个老成练达的大臣，说是倭人多诈，不可轻信，于是促应昌等，只管进兵。偏石星惑维敬言，以为缓急可恃，命他暂署游击，参赞军谋。

宋应昌抵山海关，征调人马，一时难集，朝旨又特遣李如松为东征提督，与弟如柏、如梅等，鼓行而东，与应昌会师辽阳。沈维敬入见如松，复述倭行长言，如松怒叱道："你敢擅通倭人么？"旁顾左右，拟将他推出斩首。参谋李应试，力言不可，且密语如松道："阳遣维敬通款，阴出奇兵袭敌，这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策。"如松不待说毕，便称好计，往语应昌。应昌亦一力赞成，乃留置维敬，一面誓师东渡。水天一色，风日俱清，倒映层岚，云帆绕翠。大众击楫渡江，差不多有乘风破浪的情势。烘染有致。监军刘黄裳慷慨宣言道："今日此行，愿大家努力，这便是封侯机会呢。"太觉踌躇满志。

先是沈维敬三入平壤，约以万历二十一年新春，由李提督赍封典到肃宁馆。是时大军到肃宁，倭行长疑为封使，遣牙将二十人来迎。如松饬游击李宁生缚住来使，不料遣来的牙将，也曾防变，个个拔刀格斗，一场奋杀，逃去了十七名，只有三人擒住。倭行长方伫风月楼，得知此信，急忙登陴拒守。如松到了平壤，相度形势，但见东南临江，西北枕山陡立，迤北有牡丹台，势更险峻。倭人列炮以待，如松料知厉害，先遣南兵往薄，果然炮火迭发，所当皆靡。如松麾南兵暂退，权在城外立营。到了夜间，倭兵来袭营盘，亏得如松预先防备，令如柏出兵迎击，一阵杀退。如松默默的筹思一番，翌日黎明，令游击吴惟忠，带兵攻牡丹峰，余将分队围城，独缺西南一角。如柏入问如松道："西南要害，奈何不攻？"如松笑道："我自有计。"如柏退后，如松即召副总兵祖承训至帐前，密嘱数语，承训自去。又越一宿，如松亲率各将，一鼓攻城，那时牡丹台上的炮火，与平壤城头的强弩，仿佛似急雨一般，注射过来。各将校不免却步。如松手执佩剑，把先退的兵士，斩了五六名，大众方冒死前进，逼至城脚，取出预备的钩梯盘索，猱升而上。倭兵煞是厉害，各在城上死力撑拒，城内外积尸如山，尚是相持不下。忽然平壤城的西南隅，有明军蜂拥登城，吓得倭兵措手不迭，急忙分兵堵御，如松见倭兵纷乱，料知西南得手，遂督众将登小西门。如柏等亦从大西门杀入，火药并发，毒焰蔽空，这时候的吴惟忠，正猛攻牡丹峰，一弹飞来，洞穿胸臆，尚自奋呼督战，好容易占住牡丹台。如松入城时，在烟焰中指挥往来，坐骑被炮，再易良马，麾兵愈进。倭兵始不能支，弃城东逸，纷纷渡大同江，遁还龙山去了。逐层写来，见得倭人实是劲敌。

这次鏖战，还亏祖承训预受密计，潜袭西南隅，方能将倭兵杀退，夺还平壤。原来如松知倭寇素轻朝鲜，特令承训所部，尽易朝鲜民服，衷甲在内，绕出西南，潜行攻城。倭兵并不措意，等到承训登城，卸装

露甲，倭兵才知中计，慌忙抵拒，已是不及。明军斩得倭寇头颅，共得一千二百八十余级。烧死的，溺死的，及跳城毙命的，尚不胜数。裨将李宁、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潜伏江东僻路，又斩倭首三百余。李如柏进复开城，也得倭首数百级。嗣是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依次克复。

如松既连胜倭人，渐渐轻敌，趾高气扬。骄必败了。忽有朝鲜流兵，报称倭兵已弃王京，如松大喜，自率轻骑，趋碧蹄馆，察看虚实。那碧蹄馆在朝鲜城西，去王京只三十里，如松方驰至大石桥，隐约望见碧蹄馆，不防扑蹋一声，坐马忽倒，连人连鞍，堕于马下，可巧如松的右额，撞在石上，血流不止，险些儿昏晕过去。从行将士，忙上前扶掖，猛听得一声唿哨，四面八方，统有倭兵到来，把如松麾下一队人马，团团围住，绕至数匝，幸喜随征诸将，均是骁悍善战，左支右挡，舍命相争，自己牌战至午后，将士等尽汗透征袍，腹枵力敝，剑也缺了，刀也折了，弓袋内的箭干，也要用尽了，兀自援兵未至，危急非常。倭兵队中，有一金甲酋，抡刀拍马，前来击取如松。裨将李有升，亟挺身保护，舞起大刀，连刃数倭。谁料倭兵潜蹑背后，伸过铁铙钩，把有升从马上钩落，一阵乱剁，身如肉泥。亏得如柏、如梅，先后驰至，杀入垓心，金甲酋复来拦截，被如梅觑得亲切，只一箭射倒了他，结果性命。是偿李有升的命。未几，又到杨元援军，协力冲杀，倭兵乃溃。

其时大雨滂沱，平地悉成泽国，骑不得骋，步不能行，明军又经了这番挫折，伤亡无数，不得已退驻开城。既而侦得倭将平秀嘉，屯兵龙山，积粟数十万。如松夜募死士，纵火焚粮，倭乃乏食。但兵经新败，未敢进逼，顿师绝域，渐觉气阻。宋应昌急欲了事，复提及沈维敬的原约，倭人因刍粮并烬，亦愿修和。应昌乃据实奏闻，明廷准奏，遂由应昌派遣游击源弘谟，往谕倭将，令献朝鲜王京，并归还王子。双方如约，纵他还国。倭将果弃了王京，退兵釜山。如松与应昌入城，检查仓粟，尚有四万余石，刍豆大略相等。安抚粗定，意欲乘倭退归，待势尾追。偏倭人晓明兵法，步步为营，无懈可击。祖承训、查大受及别将刘綖等，追了一程，知难而退。兵部尚书石星，力主款议，谕朝鲜国王还都王京，留刘綖屯守，饬如松班师。倭人从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等。宋应昌遂上书乞归，朝命顾养谦代为经略，更饬沈维敬出赴倭营，促上谢表。倭遣使小西飞入朝，定封贡议。神宗命九卿科道，会议封贡事宜，御史杨绍程独抗疏力争，略云：

臣考之太祖时，屡却倭贡，虑至深远。永乐间或一朝贡，渐不如约，自是稔窥内地，频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东土受祸更烈，岂非封贡为厉阶耶？今关白谬为恭谨，奉表请封之后，我能闭关拒绝乎？中国之衅，必自此始矣。且关白弑主篡国，正天讨之所必加，彼国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特劫于威而未敢动耳。我中国以礼义统驭百蛮，恐未见得。而顾令此篡逆之辈，叨天朝之名号耶？为今计，不若饬朝鲜练兵以守之，我兵撤还境上以待之，关白可计日而败也。封贡事万不宜行，务乞停议！

这疏上后，礼部郎中何乔远，科道赵完璧、王德完、逯中立、徐观澜、顾龙、陈维芝、唐一鹏等，交章止封。还有蓟、辽都御史韩取善，亦奏称倭情未定，请罢封贡。独兵部尚书石星，始终主款。经略顾养谦，亦希承石星意旨，拟封关白平秀吉为日本国王，借弭边衅。嗣因廷议未决，养谦竟荐侍郎孙燿自代，托疾引归。倒是个大滑头。倭使小西飞入阙，廷臣多半漠视，惟石星优礼相待，视若王公。廷臣过亢，石星过卑，皆非外交之道。译官与他议约，要求三事：（一）勒令倭众归国；（二）授封不必与贡；（三）令宣示毋犯朝鲜。小西飞一一允从。三条约款，倭使悉允，明廷尚是上风，可惜后来变卦。乃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与沈维敬同往日本。宗城等奉命观望，迁延不进。直至万历二十四年，方相偕抵釜山。沈维敬托词侦探，先行渡海，私奉秀吉蟒袍玉带，及地图武经，又取壮马三百，作为馈礼；自娶倭人阿里马女，居然在日本境内，宜室宜家。真是可杀。还有李宗城贪色好财，沿途索货无厌，进次对马岛。岛官仪智格外欢迎，夜饬美女二三人，更番纳入行辕。宗城翻手作云，覆手作雨，镇日里恣意欢娱，竟把所任职务，搁起不提。如此蠢奴，奈何充作专使？仪智且屡招入宴，席间令妻室出见，宗城瞧着，貌可倾城，适有三分酒意，身不自持，竟去牵她衣袖，欲把她搂抱过来。看官试想！仪智妻系行长女，比不得营业贱妓，当即拂袖径去。仪智也不觉怒意陡生，下令逐客。得保首领，尚是万幸。宗城踉跄趋出，有倭卒随后追来，意图行刺，急得宗城落荒乱跑，情急失道，辨不出东西南北；且因玺书失去，料难复命，一时没法，只好身入树间，解带自缢。偏是命不该绝，由随卒觅到，将他救活，导奔庆州。副使杨方亨，上章讦奏，乃逮问宗城，即以方亨充正使，加沈维敬神机营衔，充作副使。

方亨渡海授封，秀吉初颇礼待，拜跪受册。嗣因朝鲜王只遣州判往贺，秀吉大怒，语维敬道："我遵天朝约款，还他二子三大臣三都八

道，今乃令小官来贺，辱敝邦呢？辱天朝呢？我与朝鲜誓不两立，请为我还报天朝，速请天子处分朝鲜。”维敬慰谕百端，秀吉意终未释，遂留兵釜山，不肯撤还，所进表文，词多潦草，钤用图书，仍不用明朝正朔。方亨驰还，委罪维敬，并石星前后手书，奏请御览。神宗怒逮维敬，兼及石星，用邢玠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授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经理朝鲜；命佥都御史杨镐，出驻天津，严申警备。

于是和议决裂，倭行长清正等复入据南原、全州，进犯全罗、清尚各道，更逼王京。杨镐率军驰救，倭兵始退屯蔚山。蔚山虽不甚高峻，但缘山为城，颇踞险要。镐会同邢玠、麻贵各军，协议进取，分兵三路，合攻蔚山。倭倾寨出战，明军佯败，诱他入伏，斩倭兵四百余级，倭人大败，奔据岛山。岛山在蔚山南，倭叠结三栅，坚壁固守。游击陈寅，身先士卒，冒险跃登，连破二栅，更攻第二栅，势将垂拔。偏杨镐鸣金收军，寅不得不退。看官知道杨镐何故鸣金？据明史上载着，镐与李如梅为故交，如梅也奉命赴军，时尚未至，镐欲留住三栅，令如梅夺寨建功，因此鸣金暂退。全是私意，如何行军。等到如梅驰至，倭兵已经完守，围攻十日，竟不能拔。忽报倭行长清正，航海来援，镐不及下令，竟策马西奔，诸军相继溃败，被倭兵从后追击，杀死无数。游击卢继忠，率兵三千人殿后，死得一个不留。及镐奔还王京，反与邢玠、麻贵等，诡词报捷。参议主事丁应泰，入问善后计策，镐反自诩战功，恼得应泰性起，尽将败状列入奏牍，飞报明廷。神宗乃罢镐听勘，遣天津巡抚万世德，继镐后任。邢玠复招募江南水兵，筹画海运，为持久计。既而都督陈璘，以粤兵至，刘綎以川兵至，邓子龙以江、浙兵至，水陆军分为四路，各置大将，中路统带李如梅，东路统带麻贵，西路统带刘綎，水路统带陈璘，四路并进，直扑倭营。适值辽阳寇警，李如松出塞战殁，朝旨调如梅往援，乃命董一元代任。

小子只有一支笔，不能并叙辽阳事，只好将朝鲜军务，直叙下去。刘綎出西路，击毁倭舰百余艘，偏被倭行长潜师袭后，竟致腹背受敌，仓卒退师。陈璘亦弃舟遁还。两路已败。麻贵至蔚山，颇有斩获，倭人弃寨诱敌，贵不知是计，攻入寨中，见是空垒，慌忙退出，伏兵四起，旗帜蔽空，幸喜脚生得长，路走得快，才能逃出重围。一路又败。董一元进拔晋州，长驱渡江，迭毁永春、昆阳二寨，并下泗州老倭营，游击卢得功战殁阵前。一元复移攻新寨，寨栅甚固。正在挥兵猛扑，不期营内火药陡燃，烟焰冲天，倭兵乘势杀来，游击郝三聘、马呈文先溃，一元禁遏不住，也只得奔还晋州。四路尽败。时明廷方遣给事中徐观澜，查勘东征军务，闻四路丧败，据实奏报。有旨斩郝、马两人徇军，董一

元等各带罪留任，立功自赎。诸将因连战皆败，统不免垂头丧气。迁延数月，忽报平秀吉病死，行长清正夜遁。那时陈璘、麻贵、刘綎、董一元等，又鼓勇出追，麻贵入岛山西浦，杀了几十名残倭。陈璘督水师邀击釜山，纵火毁敌舟数十，杀死倭将石蔓子，生擒倭党平秀政、平正成，惟前锋邓子龙战死。刘綎夺回曳桥砦，与陈璘水陆夹击，斩获无数，诸倭各无斗志，统抱头乱窜，奔入舟中，扬帆东去。自倭乱朝鲜七载，中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迄无胜算。至平秀吉死，战祸始息。小子有诗叹道：

议封议剿两无成，七载劳兵困战争，

假使丰臣夭假祚，明师何日罢东征？

倭乱已平，又有一番酬功的爵赏，容倭下回再详。

世尝谓中国外交，向无善策。夫外交岂真无策者？误在相庸将驽，与所使之不得其人耳。日本平秀吉，虽若为一世雄，然入犯朝鲜，骚扰八道，非真如后世之志在拓地，不夺朝鲜不止也。李如松计复平壤，骤胜而骄，遂有碧蹄馆之挫，是将之不得其人也可知。杨镐辈挟私忌功，更不足道矣。石星身为尚书，一意主款，对于倭使小西飞，待遇如王公，未识外情，先丧国体，赵志皋、张位诸阁臣，又不闻有所建白，相臣如此，尚得谓有人乎？沈维敬以无赖子而衔皇命，李宗城以酒色徒而驾星轺，应对乏材，徒为外邦腾笑。幸倭人尚未进化，秀吉又复病终，得令勍敌尽还，藩封无恙，东祸得以暂息。否则与清季中东之役，相去无几矣。观于此而叹明代外交之无人！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　逆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却说倭寇已退，诸军告捷，明廷发帑金十万两犒师，叙功行赏，首陈璘，次刘綖，又次麻贵。陈、刘各擢为都督同知，麻贵升任右都督，邢玠晋封太子太保，予荫一子。万世德毫无战功，至是亦同膺懋赏，加右副都御史，并予世荫。董一元、杨镐，俱复原职。惟沈维敬弃市，石星瘐死狱中，所俘平秀政、平正成等，解京磔死，传首九边，总算了事。其时泰宁卫酋炒花，屡寇辽东，互有杀伤。炒花为巴速亥从弟，巴速亥被李成梁击毙，其子巴土儿，与炒花思复旧怨，数来侵边，先后皆为李成梁击退。成梁去职，总兵董一元代任，巴土儿、炒花等，且纠合土默特部，大举入犯。一元伏兵镇武堡，令羸卒诱敌深入，奋起搏击，大破敌众。巴土儿身中流矢，负创而逃，未几毙命。炒花情不甘休，且嗾使青海酋火落赤、永邵卜等，相继犯边。幸甘肃参将达云，伏兵要害，潜扼敌背，杀得青海部众，十亡八九，当时称为战功第一。云升总兵官，镇守西陲，寇不敢犯。及李如松自东班师，言路交章诋劾，说他和亲辱国，悉留中不报。会辽东总兵董一元调赴朝鲜，神宗特任如松继任，如松感激主知，率轻骑出塞。适值土默特部众内犯，便迎头痛剿，斩杀过当；乘胜进逼，势将捣入巢穴。那番众四面来援，竟把如松困住。如松孤掌难鸣，饷尽援绝，活活的战死沙场。总是骄愎之咎。有旨令李如梅往代，如梅惩兄覆辙，不敢进战，卒坐拥兵畏敌的罪名，被劾罢官。后来复起李成梁镇辽东。成梁素有威名，年已七十有六，莅任后，仍与番人息战互市，番人乐就羁縻，以此再镇八年，辽左粗安。诸子究不逮乃父。当朝鲜鏖战时，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上书自效，愿率五千人征倭。朝旨报可，应龙方率众登程。会因倭人议和，中途截留，乃怏怏而返。看官！你道这应龙果有心报主么？他的祖宗叫作杨端，曾在唐乾符年间，据有播州，称臣中国。洪武初，其裔孙复遣使奉贡，太祖授为宣慰使。传至应龙，从征蛮夷，恃功骄蹇，历届贵州巡抚叶梦熊，及巡按陈效，迭奏应龙凶恶诸罪。明廷以边境多事，不暇查问。应龙益肆无忌惮，拥兵嗜杀，所居宅第，侈饰龙凤，擅用阉寺为使令。小妻田雌凤，妖媚专宠，与正室张氏不和，帷闼中屡有谮言，应龙竟诬称张氏卖奸，把她砍死，并杀妻母，屠妻家。残忍已极。妻叔张时照，上书告变，叶梦熊请发兵往讨，朝议令川、黔会勘。应龙赴重庆对簿，坐法当斩，他愿出二万金赎罪。长官不允，乃请征倭自效。及中道罢兵，有旨特派都御史王继光，巡抚四川，严提勘结。应龙似鱼脱网，怎肯复来上

钩？至官军一再往捕，免不得纠众抗拒，杀死官军多名。王继光遂决意主剿，驰至重庆，与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等，三道进兵，越娄山关，至白石口。应龙佯称愿降，暗中恰招集苗兵，袭破军营。都司王之翰全队皆覆。各路兵将，仓卒遁还。继光遭此一挫，职位自然不固，当下奉旨夺官，改任谭继恩为四川巡抚，且调兵部侍郎邢玠，总督贵州。玠檄重庆太守王士琦，前往宣谕，令应龙束身归罪。应龙囚服郊迎，委罪部下黄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一体缚献；并愿输款四万金，先出次子可栋为质，金到回赎。士琦乃还，黄元等枭首市曹。可栋羁留重庆，事不凑巧，竟生起病来，卧床数日，遂至毕命。应龙不胜痛愤，领取尸棺，索性将四万认款，尽行抵赖。一子值四万金，似乎太贵。士琦催缴赎款，应龙复语道："我子尚得复活否？若我子复活，当如数输金。"嗣是纠合诸苗，据险自守，焚劫草塘、余庆二司，及兴隆、都匀诸卫，进围黄平、重安，戕官吏，戮军民，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适贵州巡抚一缺，改任江东之，东之令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部兵三千，往剿应龙。到了飞练堡，应龙子朝栋，及弟兆龙等，率众来争。战不数合，纷纷倒退。国柱等追至天邦囤，陷入绝地，被朝栋、兆龙等，两翼包抄，左右猛击，三千人不值一扫，霎时间杀得精光。国柱、廷栋等统行战殁。江东之被谴夺职，代以郭子章。又特简前四川巡按李化龙为兵部侍郎，总督川、湖、贵州三省军务。檄东征诸将刘綖、麻贵、陈璘、董一元，悉赴军前。

应龙闻大兵将至，先纠众八万，入犯綦江。綦江城中，守兵不满三千，哪里敌得住叛众？应龙督众围攻，绕城数匝，遍竖云梯，南仆北登，西坠东上，参将房嘉宠自杀妻孥，与游击张良贤，舍命防堵，终因众寡不敌，巷战身亡。应龙劫库犒师，屠城示威，投尸蔽江而下，流水尽赤。既而退屯三溪，更结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倚为臂助。李化龙驰至重庆，侦得应龙五道并出，已攻破龙泉司，乃大集诸路兵马，登坛誓师，分八路而进。共计川师四路，总兵刘綖，由綦江入，马孔英由南川入，吴广由合江入，副将曹希彬受广节制，由永宁入。黔师三路，总兵董元镇，出发乌江，参将朱鹤龄，受元镇节制，统宣慰使安疆臣，出发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发兴隆。楚师一路，分作两翼，由总兵陈璘统辖，陈良玭为副。陈璘由偏桥进攻，良玭由龙泉进攻，每路兵约三万，十成之三为官兵，十成之七为土司。化龙自将中军，分头策应。又檄贵州巡抚郭子章屯驻贵阳，湖广巡抚支可大，移节沅州，扼守要区，防贼四逸。部署既定，刘綖师出綦江，进攻三峒，三峒皆峻岭茂箐，夙称奇险，贼首穆炤等踞险自固，被刘綖手执大刀，斩关直入，依次破灭。应龙素闻刘綖威名，嘱子朝栋简选苗兵，从间道出击，巧与綖军相遇，綖

怒马跃出，首先陷阵，一柄亮晃晃的大刀，盘旋飞舞，苗兵不是被砍，就是被伤，大众抵挡不住，相顾惊走道："刘大刀到了！刘大刀到了！"朝栋尚不知厉害，执戈来战，由刘綖大叱一声，已吓得脚忙手乱，说时迟，那时快，刀起戈迎，砉的一声，火光乱迸，朝栋手中的戈头，已被斫缺，慌忙掷去了戈，赤手逃命。綖大杀一阵，苗众多毙，乘胜拔桑木关、乌江关、河渡关，夺天邦诸囤，杀入娄山关，驻军白石。应龙情急万分，决率诸苗死战，潜令悍将杨珠，抄出后山，袭綖背后。都司王芬战死，綖大呼突阵，击退应龙，另遣游击周敦吉，守备周以德，杀退杨珠，追奔至养马城。巧值马孔英自南州杀到，曹希彬自永宁攻入，会师并进，大破海云囤，直逼海龙囤。海龙囤为贼巢穴，高可矗天，飞鸟腾猿，不能逾越。三道雄师，压囤为营，急切未能下手。已而陈璘破青蛇囤；安疆臣夺落濛关，吴广从崖门关捣入，营水牛塘，连战败敌，截住贼巢樵汲诸路，于是应龙大窘，与子朝栋相抱大哭，一面上囤死守，一面遣使诈降。总督李化龙，斩使焚书，饬诸道兵速集囤下，限日破巢。当下八路大兵，一时并至，筑起长围，更番迭攻。叙得烨烨有光。会化龙闻父丧，疏乞守制，诏令墨绖从事。化龙歠粥草檄，督战益急，且授计马孔英，令从囤后并力攻入。应龙所恃，以杨珠为最，珠恃勇出战，为炮击毙，贼众益惧。适天大霖雨，数日不晴，将士往来泥淖，猛扑险囤，甚以为苦。一日，天忽开霁，刘綖奋勇跃上，攻克土城，应龙散金悬赏，募死士拒战，无一应命，乃提刀巡垒，俄见火光烛天，官军四面登囤，遂退语家属道："我不能再顾汝辈了。"遂挈爱妾二人，阖室自经。大兵入囤搜剿，获应龙尸，生擒朝栋、兆龙等百余人，并应龙妾田雌凤。为渠启衅，渠何不速死？总督化龙，露布奏闻，诏磔应龙尸，戮朝栋、兆龙等于市，分播地为遵义、平越二府。遵义属蜀，平越属黔。刘大刀叙功称最，奏凯还师。播州事了。

外事稍稍平静，朝内争论国本的问题，又复进行。先是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复邀内召，既入朝，仍密请建立东宫，昭践大信。神宗手诏报答，略云："朕虽有今春册立的旨意，但昨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龄尚轻，倘得生子，如何处置？现拟将元子与两弟，并封为王，再待数年，后果无出，才行册立未迟。"原来王恭妃生子常洛，郑贵妃生子常洵，周端妃复生子常浩，所以有三王并封的手谕。锡爵想出一条权宜的计策，欲令皇后抚育元子，援引汉明帝马后，唐玄宗王后，宋真宗刘后，取养宫人子故事，作为立储的预备。议虽未当，不可谓非煞费苦心。神宗不从，仍欲实行前谕，饬有司具仪，顿时盈廷大哗。礼部尚书罗万化，给事中史孟麟等，诣锡爵力争。锡爵道："并封意全出上裁，诸公奈何罪我？"工部郎中岳元声，时亦在座，起对锡爵道："阁

下未尝疏请并封，奈何误引亲王入继故例，作为储宫待嫡的主张。须知中宫有子，元子自当避位，何嫌何疑？今乃欲以将来难期的幸事，阻现在已成的诏命，岂非公争论不力么？”这一番话，说得锡爵哑口无言，不得已邀同赵志皋、张位等，联衔上疏，请追还前诏。神宗仍然不允。已而谏疏迭陈，锡爵又自劾求罢，乃奉旨追寝前命，一律停封。未几锡爵又申请豫教元子，于是令皇长子出阁讲学，辅臣侍班。侍臣六人侍讲，俱如东宫旧仪。

越年，锡爵又乞归，特命礼部尚书陈于陛，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入参阁务。于陛入阁，与赵志皋、张位等，谊属同年，甚相投契，怎奈神宗深居拒谏，上下相蒙，就是终日入直，也无从见帝一面，密陈国政。当时京师地震，淮水泛决，湖广、福建大饥，甚至乾清、坤宁两宫，猝然被火，仁圣皇太后陈氏又崩。陈皇后崩逝，就此叙过。天灾人患，相逼而来，神宗全然不省，且遣中官四处开矿，累掘不得，勒民偿费；富家巨族，诬他盗矿；良田美宅，指为下有矿脉，兵役围捕，辱及妇女。开矿本属不利，而举行不善，弊至于此。旋复增设各省税使，所在苛索。连民间米盐鸡豕，统令输税。直是死要，毫无法度。全国百姓，痛苦的了不得。于陛日夕忧思，屡请面对，终不见报。乞罢亦不许，遂以积忧成疾，奄奄至毙。张位曾密荐杨镐，镐东征丧师，位亦坐谴，夺职闲住。赵志皋亦得病而终，另用前礼部尚书沈鲤、朱赓入阁办事，以沈一贯为首辅。惟是建储大事，始终未定。郑贵妃专宠如故，王皇后又多疾病，宫中侍役，预料皇后若有不讳，贵妃必正位中宫，其子常洵，当然立为太子。中允黄辉，为皇长子讲官，从内侍察悉情形，私语给事中王德完道：“这是国家大政，恐旦夕必有内变。如果事体变更，将来传载史册，必说是朝廷无人了。公负有言责，岂可不说？”德完称善，即属黄辉具草，列名奏上。神宗览奏，震怒非常，立将德完下狱，用刑拷讯。尚书李戴，御史周盘等，连疏论救，均遭切责。辅臣沈一贯，方因病请假，闻了此事，忙为奏请。神宗意尚未怿，命廷杖德完百下，削籍归田，复传谕廷臣道：“诸臣为德完解免，便是阿党，若为皇长子一人，慎无渎扰，来年自当册立了。”无非是空言搪塞。

会刑部侍郎吕坤，撰有《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购入禁中，神宗也不遑披阅，竟搁置郑贵妃宫中。妃兄国泰，重为增刊，首列汉明德马后，最后把妹子姓氏，亦刊入在内。郑贵妃亲自撰序，内有“储位久悬，曾脱簪待罪，请立元子，今已出阁讲学，藉解众疑”等语。欺人耶，欺己耶？这书传出宫禁，给事中戴士衡，阳劾吕坤，暗斥贵妃，说是逢迎掖庭，菀枯已判。还有全椒知县樊士衡，竟大着胆纠弹宫掖，至

有“皇上不慈，皇长子不孝，皇贵妃不智”数语。神宗却尚未动怒。想是未曾看明。郑贵妃偏先已含酸，凄凄楚楚的泣诉帝前。神宗正欲加罪二人，忽由郑国泰呈入《忧危竑议》一书，书中系问答体，托名朱东吉，驳斥吕坤原著，大旨言《闺范图说》中，首载明德马后，明明是借谀郑贵妃。马后由宫人进位中宫，郑贵妃亦将援例。贵妃重刊此书，实预为夺嫡地步。神宗略略览过，便欲查究朱东吉系是何人，经国泰等反复推究，谓东吉即指东朝，书名《忧危竑议》，实因吕坤尝有忧危一疏，借此肆讥。大约这书由来，定出二衡手著。顿时恼动神宗，将二衡谪戍极边，就此了案。

到了万历二十八年，皇长子常洛，年将二十。廷臣又请先册立，再行冠婚各礼。郑国泰请先冠婚，然后册立。神宗一概不睬。越年，阁臣沈一贯，复力陈册储冠婚，事在必行。神宗尚在迟疑，郑贵妃复执盒为证，坚求如约。经神宗取过玉盒，摩挲一回，复揭去封记，发盒启视，但见前赐誓书，已被蠹鱼蛀得七洞八穿，最可异的，是巧巧把“常洵”二字，啮得一笔不留，不禁悚然道：“天命有归，朕也不能违天了。”这语一出，郑贵妃料知变局，嗔怨齐生，神宗慰谕不从，只在地上乱滚，信口诬谤，好像一个泼辣妇。那时神宗忍耐不住，大踏步趋出西宫，竟召沈一贯入内草诏，立常洛为皇太子。一贯立刻草就，颁发礼部，即日举行。越宿，又有旨令改期册立。一贯封还谕旨，力言不可，乃于二十九年十月望日，行立储礼。小子有诗咏道：

谏草频陈为立储，深宫奈已有盟书。

堪嗟当日诸良佐，不及重缄一蠹鱼。

立储已定，冠婚相继，其余诸王，亦俱授封，欲知详细，请看下回。

本回前叙外乱，后及内政，两不相涉，全属随时顺叙文字。然应龙之叛，为宠妾田雌凤而起，神宗之阻议立储，亦无非为一郑贵妃耳，于绝不相蒙之中，见得祸败之由，多缘内嬖。应龙嬖妾而致杀身，一土官尚且如此，况有国有天下者，顾可溺情床笫，自紊长幼耶？迨至蠹鱼食字，始决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天意尚未欲乱明，因假虫啮以儆之。不然，玉盒之缄封甚固，蠹何从入乎？或谓出自史家之附会，恐未必然。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却说皇长子常洛，既立为皇太子，遂续封诸子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还有李贵妃生子常润、常瀛，亦均册封。润封惠王，瀛封桂王，即日诏告天下，皇太子申行冠礼。次年正月，并为太子册妃郭氏。婚礼甫毕，廷臣方入朝庆贺，忽有中旨传出，圣躬不豫，召诸大臣至仁德门听诏。及大臣趋列仁德门，又见宫监出来，独召沈一贯入内。一贯随入启祥宫，直抵后殿西暖阁，但见神宗冠服如常，席地踞坐。李太后立在帝后，太子诸王跪着帝前，不由的诧异起来。当下按定了心，叩头请安。神宗命他近前，怆然垂谕道："朕陡遭疾病，恐将不起，自念承统三十年，尚无大过，惟矿税各使，朕因宫殿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概令还京。法司释久羁罪囚，建言得罪诸臣，令复原官。卿其勿忘！"言毕，即令左右扶掖就寝。一贯复叩首趋出，拟旨以进。是夕阁臣九卿，均直宿朝房。漏至三鼓，中使捧谕出来，大略如面谕一贯等语。诸大臣期即奉行。待至天明，一贯正思入内取诏，不期有中使到来，说是帝疾已瘳，着追取前谕，请速缴还。一贯闻言，尚在沉吟，接连又有中使数人，奉旨催索，不得已取出前谕，令他赍去。前曾封还谕旨，此时何不坚持？司礼太监王义，正在帝前力争，说是王言已出，不应反汗。神宗置诸不理，义尚欲再谏，见中使已持着前谕，入内复命，顿时气愤已极，奋然趋出，驰入阁中，适与一贯相遇，以涎唾面道："好一位相公，胆小如鼷！"一贯尚茫无头绪，瞠目不答。义又道："矿税各使，骚扰已甚，相公独未闻么？今幸得此机会，谕令撤除，若相公稍稍坚持，弊政立去，为什么追取前谕，即令赍还呢？"不期太监中，也有此人，其名曰义，可谓不愧。一贯方才知过，唯唯谢罪。

嗣是大臣言官，再请除弊，概不见答。未几楚宗事起，又闹出一场狱案。楚王英烩，系太祖第六子桢七世孙，英烩殁后，遗腹宫人胡氏，孪生子华奎、华璧，一时议论纷纷，统言非胡氏所生。赖王妃力言无讹，事乃得寝。华奎袭爵，华璧亦得封宣化王。时已二十多年，偏有宗人华越，又讦奏华奎兄弟，系出异姓，罪实乱宗。奎系王妃兄王如言子，璧系妃族人王如綒家人王玉子。这疏呈入，沈一贯以袭封已久，不应构讼，嘱通政司暂行搁置。嗣由华奎闻知，劾奏华越诬告，乃一并呈

入，诏下礼部查复。礼部侍郎郭正域，向系楚人，颇得传闻，此时正署理尚书，遂请勘明虚实，再定罪案。一贯以亲王不当行勘，但当体访为是。正域不可，乃委抚按查讯。俱复称事无左证，诬告是实。怎奈华越妻系王如言女，硬出作证，咬定华奎为胞弟，幼时曾抱育楚宫。华越妻为夫卸罪，不得不尔。惟华越拨灰燃火，未免多事。廷议再令复勘，卒不能决。嗣由中旨传出，略言楚王华奎，袭封已二十余年，何故至今始发？且夫讦妻证，情弊显然，不足为据。华越坐诬奏罪，降为庶人，禁锢凤阳。这旨一下，郭正域失了面子，自不消说。御史钱梦皋，又讨好一贯，劾奏正域陷害亲藩，应当处罪。正域亦讦发一贯匿疏沮勘，且说一贯纳华奎重贿，因此庇护等情。毕竟一贯势大，正域势小，苍蝇撞不过石柱竟将正域免官。

一案未了，一案又起，阁臣朱赓，在寓门外，拾得一书，取名《续忧危竑议》。书中措词，假郑福成为问答，系说："帝立东宫，实出一时无奈，将来必有变更。现用朱赓为内阁，已见帝心。赓更同音，显寓更易的意思。"朱赓阅罢，取示同僚，大家揣测一番，统说郑福成三字，无非指郑贵妃及福王，成字是当承大统，无容细剖。大家目为妖书，朱赓即呈入御览。这等无稽谰言，宁值一辩，何必进呈御览，酿成大狱。神宗怒甚，急勅有司大索奸人。看官听说！自来匿名揭帖，只好置诸不理，将来自有败露的日子。若一经查办，愈急愈慢，主名愈不易得了。断制得妙。当日锦衣卫等，索捕多日，毫无影响。沈一贯方衔恨郭正域，且因同官沈鲤，素得士心，颇怀猜忌，当下与钱梦皋密商，嘱他伪列证据，奏称："此次妖书，实出沈鲤、郭正域手笔。"梦皋遂遵嘱照行。御史康丕扬，亦联章迭上，不待下旨，便发兵往追正域。正域正整装出都，乘舟至杨村，追兵已到，将正域坐舟，团团围守，捕得正域家役十数人，到京拷讯。甚至正域所善医生沈令誉，及僧达观，琴士钟澄，百户刘相等，一同捕至，严刑杂治，终究不得实据。逻校且日至鲤宅搜查，胁逼不堪。幸皇太子素重正域，特遣左右往语阁臣，毋害郭侍郎。都察院温纯，代讼鲤冤，唐文献、陶望龄，先后至沈一贯宅，为鲤解免，鲤方得安。正域在舟观书，从容自若，或劝令自裁，免致受辱。想由一贯等嘱托。正域慨然道："大臣有罪，自当伏尸都市，怎得自经沟渎呢？"静待数日，还算未曾逮问。

最后由锦衣卫卒，拿住顺天生员皦生光。生光素行狡诈，往往胁取人财，不齿士类，曾有富商包继志，慕他才学，属令代纂诗集，刊入己名。胸中无墨，何妨藏拙。奈何冒名延誉，自取祸戾？生光有意敲诈，羼入五律一首，有"郑主乘黄屋"五字。包继志晓得什么，总道是字字珠

玑，即行付梓。诗集出版，生光恰预将自己的写本，索回烧毁，一面密托好友，向继志索诈，说他诗集中，有悖逆语，指出黄屋二字，谓是天子所居，郑主二字，是指郑贵妃，及皇子常洵。若向当官出首，管教你杀身亡家。继志到此，方知被生光侮弄，欲待分说，集中已明列己名，无从剖白，只好自认晦气，出钱了结。生光又教书国泰，并将刻诗呈入，为恫吓计。国泰本来胆小，情愿输财了事。无缘无故，被生光赚了两次金银。哪知失马非祸，得马非福，妖书一出，国泰疑出生光手，因将他一并拘至，到庭审讯。问官故意诘问道："你莫非由郭正域主使么？"生光瞋目道："我何尝作此书。但你等硬要诬我，我就一死便了。奈何教我迎合相公意旨，陷害郭侍郎？"生光虽是无赖，恰还知有直道。问官不便再讯，命将生光系狱，延宕不决。中官陈矩，方提督东厂事务，屡次提讯，不得要领，因与同僚计议，恐不得罪人，必遭主怒。或更辗转扳累，酿成党祸，不如就生光身上，了结此案。于是迭讯生光，屡用酷刑，打得生光体无完肤，昏晕数次。生光乃凄然叹道："朝廷得我一供，便好结案，否则牵藤摘蔓，纠缠不休，生光何惜一身，不替诸君求活。罢罢！我承认便了。应斩应磔，尽听处断。"倒还直爽。陈矩乃将生光移交刑部，按罪议斩。神宗以生光谋危社稷，加罪凌迟，遂将生光磔死，妻子戍边。沈鲤、郭正域与案内牵连等人，尽得免坐。其实妖书由来，实出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手笔。士桢逍遥法外，至后来病笃，喃喃自语，和盘说出，肉亦碎落如磔，大约为皦生光冤魂所附，特来索命，也未可知。

话分两头，且说皇长子常洛，得立储嗣，生母王氏，仍未加封。王妃寂居幽宫，终岁未见帝面，免不得自叹寂寥，流泪度日，渐渐的双目失明，不能视物。至万历三十四年，皇太子选侍王氏，生子由校，为神宗长孙。明制太子女侍，有淑女选侍才人等名号，王选侍得生此子，神宗自然心惬，即上慈圣太后徽号，并晋封王恭妃为贵妃。惟名义上虽是加封，情分上仍然失宠，就是母子相关，也不能时常进谒。看官！你想妇女善怀，如何耐得过去？光阴易过，愁里销磨，自然恹恹成疾，渐致不起。子为太子，母犹如此，可为薄命人一叹。皇太子闻母病剧，请旨往省，不料宫门尚键，深锁不开，当下觅钥启锁，抉门而入，但见母妃惨卧榻上，面目憔悴，言语支离，睹此情形，寸心如割，免不得大恸起来。我阅此，亦几堕泪。可煞作怪，王贵妃闻声醒悟，便用手撩住太子衣服，呜咽道："你便是我儿么？"太子凄声称是。贵妃复以手摩顶，半晌方道："我儿我儿，做娘的一生困苦，只剩你一些骨血。"言至此又复咽住。那时皇太子扑倒母怀，热泪滔滔，流个不止。贵妃复哽咽道："我儿长大如此，我死亦无恨了。"说至恨字，已是气喘吁吁，霎时

间瞽目重翻，痰噎喉中，张着口再欲有言，已是不能成声，转瞬间即气绝而逝。刻意描摹，实恨神宗薄幸。太子哭踊再三，泪尽继血。还是神宗召他入内，好言劝慰，方才节哀。

是时沈一贯、沈鲤，因彼此未协，同时致仕，续用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三人，为东阁大学士，与朱赓同办阁务。慎行受职才十日，即报病殁，赓亦继卒，廷机被劾罢官，只叶向高独秉国钧，上言："太子母妃薨逝，礼应从厚。"折上不报。重复上疏，乃得允议，予谥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葬天寿山。郑贵妃以王妃已死，尚思夺嫡，福王常洵，应封洛阳，群臣屡请就藩，统由贵妃暗中阻住。神宗又为所迷，温柔乡里，亲爱如故。常洵婚娶时，排场阔绰，花费金钱，多至三十万。又在洛阳相地，建筑王邸，百堵皆兴，无异宫阙，用款至二十八万金，十倍常制。且在崇文门外，开设官店数十家，售卖各般物品，与民争利，所得赢余，专供福邸岁用。一切起居，似较皇太子常洛，更胜数筹。及洛阳府第，业已竣工，叶向高等奏请福王就邸，得旨俟明春举行，时已在万历四十年冬季。转眼间已是新春，礼部授诏申请，留中不报。到了初夏，兵部尚书王象乾，又诚诚恳恳的奏了一本，神宗无可驳斥，只说是亲王就国，祖制在春，今已逾期，且待来年遣发云云。溺爱不明。未几，又由内廷传出消息，福王就藩，须给庄田四万顷，盈廷大骇。向例亲王就国，除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或请及废壤河滩，最多不过数千顷。惟景王载圳，即世宗子，见六十九回。就封德安，楚地本多闲田，悉数赐给。又由载圳自行侵占，得田不下四万顷，不期福王亦欲援例，奏请照行。当由叶向高抗疏谏阻道：

> 福王之国，奉旨于明春举行，顷复以庄田四万顷，责抚按筹备，如必俟田顷足而后行，则之国何日。圣谕明春举行，亦宁可必哉？福王奏称祖制，谓祖训有之乎？会典有之乎？累朝之功令有之乎？王所引祖制，抑何指也。如援景府，则自景府以前，庄田并未出数千顷外，独景府逾制，皇祖一时失听，至今追咎，王奈何尤而效之？自古开国承家，必循理安分，始为可久。郑庄爱太叔段，为请大邑，汉窦后爱梁孝王，封以大国，皆及身而败，此不可不戒也。臣不胜忠爱之念，用敢披胆直陈！

这疏上后，批答下来，略云"庄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尚有何疑？"向高又以"东宫辍学，已历八年，且久已不奉天颜，独福王一日两见。以故不能无疑，但愿皇上坚守明春信约，无以庄田借口，疑将自

释”等语。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种种宕约，无非是郑贵妃一人暗地设法，牵制神宗。可巧被李太后闻知，宣召郑贵妃至慈宁宫，问福王何不就国？郑贵妃叩头答道：“圣母来年寿诞，应令常洵与祝，是以迟迟不行。”狡哉贵妃，巧言如簧。太后面色转怒道：“你也可谓善辩了。我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可来祝寿么？”以矛刺盾，李太后可谓严明。郑贵妃碰了这个大钉子，只好唯唯而退。

既而锦衣卫百户王曰乾，讦奏奸人孔学、王三诏，结连郑贵妃、内侍姜严山等，诅咒皇太子，并用木刻太后皇上肖像，用钉戳目，意图谋逆。并约赵思圣东宫侍卫，带刀行刺等情。这奏非同小可，瞧入神宗目中，不由的震怒异常，即欲将原疏发交刑部，彻底究治。向高得悉，忙上密揭道：

> 王曰乾、孔学，皆京师无赖，诗张至此，大类往年妖书，但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俱在法司，其情立见。皇上第静以处之，勿为所动，动则滋扰。臣意请将乾疏留中，别谕法司治诸奸人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国期，以息群喙，则奸谋无由逞，而事可立寝矣。

神宗览到此揭，意乃稍解，久之概置不问。太子遣使取阁揭，向高道：“皇上既不愿穷究，殿下亦无须更问了。”向高力持大体。去使还报皇太子，太子点首无言。寻御史以他事参王曰乾，系置狱中，事遂消释。神宗乃诏礼部，准于万历四十二年，饬福王就藩。翌年二月，李太后崩逝，宫廷内外，相率衔哀。郑贵妃尚欲留住福王，怂恿神宗，下谕改期，经向高封还手勅，再三力谏，不得已准期遣行。启程前一夕，郑贵妃母子相对，足足哭了一夜。翌晨福王辞行，神宗亦恋恋不舍，握手叮嘱。及福王已出宫门，尚召还数四，与约三岁一朝，赐给庄田二万顷。中州素乏腴田，别取山东、湖广田亩，凑足此数。又畀淮盐千三百引，令得设店专卖。福王意尚未足，又奏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家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获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多财自殖，必至召殃，后来为流贼所戕，已兆于此。神宗自然照允，且每常怀念不置。

那皇太子常洛，居住慈庆宫，非奉召不得进见，因此父子二人，仍然隔绝。越年五月，忽有一莽汉状似疯魔，短衣窄裤，手持枣木棍一根，闯入慈庆宫门，逢人便击，打倒了好几个宫监，大踏步趋至殿檐下。宫中呼喝声，号救声，扰成一片，亏得内官韩本用，带领众役，把他拿住。正是：

妖孽都从人事起，狂徒忽向副宫来。

未知此人为谁，且俟下回表明。

妖书之发现，巫蛊之讦发，以及梃击之突乘，何一非由郑妃母子所致。郑贵妃不得专宠，福王常洵当然无夺嫡思想，风恬浪静，诸案何由发生？然后知并后匹嫡，实为乱本，古语信不诬也。沈一贯力请立储，始颇秉正，乃以楚宗一案，衔恨郭正域，遂欲借妖书以报私仇，甚且牵累沈鲤。天下无论何人，一涉私念，便昧公理，沈一贯其前鉴也。皦生光磔死而郭、沈脱罪，实为大幸。厥后王曰乾之讦奏，事涉虚无。其时幸一贯去位，叶向高进为首辅，奏请静处，大祸乃消。否则比妖书一案，当更烦扰矣。要之专制时代，责在君相，君相明良，国家自治。有相无君，尚可支持，君既昏庸，相亦贪私，鲜有不乱且亡者也。稽古者可知所鉴矣！

第八十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却说内官韩本用等，既拿住莽汉，即缚付东华门守卫，由指挥朱雄收禁。越宿，皇太子据实奏闻，当命巡城御史刘廷元，秉公讯鞫。廷元提出要犯，当场审问。那罪犯自供系蓟州人，姓张名差。两语以外，语言颠倒，无从究诘。廷元看他语似疯癫，貌实狡猾，再三诱供，他总是信口乱言，什么吃斋，什么讨封，至问答了数小时，仍无实供，惹得廷元讨厌起来，立即退堂，奏请简员另审。乃再命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复审，张差似觉清楚，供称："被李自强、李万仓等，烧我柴草，气愤已极，意欲叩阍声冤，特于四月中来京，从东走入，不识门径，改往西走，遇着男子二人，畀我枣木棍一条，谓执此可作冤状，一时疯迷，闯入宫门，打伤守门官，走入前殿，被擒是实。"仍是模糊惝怳之谈。士相等以未得要领，难下断词，仍照廷元前奏，复旨了事。当时叶向高因言多未用，引疾告归，改用方从哲、吴道南为阁臣，资望尚轻，不敢生议。但与刑部商议，拟依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石伤人律，加等立斩。草奏未上，会提牢主事王之寀，散饭狱中，私诘张差。差初不肯承，嗣复云不敢说明。之寀麾去左右，但留二吏细问。差乃自称："小名张五儿。父名张义，已经病故。近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一不知姓名的老公公，依他行事，并约事成当给我田地。"我跟他到京，入一大宅，复来一老公公，请我吃饭，并嘱咐我道："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杀人不妨，我等自能救你。'饭罢后，遂导领我由厚载门，入慈庆宫，为守门所阻，被我击伤。后因老公公甚多，遂被缚住了。"之寀知"老公公"三字，系是太监的通称，复问马三舅、李外父名字，及所入大宅的住处。差又答非所问。且云："小爷福大，就是柏木棍、琉璃棍等，也无从下手，何况这枣木棍呢？"之寀问了数次，总无实供，乃出狱录词，因侍郎张达以闻。并云："差不癫不狂，有心有胆。惧以刑罚不招，示以神明仍不招，啜以饮食，欲语又默。但语中已涉疑似，乞皇上御殿亲审，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审，自有水落石出的一日。"户部郎中陆大受，及御史过庭训，复连疏请亟讯断，均留中不报。无非顾及郑贵妃。

庭训乃移文蓟州，搜集证据，得知州戚延龄复报，具言："郑贵妃遣宫监至蓟，建造佛寺，宫监置陶造甓，土人多鬻薪得利。差亦卖田贸薪，为牟利计，不意为土人所忌，纵火焚薪。差向宫监诉冤，反为宫监

所责，自念产破薪焚，不胜愤懑，激成疯狂，因欲上告御状，这是张差到京缘由。”廷臣览到此文，均说差实疯癫，便可定案。若果照此定案，便省无数枝节。员外郎陆梦龙，入告侍郎张达，谓事关重大，不应模糊了案，乃再令十三司会鞫。差供词如故。梦龙独设词劝诱，给与纸笔，命绘入宫路径，并所遇诸人姓名，一得要领，许他免罪，且准偿还焚薪。张差信为真言，喜出望外，遂写明：“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住蓟州井儿峪。前云不知姓名的老公公，实是修铁瓦殿的庞保，不知街道的住宅，实是朝外大宅的刘成。三舅、外父，常到庞保处送灰，庞、刘两人，在玉皇殿前商量，与我三舅、外父，逼我打上宫中。若能打得小爷，吃也有了，穿也有了，还有姊夫孔道，也这般说。”写毕数语，复随笔纵横，略画出入路径，当即呈上。梦龙瞧毕，递示诸司道：“案情已露，一俟案犯到齐，便可分晓，我说他是未尝疯癫呢。”便佯慰张差数语，令还系狱中，即日行文到蓟州，提解马三道等。一面疏请法司，提庞保、刘成对质。庞、刘均郑贵妃内侍，这次由张差供出，饶你郑贵妃能言舌辩，也洗不净这连带关系。就是妃兄郑国泰，也被捏做一团糟，担着了无数斤两。我为贵妃兄妹捏一把汗。国泰大惧，忙出揭白诬。给事中何士晋，直攻国泰，且侵贵妃，疏词有云：

> 罪犯张差，挺击青宫，皇上令法司审问，原止欲追究主使姓名，大宅下落，并未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辄尔具揭张皇，人遂不能无疑。若欲释疑计，惟明告贵妃，力求皇上速令保、成下吏考讯，如供有国泰主谋，是大逆罪人，臣等执法讨贼，不但贵妃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设与国泰无干，臣请与国泰约，令国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后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俱由国泰保护。稍有疏虞，即便坐罪，则人心帖服，永无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举，一惟荧惑圣聪，久稽廷讯，或潜散党羽，使之远遁，或阴毙张差，以冀灭口，则国泰之罪不容诛，宁止生疑已耶？臣愿皇上保全国泰，尤愿国泰自为保全，用敢直陈无隐，幸乞鉴察！

先是巫蛊一案，词已连及郑贵妃内侍，至是神宗览到此疏，不禁心动，便抢步至贵妃宫中。当由贵妃迎驾，见帝怒容满面，已是忐忑不定，嗣经神宗袖出一疏，掷示贵妃，贵妃不瞧犹可，瞧着数行，急得玉容惨澹，珠泪双垂，忙向驾前跪下，对泣对诉。只有此法。神宗唏嘘道：“廷议汹汹，朕也不便替你解免，你自去求太子便了。”言毕自去。贵妃忙到慈庆宫，去见太子，向他哭诉，表明心迹，甚至屈膝拜倒。太

子亦慌忙答礼，自任调护。贵妃方起身还宫。太子即启奏神宗，请速令法司具狱，勿再株连。于是神宗亲率太子、皇孙等，至慈宁宫，召阁臣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诸臣入内，大众黑压压的跪满一地。神宗乃宣谕道："朕自圣母升遐，哀痛无已，今春以来，足膝无力，每遇节次朔望忌辰，犹必亲到慈宁宫，至圣母座前行礼，不敢懈怠。近忽有疯子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遂有许多蜚议。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朕躬么？"说至此，又复执太子道："此儿极孝，朕极爱惜。"言未已，忽闻有人发声道："皇上极慈爱，皇太子极仁孝，无非一意将顺罢了。"神宗听不甚悉，问系何人发言，左右复奏道："是御史刘光复。"神宗变色道："什么将顺不将顺？"光复犹大言不止，此人亦似近狂。恼得神宗性起，喝称"锦衣卫何在！"三呼不应，遂令左右将光复缚住，梃杖交下。神宗又喝道："不得乱殴，但押令朝房候旨！"左右押光复去讫。方从哲等叩头道："小臣无知乱言，望霁天威！"神宗怒容稍敛，徐徐谕道："太子年已鼎盛，假使朕有他意，何不早行变置，今日尚有何疑？且福王已就藩，去此约数千里，若非宣召，他岂能飞至么？况太子已有三男，今俱到此，尔等尽可视明！"随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审视道："朕诸孙均已长成，尚有何说？"三皇孙从此处叙出。复顾问太子道："尔有何语，今日可对诸臣尽言。"太子道："似此疯癫的张差，正法便了，何必株连。外廷不察，疑我父子，尔等宁忍无君？本宫何敢无父？况我父子何等亲爱，尔等何心，必欲令我为不孝子么？"神宗待太子言毕，复谕群臣道："太子所说，尔等均已听见否？"群臣齐称领诲，随命大众退班，乃相率叩谢而出。隔了数日，罪案已定，张差磔死，马三才等远流，李自强、李万仓，笞责了案。嗣将庞保、刘成，杖毙内廷。王之寀为科臣徐绍吉等所劾，削职为民。何士晋外调，陆大受夺官，张达夺俸，刘光复拘系狱中，久乃得释。仍是袒护郑贵妃。惟梦龙独免。总计神宗久居深宫，不见百官，已是二十五年，此番总算朝见群臣，借释众疑，这也不必细说。

越年，为万历四十四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崛兴满洲，建元天命，后来大明国祚，便被那努尔哈赤的子孙，唾手夺去，这真是明朝史上，一大关键呢。为此特笔提明，隐寓涑水紫阳书法。相传努尔哈赤的远祖，便是金邦遗裔。金邦被蒙古灭亡，尚有遗族逃奔东北，伏处长白山下。清室史官，颂扬神圣，说有天女下降，共浴池中，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幼名佛库伦。会有神鹊衔一朱果，堕在佛库伦衣上，佛库伦取来就吃，竟致成孕，十月满足，生下一男，取名布库哩雍顺，姓爱新觉罗氏。爱新与金字同音，觉罗犹言姓氏，详见《清史通俗演义》。养了数年，渐渐长成。他用柳条编成一筏，乘筏渡河，流至一村，村中只

有三姓，方在构衅，见有一人漂至，惊为异人，迎他至村，愿奉为主子，相率罢兵。巧有村中老丈，爱他俊伟，配以爱女伯哩，他便安心居住，部勒村民，成一堡寨，号为鄂多哩城。自是子孙相继，传至孟特穆，渐渐西略，移住赫图阿拉地。赫图阿拉即后来奉天省的兴京。孟特穆四世孙，名叫福满，福满有六子，第四子觉昌安，缵承基绪，余五子各筑城堡，环卫赫图阿拉城，统名宁古塔贝勒。觉昌安又生数子，第四子塔克世，即努尔哈赤父亲，努尔哈赤天表非常，勇略盖世。时明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与图伦城尼堪外兰，合兵攻古埒城。古埒城主阿太章京的妻室，便是觉昌安的女孙，努尔哈赤的从姊。觉昌安恐女孙被陷，偕塔克世率兵往援，协守城池。成梁不能克，尼堪外兰诡往招抚，城中人为所煽惑，开门迎降。阿太章京及觉昌安父子，竟死于乱军中。叙述源流，简而能赅。努尔哈赤年方二十有五，闻祖父被害，大哭一场，誓报大仇，乃检得遗甲十五副，往攻尼堪外兰。尼堪外兰屡战屡败，屡败屡走，及逃入明边，努尔哈赤遂致书明朝边吏，请归还祖父丧，及拿交尼堪外兰。明边吏转达明廷，明神宗方承大统，不欲鏖兵，便许归觉昌安父子棺木，并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加龙虎将军职衔。努尔哈赤北面受封，只因尼堪外兰未曾交到，仍遣差官往索。明边吏也得休便休，索性拿住尼堪外兰，交给与他。他斩了仇人，才与明朝通好，岁输方物，可见努尔哈赤原是明朝臣子。一面招兵买马，拓地图强。

其时辽东海滨，共分四部，一名满洲部，努尔哈赤实兴于此。一名长白山部，一名东海部，一名扈伦部。扈伦部又分为四，首叶赫，次哈达，次辉发，次乌拉。叶赫最强，明廷亦随时羁縻，倚为屏蔽，称作海西卫。叶赫主闻努尔哈赤崛兴满洲，料他具有大志，意欲趁早翦除，遂纠合哈达、辉发、乌拉三部，并及长白山下的珠舍哩、纳殷二部，又去联络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共得三万余人，来攻满洲。哪知努尔哈赤厉害得很，一场战争，被他杀得七零八落，大败亏输。各部陆续降顺努尔哈赤，只叶赫靠着明朝，始终不服。明廷屡发兵帮助，且遣使责备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心甚不平，就背了明朝，自做满洲皇帝，筑殿立庙，创设八旗制度，屏去万历正朔，独称天命元年。作者虽著有《清史演义》详述无遗，然此处亦不能尽行略过，故挈纲如上。过了二载，努尔哈赤竟决计攻明，书七大恨告天，详见《清史演义》。集兵二万，直趋抚顺。降守将李永芳，击死援将张承荫、颇廷相、蒲世芳等人，辽东大震。

大学士方从哲，保荐了一个人材，称他熟悉边情，可任辽事。看官道是何人？便是前征朝鲜，讳败为胜的杨镐。杨镐姓名上，加了八字头

衔，已见保举非人。神宗遂起镐为兵部尚书，赐他尚方宝剑，往任辽东经略。镐到了辽东，满洲兵已克清河堡，守将邹储贤、张旆战死，副将陈大道、高铉逃回。镐请出尚方剑，将两逃将斩首示众，新硎立试，威风可知。随即四处传檄，令远近将士，赶紧援辽，自己恰按兵不动。次年新春，蚩尤旗出现天空，光芒闪闪，长可竟天。都下人士，料有兵祸。偏大学士方从哲，与兵部尚书黄嘉言等，迭发红旗，催镐进兵。镐不得已统兵出塞，幸四处已到了许多兵马，叶赫、朝鲜也各来了二万人。当下派作四路，分头前进。中路分左右两翼，左翼兵委山海关总兵杜松统带，从浑河出抚顺关，右翼兵委辽东总兵李如柏统带，从清河出鸦鹘关，开原总兵马林，与叶赫兵合，从开原出三岔口，称左翼北路军，辽阳总兵刘綎，与朝鲜兵合，从辽阳出宽甸口，称右翼南路军。四路兵共二十多万，镐却虚张声势，号称四十七万，明是外强中干。约于季春初吉，至满洲境内东边二道关会齐，进攻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亦倾国而来，凑足十万雄师，抵敌明军。杨镐徐徐东进，每日间四遣侦骑，探听各路消息，忽有流星马报到，杜总兵至吉林崖，被满洲伏兵夹击，中箭身亡，全军尽覆了。镐大惊道："有这等事么？"未几，又有败报到来，马总兵至三岔口，被满洲兵乘高奋击，大败而回。佥事潘宗颜阵殁了。镐越加惶惧，连坐立都是不安，暗想两路败亡，余两路亦靠他不住，不如令他回军为是。迟了。遂即发檄止刘、李两军。哪知李如柏最是没用，甫抵虎栏关，闻山上有吹角声，疑是满洲兵杀来，不待檄到，已先逃归。独有大刀刘綎，深入三百里，连破三寨，直趋栋鄂路，被满洲世子代善，改作汉装，混充杜松军士，捣乱綎军。綎不知杜军已覆，遂中他诡计，一时措手不及，竟死敌手。前二路用虚写，后二路用明写，笔法矫变，惟证以《清史演义》，觉得此处尚是略叙。叶赫兵伤亡大半，朝鲜兵多降满洲，马林奔还开原，又由满洲兵杀到，出城战殁，弄得杨镐走投无路，只好没命的跑回山海关。小子有诗叹道：

不才何事令专征，二十万军一旦倾。

从此辽东无静日，庸臣误国罪非轻。

杨镐到此，势不能诡报胜仗，只好实陈败状。毕竟明廷如何下旨，且至下回再详。

张差一案，是否由郑贵妃暗遣，明史上未曾证实，例难臆断。惟郑贵妃之觊图夺嫡，确有此情。内监庞、刘等，遂隐承意旨，欲假张差之一击，以快私意，以徼大功，然则谓非衅自贵妃，不可得也。神宗始终惑于女蛊，故疑案叠出，不愿深

究，阳博宽大之名，阴济帷房之宠，彼王之寀、何士晋、陆大受辈，得毋太好事乎？然内变尚可曲全，外患不堪大误，杨镐以伪报获谴，乃犹听方从哲之奏请，无端起用，欲以敌锐气方张之满洲太祖，几何而不覆没耶？明清兴亡，关此一举，作者虽已有《清史演义》，格外详叙，而此处亦不肯略过，书法谨严，于此可见矣。

第八十一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却说杨镐覆军塞外，败报上闻，盈廷震惧。言官交章劾镐，当下颁诏逮问，另任兵部侍郎熊廷弼，经略辽东，也赐他尚方宝剑，令便宜行事。廷弼奉命即行，甫出山海关，闻铁岭又失，沈阳吃紧，兵民纷纷逃窜，亟兼程东进。途次遇着难民，好言抚慰，令他随回辽阳。有逃将刘遇节等三人，缚住正法，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李如桢，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严行守御。又请集兵十八万，分屯要塞，无懈可击。满洲太祖努尔哈赤，探得边备甚严，料难攻入，遂改图叶赫。叶赫兵尽援绝，眼见得被他灭亡了。详见《清史演义》，故此处只用虚笔。

神宗仍日居深宫，就是边警日至，亦未见临朝。大学士方从哲，及吏部尚书赵焕等，先后请神宗御殿，召见群臣，面商战守方略。怎奈九重深远，竟若无闻，任他苦口哓音，只是闭户不出。半个已死，哪得长生。未几，王皇后崩逝，尊谥孝端，又未几，神宗得疾，半月不食，外廷虽稍有消息，未得确音。给事中杨涟，及御史左光斗等，杨、左两人特别提出。走谒方从哲，问及皇上安否？从哲道："皇上讳疾，即诘问内侍，亦不敢实言。"杨涟道："从前宋朝文潞公，问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谓天子起居，应令宰臣与闻，汝等从中隐秘，得毋有他志么？内侍方说出实情。今公为首辅，理应一日三问，且当入宿阁中，防有他变。"从哲踌躇半晌，方道："恐没有这条故例，奈何？"涟又道："潞公事明见史传，况今日何日，还要讲究故例么？"从哲方才应诺。实是一个饭桶。越二日，从哲方带领群臣，入宫问疾，只见皇太子蹀躞宫前，不敢入内。杨涟、左光斗，时亦随着，瞧这情形，急遣人语东宫伴读王安道："闻皇上疾亟，不召太子，恐非上意。太子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奈何到了今日，尚蹀躞宫外？"王安转语太子，太子再四点首，照词入请，才得入内。惟群臣待至日暮，终究不得进谒。

又过了好几日，神宗自知不起，乃力疾御弘德殿，召见英国公张维贤，大学士方从哲，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张问达、黄克缵，侍郎孙如游等，入受顾命。吴道商时已罢去，故未及与列。大旨勗诸臣尽职，勉辅嗣君，寥寥数语，便即命诸臣退朝。又越二日而崩，遗诏发帑金百万，充作边赏，罢一切矿税，及监税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诸臣。

太子常洛承统嗣位，是谓光宗，以明年为泰昌元年，上先帝庙号为神宗。总计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寿五十八岁，比世宗享国，尚多三年。明朝十六主中，算是神宗国祚最长，但牵制宫帷，宴处宫禁，贤奸杂用，内外变起，史家谓为亡国祸胎，也并非深文刻论呢。独下断语，隐见关系。

话休叙烦，且说光宗登位以后，因阁臣中只一方从哲，不得不简员补入。从哲籍隶乌程，同里好友沈淮，曾为南京礼部侍郎，给事中亓诗教等，趋奉从哲，特上疏推荐，并及吏部侍郎史继阶。光宗遂擢沈、史两人为礼部尚书，入兼阁务。淮初官翰林，尝授内侍书。刘朝、魏进忠皆淮弟子，淮既入阁，密结二人为内援。后来进忠得势，闹出绝大祸祟，好一座明室江山，便被那八千女鬼，收拾净尽，当时都中有“八千女鬼乱朝纲”之谣，八千女鬼即魏字。这且到后再述，先叙那光宗时事。从前郑贵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宫，及光宗嗣位，尚未移居，且恐光宗追念前嫌，或将报复，因此朝夕筹画，想了一条无上的计策，买动嗣主欢心。看官道是何计？她从侍女内挑选美人八名，个个是明目善睐，纤巧动人，又特地制就轻罗彩绣的衣服，令她们穿着，熏香傅粉，送与光宗受用。另外配上明珠宝玉，光怪陆离，真个是价逾连城，珍同和璧。光宗虽逾壮年，好色好货的心思，尚是未减，见了这八名美姬，及许多珍珠宝贝，喜得心痒难搔，老老实实的拜受盛赐。当下将珠玉藏好，令八姬轮流侍寝，快活异常，还记得什么旧隙。八姬以外，另有两个李选侍，素来亲爱，也仍要随时周旋。一选侍居东，号为东李，一选侍居西，号为西李。西李色艺无双，比东李还要专宠。郑贵妃联络西李，日与她往来谈心，不到数月，居然胶漆相投，融成一片，所有积愫，无不尽吐。女子善妒，亦善相感，观此可见一斑。但郑贵妃是有意联结，又与寻常不同。贵妃想做皇太后，选侍想做皇后，统是一厢情愿。两人商议妥当，便由选侍出头，向光宗乞求两事。光宗因故妃郭氏，应八十九回。病殁有年，也有心册立选侍，只对着郑贵妃一面，颇觉为难，怎奈选侍再三乞请，也只好含糊答应。不念生母王恭妃牵衣诀别时耶？一日挨一日，仍未得册立的谕旨，郑贵妃未免着急，又去托选侍催请。可巧光宗生起病来，旦夕宣淫，安得不病？一时不便进言，只好待病痊以后，再行开口。偏偏光宗的病，有增无减，急得两人非常焦躁，不得已借问疾为名，偕入寝宫，略谈了几句套话，便问及册立日期。此时光宗头昏目晕，无力应酬，禁不起两人絮聒，索性满口应承，约定即日宣诏，命礼部具仪。可恨贵妃老奸巨猾，偏要光宗亲自临朝，面谕群臣，一步不肯放松，煞是凶狡。光宗无可奈何，勉强起床，叫内侍扶掖出殿，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命尊郑贵妃为皇太后，且说是先帝遗

命，应速令礼部具仪，不得少缓。先帝遗命，胡至此时才说。言已，即呼内侍扶掖还宫。从哲本是个糊涂虫，三字最配从哲。不管什么可否，便将旨意传饬礼部。侍郎孙如游奋然道："先帝在日，并未册郑贵妃为后，且今上又非贵妃所出，此事如何行得？"遂上疏力谏道：

> 自古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故累朝非无抱衾之爱，终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载也。皇贵妃事先帝有年，不闻倡议于生前，而顾遗诏于逝后，岂先帝弥留之际，遂不及致详耶？且王贵妃诞育陛下，岂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尔有待，而欲令不属毛离里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无怨恫也。郑贵妃贤而习礼，处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乐，书之史册，传之后禩，将为盛代典礼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为孝也。中庸称达孝为善继善述，义可行，则以遵命为孝，义不可行，则以遵礼为孝，臣不敢奉命！

此疏一上，光宗约略览过，便遣内监赍示郑贵妃。郑贵妃怎肯罢休，还想请光宗重行宣诏，无如光宗病势日重，势难急办，乃令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文升本不是个国医手，无非粗读过几本方书，便自命为知医，诊过帝脉，说是邪热内蕴，应下通利药品，遂将大黄、石膏等类，开入方剂，撮与帝饮，服了下去，顿时腹痛肠鸣，泻泄不止，一日一夜，下痢至四十三次。送终妙手。接连数日，害得光宗气息奄奄，支离病榻。原来光宗肆意宣淫，日服春药，渐渐的阳涸阴亏，哪禁得杀伐峻剂，再行下去！一泄如注，委顿不堪，都下人士，啧有烦言。都说郑贵妃授意文升，致帝重疾。外家王、郭二戚，且遍谒朝臣，泣愬宫禁危急，郑、李交祟等情。于是杨涟、左光斗与吏部尚书周嘉谟，往见郑贵妃兄子养性，责以大义，要他劝贵妃移宫，并请收还贵妃封后成命。养性不得不从，便入宫禀闻。郑贵妃恐惹大祸，勉强移居慈宁宫，就是册尊贵妃的前旨，亦下诏撤销。寻命礼部侍郎何宗彦、刘一燝、韩爌及南京礼部尚书朱国祚，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又遣使召用叶向高。韩、刘在京，先行入直，给事中杨涟，见阁臣旋进旋退，毫无建白，独抗疏劾崔文升道：

> 贼臣崔文升，不知医理，岂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于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然则流言藉藉，所谓兴居之无节，侍御之蛊惑，必文升借口以盖其误药之奸，冀掩外廷攻击也。如文升者，既益圣躬之疾，又损

圣明之名，文升之肉，其足食乎？臣闻文升调护府第有年，不闻用药谬误，皇上一用文升，倒置若此，有心之误耶？无心之误耶？有心则齑粉不足偿，无心则一误岂可再误？皇上奈何置贼臣于肘腋间哉？应请饬下法司严行审问，量罪惩处，以儆贼臣，则宫廷幸甚！宗社幸甚！

这疏上后，过了一天，光宗传锦衣官宣召杨涟，并召阁臣方从哲、刘一燝、韩爌及英国公张维贤，并六部尚书等入宫，众臣都为杨涟担忧，总道他抗疏得罪，将加面斥。独杨涟毫不畏惧，坦然入谒，随班叩见。光宗注目视涟，也没有什么吩咐。迟了半晌，乃宣谕群臣道："国家事机丛杂，暂劳卿等尽心，朕当加意调理，俟有起色，便可视朝。"群臣禀慰数语，奉旨退出。越日又复召见，各大臣鱼贯进去，但见光宗亲御暖阁，凭几斜坐，皇长子由校侍立座侧，当下循例叩安，由光宗面谕道："朕迭见卿等，心中甚慰。"说毕微喘。从哲叩首道："圣躬不豫，还须慎服医药。"光宗道："朕不服药，已十多日，大约是怕泻之故。现有一事命卿：选侍李氏，侍朕有年，皇长子生母薨逝，也赖选侍抚养，王选侍之殁，就此带出。勤劳得很，拟加封为皇贵妃。"言甫毕，忽屏后有环珮声，铿锵入耳，各大臣向内窃窥，只见屏帏半启，微露红颜，娇声呼皇长子入内，隐约数语，复推他使出。光宗似已觉着，侧首回顾，巧与皇长子打个照面。皇长子即启奏道："选侍娘娘乞封皇后，恳父皇传旨。"光宗默然不答。皇长子侍立帝侧，李选侍得随意驱使，是真视光宗如傀儡者。各大臣相率惊诧，当由从哲奏请道："殿下年渐长成，应请立为太子，移居别宫。"光宗道："他起居服食，尚靠别人调护，别处如何去得？卿等且退，缓一二天，再当召见。"大众叩首趋出。

鸿胪寺丞李可灼，谓有仙方可治帝疾，居然上疏奏陈。光宗乃再宣召众大臣，入问道："鸿胪寺官说有仙方，目今何在？"从哲叩首道："李可灼的奏请，恐难尽信。"光宗痰喘吁吁道："且、且去叫他进来！"左右即奉命出召，少顷，可灼已到，谒见礼毕，便命他上前诊脉。可灼口才颇佳，具言致病原由，及疗治和药诸法。谚言"识真病，卖假药"，便是这等医生。光宗心喜，便令出去和药。一面复语群臣，提及册立李选侍，并云李选侍数生不育，只有一女，情实可怜。死在目前，还念念不忘选侍，光宗可谓多情。从哲等齐声奏称，当早日具仪，上慰圣怀。光宗复命皇长子出见，顾谕群臣道："卿等他日辅导朕儿，须使为尧、舜，朕亦瞑目。"从哲等方欲有言，但听光宗又谕道："寿宫尚无头绪，奈何？"从哲道："先帝陵寝，已经齐备，乞免圣虑！"光宗

用手自指道："便是朕的寿宫。"从哲等复齐声道："圣寿无疆，何遽言此！"光宗欷歔道："朕已自知病重了。但望可灼的仙药，果有效验，或可延年。"语至此，已气喘的了不得，用手一挥，饬诸臣退去。

诸臣甫出宫门，见可灼踉跄趋入，便一同问讯道："御药已办好么？"可灼出掌相示，乃是一粒巴豆大的红丸。吃下就死，比巴豆还要厉害。大众也不遑细问，让可灼进去，一群儿在宫门外小憩，听候服药消息。约过一时，有内侍趋出，传语："圣上服药后，气喘已平，四肢和暖，想进饮食，现在极赞可灼忠臣呢。"诸臣方欢跃退去。到了傍晚，从哲等又至宫门候安，适见可灼出来，亟问消息，可灼道："皇上服了丸药，很觉舒畅，惟恐药力易竭，更进一丸，服了下去，畅快如前，圣体应可无碍了。"从哲等才放心归去。不期到了五鼓，宫中传出急旨，召群臣速进宫。各大臣等慌忙起床，连盥洗都是不及，匆匆地着了冠服，趋入宫中。但听宫中已经举哀，光宗于卯刻已经归天了。这是红丸的效力。

看官！你道红丸以内，是何药合成？原来是红铅为君，参茸等物为副，一时服下，觉得精神一振，颇有效验，但光宗已精力衰惫，不堪再提，况又服了两颗红丸，把元气一概提出，自然成了脱症，不到一夜，即至告终。这数语恰是医家正鹄，崔文升、李可灼等晓得什么？诸臣也无词可说，只得入宫哭临。谁知到了内寝，又有中官出来阻住，怪极。弄得群臣莫名其妙。杨涟上前抗声道："皇上大行，尚欲阻群臣入临，这是何人意见，快快说来！"中官知不可阻，乃放他进去。哭临礼毕，刘一燝左右四顾，并不见有皇长子，乃启问道："皇长子何在？"问了数声，没人回答。一燝愤愤道："哪个敢匿新天子？"言未已，东宫伴读王安，入白选侍，见选侍挽着皇长子，正与太监李进忠密谈。进忠何多？王安料他有诈，亟禀选侍道："大臣入临，皇长子正宜出见，俟大臣退去，即可进来。"选侍乃放开皇长子，当由王安双手掖引，疾趋出门。进忠暗令小太监等，追还皇长子，方在揽袪请返，被杨涟大声呵斥，才行退去。一燝与张维贤等，遂掖皇长子升辇，至文华殿，各向他俯伏，山呼万岁，返居慈庆宫，择日登极。李选侍与李进忠秘议，才不得行。原来李选侍奉侍帝疾，入居乾清宫，至光宗宾天，意欲挟持皇长子，迫令群臣，先册封自己为后，然后令他登位。偏被阁臣等强行夺去，急得没法，还想令进忠带同内侍，劫皇长子入宫，可奈锦衣帅骆思恭，受阁臣调遣，散布缇骑，内外防护，那时宫内阴谋，几成画饼。御史左光斗，复疏请选侍移宫，接连是御史王安舜，痛陈李可灼误投峻剂，罪有专归，于是移宫案、红丸案同时发生，纷纷争议。史官以前有梃击一

案，后有移宫、红丸两案，共称三案。小子有诗叹道：

疑案都从内嬖生，盈廷聚讼至相争。

由来叔世多如此，口舌未销国已倾。

毕竟移宫、红丸两案，如何办理，容待下回表明。

光宗之昏淫，甚于神宗，即李选侍之蛊惑，亦甚于郑贵妃。郑贵妃专宠数十年，终神宗之世，不得为后。光宗甫经践祚，李选侍遽思册封，是所谓一蟹不如一蟹，每况而愈下者。然莫为之前，即无后起，有神宗之嬖郑贵妃，始有光宗之宠李选侍。且郑贵妃进献美姬，戕贼光宗，又令不明医理之崔文升，进以泄药，一泻如注，剥尽真元，虽无李可灼之红丸，亦难永祚。是死光宗者实郑贵妃，而贵妃之致死光宗，尤实自神宗贻之。至如李选侍之求为皇后，以及挟皇长子，据乾清宫，皆阴承贵妃之教而来。不有杨、左，庸鄙如方从哲辈，能不为选侍所制乎？故君子创业垂统，必思可继，不惑声色，不殖货利，其所以为子孙法者，固深且远也。

第八十二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却说移宫、红丸两案，同时发生，小子一时不能并叙，只好分案叙明。李选侍因前计不成，非常愤懑，必欲据住乾清宫，与皇长子同居。廷臣等均言非是，当由御史左光斗，慨然上疏道：

> 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之有皇极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今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倒置，臣窃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及今不早断决，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窃恐武氏之祸，再见于今，此正臣所不忍言也。伏乞殿下迅速裁断，毋任迁延！数语未免太激，卒至祸及杀身。

疏入，为李选侍所闻，气得柳眉倒竖，杏靥改容，便与李进忠商量，借议事为名，邀皇长子入乾清宫。进忠奉命往邀，甫出宫门，巧与杨涟相值。涟即问选侍何日移宫？进忠摇手道："李娘娘正在盛怒，令我邀请殿下入议，究治左御史武氏一说。"涟故作惊诧道："错了错了！幸还遇我。皇长子今非昔比，李娘娘若果移宫，他日自有封号。你想皇长子年已渐长，岂无识见，你等也应转禀李娘娘，凡事三思而行，免致后悔。"晓以利害，颇得戒儆之法。进忠默然退去。既而登极有期，仍未得选侍移宫消息，直至登极前一日，选侍尚安居如故。杨涟忍耐不住，即挺身上疏道：

>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谓选侍外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故力请殿下暂居慈庆，欲先拨别宫而迁之，然后奉驾还宫。盖祖宗之宗社为重，宫帏之恩宠为轻，此臣等之私愿也。今登极已在明日矣，岂有天子偏处东宫之礼？
>
> 先帝圣明，同符尧、舜，徒以郑贵妃保护为名，病体之所以沉重，医药之所以乱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安得不为寒心？惩前毖后，断不能不请选侍移宫。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

之，亦必在今日。阁部大臣，从中赞决，毋容泄泄，以负先帝凭几辅殿下之托，亦在今日。时不可失，患宜预防，幸殿下垂鉴，迅即采行！

杨涟一面拜疏，一面往催方从哲，令速请选侍移宫。从哲徐徐道："少缓几日，亦属无妨。"涟急语道："天子不应再返东宫，选侍今日不移，亦没有移居的日子了，这事岂可少缓？"火焦鬼碰着慢医生，真要气煞！刘一燝、韩爌亦正在侧，也语从哲道："明日系登极期，选侍亟应移宫，我等不如同去请旨便了。"从哲不得已，相偕至慈庆宫门。当有内侍出来，问明底细，便道："难道不念先帝旧宠么？"涟随在后面，忙上前厉声道："国家大事，怎得徇私？你等敢来多嘴，待要怎的？"涟本声若洪钟，更兼此时焦躁已极，越觉响激，震入宫中。皇长子令中官传旨，已请选侍移宫，诸臣少安毋躁。大众闻言，伫立以待。嗣见司礼监王安趋出，语诸人道："选侍娘娘，已移居仁寿殿了，改日当再徙哕鸾宫。现更奉殿下特旨，收系李进忠、田诏、刘朝等人，因他私盗宝藏，为此究办。"刘一燝等都有喜色，且以王安人素诚信，当无诈言，遂相率退归。越日皇长子由校，即皇帝位，是为熹宗，诏赦天下，当下议改元天启。惟神宗于七月崩逝，光宗于九月朔日又崩，彼时曾有旨于次年改元泰昌，至是又要改元，连"泰昌"二字，都未见正朔，或议削泰昌勿纪，或议去万历四十八年，即以本年为泰昌，或议以明年为泰昌，后年为天启元年，大家争议未决。还是御史左光斗，请就本年八月以前为万历，八月以后为泰昌，明年为天启，最是协情合理。众人也都赞成，熹宗随即听从。朝贺礼成，没甚变事，过了数日，忽由御史贾继春，上书阁臣，书中略云：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德曰孝。先帝命诸臣辅皇上为尧、舜，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爱妾，其子当终身敬之不忘。先帝之于郑贵妃，三十余年天下侧目之隙，但以笃念皇祖，涣然冰释。何不辅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凉？纵云选侍原非淑德，夙有旧恨，此亦妇人女子之常态。先帝弥留之日，亲向诸臣，谕以选侍产育幼女，欷歔情事，草木感伤，而况我辈臣子乎？伏愿阁下委曲调护，令李选侍得终天年，皇幼女不虑意外，是即所谓孝弟之道也。惟陛下实图利之！

阁臣方从哲等，接到此书，又觉得左右为难，惶惑未定。左光斗得知此事，往见阁臣道："这也何难取决。皇上还居乾清，选侍自当移宫。惟移宫以后，不要再生枝节，多使选侍不安。现在李进忠、田诏

等，既已犯法，应该惩治，此外概从宽政，便是仁孝两全了。”从哲等依违两可，光斗遂将自己意见，登入奏牍。哪知谕旨下来，竟暴扬选侍罪状，其词道：

> 朕幼冲时，选侍气凌圣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终天之恨。皇考病笃，选侍威挟朕躬，传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暂居慈庆，选侍复差李进忠等，命每日章奏文书，先奏选侍，方与朕览。朕思祖宗家法甚严，从来有此规制否？朕今奉养选侍于哕鸾宫，仰遵皇考遗爱，无不体悉。其李进忠、田诏等，盗库首犯，事干宪典，原非株连，卿等可传示遵行。

方从哲等读完谕旨，相顾惊愕。乃由从哲主张，封还原谕，且具揭上言，陛下既仰体先帝遗爱，不应再有暴扬等情。熹宗不听，仍将原谕发抄，颁告天下。葬神宗帝后于定陵，追谥皇妣郭氏为孝元皇后，尊生母王氏为孝和皇太后。寻又葬光宗帝后于庆陵，具仪发丧，正忙个不了。李选侍已移居哕鸾宫，不料宫内失火，势成燎原，亏得内有宫侍，外有卫卒，从火光熊熊中，扶出选侍母女两人。这火起自夜间，仓猝得很，余物不及抢救，尽付灰烬。当时群阉惧谴，已造蜚言，又因这次猝不及防的火灾，愈觉谣诼纷起，有说选侍母女，均被焚死，有说未火以前，选侍已经投缳，其女亦已投井，种种谣言，喧传宫禁。无非是李进忠一党人物。熹宗也有所闻，忙颁谕朝堂，略说：“选侍、皇妹，均属无恙。”贾继春又致书阁中，竟有“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等语。给事中周朝瑞，谓继春造言生事，具揭内阁。继春又不肯相下，双方打起笔墨官司来。杨涟恐异议益滋，申疏述移宫始末，洋洋洒洒，差不多有数千言，小子录不胜录，只好节述大略。其文云：

> 前选侍移宫一事，护驾诸臣知之，外廷未必尽知。移宫以后，蜚语忽起，有谓选侍徒跣踉跄，欲自裁处，皇妹失所，至于投井。或传治罪珰过甚，或称由内外交通。臣谓宁可使今日惜选侍，无使移宫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帘之事。况迭奉圣谕，选侍居食，恩礼有加，哕鸾宫火，复奉有选侍、皇妹无恙之旨，方知皇上虽念及于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光宗先帝之唏嘘。海涵天盖，尽仁无已。
>
> 伏乞皇上采臣戆言，更于皇弟皇妹，时勤召见谕安，不妨曲及李选侍者，酌加恩数，遵爱先帝之子女，当亦圣母在天之灵所共喜也。

熹宗阅毕，下旨褒奖，又特谕群臣，仍陈选侍过恶。略云：

> 朕冲龄登极，开诚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谤语，轻听盗犯之讹传，酿成他日之实录，诚如科臣杨涟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谕以释群疑。九月初一日，皇考宾天，诸臣入临毕，请朝见朕，李选侍阻朕于暖阁，司礼官固请，既许而后悔。又使李进忠请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宫丹陛上，大臣扈从前导，选侍又使李进忠来牵朕衣，卿等亲见，当时景象，危乎安乎？当避宫乎？不当避宫乎？初一日朕至乾清宫，朝见选侍毕，恭送梓宫于仁智殿，选侍差人传朕，必欲再朝见方回，各官皆所亲见，明是威挟朕躬，垂帘听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选侍，朕不住彼宫，饮食衣服，皆皇祖皇考所赐，每日仅往彼一见，因之怀恨，凌虐不堪。若避宫不早，则彼爪牙成列，盈虚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既殴崩圣母，又每使宫眷王寿花等，时来探听，不许朕与圣母旧人通一语，朕之苦衷，外廷不能尽知，今停封以慰圣母之灵，奉养以尊皇考之意，该部亦可以仰体朕心矣。臣工私于李党，不顾大义，谕卿等知之，今后毋得植党背公，自生枝节！

这谕下后，御史王养浩等，又上言“殴崩圣母”四字，有伤先帝盛德，不宜形诸谕旨，垂示后世。此折留中不报。还有与继春同党的人，且诋涟内结王安，私图封拜，涟遂乞归。继春出按江西，且驰疏自明心迹。熹宗降旨切责，次年以继春擅造入井雉经等语，放归田里，永不叙用。后至魏阉专权，矫旨封李选侍为康妃，这系后话慢表。

惟有李可灼呈入红丸一案，当光宗初崩时，已由方从哲拟诏赏给可灼银五十两。总算酬谢他送命的功劳。朝臣啧有烦言，以可灼误下劫剂，不无情弊，却为何还要给赏？即由御史王安舜首先争论，上疏极谏道：

> 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赤紫，满面火升，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症，几何不速之死乎？然医有不精，犹可借口，臣独恨其胆之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无方无制之药，假言金丹，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乃蒙殿下颁以赏格，臣谓不过借此一举，塞外廷之议论也。夫轻用药之罪固大，而轻荐庸医之罪亦不小，不知其为谬，犹可言也，以其为善而荐

之，不可言也。伏乞殿下改赏为罪，彻底究办！

看这疏中语味，还说李可灼不过误医，就是提及荐医的人，也未尝指出姓名，没有什么激烈。从哲乃改为夺可灼罚俸一年。及熹宗即位，御史郑宗周复劾崔文升罪，请下法司。从哲又拟旨令司礼监察处。于是御史冯三元、焦源溥、郭如楚，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珏，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交章论崔、李罪状，并言："从哲徇庇，国法何在！"给事中惠世扬，竟直纠从哲十罪三可诛，疏中有云：

> 方从哲独相七年，妨贤病国，罪一；骄蹇无礼，失误哭临，罪二；梃击青宫，庇护奸党，罪三；恣行凶臆，破坏丝纶，罪四；纵子杀人，蔑视宪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宽议抚臣，罪七；马上催战，覆没全师，罪八；徇私罔上，鼎铉贻羞，罪九；代营榷税，蠹国殃民，罪十。贵妃求封后，举朝力争，从哲依违两可，当诛者一；选侍乃郑氏私人，从哲受其宫奴所盗美珠，欲封为贵妃，又听其久据乾清，当诛者二；崔文升用泄药，伤损先帝，廷臣交章言之，从哲拟为脱罪，李可灼进劫药，以致先帝驾崩，从哲反拟加赏，律以春秋大义，弑君之罪何辞，当诛者三。如此尤任其当国，朝廷尚有法律耶？务乞明正典刑，以为玩法无君者戒！

看官！你想方从哲尚有人心，到了此时，还有什么脸面，在朝执政？当即上表力辞，疏至六上，乃命进中极殿大学士，赏银币蟒衣，允他致仕。从哲尚有廉耻，较之严分宜辈，相去多矣。但从哲虽已辞职，尚羁居京师。崔、李二人，终未加罪。御史焦源溥、傅宗龙、马逢皋、李希孔，及光禄少卿高攀龙等，又先后劾奏崔、李二人。既而礼部尚书孙慎行，又追劾李可灼进红丸事，并斥从哲为弑逆。略云：

> 李可灼进红药两丸，实原任大学士方从哲所进。未免锻炼。夫可灼官非太医，红丸不知何药，乃敢突然进呈，昔许悼公饮世子药而卒，世子即自杀，春秋犹书之为弑，然则从哲宜何居？速引剑自裁，以谢先帝，义之上也。合门席藁以待司寇，义之次也。乃悍然不顾，至举朝共攻可灼，仅令罚俸，岂以己实荐灼，恐与同罪，可灼可爱，而先帝可忍乎？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即有百口，亦无能为天下万世解矣。陛下以臣言有当，乞将从哲大正肆放之罚，速严两观之诛，并将李可灼严加考问，置之极刑。若臣言

无当，即以重典治臣，亦所甘受，虽死何辞！

这疏上去，有旨令廷臣集议。大臣到了一百十余人，多以原奏为是，纷纷欲罪从哲。独刑部尚书黄克缵，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给事中汪庆百数人，颇袒从哲。从哲也上疏辩驳，结末有“请削官阶，愿投四裔，以谢先帝并谢天下”等语。熹宗令阁臣六卿，再行慎议。大学士韩爌述进药始末，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等，亦将始末具陈。大旨言：“可灼自请进药，由先帝召问，命他和丸急进，非但从哲未能止，即臣等亦未能止。从哲坐罪，臣等均应连坐。惟从哲拟赏可灼，及御史王安舜争谏，仅令罚俸，论罪太轻，实无以慰先帝、服中外，宜如从哲请，削夺官阶，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容诛，崔文升先进大黄凉药，罪比可灼尤重，法应并加显戮，藉泄公愤”云云。熹宗乃命将可灼遣戍，文升放南京，惟从哲仍不加罪。孙慎行见公论难伸，引疾归田。后来尚宝司少卿刘志选，反劾孙慎行妄引经义，诬毁先帝，更及皇上。得旨令宣付史馆，且赦免可灼。看官！你道熹宗出尔反尔，是何理由？原来即位以后，宠用魏阉，可灼、文升等人，俱向魏阉贿托，魏阉权焰熏天，无论什么大事，均可由他主张，何论这文升、可灼两人呢？小子闻当时有一道士，作歌市中云：

委鬼当头立，茄花满地红。

委鬼二字，明指魏姓，茄花二字，应作何解，看官少安毋躁，容小子下回说明。

移宫、红丸两案，群议纷滋，直扰扰至明亡而止。平心论之，选侍之应即移宫，与红丸之应罪可灼，议之最正者也。杨、左等之主张此议，正大光明，何私何疑？但必斥选侍为武氏，与李可灼之有心弑逆，则太苛太激，未免不平。方从哲之过，在失之模棱，必谓其勾通选侍，授意可灼，亦觉深文周内，令人难堪。晋伯宗好直言，卒致及难，杨、左等读书有素，宁未闻之。熹宗不明，暴扬选侍过恶，不留余地，而可灼、文升之应加罪，反迁延不发，嗣虽一戍一放，乃久后复有赦免之旨，如此昏愦，不值一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如杨、左诸臣，毋乃失先几之智乎？

第八十三回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却说道士作歌都市，有“委鬼当头立，茄花满地红”二语，委鬼二字相拼，便是魏字，茄花究属何指，据明史上说及，茄字拆开，便是客字。此语未免牵强。小子愚昧，一时未能明析，只好照史誊录，看官不要贻笑。闲文少叙，原来熹宗有一乳母，叫作客氏，本是定兴县民侯二妻室，生子国兴，十八岁进宫。又二年，侯二死了，客氏青年守孀，如何耐得住寂寞？况且她面似桃花，腰似杨柳，性情软媚，态度妖淫，仿佛与南子、夏姬，同一流的人物。比较确切。不过在宫哺乳，未能出外，朝夕同处，无非宫娥太监等人，就使暗地怀春，也无从觅一雄狐，替她解闷。事有凑巧，偏司礼监王安属下，有一魏朝，性甚儇黠，颇得熹宗宠爱，随时出入宫中。他见客氏貌美，非常垂涎，趁着空隙，常与客氏调笑，渐渐的亲暱起来，遂至捏腰摸乳，无所不至。既而熹宗渐长，早已辍乳，客氏仍留居宫禁，服侍熹宗，惟职务清闲，比不得从前忙碌。一夕，正在房中闲坐，蓦见魏朝入内，寒暄数语，朝复施出故技，逗引客氏，惹得客氏情急，红潮上脸，恨恨地说道：“你虽是个男子，与我辈妇人相同，做此丑态何为。”朝嬉笑道：“妇人自妇人，男子自男子，迥不相同，请你自验！”客氏不信，竟伸手摸他胯下，谁知白鸟鹤鹤，与故夫侯二，毫无异样，奇哉怪哉！不禁缩手道：“哪里来的无赖，冒充太监，我当奏闻皇上，敲断你的狗胫。”还是割势最妙。言已，抽身欲走。魏朝四顾无人，竟尔色胆如天，把客氏牵住，拥入罗帏，小子不敢导淫，就此截住亵语。但魏朝本由太监入宫，为何与侯二无二，莫非果真冒充么？若果可以冒充，宫内尽成真男，倒也普济宫娥。此中情节，煞费猜疑。相传魏朝净身后，密求秘术，割童子阳物，与药石同制，服过数次，重复生阳，所以与客氏入帏以后，仍然牝牡相当，不少减兴。魏朝既偿了夙愿，客氏亦甚表同情，相亲相爱，不啻伉俪。朝恐出入不便，教客氏至熹宗前，乞赐对食。什么叫作对食呢？从来太监净身，虽已不通人道，但心尚未死，喜近妇女，因此太监得宠，或亦由主上特赐，令他成家授室，只不能生育子女，但相与同牢合卺罢了，因此叫作对食。自汉朝以后，向有这个名目，或亦称为伴食，亦称菜户。客氏入奏熹宗，熹宗便即允从，自此与魏朝做了对食，名义上的夫妇，变成实质上的夫妇。实沾皇恩。

魏进忠与魏朝同姓，就此夤缘，得入宫中，进忠初名尽忠，河间肃

宁人，书中惟大忠大奸，特表籍贯。少时善骑马射箭，尤好赌博，尝与悍少年聚赌，输资若干，无力偿还，被悍少年再三窘迫，愤极自宫。遂与魏朝认了同宗，由他介绍，至熹宗生母王选侍宫内典膳，改名进忠。熹宗省视生母，与进忠相见，进忠奉承惟谨，颇得熹宗欢心。及选侍逝世，进忠失职，魏朝又至王安前，替他说项，改入司礼监属下。嗣又托客氏进白熹宗，熹宗尚在东宫，记得进忠巧慧，便令他入宫办膳。进忠善伺意旨，见熹宗性好游戏，遂令巧匠别出心裁，糊制狮蛮滚球，双龙赛珠等玩物，进陈左右，镇日里与客氏两人，诱导熹宗，嬉戏为乐。熹宗大喜，遂倚两人为心腹，几乎顷刻难离。祸本在此。至熹宗登极，给事中杨涟，曾参劾进忠导上为非，进忠惧甚，泣求魏朝保护。魏朝转乞王安解免，安乃入奏熹宗，只说是杨涟所参，恐指及选侍宫中的李进忠，同名误姓，致此讹传。幸有李进忠代他顶罪，可见名与人同，有利有害。熹宗遂坦然不疑。且恐廷臣再有谬误，遂教进忠改名忠贤。忠贤深德魏朝，与朝结为兄弟，差不多似至亲骨肉一般。都为后文伏笔。魏朝受他笼络，所有宫中大小事件，无不与忠贤密谈，甚至采药补阳，及与客氏对食等情，也一一说知。逢人须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忠贤正艳羡客氏，只虑胯下少一要物，无从纵欲，此时得了魏朝的秘授，当即如法一试，果然瓜蒂重生，不消数月，结实长大，仍复原阳。乘着魏朝值差的时候，与客氏调起情来。客氏见忠贤年轻貌伟，比魏朝高出一筹，也是暗暗动情，但疑忠贤是净身太监，未必有此可意儿，所以遇他勾引，不过略略说笑，初不在意。哪知忠贤佯与扑跌，隐动机关，竟按倒客氏，发试新硎，一番鏖战，延长至二三时，客氏满身爽适，觉得忠贤战具，远过魏朝，遂把前日亲爱魏朝的心思，一古脑儿移至忠贤身上，嗣是视魏朝如眼中钉。魏朝觉得有异，暗暗侦察，才知忠贤负心，勾通客氏，好几次与客氏争闹。客氏有了忠贤，哪顾魏朝，当面唾斥，毫不留情。水性杨花，至此已极，可为世之轧姘头者作一棒喝。忠贤知此事已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竟占据了客氏，不怕魏朝吃醋。一夕，忠贤与客氏正在房闼，私语喁喁，可巧魏朝乘醉而来，见了忠贤，气得三尸暴炸，七窍生烟，便伸手去抓忠贤。忠贤哪里肯让，也出手来抓魏朝，前日情谊，何处去了。两人扭做一团，还是忠贤力大，揿住魏朝，殴了数下。朝知敌他不过，慌忙闪脱，转了身竟将客氏扯去。忠贤不防这一着，蓦见客氏被拥出房，方才追出，魏朝且扯且斗，哄打至乾清宫西暖阁外。原来乾清宫东西廊下，各建有平屋五间，向由体面宫人居住。客氏魏朝，也住于此。时熹宗已寝，陡被哄打声惊醒，急问外面何事？内侍据实陈明，熹宗即将三人召入，拥被问讯。三人跪在御榻前，实供不讳。熹宗反大笑道："你等都是同样的人，为何也解争风？"三人都低头不答。熹宗又笑道："这件事朕却不便硬断，还是令客

媪自择。”好一个知情的皇帝。客氏闻言，也没有什么羞涩，若稍有廉耻，也不至出此丑事。竟抬起头来，瞟了忠贤一眼。熹宗瞧见情形便道：“哦哦！朕知道了。今夕应三人分居，明日朕替你断明。”三人方遵旨自去。越夕，竟颁下谕旨，立撵魏朝出宫。魏朝无可奈何，空落得短叹长吁，垂头自去。谁要你引用忠贤？那客氏真是很辣，想出了一条斩草除根的计策，竟令忠贤假传圣旨，将魏朝遣戍凤阳，一面密嘱该处有司，待魏朝到戍，勒令缢死。有司奉令遵行，眼见得魏朝死于非命。抢风吃醋之结果，如是如是。客、魏两人，从此盘踞宫禁，恃势横行，熹宗反越加宠倖，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其子国兴，荫袭官爵。授忠贤兄魏钊，及客氏弟客光先，俱为锦衣千户。

司礼监王安，持正不阿，目睹客、魏专权，不由的懊怅起来。御史方震孺曾劾奏客、魏，王安亦从中怂恿，请令客氏出宫，忠贤改过。熹宗颇也允从，当将忠贤发安诘责，客氏退出宫外。怎奈熹宗离此两人，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一时虽勉从安请，后来复怀念不忘。客氏得知消息，复夤缘入宫，仍与忠贤同处，日夕谋害王安。也是王安命数该绝，内侍中出了一个王体乾，想做司礼监，与忠贤朋比为奸，往见客氏道：“夫人比西李何如？势成骑虎，无贻后悔。”客氏既有心图安，又遭体乾一激，忙与忠贤商议，嗾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又令刘朝、田诏等上疏辩冤，说由王安诬陷成狱。再经客氏入内加谗，惹得熹宗怒起，饬令王安降职，由王体乾继任。忠贤更矫旨赦免刘朝，且命他提督南海子，降安为南海净军，勒令自裁。

先是光宗为太子时，忧谗畏讥，赖王安左右调护，始得免祸。及梃击案起，安又为属草下谕，解释群疑，神宗非常信任。及光宗即位，特擢为司礼监，劝行善政，内外称贤。熹宗嗣祚，又全亏他从中翼助，至是为客、魏陷害，竟至毙命。看官试想！冤不冤呢？善善从长，不以阉人少之。王安既死，忠贤益无忌惮，又有司礼监王体乾为耳目，及李永贞、石元雅、徐文辅等为腹心，李实、李明道、崔文升等为指臂，势倾内外，炙手可热。天启二年，册立皇后张氏，客、魏二人，自然在内帮忙。大婚礼成，忠贤得荫侄二人，客氏得赐田二十顷，作为护坟香火的用费。给事中程注、周之纲，及御史王一心等，相继奏阻，俱遭斥责。又有给事中侯震旸，亦奏斥客、魏，奉诏夺职。吏部尚书周嘉谟，上疏营救，留中不报。嘉谟以霍维华谄附忠贤，把他外调，忠贤益怒，遂阴嘱给事中孙杰，纠弹嘉谟朋比辅臣，受刘一燝指使，谋为王安复仇。熹宗遂将嘉谟免官，刘一燝因此不安，亦累疏乞休，特旨允准。叶向高奉诏起用，早已到阁，应八十一回。见刘、周相继归休，不能自默，遂上

言："客氏既出复入，一爆顾命大臣，反不得比保姆，令人滋疑，不可不防。"熹宗全然不睬。大学士沈淮，内通客、魏，令门客晏日华，潜入大内，与忠贤密议，劝开内操。忠贤大喜，遂令锦衣官召募兵士，得数千人，居然在宫禁里面，演操起来，钲鼓炮铳的声音，震动宫闼。皇长子生未满月，竟被惊死。既而内标增至万人，衷甲出入，肆行无忌。内监王进尝试铳帝前。铳炸伤手，余火乱爆，险些儿伤及熹宗。熹宗反谈笑自若，不以为意。所有正士邹元标、文震孟、冯从吾等，俱因积忤忠贤，一并斥逐。更引用顾秉谦、朱延禧、朱国桢、魏广微一班人物，入阁办事。秉谦、广微庸劣无耻，但知谄附忠贤，因得幸进。霍维华、孙杰等，且优升京堂。总之宫廷以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熹宗，只教忠贤如何处断，便可施行。客氏尤淫凶得很，平日与光宗选侍赵氏，素不相容，她竟与忠贤设计，矫旨赐赵选侍自尽。选侍恸哭一场，尽出光宗所赐珍玩，罗列座上，拜了几拜，悬梁毕命。裕妃张氏，因言语不慎，得罪客氏，客氏蓄恨多时，会张妃怀妊，约已数月，偏由客氏暗入谗言，只说张妃素有外遇，怀孕非真帝种，顿时惹动熹宗疑心，把她贬入冷宫。客氏禁膳夫进食，可怜一位受册封妃的御眷，活活的饿了好几日，竟至手足疲软，气息仅属。会值天雨，张妃匍匐至檐下，饮了檐溜数口，无力返寝，宛转啼号，竟死檐下。客氏之肉，其足食乎？冯贵人才德兼优，尝劝熹宗停止内操，为客、魏所忌，不待熹宗命令，竟诬她诽谤圣躬，迫令自尽。熹宗尚未曾知晓，经成妃李氏从容奏闻，熹宗毫不悲切，置诸不问。哪知客氏恰已得知，又假传一道圣旨，把成妃幽禁别室。幸成妃已鉴裕妃复辙，在壁间预藏食物，一禁半月，尚得活命。熹宗忽记及成妃，问明客氏，才知她幽禁有日。自思从前与成妃相爱，曾生过两女，虽一并未育，究竟余情尚在，向客氏前替她缓颊，始得放出，结局是斥为宫人，迁居乾西所。熹宗并未与客氏相通，乃受她种种挟制，反不能保全妾妃，令人不解。惟是张皇后素性严明，察悉客、魏所为，很是愤恨，每见熹宗，必痛陈客、魏罪恶。熹宗厌她絮烦，连坤宁宫中，都不常进去。一日，闲步至宫，后方据案阅书，闻御驾到来，忙起身相迎。熹宗入视案上，书尚摊着，便向后问道："卿读何书？"后正色答道："是史记中赵高传。"熹宗默然。随后支吾数语，便又出去。看官读书稽古，应知赵高指鹿为马，是秦二世时一个大权阉，二世信任赵高，遂至亡国，此次张后所览，未必定是赵高传，不过借题讽谏，暗指魏忠贤，提醒熹宗，熹宗昏迷不悟，倒也罢了，偏这客、魏两人，贼胆心虚，竟卖嘱坤宁宫侍女，谋害张后，是时后亦怀娠，腰间觉痛，由侍女替她捶腰，侍女暗施手术，竟将胎孕伤损。过了一日，遂成小产。一个未满足的胎形，堕将下来，已判男女，分明是一位麟儿，坐被客、魏用计打落，小人女子之难养，一至于此。熹宗从此绝嗣。小子有诗叹

道：

王圣、赵娆无此恶，江京、曹节且输凶。

一朝遗脉伤亡尽，从此朱明便覆宗。

客、魏既计堕后胎，还要捏造谣言，污蔑张后。说将起来，令人发指，小子演述下去，也不禁气愤起来，姑将秃笔暂停，少延片刻再叙。

是回历叙客、魏入宫，非法妄为等情事，魏忠贤与魏朝，同争客氏，明明是宫中丑史，稍有心肝之人主，应早动怒，一并撵逐，何物熹宗，反将客氏断与忠贤，坐令秽乱而不之防！吾恐桀、纣当日，亦未必昏迷至此。客、魏见熹宗易与，自然日肆诗张，忠贤阴狠，客氏淫凶，两人相毗，何事不可为，如斥正士，引匪类，尚意中事，甚至欲斫丧龙种，于已生之皇长子，则震死之，于怀妊之裕妃张氏，则勒死之，于张皇后已孕之儿胎，则堕死之。熹宗均不加察，仍日加信任，此而欲不亡国绝种得乎？自古权阉，莫甚于魏贼，自古乳媪，亦莫甚于客氏，读此回而不愤发者，吾谓其亦无心肝。

第八十四回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却说熹宗皇后张氏，本祥符人张国纪女，国纪由女得封，授太康伯，客、魏尝欲倾后，无词可谤，左思右想，竟造出一种蜚言，谓后非国纪女，乃是系狱海寇孙官儿所出，想入非非。且扬言将修筑安乐堂，遣后居住。安乐堂在金海桥西，从前孝宗生母纪氏，为万贵妃所构害，谪居于此。此时欲张后入居，明明是讽劝熹宗，实行废后故事。熹宗不愿允从，还算有一线明白。客氏还不肯罢休，适归家省母，母极力劝止，悚以危言，方才搁过一边。

看官听着！小子叙述客、魏行事，多半是假传圣旨，难道熹宗果耳无闻、目无见么？我亦动疑。原来熹宗颇有小慧，喜弄机巧，刀锯斧凿，丹青髹漆等件，往往亲自动手，尝于庭院中作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曲折微妙，几夺天工。宫中旧有蹴圆亭，他又手造蹴圆堂五间，此外如种种玩具，俱造得异样玲珑，绝不惮烦。倒是一个工业家。惟把国家要政，反置诸脑后，无暇考询。忠贤尝趁他引绳削墨的时候，因事奏请，熹宗未免厌恨，随口还报道："朕知道了，你去照章办理就是。"至于廷臣奏本，旧制于所关紧要，必由御笔亲批；若例行文书，由司礼监代拟批词，亦必书遵阁票字样，或奉旨更改，用朱笔批，号为批红。熹宗一概委任魏阉，以此魏阉得上下其手，报怨雪恨，无所不为。

魏阉置第宫南，客氏置第宫北，两屋相去，不过数武，中架过廊一埭，以便交通往来。两人除每夕肆淫外，统是设计营谋，倾排异己。客氏又在凤彩门，另置值房一所，或谓客氏虽私忠贤，尚嫌未足，免不得再置面首，就是大学士沈漼，也曾与客氏结露水缘，是真是假，且勿深考。惟客氏日间在宫，夜间必往私宅，无非寻欢。侍从如云，不减御驾。灯炬簇拥，远过明星。衣服华丽似天仙，香雾氤氲如月窟。既至私宅，仆媪等挨次叩头，或呼老太太，或呼千岁，喧阗盈耳，响彻宫廷。至五更入宫，仍然照旧铺排，丝毫不减，我说客氏夜来明往，不能与所欢日夕同居，还是失策。客氏又性喜妆饰，每一梳洗，侍女数辈，环伺左右，奉巾理发，添香簪花，各有所司，不敢少懈；偶欲湿鬓，即选三五美人津液，充作脂泽，每日一易。自云此方传自岭南老人，名群仙液，令人老无白发。天不容你长生，如何是好。又喜效江南妆，广袖低

髻，备极妖冶，宫中相率模仿，惟张皇后很是厌薄，凡坤宁宫侍女，概禁时装，客氏尝引为笑柄，后虽微有所闻，仍然吾行吾素，不改古风。还有客氏一种绝技，是独得烹饪的秘诀。熹宗膳餐，必经客氏调视，方得适口，所以客氏得此专宠，恩礼不衰。相传熹宗不喜近色，所以宠幸客氏者，在此，故特别叙明。

话休叙烦，且说辽东经略熊廷弼，守辽三年，缮完守备，固若金瓯，惟廷弼索性刚正，不肯趋附内臣，免不得有人訾议。太监魏忠贤，心中也是恨他，当遣吏科给事中姚宗文，赴辽阅兵。宗文系白面书生，何知军务？此次奉遣，明是教他需索陋规，廷弼毫无内馈，并且薄待宗文，宗文失望回京，即上疏诬劾廷弼。廷弼便即免官，改任袁应泰为经略。应泰文事有余，武备不足，把廷弼所定的规律，大半变易，且招降满洲饥民，杂居辽、沈二城。满洲太祖乘势袭击，降人多为内应，据了沈阳，直逼辽阳。应泰登陴督御，偏偏城中自乱，将校潜遁，一时失措，竟被满洲兵陆续登城。应泰自缢，辽阳又失，辽东附近五十寨，及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尽被满洲兵占去。都是魏阉拱手奉送。朝议乃再用廷弼，赐宴饯行。急时抱佛脚。

廷弼到山海关，与辽东巡抚王化贞，商议军务。化贞主战，廷弼主守，彼此又龃龉起来，两造各持一说，奏报明廷。起初廷议颇赞成廷弼，嗣因辽阳都司毛文龙，取得镇江城，报知化贞，化贞遂奏称大捷，请即进兵。兵部尚书张鹤鸣，轻信化贞，令化贞专力图辽，不必受廷弼节制，一面偏促廷弼出关，为化贞后援。既教化贞专力图辽，为何又令廷弼接应？化贞五次出师，俱不见敌，廷弼请敕化贞慎重举止，化贞独上言得兵六万，可一举荡平满洲。大言不惭。叶向高为化贞座主，颇袒化贞，张鹤鸣尤信任不疑。化贞意气自豪，出驻广宁，方拟大举，哪知满洲兵已西渡辽河，击死明副将罗一贯，长驱入境，势如破竹。化贞即遣爱将孙得功，及参将祖大寿，总兵祁秉忠往援，与满洲兵交战平阳桥。得功未败先奔，阵势大乱。秉忠战死，大寿遁去。得功潜降满洲，且欲缚住化贞，作为贽仪，好一个爱将。佯率败军逃回广宁，待满洲兵一到，即为内应。化贞全然不知，关了署门，整缮文牍。忽有参将江朝栋，排闼入报道："敌兵来了，请公速行。"化贞莫明其妙，尚在瞠目不答，当由朝栋一把掖住，出署上马，踉跄出城。好好一座广宁城，平白地奉送满洲，毫不言谢。趣语。

此时廷弼已奉命出关，进次闾阳驿，闻广宁已经失守，料想不及赴援，遂退屯大凌河。巧值化贞狼狈回来，下马相见，不禁大哭。绝似一

个儿女子，如何去御敌兵？廷弼微笑道："六万军一举荡平，今却如何？"乐得奚落，难为化贞。化贞带哭带语道："还求经略即速发兵，前截满人。"廷弼道："迟了迟了。我只有五千兵，今尽付君，请君抵挡追兵，护民入关！"言未已，探马来报，孙得功已降满洲，锦州以西四十余城，统已失陷。廷弼急将麾下五千人，交给化贞，令他断后，自与副使高出、胡嘉栋等，焚去关外积聚，护送难民十万人入关。败报到了京中，一班言官，也不辨廷弼、化贞的曲直，但说他一概有罪，请即逮问。熹宗糊涂得很，当即照准，饬将二人逮押来京，即交刑部下狱。张鹤鸣惧罪乞休，寻即罢官。

御史左光斗，因广宁一失，辽事日棘，特荐一老成练达的孙承宗，督理军务。熹宗乃授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另用王之晋为辽东经略。王之晋莅任，请添筑重关，增设守兵至四万人，佥事袁崇焕，以为非计，入白叶向高，向高不能决。承宗自请往视，由熹宗特许，兼程到关，相度形势，与之晋所见未合，因还言之晋不足任，自愿督师。熹宗甚喜，遂命他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御门亲饯，送他启程，承宗拜辞而去。及到了关外，定军制，明职守，筑堡修城，练兵十一万，造铠仗数百万，开屯田五十顷，兵精粮足，屹成重镇。满洲兵不敢藐视，相戒近边，俨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情形。为政在人。明廷少安，便拟讯鞫熊廷弼、王化贞的罪案。刑部尚书王纪，以廷弼守辽有功，足以赎罪，应从末减。独阁臣沈淮，劾他袒护罪臣，例应同坐。明是受意魏阉。王纪心中不服，亦奏称沈淮贪鄙龌龊，酷似宋朝的蔡京。熹宗初颇下旨调停，令两人同寅协恭，不得互相攻讦，嗣被魏忠贤从中唆惑，竟将王纪削籍。纪去后，叶向高言："纪、淮交攻，均失大臣体裁，纪独受斥，淮尚在位，怎得折服人心？"阁臣朱国祚，亦具揭论王纪无罪，淮心中颇不自安，引疾退归。魏忠贤衔恨朱、叶，屡欲陷害，国祚明哲保身，连上十三疏乞休，乃蒙允准。史继偕亦致仕而去。"继偕"两字，不愧尊名。小子因随笔叙下，无暇他及，致将内地两大乱事，一时无从插入，可巧明廷大臣，纷纷乞休，正好乘这空隙，补叙出来。此是作者欺人之笔。

天启元年，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作乱，奢氏本猓猡遗种，洪武中入附明朝，命为永宁宣抚使。数传至奢崇周，殁后无嗣。崇明以族人继立，素性阴狡，内悍外恭，有子奢寅，骁桀好乱，明廷方募兵援辽，檄至四川，崇明父子，上疏请行，先遣土目樊龙、樊虎等，径赴重庆。巡抚徐可求点核土兵，见有老弱夹杂，拟加裁汰。樊龙不服，定要可求照数给饷。可求呵叱数语，龙即挺起槊来，刺杀可求，并击毙道府总兵官

二十余人，占住重庆府城。是时川境久安，守备日弛，为了此弊，所以抚道各员，俱被杀死，然典守何事，乃竟令彼猖獗耶？闻得重庆警报，附近兵民，纷纷逃逸。樊龙等遂乘势出兵，攻合江、纳溪，复报知崇明父子，请即援应。崇明父子，踊跃而来，统率部众及徼外杂蛮，不下数万，破泸州，陷遵义、兴文，全蜀大震。播州杨应龙余孽，播州事见七十八回。及诸亡命奸人，随处响应，势日猖獗。崇明居然悬旗僭号，伪称大梁，设丞相以下等官，麾众进逼成都。蜀王至澍，为太祖第十一子椿八世孙，世袭藩封，见城内守兵寥寥，仅有镇远营七百人，如何守御得住？急忙檄调近地兵士，陆续到来，亦只有一千多人。偏偏左布政使朱燮元，正奉旨入觐，出城北上，燮元以知兵闻，当这军务吃紧的时候，哪可失此良告，蜀王情急得很，忙率百姓驰出国门，追留燮元。燮元见遮道攀辕，非常恳切，遂慷慨返驾，入城誓师，热忱壮士。当下与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督励兵民，分陴固守。一面驰檄各道，飞调援兵。不意寇兵已至，四面环攻。燮元加意严防，督令士卒放炮擂石，昼夜不懈。贼拥革为蔽，被炮击毁，接竹为梯，被石击断，累攻不能得手，反死伤了数百人。适值冬濠水涸，贼率降民持蔑束薪，满填濠中，高如土垒，上筑蓬荜，形类竹屋，藉避铳石，暗中恰伏弩仰射，齐注城头。燮元已豫备竹帘，撑架起来，挡住敌矢。夜半恰令壮士缒城而出，持刍涂膏，纵火焚薪，薪燃垒坏，上面倚据的贼兵，不被烧死，也遭跌死。燮元又遣人潜决江水，流满城濠，贼计无所施，但射书入城，煽惑兵民。当有奸徒二百余人，谋为内应，被燮元一一查出，枭首悬城。贼又四面架起望楼，高与城齐，也由燮元暗遣死士，放火焚去，斩了贼目三人，相持至十余日，孤城兀峙，不损丝毫。可谓善守。

诸道援兵，次第趋集，就中有一个巾帼英雄，系石砫宣抚司女总兵秦良玉，也率队到来。良玉忠州人，曾嫁宣抚使马千乘，千乘病死，良玉英武知兵，代为统领。崇明夙慕英名，发难时曾厚遗良玉，乞为臂助，良玉语来使道："你不闻我秦氏世笃忠贞么？我兄邦屏、邦翰，奉旨援辽，俱死王事，只有我弟民屏，负伤归来，现在伤痕已痊，我当带领弟侄，效死报国，什么盗物，敢来污我！"英气勃勃，足愧须眉。秦良玉为明末女杰，故叙述履历，格外从详。言毕，将所遗金银，掷还来使。来使出言不逊，恼得良玉性起，拔出佩剑，砍作两段。爽快之至。当下率所部精兵，与弟民屏、侄翼明等，卷甲疾趋，潜越重庆，分兵为二。留翼明屯南坪关，截贼归路，又留兵一千，多张旗帜，护守忠州，作为南坪关的犄角。自率锐卒三千人，沿江而上，直抵成都，离城数里下寨。崇明父子，见援兵日至，也陆续募集党羽，分头拦阻。且督众更番攻城，自初冬至暮冬，岁已且尽，仍然围攻不辍。城中人伏腊不祭，

岁朝不贺，一意同悍寇拼命，与城存亡。非燮元之抚驭有方，安能得此。元夕已过，贼攻少懈，燮元方下城少憩，忽城上来了守卒，大呼道："有旱船来了，请主帅速即登城！"燮元忙上城楼，但见有数千悍贼，自林中大噪而出，拥物如大舟，高可丈许，长约五百尺，内筑层楼数重，上面站着一人，披发仗剑，旁竖羽旗，中载数百人，各挟机弩毒矢，翼以两云楼，用牛牵曳，势将近城，较诸城楼上面，还高尺许。这是何物？费人疑猜。守陴的老幼妇女，顿时大哭起来。燮元忙即慰谕道："不妨不妨，这是吕公车，可以立破。"是谓知兵。随即命守卒道："我有巨木预备，搁置城下，无论大小，一并取来！"守卒忙即运至，由燮元亲自指点，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已有巨索，转索运杆，可发大炮。炮中有千斤石，飞射出去，好似弹丸。这边已装好大炮，那边吕公车适至，第一炮轰去，击毁车旁云楼，第二炮轰去，不偏不倚，正将这披发仗剑的贼目，一石打倒。看官听说！这全车的举动，全仗他一人指挥，他已被击，车中人都成傀儡了。燮元更用大炮击牛，牛负痛返奔，冲动贼阵。那时燮元乘势出击，大杀一阵，便即还城。

崇明父子，尚不肯退去，会有裨将刘养鲲，报称贼将罗乾象，遣私人孔之谭输诚，情愿自拔效用。燮元即遣之谭复往，令与乾象俱来。及乾象既至，燮元方卧城楼，起与共饮，饮至酣醉，复呼令同寝，鼾声达旦。这是有诈，莫被燮元瞒过。不然，崇明未退，乾象新降，安得冒昧若此？乾象因此感激，誓以死报。燮元遂与他密约，令诱崇明登城，设伏以待。果然乾象去后，即于是夜偕崇明登城，甫有一人悬梯而上。守兵遽行鼓噪。崇明料知有备，跳身逸去，等到伏兵突出，追赶不及，只拿住他随卒数人。乾象即纵火焚营，崇明父子，仓猝走泸州，成都围解，乾象率众来归。燮元上书奏闻，朝旨擢为四川巡抚，于是复率诸军进讨，连复州县卫所四十余，乘胜攻重庆。

重庆为樊龙所据，已九阅月，贼守甚固，自二郎关至佛图关，为重庆出入要道，悍贼数万扼守，连营十有七座。总兵杜文焕，及监军副使邱志充、杨述程等，率兵进攻，连战不下。石砫女官秦良玉，请从间道绕出关后，两路夹击，定可破贼等语。燮元很是嘉许，遂命良玉带领部兵，觅路径去。贼兵只管前敌，不防后袭，谁知后面竟来了一位女将军，铁甲银枪，蛮靴白马，在垒后麾军直入，乱杀乱戮，无人敢当。极写良玉。前面的杜文焕等，也踹入贼营，似削瓜刈稻一般，遮拦不住。那时贼众大溃，连拔二郎、佛图二关，直捣重庆。樊龙出战不利，守了数日，粮道被断，城中竟致乏食，只好开门潜遁。行不一里，但听得四面八方，都呼樊贼休走，正是：

将军巧计纵鹰犬，悍贼穷途陷网罗。

未知樊龙曾否就擒，请看下回分解。

熊廷弼为明季名将，守辽有功，乃为王化贞牵制，致同坐罪，此事为明廷一大失着。作者前著《清史演义》，叙述甚详，而此回亦不肯从略，盖嫉王化贞，惜熊廷弼，且以见明廷之刑罚不明，贤奸倒置，其亡国之征，所由来也。朱燮元亦一大将材，观其固守成都，卒却悍寇，破吕公车于城下，识罗乾象于寇中，智勇双全，难能可贵。而秦良玉之出身巾帼，远过须眉，尤为明代一人。本回从大处着笔，更写得烨烨有光，善必彰之，恶必瘅之，谓非良史家可乎？

第八十五回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却说樊龙开门潜走，正遇着朱燮元的伏兵，四面围住，任你樊龙凶悍过人，至此也无从狡脱，只好束手就擒，余酋亦多被缚住。燮元遂克重庆，移兵攻泸州，崇明父子，弃城夜走，直奔遵义。遵义已为贵州兵所复，不防水西土目安邦彦，也揭竿起事，响应崇明。贵州兵调攻邦彦，遵义空虚，只剩推官冯凤雏居守。崇明父子，猝至遵义，凤雏无兵无饷，如何守得？当被崇明父子陷入，眼见得这位冯推官，杀身成仁了。崇明复破遵义，留子奢寅，及部目尤朝柄、杨维新、郑应显等占据，自率余众返永宁，这且慢表。

且说水西土目安邦彦，系宣慰使安尧臣族子，尧臣病殁，子位嗣职。位年尚幼，由尧臣妻奢社辉摄事。社辉系奢崇明女弟，尝与崇明子寅争地为仇，不通闻问。独邦彦与崇明往来，素怀异志，及崇明作乱，或说他已得成都。邦彦遂挟位母子叛应崇明，自称罗甸大王，纠合诸部头目安邦俊、安若山、陈其愚、陈万典等，进陷毕节。更分兵四出，西破安顺、沾益，东下瓮安、偏桥，邦彦自率水西部众，渡陆广河，直趋贵阳。适贵阳城中，藩臬守令，均已入觐，巡抚李桠，亦因乞休得请，专待后任交卸，陡闻此变，慨然督军，又是一个朱燮元。与巡按御史史永安，提学佥事刘锡元，悉力拒守。但虑城大兵单，不敷堵御，当由刘锡元号召学官，并及诸生，督促城中丁壮，分堞守护。邦彦率众攻城，城上矢石齐下，无隙可乘。他却想了一计，沿城筑栅，断绝城中出入，为久围计。流寇宜速不宜缓，乃筑栅久围，已非胜算。镇将张永芳，闻省会被围，即率二万人入援，为邦彦所阻，不得进行。他将马一龙、白自强等，与贼兵交锋，战败阵亡。邦彦攻城愈急，占住城东山冈，搭设厢楼，登高俯击。李桠令兵士遥射火箭，迭毁贼楼，接连三日三夜，尚是火光熊熊。邦彦乃不敢登山，但据住各栅，不令放松。城中久持力惫，将校多病，更兼饷绝粮空，害得大家枵腹，先食糠粃，继食草本败革，后且食死人血肉，最后连尸骸俱被刮尽，不得已杀食生人，甚至亲属相啖。里居参政潘润民，一女被食，知县周思稷，且自杀饷军，幸得人心坚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以城为重，视死如归。比朱燮元之守成都，尤为坚忍。

明廷方注重辽事，不遑兼顾，只有新任巡抚王三善，已经简放，驰

抵平越。巡按史永安飞檄敦促，且上疏诋三善观望不前，请朝旨星夜催迫。三善乃在平越募兵，大会将士，毅然面谕道："省城危急万分，不能久待，我辈若再不往援，他日省城失守，必至坐法。与其坐法论死，还不若驰往死敌，或尚可望不死呢。"是极。将士等齐声赞成，遂分三道进兵。道臣何天麟、杨世赏等，左右夹进，三善自与道臣向日升，从中路驰入，衔枚疾走，直抵新安，距贵阳只数十里。乃命刘超为前锋，自为后劲。超麾军大进，与寇相值，两下对垒，贼首阿成操着长槊，奋勇杀来。超兵遽退，超下马手斩二人，复上马冲出，亲当阿成。阿成已持槊飞舞，突被刘超用刀格住，方拟抽槊回刺，不防超背后闪出一人，趋近阿成身旁，拦腰一刀，挥作两段。贼兵失了主将，自然披靡，可巧三善亦驱军大至，乃奋呼杀贼，追了一程，收复龙里城。当由刘超禀报，掩杀阿成，乃是麾下亲兵张良俊。为叙明姓氏补笔。三善大喜，簿录首功，遂乘胜入援贵阳城。

邦彦闻新抚到来，防有数十万大兵，不禁手足无措，踌躇半晌，才语部众道："我当亲出调兵，与他决一胜负。"言毕自去。贼众待久不至，相顾惊诧，怎禁得官军杀到，似山崩地震一般，压入垒中，纷纷瓦解。贼将安邦俊，不管死活，还想上前招架，但听得"扑"的一声，已是中了一弹，洞胸殒命。大众顾命要紧，各将甲仗弃去，四散奔逃。官军直抵城下，先有五骑传呼道："新抚到了。"城中兵民，欢呼相和，共庆更生。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户口十余万，至是只剩数百人，兀自守住，这全仗故抚李桠，及永安、锡元等的功绩呢。越数日，左右两部兵才至，又数日，楚、粤、蜀各兵亦到，李桠乃卸任而去。城已保全，才行卸任，我钦爱李公忠荩。

是时朱燮元已升任四川总督，兼兵部侍郎，再举讨贼，大集将佐等计议道："我与永宁贼相持已久，尚不得志，无非因贼合我分，贼逸我劳呢。今拟尽撤各防，会剿永宁，捣穴平巢，在此一举。"秦良玉首先允议，诸将亦拱手听命，遂令副将秦衍祚等，往攻遵义，自率大军进讨，历破诸险，将薄永宁。奢寅自遵义还援，带着樊虎等人，前来搏战，被燮元督军猛击，杀得弃甲曳兵。奋追至老君营、凉伞铺，尽毁贼垒。寅身中二枪，仓皇遁走，樊虎伤重即死。燮元还破青岗坪，进扑永宁城，一鼓齐上，生擒贼目周邦泰等，降贼二万。惟崇明得脱，败奔旧蔺州城。罗乾象已由燮元保举，擢为参将，愿率一军穷追崇明，燮元遣他去讫。乾象甫行，遵义捷音亦至，逐去贼目尤朝柄、杨维新、郑应显等，降贼党安銮，克复遵义全城。于是燮元再自永宁出师，为乾象后援，途次接到乾象军报，奢贼计穷，已走水西、龙场，向安氏借兵，再

图报复。燮元乃长驱直进，与乾象会师，向蔺州进发，忽由探马报到，安邦彦已出兵两路，帮助奢氏，一窥遵义，一窥永宁，已过赤水河，向狮子山来了。燮元遂命罗乾象攻蔺州，自往狮子山截击贼锋。乾象督兵至蔺，用了火炮火箭，击射城中，把奢氏的九凤楼，片刻毁去。城中自相哗噪，当由乾象乘隙攻入，扫尽贼众。崇明父子时已转走龙场，无从缉获。蔺州方下，燮元至芝麻塘，遇着安氏所遣的贼众，一阵击退，再进兵至龙场，崇明已如惊弓鸟，漏网鱼，未战先逃，连妻弟都不及带去。官兵遂将他妻安氏，弟崇辉，一并擒住，斩首以千万计。复四处追觅崇明父子，嗣闻崇明父子，相继遁入水西，燮元以王三善方在得手，不欲攘功，便勒兵不追。申明燮元意旨，可见燮元之不追，并非畏怯。

那时三善正会师六万，进击水西，连战皆捷，遂渡渭河，直达大方。安邦彦逃入织金，安位及母奢社辉，窜居火灼堡，三善乃檄令安位母子，速擒安邦彦及崇明父子，解献军门，请旨赎罪。安位母子倒也惊慌，只恐三善未必践言，特遣人赴镇远，至总督杨述中处乞降，述中当即允许，致书三善，令他撤兵。三善以元凶未翦，不如即抚即剿，述中一意主抚，彼此辩论不明，反将军务搁起。安邦彦侦知情形，日夜聚兵，为再出计，且勾通四川乌撒土目安效良，作为外援，一面与悍党陈其愚密商，令他诈降三善。三善见了其愚，初颇怀疑，经其愚狡黠善辩，遂以为诚信可靠，引作参谋。燮元收降罗乾象，三善收降陈其愚，同一招抚，而结果迥异，是仍在知人与不知人耳。其愚诈言邦彦远窜，势不足虑，不如撤还贵州。三善因出师连捷，颇有骄心，且久住大方，粮食将尽，遂信了其愚的计画，焚去大方庐舍，率兵东归。其愚自请断后，三善许诺，乃将各队兵马，陆续先发，自与副将秦民屏等，揽辔徐行。哪知其愚早已报知邦彦，令他发兵追击，等到邦彦兵至，恰密遣心腹，驰禀三善，只说是其愚遇贼，速请回援。三善返旆往救，遥见其愚跃马奔来，还道他被贼所追，急忙出马救护，说时迟，那时快，其愚见三善在前，故意的策马数鞭，马性起前蹿，竟将三善的坐骑撞翻，三善从马上跌将下来，自知有变，即将帅印掷付亲兵，自抽袜中小刀，横颈欲刎。其愚很是厉害，意欲生缚三善，便下马夺刀，三善怒骂不止。秦民屏正来相救，偏偏贼兵大至，围拥上来，民屏战死，三善被杀。秦佐明、祚明等，突围出走。贼兵尚并力追赶，还亏前行将校，回马迎击，方得杀退贼兵。监军御史傅宗龙，闻三善被戕，矢志复仇，独率壮士数百人，潜蹑陈其愚后尘。其愚正在得意，扬鞭归去，口唱蛮歌，不防宗龙赶到，一声唿哨，乱刀齐起，立将其愚斫落马下，连人带马，剁作数段。三善至此，亦堪瞑目。宗龙割下其愚首级，招呼壮士，飞马还走，贼兵闻警来追，那宗龙与壮士数百名，似风驰电掣一般，霎时间走得很

远，无从追及了。

明廷闻王三善被害，命总督刘述中，回籍听勘，改任蔡复一为总督。复一遣总兵鲁钦、刘超等，捣织金贼巢。织金四面皆山，林深箐密，向称天险，官兵从未入境，鲁、刘二军，凿山开道，攀藤穿窦，用了好几月工夫，才得到了织金，途次遇着数千贼兵，由官军努力上前，斩杀千余人，余众溃败。及捣入贼巢，只是空空一寨，四面搜觅，并不见有邦彦踪迹，没奈何下令退兵。已中邦彦诡计。行了一程，忽由岩壑间钻出贼众，左右奔集，来击官军。鲁钦知事不妙，慌忙整军抵敌，怎奈路径崎岖，如鼠斗穴，贼兵驾轻就熟，官军路陌生疏，又兼意乱心慌，如何招架得住？不到数时，多半溃散。钦等急寻归路，且战且行，好容易杀出危途，手下的兵士，十成中已丧亡六七了。还是幸免。复一见钦军败还，只好上章自劾，朝旨责令罢官，特授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贵、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出驻遵义。

适值乌撒土目安效良，南向入滇，纠合蔺州、水西、乌撒三部，入据沾益。云南巡抚闵洪学，急饬副总兵袁善，宣抚使沙源等，激励将士，血战沾益城下，相持五昼夜，屡出奇兵破贼，效良乃去。燮元闻云南有警，正拟调兵往救，嗣得闵抚报捷，因即停遣。既而探知水西贼情，拟由三路入犯，一攻云南，一攻遵义，一攻永宁。永宁的贼将，就是奢崇明子奢寅。燮元语诸将道："奢寅是抗命的首逆，此贼不除，西南哪有宁日？我当设法除他。"诸将请即进剿！燮元道："且慢！可能不劳一兵，除灭此贼，那是最好的呢。"诸将不知何计，也不敢复问，但见燮元按兵不动，每日只遣将校数名，出外行事。约阅旬日，方拨兵千人，令他往迎降将。果然派兵往迓，降将随来，当即呈上首级一颗，看官道是何人首级？就是燮元所说首逆奢寅。点醒眉目，尚伏疑团。原来寅素凶淫，每见附近番妇，稍有姿色，即行强奸，遇豪家富室，往往尽情勒索，稍不如命，立杀勿贷。就是部下兵士，也是朝不保暮，因此兵民戒惧，多生变志。部目阿引，尝受奢寅鞭责，怀恨在心，燮元暗地探知，特遣总兵李维新，诱他降顺，歃血为誓。阿引很是欢洽，愿乘隙诛寅，作为报效，两下里非常秘密，偏被寅稍稍觉察，令左右将阿引缚去，拷问了好几次，且用利刃穿他左足，至一昼夜，阿引宁死不承，才得释放。蛮人究竟悍忍。看官！你想阿引受此痛苦，怎肯干休？巧有同党苗老虎、李明山等，与阿引素来莫逆，代为不平，阿引遂与同谋，只苦足胫受伤，不便举事。苗、李两人，奋袂而起，愿当此任，密约已定，专待下手。一夕，奢寅与部众痛饮，传入几个蛮女，酣歌侑酒，自午至申，竟饮得酩酊大醉，登床熟寝。苗老虎佯为奢寅盖被，见寅方鼾

睡，暗拔佩刀，向胸刺入。李明山乘势进去，也用刀助砍，眼见得恶贯满盈的首逆，肠破血流，霎时归阴。苗老虎割了寅首，与明山遁出帐外，邀同阿引，来投官军。待至贼党追来，已由官军接着，欢迎去了。首逆得诛，故特笔详叙。朱燮元喜诛奢寅，遂建议滇、蜀、黔三省进兵，共剿邦彦，自率大军出发遵义，满期一举荡平，廓清天日，不意家中来了急报，由燮元亲自启阅，瞧了数行，禁不住大恸起来，险些儿昏晕过去。这一番有分教：

将军归去循丧礼，悍贼余生稽显诛。

毕竟燮元为着何事，待至下回再详。

奢崇明先反，而安邦彦继之。蛮苗殊俗，叛服不常，固其天性然也。惟奢酋窃发，尚止蜀道一隅，且未几即遭挫败，安氏则转战西南，勾通各部，至逃入织金后，且收拾余烬，再出骚扰，狡悍情形，盖比奢酋为尤甚矣。若夫王三善之才略，亦远逊朱燮元，三善因胜而骄，卒堕贼谋，致为所害。燮元独用兵如神，始降罗乾象而却崇明，继降苗老虎等而诛奢寅，并不闻有其愚之凶，猝遭反噬，是非驾驭有方，乌能使悍蛮之束身归命耶？他若李桠之守贵阳。亦与燮元之守成都相似，无独有偶，是亦一《明史》之光欤。

第八十六回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却说朱燮元接着家报，系是父殁的讣音，燮元忠考性成，自然悲号不止。当由众将上前劝慰，才行停泪，即上疏乞归居丧，熹宗不得不准，特命偏沅巡抚闵梦得继任。奢、安两酋，因部众凋零，暂拟休养，彼此按兵不动，且至后文再提。且说西南鏖兵的时候，山东亦出一妖徒徐鸿儒，揭竿作乱。先是深州人王森，尝救一妖狐，藏狐断尾，颇有异香，以此煽惑愚民，敛钱聚众，号为闻香教，亦名白莲教，自称教主，收集徒侣，有大小传头及会王诸名目，蔓延各省。嗣森为有司所拘，下狱瘐死，遗有巨万家资，由森子好贤承受。好贤散财结客，与武邑人于弘志，及巨野人徐鸿儒互相往来，密图叛乱，好贤席有父产，何妨酒食逍遥，乃必结党营谋，自寻死路，真是何苦！约于天启二年八月望日，三方同起。鸿儒制造甲械，号召党羽，免不得泄露风声，当由地方官吏，派兵往捕。鸿儒不及待约，先期发难，便在卞家屯刑牲誓众，令党徒各挈家属，寄居梁山泊，然后起兵两路，一攻魏家庄，一攻梁家楼。两处都被得手，遂进陷巨野县城，僭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据一县城，便僭称帝，想亦自知不久，遂窃帝号以自娱。一时不及制办冠服，只令大众用红巾包头，算作标记便了。明太祖起兵，曾投入红巾党，鸿儒岂亦欲效明太祖耶？

巨野既陷，转趋郓城，郓城无兵可守，知县余子翼，偷生惜命，一溜烟的逃走。于是曹濮一带，相继震动。兖西道阎调羹，飞书至省会乞援，巡抚都御史赵彦，忙檄同总河侍郎陈道亨，合兵剿办，一面奏报明廷。廷议以小丑跳梁，不甚可虑，只命赵彦赶紧荡平。赵彦职任疆圻，恰也无从推诿，怎奈山东武备久虚，重兵难集，且因辽事日亟，朝廷日括辽饷，几已把所有地皮，尽行剥去，此时饷缺兵稀，如何平乱？当下赵彦奉命，无法可施，不得已暮练乡勇，权时救急。既而邹、滕两县，警报迭传，邹县署印通判郑一杰，至滕县知县姚之胤，都逃得不知去向，两城俱被匪徒占去。赵彦即饬都司杨国盛、廖栋等，带着兵勇，前去截击。那匪徒本无纪律，亦无勇谋，不过借着一些江湖卖艺的幻技，说是能剪纸成人，撒豆成兵，哄骗这愚夫愚妇，吓走那庸吏庸官。此次杨、廖两都司，居然有点胆量，效力杀贼，一班乌合的党徒，哪里是两将对手？杀一阵，败一阵，纷纷如鸟兽散去，不数日便克复郓城，夺还巨野。但官军虽屡获胜仗，贼势终是未衰，这边奔散，那边啸聚，杨国

盛、廖栋，日夕追剿，也不免疲于奔命。赵彦乃上言妖贼日众，官兵日敝，乞截住京操班军，及广东援辽军，留备征调。并荐故大同总兵杨肇基，统山东军讨贼，朝旨一一照准。

肇基尚未到山东，鸿儒已令贼党潜袭兖州，为知县杨炳所败，也有这个好知县。移犯夏镇、韩庄。夏镇近彭家口，为运河孔道，适有粮船四十余艘，运往京师，经过此地，偏为贼目詷知，纠众劫夺，粮船上没甚防兵，如何阻拦得住？不消半刻工夫，被他连船劫去，侍郎陈道亨闻警，飞章告急，亏得沙沟营姚文庆，招集军壮乡勇，临流阻截，擒贼十一人，杀贼五十余人，贼众窜走，方将漕艘夺回，运道复通。贼众奔回滕县，与邹县贼会合，同攻曲阜，共计马步四万余，拥至城下。知县孔闻礼，率城中丁壮，极力捍御，飞矢掷石，毙贼甚众。不愧孔氏后裔。贼料不能克，撤围引去。道经杨国盛军营，他竟出其不意，袭击过去。国盛措手不及，跳身走免，游击张榜等均战殁，营内粮草器械，俱没入贼中。贼焰复盛，扬言当先取兖州，继取济南。武邑于弘志，也杀人祭旗，起应鸿儒，王好贤亦倡乱深州，还有艾山贼赵大，奉刘永民为主，得死党二十八人，各用五色涂面，谓上应二十八宿，仿佛儿戏。聚众至二万余人，合邹、滕贼众，共得一十七支。省会中的警报，好似雪片相似。赵彦以悍贼聚邹、滕间，鸿儒复在邹县居住，拟先攻邹县，为擒渠计。副使徐从治进言道："攻坚不若攻瑕，捣实不如捣虚，去他羽翼，那两城悍贼，亦当胆落，渠魁办不难就擒了。"赵彦尚在迟疑，可巧杨肇基到来，会商军务，亦贺同从治计划。当下发兵往剿，分徇武邑、艾山。已而武邑捷闻，于贼弘志击毙，接连又是艾山捷报，生擒了刘永明，赵彦即批令就地正法。永明临刑，尚自称寡人，官兵传为笑话。煞是可笑。彦即偕肇基同赴兖州，至演武场阅兵，蓦闻贼众已到城下，肇基即起身出战，命杨国盛为左翼，廖栋为右翼，两翼分击，毙贼千余人，贼众仓皇败退，复回滕县去了。实是无用。

肇基既获胜仗，遂与赵彦定计攻邹，大军齐发，共趋邹城，途次闻贼众精锐，麕集峄山，乃令游兵至邹，牵制城中守贼，自率大军径袭峄山。贼众未曾防备，突被杀入，多作刀头之鬼，有一小半逃回邹城，赵抚、杨总兵，即追薄城下，鸿儒自知穷蹙，与党魁高尚宾、欧阳德、酆九叙、许道清等，誓死坚守，屡攻不下。邹、滕两县，相为犄角，赵彦料滕县未复，邹亦难克，遂遣杨国盛、廖栋等，攻拔滕县，又大破贼党于沙河，邹城乃成孤立。官军筑起长围，困得水泄不通，渐渐的城中食尽，守卒统有饥色。赵彦下令招降，除鸿儒外，一概免死。伪都督侯五，伪总兵魏七等，遂拔去城上旗帜，情愿投诚。鸿儒单骑夜走，甫出

城闉，即被官兵擒住。赵彦等乃入城宣抚，安插乡民二万余人，收获军资无算，遂将鸿儒槛送京师，照例磔死。鸿儒受刑时，仰天叹道："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年，党羽不下二百万，乃先期泄谋，致遭此败，岂非天意？"项羽乌江自刎，称为天意，鸿儒亦欲援天自解，真是不度德，不量力。总计鸿儒举事，凡七阅月，尽行灭亡。王好贤闻鸿儒伏法，遁走蓟州，私挈家属二十余人，南奔扬州，后来事露被擒，也遭骈戮。该死。明廷录平贼功，擢赵彦为兵部尚书，杨肇基以下，进秩有差。赵彦查得五经博士孟承光，系亚圣后裔，邹城被陷时，为贼所执，不屈遇害，至是并上书奏闻。又经御史等申请抚恤，乃下旨准奏，修葺孟庙，光复孟祀，且不必说。

再说魏忠贤专宠怙权，由司礼秉笔监，提督东厂，车马仪卫，僭拟乘舆，任用同党田尔耕，掌厂卫事，许显纯为镇抚司理刑，罗织善类，屠害忠良，呼号敲扑的声音，昼夜不绝。杨涟已任左副都御史，目击忠贤不法情状，忍无可忍，遂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略云：

> 太监魏忠贤者，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今请列其罪状，为陛下言之！祖制拟旨，专责阁臣，自忠贤擅权，多出传奉，或径自内批，坏祖宗政体，大罪一；刘一燝、周嘉谟，皆顾命大臣也，忠贤令其党论去，急于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宾天，实有隐憾，孙慎行、邹元标以公义发愤，悉为忠贤排去，顾于党护选侍之沈淮，曲意绸缪，终加蟒玉，亲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王纪为司寇，执法如山，钟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构党斥逐，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宏，更为他词以锢其出，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宰，北少宰，俱用陪推，一时名贤不安于位，颠倒铨政，掉弄机权，大罪六；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江秉谦、侯震旸等，抗论稍忤，立行贬黜，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然犹曰外廷臣子也，传闻宫中有一旧贵人，以德性贞静，荷圣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托言急病，置之死地，即指冯贵人，《纪事本末》作胡贵人。大罪八；犹曰无名封也，裕妃以有娠传封，中外方为庆幸，忠贤恶其不附己，矫旨勒令自尽，大罪九；犹曰在妃嫔也，中宫有庆，已经成男，忽然告陨，虹流电绕之祥，变为飞

星堕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大罪十；先帝在青宫四十年，操心虑患，所以护持孤危者，惟王安一人，即陛下仓猝受命，拥卫防维，安亦不可谓无劳？

忠贤以私忿矫旨，掩杀于南海子，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仇先帝之老仆，略无顾忌，大罪十一；今日奖赏，明日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近又于河间府毁人房屋，以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于茔地擅用朝官，规制僭拟陵寝而已，大罪十二；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卿及傅应星等，滥袭恩荫，亵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以示威，戚畹家人，骈首毕命，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若非阁臣力持，言官纠正，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良乡生员章士魁，以争煤窑，伤忠贤坟脉，遂托言开矿而致之死，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王思敬以牧地细事，径置囚阱，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璧之气，先结于壁宫泮藻之间，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朴，执纠织监，原是在工言工，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铨除，言官不敢司封驳，大罪十七；北镇抚刘侨，不肯杀人媚人，忠贤以不善锻炼，遂致削籍，大明之律令可不守，忠贤之命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魏大中为吏科，遵旨莅任，忽传旨切责，及大中回奏，台省交章，又再亵王言，煌煌纶綍，朝夕纷更，大罪十九；东厂之设，原以缉奸，自忠贤任事，日以快私仇行倾陷为事，投匦告密，日夜未已，势不至兴同文之狱，刊党锢之碑不止，当年西厂汪直之僭，未足语此，大罪二十；边警未息，内外戒严，东厂缉访何事，前韩宗功潜入长安，侦探虚实，实主忠贤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祸，宗功事成，未知九庙祖灵，安顿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与奸相沈滩，创立内操，薮匿奸宄，安知无大盗刺客，潜入其中，一旦变生肘腋，可为深虑，大罪二十二；忠贤进香涿州，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以为御驾出幸，及其归也，改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则俨然乘舆矣，大罪二十三；夫宠极则骄，恩多成怨。闻今春忠贤走马御前，陛下射杀其马，贷以不死，忠贤不自伏罪，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养虎兕于肘腋间乎？此又寸脔忠贤，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间或奸

伏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更相表里，迭为呼应。伏望陛下大发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以消隐忧，臣死且不朽矣！谨奏。

涟缮折已毕，本欲因熹宗早朝，当面呈递，偏偏次日免朝，涟恐再宿机泄，不得已照例封入，自己缮写奏稿，尚恐再宿机泄，可见魏阉心腹，已遍都门。当已有魏阉心腹，走漏风声。忠贤也颇惶迫，往谒阁臣韩爌，请代为解免。爌严行拒绝。忠贤不得已泣诉御前，并托客氏从旁洗饰。熹宗本是个麻木不仁的人物，总道客、魏理直，杨涟理曲，便令魏广微拟旨斥涟。广微虽备位辅臣，无异权阉走狗，所拟诏旨，格外严厉。忠贤且佯辞东厂，自愿出宫，又经熹宗再三慰谕，接连三日辍朝。至第四日，方御皇极门，两旁群阉夹侍，刀剑森立，涟欲对仗再劾，偏已有旨传下，勅左班诸臣，不得擅出奏事。比周厉监谤，厉害十倍。于是廷臣大愤，罢朝以后，各去缮备奏章，陆续上陈。给事有魏大中、许誉卿等，御史有刘业、杨玉珂等，京卿有太常卿胡世赏，祭酒蔡毅中等，勋戚有抚宁侯朱国弼等，先后纠劾忠贤，不下百余疏，或单衔，或联名，无不危悚激切，均不见报。陈道亨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已引疾杜门，不与公事，乃见杨涟参疏，奋然出署，联合南京部院九卿诸大臣，剀切敷陈，拜表至京，只博得一顿训斥。道亨决计致仕，洁身引去。无道明隐，正在此时。大学士叶向高，及礼部尚书翁正春，请将忠贤遣归私第，聊塞众谤，熹宗仍然不从。工部郎中万燝，实在看不过去，便上言："内廷外朝，只知忠贤，不知陛下，岂可尚留左右"等语。忠贤正愤无所发，见了此疏，大怒道："一个小小官儿，也敢到太岁头上动土么？若再不严办，还当了得。"随即传出矫旨，廷杖万燝百下，一班腐竖，接了此谕，都跑到万燝寓中，把燝扯出，你一拳，我一脚，且牵且殴，及牵到阙下，已是气息奄奄，哪禁得刑杖交加，惨酷备至。小子有诗叹道：

古刑不上大夫身，何物权阉毒搢绅？

试看明廷笞杖日，恨无飞剑戮奸人。

未知万燝性命如何，且至下回续叙。

徐鸿儒一外妖也，魏忠贤一内孽也，古称在外为奸，在内为宄，奸宄交作，祸必随之。吾谓妖孽之萌，尤甚于奸宄，而内孽尤甚于外妖。鸿儒举事，仅七阅月，即报荡平，忠贤蟠踞宫禁，甚至内外大臣，弹劾至百余疏，尚不能动其分毫。伊古

以来，殆未有得君如忠贤者。观都御史杨涟一疏，觉忠贤不法情状，罪不容死，外如群臣各奏，《明史》虽多未录述，而大致应亦从同，熹宗违众庇私，甘为蛊惑而不悟，是诚何心？窃不禁为之恨恨矣！

第八十七回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却说万燥受杖阙廷，昏绝复苏，又经群阉任情蹴踏，哪里还保得住性命？阉党将他拖出，由家人舁归京寓，不到数日，便即去世。哪知忠贤又复矫旨，饬群阉去拿御史林汝翥，依万燥例惩治。这林御史系叶向高族甥，尝巡视都城，见有二阉夺人财物，互相斗殴，因即斥他闹事，薄笞了案。偏偏二阉入诉忠贤，忠贤正杖燥示威，索性将林汝翥一并逮办。想是并案处治。汝翥闻信，恐未受廷杖，先遭殴辱，即逃出城外。群阉无处拘拿，总道他避匿向高寓中，哄然直入，谩骂坐索。向高愤极，上言："国家二百年来，从没有中使鸱张，敢围阁臣私第。臣乃遭彼凌辱，若再不去，有何面目见士大夫？"熹宗总算温旨慰留，收回中使。已而林汝翥赴遵化军门，乞为代奏，愿自至大廷受杖，不愿受阉党私刑。奏入后，科道潘云翼等，疏救不从，仍执前旨如故。汝翥遂自诣阙下，受杖百下，不过吃了几日痛楚，还不致伤损大命。幸亏先逃后至。向高目睹时弊，料不可为，迭上二十余疏，无非乞休回籍，乃命行人送归。总计向高两出为相，秉性忠厚，颇好扶植善类，至魏阉专权，尚且从中补救，为清流所倚赖。惟袒庇门生王化贞，贻误边疆，致惹物议，这是他平生第一缺憾；后三年病殁家中，崇祯初始追赠太师，予谥文忠。神宗以后诸相臣，应推叶向高，故总断数语。

向高既去，韩爌进为首辅，屡与魏广微等龃龉。爌亦抗疏乞归，中旨反责他悻悻自专，听令罢官。爌与向高，素为东林党所推崇。东林党见七十五回。两人相继去职，只有吏部尚书赵南星，算是领袖。魏忠贤颇仰赵名，曾遣甥傅应星往谒，被拒不纳。阁臣魏广微，本为南星故友，魏允贞子，有通家谊，素相往来。及广微谄附忠贤，夤缘入阁，南星乃绝不与通，尝叹为见泉无子。见泉即允贞别字。广微闻言，未免怀恨。又尝三谒南星，始终不见，嫉恶太严，亦足取祸。遂与南星有隙，协比忠贤，设法排挤。南星在朝，以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均系正人，引为知交，共期佐治。可奈忠贤在内，广微在外，均欲扰乱朝纲，誓倾正士，那时薰莸异器，臭味差池，渐渐的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况明朝气运将尽，出了一个昏愦绝俗的熹宗，专喜小人，不喜君子，凭你如何方正，也是无益，反被那小人侧目，贻祸身家，说将起来，正令人痛恨无穷呢！慨乎言之，为下文作一总冒。

且说明朝故事，巡按御史回道，必经都御史考核称职，才得复任。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赃私狼藉，及还朝复命，凑巧高攀龙为左都御史，秉公考察，尽得他贪秽实迹，立行举发。赵南星职掌铨衡，上议应戍，有旨革职听勘。呈秀大惧，忙怀挟金宝，夜投忠贤私第，叩首献珍，且乞为义子。廉耻何存？忠贤自然喜欢，居然上坐，受他九拜。呈秀趁这机会，极言南星、攀龙等人，故意寻隙，此辈不去，我等将无死所。忠贤听一句，点一回首，便道："老子尚在，不怕他不落我手，你休要担忧呢！"呈秀拜谢而去。会山西巡抚出缺，南星荐举大常寺卿谢应祥，既邀俞允，偏是御史陈九畴，上言："应祥尝任嘉善知县，与魏大中谊属师生，大中为师出力，私托选郎夏嘉遇，谋任是缺，徇私当斥"云云。希承魏阉意旨，已在言中。大中、嘉遇，闻有此奏，自然上疏辩驳："南星、攀龙，亦奏称推举应祥，实协人望，大中、嘉遇，并无私情，九畴妄言，实是有人授意，请勿过听"等语。忠贤见了此奏，明知有意讽己，特矫旨降调大中、嘉遇，并将陈九畴一并议罪，镌去三级。俗所谓讨好跌一交。且责南星等朋谋结党，有负委任。南星遂乞罢，攀龙亦请归，有旨一一批准，立命免官，复议推选吏部尚书。侍郎于廷，推乔允升、冯应吾、汪应蛟等人，杨涟注籍不预，忠贤又矫旨责涟，坐他"大不敬"三字的罪名。是亦三字狱也。又以允升等为南星私人，斥责于廷徇私荐引，左光斗与涟朋比为奸，均应削籍，另擢徐兆魁为吏部侍郎，乔应甲为副都御史，王绍徽为佥都御史，这三人俱系南星所摈，转附魏阉，于是朝廷大权，尽归魏阉掌握了。

魏阉既得崔呈秀，相见恨晚，倚为腹心，日与计画。给事中李恒茂，趋奉魏阉，即为呈秀讼冤，忠贤遂矫旨复呈秀官。时矫旨迭下，浑称中旨，廷臣均以为未合。给事中李鲁生，独谓："执中者帝，宅中者王，谕旨不自中出，将属何处？"大众目为笑话，忠贤恰非常嘉许。阁臣顾秉谦、魏广微等，编造《缙绅便览》一册，如叶向高、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诸人，统称邪党，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统算正人，私下呈与忠贤，用一呈字妙。令做进退百官的蓝本。呈秀复进《同志录》《天鉴录》两书，《同志录》均属东林党，《天鉴录》均非东林党。最可笑的，是佥都御史王绍徽，编了一部《点将录》，无论是东林党，非东林党，但教与他未合，统列入东林党中，统计得一百八人，每人名下，系以宋时梁山泊群盗诸绰号：比叶向高为宋公明，就叫他作及时雨。此外号缪昌期为智多星，文震孟为圣手书生，杨涟为大刀，惠世扬为霹雳火，郑鄤为白面郎君，顾大章为神机军师，也按着天罡地煞，分类编列。天罡星部三十六，地煞星部七十二，用了洛阳佳纸，蝇头细楷，写得明明白白，浼呈秀献与忠贤。

忠贤识字无多，正苦东林党人，记不胜记，惟梁山泊诸盗名目，从幼时得诸传闻，尚含着脑筋中，未曾失忆。此番有了《点将录》，正好两两对证，容易记着，便异常欢喜，目为圣书。究竟不及宋公明的天书。令王体乾等各抄一本，暗挟袖中。每阅廷臣章奏，先将《点将录》检览，录中姓氏相符，即粘纸条寸许，赍送忠贤直房。忠贤即除去纸条，奏请责处。但有时尚恐遗误，必与那位奉圣夫人细商，奉圣夫人入直处，统用红纱大幔遮蔽，幔上绣着花鸟，仿佛如生，幔中陈列寝榻几案，无不精巧。忠贤入幔对食，就把责处廷臣的方法，与她密谈。奉圣夫人有可有否，忠贤无不照允。到了宴笑尽欢的时候，便相抱相偎，做一回鸳鸯勾当，内廷中人，没一个不知晓。只因他权焰熏天，哪个去管这种闲事？大家都是过来人，原是不必多管。惟《天鉴录》中，统是魏阉门下士，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与主谋议，时人号为五虎。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代行杀戮，时人号为五彪。还有尚书周应秋，大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出入阉门，时人号为十狗。此外又有十孩儿、四十孙名号，书不胜书。最有势力的，要算崔呈秀，自复官后，不二年即进职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舆从烜赫，势倾朝野，因此前时客、魏并称，后来反变作崔、魏了。

先是神宗末年，朝局水火，党派纷争，有宣昆党、齐党、楚党、浙党诸名目。汤宾尹、顾天埈，为宣昆党魁首。亓诗教、周永春、韩浚、张延登，为齐党魁首。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为楚党魁首。姚宗文、刘廷元，为浙党魁首。四党联成一气，与东林党为仇敌。至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等，入掌朝纲，四党气焰渐衰，又有歙县人汪文言，任侠有智，以布衣游京师，输赀为监生，党附东林，计破他党。向高嘉他同志，引为内阁中书。韩爌、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俱与交游，往来甚密。适桐城人阮大铖，与光斗同里，光斗拟荐为吏科给事中，南星、攀龙等，以大铖轻躁，不足胜任，乃改补工科，另用魏大中为吏科给事。大铖遂与光斗、大中有嫌，暗托同寅傅櫆，劾奏文言，与光斗、大中，交通为奸。得旨将文言下狱。吏、工两部，虽少有分别，然名位相等，大铖即以此挟嫌，谋害左、魏，是之谓小人。幸镇抚司刘侨，从御史黄尊素言，只将文言廷杖除名，不及左、魏。忠贤正深恨东林党人，欲借此为罗织计，偏偏侨不解事，因将他削籍除名，改用许显纯继任。御史梁梦环，窥透忠贤意旨，复上疏申劾文言。当由中旨传出，再逮文言下狱，令许显纯鞫治。看官！你想显纯是魏阉门下有名的走狗，得了这个差使，自然极力承办，尽情锻炼，狱连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二十余人，还有故巡抚凤阳都御史李三才，也牵连在内。三才当神宗时，以都御史出抚凤阳，镇淮十年，颇得民心，尝与东林党魁顾

宪成，深相结纳，宪成亦乐为揄扬。但材大气豪，不矜小节，多取多与，伐异党同，以此干触时忌，屡上弹章。三才倒也见机，累请辞官，甚至疏十五上，尚不得命，他竟挂冠自去。是为补叙之笔。王绍徽《点将录》中，亦曾列入，惟绰号加他托塔天王，不入梁山泊排行。熹宗暇时，亦由忠贤呈上《点将录》，看到托塔天王四字，懵然不解。忠贤代为解说，谓："古时有托塔李天王，能东西移塔，三才善惑人心，能使人人归附，亦与移塔相似。"牵强附会，确是魏阉口吻。熹宗微笑无言。至是亦拦入案中，都诬他招权讷贿，目无法律。这贿赂从何处得来？便把移宫一案，加在诸人身上。大理寺丞徐大化，至魏阉处献策道："选侍移宫，皇上亦尝赞成，何赃可指？不若说他纳杨镐、熊廷弼等贿赂，较为有名。且封疆事关系重大，即使一并杀却，后人也不能置议呢。"忠贤大喜，便嘱徐大化照计上奏，一面令许显纯照奏审问。等到徐疏发落，显纯即严鞫文言，迭加惨刑，令他扳诬杨、左诸人。文言始终不承，至后来不胜搒掠，方仰视显纯道："我口总不似你心，汝欲如何？我便依你。"显纯乃令松刑，文言忍痛跃起，扑案厉声道："天乎冤哉！杨、左诸贤，坦白无私，宁有受赃情弊？我宁死不敢诬人。"说毕，仆倒地上，奄然无语。显纯料不肯供，自检一纸，捏写文言供状。文言复张目道："你不要妄写！他日我当与你对质。"显纯被他一说，倒也不好下笔，便令狱卒牵退文言。

是夕，即将文言掠毙，仍伪造供词，呈将进去。杨、左两人，各坐赃二万，魏大中坐赃三千，御史袁化中坐赃六千，太仆少卿周朝瑞坐赃一万，陕西副使顾大章坐赃四万。忠贤得此伪证，飞骑逮六人系狱，由许显纯非法拷掠，血肉狼藉，均不肯承。光斗在狱中私议道："他欲杀我，不外两法；我不肯诬供，掠我至死，或夜半潜令狱卒，将我等谋毙，伪以病殁报闻。据我想来，同是一死，不如权且诬供，俟移交法司定罪，再陈虚实，或得一见天日，也未可知。"周、魏等均以为然，俟再讯时，一同诬服。哪知忠贤阴险得很，仍不令移交法司，但饬显纯严行追赃，五日一比，刑杖无算，诸人始悔失计，奈已是不及了。自来忠臣义士，多带呆气，试想矫旨屡颁，已非一次，哪有天日可见？就使移交法司，亦岂能免死耶？

过了数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俱被狱卒害死，光斗、大中，死后均体无完肤，涟死尤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用血衣裹置棺中。又逾月，化中、朝瑞亦毙，惟大章未死。群阉谓诸人潜毙，无以服人，乃将大章移付镇抚司定罪。大章已死得半个，料知不能再生，便招弟大韶入狱，与他永诀，各尽一巵，惨然道："我岂可再入此狱？今日

当与弟长别了。”大韶号哭而出，大章即投缳自经。先是涟等被逮，秘狱中忽生黄芝，光彩远映，适成六瓣。或以为祥，大章叹道：“芝本瑞物，乃辱生此间，是即为我等六人征兆，还有什么幸事！”后来果如所言，世称为六君子。

六人已死，忠贤还饬抚按追赃，光斗兄光霁，坐累自尽，光斗母哭子亡身，家族尽破。大中长子学洢，微服随父入京，昼伏夜出，欲称贷赎父，父已毙狱，学洢恸哭几绝，强起扶梓，归葬故里，日夕哭泣，水浆不入口，竟致丧命。赵南星、李三才，亦坐是削籍，饬所在抚按追赃。未几，又将南星遣戍，终殁戍所。吏部尚书崔景荣，心怀不忍，当六君子未死时，曾请魏广微谏阻。广微本预谋此狱，不料天良未泯，居然听信景荣，上了一道解救的奏章，惹得忠贤大怒，召入私第，当面呵斥。广微汗流浃背，忙出景荣手书，自明心迹，忠贤尚嘲骂不已。广微趋出，忙上疏求归，景荣亦乞罢，先后去职。阁臣中如朱国桢、朱延禧等，虽未尝反对魏阉，但亦不肯极力趋奉，相继免归。忠贤乃复引用周如磐、丁绍轼、黄立极，为礼部尚书，冯铨为礼部侍郎，入阁预事。绍轼及铨，均与熊廷弼有隙，遂以杨、左诸人，因赃毙狱，不杀熊廷弼，连杨、左一狱，也属无名，乃将廷弼弃市，传首九边。可怜明廷一员良将，只为积忤权阉，死得不明不白。他如轻战误国的王化贞，曾经逮问论死，反邀赦免，竟获全生。御史梁梦环，且奏言廷弼侵军赀十七万，刘徽又谓廷弼家赀百万，应籍没输军，中旨一概照准，命锦衣卫追赃籍产，络绎道途。廷弼子兆珪，受迫不堪，竟至自刎。所有姻族，连类破产。武弁蔡应阳为廷弼呼冤，立置重辟，太仓人孙文豸、顾同寅，作诗诔廷弼，又坐诽谤罪斩首。编修陈仁锡，修撰文震孟，因与廷弼同郡，亦均削籍。小子有诗叹道：

逆予者死顺予生，辗转钩连大狱成。

一部古今廿四史，几曾似此敢横行。

穷凶极恶的魏忠贤，意尚未足，还要将所有正人，一网打尽，说来煞是可恨，容小子下回再详。

予阅此回，予心益愤，于逆阉等且不屑再责矣。但予不屑责及小人，予且不忍不责备君子。古圣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又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盖当炀灶蔽聪之候，正诸君子山林潜迹之时，非必其无爱国心也。天下事剥极必复，静以俟之，或得一贤君御

宇，再出图治，容或未迟。乃必肆行掊击，酿成大狱，填尸牢貔，血骴交横，至怀宗践阼而朝野已空，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是诸君子之自速其亡，咎尚小，自亡不足，且致亡国，其咎为无穷也。或谓明之亡不亡于邪党，而亡于正人，言虽过甚，毋亦一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乎？

第八十八回　兴党狱缇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却说魏忠贤既除杨、左诸人，遂拟力翻三案，重修光宗实录。御史杨维垣，及给事中霍维华，希旨承颜，痛诋刘一燝、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及杨涟、左光斗诸人，请旨将《光宗实录》，续行改修。又有给事中杨所修，请集三案章疏，仿《明伦大典》，编辑成书，颁示天下。《明伦大典》，见世宗时。于是饬修《光宗实录》，并作《三朝要典》，即神、光、熹三朝。用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为总裁，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为副，极意诋斥东林，暴扬罪恶。挺击一案，归罪王之寀，说他开衅骨月，既诬皇祖，并负先帝，虽粉身碎骨，不足蔽辜。红丸一案，归罪孙慎行，说他罔上不道，先帝不得正终，皇上不得正始，统由他一人酿成。移宫一案，归罪杨涟，说他内结王安，外结刘一燝、韩爌，诬蔑选侍，冀邀拥戴首功。大众咬文嚼字，胡言乱道，瞎闹了好几月，才得成书。忠贤令顾秉谦拟御制序文，载入卷首，刊布中外。

御史卢承钦，又上言："东林党人，除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外，如高攀龙、王图等，系彼党中的副帅；曹于汴、杨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等，系彼党中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等，系彼党中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等，系彼党中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内，垂为炯戒。"忠贤大喜，悉揭东林党人姓名，各处张贴。是谓一网打尽。惟党中魁桀，已大半得罪，尚有高攀龙、缪昌期数人，在籍家居，未曾被逮。崔呈秀又欲杀死数人，聊快己意，遂入白忠贤，先用矫旨去逮高攀龙，攀龙闻缇骑将至，焚香沐浴，手缮遗疏，封固函内，乃授子世儒，且嘱道："事急方启。"世儒未识情由，只好遵命收藏。攀龙复给令家人，各自寝息，不必惊慌。家人还道他有妙计安排，都放心安睡，到了夜半，攀龙四顾无人，静悄悄地着衣起床，加了朝服朝冠，望北叩头，未免太迂。自投池中。翌晨世儒起来，趋入父寝，揭帐省视，只剩空床，慌忙四觅，但见案上留有一诗，隐寓自沉的意思。遂走向池中捞取，果得父尸。适值缇骑到来，见了尸骸，无话可说。世儒泣启遗缄，乃是遗疏数行，略言："臣虽削籍，曾为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与辱国何异？谨北向叩头，愿效屈平遗则，君恩未报，期结来生，望钦使驰此复命！"句句是泪。世儒瞧毕，便缴与缇骑，缇骑携疏自去。

攀龙，无锡人，学宗濂、洛，操履笃实，不愧硕行君子，死后无不悲感。惟呈秀尚以为恨，复命将世儒逮狱，问成徒罪，蛇蝎无此险毒。再下手逮缪昌期。昌期尝典试湖广，策语引赵高、仇士良故事，暗讽魏忠贤。至杨涟劾忠贤二十四罪，或谓亦由昌期属稿。高攀龙、赵南星回籍，昌期又送他出郊，置酒饯行，执手太息。忠贤营墓玉泉山，乞昌期代撰碑铭，昌期又不允。以此种种积嫌，遂由呈秀怂恿，把他拘来。昌期慷慨对簿，词气不挠。许显纯诬他坐赃三千，五毒交加，十指堕落，卒死狱中。一道忠魂，又往西方。

第三着下手，是逮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及前苏松巡抚周起元，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应升尝劾魏忠贤，有“千罪万罪，千真万真”等语，宗建亦劾忠贤目不识丁，尊素素有智虑，见忌群小，以此一并被逮。会吴中讹言，尊素欲效杨一清诛刘瑾故事，联络苏、杭织造李寔，授他秘计，令杀忠贤。忠贤闻信，忙遣私人至吴，侦探真伪。其实李寔是贪婪无耻，平时尝谄附魏阉，并不及正德年间的张永，张永、杨一清事。均见前四十六回。一闻有人侦察，便寻邀入署，赠与金银若干，托他辩明。且言：“自己与故抚起元，夙有嫌隙，或即由他造言污蔑，也未可知。”来人得了贿赂，自然依了李寔的言语，回报忠贤。忠贤翻阅《点将录》，曾有起元名氏在内，又遣人到李寔处，索取空印白疏，嘱李永贞伪为寔奏，诬劾起元抚吴时，乾没帑金十余万，且与攀龙等交好莫逆，谤毁朝廷，就中介绍人士，便是吏部员外郎周顺昌。

看官！这周顺昌时已辞职，返居吴县原籍，为何平白地将他牵入呢？原来魏大中被逮过吴，顺昌留住三日，临别泪下，愿以女字大中孙。缇骑屡次促行，顺昌瞋目道：“尔等岂无耳目？难道不知世间有好男子周顺昌么？别人怕魏贼，无非畏死，我周顺昌且不怕，任你去告诉阉贼罢！”也觉过甚。缇骑入京，一五一十地报告忠贤，忠贤怒甚，就在李寔伪疏中，牵连进去。御史倪文焕，并举顺昌缔婚事，奏了一本，当时魏阉权力，赛过皇帝，不过借奏牍为名目，好即出票拘人，当下缇骑复出，飞逮两周。宗建与顺昌同籍，先已逮去，不三日又有缇骑到来，吴中士民，素感顺昌恩德，至是都代为不平。苏抚毛一鹭，召顺昌到署，开读诏书，顺昌跪听甫毕，外面拥入诸生五、六百人，统跪求一鹭，恳他上疏解救。一鹭汗流满面，言语支吾，缇骑见议久不决，手掷锁链，琅然有声，并呵叱道：“东厂逮人，哪个敢来插嘴！”语未已，署外又拥进无数市民，手中都执香一炷，拟为顺昌吁请免逮，可巧听着缇骑大言，便有五人上前，问缇骑道：“圣旨出自皇上，东厂乃敢出旨么？”缇骑还是厉声道：“东厂不出旨，何处出旨？”五人闻言，齐声

道："我道是天子命令，所以偕众同来，为周吏部请命，不意出自东厂魏太监。"说着时，大众都哗噪道："魏太监是朝廷逆贼，何人不知？你等反替他拿人，真是狐假虎威，打！打！打！"几个打字说出，各将焚香掷去，一拥而上，纵横殴击，当场将缇骑殴毙一人，余众亦皆负伤，逾垣逸去。毛一鹭忙奔入内，至厕所避匿，大众无从找寻，始各散去。恨不令一鹭吃屎。

顺昌遂分缮手书，诀别亲友，潜自赴都，入就诏狱。宗建、应升、尊素三人，先已受逮，彼此相见，各自叹息。次日即由许显纯讯鞫，无非笞杖交下，锁夹迭加。顺昌尤大骂忠贤，被显纯指令隶役，椎落门牙。他且噀血上喷，直至显纯面颊，呼骂益厉，无一语乞哀。显纯即于是夜密嘱狱卒，把他结果了性命。三日出尸，皮肉皆腐，仅存须发。宗建横受箠楚，偃卧不能出声，显纯尚五日一比，勒令交赃，并痛诋道："看你还能骂魏公不识一丁么？"寻即用沙囊压宗建身，惨毙狱中。尊素知狱卒将要害己，即啮指血为诗，书于枷上，并隔墙呼应升别字道："我先去了！"言已，即叩首谢君父，触墙而死。越日，应升亦死。起元籍隶海澄，离京较远，及被逮至京，顺昌等均已遇害，显纯更横加拷掠，迫令缴赃十万。起元两袖清风，哪里来此巨款？只把这身命相抵，朝笞夜杖，血肉模糊，自然也同归于尽了。时人以顺昌等惨死诏狱，与杨、左诸人相同，遂与高、缪两贤，并称为后七君子。

此外屈死的人，也属不少，但资望不及诸贤，未免声名较减，小子也不忍再录。惟前刑部侍郎王之寀，后来亦被逮入京，下狱瘐死。前礼部尚书孙慎行，坐戍宁夏，还是知府曾樱，令他从缓数月。慎行未行，忠贤已败，才得免罪。这两人关系三案，小子不能不详。又有吴中五人墓，合葬虎丘，传播人口，虽是市中百姓，恰也旌表万年。大书特书，隐为后人表率。看官听说！这五人便是吴中市民的代表，叫作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

先是缇骑被逐，毛一鹭即飞章告变，忠贤恰也惊心，忙饬一鹭查缉首犯。一鹭本魏阉义儿，好容易谋得巡抚，他本无才无能，干不了什么事，幸知府寇慎，及吴县令陈文瑞，爱民有道，颇洽舆情。当下由一鹭下书，令府县办了此案。寇、陈两官，自巡市中，晓谕商民，叫他报明首犯，余俱从赦。商民尚未肯说明，还是那五人挺身自首，直认不讳。寇慎不得不将他拘住，禀知一鹭。一鹭又报告忠贤，忠贤令就地正法。五人被缚至市，由知府寇慎监刑，号炮一声，势将就戮。五人回顾寇慎道："公系好官，应知我等好义，并非好乱呢。"说罢，延颈就刃，面色

如生。寇慎恰也不忍，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得令市民好好收尸，含泪回署去讫。惟缇骑经此一击，后来不敢径出都门，忠贤也恐人心激变，稍从敛戢，是恶贯满盈，天道有知，也不容他再横行了。这且表过不提。

且说苏、杭织造李寔，因前时被人造谣，几乎罹罪，嗣蒙忠贤开脱，任职如故，不由得感激异常。浙江巡抚潘汝桢，又是个篾片官儿，平时很巴结魏阉，寻见魏阉势力愈大，越想讨好，每与李寔商议，要筹画一个特别法儿，买动魏阉欢心。李寔很表同情，奈急切无从设法。汝桢日夜筹思，居然计上心来，不待与李寔商量，便即奏闻。看官道是何法？乃请就西湖胜地，辟一佳壤，为忠贤建筑生祠。却是妙法，为他人所未及。忠贤得疏，喜欢的了不得，当即矫旨嘉奖。湖上旧有关壮缪、岳武穆两祠，相距不过半里，中留隙地，汝桢遂择这隙地中，鸠工庀材，创建祠宇，规模宏敞，气象辉煌，比关、岳两祠，壮丽数倍。关、岳有灵，应该把他殛毁。李寔被汝桢走了先着，自悔落后，急忙补上奏章，乞授杭州卫百户沈尚文等，永守祠宇，世为祝厘崇报，中旨自然照准，并赐名普德，由阁臣撰文书丹，侈述功勋。祠已落成，李、潘两人，朔望尝亲去拈香，真个是必恭必敬，不愆不忘。挖苦得妙。孰意一人创起，百人效尤，各地寡廉鲜耻的狗官，纷纷请援例建祠，无不邀准。且中旨命毁天下书院，正好就书院基址，改筑魏公祠，恰是一举两便。不到一年，魏忠贤的生祠，几遍天下，小子试录表如下：

> 苏州普惠祠、松江德馨祠；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同建。淮安瞻德祠、扬州沾恩祠；总督漕运郭尚友，巡抚宋桢模、许其孝同建。芦沟桥隆恩祠；工部郎中曾国桢建。崇文门广仁祠、宣武门懋勋祠；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府尹李春茂，巡抚刘诏，巡按卓迈，户部主事张化愚同建。济宁昭德祠、河东褒勋祠；巡抚李精白，巡按李灿然、黄宪卿，及漕运郭尚友同建。河南戴德祠、成德祠；巡抚郭宗光，巡按鲍奇谋，守道周锵同建。山西报功祠；巡抚牟志夔、曹尔桢，巡按刘弘光同建。大同嘉德祠；巡抚王占，巡按张素养，汪裕同建。登莱报德祠；巡按李嵩建。湖广隆仁祠；巡抚姚宗文，巡按温皋谟同建。四川显德祠；工部侍郎何宗圣建。陕西祝恩祠；巡抚朱童蒙，巡按庄谦、王大中同建。徽州崇德祠；知府颉鹏建。通州怀仁祠；督漕内监李道建。昌平二镇亦属通州。崇仁祠、彰德祠；总督阎鸣泰建。密云崇功祠；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同建。江西隆德祠；巡抚杨廷宪，巡按刘述祖同建。林衡署中永爱祠；

庶吉士李若林建。嘉蔬署中洽恩祠、上林署中存仁祠；上林监丞张永祚建。

上述各祠，次第建设，斗巧竞工，所供小像，多用沉香雕就，冠用冕旒，五官四肢，宛转如生人。腹中肺腑，均用金玉珠宝妆成。何不用狼心狗肺相代？髻上穴空一隙，俾簪四时香花。闻有一祠中像头稍大，不能容冠，匠人性急，把头削小，一阉抱头大哭，严责匠人，罚令长跪三日三夜，才得了事。统观上述诸祠，只供忠贤生像，惜未将奉圣娘娘一并供入，犹为缺点。每祠落成，无不拜疏奏闻。疏词揄扬，一如颂圣，称他尧天舜德，至圣至神，何不去尝忠贤粪秽？阁臣亦辄用骈文褒答，督饷尚书黄运泰，迎忠贤生像，甚至五拜五稽首，称为九千岁。独蓟州道胡士容，不愿筑祠，为忠贤所知，矫旨逮问。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亦即受逮，由许显纯讯问拷掠，都累得九死一生。所有建祠碑文，多半施凤来手笔，所有拟旨褒答，多出王瑞图手笔。忠贤均擢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冯铨、顾秉谦反为同党所轧，相继归休。到了天启七年，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启圣公，疏中大意，谓："孔子作春秋，魏公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魏公诛东林党人。理应并尊，同祠国子监。"司业林釬：见疏大笑，援笔涂抹，即夕挂冠自去。嗣经司业朱之俊代为奏请，竟得俞允，林钎反坐是削籍。小子有诗叹道：

媚奥何如媚灶灵，蛆蝇甘尔逐羶腥。

一般廉耻销磨尽，剩得污名秽简青。

建祠以后，有无荒谬事情，容俟下回续叙。

崔、魏力翻三案，非真欲翻三案也，为陷害东林党计耳。前六君子，与后七君子，合成十三人，为逆阉构陷，死节较著。而高攀龙之自溺池中，最为得当而死，无辜被逮，不死不止，与其死于黑索之下，何若死于白水之间？所谓蝉蜕尘秽，皭然泥而不滓者也。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率众殴击缇骑，虽似有干国法，实足为一时快意之举。逆阉可以擅旨，市民亦何尝不可擅为？况经此一殴，缇骑乃不敢轻出国门，牺牲者仅五人生命，保全者不止什百。虎丘遗垄，彪炳千秋，不亦宜乎？潘汝桢创筑生祠，遂致各地效尤，遍及全国，观其廉耻道丧，本不值污诸笔墨，但为世道人心计，不得不表而出之，为后世戒。语有之："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后之人毋污名节，

庶不负记者苦心云。

第八十九回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却说天启六年三月间，有辽阳人武长春往来京师，寄迹妓家，好为大言，当由东厂探事人员，指为满洲间谍，把他拘住，当由许显纯掠治，张皇入奏。略说："是皇上威灵，厂臣忠智，得获敌间，立此奇功。"长春并非敌间，就使实为间谍，试问东厂所司何事？厂臣所食何禄？乃称为奇功，令人羞死。当即优诏褒美，并封忠贤从子良卿为肃宁伯，得予世袭，并赐养赡田七百顷。是时蓟、辽督师孙承宗，因魏阉陷害正士，拟入朝面奏机宜，阉党早已闻风，飞报忠贤。忠贤哭诉帝前，立传谕旨，饬兵部飞骑禁止。承宗已抵通州，闻命还镇，阉党遂痛诋承宗，目为晋王敦、唐李怀光一流人物。承宗遂累疏乞休，廷议令兵部尚书高第继任。第恇怯无能，一到关外，即将承宗所设各堡，尽行撤去。惟宁前参师袁崇焕，誓死不徙。果然满洲兵来攻宁远，声势张甚，高第拥兵不救，赖崇焕预备西洋大炮，击退满洲兵士。明廷闻报，乃将高第削职，另任王之臣为经略，且命崇焕巡抚辽东，驻扎宁远。此段是带叙之笔。熹宗正日忧辽事，闻魏忠贤得获敌间，差不多与除灭满洲同一功绩，因此格外厚赏。其实辽阳男子武长春，并不是满洲遣来，为了多嘴多舌，平白地问成磔刑，连骨肉尸骸，无从还乡，反弄好了一个魏忠贤。

是年满洲太祖努尔哈赤病殂，传位第八子皇太极，以次年为天聪元年，就是《清史》上所称的清太宗。载明清太宗嗣位，为清室初造张本。太宗一面与崇焕议和，一面发兵击朝鲜，报复旧恨。为前时杨镐出塞，朝鲜发兵相助之故。朝鲜遣使，向明廷告急。明廷只责成袁崇焕，要他发兵往援。崇焕正拟遣将东往，偏东江总兵毛文龙，也报称满兵入境，乞调兵增守。那时足智多能的袁崇焕，明知满洲太宗，用了缓兵疑兵的各计，前来尝试，怎奈缓兵计便是和议，不便照允，疑兵计恐要成真，不能不防。乃派水师援文龙，另遣总兵赵率教等，出兵三岔河，不过是牵制满人，使他后顾。无如朝鲜的君民，实是无用，一经满兵杀入，势如破竹。朝鲜国王李倧，弃了王城，逃至江华岛，看看饷尽援绝，只好派使向满洲乞和，愿修朝贡。满洲太宗得休便休，就与朝鲜订了盟约，调兵回国。

既而崇焕与王之臣未协，明廷召还之臣，令崇焕统辖关内外各军。

崇焕命赵率教守锦州，自守宁远，蓦闻满洲太宗，亲督大军，来攻锦州，他知率教足恃，一时不致失守，独遣总兵祖大寿，领了精兵四千，绕出满兵后面，截他归路。自督将士修城掘濠，固垒置炮，专防满兵来袭。果然满兵攻锦不下，转攻宁远，被崇焕一鼓击退。满洲太宗，再欲益兵攻锦州，闻有明军截他后路，不得已整队回去。祖大寿见满兵回国，纪律森严，也是知难而退。崇焕拜本奏捷，满望论功加赏，哪知朝旨下来，反斥他不救锦州，有罪无功，气得崇焕目瞪口呆，情愿乞休归里；奏乞解职，有旨照准，仍命王之臣继任。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是淫凶贪狡，妒功忌能的魏忠贤，弄出来的把戏。不是他是谁？原来各处镇帅，统有阉党监军，阉党只贪金钱，所得贿赂，一半中饱，一半献与忠贤。前时熊廷弼得罪，孙承宗遭忌，无非为这项厚礼，不肯奉送的缘故。此次袁崇焕督师关外，也有太监纪用监军，崇焕只知防敌，哪肯将罗掘得来的饷项，分给阉人？纪用无从得手，忠贤何处分肥，以此宁、锦叙功，崇焕不预。解释明白，坐实魏阉罪状。

忠贤安坐京师，与客氏调情作乐，并未尝筹一边务，议一军情，反说他安攘有功，得旨褒叙。“安”字注解，即是安坐绣幔中；“攘”字注解，当是攘夺的攘，或训作攘内，意亦近是。还有王恭厂被火，又得叙功，王恭厂就是火药局，夏季遇雷，火药自焚，地中霹雳声，震响不已，烟尘蔽空，白昼晦冥，军民晕仆，死了无数。忠贤足未出户，阉党薛贞，偏说他扑灭雷火，德可格天，又获奖敕。余尝见有人慰失火书，说系吉人天相，薛贞所奏，毋乃类是。兵部尚书王永光，以天象告儆，请宽讼狱，停工作，慎票旨。给事中彭汝楠，御史高弘图，亦上书奏请，大致相似，中旨斥他迹近讽刺，一并罢官。又因皇极殿建筑告成，熹宗御殿受贺，这殿系魏、崔两人督办，太监李永贞，即表奏忠贤大功，吏部尚书周应秋，相继奏陈，又是极力揄扬。熹宗大悦。竟破格加恩，特封忠贤为上公。忠贤从子魏良卿，前已晋封侯爵，至是又进授宁国公，加赐铁券。从孙鹏翼只二岁，封安平伯，从子良栋只三岁，封东安侯，崔呈秀为少傅。荫子锦衣卫指挥，吏部尚书周应秋等十八人，俱加封宫保衔，工部侍郎徐大化、孙杰，升任尚书，傅应星加太子太傅，魏士望等十四人，均升授都督佥事，各赐金银币有差。惟忠贤特别加赐，给他庄田二千顷。宁国公魏良卿禄米，照忠贤例，各支五千石。阁臣拟旨锡封，悉拟曹操九锡文。曹操为中常侍曹腾从子，援例比拟，亦尚相合。内外章奏，各称忠贤为厂臣，不得指名。要把大明江山，送与别人，原非容易，应该受此懋赏。会山东奏产麒麟，大学士黄立极等，上言厂臣修德，因致仁兽，何不径称尧舜，劝熹宗让位忠贤？正是贡媚献谀，无微不至，连忠贤自己，也不知自居何等呢。

忠贤以复仇修怨，均已快心，惟有一憾未了，免不得心存芥蒂。看官道是何憾？便是正位中宫的张皇后。张后深恨客、魏，因进谏不从，致疏宸眷。后亦无所怨望，惟以文史自娱，但熹宗生平，不喜渔色，待遇后妃，都不过淡淡相交，就是与后未协，亦无非怕她烦絮，并没有特别嫌疑，所以客、魏等虽有谗言，熹宗始终不睬。会厚载门外，有匿名揭帖，备列忠贤逆状，且及阉党七十余人，忠贤遂欲诬陷后父，即召私党邵辅忠、孙杰两人入商。两人闻言，陡然一呆，彼此相觑。忠贤猛笑道："这有何难？教你两人合奏一本，只说后父国纪私张揭帖，且与中宫勾连，谋害厂臣，我想上头览奏，必要究治。后若因此被废，我侄儿良卿，生有一女，年已及笄，好进立为后了。"曹操只做国丈，魏阉想做太国丈，比曹操又高一筹。两人唯唯趋出，缮好一篇奏草，但心中总尚畏祸，不敢径呈。猛然想到顺天府丞刘志选，年老嗜利，可浼他出头。当下相偕往见，说明意思，并示他奏稿。志选暗想道："我年已老，不妨一行。他日忠贤失势，我已不知死在何处？今日趁他专权，帮一个忙，必有重赏到来，我享了几年荣华富贵，再作计较。"到老尚不看破，势利之害人如此。随即欣然领命，录奏进呈。疏中极论后父国纪罪状，结末数语，有"毋令人訾丹山之穴，蓝田之种"云云。奏上数日，并不见有批答下来。御史梁梦环，复申论志选奏章，故意诘问丹山蓝田二语。熹宗仍然不答，惟密饬国纪自新。国纪知为忠贤所嫉，竟见几远引，飘然回籍去了。

忠贤见此计不成，又想了一策，暗募壮士数人，怀藏利刃，伏匿殿中，自己恰预报熹宗。至熹宗御殿视朝，先遣锦衣卫搜查，果然获住怀刃的壮士。当下缚交东厂，令忠贤发落。忠贤欲令壮士诬供后父，说他意图不轨，谋立藩王，可巧王体乾入白他事，忠贤即与熟商，体乾道："皇上诸事糊涂，独待遇兄弟夫妇，恰也不薄。倘若意外生变，我等恐无噍类了。"得此一沮，不知是阉党的运气，还是张后的运气？忠贤沉吟半晌，方道："这却也是可虑呢。但缚住的壮士，如何处置？"体乾道："速即杀却，免得多口。"忠贤复为点首，依计而行，只晦气了数名壮士。此着恰不及曹操，曹操能弑伏后，忠贤不能弑张后，这尚未免胆小呢。熹宗哪知就里？总教他已经处治，便算了事。魏忠贤心尚未死，暗想张后如此难除，不如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索性连这糊涂皇帝，亦掇开了他。险毒小人，非此不止。但熹宗尚有三个叔父，留住京邸，一个是瑞王常浩，一个是惠王常润，一个是桂王常瀛，都是神宗皇帝的庶子，欲要举行大事，必须将他三位皇叔，尽行外徙，免得在此作梗。当下嗾令御史张讷，疏促就藩，於是瑞王赴汉中，惠王赴荆州，桂王赴衡州，仪物礼数，务从贬损。熹宗反听信邪言，嘉他节费为国，褒

美厂臣。既而享祀南郊，祭荐太庙，竟遣宁国公魏良卿往代，居然做候补皇帝。且加封良卿为太子太师。“太师”两字，实可截去，不如竟称太子为是。世袭伯爵。魏良栋加封太子太保，魏鹏翼加封太子少师。良栋、鹏翼尚在襁褓，如何为东宫师保？此种命令，比演戏还要弗如。崔呈秀适遭父丧，诏令夺情视事，不用缞绖，且任他为兵部尚书，兼职少傅及太子太傅，并左都御史。明朝二百数十年间，六部九卿，从没有身兼重职，与呈秀相似，这都是熹宗宠任魏阉，推恩锡类，贻及义儿。又赐奉圣夫人金币无数，加恩三等，予荫子侄一人，世袭锦衣卫指挥。任你如何封赠，总未餍他欲望。

从前熹宗亲祀方泽，乘便游幸西苑，与客、魏并驾大舟，泛入湖中，畅饮为欢。偏是熹宗素性好动，饮至半酣，竟欲改乘小舟，自去泛棹，当由二小珰随帝易船，船前后各坐一阉，划桨而去。熹宗坐在船中，也手携片桨，顺流摇荡，不意一阵大风，刮将过来，竟把小舟吹覆，熹宗竟堕入波心，灌了一肚子的冷水。还亏湖中另有他船，船上载有侍从，七手八脚，得将熹宗救起，两小珰堕水多时，不及施教，竟至溺死。仿佛与正德皇帝相似。客、魏所乘的大舟，相去不过里许，他只对斟酣饮，佯作不知。两人正在行乐，还顾什么皇帝？加一“佯”字，恐太锻炼。熹宗遭此一吓，染病了好几日，幸为张后所闻，宣召太医数人为帝医治，总算告痊，但病根自此种着，常有头晕腹泻诸疾。且熹宗好动恶逸，年已逾冠，尚有童心，或斗鸡，或弄猫，或走马，或捕鸟，或打秋千，或蹋毬蹴踘。又有两大嗜好，一喜斫削雕琢，斫削事已见前文，见八十四回。雕琢玉石，颇也精工，尝赐客、魏二人金印，各重三百两。魏忠贤的印中，刻有“钦赐顾命元臣”数字，客氏的印中，刻有“钦赐奉圣夫人”数字，相传俱由熹宗自刻。此外所刻玉石，随赐宫监，也不胜数。甚且随手抛弃，视作废物罢了。一喜看戏扮演，熹宗尝在懋勤殿中，设一隧道，召入梨园子弟，就此演剧，台榭毕具，暇时辄与客、魏两人，看戏为乐。一夕，演《金牌记》，至《疯僧骂秦桧》一出，魏阉匿入屏后，不敢正视。也有天良发现时。熹宗偏故意宣召，还是客氏设词应答，替他求免。又尝创演水傀儡戏，有《东方朔偷桃》，及《三保太监下西洋》等剧，装束新奇，扮演巧妙。熹宗每召张后同观，后屡辞不获，勉与偕行。熹宗却口讲指画，与后笑谈。后微笑无语，屡失帝欢。到了看戏尽兴的时候，竟挈内侍高永寿、刘思源等，亲自登台，扮演宋太祖夜访赵普故事。熹宗自装太祖，应仿雪夜戎装景象，虽当盛暑，也披兜服裘，不惮挥汗，为此种种嬉戏，遂酿成许多病症。二十多岁的人物，偏尫瘠异常，面少血色，尚书霍维华，制造一种灵露饮，说系特别仙方，久服可以长生。又有仙方出现。什么叫作灵露

饮呢？相传用粳糯诸米，淘尽糠粃，和水入甑，用桑柴火蒸透，甑底置长劲空口大银瓶一枚，俟米溶成液，滗出清汁，流入银瓶，取出温服，味如醍醐，因此媵一美名，叫作灵露饮，进供御食。熹宗饮了数匙，清甘可口，遂令维华随时进呈。哪知饮了数月，竟成了一种鼓胀病，起初是胸膈饱闷。后来竟浑身臃肿，遂致奄卧龙床，不能动弹。煮米取汁，当不至酿成胀病，想此系别有隐疾，不得过咎维华。御医诊治无效，眼见得病象日危，去死不远了。熹宗无嗣，只有皇弟由检，曾封信王，尚居京师，当下召他入宫，自言病将不起，令承大统。信王固辞，经熹宗叮嘱再三，劝他不必谦让，勉为尧舜之君，信王始含泪受命。熹宗又道："皇后德性幽闲，你为皇叔，嗣位以后，须善为保全。魏忠贤、王体乾等，均恪谨忠贞，可任大事。"善事中宫之谕，见得熹宗尚有恩情，至嘱及委任权阉，殊属至死不悟。信王也唯唯允诺。嗣复召各部科道入宫，约略面谕，大致仍如前言。信王及众大臣等，暂且退出，越宿大渐，又越宿驾崩，共计在位七年，只二十三岁。

皇弟由检，系光宗第五子，为刘贤妃所生，刘妃早殁，由李选侍抚育成人。李选侍便是东李，应八十一回。名位本居西李上，独得宠不及西李。天启初曾册封庄妃，庄妃素嫉魏阉，恒呼他为女鬼。魏阉闻知，遂与客氏相连，交谮帝前，并将庄妃宫中应给服食，一概裁损。庄妃遂抑郁成疾，渐成痨症。皇五子每日晨起，叩首祷天，复退谒庄妃，庄妃抱病与游，至东宫后面，置有二井，皇五子戏汲井中，得一金鱼，再汲次井，仍有金鱼出现。庄妃稍开笑颜，语皇五子道："此乃异日吉兆。"语至此，复呜咽道："可惜我不得相见了。"皇五子随说梦征，谓："夜间熟寝时，见有金龙蟠着殿柱，陡被惊寤"云云。庄妃道："龙飞九五，也是祯祥，但不应泄露为是。"皇五子亦私自心喜，随着庄妃回宫。到了熹宗归天，庄妃早已去世了。叙入此段，为庄妃封后伏线。

熹宗崩后，由魏忠贤夜召信王，信王素知忠贤奸邪，自觉背生芒刺，没奈何同他入宫。翌晨，诸大臣俱入宫哭临，忠贤凭棺大恸，双目并肿，既而呼崔呈秀入谈，密语多时，无人与闻。或云忠贤谋逆，呈秀以时机未至，才行罢议，或谓由张后保护信王，魏阉无从下手，这且不必细说。单说信王由检，择日即位，以次年为崇祯元年，世称为崇祯帝，后来号为怀宗，亦称毅宗。即位这一日，忽闻天空有声，惹得大众惊疑起来。至朝贺礼成，响声亦止。司天监谓为天鼓忽鸣，主兆兵戈。是明祚将终预兆。但因新主登极，相率讳言。魏忠贤上表辞职，有诏不许，惟奉圣夫人客氏，令出外宅。客氏就梓宫前，出一小函，用黄色龙袱包裹，内贮熹宗胎发痘痂，及累年落齿剃发等，一一检出焚化，痛哭

而去，阉党稍稍自危。不意逆阉门下走狗杨维垣，竟先纠劾崔呈秀，不守父丧，显违礼制，解铃还是系铃人。奉旨免呈秀官，勒令回籍。呈秀一去，弹劾魏阉的奏章，陆续进呈，有分教：

妖雾常霾只畏日，冰山忽倒又回阳。

欲知魏阉得罪情形，待至下回再表。

本回叙熹宗绝续之交，见得魏阉实具逆谋，不过因种种障碍，以致中沮，说者谓王体乾、崔呈秀辈，谏阻逆谋，不为无功。讵知自古以来，无逆阉篡国之理，王体乾、崔呈秀辈，并非效忠明室，不过援情度理，自知难成耳。然明朝元气，已为魏阉一人，斫削殆尽，魏阉虽未篡国，实足亡国，百世而下，犹播腥闻，不特为有明罪人已也。独怪熹宗之失，不过嬉戏，而贻祸至于如此，鲁昭公犹有童心，君子知其不终，观熹宗而益信矣。

第九十回　惩淫恶阖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却说怀宗嗣位以后，当有人弹劾魏、崔两人。崔呈秀已经罢官，那魏忠贤亦被廷臣纠弹。工部主事陆澄源，首先奏劾，次即主事钱元悫，又次为员外史躬盛，还有嘉兴贡生钱嘉征，更劾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通关节。均说得淋漓痛切，无恶不彰。魏阉何止十大罪？就是杨涟所奏二十四罪，也嫌未足。忠贤闻有此疏，忙入宫哭诉。此时却用不着。怀宗命左右朗读原疏，吓得忠贤惊心动魄，只是磕着响头，蓬蓬勃勃，大约有数十百个。随被怀宗叱退，忠贤急得没法，忙至私第取出重宝，往会信邸太监徐应元，贿托调停。应元本忠贤赌友，倒也一力担承，便入谒怀宗，替他说情。怀宗不待说毕，即把他一顿斥责，撵出宫门。次日即传出严旨，表明魏忠贤罪状，谪置凤阳，司香祖陵。徐应元亦谪守显陵，忠贤束装就道，护从尚数百人，复经言官讦奏，更颁谕旨，饬兵部发卒逮治。谕中有云：

> 逆恶魏忠贤，盗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降发凤阳，不思自惩，犹畜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著锦衣卫速即逮讯，究治勿贷！

忠贤此时，方至阜城，寓宿驿舍，勿由京中密报谕旨，料知锦衣卫到来，被拘入京，必至伏法，遂与乾儿李朝钦，对哭一场。双双解带，自缢身亡。怀宗闻忠贤自尽，饬将家产籍没，并逮魏良卿下狱。一面查客氏家资，搜得宫女八人，多怀六甲。看官道是何故？原来熹宗无子，属望颇殷，客氏出入掖廷，竟带出宫女若干名，令与子弟同寝，好使怀妊，再进宫中，谋为以吕易嬴，以牛代马的秘计。以吕易嬴，有秦时吕不韦故事。以牛易马，是晋朝小吏牛金故事。怀宗命太监王文政讯究，那一班弱不胜衣的宫女，怎禁得刑驱势迫，一经恫吓，便一一吐出实情，归罪客氏，文政据实奏陈，触起怀宗怒意，立命将客氏拘至浣衣局，掠死杖下。于是穷奢极欲，挟权怙势的老淫妇，把雪白的嫩肌肤，去受这无情刑杖，挨不到数十下，便已玉殒香消，惨赴冥司，与成妃李氏，裕妃张氏，及冯贵人等，对簿坐罪去了。也有此日，令人浮一大白。

客氏弟客光先，子侯国兴，一同拘到，与前封宁国公魏良卿，俱绑至法场，一刀一个，送他归阴。所有客、魏家属，无论长幼男女，尽行斩首。有几个乳儿婴孩，尚是盹睡未醒，也被刽子手一时杀尽。都下人士，统说是客、魏阴毒，应该受此惨报，并没有一人怜惜。可见福善祸淫，古今常理，君子乐得为君子，何苦陷害好人！肆行无忌，弄到这一番结果呢？当头棒喝。

客、魏已诛，阉党失势，给事中许可征，复劾崔呈秀为五虎首领，宜肆市朝。诏令逮治，并籍家产。呈秀归蓟州，闻这消息，罗列姬妾，及诸般珍玩，呼酒痛饮，饮尽一巵，立将酒巵掷去，随饮随掷，掷碎了数十巵，乃阖户自缢。山阴监生胡焕猷，越俎上书，极论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阉，并应斥罢。怀宗以祖宗旧例，生监不得言事，便将焕猷论杖除名。黄立极料难久任，辞职归休。施凤来等尚是恋栈，怀宗颇也动疑，令九卿科道，另荐阁臣，仿古时枚卜遗典，将所荐阁臣姓名，贮入金瓯，焚香肃拜，依次探取，得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四人。复因天下多事，更增二人，又得周道登、刘鸿训，遂并命入阁。同为大学士。辅臣以得人为主，全凭君主藻鉴，岂得暗中摸索，便称得人？怀宗首为此举，已是误事。罢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等。国普在三人中，还算持正，就是罢官归去，也是他自己乞休。临行时，并荐韩爌、孙承宗自代，怀宗乃复召韩爌入阁。爌尚未至，阉党杨维垣等，又力诋东林党人，明斥韩爌。谓与崔、魏等，同为邪党。你算不是邪党，如何前时阿附崔、魏？编修倪元潞，上疏驳斥，且请毁《三朝要典》，其词云：

> 梃击、红丸、移宫，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盖当事起议，与盈廷互讼，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数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几而魏阉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
>
> 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以臣所见，惟毁之而已。夫以阉竖之权，而役史臣之笔，亘古未闻，当毁一；未易代而有编年，不直书而加论断，若云仿佛《明伦大典》，则是魏忠贤欲

与肃皇帝争圣，崔呈秀可与张孚敬比贤，悖逆非伦，当毁二；矫诬先帝，伪撰宸编，既不可比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书，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制序文为例，假窃诬妄，当毁三；况史局将开，馆抄具备，七载非难稽之世，实录有本等之书，何事留此骈枝，供人唾骂？当毁四。愿敕部立将《要典》锓毁，一切妖言市语，如旧传点将之谣，新腾选佛之说，毋形奏牍，则廓然荡平，邪慝去而大经正矣。伏惟圣鉴施行！此折最为持平，故录述一斑。

先是魏阉伏法，所有历年奖敕，尽行收还，各处生祠，尽行拆除，至是复毁去《三朝要典》，乃将阉党所著邪议，一律推翻，遂赠恤天启朝被害诸臣，如前六君子，后七君子等，概赠官爵，悉予嘉谥，罢免追赃，释还家属。内外人心，喁喁望治。既而韩爌至京，命为首辅，令定魏阉逆案，爌不欲广搜穷治，仅列四十五人，呈入拟罪。怀宗不悦，命再钩考，且面谕韩爌道："忠贤不过一个内竖，乃作奸犯科，无恶不作，若非内外臣僚，助他为虐，哪有这般凶暴？现在无论内外，须要一律查明，共同加罪，才见得是明刑敕法呢。"爌复奏道："外廷臣工，未知内事，不便捕风捉影，任情罗织。"怀宗微笑道："只怕未必，大约不敢任怨，所以佯作不知。明日朕当示卿。"言毕，即退殿入宫。越日，又召见韩爌等人，指案上布囊，语燝等道："囊中章奏累累，统是逆阉旧党，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卿可一一案名，列表惩处。"爌又叩首道："臣等职司辅导，不习刀笔。"怀宗面有愠色，又顾吏部尚书王永光道："卿系职掌铨衡，彰善瘅恶，应有专责。"永光亦回奏道："臣部止任考功，未曾论罪。"阉党罪恶滔天，害人奚止十百？此次怀宗践阼，敕定逆案，正当罗列无遗，为后来戒，乃彼推此诿，果属何为？怀宗又回顾刑部乔允升，及左都御史曹于汴道："这是二卿的责任，不要再推诿了。"当下命左右携下布囊，缴给允升，自己竟下座进内。允升不能再诿，只好与曹都御史，捧囊出来，启囊检视，按名列表，共得二百余人，呈入钦定。怀宗亲自裁夺，科罪七等。首逆魏忠贤、客氏，依谋反大逆律，枭首磔尸。次与首逆同谋，如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等六人，立即斩决。又次为交结内侍，如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许显纯等十九人，均拟斩首，秋后处决。还有交结近侍次等，如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杨维垣等十一人，及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一并充军。再次为谄附拥戴，如太监李寔等十五人，亦俱充军。又有交结近侍末等，如顾秉谦、冯铨、王绍徽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坐徒三年。最轻是交结近侍减等，如黄立极等四十四人，俱革职闲住。这二百多名罪人，统榜列姓名，各注罪状，刊布中外，且饬刑部照案惩办，不得再纵。于是

客、魏两贼的尸首，再加寸磔，此外已经伏法，不必再核，未经伏法的罪犯，悉照钦定逆案，应斩应戍应徒应革职，处置了结。八千女鬼，化作春婆，不消细说。

且说怀宗生母刘贤妃，生前已经失宠，殁葬西山。怀宗年甫五岁，未识生母瘗所，及年渐长，询及近侍，方知窀穸所在，密付内侍金钱，具楮往祭。到了即位，追尊生母为孝纯皇后。且因东李庄妃，鞠育有恩，特上妃封号，并赐妃弟李成栋田产千顷，庙号大行皇帝为熹宗，尊熹宗后张氏为懿安皇后，立后周氏，册田氏、袁氏为妃，为下文伏笔。典礼粗定，谋修治术，起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焕至都，入见平台，怀宗咨及平辽方略，崇焕对道："愿陛下假臣便宜，约五年可复全辽。"怀宗心喜，又问了数语，入内少憩。给事中许誉卿，便问崇焕道："五年的限制，果可践言否？"崇焕道："皇上为了辽事，未免焦劳，所以特作慰语。"誉卿道："主上英明，岂可漫对？倘若五年责效，如何覆命？"崇焕俯首不答。自知说错，所以俯首，然后来被置重辟，已伏于此。既而怀宗复出，崇焕又上前跪奏，略言："辽事本不易奏功，陛下既已委臣，臣亦不敢辞难。但五年以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须内外事事相应，方能有济。"怀宗道："朕知道了。朕当饬四部大臣，悉如卿言。"崇焕又奏称制辽有余，杜谗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设有妒功忌能的人员，便足坏事。怀宗闻言，为之起座道："卿勿疑虑，朕当为卿作主便了。"大学士刘鸿训等，复请赐崇焕尚方剑，令便宜从事。怀宗概行照允，即遣崇焕去讫。

忽接福建巡抚熊文灿奏章，内称海盗郑芝龙，已经招降，应乞加恩授职等语。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将芝龙来历，详述一遍。芝龙泉州人，父名绍祖，为泉州库吏。太守蔡善继公出，突被一石子击中额上，立饬卫卒查捕。嗣捕到一个幼童，问明姓氏，便是库吏绍祖子芝龙。绍祖闻报大惊，急忙入署待罪，巧值芝龙出来，谓已蒙太守释放，绍祖不知就里，再入谒太守，叩首请罪。善继笑道："芝龙便是你子么？我见他相貌非凡，他日必当富贵，现在年尚幼稚，稍有过失，不足为罪，我已放他去了。"以貌取人，失之芝龙。绍祖才叩谢回家。后来善继去任，绍祖病逝，芝龙贫不能存，竟与弟芝虎流入海岛，投海盗颜振泉属下，去做剽掠勾当。振泉身死，众盗无主，欲推一人为首领，一时不能决定。嗣经大众公议，祷天择帅，供起香案。案前贮米一斛，用一剑插入米中。各人次第拜祷，剑若跃出，即推何人为长。说也奇怪，别盗拜了下去，剑仍一毫不动，偏偏轮着芝龙拜祷，那剑竟陡然跃出，落地有

声。真耶假耶？大众疑为天授，遂推芝龙为盗魁，纵横海上，官兵莫与抗衡。闽中长官，以善继有德芝龙，再调任泉州道，贻书招抚。芝龙颇也感德，复书愿降，独芝虎不从，率众大哗。芝龙没法，仍留踞海岛，劫掠为生。福建巡抚朱一冯，新任抚缺，决计剿捕，遂遣都司洪先春，从水路出师，把总许心素、陈文廉，从陆路出师，两路夹攻，总道是可灭芝龙，哪知陆军失道，只有洪先春舟师，进攻海岛，日间战了一仗，还是胜负相当，夜间由芝龙潜遣盗众，绕出先春后面，袭击先春，芝龙又从前面杀出，两下里夹击官军，害得先春跋前疐后，身被数刃，拼命走脱。芝龙也不追赶，擒住了一个卢游击，恰好生看待，释令还闽。

惟明廷接得败报，撤去朱一冯，改任熊文灿。文灿到任，温言招谕，且言归降以后，仍得统辖原部，移作海防。芝龙乃率众降顺，文灿即飞章奏闻。给事中颜继祖，上言芝龙既降，应责令报效，方可酌量授职。怀宗准奏，当将原疏抄发到闽，令文灿照办。文灿转谕芝龙，芝龙恰也允诺。当时海盗甚多，李魁奇、钟彬、刘香老等，统是著名盗目，出没海乡。芝龙先击李魁奇，魁奇战败，走入粤中，被芝龙追杀过去，一炮轰毙。复移众攻钟彬，恰也战胜了好几仗，彬竟窜死。文灿又复奏闻，乃有旨授芝龙为游击。芝龙得了官职，复大击刘香老。香老为盗有年，寇掠闽广沿海诸邑，势甚猖獗。芝龙与他角逐海上，正是旗鼓相当，差不多的本领。香老因闽海边防，得一芝龙，恰是劲敌，不如窜入粤海，当下鼓行而南。粤中相率戒严。明廷升调熊文灿为两粤总督，文灿仍用招抚的老法儿，命守道樊云蒸，巡道康永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等，同往抚谕。偏偏香老不从，竟把他四人拘住，急得文灿仓皇失措，飞调郑芝龙到粤，并拨粤兵相助，进击田尾远洋。香老见闽、粤联兵，战舰麕至，料知不是对手，遂硬胁樊云蒸出舟，止住来兵。云蒸大呼道："我已誓死报国了，诸君努力击盗，正好就此聚歼，切勿失此好机会呢！"数语甫毕，已被盗众杀死。参将夏之本、张一杰等，自知难保，索性夺刀奋斗。芝龙见寇船大噪，飞行过去，登舟一跃，纵上盗船，部众次第跃上，乱杀乱剁，霎时间扫得精光，把康永祖及夏、张二参将，一齐救出，越是拼死，越是不死。遂上前围裹香老坐船。香老支撑不住，欲走无路，没奈何纵火自焚，与船同尽。小子有诗叹道：

海上横行已有年，一朝命绝总难全。

杀人寻亦遭人杀，果报循环自有天。

此诗别具感慨，并非专指刘香老。香老自尽，海氛顿息，芝龙得升任副总兵，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魏忠贤恶贯满盈，中外切齿，但伪恭不及王莽，善诈不及曹操，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故以年少之崇祯帝，骤登大位，不假手于他人，即行诛殛，可见当日明臣，除杨、左诸人外，大都贪鄙龌龊，毫无廉耻，魏阉得势，即附魏阉，魏阉失势，即劾魏阉，杨维垣之行事可鉴也。即如杨、左诸人，伉直有余，权变不足，故俱遭陷害；否则如韩琦之治任守忠，杨一清之除刘瑾，捽而去之，尚非难事，何至残善类而残国脉耶？若夫郑芝龙一海盗耳，善于驾驭，非必不可为我用，观其击杀群盗，所向有功，亦似一海外干城，但只可任之为偏裨，不能予之以特权，若终其身为游击副总兵，亦不至有日后事矣。故惟有大材智者乃足以御奸，亦惟有大材智者并足以使诈，惜乎明廷内外之未得其人也。

第九十一回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却说怀宗用枚卜遗制，采得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周道登、刘鸿训六人，同时入阁，总道是契合天心，定可得人，哪知来、杨两臣，系魏阉余党，景辰且曾为《三朝要典》副总裁，一经授职，廷臣已是大哗，后来交章弹劾，乃将来、杨两人罢官。刘鸿训素嫉阉党，次第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等，人心大快。独阉党余孽犹存，恨刘切骨。会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敕内有“兼辖捕营”语，提督郑其心，谓有违旧例，具折讦陈。怀宗以所拟原敕，本无此语，因御便殿问诸阁臣，阁臣俱云未知。既而御史吴玉言：“由鸿训主使，兵部尚书王在晋，及中书舍人田嘉璧，统同舞弊。”乃将鸿训落职，谪戍代州，王在晋削籍，田嘉璧下狱。未免有人倾害。阁臣去了三人，免不得又要推选。廷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及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共十一人，呈入御定。礼部尚书温体仁，与侍郎周延儒，早已望为宰辅，偏偏此次廷推，两人均不在列，当下气愤填胸，遂将这廷推十一人中，吹毛索瘢，有心寻衅。巧巧查得钱谦益，曾典试浙江，略涉嫌疑，即劾他营私得贿，不配入阁。谦益后为贰臣，心术固不甚可取，但温、周二人，误明亡国，罪比谦益尤甚。原来天启二年，谦益为浙江典试官，适有奸人金保元、徐时敏等，伪作关节，用一俚句，有“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谓嵌入七义结尾，定可中选。试士钱千秋，本是能文，因求名性急，遂依了金、徐两人的密嘱，入场照办。揭晓以后，果然中了第四名。后来探得确音，本房拟荐第二，被主司抑置第四，料知关节非真，竟与保元、时敏相争，索还贿赂，猫口里挖鳅，也是多事。两造几至用武，闹得天下闻名。至部科磨勘，卷中实有此七字，报知谦益。谦益大惊，忙具疏劾奏二奸，并及千秋。有旨俱下狱论戍，谦益亦坐是夺俸。二奸瘐毙，千秋遇赦释还，案情已成过去。此次又为体仁讦发，当由怀宗召入谦益，与体仁对质。谦益虽未受赃，究竟事涉嫌疑，只好婉言剖辩。偏体仁盛气相凌，言如泉涌，且面奏怀宗道：“臣职非言官，本不必言，会推不与，尤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关系宗社安危，谦益结党受贿，没人讦发，臣不忍见皇上孤立，所以不得不言了。”怀宗英明好猜，英明是好处；好猜是坏处。久疑廷臣植党，闻体仁言，再三点首。此时阁部科道，亦均被召，多为谦益辩白。吏部给事中章允儒，尤痛诋体仁，激得怀宗怒起，命礼部缴进千秋原卷，指斥谦益，谦益不得已引罪。怀宗叹道：“今日若无体仁奏发，岂非误事？”体

仁在天启初，已官礼部，彼时不闻纠弹，直至此时讦发，明是假公济私，怀宗奈何中计？遂叱令左右，缚允儒下狱，并切责诸大臣。周延儒又申奏道："廷推阁臣，名若秉公，奈暗中主持，实不过一二人，此外都随声附和，哪敢多言招尤？即如千秋一案，早有成谳，何必复问。"怀宗乃传令退班，即日降旨，罢谦益官，并罢廷推十一人，悉置不用。独用韩爌为首辅，且召爌面谕道："朕观诸大臣中，多半植党，不知忧国，卿为朕执法相绳。"爌叩首奏道："人臣原不应以党事君，人君也不可以党疑臣，总当详核人品，辨别贤奸，然后举错得当。若大廷上妄起戈矛，宫府中横分畛域，臣恐非国家幸福呢。"名论不刊。怀宗默然不答，不以爌言为然，是怀宗一生致病处。爌即见机叩退。未几，召见周道登，因奏对失言，又下旨放归。

崇祯二年五月朔，钦天监预报日食，届期失验时刻，怀宗遂严责钦天监官。原来中国历法，犹本唐尧旧制，相沿数千年，只墨守了一本旧书，不少增损。汉、唐及宋，岁时节气，及日蚀月蚀，往往相差至数时，甚且差至一二日。中国人不求进化，于此可见一斑。至元太史郭守敬，遍参历法，编造授时新历，推步较精，但中间刻数，尚有舛错，所以守敬在日，已有日月当食不食、不当食反食等事。一班吹牛拍马的元臣，反说日月当食不食，系帝后昭德回天，非常庆幸，日月不当食而食，说将若何？其实统是意外献谀，不值一辩。及明祖崛兴，太史刘基，上大统历，仍然是郭守敬的成书，以讹沿讹，怎能无误？可见刘基犹是凡人，并不是神仙等侣。夏官正戈丰，据实复奏，略言："谨守成历，咎在前人，不在职等。"倒是善于卸责。独吏部左侍郎徐光启，上历法修正十事，大旨谓："中历未合，宜参西法"，并举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及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同襄历事。怀宗立即批准，饬召李之藻及龙、邓两西人入京，擢光启为礼部尚书，监督历局。中国用外人为客卿，及采行西洋新法，便是从此起头。大书特书。

看官！你道徐光启如何认识西人？说来话长，待小子略略补叙。自元代统一亚洲，东西两大洋，交通日繁，欧洲人士，具有冒险性质，往往航海东来。葡萄牙人，首先发现印度航路，从南洋麻六甲海中，附搭海船，行至中国，出没海疆，传教通商。嗣是愈来愈众，至明世宗四十三年，竟在粤海沿边的澳门地方，建筑商馆，创业经营，大有乐不思蜀的气象。粤省大吏，屡与交涉，方要求租借，每年出赁金二万两，彼此定约。此后荷兰国人，西班牙国人，英吉利国人，纷纷踵至，多借澳门为东道地。会意大利人利玛窦，亦航海来华，留居中国数年，竟能通中国语言文字，往来沿海各口，广传耶稣教福音。徐光启生长上海，与利

玛窦会晤，谈论起来，不但畅陈博爱平等的教义，并且举天文历数，统是融会贯通。光启很是钦佩，引以为友，往往与他研究学术，通宵达旦，时人目为痴呆，光启全然不顾，竟把西学研通大半。实是一个热心人物，若后人尽如光启，中国也早开化了。到了入任侍郎，邀利玛窦入京，早思将他推荐。因利玛窦年已垂老，不愿任职，乃将他同志龙华民、邓玉函两人，荐修历法。李之藻亦热心西学，所以一并举用。光启且舍家宅为教堂，并请准在京师建会堂。寻又保举西人汤若望、罗雅谷等，同入历局，翻译天文、算术各书，约有数种。并制造仪器六式，推测天文。一名象限悬仪，二名平面悬仪，三名象限立运仪，四名象限座正仪，五名象限大仪，六名三直游仪，复有弩仪、弧矢仪、纪限仪诸器，统是适用要件，可法可传。光启又自著《日躔历指》，《测天约说日躔表》，《割圜八线表》，《黄道升度》，《黄赤道距度表》，《通率表》等书，又译《几何原本》一书，至今尚流传不绝，推为名著。利玛窦于崇祯三年，病殁京师，赐葬阜城门外。墓前建堂两重，堂前立晷石一方，上刻铭词，垂为纪念。铭词计十六字，分为四句，首二句是“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次二句是“所见万品，与时并流，”遗迹至今尚存。光启卒于崇祯六年，后来清帝入关，汤若望等，尚在清廷为钦天监，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袁崇焕奉命赴辽，修城增堡，置戍屯田，规画了一年有余，颇有成效。只因毛文龙镇守东江，势大官尊，免不得跋扈难驯，不服崇焕节制。崇焕早欲除去文龙，适文龙亲来谒见，乃以宾礼相待。文龙也不谦让，居然分庭抗礼，与崇焕对坐谈天。崇焕约略问了数语，当即谢客令归，既而借阅兵为名，径至东江，就双岛泊船。文龙循例迎接，崇焕恰格外谦和，留他在舟宴饮。欢语多时，方才谈及军务。崇焕拟改编营制，别设监司，文龙心中，独以为东江一岛，本是荒凉，全仗自己一人，招集逃民，经营起来，此次来了袁崇焕，无端硬来干涉，哪肯低首忍受？当即将前因后果，叙述一番，并说是岛中兵民，全系恩义相联，不便另行编制。崇焕微笑道：“我亦知贵镇劳苦，但目今外患交迫，兵务倥偬，朝中大臣，又未必肯谅苦衷，我是奉皇上特遣，不得已来此，为贵镇计，倒不如辞职还乡，乐得安闲数年呢。”崇焕此时，尚不欲杀文龙。文龙勃然道：“我亦久有此意，只是满洲事情，还没有办了，眼前知道边务的人，又是很少。据文龙的意思，平了满洲，夺得朝鲜，那时功成名立，归去未迟。”太属狂言。说至此，竟放声大笑起来。死在目前，还要笑甚。崇焕嘿然无语，勉勉强强地与他再饮数杯，即命左右收拾残肴，文龙也即告辞。临别时，崇焕与他订约，邀阅将士较射山上，文龙自应诺去讫。次日五更，崇焕已召集将校，授他密计，趁着晨

光熹微的时候，便率众上山，一面遣人往催文龙。文龙尚高卧未起，一闻督师催请，没奈何起身盥洗，等吃过早点，催请的差人，已来过三五次，当下穿好衣冠，匆匆出署，带着护兵，趋上山来。只见这位袁督帅，早已立马待着，正欲上前参见，偏被他握住了手，笑容可掬道："不必多礼，且同行上山罢！"文龙便随了崇焕，拾级上升，护军要想随行，却被督师手下的将弁，出来拦住，不得并进。崇焕与文龙，到了半山，突语文龙道："我明日就要回去，今日特向贵镇辞行。贵镇膺海外的重寄，杀敌平寇，全仗大力，理应受我一拜。"说着，即拜将下去，吓得文龙答礼不迭。正是奇怪。崇焕又与他携手同行，到了帐中，忽变色道："谢参将何在？"参将谢尚政，应声即出，崇焕将文龙一推，便道："我将此人交代了你。"尚政背后，即跳出好几个健将，把文龙拿下。出其不意。文龙大呼道："我得何罪？"崇焕道："你的罪不下十种，就是本部院奉命到此，改编营制，你便抗命不遵，背了我还是小事，你心中早无圣上，即此一端，已当斩首。"文龙此时，已似砧上肉，釜中鱼，只好叩头乞免。崇焕道："不必说了。"便望着北阙，三跪九叩首，请出尚方宝剑，缴与谢尚政，令将文龙推出处斩。不一时献首帐前，崇焕即整辔下山，驰谕文龙部众道："罪止文龙一人，余皆无罪。"又传唤文龙子承祚至前，面谕道："你父违叛朝廷，所以把他正法，你本无罪，好好儿镇守此处，我为公事斩了你父，我私下恰很念你父。你果勉盖父愆，我当替你极力保举哩。"说至此，又召过副将陈继盛，令他辅翼承祚，镇守东江，分编部兵为四协。并到文龙灵前，哭奠一番，然后下船回去。崇焕所为，全是做作，怎得令人敬服？一面奏报明廷，怀宗未免惊疑，转念文龙已死，方任崇焕，只好优旨报闻。后来决杀崇焕，便是为此而起。

哪知文龙部下，有两大义儿，一个叫作孔有德，一个叫作耿仲明，二人素受文龙恩惠，到了此时，便想为文龙报复私仇，所有"忠君爱国"四大字，尽行抛去，竟自通款满洲，愿为前驱，除这崇焕。满洲太宗，自然准降，惟仍教他留住东江，阳顺明朝，阴助满洲，作为牵制崇焕的后盾。自己径率大军，用蒙古喀尔沁台吉布尔噶图，台吉系蒙古官名。作为向导，攻入龙井关，分两路进兵。一军攻洪山口，一军攻大安口，统是马到成功，长驱并进，浩浩荡荡地杀至遵化州。明廷闻警，飞檄山海关调兵入援，袁崇焕奉檄出师，遣总兵赵率教为先行，自率全军为后应。率教倍道前进，到了遵化州东边，地名三屯营，望见满洲军士，与蜂蚁相似。把三屯营困住，他却不顾利害，不辨众寡，单靠着一腔忠愤，杀入满兵阵中。满兵见有援师，让他入阵，复将两翼兵围裹拢来，把率教困在垓心。率教左冲右突，东斫西砍，恰杀死满兵多名。怎

奈满兵越来越众，率教只领着孤军，越战越少，满望营中出兵相应，谁知营中守将朱国彦，只怕满兵混入，竟紧闭营门，拒绝率教。率教杀到营前，已是力竭声嘶，待至呼门不应，弄得进退无路，不禁向西遥呼道："臣力竭了！"举剑向颈上一横，当即殉国，全军尽覆。满兵乘胜扑营，朱国彦知不可守，与妻张氏投缳自尽。等是一死，何不纳赵率教？

三屯营已失，遵化当然被兵，巡抚王元雅率同保定推官李献明，永平推官何天球，遵化知县徐泽及前任知县武起潜等，凭城拒守，支撑了好几日。怎奈满兵势大，援师不至，偌大一个孤城，哪里保守得住？眼见得城池被陷，相率沦亡。明廷闻遵化失守，惊慌的了不得，吏部侍郎成基命，奏请召用故辅孙承宗，督师御敌。怀宗深以为然，立征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视师通州。并命基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承宗奉召入觐，具陈方略，即率二十七骑，驰入通州城，与保定巡抚解经传，总兵杨国栋等，整缮守具，协力抵御。是时勤王诏下，宣府、大同等处，各派兵入援，怎奈见了满兵，统是畏缩不前，甚且半途溃散。满洲太宗遂连破蓟州、三河、顺义，直薄明京，都中大震。亏得总兵满桂，由崇焕遣他入援，已至德胜门下营。满桂也是一员猛将，见满兵到来，即率五千骑卒，与满兵交锋起来，战了半日，不分胜负，城上守将，发炮助威，满兵霎时驰退，满桂手下的兵士，反被炮弹轰死数百名，桂亦负伤收军。怀宗正遣中官赍送羊酒，慰劳满桂，令入休瓮城。忽闻袁崇焕亲率大军，偕总兵祖大寿、何可纲等入卫，怀宗大喜，立刻召见平台，温言慰勉。崇焕请入城休兵，偏不见许，再请屯兵外城，如满桂例，亦不见答。这是何意？崇焕乃出屯沙河门外，与满兵遥遥对垒，暗中在营外布着伏兵，防备满兵劫营。果然满兵乘夜袭击，着了道儿，还亏援应有人，步步为营，才得卷甲回去。怀宗遂命崇焕统辖诸道援师，崇焕料满兵远来，不能久持，意欲按兵固守，养足锐气，等到满兵退还，方才尾击。这是以逸待劳的上计。于是相度地势，择得都城东南角上，扼险为营，竖木列栅，竟与满兵久抗起来。满洲太宗正防这一着，忙率兵来争，崇焕坚壁相待，任他如何鼓噪，只令将士射箭放炮，挡住满兵，独不许出营一步。满兵驰去，越日又来攻营，崇焕仍用这老法儿对付，那时满兵又只得退去。如是相持，有好几日，蓦然间接奉诏旨，命他入见。当下驰入平台，叩谒怀宗，不意怀宗竟换了一张脸色，责他擅杀毛文龙，及援兵逗留的罪状。崇焕正欲剖辩，偏被怀宗喝住，只叱令锦衣卫缚住了他，羁禁狱中。小子有诗叹道：

率师入卫见忠贞，固垒深沟计亦精。

谁料君心太不谅，错疑道济坏长城。

欲知崇焕下狱详情，且至下回交代。

怀宗能用西洋人为客卿，独不能容一袁崇焕，岂外人足恃，而内臣不足恃耶？盖由怀宗好猜，所重视者惟将相，所歧视者亦惟将相，即位甫期年，已两易阁臣，阁臣虽未尽胜任，然如温体仁、周延儒辈挟私寻隙，反信而不疑，偏听失明，已见一斑。崇焕为明季将材，诱杀毛文龙，固近专擅，然文龙亦非足恃之人，盘踞东江，虚张声势，安保其始终不贰乎？且满兵西入，京畿大震，崇焕奉旨派兵，随即亲自入卫，不可谓非忠勇之臣。乃中外方倚为干城，而怀宗即拘令下狱，临阵易将，犹且不可，况以千里勤王之良将，而骤遭械系乎？制全辽有余，杜众口不足，我闻崇焕言而不禁太息矣！

第九十二回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却说袁崇焕被系诏狱，实堕满洲太宗的反间计。崇焕抚辽时，曾与满洲往来通使，有意议和，嗣因两造未协，和议乃破。朝中一班大臣，全然不识边情，统说是和为大辱，有战无和，此次满兵到京，反诬称崇焕召他进京，为胁和计。冤哉！枉也！怀宗渐有所闻，心中不能无疑。满洲太宗足智多谋，侦得明廷消息，遂写好两封秘密书信，暗投明京德胜门外及永定门外。可巧被太监拾得，呈与怀宗。怀宗折书一阅，第一行即列着满洲国主，遗书袁督师麾下，顿时大诧起来。及看到后文，无非两下和议，偏又写得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若经明眼人一瞧，便已知是反间计。再三复阅，越觉动疑，意欲立召崇焕，诘问底细，无如京都危急，还想靠他保护，不得已暂时容忍。嗣有被敌擒去的杨太监，私下逃来，入谒怀宗，报称："督师袁崇焕，已与满洲主子，潜订和约，将为城下盟了。"怀宗沉着脸道："可真么？"杨太监道："敌将高鸿中等，自行密谈，由奴才窃听得实，所以乘夜潜逃，特来奏闻。"怀宗愤愤道："怪不得他按兵不动，停战了好几天。他已擅杀毛文龙，难道还要擅自议和么？"杨太监又说了几句坏话，惹得怀宗忍无可忍，遂召入崇焕，把他系狱。成基命慌忙入请，叩求怀宗慎重，怀宗怒道："慎重二字，就是因循的别名，有损无益。"不因循，便有益吗？基命复叩头道："兵临城下，非他时可比，乞陛下三思后行！"怀宗不待说毕，竟拂袖而起，返身入内。基命撞了一鼻子灰，只好退出。总兵祖大寿、何可纲，闻崇焕被系，恐亦坐罪，遂拥众出走，径向山海关外去了。

满洲太宗计中有计，不乘势攻打明京，反分兵游弋固安、良乡一带，掳掠些子女玉帛，复回军至芦沟桥。明廷却用了一个游方僧，名叫申甫，能制造战车，由庶吉士金声上荐，说他擅长兵事，特旨召见，擢为副总兵，令募新军。看官！你想申甫平日，并没有经过战阵，无非靠了一些小聪明，造了几辆车儿，哪里能抵挡大敌？况要他仓猝募兵，更是为难的事情。当下开局召募，所来的多是市井游手，或是申甫素识的僧侣，一时乌合，差不多有四五千人，竟到芦沟桥列着车营，阻截满军。是谓不度德，不量力。满洲将士，呐喊一声，驱杀过来，申甫忙饬众抵敌，哪知所有新兵，全然不懂打仗的格式，闻着号令，吓得心胆俱裂，就是推车的人，事前本东驰西骤，无往不宜，此刻竟麻木不仁，仿

佛手足已染了疯病，不能动弹。那满兵似狼如虎，提起大刀阔斧，杀入车营，见车就劈，见人就杀，不到一时，已将申甫手下的新兵，扫除净尽，连申甫也不知下落，大约已直往西方去了。白送性命。

满兵乘胜薄永定门，怀宗惶急得很，特设文武两经略，文经略一职，简任尚书梁廷栋，武经略一职，就命总兵满桂充当，分屯西直、安定二门。满桂主张坚守，与崇焕一样的规画，怎奈怀宗此时，以廷臣多不足恃，仍在阉党余孽中，拣出曹化淳、王应朝、吕凤翔等，作为心腹，不到两年，就易初志，怀宗之致亡，即在于此。这班刑余腐竖，晓得什么战略，只望两经略杀退敌兵，便好放下愁肠，安享富贵，因此怂恿怀宗，屡促两经略出师。廷栋是个文职，当然由满桂当冲，满桂不便抗命，只得带领总兵官孙祖寿等，出城三里，与敌交绥。自午牌起，杀到酉牌，尚是胜败未决。满洲太宗确是能军，潜令部兵伪作明装，趁着天昏地黑时，闯入明军队里，捣乱一场，满桂措手不及，竟与孙祖寿等，仓猝战殁，同作鬼雄。

明京危急异常，偏这满洲太宗，下令退军，竟率令全队，向通州而去。原来满洲太宗的意见，因明京急切难下，就使夺得，也是不能长守，一旦援军四集，反恐进退两难，不若四处骚扰，害得他民穷财尽，方好大举入京，占住那明室江山，所以得了胜仗，转自退去。怀宗本传宣密旨，饬备布囊八百，且令百官进马，意欲避敌迁都，嗣闻满兵退赴通州，方才罢议。

御史高捷、史莖，本是魏阉党中的人物，不知如何漏网，仍得在职，大学士钱龙锡，平时很瞧不起这两人，两人怀恨在心，遂因崇焕下狱，讦奏龙锡。略说："崇焕通款杀将，都由龙锡主使，当与崇焕并罪。"龙锡抗章申辩，高、史再疏力攻，那时龙锡心灰意懒，当即引疾告退。怀宗还算有恩，准他归休，不遑加谴。尚宝卿原抱奇，又劾奏首辅韩爌，谓爌系崇焕座师，也是主和误国，应并罢官。怀宗想去龙锡，已为群小所卖，所以劾奏韩爌，接踵而至。怀宗颇斥他多言，夺俸示罚。不防左庶子丁进，及工部主事李逢申，弹章又上。韩爌乐得引退，三疏乞归。爌先后入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党，中外称贤。怀宗命定逆案，爌不欲刻意苛求，以致阉党尚存，终为所诬。怀宗也无意慰留，任他归去，当命礼部侍郎周延儒，尚书何如宠，侍郎钱象坤，俱为礼部尚书，入阁办事。

转眼间已是崇祯三年，满兵由通州东渡，克香河，陷永平，副使郑

国昌，知府张凤奇等，一概殉节。兵部侍郎刘之纶，约总兵马世龙、吴自勉等，赴永平牵制满兵，自率部众直趋遵化，屯娘娘庙山。世龙等违约不赴，满兵竟趋击之纶，似樯并至。之纶带有木炮，出自手制，初发时，击伤满兵数十名，再发出去，那弹子不向前行，反向后击，自己打倒自己，顿时哗乱起来。天意耶？人事耶？满兵乘隙进攻，之纶拼死再战，足足地斗了一日，矢尽力穷，之纶知不可为，大呼道："死，死！负天子恩！"遂解佩印付与家人，令他走报朝廷。家人才走数步，之纶已身中两矢，倒毙地上，所剩残兵，被满兵一扫而空。满洲太宗复进拔迁安、滦州，直至昌黎，却由守令左应选，誓死守城，屡攻不下。有此邑令，不愧"应选"二字。这时候的孙承宗，已早由通州奉旨，调守山海关，继崇焕后任。此笔补叙，甚是要紧，不然，满洲太宗至通州时，承宗岂竟作壁上观耶？满洲太宗夙闻承宗重名，恐他截断后路，当即匆匆收兵，回国去了。承宗正招谕祖大寿、何可纲，令他敛兵待命，大寿亦上章自请，愿立功赎督师罪，明廷传旨宣慰，才免瓦解。嗣闻满兵退归，承宗乃派兵西出，收复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周延儒既夤缘入阁，遂替温体仁帮忙，竭力说项，大学士李标见周、温毗连，不愿与伍，索性见机致仕。成基命也辞职归里，体仁遂得奉旨入阁，居然为大学士了。应该奚落。先是崔、魏擅权，体仁尝与相往来，杭州建魏阉生祠，他曾作诗数首，颂扬魏阉功德。又尝私赂崔呈秀，求为援引。言官交章讦发，怀宗还道他无党，攻讦愈众，信任愈专。真是南辕北辙。阉党高捷、史𦍒，遂仗体仁为护符，大出风头，他已弹去钱龙锡，意尚未足，复由史𦍒上疏言："龙锡主使崇焕，卖国欺君，罪浮秦桧。且闻他罢职出都，尚将崇焕所畀重赂，转寄姻家，谋为开复地步。"怀宗览疏动怒，立敕刑官定谳，限期五日。刑部力为持平，呈上谳案谓："斩将是崇焕擅杀，议和闻龙锡未许，罪坐崇焕，与龙锡无涉。"怀宗尚不肯信，召谕廷臣，饬置崇焕极刑。且逮龙锡下狱，命群臣议罪。可怜这功多罪少的袁督师，竟磔死市曹，平白无辜的钱故辅，复拘案待质。温体仁与史𦍒等，且欲力翻逆案，把逆字的恶名，移加袁、钱两人身上，以袁为逆首，钱为次逆，还有一班持正不阿的大臣，均依次附名，更立一逆案，网尽群贤，商诸兵部尚书梁廷栋。廷栋不敢赞成，何不将他亦列入逆案？乃议龙锡大辟，立即取决。中允黄道周，上书为龙锡讼冤，怀宗把他贬秩外调，但心下颇也感动，只命将龙锡长系，既而减等论罪，遣戍定海卫，但已是冤屈得很了。论断平允。

且说明朝赋税，颇折衷古制，不尚烦苛，自神宗创行矿税，中官四出，任意诛求，海内为之渐困。至辽东事起，岁需边饷，又不得不尽情罗掘，加派民间，百姓益困苦得很。明廷又裁节内地兵饷数十万，减省各处驿站又数十万，兵不得饱，驿无遗粮，那时逃兵戍卒，往往亡命山谷，啸聚为盗，且乘时胁迫良民，同入盗薮，百姓既无恒产，哪有恒心？乐得投奔绿林，还好劫夺为生。自古祸乱，多原于此。天意也是奇怪，又迭降灾祲，只恐百姓未肯为乱，偏令他今岁水荒，明岁旱荒，弄得他寸草无生，只得相偕从盗，于是极大的乱端，就从崇祯改元以后，发生出来。

先是云南、贵州等处，蛮众作乱，首领奢崇明与安邦彦，统同一气，负嵎自固，总督闵梦得，敷衍了两三年，未曾奏效。应八十五回。怀宗即位，奢、安两酋，越发鸱张，崇明自号大梁王，邦彦称四裔大长老，出巢四扰，到处掳掠。怀宗复起用朱燮元为总督，调集云南、四川、贵州三路大兵，直捣贼巢，枭崇明，斩邦彦。安位穷蹙乞降，由燮元分设土司，筹垦荒田，筑堡置戍，立驿通道，庐井毕备，苗汉相安，西南一带，才得无事。承前启后，是最好销纳法。惟西北又复遭劫，连年饥荒，陕西巡抚乔应甲，延绥巡抚朱童蒙，又统是魏阉余党，专务虐民，不加体恤，遂酿成一班流贼，四出为殃，把大明一座完好江山，扰得东残西缺，地坼天崩。应首回流贼横行。第一个作乱的盗魁，就是府谷民王嘉胤。嘉胤部下又有两大剧贼，一个就是李自成，一个就是张献忠。提出李、张独握纲领。献忠延安人，阴贼多智，尝与嘉胤往来。嘉胤劫富家粟，被有司悬赏缉捕，遂揭竿为盗，献忠纠众往从，尤称骁桀，贼中号为八大王。自成米脂人，狡黠善走，并能骑射，因家贫投为驿卒，驿站裁并，自成无所得食，亦奔投嘉胤。嘉胤拥众五六千人，聚居延庆府中的黄龙山，又有白水贼王二，宜川贼王左挂，安塞马贼高迎祥，饥民王大梁，逃兵周大旺等，率众响应，三边饥军，亦群起为盗，剽掠四方。陕西巡抚，已改任刘廷宴，衰迈无能，讳言盗贼，至州县相继告警，尚叱退来使道："这是地方饥民，有何大志？略缓数日，自然解散了。"请你等着。嗣是贼氛愈炽，所在遭殃，刘廷宴无可如何，只好据实奏闻。怀宗授左副都御史杨鹤，为兵部尚书，出督三边军务，剿捕流贼。杨鹤抵任，商洛道刘应遇，已击毙王二，追斩王大梁；督粮道洪承畴，亦击破王左挂，捕斩周大旺，贼渠半就诛灭。偏杨鹤主张从抚，檄令各军不得妄杀，遂至余灰复燃，转衰为盛。会满军入犯京畿，诏令各省派兵入卫，陕甘兵奉调东下，中途逃散，山西兵哗溃良乡，巡抚耿如杞逮狱论死，一班窜走的溃兵，不是向东，就是向西，结果是挺身走险，同为匪类。游兵不戢，必为国殃。

明廷复起前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各兵，便宜讨贼。文焕檄谕王嘉胤、王左挂二寇，令他投诚，左挂时方穷蹙，与党羽王子顺、苗美等请降，独嘉胤不肯受抚，竟陷入府谷，据城抗命。总督杨鹤，反匿不上闻，只遣官四出招贼，黠盗王虎、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龙等，托词求抚，俱授给免死牌，安插延绥、河曲间。其实盗性未改，淫掠如故，不过形式上面，算是不放火，不杀人，就自称为安分的良民。百姓忍气吞声，无从控诉，孤男弱女，束手待毙，有一半刁狡强悍的，都随贼而去。朝旨复擢洪承畴为延绥巡抚，与副总兵曹文诏，协力搜剿。文诏忠勇过人，仗着一杆蛇矛，东西驰击，贼众似羊遇虎，多半被诛。王嘉胤不自量力，竟率众与他对垒，一场鏖战，杀得嘉胤大败而逃。文诏追至阳城，再与嘉胤接仗，嘉胤招架不住，遂被文诏刺死。八大王张献忠，率属二千人，奔降洪承畴，李自成走依高迎祥，迎祥为自成母舅，当然收留。还有嘉胤余党，另推李自用为首，绰号紫金梁，仍是暨不畏死，出没西陲，并且纠合群贼，多至三十六营。这三十六营的贼目，真姓名多不可考，只有绰号相传，仿佛与梁山泊群盗一般。小子试录述如下：

神一元　不沾泥　红军友　老回回　八金刚　扫地王

闯塌天　破甲锥　邢红狼　乱世王　混天王　显道人

乡里人　活地草　革里狼　左金王　曹操　关索

混天星　过天星　独行狼　蝎子块　一字王　射塌天

混十万　可天飞　混天飞　点灯子　王老虎　金翅鹏

一条龙　满天星　混天猴　上天龙　马老虎　独头虎

上天猴　黑煞神　飞山虎　一只虎　撞天王　翻山鹞

整齐王　紫微星　托天王　十反王　小秦王　混世王

上天王　一连莺　一盏灯　钻天哨　开山斧　一座城

通天柱　爬天王　抓地虎　滚地龙　滚地狼

以上诸贼，或一人为一营，或二三四五人，合为一营，分作三十六营。李、献两贼，不在其内，外此幺么小丑，尚不胜数。小子有诗叹

道：

区区三户足亡秦，况值关中尽乱民。

大好江山同瓦裂，半由天意半由人。

毕竟群盗能否扑灭，且至下回续详。

戮逆阉，定逆案，是怀宗第一英断，后人之推重怀宗，就在此着。乃曾几何时，而复用阉人，贻误国事，何始明而继又暗耶？杨太监既遭敌掳，安能骤然脱逃，况拘系敌营，宁肯以秘密军机，被其窃听？此在中智之主，当已可知为敌人狡计，陈平之间项羽，周瑜之间曹阿瞒，流传史册，怀宗宁独未闻？乃误信阉言，自坏长城若此。崇焕死而全辽危，谓非怀宗之自误，其可得乎？至宠任曹化淳、王应朝、吕凤翔等，尤属昏谬，阉党得志，善类复空，不特名将满桂，致陷沙场已也。厥后天怒人怨，相逼而来，陕西闹荒，嘉胤发难，星星之火，竟致燎原，天其既厌明德矣，彼偏听好猜之怀宗，尚能拨乱反正乎？论者谓明之亡，咎在熹宗不在怀宗，吾未敢信！

第九十三回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却说三边总督杨鹤，专事招抚，如王左挂等一班盗目，概令免死。左挂复叛，后乃伏诛。鹤复招降神一元弟神一魁。一元陷保安，为副总兵张应昌击败，受伤身死。一魁以弟承兄，代领贼众，寻为总兵贺虎臣、杜文焕所围，弃城南走，转攻庆阳，陷合水。杨鹤遣使招降，一魁果至，伏地谢罪。别贼金翅鹏、过天星、独头虎、上天龙等，亦先后求抚，均至固原谒见。鹤命在城楼上虚设御座，遍竖旌旄，贼皆罗拜城下，齐呼万岁。当下传宣诏谕，令设誓解散，或归伍，或归农，贼众勉强应命，那心目中恰藐视杨鹤，见他军容未整，只仗着一个虚名皇帝，空作威福，有什么可怕呢？抚难于剿，全恃威德服人，方能就我范围，否则无不酿祸？随即起身同行，仍去做那盗贼生涯。就是一魁住城数日，因杨鹤诱诛同党刘金，也即叛去。御史谢三宾，及巡按御史吴甡，交劾杨鹤纵盗殃民，乃将杨鹤逮问，坐罪谪戍，特调延绥巡抚洪承畴，总督三边。承畴方收降张献忠，编为部曲，献忠奉命维谨，还道他真心诚意，不妨援例主抚，因此调往总督，也是随剿随抚，恩过于威。会高迎祥、李自成等，收集山西溃卒，有众万人，推迎祥为闯王，自成为闯将，转寇山西、河南。且潜遣人勾结献忠，献忠遂叛了承畴，与高迎祥联合，横行山西，于是秦贼为一路，晋贼为一路，秦、晋世为婚姻，谁知变成盗薮？所过淫戮，惨不忍闻。或淫人妻女，令妇与夫面缚相观，稍一违忤，即被杀死。或令父淫女，或迫子淫母，待他淫毕，一概斩首。或掳住孕妇，剥去衣服，共猜腹中胎产，是男是女，剖腹相验，偶得猜中，大家贺饮，否则罚酒。又用大锅煮人油，掷入小孩，看他跳跃啼号，作为乐事，否则用矛刺入儿股，高举空中，令他盘旋矛上，叫号而死。或列木为台，令男妇共登台上，四面纵火焚烧，惨声震地，贼反拍手称快，狂笑不已。又或杀人剖腹，挖去脏腑，纳入人血米豆，用以喂马，使马肥壮，足以冲敌。最可恨的，是攻城不下，必使所掠妇女，裸体辱骂，稍一愧阻，乱刀交下，砍为肉泥。见有姿色的妇女，彼此轮奸，至奄奄就毙，即割去首级，把尸首倒埋土中，令下体向上，谓可压制炮火。惟一入人家，妇女欣然从淫，或还可以免死，因此贼兵过境，妇女不得不首先出迎，甚至自褫衣裳，供他侮弄，淫声秽语，遍达里闾，贼兵方才心欢，扬长而去。这真是古今罕有的奇劫，不知这明明在上的老天，何苦令若辈小民，遭此惨毒呢？我亦云然，大约天阍已闭，不见不闻。

且说总督洪承畴，与总兵曹文诏，先拟剿除秦贼，次及晋贼，文诏转战而前，连败绥德、宜君、清涧、米脂诸贼，擒斩了点灯子，杀死了扫地王，再从鄜州间道，绕出庆阳，与甘肃总兵杨嘉谟、副将王性善合军，掩击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等，大战西濠。贼三战三北，杜三、杨老柴就擒，红军友、李都司脱走，转陷华亭，攻庄浪。文诏与嘉谟，从后追及，纵反间计，给令贼党攻杀红军友，复乘势击败贼众，贼众奔据唐毛山。游击曹变蛟，系文诏从子，鼓勇先登，余军随上，把贼众捕斩殆尽，惟李都司得脱，邀集可天飞、独行狼，及他盗郝临庵、刘道江等，围攻合水。文诏又星夜往援，将至城下，有羸贼千骑逆战，不到数合，纷纷退走。文诏麾众直进，已抵南原，忽闻胡哨四起，贼兵遍野而来，将文诏四面围住。城上守兵，互相惊告道："曹将军陷没贼中了，奈何奈何？"言未已，但见文诏挺着长矛，左驰右突，匹马盘旋，万众披靡。极写文诏。守兵暗暗喝采，也被他振起精神，鼓噪杀出，夹击贼兵，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李都司等且战且走，到了铜川桥，十停中少去七八停，方抱头窜去。文诏乃收兵回城，翌日黎明，复与宁夏总兵贺虎臣，固原总兵杨骐，会师追贼，驰至甘泉县的虎兕凹，贼众方才造饭，不期官军到来，惊得魂飞天外，大众弃了甲仗，拼命飞逃。可巧总督洪承畴，带着锐卒，整队前来。原来承畴一军，与文诏分道扬镳，转战至平凉，途中适遇可天飞，便迎头痛击，可天飞正在逃命，怎禁得这支生力军，略略一战，当即毙命。李都司见不是路，慌忙下马乞降，独郝临庵、独行狼等，落荒窜去，遁匿耀州锥子山，由文诏率军进攻，围堵山麓，贼众槁饿垂毙，自相残杀。独行狼、郝临庵等，为众所戕，函首出降。适承畴督军继至，令贼众解甲缴械，把大小头目四百人，正罪伏法，余均遣散。是时神一魁叛据宁塞，为同党黄友才杀毙，友才又为副总兵张应昌击死，混世狼占据襄乐，亦被守备马科击败，授首部兵。关中巨寇，多半就诛，巡抚范复粹，上书奏报，极言文诏为第一首功，应该优叙。巡按御史吴甡，亦推奖备至，独洪承畴奏中，绝不提及。已蓄异志，无怪后来甘为贰臣。复粹再疏申请，兵部仍将他抑置，不得叙功，惟饬令赴剿晋贼。

闯王高迎祥及李自成、张献忠等，方分头四出，连陷大宁、隰州、泽州、寿阳诸州县，还有绰号紫金梁的李自用，绰号曹操的罗汝才，并邢红狼、上天龙各贼，骚扰太原、汾州等处。宣大总督张宗衡，出堵平阳，巡抚许鼎臣，出堵汾州，分地设汛，防贼阑入。已而参将李卑、贺人龙、艾万年，率关中兵援晋，鼎臣檄令自卫，宗衡恨他专擅，独驱使还陕。群盗如毛，尚不协力堵御，何能底定？三将无所适从，坐看贼众鸱张，横行无忌。老回回、过天星、混世王等，皆乘隙窜入，大肆劫

掠，亏得曹文诏渡河而东，越霍州，抵汾河，与贼众相值，屡战屡胜。贼众逃至盂县，又被文诏击败，转走寿阳，正与许鼎臣麾下张宰，兜头撞着。张宰系鼎臣谋士，所率从骑，也只有一二千人，他不过在途巡哨，并未尝有意堵贼，贼反被他吓退，随处乱窜。混世王纵马飞奔，冤冤相凑，碰了对头，被他一矛刺来，由胸贯背，好像一个穿心国内的人物，立刻坠马身死。来将非别，就是总兵官曹文诏。另换一种笔墨，益令文诏生色。文诏既刺死混世王，又奋力驰击，把寿阳、泽州的贼众，尽行逐去。紫金梁、老回回、过天星各贼，见了文诏大旗，便即飞遁。连高迎祥及李、献两盗，亦立脚不住，一古脑儿流入河北，有几股潜逾西山，大掠顺德、真定间，扰及畿南，为大名兵备副使卢象升，一鼓击退。有几股从摩天岭西下，直抵武安，副将左良玉率河南兵，驰往拦截，为贼所诱，陷入伏中，所有六七千兵士，死亡殆尽。良玉退走，贼氛大炽，河北怀庆、彰德、卫辉三府，所属州县，焚掠一空，潞王常涝，系穆宗孙，父名翊镠，曾就封卫辉，常涝袭封，闻流贼逼境，飞章告急，有诏遣总兵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六千往援，并命内阉杨进朝、卢九德监军，复用太监干预戎政，煞是可叹。一面促曹文诏移师会剿。文诏奉命，自山西趋河北，到了怀庆，那贼首滚地龙，正在奸淫掳掠，非常高兴，猛闻文诏到来，不及遁走，却硬着头皮，上前抵敌，怎禁得曹军一股锐气，大刀阔斧，杀将过来，一时遮拦不及，好好一个头颅，被他砍去。滚地龙应改名滚头龙。余贼四散，由文诏追至济源，老回回望尘远遁。嗣与李卑、艾万年、汤九州、邓圯及左良玉诸将，迭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诸贼，方拟圈地兜剿，杀他片甲不留，哪知巡按御史刘令誉，挟着夙嫌，竟劾文诏恃胜心骄，致挂部议，调回大同。李广数奇，千古同慨。高迎祥等闻文诏调还，去了一个劲敌，心宽了一大半。但前面有河南兵，后面有京营兵，戈铤蔽空，无从飞越，他又想出假降的计策，把沿途所夺金帛，密赂各处带兵官，伪词乞降。各将不敢作主，独太监杨进朝，伸手要钱，代为入奏，且檄各将停战。总是若辈坏事。会值天寒冰合，高迎祥等潜从毛家寨渡河，狡脱而去。河南兵寂处寨中，无一出阻，等到渑池、伊阳、卢氏三县，相继告警，巡抚元默，始督军会剿，贼众竟窜入卢氏山中，从间道入内乡，大掠南阳、汝宁，窜入湖、广去了。

小子叙了西边，又不能不夹叙东边。当西寇紧急的时候，登州游击孔有德、耿仲明等，竟纠众作乱。孔有德与耿仲明，同为毛文龙义子，文龙被杀，他曾通款满洲，逗留东江。见九十一回。东江参将刘兴治，戕害副将陈继盛，拥众叛去。有德与他异志，逃入登州。登、莱巡抚孙元化，尝居官辽东，素言辽东人可用，遂授有德、仲明为游击。还有孔

耿同党李九成，亦得为偏裨。会满洲兵复寇辽东，围大凌城，元化遣有德赴援，有德佯为出师，至吴桥，天大雨雪，众不得食，顿时大哗。李九成与子应元，诱众为乱，入劫有德。有德本蓄异图，自然顺水推舟，拱手听命。李九成之主使，恐亦由有德主使。当下还兵大掠，陷陵县、临邑、商河，残齐东，围德平，转破新城、青城。山东巡抚余大成，遣兵往御，均为所败，正要亲自出师，忽来了登、莱巡抚孙元化，两下晤谈，元化尚力主抚议，前既误用，还要主抚，真是笨伯。大成也乐得少安。至元化归署，飞饬所属郡县，不必邀击，另派人驰谕有德，速即归诚。有德佯允来使，即与李九成直抵登州，总兵官张可大，方驻军城外，以有德狡诈宜防，不待元化命令，竟去截击有德，有德倒也一惊，两下交锋，斗了多时，眼看有德的军马，将要败阵下去，偏元化遣将张焘，谕令停战，可大军心一乱，反被有德杀了一阵。可大气愤愤的回入城中，有德尚在城外，见天色已暮，略略休息。夜餐毕后，忽见城内火光四起，料有内应，忙率众薄城。可巧东门大开，门首迎接的，却有三人，为首的就是同党耿仲明，余二人乃是都司毛承禄、陈有时。有德大喜，进了城门，忙奔抚署，一入署中，见元化正图自尽，也要自尽么？当即阻住，且云："蒙大帅恩，决不加害！"元化默然。此外同城各官，均被九成等拘住，惟总兵张可大，已将妾陈氏杀死，悬梁殉节了。不可有二，不能无一。有德推九成为主，自居次位，又次为仲明，又次为承禄、有时，即用巡抚的关防，檄征州县兵饷。且令元化移书大成，再行求抚。大成据事上闻，怀宗命将大成、元化，一并褫职候勘，另简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并驻莱州，协力讨贼。

有德等已破黄县，陷平度，集兵攻莱，四面围住。从治屡出兵掩击，颇有斩获，只有德等终不肯退。相持数月，忽闻明廷特简侍郎孙宇烈，总督山东，统马步兵二万五千，浩荡东来。徐从治、谢琏等，总道是大军来援，可以即日解围，哪知这孙宇烈逗留中道，只管遣使议抚。有德等只把议抚条款，与他敷衍，且纵还故抚元化，及所拘官吏，表明就抚的意思，一面暗运西洋大炮，猛轰莱城。徐从治方登陴督守，不料炮弹无情，击中要害，立时殒命。莱城益危，又固守了月余，宇烈不至，城中已力竭难支。有德侦知消息，因遣人伪约降期，请文武官出城守抚。谢琏也料他有诈，留总兵杨御蕃守城，自与知府朱万年，出城招降。有德与九成、仲明等，见了谢琏，下马跪拜，佯作叩首涕泣状。谢琏、朱万年，也下马慰谕。未及数语，有德等陡然起身，指麾左右，把两人牵拥而去。杨御蕃见两人中计，忙紧闭城门，登陴守御，果然叛军大至，猛力扑城，城上矢石交下，才得击却。俄由叛军拥着万年，推至城下，胁令呼降。万年厉声道："我死了！汝等宜固守！"我闻其言，如

见其人。御蕃俯视万年，不禁垂泪。万年又道："我堕贼计，死不瞑目。杨总兵！你快发大炮，轰死几个叛贼，也好替我复仇。"说到"仇"字，首已落地。一死成名，死也值得。御蕃大愤，即令军士开炮，扑通扑通的放了数声，击死叛军多人，有德乃收兵暂退。谢琏竟绝粒自尽。怀宗闻这警耗，大加痛愤，遂逮宇烈下狱，诛元化，戍大成，命参政朱大典为佥都御史，巡抚山东，一意主剿。饬中官高起潜监护军饷，兼程而进。又是一个监军的太监。

大典令副将靳国臣、参将祖宽为前锋，直至沙河，孔有德督军迎战。祖宽跃马突出，挺枪死斗，勇不可当。国臣驱军大进，一当十，十当百，饶你孔有德如何枭桀，也被杀得大败亏输，拨马奔走。祖宽等追至城下，有德等料不可敌，夜半东遁。莱州被围七阅月，至是始解，阖城相庆。越日，总兵金国奇等，进复黄县，斩首万三千级，活擒了八百多名。别将牟文绶驰救平度，阵斩贼魁陈有时。有德、九成、仲明等，窜归登州，大典会集全师，进薄登州城下，亲自督攻。登州城三面倚山，一面距海，北有水城，与大城相接。水城有门，可通海舶，叛军恃此通道，所以屡攻不下。及被围日久，李九成出城搏战，中矢毙命。祖宽等乘胜驱杀，攻破水门外面的护墙，于是城中汹汹。孔有德忙收拾财帛，携挈子女，航海遁去。耿仲明、毛承禄，及九成子应元等，相继出走，登州遂下。有德等奔至旅顺，忽由岛中驶出战舰数十艘，最先一舰，立着一位铁甲银盔的大将，持槊高叫道："叛贼休走！"

正是：

瀕海围城方幸脱，冤家狭路又相逢。

毕竟来将为谁？请看下回表明。

流贼不可抚，叛军愈不可抚。庸帅之所以纵寇，明廷之所以覆国，皆抚之一字误之也。观曹文诏之勇敢无前，所向有功，其得力全在一战字。朱大典一意进兵，不数月间，即荡平登、莱，其得力全在一攻字。可知流贼揭竿，叛军据险，并非不易剪除，其所以蔓延日甚，痈溃日深者，俱由于将不得人，志在苟安故也。是回叙剿流寇，而注意惟一曹文诏，叙讨叛军，而结局在一朱大典，此外不过就事论事，作为衬笔而已。藉非然者，满盘散沙，成何片段耶？

第九十四回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却说孔有德等北走旅顺，偏被一舰队截住，当先一员大将，乃是岛帅黄龙。有德令毛承禄、李应元等，上前迎敌，自与耿仲明东走，投降满洲。毛承禄等敌不过黄龙，均被击倒。应元已死，承禄尚未毕命，当被黄龙生生擒住，押献京师。大逆不道的罪状，还有何幸？无非问成极刑，磔死市曹。登、莱一带，总算平定了。

小子前回曾叙入满兵攻大凌城，未曾交代明白，不得不补叙清楚。自孙承宗督师关上，收复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复整缮关外旧堡，军声大振，偏来了辽东巡抚邱禾嘉，与承宗常要龃龉。承宗拟先筑大凌城，禾嘉恰要同时筑右屯城。工分日久，两城均未完工，满兵已进薄城下。禾嘉率总兵吴襄、宋伟，往援大凌，连战皆败，逃回锦州。大凌城守将，便是祖大寿、何可纲两人，坚守了两三月，粮尽援绝，满洲招降书，屡射入城，大寿欲降，可纲不从，大寿竟坏了良心，把可纲杀死，开城出降。满洲太宗即班师回国。邱禾嘉被劾罢去，孙承宗亦致遭廷议，乞休回籍。叙此一段，注意在孙承宗免归，承宗去后，守辽自此无人。

那孔有德、耿仲明两人，奔降满洲，即怂恿满洲太宗，袭取旅顺。他的本意，无非恨着岛帅黄龙，想借了满洲兵力，灭龙复仇。虎伥可恨。满洲太宗乐得应允，先出兵鸭绿江，作为疑兵，然后令孔、耿两人，导引满兵，潜袭旅顺。黄龙果然中计，遣水师阻截鸭绿江，岛中仅存千余人，至满兵到来，仓猝堵御，已是寡不敌众。兼之军械军储，诸多单薄，孤守数日，竟至不支，龙自刎死，部将李惟鸾、项祚临、樊化龙等均战殁，满兵稳稳得了旅顺。旅顺岛外，有一广鹿岛，互为犄角，副将尚可喜居守。可喜亦系毛文龙旧部，由孔有德贻书相招，也率众出降满洲。当由满洲太宗，留可喜仍守二岛，令孔、耿率兵归去。孔、耿以两岛为贽见仪，当然叙功给赏，孔得封满洲都元帅，耿得封满洲总兵官，后来可喜亦得封满洲总兵，事且慢表。

且说洪承畴调督三边，延绥巡抚一缺，用了一个陈奇瑜，分遣诸将，擒斩贼目金翅鹏、一条龙等，又进攻延水关。关前阻大山，下临黄河，势甚险固。贼首钻天哨、开山斧等，据关负嵎，屡却官军。奇瑜佯

遣兵他攻，自率精骑衔枚疾走，夜入山寨。钻天哨、开山斧两人，正拥着妇女，大被长眠，蓦闻寨外喊杀连天，揭帐一瞧，但见红光四绕，火星迸射，急得呼叫不及，都禁止的跃出床外，百忙中觅得短刀，出来迎敌。那官军已如潮涌入，长枪巨槊，攒刺过去，两贼统是赤膊身体，禁得住几多创痛，不到片刻，两贼中死了一双。贼众走投无路，不是被火烧死，就是被官兵杀死。逆巢已破，大关随下，偏冒冒失失的来了贼党一座城，带着悍徒千人，居然想抢还大关。奇瑜麾军出击，不到一两个时辰，已把贼徒扫尽，一座城也驰入鬼门关去了。鬼门关中形势，比延水关何如？延水盗平，奇瑜威名大振。会值闯王高迎祥等，窜入湖、广，大掠襄阳、郧阳诸境，老回回、过天星等，又自郧阳入四川，径陷夔州。明廷遂擢奇瑜兵部侍郎，总督河南、山、陕、川、湖五省军务。又以大名道员卢象升知兵，调抚郧阳，奇瑜乃驰至均州，分檄陕西巡抚练国事，河南巡抚元默，湖广巡抚唐晖及郧阳巡抚卢象升，四面蹙击，大小数十战，擒住贼渠十余人，斩首至万余级。夔州贼驰还郧阳，来援楚贼，又被卢象升击败。贼众狂奔乱窜，或入河南，或趋浙、川，或走商洛，张献忠亦向商洛遁去，只高迎祥、李自成等，奔入汉中的车厢峡。峡在万山中间，有进路，无出路，里面山岭复杂，绵延数十里不断，闯王闯将，误入此处，已陷绝地；贼众并无粮饷，单靠着四处劫掠，随夺随食，此时窜入山中，满山统是荆棘，何从得粮？这天空中又接连霪雨，淋漓了三四十日，弓脱胶，箭离干，马乏刍，弄得智尽力穷，无法可施，要想越出原路，那峡口外统是官军，枪戟层层，炮石累累，就是插翅也难飞去。高迎祥惶急万状，束手待毙，还是李自成集党商议，得了顾君恩诡计，搜集重宝，出赂奇瑜左右。浼令转达降意。奇瑜见贼众被困，渐有骄色，便命他面缚出降。自成竟自缚双手，大胆出来，叩首奇瑜马前，哀乞免死。何不一刀两段？奇瑜趾高气扬，率尔轻许，检阅贼众，共得三万六千余人，悉数遣归原籍。每贼百名，用一安抚官押送，且命所过州县，给发餱粮。高迎祥、李自成等，均叩谢而去。贼众出峡已尽，离开大军，差不多有数十里，自成突起，刺杀安抚官，余贼也一同下手，把所有安抚官五十多人，尽行杀毙。沿途残戮，饱掠而西，一拥入秦中去了。

给事中顾国宝，御史傅永淳，交章劾奇瑜受贿纵贼，有旨逮问，戍边了事，别饬洪承畴代任。承畴不过一寻常将材，既要总督三边，又要兼辖五省，凭他如何竭力，也顾不得许多。并且山、陕、河南一带，不是水荒，便是旱荒，遍地哀鸿，嗷嗷中泽，怀宗虽下诏发仓，再三筹赈，怎奈区区粟帛，救不活几千百万饥民。还有黑心中使，奉旨经理，一半儿施赈，一半儿中饱。不诛群阉，能无亡国。俗语说得好："饿杀

不如为盗”。一班饥民，统成千成万的去跟流贼。至闯王闯将，还走陕西，亡命无赖，随路收集，多至二十余万，蹂躏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惨无天日。承畴檄山西、河南、四川、湖广各路兵马，分道入陕。迎祥、自成，复东走河南。副将左良玉，方扼守新安、渑池，裹甲自保，任贼逸出。灵宝、汜水、荥阳诸处，又聚贼踪。承畴以秦中少靖，拟亲出潼关，督军讨贼。群贼闻得此信，遂大会荥阳，共计得十三家七十二营，列述如下：

高迎祥　李自成　张献忠　老回回　曹操　革里眼左金王　改世王　射塌天　横天王混十万　过天星　九条龙　顺天王

这十三家七十二营，都是著名贼目，当下会集一处，议敌官军，彼此谈论纷纷，许久未决。李自成悍然进言道：“匹夫尚思自奋，况众至一二十万，岂有半途自废的道理？官兵虽多，未必个个可用，为今日计，我辈宜各定所向，分认地点，与官兵决一雌雄，胜负得失，听诸天数，有什么顾虑哩！”自成此言，恰是一个乱世豪雄，但何不申明纪律，收拾人心，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终弄到没有结局。大众见他意气自豪，都不禁磨拳擦掌道：“闯将此言，很是有理，我等就这么办罢。”遂议定革里眼、左金王，抵挡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抵挡陕西兵，过天星扼住河上，抵挡河南兵，迎祥、自成及献忠，出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还恐陕兵势锐，更令射塌天、改世王，帮助横天王、混十万两人。所破城邑，子女玉帛，照股均分，总算公道。大家允议。迎祥、自成、献忠三人，率众东出，陷霍州，入颍州，径趋凤阳。贼众至凤阳，留守朱国相，偕指挥袁瑞征、吕承荫等，领兵三千名，拼死抵截，卒因众寡不敌，为贼所乘。国相自刎身亡，余皆战殁。贼遂焚皇陵，楼殿为烬，燔松三十万株，杀守陵太监六十余人，纵高墙罪宗百余人，囚知府颜容暄，由迎祥、自成、献忠三人，高坐堂上，张乐鼓吹，把容暄活活杖死。又杀推官万文英等数十人，毁公私邸舍二万二千六百余间，光烛百里。献忠掠得皇陵小阉，颇善鼓吹，自成向他索请，献忠不与。自成遂怒，竟偕迎祥走还，西趋归德。献忠独东陷庐江、巢县、无为、潜山，及太湖、宿松诸城邑，每陷一城，掠得妇女，必由献忠先择，拣取绝色数人，轮流伴寝。上半身令之艳妆，下半身褫去亵衣，令之裸体。或着五色背心一件，无论昼夜，一经淫兴勃发，立使横陈，任情污辱。宠爱数日，即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食。至若掠得婴儿，亦视作羔儿豚儿一般，炮燔烹炙，用以佐酒。贼中残忍，无过献忠。献忠东掠数月，巡按凤阳御史吴振缨方将皇陵被祸，具奏上闻。

怀宗素服避殿，饬逮凤阳巡抚杨一鹏及振缨下狱。一鹏弃市，振缨遣戍。别命侍郎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

献忠闻大典将至，颇慑威名，更兼江北诸邑，素多山民，所在结寨，药弩窝弓，与贼相角，颇多杀伤。遂西出麻城，取道汉口，仍入陕西。高迎祥、李自成等，因归德一带，官兵四集，也窜入陕境，秦中复为贼壑。往来无定，是之谓流贼。副将艾万年、柳国镇等，先后阵亡。总兵曹文诏，自调赴大同后，复奉命剿贼，至是闻秦中贼警，急趋信阳，谒见承畴，自请入陕一行。承畴怡然道："非将军不能灭此贼，但我兵已分，无可策应，将军若行，我当由泾阳趋淳化，自为后劲。"孤军深入，兵法所忌，承畴虽有后劲之言，然缓不济急，观前日抑功不奏，可知承畴之许，未必定怀好意。文诏乃只率三千人，从宁州进发，抵真宁县的湫头镇。见前面贼旗招展，蜂拥而来，当即布阵迎敌。从子变蛟，带着前队，跃马出阵，横扫贼兵，斩首五百级，追奔三十里。文诏率步兵继进，天色骤晚，忽然贼兵大集，四面合围，流矢似飞蝗一般，射将过来。文诏左右跳荡，用矛刺杀百余贼，贼初不知为文诏，有叛卒大呼道："这是曹总兵，怪不得有此神勇呢。"贼目闻知"曹总兵"三字，怎肯轻易放过？指麾群贼，合围益急。文诏尚挺矛乱刺，砉然一声，矛头竟断，身上复中了数矢，忍痛不住，竟拔出佩刀，自刎而死。游击平安以下，共死二十余人，惟变蛟得脱。贼众乘胜掠地，到处纵火，西安城中，光同白日。及承畴到了泾阳，文诏已战死数日，不过扼住中途，贼不得越。献忠仍出关东走，惟高迎祥、李自成尚留秦中。怀宗闻文诏阵殁，深为痛悼，钦赐祭葬，世荫指挥佥事。一面命卢象升为兵部侍郎，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与洪承畴分头讨贼。承畴办西北，象升办东南，双方各有责成，军务稍有起色。

承畴击迎祥、自成，大战渭南、临潼间，自成大败东走，迎祥亦屡败，与自成分道东行，由河南至江北，围攻庐州，累日不下，转陷含山、和州，进犯滁州。总理卢象升，方招集诸将，出师凤阳，闻庐州被围，即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驰抵滁州城下，击走贼众，追杀无算，伏尸蔽野，滁水为赤。迎祥、自成复渡河西走，再入陕西，时已崇祯九年了。百忙中标明年历，为下文接入清主称尊张本。

是年满洲太宗平定察哈尔部，收复内蒙古属境，获得元朝遗下的传国玺，遂自称为帝，易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惟察哈尔部酋林丹汗，向西遁走，清太宗恐死灰复燃，复派兵追赶，直到归化城，未见下落。军士捉不住林丹汗，遂顺路突入明边，骚扰宣州、应

州、大同等处，夺得人口牲畜七万六千，唱着凯歌，返旆自去。嗣又遣将入喜峰口，由间道至昌平，巡关御史王肇坤战殁。清兵连下畿内各州县，顺义知县上官荩，宝坻知县赵国鼎，定兴教谕熊嘉志及在籍太常少卿鹿善继，安肃知县郑延任，统同殉节。

警报飞达明廷，给事中王家彦，因陵寝震惊，奏劾兵部尚书张凤翼，不知预备，有负职守。凤翼乃自请督师，命与中官罗维宁，宣大总兵梁廷栋，互为犄角，防堵敌军。其实凤翼是畏葸无能，只因言路纠弹，没奈何请命出师，杜塞众口。离都以后，仍然逗留不进，作壁上观。那时畿辅告警，仍与雪片相似，当由怀宗下诏，飞饬各镇兵入京勤王。且谕廷臣助饷，并括勋戚文武诸臣马匹，作为军需。粮马等物，索及廷臣，实乖政体，何不将所有中官，一律查抄，较有着落。各镇或退缩不前，或为流贼牵制，无暇入援。唐王聿键，系太祖第二十三子柽七世孙，袭封南阳，尝蠲金筑城，捍御流贼，至是独仗义勤王。行至裕州，谁料朝命特下，反说他擅离封土，居心叵测，勒令退还。聿键摸不着头脑，只好遵旨南归。后来部议加罪，竟把他废为庶人，幽锢凤阳。叙入聿键，隐伏后文闽中拥立事。且申明怀宗政令，出尔反尔，令人莫测。总理卢象升，鞠躬报主，闻近畿各镇，多半观望，不由的慷慨洒泣，誓众入援。还有一位出类拔萃的女丈夫，不惮千里，星夜奔波，竟自川东起程，入卫怀宗。看官道是何人？便是前时助剿蛮酋，连破贼寨的秦良玉。应八十四回。原来良玉自永宁、水西，依次荡平以后，叙功加赏，得授三品朝服。良玉遂撤去钗珥，除去环珮，竟改易男装，峨冠博带，居然扑朔迷离，做了一个美貌的男子。并且挑选健妇，得三五百人，也令她们易服相随，作为亲兵。当流贼窜入蜀道，进陷夔州，她已出兵扼险，阻贼西进。应前回。及闻勤王诏下，竟召集各部士兵，勉以忠义，倍道驰援。入都后，清兵已饱掠飏去，京师解严。怀宗闻她到来，也觉诧异，立即传旨召见。良玉仍朝服朝冠，登阶叩首，山呼万岁。当由怀宗温言慰勉，她却不慌不忙，从容奏对。不但怀宗大悦，连朝右一班大臣，均为改容起敬。当下颁布纶音，晋封良玉一品夫人，复由怀宗亲制诗章，作为特别的宠赐，小子尚记得一绝句云：

蜀锦宫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后人诬谤良玉，说她勤王入都，公然带美貌男妾十余人，哪知她貌是男装，体属女身，并没有亏辱名节呢！力为良玉辩白，是替奇女子吐气。良玉拜赐后，仍带兵还蜀去了。欲知后事，且看下回表明。

闯王闯将，误入车厢峡，正陈奇瑜歼贼奏绩之时。况自成面缚乞降，不诛何待？设戮渠魁，赦胁从，则自成授首久矣，何至有甲申之惨变。然则纵寇误国之罪，实不容诛。崇焕磔死，奇瑜乃减至谪戍，功罪之倒置如此，几何而不亡国也。曹文诏忠勇冠时，复为群小挤排，陷入大敌，不死于滥刑，即死于贼寇，良将尽而国祚危矣。至清军入塞，勤王诏下，张凤翼、梁廷栋辈，毫无经济，徒事畏缩，各镇又多观望，入援者惟一义士卢象升，及一奇女秦良玉。象升固忠，并世尚有之，独如良玉者实难多得，特笔加褒，为女界吐气，即为男子示愧，有心人下笔，固自不苟也。

第九十五回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殁卢象升

却说卢象升奉诏入卫，至已解严，适宣、大总兵梁廷栋病殁，遂命象升西行，总督宣、大、山西军务，象升受命去讫。惟自崇祯三年至九年，这六年中，阁臣又屡有变易，如吴宗达、钱象坤、郑以伟、徐光启、钱士升、王应熊、何吾驺、文震孟、林釪等，差不多有一二十人，内中除郑、徐、林三人，在职病逝外，统是入阁未久，即行退免。看官听着！这在任未久的原因，究是为着何事？原来都是那材庸量狭的温体仁，摆布出来。体仁自崇祯三年入阁，似铜浇铁铸一般，毫不更动，他貌似廉谨，遇着国家大事，必禀怀宗亲裁，所以边境杂沓，中原纷扰，并未闻他献一条陈，设一计议。怀宗自恃刚断，还道他温恭将事，任为首辅，哪知他专排异类，善轧同僚，所有并进的阁臣，无论他智愚贤否，但与他稍有违忤，必排斥使去。钱象坤系体仁门生，先体仁入阁，至体仁辅政，他便执弟子礼，凡事谦让，惟不肯无端附和，体仁以为异己，竟排他出阁。就是暗为援引的周延儒，应九十二回。也中他阴谋，致失上意，引疾告归。先是体仁见怀宗复任中官，遂请起用逆案中的王之臣等，讨好阉人。怀宗转问延儒，延儒谓："若用之臣，崔呈秀亦可告无辜。"延儒辅政，惟此二语，最为明白。说得怀宗为之动容，立将体仁奏牍，批驳下来。体仁由是挟嫌，阴嗾言官交劾延儒。延儒还望体仁转圜，体仁反暗中下石，及延儒察知，乃乞休而去。谁教你引用小人？给事中王绍杰，员外郎华允诚，主事贺三盛等，连疏弹劾体仁，均遭谴责。工部侍郎刘宗周，累疏指陈时弊，语虽激切，尚未明斥体仁，体仁竟恨他多言，拟构成宗周罪状，宗周因乞假出都。适京畿被兵，道梗不通，乃侨寓天津，再疏论政刑乖舛，至数百言，结末有"前后八年，谁秉国成，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下一解语"云云。体仁大怒，竟入奏怀宗，情愿辞官。怀宗正信任体仁，自然迁怒宗周，当即传旨将宗周削籍。宗周山阴人，襆被归里，隐居讲学去了。后来宗周讲学蕺山，世称蕺山先生，殉节事见后文。体仁又倡言密勿宫廷，不宜宣泄，因此所上阁揭，均不颁发，亦未尝存录，所以廷臣被他中伤，往往没人知晓。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自己陷害别人，免不得为别人陷害。冤冤相报，总有一日。世人其听之！常熟人张汉儒，希体仁旨，讦奏钱谦益居乡不法，体仁遂拟旨逮问谦益。谦益惧甚，贿通关节，向司礼监曹化淳求救。化淳故王安门下，谦益曾为安作碑铭，一脉相关，颇有意为他解免。汉儒侦悉情形，密告体仁，体仁复白怀宗，请并坐化淳罪。化

淳系怀宗幸臣，竟泣诉帝前，自请案治。最后查得体仁、汉儒，朋比为奸，乃始邀怀宗省悟，觉他有党，先将汉儒枷死，继将体仁免官。体仁还退食委蛇，自谓无虑，哪知免官诏下，惊得面如土色，连匕箸都失坠地下。弄巧成拙，安得不悔？归未逾年，即行病逝。不死何为？

怀宗复另用一班阁臣，如张至发、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刘宇亮、傅冠、薛国观等，大都旅进旅退，无所匡益，甚至内外监军，统是阉人柄政。京外的监军大员，以太监高起潜为首，京内的监军大员，以太监曹化淳为首。旋复召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嗣昌曾巡抚永平，丁父忧回籍，诏令夺情视事，当即入朝受职。他胸中没甚韬略，单靠一张利嘴，能言善辩，觐见时奏对至数百言，且议大举平贼，分各省官军为四正六隅，号为十面罗网，与景延广十万横磨剑相似。所任总督总理，应从贼征讨，复上筹饷四策：（一）因粮，每亩加输六合，岁折银八钱；（二）溢地，土田须核实输赋；（三）开捐，富民输资，得为监生；（四）裁驿，原有驿站，概属军官管理，裁节各费，悉充军饷。四策无一可取。统共预算，可增饷二百八十万，增兵十二万，怀宗一一照行，诏有“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等语。嗣昌复留意将才，引荐一人，就是陈奇瑜第二，叫作熊文灿。文灿就职广西，怀宗因嗣昌推荐，即遣中使往觇虚实，留饮十日，得贿数百金。开手即用贿赂，已足觇知品概。席间谈及中原寇乱，文灿酒酣耳热，不禁拍案痛詈道：“都是庸臣误国，贻祸至此。若令文灿往剿，何异鼠辈？”中使起立道：“上意方欲用公，公果有拨乱才，宠命且立下了。”文灿尚是抵掌狂谈，说个不休。次日酒醒，自悔失言，又与中使谈及，有五难四不可条件。中使疑他谦慎，敦劝再三而别。

过了数日，诏命果下，即授文灿为兵部尚书，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文灿也直受不辞，既知五难四不可，何勿上表辞职？大募粤人，用以自卫。弓刀甲胄，很是整齐，乃就道北行，东出庐山，谒僧空隐。空隐素有才学，因痛心世乱，弃家为僧，文灿与为故交，两下相见，空隐也不致贺，但对他唏嘘道：“错了错了！”文灿觉言中寓意，即屏去从骑，密询大略。空隐道：“公此番受命将兵，自问能制贼死命么？”当头一棒，不啻禅偈。文灿踌躇半晌，答称未能。空隐复道：“剿贼各将，有可属大事，独当一面，不烦总理指挥，自能平定剧贼么？”文灿道：“这也难必。”空隐道：“公既无一可恃，如何骤当此任？主上望公甚厚，若一不效，恐罪遭不测了。”文灿闻言，不禁色变，却立数步，嗣又问道：“议抚何如？”空隐道：“我料公必出此计，但流寇与海寇不同，公宜慎重，幸勿自误误国！”文灿尚似信未

信，即行别去。空隐说法，不亚生公，独顽石不知点头奈何？到了安庆，左良玉率兵来会，叙谈一番，很是投契。两人俱善大言，所以意气相投。当由文灿拜疏，请将良玉所部六千人，归自己直接管辖，得旨俞允。看官！你想良玉桀骜不驯，果肯受文灿节制么？彼此同住数日，良玉部下，已与粤军不和，互相诟詈，文灿不得已遣还南兵，只与良玉同入襄阳。

是时闯王高迎祥，为陕抚孙传庭所擒，解京磔死，贼党共推自成为闯王。自成欲由陕入川，甫出潼关，总督洪承畴，檄令川陕各兵，南北夹击，斩贼数千级，将自成所有精锐，杀戮殆尽。连自成妻小，也都失去。自成走脱，欲依献忠，忽闻献忠已降熊文灿，没奈何窜走浙、川，投入老回回营，卧病半年，仍率众西去。看官谅可记着，前时献忠曾降顺洪承畴，旋即叛去。此次何故又降熊文灿？原来文灿驰抵襄阳，沿途刊布抚檄，招安群贼。献忠狡黠善战，独率众截击，不肯用命，偏被总兵左良玉、陈洪范二军，两路夹击，一败涂地，额上中了流矢，血流满面，险些儿被良玉追及，刀锋所至，仅隔咫尺，亏得坐骑精良，纵辔跳免。贼目闯塌天，与献忠有隙，竟诣文灿处乞降。献忠闻知，恐他导引官军，前来复仇，自己又负创过重，不堪再战，遂遣人至洪范营，献上重币，纳款输诚。献忠初为盗时，曾为洪范所获，因他状貌奇伟，释令归伍，他竟暗地逃去，至是复由来人传述，谓夙蒙大恩，愿率所部自效，杀贼赎罪。洪范大喜，转告文灿，受献忠降。文灿不鉴承畴，已是大误，洪范且不知自鉴，比文灿罪加一等。献忠遂至文灿营，匍匐请罪。文灿命起，详询余贼情状，献忠自言能制郧、襄诸贼，文灿信以为真，遂命他仍率旧部，屯驻谷城。献忠又招降罗汝才，汝才绰号曹操，狡悍不亚献忠，当时湖、广、河南贼十五家，应推他两贼为魁桀。两贼既降，余贼夺气，文灿很是欢慰，拜表请赦，特旨准奏。哪知他两贼悍鸷性成，并非真心愿降，他因连战连败，进退无路，特借此投降名目，暂息奔波。暗中仍勾结爪牙，养足气力，那时再行叛逸，便不可当，这就所谓欲取姑与，欲奋先敛的秘计呢。议抚之足为贼利，阐抉无遗。

中原稍得休息，东北又起战争。清太宗征服朝鲜，又大兴兵甲，命亲王多尔衮、岳托，同为大将军，率左右两翼，分道攻明，入长城青山口，至蓟州会齐。蓟、辽总督吴阿衡败死，监军官太监邓希诏遁走，清兵乘势攻入，抵牛阑山，适遇总监高起潜，带着明兵扼守，起潜晓得什么兵事，平安时擅作威福，紧急时马上奔逃，一任清兵杀入，由芦沟桥直趋良乡，连拔四十八城，高阳县亦在其内。前大学士孙承宗，在籍家居，服毒自尽。子孙十余人，仗着赤手空拳，与清兵搏击，杀伤了数十

人，次第毙命。明季将才，只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三人，至此无孑遗了。清兵又从德州渡河，南下山东，破州县十有六，并陷入济南。德王由枢，系英宗子见潾六世孙，在济南袭封，竟被掳去。布政使张秉文，巷战中矢，力竭自刎。妻方氏，妾陈氏，投入大明湖中，一同殉节。巡按御史宋学朱及副使周之训等，或被杀，或自尽，大小忠魂，统归冥漠。只有巡抚颜继祖，已由杨嗣昌调赴德州，途中与清兵相左，因得免祸。但济南防兵，多随继祖北去，城内空虚，遂致仓猝失守，这也不能不归咎嗣昌呢。

嗣昌复檄宣、大总督卢象升，督兵入援，象升方遭父丧，固辞未获，遂缞绖从戎，忘家赴难，甫入京师，闻杨嗣昌与高起潜，有议和消息，心中甚以为非。会怀宗召对平台，咨询方略，象升慨然道："皇上命臣督师，臣意主战。"一味主战，也觉愚戆。怀宗不禁色变，半晌方道："廷议或有此说，朕意何尝照准。"象升复历陈守御规画，怀宗也为点首，只命与嗣昌、起潜，会议战守事宜。象升退朝，与两人晤谈，当然未合，复入内复旨，即日陛辞。既出都门，又疏请与杨、高二人，各分兵权，不相节制。廷议以宣、大、山西三师属象升，山海关、宁远兵士属起潜。象升得晋职尚书，感念主恩，拟即向涿州进发。不意嗣昌亲到军前，与商和议，戒毋轻战。象升道："公等坚持和议，独不思城下乞盟，春秋所耻。长安口舌如锋，难道不防袁崇焕覆辙么？"嗣昌被他一说，顿时面颊发赤，徐徐方言道："如公所言，直欲用尚方剑加我了。"象升又愤愤道："卢某既不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剑当先加己颈，怎得加人？"语固近正，未免过激。嗣昌道："公休了！愿勿以长安蜚语陷人。"象升道："周元忠赴边讲和，往来数日，全国皆知，何从隐讳？"嗣昌无词可对，怏怏而去。原来周元忠曾在边卖卜，与边人多相熟识，所以嗣昌遣他议和，但亦未得要领，不过敷衍塞责。既要议和，亦须选一使才，乃委诸江湖卖艺之流，不特无成，且不免为敌人所笑。象升心直口快，索性尽情说透。越日，象升复晤着起潜，两下谈论，越发龃龉。象升遂一意进行，道出涿州，进据保定，闻清军三路入犯，即遣将分头防堵。怎奈象升麾下，未及二万人，不敷遣调，清兵又疾如暴雨，驰防不及，列城多望风失守。嗣昌竟奏劾象升调度失宜，削尚书衔，仍以侍郎督师，象升恰不以为意。最苦是兵单饷薄，没人援应，每至夜间，独自饮泣，及到天明，又督厉部卒，有进无退，一面檄兵部输粮，偏被嗣昌阻住不发，看看粮饷已尽，将士皆饥，自知去死不远，遂于清晨出帐，对着将士下拜，并含泪道："我与诸君同受国恩，只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言之痛心。众将士闻言，个个感泣，都请与敌军决一死战。象升乃出发巨鹿，检点兵士，只剩五千名。参赞主事杨廷

麟，因起潜大营，相距只五十里，拟前去乞援。象升道："他、他肯来援我吗？"廷麟坚请一行，象升握廷麟手，与他诀别道："死西市，何如死疆场？我以一死报君，犹自觉抱歉呢。"

廷麟去后，象升待了一日，毫无音信，遂率兵径趋嵩水桥，遥见清兵如排墙一般，杀将过来，部下总兵王朴，即引兵逃去，只留总兵虎大威、杨国柱两人，尚是随着。象升分军为三，令大威率左，国柱率右，自率中军，与清兵拼死相争，以一当十，兀自支持得住。大战半日，杀伤相当。傍晚各休战小憩，到了夜半，象升闻鼓声大震，料知敌兵前来，出帐一望，见自己一座孤营，已被清兵团团裹住，忙率大威、国柱等，奋力抵御。迟至天明，清兵越来越众，围至三匝，象升麾兵力战，炮尽矢穷，大威劝象升突围出走，象升道："我自从军以来，大小数十百战，只知向前，不知退后。今日内扼奸臣，外遇强敌，死期已至，尚复何言？诸君请突围出去，留此身以报国，我便死在此地了！"言已，竟手执佩剑，杀入敌阵，身中四矢三刃，尚格杀清兵数十人，力竭乃亡。一军尽没，惟大威、国柱得脱。起潜闻败，仓皇遁还，杨廷麟徒手回营，已成一荒郊惨野，暴骨盈堆，中有尸首露着麻衣，料是象升遗骸。惨心椎血，有如是耶？乃邀同顺德知府于颖，暂为掩埋，并联衔入奏。嗣昌已闻败耗，犹匿不上闻，及廷麟疏入，不便隐讳，反说象升轻战亡身，死不足惜。怀宗竟误信谗言，不给恤典。及言官交劾起潜，说他拥兵不救，陷没象升，乃将起潜下狱，审讯得实，奉旨伏诛。直至嗣昌败后，乃加赠恤，这且慢表。

且说象升已死，清兵未退，明廷急檄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传庭疏请召见，嗣昌恐他奏陈己过，拟旨驳斥，只令他速即莅任。传庭愠甚，引疾乞休。嗣昌又得了间隙，遂劾传庭逆旨偷生。怀宗也不辨皂白，竟逮传庭下狱，削籍为民。还幸清兵只来骚扰，无意略地，一经饱掠，即班师回去，明祚尚得苟延了五六年。小子有诗叹道：

一蚁凭堤尚溃防，况令孤鼠握朝纲。

忠良惨死群阴沍，国祚何由不速亡？

清兵退后，中原流贼，又乘隙猖獗起来，待小子下回再表。

读此回，见怀宗之为国，非惟不得人，抑且不得法。寇不可抚而抚之，清可与和而不和，是实为亡国之一大祸苗。推怀

宗之意，以为流寇吾民也，叛则剿，服则抚，抚则安民。清国吾敌也，只可战，不可和，和则怯敌。讵知寇已跳梁，流毒半天下，人人欲得而诛之，尚可言抚乎？清主本非同族，远峙关外，暂与言和，亦属何伤？设令一面与和，一面会剿，待扫平流寇，休养数年，再俟关东之隙，出师征讨，清虽强，不足平也，乃内则主抚，外则讳和，流寇忽降忽叛，清兵自去自来，顾西失东，顾东失西，将士疲于奔命，而全国已瓦解矣，欲不亡得乎？或谓主抚者为熊文灿，不主和者为卢象升，皆非怀宗之咎，不知庙谟失算，众将纷呶，贷死之诏，自谁发乎？耻和之言，与谁语乎？尚得谓怀宗无咎乎？至若温体仁、杨嗣昌之得邀宠任，并及中官之滥用监军，贤奸倒置，是非不明，我更不欲责矣。

第九十六回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却说熊文灿既收降张、罗二贼，余贼胆落，湖、广、河南一带，稍稍平静。文灿遂上言“兵威大震，潢池小丑，计日可平”等语，怀宗优诏报答。至洪承畴调督蓟、辽，孙传庭无辜下狱，关、陕中失两统帅，张献忠遂密图自逞，拥兵索饷，日肆劫夺。穀城知县阮之钿，屡禀文灿，乞为预防，文灿不省。献忠遂杀之钿，毁穀城，胁众复叛。罗汝才闻献忠动手，自然起应，与献忠同陷房县，杀知县郝景春，及其子鸣鸾。左良玉率兵追剿，至罗絺山，遇伏败绩，丧士卒万人，并亡副将罗岱。杨嗣昌闻报大惊，亟面奏怀宗，请自出督师讨贼。无非恐文灿得罪，自己连坐，因请自出以试怀宗，自谋不可谓不巧，但人有千算，天教一算，奈何？怀宗乃削文灿官，降良玉职，命嗣昌代文灿任，赐尚方剑，及督师辅臣银印。临行时，由怀宗亲饯三爵，赐诗勒石。又弄错了。嗣昌拜谢而出，驰抵襄阳，此行恐非初志。入文灿军。文灿方在交卸，缇骑忽至，把他逮解京师，寻即弃市。空隐之言验矣。

嗣昌大会诸将，誓师穷剿，左良玉、陈洪范等毕至，良玉英姿特达，词辩生风，大受嗣昌赏识。以貌以言，宁可取人。嗣昌即奏良玉有大将才，请破格任用，应拜为平贼将军，有旨报可。良玉即佩将军印，偕诸将至枸平关，与献忠遇，出师合击，战败献忠。献忠遁入蜀界。良玉复从后追蹑，正驱军大进，忽接嗣昌来檄，令他驻兵兴平，遣别将贺人龙、李国安等，入蜀追贼。良玉愤愤道：“我正要乘胜图功，剿灭此贼，乃无端阻我前进，真是何意？”言毕，把来檄掷诸地上，仍饬进兵，似此骄将，安肯受嗣昌笼络？直抵太平县境的玛瑙山。山势险峻，方拟倚险立营，蓦闻山上有鼓噪声，仰首眺望，见贼已踞住山巅，乘高大呼。良玉戒军士轻动，自己从容下马，周览一番，才分兵为三队，三面登山，且下令道：“闻鼓声乃上。”各将踊跃听令，等了半晌，尚不闻有鼓声。大众惊疑参半，遥望山上各贼，或坐或立，阵势错乱，都不禁交头私议，谓此时不上山进攻，更待何时？偏偏中军帐下，仍寂无音响，大众未免焦躁。倏已天晚，突闻鼓声大起，随即三面齐登，直上山顶。献忠也拟乘夜下山，不防良玉已先驰上，且分军三路，堵不胜堵，顿时脚忙手乱起来。官军冲突入阵，锐厉无前，献忠料不可支，策马先奔。贼众见献忠一走，都是逃命要紧，纷纷四窜。怎奈天色已昏，忙不择路，有坠崖的，有陨涧的，稍稍仔细，徐行一步，便被官军杀死。贼

党扫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十六人，统不及逃避，陆续毙命。只献忠逃至山后，回顾残众，仅得数百人，连自己的妻妾，也不知去向了。此时无暇寻觅，但急急忙忙的遁入兴归山中。罗汝才自旁道出，犯蜀夔州，偏遇石砫女官秦良玉，率众来援，智曹操碰着勇貂蝉，一些儿没有胜着，大纛旗被她夺去，所率勇悍贼目，又被她斫死六人，没奈何遁入大宁。

杨嗣昌闻两贼穷蹙，飞檄左良玉及贺人龙，令他穷搜会剿，指日歼除。哪知左良玉不肯深入，贺人龙也是逗留。原来玛瑙山未战以前，嗣昌以良玉违令进兵，拟夺良玉封印，给与人龙，且曾与人龙面谈，嘱令尽力。至玛瑙山捷报驰至，嗣昌又左右为难，不得已婉告人龙，静待后命。主见未定，如何做得统帅？良玉虽未曾夺印，闻着这个消息，心中很是怏怏。人龙也好生怨望，遂致你推我诿，把贼寇搁起一边。献忠复遣人游说，至良玉营，与语道："献忠尚在，所以公得见重，否则公亦无幸了。"木朽蛀生，即此可见。良玉也以为然，乐得观望徘徊，按兵不动。献忠遂得潜收溃卒，西走白羊山，与罗汝才会合，再出渡江，陷大昌，攻开县，沿途迫胁，气焰又张。

嗣昌闻贼又啸聚，自出赴蜀，驻节重庆。监军评事万元吉，入白嗣昌谓："左、贺两军，均不足恃，贼或东窜，必为大患，须亟从间道出师，截他去路，方为万全。"嗣昌不从，只檄令左、贺各军，蹙围贼众，毋令他逸。人龙本屯兵开县，托词饷乏，引军西去，良玉迟久方至。嗣昌拟水陆并进，追击献忠，且下令军中道："汝才若降，免罪授官。献忠罪在不赦，若得献忠首，立赏万金，保举侯爵。"此令下后，过了一日，那行辕里面，四处张着揭帖，上面写着，"能斩督师杨嗣昌，赏银三钱"。妙不可言。嗣昌瞧着，不胜骇愕，还道左右皆贼，遂限令进兵，军心已变，速进何益？自统舟师下云阳，令诸将陆行追贼。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奋勇前驱，与献忠相值。士杰当先突阵，贼众辟易。献忠遁入山中，凭高俯瞰，但见如虎一军，有前无继，遂想了一计，命部下悍贼，绕道山谷中，抄出官军后背，自率众从高驰下，夹击官军。士杰与游击郭开，先后战死。惟如虎突围而出，甲仗军符，尽行失去。良玉军本在后面，不但不肯进援，反且闻风溃走。献忠遂席卷出川，复入湖北，途次虏嗣昌使人，从襄阳返四川，询知襄阳空虚，遂将他杀死，取得军符，密令二十八骑，改易官军衣饰，令持符入襄城，潜为内应。

襄阳为嗣昌军府，军储军械，各数十万，每门设副将防守，监察颇

严。及贼骑夜至城下，叩门验符，果然相合，遂启城纳入。是时城内官民，未得开县败报，个个放心安睡，不意到了夜半，炮声震地，火光烛天，大家从睡梦中惊醒，还是莫名其妙，至开门四望，好几个做了无头之鬼，才知贼兵入城，霎时间阖城鼎沸，全局瓦解，知府王承曾，潜自出走，望见城门洞开，一溜烟地跑了出去。兵备副使张克俭，推官郦曰广，游击黎民安，仓猝巷战，只落得临阵捐躯，表忠千古。旌扬忠烈，阐发幽光。贼众纵火焚襄王府，襄王翊铭，系仁宗子瞻墡六世孙，嗣爵袭封，至是被虏，由贼众拥至南城楼。献忠高坐堂皇，见襄王至，命左右持一杯酒，劝王令饮，且语道："王本无罪，罪在杨嗣昌。但嗣昌尚在川境，不能取他首级，只好把王头一借，令嗣昌陷藩得罪，他日总好偿王性命，王宜努力尽此一杯！"悍贼亦解调侃。襄王不肯遽饮，顿时恼动献忠，将他杀害，投尸火中。宫眷殉节，共四十三人。还有未死宫女，都被贼众掠去，任意淫污。所有军资器械，悉为贼有。献忠觅得自己妻妾，尚在狱中，不禁喜慰，遂发银十五万两，赈济难民。乐得慷慨。留居二日，又渡江陷樊城，破当阳，入光州。杨嗣昌方追贼出川，至荆州沙市，闻襄阳失陷，急得魂魄俱丧，飞檄左良玉军往援，已是不及。寻又闻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常洵被害，不禁掩泣道："我悔不听万元吉言，今已迟了。"言已，呕了好几口鲜血，又自叹道："失二名郡，亡两亲藩，此系何等重事，皇上岂肯赦我？我不若自尽，免得身首两分。"遂绝粒数日，竟致饿死。还算硬朗。

看官听说！前回说到李自成穷蹙无归，亏得老回回留他在营，卧病半年，才得逃生，此时何故势焰复盛，陷入河南呢？说来话长，且听小子说明底细。自成率领残众，窜入函谷关，又被官军围住，不得他逸，意图自尽。经养子李双喜力劝乃止。官军围攻甚急，杨嗣昌时在襄阳，独檄令军中道："围师必缺，不若空武关一路，令他出走，追擒未迟。"又是他的妙计，放令出柙。诸将依令而行。自成将所掠妇女，尽行杀毙，单率五十骑，从武关逃出郧阳，纠合诸贼，再出淫掠。总兵贺人龙等，屡剿屡胜，擒滚地狼，斩蝎子块，所有混十万、金翅鹏、扫地王、小秦王、托天王、过天星、关索、满天星、张妙子、邢家米，及自成部将火天王、镇天王、九条龙、小红狼、九梁星等贼，相继投诚。惟自成始终不降。

自成有骁将刘宗敏，本蓝田县锻工，随从自成，独得死力，至是见众势日蹙，亦欲归降官军，自成察得隐情，便邀他走入丛祠密语道："人言我当为天子，不意一败至此。现有神明在上，且向神一卜，如若不吉，你可断了我首，往投官兵。"宗敏闻言，即与自成一同叩

祷，三卜三吉。神明亦助剧贼，想是劫数难逃。宗敏跃起道："神明指示，谅必不差，我当誓死从汝。"自成乃道："官军四逼，除非人自为战，无可突围。我的妻小，前已失去，所掠妇女，亦都杀死，单剩一个光身子，倒也脱然无累。只兄弟们多带眷属，未免累坠，一时不能尽走，奈何？"宗敏道："总教你得做皇帝，撇去几个妻妾，亦属何妨。"随即相偕归营。到了次日，宗敏携着两颗首级，入见自成。自成问首级何来？宗敏道："这是我两妻的头颅，杀死了她，可同你突围，免生挂碍。"自成大喜道："好！好！"人家杀死妻妾，还连声称好，可见得是盗贼心肠。宗敏把两妻首级，掷示余党道："古人说的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碎，尽可改制，我已杀死两妻，誓保闯王出围，诸君如或同志，即请照办。他日富贵，何愁没有妻妾，否则亦任令自便。"贼党被他激动，多半杀死妻孥，誓从闯王。又是许多妇女晦气。自成又尽焚辎重，微服轻骑，从郧阳走入河南。适河南大饥，斗斛万钱，自成沿路鼓煽，不到一月，又得众数万人，破宜阳，陷永宁，连毁四十八寨，势又猖獗。

杞县举人李信，系逆案中李精白子，尝出粟赈济饥民，百姓很是感德，争呼李公子活我。会绳妓红娘子作乱，把李信掳去，见他文采风流，硬迫他为夫妇。李信勉强应允，趁着空隙，孑身逃归。地方官糊涂得很，说他是盗，拘系狱中。红娘子闻知，竟来劫牢，饥民相率趋附，戕官破狱，把信救出。信见大祸已成，不得不求一生路，遂与红娘子及数百饥民，往投自成，备陈进行规画。自成大喜，与他约为兄弟。同是姓李，应做弟兄。信改名为岩，且遗书招友，得了一个牛金星。金星系卢氏县举人，因磨勘被斥，颇怨朝廷，既得信书，遂挈了妻女，往依自成，为主谋议。自成初妻韩氏，本属娼家出身，在米脂时，与县役盖君禄通，被自成一同杀死，旋即为盗，掠得邢家女郎，作为继妻。邢氏趫健多智，自成令掌军资，每日发给粮械，必由贼目面领。翻天鹞高杰，曾在自成部下，尝至邢氏营领械支粮，邢氏看他状貌魁梧，躯干伟大，不由的意马心猿，暗与他眉来眼往。高杰也是个色中饿鬼，乐得乘势勾引，遂瞒着自成，背地苟合。既有红娘子，又有邢氏，正是无独有偶。两人情好异常，想做一对长久夫妻，竟乘夜潜遁，降顺官军。自成失了邢氏，又掠得民女为妻，潼关一战，仍然失去。牛金星既依自成，情愿将自己爱女，奉侍巾栉，又荐一卜人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通河洛数，见了自成，陈上谶记，有"十八子主神器"六字。十八子隐寓李字。自成大喜，封为军师。李岩又劝自成不妄杀人，笼络百姓，复将所掠财物，散给饥民。百姓受惠，不辨为岩为自成，但浑称："李公子活我。"岩又编出两句歌谣，令儿童随处唱诵，歌词是"迎闯王，不纳

粮”二语。前六字，后亦六字，语不在多，已足煽乱。百姓方愁加税，困苦不堪，听了这两句歌词，自然欢迎闯军。

自成遂进攻河南府，府为福王常洵封地，母即郑贵妃，受赏无算，豪富甲天下。应七十九回。先是援兵过洛，相率哗噪，统称王府金钱山积，乃令我等枵腹死贼，殊不甘心。前尚书吕维祺，在籍家居，适有所闻，即劝王散财饷士，福王不从。至自成进攻，总兵陈绍禹等，入城守御，绍禹部兵多变志，从城上呼贼，贼亦在城下相应，互作笑语。副使王胤昌厉声呵禁，被绍禹兵拘住。绍禹忙为驰解，兵士竟噪道：“敌在城下，还怕总镇什么？”自成见城上大哗，立命贼众登城，贼皆缘梯上升，城上守兵，并不堵御，反自相戕害，绍禹遁去。贼众趁势拥入，竟趋福王府。福王常洵，与世子由崧，慌忙逸出，被贼众入府焚掠，所有金银财宝，一扫而空。守财虏听者！自成大索福王，四处搜寻，福王正匿迎恩寺，遇前尚书吕维祺。维祺道：“名义甚重，王毋自辱！”语尚未毕，贼众大至，将福王一把抓住，连那尚书吕维祺，也一并被拘。惟福王世子由崧，赤身走脱。后来就是弘光帝。自成怒目数福王罪，吓得他觳觫万状，匍匐乞命。维祺又羞又恼，不由的愤怒交迫，诟骂百端。自成大怒，喝将维祺杀死，一面见福王体肥，指语左右道：“此子肥壮，可充庖厨。”侍贼应命，将福王牵入厨中，洗剥脔割，醢作肉糜。又由自成命令，羼入鹿肉，并作葅酱，随即置酒大会，取出肉葅，令贼目遍尝，且与语道：“这便是福禄酒，兄弟们请畅饮一巵！”言毕大笑。贼众无不雀跃。欢宴三日，又搜掘富室窖藏，席卷子女玉帛，捆载入山，令书办邵时昌为总理官，居守府城，自率众围开封。巡抚李仙风，正率军阻贼，与贼相左，那时开封城内，只留巡按高名衡及副将陈永福等数人，幸城高且坚，尚得固守。周王恭枵，系太祖第五子橚十世孙，嗣爵开封，因发库金五十万，募死士击贼，贼毙甚众，退避数舍。可巧李仙风收复河南府，复督军还援，内外夹击，一日三捷，自成乃解围引去。福王惜金被虏，周王发金解围，得失昭然。道遇罗汝才率众来会，势复大震。

汝才本与献忠合，因献忠陷入襄阳，所得财帛，悉数自取，遂为之不怿，自引部众投自成。自成已拥众五十万，至是益盛。会献忠东犯信阳，为左良玉等所败，众散且尽，所从止数百骑，亦奔投自成。自成佯为招纳，暗中却有意加害。还是汝才入白自成，谓不如使扰汉南，牵制官军，自成点首称善。汝才乃分给五百骑，纵使东行，自偕闯众掠新蔡。陕西总督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方率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等，出关讨贼，途次为闯、罗二贼所袭，人龙先走，国奇继溃，文岳亦

径自驰去。单剩宗龙孤军当贼，被围八日，粮尽矢绝，夜半出走，宗龙马蹶被执，贼拥宗龙攻项城，大呼道："我等是秦督官军，快开门纳秦督！"宗龙亦奋呼道："我是秦督傅宗龙，不幸堕入贼手，左右皆贼，毋为所给！"贼怒甚，抽刀击宗龙，中脑立仆，尚厉声骂贼。寻被贼劓鼻削耳，遂惨死城下。小子有诗叹道：

呆卿骂贼光唐史，洪福詈奸报宋朝。

明季又传傅总督，沙场应共仰忠标。

宗龙被杀，贼众遂猛攻项城，毕竟项城是否被陷，且至下回表明。

本回全叙闯、献事，闯、献两贼，非有奇材异能，不过因饥煽乱，啸聚为患耳。假令得良将以讨伐之，则贼焰未张，其势可扑；贼锋屡挫，其弱可擒；贼党自离，其衅可间。虽百闯、献，不难立灭。乃献忠屡降而不之诛，李闯屡败而不之掩，一误于陈奇瑜，再误于熊文灿，三误于杨嗣昌，而闯、献横行，大局乃瓦解矣。襄阳陷而粮械空，河南失而财帛尽，腹心既敝，手足随之，观于此回，而已决明之必亡矣。

第九十七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舄

却说陕督傅宗龙，惨死项城，全军覆没。项城孤立无援，怎禁得数十万贼兵？当即被陷，阖城遭难。贼又分众屠商水、扶沟，进陷叶县，杀死守将刘国能。国能就是闯塌天，初与自成、汝才结为兄弟，旋降官军，为汝才所恨，遂乘胜入城，拘住国能，责他负约，把他杀害。再进攻南阳，总兵猛如虎，正在南阳驻守，凭城拒战，杀贼数千，嗣因众寡不敌，城被贼陷。如虎尚持着短刀，奋力杀贼，血满袍袖，力竭乃亡。唐王聿镆，系太祖第二十三子桂七世孙，袭封南阳，至是亦为所害。贼众连陷邓县等十四城，再攻开封。开封巡抚李仙风，已坐罪被逮，由高名衡代为巡抚。名衡及副将陈永福，登陴力御，矢石齐下。李自成亲自招降，被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自成左目。自成大叫一声，几晕马下，经贼众掖住，始得回帐，便勒众退至朱仙镇养病去了。惜不射死了他。

先是陕抚汪乔年，接奉密旨，令掘自成祖茔。乔年即饬米脂县令边大绶，遵旨速行。大绶募役往寻，一时无从搜掘，嗣捕得李氏族人，讯明地址，乃迫令导引，去县城二百里，乱山中有一小村，叫作李氏村，约数十家，逾村又里许，蹊径愈杂，荒塚累累，有十六塚聚葬一处。内有一塚，谓系自成始祖坟，穴由仙人所造，圹内置有铁钉檠，仙人言："铁钉不灭，李氏当兴"云云。大绶即督役开掘，穴发过半，但见蝼蚁围集，火光荧荧，再斫棺验视，尸骨犹存，黄毛遍体。脑后有一穴，大如制钱，中蟠赤蛇长三四寸，有角隆然，见日飞起，高约丈许。经兵役奋起力劈，蛇五伏五起，方才僵毙。乔年乃拾尸颅骨，并腌腊死蛇，遣官赍奏。未几，自成即被射中左目，伤瞳成瞽，世人因称为独眼龙。堪舆之言不可尽信，若果风水被破，则自成应被射死，何至仅中左目？

汪乔年以李坟已破，遂会师出讨，得马步军三万名，令贺人龙等分领各军，兼程东下，直抵襄阳城。襄阳新遭兵燹，守备未固，乔年迟疑不敢入。襄城贡士张永祺，率邑人出迎，不得已屯扎城下，立营才定，贼兵大至，贺人龙等未战即溃，余众骇散，只剩乔年亲卒二千名，随乔年入城拒守。贼尽锐猛攻，历五昼夜，守兵伤亡过半，遂被陷入。乔年自刎未死，猝遇贼兵，将他絷去，骂贼罹害。自成立索永祺，永祺匿免。吕氏本支共九家，杀得一个不留。又因此恨及诸生，捕得二百人，

一半刖足，一半割鼻，并杀守将李万庆。万庆就是射塌天，弃贼降官，因遭杀死。贼众一住数日，复出陷河南各州县，进攻开封。贺人龙等溃入关中，沿途淫掠，不亚流寇。左良玉逗兵郾城，只说是防堵献忠，并不赴援。

河南警报到京，日必数起，急得怀宗没法，只好向诏狱中释出孙传庭，再三奖劳，授为兵部侍郎，令督京军援开封。急时抱佛脚，毋乃太晚。传庭行至中途，又接旨令任陕督，且密谕诛贺人龙。原来自成再围开封，仍然未克。开封军报少纾，乃调传庭入陕，另简兵部侍郎侯恂，出援开封。传庭不敢违慢，便驰入秦中，召集各将。固原总兵郑家栋，临洮总兵牛成虎，援剿总兵贺人龙等，均率兵来会，传庭不动声色，一一接见，至人龙参谒，即叱令左右，将他拿下。人龙自称无罪，传庭正色道："你尚得称无罪么？新蔡、襄城迭丧二督，都是你临阵先逃的缘故。就是从前开县噪归，献贼出柙，迄今尚未平定。你自己思想，应该不应该么？"遂不由人龙再辩，将他斩首，诸将均战栗失容。人龙勇力过人，初出剿寇，杀贼甚众，贼呼为贺疯子，及为杨嗣昌所欺，始有变志，正法以后，贼众酌酒相庆，争说贺疯子已死，取关中如拾芥了。贺人龙之罪应该论死，但亦为杨嗣昌所误，我嫉人龙，我尤嫉嗣昌。

孙传庭既诛贺人龙，即命将人龙部兵，分隶诸将，指日讨贼。适朝旨又下，命他速率陕军，驰援开封。开封佳丽，为中原冠，贼众久欲窥取，只因城坚守固，急切难下。自成前后三攻，总想把他夺去。明廷恰也注意开封，令河南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及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四总兵，联军赴援。再命兵部侍郎侯恂，作为后劲，总道是兵多势厚，定可胜贼，哪知各军到了朱仙镇，与贼垒相望，左良玉先不愿战，拔营径去，诸军继溃，启睿、文岳也联骑奔汝宁，是谓土崩，是谓瓦解。反被贼众追击，掠去辎重无数。朝旨逮问启睿，谴责文岳，仍促孙传庭出关会剿。此段是承上起下文字。传庭上言："秦兵新募，不能速用，应另调别军。"廷议只促他出师，传庭不得已启行。甫至潼关，接得河南探报，开封失陷。传庭大惊，问明侦骑，才知开封被陷详情。开封被围日久，粮械俱尽，人且相食。周王恭枵，先后捐金百余万，复捐岁禄万石，赡给守兵，仍不济事。高名衡因城濒大河，密令决河灌贼，期退贼军，偏偏被贼骑侦悉，移营高阜，亦驱难民数万决河。河水自北门灌入，穿出东南门，奔声如雷，士民溺死数十万。名衡猝不及防，忙与副将陈永福等，乘舟登城，城内水势愈涨，周王府第，尽成泽国。王率宫眷及世子，从后山逸出，露栖城上七昼夜。幸督师侯恂，率舟迎王，王乃得脱。这尚是捐金的好处，否则不为贼

虏，百姓亦未必容他自走。名衡等见不可守，亦航舟出城，贼遂浮舟突入，搜掠城中，只有小山土阜，及断垣残堞上面，尚有几个将死未死的难民，一古脑儿掳将拢来，不过数千人。此外满城珍宝，尽已漂没，贼亦无可依恋，但将所遗子女，掠入舟中，驶出城头。河北诸军，遥用大炮轰击，贼舟或碎或沉，或弃舟逸去，被掠子女，夺回一半。

贼众竟移攻南阳，传庭因得此警报，倍道至南阳城，用诱敌计，杀败自成。自成东走，沿路抛弃粮械。陕军正愁冻馁，恣意拾取，无复纪律。不意贼众又转身杀来，一时措手不及，当即奔溃。传庭也禁喝不住，没奈何回马西走，驰入关中。自成声势大震，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争世王、乱世王五营，统归入自成，连营五百里，再屠南阳，进攻汝宁，总兵虎大威中炮身亡。保定总督杨文岳，正走入汝宁，城陷被执，大骂自成。自成令缚至城南，作为炮的，几声轰发，可怜这文岳身中受了无数弹子，洞胸糜骨，片刻而尽。兵备佥事王世琮，前屡却贼，中矢贯耳，仍不为动，贼呼为王铁耳，至是亦被执不屈，均遭杀害。知府傅汝为以下，一同殉难。河南郡县，至此尽行残破，朝廷不复设官。遗民各结寨自保，如洛阳李际遇，汝宁沈万登，南阳刘洪起兄弟，自集民兵数万，或受朝命，或通贼寨，甚或自相吞并，残杀不已，中原祸乱，已达极点。张献忠且乘隙东走，据亳州，破舒城，连陷庐州、含山、巢、庐江、无为、六安诸州县，径向南京，下文再行交代。

且说清太宗雄据辽沈，闻中原鼎沸，不可收拾，正好来作渔翁，实行收利。当下入攻锦州，环城列炮，抢割附近禾稼，作为军粮。城中守兵出战，统被击退。蓟、辽总督洪承畴，及巡抚邱民仰，调集王朴、唐通、曹变蛟、吴三桂、白广恩、马科、王廷臣、杨国柱八总兵，统兵十三万赴援，到了松山，被清兵截击，败了一阵。最要紧的是辎重粮草，屯积塔山，也被清兵劫去。承畴部军大溃，八总兵逃去六人，只有曹变蛟、王廷臣两总兵，随着洪、邱两督抚，被困松山，相持数月，粮尽援绝，副将夏承德，竟将松山城献了清军，开门延敌。邱民仰自杀，曹变蛟等战殁，承畴披掳，杏山、塔山一齐失守。怀宗闻警，不胜惊悼，且闻承畴已经死节，诏令设坛都城，赐承畴祭十六坛，民仰六坛，并命建立专祠，洪、邱并列，正拟亲自临奠，那关东传来奏报，承畴竟叛降清廷，不禁流涕太息，愁闷了好几日。松山战事，详见《清史演义》，故此特从略。

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国内困敝，密奏怀宗，与清议和，怀宗颇也允从，嘱令新甲缜密，切勿漏泄。何必如此。新甲遂遣职方郎中马绍愉，

赉书赴清营，与商和议。清太宗倒也优待，互议条款。绍愉当即密报新甲，新甲阅毕，置诸几上，竟忘检藏，家僮误为塘报，付诸钞传，顿时盈廷闻知，相率大哗。言官交劾新甲，到了此时，还要意气用事，口舌相争，实是可杀！怀宗以新甲违命，召入切责，新甲不服，反诩己功，遂忤了上意，下狱论死。清太宗以和议无成，攻入蓟州，分道南向，河间以南多失守。至山东连下兖州等府，攻破八十八城，鲁王以派，为太祖第十子檀六世孙，袭封兖州，被执自杀。清兵又回入京畿，都城大恐。

复由大学士周延儒，奉命督师，出驻通州。这延儒曾为温体仁所排，回籍有年，此时何复入相？见九十五回。原来体仁免官后，即用杨嗣昌为首辅，所有旧任阁臣，如张至发、孔贞运、黄士俊、傅冠、刘宇亮、薛国观等，或免职，或得罪，另用程国祥、蔡国用、方逢年、范复粹及姚明恭、张四知、魏照乘、谢陞、陈演等一班人物，尤觉庸劣不堪，朝进暮退。怀宗复记及周延儒，可巧延儒正夤缘复职，私结内监，贿通宠妃，遂因此传出内旨，召延儒重为辅臣。看官欲问宠妃为谁？就是小子九十回中叙及的田贵妃。田妃陕西人，后家扬州，父名弘遇，以女得贵，受职左都督。弘遇以商起家，素好佚游，购蓄歌妓，恣情声色，田妃生而纤妍，长尤秀慧，弘遇遂延艺师乐工，指授各技，一经肄习，无不心领神会。凡琴棋书画，暨刺绣烹饪诸学，俱臻巧妙。尤善骑射，上马挽弓，发必中的，确是个神仙俦侣，士女班头。既入信邸，大受怀宗宠幸。如此好女，我愿铸金拜之，无怪怀宗宠爱。怀宗即位，册为礼妃，嗣进皇贵妃，每宴见时，不尚妆饰，尤觉得鬓发如云，美颜如玉，芳体如兰，巧舌如簧，有时对帝鼓琴，有时伴帝奏笛，有时与帝弈棋，无不邀怀宗叹赏。又尝绘群芳图进呈，仿佛如生，怀宗留供御几，随时赏玩。一日，随怀宗校阅射场，特命她骑射，田妃应旨上马，六辔如丝，再发并中。内侍连声喝采，怀宗亦赞美不已，赏赉有加。

惟田妃既受殊遇，自炫色泽，免不得恃宠生骄，非但六宫妃嫔，看不上眼，就是正位中宫的周皇后，及位次相等的袁贵妃，亦未曾放入目中。这是妇女通病。如秀外慧中之田贵妃，犹蹈此习，令人叹惜！周皇后素性严慎，见她容止骄盈，往往裁以礼法。一年，元日甚寒，田妃循例朝后，至坤宁宫庑下，停车候宣。等了半晌，并没有人宣入，庑下朔风猎猎，几吹得梨涡成冻，玉骨皆皴。周后亦未免怀妒，累此美人儿受寒。及密询宫监，才知袁贵妃先已入朝，与后坐谈甚欢，因将她冷搁庑下。至袁妃退出，方得奉召入见。后竟华服升座，受她拜谒，拜毕亦不与多言，令即退去，气得田妃玉容失色，愤愤回宫。越日得见怀宗，即

呜呜泣诉，经怀宗极力劝慰，意乃少解。

过了月余，上林花发，怀宗邀后妃赏花，大众俱至，田妃见了周后，陡触着前日恨事，竟背转娇躯，佯若未见。周后瞧不过去，便走近上前，诉称田妃无礼。怀宗亦佯若不闻，周后仍然絮述，反至怀宗惹恼，挥肱使退。怀宗颇有膂力，且因心中恼恨，挥手未免少重，周后立足不住，竟跌仆地上，宫人慌忙搀扶，走过了十二名，才将周后掖起。后泣道："陛下不念为信王时，魏阉用事，日夜忧虑，只陛下与妾两人，共尝苦境，今日登九五，乃不念糟糠妾么？妾死何难？但陛下未免寡恩。"言讫，径返坤宁宫。越三日，怀宗召坤宁宫人，问后起居，宫人答言："皇后三日不食。"怀宗为之恻然，即命内监持貂鬓赐后，传谕慰解，且令田妃修省。后乃强起谢恩，勉为进餐。惟田妃宠眷，仍然未衰。周延儒得悉内情，遂向田妃处打通关节，托为周旋。怀宗因四方多事，夜幸西宫，亦常愁眉不展，田妃问长道短。由怀宗说入周延儒，遂旁为怂恿，即日传旨召入延儒，仍为大学士。

怀宗非常敬礼，尝于岁首受朝毕，下座揖延儒道："朕以天下托先生。"言罢，复总揖诸阁臣。怎奈延儒庸驽无能，阁臣又只堪伴食，坐令中原涂炭，边境丧师，驯至不可收拾。到了清兵入境，京都戒严，延儒也觉抱愧，自请视师。怀宗尚目为忠勤，比他为召虎裴度，并赐白金文绮上驷等物。延儒出驻通州，并不敢战，惟日与幕友饮酒自娱，想学谢安石耶？一面伪报捷状。怀宗信以为真，自然欣慰，进至西宫，与田妃叙欢。宫中后妃，要算田妃的莲钩，最为瘦削，如纤纤春笋一般。差不多只有三寸。是日应该有事，怀宗瞧见田妃的绣舄，精巧异常，不由的将它举起。但见绣舄上面，除精绣花鸟外，恰另有一行楷书，仔细一瞧，乃是"周延儒恭进"五字，也用金线绣成，顿时恼动了怀宗皇帝，面责田妃道："你在宫中，何故交通外臣？真正不得了！不得了！"田妃忙叩头谢罪，怀宗把袖一拂，掉头径去。后人有诗咏此事道：

花为容貌玉为床，白日承恩卸却妆。

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

未知田贵妃曾否遭谴，且至下回再详。

李自成灌决大河，汴梁陆沉，腹心已溃，明之亡可立足待矣。说者多归咎高名衡，谓名衡自溃其防，坐令稽天巨浸，反资贼手。吾以为名衡固未尝无咎，但罪有较大于名衡者，左良

玉诸人是也。四镇赴援，良玉先走，开封被围日久，饷尽援穷，至于人自相食，名衡为决河计，亦出于万不得已之策，其计固非，其心尚堪共谅。假使此策不用，城亦必为贼所陷。自成三攻乃下，必怒及兵民，大加屠戮，与其汗刃而死，何若溺水而死？且精华尽没，免赍寇盗，不犹愈于被掠乎？惟怀宗用人不明，坐令蹇帅庸相，丧师失地，殊为可痛。至清兵入犯，复令一庸鄙龌龊之周延儒，出外督师，讳败为胜，推原祸始，实启宠妃。传有之："谋及妇人，宜其死也。"怀宗其难免是责乎？

第九十八回　扰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却说田贵妃所着绣鞋，上有“周延儒恭进”五字，顿时恼动天颜，拂袖出去，即有旨谴谪田妃，令移居启祥宫，三月不召。既而周后复侍帝赏花，袁妃亦至，独少田妃。后请怀宗传召，怀宗不应。后令小太监传达懿旨，召使出见，田妃乃至。玉容憔悴，大逊曩时，后也为之心酸，和颜接待，并令侍宴。夜阑席散，后劝帝幸西宫，与田妃续欢，嗣是和好如初。可见周后尚持大度。惟田妃经此一挫，常郁郁不欢，且因所生皇五子慈焕，及皇六七子，均先后殇逝，尤觉悲不自胜，渐渐的形销骨立，竟致不起。崇祯十五年七月病殁。怀宗适祷祀群望，求疗妃疾，回宫以后，入视妃殓，不禁大恸。丧礼备极隆厚，且加谥为恭淑端慧静怀皇贵妃。亏得早死二年，尚得此饰终令典，是美人薄命处，亦未始非徼福处。

田妃有妹名淑英，姿容秀丽，与乃姊不相上下，妃在时曾召妹入宫，为帝所见，赠花一朵，令插髻上。及妃病重，亦以妹属托怀宗。怀宗颇欲册封，因乱势愈炽，无心及此，只命赐珠帘等物，算作了事。国破后，淑英避难天津，珠帘尚在，寻为朝士某妾，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周延儒出驻数月，清兵复退，延儒乃还京师。怀宗虽心存鄙薄，但因他却敌归朝，不得不厚加奖励。嗣经锦衣卫掌事骆养性，尽发军中虚诈情事，乃下旨切责，说他蒙蔽推诿，应下部议。延儒亦席藁待罪，自请戍边。怀宗怒意少解，仍不加苛求，许令驰驿归田。还是田妃余荫。又罢去贺逢圣、张四知，用蒋德裀、黄景昉、吴甡为大学士，入阁办事。

是时天变人异，不一而足，如日食、地震，太白昼现，荧惑逆行诸类，还算是寻常变象。最可怪的，是太原乐静县民李良雨，忽变为女，松江莫翁女已适人，忽化为男，密县民妇生旱魃，河南草木，有战斗人马及披甲持矛等怪状。宣城出血，京师城门哭，声如女子啼。炮空鸣，鬼夜号。蕲州有鬼，白日成阵，行墙屋上，揶揄居人，奉先殿上，鸱吻落地，变为一鬼，披发出宫。沅州、铜仁连界处，掘出古碑，上有字二行云：“东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尽头。张也败，李也败，败出一个好世界。”又于五凤楼前得一黄袱，内有小函，题词有云：“天启七，

崇祯十七，还有福王一。”到了崇祯十六年正月，京营巡捕军，夜宿棋盘街，方交二鼓，忽来一老人，嘱咐巡卒道：“夜半子分，有妇人缟素泣涕，自西至东，慎勿令过！若过了此地，为祸不浅，鸡鸣乃免。我系土神，故而相告。”言毕不见。

巡卒非常诧异，待至夜半，果见一妇人素服来前，当即出阻，不令前行，妇人乃返。至五鼓，巡卒睡熟，妇已趋过，折而东返，蹴之使醒，并与语道：“我乃丧门神，奉上帝命，降罚此方，你如何误听老人，在此阻我：现有大灾，你当首受！”言讫自去。行只数武，也化气而去。巡卒骇奔，归告家人，言尚未终，仆地竟死。既有丧门神，奉天降罚，土地也不能阻挠。且土地嘱咐巡卒，虽系巡卒自误，也不至首受疫灾，此事未能尽信。疫即大作，人鬼错杂，每届傍晚，人不敢行。商肆贸易，多得纸钱，京中方哗扰未已，东南一带，又迭来警报。李自成已陷承天，张献忠又占武昌，闯、献僭号，自此为始，故另笔提出。小子惟有一枝秃笔，只好依次叙来。

自成连陷河南诸州县，复走确山，向襄阳，并由汝宁掳得崇王由榵，令他沿路谕降。由榵系英宗第六子见泽六世孙，嗣封汝宁，自成把他执住，胁令投降。由榵似允非允，暂且敷衍度日。自成乃带在军间，转趋荆、襄诸郡，迭陷荆州、襄阳，进逼承天。承天系明代湖广省会，仁宗、宣宗两皇陵，卜筑于此。巡抚宋一鹤，偕总兵钱中选，副使张凤翥，知府王玑，钟祥令萧汉固守，相持数日。偏城中隐伏内奸，暗地里开城纳贼，贼众一拥入城。宋一鹤下城巷战，将士劝一鹤出走，一鹤不听，挥刀击杀贼数人，身中数创而死，总兵钱中选等亦战殁。惟萧汉被执，幽禁寺中。自成素闻汉有贤声，戒部众休犯好官，并嘱诸僧小心服侍，违令当屠。剧贼亦推重贤吏。汉自贼众出寺，竟自经以殉。自成改承天府为扬武州，自号顺天倡义大元帅，称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遂率众犯仁宗陵。守陵巡按李振声迎降，钦天监博士杨永裕，叩谒自成马前，且请发掘皇陵。天良何在？忽闻陵中暴响，声震山谷，仿佛似地动神号一般，自成恰也惊慌，饬令守护，不得擅掘。明代令辟，无逾仁宗，应该灵爽式凭。

先是自成毫无远图，所得城邑，一经焚掠，便即弃去。至用牛金星、李岩等言，也行点小仁小义，收买人心，且因河南、湖、广，已为所有，得众百万，自以为无人与敌，俨然想称孤道寡起来。牛金星献策自成，请定都荆、襄，作为根本，自成甚以为然，遂改襄阳为襄京，修葺襄王旧殿，僭号新顺王，创设官爵名号，置五营二十二将，上相左辅

右弼六政府，要地设防御使，府设尹，州设牧，县设令，降官降将，各授伪职。并封故崇王由樻为襄阳伯，嗣因由樻不肯从令，把他杀害。杨永裕且靦然劝进，牛金星以为时尚未可，乃始罢议。自成以革、左诸贼，比肩并起，恐他不服，遂用李岩计，佯请革里眼、左金王入宴，酒酣伏发，刺死两人。兼并左、革部众。又遣罗汝才攻郧阳，日久未下，自成亲率二十骑，夜赴汝才营，黎明入帐，汝才卧尚未起，自成即饬骑士动手，把汝才砍作数段，一军皆哗，七日始定。于是流寇十三家七十二营，降死殆尽，惟李自成、张勉忠二寇，岿然独存，势且益炽。

河南开州盗袁时中，最为后起，横行三年，至是欲通款明廷，亦被自成分兵击死。自成行军，不许多带辎重，随掠随食，饱即弃余，饥且食人。所掠男子，令充兵役，所掠妇女，随给兵士为妻妾。一兵备马三四匹，冬时用裀褥裹蹄。割人腹为糟，每逢饲马，往往将掠得人民，割肉取血，和刍为饲。马已见惯，遇人辄锯牙欲噬。临阵必列马三万，名三垛墙，前列反顾，后列即将它杀死，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诱敌来追。步卒猝起阻截，统用长枪利槊，击刺如飞。骑兵回击，无不大胜。自成所著坚甲，柔韧异常，矢镞铅丸，都不能入。有时单骑先行，百万人齐跟马后，遇有大川当前，即用土囊阻塞上流，呼风竟渡。攻城时更番椎凿，挖去墙中土石，然后用柱缚绳，系入墙隙，再用百余人猛力牵曳，墙辄应手坍倒，所以攻无不陷，如或望风即降，入城时概不杀戮；守一日，便杀死十分中的一二；守两日，杀死加倍；守三日，杀死又加倍；三日以上，即要屠城，杀人数万，聚尸为燎，叫作打亮。各种残酷情状，惨不忍闻。

自成有兄，从秦中来。数语未合，即将他杀死。惟生平纳了数妻，不生一子，即以养子李双喜为嗣。双喜好杀，尤过自成，自成在襄阳，构殿铸钱，皆不成，令术士问紫姑，数卜不吉。紫姑亦知天道耶？因立双喜为太子，改名洪基，铸洪基年钱，又不成，正在愤闷的时候，闻陕督孙传庭督师出关，已至河南，他即尽简精锐，驰往河南抵御。前锋至洛阳。遇总兵牛成虎，与战败绩，宝丰、唐县，皆为官军克复。自成忙率轻骑赴援，至郏县，复被官军击败，自成狂奔得脱。贼众家眷，多在唐县，自唐县克复，所有流贼家口，杀戮无遗，贼因是恸哭痛恨，誓歼官军。孙传庭未免失计。会天雨道泞，传庭营中，粮车不继，自成复遣轻骑出汝州，要截官军粮道。探马报知传庭，传庭即遣总兵白广恩，从间道迎粮，自率总兵高杰为后应，留总兵陈永福守营。传庭既行，永福兵亦争发，势不可禁，遂为贼众所乘，败退南阳。传庭即还军迎战，贼阵五重，已由传庭攻克三重，余二重悉贼精锐，怒马跃出，锐不可当。

总兵白广恩，引八千人先奔，高杰继溃，传庭亦支持不住，只好西奔。为这一走，被自成乘胜追击，一日夜逾四百里，杀死官军四万余人，掠得兵器辎重，不计其数。传庭奔河北，转趋潼关，自成兵随踪而至。高杰入禀传庭道："我军家属，尽在关中，不如径入西安，凭坚扼守。"传庭道："贼一入关，全秦糜烂，难道还可收拾么？"遂决意闭关拒贼。已而自成攻关，广恩战败，传庭自登陴，督师力御，不料自成遣侄李过，绰号一只虎，从间道缘山登崖，绕出关后，夹攻官军，官军大溃。传庭跃马挥刀，冲入贼阵，杀贼数十名，与监军副使乔迁高。同时死难。传庭一死，明已无人。自成遂长驱入秦，陷华阴、渭南，破华商、临潼，直入西安，据秦王宫，执秦王存枢，令为权将军。存枢系太祖次子樉九世孙，嗣封西安，至是竟降自成，惟王妃刘氏不降，语自成道："国破家亡，愿求一死。"自成不欲加害，独令存枢遣还母家。存枢无耻，何以对妻？巡抚冯师孔以下，死难十余人。传庭妻张氏在西安，率三妾二女，投井殉节。不没烈妇。布政使陆之祺等皆降，总兵白广恩、陈永福等亦降。永福曾射中自成目，踞山巅不下，经自成折箭为誓，乃降自成。自成屡陷名城，文武大吏，从未降贼，至此始有降布政，降总兵，惟高杰曾窃自成妻，独走延安，此时邢氏若在，应有悔心。为李过所追，折向东去。自成遂改西安为长安，称为西京。牛金星劝令不杀，因严禁杀掠，民间颇安。自成复率兵西掠，乃诣米脂县祭墓，改延安府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惟凤翔、榆林，招降不从，自成亲攻凤翔，数日被陷，下令屠城，转攻榆林。兵备副使都任，督饷员外郎王家禄，里居总兵汪世钦、尤世威、世禄等，集众守陴，血战七昼夜，妇人孺子，皆发屋瓦击贼，贼死万人，城陷后阖城捐躯，无一生降，忠烈称最。贼复降宁夏，屠庆阳，韩王亶堉，系太祖第二十子松十世孙，袭封平凉，被贼掳去，副使段复兴一门死节。贼复移攻兰州，雪夜登城。巡抚林日瑞，总兵郭天吉等战死，追陷西宁、甘肃，三边皆没。越年，自成居然僭号，国号顺，改元永昌，以牛金星为丞相，改定尚书六府等官，差不多似一开国主了。

明总兵左良玉，因河南陷没，无处存身，遂统帅部兵东下。张献忠正扰乱东南，为南京总兵刘良佐、黄得功等所阻，未能得志。又闻良玉东来，恐为所蹙，即移众泝江而上，迭陷黄梅、广济、蕲州、蕲水，转入黄州，自称西王。黄州副使樊维城，不屈被杀，官民尽溃，剩下老幼妇女，除挑选佳丽数名，入供淫乐外，余俱杀死，弃尸填堑。复西破汉阳，直逼武昌，参将崔文荣，凭城战守，颇有杀获。武昌本楚王华奎袭封地，华奎系太祖第六子桢七世孙，前曾为宗人华越所讦，说系抱养楚宫，嗣因查无实据，仍得袭封。应七十九回。华奎以贼氛日逼，增募新

兵，为守御计，那知新兵竟开城迎贼，城遂被陷。文荣阵亡，华奎受缚，沉江溺死。故大学士贺逢圣，罢相家居，与文荣等同筹守备，见城已失守，仓猝归家，北向辞主，载家人至墩子湖，凿舟自沉，妻危氏，子觐明、光明，子妇曾氏、陈氏，孙三人，同溺湖中。逢圣尸沉百七十日，才得出葬，尸尚未腐，相传为忠魂未泯云。历述不遗，所以劝忠。献忠尽戮楚宗，惨害居民，浮胔蔽江，脂血寸积；楚王旧储金银百余万，俱被贼众劫去，辇载数百车，尚属未尽。何不先行犒军，免为内应？献忠改武昌为天授府，江夏为上江县，据楚王府，铸西王印，也居然开科取士，选得三十人，使为进士，授郡县官。

明廷以武昌失守，飞饬总兵左良玉，专剿献忠。良玉召集总兵方国安、常安国等，水陆并进，夹攻武昌，献忠出战大败，弃城西走。良玉遂复武昌，开府驻师。黄州、汉阳等郡县，以次克复。献忠率众攻岳州，巡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等，三战三胜，终以寡不敌众，出走长沙。献忠欲北渡洞庭湖，向神问卜，三次不吉，他竟投筊诟神，麾众欲渡；忽然间狂风大作，巨浪掀天，湖中所泊巨舟，覆没了百余艘。何不待献忠半渡，尽行覆没，岂楚、蜀劫数未终，姑留此贼以有待耶？献忠大怒，尽驱所掠妇女入舟，放起大火，连舟带人，俱被焚毁，光延四十里，夜明如昼，献忠方才泄忿，由陆路赴长沙。长沙系英宗第七子见浚故封，七世孙慈煃嗣爵，料知难守，与李乾德会商，开门夜走；并挈惠王常润，同趋衡州，投依桂王常瀛。常润、常瀛皆神宗子，常润封荆州，为李自成所逐，奔避长沙。常瀛封衡州，见三人同至，自然迎入。偏贼众又复驰至，桂王情急得很，忙与吉王、惠王等走永州。献忠入衡州城，拆桂王宫殿材木，运至长沙，构造宫殿，且遣兵追击三王。巡抚御史刘熙祚，令中军护三王入广西，自入永州死守。永州复有内奸，迎贼入城，熙祚被执，囚置永阳驿中。熙祚闭目绝食，自作绝命词，题写壁上，贼再三谕降，临以白刃，熙祚大骂不已，遂为所害。献忠又陷宝庆、常德，掘故督师杨嗣昌墓，枭尸见血。再攻辰州，为土兵堵住，不能行进，乃移攻道州。守备沈至绪，出城战殁，女名云英，涕泣誓师，再集败众，突入贼营。贼众疑援军骤至，仓皇骇散。云英追杀甚众，夺得父尸而还，州城获全。事达明廷，拟令女袭父职，云英辞去，后嫁昆山士人王圣开，种梅百本，阶隐以终。也是一个奇女。献忠复东犯江西，陷吉安、袁州、建昌、抚州诸府，及广东南韶属城，嗣因左良玉遣将马士秀、马进忠等，夺还岳州，进复袁州，遂无志东下，转图西略，竟将长沙王府，亦甘心弃去，挈数十万众，渡江过荆州，尽焚舟楫，窜入四川去了。献忠志在偏隅，不及自成远甚。

怀宗以中原糜烂，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默溯所用将相，均不得人，乃另选吏部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贡，以原官入直阁务。寻闻自成僭号，惊惶益甚，拟驾出亲征，忽接得自成伪檄一道，其文云：

> 新顺王李，诏明臣庶知悉！上帝监视，实惟求莫，下民归往，祇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尔明朝久席泰宁，濩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神，闾左之脂膏殆尽。公侯皆食肉绔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聿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乎祲灾。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甦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章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唯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怨恫于宗公，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檄到如律令！

怀宗阅罢，不禁流涕涔涔，叹息不止。可巧山东佥事雷演祚入朝，讦奏山东总督范志完，纵兵淫掠，及故辅周延儒招权纳贿等情，怀宗遂逮讯志完，下狱论死，并赐延儒自尽。籍没家产。晓得迟了。一面集廷臣会议，欲亲征决战。忽有一大臣出奏道："不劳皇上亲征，臣当赴军剿贼。"怀宗闻言，不禁大喜。正是：

> 大陆已看成巨浸，庸材且自请专征。

未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交代。

> 语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李闯为乱十余年，忽盛忽衰，终不得一尺寸土，迨用牛金星、李岩等言，稍稍免杀，而从贼者遂日众。可见豪杰举事，总以得民心为要领，凶狡如李闯，且以稍行仁义，莫之能御，况其上焉者乎？张献忠则残忍性成，横行东西，无恶不作，卒至长江一带，无立足地，厥后窜入西蜀，尚得残逞二三年。盖由中原无主，任其偏据一方，莫之过问，蜀中受其涂毒，至数百里无人烟，意者其劫数使然欤？然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闯、献之乱，无非由明自取，观

李闯伪檄，中有陈述明弊数语，实中要肯，君子不以人废言，读之当为怅然！

第九十九回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却说怀宗令群臣会议，意欲亲征，偏有一大臣自请讨贼。这人就是大学士李建泰。建泰籍隶曲沃，家本饶富，至是以国库空虚，愿出私财饷军，督师西讨。若非看至后文，几似忠勇过人。怀宗喜甚，即温言奖勉道："卿若肯行，尚有何言？朕当仿古推毂礼，为卿一壮行色。"建泰叩谢，怀宗遂赐他尚方剑。越日，幸正阳门，亲自祖饯，赐酒三巵。建泰拜饮讫，乘舆启程，都城已乏健卒，只简选了五百人，随着前行。约行里许；猛闻得砉然一声，舆杠忽断，险些儿把建泰扑跌，建泰也吃了一惊，不祥之兆。乃易舆出都。忽由山西传来警报，闯军已入山西，连曲沃也被攻陷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方悔前日自请督师，殊太孟浪，且所有家产，势必陷没，为此百忧齐集，急成了一种怔忡病，勉勉强强的扶病就道，每日只行三十里。到了定兴，吏民还闭城不纳，经建泰督军攻破，笞责长吏，奏易各官，一住数日，复移节至保定。保定以西，已是流贼蔓延，没有一片干净土。建泰也不敢再行，只在保定城中住着，专待贼众自毙。完了。

怀宗以建泰出征，复命少詹事魏藻德，及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入阁辅政。景文颇有重名，至是亦无法可施。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怀宗虚心召问，景文亦惟把王道白话，对答了事。此时都外警耗，日必数十起，怀宗日夜披阅，甚至更筹三唱，尚赍黄封到阁。景文等亦坐以待旦，通宵不得安眠。一夕，怀宗倦甚，偶在案上假寐，梦见一人峨冠博带，入宫进谒，且呈上片纸，纸上只书一"有"字，方欲诘问，忽然醒悟，凝视细想，终不识主何兆验。次日与后妃等谈及，大家无非贡谀，把大有富有的意义，解释一遍。嗣复召问廷臣，所对与宫中略同。独有一给事中上言道："有字上面，大不成大，有字下面，明不成明，恐此梦多凶少吉。"可谓善于拆字。怀宗闻言，尚未看明何人，那山西、四川的警报，接连递入，便将解梦的事情，略过一边。当下批阅军书，一是自成陷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蔡懋德以下，统同死节。一是献忠陷重庆，杀瑞王常浩，巡抚陈士奇以下，统同遇害。怀宗阅一行，叹一声，及瞧完军报，下泪不止。各大臣亦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怀宗顾语景文道："这都是朕的过失，卿可为朕拟诏罪己便了。"言已，掩面入内。景文等亦领旨出朝，即夕拟定罪己诏，呈入内廷，当即颁发出来。诏中有云：

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流氛日炽，忘累世之豢养，肆廿载之凶残，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陷水火，殣量以壑，骸积成邱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

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凄声，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窜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驭失道，诚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无地。朕自今痛加创艾，深省厥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烦嚣。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至于罪废诸臣，有公忠正直，廉洁干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确核推用。草泽豪杰之士，有恢复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袭，功等开疆。即陷没胁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许赦罪立功，能擒斩闯、献，仍予封侯九赏。呜呼！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尚怀祖宗之厚泽，助成底定之太功，思免厥愆，历告朕意。

这道谕旨，虽然剀切诚挚，怎奈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张献忠自荆州趋蜀，进陷夔州，官民望风逃遁。独女官秦良玉驰援，兵寡败归，慷慨誓众道："我兄弟二人，均死王事，独我一孱妇人，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败退，所有余生，誓不降贼。今与部众约！各守要害，贼至奋击，否则立诛。"部众唯唯遵令。所以献忠据蜀，独石砫免灾。全国将帅，不及一秦良玉，我为愧死。四川巡抚陈士奇已谢事，留驻重庆，适神宗第五子瑞王常浩，自汉中避难来奔，与士奇协议守御。献忠破涪州，入佛图关，直抵重庆城下。城中守御颇坚，贼穴地轰城，火发被陷。瑞王、士奇等皆被执。指挥顾景，亦为所掳，泣告献忠道："宁杀我！无杀帝子！"献忠怒他多言，竟杀瑞王，并杀顾景，又杀士奇等。天忽无云而雷，猛震三声，贼或触电顿死。献忠指天诟詈道："我要杀人，与你何干！"遂令发巨炮，与天角胜。帝阍有灵，何不殛死这贼？复大杀蜀中士人，尸如山积。后更攻入成都，杀死巡抚龙文光，及巡按御史刘之勃。蜀王至澍，系太祖第十一子椿九世孙，袭封成都，闻城已

被陷，率妃妾同投井中，阖室被害。献忠更屠戮人民，惨酷尤甚。男子无论老幼，一概开刀，甚且剥皮醢酱。所掠妇女，概令裸体供淫，且纵兵士轮奸，奸毕杀死。见有小脚，便即割下，叠成山状，名为莲峰。随命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又大索全蜀绅士，一到便杀，末及一人，大呼道："小人姓张，大王也姓张，奈何自残同姓？"献忠乃命停刑。原来献忠好毁祠宇，独不毁文昌宫，尝谓："文昌姓张，老子也姓张，应该联宗。"且亲制册文，加封文昌。不知说的什么笑话，可惜不传。此次被执的人，自己并不姓张，因传闻此事，遂设词尝试，也是命不该绝，竟得活命。献忠复开科取士，得张姓一人为状元，才貌俱佳，献忠很是宠爱，历加赏赐，忽语左右道："我很爱这状元，一刻舍他不得，不如杀死了他，免得记念。"遂将状元斩首。复又悬榜试士，集士子数千人，一齐击死。相传张献忠屠尽四川，真是确凿不虚。或谓献忠是天杀星下凡，这不过凭诸臆测罢了。

献忠入蜀，自成亦入晋，破汾州、蒲州，乘势攻太原。巡抚蔡懋德，与副总兵应时盛等，支持不住，与城俱亡。晋王求桂，系太祖第三子榍十世孙，嗣封太原，竟为所掳，后与秦王存枢，俱不知所终。秦王被掳事见前。自成遂进陷黎晋、潞安，径达代州，那时尚有一位见危致命，百战死事的大忠臣，姓周名遇吉，官拜山西总兵，驻扎代州。硕果仅存，不得不郑重出之。他闻自成兵至，即振刷精神，登城力御，相持旬余，击伤闯众千名。无如城中食尽，枵腹不能杀贼，没奈何引军出城，退守宁武关。自成率众蹑至，在关下耀武扬威，大呼五日不降，即要屠城。遇吉亲发大炮，更番迭击，轰毙贼众万人。自成大怒，但驱难民当炮，自率锐卒，伺隙猛攻。遇吉不忍再击难民，却想了一条计策，密令军士埋伏门侧，亲率兵开关搦战。贼众一拥上前，争来厮杀，斗不上十余合，遇吉佯败，返奔入关，故意的欲闭关门。巧值贼众前队，追入关中，一声号炮，伏兵杀出，与遇吉合兵掩击，大杀一阵。贼众情知中计，不免忙乱，急急退出关外，已伤亡了数千人。自成愤极，再欲督众力攻，还是牛金星劝他暂忍，请筑起长围，为久困计。果然此计一行，城中坐敝。遇吉遣使四出，至宣、大各镇，及近畿要害，请饷增兵，偏偏怀宗又用了一班腐竖，如高起潜、杜勋等，分任监军，统是观望迁延，掯住不发。怀宗至此尚用这班腐竖，反自谓非亡国之君，谁其信之？遇吉料难久持，只是活了一日，总须尽一日的心力，看看粮食将罄，还是死守不懈。自成知城中力敝，也用大炮攻城，城毁复完，约两三次；到了四面围攻，抢堵不及，遂被贼众捣入。遇吉尚率众巷战，徒步跳荡，手杀数十人；身上矢集如蝟，才晕仆地上，仓猝中为贼所得，气息尚存，还喃喃骂贼不已，遂致遇害。遇吉妻刘氏，率妇女登屋射

贼，贼纵火焚屋，阖家俱死。城中士民，无一降贼，尽被杀毙。

自成入宁武关，集众会议道："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俱有重兵，倘尽如宁武，为之奈何？不如且还西安，再图后举。"牛金星、李岩等，亦踌躇未决，但劝他留住数日，再作计较。忽大同总兵姜瓖，及宣府总兵王承允，降表踵至，自成大喜，即督众起行，长驱而东，京畿大震。左都御史李邦华，倡议迁都，且请太子慈烺，抚军江南，疏入不报。大学士蒋德琅，与少詹事项煜，亦请命太子至江南督军，李建泰又自保定疏请南迁，有旨谓："国君死社稷，朕知死守，不知他往"等语。一面封宁远总兵吴三桂、唐通，及湖广总兵左良玉，江南总兵黄得功，均为伯爵，召令勤王。唐通率兵入卫，怀宗命与太监杜之秩，同守居庸关。又是一个太监。自成至大同，姜瓖即开门迎降，代王传济被杀。传济系太祖第十三子桂十世孙，世封大同，阖门遇害。巡抚卫景瑗被执，自成胁降，景瑗以头触石，鲜血淋漓，贼亦叹为忠臣，旋即自缢。大同已失，宣府当冲，太监杜勋，蟒玉鸣驺，出城三十里，恭迎贼兵。巡抚朱之冯登城誓众，无一应命，乃南向叩头，缢死城楼下。自成遂长驱至居庸关，太监杜之秩，首议迎降，唐通亦乐得附和，开关纳贼。怀宗专任内监。结局如是。贼遂陷昌平，焚十二陵。总兵李守鑅战死，监军高起潜遁去，督师李建泰降贼，贼遂直扑都城。都下三大营，或降或溃。

襄城伯李国桢，飞步入宫，报知怀宗，怀宗即召太监曹化淳募兵守城，还要任用太监，可谓至死不悟。且令勋戚大珰，捐金助饷。嘉定伯周奎，系周皇后父，家资饶裕，尚不肯输捐，经太监徐高，奉命泣劝，仅输万金。国戚如此，尚复何言？太监王之心最富，由怀宗涕泣而谕，亦仅献万金，余或千金、百金不等。惟太康伯张国纪，输二万金。怀宗又搜括库金二十万，充作军资，此时守城无一大将，统由太监主持。曹化淳又托词乏饷，所有守陴兵民，每人只给百钱，还要自己造饭。大众买饭为餐，没一个不怨苦连天，哪个还肯尽力？城外炮声连天，响彻宫禁，自成设座彰仪门外，降贼太监杜勋侍侧，呼城上人，愿入城见帝。曹化淳答道："公欲入城，当缒下一人为质，请即缒城上来。"杜勋朗声道："我是杜勋，怕什么祸祟，何必用质？"降贼有如此威势，试问谁纵使至此？化淳即将他缒上，密语了好多时。无非约降。勋又大胆入宫，极言自成势大，皇上应自为计，怀宗叱令退去。还不杀他。诸内臣请将勋拘住，勋笑道："有秦、晋二王为质，我若不返，二王亦必不免了。"乃纵使复出。勋语守阉王则尧、褚宪章道："我辈富贵自在，何必担忧？"穷此一念，何事不可为？当下缒城自去。曹化淳一意献城，令

守卒用空炮向外，虚发硝烟，尚挥手令贼退远，然后发炮。就中只有内监王承恩，所守数堵，尚用铅弹实炮，击死贼众数千人。兵部尚书张缙彦，几次巡视，都被化淳阻住，转驰至宫门，意欲面奏情形，又为内待所阻。内外俱是叛阉，怀宗安得不死？怀宗还是未悟，尚且手诏亲征，并召驸马都尉巩永固入内，令以家丁护太子南行。也是迟了。永固泣奏道："亲臣不得藏甲，臣哪得有家丁。"怀宗麾使退去。再召王承恩入问，忽见承恩趋入道："曹化淳已开彰义门迎贼入都了。"怀宗大惊，急命承恩迅召阁臣。承恩甫出，又有一阉入报道："内城已陷，皇上宜速行！"怀宗惊问道："大营兵何在？李国桢何往？"那人答道："营兵已散，李国桢不知去向。"说至"向"字，已三脚两步，跑了出去。待承恩转来，亦报称阁臣散值。是时夜色已阑，怀宗即与王承恩步至南宫，上登煤山，望见烽火烛天，不禁叹息道："苦我百姓！"言下黯然。徘徊逾时，乃返乾清宫，亲持硃笔写着："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写毕，即命内侍赍送内阁。其实内阁中已无一人，内侍只将硃谕置诸案上，匆匆自去。怀宗又命召周后、袁贵烜妃，及太子永王、定王入宫，原来怀宗生有七子，长名慈瓖，已立为皇太子，次名慈焕，早殇，三名慈炯，封定王，这三子俱系周后所出；第四子名慈炤，封永王，五名慈焕，早殇，俱系田贵妃所出，还有第六第七两子，亦产自田妃，甫生即逝。百忙中偏要细叙，此为详人所略之笔，即如前时所述诸王，亦必表明世系，亦是此意。此时尚存三子，奉召入宫。周后、袁贵妃亦至，怀宗嘱咐三子，寥寥数语，即命内侍分送三人，往周、田二外戚家。周后拊太子、二王，凄声泣别，怀宗泣语周后道："尔为国母，理应殉国。"后乃顿首道："妾侍陛下十有八年，未蒙陛下听妾一言，致有今日，今陛下命妾死，妾何敢不死？"语毕乃起，解带自缢。怀宗又命袁贵妃道："你也可随后去罢！"贵妃亦叩头泣别，自去寻死。怀宗又召长公主到来，公主年甫十五，不胜悲恸。怀宗亦流泪与语道："你何故降生我家？"言已，用左手掩面，右手拔刀出鞘，砍伤公主左臂，公主晕绝地上。袁贵妃自缢复苏，又由怀宗刃伤左肩，并砍死妃嫔数人。乃谕王承恩道："你快去取酒来！"承恩携酒以进，怀宗命他对饮，连尽数觥，遂易靴出中南门，手持三眼枪，偕承恩等十数人，往成国公朱纯臣第，阍人闭门不纳，怀宗长叹数声，转至安定门，门坚不可启。仰视天色熹微，亟回御前殿，鸣钟召百官，并没有一人到来。乃返入南宫，猛记起懿安皇后，尚居慈庆宫，遂谕内侍道："你去请张娘娘自裁，勿坏我皇祖爷体面。"内侍领旨去讫，未几返报，张娘娘已归天了。怀宗平时，颇敬礼张后，每届元日，必衣冠朝谒。后隔帘答以两拜，至是亦投缳自尽。或谓懿安后青衣蒙头，徒步投成国公第，殊不足信。怀宗复啮了指血，自书遗诏，藏入衣襟，然后再上煤山，至寿皇亭

自经，年只三十五岁。太监王承恩，与帝对缢，时为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特书以志明亡。

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骏马，入承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等，骑马后随。自成弯弓指门，语牛、宋两人道："我若射中天字，必得一统。"当下张弓注射，一箭射去，偏在天字下面插住，自成不禁愕然。金星忙道："中天字下，当中分天下。"自成乃喜，投弓而入，登皇极殿，大索帝后不得。至次日，始有人报帝尸所在，乃令舁至东华门，但见帝披发覆面，身著蓝袍，跣左足，右朱履，襟中留有遗诏，指血模糊，约略可辨。语云：

>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此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自成又索后尸，经群贼从宫中舁出，后身著朝服，周身用线密缝，容色如生，遂由自成伪命，敛用柳棺，覆以蓬厂，寻移殡昌平州，州民醵钱募夫，合葬田贵妃墓。先是禁城已陷，宫中大乱，尚衣监何新入宫，见长公主仆地，亟与费宫人救醒公主，背负而出。袁贵妃气尚未绝，亦另由内侍等救去。宫人魏氏大呼道："贼入大内，我辈宜早为计。"遂跃入御河。从死的宫人，约有一二百名。惟费宫人年方十六，德容庄丽，独先与公主易服，匿眢井中，至闯贼入宫，四觅宫娥，从眢井中钩出费氏，拥见自成。费宫人道："我乃长公主，汝辈不得无礼。"自成见她美艳，意欲纳为妃妾，乃问及宫监，言非公主，乃赐爱将罗某。罗大喜，携费出宫，费宫人又道："我实天潢贵胄，不可苟合，汝能祭先帝，从容尽礼，我便从汝。"罗立从所请，于是行合卺礼。众贼毕贺，罗醉酣始入，费宫人又置酒饮罗，连奉数巨觥，罗益心喜，便语费道："我得汝，愿亦足了。但欲草疏谢王，苦不能文，如何是好？"费宫人道："这有何难，我能代为，汝且先寝！"罗已大醉，欢然就卧。费乃命侍女出房，挑灯独坐，待夜阑人寂，静悄悄的走至榻前，听得鼾声如雷，便从怀中取出匕首，卷起翠袖，用尽平生气力，将匕首刺入罗喉。罗颈血直喷，三跃三仆，方才殒命。读至此，稍觉令人一快。费氏自语道："我一女子，杀一贼帅，也算不徒死了。"遂把匕首向颈中一横，也即死节。小子有诗咏费宫人道：

> 裙钗队里出英雄，仗剑枭仇溅血红。主殉国家儿殉主，千秋忠烈仰明宫。

还有一段明亡的残局，请看官再阅下回。

怀宗在位十七年，丧乱累累，几无一日安枕，而卒不免于亡。观其下诏罪己，闻者不感，飞檄勤王，征者未赴，甚至后妃自尽，子女沦胥，啮血书诏，披发投缳，何其惨也？说者谓怀宗求治太急，所用非人，是固然矣。吾谓其生平大误，尤在于宠任阉珰，各镇将帅，必令阉人监军，屡次失败，犹未之悟。至三边尽没，仍用阉竖出守要区，宁武一役，第得一忠臣周遇吉，外此无闻焉。极之贼逼都下，尚听阉人主张，勋戚大臣，皆不得预。教猱升木，谁之过欤？我读此回，为怀宗悲，尤不能不为怀宗责。臣误君，君亦误臣，何怀宗之至死不悟也？

第一百回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却说费宫人刺死罗贼，便即自刎，贼众排闼入视，见二人统已气绝，飞报自成。自成亦惊叹不置，命即收葬。太子至周奎家，奎闭门不纳，由太监献与自成，自成封太子为宋王。既而永、定二王，亦为自成所得，均未加害。当时外臣殉难，叙不胜叙，最著名的是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潞，左都御史李邦华，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少卿吴麟征，右庶子周凤翔，左谕德马世奇，左中允刘理顺，检讨汪伟，太仆寺丞申佳允，给事中吴甘来，御史王章、陈良谟、陈纯德、赵譔，兵部郎中成德，郎中周之茂，吏部员外郎许直，兵部员外郎金铉等，或自刎，或自经，或投井亡身，或阖室俱尽。勋戚中有宣城伯卫时春，惠安伯张庆臻，新城侯王国兴，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皆同日死难。襄城伯李国桢，往哭梓宫，为贼众所拘，入见自成，自成令降，国桢道："欲我降顺，须依我三件大事。"自成道："你且说来！"国桢道："第一件是祖宗陵寝，不应发掘；第二件是须用帝礼，改葬先皇；第三件是不宜害太子及永、定二王。"自成道："这有何难？当一一照办！"遂命用天子礼，改葬怀宗。国桢素服往祭，大恸一场，即自经死。还有一卖菜佣，叫作汤之琼，见梓宫经过，悲不自胜，触石而死。江南有一樵夫，自号髯樵，亦投水殉难。又有一乞儿，自缢城楼，无姓氏可考，只衣带中有绝命书，是"身为丐儿，也是明民，明朝既亡，我生何为"十余字。正是忠臣死节，烈士殉名，樵丐亦足千秋，巾帼同昭万古，有明一代的太祖太宗，如有灵爽，也庶可少慰了。插此转笔，聊为明史生光。统计有明一代，自洪武元年起，至崇祯十七年止，凡十六主，历十二世，共二百七十七年。结束全朝。

李自成既据京师，入居大内，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居然反面事仇，带领百官入贺，上表劝进。文中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等语。无耻若此，令人发指。自成还无暇登极，先把朱纯臣、魏藻德、陈演诸人，拘系起来，交付贼将刘宗敏营，极刑玠掠，追胁献金。就是皇亲周奎，及豪阉王之心各家，俱遣贼查抄。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二万，珍币也值数十万，王之心家抄出现银十五万，金宝器玩，亦值数十万。各降臣倾家荡产，还是未满贼意，仍用严刑拷逼，甚至灼肉折胫，备极惨酷，那时求死不遑，求生不得，嗟无

及了，悔已迟了。卖国贼听者！未几自成称帝，即位武英殿，甫升座，但见白衣人立在座前，长约数丈，作欲击状，座下制设的龙爪，亦跃跃欲动，不禁毛骨俱悚，立即下座。又命铸永昌钱，字不成文，铸九玺又不成，弄得形神沮丧，不知所措，惟日在宫中淫乐，聊解愁闷。

一夕，正在欢宴，忽有贼将入报道："明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抗命不从，将统兵来夺京师了。"自成惊起道："我已令他父吴襄，作书招降，闻他已经允诺，为什么今日变卦呢？"来将四顾席上，见有一个美人儿，斜坐自成左侧，不禁失声道："闻他是为一个爱姬。"自成会意，便截住道："他既不肯投顺，我自去亲征罢！"来将退出，自成恰与诸美人，行乐一宵。次日，即调集贼众十余万，并带着吴三桂父吴襄，往山海关去了。

看官听着！这吴三桂前时入朝，曾向田皇亲家，取得一个歌姬，叫作陈沅，小字圆圆，色艺无双，大得三桂宠爱。嗣因三桂仍出镇边，不便携带爱妾，就在家中留着。至自成入都，执住吴襄，令他招降三桂，又把陈圆圆劫去，列为妃妾，实地受用。三桂得了父书，拟即来降，启程至滦州，才闻圆圆被掳，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当即驰回山海关，整军待敌。可巧清太宗病殂，立太子福临为嗣主，改元顺治，命亲王多尔衮摄政，并率大军经略中原。这时清军将到关外，闯军又逼关中，恁你吴三桂如何能耐，也当不住内外强敌。三桂舍不掉爱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遣使至清营求援。为一美人，甘引异族，这便叫作倒行逆施。多尔衮得此机会，自然照允，当下驰至关前，与三桂相见，歃血为盟，同讨逆贼。闯将唐通、白广恩，正绕出关外，来袭山海关，被清军一阵截击，逃得无影无踪。多尔衮又令三桂为前驱，自率清军为后应，与自成在关内交锋。自成兵多，围住三桂，霎时间大风刮起，尘石飞扬，清军乘势杀入，吓得闯军倒退。自成狂叫道："满洲军到了！满洲军到了！"顿时策马返奔，贼众大溃，杀伤无算，沟水尽赤。三桂穷追自成，到了永平，自成将吴襄家属，尽行杀死，又走还京师。怎禁得三桂一股锐气，引导清军，直薄京师城下。自成料知难敌，令将所得金银，熔铸成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用骡车装载，遣兵先发，乃放起一把无名火来，焚去宫阙，自率贼众数十万，挟太子及二王西走。临行时，复勒索诸阉藏金，金已献出，令群贼一一杖逐。阉党号泣徒跣，败血流面，一半像人，一半像鬼。阉党昧尽天良，狗彘不若，处以此罚，尚嫌太轻。那时京师已无人把守，即由三桂奉着大清摄政王整辔入城。三桂进了都门，别事都无暇过问，只寻那爱姬陈圆圆。一时找不着美人儿，复赶出西门，去追自成。闯军已经去远，仓猝间追赶不上，偏

偏京使到来，召他回都，三桂无奈，只好驰回。沿途见告示四贴，统是新朝安民的晓谕，他也无心顾及，但记念这圆圆姑娘，一步懒一步，挨入都中，复命后返居故第，仍四处探听圆圆消息。忽有一小民送入丽姝，由三桂瞧着，正是那日夕思念的心上人，合浦珠还，喜从天降，还管他什么从贼不从贼，当下重赏小民，挈圆圆入居上房，把酒谈心，格外恩爱，自不消说。惟此时逆闯已去，圆圆如何还留？闻说由圆圆计骗自成，只说是留住自己，可止追兵。自成信以为真，因将她留下。这是前缘未绝，破镜重圆，吴三桂尚饶艳福，清朝顺治皇帝，也应该入主中原，所以有此尤物呢。冥冥中固有天意，但实由三桂一人造成。清摄政王多尔衮，既下谕安民，复为明故帝后发丧，再行改葬，建设陵殿，悉如旧制。就是将死未死的袁贵妃，及长公主，也访知下落，令她辟室自居。袁贵妃未几病殁，长公主曾许字周世显，寻由清顺治帝诏赐合婚，逾年去世。独太子及永定二王，始终不知下落，想是被闯贼害死了。结过怀宗子女。京畿百姓，以清军秋毫无犯，与闯贼迥不相同，大众争先投附，交相称颂。于是明室皇图，平白地送与满清。清顺治帝年方七龄，竟由多尔衮迎他入关，四平八稳，据了御座，除封赏满族功臣外，特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敕赐册印。还有前时降清的汉员，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等，各封王拜相，爵位有差。

清廷遂进军讨李自成，自成已窜至西安，屯兵潼关。清靖远大将军阿济格，定国大将军多铎，分率吴三桂、孔有德诸人，两路夹攻，杀得自成走投无路，东奔西窜，及遁至武昌，贼众散尽，只剩数十骑入九宫山，村民料是大盗，一哄而起，你用锄，我用耜，斫死了独眼龙李自成，并获住贼叔及妻妾，及死党牛金星、刘宗敏等，送与地方官长，一并处死。李岩已为牛金星所谮，早已被自成杀死，不在话下。红娘子未知尚在否？自成已毙，清廷又命肃亲王豪格，偕吴三桂西徇四川，张献忠正在西充屠城，麾众出战，也不值清军一扫。献忠正要西走，被清将雅布兰，一箭中额，翻落马下。清军踊跃随上，一阵乱刀，剁为肉浆。闯、献两贼，俱恶贯满盈，所以收拾得如此容易。

河北一带，统为清有，独江南半壁，恰拥戴一个福王由崧。由崧为福王常洵长子，自河南出走，见九十六回。避难南下。潞王常淓，亦自卫辉出奔，与由崧同至淮安。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结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四总兵，拥戴由崧，拟立为帝。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秉性忠诚，独言福王昏庸，不如迎立潞王。偏这马士英意图擅权，正想利用这昏庸福王，借他做个傀儡，遂仗着四总兵声势，护送福王至仪真，列营江北，气焰逼人。可法不得已，与百官迎入南京，先称监国，继即

大位，改元弘光，用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王铎为大学士，马士英仍督凤阳，兼东阁大学士衔。这谕甫下，士英大哗，他心中本思入相，偏仍令在外督师，大违初愿，遂令高杰等疏促可法誓师，自己拥兵入觐，拜表即行。既入南京，便与可法龃龉，可法乃自请督师，出镇淮扬，总辖四总兵。当令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经理山东一路；高杰辖淮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号称四镇。分地设汛，本是最好的布置，怎奈四总兵均不相容，彼此闻扬州佳丽，都思驻扎，顿时争夺起来。还是可法驰往劝解，才各归汛地。未曾遇敌，先自忿争，不亡何待？可法乃开府扬州，屡上书请经略中原。弘光帝独信任马士英，一切外政，置诸不理。士英本是魏阉余党，魏阉得势时，非常巴结魏阉，到魏阉失势，他却极力纠弹，做一个清脱朋友。至柄政江南，又欲引用私亲旧党，作为爪牙。会大学士高弘图等，拟追谥故帝尊号，称为思宗，士英与弘图不合，遂运动忻城伯赵之龙，上疏纠驳，略言："思非美谥，弘图敢毁先帝，有失臣谊。"乃改"思"为"毅"。先是崇祯帝殉国，都中人士，私谥为怀宗，小子上文叙述，因均以怀宗相称，至清廷命为改葬，加谥为庄烈愍皇帝，所以后人称崇祯帝，既称怀宗，亦称思宗、毅宗，或称为庄烈帝，这也不必细表。

且说马士英既反对弘图等人，遂推荐旧党阮大铖。大铖冠带陛见，遂上守江要策，并自陈孤忠被陷，痛诋前时东林党人。他本有些口才，文字亦过得去，遂蒙弘光帝嘉奖，赐复光禄寺卿原官。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等，俱言大铖为逆案巨魁，万难复用，疏入不报。士英又引用越其杰、田卿、杨文骢等，不是私亲，便是旧党，吕大器上书弹劾，大为士英所恨，遂阴召刘泽清入朝，面劾大器，弘光帝竟将大器黜逐。适左良玉驻守武昌，拥兵颇众，士英欲倚为屏蔽，请旨晋封良玉为宁南侯。良玉与东林党人，素来联络，闻士英斥正用邪，很以为非，即令巡按御史黄澍，入贺申谢，并侦察南都动静。澍陛见时，面数士英奸贪，罪当论死。士英颇惧，潜赂福邸旧阉田成、张执中等，替他洗刷，一面佯乞退休。弘光帝温谕慰留，且令澍速还湖广。澍去后，诏夺澍官，且饬使逮问。良玉留澍不遣，且整兵待衅。

弘光帝是个糊涂虫，专在酒色上用功，暗令内使四出，挑选淑女。内使仗着威势，见有姿色的女子，即用黄纸贴额，牵扯入宫。居然用强盗手段。弘光帝恣情取乐，多多益善。且命太医郑三山，广罗春方媚药，如黄雀脑、蟾酥等，一时涨价。阮大铖又独出心裁，编成一部《燕子笺》，用乌丝阑缮写，献入宫中，作为演剧的歌曲。复采集梨园弟

子，入宫演习。弘光帝昼看戏，夜赏花，端的是春光融融，其乐无极。乐极恐要生悲，奈何？刘宗周在籍起用，命为左都御史，再三谏诤，毫不见从。姜曰广、高弘图等，为了一个阮大铖，不知费了多少唇舌，偏弘光帝特别加宠，竟升任大铖为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曰广、弘图，及刘宗周等，不安于位，相继引退。士英且再翻逆案，重颁三朝要典，一意的斥逐正人，蒙蔽宫廷。史可法痛陈时弊，连上数十本章疏，都是石沉大海，杳无复音。清摄政王多尔衮闻可法贤名，作书招降，可法答书不屈，但请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赴北议和。此时中原大势，清得七八，哪肯再允和议？当将懋第拘住，胁令归降。懋第也是个故明忠臣，矢志不贰，宁死毋降，卒为所害。

清豫王多铎，遂率师渡河，来夺南都，史可法飞檄各镇，会师防御。各镇多拥兵观望，只高杰进兵徐州，沿河设戍，并约睢州总兵许定国，互相联络，作为犄角。不意定国已纳款清军，反诱高杰至营，设宴接风，召妓侑酒，灌得高杰烂醉如泥，一刀儿将他杀死，翻天鹞做了枉死鬼，但未知邢氏如何？定国即赴清营报功。清军进拔徐州，直抵宿迁，刘泽清遁去。可法飞书告急，南都反促可法入援。原来宁南侯左良玉，以入清君侧为名，从九江入犯，列舟三百余里。士英大恐，因檄令可法入卫。可法只好奉命南旋，方渡江抵燕子矶，又接南都谕旨，以黄得功已破良玉军，良玉病死，令他速回淮扬。可法忙返扬州，尚拟出援淮泗，清兵已从天长、六合，长驱而来。那时扬州城内的兵民，已多逃窜，各镇兵无一来援，只总兵刘肇基，从白洋河赴急，所部只四百人。至清军薄城，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本驻营城外，不战先降，单剩了一座空城，由可法及肇基，死守数日，饷械不继，竟被攻入。肇基巷战身亡，可法自刎不死，被一参将拥出小东门。可法大呼道："我是史督师！"道言未绝，已为清兵所害，戎马蹂躏，尸骸腐变。直至次年，家人用袍笏招魂，葬扬州城外的梅花岭，明史上说他是文天祥后身，是真是伪，不敢臆断。南都殉难，以史公为最烈。

惟扬州已下，南都那里还保得住？清兵屠了扬州，下令渡江，总兵郑鸿逵、郑彩守瓜州，副使杨文骢驻金山，闻清兵到来，只把炮弹乱放，清兵故意不进，等到夜深天黑，恰从上流潜渡。杨、郑诸位军官，到了天明，方知清兵一齐渡江，不敢再战，一哄儿逃走去了。警报飞达南京，弘光帝还拥着美人，饮酒取乐，一闻这般急耗，方收拾行李，挈着爱妃，自通济门出走，直奔芜湖。马士英、阮大铖等，也一并逃去。忻城伯赵之龙，与大学士王铎等，遂大开城门，恭迎清军。清豫王多铎，驰入南都，因是马到即降，特别加恩，禁止杀掠。休息一天，即进

兵追弘光帝，明总兵刘良佐，望风迎降。

是时江南四镇，只剩了一个黄得功，他前曾奉命攻左良玉，良玉走死，乃还屯芜湖。会值弘光帝奔到，不得已出营迎驾，勉效死力。隔了一日，清兵已经追到，得功督率舟师，渡江迎战，正在彼此鏖斗的时候，忽见刘良佐立马岸上，大呼道："黄将军何不早降？"得功不禁大愤，厉声答道："汝为明将，乃甘心降敌么？"正说着，突有一箭飞来，适中喉间左偏，鲜血直喷，得功痛极，料不可支，竟拔箭刺吭，倒毙舟中。史公以外，要推黄得功。总兵田雄，见得功已死，起了坏心，一手把弘光帝挟住，复令兵士缚住弘光爱妃，送至对岸，献入清营，一位风流天子，只享了一年艳福，到了身为俘虏，与爱妃同解燕京，眼见得牺牲生命，长辞人世。江南一带，悉属清朝，遂改应天府为江宁府。大明一代，才算得真亡了。点醒眉目，作为一代的结局。

后来潞王常淓，流寓杭州，称为监国，不到数月，清兵到来，无法可施，开门请降。故明左都御史刘宗周，绝粒死节。鲁王以海，自山东航海避难，转徙台州，由故臣张国维等，迎居绍兴，亦称监国，才历一年，绍兴为清兵所陷，以海遁入海中，走死金门。唐王聿键，前因勤王得罪，幽居凤阳，南都称帝，将他释放，他流离至闽，由郑芝龙、黄道周拥立为帝，改元隆武。明贼臣马士英、阮大铖二人，私降清军，导入仙霞关，唐王被掳，自尽福州。马、阮两贼，也被清军杀死。马、阮之死，亦特别提明，为阅者雪愤。唐王弟聿鐭，遁至广州，由故臣苏观生等，尊他为帝，改年绍武，甫及一月，清军入境，聿鐭又被掳，解带自经。桂王由榔，系神宗子常瀛次子，常瀛流徙广西，寓居梧州，南都已破，在籍尚书陈子壮等，奉他监国，未几病殁，子由榔曾封永明王，至是沿称监国，寻称帝于肇庆府，改元永历。这永历帝与清兵相持，迭经苦难，自清顺治三年起，直熬到顺治十六年，方弄得寸土俱无，投奔缅甸。居缅两年，由清降将平西王吴三桂，用了兵力，硬迫缅人献出永历帝，把他处死。明室宗支，到此始尽。外如故明遗臣，迭起迭败，不可胜记，最著名的是郑芝龙子郑成功，芝龙自唐王败殁，降了清朝，独成功不从，航海募兵，初奉隆武正朔，继奉永历正朔，夺了荷兰人所占的台湾岛，作为根据，传了两世，才被清军荡平。小子前编《清史通俗演义》，把崇祯以后的事情，一一叙及。清史出版有年，想看官早已阅过，所以本回叙述弘光帝，及鲁、唐、桂三王事，统不过略表大纲，作为《明史演义》的残局。百回已尽，笔秃墨的情景，小子不忍割爱，杂录于后，以殿卷末。

诗曰：

盈廷抛旧去迎新，万里皇图半夕论。

二百余年明社稷，一齐收拾是阉人。

画楼高处故侯家，谁种青门五色瓜？

春满园林人不见，东风吹落故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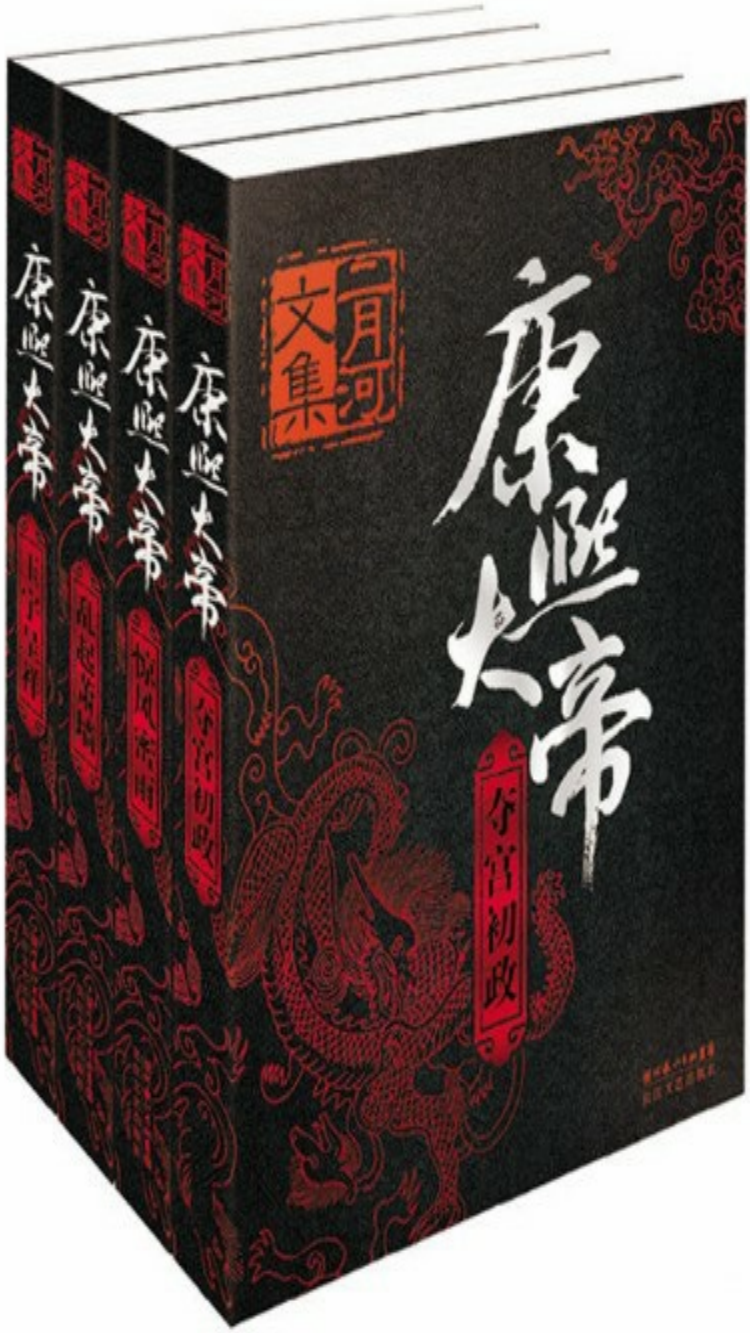
风动空江羯鼓催，降旗飘飐凤城开。

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

词客哀吟石子冈，鹧鸪清怨月如霜。

西宫旧事余残梦，南内新词总断肠。

本回举三桂乞援，清军入关，闯、献毙命，南都兴废，以及鲁、唐、桂三王残局，统行包括，计不过五千余字，得毋嫌其略欤？曰非略也。观作者自道之言，谓已于《清史演义》中一一叙明，此书无庸复述。吾谓即无清史之演成，就明论明，亦应如是而止，不必特别加详也。盖明史尽于怀宗，《明史演义》，即应以怀宗殉国为止，后事皆与清史相关，当列诸清史中以分界限。不过南都半壁，犹可为明室偏安之资，假令弘光帝励精图治，任贤去邪，则即不能规复中原，尚可援东晋、南宋之例绵延十百年，谓为非明不可得也。自南都破而明乃真亡，故本回犹接连叙下。至如鲁、唐、桂三王，僻处偏隅，万不足与满清抗衡，约略叙及，所以收束全明宗室，简而不漏，约而能赅，全书以此为终回，阅者至此，得毋亦叹为观止乎？


月河文集
康熙大帝
夺宫初政

版权信息

康熙大帝（全四册）

作者：二月河

目录

版权信息
康熙大帝1：夺宫初政
内容简介
楔子
第一回 敝屣江山撒手去 孽海情天路无涯
第二回 皇子登极内监喝驾 鳌拜圈地辅臣瞒君
第三回 魏东亭风尘会侠女 伍次友煮酒论功名
第四回 康熙帝夜造悦朋店 吴良辅擅擒侍卫臣
第五回 倭赫父子双受戮 阉官内侍单遭诛
第六回 兴冲冲康熙读策论 昏沉沉索尼献遗折
第七回 三臣联折遭杀戮 鳌拜逞蛮闹金殿
第八回 鳌公府初议劫宫闱 苏中堂请守先帝陵
第九回 议政王杯酒倒旗帜 伍先生无心成帝师
第十回 苏中堂喋血西菜市 伍次友危言动天听
第十一回 悦朋店史龙彪仗义 文华殿魏东亭受命
第十二回 谋臣计议保皇策 逆种各起屠龙心
第十三回 孝庄后帷幄运筹 魏虎臣途中遇旧
第十四回 史龙彪翻悔皈清室 班学士解疑鳌公府
第十五回 魏东亭登门会提台 苏曼姑婉言劝书生
第十六回 御花园鳌拜演武 养心殿康熙下旨
第十七回 众侍卫伴君玩耍 史大侠收徒习武
第十八回 胡太医诊病养心殿 班伯温赠毒鹤寿堂
第十九回 君臣同游白云观 主仆行令破凉亭
第二十回 白云观同心续春秋 鼓楼居异志胡拆字
第二十一回 廷柱书铭意未尽 夜半报警情肠结
第二十二回 搜索府只见一池清水 游荒圃偶得数首故诗
第二十三回 伍次友移居白云观 史鉴梅受拷后堂房
第二十四回 小毛子挫败大侍卫 康熙帝夜宴众豪杰
第二十五回 婉娘深宫戒小僮 翠姑青楼诘明珠
第二十六回 受酷刑明珠泄机 斥奸贼义士成仁
第二十七回 往事今事难解难分 旧情新情齐集心头
第二十八回 吴翠姑挡驾救驾 穆里玛围店剿店
第二十九回 穆里玛山沽店遭擒 史龙彪池心岛蒙难

第三十回 西华门前虎臣获释 白云观外太医献计
第三十一回 胡宫山片语释兵戎 魏东亭精心谋对策
第三十二回 康熙金殿会逆臣 婉娘魏府慰先生
第三十三回 玉壶冰心不言情 前崖后渊五内崩
第三十四回 伍次友纵谈天下事 何志铭密献斩将策
第三十五回 少主用谋入虎穴 猛将勇饮女儿茶
第三十六回 吴六一汤饼会杀将 泰必图东厢房受缚
第三十七回 何志铭不辱信使 康熙帝痛陈大志
第三十八回 众侍卫刺血盟誓 班大人沐猴坐堂
第三十九回 老太师落入法网 小毛子杀贼立功
第四十回 史姑娘披头散发出鳌府 伍先生迷迷瞪瞪上金殿
第四十一回 康熙暗示减大刑 明珠巧语拆姻缘
第四十二回 婉娘削发入空门 康熙戏语惊儒生
第四十三回 伍次友意气还山 魏东亭深宫访尼
第四十四回 死宴收徒武功赫赫 长亭送别离情依依
第四十五回 乌龙镇明珠济贫女 关帝庙大令诛恶官
康熙大帝2：惊风密雨
内容简介
第一回 傅宏烈戴罪赴京师 周培公仗义救弱女
第二回 乾清宫睿智激藩臣 刑堂上胆肝动帝心
第三回 孔四贞下嫁孙延龄 康熙帝赐枪马鹞子
第四回 应天变起驾五台山 怀叵测鼓唇额驸府
第五回 三藩王密聚云南府 众谋士献计反清廷
第六回 朱三太子造访五华宫 康熙皇帝微行太行山
第七回 沙河堡评说茶马政 风雪夜怀忧念民情
第八回 李雨良夜半诛飞贼 刘清源设宴待刁客
第九回 行酒令小毛子弹知府 绝旧情王辅臣返长安
第十回 固安县康熙会明裔 永定河县令责道台
第十一回 魏东亭河堤惩西选 康熙帝县衙慰忠良
第十二回 伍次友上书言大政 黄太冲赋诗咏雪景
第十三回 咏红梅逸老明心志 集唐诗次友揽人才
第十四回 伍次友初交痴心女 青猴儿寻衅遇恩人
第十五回 女英豪仗义惩恶奴 伍国士守节报圣君
第十六回 四公主冷眼斥明珠 孙嬷嬷深情念圣君
第十七回 贫女疗饥江浙馆 才士扶乩悲运蹇
第十八回 聆悲歌天子哀民生 论兵机培公展经纶
第十九回 乾清宫争议撤三藩 牛街寺访民解疑难

第二十回 假康熙大闹清真寺 真皇帝智斗三太子
第二十一回 咏胡笳乐极生悲 唱山歌否极泰来
第二十二回 李云娘侍疾运河栈 胡宫山济世兖州府
第二十三回 吃缘豆钟情女告别 陷缧绁冷面君自误
第二十四回 谢大恩书生访贫女 查奸细皇后审太监
第二十五回 苦肉计小毛子受刑 买人情黄四村送药
第二十六回 伍次友受骗遭毒手 李云娘闯衙中箭伤
第二十七回 假兄妹夜奔曲阜镇 贤村妪收容沦落人
第二十八回 张姥姥闲说乱世典 伍次友赞评桃花扇
第二十九回 奉皇命孔四贞南归 劫法场青猴儿效命
第三十回 夫妻离心额驸生异志 衙中兵变公主收军权
第三十一回 撤三藩君臣议对策 释天足培公代草诏
第三十二回 借棋局书生论天道 说额驸皇帝用真情
第三十三回 杨起隆密谋乱北京 吴应熊舌战鼓楼西
第三十四回 理积案君臣夜勤政 盗令箭保柱自投诚
第三十五回 计中计魍魉费筹算 骗中骗美人动帝心
第三十六回 黄四村自食恶果 小毛子逢凶化吉
第三十七回 急匆匆太监单报警 惊惶惶姐弟双自尽
第三十八回 张福晋搅闹列翠轩 朱国治托孤巡抚衙
第三十九回 吴三桂假意责马宝 孙延龄斩将树反旗
第四十回 汪士荣陕西造兵变 钦差臣长安受屠戮
第四十一回 吴应熊情急谋逃生 伍次友途穷奔京师
第四十二回 颁檄文吴三桂反清 骂逆臣朱国治成仁
第四十三回 冬云遮天师生重逢 薄雪盖地侠骨捐身
第四十四回 康熙帝义释王吉贞 伍次友悟禅大觉寺
第四十五回 吴应熊夜奔潞河驿 小毛子吓死王镇邦
第四十六回 犟驴子奉令杀宫 杨起隆途穷逃生
第四十七回 康熙阅军五凤楼 培公吟诗储秀宫
第四十八回 汪士荣夜入五羊城 孙延龄悔过白衣庵
第四十九回 察哈尔反清袭北京 周培公登坛行军法
第五十回 大将军挥师捣平凉 王辅臣兵败泾河岸
第五十一回 周培公举火烧虎墩 汪士荣乘机入危城
第五十二回 两来使游说王辅臣 如簧舌骂死小张良
第五十三回 吴三桂登极一命归阴 康熙帝赐粮众议纷纭
康熙大帝3：玉宇呈祥
内容简介
第一回 洪水围城贤母教子 赈济灾民良吏抗命

第二回 康熙帝诛凶释王女 彭学仁戴罪蒙皇恩
第三回 杨起隆庙前忆旧事 高士奇韩府医沉疴
第四回 韩刘氏抢亲救媳妇 飘零客批诗逢故人
第五回 陈潢侍妹秉烛达旦 阿秀认娘心堕情网
第六回 视河工天子巡汴梁 评功过图海受惩赏
第七回 求贤遇贤失之交臂 畏祸种祸天命难违
第八回 白衣秀士纵谈治河 轻薄孝廉借故骂座
第九回 咏水仙士奇慕芳兰 严宫掖墨菊控明珠
第十回 修明史议立贰臣传 批诗文巧语骂权相
第十一回 落魄人途穷遇权贵 风流士失意会情人
第十二回 大廊庙定情赠玉佩 宰相府调侃动圣听
第十三回 中和殿君臣议河务 体仁阁鸿儒试文章
第十四回 趋势奴密谋交魍魉 趋士主论文取鸿儒
第十五回 献瑞草高士奇夺标 遇汗女靳紫桓失惊
第十六回 劳燕分飞奈河难渡 求近故远以诈取宠
第十七回 小佛堂儒生说因缘 养心殿天子抚武将
第十八回 清官护民责河督 能吏精算济灾民
第十九回 于成龙坐堂断刑狱 陈天一割银买平安
第二十回 逞愚鲁道台护大堤 屈心志督帅迎钦差
第二十一回 参河督魏相枢上章 闹意气伊桑阿取辱
第二十二回 贡院被封康熙掀龙案 南闱案发明珠踢棋盘
第二十三回 怪才笑纳不义财 秀士设计撞木钟
第二十四回 下说辞士奇平大狱 谈彗星君臣议朝政
第二十五回 收台湾将军议用兵 耍刁蛮宠臣触霉头
第二十六回 魏东亭述职走京师 康熙帝北巡猎猛虎
第二十七回 康熙帝病宿兴隆店 韩刘氏夜闯隆化镇
第二十八回 惊艳色天子收汗女 论食谱宰辅谈养生
第二十九回 康熙帝夜访小周郎 高江村拙诊太素脉
第三十回 恩威并用天子说王爷 闲话连篇村妇讥皇帝
第三十一回 小太监横行三河县 鲠直臣犯颜批龙鳞
第三十二回 针砭时弊郭琇陈词 督促海战光地奉诏
第三十三回 掷铜钱都督定军心 擂战鼓施琅啖眼珠
第三十四回 腹破肠流蓝理请战 诱敌出战旗舰冲滩
第三十五回 台湾大捷晋卿受封 危言耸听宰辅结党
第三十六回 贪功名李光地匿丧 保廉臣高澹人钓誉
第三十七回 审清官抚慰熬刑人 查良将窗窥瞌睡虫
第三十八回 庆功席上名臣坐针毡 条幅词中罪儒受勉励

第三十九回 尽孝道皇帝扮彩戏 禁结党大臣听训诫
第四十回 清隐患穆子煦南下 试武功于一士丧气
第四十一回 穆子煦智宿毗卢院 杨起隆逞凶长江岸
第四十二回 清风道人仗义救友 奸诈总督惊惶受勘
第四十三回 乘龙舟御驾视河工 受凌辱宦女落风尘
第四十四回 问奸邪众大臣失色 讲忠恕康熙帝指婚
第四十五回 能婆子巧语欺大盗 圣明主片言释干戈
第四十六回 巡金陵百官接龙舆 献邪书佞臣遭贬斥
第四十七回 筹军饷皇帝讲大义 训孝子老母说春秋
第四十八回 祭孝陵康熙哭帝师 宿灵谷诤臣告御状
第四十九回 敬孔子皇帝行大礼 闻噩耗苏姑谈遗恨
第五十回 老佛爷病卧慈宁宫 众大臣贺寿宰相府
第五十一回 郭琇闹宴参权臣 明珠被抄访智囊
第五十二回 兔死狗烹锁功臣 良弓自弃护才人
第五十三回 天子居丧议礼仪 新贵夜谈固宠术
第五十四回 争兵权索相入佟府 议西征学士遭驳斥
第五十五回 率王师康熙辞帝京 迎叛军扎贡自喋血
第五十六回 兴天兵激战布通河 念圣恩献计截逃兵
第五十七回 陈军威猛轰骆驼城 诈投降夜走昭莫多
第五十八回 西域平天下归一统 黄河清玉宇呈祥瑞
康熙大帝4：乱起萧墙
内容简介
第一回 皇阿哥怜贫护盐贩 桐城令断案打奸商
第二回 理河工贝勒榨藩台 探世情阿哥淋澡汤
第三回 十三郎仗义救风尘 八阿哥串连说人情
第四回 查库银康熙倒噎气 整吏治胤禛上条陈
第五回 畅春园太子破好梦 韵松轩阿哥乱萧墙
第六回 振颓风户部清库银 使心机大臣攀国储
第七回 康熙帝忧民用能臣 皇太子思春配淫药
第八回 老玄烨拜月致祷词 众皇子大闹御花园
第九回 追往事天子抚老臣 蓄异谋阿哥会相士
第十回 讨债英雄遇到抗债豪杰 多情汉子央求寡情阿哥
第十一回 抗还债流言满天飞 倒肠胃臭气溢部堂
第十二回 弱女子翻脸拒旧情 老年汉变成青年娃
第十三回 宰白鸭五哥遭奇冤 审囚犯皇帝知吏情
第十四回 留后路胤祥埋伏兵 卜前程太子问吉凶
第十五回 奉圣谕胤禩查刑狱 掩劣迹老九使奸计

第十六回 怒冲冲康熙理政务 坦诚诚天保陈忠言
第十七回 蛮侍卫放刁讥天颜 奸阿哥射猎动心术
第十八回 察奸邪太子乱宫闱 防事变康熙急调兵
第十九回 心计穷夜奔狮子园 头脑灵应对动天听
第二十回 巧谏诤四阿哥猎狼 落陷阱皇太子叹息
第二十一回 恨难消康熙骤发病 气不平太子诉怨言
第二十二回 回龙驾忠臣保太子 说天变王掞犯龙颜
第二十三回 恨不肖洒泪废太子 惧宫变面谕留武丹
第二十四回 虎视眈眈手足相残 趁火浇油心怀叵测
第二十五回 受刑杖佳人侍汤药 猜酒枚策士说朝局
第二十六回 荐东宫胤禩反遭斥 护皇父胤禛蒙窘辱
第二十七回 停摘瓜挥泪放阿哥 怀忌心借琴诉衷情
第二十八回 谋灭口胤礽丧天良 图储位老八藏祸心
第二十九回 探冷宫胤祥用真情 慰县令天子谈官经
第三十回 坐茶肆天子逢寒士 住驿馆康熙惩督帅
第三十一回 收智囊康熙交名儒 惩墨吏胤礽伐异己
第三十二回 侦机密胤禛使权威 布网罗胤祥设计谋
第三十三回 捉社鼠平地掀巨澜 破大案宴中赠火栗
第三十四回 遇故旧喜吃乔婆茶 讲陈典方苞评古人
第三十五回 宦海炎凉群臣告病 世情险恶紫姑殒命
第三十六回 思黄袍兄弟各离心 用谋略难辨术高低
第三十七回 谋夺位太子暗招兵 起疑心康熙论五福
第三十八回 天威不测重废太子 皇心难度再囚胤祥
第三十九回 识真局清客举胤禛 蒙迷雾忠贞赴黄泉
第四十回 议蠲赋康熙勉为难 试圣意胤禩再作俑
第四十一回 烽火起西疆报边警 施烟幕康熙巧出题
第四十二回 张五哥恋情说雍王 皇四子冒险探胤祥
第四十三回 投矾书胤礽谋兵权 追真情胤禛审太医
第四十四回 夜巡城偶遇畸零女 显武功惊退劫路客
第四十五回 解四书欺猫掩鼠行 训皇子打骡给马看
第四十六回 悲前景穷庐抚琴弦 议继统深宫论遗诏
第四十七回 安钉子胤禩费苦心 说储位胤禟假推让
第四十八回 年羹尧二心遭严斥 雍亲王沽名苦奉迎
第四十九回 忠王掞查情换门庭 智思道析理明大势
第五十回 奖忠仆警告年羹尧 杀叛奴严惩高福儿
第五十一回 贺庆典胤禟送陨石 千叟宴康熙染沉疴
第五十二回 知天命寝殿颁遗诏 护贤臣鱼眼藏珍珠

第五十三回 邬思道雍府逞辩才 隆科多穷庐受遗命
第五十四回 康熙帝寿终归渺冥 薄命女饮鸩殉恩情
第五十五回 拼命郎丰台戮逆臣 冷面王灵前称帝君

康熙大帝1：夺宫初政

内容简介

本书为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的第1卷。

康熙八岁即位，由顺治遗命，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为辅臣。其中鳌拜居功自傲，专横跋扈，待老臣索尼病死后，他拉拢遏必隆，处死了不与他合作的苏克萨哈，更是朝政独揽，经常咆哮金殿，强制康熙屈从他的意愿。康熙十四岁亲政，但鳌拜不仅不还政于皇帝，反而结党营私，拉拢死党，图谋弑君自立。

康熙自幼聪慧早熟。他一方面秘密拜落第举人、江南才子伍次友为师，勤奋学习历朝皇帝的治国经验；另一方面又以贴身侍卫魏东亭为核心，以习功练武为名，精心挑选、训练了十几名年轻力士，以待时机清除身边的最大隐患。

康熙和鳌拜集团经过了几番明明暗暗的较量，矛盾日趋尖锐化、明朗化，你死我活的搏杀已在一触即发之际。鳌拜称病在家，加紧了劫宫弑杀康熙的行动。康熙不动声色，只带魏东亭一人夜访鳌府探视，一则以观动静，二则以稳住鳌拜。

康熙八年五月，经过周密的策划和精心安排，康熙在毓庆宫单独召见鳌拜，利用身边侍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擒拘了武艺高强的鳌拜，并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从此，康熙亲执皇权，为振兴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楔子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一家家、一窝窝在城墙根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竟有长住下来的意思。好在自李闯王兵败以后，北京城内屡遭兵乱，人口十去五六。东直门内外瓦砾遍地，有的是空闲地方，不然真要人满为患了。这些人大都操关东口音，也有不少像是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人，披着褴褛的袄子，腰间勒根草绳，端着破碗向人们讨饭。

“大爷大娘，积德行善，赏一口剩饭吧。俺是从热河逃难来的，上有老，下有小，没法子呀！”

“阿弥陀佛！罪过哟！大冬天的哪来的灾，跑这么远的路？”

一个肩头挑着补锅家伙的壮年汉子听了这话，将脸一扭停住了脚，冷笑道：“你是天子脚下的人，怎么知道乡下的事！他妈的，镶黄旗圈了老子的地，不要饭，吃屎毛？”说着把辫子往脖子上一盘，气哼哼地走了。

读者至此，或者会问：什么叫“圈地”，便这等厉害！

原来，满洲人未入关前，八旗兵出征打仗，马匹、器械都是自备。各旗为办军需给养，都占有大量旗地，各旗的主儿、王公宗室自家日常挥霍也要消耗大量金银，便在关外各地设置大小不等的庄园。入关之后，前明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在闯王入京后，死的死，逃的逃，撇下了无数的无主荒田。多尔衮便下令“尽行分给东来诸王、贝勒、贝子、勋臣人等”，丘八爷们当然尽挑好地抢。他们用一根绳子，拴着两匹马，上头插一杆旗，后头的兵丁狂抽猛撵，兜多大圈子算多大圈子，圈子里的地便成了旗人的产业了。这就叫圈地。“这是我镶黄旗的”，“那是我正白旗的”。甚或有更霸道的，还要把圈子里边的百姓一律赶出，或者换一点沙窝碱地给他们。这还算客气的，更横的还趁机抢掠。圈地所到，室中所有器物一律留下，妻女长得丑的，“开恩”着原主带走；长得有点姿色的便将留下。弄得京畿、直隶、山东、河南、山西

七十七州县，纵横二千里，田园荒芜，哀鸿遍野，饿殍满道，哭声不绝于耳。其中有被迫铤而走险为“盗”的，也就不尽其数了。

单说京西永兴寺街，有一家小客栈，名叫“悦朋店”。这大概取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悦）乎”之意。这家小店的后院有十几间客屋，专供举子进京应试时候住的。目下离开科尚早，生意甚是清淡。当街三间门面摆着四张八仙桌；向北折是一间雅座，供客吃饭；门面以东一道长柜台兼卖酒肉和零星杂货。伙计们都是乡里人，回去过年了，店里只有一位何老板和几个远乡的小徒工支撑。正月初八清晨，店里刚摘门板，只听“唿通”一声，倒进一个人来。

店老板何桂柱听到伙计们喊叫，赶紧蹬上裤子，把夜壶往床底下踢了踢，趿拉着鞋就往外跑。一看，这个人约莫有二十岁出头，头上戴了顶一丢儿锡的青麻帽，拖出二尺多长的辫子，头发总有两个多月没剃了，灰不溜秋长了足有寸半长。棉袍子像给鸟铳打过，一朵朵烂羊油似的破棉絮绽露出来。看他脸色，像生姜一样黄中带紫，双目紧闭，人已是冻僵了。何桂柱由不得叹了口气说：“罪过！这也是常事，送到城外左家庄化人场吧。啐，今天真晦气！”

伙计们张罗着找了一领破席将死人卷起，正要弄块破门板把人抬走，店后门帘一响，走出一个人来说道：“慢！”

众人回头看时，出来的人约有三十岁上下，戴着青缎瓜皮帽，穿着黑狗皮酱色绸马褂，里头罩着灰团呢长袍，千层底冲呢靴子上起着一道明棱，稳稳站在门当间。店主人忙赔笑道：“二爷早，这是冻死在门外的一个穷秀才。”

“死没死要看看再说。”他一边说，一边走上前去蹲下身子，用手在青年鼻子下试了试，拉起手来搭上脉摸了摸：“人还没死绝！快熬一碗姜汤，不，先弄点热酒来！”伙计们面面相觑，站着不动，何桂柱连忙说：“爷已经吩咐，还不快点？”

出来的这个人是个举人，扬州人，叫伍次友，是个闻名于大江南北的才子。家世豪富，祖上曾做过几任大官。开店的何桂柱先前就是他家的佣人。崇祯年间，兵荒马乱，伍老太爷怕树大招风，让家人各投亲戚。何桂柱的爹是个家生子儿，没有亲人在外头，老太爷一发善心，帮他在本地开了一个小店。清兵入关，史可法在扬州抗清，城破后，城内血流成河。何家在扬州呆不下去，索性迁往北京来。这伍次友原是侯方

域的学生，清室定鼎之后便从了天意，考了秀才，中了举人。只是伍老太爷心向大明，立誓不食清粟，闭门在家专注《道德经》。这伍次友进京应试，恰又遇上了何桂柱，干脆就住进了悦朋店。如今虽没有主仆的名分，那何桂柱还是对这位少主人礼敬甚恭的。

人们七手八脚把那快冻死的书生抬进店，一碗热黄酒灌下去，约莫一刻时分，那青年眼睛微微地睁了一下又闭上了。伍次友吁了一口气道："把我下头那间房收拾一下，让他躺下，养几日就好了。"

何桂柱不禁踌躇："这公子也是多事，救了人，还要养活人……管他呢！横竖又不花我的钱，一总儿等扬州那边来人算账。"伍次友见何老板犹豫，便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再说，救人不救活也不像话。"何桂柱忙道："照爷吩咐的办就是。"

掌灯时分，那青年终于醒过来了。大约是两大碗热腾腾的鸡丝姜汤挂面的作用，他的脸泛上了红色，只是还有点头晕，看见伍次友举着灯笼推门进来，便挣扎着要起来。伍次友忙按住他，说道："朋友，别动，你就好好儿躺着。"那青年就屈起上身，在枕头上连连叩头："恩公，是您救了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大恩不言谢，我总要粉身碎骨报答您老的！"说着，一串泪珠从他清秀的面孔上流了下来。

伍次友拉了张椅子在他身旁坐下，关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来北京？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那青年半靠在枕上，喟然长叹一声说道："恩公，我是正黄旗人，叫明珠，说来先祖也是龙子凤孙。先父尼雅哈是睿亲王多尔衮帐下一员佐领，从龙入关。多尔衮坏了事，先父被株连罢官，气得一病不起，家道也就败落了。无奈随叔父流落在蒙古。纳尔泰大爷可怜我们，给了一小块耕地。不料去年秋天，镶黄旗旗主儿鳌拜又要换正黄旗的地，说多尔衮圈地的年头，镶黄旗吃了亏，如今要找回来，这就活活坑了我们爷们！原想这老贼总要瞧着先祖的面子，留下这块活命地，谁知这老杂种绝情得很，竟派他的兄弟穆里玛在大雪天把我们一个屯的人全赶了出来，一把火烧掉了村子……惨哪！"他擦了一把泪，哽咽着又说："我们叔侄从热河一路讨饭进关，在太平镇又遇上了强盗，硬逼着入伙。您想，父亲死活不知，我怎好去干那种事？没办法只好逃跑，叔父被强盗一箭射死。我孤身一人进京，是想找先父的同寅打个抽丰，哪里想到，人情比纸还薄！一听说我家得罪了鳌拜，谁也不敢收留我，只好流落在街上卖字为生。可怜我一个簪缨之族，落得这样下场……这几天，雪下得大，肚里又饿，想在这店门口躲一躲雪，谁知就……"

明珠越说越伤心，索性放声大哭："恩公！您就是我再生父母，骨肉爹娘！明珠今世难报，来生结草衔环必酬大恩！"

伍次友听到这里，不觉凄然心酸，忙安慰道："明珠，什么都不要说了。这年头，老百姓谁能有什么好日子过！这几天北京城里要饭的这么多，都是关外被圈了地无家可归的人——你在京可还有什么亲人？"

明珠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什么亲人了，就是有，也难得见上一面。"

伍次友听说，忙问："那怎么会呢？"明珠定了定神，说道："听说我的一个表姨孙氏，是当今皇子三阿哥的乳母。七年前见过她一面，她就进宫去了。那宫禁森严，我这么个样子怎么能进得去呢？"伍次友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你就先在这儿住下吧。你既通文墨，又有功名在身，将来不愁没有个进身的机会。万一不行，我给你带一封信去投奔家父，请他老人家给你找碗饭吃。我叫伍次友，扬州人，在这儿等着应试。下一场考毕，我们就回南边去。"

明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听伍次友如此说，挣扎着从床上下来，在地上咕咚咕咚磕了三个响头，说："上头有青天，我明珠若负心忘了伍大哥救命之恩，犹如此笔！"说着便从袖中抽出一枝大号雪狼毫湖笔，就着灯影里"咔"的一声折成两截。

二人正说得亲热，棉帘一掀，何桂柱走了进来，低声说道："二爷，方才十三衙门巡头王太监来喝酒，说是有风声，顺治爷驾崩了！"

"皇上驾崩了！"这消息不胫而走，通过酒肆、茶馆、戏园子这些聚人的热闹去处，一时间传遍了北京城。但在明发诏旨之前，人们还只能躲在一旁悄悄地看，找知心朋友如此这般煞有介事地比划一番：

"皇上才二十四岁，年纪轻轻儿的，好好儿的怎么会驾崩了？"

"嗐，人有旦夕祸福，谁能说得准呢？譬如你吧，今晚上脱了鞋，就能保明早儿准穿上？"

"别瞎扯！我倒听说，是为董娘娘薨了，皇上害了相思病！你忘了，江苏那个画画儿的叫陈什么来着？对，陈罗云，给董娘娘画小像，一家伙就得赏银一万两——嘿！你一辈子见过那么多元宝？——人只要

运气好，发财也真容易！”

“你这人一说话就爱走板！我听说皇上五六天前还召见苏克萨哈大人呢！别是有什么蹊跷吧？”

“嘘——你他妈才走板呢！这是该你说的话么？你老实点吧，驾崩不驾崩，关你屁事！”

不管小民们怎样议论，有一件事是明摆着的：内务府的人从正月初八起，都一律换了素色衣服。午门外驻马亭旁乌压压的轿子排了老长一溜。而那些爱提着鹌鹑笼子串茶馆的小太监，打从过了年就不见来了。这些反常的事引起北京市民们纷纷猜疑。有些老北京，是见过大明万历皇上驾崩出殡的排场的，看到皇家如今办事这么鬼鬼祟祟的，不免惊疑，却只是缄口不言。

伍次友是个书呆子，因天气冷，也不出门，只坐在炉旁读书。明珠年轻人性子，身子稍好一点，便挣扎着要到外边走走。他踅到正阳门东瞧热闹，只见一长排大轿前头的六乘绿呢大轿格外显眼，上头的雪足有半尺厚。悄悄打听，才知道从年初三，杰书亲王、索尼老中堂、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和洪经略入宫叩安，就没再出来，每日三餐饭都由家里人用食盒子传送进去。正瞧得发愣，明珠忽觉背后有人轻轻拍了一下，回头看时，只见雪光下一英俊少年手按腰刀，正含笑看着他。

“您是……啊呀！老弟！”犹豫片刻，明珠惊喜地张开双臂扑了上去。他一下子认了出来，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当今三阿哥的乳母孙氏的独生子，他阔别了五年的表弟魏东亭。

五年不见，魏东亭已出落得一表人才，上身着一件团领补服，上边绣着江牙海水，一柄宽大的腰刀上垂着一尺来长的赤红流苏，簇新的湖绸黑裤下套着马靴。看了他这身打扮，相形之下，明珠不禁有落魄之感。

明珠拉着魏东亭的手，只是上下打量，好一会儿才问：“表弟，一别五年，你比以前大不一样了，还在承德皇庄上当差么？”魏东亭笑道：“我也是才进京。去年母亲托了多少人情才把我调了出来，现在巡防衙门上当个闲差。母亲说我年轻，要着实磨练几年才能给皇上出力呢！”

明珠听了，由不得低垂了头，叹息一声：“哥哥我可惨了！现在家破人亡，前途多舛，命运不济，有什么法子！咳，这人生真是没意思极了。”魏东亭不等他发完牢骚，一把扯着他的衣袖说道：“走，我们到合仙楼聚一聚，否极泰来，你也用不着伤心，不久就有大事，说不定还要再加恩科呢！”明珠道：“哪来这话？”魏东亭笑道：“没来由拿着这些事找你开心？”他看了看四周，放低了声音说，“哥哥，顺治爷已经归天了！”

第一回　敝屣江山撒手去　孽海情天路无涯

顺治皇帝并没有“驾崩”，他还活着。此刻，太后和皇后已经哭着离去，他那烦乱的心绪渐渐平息下来，独坐养心殿，一种莫名的惆怅忽然袭上心头。鎏金珐琅鼎里百合香的气味太浓，顺治不耐烦地叫人将鼎中的香全撤了出去，然而却还是坐不住，一甩手走出养心殿，站在丹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像要用这清冽的寒气驱散一下胸中的郁闷。

铅灰色的天空，云层沉重而缓慢地向南移动，他仰首望着神秘而变化无常的苍穹默默不语。一阵寒风袭来，他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双肩，老内侍常昊立刻走过来，将一袭绿锦团绣龙狐皮裘轻轻披在他的身上。他皱了一下眉头：“怎么又是这一件？”常昊听了这话，从容跪下启奏：“回万岁爷的话，皇太后吩咐，主子心里不痛快，不许奴才拿那件素白狐裘……”听说是太后的懿旨，顺治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冷冷地扬起脸来，心里想：“要下雪了，这世界，这皇宫都会是素色的。这黄琉璃瓦、青砖地、铜鹤、日晷……都要染上白的颜色，这些，皇太后管得了么？”

顺治十七年，是他不吉利的一年。从正月开始，莒城、宁阳便报灾荒，一直到六月，直隶、山东、陕西、肃州许多地方旱得寸草不生。身为黎民之首，而老天却这般不肯照应，莫非自己有什么失德之处！五月间，他下了罪己诏，宰辅罗巴哈纳也上折子自陈引罪，求皇上革职以顺天和。六月，他又步行到南郊斋宿，他的虔诚果然感动了老天爷，接连下了几天大雨。他也松了一口气，觉得今年似乎要过得顺当一点了，虽说是晦月灾年，总不至于一灾到底吧？

不料到了八月，皇贵妃董鄂氏一病呜呼！

仿佛五雷轰顶，顺治惊得两眼一片昏黑，只是干哭，却流不出泪来。他七岁践祚，十五岁剪除多尔衮党羽，扫平南明，击溃郑成功。在这之后，又开科取士，刻意搜求汉族人才。四海粗定时，他也才不到二十岁，诸事如意，惟有婚姻很不称心。睿亲王多尔衮当年仗势作恶，硬指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博尔齐锦氏为后，太后下嫁了多尔衮，也帮着压他。这真正是牛不喝水强按头！但也只好虚与委蛇，没过

两年便将她黜为“静妃”，改居侧宫。这六宫粉黛，佳丽三千，他偏偏只爱这个比他大着五岁的董鄂氏。

也许因为思念旧夫的缘故吧，这董鄂氏自入宫以来，愁眉就不曾展过。天晓得这是一种什么样奇怪的感情。董鄂氏越是这样，顺治越是放她不下，变尽方法讨她的欢心。

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董鄂氏香魂一缕已升三界之外，还有什么想头？他觉得一切都变得那么丑陋，肮脏，惟有那颦眉蹙宇的女人是美的，可她却又被无情的风雨摧走了。真不知此生此世如何解释这化不开的苦痛。

顺治在殿前站了一会儿，一阵风吹过，几粒散雪飘洒下来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不由打了一个寒噤，又回到殿内。一堆堆的奏章和牒报在龙案上叠得老高，他一眼也不瞧，径自向西暖阁走去。守候在阁门口的宫女领班儿的叫苏麻喇姑，是太后跟前最得用的。见他进来，便使了个眼色，外头殿中侍候的侍卫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赛尔弼便默默地躬身一礼，知趣地退了出来。

苏麻喇姑站在廊下，也是心事重重。她是顺治八年入宫的。苏麻喇姑原是正蓝旗佐领格楞泰的女儿。她六岁上丧了母亲。父亲要续娶，求聘于本旗旗主塞洛的侄女儿。这位旗下姑娘倒也干脆，径自对媒人说：“你讲给那个格楞泰，人倒也罢了，只是他身边有个累赘，姑娘却不耐烦做人家后妈，叫他趁早儿打消了妄想！”塞洛是格楞泰的顶头上司。这句话从塞洛那里传来，倒叫他犯了难。正无奈间，适逢这年在旗下遴选秀女入宫，父亲便送了她进来。也是天缘巧合，孝庄皇太后偶然至储秀宫，见大院中跪了一大片秀女待选，便踱过来瞧，见这一小小女童忽灵灵地闪着大眼在盯自己，便弯了腰拉起苏麻喇姑细瞧。苏麻喇姑自丧母之后从未得人如此怜爱，见这妇人眉目慈祥，便张口喊了声“婆婆”，眼泪也随着叫声夺眶而出。

这一声清亮的童音叫得太后浑身发热，竟亲自俯下身去将苏麻喇姑抱在怀中，转脸对管事太监道：“这个孩子我要了。再挑个老成点的秀女来侍候她。——孩子，婆婆那里有好多果子，跟婆婆来！”

从此苏麻喇姑便跟了孝庄太后，太后长天大日头的没事，便逗着她玩，教她识字、读书，讲“三国”故事给她听。渐长之后，还给她讲了不少前朝和本朝典章制度。这苏麻喇姑天分极高，十岁上头，诗词歌赋，

诸子百家的文章就读了不少，到十四岁时，就装了满腹的学问。太后自是喜欢，便指派她去侍候顺治皇帝。

在廊下出了一会儿神，一阵寒风过来，她打了个寒战，便踅向月洞门去了。

顺治进了西暖阁，环顾四周愈觉惆怅。这里是顺治四个月来，来得最多的地方。一切都照董妃生前一样，墙角的紫檀木架上的玉盘里摆着几个金黄的文冠果，依旧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案上的古筝弹断了一根弦，卷曲着，上面已蒙上薄薄的一层灰尘；梳妆台架上的脂粉、头面首饰和她用过的青盐、香胰都原样不动地摆着。惟有嵌玉的牙床上，新悬了一帧簇新的董鄂氏宫装小像。

这是江宁巡抚朱国治举荐的一个画工绘制的水墨画儿。董鄂氏死后，顺治皇帝接连五天不思饮食，奄奄一息卧床不起，御医百方调治总不见效。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急得没有办法。亏得是洪承畴老头儿见多识广，说是“心病还须用心治”。太后立传懿旨，追封董鄂氏为皇后，从京畿、直隶、山东、江苏等地，调集了几十名丹青能手进京为董娘娘写真，以慰圣躬。无奈不论怎样口授心拟，谁也画不像。不料陈罗云的一幅写真呈上，却引起合宫惊动，无论娘娘跟前侍候的人还是只见过娘娘一面的，都认为像极了，不仅貌似而且神似！当常昊将画进呈御览时，病眼昏花的顺治竟从龙床上一跃而起，将画抱在怀中，说：“卿卿！朕以为你去了，原来你还活着！”太后高兴之余，发内帑白银一万两赏了陈罗云，京师传为佳话。朱国治越道、臬、藩三级，一跃而为江宁巡抚。

此后，顺治虽渐进饮食，但精神却一直恢复不了。虽说每日还到勤政殿走走，但对大臣们的奏议不置可否，也不批阅奏章，精神恍惚，如在梦中，每天给太后请过安，便一头钻进这间暖阁，看着画像发呆。太后跟前的一个老内侍有一天不经禀报闯了进来，顺治勃然大怒，竟不顾太后情面，令他跪在阶前自己掌嘴四十。从此，宫里人谁也不敢在这时打扰他了。

此刻，顺治站在这张小像前，董鄂氏微蹙的双眉，似乎含着脉脉深情，又似乎带着幽幽怨气；袂带飘飘，好像要从秋风黄叶的山水仔活脱脱走出来。顺治不禁失声叫道：“天，朕既是您的儿子，为什么对朕这般无情？”

就在这个时候，离养心殿不远，乾清宫东边的待漏朝房里，也有六个人在愁对灯火。他们是方才太后驾临养心殿前就被顺治赶了出来的，此时又不能赌气真的回府，便又约聚在这里。

领头的康亲王杰书，是当今顺治皇帝的堂兄，他坐在炕上，看着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他们一个个如庙中菩萨，或端坐不语，或闷头抽烟，连洪承畴这等足智多谋的头等策士也在沉思不语。杰书由不得心中焦躁："你们倒是说呀！终不成就让皇上真个剃头去当和尚？"座中议政大臣索尼资格最老，地位也最高，年纪已近七十，接连几日的苦熬，精神委实支持不下，此时歪在炕上，显得困顿不堪。看大家都不吭声，他叹了口气说道："看来不成了。什么法子没用过，咱们几个自绳请罪不说，连太后都下了跪，全不管用，还要怎么样呢？"坐在角落的鳌拜一脸怒容，啐了一口道："这像什么样子！一个婆娘死了，就这么死不像死、活不像活的……"

话犹未完，索尼便截住了他："这是什么话？光发牢骚有什么用？圣心既不能回，现时还是想一想下一步的事吧！"

和鳌拜挨身坐着的遏必隆见鳌拜脸上有些挂不住，欠了欠身子说道："据兄弟看，皇上这一去，就算是'大行'了，必有遗诏，嗣子定是三阿哥无疑。"

这真是出语惊人！但他素来消息灵通，事不三思不开口，当然不会打妄语。苏克萨哈身子向前一倾，问道："怎么见得呢？"

遏必隆压低了嗓音答道："这是汤若望的话，三阿哥出过天花，可保终生无虞。"一说到汤若望，大家便都不言声。这个人是个日耳曼人，来中国传教已经四十余年，前明徐光启荐他入翰林院供职。此人精于西历，推算日月之蚀十分准确，所以入清以来，便做了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正。顺治简直拿他当神仙敬，皇后竟弃佛皈依了天主教，端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坐实了汤若望的话，嗣君必是三阿哥玄烨无疑了。

杰书默谋了一会儿又道："咱们何妨再递牌子求见皇上，问个端底！"一语未终，鳌拜便一句顶了回来："那四个铁门闩在那守着，你进得去？"四个门闩是指佟赫等四个人，这四人除了顺治，谁的账都不买。这一说大家立即又无话可答了。

好一会儿，鳌拜鼻子里又哼了一声，说道："这倒好，谁当皇帝由夷人说了算！"苏克萨哈道："夷人不夷人，只要说得对，也是无奈他何！"鳌拜最瞧不起苏克萨哈，当即顶了一句："你这叫不经之谈！"

索尼见他二人又要抬杠，厌恶地说："不要这个样子，都是国家重臣，也要成些体统。"二人听了别着头不说话。屋子里呼噜呼噜的抽烟声，显得空气愈加压抑和郁闷。半晌不语的洪承畴抬起一张清癯的脸，活动了一下身子道："既然圣意难违，我们再等着瞧瞧吧，我料圣上会有安排的。"

在西暖阁小像前玩味良久，顺治又走出院外，细碎的雪花已落了寸许厚，四周沉寂得像一座荒庙，他觉得心情平静了许多。正如洪承畴猜想的，他有许多重要的事必须在出走之前安排。

"万岁爷，范承谟奉旨前来见驾。"侍卫倭赫已跪在身后轻声启奏，"天这么冷，万岁爷也该……"顺治不等他说完，摆了摆手便进了殿，这才注意到范承谟早已跪伏在那里了。

顺治在近炕的一把椅上坐下，屋子里暖烘烘的，一会儿便觉得浑身燥热，不由得用手去解皮裘上的纽扣。苏麻喇姑急步上前替他解了下来后，便退出殿外。顺治打量了一眼范承谟：他虽然才不过四十来岁，却已是鬓发苍苍了，花白辫子从双眼花翎下直拖到地上，头伏得几乎要碰到地面。他轻咳了一声，范承谟知道圣驾已到，头重重地在方砖上磕了三下，朗声启奏："奴才范承谟恭请圣安！"

顺治淡淡说道："范先生，起来吧，坐在那边墩上。"

范承谟慢慢跪起左腿，右手打了个千儿，躬身退至右首一条矮几旁，欠着屁股半坐在青瓷雕花鼓墩上："皇上夤夜召臣，不知有何圣谕？"

顺治长吁了一口气，瞥了一眼范承谟，缓缓说道："朕今日召你来，是要你代朕草诏。"范承谟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又何必在夜里宣召，莫非东南军情有变？"苏麻喇姑捧来一方端砚，磨就一池现成的墨汁。范承谟运足了气，濡墨提笔在手，静待顺治开口。

顺治呷了一口茶，脸色变得愈发苍白，口里说道："朕以德薄能鲜之身入继大统，至今已十八年了，自亲政以来，无论用人行政，纲纪法

度，比起太祖太宗，实在都差得很远。一统天下之后，一天天被汉人牵着鼻子走，以致国运不臻，民生多艰，这是朕的第一罪。”

听到这里，范承谟惶恐地站了起来，忘形之间，笔上的墨汁淋得满袖皆是。他忽然觉得失礼，又急忙跪下启奏：“皇上冲龄践祚，外息狼烟，内靖奸权，入关定鼎，掩有华夏，建万世不拔之基业。偶有不治，皆因海内粗定，不及休养之故。圣上此言，臣不敢书！”

“起来吧！”顺治淡淡地说，“你写！”他的镇静使范承谟感到一阵恐惧，便惊惶地起身归座，定了定神，写道：“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纲纪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顺治接着说：“先帝大行时，朕不过六龄顽童，没有为他老人家尽过一天孝道。我原想好好儿侍奉皇太后，补一补这点遗憾——”他哽咽住了，从榻上拽下一方白丝绢帕，拭了一下眼睛，“现在，朕要长违膝下，反使皇太后为朕悲伤……”说到这里，两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范承谟愈听愈惊，神色大变，离席伏地，砰砰砰连连叩头，奏道：“皇上春秋鼎盛，何出此言？如不宣明原由，臣宁死不敢奉诏。”说完又是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

顺治皇帝很理解范承谟的心情，他今年才二十四岁，说出这样的话，莫说范承谟不敢写，放在几个月前，他自己是连想也不曾想过的。但现在既要出世离尘，那就要斩断一切情缘，说话不能留一点余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定了定心说：“范先生，如果今夜这般拘君臣常礼，这篇诏书到天明也写不出来。起来！朕实话告诉你，这是朕的‘遗诏’，朕已决意弃世出家了！”

那范承谟心头一震：“从三皇到五帝，哪有这样的事！这满人真的个个都是情种！乃叔多尔衮以摄政王总揽朝纲，只因与太后有青梅竹马之好，便不肯篡位夺基。这才几年，又冒出一位要去当和尚的！”心里这样想，口里却说：“弃九尊，如弃敝屣，原是古之贤皇不得已之举，解嘲之言。今四海归心，万民和谐，圣上有何不了之事，欲轻弃万乘之尊，蹈不测之地？”

顺治见他一味劝谏，说的又是听烂了的老一套，心里烦躁，断喝一

声："朕意已决，尔不必多言！"

范承谟想了想，又道："圣上对董皇后，已恩重如山，生封贵妃，死赠皇后，很对得起娘娘的了，又何必——"

"住口！"顺治冷笑一声，"人各有志，这是你管的事么？"

"非臣多事，臣草此诏，必为皇太后知晓，臣虽万死岂能辞其咎？故敢犯颜直陈——"

话犹未完，只听"啪"的一声，顺治拍案大怒："你怕皇太后杀你，这自有朕来做主！你不奉诏，难道朕就不能杀你么？写！"

范承谟要的就是这句话，他战战兢兢爬起来，坐回几旁，心一横，接着写道："皇考殡天，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憾。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罪之一也。"

接下去就比较顺利了，顺治皇帝成竹在胸，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对满族亲贵不能重加信任，对一些汉官则动辄恩赏；谈到自己素性好高而不能虚己纳谏，对贤臣知其善而不能亲近，对小人则明知其非而不能黜退；谈到设立十三衙门，委任宦官，说那简直与晚明皇帝的昏庸不相上下。他历数了自己亲政以来的失政十三条，谈得那样平静，像是数说别人的过失一样。范承谟耳听手写，还要随手润色，一点也不敢分心，只觉得头涨得老大老大。

说到这里，顺治如释重负地叹息一声："朕知道朕的过错是很多的，办完之后也常常觉得后悔，但只是因循懒惰，过后并不能很好地改，以至于过错愈积愈多。这算朕的第十四罪吧。"他颓然半卧在御榻上，宫灯里的烛泪一滴滴落在水磨青砖地上。忽然，自鸣钟当当地敲了十一下——已是子时初刻了。

范承谟知道，顺治皇帝最重要的决定就要下达，忙凝神屏息，秉笔端坐待命。顺治稍息片刻，轻声叫道："苏麻喇姑！"

守在殿门口的苏麻喇姑正在侧耳静听，猛然听得呼叫，吓得身上一颤，忙躬身应道："奴才在！"

“叫倭赫他们几个都来听听。”苏麻喇姑应一声“是”，便去传呼。片时倭赫等四名贴身侍卫一个个鱼贯而入，挨次跪着静听。苏麻喇姑方欲退出，顺治却叫住了她：“你也在这里吧，你侍奉皇太后几年了，朕一向视你如妹子一般，听听心中有数也好。”苏麻喇姑只是叩头，一声不敢言语。说完，顺治轻咳一声，一字一顿、极清晰地说：“新皇帝——朕意立三皇子玄烨。”他顿了一下，“诸皇子年岁都差不多，这个孩子虽小，但聪颖过人，且已出过天花，朕也请藏僧额尔得吉喇嘛为其推过造命，也是极贵的格——这些你不必写——他的母亲佟氏人品端庄凝重、敦厚温和，堪为国母。就这样定下来吧。”顺治一边思索一边说，“皇帝太小，当然要立几位辅政大臣，朕看——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这四个就好。”

范承谟一字一句都像刻到了心里，顿时像吃了一剂清凉药，浑身上下都轻松下来：“即使太后怪罪下来，总有这四个人挡在前头了。”心里一宽，下笔也就利落得多了。“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顺治本来羸弱，今夜心情又特别激动，口授完这篇诏书，脸涨得通红，伏在榻上，不住地咳嗽。苏麻喇姑见状急忙前去端嗽盂，倭赫忙起身上前替他轻轻捶背。他却一把拉住倭赫的手道：“爱卿，你跟朕有年了，皇帝太小，你要当心些儿！”倭赫此时哪里还撑得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伏地叩头泣声道：“奴才敢不以赤诚翊卫幼主！”

“不要哭了，”顺治劝道，又转脸问道，“范先生，这四个人，你觉得如何？”

范承谟忙将笔放在笔架上，立起来躬身答道：“回万岁的话，此四臣皆社稷之臣，万岁爷圣鉴极明。”哪知顺治却摇摇头说：“也未见得如此，然祖制汉臣不能为辅政，范先生及汉臣皆当体察朕之深心。按此四臣，索尼资望德才俱佳，惜乎是老了；苏克萨哈颇有才具，忠心耿直，敢于任事，却又资望太浅；遏必隆凡事不肯出头，柔过于刚，但决不至于生事；鳌拜明决果断，兼有文武之才，惜乎失于刚躁。四人若能同心同德辅佐幼主，朕也可放心去了。”

夜深了，范承谟已经退出，紫禁城中大雪在纷纷扬扬地下着，万物都在寒冷的夜中冻僵了，凝固了。壶漏将涸，灯焰已昏，烛台上血红的烛泪堆得老高，只有远处“的笃的笃——当”的击柝声凄凉地响着。

顺治皇帝抬起了泪光闪闪的脸吩咐常昊：“传旨敬事房，启钥开宫，朕已钦定之从驾人等即刻出宫！”

第二回　皇子登极内监喝驾　鳌拜圈地辅臣瞒君

顺治皇帝的“大丧”办得煞有介事。“灵堂”就设在养心殿。一床陀罗经被，黄缎面上用金线织满了梵字经文，一袭一袭铺盖在皇帝的梓宫——金匮之中，安息香插在灵柩前的一尊鎏金宣德炉内，细如游丝的青烟缭绕在大殿，宣告它的主人灵魂已升到三界之外。一道懿旨传下，文武百官都摘掉了披拂在大帽子上的红缨子。礼部堂官早拟了新皇御极的各项礼仪程序——先成服，再颁遗诏，举行登极大礼。

巳时初刻，大行皇帝开始小殓，乾清宫外黑鸦鸦肃立着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各部院的堂官。内务府首席太监吴良辅阴沉着脸站在丹墀下，脖子拧着，上嘴唇压着下嘴唇，光溜溜的下巴上窝出了一道深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生气。

其实他此时心中正十二分得意。这个吴良辅原是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府中的长班，自从博尔齐锦被选入宫后，因身边没有个得力的人，亲王便将他净了身送进宫去。论身份，他原是皇后陪嫁的太监，所以没几年，便做了六宫副都太监。博尔齐锦被黜为妃，皇上瞧着他是鳌拜的干儿子，并没有难为他。今日小殓，举哀之前，辅政大臣们举行会议时，遏必隆提出由吴良辅任司仪，奏请太后准允。他便因此觉得风头又要转了，走路都扬着脸不睬人。

此刻，他心里有点急躁，又有点甜丝丝的。博尔齐锦打入冷宫这八年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得脸过——议政王杰书、一等伯索尼，还有苏克萨哈，这些平日从不把内侍放在眼里的亲王大臣，还有排班肃立在滴水檐下的一群贝勒、贝子，统要听他提调。那是怎样的威风，那是多么的荣耀！

巳初二刻，六十多岁的索尼——首席顾命辅政大臣至慈宁宫请训，并迎皇太子爱新觉罗·玄烨到乾清宫成小殓礼。新太后佟佳氏为人寡言罕语，拙于辞令，有些应付不来，便瞧着孝庄太后道：“请母亲慈训。”孝庄太皇太后搭眼瞧时，看到老态龙钟的索尼泣血伏地请训，便想到自己一生的遭际：少小入宫，盛壮时丧夫，费了多少周折，经了多少惊险，周旋于多尔衮、济尔哈朗之间，甚至搭上了自己的贞操，好容

易才保住了儿子的皇位，才过得几天安生日子，便又遭此变故！心里边一阵酸辛，眼泪早流了下来："你是先朝老臣，要节哀顺变，皇帝坚意长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三阿哥聪明是尽有的，你们好好保扶他，他长大自然不会亏负你们！你把我这个话转告顾命的列位，也告诉他们，我的这个小孙孙我也是保定了的，你们素日知我的本性，惹翻了我也会够你们受的！就这些话，苏麻喇姑，你送皇太子去养心殿。"

苏麻喇姑从阁后拉着八岁的玄烨走来。他好像有点不太自然，给太皇太后和太后各请了个安说道："皇额娘，我要阿姆一同去！"

"阿姆"便是奶妈。孙氏听到皇太子叫她，赶紧走出来，拉着玄烨的手说："好阿哥，听说，从今儿个起，您就是皇上了，不能再任性。阿姆不过是一个包衣奴才，这种地方是去不得的。"

"苏麻喇姑告诉我，无论谁都得听皇上的，是不是？皇上的话就是圣旨，是不是？现在我就下圣旨：'阿姆陪我去'！"玄烨执拗地说。苏麻喇姑在旁抿着嘴发笑，拿眼望着太后。

佟佳氏深感欣慰，也有几分得意，瞧母亲时，孝庄也在点头微笑。跪在一旁的索尼也是一愣，惊异地望着这个即将君临天下的小主子。此时看太后点了头，索尼忙对孙氏说道："你还不谢恩！"

孙氏见说，随即跪下向玄烨叩了一个头道："奴才孙氏，谢主子恩典！"说完站起身来，玄烨扑上前去，一手拉着孙氏，一手拽着苏麻喇姑就要出去，慌得索尼连忙起身，以老年人少有的敏捷抢出一步，高喊一声："皇太子启驾，乘舆侍候了！"

乾清宫外的皇亲重臣正等得不耐烦。排在第二位的顾命辅臣遏必隆悄悄移位步到第四位辅政大臣鳌拜身旁，先挤了挤眼。他有这个毛病，一说话先挤眼，不挤眼便说不出话——舌头在口里绕两圈这才开口："鳌公，上书房转来倭赫从承德办差回来后写的一份折子，说中堂圈占了八大皇庄的地。你看——"

鳌拜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正眼也不瞧遏必隆一眼，硬邦邦地顶了回去："那就请遏公秉公处置吧！"遏必隆挤挤眼又说："鳌公，我不是这个意思，折子我处置过了，此等小人造言寻衅原不必与他认真，索尼老中堂年岁已高，我看这事就不一定再烦劳他了。"

对这样的人情，鳌拜不能不买账了。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一本正经的遏必隆，微微笑道："多承关照，遏公高情，改日容谢。"遏必隆会心地点点头。"这种事可一而不可再。"口里说着，眼睛却望着肃立在阶前的顾命大臣苏克萨哈。鳌拜看了一眼苏克萨哈，冷笑一声点了点头。

"皇太子驾到！"吴良辅亮着嗓门高喊一句，众官员立时低头垂手站好。遏必隆也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在乾清宫西永巷，苏麻喇姑和孙氏将玄烨扶下肩舆。玄烨童心好奇，见院内殿前站满了人，便急着要进去。苏麻喇姑对着他耳朵低声说："就要做皇上了，不要孩子气，要慢慢地走，越尊严越体面！"说完便同孙氏一同跪送玄烨进内。

索尼做前导，带着玄烨慢慢穿过笔直的人甬道。御前侍卫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赛尔弼，腰悬宝刀，亦步亦趋。当走过吴良辅身旁时，倭赫盯了他一眼，看得吴良辅顿时矮了三分。

倭赫是内侍大臣飞扬古的儿子，顺治八年做了御前侍卫。顺治一日也不能少了他在跟前。皇后被黜，吴良辅擅自把御赐他的一柄如意偷了出来，被倭赫拿住，打了一顿漏风巴掌。吴良辅到顺治那里哭诉，哪知顺治却说："他是有良心的，不乘人晦气作践人。"正因这一段因缘，他对倭赫恨之入骨。

君臣六人上了殿阶，索尼上前撩袍跪下，三大臣也都长跪在地。索尼高声道："请皇太子入殿成礼！"说完一回头，见鳌拜趋跪之间，竟与自己并列在前，等候玄烨入殿，遂回头低声而严肃地说："请鳌公自爱！"

鳌拜一向对他畏忌。索尼现在虽老得龙钟不堪，但谁都知道，当年他金戈铁马，雄风盖世，连睿亲王多尔衮的账都不买。凭这点老威风，三朝元勋的牌子，从没有人敢碰摸过，所以在索尼面前也只好收敛一点儿。他憋着气跪退了半步。这时廊上廊下，丹墀内外的群臣，见他们跪了，也都忙着跪了下去。

玄烨踏进殿内，西暖阁中素幔白帏，香烟缭绕，十分庄重肃穆，中间的牌位上金字闪亮，上书"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之位"——这便是顺治了。按照索尼预先吩咐的，玄烨朝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早有内侍捧过一樽御酒，玄烨双手擎

起朝天一捧，轻酹灵前，礼成起身。看着这个场面，索尼想起先帝在时的知遇之恩，如今人去殿空，杳如黄鹤，人生意趣索然罄尽，由不得老泪纵横，哭出声来。在场的太监、王公、贝勒一见举哀，忙呼天抢地齐声嚎啕——这就算“奉安”了。

从此刻起，皇太子便算送别了“大行皇帝”，在柩前即位了。吴良辅拂尘一挥，早有鸿胪寺赞礼官出班唱仪，百官鹭行鹤步，趋前跪拜，玄烨端坐在黄袱龙椅上接受朝拜。一十八行省，一百兆众生，便归了这八岁的“康熙爷”来掌管。

康熙耐着性子接受了贺礼，慢慢站起身来，走到四位顾命大臣前面，将他们一一扶起。一边扶一边问：“你叫索尼？”“你叫苏克萨哈？”“你叫遏必隆？”“你叫鳌拜？”四人一一顿首称臣。康熙道：“先帝大行之前曾说，你们都是满洲豪杰，是忠臣，要朕听你们的话，你们就好办事了！”

四人一听，先帝有此遗命，不胜感激涕零，只因是在新皇柩前即位的喜日子里，不敢哭出声来，只是抽咽唏嘘。索尼以头碰地，回头来对他们三人说：“先帝待我们如此恩重，何以为报？今日嗣君登极，我们四人应当共同立一誓言：我等奉先帝遗诏，保扶幼主，当竭忠尽智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仇怨、不结党羽、不受贿赂、不求无义之富贵，惟以赤诚仰报先帝大恩。若各为自身谋私，违此誓言，天诛地灭，短命惨死。尔等愿立此誓否？”鳌拜虽嫌索尼多事，也只好随着二人答道：“愿！”

康熙不甚明白这些半文半白的话，就连方才自己说的，也是苏麻喇姑路上教的。但那一连五六个“不”却是明白的，是极好的话，于是沉稳地点了点头说道：“好！你们可以跪安了。”

四大臣和议政王带着众官退下，康熙皇帝如释重负，一下子又变成了天真活泼的童子，也不吩咐随驾扈从，便一蹦一跳地跑了出去，倭赫几个忙不迭地追上了他。康熙边跑边摆手道：“你们不要来！”说着一溜烟绕过琉璃影壁，直向跪在甬道上的阿姆孙氏和苏麻喇姑身边扑去。

见康熙跑得太快，孙氏急得喊叫：“我的好老爷子，当心磕了牙！”康熙却像没听到这话似的，一边跑一边格格地笑着：“起来起来！我回来了！”说着一头扎进孙氏的怀抱。旁边的苏麻喇姑为他一边整理后襟一边说道：“现在是皇上了，不能再那么‘你’呀‘我’呀的，应该

说‘朕’回来了。”

康熙笑道：“坐了半天，真把人局促坏了，带我去见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吧。”孙氏亲昵地在他脸上轻拧了一把道：“老爷子今儿个露脸，我抱着你去！”说着一把将康熙抱起，三人说笑着向慈宁宫走去。四个小太监见圣驾去了，飞跑过来跟在后边。刚转过一条巷口，只听有人厉声喊道：“放下！”

三个人都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原来是副都太监吴良辅站在面前，吴良辅先向康熙赔了个笑脸，板起面孔冲着孙氏斥道：“这样子抱着皇上满宫里跑，成个什么体统？”孙氏素来温顺老实，见吴良辅脸色铁青，有点害怕，讪讪地放下康熙，说：“皇上还小……”

“小？小也是皇上！你道是你自家的孩子么？”看到孙氏竟敢回口，吴良辅越发恼怒，大声吩咐小太监：“去，叫慈宁宫首领太监李明村来。”

康熙一时还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见小太监“喳——”的一声要走，忙喊：“回来！”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只拿眼望着神色严肃的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先跪下请旨说：“皇上，这件事交给奴才来办可好？”康熙重重地点了点头说：“朕叫你办！”

苏麻喇姑这才转身说道：“吴良辅，谁许你在主子跟前大呼小喝的，摆什么臭威风！”

“你一个下五旗宫女，知道什么规矩？”吴良辅当即顶了回来。

“宫女？”苏麻喇姑冷笑一声，“现在我是钦差，你跪下！”

“嗬？”吴良辅脖子一拧，刚说了一句“你不——”，“配”字尚未出口，苏麻喇姑扬手一掌，吴良辅脸上早着了一记清脆的耳光。“老主子刚刚大行，你就敢蔑视皇上！奉旨，要你跪下！——主子，要不要这样？”

康熙回过神来，才想到是要他“降旨”，忙说：“跪下，掌嘴五十！”

吴良辅见康熙发话了，这才无可奈何地跪下。一个小太监忙上前挽

袖扬手要打，苏麻喇姑喝道："你献什么殷勤！主子是要他自个掌嘴！你就在这儿数数儿——老爷子，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还等着您呢，咱们去吧！"说着三人径自扬长去了。

吴良辅被苏麻喇姑这么蛮不讲理地一闹，气得眼里冒火。看着他们去远了，旁边的小太监还在等着数他自掌嘴巴，由不得羞怒交加，霍地站起身来，一掌打了小太监一个满脸花："该死的畜生，你也敢作践我！"

"干哥，算了吧，和这种东西计较什么呢？"吴良辅回头一看，原来是鳌拜的从子侍卫讷谟站在身后。讷谟格格一笑："鳌中堂今晚请客叫你回府一趟，辅国公班布尔善、泰必图侍郎、洛世大人都在。怎么样，来不来？——想出气，容易得很！"吴良辅狠狠地点了点头，对小太监喝道："滚！"

一天欢喜被吴良辅搅了，康熙很觉扫兴。孙氏和苏麻喇姑随在后边，也是心事重重。孙氏本想乘今儿个万岁爷登极，心里高兴，就便儿把儿子魏东亭的事说一说，把他从巡防衙门调过来当差，一来将来有个出身，二来母子也得常常见面。她的这个想头，也曾和苏麻喇姑嘀咕过。她知道，这姑娘虽说才十五岁，却是太皇太后、皇太后跟前第一个得力的红人，模样不必说，心思更聪明得很，一句话顶自己十句！不想遇了个倒霉的吴良辅，倒不好再开什么口了。苏麻喇姑深知就里，却不言语，一路默默地想："这吴良辅今儿个吃了什么药？这么胆大！"想着，却抢前一步，笑着对康熙说："万岁爷甭生这些小人的气。今儿要讨个吉利，回头见了太皇太后和太后要欢欢喜喜的，啊！"康熙听了点点头，快步走进了慈宁宫。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一个歪在榻上，一个斜坐在下首案前，桌上摆了许多细巧茶食，早就在等着康熙进来。一见康熙稳稳重重地走来，后边苏麻喇姑和孙氏脚踏"花盆底"，手持黄绢丝帕亦步亦趋，二人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想："蛮像个天子嘛！"康熙朝上请了安，太皇太后一把将他拉过搂在怀里，问长问短："我的儿，天这么冷，没着凉吧？你皇额娘预备了这么多好东西，拣能克化的多吃一点儿！"听母亲这么说，皇太后忙吩咐："苏麻喇姑，把那件紫貂裘找出来给皇帝穿——听张万强说，今儿个你这小人儿当了一天大人，也真难为你了！"孙氏忙凑趣儿说："哎呀呀！那么多人，那么大的排场！我跪在旁边心里都直打颤颤。全亏了老爷子是真命天子，才镇得住，体体面面的，就把事儿办了！"

苏麻喇姑取出紫貂裘来，慢慢给康熙披上。康熙走至镶金大玻璃穿衣镜前照了照，很合体，大大方方走到两位老人跟前说："这裘穿上很好，谢谢皇额娘！"

佟佳氏忙说："坐着吧。"转身对太皇太后说道，"这些天为顺治爷的事，大家都忙得心绪不宁。我看皇帝还该找个合适的师傅才是。已经八岁了，该读书了。"太皇太后点头笑道："是呢，我也在想这件事，前几年读的那几本书都是苏麻喇姑教的，现在得找个大学问师傅才成。不过这事也不能太急，留心瞧着那品行端正、学问渊博的人再说。眼下皇帝跟前要添个得用的人，我看就把苏麻喇姑指给他，早晚侍候也放心些——曼姐儿，你可听着了？"

苏麻喇姑忙蹲身施礼答道："遵太皇太后、皇太后懿旨！只是奴才还有下情，不知当说不当说？"太后忙问："什么话？"苏麻喇姑道："奴才跟万岁爷，只能管个知疼着热的，万岁爷当下最要紧的是调几个能干的心腹侍卫。不是奴才斗胆，万岁爷到底年纪还小。古语说，'人心难测'，难保这么多的朝臣、侍卫里头就没有个使坏心眼的……"

一席话说得两宫悚然变色。太后忙问："这话从何说起？外头有些什么风声？"苏麻喇姑便根根苗苗地将方才吴良辅喝驾的事禀报了二位中宫。

太皇太后听了忙问："这吴良辅是怎么回事？还在六宫都太监之上？"太后见问，忙起身赔笑回话："论理这事曼姐儿和孙婆也孟浪了些。不过这吴良辅原是鳌拜辅臣的干儿子，瞧这点情面，一向没有难为过他。上次召见四辅臣时，商定外头的事全托了索尼，宫内领侍卫大臣是鳌拜做主。佛爷不用担心，他有什么能为？作了乱子横竖有倭赫他们几个呢。"太皇太后听了默然不语，良久才说道："曼姐儿心地细，所虑极是。不过皇帝也累了，这事先就说到这里。曼妮子，去侍候他歇着吧。"

康熙向两位老人跪了安，起身随着孙氏和苏麻喇姑走了几步，忽又回身说："太皇太后，皇太后，大赦诏旨不知明发了没有？"太后听说不禁失笑，忙道："去吧去吧！又想到这个！那他们都做什么去了？索尼他们上次奉诏时都已安排好了。"康熙听了方才无话，随着苏麻喇姑和孙氏去了。

第三回　魏东亭风尘会侠女　伍次友煮酒论功名

老皇晏驾，新皇登极，大赦天下，开科选士，是几朝传下来的惯例。实际上，不等圣诏颁发，各省的举子们早已公车不绝，络绎于道了。开春之后，北京接连几个艳阳天，北海的浮冰融融，像是要开冻的模样，小孩子玩的木头冰划子都不敢往上放了。丝丝春风吹过来，虽说还有些寒意，已经不是那么浸骨沁髓了。悦朋店的十几间客房里渐渐住满了人。只是上房三间仍旧由伍次友住着。后来租房子的人多了，伍次友觉得过意不去，便叫明珠也搬过来住了西屋。兄弟两人每日价讲诗、论文，专待恩诏颁发。

这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虽不算什么大节气，但只要兴致好，人们总能寻出玩的理由来。伍次友约了明珠，便一道去游西山了。

其时正是“早阳春”，乍暖还寒，柳丝带黄。二人信步而行，不觉转到西河沿一带。这里前明是个大码头，市廛栉比，店铺鳞次，百艺杂耍俱全，地摊上摆着宋砚、明瓷、先朝的金箸玉碗、镂金八宝屏和阗碧玉瓶，还有海外舶来品紫檀玻璃水晶灯、报时钟、铜弥勒佛、鼻烟壶、名人字画……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二人原为找清静，不想撞到这里，竟比西直门内更嘈杂了许多。明珠见伍次友兴致不高，便说：“那边河上的风光好，咱们不如到那边去。”伍次友点点头道：“也好。”

正说间，忽然听得左边一大群人轰然喝彩，明珠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男一女两个江湖卖艺的在演武。那男的有四十五六岁，打了赤膊，在走场子。他划开了人圈子，将辫子往头顶挽一个髻儿，就地捡起两块半截砖，五指发力一捏，“嘭”的一声，两手的砖头立时粉碎。众人大声叫“好！”

那汉子发科道：“老儿初登贵地，人生地疏，全仗各位老小照应，在下虽有几手三脚猫功夫，并不敢在真人面前夸海口，有个前失后闪，还望看官海涵！”说罢指着站在一边的女孩说：“这是小女史鉴梅，今年一十七岁，尚未聘有人家。不是小老儿海口欺人，现让她坐在这几墩麻饼上，有哪位能将她拉起来，便奉送君子以作箕帚，决无反悔！”

明珠不觉看呆了。他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女子，却再想不起来，回头招呼伍次友说："大哥，这倒有趣，我们不妨看看。"

伍次友看那女子，娇艳中带着几分泼辣刚强，虽无十分容颜，却也楚楚动人。只见她手握发辫站在一边抿嘴含笑，并不羞涩。听得老父说完，便在场中走了一个招式，细步纤腰如风摆杨柳，进退裕如似舟行水上，内行人一看便知，端的轻功非凡。她扎了一个门户，便分腿蹲坐在一叠有七八个麻饼墩上。

这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你推我搡，就是没人敢出头一试。半晌，忽地一个精壮汉子跳进圈子，红着脸说道："俺来试试！"一边说，一边抢上前去挽起姑娘臂膀，运力就拉，不料女的将臂一甩，那汉子立脚不住，竟一筋头栽出五六尺外。他爬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这不能算，她用的是巧劲！"老者笑道："不妨再试。"

那汉子便又走上前拉这姑娘，谁知凭怎样使劲，那女的虽是来回转动，身子却像粘在麻饼上。汉子挣得满脸通红，女子却在顽皮地笑。他正待松手认输，老者却说："足下如有朋友，不妨几个人合力来拉。"汉子见如此说，将手向人群一招呼道："五哥，四哥，大侄子，你们都来帮我一把！"

话音刚落，人群中几个人应声而出。有两个人约有三十多岁，那年轻的也有二十五六，个个膀宽腰圆、虎气生生，一齐走上前去。伍次友和明珠不禁暗替那姑娘捏了一把汗。

那姑娘从怀中扯出两根彩绳，一手拿一根，露出四根头来交给四个人，这等于是两个人合拉她一只手。正待要拉，那年轻人说："这不成，她手一松我们都得跌个鼻青眼肿。"老者哈哈一笑说道："松手为输！"

一场角力又开始了，四个壮汉各拽一个绳头，使足了劲朝一个方向拉，那势头真有千斤之力。但那女子坐在麻饼上纹丝不动，任凭四个人左拽右拽，全不在意。时间久了，几块麻饼吃力不住，只听得咯嘣嘣一阵响，被压得裂成几块。围观的人足有上千，看到如此精彩表演，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

伍次友也忘了书生的矜持，跟随众人大声喝彩："快哉！"五个人僵持了一会儿，那姑娘将丝绦慢慢向怀里一收，又猛地一抖，四个人把持

不住，一齐松手，跌得人仰马翻。

众人又是一阵轰然叫好，老者便翻过铜锣收钱。正在这时，圈外忽然大乱，几个彪形大汉一边推人，一边用鞭杆捅着看热闹的人，“闪开闪开！穆里玛大人来了！”听得“穆里玛”三个字，明珠不觉心头突突乱跳，悄悄用手捅捅伍次友说道：“兄长，这里不好看，咱们走吧。”伍次友正看在兴头上，哪里肯走，摇头道：“不妨再看一阵子再走。”明珠只好又站下。说话间，人们已闪出一条通道，那穆里玛滚鞍下马，将马鞭子随手扔给从人，捋了捋袖子走上前去问：“老头子，这是你的女儿？”

老者一见是位贵官，忙作揖道：“回老爷话，这是小人义女史鉴梅。”

“好啊！”穆里玛嘿嘿一声冷笑，说道，“听说四个壮汉子都拉她不起，功夫也算了得！”老者忙说：“承爷夸奖，她不过练了几天内功，其实叫行家见笑。”穆里玛横着眼把鉴梅上下端详了一阵，回头对从人说：“这小娘子长得蛮俏嘛！我倒想领教一下她的内功！”说着上前便扯。

二人刚一搭手，只见鉴梅忽地将手一缩，甩出一条丝绦。穆里玛邪笑一声仍用手去拉，鉴梅让无可让，一翻身滚到一旁，一个鲤鱼打挺立起身来道：“别耍歪门邪道，拿出真功夫来！”众人听了立时大哗。老者向前跨了一步，给穆里玛请了个安，说道：“爷的手段高强，我们服了，求老爷贵手高抬！”

“高抬贵手？”穆里玛哈哈大笑，将手一摆，说道，“方才你说的话不算数啦？是我将她拉起来的，她就是我的！怎么，我就配不上她？”老者一手轻扶鉴梅，另一手拽住穆里玛的衣袖说道：“老爷，您如用硬功拉起她，小人自没说的，您用毒指环暗器，这.....”一语未终，穆里玛不耐烦地将手一摆说道：“没工夫听你老杂毛啰嗦，走！”两名亲兵狂扑过去，架住了史鉴梅。

“且慢！”伍次友在旁实在看不过去，一步跨出人群，双手一拱，朗声说道：“穆里玛大人！在下并不懂武功，但这女子是自行起身的，你并未将她拉起！这且不说，便是迎亲嫁女，也要择个良辰吉日，你这般行径，与抢亲何异？”穆里玛将伍次友上下一打量，呵呵笑道：“你一个臭举子，抵不了我一个三等奴才，这儿有你说的话？”

伍次友见他如此无礼，火气上来，他什么也不怕了。明珠在身后拉他，他倒挣开进前一步说："堂堂皇城，天子脚下，正是讲理的地方。樵父贩夫，皆可声言，凭什么我就说不得？我偏要管！"

话未说完，只觉得肩头猛的一疼，早着了穆里玛一鞭："你他妈的活腻了！这臭卖艺的是你姐姐，还是你妹子，你这么护着她？"伍次友忍着痛怒声回答："路见不平，人人皆可相助，未必非要是我姐妹不可！"明珠这时已愣怔过来，急忙上前拉他过来："兄长，你少说一句吧！"

正在这时，忽然见一个少年从人丛中闪了出来，走到鉴梅跟前拉起手来看了看，回身向穆里玛一揖说道："穆里玛大人，你用暗器伤人，算得上光明正大么？"

穆里玛见来人腰悬宝刀，头顶簪缨，心知来者不善，却又不能服软，将脸一扬问道："你是做什么的？你管得着爷们的事吗？"明珠却一眼看出，来人正是表兄魏东亭。此时人多，又逢着这事，不便上前厮见，便推了推伍次友说："这是我的表兄，叫魏东亭。"伍次友赞赏地点了点头。

魏东亭双手一叉，也扬起脸来答道："巧得很了！在下姓管名得宽，对这等事便是要管呐！"穆里玛将胸口一拍，说道："我乃堂堂靖西将军，你是什么功名？"魏东亭微微一笑，说道："莫说靖西将军，便是西楚霸王，到这里也得讲理！"

那穆里玛原是当朝太师鳌拜的嫡亲兄弟，平日骄横不法，欺侮人欺侮惯了。这次进京述职，原是鳌拜书信召来，说要委他一个好差事。但他素来怕哥哥，见鉴梅灵秀俊雅，有意顺手抢来献给哥哥讨个好儿，不想又遇上伍次友、魏东亭两根刺头儿，心头怒火不由得呼呼直冒。但转念一想："京师重地，不宜风高举火。在这人事繁杂之处，说不定会碰到哪个网上，不如一走了之。"思量了一阵，他冷笑一声说："老爷身有要事，不和你小子穷蘑菇，走！"

"走当然可以，不过须把人留下！"魏东亭扬眉喝道。那穆里玛只笑笑，翻身上马，说声"走"，两名亲兵架起鉴梅就跑，魏东亭冷笑一声，便"噌"地拔出刀来，上前一跃，用一只手将一个架鉴梅的亲兵肩头只一扳，顺势一脚又踢倒了另一个亲兵，只听一声"妈呀"，两个人眨眼工夫都被撂倒在地。史鉴梅甩开身来，笑嘻嘻地飞足一踢，前面一个亲兵跌

了个嘴啃泥。看热闹的人早就退到远处。

穆里玛勃然大怒，扬起鞭子“啪”地朝魏东亭兜头打来。魏东亭一个急闪，用手顺势拽住鞭梢一扯，穆里玛竟在马上一个倒栽葱跌了下来！几名亲兵一时慌了，一边抢上去扶穆里玛，一边拔刀向魏东亭逼来。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事情闹大了，乱哄哄地东奔西窜。伍次友急向卖艺老者大声叫道：“还不快走！”

那老人原本不愿动手，此时见已没有转圜的余地，大喝一声：“吃棍！”只见他从地上扯起一根三截棍，舞得呼呼风响。卖艺老人的三截棍噼里啪啦一阵响，顿时打倒穆里玛三四个亲随，躺在地上直哼哼。魏东亭原以为老者胆怯，此时看他出手如此之狠，不禁暗自敬佩。穆里玛见状不妙，一边抽刀护身，一边大叫：“还不快去催马队来！”早有一个贴身小厮退了出来，一跃上马，飞也似的去了。

明珠一手拉着伍次友向人堆里钻，一边回头冲魏东亭呼道：“十三郎，不可恋战，快走！”老者听了这话，知道是自己人在提醒，忙用三截棍护住全身，且战且退。魏东亭一柄腰刀舞得银光闪闪，紧紧随后。明珠拉了伍次友说道：“兄长，这家伙救兵马上就到，咱们快走！”伍次友却将手一挣，反又向前走了几步，站在一株老树下远远地观看。明珠一愣，也忙赶了过来。

眼见魏东亭护着老者父女过了一座小桥，魏东亭站在桥头，那十几名亲兵持刀慢慢逼近了他。魏东亭忽地站定，从容地将刀还入鞘中，从怀中缓缓取出一把物件，顺风一扬，前头四名亲兵一声“啊呀”，捂着脸躺在地上，疼得直打滚。后头的不知怎么回事，忙上前扶起看时，每个人脸上都有十几枚极细的银针，有两个人被扎瞎了眼，一边嚎叫，一边乱拔那些银针。剩下的几个人面面相觑，眼睁睁地看着三个人过了河，进到对岸的树林子里。伍次友远远地见他们不追了，才拉起明珠说：“咱们回吧。”

魏东亭战退众亲兵，拔腿便奔向树林，在树林深处一株老柳树下寻着了鉴梅父女。老者见魏东亭走来，忙站起身来躬身作揖说道：“壮士，今日若非你出手相救，只怕我父女难逃毒手。感谢你的大恩，我这里先施一礼！”说完伏地便是一拜。又说：“鉴梅，还不谢过恩人！”那女子立即弯腰要拜，慌得魏东亭赶紧上前，用双手虚扶。此时他定睛一看，忽然失声惊呼：“啊！你是梅妹！”

听到这个名字，鉴梅也是一惊，待细看时，认出了这是早年在热河皇庄幼小相处、耳鬓厮磨的亭哥，不禁失声叫道："亭哥，我可见着你了。"说完两颗泪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魏东亭见她哭了，有点手足无措，慌忙扯出一方手巾递过去，说道："方才只顾厮杀，竟没有认出是你！"

鉴梅见老者诧异，忙笑道："义父，这就是我常向您提起的魏东亭哥哥，他在热河皇庄上当差，我们是邻居……"又回身对魏东亭说道："这是我前年认的义父史龙彪，我们这次进京是……"鉴梅正说着，瞥见史龙彪在向她使眼色，便转了话头，"正是为了投奔你来的。"

"史龙彪？"魏东亭皱眉一想，忽然失声惊叫道："莫不是江湖上叫铁罗汉的史大侠？"老者微微笑道："正是不才，其实盛名难副。"魏东亭忙道："那你二人怎么会有缘认了父女？"老者长叹一声说道："说来话长，既来投奔你，咱们先回去，慢慢讲吧，你在哪儿住？"

一语提醒了魏东亭，他一边答"我在虎坊桥东第三家"，一边站起身，望望四周，遂说道："史老伯，你且守在这儿别动，我去雇顶轿子，咱们再走。"说完独自蹚开乱树丛向林外走去。

不料西河沿庙会上因遭了这事早散了场，附近竟没有轿子。魏东亭找了约莫半个时辰，好容易才觅到一辆轿车，便吩咐车老板在路上等候，自己又折转来找鉴梅和史龙彪。

他还没有走近老柳树，便见林中草木狼藉，心叫"不好"，紧走几步到了老柳树下，但见林静人空，哪里还有鉴梅父女二人踪影！

魏东亭仔细搜寻，只见一只玉佩丢在乱草之中，捡起一看，认得是鉴梅随身之物，霎时，急出一身汗来，跺脚恨道："是我失算了，早知如此，便一起走何妨！"他一刻也不敢耽误，奔出树林，跑到路边登上车，吩咐道："快，到禁城去！"

魏东亭进京在内务府当差，满打满算不过两个月光景，认识的熟人并不多。这会儿急着要会宫里的母亲，想托人捎个信儿，问了几个人，都说"没法儿"，也只好打消了妄想，怏怏而回。

他才出内务府大门，迎头碰见了小毛子悠悠荡荡地走来，猛地想起，他在内宫御茶房当差。因为小毛子的表哥文寸生也在内务府，曾和

他见过两面。这小毛子一准是赌输了钱，又来找表哥打饥荒，忙一把扯住他，笑道："小毛子，找你表哥？"

小毛子"嗯"了一声，抬头见是魏东亭，忙问："我表哥在里头吧？"魏东亭道："你表哥现正和堂官回话，哪有工夫见你？"小毛子甚觉扫兴，一跺脚扭脸便走。魏东亭忙道："你表哥我们素日相处极好，你有什么难处就冲我讲。能办呢，我就给你办了；不能办呢，我也把话给你捎到。"小毛子蹙眉道："说起来寒碜死人！昨个回去，我妈病得厉害，抓药的钱没着落，找表哥拆兑几个。"

魏东亭以为他说假话，心里暗笑，将胸脯一拍说道："兄弟，你这叫尽孝！这点子事，哥哥能帮忙——得多少钱？"小毛子不好意思地说："这怎么好打您的抽丰？其实也要不多，一吊半就够用了。"魏东亭哈哈一笑："一吊半够做什么！这是五两，你拿去给老伯母治病，再买点补药养养，就会好的。"小毛子很觉意外，拿眼盯着魏东亭道："您一个月月例才不过五两，我怎么过意得去呢？"魏东亭道："自己兄弟，说这样话叫人笑。"

"那我就谢赏了。"小毛子双手接过银子，就势扎了一条腿，极其熟练地请了个安："魏大爷真是好样的！"魏东亭见他要走，装作不介意地问："你这会儿到哪儿去啊？"小毛子道："回里头去，今儿个我当差，到明早起才得下来呢！"

"里头"就是大内。这可是正瞌睡，天上掉下来枕头，但又不能卖得太贱。魏东亭漫不经心地"啊"了一声问道："皇上跟前的孙氏，你认得不认得？"小毛子一听便笑了："别说孙嬷嬷，就是苏麻喇姑大姐，谁不到御茶房来？那都是皇上跟前第一等红人！你有什么事儿？"魏东亭笑道："那是我妈。"

"哎哟！"小毛子一听忙又请安，"我道您出手这么爽利，不知魏大爷您是贵人哪！"魏东亭笑着扶起他，说道："别扯淡了，你这会儿回去顺便捎个话儿，见着孙嬷嬷，就说我在西后角门外头等着她老人家，有点儿事磨不开手。"小毛子笑道："这算什么，往后仰仗您老的地方多着哩。"说完一溜烟地去了。

魏东亭在西角门等了足有半个时辰，天快晌午，孙氏才得出来。皇帝乳母照规矩是不能出外会家人的，为的怕她见了家人，说起家中烦难，心里难过，影响了奶水质量。从世祖顺治时起，这规矩才有了点松

动。

孙氏从角门一出来，就板着脸问："这么急要见我，是什么事呀？正侍候着主子哩。要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你可仔细着！"魏东亭听母亲骂过，照例赔笑回话："儿子没事，哪敢惊动老太太的驾——梅妹给人抢走了！"

孙氏一听便急了，一迭连声问："你在哪儿见着她啦？她怎么到这儿的？又是什么人抢走的？"魏东亭"嗐"的一声，一拍腿说道："背时透了！"这才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孙氏。孙氏呆了半晌才说："这丫头命苦啊！她妈临死拉着我的手交代，要我照顾她长大，没承想我一进宫，两家都碰上了这些糟心事。如今可怎么好？"魏东亭也叹息道："什么也没来及问，她怎么离开家的，又怎么遇上史大侠学了这一身功夫，真真使人不解！"孙氏擤了擤鼻涕，用一方雪绢拭泪道："事到如今急也没用，你先打听着人在哪儿，咱们再想办法。那丫头聪明过你十倍，想不至于出什么大事的。得便我再求主子想想办法，事情就有头绪了。"

魏东亭原想找母亲讨个主意。她在京年头多，又是当今的乳母，许能有个办法，不想孙氏也很不得要领，只好答应说："是。"转身刚走几步，孙氏又叫住了他："主子已经说了，叫你到内廷当差，说不定能攀上个御前行走！虽说还是内务府的差，那身份儿可不一样。好生仔细着，若要叫人说出半句不字，我可不依！你要找到梅儿，不妨先接到你那儿去，再告诉我一声儿！"说完径自进内去了。

原为出城踏青赏春，却装了一脑袋的不痛快。一连四五天伍次友都没出门，每想起这等事来，便气愤难平。明珠看他躺在床上烦躁不安，便知道他又在为穆里玛的横行霸道行为生气。半晌，他讪讪地问："大哥，春闱就要开了吧？"

伍次友正待说话，只听竹帘一响，何桂柱跨进屋里，左手挎着四喜盒子，右手怀里抱了斗大一个坛子。他将盒子朝桌子上一放，把坛子慢慢放到桌下，就着势给伍次友请了个安说："二爷，春闱今年是没有的了，不过新皇登极，准定要加科选士，二爷今科那是必定得意的了！"说着，他笑嘻嘻地打开盒子，屉上热气腾腾地放着一盘糕，一盘粽子，一海盘蒸得烂熟的甲鱼，还有一枝笔、墨锭和一柄如意，齐齐整整地摆放着煞是好看。何桂柱把东西一样一样摆放在桌上，又揭开下屉，却是一色六盘蒸菜。刹那间，屋子里香气四溢。何桂柱一边整治一边说："这是小的一点孝敬意思，请二爷赏光。我知道二爷家世代大

儒，并不信这些个，不过图个吉利罢咧！”

本来沉闷的空气，经何桂柱这么一折腾，顿时有了活气。伍次友歪起身来趿上鞋，笑道：“倒难为你，不管吉利不吉利，先得享享口福。明珠弟，柱儿，这儿也没外人，咱们三个索性坐坐。”何桂柱见公子欢喜，也觉高兴，又听邀自己一处喝酒，这么露脸的事，祖上怕还没有过，口里说“不敢”，心里却是十二个情愿。忙叫伙计：“把过年用的炭炉子扇好了搬过来烫酒。小三，你不要到门面上了，到嘉兴楼去把翠姑悄悄请来……”

伍次友以为他要叫歌伎，忙道：“别，我最怕这个，且眼下正是国丧呐！”何桂柱忙赔笑道：“不相干，翠姑并非青楼人，不过给秋香院那些人编个曲儿词儿的，也算有身份的了。二爷小心自然是好的，不过虽是国丧，却也是新皇登极喜庆日子，大家子都不忌讳，何况咱们！秋香院七妹妹昨儿个还到鳌拜中堂家唱堂会来着。咱们家居小的，二爷要取功名，她来唱个曲儿助兴也不过分。”小三见伍公子不再阻拦，便自行去了。

三杯滚热的老酒下肚，伍次友阴沉的脸舒展开来，将酒杯向桌上一摔，笑道：“说起功名二字，想来真是五味俱全，有意思到了顶点，没意思到了极处。”明珠呷了一口酒，夹起一筷子清蒸海参嚼着，笑问：“敢问哥哥，怎么个有意思法？”伍次友笑道：“贤弟你自不知，柱儿清楚——你告诉他！”桂柱喝了几杯，也有点放形，见公子点到自家，遂举起杯子笑道：“‘为社稷秉君子之器’，这是老太爷常挂在嘴上的话。我是家生子儿，听得多了。公子家七代中出了四个状元，三十个进士，拔尽扬州的地气！人们看伍家，像从地下往天上看。用老太爷的话说，‘耀祖荣身荫子孙’。这么好的事，当然有意思！”说完端起门盅“咽”地咽了下去。伍次友鼓掌大笑：“说得好，解得切，‘出则舆马，入则高堂，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这是蒲留仙先生的话，柱儿可下了个好注！”明珠还是第一次听到伍家前世的事，心中甚觉高兴，忙饮一杯酒问道：“那怎么又说‘没意思’呢？”

桂柱不敢答，望着酒杯愣了一会子说：“这个小的就不甚明白了。想来做官虽好，总要操心；读书虽好，总是苦事，可是这个么？”伍次友正待答话，窗外忽然传来小三的声音：“翠姐，就在这里了，主家都在等着你呢！”何桂柱听得翠姑来了，忙起身挑帘，一边笑道：“翠姐好！快来见过二爷！”

翠姑莞尔一笑，款步跨进正屋，稳稳当当朝伍次友和明珠道了两个万福。伍次友、明珠打量这位翠姑时，差点笑出声来。原来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头上也不插戴什么，上身着月白色坎肩，下身笼着石青褶裙，额头似乎高了一点，脸上脂粉淡抹，娥眉轻扫，微颦似蹙，体态凝重。她抬眼扫了一眼席面，笑道："这是给公子入闱壮色的了。"

伍次友本来有点拘束，见她大大方方的，自觉好笑，忙道："我本不在乎这些个，不过既摆下了，大家随便一乐——不必拘束，大家同坐吧。"说着起身端起门杯递了过去。

翠姑忙站起来双手接过，用手绢捧着喝了，谢了坐，斜欠着坐在伍次友侧面，低头抿嘴而笑。半晌才道："多承公子厚意，不过既叫了我来，还是公子多饮，红妆佐酒便是。"说着，从怀中丝囊里取出一柄箫来，"你们尽自吃酒，我吹箫助兴！"

明珠本擅长吹箫，见那箫嵌金镶玉，光泽耀眼，不由技痒，说道："姐姐不弃，不如我来吹箫，姐姐清唱岂不更好？"桂柱拍手笑道："好！"伍次友也笑道："只是我们叨光得紧了。"

明珠端箫到口，笑问："姐姐，唱一段什么？"翠姑想了想说："唱一段汤学士的《妆台巧絮》罢。"明珠道："好。吹《五供养》调。"伍次友不通此道，只呆呆地听。那明珠五指轻舒，呜呜咽咽的箫声飘然而出。翠姑流波一盼，赞道："好箫！"便按着拍节而唱道：

> 相逢有之，这一段春光分付他谁？他是个伤春客，向月夜酒阑时。人乍远，脉脉此情谁识？人散花灯夕，人盼花朝日。着意东君，也自怪人冷淡踪迹！

唱罢举座欢笑，明珠打诨道："似姐姐这般人品，谁肯对你'冷淡踪迹'？"何桂柱道："这词儿太雅。我倒觉得前日你唱的什么'讲鬼话'不错。"明珠噗嗤一声笑道："必是'占鬼卦'了！"说着便又吹了起来，翠姑唱道：

> 黄昏卸得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蕉声，一阵一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嗑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

听翠姑唱完，明珠先就叫了声"好"，伍次友也笑道："不错，雅俗

可以共赏——什么叫‘红绣鞋儿占鬼卦’，倒要请教。”翠姑嗫嚅了一下，未曾开口。桂柱却道：“这个小的知道——丈夫出了远门，娘儿们盼着回来，又不好意思去问卦，拿着红绣鞋撂在地下占卜，正过来的就是男人要回来了，翻着的就是一时回不来——可是不是？”这番粗俗不堪的解说倒也十分透彻，众人无不失笑。明珠忽然想起，问道：“大哥方才说功名有意思没意思的话，不知这没意思怎么讲？”伍次友道：“兄弟，我来告诉你。”话音刚落，忽听门外有人说：“兄弟们一味快乐，怎的就忘了我？”

第四回　康熙帝夜造悦朋店　吴良辅擅擒侍卫臣

话音未落，魏东亭早掀帘进来。“哈，明珠弟，早就想找你，不想今日才得空儿。”众人连忙起身拱手相迎。伍次友见是几天前在西河沿打抱不平的那个少年，更是高兴，连说：“快坐快坐，今儿真是好日子，西河沿一游得识魏贤弟，十分仰慕，不想这么快便又见了面，真乃好风送君来，与我共把酌！”说着便拉魏东亭入座。翠姑却留神到魏东亭身后还站着一个少年，约莫十岁上下，文文静静地站在门旁，忙问：“这位少爷是跟魏大爷一起来的吧？”魏东亭见问，忙笑道：“这是我家龙公子，一同出来闲逛，不想就闯到这儿来了——咱们看看就走罢！”

那少年拱手对众人一揖，笑道：“既来之，则安之，咱就坐坐再去不妨。”众人见他虽然年少，却举止稳重，落落大方，又见魏东亭对他尊礼甚笃，也都不敢轻慢。伍次友忙说：“请一同入座。”魏东亭欲将少年让至上首，说道：“以位而论，爷最尊，自应坐在上头。”少年将手一摆，说道：“这又不是在家里，忒煞多礼了！”说着便挨着翠姑坐下，“我们已进来了多时，方才听伍先生高论功名，有趣得很，请接着往下讲。”

大家归座，把酒更盏。伍次友说道：“说到没意思，倒不是柱儿这等说法。柳河东说‘凡吏之食于士者，盖民之役’。既然做官是当百姓的奴才，就不该怕操心怕苦。”龙公子听了笑问：“我倒听说，百官都是皇上的奴才，怎么先生倒说是百姓的奴才呢？”

伍次友笑道：“天子之命系于民命，相较起来，还是民命重的。谁得了民心，江山便稳了；谁失了民心，凭你天子皇上，也是兔尾难长！”魏东亭听了脸上不禁变色。他转过脸朝龙儿看看，见龙儿专心致志地听讲，并无厌色，便放下心来。

伍次友笑道：“咱们还是说功名。自古以来，选士之法，变了几变。由乡选制改为九品官人之法，由九品官人法又改为今之科举制。在先古之时，士子尚可傲公卿，游列国，说诸侯，择主而从。自唐开科举，风气大变，尚空谈，轻实务，文风浮泛，士品也日下，既无安民之

志，又无治国之才，图虚名、求俸禄者日多。朝廷以此取士，欲求国富民强安能得哉！”

伍次友端起何桂柱刚斟上的一杯热酒，越发红光满面，笑道：“便以士子入闱这事来说，就有七似。”

龙儿听得有趣，也吃了一口酒问道：“哪‘七似’呢？”

伍次友扳着指头道：“宣城梅耦长先生曾对我讲，秀才入闱，初入时，赤足提篮，似丐；唱名入闱，帘官喝骂，皂隶斥责，似囚；进了号房，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考完出场，神情恍惚，天地变色，似出笼之病鸟。”

听到这里，明珠已笑出声来，他是过来人，自然深得其中况味。伍次友又扳下小指道：“归了下处等候消息，如坐针毡，梦不得安，似猴子被系于绳；一旦榜上无名，神色猝变，似丧考妣；事隔不久，气平技痒复又衔木营巢，似抱破卵之鸠，这便是七似了！”

众人听得入神，先是觉得好笑，后来却又不知怎的笑不出来。半晌，魏东亭才笑道：“先生为此等人画像，真可谓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龙儿也笑道：“听先生此语，倒令人大失所望，从这‘七似’里要寻出周公、伊尹来，岂不是天大笑话？”众人听了，不禁大笑起来。明珠一边笑一边对伍次友说道：“这位小哥儿，不过十岁吧，竟这等敏捷！真是妙语解颐，算是为大哥的话下了注解。”伍次友却没有笑，只瞧着龙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桂柱见魏东亭饮酒甚少，酒到口边，只略略沾唇便又放下，遂笑道：“明珠大爷早夸过，魏爷一向是海量，今儿个不肯开怀，莫非酒不好？”魏东亭忙道：“兄弟有病，早已戒酒，今儿瞧着大伙高兴，不得已才吃了几盅。”龙儿却笑着揭短道：“何必呢，今天你就和他们比个输赢！”明珠笑着倒了一杯热酒递上来，说道：“着啊！哪有什么病！龙少爷说你能饮，还能混过去？”魏东亭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龙儿，笑道：“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

何桂柱离席出去，一会儿笑嘻嘻地捧着一个掣签筒过来，说道：“这是专为孝廉们解闷儿用的酒签筒。咱们也掣签饮酒取乐如何？”伍次友起身笑道：“这倒罢了。不论功名论酒运。数我年长，我先来！”说着便从签筒里拔出一支来，攥在手里不言语。翠姑忙问：“什么

签？”伍次友自夹菜不语。魏东亭起身欲拿签来看，伍次友却将手摇了摇。魏东亭笑问：“难道不许人看？”伍次友咽了菜，只微笑点头，仍不答腔，何桂柱耐不住，说道：“二爷打哑谜呀？你说出来，该谁喝，谁就喝呗！”伍次友仍不言语，只顾夹菜往口里送。明珠道：“我猜这签必定不雅，所以大哥不肯说。”伍次友笑着摇头。只有龙儿不懂这些，饶有兴味地看着不吭声。

半晌，伍次友把签递给明珠，明珠念时，却是一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语不饮，言者三杯。”算来席上只有伍次友和龙儿不曾说话，翠姑笑道：“这签也批得太毒了，我是吃不得了！咱们喝了，重新换个玩法吧！”

大家喝了三杯，伍次友、明珠和何桂柱已有些醉醺醺的了。翠姑脸上也泛起了红晕，说道：“我是已经醉了，图不得了！”伍次友却叫道：“没醉！喝这么一点酒怎么会醉得倒人？当年在扬州我与大哥兄弟二人长饮雄谈，评论时事，喝过半坛，那才叫喝酒！”说罢不胜感慨。明珠猛地将案一击说道：“休言时事！老贼不死，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老贼是谁呀？”龙儿见他拍案而起，吃了一惊。后头的话，他没听清楚，忙问道：“老贼和时事有甚关系，老贼偷了时事么？”

魏东亭见明珠发狂，知是醉了，忙道：“表台，你说的什么话，今儿个怎么啦？”伍次友乜着眼接口说道：“实话！鳌拜便是当今国贼，鳌拜不死，清室永难太平！”

龙儿见魏东亭上前搀伍次友要去歇息，忙摆手制止，一边问道：“鳌拜从龙入关，功劳卓著，怎么先生倒以为他是国贼？”伍次友已是醉眼迷离，见这孩子盘根问底，像个小大人，倒觉有趣，便应口笑道：“自古权臣，哪个没有功劳？乱国之臣，非国贼而何？残民利己，非民贼而何！”说着便用手指着明珠对魏东亭道：“就说你这表台吧，好端端的一个殷实人家，如今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个圈地之法，实在害人不浅。北京城里是乞丐成群，城外那千里沃野却成了狐兔之乡！瞧着吧，此次朝廷策试，我必痛陈圈地之弊。”说完自将觥中酒一仰而尽。此时明珠早忍不住，只闭目不语，热泪横流。

这场面眼见难以维持下去了，再喝下去，谁晓得还会说出什么话来。魏东亭趁势，起身说道：“天时不早了，龙儿明日还有功课，怕太

夫人着急，我们就此告辞了。”言毕，携了龙儿的手，辞了众人出来。

出了悦朋店，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魏东亭将刀鞘向前移了移，看四下无人，回头向身后的康熙笑道：“爷，今儿个幸亏没喝醉，不然奴才少不了要挨母亲一顿责骂。索额图大人荐奴才来给爷当差，办砸了，连索尼老中堂脸上都不好看！”康熙笑道：“你的这几个朋友很有意思，你要多亲近亲近他们。那个伍次友，看来是个有学问的。”魏东亭躬身回道：“是，这伍先生学问不坏，不过，好像有点儿狂。”康熙点头道：“狂而不媚，朕倒是欢喜的。他为人耿直，心有不平之事不让他说，这如何能行呢！”

半晌，康熙又问：“你过去见过伍次友？”魏东亭便将西河沿救鉴梅的事讲给康熙听。康熙正听得有趣，听魏东亭说不见了鉴梅父女，很感意外，便停住脚步问道：“那女子后来下落如何？”魏东亭叹了一口气说道：“只怕是落到鳌中堂手里了。主子既想知道下落，容奴才慢慢查访。”康熙点了点头，想说什么，又摇摇头，只垂首不语。

君臣二人一边说一边走，早到了正阳门。微服出访前带的扈从们就守在这儿，正等得着急，见他们回来，一个个笑逐颜开，拥着康熙上了大轿。孙氏趁没起驾，忙把一件明黄挂面的狐裘给康熙披上，并责骂魏东亭：“下作黄子，胆子比斗还大！出去就不想回来，凉着了万岁爷，看我揭你的皮！”魏东亭躬着身，只是笑，却不言语。康熙却有点过意不去，忙说：“是朕不想回来。”孙氏方才无话。

行至五凤楼左掖门，康熙道：“已到大内了，朕想下来走走。”孙氏在旁劝说：“老爷子，罢了吧！天已经黑定了，风冷飕飕的，若着了凉，两位老佛爷怪罪下来，都是奴才的干系。”康熙笑着点头，乘舆进了大内，苏麻喇姑早就等在永巷口了。

苏麻喇姑将康熙搀下轿，带进坤宁宫，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康熙见苏麻喇姑脸色阴沉，还以为自己回来迟了她不高兴，忙说：“你不是常说做皇帝的要亲民，怎么我出去这么一遭你就恼了？”苏麻喇姑斟上茶来，说道：“不为这个。”

康熙坐下便问：“这倒奇了，什么事？”苏麻喇姑摇头道：“我也不甚清楚，今日后晌，吴良辅从外头带一群人来，把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赛尔弼一齐拿了，送到敬事房，还不知办个什么罪呢，连个消息也打听不出来！”

半天不在宫里，竟出了这等事！康熙惊得手中的热茶都溅了出来，忙问："抓人总要有个罪名，这倭赫朕是最知道的，又是先帝手里使过的人，凭什么抓起他来？"苏麻喇姑说道："是个什么由头，奴才并不知道，听四喜子说是几位辅臣的主意。"

康熙听了，只觉得心中的火直往上冒，忽地站起身来，绕室转了两个圈子，拍着龙案问道："杰书呢？他是议政王，难道他哑巴了？还有苏克萨哈，干什么吃的？"

苏麻喇姑冷冷说道："苏克萨哈大人自然争不过人家，索尼说是病了，杰书吓得两腿发软，遏必隆大人比油还滑！您还没见讷谟那个神气劲儿，跟在鳌拜后头，到乾清门手一摆，十七八个人一拥而上，把人绑起就走！进大内抓人，像在他自家院子里一样！"

康熙见苏麻喇姑语调激扬，好像有点克制不住，知道事态的严重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不管倭赫有罪无罪，辅臣如此藐视他，胆敢擅自在大内拿人，这一点是绝不能容忍的。当下说道："你去！传敬事房管事的来，我要问话！"

苏麻喇姑见康熙焦躁，反而定下心来，强自劝慰道："今儿个晚了，再说敬事房也未必知道原委。明个朝议，你问问他们，看是怎么个对答。"

第五回　倭赫父子双受戮　阉官内侍单遭诛

第二天五更时分，康熙就醒了。苏麻喇姑和孙氏给他料理好衣裳，早有敬事房的人来请圣驾，肩舆也已备好。康熙匆匆忙忙地用青盐水漱了漱口，胡乱吃了两口点心，便命起驾乾清门。打从顺治爷御极，便立下规矩，皇帝必须每日召见大臣，顺治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诸皇子每日四更便要起身，亲送父皇御朝，然后各归书房，所以早起已是康熙自幼养成的习惯了。

一夜没有睡好，康熙的精神有点委顿。但起床后照例在庭院中打了几圈“布库”，出了一身汗，睡意早跑得干干净净。此刻，他坐在肩舆里，迎着扑面吹来的晨风，清凉凉的，觉着心情安静了许多。

待到乾清门，正是寅时二刻。只见以杰书为班首，下面一溜儿跪着鳌拜、遏必隆和苏克萨哈。资政大臣索额图怀中抱着一叠文书，躬身立在三位辅政大臣身后。两排御前侍卫，穿着鲜明的补服，腰悬宝刀，鹄立丹墀之下。康熙用眼扫了一下，见魏东亭垂首站在末尾，只不见了倭赫等四人，心头不禁又是一阵火起，竟不等人搀扶，霍地跃了下来，甩手进殿便居中坐下。接着苏克萨哈挑起帘子，杰书、鳌拜、遏必隆和索额图鱼贯而入，一字儿跪下。

奏章的节略照例由索额图禀报。一件是各乡会试停试八股时艺，只用策论；一件是请豁免顺治十五年前未缴的田赋；再有一件是奏报耿继茂攻克铜山；最后一件是冒里玛的六百里加急，说已将李闯王残部李来亨、郝摇旗团团围困在郧阳茅麓山，请朝廷增兵进剿。因为对这些事康熙都不大熟悉，索额图一边读，一边讲给康熙听，足足用了一个时辰。

康熙一边听着，一边玩着案上一柄青玉如意，盘算着如何开口问倭赫的事。他瞟了一眼下边，见苏克萨哈闷声不响地伏在地上，遏必隆不住用眼偷看鳌拜。鳌拜早就听得不耐烦，仰起脸来截断索额图的话：“你只管读，谁让你讲了？皇上难道不及你？”

索额图忙赔笑道：“回中堂话，这是太皇太后原定的懿旨，怕皇上听不明白，特意让我讲一讲。”鳌拜不等他说完便说：“这些奏章，廷寄

早已发出，何必啰嗦那么多！”

康熙见索额图脸上有些下不来，岔开话头问道：“索额图，你父亲的病怎样了？”见皇帝问到父亲的病情，索额图忙跪下碰头回道：“托主子洪福，今早看来痰喘好了些。”

“嗯，回去替朕问候他。”

“谢主子恩。”索额图忙叩头回奏。

鳌拜见康熙没有话说，便说：“皇上如无圣谕，容奴才等告退。”说罢便欲起身。

康熙将如意轻轻放下，说道：“忙什么，朕还有话要问——这倭赫、西住他们一向在朕跟前当差，朕看还不错，为了什么事昨日辅政派人将他们拿了？要怎样处置他们，朕倒想听听。”

按照祖制，未亲政的皇帝处置政务，是全权委托辅政大臣的，每日会奏其实都是官样文章，听一听就罢。现在康熙却要查询这件事，遏必隆觉得有些意外，先是一怔，叩头答道：“启奏皇上，倭赫、西住、折克图、觉罗赛尔弼擅骑御马，在御苑里使用御用弓箭射鹿，大不敬！昨日臣等会议，已将其四人革职拿问，现在内务府拘押待勘。至于作何处分——”他思量了一下接着说，“辅政尚未议定，待臣等会商后再奏万岁。”

鳌拜对遏必隆的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但遏必隆一向与自己委蛇相屈，也不好怎样。想了一阵，他终觉憋气，于是抬起头来冷冷说道：“皇上尚在幼冲，此等政事当照先帝遗制，由臣等裁定施行！”

话音未落，康熙突然问了一句：“难道朕连问都问不得？”

一句话问得几位大臣个个倒噎气，只好俯首不语。鳌拜心想：“这次若不堵回去，以后他事事都要问，那还辅什么政？”良久，鳌拜缓缓说道：“照祖训，皇上尚未亲政，是不能问的。不过此次事关宫掖，不妨破例。”

这是说“下不为例”，康熙当然听出来了，他按捺了一下心里的火，冷笑道：“那好，接着方才的话讲，这倭赫该是个什么罪名？”

“紫禁城中擅骑御马，”鳌拜咬了咬牙，抬头说道，“乃是欺君之罪，应该弃市；乃父飞扬古纵子不法，口出怨语，咆哮公堂，应一并弃市！”

“弃市”就是杀头。康熙不禁吓了一跳！“倭赫四人是先帝随行侍卫，飞扬古乃内廷大臣，素来谨慎，并无过错，仅仅因为骑了御马就办死罪，太过了吧！朕以为廷杖也就够了。”

“晚了！”鳌拜冷笑一声回奏道：“皇上，国典不可因私而废，古有明训！飞扬古和倭赫四人已于昨日下午行刑了！”

一语出口，惊动了遏必隆和苏克萨哈，他们相互看了一眼，脸色变得十分苍白。苏克萨哈叩头奏道：“杀倭赫之事，臣等并未议定。此乃鳌中堂擅自决定。擅诛天子近臣，求皇上问罪！”鳌拜格格笑了一声说道：“苏中堂，倭赫擅骑御马，你不是也骂他是‘该死的奴才’吗？怎么真死了，你反倒心疼他呢？”苏克萨哈顿时语塞，正思如何对答，却见太皇太后面色阴沉，扶着苏麻喇姑跨进殿来。遏必隆知道这老太婆精明强干，顿时气馁，伏在地上大气儿也不敢出。鳌拜心里“格登”一下，旋即镇定下来暗道：“她已不是当年，现在没得多尔衮撑腰了！”尽管如此想，口里却一声也不敢言语。

半晌，才听到太皇太后平静地说道：“我也老不中用了，这几年只想着享福，能瞧着有个太平日子，大家平安，就能合着眼去见太祖太宗了。你们几个辅政，我原瞧着也好，心里挺踏实的。”大家正诧异她怎么说这些，忽听她音调一变，提高了嗓子说道：“谁知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们以为我杀不了你们么？”接着一掌“啪”的一声击在龙案上。声调如此激愤，连康熙也吓得一颤。素日看她只是一个慈祥的祖母，杰书屡次说诸亲王、贝勒、贝子都怕她，自己还不信，今日见着这颜色，才算开了眼界。

三位辅政连连碰头，苏克萨哈颤声奏道：“奴才……”“没你的事！”太皇太后不等他说便冷冷截住：“我倒想知道，遏必隆和鳌拜，谁撑你们的腰，如此大胆作耗！擅到大内拿人，不奏而斩，这倒也是我朝开基以来第一件奇闻！”见太皇太后如此咄咄逼人，三大臣仍来个伏地不答。

遏必隆觉得自己再不说话气氛便缓和不了，便轻咳一声说道：“太皇太后千岁！臣等并未径到大内拿人，是都太监吴良辅传他出来，在午

门外拿下的。”索额图乘机也劝解说：“皇上、太皇太后息怒！千万别气坏了金尊玉贵之体！”说着暗递眼色示意康熙收场。只苏克萨哈在旁不作一声。

康熙没有留神索额图的眼神，太皇太后却一眼瞧见，遂站起身来拉起康熙的手冷笑一声道：“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还说这些个有什么用！皇帝在你们眼里，不过是一个无知顽童罢了，今日倒是我老婆子多事了！我们算什么‘金尊玉贵’！列位辅政气着了，才值得多了呢！”说罢拉着康熙拂袖而去，青玉如意被带掉在地下跌得粉碎！

康熙等人一走，殿堂里一片死寂，人人脸色灰白，唯鳌拜满不在乎地站起来，笑着说：“别跪了，退朝了，咱们回去罢！明儿个我再到苏克萨哈大人家领罪！”

祖孙二人离了乾清门，太皇太后吩咐随从道：“皇帝先回养心殿，曼姐儿好生侍候着。”又对康熙说，“今日后晌派人叫索额图到慈宁宫来。”说罢自乘銮舆去了。魏东亭等一干校尉紧紧随在康熙后边。孙氏和苏麻喇姑早在永巷口等候了，见到康熙，便赶紧迎了上去。抬乘舆的几个小黄门这时才赶了上来，苏麻喇姑呼一声：“不用了！”他们才停住脚步。

康熙也不理众人，只大踏步朝前走。方到月华门，早见吴良辅带着几个小太监兴冲冲地抬着一架八宝玻璃屏风迎面过来。见了康熙，忙一溜儿齐整地站好。

吴良辅进前一步，单腿着地打了个千儿说道：“奴才给万岁爷请安了！”说罢满面笑容地抬起头来。

看吴良辅一脸得意之色，康熙心里更气，背着手一声不吭，只盯着吴良辅。吴良辅本来是笑着的，见康熙脸色阴沉，也不叫他起来，扎下的千儿再也不敢抬起，只惶惑不安地躲避着康熙的目光。

康熙且不发落吴良辅，回身对苏麻喇姑说道：“才打春，身子就这般燥，这儿的风倒凉快，叫人搬张椅子来，朕在这里坐坐。”不等苏麻喇姑说话，几个小黄门早飞跑到后头去，掇了张雕花黄杨木椅来。康熙坐了，慢慢地问吴良辅道：“这八宝玻璃屏风要送到哪儿去？”

康熙开了口，吴良辅松了一口气，回道：“鳌中堂上次入觐，太皇

太后将它赐给了他。”

康熙却想不起这档子事，想了想又问：“那么上次他怎么没有拿去呢？”

“回万岁的话，当时鳌中堂辞了。”

“这就奇了，既然辞了，怎么又要送去？”康熙双眼盯住他问道。

吴良辅本来就不够聪明，是个“二五眼”，也没听出康熙的意思，碰了个头回道：“鳌中堂今儿个曾托人捎信来问过。奴才也想向鳌中堂尽点孝意。奴才想，索尼老大人病了，外头大事全仗着鳌中堂——”

“混账！”康熙顿时大怒，厉声道，“所以你就大胆偷盗屏风出宫去巴结他？我问你，倭赫是谁抓起来的？”

听到康熙问到这个，吴良辅才知事态严重，心想今儿个若不抬出鳌拜这尊老弥勒佛压一压这个小菩萨，怕要吃大苦头的了。于是硬着头皮乍着胆子答道：“这不干奴才的事。奴才是奉上命差遣带人拿倭赫的，鳌中堂总揽紫禁城防务，自当有权惩处六宫不法之徒，这事怎么能牵连到奴才呢？”说完也不碰头，竟目不转睛地盯着康熙。

吴良辅如此傲慢无礼，康熙完全气愣了，他回头问苏麻喇姑：“你说这事牵连不牵连到这奴才？”苏麻喇姑道：“别的不讲，冲着这奴才这份傲气，就罪不容诛！不过，他现在是鳌拜中堂的干儿子，皇上不妨给他存些体面，让他几分算了！”

“对，罪不容诛！”康熙被这几句不凉不热的“求情话”激得越发按捺不住，一拍椅子站起来说道：“你们父子弄权，拿了朕的心腹侍卫，还敢说‘没有牵连’！传旨，叫敬事房赵秉正来！”

吴良辅平日狐假虎威，得罪的人多了，人人恨之入骨，今见万岁爷发怒要办他，都巴不得这一声，一个小黄门飞也似的跑下去传旨。

吴良辅见人去叫赵秉正，打心底起了一阵寒颤，心想：“莫不是今儿要开发我？”马上，他头上出了一阵冷汗，向前膝行几步，哭丧着脸说：“奴才已知过了，万岁爷，念奴才服侍先帝有年，恕过初次吧！”

“初次？”苏麻喇姑从旁冷冷回了一句，“上回万岁爷叫你掌嘴，你

掌了没有？”

吴良辅在地上碰着头，忙说：“掌了掌了，不信你问小吴子！”

“天下就你一个聪明？”苏麻喇姑冷冷说道，“我要不知底细，就敢问你？小吴子虽说没身份，上次可是奉旨办差，你竟敢掌他的嘴！”

听了这话，康熙气得浑身乱颤，大骂道：“好好！这奴才真是胆大妄为。赵秉正来了没有？”

赵秉正早来了，在旁冷眼瞧了一阵，觉得此事实在棘手，正没个主张，忽听康熙问他，忙双膝跪下回道：“奴才赵秉正在！”

康熙道：“你都看见了，这吴良辅该当何罪？”赵秉正这会儿真犯了难，说轻了这主子不依，说重了那魔头也不好惹，心里一急，倒憋出了一个主意，叩头答道：“应该廷杖！”

这是个可轻可重的处置，倒正中康熙下怀，当时便说：“就按你说的办，廷杖！你替朕重重地打！”

赵秉正站起身来向外将手一摆，几个掌刑太监恶狠狠地走过来，拖了吴良辅便走。看赵秉正愣在一旁不动，康熙厉声道：“你还不去监刑，站在这里做什么？”赵秉正忙又跪下说道：“请旨，廷杖多少？”康熙不耐烦地将头一摆说道：“只管打就是了，别再多嘴！”

打到三十来下，那吴良辅已是皮开肉绽，实在受不了，扯着嗓子嚎叫：“鳌中堂，我的爷呀！快来救我吧！要打死人了！”

康熙听到吴良辅痛中叫饶，竟喊的是“鳌中堂”，更是火冒三丈，对着外头永巷口大声叫道：“打，打！别说是你干老子，便是干爷也不济事。”

话音刚落，板声已停，人也不再叫了。赵秉正过来复旨说：“万岁爷，那吴良辅已晕死过去了。”

康熙回头看了看苏麻喇姑，苏麻喇姑以几乎觉察不到的微笑，点了点头说道：“万岁爷只管开发了他，像方才那些多余的话倒不必多说。”孙氏却有点沉不住气，上前说道：“阿弥陀佛！打得不行了，老爷子罢手了吧。”康熙笑着说道：“阿姆，你别管，有朕呢！”回头吩

咐，“打，接着打，打死这个臭玩艺儿！”

赵秉正回到外头，看吴良辅时，已悠悠地醒了过来。他看了一下左右的打手，走上前对吴良辅拱拱手，大声说道：“吴公公，非是小人手下不留情，万岁爷今儿个是要您的命，现下又没人能来救您。念你我多年交情，兄弟叫他们下得利索一点儿，包您少吃苦头。您有什么话倒不妨对小人说说。”

吴良辅知道大限已到，横竖是死，闭着眼卧在地上点了点头，断断续续说道：“转告鳌……干爹……说我死……得冤……我是为他……”赵秉正不等他说完，一挥手，一个太监举起板子照脑后狠劈一板。吴良辅一声惨叫，吐出一口鲜血，腿蹬了几蹬，便呜呼哀哉了。

康熙这才觉得心中郁气稍平，起身欲归，忽然一个太监走来启奏：“鳌中堂递牌子要见圣上。”

“不见！”康熙冷冷地回了一声，转身吩咐魏东亭，“你还不去索府传太皇太后懿旨！”

第六回　兴冲冲康熙读策论　昏沉沉索尼献遗折

顺治驾崩的秘密没人再提了。康熙即位之初宫廷里发生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很快就被人们逐渐淡忘了。负责内廷起居注的官员仍照事情的现象，一本正经地做着表面文章："顺治十八年春正月壬子……上崩于养心殿"；"倭赫等擅骑御马，被诛于市"；"上诛太监吴良辅于月华门"……当时只有极少数细心人才把它记在心里，思考其中的奥秘。其实，索尼的病就是当时朝政的晴雨表。他的病稍重一点，内廷就会出点事情。眼下，索尼的病越来越重，宫廷的形势也就越来越紧张。

那鳌拜眼瞧着自己的权势越来越大，近来又收服了遏必隆，他对苏克萨哈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以二十年前的圈地中，多尔衮偏向正白旗为借口，便欲趁康熙年幼，索尼病重之机，将被正白旗强换去的好地重新换回，就势再扩大自己的庄园。于是更是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转眼已到康熙六年，康熙亲政已一年有余，因开科取士，又闹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波澜来。

这一天会试已毕，伍次友离了考场号房走上大街，真有大病初愈之感。强烈的阳光照着一个个面色苍白的举子，好像整个街道都在摇摇晃晃，晃得人头昏眼花。街上的人以猜测的目光，看着这群从考场上走出来的"天子门生"，打量着他们其中哪一位会成为清朝的擎天柱。他们盼望着国泰民安。

伍次友跌跌撞撞回到悦朋店，已是未牌时分。何桂柱带着伙计们在店门口迎接，见了他，忙上前打拱说道："恭喜二爷，这一回可是要独占鳌头了——怎么也不坐轿，就这么走着回来了？"一边说一边叫伙计们打热水来，让他洗脸洗脚。伍次友勉强笑着，便依傍着柜台坐下，说道："多谢吉言，闷了几天，我想透透风，溜溜腿，就走着回来了。"正说着，明珠笑吟吟地从后头出来，忙上前也见了礼。

伍次友笑道："你好快的腿脚——文章做的可得意？"明珠皱了一下眉头，说道："我的文笔本就平常，胡乱写了篇策论，缴上去塞责罢了。"伍次友笑道："连着两次，咱们兄弟都没得彩头。我这次倒是破罐儿破摔，真给他来了一篇《论圈地乱国》。"

众人听他如此说，不禁呆了。何桂柱忙道："好我的二爷，您怎么尽捅马蜂窝。那济世主考就是鳌拜的亲信！您取功名，管他什么圈地不圈地！"明珠跌脚道："大哥过于耿介，这要吃亏的！"

伍次友却是漫不经心一边用温毛巾擦脸，一边说道："国家取贤才，便应允许立言不讳。怕什么，我又没诋毁朝廷！"何桂柱听了心中暗暗叫苦，摇头道："朝廷？现在鳌中堂就是朝廷！不过苏克萨哈中堂是正主考。这样的策卷帘官也未必敢拿给鳌中堂看呢！"伍次友将两脚泡在盆子里，冷笑道："我倒想要他读读，这样的乱圈乱换民田，逼得百姓上山为盗，入城做贼，算不算祸国殃民！"

话愈说愈拧，伍次友脸色又阴沉下来。说实在的，出场后他自己也颇有点忐忑不安。他原来打腹稿是写"井田"，想含沙射影地议一下圈地，谁知一破题引了一句《吕氏春秋》中的"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写着写着就转到圈地这一极重要的国策上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井田不可复"，这个拟定的题目，在最后往上写时，怎么看都是个文不对题。心一横，便索性写成《论圈地乱国》。当下心里挺得意，至于后果倒也没多想。现在听众人一说，也有点乱了方寸。

发了一阵呆，回过神来，伍次友笑笑说："此乃时也运也命也数也，该怎么就怎么，随它吧！"

五六天没有消息，明珠心里很不踏实，一夜没睡，第二天起了个早，盥洗干净，敲开东市一家香火店的门，买了一包信香回来。燃着了，取下室内悬着的一面铜镜，跪在地下祷告一番，口中念念有词。祷祝后悄悄带了镜子又开门出来。

这叫"镜卜"。再接下来的程序是，揣着镜子出门，将见到的人的第一段话，取回来分析。这就是"镜神"对你的启示了。

天刚刚放明，街上的人稀稀落落，并没人闲谈。他拐了一个弯，却见一个人正与卖韭菜的争价：

"讲好三文一斤，怎的又不行了？你这韭菜隔了夜，不很新鲜！"

"啧啧！您瞧这茬口，您瞧这露水！有一根儿是昨儿割的，您踢了我这摊子！"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哇？五文！你凉快凉快吧！”买者说罢扬长而去。那卖韭菜的把担子挑起来，一边说：“您放心，这菜呀，喂不了兔子！卖不了自个吃，我就不信！奶奶的。”

听了这几句话，明珠如堕五里雾中，一路思量着往回走：“韭菜是割了的……但茬口又是昨儿的……你凉快凉快……卖不了自个吃——乱死了，这都是些什么玩艺呢？句句都像是不吉祥，但似乎又都没什么。我就不信，似乎有点什么想头，但也未必……”明珠想得头都大了，也还是不得要领。

回到店中，却见魏东亭、何桂柱也在伍次友处。三人正说得高兴，见明珠进来，忙起身让座。魏东亭笑道：“大清早儿就出去了，什么事这么急？”

明珠笑着将“镜听”来的话告诉了众人。何桂柱先“噗嗤”一声笑了：“镜听是老娘儿们的玩艺儿，哪有大男子汉揣着个镜子贼似的去偷听别人话的？我知道您的心事，一是想问一问功名，二是想卜一下吉凶，我看不如扶乩。”

店里现存的香表烧纸，伙计们抬了沙盘，请了乩架，一个大丁字尺似的架棍下悬着一支木笔。明珠煞有介事地焚香祷告了，说道：“我先替大哥求！”

魏东亭和何桂柱一头一个扶了架，只见那支木笔飞也似的动起来，连着在沙盘上划了几个圆圈，又横着拉了一道。这一图画却正触了伍次友的心事，由不得留起神来看，只见那笔停了停，批出字来，却是一首《忆秦娥》：

> 关山月，直道难行阙如铁，阙如铁，步步行来，步步蹉跌。玉楼诏饮梦何杰，拱手古道难相别。难相别，儿女情长，皎性自洁！

伍次友看了呵呵笑道：“这雅仙倒也真是知音，不管它是吉是凶，真合了我的兴味！”接着又看明珠的，却只是一个“捉”字，再也请不出字来。

明珠急得跪下说道：“还请大仙多赐几字，这一个字实难解析。”说完便用手抹平了沙盘，眼巴巴望着那乩。那架子只略动了动，看时，依

旧是一个“捉”字，竟不动了。明珠还欲再求，何桂柱劝道：“不必再问，必是这一个字，你便终生受用不尽。”

于是众人围了伍次友，请他来解破。伍次友笑道：“我素来不信这些骗人之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岂能委之于鬼神？”他沉吟了一下又说，“不过也不妨当做儿戏，我的这首《忆秦娥》，下半阕的不讲，前半阕‘步步行来，步步蹉跌’便定了基调，既然‘阙如铁’，当然是推不开的了。后半阕漫撒五湖，倒似乎并无大害，不过没有功名而已。——至于‘捉’字，可拆为‘手足并用’或‘手舞足蹈’之意，预兆有吉庆之事。”明珠笑道：“手足并用是玩武的，难道我靠打架吃饭？”

魏东亭从旁插言道：“也难讲——伍先生，兄弟倒觉得‘玉楼诏饮’、‘皎性自洁’这些个词儿很有意思呢。”

伍次友笑道：“‘玉楼诏饮’套李长吉临终‘玉楼赴召’之典，最不吉利的了，有什么好？‘皎性自洁’不过说‘怀中似月’或‘袖里清风’，倒正合了儒生身份。”一席话说得大家解颐而笑。

魏东亭笑了笑，又说：“伍先生，看来你是无意于功名的了？”伍次友笑道：“超脱而已，若说无意功名，我来这繁华京师连败连考做什么？功名之于君子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耳！”

魏东亭拱拱手又道：“先生雅量高致，令人敬佩。不过先生秉笔直陈时政，难道不怕得罪当朝权贵么？”伍次友冷笑道：“功名，草芥耳！再大不了像明珠兄弟‘镜听’来的，叫他们割了‘韭菜’去！”

众人听这话头说得很重，虽然诙谐，却不敢插科打诨随便嬉笑，不禁有些凛然。魏东亭却不动声色，问道：“先生下一步作何打算？”

伍次友正待回答，忽听大门外报喜锣一片声响，几个街混子手里拿着喜帖闯了进来嚷道：“哪一位是明珠老爷？恭喜高中了！”

明珠听得这一声报，急忙起身，忽然觉得心慌腿软，眼一花又跌坐在椅子上。伍次友高兴得立起身来招呼：“拿酒来，给明珠兄弟贺喜！”

魏东亭走上前，用手扳着明珠的肩头说道：“表台，可喜可贺呀！”这何桂柱心里暗叫一声：“惭愧！还是二爷有眼力，差点在这店门口糟蹋了贵人！”三步并两步上前来叩头，口里说道：“明珠老爷，小的

给你叩喜了！”

明珠这下子才从如醉如痴中清醒过来，忙挽起何桂柱说道：“喜，大家都喜！你与我有恩，不可行此大礼。”报子们早在一旁嚷着：“请老爷赏酒钱！”魏东亭从身上摸出一锭约五六两银子说：“换成钱大家乐去吧！”那打头的摘下毡帽接了赏银，带着混儿们欢天喜地地去了。

伙计们早已将菜蔬摆布停当，大家安席就座，仍是伍次友坐了上面，魏东亭、明珠打横儿坐下，何桂柱在下头把盏。酒过三巡，伍次友脸上容光焕发，说道：“次友原就打算今日备一桌酒席约请朋友的，想这几日就和大家辞行，与明珠兄弟一同南归。现在明珠弟既已中了，倒要盘桓几日，大家高兴高兴再去。”明珠笑道：“小弟能有今日侥幸，全托着大哥的福分！大哥道德文章，名满天下，何妨再等一科，那是必中无疑的！”伍次友笑而不答，却见旁座的魏东亭低着头抿嘴而笑，遂问道：“魏贤弟，你笑什么？”

魏东亭见问，忙说：“我以为表弟说的甚是。伍先生就再等一科又有何妨？”伍次友道：“明珠弟乃是否极泰来，我原料他今科是必中的，等了这几日不见消息，以为也罢了，不想还是料准了，倒去了我一件心事。说到文章道德，愚兄十分惭愧，岂不知因文丧命的也是有的，我也不去想它了。”

魏东亭笑道：“先生说的，无非仍是‘步步行来，步步蹉跌’？这些个鬼话是没准的。”众人见魏东亭说到方才的《忆秦娥》，不禁有些神色肃然。何桂柱一边执壶斟酒，一边瞧明珠，见他是满面春色；见伍次友虽神色泰然，眉宇之中不免黯然，心想：“这神佛的事是再也不会错的，果然一个‘手舞足蹈’，一个‘步步蹉跌’！”却听魏东亭又道：“先生在此等候，愚以为必会有些机遇的。”明珠也忙说：“大哥，你就再等一科罢！”

伍次友缓缓举酒，一饮而尽，笑道：“好，大哥听你们的！”

第二日当值，魏东亭来见康熙，一进殿便笑嘻嘻道：“万岁爷，伍先生的卷子我弄来了！”说着从袖中取出一份卷筒儿双手呈上。康熙急拆封，展开看了。卷首浓墨重濡、黑大光圆五个字“论圈地乱国”赫然入目，不由双眉一挑，说道：“好字！”

“说来也险，”魏东亭忙道，“苏中堂瞒了副主考，一房一房下去私

查，连房官都屏退了才从里头抽了出来……”

康熙一边听他絮叨，一边展卷细读。他看得入了神，在取杯饮茶时，竟将手插进了茶盅里头，烫得手一缩，遂笑道：“这也不枉了名士手笔。——来，来，你念念这段给朕听！”魏东亭忙小心翼翼接了，躬着身子轻声读道：

> 夫田地乃养生之本，布帛菽粟、膏腴纨绢皆从土出。黔首小民赖以为食，宗庙社稷赖以富强。而圈地换田之令所到之处，沃野化为麋鹿之乡，阡陌顿生荒榛寒荆。人民流离，百业凋敝，悍而不化者为匪为盗，循法良善者冻饿沟渠。朝廷难征库府之粮，纲纪不张；三军不堪饥馑之苦，何以用命？内忧外患何以平息？民心浮动，国本难固，人怨而神怒，国将不国矣！

念至此处，魏东亭缓了一口气，见康熙脸涨得通红，背着手来回踱步，以为他生了气，便住了口。却听康熙厉声道：“这么好的文章，他敢写，你倒不敢读？念！”

魏东亭只得提高嗓音，又朗声诵道：

> ……方今天子圣明在上，自康熙元年至兹，数颁停禁圈换民田之旨。而卒不能止者，盖以朝有乱国贼臣，野有悍顽痞奴，表里为奸，狼狈相结……城狐社鼠霸民产业，吮民膏血。自王莽天凤年以来，千又五百余载，未尝有此乖戾之政焉！

魏东亭读完，不由悄悄拭了一把头上渗出的汗珠。

康熙听他读完，取回策卷，自己又细阅一遍，喃喃说道：“句句金石之言！有人说要给朕物色师傅，这不就是最好的师傅？何劳他来费神！”魏东亭不知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只好答应着：“是。就是熊老夫子也不敢如此直言。”

“你说得对。”康熙一边将策卷递回，一边说道，“朕就要这样的师傅，你要设法留住他。”

魏东亭忙答道：“喳！圣上放心，奴才刚从悦朋店来，他走不了。”

“那好。”康熙笑道，“先将这策卷拿去让苏克萨哈看看，就收在他处。如若泄露出去，他还能有性命？”

君臣二人正说得投机，忽见小太监张万强捧着一卷奏章来跪下奏道：“索尼老大人病重了。”

康熙脸上霎时改了颜色，立起身来问道：“怎么样？”

“只怕不好呢！”

“你去看看，果真不好，赶紧来告诉我。”

魏东亭从旁插了一句道：“万岁爷既这么着急，何妨御驾亲临呢？”

康熙一听也对，便叫人备轿。跪在地下的张万强忽地抬起头来说道：“主子去不得！”

“怎么呢？”

“主子一去，索尼老大人就只好出缺了！”

一语提醒了康熙。臣子病重，主子御驾探病，那是殊荣，不死也得死！这在“祖宗家法”里讲得明明白白，康熙从小听这类事多了，当然懂得。想了想无可奈何，他只好复又坐下。他想：“这索尼年纪虽老，只要有他在，鳌拜便张狂不起来。自己一向拿这位元勋重臣依为靠山，要真的还能痊愈，自己去了，岂不反而害了他？”想到此，康熙丧气地摆摆手。张万强起身去了。

时钟敲到十一点，正交午初，辅政大臣苏克萨哈递牌子求见。康熙正一腔心事，无处发泄，遂起身对魏东亭说道：“你随朕来，到养心殿见他。”魏东亭忙道：“奴才现在只是六品侍卫，不能单独随驾接见大臣。”康熙一笑道：“这也算事！叫他到上书房来，朕就在这儿见他，你就不必回避了——这不早不晚的来，有什么事儿呢？”

苏克萨哈面色苍白，步履踉跄地进了上书房，伏地叩头奏道：“万岁！臣请诛鳌拜以谢天下！”一句话说得在场人容颜大变。康熙心中也惊异万分，尽量控制着激动的心情问道：“鳌拜为朝廷重臣，他犯了什么罪？你们辅政大臣们就此会议过吗？”

苏克萨哈并不害怕，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来看了看，抬头从容说道："圈地令原是先朝陋规，太祖去世时即欲蠲除。今入关定鼎，抚有华夏，更应休养生息，扶植桑农，富国强民。"康熙不待他说完，紧逼一句问道："去年，朕未亲政时，你们辅政大臣不是已经议定禁止圈地了吗？"苏克萨哈叩头道："万岁圣明，正是如此，康熙元年曾下诏停止圈地，三年复又重申。但鳌拜的正黄旗至今仍在圈地，继续霸占着呼伦贝尔以西与科尔沁以南的土地，连热河的皇庄也有一部分土地都被他圈了去。熊赐履上本参奏的条陈，奴才敢保句句是实！这样的'辅政大臣'应该严惩不贷！"

言犹未毕，只听"砰"的一声，康熙怒不可遏地以手击案，霍地站起身来，正欲发作，忽然想起苏麻喇姑说的"万事毋急"，又缓缓坐下来问道："你说这话有没有证据？"

苏克萨哈急忙叩头说道："万岁不妨委派一心腹亲臣在京内巡视，看有多少失地失业逃难来京的饥民！臣府中曾收留一卖艺老人，即因失地来京，其女儿又被穆里玛抢去送与鳌拜为奴。他自己也被打成重伤，若不是他身怀绝技，怕也遭了毒手！"

侍立在旁的魏东亭听到这里，心中怦然而动。史鉴梅父女，他已寻了数年，音信全无，现在终于了解到一点信息了。但在此时，无论怎样着急，是一句话也不能插的。他挺了挺身子，留神听下去。

康熙"哼"了一声，偌大的上书房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得到。康熙站起身来背着手踱了几步，对着苏克萨哈问道："大概你的地也被圈了去吧？"

苏克萨哈一怔，随即答道："比起天下黎民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奴才那一点地算得了什么！"

这是一句很得体的话，康熙听了不禁点了点头。可又想了想，这苏克萨哈的本章却是万万不能批准的，遂冷冷说道："你所奏的事情，朕自当细细体察。你与鳌拜同为辅政重臣，共受先帝托孤的恩宠，该同心同德才对。你先退下吧。"

苏克萨哈一去，康熙屏退了左右，单单留下魏东亭问道："你看苏克萨哈奏得如何？"魏东亭忙躬身回道："奴才不敢妄言，但京城内外皆是饥民，确是实情。"康熙听了点头道："朕何尝不知，朕罚熊赐履半年

俸禄也是出自不得已，只是，唉——”他长叹一声，不言语了。

半晌，康熙又说：“苏克萨哈的忠心，朕是知道的。但他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有许多事他还办不成！”

魏东亭见康熙吐了实言，笑道：“万岁多赐给他权力，他不就可以办了吗？”康熙苦笑道：“朕这个‘万岁’也是徒有虚名，旨令难行。”魏东亭毅然说道：“莫不是朝中也出了个活曹操？”

听了这话，康熙眼睛里闪出了兴奋的目光，瞟了一眼窗外，又打量了一下魏东亭，斥责道：“胡说！哪里有什么曹操！你一个包衣奴才，怎么敢说这样的话！”言词虽然十分严厉，却并不动怒，魏东亭连声答道：“奴才不敢！奴才不敢！”

魏东亭这话却正合康熙的心意。从六岁起，他就读《帝王心鉴》，晓得帝王的尊严，不仅要靠天意神意，靠仁义礼智信，还要靠让臣子永远摸不透他的庙谟之深，躬虑之远。越是猜不透的东西便越神秘，越神秘的东西便越是尊贵，这可以说是千古不移的章法。他很满意今天自己处置苏克萨哈和魏东亭的办法。他心想：回宫去说给苏麻喇姑听，准能得到她的褒扬。她准会说：“万岁爷圣裁！”

正在胡思乱想，康熙忽然见张万强垂手站在那里，忙问道：“你去瞧得怎么样？”

张万强见皇帝发问，忙回道：“主子，索尼老中堂病得不轻呢！太医说最多挨不过一个对时了。精神看去还不错，他自个说这叫回光返照，说是临死前要觐见主子一面……”说着他的眼圈也红了。

康熙看了魏东亭一眼说道：“备轿，朕要亲去索府探病。换微服。”

索尼府邸坐落在丰宜园玉皇庙街，原为前明唐王朱桂在京的藩署，是一个极清静的去处。世祖定鼎，分赏有功之臣，就把这座院落赐给了索尼。康熙乘一顶四人抬，魏东亭骑马随行，足用了小半个时辰才来到索尼府前。魏东亭先下马扶着康熙下轿。

一个戈什哈跑出来说道：“索中堂身子欠安，概不见客！”康熙一怔，正要答话，却见魏东亭从怀中取出一柄如意送上，笑道：“劳烦执事带了这个去见索额图大人，他一看便知。”

那戈什哈进去没有多久，中门忽然大开，索额图三步两步趋出，伏地叩头道："不知主子亲临，未能远迎，奴才罪该万死！"

康熙一把挽起了索额图："朕今日微服前来探视，传谕家人不要走漏风声！"说着便挽着索额图的手直趋后堂。

索尼昏昏沉沉半卧在榻上，听到索额图说："主子瞧您来了！"便睁开双眼四下搜寻。康熙忙走上前说道："你躺好，朕是微服出游，顺便来瞧瞧你。"

索尼摇摇头，又无力地闭上双目，两滴混浊的老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康熙见状，也不觉心酸，眼睛里也汪满了泪水，只是强忍着才没让它淌出来。

停了许久，索尼才又睁开了双眼，嗫嚅着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抖抖索索伸出一个指头，指着柜上一只黑漆匣子。索额图会意，忙取了下来，却见贴着封条，双手捧给了索尼。索尼很费力地启了封条，却不打开，只目视魏东亭不语。

魏东亭见状，"唿通"一声跪倒在地，说道："今日之事，惟圣上、老大人、索额图大人在，我魏东亭如有半点欺心泄露，定死于乱箭之下，永堕地狱！"听了魏东亭的恶誓，索尼点了点头，把匣子递了过去。

魏东亭小心地打开来看时，却是一份素黄折子和一份白折子。他抬眼看了一下康熙，说道："主子，这里有一份遗折，一份遗嘱。"康熙移动了一下座椅，正襟危坐，果断地说："你全念给朕听。"

因为是代奏，魏东亭赶忙跪下，索额图也俯伏在地恭听。魏东亭先取出黄折子，展开来，压着嗓音读道：

> 臣以老悖之年，忝在辅政之列，不能匡圣君臻于隆治，死且有愧！今大限将至，无常迫命，衔恨无涯，有不得不言于上者，请密陈之：辅臣鳌拜，臣久察其心，颇有狼顾之意，惟罪未昭彰，难以剪除。臣恐于犬年之后，彼有异志，岂非臣养痈于前而贻害于后哉？大学士熊赐履、范承谟皆忠良之臣，上宜命其速筹善策，剪此凶顽；臣子索额图，虽愚鲁无文，但其忠心可鉴。知其子莫如其父，吾已至嘱再三，务其竭尽身命报效

于圣上，庶可乎赎臣罪于一二。呜呼！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祈黄羊之心，臣知之矣！

声音虽低，却是极为清晰。读到这里，索额图早已泪光满面，只是在君前不能失声，只得伏地泣血。魏东亭读完遗折，又打开白折子，只见上面蝇头小楷数行，写着：

吾儿索额图：吾平素之训诲，谅已铭记。今将长行，再留数语示之：吾死之后，汝当代吾尽忠，善保冲主；不得惜身营私，坏吾素志。至嘱至嘱！若背吾此训，阴府之下，不得与吾相见！

索额图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放声大哭。康熙满怀凄楚，强作笑容，转身对索尼说道：“老爱卿一片赤诚，朕已知晓。万望宽心养病，多多保重。”

办完这件事，索尼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声，便又闭上双眼晕了过去。康熙心中五内俱焚，上前挽起索额图道：“不必过哀，好好儿侍候你父亲，需用什么药，只管到太医院去取。”说完便走了出来，起驾回宫。

第七回　三臣联折遭杀戮　鳌拜逞蛮闹金殿

第二日早朝，康熙一到乾清门便觉得气氛不对，议政王杰书一脸惶惶之色，领着遏必隆、苏克萨哈一溜儿跪候在丹墀之下，却不见鳌拜。门前警戒的卫士足足增加了一倍，一个个面带肃杀之气。其时日升初竿，微风拂袂，显得十分静寂。

大臣们请过圣安，遏必隆便结结巴巴开了口："圣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大臣的奏折不知可经圣览？"康熙道："昨夜已披阅过，朕留中了。"

"留中"就是扣下不发，不直接表示态度的意思。夜间苏麻喇姑为康熙读这奏章时，他对所奏的禁止圈占民田一事，是很赞赏的。不过白天出了苏克萨哈那件事，他多了一个心眼：这王登联是苏克萨哈的门生，会不会串通一气来弄玄虚？所以他虽然用朱笔划了许多圈圈，但当苏麻喇姑主张"明发"时，他倒说："留下看看再说，不必着急。"

现在见诸辅政大臣十分看重这个问题，康熙感到有点诧异，遂问道："朕即位以来曾迭次下令停禁圈地，虽然并未完全禁住，可也不会如此严重吧？"

遏必隆显然完全没想到康熙会这样回答，微微一怔，口齿流利地说："万岁圣鉴极明，奴才也以为苏纳海等三人危言耸听，蓄意乱政，罪无可逭！"

这顺竿子爬得未免太离奇了，这怎么算得上是"蓄意乱政"呢？康熙心中疑窦顿起，见苏克萨哈默默不语，便问道："苏克萨哈，你以为呢？"苏克萨哈昨日碰了康熙的钉子，知道他的"真正态度"，本不欲说话，现在问到头上，只好叩头道："王登联乃臣之门生——"刚说了半句，忽然听殿外一阵嘈杂声，中间还夹着浊重的脚步声，一听就知道是鳌拜来了。

来的正是鳌拜，他今天的装束显得特别精神，九蟒五爪的簇新袍褂，外套仙鹤补服，一双马蹄袖高翻着，露出雪白的里子，珊瑚顶上拖

着翠森森的双眼孔雀花翎，一摇一摆旁若无人地走来。正欲进殿，他却见兵部侍郎泰必图恭肃鹄立在门外，手中持着一卷红泥火漆封顶的文卷，不用问，这是刚到的六百里紧急军报，便站住了脚问道："你在这里有何事要奏？"

泰必图满脸堆笑，轻手轻脚上前扎了一个千，低声道："卑职请中堂大人金安！"

"起！"鳌拜右手平伸，声音大得满殿人都能听到："你手里拿的什么？"泰必图将怀中文书稍向上抬抬答道："吴三桂王爷的奏章。"

鳌拜正欲再说，却听殿内康熙大声问："是何人在殿外喧哗？"

鳌拜双手一甩马蹄袖，一边踏进殿来一边说："臣鳌拜奏请圣安！"一个千儿打下去，不等康熙发话，径自起身，"臣已年迈，容臣平身侍候！"

康熙笑了笑说道："自然可以——苏克萨哈、遏必隆、杰书，你们也起来吧。"说着便转面问鳌拜："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的奏议，想必你已读过的了？"

鳌拜将头微微一抬，不卑不亢地举手一揖答道："臣已读过。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身为国家封疆大吏，不遵圣训，欺君罔上，已无人臣之礼，按律宜处斩刑！不知圣上为何将此大逆不道之奏折留中不发？"

话说得又响亮又利落，中气极足，满殿人无不面面相觑。康熙不禁脸上变色，倒抽一口冷气，忖道："这鳌拜素日虽然无礼，尚不至像今日这等放肆，定是想着索尼病危，越发有恃无恐了。"心里便有几分不悦。看看左右侍卫，除了讷谟和穆里玛有点面熟外，别的都不认识，小魏子也不在跟前，想想殿外阎罗殿一般的摆布，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康熙强按捺下心头的惊慌，定了定神又说："满汉各旗人等，已和睦相处二十余年，并无隔阂。今无端让他们背井离乡，只怕算不得什么善政吧？苏纳海三人所言虽有不实之词，朕观其本意，倒是一片赤诚。"

鳌拜见康熙侃侃而言颇成章理，心中惊疑，低头想想又说："满汉

杂处，皆被汉人同化，失我列祖列宗古朴之制！”

康熙还未答言，沉默在一旁的苏克萨哈忍不住冷笑一声开了口：“请问鳌拜公，难道汉人不是我朝子民？你眼中既有祖宗法制，为何纵容家人抢劫汉女为婢，还挑起热河旗民械斗？”他话音一落，康熙随即厉声问道：“这像话吗？”

君臣相对奏议，到了这个份儿上，鳌拜本应立即叩头请罪。但他在上朝之前，已事先探知索尼处于弥留状态，危在旦夕，所以他毫无惧色，骄傲地将头一扬应口对答：“是不像话。苏纳海三大臣妄言欺君，罪在不赦！倘若早早各旗分治，分守疆界，何能容得像苏克萨哈这等小人制造谣言加害于臣！”

议来议去，一件事变成了两件事。康熙深恐再争下去生出更多枝节，便说道：“今日且议苏纳海三人奏议，余事朕自能查明处置。”鳌拜此时却因苏克萨哈告状之事，被激得怒火千丈，他也顾不得君臣之礼，竟在殿堂上揎臂扬眉高声疾呼：“欺君之罪，本应凌迟处死。今按斩首弃市，已是从轻发落，皇上如此犹疑不决，何以儆戒后人？”

康熙铁青了脸，端坐在椅上沉默不语。苏克萨哈和鳌拜互相扫视一眼，目光如刀似剑，立刻迸出火花！僵持片刻，康熙见议政王杰书始终未发一言，遂问道：“杰书，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置？还有遏必隆，你呢？”

杰书胆怯地看了看一脸凶相的鳌拜，装作低头思忖，仍是垂首不语。康熙把目光又扫向遏必隆。遏必隆挤了挤眼，跪下奏道：“奴才以为也只好照鳌中堂所议办。”说完微微叹了口气，杰书接着话就说：“臣意也是如此。”

鳌拜格格笑了两声，踱至苏克萨哈跟前，拍了拍他的肩头，说道：“苏克萨哈老弟，莫非心疼你的门生王登联？”听到这话，苏克萨哈打了个冷颤，抬头看了一眼正襟危坐的康熙，良久他才长叹一声：“唉……”

这也算表示了态度，鳌拜心中十分满意，转身对康熙一揖，说道：“皇上，既然臣等所见相同，就请皇上下旨吧！”

康熙绷紧嘴唇，倔强地昂着头，仍旧沉默着，两只紧握椅子的手微

微颤动。鳌拜见康熙不答言，微微一笑说道："哦，我倒糊涂了，想必是皇上年幼学浅，不能亲自草诏。既如此，臣只好斗胆代劳了。"说毕，竟然阔步走近御几，提起御笔，蘸了朱砂，沙沙一阵疾书，一篇诏书即算草成。他朗声宣道："圣旨：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不尊上命，着即处斩，钦此！"双手"啪"地将纸一合，朝殿外叫道："泰必图，泰必图侍郎！"泰必图应声进入大殿。鳌拜将诏书塞给泰必图说："拿去付与刑部，照旨办理就是。"说完转过身对康熙笑道："恕老臣无礼！此亦不得已而为之。不过皇上也不必总是贪玩，还该读点书，臣已为皇上物色好了一位师傅，他叫济世。明日就叫他去上书房。"

"又是济世！要真能济世才好！"康熙不等他说完，霍地站了起来，向站班的大臣们气狠狠地扫了一眼，冷笑一声说道："朕已成了汉献帝，还要什么师傅！"说完便拂袖而去。张万强等几个太监也都匆匆离开了乾清宫。

杰书、遏必隆、苏克萨哈几个人像做了一场噩梦，被鳌拜狂妄的举动惊得瞠目结舌。那鳌拜却似没事人一般，将两手的骨节捏得一声接一声价响。

因为圣旨上并未写明"革职"，三名犯官——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都还戴着二品顶戴、穿着九蟒五爪的袍子、罩着锦鸡补服，来到刑场。自从宋末杀文天祥以来，像这样子诛杀大臣的，还是头一遭。老百姓们哪里知道这是鳌拜激动之余的疏忽。可是他们都知道这个样子遭斩的都是忠臣，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官厅上的酒宴已快结束了。苏纳海笑着对朱昌祚说："云门兄，写折子的时候没想到这一份儿上吧？这会子用不着这么垂头丧气。"旁座的王登联忽地起身，"啪"的一声将酒杯摔得粉碎，仰天哈哈大笑道："吾亦不化血，吾亦不为齿，愿有阎罗殿，册我为厉鬼，为社稷驱邪恶，吾为主前锋……哈哈……"他转身对苏纳海道："纳海、云门二兄，咱们上路吧！"

三人站起身来，却见苏克萨哈带着从人挤了进来，径直走上官厅。苏纳海一见是他，趋前一步拱手说道："中堂，亏你这个时候还来瞧我们！"王登联因是苏克萨哈门生，见他到此，豪情顿减，洒泪道："门生死不足惜……七旬老母，拜托恩师了……"说着倒身下拜，被苏克萨哈一把挽住。他满肚子是话，却嗫嚅着说不出来，只含泪点头。朱昌祚走上前来含泪问道："中堂大人，你难道不知我们是冤……"才说到这里，

苏纳海喝道："生死，命耳！云门兄何作此态！"

苏克萨哈面色苍白，长吁一声，强自笑道："兄弟无能，回天乏力，致使三位仁兄遭此沉冤，惶愧之极！"他颤抖着手斟了三杯酒，一一双手奉与他们："清酒一杯，聊作饯行，夜长路远，可挡风寒……"说到此，苏克萨哈两行眼泪止不住扑簌簌地滚了下来。

一个校尉走了进来，分别给三位犯官和苏克萨哈请了安，说道："列位爷，监斩官大人有下情上禀：时辰将到，三位爷长话短说，也好升天了。下官办这个差也是身不由己，耽搁久了，吃罪不起。"

诀别的时刻终于到来，苏克萨哈向三人跪下送行。苏纳海三人也跪下还了礼。

日色已是午牌正刻，监斩官刑部侍郎吴正治忐忑不安地坐在监斩席上，迟迟不肯下令。这趟差事难办他是知道的，难就难在杀的确是忠臣，将来翻案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他硬着头皮磨时间。一是等等看是否有刀下留人的后命；二是即使没有后命也叫老百姓知道，这实非他姓吴的本心情愿。直到苏克萨哈前来生祭，他才知道朝廷后命是指望不着了。

此时，他仰起脸看了看天，不知什么时候刮起了风，黄沙和灰土扬起来，雾蒙蒙地只能看见太阳像一只毫无生气的圆球挂在天上，由不得叹息一声："唉，人怨天怒啊！"却将袖子轻轻一拂，吩咐道："行刑！"

第八回　鳌公府初议劫宫闱　苏中堂请守先帝陵

鳌拜回到府邸，大轿一落，家人前来禀报："班布尔善大人、济世大人、泰必图大人，还有二爷、四少爷都在东花厅暖阁候着您老呢！"鳌拜轻咳一声，瓮声瓮气地问道："遏必隆呢？遏必隆中堂没有请到么？"

家人忙赔笑回道："遏必隆公爷说他身子欠安，容改日再来叨扰。"

"这老滑头！"鳌拜心里骂了一句，嘴里却没说什么，一甩手径向后头东花厅走去。他顺着超手游廊，踱着方步，一路走着，一路沉思。转过家庙，远远听到后头水榭房暖阁里吆五喝六，好不热闹，不由皱了皱眉，加快脚步走了过来，见班布尔善、穆里玛、塞本得、泰必图、阿思哈、葛褚哈、讷谟、济世几个人，还有十几个家人或坐或立都散在旁边。两个歌伎怀抱琵琶妖妖娆娆坐在宴桌旁，一个弹，一个唱道：

这份情意说与你你不信，

总疑奴的心不真。

手拿着红汗巾儿拨灯芯，

谁说奴家等的是旁人？

音犹未落，紧接着就是一阵阵铮铮崩崩的急弦弹奏，另一个接口唱道：

涎皮赖脸的小郎君，

不许你再来敲奴门！

冤家呀，你若不是我的心头肉，

我早就抬手扎你一银针！

一边唱，一边用手做捏针的样子朝席上一扎。众人不禁笑得前仰后合。穆里玛怪笑着把脸凑上去说："好！好！我的奴家呀，你就来扎我一银针吧！"众人又是一阵哄笑。济世和班布尔善都是进士出身，儒生身份，只是捂着嘴忍住笑。

见到这群人聚到一起享快乐，鳌拜心里一阵烦躁，气哼哼地走进来，一挥手赶走了两个妓女："这是什么时候？不商议大事，倒有心情玩婊子！"

穆里玛见他从兄满脸不高兴，便上前凑趣儿："阿兄，听说你今儿个正法了苏纳海这三个兔孙子，我们……着实高兴呐！"

鳌拜哼了一声说道："你别高兴得太早了，说不定哪一天连我带你，咱们一家连窝儿全叫提到西市口，那才叫现世现报呢！你也不想想，要不是你在外头干的那些露脸的事儿，我肯这么铤而走险么？"

听这没头没脑的训斥，穆里玛如堕五里雾中。忙道："我？没干什么啊！"

鳌拜本来恨他不争气，事情办一件坏一件，见他犟嘴越发来气，遂冷冷道："没干什么？热河圈地，你调唆正红旗和镶黄旗打架，还圈了皇庄一块地！又抢劫民女，抢的是皇上乳母的亲戚，你瞧你多有能耐！"说着便从手上甩下一道折子来，"去看吧！皇上今儿个都问起来，叫我好难回话！"

穆里玛一听是这两档子事，心里嘀咕："跑马圈地，马能认识他娘的哪里是皇上的地？当初抢那娘儿们来，你不也挺高兴？事不成那是你怕老婆，这会儿拿我作出气筒！"口里却说："谁这么贱，胆子倒不小，告到咱爷们头上！"

鳌拜一声不吭，扶着椅子颓然坐下，无论身体和精神，他今天都太累了。济世忙上前劝道："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世兄已经知过了，中堂何必为此过于烦恼呢？"鳌拜看了一眼济世，不冷不热地说："事情并未过去。这事我已弄清楚了，穆弟抢人的那天，出来打抱不平的，叫魏东亭，他母亲是皇帝的乳母。你道这事儿就那么容易拉倒？今日驾前已无君臣之礼，只怕将来难说有无葬身之地呢！"

"什么没有葬身之地啊？"忽然厅后有人问。大家吃了一惊，抬头看

时，是鳌拜夫人荣氏太君慢条斯理地踱了进来。她不过四十岁上下年纪，一手端着水烟袋，呼噜呼噜地抽着，身后站着丫环替她拿着火纸煤儿侍候。这丫环正是史鉴梅。鳌拜一向惧内，见她发问不好不答，当着客人和子侄的面，低声下气地赔笑又觉得面子上下不来，只哼了一声，气咻咻地坐着一言不发。

穆里玛见嫂子来了，忙赔笑道："嫂子，是这么回事，阿兄正为鉴梅的事跟我发脾气。"荣氏从头上拔下银耳挖子，将水烟筒中一块烟泥剔了出来，"噗"地吹了一口，说道："别再鉴梅鉴梅的了，她现叫素秋！这样雅一点——老爷，你也有一把子年纪了，不是胡打海闹的岁数了，乌七八糟的事儿少想！"班布尔善见鳌拜仍旧不吭声，就走上前去说道："鳌公，事已至此，怒亦无用，不如思量一个万全之策。"塞本得忙道："要不然就把鉴梅——哦，素秋——打发回去，不就了结了？"

班布尔善格格笑了一声。他是宗室，辅国公塔拜的儿子，论辈分还是康熙未出四服的本家哥哥，因塔拜死时，奉旨辅国公世职传给了老二，他反而只封了个三等奉国将军。一大家子人就靠每岁祭祖到光禄寺领那几百两世俸银子过日子，心中有些不痛快。鳌拜见他过得寒酸，倒常周济他。他因此对鳌拜十分感激。他是鳌拜的智囊，素来有"小伯温"之称，当下听塞本得如此说，便接口道："使不得！我料太师已把此事料理清楚了，送回人去，徒示其弱，授人以柄，等于是自倒旗帜。再说，素秋在此也未闹着回去。太夫人待她很厚，她也未必舍得离开太夫人去——"

"我是死也不去的！"站在一旁的鉴梅突然发话道。众人听了不觉一怔。"夫人待我恩重如山，他们待我有什么好，拿鞭子抽着让我抛头露面去卖艺，给他们挣钱，什么好德性！"

众人听得这话都感到意外，鳌拜忙问道："孙婆子不是你的亲戚？"

鉴梅冷笑道："亲戚？您找她来，我敢当面问她，我们算是哪门子亲戚？我十岁那年，他们老魏家上门逼债，逼得我父亲投河，母亲上吊，一家子妻离子散，魏太公说是父债子还，又把我卖给走江湖的……这会子安的什么心，来认亲戚！老爷太太打发我走，我也不敢违命，我自己能了断此事！"说着，抽抽咽咽地竟哭起来。荣氏忙安慰她道："素秋，跟我回去，我看哪个敢来找你的事儿！"说着一手拉起鉴梅出去了。

目送她们出去，鳌拜解嘲地笑了笑道："那——如果遏公和苏公再问起此事，我该怎么对答？"班布尔善掏出鼻烟壶嗅了一口说道："鳌公，在四位辅政中，索尼只在一日半日之内必死，那遏必隆四面玲珑见风使舵，苏克萨哈徒秉愚忠，手无实权，心无成算，皆不足虑。皇上么——呃，愚以为可虑之处正在于此，皇上虽说是个孩子，颇有心机，不可等闲视之。外头杀了倭赫，他便笞死吴良辅，去掉了鳌公最可靠的耳目，但这是内廷家法，鳌公只好忍了这口气——接着又调姓魏的到御前行走。听说君臣二人已经几次微服私访，这些天又突然冒出三大臣奏折这事……这就像弈棋，国手布局，步步紧逼上来了！"他顿了一下，见众人都聚精会神地静听，便慢条斯理地说："不过，优势还握在鳌公手中。苏纳海三人被诛，疆臣们算是立了仗马，不敢嘶鸣。他们都清楚，当今是谁主沉浮……"下面的话班布尔善觉得有碍，难以出口，想了想，变出这么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鳌公当熟虑之。"

这番话听得在座众人如同醍醐灌顶，无不悚然动容。塞本得由不得心中暗暗佩服遏必隆："老家伙不来，就怕的是听到这些话。"想着，身子向后边靠了靠。穆里玛听得忘神，双手一合，说道："大人明鉴，这盘棋输了，什么都完了！依大人之见，下一步该怎么个走法呀？"班布尔善笑而不答，拿眼瞟着鳌拜。鳌拜用心精细，见班布尔善不肯再谈，忙改口道："皇恩浩荡，永世不忘。好，酒冷了，快饮下这一杯！"

正说间，家人捧了一个黄匣子来。当日康熙批下朝中的奏折都装在里边。按照顺治留下来的惯例，大臣的奏折任何人不得带入私邸。索尼病后，经太皇太后恩准破了先例。现在索尼病危，命在旦夕，这第二个"破例"，又转到鳌拜手上。鳌拜漫不经心地接过匣子，将它打开，随手拈出一件，一看便皱起眉头，犯了踌躇："这……这……"

众人见鳌拜如此关注，也都凑上来看。鳌拜将折子递给泰必图道："苏克萨哈请守先帝寝陵，皇上有朱批，你念给大家听，看是什么意思。"

泰必图从怀中取出一副西洋水晶眼镜戴上，清了清嗓子朗声念道："御朱批：'尔苏克萨哈世受国恩，乃先帝顾命重臣，理应竭尽心智辅佐朕躬，共成大业，为何出此不伦不类之语？着议政王杰书问他，朕躬究竟有何失德之处，致使该大臣不屑辅佐，辞去政务？朝政有何阙失，该大臣何不进谏补遗而欲前守寝陵？该大臣身受何种逼迫，而置君国于不顾？'"泰必图读一句，掀一掀眼镜瞧瞧大家。班布尔善愈听愈疑，眉头皱得愈紧。鳌拜折扇一挥问道："子翁，你看呢？"

班布尔善却不答言，只将头摇摇。鳌拜会意，屏退了左右，只留下泰必图、塞本得、葛褚哈、阿思哈、讷谟、济世、穆里玛七个。穆里玛素来不服班布尔善，瞧他一脸正色，心里哼了一声："假诸葛！"

班布尔善见没有外人，立起身来说道："借中堂前箸，我为中堂筹之！"说着拿起一根筷子，蘸了酒，在桌子上划了一道说："苏中堂是气闷不过，才上了这道请守寝陵的折子，说的倒是真心话。先前他在皇帝处告状，被留中不发，后来又见杀了苏纳海三人，心中又难受又害怕，所以才不得已请守寝陵的。"几句话说得人人点头。他却口气一转，"皇帝呢，却别有图谋。就这么几句话，为什么要杰书去问，而不是鳌公？这是可疑之一。"他在桌上划了一道，"第一问不过是虚晃一枪，他亲政不久，哪来的'失德'之处？要有，也只能归咎于鳌公。"他又划下第二道，"要害在第二第三问。这就是逼着苏克萨哈告鳌公的状，再由杰书出面弹劾鳌公——这步棋出得又稳又凶，进可以形成围攻之势，退则不过抛掉苏克萨哈一个弃子，——十三岁的人能如此……"他沉吟着摇头，徐徐说道，"只怕太皇太后，也参与其事了呢！"

"小伯温"这番剔骨剥肉的分析，说得座中人毛骨悚然，济世点头叹道："《烂柯经》有云，击左则视右，攻后则瞻前，弃小而不就，有图大之心呐！"这句话是点睛之笔，良久没有人再开口说话，都在品评其中意味。倒是鳌拜显得格外镇静，苦思一阵之后，冷笑一声道："哼哼！他虽妙算高明，我先吃掉弃子，宽一口气再说！"

众人来吃这席酒，大多数是知道这壶中三味的，却都料不到话题在此扯得这么露骨，说得这么深。泰必图本不是圈子里头的人，是班布尔善拉了他来吃酒的，听了这些近似谋反的话，想想这些权高势大的人物竟怀着这等心思，不禁感到芒刺在背，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顾不得了，遂试探着问道："中堂，这棋也未必非吃弃子不可，让一步，负荆请罪，能否化开呢？"

鳌拜深知他的心思，格格笑了一声说道："怎么，你怕了？告诉你，扳倒我没那么容易！就凭宫里有个形同老朽的孝庄后，一个苏麻喇姑小娘们，外边有个乳臭未干的魏东亭，成吗？我看，苏克萨哈死期已快到了！"

他立起身来，背手踱了几步，倏然间，抬头果断地吩咐："子翁，这会儿和我立刻去谒见杰书，我倒要看看这个议政王骨头有多重！讷儿今夜把乾清宫不当差的侍卫都找来，说是我请客——明天，我一定叫你

们看一出好戏！”他扬头朝外喊了一声：“备轿！”

第九回　议政王杯酒倒旗帜　伍先生无心成帝师

议政王杰书满腹心事，在书房中翻看《三国志演义》，想在其中找出对付目下难题的妙计。想起上午康熙秘密召见他的情景，心像绞干了的热毛巾，又紧又烫。

上午巳时，太监张万强来到府邸，说是传旨，却又不许声张，不开中门迎接，也不让排香案，只站着说了句："奉旨，着议政王杰书至毓庆宫议事，钦此！"说完，茶也不吃打马而去。

他怀中揣了个兔子，急急赶到毓庆宫，却见仍是张万强满面笑容地迎接他。刚踏进殿门不觉愣住了，只见康熙腰悬宝剑，西向而坐，身后侍立着一男一女。男的是新进六等御前侍卫魏东亭；女的手执如意，面容肃穆，她就是苏麻喇姑。抬头仰视，更是吃惊，上面御榻上盘膝高坐的，竟是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

杰书诚惶诚恐地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口称："奴才杰书奉诏觐见！"太皇太后手一摆说道："他七叔，请起来说话！"早有张万强搬过一张矮脚踏子来，杰书斜欠着身子坐了。偌大的殿中只有这五个人对坐，说话的声音嗡嗡发响，像在瓮中一样。

康熙打破沉寂，一语便是石破天惊："七叔，鳌拜擅权乱国，已到无可容忍的地步，你知道么？"

杰书抬起头来，见康熙正盯着这边，旁边的侍女目光灼灼，魏东亭也在斜视着自己，忙低头答道："奴才知道。"

太皇太后开口说道："太宗皇帝在时，常夸你是宗室之宝，素来忠心耿耿，先皇帝设这个议政王，就是怕有人起了坏心，没人能弹压得住，孤儿寡母的受人欺侮。方才听说，索尼已经归天。他一死，鳌拜便越发没了王法。康熙已亲政一年多了，他仍不还政。眼下这样子，先前谁能料得到啊！"说到这里，太皇太后语调低沉，"现在南方战事未靖，台湾还在郑成功爷们手里，北边有个罗刹国，也欺负我们。咱们朝廷里，鳌拜这样子，臣不臣，君不君的，成个什么样子！"说着目光一

闪，盯了杰书一眼。

康熙突然插话道："所以，朕请你来议一件大事。朕要罢了鳌拜，革掉他的兵权！"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停下不说了。

杰书沉思片刻，忽然跪下启奏道："鳌拜桀骜不驯，举朝皆知，的确应该严惩，但他现掌兵部，领侍卫内大臣，辖巡防衙门，况且大内侍卫多是他的人，万一事有不虞，反而贻害皇上，这是不可不虑的。"

"所以才找你来！"太皇太后接口打住，"我并不是没有杀鳌拜的办法，顾念老臣，不愿轻易下手罢了！"

"王爷，"站在康熙身后的苏麻喇姑忽然说了话，"您说的是一面之词！这个脓包儿现在不挤，将来怕就更难收拾！鳌中堂过去是有功之臣，但他现在恃功骄君，已无法追罪。您说他有实权这谁都知道，但他四面树敌，朝野人心丧尽，都恨不能食其肉而寝其皮！只要筹划得当，除掉他也非难事。何况主子并不想难为他，只是给他换个位置而已。"

杰书知道，一个宫女敢在这种场合如此大胆发此议论，肯定事前已得到太皇太后和康熙的允准。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心下十分赞佩："果真名不虚传！"又听太皇太后在上头说道："你很为难是真的，我们祖孙都知道。但这事势在必行，不然我们总有一天会被人家强迫演唱逼宫戏的，谁来做定国王呢？"

这是相当明显的暗示：事成之后，杰书的王位可以"世袭罔替"，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想到此，心里忽然一热，叩头说道："拿掉鳌拜以何事为由，还祈太皇太后和皇上明示，奴才当竭尽驽钝之力。"

这等于是答应了，殿中气氛立时缓和了许多。康熙示意魏东亭，将苏克萨哈的折子递到杰书手中，杰书一字一句地默读了一遍朱批，顿时明白过来，忙将折子叠起，叩头道："圣明如鉴，奴才已经懂了，二三日内即拜折弹奏！"

杰书正沉思间，一个家人走来，送上一副拜帖，恭敬地说："王爷，鳌中堂和班布尔善大人来访。"他端详了一下帖子，又递给家人说道："原帖奉还，告诉鳌中堂，我身上不舒服，改日再会罢。"

一语未了，只听有人哈哈大笑："王爷害的好病！是除奸除霸、忧

国忧民的症候吧！哈哈哈……”说着，鳌拜一掀帘子走了进来，紧跟着班布尔善也笑嘻嘻地来到面前。他们给杰书请了个安，说道：“给七王爷请安！小人略通医道，愿以金匮秘方，为亲王驱此病魔！”二人说着走至案前一揖便自坐了。

杰书如同受到雷惊的孩子，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们，好半晌才回过神来，解嘲地笑道：“昨日早朝，冒了风寒，确实身上不好。二位既然来了，班儿又通医道，就请为我一诊吧。”

班布尔善是真的通医道的。他挨过身来，煞有介事地闭目沉思着为杰书诊了脉象，起身笑道：“献丑了。七叔左尺滑而浮，主思虑恍惚，如坐舟中；左关滞而沉，主体乏无力，饮食不振；寸郁而结，主惊恐忧疑，夜梦凶险。据脉象看，当有这些症候。皆因七叔国事操劳，忧心太重之故。此症非药可医，总以静养为宜，淡泊食之，宁静修之，自然就痊愈了。”鳌拜在旁笑道：“这脉看得很透，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古圣先贤皆莫能外。王爷何等明达，对此寥寥数语，岂不通晓？”

班布尔善断脉确实对，这些症候他全有。自鳌拜大闹朝堂，诛杀苏纳海等人后，他常觉心悸不安，昨日受命本出无奈，更是五内翻腾，一夜也不曾合眼。现在班布尔善闪着狡黠的眼光报出这病来，加上鳌拜不阴不阳的双关语，不禁心头猛的一震：“糟，走风了！”口里却勉强笑道：“依鳌公之见，当如何宁静淡泊呢？”

鳌拜没有马上答话，走至桌前拿起一只高脚银杯，指着一只玉瓶问道：“老夫酒渴，这里是什么酒？”杰书笑道，“这是御赐的四川名酒玉楼倾。”

“玉楼倾？好名字！”鳌拜说着便自斟一杯，品评着呷了一口笑道，“班大人，好酒，何妨也饮一杯。”说着饮完了，又斟上递给班布尔善。班布尔善仰头饮下，笑道：“好酒，可惜太烈了些。”又将酒杯双手奉还鳌拜。

“不烈，玉楼怎为此而倾呢？”鳌拜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银杯，一边又对杰书说道，“你问如何淡泊宁静？比如说苏克萨哈的案子，何妨你我同审，会衔而奏，王爷便可借此又得数日清闲，你看如何？”

见鳌拜单刀直入，杰书心知一切计划均成泡影，苦笑一声说

道："鳌公看来已是胸有成竹了，不知打算怎么个审法呢？"鳌拜将银杯轻轻放在案头，脸色一沉说道："这自然等问过之后才好定下来——班布尔善大人，咱们来的有时候了，也该回去了，让王爷自个儿再好生想想。"说完带了班布尔善辞了出去。

杰书送他们出了正门，回来一看，案几上高脚银杯小指一般粗的柄已被捻断，杯口歪了下来，残酒洒得满案皆是。杰书先是诧异，猛然醒悟，只觉得头"嗡"的一声，颓然倒在安乐椅上。

会试完几个月间，明珠很高兴了一阵子，拜房师，会同寅，整天不落屋，谁料引见下来，仅授了个博望同知。他很扫兴，伍次友劝他不必赴任，在京等一等机会再看。岂料一再运动也运动不出一个京官来。伍次友原想自己出外游历，谁知时气不好，害了几个月的伤寒，待病痊愈后，身子仍十分虚弱。几个月中全亏了何桂柱和明珠两个人轮番侍候，汤水药饵十分方便。那何桂柱原来有点瞧不得明珠拿大，今见他对伍次友十分体贴，倒去了心中芥蒂。

这天吃过早点，看天色阴沉沉的，没个地方好去，伍次友甚觉无聊，便叫了何桂柱来，笑道："明珠弟大约又去寻内务府那个姓黄的去了。前头门面没事吧？叫伙计们张罗着，你我摆上一局如何？"

何桂柱笑道："二爷好兴致，不过我的棋艺不高，怕扫了您的兴。"口里说着，却踅转去捧了棋盘进来，先抢了黑子儿，齐齐整整在天元和四角星位布了五个子儿，说道："饶五个子儿吧，二爷手下留情。"二人一笑落座。

弈至中盘，伍次友已略占上风。何桂柱右边数子已被伍次友镇封，如不逃必被吃掉，苦思了很久，也想不出对策，只好"尖"顶出头。伍次友道："岂不闻'随手而着者，无谋之人也'，难道角上大块棋子都不要了么？"何桂柱看了看笑道："这个角二爷夺不去，须得先逃这几个子。"忽听背后有人说："桂儿这个角须补一着，不然伍先生就要在里边做'牛头六'了！"

二人专注下棋，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人了，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却是魏东亭披着油衣站在柱儿身后。柱儿忙起身道："魏爷，什么时候来的？你们二位才是将遇良才，来来，您请。"伍次友也笑道："外头下雨了，快脱掉油衣，坐这边暖和暖和。"

魏东亭笑着摆摆手，也不脱雨具，就坐在旁边说道："今儿个可没工夫玩，兄弟是奉了家主之命，和伍先生商议一件事。"伍次友却还在恋棋，笑道："什么事这么要紧的？"

何桂柱见他们有正经事，推枰而起，拱手说道："二位爷说话，我去弄点茶来。"魏东亭忙道："不必了，你也不妨听听。"

魏东亭小心翼翼从怀中掏出一份桑皮纸帖子，说道："您瞧瞧这个！"

伍次友接过一瞧，上头一行钟王小楷端正写着"敬请伍先生次友过府一叙，以慰渴慕。"下头一行细笔恭楷写的是"私淑弟子索额图丧次"，还有一行附言是"余事由来人说明"。

伍次友颇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这既非名刺，也不像拜帖，且索额图大人乃当朝要人，这帖子断不敢当！还请贤弟明说缘由。"

魏东亭看着棋盘，句斟字酌地说："是这么回事，索额图大人有一幼弟，太夫人十分钟爱，今年已将十四，一直想聘一饱学之士西席教授。"他抬头看看伍次友，又继续说："先生书香世家，名满遐迩，大人早就渴想一见。但恐先生雅量高致，未必肯从屈就。索尼老中堂临终谆嘱再三，一定要请高手教授龙儿，索大人不违父命，墨绖居丧，故而派兄弟前来敦请。"言毕又施一礼，"东亭敬请先生赏我一点面子。"态度十分恳切。

伍次友听了点头笑道："既如此，也算有缘，倒难为你了。"魏东亭忙赔笑道："确是有缘，这学生，先生是见过的。"

伍次友仰起脸来想了半晌，茫然地摇了摇头："见过？我来京后很少结交外人呐！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上次你带来的那位龙儿？"魏东亭拊掌而笑，说道："对！就是龙儿，龙儿见了您，回去便吵着要太夫人派人接您去。因当时大考在即，未便擅请——我上次向先生说的'机会'就是这事儿了。"

伍次友笑道："龙儿我倒很喜欢，资质俱佳！得英才而育之，亦一大快事，不过——"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日前收到家书，老父年高，十分思念于我，且在京郁闷得很，想回乡看看——"

不等伍次友说完，魏东亭接口便道："老太爷那里一切均放心。兄弟有几位朋友要到贵乡采办些东西，可以托他们先见一见老人家，老人家如高兴，来京逛逛也好嘛！"

何桂柱听到这儿，凑趣地说道："二爷到辅政爷府做了西宾，老太爷听了也是欢喜的。可别要像明老爷那样，忙得顾不上落屋，更甭说和我们一起玩棋打双陆了！"魏东亭笑道："他倒不是瞧不起你们，前日在乌学士家见着他，还一个劲抱怨应酬太多，没工夫回店去，只怕先生和何老板要怪他疏远呢！"说到这儿，他站起身来问："先生，外头车是现成的，如不见弃，咱们就去罢，可好？"

伍次友也站起来笑道："既蒙索额图大人如此错爱，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请！"魏东亭一摆手道："您先请，自今儿个起，兄弟只是龙儿的伴读，您是我的师长，不能和您平起平坐的了。"伍次友见如此说，又站住脚说道："哪里的话，与其如此，毋宁我与龙儿以世兄弟相称，免了这个师生名分也罢。我很不爱这些个繁文缛节，拘死了人，还说是圣人之教！"

魏东亭正为康熙行拜师礼之事犯愁，担心办不好这个差。不想伍次友如此倜傥爽朗，真有点喜出望外，于是又顶了一句："索额图大人未必肯依呐！"伍次友却满不在乎地道："半师半友最好。索额图大人那里我自去说。"

索额图在一桌丰盛的筵席旁心神不宁地等待着，又怕魏东亭办不好差，请不来先生，又怕先生来了礼仪无法安排，心里七上八下。

对太皇太后交给他的这件差事，他始终疑虑重重。自古帝君深居九重，垂拱而治，哪里听说过皇帝悄悄儿请一个白衣秀士做老师的事儿？但太皇太后似乎非常坚决。她说："皇帝不大不小的了，不能就这么耽搁下去，鳌拜请的那个什么济世万万使不得。苏麻喇姑虽好，读的书究竟有限，她又是个女孩子，上不得台盘。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这事若是走了风，被鳌拜知道了，会怎么样呢？白龙鱼服，常年屈于臣下之家，万一有个三差两错，那该是个什么罪名，又怎样向天下后世解释这件事呢？眼前就有一件棘手的事儿，既是师生，就要行拜师之礼，皇帝又怎么软得下膝盖来呢？——这事办好了，也未必就能名垂后世，不过落个名分儿，办砸了就可能身败名裂！索额图想东想西，脸上一红一白，坐在旁边的康熙早猜出他的心事，笑道："既然咱们合演这出戏，那就要唱得真一点，唱砸了朕是不依的。你是哥子，我

便是兄弟。我虽是君，他可是师！师道尊严，你道朕连这个都不知么？”索额图忙躬身答道：“是。”

康熙又问：“书房设在哪里？”

“就设在后边花园里，僻静得很，原是顺治爷赐给奴才父亲的。”索额图忙又躬身答道。

康熙见他总改不掉奏对格局，不禁失笑道：“世上哪有哥子对兄弟称‘奴才’的？我现在就是‘龙儿’了，别那么局促，拜佛似的，瞧着像什么呢？”索额图也笑道：“主角儿还没到，奴才不敢斗胆先唱。”

君臣二人正在说话，门上的人进来禀道：“主子，大人，魏大人带着伍先生来了。”康熙忙起身笑道：“我去迎接！”索额图捏着一把汗紧跟在后。

魏东亭和伍次友联袂而入，刚进二门，早见索额图和龙儿两人笑容满面迎了出来。魏东亭便悄悄放慢了脚步，侧立伍次友身后。伍次友忙抢前一步长揖到地，口里说道：“晚生何幸，得遇索大人青睐！久闻大人之名，如清风洗耳，今日得见，实慰中怀！”

索额图见伍次友神气清朗，体态潇洒，没半点俗气，忙上前挽着伍次友手道：“学生从龙入关之前，即久仰先生一门高贤宏才，幸有魏军门引荐，今日得见，实三生之幸也！”说着又一手拉过康熙的一只手笑道：“这便是舍弟龙儿。龙儿，快见老师来！”此时事到临头，索额图倒觉轻松，忽作匪夷之思，他倒要瞧瞧康熙怎样屈尊降贵，应付这个场面。

康熙此时如同换了一个人，显得稚气而童真，顽皮地眨眼向索额图笑道：“阿兄，这位伍先生我们是老相识了。”索额图假嗔道：“哪能这么没规矩！先生现是你老师，要放尊重些才是，还不行过礼来！”康熙答应一声“是”便要倒身下拜，伍次友却一把扶住了他，说道：“我与魏贤弟有约在前，世兄与我只以兄弟相称，大礼不敢当，岂不闻孙后主《尔汝歌》乎？‘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此言一出，索额图、康熙和魏东亭同时一怔，回过神来，方觉贴切之至，不由会心地呵呵大笑。魏东亭心中惊诧：“真真是真命天子，鬼

使神差伍先生想起这首诗来！”一边笑，一边将伍次友让进后房。

大家入席叙座，康熙自坐了末座。登极以来，除了在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那里，他从不曾和别人叙过什么座，今日如此，反得人生真趣。伍次友见魏东亭毕恭毕敬侍立在龙儿身后，忙让道：“魏贤弟，何妨一坐呢？”索额图微笑着正欲答话，龙儿却说：“伍先生既叫你坐，坐下就是了。我们都是朋友，如果天天如此拘礼，岂不生分了？”魏东亭无奈，只好说道：“今日权坐，下不为例罢了。”

其实，魏东亭作为皇帝贴身侍卫，虽然品级悬殊，平日与索额图相处，只是上下座之分，并没有“立规矩”。只碍着康熙，实在无法长期平起平坐，因此只伪称“伴读”。那伍次友乃布衣书生，哪里懂得这些奥秘，还以为本该如此。

寒暄数语，伍次友归了本题，说道：“令弟豁达超俗，神清气秀，毫无寒吝之色，本是杰人之才，必能自致青云之上，何劳小弟拙力训导。”索额图道：“舍弟自有祖荫功名，并无为官之意。太夫人的意思，只是让他随先生读经阅史，再学一些诗词曲赋陶冶性情。八股文什么的，竟可一概免去。”

伍次友听到竟有聘师而明言不习学八股时艺的，不禁大感惊奇。忙道：“祖荫是一件事，自立功名又是一件事，大人不可不慎。”康熙接口道：“我就不爱八股，一篇文章，颠来倒去就那么几条筋，一讲就是几百年，没一毫用处，还说是什么‘代圣贤立言’！”伍次友迟疑了一下答道：“世兄所言何尝不是，不过——天子不与世人心同，这八股虽于世无用，于天子却大有用处呐。所以虽然无用，还是废不掉的。”康熙听了这番话，忙问：“为什么呢？”伍次友呷了一口酒，笑道：“哪一代英明天子不要笼络天下之士呢？”

真是闻所未闻！随便一句话，在康熙心中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霎时脸上微微变色，心里暗想：“苏麻喇姑说得是，这个师傅只能这样请法，上书房里的师傅是断然不敢这样讲书的。”索额图虽然暗暗吃惊，但脸上却半点不露，遂笑道：“咱们且吃酒，笼络不笼络，那是天子的事——”康熙也笑道：“对，咱们便偏不学这劳什子八股！”

说话间，一个丫头奉上茶来，一一献毕方欲回身退下，索额图却叫住了她：“婉娘，太夫人有话，你从今日起也陪龙儿读书，快来见过伍先生。”

改名婉娘的苏麻喇姑低头应了一声“是”，大大方方走过来深深福了一福，直起身来打量着伍次友。伍次友受不了她那目光的逼视，旁过脸去招呼魏东亭吃酒。那婉娘嫣然一笑，并不退下，反而进前一步道：“早就听我们太老爷和老爷说过，伍先生才高八斗，名满大江南北——奴婢听人家说了几个对子，想请教先生该怎么对。”

伍次友万不料她竟讲出这样一番话，不禁愕然，将箸放在桌上，笑道：“不敢谬承夸奖，请讲。”

“孟浪了，”婉娘笑道，“先是五位古女子，请对以男子姓名。”见伍次友微笑着点头，婉娘脱口而出：“小青！”

“太白。”伍次友不假思索，应口而答。

“莫愁！”

“无咎。”

“漂母！”

“灌夫。”

“文君！”

“武子。”

“西施！”

“好！——东野！”

众人不及思量，伍次友已信口对出，无不叹服他的才思敏捷。众人正发愣间，婉娘口风一转，又道：“王瓜！”

伍次友不禁一怔，忙问：“这是哪位女子？”婉娘笑道：“五位女子已完，现说王瓜，对什么好？”

“这个却难。”伍次友低头寻思片刻，迟疑道，“对是有的，只怕不恭了——用‘后稷’可好？”众人拍手喝彩。笑声刚落，婉娘忽朗声吟道：“清水青，水青清，江河行地，清清青水，水青清清。”

满座的人全被这副对子难住，都蹙着眉头苦思下联。伍次友暗吃一惊，心里道："好厉害！"立起身来，在席外踱了两步，几次张口欲言又止。此时日影西斜，堂前绿荫斑驳，静得一丝声音也没得。

良久，他眉头一展，仰首朗声对道："明日月，日月明，日月经天，明明日月，日月明明。——如何？"

众人哄然叫妙，难得的"清"字乃国号，下联为"明"国号相对，不仅切了文题，且"清明"又暗寓颂圣的意旨。

"先生高才！"婉娘笑道，"敢问以孟子之贤，何故为列国不容？"大家见她又发问，又都敛容屏息静听。

伍次友笑道："孟子处战国离乱之世，列国之君咸取利而不知义，故夫子至公之志屈不能伸。此则时也、命也、运也、数也！"

话音刚落，婉娘又笑道："我听人家说，'同进士'是鳏对？"

伍次友哈哈大笑，道："这算什么鳏对！千古鳏对，我只听说是'烟锁池塘柳'[1]一句——'同进士'可以对'如夫人'！"猛然想起明珠也是同进士，甚觉刻薄，便掩住了不往下说。

苏麻喇姑兀自不肯罢休，又道："先生学富五车，名不虚传！敢问您最喜爱古圣先贤的哪一句话？"

伍次友心想，如不开一个小小玩笑，怕她仍要纠缠，于是笑道："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一句话惹得哄堂大笑。索额图控制不住一口烟呛了肺，大声咳嗽着笑。康熙俯身捂着肚子几乎笑岔了气。魏东亭手扶椅背弓着腰蹲在地上笑。苏麻喇姑涨红了脸，说声"佩服"，转身退了下去。伍次友被她考出一身汗来。

索额图原本有些拘谨，被这突如其来的喜剧一冲，觉得心思开阔了许多，忙向伍次友笑道："此婢略通文墨，太夫人十分钟爱，宠得她没一点规矩，倒叫先生见笑了。"

伍次友望着苏麻喇姑的背影笑着摇头道："家学渊深，佩服得紧，

哪里敢有见笑之意。”见桌上设有文房四宝，禁不住意兴大发，上前援笔在手，饱蘸浓墨大书一联：

霞乃云魄魂　蜂是花精神

看他一笔草书龙蛇相斗毫无拘滞，众人无不啧啧称羡。康熙近前来，端详了端详，笑道：“我拿了去请太夫人看！”说完，小心揭起宣纸，便带着魏东亭进内去了。

第十回　苏中堂喋血西菜市　伍次友危言动天听

夏至将近，刚交五鼓，紫禁城里已经蒙蒙发亮。掌灯的小太监挨次吹熄了悬在宫前和永巷里的灯，守夜的太监也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回房睡觉去了。昨日在索额图府上宴请了伍次友，康熙心中很是畅快，一大早便起身至御花园练功。他穿着紧身衣袄，带了张万强，刚转出养心殿东门，早见苏麻喇姑迎面走来，便笑道："你竟也有全军覆没之时！可敢再小觑天下之士否？"苏麻喇姑一边施礼请安，一边笑道："奴才不奉懿旨岂敢放肆，败了也欢喜！我是女流，当然修不成佛爷，做个菩萨也罢了。"康熙笑着回身对张万强道："你去将昨日伍先生写的那张条幅拿来。"

张万强方答应一声"是"，早有小太监飞跑进去取了出来。苏麻喇姑不解其意，接过纸卷展开看时，却是一副对联，心中不由一动，只是默默审视。康熙早带着人往后边去了。

苏麻喇姑穿过永巷，方出大门，瞧见两个小太监依在鎏金大铜缸旁窃窃私语。细听时，一个道："你托老赵求求七王爷网开一面，保出你弟弟来，不就是了。"

"啐！"另一个脖子一拧说道，"七王爷算什么，没用！"

"那谁管事？"

这个用手轻轻捶了一下缸："老赵说了，叫我找讷谟侍卫说说——"正说着抬头一看，见是苏麻喇姑站在眼前，吓了一跳："哟！没瞧见是苏大姐姐您哪，侍候皇上出去么？"

苏麻喇姑冷笑道："别和我打模糊儿，打量我没听见？老实说出来，多好呢！"小太监知她听见了，忙赔笑道："其实苏大姐姐想必是知道的，苏中堂坏了事，黄四村他哥跟着叫人拿了，想托讷谟侍卫去说个情儿。"

苏麻喇姑心里猛的一惊，脸上却不肯露出，笑道："我当什么事呢！苏克萨哈大人还没革职，定的是哪门子罪呀？"

小太监忙道："怎么！您还不知道，刑部、顺天府的人都出空了，把苏克萨哈大人的家都给抄了，说他是谋反——"正说间，见黄四村在旁努嘴儿，便咽住了不肯讲。

苏麻喇姑脸色苍白，强自镇定了一下，勉强笑道："这也算一件大事！七王爷待会儿就来奏事，求个情儿不就行了。"黄四村笑道："拿苏中堂的正是七王爷下的令，他肯去说情？"苏麻喇姑越发惊疑，也顾不得再问，说声："大厨上的阿三不是讷谟侍卫的干儿子？找他去求，没个不成的，你们去吧！"便折转身匆匆向御花园急奔。

但是，康熙已不在御花园了。太监张万强正张罗小太监们收拾地下的刀枪剑戟和练功用的石锁石球。苏麻喇姑气喘吁吁地问："皇上呢？"张万强道："您不知道？刚才传事的来说，七王爷请议事，皇上命他毓庆宫候着，便启驾去了。"

听说到毓庆宫，苏麻喇姑略觉宽慰。那儿原是倭赫当差，如今倭赫虽没了，却还是原班子人马由侍卫狼瞫领着；临时将敬事房的孙殿臣调来总管。这人只是胆小一点，其实还是挺忠心的。想了想又问："侍卫上谁跟去了？"

张万强摇摇头："那自然有当值的，怎么——"

不等他说完，苏麻喇姑早慌了："别说了，快打发人去寻小魏子到毓庆宫，你也别在这儿泡，快——就说是奉懿旨前来侍驾的，我这就去慈宁宫，没个不准的！"

张万强从不曾见苏麻喇姑急得这样，也吓慌了，一边吩咐人去寻魏东亭，一边说："你们快收拾完也来。"回身便奔向毓庆宫。

康熙舞了一阵刀，松和了一下身子，随身披了一件驼色葛纱袍，便启驾往毓庆宫而来。索额图、熊赐履、泰必图等几个部院大臣鹄立殿外恭候见驾，见他到来，便一溜儿跪下。

康熙惬意地登上台阶，朝索额图笑笑，却见索额图异样地朝自己一望，不觉一怔，急步跨进殿内，却见鳌拜和杰书并排长跪在地，心中疑窦顿起，迟疑着停了步，稳定一下情绪，若无其事地坐了中间的御椅，淡淡一笑："二卿请平身说话，七叔请见，有什么事要奏啊？"

杰书抬头看见康熙犀利的目光，畏缩地避了开去，跪下低头奏道："苏克萨哈请守寝陵一案，奴才等已拟过，奏请圣上降旨。"康熙瞥一眼鳌拜，见鳌拜一本正经地站着，嘴角挂着一丝笑意，心知有异，缓了缓才说："怎么'奴才等'呢？朕不是只委了你吗？不过既然你等会议过，且读奏章给朕听。"

杰书颤抖着展开折子，期期艾艾地读道："兹奉旨事……"方读半句，康熙手一摆打断了他："朕的批语不劳你再念。你们打算怎么发落苏克萨哈？"

"是……"杰书叩头道，"奴才等思之再三，苏克萨哈身为辅政大臣，身受先帝重托，不知……仰报天恩，却大肆狂吠，欺蔑主上……"

"慢！"康熙颤声喝道，"朕没有听清楚，大声读！"他又惊又怒，咬牙道："这么大的罪，该怎么处置呢？"

杰书见康熙变色，越发惊恐，回头看看鳌拜，鳌拜也笑嘻嘻地盯着他，眼睛里露着凶光，不由想起那只捻断了腰的高脚银杯，遂硬着头皮奏道："欺……欺蔑主上，理合以谋反论罪，凌……凌迟处死，全家抄斩……"

一时间，偌大毓庆宫像古墓一般死寂，只有殿角一尊镀金西洋自鸣钟机械地"咔咔"响着。殿外跪着的部院大臣们面面相觑，索额图强压着极度紧张的心情，小心窥听殿内的动静。

康熙两手抓着椅背，捏出了汗水，迫使自己没有拍案大骂，只稍微口吃地问："苏……苏克萨哈请守先帝寝陵，不过言语激烈一点，怎么扯到谋反上头？再说，朕只是降旨叫你问一问，怎么连罪都定下来了？"

杰书在底下连连叩头，只称"这——"却无法回答。

鳌拜看着这王爷的窝囊相，心里暗自好笑，觉得是自己说话的时候到了，于是将马蹄袖轻快地一甩，撩袍跪下，昂首奏道："苏克萨哈辜负先帝托付之恩，不尊当今皇上，与谋反无异，此处分并无不当之处。奴才以为，议政王所奏甚合中允！"

昨日开课，伍次友首篇讲的便是《中庸》。此时康熙冷笑道："把

人处以极刑，尚言‘中允’。你读的是哪家圣贤的书？朕倒想知道，苏克萨哈与你有何仇隙，定要除掉他！”

鳌拜稍一思忖即朗声而对：“臣与苏克萨哈并无仇隙，只是秉公处置！”

“好一份忠心！”康熙冷笑道。鳌拜也不叩头，长跪着将手一拱道：“似苏克萨哈这等贼臣若不重重处置，将来臣下都要欺君罔上了！”

话音未落，只听“啪”的一声，康熙一掌击在龙案上，眼睛像要冒出火来：“欺君罔上的，眼前何尝没有！朕看苏克萨哈倒是还有点规矩！”

鳌拜也火了，心想，今日就是说黑了日头，也得杀掉苏克萨哈，不然这一跟头要栽到底了。他从地上一跃而起，翻起马蹄袖，挥舞着拳头道：“皇上莫非说我欺君？”一边说，一边气势汹汹地逼近御座。

康熙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值差的侍卫孙殿臣也惊出了一身冷汗。抢前一步挡在鳌拜与康熙之间。几乎与此同时，狼瞫也跃了出来。

侍立殿外的侍卫穆里玛、讷谟早听得明明白白，二人递了个眼色，各按腰刀跨进殿门。跪在地下的杰书不认识他们，忙喝道：“干什么？退下！”穆里玛一笑答道：“乾清宫侍卫穆里玛、讷谟前来侍驾！”一边说，一边足不停步地向康熙走去。

康熙见两名侍卫进来，心头先是一松；一听是穆里玛，顿时感到势态严重，冷汗立刻渗出额头，断喝一声：“要你们侍什么驾，退下！”杰书也起身，铁青着脸呵斥：“你们是乾清宫的差，这里有你们什么事，出去！”

皇帝和议政王都发了话，穆里玛、讷谟只好迟疑着站住，看鳌拜的示意行事。正在这时，听得殿外熊赐履高声奏道：“启奏皇上，侍卫魏东亭请见！”

康熙精神忽然一振，厉声吩咐：“进来！”话音未落，魏东亭满头是汗，跨入殿内。穆里玛一见魏东亭便眼中冒火，横身一挡，却不知怎的魏东亭已极迅速地绕了过去。鳌拜回身来打量了一下这小伙子，格格一笑问道：“见皇上有什么事啊？”

魏东亭好似没有听见，一个扎跪，对康熙道："这么晚不退朝，太皇太后、皇太后差奴才来看看。"康熙一摆手说道："既来了，就先在这侍候着，待会儿一起回宫。"

"喳——"魏东亭答应一声，然后站起身来，这才对鳌拜道："回中堂话，奉两宫懿旨，前来侍候万岁爷。"说罢大咧咧地从他身旁走过，径直站在康熙左侧，双眼炯炯有神地扫视着殿内。

康熙安心了一点，他本想借此机会诛斩鳌拜，但见穆里玛、讷谟竟退至两侧赖着不去，而且都带着腰刀，心里筹思良久终觉势力太单，若真动起手来，成败难料。看鳌拜时，仍是一脸凶相，心里叹息一声："只好先退一步了！"心里一冷静，说话也流畅了些："不必如此浮躁嘛，朕意苏克萨哈即使有罪，也不至于就凌迟处死呀！"

这一刻，鳌拜也迅速对形势作了估量，眼前就在这里大动干戈，杀掉康熙的把握是很小的。慢说有个魏东亭，就孙殿臣手下几十名侍卫亲兵都在外头廊下，如何能应付得了？况殿外还站着索额图一干武臣，他们岂肯袖手旁观？掂量了半晌，他左右瞧瞧回答道："按律苏克萨哈是凌迟之罪，不过既然皇上悯恤，那就免了，改为斩刑！"

康熙听鳌拜的话意有了缓和，暗暗舒了一口气：自己的安全问题不大了。但想到要杀苏克萨哈，却又断断不忍，只板着脸沉吟不语。跪在一旁的杰书是最知底细的，知道如果不杀苏克萨哈，纠缠下去说不定还要出大乱子，于是叩头道："依臣愚见，就……处以绞决吧！"

康熙身子晃了一下，咬紧牙根仍不说话。鳌拜狞笑道："瞧着皇上和殿下的脸面，便宜他一个全尸！"说完也不跪拜，一个长揖说道，"臣这就去监刑！"回头对穆里玛、讷谟咆哮道："混账小子！站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跟我走？"一跺脚带着穆里玛叔侄扬长而去。

瞧着鳌拜傲慢的身影去远，康熙气得浑身发软，方起身欲走，见杰书还俯伏着没敢动，便缓步踱了过去，冷冷说道："杰书亲王，你抬起头来！"

杰书惊恐地抬起头，躲闪着康熙的逼视，嗫嚅几下想说话，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康熙此时恨不得一脚踢死他，想了想，长叹一声摆摆手道："你……跪安吧！"

康熙六年的夏至，是一个闷沉沉的阴天。云层压得低低的。海子边的柳树枝儿一动不动直垂水面，街衢上叫卖果子的摊贩也一改平日宽亮而富有弹性的嗓门，有气无力地喊着“香丝儿——麻糖哩——”“谁要贴饼油条麻花儿啰——”

睡了中觉起来，给太后请过安，康熙便照老规矩，带了苏麻喇姑和魏东亭两个，乘小轿自神武门出来，悄悄往西直门内的索府上课。

索府后宅便门有专门迎候康熙的仆人，是索额图家的二代家奴。他们虽早已老退了，却为办这件差使被重新起用。几个便衣侍卫就住在这里帮助照应，所以不需惊动府中其他的人，便可直入后宅内院。

这是个很大的后花园，足有十几亩地。几座高低不等的凉亭散布在池水四周，极是错落有致，当中有一座压水拱桥直通池心。从玲珑剔透的假山绕过去，再经一曲折的石桥便到书房——伍次友就住在这里为康熙授课。

三人行至桥上，就听到从书房内传来叮叮咚咚的琴声。一缕缕幽香在这山亭水石中飘荡，真使人有如走入仙境之感。康熙止了步，三人站在桥上手扶石栏静聆琴音。

那琴声时紧时慢，挑拨勾画，也说不清其中是个什么滋味。时而使人觉得飘飘欲仙，有凌空乘云之感；时而又觉得似有压在心头、排挤不出的郁闷；时而又使人感到如乍开闷笼般的轻松；反复咏叹余味无穷，但觉胸中浊气一扫而空。

魏东亭听了一阵，忽轻轻碰了一下康熙衣袖。康熙回头看时，他正朝苏麻喇姑努嘴儿笑。康熙见苏麻喇姑呆呆的若有所思，低声问道：“婉娘，你在想什么？”

苏麻喇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迟疑间红了脸笑道：“听琴呗，有什么想头？”

因从未见过苏麻喇姑这副模样，康熙倒觉诧异。旁边的魏东亭却笑道：“龙儿不必问，这是《诗经》上有的。注脚也有，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姐姐你说是么？”苏麻喇姑红了脸啐道：“你不是好人！教唆主子打趣人，看我回去不告诉孙嬷嬷！”

伍次友听得窗外嘁嘁喳喳的人声，便住琴息香，站起身推开窗户笑道："怪不得琴声有异，弦乖音谬，原来有人偷听，快请进屋来吧！"

康熙一脚进门便问："先生方才奏的什么曲子，我竟没听过这么好的琴！"伍次友笑道："什么好听，音无哀乐，听者有心，弹者何意呢！"一句话说得三人都笑了起来，各自心里想的却不一样。看龙儿、魏东亭怔怔地坐着不言语，伍次友倒觉好笑，收拾一下桌上东西便道："今儿接着讲《后汉书》，先从帝纪讲起。"

这便算正式开课了。康熙坐好了，苏麻喇姑从架上取了《后汉书》来，摊在他面前，又各给伍次友和康熙斟了一杯凉茶，便与魏东亭一边一个斜坐在康熙两侧。

伍次友简要地剖析了西汉致亡的原因，笑道："班氏之《汉书》固可以下酒，然据愚意看来，范晔之《后汉书》中也有不少篇章是绝妙好词，可以永垂于不朽的。只可惜了一件事，大损了他自己的声名。"康熙忙问："文章岂有随人事而转的？"

"有啊！"伍次友答道，"这便是一个明证。范氏吃亏在一个'傲'字上。他在狱中致诸侄的书信中曾夸耀自己的《后汉书》比《汉书》还要高明，是'天下之奇作'，说《后汉书》中中等的篇章，也不次于贾谊的《过秦论》，连自己也选不出合适的词儿来形容这部奇书，自古史书中没有一部可与《后汉书》媲美的。"

"你们听听，他吹了多大的牛？"伍次友顿了一下接着又道，"文人清高自重原是美德，但若自视过高，反变为狂妄无知，就难免引后人之讥笑，《后汉书》中不少篇章是很可读的，之所以受人轻视本源就在这里了。这也实在是范晔自毁所致。"

讲完这一过节儿，算是介绍了作者，接着便略陈帝纪世系，一个一个夹着自己的看法按史作了评介。讲到质帝八岁登极时，康熙眼中忽闪过一丝笑容，双手按膝，身子向前探了探，问道："那不和当今圣上一个模样么？"

魏东亭知道这个掌故，十分忌讳，连连递送眼色示意伍次友敷衍过去。伍次友哪里晓得这意思，啜了一口茶接着道："这小皇帝聪颖过人，如能长成，必可成为一代令主……"魏东亭走过去给他续了茶，笑道："伍先生，是不是串讲以后，再一个一个从头掰起？"苏麻喇姑早察

觉出来，忙道：“小魏子也是这么鬼鬼祟祟的，先生讲书哪有你插口的理，岂不闻临文不讳？”康熙也笑道：“对，对！这有什么呢，质帝是质帝，当今圣上是当今圣上嘛！”魏东亭只好红了脸笑笑，坐下听讲。

伍次友这才接着道：“惜乎，这位小皇帝锋芒太露，当面指斥大将军梁冀为‘跋扈将军’，被梁氏恨之入骨，暗以毒饼为饵，死于却非殿中……”他长叹一声道，“实在令人惋惜呀！”康熙听此，心中怦然乱跳，想起和鳌拜廷争的情形，真有点后怕起来。

伍次友见他呆呆地一言不发，像是走了神的模样，遂笑道：“咱们不讲这个了，接着讲桓帝吧。”康熙忙道：“我还想请问先生，那梁冀专横如此，既害了质帝，因何没有夺位自己当皇帝呢？”

“因为当时清议初起，”伍次友笑道，“人们的口舌厉害得很。再加上东汉气数未尽，王莽前辙犹在，梁冀不能不有所顾忌。”

康熙却不懂“清议”一词，忙问：“怎么个清议法？”伍次友笑道：“熊东园[2]弹劾鳌拜之‘政事纷更，法制未定’，我的‘论圈地乱国’，即是当今的‘清议’。后汉清议走了邪道，成了空谈。但质帝时，百官中尚有不少不畏死之士敢于大胆非议朝政。”

康熙顿了一刻，又问道：“即以质帝而论，欲除梁冀，何为上策？”

伍次友不由诧异地望了一眼康熙，很奇怪他为什么揪住这个问题不放。沉思了一会儿方回答道：“审度当时时势，以梁冀之恶，四面树敌，已触犯众怒，人心丧失。若能韬晦等待时机，外作大智若愚之相，内蓄敢死勇士，结纳贤臣，扶植清议，时机一到，诛一梁冀，只用几个力士便就可以了。”康熙听着，不禁微笑颔首。

第十一回　悦朋店史龙彪仗义　文华殿魏东亭受命

下学时，正是未末时分。康熙一行仍由原路返回，张万强早就在神武门里候着了。魏东亭眼瞧着他们进了大内，才放心打马而去。

天阴得厉害，闷得像在蒸笼里似的，西方狰狞可怖的黑云还在一层层压过来，整个大街上一片阴沉沉的。魏东亭的下处在虎坊桥东的小巷里。一个极普通的两进四合院，除了两个当差的、十几个仆人和一个老门子，余下就没有人了。他在内务府一向极少与人来往，回到静悄悄的院子里，殊觉无聊，便脱了外边长衣练起功夫来。

他的武功原是在奉天时跟着名侠朋少安习学的。这朋少安虽是师傅，其实年纪也并不大，是武当十代宗师野云道人的关门弟子，二十出头便已名震鄂豫。教了三年，朋少安要回南方游历，师徒才分手。因天气闷热，练了一趟形意拳，魏东亭已汗浸衣衫。他收势正欲沐浴，却见老门子进来回道："外头明老爷来了，不知在哪里和人打架，头破脸肿的，要请见爷呢！"

魏东亭三步两步抢出二门，明珠已进了前头天井院内，身上衣服挂破几处，襟破肘露，脸上还有几处抓伤，情形甚是狼狈。一个多月未见，一个风流飘逸的进士老爷出息得这般模样，魏东亭忍俊不禁，"噗嗤"一声笑道："表台，你这新贵人这是怎么的了？"

正打趣间，却见明珠身后还站着一位老人，发辫已经花白，袍子撩起一角扎进牛皮腰带里，玄色湖绸灯笼裤套在鹿皮靴子里，双目炯炯地站着，甚是威武。魏东亭顿觉眼前一亮，顾不得见礼，上前一把握住老人的手道："史大爷，你让我寻得好苦！这一向都在哪里？鉴梅呢？"

"贤弟！"明珠在旁摆摆手道，"咱们进屋谈！"魏东亭会意，对老门子道："你到玉楼春弄一坛好酒来，我们亲戚多年不见了，今儿个好好乐乐。"老门子一边答应，一边去了。

三人走进西厢房坐定，明珠长叹一声，苦笑道："贤弟，今日险些送了命！不是老英雄出手搭救，就完了！"

原来这十几日明珠都住在嘉兴楼翠姑那里，今日早晨出去拜客，想回悦朋店看看。其时天已过午，刚走到店门口，便见何桂柱满面笑容忙不迭地迎了出来，殷勤道："您老来了，里头有雅座，里头请！"

何桂柱装模作样地当生客让明珠，倒使明珠如坠雾中。正迟疑间，明珠瞥见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坐在前店吃酒，像是衙门里的人，斜着眼儿往这边瞧。他心知有异，口里道"不得闲"，便想溜之大吉。

不料刚转身便和一个人撞个满怀，抬头一看，几个彪形大汉已挡住去路。为首的是个四方白净脸，三角眼吊着不住抽动，两手叉腰格格冷笑道："明老爷，你很聪明，何老板也挺机灵，那位伍先生是不是也这么有能耐呀？"旁边一个汉子谄笑着道："还是讷谟老爷眼亮，差点让这小子溜了号！"见明珠已落网，店里的几个人也都起身笑着围拢了上来。讷谟猛的一把提住明珠前胸，问道："说！伍次友这几日往哪里去了？"

到此时，明珠横了心，脖子一梗回答道："你是什么人？我是有功名的！"

"功名？"讷谟哈哈大笑，"你不就是个同进士吗？还做他娘的春梦呢，早让鳌中堂给革掉啦！"周围几个看热闹的，听说拿了一个进士老爷，伸着脖子看得发呆，听讷谟说得有趣，便跟着哄笑。

忽然人丛中挤出一个老者，伸手攥住了讷谟腕子，阴沉沉地说："放手！"讷谟挣了两下，恰如铁铸一般，挣脱不开，顿时脸涨得通红，又惊又怒，喝道："老杂种，关你的屁事！"

明珠记性极好，一眼便认出老者就是西河沿演武卖艺的史龙彪，灵机一动挣开身来，指着讷谟叫道："史大爷，这是一伙强人，您快救我！"

其实不用他说，史龙彪也认得讷谟，抄苏克萨哈家时，就是讷谟带人守的门，他混在家人中才得溜出脱身。今日见讷谟在此，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下也不理会明珠，只问讷谟："干吗欺侮良人，你是做啥子的？"

"说出来吓酥了你的骨头！"讷谟将胸脯一挺道，"老子是御前四品带刀侍卫，这会子奉了钧旨拿人，走了人犯，惟你是问！"史龙彪冷冷

一笑，伸出手道："凭证？"

讷谟斜视一眼史龙彪，"噌"地从怀中抽出一札折子甩了过去道："你自个儿睁开狗眼瞧瞧！"

史龙彪接过斜睨一眼，双手"啪"地一合，"嗤"的一声撕成两半，淡淡说道："假的！"

"你……你！"讷谟顿时怒火烧胸，一个黑虎掏心猛向史龙彪扑来。史龙彪不慌不忙，左臂一格将讷谟从旁甩过，顺势右掌向他后心一拍，说道："小子！再学几年且来交手！"讷谟直冲出一丈开外才站住脚，唿哨一声叫道："都上！"

跟讷谟的十几个便衣军汉听得号令，一齐出手扑向史龙彪。史龙彪一个"懒扎衣"掠倒了前头三个人，一手拽了明珠，一手随意挥洒夺路而出。两个人进城在人群中混到现在，眼看日暮人稀，明珠才拉了史龙彪来投奔魏东亭。

听了明珠这般如此一说，魏东亭半晌没有言语。史龙彪见他踌躇，笑道："贤侄放心，我知你这里也非安全之地，天一断黑，我们就走了。"正说着，老门子已买酒回来，在桌上布了几样点心便自退下。魏东亭一边斟酒，一边笑道："老伯说什么话！等您盼您，寻您找您到现在已有五年多了——这几年你们怎么过来的，怎的就不来见我？"

"说起来，苦啊！"史龙彪叹息一声，陷入深深回忆之中，"那次西河沿见面，你去寻车子。不一会儿，穆里玛的马队漫地卷了过来，趟着林子搜拿。鉴梅当时见情形不妙，就催我快逃……她面色惊得煞白，直到如今，我一做梦，就在我眼前晃……"

"鉴梅对我说：'您不逃两人谁也走不脱！您走了我或许还可慢慢设法逃脱！'说完就上了树，把杨树叶子晃得哗哗直响。"

"我急出一身汗，真是无计可施，听着马队越逼越近，心一横就直奔西北方向。钻出树丛半里地光景，就听后头人嚷马叫，喊着：'拿住了，在树上！'"

"正要起身再逃，忽见前面伏的兵都立起身来奔向鉴梅那儿。我才知道这片林子早被团团围了。此时单枪匹马，武功再高也是无用。我一

刻也不敢耽搁，便顺着沙窝的草棵子跑出河沿，还听到后头有人高喊：‘老家伙在那边，快追呀！’”

“顾不得春水刺骨，我赶紧跳河游过对岸，刚爬上堤，就听马蹄声杂乱，已绕过桥追来。我施了轻功，几个箭步蹿到官道上。当时正是早春，庄稼都没起来，搭眼一瞭，能望出一里地以外，这时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讲到此，史龙彪舒一口气，端起一大杯酒瞧也不瞧饮了下去，接着又道：“正慌张无计时，隐约听西边噹噹锣响。当时身上衣服湿透，实在不像人样，心想这必是过往官员，与其让穆里玛拿住，还不如投官求告，便直向正西飞奔……”

“那是谁呢？”明珠听得头上冒汗，担心地问道。

“苏克萨哈中堂。”史龙彪答道，言下不胜感慨，“他见我湿淋淋的跑来跪在轿前，就问我是什么人，为何这等狼狈。我只说是卖艺的，后头有歹人追赶——话说不及，马队就到了，领头的上去给苏大人请安，说是拿贼，向苏大人要我。苏大人问明是穆里玛的人，便板着脸不肯放，径自打轿带回府中。”

“当天下午，苏大人在后庭审我，问明了情由，倒沉吟了半晌，后来说：‘你既有武艺，且留我这里，教教家里子弟。待有机会，我给你寻个出身。’从此我就留在苏府做了教头。”

“那鉴梅呢？”魏东亭急切地问道，“后来您见着她了？”

“没有。”史龙彪抚掌叹息，“苏中堂说鳌中堂总寻他的事，劝我少出去，我也不忍连累他，后来几次悄悄变装出来，打听得她似乎进了鳌府。侯门如海，再详细的就不知道了……你这里我倒知道，又想何苦多一人烦恼，就没来寻你。不想苏府也遭了大难，几乎杀了满门，我带着他的小儿子常寿就跑出来了。——不管怎样，我总要对得起他。”

魏东亭听着史龙彪话音儿似乎意犹未尽，想开口问他进京的目的，又摇摇头没有张口。明珠忍不住问道：“苏家公子现在在哪里呢？”

“我藏在乡下了。”史龙彪说到这里便不再吭声，魏东亭也难以再问，只闷坐吃酒。良久，魏东亭才打起精神道：“史老伯脱得大难，又

救了明珠弟，今日聚会实在难得，咱们拣高兴的说吧！”

但他心中终究有事，难以引起兴头来。史龙彪以为他乏了，便道：“你也累了，今天早些安息了吧！”魏东亭一笑道：“我不是累，我在想一件事，那鳌拜怎么知道伍先生还在北京，又派人去抓他的呢？”

史龙彪不知此事头尾，自然无法回答。明珠低头思忖一会儿，忽然拍手说道：“鳌拜抄了苏中堂的家，抄出大哥的卷子，能不疑心？”

一语提醒，魏东亭也恍然大悟。忽又想到何桂柱，心头又是一紧，“他若拿住何桂柱，岂不……”

他面色阴沉，正欲起身去处置此事，老门子进来禀道：“大爷，外头张公公来了呢。”魏东亭急忙说了句“二位宽坐用酒，我去去就来”，便出了西厢来至前庭。

张万强与魏东亭熟不拘礼。魏东亭进来时见他正坐着吃茶，便笑道：“后头有两个朋友，又有好酒，何妨同坐一醉呢！”张万强扯着公鸭嗓子笑道：“今日可没工夫，改日再扰吧。”

魏东亭落座笑道：“夤夜来访，必有要事啰！”张万强见老门子到后头去了，径自起身，面南背北站定，轻声说道：“奉密诏——”

话虽轻，对魏东亭犹如电击雷鸣，他急起身趋步向前，撩袍便欲跪下。

张万强道：“万岁有旨：免礼听宣——奉密旨：着御前六品侍卫魏东亭即刻入宫，在文华殿觐见，钦此！”

魏东亭万分惊讶：“从没有这样的例子！再说此刻宫门怕已经上锁了，公公别是取笑吧？”

“这确是异常。”张万强凛然道，“谁敢拿这个取笑！入宫之事也无需多虑，咱们去吧。”魏东亭急忙关照了史、明二人，进内屋披挂齐整，系了腰刀，吩咐老门子“好生照顾客人吃酒”，便随张万强打马直奔紫禁城。

天黑得像墨染一般，雷声一阵一阵滚动着由远及近。闪电在云缝中跳动着。凉飕飕的风横扫而过，卷起地下的浮尘直扑人面，顿时吹净了

魏东亭一身燥热。风滚雷动过后，又是一片寂静，只不时地夹着从小巷深处传来凄凉漫长的叫卖声，更增加了深夜的神秘感。

一个皇宫净身奴，一个御前青年侍卫，二人骑马并辔而行，默不做声。张万强在暗夜中不时侧身瞟一眼魏东亭，但模糊得只能看见一个轮廓，偶尔电划长空，宇间通明雪亮，才看见魏东亭毫无表情的面孔正如一尊石刻似的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霎时又沉入更黑暗的模糊之中。张万强不由想："这个人是厉害得很。比起铁丐，有其刚而无其俗，怪不得熊赐履、索额图百般夸奖，这份沉稳神气就是贵人之相！"

其实魏东亭此时并不像张万强想的那样，他正在胡思乱想："这次觐见选在此时，可见非同小可，定与鳌拜有关。我一个小小侍卫能办什么差使呢？何桂柱深悉万岁行踪，他靠得住吗？是给他换一处地方呢，还是杀掉他灭口呢？……这事鉴梅若知，会怎样想？她现在不知怎样——咳，我怎么想到这里了！"

正走着，忽听前头有人大声喝问："什么人？此地非奉特旨不得乘轿骑马！"恍然间，魏东亭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五凤楼下，这时天上已开始稀稀落落地洒下雨点子，紫禁城前青砖地上发出时紧时慢的沙沙声。

两人下了马，那人已带着几个人提着灯笼过来，原来是个中年内侍。见是张万强，忙赔笑道："张公公，刘贵给您请安了。这么晚，哪去呀？"

张万强从怀中取出金令箭在灯下一晃，傲然说道："万岁特旨，宣见魏侍卫。"刘贵会意，不言声将二人领至右掖门，便让了进去。

不料到了景运门，二人忽被一群巡夜内监侍卫唤住："喂！干什么？宫门已经上锁，闲杂人等无论是谁，都不许进入大内！"

张万强抬头看时，几盏玻璃灯照得分明，为首的乃是二等侍卫穆里玛、讷谟，披着油衣站在雨地里拦住了去路。张万强忙走上前去，赔笑道："皇上在文华殿批阅奏章，传魏东亭侍卫至各部调取加急奏章，下雨误了一会儿工夫……"说着，从怀中又取出一卷东西在灯下晃了晃。

"假话！"话犹未了，讷谟喝道，"我就在文华殿当差，怎么没听降旨？"张万强忙道："皇上晚膳前在养心殿吩咐的，岂敢有假！"穆里玛

蛮横地说道："乾清门没接到放行牌子，谁也不许通行，叫他明儿个再来吧！"

张万强正感为难，魏东亭在旁冷冷道："皇上召见的是我，当然不必叫你知道。"穆里玛回过头冷冷说道："一个小小六品侍卫，皇上有何要旨传你？挡了你的驾，明儿我自向皇上请罪。"

"你难当其罪！"魏东亭冷笑着，提高嗓音喝道，"你们谁敢抗旨？张公公，咱们进！"说完一把拉着张万强便要硬闯。

穆里玛大喝一声："谁敢！"手一挥，十几个侍卫"呼啦"一声散开，站成扇面形向他二人逼近。魏东亭也"噌"地拔出腰刀，摆好架势迎敌。一阵大雨兜头落下，闪电忽地一亮照向这一触即发的阵势。

正骑虎难下，景运门内忽有人喊道："张万强，你是怎么啦？皇上叫你传魏东亭，你磨蹭什么？"

众人都是一愣，回头看时，却是孙殿臣从雨地里气喘吁吁跑来。似乎没有看见双方正剑拔弩张，拨开人丛一把拉了魏东亭便进去了。穆里玛气急败坏，呵斥讷谟道："蠢东西，还不快去侍候皇上！"讷谟"喳——"地答应了一声便消失在雨夜之中。

天上的雷响得令人恐怖，闪电时而像蟠螭虬枝，时而如金蛇行空，陡地从云缝后蹿出来，将阴森森的紫禁城照得一片惨白，青砖地上的积水被雨点打起大片大片的水泡儿。哗哗的雨声和不时轰轰作响的霹雳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宇宙间什么都不存在了，真是吓人。

文华殿正门半开，里边烛光闪闪，却不见有许多侍从，只有两排卫士一动不动地站在雨地里。魏东亭踏上丹墀，脱下油衣抖了抖水，解下腰刀一并放在廊下，然后一个扎跪，高声报道："六品御前侍卫魏东亭觐见圣上！"稍一顿，便听殿内康熙厉声吩咐："进来！"

魏东亭闪身进殿，按规定觐见的礼节向康熙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然后抬起头来。

康熙端坐受礼，一脸肃穆庄重之色。熊赐履、索额图长跪在旁，也是一语不发，静听康熙皇帝诏谕。

康熙却先不说话，良久方起身在他三人之间踱步，借着烛光打量匍匐在地上的魏东亭。魏东亭衣服全湿透了，紧贴在身上，淋下的水悄然淌在地下，偶尔一个明闪照在身上，正像一只铁铸的蟾蜍。

“魏东亭，朕待你如何？”

听到这话，魏东亭结结实实碰了三个响头答道：“奴才出身包衣贱奴，数世受恩于朝廷，皇上待臣更有天高地厚之恩，奴才虽肝脑涂地，难报万一！”

“朕有为难之事，”康熙吐了一口气又问道，“你愿冒死为朕办差么？”

“愿！”魏东亭忽地挺直身子，斩钉截铁地答道，“奴才生当效忠，死当尽节！”

“好！”康熙与索额图交换了一下眼色又道，“朕深知你。索额图、熊赐履以身家性命保你可以肝胆相托。”魏东亭看了看毫无表情的熊、索二人，叩头答道：“此乃帝心错爱，二位大人的谬荐，只要一息尚存，臣必竭尽驽钝之力，效命圣上！”

康熙回头看了看索额图和熊赐履，二人忙叩首回礼，便回身解下身上佩剑，郑重捧起，说道：“宝刀赠与烈士，愿你不负朕心！”

魏东亭哽咽着答声：“谢恩！”热泪早流下双腮，还欲说话，觉得胸中酸热，堵得一句也说不出来。

他抖着双手，欲接这御赐的宝剑，不料康熙俯身一把挽起他来，亲自将剑佩于他的腰间，一面问道：“你是六品职分？”魏东亭方欲回话，康熙已退回原座，大声道：“记档！魏东亭宿卫侍从有功，着晋为三等御前带刀侍卫，随朕朝会出入宫禁，剑甲不解！”熊赐履、索额图在旁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伏地称庆：“万岁！”早有太监捧出三等侍卫服色翎顶，当场颁赐过了。

康熙也觉眼睛有些潮湿，别过头去，起身步出殿外，在淙淙大雨中仰望着深不可测的天空。他沉思着：上天的愤怒和咆哮，是在恼怒朕这个“天子”的不肖呢，还是惩戒权臣恶吏的罪孽呢？青州暴民于七之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下去；吴三桂等汉臣外藩坐拥重兵、煮盐铸

铜，其心难测；郑成功父子虎踞台湾不肯归顺；江南遗老一个个硬着脖子立志不食大清之粟……这一个一个的难题几年来压在心头无从排遣。大雨的冲洗，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伍次友与熊赐履虽然学不同道，却都讲出了朕的心事：心腹之患未除，则肘腋之疾必然为虞，一个措置不当，万乘之君求为一匹夫也不可得。"

一阵骤风吹来，康熙打了个寒噤，下意识地抚了一下肩头，忽觉身后有人为他披上风衣，回头一看，竟是鳌拜的从子侍卫讷谟！他心中一惊，问道："你来做什么？"

讷谟忙后退一步，在雨地打个千儿道："老大的雨，主子站在外头，小心着凉！"一道闪电忽然划过，康熙看得分明，讷谟竟是手按腰刀回话，心中猛地一悸，忙道："你退下吧，朕进殿就是。"回首时，魏东亭早雄赳赳侍立在身后了。讷谟诺诺连声地退了下去。

康熙走进殿来，掏出怀中金表看了看，已是戌末亥初时分，方才的情景，颇使他惊悸不安，但脸上却毫不带出，见几个人都还跪着，摆摆手吩咐道："魏东亭，朕委你办的差，你们可至索额图府中计议，宫中不是什么好地方。"便叫人起驾回宫。魏东亭还欲护送，康熙大声说道："由孙殿臣带一哨亲兵侍候着，你们去吧！"忽然一道急闪，将殿内外照得通明如昼，几乎在同时，便是一声炸雷。一切又恢复了原状，只有刷刷的大雨，敲打着寂静的禁宫。

第十二回　谋臣计议保皇策　逆种各起屠龙心

魏东亭仍是不放心，暗暗跟从御驾，直过了乾清门，见康熙已平安进了永巷，方才转出午门，打马飞奔索额图府。

索额图尚未回来，但门上的人掌着灯，显然在等候着，见魏东亭夤夜造访，都觉意外。门上领头的戈什哈赵逢春忙迎出来笑道："魏爷好兴致，这个时候，还来！大人出去还没回来呢。"魏东亭笑道："没回来我就候着。"便往里头走。

赵逢春嗫嚅道："大人今夜说不定就不回来了。"魏东亭心里暗笑，一边脱去油衣抖水，一边道："未必回来，你们等谁呀？"赵逢春被问得无话可讲，忙笑道："既要等，请到这边房里来，换换湿衣服，兄弟聊备水酒，以消长夜。"魏东亭只好随他进了西门房。

刚换了干衣服，便听大门外有了声息，赵逢春见他侧着耳朵听，笑道："哪里便回来了！来来来，烫酒烫酒！"正乱搅时，听得外头索额图吩咐门上："今晚我要与熊大人长谈，除魏军门外，一概不见！"

魏东亭笑着对赵逢春说："难为你遮掩！今晚后堂宴会，却也有鄙人大名在内呢。"赵逢春不好意思地笑道："小人不知，请多恕罪。"

索额图、熊赐履、魏东亭落座在丰盛的筵席前，一边随意吃酒，一边开始了密议。

索额图手按门杯，压低嗓门说道："鳌拜恃功欺君，擅戮大臣，其心叵测！圣上百般抚慰，望其改恶从善而终不悔悟。我奉圣上密诏：总司除奸之重任。"熊、魏二人忙低声回答："惟大人之命是从！"

魏东亭饮了一口酒，问道："圣上何不明降谕旨，公布他的不赦之罪，将其明正典刑？"熊赐履沉思道："这不成。鳌拜此时权高势大，内外心腹密如罗网，即使南方统兵将士也多有他的门生故吏。明发诏谕，要是不肯奉诏，激起事端，后果不堪设想……更可虑的——"说到这里便不言语。索额图忙道："东园，我等既图军国大事，便当以精诚相见，千万不能有所顾忌。"

熊赐履站起身来，以手指蘸酒在桌上划了“吴、耿、尚”三个大字，又一挥抹掉，问道：“兄弟愚见，不知以为然否？”

索额图连连点头，魏东亭却不以为然：“此虑似嫌太远，须知西平王虽与鳌拜互有勾结，其实各有异志。擒诛鳌拜去一政敌，怕正是他盼之不及的呢！”

熊赐履心里默划，这也是一面理儿，但怎样才能既诛除鳌拜，又不致引起各方的不安呢？想了许久，不得要领，于是笑道：“当日关汉卿有小令云：‘髻鸦、脸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文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她，倒了葡萄架……’”说完三个人齐声大笑，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

索额图埋怨道：“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有心取笑。”魏东亭忙道：“虽是取笑，却也是实话。咱们就是商议怎样既要‘得他’，又不能‘倒了葡萄架’。”一句话说得大家又陷入沉思之中。

半晌，魏东亭起身踱了两步道：“以拙见，似有上中下三策。”

索额图眼一亮，向椅上一靠道：“愿闻其详。”

“一，魏东亭道，精选侠义烈士，乘其不备之时掩而杀之，事成则由皇上降旨明布其罪，事败则由我一身当咎，此乃上策。”索额图摇头道：“鳌拜身怀绝技，武功高强，扈从如云，戒备森严，况且一时也难以募得许多勇士，如若万一不成，再生别计更不易成功，这是险着。”熊赐履道：“请讲中策。”“由索大人置酒伪称为母祝寿，邀其入府，用毒酒鸩杀了他！”

索额图蹙眉道：“兄弟倒也想过此策。不过鳌拜素来诡诈多疑，兄弟自己做寿，两次邀请均不赴宴。如其肯来，那倒是好。”熊赐履笑道：“请讲下策听听何妨？”魏东亭道：“由圣上择一节日，宴群臣于宫中，待他入朝赴宴时，突发明诏，着殿前侍卫掩而执之——就这么一刀！”他右手用力一切，“不信谁敢异议！”

索额图轻拍桌面答道：“殿前侍卫中他的亲信很多，倘若反戈向上，圣上危矣！”熊赐履喷一口烟道：“这也是不成的。”

三计皆不可用，魏东亭很觉扫兴，呆呆坐下，忽然心里一动，说

道："不由圣上明诏，二位哪个敢摔杯为令，魏东亭甘冒万死诛此国贼！"

"这叫鸿门宴，有点意思了。"索额图微笑道，"兄弟便愿做这摔杯之人。"话音刚落，熊赐履连连摇手道："使不得！这叫不问而斩，擅杀大臣，朝臣难免议论圣上，也是要'倒了葡萄架'的。"

魏东亭甚觉窝囊，冷冷问道："那么依大人之见呢？"

熊赐履夹起桌上鱼翅送入口中，慢慢嚼着，好一会儿才道："鳌拜虽有司马昭之心，但要数说他叛逆的实迹却是甚少。掩杀之计从目下说，一定会弄乱朝纲，这就所失太多——还是要想法子在'拿'字上用功夫，审明实据，诏告天下，明典正刑才是万全之策。"

这确是老成谋国之言，索额图听得不住点头，寻思一阵，对魏东亭道："虎臣，圣上欲除鳌拜，这是定下了；鳌拜现对圣上究竟是怎样想的？知己而不知彼，非全胜之道啊！"魏东亭答道："鳌拜视圣上如无知小儿，篡弑之心肯定是有的。"

熊赐履拊掌笑道："着！这句话后半句乃是废话，前半句却大有用场。"

一句话说得二人诧异，索额图笑道："老夫子请批讲清楚。"

"鳌拜自视甚高，此是他致命之处。"熊赐履道，"彼视我主为无知小儿，何妨将计就计，佯示彼以无知，乘其不备，掩而执之，付有司审明罪条，以律治罪！"

魏东亭目光炯炯，问道："怎么着手呢？"

熊赐履方欲答话，索额图忽然兴奋地将双手一合道："有了！可否由虎臣暗地遴选子弟，专陪皇上做童子游戏，比如做布库游乐嬉戏，鳌拜必不为备，乘其落单之时，或于朝路，或于殿中——"他双手猛地一抖，"还怕他飞了不成？"

"此计甚佳。"熊赐履点头笑道，"然有几处尚须未雨绸缪。一、宫中人事冗杂，千万不可声张，我们三人也须共同发誓；二、慎选人员，宁精勿滥；三、要周密策划，一旦时机成熟，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速擒拿。——一旦事情有变，我三人同受其戮，决无怨言。”他扳着指头一件一件说完，目光如电，盯着索额图问道，“大人以为如何？”

索额图听后，异常兴奋，眼中放出异彩，腾地站起身来，从桌上捡起三支木箸，一人分发一支，自己正了衣冠，屈膝长跪。见他如此庄重，熊、魏二人跟着他也跪在身后，但听索额图发誓道：“臣等恭奉圣上密谕，共商大计，扫除奸贼，匡扶大清，若有异心，犹如此箸！”

说完，“咔”的一声撅断了筷子，将断筷蘸了烛油焚着了。魏、熊二人也都如法盟了誓。三人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筷子燃成灰烬，才缓缓地站起身来。

讷谟当夜离开了康熙，心头仍在突突乱跳。他手按腰刀在雨地里徘徊，一再追忆当时的情景：我拔腰刀时，康熙到底瞧见了没有呢？

冰冷的雨水浇得他全身湿透，衣服都贴在肉上，一阵风吹过，他打了一个哆嗦，“万一他瞧见，又装作没瞧见呢？”他不敢往下想了，折身向景运门急走。穆里玛早在候着他，见他过来，没好气地问：“你到哪儿挺尸去啦？都听到了些什么？”讷谟只吁了口气，摇头道：“雨太大，又有雷声……好像是说姓魏的小子从驾有功，晋了个三等侍卫。”

穆里玛眼珠子转了转又问：“都有谁在？”

“看不清楚，”讷谟摇头道，“见有两个人，一个是熊赐履大人，还有一个躲在烛影后边，恍恍惚惚的。”穆里玛道：“你就在这守着，不信他们不打这儿过！我去禀告中堂。”

讷谟口里答应“是”，待穆里玛一去，便带了众人到乾清门东的几间配房里躲雨去了。他并不是累，也不是怕冷，一是心里生气，二是他也实在怕再见到方才那二位大臣——方才他欲行刺康熙时，就曾瞧见熊赐履和魏东亭出来，才急中生智，解下油衣给康熙披上的。闪电下，魏东亭的那副架势至今还在他眼前晃动。他实在怕再见到他们。

约莫一个时辰后，雨小一点儿了，穆里玛走来唤他：“走吧，中堂在家里等着回话呢！”讷谟说：“他们还没过去哩。”穆里玛不耐烦地说：“不用等了，中堂已经知道都是谁了！”

回到鳌府，鳌拜、班布尔善、济世、塞本得、葛褚哈、泰必图、阿

思哈等人正在后花厅里坐着，有的捧着茶杯吃茶，有的拿着烟袋吸烟，满厅里云雾缭绕。见他叔侄进来，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仍是鳌拜先开了口："这么大雨，皇上召见姓魏的，说了些什么啊？"

穆里玛回头看讷谟。讷谟心里七上八下的，停了好一阵子才回道："没什么大事，好像说因他从驾有功，迁为三等侍卫……"

鳌拜感到有些意外，便又追了一句："他们别的没讲什么？"讷谟摇头道："听不清楚，不像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鳌拜点头道："嗯，你们也坐下吧。"

班布尔善捧着水烟袋摇头道："这事一定与中堂有关。"他笑了笑，扫视一眼屋里的人，接着道，"咱们倒不妨来揣摩一下，黑天没日头，叫上熊赐履、索额图召见一个包衣奴才，老三也实在太煞费心思了。"

一句"老三"叫出了口，座中人无不变色，连鳌拜也觉得甚不习惯。讷谟惊骇之余，反舒了一口气，他今晚在文华殿前行刺康熙，并未得到鳌拜首肯，实在是当时条件太好，灵机一动陡起的杀心，并未思及后果。现在班布尔善一句"老三"出口，他便明白，这也不过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宽慰之余又感到奇怪，这班布尔善自己便是皇室宗亲，皇帝完了，他有什么好处，何苦也泡在这性命攸关的事儿里头？

见众人并无反应，班布尔善索性放肆讲起来："自古致危之道有三，中堂具而备之，如不早作打算……"

"老兄，"济世放下鼻烟壶，欠身说道，"请道其详。"班布尔善见鳌拜一声不响，专心聆听，便接着道："功盖天下者不赏——并不是不想赏，实在是无物可赏，只好赐死；威震其主者身危——其实只要内心相安，也就可以不危。臣强而主弱，就难得相容了；权过造化者不祥——是遭了造化的忌，权柄越过了主子，主子便要除掉你。"

旁坐的泰必图暗暗佩服："这老儿读过几本书，肚里有货儿。"却也被他这几句话吓得狂跳几下，脱口而出问道："难道就没有解救之法？"

"有啊，"班布尔善冷笑一声，"解兵权，散余财，辞官爵，返故里，可保为富家翁。"

"这只能保得一时，"济世摇头道，"过不上一年半载，不知哪一位

大爷兴起，列你几条罪状，不死也得流放到乌里雅苏台！”

“依你二位的话，”鳌拜冷笑一声道，“兄弟只好坐以待毙了！”班布尔善接口便道：“坐则待毙，不坐便不毙。”鳌拜道：“好！怎么个‘不坐’法？”

班布尔善至桌前，提笔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字，攥起手来道：“兄弟已有良方，诸位也请各自写了，大家再伸出手来看。”

鳌拜率先起身接过笔，不假思索地在左手心一挥而就，绷着脸坐下，接着几个人也都次第写了。轮到泰必图，先在左手心抖抖索索写了一个字，想想不妥，又左手提笔在右手心写了一个“隐”字，方才将笔放下。

九个人一齐凑到灯下伸出手来，却见一色儿都是“杀”字，不由得相视一笑，鳌拜顿觉精神一振，大声吩咐道：“摆酒！”

班布尔善忙道：“惊动的人多了！不如叫贵府戏班子来演唱一番，咱们只管喝茶议事。”

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议事会，西花厅外是淙淙大雨，疾雷闪电不时划破夜空，隔岸的水榭上铮铮崩崩的琵琶声和着清脆的歌声，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屋里众人还不时地被娇柔的曲调声所吸引：

……多亏了散宜生定下了烟花计，

献上个兴周灭商的女娇娃。

一霎时蛟龙挣断了金枷锁，

他敢就摇头摆尾入烟霞……

济世跷着二郎腿一摆一摆地拍着板眼，听到这里，不由叹道：“这调子虽俗，说得可也真切到了十分——蛟龙挣断了金枷锁，好！”

“贴切之至，”班布尔善点头道，“只可惜当今再定‘烟花计’怕是不成的了。”穆里玛嘿然一笑，道：“老三才十四，怕还不懂风月呢！”

鳌拜瞪了一眼穆里玛说道：“你除了通风月，还知道什么？”穆里玛

红着脸一声不敢言语。班布尔善见他脸色尴尬，便道："不要听戏了，咱们赶紧议正经事吧。"

济世咳了一声，笑道："班公方才论述了'三危'，兄弟听了真有点毛骨悚然。既然我等所见略同，请班公再讲讲怎样着手吧！"班布尔善道："无外乎'废、毒、禅'三个字。"穆里玛想了想，扑哧一声笑道："废和禅还不是一码事？"

"岂止不同，"班布尔善笑道，"差得简直太远了。'废'与'毒'之后，所立的仍是爱新觉罗氏；'禅'乃是立乃瓜尔佳氏！"鳌拜忙对座中诸客团团一揖，道："鳌拜欲行大计，并非为我一姓一己之荣，实因当今圣上昏幼无知，受蒙于群小，见忌于功臣，愚以为'禅'字可以免议。"

济世抗声答道："为一世计、为万世计，以废立为佳，如汉霍光，至今声名不坠；然为二世计、为百世计，则以'禅'为佳。"

葛褚哈道："这我就不明白了，'万世''百世'难道不是一个意思？"

"当然不是，"班布尔善点头答道，"寒钓先生说得很对。'万世'，人们评论的是臣节；'百世'，人们评讲的是主业。秦与隋皆因享国日浅，人们说了许多不是。那汉高祖若不成功，不过一谋反流氓。李渊父子倒是隋家大臣，根基扎得稳，如今谁肯说他们是'逆臣'？"

鳌拜的头深深低了下去，过一会儿抬起头来，人们看见他双眼含泪。他哽咽了一声道："只是鳌拜也受皇恩，于心何忍？"

济世朗声说道："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中堂不可操妇人之仁，误了天下苍生！"鳌拜转身盯着班布尔善道："自古龙凤有种，鳌拜德薄能鲜，出身微末，还是我们公推一人为主好些。"

班布尔善见他如此生搬硬套三国，暗暗好笑："陈胜为王，曾云：'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今中堂之处境退则不生，进则可成，并无抉择余地，况中堂总揽朝纲，天与人归，又何必疑虑重重！"一番慷慨陈词，说得人人精神抖擞，鳌拜也听得入了神。穆里玛一想到鳌拜登宝，自己起码能弄个郡王，觉得浑身燥热，将袖子一捋，先说了一声："好！"但见鳌拜不动声色，倒不敢再接着胡吣了。

鳌拜不吭声，算是默许，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禅"。此时人们才

意识到，班布尔善确实是久已蓄谋，胸有成竹，都佩服他的工于心计。

济世摇了摇折扇先开口道："废掉自然最好，但依愚见，老三亲政以来并无失德之处。口实不当，出师无名，莫说朝臣不服，外头统兵藩镇大将若有异议，也是很棘手的。"鳌拜心里正想着这件事，不禁点头赞许，笑道："很对，依寒钓先生之见，当如何办呢？"

济世合起折扇，慢慢说道："莫如第二字最为捷径，且少后顾之忧。惜乎吴良辅已死，着手很难。"鳌拜气狠狠地说："吴良辅不成才，即使活着，这样人也难托大事。"

泰必图半晌没说一句话，自觉沉默太久，这时见是进言的机会，便道："可否将他请至尊府，宴上下手如何？"语未终，穆里玛冷笑道："这主意馊不可闻！人死到这儿，怎么打发？"泰必图一开口便碰个钉子，很觉没趣，心想："你打量要做王爷了，便这么横？"讪讪地坐回了原处。

班布尔善朝泰必图点头笑道："这也罢了，不论用什么法子，成功便好。就眼前而论，我以为要急办三件事。"鳌拜忙道："请讲。"

"第一，"班布尔善眯着眼，伸手屈下食指，"中堂可修书三封，分寄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微露对朝廷不满之意，点到即可，不必深言。"他慢慢屈下中指，"其二，现巡防衙门掌着禁宫外的守卫大权，还有九门提督吴六一，即使不能为我所用，能守中立便好！再其三——"他又屈下了拇指，"乾清宫是老三处置军务、政务重地，宿卫侍臣，一定要派最靠得住的人去。"

济世拊掌而笑，说道："可谓神算无遗！有此三条，不论大事缓行急行，大权在我，胜券可操。"

"至于'大事'如何着手，还需再议，今晚是难以说完的了。"班布尔善说罢目视鳌拜。鳌拜会意便向厅前临水一边，推开了所有窗子，亲手卷起了湘竹长帘。

第十三回　孝庄后帷幄运筹　魏虎臣途中遇旧

康熙由太监张万强和侍卫孙殿臣护卫着回到养心殿，早有苏麻喇姑冒雨接了。想起方才情景，康熙有点后怕，又颇有点得意。紧张、兴奋、焦躁、激动，各种情绪在心中搅动，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俱全。苏麻喇姑为他除了冠服，只穿一件石青夹纱褂，上面缀着白檀马尾纽带，顿时觉得身心舒展了不少，趿着凉鞋踱了几步，躺倒在软榻上，头枕双手，目光炯炯地望着殿顶的藻井出神。

苏麻喇姑在旁看着，心想："十四岁的人，便这等深沉老练，多亏伍先生教授有方……"她也站着出了一会儿神，连康熙唤她也不曾听见。

康熙正欲再叫，却见苏麻喇姑上身穿着太后赐的杏黄坎肩，下身着荷绿色长裙，在微红的宫灯下显得格外风姿绰约，神态俊逸，手里摆弄着素红纱绢默默沉思，俨然一枝临风芍药，不禁看呆了。他第一次想到，这个平日冷峻泼辣的女郎，有时竟也如此温柔可人："我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为什么不可以……"想到这里，康熙觉得心跳气喘，又轻声叫道："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一怔，回身走近康熙，问道："万岁爷，是不是有点冷？"说着顺手拉起一床夹被要给他盖上。康熙却轻轻推开了，热烈地注视着她，说道："阿苏，你坐这儿。"

那灼热的目光，任何人都会明白它的意义。苏麻喇姑顿时慌得心怦怦直跳，低头说道："奴才不敢……"康熙一把拉过她的纤手，轻轻抚摩着道："这里没人，你只管坐下。"

苏麻喇姑既不能嗔又不能躲，张皇地四面看看，宫女们早已躲得远远的了，只好红着脸挨着康熙身子坐下了。

好一阵两人都没说话，只听殿外的雨刷刷地下，铁马在风中叮当作响。康熙拉着她的手坐起身来，轻声问道："阿苏，你在想什么？"

苏麻喇姑这时已镇定了许多，略顿了一下答道："奴才在想一首

诗。”

“哦？”康熙坐直了身子，“你倒吟给朕听。”

苏麻喇姑略一沉思，低声吟道：

去去复去去，凄恻门前路。

行行复行行，辗转犹含情。

含情一回首，比我窗前柳。

柳北是高楼，珠帘半上钩。

昨为楼上女，帘下调鹦鹉。

今为墙外人，红泪沾罗巾。

墙外与楼上，相去无十丈。

云在咫尺间，如隔千重山！

悲哉两泪绝，从此终天别……

别鹤空徘徊，谁念鸣声哀？

徘徊日欲晚，决意投身返。

手裂湘裙裾，泣寄稿砧书。

可怜帛一尺，字字血痕赤。

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

愿作萝藤枝，攀树死不休。

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

康熙原是满腔的爱恋情思，竟被这首诗洗得一干二净。他松开了手，起身来望着殿外凄风苦雨，不禁黯然泪下，良久方问道："这诗是哪里听来的？"

苏麻喇姑嗫嚅了一下才道："伍先生说这诗见于《永乐大典》，题目《李芳树刺血诗》，无出处，也没注朝代。李芳树其人无传无记，只是缠绵悱恻、千回百折之情思，颇能动人心肠。"

"伍先生的高风亮节，实在令人敬佩。"康熙叹道，"听你所言，像是倾心于他，能否从实对朕说说。"苏麻喇姑只红着脸不言语，半晌才道："奴才并无自择之权，惟圣命是听。"康熙点头叹道："方才是朕失态了，一旦为朕所幸，你和伍先生都会遗憾终生，岂非朕之罪孽！——不过这种诗格调过于凄怆，非福寿之语，你也不必常吟才好。唉……"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长叹了一声。

苏麻喇姑忙屈身跪下道："万岁爷德高如山，恩深如海，只是奴才身在旗籍……"

"哦，不必说了。"苏麻喇姑尚未说完，康熙便摆手让她起来，"祖宗旧训，也并非不可改动，岂不闻《察今》有云'时易世移，变法宜矣'？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不是汉人？也做了额驸！自今而后，你就叫婉娘好了。"此时，苏麻喇姑真是感激涕零，"奴才纵然粉身碎骨，也难报答主子恩典。"

"这事儿暂放一下吧。"康熙忽然想起，说道，"还有一件差使要你去办。"苏麻喇姑一听有正经差使，便欲跪听，康熙笑道："不用这些规矩了，蹲来蹲去的，怎么说事情？"苏麻喇姑抿嘴一笑立起了身子。

康熙端起桌上凉茶喝了两口方道："眼见即将开科，听伍先生的意思还要应试。你要想法子劝阻他。鳌拜他们正在寻访他，撞到网里不是玩的。"他顿了一下，又笑笑道："总要婉转些，又不能露朕的身份。好在他还是听你的。"苏麻喇姑忙敛衽答道："奴才尽力去办就是。"

两人正说话，却见张万强进来，请了安道："太皇太后已启驾过来了！"

康熙瞟一眼自鸣钟，已到亥初，忙道："这么晚了，天又下雨，有什么要紧事？"张万强道："雨小些了，方才慈宁宫赵秉正打发小太监来

传过懿旨，奴才不知为了何事。”

康熙忙赶出门来迎接。早见雨地里两行玻璃灯渐渐走近，苏麻喇姑掌好黄绢油伞双手擎着，站在康熙身后迎驾。

太皇太后颤巍巍地扶着两个宫女肩头进殿坐下。康熙施礼道：“请皇祖母安！——皇祖母有何吩咐，只管传叫孙子，何必亲自走来？”太皇太后笑道：“整整一后晌没见到皇帝，心里惦记着，又听说皇帝夜里还在文华殿办事儿，任凭再关紧的事，身子骨儿是更要紧的——晚膳可进得好？”

苏麻喇姑忙跪下道：“回老佛爷，万岁爷今晚进了两碗碧粳米膳，一块春卷儿，进得香！”太皇太后呵呵笑道：“好，起来吧！皇帝如若进得不香，你只管叫人到我小厨房让他们现做。”苏麻喇姑笑着回道：“奴才记下了。”

康熙接着太皇太后的话茬道：“方才在文华殿召见了索额图、熊赐履和小魏子，已晋封小魏子三等侍卫。”

太皇太后点头叹道：“索额图和熊赐履都还罢了，小魏子也是个有良心的——只是据我看，皇帝你还缺着一个人儿呢！”

康熙心中一动，忙赔笑道：“求老佛爷明示！”太皇太后说：“你怎么就没想到重用九门提督吴六一呢？”

“吴六一！”康熙一听这个名字，心中豁然开朗。在京城，九门提督只是个从三品，秩位并不高，但这个职务，统辖着德胜、安定、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和西直门的防务，最是紧要不过。吴六一自号“铁丐”，素称京华“怪人”，一般的王公大臣都不敢招惹他——这人如能笼在袖中，擒鳌拜便添了五成把握。康熙不禁说道：“好！”又迟疑道，“只是如今局面如此纷乱，万一他与鳌拜……”

“那不会！”太皇太后收敛了笑容，“这人不会轻易蹚浑水。他恩怨心重得很，鳌拜和他同列入关，只因占了个满籍，名分比他高出了一大截子，他心里能服？讷谟上回犯夜，叫他拿住打了二十板子才放，这件事轰动了北京城，怎么你这做皇帝的竟一点儿也不知道？”

听太皇太后责备下来，康熙忙躬身答道：“老佛爷教训极是，不过

——”

“你给他恩典，他自然听你的！”不等康熙说完，太皇太后截住道，“你父亲压他的官秩，就是留着叫你用的！”

“是！”康熙恍然大悟，“明日就下诏，叫他做兵部侍郎。”

太皇太后忍不住笑道：“越发悖谬了！不做九门提督，你要个兵部侍郎排什么用场？”

康熙顿觉为难，茫然道：“那……怎么办呢？”

“我说个方儿，管保中用。”太皇太后换了口气，和颜悦色地说道，“你下个诏儿，从天牢里放了那个查什么来着？”

“查伊璜！”侍立在旁的苏麻喇姑早已喜形于色，脱口而出，“老佛爷真是点石成金！”

“对，查伊璜。”太皇太后笑道，“叫姓查的去说，比圣旨还灵呢！”

“傻孩子，你不明白就里。”见康熙如堕五里雾中，太皇太后又疼又笑，“曼姐儿知道，叫曼姐儿办吧！”

康熙点头道：“成，就叫苏麻喇姑办这个差。”

“奴才领旨！”苏麻喇姑笑盈盈跪下叩了头，道，“明儿就叫小魏子去会查伊璜，人情做给小魏子，好么？”

太皇太后笑道：“这就是了。”停了片刻，又问道：“皇帝近来学业长进了，那个伍先生怎么样？我听宫里人说，皇帝近日口里都换了词儿，连那些个翰林们都服气，都学些什么功课？倒难为了他教！”

“皇祖母挂心，”康熙笑道，“孙儿近日学业是有些长进，除伍先生外，熊赐履也常讲一点书，四书已经讲过读完，每日都是按索额图订的谱儿，孙儿逐条请教，伍先生批讲，又快又得益！”太皇太后笑道：“这就好，不过四书里头有孟子呢！听人家说，这个人损得很，老说皇帝坏话，可是真的？”康熙正色答道：“孟子所言，是为君之道的正理，都是要紧的。伍先生不知孙儿的身份，讲起来没顾虑，孙儿常听得出汗。孙儿就没听过哪家大臣敢当面说‘民命重于君命’这样的话。”

太皇太后笑道："你爷爷、你父亲都是教人读《三国》，那书虽好，总瞧着有点调唆着人不安分的味儿，如今也该学点正经学问了。这正是'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了。"

康熙笑道："老佛爷也是圣人！"太皇太后笑着又絮絮叨叨地安排了好一阵子，才启驾回到了慈宁宫去。

康熙对吴六一的事心里不踏实，笑问苏麻喇姑道："方才太皇太后说吴六一、查伊璜的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麻喇姑笑道："姓查的是吴六一的大恩人，万事都听他调遣！"

见康熙半信半疑，苏麻喇姑便对他慢慢地讲了起来："被关的这个查伊璜是福建海宁人，也是世家出身，在顺治爷时期当过孝廉，年轻时也是个眼高心大的。那年隆冬，海宁下了一场大雪，他带了四五个僮仆挑着酒食野游，到一个破观子里头看雪赏梅。正要差人去请朋友，却见大殿前头有一个两石瓮大的古钟，旁有一行脚印被雪盖了薄薄一层，钟上的雪也似被人撞动过……"

"大雪天，谁到钟跟前做什么？"康熙问道。

"是啊，查伊璜也觉得奇怪，便到跟前俯身瞧钟底下，只见里头有个竹筐子，感到奇怪，就命那几个随从合力去掀。"

"装的什么？"

"不料掀了半天，那钟恰如生根一般，不动分毫。查孝廉心里更觉奇怪，也就不请朋友，索性独自坐在廊下饮酒观雪，候来人取走竹筐。"苏麻喇姑平静地说着，好像自己也身历其境。康熙也听得入神。"——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雪地里来了个讨饭的，不过二十上下年纪，把要来的一堆干粮放在钟旁，一只手掀起钟来；另一手抓着干粮放进筐里，往返五六次才放完，然后扣起钟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旁若无人地坐在钟前雪地里，掀起钟拿块干粮就啃，吃完再掀再拿，像开箱子那么容易。"

"这真是奇人奇事。"康熙惊叹道。

"是啊！"苏麻喇姑道，"查孝廉心下骇然，便亲自来到他的跟前，

在背后冷丁一句：‘这等一个好男儿，为何要行乞呢？’”

“那乞丐回头看了一眼查孝廉，边吃边道：‘好男儿不做英雄，宁为乞丐！’”

“说得好！”康熙惊叹道，“后来呢？”

“查孝廉猛然心动，长叹一声道：‘听得人言，海宁城有一乞丐，手不拖杖，口若衔枚，破衣如鹑，三餐不饱而无饥寒之色，人称“铁丐”的，可是你么？’”

康熙此时猛然醒悟道：“原来吴六一号称‘铁丐’，得之于此！”

“那人道：‘是，我就是铁丐！’孝廉又问：‘能饮酒吗？’”

“铁丐哈哈大笑道：‘不能饮酒，算什么大丈夫？’”

“于是孝廉就邀他到廊下，二人对坐而饮。孝廉一杯，铁丐一瓯，直饮了三十余回合，铁丐面不改色，查孝廉已醺醺然醉倒，说道：‘你真是海量！’便扶醉而归。”

“这查某也真豁达！”康熙赞道，颇有钦羡之意。

“当晚酒醒，查孝廉忽然想到，天气如此严寒，怎么就没有邀铁丐来家避雪？就命人把自己的狐裘和袍子送到观庙里去，那铁丐欣然接受，也不感谢。”

“第二天下午查孝廉去拜访铁丐，见他依旧赤足露肘，便惊讶地问：‘我送你的袍子和裘呢？’”

“‘换酒吃了。’铁丐淡淡一笑，‘讨饭的要那些物件有甚用处？’”

“孝廉愈觉此人不可等闲视之，细询他的出身，才知这铁丐原也是世家子弟，父亲吴道大是前明的观察，死后家道败落沦为乞丐，游遍天下。闲谈中，吴六一谈论起江南山隘河道形胜险阻、用兵布阵，一一合节……”

“查孝廉不禁大惊，道：‘吴贤弟，我错看了你！你是海内奇杰，拿你当酒友，是多么的不敬！’”

康熙听至此，觉得周身热血奔涌，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后来，查孝廉就把吴六一请到家里，每日上宾相待，说：‘贤弟乃是蛟龙，暂且在我这小池子里待些时。方今天下大乱，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

“查孝廉也算得上是一位英雄。没有英雄的慧眼哪能识得真正的英才！”康熙道，“后来又怎么样了？”

“我大清兵入关，洪承畴打到浙江，查孝廉资助铁丐盘缠，让他投了洪承畴。他直从福建打到广州，血战百余阵，功劳并不次于鳌拜。先前听说做过循州知府，后来才晋升为九门提督。”

听至此，康熙长舒了一口气又问道：“那姓查的怎的又入了狱呢？”

“吴六一从循州派专差至海宁寻找查孝廉，才知道查伊璜家遭兵灾，穷病潦倒，卖字为生。吴六一当即赠金三千两，帮助查孝廉恢复家业。那查孝廉在铁丐花园游赏时，偶然夸了一句园中的假山，第二天铁丐就命人拆掉，用兵舰直送海宁。万岁爷想想，这是何等的情分！”

“他一个知府哪来那么多钱？”康熙惊奇地问道。

苏麻喇姑笑道：“主子偏爱盘根问底儿——羊毛出在羊身上，打仗年头，哪个带兵将军不是金山银海！”

康熙点头道：“你且说说姓查的入狱这件事。”

苏麻喇姑笑道：“也是命里该当，有个叫庄廷纔的人，闲着没事弄了一本前明的什么《朱相国史概》的浪书。写序的人想着查孝廉的名气大，不言声地把他的名字也署了进去。顺治爷查究这本书时，就将他抓了起来。”

“哦！”

“吴六一从此慌了手脚，请了一个姓何的先生，是个大手笔，给他写奏折，一个月连上了七折，非要用自己的官职换查孝廉一命不可。瞧着洪老头的面子和这吴某的功劳情分，才免了查伊璜一死。”说至此，苏麻喇姑一笑，“万岁爷您若赦他出狱，吴六一能不感激报恩么？”

听完这个故事，康熙久久没有说话。

魏东亭从索额图府议完事出来，已是子夜时分，此时风停雨住，偶尔月亮从云缝中洒下一片清光，照着阒无人声的街巷，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三人密议结果，组织布库少年、动手擒拿鳌拜的差使自然落到他的身上。他想到自己就要为圣上效忠，顿觉浑身是劲；想到鳌拜的势力遍布京华，心里又是一沉：究竟该挑选些什么样的人？他从认识的熟人中一个个掂量着想想他们的人品、才能，长处、短处，一下子列了好多人，有孙殿臣、张万强、赵逢春、狼瞫、明珠……不知不觉，竟放辔来到了西直门东北的苇子巷。他忽然想到此地离悦朋店不远了，倒不如去会会何桂柱，连夜将他带走。他如不肯，也只好灭口了事。

他不敢多想，拨转马头猛加一鞭向悦朋店急驰。刚穿过巷边一大片苇子坑，迎面见一队巡夜的打着灯笼远远喊道："前头谁在骑马？下来！"说话不及，那群人已打马赶了过来。

见魏东亭穿着三等侍卫服色，那群人倒也不敢怠慢。为头的走上前来扎了一个千儿说道："标下给大人请安，敢问大人夤夜何往？"

魏东亭正待要答话，却多了一个心眼儿，说道："兄弟是内廷侍卫，才从鳌中堂府上议事出来，随便走走。"那巡夜的笑道："对不住大人，兄弟公事在身，请大人明示执照，才好放行。"魏东亭听来人口音似有几分熟悉，越发警觉，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到鳌中堂处办差，你等竟敢如此无礼么？"

那人冷笑道："此京城乃是天子的，就是鳌中堂亲自来，也需要验明执照才好放行！"

魏东亭正待发作，借着灯光一看，立在前头的竟是自己昔年在喀喇沁左旗结拜的兄弟穆子煦，忙翻身下马，哈哈大笑道："兄弟，你要拿我！莫非要请我吃狗肉呀？"

穆子煦诧异地走近了，闪眼一瞧是魏东亭，将马鞭子一扔，翻身就拜："原来竟是大哥！你叫我们想得好苦。"魏东亭忙抢上一步挽起，问道："犟驴子和老四呢？"人丛中那两个听到问及自己，早已扑了过来，拉着手又笑又跳。

原来在喀喇沁时，这穆子煦是当地有名的马贼头儿，因带着几个无赖偷吃了魏东亭的爱犬，魏东亭寻上门去，几个豪客正大嚼狗肉，却都不认识他，仅请他同坐共享。魏东亭喜爱他们豪爽，便索性出钱沽了一大坛子酒，长夜共饮，后来便结拜为义兄弟。因魏东亭身份贵重，谁也不好意思居他的长，就共同推他做了“大哥”。

一别多年，魏东亭乍见他们，心中如何不喜！乐了一阵子，便问道：“你们几个怎么也到京里来了？”

郝老四笑道：“大哥是知道的，咱兄弟没家，哪有饭吃便投哪儿去。那年你到热河不久，喀喇沁圈起地来，老百姓逃得个精光，咱哥们留着吃西北风？赶到热河投奔你，听说你已来到京里。我们一商量，又赶到京里来了……”

“难为你们这么远来。”魏东亭心里很受感动，“怕有三千多里吧？”

犟驴子笑道：“咱们专做没本钱的生意，怕什么路远！”魏东亭听了不觉失声大笑。

穆子煦笑问：“大哥前头不是在内务府当差，怎就这么得意，又是皇上的侍卫，又是鳌中堂府里的？”魏东亭嘻嘻笑道：“给皇上当差是真的，说鳌中堂是想抬个大门头儿吓你们一下呀！”

“喏，差点误会了！”犟驴子道，“岂知你越说是从鳌拜那里来，越要难为你一下呢！别瞧着兄弟们寒碜，一朝权在手，便要收拾人！”

魏东亭心里猛地一动：“这倒是几个好手，都是无家无业的亡命之徒，正愁寻不来人呢！”遂笑道：“这里满共几位兄弟？哥哥我请客！”

穆子煦笑道：“总共十二个——兄弟们，来，见过魏大人！”那九个兵见是他们头领的结义哥哥，又是如此人物，忙一齐过来请安：“要魏大人破费了！”魏东亭笑道：“倒也未必就是我破费。悦朋店老板是我朋友，咱们趁夜搅他去！”

一行人方进胡同，远远瞧见七八个人打着灯笼，架着一个人。这些人见他们过来，犹豫了一下，便拐进小巷向东去了。魏东亭心里有事，格外留神，急忙把穆子煦叫过来，低声吩咐了一句。穆子煦转脸大喝一声：“前面什么人？站住！”那伙人慌乱着走得更快了。

穆子煦吩咐道："三弟、四弟，你两个骑马从北面绕过去堵住那头，我们从这边两头挤，看他狗日的跑到哪儿去！"魏东亭说声："我也去堵。"便与犟驴子、郝老四打马而去。

那伙人听得马蹄声急，赶忙拔腿飞奔。刚刚来到巷口，魏东亭三骑也到，横马拦住去路。犟驴子不由分说，朝前头一个兜头就是一马鞭子，口里骂道："畜生！聋啦？"魏东亭闪眼瞧时，不禁暗叫一声："糟糕！"那被麻绳绑得结结实实、口里塞着抹布的正是何桂柱。

为头的是个黑大个子，辫子盘在脖子上，腰间悬着刀。其余一色都是海青衫。见前头的人被一鞭打得血流满面，黑大个子顿时大怒。正要发作，却听魏东亭在马上冷冷问道："你们是什么人？绑了人哪里去？"

黑大个子见魏东亭一身侍卫服色，又瞧穆子煦等从后头赶了上来，情知来硬的不成，急趋上前打了个千儿道："在下刘金标，现在班布尔善门下当差——这人名叫钱子奇，是班府奴才，因偷了东西私奔，主子让我们出来查访，不防正撞上了……"

魏东亭见他信口雌黄，便知也是个江湖老手，冷笑一声道："有执照吗？"黑大个子忙道："出来太急，没带。大人如不相信，请随小的到班大人那里一问便知；再不然，小的派人回去取来也成！"

"没有顺天府执照，就是犯夜！"魏东亭大声喝道，"弟兄们，拿下！"

"喳——"穆子煦一声答应，一摆手，十几个人掣刀呼啦一声围了过去便要动手。刘金标一惊之下，倒变得强硬起来，双手一拱说道："标下斗胆，请教大人尊姓台甫。这人实在是我府家奴……"魏东亭断喝一声："我们是奉谕行事，谁听信你胡言乱语！明儿你自去巡防衙门分说！"

刘金标"刷"地抽出腰刀，恶狠狠地道："那就休怪小人无礼——"正说间，穆子煦已抄至身后。他做贼出身，脚步奇轻，刘金标竟毫无知觉——便觉膀子电击般一麻，已被穆子煦摘脱了臼。穆子煦一手反拧住他的手臂，另一手将匕首在他脖子前来回比试着："还敢无礼么？"郝老四、犟驴子抢前一步，推开架何桂柱的人，一把将店老板拉了过来，却不知魏东亭要这人做什么，也不松绑。

刘金标被解除了武装，嘴却依旧很硬，梗着脖子叫道："你有种就杀了老子！"

犟驴子气火了，大声道："老子杀的人还少了，就再添你一个王八蛋也没得关系——"上前一把揪住刘金标前胸，笑道，"天儿热，让你祛祛火气！"夺过穆子煦手中匕首就要往他胸膛上扎。

"兄弟！"魏东亭已夺得何桂柱，无心把事情弄大，忙止住道，"别弄脏了你的手！"

刘金标见他不敢杀人，索性放泼："你是哪个庙的神，比班大人还大？！"

犟驴子怒极，将匕首朝腰里一插，二指如锥，直插进刘金标右眼里，活生生地把个眼珠子抠了出来。"不给你点颜色，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那刘金标像猪似的嚎叫了一声，挣了一下，被穆子煦在后紧紧扭住，哪里动得！跟来的人见这五官不正的矮个子生性如此残忍，一个个吓得闭目摇头，噤若寒蝉。犟驴子把眼珠子扔给郝老四说："接着，下酒最好！"又问道，"刘金标，这只眼也送兄弟吧？"刘金标痛得浑身直颤，一句话也说不上，只是闭着血肉模糊的眼睛一个劲地摇头。

魏东亭"哼"地一声说道："今儿给你点教训，好教你知道，北京城还轮不到姓班的！"将头一摆，押着何桂柱便扬长而去。

第十四回　史龙彪翻悔皈清室　班学士解疑鳌公府

魏东亭一行急走了半个时辰方才站住，下马来给何桂柱松了绑，笑着给他掏出了嘴里的抹桌布道："老板，这一次擦干净了嘴，十年不用漱口……"

何桂柱长长透了一口气，跺脚埋怨道："好魏爷，你闷死我了，怎么不早点给我掏出来？"魏东亭道："你一嗓子唤出我名字来，岂不大大麻烦！"说毕哈哈大笑。

穆子煦惊讶地问道："大哥，这是——？"魏东亭道："这就是悦朋店老板，姓何名桂柱，本想吃他的东道来着，不料今夜竟吃我的了！走吧，都到我那去，咱们吃个痛快！"

返回虎坊桥魏东亭宅上，已是四更时分。史龙彪和明珠两个因各怀心事，在床上翻来覆去正睡不着。老门子上了年纪熬不过困，坐在堂屋角春凳上睡着。家下仆人给魏东亭开门进来，也不惊动人，一干人悄没声儿穿过客厅来到了后院，明珠、史龙彪早已起身迎了出来。魏东亭便吩咐穆子煦："这几位兄弟住东厢房，咱们这边来，今夜睡不成了。大家吃酒耍吧！"当下便引着他们进了西屋。

明珠见魏东亭身着崭新的三品武官服色，在灯下耀得眼亮，钦羡地道："哥哥一夜便连升三级，小弟合当祝贺。"众人这才瞧见魏东亭今夜装束端的鲜亮——红珊瑚顶大帽子，补褂下金线宫制江牙海水，石青袍子后面悬着镂金嵌玉的一柄长剑，浑身上下一崭新，煞是英武。

魏东亭给大家瞧得不好意思，双手解下宝剑说道："这是圣上亲赐小弟的，不敢独享，诸位也开开眼。"犟驴子性急，上前便要拔出观赏。魏东亭却庄重地将剑举过头顶，然后放在桌上，退后一步，又躬身一揖。众人见他如此恭谨，不禁肃然。

明珠上前捧起宝剑端详，便抽了出来，方出鞘便觉寒气逼人，晃一晃，照得满屋亮闪闪的。明珠失惊道："此乃太祖身佩之剑，如何有缘到哥哥手中？此乃非常之恩遇也！"魏东亭按捺着激动的心情，将文华

殿康熙封赠的情形详细告诉了大家，说到最后已是泪光晶莹："圣上今以此剑赐我，正是要我建勋立功。圣上以国士待我，我即以国士报之，魏东亭纵碎尸万段，也要报答此知遇之恩！"

"一将功成万骨枯，"史龙彪叹了口气，弦外有音地道，"你们求功名的人，心思究竟和百姓不一样。"

大家正沉浸在一种虔诚、肃谨、感恩的心情中，听得此言不禁愕然。魏东亭想，这倒是试探史龙彪的极好机会，遂笑道："老伯，您瞧着我是见利忘义之辈么？"

史龙彪心情极其复杂，打火点烟抽了一口，半晌叹道："倒不能这样说。满洲人入关二十多年了，老百姓日子一点儿也不见好。你这里讲大丈夫遭际不凡，可京西人市上头插草标卖儿鬻女的有多少！真可叹哪！"

"老伯说的是实情，"魏东亭心情沉重地说道，"但谁使他们抛井离乡落到这般下场呢？皇上今年还不足十五岁！"

史龙彪没有出声。魏东亭心知这话已经点到穴位，接着道："从顺治四年圈地，到康熙这几年又圈又换，天下苍生冻饿而死的不知有多少，老伯您不说我也知道。去年我随皇上到木兰围猎，一路上收了几十具饿殍尸体，皇上难过得掉泪，命人收葬，说：'这都是朕失政所致……'"他瞥了一眼史龙彪，接着道，"我们还看见一父一女，那孩子饿得面色青白，头上插着草标，见我们走近，以为是买主，又惊又怕，浑身抖着扑到老人怀里，嘶哑着声儿哭'爹呀，别卖我，我会织草席、会烧饭，我讨饭、当童养媳都……行……你呀……你不心疼我啦！'一边哭一边抓打老人……皇上当即拿了二十两银子赏了他们，眼睛看都不敢看他们……这能说皇上不恤民，心地不仁么？"

听到此处，史龙彪也不禁动容，旋又勉强问道："一边下诏禁止圈地换地，一边朝臣又在大圈大换，这算个什么意思？"

"对，是这样的。"魏东亭道，"这便是今夜皇上召我的真旨。皇上说归说，臣子仍照老样做，天下哪能太平？"

魏东亭瞧准了史龙彪外刚内柔的秉性，一点也不客气地痛下针砭："老伯任侠仗义，纵横江湖几十载，号称铁罗汉，是顶尖儿的好汉

了，恕小侄冒犯，不知老伯到底曾救过几万人？”

这一语下得很重，众人正担心史龙彪受不了，魏东亭却提高了嗓门：“这不是杀几个贪官的事，也不是复辟明室的事。现皇上决意更新政治，复苏民生，而内有权臣，外有藩镇竭力阻挠，皇位都坐不稳，性命也无保障——”说至此，魏东亭忽向史龙彪一揖拜倒，扬声问道，“即以小侄如今的处境看，敢问老伯当何以处之？是助皇上？还是鳌拜？吴三桂？或是别人？”

史龙彪早又愧又窘，忙双手挽起魏东亭：“贤侄不必说了。我枉自活了五十年，并不明理！”红着脸坐下叹道，“实不相瞒，我与鉴梅进京寻你，原为做一番复明的事业，如今人事俱非，鉴梅现在鳌府做了丫头，与我也常常见面……只是……”

“哦！”明珠忽然失口叫道，“我明白了，老伯原是为南明永历入京来的——”

“禁声！”魏东亭低声喝止，“哪有这话，永历早死了！”

“明珠说的不假，你也不必掩饰。”史龙彪苦笑道，“说难听点，算他一个坐探。今夜听了你一番理论，我才明白，永历比起康熙，连条蚯蚓也不如！”

“咱们不说这些了。”魏东亭道，“老伯英风盖世，如遇明主，一生事业正长呢！”

穆子煦、郝老四、犟驴子和史龙彪几个聚在灯下赏剑，明珠心里仍激动不已，端起一杯酒，头一扬饮了下去，在厅内踱了几步，口中微吟道：

风云会龙泉，有剑何灿然！

断得天河水，甘霖洒人间。

魏东亭不禁笑道：“兄弟好大志气！”

明珠已有醉意，大笑道：“若论兄弟才资，虽不及兄，也算说得过去的了，只是空怀报国之心罢了。时乎，命乎！”他已有狂态，眼中流出泪来。史龙彪、穆子煦、郝老四受到这种情绪感染，黯然不语；犟驴

子只知道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却不理会这些，自顾饮酒大嚼。

“何必作司马牛之叹！”魏东亭上前轻按明珠肩头笑道，“好兄弟，英雄造时势，事在人为嘛！”众人忽觉他语中有异，一齐转脸瞧他，魏东亭目光闪闪，微笑不语。明珠怔怔地问：“什么时势？”

“诸位，”魏东亭收起笑容，神色庄重地说道，“可愿意跟着我魏东亭取功名么？”

穆子煦笑道：“奔京里来为的就是投靠大哥，有什么不肯呢？”

“既如此，那好！”魏东亭道，“皇上命我遴选少年有为之士，伴驾习武以备非常之变，今日在座诸位若肯同心办好这差，还怕将来没有立功名的机会？”

穆子煦等三人顿时大喜道：“我们跟着大哥做就是了！”史龙彪也道：“只要用得上，我也能出一把力。”只明珠嗫嚅道：“哥哥手无缚鸡之力，怎生应付得下来呢？”

“你的差使更好！”魏东亭道，“陪皇上在伍先生跟前读书，我来弄这武的。”明珠顿时喜形于色道：“将来兄有寸进，总不忘兄弟提携之情！”

“老板，”见何桂柱坐在墙角不言语，魏东亭笑道，“你在想啥子？”

何桂柱闷闷道：“夹尾巴狗，有什么想头？”

魏东亭笑道：“你好大口气，孔夫子也做过丧家之犬！我为老板备资，你与史大伯在西便门外白云观附近重新开张做生意如何？只是事事得听史大伯和我的调度，自然也还你一个正果！”

“白云观？”史龙彪讶然问道，“那里叫李自成烧成破野庵子了，在那开店，除了庙会有什么生意好做？”

魏东亭笑道：“咱们只做大生意，小生意当个幌子就成！”

一番铺排，众人个个眉开眼笑。何桂柱道：“席已残了，我店后头地下还埋着几坛二十年老陈酿，可惜了的，不然大伙今夜都有口福了。”魏东亭笑道：“你以为只有你有好酒？请诸位尝尝我后院埋的老酒

吧！”老门子已被大家吵醒，进来侍候。魏东亭吩咐道，“老爹，你带老四他们挖两坛出来，东西屋各一坛！”

刘金标被人架着回了班府，此时班布尔善方送走泰必图，见他血淋淋地回来，吓得酒也醒了一半，忙问：“是怎么了？”

听几个亲兵七嘴八舌地诉说完巡防衙门无理劫人的事，他倒犯了踌躇。巡防衙门正是他近日极力拉拢结纳的，怎会如此不肯给面子？见刘金标一副惨相，又不好责备，便索性送了个顺水人情：“这也难怪你们，金标受了伤，先到后头养着，等寻着那小子，我给你们出气。”

他一夜也没睡好，尽在床上翻烧饼，平时最宠爱的四姨太扒着耳朵劝道：“鳌中堂的事儿，你操那么多心，值吗？”他心绪烦乱地说：“妇道人家这种事儿少问！”

没想到这事这样不顺手。他原想拿到何桂柱，审明后再与鳌拜商议办法。不料出师不利，下午截住那个臭进士，被一个莫名其妙的糟老头子搅坏了，晚上去擒何桂柱，偏又被巡防衙门的人抢走，算晦气到家。

抄苏克萨哈家，意外弄出伍次友的策卷，循名按址找到了悦朋店。班布尔善不相信，一个举子能有这么大的胆，竟在顺天府贡院中大书“论圈地乱国”！没有硬后台，他敢！再说，苏克萨哈搅了进来，越发说明事情不简单。所以，几天来并没有动手拿伍次友，只派坐探扮作酒客观察动静，将悦朋店监视起来。不久便发现魏东亭也是那里常客。他心中暗喜：看来大鱼就要咬钩了。谁知几天之内，不但魏东亭不来了，连伍次友也杳若黄鹤，这就蹊跷得很了。他有他自己的棋，自觉比鳌拜高明得多！事无巨细，但与棋局有关，那就非弄明白不可。无奈之间才决定捉拿明珠、何桂柱，想捞起一根线来。可接连出了这两件事，使他觉得似乎还有别人在同他下棋，而且一步步都是先下手，这未免使他暗自心惊。

其实，听了刘金标的遭遇，他心里并不相信是巡防衙门劫了人，那年轻侍卫像是魏东亭，只猜不透这伙巡夜哨兵都是什么人——真是扑朔迷离呀——但既无把柄在手，又怎能奈何了这位皇上宠信的近卫？

一夜辗转，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班布尔善翻身起来便吩咐：“备轿，到巡防衙门！”

行至中途，班布尔善反复思忖，还是不去为好，事情传开了，弄得人人皆知，立时就会谣言四起，于当前景况实在没有好处。于是轻咳一声吩咐道："回轿去鳌府！"

鳌拜因夜间多吃了酒，仍在沉睡。门吏因班布尔善是常客，也不禀告鳌拜，直接引他至后院鳌拜书房鹤寿堂中，安排他坐了吃茶，说道："大人宽坐，容奴才禀告中堂大人！"

班布尔善随手赏他一张五两银票，道："费心，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大事，便多坐一时不妨。"那管家谢了赏，诺诺连声退了下去。

呆坐了一会儿，抽了两口烟，觉得无甚滋味，班布尔善漫步踱出堂外。这鹤寿堂坐落在花厅之东，临水背风，一道回廊桥曲曲折折地架在池塘中，直通对岸水榭。其时正是伏天，雨霁天晴，炎阳如火，红荷碧叶，岸边一柳枝低垂。站在树下观水，说不出的清静轩朗。方欲构思佳句，忽然听得柳荫深处燕语呢喃，听声音像是两个总角丫头在说话。

"你知道么？"一个道，"昨个素秋大姐姐哭了一夜，今儿个早起眼眶子红红的。和她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很没有精神。"

另一个道："这有什么稀罕的，老爷子老想欺负她，昨儿又喝醉了酒……素秋姐姐昨儿个住在太太房里——上次要不是给太太撞上……"

"老爷子也是的——不是我做奴才的在背后说主子——太好色了，一大把子年纪了，什么德性！"

"啐！"另一个道，"偏你这小蹄子，一丁点儿年纪，管他这做什么——喂，你的草棍儿放好了！"

原来是两个小丫头在斗草玩儿。班布尔善一笑，正欲离开，却听先说话的那个又道："我告诉你，昨儿说不定素秋姐姐是为别的事儿哭呢，老爷子这些日子可顾不上想这些心思，那几个大人白天黑夜在这灌黄汤，听人模模糊糊说，商量什么'费力'的大事情呢？"

另一个格格笑道："管他费力省力的，关我们奴才什么事——你这促狭小蹄子，怎么藏了我的草棍儿？"

班布尔善脑子里"嗡"地一阵响，"废立"二字竟传入奴才之口！他不

禁怔了："糟！这里大小人口三四百，传出这些口舌那还了得！"正欲拨开树丛进去问个究竟，两个小丫头却听到人来，扔下草根儿一溜烟跑了。

班布尔善正发呆，背后传来一阵大笑："班夫子，流水落花春去也！如今骄阳似火，难为你还有思春之心！"回头一看，却是鳌拜，后头一个丫环为他张着凉伞。班布尔善笑道："一把子年纪了，思的什么春哟！"

鳌拜一边笑道："那也未必尽然，老当益壮，况你尚在壮年呐！"便伸手将班布尔善让进了鹤寿堂。

二人分宾主坐定，鳌拜皱眉道："昨夜让你们演一场陈桥兵变，至今心有余悸，静而思之，实在叫人后怕，一夜没好睡，天将破晓才打了个盹儿。"

班布尔善正色道："中堂！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天予弗取，反受其咎。这可都是拿人头换来的话！是进是退，您可要想清楚了。"鳌拜干笑一声道："事至于此，可谓覆水难收，不过也有点太对不住先帝了。爱新觉罗氏对我还是不坏的。"

"中堂依旧是仁者之心，"听鳌拜口气，似乎有怀疑他班布尔善的意思，淡然一笑道，"我也是宗室！趁着中堂的话，也要讨一点恩赏——事成之后，愿中堂莫学历代禅登之帝，要与爱新觉罗宗室相安到底，否则必致满族内乱，弄到两败俱伤不堪收拾的地步——目下最要紧的还是设法剪除羽翼！谨守机密待时而动。"

鳌拜狡黠地一笑道："他还有什么羽翼！苏克萨哈一去，机断之权在我，遏必隆济得什么事？"

"明的是没有了，"班布尔善冷然说道，"暗的便很难讲。"

鳌拜忽将身子一探，问道："谁？"

班布尔善摇头道："眼下不知，但有几件事令人生疑，愚以为极像穆里玛世兄所说的那三个人有些可疑。"接着便把前段自己私下布置接连失利的情形详细说给了鳌拜。

鳌拜听得很留神，对班布尔善的私下安置，他原来是有些多心的，此时不禁点头称善："难为你这么用心！看来三个人里头姓索的是主谋，熊赐履出个主意是有的，指望魏东亭护驾也算匪夷所思！不过你这一提，我倒觉得还有一点很蹊跷，老三近来说话动辄孔孟，引经据典的，弄得一班汉人都私下夸他学问大长。上书房周老先生跟我说，除了熊赐履偶尔讲一点，老三在宫中并不读书。这倒怪了，他能无师自通？"

班布尔善没有立即回答，只半闭了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良久方叹道："早该想到的，一定如此！"鳌拜嗅了一口鼻烟道："请言其详。"班布尔善正欲答话，却见素秋捧着满满一盘切好的西瓜进来。

鳌拜看了素秋一眼笑道："瞧这模样，昨夜又哭了，你放心，我已差人寻你亲爹爹，总叫你父女团圆就是了。"素秋大大方方将盘子放在桌上回道："谢老爷。这瓜遵照太太吩咐已用凉水冰过了，班老爷，请用吧。"

鉴梅一去，鳌拜便问："方才的话怎么讲？"班布尔善留神地看看四周，并无人在眼前，这才道："愚以为十中有九，姓伍的并未出京。"

"这就未免多疑了！"鳌拜笑道，"谅那伍次友能有几个脑袋，还敢在此羁留？"

班布尔善道："不然。汉人中尽有有种的，并不都似吴三桂那么下作。"鳌拜沉思有顷，又问道："足下以为他现在何处呢？"

这正是班布尔善方才深思的问题，他瞟了鳌拜一眼，一字一板地说："必定隐匿在哪家大臣府中，这与老三近日学问大长的事连在一起看，那就很有意思的了！"

鳌拜摇头："太不可信，难道堂堂天子，肯屈尊要一个举人来做老师？"班布尔善无声地一笑，说道："也只好等着瞧了。据愚见，朝里有学问的虽多，不是中堂看不中便是老三信不过，与其让您在他身边安一颗钉子，还不如不要师傅。"

鳌拜将案一拍道："我要送他一个师傅，他不要也得要！弄这点小玄虚有屁的用场！"

“岂但有用，”班布尔善道，“简直绝妙！现下满汉大臣中就颇有不少人对老三刮目相看，以为帝心聪颖，不学而知！他是一代圣君；中堂不就成了权奸，你说这了得了不得？”

为了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鳌拜取一块瓜胡乱咬了一口问道：“依你看，现在怎么办？”班布尔善道：“现老三势力未成，尚奈何不得中堂，中堂很可以佯为尊王，暗修甲兵，待机而动。”鳌拜摇头道：“你知道，这种事宜用速决，最怕慢，缓则有变呐！”

班布尔善笑道：“敌我势均或敌强我弱则宜乎速决。现我强十倍，只消戒备一些，不失时机一举而成，倒并不怕慢。中堂想，如若老三真的聘伍次友在某家大臣府上读书，他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天大的失着！他微服微行，白龙鱼服，杀了他不是干净利落？他死在对头家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鳌拜将只吃了一口的瓜朝地下一掼道：“好，真有你的！”他兴奋地站起来，下意识地伸手按佩刀，这才想起穿的是便服，“这事就拜托你查清楚，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班布尔善忙起身答道：“不才既受恩于中堂阁下，敢不尽力么！”

“办成这件事，”鳌拜大笑道，“你就是开国元勋！鳌拜岂敢吝爵位而不酬有功之士！”

第十五回　魏东亭登门会提台　苏曼姑婉言劝书生

太皇太后与康熙密议的第三天，魏东亭奉到特旨，径至天牢中释放了查伊璜。在他的心目中，这姓查的当是一位惊天动地的伟男子，待到见面，不禁大失所望——原来不过是个六十多岁干瘦的老头儿，两撇花白胡子分得很开，显得滑稽可笑。再加上不修边幅，潦倒肮脏，除因吴六一的照顾，在狱中饮食颇佳，气色尚好之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出奇之处。

按照康熙的旨意，他悄悄取出人来，雇了轿直送九门提督府，门上的人只睨视了他一眼，便傲慢地说道："提台在正庭签押房召诸将议事，二位尊驾改日再来罢。"便坐下不理。

久闻九门提督府里的人架子大，今日一见果然如此！魏东亭虽然未着公服，穿的是原在内务府的便衣，等闲衙门直出直入，从未受到过阻拦。他想了想，换了笑脸，从怀中取了一锭小银递上，说道："劳烦门官通禀一声，就说内务府魏东亭求见。"

"我早看出你是内务府的了。"那人也不接银，只瞅着他们笑道，"你大概头一回来吧？我们衙门不兴这个！提台赏赐多，罚得也重，为你这点银子吃一顿毛板子，不上算！"

"甭传了！"魏东亭还待要说，查伊璜在旁开了口，"我寻姓吴的也没什么事，我也不去您那儿，京里我还有朋友！"说着拔脚便走。

"查先生！"魏东亭几步赶上，赔笑道："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头里咱们说得好好的，就先到舍下盘桓几日再说吧！"

不料这戈什哈一听"查先生"三字，像被电击一般跳了起来，连跨几步赶过来打了一揖，问道："您姓查？查伊璜老爷是您什么人？"查伊璜兀自倔着不答话。魏东亭忙接上去说："这位便是查伊璜老先生，刚刚被特赦从天牢里出来！"

"啊？"话音一落，那戈什哈大惊失色，倒身下拜道，"小的不知，有眼不识泰山，老爷您得包涵着点！"起身又打了个千儿，飞也似的进

去了。魏东亭吃惊之余又感诧异，只愕然瞧着这位不起眼的老人。

片刻之间，只听咚咚咚三声炮响，提督府中门哗然洞开，几十名亲兵墨线般排成两行疾趋而出。魏东亭对铁丐素闻其名，却从未见面，此时留心抬眼观看，只见中间一人，五短身材，八字胡须，已除了冠服，只穿大衣裳，系着玄色腰带急步迎了出来，后头跟着五六位参、副将，一个个都是笑容满面——这就是名震京华的怪人“铁丐”吴六一了。

吴六一几步抢上，翻身跪倒，失声痛哭道：“恩人！几时得脱囹圄，怎的也不先告诉我一声儿？”

查伊璜忙双手扶起，笑道：“不是你相救，我怎么出来，是这位兄弟接我出来的。”

吴六一转身对魏东亭又是一个长揖，说道：“敢问贵姓、台甫？”慌得魏东亭忙还礼不迭，笑道：“不敢，免贵姓魏，草名东亭，贱字虎臣便是！”

“久仰久仰！”吴六一笑道，“天子近臣！”说着便将二人往里让。两边兵丁将佐一个个按序排班垂手而立，站得笔直。魏东亭心中暗赞：“久闻吴铁丐治军严厉，真不含糊，乾清宫前，也不过如此整肃。”

方到二堂，便听里头一个人呵呵笑着迎了出来，说道：“提台大人今日喜从天来，我竟不在身边！”说着潇洒地向查、魏各作一个长揖。魏东亭一边还礼，一边想道：“众军士整肃如此，这人是谁，却如此放肆？”

方欲启问，便听吴六一笑着介绍说：“这是府中幕宾何先生，字志铭的便是。”

“提台天天放不下的心事就是查先生，今日我们可要叨光快活一番了！”何志铭笑道，便吩咐两旁戈什哈，“快快摆酒来！”俨然是半个主人，魏东亭瞧着越发惊异得不得要领。

他哪里知道，这吴六一素日治军极严，下属稍有触犯军令，不论有面子没面子，就拖下去打得发昏。只因罚重赏也高，动辄千两银子，所以人们怕他、尊他、离不开他。但吴六一对文人墨客却极宽极厚，礼敬如宾。养着十几位翰墨高手为他草章谋划。这何志铭是他第一得用的

人，待遇要超过那些记名副将，这也不必细说。当下筵宴摆齐，吴六一强按着查伊璜坐了上首，何志铭、魏东亭一左一右相陪，他自在下首就位，亲自把杯劝酒。下头几桌是副将、参将、游击千总依序而坐，直排到二堂前头天井里。

吴六一安席已毕，自斟了满满一大碗酒，兴奋得满面红光，朗声说道："诸位！跟我从循州来的都识得，这位便是查先生，请先干了这一杯，贺先生蒙赦归来！"

众将佐忙都起身举杯道："提台请，查先生请！"吴六一素来讨厌马屁精，所以喝酒便是喝酒，并没有一人敢出来说两句奉迎场面的话。

"铁丐将军！"酒过三巡，魏东亭笑道，"久慕将军盖世英豪，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只这豪量便少有对手！"

铁丐笑道："这算什么！当年在海宁与查先生初遇，雪大如掌，酒兴似狂，连饮三十余瓯犹未尽量，先生以杯相陪，早已醉倒了。"查伊璜笑问："今日还能否？"铁丐道："却也难比当年了。"说毕二人相视而笑，情感十分亲密。魏东亭暗自叹道："这才叫朋友呢！"

"虎臣，"铁丐见魏东亭若有所思，手按酒碗问道，"不才曾七次上折，仅救下查先生一命，此次恩赦，想必是虎臣所保？"

"哪里，这乃出自圣裁。"魏东亭毫不迟疑地答道。那何志铭听后全身为之一震，便放下了箸。魏东亭见查伊璜和铁丐均感诧异，忙又道："也是太皇太后的慈命。圣上深知将军忠义，查先生事出无心，不欲以查先生之事，致使将军失望，特禀知太皇太后，方下特旨赦免的。"这几句话说得声音很重，满座军将都是一惊。

铁丐顿时面现肃然之色。查伊璜却似满不在乎地独自把酌而饮。魏东亭继续说道："太皇太后慈训谆谆，说庄氏一案办得苛了一点，但彼时入关未久，人心未定，也还是情理中事。如今天下大定，应怜惜人才。"查伊璜听至此，由不得长叹一声道："知之已迟，人老珠黄，还有甚用处！"

铁丐见查伊璜伤神，忙劝慰道："圣明在上，明儿奏明了，请复先生功名，再图进取，也是可行之道。"

“不不不！”不等他说完，查伊璜忙止住道，“小住数日，我还是回海宁去，暮年思乡，我是断断不做官的了。铁丐，你素知我意，不必客气。”

“也好！”铁丐笑道，“恭敬不如从命，咱们今日且痛饮一醉再说！”说着便举杯让酒：“请，请！李麻子、黄老五，你们怎么啦？”

这一夜直喝到二更时分方尽兴而散。魏东亭自此便结交了铁丐和何志铭，声气相通。偶尔，铁丐还破例便衣到他虎坊桥寓处走走，几个月后，居然称兄道弟了。

上次和班布尔善密晤之后，鳌拜十分谨慎地收敛了自己的专横。虽说仍是居家发号施令，但到了乾清宫，大面儿上跪拜仪节都一丝不苟，对康熙也和悦了一些，像是换了一个人。康熙便也觉得自在多了。魏东亭将精心挑选的二十多名少年名单呈上，请康熙过目，补入毓庆宫当差。他心不在焉地看看，“噗嗤”一声笑道：“犟驴子，真起的好名字！”魏东亭笑道：“这是奴才在关东时的结义兄弟，本姓姜，叫立子，因脾气倔强，生性粗顽，大家给他个诨号叫犟驴子，他便索性认了。”

“好。”康熙笑道，“从明个起，叫他们三人进来侍候，余下的人每隔十数日增添。”魏东亭趁便道，“已经两天没去上学了，伍先生着实念着圣上呢，今儿不如去去的好。”康熙点头淡淡一笑道：“也好。”

午牌刚过，康熙换了一件青罗截衫，也不戴帽子，乘了一辆小马车，带了苏麻喇姑径往索府后园。魏东亭带两三个人遥遥地跟着，确也没见什么异样。

听得他们进了园，伍次友挑帘而出，笑道：“世兄，三日没来了吧，我倒着实想念呢！”康熙笑道：“学生何尝不想来，只是天气炎热，太祖母怕热着了，说是功课宁可少些，不让身子亏着了。”伍次友便笑着让他们主仆进了书房。

“这几日虽没来，”康熙一落座便道，“倒也读了几本杂书，即以春秋而论，着实使人莫名其妙，为何周室乱七八糟地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呢？”

伍次友爽朗地笑道：“世兄不学时文，却倒尽追求帝王之道，难道不进仕途，就能出将入相么？”说得康熙开心大笑。苏麻喇姑用手帕子

掩着嘴，也是笑不可遏。

康熙拿起桌上的宋瓷茶盅儿端详着问道："我有将相之志，难道先生就没有么？"

"我怕不成。"伍次友挥着扇子笑道，"学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如若退回二十五年，天下大乱之时，风云际会之日，或可为天子倚马草诏。今天下澄清，读书人能盼到翰林也就不敢再往下想了。"康熙忙道："以先生道德文章，这点想头并非过奢。"

"方才世兄问及春秋致乱之由，"稍顿，伍次友转入论题，"历来人们见仁见智各持一端。据我看来，政令不出天子，诸侯不尊周室，乃是祸乱之本！"

这句话直捣康熙胸臆，刚刚平静一点的心情，骤然又起波澜，勉强笑道："现在政令也是不出天子，不是很好吗？"伍次友冷笑道："现在徒具太平之形，实隐忧患之气，国疑主少，危机四伏，内有权奸把持朝政，外存藩镇拥兵自重，哪里谈得上什么'很好'？"

听此一番话，康熙脸上陡然变色。苏麻喇姑急忙掩饰道："听说鳌拜中堂如今恭谨多了。"伍次友转脸看着苏麻喇姑道："恭谨不恭谨，不在于辞色。魏徵犯颜批龙鳞，太宗反不以为奸，因知其并无私意，卢杞恭谨谦逊，世称奸臣；这怎么看呢？今观鳌拜之忠奸，只能看他交不交权。皇上亲政已有两年，他为什么还要包揽朝政，议军国大事于私门？这是忠臣应该做的么？"

康熙越听越惊，有些坐不住，定定神笑道："我不出将入相，你也不过想个翰林，咱们可管他什么忠臣奸臣的！"便起身拉了魏东亭道："热得很，婉娘且陪先生，你我出去走走再来。"说罢二人便一同出来。

屋里只剩下苏麻喇姑和伍次友，一坐一站，好久谁也没有说话。苏麻喇姑倒一杯凉茶，双手捧给伍次友，伍次友小心翼翼接过道："多谢。"又停了一会儿，苏麻喇姑方道："秋闱在即，伍先生不要去应试么？"伍次友出了一阵子神，方喃喃答道："寒窗十载，所为何事？要去的。"

苏麻喇姑便在对面坐了，摇着纱扇笑道："先生可肯听婉娘一言相

劝？”

伍次友见龙儿和小魏一去许久，单留下婉娘，心中早有些不安；见她竟大大方方坐到对面，更觉局促，脸上便渗出汗来。听婉娘如此说，眼望着窗外，将杯放在桌上道：“请讲。”

苏麻喇姑见他一副道学模样，倒觉好笑，起身拧了一把凉毛巾递上道：“我劝先生这次秋闱不考也罢。”

伍次友原想婉娘定要劝他刻意功名，促他去考，万不料她竟如此相劝，不禁大奇，转过脸打量着苏麻喇姑，笑问：“为什么呢？”

像这样与一个青年男子独坐促膝而谈，尽管她是一位见多识广、聪明机变的满族姑娘，也是头一回。苏麻喇姑见他正眼盯着自己，不禁面红耳热，鼓起勇气答道：“今鳌拜擅权，先生之志难伸，先生之道难行，不考则已，怕的是一入考场，有身陷囹圄之灾。”

这话情茂理真，伍次友不禁动容，旋又笑道：“上一科考后并无后患嘛！”苏麻喇姑接口便道：“上一次有苏中堂在，这一次却没有，这就是不同！索性告诉先生吧，鳌拜还正到处寻查您呢！”伍次友惊讶道：“这些你怎么知道？”

苏麻喇姑一怔，不及思索便道：“我也不过听索额图大人和夫人闲谈罢了。”

苏麻喇姑这句话毛病太大了，伍次友不禁也是一怔：“她怎么不说‘我们老爷太太’，竟扳平身份直呼索额图的名讳？”幸而他一向对此并不看得很重，这想法也就一闪而过，没再深思，当下笑道：“依你便永不应考了？”苏麻喇姑也笑道：“先生吟的诗中有两句最耐人寻味：‘借得西江明月光，常照孤帆横中流！’只要有我家主子在，早晚有您一个出身就是。”

“你是说——”伍次友愈听愈不明白。

“眼下也无需多说，”苏麻喇姑掩口笑道，“先生孤高耿介，当然不肯曲中去求功名，我们清楚着哩，怎么会强人所难？”伍次友沉吟着将这话一字一字回味许久，自觉爽然，遂笑道：“依你！等老贼过世再考也罢。”

二人正说得热闹，忽听窗外有人笑道：“婉娘姑娘好才情，片言说醒痴迷人！”苏麻喇姑红着脸啐道：“是小魏子这促狭鬼！大热天儿，你带着龙儿到哪里去了？看我告诉老太太，仔细着了！”说话间康熙和魏东亭已笑着进来，康熙笑道：“婉娘别急么，和先生不要急是一样的道理，是我让小魏子在这偷听的。”苏麻喇姑方低头不语。

伍次友心里一动，这少年身上似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气质，爽朗质朴中带有雍容华贵，使人亲而难犯。当下坐定了，康熙笑道：“方才出去走了几步，才知新秋将至，园中柳叶已开始落了，隔几日我邀先生一同出游可好？”伍次友双手一拱，调侃地说道：“敬从世兄之命！”

康熙抬头看看天色，已将未末，便对苏麻喇姑一笑：“婉娘，咱们也不能老恋着这儿，也好走了，省得老太太惦记着又打发人来催。”魏东亭不住地笑，苏麻喇姑不好意思地笑道：“谁恋着了？主子不说走，奴才敢去么？”

第十六回　御花园鳌拜演武　养心殿康熙下旨

康熙回到禁城，张万强正在神武门焦灼不安地等着。见他回来，急步上前，也不及请安便顿足道："好我的主子爷！还在这儿优哉游哉，急煞奴才了！"康熙见他满头大汗，脸都黄了，忙问："是怎么了？"

张万强左右瞧瞧，见没外人，赶紧凑上去说："鳌中堂方才递了牌子，坐在文华殿，说有要紧事，定要请见呢！没法子，奴才只好说，主子正歇中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吩咐，天大的事也得等主子起来再说！喏，再迟一会子，不就露馅儿了？"

康熙心里咯噔一下，暗想："从没有午间请见的，莫非他嗅出什么味儿了？"停了停才说道："就说朕刚起床，在御花园舒散筋骨，叫他到御园里来。"说着便吩咐魏东亭，"你也随朕进来，一块儿练练功夫。"

在御花园接见鳌拜是康熙的临时决定——与其自己失急慌忙赶到上书房召见他，不如让鳌拜多跑几步，这算是"反客为主"。当鳌拜带着穆里玛、讷谟赶来时，他已举了几趟石锁，正在练习射箭。

鳌拜走进园子，且不觐见，微笑着站在一旁观看，哪知康熙练着练着，倏地转身，一枝响箭呼啸着直朝鳌拜面门射来。穆里玛大惊，猛地抢前一步欲要阻挡，哪里还来得及！但鳌拜却像没事人一般立着不动，等箭飞至眼前，伸手一绰，早抓在手中，却是一枝箭头包着沙囊的鸣镝……康熙弃弓在地，二人相视哈哈大笑，魏东亭、穆里玛、讷谟三人虚惊之下也赔着干笑。

康熙拍拍身上灰土迎上前来，鳌拜笑道："主子好箭法，险些吓煞老臣！"康熙也笑道："真不愧大将出身，好手法，朕不过玩玩而已。请这边坐吧。"说着便让鳌拜一同坐在御亭前树阴下的石鼓上，方问道："什么事啊，这么急？"

鳌拜从袖子里取出一张折子，拱手送上道："平西王吴三桂请调芜湖二百万石粮以资军需，请主上谕旨。"

"朕要学明神宗，舒舒服服地做个太平天子，不用瞧了。"康熙笑着

摇头，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比这大的事你都办好了，何用朕来操这个心。”

鳌拜道：“不是这样说，需要钦差一干练大臣至芜湖方可，这数目太大了。”康熙慢慢问道：“你瞧着谁去好呢？”鳌拜不假思索地答道：“臣以为索额图为宜。”

康熙表面上嬉笑着竭力保持平静，心里却恨不得一脚踢死眼前这个满面横肉的家伙，剔着牙迟疑道：“前几日奉天将军六百里加急，奏说罗刹国在外兴安岭大肆侵扰，其势不可轻觑，朕想委索额图办这个差。等一段瞧瞧，如罗刹不退，他就得成行了，他对那一带形势还熟……”

鳌拜心想：“真到外兴安岭，说不定会冻死战死，打了败仗更回不来，倒比去芜湖好。”来不及细想又问道：“圣上看芜湖这差使谁去的好？”

“你看班布尔善这人怎么样？”康熙带着挑衅的眼光盯着鳌拜问道。鳌拜连连摇头道：“不成，奴才那里忙得很，户部上的事只有他还通晓，他一走便不可开交。”康熙心里暗笑，想想道：“那只好偏劳一下遏必隆了。他身子不好，已有半年多没上朝了。你去告诉他，好在有半年时间就可以办完差使，还可到苏杭养一养病，算是一举两得。”

鳌拜笑道：“圣意既然如此，今日下午便明发了。”

大事议过，鳌拜便起身告辞。康熙笑道：“久闻卿武功不凡，今天正得便儿，就请演示一番，给朕看看如何？”鳌拜笑道：“奴才那一点微末本事，怎好在此露丑？”康熙摆手说道：“何必过谦，请吧！”

鳌拜说声“放肆”，顺手摘掉带有珊瑚顶的大缨帽，连朝珠一并递给穆里玛，又脱去仙鹤补服和九蟒五爪的袍子，只穿一件实地纱府绸散衣，也不盘辫子，就地支了一个“把火烧天”的架势，提了气双脚猛地一蹬，“吭”的一声抱起一块三百多斤的湖石，单手举起，身子在地上连着两个侧身滚，手中的石头像定在半空中一般。

康熙方看得眼花缭乱，鳌拜忽地将石头扔起，离头顶足五尺有余，将身子一偏，手掌平放地下，那石头疾速落下又“吭”的一声砸在手背上，直入土中二寸有余！康熙和众人一声惊呼，鳌拜却将手猛地一扯，闪电般向石头猛劈一掌，偌大假山石顿时裂为三块。

魏东亭瞧得真切，暗自骇然。他早就听说鳌拜武功卓绝，今日一见，果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穆里玛、讷谟站在旁边，虽不便喝彩，却是一脸得意之色。看康熙时，仿佛毫不在意，拿着把檀香木扇，兴致勃勃地观看。鳌拜练得兴起，随手从地下抓起两块拳大的鹅卵石，“嘿”地用劲一握，石头竟应声而碎——这才笑着拍拍手上的灰土慢慢穿衣，笑道：“圣上见笑了。”

康熙将扇子一合塞进袖子，笑道：“国家有像卿这等勇武的大将，朕可以高枕无忧了。”又转身对魏东亭道：“你去寻几个少年，一律都是十六七岁的，陪朕练一练功夫。”

魏东亭忙应道：“喳——”偷眼瞧瞧鳌拜，见他并不介意，又道，“奴才明儿个就给圣上找来。”鳌拜笑道：“奴才七岁时，就投拜名师习武了，万岁这会子方赶着练，怕是迟了点。”

康熙笑道：“打仗自然还得你去，朕不过舒散筋骨而已，哪里来得真的！”

遏必隆接了钦差去芜湖的明发诏谕，真是喜出望外。忙乱了一夜，打点行李，点拨仆妇，雇用船夫，聘请师爷……他恨不得早一点离开北京城，躲开这是非地。

半年来，他在“病中”冷眼观看，觉得双方都不好惹，像是两股旋风都在面前旋转，扩展自己的力量，假若你偶尔接近任何一个漩涡，便觉劲风扑面，有一股巨大的引力拉住你向中心走去。他明白，以自己的身份，无论卷到哪一边都将是十分危险的。这两股旋风若碰在一起，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会不会似龙卷风那样拔树起屋，把朝政弄得不堪收拾呢？

他不敢多想，又忍不住想。他“病”卧之后，鳌拜和班布尔善来探望过两次；康熙也派熊赐履和魏东亭来两次“视疾”。每次人来，都要给他带来新的不安。有时他又觉得自己像是孤身一人驾一叶扁舟漂在茫茫天水之间，总归有一天会堕进无底的深渊之中。朝中每一件事发生，他都要掰开来、合起来，揉碎了、再捏起来掂量。再“病”下去，恐怕真的要病倒了。正在这时，接到办粮务的差使，他便可以堂堂正正地出京了，他怎么能不欢喜呢？

忙了一夜，第二天他便急急忙忙地到乾清宫辞驾请训。康熙传出话

来，要在养心殿见他。

看着跪在面前这个形容憔悴的人，花白了须发，瘦骨伶仃，仿佛老了许多，康熙心里不由得泛起一种怜悯同情之感：是啊，若是硬要这遏必隆与鳌拜公然两军相对，恐怕他也会落得个苏克萨哈的下场。目前他肯执中，还是有良心的。怔了半晌，猛见遏必隆还跪着不动，轻叹一声说道："起来坐着吧！"

遏必隆叩了个头。待坐在下头木凳子上抬眼看时，魏东亭好似一尊护法神挨着康熙身后，毓庆宫调来的狼瞫等几个新进侍卫也都一个个挺胸凸肚目不斜视，十分威武。康熙摇着一把泥金折扇神态自若地坐在上头，显得十分潇洒倜傥，遏必隆忙又低下了头。却听康熙问道："朕曾打发人去探视你几次，身子可好些了？"遏必隆脸一红，忙躬身回奏："奴才犬马之疾，多劳圣躬挂念！托主子洪福，近日已大好了。"

康熙道："去芜湖办粮的事，你觉得如何？"遏必隆忙答："此事关系重大，奴才此去一定办理妥当。"

"不！"康熙脸色一变，突然说道："你一石粮也不能给吴三桂！"

遏必隆被这诏谕震得身上一颤，方欲启问，便听康熙接着道："他吴三桂缺什么粮？他自己铸钱，自己煮盐，自己造兵器，云贵川黔四省粮秣喂不饱他十几万人？"见遏必隆听得发呆，康熙加重了语气，"缺粮的是北京！京畿、直隶、山东驻防八旗绿营五十余万，北方连年天灾人祸，饥民遍地，难道反而不缺粮！"

他将"人祸"二字说得山响。遏必隆心中噗噗乱跳：像康熙这个岁数，北京人称为"半桩娃子"，任事不懂——听得人说，康熙整天只知打猎、玩布库游戏，并不大理会朝政，谁料他竟如此熟悉情况，如此明断果决！偷眼看时，康熙也正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忙答道："是！"

"这叫饱汉不知饿汉饥！"康熙道，"你这一趟去芜湖，一年之内务要办六百万石粮食，由运河秘密调到北方听朕调度。如果运河塞滞，还要就地筹银募工疏通。"

遏必隆起身伏地启奏："倘京中辅政及有司催问，平西王派人索粮，当如何办理，请圣上明示。"

“这要你自己想法子。”康熙笑道，“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么！”

遏必隆默然不答。

康熙心知其意，冷笑道：“有朕为你做主，不必忧虑。也罢，朕索性再帮你一把。听着，你若辜恩，朕诛你易如反掌！”说着便在龙案上朱批一旨：“遏必隆筹粮事宜，系奉朕特旨钦差，内外臣工不得干预。钦此！”写完甩给遏必隆，“这尽够你应付了，你是聪明人，好自为之！”

见康熙不再说话，遏必隆思索再三，终于说道：“圣上所谕，奴才铭记在心。目下政局虽然清平，但也有隐忧，南方也不平静，望圣上留意。”

“这还像个话。”康熙点头笑道，“你明白就好——跪安吧！”

第十七回　众侍卫伴君玩耍　史大侠收徒习武

遏必隆一走，康熙便启驾至乾清宫，早见孙殿臣、明珠、赵逢春、穆子煦、犟驴子、郝老四等人在月华门口候驾。远远见圣驾过来，大伙儿一溜儿跪下，只孙殿臣满面春风地迎上来请安道："主子爷，我们几个给您解闷来了。"

康熙看了看这几个人，回头问道："就这么几个？"

魏东亭忙赔笑道："奉主子爷旨，过几日才能再添呢，主子倒忘了？"

康熙这才想起，挥手叫他们起来，逐一问过他们的姓名。他对明珠特别感兴趣，笑道："这名字倒好，是掌中之珠，还是土中之珠？"

明珠初见皇帝，本有些紧张，见康熙甚易接近，也就把心放了一半，忙笑回道："奴才愿为皇上盘中之珠！"康熙笑着点头，又问郝老四："你排行老四？"

郝老四按魏东亭事先的关照答道："奴才本名郝春城，因自小除了天、地、皇帝，什么也不怕，所以人们叫我郝老四！"

"好，知道敬天畏命，算得上是规矩人！"说着便问，"还有一个犟驴子呢？到朕跟前来！"

犟驴子听得，几步上前，咕咚一声就跪倒在地磕了个头。康熙笑问："你原来做何营生？"

"做过没本钱的生意。"犟驴子早把魏东亭的关照忘得精光，"不过那是前些年的事儿了，这几年可没杀过人。"魏东亭、穆子煦正自担心，却听康熙哈哈大笑："起来吧，还是你的本色好！"便问魏东亭："你这几个朋友，大约都是平生不修善果的吧？"

魏东亭知道"平生不修善果"，是《水浒》中鲁智深坐化钱塘江畔留下的偈语里的话，下一句便是"只知杀人放火"。忙笑回道："除了明

珠，都是的。不过跟着主子爷，要不了几年就出息了。”

“好。”康熙道，“你去告诉敬事房，给他们各补一份钱粮，按八品供俸吧，每月一总关到你那去就成。”说到这里，远远见张万强和苏麻喇姑走来，便道：“往后每天都进宫当差，也不用带什么器械，玩拳就是——魏东亭，这事交给你了。”说完便回养心殿去了。

康熙去后，魏东亭便把几个人叫在一起说道：“主子的话都听见了？从今儿个起，你们都是朝廷的命官了，得有点规矩。走一步道儿，说一句话都得循着规矩来！主子既叫我来办这个差，少不得把哥们义气朝后放放。谁要在这紫禁城里捅娄子，别说大哥我救你不下，便是救下，家法也难饶！”他板着脸说了这番话，众人只好肃然敬听。只有犟驴子别着脑袋咕哝了一句什么。魏东亭见大家无话，接着说道：“每日辰时和申时，咱们各在日精门和月华门内当差，主子来时陪主子，主子不来，就候着听差使。回到家里，咱还是哥儿们。”说完便带着大家穿过甬道。

魏东亭进了月华门，迎头碰上班布尔善从乾清宫下来。班布尔善见了魏东亭，站住了仔细打量。魏东亭忙抢上前扎了个半跪道：“给班大人请安。”

班布尔善满脸堆下笑来，连忙用手搀起魏东亭说道：“魏军门，这又何必呢？你这是——”

魏东亭见他注视穆子煦几个，忙笑道：“哦，这是新选进的几个低品侍从，是陪着皇上玩儿的。”班布尔善满腹狐疑，表面上却不露一点，连连夸道：“好好！一个个都是少年英雄，正是后望无穷！”魏东亭呵呵笑道：“大人太夸奖了，瞧他们这模样，乌眉灶眼的，哪里像什么英雄少年哟！”说毕二人畅怀而笑。

隔日，班布尔善便至鹤寿堂寻鳌拜，见鳌拜正和遏必隆交代征粮事宜，便闪到一边，直候到遏必隆辞去方才进来。

一坐定，班布尔善便问：“中堂，魏东亭领那么一干人做什么？”鳌拜似笑不笑地答道：“陪皇上练武玩的。”班布尔善听鳌拜不阴不阳的回话，不解其意，忙问：“依中堂之见，这里可有什么名堂？”

鳌拜抬头看了看门外，冷冷答道：“不过是要你我的人头罢了。”

“既知如此，”班布尔善皱眉问道，“中堂为何不设法阻拦呢？”

“他是皇上，”鳌拜半闭着眼睛，身子向椅背上一仰，冷笑道，“我要连这点小事都不允，岂不太不给面子了么？”说完，他一正身子，格格笑了两声，“不过，他指望这几个毛猴子来治我，也太小觑人了，你瞧——”说着顺手抓起案上一方铜镇纸递给了班布尔善。班布尔善接过一瞧不禁大吃一惊，铜镇纸上已赫然印上五个深深的指印！

沉默良久，班布尔善将镇纸放回案上，说道：“虽然如此，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堂还是要多加留意才是。”

“当然，”鳌拜点头道，“你的话有道理！所以我已叫穆里玛接管了隆宗门，讷谟管着景运门，乾清宫也是咱们安插在大内的十几个高手。昌平、居庸关、门头沟、丰台、通州、顺义的守备、千总都已换了咱们自己的人——这是外头的安排。你看怎么样？”

“只换守备，怕不行吧？”

“眼下也只能如此。”鳌拜道，“搞得声势太大，惊动了兵部就会满朝皆知，那就坏了。”

“中堂，”班布尔善此时已经释然，轻松地说道，“现是辰时，他们正练武呢，咱们瞧瞧去如何？”鳌拜一跃而起，兴致盎然地笑道：“好，依你，见识见识他们的拳脚！”

不多时便进了紫禁城。方进隆宗门，就见遏必隆在乾清门向内张望，鳌拜笑道：“此老心火毕竟未除，我们不去见他。”班布尔善道：“他还是放心不下老三。”

二人一边说一边步上乾清门。恰逢阿思哈当值，见他们进来，忙躬身迎接。忽然从月华门传来嘈杂声，鳌拜侧耳静听了半晌，倒像又厮打，又说笑似的，不甚真切，便拉班布尔善道：“走，到月华门去。”

这里郝老四和赵逢春正打成一团，康熙在旁看得乐不可支。赵逢春原是正白旗下的一个十人长，并没有经过真正的战阵，当了索额图的戈什哈，闲着没事儿才和门房兄弟们练练拳脚，舒展一下筋骨，说到武功底子却是很薄的。

赵逢春占了力大的便宜，郝老四急着要在康熙面前露脸，几次用关外大力擒拿法向他攻击，都没有奏效。郝老四看准了他下盘不稳，双手勾成鹰爪形直扑上来，赵逢春将手一格，右肘直撞郝老四胸前。不料郝老四急变一招，赵逢春竟击了个空，被郝老四当胸一掌，一个屁股摔跌坐在地上。康熙不禁鼓掌大笑。

郝老四得意地收势，正欲退下，那赵逢春怒喝一声："不要走！"一个鲤鱼打挺，一跃而起扑了上来。郝老四毫无防备，躲闪不及，早被赵逢春揪住了辫子。郝老四转身回脚一踢，踢中了赵逢春的下巴，赵逢春仰面朝天倒下，兀自拉着辫子不松手，连郝老四也被拽了个四脚蹬空。

两个人坐起来，对看着发愣，郝老四道："你这叫什么拳？"赵逢春也不饶让，道："打倒你便是好拳！"旁边坐着观战的康熙哈哈大笑。魏东亭训斥道："起来重新比过，打得没一点章法，活像两个街痞子！"赵逢春和郝老四红着脸，讪讪地爬了起来。

站在月华门外的鳌拜和班布尔善交换了一下眼色。鳌拜轻蔑地笑笑："走，进去瞧瞧。"说完便一个跨步迈了进去，在康熙身后笑道："皇上好兴致！"

康熙回头一看，见是鳌拜和班布尔善，兴致勃勃地对魏东亭几个道："高手来了！中堂，何妨下场与这几个奴才玩玩儿？"

鳌拜摘去大帽子，也不脱外头衣裳，对郝老四等人一拱手道："请各位一齐赐招儿罢。"说罢腿一蹲，缓缓起了势。魏东亭将手向众人一摆，说道："哪一位去跟中堂讨教！"

犟驴子头一个冲了过来，憋着劲发了一招庖丁解牛，单掌直切而进。双方手掌刚一抵，犟驴子便觉一股极大的推力直贯掌心，踉跄后退几步才站稳，瞪眼盯着鳌拜。

魏东亭动也不动地挺立在康熙左首，冷冷地看着。班布尔善暗道："这小子到底明白，只护着老三不动。"

穆子煦、郝老四、赵逢春见犟驴子吃了亏，相互看了一眼，打了个手势，便一齐逼了上来。那鳌拜视有如无，眯着眼口中念念有词：

声东击西不须真，上下相随人难进。

任彼巨力来攻吾，牵动四两拨千斤。

引进落空合即出，沾连粘随如守神……

他一边念，一边挥动双手，竟是谁也靠近不了。

犟驴子回过神又扑了过来。刚好鳌拜转身，将一条二尺多长的辫子甩得风响。犟驴子顺手绰在手中，猛地一拉说道："中堂朝天……"一语未终，自己竟凭空被摔出七八尺远，幸而是肩头着地，未曾受伤，坐起来骂道："奶奶个熊，怎么弄的？"也顾不得弄明白是怎样摔的，红着眼大吼一声又扑了上来。鳌拜见他无礼，将袍袖向他迎面一扫，早又把他摔出两丈开外。这一次跌得更重，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郝老四、赵逢春一怔之下，也被鳌拜袍袖扫到，都跌了个仰面朝天。穆子煦反应快，向后跳了一步，未被扫到，向鳌拜一拱手道："领教了！"

鳌拜不答，闭着眼念道：

太极无始更无终，阴阳相济总相同。

走即粘来粘即走，空是色来色是空！

任他强敌多机变，焉能逃吾此圈中？

慢慢收了势，对康熙笑道："不恭得很。"

康熙见他并未用拳掌击人，竟接连打倒了三个人，不禁大为惊奇，问道："你打的什么拳，这等厉害？"鳌拜无言一笑，拱手道："奴才还要去送遏必隆大人，不奉陪了。"竟自带着班布尔善去了。康熙涨红了脸，勉强笑道："咱们还玩，朕的兴致好得很呢！"

"他虽不说，咱们也知道。"魏东亭道，"这叫'沾衣十八跌'，挨着衣服便要摔倒。这全凭内功，它只能伤人，却打不死人。要是真的被他拳掌击中，也不过如此。"康熙见魏东亭识得鳌拜拳法套路，聊觉安慰，遂笑问道："原来你也精于这套掌法么？"魏东亭笑道："哪里说得上精，多少知道一点罢了，比起鳌中堂自然不及。不过他这掌法也并非登峰造极。史龙彪曾说过，太医院有个胡宫山对此极为精通。只要内功比他强，借力打力，他用沾衣十八跌，反会吃大亏。"当下众人又练了一会儿，终究难再挑起兴头来，康熙便命散了。

魏东亭一干人闷声不响回到住处。今日初试锋芒，穆子煦、郝老四兄弟大触霉头，心里很不痛快。只有犟驴子不干不净地骂："妈拉巴子，什么玩艺儿，横得太没边儿了！"穆子煦叹道："老小子武功是不弱，眼下咱们弟兄远不是他的对手。"犟驴子撇嘴道："我不信什么沾衣十八跌，他那是妖法，下回弄一桶屎来给他淋淋！"

正烦恼间，史龙彪一挑帘子走进来。他是长辈，众人见了都立起身来。魏东亭笑道："今个没得彩头，愧对江东父老。"史龙彪细问了比试时的情况，沉吟道："若论'沾衣十八跌'这种武功并不是杀人功夫，只是内功如此之强，倒也不可掉以轻心。"明珠道："魏大哥不是讲太医院姓胡的精通，咱们何不请他来教一教，学会了还怕他个什么？"魏东亭瞟了一眼明珠，道："容易！那得多少年功夫？"

几个人正说个不了，老门子慌慌张张进来道："张公公来了！"魏东亭笑道："这也值得慌成这样，快请进来！"老门子道："他捧着圣旨呢！"

一句话说得魏东亭也慌了，忙吩咐："开中门，快准备香案！"便匆匆出去迎接。

张万强直入中庭南面而立，展旨便读："朕偶冒风寒，着魏东亭赍旨召太医院胡某入宫视疾！"魏东亭跪着不吭声，好半天，才勉强答道："臣，领旨！"

公事办完，分宾主坐定。张万强才问："足下接旨迟疑不定，是怎么了？"魏东亭笑道："皇上召见太医乃是常事，如由我去，岂不令人生疑？"张万强笑道："足下也是过虑。皇上因没记清胡某姓名，若认错了人，便要闹笑话了。自然是我与足下同去的了。"

魏东亭刚叫人看茶，张万强早起身说道："不用了，怕上头等急了，咱们去吧！"说完便各自乘马而去。

魏东亭接旨时，屋里几位隔着风门听得明白，穆子煦疑惑道："皇上方才还好好儿的，一刻工夫不到，怎的就'冒了风寒'？"郝老四回笑道："人有旦夕祸福么！"

明珠想了一会儿，忽然笑道："这要怪你们几个引出个'沾衣十八跌'，大约是跌出来的病。"

一句话正说到众人的心病上，都觉得没味儿。史龙彪见大家尴尬，便说："胡宫山这人能行，早年在丰台我们印证过武功，虎臣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呢！"

明珠没有武功，心眼子却比众人都多。他默坐片刻又道："列位今日不吃败仗，就不会有这事儿了！不然为什么魏大哥答应得那么不爽快呢？"

这话几个人听了都不受用，郝老四便有心撩拨，笑问："这话我便不明白了，方才魏大哥不是对那个没胡子的家伙说过了么？"

在座的除了明珠都留有胡子。明珠见他装憨儿骂自己，只是摇头："那只是说得出的东西，只怕还有难说的东西在内里呢——你们不知我的这位表台，要论心思细密，咱们谁也没法比！"

郝老四笑道："依你这二诸葛看，是个什么意思呐？"

明珠对他的揶揄似不在意，摇着扇子踱了几步，真的摆出仙风道骨的架势。犟驴子听他寒碜自己弟兄，本就窝火；又见这样子越发腻味，忍着气听明珠继续说道："皇上的意思挑明了未必有好处。不过据我看，养咱们几个是要干大事的，现在眼看不成，能不着急么？"

"你说我们窝囊？"犟驴子到底忍不住了，"你有多少能耐，我看也只是摇尾巴的本事！"

"反正我一没脸朝天，二没嘴啃地，"明珠仍旧嬉皮笑脸，"比起你老兄，要算体面了！"

"你配和我比？你来你来！"犟驴子气得嘴唇乌青，一捋袖子要动手，却被穆子煦一把拉住，兀自骂道："嫖婊子上嘉兴楼你本事大！"

"君子动口不动手！"明珠面不改色，指着史龙彪笑道，"你们要是能比下了史老伯，我明珠便服你们是真名士！不是我浪言，魏大哥不在，你们几个一齐上，未必能捞一招半式便宜呢！"

"嚯！这么厉害？要是我们赢了呢？"

"明珠甘认你说的'摇尾巴货'；若是败了呢？"

“我们拜他为师！”

史龙彪先见他们抬杠，以为年轻人口角，只微笑不语，不料竟扯到自己身上，忙摇手笑道：“这是怎么说，你们说疯话，拉上老朽做什么？”

明珠一把拉过穆子煦道：“这位二兄是个忠厚人，不像有些人，一百只麻雀炒一碟儿——全是嘴。”他哈哈一笑又把话抹平了道，“兄弟口角，手心手背全是肉，屁股烂了也觉疼，你们几个就玩玩儿，好教人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嘛！”

他一顿夹七夹八、不凉不酸的话，似褒似贬似挖苦又似激将，说得连穆子煦也无法应付。良久，穆子煦才不好意思地笑笑道：“明珠弟说到这份儿上，咱们就和老英雄比试一下，权当练功夫呗！”

“将军”将到这一步，史龙彪也是无可奈何，干笑一声道：“在下本不欲为人师，不过几位老弟如此爽快，倒合了我的胃口。少年人掌下留情了！”说完一个移星换位，不知什么身法，已至厅堂中央，金鸡独立、门户一架说道：“进招吧！”

犟驴子五指并成刀形，运力使了一个刀劈华山的架势向史龙彪的腰路横砍过来，掌锋凌厉，一开始便是杀手。堂中人无不暗惊，明珠也是一怔：方才在皇宫中他如此不济，怎的一霎功夫竟判若两人？他却不知，关外大力擒拿手法与鳌拜的太极柔拳渊源截然不同。再加上并不知康熙要他们和鳌拜比试真意，心里存了怯意。此时对付史龙彪，他就不那么客气了。

史龙彪见犟驴子掌势凶猛，屹立不动，将右手运力一格，早格过一边去。犟驴子错开身子一闪将左掌顺势击向史龙彪后背，只听“噗”的一声，竟如击在革囊之上。不禁一愣，急忙向后跃了一步，虎视眈眈盯着史龙彪不语。穆子煦、郝老四见兄弟绝无取胜可能，将手一拱道：“我们兄弟三人共陪老先生玩玩。”

史龙彪微笑点头。三个人遂互相使个眼色，忽然大喝一声，双掌如雪花翻飞般舞动着。迅速攻过来，将近身时，却突然一齐收掌变招，双脚腾空，用头部从左中右三面猛向史龙彪胸肋间撞去。这是三兄弟一齐练就的绝招，当年关东四杰之一的东太岁就是这么被他们撞得吐血而死的。众人惊呼之间，史龙彪突然收势站定，三个人头直触两肋和前胸，

竟发出金石之声！只一瞬间，史龙彪突然发招，双手齐举从右到左猛地一扫，三位好汉顿时趴倒在他脚前。

穆子煦三个这才真服了，翻身恭恭敬敬向史龙彪行拜师礼。史龙彪忙一一挽起道："孟浪了！自己兄弟，何必如此认真！"明珠呵呵笑道："若非我略施激将法，你们还得不了这便宜呢！"三人一笑都无话说。

良久，明珠又问道："史大爷，初见您时，在西河沿卖艺，鉴梅姑娘坐麻饼的功夫叫什么名字？"史龙彪笑道："这就是内功了，借敌之力攻敌之力，她的功力与这几位差不多，防身有余，应敌不足。"说到这里不禁神色黯然，叹道："她在鳌拜府中，也不知过得如何？唉……也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

第十八回　胡太医诊病养心殿　班伯温赠毒鹤寿堂

张万强带着胡宫山走在前头，魏东亭紧紧跟着，直向养心殿而去。望着胡宫山的背影，魏东亭不住地犯疑：这个面黄肌瘦的矮个子，长相十分猥琐，三角眼里却放射出贼亮的光，难道他真有那么大本事吗？连史龙彪都极力夸他。

这次康熙召见胡宫山，原是他意料中的事，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连查问底蕴都来不及。日前听史龙彪的口气，这胡宫山原是终南山的道士，他怎么会出山还俗，而且托了内廷黄总管的路子进了太医院？黄总管可是与平西王有渊源啊……联想当初史龙彪进京的宗旨，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因见胡宫山已跟着张万强进了殿，也来不及多想，便急步跟了进去。

因为圣旨是下给魏东亭的，照例还是魏东亭回话缴旨。魏东亭便上前请了个安道："太医院胡宫山奉诏来到！"

康熙靠着枕头半躺在榻上，头上勒着一条黄绢带子，看了一眼这个其貌不扬的瘦矮个子，说道："你就是胡宫山？"

"是，"胡宫山叩头答道，"臣胡宫山奉旨诊视圣疾。"声音不大，中气却极为充沛。康熙点头道："朕冒了点风寒，也不用看脉，开一剂方子疏散疏散便会好的。"胡宫山抬头注视了一下康熙，说道："臣斗胆请号圣脉，不然，断断不敢行方。"

康熙见他坚持，只好伸手搭在一个黄袱小枕上。胡宫山膝行近前，清思静虑，闭眼先叩了左腕，又请过右脉摸过了，才跪着退下，伏地叩头道："据臣拙见，皇上此症并非风寒所致，乃是郁气中滞，神不得通，不通则疼，主目眩头涨，颇似着了风寒，其实不然。"

"既如此，"康熙笑道，"下去拟方子来。"那胡宫山叩头道："皇上此症不需用药。臣有小术一试，如其无效，再行方不迟。"

不用药便可治病，康熙大感兴趣，坐起身来问道："你有何妙法？快与朕用来！"胡宫山道："请皇上静坐不动即可！"说完双手高拱，离

康熙头部有三尺远，动也不动。张万强在旁看他捣鬼治病，暗自纳罕，连躲在帘后的苏麻喇姑都看呆了，魏东亭却知他是在运内功为康熙祛病。

康熙初时也觉好笑，慢慢便觉有一种清凉麻甜的感觉自头顶泥丸、太阳、印堂各穴浸润进来，渐至只有麻的感觉，满心只觉凉风飕飕，如秋日登高，杂虑一洗而尽，渐至连麻的感觉也没有了，此时血脉倒转，头部有些眩晕，殿内的器物都在旋转，忙闭上双眼。

足有小半个时辰，胡宫山吁一口气放下手来，趴着叩了个头道："万岁，请睁开龙目！"康熙原本是想事情想得发蒙，头部有点疼，便借题发挥唤来了胡宫山，主要是想见一见这位奇人。刚见面便有三分厌恶，不料他却真有本事。此时睁开眼，顿觉满室清亮，心定神明，异常轻松。不由心中大喜，解掉头上黄绢带，晃了晃头满意地说："真看不出，你还会行法术！"

胡宫山忙道："此非法术，乃臣过去所练的先天内气功，逼入龙体，自能祛邪扶正，舒筋活络。"

康熙原本就是要考查一下他的功夫，现在越发信实，便问道："你精于内气功？"胡宫山道："何敢言精，但略知一二而已。"康熙笑道："你便演示一套给朕看看！"魏东亭见康熙命胡宫山演功，先自站起，挨近康熙身边立定。

"臣不敢放肆！"胡宫山一边答，一边双手轻按，立起身来，却无动作，只是微笑不语。众人正诧异间，向地下一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胡宫山在起身一刹那间，运内力一按，双手、双膝、双脚着地的六块方砖均已龟裂下陷！

"好好好！"康熙早已看见，鼓掌大笑，"真正是海水不可斗量，有这般能耐，岂能久屈人下！你好自为之，朕有用你处。"

张万强见康熙欢喜，便取了最上等的封子——二十两黄金——捧了过来。康熙道："这样的好汉不能用钱打发。"便指着案上一柄麒麟盘蛟的玉如意笑道，"拿这个给你！"

望着胡宫山背影，康熙转脸对魏东亭道："此人功夫很深，过去朕对此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魏东亭忙赔笑道："此乃主上洪福。"康熙

茫然若失道："但不知他肯为朕用否？"

魏东亭道："君子喻以义，小人则喻以利，何患不为我主所用？"康熙爽朗一笑道："你的学问也大有长进么！"

"小魏子，"出了一会儿神，康熙又问道，"方才你说的'义利'倒提醒了朕。据你看，这班布尔善与鳌拜是不是真的一伙？"

"奴才瞧着是一伙的。"

康熙道："未必！他府里养着几十名死士，行动诡秘，连鳌拜都不知道。"

魏东亭惊问道："皇上怎么知……"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康熙道，"他瞒着鳌拜的事不少。"

这个消息使魏东亭深为震惊，咬着嘴唇陷入沉思，却听康熙又道："你想，他是皇室近枝，鳌拜篡了皇位，于他有什么好处？"

"这……"魏东亭从未想过这档事，不禁语塞。

"你不忙回答。"康熙忽有所悟，"朕看他们未必真是一党，或是潜入鳌拜跟前，佯作拥戴待机为朝廷出力，或是自己另有图谋，借一借鳌拜势力。这些话你可存在心里，将来或可验证。"

"是！"

"再过一个月便是中秋。"康熙沉吟道，"你得便儿约他一下，与朕一同出去踏秋一游。日子暂不定死，到时再告诉他，朕倒要瞧瞧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不可！"苏麻喇姑推帘进来，大约觉得自己太冒失，又笑了笑才说道，"千金之子尚且坐不垂堂，何况圣上乃万乘之君，岂可亲临险境？"

"这个不妨的。"魏东亭笑道，"婉娘也太小瞧我们了，难道我们就白吃皇上俸禄不成？"

"这不是吃俸禄不吃俸禄的事。"苏麻喇姑毫不让步，"不出事便

罢，就是碰了万岁爷一根汗毛，你悔断了肠子也来不及！这事得要经太皇太后定夺！”

“这个自然，”康熙笑道，“不过朕意是要去的，天天就在这几处地方转，也实在太闷。小魏子先做准备好了，朕便微服转一遭儿也无妨。”魏东亭也笑道：“这个主上尽自放心。”

“今日说好，说不定哪日我也去凑热闹！”苏麻喇姑接着补上一句。

“那就这么先定下来，”康熙道，“待朕请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懿旨再说罢。”

出了宫抬头看时，已是申牌时分。虽已炎日西斜，秋老虎的余威似乎还没有消尽。魏东亭放马回宅，连马也热得懒洋洋的，遂笑骂：“连你这畜生也热得这样，咱们到个好去处，我饮酒，你饮鸡蛋清拌水！”便催马往嘉兴楼去——自明珠与翠姑好上，常来这里，魏东亭也不时去敲梆子玩儿。

过了庆丰斋，恰巧迎头遇见了在鳌拜府当着笔帖式的刘华。二人过去同在内务府当差，曾是要好朋友。后来，魏东亭做了侍卫，刘华便不再多来。更因魏东亭身负秘密差使，也不便往来，因此双方就疏远了。那刘华也瞧见了魏东亭，穿着鲜亮朝服，骑着高头大马，便别转了脸只装没看见。魏东亭一笑下马，一把抓住道：“怎么啦？老兄在中堂那里当差，便瞧不上咱了？”

刘华不好意思地笑道：“你倒会反咬一口！你现是魏大人，咱倒好，刘笔帖式！俗话说，富易妻，贵易友。你瞧配得上高攀你么？”

“别说这些叫人恶心的话了！”魏东亭笑道，“来，好哥子，上楼吃酒！”

他知道刘华是个酒猫子，历来一让就到，不料这次他竟认真推辞道：“真的有事，改日再陪。”魏东亭便也愈加让得认真：“嚯，鳌中堂真把你调教出来了，连刘二爷也出息得不吃酒了！”

“怕他狗屁！”刘华最是血性，吃的就是这一套，便站住脚步，“老子早不想干了。要不是为了使钱还方便，谁他妈愿在那窝子里将就！”

“和我吃酒就丢差使，至于吗？”魏东亭听出话中有因。便道，“要是他真撵你出来，差使包在兄弟身上！”一边说一边便拽刘华上了楼。

三大杯老烧刀子下肚，刘华便上了脸。他夹起两片宫爆玉兰片塞进嘴里，不胜感慨地说道：“咱们那伙子兄弟都升发了，数你发得高。顶不济的也得个内务府的蓝顶子管带，就数我老刘华窝囊！”说着端起杯来咕地一口吸尽。

“当初虽说是老林荐你，也是你自己愿意嘛！”魏东亭忙替他斟满酒，“不是我说，你要在这边，这会子再不济也得弄个五品顶戴！”

“唉！谁叫我家里穷呢，穷了就没出息，就跟御茶房里小毛子一样，背时哟！”刘华长叹一声，“在这当差，钱比内务府是多得多，除了方才说的，就是他妈的不自在。不逢年节，不遇赏赐私自吃酒，那板子打得也真狠！”说着又把酒喝干了。

魏东亭笑着给他续上酒，又道：“当然了，一品当朝太师府，能没点规矩？”刘华久不逢酒，今日开了怀便毫无节制，就又饮了一杯。听魏东亭如此说，盯着魏东亭冷笑道：“规矩？他有什么规矩！文武百官由他立规矩，大臣府里却由相婆立规矩。要不是老婆管着，谁知他会规矩出个什么模样儿！”刘华虽是一吃酒便红脸，但实际上酒量颇大。饮了几杯解渴酒，便反劝魏东亭，“来来！怎么尽让我一个人喝，你也来！”

魏东亭忙笑着饮了，又斟满了两杯，说道：“喝——中堂是道学先生，还怕老婆？”

“哈哈！”刘华道，“他信道学？五个姨太太，太太不发话，他连边也不敢沾，更不用说偷鸡摸狗了。太太倒是个好人——就这一桩儿不好——前几年穆里玛抢了个卖艺的丫头，嘿！那真叫绝了！”

这显然指的是鉴梅，魏东亭心里一动，忙夹过一条鸡腿送到刘华面前，好奇地问道：“怎么个绝法？”

“那姑娘在二堂下轿，”刘华端起杯来“咽”的一声咽了，撕一口鸡腿嚼着，“一下轿便直奔后堂，送亲的人惊愕了，几个娘姨都没拦住。”

“她自寻门路，在里头转了好久才寻着鳌拜夫人荣氏太君，‘咕咚’一

声跪下，一边哭，一边说，一边骂，怎么抢，怎么逼，自己怎么有人家，说了个声绝气咽。”

“老婆子气得脸上发青，正好鳌中堂赶来，被那老婆照脸吐了一口唾沫骂道：‘你左一个、右一个糟蹋人家的黄花闺女，死后当心下阿鼻地狱！’又对那丫头道：‘你就在我这里侍候，吃不了他的亏！’连说带骂把鳌中堂搅得发昏，后来把穆里玛也叫上去臭骂一顿，才算了事儿。”

魏东亭长舒一口气又问道：“再后来呢？”

刘华起身倒了一杯酒，又给魏东亭斟上，先自喝干了，一边斟，一边笑道：“后来的事谁管他娘的账，听说这丫环就留太君的房里，你说他家规矩？——连皇上都敢糟蹋！”

魏东亭见他舌头打转转，已是醉了，原打算收场，听到这话，忙又起身给他斟酒，笑道：“中堂是托孤重臣，哪有这样事？”

刘华却把“重”听成了“忠”，红红的眼睛略带狡黠神气，盯着魏东亭哧地一笑，道：“忠臣！忠……我他妈的不为老娘、儿子有口饱饭，才不在那等着挨刀呢……”刘华的眼已乜斜了，颓然长叹一声便歪在椅子上不动了。

魏东亭推推刘华，已是醉得人事不省，便架起他的胳膊出了店。牵上自己的马，一直送到鳌拜府前的一个胡同口。他又摇摇刘华，刘华动了动，抬头道：“不，不行了……改……改日我请你！”魏东亭见他尚清醒，忙问：“你在府里有知己朋友么？”

“我……我到哪儿都有朋友！小齐、小曾子……”刘华挣扎着，又有点迷糊了，“叫他们都来！我……不不信灌——灌不倒他们……”

魏东亭撂下刘华，独自走到鳌府门房问道：“小齐、小曾子二位在么？”那门房打量一下魏东亭问道：“大人认识他们？”魏东亭道：“我不认识，他们有个朋友叫我捎个信儿来。”

那门房笑道：“我便是小曾子，你说罢。”魏东亭对他耳语几句，小曾子跺脚道：“嗐，改不了的贱毛病儿！”便跟着魏东亭到了马前，扶下了刘华，背起来，笑对魏东亭道：“多谢大人关照。要给歪虎碰上，他这顿打挨重了。——只好从旁门进去，找间空房子先住下，酒醒了便好

说了。”说完便自转身去了。

经过这件事，魏东亭想了很多，鉴梅小时聪明他是知道的，现在看来愈发机灵了。入府的这段情况只怕连史龙彪也未必知道呢！陡然间想起鉴梅这些年来竟不肯给自己传个音信儿，又是心里一凉，如与史龙彪当初一样，抱了个“复明”的宗旨，自己又当何以处之呢？听刘华的口风，他的几个朋友和那个什么“歪虎”不是一路人。从此，倒另有一个主意放在心里了。

光阴荏苒，转眼已过中秋。京城已是黄叶遍地，万木萧疏。这段时间里，康熙除了每日悄悄溜到索额图府上去听伍次友评讲《资治通鉴》外，便带着魏东亭一干人走狗斗鸡，练习布库骑射，讲拳论脚，甚至扑萤火虫儿、捉蟋蟀，并不理会朝政。弄得一干正直朝臣哭笑不得，却又暗暗纳罕：“圣学何以日进，当真是天与神授？”鳌拜表面上算是与康熙君臣修好，遇着不大不小的政务也常进来请示，但见康熙一听正事就懒洋洋的，也就一笑而退。

鳌拜有个改不了的习惯，上午处理政事完毕，无论冬夏，中午必要小憩一时，然后在后园练一趟拳脚，再到书房看书。

这天练完功，刚拿起书来，便见班布尔善满面喜色地走进来，双手一拱道：“恭喜中堂！”鳌拜一怔让座道：“我喜从何来？”班布尔善笑嘻嘻从怀中取出一个桑皮纸包，层层剥开来，“中堂瞧，欲成大事，还得靠它哩！”

“是冰片？补中益气散？”鳌拜看了看笑道，“这有什么稀罕，赶明儿我送你十斤！”说着便好奇地欲伸手拨弄。班布尔善忙挥手阻止：“动不得！”鳌拜不禁愕然，忙问：“怎么，这是——”

班布尔善小心翼翼将药重新包好，放在案上。瞧瞧左右没人，他挤眉弄眼地嬉笑着道：“与补中益气散成为绝好的一对，是追魂夺命丹！不过却是缓发，用下去要过七八日才会发作。您瞧，化在酒里不变色——不是好宝贝么！”

鳌拜已完全明白他的意思。这件事多日不提，他心中倒也安然，陡然间重新说起，不禁猛地一阵慌乱。班布尔善这种锲而不舍的劲头叫他吃惊，停了一刻方问道：“哪里得来的？”

“按古书中说的炼来的，”班布尔善坐下眯着眼瞧着鳌拜，“此丹真名百鸟霜。原是道家炼丹投用之药——入山扫百鸟之粪万斤，入水清滤，九蒸九晒，乃得此剧毒之品。只这一粒，任你是铜墙铁壁，任你是王子公孙，管教他春梦难续！”他得意之至，顺口说了几句《大开棺》里的戏词儿。

鳌拜心中噗噗乱跳，面上却不肯露出，只淡淡说道：“这个先放这里，未必使得上，我有更绝的妙计。”

班布尔善见鳌拜不甚重视，有点扫兴。一边将药重新包好，一边问道：“中堂，你有何妙法，何不赐示一二？”鳌拜笑道：“老三每日在索府读书，我已探明白了。你瞧，这个机会如何？”班布尔善沉吟道：“好是好，只怕他早有戒备。那魏东亭武功甚高，每日寸步不离。暗来不易成事；明来呢？搜抄大臣府邸，也要好生想个由头才成啊！”二人正说着，见鉴梅捧着茶盘进来，便掩住了口。

鉴梅进来，见两人各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抽烟，轻盈地给二位大人面前各放了一杯茶，将桌上纸包顺手收在盘里便欲退下。鳌拜忙道：“素秋，这个纸包你且放在这里。”鉴梅答应一声“是”，仍将纸包放在桌上，躬身退了出去。

班布尔善目送鉴梅姗姗远去的倩影，说道：“这姑娘走路连一点声息也听不见。”

一语提醒了鳌拜，心中不禁一惊：“她有轻功在身！”听说那年初来，史鉴梅闯后堂，几个壮妇都拦她不住。自己曾几次调戏她，拉扯之间，似也有飘忽不定之感——他越想越真，由不得怔了一下。班布尔善见他呆呆的，便问道：“中堂，您在想什么？”鳌拜道：“贼步最轻啊！”

这句话恰和班布尔善的心思暗合，他左右瞧瞧，凑到鳌拜跟前道：“中堂家政甚严，我是知道的，不过——”

鳌拜看了他一眼道：“讲。”

班布尔善踌躇道：“我心里只是疑惑，上次我们在花厅议事，何等机密，怎么会在府内传扬开了呢？”鳌拜大惊，忙问是怎么一回事。班布尔善便将自己在柳丛边听到丫头对话的情形告诉了鳌拜。

鳌拜咬着牙半晌没言语，良久方道："这我自有办法，不会有什么大事。"

二人接着商议大事。按班布尔善的意思，应该突如其来地搜查索额图府邸，抓住人便杀。然后还可将弑君之罪加在索额图头上。那真叫铁证如山——因为人就死在他家！

"好！"鳌拜格格一笑，他很佩服班布尔善的多谋善断，但若一口赞成，也就显得自己无能，于是说道，"但如偷袭不成，你我便成无巢之鸟，离刀下之鬼也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想，一是要看准了再下网；二是不能师出无名，纵然万一不遂，也有后路可退。在此之前能除掉魏东亭这小畜生最好！"

这个策划确实很周密，班布尔善极表赞同。

第十九回　君臣同游白云观　主仆行令破凉亭

康熙带着魏东亭和班布尔善策马来至西便门外，白云观已遥遥在望。班布尔善笑道："万岁，时方寅末，又未逢社会之日，咱们主子奴才三个在这荒榛野蒿中并辔而驰，知道的说是去游玩，不知道的还当我们是响马呢！"康熙勒了马，环顾四野，果然荒凉寒漠，遂笑道："响马与天子也只有咫尺之隔。坚持王道，就是天子，进了邪道便为奸枭，入了贼道就成为响马。"

班布尔善听了，先是一怔，随即格格笑道："主子学问如此精进，圣思敏捷，奴才万不能及。"

魏东亭却无心听他两个说笑，只留心四下动静，远远瞭见郝老四、犟驴子一干人扮作穷苦的刈草卖柴人，散在附近割荆条，知道已是布置停当，便赔笑道："万岁爷，前头就到白云观了。"

康熙搭眼一看，果见山门隐隐的立在云树之中。他翻身下马道："咱们不做响马了，还是做游客吧。骑马进庙，也不甚恭敬。"此时十几个长随打扮的侍卫带着酒食器皿方才赶来，三人便将缰绳交给一个侍卫拿了，信步向山门行去。

白云观坐落在西便门外三四里处，原是奉祀金元之际道教全真宗派领袖丘处机的"仙宫"，为元代长春宫的侧第。丘处机羽化之后，其弟子尹志平率诸黄冠改此侧第为观，号曰"白云"，取道家骑黄鹤乘白云之意。

清初兵定北京，西便门外一场大火，数百间殿堂庐舍，连同附近几千户人家的房屋尽付之一炬。院中一堆堆瓦砾，一丛丛六七尺高的蓬蒿，显得十分寂静荒凉。仅存下的拜殿和东廊下的泥塑，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按《西游记》故事绘制的泥塑吸引着游人和香客。

班布尔善环顾四周，人烟稀少，心下暗自思索：北京城内外十数处有名的庙宇观寺，就数白云观是最破败的一个，选中这样一个地方来游幸，真是匪夷所思。昨日魏东亭前去传旨时，他就猜中了康熙的心思，

他倒也想知道，这个娃娃天子到底怎样看待自己，——正发怔间，见康熙已进了山门，在一座错金香鼎旁边上下审视，忙赶了过来笑道："山门上这副楹联倒不错，'敬天爱民以治国，慈俭清静以修身'。前明正德皇帝这笔字写得倒是风骨不俗。"

康熙却不答话，只围着这尊六尺多高的鼎兴致勃勃地仔细打量。

说起这香鼎，也有一段传说。相传当年香火旺盛时，每日只须道童晨起焚香撮火，并不用人力，稍过片刻山门便自行开启。待昏夜时，向鼎中贮水，山门便自行关闭。其实就连小道士也并不知香鼎与山门乃是消息相关。人们以讹传讹，深信这白云观道士掌着九天符箓，这些庙务全由神差来办。因此，庙虽颓废，这鼎上错金连最贪财的人也不敢动它分毫。

康熙以手叩鼎笑道："可惜没有邀鳌中堂同来，他有拔山扛鼎之力。你倒说说看，他能不能将此鼎移动？"说着便睨视了班布尔善一眼。

这话是问得太露骨了。原来自禹在天下九州各制一鼎以来，问鼎就成了篡国的代名词。周宣王三年，楚子助天子伐陆浑，兵胜之后，在洛阳近畿阅兵。楚子便乘机询问王孙满太庙中九鼎的大小轻重，意在侵占。此时康熙引出此典来，自然有敲山震虎的功效。班布尔善无书不读，岂能不知此典？只是觉得颇难应对，迟疑了一下方干笑一声道："这鼎怕有两千斤，鳌中堂来，也未必就能动得了它。"

"无量寿佛！"三人正看鼎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道士从后头太极殿东侧耳房里出来，拱手道："居士们纳福！难得如此虔心，来得这般早。前头观宇已经荒芜，后面也还洁净，请进来用茶吧！"三人忙都转身答礼，魏东亭便道："道长请自便。我们先在前头瞻仰瞻仰，待会儿才去后面呢！"

"这是朝咱们化缘来了。"魏东亭见老道走后，笑道，"除了每逢初一、十五社会时，能收点香火钱，平日里难得有香客来，眼见咱几个来了，你们又一身富贵打扮，这牛鼻子哪肯轻易放过！"

康熙一拍身上，笑道："不巧，今日恰没带钱出来！"班布尔善忙从袖中取出一锭五十两的银子，笑道："奴才却不敢同万岁爷相比，走到哪里，也须带点银子。"

“可惜太大了，”魏东亭道，“一两银子可买一百三十斤上白细米，给得太多，反招人疑心。”说着接过银子握在手中，双掌一合，“咯嘣”一声，那银子早断成两截。——把大的一截丢还给班布尔善，掂了掂小的道：“怕有二十两吧，这已算得上阔香客了。”班布尔善见他功夫如此了得，心下不禁骇然，更增了几分忌惮，口中笑道：“虎臣这一招，没有千斤之力怕也不成，不过这又不是临潼斗宝，何必如此呢？”

康熙今日邀班布尔善至此，是专为查考他的——他到底是自己本家兄长——希冀他知悔。在这无人去处，如还念兄弟之情，互相说合了，也就罢了。谁料这班布尔善只是装痴作呆，便觉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不由心里有些烦躁，便道：“这个鼎看过了，那边廊下捏的有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泥塑故事儿，一多半毁了，下余的倒不知怎么样，不如瞧瞧去吧。”

班布尔善察颜观色，已知康熙之意，心里冷笑一声。方欲说话，却见一个小道士过来，手里托着土黄袱面儿搭着的茶盘，上头三杯清茶尚冒着热气，遂笑道：“虎臣，应了你的话了，快打发银子吧！”便抽身跟着康熙到东廊下看故事儿。

这里魏东亭把银子放在茶盘上笑道：“小仙长，茶我们是不用的，你拿了这银子去吧！”说完便欲回康熙跟前，却瞧见伍次友撩着长衫前襟兴致勃勃地拾级而上，在错金鼎旁转来转去仔细推敲。苏麻喇姑随后紧紧跟着，却似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张皇四顾。魏东亭蓦地一惊，回头看康熙和班布尔善正逐个儿品评塑像，便悄然退了过来。苏麻喇姑也早瞧见了，撇下伍次友，装作无心的模样凑了过来。

“我的姑奶奶！”二人折至西廊断垣后头，魏东亭小声埋怨道，“这叫办的什么差使？这边应付着一位混世魔头，你怎么又带了一个太白金星。这怎么办？”

“你倒说得好！”苏麻喇姑道，“索府的人都调出来在这左近关防，都快出空了。他要来，我是哪家子的牌位，能拦得住了？还不快想法子，只顾埋怨呢！”

魏东亭紧锁双眉，半晌才道：“既来之，则安之，一味躲着不是办法，就索性见见也没甚要紧。”苏麻喇姑道：“就怕这位傻子一嗓子喊出‘龙儿’，怎么办？”魏东亭笑道：“大不了揭破了——你别言声，机警着点，瞧我的眼色行事。”

说完，魏东亭便匆匆离去，远远便听康熙连说带笑："这丘处机也是无事生非，牛鼻子道人吹和尚，写出个'西天取经'，后人还巴巴儿弄出这些故事来，不伦不类地摆在这三清道场。"班布尔善笑道："是啊，这观将来重修，还是不要这些故事的好。"魏东亭听至此，忙接口道："说起'西游'，我还听了个笑话儿——我朝入关，兵临河间府，城里的老百姓要避兵灾，走得精光。有个老头子，临出门看了看门神，叹道：'尉迟敬德、秦叔宝有一个在，天下也不致就乱得这样。'恰好邻居是个三家村的老学究，听了这话，撅着胡子道：'门神乃神荼郁垒！秦叔宝他们是丘处机老头子胡编乱造出来的，你就信了真！'这老儿不服，搬出《西游记》，那学究又找出《封神》与他争论，一直争到天黑，城门关闭。第二日大兵破城，二位都死在乱兵之中。"

班布尔善听得哈哈大笑，康熙却远远见伍次友和苏麻喇姑朝这边走来，心里发急，不住递眼色给魏东亭。魏东亭正说得兴致勃勃，瞥见伍次友已经走近，忙故作惊讶地说道："呀！真是巧，这不是朱表台吗，幸会幸会！"

伍次友方一怔，欲待说话，魏东亭转身扯着康熙介绍道："这二位都在鳌中堂跟前当差，这位是甄龙鸣世兄，这位叫贾子才，朋友们多日不见，难得今儿个凑巧，碰得齐全——"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伍次友便是一段木头也灵性了。听魏东亭生编的这两个名字，苏麻喇姑想笑又不敢，倒是伍次友帮了她的忙道："婉娘，还不见过三位爷？"苏麻喇姑便上前笑盈盈地道了三个万福。

班布尔善倒没看出什么异样来，只觉得他编派的这两个名字似有讥刺，留神看婉娘，略觉面熟，却再也想不到苏麻喇姑身上，只好似笑非笑地说道："久仰久仰！我们一同走走如何？"伍次友笑道："既是表台的朋友，我们自然同行。"心中却满腹狐疑。

一场破包露馅的危机算是暂时弥合，康熙悬着的心慢慢放下，此时已神态自若，遂笑问伍次友："朱先生，这套故事你看塑得可好？"

"漫说《西游记》是后人伪托丘长春之作，"伍次友道，"即使是真的，道士观里夸和尚有什么意趣呢？"

《西游记》竟是伪托之作，这真是闻所未闻。康熙忙问道："先生倒是言人所未言，怎见得《西游记》不是丘长春所作呢？"

伍次友笑道："这何须到旁处去查，只看《西游记》本文便知——祭赛国中的锦衣卫，朱紫国的司礼监，灭法国中的东城兵马司，还有唐太宗朝里的大学士、翰林中书院，都是前明才设置的，丘处机从哪里去捏造这些？"

魏东亭见伍次友谈兴起来，怕他没完没了，趁空儿插话道："朱表台，哪有站在这儿说的？咱们不如到那边破凉亭子上，现成的酒食，就在那儿赋诗说笑，可好？"康熙已与班布尔善谈了很多，虽感失望，却还想再试探一下，便笑道："好，就依虎臣吧！"几个抬酒食的侍卫不待吩咐，早过去安置了。

看了一阵子《西游记》故事，听了伍次友一番高论，又在拜殿里捣弄了半日鬼神，不知不觉已到晌午了。秋风卷着一团团乌云渐渐地盖了上来，浑黄的太阳在飞云中黯然失色。在破亭里，这几个胸襟不同、志趣各异的游客被机遇和命运撮合在一起饮酒赋诗，都默默看着清澈透底的池水中变幻的云影，沉思默想地搜索佳句。

一尾鲤鱼跃起，在池中打了个翻飞，"咕咚"一声又沉入水底。康熙起句微吟道：

剑池锦鳞跃云影，

伍次友道声"好！"忙续道：

击破秋空欲出形。

魏东亭说了声"献丑了"，便吟道：

为问天阙造化数，

班布尔善沉吟良久方续道：

划乱清波朝金龙！

康熙鼓掌叫好，伍次友却道："诗也倒罢了，只是最末一句流于颂圣俗套了，这又不是金殿对策，哪里有什么金龙呢？"

苏麻喇姑听伍次友如此说，担心地看一眼康熙，康熙却是毫不在意。班布尔善本疑心伍次友来历，此时不禁释然。暗想："倒是我多疑

了，姓朱的若认识这主儿，岂敢说这样的话？”遂笑道：“朱先生见教得是，只是读书人事事当归美于君亲，余则非我辈敢于妄拟的。”伍次友笑道：“这话固是，然古往今来多少诗文，若真的篇篇颂美君亲，那还怎么读呢？重要的在于情发乎心，志发乎词，或寄于山水，或托于花月——圣道之大，岂可一格拘之？”

这一番侃侃而言加上前头的领教，班布尔善自知决非他的对手，便一笑而罢。伍次友兴犹未尽，呷一口酒，凭栏朗吟道：

登山临水送将归，谁言宋玉秋客悲。

坐观白云思大风，起听红叶吟声微。

春山啼鹃去不返，瑟江寒雨钓竿垂。

不堪豪士闻鸡鸣，一声咏叹雁南飞！

刚一落音，康熙连声赞道：“这才是诗，不枉了今日白云观走这一遭！”苏麻喇姑听着却不言语，眼中滚动着晶莹泪珠，怕人瞧见又忙偷拭了。

魏东亭眼见班布尔善直盯着伍次友，知他动了疑心，于是笑道：“朱表台又发了豪情。不过咱们今儿个出来是耍的，装了一肚子的白云大风回去姨父能不怪我？”

康熙听了呵呵大笑：“虎臣原来也有打诨取笑的时候——依你便怎么？”魏东亭笑道：“不如说笑话儿，谁说得不好，罚酒！”

“好！”班布尔善嬉笑道，“我先说——一个秀才死了，去见阎王，阎王偶放一屁。秀才就献了《屁赋》一篇，道：‘伏惟大王，高竦金臀，洪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大喜，增寿一纪放他还阳。十二年后限满再见阎王，这秀才趾高气扬，往森罗殿摇摆而上，阎王却忘了他，便问他是何人，小鬼答道：‘就是那年做屁文章的秀才！’”

话音刚落，伍次友哈哈大笑：“这位贾子才先生倒是个真名士，一语骂倒天下阿谀之人！”康熙先也忍俊不禁，细思量时不禁大怒，暗道：“奴才无礼！”脸上却毫不带出，只道：“虎臣，该听你的了。”

魏东亭沉吟良久方道："我就接着方才的屁故事也来说一个——前明有个人叫陈全，是极有才学的一个风流浪子。一日外游，误入御园猎场，被一个太监拿下了。那太监道：'你是陈全，听说你很能说笑，你说一个字，能叫我笑了，便放掉你。'陈全应口答道：'屁！'太监不禁愕然，问道：'这怎么讲？'陈全道：'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

众人听了，无不鼓掌大笑。伍次友笑得打跌，道："我也有了一个——有一家富户，原是卖唱的出身，死了母亲，求人写牌位，既要堂皇，带上'钦奉'二字，又不能失真。花了一千两银子没人能写。一个秀才——就是方才贾先生讲的那位了——穷极无聊，便应了这差。上去援笔大书道：'钦奉内阁大学士，两广总督，加吏部尚书衔，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少保王辅相家仆隔壁之刘嬷嬷灵位。'"

众人听了又是哄堂大笑，连旁边侍立的苏麻喇姑也不禁"嗤"地笑出声来。康熙便道："我也有了一个——一家人想住好房子，卖了地和存粮，又借了钱，好容易盖成了，却连饭也吃不上。他的一个朋友进来扬着脸看了看道：'这房子盖得好，不过欠了两条梁。'问他怎么回事，朋友笑道：'一条不思量，一条不酌量！'"

这个故事说了，除魏东亭微微一笑外，别的人都没笑出来，伍次友笑道："这故事劝大于讽，没把大家逗笑。甄公子该罚一杯！"康熙只得笑着饮了。班布尔善听着这些笑话儿句句似乎带刺儿，却又说不出来，暗骂魏东亭："不知从哪里弄个野秀才。"口里却笑道："我还说个读书人的事：有个学官，退休还乡，自做了一块匾，上头写了'文献世家'四个字。有个无赖夜里把'文'字上面一点贴了，变成'又献世家'。这家子大怒，撕了去，不料隔了一夜'文'和'家'上头的点都没了，变成'又献世冢'。这家便摘下来，擦洗干净挂上，第二日'文'和'家'都被糊住了，只余'献世'这两个字……"

他的笑话未讲全，众人早笑倒了。魏东亭便道："贾先生这个笑话儿着实的好，很应奖一杯酒！"

班布尔善笑着饮了，问道："虎臣可还有好的么？"

魏东亭笑道："我虽不学无术，笑话儿却有的是——说一个近视眼，过年在路上拾了个爆竹，不知是个什么东西，便凑在烛上去瞧，不想就燃着了炮捻儿，'砰'的一声在手里炸开，旁边一个聋子看得清爽，便问：'足下方才手里拿的什么，好端端的怎么就散了？'"

众人各自回味，伍次友早大笑起身道：“真有你的，虎臣！已出来多时了，我还有事，不如就瞎子放炮聋子看——今日且散了吧！”回身叫了声“婉娘”，便径自带着苏麻喇姑去了。

第二十回　白云观同心续春秋　鼓楼居异志胡拆字

苏麻喇姑走出庙门，才暗自松了一口气。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可现下怎生对付这位呆子呢？见伍次友默默走着，似乎在想什么，便问道："饿了吧？咱们别急着打轿回府，先在附近寻一家野店打个尖儿再走吧——我可是立规矩立得腰酸腿疼了！"

"也好。"伍次友道，"不过今儿这事好怪，龙儿、小魏子约的那个人怎么瞧着那么别扭，倒像龙儿的奴才似的，你们怎么又不肯相认呢？"苏麻喇姑掩口笑道："他是鳌中堂府里的清客，练就了的奴才相。听说起先和小魏子相处得好，又是表亲。今儿个偶然碰上，人心难测，自然以不认为佳。"伍次友是读书人的心性，再疑不到哪里去，遂笑道："这也小心过分了。"

二人边说边走，转过一片瓦砾堆，见前头有一带土墙，墙上藤蔓四攀，墙边老树婆娑，这虽是一间小门面的村酿酒家，但在这劫后的村野里，却分外引人注目。伍次友因点头笑道："这个去处不坏，是个读书地方儿。"

"二位，请里头用饭，有烧麦涮羊肉，各样细巧点心，京挂银丝面……"

伍次友只顾和婉娘说话，没有注意店主人。可一听这声音非常熟悉，再抬头一看，这老板竟是何桂柱。——久日不见，他倒发福了许多，惊讶地问道："柱儿，你怎的到这儿来了？"

"哟，是我的二爷！"何桂柱这才瞧见是伍次友带着个陌生女郎，忙赔笑道："小人越发拙了，二爷又穿这衣裳，都不敢认了。——这儿小人给您请安了！"

苏麻喇姑早听魏东亭讲过此人，只诧异地打量了一眼，又瞧瞧幌子上"山沽"两个大字，便随伍次友进了店。何桂柱跟在后头，口里不住地说："……您去后不久，悦朋店就开不下去了。托爷的福，魏爷给小人在这里又寻了个落脚的地方儿……亏了爷照应，不是爷的这些好朋友有

本事，小人还不叫人家——”一句话没说完，见里头一位客人向这边张望，就把话咽下。他把伍次友和苏麻喇姑让进里边雅座，便亲自摆布饭点去了。

进到里边时，苏麻喇姑盯了一眼那位客人，觉得似乎见过面，因想不起，也并不在意。等进了内间，才猛醒道：“像是传说的那个其丑无比的刺客，他到这里来做什么？”陡然间心情紧张起来，又想到康熙他们早已去远，料无大事，才渐渐定下心来。

伍次友倒没留心苏麻喇姑的脸色，兴致盎然地逐字逐句鉴赏着粉壁墙上客人留下的诗句，见多是称颂白云观，宣扬因果报应之类的话，觉得无甚意味，倒是有一行细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念了念，又低头想想，暗自发笑。苏麻喇姑好奇地凑过来看时，粉墙上写着：

壬寅三月，侯与夫人会于高轩

不觉脸上便有些发热，啐道：“文人无聊，写这样下流话在这上头。”伍次友笑道：“这只能算轻薄话。你只把《三国》读得烂熟，却不知这个话是有身份的。——待我为他续几句。”

正说间何桂柱托着个食盘进来，一炉烧得滚沸的火锅，一盘烧麦，还有一个盘子是仿德州的扒鸡。他提起鸡腿来，熟练地一抖，肉便齐整地簌簌落下。见伍次友和苏麻喇姑看字儿，便笑道：“这还是前头店主人手里的事，说三月间有个尊贵人到这店里来过。”

“是旗人？”苏麻喇姑问道。

“是汉人。”何桂柱笑道，“还带了一个女子，这女子长得比陈圆圆还美呢！”说着见伍次友要笔，便挑帘出去了。借着帘子一闪，苏麻喇姑瞭见那刺客正起身出去。

伍次友见她发呆，便问：“婉娘，你在想什么？”苏麻喇姑微微一怔，遂笑道：“陈圆圆！那贵人莫不是吴三桂？”伍次友也是一怔，细审笔迹，拍案道：“不是他又是谁，我见过他早年给先父的书信，像极！亏你聪明，一下子就想起来。”

“二爷！”何桂柱兴冲冲端着一方砚，拿一支笔进来道，“请用墨。”伍次友说：“好。”一边提笔濡墨，一边笑对何桂柱道，“只是污了

你的墙壁。”何桂柱笑得眯了眼，道：“爷说哪里话，爷的墨宝比啥子都值钱！这是在北京，知道的人不多，要是过了扬子江，只怕花了银子还没处买呢！”

伍次友朝苏麻喇姑道：“这人用的春秋笔法，我以春秋笔法续之。”便接着那行小字续道：

夏久旱，秋早霜，冬多雨雪，侯薨夫人崩。

写完坐下道：“不度德，不量力，岂不是自寻死道？”

苏麻喇姑笑道：“这么一续就完全了——那些人朝哪个方向去了？”

“我听说前头老板卖店时说的，”何桂柱很奇怪这女子何以对此感兴趣，小心翼翼地答道，“后头的事我没问。”

“你不用和我们打哑谜儿！”苏麻喇姑冷笑道，“这位是你早先的少东家，小魏子——就你说的那魏爷——又是我表哥，有什么信不过的？”

何桂柱自小挨砸挨惯了的，忙赔笑道：“慢说您是魏爷亲戚，单是伍二爷在这儿，我柱儿就不敢藏半点虚言，实在是不知道。”伍次友也觉好笑：“婉娘，咱们吃过快走吧，什么吴三桂，与咱们有何相干？”苏麻喇姑方才无话，也觉得自己忒没来由，便笑道：“我是说着打趣，你忙你的去吧。”

魏东亭和班布尔善从左掖门直送康熙进了大内，由张万强、狼瞫等接着，方才退下。

出了天安门，班布尔善笑道：“早着呢，长天白日回去也没意思。走，我请客！”于是二人脱了公服付与从人，竟不用轿马，迈着步儿往西鼓楼走去。

西鼓楼茶食店坐落在宣武门外最繁华的地段。迎面一块大匾四个金字“清风鼓楼”，是前明正德皇帝的御笔。两边一副楹联是：

香欺山阴点点雪里梅

色压河阳漫漫岗上枫

也是正德御书。就凭这块牌子，百多年来这家老板生意愈做愈大，金陵、苏州、杭州都有它的分号。

班布尔善便笑道："这正德虽很浪荡，字的风骨却不俗，正是瘦金体一派正传。"魏东亭也笑道："正德并不昏愚，如不是江彬一干小人乱政，也未见得就如此不堪。"班布尔善点头道："这说的是。"说着便进了店。这店说是茶食店，其实茶座只占它营生极小一部分。楼下头五花八门各色小吃，冷热荤素一应俱全。几个跑堂的忙得满头是汗。二人见下头如此热闹不堪，便登楼上了雅座。

刚上来楼，魏东亭一眼便瞧见临街窗口坐着胡宫山，自个儿独斟独饮，配着黄蜡脸、三角眼、扫帚眉，颇为滑稽，遂笑道："老胡，好兴致，自得其乐啊！"

胡宫山忙起身笑道："魏大人，多日不见，您吉祥啊！"便要行礼。魏东亭忙扯住道："这怎么敢当？何必呢！"胡宫山看着班布尔善笑道："这位先生好面熟，哪里曾见过？"班布尔善歪着头想了半晌道："像是在内务府老黄家里见过一面。"胡宫山笑道："是了是了，是班大人，晚生失敬了。黄总官老太爷去年中风，是晚生诊的脉。"

三人只顾说话，跑堂的在旁早侍候着，此时见有了缝儿，忙恭敬地插进来道："三位爷请这边坐。"就拧了热毛巾请他们净面。班布尔善一手扯一个，请魏东亭和胡宫山坐下，一边说道："我已与虎臣约好，我来做东，咱们一醉方休。"

胡宫山道："晚生先已用了酒，只怕要吃二位的亏。"魏东亭笑道："他有的是钱，咱们扰他一席没啥。"他知班布尔善心中有鬼，又弄不清这位胡宫山是何面目，想着这倒是个试探的机会。班布尔善曾听讷谟说起，魏东亭带着胡宫山为康熙看过病，对胡宫山他也捉摸不透，想看看这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因此也执意要拉胡宫山同饮。胡宫山暗自好笑："这两个对头今日倒如胶似漆，我何妨也瞧瞧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三人异样心思坐在一起，跑堂的知他们都是官身，给各人端上一杯普洱茶，静听吩咐。

班布尔善呷一口茶道："你只管拣最好的席面摆上来就是。"跑堂的听了半日，已知道这位就是班布尔善大人。对龙子凤孙，他哪敢怠慢，

忙不迭地答应着下楼去了。

不一会儿，几个伙计走马灯一般上起菜来。魏东亭见是一桌满汉全席，遂笑道："我们三人便是大肚子弥勒佛，也用不了这许多。"跑堂的赔笑道："名义虽是满汉全席，却不全，不过拣了几样新时的做来，图爷们个吉利。"胡宫山却大感兴趣，呵呵笑道："魏大人不要扫了兴，这有何难，我便有此饭量，可惜我还叫不出名目来。"

"回爷的话，"跑堂的满面堆笑，一一指点道："这是雄鸡报喜、佛手生香、鼎湖素鸽蛋、福寿而康、蚝皇网鲍片——用四个头的干鲍，只怕这会儿跑遍北京城也难遇呢——那是豉汁龙虾拼盘、孔雀开屏、麒麟熊掌，四大热菜紫带围腰、喜冠进爵、玉乳金蝉、龙藏虎扣。另有冰花银耳露、甜品点心、花开富贵四式……"胡宫山听得眉开眼笑，抓耳挠腮连道："好好！今儿要饱享口福了！"

班布尔善朝胡宫山努努嘴儿，对魏东亭笑道："虎臣，今日也知天外有天了！请用酒罢。"三人举起杯来各饮了一口。班布尔善夹了一筷玉乳，说道："请。"又颇有些犯愁地皱眉道："肥得很。"魏东亭尝了一口道："味道不坏！老胡，请呀！"胡宫山也不言语，一筷子下去，半个"玉乳"被淋淋漓漓地夹了起来，左一口右一口霎时全被吃光。班布尔善看呆了，心想："这人肚子真不含糊。"

魏东亭知道凡武功高强的人，无不食量如虎，便有意留量，学着班布尔善只拣清淡的略吃几口，单看胡宫山如何吃完这一席。胡宫山有些发觉，笑道："魏大人是在看我笑话儿，岂不知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班布尔善笑道："胡君一点也不像个行医的，真是个奇人！"说话间，一碗"龙藏虎扣"已被胡宫山一扫而空。他抹了一把嘴笑道："晚生不是酒后吐狂言，我自幼就在深山求师，对风角六壬、奇门遁甲、鉴相岐黄之术都略知一二，惜乎生不逢时，以此医道糊口而已。"班布尔善最信这些，忙笑道："先生，原来精于风鉴，何不为我二人瞧瞧？"

胡宫山口里正嚼着熊掌，边吃边说道："这会子醉眼迷离，怎好看相？二位说出一字，我来推一推休咎。"

班布尔善抬头看着楼棚，心想："我要找一个能难倒他的字。"半天才道："我出个'乃'字！"

“好！”胡宫山口里嚼着鱼翅，含糊不清地笑道，“真难为你想得好！‘乃’字为缺笔之‘及’，‘及’乃‘过犹不及’，阁下怕是常思过而不思功的，看来立品是正的。循其本意，‘乃’，无‘工’不成‘巧’，无‘人’不成‘仍’，无‘皿’不成‘盈’，此皆心劳太过。观此字形，右有危级，上有平顶，左有悬崖，于仕途而言，不可再求进取，恐有许多关碍呢！”说罢一笑仍复坐下大嚼。

班布尔善脸上微微变色，良久方笑道：“足下所云‘危级平顶’，不是攀上了危级而后便是一马平川吗？”胡宫山用汤匙舀起两只鸽蛋塞进嘴里，又喝了一口酒笑道：“这个自然——但圣人设道，原为警世醒人。那‘危级’便是台阶不稳，一尺之阔其险可知，足下要谨慎才是。若稳操祭器，十为盈数，阁下定必还有十年好官可做，只管放心就是！”班布尔善默默不语。

魏东亭笑道：“我出的却是个俗字。”班布尔善瞥了胡宫山一眼，对魏东亭说：“愿闻其详。”魏东亭笑着在桌上划了一个“意”字。

胡宫山在说话间连吃带喝，已将“佛手生香”、“雄鸡报喜”扫得罄尽，一边向“加官进爵”伸去筷子，一边漫不经心地笑道：“此字形体端正，无枝无蔓，君子心性是正大的。下有‘心’而上有‘立’，中怀天日，秉的是中正之气。左加心则成‘憶’，一生尽在忧患中，难得安宁。若加‘人’字则为‘億’，足下前途可喜可贺，来日定是富家翁！”

“我最不耐钱财之事，”魏东亭皱眉道，“请先生再断。”胡宫山便摇头：“据理而断，只能如此。‘意’乃‘心’，上有‘音’，又可视为‘立日之心’，足下终生必得主上宠信无疑。”方说至此，胡宫山哈哈一笑道，“这些玩意儿，酒余饭后可作谈资，茫茫天数，贤者尚且难测，岂在我胡某口舌之间。但愿二君修德自固。对于这‘休咎’二字，也不必太认真了。”

胡宫山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一桌堆得老高的酒菜，此时已是杯盘狼藉。魏东亭见他不再像上次面觐康熙时那样拘谨，在这里议论风生，谈笑自如，心想：“若论这个人，确也算得上一个人才。”班布尔善细品胡宫山为自己所测的字，觉得暗寓讥刺之意，却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得干笑一声说道：“若似这等测字，兄弟也可尝试尝试。请胡君也赐下一字。”胡宫山笑道：“好，就以敝姓‘胡’字罢。”

“胡，”班布尔善一边眨动着双眼，一边说道，“拆

为‘古’‘月’，‘古’属阴，‘月’属太阴，主足下城府深沉，精于韬晦。有‘月’无‘日’不成‘明’字，足见足下心怀天日而有所希冀哉！左加‘水’则成‘湖’，亦属阴，预示足下将悠游于浩浩乎江河湖海之间哉！古人云：‘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以足下之才，定为大隐哉！”

听他这一连串的“哉”，胡宫山惊出一身冷汗，连酒都随汗浸了出来。魏东亭听了这番话也是怦然心动，见胡宫山很不自在，遂笑道：“班大人和胡兄的话倒使我想起了两句古诗：‘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不过，即或当今还有一些人仍在怀旧，也不足为奇，想当初我朝剿灭闯贼时，不也曾打起过为明复仇的旗号么？”

魏东亭的这些话，对班布尔善既有针砭，又不伤大雅，而对胡宫山大有解脱之意。因此三人不由相视而笑，却又不便再往下深说。魏东亭一看天色，说道：“怕是将到申时了，咱们出来一天，也该回去了。”班布尔善也觉得应该收场了，便叫掌柜的来会了账。

三人步出楼外，拱手道别。魏东亭没走几步，便瞧见明珠自嘉兴楼那边过来，知他又会过翠姑了。

第二十一回　廷柱书铭意未尽　夜半报警情肠结

苏麻喇姑回到养心殿，康熙歇午觉刚刚起来。见她进来，揉着眼笑道："你今儿怎么闹的？把伍先生也弄了去？"苏麻喇姑红了脸笑道："这就是做奴才的难处了。他在索府，抵得上半个主子。他要去，我哪能劝阻得住。"康熙笑道："也难为你应付下这场面来，一场好戏几乎给砸了！"苏麻喇姑道："万岁爷福气比天还大着呢，他是个书呆子，哪里能瞧得出来！"说着便亲自出来给康熙打洗脸水。

苏麻喇姑端水进来，见康熙正在写条幅，便道："请主子净面。方睡起来，就带着眵糊写字儿，不信就写好了！"康熙就笑着放下笔，一边洗脸一边问道："今儿个在白云观，你瞧班布尔善这人怎样？"

"倒像有点神不守舍的模样。"苏麻喇姑道。

"不是问这个，"康熙一边闭着眼，让苏麻喇姑来擦脸，一边说，"朕问这人怎样？"

苏麻喇姑熟练地给他擦好脸，吩咐宫女将盥洗器皿撤下，笑道："奴才哪里知道这些，主子爷的眼，那才叫圣明呢！"近些日子，她发觉康熙颇为自矜，便想人长大了，不能再似小时一般看待。若还像以往那样说三道四，叫他拿出主子款儿来，甚没意思！所以愈是大事，愈是暗自启发他自己拿主意。

"朕看这人绝非鳌拜一党。"见苏麻喇姑惊异之色，康熙颇为得意地又道，"可也绝非忠厚之人。他的面目不清，朕也不作断语，待后再看吧。"

苏麻喇姑忙道："主子说的极是，他要是忠臣，今儿个就该明明白白地剖心置腹地跟主子说个明白。主子爷几次提调他，他只装糊涂！"

"你来看！"康熙指着自己方才写的条幅道，"这是朕方才写的几个字——好不好？"

苏麻喇姑凑了过来，见是用隶书写的六个大字：

靖藩　河务　漕运

她心里暗自掂量：山东、安徽两地巡抚迭次奏报，说因黄河决口，泥沙淤塞运河，舟楫难行。光北京城每年就要靠漕运四百万石粮。这两件事也实在叫人揪心。至于“靖藩”二字似乎太刺眼了。从各种迹象看，三藩的野心时有外露。但将“靖”字明明白白地写在廷柱上，大臣们来宫中朝拜觐见的很多，传了出去有何益处？遂笑道：“万岁爷的字练得越发有神了！”

“哪里要你说这个！”康熙笑道，“你瞧着意思可好？”

“好好！”苏麻喇姑扬眉赞誉：“圣虑深远，每一条款都很重要，这几件事办下来，老百姓都要额手庆贺，传颂尧天舜地哩！”

康熙得意地道：“这是朕近年来看了许多奏折，偶有所得，怕被眼前琐事搅忘了，故而把它张在柱子上。”

苏麻喇姑见是机会，忙笑道：“张在这儿，只怕明儿起居簿上就会将它记下了！”

“唔？”一句话提醒了康熙，提起笔来另写了一张，道，“还是这样更好些儿。”苏麻喇姑瞧时，已将“靖藩”改为“三藩”了。康熙若有所思地望了一眼苏麻喇姑道：“婉娘，往后有什么进谏之言，只管与从前一样直言相告，朕不怪罪你。”

这是个多雨的深秋。天刚擦黑，便又阴了。魏东亭下值后回到寓中，已是漆黑一团。不久，秋雨便淅淅沥沥地飘落下来。

下午，从索府护送康熙进了神武门，明珠便约史龙彪和穆子煦几个弟兄同到嘉兴楼吃酒，至少要过了半夜，他们才能回得来。魏东亭没个人说话，甚觉无聊，便到书房里信手抽一本书来看。

约莫亥时，见史龙彪他们还没回来，魏东亭伸了个懒腰，合上书便欲去睡觉。恰在此时，老门子走了来道：“大爷，外头有一个年轻公子来访。”

这么晚了，谁还会来呢？魏东亭迟疑地问道：“是熟朋友么？”老门子回道：“不是的，从没来过。”魏东亭想想笑道：“说不定是明珠弟的

文友，来了倒有许多不便，不如辞了吧。你去说，明珠不在，有事改日再说吧。”

“我寻明珠做什么？”话刚说完，一翩翩少年忽地破门而入，笑吟吟地作揖道，“不速之客，夤夜造访，必有要事，怎的就不肯赐见呢？小弟要见的正是大哥！”魏东亭看时，来人顶多不过二十出头年岁，手执泥金折扇，头上戴着一顶青缎瓜皮帽直压到眉鬓。古铜长袍外面罩了一件灰府绸马褂，腰间汗巾旁悬着一块汉玉扇坠儿，脚下蹬着一双千层底掐云凉靴。风度潇洒自如，虽从雨地里走来，却连半点泥水全无——魏东亭甚觉惊奇，连忙还礼道：“得罪得罪！我还以为是寻明珠兄弟的哩，好生面熟，足下是——”

那人却不答话。待老门子退出，方笑道：“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树，桃李花易落，松柏常如故。——喜峰口仓促一别，西河沿又匆匆相逢，不想你好大的忘性！”一边说一边摘下帽子，放下发辫，但见秀发青丝，皓齿明眸。——是史鉴梅来了！

“梅妹？”魏东亭一下子愣住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怀疑是在梦中，便情不自禁地揉了揉双眼，待弄清不是做梦，便喜出望外地扑上去紧紧握住了鉴梅的双手。

鉴梅见他这样，倒觉不好意思，欲夺手时，哪里夺得动。真正是躲无可躲，闪无可闪，嗔不能怒，羞不能避，只好红着脸，低垂着头默默地站着，半晌才柔声问道：“这几年……你可好？”

魏东亭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慢慢松开手，忙让座、倒茶，笑道：“我这几年倒好，你呢？”史鉴梅吹着泛起的茶叶笑道：“不见得好吧？你九死余生，哪能骗得了我？”

“我的事自然瞒不了你啰，”魏东亭笑道，“听说梅妹在鳌中堂府里倒很得意！”

这句话含有疑心鉴梅之意。若说二人自幼便青梅竹马，本应没有什么信不过的。但魏东亭眼下的地位，一举手一投足都关乎到宗庙社稷大事，他又不能不多出一点心眼儿。说完偷眼瞧鉴梅时，见她脸上微微变色，呆呆地坐在烛前，泪水却无声地悄然流下来。魏东亭咬了咬牙，也不去理会。那鉴梅陡然站起身来，掩着面就要夺门而去，被魏东亭一把扯住，赔笑道：“还是小时候的心性，一句玩笑话嘛。”鉴梅抬起头来，

已是泪光满面，哽咽说："我……我在那窝子里呆了六年，是为了复仇……可你却对我……我来这里，有重要的事情。"

"你的事情不就是为前明复仇么？"魏东亭急切地道，"现在再谈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鉴梅突然不哭了！冷笑道："难道我冒险犯难到这里，是为听你这些话来的？——你珍重吧，我去了！"说罢抽身便去，魏东亭急忙挡住去路，摇手笑道："别别，算我错了还不行吗？几年不见了，还是任性儿，就问一问也不妨事呀！"

鉴梅这才重新坐下，望着魏东亭问道："明儿你还要去索额图府么？"

"我们文武不相统属，"魏东亭心里一惊，不露声色地答道，"我到他那里做什么？"

"别怄人了，"史鉴梅既焦急又无可奈何，只得直言道，"你别去，皇上若叫你，你告病好了！"

"我没病！"魏东亭冷冰冰地答道，"我要去了呢？"

"你别问，听我的话，你别去！"

"我要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索府，为什么又不能去呢？大丈夫总要来去明白，我不能做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事。"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鉴梅叹了口气说道："恐怕去了难得回来。"

"你既不愿实说，你就去吧！"魏东亭见她吞吞吐吐，心里也上了火，"我还是十年前的魏虎子，你已不是十年前的梅妹子了！你走吧，明儿索府我是去定了，倒要瞧瞧是怎么个回不来法！"史鉴梅起身便走，才几步忽又站住，头也不回地说道："鳌拜明日要搜府，连你带皇帝……去不去都在你！"说罢便走。

魏东亭犹如五雷轰顶，这下真急了，一个箭步抢上前拦住去路，紧扳着她的肩头道："好梅妹，实言相告，我不能不顾皇上！"鉴梅回身来，见魏东亭如此执拗，便叹道："你不知我的心，只要你平安，我就放心了。"魏东亭苦笑着摇头道："别糊涂了，妹妹！皇上若遭不测，慢

说我魏东亭难逃一死，即或幸存下来，又有何颜面活在人间呢？”

“好哥哥，你远离是非之地吧，我求求你！”鉴梅突然挣开身子，扑通一声跪下道，“你斗不过他们！他们权重势大，党羽多得数不清，日夜盘算着谋害你们君臣，你们斗不过他们！”

“我知道。”魏东亭一手挽她起来，望着她一泓秋水般的眼睛，固执地摇头道，“你自小儿知道我，我能斗得过他们！”鉴梅有些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英武男子，抖抖索索从怀中取出一个纸包说道：“你瞧瞧这个。”

魏东亭接过来，走至灯前打开细看，只见云片状雪白如霜，忙问道：“是上好的冰片么？”鉴梅答道：“用来毒你们君臣的药物。为了弄到它，我几乎送了命。”

魏东亭越发惊疑，强按鉴梅坐下，一定要她讲述事情的原委。

原来有一天夜晚鳌府闹鬼，便是鉴梅做的手脚，她曾偷听了鳌拜与班布尔善的密谈。晚上便借用假面具扮作鬼相，吓昏了彩屏，将鳌拜骗出鹤寿堂，悄悄儿偷了一点毒药。在忙乱中，夫人没有仔细查点人数，倒没有疑心到她。

听了鉴梅这一番叙说，魏东亭不由赞道：“你的心真比我灵巧一万倍！”

“什么时候儿了，还说这些？”她泪眼瞧着魏东亭，满是期望和恐惧，“你要快走，不然，滔天大祸，就要临头了。”

“你不用操心我，今生没缘分，我们等来世！可他对我恩重如山，我岂能……”

“谁？”

“当今皇上啊！”

“皇上皇上！”鉴梅突然发怒道，“你就知道皇上！他待我们百姓有什么好？那年你走后，妈就死了，爹拉扯着我，靠种皇庄上那十几亩地过活，不想地又被镶黄旗圈了去！”说至此鉴梅拭了一把泪，接着道，“没了地，庄主可还照样来收租银，说是镶黄旗没圈前，地里已经

下了种，种子钱总要收回来。你和魏阿姆早已去了。我们举目无亲，谁来照应？那年腊月，大雪天爹去讨饭，就再没回来.....”

鉴梅说至此，已是泣不成声。魏东亭想起当年两家为邻和睦亲切的情景，不觉也淌下泪来。

“后来只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人，怎么办？”鉴梅接着道，“我只好扮了男装进京寻你，差点冻死在怀柔。还是史大爷救下了我，收我为义女，跟着他一道走江湖学艺，这里的苦恼你哪里知道！”

魏东亭听了，沉默良久方说道：“梅妹，你的心思我明白了，这些年你吃了这么多的苦，我心里当然难过，觉得对不起你一家。不过我想，我们这些人都盼着有个好皇上，能过上安生日子就成。前明皇上倒是汉人，却把你一家逼到关外。现在逼你的总不是当今皇上吧，那圈地的正是皇上的对头鳌拜，你知道吗？你是聪明人，这点是非总得想明白。以前我们两家好时，我们就已经入了旗籍。你并没有嫌弃我，我也没有想着是旗军的小头领了，就欺压良民。这你都是知道的。你细想想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这回轮到鉴梅不言语了。

“当今皇上年纪虽少，却很清明聪睿。我着实舍不得离开他。别说是我，就像史老伯现在也是一心向着皇上啊！”

“唉，你们这些男人啊！”鉴梅已经心服，嘴里却还说道，“不过你也不要太信他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啊！”

“这倒说的有几分道理。”魏东亭笑道，“不过我也不傻，那时，我就不能学范蠡载西施泛舟于五湖吗？”

鉴梅听至此，忍不住破涕为笑，红着脸用指头戳了一下魏东亭脑门道：“你呀，你就是我前世修下的冤孽！你要我做什么事，说吧.....”

在永兴寺外官道上，鳌拜坐在大轿里仍有点心神不宁。因为这一举动事关重大，万一泄露了机密，就有杀身之祸。

为此事，昨天他和班布尔善一直商议到后半夜。经多方调查，康熙在索府读书是无疑的。于是他们做出决定要立即动手——搜查索额图学

士府。这比起在迷魂阵一样的皇宫里劫杀康熙要稳妥得多，一旦得手，事后还可以将弑君的罪名推给索额图。

为万无一失起见，今晨一早，班布尔善在从神武门到索府的一段路上沿途撒了眼线。方才来人回报："跟往常一样，宫里出来的两乘小轿已进了索府后侧门。"鳌拜这才放心地打轿前来。

大轿来到索府前轻轻落下，鳌拜一哈腰跨了出来。

门上戈什哈赵逢春见是鳌拜，一个千儿扎下去说道："中堂大人，小的赵逢春恭请中堂金安！"

"回禀你家老爷，说二等公、侍卫大臣鳌拜，奉旨前来，要见你家大人。"

"喳——"一听说"奉旨"，赵逢春忙双膝跪下叩了个头，然后，起身飞也似的进后堂报告去了。

第二十二回　搜索府只见一池清水　游荒圃偶得数首故诗

不多时，但听得雷鸣也似的三声炮响，接着鼓乐钟磬之声大作，随着中门哗然大启，索额图着一件九蟒五爪绣金袍，外罩簇新的锦鸡补服，起花珊瑚顶子后面拖着一根双眼孔雀翎，满面端庄肃穆的神色迎了出来。

鳌拜矫诏造访索府，原想静悄悄地把事办了。谁料索额图人未出来，就又放炮又奏乐，引了众乡邻前来围观。他心里恨得直咬牙，却还不得不笑呵呵地恭维道："索公，鳌某也不是外人，何必这样呢！"

索额图恭敬地将腰一哈让道："中堂大人奉诏而来，便是天使驾到，当该如此，请！"说罢二人携手而入。待他们入内，讷谟将手一摆，手下御林军忽地一声散开，将索府围了个密不透风。老百姓不知索府出了什么事，瞧热闹的更多了。

鳌拜满面笑容随着索额图入府登堂，待坐定后，仍不见鳌拜宣旨，索额图便欠身问道："中堂大人，有何圣谕，就请宣明，学生好遵旨承办。"

本来就没有什么圣旨，他一口一个"圣谕"、"遵旨"，再厚的脸皮也有点吃不消。鳌拜便微微有点心慌，笑道："兹因刑部天牢昨夜走了两名钦犯，守牢的受了一千两黄金的贿赂，已拿住正法了，但正犯尚未落网。皇上命我在百官家中查看，别处已派有关官员前去了。惟有尊府非比寻常，深恐下人造次，惊扰了宝眷。特亲来主持。"

"这是圣上的洪恩，中堂大人的情分。"索额图忙赔笑道："既如此，便请派人查看。"

鳌拜见他十分镇定，反倒起了疑心：难道走风了，老三不在府内？细察索额图神气，镇定中又带着几分惶恐。又想，再不然就是仗着老三在府，等着我搜出来，给我个下不来台？想到此，他狞笑一声道："恕放肆了！"

接着便喊了一声“来人！”

讷谟、歪虎等早就等着这一声儿，趁势带着一队人拥了进来，黑鸦鸦站了一院子。鳌拜出来吩咐：“讷谟到内院，歪虎去花园，随便张张，不许放肆。如若惊扰了内眷，你们可当心！”二人连连应声退下。

鳌拜和索额图二人自在厅上吃茶。不一时便从后院，传来内眷们的哭喊惊叫声，鳌拜只装没听见，扭头瞧索额图时，但见他心平气和，若无其事，暗自佩服他的涵养。忽然一个亲兵跌跌撞撞跑来禀道：“打……打起来了！”

“谁？”鳌拜一惊站了起来，与索额图一起向后花园走来。原来，是歪虎和魏东亭在花园前面交上了手，鳌拜忙上前喝止道：“歪虎不得无礼！”魏东亭也就势将剑还鞘，对鳌拜一个长揖道：“标下魏东亭前来领罪！”

鳌拜笑着对魏东亭说道：“虎臣，他是一个浑人，不必与他一般见识。”又转脸向歪虎丢了个眼色，说道：“还不下去，干你自己的事儿！”歪虎自然会意悻悻地走开。鳌拜又对魏东亭笑道：“今儿倒真凑巧，你也在这儿！”他以为康熙一定藏在后花园里。

魏东亭淡淡地回道：“听说索大人园中有块假山石极好，皇上叫我来瞧瞧。”

“哦？”鳌拜立时站起身来对索额图道：“咱们反正是坐着，何不同到花园中看看。”索额图起身笑道：“一定奉陪。虎臣，你也陪中堂一齐前去如何？”魏东亭笑道：“理当遵命。”

三人行至花园月门前，见歪虎带着人正在园里搜索。鳌拜走过来问道：“见到可疑之人么？”歪虎道：“还没有。我想再调些人来细细查看一下？”说着便狠狠地盯了魏东亭一眼。

“那就不必了，”鳌拜道，“我与索大人、魏大人一起查看便了。”

入园处，迎面有一座假山落在池中。一色儿汉白玉石栏杆弯弯曲曲通向池中压水亭，亭的对岸上，有三间茅屋。鳌拜留心那假山，便到池边来，但见水波粼粼，几尾金鱼悠闲地浮上浮下，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只是那座假山显得十分触目——它是一整块天然的姜黄石。下中部有桌子大小的石面被磨得光润如镜，上刻“菱□”二字。第二字已因年代久远看不清字迹。鳌拜这时哪有心思去研究这怪石的来历，指着那三间茅屋说：“那里倒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啊！”

三人沿着曲桥绕过假山穿过凉亭来至茅屋前。听到房内有人在说话，并不时传来“叭叭”声。鳌拜情绪顿时紧张起来，口里却故作文雅：“临水傍竹，茅舍木窗，一洗富贵之气，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处！”一边说一边快步跨进房内，不禁愣怔在那里。

哪里有什么康熙！只是一个三十余岁的黑汉子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后生正专心致志地对弈。

索额图见鳌拜一脸懊丧失望的神色，心里暗暗好笑，忙道：“敏泰，快来见过鳌老世伯！”又转身对鳌拜介绍道，“这位是舍侄索敏泰，这位是太医院胡先生，常来这里下棋。胡先生棋艺高超，京师还无人能超过他。听说鳌公也极精此道，何妨对弈一局？”胡宫山也忙拱手谦逊道：“请大人赐教！”便一揖拜了下去。鳌拜伸手时，但觉一股劲风扑衣，知道此人身负武功，忙运力去托时，哪里挡得住。胡宫山已泰然自若地长揖到地，然后便大咧咧地坐下。鳌拜心中不禁大惊，这索额图府里竟养着这样一个人！

鳌拜此时已知扑空，心里乱如牛毛，又见胡宫山身怀绝技，更是不想纠缠，连索额图他们说些什么也未听清，只呆笑着点头道：“啊……啊——哪里，老夫也只略通大棋（象棋），于此围棋，其实皮毛得很。——还是虎臣来吧！”

正说间，讷谟和歪虎二人从外头进来，鳌拜一看他们脸色便知事情不谐，忙道：“你们不必说了。——索大人，今日实在得罪得很了，容鳌拜改日请罪吧！”便吩咐讷谟道，“撤去警戒，再到别家看看。”索额图却假意要挽留，鳌拜连一刻也不想呆在这里，袍袖一挥说：“告辞！”索额图依旧放炮送他出来。

明珠邀着伍次友逛了半天风氏园。这是奉命的“差使”，——若鳌拜不来搜府，逛完后便仍回索府，若来搜，再另作安排。——明珠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兴致。但伍次友却似乎对这座颓园特别有兴味，在残壁断垣、丛莽荆棘中穿来穿去。明珠不禁奇怪地问：“大哥，对这儿我怎么也瞧不出个好处，您怎么看个不够？”

“兄弟你哪知道。”伍次友得意地说道，“愈是这等颓败之地，愈有胜迹可寻，愈能发人深思。你来瞧！”说着用手擦去墙上一片浮土，上面隐隐有些字迹。明珠把鞋脱下，用鞋底子使劲抹擦了几下。看时，却是两首诗，一首写道：

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

绣被暖如春，不愁天不晓。

伍次友失望地摇摇头道：“不是佳作。”再接着看第二首时，却是一首六言诗：

露湿萤飞楼空，月昏子规噤声。

何处红妆倚栏，侧闻玄夜凄风。

明珠笑道：“这诗倒也罢了，怎的读来浑身的不自在。”伍次友面色一沉道：“那有什么奇怪，诗中有鬼气。”明珠便不言语。

眼见天色晌午，明珠盘算着搜府的事，怕就要挨过去了。但魏东亭不来，再迟也是不能回去的。明珠见伍次友在这破屋颓墙中又寻出诗来，不禁也游兴大发，专在乱墙残垣中寻章觅句。果然他也发现了一首，惊喜若狂地呼道：“大哥，你瞧这里也有一首！”

伍次友兴致勃勃赶来看时，明珠已将字迹上浮土拭去，二人一字一句辨认时，却是一首七言绝句：

新绿初长残红稀，美人清泪沾罗衣。

蝴蝶不管春归否，只向黄花深处飞。

伍次友看了沉思道：“详此诗意，决非一首，将这泥土挖掉，一定还会有诗。”

明珠半信半疑地撅了一根干树枝，撬开泥土看时，不由得惊呼一声，原来被泥土糊住的地方，果真密密麻麻的都是字。他敬佩地瞧了一眼伍次友。伍次友却在低头细细辨认那些字迹，口里微吟道：

六朝燕子年年来，朱雀桥边花不开。

未须惆怅问王谢，刘郎一去可曾回？

伍次友笑道："这也没什么稀奇，就如胡笳十八拍。这里共是五首——这算是第二拍了。"接着又吟道：

废地荒园芳草多，少年踏青时行歌。

樵楼鼓动人去后，回风袅袅吹女萝！

明珠摇头道："颓丧！"伍次友道："鬼气渐炽。"便又读第四首：

土花漠漠满颓垣，中有桃叶桃根魂。

夜深踏遍阶下月，可怜罗袜终无痕。

伍次友吟那第五首是：

清明处处鸣黄鹂，春风不上古柳枝。

惟应隔墙英风石，记汝曾挂黄金丝。

读完，他拍了拍手上的土，低头踱步。

明珠见他沉默不语若有所思，笑问道："大哥，这诗是个女子作的？"伍次友道："你想到哪里去了？这诗格调低沉，感情凄婉，字迹苍劲，断非纤纤女子所书。我意当为前明故老来游旧地，不外追思往昔，缅怀旧主，弹斥趋势之流。——我家老太爷见了这诗，必是喜欢的。"明珠笑道："天道盈虚轮回，岂非人力可为？这些遗老不能顺应天时，也实是可笑。"

伍次友正色道："这有什么可笑的！其情可悯，其志可宥，咱们与他们相比，反而增添汗颜。"

明珠原本想安慰伍次友一番，反引出伍次友的牢骚来，忙用话岔开道："天已大晌午了，咱们寻个去处歇息吃饭吧！"伍次友也觉对明珠言重了些儿，歉疚地笑道："好，依你！只是哪里去好呢？"

"出来时我和虎臣约好了，"明珠笑道，"柱儿在白云观外又开了个店，不如还是扰他去！"

“山沽？”伍次友摇头道，“前几天和婉娘方扰过，他小本经营的，咱们有事没事总去，怕不太好——路也远了些儿。”明珠不等他说完，一边扯了伍次友便向外走，一边笑道：“这有何妨？柱儿那里管保没得说的。昨儿见他，还抱怨‘二爷总也不来’呢，哪里一顿饭便吃穷了！”伍次友道：“由你，我却懒得乘车坐轿。”明珠也笑道：“这倒正合了小弟的意，咱们就安步当车吧！”

二人一边说笑一边走，已过未牌时分才到白云观外山沽店前。柱儿一副跑堂的模样儿，毡帽短衣，水裙撩腰，肩搭白毛巾，早笑嘻嘻迎候在门口。明珠笑道：“我拉大哥，他怕扰了你，还不肯来呢！”

何桂柱呵呵笑着给伍次友打千儿请安道：“柱儿是伍家几辈子的奴才，慢说二爷家如今大富大贵。说句没遮拦的颠倒话，就是二爷有一天拉棍讨饭——那当然老天爷不许——照旧是您家里调教出来的奴才秧子，也不能瞧着不管！”说着便将他二人往屋里头让，“上回二爷来得仓促，没得好菜，吃两口羊肉去了。可巧今儿个有新进的下八珍：海参、龙须菜、大口蘑、川竹笋、赤鳞鱼、干贝、蛎黄、乌鱼蛋，一样儿不少，还有一对冻鱼翅——二爷好口福！”伍次友哈哈大笑道：“正所谓早不如巧！”一脚踏进门，笑声戛然而止。原来婉娘带着两个小丫头正候在里头，见伍次友进来，忙都立起身来。婉娘笑道：“先生，倒没想着你这会子才来！”

伍次友一向落拓大方，惟见到婉娘，不知怎的，便如芒刺在背，没个放手脚处。苏麻喇姑平素听康熙的意思，自己早晚也是伍次友的人，嘴里半句调侃话也说不得。二人各存一段心思，本来很近的感情，形迹上反倒生疏了。

明珠是专在这上头做功夫的，深知其中原委，见二人情热身疏，神近色远，连忙打圆场道：“真叫无巧不成书，婉娘姐姐也在此——这么一桌子细巧点心，怕不是给兄弟预备的？我与伍大哥正肚饿，倒先扰了！”说着便笑嘻嘻拈了一块宫制香雪糕送到口里，做个鬼脸儿喊道：“柱儿，就把海鲜上到这边桌上吧！”

那柱儿虽讨厌明珠这么吆五喝六、风毛乍翅地拿自己当奴才使，但事到临头，也只好连声答应着整治去了。

伍次友肚子里并不甚饥，只诧异今日怎么这么巧：为何都聚到何桂柱这方寸小店里来了？遂笑道：“要知道你们也来，今早一起出来岂不

更好？这会儿后晌错了，咱们不回去，你老爷岂不着急？”

他哪里知道，他今天的一切行动都是别人彻夜不眠安排好了的过节儿？魏东亭不来，索府吉凶难定，也无法确定下一步的安排。苏麻喇姑见问，忽想到索府如今不知闹成什么样子，勉强笑道：“这儿也和家里一样，这家店主的本钱是从我家外头账上出的。”

伍次友颇感意外：柱儿在城里呆不住，出来的情由他是知道的。但是索额图收留自己又帮助何桂柱再办山沽店，便感到有些蹊跷。留住自己去教书，还可说得过去，又资助柱儿在外头继续开店，这份“义”可就超乎常情了。

正待相问，便听门外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众人都凝神细听，那马长嘶一声停在了店外。明珠便笑道：“是小魏子来了。”伍次友就要出去迎接：“我去瞧瞧！”苏麻喇姑也道：“咱们一块儿去。”

“魏爷来了！”二人还没动身，便听柱儿高声喊道。魏东亭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笑道：“哪里都寻不着你们，却早就在这里乐着了！”柱儿随后端着四盆热腾腾的海鲜掀帘进来，一面安放菜肴，一面笑道：“入门不问荣枯事，但见容颜便得知！魏爷这一来，二爷和柱儿有缘分，以后怕就要在我这山沽店里好聚一阵子了。这地方儿偏僻，二爷最怕热闹，倒正对了二爷的脾胃！”

“就住这儿了？”伍次友目瞪口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敢情二爷还不知道？”何桂柱道，“今儿一大早，魏爷就来吩咐了，说是府里怕不大安宁，公子爷要换个地方儿念书，就选到小人这儿啦。”

“不安宁？”伍次友忙问，“怎么不安宁？”

“索府今日被鳌拜他们搜了！”苏麻喇姑见何桂柱词穷，便接口答道，“怕就是冲着先生来的。”

伍次友惊愣在那里，搜寻着各人目光。最后，又看看魏东亭，魏东亭沉重地点头叹道：“也真是吉人天相，今儿个你若不出来，怕这会儿已做了刀下之鬼了！”明珠便顿足道：“我的好表台，你倒是说个明白呀？”魏东亭端起桌上酒壶，就壶口儿一饮而尽，抹了一把嘴，将鳌拜

亲自前来搜府的细节一五一十说与众人。末了道：“谁能相信什么天牢走失犯人的鬼话，特意地搜看书房，还不是冲着先生来的？”

第二十三回　伍次友移居白云观　史鉴梅受拷后堂房

听魏东亭讲说一遍，伍次友又惊又怒，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儿，酸甜苦辣咸俱全。良久，方冷笑道："倒想不到我伍次友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一篇文章倒博得鳌大人如此青睐！"说到激动处，将手指紧紧攥起，朝桌上猛地一击，"砰"的一声，满桌的汤菜都跳了起来。"我自去出首，该领什么样罪，一人当了！"

说着抽身便走，却被魏东亭一把扯住，苏麻喇姑急得叫道："先生去不得！"伍次友挣两挣，哪里动弹得了？

见苏麻喇姑急得容颜大变，半含怒半含情，又被魏东亭扯定了不放，伍次友只好长叹一声，气咻咻坐下垂首不语。魏东亭笑道："伍先生你发什么急！鳌拜他不是徒劳扑空一场吗？这棋正下到节骨眼上，又何必急躁呢？"

"我不出首，"伍次友叹道，"鳌拜终不肯甘休，将来出事，总会连累你们的！"说着抬头看了婉娘一眼。

苏麻喇姑心里一热，眼圈儿就红了，忍泪温语劝道："先生上次给龙儿讲的《留侯论》，其中有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当时，我们听了也不甚介意——原以为是说给旁人听的，现在遇到事儿了，倒反想起来，又觉得是说给自己听的了。先生今若凭意气用事，何济于事？"魏东亭也道："鳌拜搜府，明说是拿两个人，你干么要一人投案？倘若向你要另一人，你到何处去寻？"

"那个人是谁？"

"我们哪里晓得，你倒问得好！"苏麻喇姑笑道，"你且在这个地方儿安置下来，龙儿每日照常前来上学，待风平浪静之后再回城里，不也甚好？"

"也只好如此了。"伍次友懊丧地说道，"只是这个饭店，人来人往的，怎么好读书呢？"

“二爷也太瞧不起小的了。”何桂柱忙笑道，“二爷若在这里教书，我还开什么店？——你说这儿不好，请二爷挪步跟我去后头瞧瞧。”

伍次友半信半疑地跟着何桂柱进了后院，苏麻喇姑、明珠和魏东亭也跟随着鱼贯而入。初看时也没什么稀奇，踅过了柴房和两间小屋，穿过一道不起眼的小门，呀！里头竟别是一重天地！

这是一块凹地，中间有五亩见方一大片池子，石板桥通向池心岛。池水清冽明净，倒也没有放养金鱼之类，只放了一些尺余长的青鲢，时而飞池，扑通扑通地响。四周崖岸种植不少垂杨柳、龙颈柳，微风一起，千丝万条婆娑生姿。水面上涟漪荡漾，波光粼粼，清人眼目。沿桥过池，对岸七八间芦棚茅舍参差错落，只中间三间茅檐斗拱上，悬着“山沽斋”三字泥金黑匾。屋里头一色儿都是朴而不拙的竹木器具。这山沽店从外头看着实俗陋，貌不惊人，岂知这正是高手佳作，藏秀于内。相形之下，甚或令人觉得索府花园大有雕凿之嫌。伍次友失口叫道：“好去处！”又回头对何桂柱笑道，“不读庄子不能领悟此斋之妙。”

“是呢！”柱儿忙赔笑道，“小人知道二爷是必定喜欢的。这池心岛上还有一座假山没有修好，堆的那些太湖石叠成了才好看呢！”

“我在这里，”伍次友道，“假山倒不必修了。弄上瓜棚豆架，再栽上葡萄树，绿阴阴的就好，何必再作人工雕饰？”

众人正说着，见一老人长髯飘胸，带着几个后生从茅舍中出来，虽是褐衣麻鞋，却个个精壮无比。伍次友道是店中使用的伙计，也不在意。那明珠却知是史龙彪带的穆子煦三兄弟，还有从大内精选的十几个亲贵子弟在此担任侍卫，又安置了二十名亲兵入白云观扮做道士，暗地守护这座小店。——这就是熊赐履为康熙安排的又一处别墅，专供他作读书之地。“山沽”谐了狡兔“三窟”的音——伍次友尽管博学贯古今，又哪能想到这些！

伍次友在山沽斋前痴立片刻，一阵秋风飒飒袭来，池水苍茫，想起自家身世遭际，不禁悲从中来。他瞧了瞧近前的人，似乎陌生了许多。连婉娘在内，他隐约觉得大伙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瞒着自己，然而他想不出是什么事，也无法张口询问。当下笑道：“这里好是好，龙儿每天怕要多跑不少路呢！”

婉娘笑道：“你自管教你的书，他要来，你便讲书，他不来，就坐

岸边垂钓也是雅事。”伍次友笑着点头。正在这时，柱儿忽然回头道：“二爷，您瞧，那不是龙儿来了？”

鳌拜扑了空，怅然而归，又气又恼，在路上就吩咐歪虎道：“且不必回府，你飞马先报班大人，说我这就去访他。”歪虎答应一声，打马飞奔而去。所以鳌拜到班布尔善府邸时，左旁门早已打开，刘金标在迎候着。大轿一直抬到二堂始方停住。鳌拜一屁股坐在中堂太师椅上，不等班布尔善开口说话，便笑道：“这是怎么回事，连个人毛儿也没查出来，亏你这智多星还事前派人打探过！”

班布尔善身着紫绒绣袍，腰间也不系带子，一只手在背后轻捻辫梢，一只手抚摩着剃得发亮的脑门，陷入深思之中。搜府落空，他已听歪虎禀了个大略，心下不免惊疑。只是他的城府颇深，没有露出声色来。良久，他唏嘘一声道：“鳌公，不知你想过没有？在此之前，你尚可退居为隐士。这着棋如今已走到这一步，真是再无退路了。”

“要什么退路？”鳌拜突然大笑，“曹操也是英雄！如今没了刘玄德、孙仲谋，还有什么可怕的！”班布尔善也笑道：“虽无孙刘，但也无汉献帝，您可大意不得哟？”

这倒是真的。鳌拜顿时改容道：“此言甚当，依你之见，老三今日究竟在哪里？”班布尔善道：“此事不必查考了。明明侦得老三每日都去索府，今日又有人亲眼瞧见小轿进去，却扑了个空，看来透风是一定的了！要紧的是，风是怎么透出的，是谁把风透出去的。昨夜至此时，尚不足十二个时辰，竟是如此之速！这是最可怕的。”

“府中定有奸细，这奸细究竟是谁？”鳌拜沉思有顷方道：“要不要找济世来一齐议议？”

“济世学问是好的。”班布尔善道，“寻章摘句、引经据典可找他来，可对这种事，他能迂阔得出么？——其实也不必向远处寻，只在中堂周围的人员中查找即可。”

“你是说素秋？”鳌拜头一个疑到的就是她。但事无端倪，还吃不准。便又摇摇头自语道，“她连二门也难得出去呀。”

班布尔善冷冷一笑：“鳌公怕是爱其美而不知其奸吧！我虽于武学一窍不通，可还记得鳌公曾说过，她走路无声，似乎轻功甚好。她若是

武林女杰，怎见得就出不了您的二门呢？”

平日随口一句话，班布尔善便记得如此真切，鳌拜不得不佩服他用心之深。当下点头道：“放心，不管她是真美假美，总要证她个水落石出！”班布尔善道：“方才鳌公说‘老三哪里去’的话，虽不是顶要紧的事，却也不可忽略。愚意狡兔尚有三窟，谁能保他只有索府一处呢？”

“论到使心斗智，”鳌拜笑道，“我左右无人能比得上你，此事只有拜托足下了。”说完便打轿回府。

其时已是十月初节气，北京的天气已是冷了。用过晚餐，鳌拜和荣氏夫人便都在后堂正寝间说闲话、消食儿。这些天来，鳌拜身心劳瘁，便歪在躺椅上懒散地伸了腿，由橘绣和彩屏捶着，对鉴梅说：“素秋，你去鹤寿堂，把屏风后头柜顶上那个金皮匣子取了来。”

鉴梅心中顿时一紧，见鳌拜眼皮微微一张，忙答应了一声“是”，抽身便去了。荣氏笑道：“这会儿想起那劳什子做什么？”鳌拜笑道：“那是上等参精冰片散！祛燥补气宽中消毒。这会儿都是自家人，拿来大家都尝尝！”

正说着，鉴梅已捧着匣子回来，手里捧着心里却突突直跳，像是里头关着魔鬼。——不知鳌拜为什么忽然间想起它来，又为什么偏偏指派自己去取。——她竭力镇定自己，神态自若地说道：“老爷，就放这儿吧？”

“打开来！”鳌拜的眼皮一动不动。

鉴梅把匣子拿在手里左右摆弄，装着找不到打开锁钥的样子，翻过来掉过去端详了好一阵子，才轻按匣子下头一个镏金铜钉，那匣子“叭”地反弹开来，她惊得几乎把匣子掉在地上。鳌拜哈哈大笑，对荣氏和彩屏几个丫头道：“就凭这个本事，你们谁能及得上这位素秋姑娘？”

他接过匣子，“叭”的一声又扣上了，递给荣氏。荣氏夫人把水烟袋交给橘绣拿着，接过匣子反复细看，扣弄了半天，也学着鉴梅的样子猛按金钮，那匣子依然纹丝不动。几个丫头传过来，个个涨红了脸，竟真的没人能打开匣子。鳌拜笑道：“你们中什么用，这是要功夫的！没有内功，便就知道了哪是消息儿，也是打它不开的！”

“我原是江湖卖艺的身份，”鉴梅深悔冒失，嗫嚅答道，“虽说没什么‘内功’，指望着这吃饭养口儿，一点劲道没有还成？”

鳌拜似乎没听见，又把匣子打开，取出那个纸包儿抖开来，将一包药尽数倒进茶壶中，说道：“素秋，你给你太太和大家都斟上一杯，我的这杯茶也给换过。”

鉴梅几乎惊傻了，她脑子里是个什么想头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得嗡嗡乱叫。颤抖着双手给各人斟了一杯。因为内心紧张，在泼鳌拜那杯残茶时，差点连杯子豁出去。鳌拜乜着眼瞧见，心里想：“班布尔善有眼力，这贱人果真心里有鬼！”

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笑对荣氏道：“你们也都尝尝，味道不坏么。”又转身对丫头们道：“大家都尝尝嘛！”荣氏便笑着饮了，丫头们也各自喝完了。惟独史鉴梅端着杯子，呆呆地瞧着大家。

“鉴梅，”鳌拜突然不叫“素秋”了，那神情就像一只擒到了老鼠的刁猫，要把猎物的挣扎之态欣赏够了，才肯下爪子捕杀。“你脸色不好呀！唔，干么要抖呢？你该装作失手打了茶盅儿才对么！——这么沉不住气，馅儿也露得太早了点吧！”鳌拜嘻嘻笑着，“我们大家都活不成了，你该高兴惬意哟，干么失魂落魄呀？”

一语既出，不仅满屋变色，连荣氏也是一怔，瞧出“素秋”的失态来。鉴梅到了这一步，反定下心来，道，“老爷这是什么话，奴才竟不明白。”

“不明白？”鳌拜冷冷说道，“你想偷我的药没能成功，想不到我自己换了药，是么？”

这句话，倒给了鉴梅以可乘之机。她扑通一声跪倒，说道：“老爷是当朝一品，想杀我一个奴才那还不容易？何必摆这种圈子给人跳？”说着，呜呜咽咽哭出声来。

荣氏素来怜恤素秋身世凄惨，待她甚厚。今日见她异样，也觉吃惊，脸上变色道：“你这死蹄子，做出什么不是来，还不快说：这会子乔模乔样地嚎什么丧！”

“奴才有什么不是？”鉴梅边哭边道，“老爷拿毒药自己喝，还叫一

家子都喝，还不许奴才害怕！”

众人愈听愈奇。荣氏追问道：“什么毒药，你真个要死了！”鉴梅只捂着脸哭，却不言语，荣氏倒没了主张。

正没个开交处，鳌拜突然冷森森问道：“你怎知道这匣子里装的是毒药？”

“我听人说的。”

“谁？”

“班老爷！”

荣氏听到这里，陡然问道：“这倒奇了，班大人送毒药给老爷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鉴梅哽咽道，“那日班老爷来，带了这个纸包儿给老爷，说是什么‘追魂夺命丹’，我送茶时听见了，还说要——”

“住口！”鳌拜想起那日情景，确是如此，深恐她口没遮拦，再说出什么“老三”来，忙喝止了她。良久，方尴尬地笑道：“难道你没听清楚么！班大人的药原是猎狐用的，倒叫你这奴才上心了！”

康熙至慈宁宫给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请过晚安，回到养心殿已到掌灯时分，见苏麻喇姑歪坐在脚踏子上正埋头瞧着一张字纸，竟没有觉察他已进来，便蹑足绕到苏麻喇姑身后去看，才知道是伍次友和明珠在风氏园断墙间“捡”来的诗，遂笑道：“这诗写得虽好，终非福祥之兆，你还是少看一点的好。”

苏麻喇姑本用心极专，乍一听人说话，吓了一跳，抬头见是康熙，忙将诗稿放下，笑道：“万岁爷几时来的，我怎么连一点声儿都没听见？——说到这诗，有万岁爷的福气盖着，就是李长吉的苏小小也不敢来缠我！”

“这诗朕也读过，”康熙坐下呷了一口茶道，“不知何故，愈读愈觉毛发悚然。”

苏麻喇姑笑道：“《多心经》云：‘依般若波罗密多故，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还是万岁爷忧心过重之故。”

“好嘛！”康熙笑道，“太后信天主，早年在时每日价讲‘恕我罪恶’，‘恕我罪恶’；你信佛，也是满嘴的《多心》《楞严》《法华》经；再加一个伍次友，更言必称孔孟，又是什么‘与其残民以呈，不如曳尾于泥涂’。这三方夹攻，就缺一个道士了。就是儒家也不尽一样，熊赐履和伍次友便难以相合，朕又该听谁的呢？”说毕哈哈大笑。苏麻喇姑笑道：“我瞧着那小魏子便有点信道。其实圣人、佛祖、天主，只有劝人向善佑国裕民，人家才信它，不然谁会吃饱了没事干，去听他那白话骗人呢！”

康熙接口道：“其实伍先生对此讲得十分明白了。儒以修己为体，用于治人；道以修静为体，以柔为用；佛以定寂为体，以慈为用。——宗旨虽别，都教人为善，其理则是一回事。比方说，儒就如五谷，人一日不食就会饥，几日不食便要饿死；释道则似药医，用来消除宽愆，解释拂郁倒比儒家更见其效，其因在于祸福因果之说，最易悚动下愚耳！上回熊赐履劝朕禁止天主，指为‘邪教’，朕便没有从他，这倒也不独为太后笃信天主——既然有了三教九流，可以相安，为什么就不能四教十流呢？朕以为只要有利于生民教化，各种教流正不妨多一点的为是。”

这番长篇大论，由康熙侃侃言来，听得苏麻喇姑又惊又喜：“也不枉他教了这多年，难为这主子真的是学业有成了！”

二人说得高兴，话题又转回到白日伍次友抄来的几首诗上。康熙问道：“这几首诗，伍先生怎么看？”

苏麻喇姑见康熙神色郑重，遂正色说道：“伍先生以为，这几首诗均系前明遗老之作，这些人骨气是有的，才气更不必说，只可惜不识大体，不随潮动，不顺民情，不明天理，也不懂得这是劫数造化所使，眼下也说不上如何劝化。”

康熙听了默然不语。这话正点在他心病上：顺治爷马上得天下，朕不能马上而治之。前明故耆宿儒不肯为我所用，又不能一一斩尽杀绝，由他们散处林泉，吟风弄月，指斥时政，可惜了人才还在其次，搅乱了人心便了不得。想到此，他突然转身问道：“伍先生可讲过对这些人有何善策？”

“没有，”苏麻喇姑道，“他自己并不赞同这些人，不过人各有志，他们又没几个人，万岁爷何必为此忧心呢！再说，现在也不是想这些事的时候么！”

“要虑得远些儿，”康熙叹道，“你该知道，这里头人才大有用处，弃置山野朕心不忍，且正道不行，就会生邪。”

见苏麻喇姑凝神在听，康熙继续道：“曼姐儿，你听说过洪承畴江南摆宴的故事么？”

苏麻喇姑摇了摇头。

“那是顺治七年的事，”康熙道，“多尔衮拿下江宁，江南尽归我朝，河山大局已定，他便进京述职来了。也怪洪承畴多事，在金陵大宴三日、犒军行赏，祭奠南征阵亡将士。”他停了一下，又深思着说，“宴至第三日，忽然门上通禀，说是他一个姓吴的门生故旧前来贺酒，便请了进来。”

“这人好没意思，”苏麻喇姑笑道，“这也好闯席讨酒？”

“不是的。”康熙继续说道。与其说他在讲故事，还不如说他是在描述当时场面。“进来相见已毕，那人却不饮酒，只说：‘老师鞍马劳顿，学生迭经战乱，文学也都荒疏了，有一篇妙文愿与老师共赏！’”

“洪承畴从军已久，厌听文学，便笑辞道：‘这几年目疾甚苦，看不得文章了。’”

“那人笑道：‘不妨，老师稳坐了，听学生读它就是！’说完，从袖中取出一卷文书，当着满筵将佐官弁，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诵。你道是什么文章？”

苏麻喇姑摇头道：“奴才不知。”

“崇祯帝御制《悼洪经略祭文》！”

“啊！”苏麻喇姑不禁轻声惊呼，“这人大胆！”

“是有骨气！”康熙激动地纠正道，“若是今日的事，朕决不允他杀掉这个姓吴的！”说着目光如电，神采奕奕。

苏麻喇姑先是一惊，旋即已知康熙的心情，好一阵子才叹道：“万岁圣虑极是。这是大事，奴才不敢妄评，但是万岁爷自身龙位乃是为当今第一要务。这一头顾下来了，才好去想别的事呢！”

第二十四回　小毛子挫败大侍卫　康熙帝夜宴众豪杰

苏麻喇姑说的不错，外患未靖，内忧日迫，自己的皇位也正岌岌可危。——那些远虑，都是太平天子想的事，自己当前还有更当紧的事呀！康熙沉痛地闭上了眼睛。苏麻喇姑见他闭目端坐，以为是困了，赶忙点好息香放在熏炉之内，又吩咐宫女们将大灯撤去，只留下案上一盏绛红纱罩烛灯，这才近前请示道："万岁爷该安歇了吧。"

"叫她们下去，"康熙摆摆手道，"有你这里侍候就可。你困了，自管在下面熏笼上头歪着。朕不困，还要再想些事。"

苏麻喇姑只好依言打发了下人，自己只在熏笼旁支颐假寐。

康熙坐了一会儿，但觉百忧集结，万绪纷来：鳌拜的狂傲不法竟到如此地步，胆敢公然矫诏行逆，搜查大臣府邸，图谋弑君！大内侍卫亲兵虽多，但真正掌在自己手里的实力，缓急可济的却寥若晨星。一眼望去，人尽可疑，虽然自己在乾清宫每日仍然接受内外大臣的朝拜，可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却自有一种"外人"的感觉——这都是哄弄自己的虚热闹。偌大内城，做天子的竟自不知哪是自己的安全之地，想来也真令人寒心。

他忽然想到，要是诛杀鳌拜，也须在大内。因为外头鳌拜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怎好下得了手！大三殿当然不成，那么该是交泰殿、奉先殿、养心殿、体元殿、钦安殿、文华殿、武英殿、上书房……哪一处最佳呢？他一个一个挑着想，除了分析那里的人事，还要考虑到地貌、关防机密乃至于退路等项。忽然他的脑子里一闪，想到了毓庆宫这个地方。他睁开眼，凝视着案头上的红灯。此地宫禁深邃，又不过分冷僻，道路环回，可藏龙卧虎，是张网捕鳌的好地方。且毓庆宫总管侍卫孙殿臣是自己心腹，狼瞫一干侍卫又都是被鳌拜擅诛了的倭赫的朋友，这里能行！

但孙殿臣等毕竟与魏东亭不同。要人干这种极其机密的大事，就要买得他像魏东亭那样只知有朕！

想到此，康熙霍然而起，走至苏麻喇姑面前。正要唤她，闻她声息恬静，知已睡着了，便返身取了一件袍子轻轻替她盖上。哪知苏麻喇姑霍然开目，一翻身坐了起来问道："主子有事？""明晚，"康熙压低了嗓音道，"朕要见孙殿臣和狼瞫。"

"孙殿臣！"

康熙只坚定地点了点头。

苏麻喇姑沉思有顷，眼中放出光来，说道："奴才明白，——在哪儿见？"

"到小魏子家去，"康熙沉着地道，"这事你来安排，要机密！"

苏麻喇姑眼光霍地一跳，挺身而起道："这事主子放心！"

小毛子赌输了钱，把给母亲买药的钱全送进了赌场，又没辙了。

他是个孝子，因父亲下世得早，寡母带了他和哥哥苦熬了十二年。后来，哥哥娶了嫂子，分开了过，把他和老娘闪在一旁。老娘只得给人家缝洗衣裳过日子。不料母亲上了岁数，身子骨儿就不行了，又遇腊月天洗衣裳冻坏了双手，一到秋天关节儿便肿得老粗，痛入骨髓，连缝穷也干不成。嫂子不贤，哥哥偷着接济一点儿，哪里养得两个活口！

正好这时，宫里要人，小毛子走投无路，心里一发横，偷偷儿净了身，挣这两吊半的月例钱来养活老娘。老娘听说后，一急之下，两眼昏黑，竟从此成了瞎子。为给母亲治病，小毛子断不了从宫里偷一点小物件到鬼市上变钱，再不然仗着鬼聪明儿赌赢几个钱给老母治病。好在宫里这种事多了，大家也不以为意。今年冬季冷得特别早，母亲眼见又过不下去，自己又赌失了手，这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文表哥那里是不敢求了，虽说多少总不落空，但求一次挨一次骂，实在扫脸，况且人家也是一大家子呢。魏东亭那里，倒是有求必应，只是求的次数多了，自家也张不开口。没奈何，便溜到御厨房寻厨子阿三拆兑几个，他是讷谟的干儿子，有办法。

"小毛子！"阿三听了来意，冷笑一声道，"今儿我要扫你的脸了，我借钱给你，本钱不说，你连个利钱都还不上，我手头也紧！你妈病

了，你这算行孝，该当给的，可总不能叫我替你填这个无底洞啊？”

小毛子瞧着阿三绷得紧紧的脸，心里骂道：“日你妈！仗着认了个干老子，出入方便，便从厨房里偷摸了不少的瓷器。你妈的早就发了，轮着爷借两个，就拿出这副嘴脸！”口里却嘻嘻笑道：“我还欠三哥十四两，您老身上这点值什么呀！您老借咱两吊，下个月卖裤子我也要本利还清，如何？”

“猴儿崽子，倒有你的！”阿三笑道，“论理，不该借你，怪可怜儿的。我这还有四钱，你拿去抓药。下个月本利不清，仔细着我告了讷谟大侍卫，打你个臭死！”

小毛子无奈只得接了。出大厨房时，见壁架上放着一只钧窑小盖碗，可可儿的有拳头大小，碗口还烧了两只绿水翼大蝉，似在碗口吸酒的模样，显然极其名贵，不知是外头哪家臣子贡来的。他望了一下无人在意，抄起来往怀里一揣便走了。阿三隔着门玻璃瞧得清楚，只不言声。

下晚时分，小毛子侍候了慈宁宫的水，听着阿三带了四个小厨子将没用完的御膳送乾清门赏了值夜的侍卫，等着养心殿的太监来抬了水，收拾收拾便要回房安歇。忽然见讷谟大踏步走来，忙垂手儿站好，赔笑道：“讷爷，您用过饭啦？”

讷谟铁青着面孔“哼”了一声，头也不回跨进茶具茶叶库，站在当央四下搜寻。小毛子心知有异，却又不知他因何而来，惴惴地讪笑着掇了一把椅子来说道：“您坐着，我这就给您沏好茶——刚贡来的鲜龙井，还是普洱？”讷谟一摆手冷笑道：“别跟我来这套！我问你，你今儿个在大厨房寻了什么东西？”

“大厨房？”小毛子脑子里轰然一声，脸色立时发白，强笑道，“我去三哥那借钱，敢情丢了什么东西？那里的家什，我哪敢动得？”

“一会儿叫你嘴硬！”讷谟抬手便欲打，但想想又住了手，径自开了茶叶柜，在里边尽情翻起来。

盖碗虽不在茶叶柜内，但小毛子知道不妙，若被他这样乱翻，定要被寻了出来。光棍不吃眼前亏，小毛子乍着胆子上前笑着拦住道：“这御茶橱是翻不得的，里头有些贡茶连封条还没有启，翻乱了老赵是不依

的。”

“叭！”小毛子话音没落，左脸上早被着了一掌，打得两眼金星直冒，顿时肿胀起来。他本就泼皮无赖，哪里吃这个，回过神来高声叫道：“屎壳郎爬扫帚，你在这里做什么茧！你没瞧瞧这是你的地盘么？不过瞧着鳌中堂，叫你一声‘大人’，你就来摆臭架子——你滚蛋，爷要出去了！”

讷谟勃然大怒：“小畜生，别说你这儿，再难收拾的头，老子也照剃了！”骂着，左右开弓“叭叭”又是两掌。回过身来拿起桌上一串钥匙，索性打开七八扇柜门，挨柜搜查。

小毛子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儿大哭大叫：“爷们，这是赵老爷的辖下，轮得着你么？你配么！”见讷谟不理，一个劲地仍在乱翻，他真急了，灵机一动爬起来，冷不防劈手夺了钥匙跑出去，没等讷谟弄清怎么一回事，“咯嘣”一声将御茶库锁了，在院里又跳又叫：

“你们都来看呀！大清朝出了新鲜事儿啰，讷谟大人搜查万岁爷的御茶库啰，你们都快瞧哇！黄四村，你死了？还不快找赵老爷来！”

正在用餐的乾清门侍卫，吃过饭没事的太监，听得这边又哭又喊，夹着咆哮怒骂，闹得沸反盈天，不知出了什么事，都聚拢来看热闹。

被锁在屋子里的讷谟顿时慌了手脚，急奔过来拉门——门锁得像铁铸一般，哪里拉得动！便返身急着去关那些茶柜门。偏生那些锁都是荷兰国进贡的，装有特制的消息儿，没有钥匙既打不开也锁不住。小毛子带着钥匙走了，哪里还关得上？忙乱中竟把左手小指差点挤断了，疼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一不小心，又把放在案上未启封的一个坛子打翻在地，“砰”的一声，茶叶撒得满地都是。外头瞧热闹的不知他在里头是怎样折腾，听了这一声儿都是一怔。

正闹着，忽听得有人喝道：“什么事大呼小叫的，成个什么体统？”众人回头看时，却是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来了，便让开路。小毛子不依不饶，上前哭诉道：“张公公来了，您老瞧瞧，咱们大内里头还有个什么规矩！”说着豁啷一下打开门来。

众人瞧时，都忍不住暗笑，那讷谟真叫狼狈得很，柜子门一律都是半开半合，地下大包小包茶叶被踩得稀烂。他还右手捏着左手小指，一

个劲地揉捏，痛得攒眉咬牙。见门打开，他一个箭步蹿出来，把小毛子当胸一把提在半空，便要猛下毒手。张万强忙喝道："不许无礼！慢慢说，是怎么啦？"

讷谟哪里瞧得起张万强！拧着眉毛恶狠狠骂道："自古阉党没好人，你也不是好东西——"还要骂时，见苏麻喇姑从后头走来，面若冰霜地盯着自己，便撒手放了小毛子。

苏麻喇姑刚把康熙送走。彼时人乱哄哄的竟没人在意。差使办完，苏麻喇姑没事儿便也凑过来瞧是什么事。一见她来，小毛子忙收了泪，上前请个安，抽咽道："苏大姐姐，讷谟侍卫指着我偷了御厨房的东西，自个儿就来搜检，您瞧这屋里翻成什么样子！"

苏麻喇姑不动声色，慢慢问道："什么东西丢了？"

"我也不知道，您问他！"小毛子指着讷谟道。

讷谟气得脸乌青，说："他偷了一只钧窑盖碗！"

"谁瞧见的？"苏麻喇姑叮着问了一句。

"我，"站在一旁的阿三卖弄般开了口，"我亲眼瞧得真！"

"东西是你御厨房的，"苏麻喇姑口齿极为简捷，"你是御厨房的人，既瞧见了为什么不当场拿住？这真反了！张万强，告诉赵秉正，革掉他！"复又回头对讷谟道："凭你再有理，这御茶库里头放的是皇上的东西，打狗还要瞧主人呢，你怎么敢随便就搜？——你先去吧，这事明儿个再作分晓。"

"那也得瞧瞧里头有没有盖碗！"讷谟气得面色发白，有理的事被弄成这样子，实在窝囊得难以咽气，想想又加一句，"那盖碗也是御用的，他偷了去，倒没有罪名儿？"

"好！"苏麻喇姑笑道，"这事我来办。查住了，一体处置！"说着便进库来，挨柜一件件细看，小毛子的心刷地提到嗓子眼儿上。

苏麻喇姑先把所有的茶柜一一看过，又返回茶具器皿柜，挨次儿仔细瞧，当看至最后一柜时，那扣蝉的钧窑盖碗赫然在目。此时小毛子真是面无人色，却见苏麻喇姑伸手进去翻动一阵，又将手抽出，拍了拍骂

道："里头浮灰有二指厚，你这奴才是怎么当的差！"

那小毛子正吓得一身臭汗，听得却是骂"里头脏"，忙连连称道："苏大姐姐骂的是，我明儿好好儿整治整治！"心里却奇怪她因何不肯揭破这层纸儿。

她到别处又看看，然后走出来道："没有找出来。你们侍卫上仔细一点，见有了时告诉我一声儿，我整治他！"说罢，竟自姗姗地走了。

孙殿臣下了值，趁着人乱，悄悄儿出了左掖门。他一向和气小心当差，人缘儿极好，自然没受到景运门侍卫们的盘查。他一边走一边思量，实在猜不透万岁爷的红人魏东亭为何今夜无缘无故地请他过府，还说要见几位贵人——我就在宫里当差，什么样的"贵人"没见过，用得着如此鬼祟？

过了虎坊桥东，踅过苇子胡同，便是一大片栉比鳞次的民居。这里街巷廛肆交错纵横，极其繁华。亏得他曾在巡防衙门当过几年差，这一带曾是他管辖之地。若是稍生疏些儿，昏夜至此，连东西南北也辨不清，莫说寻人了。

按着魏东亭说的路线，过了虎坊桥约莫二里远，左曲右折钻出迷魂阵一样的小巷，便觉猛一敞阔，一阵罡风吹过，寒凉浸骨，早见前头有两个人提着灯守候，见他过来，老远就挑着灯儿低声问道："可是孙爷到了么？"

孙殿臣答应着，走近瞧时，见一个是老仆人，另一个虽是面熟，知道是在宫里头当过差，什么时候见过，叫什么名字却一时想不起来，忙笑道："劳驾你们在这儿等，这路我其实是认得的。"老仆人笑道："孙爷是稀客，理当迎接。"

但进了院子，并不见主人出来迎接，搭眼看时，座中已有五六个人，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余下五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其中穆子煦、犟驴子因在宫中曾与鳌拜印证过武功，他是认识的，忙拱手笑道："穆先生、姜先生别来无恙？大家幸会幸会！"引路的郝老四笑道："到底是我郝老四名头儿低，白给孙爷带路来着？"孙殿臣猛地想起，忙谢过罪，又问道："这位老先生和这两位先生却是初次见面。"

明珠爽朗地笑道："孙爷，在下明珠，你该也认得的，与鳌中堂印

证那一会儿曾见过面，不过我没上手，你就难得记住了。——这位是史老英雄，江湖上人称铁罗汉史龙彪的就是。这位名叫刘华，现在鳌中堂府中当差。”

孙殿臣一听这么个身份，便有点莫名其妙，口里却笑道：“久仰久仰——我们都来了，怎么不见主人呢？”老仆人躬身回道：“魏大人在后头跟一位贵客说话。孙爷且耐片刻。”

话音刚落，魏东亭满面春风地出来，向四周一揖道：“慢待朋友，有罪有罪！众位暂请起座，圣上驾到！”

这句话犹如当庭打下霹雳，举座无不相顾失色。众人慌忙起身离座。那刘华更是惊得心慌意乱，起身时动作不麻利，竟将筷子拂落在地，急忙捡时又碰翻了酒杯。但听帘子响处，一位少年从门后踱出，头上戴一顶青毡缎台冠，酱色江绸棉袍外罩石青缂丝面的小毛羊皮褂，腰束黄线软带，足穿青缎凉里儿皂靴，双眸清澈而有神，气度雍容华贵，手持一把泥金牙扇，笑盈盈出现在众人面前，身后一左一右躬身侍立着索额图和熊赐履。他俩也是便装从驾，狼瞫腰悬宝剑，从旁卫护——正是当今天子康熙皇帝到了。

在座的除了史龙彪和刘华之外都是见过皇帝的。却因事情太出意外，一时都惊愣了。魏东亭只说和贵人相聚，谁能想到竟是如此之贵！孙殿臣一个惊呼，伏地叩头，口称：“万岁！”众人方回过神来，扑扑通通一齐跪了下去。

康熙忙快步走向前来，也不分高下，一一扶起，笑道：“朕也是无事闲游至此，大家不必拘这个大礼了。”

走到刘华处，康熙问道：“你是刘华？”刘华激动得面色绯红，声音颤抖，在地下重重碰了三个响头道：“奴才刘华，恭祈圣主万岁安康！”康熙一把挽起他来，笑道：“早听小魏子说你好酒量嘛！今夜不妨多用几杯。”说着便又问史龙彪：“史老英雄，你身子还结实么？”那史龙彪只是叩头，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众人礼毕，又忙着安席。康熙笑道：“免去那么多的礼数吧！其实今夜是小魏子做的东，连朕也叨扰了。”便坐下招呼众人，“大家都坐，若只管拘礼，朕便去了。”众人这才直起腰侧着身子坐了下来。

孙殿臣瞧这阵仗儿，对康熙的心思已猜中了七八分。只是康熙不开口，座中人谁也不敢说话。君臣同席再好的酒也难以尽兴。

那刘华却为今晚受到的恩宠而激动不已，他在内务府、十三衙门都干过，在鳌拜府四年，和鳌拜不隔几日就见一面，可从未见他用正眼瞧看过自己。想到这里，心里猛地一热，便站起身来对康熙拱手道："万岁爷，奴才虽是个粗汉子，可还晓得人生在世忠孝为本！万岁爷今天这样看得起奴才，奴才就是赴汤蹈火，也要报答皇上恩德！"

"今夜是没有使你处。"康熙点头笑道，"以后要有用你处，自然要吩咐。今晚众位只管痛饮行乐！"说着扭脸对明珠笑道，"这样好么？"

明珠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同自己说话，有点手足无措，忙应道，"是！"但他毕竟机敏过人，一时便灵转过来，赔笑道："魏东亭有一套曲子，万岁爷可要听？"

"要听。"康熙笑道，"早听小魏子讲，你也精于此道，必是好的，何妨演了大家共赏！"

明珠躬起施礼，入内取了筝来，横陈于筵席旁几案上，调弦更张，几声勾拨，虽不成曲调已觉清泠入脾。那明珠一手抚弦，一手轻抹淡挑，向康熙一笑，拉开嗓子唱道：

> 总领神仙侣。齐到青云歧路。丹禁风微，咫尺谛闻天语。尽荣遇。看即如龙变化，一掷灵梭风雨。

听至此，康熙笑谓狼瞫："这是半阕了，听出是什么词了吗？"狼瞫忙笑道："奴才哪里懂这些！"康熙叹道："难为明珠，这词写得不坏！"熊赐履却知这是黄庭坚的《下水船》，此时却不便说，笑了笑没有言声。又听下半阕，却是：

> 真游处。上苑寻春去。芳草芊芊迎步。几曲笙歌，樱桃艳里欢聚。瑶觞举，回祝尧龄万万，端的君恩难负。

曲至此处慢慢停住。袅袅余音绕梁不绝，众人早听呆了。四座寂然，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却听康熙缓缓而道："好自然是好的了，只是流于颂圣，朕即位至今已近七年，并无恩德加于臣民。如今社稷又处于危难之时，黎民有倒悬之苦。朕欲革此种种弊端，却又令不能行，禁不

能止，每念及此，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深感愧对列祖列宗。实无心听此雅颂之曲。”

大家原以为康熙必然大加赞赏，不料他却说出这番话，都是大感意外。熊赐履乘机上前奏道：“主上宽厚仁慈，爱人以德，早怀治国之大计，若大计得行，便可开我大清帝国万世之基业。今主上不愿听颂圣之曲，乃是激励我臣下不忘国难民苦。在座诸位皆是圣上信赖之士，大清朝之股肱，必能体谅圣意，奋发用命。”熊赐履话虽不多，却点在了题眼上，众人又激动又感恩，不觉眼睛潮湿模糊。

魏东亭此时也激动不已，挺身而出，高声言道：“皇上，东亭有长歌一首献上。”

“可唱来朕听！”康熙吩咐道，“明珠为他吹箫！”

“喳！”明珠答应一声，取出自己的一管竹箫，呜呜咽咽吹起，厅中顿时充满悲凉气氛。魏东亭唱：

蠡县城东庞各庄，有妇志节儿早亡。

祖孙老幼何所赖？赖有薄田产菽粮！

众人都以为魏东亭会拔剑起舞，当庭慨歌，孰料他音容惨淡，竟唱出了这么一个古朴的调子，不觉愕然相顾。康熙侧过身子问熊赐履，“是不是俗了点？”熊赐履正容答道：“此乃民歌体，古风格调。”康熙便不言语，听魏东亭接着唱道：

翩翩五骑色镶黄，圈田霸屋气何扬！

使者将去惜不得，村惊户泣犬喑嗓。

嫠妇惶急无所措，抱孙倚门悲声放。

邻舍气噎无可劝，说到石人也凄惶。

唱至此处，席中已有人暗暗抽泣。穆子煦、犟驴子从关东来，一路见过多少这种情景，便是铁石心肠也看不得。明珠想起自家身世，早淌出泪来。史龙彪也是暗自伤情，低下头来深深叹息一声。康熙想着镶黄旗的霸道，眼中闪着怒火，见魏东亭双目含泪继续唱道：

忽有里中边家子，慷慨好义血性郎。

横眉仗剑绝妻子，犹如古之荆轲赴秦乡！

理谕不动见白刃，纷纷人头血溅墙。

倒提髑髅投案去，大吏色变小吏忙。

嗟乎！无情三尺斩丈夫，举郡老幼祭法场！

清酒一酹山月愁，一泓血洒泣残阳。

至此歌声止，箫声也止，满庭中死一般寂静。康熙起身来，缓声说道："东亭这歌真有其事，实有其人，义民乃边大有也。此皆圈地乱政所致。乱政不废，民无宁日，田园荒芜，仓廪空虚。此乃朕之心病也。朕也有几句续在后边。"说着便亢声吟道：

枢臣疆吏齐袖手，天子沮丧坐明堂。

四海之内皆赤子，义侠何独边大郎！

宿卫侍臣应似彼，振臂而起维朝纲。

吾为边子长太息，中夜推枕绕彷徨。

他吟诵至此，庭中大小人等都已泪流纵横，一齐跪下叩道："奴才等惟圣主之命是听，如有差遣之处，虽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

第二十五回　婉娘深宫戒小僮　翠姑青楼诘明珠

小毛子怀着鬼胎跟着张万强去见苏麻喇姑。方才人去之后，他检点了一下茶具器皿，见那只钧瓷盖碗还在茶具柜里，只不知怎的和别的茶具叠在了一起。这足见苏麻喇姑是看见盖碗了。他摸着这件东西，只猜不透她为何不当面揭穿。苏麻喇姑是皇上和太后跟前说一不二的大红人，干么要护着他呢？

他仔细回顾了当时的情形，断定苏麻喇姑与讷谟有宿隙。搜查之前已发作了阿三，搜了之后，若再嚷了出来，那岂不是自己扫自己的脸？想到此，他偷偷儿透了一口气，瞧张万强时却是木着脸毫无表情。

苏麻喇姑在养心殿东阁厢房里等着。那小毛子头一回进到这里，眼中只觉到处都是金灿灿、亮晃晃的，几支又高又粗的蜡烛在罩子里冒着老高的火焰，正中间苏麻喇姑坐着吃茶。小毛子忙打了个千儿说道："小的有罪，大姐姐福大量大，请宽恕这一回罢！"说完也不起身，另一条腿也跟着跪了下来。

"饶你容易。"苏麻喇姑似乎不甚理会，边喝茶边缓缓问道，"你只实说，你偷那只碗，做什么用？"

"我想……"他嗫嚅着，忽然笑道，"我瞧着那碗实在好看，拿了来瞧瞧，再偷偷儿送回去，不想竟拿来当贼办，亏了大姐姐庇护，不然就要了小的好看了！"

苏麻喇姑没想到这小鬼头连自己也拉扯进去，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冷笑一声道："你聪明过头儿了，打量我好性儿，整治不了你这小毛子？"

小毛子眼珠儿骨碌碌转了一圈，苦着脸笑道："我就有斗大的胆也不敢欺到您头上！实在是想瞧瞧就送回去的。他们张口便说偷，我怎么能认贼名呢……"

"张万强！"苏麻喇姑不等他说完便唤道，"带他到敬事房找老赵，我懒得听他这鬼话连篇！"

“哎，别别……小的实说……”小毛子这才慌了，忙叩头如捣蒜，“是小的贫极无奈，拿了这碗想出去变几个钱还债……”他抬头见苏麻喇姑脸色，似乎并不相信，忙接着道，“……小的妈是个瞎眼婆子，有一天没一天的，连吃药的钱也没有。大哥娶个嫂子心肠忒狠，一点也不顾家。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不得已做出了这种下作事来。”说着说着便触动了隐痛，眼圈儿不觉红了，扯着袖子就抹眼泪，“苏大姐姐不肯饶我，我也认了，谁叫咱命贱来着，只可怜我妈了……”说到这里，他哽住了，没有再讲下去。

“这也算一回子事，讲了不就完了！”苏麻喇姑是个信佛好善的人，听他说得凄恻，不觉动容。想了想，又换了个笑脸，“你有难处，去找小魏子嘛，他不肯助你？”

“魏大人没少帮我，”小毛子哭丧着脸道，“只是开口次数多了，我自己不好意思哩。”

“拿去！”苏麻喇姑顺手从桌屉子里捡出一锭银子丢给小毛子，“这个拿去，难为你还是个孝子，我竟不知道！赏这银子给你妈治病，再买点吃的用的，不比做贼强？——听说你是个赌钱的好材料，可不要再拿它去赌输了！”

小毛子万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不禁怔住，捧着银子只是发呆，半晌磕了个头，泣声儿说道：“小的赌钱是实，只也是出于无奈，就那么二吊半月例钱，够做什么用？也不过仗着点小聪明，赢人家几个贴补家用，可是，一个马失前蹄连本儿也搭进去了。阿姐既这么疼我，有个天地良心在上头，我还敢再犯么？”

“也难怪你，”苏麻喇姑悯人及己，叹道，“本来做人不易嘛。我也不涨你的月例，你有难处只管到我这里来取，我成全你这份孝心。”小毛子因祸得福，喜出望外，便叩头道：“您这么着待我，图我个什么呢？从今往后，我唤您姨吧！”

苏麻喇姑倒无话可答，只笑了笑算是应承。张万强见这猴崽子如此会爬竿儿，不禁笑道：“你好福气，不是我引你来，你能得着这个彩头！拿什么谢我呢？”小毛子破涕为笑，忙叩个头道：“您不稀罕钱，我给您磕个头谢您！”说得苏麻喇姑和张万强不禁又都笑了。

小毛子辞了出来，走至养心殿院口垂花门处，见康熙一身便服迎头

进来，忙闪在道旁垂手低头而立。那康熙却不认识他，一摆手便进了东阁厢房来寻苏麻喇姑。小毛子这才一溜烟回到茶房库自去处置那只盖碗。苏麻喇姑早已离座儿躬身接驾。

康熙一脚踏进门便笑道："今儿个可偏了你，竟误了一次小群英会！又不得听小魏子唱歌儿！"

苏麻喇姑赔笑道："我是哪路神仙，能跟主子上台盘儿？唱的什么歌儿？"

"朕背给你听！"康熙得意洋洋地将方才魏东亭唱的歌背了一遍。

苏麻喇姑沉吟道："不知那姓孙的怎么样？"

"都表了忠心，"康熙兴奋地说，"朕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样齐心。只是此时朕不好与他们面议，还是由着索额图他们去做文章吧。告诉你，还有一个叫刘华的今夜也去了，是鳌府的戈什哈，还是笔帖式的，朕也不甚了了，小魏子在下头办差还算卖力的。"

苏麻喇姑听了无话，半晌"嗤"地一笑道："万岁爷今夜出去吟诗，不知道宫里头还出了新闻儿呢！我也偏了万岁爷了！"

康熙笑问道："什么新闻儿，这么高兴？"

"茶房上的太监小毛子——就是方才万岁爷进来撞见的那个人——把讷谟大侍卫给整得很狼狈。"苏麻喇姑一边笑，一边比画着，把御茶库的故事儿告诉了康熙。康熙笑得跌脚道："受鳌拜害的人该关照些。你倒好，替人瞒了赃，又当了姨！"二人说笑了一会儿，苏麻喇姑就服侍康熙安歇了。

刘金标奉了班布尔善的命，在嘉兴楼一带盯明珠的梢，已有一个多月了。绑架何桂柱那次，他在苇子胡同与魏东亭相遇，眼珠子被犟驴子抠出了一只。此后，他不得主命，每日自带了从人在街上溜达，指望着寻到何桂柱或明珠，不论抓到哪个，先出口气再说，无奈这两个人如鬼魂一般再不见踪影。魏东亭倒是常见，但他是天子近臣，进宫是三等虾，出宫是舆马高坐，刘金标眼睁睁地瞧着却不能无端寻衅。自忖武功也逊他一筹，真动起手来，必定吃亏。这个险是冒不得的。

也算巧，前儿在内务府老黄家吃酒，听说嘉兴楼虽然从不接客，可那儿的翠姑近来和一个小白脸儿相好了，还说有人曾在宫中皇上跟前见过这个小白脸儿，他便上了心。班布尔善曾嘱咐他，不管是伍次友，还是明珠、穆子煦等他们几个，只要能悄悄儿抓来一个，就算立功，因此便亲至嘉兴楼附近守望，不料一个多月过去，竟连影儿也没见着。

申牌将过，眼见金乌西坠，火烧云已染得半天通红，也不见一条鱼儿进网，他心下甚是懊丧，暗骂："老黄的话不知是真，还是喝了酒胡唚，害得老爷守株待兔！"正浑身不自在，忽觉眼睛一亮，那明珠一摇三晃果真来了。他怕是眼花，擦了一把再细看，来人穿着玄色湖绸长袍，白净面皮，一条油亮漆黑的长辫直拖脑后。"男要俏，一身皂"，一点不假，真个飘逸倜傥——正是明珠再不会错！刘金标暗道一声："好！"盯着明珠进门登楼，方才摆手叫从人回去搬人来。

却说明珠方上得楼，在格子窗外，便听屋里有人说话。仔细听时，却像太医院供奉胡宫山的声音。

"翠姑，你晓得么？顾华峰、尤悔庵、陈其年他们几个不耐山林寂寞，入京游历来了！"

"一通朝旨降九天，夷齐同下首阳山！"屋子里静了半晌，才听翠姑冷笑道，"你想下山，下就是了，何必拉扯别人？"

"嗐！一说话你就拧劲儿，我也并没说我要下山，我倒是要上山了！"

明珠听至此不禁一呆。他不知这些没头没脑的话是个什么意思，又感到十分重要。听翠姑与胡某人亲近到这地步儿，又有些吃醋。旋又自嘲："我这是怎么了，我虽替她置了产业，并没有就买下她的人，姓胡的自然也来得！"再凝神听时，翠姑说道：

"上山，上山干么？"

"眼见得事情不能办了，还上山做我的道士去，你也去做个道姑成么？"

"把你臭美的！"翠姑啐道，"你打量我那么容易就做道姑么？"

明珠听到这里，不及细思，捂嘴一笑高声说道："好啊！一个要做道士，一个又不肯做道姑，真难煞人了！"

胡宫山和翠姑不防有人偷听，吓了一跳，忙开门出来看时，见是明珠，不知他何时到来，听了多少去。明珠却是毫不介意，嘻嘻笑道："又是夷齐下首阳，又是上山做道士。——又没人逼迫二位，何至于就落荒而逃呢？"说着进了屋里，一屁股坐下，扇子打着手背打量二人。

翠姑斟上一杯茶奉上，笑道："明大爷好稀客，可有些日子没来了。"胡宫山也笑道："我们兄妹做了道士道姑，洒扫庭除，足下有朝做了高官，也好到小观去寻半日闲么！"说毕，三人相视而笑。

又说了一会儿话，胡宫山便起身告辞。翠姑知他不便，也不相留，送出门便立即踅身回来，笑谓明珠道："你今儿怎么得闲儿来我这儿逛逛？"

明珠却不答话，蹙着眉头问道："你既与这位胡兄相好，怎么就不肯从良呢？"

"凭他？他倒是想，可也得要两相情愿才成啊！"翠姑干脆地说，见明珠发呆，便伸手点了一下他的脑门，"吃醋了？傻子，他是我干哥！"

明珠默然不语，细思他们方才的对话，又问道："什么顾华峰、尤悔庵、陈其年的，倒像是几个人名字似的，我竟没听明白。"

翠姑一时愣怔了，半晌忽然格格笑起来，笑得用手捂住胸口，"亏你聪明，听到哪里去了！五华峰有个悔庵，他幼年师父陈其年在那修道，他要挂冠归山，约我一同投奔他的师父去……"说到这里，她已笑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做官做得好好儿的，怎么忽然要归隐呢？"

"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怎么知道？"翠姑笑道，"总是嫌乌纱帽儿小了点呗！"

"他姓胡，你姓吴，你们怎么又是兄妹？"

"这个么，"翠姑敛起笑容，叹道，"说来话长，他对我有痴心，又

救过我的命……后来便认了干兄妹——往后有时间，我细细儿告诉你。”

明珠当下心里释然，想到自己竟误听了一连串的名字，也觉好笑。翠姑欲将他心思岔开，返身进内室取出一张瑶琴，在几上陈放好了，点上香道：“你来弹一曲，我得了几首新诗，唱给你听可好？”

“你先别忙，”明珠笑道，“今儿我也得了伍先生一首诗，拿了你瞧瞧，看作得好不好？”

翠姑一边笑一边走过来，道：“必是好的。”接过了看时却是一首回文诗：

斜倚山亭望归雁，杳杳思情寄云天。

踏青愁搔易白头，鸦暮寒秋瑟冷蝉。

遂笑道，“正读愁乡关，倒读乡关愁，真真写的不赖！”

明珠便盥了手，端正了衣冠，屏息危坐，勾抹琴弦。翠姑听是《夜深沉》，过门已了，便顿开歌喉按了伍次友的诗娓娓唱来。一曲终了二人相视而笑。明珠忽然按弦笑道：“该听你的了。”便转了《芦上月》的调子，翠姑道声“好！”细声儿唱来：

新绿初长残红稀，美人清泪沾罗衣。

蝴蝶不管春归否，只向黄花深处飞……

明珠不禁愕然，停弦问道：“你唱的什么？”

“你只管弹你的，还有四首呢！”翠姑方欲接着往下唱，眼见明珠神色异样，忙问：“怎么了？”

“这诗我是见过的，余下四首我也知道。”明珠道，“你从哪里得的？”

“啐！”翠姑笑道，“谁信你？”

明珠冷笑道：“不信？你听——六朝燕子年年来，朱雀桥边花不

开，未须惆怅问王谢，刘郎一去可曾回——可是不是？”

翠姑神色立时大变，身子似乎受到重重一击，踉跄一步，退着坐回椅子里道：“你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我知道什么？”明珠笑道，“我若知道，还问你做什么？”

翠姑不答，只是追问：“这诗你在哪里见的？”

明珠初时只当玩笑，见她忽然变得容颜凄厉，目光有异，料有重大隐情，倒上了心。遂笑道：“翠姑，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什么事我都能知道！”

“这是我爹爹的诗！”翠姑叫道，“你不就是皇帝的侍卫么？把我爹爹弄到哪里去了？你告诉我，你告诉我！”翠姑已完全控制不住自己，脸色惨白，神经质地抽搐着，声音也变得尖锐沙哑，如虎似狼般地扑过来抓住了明珠的衣领，咬牙切齿地道：“我还当你是好人！我把清白身子都给了你，你、你反来消遣我……”

一个娇滴滴的妙龄女郎，因为几句诗，霎时间变得面目可怖，吓傻了明珠——只要他活着，大概是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一场景的——他挣了一挣，翠姑的五指竟如铁钩一般，更觉心惊。

正在这时，忽听楼下一阵人声吵嚷，仆童使女们哭叫成一片。二人未及思索，阁楼门“咣”的一声大开，独眼龙刘金标带着几个人狞笑着出现在门口。楼上楼下脚步杂沓，明珠心知已经出不去了。

“怎的啦？”刘金标斜着一只独眼笑道，“这青楼婊子打嫖客，倒实在少见呐！嘿嘿……”

“你嘴里放干净点，你妈才是婊子呢！”翠姑惊愕地慢慢松开手，她略显有点迟钝，一惊之余，歇斯底里的情绪得到了缓冲，又开始变得理智起来，“我这里有门有户有名有姓，太平世界天子脚下，你们想怎么着？你们是哪个衙门里的，这样撒野？”

“没什么，与你无干。”刘金标见她说话简捷硬挺，也就不敢轻薄，说道，“班布尔善大人有点事要请教明珠大人，请他过府一叙。”便将嘴一努，两个青衣大汉走上来架起明珠便走。翠姑上去拦时，被刘金标将

臂一挡，当时打个趔趄，方才回过神来，高声叫道：“你们不能带他走！——明珠，你这个没良心的，快说，谁能救你，快说呀！”

“皇上！”明珠已被拖下楼梯，听到她问便高声应道。

“你快说，我爹爹他——”正问到这里，翠姑忽觉这话问得不相宜，便掩住了。此时只听明珠只答应一句“我不——”……接着“啪啪”两记耳光声，像是嘴被什么捂住了。

一时人去楼静，翠姑颓然坐下，像做了一场噩梦。一阵风吹来，红烛闪烁几下，熄灭了，此时惟有空中冰冷的月亮沉寂地照着这座嘉兴楼，檐下铁马“叮当”、“叮当”凄凉地响着。

第二十六回　受酷刑明珠泄机　斥奸贼义士成仁

一连三日不见明珠，不但魏东亭心里犯了嘀咕，连康熙心里也觉闷闷不乐。这两年来，明珠与他厮守，朝夕不离，君臣感情渐深，他逐渐觉得明珠和魏东亭一样，都是他少不得的人。

伍次友在一次授课时曾讲到与君子和小人相处之道。他以水比喻君子，以油比喻小人，他说："水味淡，其性洁，其色素，可以洗涤衣物，沸后加油不会溅出，颇似君子有包容之度；而油则味浓，其性滑，其色重，可以污染衣物，沸后加水必四溅，又颇似小人无包容之心。"

这一段话给康熙的印象极深，他常拿这一理论研究周围的人。自然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魏东亭，觉得他忠厚机智，豪放爽朗，浩浩乎如江河之水。那么明珠呢？圆滑温驯，甜润馨香，似乎有点像"油"。和魏东亭一起，他有一种安全感，一切自有魏东亭精心办理，他享受到的是帝王的尊严和威权；而与明珠在一起，则有一种愉悦感，听到言词，使他感到有一股超人的优越感和荣耀感。记得有一次伍次友授课，要求每人写下一句成语，四声俱全。这道乍看极为简单的题，竟一时难住了所有的人。魏东亭想了半晌方道："千回百转。"伍次友只评了"勉强"两个字。明珠却扬眉大声道："天子圣哲！"这两人显然是一油一水的了。但既然油水不能相容，又不能相混，为何魏东亭与明珠却如此亲密无间？看来伍次友也会把事看偏了。

此刻，他坐在养心殿里握着朱笔，阅读从鳌拜处送来的奏章，玩味着伍次友谈论的君子小人之道，脸上泛出微笑来。苏麻喇姑在旁侍候笔墨，见他若有所思地微笑，不知何故，便上来添了一道香，轻声问道："万岁爷口渴么？"

康熙放下笔摆摆手，忽然笑问："皇帝跟前如果都是君子好不好呢？"

"'亲贤臣，远小人'，这是汉武侯的名言。"苏麻喇姑有些摸不着头脑，引了一句《出师表》上的话答道，"当然好了！"

康熙微微摇头道："怕也未必尽然。"他看着苏麻喇姑的脸继续说道，"自古贤臣能有几人？朕以为小人宜远但不可绝。因为小人当中也有多才多艺的人，才堪大用的还应该重用。就算是油吧，你每日三餐能不用油吗？因此帝王之道，只是在于能使君子和小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罢了。"

这番话只说得苏麻喇姑无言可对。她思忖良久，终觉有不妥之处，却又无力像伍次友那样以明白简洁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意思。遂笑道："话虽如此，奴才仍愿皇上亲君子，疏小人。"

康熙不答，低头批了几行奏章，看苏麻喇姑还站在身旁不走，似在等着下文，便抬头笑道："就如春秋时的齐景公，若无晏子，谁来安邦治国？若无司马攘苴，谁来抵御外敌？反之，若无梁邱氏陪着玩，岂不闷死了他？你的那些条陈可不中用了，也不够朕用了！朕为天下苍生之主，这苍生之中哪能尽是君子？小人也该使他有个处置归宿。小人之才过于君子，若不用，岂不也是暴殄天物！"

"万岁，"苏麻喇姑见康熙似笑不笑，这些话又不像玩话，便道，"万岁，像鳌拜、班布尔善这等奸佞小人，难道也可为圣上所用吗？"

康熙思绪既定，冷静地笑道："鳌拜并不是小人，是当今一位枭雄。先帝在时，不失为良臣；朕即位后，他藐视朕躬，欲乱民祸国，才与朕水火不能相容——这是形势逼出来的。"

"万岁爷必定这样说，奴才也不敢驳回。"苏麻喇姑愈觉得康熙的话无可反驳，便愈觉惊心，若再争论下去，又恐将事情弄僵，颤抖着声儿说道："方才万岁说到油不可缺，奴才自今日起，不吃荤、不食油，以戒今日之谈。"

康熙不想她如此认真，倒觉好笑，遂道："朕是几句玩话，你就如此认真，是与朕怄气么？这又何必呢？"

"君无戏言！"苏麻喇姑决绝地说，"奴才也不敢戏言，更说不上与主子怄气的话，奴才自来皈依我佛，戒了这些不清净之物也好。"

康熙见她忽然执拗得不近情理，心想也许碰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打量她过几日就会好的，当下也不再相辩。忽见外头张万强探了一下

头，忙问道："什么事？该用膳了么？"

张万强原本想单独叫出苏麻喇姑说话，不想被康熙一眼瞧见了，只好进来道："万岁爷，今儿个不能去读书了，方才小魏子来说，要寻到明珠才好开课呢！"

"明珠是个风流才子，"康熙笑道，"前些时也曾有四五日不见，朕没有怪罪他，可近来越发懒散了，说不定在哪里绊住了脚。小魏子也变得太胆小了些，索性连书也不让读了。"

"还是以谨慎为好。"苏麻喇姑从旁插了一句道，"现时不比前时，搜府才过了几天，这就算天下太平了？"

"那就算了！"康熙丧气地坐下，"朕读书近来有些新的见解，正要寻伍先生校正。——明珠这猾贼也真是的，溜到哪去了呢？"便转身又对张万强道："叫小魏子仔细寻寻。明儿个朕要去瞧瞧伍先生。"张万强只好答应着下去了。

明珠此刻被绑在鳌拜府花园的一间空房子里。自那日夜里从嘉兴楼被绑架出来，先是被囚在班布尔善府中。那班布尔善心眼儿颇多，恐走漏了风声，祸及自己，便送至鳌拜府中来。此刻，明珠头枕着一块垫花盆的方砖，昏昏沉沉地躺在湿地上，偏西日头从屋顶上透下光来，亮晃晃地刺眼。周围是一片死寂，不时听到大雁凄婉的哀鸣。他试图挪动一下身子，但没有成功，下半身已完全失去知觉。

被绑到班布尔善府时他就拿定了主意，准备承受一切酷刑，拼上一死也得保住自己的贞操。

可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刑罚！先是用拶指，后来改为皮鞭，接着又是老虎凳、夹棍。班布尔善说这叫"倒食甘蔗，愈吃愈甜"。他昏过去，又被盐水泼醒。他一醒来便又听他们问："伍次友在哪里？""悦朋店老板在哪里？"他知道他们是追查皇上读书的地方，是万万说不得的。可这刑法最不堪忍受的是用猪鬃猛扎下身尿道——这真是旷古未闻的惨刑。明珠急痛之下，不禁大叫一声："天哪，快，快救救我！"

坐在一旁观刑的班布尔善冷笑道："我班某饱读酷吏传略，通晓各种刑法的功能。别要说是你，就是神仙金刚到此，也是要开口的。"他示意松刑，慢慢踱至明珠跟前道，"你是聪明人，岂不闻'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么？你落入我的掌中，不说实话，谁也救不了你！”

“我确实不知道……”一语未了，明珠见拔出来的猪鬃带着血又颤巍巍地在眼前晃动，像在月下荒冢野地里突然遇到了狰狞的恶鬼，明珠“啊！”地惨叫一声嚎道：“你这畜生！你杀了我，你杀了我！”

“要杀你——就用这根猪鬃！”

“不，不，不——不，你用刀！”明珠睁大眼睛，恐怖地望着黑油油硬挺挺的猪鬃叫道。

“自古刑不上大夫，”班布尔善笑道，“你这样的贵人，我怎肯用刀来杀？说出实话，我就送你出京，给你一笔钱——十五万两银子！够了吧？你不再与我为难，我就决不再寻你的事，一辈子都不用愁！”说着一挥手，刘金标捏着猪鬃便又要来扎。

“天呀！”明珠大叫一声，挣扎了一下，便昏了过去……再醒过来，只听得班布尔善的后半句话：“……既在白云观，不愁找不到山沽店。这人先不要整死，送鳌中堂那儿去吧！”

此刻躺在这里，他想起这可怕的一幕，还觉得心头突突乱跳。天啊！难道我在昏迷中真的说出了皇上读书的地方？当初我为什么不咬掉自己的舌头呢？人，如果没有落到这一步，真也难以体会此中情味。痛定之后静心思之，明珠才知道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过失，多么可怕的后果在等着自己啊。

在幻觉中，他似乎看见伍次友轻蔑的目光，看见康熙、苏麻喇姑、魏东亭带着冷笑逼近过来。这些平日与自己朝夕与共的人，却被自己轻轻的一句“白云观”推送到九泉之下。

伍次友不信鬼神，但他明珠却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与这位忠诚、正直、满腹经纶的伍次友在一起，平日他心里总有点怵惕，现在该怎么办？九泉之下与这些人相见，该怎么解释这件事呢？

“假如初审时，我不顾一切撞死在木柱上，他们会怎样呢？伍次友会临风长啸，作一首悲壮的诗来挽悼自己。苏麻喇姑会黯然神伤地坐着垂泪。史龙彪将咬牙切齿地发誓为自己报仇。清明时节，穆子煦、郝老四会到自己坟头上默默地添土封泥。犟驴子、何桂柱将痛悔自己误看了

英雄。翠姑将会肝肠寸断地扑上来，薅坟上的青草……康熙皇帝会……会怎么样呢？他会坐在金殿上亲自起诏，封赠自己以‘忠悯’的谥号——可是现在这算什么？唉……”

就这样思虑重重，明珠一时热血沸腾，一时又觉如掉进冰窟窿里，周身感到透骨寒凉。正在这时，忽觉门外“咕咚”一声，似有一人倒下，接着便毫无声息。过了一会儿，又觉得铁门无声地一动，定神看时，才发觉天已经黑了。又过了一会儿，门轻轻地被推开了，明珠这才确实认定，这决非精神恍惚。此时只见面前人影一闪，一个细细的声音贴在耳边道：“你能走动么？”

“怕不行……”明珠激动得有些发喘，暗中摇摇头问道，“足下是……谁？”

“你甭问。”那人小声道，“我背你走！”

细听时，依稀像刘华的声音，他心中一阵酸热，哽咽道：“刘兄，难为你这时候还来……”刘华扶他坐起，低声急促地说：“不要多说半句废话，咱们快走！”

“不！”明珠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烁着微光，“我不成，你快离开这里，告诉魏大人，叫他们快快离开白云观！”一边说，一边握着刘华的手，紧紧抖了两下，“事体紧急重大，万万不可疏忽！”

一听“白云观”三字，刘华只觉脑袋“嗡”地一响，当下也不说话，拉起明珠一只胳膊，顺势将一条腿搭在肩上，扛起明珠拨开门，一个箭步蹿了出来，不防正被一个巡更的瞧见。巡更的把灯和梆子哐啷一撂，扭身便跑，杀猪似的大叫一声“有强盗了”！待喊第二句时，刘华抢上一步，猛砍一刀，那人便俯身倒了下去。

只此一声，鳌拜府里便炸了营。守在二门的歪虎口里打着呼哨，几十名从旗营里精选的戈什哈和歪虎从山寨里带下来的几个黑道朋友，“刷”的一声都蹿出了房门。歪虎一步跃前，横刀在手大喝一声道：“不要乱，贼在花园里！”说着便提调四十名戈什哈在府外四周巡看，封住出路；用十几名封住花园门，防止贼人蹿入内宅；自带了二十五六人燃了火把进入园中搜查。鳌拜此时听到报警，早已整装戒备，掇把椅子在花园门口坐镇拿贼。

明珠见大势已去，附在刘华耳畔低声急道："放下我，一刀砍死我，然后说我逃跑……你别……别……我不恨你！"

刘华一声不吭，背着明珠前盘后转，但觉到处都是人声灯影，惶急之中，听得明珠又喃喃道："送信要紧……事关皇上安危……你、你快放下我一人去吧！"见刘华仍是不放，明珠张口便在刘华肩上咬了一口，"你怎么啦？我告诉你，若你也被擒，要尽情大声呼唤'白云观'，自有人去报信，切记……"话未说完已昏厥过去。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眼见灯笼火把愈来愈近，花园女墙上也上了人，数十盏玻璃防风灯照得园墙内外如同白昼。搜园的人并不吆喝说话，只用刀拨草敲树，步步逼近。突然有人喊叫一声："刘华，原来是你！"

刘华站住了，将明珠轻轻放在地下，提起剑来插进假山石缝里，"咔"的一声立时别断成两截，笑道："歪虎！咋唬什么？我能不知道你那两下？大丈夫做事敢作敢为，我随你们去见鳌中堂就是了。"

众人见他如此从容，一时被他的气势镇住了，做声不得。歪虎见他断了剑，也将刀回入鞘中，拱手笑道："刘兄是条好汉子！我也不来为难于你，鳌中堂已在那边等着，你自去分说！"说罢喝道："还不侍候着刘爷！"几个戈什哈一拥而上，将刘华五花大绑，架起便走。

听说拿住了家贼，鳌府上下人等无不惊异，都赶着来瞧，鹤寿堂内外点燃了几十支胳膊粗的蜡烛。鳌拜按剑坐在榻上，见歪虎他们进来，也不言声，只两眼死死盯着刘华。刘华毫不畏缩，硬着脖子立在当庭，拿眼打量鳌拜。半晌，鳌拜冷森森地笑道："我说后花园里怎么尽闹鬼，原来是你啊！你叫刘华？"

刘华撇嘴一笑，扭过脸去不答应。歪虎见他这样，走上来劈脸一掌，把半边脸打得紫胀，嘴角渗出血来："主子问你话呢，你哑巴了？"刘华此时只有求死之心，转身照歪虎脸上啐了一口血唾沫，问道："他是我哪门子的主子？"这时庭上庭下百余人，见这个平时十分随和的人竟敢对鳌中堂如此无礼，一个个吓得变颜失色，堂内堂外家人仆役护卫侍从环立，屏声敛气鸦雀无声。那刘华却昂首挺胸地满不在乎，缓缓又道："我是朝廷六品校尉，也不过主子叫我跟着他当差罢了，这就成他的奴才了？"还待往下说时，只听"啪"的一声，这半边脸上又挨了歪虎一掌。

歪虎身上没功名，听了刘华的话便觉格外不入耳。他自觉在鳌府是最有脸的人，今日为着鳌拜被刘华埋汰，顿时大怒，脖子显得更歪，阴着脸“嗖”地从腰后抽出钢丝软鞭，“呜”的一声照刘华拦腰猛抽过去。

“歪虎！”鳌拜突然喝道，“退下！”歪虎狠狠盯了刘华一眼，盘起鞭子，悻悻地退到一旁。

鳌拜格格一笑，起身来到刘华旁边道：“刘华，今日此事你也料知我不能善罢。不过，我惜你是条汉子，只要讲出谁的指使，你不是六品么，我抬举你个四品，怎么样？”刘华哼了一声，别过脸去。鳌拜又道：“如果你觉得那边得罪不起，也无甚要紧，我给你一笔钱，找个幽静去处做个陶朱公，可享受清福，这样可好？”

刘华“呸”的一声朝地下唾一口口水说道：“没什么人指使，你弄了个人放在后花园，我想见识见识是怎么回事。”说完又闭口不言。

“见识得怎样呢？”鳌拜冷冷问道。

“也不见得怎样，”刘华提高嗓门说道，“他叫明珠，现是皇上的侍卫，在白云观当差！”

听得这话，鹤寿堂内外立刻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鳌拜知他用意，强压心头怒火冷笑一声道，“你喊吧！你就把我这鹤寿堂喊塌了，白云观也不会听见！”转脸吩咐歪虎，“自现时起，十二个时辰不断巡查府内外，不经我亲自准许，不管是谁强行出府，你就宰了他！”

“那也不见得就堵住了！”刘华立刻硬邦邦顶了一句。话刚说完，鳌拜就伸手向刘华左胁下一点，刘华马上觉得猛地一麻，浑身一颤，顿时全身麻痒难忍，胸口憋得透不出气来。鳌拜背着手笑嘻嘻地瞧着他那痛苦得扭曲了的脸，问道：“刘华，你怎么知道后园里关着人？府里还有谁是你同党？讲！我已点了你先天要穴，此时可忍，再过一时目暴皮绽、肠断肺裂，比剥皮都难受！”

刘华已是瘫倒在地，喘着气道：“解，解了穴……我，我讲就是……”小齐小曾小吴几个人已是吓得面如土色，躲进人后。

鳌拜弯腰在他背上轻轻一拍，说道：“好，给你解了，你讲！”刘华躺着不动，说道：“绳子捆得太紧，我懒得讲。”

鳌拜便努嘴示意歪虎给他松绑。歪虎迟疑道："中堂，这成吗？"鳌拜冷笑道："凭他这点微末功夫，老夫可以空手让他白刃！给他解开！"

绳子解了，刘华慢慢站起身来，活动活动手脚，大模大样拉过一张椅子坐了，双手搓着不言语。

鳌拜追问一句："怎么说话不算数？"

"我是出名的酒猫子，"刘华道，"所讲的事体太大，得给碗酒喝才行！"

"好，索性成全你！"鳌拜吩咐道，"来，将御赐的贵州茅台给他倒一碗！"

酒，斟上来了。刘华颤巍巍地端起碗来，略一踌躇，仰头"咕咚咕咚"喝了个干净。鳌拜一声"好"没叫出口，忽见酒碗"日"的一声照脸砸了过来。他眼力极好，也不躲闪，伸出左手"啪"的一声就在空中将碗击得粉碎，猱身一步伸手又去点刘华的池源穴。哪晓得刘华一闪身，竟从怀中"嗖"地拔出一把四寸多长的匕首，扑向鳌拜。

阶下众人惊呼一声援救不及，歪虎在旁瞧得真切，甩手一镖，正中刘华眉心，刘华哼也不哼一声，就沉重地倒在地下咽气了。

鳌拜脸色煞白，双手对搓一下，强笑道："除了家贼，一大快事！"

第二十七回　往事今事难解难分　旧情新情齐集心头

翠姑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到四更天也没合眼。

她的父亲吴庭训，原是前明崇祯三年的进士，主考官便是大学士洪承畴。洪承畴为人气度雍容，颇受当时一般士子推崇。吴庭训得以依附门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常常引以为荣。洪承畴对这位高足弟子也是另眼相看。闯王、高迎祥起事之后，洪承畴领兵部尚书兼督豫湖川陕军务。吴庭训随入幕府，参赞军机要务。师生二人在忧患中，结下了更深厚的友谊，常在空余时间，并辔走马、扬鞭赋诗。这在军中被人钦羡不已。

高迎祥被击溃，李自成率残部奔向商洛地区。眼见中原的战事逐渐平息，不料此时京都又传来诏旨，命洪承畴星夜入卫，吴庭训又跟着老师与清兵会战于松山。

不久，便从前方传来了战败的消息：洪承畴失踪，总兵余国柱身中数箭阵亡。曹变蛟、王廷臣、丘民仰被俘之后，英勇不屈，骂贼而死。

消息在北京黎民百姓中一传开，举城上下一片惊慌。翠姑的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急得简直要发疯，几乎是逢人便问："洪经略是死是活？"她深信，丈夫的命运和洪承畴连在一起。洪承畴死了，丈夫必定不会活着，所以只要打听出洪承畴的音信，大约也就知道了丈夫的下落。

但这样的事谁说得清楚呢？不久，朝廷送来了旌表敕令和三百两恤银，说她丈夫已与洪经略一并死于王事。这女人抱着女儿到城东北的荒郊地里，焚化了纸人、纸马、纸房子，还在左家庄旁一片松树林里痛哭一场，又焚化了不少成色极好的金箔纸钱——连洪承畴的共是两份。如同传统所称赞的淑贤妇女一样，痛定之后，她反而觉得宽慰了许多，因为丈夫跟着洪经略尽忠尽节为国捐躯，死得很值得！

崇祯皇帝原想借洪承畴的死大做丧事，用此来激励各路勤王将士的斗志和忠君爱国之心，特命高筑祭坛，筹建洪承畴祠堂于北京城外，并

亲笔撰写了祭文，广为张贴。翠姑的母亲在欣慰中又加上了感恩——洪经略既成了神，那丈夫也必定会跟着他一起来受万民蒸腾的烟火。她甚至有些骄傲：谁不知道，我老爷是洪经略的至友？她抱着女儿笑道："孩儿，你爹是为国尽忠，你是他的骨血，再难，我也要把你拉扯成人！"笑着，说着，豆大的泪珠从面颊上无声地淌落下来。

但事实是这样的严酷，该为国捐躯的洪承畴却仍厚着脸皮活在人间！朝廷虽未明诏告示天下，但眼见用黄土筑起的祭坛被校尉们扒掉，砌好的祠堂地基也被挖了，张贴的御制祭文在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对此就是木瓜做的脑袋也想得出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一个风雪之夜，吴庭训回来了。他身上满是冰雪碴子，脸上的污垢和乱蓬蓬的胡子让人几乎辨识不出模样。翠姑妈吓得竟将怀中的女儿失落在地上。

吴庭训苦笑着看看堂上为他设的灵牌，颓然坐下闷声不响。翠姑妈呆呆望着他，突然爆发出一阵撕裂人心的号哭："朝廷旌表了你……你怎么活着回来了……啊？……你倒是说话呀！"

吴庭训不答，呆着脸由着夫人哭闹。他可怕的沉默和镇静很快使妻子停止了哭泣，倒有些惊愕不知所措了。吴庭训抚着她的肩头平静地说道："你不用这样——洪经略不死，我怎么能死呢？一个人不能受人终生欺骗，我总要对得起他！"

大明的天下不稳了，吴庭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李自成自商洛起兵，陷洛阳、攻开封，挥师北上。在松山得手的满洲绿营兵则云集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一带，雄视中原。亡国只在旦夕之间，吴庭训带着妻女迁出京城，由山东济南、泰安过芜湖，在南京隐居下来。好在他并不很穷，靠过去宦囊所积，仍可过着富足的生活。他白天悠游于石头城、清凉山，晚上便教咿呀学语的女儿读书念诗，不结交朋友，也不拜访故旧。那五首诗便是写在灵谷寺破壁上的，不知被哪个好事文人抄了去题在北京的风氏园中——明珠和翠姑哪里能知这其中的曲折？

翠姑翻了个身，从枕下取出一柄雪亮的压纸小刀——这是父亲在顺治十年的一个黑夜交给她的。那年她已十二岁了，一切都像昨天的事那样真切。父亲颤抖着双手把这压纸刀交给心爱的女儿，噙着泪说道："孩儿，爹爹十一年前蒙受奇耻大辱，士可杀，不可辱，此仇不能不报！明天仇人到南京来，我要去见他！爹没有别的东西给你，这个做

个纪念吧！”

翠姑妈早已哭得气断声咽：“他现在是满鞑子的人，气焰比先时还凶。如今天下大定，你不愿替他们出力，我就随你隐居山林一辈子，也算对得起前头主子了，你何必……”

“该说的我都说了，”吴庭训淡然一笑，“你先前盼我死，你脸上光彩；如今你又盼我活，你又要过太平日子，你真是想要甘蔗两头甜！”言犹未毕，翠姑妈早放声大哭，翠姑也“哇”地哭着跑上去抱住了爹爹的脖子：“爹啊！妈才生弟弟，你不要去，我不要你去！”

吴庭训眼泪潸然长流，叹息一声道：“既然这样扯不断，我……就忍了这口气吧！”他摇摇头又道，“洪承畴明日要大宴宾客，祭奠南征阵亡清兵将士，我原想前往凑个热闹……唉！”

事情本来就这样算了，不料又出了一件大事，吴庭训倒不能不去见见洪承畴了。就在第三天的早晨，吴庭训方用过早点，门上的人进来回道：“金老爷的公子金亮采来拜！”

“哪个金老爷？”吴庭训在南京一向深居简出，很少与外人交往，忽听有人来访，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金正希老爷！”

“哦？快请进来！”吴庭训一下子想了起来。

金正希是他换帖兄长，曾同在洪承畴的幕下共事，脾气一向很倔。松山一战，吴庭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乞讨回京，曾听说金正希战死了，现在又听说他的儿子到来，真是又惊又喜，便一边吩咐着叫夫人，一边自己抢出门来。方出书房，早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踉跄而入，纳头便拜，失声痛哭道：“吴叔叔——”

见侄儿哭得凄楚，吴庭训忙伸手挽道：“贤侄，不要这样，快起来吧！”

“叔叔不救家父，侄儿便不起来！”

“你父亲！”吴庭训大吃一惊，“他还活着！现在何处？”

“现在原来的大理寺监着，明日就——”

“怎么？”

“洪承畴明日要在南郊校场奠祭阵亡清兵，要杀家父来祭旗！”

听得这一消息，如平空打起一个焦雷，吴庭训浑身汗毛乍起，面色白得像纸，颤声问道：“洪亨九？他也是你父亲的把兄，他怎么能下如此毒手？”

原来金正希也是在松山之役中逃了出来。因他是武职，朝廷处置败逃将士号令极严，未敢回京，改名换姓逃至南都金陵，在亲戚家藏了起来。南京城破，被在松山投清的副将夏成德掳住，投进了监狱。

这次洪承畴以大清“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的身份坐镇金陵，听说金正希在押于此，便着夏成德前去说项，颇有结纳之意。不料金正希一听“洪承畴”三字，便捂起耳朵、闭起眼说道：“成德君，你过去爱说诓话，十多年了还没长进一点？亨九能像你一般无耻，认贼作父？”

夏成德哭笑不得，只好把天与人归的道理一板一眼地讲给金正希听。

无奈金正希只是摇头：“你便说得死人活了我也不信！洪亨九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做了十几年官，才不过做到陕西布政使参政。崇祯爷即位，不数年便建牙开府，又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蓟辽总督，位极人臣！明以来哪有受恩如亨九之深的——哪有受恩如此之深会叛君的？你说的这个洪承畴，别是他人冒充的吧？”

听说夏成德将金正希这番话向洪承畴转述时，洪承畴像被蝎子蜇了一下，眉头猛地一蹙，旋即笑道：“此老火性未除，吾不可见也！”不久便有消息，要杀金正希祭奠清兵亡灵。

听了金公子的话，吴庭训又愧又恨。与金正希相比，他觉得自己不配做他的兄弟。自己从受教以来，便懂得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现在主子缢死煤山多年，自己一向以忠贞自许，却仍驻颜人间！再想想自己当年敬佩、爱戴、如事师长的洪亨九，竟有这样一副令人恶心的嘴脸！他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但觉热血在四肢形骸中冲波逆折，浑身燥热难当。

他扶起金亮采，拉着手道："贤侄，叔叔去就是了！"便进了书房，夫人和翠姑已经等在这里了。

他又拿出压纸刀默默交给翠姑，翠姑仰望着父亲的脸。吴庭训将脸别转着，对妻子道："你们回河涧府老家去吧，依靠那二十亩薄田过日子去……救不下正希，你们就别等我了；若救得下来，还可厚颜再活数年……"说完起身整整衣襟，头也不回地去了……

想到这里，翠姑已是满面泪光。她看着这把压纸刀，想起失散十五年的弟弟和母亲，想起黑店中被残杀了的亮采，眼睛中爆出火花来。旋又想到明珠，心中又是一紧，一翻身起来，换了一身男子装束，便走出了嘉兴楼，到狮子胡同来寻义兄胡宫山，她要叫胡宫山亲自出马去救明珠。

由于鳌府关防严密，五更时分小齐才送出"白云观失风"的情报。魏东亭一跃而起，慌不择路，单骑飞马径往西华门，打算就近入宫。无奈这日不该他当值，腰里没牌子，守门的军士又换了防，说什么也不肯放他进去，只是赔笑说："爷请稍停！您的名头儿咱们知道，只是这里已换了首领，您没牌子，放您进去干系太大。长官在睡觉，待他醒了，小人禀过再……"魏东亭无心听他饶舌，猛然间想起康熙说过今日定要去山沽斋的话，顿时急出一身汗来，立眉瞪目"啪"地给了那禁兵一记耳光，骂道："撒野的奴才，少时爷出来再与你算账！"

一边骂一边往宫里走，却见旁边厢房里闪出一个大个子，铁塔似的站在当头拦住去路，冷冰冰地说道："魏大人，孟浪了吧？"魏东亭闻声抬头，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这新换的首领竟是刘金标这个老对头。刘金标穿着一身簇新的五品侍卫补服，双手叉在胸前，神气活现地斜着独眼道："虽说您是乾清宫侍卫，可没打这儿进去的例，又没有牌子，这就对您不住了！"说着回头喝道："来！"一手指着魏东亭说道："请魏大人到那边厢房中歇着，待堂官来了再作处置！"

"放肆！"魏东亭横眉说道，"我奉主上特旨，无论哪道门都能直出直入！"

"不知道。"刘金标心里快意之极，说，"你今儿个擅闯宫门，放你去了，我先就有罪。来啊，夹他进去！"

魏东亭见状不妙，伸手抽刀时，却摸了一个空！原来他走得太急，

连佩刀也没来得及挂上，眼见两个戈什哈扑了上来，情急之下，一个“推窗见月”双掌两分，两名戈什哈刚刚接掌，便觉得如扑虚空，急忙收势时，又被魏东亭顺手一送，二人“呀”的一声直仰跌出一丈多远。魏东亭呵呵冷笑道：“怎么，还要动武么？”

“不动武谅也不能与你善罢！”刘金标将手一摆，西华门值差的三十几名校尉“噌”地拔出刀来，围成扇面形逼近魏东亭。

魏东亭急于脱身不敢恋战，忙向后跃了几步转身牵马，却又见讷谟带着几个人立在当面。方一愣怔间，讷谟大喝一声：“还不拿下。”三四个人饿虎扑食般逼近身来，紧紧擒住他的手臂，并就势向后一拧，此时再有通天本领也施展不开了。讷谟笑道：“你是圣上红人，我也不为难你，这也不过奉公行事。你只说，谁叫你这个时候擅闯禁宫的？”

魏东亭被几个人死死按着，直不起身子来，仰起脸来大喝一声道：“我是奉旨见驾！”

“奉旨？”讷谟哈哈大笑，“你们每日价说鳌中堂假传圣旨，原来你也会来这一套！回头查实了，再和你说话！”他放低了声音：“皇上今日微服巡游白云观。嘻！哪来的旨意给你？告诉你，鳌中堂兴许也要派人来伴驾呢！”说完手一摆，几个人簇拥着魏东亭，推推搡搡地将他押进供守门亲兵休息的一间小房子里，把他结结实实地绑在柱子上，口内塞上了一团烂号衣。讷谟吩咐一声：“先把他看紧了，回头禀过内务府堂官再作处置！”说着，扬长而去。此时天色已是大亮。

其实魏东亭只是早到了几步，相差须臾之间，要是迟来一步便可截住康熙的车驾，因为这天康熙正是从西华门出行的。倒是苏麻喇姑眼尖，发现守西华门的似乎换了陌生的面孔。轿车叮当走过时，她隔着玻璃瞧了瞧，也只是一闪念而已。怎知魏东亭此时正隔着窗棂眼睁睁地急得发疯呢？

康熙心事重重地默坐在车中，出神地看着车外景致。愈近郊外街衢上的人烟愈少。时令已是初冬，道旁的杨柳暗绿，枫柿残红，另是一番情致。西北风飒飒吹来，遍地绛红色的落叶婆娑起舞。苏麻喇姑看到窗外的景致，叹息一声，说道：“不留神间，已至隆冬了。山水萧然满天寒——我是说咱们出门也太早了一点儿，万岁爷，冷不冷？”

“不冷，朕想多在外头转一转，再到山沽斋去。”正在沉思的康熙答

道。

二人正说着，忽然车子猛地一刹，他们身子向前倾了一下，方才坐稳，便听张万强扯着嗓子喊道："你是怎么啦，不想活了？"苏麻喇姑从帘缝往外看时，见一个仆人打扮的人正赔笑道："走远道儿乏了，想趁您的车搭一段路。"

苏麻喇姑一掀帘子露出脸来，大声喝道："你这人真少见！我们的车子坐不下，何况你是男子……"说着便吩咐张万强，"还等什么？咱们走路！"

那仆人伸手一拦道："大姐，人就是满了，再挤我一个也不打紧啊！"说着竟大胆地盯着苏麻喇姑说道，"若说我是男人，车里还有一个，不也是男的么？"

苏麻喇姑虽是包衣出身，但自幼就被选入深宫，极得恩宠，见他出言如此不逊，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又直溜溜地盯着自己，不觉又恼又羞，便放下车帘，不再搭理他。康熙早凑近了车帘审视，虽觉此人面熟，却再也想不起何时见过。

那人仍拦住轿车不让路，并声言有急事要去白云观。

第二十八回　吴翠姑挡驾救驾　穆里玛围店剿店

车下挡路而立的是翠姑。几年前，在悦朋店康熙曾见过她一面，此时哪里还会想得起这位当年唱《红绣鞋》的女郎。但翠姑因明珠的缘故，知道“龙儿”是个“猜都难猜”的贵人，以后又曾偷着瞧过几回。所以康熙略一露面，她便认了出来。

原来翠姑去寻胡宫山，适逢胡宫山外出，她便坐在胡宫山的书房里等着。胡宫山并无家室，只在太医院附近租赁了一座四合小院，雇了四五个侍候的人。她是来惯了的，家下人一向视她是姑奶奶，也都不在意。

此时她闲坐灯下，竟如同进入梦寐一般。今晚与胡宫山发生龃龉，原是她意想不到的事。细思自己这宦家之女，为了替父报仇，和道士出身的胡宫山结义，已是屈尊俯就。为回避胡宫山的追求，她又只身入京，堕入青楼，原想借此结识达官贵人，夤缘见到洪承畴，手刃此獠……不料追到京师的胡宫山，这位曾要与她共图“复明”大业的男子汉，近来也渐渐改了口风。

胡宫山自康熙召见疗疾之后，回来如失了魂一样口中喃喃自语，也听不清说些什么。有一次翠姑问他：“大哥你这是怎么了？”胡宫山怔了一下才答道：“比起那个吴三桂，怕还是这位要好些！”

“这位？”

“嗯……翠姑，”胡宫山斜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沉思着道，“今儿个我见到了皇上。”

“嘻！”

“我读过不少相书，”胡宫山不理会她鄙夷的神色，只管说下去，“对什么‘麻衣’、‘柳庄’都不外行。这位少年皇帝气度深宏、龙章凤篆，的确有帝王之相——你别笑，我并不信这些——这些话我也曾用来奉承吴三桂——怪的是他的案头并无奏事匣子，满案上堆的尽是些《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他又将给康熙疗疾的事

细细讲给翠姑听。

翠姑沉默了。这些话与她的反清心理格格不入，但又不能认为胡宫山说的没道理。

等了一会儿，仍不见胡宫山回来，由不得长长叹息一声："爹爹，女儿的命苦啊！"她信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看时，却是一本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翻了几页，觉得文词艰深难解，正欲插回书架，书页中忽滑落出一张字纸来。她捡起一看，正面是吴庭训作的那五首诗，翻过来看时，密密麻麻写的全是胡宫山自己的诗。就着烛光，她一篇篇瞧去，不料这位相貌奇丑的人竟如此执著、纯真地爱着自己，而且竟有如此丰富细致的感情！想到自身的处境，不禁眼中噙满了泪："原来他的心也这般痛苦！"

"我料到你一定会来！你不来我就又要寻你去了。"背后突然有人说话，翠姑猛地回头看时，原来胡宫山已经走了进来。

"好嘛！"翠姑故意嗔着冷笑道，"'此心难作盘古石，飞絮如花向清风'——真是好诗！"

胡宫山苦笑着坐下说道："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知道么？只怕当今皇上明日难逃一死！"

胡宫山带来这样惊人的消息，他自己却非常平静。翠姑只觉身上一阵阵发寒，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鳌拜捉了明珠，盘出了底细，知道伍次友在白云观山沽斋给康熙授业，定于明日围攻白云观，弑君自立！"

"这么机密的大事，你是怎么知道的？"翠姑先是一愣，旋又问道。

"我刚从鳌拜府回来……魏东亭的把弟刘华已死，明珠也没逃脱……无人送信。这件事叫人难下决断！"

"有什么难决断的？"翠姑慨然说道，"告诉伍次友躲开，救出明珠，那我……我就嫁给你呗！"

胡宫山大吃一惊，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深邃的三角眼中不知是泪光还是火光。停了好久，他才起身轻轻拍了拍翠姑的肩头，背过脸去说

道："伍次友要救，明珠要救，康熙也要救！我办完这事，也就该回峨嵋山去了……"

翠姑没有再反驳他，她从小受父亲熏陶教诲，一直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顺治身为"夷狄"而又奄有华夏，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她对前明也并没有什么好感，只不过模糊地认为"反清复明"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两年多前，她第一次见到龙儿，觉得康熙与胡宫山、明珠和已死的亮采都是一样黄黄的面孔、黑眼珠、黑头发，除服饰稍有不同以外，别的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从明珠、胡宫山言谈中看，康熙行事的沉敏、机智、豁达大度似乎还在常人之上！她的心有些乱了：自己爱明珠，胡宫山爱自己，明珠忠于康熙，胡宫山也倾倒于康熙，难道他们一点道理也没有？这么一个活脱脱的少年活不过明日，而自己明知如此，却袖手旁观。想到此，翠姑五内翻腾，血液骤涨，脸在灯下映得通红，真不知如何处置这笔冤孽债。半晌才呐呐道："你何不夜闯紫禁城，把消息……传进去？"

"这不是万全之策，"胡宫山摇头道，"宫禁森严，高手如林，没有御旨，很难进宫。"他站起身来，果断地对翠姑说道，"明日你去白云观的必经之路截住车驾，我到山沽斋相机行事。"

康熙听这人说有急事要去白云观，便吩咐张万强将车停靠路边，自己从车上跳下。苏麻喇姑不放心，也跟着慢慢下了车，侍立在康熙身后。

翠姑盯了康熙一眼，见眼前这位身着家常玄狐袍、身材削瘦的人就是两年前在悦朋店里见过的龙儿。不禁喜出望外，便抢上一步，扎了个千儿，失声叫道："您不是龙儿吗？"

"龙儿"这名字，康熙只在伍次友跟前使用。此时，听翠姑也如此称呼他，康熙还以为她是侍候伍次友的仆人，遂问道："原来你是索府的，我说有点面熟呢！"

"索大人府里三四百口子，"翠姑心里暗暗发笑，便以索府的佣人自居，顺口答道，"爷哪里就都记得清了？我是府里派去给伍先生送信儿的，走乏了，想趁个便车，不想在此撞见了爷！"

康熙诧异道："索家难道连个车马也没有？"

“也无需多说。”翠姑怕多说了，露出马脚，便冷冷地说道，“既然爷的车不让乘，这封信就请爷带给伍先生好了！”说着，也不等康熙答话，双手将一张纸条儿呈了上来。

见此人如此放肆，康熙正待发作，瞟了一眼纸条上的字，马上收敛起怒容。只见上头写的是：“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行不得也哥哥。”欲待再问时，翠姑将手一拱，说声：“告别了！”转身便走。

康熙近年来随穆子煦他们跟着史龙彪习武，也颇有些长进。见这眉清目秀的青年人说起话来皮里阳秋的，举止十分乖张，早觉有异，便抢上一步抓住翠姑肩头向后一扳，顺势扯住了衣襟。翠姑顿时红晕满颊，骂道：“我来救你，你竟如此轻薄！”

康熙一愣：“我怎么轻薄了？”便不自主地松开手。翠姑一挣脱开，忙蹲身提鞋（忙乱中，她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鞋带又脱落了），转身便走。

“妹子慢走！”苏麻喇姑一眼瞧见她的小脚，突然叫道。这一声喊出来，不仅康熙和张万强大感惊奇，连翠姑也是猛然一怔，回头道：“你说什么？”

苏麻喇姑慢步向前又细相了相，越发认为自己判断不差，拉起她的手说道：“咱们上车再说！”说着朝张万强一努嘴儿。张万强会意，扶着康熙上了车。苏麻喇姑牵着翠姑的手也钻进轿车，挨边儿坐了。那翠姑红着脸，不敢正眼瞧康熙。苏麻喇姑吩咐一声：“转辕！原道儿回宫，快！”张万强答应一声“明白”，将缰绳一收，大喝一声：“嘟！”那御马都是久经驯化的，听得主人口令便能会意，当即放开四蹄，照原路狂奔而去。

“你怎么……”被苏麻喇姑揪去了瓜皮帽，翠姑一头秀发披了下来，已完全恢复了女儿模样，有些羞涩不安地说道。

“别说是你，再比你聪明点的我也见过。”苏麻喇姑掠了一把自家头发笑道，“你瞧你的鞋，谁戴帽子像你这样儿？耳朵上还戴着个耳环！——咱们且别说这个，只问你这张纸上写的是怎么一回事？”康熙也关注地瞧着翠姑说道：“你为什么拦驾呢？”

翠姑嗫嚅一下，轻声答道：“是胡宫山太医叫挡车送信儿的，只怕

白云观山沽斋这会子已经叫人围了！”

翠姑估计得对，穆里玛以剿贼为名从绿营里调出一队兵勇，自己亲自押队，带着讷谟、歪虎，将一座山沽店围得水泄不通。为防止走风，附近二里之内都戒了严。魏东亭虽在白云观等处布下了眼线，但他们既不知怎么回事，又出不去，急得干瞪眼没办法。歪虎先去侦探，见院中停放着一座轿子，以为康熙已经入内。穆里玛便催动部队潮水般涌了过去。

最先发现来兵的是犟驴子。伍次友因几日不见龙儿来上学，以为他生了病，心下正疑惑：“怎的也不见明珠来说个信儿？”吵着要回索府看看。穆子煦几个人怎么劝也不中用，只好说：“先生一定要走，也等后晌天暖和了再说。”何桂柱也道：“伙计们昨夜网了几只野鸡崽子，闷得烂熟，二爷如能屈尊赏脸，就和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拗不过众人情面，伍次友只好答应了，便和众人在东屋里行酒令猜枚玩。

伍次友虽生性豪爽，毕竟是文人出身，和穆子煦几个人的鄙俗酒令总觉得格格不入。可是穆子煦等人，又总觉得伍先生是皇帝的师傅，身份高贵，应多多尊重才是。这样一来，反而显得生疏，玩不起兴头来。伍次友发觉了这些，遂笑道：“兄弟们无非想留我明儿进城，我从了大家便是。我在这儿你们也喝不痛快，这几日我身上也不爽利，不能多喝，只好先告退了。”

郝老四见如此说，满斟了一大觥酒立起身来笑道：“兄弟们虽说粗陋，都十分敬重先生的道德文章，咱们不是放不开量，是——”他嘴里转了半天，好容易选了个词儿道，“我们这些酒葫芦没法和圣贤君子在一起厮混罢咧！先生不弃，饮了这一大杯再去！”

众人听了这话，都捂着嘴暗笑。伍次友却毫不在意，说：“好兄弟，谢谢你的好意！”接过杯来一饮而尽。这才告辞自去。

伍次友一去，大家都觉得心头一阵轻松。何桂柱先笑道：“二爷是心里放不下主子和明珠，有酒也喝不畅快。”

这是实话，犟驴子却听不进去，啐了一口道：“主子也还罢了，明珠算什么东西？谁惦记着他！”穆子煦不等他说完，忙截住道：“三弟，你要记住魏大哥的话，主子喜欢的，咱们也得喜欢。这不是说着玩的。”郝老四听了偷着撇嘴儿一笑，自斟一杯酒饮了。

何桂柱见犟驴子满脸不高兴，忙上来给他斟上一杯道："明大人学问还是好的。你们都是有功名的人，身份贵重……"犟驴子"咕噜"一声把酒喝光，把杯往桌上一摔说道："屁的文才！比起伍先生，他差得远着呢，玩女人嫖窑子是个行家！"

"老三！"听他越说越离谱，穆子煦只好拿出哥子身份喝止他。郝老四也板着脸帮着穆子煦骂道："他明珠是驴屎是树根，与你有什么相干！"

一语引起哄堂大笑，方才一点小小的不愉快被冲得无影无踪。犟驴子一边笑，一边站起身来："老四，真有你逗的，回头和你大战三百回合！"笑着出去了。

见他出去，穆子煦叹道："兄弟们绿林习气不除，可怎么得了？"郝老四笑道："他是吃明珠的醋啊！明珠进了五等侍卫，他有点眼红。其实主子也挺喜欢他的。"何桂柱也道："明老爷也有些毛病儿，待人虽也和气，可总让人瞧着觉得拿大似的……"

何桂柱正按自己的思路准备说下去，忽听外头脚步声急，犟驴子一头闯了进来，口里道："来了，来了！"郝老四拍拍椅子道："用不着那么急，你先坐下，咱们再猜它几拳！"何桂柱也笑道："好，我就给您斟上！"那犟驴子一把推开何桂柱，一个箭步扑到墙边，摘下挂在墙上的佩刀，"噌"的一声拔了出来，返身就向外头奔去。何桂柱吓愣了，站在地上一动不动，脸色雪白。郝老四极其机敏，也不说话，将椅子一脚踢翻，也抢到墙边摘下腰刀，便要向外头冲。穆子煦阅历较广，情知有变，却显得很冷静，一把扯住犟驴子道："老三，说清楚！"

犟驴子变颜失色，大吼一声："你们带上兵刃，都出来！"

众人不再言语，一齐跟着犟驴子奔到后园矮墙下向外张望。见半里之外黄尘腾起，几百名绿营兵勇提刀握枪地一齐向山沽店围将过来。何桂柱打了个寒颤，面色如土，喃喃说道："天爷！这是怎么了？"

穆子煦略一观望，说道："不用问了！叫起师傅，保护伍先生向西走，晚间在香山会齐！"他神色愈来愈冷峻："何先生，你是生意人，还到前头应酬。记住，除了生意上的事，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老四，你站着做什么，还不快去唤师傅？"郝老四擦把冷汗飞快地去了。何桂柱也战战兢兢地跑到前面招呼去了。

史龙彪因病卧在床上，听到窗外郝老四报警，霍地站起身来，出门一纵身上了房，四处瞭望一下又下来，一声不语地走进屋来，从床后抽出一根软金丝鞭，——这是康熙特意从内务府贡库中选出来赏给他的——将辫子往头顶上一盘，扎了髻儿，才说道："四面全围上了！咱们走，谅他们也难留，只怕伍先生难脱身了！这院里池塘中间假山虽还未垒好，乱石却备得不少，也能藏人。咱们都去窝在那儿，水攻火攻都一时奈何不得！老四，趁现在圈子还没完全合拢，你冲出去给虎臣报个信儿，找不到他就到索府去寻索大人！务必得办成，顶了这白天，夜里就好办了！"

郝老四点点头，一纵身越墙向西而去。其时正是巳初，大天白日，格外显眼。那围店的兵士见一人执刀越墙，齐发一声，"真的是个贼窝子！走了贼了，快捉啊！"顿时一阵吵嚷，嚷得地动山摇，比方才那种杀气腾腾的寂静，另是一种恐怖。

伍次友不知出了什么事，踱出书房正欲从矮墙向外看时，犟驴子和穆子煦两个从后扑上来，一人架一条胳臂，沿着曲径石桥直将他拖到池心岛中间的一个大石洞里才放下。穆子煦轻声道："先生，鳌拜老贼搜您来了！咱们兄弟保护您，只要咱几个活着，保您吃不了亏。老四兄弟已去搬救兵了，只要与他们周旋到天黑，神仙也拿咱没办法。你不要慌，尽管躲在这儿就成！"正说着，何桂柱踉踉跄跄跑了来，跺脚道："爷们！你们选的好地方，进不得，退不能！"犟驴子将他一把扯了过来，摁在地下蹲着，厉声喝道："再说他妈的丧气话，爷一刀戳透了你！"伍次友忙拦住道："你这叫什么！他是店主，你是伙计，急了就没身份了？"犟驴子也觉自己失态，说道："我也是和主子说玩笑呢。"何桂柱埋怨道："这也是能随便闹玩的？"穆子煦不耐烦地斥道："你们有完没完？"史龙彪没理会这边的争吵，观察了一会儿问道："老板，这池子有多深？"

何桂柱吓愣了，语不成调地说："这是才……才起过泥的池子，有……有一丈多深呢！"

"好！"穆子煦将手向腰间一叉，"按伍先生的说法儿，咱们这也叫'金城汤池'！奶奶个熊，今儿和他们干一场！"这时，喊杀声已至店外。店四周的土墙"轰"的一声全被推倒，绿营兵如潮水漫堤样涌了进来，霎时间到处是兵，到处是亮闪闪的刀矛剑戟。

穆里玛见店已被围得铁桶一般，自己翻身下马，按着宝剑，得意洋

洋地大喝一声："搜！"

忽见池心岛假山石后闪出一个人来。长辫如髻盘在头顶，将长袍搅起一角掖在带中，颔下白须飘拂，从容步履，隔岸向穆里玛一揖问道："无需搜查！都在这里——只是长官带兵围困小店，不知所为何事？"

穆里玛一怔，西河沿一役隔了六年之久，已不认识史龙彪了。他转脸瞧讷谟，讷谟直摇头，遂高声问道："你是什么人？过来！"史龙彪应声答道："在下乃此店店主史龙彪，一向奉公守法，这一带百姓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大人无端带人毁店抄家，倒要请教，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天子脚下，你依的是《大清律》的哪一条章程？"

讷谟见这老者倔强饶舌，早恼了。大喝一声："你店中窝藏钦命重犯，敢说无罪？"

第二十九回　穆里玛山沽店遭擒　史龙彪池心岛蒙难

史龙彪呵呵大笑，踏着石桥曲径缓步过来，站在桥头石板上躬身问道："长官说我小店窝藏钦命重犯，不知人证是谁，物证何在？带人搜店可有顺天府火牌？"

这些当然都是没有的。讷谟气得眼中冒火，一边骂道："老杂种，谁来和你斗口！擒住了你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说着，便伸出手掌向史龙彪打来。心想，这一掌打过去，不要你老命，也要叫你打滚求饶！哪知史龙彪不躲不让，仍然慢吞吞地说道："就是大内来抓人，也须亮明诏旨，这是规矩嘛！"一边说着一边挺腰硬接了这一掌。讷谟只说出"你不配……"三个字，只觉得五个手指如碰在生铁上，直痛入骨髓，又咬牙又甩手地大声叫道："这老儿有妖术！"

一见讷谟吃了亏，几个兵丁便挥刀扑来，谁知脚跟刚站定，三四个人已被史龙彪拨进池中。一边用手拨弄，一边笑说："不是小老儿有妖法，是众位功夫自不到家！众位既无御旨，又无顺天府关防，小老儿便只能视如盗贼。光天化日之下岂容盗贼在此撒野？"见无人敢再上前，搓搓双手，说声"得罪"，便要转身退回。

穆里玛大怒，亲自赶来，将剑一挺，直取史龙彪后心。眼看将要刺到，——躲在假山石后的伍次友哪曾见过这样险恶的情景，吓得大叫一声："留神！"便被穆子煦一把按倒。史龙彪早已听到剑风，他原本知道穆里玛在后紧跟，想诱至桥心反手擒他过来。听得伍次友一声大叫，以为出了什么事，心头一惊，一个风摆杨柳，抽出软金丝鞭向穆里玛腰间盘去。穆里玛见鞭头如蛇，蜿蜒盘曲击来，并无一定方向，惊得向后一跃，却是躲了身子躲不了脚，一条腿被紧紧盘住，回手挥刀来砍，那金鞭柔韧无比，一时竟砍不断。史龙彪不容他再砍，一个跃步飞足一踢，穆里玛剑已脱手飞出，又顺手一抽，将穆里玛倒着背了起来，举步便走，眨眼间便到石板桥中央。

讷谟顿时大惊，顾不得手疼，左手提刀抢上来。史龙彪一手提鞭，一手擒着穆里玛另一条腿，那穆里玛头朝下还在腿间乱抓乱挠。史龙彪虽知背后有人袭来，苦于腾不出手来应付，便大声喊道："子煦，快来

助我一臂！”

穆子煦和犟驴子二人守着假山北面桥头，以防人来暗袭。听得史龙彪呼救，穆子煦急忙说道：“三弟，你看着这边！”几个跨步飞身奔到这边。史龙彪见他过来心中大喜，喝道：“接着！”便凌空把个穆里玛甩了过来，穆里玛后脑勺恰巧碰在一块山石上，亏他内功精湛，但也碰了个头蒙眼花！

史龙彪转过身来，见讷谟追近身边，笑骂道：“怎么，想喝几口水么？”用脚猛一跺，那石桥本就是干砌起来的，顿时柱倒石落，“轰”的一声垮了下去。讷谟大叫道：“不好！”已经喝了一口水。不料史龙彪用力过猛，连自己立足的桥墩也承受不了，也随着掉进池里。

岸上观战的兵士原来因史龙彪背着穆里玛，后来又与讷谟斗成一团，不敢放箭。此时见二人落水，各自挣扎，歪虎大叫一声：“还不放箭！”两名会水的兵士扑通一声跃入水中接应讷谟。下余的兵士便拉弓射箭，一齐向池中的史龙彪射去。可怜一世英雄，浑身被射得刺猬一般。

假山石后的伍次友见此惨景，泪流满面，挺起身子大声叫道：“你们不是要我吗？我随你等去！”一语未了，身后的何桂柱早扑了过来，猛地将伍次友一按蹲下，放声大哭道：“好二爷，使不得呀！”这边穆子煦气得面色发青，骂声“杂种”，将穆里玛用金丝软鞭缠紧了，高高放在假山顶上，叫道：“狗崽子们，放箭射吧！”

讷谟爬上岸来，气得发疯，红着眼跳脚大叫：“烧，把这贼窝子烧成白地！”

犟驴子看了一会儿，忽地灵机一动，低声道：“二哥，咱拆了这桥，和这些狗日的在这儿泡上啦！”穆子煦道：“老三，好主意，咱们泡到天黑，大哥总会带人来救的。偷来的锣鼓打不得，谅讷谟这小子也不敢久留。”说着兄弟二人冲向石板桥中央，穆子煦挥刀护住了二人身子，犟驴子连跺带踹地拆桥。对岸的士兵虽箭如飞蝗般射了过来，无奈穆子煦一把刀舞得浑圆，断箭残羽噼里啪啦打得满天乱飞。

二人边拆边退，石桥板一块块落进水中，咕嘟嘟泛起泡儿来，直至未时，半个桥被拆落了，天寒水冷的，哪怕他们凫水过来！何桂柱双手合十念一句：“阿弥陀佛！”犟驴子已累得筋疲力尽。

伍次友脸上也泛出了欣慰之色。他一直不明白，鳌拜为何在自己身上动这么大干戈，店伙计们又为什么如此舍命保护他。难道就为那篇谈论圈地乱国的文章？他摇了摇头，心中疑窦丛生，却又百思不得其解。

火起了。歪虎带着七八个人，从前店到后店，凡能点燃的东西便都被他烧着了。那火噼噼啪啪地烧了起来，吐着暗红的火舌，映得池水通红。浓烟中偶尔烧着了竹节，爆响一声，火星直冲，冒出两三丈高，一片片灰烬在烈焰上空乌鸦似的盘旋着，飞起又落下。在附近二里地的老百姓、游人知道这边“过兵”，又见戒严，早躲得远远的。有谁敢来相救！

望着熊熊火焰，何桂柱想起自家身世，想起自己在城中的悦朋店，曾接待过多少公车会试的举人和来往的商贾！这位毫无主子架势的伍二公子多次邀友在那里宴饮会诗，谁知一夜之间便被封了。好容易靠了魏大人资助，在这里开了这个山沽店，眼见得刚刚儿成了局面，又被这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他觉得喉头干涩，胸口满胀，想哭又哭不出来。手扒着石头，痴呆呆望着烈火吞蚀他的产业，他的心血。伍次友见他这样，心里也觉难过，过来抚着他肩头安慰道：“柱儿，是我连累了你。别难过，京城不是咱们居住的地方，这事只要平安过去，你还随我南去，叫老太爷在南京给你再安置一处。”

何桂柱听了，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又怕伍次友伤心，忙拭了泪勉强笑道：“这也不算什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二爷福大，富贵还在后头哩！托您的福气，柱儿兴许能开个更大的呢！”

二人正说着，昏迷中的穆里玛在石头上醒了过来，只觉身子捆得甚紧，挣了两下纹丝不动，仰着脸看了看，池对岸兵丁如林，却毫无动静，骂道：“讷儿！你这个小畜生！干么不攻？”

讷谟在对岸也在哭。他带了几百名士兵，搞这么个小土店都玩不转，还把个主将丢给了对方，半晌不见动静，不知是死是活，这下回去怎么跟伯父交待呢？听得穆里玛醒了，心里略觉宽慰，带着哭腔儿隔岸答道：“三叔！您忍一会儿，尽自放心！待会儿扎好了筏子救出您老，把这几个兔崽子心肝子掏出来给您下酒压惊！”

这边犟驴子见他叔侄两个对话，走过来照穆里玛腰上踹了一脚骂道：“你知道刘金标眼是怎么瞎的么？那是爷用这两个指头抠出来的！”说着，便拿起刀就在穆里玛项下比划，“你他妈的再叫唤，老子这

会儿就挖你的心肝祭我师傅！”穆里玛听了闭目不答。

穆子煦过来拉了犟驴子手道：“兄弟，这是案板上的肉，和他生什么气。这不是斗口的时候，咱到那边商量个主意。”便叫何桂柱拿了把刀坐在穆里玛身旁看守，伍次友和他们兄弟二人踅过假山席地而坐，计议下一步的应敌办法。

三人对坐沉默片刻，穆子煦开了口：“嗐！老四也不知出去了没？我琢磨着，他要活着出去，这会儿魏大哥他们也差不多该到了。”犟驴子哼了一声，阴沉着脸道：“就怕他们早虑着这一着，在城里跟大哥也交上了手，那就麻烦了。要不然，便是老四送不出信儿，他也会来的。方才他们放的那把火，城里难道都看不见？”伍次友插进来道：“现下他们的主帅在咱们手里，投鼠忌器，谅他们也不敢强攻！”犟驴子苦笑道：“伍先生，他们要是破着打烂花瓶捉老鼠怎么办？”伍次友笑道：“我们就那么值钱？”

这话不能回答，也无法回答。若是康熙也在岛上，可以肯定他们就是舍掉穆里玛也是要攻岛的。但是此时对方还不能确定皇帝是否也被围在岛上，肯不肯为伍次友和几个侍卫丢掉穆里玛，那就难说了。伍次友不明真相，穆子煦却心里雪亮，只是眼下自己是个坐纛儿的，不能说丧气话，遂笑道：“先生见的是！他真要弄筏子来攻，咱就宰了这匹‘马’！马肝不是有毒吗？咱们生吃他的心！”犟驴子也笑道：“先生虽是见过大世面的，大概没吃过人心吧！生挖出来用凉水浸了，脆着呢！”这二人兴高采烈地高声谈论吃人心，伍次友听得汗毛直乍，隔着山石的穆里玛也听得一清二楚。想到剜心之惨，穆里玛闭上了眼，淌出两滴浊泪来。

正在这时，只听对岸“刷刷”几声响，水花溅起老高——兵士们从附近空房破屋中拆了木头扎好筏子，放下水来了！

情势顿时紧张起来。这池心岛假山不过四五丈见方，上头只有两名会武功的人，而伍次友、何桂柱却手无缚鸡之力，不但不能自保，还要别人照料。四五只木筏同时从不同方向向池心攻击，天大的本事也会顾此失彼。

这时天已擦黑了，对岸点起了亮晃晃的火把。讷谟揎臂扬眉狂笑道：“姓伍的姓何的！今儿个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啦！乖乖儿放了穆大人，我保你们性命无虞！”

“讷谟小子！”犟驴子听了这话也哈哈笑道：“只要你舍得这个什么鸟靖西将军，老爷子也不在乎这点意思！”说着顺手从地下捡起一枝箭猛地扎进穆里玛臀部，低声喝道：“叫他们退回去！”说着便将寒森森的刀刃压住他的脖子，“只要老子这么一勒……”

装得硬挺的穆里玛此时吓得丧魂失魄，期期艾艾地大声叫道：“别……别……”也不知是求犟驴子别杀他，还是令已经上了筏子的兵士别攻池心岛。筏上的兵见此情景，都迟疑地转向岸上的讷谟，静等他的号令。

讷谟咬咬牙心一横，正要举起号旗命令兵士全力攻击，忽觉肩头有人用手一拍道：“慢！”回头看时，一个人站在面前，却不认识，只见容貌猥琐，面孔蜡黄干瘦，身着兵士号衣。遂将眼一瞪喝道：“你干什么？”

“将军少安毋躁，”那人道，“我是班布尔善大人差来的，这儿有封信，一阅便知。”

讷谟就着火把将那信拆开看时，上面写道：

> 讷谟世兄鉴：白云观池心岛之事，中堂与仆均已获悉。现贼首已遁逃，无需再攻。特拜托胡先生宫山携彼明珠，换回穆里玛大人。请从速办理，迟则误矣！至嘱至嘱！

信后却不具名，但讷谟常常代替鳌拜拆阅信件，一望便知确系班布尔善的亲笔。

看讷谟拿着书信只顾出神，胡宫山催促道：“讷谟大人，此事十分火急，魏东亭即将统御林军来援，距此最多只有四里地，换人退兵越快越好！”讷谟兀自放心不下，眉头一挑问道：“这些事你怎么知道？”

“没有我不知道的！”胡宫山冷冷道，“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明珠就带在店外，这事还不明白？请快与对岸对话！”讷谟这才怏怏将信揣入怀中，颇不甘心地对着池心岛喊道：“喂！那边打头的听着，瞧着穆大人面子，我也不来为难你等，拿你们的明珠换了穆大人来，我就撤兵！”

犟驴子方要答话，穆子煦拽了他一把，高声道：“谁能信你这一

套？”犟驴子也呵呵笑道：“老子半世杀人放火，都没有像今天玩得这么痛快。”说着将穆里玛屁股上的箭杆弹弦儿似的狠拨了一下，那穆里玛痛得大叫一声昏厥过去。

胡宫山见犟驴子他们如此儿戏，忙高声插言道：“伍先生、何先生！有我胡宫山作保可成？你们的明珠大人就在店门外，马上就到！有葛褚哈陪着，安全得很！”说着便独自下了筏子，叫兵士们都上岸去。

伍次友听了“胡宫山”三字，很不得要领，何桂柱却听明珠吹过胡宫山妙手疗圣疾的故事，扯扯穆子煦的衣袖小声道：“是自己人。”

穆子煦也知道这段往事，只是对“自己人”这三个字还吃不准。但是就眼下这般情势看，断然拒绝他，显然是不明智的。于是沉着地点头说道：“伍先生，就叫他过来吧？”伍次友道：“左不过中计罢了，不让过来如要硬攻也是个死，叫他来吧！”这里穆子煦方招手，见胡宫山只用足尖在岸石上轻轻一点，那筏子便箭一般荡水而过。讷谟见胡宫山如此功力，颇觉纳罕，便回头吩咐：“请葛褚哈大人把那个明珠带来！”

胡宫山上了池心岛，看了一眼捆成一团的穆里玛，屁股上还扎着一枝箭，微笑问道：“哪位是伍先生？”

伍次友闪出假山，拱手一揖道：“学生便是。”

“久仰久仰！”胡宫山忙还礼道：“先生受惊了。虎臣弟也有一信在此。”穆子煦晃亮了火摺子，方欲看时，对岸不知哪个冒失鬼“嗖”地一箭射来，犟驴子大吃一惊，扑了过来掩护伍次友。那胡宫山早轻轻一绰将箭抓在手中，笑骂道：“作死么？”随手一甩，那箭呼啸着又飞回对岸，只听一个兵士“啊哟”一声叫道：“中了我的胳膊！”这一手亮得双方都大吃一惊，犟驴子暗想：此人功夫不在师父之下！

伍次友展开了信就着光亮看时，上面一色钟王蝇头小楷，正是魏东亭代龙儿抄功课的笔迹，伍次友是极熟悉的。上头写着：

> 伍先生台鉴：三日违颜，孰料遭此大变！先生受惊，此乃弟之过也。今由胡先生与班布尔善商定，以穆里玛交换吾兄明珠，可保先生无虞矣！

东亭顿首百拜

伍次友舒了一口气，眼圈儿红红的，泪水不禁流了下来，说道："魏贤弟的主意甚好，就按他的办吧。"

胡宫山一抬手叫道："讷谟大人，请将明珠用筏子载来，就在池中换人！"

须臾，两边准备停当，只见对岸两个兵士用担架抬着明珠下了筏，由讷谟亲自送了过来。这边胡宫山给穆里玛拔掉了插在屁股上的箭，解开软金丝鞭，搀着他上了筏子。——那穆里玛连惊带疼，再加上四肢麻木，也着实连一步也挪动不得了。——到了池当中，两筏只讷谟和胡宫山互相跃上对方筏子，胡宫山手无撑篙，仍用一足发力将讷谟的木筏一蹬，顿时两筏反向而驰。讷谟尚未登岸，但听护送明珠的葛褚哈大叫一声："弓箭手，给我放箭！"霎时箭如蝗雨般向胡宫山射来。

胡宫山笑道："小儿如此叵测！"随即站在筏头，将一根软鞭舞得如一团金花，金光灿烂，明晃耀眼，看不出是何手法，哪里伤得着二人半根毫毛！穆子煦、犟驴子见状，急忙舞刀挡箭向斜坡岸前接应，将明珠一副担架抬上了岸，安置在假山石后。

四人都凑过来看时，只见明珠面白如纸，气如游丝，口中喃喃有语，却听不出说的什么。伍次友想起结义之情，不觉垂下泪来，拉着他的手轻声呼唤："明珠贤弟，明珠贤弟！"犟驴子却毫不理会，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对岸的动静。少时便听对岸讷谟挥手大叫："放箭上筏！趁魏东亭来前，先擒了这几个瓮中之鳖！"众弓箭手便一齐发箭掩护，兵士们乱哄哄又跳上了筏子。

穆子煦陡然一惊，暗叫："上当！"使了一个移形换位法逼近胡宫山，揪住他的衣襟厉声问道："我们兄弟与你有何仇何怨，用这样狠毒的诈计？"说着反手要点胡宫山腋下穴道。这一举动十分突然，不但胡宫山毫无提防，伍次友、何桂柱、犟驴子也是猛的一惊，愕然地怒视胡宫山。

胡宫山不反抗也不分辩，只道："史龙彪教的好徒儿，果真学业有成了！"反手一拧迅如闪电地攥住了穆子煦的右手，穆子煦急向后扯，恰如被老虎钳子夹紧了，动不得分毫。胡宫山笑道："你不信我，难道连你魏大哥也不信？"穆子煦道："魏大哥援兵未到，对岸又下水攻来，不是你使诈又是什么？"

这句话说得又重又响，池心岛上几人更加惊慌狐疑：果真是鳌拜派了此人上岛，既救走了穆里玛，又潜进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如此局面，还有什么说头！穆子煦暗恨自己无能，几乎想横刀自杀。——如此显而易见的诡计，自己怎的便瞧不出？

正僵持间，胡宫山慢慢放了手，从怀中取出火折子，晃着了，从地下捡起一枝残箭，把火煤子点上缚在箭杆上。众人不知他捣什么鬼，都呆呆地看着，只听胡宫山笑道："若非你疑的有理，我岂肯容你！灭掉你等几个还用着他们下水？"说着，将火箭"嗖"的一声甩上天空，"瞧着，少时便见分晓！"

那带着火尾的箭呼啸着直上半空，一团光亮飞得老高老高。只听半里之外，山摇地动般地呐喊着，杀声渐渐近来。胡宫山得意地笑道："这是你魏大哥带兵来了，你还不信我么？"

这边讷谟早慌了手脚，连忙指挥兵丁人等上岸，也不及整肃队伍，便仓皇从南蹿了出去。临走，讷谟用刀指划着池心岛高声叫道："小子们！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等转到爷手中再与你们理论！"说完飞身上马扬尘而去。

来得快去得速，伍次友几个面面相觑，如在梦寐中。魏东亭带着百余名禁卫军，打着顺天府的灯笼，高举火把鼓噪着一拥而入，满院里四处搜寻。犟驴子望得真切，喜极而泣，隔岸高声叫道："大哥——"

魏东亭听得叫声，隔岸望时，黑沉沉的什么也瞧不见，遂大声问道："是三弟么？伍先生他们可都好？"只此一声，伍次友如梦初醒，止不住放声高呼："贤弟，愚兄在这里！"穆子煦是个感情深沉的人，此时眼圈也红了。

第三十回　西华门前虎臣获释　白云观外太医献计

翠姑上车之后，康熙便问起她挡车的原由。

“好姐姐！”苏麻喇姑见翠姑只低垂个头不肯讲，便笑道：“不管你是甚等样人，今儿个挡车，就有救命之恩——也用不着瞒你，这位就是当今天子御驾康熙万岁爷。我是他的侍女，名叫婉娘……车中不便行礼，我代主子谢你了！”

苏麻喇姑这一番情意恳切的言语，在翠姑听来，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她从没有想到皇帝身边还有这样一位深懂人情事理的侍女！再瞧一眼侧着身子坐着的康熙，正向她微笑点头。翠姑原有些胆怯，现在见到这位万乘之君竟如此和蔼，羞涩、胆怯之情自消，便大胆地回话道：“奴才与人有恩仇难报，所以冒死犯难，拦挡圣驾。”

“卿与何人有恩？”康熙饶有兴致地问。

“明珠大人。”

康熙一听这话，侧过脸看苏麻喇姑，正巧四目相对，遂又问道：“明珠是朕股肱近臣，他现在何处？朕正打探他的下落！”

“他在鳌拜中堂府中！”翠姑冷冷说道。

“噢！”康熙吃了一惊，忙定神笑道：“想起来了，是朕差他去来着。”

听康熙如此说，苏麻喇姑和翠姑都觉意外，同望了康熙一眼，翠姑便问道：“皇上难道差他去坐老虎凳吗？”

“什么？”或因车马晃动，或因心里吃惊，康熙几乎从座上弹了起来。苏麻喇姑转身问翠姑：“姐姐，你怎么知道的？”

翠姑低了头，玩弄着衣带，半晌才答道：“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明珠要能活着出来，你自己问他便知。”说完两眼望着车外，不

言语了。

远远望见西便门，苏麻喇姑才想到，将车上这个女子带入宫中是不合适的，慢说敬事房无法记档，太皇太后知道，更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前后思量一阵，终于开口问道："姐姐住在何处，我们送你回去。"

"不必了。"翠姑叹口气道，"我就在此下车吧——停车！"她突然大声喊道。张万强不知车中有什么事，一扳铜刹手"嘎"的一声车停稳了。翠姑不待康熙主仆说话，霍地跳了出去，迅速将瓜皮帽盖到头上，又将额前刘海、鬓边秀发掖入帽中，俨然像一个青年仆人的模样，向康熙主仆一揖说道："告别了！"转身便去。

"慢！"康熙将身探出车来，说道："方才只说了恩人，还有一个仇人是谁？"

"这个不说也罢，"翠姑正色道，"说了也没用处。"

康熙料定必是鳌拜，摇头笑道："你也太将朕不放在眼里了，怎见得就说了也无用呢？"

"好，奴才斗胆讲了！"翠姑昂然回道，"是洪承畴！皇上舍得杀他谢我么？"

"有什么舍不得？"康熙略一迟疑，又复大笑道，"可惜他已死了两年，你仍兀自拿他做对头。"翠姑似被人猛击一棒，退后一步，颤声问道："这是真的？"

康熙笑道："此人事明不忠，死后恩荣甚微，也难怪你不知道。朕贵为天子，哪里会与你打妄语？"

翠姑面色立时变得煞白，立在地上晃了一下，勉强站住脚，仰天惨笑道："哈哈……死了，死了！"她心中时乐时悲，如飘如落，天地也仿佛在旋转，一双眼睛直瞪瞪地瞧着康熙的车子远去，嘴里不断地喃喃自语道："你们……走吧！"便也拖着踉踉跄跄的脚步向前走去。

轿车在寂寥的北京城外疾速而驰。苏麻喇姑见康熙脸色愈来愈阴沉，以为他动了杀机，忙劝解道："她是有功的人，虽言语有些冒犯，还是可以宽恕的。"

“你哪里知道她？你不知她的心！”康熙看了她一眼，沉思着道，“这真是天意呀，洪承畴不死，朕倒真想除掉他呢！”

这话若非苏麻喇姑亲耳听见，简直不能想象会出自皇帝的口。洪承畴自从龙入关，虽然立了极大功劳，却一向小心翼翼。他对不起前明，对清室却无纤毫过失。太皇太后常说：“没有洪承畴、吴三桂，就没有大清！”太皇太后尚且推崇如此，作为孝子贤孙的康熙皇帝岂肯违背懿旨，为一个孤苦女子的私仇，去杀一位功勋卓著的大臣？呆了一阵，苏麻喇姑才开口问道：“这是主子的大事，奴才不敢插言，不过洪承畴对于咱们大清总是有功之臣，皇上怎会舍得杀他？”

“做臣子的都去学洪承畴，”康熙冷笑道，“做皇帝还有什么意味？”

只此一句，戛然止住，康熙不再说下去了，两眼沉静地望着前方的黄土路。黑灰色的西便门阴沉沉的，在西北风中迎风呼啸，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几个军士毫无生气地守在门口，冻得身上瑟瑟缩缩。一阵风从帘隙中钻进来，康熙打了个寒噤，吩咐张万强：“今儿索性迟点回宫，再向西北折！”

张万强答应一声“喳”！熟练地将鞭一扬，马车一个急转弯，径向北拐去。忽然听得后头蹄声嘚嘚，一乘骑自西便门飞奔而出，追了过来。张万强瞥见，吃了一惊，忙立起身大喝一声：“嘟！”催马狂奔。

后头单骑，早已超乘而来，截在前头。一个人从马上滚鞍而下，攀住了车驾，康熙定神看时，却是熊赐履。只见他一身朝会袍褂，大帽子上的红缨被颠得十分零乱，连一个随从也没带，气喘吁吁满头是汗，急忙挑起轿帘沉着脸问道：“什么事这般慌乱？不要忘了你是国家大臣！”

“圣上教训的是！”熊赐履一边回话一边趋近车辕，用手抹了一把头上的汗道，“圣上，魏东亭被扣在西华门了！”

“什么？”康熙顿时勃然大怒，身子一跃就要站起，被上面车顶碰了一下头，才意识到是在车上，“怎么，这就要造反了吗？还有什么，奏来！”

熊赐履将额头在车辕上轻碰三下，算是答礼：“造反倒还没有，不过西华门的禁军说魏东亭擅自闯宫，便被扣下了。说要送内务府治罪，现被奴才的部属守护着哩……”

不等熊赐履说完，康熙大声道："你先去，朕随后就赶来，看是怎样！"转脸对张万强道："还从西便门进去，这里近些！"

待车调转过身，熊赐履早已跨上马背，狠加一鞭，那马长嘶一声，扬尘而去，后头康熙的轿车也如飞似的赶了上来。

熊赐履的管家正在和刘金标纠缠。按刘金标的意思，明说交内务府，实际依着冲扰关防的例，送巡防衙门，那里的堂官是葛什哈，是鳌拜的私人，又是自己的朋友，弄到狱里，一夜就能黑了他。不防刚把人带出，便碰上要入宫觐见的内阁大学士熊赐履。熊赐履见状立即断喝一声道："站住！"

刘金标谋得这个差使还不到一个月，很多部院大臣都还不认识，乍见熊赐履带着大队亲兵，珊瑚红顶，仙鹤补服，一摇三摆威风十足，却不知是个什么来头，心里便有点怯，忙上前扎千儿请安道："大人，这是咱们刚拿住的贼！"

"呸！"刚刚说了一句，被魏东亭照脸一口唾沫骂道："你才是贼！熊大人，不必与这杂种多说，您去和孙殿臣讲，他能治这东西，赵秉正也成！"

熊赐履一想也是，当即吩咐管家："你在这里守住，不可让他们把魏大人带走。我进去就出来。"说完便朝里边走。这里刘金标已瞧出个大概，心知这位大员必与班布尔善不是一路，口气也就变了，伸手拦住道："大人可曾奉诏？"

"我不见驾，"熊赐履道，"我要去见内务府堂官赵秉正。""哦！"刘金标闪着独眼，皮笑肉不笑地移动一下身子挡住去路，"大人，堂官不在，您免了此行吧！"熊赐履大怒，喝道："怎么，你要造反吗？"

"嗬！"刘金标冷笑道，"不让你进就算造反？我刘某是属狗的，除了主子谁也不认得，你要硬闯，"他嘴角边泛起一丝阴笑，"我自然连你也扣！"北京人最爱瞧热闹，周围过路的听这里人声喧嚷，不知西华门出了什么事，一个红顶子官员和蓝翎子侍卫在那儿指手画脚地论理，便渐渐围来一大群，呆呆地看热闹。

熊赐履知道康熙要到白云观山沽店去，原就放心不下，便带领家仆随驾扈从。上朝的半路上遇到了胡宫山，听到了魏东亭被扣的消息，便

独自回去换了朝服赶来相救。原以为不过是误会，说一说便可了结，不想此刻竟连自己也被搅了进去，这才晓得事情并不简单。熊赐履稍一沉吟，改变了主意，说道："好，奉职谨慎，有你的！不过你稍待片时，我去寻一个管得着这事的人来，再行发落。"说罢，也不等刘金标回答，返身至轿车前解一匹马，飞身上骑向西奔去。

这里刘金标"呸"了一声，大声喝道："带上姓魏的，咱们走！"拥着魏东亭的几名亲兵听令架起便走。刚走几步，便被一道人墙阻住，熊赐履的管家一摆手，几十号人站成一排，气势汹汹地封住了路口。

"老兄何必着急，"那管家的叉着双手在胸前（一见这架势便可知道他也是流氓出身），嘿嘿笑道，"多少也得给我家主子留点面子。家主已有吩咐，便再等片刻又有何妨？"

刘金标大声嚷道："你家主子算哪个槽头的驴！我这是皇差！"一边说一边就要往前闯。管家见他这样，拉长了脸道："你属狗我属老狗！你才当了几天差？一个蓝顶子芝麻官儿，永定河里的王八也比你值钱些，就敢小瞧我家大人！"说着一横胳臂挡住了去路。

刘金标顿时大怒，一手抓住了管家左臂，另一肘便向他猛撞过来。那管家本事虽不济，却滑溜得紧，右掌虚晃一招，竟向他脸上扫来。这一掌若打在脸上，那才真是丢人打家伙哩！刘金标急忙收臂一格，飞足踢他下盘，管家急向后翻了个筋斗退后数步。双方虎视眈眈对望着。看热闹的老百姓见二人动了手，发一声喊，高声喝彩道："好！"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密不透风，后边的人还在往前拥，伸长了脖子要看个究竟。

刘金标将手伸进口里呼哨一声，西华门禁兵们哗的一声散开，逼近上来，管家的也忙高声道："识相的等着我家大人，不然爷也就无礼了！"便从怀中抽出一柄匕首护在胸前。

"放肆，王八蛋！"人群外忽听公鸭嗓子大喝一声。人们都是一愣。回头看时，只见高轩驷马一辆朱漆轿车稳稳地停在人群之外。上头驭马的是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这也不足为奇，有两件东西格外显赫——那张万强一手怀抱金牌令箭、一手高执明黄节钺，旁边毕恭毕敬侍立着文华殿学士熊赐履。

刘金标虽当差不久，却知这两件东西均是皇帝提调黜陟封疆大吏、

节制各路勤王军队所用的信物，心中一惊，忙俯伏跪下道："奴才刘金标躬迎主子圣驾！"一语出口，西华门禁兵早一齐弃了兵器跪了下来。两边围着瞧热闹的老百姓一看这个阵仗，个个面面相觑，一个老者唱道："万岁爷到了，还不都跪下！"百姓们虽然久居京师，但是很少见到这样场面，一是出于敬畏，二是新鲜好奇，听得一声提醒，黑鸦鸦跪了一地，"万岁爷！""皇上万岁！"毫无章法地乱叫一通。

康熙在车中瞧了一眼苏麻喇姑，意欲出去接见。苏麻喇姑忙微微摇头摆手儿。康熙低声笑道："孙阿姆讲过'人心都是肉长的'，哪里有那么多的刺客来谋朕！"说着，一躬腰出了轿车，顺手搀起一位老者道："老人家，上岁数了，请起吧——你们围在这里做什么？"

老者没想到这么一个少年皇上，竟如此谦逊敬老，亲自来拉自己的手，慌得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地说："万岁爷……小民没事来瞧热闹——这里，这里……"

刘金标此时定住了神，接口道："奴才禀主子万岁爷，乾清宫侍卫魏东亭擅闯宫门，被奴才拿住……"

康熙早已瞧见捆着的魏东亭，恨刘金标恨得牙痒痒，欲待发作，忽又忍住了，笑道："你叫什么名字，在这儿当差几年了？"

刘金标翻翻独眼答道："奴才刘金标，到这当差才一个多月。"

"哦！"康熙笑道："也难怪你不知道，这魏东亭是朕差他进宫干事的，走得急了没带执照也是有的。姑念初次，又是朕的侍卫，免予处分吧。"又对张万强道："这人办事认真，赐黄金十两，待会儿你带他去领。"张万强忙道："奴才遵旨！"这边守门禁兵听到圣旨，赶忙替魏东亭松绑，魏东亭顾不上说什么，上前跪下去低声道："奴才谢恩。"老百姓们见康熙处置明快果断，齐声高呼"万岁！"

康熙上了轿车方欲掀帘进去，又止住道："小魏子，侍候朕回宫——熊赐履，你到内务府领些钱来，今日见朕的百姓各人赐银二两。"说话间，车已催动，一阵马蹄声响，车已驰进了西华门。

胡宫山与翠姑分手之后，便奔向魏东亭的居住处，不料却扑了个空。老门子告诉他："魏爷方才进宫去了，您老到西华门候着，说不定就找得着他。"胡宫山于是返身奔向西华门，果然是魏东亭被擒。此时

欲进不能，欲退不忍，胡宫山好生为难。思量一阵，还是决定先到白云观看看情势再作定夺。

胡宫山匆匆回到太医院禀了堂官，说是熊赐履的小公子抽风，太夫人打发人骑了快马来请医治。太医院后头马厩里有的是马，他也不拣好歹，拉出一匹来翻身骑上，轻扬一鞭，那马便风也似的驰去。

行约半里路，便遇见熊赐履乘着轿车正向西华门来。后边管家厮仆跟了一大群，一色的便衣打扮，遂驻马拱手道："熊大人请稍停一停！鄙人有要事相告！"

熊赐履从轿车中探出身来，见是胡宫山，笑道："急惊风，慢郎中，把太医急成这等模样，是什么事啊？"

"不是说玩笑的时候儿！"胡宫山道，"魏东亭被人在西华门拿住扣下了，你快去看看罢！"

"什么？"熊赐履顿时大惊，转脸对驭手说道，"快，到西华门！"

胡宫山一把勒住缰绳，说道："你这身穿戴怎么去管人？现下不要紧，回去换了袍服再赶去也不迟！"胡宫山说完，便急急打马，径往白云观方向去了。

离白云观一里多地，便远远看见山沽店四面围墙皆被推倒。虽没有听到厮杀的声音，但是可以清楚地见到寒光闪闪的兵器如林。正迟疑间，两个隐在树后的兵士霍地跳到路当中喝道："呔，什么人？前头正在剿贼，没有鳌中堂钧旨，一律不得通过……""去你的吧！"胡宫山笑骂道，一边将手一扬，两支铁镖出手，打个正着，那两个人早倒地呜呼。胡宫山便驻马下鞍，把两具尸体一脚一个踢进路边壕沟里。将缰绳系于道旁柳树上，独自下了黄土官道，隐在道旁冬青丛中，慢慢靠近山沽店。才行半里路，忽见一骑迎面飞驰而来，细看时，头上一顶红缨大帽，野鸡补服——是个戈什哈，正没头没脑地打马狂奔。

不防胡宫山从树棵子里斜刺跃出，只一个箭步便到了路中间。那马骤然受惊，收不住脚，前蹄高高拔起，就地旋了一个磨圈儿，方才喷嘶着站稳。也亏这戈什哈骑术高明，在马上晃一晃，竟没被甩下来。他定睛一看，是个身不满五尺，干瘦黄瘪的病夫横在路中，顿时大怒，口里叽里咕噜骂了一句，不知是满语还是蒙语。

“什么？”胡宫山却听不懂。

“贼汉子，你作死么？”戈什哈又用汉语骂道，刷地一鞭劈脸打来。胡宫山如痴似呆地站在路中间，仰着脸硬生生接了这一鞭，脸上竟连个白印儿也没留下。戈什哈大惊，再扬第二鞭，竟没敢落下来，惊道：“你、你是人是鬼？”

“下来吧！”胡宫山并起五指，朝马前腿下部一砍，马顿时四蹄抽筋，“忽腾”一声连人带马翻在地下。不等戈什哈翻身，胡宫山赶上一步，脚踏在他脊背上笑道：“你这点本事够做什么用？讲，前头出了什么事，你骑马要到哪里去？”

戈什哈满身是土，在地上挣扎了两下，也觉踏力不甚沉重，却只挣扎不起，知道这人武功高强，只好趴着，气喘吁吁地说道：“爷，您老别下脚，我说……说就是了。”

他结结巴巴说了半天，胡宫山才大体弄清，围店的有五百多人。店里的人都已被困在池心岛上，并生擒了穆里玛。讷谟差他回去给鳌拜报信儿。

胡宫山听了又愁又喜。他想：鳌拜这次大动干戈，一定要想速战速决，如不赶快援救，池心岛上的人便危在旦夕，可如今魏东亭又身陷缧绁，自己单人独骑，无法救援……幸有穆里玛落在手中，可作人质。心里正在迟疑之间，脚底下的戈什哈却来了一个青蛙跳塘，跃起身来，便向路旁树丛里蹿去。胡宫山眼疾手快，一个箭步，便擒住他的右脚，将他拖了回来，厉声问道：“你是汉人是满人？”

“我……”那人不知他问话的意思，迟疑道，“我是汉人！”

“胡说！”胡宫山道，“你方才还说满语！”

“我真……真的！”戈什哈被他捏得脚踝骨疼入骨髓，“说满语……人家会怕我……”

胡宫山顿时大怒，抓起戈什哈举过头顶骂道：“你不是要学青蛙跳塘吗？算你不小心撞在树上了！”便发力扔了出去，戈什哈一头撞在路旁一株大柿树根上，脑浆迸裂而死。

既然打听清楚了情况，就没必要再去冒险犯难。胡宫山拍拍身上的灰土，转身回到自己马前。却见一个蓬首垢面的人正解柳树上的马缰绳。他大喝一声："好个贼！"纵身而上，一把揪住那人。一看，却是熟人，山沽店的"伙计"，御前五等侍卫郝老四，不禁愕然："是你老弟！怎么弄成这副模样？"

"胡老爷！"老四也认出了胡宫山，"您怎么也在这里？"

胡宫山笑道："许你来便不许我来？你这是做什么？"

"唉！背透了，昨个输了钱，喝了一夜的酒……"

"还有谁比我更鬼？"胡宫山格格笑道，"我什么全知道，你去寻魏东亭搬兵，没得成功？"

对眼前这个胡宫山，平日里虽也断不了打过交道，可是此刻他出现在这里，是个什么意思？郝老四正狐疑不定，瞪着眼不知该怎么回答他这句透底儿的话。半晌才道："你怎么知道我去搬救兵呢？"

胡宫山将他肩头一拍，笑道："说了实话，这才像个兄弟呢！如此，我便帮你计较。"郝老四一听这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泣道："胡兄如能救得我两位兄长出来，我郝某将永世不忘！""别扯淡了！"胡宫山笑道，"我知道你机灵得很，很会做戏，这里不仅有你两位兄长，还有帝师伍次友，是不是？"

郝老四起身笑道："看来，在你这真人面前，是半点假话说不得的，只是你眼下有何良策呢？"

胡宫山道："我已经探听清楚，穆里玛被史龙彪擒在岛上，他们几个暂不要紧。咱们一同去一趟鳌中堂那里，拿这穆里玛去换明珠和池心岛的安全。试一试这位鳌中堂的手足情分到底如何？"郝老四迟疑答道："这样……能成？"胡宫山听了，也只微微一笑。他解了自己的马让郝老四骑了。返身回戈什哈马前，朝马肚子轻踢一脚喝道："起来！"那马解了穴道，乖乖儿站了起来。胡宫山骑了，放马追上郝老四。二人并辔而行，默默地走了一阵，忽然，胡宫山喟然长叹一声道："老四，你的根基不坏，也合我的脾胃，随我入山学道如何？"

"什么？"郝老四以为他在和自己开玩笑，便说，"你以为我不知

道，皇上瞧中了你，迟早要大用你的！”他看看胡宫山那阴沉的脸色，便不再说下去了。“痴人哪！”胡宫山道，“你知道么，你耍小聪明已到了玩火的地步了——待你遇到为难的时候，我来救你就是。眼下我只告诉你，你与明珠斗法还差着火候呢！”郝老四听了想笑又笑不出来，半晌点头道：“算你厉害，我这里先谢过了。”刚说完，忽然失惊叫道：“坏了，你看！”

胡宫山抬眼远望，见远处一彪骑兵，约百余人，踏得黄尘滚滚，顺着官道奔来。郝老四道：“定是鳌拜又派援兵来了！”胡宫山不语，只是呆呆地望着。半晌，哑然失笑道：“来将不是别人，是令兄魏东亭！”郝老四仔细看时，大喜道：“果然不错，只是方才你说他在西华门被扣住了，如何脱得恁快！”胡宫山皱眉道：“围店的有五百余人，他带这百十个人来，济得了甚事？”

说话间，这队骑兵已到近前，郝老四翻身下马，伏地大哭道：“大哥，你来得好！咱们一起杀贼去！”

魏东亭见郝老四和胡宫山在一起，不免诧异，下马来搀起契弟道：“有话慢慢讲，店里头的情景究竟怎样？”

听了郝老四哭诉，魏东亭才又转身对胡宫山长揖到地，说道：“小可们的事，有劳胡先生如此费心，感激万分！”胡宫山也忙还礼不迭，又将方才二人计议换人的事说了一遍。魏东亭手抚下巴思忖良久，笑道：“胡先生所见极是，你们自管去见鳌拜。”停了一会儿，魏东亭又和胡宫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商议了一阵才分道扬镳，各自奔忙去了。

第三十一回　胡宫山片语释兵戎　魏东亭精心谋对策

眼见天色渐渐昏暗，鳌拜真有点等急了。一席丰盛的酒菜早已放凉。桌旁坐着班布尔善，默默审视着手中玲珑剔透的玉杯，济世背着手观看墙上挂着的一副米芾手书，葛褚哈则与旁坐的泰必图窃窃私语。谁也无心去吃。

“你有些什么想法？”鳌拜耐不住，开口问班布尔善，“这一会儿，连报信的怎么也不来了？”

班布尔善正在苦苦思索，听得鳌拜发问，便沉吟道：“老三今日去白云观，是老赵送出来的信，西华门的刘金标也亲眼见了，这是不致有误的，不过……这半日不见信儿，刘金标又突然不知下落，肯定事情有变了。”他站起身来，“天色将晚，不比白日，我们应该派人去探听一下。”听到这话，济世便扭转脸来，葛褚哈和泰必图也停止了说话，抬头瞧着鳌拜。

泰必图见鳌拜目光直往自己身上扫，忙道：“中堂，穆兄此去白云观，是密调了西山锐健营和府上的亲兵分头去的，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极其精悍的，不妨再等等看。”济世嘘了一口气道：“胜固然好，败得漂亮也无妨，反正没落把柄，最怕的是不胜不败，弄成僵局，那就须作应变的安排了。”

“着，就是这话！”班布尔善双手一合道，“泰兄，你是兵部的堂官，你就用兵部的钤印咨会顺天府，命他们派兵前往，就说那里有盗贼，叫他们前去助剿！”

“不可！”不等泰必图答言，济世大声截断道，“倘或有人认出老三来，岂不要砸锅！”

班布尔善格格一笑：“只怕顺天府尹亲自去也认他不出。万一事有不谐，倒可一股脑儿推在他们头上，咱们岂不是脱得干净？”泰必图反驳道：“他们手中有兵部勘合，将来对证出来，只怕还要落在兄弟头上。”鳌拜也是摇头，觉得班布尔善一向精明，这个点子却出馊了。

班布尔善并不在意，“哼”了一声，将手中玉杯轻轻地放在桌上道：“你道我是傻子！你叫他去剿‘贼’，可并没有说谁是贼，他剿了老三，算是代我受劳；如剿不了，将来对证出来，你说让他‘剿贼救驾’，他倒‘剿驾助贼’——又可代我受过。这等进退裕如、万无一失的良策你们看不中，岂不怪哉？”

鳌拜听到这里，如同拨开眼中浮翳，一迭连声道：“对，就是这么着。泰必图，你就办去，成败都有我顶着！”泰必图深知此事重大，怔了一下方道：“也好。”忽然灵机一动，“此时已近未末申初，若去兵部签押房寻着管事的用印，必然要延误时间，不如由中堂写一手令，由我骑着快马直接到顺天府提调人马，岂不更好？”

此中意思极为明白：你这会儿应允替我担待，可口说无凭，你写个字儿就能办的事，何必要我再去兵部惊师动众？但话又的确在理，鳌拜略一思索，便很爽快地说道：“很好，咱们就这么办！”便命人将笔纸拿来。

正在这时，门官走了进来，垂手回道：“外头太医院胡宫山大人求见老爷！”

“不见！”鳌拜将手一摆，那门官答声“是”回身便走。没出几步，班布尔善忽然叫道：“你回来！”

“据我所知，”班布尔善转脸对鳌拜道，“此人乃是平西王的人。既与老三无甚瓜葛，也与我们交往不深，品秩虽微，却是是非之人。是非之人于是非之时造访是非之地，焉知没有别的缘故？”见鳌拜点头，便吩咐管家，“请他进来！”

胡宫山长袍飘风，步履从容昂然登堂，微笑着给鳌拜请了个安，又对济世他们团团作了一揖，泰然自若地站在厅中说道：“诸位大人都在这里，这更好了。在下胡宫山，从白云观而来，有要事面禀中堂大人。”

鳌拜这是第二次见到胡宫山了，上次在索府匆匆见了一面，仅知他武功深湛，却未交谈。这次来了，倒要谈谈。他坐在宴桌旁打量了一下这位丑陋的“是非之人”，没有立刻回话。但“白云观”三个字比一篇万言文章还能说明问题，它包含着他今日全部忧虑、焦急和惶惑不安。只是表面上却显得十分镇静，淡淡一笑道：“久仰了——你从白云观来，找

我有什么事？”

胡宫山也打量着鳌拜，只见他身着赭色湖绸袍子，也未系带，足下穿一双黑缎官靴，手里捻着一串墨玉朝珠，显露出一副潇洒自如的神态，但另一只扶在椅背的手却紧攥着，暴露了心中的严重不安。胡宫山干笑一声没有答话。鳌拜道：“这几位都是国家重臣，我的好朋友，你有话尽管讲。”

“那好。”胡宫山冷冷说道，声音虽低，中气极其充沛，厅中“嗡嗡”之声不绝，“穆里玛大人已经被擒，性命只在旦夕之间！”只此一句，厅里的济世、葛褚哈、泰必图如闻惊雷，一个个面色如土。班布尔善自称自己每临大事从不慌乱、涵养功夫很深，但听了此话也吃一惊，身子微微一颤。

鳌拜先是一呆，接着哈哈大笑：“穆里玛是御前带刀侍卫，武艺高强，今日拥重兵奉命剿几个毛贼，焉有失手之理？你小小一个太医院供奉，六品的前程，就敢在老夫面前弄鬼！”胡宫山不等他说完，扬声接口便道：“此非朝廷庙堂，又无堂参的礼仪，今日你我皆便服相见，抵膝攀谈。竟然在这个时候，扯谈起一品六品的话儿，难道不怕天下有识之士讥笑么？眼见你美味佳肴无心食用，金波玉液难以下咽，满面忧疑之情，尚侈言什么‘武艺高强’，岂不笑煞人也。”

“大胆！”葛褚哈见他是一个品秩低下的官员，竟敢对鳌中堂如此不逊，顿时也发作道，“谁要你来报什么信？你回去听参吧！”

“你是谁？”胡宫山挑衅地问道，“今日在下要见的是鳌中堂，你这等见识浅薄之人不配与我答言！明之弘光、清之多尔衮、吴三桂在下都曾见过几面，只少见你这副肮脏的嘴脸！”他说的这三个人除吴三桂地位与鳌拜相当之外，其余二人身世显赫，在座的无人能比，而胡宫山却淡淡说来，毫不介意，怎不叫厅中人动容失色！葛褚哈更是尴尬难堪之极。

那胡宫山眼看再无人与他对答，便径自来至桌前，操起一双筷子，捞起冷盘“孔雀开屏”的“孔雀”脑袋直往嘴里塞，并向椅子上一坐，大嚼起来，旁若无人地赞道：“好，有味远客先！怎的鳌中堂也不让让我老胡？”

鳌拜与班布尔善四目对视了一会儿，鳌拜斟了一大觥“玉壶春”，递

到胡宫山手中，笑道："好，有国士之风！瞧你不出，倒失敬了！"胡宫山满不在乎地接了酒一饮而尽，笑道："鳌中堂便没有这等小家子气！"说着信手将吃剩下的骨头向地下一抛，鳌拜留心看时，竟牢牢嵌进青砖地的四角缝间，挤得四块砖稍稍离位。鳌拜不禁心下骇然，笑道："先生内外功双修，实在可佩得很。"班布尔善也凑过来道："胡先生，我们是老相识了吧！"说着，也来敬他一杯，胡宫山来者不拒，端起杯来一饮而尽。

"胡先生，"鳌拜看他酒过三杯，才开口问道，"不是我信不过你，舍弟穆里玛并非等闲之辈，带兵千人围一小店，怎么就能失手被擒？"

"此一时彼一时，剿'贼'反被贼剿的事自古有多少！"胡宫山拉起台布，擦了嘴边和手上的油垢，从怀中取出从戈什哈身上搜来的那封信递了过去，仍径自夹起桌上佳肴饶有兴味地大吃特吃，嘴里不住地哼道："熊掌与鱼兼而得之，余之福也。"说着便瞧瞧葛褚哈。葛褚哈瞧不得这等模样的人，气咻咻地别转了脸。

这边鳌拜就着烛光看那封信，脸色愈来愈严峻。班布尔善也踱过来，仔细看时，的确是讷谟亲笔所书。信上说有一位武功极强的老者已被乱箭射死，三叔穆里玛身陷敌手，却不曾提到"老三"是否也被围在其中。

"胡先生，"班布尔善目光闪烁，"池心岛上据你看都围了些什么人？"

胡宫山一边吃，一边漫不经心地答道："我常到山沽店去，几个人我都熟，店主何老板，还有几个伙计，都是极本分的，你们要剿的'贼'只怕是不在网中。"

鳌拜道："那他们为何不杀我弟穆里玛？"这的确是点睛之语。说这话时，鳌拜目中凶光四射。他认为，康熙若不在岛上，众人极有可能杀掉穆里玛夺路突围。现在他们既不逃，又不杀人，就是个大大的疑点，不问清这一点，便不能下决断。

"穆大人值钱呗！"胡宫山满嘴油腻，抬头看着鳌拜道，"想拿他换大人的掌上明珠。"

又是一语惊人，周围顿时是死一般寂静。济世阴沉着脸说道："先

生真是无所不知，敢问你是什么人，又是谁派你来的？”

“老三手下的小魏子请我来此帮办这件事！”胡宫山毫不踌躇，昂声答道。

“老三！”鳌拜急问，“哪个老三？”

“中堂这就明知故问了。”胡宫山悠然笑道，“‘老三’就是老大老二的弟弟，大门外头还有个‘老四’——他不愿进来，在那等着呢——只许中堂和诸位大人整日价叫，老胡便叫一声儿又何妨？小魏子你们都熟，就不必多说了吧？”

一听这话，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对答。葛褚哈忍不住一个箭步蹿上来，揪住胡宫山的衣领厉声问道：“你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些，你是谁？”

胡宫山哪里将他放在眼里！顺手在他左腿弯的穴道上捏了一把，葛褚哈扑通一声双膝跪了下去。胡宫山忙双手搀扶道：“啊哟！大人为问这么一句话行此大礼，可不敢当！不才胡宫山，太医院一个六品供奉，哪能经受得起。”便在背上轻拍一掌解了穴道。济世见葛褚哈双眼流泪，吃惊之余又觉好笑，忙装作咳痰掩饰了过去。葛褚哈满面羞惭，一跺脚便转身出去了。

班布尔善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遂笑道：“依先生之见，这事该怎样了局？”

“您是聪明人，岂不闻‘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明珠交我，还你一个穆大人。”

“明珠死了。”班布尔善脸色一变，冷冷说道。

“那穆大人也活不了。”胡宫山站起身来打一个呵欠，说道，“也好，郝老四还在外头等着，我该去了。”

“哪里哪里！”班布尔善连忙阻住，“和先生取笑嘛，拿一个明珠换回穆大人，岂有不肯之理？”

“我素知鳌中堂、班大人绝世聪明，哪能做出‘明珠死了’这等笨事呢？”胡宫山又稳稳坐下，“咱们与其在这儿使心眼儿，绕圈子，让穆大

人在那儿受罪，不如爽快点议个办法为是。”

“明珠交你，我却不能放心，怎么办呐？”鳌拜想了半天，终于开口了。

胡宫山呵呵大笑，其声音磔磔如枭鸟夜鸣，屋中人无不听得汗毛悚然。“久闻鳌中堂是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果不其然！”他笑声陡止，“即请中堂选一能将押送明珠，老胡在前，他们在后。如有变故，便一刀杀去，有何难为？”班布尔善和鳌拜交换了一下眼色。鳌拜一眨眼，算是首肯了。

正在这时，花厅中门“嘭”地一响，忽然大开。葛褚哈带着十几个戈什哈，刀枪明亮，满面凶气地立在当门，双手在胸前一拱道：“胡先生本领高强，请赐教几招再去，没有先生，照样能换回穆大人来！”事出意外，满厅人顿时呆住。

胡宫山也是微微一怔，随即笑道：“伍员曾经吹箫乞于吴市，韩信也不免受胯下之辱，你又何必为方才一跪而耿耿于怀呢？”他双手抄于背，迈着方步悠然自得地踱着，脚下的青砖一块一块地纷纷断裂。

鳌拜知道，葛褚哈决非他的对手，就是大家一齐攻上，也未必能留得住他，不如卖个顺水人情，遂断喝一声：“放肆！胡先生乃是我的客人，退下！”

班布尔善觉得葛褚哈面子上太难堪，将眼一转有了主意，忙笑道：“葛兄，何必计较此一时的得失，就由你和这几个人带着明珠去办吧！”

“着！”胡宫山朝鳌拜一笑，“班大人这话中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葛大人要三思！”鳌拜将手一挥道：“就这么办吧！”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接着就发生了前面讲过的池心岛换人的故事儿。池心岛葛褚哈下令乱箭齐射胡宫山，也并非故意违约背信，因他不是“君子”，等不得“十年”；也实在不是韩信，咽不下在鳌拜府中受的这口窝囊气。

魏东亭一干人直到二更尽才算草草将山沽店的后事料理清楚。

穆里玛兵退之后，他们便赶忙着手打捞起史龙彪的遗骸——除了脸上，浑身已无半点好肉，双手仍紧攥着一把箭，看得出在水中他还支持过一阵……穆子煦默默地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从他身上拔出一枝又一枝箭，伍次友似乎周身失去了知觉，和众人呆站在一旁傻看。

史龙彪面色坦然地仰卧在池边条石上一动不动，人们这才意识到他是再也醒不过来了。穆子煦带着犟驴子和郝老四一齐跪下，行辞师之礼，何桂柱“哇”的一声号啕大哭，泪珠刷刷地滚落下来。这一声哭得犟驴子如梦初醒，哭着叫道：“师傅，怨我呀！我要过来接应一步，你怎么会……”穆子煦、郝老四心里十分凄楚，也都扑身叩头痛哭。明珠重伤未愈，躺在担架上无声垂泪。魏东亭想起从西河沿初遇以来这几年相处的情景，也是泪流满面。伍次友噙着泪对死者长跪叩头道：“老叔，您……您这一去就不再回来了？”说着也掩面而泣。

半晌，魏东亭方劝慰大家道：“各位兄弟，丈夫有泪不轻弹，等杀了贼，我们再来奠祭他老人家……”众人才慢慢止住了悲声。

魏东亭指挥兵士刨土掩埋了史龙彪，便护送着伍次友、何桂柱，星夜赶回城里。一路上，大伙沉闷着谁也没有讲话。这一带从李自成与清兵、明廷几次大战之后，荒无人烟，星影中只见黑魆魆的丘陵和房屋一起一伏地似乎在跳动。寺院里的钟声远远传来，更加深了人们心头上的凄凉之情。铁骑踏着浓霜，默默地向前进发。伍次友手带缰绳，仰望着满天寒星，口内微吟道：

野客燕市悲歌愁，豪饮不问肆沽楼。

星汉霜严冻布衣，河洛风回暖清流。

方期推窗见月朗，奈何暗云罩寒洲。

书生祗秉輓悼曲，无马无妾何将酬？

低沉的吟声，激昂的诗句，在人们心中激起了感情的浪潮。魏东亭心中一热，想说什么，却又止住了没有开口。

回到虎坊桥魏东亭的住处，众人方透了一口气。想起今日一场恶战，如在梦寐之中。魏东亭知大家很累，便不再张罗吃饭的事，只分派了各自安息的处所。待寻胡宫山时，不知他何时已经离去。魏东亭犹恐

伍次友文弱书生劫后余悸，特地请伍次友住到自己的房间里，自己在外间一条春凳上守候。忽然老门子进来，悄悄对魏东亭道："索大人、熊大人都来了，在外头客厅里候着呢！"魏东亭瞧瞧里屋门，料想伍次友已经安息，也不着袍褂，只穿一件绛色大衣裳，系了根玄色腰带，便匆匆出来。

熊赐履坐在椅上展视一幅字画，见魏东亭进来，只欠欠身子点头笑道："今日受你牵累，几乎做了阶下囚！"魏东亭也笑道："和大人一起坐坐班房，未始不是一件趣事。"索额图见魏东亭扎手窝腿地要请安，忙起身拉住手道："虎臣，这又何必呢！"说着，三人便坐下叙话。

"虎臣，你今日受惊受累，本不当再来搅你，"熊赐履将手中字画卷好，面色变得十分严肃，"但是明日圣上必要召见，若问起白云观的事，当何以答对呢？"

"白云观之事宜秘不宜宣。"魏东亭低头思忖了一会儿，说道，"皇上眼下不能与鳌拜翻脸。愚以为还是不见为佳。既不见他，当然也就不会召见二位了。"

"这个见地极是，"索额图眉头紧锁，"怕的是皇上一不自制，召见鳌拜与我们，就不好处置了。"魏东亭道："我料皇上谁也不会见的。皇上圣学大进，现在每日讲的是'慎独'二字，岂肯摘此不熟之瓜？"

熊赐履会意，点头道："话虽如此，你也不可大意。"魏东亭答道："是。不过，熊大人方才这一问，倒使我生出两解。"

"唔！"索额图饶有兴致，用碗盖拨着茶叶啜了一口问道，"哪两解呢？"

"索大人府上被搜之后，伍先生避居白云观。白云观今日又遭洗劫，足见鳌拜的篡逆之心，急不可待。"索、熊二人连连点头，魏东亭满有把握地接着道，"这两次突袭，名曰追缉、剿捕，其实都是遁词，也不尽是为了伍先生，都是对着皇上来的。鳌拜的篡逆之心虽急，却仍是力不从心。若有力量，为何舍近求远？因为在宫中下手，他还不敢。"

"好！"熊赐履听得有些兴奋，击节称赞道，"说下去！"

“这二解么，”魏东亭伸出食指和中指继续道，“鳌拜虽总统内外军事，但是外将能为他出死力的都已调进，内务府总管因是遵皇太后的懿旨所任，他一时间还拉不上手，也不敢以谋逆大事轻率试探。”这话说得过于透骨，熊赐履和索额图不禁对望一眼。魏东亭接着道：“由此看来，现在皇上在紫禁城内，尚操有大部兵力。但朝廷内外的奏折，都要一一经过鳌拜的手，这就很可虑。君令不出都门，且鳌拜已实际掌握着大内中枢——乾清宫关防，京师步兵统领衙门、巡防衙门他都管着，兵部也在他手中，权力是很大的。但九门提督这一最重要的职位却为我的好友充任。因此，皇上如不轻易出宫，半年平安可保。如仍出宫，就怕再遇山沽店之事……”

“那么依你之见该如何办？”熊赐履双手按膝，俯身问道。

魏东亭道：“我意皇上不能出宫太勤，但该动还是要动。必须有应变的对策，事急之时，便学汉高祖入韩信营，夺了兵部印符再说！”

“要保住九门提督不能易人，鳌拜对此也决不会放过。”索额图插进来道，“虎臣如今与这怪人私交不浅了，必要时便请他抗命不交印信。这样，鳌拜在京内调兵就大不方便了。”

“眼下交情尚不到那种火候，”魏东亭笑道，“再说如此重大之事，也不能让人家白干呐。”

“好！”索额图兴奋地说，“看你不出，竟有这份聪明——这也是跟着伍先生学的？”

魏东亭笑道：“伍先生讲这些做什么！他讲的是学问。但从学问中可以悟出机变之道，这倒是伍先生常说的。”

“讲得不错。”熊赐履笑着不住点头道。他是正宗儿的道学家，与伍次友的“杂拌”学问意趣不同。只因康熙喜欢伍次友，这几年才未上门与伍次友折辩理论。今日殊途同归，结论竟是这样的契合，所以也很高兴，想了想又道，“还有一节，未必就用得上，也要虑到。通州、丰台、密云、天津为京师门户，喜峰口是盛京要冲，也要有得力的人维持——这些事，自有我们去做，你好好做个擎天保驾的赵子龙就是了！”

满洲人视《三国志演义》为兵书，汉人却以稗史视之，索额图自幼受教，敬重的便是赵子龙。魏东亭虽觉熊赐履语中不无调侃之意，但此

典用到此处，实在精当之至，遂也笑道：“敢不从命！”三人相视哈哈大笑，又议了许多细节，直到天将透晓，熊、索二人方起身辞去。

第三十二回　康熙金殿会逆臣　婉娘魏府慰先生

出乎意料的是，康熙第二天一清早便着张万强传旨，召见鳌拜，而且是单独召见。张万强奉旨来到鳌拜府时，鳌拜正在用早点。因是“病假”在家，张万强传旨免了接旨的一套仪式，只站着缓缓道：“万岁爷召您老上殿呢。”

事出意外，猝然之间鳌拜吃了一惊，旋即镇定下来，放下手中的筷子道：“皇上没有讲是什么事吗？”

“禀中堂，”张万强从容答道，“小人不知。素来内臣不问外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来啊！拿五十两银子赏他！”鳌拜深知康熙与他厚密，问不出个什么，便道，“你先去，我随即就到！”直待张万强出了大门，鳌拜方又回头叫道，“来，去请班大人到前头来！”

昨夜这里也是通宵密议，到天大亮才各自去息歇，班布尔善、济世、讷谟、葛褚哈几个被安置在后头花厅耳房内。所以不到一袋烟的时候，班布尔善就来了。一进门便问：“中堂，什么事？”

鳌拜笑道：“昨夜你失算了，老三叫我递牌子进去呢！”

“是吗？”班布尔善满腹狐疑，愣怔了一阵，恍然道，“他这不过是稳一下阵脚，中堂只管放心，不会提起叫中堂为难的事！”看鳌拜迟疑着不动，班布尔善又补上一句：“他不想与咱们破脸，咱们现时也不能与他破脸，这不是两好凑成一好吗？”

这算把话说明白了，鳌拜说声“好”，便穿袍褂补服，将一串鹡鸰香朝珠小心翼翼地挂在项上，抬脚出来站在阶前高叫一声：“备轿！”

这次接见是在乾清宫。鳌拜来到丹墀下，见是葛褚哈、阿思哈站班，只看了一眼，便哈了腰掀帘进去，伏地跪下。康熙身旁只有张万强一人捧着巾栉侍候，见他进来，康熙掩起手中一份黄折子，平静地说：“请起来吧，”又提高嗓音叫，“赐座！”

两个候在外头的小黄门听到话声，赶紧进来在一张太师椅上铺了黄袱面儿的龙须草垫子，躬身退下。鳌拜从容坐下，这才抬头打量康熙。

二人已将近四个月没有见面了，康熙身材显得比先前更加修长，脸上气色很好，头上戴一顶明黄罗面生丝缨冠，足蹬青缎凉里皂靴，蓝缎锦袍外罩一袭石青江绸夹金龙褂，腰间的一条铜镶宝珠三块瓦的线鞓带微露在龙褂外头，手里托着一串蜜蜡朝珠，一身装束齐齐整整，显得神采奕奕。

正打量间，康熙开口了："你近日身子可好？"

"承皇上垂问，"鳌拜在椅中欠身答道，"老臣素有头风病，近年来不时发作，眼见得是愈发不济的了。"

"你要善自珍重，现在国家大事太多，总要倚重于你。"康熙回头吩咐张万强，"前儿达赖喇嘛朝觐时，曾进上天竺国的天麻，还有那件老山参一齐拿来赏他。"

这是早已预备好了的，张万强答应一声："喳！"从几上捧下两个明黄缎面的匣子，转身双手奉上。鳌拜先谢了恩，接过来放在跟前茶几上，问道："皇上召臣，不知有何宣谕？"

"要紧的事是没有的。"康熙淡淡说道，"这是浙江巡抚的折子，昨儿黄匣子递上来，见你并无批语，想找你议一下，总要有个办理宗旨才好。"

原来为这个，鳌拜心头不禁一宽，拘谨戒备的神情也就消除了。这个折子说的是前明遗老黄宗汉、李哲、伍稚逊等人在杭州搞什么名士大会的事，并将他们写的诗歌也附在折后。这些诗虽不外风花雪月之类，但其中隐喻却颇有违碍之处。即便没有，就这些人常常聚在一起，也是颇令人担心的。鳌拜不加批语，并不是觉得不重要，而是难以措词，又不好为这事去同班布尔善商议，在手中因循几天，终于还是将原折拜了黄匣子递上来。现在既然皇帝垂询，觉得倒不如由皇帝亲自来办为好。想到此，鳌拜干咳一声道："这些人最难料理，说是要面子，其实是观风色，奴才也并无善策。我朝入关定鼎以来，前明遗臣素孚众望的，惟洪承畴一人而已。"

"还有钱谦益，但是他们的名声并不佳。洪承畴死有余臭。南京人

今年过年时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下联是‘孝悌忠信礼义廉’，可见他的人望如何了。”

鳌拜始而不解，继而大悟，忘形地哈哈大笑道：“这也真把他骂到家了，上联骂他‘王（忘）八’、下联骂他‘无耻’。”忽然又记起自己是在“病中”，遂低下头道：“此事重大，皇上谅必已有善策？”

“朕尚无善策，才想到寻你来问一问呀！”

鳌拜想了一阵子才回答：“这等人原是前明遗老，受恩深重，要他平白地归顺本朝，面子上实在下不来。譬如二人龃龉，胜者要和好，请败者吃酒，败者一方总要拿一拿架子，硬拉他来席上坐下，以礼待之也就罢了。”

“怎么个拉法呢？”康熙沉思着，却听鳌拜继续说道：“让他们与顺民童子一起应试，断然不可，因他们在前明时已是名士，或做过举人、进士，现在岂肯纡尊降贵从秀才重新考起？若留在山野伴风弄月，又难免会讥讽朝廷大政。”

康熙听至此，将身子向前一倾说道：“朕之所虑正在于此——来的都是没骨气、不值钱的，有骨气、分量重的又不肯来，如之奈何？”

“所以要霸王请客！”鳌拜满不在乎地将马蹄袖一翻道：“——另开特恩科，专取前明秩官遗老，名士宿儒，安车蒲轮恭迎进京，皇帝亲自测试，赏他们一个大大面子。”

康熙听到这里，已完全忘掉对面坐着的是自己的宿敌，凝视着乾清门北的甬道沉思着说：“只怕难以征齐。”

“权柄今日操在我手，来也要来，不来也要来！”鳌拜慨然说道，“若考取了，便是国家栋梁；若名落孙山，那就扫地出京，背后骂人的资格也就自行取消了！”

“好！”康熙兴奋得将龙案重重一击，突然脸上光彩渐消，叹道，“只是现时尚不能办。”

鳌拜盯着康熙，忽然觉得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却听康熙又淡淡笑道：“台湾未靖，藩国不臣，外患未除，内忧俱在。这些人治世可以皈

依，乱世可也就难说了。”

从理想回到现实，两个人都沉默了。半晌，康熙才道：“你也乏了，且身子不适，改日从容再议吧！”

鳌拜心里冷笑一声，就在座椅中一揖道：“如此，老臣告退了！”便自起身辞去。

康熙扶着椅背站起来，望着鳌拜离去的背影，忽然升起一阵莫名的怅惘：“这也是个人才哩！可惜……”

康熙坐着四人软轿方到养心殿垂花门前，远远便听苏麻喇姑叫道：“皇帝回驾了！”正自诧异：怎的这种叫法儿？却见孙氏笑呵呵迎出来，才知是太皇太后在里头等着。——自从苏麻喇姑奉旨来侍候康熙，康熙因怕太皇太后身边寂寞，便命孙氏侍奉太皇太后，这倒合了太皇太后脾性儿，长天老白日没事，便命孙氏搜寻一些野狐鬼怪的故事讲给她听。

康熙三步并两步进来，就要给太皇太后请安。老人忙笑道：“我的儿，免了罢！我来搅你并没什么大事，听曼姐儿讲你去见他，有点放心不下，来这里听个信儿。——大冷天的，就穿这点衣裳，也不怕冻着！”

苏麻喇姑听了这一声，忙将一顶绒草面的线缨苍龙教子珍珠顶冠捧上。因上了年纪，孙氏手脚已不灵便，只在旁帮着，替康熙脱了外头袍褂，加穿一件海蓝缎绵袍，外头罩上一件套扣的巴图鲁背心。忙乱了一阵子，祖孙才坐下叙话。太皇太后见康熙稳稳重重地坐在一旁，完全是一副大人模样，心里既欣慰又感慨，转脸问孙氏：“皇帝这模样，你瞧着像谁？”

孙氏眼睛已经老花，听太皇太后问自己，眯着眼瞧了半天，笑道：“我瞧着倒像太宗爷的模样儿。”

太皇太后叹道：“祖孙三个都像，这孩子老成些，大行皇帝在这个年纪时，怕还没有皇帝高呢！”说着，想起从前凄楚事，便忍不住拭泪。苏麻喇姑忙打岔道：“万岁爷这身打扮，乍一瞧，像个进京赶考的举人！”

一句话触动了康熙心事，想起方才和鳌拜一番晤对，愣了一下方又笑道："你别以为朕不成，真做了举人，未必就考它不上！"

闲话一阵，太皇太后见康熙精神很好，不像受了惊气的模样，便起身道："如今外头不静，皇帝见人要仔细，曼姐儿说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这话不假，你是皇帝，身子金贵。——明儿叫小魏子把前儿贡来的那座金自鸣钟拿去赏了吴六一；还有索额图的正配过世了，你这做主子的也要打点到！"康熙一边听，一边诺诺连声地答应："已送给索额图五百两金子。"太皇太后便起身道："我们去了，早膳不用叫外头做了，曼姐儿打发几个人到我那儿去取。好好儿劝你主子多进一碗膳！"

这里太皇太后刚走，康熙便对苏麻喇姑笑骂道："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又跑去叫了太皇太后来，排场了朕一顿。"苏麻喇姑见殿内没人，便也不拘形迹，笑回道："万岁爷金口玉言，倒说话不算数，原说今儿个谁也不见，冷不丁儿一大早便出去见那丧门神，想想我能不怕？"

康熙一脸得意之色，笑道："昨儿你说的虽有道理，但我身为天子，吓得不敢见臣子，岂不越发助他的气势？""那也要告诉一声儿！"苏麻喇姑道，"也好有个防备，小魏子也不在跟前，手边一个得用的人没有……皇上也忒冒失了！"

二人正说着，小毛子捧着茶盘进来。康熙端起来呷了一口，忽然想起苏麻喇姑曾说到过这人在茶库里斗讷谟的故事儿，遂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原来不是在茶库里侍候么？"

小毛子正待退下，听得皇帝问着自己，忙将茶盘往腋下一夹，后退一步跪下道："奴才钱喜信，不过人家都叫我小名儿'毛子'。——原来在茶库做事，托万岁爷的福，苏大姐姐抬举我现在做了头儿。"

"你就叫小毛子好了，"康熙道，"这比你原来名字好得多！"

"喳——"小毛子忙叩头，大声道，"奴才自今儿个起叫小毛子，姓'小'，叫'毛子'！"

本来非常平淡的事，小毛子却如此回答，旁边的苏麻喇姑忍不住"噗嗤"一笑，忙又止住。听康熙又问："你母亲的病可好些了？听说你很有孝心，好好儿当差，赶明儿告诉内务府，叫他们再给你换个好差

使，不长进的毛病儿也就改了。”

“万岁爷高兴了多赏小毛子几个就有了。在这儿可以天天见到万岁爷，哪有比这更好的差使！”小毛子睁着虎灵灵的眼睛说道，“靠老天神佛保佑，万岁爷大福大寿，四海兴旺，永世太平，万民称颂！”

这些话，有的是小毛子从俗家年帖子上看来的，有的是从茶馆说书先生处听来的，也有的是从臣子奏事时鸡零狗碎抓来的，将它们强捏在一起，听上去不伦不类，他却说得极为流利。康熙憋不住一口茶喷了出来，苏麻喇姑拿手帕子捂了嘴，也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制。

小毛子倒愣了：“万岁爷，奴才没说对么？”

“不错不错！”康熙大为高兴，“你说得很是。婉娘拿五十两银子赏他！”

待小毛子谢赏出去，康熙对苏麻喇姑道：“这孩子很有趣也很有用，你要多关照他！”苏麻喇姑忙躬身答道：“是。”

“还有。”康熙迟疑了一下才道，“过几日抽空儿，你该去瞧瞧翠姑，问一问她的身世，和洪承畴究竟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回来奏朕。”

自白云观火烧山沽店之后，康熙与鳌拜君臣之间表面关系有了很大缓和。鳌拜依旧是称病，所以不隔三日五日，康熙必命张万强等送一些参、蓍、茸、桂之类的名贵药材赐给鳌拜；鳌拜封了送上来的黄匣子，里边批的奏章，也总要加上一句“所议当否，伏惟圣裁”，表示客气。

但暗地里，二人都已心知，君臣之缘已尽，都在加紧准备。召见鳌拜之后半个月，鳌拜送上来一份奏折，弹劾五城巡防衙门的冯明君玩忽职守，导致西海亭子失火，着降调两级，暂署九门提督府军务。九门提督吴六一另行议叙。

“来了！”康熙在乾清宫看了这个折子，心里又惊又兴奋。不动声色地袖了折子回养心殿找苏麻喇姑商议。

“先驳下去，”康熙道，“冯明君显然是他的私人，把九门禁卫的职事交给他，那还了得？”

“小魏子说过，这事儿索额图和熊赐履他们议过，何妨找他们来问

问？”苏麻喇姑瞧着奏折，蹙眉答道，“或者就把这姓冯的交部议处！”因近在眼前，康熙惊异地发现苏麻喇姑额上已有细细的皱纹。

“不成！”康熙断然说道，“索、熊二人太显眼，一召进宫众目睽睽，不大妥当。交部更不成，吏部是济世在那儿，议也是这，不议也是这！”

“那就留中！”苏麻喇姑细思量也觉有理，但鳌拜出题太刁，她一时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先压几日再说。”

“不出三日，”康熙起身绕室徘徊，“鳌拜必要追问留中何意，朕何以答对？”

“我去寻小魏子，看他们怎么议的，另外顺便瞧瞧翠姑。”苏麻喇姑说完，就到西阁里换衣裳。出来时，对康熙道：“伍先生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是因其心不动。’折子刚送上来，万岁爷也别着急，全都扣着，就说今日斋戒，明儿随太皇太后进香，不看折子。这又不是军报，急什么？我先去瞧他们外头人怎么说。”说着便喊人来吩咐备车。康熙忙道：“天冷得很，把那件素色狐裘拿了，叫小魏子转给伍先生！”

从西角门出了宫，绕开了繁闹的菜市，苏麻喇姑见路上行人不太拥挤。时近年关，一冬也未下雪，显得又干又冷，道旁的树枝上偶尔还挂着几片枯叶，在呼啸的北风中挣扎，更增几分肃杀气象。但因紫禁城中无树，每日见到的就是黄琉璃瓦和青砖，看得心烦。猛然间出了紫禁城，苏麻喇姑还是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阔朗和愉悦。换了便服的小太监也兴高采烈地举鞭吆喝着，四匹马轻车熟路一溜儿小跑，人声、车马声、吆喝声交织起来，十分和谐，苏麻喇姑倒觉安然。忽然一片枯叶被一股尖厉的寒风吹进轿里来，她捡起来放在手中反复把玩，猛地想起一首《妾薄命》的长短句儿来，口内轻声念道：

> 秋叶落，红颜槁枯堕尘风。恰信茵席，妾身命难容！何堪雨中泥涂，沟渠转飘零？娥眉双蹙，青碧何存：却是雨无情，风也无情！

她是满洲姑娘，即使是婚姻大事，也简捷爽朗得令汉人男子汉望尘莫及。几年来，她跟着康熙在伍次友那里读了不少书，增长了不少学问，也不知从何时起，自己的气质，竟发生了变化。忽然觉得自己实在憨得很……有点不像个女孩儿。现在如果再有聘师那件事，无论如何她

也不会抛头露面地去和一个陌生男子“对学问”。想到此，她偷偷一笑，又像怕人偷看似的绷紧了嘴唇。——马车稳稳刹住，已经到了魏东亭家的门口。

魏东亭不在家，门上的新管家——犟驴子——因不认识赶车的小太监，硬是要拒客于门外，两个人红了脸，几乎要吵起来。苏麻喇姑在里头听得不耐烦，“刷”的一声挥去帘子，从车上探出身子道：“大管家，是我！不认识了么？”

犟驴子愣了一下，打个哈哈道：“他早说是婉娘来了，省多少口舌。偏是说苏什么姑的缠个不清！”苏麻喇姑一边下车，一边笑道：“这也怨不了他，是我没交代清楚嘛！”说着，便随犟驴子进来。

里头何桂柱早迎出来，一边忙着让座儿倒茶，一边道：“您来的不巧。今儿魏爷和几个伙计早点后就出去了，一是要送明珠到一个什么专治骨伤的郎中那儿瞧病，二是要去会一个什么吴大人。”说着自己也笑了，“小人是个糟糠脑袋，再也记不得这许多事。”

“伍先生呢？”苏麻喇姑端起茶来啜了一口，淡淡地问。

“伍先生身子不适，在后头躺着呢！”

“这儿我没来过，你带我去瞧瞧。”苏麻喇姑说着便站起身来。

第三十三回　玉壶冰心不言情　前崖后渊五内崩

何桂柱带着苏麻喇姑来到后堂，偌大三间屋子，连一张床也没有，只有一张条几，两旁排放着几张木椅，壁上挂着一幅虎啸龙泉的中堂画儿。苏麻喇姑正待发问，何桂柱已掀起中堂画，揿了一个什么机关，西厢半边北壁已轧轧地滑动出一个门来。——原来这是一堵木制的假粉白壁，里头是一条通道。何桂柱先进去，苏麻喇姑紧跟着跨了进来。

里边道路更是繁复，七拐八弯，到处是路。据何桂柱说除一条可通外，其余的条条不通。苏麻喇姑愈觉惊奇，一边跟着走一边问道："原先说小魏子家宅院很浅，怎么不是呢？"

"这是头十天才有的，"何桂柱道，"魏爷把后头这半条街都买下了，听说这路还是伍二爷照原先的弄巷改的什么'八卦迷魂阵'呢。——这就是二爷住处了！"何桂柱说着，已到一座小院前，手拍门上的衔环，轻声唤道："二爷，请开门，我是柱儿！"

门"呀"的一声开了。伍次友身上散穿一件古铜截衫，外头只套了一件黑缎盘蝴蝶套扣儿的皮背心，也没戴帽子便出来开了门。

见是苏麻喇姑，伍次友眉棱一颤，眼中兴奋的火花闪烁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哈！是婉娘啊！快请进来！"对站在檐下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僮仆唤道："墨香，来客人了，扇炉烧茶！"小僮答应一声，到旁边厢房里去了。这里何桂柱笑道："二位且宽坐，柱儿前头照料去了。"

"魏爷回来，告诉我一声儿！"苏麻喇姑又对何桂柱叮嘱一句，这才转脸对伍次友道："听说先生清恙，吃什么药？可找郎中瞧过？"

"我这点小病，用不着找医生。"伍次友苦笑了一下，"我自己医道虽不高明，勉强也还能自理。"

说到这里，苏麻喇姑欲言又止，心里觉得还有许多话要问，却只是说不出来。伍次友也觉察出来，更感局促不安。二人相对默坐，一时寻不出新的话题。但也却觉得就是这样便好，舍不得破坏这种气氛。

半晌，苏麻喇姑忽然想起，笑道："龙儿这一向着实惦记着先生呢。天冷了，让我送件衣服来。再过几时，先生灾星过了，他还要请你回去教书呢！"说着就解开一个软罗纱包裹儿。抖开看时，是件玉色狐裘，镶着紫貂的风毛边儿，伍次友踱过来看时，轻、柔、滑、密，确是十分名贵，遂笑道："我一个举子，布衣书生，穿上这件东西，不让人当贼拿了，也要被贼偷了！"苏麻喇姑忍俊不禁，也格格浅笑。恰好此时小僮端了茶进来，伍次友亲自给婉娘奉上一杯，又坐下叙话。

"婉娘，"伍次友忽然道，"现在这里只有你我二人，这'龙儿'究竟是何等身份人，你能不能直告于我？"

"这有什么不能直告的？"苏麻喇姑心下蓦地一惊，忙呷一口茶掩饰过去，笑嘻嘻地道，"索老太君的老生子儿嘛，五十多岁上得这么个儿，娇养得噙在口里怕化了，托在掌上怕破了。怎么，才三天没有来上学，当先生的就着急了？"

"不，"伍次友沉思着道，"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像我这样的遭际，实在奇怪得很。我一介书生，蹇滞京师，索大人何以如此礼贤下士？既恭迎到府，可到府之后却又何以见面那样疏少？就算我写文章得罪了鳌拜，又何至于兴师动众，不惜与索大人破脸，抄拿于我？几次三番来害我，为什么不送我出京，又何以有这么多的人拼死相保？"

话未说完，苏麻喇姑已咳嗽着笑倒了："你呀，真真是个傻……你这都是胡想！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你自替旁人想想，哪一样不是该当的？索大人不该礼贤下士？鳌拜不该来拿你？众人不该救你？那我也不该……来瞧你了！"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伍次友每逢听到苏麻喇姑又刻薄、又尖厉的话语时，总有些拙于应对，"我是想，是不是哪家王爷的世子托到索大人家读书，这似乎倒合着龙儿的身份了。"

苏麻喇姑欲待分辩时，忽听得院外拍门，是何桂柱的声音："婉姑娘，魏爷他们回来了，在前头等着呢！"伍次友忙道："请他们也过来一块说话儿！"却不听柱儿答话，料是已去。苏麻喇姑忙道："不必了，天色不早，到前头打个花呼哨儿，我也该去了。"说着懒懒地起身，福了一福，低声道："先生珍重。"伍次友不觉黯然，勉强笑道："问着龙儿好……再会吧！"

柱儿说的“前面”其实还是“后面”，隔着伍次友不远的一个小院落里，魏东亭、穆子煦、郝老四三个正等着苏麻喇姑。他们刚从九门提督吴六一那里回来。

这里都是知底细的人，用不着拐弯儿，三言两语便把话说清楚了。

魏东亭从鳌府的内线得到弹劾冯明君的消息，比康熙知道的还要早。今早用过早点，魏东亭便带了穆子煦、郝老四同去会吴六一。自释放查伊璜后两人交了朋友，一向投机，有些话已经可以谈得相当透彻，只不过总隔着一张纸儿未捅破。魏东亭几次煞费苦心用话题引他，盼铁丐能先行揭破，要价就会低些。但铁丐自有他自己的章程，每逢到此处便毫无“铁”气，成了一团雾，不是一笑而止，便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魏东亭便知对他不可以草莽英雄相待，心里却也笑骂此人狡猾。

两人闲谈了一阵，魏东亭筹划再三，决定还是要正面突破，似笑不笑地用碗盖拨弄着浮在上面的茶叶道：

“铁丐兄，你到底有了出头之日。——这两位弟兄你也都认识，我不妨直说。——你要荣迁巡防衙门堂官了！”

“别开玩笑了，我半世豪强半世王臣，岂肯轻受人欺？”铁丐往椅上一靠，纵声大笑，“虎臣竟以为这是升迁！”

魏东亭道：“阁下由从三品迁为正三品，怎说不是升迁呢？”

“是啊！”铁丐忽然转了口风，“到巡防衙门坐坐也不坏。再说，那也是圣上爱我，我岂肯不受抬举！”

铁丐故装糊涂，忽而说东，忽而讲西，魏东亭与他打交道，最头痛的就是这一点。现又听他又如此说，忖了忖笑道：

“可惜这并非皇上恩典。你这盖世英豪，却看不出其中奥秘，也真可惜！”

“怎样？”铁丐向前一探身子问道，额角上青筋不住抽动。

“不怎样，中堂与你修好，以国士待你，你当然要以国士报之！”魏东亭见他气呼呼的，劲气倒收敛了一些，也松弛地躺到椅背上，欣赏着手中的汝窑盖碗。

“虎臣，”铁丐忽然口气变软，“你真是个好角色。难怪查先生夸你。我也不想再兜圈子，‘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我去做那个什么鸟堂官干么？”

魏东亭哑然而笑：“铁丐兄，不调动你的职位，未必就是降你，升迁你也未必就是爱你，你聪明一世，可要想清楚了！”

“这个我懂！”吴六一将手一挥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么！我且当我的九门提督吧！”

这是一个满意的答复。苏麻喇姑听了，略一思量说道：“事情有几分了，只你手中没有码子，开不出价去。——这好办，立下这份功劳，换个一品顶戴也是该当的。回头请皇上下一道密诏，到时候你们送去就是。这会子他还不妨韬晦一点，先拖着不交印。瞧这阵势，发动也就快了！”

倘若苏麻喇姑不是先去会魏东亭，而先来嘉兴楼见翠姑，也许是另一种结果。但现在迟了。她下了轿车，便觉有异，门口围了一群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着什么，嘉兴楼女掌柜的——楼下酒店的老板在嘤嘤哭泣，嘴里念叨些什么却听不清楚。

苏麻喇姑已听出是死了人，顿时头“嗡”的一声，顾不得人多，径自排开众人挤进店内，三步并两步登楼来寻翠姑。这里赶车的小太监便连说带吓赶开众人：“爷们，和硕亲王格格来瞧翠姑娘了，我们王爷待一会儿也要来，你们没事散了罢！”北京人本来就爱看个热闹，一听说王爷家来人了，又怕和王爷真的有什么渊源，挨皮鞭倒在其次，弄到狱神庙去蹲一夜就不上算了。听了一阵子，又不见有新闻儿，也就各自无趣走开。

苏麻喇姑上得楼来，见几个妇女正在东房里扎纸马、糊纸轿，摆设祭奠等物品，见她进来，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福了一福，低声问道：“是来瞧翠姑的么？”苏麻喇姑僵直地点点头。那妇人道：“她……已经成仙了，我们都是她赎出身子的人，帮着料理料理……”便将手一让。

苏麻喇姑推开门一看，立时惊呆了，双脚好像钉在地上，动也动不得——房内素幔白幛，香烟缭绕，中间桌上供一牌位，上写着：

河涧烈妇吴氏秋月之灵位

旁边两幅素练，上边斑斑点点皆是血痕，上联书：

既不忠矣，安可不孝？梦回云台奉慈严。

——下联书：

已难节焉，孰堪难烈？魂归地府望长安！

旁边一行小字，书：

翠姑泣血自輓

更可惊的，那翠姑身穿盛装，黛眉、胭脂脸，双眼微闭，面带微笑，尚端坐在牌位后的椅上！苏麻喇姑战战兢兢地近前瞧时，颜色不减生时，只是已六脉无，息气断，正是“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灯尽”！

好一阵，苏麻喇姑如同身在噩梦之中。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面前这个吞了水银、香魂缥缈的宫装女尸，就是半月前拦车救驾，言语刚硬的少妇，活脱脱的人，为什么要死呢？

呆在这静寂的楼上，面对这奇特的祭奠，苏麻喇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凛冽的恐怖感，想移步退出，又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着她不愿离开。

“大姐，”那中年妇女见她一脸肃穆敬畏之情，蹲身施礼问道，“请问你是翠姑的什么人？”

苏麻喇姑灵机一动，道：“明珠是我哥哥，他病得不能来，叫我来瞧瞧，不想就出了这种事……”那妇人道：“大姐既然来了，就托大姐把这封书信转给明老爷。”说完，抖索着双手，从怀中取出一封书帖道，“翠姑娘临终前，叫我把这个交给明老爷……”苏麻喇姑接过看时，是一封街市上常见的通用书简，只中间一行行书，端正写着：明珠兄亲启，下款为：翠姑椎心书。颤声问道：“这事太出意外，怎么好好儿就……”

那妇人从腰间抽出一方素帕拭泪道：“我也不甚明白，楼底下老婆

子说，昨夜胡老爷一身道士打扮，两人吵了半夜，胡老爷赌气去了。翠姑哭了半夜，今早发请柬约我们几个原来卖唱的姊妹来，谁知就服了水银，已坐在椅子上坠得不能动了。……只把这封信递给我，笑着说：‘给明珠——’就再不能说一句话……”说到此处，那妇人已是泣不成声。

苏麻喇姑满心凄楚离开嘉兴楼回到大内，时候已是申牌。在血红的夕阳下，她恍恍惚惚自隆宗门进宫直入养心殿。值侍的宫女见她回来，忙迎上来道：“万岁爷去慈宁宫请安去了，给姐姐留着几个拳菜小包，说是姐姐不吃油荤，特地让姐姐换换口味呢！”苏麻喇姑一怔之下，才悟到已回了紫禁城，遂勉强笑道：“且搁在那儿吧，一会儿我再吃。”便掀帘回自己屋去，身上像散了架一样倒在榻上。

她小心翼翼取出书简，见未封口，显然并不怕人看，便翻身向内，在幽暗的烛光下，抽出里边素笺儿，只见上面写道：

> 明珠兄台鉴：鹃声雨梦，从此与兄为隔世游矣！归途渺冥，事在不可知间。惟萍草秋花，断魂杨柳，楼头残月，可长寄倩影于足下。奴非轻于生而重于死者，盖进退维艰，已无余隙游移。心力交瘁，血泪何堪空流！既不能矢守父志，又不能与兄共仇敌忾，长夜啸叹，徘徊无计，决以自残而报先君后主，茫茫苍冥或可见怜于奴，期来世再报兄恩！附寄陋诗四首，皆奴生平心事，月下独步而得。将死之人，其声也哀。非无故呻吟，以报君眷念之情耳。
>
> 妹翠姑泣血于嘉兴楼

信后附了一张薛涛笺，在薄薄的纸上，以一色钟王蝇头小楷写着四首绝句，其情哀怨动人。

苏麻喇姑看完诗，正在低声啜泣，忽听背后靴声橐橐，便连忙拭泪起身，可康熙已笑着走近道：“今儿累着了吧！乏了也该出去散散心，一味躺着反倒会窝出病来——你手里拿的什么，该不是伍先生写的吧？”

苏麻喇姑这才想到，翠姑的绝命书还在手里拿着，忙笑着掩饰道：“也没有什么，是人家写的一个玩意儿，我碰巧见了拿来瞧瞧。”

“既然不是伍先生给你的，”康熙伸过手来道，“何妨让朕也来瞧瞧。”苏麻喇姑无奈，只得双手将书信捧上，口内低声道：“万岁爷，翠姑殁了！”

康熙脸色立时大变，急忙夺过信来，匆匆地看着，面色愈发苍白，抖索着双手将遗书还给苏麻喇姑，问道：“她……她现在怎样？”

苏麻喇姑啜泣着将方才见到的一幕幕场景向康熙细述一遍。康熙默默听着，点头嗟叹道：“可惜，可惜——你知道么？‘先君’即前明，‘后主’即朕，二者之间无法抉择，再加上恋情的困扰，弄得神魂不安，五内俱崩，只好走这条路了。”

“那也不该走这绝路！”苏麻喇姑拭干了眼泪道，“出家也成么！万岁爷指一座庙给她修持，不好么？”

康熙苦笑道：“亏你是个佛门弟子！只有四大皆空，失志灰心才做得空明了净的和尚。她现今是万绪纷乱无法解脱啊！——只怕那胡宫山倒会走你说的这条道儿了，这人朕不能用，也是很可惜的事。”说到这里，他顿住了，良久才又道，“朕也略知胡宫山的底细，他和翠姑不一样，追念的是前明，依托的却是云南，在朕面前又下不了手。——这两个人均有功于朕，原想加恩来着，现在……唉！”

见康熙神色凄恻，十分伤感，苏麻喇姑只好打起精神来安慰他：“这也只怪她没福，消受不得万岁爷的恩典。——咱们且不说这个，还是说自己的事吧。伍先生那里，万岁爷再不去，怕就要露馅儿了！”

“去是一定要去的。”康熙道，“你今儿见着他了么？”

“他已经起了疑心，想着万岁爷是哪家王爷的世子呢！”苏麻喇姑想着伍次友的憨相，脸上浮出一丝微笑，忙正色道，“小魏子他们说了，吴六一那头得请万岁的恩典，写一道密谕给他。”

康熙这才想到自己站乏了，就势往椅子上一坐，道：“那好！那姓吴的职位是委屈他了一点。朕原想把广东总督的缺给他。——现在朝廷有事，叫吴六一少安毋躁。——这话先不讲明，心里有数罢了。去侍候笔墨吧！”

苏麻喇姑返身至养心殿，——那里现成的诏本，从封装中取出一份空白的——携了笔墨朱砂过来，两手按展了。康熙一挽袖子，提笔濡墨疾书：

> 吴六一所领北京九门提督一职之变更，无朕亲笔手谕概不奉诏。

想想，又加上一句：

> 责汝吴六一五城巡防司一并节制，堂官三品以下弁佐任缺，暂听该员陟黜，诏令后奉。钦此！

写完，从怀中取出一方玉玺，这是他最近启用的一方随身之玉，专作密诏使用的。上面篆刻“体元主人”四个字——用了朱砂泥，重重钤上，端的十分鲜亮。苏麻喇姑忙伸出双手欲接。

“慢！”康熙语气忽然变得十分浊重。苏麻喇姑瞧着他长大，从不曾听到他有这种口气，“这道诏旨到他手里，大内之外就全是吴六一的了！朕的身家性命，太皇太后还有你的命运全系于此人，不可不慎！”

苏麻喇姑先是一怔，恍然之间已经大悟，不能不惊佩康熙用心之工，遂低声道：“万岁爷所虑的极是！只是……如何办呢？”

“这样，”康熙沉吟片刻，压低嗓子道，“婉娘，这道诏旨就这样给他。朕再给小魏子一道亲诏，叫他视吴六一动势便中行事，以防变中之变。小魏子素秉忠孝，决不会有二心，况且孙阿姆……”他忽然顿住，不再往下说了。

不再往下说，苏麻喇姑也已完全明白，孙阿姆是在康熙掌握之中。这确是万无一失的了，但苏麻喇姑万万不料这个曾叽叽嘎嘎绕着自己捉迷藏的皇帝，这个情理通达、爽朗可亲的少年天子，猜疑之心竟如此之重，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勉强笑道：“小魏子只是个三等虾，品秩怕压不住……”

“这有何难！”康熙冷冷地道，“朕明日即颁旨，晋他为一等侍卫！”

第三十四回　伍次友纵谈天下事　何志铭密献斩将策

铜壶漏尽，铁马摇曳，伍次友一夜不曾入睡。想起几年来自己所经历的稀奇而惊险的遭际，伍次友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悲怆，总难以入眠。龙儿这个怪学生，那种与其年龄不相符合的性子，使他很起猜疑。苏麻喇姑那闪烁不定的影子，总在眼前晃来晃去……他也曾很费一番“克己”功夫，但是仍觉不能“下修身上复礼”。不知什么时候他总算模模糊糊睡着了，直到日上三竿时，才被门外柱儿的叩环声惊醒。柱儿在门外叫道：“二爷醒了吧？索大人和龙少爷来瞧您呐！”

伍次友急忙起身开门。龙儿一步跨进院来，笑嘻嘻作了一个长揖道：“先生安！龙儿久不见先生，着实惦记着呢！”便欲拜了下去，伍次友急忙拦住，扳着双肩端详着，笑道：“这多日不曾见面，你倒出挑得越发精神了！”回头看时，索额图、魏东亭也已进院，微笑着站在一旁；还有个长随打扮的人手里提着一个礼盒子，跟在魏东亭后头；婉娘则握着手帕在一旁垂手侍立。大家都见过了礼，才走进屋里。

“听婉娘说，先生这几日清恙在身，不知可好些了？”索额图满面堆笑，一边吩咐人打开礼盒，取出礼品放在桌上，一边继续说道，“家母听说后把我好训了一场，说是请了个这么好的先生，除了惊吓竟没给人家半点好处，还不赶快瞧瞧去。——说起来也很怪，这些天来我们家尽出事儿，竟没有顾着来看望先生，实在有愧得很哪！”

伍次友微笑着说道：“索大人国事家事繁忙，还不断地派人送东西来，大人如此费心，倒叫学生感愧得很！”说着便起身来到桌边，瞧那些礼物：一柄镂花嵌珠的玉如意，一枝用红绫桑皮纸裹着的老山参，几瓶陈酿老窖酒和一方青石砚。伍次友拿起那方青石砚仔细端详：上面斑斑点点夹着一缕缕红丝，宛然一幅朱笔山水画儿。最奇的是，砚旁竟天然生成一只白色玉筋，酷肖颜真卿体的“山高月小”四个字。玉筋直透砚背，字迹虽漫漶不清，但若仔细辨认，宛然在目。伍次友仔细看了一阵，忽然失声笑道：“这石工颇不解事，糟蹋了材料！”

这是康熙从云南新近贡来的石头中精选出来的，特命玉工剖制成砚，自己没舍得用，拿了来敬献先生。不料伍次友说出这样话来，便失

惊问道："怎么？"

"此物叫鸡血青玉，极为名贵难得，上边天然生成的这四个字，更是绝世奇珍。索大人，不是学生孟浪，尊府是决不会有此物的。"伍次友答道。

"此乃圣上所赐。"索额图一笑，"只是怎么就糟蹋了呢？"

伍次友叹道："将此物制成砚，看去虽是十分精美，但是殊不知此石质地坚硬无比，是磨不出墨来的，只能当做一件玩物而已，岂不可惜？"见康熙将信将疑地盯着自己，伍次友淡淡一笑，倒了一些水在里边磨墨，果然滑不受墨，磨出的黑水油珠儿一样乱滚，沾不到砚上，大家这才十分信服。康熙不禁连叫："可惜，可惜！"

"确是可惜！"伍次友道，"万物之生成，都是造化之功，非人力可为。荀子《劝学篇》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聪明人比糊涂人强的，就是能顺着人情物理去做。如果用非其材，违背着人情物理行事，必然会闹出笑话来。紫檀黄杨可以雕佛，如果拿来做轿杠用，岂不毁了。这块玉如果落到良工巧匠之手，饰以黄金，雕以蟠龙，可置于天子明堂之上……"

苏麻喇姑素来信佛，听了这些话觉得很不吉利，便不等伍次友说完插口问道："难道说这砚就一点好处也没有么？"

"哪里话，"伍次友笑道，"可惜的只是它不甚实用而已。"见大家默默不语若有所思，伍次友也沉默了一会儿，又哑然失笑道，"我倒有几句陋诗，不妨写出来聊作调侃。"说着便取来笔墨，走笔疾书。只见他文不加点地写道：

祖龙愤怒鞭顽石，石上血痕胭脂赤。

沧桑变幻经几秋，水冲沙蚀存盈尺。

飞花点点粘落红，碧野青青欲何之？

但见山高月小处，海客高擎珊瑚枝。

青玉原难充砚材，姑置案头人笑痴。

何不重归女娲炉，再炼补天青白汁？

写罢笑道："这不过讲的是物理，至于人情么，俗话说'千里鹅毛'，我再不通达，也不至于连索大人和龙儿对我的一片深情都不知道……今日扫了龙儿的兴了，我倒像个冬烘道学先生了！"

"道学也不见得就不好。"康熙听了笑道，"譬如常来府里和先生切磋学问的熊大人就是个道学先生。"伍次友道："熊大人才学是好的，人也方直，只是过分迂阔了些。譬如吴三桂这样冥顽不化的人，上年来京时，熊大人还和他大讲'德化'，这岂不是对牛弹琴？就像鳌拜这样的贼臣，秉的就是天地间的戾气，皇上若像菩萨一样每日和他说因果报应、地狱轮回，他肯听信吗？"

"话虽这样讲，"魏东亭在旁笑道，"如果先生现在跟皇上参赞朝政，说出这些话来只怕连性命都难保呢！"伍次友笑道："到哪山唱哪歌，若让我参赞朝政，我就不能听任鳌拜势压朝野，吴三桂拥兵自重。如果听任这两匹野马胡作非为下去，一旦合槽作乱，局面就不好收拾了。现在一个在云南养精蓄锐，虎视眈眈，一个在北京网罗党羽，专横暴戾，应该趁早定下拿掉他们的方略。——咳！说这些做什么，布衣论朝政，隔靴搔痒，白白地惹人耻笑！"

鳌拜和吴三桂常有书信往来，康熙是早就知道的，倒没多想他二人"合槽"的事。现在听到伍次友的一番议论，内心也不禁焦急万分。但又不能让伍次友看出，只得强装笑脸，打趣道："先生是布衣，龙儿便是布衣的学生呢！我们闲说三国，原不必替古人担忧，不过先生既说到这里，我倒想问一问，他们会不会合槽呢？依先生之见，该怎么制定对付他们的方略？"

伍次友看一眼索额图，笑道："索大人，你是朝廷重臣，你看他们会不会合槽？"

"暂时不会。"索额图想到吴三桂拥有庞大的军队并和耿精忠、尚可喜二藩声应气求，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沉吟道，"不过时间长了就难说。姓吴的翻云覆雨，不是个东西！"

"此人先叛前明，再叛李自成，脑后还会有第三块反骨。如今，当务之急，就是不能让他们合槽，采取一个一个拿掉的办法。"伍次友

道。

“怎样才能叫他们合不起来呢？”魏东亭在旁忍不住问道。“人死如灯灭。”伍次友淡淡一笑，“先稳住三藩，不动他们的藩位，诛了鳌拜再说。”康熙听了，额上不禁渗出汗来，自己在两年前曾有下诏撤藩的打算。他喟然一叹，轻声说道：“真险呀！”

“唔？”伍次友听他这种语气，转过脸来惊异地打量着康熙。

“我是说，”康熙从沉思中惊悟过来，忙笑道，“皇上如今仍重用鳌拜，是很危险的！”伍次友笑道：“龙儿不必忧心忡忡，看来皇上至今未动三藩的藩位，便是绝顶聪明的。鳌拜的气数也不会长久了，”伍次友咬着牙道，“我倒替他算了一命。”

一语既出，座中人无不惊讶得面面相觑。半晌，魏东亭方嘻嘻笑道：“鳌拜目下正是气势旺盛的时候，何以见得就长久不了呢？”

“我虽不精风角象数之术，”伍次友道，“但对《易经》却略知一二——索大人可记得他搜府的日子？”

索额图蹙眉思索了一会儿，说道，“好像是八月初九。”

“不错，是八月初九。”伍次友道，“围山沽店是十一月二十九。连占了两个‘九’，都是数的极位。琴瑟不调本应改弦更张，他却去狠拨乱弹，焉有不断之理！《易经》上说‘上九潜龙勿用’，说白了，就是逢十便要归一，月满则向晦，水满则自溢。鳌拜做得太过分，其气数便不得不折！”

“先生推算得真好。”康熙对这些并不很懂，但心里却十分愿意听，遂倾身问道，“先前讲书时，先生为何不教我这些？”

“这些是末节。”伍次友兴致勃勃地说道，“我于此道并不精深，偶一为之罢了。家父倒是精于此道的。四书中讲的立德、立言、立功，那才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原本不必再懂这些个，只管顺民情循天理地去做，便没有个不大吉大利的。若是把心思只放在这上头，犹如只顾了‘利’，却忘了‘义’，凭谁再强霸精明，也是要钻进邪道上的。”他讲得有些口渴，端起杯来却是空的，魏东亭正要忙着去张罗，可婉娘早从随身带的银壶中倒出一杯水端了过来。

魏东亭由不得噗嗤一笑，见康熙满面正色地垂头吃茶，便掩住了。索额图见苏麻喇姑红了脸退到一旁，不禁想到，“与伍先生倒像是天生的一对儿，只可惜这一满一汉难为了月老……”

吴六一坐在九门提督府衙门的签押房里，屏退了弁从官佐，他要独自好好想想。此刻，他拿着小魏子方才送来的“圣上密旨”反复阅读，虽早已背得一字不漏，但仍舍不得收起来，还在那里一字一句地咀嚼。他佩服这个谕旨写得好——不是文字好，而是意思精深周密。他相信这必定受了能人的指点。现在自己已再无回旋的余地了，到了最后抉择的关头，不能不小心一些。因为鳌拜那边也常派班布尔善、济世一干人来此打点。顶头上司泰必图又是鳌拜一党。这是自己一生的关键一步，万万不能走错！

“来啊！”吴六一忽然唤道，一个长随毕恭毕敬地进来，干净利落地打了个千儿，后退半步垂手听差。“去，请何先生来！”

那差人去后不到一袋烟工夫，便听何先生在门外头笑道：“东翁昨夜的双陆打输了，今儿还想着找回来呀？”说着便挑帘进来。吴六一忙笑着起身让座道：“志铭，铁丐正要同你共下一盘大围棋，咱们可不能输了。”

“是啊，这盘棋还得你我共下才成。”何志铭狡黠地眨着双眼说道。

何志铭五短身材，两只小眼黑豆一般嵌在脸上，一说话便滴溜溜乱转，一脸的精悍之气。在吴六一邀聘的清客中，他是最得用的一位。从吴六一当参将时起就跟随着。两个人几次一起死里逃生，故虽有宾主之分，实在比家人还来得亲近。

这一“围棋”笑语，在他们二人身上还有一段掌故。何志铭下得一手好围棋，那吴六一却是屎棋。他们二人联手，曾与金陵国手王守泰的师徒对弈，竟把对方杀得中盘推枰认输。原因是何志铭在下棋前作了极无赖的布置——他让吴六一坐在王守泰上头，他却在王守泰的下首。预先商定“不管对方如何严密攻防，吴六一只管杀劫”。面对着连“直四”都要点睛的傻棋手吴六一，把王守泰弄得瞠目结舌，忙于应对。一局下来，竟是何志铭与王守泰的徒弟相对。一百余着之后，王守泰只好笑着认输。

这会儿提到“双杀棋”，何志铭呵呵大笑：“好，好！照上次的杀法

儿，保管取胜！但不知敌手是何人？”

“辅政首席大臣鳌拜！”吴六一喑哑着嗓子，身子往前一倾道，“怎么样，不至于不过瘾吧？”

何志铭正笑得开怀，闻得此语戛然止住，摆了摆袍子坐下：“东翁，你与他下了快二十年的棋了，难道是今日才开始的么？”

“是的。但若说今日之举，于围棋言，算得上中盘胜负生死劫，于象棋则是杀将！”吴六一脸上横肉一颤一颤，眼中凶光逼射。何志铭虽与他多年相交，也觉不寒而栗。沉默了一阵子，何志铭忽然抬起头，一双黑豆眼闪烁有光：“明白了，怎么个杀法儿？”

“圣上要我做他的杀手锏，”吴六一道，“这是绝大的一盘棋，你可要帮我走好了。咱们不能输给人家！”何志铭兴奋地将身子一挺道：“怎么会呢！”

“走好了，红顶子是有你的。”吴六一在椅子上将身子向后一仰，舒展一下身子说道，“走不好，那咱们就一块儿‘顶子红’了！”说完，眼睛望着棚板不言语了。何志铭一边思索一边说道：“前几日都察御史弹劾巡防衙门玩忽职守，那个缺只怕要出。这像是鳌中堂开出的盘子，我料定这边也会应对，您今日此语既出，那准是有信儿了。”

“姓鳌的这会儿把金山搬来我也不能从他！”他本来就与鳌拜不睦，魏东亭又当着查伊璜的面几次暗示：救查伊璜出狱的七个折子都是被鳌拜驳回的，万岁爷做不了主。弄得吴六一更加憎恶这位辅政大臣。

“说到金山是没有的。这里倒有一件东西请将军过目。”何志铭说着，弯腰从靴筒里抽出一张纸来递上。吴六一接过一看，却是十万两一张的龙头银票。看着吴六一怀疑的目光，何志铭忙道，“这是晚生的一个同窗，在泰必图属下，于昨晚奉命送来的。”

“用的什么名义？”吴六一上下打量着何志铭。

“名义？”何志铭大笑，“为了祝贺将军少公子百日汤饼会，他怕将军未必肯收，就叫我瞧着办。我想着他们发的黑心财也够多的了，既然取不丧廉，也就笑纳了。”

“好！有你的，拿了来使也很好！”吴六一满意地说道，又问，“他还说些什么？”

“他还说，鳌中堂要荐你做兵部侍郎！”

“兵部侍郎？哈哈哈哈……”吴六一仰天大笑，“十万银子加上一个二品官，要换一龙百虎和一乞丐还有你何先生的头……”吴六一背起手，来回踱了两步，“何先生，我也给你瞧一件东西。——事情一发动，我立刻就能委你做兵部侍郎！”说着从怀中抽出密诏给何志铭看。

何志铭接过诏旨，反复地审视了上面的朱砂玉玺“体元主人”，一字一句啃着诏书上面的几句话，忽地击案跃起道：“军门，有这个在，事情就好办了！”

“所以我请你来，”吴六一冷静了下来，“议议怎么个着手法。”

何志铭踟蹰一下，取出火煤子点着了旱烟，半躺在椅子上，眯缝了眼苦苦思索，二人足有半顿饭工夫没说话。“唉！”良久，何志铭轻叹一声，坐直了身子，从那黑豆眼里发出绿幽幽的微光，“虽然狠了一些，有伤阴骘，但也只有如此了。”

“请道其详！”吴六一坐正了，他不抽烟，手里两只硕大的钢球刷刷地转个不停。

“在军门帐下，我料鳌拜必定另做了手脚。这十万银子，明知无用，不过用它来买大人轻慢之心而已。”

“说得透！他要做大事，如今便许个王爷也只一句话，明知道我不买账，才来这一套。”

“军门见的是！”何志铭笑道，“您就是买账，将来他做了皇帝，也要把你列在清君侧的名单里。”说着话锋一转，“可虑的，倒是将军帐下的李、黄二参将，还有张副将、刘守备，这十几个人素来……”

“你不必说了，”吴六一道，“我心里有数。我即日就把他们都打发到福建办差，叫他们作不成耗！”

“那不成！”何志铭道，“鳌拜是何等样人？班布尔善更不可欺！如今时机未到，您先就这么摆布，他们能不猜疑？倒让他们有了防备。”

“格奶奶！”吴六一咬牙道，“到时候全都扣起来！”

“不成！我们在这局棋中是杀手锏，主角是姓魏的他们。万一扣押不尽，或又被别的人救了，铁丐兄——你我可就真要‘顶子红’了！”

“那，依你呢？”

“杀！”何志铭豆眼一闪，“死人是作不得乱的——自今而始，帐下军官全部到衙应差，将两廊厢房腾出来给他们住。这是一！”他伸出两个指头，“二、密布几名心腹校尉，许以高爵、酬以重金，弓上弦、刀贴身，随时应变。”吴六一听得出神，不住点头。何志铭又伸出第三个指头道，“待事一发，颁圣上密旨，下令将这十几个人一鼓擒斩！敲山震虎，余下的就不敢发难了！”

“这——”

何志铭突然扬声大笑：“军门枉自称了‘铁丐’！做这事岂能心软？早年杀人如麻，如今莫非回心向善了？”

“那好！”吴六一咬牙道，“就这么办！”

第三十五回　少主用谋入虎穴　猛将勇饮女儿茶

就在吴六一与何志铭在密室计议的时候，辅政大臣鳌拜府的鹤寿堂中几个人也在搜索枯肠。对面水榭中家班戏子们在台旁生了火炉，起劲地做戏，大家都无心去看。只见戏中人影儿在结了冰的池子上晃动，什么词儿一句也听不见。

鳌拜、班布尔善、讷谟、泰必图、葛褚哈、济世，还有穆里玛，个个熬得眼圈通红，但人人毫无倦意。鳌拜自年前称病，已又是两月有余。此刻，正舒适地半躺在榻上，闭目静听众人议论。

在乾清宫动手已经定下来了。穆里玛、讷谟总掌乾清宫侍卫。康熙日常朝务，几乎每日必去，确是再适当不过。班布尔善又提出封闭隆宗、景运二门，断绝宫内交通的提议，引起了大家的争论。

穆里玛见大伙都不说话，沉不住气便开口道："承乾殿的随值侍卫，都是咱们的人，何必多此一举，叫老三疑心？"

泰必图一反往日常态，非常沉着地道："毓庆宫的情况不明，万一对方预有准备，我们将怎么办？"

"毓庆宫？"葛褚哈道，"那里只有一条道通前面景运门，老三敢进去，合乾清宫、承乾殿侍卫包围起来，困也困死了！"

济世不紧不慢地插了一句："这种事只可速决，缓一步便成千古之恨。"

"济世兄说得对，"鳌拜忽然开口道，"所以宫门一定要封，而且要用最得力的人干这件事。"

"泰必图大人就很合适。"讷谟道，"你是兵部侍郎，现掌大印，调一哨兵谨守景运门，策应乾清宫，外截勤王侍卫，况且那些禁兵与你都熟，只消假传圣命说有人作乱，大家都会跟着你干起来。"

"我！"泰必图微微一震，瞧了班布尔善一眼，笑道，"我怎么担得

了如此大任，九门禁军多是吴铁丐的人，他不肯放行，不肯相援也是枉然呐。”

“走到这一步了，还想退？”葛褚哈道，“你身后是万丈深渊！”

“我并不要退，”泰必图冷冷道，“我说的是实情！”

“好了好了！”穆里玛有些不耐烦，“葛褚哈来堵景运门，成么？”“好，我来堵！”葛褚哈扬手道，“总不会连一扇大门都关不上！”

葛褚哈追问一句：“那吴铁丐该由泰侍郎对付了吧！”

“中堂十万银子，已打发了这个乞丐！”班布尔善脸上泛出一丝笑容，“但姓吴的决非十万可买，只能买下一条缓兵之计，买他个慢兵之心还是值得。——也不求他助我，只要他无备于我，大内之外的事就全可放心了。”他用眼风扫了一下在座的人，“这怕真要偏劳泰必图侍郎了，你要率兵接管九门提督府，兵权到手，斩了铁丐，策应宫中，那就万无一失了。”

鳌拜坐直了身子道：“不去掉这一隐患，办起事来便有后顾之忧。”他轻咳一声，接着道，“拔了这颗钉子，主权便操在我手，宫里一时不济也不打紧。缓急有恃，凭这份功劳便值一个郡王！”

“郡王”两个字像电流一样，击得在座的众人无不一震。泰必图不好意思地笑道：“郡王是承受不了的。——到时候我以兵部堂官的身份接管了这个衙门就是！”

“凭你？”穆里玛听到“郡王”二字，也觉耳热眼红，将帽子一摘向几上一掼道，“那铁丐眼里有谁，睬你不睬你都难说呢！”泰必图却冷冷一笑顶了回来，“穆兄以为我的剑砍不断人头么？”

“世兄！”班布尔善见穆里玛有争功之心，怕他们闹起纠纷。忙岔开话，“自然不能叫泰大人空手而去，他当然是以钦差的身份哪！”说着，用手轻捋短须格格地笑起来。

大事议定，众人都觉松了一口气，猛听得对岸云板高响，洞箫声起，一缕清音直送过来：

天津渡口踟蹰……何处觅得玉槎……琼浆酹轻歌……诱得

碧霞落……

班布尔善侧耳细听，笑道："这阕《水调歌头》，我已第三次听了，每次都有新的领略……"

方欲往下说时，门上一个戈什哈跑得气喘吁吁，满头是汗地报道："禀、禀中堂，圣驾已经到府！"霎时空气变得像凝结了一样，满室人惊得脸色焦黄，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带了多少人？"班布尔善急问道。

"总共五个，不许奴才通报，说是要看看中堂的园子，一边走一边说笑。这会儿怕快到西花厅了，奴才怕主子没准备，斗胆先来告诉一声儿。"

鳌拜已完全镇静下来，笑道："好快的腿！你们且都回避一下，我去接驾！"

"歪虎呢？"班布尔善又问道。

"他……他昨儿夜里出去，还没……没回来！"那戈什哈忽然有点狼狈，结结巴巴地说道。

鳌拜和班布尔善交换了一下眼色，和颜悦色地道："你去侍候着吧！"那戈什哈方退出，班布尔善一改从容不迫的气度，失急慌忙地对大家说："咱们从这边去，各从东角门回府！"又对鳌拜耳语几句，抱起那个毒药匣子便随众人去了。

康熙这次造访鳌府，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觉得在大动手之前，必须探视一下这位称病不朝的大臣，制造一种君臣和睦的气氛。一是可以稳定一下外臣忐忑不安的心情，显示朝廷的政局稳定，二是可以示恩于中外，更显鳌拜谋逆之罪，同时也免了后世口舌，说他这个天子"不教而诛"。便是吴六一那边，也须叫他知道当今皇帝并不柔弱。为安全起见，事前又密令魏东亭几个打探实在，京内禁军兵勇确无异常动静。这才简从轻车，由内务府记档后，直趋鳌拜府邸，随身只带了张万强和魏东亭、穆子煦、郝老四、犟驴子几个人。魏东亭仍是老大不放心，几乎把索尼府里的亲兵全数带来，化装成老百姓，散在鳌府周围。事前，他又让人将鳌府的歪虎等家将设计灌醉，这才放心前往。

此刻，康熙兴致极好，他头上戴一顶黑色狐毛冠，身穿蓝缎面天马皮袍，外罩石青江绸面青颏褂，一色的明黄盘龙套扣，显得精神抖擞，气宇轩昂。一干人在园中走走停停，康熙不住地指手画脚，说这边假山砌得好，那边亭子造得没章法，魏东亭几个人心里却捏着一把汗，只得口里应着。

行至鹤寿堂对面水榭旁，台上的戏演得很热闹，《济公破阵》中的魔怪正在翩舞。抬眼看对岸时，几个侍候的丫环远远侍立在堂外东廊下。只鳌拜一人，穿着驼色绵袍，外套青缎马褂，足蹬皂靴，跷着二郎腿半依竹椅看得入神，竟似没有看见康熙一行。魏东亭欲招呼时，康熙一扯袖子止住了他，绕过池子径向鳌拜走去。

“相公安乐！”康熙忽然在背后说道。

鳌拜猛地一惊，回头见是康熙，一翻身起来，伏地叩头道：“老臣不知圣驾光临，未及迎候，望乞恕罪！”

“卿何罪之有！”康熙笑着扶他起来：“身子好些吗？”

鳌拜挥手止住了戏台上的演奏，笑回道：“用了皇上赐的药，已是大见功效。”一边伸手将康熙向鹤寿堂里让。

魏东亭见状，抢前几步先进入堂内，细细打量里头的陈设。堂内的陈设也不甚豪华，靠墙一溜儿俱是楠木书架，大厅当中只摆一张檀木长几，周围散放着几张椅子，只门后不显眼处放有一人来高的镀金自鸣钟，算是室内最气派的奢侈品。迎门放着一张大木榻，铺着大红猩猩毡，两头压着两个泥金红绣毡枕，可依可靠、可坐可躺，无论何种姿势，都可看到对面水榭的全景。魏东亭暗道：“这老儿真会享福！”眼风扫处，却见西边枕下有些异样，疾步上前用手一摸，觉得有个硬硬的物件，抽出一看，却是一把冷飕飕、亮闪闪、寒气逼人的泼风长刀！

恰好鳌拜、康熙二人联袂而入，见魏东亭手握长刀站在榻前，不禁惊呆了。穆子煦三个人倒吸一口凉气，一齐将手伸向腰刀，目视鳌拜！

“中堂！”魏东亭手擎宝刀，望着令人胆寒的锋芒问道：“这……这是何意？”

鳌拜并不惊慌，只苦笑道：“若是皇上预先知会，要驾幸奴才府

邸，仅此一条，也就尽够治灭门之罪的了。”

康熙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小魏子，你是个汉蛮子，哪里知道我们的规矩！我们满洲人刀不离身，身不离刀。——入关以来很少有人能像鳌中堂这样遵从祖制，朕正欲下诏切责呢——还不快收起！”

魏东亭将信将疑，取出刀鞘合上，挂在靠近自己的书架钉铞上，这才惊魂初定，笑道：“我还想着中堂大人不想叫爷和我们兄弟回去了呢！”

“有你这个赵子龙，就别怕我的黄鹤楼。”鳌拜解嘲地笑笑，又道，“自患头风病以来，如有鬼神，惊悸不安，夜中苦不能眠。还是我的一个笔帖式教我这么个镇魔的方子，置刀于枕下以压邪。说也奇怪，倒是挺灵验的。”魏东亭也笑道：“怕是中堂一生杀人太多之故。”众人听了一笑而罢。

康熙顺势便坐了榻的西头。凭鳌拜如何桀骜不驯，此时他尚要装出彬彬有礼，便自在下头一张椅上坐定，叫道：“素秋！”

史鉴梅答应一声，姗姗而入，给鳌拜道了万福，惊异地抬头看了一眼上头坐的康熙，也蹲身施了一礼，垂手侍立待命。鳌拜吩咐：“看茶来！”鉴梅忙躬身道：“是！”抬脚便走。

“不用了！”坐在上首榻上的康熙开了口，“我和你主子议一件事便去。况他在病中，我也在用药，不宜吃茶。”

鉴梅看了看鳌拜，并无收回成命之意，笑着蹲了身子打个万福，仍去了。康熙望着她的背影笑道：“连朕的话都不听，好厉害！”

鳌拜笑道：“臣以军法治家，她岂敢违命？再说她也不知您就是皇上啊！”

康熙默谋一阵，说道：“朕来你府上，一来是瞧瞧贵恙，二是与你议一下，西海湾子失火烧了御亭的事，巡防衙门的冯明君是有错的，朕以为降旨申饬一下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降调呢？”

“西海子乃御苑重地，宫禁森严，竟然出了这等事，不但冯明君，就是老臣也难辞其咎，岂可擅自宽宥？”

“惩戒是可以的，”康熙坚持道，“罪不当重罚，重罚了，不能服其心。为此叫他出缺是过分了些，朕以为罚俸半年也就足了。”

“八十两银子，”鳌拜笑道，“那叫什么惩戒！我朝奠基未久，无论奖惩，俱要从严，方能教他于后世。对冯明君臣不让他出缺，调他做个九门提督也就足了。”

“哦……”康熙问道，“现任九门提督是……”他好似一时想不起来。

“吴六一！”鳌拜心里暗笑，将身子稍稍前倾，答道，“太宗时就是有名的虎将，只可惜有人告他在南阳时，曾与前明唐王有什么瓜葛，所以委屈至今。”

“这等捕风捉影之言，也竟有人相信！”康熙心里不由叹息一声。

“所以臣以为这个职位实在委屈了他，拟将吴六一调到兵部暂任侍郎。他出的缺由冯明君补上。”

这番话的确是无懈可击。康熙手里捻着朝珠沉吟不语，远远见鉴梅端了茶来，便起身道：“这又不是什么急事，你先叫他们草一份诏书，朕再参酌吧。你今儿个也劳乏了，过几日再议。”说着便欲起身，“今儿还要随太皇太后去钟粹宫拜佛呢！”

鳌拜忙起身道：“还早呢！拈香要到戌时，皇上轻易不来，今日一到，满门荣耀，哪能连茶都不用一口？”见鉴梅已经进来，便道，“素秋，这便是当今万岁爷，还不赶快奉茶！”

鉴梅见说，急忙跪下，双手将托盘举到头顶上，膝行近前说道：“奴才方才不知是万岁爷驾到，这里再请金安！请用茶！”

“罢了，”康熙道，一边伸手从上面端起茶来，“不过朕这几日正在用药，忌茶。美意难却，朕观赏一番也罢了。”

“不妨事，”鳌拜道，“圣上虽极尊极贵，只怕也未曾尝过这个茶。”他似乎不在意地端起其中一杯，呷了一口道，“此茶名曰‘女儿茶’——”康熙方听一句，失声笑道：“女儿茶有什么稀罕的，明儿叫张万强送一担来赏你！”

“——又名‘闺贞茶’。”鳌拜又补上一句，“是从杭州君山上采来的。

春茶吐尖时，由闺中未聘之女，清晨冒露踏霜，选取上等尖旗数片，采得之后噙于口中。只有佳婿娇客初登岳家之门才能尝尝。余者连见也难得一见。臣先时督师江南，出重金数千两，仅得二斤有余，大内到何处寻得一担来赐臣！”

鳌拜讲得煞有介事，鹤寿堂中众人听了无不咋舌。

“真是闻所未闻！”康熙笑道，端起杯来仔细端详，疑惑道：“也不见得如你说的那样！”

鳌拜哈哈大笑：“亏你做了皇上，竟不会吃茶！——此茶与常茶不同：一遍冲下味淡明洁，二遍清香色郁，三遍冲下旗开叶展、红云漫杯。再饮第四遍也就无趣了。”一边兴致勃勃地说着，一边品尝手中的茶。连穆子煦一干粗人也听得目瞪口呆。

康熙尚在犹疑，这杯茶吃还是不吃？却见魏东亭笑吟吟地上来请安道：“闺茶无丈夫，奴才无妻室，求主子将这茶赏赐奴才饮了吧！”康熙笑道：“也罢。”魏东亭单膝跪地，双手接杯，仰起脖子一饮而尽，笑道：“也不用二遍三遍地冲了！”

“好！”鳌拜不无感慨地道，“魏大人可谓快人快性！倒不怕吃了女儿茶，五更见罗刹！”魏东亭笑道：“中堂大人尚且不怕，我魏某有何惧哉！”

康熙抬头看了看天色，道：“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去吧，省得太皇太后惦记着。”

“也好！”鳌拜正色道，“圣上今日驾幸奴才府，真是蓬荜生辉，奴才的沉疴竟也痊愈了。这都是皇上恩泽所致，再过数日，奴才当入朝视事，再谢圣上的隆恩！”

康熙也欠身说道：“先帝所遗四位辅政大臣，眼下只有你一人得用，且安心养病，善自珍重。”说完，康熙便带着五个人扬长而去。

第三十六回　吴六一汤饼会杀将　泰必图东厢房受缚

连着几场冬雪过后，接着又是连绵的春雨。屈指算来，康熙登极已是第八个年头了。万木萧疏的北京城随着节令更替，又悄悄地复苏了。

伍次友睡了一冬的热炕，乍换了板床，觉得冰凉，不由想起一句俗话："'南方人比北方人会吃，北方人比南方人会住'，真是一点儿不假。"他本想再睡几天热炕，却见何桂柱带了几个人来，七手八脚地要拆炕，反咽了回去没有再提，便道："你们别拆，我看这凉炕也好。"便把一张矮几放在炕上，焚了两根香，盘膝坐着，拿了一本书看，随手在上边圈点批注。忽听有人轻声唤道："大哥用功呢！"伍次友抬头看时，明珠已经进来。看上去，这一冬，他调养得很好。身体虽仍孱弱，但精神已经复原。便拍着炕沿笑道："你和柱儿一块儿来的吧，请坐！"

"'红袖添香夜读书'，大哥此刻只缺婉娘在这儿侍候了。"明珠笑道，袍子一撩，便坐在伍次友的侧面。眯觑着眼瞧时，见伍次友手里拿着一本《太公阴符》。笑道："大哥看书越发杂了，难道不准备再进场会试，要带兵打仗不成？"

伍次友笑着摇头道："我这个人信孔孟，也信庄子。心热时便信孔孟，心凉时便信庄子。三十四岁三进考场，终不能得意，反遭人害，功名二字越发淡了。如今只想教好这个学生——龙儿要学什么，我便教什么。"

"这龙儿也怪，"明珠笑道，"学这么杂做什么用？"

"我也不太明白——不做官读这些书也使不上，朝廷难道会让布衣公子领兵出征不成？所以只在书上拣些有益的陶冶情性的批点一下，讲书时多说说罢了。"

"大哥的学问那是没说的了，"明珠心里道，"只做了帝师这几年，竟连一些儿蛛丝马迹也未察觉到，也够憨的了。"见明珠微笑着沉吟不语，伍次友便收了书，很认真地说道："明珠兄弟，你在想什么？想翠姑么？你们的事也就该办的了，不凉不热的也不成事。"明珠脸色一

沉，摇头道："大哥，你不知道，翠姑已经过世了！"

"真的！"伍次友大吃一惊，身子一跳，几乎要从炕上站起来，"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

明珠叹道："一来，人死不能复生，二来也怕大哥病中听了吃惊。柱儿从这里取了三百两银子作赙仪，只瞒着大哥。——她一个烟花女子，我也算对得起她了。"

"这是什么话？"伍次友对明珠后边那句话听得很不受用，勃然变色道，"你不也曾是个冻毙的乞丐么？你读了圣贤书，对人的身份怎能这样看待？"

"大哥教训的是，"见伍次友动了气，明珠忙认错道。他虽厌听那一段乞丐历史，但是在伍次友面前，也不好说什么，只心里暗想：倘若你知道自己的身份，许就不发脾气了，口里却道："其实我心里何尝不难过，说来她还是为我……"

听了明珠细谈翠姑的死，伍次友久久没有说话，只凝神望着眼前缕缕香烟。半晌，方深深舒了一口长气："她倒不是为你一个人，你也不必过于不安。从她的诗信看来，其中似有更大的缘故，我也不甚明白。"

"缘故"自是有的，明珠心里清清楚楚，只是不能详加解释，只好默然不语。外面不知何时起了风，挟着微雨，打得窗棂沙沙作响。二人静静听着，都觉身上一阵阵发寒。

忽然，门"吱"地一响，魏东亭一步跨了进来，一边退掉鹿皮靴外面套的油皮泥履，一边笑道："兄弟两个怎的了？泥菩萨似的对坐参禅。"

"没什么，"伍次友勉强笑道，"请上来坐吧。"

魏东亭道："这里坐就好。"一欠身也坐在炕沿边，压抑着内心的激动道："告诉你们个信儿，今儿圣上明谕，晋封鳌拜为太师，一等公。方才从那儿过，鳌府大摆筵席，张灯结彩照得白天一样……贺喜的轿子轿车摆得满街都是。"

"非刘不能为王，也只差一步儿了。"明珠说道，"伍大哥心里正

烦，不能拣着好事说几件？”

伍次友淡淡说道：“也没有什么烦的。上回我说鳌拜盛极难继，这个算盘珠儿添上，大约也就要逢十归一了。据我冷眼瞧，要么当今是绝顶聪明，要么便有极高明的人指点。”

“怎么？这话怎么讲呢？”魏东亭瞪大了眼睛盯着伍次友，明珠也道：“大哥这话难懂。”伍次友笑道：“这有什么难懂的，鳌拜近来养病在家，无尺寸之功，朝廷为何加封极品？按他的本心，如能吞掉皇上，早就动手了。此等无功之禄，他居然受之不疑，真叫做当局者迷了！”

魏东亭和明珠二人疑惑地对望一眼。伍次友的这些话未免太玄，太巧合了！伍次友看出二人的诧异，笑了笑道：“二君何必认真！我不过据理而断。你们天天回来都讲朝中的局势，就不许我也议上几句？”

九门提督吴六一这几日正紧张筹备他公子的汤饼大会。吴六一婚媾甚晚，夫人庆氏头二胎生的皆是女孩子，直到四十三岁上，才产下这个麟儿，高兴自不待言。宴客三日，仅请帖就发出二百多份。可怪的是，所请的一个外客也没有，都是他的故旧，或新任将佐。但他一向行事乖张，人们也就见邪不邪了。

下午未牌时分，客人陆续都来拜贺，东西廊下五光十色地摆满各家的礼盒子。吴六一概纳不辞，家下人等无不诧异：老爷平素以廉洁自许，平生除查伊璜之外，并不受任何私礼，今儿怎的一反常态？

客人们也有不少是他昔日的部下，现在都在京华各衙，有的在禁军当差，有的品秩早就超过他了，但仍对他十分礼敬。他们来了，只寒暄几句，多是将礼单一呈，便说“有要务在身，晚间不能与席，务请海涵”之类的话告辞而去。吴六一心知他们还要到鳌拜府去应酬，只是也不揭破，笑容满面地与他们应付，然后一一送走。临到入夜时分，除了魏东亭算是外来客人，其余的全是属下的一群副将、参将、游击、千总，这些人因为未获钧令不敢擅离。

“诸位！”吴六一见大家已安席坐好，便从主席上站立起来举一大觥酒，操一口不南不北的口音，抑扬顿挫地说道：“今日为小儿做汤饼会，承蒙各位赏脸！我瞧着多是十几年来跟着我一起滚爬出来的兄弟，真是不胜欢欣！”

坐在第一桌的刘参将起身将手一拱道："军门！今日的汤饼大会承蒙魏大人光临。这是魏大人瞧得起咱们提台，没去攀高枝儿。来来来，兄弟先敬你一杯！"说完斟满了一大杯酒双手递了过来。满庭将佐也齐声敦促："魏大人乃天子近臣，难得光临，就请魏大人先为少公子纳福！"

"好！"魏东亭见吴六一手下将军个个英姿豪爽，甚对自己脾胃，举杯一吸而干，亮了杯底道："兄弟勉占先杯，各位请！"

于是觥筹交错，吆五喝六。一厅之中惟上首铁丐左一杯右一杯，神气自若地吃酒。何志铭陪着魏东亭坐在席侧，不住地劝酒夹菜。

酒至半酣，吴六一脸上微带酡颜，说声"方便"，便辞了众人。除魏东亭外，谁也不曾留意他的这一举动。何先生见魏东亭发怔，一边起身斟酒，一边低声耳语道："魏大人，我们军门要先发动了，迟了怕来不及。"魏东亭的心猛地往下一沉，酒涌了上来，心头突突乱跳，强自镇静，点头笑道："果然是名不虚传，'铁'得很！"

说话间，吴六一已经返回客厅，只见他头戴红顶簪缨，身穿江牙海水袍子，腰间系一柄长剑，脚蹬一双簇新的黑缎官靴，一摇三摆地走进来。最显眼的是罩在补服外头的黄马褂，在灯光照射下金黄耀眼，吃酒的众将预感到要出什么大事，都停住了杯，呆愣着看他们的主将，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大厅上四五十个将佐呆若木鸡，看着铁丐旁若无人地走至中间。他一言不发，脸上肌肉一抽一颤，目中凶光四射，将手一挥，早有三十多名全副戎装的校尉，"刷"地散布开了，封住大厅所有通道。

"请王命！"

铁丐一声令下，将军们立刻起身退出席位，鹄立两旁。后头护持王命旗牌的几名校尉"喳——"的一声吼叫，慢慢抬出一座用紫檀木雕镌的玲珑龙亭。中间供一面明镶黄边的宝蓝色令旗，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写着一个黄色"令"字，这便是世祖大行皇帝特赐吴六一的王命旗牌了。龙亭一落，刘参军领衔，高唱一声："万岁！"喳的一声跪了下去，下余人等也都跟着高呼，行三跪九叩之礼，伏地静听号令。

"李一平、黄克胜、张一非、刘仓四人曲奉奸佞，结党营私，乱军

乱政，图谋不轨——左右拿下了！”

“喳——”

四个人未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几个如狼似虎的校尉恶狠狠地走上来，两个擒一个，熟练地将胳膊向后一拧，一眨眼工夫就被捆得结结实实。

李一平是实缺副将，与吴六一一样的品秩。此时他被吴六一的威势吓住了，等清醒过来，忽地一跃而起，拧着脖子问道：“你说我们曲奉奸佞，图谋不轨，有何凭证？这是在京都，不奉诏你就想杀人，没那么容易！”

“搜他们！”吴六一听而不闻，指着几个被擒的人命令戈什哈。

一搜就明白了。李一平身上除了一柄锋利的匕首外，还有一包散药。魏东亭跟着史龙彪几年，耳濡目染，搭眼一瞧就知是毒。笑了笑坐下，深深舒了一口气。再看张一非和刘仓，也都穿着内甲护身，各窝着一柄短小利刃。不问自明，他们赴宴前已商定好了。惟黄克胜身上没有搜出什么来，呆呆地站着不语。

吴六一顿时勃然大怒，嘿嘿冷笑道：“何先生，拿出名单来念，念一个拿一个！”“是！”何志铭当庭忽地站起，黑豆似的双眼闪着灼灼亮光，从袖中取出名单朗声宣读。一共十一个人，都被校尉们绑得像米粽一般。一搜身，竟有八人带着凶器！

“好！”吴六一狞笑一声问道，“怀里揣着这等东西来赴宴，也算独具贼眼！你们还有何话讲？”

“匕首乃防身之物，毒是用来药兔子的！”李一平大声呼道，“就算是来杀你，难道就是图谋不轨？”

“哼哼！”吴六一冷笑一声，气自丹田而出，更显得凶横无比。他仗剑走至李一平身边道：“本欲取了你的首级，可你死了连个兔子也不如，若留下你的舌头还多少有点用处——来啊！”

“喳！”廊下校尉雷鸣般地应道。

吴六一忽地挺剑，横斜一刺，长剑直贯张一非、刘仓腰胯。二人惨

叫一声，噗地翻倒——然后猛地拔出血淋淋的剑来，轻松自如地在靴底上正反一揩，从容插入鞘内，“将尸体收了，明儿给他们的家属送去赙仪三千两。”

厅中众将见他凶横无比，又是王命斩将，无一人敢出来相劝。

“黄将军！”吴六一阴笑着转过脸说道，“你的事体不明，暂回后堂厢房歇着，真的冤了你，铁丐自能负荆请罪！——几位带暗器的游击千总兄弟，请到西边厢房里，我给你们另备一席。没带凶器的都跟着黄将军去！”说着一挥手，拖尸的拖尸，带人的带人，一时收拾干净。

“公事了了，咱们再接着饮酒！”吴六一伸了个懒腰，呵呵笑道，“诸位，来呀来呀，不关你们的事，咱们吃酒么！”

尽管他帐下众将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几时见过这种阵仗？一时如同吃了吕太后的筵宴，肉跳心惊，软着腿各自归座。何志铭这个幕后谋士方才也和魏东亭一样，看得目眩神摇，此时镇定下来，忙举杯把盏道：“诸位将军！为少公子长寿，干杯么！”

方说到一句，忽然外头一声递一声传进来：“圣旨到！”吴六一笑对众人道：“我倒不防来得恁快！你们且坐着安心吃酒，我去接旨！”便命：“放炮迎旨！”

这边“咚咚咚”三声号炮响过，泰必图满面笑容捧旨进来，道：“铁公，我今日成了报讯的喜鹊，上午给鳌太师颁发恩诏，晚间又给你来送圣旨，一会儿喜酒是要讨吃一杯的！”

吴六一哈哈大笑道：“这个自然！”说着便吩咐铺摆香案。里头众将军哪里还吃得下酒，一个个停箸住杯，侧耳细听。

泰必图见吴六一和颜悦色，毫无紧张戒备的神色，心早放下一半。只等香案摆停当，便踱至上首，面南而立，缓缓展开诏书读道：

> 奉上谕：着吴六一实领兵部侍郎缺，并加尚书衔，给双眼花翎。所遗九门提督一缺，暂由李一平署领。钦此！

厅内众将听到此旨无不大惊失色。只东厢房里被捆着的李一平心中暗喜，无奈口中塞满了麻胡桃，出声不得。

吴六一叩首接旨在手，也不捧读，嘻嘻笑着对泰必图道："公事了，吃喜酒。来，给泰大人洗尘！"

一个校尉双手捧盘端了酒出来。泰必图立饮一杯，笑道："请李大人出来，大家共贺一杯。"话犹未完，忽地戛然而止，原来吴六一正在捧读诏旨，脸色愈来愈阴沉。

"泰公！"吴六一单手掂了掂诏书问道，"怎的不是皇上亲笔所书？"

"除了特旨，哪有亲写的？都是翰林拟了，再交上书房皇上过目用印。"泰必图愕然道，"我有几个脑袋，敢用假诏欺君？"

"不对了！"吴六一突然脸色一变，怪目圆睁，连声音也显得格外刺耳，回头招呼厅里吃酒的将官们："都出来！"

将军们被今晚的事弄得糊里糊涂，听到叫声，便都挨次而出，躬身垂首立于廊下。

"我有一言，诸将静听！"吴六一朗声说道，便从怀中取出密诏说："放炮接旨！"须臾便听石破天惊般三声巨响。火光浓烟起处，西厢房已被炸为一片平地，怀揣凶器前来吃酒的八名游击千总已被崩为灰烬！廊下众将个个吓得面无人色，俯伏在地高声山呼："万岁！"

吴六一当众宣读了密诏，大喝一声道："皇上亲笔密旨与我，九门提督一职，不奉亲笔手谕概不奉诏！今日泰必图侍郎前来降旨，却是上书房所草，这就蹊跷了！"说着将两份诏书传给诸将："你们都瞧瞧！"

泰必图早吓得两腿簌簌发抖，忙堆起笑来道："下官并不知皇上有此密诏，想必是上书房弄错了。回头查一查就清楚了。吴公今晚便不奉诏也罢。"

"泰公，你难道不知我吴某诨名叫铁丐么？"吴六一笑道，"'铁'者，其心如铁，'丐'者，索取无已也。既来了，走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是兵部堂官，你再厉害不过是我的属下，待要怎的？"泰必图知不能善了，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

"也不怎么样，"吴六一笑道，"你与李将军一路，且在敝府东厢房忍耐一时，明儿事体弄清楚了，我自与你赔情好了！"说着手一挥

道，“擒下！”

“大胆！”泰必图到底是兵部侍郎，一声大喝，几个校尉面面相觑，僵住了不敢动手。铁丐怒极，刷的一声取下剑横挺在手，大喝道：“擒下！”校尉们再不敢怠慢，上前推着便走。

“慢！”魏东亭格格笑着从厅里走了出来，“请泰侍郎给鳌中堂写张条子。”

“写什么？”泰必图见魏东亭也在此，知大势已去，颤声问道。

“你写，”魏东亭一抬手，厅里一个小厮捧出笔砚就着台阶铺好，“写下‘丐事已谐，按计行事’八个字即可。”泰必图无奈，只好抖着手写了几遍，魏东亭才满意地笑对众将道：“几位兄弟太斯文了，泰侍郎这样进去，岂不叫李将军眼红，也请安置了的好。”

铁丐只一点头，校尉们便也照李一平的榜样，将他捆送到东厢房。

处置完毕，天色将亮，正是五鼓漏尽时分。时间已相当紧迫，魏东亭笑谓吴六一：“将军办事真爽快，不过还有一事，要请将军鼎力相助。”

“什么事？”

“除照咱们前夜议定的办，还要偏劳何先生出一趟险差。”

“我？”何志铭见点到自己，有点莫名其妙，见魏东亭晃了晃手中纸条，立时明白过来。踌躇之下，嗫嚅道：“我怕力不胜任吧？”

“你的心计十分周密，这件事非你不可。”魏东亭笑道，“诏书一下，你就是兵部主事，赏侍郎衔的了，能空着手儿见主子么？”

何志铭道：“我倒不是不敢去，鳌拜这人疑心最重，只怕三盘两问，误了主上的大事。”

“志铭！”吴六一慨然道，“我已‘点睛’，该你‘杀劫’了，不可心疑，不可手软，大丈夫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何志铭听了这话，双手高高一拱道：“那兄弟就勉从其命了！”说

完，便去换了一身青衣，袖了纸条长揖而别。

第三十七回　何志铭不辱信使　康熙帝痛陈大志

为庆贺鳌拜被加封为一等公，鳌拜府张灯结彩，大摆筵席。觥筹交错地闹腾了大半夜，二更时分鳌拜推说身体不适，独自折回鹤寿堂。班布尔善、讷谟、穆里玛、济世、葛褚哈几个人都聚在这里议事，静候泰必图的佳音。

“真急煞人！”葛褚哈道，“派去的探马一点消息也送不回来，九门提督封了一条街，谁也进不去，也不见一个人出来。”

“泰必图必定得手了。”济世道。

“那吴六一封街是什么意思？”鳌拜沉思道，“吴铁丐一向与我不睦，就怕这十万银子买不下他的心！”

济世听了笑道：“太师放心，十万银子，外加个兵部侍郎，足够了。莫忘了他是个乞丐出身！这封街正说明他双方都不介入。”

“也未见得，”坐在一旁久不做声的班布尔善开了口，“不见泰必图回话，咱们的事一定要另作安排。”

葛褚哈涨红着脸，将手一挥道：“将午门封了，元武门锁死，让他九门提督变成七门提督，咱们在里头干事，他能碍着什么？”

班布尔善拊掌笑道：“此计甚好，真是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他兴奋地站起身来，“只消在大内得手，莫说铁丐，就是钢丐也得掂量掂量！”

正说着，门官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也不行礼，径直走到鳌拜身边耳语几句。鳌拜面露喜色，吩咐道：“叫他进来！”一边转脸对众人道：“好了，泰必图那边有人送信儿来了！”大家立时安静下来。

须臾，何志铭身着青衣长衫，飘然而入，见了鳌拜忙躬身一揖道：“何志铭受人之托，来给公爷叩喜。”又从容对大家团团一揖道，“众位大人安好！”

鳌拜双眼盯他足有半个时辰，方才问道："是泰侍郎差你来的？"

"是。"何志铭道，说着将泰必图的亲笔条子双手递上。鳌拜拿在手上只略过一眼便递给班布尔善，又问道："你知道这条子是什么意思么？"何志铭黑豆眼眨了眨，狡黠地微笑道："条子上意思极明，太师自己也懂得，何必叫我何某明说呢！"

"放肆！"讷谟见这个奴仆模样的人竟敢如此无礼，"啪"地将案一拍，喝道，"不许你如此张狂！"

"呵呵呵呵……"何志铭仰天大笑，"这位大人，好无见识，大凡欲得天下的人，莫不礼贤下士，岂不闻士贵而诸侯王贱么？何况在座的诸公都将有求于我！"

"眼生得很！"班布尔善站起身来，觑着眼瞧了瞧何志铭道，"足下怕不是泰必图府上的吧？"

"再说一遍，在下何志铭，铁丐将军帐下的幕僚。"说罢，复笑道，"怎么，我便不能来送信么？"

"何志铭？"班布尔善翻着眼故作沉思。

"你不是班布尔善大人么？"何志铭道，"你好大的忘性！你派人送去的十万两银子交给谁了？"

"哦，是交给你的！——"

"你以为那十万两银子就可以打发一个讨饭的么？"

"唔？"班布尔善打量一下何志铭，道："打发不住又怎么样？"

"我将那十万两银子，如果向小皇上那里一送，那么鳌太师再带上你班大人，还有在座的诸公，一股脑儿就要上菜市口去赴宴了！"何志铭的黑豆眼睛滴溜溜一转，用手比画了一下脖子，"一声破鼓响，两片碎锣敲……'喳'地一刀！"

"也未见得！"鳌拜忽然冷冷说道，"这会儿我倒能先叫你试试刀！"说来斜睨了一眼众人，穆里玛、讷谟、葛褚哈"嗖"地拔出刀来！恶狠狠盯着何志铭。班布尔善压低着嗓子问道："你来此何意，难道是

专为耍笑我们吗？”

何志铭直盯着班布尔善的眼睛，半晌方道：“你们既然这等不肯取信于我，我说了，又有何用！如若相信，当以礼相待；如不相信，杀了就是！”

“不能信你，推出去！”班布尔善脸色一变说道。葛褚哈猛扑过来，架起何志铭便走。何志铭骂道：“竖子！我自己走！”站起身来，转身便去。

“回来！”班布尔善忽然叫住，干笑一声，“没那么便宜，快说，你来干什么？”

“讨封！”

“讨封？讨什么封？”

何志铭忽然松弛下来，嘻嘻一笑：“你的十万银子，我分送给吴大人帐下几位得力的将军。我现在倒一文莫名，你的泰必图侍郎如今坐镇提督府，吴六一成了阶下囚。我何志铭内负叛主之情，外负背义之名，谁料你等竟是如此狗窃鼠偷的小人，成不了什么大事！”

这番话说得众人瞠目结舌。何志铭那笔银子这样使法，连鳌拜也没有想到。来人可算得上是位胆识俱全的谋士。班布尔善也不禁暗想：“当初倒不如将九门提督一职许了这人呢！”

鳌拜显得异常激动，将班布尔善手中的纸条取过来，又仔细地审视一遍，确认是泰必图手迹无疑，口中赞道：“好样的，倒看不出你真有两下子！”他踌躇满志地背手在地上踱了两步道，“如今我只能许愿，事成之后，赐你做个吏部尚书，如何？”

“何某不过顺天行事。”何志铭躬身施礼道，“志铭夜观天象，荧惑星冲犯紫微星，帝星更位。这是天意所在，违之不祥——太师公当应在此兆。愿事成后体恤百姓。我何某披发入山，得以终老也就足了。”

“为什么呢？”鳌拜惊问。

“吴铁丐是我旧主，如今义断情绝，天下人将视我为何物？有何面颜再见故友？”何志铭说着，眼圈儿早已红红的了，“事至今日，我亦追

悔莫及。但求事成之后，祈求鳌公宽免吴大人一死，我的心愿也就足了！”他说得情真意切，十分动人，连穆里玛、葛褚哈也被打动。

“铁丐这人，用之一方不失为好官。”鳌拜也叹道，“我岂肯置他于死地？先生尽可放心。”

“如此，告辞了！”何志铭大功告成，眉见喜色，长揖到地说道，“那边衙门并不安定，下头兵士还不知衙中事变，上头将佐们也难免有人不服。泰大人、李大人正全力防范，所以特命志铭只身送信——我还得赶回去帮助料理。”

“有劳先生了！”鳌拜满心狂喜，强自按捺着道，“告诉泰、李二位将午门、神武门封闭，叫他们一定要沿途戒严，千万不能走漏消息。”

何志铭微微一怔，问道：“九门提督一职到手，满北京都是太师的人，何必要封午门、神武门呢？岂不自断策应之路。”

“午门内之事，余自能料理。”鳌拜笑道，“何必兴师动众，弄得满城风雨？”

“不然！”何志铭道，“泰、李等将军，还有在下的身家性命均系于此，我们哪能坐视不管？一旦有变，也可援救。万全之外再加万全，方是上策！”班布尔善也忙道：“何先生说得对，万全之外再加万全！还是让他们进入大内策应一下的好。”

屋内人的情绪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应把兵带进文华、武英二殿，有的说最好在上书房一带作埋伏，有的则干脆提议埋伏在乾清宫两侧的厢房里。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最后还是鳌拜说，应设在中、保和二殿，有居高临下之势，同时两侧朝房中也可藏伏一部分，议了小半个时辰才定了下来。

这一夜通宵不眠的人实在多。康熙半躺在养心殿的御榻上，目光炯炯地盯着上头的藻井。苏麻喇姑和太监张万强二人挨次坐在下首脚踏子上，也是沉思不语。殿内数十盏烛火照得通亮，殿外廊下侍立的宫女太监也都一声不响。康熙、苏麻喇姑和张万强都十分清楚，一场急风暴雨即将在这数百年浮沉不定的宫廷里爆发。

“儿皇不能做阿斗，儿皇不能做汉献帝，儿皇不能做后周柴宗训！

儿皇要自己主宰天下，做一代令主！”这是在慈宁宫，康熙屏退了所有的太监宫女之后，跪下对太皇太后说的话。“我要诛奸除凶擒拿鳌拜，已定在明日行事。”

“皇帝都准备好了？”太皇太后镇定地说，“这事只在早晚，是一定要办的！”

“祖母，”康熙侃侃而言，“自我列祖列宗开创大清基业以来，从未听说过有这么胆大妄为的臣子。”

“鳌拜身受先帝不次之恩，身为托孤重臣，近八年来欺凌同僚，杀害辅臣，践踏朝纲，屡次咆哮金殿，中外臣工无不侧目而视，若容这等乱臣贼子立于朝堂，我大清江山，迟早要落入鳌拜之手！”

见太皇太后频频点头，康熙鼓足勇气又道：“圈地一事，蠹国害民，原是先朝弊政，先帝粗定天下后，就曾有意废止。儿皇秉承遗训，多次下诏停禁。鳌拜胆敢依仗权势，肆行无忌，竟将皇庄土地一并圈入镶黄旗下。上三旗内常常因此屡生事端，下民百姓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或为盗为贼，或为南明余孽所诱，与我大清为敌。”

这番话说得痛心疾首，义正词严，连太皇太后这样久历政治风险的人也听得心摇神动。

陪跪在一旁的苏麻喇姑也开口说道：“还有，鳌拜公然矫诏，搜查大臣府邸，围剿民家宅院，意在弑君自立！”

“且不说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康熙又接口说道，“单就他不经诏命、擅搜大臣府邸来说，已是罪无可逭！”

说到这里，康熙抬头看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此时十分激动，满头白发都在微微颤动，扫了一眼康熙，坚定地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兹事至大至重，皇帝要谨慎从事，周密安排。”

“是！”康熙道，“儿皇已作安排，没有敢惊动老佛爷。今日事不得已，特预先告知。但胜负未决，恐遭不测。儿皇想请老佛爷暂时起驾奉天，回避几日，待大局稍稳，儿皇再亲迎銮驾归京！”

太皇太后摇了摇头道：“皇帝，这是你的孝意，我很受用。但是我

哪里也不去！我已下了懿旨，密令驻热河八旗，星夜入京勤王，两三日内就可到京！”

康熙没想到这位不动声色的老祖母竟已密调军队来京，顿时精神大振：“儿皇谢太皇太后恩！”

太皇太后满眼是泪，激动地说：“我十四岁进宫，服侍你祖父这些年，什么大风大险都经过。”

康熙见老人如此决绝，想到明日一场背水之战，不禁打了个寒战：“老佛爷尊意如此，儿皇也不敢违拗，万一事有不谐，请老人家尽往儿皇身上推便了……”说罢嘤嘤啜泣，苏麻喇姑也五内俱裂，只是不敢哭出声来。

……回想到这里，康熙从榻上一跃而起，吩咐道：“启驾奉先殿！”

于是苏麻喇姑和张万强二人执灯前导，康熙也换了一身太监服，混在里边跟着，自月华门穿日精门进慈宁宫。乾清宫后的禁军还以为是守夜的太监，并未盘问就放他们过来。从慈宁宫到毓庆宫的北墙的一个角落，苏麻喇姑捺了一下消息儿，半堵墙竟无声无息地开了个缝，只容一个人通过，等康熙几个人进去，复又缓缓合住。

进入毓庆宫，康熙便命吹熄了灯。三人顺着殿东墙悄悄向南，只要跨出了南门，便可神不知鬼不觉来到奉先殿了。正走间忽然从殿角大铜鼎后头闪出一个人来，苏麻喇姑吓得倒退一步，几乎叫出声来，张万强身子一挺，向前跨出一步护在前头。

“孙殿臣么？”康熙低沉有力地问道。

“奴才孙殿臣在此迎驾！”

“这儿都准备好了吗？”

“奴才不敢怠慢！”

“这可是机密大事！”

“是！谨遵圣谕。三名工匠各赏银一千两。现将他们关在大内酒窖内，并服了药，三日内是醒不了的！”

“好！”康熙道，“你就守在这里，朕去去就来！”黑地里虽瞧不见面容，但听声气，便知他极其镇静。三个人穿过静悄悄的毓庆宫，踅向东，这里便是奉先殿了。

这奉先殿原是清室祭主用的，除非大祭大奠，平时只有几个老内侍守候，倒是一个冷清去处。刚走到门口，里头穆子煦早已迎了出来。康熙就在殿门口换了吉服，头上端端正正戴了一顶天鹅绒纱台冠，上身穿石青江绸夹褂，外套一身簇新的明黄缂丝夹金龙袍，单金龙褂下悬着一柄嵌金蟠龙宝剑，足蹬青缎凉里皂靴，项挂菩提朝珠——一副御朝大典的装束。苏麻喇姑和张万强二人忙了好一阵子，才打扮停当，退后一步，请康熙进去。张万强和几个老内侍在殿角房内，苏麻喇姑放心不下，径自到奉先殿外望风去了。

康熙昂然按剑，大踏步上前推开殿门，一脚跨入，不禁愣住了。殿外看着鸦雀无声，殿内竟是灯烛辉煌，凡窗棂透光之处均用夹被严密遮盖。——更令人惊讶的是，太祖太宗的画像下面，放了一张椅子，高高坐着盛装服饰、神色肃穆的太皇太后。——底下以魏东亭为首，并排跪着穆子煦、犟驴子、郝老四。狼瞫等十六个毓庆宫侍卫跪在第二排，连同后来陆续选进宫里的小侍卫共有六十余人，整整齐齐跪了半个殿。

第三十八回　众侍卫刺血盟誓　班大人沐猴坐堂

康熙正了正衣冠，先向列祖列宗神位敬香礼拜，然后向老人叩头请安。礼毕，康熙回身厉声叫道："魏东亭！"

"奴才在！"魏东亭一跃而起，向前跨了一步俯伏在地。

"朕委你的差事可做好了？"

"奴才启奏万岁：九门提督吴六一将于卯时率部进宫，把守太、中、保和三殿要津，静待我主号令！"

"好！"康熙大为兴奋，一双眸子在烛光下熠熠生辉，又大声道："狼瞫，晋你为毓庆宫总领侍卫，身份与魏东亭等一样。跪上前来！"

"喳！"狼瞫高声应道，跪着向前膝行一步。

"诸位壮士！"康熙朗声说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贼臣鳌拜专权欺主，擅杀大臣，圈换民地，涂炭生灵，其心奸险，其罪难赦！"

说到这里，康熙的脸涨得通红，回头看了看太皇太后，接着又道："当今社稷垂危，有被鳌贼篡夺之虞。朕每念及此，五内如焚，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中夜推枕，绕室煎虑。朕决意托祖宗在天之灵，擒拿鳌贼。列位壮士皆我大清忠贞之臣，望能奋发用命，卫我朝纲，靖我社稷！"

下面跪的二十名侍卫听到这里，早已热血奔腾，群情激昂，齐声答道："臣，谨遵圣谕！"

"圣主！"魏东亭膝行数步奏道，"鳌拜欺君罔上，早存谋逆之心！自古忠臣烈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等岂敢惜身而与国贼共戴一天！主上请降圣谕，臣等虽赴汤蹈火，也决无反顾！"

一番慷慨陈词，几十个人激动得泪光满面，庄严肃穆的大殿上气氛立时显得悲壮而又紧张。康熙回身向太皇太后恭施一礼道："请太皇太后慈训！"

"热河勤王之师三十万，旦夕可至。众位放心去做！"太皇太后心平气和地道。她一下子将兵力夸大了十倍，众人听得十分振奋。忽然她提高了语调，"我老婆子就坐在先人灵前，瞧着鳌拜老贼头悬国门！"

"鳌拜力大狡诈，"太皇太后接着说道，"众位要全力应敌。"

"众位壮士放心，"康熙按剑而立，满面肃杀之气，"若有不测，吾敬尔母如朕母，待尔妻如朕妹！"

"谢万岁！"众侍卫一齐叩首低声言道，"臣愿死力向前！"

"拿酒来！"康熙大喝一声。

话音方落，奉先殿一个老太监双手高擎着一只巨碗，盛酒二十多斤。康熙"噌"地拔出宝剑，向自己左手轻轻一抹，鲜血如注流进碗内。魏东亭和众侍卫叩了头，也各自啮破中指，将血滴进碗中。

康熙接过大碗，先向地下轻酹少许，举起碗来猛饮一口，然后递给魏东亭，其他各人也挨次捧饮。饮毕，将空碗捧还给康熙。

康熙正待发话，忽见索额图戎装佩剑匆匆上殿，躬身奏道："万岁！吴六一已打着泰必图的旗号亲率大兵进宫。"

"好！"康熙将手中大碗狠狠地向地上摔去，把碗摔得粉碎。他单脚踏椅，左手护膝，右手按剑，瞋目大呼道："朕下特旨：着御前一等侍卫魏东亭全权领命，擒拿权奸鳌拜。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有抗旨者，格杀勿论！"

"喳！"众侍卫"唿"地一声跪下，高声复诵："有抗旨者，格杀勿论！"

乾清宫依然是一派平静气氛。自顺治初年起，这里就是皇帝召见大臣议事处理朝政的地方。这时，鳌拜正坐在殿内中间一张椅子上，看着顺治皇帝御笔题额"正大光明"四字，颇有点忐忑不安。他想象着自己如果坐在上面的御榻上该会是怎么个模样，又是何种心情……"五台山上

的顺治爷知道了这事，又该如何呢？”班布尔善站在一旁，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看得出内心也极不平静。

鳌拜抬头看了看殿角的鎏金大钟，正是寅时正刻，离朝会时候还早，便踱至丹墀旁，问穆里玛：“没什么异常之处吧？”

“没有。”穆里玛紧张得有些发呆，见鳌拜和自己说话，才松弛了一点，“值夜的侍卫一来就告诉说，遏必隆公爷已从芜湖归京，昨夜已吩咐下来，圣上今儿先在这儿召见您，然后启驾文华殿见遏必隆，要问他有关芜湖调粮的事。”

“你也该派人去文华殿，瞧着遏必隆在做什么。”

“是。”穆里玛躬身答应，立即转身去派人。

“回来，”鳌拜又道，“毓庆宫也该去看看。”

“我亲自去过了。”穆里玛道，“只有一个当值的和孙殿臣，别的侍卫不奉诏是不来的。”

得了这一消息，鳌拜、班布尔善和济世三人顿觉宽慰，相互对看了一眼，各自暗暗透了一口气。忽见去文华殿的侍卫已经返回，禀道：“那里只有遏太师和熊赐履大人在等候朝命。”

“他们在做什么？”

“两个人闲着没事，闭着眼你一句我一句在下盲棋。”

“这二老倒很自在。”鳌拜不禁一笑。

时辰在焦灼不安而又恐怖的等待中缓慢地行进着。殿角大座钟的“嗒嗒”声不紧不慢地响着，使人听了烦躁不安。忽然，“沙啦啦”了一阵之后，大座钟“叮当”“叮当”敲响了七下。此时正是卯牌时分，已经到了皇帝临朝的时候。永巷口垂花门的门闩“哐”地一摘，鳌拜绷得紧紧的心又是一跳。

康熙的八人銮舆从月华门房缓缓而出，舆前太监高叫一声：“万岁爷启驾了！”听这一声儿，除了侍卫，鳌拜等三人立刻走下丹墀，撩袍跪接。

但奇怪的是銮舆并未在乾清门前停下，一直抬往景运门而去。鳌拜惊疑陡起，忙起身一把扯住走在后头的一个太监，急急问道："皇上不在乾清宫临殿么？"

"在。"那太监很爽快地答道，"太师少待片刻，皇上还要先到毓庆宫练一趟布库才来，这是多少天以来的老规矩了。"说着去了。

讷谟也赶来解释道："太师，这几个月他常是如此，那边安静一点，而且离乾清宫也近……"

这就只好等了。鳌拜憋得紧紧的神经又稍松弛了一点，于是踱至班布尔善跟前问道："是不是有点异样？"

"看不出来。"班布尔善面色苍白。他的神经也已紧张到了一触即溃的边沿，只得安慰鳌拜道："实在不行，等泰必图的兵到了，就硬动手！"

见鳌拜面色犹豫，班布尔善忙又道："就说宫内魏东亭挟君作乱……"言犹未毕，只见张万强自景运门大踏步地走了过来，便掩住了。张万强直至乾清门前立定，躬身笑道："万岁爷请鳌拜公爷毓庆宫说话。"

"不是说在乾清宫召见的么？"鳌拜急急地问道，"怎么又改到毓庆宫呢？"

"召见仍在乾清宫，只是，几位贝勒、贝子都还未到，万岁爷的意思是请公爷到毓庆宫随喜，尔后一同过来。"

"知道了，我随后就到。"鳌拜满腹狐疑，强自对张万强道，"请万岁稍待片刻。"张万强答应一声"是"，便躬身而退。

班布尔善咬着嘴唇没有立刻回答，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地把握不定，良久才说道："咱们都去。"

"不成！"穆里玛凑过来道，"乾清宫无人照应那还了得！再说，若是都去，走到宫门口就会把你挡回来！"

济世也道："都去了，他若又到这里来，怎么办？"

“他在不在毓庆宫，谁能肯定？”穆里玛冷冷道，“方才乘舆过去，谁也不曾揭开帘子来看！”

这确是个问题，偌大的紫禁城，万余间房子，随便躲在一个地方，是很难寻找的。吃不准地方胡乱动手。一旦扑空，自己的阵脚先就要乱。——鳌拜咬着牙思忖半晌，道：“也只好如此，穆弟、葛褚哈随我到毓庆宫。乾清宫的数十名侍卫都是我的人，这里班大人、济世兄和讷谟也还理料得开。”

“那就这样办吧！”班布尔善道，“你三人不要一路，鳌公在前头，你两个断后，有什么事也不用去救，随即回来报信儿就成！”

鳌拜一甩袖子昂然离开了乾清门。穆里玛和葛褚哈两人待他稍去远一点，按剑跟了过去，把守景运门的禁军都是葛褚哈的属下，见他们过来，一个个恭送出门。

见鳌拜去远，班布尔善和济世交换了一下眼色。班布尔善忽然精神大振，健步踏上丹墀，大喝一声：“来！”

乾清宫几十名侍卫听了这一声，便“喳”地单膝跪下，雷鸣般地应声把一个讷谟震得眼花神乱，不知这斯文书生要做什么，又何以有如此大的号召力，连在保和殿偷窥的铁丐也是一惊。

正诧异间，听班布尔善厉声喝道：“将乱臣侍卫讷谟与我拿下！”几个侍卫“喳”地一声，毫不犹豫地猛扑过来。讷谟已糊里糊涂被绑了起来。

“这……这是……”

“你也是读过书的。”班布尔善笑道，“秦失其鹿，高才捷足者先得！凭鳌拜那点本事，可以君临天下么？”

“原来你……”讷谟惊得张口结舌，面如死灰。他怎么也想不到，班布尔善还有计中之计，掏空了鳌拜的实力，自己另有打算！但此时什么也来不及说了。济世嘴一努，几个禁军向他口中塞进一把麻胡桃，将他牵送到上书房去了。

这里班、济二人相视一笑。济世忽然若有所悟，大声道：“我们几

乎失于计较！”

“怎么？”

“应该立刻封掉隆宗、景运、日精、月华四门，禁绝一切宫人往来，你我才可在此安安稳稳地坐山观虎斗！”

“说得是！”班布尔善立刻吩咐，“照济世大人的话行事，如有擅自出宫的，立刻拿下，待事毕之后再行发落！”说着又补上一句，“不许惊动太皇太后！”数十名侍卫躬身领命即刻分头行事。

乾清门那边出了事，鳌拜一点儿也不知道。出了景运门向北就是毓庆宫，他刚跨进垂花门，早见孙殿臣满面笑容迎了出来，说道：“太师爷来了！皇上等得有点急了，叫标下再来瞧瞧呢！”

“我这不是来了嘛！”鳌拜一边说，一边径自朝里走。后头穆里玛和葛褚哈赶到，远远见鳌拜已经进宫，两人对视一眼，挺身便也要进去，却被孙殿臣笑嘻嘻地拦住。

“二位哪里去？”

“进宫请见圣上。”

“成！拿牌子来。”

一句话说得二人大瞪眼，此时要哪门子的牌子，也从没听说值日侍卫见皇上还有要牌子的规矩！孙殿臣见他二人发愣，扬着脸道：“皇上今儿单独召见鳌拜公爷，没说见你们二位，请候一候罢！”说完也不等回答，回身便“哐”地将前宫门关上，一阵门镣吊儿响，接着就听孙殿臣冷笑着“咔”地上了闩，踢踏踢踏竟自去了。

“上当！”二人惊呼一声，扑上去用力撼门，可怜恰如蜻蜓摇树一般，哪里动得分毫！

葛褚哈气得发疯，张皇四顾，远远见苏麻喇姑在奉先殿外站着张望，不禁恶向胆边生，大喝一声：“先拿了这贼妮子再说！”抢步直奔过去。穆里玛也忙拔出剑来紧紧跟着。

苏麻喇姑原留在奉先殿守护太皇太后，时间等得久了，心里急得按

捺不住。太皇太后也甚焦躁，便命她出来望风报信儿。此时见他二人红着眼、仗着剑直逼过来，顿时慌了手脚，若退回殿中，又怕危及太皇太后。苏麻喇姑只好慌不择路向东南方向逃。刚跨出几十步，早被葛褚哈一把擒住，胳膊被反拧过来，一动也不得动。一时三个人都是心头乱跳，谁也不说一句话。

葛褚哈狞笑一声，挥剑就要杀人。穆里玛忙伸手止住，示意他把人带到个僻静去处动手。葛褚哈点头会意，提了苏麻喇姑往御茶房上来。那边穆里玛急着要回乾清宫报信儿，说了句“完事后到乾清宫”，便飞奔景运门而来。

离景运门只有百十步，穆里玛闷着头跑得飞快。刚到门口便惊声怪叫：“班大人，快快增援毓庆宫！”话音未落，景运门也被“砰”的一声死死地关住！穆里玛又惊又急又气又奇怪，双手猛擂景运门上的辅首环，狂叫“开门”，结果，没半点反响，却听到守门的禁军吃吃笑声，他心知大事不妙，便返回身来寻葛褚哈。

葛褚哈是找到了，可脑袋迸裂死在门洞里，头上身上到处被开水烫过，热气熏着，血腥臭扑鼻呛人！穆里玛顿时僵立在地，两眼呆滞，如置身在噩梦之中！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苏麻喇姑一个柔弱女子，怎么会打得过葛褚哈这样骁勇的战将？

在毓庆宫大殿里的鳌拜，已陷在二十名大内高手的重围之中，殿外还有四十多名小侍卫张弓搭箭、腰悬宝刀等候着，怕他突然施计逃跑。

对康熙的这一招，鳌拜并非毫无准备，袍褂里边贴身穿着暹罗国进贡的金丝软甲，柔钢腰带上束着六把飞刀，袖中还藏着两把铁尺，算得上是全副武装了。

刚进宫时，鳌拜虽然惊悸不安，倒还不觉有什么异样，等听到宫门口“哐”地一声将穆、葛二人堵在门外，才晓得事情不妙。但又一想，穆里玛早已在这里踏过盘子，并无伏兵在内。既然到此，懊悔退缩也没用，凭你一个孙殿臣，有什么能力？他挺了挺腰向前走去。鳌拜站在殿外高声道：“老臣鳌拜，奉旨觐见万岁！”便一步跨进，跪伏在地。

鳌拜偷眼一瞧，上头似乎只有康熙一人坐着，心便放下一半。

康熙见他一反常态，跪着不动，心里冷笑一声，稍停一下方开口

道："鳌拜，你知罪么？"

殿内极静，这一声正如晴空霹雳，震得鳌拜耳鼓嗡嗡作响。他忽地抬头，见康熙高高坐在御椅上，手按宝剑，双目灼灼地盯着自己。稍一迟疑，他立刻抗声回道："臣有何罪？"说着双手轻轻一拍，从容站了起来，用挑衅的眼光扬着脸看康熙。

"尔有欺君之罪！"康熙高声说道，"尔结党营私，妒功害能，欺蒙君主，乱施政令，图谋不轨，十恶不赦！"

"有何证据？"

"哼哼！"康熙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笑："少不得还你证据——来！与我拿下！"

话音刚落，殿角帷幕后闪出魏东亭、穆子煦、犟驴子、郝老四、狼瞫五个人，拔剑怒目逼近鳌拜。

"哈哈哈！"鳌拜仰天狂笑，"老夫自幼从军出入于百万军之中，身经七十余战，凭你几个黄毛孺子想要拿我？"

笑声刚落，便听殿角帷幕"哗"地一响，又有十几个侍卫仗剑怒目跃了出来，他正惊疑间回头一看，殿外几十人已列成阵势站好。鳌拜惊愣了一下，忽地将袖子一捋，扬眉大呼道："这宫外已都是老夫天下，你们哪个敢来拿我？"

"我敢拿你！"犟驴子大叫一声，一个箭步跃上，反手便抓鳌拜的袖子。鳌拜伸过掌来一抵，立时觉得这个愣家伙确比先前在月华门内比试时大有长进。那犟驴子掌上受力，一个侧身旋一圈方才站定，红着眼又扑了上来。

狼瞫说："虎臣兄，护住圣上！"便跃身而上，穆子煦和郝老四也都各自挺剑逼上。鳌拜见上的人多了，便也不敢轻慢，双手一叉，眨眼之间从袖中抽出两把明晃晃的铁尺，在四个人的包围中舞得浑圆，左冲右撞如入无人之境。

第三十九回　老太师落入法网　小毛子杀贼立功

班布尔善大咧咧地坐在御榻上，笑对济世道："这一场龙虎斗，大约也差不多了。"

"鳌拜一向瞧我不起，道我没有武略，只会做文章！"济世呵呵笑道，"这会儿他该认识咱们了。"

"泰必图怎么还不来？"

济世道："方才有人来报信，泰必图正押着铁丐，带着人马，在太和殿候命。"说着向班布尔善一拱手，二人便一起下了丹墀。齐集乾清宫外的侍卫，大大小小也有六十余名。济世拔剑在手，大声喝道："有人乱宫，我们前去救驾！"

"救驾？"忽听远处有人哈哈大笑，"你们只怕是去害驾的吧？"

二人大惊，回头看时，从保和殿后的台阶上，吴六一布袍青巾，手持长剑，威风凛凛地赶来。

班布尔善惊叫道："铁丐！"话音方落，又一个人素巾儒服，撩起袍角走下台阶。——不是何志铭是谁？

"拿下！"铁丐单臂一挥，厉声喝道。

只这一声，太、中、保和三殿突然涌出数百人来，一支荷枪执弓、旗甲鲜明的队伍，奔下了台阶——却不立即进击，而是沉着坚定地向惊呆了的班布尔善一干人开过来。

见这势头，乾清宫侍卫顿时乱了营，有的弃刀而逃，有的干脆跪下请降。班布尔善面色惨白，挺剑向项中一横，正待猛力拉剑，"日"的一声，不知是谁放过来一枝鸣镝，正打中右腕，宝剑"当"的一声，落在地上。

毓庆宫中的争斗愈打愈烈。

除魏东亭紧紧护住康熙，十九名侍卫加上索额图共二十个人，将鳌拜团团围住。鳌拜虽不见输，眼见得身手不那么灵便了，一个不留神，一把铁尺被犟驴子夺去，一怔之下，狼瞫又用刀挑飞了另一把铁尺。

那鳌拜一阵焦躁，“嗤——”的一声将袍服撕去，两手各攥一大把带响哨的飞刀，晃了晃“刷”的一声全甩了出去。只听“叮叮”两声响，几个人忙不迭躲闪，郝老四和另一侍卫腿上还是中了刀，“扑通”两声倒地。还有一把带着尖啸声的飞刀直刺康熙，魏东亭将臂一举，稳稳接在手中，笑道：“谅你三头六臂，今日也难逃法网！闪开了，我来接这老匹夫的太极掌！”

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说时众侍卫已闪开一个缺口，魏东亭一个箭步跳进圈子。此时，鳌拜也正好一个转身面对着魏东亭，两人的眼中都射出了愤怒的火焰。

魏东亭双手一措，用柔云八卦掌轻叩。鳌拜用太极掌轻轻一触，只觉虚若无物，顿起警觉，只好打起精神应付面前这个青年。他心想，只要拖一拖时间，待到穆里玛、葛褚哈搬来班布尔善援兵就成，所以他并不急于取胜。魏东亭知他厉害，便也不敢轻易下手。只在平缓相斗之中，消耗他的体力。魏东亭不知不觉被鳌拜迫得步步后退。他突然大叫一声：“啊呀！”立时口吐鲜血，向后便倒，殿内顿时大乱。

鳌拜见魏东亭突然倒地，先是一怔，忽然精神大振，狂笑一声道：“你吃了我的女儿茶，落个好报应！”两个侍卫见他无备，抢了上来，被鳌拜双臂一张，当胸一掌，“哇”地口吐鲜血，扑地翻倒。鳌拜不动声色“噌”地从腰间抽出柔钢腰带，轻松地舞了两下，便满殿里呼呼生风。他冷笑着逼近康熙。穆子煦、狼瞫见势，一齐上前阻挡。康熙只好持剑跟着他们在柱间穿行，情势十分危急！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倒在地下佯死的魏东亭一个鲤鱼打挺，扑向鳌拜，乘鳌拜全无防备，在他的后背上运足力气连击三掌，口里说道：“不吃女儿茶，何能击鳌头！”原来他口吐鲜血，是他咬破舌尖，故意做出来的。

鳌拜但觉胸中一阵酸热，口里一咸，吐出一口鲜血来。他突然像发了疯似的，口里哇啦哇啦大叫，将手里一根腰带舞成一团黑，左冲右闯，逼得众侍卫让开了一片空场。斗了这么长时间，鳌拜仍能如此拼搏，穆子煦着实从心里佩服他的武功。他一边应战，一边大叫：“老贼

这叫回光返照，没后劲了，打呀！”众侍卫正要拼搏上前，魏东亭忽然呼哨一声，围斗鳌拜的六七名侍卫“刷”的一声散了开来。

鳌拜见众侍卫散开，正觉奇怪，忽地感觉头顶上有异物，待抬头看时，一张大网正“哗”地落下，恰恰将他网在中间。鳌拜在用金丝、人发和苎麻三合一精工制成的网中，任凭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开。他左挣右扯，只落得愈缩愈紧。十多名侍卫一拥而上，拳打足踢，早就把他打得晕了过去。

那鳌拜面色惨白，浑身是汗，气息微弱，由着侍卫们作践，毫不反抗。持剑立在上首的康熙看着他的惨相，竟生了一点恻隐之心，又怕侍卫们瞧出来，慢慢将剑还回鞘中，冷冷地道：“你等着瞧，朕这就给你证据看！”

正说间，听得毓庆宫的大门“砰砰砰”被擂得山响。康熙仗剑走下台阶，道：“果真是班布尔善来了！”

魏东亭等十几名侍卫顿时紧张起来，环立康熙身后，一个个满脸杀气。索额图上前大叫道：“是铁丐兄的兵么？皇上在此，鳌拜已经被擒！你们稍退，不要惊了圣驾！”外边的人听了，果然不再敲门，看样子是退了下去。

“小魏子，”康熙指着宫墙吩咐道，“上去看看！”

“喳！”魏东亭答应一声，从一个亲兵手中接过一枝长枪，一头点地，轻轻一撑，在空中来了一个翻飞，早上了墙头，回头对康熙道：“万岁，是吴六一的兵到了！”康熙大喜道：“快开门！”早有人上去“哗”的一声将宫门打开。

外边由吴六一领头，黑鸦鸦地跪了一片，见康熙从宫中气宇轩昂地走出，地动山摇般地齐声高呼：“万岁！”

康熙站着没动，扫了大家一眼，脸激动得通红。

定了定神，康熙快步上前，亲手搀起跪在前头的吴六一，笑道：“难为你了！”一边挥手道：“众卿甲胄在身，平身吧！”

“万万岁！”

“万岁爷启驾乾清宫啰！”张万强挺胸凹肚，神气地高叫一声。一顶明黄软乘舆早抬了过来。康熙忽然想起，问道：“苏麻喇姑呢？”

“回主子的话，”人丛中小毛子答话道，“她受了惊吓，又有点轻伤，现在奴才那里歇着，一会儿就能上来侍候！”

“小毛子么？你过来！”

“喳！”小毛子赶着上前道，“奴才小毛子侍候主子爷！”

“起来，苏麻喇姑怎么受伤的？”

跪在一旁的穆里玛一直奇怪葛褚哈的死因，听康熙问起，也竖起耳朵来听。不料康熙屏退众人，并命人把穆里玛带至乾清门两侧侍卫房里押了起来。

原来葛褚哈将苏麻喇姑挟持到御茶房后面的僻静处，本想一刀劈掉了事，可苏麻喇姑拼命挣扎，脸涨得通红，见她虽是钗横鬓乱，却是十分妩媚。“事情眼见未必成功，怀中有此尤物，我何不先受用一时？”便拖着苏麻喇姑来到茶房大炉子后头，将她按在地上，用手去解她的小衣。苏麻喇姑深恐自己呼叫出声，惊动了太皇太后，也不言语，只是竭力抵抗。

小毛子自当上了养心殿的供茶太监，仍经常来茶房提水。正好这日回来，在自己原来住的房里打点东西，听得后头有两个人厮打、呻吟，不觉奇怪，转过来一看，是个侍卫按着一个宫女欲行无礼。他蹑脚儿向前一瞧，下头竟是自己的恩人苏麻喇姑，顿时大怒。

他屏了气，急忙折身回来，向一个斗大钧瓷茶壶里添满了凉水。返回去时，见苏麻喇姑衣服已被撕得稀烂，眼见没得了气力。葛褚哈也累得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小毛子遂双手高举茶壶，拼尽全力照准葛褚哈的后脑勺猛地就势一砸。

只听“噗”的一声，恰如砸在熟透了的西瓜上，那葛褚哈头上黑的、紫的、红的、白的迸了一地……身子一仰，翻白了眼，腿蹬了两下便不动了。小毛子因在气头上，也不害怕，又不知他死了没有，回去又拎来两铁壶滚开的沸水，朝葛褚哈头脚淋了个够。这才过去扶起半昏迷的苏麻喇姑，将她安置在自己床上歇息。

“回头朕给你记功！”康熙听说苏麻喇姑没事，心中大觉宽慰，一脚踏上大轿，大声吩咐道：“起驾乾清宫！”

乾清宫、毓庆宫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整个皇宫差点翻了个个儿，但离着毓庆宫不远的文华殿里，遏必隆和熊赐履还在悠哉悠哉地下盲棋。

“马二进三！”

“将五平四。”

“炮五平四！”

“车七平四。”

“士五进四！”

“熊公！”遏必隆笑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你有几乘战车往里头填？今儿总要赢你一局了！”

“一首诗为什么不将它背完？”熊赐履淡淡说道，“还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罗绮庭，偏照破亡屋！”

“下大棋为什么要扯到这上边来？”遏必隆笑道，“我只取有用的拿来。”

“世事亦如棋局。”熊赐履笑道，“遏公，你要想清楚了！”

“唔，你话中似有题外之意，还请明讲。”

“是啊！”熊赐履缓缓起身，叹道，“我主今日在宫中捉拿奸贼鳌拜，此时只怕大计已经成功！君身为辅政大臣，位列鳌拜之上，可七年来，你对鳌拜的胡作非为，熟视无睹，心知其非，而不敢言。今日即将‘烛照破亡之屋’，敢望不求‘君王心’么？”说罢便欲起身离去。

遏必隆全身早已大汗淋漓，见他要走，连忙扯住袍角，“熊公，你是知道我的，对主上并无异心，总求你替我说句公道的话儿！”

见他这样，熊赐履想起同僚之谊，叹了口气道：“岂不闻求人不如

求自己？”

“谢谢指教！”遏必隆深深一躬，走出文华殿，奔向乾清宫。果见景运门附近刀枪林立，急忙递上牌子道：“罪臣遏必隆请见皇上！”

没过多久，便听乾清门那边传呼之声：“宣遏必隆上殿！”遏必隆来到乾清宫殿内跪伏地下，偷眼一瞧，还有一人也跪伏在身边，却是康亲王杰书。

见他二人俱已到殿，康熙先命：“杰书，你先起来！”又问道，“遏必隆，你知罪么？”

“奴才……知罪！”

“尔罪有几条，说与朕听！”见他认罪，且又病体瘦弱，康熙倒觉得他很可怜。

遏必隆回道：“奴才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托孤重任，奉职不力，致使贼臣鳌拜肆无忌惮，欺君乱国。今天子圣躬独断，庙谟运筹，剪除元凶，实天下苍生之福也。奴才既惭且愧，伏乞圣裁。”

“巧言令色！”不等遏必隆说完，康熙便截断他的话道，“遏必隆，尔既知鳌拜奸佞，为何缄默不语？鳌贼圈地换田屡犯禁令，你为何又一言不发？苏克萨哈为维护朝纲，弹劾鳌贼，你又为何与鳌拜朋比为奸，杀害忠良？”听到此处，不仅遏必隆连连叩头请罪，旁边侍立的杰书也是面无血色。

“康亲王杰书！”

“奴才在！”杰书吓得一跳，连忙跪下。因过于慌张，袍角未及撩起，几乎绊了一跤。也不等康熙发问，他便颤声说道，“奴才自己知罪，罪重如山，奴才之罪较之遏必隆尤重，总求皇上严加惩治！”

他到底是本支皇亲，自幼康熙便常见他，有时他还把康熙抱到膝上玩耍，康熙见他如此战栗惊恐，又触动了怜悯之心，便说道：“革掉杰书的王爵，革去遏必隆的顶戴花翎！你们去吧！”

“喳！”两个内侍立刻过来，摘掉了二人的翎顶。二人又叩头谢恩，黯然下殿。

望着二人的背影，康熙忽然想起自己将要选遏必隆的孙女为妃，又念他去芜湖办粮有功，便叫道："回来！"

已经下阶的杰书和遏必隆听见有旨，连忙转身回来，哈着腰跪下，颤声回道："奴才在。"

康熙长叹一声，缓缓道："依你二人之罪，革职已是轻罚，姑念尔等或系皇室宗亲，或系先朝老臣，都曾为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特给尔等一个赎罪的机会——命你二人往刑部监审鳌拜。如再有徇情之处，将加罪不饶。"说到这里，他扫了一眼脚下的二人。杰书、遏必隆二人已是泪涕俱下，伏下奏道："皇上待臣如此宽厚，定当勉力报效。"

康熙见他二人退下，又叫道："魏东亭！"

魏东亭见唤，赶忙闪出班次，一个千儿扎下，高应一声："奴才在！"

"尔佐命有功，"康熙沉吟着道，"加封为北安伯，御前带刀行走，赏穿黄马褂。"他顿了一下又道，"传旨：晋封明珠为头等侍卫，御前行走。其余有功人员概由魏东亭议叙奏上。"

"吴六一！"待魏东亭退下，康熙又叫道。

"臣在！"吴六一也忙出班跪倒。

"朕将重用于你，现且赏你兵部尚书衔统摄部事，待朕后命。"康熙顿了一下又道，"可与杰书康亲王、遏必隆共同会审鳌拜一案！"

"臣领旨！"吴六一叩首答道，"臣还有下情，幕僚何志铭诛除反贼献策有功，前遵诏命，已委其为兵部主事，加侍郎衔，请主上裁定明诏宣谕！"

"知道了，着吏部来办。"康熙说着便站了起来。现在大功已成，他急着要去见太皇太后了。

第四十回　史姑娘披头散发出鳌府　伍先生迷迷瞪瞪上金殿

鳌拜府突然被抄，震动了京华。内务府、巡防衙门的人也不知出了什么事，要闯进府内查看情况，差点被铁丐的人扣了起来。

抄来的东西在大厅前堆得小山一般，由铁丐亲自派人分门别类登记在册。

鳌拜夫人荣氏被拘在东厢房里，跟前只剩了橘绣、苹桂、素秋、墨菊和彩屏五个大丫头，鳌府的仆役听得一声“抄家”，便似没了王的蜂一样乱了窝。有的请了长假，有的辞了各房主子另谋差事。那铁丐只将鳌拜本支人监禁起来，其余的人倒也不去约束。一大家子三四百口人，竟去了二百多，只有一些家生子的奴才还守着窝儿飞不了、离不去。

家中虽然遭到了如此不测的大祸，荣氏却仍能镇定自若。一连数日，里里外外如同乱麻一般，从不同渠道传来的耳报一会一个样，她都能处之泰然。

“橘绣，你们几个都过来！”荣氏坐在过去橘绣住的下房炕上，忽然发话道。几个丫头都低着个头站在一旁，听她侃侃言道，“老爷遭了事儿，这个家不成个样儿了。你们有亲的投亲，有家的回家去吧！”说到这里，她觉得双眼发涩，拭了泪又道，“那边府里的班老爷，我早就瞧着他不是个正经东西，咱家老爷不听人劝，一味亲近着他。——他们的那些事，我虽不清楚，想来也一定小不了！”

鉴梅听了这些话，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原来进京为的是复仇，怀着一腔怒气要与满洲人为敌，却不料遇到少年时期的密友魏东亭竟铁了心要跟随康熙，义父史龙彪也归顺了清室，不知不觉之间自己也卷入到康熙夺宫这一政治漩涡里。但这几年来，与鳌拜夫人荣氏相处，倒日渐亲密起来。这荣氏内阃虽然极严，可对待寒贱之人却很是厚道。鉴梅亏得这位夫人大力救助，在鳌府里才没有吃什么亏。如今眼见得连荣氏也要完了，倒使史鉴梅进退维谷，不知如何处置方好。鉴梅听荣氏说得伤心，自觉有愧于心。于是她缓缓开口劝道：“太太不必伤心，如

今的事走到哪里说到哪里，罪不及孥么，奴才是要陪着您的！”

“不要这么说，”荣氏勉强笑道，“难为你们几个跟着我，不但没得好处，反落到这般下场，我这心里就已很难受的了！”她叹息一声接着道，“不瞒你们几个，我还有点体己——”

说着，荣氏朝外望望，见没人，便从怀中取出一张银票，“你们几个拿去分了吧，我要它也没得用处了！”说着，便抖抖索索将银票递给鉴梅，“这是一万银子，你虽来得迟，我瞧你行事，比她们几个心里有主张，倒多偏爱了你一些——你拿去给她们分了吧，别辜负了我的心！”

几个丫头早已哭得像泪人儿一样，鉴梅脸上青红不定，接了银票看一眼，转手递给橘绣道：“你拿去给姊妹们分了罢，太太这儿总得有人，我是哪里也不去的！”

“不成！”荣氏脸上微微变色，“从昨儿起，我已断了饮食。与其抛头露面受人羞辱，倒不如死了干净。”

众人这才明白，她原来立意自尽！几个人顿时跪下放声大哭。鉴梅五内俱崩，只是干噎，见荣氏只是微笑不答，知她死志已决，劝也无益，便起身道：“太太，你无非为老爷的事要尽节，这原是好的，奴才也不敢阻拦。但老爷倘有一线生的希望，太太岂不白死了？奴才要告个假，出去探个明白。”说罢，也不等荣氏答话，双膝跪下，磕了个头便起身出去了。

几天会审下来，才知案情的复杂远远超出想象之外。康熙在养心殿，每日都要召见杰书、遏必隆、吴六一他们几个。魏东亭对会审的情况也了如指掌，想起康熙去年对班布尔善的判断，魏东亭对这位十五岁的少年皇帝更加折服。

“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康熙笑道，“朕早料这班布尔善不是屈就人下的料。这鳌、班二人，此刻也弄不清谁是主逆了。”

“万岁爷圣明！”杰书赔笑道，“主逆还是鳌拜，只班布尔善身为皇室近支，鼓动逆谋，其罪之重不在鳌拜之下。”

“这话有道理，”康熙点头道，“此人巨奸大猾，倒是鳌拜上了他一

个大当。”

遏必隆听康熙的意思，似有回护鳌拜之意，便想作进一步试探，眨了眨眼，也凑上来道：“依《大清律》定谳，这等罪名，不分首从，都是要凌迟处死的。至于如何发落，以圣裁为是。”这几天他的心情宽松，大病若失，说起话来也显得挺有精神。

“你仍改不了这个老毛病。”康熙没有听出他话中的意思，以为他推诿，“一个主意不出，能叫忠臣？你倒说说看，鳌拜之罪有无可追之处？”

遏必隆忙道：“死是死定了的，只是也有几等死法。奴才以为，鳌拜到底是托孤重臣，以从龙入关有功论之，似可从轻，处以大辟也就够了。这也是我圣主仁慈之心。”

最后这句话说得康熙心里很受用，又正合太皇太后的意思。正要褒扬几句，忽想起熊赐履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便问道：“你怎么不说话？”

熊赐履这会儿正全副心思在想这一问题，见康熙点到自己，忙躬身答道：“皇上圣明，鳌拜的罪是不必去说它了，无论怎样处置都不过分。但臣以为，如今至要之点不在于鳌拜本人如何，而在于是否有益于君主图治之大计，所以如何处置实在非同寻常——奴才昨日与索额图议至三更，终无定见。不敢有欺饰之心，容奴才再想想。”

“这才是老成谋国之见！”康熙大加赞扬，“杰书，遏必隆，只能武，不能文，这是不成的啊！你们再会议一下，不必胆怯，有什么说什么，就以此为宗旨罢了。”

魏东亭退下来后，换了便服，至索府去寻伍次友——自鳌拜被擒，索额图当日就派轿车将他请了回去——他不明白，怎样一个处置法，才算得“有益于君主图治之大计”，想听听伍次友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伍次友和明珠二人正说得热闹，见魏东亭进来，忙让座道：“快请坐，桌上茶现成的，请自用吧！”

“什么事说得这么高兴？”魏东亭一边坐下，一边问道。

“鳌拜的事。”明珠笑道，“大哥竟以为朝廷未必肯杀鳌拜呢，你道可笑不可笑？”

魏东亭立时大感兴趣，身子向前一倾道：“我方才从顺德茶馆里听来，都说怕要剐了鳌拜呢！”明珠一拍掌道：“如何？我说么！”

“剐了便是一大失策！”伍次友冷冷道，见魏、明二人凝神静听，便接着道，“鳌拜如今已成案上的肉，杀不杀能有多大关系，然而四位顾命大臣，当初立业时，出了很大的力。索尼老死，下余的人戮的戮，剐的剐，败坏的败坏，竟没个好下场，朝廷能不虑到百官寒心？”他端起茶，呷了一口，“这是一层。更要紧的，现在南方不靖，战事将起，可有好多统兵将领都是鳌拜故旧。杀了鳌拜，谁能保他们不起疑惧之心？”

说到此，魏东亭和明珠恍然大悟，原来康熙举棋不定的缘由在此。

“伍大哥，”明珠原想问，鳌拜曾两次企图谋杀康熙，这罪难道可恕？忽又想到伍次友并不知内情，康熙又屡次严旨不许泄漏，话到口边又改口问道，“听说鳌拜几次图谋弑君自立，此等罪不杀，哪里还有可杀之罪呢？”

“从他平时的为人看，想必有这等图谋之心。”伍次友沉吟道，“圣命至今不下，怕就在这些事上夹住手了。”说罢笑道，“你二位有功名在身，我可管这些闲事做什么！”

正说着，索额图也来了，魏东亭和明珠便都站起身来。伍次友忙躬身让座道：“东翁，恭喜，不日便要高升了！”

“我喜，先生更喜！”索额图呵呵笑着坐下，模棱两可地道，“如今天下升平，以先生大才，必得朝廷重用！”

“龙儿呢？”伍次友道，“我已回来多日了，他去进香还没有来么？”

索额图微笑答道：“他么？昨儿有信儿回来，三日大醮完后，随太夫人一起回京。到时你就可见着他了。”

魏东亭见没事，便起身告辞道：“明珠兄弟陪着大人、先生说话儿，我回去处置点事务再来。”

他刚回到虎坊桥自己的住宅里，老门子便来回话："大爷，外头一个女子要见你哩！"

"女子！"魏东亭一时怔住，再也想不起是谁，忙赶出来瞧时，在门洞里正遇上史鉴梅！

两个人都愣住了。在北京，他们这是第三次见面。头一次在西河沿庙会上，与史鉴梅、史龙彪义父女邂逅，旋又遇险失散；第二次史鉴梅夜半报警，救了康熙。二人从此通过刘华、小齐等传递消息。如今一别已有一年多，一年里经历了不少险风恶浪。今日猛一见，史鉴梅竟披头散发，脸色苍白，气喘吁吁，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怎不叫人感怀伤情！

好半天，魏东亭方开口说话："梅妹，想不到你竟如此受苦了！这几日公务太忙，竟没顾上照应你！不过我已关照过铁丐，叫他不必与下人为难，怎么……"

"你且不必说这些个！"鉴梅一边向里走，一边说，"我还有要紧事问你。"魏东亭忙把她让进自己卧室里。

这里一切都还是一年前的老样子，桌上放着当夜魏东亭读的书。鉴梅坐的绣墩也还在原地摆放，连那夜鉴梅理妆用过的镜台、木梳都还静静地放在原处，只是像有几日不曾打扫了，上面薄薄地落了一层灰尘。鉴梅用手理着乱发问道："我们这边的事怎么办？"

"你出息得越发像个旗下女子了！"魏东亭笑道，"这值什么！你今儿来，就算来了。我母亲想念得紧呢！"

"人家和你说正经事，"鉴梅顿时脸红到耳根，低头道，"可你只拣这些说！"

"这难道不是正经事？"魏东亭惊讶地问，"还有什么事呢？"史鉴梅便将自己入府之后荣氏夫人如何对待自己，自己又如何蒙骗荣氏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如今荣氏已经绝食，如不设法，将有生命危险。说到委屈伤心处，竟自滚下泪来。

听完鉴梅这一席话，魏东亭又是感慨又是为难：大千世界，有多少千奇百怪的事，人的感情又多么复杂呀！眼前这个女郎，原打算与鳌拜

府一同灰飞烟灭，只因荣氏待她深厚，又倒过来为他乞命！的确这近乎匪夷所思，却又全是真情实理。

“你呀……你这个人哪，叫我怎么说好呢？”踌躇良久，魏东亭上前，轻抚鉴梅的肩头，语气沉重地说道：“你知道，现在做主的是皇上啊！”

“我知道。”鉴梅冷淡地说道，“我不过来告诉你一声儿。人活着总要按良心办事。荣太君如果活不成，我就当个一品夫人，也觉无味！”说着便起身，惨然笑道：“我这就去了，——你别瞪我，我也死不了，寻个深山老庵，也可了此一生——唉，终是我一世作孽太多！”

魏东亭知她此去，将永无再见之期，便跃上一步横身挡住，双手抓住鉴梅的肩膀：“不要去！我和你在一起！”说罢已是泪光闪闪，忙一把拭掉：“鳌拜的事尚未定谳，我再打听一下再说！”说着抽身便走，又复回身道：“好梅妹，你只管在这里等着信儿！”

次日，伍次友坐上一顶青轿，旁边索额图骑着高头大马，直奔紫禁城而来。此时索额图已是名震京华的大人物。见他一路上亲自护轿，路边的人无不投去惊讶的眼光，不知轿中的人物有何来头。

原说“龙儿”今日回城，二人一同出游，顺便迎接老太太，伍次友倒也不甚在意。待到正阳门外，轿子竟向北去，伍次友才觉很奇怪，忙用脚蹬轿叫道：“停下！”

轿夫们互相望了一眼，见索额图微笑着一直走，便也没敢停下。伍次友惊异之下，又坐回去，不住张望窗外景致，心里七上八下，摸不透要把自己带往何处。

抬至午门外，便听到有人喝道：“此处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索额图犹未及答，便见从午门里头飞跑出一个人来，大声问道：“是伍先生的轿么？”伍次友只觉得眼前一亮：来人是明珠！

索额图慢慢下了马，把缰绳递给从人，笑道：“是伍先生的轿。”明珠便转脸吩咐拦轿那人：“奉皇上圣谕，在紫禁城内，伍先生可以乘轿！”

“进去吧！”那人手一摆，校尉们闪出一条路来，小轿又复缓缓而

进。这几个轿夫也是头一回进大内，见里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象威严，一个个战战兢兢地拿捏着走路。轿里的伍次友哪里还说得出话，呆愣愣地坐着。

高大宽阔的太和殿前，跪着大大小小的带翎的官员，他们吃惊地看着这乘市井常用的青布小轿，弄不清怎么会有资格抬到这里来。更使他们惊异的是，当今天子第一宠臣索额图，竟在轿前毕恭毕敬地引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轿抬至太和殿阶下，终于停了。索额图掀起轿帘，轻声呼道："伍先生！"便伸手将如醉如迷、晕头转向的伍次友扶了出来。早见大内侍卫穆子煦穿着黄马褂，气宇轩昂地沿着汉白玉护栏，从阶上走下，站在伍次友对面朗声宣道："着伍次友进保和殿觐见，钦此！"说完，满面笑容请安道，"伍先生好，您大喜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伍次友看看索额图，又瞧瞧穆子煦。待寻明珠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去。眼前这二人又是熟识，又是面生，又像是真，又似是梦——"你们说明白点！"

穆子煦笑道："上去您就知道了。"说着，便与索额图一边一个扯了伍次友的胳臂拾级而上。伍次友只觉得耳鸣腿软，一步一跌，边走边呐呐而语："我不明白，不明白……"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他傻乎乎地跟着二人进了保和殿。由索额图领着，亦步亦趋地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待他微微抬头一看，不禁全身僵住，那金碧辉煌的保和殿中间，雕龙涂金的御座上巍然高坐的，正是他数年来朝夕教诲、相敬相亲的学生。如今他已"变"成了当今的皇上，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两旁雁行有序地排着贝勒贝子和部院九卿，满殿中肃然侍立的总有数十人，一点声响也没有。挨康熙身边侍立的明珠、穆子煦、犟驴子、郝老四自然都是熟人。杰书和熊赐履也都依稀面熟，刹那间，伍次友清醒过来。他刚要叫道："龙——"马上改口为："龙主万岁！"他深深叩下头去。

看着平日挥洒自如、倜傥风流的伍次友，如今像个痴人一样由人摆布，康熙先是一种骄傲的满足，待伍次友一个"龙儿"改口为"龙主万岁"时，他又突生一种孤漠悲凉之感："师友之缘尽矣！"又微叹一口气说道："伍先生。"

跪在一旁的索额图忙暗推伍次友叫他答应，伍次友糊里糊涂将头在地下一碰，算是答礼。

“数年教习，朕受益匪浅。”康熙自疚道，“数年来先生不知其中情由，盖因朕欲求真学，须经磨练之故。朕不得已而为之，万望先生体谅。”

“欲求真学，须经磨练”，是伍次友讲《孟子》时说的话。此时由康熙亲口再点出来，真有醍醐灌顶的功效。伍次友至此大悟，许多不明之事，一下子豁然洞开，忙连连叩头道：“臣以布衣亵渎君主，妄言时政，谬解经义，罪不容逭！”

“卿有功于朕，何罪之有！”康熙笑道，“若让先生知道其中缘由，朕将不能听聆先生金石之言。”

伍次友听到这里，只是叩头不答。

“伍先生，朕与汝君臣之义虽定，但师生之谊永存，朕特许先生呼朕为‘龙儿’！”说到这里，康熙忽然显得激动起来，“来！将先生当年那份策卷取来！”

明珠听得这一声，忙向太监手中取过一卷文书呈上。康熙将卷纸展开，微笑着又看一眼，然后交与杰书，说道：“这是三年前伍先生应试的策卷《论圈地乱国》。文笔雄劲，气势磅礴，陈述治国要略，精深之至，实为不可多得之佳作。可传阅。”

杰书把策卷虽拿在手里，耳里听着康熙大篇的赞许之词，哪有心思去细看，只略略浏览一遍，便递与旁边的科尔沁王。科尔沁王阅后，依次传给硕恭王、懿王、泰王和一群贝勒、贝子。待传到遏必隆手中时，卷子的边缘已被一只只汗手捏湿了。

遏必隆跪着接过卷子。这份卷子他久闻其名，对由此而引起的故事也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对这篇文章却一度无缘拜读。今日到手，他倒想仔细阅读一遍。一边看，一边感到惭愧，额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他将卷子再向下首传去时，便俯伏在地，叹息一声，高声道：“文章直陈时弊、论述乱政之根由的确是精辟得很！伍先生真不愧为国家栋梁之才！”

听到诸臣的一片赞扬声，康熙不免得意，竟起身在御座前一边踱步，一边笑着："伍先生，记得悦朋店首次相聚，先生煮酒论功名，使朕得益匪浅，如今想起来仍觉得十分有趣。"

伍次友想到自己那次大谈功名的事，顿时汗流浃背，只是叩头，一声儿不吭。

"明珠，"康熙看时辰不早，便道，"伍先生不宜再住索额图府。你还陪伍先生回原先悦朋店候旨。诸卿可以跪安了。"

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山呼，康熙退朝了。

第四十一回　康熙暗示减大刑　明珠巧语拆姻缘

康熙方回养心殿，将朝珠、金龙褂除下，舒舒服服伸了个懒腰，一下子跌坐在软榻之上。苏麻喇姑忙走上前来递了一条热毛巾，说道："才交五月，天就热成这样。"说着又捧来一小碟子冰放在桌上。"万岁爷要是能克化得了，就请用吧。"康熙一边擦汗，一边笑道："瞧你这身打扮，是急着做新娘了罢？"苏麻喇姑红着脸娇嗔道："万岁爷是天下之主，怎好拿奴才打趣哩！"说完，便脚不点地地去倒脸盆中的水。此时康熙真觉得天高地阔，几年来在朝政的挤轧之下，他虽也时有说笑，但他自己也知道，那都是政务的需要，现在鳌拜一旦被擒，数年来的积郁都泄掉了。

此时，康熙心中也并非没有令他担心的事，最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是平西王吴三桂。为了稳住吴三桂，不至于在擒鳌拜时横生枝节，康熙当时接受了伍次友的建议，晋升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为太子太保。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吴三桂拥有十几万重兵，虎踞云贵，开矿、煮盐、铸钱、制造兵器、囤积粮食、储藏军火，并向各省擅自选派官吏，这安的是什么心呢？还有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分别坐镇广东、福建，这两人也有图谋不轨的迹象。西北准葛尔的蠢动和东南台湾的骚扰，虽也可虑，但是目前还影响不了全局。这三王若联手作乱，实为心腹之患，他们一顿足便会天下震动……想到这里，康熙心里一寒。他又忽然想起胡宫山的出走和翠姑的死。顿觉空悠悠的殿中阴森得令人可怕，便急坐起来收拢神思，恰在这时殿外传来一个极熟悉的声音："奴才给主子请安！"

"小魏子么？"康熙猛醒过来，不觉有些好笑：好好的太平天下，为什么要自烦自扰？魏东亭的到来，拉回了康熙愈来愈深的忧思，忙笑道："还不快进来！"苏麻喇姑端茶进来，见魏东亭穿着黄马褂，一脸庄重严肃的气色，笑道："也真像个大臣的模样了，不是主子调教，你能有今天？"一扭头见康熙有正经事要同他谈，便垂手退下，坐在东阁纱屉里去。

"见着伍先生了？"康熙问道，"你该和他细谈一番，暂委屈他在翰林院上行走。且不必急着到差，朕还有机密公事要他来办。再说一遍，

这人朕是要大用的，但目下不成，一是怕众人不服，二是他的本性太傲——外头人怎么说？”

“伍先生我还没见到。”魏东亭忙道，“承万岁旨意，奴才回去便去看望他，告诉他皇上的圣意。外头人听到伍先生的事儿，都高兴得了不得，说伍先生有才有福，说万岁爷功德才力比天都高！三街六市都轰动了。”

“鳌拜呢？”康熙道，“人们对他怎么说？”

“人人皆曰可杀！”魏东亭一路上早想好了，应该先定下基调，作为立足之本，然后再慢慢进言。遂说道：“以此人之罪，实无可恕之理，只是奴才另有些想头，不知怎样讲才好。”

康熙一边心不在焉地玩着怀里的斋戒牌，一边说道：“但说无妨。”

“奴才斗胆进言，以为还是不杀为好！”

这一句话儿破口而出，不但魏东亭自己觉得突兀，在纱屉子里的苏麻喇姑也听得吓了一跳，忙又静心细听。

“唔？”康熙只把斋戒牌放下，起身兜了两圈，又坐下道，“你说下去！”

“鳌拜毕竟是有功之臣，虽犯不赦之罪，却是可杀可不杀之人，晓示天下圣上的仁慈之心——他现在已是废物，杀与不杀都是一样。”

“嗯。”

“鳌拜把持朝政数年，投靠他的人不少，现在不少人担心皇上会兴大狱。奴才以为不杀鳌拜，倒可令这些人疑虑自消。”

“嗯，好！”

“现在内未安外未靖，鳌拜故旧部属又遍布内外，杀了鳌拜如果生出不虞，那就不上算了！”魏东亭侃侃而言。

康熙听着虽然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里是同意的：是啊，对鳌拜的处置，要考虑到下一步！他拍拍发烫的脑门，不置可否地道：“你叫他

们先拟旨来，朕看过再说吧。”

话虽没明说，但康熙的脸就是一篇文章。魏东亭觉得一阵轻松，忙叩头道：“圣上躬断远虑，非臣下所及，奴才等先拟旨来，由圣上决裁。”说罢便欲起身退下。

“别忙，”康熙忙叫住他，“伍先生和苏麻喇姑的事你看应如何办？”躲在纱屉子后头的苏麻喇姑听他们议到这事，脸一红心头突突乱跳。她既怕人家瞧见自己在偷听，可又着实想听个明白，她终于一字不漏地听了下去。

听康熙问到这件事，魏东亭一笑回道：“主子圣明，奴才瞧着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是啊，朕也这样想。”康熙道，“伍先生虽略大几岁，可苏麻喇姑早就倾心于他。”

“那皇上就帮他们玉成其事！”

“你急什么？”康熙笑道，“满汉不通婚！知道么？”

魏东亭沉默良久，苏麻喇姑屏住了气，深恐自己的呼吸惊扰了他们的谈话。终于听到魏东亭说道：“奴才斗胆进言，情之所钟，无分满汉，实在不成，请主子给先生抬入旗籍！”

“抬了旗籍依旧不成。”康熙沉吟道，“这事儿还得斟酌。”

魏东亭素日与伍次友极相融洽，此时的焦急并不亚于苏麻喇姑，忙顿首道：“奴才愚鲁，不及圣虑周密。”

康熙突然哈哈大笑，说着转身向纱屉子里苏麻喇姑叫道：“婉娘，你出来吧！还不谢谢小魏子？”

苏麻喇姑只得磨磨蹭蹭地走了出来。她身着一件淡绿色宫袍，汉装的发式未改，再加上酡颜如醉，恰似美玉生晕，更显得娇艳动人。她呐呐了半天，也不知嘴中说些什么，只朝着康熙和魏东亭福了两福，便捂着脸逃回西暖阁自己房里，伏在榻上竟自抽泣起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会审，鳌拜的案子终于定了谳。杰书、遏必隆两人

明面上是全权审讯的钦差，其实事无巨细都要征询魏东亭和吴六一的意见。这一天康熙正在养心殿批阅杰书、遏必隆送来的为鳌拜定谳的奏章。鳌拜的罪状总共列了三十条，康熙逐条仔细读过，便知魏东亭已将他的意旨婉转转达了这二人。奏章的主旨是指责鳌拜的结党营私，欺下罔上，恣意妄为，擅自更改先帝成章，乱圈民地，而对谋逆弑君的大事，只简略地点了点。

奏章的最后结尾又有“鳌拜为勋旧大臣，正法与否，出自皇上圣裁”等语，这样便给鳌拜开了一线生路。康熙足足看了一个时辰，才把奏章放下，叫道：“张万强！”听康熙传唤，张万强答应道：“奴才在！”

“弄点吃的来！”康熙头也不抬，援笔在手，抹了朱砂，他要亲自起草这份诏书。“不必传膳，弄点果子就成。”

“喳！”张万强答应一声走了出去。不一会儿捧来一只小银盘，上面盛着梨、鲜荔枝、桂圆和玫瑰金橘四样干鲜果子，紫红黄白十分好看。康熙瞧着好，便道：“且放着，你下去吧。”他沉思一会儿，写道：

> 鳌拜系勋旧大臣，受国厚恩，奉皇考遗诏，辅佐政务，理宜精白乃心，尽忠报国。不意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鳌拜皆欺藐朕躬，恣意妄为。文武官员，欲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伊之奸党，班布尔善、穆里玛、塞本得、阿思哈、葛褚哈、讷谟、泰必图等结为党羽，凡事先于私家商定乃行；与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种种奸恶，难以枚举！朕久已悉知，但以鳌拜身系大臣，受累朝宠眷甚厚，犹望其改恶从善，克保功名以全始终。乃近观其罪恶日多，上负皇考付托之重，暴虐肆行，致失天下之望！

这一段罪名下得很得体，几乎到了目中“无朕”的境地。对图谋弑君的事，只用“欺藐朕躬”一笔带过，主要说鳌拜的罪行在于上对不住列祖列宗及皇考，对下辜负了“天下之望”！写到这里，康熙觉得对遏必隆一笔不点，怕是说不过去的，便接着写道：

> 遏必隆知其恶而缄默不言，意在容身，亦负委任。朕以鳌拜罪状昭著，将其事款命诸王大臣公同究审，俱已得实，以其情罪重大，皆拟正法，本当依议处分，但念鳌拜效力多年，且皇考曾经倚任，朕不忍诛，姑从宽免死，着革职籍没，仍行拘

禁。遏必隆无结党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师职衔及后加公爵。

下余的就好办了，康熙提了一口气，咬着牙写道：

> 班布尔善、穆里玛、阿思哈、葛褚哈、塞本得、泰必图、讷谟，或系部院大臣，或系左右侍卫，乃皆阿附权势，结党行私，表里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概令正法。其余皆系微末之人，一时苟图侥幸，朕不忍加诛戮，宽宥免死，从轻治罪。

康熙疾书至此，大大写了“钦此！”两个字。写完，又细读一遍，觉得文采虽不足，意思却至为明白，也就无心细改了，便拈起一枚荔枝来剥了，一边品着，一边思索。

伍次友仍住在悦朋店。“掌柜的”依旧是何桂柱。何桂柱此时已升任户部主事，正正经经的五品官。只是这店已不再接纳客人，只住伍次友、明珠和穆子煦三人。巡防衙门每日派十二名校尉在这门口站班，俨然是个不伦不类的衙门了。一天明珠送走了朋友，笑嘻嘻地对伍次友说道：“大哥，这位黄老兄倒有雅趣，送了这么一件东西来。我想大哥对这物件必是很喜欢的。”说着便递过来一个轴卷。

伍次友接过来展开瞧时，却是一幅水墨画儿，上面盖得密密麻麻的朱砂印章。何桂柱拿手摸摸，大为扫兴，道：“我当什么稀罕物呢，哪里寻不出这么张破画儿来送礼呢！”

“此画价值在万金之上。”伍次友审视良久，眼睛突然放出光来，笑着对何桂柱说：“亏你每日说，‘陈子昂的马，宋徽宗的鹰，都是好话（画）儿！’这正是宋徽宗的鹰！”

众人都吃一惊，细看图章时，真有一方篆文，上头依稀有“道君……”二字，其余漶漫不清。下头用墨笔缀上“崇宁四年御……”半行细字却相当真切，后头缀书的名字就不详了。伍次友笑道：“你们看，这张纸上真是忠奸俱有：岳少保、秦桧、危素、王阳明、严嵩都收存过这张画儿！”明珠不大懂这些，看着黑乎乎的，并不出奇，便道：“先生既然喜欢，那就收下吧！”

伍次友展玩良久，将画慢慢卷起，笑道：“我可承受不起，也没钱来买这些东西。明珠兄弟何不送呈皇上？”

“姓黄的先头献皇上已讨了个没趣，说是‘玩物丧志’，我岂敢再送！”明珠答道，“大哥收起就是了。”

“我也是不敢收的。”伍次友摇手道，“受人家这么重的礼，我拿什么报答人家！”

明珠正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门官进来道，“明大人，索大人回请您呢！并专请伍先生、魏大人和众位大人赏光小酌。”明珠便问：“大哥，咱们同去罢？”

“这是不能辞的。”伍次友只得笑道，“明兄弟先走一步，稍候片刻，我们一同去扰他！”

索额图备了酒，名是邀明珠，实际上真正是要与伍次友套交情。但他从熊赐履那里得知，伍次友奉了康熙密诏，正在起草极其机密的撤藩方略，不能随便与百官往来。正等的发急，见明珠兴冲冲走来，高兴地问：“都来了吧？”

“他们随后就到！”明珠熟不拘礼，向索额图一躬身便坐下了，“我先来打前站！”

“我说伍先生必不肯扫我的面子。”索额图高兴地道，“一大清早忙到这会儿，事情太多，朋友太多，乱哄哄的腻味人，只想寻伍先生这样清贵的人来聊聊。”言毕不无得意之色。

明珠忙问：“什么事就忙得这样？”

“有喜有忧啊！”索额图叹口气，先说忧，“今儿正逢拙荆断七。想想她仙逝那阵子，正是皇上诛除奸凶之时，哪里顾得上给她好好儿料理。今儿一早到崇福寺给她安置了水陆道场，总要尽一尽夫妻情分呐。”

明珠默谋一阵，忽然喜动于颜，又问道：“那么喜呢？”那索额图却不回答，嗫嚅一阵才道：“你还记得赫舍里吧？”

“那有什么记得不记得，这才几天不见——大人且别说，这喜事待我一猜！”明珠拧眉思索片刻，忽然大为兴奋，鼓掌笑道：“这喜比天还大！在下若猜不中，愿罚一大觥，若猜得中，愿浮一大白！”

索额图自然高兴，站起身来给他倒了一大觥酒道："反正足下已喝定了这杯酒，请吧！"

"恕我冒昧，明珠的眼力再不会错，必是贵侄女公子要选进宫了！"见索额图含笑点头，明珠取酒来一吸而尽，又道，"那就有当皇后的份儿！"

索额图按捺不住高兴，笑道："这个却还难说，太皇太后今天一大早儿就降下懿旨传见——还有遏必隆的孙女儿——这会儿太夫人正给她梳妆，陪着一块儿进宫呢！"索额图说着，情不自禁自己也斟一杯饮了起来，又复叹息道，"亡妻若在，看到今日，该有多高兴！说来也惨，她一半是病，一半竟是惊吓死的……"

"索大人，"明珠突然道，"我有办法叫您双喜临门！"见索额图面现诧异之色，便把他刚才默谋的事，对索额图说道："您瞧瞧婉娘这人怎样？"

索额图一听话音便知其意，忙道："你不必再说下去了，好是好，只是哪里能够！太皇太后把她指了皇上，我瞧着皇上的意思，要把苏麻喇姑指给伍先生呢！"

"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明珠此时酒色上泛，兴致正高，将嘴微微一撇笑道："伍、苏二人的心事我是知道的，皇上的意思我也是知道的，但满汉不通婚，国有明典，伍、苏二人终是鹊桥难架。大人是当今第一名臣，又是满籍，深得太皇太后器重。只需老封君入宫一语，焉有不允之理？"说到这里，明珠顿了一下，又说道："伍先生必将受到重用，大丈夫何患无妻，怎会拘泥于此？"

"足下明见，此事容当再议！"明珠未曾说完，索额图已如梦初醒，却不好当面改口，便起身道："他们就该来了，足下先应酬一下，我要他们再去整治一坛茅台来！"一边说，一边向后头寻太夫人去了。

第四十二回　婉娘削发入空门　康熙戏语惊儒生

康熙半躺在御榻上养了一会儿神，忽然想起苏麻喇姑昨夜坐值，这会儿怕已起身了，便吩咐人："把这盘果子给苏麻喇姑送去。午膳朕到太皇太后那边去进餐。"说罢站起身来，就要出门，只见太皇太后扶着宫女满面笑容地进来，一边坐一边大声嚷道："曼姐儿呢！叫她来！"

康熙忙笑着请安："祖母今儿个高兴！正要过去请安，顺便饶一餐午膳，不想您就来了。"

"我来瞧瞧，两件喜事窝在心里，哪里还坐得住！"见苏麻喇姑笑嘻嘻地进来请安，太皇太后点头示意她起来，又道，"索家、遏家两个秀女方才同她们祖母都来了，我看了很喜欢。这两个孩子长得都俊秀，又很聪明，人品也极好。我来问问你的意思如何，是不是见过了？性格儿、模样儿可都投缘？"

康熙瞧了一眼苏麻喇姑，见她正抿着嘴儿朝自己笑，倒觉得怪不好意思的，红着脸笑道："祖母瞧着好，自然就是好的。"苏麻喇姑原是在太皇太后跟前说笑惯了，便在旁笑道："万岁爷是十分满意的，两位皇贵妃像龙女似的，侍候老佛爷也是相称的！"

"你先别说嘴，"太皇太后满面慈祥地瞧着苏麻喇姑道，"这就要说到你了！"

"奴才左右是奴才，"苏麻喇姑笑道，"遏公爷孙女儿见得不多，索家赫舍里小姐我侍候得来。"

太皇太后呵呵笑道："不是这个——论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打六岁上这么高就跟我，后来跟你主子，侍候了这些年，和一个公主也不差什么！若是指一个包衣家的人，似乎也太委屈了你；指一个虾（侍卫），又怕得熬炼几年才得出头；如今倒有个称心的——"说到这里便停住不语，细盯着苏麻喇姑。

康熙早听到话风有些不对，见苏麻喇姑也是满脸的不自在，便趁空儿抢先笑道："祖母见地极是！婉娘的事我也替她想过，须得寻一个文

才好的方般配得来。留神这几年，竟是伍先生就好！”

太皇太后起先还满面笑容地听，到后来竟自敛了笑容，缓缓道：“伍先生自也是好，我也不是没想过。但是他是汉人，咱们满人里头有多少女人，都拿去配了汉人，那还成什么体统？”苏麻喇姑听到这里，已知无望，横了心，呆呆地望着太皇太后不语。

“曼姑和别的人不同，下不为例也罢了。”康熙仍不甘心赔笑道，“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还不是做了额驸？”

“那不成，也不能这样比！”太皇太后道，“时候儿不一样，分寸也就不一样。——再说，我已答应了索额图母亲了。皇帝难道还叫我改口吗？”

康熙深恨自己没有早些把这件事禀知太皇太后，此时悔之莫及。方欲再说，只听苏麻喇姑“咕咚”一声跪了下去，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太皇太后道：“奴才自幼儿进宫服侍您老人家，从未违命，今日此事，奴才倒要斗胆驳回老佛爷了！”说着，两行热泪无声地簌簌而落。

“你起来！”太皇太后见她容颜惨淡，声音异常凄楚，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有话尽管讲么。——我们这也是为你好！”

“奴才正要这样说。”苏麻喇姑泣道，“老佛爷和万岁爷待奴才实实恩重于山！奴才一个女子又有什么回报的？什么伍先生，什么索大人，奴才通统不！情愿回去服侍老佛爷一辈子！”

“你这蹄子要作死了！”太皇太后断喝一声。养心殿内外人等见她发怒，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半晌，又听太皇太后叹道：“傻孩子，女人哪有个不嫁人的！难道做姑子不成？”

一语提醒了苏麻喇姑，忙道：“就是做姑子也没什么不好！老佛爷最信仰我佛，曾发愿度剃一个出家人，奴才难道不合适？老佛爷常说一人得道，七祖升天！就是老佛爷百年之后做了菩萨，身边也得有一个龙女服侍么！”

“我也乏了，”太皇太后被堵得无言可对，半晌说道，“这事就这么定了吧。回头皇帝叫人给她预备一下。这是一辈子的事，马虎了我是不依的！”说着竟起驾去了。

康熙默默地将祖母一直送出养心殿宫外，回来见院中人各各惊疑，不住朝里头窥视，没好气地说道："都给我退下！"他心里很是懊丧。太皇太后带来赫舍里的信儿，本有一天喜气，可全被扫了个干净。

见苏麻喇姑不在正殿，康熙知道她心里不好过，一定躲起来了。他便独自在天井里散步，愈想愈是生气。在深悔自己的同时，又迁怒于索额图：伍先生和婉娘情意相投，这你也是知道的。你三四个小妾，续一个断弦就敢如此胡搅。朕就偏不能叫你如意！想到此，康熙厉声吩咐道："来人！叫熊赐履递牌子，来看旨稿！"说着进了殿，自坐在几案旁生闷气。忽然又觉得口渴，端起几上的茶喝了一口，却早已凉了，气得拿起青玉杯子"当啷"一声掼得粉碎。

宫女们方收拾完，熊赐履已来到殿外，高声说道："奴才熊赐履，恭见吾主万岁！"

"进来吧！"看着熊赐履俯伏告进，康熙忽觉自己有些失态，忙改换了一下姿势，身子微微一倾，神色庄重地说道："你起来，坐到那边脚凳上。——这份诏旨朕已拟好。你瞧瞧，如无不妥，今日就叫杰书明发出去。"

熊赐履双手接过朱批谕旨，欠着身子坐了，慢慢细读。他也觉得文辞欠雅，不过平心而论，一个十五岁的人能写出这样诏书，也实在难得。赶忙说："万岁圣学又大进了！这样处置，不但朝臣宾服，就是先帝爷在天之灵也是欢喜的！"

"朕无意听这些个。"康熙冷冷说道，"你再斟酌，可有什么添减的没有了？"

熊赐履沉吟片刻，说道："若论处置这事，话也就说尽了，如能再加几句抚慰百官的话就更好了。"

"好！"康熙觉得确应如此，心绪稍微好了一点，"你写来朕看！"

熊赐履领了旨，退至殿角一个案前，现成的笔墨，略一思索，便顺着康熙的口气在后边加了几句。康熙接过看时，上面写的是：

> 至于内外文武官员，或有畏其权势而依附者，或有身图幸进而依附者，本当察处，姑从宽免。自后务须洗心涤虑，痛改

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职业，以期副朕整饬纪纲、爱养百姓之至意！

看过之后甚觉满意，笑着点头道："就如此，叫上书房誊清明发吧！"

熊赐履方欲退下，康熙忽然叫住了他："你下去见索额图，就说朕已决意纳苏麻喇姑为妃，叫他早些自寻太皇太后辞婚，休生妄想！"

听康熙说要"纳姑为妃"，熊赐履吓了一跳，以为自己没听清楚，忙跪下道："恕奴才耳背，请将圣谕再宣一遍，奴才好遵旨承办！"

瞧他吃惊的模样，康熙不觉好笑，大声道："朕已决意纳苏姑为妃，你告诉索额图就成了！"

"万岁爷！"熊赐履顿时急了。他是程朱门生，侄儿"纳姑为妃"不要说听见，连想一想都是罪过！熊赐履"唿通"一声跪下叩头砰砰有声，"姑乃尊长，伦理有序，万不可乱，此举有碍圣德，奴才冒死进谏，请皇上收回成命！"

康熙见他误会很深，又搬出了圣人的言语，忽然想开他一个玩笑，便板了脸道："伍先生和你学问也不低什么！朕就没见他整日摆道学面孔。普天之下格不透的事物多着呢！她既非生朕之人，又非朕生之人，为什么便不能纳为妃子？这个是朕的家事，你免议吧！"

熊赐履与伍次友学术虽相抵，平时私交却不坏，听得康熙说了这个话，又见康熙动了无名之火，便生出疑忌之心，此时又不好说什么，只叩着头呐呐而语："奴才不敢奉诏！"

"谁要你奉什么诏？"康熙装作发怒道，"朕要索额图奉诏！你去传一句话就是，也不必沸沸扬扬地闹得都知道了！"说罢一挥手道："跪安吧！"熊赐履只好叩头谢出。

经过这一场闹剧，康熙心情松快了一点儿，便转向厢阁来寻苏麻喇姑。虽说是打趣索额图，此时他倒有一个新的想法——苏麻喇姑给不了伍次友，更不给索额图，朕便自要了，又有什么不好？

一脚跨进西阁，康熙不禁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苏麻喇姑已经剪去一头青丝。她沐浴方出，赤条条一丝不挂地正在换一身缁衣！

“你——”

“我……”苏麻喇姑此时见他进来，并无羞臊之色，一边徐徐着衣，一边惨然笑道：“奴才自今已是方外之人，何惧之有！”

“曼姑，婉娘！”康熙痛叫一声，“你不能这样，做朕的妃子不好么？朕也……也是喜欢你的！”

苏麻喇姑穿好释装，眼睛呆望着墙上的条幅：“霞乃云魂魄，蜂是花精神”——这还是当年在索府苏麻喇姑以婢女身份出来考较伍次友后，伍次友赠写的对联。如今事过境迁，真正只留下魂魄精神而已。想想人生有何意趣？苏麻喇姑见康熙伤心，背过脸去一字一句地说道：“奴才前生有罪，本世又复造下重孽，愿长伴于青灯古佛之前，祈祷主子和一切人平安，了此余生，以修来世。——求主子得便将这个话传给那个痴情人吧！”

康熙见她如此，知道劝也无益，拭泪道：“婉娘出世之志已坚，朕便成全你。我这就去见老佛爷，你就在宫中修行吧！”

隔了三天，熊赐履只带了个小仆僮，穿了一件布袍，来到索府“传旨”。他对这一差使觉得很为难，索额图现今十分尊贵，马上便要成为皇贵妃的叔叔，传这样的圣旨，等于是前来种祸，将来能收获什么呢？可是道学家有道学家的狡猾，他以布衣简从和私交的身份来访，只要委婉地将康熙的意思透露给他，就行了。

其时正是六月天，炎暑蒸人，知了唧唧，一丝儿风没得。索府门上几个家丁坐在长条凳上喝茶打扇、摆龙门阵消夏。见熊赐履走来，都忙起身施礼请安，道，“老爷来的正是时候儿，魏爷、吴爷都在里头呢！”熊赐履笑着点头道：“我这便去搅他们一场！”一边阻止门上人通报，将小奚僮留在门上玩耍，一边摇着扇子走了进去。

他转过后堂，折向西院花园。在水亭上，索额图、魏东亭和铁丐三个人正坐着吃瓜喝冰水，谈得高兴，都没有瞧见熊赐履来。熊赐履见柳树下的石凳干净凉爽，池中金鱼如游足下，便在石凳上坐下观鱼。微风从水面上送来，三人在亭上说话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

“虎臣弟，”这是铁丐的声音，“听说贤弟要弃武经文了，尊夫人是武的，你们夫妻要算是文武全才的了。”

“这哪能由兄弟自己！”魏东亭道，“圣上日前见我，说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文士荟萃，风光引人，甚是向往，要带着兄弟前往游历一番。兄弟当时便请圣上，得便将臣留在南京，也不求官做，但能多习学一点南土风情。”

“万岁怎么说？”这是索额图在问，他正在吃哈密瓜，说话稍微有些不清。

魏东亭呵呵一笑道：“万岁爷倒也没说什么，只点了点头，意思倒像蛮赞同的。”

听到这里，熊赐履微微一笑，起身来便要上亭去阔叙。却听索额图道：“说起皇上圣明，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大前日家母去后宫觐见太皇太后，老佛爷对家母说皇上自鳌拜进狱之后，反比先前更忙了——”

吴六一忙问：“眼下还有什么大事吗？”

索额图放低了声音，熊赐履听不真切，半晌又听吴六一大声道：“他算什么东西！皇上给我十万兵，我便能殄此丑类！”熊赐履不禁呆了。

却听魏东亭“嘘”的一声道：“禁声！这事现在绝密不传。铁丐兄只怕也就要外放督抚了，还有范承谟，皇上也有意起用为闽抚。——皇上的第二局大棋就要开局了！”他喝了一口冰水，又道，“上次遏必隆在谢恩折上说皇上功过三皇、德超五帝，被皇上训斥了一顿，说他有奉谀之意。据兄弟看，皇上的志向只怕比唐太宗要高得多呢！”

亭上三个人至此都不言语了，熊赐履心里一凛，想来魏东亭讲过康熙在殿柱上书“三藩”二字的事。此时他倒不急于上亭相见了，索性坐了下来，他要好生想想。

“你们都去吧！大丈夫处世立功名，慰平生嘛！”这又是索额图的声音。

铁丐哈哈一笑道："上回伍先生见我，曾送我一幅字，上头写的是蔡石公的《罗江怨》，端的是好。"说着他便吟诵起来：

> 功名念，风月情，两般事，日营营。几番搅扰心难定，欲待要倚翠偎红，舍不得黄卷青灯，玉堂金马人钦敬；欲待要附凤攀龙，舍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帐里恩情重！怎能两事都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杯御酒嫦娥共！

吟罢又道，"索公可不只是两遂，大学士的任命即将颁下，又将成为国丈，这岂不是两遂吗？昨儿孙殿臣又告诉我，太皇太后要将苏麻喇姑许你，这才真是'三杯御酒嫦娥共'呢！我们这些纠纠武夫，在你面前总失便宜呀！"言毕大笑，索额图谦逊称谢不迭。

却听"当啷"一声，熊赐履忙瞧时，却是魏东亭失手打翻了杯子。索、吴二人见他神色失常，忙问："虎臣，你这是怎么了？"

"苏麻喇姑许给足下了？"魏东亭问道。熊赐履本欲出来说话，听得魏东亭微带颤音，心知有异，又站住了脚步。

"尚未定聘，不过太皇太后已经面许了家母。"索额图道，"怎么，这其中有不妥之处么？"

"岂止不妥而已！"熊赐履听到这里，见说话时机已到，大声言道："无论伍次友，还是你索额图，谁娶苏麻喇姑，必有一日大祸临头！"

三人在亭上喁喁而谈，压根没想到"岸边说话，水中有鱼"，都吓了一跳，抬头一看，熊赐履青布长袍，手摇折扇站在对岸，颇有一副道骨仙风的架势——索额图忙隔水一揖道："快请过来叙话！"熊赐履连忙还礼，然后沿着曲桥一步步踱了过来。

叙座毕，索额图忙问道："东园公方才所言，愿闻其详！"熊赐履笑道："不以危言，何能耸听！但在下所言，确为实语。"便把日前康熙召见自己的详细经过向几个人讲述了一遍，最后对索额图说："你现娶了苏麻喇姑，皇上碍着太皇太后情面，自然不来说什么，到了对景那一日，只怕救也没人敢救你呢！"

一席话说得索额图万分惊恐，心里只埋怨明珠不该出这样的坏主

意，又怕魏东亭和明珠相近，传过话去，只好暗认晦气。说道："这也怪我昏了头，只是事已至此，怎生处置才好呢？"魏东亭也觉心惊，但更多的是奇怪。因为康熙、苏麻喇姑和伍次友三人之间的关系，他是知道的。可没想康熙的态度变得这么快，变得太出格了！

"昏了头就该多饮几杯冰水，"熊赐履端起一杯冰水托在手上，冷冷说道，"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自己去见太皇太后和皇上，引过自咎，就说亡妻新丧不久，不忍续娶，也不打算再续弦了，如此，连太皇太后便也好下台阶了。"

"那伍先生那边呢？"魏东亭忍不住问道，"他与苏麻喇姑情重，只怕不好讲呢！"

"这就瞧你虎臣弟的了。"熊赐履道。他与伍次友所学不合，加上皇上曾多次拿伍次友发作他，他越发不悦，但伍次友又正蒙圣宠，又无可奈何。他便信口说道，"大丈夫何患无妻，若耿耿于此，学问再好，也便入了下流。"

熊赐履说伍次友这样的话，魏东亭听来自不受用。但也确实没有其他办法，也只能从此入手去劝，遂起身一揖道："多承关照了！"

第四十三回　伍次友意气还山　魏东亭深宫访尼

一天高兴化为乌有，魏东亭怏怏来至悦朋店，见穆子煦等几个人都不在，只伍次友在整理书籍。此时真是口欲言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见伍次友面色苍白，如患大病，他还以为是天热所致，正欲开口慰问，却听伍次友道："虎臣，婉娘出家的事我已知晓，你不必安慰我，我……想得开的。"

这事连魏东亭也不知道。他听了十分惊讶，忙问："她为何要出家？你是听明珠说的吧？"

伍次友不答，半晌方道："你也不必问谁说的。皇上极其圣明，待我恩深义重。婉娘对我的情意，我心中也极其明白。这等事只要两情如一心，又何必在乎朝朝暮暮？虎臣，我对此能想开，你放心！"

这倒像是在安慰魏东亭了。魏东亭顿时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对答。伍次友面色苍白，缓缓说道："婉娘一世才女，身份贵重，我伍次友本配不上她，但她情重如山，我岂可为负义之人！"说至此，便不言语。

"先生打算怎么办呢？"魏东亭憋不住，终于问道。

"退居泉林，浪迹天下，泛舟随水而去，舞鹤于升平之世。"

"呀！"魏东亭不禁大惊，"我知皇上器重先生之心，决不亚于熊、索诸公。先生情场失意，岂可从此潦倒？"

"你说的是实话，"伍次友点头道，"几年来我们相处情深义重。但君与明珠都不如当今了解我，我料皇上必定准许我的所请。"

"已经拜过折子了？"魏东亭惊讶地问道。

"嗯，"伍次友镇静地说道，"我性本疏懒，不耐这京师人事纷扰，更厌宦海浮沉，勾心斗角，相互倾轧。虎臣，数年来与圣上相处，君臣之义日重，师生之情日深，我本不应为一女子作此庸人之态。但是这些年来，我已经历了一些人情世故，领略了一些政治风波，我以为此时超

然退身，可以全身、全名、全节；一入宦海，熏心日久，怕就不能自拔了。”

他仍然娓娓而谈：“虎臣，近年来，你也读过不少书，像我这样秉性的，自古以来有辅佐帝业至终的没有？你摇头了，足证我的所见不谬。有些颇有才能的人只知进而不知退，终致陷君于不义！这是一层；再一层，皇上如今要办两件大事：削割据，无需用我文弱书生；倡圣道，又无需我在朝领权；游于江湖之上，为圣朝盛世讴而歌之，不胜于在朝么？”

后头这些话，都是伍次友在奏折中写了的，老庄气味极浓，魏东亭却是闻所未闻。联想到自家他也叹息道：“先生欲学李青莲赐金还山，高风亮节可赞可叹，只是以先生之才如此，我总觉可惜了的。”

“我料皇上也会这么想，”伍次友似笑非笑地道，“但皇上雄才远虑，非常人能及，必能去此俗见。”

“我也要学先生了！”魏东亭凄楚地笑道，“泛舟五湖，浪迹天下，亦不失豪杰本来面目。”

伍次友笑道：“这又何必呢？你与我不同，细想就明白了。听明珠说，皇上有意放你去金陵办差。据我看，你就终老在金陵也算不坏。”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我这话只对知心好友言进，如果不如你意，只当我没说罢了！”

魏东亭满怀凄楚地回到虎坊桥下处，换了朝服欲进宫请见康熙。他很想在皇上面前痛哭一场发泄一下自己心中的郁气。方欲出门，见一个三十来岁的陌生人进来，打个千儿道：“奴才从此将与将军分别了！”魏东亭不禁惊讶道：“我并不认识足下，你是谁？”

那人笑道：“跟了你大爷五年，如今竟不认识奴才了？”

魏东亭一时怔住，仔细端详才猛醒道：“你不是老门子……你怎么……”

“奴才原是十三衙门的。”那人笑道，“熊大人见小人贫寒，荐了来侍候大爷，又怕你嫌年少，不老成，扮了这个样子，竟骗了大爷五年！小人如今这边差使已完，这就告长假了，并请恕罪！”

魏东亭只觉一阵眩晕，几乎瘫坐椅上，勉强定住了，笑道："都是皇上差使，倒委屈了你。今日相别无以为赠，这二百两银子聊表我心意吧！"

送走"老门子"，魏东亭觉得浑身无力，腿都是软的，但还是打起精神骑上马往紫禁城觐见康熙。至隆宗门内，恰遇索额图伴着吴六一和熊赐履过来，四个人默默对视片刻，都没有说什么，便神色庄重地拱手相别。

方走几步，铁丐忽然转回身来叫住了魏东亭。

"虎臣弟，"铁丐脸上肌肉抽搐一下道，"大约你还不知道，郝老四出事了！"

魏东亭惊恐地问道："什么事？"

"事情不大。"铁丐道，"大约是和班布尔善谋逆，已经交大理寺关押了！"

"怎么会呢？"魏东亭身上惊出了冷汗，支撑着别了吴六一，直到进了养心殿，还觉得心头怦怦乱跳。

康熙此时却显得若无其事，听见魏东亭报名，一连声说道："进来，朕正要差人寻你呢！"看来对魏东亭的礼遇恩宠一如平日，似乎连苏麻喇姑的事也不甚放在心上。

明珠和狼瞫二人俱在殿中侍立。魏东亭仍按照侍卫朝见皇帝的礼仪，打个千儿请个安，起身赔笑道："皇上又熬夜了，眼圈儿有些发黑，圣躬还该节劳珍重才是！"

"小魏子！"康熙笑道，"你瞧瞧这殿柱帖子上写的，这三件大事办不下来，朕还要几年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呢！"

魏东亭抬头一看，原来廷柱上重新挂起了一张条幅，上面写着"三藩、漕运、河务"。他曾听苏麻喇姑说过，皇上曾亲笔写下这六个字，写后又将它收起了，谁知此时又挂了出来，显得格外醒目。魏东亭沉思了一会儿，遂笑道："皇上雄才大略，令人敬佩！只是这里的大事刚刚处置完毕，元气尚未恢复，怕不宜大动干戈吧？"

康熙爽朗地哈哈一笑："宋太祖当日有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倒是你这'元气未复'四个字说得甚合朕意。撤藩的事是要从缓的，这后边二事也就是要恢复元气嘛！"

魏东亭不得不佩服康熙心计深远，忙躬身笑道："皇上明鉴，庙谟深远，臣等望尘莫及。"

"朕已经下诏，"康熙道，"苏克萨哈死得太冤，复他的世职，还有他侄子白尔图，立了那么大功，也给鳌拜糟蹋了……就让他的儿子承袭。明珠已经寻着他的遗孤，这事即刻就能办。"说罢，口风一转又道，"圈地的事闹了这么久，现在该结局了。朕听说有的地方还在圈地，非严办不可！朕已下诏永远禁止，占了人家的要还，不然世间百姓谁还有心过太平日子！"

"万岁爷！"明珠听到这里，禁不住插话道，"奴才以为对原大学士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也都应着手办理善后事宜。"

"当然！"康熙斩钉截铁地道，"这事朕已交礼部去议，不但要昭雪，还要赐谥。——只是一事恐你们尚未虑及，山陕总督莫洛、陕西巡抚白清额，攀附鳌拜，别人可以不问，这两个人非处置不可，不然南方有事，西方策应那还了得！你们谁去办这个差？"

魏东亭刚要答应，却被明珠抢前一步道："奴才愿往！"说罢，笑吟吟地望着魏东亭。

康熙也道："小魏子，这几年来你跟着朕历经大险，这会儿刚刚安定一点儿，朕不忍你再受鞍马劳顿。这趟差使你就让了明珠吧！"魏东亭心知这是康熙有意起用明珠，但话说得如此体贴，也就驱掉了入宫前心中的一团寒气，禁不住落下泪来。康熙反觉诧异，忙问："你这是怎么了？"

魏东亭忙跪下回奏道："万岁爷待臣恩高情重，不由乐极生悲。"

"怕不是的吧！"康熙沉思片刻，说道，"是不是为郝春城的事呢？"

"郝某之事奴才是方才听说的，不知因犯何罪致触天怒。"

"他自称敬天地、尊皇帝，是'老四'，其实大谬不然！"康熙慢慢说

道，从几上一本书里抽出一张纸条递给魏东亭，“朕知你们结义情重，你自瞧瞧，他的罪可追不可追？”

魏东亭双手接过纸条，捧读之下唬得心惊肉跳！原来纸条上只写了五个小字：“帝不在白云”——细细一看，又确是郝老四拙劣不堪的字迹，不禁心中“轰”然一声，几乎晕厥过去。

刹那间，白云观山沽店被围的情景又重现在魏东亭的眼前。原来郝老四根本就没有回来请救兵，而是给鳌拜和班布尔善报信去了。魏东亭现在才明白鳌拜之所以肯用明珠换回穆里玛的原由。他又转念一想，鳌拜何以不当即撤围，一直弄到天黑才换人呢？正想提出这个问题，明珠似乎已经看出他心中的疑窦，从旁插口道：“他像是临急投靠，鳌拜、班布尔善也没有信他！”魏东亭但觉心中空落落的，一时也想不出个头绪，忙连连叩首奏道：“奴才实在不知郝某有此等情事！奴才既总领皇上侍卫，失察之罪难辞其咎，求皇上重重治罪！”忽想到老门子的事，心里猛地一寒，竟打起颤来。

“起来吧！”康熙见他如此，也觉不忍，叹道，“人心难测，你怎能洞悉他的隐私？此事现在已经坐实，他投靠的不是鳌拜，而是班布尔善。”

“万岁！”侍立在旁的明珠躬身问道，“郝某虽犯弥天大罪，奴才也不便为他求情，但求皇上允许奴才等赴法场致祭，以尽昔日旧情。”

“这也罢了。”康熙沉吟道，“大理寺尚未会审，他应怎样定罪，要待部议。”说到此，康熙忽有所思，抬目看着魏东亭和明珠道，“朕瞧着你们份上，赐他一个全尸。”说着便起身至御案旁，提起朱笔批了一行字递给狼瞫道：“你速去大理寺把人提出来，仍送回悦朋店去吧！”

魏东亭泣道：“皇上仁慈之心，奴才等铭记肺腑，就是郝老四也当感恩于地下！”

少顷，康熙又点头对魏东亭叹道：“朕和你相聚也不容易，你母子二人在朕身边多年了，论你的才品，朕很想重用你，但朕思你数年来心力交瘁，实在不忍让你再冒险犯难。你就在朕身边好好儿再干几年，将来放你个好差，带上你母亲一起赴任，你看可好？”

这番话更是情挚意真、温馨入心。慢说魏东亭感动得涕泪俱下，明

珠和狼瞫二人也深感康熙圣心仁厚，各自沉默不语。但听康熙继续侃侃言道："朕经此非常之变，愈信天有定数。我大清江山得天佑，得民助，方才转危为安。自今而后，无论再经历什么风险朕都不再惧怕了！"说到此处，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人力毕竟有限，天命不可违。就以伍先生和苏麻喇姑的事来说，朕贵为天子，竟也勉强不得，岂不可叹！"

"婉娘之事虽不能挽回，"明珠忙道，"伍次友归隐与否仍由皇上圣裁。伍先生资质，奴才以为是人间少有的，求圣上多加留意！"狼瞫也道："奴才人微言轻，本不该多口，但据奴才朝夕侍君，听大臣们所言，无不对伍先生交口赞誉，不知圣上为何允他挂冠还山？"

"你们哪里知道伍先生！"康熙将手在几上轻按一下，显然是掩饰内心的激动不安。"他与满朝文武所学皆不相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世，众必非之。眼下众人说他好，是打朕的顺风旗，其实早已有人忌他才高，恨得牙痒痒的了！以伍先生的耿介，如不历练世情，将来落进猾臣圈套，是料得定的事，到彼时朕将何以处之，又何以自处？这是一。其二，伍先生乃当代才子，名扬大江南北，若将他放置于江湖之上，交游于汉人儒士之中，这身份、这作为，谁也顶替不了！此所谓天子可得而为友、不可得而为臣之理！与朕做个布衣之交也甚有意趣。东亭，你可将朕这番话转告与他，望他念我多年的师生情谊，身归心不归。凡有奏请弹劾之事可一如既往，各有司衙门不得借故擅自阻拦！"

"喳！"魏东亭赶忙应道，心里也琢磨不出是涩是苦还是甜，只囫囵吞枣儿咽下，"主子爷对伍先生这番深情，奴才等亦感佩终生！"

康熙长篇大论谈到此时，也觉疲累，便道："你们跪安吧！小魏子还可至钟粹宫去瞧瞧苏麻喇姑，你们一起相处七年，与明珠他们不同。"明珠原本最怕见苏麻喇姑；听得康熙如此一说，他自然也就不必去了，反正合他的心意。

魏东亭领旨出来，冒着烈日来到钟粹宫见苏麻喇姑，冷宫里几个白发苍苍的宫女告诉他："慧真大师去和太皇太后参禅了。魏爷要么先回去，如有话可留给我们传；要么就在这儿等一会儿，用过午餐是必定回来的。"

魏东亭这才知道，苏麻喇姑剃度后，改用法名"慧真"。他还联想到《会真记》中莺莺的结局，她取此法名，极可能取此谐音，心下愈觉凄

楚，当下便道："我奉圣旨而来，岂可不遇而归？你们只管方便，我只在这里坐等。"说罢，便在殿前青石阶上坐下。

魏东亭坐在小佛殿前，但闻御花园那边风动竹木，蝉鸣幽幽，不禁心驰神移。他默思着康熙方才的话，想起与伍次友在西河沿初次见面的情景以及悦朋店扶乩煮酒论功名的往事，又忽忆到与郝老四当日的情分。想到此，愈觉万念俱灰，他下定决心请求皇上允许他弃武从文。如能像伍先生那样伴清风，对明月，挥狼毫，长啸吟诵，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正神思恍惚间，听得宫女报说："慧真大师法驾回来了！"

魏东亭忙抬头看时，只见苏麻喇姑一身释装；缁衣皓腕，面如严霜，缓缓走了进来，不禁一怔。那苏麻喇姑见是魏东亭，只双手合十，冷冷问道："居士，你从何而来？"

魏东亭方欲笑答，忽又想到自己心事，忙收敛笑容，合十回礼道："方从圣上跟前来，奉谕探望大师。"

苏麻喇姑也不答话，径自走了进去。魏东亭不得要领，只好跟着进来。见苏麻喇姑已经打坐在佛前的蒲团上，便也随便坐下，说道："在下代伍先生向大师致候，伍先生不日即将南归，他日能否入京，事在两可之间。大师有何不了心愿，在下尽可代转。"

"他也算是一位识时务的人，对世事比居士看得透彻。"苏麻喇姑面色微微一红，"居士是名利场中人，自不晓人应是'从来处来，向去处去'。"片刻，苏麻喇姑又道，"依贫尼看来，你们这一群人中，要算明珠聪明过人，望你们好自为之吧！"说罢，轻敲木鱼，瞑目喃喃吟诵。

"从来处来，向去处去"是一句佛家禅语。听了苏麻喇姑这番话，魏东亭暗自惭愧：自己怎就没想到呢？他原有很多话要告诉苏麻喇姑，也很想问一问苏麻喇姑有什么心事，能直直白白地讲出来，也好转告伍先生，谁知苏麻喇姑竟似要一刀斩尽尘缘，不再理会他。他便笑道："大隐于朝，已由大师选择去了；小隐于野，由伍先生占了；我只好中隐于市吧。过几日我再来搅扰大师！"说着便稽首而退。苏麻喇姑也不起身相送，那木鱼声仍"嘟嘟"不停，只是忽地变得又高又急。

第四十四回　死宴收徒武功赫赫　长亭送别离情依依

出了午门，魏东亭骑上马加了一鞭，急着奔向悦朋店，候在天安门前的明珠见他快马奔来，跺脚埋怨道："我以为你去去就来的，竟耽误了这许久！咱们快回去瞧瞧老四罢，嗐，这是从何说起哟！"魏东亭也不多说，只说："你怎么还在这里，快走吧！"二人便放辔并肩疾驰。

悦朋店守门的又加了刑部的人，戒备森严，这原是料想得到的。附近老百姓不知这家特殊的客栈出了什么事，探头探脑地向里张望，却因猜不透来头，不敢过来围观。魏东亭和明珠来到门前将马缰一勒，滚鞍下马。那守门人早经狼瞫吩咐，一个个垂手而立。

何桂柱正立在廊下张罗人布置酒宴。见他们两个回来，忙走上前来，按下司见堂官礼节行参，道："都在里头等着二位呢！"

"你也一同来吧！"魏东亭绷着脸道，"筵宴弄得丰盛些！"说着，携了明珠的手进了后堂。明珠表面上虽是沉着，但魏东亭摸着他的手竟是冰冷湿粘，尽是汗。

还在伍次友当年高谈阔论的地方，只是主座换了如痴如醉的郝老四。两旁坐着的是穆子煦和犟驴子，阴沉着面孔不言语。倒是伍次友还洒脱一点，见他们进来，起身让道："郝老四兄弟等你们有一阵子了，咱们坐着谈吧。"说着，便见何桂柱进来，指挥着厨子一样一样上菜，却是一桌水陆全席，大盆小碗摆了满桌，足有四十多碟冷盘。众人只是呆着，谁也不愿动箸。

"四哥！"明珠举杯首先开言，"事情兄弟们都知道了！大丈夫敢做敢当，视生死如儿戏，我看四哥就是一条好汉。来，兄弟先敬你一杯！"

郝老四举起杯来看了看四周的人，忽然笑道："还是明珠兄弟痛快！先死者为尊，这杯酒我先僭了！"说着一伸脖子喝了下去道，"请！"

大家一齐饮了。何桂柱却泪眼模糊，滴酒难下，呜呜咽咽道："好

好儿的，怎么就生出这样事，真让人寻思不来！”说着泪水夺眶而出。

“柱儿！”魏东亭知道，他一哭开，大家都控制不住，就搅坏了这场席，忙制止道：“今天是老四升天的喜日子，你不能这样！”伍次友听得这话，暗自伤神，强忍泪道：“虎臣弟说的是。郝贤弟今日长别话辞，我们尽可打发他一醉。四弟犯了王法，我们救他不出，难道连个心也尽不到么？来！兄弟，我也敬你一杯！”

郝老四抖抖索索接过这杯酒喝了，笑道：“我确与班布尔善有事，对不起皇上，就死了也不屈！将死之人不打诳语，我敢对天盟誓，决无坑害诸位兄弟之心！”

“这是意中之事，”伍次友道，“你只是没估透大势而已，倒怕是想为兄弟们多辟一条路哩。既如此，我们也无需指责，今日一别再无会期，你可多饮几杯。”说着又奉上一杯，郝老四毫不推辞饮了。

明珠从容站起道：“我还有半瓶玉壶春，当年与伍先生在此围炉聚谈，我留了一点，原想——”他说不下去了。他原想将这半瓶酒留作自己金榜题名时与翠姑共饮的，此时只好改口道：“原想大事过后，我们兄弟分杯共饮，今日只好偏了四哥了！”说罢便折身到后头去了。

郝老四酒入闷肠，此时已有些醉意，转脸问穆子煦：“二哥，你和三哥怎么没有话？你怨兄弟么？”

穆子煦面白如纸，苦笑道：“兄弟，魏大哥事忙，顾不过来，总是我照料不周，叫你落了这下场！”魏东亭听着但觉一阵阵晕眩，却又无话可说。那犟驴子带了酒意，“砰”地将案一击，站起身道：“四弟有过可也有功，凭什么就恕不得！难道比鳌拜的罪还大么？我寻皇上说去！”扭身便走，魏东亭忙一把拉住了。外头监席军士听得响动，不知出了什么事，探进头来瞧着没事，又退了下去。

伍次友见状，劝阻道：“天心难回，天威难测，自古……”他本想说“伴君如伴虎”，却咽了回去，将一杯酒捧给郝老四，“兄弟，饮了这杯，兄长为你作挽辞！”见郝老四饮了，他便起身来语音颤抖地吟道：“古今无完人，堪悲上士怀刑，九原之下有斯人……”

“慢着。”魏东亭此时真是五内俱焚，昂然说道，“伍先生休吟下联，我们兄弟几人明日上朝，拼了官不做，换回四弟一条命，或许可以

挽转天心。”恰在这时，明珠捧着半瓶酒进来。他听得这话，不免心里诧异。今日在万岁爷面前已将此事定实了，如何又要转圜呢？他一边斟酒一边寻思，口里却道：“对，求皇上恩准戴罪立功，也许能行。”

正说至此，便听到门外军士们一片呵斥声：“哪来的丑道士，化缘也不看看地方，快去快去！”魏东亭听得喧哗，出外张望，一眼见胡宫山身着道装，蓬头垢面，疯疯癫癫地道：“皇帝还有穷本家呢，这里头的好酒好菜难道贫道就不能吃得？”说着便向里闯。守门的军士忙拦时，哪里挡得住他！屋里吃酒的人一时都呆了，魏东亭便示意守门军士退下，当庭稽首问道：“鹤驾自哪里来？”

“来寻找徒儿！”胡宫山笑道，“什么鹤驾不鹤驾，这一桌的好酒菜又叫贫道遇上了。”

“师父！”郝老四猛然忆起，在白云观遇到胡宫山的事，失口大叫道：“师父来了，哈哈！师父来了！”满屋里人都被惊愣住了，不知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郝老四已是伏地跪接。

胡宫山大模大样进来，只对何桂柱一揖道：“何施主，贫道要扰你了，可肯么？”何桂柱满头是汗，忙应道：“当然当然……”魏东亭灵机一动道：“昔日胡供奉，今日狗道士。这里有一条豚肩，还吃得下么？”胡宫山一屁股坐下，笑道：“你还算有故人之情，一条熟猪腿啃起来自然痛快！”何桂柱忙不迭到厨房，将一只新焖出来的金华火腿用一个大条盘端了出来。

“好好！”胡宫山只瞧了一眼跪伏在地的郝老四，对别的人竟视有如无，一把抓起火腿便手撕口咬地大嚼起来，口里唔唔着问道：“魏施主，这个小厮几时归天？”胡宫山说时，外头狼瞫已经得报，按剑走了进来。听得问，便接口道：“皇上命他自尽，时在今夜子时。”

“何必要到子时？”胡宫山手里的火腿已快吃完，便问：“徒儿，我曾答应过你，代你了却此事，你可肯么？”

郝老四聪慧不亚明珠，早已知他用意，忙叩头如捣蒜道：“徒儿愿意！”

“你起来，吃这一杯酒，师父送你上路！”胡宫山端起酒来，对着众人道：“请，请么，大家都是我徒儿郝春城的朋友，都不是外人，来

呀！”

众人不知他变的什么戏法，迟迟疑疑地对视着端起酒碗。惟明珠看着自己倒的那碗玉壶春发呆。

“明珠施主，”胡宫山笑道，“也请饮了嘛，汉光武手下大臣宋弘说过：‘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你总不能一句也兑现不了啊！”

“胡兄太会说笑了，”明珠脸上一红一白，“酒还能不喝吗？”便端起觥来，却只是不肯饮。

“毒酒！”犟驴子虽笨也有聪明时，见明珠如此狼狈，顿时醒悟过来，“啪”地把桌子一拍，猱身蹿了过来，一把提住明珠的前胸，骂道：“你这畜生，他与你何仇，就下此毒手？”明珠被拽得透不过气来，只苦笑着摇头，断断续续道：“三哥错……错怪兄弟……了！”

“是嘛！”胡宫山将酒觥一把取过，笑道，“放开明老爷，贫道方外之人有慈悲之心，这点毒酒贫道用了吧！”张开口，晃一晃，一觥酒已被喝得干干净净。又将自己一碗酒推给明珠，“你饮了这一碗，给你的老四送行么！”见胡宫山如此，明珠哪敢反口，只得端起饮了下去。

“好，好！”胡宫山一边说笑，一边朝郝老四背上轻叩两掌，郝老四哼也没哼一声便倒在地下人事不省。狼瞫立时大惊，叫过随带的验尸官，上前摸鼻息，叩脉，翻眼瞧时，瞳仁已经散了，便起身回道：“禀大人，这人已经死了！”

众人立时大哗，犟驴子双眼通红地扑上来揪住胡宫山：“你这妖人，使什么法害死我兄弟？还说明珠使坏心，我看就你是个王八蛋！”这句话触痛了明珠，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扑在郝老四的身上又抓又挠：“四哥呀，你别……别怨兄弟！你苦……兄弟受不了啊！”伍次友本来有些疑他，见他如此伤心，方才胡宫山又自饮了那玉壶春酒，此时心里也就释然，不禁跌坐在椅中落泪。魏东亭却知胡宫山有一种了不起的武功，可致人假死，但此时他也只得装糊涂，便扯出手绢来拭眼泪。

“死了么？”狼瞫又问验尸官。

“回大人话，六脉俱无，气息已绝！”

“我问的是死了没有！”

“喳——是，死了！”

“那我就缴旨了！”狼瞫转脸朝胡宫山一揖，“久闻老道武艺高明，这样无痛无苦地送你徒儿归去，也算一大善事。我们和老四兄弟素日极好，我这里也就谢过了。”说罢，便带着刑部的人告辞缴旨去了。

“明大人！”胡宫山道，“这郝老四原是史龙彪的弟子，现是我的徒弟，就想请你赏个脸，让我带他的尸身回峨嵋山去，照我们道家的规矩焚化了吧。”

“这……魏大哥你看呢？”

“不用问姓魏的，你答应了就成，别人谁还拦得住我？”胡宫山说着，甩了甩袖子，竟甩出几滴酒在地下。明珠见了忙道：“那自然应按你们的规矩办，不过这只是我说，还要看诸位兄弟们的意思。”

“谁敢阻我？”胡宫山忽然彪眼怒睁，大喝一声道，“我徒儿死在你们手里，难道还不许收尸！”说着抱起郝老四大踏步走了出来。犟驴子欲冲上去拦阻，被魏东亭从旁轻扯一把，看了看魏东亭的眼色，也就不再纠缠了。胡宫山走出堂屋，所踏的阶石一块一块都已从中断开。见这丑陋道士有这等本事，众人无不骇然。

不谈这几个人自身命运如何，朝纲却日趋整肃。十三衙门撤掉了，康熙又下令组建了善扑营。穆子煦、犟驴子各晋升为三等侍卫，统善扑营四千人马，专职守护紫禁城，仍由魏东亭总领。遏必隆降为协办大学士，合着索额图、熊赐履在懋勤殿上书房行走。养心殿停止接见外臣，康熙自此改为每日在乾清门听政。上下相通，再无滞止之处。自五月下诏严禁圈地、占房后，接着又蠲免了直隶、江南、河南、山西、陕西、湖广等地四十五州的灾赋。到了八月，康熙忽又下诏，任明珠为左都御史，钦差西安，锁拿山陕总督莫洛和巡抚白清额入京治罪，顺便采访民风。恰伍次友也要回南，明珠便约他一路同行。魏东亭邀了索额图、熊赐履、穆氏兄弟二人，挑了酒食，为他二人饯行。

其时正是金秋九月。黄花地，碧云天，永定河一湾锦带潺潺东去，

衬着燕山淡染，云薄浮动。秋风一过，垂杨柳上的黄叶，片片飘落，落在枯黄的衰草上，蜷缩着索索发抖，更显得天地肃杀，离情别绪悠长。

宴饮移时，伍次友起身道："不佞自顺治十七年入京，妄求功名，已有八年有余。必不欲自矜风流，标高离俗，但人生起落的况味，既已尝尽，又逢圣主遭际拔识，此一生已不为虚度了！我本湖海人，还向湖海去，何憾之有？"说着，目视熊赐履道，"君之道德文章，令人敬仰，必能去虚务实，佐圣君治国安民，奠我华夏万世之基业。此乃我等读书人希冀于君者！"

熊赐履是理学名家，对伍次友这样的"杂揽"向来头疼，但今日送别，见伍次友神色如此庄重，情挚意切，虽是语中有所规戒，却也是正论，平日所存的那点芥蒂，也不禁扫除净尽。见伍次友冲着自己说话，忙躬身答道："伍先生的雄才大略，深得圣主赞赏，今日还山，正为来日大展宏图，君不必自弃，一路要多多保重！"

"我哪来的宏图？"伍次友笑道，"他日或与诸位车笠相逢，如不见弃，心愿足矣。足下或驾临江南，我与你更酌论道，再作几番切磋！"这是说康熙在索府读书时，有时带了熊赐履布衣相从，见面时常作辩论，还未有结局的意思。熊赐履不禁微笑道："好，一言为定！"

索额图到河边折了一条柳枝，返回身道："话虽如此，明珠不用多久便能回来，不知何日才能重见先生！"伍次友笑道："索大人终不能脱儿女情长！"说着接了柳枝，沉思道，"我想杨柳虽好，总归要随风漂泊，倒不如竹。君赠我柳，我还君竹诗一首。这是关圣帝所写，云：

下谢东君意，

丹青独立名。

莫嫌孤叶淡，

终久不凋零！"

魏东亭在旁听着，更觉心里万般凄楚，忙笑道："我们这是暂别，这些话和这些诗都太凄凉了些。先生遇有便人，可常捎信来，如有急需，也可由驿道传送，鱼雁往来还是方便的。"说着，又捧上酒来献给二人。穆子煦、犟驴子也都上前执手互道珍重。众人这才拱手洒泪而

别。明珠便令："牵马来！"

两边三十余名随从听得钦差大臣下令起程，雷轰般"喳"的一声排开卤簿仪仗。明珠扶伍次友上了马，自己也翻身上了坐骑，三声炮响大队人马开始蹿行。魏东亭等人一直等到望不见他们背影，才各自回城。

明珠在马上回首，望了一眼愈去愈远的东直门，在荒郊外远眺危楼高耸，也勾引起自己的心事。自己当初就是从这里进北京的，孤身一人畸零飘落，举目无亲，衣食无着，那是怎样的惨景！今日又从这门里出来，已是代天子出巡的煌煌钦差。青鬃马配着九蟒五爪的獬豸神羊补服，蓝宝石起花珊瑚的顶子后面，挺直地拖着一条翠森森的孔雀花翎，真有"冠飘孔翠天风细"的气概！"大丈夫活在世上就该如此，我还要扎扎实实替百姓做几件好事，流芳百世也不是什么难事！"明珠想着回过头来，将鞭一扬，刚想说"未必春风才得意，乘着秋景走路也会令人豪兴勃发"，却见伍次友面色沉郁，便咽了回去。

伍次友已有些察觉。他微微一笑道："麦收八十三场雨，京畿退了圈田，老百姓有心种地，前几日的雨倒是好得很。"

明珠皱眉道："大哥说的是。只是百姓似还有疑惧之心。咱们已走过有三十几里了吧？一路上秋耕的人并不很多。"

"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人，不独直隶如此，就连我们家乡也是一样。"伍次友略顿一下又叹道，"打了多少年的仗，再加圈地又夹缠不清，如今已是哀鸿遍野，极目荒凉，民生待苏啊！"

一个是"秋风得意"，一个是"极目荒凉"。一样景物，二人心境不同，感受也就各异。明珠是个极聪明的人，立刻意识到这一点，觉得自己应该适应伍次友的情绪，忙笑道："大哥总以民生为念，小弟钦佩之至。小弟此行，当效法大哥为人，做一些于民有益的事。"

"我算什么以民生为念？"伍次友笑道，"那是龙儿的事。不过你这点愿心倒是有益于百姓的，愚兄便瞧着你的！据我看，如不打仗，五年便可恢复元气，再打起来就难说了。"

"仗是再打不得了。"明珠接着道，"再打，百姓、朝廷都受不了。"

"这由不得你我，也由不得皇上，要看吴三桂怎么想。"伍次友

道，“不过老百姓不愿再开战，这确是实情。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吴三桂敢冒这个大不韪，似是死路一条。他这人狂而无能。去年初游白云观，见到他的题字，我就说他‘不度德，不量力’，下场不会比鳌拜好。”明珠听了点头不语。

第四十五回　乌龙镇明珠济贫女　关帝庙大令诛恶官

伍次友和明珠二人每日边说边行，倒也不觉疲倦。约十数日光景，已过彰德府，到了郑州地面。这一日走了一天，眼见一轮红日落下苍山。伍次友在马上笑道："下头除了校尉、弁将，还有几十个步行的，饱汉不知饿汉饥，骑马不觉行人累，该到投宿时分了。"明珠将马鞭朝前一指，说道："前头黑沉沉一个大镇子，就进去打尖如何？"

伍次友道："你是钦差，这一进镇子，乱哄哄的人都来供奉你，我是受不了！你自去你的，给我留两个人侍候，我就歇在镇外这座破庙里。"

"大哥怎么说生分话！"明珠忙笑道，"兄弟依你就是。"说着便先下马，扶了伍次友也下来，安置随从军士驻跸关防。二人住了正殿，令校尉军士们就在两厢碑廊里安歇。随行的王参将便在大殿前檐下安置，一时停当，进来禀明珠："只是没什么好吃的，请大人示下，可否进镇筹一点菜蔬？"

明珠道："不用了，都带的有干粮，随便吃点就算了，你们要扰民，我是不依的！"

伍次友对明珠这一处置十分满意。待人们都退下去后，脱了靴子，将脚搭在供桌上，让血脉倒流解乏，一边笑道："兄弟，你事事不肯扰民，这么做很好，我便不吃饭也是欢喜的。"明珠嘻嘻笑道："吃还是要吃，只不扰民罢了！"一边说，一边从马褡子上取出一个包袱，展开来一看，里面除了一应细巧宫点，竟还有花生米、炸虾子、干蒸蟹和一包卤得鲜红的牛肉条！伍次友一下子笑起来道："贤弟，你用心之巧密，确有过人之处。"

两个人吃罢晚饭，天已黑定，寂寥的寒星在湛蓝无垠的天穹上隐隐闪烁。伍次友笑道："明兄弟，前头咱们就该分手了，你硬要再行一程，明日到了黄河边，我便向东去了，难道你还跟着不成？"

明珠听了半晌不语，伍次友知他不舍，便笑道："千里送君，终须

一别。这又何必难过，倒不如趁此良宵，我们出去散散步吧！”明珠道：“成，咱们就出去走走。”便也不叫从人，二人换了便衣，联袂进了镇子。

这个镇子相当大，虽已入夜，一街两行叫卖烧饼、馄饨、油炸豆腐、烧鸡卤蛋的也还不少。明珠买了两包五香瓜子儿，递给伍次友一包，道：“大哥，咱们到里头瞧瞧。”伍次友问那卖瓜子的老汉道：“老人家，这个镇子叫什么名字？”

“乌龙镇。”老汉热情地答道，“说来这里比县城还要大些，从这头到那头走起来得半个时辰！”

“日子可过得？”明珠问道。

“松活不了什么，”老汉叹道，“有钱就过得，没钱便过不得。”

这话等于没说。二人相视一笑，拿了瓜子儿边吃边走，想着到镇南头遛一趟再返身回来，也就到安歇的时刻了。

走过最热闹的十字街口，再往南黑沉沉的一片，没什么看头了。伍次友便道：“天寒上来了，咱们往回折吧。”明珠点头正要答话，忽然听得西街一阵筝声，切切嘈嘈传入耳中，这声音，在这深秋昏月的夜色里悠然地荡漾在苍穹中，倒显得格外清幽。明珠道：“像是在唱河南坠儿书，一向闻得坠子以南阳、邓州为最，不想这里也竟有抓筝的好手！”便一把扯了伍次友，从街心向西来寻弹曲儿的所在。

行了约莫半箭之地，果然见前头一座茶肆，门面只有两间，里头打通了做书场，齐整放着六七张八仙桌，坐着三十几个人在喝茶听书。书台上一老一少，老汉是个瞎子，拨弄三弦伴奏。这少的是个年轻女子，素衣淡妆，手抚长筝边奏边唱道：

> 三国以来战事不停，曹阿瞒势倾天下，要争朝廷。有一个皇叔，字称玄德，下南阳三请诸葛起卧龙……

明珠一听便知，书帽刚过，这才开始正篇，便悄悄在后边拣了两个位子坐了。伙计上前沏了两盅茶来，又将一把瓷壶放在他们面前道：“每位制钱十文，你们只管喝，我给你们续水。”

明珠笑道："好！"便从怀里掏出一枚银角子丢给伙计，"赏给你！"那伙计点头哈腰连连谢赏，不一会儿又递上两条拧干了的热毛巾，"请你二位爷用巾！"

明珠却不答言，两眼直瞅着书台。伍次友摆手道："不用侍候，你忙你的，我们还要听书呢！"又转脸对听得发愣的明珠笑道，"这词儿也还不俗，你倒一进场就入了神。"明珠用手轻轻拉伍次友道："大哥，你瞧这妮子像谁？"

"唔？"伍次友留神瞧道，"看不出来。"

"像不像死了的翠姑？"

伍次友再细看，虽与翠姑一样眉黛春山，目传秋波，眉宇间却无翠姑的英煞之气，断断乎不像翠姑。他叹一口气道："兄弟这叫结想成幻，我瞧着倒像——"话犹未终，明珠一笑道："大哥这一说，我又瞧着不像了。"

下头的书是《三国志演义》里头的《群英会》、《祭东风》二折。虽然套子极熟，无奈这一老一少时紧时慢，说一阵唱一阵，时而歌如裂石，时而叹似长咏，确有摄魄勾魂之力，直到散场都无一人先退。伍次友叹道："这么个小地方，竟也有如此妙音，今夜可算不虚此行！"

说话间，老人手里反拿了小铜锣上来收钱，不少人便拥着往外走。只前头几个人随便赏了些铜子儿，有几十文的样子。老汉方正在叹息，明珠上去，将五两一锭的银子轻轻放了进去道："这银子给姑娘换一身行头吧，单唱得好是不成的。"

此时客人已将走尽，那老人拉了姑娘，深深道了两个万福，千恩万谢说了一车好话，才过去收拾场子。明珠兴致已尽，拖了伍次友正待要走，忽然从外面闯进一个大汉，胡子长得像刺猬一般，袍角撩起扎在腰间，瞧也不瞧伍次友和明珠径自走至书台前，狞笑道："今晚捉了个大鳖，发财呀！"便拿银子，斜眼瞧瞧明珠，扔起半尺来高又接在手里，掂了掂揣进怀里。

老人已听出了是谁，忙作揖，低声下气地赔笑道："二爷！这点银子是二位客官赏小女做行头的，挣了钱来，还不是你老的？这一次……这一次……"他结巴了半天，不知说什么好。那女子却一把拉回老人

道："爹！甭说啦，有口气还暖暖身子呢！"

伍次友听到这里，不禁怒火上涌。明珠见伍次友要上前理论，忙一把拉住，示意听听再说。

"好啊！"那人笑道，"翅膀子硬起来了，有撑腰的了？我告诉你，那十五亩地，五百两银子也买不来，倒是你嘛……"他走到姑娘身边，猥亵地笑笑，伸手拧了一把脸蛋："陪二爷玩三年，嗯？地就归你……"

一语未终，只听"啪"的一声，那汉子左脸早着了姑娘一掌，"你是什么好门头？当年比我们还贱十倍！你哥拿你妈的卖笑钱买了个官，你就张风乍翅、横行霸道欺负人！"说完拉起父亲便走，却被大汉伸手拦住。伍次友和明珠便忙上前分解。那汉子将眼一瞪道："与你屎的相干，滚！"

明珠气得面色煞白。当年在喜峰口落魄之时他也曾遇到这么一个人，吃了大亏。一看这东西便知是个恶霸，今日若要叫他逃了，还有个天理？想到这里，明珠血脉奔涌，将外头大氅"嗤"的一声连扣子撕开，右手在桌上"啪"地一拍，横目说道："你仗谁的势，这么欺侮人？"

"说出来吓死你！"那大汉吼道，"巡抚管不了，吏部摸不着，这郑州东西五百、南北三百里都归他管！"说着一声呼哨，从外头又拥进几个军汉模样的人，横眉立目盯着明珠跃跃欲试。老人见双方就要动手，抖抖索索地走过来劝架，姑娘见他们二人要吃亏，也从旁劝道："客官犯不着和他们生气，赶紧去吧！"

明珠此时勃然大怒，待要发作，又忍了下去，道："你势力大，不讲公道，我惹你不起！"拉起伍次友便要去，却被大汉伸臂挡住道："怎么，怕啦？方才要打架的劲哪里去了？"

"难道走也不许我们走了？"伍次友扬眉问道。一边说，一边用手拨那汉子臂膀。不料对方膂力很大，竟一点儿也没动。

"你们有钱买笑，就无钱买气？"那大汉冷笑道，"既惹了二爷生气，就不能白去，你们得摆酒为二爷消气！"

"这可有些不巧了！"明珠将身上一拍，突然换了笑脸道，"恰好就带五两银子，都赏出去了。我们回去取钱来，再为你消气如何？"

“嗯，”那大汉得意地笑道，“这还像个人话！”说完指着伍次友道，“这位留着陪酒，你回去取钱来吧。不用多，二十两就够用的了！”

明珠听了长叹一声，朝伍次友丢个眼色便拂袖而去。

出了十字街已是星移斗转，过了午夜。长街上黑魆魆、静悄悄不见一人，明珠不禁有些发毛。刚向北转过弯儿，便见王参将带着十几名校尉打着火把过来——他们本已解装就寝，听得明珠二人出去，只道在庙外路旁散步，谁知到半夜还不见回来。王参将发了急，忙带人进镇来寻。此时见明珠孤身一人回来，不禁失惊道：“总宪大人，伍先生呢？”

“碰到几个小贼。”明珠一见来人，顿时精神大振，厉声吩咐道：“去将那边茶馆里所有的人一体擒拿听我发落！”说完，只带了两个从人，头也不回向北而去。

这边茶肆里伍次友已知明珠去搬救兵，心里托底儿，跷着二郎腿沉着地品茶，一边用目光扫视旁边横坐的五个汉子。老人和姑娘瑟缩在书台下面，脸色煞白，一语不发，不知将要出什么事。店老板和小二垂手站在一旁，想劝又不敢，只管赔笑添茶，又命小二：“拿点瓜子儿来给几位爷嗑！”

“要那劳什子做什么？”那二爷铁青着脸道，“叫他们出钱，到德胜楼弄一桌菜来，老子在这喝酒听曲儿！”

话刚说完，便听一阵桌翻椅子倒的声音，王参将带着人已蜂拥而入，“刷”的一声拔剑在手，大喝一声：“通通绑起！”校尉亲兵们听得这声命令，“哗”地散了开来，两个对一个就要下手。伍次友见他们愣头愣脑的连卖唱的父女也要绑，忙喝止道：“不可鲁莽！店主、小二和这两个卖艺的无罪！”

“你们是什么人？”大汉已被寒鸭凫水般地捆个结实，还梗着脖子问道，“敢来太岁头上动土！少时叫你后悔不及！”

王参将不管他如何暴跳，一边将剑还鞘，一边道：“我是什么人和你这样的肮脏畜生说不上！带走！”

明珠已经在关帝庙外站了，身着绛红截衫，辫子盘在脖子上，手里按一柄宽面大刀，踱来踱去地等人。煞像个山大王派头！几个军校也都

是便衣，执着明晃晃的火把随便站在阶上。伍次友差点没笑出来。

“你捉我两个鳖，我捉你五个王八蛋！”明珠一见大汉，就着火光走下阶来，用手点着他的鼻子骂道：“你叫什么名字，敢这么欺人？”

大汉见拿他的人中有军官，又见这个阵仗儿，顿时毛了，期期艾艾地说道：“大王不必动怒，有话好讲！在下冯应龙，仅有几分田产，如要盘缠，放了这位兄弟，让他回去取……”

“好啊！”明珠格格一笑，上前用刀割开一个厮仆的绳子道，“去吧，你要弄鬼，瞧他的模样！”一边笑嘻嘻地来到被绑的那人跟前，手起刀落，“噌噌”割下两只耳朵来，掼在地下。“你回去拿三千两银子来！”伍次友不料明珠下手如此之狠，不禁吸了一口凉气。

那大汉见状，越发信实了是强盗绑票，便递了个眼色说道：“你回去告诉老太爷，就说有朋友急需三千两银子，快点拿来。要是不够，去找大哥拆兑几个，听见没有？”那人只回一声“喳！”一溜烟儿去了。

“你拿我做强盗！”明珠见厮仆已去，哈哈大笑，对伍次友道，“他倒以为兄弟是强盗！”又扭过脸对冯应龙道，“我却是个官呢！”便吩咐人扛出肃静回避的牌来，对瞧热闹的人大声说道：“我已访知，这冯应龙是乌龙镇一霸。你们且回去，明日在这里放牌告状，有冤的诉冤，有苦的诉苦！”

不料百姓们一听这是官，倒面面相觑，窃窃私议一阵，便一齐跪下道：“这位冯老爷并非坏人，求大人开恩放了他吧！”说着，便叩头。

这一求情，不但校尉们吃惊，明珠与伍次友也是大出意外。冯应龙此时将头昂起，得意洋洋。明珠见他这副样子，冷冷一笑道：“好一个‘老爷’，原来还是个官！你是个什么功名，把这一方百姓欺压成这个样子？”

“郑州守御所千总，”冯应龙将眼一翻道，“怎么样？”

“既为千总，为什么不在郑州，到这小镇上来做什么？”

“我请假回来养病。怎么，不准？”

“哼哼！你养的好病！”明珠见他刁顽，咬牙笑道，“你为何抢夺这

女子的五两银子？”

“他家买我十五亩更名地，应交五百两银子，拿了五两你就大惊小怪了！”

守御所千总是从五品，明珠倒有些犯踌躇。此时听他话中有隙，疾声问道：“更名田是前明遗地，统归了朝廷，卖钱应归朝廷，你怎敢擅入私囊？你什么时候到的差？”

“前年到差。”冯应龙拣着容易回答的说道，他有些烦躁。“你是个什么官儿？”

“忙着问我做什么？”明珠冷冷道，又问那父女二人，“这地你们几时种的？”

老汉畏缩着未敢回答，那女子早瞧出明珠极有来头，忙跪下答道：“顺治十年我们家逃荒到这里，种了十五亩田……原来是前明福王爷的地。这个痞子前年仗他哥哥的势保了千总，硬说这地要缴五百两银子……朝廷的正项钱粮都难得完起，到哪里寻这些钱来填这无底债？……交不出利钱，他就拉我哥哥做了营兵，我爹出来拦阻，两只眼都叫他们打瞎……”那姑娘说至此，已是泣不成声。

“明珠兄弟，”伍次友在旁低声道，“这人着实是个民贼，决不能放他过去！”明珠点点头，又道，“姑娘，你大胆讲来，都由我来做主！”

“何用我讲！”那姑娘指着跪在地下的老百姓道，“他们都是见证人，叫他们说说。前头县里何大老爷是怎么死的！”见没人敢搭腔，姑娘哽咽道，“都怕他，我说！何老爷康熙六年当郑州知县，出告示叫百姓缓交更名地钱——我们等了多少年，碰到了这么一个好官。他冯应龙和做郑州知府的本家哥子冯睽龙沟通了，就在乌龙镇摆宴请客，何老爷当夜就暴死在路上！何老爷灵柩返乡没钱，还是乌龙镇穷人悄悄兑钱交给何公子的——你们都哑巴了？怎么不敢讲真话？”

此事至关重大，无人敢搭腔，寒夜里关帝庙前死一般寂静，只远远听得夜猫子凄厉的叫声，人人心里打冷颤。明珠心知，如不显示身份，终难问明此案，便吩咐道：“天倒冷上来了，取圣上赐我的黄马褂来！”这一句话在旷野中显得极其清亮，惊得冯应龙浑身一抖，老百姓更是目瞪口呆。

少时，鼓乐齐鸣。明珠上穿黄马褂，下露江海袍，头戴红顶翠翎帽。随从们从庙中抬出两块石礅来，让伍次友分厢坐了。镇上百姓听得外头半夜里乐声阵阵，来的人越发多了。穷乡僻壤的平民，没有见过这等势派，一齐叩下头去齐呼："青天大老爷！"

一语叫得明珠心里暖烘烘的，他徐步下阶双手齐挽道："父老们都请起来！"又转脸对冯应龙道，"你不是问我身份么？本宪乃当今天子驾前一等侍卫，左都御史明珠，奉圣上钦差去西路公干，今夜路过此地，访得你的劣迹，要为民除害！"

几句话一说，下头百姓们一阵欢呼，雷鸣般齐吼："皇上万岁！万万岁！"冯应龙面如死灰，早瘫软在地。

明珠越发精神抖擞，指着冯应龙道："我诛尔如同猪狗一般。"又对百姓道，"你们有何冤情，尽可告他，本宪为你们做主！"百姓们至此雀跃鼓噪，纷纷向前诉说冯应龙的罪恶：单是为吃更名田的昧心钱，就曾逼死十三条人命，更不用说他抢占民女、擅虏男丁、圈地霸产的劣迹了。直到天明，才将主要罪行搞了个水落石出。

"请天子剑！"明珠一声高叫，伍次友忙起身回避。只见两个校尉一头抬着一个木架出来，上边端端正正插着一把金龙蟠鞘、牙玉嵌柄的宝剑。将宝剑放在阶前供奉，明珠不慌不忙倒身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起来对冯应龙道："单凭你这十三条人命，就死有余辜！"转身吩咐校尉："我奉圣命，代天巡行，今日要在此清除民贼，尔等侍候好了！"

校尉们听得命令，齐声高呼："喳！"随着呜嘟嘟一阵号角响，咚咚咚三声炮鸣，明珠将手一挥，两个校尉走过去，将冯应龙夹起拖前几步，手起刀落，"嚓"的一声，早已人头落地。至此，明珠方觉恶气去了一半，指着冯应龙的几个帮凶道："你们怎么说？"

那三个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顾不得两手反缚，只是磕头如捣蒜地叫："只求老爷剑下超生！"明珠发狠，还要再下狠心，伍次友在旁悄悄道："这几个人罪不该死，开导他们几板子就够了。"

"好！"明珠大声道，"拖下去，一人四十大棍，叫他们永世记住今日！"

老百姓几年来冤怨之气一日得伸，一个个举目望天称谢。有的念佛

不绝，有的围过来打听明珠官衔，有的围着瞧热闹，还有穷极无赖的，便去翻冯应龙尸体寻银子。一直乱到早饭时才各自散去。伍次友又拿出三十两银子，打发那卖唱的父女。

“痛快！”明珠返回大殿，在神桌旁一坐，摘掉大帽子，仰头将一杯凉茶饮下，“不想昨夜我们兄弟合演了一出《乌龙镇》！”说罢哈哈大笑。

“兄弟，你有失于计较之处！”伍次友忽然道。见明珠诧异，便道，“没有口供，也没得画押，”沉吟一刻又道，“他的哥哥又是知府，今日必来为难，你要处置得当才是。”

“就凭他兄弟合谋毒杀何某职官，还敢来向我追问有无口供？”明珠笑道，“这不妨事，冯睽龙今日不来明日必来，您就瞧兄弟的。——我放那个人去，就是叫他报信儿的。只怕他不来，打起笔墨官司，倒麻烦了！”

“这我知道，便打官司也是你准赢无疑。”伍次友慢慢说道，“我是说，兄弟宦程正远，今后遇事要更有静气才好。”

这确是金玉良言，明珠心中十分感佩，忙道：“兄弟记下了。”

这时日上三竿，吃过早点，明珠索性放出牌示，说要在此逗留三日察访民情。昨夜杀人的事已轰动了全镇，百姓们扶老携幼拥到镇北来看，一座破关帝庙前，赛似逢会一般。明珠派了人提着大锣，一边噼噼敲着一边叫道：“钦差大人在此落轿三日，百姓有冤状申诉，到关帝庙直呈啰！”

正嚷着，前头人流忽然让开一条甬道。一乘四人蓝呢轿颤悠悠地抬过来了，前头仪仗牌示一律不用，只几个衙役用手推着人群为轿子开路。原来是郑州知府冯睽龙到了。

他原是昨夜得报，自己兄弟冯应龙在乌龙镇被土匪绑票，便去营里火速点了二百名士兵，亲自领队前来剿杀。到了镇里他才打听到竟是钦差驾到，这才忙不迭将兵丁从人等打发回去，自乘轿子来见明珠。百姓们本来摩拳擦掌，三五成群商议着要推举士绅叩见钦差，见他来了，便都停住，呆呆地望着他径往关帝庙而去。

明珠正与伍次友在大殿上高谈阔论，忽见一校尉进来，递上手本履历道："郑州知府冯睽龙请见总宪大人！"

"叫他进来！"明珠收了笑脸吩咐道。伍次友说道："你们官员公事拜会，我是百姓，回避了吧。"明珠忙道："这又何必？他是个什么物儿，要大哥回避！"

正说间，冯睽龙已进殿内。伍次友留神看时，此人五短身材，方正面孔，一脸精悍之气。那冯睽龙一边报说姓名、职务，仰着脸将两只马蹄袖"叭"地一甩，按府厅见督抚的仪节行了庭参礼。照规矩明珠是该亲扶免礼的，但他却端坐不动。冯睽龙便不肯再行拜礼，两个人心中早已存下芥蒂。

"请坐献茶！"明珠冷冷吩咐道，故意又问，"足下便是郑州知府？"

"不敢，"冯睽龙躬身答道，"廷寄早已接到，却未料到钦差大人来得如此之速，未及迎候，乞望恕罪！"说着话锋一转问道："大人昨夜请天子剑诛杀敝府冯应龙，但不知他身犯何罪？"

明珠不料他竟胆敢先发制人，怔了一下答道："兄弟杀他，自有可杀之理。怎么，我斩他不得？"

"不是这等说。"冯睽龙挺起腰来，"冯应龙现是五品职官，又值奉命催科交纳更名地银两，并非不法之徒。大人就是杀了他，也须有个交待，不然卑职无法回上头的话。"

"百姓饥苦已甚，哪来的银两缴纳更名地钱？本大臣已拜折奏明圣上，请旨一概蠲免！"

"请旨归请旨，蠲免归蠲免，"冯睽龙昂声应道，"现今既无旨意，足下便有擅杀职官之罪，卑职不能不具折严参！"

伍次友忽然哈哈大笑道："毒杀前县令何某，逼死十三条人命，也是奉命而行的么？"

"什么何某，什么十三条人命？"冯睽龙毫不示弱，"我自与大人回话，你是什么人？"

"他问就问了，是什么人也不劳你相问！"明珠大怒，"来，撤

座！”便有两名校尉上前，将冯睽龙一推一个踉跄，抽去了条凳，又听明珠接着吩咐：“革去他的顶戴！”

“慢！”冯睽龙十分刁顽，两手一张大喝一声，“哪个敢？我是西选的官！”

“西选”是指平西王吴三桂选派的文武官员，这些人并不受朝廷吏兵二部的节制。吴三桂拥有五十三佐领大军和一万余名绿旗兵虎踞云南，一举足则朝野震动，便是康熙也要让他三分。明珠不禁蹙额为难。但事到其间，实无转圜余地，面子上也真是下不来。心一横又复大喝：“狂奴！平西王难道大过朝廷？擒下！”校尉们一拥而上。冯睽龙犹自挣扎大骂，气势汹汹地向前扑来。明珠就势从架上抽出宝剑向他心窝里猛地一戳，直刺出后心半尺有余！伍次友不禁闭上了眼睛。

冯睽龙兀自后仰前合地不肯倒下，双手捧着胸前剑柄，口中出血，吃力地道：“你……你……好毒哇！”

“无毒不丈夫！”明珠笑道，“杀你不冤，百姓欢喜！也省得你我再打笔墨官司。”说着将剑猛地一拉，顿时血流如注。冯睽龙惨叫一声倒在地上，连腿也没蹬一下就咽了气。冯睽龙带的从人见此惨状，个个面色如土。王参将瞧着这一风流文雅的书生，竟如此手狠，也是暗自心惊。

明珠若无其事地从怀中抽出一方丝绢，揩拭了宝剑上的血迹，说道：“痛快痛快！一日一夜为民连除两害，圣上于我必有褒扬！”

众人退下之后，伍次友惊魂方定，对明珠道：“贤弟，我倒不知你竟具如此才略胆气，相形之下，愚兄只算得腐儒一个！”明珠笑道：“我哪来的什么才略胆气！这点神气还是跟着圣上听大哥讲授经史而来的。大哥是圣贤之人，述而不作，小弟手屠此獠，便入了下流了。”言毕微笑，伍次友却默默不语，半晌方道：“只是下手也太狠了些儿，君子不近庖厨么。”

“手不狠，何来的天下？”明珠笑道，“这都是读书心得。此次擒鳌拜，若非小弟献策，于毓庆宫顶布下金丝网，饶是虎臣兄才艺绝伦，只怕还要多费周折呢！”

伍次友和明珠在乌龙镇盘桓了三天，又细细将二冯的罪状依律补了

文书，才拜发奏折，六百里加急递京，请旨处分。一切办理完毕，伍次友便要沿黄河故道东去。明珠挽留道："也许朝廷降旨处分我呢，大哥便忍心要去，再等几日何妨呢？"伍次友心里也悬着这件事，不得清静，索性便再住几日。

第六天头上，诏令下来了，一份明发，一份廷寄。

伍次友看了明发诏谕后笑道："这一道恩旨，蠲免了更名田的钱，真是功德无量！圣明如鉴，天下从此可以昌盛归化了！"

明珠道："大哥先别高兴，我们再看看这廷寄，这是对小弟的处分了！"拆开看时，更是喜不自禁。原来是康熙亲笔朱批，前面复述了明珠自请处分的话，后面的朱批写道：

> 据该御史不经请旨诛戮职官，本应酌情惩处以伸国家明令。念其剪暴于俄顷，诛逆于初萌，其初志可佳！着令仍以原旨西行，一路查询吏情，细细具折奏朕。所请处分免议。

看到这里，明珠惊喜叫道："大哥，圣上还问及你呢！"伍次友忙看时，只见后面还有几行小字：

> 伍先生东行否？甚念。如未行，可致朕意。天已寒冷，望他一路上多加保重，汝可委派两名得力人伴送至皖，朕已下诏安徽巡抚接待，切切。

明珠十分感动，道："圣上还是念念不忘兄长！"伍次友也不答话，两眼泪汪汪地拜了诏书，立起身时，袍袖尽湿。

第二天，兄弟二人终于分手了。黄河大堤上寒风凛冽，沙尘漫天，二人长辫在脑后飘动，沙浪如流在风中荡来荡去，缕缕茅草和细细的柳丛在风中摇摆舞蹈，嘤嘤而泣，似为离人倾诉离情。两个人执手对望，久久没有言语，伍次友忽引吭高歌：

> 君将行，我将住，西望烟锁长安路。
>
> 沙径徘徊古黄河，飘萍今夕是何处？
>
> 流风回袂叹苍茫，直欲奋剑向天舞。

嗟乎，君不见古之燕赵悲歌士，仗剑西行不反顾！

努力明德有会期，长酹江月奠终古！

吟罢含泪笑道：“兄弟，咱们就此分别了！”

明珠放声大哭，拜倒在地。伍次友也怕再看他一眼，翻身上马，一行三人四骑头也不回地去了。明珠登堤瞭望，直到不见他们身影，方命起程西行。

康熙大帝2：惊风密雨

内容简介

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第2卷。

天道茫茫，自有真理在，万里晴空，河汉盼晏清。

翦除鳌拜恶势力后，年轻的康熙自掌朝政，但国库空虚，人心浮动，可谓四面楚歌：南面，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拥兵百万，谋反称帝；北部，察哈尔反清铁骑，乘虚袭京；西方，汪士荣屠戮钦差，长安兵变。而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钟三郎”香会数百万会众，四处秘密串连，策反数十名太监为内应，阴谋举火为号，同时起事，颠覆大清江山。

康熙真是大厦将倾而不惊，大地即陷而不慌，他多次不避艰险微服私访，察民情，诛贪官。他慧眼识珠，不拘一格启用周培公等栋梁之材。他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经过数次惊心动魄的斗争，终于扫平各种反清势力，巩固了政权。年轻帝王的深谋远虑，一代英主的雄才大略，表现得相当充分。

小说着笔于神州大地的风云际会，聚焦于谋反、叛逆和维护社会安定、国家统一的生死搏击。既有金戈铁马的血腥场面，也有吟诗引令的清雅镜头。大将军为国效命，义无反顾，令人豪情万丈；弱书生胸藏韬略，斗智斗勇，不逊雄兵百万。而痴情女千里相随，自刎殉情，则让人涕泪俱下，嘘唏不已。除康熙外，吴三桂、周培公、伍次友、李云娘、吴应熊、杨起隆、小毛子等人物，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作品结构紧凑，故事异彩纷呈，情节环环相扣，读之欲罢不能。

第一回　傅宏烈戴罪赴京师　周培公仗义救弱女

中午时分，一艘官船迎着凛冽的朔风，在漫天大雪中缓慢地驶入天津码头。一个船工浑身是雪，掀开厚重的棉帘进舱禀告，天津到朝阳门一带水路封冰，大家只好弃舟陆行入京了。

这船上共四名乘客，潮州知府傅宏烈带着两位满口京话的笔帖式，另一个是个年轻的举人。这人两道八字眉分得很开，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正跷着二郎腿从舱窗中饶有兴致地瞧着外面码头上的雪景。他穿得相当单薄，只一件打了补丁的蓝粗布夹袍，也没戴帽子，和对面显得多少有点疲倦和衰老的傅宏烈比起来，看上去精神得多。

年轻举人名叫周培公，字昌，荆门人，因入京会试，没了盘缠，在德州卖字，被下船散步的傅宏烈邀上船带到了天津。八天来的水路同行，两个人天上地下、经史子集、文韬武略无所不谈，已成了忘年交。周培公听了舟子的话，见傅宏烈锁着眉头不言语，便笑道："这有什么犯难的，陆路便陆路，古人细雨骑驴过剑门，我们津门古道策马而行，不也挺有诗意？"

傅宏烈转脸看看坐在一旁的两个笔帖式，也都是神色黯然，便苦笑了一下，从怀中取出一包碎银，大约十两的样子，轻轻推到周培公面前，说道："培公，下舟我们就不便同行了。这点银子实在拿不出手，不过你还是带上，聊作补缺……"

"为什么？"周培公惊讶地问道。

傅宏烈叹息一声，勉强笑道："路上怕你担惊，一直没有相告，别看我坐着杭州将军的大官船，这么阔绰，其实我是刑部锁拿的犯官，入京领罪的。下船戴了刑具，铁锁锒铛的，再带上一个你，像什么？"

"真的？"周培公大吃一惊，因为虽同船八日，压根就没听傅宏烈有半句话涉及此事，两个笔帖式在他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他还以为这个学问渊博的中年知府是入京升迁的呢！略一迟疑，周培公才回过神来，急问道："为什么呢？"

“这是真的。”一个笔帖式说道，“我们两个都是刑部衙门的人，奉了部文锁拿傅大人入京问罪。傅大人上折奏请朝廷撤去三藩，得罪了平西王吴三桂，被平南王府拿了，本来要在广州就地处决的，朝廷却降旨要刑部和大理寺会审议处。这官船是步军统领衙门的图海将军特意关照杭州将军妥为护送的……”

“兄弟，”傅宏烈一路听周培公不遗余力地攻讦吴三桂，早已认他是知己，见周培公气得发呆，便笑道，“一路听你高谈阔论，你不但文章好，而且很懂兵法，国家正在用人之时，万不要自弃。本想给你写封荐书，只是我眼下处境，不但无益，还怕招祸，兄弟你好自为之。”

“好吧。”周培公双手将银子轻轻推回，点漆一样的目光深情地盯着傅宏烈，说道，“我们就要分手。八天来的倾心交谈，周某永世难忘。君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不过这银子我不能要，你吃着官司，比我更要钱用……”傅宏烈听着，心里一阵难过，眼圈不禁有些发红，只低声道：“恐怕未必用得着了……”

天威难测，凶多吉少，傅宏烈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一时间，舱里变得沉寂下来，外边雪落在舱板上的沙沙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周培公吃惊之余，已经冷静下来，闪着幽幽的目光沉思半晌，问道：“图海与大人是故交知己？”

“原先也不相识，”傅宏烈说道，“前年他因事被黜贬到潮州，我们相处一年。此人是很有肝胆的。我们又都和吴六一要好，吴六一调任广东总督后，荐图海做了九门提督，兼管步军统领衙门，才回京没有多少日子……”说罢又叹一口气道，“可惜，六一兄一到广州便暴病去世。他若在，我也不至于落到这般下场。”

周培公听了，眼珠一转，突然一笑，俯下身子对傅宏烈说道：“不闻李青莲诗乎？‘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我料皇上圣明，必不肯轻戮贤良，大人此行，看来是有惊无险！”

傅宏烈几天来摸透了周培公的秉性：虽然谈锋极健，却从不肯妄言。他对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三藩的割据势态、军事经济情形的了解，都有很独到的见地。看来，他说这话并不像单单为了安抚自己，遂笑道：“培公这话又是出语惊人！”

“大人，这只是想当然。”周培公手指有节奏地敲着桌面，沉吟着说

道，“日前我们闲谈，大人言及皇上近日下诏令三藩入京觐见，以学生看，和大人的事连在一起，便有了文章。”

见傅宏烈和两个笔帖式对视，周培公微微一笑，又道：“要撤藩了！三藩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客大欺店，朝廷岂能容他们胡为！道理我们已经探讨明白，天下只有一个，不容二主并立，天心、民心、国情就是如此。”周培公侃侃说着，舒展地仰了一下身子，好像他并不是一个一文莫名的穷举人，而是一个国家重臣廷对奏议，“从来朝廷撤藩，有三种办法，或如高祖游云梦，车前力士擒韩信；或如汉平七国之乱，明诏硬撤，不惜一战；或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筵桌上一席话，天大的事化为乌有——现在朝廷既召三王同时入京，看来是要用这种办法的了。”

傅宏烈听着，觉得很有道理，频频点头，突然若有所思地怔了一下，说道：“不过，圣上下诏锁拿我的谕旨说得很清楚：让刑部大理寺从重议处。事情未必就那么简单吧！前汉主张撤藩的晁错，不也被……”

“千古艰难惟一死——邓汉仪可谓勘透人情！”周培公哈哈大笑，“君也是当局者迷呀！你在广州已经判了死罪，还怎么个‘从重’处置？锁拿进京，显然是皇上为了救你，保不定大人还要升官呐！”

“皇上如果不撤藩呢？”一个笔帖式见周培公说得如此笃定，有些不服气，忍不住问道。

“国家岁入三千七百万两银子，”周培公调头一哂，不屑地说道，“吴三桂独自拿去九百万，耿精忠、尚可喜每人是五百五十万——不算别的账，仅此一条，假如是你家奴才，你能不能容他？”说罢，端起桌上已经凉了的茶一气饮干，向傅宏烈道，“傅公，几日同舟，真是三生有幸。你的道德文章，培公已经深悉。今日别离，我有一言进谏，不知可肯见纳？”傅宏烈忙拱手道：“请讲！”

“观君相貌、量君才学、聆君言谈皆不愧为国士。”周培公先捧了一句，“但君用心太死，用情过痴，谨防要吃朋友的亏。”

傅宏烈一怔，一时弄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忙问：“为什么呢？”周培公道：“你请旨撤藩乃是密折拜奏，吴三桂何从得知？”傅宏烈听了半晌没吱声，摇摇头道：“虽说是密折，也有四五个人知道，只有一个汪士

荣虽在平西王麾下任职，可他却是我的八拜之交，难道……”

“几日来大人经常赞誉汪士荣，我只恨无缘相见，岂敢多疑？”周培公爽朗地一笑，说道，“君子处世之道，在于守中而不务外。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今日一别，相见无期。古人一饭之恩，尚且千金相酬，周某倘有寸进，必定报答大恩！就此分手了！傅公保重，保重！”说罢，身子一躬便钻出了船舱，飘然上岸。傅宏烈忙不迭奔出舱来，口中呼唤道：“培公，培公先生……带上这银子……”

周培公站在码头边的缆石柱旁，纷纷扬扬的大雪落在头上，钻进脖子里；狂风将夹袍下摆撩起老高，却不见他有瑟缩畏寒之态。见傅宏烈和笔帖式追出舱来，只拱手说道：“大人请回，二人请回，再会吧！”说完，便踏雪漫步而去。

傅宏烈眼看着周培公消失在雪光中，才怅然入舱，对押解他的两个笔帖式说道：“请上刑具，我们也上路吧！”

周培公沿途卖字卜卦，直到正月十四才来到京师，远远瞭见灰暗高大的帝京堞雉矗立在荒寂无人的雪原上，他的心不禁激动得噗噗直跳。这个破落世家子弟，虽然才二十五岁，已是历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人了。他的父母在顺治七年那场可怕的瘟疫流行中相继去世，家产田宅被本家族叔侵占一空，只有祖上传下的三大架书存了下来。见周家族人兀自不能容这个孤儿，奶妈龚嬷嬷便将培公接了家去，却让儿子去当兵吃粮，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周培公天分甚高，到十五岁上，什么亢仓子、韩非子、管子、墨子、老子、鬼谷子……二十四史并《太公阴符》、《奇门遁甲》、《孙子兵法》及各类经史之书就读了个饱。龚嬷嬷见他如此出息，索性把自己纺织攒积下来的钱兑了银子，供他出去游学。断断续续在外十年，到康熙八年，应考府试、乡试连战皆捷，此时龚嬷嬷头发已是雪白了。

中举之后，见龚嬷嬷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周培公便不想再考了。他揣着诗文投谒当地有名的硕儒、士绅，到省拜会藩台、臬司的达人贵官，想谋一个差使。无奈他既无名师推荐，自己平日名声也甚平常，人家面儿上倒挺热乎，心里却瞧不起。这事被龚嬷嬷知道后，老太太竟捶床大怒：“你竟是越大越不成器！为你读书上进，你大哥荣遇出去当兵，受的什么罪？怎么你出去浪荡十年，挣了个举人就想趴窝儿？俗话说，学成文武艺，卖给帝王家，你却卖给我这样一个半截入土的老婆子？没出息！我要的是敕封诰命——你到京城向皇上给我讨来！”如今

真的见了这巍巍帝阙，周培公如何能按捺自己的激动心情？

他怀里还揣着一封信，是在山东讲学的伍次友写给左都御史明珠的荐书，听说这个收信人已经升迁为吏部尚书。这封荐书有没有用处、有多大用处，周培公并没有好生想过。他想，淮阴侯韩信当年归汉，怀里也揣着张良的荐书，直到汉高祖拜他为将时才拿出来，那才是丈夫自建功自立业的气概呢！因此，周培公并没有怎样重视伍次友郑重交给他的这封书信。

周培公摸了摸荷包，那是他离开荆门前夜，龚嬷嬷在灯下一针一线替他做出来的，做工并不好，他却当做宝贝一样。里边还有两枚罗汉钱和三十几个“康熙”铜子儿，省吃俭用也仅够三天度日。可是此时离三月春闱还有五六十天，这段日子怎么过呢？思量移时，周培公决定找一座庙撞斋吃，便打听着住进了近郊的法华寺。

其时正是正月元宵佳节期间。康熙八年山左山右秋季大熟，又废止了圈地，实行了更名田。一等公遏必隆从芜湖、苏、杭漕运北京数百万担粮食，历来闹春荒的直隶、山东，今春斗米只须三钱银子。物价平准、天下无事，北京过节昼夜金吾不禁，百姓高兴，正月花灯竟足足闹了七天。法华寺住的十几个举人和因漕运不通没有返回江南的盐商日日轮流做东，花天酒地，吆五喝六，把个清净佛地翻成了酒肉道场。周培公耐不得这般俗气逼人，见外头雪霁放晴，便不再写诗作画，决定到街头观览一下京华风物。

走出庙院，外面景致果然热闹。西苑和潭柘寺的高跷、龙灯、狮子、旱船、河蚌、鹤鹬……叮叮哐哐地敲着锣鼓，都涌到前门和琉璃厂一带，什么跳喇嘛、大头人、打莽式、走彩绳的，还有扮演着戏文里的各种人物，一队队吹吹打打招摇过市。人流摩肩接踵、挤挤拥拥，夹着唱秧歌的、跳鲍老的、卖粉团的吆喝声，孩子们惊叹欢呼的喊叫声，被挤倒了的咒骂声、哭声、哄笑声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汇成一片，搅在一起。平日不出门的妇女也耐不得寂寞，七大姑八大姨的相约出门来瞧热闹儿。不过她们的心思比男人们细密得多，有的到城隍庙捐香火钱祈佑降福，有的到观音庵求子，有的到琉璃厂小贩们那里花几个铜子儿买上几颗金鳌玉蝀石狮子牙——一种蜡制的兽牙——投进附近专设的炭火盆中看着它们烧化，据说这能确保她全家终年不患牙疼病。

周培公随着人流推动，来到了正阳门，不禁被这里的热闹看呆了：几百名妇女，个个挤得披头散发，眼泪汪汪。有的挤掉了鞋子，有的到

中途被顶了出来，一窝蜂儿去摸正阳门上的大铜钉。被挤出来的妇女们，有的怨天尤人，有的眉开眼笑，孩子们有的哭，有的闹，有的攀着妈妈的脖子叫着“回家”。

周培公看了半日，揣度不出其中奥妙，便问身旁一个老翁：“老人家，这些妇道人家不要命地挤什么？”

“她们在摸福气。”老人似笑不笑地说道，“谁能一连摸到七个铜钉，全家终年平安……”

周培公不禁一笑：那凉凉的、圆润光滑的大铜钉帽居然有这么大的法力！他还不知道。这些妇道人家在为自己父母、丈夫和子女祈福时，有着一种出人意料的坚韧精神。被挤出来的，哭归哭、骂归骂，不摸到七个，她们决不肯离开这个地方。有的妇女索性赤了脚，把孩子放下，请人照看，挽发捋袖地又挤了进去。周培公不禁好笑地说道：“皇上的大门就这么神！其实也用不着这么挤呀！只要大家挨着个儿来，天不黑就可摸完的。”

“是嘛，往年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一旁搭腔道，“不过，今年不同了，一会儿平南王爷和靖南王爷要从这里入宫觐见，一戒严就摸不成了。”

平南王是广东的尚可喜，靖南王是福建的耿精忠。召见三藩，怎么只有两王入京？周培公不由想起了傅宏烈，心里格登一下。忙问道：“平西王没有来？”

“这就不知道了，”老人摇头道，“听说是告病了。”

周培公想再问，忽然人群乱成一团，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哭骂着揪扯住一个中年妇人从人群里连撕带打地挤了出来。那中年妇女一边躲闪，一边嘻嘻笑着，含含糊糊地说道：“这又何必呢？免得了碰着挤着了一点？”旁边的妇女们见是这么一回事，有的便来相劝。不料那姑娘乘那人不备，猛地蹿上去，一把扯去那妇人头上蒙的葱绿巾，高声喊道：“你姑奶奶小琐今儿个豁出去了，叫大家看看你这下流胚！”

人们一下子呆了，原来是个汉子！

“不要放掉他，问问他叫什么？”周培公的血一下子全涌到脸上，脖

子上的青筋蹦起老高。

“谁在放肆？”那汉子歪着脖子搜寻了一番，相了相周培公，一步一步逼将过来，狞笑着道：“你他妈是哪条裤裆里的货色？你知道她是谁？爷又是谁？”

周培公十指捏得山响，冷笑一声说道：“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货色，这样的行径，不抵个畜生！”

“嘻！”那汉子做了个怪相，扭脸对几个围着瞧热闹的人道，“这个穷小子，他想管我的事，哼，我乃堂堂理亲王府的总管刘一贵。你管得着爷的事吗？她欠了爷三十串，爷还要弄进府里好好儿摸摸呢——来！架起这个臭娘儿们，走！”话犹未完，周培公早挥起手掌，一记耳光掴了过去。刘一贵脸上落下五个紫红的指印，顿时膨胀起来。几个理亲王府的长随见管家挨揍，“嗷”地一声嚎叫着齐扑过来，围着周培公拳脚交加。站在一旁的小琐吓怔了，周培公一边和这些人周旋，一边对着小琐喊道：“还不快走？”刘一贵捂着脸吼道：“老子这里几十号人，能叫她走了？打！”

一时间，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骚动起来。二十多个豪奴大打出手，在人们中间横冲直撞。人们被挤得绊倒了一片，惨叫呼号乱成一锅粥。周培公腰部遭了几记重拳，眼中金花乱舞，踉跄一步倒在地下。十几个长随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地狠踢猛打。

“住手！”正在这时，忽然听到雷鸣般的一声大吼，“都他娘的住手！”这一声大得吓人，震得这帮恶奴都住了手，转脸看时，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军官，挤过纷纷逃窜的人群，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刘一贵问道：“你他娘的，凭什么欺侮人？”一个长随见刘一贵使眼色，冷不防从后头蹿上来，劈掌便打。那军官好像背后生着眼睛，一把擒住了，反手一拧提在怀里，“呸”地照脸一口唾沫，轻轻一送，那长随像弹丸一样冲了出去，竟接连又撞倒了两个！刘一贵见势不妙，呼哨一声，恶奴们嚎叫着狼奔豕突仓皇逃去。

周培公从地上爬起来，见那军官正开心地哈哈大笑，忽然眼睛一亮，惊喜地叫道：“大哥，是你！”

军官愣了一下，诧异地看了看周培公，刹那间也认了出来，张着双手扑过来，双手抱住周培公就地旋了一圈：“是我那书呆子培弟呀！你

怎么会在这里？十年，整整十年没见了呀！”这个豪放的汉子又跳又笑，眼泪在眶中打着转儿流了出来。

这位军官正是周培公的奶哥龚荣遇，从军十年，在平凉已当上了城门领。两个光屁股时就在一块儿的哥儿俩竟在此不期而遇。

“娘如今怎么样？身子骨儿还好？”听了周培公讲述这些年的遭遇，这个粗眉大汉低垂下眼皮，神色黯然地回道：“娘还好。”周培公和龚荣遇并着肩漫无目的地走着，低声答道：“就是人老了，眼睛也不好使……”说到这里，周培公停住了脚步，瞪着眼带着怒气问道：“你已是四品大员了，为什么不回去看娘，这算孝子么？”龚荣遇低头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半晌才道：“先在广西，又到云南，再调陕西，安定不下来呀！”

“你这次到京做什么？”周培公问道。

“王提督在陕西被莫洛总督和瓦尔格将军挤得存身不住，进京想请旨调防到内地来……”

“王提督？”周培公问道，“是不是绰号叫马鹞子的那个？”

“嗯。就是马鹞子王辅臣。”

“我听说莫洛居官很清廉，”周培公沉思着问道，“怎么这么不容人？”他摸摸腰部，那里还在隐隐作疼。

“旗人嘛，全他娘的一路货，汉人算倒了血霉！”龚荣遇闷声答道，说着，一脚将一块石头踢出老远，半晌又道，“马鹞子脚踏两条船，吃着朝廷的，看着吴三桂的。我瞧吴三桂也不是个正经东西，我在那带兵不容易啊！——我们就住在吴三桂大公子吴应熊府里，跟我到那里去住吧？”

“不不不，”周培公连连摇手笑道，“你已经是客，够别扭的了，再带了我去，像什么？我天性疏懒，不耐烦和吴大公子这样人打交道。”

当下二人亲亲热热说了半天话，又一同到聚仙楼吃了一顿饭，龚荣遇又拿了一张五十两一张的银票给周培公，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相约于王辅臣回陕前再聚一次。

第二回　乾清宫睿智激藩臣　刑堂上胆肝动帝心

周培公的揣度一点不错，康熙同时召三藩入觐，本意是效法赵匡胤席前夺兵。但周培公却不知道，给康熙出这个主意的人，正是为他写荐书的伍次友。伍次友原是扬州名士。康熙元年会试时，伍次友因写《圈地乱国论》，深得康熙赏识，被聘为帝师。他在辞官归山之前，曾为康熙起草了《撤藩方略》。

吴三桂既然不来，康熙的夺兵计便不能行。他那热得发烫的心也只好凉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难以压抑的愤懑。他忍着一肚皮的气，在乾清门和颜悦色地接见了代父行礼的吴应熊，又赏银子又赐药，下诏慰谕“病”了的吴三桂。退下来后他越发觉得浑身不自在。

生气归生气，正经事还得办。过了正月十六，康熙下诏令已经入京的尚可喜和耿精忠入内，在乾清宫正殿接见议事。乘舆路过乾清门时，康熙掀起明黄软缎的窗帘向外张望了一下，见耿精忠和尚可喜两个人穿着簇新的鹅黄团花龙褂，俯伏着身子正在叩头，不禁轻声叹息，含笑大声说道：“二王远道而来，免礼了吧！”说了脚一顿，令乘舆停下，两步跳了出来，在丹墀下一手挽起一个，呵呵笑道，“朕倒没料到你们来得恁早。在京还过得惯？这里天气比不得广东、福建，要多加些衣服才成啊……”一边说，一边沿甬道向正大光明殿徐步而行，语气神情间透着十二分亲热。上书房随侍大臣索额图、熊赐履，议政王杰书，一等公遏必隆等率着部院大臣，早就候在殿口，见他们过来，忙一齐跪下，直待三人先后进殿，方起身鱼贯而入，一斜溜儿伏在殿门口。

“你们住在哪里？”康熙命耿精忠、尚可喜坐下，端起御案上的奶汁啜了一口，这才仔细打量面前这两个异姓王爷。他们是康熙三年觐见的，已经离别整整六年了。尚可喜已大见衰老，目光也失去昔日的神采，顾盼时头部不断地癫颤，手足都显得有些呆滞。耿精忠却正当盛年，挺胸凹肚，正襟危坐，目光炯炯地看着康熙，听到问话，忙从椅中欠身，赔笑说道：“尚可喜住在儿子家，奴才住在弟弟家。”

康熙点头一笑。耿精忠的弟弟耿星河与尚可喜的三儿子尚之礼和吴应熊一样都是他的姑父，羁留京师住在额驸府，做散秩大臣。这二人都

是吟风弄月的浪荡公子，诗酒以外不问政事，用熊赐履的话说便是“稍有晋人风度，绝无汉官威仪”。比不得吴应熊，明面上老老实实，背地里却和外边的督抚大员广为结交，三两日便和云南书信往来一次。听了耿精忠的话，康熙沉吟片刻，转脸吩咐侍立在旁的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传话给内务府，赐银二位额驸每家三百两。”又向耿、尚二人笑道：“朕知道你们手面大，不要嫌朕小气。这两个额驸人品才学都好，再历练几年，朕还要叫他们分掌部院的事呢……”说着，又笑了笑。

“这两个”好，当然就是说吴应熊“不好”。尚可喜见耿精忠不搭腔，忙笑道：“奴才们便有三万银子也比不得这三百两体面。这次来京，听之礼说，万岁爷勤政得很，每日办事都要到二更天，奴才说句不知上下的话，万岁如今到底年轻，不晓得爱惜自己身子，到了奴才这把年纪才知道呢！万岁一身系着亿兆百姓，更要多多节劳才是！”

“朕何尝不想享福？事情太多，不得不如此啊！”康熙目光闪烁地望着外头白雪皑皑的宫院，款款说道，“罗刹鬼子在东北搅扰边境，去年占我木城，杀我千余百姓。这些生番用死人尸体搭起架子烧小孩子吃！西北上的事更乱，葛尔丹不知吃了什么药，竟敢不经请旨自立为汗，又与西藏第巴桑杰勾手，大有东进并吞漠南漠北之意——你们都是精熟汉史的人，境内出这样的事，朕岂能看着不管？”他长吁了一口气，接着又道，“还有黄河、淮河，去年秋天决口三十四处，河南巡抚衙门里的淤泥有一丈多厚，二十多万百姓出外逃荒……”康熙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万岁！”跪在殿门口杌子上的内大臣、大学士索额图忽然膝行趋前一步，朗声奏道，“罗刹国使臣戈赖尼即将回国，临行前想面见皇上，请旨如何办理。”

“他现在什么地方？”

“在午门外候旨。”

“叫他进来！”康熙厉声说道，“倒要见识一下他是个什么东西！”

“喳！”索额图叩了头，起身又打了个千儿，躬身退出大殿传旨去了。

“皇上应该盛陈威仪，”熊赐履在班中叩头奏道，“以示我天朝风

范！”

康熙略一沉思，咬着牙笑道：“他不配！现有的威仪也是抬举了他！”说着便听远处一声递一声传进来：“罗刹国使臣进宫叩见！”大家张着眼偷望时，一个瘦得麻秆一样，伶仃细长的身影脚步趑趄、左顾右盼地进了乾清门，便不再言声。

戈赖尼像梦游人一样走进了紫禁宫。这里的富有使他吃惊，到处都是黄金、白银和精美绝伦的东方艺术品，绘着云和龙的图案在廷柱上盘绕，令人目眩的错金大鼎、金缸，镶缀着耀眼宝石的玉如意，各种名贵硕大的瓷器，搬回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他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富豪……但这里森严的威仪使他减去几分倨傲。从午门开始，两行亲兵，钉子一样排立着，佩在腰间的宽边大刀拖着长长的流苏。御前侍卫像一尊尊铁铸的神像，按剑挺立，眼都不眨一下。偌大的宫殿两旁跪着几十个翎顶辉煌的朝廷重臣，连一点声响都听不到。殿前铜鹤、金鳌的口里喷吐着袅袅香烟，呈现出一派肃穆庄严的气氛。戈赖尼因为看得有些神不守舍，跨入殿门时几乎绊倒了，身子在门框上重重碰了一下才狼狈地站稳了。他肩膀一耸、双手一摊，问跟着进来的索额图：“阁下，我该怎么办？”殿中人听到他的华语说得如此纯正，顿时一怔。

“按照我们大清国规定的礼节，”索额图冷冰冰说道，“向我皇上行三跪九叩首觐见礼！”

看着这个黄发蓝眼、深目高鼻的人，穿着短袖燕尾服，居然也煞有介事地甩起“马蹄袖”，康熙几乎笑出来。等他行完礼，正要开口问话，戈赖尼却自行爬了起来，高声喊道：“噢！伟大的博格德汗（中国皇帝）！能在这神奇而又迷人的宫殿里觐见您，我感到不胜荣幸！我代表至圣无上的全大俄罗斯沙皇陛下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向您致崇高的问候！”说着，便张开双臂，竟要趋步向前热情地拥抱康熙。

但是他只跨出两步便站住了脚。康熙静静地坐着，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里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光亮，震慑得他不敢稍有轻薄。他僵立了片刻，无可奈何地笑道：“我们的热情表现在我们奔放的行动上，中国人的热情包涵在一种自然美中，有着令人钦佩的含蓄，大不列颠人也不能企及……我想，我还是按贵国的礼节回话吧！”说着，便又跪下。

“戈赖尼，”康熙终于开口了，“你求见朕，是为了何事呀？”

“我来求见博格德汗，”戈赖尼说道，“是为了求得对阿穆尔地区事件的谅解，请博格德汗作出明智的选择！”

所谓阿穆尔，便是黑龙江流域。康熙不禁一笑：“黑龙江地域自古乃我中国邦土，与你罗刹国有什么相干，要朕如何‘谅解’？”

“当然，”戈赖尼耸耸肩，“我无意否认陛下的话，但是，那块土地对你们富有而辽阔的中国来说，不过是小小的——”他选不出合适的中国词语，只好伸出小指头来比了一下，“而对我国来说，用处却是很大很大，我们与欧罗巴做交易，需要皮货，您明白吗？而贵国需要边境的安定……”

不等戈赖尼说完，康熙便冷冷顶了一句：“你这是说，你想要的，你就去抢，是吗？！”最后一声“是吗”，陡地提高八度，震得乾清宫正殿嗡嗡作响。

“不不……不是……是的！”这个饶舌的外交家吓了一跳，语无伦次地答道。经过一霎间的怯懦，戈赖尼又强硬起来：“请陛下听完我的话，我受沙皇之命转告陛下，博格德汗应该以这块荒凉的土地作为交换条件，求得沙皇的恩宠与关怀，只有如此，才能确保陛下国内的和平和安定。”

“这倒奇了，”康熙顾盼众臣，“我国河清海晏，有什么不安定的？即便有事，也是我天朝家务，与你们罗刹何干？”

“我是您的外臣，不妨直言相告。”戈赖尼无赖地笑笑，“大汗的地位并不稳固，众所周知，贵国南方的几位王爷正在准备一场空前的叛乱……”

“哈哈哈哈！”康熙突然纵声大笑，指着尚可喜和耿精忠问戈赖尼，“你认识他们吗？”

戈赖尼看了耿尚二人一眼，耸肩摇头道：“我没有那个荣幸……”

“他们就是你说的‘叛乱’王爷，”康熙笑道，“我们君臣此刻都在这里，你倒说说，我们怎么个不安定法？”

“呕？”仿佛遭到重重一击，跪着的戈赖尼身子猛地仄了一下。由

于索额图对他严密封锁，耿精忠、尚可喜入京的消息，他竟一点风声也没听到。戈赖尼脸色变得雪一样苍白，喃喃说道："这是传闻……请博格德汗和两位王爷原谅。不过——"他的脸上又泛出血色来，"我提醒皇上，我强大的哥萨克在著名将领巴哈罗夫将军的统率下已经进驻阿穆尔地域，用你们中国话来说，叫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话未说完，康熙"啪"地一声拍案而起，下了御座，橐橐走了几步，指着戈赖尼说道："你回去告诉米哈伊洛维奇，中国并无内乱，即或有，朕也自能平叛，不劳他万里之外操这份狂心！我华夏天朝，万国冕旒臣服之圣地，叫他早收妄想，安分守土！不然总有一天兵车相会，才知我大清天威难犯——凭你今日无礼，朕本当诛你首级以示惩戒，念两国相交不斩来使之古义，赦你不死——来！"

"喳！"魏东亭、狼瞫、穆子煦、素伦等一干侍卫早就等得不耐烦，听康熙招呼，炸雷般齐声应道。

"押他回驿馆，"康熙背对戈赖尼，冷冷吩咐道，"限明日午时前离开京师！哼，朕倒不信，这个巴哈罗夫，难道会比斯捷潘诺夫[3]下场好些？"

一场唇枪舌剑的外交战结束了。康熙仍按捺不住自己愤慨的心情，不住用眼睃着殿内群臣，却是一语不发。

"万岁！"耿精忠实在受不了康熙这种压力沉重的目光，终于开口说道，"罗刹国如此无礼，皇上何不发兵进剿？"

"朕也有难处啊！"康熙手指弹着茶碗盖，心不在焉地乜斜了尚可喜一眼，说道，"国家遭鳌拜乱政之害，元气未复，一时之间，筹兵筹饷都是难题。不能必操胜券，朕岂能轻易用兵？"

今天在乾清宫发生的这些事，尚可喜和耿精忠心里雪亮，处处都是在说"撤藩"。自南明永历帝死后，南方事实上已无仗可打，三藩王率几十万军队坐吃朝廷粮饷，北方外敌却无力抵御！尽管心里明白，耿、尚二人却不肯把话题引出来。尚可喜是没办法，他的兵权早被大少爷尚之信剥夺得干干净净；耿精忠抱定主意，看吴三桂的眼色行事——吴三桂的兵比他们二藩的总和还要多，凭什么他耿精忠要做这出头椽子？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康熙语意双关地笑道。见耿、尚

二人装聋作哑，他心里不禁一阵上火，觉得不能一味地对他们示柔，目光如电扫了两个王爷一眼，笑道："朕请三位藩王入京，原本为的就是共商这件外事。吴三桂'病'了，你们二位又不能全然做主。算来三藩实到一藩半，想起来真有意思，朕难道连罗刹这个跳梁小丑也奈何不得？"他本想说"朕这里难道设了鸿门宴"，话到口边又改了。

"奴才临来前，曾派人往云南看三桂。"尚可喜苦笑着辩解道，"吴三桂确有目疾，年前又患疟疾，称病不朝，似乎并无别的心思。"

"不谈这些了吧！"康熙舒了一口气，"朕怎么扯到这上头了？朕的本意请不要误解，朕目前无意撤藩，即使撤藩也要光明正大。朝廷决不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朕自束发受教，便以诚待人——先诚意正心，而后能治国平天下嘛！三藩不负朕，朕是不会亏负你们的。你们也累了，就此跪安吧。"

第二日下午，康熙换了便装，来到坐落在绳匠胡同的刑部衙门，在签押房后的大客厅里悠闲地吃茶，等候会审傅宏烈的结果。四个一等侍卫魏东亭、狼瞫、穆子煦和犟驴子见他似乎心事重重，一个个鸦雀无声坐得笔直。

忽然，一个大个子武官匆匆进来，喘了口粗气，一屁股坐在康熙对面的椅子上，心神不宁地向外望望，转脸对康熙说道："喂，你们堂官什么时候下来——啊？是主上！"

"是图海啊！"康熙见他惊得面如土色，连下跪也忘记了，便笑道，"你这奴才不好生呆在九门提督府，钻到刑部衙门来做什么？"

图海这才忙不迭地跪下，额上豆大的汗珠已渗了出来："回万岁爷的话，刑部衙门正在会审傅宏烈——啊，奴才来瞧瞧吴正治……"

"你和吴正治是什么交情？怎么又扯到傅宏烈身上？"康熙见图海慌得结结巴巴，不觉好笑，"吴正治正在审傅宏烈，你掺和进来是怎么说？九门提督的手伸得太长了吧？"

"喳——奴才该死！吴六一生前说傅某乃是忠良之人。今日会审，臣有些按捺不住，前来寻吴正治打听消息……"说着便连连叩头。

"起来吧，站那边去！"康熙笑着揶揄道，"亏你还是将军出身，连

一点急变之才都没有，你来吴正治法司衙门撞木钟，不怕朕治你的罪？”

“奴才与傅宏烈并无瓜葛，而且奴才不主张撤藩，政见也不同。”图海站起身来，已经渐渐恢复了平静，黝黑透紫的面庞颤动一下，躬身答道，“傅宏烈上书言政是为国家社稷。其言当，圣上取之；其言不当，圣上舍之。臣以为——”

“你不要讲了。”康熙截断了图海的话，“你到签押房传旨，朕要见傅宏烈。”

“啊？”图海大感意外，见康熙脸上毫无表情，忙又答道，“喳！”

傅宏烈跟着图海进来了。他脚下钉着四十斤重的大镣，在寂静的院中哗啦哗啦响着，虽然步履蹒跚，脸上却像刚睡醒的孩子一样平静。刑部尚书吴正治和满汉侍郎、科道等一群官员因未奉诏进内，只在刑部天井院里向上叩了头，远远退到一旁，不安地注视着这座立刻变得至高无上的客厅。

“傅宏烈，”康熙捻着胸前的朝珠，对伏在地下的傅宏烈说道，“此时此地，你心里在想什么？”

“罪臣在想……”傅宏烈身上一颤，他完全没想到康熙会问这个，不由抬头望了一眼康熙，答道，“此地自前明至今，一直是国家掌刑之地，由此向归宿走去，只有咫尺之遥。万千奸恶之徒在此伏法，亦有仁人志士在此蒙冤受辱……此时罪臣不意得觐见圣颜，一诉衷曲，臣虽死，快何如之！”

“尔有何衷曲可诉？”康熙变色说道，“尔不过一个小小知府，辄敢妄言国家大政，离间君臣和睦，还不是死有余辜！”这话声音虽然不高，透着极大压力，图海和魏东亭等人心里竟不禁起了一阵寒栗。

“圣上这话差了！”傅宏烈横了心，抗声言道，目中炯炯生光。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却听傅宏烈大声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臣职在司牧！臣亲见吴三桂和尚可喜父子倒行逆施，横行不法，若缄口不言，明哲保身，则有欺君之罪；若直谏犯颜，又有妄言乱政之罪——是进则身死，退则心死，身死与心死孰佳？请求圣上明断！”

康熙觉得自己的心好像从高空中一下子沉落下来，“舍生取义”四个字闪电一样划过，划得他的心一阵疼痛：这样一个人物，竟迟至今日才发现！他沉思一下，提高了嗓音朝外喊道：“吴正治，你进来！”吴正治“喳”地答应一声，三步两步跨进来，还没有跪稳便听康熙问道：“你们准备将傅宏烈如何处置？”

“腰斩！”吴正治不假思索应口答道。

“不能轻一点么？”

“回万岁的话，臣只能依律定罪。”吴正治说道，“恩自上出，减刑轻判应由皇上特典。”

“嗯。那就……弃市吧。”康熙仿佛在重压下吁了一口气，瞟一眼傅宏烈，又道，“你方才说得很好，朕成全你——不要怨朕狠心，朝廷有朝廷的难处——你还有什么话么？哦，你的老母、幼子，朕当关照户部着意抚恤……”康熙一边说，一边审视着傅宏烈。

“罪臣无话可言……”傅宏烈此刻听到老母、幼子，真比万箭钻心还要难过。他饱含着泪水，强压着没让自己哭出声来，只是伏地恭恭敬敬行了三跪九叩大礼，颤声说道：“谢恩……”站起身来又向图海和吴正治各作了一个长揖，含泪笑道：“吴兄、图兄，兄弟就此别过了！”便提着大镣昂首向厅外走去。

“站住！”康熙突然起身断喝一声。他的脸一下子涨得血红，几步从厅中跨出，目光如电地盯着吴正治，一迭连声命道：“给他去刑！”说着脚步不停地走近傅宏烈，一边看着两个司道官员忙不迭地开锁去刑，一边抚着傅宏烈的肩头说道：“好！果然是肝胆照人，果然是烈烈丈夫！杀你这样的臣子，朕岂不成了桀纣之君？”

傅宏烈原被这猝不及防的变故弄愣了，待明白过来，哪里还控制得住自己，仆身伏地号啕大哭。

“你先在北京住下。”康熙扶起傅宏烈，替他拍掉臂上尘埃，轻声说道，“你的朋友有不少在京供职，还有朱国治也已调来北京。你在他们家养养身体，有什么奏陈、建议，暂由图海代呈，朕要用你这块石头，叫你回广西做官，你可敢？”

“奴才有何不敢？”傅宏烈大声答道。

第三回　孔四贞下嫁孙延龄　康熙帝赐枪马鹞子

康熙九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迟。二月二龙抬头的节气已经过了，紫禁城宫殿上的积雪还没有开冻，鎏金大铜缸沿上挂着一层薄霜，缸里的水虽然一天一换，仍结满了蛛丝般的细凌。天气显得十分干冷。

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侍候完康熙早膳，奉旨至乾清宫西阁换送康熙夜里批阅过的奏事匣子，折转回来时，康熙已经出去了。只见六宫都太监张万强带着侯文、高民等一干太监正在扫地、掸尘、抹桌子，便捋起袖子帮着收拾，一边笑问张万强："张公公，万岁爷呢？"

"四格格从昭陵回来，万岁爷欢喜得了不得，不等要轿子就跑着去了。"张万强取过一方端砚，磨着墨答道，"这会子在储秀宫，只怕老佛爷也去了呢！"

四格格是定南王孔友德之女，本名孔四贞。定南王死于王事，太皇太后便将她收养宫中，待之如女。她和苏麻喇姑一样，从小看着康熙长大。不知为什么，顺治皇帝大行之后，性情刚烈的孔四贞突然变得郁郁寡欢。她本是将门之女，身有武艺，便请求允准她宿卫先帝陵寝。太皇太后拗不过，竟破例晋她为一等侍卫，由她去了昭陵，至今已是九年未入京师。今日突然回来，是件稀罕事儿。

小毛子却不知此事根苗，一边调好了朱砂一边笑道："皇上是该松泛一点儿了，自去年五月鳌中堂坏事到如今，一天七个时辰见人、批奏章，还要写字、做算术，这几天更是一事未了又有一事，连个五更黄昏也不分了，竟比小家子挣饭吃还难！——就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儿呢？"

"你甭嘴巧！"张万强撇着光溜溜的下巴，扯着公鸭嗓子笑道，"甭指望我在皇上跟前给你递送这些话儿——论说也真是的，去年今日，咱们谁敢想，鳌中堂那么横的人物儿，忽喇巴儿就没了！就是外头茶馆鼓儿先儿们说的书，也未必有这个热闹呢！——这盒子且放在这里，咱们今日拼个不是，也要让皇上多耍一会儿！"

“罢哟，张公公！这我可要驳您的回了！”小毛子扮个鬼脸笑道，“上回也是这么说，皇上脸沉下来，你照样吓得没词儿。要不是我小毛子吓得当场放屁，连你都要落个不是！”

这是去年八月间的事了，山东巡抚于成龙奉调治河总督，陛见时正是凌晨五鼓。康熙头一夜子末丑初才落枕。张万强和小毛子乍着胆子没喊康熙起床，误了一个时辰，被康熙叫来，板着脸斥骂了一顿，说于成龙是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太监擅阻、欺蔑大僚，误了军国大事，是砍头的罪。

正训斥间，小毛子憋不住偶然放了个屁。康熙盯着问道：“你这是什么毛病儿？”小毛子叩头答道：“奴才知道罪过大，吓出来的……”接着不防又放出一串儿，逗得康熙一笑而罢。

此时提起来，张万强也是一笑，便道：“好小子，算你是个角色！论年纪虽略小些，论相貌也是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一副福相。只可惜蛋黄子没了，檀香木做驴槽，糟蹋了材料儿——还不快滚呀，你瞧瞧钟，眼看就是午时了！”

小毛子起先还嬉笑着听，回头一看，自鸣钟上的针已指到未末午初，是康熙披阅奏章的时分了，把头一拍道：“呀，别误了事！”便一溜烟跑出来，直奔储秀宫。

储秀宫里很热闹，太皇太后坐在皇后赫舍里氏家常使用的软椅上，下边一溜侍立着贵妃钮祜禄氏、卫宫人和几个答应、常在，没有品秩的大宫女墨菊、小娥、婵妮、红秀捧着巾栉在后头侍候，康熙立在太皇太后身后轻轻给老人捶背。苏麻喇姑是出家人，皇后是主人，赐了座儿在下头。只有孔四贞是远客，打横儿坐在太皇太后对面，端着茶杯，静听太皇太后说话。

“你这一去就是这些年，别人不知怎么样，我瞧着脾气秉性儿竟是一点儿没改！”太皇太后笑道，“哪有女人做官做一辈子不嫁人的？我跟前的女孩儿，只有你和曼姐儿特别，偏都比公主还要性傲。曼姐儿不去说她了，如今虽留起了头发，已经是菩萨的人了。你半大不大，二十多岁的老姑娘，怎么成呢？没的也不怕人家在背后数落我这老婆子，自家女儿一个一个都嫁了，收养的竟一个不嫁！”说着便笑。一回头瞥见小毛子进来，便道：“小毛子大总管，又来催你主子吃苦去？”

小毛子一进门便听见这句话，忙跪下请安，笑道："奴才哪里敢？这都是万岁爷定的章程！"

"今儿有我呢！"太皇太后摆手道，"难得四姑娘回来，叫他们姑侄多坐一时，你站一边吧！"

小毛子叩了头起来，不便一一请安，只上前给孔四贞打了个千儿，笑道："小毛子给四格格请安了——苏麻喇姑大师是我姨，早听说四格格和大师亲姊妹似的，又是远客，得给您多叩个头！"片刻之间，他便又认了一个干姨。

"这是皇上跟前的总管太监。"皇后见孔四贞不认识小毛子，忙笑道，"是个人精猢狲，救过曼姐儿的命，最能顺竿子爬，四姑提防着他点儿！"一句话说得众人连孔四贞都笑了。

"这个孙延龄少年英武，又是定南王手里使过的人。见过几次，言谈举止蕴藉有礼，很不错的。"康熙赔笑对孔四贞道，"如今老佛爷做主，把四姑指给他，真是天配地合。四姑见了就知道了！"

小毛子听了半天，这才明白是要把孔四贞指配给孔友德的部将孙延龄，不由一笑，便转脸看他自己的"菜户"（干夫妻），——皇后后边侍立的宫女墨菊——墨菊别转了脸没理他。

"老佛爷、皇上和娘娘都已经说的不少了，又都是为我好。"孔四贞思量半晌，终于叹了口气，道，"我再推辞就像不识抬举了，那……那就……勉从其命吧。想我孔四贞，自父亲死了，一直蒙老佛爷恩养，和女儿一样，本不该……"

"对了，就是这个话！"太皇太后生恐她再提与顺治的旧事，见她应允，不禁喜形于色，便截住道，"压根儿和我的女儿就一样嘛——皇帝，我的意思晋四贞为和硕公主，你看呢？"

"儿臣有什么说的？"康熙也大为高兴，"本就该如此嘛！"

"小毛子可听着了？"太皇太后说道，"四公主下嫁，妆奁要从厚！"

"喳！"小毛子忙应道，"都在奴才身上，照和硕公主的例，加银五千——"

“一万！”康熙大声说道。

“喳——一万！”

苏麻喇姑本来在旁静坐，听到这里，不禁笑道：“四姐，我这会儿也不论出家人不出家人，要笑你一句了，人家都是夫贵妻荣，你可是夫以妻贵了！”

“是时候了，”康熙笑着转到前面，对太皇太后打了一揖说道，“孙儿要到前头养心殿去，有几封折子，今儿一定得批出去。原定今日见陕西提督王辅臣，明儿见孙延龄……”

言犹未毕，便听宫外西南方向隐隐传来牛吼一般的声音，殿中几个人顿时怔住，接着又是一阵更响的叫声愈传愈近，宫殿开始微微颤动，几盏吊在殿角的宫灯好似秋千般荡起来，门窗几榻也像打摆子一样震得山响。“天爷！”小毛子失声叫道，“这是怎么了？”脸色变得煞白，钮祜禄氏踉跄一步，身子一晃便摔倒了。

“地震！”皇后赫舍里一惊立起身来，厉声说道，“小毛子、墨菊！你们几个护着老佛爷、皇上快出去！”说着，见墨菊兀自吓得发愣，忙几步跨过来，与小毛子一边一个挟了太皇太后，脚不点地地跑到院子里。钮祜禄氏和墨菊这才惊醒过来，忙去扶康熙时，孔四贞早抢先掖了康熙出去。二人便指挥着太监宫女合力抬了几张椅子晃悠着跟出来，将椅子放在四不靠墙的一片青砖地上。康熙此时回过神来，向前踱了两步，忽然笑着对钮祜禄氏道：“你们这叫什么？逃荒不像逃荒，讨吃不像讨吃的！”

两声剧烈的震声从地心发出，将在场的人抛得一跳，远处民房轰然倒塌，扬起漫天黄雾，紫禁城被笼罩得一片灰暗，宫殿的梁柱发出吱吱咯咯的呻吟声。储秀宫中皇后、贵妃和全班执事宫监鸦雀无声地站在剧烈震动的庭院当中，太皇太后和苏麻喇姑合掌闭目席地趺坐、口中喃喃念佛，只有康熙不动声色地坐在中间仰视上苍。

“万岁！”储秀宫垂花门口传来熊赐履洪亮的声音，“臣熊赐履、索额图、杰书前来侍驾！”

“进来！”康熙大声说道。三个大臣躬身而入，眼见康熙无虞，不由地吁了一口气，依次跪了。

这时午牌刚过，地震来得更凶。巍峨的五凤楼、大大小小的民房、一街两行商店、殿宇馆阁随着大地一起一伏婆娑起舞；天空中黄尘与暗红的彩云搅在一起翻滚，笼罩得宇宙一团昏黑；一会儿风雹雷电齐作，紫蓝色的闪电照着街衢上一张张惊惶恐怖的面孔。从永定门、哈德门到东直门一带人烟稠密的地方，人们扶老携幼偎依在一起，孩子在母亲怀抱里挣扎着大哭大叫，大人们却一个个用呆滞的目光仰望苍穹，祈佑平安。远近不时传来高房危楼轰然倒塌的声音，整个北京城鸡飞狗叫、狐鸣狼嚎似的惶惶不宁。

一等侍卫善扑营总领魏东亭与表妹史鉴梅行合卺礼才过三天。由于史鉴梅娘家已没有人，熊赐履夫人便把她接了去，权作回门礼。原说好了于明日回来，出了这种事，史鉴梅哪里还顾得了这些？便从熊家马厩里拉出一匹狂躁的枣红马，勒一勒缰绳飞身而上，狂抽猛打驰回虎坊桥——魏东亭的官邸。刚过西华门，却见自己的丈夫魏东亭手挥宝剑正与一个双手持戟的红顶子武官在马上厮拼，便勒住了马在旁凝神观看。

那个武官四十多岁，足比魏东亭高出一个头，半截铁塔样地稳坐战骑，面白无须，眉如卧蚕，身手十分矫捷，一双烂银画戟舞得风车一般。魏东亭是康熙跟前武功最高的侍卫，却因不善马战，无论怎样勾刺劈挑，总占不到上风。史鉴梅因为空手，不及细想，便从头上拔下一枝银簪，在手里掂掂分量，权作暗器，一甩手便向那人后心飞去。不料那人着实了得，竟在马上凭空向后一翻，银簪“嗖”地平射过去，正好磕在魏东亭的剑上，被打得无影无踪。史鉴梅不禁大怒，“啪”的一声解开束腰金带，纵马一跃加入战团。正打得难分难解，忽听城门口一阵洪钟般的笑声：“哈哈哈哈……虎臣贤弟，新婚燕尔，夫妻竟有如此兴致，共战关西马鹞子！”

“图军门！”

三人一齐住了手，见是九门提督图海戎装佩剑，手中擎着诏书，大声喊道：“圣旨：着王辅臣即刻觐见！”

魏东亭与王辅臣联袂而入。此时大震已经过去，储秀宫附近已完全恢复了平静。时而袭来的余震，大殿窗棂门扇虽然仍旧发出咔咔的声音，已不再那么吓人。丹墀外二十名宫女、四十名太监按序排着，众星拱月地护在康熙周围，两柄宝扇、一面长纱屏围在身后。杰书、熊赐履和索额图挺身长跪在一旁，一切与日常朝会没有两样。

魏东亭因有数日不上朝了，见康熙行了一跪一叩的礼，便起身立在康熙身旁。王辅臣是第一次入觐，在陕西平素闲谈时，虽也听说过一些宫闱秘闻，圣上如何私聘落第举人伍次友为师，如何庙谟独运，用魏东亭一干新进少年智擒鳌拜，可是现在真的与这些人相见，激动之余又有点儿好奇。他一边行三跪九叩觐见礼，一边偷眼打量，见康熙脚蹬青缎凉里皂靴，身着酱色江绸丝绵袍，外套着石青单金龙褂，浑身丝毫不带珠光宝气，颀身玉立，风度娴雅，含笑看着他行礼。康熙又见王辅臣不住地瞟自己，便欠了一下身子，笑道："王将军，请起来说话！"

"喳！"王辅臣响亮地答应一声立起身来。

"好一表人才！久闻将军虎背熊腰，果然名不虚传！"康熙一边极口夸赞，呵呵笑着踱至王辅臣身前，端详着说道，"听说因你未奉特旨，被魏东亭堵在西华门外交上了手，不知胜负如何呀？"

"魏将军乃圣上驾前擎天玉柱，臣何能及！"王辅臣完全没想到康熙这样随和，绷得紧紧的心松和下来。

"那也不见得。"康熙抬头遥望着发黄的天空，轻轻叹了口气。方才听禀，太和殿东边已经震坍，毓庆宫只留下淳于殿无恙，他的心是沉重的，想了想话锋一转问道："朕委纳兰、明珠至陕，锁拿山陕总督莫洛和巡抚白清额进京问罪。你从那边过来，这件事办得怎样？"

王辅臣摸不清康熙问话的意思，一时没有开口，良久才回奏道："白清额已经革职监护，莫洛在钦差大臣到达之前，去巡视山西未归，明大人已经派人去传。"

"朕不是问这个，"康熙笑道，"西安百姓递来了万民折，称颂他二人清廉，恳请朝廷免其重罪，你在平凉多年，朕想问问是否当真。"

"当真！"王辅臣与莫洛素来不睦，但莫洛是清官，山、陕两省有口皆碑，是说不得假话的。他咽了一口口水，清清嗓音又道："莫洛居官多年，为母亲做寿，竟借了五十两银子，此次查抄白清额府，只存白银十六两，这些都是实情，臣不敢欺瞒！"

"听说你与莫洛不睦？"

"回皇上的话，"王辅臣忙跪下答道，"臣与莫洛、瓦尔格将军之事

乃是私怨，皇上所问乃是国事，臣不能因公废私，亦不敢因私废公。”

“好！”康熙不禁击节赞赏，回身坐到椅上大声说道，“国家大臣，社稷重器，应该有这等气量——你是什么出身？”

问到出身，王辅臣身子一颤，连连叩头答道：“臣祖辈微贱，乃是库兵出身。”

库兵出身的人是富而贱，虽然有钱，却被人瞧不起。因为银库重地，怕库兵盗窃，出入时都要剥得一丝不挂。但是每月月例，又无法养家糊口，只好从小就用石头、蒜杵将肛门渐渐撑大，出库时将银块夹带在肛门中。这是人人皆知的秘密，王辅臣一向视为奇耻大辱，讳莫如深。但皇帝垂询又不能不如实回话，所以“库兵”二字未出口，眼眶中已是含满泪水，声音也显得有点哽咽。

康熙也觉意外，怔了一下长叹道：“朕倒不知你出身微贱如此。”接着又提高了嗓音慷慨说道，“自古伟伟丈夫烈烈英雄比卿出身寒贱的多得是！大英雄患在事业不立，余事都不足道——张万强！”

“奴才在！”

“立传朕旨给内务府，王辅臣举家脱籍抬旗，改隶——”康熙沉吟片刻，觉得既做人情，就不如做得大些，于是果断地说，“汉军正红旗！”

“喳！”

张万强就地扎了个千儿，转身快步退出储秀宫。王辅臣感动得泪流满面，要不是君前不能失礼，早已痛哭失声了，只是饮泣叩头。

“你好自为之，”康熙沉着地说道，“朕本想留你在京供职，朝夕可以相见，但平凉重地，没有你这样有能为的战将，朕更不放心。西边、南边麻烦事很多，朝廷要倚重你马鹞子呢！”

旁边的人听着这几句话轻松平淡，但“西边”在王辅臣听来却如雷声轰鸣一样。他早随洪承畴南征，江、浙平定之后便改归平西王吴三桂节制。吴三桂待这个调入自己麾下的王辅臣是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比对自己的子侄辈还要好，即使调至平凉，吴三桂每年还要接济他数万两银子。所以这话出自康熙，是意有所指的。王辅臣当然也闻者会心，不能

不表明一个态度。想到此，王辅臣忙叩头道："皇上委臣以专阃，寄臣以腹心，待臣大恩如天高海深，上及臣祖宗、下被臣子孙，臣若背恩负义，不但无颜于人世，亦不齿于祖宗！请主上宽心。一旦西方、南方有事，臣虽肝脑涂地，也不辜负圣恩！"

"朕不是对什么人不相信，"康熙显得有点激动，双目闪烁生光，只有此时才能看到与他年龄不相称的老练与成熟，"朕委实舍不得你这样的人才远离北京在边陲吃苦。"他一边说，一边从座后拿起一对四尺多长的银制蟠龙豹尾枪，想了想，又将一枝放回，加重了语气说道："这对枪是先帝留给朕护身的，朕每次出行都要把它们列在马前——朕知道你在那边过的并不如意，不日就有诏调莫洛入京，饷也可先拨一些去救急。没法子，钱一多半都给人拿去了嘛——你是先帝留下的臣奴，赐别的东西都不足为贵。这里把枪分一枝给你，你带到平凉，见枪如见朕；朕留一枝在身边，见枪如见卿——"说着，豆大的泪珠已淌了出来，康熙被自己的话感动了。

"圣恩深重！"王辅臣面色苍白，激动得不住抽泣，"奴才虽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皇上！"说罢，颤抖着双手接过枪来。缓缓却步辞了出去，刚出垂花门，再也控制不住感激之情，竟掩面放声痛哭起来。

第四回　应天变起驾五台山　怀叵测鼓唇额驸府

孔四贞当日辞了出去，自回了她东华门外的官邸。因余震不止，康熙不想来回搬动，第二日仍在储秀宫召见索额图、熊赐履议事。魏东亭等几个大侍卫在外侍候，也觉十分方便。皇后因宫嫔不见外臣，带着贵妃一干人宿在苏麻喇姑修行的钟粹宫后佛堂前天井院临时搭起的棚子里。太皇太后因没地方去，闲坐着，又觉气闷，便带着苏麻喇姑踱至前边储秀宫看康熙办事。

待熊赐履和索额图给太皇太后行过礼，康熙方才坐下，默默打量苏麻喇姑。自从伍次友与她发生婚变，已有半年多了。近来苏麻喇姑的心情似乎比伍次友离京时好一些，走路也显得硬朗了许多，一身缁衣映着血色不足的面孔，已不再白得让人不敢正视，只是神情中依然带着淡漠冷峻，使人觉得有点凛然。

“皇帝到底是经了事的，比先前练达得多了，昨日两件事处置得都好。”太皇太后一边坐着，一边微笑着对旁边侍立的索额图和熊赐履道，“四贞文武全才，嫁了这个孙延龄，或许能给这匹野马套套笼头。明珠上回折子里头说，王辅臣这人事上以恭，处友以信，待人以宽，御下以严——也不坏嘛！”显然，她对王辅臣印象颇佳。

熊赐履躬身赔笑正欲答话，康熙却道：“祖母说的是，不过也不敢大意。孙子见过几次孙延龄后，瞧着这人很傲气，时间长了保不住还会生变故。王辅臣确是恭敬，不过‘恭’未必就‘忠’，他受吴三桂的惠很深，孙子不能不待他更好一点儿，他要有良心，好好地在西边节制兵马，将来撤藩就容易一点儿。”

站在一旁的魏东亭一直不明白康熙为什么如此厚待这个一脸吕布相的王辅臣，至此才恍然大悟，不禁对康熙投去钦佩的目光。熊赐履道：“万岁圣虑极精，圣断极明！四公主下嫁孙延龄，东可遏制尚、耿二藩，西可掣肘云贵，但是王辅臣的情形却有所不同，他手下的王屏藩、张建勋、龚荣遇、马一贵这些悍将，有的是吴三桂旧友，有的是闯、献余党，王辅臣在京虽如此，回去难保不生变故，以臣愚见——”说到这里，熊赐履却嗫嚅了一下。

“唉？”

“臣以为还是将王辅臣留在京师为好！”

康熙听了，一时没有说话，低头思忖半晌，转脸问索额图：“你看呢？”索额图忙答道：“平凉关乎西路重地，臣以为熊赐履所云很有道理。”说着，目视魏东亭笑道，“臣保一人前往，一定可以胜任。”

“你是说魏东亭？”康熙转脸瞧太皇太后，见她正和苏麻喇姑低声说话，便又转身问魏东亭，“你去如何？”

“奴才惟万岁之命是听！”魏东亭双手一拱，单膝跪地大声说道，“万岁叫奴才去，奴才就去！”

“不成！”康熙沉思良久，断然说道，“京师乃根本之地，必得有像魏东亭这样的人来拱卫。王辅臣节制西路比别人合适，朕对他感之以情、结之以恩、化之以德，他应该知道报答。再说，此时忽然调离王辅臣，只能加重平西王疑惧之心……”

“对了！”在旁闲谈的太皇太后忽然截断了康熙的话，扶着椅子把手站起身来，“吴三桂顺顺当当地撤了藩，什么事也不会有；吴三桂要是造反，王辅臣那里换谁去都是一样。不过熊赐履说的也对，王辅臣和孙延龄下头那班人都是做贼出身，不能不防，四贞去广西再迟一点为好，这会子又不撤藩，没的回去叫那些小人们调唆得孙延龄变了心，唉！京师这边麻烦事也多啊！眼下我们祖孙想出京巡视一下，没有小魏子这样靠实的人跟着，你们留在京里办事，也不会那么放心。”

“出巡！”索额图和熊赐履几乎是同时惊呼一声，“不知老佛爷和皇上要巡视何方？”

“五台山。”太皇太后绷着脸，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说出了这个地名。

“老佛爷，万岁！”熊赐履大吃一惊，趋前一步仆身伏地叩了头，仰面问道，“京畿刚刚粗定，内外犹疑，多少急务待办，不知何故出巡？臣以为不可！”说着，转脸质问站在旁边沉吟的索额图，“君身为国家大臣，此时为何缄默不语？”索额图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曾风闻过“先帝出家为僧”的事，父亲索尼临终前也曾呓语过“五台山，顺治爷……”他

从种种迹象中隐隐约约地感到先帝的“驾崩”必有隐情。此时听太皇太后亲口吐出“五台山”这三个字，正证实了自己的推测。此时见熊赐履责问自己，想想还是装糊涂为好，便随声附和道：“奴才也实在不明白太皇太后和圣上为何要西巡五台山。”

“近来京师发生地震，皇祖母定是为了求佛祖灵佑吧。”康熙心里也觉祖母有点匪夷所思，忽喇巴儿提出要上五台山，赔了个笑脸，正待劝说，太皇太后却截住了，说道：“皇帝说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地动山川摇，自古就有，我本来也不放在心上，但这次来得蹊跷——你们看西南方，云彩为何这么红？震得太和殿都塌了半边——你们还劝，难道要等北京城全陷下去才去求佛祖？”

“地震是孙子失德于民，招致天怒。”康熙见祖母没听懂自己的意思，还要长篇大论地讲下去，便笑着解释道，“皇祖母替孙子操心，可就近儿到潭柘寺拜拜佛，不也就尽了心意嘛！祖母上了年纪，身子是要紧的。再说，京师里七事八事，咱们一下子都去了，怎么放得下心？”

“潭柘寺怎么能和五台山比？”太皇太后说道，“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活佛所在地！”

熊赐履听到这里，也忙劝解道：“据奴才看，这次京师地震是因鳌拜多年来乱政所致。天变虽由人事引起，若善修人事便可挽回天变，何必去求西方佛祖……”熊赐履的学究气上来了，又要大讲天人互应的道理。不防太皇太后冷笑一声，喝道：“你禁口！我敬佛祖和你尊孔孟一样，我并没有说孔孟的不是，也不许你在我面前毁僧谤道！”她的脸气得煞白，想想熊赐履是个忠臣，又是个书呆子，便不再说下去，一转身坐回到椅子上。

“这是老佛爷的心愿。”苏麻喇姑本不想在这种场合多说话，见大家沉默得难堪，双手合十插口言道，“七日前在慈宁宫和老佛爷说因缘，老佛爷说她曾梦见过金甲神将来讨愿心，老佛爷答应向五台山献玉佛一尊。如今又出了地震的事，去一趟五台山也是该当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圣人也没说就没有鬼神，还是宁信其有，不说其无的好。”

“慧真大师这话说到我老婆子心里了。”太皇太后叹了口气，“我已是半截子入土的人了，还为自己祈求什么？只盼着孙子皇图永固也就安心了——五台山我是要去的，皇帝要是顾不来，我一个人去就是。”

“孙子怎敢！”康熙忙起身道，“孙子自然陪祖母一道儿去，京里的事暂由熊赐履和索额图维持，机密些也就是了，就这样定下吧！”

太皇太后和皇帝同出紫禁城至潭柘寺郊祀，是开国以来第一遭，所以礼部奏议以最隆重的“大驾”卤簿。按清代皇帝出巡的仪仗共分四等，郊祀用“大驾”、朝会用“法驾”、平时出入用“銮驾”、行幸则用“骑驾”。所以圣旨一下，举朝忙碌，礼部衙门前，白天车水马龙，夜里灯烛辉煌，满汉尚书、侍郎、各司主事、笔帖式通宵达旦地起草诰制、安排百官班次、皇帝驻跸关防和迎送礼节仪仗……一个个累得力尽神疲，连着忙了七天才算忙出头绪来。北京的大小官员、黔首百姓听说“大驾”是因地震而出，是去尊天敬祖，祈福佑民，都十分敬服，眼巴巴地等着瞧热闹。

接到送驾出城的旨意，和硕额驸、太子太保吴应熊四更天就起床结束停当。他是一品散秩大员，按理应穿九蟒五爪的袍子，仙鹤补服，但礼部特别知会，吴应熊应加上黄马褂和双眼花翎，他一听便知这是特典。本来很高兴的事，他却多了个心眼，自己伏处京师，越是不招人眼目便越好。现在皇帝独下特旨给自己，这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再说，穿得太显眼，百官瞧了，心里会怎么想呢？

自从鳌拜倒台之后，一向安居的吴应熊突然感到不安了。似乎有某种可怕的力量潜伏在他的宅邸四周，“三藩”这两个字也越来越使他感到可怕。但是，父亲的来信并没有提到朝廷有什么异常动静。他相信朝廷若有什么动静，他父亲很快就会知道的。在北京除了自己这根眼线外，不知还有多少人在暗地里为他效劳。

石虎胡同在宣武门内，离紫禁城并不远。心事重重的吴应熊来到正阳门前便下轿步行，礼部为他安排的位置在天安门金水桥东。这样显赫的位置，他觉得有点承受不起。

“吴公！”早已守在桥边的索额图见他过来，满面堆笑地迎了过来，“请在这边与我们一同候驾。”吴应熊抬头一看，见索额图和熊赐履也是身着簇新的袍服，套着黄马褂，并排地站在一旁，慌得连忙回礼，笑道：“吴应熊怎敢与两位辅政同列，索大人不要取笑。”熊赐履笑道：“你别耍客气了，这是魏东亭方才传下来的旨意，你是天子至亲，又是朝廷大臣，细论起来，我们这些人还无法同你相比呢！”

“索大人，”吴应熊见熊赐履拿着铜烟锅要吸烟，忙从怀里取出火折

子替熊赐履点燃了，又扭过脸问索额图："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明珠大人？去陕西还没回来么？"索额图笑道："早着哩，山、陕总督莫洛到山西去了，还没有回西安呢？"熊赐履在不紧不慢地喷云吐雾，冷冰冰地说道："这也有几说几讲，路上好走，回京就快一些，要是再遇上乌龙镇那样的麻烦事，不免就要多耽误些日子了。"

这是指在乌龙镇明珠用天子剑斩西选官的事。索额图一笑，别转了脸。吴应熊心里一沉，觉得这话颇难应对，无论是指责明珠，还是对吴三桂的西选权有所微词，都是很不相宜的。他委屈地咽了一口气，笑道："不管是吏部所任，还是家父所选，都是大清的命官。凡属贪官污吏，都在可杀之列。家父来信很夸奖明大人秉公执法，像郑州知府那样的害民贼，家父知道了也是容他不得的。不然，还有什么天理王法？"熊赐履笑笑，还想再说什么，索额图忽然扯扯二人衣袖道："二公禁声，皇上就要出来了！"三人便不再说话，将马蹄袖一甩，挨次跪了下去。自天安门至正阳门数百名在京供职的部院大臣、入京述职的外省大僚，见他们三人跪下，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也一齐跪下静待大驾。

不一会儿，几十名内侍列队整齐地从城门洞出来，领头的是小毛子，大声传旨："圣驾将到，百官候着了！"说罢，拂尘一扬退了回去。紧跟着，内务府执事一声递一声地传了下去。

羽盖已经出了天安门。吴应熊是个有心的人，仔细查看，前头是四驾九龙明黄曲柄盖，接着依次是翠华紫芝两盖、二十柄直柄九龙盖（分为青、红、皂、白、黄五色），八色纯紫、八色纯赤的方盖跟在后边……其时正值辰牌，丽日当空、微风剪拂，华盖幡飘带舞，显得十分壮观。华盖过完，便是七十二面宫扇，有写寿字的，有绘双龙的，孔雀雉尾，鸾凤文采，一面面耀目眩神。接着是十六面大幡，上头写着"教孝""表节""明刑""弼教""行庆""施惠""褒功""怀远""振武""敷文""纳言""进善"等字样，还有四金节、四仪·氅、八旗大纛，旗上绘有仪凤、仙鹤、孔雀、黄鹄、白雉等祥禽，游鳞、彩狮、白泽、角瑞、赤熊、黄熊、辟邪、犀牛等瑞兽，看得人眼花缭乱。前头仪仗已经过去很长，后头的仍源源不断走来。吴应熊无声地叹息了一下，心里想："怪不得汉高祖看秦始皇出巡要感叹'大丈夫当如是'！"当他再转过神来时，一百二十面门旗已经出完。魏东亭气宇轩昂地骑在错金鞍的黄马上，后头穆子煦、狼瞫、犟驴子、赵逢春带着四十名侍卫，一色金甲戎装、红顶翠羽，数百名禁军手持金钺、卧瓜、立瓜、金瓶、金椅、金杌、大刀、弓矢、剑戟等浩浩荡荡随后跟出。只豹尾枪是个单的，吴应熊已经知道另

一枝赐给王辅臣了，不由得冷笑一声。此时城内城外鼓乐动地，一片山呼，坐在头辆辇上的康熙频频点头招手示意。吴应熊瞧见康熙在注视自己，忙不迭地将头在坚硬的石板地上重叩几下，连呼："吾皇万岁，万万岁！"一直到车驾过完，他的头方敢抬了起来。

直到晌午错过，吴应熊才拖着沉重的步子，混在意兴阑珊的百官中回到石虎胡同。清客相公郎廷枢早在门上候着，见吴应熊悠悠荡荡地回来，忙迎上去笑道："东翁回来了？虽说不远，磨了半天也乏透了，怎么不乘轿子？"

"不累。"吴应熊满腹心事，淡淡答道，"大家都没坐轿，太显眼——对了，周全斌来了没有？他说过今日来拜的。"郎廷枢笑道："早来了，照您的意思，安置在好春轩呢！"二人边说边往里走，曲曲折折进去，方到二门，忽有一人双人拱着，连道："少傅，辛苦！"一头说，一头迎了出来。吴应熊用眼打量，来人身穿绛红宁绸长衣、天青缎子外褂，脚下蹬一双京式快靴，一条半苍发辫从瓜皮帽后直垂腰间。此人正是这几个月往这里跑得最勤的工部员外郎周全斌。吴应熊客气地笑着，一边说"累你久等"，一边将周全斌往里头让。

"少傅，"二人在好春轩前落座，周全斌用碗盖拨着浮在上面的茶叶，半闭着略带浮肿的单泡眼，单刀直入地开了口，一句话便说得吴应熊浑身打激灵："你知道么？朱三太子已去云南五华山令尊大人那里了，说不定那里的文章做得比这场郊祭出巡还要热闹啦！"

"我不懂足下的意思。"吴应熊在京师做人质二十余年，深通韬晦之术，心里虽然吃惊，面上却冷冰冰的，"这些事我不知道，也不信。即使是真的，我看这位来历可疑的朱三太子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足下原是前明崇祯皇上周贵妃的本家侄儿，我也不明白你到我这里来说这些话是为什么，不想听，也不敢听。如果足下不辞劳苦从西鼓楼来访，就为说这个话，还不如早些回去歇息的好！"他一气说了这许多方才停住，深深吸了一口烟，透过浓浓的烟雾打量周全斌的反应。

周全斌也在观察吴应熊，这个其貌不扬的矮个子，胖胖的身体略嫌臃肿，细眉大眼，厚嘴唇，一眼看去极是忠厚朴拙，却不料他一反平日慢吞吞的习惯，十分简捷地用一道"话墙"将他碰了回来。周全斌微微一怔，随即似笑不笑地说道："不敢听或许是真的，不想听嘛……世子殿下自地震以后为何要一日一匹快马飞驰云南呢？可惜呀，要得到平西王的回话还要好些日子哩。你我两家都是前明旧臣，素有旧交，何妨先听

听我这一孔之见呢？”

吴应熊一边听，一边极细心地剔着烟杆中的油泥，不紧不慢地说道：“北京地震，我担心云南也有震情，写信问候家父，这有什么奇怪的？”

“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周全斌身子向前一倾说道，“原来世子也担心云南地震？这和朝廷倒想在一起了。不然，万岁又何必兴师动众地要驾幸五台山祈福呢？”

“五台山？”吴应熊眉棱倏地一跳，只有这一瞬间才能窥到他内心中的千丘万壑，但这只是一瞬，他立刻恢复了常态，“五台山乃佛祖胜地。到那里去，足见我太皇太后和皇上忧民之心。”周全斌紧接着说道：“岂止忧民，而且忧国！地震来自西南，天变示警，西边的王辅臣，南边的耿家、尚家都来了。惟独西南的令尊不来！吴世子识穷天下，难道看不出圣上此行的深谋远算？”说着，便看吴应熊。吴应熊讥讽地一笑问道：“你才是识穷天下！不知从哪里捡来这几句鸟话？”

“一是抚慰京师人心。”周全斌并不计较吴应熊的挖苦话，“二是去西路视察民情吏情。这西路可是平西王取三秦、向京师的通道啊！看来离下一步的撤藩将不远了！”

吴应熊先是一呆，接着哑然失笑，指着周全斌道：“你说的什么话？撤藩不撤藩是朝廷的事，家父取三秦做什么？家祖、家父为前明守了几十年北大门，在至急至危的关头才封了家父一个平西伯，归顺天朝以后，一举赐为王爵！你道我吴家和你周家一样？”

“辣椒红了值钱，人红了危险。”周全斌今日决心要为朱三太子敲开吴应熊这扇门，所以毫不相让，“世子方才讲得好——西平伯已经是‘王’，这还不是红极了的人？”

“放肆！”

“放肆？”周全斌立起身来，将瓜皮帽往头上一扣，格格冷笑道，“吴老伯虎踞云南，拥重兵、坐银殿，尚不满足，仍要背着朝廷冶铁煮盐，铸铜造钱，自征粮，自选官，抗命不朝，这才叫放肆呢！”说着将手一拱便要辞去。

“何必着急哩！”吴应熊忙起身扯住，笑道，“把话说完嘛。”

“也好。”周全斌见他软了下来，不由有些得意，“皇上年纪虽幼，这机断权谋，这聪明睿智你都瞧见了，岂容令尊长此以往？这次驾幸山西，对平西王只有百害而无一利，望平西王、吴世兄好自为之，恕不多言了！”说着头一仰，高声吟道：

不与繁花竞，寒苞晚更香，

数茎偏挺秀，嘉尔傲风霜！

“吴公，你知道这诗是谁给谁写的？”吴应熊愕然道：“只知是圣上所作，写给谁的却不清楚。”

“甘文焜！”周全斌头也不回，大声说道，“云贵总督甘文焜！”说完竟自扬长而去。

吴应熊背着手站在台阶上，微笑着说：“不送。”心里却在想：“你少爷没打出的底牌多着呢，王八蛋，你等着瞧吧！”

第五回　三藩王密聚云南府　众谋士献计反清廷

巍峨壮观的平西王府邸高高地矗立在云南府城郊的五华山上。一座座龙楼凤阙，或红墙遮挡，或绿竹掩映，依山势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溪流纵横的峰峦间。方圆数十里云树葱茏、气象蕴茵，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一层层的大理石阶蜿蜒曲折直通云天，一入山便使人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这里原是前明永历故宫，吴三桂接手之后又煞费苦心大加修缮，经过近三十年的经营，早已不是它原来的模样了。后山修造的一排排大石屋，是吴三桂的藩库，里边的金、玉、珠、宝、瑶、珙、璧、圭叠积如山，库房旁铸钱司的作坊里还在日夜不停地化铜炼锡。武库里已贮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可是剑、刀、铁、钺、矛戟、弓矢、枪、戈、燧、炮，都还在不停地铸造、更新。在银安殿两旁的一个个廊房里，设着兵马司、藩吏司、盐茶司、慎刑厅、铸造厅……一切都按朝廷建制设置，不过简化了一点，变了变名字。山下高大的仿汉阙向四处延伸，北通平凉，西接青藏，东连黔粤，南抵缅交……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张无比庞大的网络，而牵动这张大“网络”的中心人物，便是先降李自成，再投多尔衮，引清兵大举入关的吴三桂。

吴三桂此刻正坐在银安殿西侧王府花园的列翠轩前观赏歌舞。和他并肩而坐的，一个是从北京秘密绕道而来的耿精忠，一个是已经从广东来了半个月的平南王之子尚之信。他们已在这里磋商、观看了两天，各方的情报都汇集得差不多了。

“二位贤侄都看过了，”吴三桂微笑着转脸对尚之信道，“我这里怎么样？”

“太美了！”尚之信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草坪，吴三桂最漂亮的两个侍妾四面观音和八面观音正在演“天女散花”，舞得长袖飘飘，莲步轻移，翩若惊鸿，蜿若游龙。尚之信看得出神，竟像没听清吴三桂的问话，格格笑道：“这还用老世伯问？真是一对儿人间尤物！”旁边的耿精忠很讨厌尚之信的粗俗，听他话不对题，忙岔开道：“我虽来得迟些，昨日看过老世伯这里的局面，真像是干大事业的，恐怕尚世兄那里也未必有这么多的军马粮饷！”尚之信仍然心不在焉、赞不绝口地笑道：“美人香草，香草美人，这是多好的局面！我就看不惯那些旗装姑奶奶，大

脚片子蹬了个‘花盆底’，挺胸凸肚的，没一点儿风韵。像老世伯这样的大英雄，正该配有这样的绝色佳人。”说着侧转脸来，向厢屋里的内眷看了看，见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张氏福晋，便又问道，“怎么没见如夫人？”

这是在问陈圆圆。吴三桂不禁皱了皱眉头，暗暗思量：从尚之信上山以来的表现看，是个十足的饭桶加色鬼，靠这样的人共事能行吗？吴三桂只好无可奈何地干咳一声，笑道：“她已经老了，近几年又体弱多病，我在西峰上给她修了一座水月庵，让她在那里静养……”说罢，喟然叹息了一声，说道，“陈圆圆和我情分重，这是真的。但也不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我姓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才引清兵入关。这也真是小看了人——我本来是冲冠一怒为社稷！哪里想到后来竟弄成了这样的局面！”

“现在也来得及挽回，不过再迟就不成了。”耿精忠对美景美色都看不进去，忧心忡忡地说道。这次进京见了康熙，他心里很有点犯嘀咕；本来对吴三桂的实力，他充满了信心，现在有点把握不定了。康熙的豁达风度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并不像吴三桂说的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想了想，耿精忠笑道：“傅宏烈仅受到革职处罚，说不定还要重用，有人传说要把他派到广西来。你们二位可要小心一点儿。”

听了“傅宏烈”三个字，尚之信微微一怔，说道：“这人称得上是个人物，除了会写几篇马屁文章，军事上也能来几下，是一块扭股糖，沾惹不得。”

吴三桂听着，不禁微笑道：“这不要紧，傅宏烈我有办法对付，你们放心好了。”

“好，”尚之信咧嘴笑道，“有老伯挡着，朝廷不和娘娘睡，咱弟兄就不要管他这扯淡的事了。”

耿精忠一向以儒将自许，很听不惯尚之信这种粗俗不堪的言谈，轻声一笑说道：“之信兄，大意不得啊，一个傅宏烈，一个孙延龄，都在你的地面哩！”

“世兄果真把我尚之信当作酒色之徒了！”尚之信看看吴三桂，忽然噗嗤一笑，“我这人干什么事便想什么事，这会子坐在这里看戏，就要

把心思用在‘色’上；等日后真个境内有事，自然要一心用兵。和文人硕儒打交道，我就将心思用在‘道德’‘文章’上。熊掌吾所欲也，鱼亦吾所欲也，我偏要二者兼得，岂不妙哉？孙延龄刁猾近利，善观风色，并不难对付；傅宏烈嘛……我只向老世伯借一个人便能对付！”

“谁？”吴三桂吃惊地问道，耿精忠也讶然地注视着尚之信。

“汪士荣！”尚之信嬉皮笑脸地答道，“傅宏烈的把兄弟。”

“汪士荣有公务出去了。”吴三桂真的对尚之信刮目相看了。这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上山来一直把自己装成个屣包，谁料他竟有如此一招，正是所谓胸有城府之严，心有山川之险了。吴三桂不由得欠欠身子，笑道：“想不到贤侄这会儿才真人露真相！听人说，你在广州生吃人肉，可是有的？”

“诚然！”尚之信冷冰冰说道，“此乃御兵之道也！我的下属多是从山上收编来的土匪，我不凶悍杀人，他们肯服我？家父带一辈子兵，却没有瞧透这一层，所以他们都不听他的——无毒不丈夫嘛，我这块荆山璞玉，只好装成一个山大王了。”说罢仰天大笑。

这样的心术太可怕了，耿精忠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这个姓尚的，上山半月有余，满口粗话，举止荒唐，连老奸巨猾的吴三桂都被瞒过！但这又何必呢？耿精忠略一沉思也就明白过来，尚之信乔装痴愚，是在等自己，观察自己！他又偷眼瞧了吴三桂一眼，吴三桂却似全不在意，不但不责怪，反而十分高兴。吴三桂原来担心广东局势难以维持，现在他的顾虑一下子解除了。吴三桂兴奋地立起身来吩咐左右：“请刘玄初先生，还有夏国相、胡国柱他们也来！”说着又对耿、尚二人笑道：“你们不是说四面观音、八面观音是绝色吗，请再观赏一下十姊妹们的演技吧！”说着便拍了拍巴掌。

随着掌声，两位观音的演唱戛然而止，列翠轩西厢房帘栊一动，便听到细细的珠摇翠晃、佩环叮当的声音，十个妙龄女郎含羞带笑，怀抱琵琶款步而出，轻盈得好似柳絮抛风、浮莲戏水，排立在绿草坪上。为首的阿紫尤为引人注目，她粉黛淡施，蛾眉轻扫，明眸传情，双目生辉，配着绿草坪上的点点黄花，更加艳光照人。再看那四面、八面二位“观音”，虽也是桃花人面，却顿失颜色。耿精忠不禁叹道：“今日方知‘六宫粉黛无颜色’佳句的妙处！”尚之信手托下巴，似乎在专心致志地品评着美酒佳酿。

刘玄初、夏国相、胡国柱，由吴三桂的贴身侍卫打虎将军皇甫保柱引着，从东边月洞门鱼贯而入，王永宁、马宝一干武将也都跟了进来，在吴三桂的左右两侧依次坐好。保柱挺胸凸肚，手按宝剑立于吴三桂身后。吴三桂一边命阿紫他们开始演奏，一边笑谓耿精忠、尚之信道："二位贤侄的鉴赏不谬，此乃小女吴梅派人从杭州专门送来的……"

话音未落，几声清冽动脾的琵琶声如冷泉滴水般划空而起，四座立时寂然。四面观音和八面观音对视一眼，知趣地退到旁边，一个执箫一个持笙，轻按细吹与琵琶相和。刹那间，列翠轩沉浸在一派仙乐之中，隐藏在三藩首脑内心里的烦躁、沉闷、压抑的情绪被扫除得干干净净。一阵过门后，阿紫移步出班，一边缓缓舞动长袖，一边轻声曼歌：

> 莫说佛前打坐，千蹭万磨，见谁曾摘来长生果？哪堪青灯焰昏，风雨夕、暗云摇，苦读子云诗曰——消尽了年华，颠倒了岁月，去寻一梦南柯！钟鼓漏歇，馔玉尚温，恰好配琼浆金波；玉柱倾颓了，便向洛阳桥头醉卧，又猛听邙山后头，酣酣正唱王侯歌……

"丽质清才！"尚之信没有喝酒，已经醉了，击节称赞道，"可惜我广东难寻这等人物——老世伯好艳福！"

"哪里话，这是预备给你应熊世兄做内室小星的……"吴三桂不禁脸一红，他对这个阿紫已经领教过了。吴三桂的后宫仅侍妾不下千人，比之清帝要多出几十倍。自从阿紫来到山上，一下子便艳压群芳。他本想自己要了阿紫，谁知刚刚开口便被张氏夹脸一口唾沫，骂得狗血淋头。

"畜生是知足不知羞，人是知羞不知足，你怎么不知足也不知羞？"

吴三桂仍不甘心，昨日中午，乘夫人歇晌，他支走了左右的人，悄悄踱到阿紫独自住的东院，正想敲门，却听里边有人喁喁私语，卿卿我我地十分亲热，细听声息，竟是自己的孙子吴世蟠捷足先登！他走到窗下舔破窗纸一看，两个人正在床边脱衣服——他这一气非同小可，暗想："家门不幸，子孙们败德丧伦，这成什么话！"正想进去责骂，又想到自己也是偷情来的，无奈间转身便走，不小心一脚踢翻了门口的花盆，"豁啷"一声，把他吓了一大跳。这一下再也掩饰不过了，只听里边窸窣一阵，阿紫隔窗问道："谁呀？"

"我……"吴三桂看看四周，并无人知觉，便放胆答道。

“是王爷呀！”阿紫甜甜地叫了一声，把门轻轻拉开了，扣着胸前排扣，嗔笑道，“王爷……这时候到奴婢这儿，有什么事吗？”

吴三桂见她媚笑凝睇、双颊泛红，早就心痒难忍，顺手摸了一下阿紫温柔的前胸，笑道：“王爷？我还要做皇帝呢！这个地方别人来得，我就来不得？”阿紫只好低头一笑，随即给吴三桂斟了一杯香茶递过来。吴三桂却不接茶，又把手伸向阿紫胸前，笑道：“你倒真可人意儿，来者不拒……”

只说了一句，便听到外头有动静，张氏福晋正在前院大声发话：“梅香，把老太爷赐我的家法寻出来！”她接过“家法”便带了十几个丫头，直奔东院而来。

吴三桂顿时慌了手脚，想夺门而出，又怕迎头碰上张氏；又想钻到床下，却明知孙子也躲在下面。吴三桂急得脸上红白不定，干打旋儿，口里喃喃道：“这……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这有啥不好办的！”阿紫格格一笑，“亏王爷还是见过大世面的，这么一点儿阵仗就应付不下！”说着转过身来，从墙上取下挂着的一根鸡毛掸子递给吴三桂，急急道：“你只管骂着世蟠往外走！”

吴三桂愣了半天，始终不解其意，眼看着张氏盛气进院，越走越近，只好红着脸跺脚大声骂道：“世蟠小畜生，躲了初一还有十五！妈拉巴子，越大越不成器，你不给卞大人赔罪，老子把你扔到老虎圈里！”说着，也不看张氏，头也不回地去了。

“这是——”张氏被这突如其来的闹剧弄得莫名其妙，只见阿紫不慌不忙走到床边，伏身叫道：“世蟠，王爷已经去了，你出来吧，回头等他气消了，赔个罪不就完了？”顷刻之间，两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冠冕堂皇地扬长而去……吴三桂想到此，不禁开心地哈哈大笑，把正在专注看戏的耿精忠和尚之信笑得莫名其妙。耿精忠便问：“老世伯为何突然发笑？”

“唔？”吴三桂一怔，忙笑道，“此女慧中秀外，丽质清才还在其次啊！她在这里少住些时，老夫还要叫她进京，应熊儿那里得有这么一个人侍候。”

“王爷，”胡国柱没有理会他们的谈话，在旁欠了欠身子问道，“应

麒世兄回来了么？”

吴三桂听了摇头道：“这个纨绔小儿，不知在西安干些什么！自他和汪士荣去后，不但没有信来，连马鹞子的信儿也没有了！”尚之信、耿精忠这才知道，汪士荣到陕西王辅臣那里去了。吴应麒是吴三桂的侄子，自吴应熊羁留京师，三桂便视他如子，其实办事稳当也不下吴应熊。吴三桂心里发急，才肯这样发作他。耿精忠听吴三桂说起马鹞子，便笑道：“王辅臣这人我知道，是个意马心猿、首鼠两端之辈，老世伯和他打交道，要当心些了。”

吴三桂一笑，从袖中抽出一封信来递给耿精忠，说道：“老夫也不是好惹的，你和之信看看这个！”此时阿紫她们已经歌歇舞止，带着九个姑娘朝吴三桂等人蹲了个万福，便跟随着张氏一群姬妾到后头去了。

夏国相一直到人退尽，见耿精忠正聚精会神地看信，便用扇背敲着手心笑着对吴三桂道：“不妨再派保柱将军出去走一遭。”

“你说是去西安？”吴三桂转脸问道。

“不！”虚弱不堪的刘玄初一直没说话，此时一手捂着胸口，轻咳一声道，“应该到北京。”胡国柱在旁听着，眼中放出光来，插言道：“刘先生说得对，保柱将军到北京，估量明珠也该回去了，寻个机会除了他。”明珠是康熙八年进上书房参赞朝政的，在擒拿鳌拜中出了力，钦差赴陕途中，请天子剑杀掉了胡国柱的亲信郑州知府兄弟，胡国柱一直对此耿耿于怀。这个皇甫保柱是吴三桂麾下第一得力侍卫，号称“打虎将”，有飞檐走壁的本领，杀掉明珠这个小白脸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吴三桂对杀明珠是赞同的，只是不满意胡国柱的心胸狭隘，只“嗯”了一声没再言语。

“扯到哪里去了！”刘玄初好容易透过气来，但仍有点气喘说道，“杀一个明珠有什么用？只能打草惊蛇！保柱此行，是为了保护大世子返回云南——有杀明珠的功夫，还不如顺便查访一下伍次友的下落呢！”

“伍次友，”耿精忠已看完了信，转手递给尚之信，沉吟道，“是不是辅佐皇上清除鳌拜的那个书生？”刘玄初道：“对，就是他。他本来是要入阁拜相的，如今赐金还山，孤身在外到处讲学，替朝廷招揽文人，这人比明珠值钱多了。我已关照兖州郑春友、刘士杰等人，请他们留意

搜罗……”

“腐儒一个！”胡国柱却不以为然，“王爷要搜罗这样的书呆子，我能从夹袋里掏出一把！”

吴三桂听了一笑，立起身来对众人道：“这阵风凉起来了，进里头吃茶说话吧。”几个人这才发觉还坐在看戏的台阶上，有点不伦不类，便一起站起身来。

穿过挂满了吴三桂一幅幅拙劣不堪手书的列翠轩大厅，几个人随吴三桂进了东厢书房，围坐在大理石屏前的长案旁。侍卫只有保柱一人进来，守护在三桂身后。刚刚儿坐定，王府书办匆匆忙忙地进来，向吴三桂禀道：“王爷，云贵总督卞大人的禀帖，请王爷过目。”说着双手递上一份通封书简。

吴三桂皱了一下眉头，心不在焉地接过来，看了几行，转脸问道：“这件事你晓得首尾么？是从云贵向内地进药材的事。”书办道：“卑职知道。王爷去年秋天已下令禁运药材到内地，这几个商人犯了令，弄了十车药材，都是茯苓、天麻、三七、麝香、鹿茸、金鸡纳霜，到卡子上给扣了。他们告到总督衙门，卞大人连人送过来，请王爷处置。”吴三桂沉思了一下，突然冷笑一声：“哼！他不过是出难题给我。那几个商人现在何处？”

书办道：“都押来了，在大院垂花门外。”

“叫他们为首的进来，在轩外头候着！”说着便起身，笑着道，“你们先议着，稍候一时我就回来。”

那药商早已跪在院中阶下，见吴三桂慢条斯理踱出来，头重重地在砖地上碰了三下，恳求道：“王爷千岁！求王爷开恩……开恩……这十车药材如若不能发还，小的只能投河自尽了……”

吴三桂眼中闪过一丝怜悯的光，缓缓地说道：“孤早已下令禁运药材，你为什么这么大胆？”

“回王爷的话，”药商连连叩头，哽咽着回道，“因内地山东、河南一带遭了水，瘟疫传了开来，小的在那儿的分号伙计来说急用这些药。小的并不敢故犯王爷禁令，因请示了知府衙门才运的。常言说医家药店

以治病救人为本……”

“哙？什么救人为本？”吴三桂厉声说道，“难道孤王我是以害人为本？”见药商吓得只是磕头，吴三桂口风一转，叹息一声道，“不过你也确有你的难处。你的这十车药，我全买了，如何？”

药商抬起了头，惊讶不解地看着吴三桂悲天悯人的面孔，结结巴巴地说：“这……这……”

“我们云贵近来也有瘟疫，而且时常有瘴气伤人的事，”吴三桂道，“这么做，也是为我云南贵州人着想，所以金鸡纳霜、黄连、三七、麝香这类药断然不能出省！你是商人，想发财也是自然的事，我给你指条生财之道如何？”药商先还叩头称是，至此，又惊异地抬头看了一眼吴三桂。吴三桂笑笑道：“告诉你们会馆那些商人，咱们这里缺的是马、粮，满可以到内蒙、直隶贩些回来，必定叫你们吃不了亏！”

“好王爷！”药商道，“粮食还好说，从中原贩马进云贵犯朝廷的禁令啊……”

吴三桂冷笑一声道：“甭和我讲这些生意经，你们这些人有的是办法……”说着一甩手走了。便听耿精忠笑道：“姜还是老的辣，老世伯可谓一石双鸟，妙！”吴三桂只点头笑笑，坐了问道：“二位贤侄，王辅臣的信怎么样呀？”

“这是一份卖身契！”尚之信已看完了，呵呵笑着把信在桌上又舒展了一下，“老世伯，有它在，马鹞子已成五华山的护山神了！”他兴奋得目中熠熠闪光，顺口读道：

“……方今天下督抚藩镇皆有同心，待王为孟津之会。王乃前朝旧臣，当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机杼在握，王若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之大业也……”

尚之信边念，边连声赞道：“妙哉，姓王的本是行伍出身，能为此文，颇不容易！”

“这未必是他的亲笔。”夏国相冷冷说道，“他是专阃建牙上将，寻个由头杀掉写信的人，这封信便一文不值了。”一句话说得大家又沉默了。

“不但要腹有良谋，更要胸有大志！”刘玄初此时精神好了一点儿，见大家神色沮丧，便笑道，“国相这话当然对，不过王辅臣确是心怀异志，只要好好笼络，不愁不为我所用。所以我看也不能把这信看得太轻。”

“胸有大志”是对吴三桂讲的。这个刘玄初，自十七岁入吴家幕府，已是四十多年。吴三桂素来敬重他，但在大事上，有很多并不听他的。清兵未入关，刘玄初便劝吴三桂早作南撤打算，让李自成与清兵先打，巧收渔翁之利，吴三桂不听；顺治末年朝廷下诏各藩裁兵，吴三桂倒是听了刘玄初劝告，谎报南明永历在缅甸境内蠢动，不但没裁兵，而且捞了大批军饷，但不料吴三桂竟假戏真做，逼缅王交出永历帝朱由榔，亲令绞死在迫死坡，一下子在天下人面前弄臭了名声，刘玄初从此气得得了咯血病；康熙六年，刘玄初劝吴三桂与鳌拜言归于好，搅乱政局，吴三桂却又想渔翁得利的好处，竟置之不理，坐看康熙成了气候……想到这里，刘玄初脸上泛起一阵潮红。他看看上头穿着团龙黄袍的吴三桂，一直恨吴三桂不争气，又觉得光复汉业目下也只有靠他……刘玄初喘了一口气，又道：“三王实力如今都在这里，几天会议我都在场，其实这就是一次小孟津会，竭诸侯之力攻伐夷狄。不过目下兵力不过五十万，粮饷虽多，却靠朝廷供应，一旦断了这粮源，立时就会显得拮据，如今有什么动作是很不明智的。”说着便喘。

“依先生看该怎么办？”耿精忠久闻刘玄初是吴三桂的头号谋臣，听他讲解透彻，心里暗暗佩服，在座上略一躬身问道，“先生以为何时举事为宜？”

“此乃非常之举，”刘玄初神色庄重地说道，“不但事关诸公身家性命，而且事关百万生灵涂炭！此举不成，清家天下便固若磐石了！所以心里再急，也要慎上加慎。我们雄踞云贵粤闽，占铁盐茶马之利，兼山川关河之险，先要把治下百姓生业弄好，不要光指朝廷那几两银子过日子——内修政务，外连藏回，养马练兵，结交统兵将领。朝廷一旦撤藩，等于授我口实，便可结兵誓师，一战可胜！”他略停一下又道，“据我愚见，舍此别无良策。”

尚之信在广东号称魔王，杀人如麻，这些话听来虽有理，他却觉得积重难返，不如速战速决，于是含笑说道：“果然好！不过请先生留意，朝廷也在这么做，而且我们无法和他比！去年擒了鳌拜，便立即下令停禁圈地，秋季又是大熟——北方七十郡蠲免了钱粮；听说又调于成龙为河道总督，黄淮的治理也就是眼前的事；康熙元年士子应试不足

额，今年听说满京都是公车会试的举人！他占了中央形势，时不我待呀！”

“我并没有说慢慢来。”刘玄初手扶椅背，听得很认真。等尚之信说完，便笑道，“我说持重，是内紧外松，加紧准备。他们的难处也很多——一多半岁入拿来给了我们，又要免捐收买民心，又要治河，哪有钱来打仗？民心也不稳，黄淮决口灾民很多，北京的朱三太子也搅得很凶……”

“朱三太子？”耿精忠不禁问道，“我在北京怎么没听说？”

刘玄初拈须笑道：“王爷在北京出入宫禁，朱三太子怎么能光顾到你？”正说间，外头守护的将军马宝匆匆进来，双手递一张名刺给吴三桂。吴三桂看时，上面写着：“年眷同学弟杨起隆拜”，不由笑着对尚之信和耿精忠说道：“云南地面邪，说曹操，曹操到，朱三太子来了！”大家听了不禁愕然相顾，吴三桂见刘玄初微微颔首，从嘴里迸出一个字：“请！”

第六回　朱三太子造访五华宫　康熙皇帝微行太行山

少顷，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带着四个长随兴冲冲笑嘻嘻地跨入了列翠轩。他手握一柄长折扇当胸一拱，对居中而坐的吴三桂说道："这五华山的旧主人特来拜会平西伯！"

谁也没有说话。吴三桂只翻眼瞧了这位翩翩而来的富贵公子一眼，若无其事地端起杯子吃了一口茶。来人尴尬地微微一笑，就近拣了个座位，后襟一掀，前袍一撩，大咧咧地对面坐了，毫不示弱地打量着吴三桂。

"你很放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半晌，吴三桂才一字一顿地开了口，"你是何方神仙，到我五华山云游？"

"我一进门就通报了！好吧，再详述一遍吧。"来人"哗"地打开折扇，又"啪"地合住了，笑道："不才真名朱慈炯，化名杨起隆，大明洪武皇帝嫡派龙脉，崇祯皇上的三太子——此地五华山，本是我家旧物，既无转让契约，又无买卖文书，何时姓了吴，倒要请教！"

"你胆子不小啊！"尚之信乜着眼插进来说道，"分明是个欺世盗名卖狗皮膏药的！"他话一出口书房里立时一片哄笑。

"你是尚之信吧。"杨起隆大声说道，"你家老子尚可喜，不过是个副将出身，我家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

"高贵？"尚之信冷冷一笑，从桌上拿起方才投进来的名刺掂了掂，轻蔑地说道，"世上竟有连文理都不通的人而敢妄称'高贵'，也真是闻所未闻！"

杨起隆撇嘴笑笑，说道："虽然与你尚之信初次见面，你的'学识'我却是久仰了——请问，你怎么知道我的文理不通？"

尚之信怪模怪样地说道："即以此名刺为例，何尝有一字真切——按你自己说，你是天潢贵胄，平西王曾受前明伯爵，义属君臣，请问这名刺上的'年'字从何而来？嗯？"尚之信冷冷地一笑，又指着"眷"问

道："再说这个'眷'字——你姓朱，他姓吴，哪来的亲戚瓜葛？这个'同学'两字，亦令人笑不可言，"尚之信忍不住哈哈大笑，"平西王军功出身，足下祖荫门第，何来的'同学'？这'弟'字嘛，更是胡扯乱攀——平西王年过花甲，足下年不过三十，若要称子称孙嘛……"说到这里，列翠轩里早已是哄堂大笑。

杨起隆睁着眼愕然注目尚之信，按他的才学见识，批驳尚之信并非难事，但他已不愿这么做，他需要腾出精力重新思考这个人，为什么和他得到的情报相差如此之大。杨起隆迅速恢复了神态，淡淡一笑道："尔等只知道咬文嚼字，却不懂得应时变通！我以君就臣，以大从小、纡尊降贵勉从俗流，此中妙用，岂是等闲之辈所知！"

吴三桂听到这里，格格一笑，说道："不管你是什么人，既来了，就请坐到这边来谈谈吧！"

杨起隆没有言语，也没有移坐，只轻轻掸了掸袍上的灰尘，跷起腿，身子微微后仰，那种从容不迫的风度，真有凤子龙孙的气势。

刘玄初斜坐在对面，不住用眼审视这个不速之客，心里泛起有关"朱三太子"的民间奇闻：有说崇祯临危时在宫中挨次斩杀了皇子、公主，有说乳母抱着三太子逃出了紫禁城，还有说，乳母用掉包计瞒过了追赶的清兵，却献出自己亲骨肉……他对杨起隆的突然出现，感到有点意外。他倒不怕来人是真的朱三太子，怕的是云南总督卞三元玩弄什么花招，派人来试探。沉思良久，刘玄初趁机插言问道："你既是前朝太子，可有凭证？"

杨起隆一笑，将手中折扇递了过去。刘玄初接过大略一看，便递给了吴三桂。

吴三桂接到手中发觉很沉，打开一看，这才发现是一把精钢骨扇。此扇原是一件武器，扇面上写着一首词：

>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明朝便是关山隔。

吴三桂曾见过很多崇祯的手迹，因此一看便知确系真品。这种物件，他府里也收藏了很多，因怕勾起良心上的不安，已多年未动了。玩味良久，三桂仍将扇子还给杨起隆，狡黠地睐着眼笑道："此词既无题头，

亦无落款，用的又是前人成作，即便是先皇御笔，亦不足为凭。——我这里就有半箱子这类东西！”

“我谅你也难以凭信，”杨起隆又从怀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封硬皮金装明黄缎面的折子，双手捧着，放在桌上，用手拂了拂才推给吴三桂：“平西伯不妨瞧瞧这个。”

“玉牒！”吴三桂忽然眼睛一亮，急忙双手捧起仔细审视，只见上面写着：

> 朱慈炯，生母琴妃，崇祯十四年三月壬子戌时诞生于储秀宫。稳婆刘王氏，执事太监李增云、郭安在场。交东厂、锦衣卫及琴妃各存一份，依例存档。

下头钤着崇祯的玉玺“休命同天”——虽经历了三十年，朱砂印迹依然鲜红。这一下再无疑问了，来人确是朱三太子！

吴三桂的手有些发抖，头也有点眩晕，呆呆地将玉牒还给朱三太子，忽然脸色一变，说道：“先皇子孙都已归天，朱家子孙早已死绝，先皇遗物流落到异姓人手中，也是常事。”

“哈哈哈哈！”杨起隆先是一愣，接着纵声大笑，“平西伯，见识何其短也！我朱家子孙哪里会被斩尽杀绝？我先太祖洪武皇帝自登基以来历传一十七位，遍封诸王于天下名城大郡，二百年来子孙繁衍难尽其数！仅南阳一府，唐王旧邸，朱姓子孙即有一万五千余人。你说先皇子孙都已死绝，朱某恰恰就坐在对面！”说着长叹一声，又道，“世上最聋的是装聋者，最哑的是作哑者，最傻的是扮傻之人——我若不是见你平西伯身处危难之中，岂肯以千金之躯入你这不测之地！”朱三太子旁若无人，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上头耿精忠、尚之信，下面胡国柱、夏国相等人无不变色，只有刘玄初稳稳坐着，不动声色。

“是么？”吴三桂装作不解，顾盼左右笑道，“吴某今日身居王位，拥重兵，坐大镇，乃朝廷西南屏障。皇上待我义同骨肉，功名赫赫，爵位显贵，还有什么难心事要装聋作哑，假痴扮呆？”

“哟！真让人羡慕煞！”朱三太子用挖苦的口气反唇相讥道，“品已极高，爵已极贵，朝廷有恩无处施，才将‘三藩’铭于廷柱之上朝夕尸祝，才将那足智多谋的吴应熊供养在宣武门内呀！你们几位聚在这里，

是在商议如何报效清廷的吧！”

“大胆！”吴三桂勃然大怒，向案上猛击一掌，笔砚碗盏跳起老高，“慢说你未必是真，即便真是朱三太子，又怎么样？我现在是大清堂堂平西王！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国兴、一国亡，有道圣君取而代之，乃是天经地义！便是崇祯皇帝亲临，也不过是我治下小民——犯上作乱、诋毁当今，罪在不赦，来！”

“在！”侍卫们一拥而入，雷鸣般答应一声，“请王爷下令！”

“拿下！”

这一下变起仓猝，朱三太子被保柱隔座轻轻提了过来，顺手一丢扔进两个卫士怀里，被反背了双手死死擒住。朱三太子的四个贴身随从见主人被拿，大叫一声亮出兵刃直取吴三桂，却被守在跟前的皇甫保柱用剑一格护住。十几名侍卫有的去架扶刘玄初，有的保护耿精忠、尚之信，有的挺刃格斗，霎时，列翠轩里一片刀光剑影。

但战局很快就分明了。朱三太子带的这几个人虽然武艺很高，但吴三桂的近卫也异常悍勇，毕竟是众寡悬殊，很快就被逼出了列翠轩。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在保柱护卫下从容坐在轩前观战。

夏国相见朱三太子的这四个随从在十多个人围攻之下兀自拼死力战，便踱至朱三太子跟前道：“叫他们住手，不然，一刀戳透你！”

朱三太子虽然被擒，仍是一脸倨傲之色，此时刀横项下，也只是微微冷笑，说道：“死，大丈夫本分耳！做这副丑态作什么！”说罢高声叫道：“尚贤，你们去吧，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话音刚落，那个叫尚贤的双手一拱，高声说道：“少主保重，咱们暂且去了。吴三桂你敢动我少主一根汗毛，我叫你五华山立刻变成一片火海！”说罢，四个随从在刀丛之中拔地腾空而起，冲出重围。皇甫保柱大喝一声：“赢了我再走！”说着就要挺剑下阶厮杀，却被坐在一旁的刘玄初一把扯住，喘着气说道：“将军，这里头的事你不懂，你护住王爷就是了。”

“你如今尚有何说？”吴三桂见四个随从从容下山，也不令人追赶，转脸问朱三太子道，“还敢无礼么？”

杨起隆别转脸一哂，吟道：

老木虬根居蟠溪，黛色千尺霜缁衣。

一朝执柯兴东园，寒鸦归将无枝栖。

吟罢，说道："天意我知，我意你知，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带下去！"吴三桂铁青着脸吩咐道。

"老伯，"耿精忠望着朱三太子远去的背影，沉思着说道，"这个人不好处置呐，留在五华山没有用处，杀了、放掉都要引起朝廷疑心。"

"我看杀掉好，"胡国柱道，"这是死无对证的事儿，朝廷不会为这点子事和王爷翻脸。"尚之信嘬着牙花子笑道："可要看牢了，别叫他逃掉。"

"玄初先生你看呢？"吴三桂面带微笑，转脸又问刘玄初。

"王爷心中已有定见，"刘玄初道，"又何必再问？"

"唔？"

"王爷这一出'捉放曹'演得不坏，"刘玄初见没了外人，拊掌笑道，"连那位朱三太子都看出来了，胡仁兄却老实得蒙在鼓里！"

吴三桂的心不禁一沉，自己的心思竟被这病夫窥得如此清楚，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心计之工。他点起水烟呼噜呼噜抽了几口，吐着烟雾说道："刘先生确是知己，趁这个姓朱的在这里，你们几个可以和他交交朋友，二位贤侄也可和他谈谈。"

"什么'趁他在此'？"保柱如坠五里雾中，诧异地问道，"他能逃出我五华山？"

"三日之后放了他！"吴三桂笑道，"就请胡先生办这个差——不过要做得漂亮，连咱们里头的人也都以为他病死了最好。"

"方才耳目太多，只能这样办。"刘玄初见皇甫保柱和胡国柱仍是一脸茫然之色，轻笑一声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此人活着比死了好，放了比囚起来强……"吴三桂大笑着接腔道："留着他到北京闹事，去寻康熙的晦气。看他还顾得上什么撤藩！"

吴三桂咬着牙抬起头来，夕阳的余晖映照着五华山，给树梢、房顶、山与天相接之处都镀了一层玫瑰紫色。沉默很久，他才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来："等着瞧吧！"

康熙一行在潭柘寺"金蝉脱壳"以后，已经离京七天，这是他当政之后第一次出巡。祖孙媳妇加上一个带发修行的苏麻喇姑，坐了两乘香车，由魏东亭、狼瞫二人带着二十五六个侍卫，一律青衣小帽便装骑马，很像是京里王公眷属出城进香的模样。穆子煦和犟驴子两个大侍卫只送他们到潭柘寺"郊祭"罢，便招招摇摇地护持着空銮舆回到大内，倒也做得严密。

出京以后，康熙便命魏东亭打前站，每天住宿的客店都是事先订好的，晚间一到就住。康熙自骑一匹青骢马，扮做个少年公子模样，奉着太皇太后车驾徐徐而行。也亏了魏东亭不辞辛劳，前面订好了夜宿的店铺，再飞马回来迎上车驾一同前行，一切饮食供应、布防、护卫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此，连太皇太后也不觉旅程之苦。

其时正值早春，车驾一入太行，立觉奇寒彻骨。康熙坐在青骢马上手搭凉棚向上看时，一条山间车道蜿蜒伸向远处，每日鸡蛋拌料喂出来的御马一步一滑，鼻子里喷嘶着白气。夹路两旁山上积雪皑皑，一根根、一丛丛挺然而立的荆棘、山楂、栗子、野桃杏、野樱桃在雪坡上朦朦胧胧如灰雾一般，细碎的浮雪被山口的劲风吹得烟尘一样在脚下飘荡。见行进迟缓，康熙和侍卫们都下了马，拉着辔绳，推着轿车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忽然，前面的车停了下来，太皇太后掀起轿帘探身问道："皇帝，天气很冷，累了吧？上车来和我们同坐吧。"

康熙的脸冻得通红，一手提鞭，另一手放在嘴边哈气，听太皇太后问自己，兴致勃勃地将手中的马鞭子一扬，笑道："您老人家只管坐着，孙子不冷也不累。瞧这架势立时就要下雪，孙子正要领略一下'雪拥兰关马不前'的景色呢！"

太皇太后仰脸朝天望望，果见彤云四合，朔风劲起，担忧地说道："只怕要走得更慢了。""不要紧，"康熙笑道，"今夜到不了繁峙县，我陪祖母就住一住沙河堡的小店，小魏子比咱们想得周到。"

不一时，果然散雪纷纷飘下。先是细珠碎粉，愈下愈猛。但见万花狂翔、琼玉缤纷，成团成球地在风中飞舞。古人云"燕山雪花大如席"，殊不知这太行山的雪是"崩腾"而落，浑浑噩噩，苍苍茫茫，天地宇宙都

被裹成了杂乱无章的一团。张眼眺望，山也朦胧、树也隐约、路也淆乱、河也苍茫，难怪像李青莲这样的湖海豪客，也要对之“拔剑四顾心茫然”了。康熙自幼在皇宫长大，出入不过内城方寸之地，哪里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高兴得手舞足蹈，一边踏雪向前，一边回身问狼瞫：“你还记得朕前年冬至在白云观山沽居与伍先生共饮赏雪时作的诗么？”

狼瞫忙赔笑道：“主子爷的好诗，奴才怎能忘却？”说着便吟道：

洒雪凝霜正渺漫，晓来朔色满村峦。

何当吹遍邹阳律，尽却人间黍谷寒。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康熙夸奖道，“当时鳌拜未除，没有心情，这诗做得不甚有气势，什么‘正渺漫’？比得上此时此地几分几许？后来李云清翰林做了一首和诗，里头有“雪花欲共梅花落，春意还同腊意展”，当时觉得清贵，有翰苑风度，还赞了几句。此时看来，小巧而已。可惜了伍先生豪才，他若能到得此地，不知会做出什么好诗呢！”狼瞫听了忙道：“主子说的极是，伍先生有青莲之风，只可惜福命不济，不得常侍主子。”

正说间，魏东亭浑身是雪，迎面从山道上下来，一边给康熙行礼，一边笑道：“主子好兴致，这么大的雪还不肯上车——前头客店已安排妥了，今夜就住沙河堡，可惜订得迟了些儿，店里已经住了人，又不好赶人家出去。”

“亏得你还再回来！”狼瞫笑道，“和主子正说诗，主子还在念叨伍先生呢！”

“方才的话奴才也听见了。”魏东亭笑道，“狼兄这话有点道理，熊大人也对奴才说过，伍先生若逢战国之世，纵横捭阖，或可舒志，如今盛世，恃才傲物，不是王臣气象。”

“哦？”康熙站住了脚步，迟疑了一下才又前进，“熊赐履也这么看？”

魏东亭、狼瞫都与伍次友感情极好，时时探测康熙的意向，听了这话，一时揣摩不透他的意思，对望一眼没敢回话。康熙踩着积雪，发出

吱吱咯咯的声音，沉思着说道："这话不对。福命之说仅限于庶人庸夫，君与相操着造化之柄，也跟着这么讲，就是不知天命。若皇帝也讲臣下谁有福谁命薄，岂不屈尽了天下之才？熊赐履学问是好的，不会不懂这个。他这样说，必知你们要告诉朕，还是在揣摩！伍先生毛病在过于诋毁理学，熊赐履哪里知道朕放他归山的深意！笑话，伍先生这样的达士朕岂能不用？"

"奴才学浅识陋，哪晓得天断英明！"狼瞫心里高兴，忙道，"就是熊大人、索大人这样的贤人，也未必就能领略到主子的深意。"魏东亭生怕狼瞫把中听的话说尽了，也忙道："奴才们懂什么，主子爷的庙谟圣虑远着呢！"

康熙听了不禁暗笑，见雪越下越大，便用手扶着魏东亭的肩头一步步挨上山来。

第七回　沙河堡评说茶马政　风雪夜怀忧念民情

主仆三人伴着车驾、冒着大雪边谈边走，直到申末时分才到达滹沱河畔的沙河堡。康熙全身已被裹得像雪人一般，一边小心翼翼踏着冻得镜面一样的河面，一边问魏东亭："这个沙河堡，是哪个县的地面？"

"回爷的话，"魏东亭见已经进入人烟稠密的地区，说话也就格外小心，只含糊地称康熙为"爷"，"是繁峙县境了，县令叫刘清源。这个沙河堡是繁峙第一大镇，今晚咱们就歇在德兴老店，偏院由几个贩马客人住着，正院全包给了我们，爷只管放心。"

此时已入酉牌，照平日天气，天早黑了。因下了雪，雪光返照，街道两边的门面都还模糊可见；大街上阒无人迹，连犬吠声也听不到。魏东亭在街上调度车辆，搬卸行李，安排关防。被惊动了的店主人提着灯笼笑呵呵地迎了出来，操一口五台话打招呼："这么大的雪，难为爷台们赶路！我还当是宿到前头一站了呢！请哇，只是咱这山野荒店，难比北京皇城天子脚下……"这店主十分殷勤健谈，双手将店门推得大开，便将他们一行人朝里头让，高声叫道："蔡家的！爷台们到了，快打点热水挨房送进去！"

"怎么，"魏东亭忽然站住脚步问道，"正院我不是已经包了，怎么又住进了客人？"

"嗐！"店主跌脚叹道，"他们前一个时辰刚刚赶到，沙河堡的店铺里人都住满了——一个道士、一个读书人——这么大的雪，一个个都冻得青头萝卜似的，因此我就大着胆子安置了。好在爷台只有二十多人，里头上下有三十多间房呢！"魏东亭听着，脸色阴沉了下来，不等他说完便截住了道："放屁！就是文殊菩萨来，你也得将他们安置出去！"康熙听了忙道："小魏子，罢了吧，左右只是一夜，将就一下吧，明早我们就去了。"魏东亭看着满脸笑容的掌柜，不由得火气上升，可又不敢违拗康熙，便道："主子说的是，可我的定银一下就给他五十两，住一宿再付五十两，你开半年店能挣得到么？我们从北京一路出来，还没有碰到过像你这么大胆贪心的奴才！"店主被他训得尴尬，喏喏连声谢罪："不过事已至此，也不好就撵人家，都是进香拜佛人，能方便处且

方便嘛。”一边说一边干笑。

“天下店天下人住得！”西厢房门“呀”地一开，走出一个年轻道士，手持拂尘，背上插一把七星剑，十分飘逸清俊，打个稽首说道，“居士有钱，就要买这个不平！如若贫道此时出二百两银子赶居士出去，你该如何？连那个读书人都是贫道带着硬蹭进来的，不干店主的事，居士有话，只管冲贫道讲！”魏东亭侧着脸瞧也不瞧道士，冷冷说道：“我和店主讲话，你插的什么嘴？”

“你住口！”康熙见魏东亭没完没了，一脸寻事神气，忙喝止了道，“这位道长说得有理，还不退下！”魏东亭听了无话，默默退至一旁垂手侍立。康熙打量这道士，至多不过二十岁，秀眉细目，面白如玉，只是眉宇中带着一股野气，由不得心里格登一下：“这道士若换上女装，也算得上一代佳人了，只是气质粗豪些……”口里笑道：“道长，小价们懂得什么！道长只管安置，用过晚餐不妨约上那位朋友过来同坐消夜。”道士抿嘴儿忍住笑，说道：“还是公子读书知礼，回见了！”说着瞪了魏东亭一眼回到西厢。魏东亭心里虽有气，却没敢再言声。店主人忙插上来和解道：“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能聚在小店也是前世缘分，总怨小店池浅，各方接待不周……”说着，便领康熙一行进了上房，“请老太太和这位小姐（苏麻喇姑）在东厦间安息，公子就住西厦间，要汤要水的也方便。看这大的雪，明日未必能启程呢，就在小店多住几日，小的亲自侍候老太太，管保安逸……”说罢便忙着开门，又是安置行李，又是往灯上注油、炕下添火，端了热水送进太皇太后屋里，又命人给康熙烘烤湿衣湿鞋。山西人柔媚小意儿天下第一，连气头上的魏东亭也被打发得眉开眼笑，道：“你这家伙若在紫禁城里当差，怕皇上也叫你哄了呢！”

康熙用了一碗热腾腾的精羊肉馅儿的头脑饺子[4]，顿时觉得身上寒气一扫而尽，暖烘烘的，没了半点劳乏。自己虽做了天下之主，实实平生未领此味，便命狼瞫拿了五两银子去赏掌柜的。不一时店主人笑嘻嘻进来谢赏，行了礼，用水裙擦着手笑道：“谢公子爷赏了，方才老太太也赏了五两，说是从没有用得这么舒坦。她们不用荤，是豆腐皮儿口蘑馅儿，用的是甜酒。公子爷这边，小的想着呵了一天的冷气，酒用得重了点，不想也对了公子爷的脾胃……”显然，自开店以来，他从来没遇到这样阔气的主顾，竟同时给了两份赏银。

他唠唠叨叨地还在往下说，却见那道士扯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书生进来。康熙忙跳下炕来，一边笑道：“长夜无事，正好清谈，连店主

人也不用去，咱们坐了说话。”那书生虽布衣青衿，举止却十分稳重，蕴藉中带着要强，一边向康熙作揖，一边自报名讳：“在下傅山，贱字青主，敢问主人贵姓、台甫？”魏东亭一眼瞧出年轻道士身怀武技，又是几个生人与康熙共座，半点儿也不敢懈怠，暗自提足了精神，很自然地紧贴康熙侍立。

“不敢，”康熙满面笑容，一边坐一边回答，“在下姓龙，字德海——你们也都是进香来的？”

“道士是云游至此，我却是本省人，既读圣贤之书，神佛一概不信。”傅山笑道，“我和雨良道人原先也不认识，日暮途穷，又遇大雪，不想与龙公子在此邂逅相逢。”康熙听了微笑道：“我和傅先生倒一样，也是个不信神佛的，无奈家祖母因天时不好，说是许了五台山的菩萨愿心，必要前来进香，只好勉遵慈命了。”

“这人口气好大！”傅山一边听一边打量康熙，见他一身普普通通的镇人打扮，竟从老太太的愿心扯到“天时”这个大题目上来！他挪动一下身子，呷了一口茶问道：“尊府是在北京？”魏东亭见傅山起疑，忙过来添茶，笑道：“不，是通州。”道士显然对此一无所知，只低头吃茶听话。“通州？”傅山摇头道，“通州大世家只有一个周园哪！”

康熙一时语塞，原打算从五台山回来再私下查访民情，谁知他并不适应这种场合，头一次与外人接谈，一出口便捅了漏子，倒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了。

魏东亭却知道，周园是周全斌家的产业，事到如今只好编下去了。略一沉吟，轻轻笑道：“龙家原在外蒙，去年秋天才搬进关来，现在连周园也都转给了龙家。先生没听通州老百姓编的歌儿？‘十个周园千里青，比不上黄土一条龙。’自通州向东北，只要是黄土地，都是龙家祖业。”

“小魏子，扯这些闲话干什么？”康熙对魏东亭的编排十分满意，不想沿这一话题说下去，便转脸问雨良道士，“雨良道长是秦人口风，在陕西何观修道？”

“我么？”雨良正在沉思，不防康熙突然问到自己，将杯中茶一吸而尽，笑着对魏东亭道，“请再来一杯——咱们不绕弯子说话——就在终南山修道，也曾在峨嵋山云游过几年。”

“噢，峨嵋！”康熙猛地想起来，问道，“有个太医叫胡宫山的，也做过峨嵋山的道士，武功了得，人也正直，不知怎么就弃官不做，又回去了……”

“那不足为奇。”雨良冷然说道，“有人觉得做官好，便也有人愿意做道士、和尚。即便都是太上三清弟子，弄神驱鬼者有之；操汞炼丹者有之；避迹深山者有之；在皇宫相府家飞来飞去的又何尝没有？——你说的那个胡宫山，就是不才的师兄——做了官，就得惟皇上的命是听，就是做个好官，也不过落个好名声，要是做个像大同知府那样，敲骨吸髓，刻薄百姓，比得上我道士这碗清净自在的饭干净么？”

胡宫山曾在养心殿为康熙治过病，一个下跪动作便将六块青砖压得龟裂，可见武功非凡。此人既是胡宫山的师弟，当然不是等闲之辈，康熙便有心结纳。但康熙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魏东亭心里倒雪亮，胡宫山不愿做官，是因为既不屑为吴三桂卖力，又不愿当满族皇帝的臣子，临走时还把钦犯郝老四救了出去。魏东亭虽与胡宫山私交很好，但此时与雨良这样面目不清的人不期而会，不禁又提了三分警觉，便笑着问道：“道长这也算一番高论。不过听起来你也不像是很清静的，这么冷的天，千里跋涉，自陕南来到晋北，怎比得上在终南山长伴香火逍遥自在呢？”

“这种道理就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知晓的了。”雨良毫不客气，一哂答道，“五台山佛称清凉，道称紫府，老子便在此处收取人间香火。道士有事自然要寻老子，这就譬如民间有冤债要寻天子一样。方才这位居士说他的祖母尚因‘天时不好’特来祈求佛祖，‘道心无处不慈悲’，我就不能登紫府，代祖师清清这里的戾气么？”

“这牛鼻子口气不小。”魏东亭暗想，“这‘戾气’自然指大同知府了，倒要瞧他怎么个清法。”

正想着，听康熙高兴地说道：“令师兄与我有一面之交，也是一样的秉性，雨良道长豪爽可敬！”说着，口气一转又问道，“方才提到大同知府，不知是谁？很贪么？”

“做官的谁不要钱财？只要不太黑心，贪一点，小百姓也认了！自古都是如此嘛。”店主忽然触动了隐痛，苦笑着摇头道，“就说咱们督帅莫大人，火耗银子只要九分二厘，百姓们有什么说的？本来运银子就要折耗嘛！”

这是说的莫洛了。康熙点点头，用火筷子将炕边炭盆拨了一下，旺腾腾起了焰儿，又问道："如今日子过不得吗？"

"自鳌中堂坏事后，今年交秋，百姓们这口气算是缓了一下。"店主人叹道，"像小人这样乡里有地的，两头补贴，衙门里勤打点着，算是不赖；单种田的就苦些，也偏是咱大同府晦气，摊了平西王爷选来的官。给朝廷支皇差那是本分，却还要给平西王爷支王差。本来耕田的牲口就少，马又被王爷都弄了去，还要给田主交佃粮，那就好比上了刀山！碰上县里刘太爷这样的善心人还好，可若碰上周府台那样人，坐在棺材上卖灵幡——死要钱，那就遭难了！额外官差也多得很，催起赋来竟像无常索命！"

"这就不对了。"康熙笑道，"我虽没住北京，也知道朝廷有明诏，自康熙二年到如今，山西免了四次钱粮，莫大人去年又奏免了你们大同的赋，周府台又催的哪门子赋税？"这是他亲手签的诏，说起来如数家珍，十分熟悉。

"爷哪里知道世上这些怪事！"店主人见他不信，只笑了笑，又道，"圣旨归圣旨，王爷的钧旨又是钧旨，在咱们这儿，圣旨不抵钧旨！这个周府台，连省里的抚台都不敢招惹他。他把火耗银子一气加到四钱三！就这一项，就把皇上的恩典给吃了。"

魏东亭见康熙已是气得面孔发白，拿着火筷子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忙在身后牵牵衣带。康熙一愣省悟过来，忙吃茶掩饰过去。

"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小的也不用瞒爷台，"店主人仿佛想起啥事，继续说道，"如今又说是朝廷要征马，府台大人按户摊派，还扣了河南贩马客的二百匹牲口，人都被困在西院里走不了！人家有开封府的茶引呢[5]，用信阳的茶叶换马，凭什么要扣人家的？"店老板说到这里，气得一拍大腿，"这个周太尊也不知是甚托生的，一肚子学问都喂了狗。听说他几次会试落了榜，不知怎的攀上了平西王爷，选到咱大同府来——五十多岁的人了，派了捐的人家拿不出捐，硬要把邻居家一个十五岁的黄花女娃讨去做妾，也真不怕在佛山跟前造孽！这不，刘太爷已请了周太尊，请缓一缓贩马客的事，明儿就在沙河堡蔡老爷家说合。为这一县的百姓，只怕刘太爷也要劝这女娃从了呢！"

"是啊。"傅山在旁听得满腹凄恻，摇头叹道，"明日就在沙河堡排筵席给周太尊接风，我也被邀在内……"

康熙心中早已起了杀机，倒镇定下来，将火筷子一扔，笑道："我也是闲问闲说，哪里说哪里了罢——时候也不早了，今日也该安息了，咱们明日再聊吧。"那店主人原想他必是朝中贵介子弟，本想为隔门邻居和几个贩马客倒倒苦情，能在周太尊跟前说几句好话，见康熙如此胆小，只好讪讪起身告辞，雨良道人却冷笑一声，起身去了。

"青主先生，"康熙叫住了傅山，"明日赴宴带我同去好吗？"

时到戌末时分，啸风渐定，只有漫天大雪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落在天井里，房顶上，沙沙作响。康熙觉得炕烧得太热，坐起躺下总不安宁，蹙着眉头在灯下来回踱步。魏东亭深知他的心事，也不敢动，呆站在旁边想自己心事，由李雨良及胡宫山，从胡宫山又想起结义兄弟郝老四，不觉满心凄楚。

"东亭，"康熙倏然回身问道，"马政一事，朝廷自有制度，这姓周的私自征这么多马做什么？莫洛这奴才官声倒不坏，但姓周的如此贪财作恶，他为何不题本严参呢？"

魏东亭被他问得一怔，忙赔笑道："莫洛行辕在西安，山西这边来的不多，姓周的居大同极北之地，天高皇帝远，什么事情做不来？至于征马——"魏东亭沉吟道，"恐怕还是给云南的……"

"你不必往下说，"康熙止住了魏东亭，"这事儿明明白白，朕要治他的罪。"

"万岁爷要治谁的罪？"苏麻喇姑一掀布门帘进来，笑道，"万岁方才和那几个人说话，太皇太后都听见了，特命我过来瞧瞧——万岁要办姓周的，也须要回京再说，这个地方鱼龙混杂，万岁又是微服，何必与小人争一日之短长？"

"大师说得有理，"魏东亭也赔笑道，"这不是什么难事，奴才叫人给索大人带一封信，半个月就把他锁拿到北京了——论理，索大人和熊大人的信使今日就该到的。一句话的事情，不可在这里和他捣腾。"

"难道朕在这里就不能办他？"康熙听了有些懊丧，一屁股坐回炕沿上说道，"明日周某就来沙河堡抢占民女，朕为九五之尊，能呆着在旁边看吗？"说罢目视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听至此，大动恻隐之心，思量半晌方道："万岁仁心通天，这事是该办的，只是张扬了圣驾踪迹，连京师都要震动，老佛爷的懿旨还是对的。"

三人正在筹谋，却见小毛子裹着一身的雪钻了进来，哈了哈冻红了的手，"叭"地甩了马蹄袖，满脸堆笑地跪了下去道："万岁爷吉祥平安！奴才小毛子奉了索大人的差，给万岁爷送信儿来了。"

"是小毛子！倒吓了朕一跳，怎么也不通禀一声儿？"康熙又惊又喜，一边伸手"叫起"，一边笑道，"方才小魏子还说该有信使来，不想是你，这大的雪，倒难为你摸黑走路。"

"奴才还带着几个人。"小毛子笑道，"雪倒不怕，满山的狼嚎几乎吓煞奴才！"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个通封书简来双手递上。

"有了！"康熙正在拆信，旁边苏麻喇姑拍手笑道，"明日的差事交给这个小鬼头去办，可好？"

"就是这样，"康熙也哑然失笑，"朕随身带有御宝，明日让小毛子出面办了这奴才，不显山也不显水，咱们还进咱们的香，他回他的北京，岂不大妙？"

"小毛子一个人怕不成，"魏东亭笑道，"奴才明日权做一下中使护卫，去凑凑热闹。"

"这怕不行，"苏麻喇姑道，"你还要护驾上五台山，在这里出了头怎么行？方才太皇太后再三说，瞧着这里很乱，原打算在五台山多停几天，看这样子上山点一点就得动程回京呢！"

"明日朕与东亭都去。"康熙因小毛子的到来更加坚定了决心，"见机行事就是，小毛子办得下来，我们就不用出面了。"苏麻喇姑听了点头无话。

小毛子听了半晌也没听出他们的对话是什么意思，见康熙已在看信，捅了捅魏东亭问道："魏大人，主子要我办什么差啊？"魏东亭将方才的事一长一短小声告诉了小毛子，小毛子气得脸色涨红，说道："怪不得我进店听见那边哭得伤心呢！有万岁做这个主，十个知府也办了！这事包在我身上！"

康熙已看完了信，听了这话脸色又是一沉，掏出一只金壳怀表看看，已是亥时二刻，听窗外风声又起，却不甚大，发出轻轻呼啸声，如泣如诉，便吩咐魏东亭："外头冷得很，取朕的狐皮裘来。"

"万岁要出去？"苏麻喇姑惊道，"这种天气，地方又生，如何使得？若为那女孩子，明日救她就是了，也不争这一晚上。"魏东亭也道："主子就不动，今晚关防也要加严，侍卫们一个也不许睡——奴才就是挨罚，主子这个命也是不敢从的。"

"曼姐儿！"康熙见苏麻喇姑敛衽一礼，就要退出去，知道她又要回禀太皇太后，忙叫道。

苏麻喇姑站住了脚，这个名字自她出家之后一直没人再叫过。它包含着太皇太后对她的钟爱，也包含着康熙对她这个启蒙大姐姐的尊敬，还包含着和伍次友一段缠绵悱恻的故事。苏麻喇姑动了一下嘴唇，却没有说什么。

"你是朕的第一个师傅，后来是伍先生替了你，康熙元年朕一即位，你就说叫朕做个好皇上，要亲民、勤政。"康熙有些动感情，用明净的眼睛盯着烛光，说道，"今天这个事虽然不大，你知道，这比诏书文诰要有用得多，十个朝廷大臣说朕好，比不上一个民女的话，是这样吗？"

魏东亭因职责在身，却不死心，看了看康熙的目光，没敢说话。康熙觉察到了这一点，笑道："走吧，朕自信这么做是对的。方才朕也隐约听到了哭声，夹着这风，鬼嚎一样怎么能叫人入睡？"魏东亭听了忙道："主子要嫌聒噪，奴才派人安置一下，连哄带吓，叫他们别哭就……"

"住口！"康熙将眼一瞪，喝道："你近来愈来愈不长进了！人有七情六欲，她伤心，你倒去吓她，读书养气，养出这么个模样吗？"说着穿上狐裘，几步便出了上房。魏东亭和苏麻喇姑对望一眼，吩咐小毛子过去侍候太皇太后，也跟了出来，招手儿叫过守在门口的侍卫，低声交待几句，便叫上狼瞫，紧紧护着康熙向大门口走去。

第八回　李雨良夜半诛飞贼　刘清源设宴待刁客

店主还没睡，正坐在前店门耳房里灯下盘账，见他四人半夜里要出店，吓了一跳，旋又笑道："有甚事爷台何必这时候出去，要叫个妞儿，三两银子打发个伙计出去就办了……"康熙尚未听明白，狼瞫在旁断喝一声："放屁！快开门！"店主见他凶巴巴的，吓得一句话不敢再说，自出来开门放他们出去。苏麻喇姑一脚踏着门槛，沉着脸对店主道："你就在这守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康熙见他吓得可怜，笑道："那也不必，你警醒着点，听着我们回来叫门就是。"

雪下得足有半尺多厚，天空兀自翻卷着鹅毛片子，纷纷向下落。来到街上，那哭声更显得凄厉阴惨，瘆人毛发。静静细听，显然是个老太太在呜咽，口里还喃喃诉说着什么，听得不甚明白。四人寻声踏雪而进，果见离店不远，临街一间破茅草屋里闪着灯火——哭声就从这里传出——连门也没有闩上，狼瞫上前轻轻一推，四个人便挨次闪了进去。

一进屋，康熙就惊呆在那里——这真是一幅活地狱景象，丈余见方的屋子空落落的，炉烬灰灭，一丝暖气没有，从门缝里飘进的雪铺了薄薄一层。一个六十岁上下的白发婆婆守着惨焰幽幽的瓦台小灯，趴在烂木片钉起的炕桌上，已经哭得面目虚肿，声断气咽。炕上直挺挺地横着一具尸体，也是白发苍苍，脸上盖着一张黄裱纸，身下铺一领破席，身上盖着一床百结如鹑的破絮。看着这凄惨的景象，康熙从心底里打了一个寒颤。

老婆婆听见有人进来，抬起皱得核桃壳一样的脸死盯着这四个衣饰华贵的人，先是呆滞得像木头一样毫无表情，忽然又爆发出一阵哈哈嘿嘿的傻笑："又来了？你们看看还有甚好的，就都拿去吧！把我也弄去吧！哈哈哈哈！"笑着笑着又"呜"地一声哭了起来，"唉——我苦命的儿，天杀的老头子啊……"

"老人家，"康熙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当年鳌拜在乾清宫揎臂扬眉大肆咆哮逼诏迫命之时，他也不曾有过这种恐惧中带着透骨彻肤的感觉。他一边掩上柴门，一边轻声说道，"您……您别怕，我们是过路客商，投店不着，想进来避避雪，不知道您家遭了这么大的事……我们略

站站就……就走。”这位越在险恶境遇下越能伶牙俐齿的皇帝不知怎的竟发起抖来。他想近前安慰，见那老婆婆晶亮的目光，又畏缩着站住了。苏麻喇姑倒还稳得住心神，上前轻声问道：“这位大爷几时归天的？家里只有你两位老人，连个儿女照应也没得？”

“儿女？——女儿呀！”老婆婆又嚎哭起来，却是一滴眼泪也没有，只双手抽搐着在空中厮打着大叫，“我可怜的女儿，前世的冤家呀——你们还我的女儿啊！”她已经遏止不住自己，疯人一般在炕上跳起来，站在尸体旁颤抖着、抓挠着，嘶哑的声音愈嚎愈高。康熙再也不敢听下去，苏麻喇姑也惊得向后一个踉跄，扯了康熙拉开门就闪身出来。狼瞫也是亲贵子弟，哪里见过这个？慌忙也跟了出来，只魏东亭沉着些，临走时丢了一锭银子在老婆婆的炕桌上。

康熙逃到街上，兀自怦怦心跳不止，见狼瞫、魏东亭他们先后也跟了出来，连连摇头道：“可怖，这太吓人！朕实在终生难忘，也实在不知民间如此之苦——明儿狼瞫以香客身份周济一下这贫婆婆吧！”

四个人沉默不语，迈着沉重的步履回店，柔软的雪在脚下发出吱吱的声响。一阵啸风卷起雪尘扑面袭来，道旁的树不安地晃动了一下。魏东亭打了一个冷颤，陡然想起鳌拜搜查索府谋害康熙的那个令人惊悸的夜，不由放缓了脚步，按剑回顾，走到门前。魏东亭借着雪光，竟看见一小片殷红的血迹被薄雪盖了一层，突然双臂一摆大叫一声道：“狼瞫，护好主子！”一个箭步跃上，使了一个“后羿射日”，双掌推开门户，“啪”地猛击在门上，店门“嘎啦”一声便向后倒去！

这一下事出突然，不仅康熙不防，门后躲着的三个彪形大汉也全然不料魏东亭这一招，竟有一个被砸倒在地上。接着三人大吼一声从斜刺里蹿了出来，三柄大刀舞得呼呼生风，包抄着直逼康熙。魏东亭、狼瞫两个一前一后护住了康熙和苏麻喇姑，抵死不肯后退半步，连腰剑也没空去抽，只以空掌接白刃，打得团团乱转。苏麻喇姑急得扯着康熙东躲西闪，一边高叫：“里头的奴才都死净了么？还不出来？”

话音犹未落，墙上已有七八名侍卫轻轻跃下。大门一响，这干侍卫早已被惊动，他们都是魏东亭从大内精选的高手，极善夜战，都不走大门，不出声响地越墙而出，飘然落地，将三个刺客团团围住。但这三个蒙面大汉功夫精湛，在一群高手围攻之下，只防着魏东亭，对其余人竟似不大在意，并无逃走的意思，反而越战越勇。但这一来众寡之势倒转，康熙已脱离危险，忙吩咐狼瞫：“进去再叫几个人来，安慰着老太

太不要受惊了！”

狼瞫答应一声正待进店，忽见雨良道人执着拂尘大踏步出来，站在石阶上略看一看，大声道：“都住手！”

侍卫们不知出了什么事，一怔之下都停了手。三个刺客却不理不睬，“唿”地并成一列向康熙逼去。

“撒野！”雨良将拂尘一摆，三枚透骨钉呼啸着打了出来，三个刺客竟一个也没躲过，一齐倒在雪地里。其中一个大概受伤不重，在地上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嗖”地便上了墙。雨良冷笑一声道：“能接我这一镖也算好汉，把刀留下，饶你去吧！”说罢，又是一镖，墙头上那人手臂一颤，单刀脱手落下，脚一蹬，只见一线雪尘飞起，便向西北逃走了，魏东亭跃上墙去觅时，早已不见了影儿。

“万岁，”雨良道人下阶来，向康熙深深纳了一礼，“原想和万岁一起与大同知府凑凑热闹，看来已用不着我了，就此告辞！”

这张纸儿一捅破，康熙也就无意再瞒。此时惊魂方定，听雨良要去，怅怅地说道：“你有如此好身手，何必屈身道流，可肯出来为国家效力么？”

“我这难道不是为国效力？”雨良一笑，又道，“我自知福命浅薄，不敢受皇恩封赏，而且那里礼法拘人，我也受不了。只愿优游于江湖之间！”苏麻喇姑是个极精细的人，早从一旁看出了蹊跷，心中不由一动，笑道：“雨良，既有此志，何不去寻主子的老师伍次友？”

“我正要见识见识他哩！”雨良一边笑，口中打了个呼哨，一头四蹄雪白的黑毛驴在店后撒着欢儿跑了出来。雨良一欠身骑了上去，双手一拱道声“孟浪”，便消失在风雪弥漫之中。

“主子，”魏东亭见康熙立在雪地里发呆，上来禀道，“这两个刺客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受了重伤，请主子示下，该怎么办？”康熙此时方回过神来，厉声问道：“店主人呢？是不是他们一伙的？”魏东亭赔笑道：“那倒不是的，店主先被杀死在里头，奴才就是见到门框下的血迹才知道有刺客的。”“嗯。”康熙一边往回走一边吩咐，“狼瞫将刺客带到后头密审，小魏子到这里来，其余的人照旧侍候。”

魏东亭惴惴不安地跟着康熙进了上房西间，见康熙气色很不好，忙跪下道："主子受惊了，奴才护驾不谨，请主子责罚！"小毛子早将预备好的茶端了过来。

"起来吧，是朕自己要出去的，与你什么相干？"康熙拿起出门前丢在灯下的信，惊恐的心神似乎没有完全消尽，他的手有点微微发抖。但看过几行字之后，这种劫后余悸的反应就不见了，双眉锁得紧紧的，似乎在想什么事。魏东亭和小毛子不知信中说些什么，大气儿也不敢出，悄悄退立一旁，不时瞅康熙一眼。

"今晚是睡不着了，"康熙就着灯火烧了信，叹一口气，吩咐小毛子，"给朕预备纸笔来。"

诏书很快就草好了，康熙自己先看了一遍，递给魏东亭道："你整日价想着弃武从文，此时朕也无人可与商议，你看看这份诏书可妥？"

魏东亭双手捧过读时，只见上面写道：

> 据索额图、熊赐履奏称，西安百姓叩阍，称莫洛、白清额清廉。朕思国家设大吏守令，皆为爱养百姓，抚绥地方，该督既有善政，前罪似可宽贷。着各罚俸半年、铸二级调京候用。白清额前有折请旨致仕养老，着毋庸议。左都御史钦差抚陕使明珠接诏后，速赴安徽，会同伍次友同来京师，前差撤销。钦此！

沉思良久方才说道："莫洛、白清额清廉免罪，主子处置极当。明珠大人位居显赫，去安徽怕耸动地方，请主子深虑。"

"照常情，你的话是有道理的。"康熙的目光在烛下闪烁，"据报说，耿精忠根本没回福建，竟绕道去了云南，情形说不定有变，伍先生身怀秘要，不能不派妥当人寻他回来。"

"秘要！"

"撤藩方略！"康熙脸上现出一丝不安，停了停又道，"你还不知道，伍先生一路讲学都是各府学教授照应接待，但自从离开凤阳后，再未与官府联络，朕着实为他担心。"

从康熙的脸色上，魏东亭一下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伍次友如落平西王手里，朝廷的撤藩计划就得全盘打乱！想了想，魏东亭打起精神安慰道："主子不必过虑，伍先生生性疏旷，不肯受官府那套繁文缛礼，正在游山玩水也未可知，或者有病也是情理中事……即使不幸落入陷阱，像他那样高风亮节之士，岂肯卖主求生？"

"但愿如此……"康熙点点头，又摇摇头叹道，"虎臣，你不懂人的本性。伍先生当年在索额图府为朕授书，自己就曾说过'慷慨殉节易，从容赴义难'。如若遇有逼、问、杀的威胁，朕也信伍先生不会低头，怕就怕……"他想说"汉人积性柔弱"，忽然想到魏东亭也是汉人，便截住了，转口说道："千古艰难惟一死啊！"

"再说，"康熙已不是对魏东亭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京师纷纷流传的谣言……又是从何而起的呢？"正沉吟间，狼瞫匆匆进来禀道："主子，那贼招了。"

"谁的主谋？"康熙急问道，"该不是吴三桂？"

"不是，"狼瞫忙道，"是个三十岁上下的中年人——他们称他为'朱三太子'！"

"朱三太子现在何处，有多少人？"康熙听是如此巨案，心下骇然，面上却毫不动声色，目光如电闪了狼瞫一眼，朗声问道，"都招了么？"

"据该犯称，他们自云南来，共三十余人，都是身手了得，一拨十八人至五台山劫驾，其余的已随姓朱的潜入北京，更细的情节他也不晓得了——他们三个是争功，今夜悄悄来的，说余下的人都在山上……"

"他们怎么知道朕要往五台山？"

"如何知道万岁行止，该犯并不知道。"

"再审！"

"回万岁的话，"狼瞫多少有点狼狈地答道，"他……已经咽气了。"

康熙看了一下魏东亭。魏东亭身子一躬，轻声说道："万岁，今晚只来三人，已是如此险恶，还有十五人等在五台山，看来贼匪志在必得！奴才以为应立即启奏老佛爷，连夜返驾回京。不但五台山潜匪难以

得逞，连京中奸徒也是会措手不及——打乱他们阵脚再办这大同府也不迟！”

“哪有这么急！”康熙先是一怔，忽然纵声大笑，“现在冒雪夜遁，不怕朝野笑朕胆小么？”说着向炕桌猛击一拳，眼中迸出寒光，“天下者朕之天下，有何可惧？五台山可以暂时不去，明日处置了姓周的王八蛋之后，朕偏要顺道巡访一番。”

沙河堡为知府周云龙接风的筵宴设在当地最大的缙绅——做过一任同知的蔡亮道家里。这就是为了店老板讲的那件事了——河南几个贩马客从蒙古回来，被周云龙以调用军马为名，将二百匹马全部扣留。几个商人急得走投无路，四方打听，才知县太爷刘清源也是河南籍人氏。便联名递了公禀，请刘太爷从中斡旋通融。刘清源虽是好官，十分同情，无奈这周云龙正是他的顶头上司，他也毫无办法。沙河堡的蔡亮道却和周太尊是省试同年，实在看不过眼，才出了这个主意：由他出面，请府、县尊同来沙河堡，商议了结此事。

康熙带着魏东亭和小毛子，与傅山一道来到蔡府，见一个山羊胡子的老者已在门口候着，见傅山到了，满面堆笑地打拱道：“青主先生倒来得早，府尊、县尊大约总得过了辰时才能到呢！”傅山忙还礼道：“虽说雪停了，这个天气，这路，还不知来不来呢！”

“来的，来的！派去催请的家人刚刚回来。”蔡亮道一边往里让傅山，一边问道：“这位公子——”

“哦，敝姓龙。”康熙忙道，“青主先生同店的过路香客。这事说来与我无干，只是这几位马客中有我的亲戚，只好也来走走。”

“只怕难说得下来。”蔡亮道将他们引到中堂，和四个贩马商见了，一边让座儿，一边拈须沉吟道，“这周云龙是晋南名士，胸中文章自负无对，口舌又利索，后台又极硬，看去虽如谦逊君子，其实心底瓷实，我也只能勉尽薄力哟！”

他这样说，几个马客当时就着了急，一齐上来千请万托，说了一车的好话。康熙自扯了魏东亭和小毛子，在厅角拣了个座儿坐下，静观事态演变。

大约过了多半个时辰，外头传来了筛锣声，康熙听时，正是七声一

节“××××——×××！”这是宣示，“军民人等——齐回避！”不禁微微一笑。满厅人众，连蔡亮道在内顿时都紧张起来，双手扎煞着转了一圈，对厅中众人拱手道：“诸位，太尊和县尊到了，咱们迎一迎吧！”这一提醒，四个马客、五六个土佬、乡绅并傅山纷然杂沓起身，随着蔡亮道拥出厅外。

“静云兄，久违了！”周云龙一脚跨进大门，一边拱手，一边呵呵笑道，“记得石家庄一别，忽忽悠悠已是三载——嗐哟！看你这头白发，真个是‘朝如青丝暮成雪’哟！哈哈哈……”说着，便拉着蔡亮道的手款步进厅。蔡亮道一边让着往里进，一边一一介绍，周云龙只点头微笑。跟在后头的刘清源清癯瘦削，也是满面笑容和蔡亮道寒暄。

康熙在厅角，用目光打量周云龙，只见他穿着八蟒五爪的袍子，缀着白鹇补子，水晶顶子俯仰之间摇晃生光，面如冠玉、双眸炯炯，配着五绺美髯，气宇轩昂、雅俊。比较起来，刘清源反显得局促寒酸，眼睛近视得觑着瞧人，一见就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康熙不由暗自叹道：“人不可以貌取，真是半点不假！”转脸瞧魏东亭时，魏东亭正用钦羡的目光注视着周云龙——他对周云龙的胡子发生了兴趣——小毛子却不甚在意，双目盯着席面，他已是挨次都尝过一口的了，只盘算怎样乘人不注意先喝一口酒。

康熙噗嗤一笑，正想说什么，周云龙由蔡亮道陪着已经转过来，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康熙，突然问道：“静云兄，这位是谁？”

第九回　行酒令小毛子弹知府　绝旧情王辅臣返长安

康熙猛地一惊，才想到是问及自己，忙起身笑道："不才龙德海，自通州至五台山进香，承蒙蔡公相邀至此，晚生得识尊颜，幸何如之！"

"唔。"周云龙低头咕哝了一句，便回了上首席位。康熙六年应试未中，他曾在内务府当过三个月书办，见过路过的康熙，此时只觉恍惚面熟，却哪里能想得起来？康熙看了看自己一身布袍，不由暗自一笑。

"府君明鉴，"酒过三巡之后，蔡亮道终于把话引上正题，"目下征马虽是朝廷政令，但细民小商租货不易，眼看开春之后，河南垦荒用马，朝廷也屡有明旨提倡。这些都不说了，眼下或收或放，权在你府尊大人，这几个贩马客又是刘明府的同乡，倘能开一线之明，放他们回去，也是一大善政……"

"静云兄，"周云龙用筷子将大松塔鱼翻了过来，笑道，"这个菜真做得不坏，要有多的，叫他们送我那里几条。"蔡亮道根本没想到周云龙是说他"多余（鱼）"，一迭连声地答应着，又吩咐厨子："立刻再做一条。"康熙见东家如此老实，差点儿没笑出声来。坐在周云龙身边的刘清源微微苦笑一下，起身替周云龙斟了酒，道："府尊，据卑职所知，今年朝廷征马旨令尚未下来。这几个马客带有开封府的茶引，并非奸商私自出塞购马。卑职已几次禀过府尊，若能发还马匹，不但他们生生世世衔您的恩，开封府的面子也维持下来了。若府尊担心今年马匹征不足数，一定不能发还，瞧着蔡员外的脸，可否将马价发还，使有微利可盈，也不至绝了中原贩马之路——"

"好啊！"周云龙满口答应，"这都在情理之中。这件事本来就不难办嘛！请贵县从火耗中追加一些，补出马价就行了，又何必兴师动众弄这些虚文？"说着将箸放在桌上，取出一方手绢来擦嘴。刘清源先听他答应，顿时喜挂眉梢，待后来却听说要自己敲剥百姓来补账，不禁一呆，一屁股又坐了回去，喃喃说道："若是数百两银子，也还能措置得来，这九千两巨款，繁峙小县如何办得来呢？"几个贩马客听了，都被惊得目瞪口呆，只一个劲打拱求情。周云龙正眼也不瞧他们，只谈笑自

若地和蔡亮道搭讪着说话。

蔡亮道深知此人不好对付，一边站起来一一斟酒，一边柔声劝道："年兄，繁峙是个苦缺，一时哪里出得起这许多。年兄下车大同，一向爱民如子，还要多多体念下情啊！"

"天已午时初刻了。"周云龙掏出怀中表来——这是吴三桂送他的，外官中能有此物，是很罕见的——看了看，笑道，"午时即是马时，也难怪你们围着一个马字兜圈儿。"

康熙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看那周云龙端着汾酒慢慢品着，眯着眼儿瞧那几个马客，活像一只捉到了老鼠却不急于吃的老刁猫。康熙正欲起身说话，旁边坐着一直没说话的傅山忽然开口说道："世人以十二支配十二生肖由来已久，却很少有人知道，一支有三兽，大人——午时初刻尚不到马时，是'鹿时'才对，大人的表正指鹿，再过一刻就变为马了！"

"噢，我倒从来闻所未闻。"周云龙早就耳闻傅山是当地名士。这样含沙射影地指责自己是"指鹿为马"，他有些受不了，良久方才徐徐说道："青主先生不愧为山右鸿儒，果然语惊四座，但不知出于何书，抑或是先生杜撰欺人？"

"在你大人面前我哪敢杜撰，"傅山笑道，"午朝初刻为鹿，午昼中刻为马，午暮末刻为獐！见于隋人萧吉所著《五行大义》。大人回去查一查就知道了！"言毕又是一阵大笑，满厅酒客面面相觑，只有康熙笑道："善哉！"

周云龙有点恼羞成怒，待要发作，却又忍住了。略一踌躇，举杯笑道："我们还是吃酒吧，一味纠缠这件办不了的事，这怕不好吧！我现在出一酒令，谁说不上来就罚一满杯——说令人要说一个天上的事物，一个地下的事物，再说一个古人——旁边的人要问这个手执何物，口里说什么话……说话人要随问随答。大家可都赞成么？"陪酒的一群人猜不透这个知府大人又玩什么鬼花招，都停止了说话，屏息静听。良久，方见他启齿道：

天上有月轮，地下有昆仑，有一古人刘伯伦。

康熙问："手里拿的是什么？"周云龙笑道："手执酒杯。"刘清源问："说的是什么？"

“酒杯之外不须提。”周云龙不慌不忙答道。说完一笑，举起门杯啜一口坐了。

“我也有了。”蔡亮道沉吟片刻，起身笑道：

天上有座离恨宫，地下有座乾清宫，有一古人姜太公。

刘清源问：“手里拿的是什么？”蔡亮道道：“钓鱼竿。”周云龙问：“说的是什么？”蔡亮道本欲说“上我钩来”，话到唇边又改口道：“愿者上钩。”魏东亭不禁大笑，暗道：“此人绵里藏针。”看康熙时，他手扶茶杯听得极其专注。

刘清源看了看几个如坐针毡的贩马客投来央求的目光，笑道：“卑职也斗胆献丑了。”

天上有华盖，地下有羽盖，有个古人秦琼倒运做乞

丐——手持一对凹面锏——说是“还我马儿来”！

众人不料这位瘦弱的县令如此诙谐滑稽，不禁哄然大笑，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康熙笑得直跺脚，推着魏东亭道：“这个有趣——东亭，你何不也说一个？”魏东亭答应一声“是”，挺身起来说道：“请众位听我的——”

天上有天河，地下有汾河，有位古人名萧何——手执一本大清律——说是“惩罚贪官污吏”！

众人猛听魏东亭陡地说出“贪官污吏”，无不相顾失色，霎时间静得掉一根针都听得见。

“你说得好！”周云龙的脸腾地红到耳根，狞笑一声说道，“我又有了——”

天上有灵山，地下有泰山，有一古人叫寒山——手执一把扫帚——说是“请自扫清户前雪，莫待令尹把门灭”！

“这玩艺是狗掀门帘子，全凭一张嘴呀！”小毛子忽然笑吟吟地站起来，竟然背着手骄傲地踱了两步，说道：

天上有个玉皇帝，地下有个康熙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提三尺龙泉剑——说的是“剥贪官皮”！

这几句词儿虽俗，编排得却十分得体，加上小毛子说得抑扬顿挫，落地有声，惊得座中众人面色如土。只有康熙鼓掌大笑道：“快哉！这才是好酒令！”傅山在旁边也击节称赏道：“好酒令可以下酒，我为此令浮一大白！”

周云龙已忍耐了多时，此时再也按捺不住，“啪”地将饭桌一拍，骂道：“哪里钻出来的野杂种，如此放肆——蔡亮道！你今天原来是专为糟蹋我周某的！”说着便命左右，“与我拿下！”

“谁敢？”康熙据案而起，大声喝道，“难道没有王法了？”

“王法？”周云龙呵呵冷笑，“一并拿下！”

廊下侍候着的几个差役“喳——”地答应一声，如狼似虎地扑进来直奔康熙。不防魏东亭侧身出去，一个“王祥卧鱼”打出去，前头四个早被打翻在地。蔡亮道万万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吓得浑身筛糠。几个贩马客更是惊得脸如死灰。只有刘清源冷眼旁观，已瞧出康熙不是等闲人物，只用眼打量气得浑身发抖的周云龙。

“接——圣——驾！”小毛子忽然高声叫道。随着叫声，狼瞫率八名侍卫列队而入，一个个身着蟒衣，腰佩宝剑，气宇轩昂地升阶进堂，径至康熙面前叩头行礼：“万岁，请降旨发落！”蔡亮道和刘清源惊惶地对视一眼，领头跪了，跟着众人也扑扑通通跪了一地。那周云龙先是目瞪口呆，像庙中土偶一样钉在地上，这时眼睛一翻，稀泥一样瘫倒在地。

“好一个令尹！”康熙哼了一声，他索来纸笔，刷刷草了几个字，又钤上随身玉玺，交给刘清源，“你办得很好，就由你去大同府任职，依律办了这奴才，将文案申报吏部、刑部——魏东亭，发驾！”

龚荣遇临回陕西前终究未能再见周培公一面，他到法华寺后柴房约见周培公，和尚们说周培公一大早就被朋友约去同游西山了。龚荣遇为难地站在房檐下，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西山这样大地方，哪里去寻他呢？昨日送走康熙大驾，王辅臣当晚便令随从人员准备，定于今日下午启程离京。龚荣遇是王辅臣的中军扈从，怎好告假迟行？踌躇良久，龚荣遇推开了房门，见桌上瓦砚麻纸俱全，想了想，上前提笔写道：

培公吾弟：和你吃不成酒了，午后我即将离京。他年到陕，再叙兄弟之情。

荣遇

他还想再写几句什么，却觉得很难着笔。一抬头看见周培公洗净叠得平平整整的破衣服上边，丢着用一根羊皮线串起来的两枚罗汉钱，走过去双手捧起看时，正是母亲之物。从他记事起，这物件就放在针线笸箩里，母亲有时还用它逗着荣遇和培公唱儿歌：

罗汉钱，亮晶晶，娃娃长大比人能。

大的挣来开山斧，小的挣来聚宝甑，

给娘养老又送终……

龚荣遇心中一热，眼中涌满了泪水，打了几个转转，还是流了出来。

他颤抖着双手取下来一枚铜钱，小心翼翼放进怀里，掏出一锭银子连那一枚钱掖在破衣服下，大踏步走了。

王辅臣离京急，是因为不想在吴应熊府里多呆。出了京反而缓了下来，他要等朝廷调换莫洛的廷寄到达后才回西安。一行二十骑沿着太行古道，过娘子关，穿井径道，由风陵渡过黄河入陕。王辅臣一路显得兴高采烈，不住和随从校尉们说说笑笑。他对此行十二分的满意：康熙为他筹了十万两的军饷，又调走了莫洛和瓦尔格，几块重石头搬掉了，即或莫洛他们不调走，又能把他怎样？他王辅臣已不再是库兵籍，而是体面堂皇的汉军正红旗的人了！吴三桂那头不得罪，这头又靠上了康熙。王辅臣一路上把那枝豹尾枪摸了又摸，看了又看，他心里真高兴。但龚荣遇的心境愈向西走便愈凄凉。他也摸，也看，摸的看的是那只带着自己体温的罗汉钱，那些云遮山峦、日落长河的雄浑景象，只能增加他思母念乡的沉重心情。

离京的第十天，过了临潼，来到了灞桥，雄伟的长安城东门已遥遥在望。王辅臣披着玄色斗篷，驻马桥头，用鞭梢遥遥一指，对龚荣遇说道："老龚，就要到家了，到咱们自己的家了！长安城从这边看去，真是嵯峨峥嵘啊！这碧青的灞水、千万条柳枝，让人感慨惆怅啊！"

龚荣遇却淡淡地说道："这些山呀，水呀，叫我看来都是灰不溜秋的，没有什么鸟看头。"

王辅臣并不在意龚荣遇这些粗话。他的部队组成很杂，驻在西安近郊的三大营近四万兵马，由王屏藩、马一贵和张建勋三个总兵带着，这些将佐中三分之二都是来自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旧部，野性难驯。龚荣遇虽然只是城门领职衔，但他带的三千军士都是入秦后招训的，练兵既勤，装备又精，还担任着西安城防和警卫王辅臣提督府的差使，地位和王屏藩等人并不相差上下。这几股势力互相不服，王辅臣也不能全然做主。但王辅臣文武兼备，对部下又舍得花钱，又是皇上任命的开府建牙大将，所以大面儿上大家也还都听他的。听了龚荣遇的话，王辅臣低头略一思忖，笑道："荣遇，不要跟马一贵他们几个老兵痞学。他们那些人的匪性，我非痛加整顿不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要多多帮忙——你就要升为参将了，大约不久廷寄就来——好生干着，我这个提督，说不定将来由你接任呐！"

龚荣遇听着，心里不禁一热：王辅臣毕竟够交情啊，一躬身子说道："谢军门提携！龚某当尽心竭力为军门效劳！"

正说着，前面一行数十骑狂奔而来，为首的是王屏藩一干军将，他们一齐在桥下滚鞍下马，拱着手禀道："军门大人辛苦，恕末将迎候来迟！"说着便都单膝跪下，腰刀马刺碰得叮当作响。

"啊哟，这是做什么哟！"王辅臣急忙下马，笑吟吟地搀起王屏藩，"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嘛——起来，都起来！"说着，一眼瞟见他的中军幕僚殷成鹏，拍着殷成鹏的肩头笑道，"你这十世不发迹的钝秀才也来了？这一次我倒给你弄了个四品西安道，将来皇上陛见，升了官，可别忘了马鹞子哟！"说罢哈哈大笑。众将弁官佐不禁也跟着笑起来。

王辅臣和众人重又上马，只和殷成鹏并辔而行，呆看了一阵夕阳，忽然问道："成鹏，拜会过明珠大人了么？"

"明相前日接到廷寄诏旨，预备离陕，才开始接见外官。"殷成鹏笑道，"遵提台钧旨，我已经拜会过了——其实，这是个很随和的人。"

"见过就好。"王辅臣说道，"今晚你给马一贵打个招呼，明晚在他那里设一席，我为钦差饯行。"

“是，”殷成鹏迟疑了一下，答道，“不过王爷那头的吴应麒和汪士荣也在这儿，怎么办？”

“哎，还没有走？”王辅臣一怔，脸上已没了笑容，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殷成鹏，冷冷道，“一起叫上吧。”

第二日酉时初牌，马一贵军营辕门前三声大炮轰然而响，震得附近已经归巢的乌鸦一齐惊起，在春寒料峭的天空盘旋了好一阵子。听说钦差已到，王辅臣率千总以上的官佐从仪门迎了出来，只见明珠一身便衣，着石青小羊皮袍，系着玉色腰带，脚下一双千层底皂靴，悠悠然走进来，一身儒雅气质，飘逸风流，没有半点官场派头，看上去十分亲近和蔼。

“钦差大人！”王辅臣说道，“标下王辅臣——”王辅臣报着职名便要跪下。

“已经不是钦差了！”明珠忙一把扶住了王辅臣，笑容可掬地道，“你马鹞子又放炮又开中门，我可是不敢当呐！”

二人略事寒暄，王辅臣便一一介绍厅中诸将。明珠却一个也不认识，只得含笑点头，待介绍到吴应麒和汪士荣时，目光霍地一闪，笑嘻嘻道：“哦！原来是世兄，你来陕西不容易啊！来，来，我们一同入坐！”

吴应麒矜持地点点头，袍子一撩就坐了。他对王辅臣一回来就请明珠，心里很不痛快。若不是汪士荣劝他“不可意气用事”，他是根本不会来的。又见王辅臣狗颠屁股似地奉迎明珠，相比之下，对他却少了点热情，他心里更是雪上加霜。吴应麒看了看隔座的汪士荣，汪士荣沉静地坐着，手里把玩着一管玉箫，默不言声。明珠是个何等机警聪敏的人，早看见了，只嘻嘻笑着与众人周旋。

筵席并不丰盛。将军们原不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只要酒烈肉肥便好。王辅臣几句场面话说过，下头几桌上的军校早吆五喝六地大叫起来，大厅里立时乱糟糟、闹哄哄的。明珠乃天子近臣，很不习惯这种粗野的环境，只冷眼瞧着，拣清淡的菜略用一点，一边和王辅臣搭讪着说话。不料酒正吃到酣处，龚荣遇从盘子里夹起长长一条肉来，问马一贵道：

“老马啊，这是啥玩艺儿？”

明珠一看，几乎要当场呕出来，原来竟是一条死蚯蚓！

马一贵的脸立刻涨得像猪肝一样，左颊上的肌肉猛烈地抽搐一下。这个人平日责下十分残酷，只一棍就把犯事的人立毙当庭，所以落了个诨号叫“马一棍”。今日当着明珠的面出了他的丑，他脸上更挂不住了，连忙命人传厨子来，又高叫：“大棍侍候！”

猜拳划枚声停了。军将们见马一棍又要杀人，看到浑身发抖、面如死灰的厨子低头进来，有的面露不忍之色，有的剔着牙瞧热闹儿。明珠便起身说道：“马兄，今儿个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的，你得给兄弟留个面子，饶了他吧！”

“明大人说的是。”王辅臣也忙道，“咱们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明大人都容下了，咱们倒穷讲究？实不相瞒，死苍蝇死蛐蟮我都吃过……”马一贵听了这才消气，指着厨子笑骂道：“操你妈，还不快给明大人磕头！”

事情本来已经完了，偏碰上一个爱恶作剧的王屏藩，喝得红着脸，乜着眼、喷着酒气对王辅臣道：“提台这话我不信，我也是个老军务！你不是很爱我那匹菊花青么？老哥要吃得下这条蚯蚓，这马，兄弟就送给你算屎啦！”说着，将那只差不多半尺长的死蚯蚓淋淋漓漓挑起来送到王辅臣面前。

明珠觉得这实在过分，刚说了句“王总兵吃多了酒……”不料王辅臣将蚯蚓夹过，一伸脖子就咽了。这时候满屋的人，有的拍手，有的笑，有的满嘴粗话，打诨儿取乐，有的起哄叫好，明珠只觉得头嗡嗡直叫，一句儿也听不见。

“辅臣兄也真能耐！”吴应麒终于忍不住了。他几盅闷酒入肠，见王辅臣如此讨好明珠，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冷笑一声道：“你缺钱买马只管冲兄弟要，犯得着与人赌吃死蚯蚓？要是赌吃屎，也这么张口吞下去？”

明珠看王辅臣的脸气得乌青乌青的，便笑着搁了筷子道：“我来劝解几句：我看吴世兄，有酒了。这不过是赌着玩的嘛，怎能扯到吃屎上去呢，人是吃屎的？王兄你也不必介意。”

明明是撩拨，他却说是“解劝”，干柴本来已经燃着，明珠又顺手浇了一瓢油。汪士荣见此情景却微微一笑，起身说声“告便”，就离席而去。

“打量你有人撑腰，到陕西来欺侮我王辅臣？”王辅臣被激得怒火千丈，立起身来盯着吴应麒骂道，“屎攮的，别做他娘的春梦，未必就能如意呢！”

“对了！”吴应麒的脸色气得灰白，仍手按酒杯揶揄道，“要不是屎攮的，屁眼儿能大了。屁眼不大往哪儿藏银子呢？”说罢仰脸哈哈大笑。

笑声未绝，便听得“砰”的一声，王辅臣已气得五官俱不在位，挥拳一击，碟儿、碗儿、杯儿、盘儿、盏儿、瓶儿“哗”地一跳老高。王辅臣走过来，劈胸揪住吴应麒，点着鼻子大吼道：“你不就凭吴三桂吗？别人怕他，爷不怕！什么他娘的王子、王孙，我看是虾子、鳖孙！”骂着，一个耳光掴去，吴应麒左颊立时紫涨起来。

明珠心里暗笑，却假惺惺过来一把扯住了王辅臣道：“你这叫怎么回事，这酒不能吃了，来人，备轿！”竟自扬长而去。

王辅臣当晚盛气回府，提出大令便叫龚荣遇到馆驿去捉拿吴应麒和汪士荣。今日借酒破脸，他决意要扯断和吴三桂的这段瓜葛。不料人去的速，回来的也疾，一个校尉回来期期艾艾地报道：“汪士荣早已逃了，只一个吴应麒在那里呼呼大睡……”

“怎么会跑了？”王辅臣不禁一惊。

“驿馆里的人说，汪士荣和殷成鹏一起赶回馆里，慌慌张张地卷起了文书，便骑着两匹马出去了！”

王辅臣的脸色立时变得十分难看。殷成鹏收藏着他给平西王书信的全部底稿。他原打算先稳住这姓殷的，以后再寻个借口杀掉他。不料姓汪的如此机警，竟先走了一着！这样一来，目前还不能和吴三桂翻脸，连吴应麒也不能杀。王辅臣一阵头昏，跌坐在椅子上，对校尉们摆摆手：“叫龚荣遇回……回来吧，我今天吃……吃酒……多了些……”

第十回　固安县康熙会明裔　永定河县令责道台

康熙从五台山返驾回程，来到直隶固安县境。第二次安排“金蝉脱壳”计进行得十分顺利。康熙只带魏东亭一个人巡视民情。余下的侍卫由狼瞫领着护送太皇太后车驾返京，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固安县近在京畿，驻防的旗营是魏东亭的属下，尽管如此，魏东亭仍十分小心，路过城外营盘时，还专门进去向管带交待一番。这才和康熙打马进城。

其时已是酉初时分，满街麻苍苍的，店铺都已上了门板，巷口卖烧鸡、馄饨、豆腐脑儿的早点起了一团团、一簇簇的羊角风灯，一声接一声的叫卖声在各个街口、小巷深处此呼彼应，连绵不绝。

“离乡三里风俗不同，”康熙饶有兴致地说道，“这里的叫卖声和北京就不一样，倒引得人馋涎欲滴哩。”魏东亭正急着寻一个下脚的店馆，怕康熙又和往常一样随便乱转着寻人说话，听康熙这么说，就腿搓绳儿答道：“前头那不是个老店？咱们就住进去，主子想用什么，叫伙计出来买，岂不是好？”康熙明白他的意思，笑着点头道“随你”，便跟着魏东亭走进近处一家“汪记老店”里。

“哎呀，二位！”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店伙计，一身靛青布袍，外罩黑竹布褂子，雪白的袖边略向上挽，显得十分干净利落。他刚在灯下落了账，一抬头见魏东亭和康熙一前一后风尘仆仆进来，忙起身离了柜台，一边让座儿，一边沏茶，口里不停地说着，“怎么一去就是几个月，这才回来？准发了财！我寻思不定是咱小店里什么地方不周全，得罪了二位老客，住别人那儿了呢！不想您二位还是惦着咱们老交情，又回来了！这回可得多住些日子了？”一边不停地讲着，一边递过两条热毛巾给他们擦脸，又端来两盆热气腾腾的水来，“二位老客先洗洗脚，安置了住屋，小的再弄吃的来！”言语既亲切又夹着“抱怨”，弄得康熙一脸茫然之色。

魏东亭淡淡一笑，店家这种招客伎俩他见得多了。当下也不说破，擦了一把脸，帮康熙洗着脚，就道：“要一间上好的房子，干净一点，

不要杂七杂八的人搅扰，我们歇一晚就走，多给房钱——那边西屋里是做什么的那么热闹？”

伙计一迭声答应着“是”，又说：“西屋里住着几位进京赶考的举子，还有一位做生意的杨大爷住他们隔壁。他们几个在会文呢，杨大爷在一旁瞧热闹儿。爷要是嫌热闹，后院里还有一间大房子，又僻静又干净，只是房价高些……”他啰里啰嗦还在往下说，康熙已穿好了靴子，起身对魏东亭道：“咱们当然住大房子，走吧！”

吃过晚饭，康熙踱至前院散步，见魏东亭亦步亦趋跟在后头，便笑道：“你这样奴才不像奴才，伴当不像伴当，也过于小心了，这个店还能出了事？”

“到底是生地方，”魏东亭笑道，“不过事是出不了的。方才我已在院里看了一遭，多是应三月春闱的举人，也有几个生意人，这个店牌子也很老……”说着，见康熙进了西屋，便忙也跟了进来。

这是三间一连的大套间房子，外头桌子旁坐着四个举人，正在用《四书》和《易经》打谜儿。姓杨的客商坐在靠墙一张椅子上，双手抱着个盖碗，正看得入神，见康熙二人进来，几个举人都在静坐沉思，竟没有理会，便含笑点头，将手一让。康熙坐在旁边椅上，轻声问道：“他们菩萨样坐着干什么？”

“正打谜语呢！”杨客商和蔼地笑笑，用目光盯着一个瘦书生说道，“这位仁兄很有学问，赢了不少利物。这会儿他出的谜是‘生而能言’，打一句《四书》中的话。”

“您贵姓，台甫？”

“不敢，免贵姓杨，贱名起隆。”客商含笑答道，又欠欠身，礼貌地问道，“您呢？”

“姓龙。”康熙看了一眼杨起隆，随口答道，“表字应珍。”二人便不再说话，望着正在沉思的举人若有所思。

“我有了！”一个矮胖子将桌子一击，说道，“可是‘子不语’？”瘦举人别转脸问道：“怎么解释？”矮胖子道：“子不语怪，这个人‘生而能言’，岂不也‘怪’？”

众人哄然叫妙，杨起隆憋不住将一口茶喷了出来，忙咳嗽一声，掩饰了过去。一个年轻举人掀帘进来，笑道："这个谜底太穿凿了，'生而能言'是'子产曰'——可对么？"说着便向桌上取了利物——二钱一块的小银角子。

"慢着！"瘦举人一把按住了，又从怀里取出六个银角子放上，"这就是利物，我们再比，——你拿什么来赌？"

"这一块已是我的。"后来的年轻举人从怀中又取出二两一锭银子，笑道："以文会友嘛，何必如此盛气？我若输了，这银子你只管拿去！"

"好！"其余三个举人大约受这个瘦子窝囊气不少，见这个新来的年轻人气度不凡，一齐鼓掌赞道。康熙看魏东亭时，正在用眼打量自己身旁的杨起隆，杨起隆却正气度雍容地吃茶看热闹。

"载宝而朝！"瘦书生的声音震得屋子嗡嗡作响。

"这是正人君子的行为吗？"年轻举人摇头道，"可是——怀利以事其君？"

"一点胭脂！"

"老也为之小。"

"手倦抛书？"

"困而不学！"

"有你的——'旧路'是什么？"瘦举人此时已知遇了强敌，头上渗出汗来。

"旧路么？"年轻举人笑道，"古人有行之者。"

"逢十进一，逢八进十一，逢九进一，逢十进一，逢十进一！"瘦书生连珠炮似的说了这一串儿。

年轻举人一怔，背手踱了两步，看了一眼满座瞠目结舌的众人，只向正用赞许的目光盯着自己的康熙略一点头，答道："这个谜出得好！不过君为读书养气之人，要重涵养——此谜底是'埶圭'！"

“恨不作第一人！”瘦举人忽然变得十分气馁，叹一口气便坐下了。康熙见他连连败北，也甚同情，正想安慰几句，年轻举人笑着将银子全部收起，说道：“仁兄淹博之士，兄弟十分佩服了。不过这次仁兄只能作第二人，这‘恨不作第一人’乃是‘气次也’！”

至此，瘦举人已是全军覆没，大家不禁相顾愕然。康熙见这场面，猛地想起当年伍次友与苏麻喇姑对文的事，如今竟成过眼烟云，不禁感慨地叹息一声。却见旁坐的杨起隆笑吟吟起身，说道：“两位都是大才，我实在仰慕得很。我这里也出点利物，何妨再战一场，不过想先请教一下二位贵姓，台甫。”说罢，取出十两一锭大银放在桌上。

“不敢，学生李光地。”后来的年轻举人谦逊地笑道，“福建安溪人。”

“那我们还比什么？”瘦书生哈哈大笑，“李先生乃伍稚逊老宗师的高足，陈梦雷不和你比了，认个老乡吧，我是福建侯官人！”康熙原觉得陈梦雷有些浮躁，此时方才看出他原来是个十分豪爽的人，只是“伍稚逊”三字仿佛在什么地方听到过，便用目光询问魏东亭。魏东亭会意，凑到康熙耳边道：“伍稚逊做过前明宰相，是伍先生的尊父。”康熙听得目光炯然一闪，很快就又平静下来，正待起身邀李光地、陈梦雷同至自己房中叙话，杨起隆身子一挺站起来，笑道：“二位先生不比了，但这利物如何处置呢？”

“依你怎么样？”陈梦雷连连输给李光地，正想抓一个垫背的，见杨起隆笑容中带着讥讽，便道：“你也想考考我们？”

“不敢，请教而已。”杨起隆踱了两步，似笑非笑地说道，“我出的都是俗话——‘蹑着脚步儿走’。”

“未之能行，惟恐有闻！”李光地应口答道。

“好！端午雄黄，中秋月饼？”

“不愧是个买卖人，”陈梦雷笑道，“谜底是《易经》上的‘节饮食’！”

“花和尚拳打镇关西！”

李光地听了略一愣，陈梦雷一笑接上道："不知者以为肉也。其知者，以为无礼也。"

"高才！"杨起隆夸着，倏地收了笑容，"还有——铁木耳荒田废地灭衣冠！"他一句接一句顶着问，连想也不想。听得众人不住发愣。显然，谁也没有想到一旁观战的年轻客商，竟也是此中老手。

一直应对如流的李光地和陈梦雷这次却没有言声，对望一眼。陈梦雷走过去，将桌上银子一股脑儿推给杨起隆，说道："人各有志，谁也不必勉强谁，我和光地兄输了，这些都给你吧！"说着，便扯了李光地道，"扫兴得很，李兄请移尊步，到我房里小酌消夜吧。"说着，二人抱拳拱揖，走了出去。

"二位留步！"二人方行至院中，忽然听见有人呼唤，回头一看，是坐在杨起隆旁边的那位后生，便站住问道："什么事？"康熙笑道："我看二位不像是猜不出这个谜，倒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想请教一下。"

"小兄弟，你很机灵。"陈梦雷笑道，"此谜并不难猜，但此时此地我们又不便作答，出得很刁钻的！"

"到底是什么呢？"康熙盯住问道。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李光地轻轻说罢，便与陈梦雷携手而去，康熙立在当地，脸色一下子苍白得没了血色。

这一夜康熙没有睡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这一句孔子语录梦魇似的追逐着他：汉人读书人都是圣人门徒，统御这个庞大的民族又非用他们不可。自己是满人，当然也在"夷狄"之列，该如何解释这一理论呢？入关以来，从大行皇帝顺治到他，最头疼的就是这件事，读书人都怀着这样的心思，别说作为汉人的三藩极可能造反，即使不反，又该怎样致天下于盛世，垂勋业于百代呢？

康熙辗转反侧，恍恍惚惚直到四更才矇眬入睡，醒来时已过卯刻。他一骨碌爬起来，胡乱洗了一把脸，便吩咐魏东亭叫店主人进来算账。

"昨晚接客的不是你呀！"康熙诧异地望着留着八字须的店主人问道，"昨晚不是一个年轻人吗？"

店主看来比伙计老成得多，也没那么饶舌，见魏东亭给的房钱很丰厚，谢了又谢，说道："回爷的话，昨晚小的出去拜堂，回来得很迟，就没敢过来惊动爷。"

"拜堂？"康熙愕然问道："是断弦再续么？"

"不，不是成亲，是——"店主人知他误会，迟疑了一下才又说道："小的入了钟三郎大仙的教，夜来请神，坛主放焰口，小的也去献点香火钱。"

"哦……钟三郎。"康熙竭力追忆着《封神演义》里的人物故事，说道："没听说过这位神仙呀……"

店主人见他疑惑，一边吩咐店小二给客人摆早点，一边压低了嗓子告诉康熙："钟三郎大仙是玉皇大帝新封的神仙，专到凡间普救我们这些开店铺、做生意、当长随的……信了他老人家，我们就能大吉大利，平平安安，谁要触怒了他老人家，就要降血光之灾……"他小心翼翼地说着，声音都带着颤抖。魏东亭在一旁笑着问道："有什么凭据呢？你不用怕成这样——钟三郎又不是驴，不会有那么长的耳朵！""罪过罪过！"店主人显然是十分虔诚的信徒，"您是长随吧？那就连你也管着——要说凭据那可多得蝎虎了，光我知道的就不少。大仙在通州降坛，有些店铺不相信，一夜便叫大火烧了七家！"说完，给康熙打了个千儿便退了出去。康熙见外头起了风，命魏东亭将一件灰银鼠皮的巴图鲁背心取出来，一边系着套扣，一边说道："我们即刻回京。"魏东亭见康熙脸色不好看，答应一声"是"，便备马去了。

已是辰牌时分了。固安城外黄风滚滚，寒阳昏黄，一湾永定河，冰花璃结，潜流淙淙，河堤上的垂杨柳随风摇摆，发出嗖嗖的微啸声。魏东亭见康熙在马上沉吟不语，似乎心事很重，便打马跟上，笑道："这条无定河，改了名字改不了脾性，发作起来依旧像野马，此时安静起来像个冷姑娘！"

"要是有伍先生在，昨晚的谜，会打得更有趣！"康熙没有理会魏东亭的话，深深吐了一口气，说道，"天下英才虽多，却不肯为朕所用，奈何？"魏东亭见他挑明了，反觉无言可对，半晌才笑道："主子别听姓杨的胡吣放屁，'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不也是圣人的话？"康熙点头叹道："你说的当然对，但孔子这句话也该有个好的解释才是。"说着，突然发现了什么，他举起马鞭向远处一指问道："东亭，远处那群人是做

什么的？”

魏东亭觑眼一瞧，见是一队民伕，约有四五百人，刚从城里出来，背着锸、锹、镬、箕，懒洋洋慢腾腾向永定河岸边移动，便回头对康熙说道：“主子，很像是治河的民伕。”

“不会吧？”康熙诧异地说道。这一路凡有河工的地方，他都格外留心。治河一般在秋汛过后开工，立冬以后便停工。偏这固安县出奇，这般时分还出河工？便向魏东亭说道：“过去瞧瞧。”魏东亭答应一声，正要过去，见后头一顶蓝呢暖轿顺着河堤抬了过来。前面两面虎头牌，紧跟着十几名衙役扛着水火棍押道而行，一望便知是四品道台的仪仗。康熙寻思：这乘轿人必定是个河道，便对魏东亭说道：“咱们追上前头那群人，倒要看个究竟！”

不一时，后头的轿子已追了上来，在河堤上停住，一个官员哈着腰出了轿——头上戴蓝色涅玻璃顶子，八蟒五爪的官袍上也没缀补服，外头披一件紫羔羊皮裘，四十多岁，白胖胖的，显得神采奕奕。他下了轿立在河堤上，见民伕们在河边缩手缩脚，不愿下河。他便阴着脸大声问道：“谁是领工头目？”

“朱观察。”一个吏目从人后挤过来，打了个千儿，满面堆笑道，“小的给您老请安了！”

朱道台用手指着三竿高的日头骂道：“你这滑贼！必定昨夜噇醉了黄汤，拿着朝廷公事胡弄！你瞧瞧，这都什么时候了？人还没下河！”吏目见道台面色不善，嗫嚅了一下禀道：“您老明鉴，并不是小人懒，实在水冷得很，下去不得……就这时分下去，也是十分将就的——”“胡说！”朱道台牛蛋眼一瞪，说道：“早秋时，本道便知会你们开工，你们推三阻四，说什么一日三分银，佣钱不足，不肯好生干，如今涨至五分，又来放这个屁！来，拖下去抽二十鞭子！”

“观察大人……”吏目顿时慌了，两腿一软跪了，叩头禀道，“并非小人大胆，是杨太爷吩咐过的，辰末上工，未末收工……”朱道台“嗯哼”冷笑一声，说道：“杨馝倒是一位爱民如子的清官啊，来了没有？”说着便拿眼四下搜寻，满脸都是找茬儿的神气。

康熙此时已听出了个八九不离十。河工佣价，朝廷按地域定有统价，即使在夏日，也不得少于五分，这河道平白扣了二分工银，当然要

误了河工，此时却又逼着民伕下冰河劳作。这奴才的心真坏透了。

“朱大人！”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身着绛红截衫棉袍，一角掖在腰带里，从民伕后面大踏步赶了上来，躬身一揖道，“卑职杨馝在，大人有何吩咐？”

“哦，是敬年呀，看你怎么这身打扮？”朱道台打个干哈哈，似笑非笑地说道，“这奴才竟诬你慢工，实属可恶。这河工一事，朝廷屡有严旨，上年遏必隆公爷巡河时，兄弟已受了谴责，足下是知道的——今儿这事，你瞧着如何处置呢？”

杨馝是康熙六年十七岁时中的进士，榜下即补为固安县令，第二年恰逢辅臣遏必隆至芜湖筹粮，返京时，曾巡视河工。这位朱道台叫朱甫祥，当时还是个知府，奉了吴三桂密札，怠慢河工，被遏必隆当着众官掌了一嘴，同时表彰了固安县令杨馝办事“肯出实力”。朱甫祥因羞生愤，移恨杨馝，一直耿耿于怀。杨馝当然知道。姓朱的是要借端发作自己。他沉吟良久，徐徐说道：“该吏所言并非诬蔑下官，卑职七日前曾令他们巳初出工，申初收工。”

“哦？”朱甫祥见他认了，便翻转脸来，用牙咬了咬下嘴唇，问道，“为什么呢？”

杨馝沉静地回道：“卑职以为此系劳民伤财无益之举，应请上宪明令，即刻停治。”康熙在旁听杨馝不卑不亢，侃侃而言，不由暗赞道：“这人有胆。”

“贵县令太胆大了吧？这是朝廷明令！”朱甫祥提高了嗓门。

“卑职知道是朝廷明令！”杨馝也提高了嗓音，高声应道，声音中微微颤抖，听得出他在极力压抑着自己激愤的情绪。几百个民伕看着他们越说越僵，都惊呆了。有两个老年人上去劝杨馝道：“太爷，不要与道台大人争了，小人们下水就是……”说着，脱鞋挽裤腿儿往河里下，几十个民工也都脱了鞋，跺跺脚就要下水。推小车卖黄酒的民妇，也忙着点炉子生火，揉面烫酒。站在旁边的康熙看到下水的民伕们大腿上被冰花子扎了密密麻麻的血口子，有的还在淌着殷红的鲜血，心里陡地一热，正要说话，却听杨馝大喝一声：“上来，谁也不要下去！”

“你……你！”朱甫祥气得脸色煞白，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的，“你

目……目无上宪，抗……抗拒皇命……你听——听参吧！”说着拂袖便要上轿，哪晓得被杨馝一把扯住，问道：

“朱甫祥，哪里去？”

“回署参你！”朱甫祥见他竟敢直呼自己姓名，大声咆哮道，“你——你这素金顶戴，㴱鶒补服没了！”

“来，来，来！”杨馝扯住朱甫祥，脸涨得通红，“此时日过三竿，你锦袍重裘，尚且冻得哈手跺脚，却要百姓清晨下河！也好，你若能下水，百姓们自然也能！”说完，便扯着已经气傻了的朱甫祥一齐下堤，踏冰。

河冰“咔”地一炸，朱甫祥方才惊醒过来，急忙夺手挣脱时，却被杨馝死死拉住，几乎滑倒。朱甫祥的两个师爷见县太爷拉着观察老爷下河，惊呼一声一齐上去扯时，河冰经受不住，“嘎吱”一声裂了开来，冰水顿时没到大腿根，人人被冻得咧嘴龇牙。众民伕见事情越弄越大，呼地围了过来，七手八脚将他们搀扶上来。康熙看到此处，忍不住大声喝彩道：“好！”

朱甫祥上了岸，不知是被气的还是被冻的，面孔白中透青，上下牙咯咯打架，双脚跺地甩水，见康熙在旁鼓掌大笑，以为是县里管带、吏目的头儿在幸灾乐祸，顿时勃然大怒，将手一指大喝道：“把这个没调教的王八羔子拿下！”

第十一回　魏东亭河堤惩西选　康熙帝县衙慰忠良

几个衙役，听到朱甫祥的命令，便提着绳子，向康熙猛扑过来。

康熙皇帝自幼在深宫里长大，虽然多次遇到凶险，但除了鳌拜曾在御座前对他挥臂扬拳外，还没有遇到过第二个人敢在他的面前少许无礼。“天子之怒，四海震恐，流血漂杵……”伍次友讲过的这一段书疾电一样从康熙脑海里闪过，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间，这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带什么“天子宝剑”，迅即返身，瞪一眼立在一旁被怒火烧红了眼睛的魏东亭，扬起巴掌“啪”的就是一记耳光：“主辱臣死，你懂吗？难道要朕亲自动手？”

魏东亭挨了这一掌，猛地惊醒过来，忙从斜刺里一个虎步蹿上，劈手夺了绳子，双手握在绳子中间，像软鞭一样舞得风响。前头两个衙役脸上早着了一下，“妈”的叫了一声，捂着眼滚到了一旁。当中一个被魏东亭迎面一脚踢在心口上，“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朱甫祥见势不妙，掉头便向乱哄哄的人堆里钻，早被魏东亭一把揪了回来，当胸提起，抡起胳膊左右开弓“啪啪”两掌，打得他眼冒金星天旋地转。朱甫祥口中仍然呜呜不清地叫道：“好，好！打……打得爷好！”魏东亭生怕他再骂出难听的话，接连不断地猛抽他的耳光。

杨馝被吓愣了，面色如土地站在一旁，待惊醒时，才急忙过来劝解。康熙仍不解恨，跺着脚叫道：“小魏子，除了打嘴巴，你就再没有别的本事了吗？”

这对魏东亭倒是最省事的——顺手将朱甫祥向前一掼，跟着又来了一个连环脚，踢在他的当胸。朱甫祥连哼也不哼一声，倒了下去，口中淌出殷红的血沫。

当场打死了朝廷命官！衙役们惊呆了，杨馝惊呆了，几百个民伕都惊呆了，木雕泥塑似的站着，望着河堤上被气得脸色发白的康熙。

“事情闹大了！这……这怎么办，这，这……”杨馝惊醒过来，围着朱甫祥干转，又蹲下身子，抖着手去摸脉搏，试鼻息，翻眼皮，看瞳

仁，口里喃喃地说着什么。民伕们一阵骚动，接着便发狂般乱嚷起来：

“杀人的主儿，要是好汉就不要走！”

“好汉做事好汉当！”

旁边几个妇女更尖着嗓子嚎叫着：“天杀的，闯这个祸叫你们不得好死！”乱嚷声中，几十个精壮民伕握着扁担早已将康熙前后退路截住，人墙愈围愈近，逼了上来。魏东亭见群情激愤，难以遏止，后跃一步挡在康熙身前，横剑在手，大喝一声道：“有话讲话，谁敢上来就宰了他！”

这话大有毛病。既叫“有话讲话”，几百个人乱嚷乱叫，吼的、喊的、骂的、吵的、说的乱成了一锅粥，一句话也听不清楚。康熙“为民除害”的快感被这潮涌一样的吼声扫得干干净净。他心里明白，人们并不是恨他，而是怕连累了这个年轻县令，但无论他怎样挥手，怎样喊叫“安静”，却谁也听不清。涌动的人流举着镐锹、钎杆前推后拥，把他和魏东亭围在核心，他真的有点害怕了。正在这时，北边一片黄尘飞扬，一队绿营骑兵扬刀挺戈疾驰而来。几个老年人念佛道：“好了，好了！官军来了！”

吵吵嚷嚷的人群突然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围在康熙身边的民伕默默地让开了一个甬道。

领队的是个游击，带了八名亲兵，按着腰刀从沉寂的人道中穿过，俯身验看横卧在地上的朱道台，说了声“人没绝气”。两个师爷走上前来，口说手比，诉说“强盗”毒打观察大人的经过。另外一些人把朱甫祥抬了下去。几个亲兵不待吩咐，早过来横刀看住了康熙和魏东亭。

“上官游击，你来拿我么？”魏东亭忽然冷冰冰地说道。因为人静，这句话说得又清又亮，“是我处置了这个赃官！”

“魏军门！”上官游击惊得浑身一抖，刀向脚下一抛，便打了一个千儿：“军门怎么没有回北京？朱道台府里人报信儿，说是强盗打了道台，聚众谋反，卑职才……”

“甭说这些个无用的！”魏东亭一口截住了他，“把这里的事料理清楚，会同固安县写个札子申报吏部，除了名完事儿！”因未得允准，他

始终不敢公然暴露自己身后康熙的身份。

康熙从河堤上从容踱下，没有理会上官游击，只拍了拍杨馝的肩头道，“你是康熙六年的进士吧？当时保和殿殿试，你是最年轻的一个，好像是二甲十四名，对吧？才过三年，便不认得朕躬了？”

“朕躬？”这两个字似有千斤力量，压得这位年轻县令有些喘不过气来，他的脸色变得纸一样苍白。上官游击也像傻了一样，张大着嘴合不拢来。好半天，杨馝才颤声问道：“您是万岁爷？”

“是朕微行至此，”康熙轻轻吁了一口气，“姓朱的奴才对朕太无礼了，是朕命侍卫施刑的。”

杨馝陛辞已有三年，三年前二百名外放进士同跪丹墀聆听“圣训”，哪曾敢抬头望一眼龙颜？迟疑良久，他竟出口问道：“恕大胆，不知有无凭据？”

“朕早看出你胆大如斗！”康熙大笑道，“朕不怪你，这也是应有的关节！”说着便从怀中取出核桃大一方玉玺交给杨馝。

杨馝捧在手上细细小心看过，上边一盘金龙作印钮，底下的篆文是“体元主人”四个字，确实是康熙随身携带的御宝。杨馝此时再无猜疑，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地，双手高擎玉玺，声泪俱下，高声山呼：“我主万寿无疆！”上官游击、众亲兵和民伕们也黑鸦鸦地跪了一片，高呼：“万岁，万万岁！”

“尔等皆朕的良善子民，回去好好生业，河工免了！天气如此严寒，逼着民伕下河治水，直隶巡抚因何不据实参奏？都起来吧！”说着便虚扶杨馝起身，“杨馝，朕命你去任保定府尹。这里的事，暂由上官委人处理善后。”

忽然，有个老年人走上前来跪下求道：“万岁爷既然知道我们固安县令是个好官，就该留下来养护咱们百姓——碰到这样的好官很不容易呀！”

“这是升迁他嘛！”康熙笑道，“朕再派一个好官来固安，如何？”

这一声问得人们面面相觑。那个卖酒的中年妇女，便趁机斟了满满

一碗热黄酒，用双手捧给康熙，说道："大冷的天儿，万岁爷用一碗酒暖和暖和身子！"康熙毫不迟疑，端起来一吸而尽，抹一把嘴高声赞道："好酒！"

"万岁爷说酒好，是咱们固安人的体面！"那妇人接过空碗并不退下，笑呵呵大声说道，"万岁爷方才说要再委一个好官来固安，这倒也好，不过显得太费事了。何不委那个好官到保定去，留下杨太爷在我们这儿——升官不升官，那还不是万岁爷一句话？"

"好，好！你抵得上一个御史！"康熙高兴得脸上放光，"朕就依了你！杨馝食五品俸，加道台衔，仍留任固安，怎么样？朕白吃你一碗酒，总要给你个恩典嘛！"

河滩上顿时欢声雷动，高叫："万岁圣明！"

原定回京的日期只好再推迟一天，当晚，康熙便宿在固安县衙杨馝的书房里。他的心情有些烦躁不安，在书房里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起来；要了茶来，却又不吃；从书架上抽出书来，翻了几页，又放下。

忽然，他对魏东亭招手说道："东亭，你到灯跟前来。"魏东亭虽有些莫名其妙，还是顺从地走了过来。

"让朕瞧瞧。"康熙端详着魏东亭的脸颊叹道，"朕一向以仁待下，今日却无端地打了你！"

魏东亭猛然感到一股既酸又热、似气非气、似血非血的东西从丹田拱起，再也按捺不住，脸色立刻涨红了，忙跪下道："主辱臣死，是奴才的过失！"

"你要是心里觉得委屈，就在这儿哭一场吧！"

"不……不！奴才怎么会觉得委屈？"魏东亭急忙说道，"那姓朱的秽言辱主、冒犯天威，奴才身为护驾侍卫，敢说无罪？"说着，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朕错怪了你，你是怕那几个狂奴伤了朕。"康熙笑道，"眼泪都出来了，还说不委屈！"

"奴才真的不觉委屈！"魏东亭连连叩头，哽咽着说道，"奴才受主

子厚恩，心中感激万端，自思肝脑涂地也难报万一……”

“你说的是实话。”康熙挽起魏东亭道，“不过朕确有委屈你的地方——难道你不觉得朕这些日子待你薄了一点儿？”

魏东亭弄不清这话的意思，惊得浑身一颤，忙道：“奴才不曾想过这事，主子并不曾薄待奴才。”康熙听他如此回话笑道：“你是干练了还是油滑了？这几个月朕是有意碰你的！”魏东亭忙道：“奴才岂敢欺饰！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慢说主子并无疏远奴才之处；即或有，奴才亦应反躬自咎，求功补过，岂能生出怨上之心？”

“你这样很好，”康熙叹道，“但你终究不知朕的深意——你与索额图、明珠不同。”他顿了一下，“索老三现是皇亲，有时胡来，只要不妨大局，朕不能不给他留点面子；明珠才具虽不错，只不过是一个同进士的底子。这有什么可羡慕的？”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魏东亭，继续沉思，说道，“朕对他们，其实远不及对你器重。你几次请旨要弃武学文，朕都未允——不是时候嘛！你要做封疆大吏，那还不是朕的一句话？——是想学范承谟，还是朱国治？今日不妨据实说给朕听。”

魏东亭听至此，惶惑地看了一眼康熙，却见康熙摆了摆手。“朱国治外放云南巡抚，那是什么好地方？比狼窝也强不了多少！范承谟去福建，那可是耿精忠的地盘！难道你也想跟着去趟浑水么？”

“主子圣训极明，奴才茅塞顿开——”

“朕筹划再三，不得不把你留在身边。你要吃得起这个亏。”

康熙的这一番抚慰，说得情真意切，入情入理。魏东亭被他说得服服帖帖，多天来郁结在心的事，如今有了明白的答复。自从他的结义兄弟郝老四因勾通鳌拜，被康熙治罪之后，他的心一直惴惴不安。他怀疑是明珠捣鬼调唆，却又没有实据；就是有，他也不敢贸然和明珠翻脸。现在总算放下了心。魏东亭不禁暗想：“今天这一巴掌挨得值。”

魏东亭正在沉思默想，忽听杨馝在门外通报说：“乾清宫侍卫穆子煦求见！”魏东亭料知北京必定有要事呈报。

第十二回　伍次友上书言大政　黄太冲赋诗咏雪景

穆子煦呈送的通封书简里共有两份奏折，一是索额图和熊赐履的联名折子，详细奏陈了戈赖尼离京以后罗刹兵在黑龙江沿岸移防的情况；同时请旨拨库银一百万交于成龙赈济黄淮灾民；还说到安徽巡抚正在着意密查六十万两饷银被劫的案子；末了又奏报伍次友的行踪至今尚未查明。康熙看后，将它放在一边，拿起另一件看时，不禁一怔，原来竟是伍次友的亲笔折子！这是他两个月前写的，康熙瞧着折上端正的钟王小楷，心里不由一阵兴奋。康熙从伍次友受业整整三年，对他的手迹十分熟悉。康熙的窗课都是用这种笔体批改的，或划圈，或勒红，伍次友总要一丝不苟地细加评语，如今这亲切的手迹又重现在眼前，真有久违重逢之感。看着看着，竟情不自禁地小声读了起来：

> ……臣以为四方不靖，当先以安内为要。不能定民，不可言靖藩；不能聚财，不可言兵事。东南波兴，天下板荡，则西北边患弥甚，实难骤然荡平。见事不疑，疑事不为，详虑而后行，则事鲜有不克之理。吾主乃天下圣君，自有明断。臣一管之见，一得之愚，敢不曲陈于陛下？臣本疏旷散人，游历江淮、讲学山东，观士子之心，似已翕然向化，当勉心尽意，广罗人才，荐贤于庙堂，为吾主大业，竭奉绵薄之力。久违圣颜，时念不忘，对此孤烛昏焰，草章远呈，能不潸然涕下……

再看下边，还有几行小字：

> 另，今有邪教钟三郎，其教众造谣启衅，煽惑人心，志在不测。此间甚为猖獗，未审京师若何？于此类案，臣以为吾主当镇之以静，明查暗访，一鼓荡尽，则民心自定矣。

伍次友顿首又及

康熙读着，泪水竟情不自禁地淌了出来：自己的这位恩师，才真正够得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啊！怕人瞧见自己失态，康熙忙悄悄拭了，转脸问杨馝道：“京师谣言甚多，你这里近在京畿，可听到些什么没有？”

“有的。”杨馝略一思索答道，“那都是些不经之谈，臣已出谕严禁——”

“讲！”康熙厉声吩咐。

“喳！”杨馝忙道，“多是小儿歌谣——”

四张口儿反，天下由此散。日月双照五星联，时候到来一齐完——劝人早从善。

杨馝说着，偷眼看了看，见康熙脸上毫无表情，便接着又道，“还有哩！——”

道士腰里两个锤，火木水土向金归。实心哑子骑白虎，北京城里血如水。

杨馝一边背，康熙一边紧张思索，听至此抬头问道：“据你看来，这些童谣因何而起，又指的什么？”杨馝忙跪了叩头道：“臣实在学陋识浅，第一首索解不来；第二首有些妄思，未敢直陈……”

“这倒奇了，据情回奏有什么干碍？”康熙一笑，“不管是什么，只管说。”

“是——这第二首童谣，似指吴三桂。”

“怎么见得呢？”

“‘道士腰里两个锤’”杨馝解释道，“‘道’者‘倒’也，把‘士’倒过来写，成一‘干’字，腰中两锤是两点，合成一个‘平’字。火木水土向金归，按火属南、木属东、水属北、土属中央，都归于‘金’；而金乃西方之气，暗指西方当主天下兴亡。‘亞’字中心是空的，现在说‘实心哑子’，正是一个‘王’字，凑成了‘平西王’三个字。东青龙，北玄武，南朱雀，惟西为‘白虎’，合起来便是‘平西王骑白虎杀进北京’。这‘血如水’便是‘杀’的意思。”说完叩头道，“这不过是臣妄自臆断，未必能揣对谣言真意……”

“你说得对，”康熙沉吟一会儿，选择着适当的词说道，“这首童谣指的确是吴三桂，但吴三桂与朝廷恩结情固，断无造反之理，必是不轨之徒从中离间煽惑——你下令严禁后又怎样？”

“回万岁的话，”杨馝从容答道，“明面上已没有了，暗地里的情形尚不能尽知。近来地方上盛行一种‘钟三郎’教，行踪十分诡秘可疑，却未查出是否与谣言有关。”

“这件事暂说到此。”康熙似乎有些倦意，站起身来，打了个呵欠道，“天已迟了，杨馝可以跪安了，朕明日凌晨启程回京，由魏东亭、穆子煦和上官亮随侍，一切供张俱不须办。”

次日凌晨五鼓，康熙便命发驾回京，杨馝不敢违旨，只带着合衙人等恭送出城便悄悄回来。康熙因为身份已明，不便再微行，便更换了服装。头戴一顶黑狐腿缎台冠，身着酱色江绸面天马皮袍，外罩一件石青缎面缣金褂。魏东亭、穆子煦两个侍卫一左一右骑着高头大马，将康熙簇拥在中央，后边上官亮也是全挂子朝服，带着五百余名营兵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踏着坚硬如铁的冻土，迎着凛冽的寒风，顺永定河沿岸黄土官道直趋北京。

康熙骑在马上，脸色平静而略带欣慰。尽管几个月来发生在身边的事是那么纷繁杂乱，但是，他自觉尚无处置不当之处。昨晚看了老师伍次友的信，一件件都合如符契，心中更有一种踏实之感。沉思良久，康熙在马上回身向魏东亭说道：“有两件事，到京提醒朕，一是等明珠回来，让他到户部清查一下，到底有多少存银、库粮；二是调这个上官亮带他的营兵移驻通州，杨馝的升任诏书由朕特旨办理，明年将他调出来，仍到保定府，为朕看守京师门户。”

这两件事，第一件魏东亭是清楚的，太和殿震坍，康熙下诏命即刻修复，户部尚书米思翰竟抗着不办，说是库中无银，自然要清查一下；第二件却领会不了，上官亮是无名弁佐，连自己善扑营总管也只是知道个姓，又无功劳，为什么要特简调任？杨馝是康熙亲口对百姓许愿不予调动的，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又变了？迟疑片刻，魏东亭方才答道：“臣领旨。”

“你不要学京官的油滑，”康熙笑道，“以为多磕头、少说话、熬资格是做官的秘诀，朕要那样的奴才有什么用！通州这个地方民情很杂，上官一个微末无名之辈，奉朕特旨驻防，敢不努力向上、尽力办差？”

魏东亭恍然大悟：“这叫结之以恩！”

“至于杨馝，也是大同小异。”康熙抚着下巴，眼睛深沉地望着远方，缓缓说道，“因他的事要缓办，所以朕要你提醒一下。杨馝这样的官最宜府道，不可太上，也不可太下。”

“万岁——这？”

“杨馝这人朕仔细看过了，外柔内劲，蓄而后发，其性情与鳌拜恰相反相成，有其长而无其短。”康熙的眼中闪着似乎冷峻又似乎赞赏的光，良久才又说道，“用得太低可惜了材料儿，用得太高……”他忽然觉得有些碍口，一笑顿住了。

魏东亭胆怯地瞥了一眼康熙。对这主儿，他是忠诚得不能再忠了，但时而敬、时而怕的感觉还是不断地萦绕在心头。他觉得康熙像一潭明净的水，观山色湖光令人陶醉，但你真的跳下去，又会觉得深不可测。他忽然想起他的仆人老门子，化装潜伏在自己身边整整三年，直待鳌拜败亡伏法，才露出真相。是不是自己身边还有这样的人物呢？他不敢沿着这个题目想下去了，忙又从另一头想，在河堤上杨馝将比自己大着三品的朱甫祥拉下水，还有数百名民伕为保护杨馝而表现出的那种汹汹气势，使他真正领悟了“圣意”。魏东亭被迎面吹来的冷风袭得打了一个寒噤，他挺了挺身子，想吁一口气，又憋了回去，只当作什么也没想一样目视前方。

“国士尽忠是不应计较宠辱进退的。”仿佛是在回答魏东亭的疑问，康熙忽然深深地叹息了一声道，“但为人主的，也当体念忠良的臣子——伍先生现在不知怎样了？他在外头讲学很辛苦，也甚见成效，今年山东、安徽来京应试的举人比往年大增，不能说没有他的功劳。前头他几次给明珠的信都转给朕了，昨日又上了奏折，实在是身在江湖、心悬魏阙啊！只如今他在哪里呢？”

“啊——哦！”魏东亭开始吓了一跳，后来才听清是说伍次友，忙赔笑道：“皇上已派明珠大人前去寻访，不日之内，伍先生定可到京。”

康熙对伍次友的担心并不多余，愈来愈大的危险正在靠近伍次友，而这个饱学多才、风流儒雅而缺少世故阅历的帝师还一点也不知道。

在郑州乌龙镇伍次友与明珠一起请天子剑诛杀了西选官郑应龙兄弟，二人便分手了。伍次友带着两个从人沿黄河故道东下，一路冬景萧索，放眼一望满目凄凉，野蒿荒草、枯杨残柳在沙滩上稀稀落落，被风

吹得东摇西摆。伍次友放马慢行，想到韶华易逝，美人迟暮，盛年不再，不禁感慨万千。

但他并不气馁。他知道，自己的“赐金还山”和李白是大不相同的。唐玄宗骨子里是把李白视为帮闲文人、取乐玩物；而康熙却真心把他当作知音良友。他知道康熙的心思，是想请他以在野文人的地位帮朝廷收揽一批汉族文士，不要让这批人滑到吴三桂那边。康熙曾多次向他透露，尚有再行起用的意思。但是伍次友对做官一点意兴也没有了，是因为官场中龌龊的构陷、腻人的奉迎、捉摸不定的沉浮，还有与苏麻喇姑出人意外的婚变，他自己也说不清。但自己既然有幸做了当今天子的启蒙师傅，便有责任帮扶学生做一个万世留名的英主。为此，他要在江湖上为康熙物色一批人才，以便协助康熙治国安民，创建大业。自从在安庆遇到进京赶考的李光地以后，他知道父亲身体康健，便更加坚定了这一决心。

伍次友与李光地的相遇完全是一次偶合。

伍次友由山东到安徽，先在凤阳府淮西书院讲了一个月的学，便又乘船来到安庆府，却不愿再以去职的翰林院侍讲身份露面了。他是一个落拓疏放惯了的人，懒于应酬，苦于拘束，所以到安庆后便没有再与官府交往，自找了一处靠实的百年老店“迎风阁”住下。他哪里晓得自己的一举一动还在受到朝廷严密的关注！

住下的第三日，天气骤然变冷。伍次友一大早起来，便觉得奇寒难当，看看窗纸明亮，还以为自己睡过了头。哪知道刚刚推开窗户，便有一股寒风卷着雪团扑面袭来，灌得他一脖子白雪。他不禁又惊又喜，忙从包裹中取出康熙赐的那件狐裘披上，兴冲冲走下楼来，向店主人说道：“今日这场好雪，怕是今春最后一次了。我想包下阁上西边那间，那里临河景致好，可以独酌观雪。我愿多出钱！”

“爷来迟一步，西阁房已上了客。”伙计在一旁满面赔笑道，“不过爷也别懊恼，西阁那么大，各人玩各人的，两不相干，上头总共才七八位，又都是文人，正好吟诗说话儿，小的不再接客人就罢了。”

伍次友无奈，只好如此。待他登上楼阁，果见西阁已有了八个人，却分为三起。靠东南一桌，有两位。年约四十岁上下的人，都穿着灰布棉袍。另几个年轻一点的，坐在他们的下首，靠在窗前把着酒杯沉吟，见他上来，只瞧了瞧他一眼，便都转脸去赏雪，很像是在分韵做诗。另

一个中年人却坐在东窗下，开了一扇窗户，半身倚在窗台上看雪景。西墙下一张桌旁坐着一个少年，打扮有些奇特，只穿一件蓝府绸夹袍，罩一件雨过天青套扣背心，黑缎瓜皮帽后一条辫子长长垂下，几乎拖到地面，腰间悬着一柄长剑，正左一杯右一杯地独酌独饮，见伍次友登楼上来，似乎有些无所适从的样子，便含笑点头欠身道："这位兄台，那边几位正在吟诗，何妨这边同坐？"

"多谢，"伍次友一边坐一边笑道，"这边只怕冷一点——敢问贵姓、台甫？"

"先生披着狐裘还说冷，那我该冻僵了！"那年轻人至多不过二十岁，却十分洒脱，嘻嘻一笑说道，"不才姓李，叫雨良，您呢？"伍次友顿生好感，忙道："久仰！不才姓伍叫次友。"推窗赏雪的中年人听到"伍次友"三个字，迅疾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便又坐回到桌边，旁若无人地吃酒，两眼却不停地向这边瞟。

李雨良的目光也霍地一跳，又从上到下打量了伍次友一番。正待问话时，伍次友却大声传呼酒保："取一坛老绍酒，再要四盘下酒菜——精致一点的。"东南桌上的几个人构思正苦，猛听伍次友大声要酒要菜，不觉面露厌色，别转了脸不言语。

"伍先生真是海量，吃得了这么多？"雨良边饮边问。伍次友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既与你同座，理应共饮，难道你的酒就不肯赐我一杯？"雨良一笑。起身满倾一大觥递过来。伍次友笑着一饮而尽。放下杯子道："雨良先生也是达人！只管吃吧，若醉了，就不必回去，和我一同宿在这迎风阁店里。"雨良微微一愣，转而笑道："这倒不消费心，我本来就住在这店里呢！"

此时楼外的雪下得越发大了，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只是河里的水显得分外清澈，向东南缓缓流去。阁外的墙头上露出一枝红梅，在这风雪中显得更加妖艳。李雨良见伍次友看得发呆，便笑道："伍先生，这么好的景致，何不也吟上一首？"伍次友笑着一摆手道："那边立着诗坛呢！眼见就要开坛了，我们且听听他们的，赏雪吟诗。快何如之！"

李雨良转脸望去，果见一位凭窗而立的先生手拈着胡须，摆头吟诵：

淡妆轻素鹤林红，移入颓垣白头翁。

应笑西园旧桃李，强匀颜色待春风。

吟声刚落，对面那位四十来岁的人呵呵笑道："好一个'强匀颜色待春风'！黄太冲火性未除，要羞得桃李不敢开花么？"

听见"黄太冲"三字，伍次友眼睛一亮，想不到竟在此遇到名倾天下的"浙东三黄"之首黄宗羲！李雨良一边替伍次友斟酒，一边悄声笑问："这糟老头子吟的什么？我竟连一个'雪'字也没听见。"伍次友笑着努努嘴道："喏，说的是那株红梅！别打岔，咱们且往下听。"

黄宗羲听了中年人的话，微笑拈须道："汪玉叔，该你的了！"伍次友不禁又是一惊：此人竟是"燕台七子"文坛座首汪玉叔！一楼同聚这等两个人物也真算得上奇遇了。但不知那个蕴藉深沉的青年和那三个中年人又是谁？正想着，那年轻人开口说道："黄先生所言极是，光地也以为该汪先生吟了。"旁边一个中年人插话道："今日原为贺黄先生四十寿辰，但既为文人，就少不了作诗。润章监酒，就该不分长幼、尊卑，凡做不出诗来，酒是没得吃的！"伍次友侧耳听着，对李光地他不熟悉，但对施润章他是知道的，乃宣城文派坛主。天下论诗"南施北宋"，北宋是燕台七子中的宋琼，"南施"便是这一位了。伍次友一边观风望色，一边暗自拿着主意。

"愚山监酒说了话，"汪玉叔干咳一声笑道，"酒令大于军令，只好应命。不过今日却没有诗情，胡乱填一首词儿塞责吧。"说着，便吟道：

重重冻云凌太虚，东风剪碎玲珑玉。白蝶舞成团，梅

花一带攒。昨窗窗影白，错认团

圆月，晓起推门看，

罗衣生峭寒。

"'东风剪碎'一句不坏。"施润章笑道，"诗词贵乎恬淡，你总是不失本色。"说罢，转脸对李光地道，"该听你的了。"李光地却只是笑，半晌才道："杜讷先生和蒲亭神先生都是一代名家，晚生断不敢僭先！"伍次友此时方知，原来这两位是山东新城派大名士杜讷和蒲留松。

“我来献丑！”杜讷却十分爽快。

兽炭金炉室难温，深掩重门天欲昏。

彤云扫来昆岗玉，抹向梅梢月一痕。

吟罢笑道：“我的诗不好，请诸位自去争那碗状元酒吧！”

六人不禁相视而笑，正待评论诗词优劣，伍次友呵呵大笑立起身来，对雨良说道：“兄弟，你带两碗酒，咱们凑个热闹，他们那些个诗词，太沉闷了，辜负了如此良辰美景！”

第十三回　咏红梅逸老明心志　集唐诗次友揽人才

伍次友说罢，从坛中倾出三碗酒，自端了一碗过这边桌子来说道："请慢饮这碗'状元酒'，不才伍次友也来凑一首——却是打油诗——"

十只鹅，百只鹅，

千只鹅，万只鹅……

这边席上的几个人，万不料当中会杀出一个程咬金，见这书生执酒高吟漫步而来，不禁面面相觑。听他如此咏雪，李光地却忍不住别转了脸捂嘴暗笑。汪玉叔和黄宗羲却听出其中似有大雅之音，一边起身给伍次友和李雨良让座儿，一边细心听他继续吟道：

亿万斯鹅儿渡银河，

俄顷天低云漠漠！

王母不耐水色浊，

怒令天丁都捉却，

断羽纷纷落山阿。

右军掷笔方惊愕，

易牙抱薪烹珍错。

相邀共饮加饭酒，

白梅遍地吟清歌！

吟罢放声大笑。六个人不禁面面相觑，李雨良却抿着嘴儿笑。良久，黄宗羲方问道："伍次友——嗯，听你口音，可是扬州人？"

“黄先生，”伍次友收了笑容，“伍稚逊便是家父，难道不识么？”

黄宗羲顿时大惊道：“原来是伍老相国的公子！”说罢，转脸对汪玉叔道：“玉叔，这就是稚逊老先生的二公子，不料在此邂逅相逢。”说着，便为伍次友一一介绍座中人，大家拱手见礼。轮到李光地，却不敢受伍次友的礼，翻身拜倒在地，说道：“久知世兄大名，却不料竟如此有缘！”

伍次友忙一把搀起来，说道：“这大礼如何使得？”杜讷却在旁笑道：“他正该如此。大约你还不知道，他是你家老太爷稚逊先生游历福建时，收的高足！”伍次友听如此说，一边笑着还礼，一边说道：“小小安庆迎风阁上一下子竟聚了这么多前辈、饱学宿儒，晚生倒搅了你们的清兴！”说着扯过雨良，说道：“我们还是安坐，静聆诸位大手笔的雅音。”

雨良端着酒碗没言声，却在凝神观察东窗下那位中年人，他正在以手蘸酒，在桌子上写着什么。伍次友一笑，便撇了众人过来，一揖笑道：“这位先生独坐写诗，清雅得很，不过闷酒难畅，何不过来大家同坐？”雨良却笑道：“我瞧着呀，您倒不像是弄笔杆子的，像是玩刀把子的——您叫什么名字？”

“兄弟你真好眼力。”中年人笑道，“我本是一个厮杀汉，听着方才几位的诗好，随便划着好记下来——我叫皇甫保柱。”说着，便起身向伍次友还礼，又向李雨良作了一揖。李雨良双手一托，顿觉有千斤重的压力，知道这是一位江湖上的好手。

“你如今不能称‘晚生’啰！”大家入座后，黄宗羲半靠在椅背上，似笑非笑地对伍次友道，“风闻你做了帝师，此番只怕是来此微访的吧？”

伍次友知道这个黄宗羲，才大如海而性情怪僻，为人外谦内骄，是这些人中最有威望的。听他方才吟的诗内“强匀颜色待东风”，似乎对文人趋向功名颇有讥讽之意，因笑道：“我早已不是什么官了，也没真正当过一天官，什么起居八座不八座，原也没有放在心上。不过既承先生相问，可以实言相告，我既做过帝师便是零落尘埃、沦为行乞卖唱，决不肯败坏我学生龙儿的事业。”

“好！”汪玉叔见黄宗羲不住用目光扫视伍次友，忙打圆场笑道，“不过既没做官，此时同我们一样，同是闲云野鹤之人，大可不必

为朝廷分忧，今日是黄太冲四十诞辰，还是吟诗贺寿为妙！”

伍次友左右顾盼，见一柜上放着现成的文房四宝，便呵呵笑道：“既是寿辰，我却无礼仪可敬，有两首诗写出来奉献黄先生，愿先生寿比南山！”说着便走过去，雨良也过来帮他铺纸。伍次友援笔在手，抖擞精神一阵疾书写了出来，众人看时，第一首是：

八山叠翠诗——游苏州半山寺

山山

远隔

山光半山

映百心塘

山峰千乐归山

里四三忘已世

山近苏城楼阁拥山

堂庙旧题村苑阆疑

竹禅榻留庄作画实

丝新醉侑歌渔浪沧

另一道题头是：

包山叠翠诗——游西山灵光寺

山山

灵异

山邻有山

择后四神

山前山季游山

遍访都春是尽

山外野山山色映山

人至慕山山眼照山

乐因是归光如镜镜

真寻俗世贪不身随

雨良和保柱都傻了眼，看了半晌，竟读不下来，正欲问如何读时，却听李光地在低声吟诵：

“《八山叠翠诗——游苏州半山寺》：山山远隔半山塘，心乐归山世已忘；楼阁拥山疑阆苑，村庄作画实沧浪。渔歌侑醉新丝竹，禅榻留题旧庙堂；山近苏城三四里，山峰千百映山光。

“《包山叠翠诗——游西山灵光寺》：山山灵异有山神，四季游山尽是春；山色映山山照眼，山光如镜镜随身。不贪世俗寻真乐，因是归山慕至人；山外野山都访遍，山前山后择山邻。”

读完，李光地高声笑道：“好诗，好诗！”汪玉叔笑道：“次友这笔字比之稚逊老先生竟还要强些，这风骨、这气势、这神韵，八成临过清秘堂中右军帖子——太冲，四十大寿有这么一幅佳品，精贵得很呐！”

黄宗羲小心拿起墨汁淋漓的纸仔细观看，眼中放出光来。伍次友身为帝师而不做官已是大合他的脾胃，又如此恭维自己，不知不觉间对伍次友陡增好感，一边看一边连声夸赞：“好，好！我收下了！无物回赠，薄酒一杯，次友先生请领了！”刹那间伍次友在他目中升到了“先生”地位。伍次友当然十分高兴，接过杯子一吸而尽。将杯底一亮，回座笑道：“我们何不联诗贺寿？”

“我也不耐烦在这搜索枯肠了，”杜讷捋起袖子说道，“不如集唐诗联句！”蒲亭神也笑道：“既是祝寿，集唐诗也该有个题目，就叫‘不惑述怀’如何？”施润章拊掌笑道：“妙！”

“康熙也算有眼力，竟找到这样的好师傅，”皇甫保柱心中暗道，“这份才气，这份风流，吴三桂那儿如何能找得到？”口里却说：“今日我们耳福眼福可谓不浅，我和雨良先生恐怕只能坐山观虎斗了。”说罢瞧雨良时，雨良正若有所思地在注目伍次友。

黄宗羲当仁不让，首先吟道：

四十无闻懒慢身，

汪玉叔哈哈笑道：“老黄倒会挑现成的，倒像戴叔伦替老黄抒怀似的。”他接着吟道：

生涯还似旧时贫。

谁能阮籍襟怀旷，

施润章忙接道：

却恐闲人是贵人。

一想流年百事惊，

“这是逼着人转韵了。”蒲亭神笑道，“倒合了我此时的境遇。”他续吟道：

青袍今已误儒生。

时难何处披怀报？

身贱多惭问姓名。

薄有文章传子弟，

黄宗羲不禁大笑：“一句诗勾起老蒲牢骚满腹，岂不闻文章憎命，愈写得好愈倒霉？”说笑着信口续道：

更无书札答公卿。

壮心暗逐高歌去，

杜讷插上去吟道：

白发新添四五茎。

出门何处望京师？

伍次友续了两句：

几度临风动远思。

多病漫劳窥圣化，

黄宗羲摇头暗叹道："毕竟身份不同，气质也就各异。我仍借古人，发我的感慨——"

无才不敢累清时。

蹉跎冠冕谁相念？

"求仁得仁，何必自叹自艾？"汪玉叔笑谓黄宗羲，"也不要过于自苦了，无功名念，无利益心其忧自解——"

寂寞烟霞只自知！

不解谋生只解吟，

芭蕉叶上独题诗。

伍次友终觉格调太颓唐，心里暗自拿着主意，从雨良手中接过一杯酒一仰脖子饮了，笑道："晚生今天兴起要打个擂台。你们几位暂歇，我和光地、亭神二位决一上下！"说着，曼声吟道：

使君还寄谢临川，

新卜幽居地自偏。

寒酿满瓶书满架，

蒲亭神正低头思忖，李光地已昂首应战：

绿杨如发柳如烟。

细推物理须行乐，

“颇觉生涯异俗缘！”伍次友接口吟道：

借问行藏谁得似？

蒲亭神扭脸见李光地又要说，忙抢了上去道：

诗家才子酒家仙！

“好！”伍次友不容他出句，突如其来又顶一句：

壁间章句动风雷，

“门外松寒覆碧苔！”蒲亭神哪甘落后，忙笑道：

闭门著书多岁月，

“一家终日住楼台！”李光地神采飞扬，见伍次友又要抢先，忙道，“你擂台主人且慢——”

奇花异草分明看，

伍次友不敢怠慢，忙笑吟：

珠箔银屏迤逦开。

到此诗情应更远，

不知身世在蓬莱。

月色江声共一楼，

“我有点敷衍不来了，”李光地笑道，“得转一转了——”

人间亦自有丹丘。

平铺风簟写琴谱，

“醉折花枝当酒筹！”伍次友急顶了一句：

旧业已随征战尽，

蒲亭神一怔，说道：“怎么弄的，我们这会儿的诗像是给前头翻案似的！我偏不——”

烟波别驻古今愁。

诗肩莫向楼头耸，

一字知音未易求。

百年身世不胜悲，

“这会儿我也听出来了，”李光地也笑道，“世兄果然厉害，我再助蒲兄一臂之力——”

向秀归来父老稀。

未以彩毫还郭璞，

吟至此，诗调又趋凄凉。楼上众人全都把目光集中到伍次友身上，看他如何再扳回来。伍次友略一沉吟，突然笑道：你们二位并非俗手，可惜乾坤已定，便再堆砌点愁凄词句也不打紧，何况彩笔尚在我手，只怕你们要江郎才尽了——”

却将远信寄袁丝。

寸心欲抗三千载，

两地空传七家诗。

已被秋风教忆脍，

吟至此戛然而止，转脸对黄宗羲笑道：“我看你认了这个账的好。你开的头，还由你来煞尾，我是已经尽力替你翻了案，一定要凄凄惨惨地过这四十大寿，我也没办法。”说着自斟一杯饮了。

黄宗羲低头思忖半晌，诗句撵到这一步，想再用风花雪月之类搪塞，就太牵强，前头忧愁、凄凉、悲酸俱全了，说重复了便失身份。良久，只好笑道："次友，用心良苦，真有你的，逼迫着人大发豪情。这末一句，竟寻不到合适的——也罢，就随你吧！"

更携书剑到天涯！

用这一句结束全篇确是天衣无缝。但这迎风西阁上的九个人心里都明白，这番唐诗集联之战，不知不觉间已被伍次友占了上风。

"其来也渐，其入也深——不得不跟着你的鞭子转了。"汪玉叔似乎很感慨，"真是翻案文章妙手天成！怪不得稚逊老先生常常夸赞二公子。皇上选你做师傅，也真有眼力，当今把你放到江湖上，这份远见卓识便值得浮一大白。来，敬你一杯！"

第十四回　伍次友初交痴心女　青猴儿寻衅遇恩人

送走黄宗羲等人，伍次友仍立在河岸上，远眺孤帆碧波，茫茫苍苍，不禁慨然长叹：人间聚散竟如此无常！正想到伤心处，同来送行的李雨良忽然笑道："伍大哥，我来安庆投亲不着，也没了去路，大哥你打算哪里去呢？"

"我嘛，我本打算回扬州去家里看看。据光地说，家父在外游历未归，身子骨又好，倒也不必急着回去了，还想在北方呆些日子。"伍次友沉吟道，"你既然投亲不着，何妨结伴同游？这里离兖州府不远，同去孔圣人家参拜一番如何？你若想到北京做事，我的朋友很多，荐了去，几年就出息了。"

"那敢情好。"雨良抿嘴儿笑笑，遥遥指着远处一座大庙道："那边像是过庙会，咱们在客店里闷了几天，一同散散心去吧？"伍次友抬头看天色，已是巳时时分，便点头笑道："这河边雪都融化了，没什么看头，逛逛庙会也好，就便儿在那里用点饭，过了午再回店。"说着二人下了官道，径向西来，远远地望见黑鸦鸦的一片人群。

"伍大哥，"李雨良一边走，一边顽皮地踢着路上的小石头，忽然问道，"你这么好的才学，又当过皇帝的师傅，怎么不留在京城做官，到处跑着玩？"

见到雨良这一身稚气，伍次友不禁一笑，说道："你可知道许由洗耳、陶潜避世的故事吗？古代这样的事多着呢。"

雨良像又想起了什么，俏皮地问："你没有家室妻子吗？"

"没有。"伍次友深沉的目光遥视远方，"不过，也可说是有过的。"

"那怎么会？"

"会的。"伍次友被他这一问，心中隐隐作疼，脸上像挂了一层霜，冷冰冰说道，"形交而异梦同床，不若神交而远隔关山。"

“哦！”雨良忽然拍手笑道，“哦，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伍次友站住了脚，黑得发亮的瞳仁盯着这个年轻伙伴问道。

“一定是青梅竹马之好！”雨良道，“可惜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两个私下订了终身，一个不娶，一个不嫁——可是的么？”

这些话听着太刺心了，伍次友眼中一下子汪满了泪水，只点点头，没有说话。

“她很标致吗？”雨良低着头思索着又问。

“她不难看，却也不是绝色佳人。”伍次友心里烦躁，不想再沿这个话题说下去，便道：“这里边的事一言难尽——我们且逛庙会吧。”

大庙里祭的非圣、非佛、非道也非神，更不是关圣君、岳武穆，而是钟三郎大仙。这个仙家，伍次友一路上听说过几次，究竟出在何典，就连伍次友这样博学多才的人也一时寻思不来，只觉他的教众夜聚明散，有些鬼祟，便在给康熙的奏折里写明了。当伍次友背着手在庙前仔细看时，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一座破败了的山陕会馆，临时改为庙，新换的黑漆大匾上写着：

福佑一方

两边还有一副新写的楹联，一笔极漂亮的楷书，写得却颇有情致：

结什么仇？造什么孽？害什么身家性命？饶你颠倒衣裳，此日自夸权在手。

贪尽了利，占尽了名，丧尽了天理良心。看他横行道路，一朝也有雨淋头！

下款为一行细字：

中宪大夫知兖州府赐进士出身郑春友恭题

康熙九年正月谷旦

伍次友苦笑着摇摇头，不再进庙，扯了雨良踅到庙东来。李雨良却不在乎这些，一边走一边说："这里真热闹，三十六行齐全了，竟比我们陕南家乡庙会的人还要多出几倍！"

伍次友笑而不答，忽然指着一堆人道："那边生药铺出谜语呢，咱们何不去凑个热闹，弄两瓶苏合香酒来吃？"雨良笑道："若输了就得买他的甘草、二花茶，大冷天的，我们抱一大堆凉茶回去，那才叫笑话呢！"伍次友笑道："跟我来，哪里就输了呢？"说着，二人便挤了过来，抬头看时，一面水牌上写着：

荷塘缺水　万物齐眠　昭君出塞

诗书长伴　故土乡情　破镜重圆

三省吾身　仙乐缭绕　并蒂之莲

节操妇人　金菊遍野　发如墨染

项羽策马　群芳之冠　愚公移山

另外几面水牌上，密密麻麻写的也是谜语。

伍次友略一沉吟，便勾了"昭君出塞、诗书长伴、三省吾身"和"愚公移山"四味，对伙计说道："'昭君出塞'是'王不留行'；'诗书长伴'是'芸香草'……"店伙计听他猜中，就递出两瓶苏合香酒来。伍次友继续猜道，"……'三省吾身'乃是'防己'；'愚公移山'是'远志'。"

他一口气都猜中了，伙计只好又拿出两瓶来，笑道："若都像先生这样，小店半日就得关门了！"伍次友听他话中的意思有乞情的味道，转脸对雨良笑道："得了彩头就成，这两瓶也够我兄弟午间下饭的了，余下的算我们赏了他药店罢——"

正说笑间，便听附近人声哄闹，一片嚷嚷声："打，打！"又夹着小孩子的哭骂声。伍次友回转身看时，一个十三四岁蓬头垢面的毛头小子从人堆里挤出来，双手捧一张葱油饼狠撕猛咬，后头一个瘦长个子像个擀面杖似的，挥着通火棍喝骂着追赶……

"老冤家了！"药店伙计见伍次友诧异，便解说道，"可怜这孩子，爹叫这家铺子的掌柜郑春朋逼债逼死了，又把他娘卖到了广东。如今郑

老板兄弟放了知府，郑老板又是这里钟三郎会上的大香头，势力越发大得吓人。偏这孩子也顽皮性拗，不隔几日就要到他铺子门上埋汰一番。”说着叹口气，“他又不肯远走高飞，早晚得死到郑老板店门前……”

伍次友正听得发怔，一回头不见了李雨良，折转身一看，雨良已挤进了人群，挡住了那个“擀面杖”。他顾不得和伙计说话，一手握一瓶酒，便匆匆赶了过来。

“他是个孩子。”雨良一边弯腰拽起那个毛头小子，一边转脸对“擀面杖”说道，“这么下死手打，大人也吃不消，出了人命怎么办？”人们原来只站成一圈，远远地看打架，此时见有人出来抱不平，围上来的更多了。伍次友好容易才挤到跟前，把孩子拉到自己跟前，笑着劝那“擀面杖”：“他能吃你多少东西，就打得这样？杀人不过头落地，也不能太过分嘛！”正说话间，不防怀中那小子，身子一溜滑了出去，一纵身用头猛抵过去，正撞在“擀面杖”肚皮上，竟把他撞了个仰面朝天。毛头小子嘴里嚼着油饼“呸”的一口又唾了“擀面杖”一身，口中骂道：“你小爷青猴儿是打不死的，青猴儿活着一天，你老郑家就甭想在这里安生了！”

“擀面杖”大怒，一翻身起来，举起那根火棍便往青猴儿身上砸去，青猴儿大叫一声：“妈呀！”一个嘴啃泥趴在地上，起来时满脸是血，跳着脚大哭大骂：“我操你黄老四八辈祖宗！你他妈的屄卖给了郑春朋？你是郑家拖油瓶的儿？你打、你打！打不死你小爷，小爷就是郑春朋的爷……”脏的、粗的、荤的、素的一齐往外端，周围的人听得一阵阵哄笑。

“我叫你嘴硬！”“擀面杖”冷笑一声一棍又打了过来，却被李雨良一把攥住，冷冷说道：“你不能再打了！”

“做什么不能？”黄老四咬着牙道，“你过去！打死这个顽皮畜生，只当打死一条狗！”说着便抽火棍，哪知道挣了两挣，铁火棍像在雨良手里生了根一样，再也拽不动，顿时脸涨得通红。

“我说你不能打，你就不能打！”雨良嘻嘻笑道，“我就不信他连狗都不如。你能有多贵重？你不就是个下三滥的跑堂伙计吗？”说着顺手一送，黄老四踉踉跄跄退了五六步才站稳。

“嗬！安庆府今儿出了怪事！”人圈子外头忽然有人叫道。说话间，看热闹的已闪出个人胡同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精壮汉子带着四个伙计闯了进来，觑眼儿瞧着雨良骂黄老四道：“你他妈真是吃才！这么两个小杂种都对付不了——来！把这个青猴子挟到店后，晚间回禀了郑香主，再作发落！”

“凭你们？”雨良笑着揶揄道，“看来这安庆府也是你家开的店了？”说着便要动手。伍次友却不想惹事，从后扯了一把雨良，说道：“何必呢！”说着便问黄老四：“这孩子吃了你的饼，钱我来付，该多少？”

“一天一张饼！”黄老四原来已是怯了，现在来了帮手，又硬气起来，乜眼瞧着李雨良梗着脖子道，“三年——十两！”

“放你妈的狗臭大驴屁！”青猴儿大吼一声双脚一蹦又要蹿出去，却被雨良一把按住了。

“十两就十两。”伍次友眼见这群人一心生事，怕雨良和青猴儿吃了大亏，从腰里取出两块五两的银子朝地上一丢，一手扯了青猴儿，一手扯了李雨良道：“走，咱们寻个地方吃饭去。”

李雨良沉吟一下，看着伍次友笑道：“犯不着与他们生气，咱们走吧！”听着身后传来不三不四的风凉话、哄笑声，心性高傲的伍次友气得双手冰凉、面色铁青，看李雨良时，却像没事人似的笑着，只牙关咬得紧紧的。

第二日清晨天刚放亮，伍次友便起身踱到雨良房中来，见外间青猴儿睡得沉沉的，便隔帘叫雨良：“起来吧，我们今日该上路了。”叫了两声，不见雨良答应，正要进去，却见雨良从外头进来，笑道：“上路？到哪儿去？”伍次友道：“兖州府嘛，昨儿不是说得好好的？”

“再耽误一天吧，”雨良笑道，“昨天不防叫人家扫了一杖，我的胳膊疼得很，今日要瞧瞧郎中。”伍次友笑道：“瞧什么郎中，我就粗通医道，给你看看还不行？”雨良道：“不过是跌打损伤，抓点药来煎吃了就是。”

“那好。”伍次友道，“我去给你抓药，你们等着，不用一个时辰就回来了。”李雨良用手抚着右臂，显得有些痛不可忍，吸着冷气道，“那

就偏劳大哥了。”

说着，伍次友自去了。这里雨良便推青猴儿：“起来！”

青猴儿揉着眼坐起身来，迷迷瞪瞪说道：“天还早呢！”雨良笑道：“野猴子！昨日的打白挨了？没出息！跟我走！”青猴儿一骨碌爬起身来，穿上伍次友给他新置的衣裳，用胳膊肘将裤子向上掯掯，抹了一把脸道：“走，还闹他们去！”

钟三郎庙会一连三日，这是最后一天了，又因为风大天冷，山陕会馆前远没有昨日人多，郑家铺子已在准备拆棚子——这些棚子是从老店拉来席棚、油布临时搭起来的，庙会一散仍旧要拆掉拉回城里老店去——黄老四正张罗着伙计在后头装车，见前店又来了客，忙迎了出来，满面笑容地吆喝着：“老客来了——”喊了半截，忽然像被打了一闷棍似的停住了——他看清了来的这两位客人，一个是两年多来日日见面的老相识，一个正是昨日打抱不平的年轻香客！略一怔，将毛巾往肩上一甩，手一让道：“请……这边坐！想……想用点什么！”

“这个破地方烂铺子能有什么好的！”李雨良跷起二郎腿大咧咧坐下，笑着对青猴儿道，“先对对付付来八个下酒菜吧——凤凰扑窝、糟鹅掌、宫爆鹿肚、冰花银耳燕窝、爆獐腿、菊花兔丝、龙虎斗，外加一个鸡舌羹，行么？”

这些菜青猴儿有的虽听说过，可连一样也没见过，略一迟疑答道：“大爷既点了必是好的，再加一个‘活人脑子不见血’下饭吧！”雨良却不曾听过有此菜名，不禁大感兴趣，便问黄老四：“这是个什么菜呀？”

黄老四早已听得火星四冒。若论这些菜，在城里预备几天，大略都做得来，可眼下除了还有几十只活鸡，勉强能凑一碗鸡舌羹，其余的竟一样也办不来！眼见这两个对头一脑门子寻事神气到店里来扯淡，却又无法发作，见雨良相问，强咽一口唾沫答道：“客官来得有些不巧了，今日庙上散会，客官点的菜料都已送回城里，只能将就点了——若论这‘活人脑子不见血’，作料都极平常：稀嫩的豆腐脑儿点成一团，外头打上洋红，用蛋清团团包了……全是吃个样儿，其实没多大意思。”

“我觉着很有意思！”李雨良笑道，“也罢，不难为你了，来一屉松针小笼包子，两只烧鸡！”

这就好办了，黄老四忍了气答应一声“是”，转眼之间就端了上来。刚要退下，却听雨良说道：“回来！你瞧瞧，包子冷得像冰块似的，鸡也是凉的，这是叫人吃的？”说着拿筷子将盘子敲得山响，招惹得那边几个顾客都朝这边望。

黄老四用手摸摸，包子并不凉，烧鸡也在微冒热气，情知二人在消遣自己，但店中伙计去送料都没回来，分店掌柜的也不在，昨日又领教了雨良的膂力，不想在此时发作，按捺着性子赔笑道：“客官既嫌凉，现成的水饺下一盘来，再加两只刚出笼的清蒸鸭，虽略贱一点，却是热腾腾的，换成这两样可好？”“就这样吧！”李雨良有些不耐烦地摆摆手，“快点快点！我们急着有事呢！”黄老四如释重负，一溜小跑整治齐楚，用一只条盘端着送了过来。

李雨良说是“急着有事”，待到饭上来，却又不着急了，一边慢条斯理地吃着，一边和青猴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一会儿要汤下饭，一会儿要醋、要姜，不时地还要热毛巾揩手抹脸，又说饺子馅儿里有骨头硌了牙……种种题目层出不穷，还夹七夹八说些风凉话，把个黄老四气得七窍生烟，眼见着进城的伙计和分店掌柜的都来了，便悄悄进去商议着要治这两个刁客。

一时吃完了饭，李雨良笑着起身伸了个懒腰问青猴儿：“可吃好了？”青猴儿扯了桌布抹一把油光光的嘴，打个呃儿道：“饱了，比他妈葱油饼也强不到哪儿！”雨良将手一摆说道：“走！”

“哎……哎！”黄老四见二人起身便走，连个招呼也不打，抢先一步绕到门口，双手一拦说道：“钱呢？不会账了？”

“会什么账？”雨良似乎有些莫名其妙，“我们爷们吃了你什么东西啦？”

“清蒸鸭子，还有水饺！”

“哟？”雨良嬉笑一声道，“那是我们用烧鸡和松针包子换的！”

“那松针包子和烧鸡钱呢？”

“咱们没吃这两样呀，掏什么钱呢？”雨良故作惊讶，转脸对青猴儿笑道。青猴儿做个怪相，冲着黄老四骂道：“瘦黄狗！爷们没吃你的烧

鸡包子，你要的什么屌钱？”

黄老四歪着脖子想了半晌，竟寻不出话来说清楚这件事，冷笑一声道：“饿不死的野杂种，今儿专一上门作践爷来了！”一语未终，只听“啪”的一声，黄老四脸上早着了一掌，打得他就地旋了个磨圈儿，刚立定身子这边脸上又被扇一掌，一颗大牙早被打落，鲜血顺嘴角淌了出来。黄老四杀猪般嚎叫一声：“都出来！堵了门，不要走了这两个贼！”

后头伙计们听这声咋唬，有的抡着火剪、有的挥着烧火棍，有的夹着铁锹，一窝蜂吆喝着赶出来，足有二十几个人。里头几个吃客瞧风头不对，吓得饭也不吃就往外挤，一时间大呼小叫砰砰啪啪闹得沸反盈天，店门外早聚了上百看热闹的闲汉。

“青猴儿，你出去！”雨良见客人都已出完，冷笑着提起青猴儿，从门面一排溜儿汤锅上扔了出去，青猴儿正在发懵，已是稳稳地站在店外了。闲汉们见雨良身躯弱小，一个清秀的白面书生，竟有如此身手，不禁一片声地喝彩，高声叫道：“好武艺！”便伸着脖子往里面瞧。

第十五回　女英豪仗义惩恶奴　伍国士守节报圣君

黄老四气得发疯，“呀”地大叫一声，运了气双脚一弹跃上半空，用头去撞雨良。雨良微微一笑，将身子一斜偏到一旁，就势儿一手提辫子，一手抓后腰，轻轻向前一送——只听“扑通”一声，黄老四头朝下脚朝上栽进墙边的泔水缸中！

“腌臜杀才，倒跳得好准头！”雨良拍拍手，忍俊不禁笑道，“还有哪一位想试试？”

“愣着干什么？”旁边冷眼看着的胖掌柜将猪眼一瞪，大喝一声。二十多个精壮汉子一哄而上，李雨良不慌不忙蹲下身子单手支地，在店中央磨杠般飞旋一周，前头的七八个人有的仰面朝天，有的来个嘴啃地，吱吱哇哇直叫，后边的收不住脚，被绊倒了一地。李雨良忽的从炉下抽出一根烧得通红的通条，不管是脸是屁股是脊背是腿挨次就烫，刹那间店里青烟缭绕，臭味扑鼻，一片哭爹叫娘声似狼嚎一般。外头的人见事情闹大了，远远退到一边，只有青猴儿说不出的快心畅意，跳起脚儿拍手叫好。

胖掌柜的脸气得像猪肝一样，冲着连滚带爬的伙计们骂道：“都是些糠馕的废物！”他拽过一张铲煤锹抡得浑圆劈了过来。雨良疾身一闪让过，见他又抡锹来劈，便举起从泔水缸里爬出来的黄老四迎面遮挡，那煤锹斜劈在黄老四脑后，只听黄老四惨叫一声，鲜血直滤滤喷出，溅得墙壁上、人身上到处都是！雨良索性以他作武器，一边舞动细长的黄老四，一边笑骂道：“昨日还骂别人是畜生，今日死得连畜生也不如！”说着，将黄老四尸体向胖掌柜猛砸过去，胖掌柜哪里闪得开？两个人一并压在一张饭桌上，“咔嚓”一声将桌子压得稀碎。李雨良兀自不罢手，返身端起一锅冒着青烟的热油向棚顶猛地一泼就点起火来！庙会上的人乱哄哄地纷纷逃避。

青猴儿也看傻了眼，猛见烈火在北风中呼呼燃起，不由得有点慌神。他一点没想到这个“李大爷”武艺如此高强，手段如此狠毒，情急间大声叫道：“李大爷，祸惹大了，咱们走吧！”李雨良从冒着火舌的棚里出来，见胖掌柜的满头黑灰一脸燎泡，失急慌忙跟着逃了出来。他回身

笑道："你赶紧救火啊！跑出来做什么？"说着又将胖掌柜一把提起扔进了火堆里，撩起衣襟擦了擦手，对青猴儿说道："没事了，咱们走吧！"

二人顺着人流出来，在东北四五里地一座小山上逛了一个下午，直到天黑才回到迎风阁。一路上雨良兴致勃勃地说着，青猴儿却默默不语若有所思。

"你怎么了？"雨良停住了脚步问道，"我今日又杀人又放火尚且不怕，你倒怕了？"

"不是的。"

"你可怜他们？"雨良厉声问道。

"他们有什么可怜的！都杀绝了，安庆人只有拍手叫好儿！"青猴儿忽然笑道，"我有一句冒失话，不知你愿听不愿听？"雨良略一沉思，笑道："瞧不出你小小人儿，讲话竟和大人一样，什么话，说就是了。"青猴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道："方才您撩衣擦手，我已瞧出您老是个女侠客，不知有缘分做您的徒弟没有？"

李雨良一怔，才想到里边穿的裙子。这次轮到她沉默了，想了半晌，噗嗤一笑，又叹了口气说道："羊群里跑出兔子来——你倒聪明！既认出来了，就算有缘分——只是不可告诉伍先生！"说着便道："起来吧！"青猴儿磕了三个响头方才起身，竟抽泣起来，拭泪说道："青猴儿要有师父这样本事，我爹也不会跳河，妈也不会叫人家卖掉……"雨良爱抚地拍着他的肩头道："姓郑的为富不仁作恶多端，我早就想除了他，但他现在不在安庆，听说探望他哥去了。今日先给他点颜色，回头擒住了，你亲手宰了他出气就是——我们先随伍先生走，我还想为他办点事，你的事回头再说。"

但是，伍次友已经失踪了。二人半夜越墙进了迎风阁老店，不见了伍次友。李雨良顿时勃然变色，寻着前头账房问时，才知天将断黑时，来了五六个公差锁拿了伍次友，不知带到哪里去了。

雨良咬着牙寻思半晌，认定是自己做案牵累了伍次友。看着桌上煎好了治"跌打损伤"的药，李雨良的脸涨得通红，回到房中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对青猴儿说道："走，先到郑家，再到安庆府衙走一遭——姑奶奶倒要和他们较量一番。"

伍次友被擒的一刹那，很有点摸不着头脑：朝廷已发了廷寄诏谕，各省衙门都有照应，怎么会出这种事？这几个公差又怎么会一口就叫出自己的名字？寻思中已被捆了，又将一把麻胡桃塞得满嘴都是，这才感到事情不对头，可是已经迟了。他喘着粗气，被几个如狼似虎的差役又推又搡地出了迎风店，连个灯笼也没有，高一脚低一脚往前走。可怜他富贵出身的一个文弱书生，几时吃过这种苦头？

约莫二更时分，来到一条宽阔的河堤上。此时站在大堤上，左望河水潺潺流淌，右望堤内是栉比鳞次的池塘，寒星闪烁，冷风透骨，万籁俱寂，黑魆魆一片，只有远处树林子里时而传来猫头鹰·人的叫声。

“到了！”为首的公差舒了一口气，替伍次友拔出塞在口中的麻胡桃，又割开捆在身上的绳子，笑道：“伍先生受惊了！明人不做暗事，在下乃平西王驾前侍卫，奉王命特来相请，又恐先生不肯屈就，不得已出此下策——我在这里与先生同住一店，几次聆听先生做诗讲书，心里是十分仰慕的，决不会为难先生。但至云南山高水长，一路麻烦很多，先生必须听在下安排，待至五华山后，我一定负荆请罪！”说罢便是一揖。

伍次友一瞧，黑暗中虽看不分明，依稀可以认出是吟诗那日自己邀过同坐的皇甫保柱，脑海里轰然一声，两腿一软便坐到堤上，仰脸看着天上星星说道：“我不过一个穷孝廉，功名不遂，浪迹江湖，心无治世之志，手无缚鸡之力，平西王有什么用着我的去处，费这么大的心思！我瞧着是有点不上算！”

皇甫保柱却不答话，口里打了个呼哨，对岸芦苇丛中箭也似的蹿出一条船来。

“来了！”扶着伍次友的公差兴奋地说道，“上了船就稳当多了，只要躲开了李云娘，旁人谁能把咱爷们怎样？”伍次友却不明白李云娘是谁，又何以就能奈何了这帮人，心里一动，垂头不语。

船身晃荡了一下，离了岸，伍次友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他听天由命地半躺在黑洞洞的前舱里，真是心乱如麻。一时是康熙，一时是苏麻喇姑、魏东亭、明珠、索额图……一个一个笑容可掬地闪在眼前，又一个个地消失在黑暗里，只听船下汩汩水声愈流愈急。伍次友心里一阵烦躁，刚要起身，不防被人一把拽住。他没想到仍有人看守在自己身边，苦笑一下又坐了回去，却听船上摇橹的人竟有心情作歌：

妹相思，不作风流待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不见风吹花上枝……思想妹，蝴蝶思想也为花。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

歌声方落，另一个人笑道："你唱的这个毕竟太俗，还是阿紫姑娘编得更好。"说着扯开嗓门便唱：

峰峰斜倚俯清溽，一叶孤舟乱后身。

萍迹无涯莫回首，不向烟霞觅知音。

秋坟春草三杯酒，天上人间两处心。

招魂一篇君读否？夜夜劳我梦中寻！

伍次友体味歌中词意，不禁痴了，但不知这位阿紫姑娘是何许人，竟有如此手笔，不知她有何怨恨，写出这样悲酸幽愤的曲儿。

正胡思乱想间，忽然光亮一闪，皇甫保柱秉着灯烛走进舱来。伍次友这才看清，自己身边围坐着四个公差。更使他惊异的是，内舱竟还有一个妙鬘云鬓美目流盼的女子，隔着舱窗正在打量自己！

皇甫保柱觑着眼瞧瞧伍次友，笑道："伍先生，受惊了吧？气色瞧着倒还好。"

"有什么话，要怎么样，都听便。"伍次友别转了脸冷冰冰答道。

"先生！"隔舱的阿紫移步出来，满面正容向伍次友敛衽一礼，说道，"吴三桂再不好，总是汉人，五华山虽无金銮殿，却不是胡腥世界！像你这份才情，难道连这个理儿也参不透么？"

"你是谁？"伍次友目光如电扫了阿紫一眼。

阿紫叹息一声，径自在对面坐了，沉思着说道："与你一样，也是天涯沦落人。景遇不一，心思各异，何必一定要知道我是谁呢？"旁边的保柱便道："这是我家王世子的如夫人紫云姑娘。"

听说是吴应熊的侧室夫人，伍次友哼了一声，冷笑道："像你这样的人，竟写得出那样的诗来，实在要算一大奇事。要么你是身世悲苦不

堪对人言，要么你就是世间第一大奸大恶之妇了！”

紫云听了这话半晌没有言语，清澈得像寒塘一样的目光盯了保柱片刻，嘴唇急速地颤抖了一下。保柱曾几次看到她这种神情，见她又注目自己，忙低头别转了脸，却听阿紫口气一转，笑道：“你伍先生无非想说我是什么纣妲己、汉飞燕、唐武曌，我都认了。我是什么身世，大约无人能知，反正与你毫不相干！”

“本来就毫不相干！”伍次友轻蔑地瞥一眼紫云，“是你不知羞耻上来攀话的嘛！男女授受不亲，请免开尊口吧！”

阿紫的脸腾地红到耳根。以她的姿色才貌，不知有多少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经历的世事多了，在她面前尽是男人神魂颠倒的目光，能矜持一点的已算恺悌方正君子了，她还从没有遭人如此厌弃。沉默片刻，紫云突然格格地笑起来：“好一个清白君子，认夷狄为君父，为鞑虏做奴才，竟厚着脸皮引用孔夫子的话！孔子九泉有知，也要臊死了！”皇甫保柱也笑道：“令尊伍稚逊老先生不也曾做过明家臣子？”

“却又来！他老人家并未入仕本朝！”伍次友硬硬顶了一句，“我不是前明臣子，理所当然可为当今所用！”

紫云一哂，揶揄道：“当今可真器重你啊！台阁里盛不下，放到江湖上来享这份清福……”旁边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公差阴沉沉地接口说道：“凭你甘为满鞑子走狗，我们就处置了你也不为过！趁早归了王爷，干一番复明事业！”

伍次友静静听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挺一挺腰坐正了身子，深沉地说道：“大明亡国已二十余年了！帝道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天道无常，惟有德者辅之；民无二主，当今只有康熙；臣无二天，我们只能各自相安吧！这些道理，岂女子小人能知？”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坐在旁边的紫云突然高声说道，不知是气恼还是激愤，她声音竟微微发颤，“知道这是谁讲的么？”伍次友却没有理会她，转脸对保柱道：“我们曾有数日相识的缘分，我观你并非冥顽不灵之人，为何闭目不见泰山？——华夏如今有君，不过君是夷狄之人而已，你怎么就不懂？”

保柱也恳切地说道：“伍先生，你饱读诗书，并非不学无术之人，

夷狄之人可为华夏之君，请教见于哪一部书？”他本不想和伍次友多纠缠，但他又转念一想，他要送紫云入京，伍次友只能叫下头人送回云南，如能先说服了他，走路就方便了。

“浅薄！”伍次友起身大笑，几乎不可遏止，他为求速死，不能不激怒这几个人。

“你笑什么？”

“孟子！懂么——孟子！”伍次友大声说道，他的嗓音有些嘶哑了，“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这些夷狄之人不是还做了华夏圣君。你知道吗？”

几句话问得众人瞠目结舌，谈话继续不下去了。

半晌，皇甫保柱才转过脸色。他解嘲地一笑，对伍次友说道：“伍先生，我早就仰慕您的高才。今日能相聚一处，也很不容易。趁舱中尚存有杜康佳酿，先生肯赏脸，与我们共饮一醉否？”

“这尚可从命。”伍次友委实是又饥又渴，此时精神渐渐复原，便思饮食，遂哂笑道，“既有雅兴饷客，伍某多多承情！”皇甫保柱眼见此人神清气爽，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心知顺着老题目谈下去是自取其辱，便起身命人在舱头摆了一张矮桌，尊伍次友坐了客席，让络腮胡子打横儿相陪，自己亲来把盏，殷殷相劝道：“今夜之事我们多有冒犯。平西王邀请先生并无恶意，一是盼望先生赐教；二是如蒙不弃，请先生出山相助。至于华夷之道不去说它。究竟谁能保得天下，可要看天下民心的向背了！”

“叫他死了这条心吧！”伍次友一边随意吃着，一边说道，“吴三桂是什么东西，配和我说这些话？人最可悲者，莫过于无自知之明；无自知之明，岂有知人之明？当今乃天下圣君，伍次友以布衣之身，许心相报，这些话请再休提起。”

“先生这话未免过分。”皇甫保柱将酒杯放到桌上，沉吟着说道，“孔子年十五方才有志于学，如今皇帝才十六岁，就够得上‘圣君’二字？自顺治十七年至今，水旱频仍、灾变异常，这皆是民心天心不顺之兆。”

“还有什么？”伍次友从容地吃喝着，又问。

“朱三太子聚钟三郎教徒有百万之众，起事只在旦夕之间，”保柱又道，“眼见中原之地也要狼烟日起，康熙的日子长不了！”

“你说了许多，”伍次友问道，“究竟康熙本人，朝廷本身如今有何失德之处？”他心里暗自惋惜，此时方知钟三郎邪教与朱三太子之间的瓜葛，怕是报不到康熙案前了。

朝廷——康熙有什么失德之处，皇甫保柱没有想过这档子事。要寻出康熙失德之处还真不容易，皇甫保柱一时语塞。

“吴三桂真可谓愚不可及！”伍次友笑道，“当初他若不引清兵入关，焉有今日大清天下？大清天下已定，人心向化，他又要反清；前明并未亏待他，他却硬杀了永历皇帝，像这等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上不尊天理，下不循人情，反复无常、寡廉鲜耻之徒居然还有人为他当说客，替他涂抹粉脂，也真是天地间一大奇事！”

“先生……”保柱说不清自己心里有着什么滋味，只好向伍次友劝酒，来掩饰内心空虚，忙说道：“请——请，菜要凉了。”

“一听便知，保柱先生是读过书的。”伍次友已经吃饱，也无心再说下去，端杯立身起来一饮而尽，朗声笑问：“你知道，有句话是‘一念之差’，‘一念’是多大功夫？”

“多大功夫？”保柱惊奇地问道，他不晓得伍次友为什么突然离题万里。

“一昼夜四万三千二百念！”伍次友道，“你听说过《油污衣》诗吗？”

“没有。”保柱更惊奇了。

“幼年在衡州白沙渡我见过的。”伍次友吟道：

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传人疑。

纵饶洗尽千江水，争似当时不污时！

吟罢又问："你见过国士之节没有？"

"什么？"保柱与络腮胡子又是一怔，却见伍次友在星月光中微啸一声，"扑通"一声纵身跃入河中！

谁也不曾想到他就这样投水自杀了，愣了一阵，保柱和络腮胡子方大声惊呼，到船边瞧时，波光粼粼，夜幕漫漫，哪里还有人影儿？络腮胡子张罗着还要打捞，试了试水，刺骨的寒，实实下去不得。正忙乱着，阿紫也掀帘出来，仿佛有点怕跌倒似的踱到船头，用惶惑的目光注视着远处，颤声问身边的保柱："就这样……跳进去……了？"

保柱没有回话，他站在船头痴痴地望着汹涌波涛，无声地叹息了一声："可惜！"

第十六回　四公主冷眼斥明珠　孙嬷嬷深情念圣君

康熙九年平稳地过去了。伍次友“镇之以静”的策略很灵，春天里四处流传的谣言，悄然消失了；钟三郎香会的活动各地也大为收敛；京畿一带几乎所有的香堂都关了门。明珠到山东、安徽转了一遭，庐州、凤阳、颍州及济南、东昌、武定、临清各地俱十分静谧，并无匪寇活动。明珠因寻不到伍次友，便于四月间回京复旨，康熙倒也不怪罪他。据云贵总督卞三元密奏，伍次友并未被劫到云南，康熙也就放心了。前些日子于成龙又报来喜讯，清江口的黄河淤沙经过清理，漕运已经疏通。康熙便觉事事顺手，遂下诏停止平西王的选官权，着手整顿北方吏治，清理积案、钱粮。稍有余暇，还要随时召见张诚、陈厚耀、梅文鼎一干人进讲数学、地理、天文、气象、诗词、歌赋、书画、音律，凡是有用的，他无不习学，忙得不亦乐乎。只是过了立夏，京师又有谣言暗地流传，说是回民要聚众谋反，捣毁京师，另立回纥之国。这倒成了康熙的一件心事。

大学士明珠因奉旨点派各省学差，家门前车水马龙，一顶一顶绿呢大轿自官邸门口一直排至单牌楼街口。自鳌拜坏事后，明珠一直想着吏部尚书这个要职，无奈索额图死把着不放。今春河南巡抚因春荒恳请赈济，康熙点了索额图去河南巡视，这才将吏部的事交了他管。仅遴选学差一事，他便得到了三万银子，此时他方明白，索额图为何推三阻四地不肯出京。

送走了一大群辞行的乡试主考，明珠呆呆地望着院外出神。时光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墙上的苔藓又由暗红变成一片鲜绿，何首乌、牵牛花细嫩的藤蔓从墙角爬上了围墙，与墙外的桃李勾连成了一片。眼见端午将到了，宫里娘娘那里，还有几个近枝亲王并魏东亭这干近臣侍卫，都该打点一下。各有各自的脾性，礼物就不能千篇一律，这是要费点心思的，忙乱了这几日，竟没顾得上细想这件事。

沉吟半晌，明珠猛地想起该到递牌子入宫的时辰了，便立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正欲吩咐备轿，一转脸望见陕西乡试的主考左必审还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便问：“你还有什么事？该说的方才我不是都已经说过了嘛？”

“明中堂，”左必审小心地欠了一下身子，他的耳朵有点背，明珠的话只听清了半句，便赔笑道：“明大人方才的话卑职都记在心里了，一定秉公取士，上不欺君父，下无愧良知。但只恐卑职学识浅陋，误漏了真才实学之士，岂不辜负了大人栽培？”明珠听着虽不耐烦，但也不好怎样，便道：“你只要用心去做就成了。兄弟还要入觐，你要没事，改日再来吧！”左必审忙道：“卑职明白，因明大人先前巡视陕西，想必结识过一些贤才，请明大人告知姓名，卑职这回前往，定为大人效力，将他们选拔上来。”

明珠听了，翻着眼皮想了想，实在没有要他帮忙的，肚里却逼上一股气来，响亮地放了个屁，自觉不雅，尴尬地笑了笑。

“唔？”左必审侧着耳朵问道：“大人，你是说，谁……”

“我没说什么！”明珠道，“方才是下气通！”

“哦！夏器通……”

明珠又好气又好笑，不知怎么打发这个活宝，便又提高了嗓门道：“没有什么要托付你，方才是下气通！”说着便去吩咐备轿了。这一次左必审听得真切，见他去了，便在屋角的案上提笔写了“夏器通”三个字，折好了掖进靴子里。他这次到陕西当主考官，务必要将这位夏器通取中回来。

进了大内，在隆宗门明珠迎头碰见索额图，忙站住笑道：“索公，匆匆忙忙往哪里去呀？”索额图晃了晃手中一卷纸，笑道：“正寻你不见呢，有点小事请你办一办吧。——这是殿试过的进士名单，二甲里头有两个人须得调入翰林院——请过目。”明珠听他这话的语气，像是在命令自己，心里火气上升，却笑嘻嘻地接过纸来，漫不经心地浏览了一遍问道：“你说的是哪两个人？”

索额图用手指了指，说道：“喏，就是划圈儿的这两个，李光地、陈梦雷。”明珠拿在手上，心里掂量着，正找借口推辞，猛地见上头加的是朱笔圈儿，心中一动，料知是康熙圈定的，可他却为什么这么说，分明是想摆圈套儿让自己钻，也算费煞了心思，便格格笑道：“嗯，成！漫说上头加了御笔，便是你索相说的，明珠也不能驳回。没听人家说‘要做官，找老三’么！”索额图一怔，笑着回了一句道：“是嘛，还有一句：‘要说情，寻老明！’这才说全了嘛。”二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地

笑了起来。

二人正说话，见孔四贞从永巷里出来，便都侧身恭立，待四贞过来，一齐打千儿请安。索额图一边行礼，一边笑道："四公主，听说您要随孙将军回桂林了，道儿远，可得一路保重了！"

"嗯，"孔四贞冷冷答应了一句，正眼也不瞧他二人。走了几步，孔四贞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招手叫道："明珠，你过来！"

明珠茫然地看了一眼索额图，忙应了一声，便紧走几步，垂手肃立在孔四贞面前。

"我方才去瞧苏麻喇姑了。"孔四贞冷峻地说道。"哦！"明珠心里一沉，忙笑道，"我已一年多没见到她了，大师身子可好？"孔四贞嘴唇绷着，半晌才答道："还好！"

"这我就放心了！"明珠叹道，"当年我怎么也不会料到她……如今大家都……只有她……唉！"

孔四贞用刀子一样的目光盯着明珠，冷笑道："我不想听你这些话。那些往事我也知道一些！我并不想理论这些事。我昨日奉了圣旨，绕道去山东寻访伍先生回京。伍先生回京，你怎么想？"

明珠应口答道："伍先生是我救命恩人，当年我冻倒在悦朋店……"

"好！"孔四贞一口截断了明珠的话，"佛语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但愿你心口如一！你要知道，我和苏麻喇姑自幼就要好，甭指望着姑奶奶有那么好的性儿，以为我治不了你么？"说罢，竟自扬长而去。

明珠没来由地被她训斥了一顿，竟连分辩也没来得及。他想起索额图摆圈儿给自己钻，这些身份显赫的人也都忌恨自己，心里不禁一寒。当索额图返回时，远远看见明珠仍呆若木鸡地立着，便远远叫道："老明！方才里头传话，今日不见咱们了，且回去吧！"

明珠答应一声，望着远去的索额图没言语，此时方知烈日当头，晒得出了一身汗。

孔四贞出了午门，原想回自己府邸，一眼瞧见小毛子手里捧着个黄匣子，腋下夹着一捆碧绿的青艾，兴冲冲出来。小毛子见了她，忙站住

了笑道："四公主，您吉祥！"孔四贞笑道："不是认我为干姨了，怎么又叫起'四公主'呢！这会儿你不预备给皇上进膳，又到哪儿偷懒去？"

"虽说认了您干姨，可这在外头，这份大礼不能有错儿。"小毛子嘻嘻笑着，凑近了孔四贞又道，"万岁爷今儿去了魏军门家，叫奴才回宫取点雄黄和艾叶子赏赐他。如今我也大了，哪敢像小时候那样顽皮，这是什么时辰，我敢钻沙子躲清闲？"孔四贞听了，微笑着点了点头，因见右掖门旁跪着两名官员，已被摘了顶子，便扬扬下巴问小毛子道："那两位大员是怎么回事？"小毛子转脸看了看，笑道："北边的那个叫郭琇，听说勒索了人家银子，细节儿奴才不知道；南边的叫姚缔虞，是个御史。今儿在上书房，发落郭琇，他却插进来奏事。万岁爷没说上他一句，他竟顶撞两句。万岁爷便索性罚他两个一齐儿在这晒太阳。"

姚缔虞，孔四贞不认识。先前在昭陵时，郭琇是当地县令，后来调了湖北盐道，为人极是爽直有胆、重义轻利的，怎么一下子就犯了贪污的罪？孔四贞想着，往前走了几步，又转身对小毛子笑道："我也久不见鉴梅嫂子了，听说她快临产了，也该去瞧瞧，我们一同去，好么？"小毛子叫来一顶轿子，让孔四贞乘了，自己骑了马在后跟着。

如今的魏府已经变了样。屋宇、庭院，既高大，又齐整。门上的人都认识小毛子，听说四公主来了，便忙着进去通禀，孔四贞摆摆手止住了，便和小毛子径直进去，早见穆子煦、狼瞫和犟驴子几个侍卫都在门房侍候。

一进二门，便听上房里有人说话，却是熊赐履的声音："……从这些谣言看，回民造反与那个朱三太子是一档子事……"孔四贞猜想康熙也在里头，便一掀帘子走了进来。康熙盘着腿坐在大炕上，手里摇着扇子正听得入神，见孔四贞进来行礼，欠了欠身子笑道："你好长的腿，听说朕来这里，料着魏东亭定必有好东西吃，便赶着来了，是么？"孔四贞笑笑，说道："奴才来，倒不为吃，听说鉴梅嫂子有喜了，可是真的，奴才再过几日就要南去，一来见见万岁爷，二来也给东亭两口子道喜。"康熙瞧了瞧魏东亭，见魏东亭点头微笑，便转脸又问熊赐履："李光地是如何破谣的？"

"回万岁的话，"熊赐履躬身答道，"李光地以为，'曲尺木匠'就是木上挂曲尺，合为'朱'字；'天阳乾象'，在八卦图上是个'☰'，形

似‘三’字；‘犬上点滴下’，就是‘犬’字上边的点，移到下边，是个‘太’字；‘外孙’是‘女之子’，本应是个‘好’字，‘无女外孙’，便是‘子’字，那四句童谣，合在一处，恰成‘朱三太子坐龙门’……”

孔四贞听着，有点摸不着头脑，便转脸瞧魏东亭。魏东亭忙递过一张纸来，孔四贞看时，上面写道：

曲尺木匠不离分，天阳乾象最逼真。

哮天犬上点滴下，无女外孙坐龙门。

康熙半仰在大迎枕上，闭着眼手抚脑门，思索了会儿又问道：“那——朕在固安听到的‘四张口儿反’的谣言，你们解破了没有？”熊赐履忙赔笑道：“奴才们愚陋，一时尚未解破——”

“奴才倒有个小见识，”旁边的小毛子插口说道，“奴才小时候常和哥哥一起猜谜儿……”

话未说完，熊赐履断喝一声：“这里有你说的话？退下！”他是道学宗师，最忌太监干政，很厌恶小毛子多嘴多舌，便拿出内大臣身份训斥小毛子。康熙却笑道：“且当笑话听听他说些什么，怕什么？这小鬼头难道还能干政不成？”小毛子吓得吐了吐舌头，笑道：“奴才差点吓走了真魂！且说说，若不对，圣上和熊大人只当放屁就是——这‘四张口儿’像是‘回回’两个字，和城里传的回子们要造反像是有点瓜葛？”

熊赐履不禁一怔，“五星联”这些话头他是早已参详出来，偏是“四张口儿”愈往深处想，愈不得要领，竟猜不出来，经小毛子这一点破，失声一笑对魏东亭道：“牛溲马勃败鼓之皮皆可入药，这小东西真的点破了这个谜！”康熙听了，双目炯炯放出异样光彩，笑道：“很好！回民的事过了端午再议，朕今日出来本是偷闲的，竟在这里议起事来，不说这些烦人的事了。东亭，早听说你家鉴梅能做一手好菜，朕想叨扰叨扰，既然有了喜，今日是叨扰不成了……”

“来啰！”明珠在外头故意高喝一声，双手捧了一个条盘进来，众人先是一愣，不知他是什么时辰到的。他那神态，活像一个堂倌似的，嘻嘻笑着对康熙道：“请主子用膳！”

“你这奴才倒挺会取巧讨好儿，”康熙笑道，“朕便用了，也只承鉴

梅的情！”明珠忙道：“那当然，这都是鉴梅嫂子一手调制的。奴才是来给东亭送节礼的，碰巧了，倒来叨主子的光了……”

桌上摆满了菜肴，品类虽不多，做工却极精致，使人看了馋涎欲滴。康熙不禁连声称赞，便命熊赐履、孔四贞和明珠一同用膳，魏东亭只立着侍候。

君臣同桌共餐，边吃边谈，亲切异常。忽听外头响起颤巍巍的声气：“老爷子来了？想死老奴才了……”康熙瞧时，史鉴梅挺着肚子扶着白发如银的婆母孙嬷嬷进来，熊赐履和明珠都忙站了起来，康熙也离开席位，走近孙嬷嬷身边，大声说道：“阿姆，朕看你来了！”没等康熙过来，孙氏早已叩下头去。孙嬷嬷站起身来眯着眼儿上下打量康熙，“主子气色倒还好，只是又瘦了！养心殿那些滑贼也不好好侍奉！……头几回进去给老佛爷请安，都没见着主子，说是忙……我说哪怕让我躲一边瞧一眼呢，谁想主子还想着我这个老妈子，竟亲自来了……”说着便拭泪。

康熙坐了回去，让孙嬷嬷坐了明珠原来坐的地方，用象牙箸指着菜，大声说道：“你也吃点吧，这是你媳妇做的！”

“嚼不动了！”孙嬷嬷笑道，“主子只管用，奴才一边瞧着，心里也是受用的……”她原是康熙的乳母，离宫一年多，心里一直惦记着康熙，一边瞧康熙吃菜，一边絮絮叨叨：“……如今老了，有天没日头的，长天在家没事，总想着老爷子，该穿棉换单啦，该进餐用膳啦，下头那些人，哪有我知道得清楚！如今奴才回来了，万岁爷自己也得多当心些儿……”

康熙边听边笑着点头，见孙嬷嬷穿着绣花八团吉服褂、挂着珍珠朝珠，绣花金座朝冠上只饰了一颗红宝石，便问熊赐履：“孙阿姆是朕的乳母，这一品诰命服色不大合适吧？你再拟一个封号出来。”

“是！”熊赐履略一沉思，笑道：“臣以为应封孙嬷嬷为奉圣夫人，不知圣意如何？”

“奉圣夫人，”康熙听了很满意，点头笑道：“很好，就封为奉圣夫人——往后子孙再有这等情形，这就是例——史鉴梅晋为一品夫人！”

“谢主子恩！”史鉴梅先扶婆婆行了礼，然后自己也叩了头，旁边的

魏东亭十分感动，热泪盈眶，又偷偷拭了。孔四贞见是缝儿，忙问道："万岁，奴才方才从大内出来，见郭琇和姚缔虞跪在外头，不知犯了什么事？"

"这两个都是明珠参的。"康熙漫不经心地说道，"姚缔虞上次参索额图，又参议政王杰书，让人去查核，俱是不实之言。身为汉臣御史，尽拿些风闻来的东西来奏参，弄得满臣都不安宁。朕申饬他几句，他竟顶撞朕。对这样撒野的奴才，能不处置么？"他呷了一口酒，又道："这个郭琇也不是东西，火耗银子加到五钱，捞了钱说是孝敬他父母，想要落个好名声，这样沽名钓誉之徒，实不能容！"说着把酒杯重重地蹾在案上。

明珠见孔四贞盯了自己一眼，忙笑着对康熙道："这两个人是有失体统，不过姚缔虞并无恶意，只是在主子跟前失礼；听说郭琇也只今年才加了火耗，他家父母也确实病得厉害，似乎也情有可原。奴才以为，皇上薄惩他们一下也就成了。"孙阿姆也道："阿弥陀佛！虽说才到端阳，可今儿日头毒，晒的时候儿长了，也是不得了的，老爷子自小儿仁德宽厚，得饶了且饶了吧！"

康熙瞧着孙嬷嬷，思量半晌方笑道："瞧你的脸面，姚缔虞罚俸三月，郭琇着革职，留任不留任，待朕见了他细细问过再说——小毛子，传旨去吧！"

第十七回　贫女疗饥江浙馆　才士扶乩悲运蹇

周培公会试下第，一腔豪情热血顿时化为冰霜。本来三场顺利，自觉文章做得花团锦簇一般，断无不中之理，不料得意之余，在诗中将“玄”字不曾缺笔，犯了康熙的圣讳。这样，八股策论再好也是枉然。卷子被贴，扫兴出场，只觉得京师的街道一下子变得那么陌生，那么遥远，那么灰蒙蒙、阴惨惨、冷冰冰的。法华寺的和尚、香客也像窥破了他的心思，投过来的目光带着怜悯，又像是讥讽。他感受到的不是痛苦、愧悔，如果那样，痛哭一场也就会轻松下来，他觉得周围的一切对他有着一种近乎麻木的冷酷，心像泡在冰水里一样，彻骨透髓的冷，冷……

直到秋天，他的精神才逐渐好转，但接着又得了一场大病，亏得寺中方丈粗通医道，及时医治。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能走动，不过已是骨瘦如柴了。但这场病反倒成了好事，在土炕上翻了几个月“烧饼”，周培公终于想通了：自古能成大事立大业的人，有哪一个不是几经磨难就平步青云的？自己孑然一身来至京师，“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策蹇步于利足之途”，连这一点小小挫折都经受不起，还谈什么济世立功呢？

但此时身上已分文不存了。这天早晨，听见寺中钟响，周培公一下子想起今日乃是端阳节，便匆匆起身到后边菜园子水井旁洗漱，打起精神今日要进城里一趟——烂面胡同有几座会馆，那里有的是有钱人，说不定会碰见个把熟人同乡。

待到烂面胡同时天已近午。这里虽说房屋低矮，路面高低不平，却甚是热闹，远远就听见叫卖烧鸡卤肉、馄饨水饺、锅贴凉粉的喊叫声。狭窄的街道两旁挤满了一个个的小摊贩，什么古董玉器、针头线脑，故衣、绸缎、泥人、瓷器、名人字画，拆字打卦、走江湖卖膏药的应有尽有，周培公此时真有点饥肠辘辘，沿街喷香的小吃对他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周培公咽了一下口水，挤过一段小巷，见有一座不大的似庙似坊的门楼，上面挂两张泥金匾，一个写着“湘鄂会馆”，一个写着“江浙同人聚”，便大步跨了进去。

里头人很多，情形和外头胡同里没什么两样，只是除了卖吃的外，

并没有杂货。伙计们头上冒着热汗，端着条盘，高声报着菜名，忙着往两厢一间间小屋子里送菜送饭。迎门放着个卖豆腐脑儿的担子，缸里刚点出来的豆腐脑儿散发出一阵阵清香。守在摊旁的是一位姑娘，腼腼腆腆地坐在那儿，不像那些高声喊叫的人，去招揽顾客。摊旁只有一老一少在喝着豆腐脑儿。在墙边有一个人看拆字先生给人拆字，却不断瞅着进来的周培公。周培公并不在意，只朝那碗里雪白的豆腐脑瞧了一眼，夹在来往的人群里往里进，那姑娘却忽地起身叫道：

“恩公！”

“呀，是你！”周培公回头一看，竟是在正阳门曾被刘一贵欺侮过的那位姑娘，便笑道：“我算什么恩人……你原来在这儿做生意？”

“爹爹病着，才好一点，起来不得。”姑娘红着脸，从缸中舀出一大碗豆腐脑儿，又加了糖，不好意思地放在桌上，低声道，“请恩公用一点吧，实在没有好的——原来您这一科……”

周培公此时心里什么味儿全有，一股似酸似涩的苦水涌上喉头，他真有点不知所措了：“惭愧得很……”

“这有什么惭愧的？”姑娘正色说道，“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又不是神仙，想怎么就怎么着——吕蒙正还要过饭呢——先喝一碗，我再去买两个烧饼来……”

一碗热豆腐脑，两个烧饼下肚，周培公浑身都是暖烘烘的，偷眼瞧姑娘时，正神态自若地涮洗碗具，便立起身来有点局促地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能告诉我么？”

“我叫阿琐，家就住在胡同北口——您呢？”

“我叫周培公，我现在穷愁潦倒，四处飘零……”

话说不下去了。姑娘默默无语地打开钱匣子，里边大约有几十枚铜子儿，都倒了出来，将它叠在一起，放在桌子上，略一沉吟又拔下头上的银簪放在钱上，不好意思地说道：“论恩公心地，神佛定会保佑。如今落魄，也不算什么，我们小户人家，资助不了什么，这一点点……请收下，好好用功，下一科是必中的……”

“不不不！”周培公惶然说道，“这怎么成？”

“这有啥呢，”姑娘歉然说道，“您要嫌弃，我就……”

周培公全身的血都要沸腾了，上前拿起簪子，又拈起一枚铜钱掖在怀里，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发颤：“小大姐，我受了！以此一簪一钱为证，不死必当厚报！”说着头也不回去了。

“小大姐，刚才那个青年你并不认识，为何称他为恩人？”旁边喝豆腐脑的少年，奇怪地问。阿琐便把在正阳门前受到刘一贵欺侮的事说了一遍。

“噢，他是一个刚直的男儿，你是一个良善的姑娘，”喝豆腐脑的少年人立起身来说道，“这个给你！”说着将一枚似钱非钱的东西放在桌上，阿琐捡起一瞧，竟是一枚金瓜子！

这个少年正是康熙，因过端阳节，便带了图海出来转游，恰好撞上周培公这件事。这倒引起了康熙的好奇心，见周培公已折到后院，便欲跟着进去，一扭脸见方才看拆字的那个人还站在那里，戴着三枝九叶镂花金座顶子，便知是个待选进士。康熙向那人走去，突兀地问那人：“尊驾贵姓，台甫？”

“有什么事呀？”

“哦，没什么事，看你尊贵得很，随便问问。”

“没事，便逛去！”那人不耐烦地说道，他显然觉得这个年轻人太莫名其妙了。图海见康熙变了颜色，忙上前说道：“这是我家主子龙少爷，请教尊姓大名，无非是想结交朋友……”

“李明山！”那人说着挺了挺脖子，那神气派头像一把刚擦亮的小铜壶。

“方才进去那个人你认识吗？”康熙早见他注目周培公，又别转了脸，知道他一定认识周培公，故意问道。

“认识，怎么不认识呢？”李明山满脸讥讽挖苦神色，“法华寺会文座首名士嘛，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河图洛书、奇门遁甲、经史子集无一不通，无一不晓，而且谈锋逼人，词惊四座——可惜是个檀香木

马桶！”

“怎么说呢？”康熙笑问。

“——可惜了材料儿。”会文时，李明山受过周培公的揶揄，此时他志得气扬，尽情嘲弄，“萧何、张良的文韬武略，苏秦、张仪的舌辩之才也只好到东菁里使去，后年再考，要逢上我当了他的房师，那才叫现世现报呢！”说罢开心地大笑起来。

“你未必能当他的房师。”康熙干笑一声道，“你能不能选出来还在两可呢！”

“我肯定能。”李明山道，“明相亲口许了我的——你多半也是一个名落孙山的人，干热眼红？”

康熙听了冷笑道：“我说话一向刻毒，不管你花多少钱，钻了谁的门路，我说你发迹不了便发迹不了——你印堂暗，眼发乌，一脸晦气，说不定连这个进士也会丢掉！”说完，便对图海道：“咱们瞧瞧那个钝秀才去！”他原来只是同情周培公穷愁潦倒，不失君子风度，听李明山这番介绍，倒要认真瞧瞧了。

周培公转到后院，抬头看日头，已过午时，听得上房中人声鼎沸，仿佛是在吟诗做词，凑到窗棂前瞧时，是几个盐商和京师香山诗社的斗方名士正在扶乩，旁边一张桌子上摆着一段绸缎并二百两谢神银子。他刚要推门进去，却被一个长随打扮的人拦住了：“你先生是谁？这里是刘丙辰老爷的包房，请了当地名流大家……”言犹未毕，周培公早双手一推，“哗”的一声双门大开，大踏步走了进去，团团一揖问道：“哪位是刘丙辰老先生？”

正在扶乩的名士不禁愕然。当中坐着的一位六十多岁的山羊胡子老者欠欠身子问道：“老朽就是刘丙辰，足下何人，到此何事？”

“某乃鄂中穷士周培公！”周培公一拱手，春风满面地笑道，“少习扶乩，今见此地宾客满座求神降坛，不觉技痒前来凑个热闹。”几个名士一见他这副寒酸模样，便以为是来打抽丰的，摇着扇子爱理不理。倒是盐商们见周培公虽衣衫破旧，却气宇轩昂，不敢怠慢。刘丙辰忙将手一让，笑道：“既来了便是有缘。这里沙盘乩架俱全，谁请的神仙多，银子便是谁的——这会儿正请不来乩仙呢！”

“请不来神仙降坛是符书不灵，符书不灵是心不诚。”周培公一笑，扭头看了一眼刚进来的康熙和图海，继续说道，“请诸位把心静一静，待我多请几位神仙降坛！”说罢，大步至神坛前，深深一躬，直起身挥笔一画，端端正正写了个“一”字，举在手里道：“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此符专请文人学士，诸位好眼福，今日可以看到几首好诗词了！”一边说，便将符烧化了，在架前扶了乩。只见那乩笔略一停，接着如飞般在沙盘上画道：

> 寒江孤舟卧笛横，潦水夹岸芦花明。不向青云觅金紫，却来白沙寻幽静。无情芳草无情碧，着意云树着意青。奈何老艄耳方聩，前舷不闻后声鸣。

“好！”众人不禁轰然喝彩，却见木笔又批道：

> 吾乃康对山是也！

康对山原是前明弘治年间状元，文名倾动一时，周培公这个寒儒竟一下子搬出这么个大人物。盐商名士不禁肃然起敬，一齐伏地跪下，祈祷道：“殿元词华风采，已见一斑，求窥全豹。”

周培公不动声色，那乩笔又疾书道：

> 予旧作已有半数遗忘，有扬州新乐府三首奉献，请正之。

几个盐商不禁惊讶，五个香山名士拿腔作势请了半天乩仙，统共才做出两首来。此人请来的康对山，竟肯如此赏脸！正赞叹间，那乩笔又大动起来：

> 借神债，望神拜，财神许我千金拜。不作闲官不作贾，买得雏儿作歌舞。雏儿歌一曲，黄金堆满屋。雏儿舞一回，蜀锦高于台！红烛摇摇春夜短，倾尽千家万家产。倾财破产莫愁苦，自有财神作债主！

写至此，木笔略一停。众名士忙得乱窜，争砚夺笔抚纸磨墨，一句一句地照着往下抄。

周培公仰着脸轻轻叹息一声，却没言语。诸名士齐声赞叹，摘句引章地评介；盐商们有的拍手相和，有的见周培公累了，便捧茶过来。康

熙已是看呆了，见神桌上有个瓦和尚端然趺坐，便指着道："请乩仙以此品作题！"

周培公笑着点点头，那木笔却写道：

> 吾幼习儒业，未娴内典，无垢大师同来，请彼代为捉刀。

略停一时，又写道：

> 对山居士多事哉！老衲素不善此。既承代笔，却要对山代为受谤矣——
>
> 误驾慈航海上回，风波涌断讲经台。年来说法成空相，愿咒莲池代酒杯。菩提露滴酒家杯，醉倒禅床气未降。醒眼笑他诸佛手，可能一口吸西江？——晁四娘来矣，出家人只好回避。

乩笔寂然良久，在盘上又动起来。写了一盘又一盘，众人跟着抄录，待细瞧时，却是：

> 痴和尚惯逃文债，却拿奴来现世。闺中游戏笔墨，是给外头肮脏男人看的？还是抄一首康学士的给他们——
>
> 琪花瑶草满平皋，趁东风碧山重到。锄香经露湿，篮小带云桃，谁是知交？半生穷愁无人晓。无人晓，先生指点山僮道：俺姓柳，怎不向愚溪垂钓？字东篱，怎不向菊倾瓢，终日里过前溪，采玉苗；沿芳岸，寻香草。一泓水曲山坳，步履千回百遭。非是俺破功夫寻烦觅恼，则俺半世英豪，酒债诗逋，湖海游遨——只落得宋玉愁，文园病，两鬓萧萧！抛了吟毫、插了花标，休装乔，岂不见懒嵇康养生无效，老黄公辟谷徒劳？朱门酒肉千家饱，有几个风雅儿曹？傍虹桥、听玉箫；趁画舫，浮仙棹；陪官阁，吟诗草，旧家山何来闲风调？跳出了愁圈套，便是成仙料；打破这哑谜儿，管教你先生笑倒！

此时众人早已目眩神迷、颠倒如狂，周培公写一句，众人抄一句，赞一句，有的引喉按拍曼声哦咏，有的啧啧称羡不能自已。康熙见周培公两眼中汪满了泪水，不禁询问地看了一眼图海。图海方以钦羡的目光注视周培公，见康熙看自己，忙低声道："这不是康对山的了，是这位周先

生自述心曲。”

图海话音未落，周培公丢了乩架，仰天哈哈大笑，笑得厅中众人都是一愣。却听周培公朗声说道：“世上只有鬼蜮小人、潦倒君子，哪有什么狗屁神仙？这几首劣诗，原是不才所作，竟骗了一大群博学多识之人！”

“他中魔了！”刘丙辰大惊，忙叫，“快烧纸，送康殿元回府！”说着就叩头。

“康对山骨头都朽了，还会做诗？”周培公淡然一笑，从怀中取出一卷稿本，说道，“不才有拙稿一卷，愿呈诸位斧削！”

“哪有这个话？”厅中顿时大哗。几个名士过来，接了诗稿，一边信手翻着，一边杂七杂八地说：

“这是诗么？这是穷儒酸馅儿！”

“这里该勒一大红！”

“这里该画一粗杠！”

“这……这叫什么？”

“这叫下气通！”

怪话连篇、口疵手批，引得几个盐商捧腹怪笑。康熙便向厅角拣了一张椅子坐了，跷腿静观。

突然，几个名士不再说话了，相顾之间十分尴尬狼狈——原来他们看到了方才开篇的诗和新乐府。再往下翻，晁四娘的曲子也赫然在上。一阵难堪的沉默后，周培公从几个发呆的名士手中取回诗稿，随手向桌上一扔，笑道：“词赋小道，不足一谈。某自负不羁之才，学成文武艺业，浪迹天涯，本欲龙庭之上为君王效命驰骋，谁曾想过今日以此邀名——众位也不必不好意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是九方皋，谁能识牝牡骊黄？古今积习如此，培公岂敢求全责备？”这一番侃侃而言，说得众名士越发汗流气促，跼蹐难受。刘丙辰大笑起身道：“我湖北有此人才，潦倒京师，有失照应，此乃小老儿之罪。周先生——请坐，泡好茶来！”

康熙见他们一个个惭愧得面红耳赤，簇拥着周培公上了首座，便起身上前取过诗稿，一页一页地翻看：前头是诗词，再往下看，还有一些曲曲折折的图画，还标着一些记号，用心看了半晌，终不知是什么东西。图海却眼中放出光来，凑在康熙耳边低声说道："主上，此人确实知兵，此乃湘鄂川陕的图志！"康熙心里格登一下，点点头道："知道了，你回头安排一下。"正想起身离去，稿页中又滑出一张纸来，康熙捡起一看，字迹十分熟悉，上面写道：

> 明珠贤弟钧鉴：别来无恙否？兄自郑州别后一路讲学东去，甚安。此周先生培公乃兄之文友，有文武济世之才。弟职在近臣，得便可荐于主上试用。匆匆即颂
>
> 钧安
>
> 伍次友旅次

康熙看着，手不禁有些发抖：此人怀揣伍次友的荐书，潦倒如此，明珠又近在咫尺，竟不肯登门投谒，凭这份风骨，便是倜傥君子！刹那间，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即刻召见周培公。康熙把稿和信放还到桌子上，一声不响走了出去。吁了一口气，对跟出来的图海道："我们到那边茶园略坐坐。"

"主上莫非等周某？"图海说道，"不如交给奴才——"话未说完，康熙早已大步去了。

第十八回　聆悲歌天子哀民生　论兵机培公展经纶

一刹那间，周培公便成了湘鄂会馆的首座名士。想起这番遭际，他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又无可奈何：经世文章无人睬，几首闲诗倒成了谋食资本，糊涂僵板的考官还不如一个做生意的盐商有眼力，这世上的事也真是怪得很！他带了刘丙辰赠送的二百两银子和酬神的礼物从上房出来，一群人齐送到堂口执手话别，七嘴八舌地盼他“再来”，周培公一边含笑下阶，一边牵挂着阿琐，待踱至前院看时，阿琐的豆腐脑摊子早已收了。

周培公正在踌躇间，见到东廊下一群人拥挤着在看什么，走近瞧时，是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怀抱琵琶正在叮叮咚咚地试弦。她那两只忽闪闪的大眼睛十分有神，流露出一股童稚气，却又显得十分有主见。她调好弦，便操着浓重的吴语，说了句“列位君子——”那琵琶声顿时爆豆般响起，口中唱道：

> 侬本三吴贫家女，西子湖畔有侬的门庭。家无罗绮和金银，五亩薄田度营生——万里云水路迢远，六旬祖母白发蓬。阿红女，纤弱不堪年十二，侬来京师为何情？
>
> 非是阿红不孝敬，非是阿红太薄情，阿红自幼知书理，愿学前朝小缇萦！

接着又是一阵急弦，听的人都呆了。康熙坐在茶园里从人群缝中看到周培公的身影，便踱了出来，与周培公挨身站着细听。小红又婉转唱道：

> 三月三日杨柳青，灵隐寺中去朝圣。忽来吴家乖戾妇，前呼后拥摆威风。车轿如云马如龙，悍奴鞭棍狠又凶，三十四人齐落水，活活淹死我父兄……

小红唱至此，豆大的泪珠汩汩流出。四周听众一片唏嘘。康熙知道唱的是实人实事：杭州将军去年曾具折上奏，但杭州知府迟疑观望，致使正犯吴梅和她的丈夫王永宁从容逃上五华山，朝廷无法缉拿归案。康熙想起此事，脸上立时罩上了乌云。小红又唱道：

弟弟年幼不谙世，前去论理泪淋淋。那吴家女，欺人太甚开言道："你有本事阴间告，姑奶奶等你小畜生——"可怜幼弟方九龄，头撞桥石一片红。

周培公听到这里，毛发倒竖，高声问道："这吴家女是谁？告她！""君子呀！"小红凄惨地呼叫一声，更加悲愤地唱道：

臬台府、三法司，我叔前去击鼓诉冤情，闻说她父姓吴是王爷——灵魂出窍不言声，左推右推似推磨，又将我叔拘狱中！奴家冤情无处诉——怀抱琵琶来京城。我一不告官，二不惊龙廷，只求列位君子听分明：天上只有一轮日，却为何一国有俩朝廷，皇家既食我家赋，何时为我拨乌云！

唱至此戛然而止，一群看客木雕泥塑般都听怔了。康熙浑身浸出虚汗，背若芒刺躁痒难忍，好一阵才定下心来，回身拍了拍周培公肩头道："周先生，借一步说话。"又回头吩咐图海："这个女孩子敛过钱，叫她到茶园来再给我们唱一段。"

周培公正满心凄楚，被这一拍惊醒过来，回头见是跟着看扶乩的少年，便问道："足下何人，找我有事吗？"迟迟疑疑地跟着康熙来到茶园。

"我姓龙，叫德海。"康熙让周培公坐在对面，叫伙计沏过两碗茶来，笑道，"适才在正厅里见足下才高八斗、诗压群英，不胜仰慕。特请过来一叙，望不见弃。"周培公自嘲地一笑道："我不是什么八斗，是个文丐；他们也不是群英，是一伙文狗而已！那算什么诗，一火焚之的好！"康熙诧异地问道："为什么呢？"

"诗言志、歌咏言，"周培公苦笑道，"我的一百首诗，不及这小姑娘一首俚曲！"说至此，他痛心地低下了头道："方今天下多事之秋，正是英豪拍案而起、建功立业之时，我却拿几首酸调子与下流斗方名士角逐胜负、换饭吃，这是什么格调？想起来懊悔不迭，哪里就配龙兄仰慕呢？"

康熙万想不到他如此自责，倒觉不安，又无可安慰，便问道："你今科会试为了什么被黜的？"

"惭愧，犯了圣讳。"周培公看了一眼康熙：不过十七八岁吧，神态

安详，举止落落大方，穿一件灰府绸截衫，普普通通的旗人打扮，只不知他为什么问这个话。周培公见康熙似乎并无恶意，便叹道："文章憎命，只多了这么一点[6]，有什么办法？"

康熙不禁一笑，便道："这试官也太不通情，帮着把那一点贴了不就罢了？"周培公道："当然也有那么干的，那都是有头脸、有门路，下面打点过的，我没那个本事，也不屑于这么干。"康熙便道："这也是真的——不过你身怀万金之书为什么不用呢？"

"万金之书！"周培公问道，"什么万金之书？"

康熙盯着周培公，意味深长地说道："收信人明珠乃是当今天子驾前宠信近臣，言必听、计必从；写信的伍次友乃天子布衣师友，一语有九鼎之重。等闲督抚大臣还难得他一封荐书呢！这样一封紧要书信，你为何不投呢？"

周培公吃惊地抬起头来，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伍次友的真实身份，但不晓得这个年轻人何以知道得如此详尽，想了想笑道："大丈夫取功名当光明磊落，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我岂肯以七尺之躯，向权贵折腰？"

"唔。"康熙若有所思地笑笑，"你这份志气诚为我辈读书人中之佼佼者了——方才在厅上扶乩，听你说来，好像你不但能文，武事必也是好的？"

"拔山扛鼎我是不能的。"周培公说道，"但我自幼熟读兵书，观天象、明地理、识风角、用奇门，确也略知一二。"

"先生学了屠龙术，却无施展之地。"康熙听他口气大，略带揶揄地笑道，"岂不有些文不对题？方今天下太平、四海归心，并无刀兵之事呀！"

"太平？"周培公呵呵大笑。

"你笑什么？"

"北有罗刹掠地烧杀，西有葛尔丹勾结青藏，擅自称王，南有三藩离心离德，东有台湾骚扰海疆，天子政令不出江北，登京华之城瞭远，

四面烽烟缭绕、八方画角悲凉，此内忧外患之时，何来‘太平’二字？”

康熙听着，俯首略一思量，随即大笑道：“照先生如此说来，天下一统局面已经无望了？”

“不然。”周培公反驳道，“还有另一面，方才那个小姑娘唱得好，并不愿天有二日、民有二主。民心即是天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百姓盼着有个好皇上，也并没有华夷之分，百姓们厌倦战乱、苦割据，此乃大势之所趋。从此观之，三藩胆敢违天心，殄灭他也只是数年中的事。”周培公一边说，康熙一边点头，见周培公伸手取茶，料是口渴，忙道：“请用茶——”正想再往下问，却见图海匆匆进来，向康熙耳语几句。

“混账！怪道你在外边这么久！”康熙听周培公说话已经入了神，全忘了自己是微服出访的皇帝。此时听图海奏说，刑部竟指令顺天府来拿小红，不禁大怒，厉声吩咐道：“叫他给我爬进来！”说着一按桌子便起了身，因桌子不稳，一个细瓷盖杯“砰”地落在地上跌得稀碎。

顺天府尹真的四脚着地爬了进来，这一来惊动了茶园里的所有茶客，一个个惊得变貌失色。四周守护的侍卫魏东亭等见康熙已经露了身份，便忙不迭张罗布置防卫、驱赶闲人，索额图和明珠便守在茶园门口候旨。看着头戴四品青金石顶子的顺天府尹伏着身子直爬到茶桌跟前，周培公惊得脸色雪白、瞠目结舌，直到那府尹报告：“万岁，奴才夏侯俊叩见！”才醒悟过来，忙退后一步也伏下身子叩拜，口里呐呐说道：“周培公不知圣君驾临，语多狂悖，请万岁降罪！”

“都起来说话吧！”康熙此时也已觉得自己失态，平静了一下才道，“夏侯俊，谁让你来拿人的？”

“回万岁的话，”夏侯俊战战兢兢答道，“这是刑部和礼部理藩司会同宪令，说有民女阿红投状诉冤，被驳下去后不肯回籍，在京弹唱小曲，秽言惑众，令奴才拿她解送回籍……”

“秽言惑众？”康熙冷笑一声，“真正秽言惑众的你们一个也没有拿到，却在一个弱小女子身上抖威风！朝廷养你们这些酒囊饭袋何用？——让小红进来！”

夏侯俊吓得大气儿不敢出，一迭连声地躬身称是。

小红进来了。这个女孩子十分聪明，已经猜出上边坐着的这个年轻人来历不凡，肯定比刑部的老爷们官大，便款款敛衽朝上深蹲两个万福，说道："大人传唤小女，不知要听什么曲子？"说着，见桌上茶汁淋漓，忙上前仔细揩干，捡起地上的碎瓷片，把茶桌腿支稳了，说道："这好比康熙爷的江山——让它稳稳当当才好……"

"你……说什么？"康熙激动得声音发抖。

"小女说这茶桌支好了，就像康熙爷的江山，稳稳当当。"小红一口杭州话说得咯巴琉璃脆，听起来十分悦耳。

康熙立起了身子来回踱步，他已经不想听什么小曲了。这句话听来，比内务府畅音阁供奉们奏的黄钟大吕钧天之乐还要好听一千倍！在青砖地上橐橐走了几步，康熙停步问道："你家是务农的？"

"嗯。"小红低声答道，"共五亩地。二亩茶，三亩田。"

"你的曲子唱的很不错。"康熙说道，"都是真的么？"

"句句都是真的。"小红张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说道，"民女已经家破人亡，没有什么害怕的，又何必说谎骗人？"

"杭州府为什么拘押你的叔叔？"

"案子不结，他们不肯放人。"

康熙深深吐了一口气，又问："你来京控告，三法司都处置不了，为什么不去击登闻鼓？"登闻鼓设在西长安街，专为百姓有冤部告不准时，叩阍告御状用的。小红听了沉默良久，说道："告御状民女不敢。"康熙奇怪地问道："那又为什么？"

小红眼睛一酸，眼泪扑簌簌落下，半晌才道："奴已经想开了，凶手在五华山，朝廷也拿不住，小女去皇帝老子那里告状，就是准了民女的状，也要流徙三千里，我的老祖母怎么活呢？"

康熙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这个小红年纪虽幼，忠孝心俱全，她的冤案自己做天子的却办不来！思索了一会儿，康熙又问道："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卖唱？"

“奴要挣一些盘缠回江南。”小红答道，“再说，唱唱苦情，心里也好过些……这是北京，说不定皇上听到小女的曲子，早些儿为小女做主。”

“他已经听到了。”康熙的声音有些沙哑，回头吩咐图海，“叫索额图进来。”

“这个女孩子要回杭州。”康熙对索额图说道，“你派人用船妥送回去，告诉浙江臬司，若有人难为，加害于她，惟他们是问！”

“喳！”索额图忙答应一声，见康熙没别的吩咐，便对小红道：“走吧！”

“慢！”康熙手一摆，见墙角一张小桌上有专为客人备的文房四宝，便过去提笔写了一张字，取出随身小玺盖了，递给小红，说道：“你回去生计也不容易，这张纸你带回去给杭州县令，免了你家赋捐，叫他再资助你们些，就好度日了。”

“小女不识字，那小曲都是请人编的。”小红接了纸条，颠来倒去地看着，说道，“这纸条能派那么大用场？”

“管用！”康熙哈哈大笑，连那个倒霉的知府也忍俊不禁地偷笑了。

“侬真是好人，侬叫啥名字？告诉我，我回去给侬立长生牌位！”

“侬回去就知道了。”康熙学着小红的口吻笑道，“侬说得很对，朝廷眼下也办不了侬的案子，不过一定会给侬办的——也不必立什么长生牌位，办完了，我到江南侬家做客时，把侬家的好茶请我吃一杯，好么？”

眼见索额图带着小红出去，康熙转过脸问夏侯俊：“这就是你说的秽言惑众？下去好好想想，你自己告诉吏部，罚俸半年！”夏侯俊没料到康熙的处罚如此之轻，先是一怔，忙又喏喏连声答应着去了。

“你既自称知兵，朕可是要考问你一下了。”康熙示意图海在旁边坐下，正色对周培公说道，“你就站着答话。”

“是。”周培公躬身答道，“臣不曾自言知兵。兵者，凶也，至危至险之道，岂可轻言知兵？赵括、马谡熟读兵书，言兵事滔滔不绝，虽赵

奢、诸葛不能难之——卒骈死兵败，遗千古之笑。所以说战无常例，兵无成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后庶几可以用兵。”

“照你这么说，连孙子兵法也是不能用的了？”康熙诧异地问道。

“孙子兵法虽有千古不易的用兵之理，”周培公从容回奏，“但世人只读其文义，不解其精髓。敌我双方皆读此书，却有胜有败。知变则胜、守常则败，如此而已。”

“嗯，”康熙点头说道，“你说说为将之道。”

“为将之道，”周培公庄重地说道，“军火未升，将不言饥；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击鼓一鸣，将不忆身家性命……这都是通常之理。为将者代天征伐，以有道伐无道，纛旗一升，耗国家百万帑币，驱三军蹈死生不测之地，值此非常时期，应施之以非常之道。仁义礼智信，对我则可，对敌则不可。对敌当施之以暴、诱之以利、欺之以诈、残之以忍，无忠恕之可言。”

康熙听至此，插口问道：“你愿意做个什么将军？”

“臣愿为善败将军！”

“善败将军？”康熙吃惊地问道。

“对！”周培公振振有词地解释道，“善败将军并非常败将军。淮阴侯韩信、蜀汉之孔明，皆善败将军！兵法所谓善胜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终胜——小败之后连兵结阵，透彻敌情，再造胜势，比之项羽百战皆胜而乌江一战一败涂地，岂不好得多么？”

康熙不禁哈哈大笑，转脸问图海道：“你带了一辈子的兵，听听这个书生的论兵之道，有点道理没有？”

图海双目紧盯着周培公，心里佩服极了。入关前他所读过的“兵书”就是一部《三国演义》，并未接触比较高级的军事理论，周培公这番分析使他明白了不少萦绕在心里的疑问，听康熙问，忙道：“周培公所言皆是用兵要言妙道。”

周培公受到鼓励，不禁大为兴奋，双眸炯炯有神，接着说道：“臣请以南方军事陈言！”

所谓“南方军事”不言而喻是指三藩，康熙原本打算启驾回宫，不由又坐了下来，笑道：“这里议事倒比宫里缜密，你放胆奏来！”

“国家一旦南方有事，会怎样呢？”周培公双手相合，沉吟着说道，“臣以为将以岳阳、荆州或南京为决战之地！”

“你说详细！”康熙将椅子朝前拉了拉。

周培公的目光好像穿透了墙壁在遥视远方。“如叛兵调度得方，那他们就会以岳阳、衡阳为根本之地，夺取荆襄，东下南京，水路沿运河北上，陆路由宛洛插向中原，会师于直隶。但现在看来，他们未必做得到。叛军中骄兵悍将居多，心思不齐，指挥不一，民心不从，这样的如意算盘打不好，臣以为他们只不过想划江分治而已。”

“我当以何策应付？”康熙的目光深不可测，幽幽地审视着衣裳褴褛的周培公。

周培公一笑：“倘若真的如此，主上当以湖南为决战之地，同时沿长江布八旗劲旅，稳定北方局势，以江西、浙江为东线，以陕西、甘肃、四川为西线，割断敌军联络，倾天下之力各个击破——此跳梁小丑，敢不束手就擒？”说到这里，周培公略一顿，又道，“当然，要剿抚并用，恩威兼施。打仗的事，本来就不单是两军矢石交锋啊！”

康熙听得既紧张，又高兴：今日此来可谓不虚此行，略一沉思，笑道：“你且退下，到外边叫明珠和索额图进来。”

见周培公挑帘出来，索额图和明珠便知议事已毕。明珠方才已经打听到，这个姓周的拿着伍次友的荐书却不肯来投自己，窝了一肚皮的气，听到周培公传旨，一边向里走，一边嘻嘻笑道：“周先生，恭喜呀！此番邀了圣恩，可以大展鸿图了！”索额图打量了周培公一眼，他欣赏周培公不附权贵的风骨，却甚疑他是个哗众取宠之辈。半晌才对明珠道：“咱们进去吧。”周培公哪里晓得这两个天字第一号宠臣的心思，只笑笑没言语。

不一时，明珠便出来传旨：“赐周培公进士出身，赏兵部主事衔，在图海步军统领衙门参赞军事。”说着又叫过穆子煦来吩咐道：“传话给吏部，吊销李明山进士资格！”

对于这后一条旨意，不但明珠，连图海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回宫路上，图海嗫嚅了半日，终于说道："主上，李明山虽言语冒犯，念其不识圣颜，似可……"

"这个不必说了，"康熙笑道，"朕岂是无器量之主？李明山站在那里那么长时间，他脚下踩了一枚测字先生遗落的钱，你看见了么？"

第十九回　乾清宫争议撤三藩　牛街寺访民解疑难

端阳节后第三天，魏东亭和明珠奉诏入宫，刚在午门下轿，便见穆子煦从里头迎了出来，笑笑道："请二位快点，皇上今儿来得早，尚未进膳，群臣会议只怕已经开始了。"两人各自惊疑：事情何至于如此紧迫？

这次朝会到的人很多，殿侧靠墙一溜矮几上坐着杰书、遏必隆、索额图和熊赐履，还有二十几个部院大臣坐在木杌子上，都设有茶几，一个个正襟危坐，一语不发地盯着康熙。魏东亭逐一打量，除了朱国治、范承谟和户部尚书米翰思较熟识外，其余的只有见面点头的交情。明珠却都认识，只不便说话，站在旁边一个一个地用目光打招呼致意。康熙今天穿得很齐整，戴着白罗面生丝缨冠，穿着酱色实地纱袍，套着石青蓝地纱褂，一条金镶三色马尾纽带紧紧束在腰间，正在阔大的乾清宫御座前来回踱步，青缎皂靴踩在水磨青砖地上发出橐橐的声音。一回头见明珠和魏东亭还站在那里，他只点头说了句"坐下吧"，便不再理会。

"除了遏必隆和米翰思，都不赞同撤藩。"康熙忽然停住脚步，目光炯炯地盯着熊赐履问道，"你熊赐履学坛领袖，每日讲的三纲五常，你说说，养痈遗患，日后恶疾大发，刀兵四起，还怎么个'君为臣纲'法？"

熊赐履不安地欠了欠身子，答道："臣不是说三藩不该撤，但该撤是一回事，能撤又是一回事。国家如今元气未复，骤然下旨撤藩，如生不测之变，筹饷便是一个绝大难题，兵源也欠缺，怎么应付呢？"

"万岁！"索额图接着熊赐履的话音说道，"三藩如今虽自成门户，却不见叛逆实迹。当初朝廷与吴三桂杀马盟誓，让他世守云南，如今无端下诏撤藩，怕引起朝野非议——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忽然觉得自己说得有些不恰当，结结巴巴勉强把最后两个字挤了出来。

"唔？"康熙并不在乎索额图的刻薄话，沉着脸问道："无端撤藩——你是这样看的？你讲讲，吴三桂每年从西藏私购一万匹马仍不敷用，又暗地到内蒙征马，这做什么用？他库中兵器已能装备七十万人，为什么还要日夜铸造？朝廷官吏都派不到南方，江南不说，直隶、山

东、河南、安徽有多少是部委的官，有多少是西选的官，方才吏部尚书都讲不清楚，到处都是西选官！这些人在底下胡作非为，朝廷竟无法节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竟是一句空话！”说至此，康熙显得很激动，至龙案前端起一杯凉茶咕咕一饮而尽，又冷笑道：“想不到诸臣工枉食朝廷俸禄，竟比不上一个十二岁的卖唱民女有见识，实实令朕寒心！”

这番话声色俱厉，大殿中顿时鸦雀无声。索额图头上渗出一层细汗来。

“万岁圣明！”明珠见索额图狼狈，心里暗笑，身子一挺朗声说道，“如今鳌拜内患已除，内外臣工，无不仰望主上再振天威，一鼓尽收全功，天下百姓厌憎割据，盼撤三藩如大旱之望云霓，此时不撤，更待何时？天心民心所向，臣料吴三桂不敢违抗。”

“不见得！”熊赐履冷冷说道。明珠这个话与今日开议时米翰思的话如出一辙，熊赐履很讨厌这种空泛的议论，便接口大声说道：“明珠面谀当今，此乃小人行径！方今天下百废待兴，元气并未恢复！自古一夫倡乱、万民受难、社稷遭殃的事情史不绝书，难道我们可以置君父于不顾，孤注一掷？”

“明珠的说法不无道理，不能说是面谀。”遏必隆挤了挤眼，干咳一声说道，“撤藩确是民心所向，这个藩不撤掉，民不得安，国不能治呀！”他忽然想起前年漕运粮食在固安遇到那个怠慢河工的知府来，想想不是说这事的时候，便吞了回去。

“臣以为熊赐履的话对，还是要以德服人。”忽然有人大声说道。明珠瞧时，却是大理寺卿魏象枢在说话，“吴三桂前明时不过是一个总镇的前程，至危关头才封了个伯爵，我朝待他恩深似海，岂能不思报效？”明珠正想反驳，旁边的魏东亭发话道：“魏象枢未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你能保吴三桂不反？”

“要撤也须有万全之策！”熊赐履涨红着脸顶了上来，“《易》经有云，君不密失其国，臣不密失其身！万一事有不虞，置宗庙社稷于何地？目下粮食仅能支用两年，存银也不足……”

“熊大人！”米翰思不等熊赐履说完，抢上去截住了，“我户部有钱买粮，可以支用五年！况且主上又不是说今日就撤藩，而是要即刻着手

准备撤藩，倘再有二年时光，我还可再积一年军饷！”

此话既出，殿中诸臣不禁窃窃私议。康熙也不禁愕然，转脸问米翰思：“去年地震修殿，你不是说没有钱嘛！”

“回万岁的话！”米翰思起身一躬又坐下，大声答道，“万岁此时说修殿，臣还是没钱！”索额图也起身说道：“请万岁治米翰思欺君之罪！”

朱国治和范承谟都是外官进京述职的，还是头一回参加这样的御前会议，见大臣们争得面红耳赤，言语尖刻，惊得背上一阵阵出汗。对米翰思如此强项，正担心康熙大发雷霆，不料康熙突然纵声大笑：“国家有此良臣，朕有何忧？张万强，让内务府记档，米翰思赏穿黄马褂、赐双眼花翎！”

黄马褂倒也罢了，双眼花翎在清初却是极为难得的殊荣。乌里雅苏台将军因功晋封侯爵，情愿爵位不要，请赐双眼孔雀花翎，格于部议，朝议到底没给这个面子，如今米翰思无尺寸之功，仅积了数年军饷便受到如此青睐，大臣们不禁发出一阵钦羡的赞叹。米翰思激动得满面潮红，伏在地下重重叩头道：“万岁恩典，臣受之有愧，二年之内若不能再筹一年军饷，情愿纳还万岁赏赐！”

“方才熊赐履讲的‘事有不虞’，朕也明白。你熊赐履没读过《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朕决策撤藩乃为天下社稷，生死置之度外。惟天下大权，一人操之，不能旁落。藩是要撤的，朕意已决。”康熙侃侃而言。庄重地坐回龙椅，按照自己改定了的“撤藩方略”的思路说道，“诸大臣自今想事办事都要依着这个宗旨。当初西汉七国之乱前也有过类似今日的争议。你等为君国社稷之大事互有歧见，无论对与不对，朕概不降罪。索额图、熊赐履等所言亦有可取之处：撤藩前，必须做好周密准备，不可鲁莽行事。国家无平叛之力，就不能轻易下诏撤藩。”

“万岁！”熊赐履听了康熙这番话，心里受到极大震动，起身伏地叩头道，“前日，吴三桂曾奏请辞去云贵两省总管之职，主上何不允了他的奏议，先作一番试探。”

“嗯，好！”康熙很满意熊赐履的这种气度，虽不同心，却能协力办事，遂含笑点头道，“朕允你所奏，即日即可颁诏。”说着，便大声对纷

纷下跪辞朝的官员说道，“就按今日议定的，朱国治赴云南任巡抚，范承谟调任福建巡抚，陛辞后即日启程。其余各部司衙门退朝后各拟本司应办公务的条陈奏来，你们跪安吧！”

殿中人退尽了，显得空落落的，斜照的日影从洞开的门中一直照进殿内，康熙忽然觉得有些寂寞，猛地想起自早晨在皇后那里用了点心，到现在尚未进膳。他不觉暗自好笑，在门口融融的阳光下舒适地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腿脚，远远望见户部主事何桂柱双手抱了一大叠文书要送往文书房，便笑着叫道：“何桂柱，你过来！”

“哟！”何桂柱正低着头走路，不防有人叫，抬头见是康熙，忙笑着过来，“是主子爷叫奴才，奴才这眼越发的不济了！”忙将文书送至案上，回身过来又是打千儿，又是磕头，“奴才怕有半年没给主子请安了！瞧着主子身子骨儿倒挺硬朗，只是眼窝儿怎么有点抠凹？便是事忙，也得珍惜才好。”

康熙打量着这个际遇不凡的悦朋店老板——头发虽然已经半白，却又比先前发福了许多，红光满面，穿着一色儿新的六品服色，显得挺有精神——一边听他唠叨一边笑道：“如今做了官了，先前的手艺可还办得来？九年前头一回到你店里，你正给你的伍二爷办酒送他入闱，朕品尝过你的清蒸甲鱼，可还做得出来？”何桂柱听了一怔，忙又笑道：“万岁爷这份记性奴才算服了！奴才做了一辈子食膳，哪里就丢生了？万岁爷既想着好，奴才这就再办一席！”康熙听了，转脸对侍立在御座前的穆子煦笑道：“你们从早晨立到这会儿，也累了，都下来松动松动——派人叫图海递牌子进来，朕还有事吩咐。”又笑着对何桂柱道：“朕今日赏乾清宫侍卫共进御膳，你下厨指挥，拿出手段来，不要叫那些黑心厨子拿温火膳来对付，办完了差你也来！”

何桂柱笑嘻嘻地答应了一声，一颠一颠地去了。康熙半躺在御榻上闭目养神，明珠和穆子煦、狼瞫、犟驴子还有素伦等几个新进侍卫在丹墀下大金缸旁活动着手脚，随便扯谈，只有魏东亭不入群，钉子一般站在殿旁守护。

“奴才图海奉旨见驾！”康熙正要矇眬入睡，忽然听到殿外有人洪亮地叫了一声，睁眼看时，图海戴着起花珊瑚孔雀翎顶，穿着九蟒五爪袍子，缀锦鸡补服大步入殿，一甩马蹄袖跪了下去，“奴才恭请圣安！”康熙忙坐起来笑道：“起来吧——本来等着用膳，不防睡着了。”图海正要问召见何事，何桂柱就闯了进来，打千儿笑道：“御膳已经备齐了，摆

在东厢配殿里，侍卫们都候在殿外等着万岁爷呢！”

“皇上尚未用膳，”图海忙退立一旁，说道：“奴才这边等候着就是了。”

“朕还是有点不放心。”康熙沉吟着说道，“你都布置好了？周培公怎么说的？”图海躬身答道：“周培公前日请假，说到烂面胡同去办点事，没有和他计议——京师近畿十二处清真寺院，共分派了五千四百余人，先攻下牛街清真寺，放火烧掉它，其余十一处以火光为号，一齐动手，今夜可将造反回众一鼓荡尽！”

何桂柱原不大留神，听二人说得如此严重，见图海满脸杀气，肌肉一抽一搐，顿时吓得心里直跳。

“很好，”康熙平静地说道，“只是朕心里到底不踏实。说是回子们造反，只是听了些谣言，实据不足啊！他们夜聚明散已经十几日，难道不怕朝廷知觉么？”

“回万岁！”图海身材并不魁梧，说起话来却像铜钟，“朝廷屡颁明旨，民间不许聚会议事，回民们应该知道。就凭这一点，剿杀他们也不过分。何况他们夜夜如此——”话没说完，何桂柱忽然惊呼道：“老天爷！主子爷和图大人都说些啥子哟——回子们是在做礼拜！”他的脸都吓白了。

“扠出去！”康熙冷不防被他吓了一跳，见是一个六品职官失惊打怪地插言国家大事，不禁勃然变色，“这里有你说的话？”魏东亭在殿口听见康熙发怒，忙进来一把推了何桂柱就往外走。

“回来！”康熙忽的若有所思，一摆手厉声命道。何桂柱几年前是天天见康熙的，却不知康熙发起脾气来如此吓人，早吓得浑身筛糠，哆嗦着转回身来跪了，哭丧着脸道：“奴……奴才该……该死！”康熙见他吓得可怜，等他神定了才缓缓说道：“这一回恕了你——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做礼拜？”

“奴才的妈就在回教。”何桂柱的魂魄这才归了窍，说话流利了一些，“奴才小时候常跟着去清真寺。主子爷方才说‘夜聚明散’，那是他们教里规矩，连着十几天了，那必定是过斋戒月！”

“什么叫斋戒月？”康熙和图海都是一怔，对望一眼。康熙又道：“你不要只管磕头。”

何桂柱抬起头来，额前已是乌青一片，苦着脸笑道：“那里头的规矩多得记不清。说白了，就跟咱们过年差不多。”

原来回历十二月叫做斋戒月，最容易引起外人猜疑。一入斋戒月，回民们以启明星为准，白日就禁了饮食，一直到晚间日头没了才吃饭做礼拜。回族只虔信穆罕默德，并不像汉人见神就拜，有什么事求什么神，就是不能去清真寺，每日在家也要做“霍甫摊”晚礼，十拜穆罕默德。每逢斋月，必须每晚都到清真寺听经布道，做“天爷回拜”、“特拉维汉”，从十拜一下子增到二十四拜，直到深夜才回家吃饭。外头人不明就里，见他们做事如此鬼祟，哪有个不疑心的？何桂柱连说带比划，好半天才算说了个大概：“……如今万岁爷要捉拿这些人，那不是天大的冤枉？到了回历腊月二十八夜，是穆罕默德上天的日子，二十四拜外还要再加一百拜，身子不好的，拜死了的都有呢！”他语无伦次地讲了一大通，用手抹了抹嘴边的白沫，大瞪着眼瞧着瞠目结舌的康熙。

“请万岁爷定夺！”图海也有些心慌，兵马早已出发了，只要火起就一齐动手，此时若要变更便须要逐一通知。不然，如果哪里不小心失了火，就会千万人头落地！

“就算你何桂柱讲的是真情。”康熙深感事关重大，拍拍脑门又问道，“朕在北京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听说过这事？斋戒月也罢，过年也罢，偏偏到康熙十年才听说，这也真奇了！”

这确是实情，何桂柱瞪着眼苦思半晌也不得明白，只好叩头答道：“奴才的话句句是实。只是为啥这些年都不过斋戒月，偏今年就过，奴才也不知道。”

“朕肚饿了，”康熙掏出怀表看看，已是申牌时分，也就立起身来对图海道：“半道上杀出程咬金来！叫小魏子派人传旨：各路进剿清真寺的兵马一律听候号令再动，原定火起为号作废！用过晚膳，朕要亲访牛街礼拜寺。图海也跟着去。”

因为有事，原来准备高高兴兴的一餐御膳进得匆匆忙忙。图海和魏东亭变尽了法子想劝阻康熙去牛街，康熙只是付之一笑。末了起身来还拍了拍何桂柱的肩头道：“要是你说的都是真的，你今日真是功德无量

了！”说着便命更衣，换了一身灰绸袍，头上戴一顶青毡帽，解下腰间槟榔荷包来，顺手丢给何桂柱道：“这个赏你！”又转脸对图海笑道，“叫魏东亭给你打扮一下，这么翎顶辉煌去清真寺，明儿北京便又要出新闻了。”

初夏之夜熏风花香醉人，牛街上的人熙熙攘攘，叫卖饺子、馄饨、京点、烤鸭、烧鸡、烤饼、牛羊肉汤的声音比赛似的此起彼伏，还夹杂着小孩子的摔炮声和追逐打闹、捉迷藏的嬉笑声，呈现出一片太平景象，谁也意识不到这中间还有什么凶险。但图海和魏东亭两个人心里却直犯嘀咕，虽然后头有穆子煦一干几十个侍卫扮了百姓跟着，谁能想象几千回民暴动起来是个什么样子，又如何确保这个执拗的青年皇帝能安全脱身？魏东亭负着卫护康熙的全部职责，更是愈想愈怕。一阵和煦的微风吹来，康熙高声赞道：“好风！”魏东亭却打了个寒噤。

“老伯，到寺里做礼拜么？”图海和魏东亭正想心事，忽听康熙问道。抬头看时，是个精神矍铄的老人，银须白发，头上戴着回族老人常戴的白布帽，只散穿一件半截白衫，背着手一蹶一蹶地走着，康熙已和他搭上了话。

“是啊！”老人点头笑道，“娃子们性急等不得，天一麻麻亮就出去了。我上岁数了，和他们比不得。”

“老伯家里几口人？”

“我？”老人呵呵一笑，伸出手来一亮，又翻了两翻，“十五个！都急着去了，还不是早去早安生，惦着家里那点油货——你这小郎君，过节的东西都齐备了吧？”

“差不多了……”康熙迟疑了一下，含含糊糊地答应道。

“不容易啊！”老人抬脸望着越来越近的清真寺大拱门叹道，“今年总算过个节……打从顺治爷坐北京，算来快三十年了，前头几年闹兵荒，后头几年年成不好，夹着鳌中堂一个劲地圈地，真邪门了，一天安生日子也没有！这总算熬出点头来了——再折腾几年呀，像你这么大娃子怕连开斋节咋过都不知道了！这真托了安拉和康熙爷的福了！”

原来如此！康熙一下子愣住了。魏东亭和图海也都心里雪亮，有些惭愧地互望了一眼，正待劝康熙不必再进清真寺，不防康熙猛地返身一

把攥住魏东亭的手臂，低沉地惊呼道："虎臣，你瞧谁从那边过来了！"声音竟慌得有些发颤！

魏东亭顺康熙目视的方向注目一看，也是大吃一惊——对面六七个人一边闲谈一边走，中间簇拥的，竟是在固安县客店里与李光地、陈梦雷对猜谜语的杨起隆。他出的谜底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因此，康熙对杨起隆的印象特别深，他当时那阴阳怪气的神情至今仍能忆起。杨起隆的穿着十分鲜亮，正在一群人簇拥下，向牛街寺走去。

第二十回　假康熙大闹清真寺　真皇帝智斗三太子

这个翩翩公子正是在五华山与吴三桂会面、自称为朱三太子的杨起隆。他在江北、山左一带以“少主”身份巡视了钟三郎在各地的香堂后，返回了北京。

其实，他的本名叫杨起隆，父亲杨继宗原是前明熹宗时左副都御史杨涟的远房侄儿。杨涟因弹劾魏忠贤被捕下狱，偌大的杨氏家族死的死逃的逃。杨继宗化名朱英出走，遍游大江南北，结识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挣得百万余贯钱的家产。崇祯初年杨涟的冤狱平反，杨继宗返回北京。他以大量的金银财宝贿赂了周贵妃的堂弟周全斌，很快就得到一个光禄寺司库主事的职位。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城。深夜时分，崇祯皇帝撞响景阳钟，召集百官入宫。待杨继宗飞骑赶进紫禁城时，侍卫、锦衣卫、太监、宫女的尸体横七竖八到处都是，血腥味扑鼻熏人。此时崇祯已经杀死了公主、皇子和近侍宫女皇妃，逃到煤山去了。

要不是杨继宗见多识广，见了这些尸体准会被吓傻的。他在宫中像游魂一样穿行，突然被横着的一具尸体绊了一跤，被摔出五六尺远，两只手也被擦破了。方欲起身，又发现这死者的怀中竟抱着一个小木盒子，十分精致。当时他也顾不得打开细瞧，便抱起来，连夜赶回乡下。

回到家里就着灯光打开看时，杨继宗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里边竟有一方盘龙金钮玉玺！玉玺下有一块黄丝绢帕，上面画着弯弯曲曲的线条，这是一张藏宝图。绢帕的左下角有密密麻麻的小字，加盖着洪武皇帝的玉玺。近三百年的东西了，看着还像是全新的。

杨继宗前后想想，明白了，这是几个人为争这个木盒子而丧生的。

杨继宗死后，这张图和玉玺就落在了杨起隆手中，成了假冒“朱三太子”的凭证和资本。这个“少主”对这次巡视结果相当满意，仅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四省，香众信徒已有二百余万。

在乾清宫议定围剿造反回民，以牛街礼拜寺火起为号的消息，当天

下午便由内务府老黄敬派人传送了出去。听到蓄谋已久的计划就要实现，杨起隆兴奋得心脏噗噗直跳——天下回回是一家。朝廷在北京惹翻了回民，满天下的清真教徒都会成为康熙的敌人，那该是怎样一个快心畅意的局面！

吃过晚饭，杨起隆便带着周全斌的公子周公直、齐肩王焦山、阁老张大、军师李柱、总督陈继志、提督史国宾等人前往牛街清真寺观火，以便见机行事。

杨起隆见到康熙，先也是一愣，随即满脸堆笑地向康熙双手一拱，说道："龙公子，固安县匆匆分手，转眼间一年有余，不想今日在此再次相逢，真乃三生有幸！"

"呀，是杨老板？"康熙故露惊讶之色，一边还礼，一边对魏东亭道："可还记得这位杨老板么？"说罢，又指着图海介绍道："这一位是敝店分号的金掌柜，店就开设在菜市口。他有一套拿手的红白案，请多多光顾。"

魏东亭听了，十分好笑，想不到康熙竟有如此机变的才能，说出的话倒真有个小老板的味儿，便也随着康熙应付道："幸会，幸会！当然记得，杨老板有一肚皮的学问，出的谜儿竟吓走了两位年轻秀才。"图海也顺势应酬道："久仰，久仰！往后敝店的生意请多多照应！您也是来做礼拜的？"

"做啥子礼拜哟！"杨起隆呵呵一笑，"来瞧热闹呗——一同进去吧？"

"您请先进，"康熙狡黠地眨眼笑道，"我们还要随喜随喜，顺便等几个人。"杨起隆只好拱手作别，带着从人先进去了。

康熙装作闲逛，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在四个大拱门边来回游荡，直等后头穆子煦一干侍卫赶来，才带着图海进去。里边的涤虑室、长老坟、元明碑亭、邦克楼、望月楼……都挂上了各色彩灯。康熙进来后，便挨次看去，见魏东亭亦步亦趋在身后紧紧地跟着，遂压低了嗓子厉声斥道："你老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去告诉他们，预备着厮杀！"说着目光如电地狠狠瞪了魏东亭一眼。图海身经百战，杀人如麻，从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可他这一次从康熙那双黑晶晶的瞳仁里感受到令人胆寒的锋芒！康熙见他惊讶，淡淡一笑说道："你不知这里头的情由，这位杨老

板来头大着哩！如果热闹瞧不上，他兴许就会造出点热闹来。”说完便向正殿走去。

这是个高大宽广的礼拜大殿，十八根立柱中间铺满了大红毡垫，白色布帷遮了内廊两厢，专供女教徒在里边做礼拜用。殿内殿外足足跪有两千人。康熙进殿后左右张望，哪里还找得到杨起隆的人影儿，便也跟着大家跪下。图海、魏东亭、穆子煦、犟驴子、狼瞫一干人也跟着挤了过来，跪在康熙的附近。

“台斯密！”有人大声说道，嗡嗡嘤嘤的人声顿时静了下来。康熙从人缝里望去，一个身着红衣长袍的长老站在雕满了汉文、波斯文的经坛前，手里捧着一本《古兰经》，开始大声地背诵起来：

> 俩依俩海，音兰拉乎，穆罕默德，素伦拉希！

长老背诵一段，翻译一段：

> 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使者！

“乎图拜！”经坛上长老背诵一段后又翻译道：

>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我证万物非主，惟有真主；我证万物非主，惟有真主！我证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我证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快来礼拜呀！快来礼拜呀！快来成功呀！快来成功呀！

那长老双手举了起来，有点神经质地抖动着，翻译得十分激动，正要再往下说时，忽然有人站起身来，冷冷说道：“你成功不了啦！”

这一声虽然不大，但是在寂无人声的大殿里却显得阴森森的，顿时惊得教徒们一怔，接着又是一阵轻微的骚动。康熙转过头来看时，说话人果然是杨起隆。图海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腰间的柔钢软鞭，向康熙投去钦佩的目光。

那长老正诵得起劲，万没想到会有人打岔，先是一惊，定下神来将《古兰经》轻轻合上，用冷冰冰的目光盯着杨起隆说道：“请你自重，这里是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神圣的殿堂！”

“没有什么不自重的，”杨起隆鄙夷地看了一眼愤怒的人群，格格一

笑说道，“你们违抗朝廷谕旨，擅自聚会布说邪道，人人都能管得！”

“原来你不是穆罕默德的信徒，”红衣长老冷笑道，“你是专门到这里来捣乱的！”说着脸色一变，对跪在前排的年轻人厉声喝道：“执行真主的意志，把这个邪恶的人撵出去！”几个精壮汉子听到红衣长老发了话，“唿”地立起身来就要过去动手。杨起隆从容一笑，将泥金扇子“哗”地一声打开，悠闲地扇了两下。他的身后也“唿”地站起一片人来，足有二三十个，都是辫子盘顶，腰掖匕首。

最前头的是杨起隆的护驾指挥朱尚贤，见几个青年扑过来要推抓杨起隆，便一把将杨起隆拉到身后，自己挺身出来，朝年轻回民劈脸便是一巴掌，打得那个年轻人嘴角流血，倒退了几步。

“不许打人！”满殿的回民齐声吼道。两厢妇女们已沉不住气，纷纷向外逃走。红衣长老大喝一声：“都不许动！”人们立刻又安静跪了下来。长老问朱尚贤道：“你是什么人，为何在这里撒野动武？”

“我是当今康熙万岁爷驾前的一等侍卫，钦命善扑营总领魏东亭！”朱尚贤身子一挺，骄傲地昂着头，把一份札子隔着人头甩了过去，冷冷说道，“瞧瞧怎么样，能管教你们不能？”

跪在康熙身旁的魏东亭顿时气得浑身发抖，朝康熙瞟了一眼，见康熙不动声色，只得压下火气，静候命令。

“这里是清真寺，”听说是皇家官差，长老缓和了一下口气，解释道：“我们穆斯林正在过斋戒月，背诵经文，祈祷真主保佑，赞颂太平盛世，并没有越轨行为，不劳长官干预！”

“诵经？”假魏东亭冷笑一声，说道：“你说的那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岂不是连皇上也‘非主’了？”

那长老听了，十分气愤，便反驳道：“长官这话不对，‘万物非主’，皇上不是物，佛经上讲四大皆空，岂不连皇上也空了？怎么太皇太后老佛爷还信佛呢？”

“这奴才好一张利口！”杨起隆笑顾身后一个侍卫，吩咐道，“犟驴子，还不将他拿下！”

那假犟驴子走过来，便要扑向长老。

真犟驴子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也顾不上等康熙下令了，一声不响地一跃而起，几步就跨了过去，一把提起了假犟驴子，“呸”地照脸吐了一口唾沫，接着又扇了他一记耳光，咬着牙骂道：“谁裤裆烂了，露出个你来！你爷的这个名字，能是你叫得的？撒泡尿照照吧，瞧你这副嘴脸，配得上称为‘犟驴子’吗？”

“放开他吧！”康熙立起了身子，冲着杨起隆冷笑一声道，“杨老板，看来，还缺个爱新觉罗·玄烨呢，想必皇上的角色是由你来扮了？”

杨起隆朗声大笑：“龙公子，你果然聪明，朕即是——当今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怎么，你也不服？”

“哈哈哈哈！”康熙再也忍不住了，遂纵声大笑，“图海，虎臣，世间居然还真有这档子事，我若不是亲临其境，还真不会相信呢！这是一出很有趣的《双龙会》。”

“一个也不要走了！”红衣长老此时听出了眉目，指挥回民道：“将所有出口封死，赶紧去向顺天府告急！”跪在当地的回民们此时才惊醒过来，按照长老的吩咐将殿门和大门封得严严实实。杨起隆顿感形势严重，脸色一变，跟着大声说道：“不要放走了这个假皇帝！”

康熙向前迈了一步，忽然“噗嗤”一笑：“请问你今年高寿几何？”

“十七！”杨起隆显然有些狼狈，红了脸仰着脖子说道。

“好，真是个好角色！”康熙又转身向殿中的回民问道：“你们看看这位‘皇帝’像不像十七岁的人？”

这一说，大殿里的人群立刻大哗。

“不要嚷！”康熙又质问道，“你既是皇帝，总该随身带有玉玺吧？”

“朕的玉玺在乾清宫，何劳你来相问？”

“嘻！朕这个假玄烨倒有一颗随身小玺！”康熙笑着从怀中取出一方黄金图章，在烛光下一晃，熠熠生光。说着脸一沉，目视魏东亭道：“这才是真正的谋反人。”

“拿！”魏东亭见康熙暗示动手，在旁大喝一声。

一声令下，图海咆哮一声，“嗖”地从腰间抽出一根一丈余长的柔钢软鞭，“日”的一声向朱尚贤抽去，朱尚贤一下子就被扫倒。魏东亭、狼瞫、犟驴子、素伦等侍卫也狂吼一声，饿虎般扑了过去。

杨起隆见来势凶恶，挥着扇子单脚一蹬，大声下令：“放火，烧掉这个贼寺！”他身边跟从的“侍卫”齐声响应，有的扑上来擒拿康熙，有的撕掉帷布蘸油，在烛上点燃放火。灯影下两家顿时混战成一团。回民们有的呐喊着上来助战，有的便挤着往外逃，有的打、有的跑、有的叫、有的哭，如乱麻一般。

偏那红衣长老十分沉着，尖着嗓子大叫一声，高高擎起《古兰经》，“腾”地跳上讲桌喊道：“教徒们不要慌！捉拿放火人！这是真主安拉的圣坛，不准恶徒放火！”

他这一声高呼十分有效。遍天下回民最能团结御强，几十个精壮汉子由红衣长老指挥着，有的和杨起隆一伙人搏斗，有的和魏东亭一起保护康熙。回教徒们见图海的鞭子着实厉害，凡被他打到了的一个个都是半死不活，便连声赞道：“好厉害的鞭子！好厉害的将军！”那图海听了，越发性起。

杨起隆的从人虽然武艺不及图海和魏东亭，但他们也一个个精悍顽强，受伤的还咬着牙前来厮打。魏东亭和图海不敢离开康熙一步，只有穆子煦他们十几个人力战，若不是回民们助打，就要落了下风。

火渐渐着起来了，火舌爬到梁上，经坛上的地毡被上边掉下的火团火球点燃了，发出刺鼻的焦糊味，殿堂里浓烟弥漫。殿堂里实在呆不下去，图海和魏东亭一边一个夹了康熙就往外走。忙乱中图海踢到了一个受伤的假侍卫，那人“哇”地大叫一声，猛地跳起来向康熙扑来，刚挨到身边，便被图海钢钳般地扭住了，图海顿时火起——一反手，将那人倒提起来，“呀”地大叫一声，立时将那假侍卫撕成两片。康熙见他如此凶狠残忍，不由闭上了眼睛。跟着杨起隆的几个“侍卫”顿时被吓得心慌腿软，发一声喊便一齐拥出了清真寺大院。大殿上空“轰”然一声，殿堂的天棚被烧塌了，暗红的火舌伸向房顶殿廊。

犟驴子一心要寻假犟驴子的事，寸步不离地赶着打，假犟驴子被他逼得没法，便站住了笑道：“就算你是真的还不成？交个朋友嘛，何必

欺人太甚？”

犟驴子打得兴发，哪里听得进这些个，便使了史龙彪传他的丹砂掌猛推过去，口里说道：“先打倒你，再说交朋友！”

假犟驴子见他出掌厉害毒辣，忙使了一个“西施浣纱”，身子一扭躲了过去，哪知犟驴子这是虚招，进前一步一个连环鸳鸯腿向背后踢来。假犟驴子一个踉跄，未及站稳，已被犟驴子擒在怀里，正要伸出二指扦他的喉咙，魏东亭在一旁忙叫道：“贤弟，留个活口！”犟驴子狞笑一声，住了手，喝问道：

“谁的主谋？讲！”

“朱……朱三太子！”

“谁是朱三太子？”

“就是那个摇纸扇子的！”

“贼窝子在哪里？”

“……”

“嗯？！”犟驴子伸出手去，“咯嘣”一声便拧断了他的膀子。

假犟驴子疼得双眉紧攒，摇头喘息道：“不，不要这样……在，在鼓……”言犹未毕，火光中飞来一镖，穿过犟驴子肘弯，打中假犟驴子的咽喉。连哼一声也来不及，假犟驴子口里冒出黑血来，脸一歪就死过去了。犟驴子回头一看，见是那个躲在树后的假魏东亭放出的暗镖，便大吼一声跳起来，红着眼又杀了上去。

朱尚贤因受伤不敢恋战，口里打了个呼哨，十多个人聚在一处护定了杨起隆。杨起隆在火光中仰天大笑：“痛快痛快！十二处回回寺将全部化为灰烬，等着回子们和你这个真康熙算账吧！”说完十多条黑影一齐蹿上高墙，隐没在黑夜之中。

长老和回民们听了这话蹊跷，便转脸注目康熙。

“不要理他，图海，去调兵救火要紧！”康熙笑道，“穆子煦明日传

旨，着户部拨银五万交给这位长老，重修牛街清真寺！”

“万岁爷圣明！”红衣长老伏地叩头道，“有万岁爷这句话，穆斯林们便受用不尽了，愿安拉保佑圣主万寿无疆！”

康熙点了点头，从图海手上接过辔绳，翻身上马，笑道：“长老放心！你们安生过节吧！”

第二十一回　咏胡笳乐极生悲　唱山歌否极泰来

吴应熊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他的额驸府里等候火光，已有些发急了。这个地方原是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的宅子，不知这个周先生出于什么癖性把它修造得如此幽深曲折，一层层的厅堂屋宇挨次相连，最宽处也不过丈余，房与房间的夹道连个轿子也抬不过去。吃过晚饭，内务府管事黄敬和文华殿总管太监王镇邦都来见他，禀报了鼓楼西街杨起隆亲赴牛街寺“引风吹火”的消息，吴应熊听得脸上放光，心头突突乱跳。

今夜牛街这台戏，吴应熊称得上是导演的导演。整出戏的布局都是经他反复推敲后，由黄敬和王镇邦这两个双料间谍撺掇着杨起隆发动起来的。

在花厅里呆着太气闷了，吴应熊便邀黄、王二人穿过西边一个月洞门，到花园北边的好春轩去。他们在一个土台子的石礅上坐下，也不掌灯，也不摆酒，手里端着茶杯，仰脸望着天空，等候牛街方向火起。

他自信自己已经摸到了这个腰缠万贯神通广大的“朱三太子”的脉搏。自上次周全斌走后，半个月后他便接到了刘玄初的信。刘玄初因为有病，字迹写得歪歪扭扭，却是言简意赅。处置与朱三太子这帮人的关系的方略，只有十二个字：“不招不惹，若即若离，利用不疑。”吴应熊自认，这十二个字自己使用得恰到好处，甚见成效。只一年多光景，不显山不显水，朱三太子属下总香堂里已有十几个人被拉过来了。

他已经过了二十来年的人质生涯，韬晦之术运用得颇为纯熟，除了朝会，拜会寥寥几个当朝大老，他几乎每天都在家“闭门思过”。一本《易经》翻得稀烂，“韦编三绝”、“文王拘而演周易”都符合他此时此地的身份和处境。但今夜这事可以牵动大局，讲究慎独的吴应熊有点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牛街清真寺这台戏只要演得成功，几万回民今夜就要遭塌天大祸，康熙和天下回民顷刻之间就会变成生死冤家——这个杨起隆虽然貌不惊人，鬼聪明却层出不穷，真也算得上是一个天下雄杰！有了几百万回众响应配合，父王吴三桂决不至于再徘徊观望了，若能乘势起兵，等于增

加了一支生力军，何愁天下不乱？即或不能马上起兵，至少数年内朝廷顾不上整治三藩。父王六十多岁的人了，身子又虚弱，还能有几天阳寿？只要一伸脖子咽了气，朝廷能不叫他吴应熊回云南继承王位？那时候……想到这里，吴应熊端着茶杯站起身来，遥望着牛街方向，他急着要看到这场好火。

“但这一来，”一阵风吹过来，吴应熊忽然打了个哆嗦，“朱三太子便是回子们翘首景仰的首领，又该如何是好呢？”

“额驸，”黄敬坐在对面笑道，“不要急嘛，就像正月十五看焰火，是不会误了时辰的！”

“唔。”吴应熊应声答道，又自言自语地说，“图海那边不知有没有动静。”

“回额驸的话，”土台下头有人答应道，“各衙门都在过午点了兵，早已到位了。”

“是廷枢么？”吴应熊一听便知，这回话的是自己专办文书信件的清客郎廷枢，忙招呼道，“忙了一日，累坏了吧，上来一同坐坐。”

话音刚落，斜对面坐着的王镇邦忽地站起身来，像是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身子一歪往后便倒，被旁边的黄敬将他一把扶住，问道：“你心口疼的毛病儿又犯了？”

“火，火！”王镇邦只是一时激动，心疼病犯了，一手指着牛街方向，颤声惊呼，“火烧起来了！”吴应熊身子一弹跳了起来，踮起脚尖翘首瞭望。“真的是牛街，真的是火！”

虽然离得远，但夜中观火，还是十分分明的，那一晃一晃的亮光，随着五月的风摇曳着，摆动着，闪着紫的、蓝的、黄的、红的颜色，看上去多么绚丽，浓烟在空中翻滚，多么趁人心愿！

“发动了，哈哈，发动了！”吴应熊高兴得笑出声来，对着苍穹长吁了一口气，转脸对郎廷枢道，“廷枢，你是饱学之士，可还记得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第四拍吗？”

“飞马去看图海的动作！”郎廷枢没有立即回答，却向台下吩咐了一

声。吴应熊的院子里立时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人们穿梭般往来，互不交谈。二十几匹快马从马厩后的暗道里牵出去，分赴各个清真寺，和暗中观察情势的家丁接头联络。王镇邦见吴应熊把家政调治得如此整肃，不由暗暗赞叹："真是个干大事的人！"

待一切布置停当，郎廷枢才笑着回答吴应熊："《胡笳十八拍》您都背熟了，倒来问我。我却只能背诵第三拍。"说罢，微微吟道：

> 越汉国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无生，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羶为味兮枉遏我情。鼙鼓喧兮从夜达明，胡风浩浩兮暗塞营。伤今惑昔兮三拍成，衔悲蓄恨兮何时平？

吟声刚落，吴应熊含泪亢声接着吟道：

> 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天灾国乱兮人无主，惟我薄命兮没戎虏。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寻思涉历兮多难阻，四拍成兮益凄楚！

吟罢，已是泪湿胸襟，勉强笑道："涉历多难阻，实乃我一生写照，但愿日后有些转机吧！"

"此非弹词弄曲之时，"郎廷枢笑道，"咱们还是下去，回好春轩给老王爷修书要紧。"吴应熊拭泪点头，刚要下土台，便听一个长随来报："额驸大人，鼓楼西街周全斌先生来，说有要事见您。"

"说我已经睡了。"吴应熊冷冷说道。想想又觉不妥，便又唤住了："回来，请他进来！"又转脸对王镇邦笑道："你是朱三太子的黄门官总领，他见你不好，还是回避一下——老黄一向常来，就一起见见，看他有什么要紧事。"说着一同下了"观星台"，回到院内正厅东厢，掌起灯烛与黄敬说话吃茶，周全斌已走进来了。

"哎哟老兄！"吴应熊呵呵笑着起身道，"亏你如此兴致，这早晚还肯光临我这蜗居——来，来，请坐，看茶！"

"这不是吃茶的时候！"周全斌颜色不是颜色，气呼呼坐下，也不理会吴应熊的殷勤，铁青着面孔对黄敬道，"你送的好消息，什么图海去牛街，以举火为号，全城齐拿回民！"

“你怎么了？”吴应熊上次与周全斌发生龃龉因而落了下风，朱三太子手下的人无不拿他当白痴，来了人常是这种派头。今天周全斌一来又拿腔作势，吴应熊觉得有必要让对方知道点颜色了，“周先生，你怕是弄错了吧？这里不是茶馆，乃当今朝廷的堂堂额驸、太子少保、散秩大臣吴应熊的私宅！黄敬兄是我的座上客，岂能容人当面侮辱？”

“是吗？”周全斌略一怔，望一眼矮胖粗蠢的吴应熊，冷冰冰说道，“吴先生到了此时，还要和我装腔作势，王顾左右而言他？”

“你若有话就好好讲，”吴应熊已预感牛街事情有变，心中暗惊，脸上却毫无表情，“若是专为做弄人而来，那就请你出去！”

“康熙亲自去了牛街！”周全斌掩饰着激动不安的心情，“戏全砸了！我们放火，他们倒救火，你们却在这里隔岸观火！”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吴应熊脑海里还是轰然一声，知道一切全翻了个个儿，强自镇定咬牙说道：“你说些什么呀？我竟一点也不明白——皇上去牛街清真寺，是我和黄先生叫他去的？自个拉屎，还是自个擦屁股吧！”

“老黄敬，到底怎么回事，你该说明白！”周全斌端起茶来又放下，直愣愣地盯着黄敬问道。

“我？”黄敬苦笑道，“皇上这些事，我怎么能知道？你也不要太过分，盆子烂了说盆，罐子破了补罐嘛！”

“我怀疑是二位足下串通了，摆弄我们钟三郎香堂的！”周全斌冷笑道，“焦山的兄弟焦河，还有七八个弟兄都已经死在清真寺——我们可比不上你家平西王，死几个人算不了什么！”说着，从怀中抽出两张纸来，晃了晃，对吴应熊说道：“这是什么？是王爷和黄先生的卖身契！识相一点，再弄这些玄虚，不要命了么？”

“送客！”吴应熊看也不看，将手中茶杯重重地向桌上一墩，拖着长声叫道。几个家丁闻声闯了进来，因吴应熊未下令动手，只虎视眈眈地逼视着周全斌。

周全斌用惊异的眼神瞥了一眼吴应熊，慢慢站起身来，阴阳怪气地朝吴应熊一笑：“我的话记清了？”

“没什么关系——请吧！”吴应熊满不在乎地手一挥，几个人上来连推带扯地将周全斌架了出去。

“额驸！”黄敬头上冒出了汗，“他手上拿的那两件东西，一件是我和杨起隆定的誓约，另一件必定是王爷的什么要紧东西，为什么不乘机劫了下来？”

“你真傻得可以！”吴应熊大笑道，“李柱是何等人物，这时候肯让姓周的带着真货来？”

黄敬忧郁地低了头，咕哝道：“他要拿这个整我，明日就得脑袋搬家。”

“放心吧，他怎么舍得！”吴应熊身子向后一靠，“我尚且不惧，你怕什么？这个周全斌今夜来此是敲山震虎，为我而来的，与你半点相干也没有！家父不动手，我岂肯轻易与他们连手？家父一旦动了手，不用他来找，我也要去找他的！”

黄敬揩揩头上的汗，心有余悸地说道：“也真是吓人，皇上怎么竟亲自去了呢？”

“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呀！”吴应熊长叹一声，“杨起隆的回回戏唱砸了，只好唱钟三郎的老戏，这是文文火，慢悠悠的事，我琢磨着还得瞧云南的板眼。得快把伍次友的事料理了，要收收篷了！”

“伍先生！”黄敬讶然问道，“你不说他死了？”

“天不灭曹呀！死个人并不那么容易！”吴应熊就着灯火燃着了旱烟，沉思着说，“他已经落到保柱将军手里，要让保柱处置掉他，快些赶回北京，将来千里走单骑，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是不成的。”

“他在哪里？”黄敬脱口问道。

吴应熊狡猾地一笑，又完全恢复了憨厚老成甚至有点痴呆的模样，吐了一口烟没吱声。

“我该走了！”黄敬忽然惊慌地站起身来，“他们冒充皇上去清真寺放火，皇上必定要追查是谁走漏消息……”

“对了！”吴应熊忙道，“你和镇邦都得赶紧回去弥缝照应。半年之内你们都不要来我这里，有什么事，可去朝阳门外老地方联系，我自然就知道了——镇邦！”他回头朝里间屋大声说道，“你可听清楚了？”

伍次友那日从船上跃入水中以后，在波浪里翻了几个个儿，很快就被冰冷的河水冻僵了，失去了知觉。

当他再次醒来时，已躺在一条船上，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公子坐在他的身边，阵阵药香从舱的另一头扑鼻而来……伍次友的头晕晕乎乎的，只恍恍惚惚地看了那青年公子一眼，便又昏睡了过去。

伍次友躺在暖洋洋的被窝里，随着船下水波的荡漾，好像摇篮里的婴儿一样舒心适意。可他的内心并不平静，耳边似乎听到了风声、雨声、惊涛骇浪的呼啸声……忽而又觉得自己身下的木船离开了水面，在空中悠悠忽忽地飘着、旋舞着。康熙笑眯眯地走过来拉他去见苏麻喇姑，苏麻喇姑却远远立着敛衽施礼，笑道：“先生别写这些了，找个地方儿静一静不好么？”伍次友笑着方欲答话，手中的纸被一个人劈手夺了过去，回头看时，却是保柱一张带血的脸在狞笑……伍次友惊叫一声：“婉娘！快帮我毁掉……”一翻身惊醒过来，浑身都是冷汗！

“雨良！”

伍次友这才看清，守在自己身边熬红了眼睛的竟是相约同游兖州府的李雨良。

“青猴儿，先生醒了，快把药端来。”李雨良一边吩咐青猴儿，一边将伍次友按在床上，柔声说道，“你烧得厉害，真吓死人——一个劲地说胡话，什么姑，什么娘，又是什么方略呀？”伍次友脸一红，半躺了身子道：“没什么，那都是些不相干的事，只是你怎么就恰恰救了我呢？”李雨良叹了一口气，良久方道：“一言难尽，只告诉你，要不是胡师兄，你早就……这也是缘分……凑巧啊！”

“胡宫山！”伍次友惊道。

李雨良点头笑道：“也真难为你还记得他。”伍次友略一沉思，问道：“他人呢？”“他是个游方道士。”雨良笑道，“不过，他说再过些时也要去兖州，说不定还能见到。”

“这是在向北。”伍次友根据船行速度判断道，“兄弟你真是信义之人。”

“你这病怕要在兖州府多耽搁几天。”雨良沉思着回答道，“然后送你到北京。”

“我到北京做什么？”伍次友惊讶道。

“昨儿替你卜了一卦，你如今不利南行。”雨良不知怎的，心里一阵空落落的，冷冷说道，“你不是说要给我荐个差使么？你如今这个样子，我怎么能丢开你不管？”

“哦——”伍次友支持不住，半躺着的身子又弛然卧下。青猴儿一边给他喂汤药，一边笑道：“我跟李先生打算和你一同进京。我们盘缠不够使，路上还要打您的秋风呢。”

“想不到我伍次友又要回北京了！”伍次友喃喃说道，“怎么见他呢？”

“谁？”雨良敏感地问道，“是那个叫什么姑的么？”

“你说的是苏麻喇姑。”伍次友凄然一笑，“她已经出了家。对我的情分是很重的，可惜没缘分……大丈夫于儿女私情……我是放得下的……我说的是……皇上……我的学生……龙儿……”他又有些神志不清了。

“你放心歇着，”雨良眼眶中也涌满了泪水，低下头给伍次友掖掖被角，便掩饰过去了。

伍次友又昏沉沉地入睡了。冷舱里，昏灯下雨良和青猴儿在默默无语地各自沉思。半晌，雨良忽然笑道：“青猴儿，你那天在河堤上唱的歌很好，再唱一遍我听听好么？”

“那都是没事心里焦躁，自己瞎哼哼出来的，既然您想听，我就唱。”青猴儿笑着便轻轻唱起来：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叫哑了喉咙，你也不回答！

吃人的妖魔，你封成了神，

一辈子良善，你将他往地狱里下。

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

第二十二回　李云娘侍疾运河栈　胡宫山济世兖州府

第二日上午，船已进入兖州府地界。离老码头尚有好几里，运河被泥沙堵塞，船是过不去了。李雨良付了船钱，便和青猴儿扶着伍次友上了岸，在岸边新开的“运河客栈”里住下了。李雨良和青猴儿每天忙着给伍次友请医生诊病，侍汤侍药十分殷勤。

康熙十年春，黄河上游由于猛然解冻，浩浩荡荡一河春水直泻而下。于成龙虽治河有术，却循的古法，只派大量民工清疏下游沉积泥沙，见效虽快，却并不治本。这次春汛骤至，猝不及防，便有几处决了口，高家堰一带淹死了不少人。大水过后，兖州府到处都是饥民。曲阜孔家的舍粥场，引来了成千上万的饥民，瘟疫也随着四面八方的饥民到来，而蔓延开来。伍次友久病之身，如何抵挡得住？便又病倒了，温热不退，不思饮食，把李雨良急得团团干转。

“贤弟，”第五日傍晚，伍次友已是奄奄一息，躺在床上微喘着说道，“你往跟前坐坐，我有话讲……”雨良忙答应着坐到床边，问道：“哪里不好受？”伍次友微笑着摇摇头，说道：“我这个人一生过错很多，天罚我如此了却，倒也并不冤枉，如今看来大限将至，拖累贤弟和青猴儿跟着白吃了这多日子的苦，这，这……”他轻轻咳嗽了两声，又道，“我乃一介书生，无物报你，这里一方鸡血青玉砚，原是皇上……琢了来亲赐给我的……你拿了去，到北京寻着善扑营的魏东亭做个证见……不，不去也罢，留着它做个心念罢。日后你若能见到家父，把愚兄的事告诉他老人家，我也就瞑目了……”说到此处，已是气弱声微。

李雨良心里此时也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她一生纵横江湖，仗剑杀人无数，要怎样便怎样，心里从来寒也不寒；见过的人论千论万，总没有放在心上，待见了眼前这男子，自觉竟有些割舍不开了！眼见伍次友垂危待毙，想起高楼咏诗、西窗烛谈的往事，能不令人神伤？怔了半晌，雨良方泣道：“先生只管说这些不吉利的做什么？我李雨良上天入地，总要想办法，治好你的病。”

“用不着了。”伍次友惨然一笑，“生死有命，岂是人力可为？只有

一事，萦我心头已经多时，你若知道，务必告诉我……”

“什么事？”李雨良看着伍次友的眼神，她有些惶惑了。

“云娘是谁？”伍次友低声问道。

云娘是谁，连青猴子也不知道，房子里沉寂下来，半晌，雨良突然啜泣起来，抽咽着说道：“不瞒先生，我就是云娘……是个女……的。”

伍次友睁大了眼睛，盯了云娘半晌，舒了一口气，叹道：“我明白了……‘云（云）’字‘娘’字你各取了一半……唉，你为什么要来自讨这个苦吃呢？”

“先生说得很对，不过说来话长了。”云娘说道，“你如今身子不好，且静养，等好些了，我从头说……”见伍次友闭目点头，云娘强忍着泪回到自己屋里。

但这一夜云娘不能安然入睡了。

她是陕西镇原人，祖辈力田营生。到父亲这一辈，日子过得刚好一点，又遭了瘟疫，母亲和姑姑在同一天双双病亡。老父亲眼睁睁瞧着没法，便将云娘卖了三两银子，给汪家当丫头，草草葬了妻子和妹妹。当时的云娘才九岁。

汪老太爷待人还好，并没有虐待这个买来的小姑娘。但不久，汪家出了一件蹊跷的事，一下子使她大祸临头。汪家大少爷汪士贵是个布贩子，常年不在家，主持家事的是汪老太爷年轻的续弦妻子汪刘氏和大奶奶汪蔡氏。婆媳二人一向不和。

自从二少爷汪士荣在贵州选了茶马道台，回家住了一个月，婆媳俩的感情突然好了起来。汪老太爷年老多病，成天地躺在床上，有一天，云娘起得早，照例到太太屋里端尿盆，她站在房门口轻轻唤了两声，没人答应，便自己走了进去，谁知里头不但没尿盆，并连太太也不在。正奇怪时，二少爷住的西厢屋“吱”地一响。婆媳两个笑嘻嘻地你拧我一把，我推你一下，扣着衣襟出来，见小云娘呆呆地站在堂屋门口，便都变了颜色。

“贱妮子！”汪刘氏几步过来，一把死拧住云娘耳朵提起来，咬着牙

骂道，“娘卖屄的，这个时辰鸡都还没叫，你来献什么勤？”说着便猛抽两巴掌，打得云娘嘴角冒血。汪蔡氏却假笑着过来拉，一边抚慰道：“你是才来的？没有瞧见什么稀罕事儿吧？”

“没有。”云娘委屈得呜呜直哭，“就瞧见太太和奶奶……”

“嗯，乖娃……”汪蔡氏笑着说道，“奶奶待你好不好？”

“……好。”

“太太，这娃可怜着哩，来了这多年也没回家看看。”汪蔡氏对板着脸的婆婆说道，“今儿叫她回去一趟吧？”汪刘氏“哼”了一声，一掀帘子便进屋去了，半晌才说，“瞧你面子，叫她回去，嘴里若是胡吣半句，回来仔细着你的皮！”

云娘走后，并没有再回到汪家。当晚下着大雨，在回家的路上，她被一个男人拖到后山老松林里反剪了双手，绑在树上。这老松林，一到夜间便有成群的狼来寻食，不等天明，她便会尸骨无存的。

云娘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怕人的夜晚，黑魆魆的松林里，风雨呼啸着，远处一阵阵狼嚎声，还夹着近处猫头鹰的呜咽声……她恐怖得浑身麻木了，湿漉漉的头发紧紧地贴在脸上，遮住了双眼，可她仍瞪着眼睛呆滞地看着前方，望着黑魆魆的峰峦，老爹的破茅棚就在那边山脚下。

正当她恐怖得簌簌发抖时，两个过路人救了她。一个是终南山黄鹤观的清虚道长，一个便是师兄胡宫山。同一晚，汪家起了一场大火，噼噼啪啪直烧到天明，那么大的雨也没有浇灭它。城里人还编了一首歌词，说什么“天火烧了乱伦家”。从火中逃出来的汪士荣便连夜赶回了贵州。

李云娘此番出山，原是出于一片好胜心。胡宫山在悦朋店收了被康熙赐死的郝老四为徒，回到黄鹤观时，清虚道长已羽化了半年，师兄妹一别多年，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谁料云娘听胡宫山说起在京的情形时，倒被惹恼了：“师哥，别怪我说你，你真够窝囊！我看明珠这人，不是个东西，可你倒大方，把那位翠姑姐姐让给他！还有那个伍先生和苏什么姑，你竟眼瞧着让明珠给拆散了，亏你还是行侠仗义的人！”说完啐了一口，便别转了脸。

胡宫山这人遇强则强，遇恶则恶，遇善则疲软，听了她这番话只是苦笑："师妹，你自幼上山，只偶尔走走黑道，并不知人间烟火事，你下去瞧瞧，自然就明白了……"

"我不信！"云娘道："过几日我就下山，干个样子回来给你瞧！"

如今，她已经领略了人间世事，在层层密布纵横交织的三纲五常的网络里，也开始挣扎了。她打算送伍次友回北京，逼明珠出面重新撮合与苏麻喇姑的事，连青猴儿也笑她太痴。如今伍次友重病在身，又识破了自己女身，该将如何处之呢？

天在不知不觉中透晓了，云娘猛想起今日务必要去请兖州名医范宗耀来瞧病，一骨碌爬起身来，刚洗漱完毕，便听门上有人问："店主家，这里可住着一位叫伍次友的先生么？"云娘不禁眼睛一亮，几步跨出门来——来人干黄脸、三角眼、倒八字扫帚眉，面容异常丑陋——此人正是胡宫山。云娘此刻见他，恰如飘零在外的游子，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了自己的兄长一样，嘴角撇了几撇，终于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

"不要哭，不要哭嘛！"胡宫山回头对身着道装的徒弟郝老四道："——清风过来，见过你师姑了！"

"师姑！"郝老四将拂尘一摆，上前一揖到地说道："师姑大安！"云娘一看便知此人聪明狡猾，忙回身叫出青猴儿来，含笑对胡宫山道："不才也收了个徒儿，青猴儿，快见你师伯和师哥了！"

青猴儿嬉皮笑脸地走过来，咕咚咕咚便是几个响头："师伯、师哥好！咱早就听说了，师伯有一身好手段，好医道，待给伍先生医好了病，也点拨侄儿几招！"

"好，好！"胡宫山笑道："云妹，你得当心，这皮猴子偷完了你的功夫！"郝老四却急忙问道："伍先生也在这里，他怎么了？"

青猴儿忙道："沾了时气，不得了呢！要不姑姑见了你们干吗抹咸水儿？"胡宫山听了没再言语，几步跨进房里，看着昏卧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伍次友，沉吟半晌方皱眉叹道："云妹，你怎么连半点医道都不通？——把窗帘门帘一律掀开！"

一阵河风迎着窗户吹了进来，云娘打了个寒噤，问道："冻不着

么？”

“人已成了这样，冻一冻何妨？”胡宫山上前坐了，一边拉起伍次友的手，一边笑道：“要不是你两个强壮，呆在这屋里，连你们也要沾染这病气！”说着便诊脉，两道浓黑的扫帚眉紧蹙着。

半晌，胡宫山放下伍次友手臂道：“病在腠里，治倒是能治，一时半刻怕痊愈不了。”

“那就请师兄劳神！”

“这不消说，我们是老朋友了。”胡宫山一边写方子，一边说道，“我只能照管几天，下余的事还得你来办。不过——”

“什么？”

“用的药都很平常，只是这病却要人照料，你办得来么？”

“有什么照料不来的？”

“那好。”胡宫山懒懒说道，把药方子递给青猴儿：“快去抓来。”青猴儿接过方子，一溜烟儿跑了。这边胡宫山起身说道：“你看我这治法你办得来么？——发内功，逼出他五脏中郁结的病气。”说着双手五指并成爪形，在伍次友脚心发动，沿着身体向上愈来愈低，直至胸口双手按下，移时才拿下来。伍次友脸上逐渐泛起了血色。胡宫山深深舒了一口气。

云娘看了立时明白了他的意思，脸腾地红到耳根，半晌才低声答道：“那也没什么！”

“又是一个痴人。”胡宫山古怪地笑笑，“云妹，我是方外人，也是过来人，劝你治好他的病，就回终南山，如何？”

“为什么？”

“不为什么。”胡宫山道，“这样对你好，对他也好。”

正说话间，青猴儿连蹦带跳走进来，跌脚皱眉道：“毛驴生兔子，真他妈怪事！师伯方才开的几味主药，跑遍了镇子，竟是一概没有！”

“这都是极平常的药，哪个生药铺能没有？”胡宫山眉头一拧，眼中放出贼亮的光，“是不是药铺见病人多了，囤积居奇？”

云娘顿时慌了，说道：“前几日还有，怎么一霎儿就都没了？这怎么办？伍先生的病是耽误不得的！”

“你的伍先生不要紧！”胡宫山阴沉着脸道，“几万饥民传疫，无药可医怎么得了——药铺的人怎么说？”

青猴儿用衣袖抹了一把鼻涕说道：“药铺的人说，茯苓、杜仲、天麻这几味药，因为云南、贵州卡了封了，有药进不来。这儿的郑太尊把余下的又一股脑儿都买了去，舍给这儿的钟三郎香堂。香堂里有的是药，可就是不卖，有什么法儿？”

“钟三郎——哪个坑里的泥捏出的菩萨，就这么霸道！”云娘咬牙切齿骂道，“真是剿不完的野杂种！”

“师父，”旁边的郝老四笑道，“今晚咱们走一遭儿吧？”胡宫山听了笑道：“云妹听听，这是个有出身的人，先前是皇帝的三等侍卫，犯了王法，到我这里讨了一条活命，可仍是杀心不改，爱讲风月！”

“风月？”云娘有些不解。

“是啊！”胡宫山呵呵大笑，“‘风高放火天，月黑杀人夜’，不是‘风月’么？”

青猴儿显然很喜欢这位师伯，便对云娘道：“求求您允许我跟着师伯去开开眼界！”云娘沉思一会儿，便点头答应了。

夜深人静，更鼓初起，胡宫山二人便去了。云娘在病榻前守了一会儿，见伍次友呼吸平稳，略觉放心，正待回房歇息，却见郝老四进来，便点头笑道：“你坐吧，伍先生经师兄这一调治，已经好多了。”

郝老四规规矩矩坐在一旁，说道：“师姑，伍先生也是我的好友，前年皇上赐我死时，他还为我做过挽词呢。”云娘听了点点头，没有说话，只轻轻叹息一声。郝老四半晌又笑道：“师姑，师父劝你离了伍先生回去，确是一片婆心，不过师姑若肯传我一招‘四两拨千斤’的功夫，我却有更好的主意！”

“什么主意？”

“您先离开伍先生一些时辰，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

“师姑别发脾气。”郝老四一本正经说道：“——怪吓人的——您老明鉴，天下事愈求愈远，愈离愈亲，走哪都是这个理儿，您这样一步不离地跟着伍先生，伍先生只能拿您当朋友，何况他心里还有个苏——”

“你住口吧！”云娘被郝老四这透彻肺腑的话说得心头突突乱跳，多少天来隐藏在内心，连自己也不敢承认的事，叫这郝老四一下子全兜了出来，她心里一阵烦乱，忽然恼怒地说：“你怎么就知道我安着别的心？再这么混账，还指望我教你么？”

“是是是！”郝老四忙答道，“我不敢再混账了！”口中说着，心里却暗笑，“这些婆娘们真怪，明是那回事儿，就不让人说！”

“听着！”云娘起身来，目光咄咄逼人，“若你用这功夫杀好人，被我知道了，取你小命易如反掌，我师兄到时也救你不下！”

“好得很！”门外胡宫山哈哈大笑，带了青猴儿进来道，“我们师兄妹收了一对儿魑魅魍魉！青猴儿死气白赖要我传他铁布衫功，清风又要讨你的四两拨千斤——一对儿赖子！”四个人不禁相视哈哈一笑。床上的伍次友呻吟一声，翻了个身，口里叫道：“水，水……”

他已三天水米不进了，今日一经调治，竟这么快就有了转机。云娘见他苍白的面孔在灯光下显得雅秀超俗，想起郝老四方才那番话，说不出心里是欢喜是难过，是感慨还是自伤。她转脸看了一眼正俯身诊视伍次友的胡宫山，这个面目可憎心地良善的师兄，追了一辈子吴翠姑，直到翠姑死，也只是将胡宫山看做兄长，翠姑却与那个没天良的明珠打得火热！人世间姻缘怎么这样不可思议呀！难道自己也要走师兄的老路不成？

胡宫山见云娘痴痴地望着伍次友不言语，想起自家的身世，不觉也有些酸心，将伍次友手臂掖进被里安抚道：“伍先生，你尽自放心养病，有狗肉道士胡宫山和云娘在此，哪个无常敢来勾你？青猴儿，快煎药去！”

“是宫山兄啊！”伍次友已完全清醒了，乍见郝老四也在病榻前说笑，不禁浑身一颤，“老四兄弟！你不是……死了么？怎么又在这里！”

“无量寿佛！伍先生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兀自不忘故人，古风可佩！”胡宫山笑道，“你说的那个郝老四确已死了，他是我道士的徒儿清风——觉得身上好些了？”

“噢！”伍次友平躺着，由云娘一匙一匙喂水给他喝。沉静了一会儿，伍次友说道：“胡兄，亏了你这副好身手啊——方才，仿佛听外头有锣声，是怎么回事呢？”

“弄了他们几箱药，正在那儿撞天屈呢！”青猴儿笑道，“本来我们也不想大做，只这钟三郎的龟孙们也忒古怪刁恶。他们竟不是为了赚钱，压着货物，却要聚起来一把火烧掉！”伍次友默谋良久方道：“宫山兄，此中大有文章呀！你一向以济世为怀，深知民为国本的道理，民心不稳，则国本难固——他们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扰乱民心，激变百姓，也太狠毒了！”

胡宫山黄脸一沉，他被感动了：人病到这个分上，想的还是社稷和苍生，这份心胸比自己撮药济世不知要阔大几多！呆了半晌，胡宫山方叹道：“伍先生呐，你的话老胡都明白。从前事已不堪再提，你好好养病，老胡治好你再走！”

第二十三回　吃缘豆钟情女告别　陷缧绁冷面君自误

伍次友因内服良药、外用气功疗治，半个月后，已能行走如常。胡宫山师徒便过来辞别。

“从此要与先生分手了，”胡宫山与伍次友过去在北京时并无深交，倒是这次在江湖上偶然相遇，反而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一想到将要各自东西，胡宫山心中，不禁黯然，八字浓眉一蹙说道，“虽说天各一方，但愿日后车笠相逢，莫忘杯水之情哟！”

伍次友笑道：“岂敢负心！不过你我是不会车笠相逢的，顶多陌路邂逅。我虽然做不了达官贵人，但是，胡兄的救命之恩我是永志不忘的。”旁边的郝老四乘机插言笑道：“我们师徒是方外之人，先生却是性情中人，既要报恩，清风却欢喜实的。那年见先生给吴六一写的字极好，何不给我们也写一张呢？”

“清风别胡说！”胡宫山道，“我们云游四海萍踪不定，写出来往哪儿张挂呢？”

伍次友挺身起来笑道：“老四也是金口难开，既是故人，又这么有缘，我给你们画张画儿！”说着来到桌前，提起笔来，向胡宫山和郝老四稍稍瞥了一眼，便走龙游凤地涂抹了起来，很快勾勒出两个道士形象：一个背插宝剑，腰悬葫芦；一个手持拂尘，两个眼珠子像在骨碌碌转动。胡宫山、李云娘、郝老四忙凑过来观看。青猴儿在一旁嚷道：“这画儿不好不好！像两个贼似的，没个正形！”伍次友住笔笑道：“青猴儿虽伶俐，哪里知道坏官不如好贼——你且看我笔下这贼！”说着，竟在题款上行云流水般地大书三字：

贼！贼！贼！

众人正愕然间，伍次友却又接着写道：

有影无形拿不住，只因偷得不死丹，却来人间济贫苦！

笑问胡宫山：“如何？”

“妙哉！”胡宫山大笑道，“此画此诗老胡心领神受了，知我者，莫过伍先生！”他双手接了过来，珍重卷起，交给了郝老四，躬身一揖飘然而去。

送别胡宫山，云娘思量再三，也要辞行了。她倒不是因为听了郝老四“离则亲”的劝，而是觉得终日里跟着一个始终爱着别人的人转悠，结局可悲，人言可畏。传了出去，江湖上人将怎样看自己，自己又何以自处？但是此时离开伍次友，她又觉难以放心。几天来，云娘一直郁郁寡欢，空闲时常常呆呆坐着出神。青猴儿虽然知道一些实情，却不懂得她的苦衷，整天乐呵呵地跑前跑后帮着云娘煎药送饭。

四月初八是浴佛节，民间家家包饺子吃缘豆[7]，云娘为伍次友煎好了药，便赶到镇上买回三斤包好的生扁食，嘱咐青猴儿煮上，这才到伍次友房中来。伍次友已经脱去了棉袍，只散穿一件白竹布夹衫，五指并拢紧捏着一根细针，另一只手紧捏着袍角，咬牙拧眉地在使劲穿针，针走到哪里，脸便转向哪里紧盯着。云娘看到他那专注的神情，不禁噗嗤一笑，忙过来接了伍次友手中活计，就坐在椅上补起来。

室内安静极了，中午的阳光照得室外一片明媚。黄鹂和“吃杯茶”在参差错落的树枝间跳跃着，追逐着，发出吱吱喳喳的叫声，更显得屋里静谧温馨。一直到补完，两个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贤——哦，云娘！”伍次友见云娘用牙咬断了线，立起身来要走，这才赶紧说道：“你好像心事很重？”

“没有。”云娘说道，她轻舒了一口气，“这几日瞧着先生病一天好似一天，高兴还来不及呢。只是下一步该往哪里去呢？”

“游孔林、拜孔庙，再到泰安上十八盘，观云海日出，然后去北京。”伍次友笑道，“不是说好了的么？”

云娘凄然一笑，说道：“泰山那么高，先生久病刚愈，上得去吗？”

“有你在呀，”伍次友说道，“有你在，还怕上不去么？”

“我搀着你，还是背着你？”

“……”伍次友无言可对了。他猛的想到，这个穿着天青哆罗呢褂子

的人已不是“贤弟”，搀着背着，都不合适。沉吟良久，正待再说时，青猴儿笑嘻嘻端着一大盘水饺进来，口里连声嚷道：“热、热，盛得太多了！”抢上几步将盘子急忙丢在桌上，嘘着手说道：“头锅饺子二锅面，我尝了一个，香着呢，请先生和——师父用吧！”

“一起吃吧，”云娘的心情似乎好了点，“青猴儿，你也坐下一道吃吧。”青猴儿答应着，又去调配了一小碗姜蒜醋汁来，三人方坐下同吃。

云娘吃得很没滋味，不时地偷眼看一眼恬淡自若的伍次友和狼吞虎咽的青猴儿。忽然，伍次友便吃到了一个缘豆饺子，端详着问，“这是什么馅儿？”

“伍先生到底福分大！”青猴儿说道，“通共只一个缘豆饺子就给您吃了去——哎哟！这是什么？”原来他也吃到了一个。

听了云娘的解释，伍次友不禁大笑，说道：“既说谁吃到就有福缘，那我和青猴儿是有福有缘的，怎么你倒没吃到呢？”云娘听着这话甚觉不吉利，勉强笑道：“我是个没福的，和你们比不得。只是这缘豆按理只能有一个，怎么你两个都吃上了？”说着一怔，原来她也吃到了一个，“这做买卖的，怎么弄的，图省钱么？包这么多的青豆饺子！”

“一是能多赚钱，二是图个大家都吉利。”伍次友说道，“这也是他们的一片好心肠啊。今日浴佛节，大家都吃缘豆，将来都成佛做菩萨，岂不比只一个人吃了有趣？”说着，便哈哈大笑。

“先生成佛，我师傅做菩萨，我可不行。”青猴儿认真地说道，“我在菩萨莲座边儿当个金童也就称心如意了！伍先生若不能成佛，将来做了大官，见了我们，可不要忘了今天吃饺子的事哟！”

“什么‘见了你们’？”伍次友搁下筷子问道，“你们不和我一起走么？”

“他说的是真的。”云娘在一旁低声说道，“送行饺子接风面，这是我们分手时的一点心意。”

“为什么？”伍次友问道，“你不到北京——”他突然想起“谋差事”已是不可能的了，不觉神色黯然，半晌方叹道：“也罢，也只有这样。聚

散有定，离合有缘，虽说是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不如散处江湖之中而相望，但愿他日陌路相逢，我们不要擦肩而过……”说到这里，伍次友觉得嗓子有些哽咽，强忍着没有流泪。

云娘见伍次友如此感伤，真想说一句“我不走了”，但她不能。她嗫嚅了一下，强笑道：“先生何必儿女情长！你我都还年轻，绿水长流不改，青山大路回转，怕不能再见？再见时，岂有擦肩而过之理？”

当日中午伍次友、云娘和青猴儿共进了一餐别离饭，中间千叮咛、万嘱咐说了许多保重的话。伍次友决意明日拜会兖州府，由官府送他回京。云娘和青猴儿才依依不舍地上了路。

“姑姑，”青猴儿回过头，见伍次友还在古道口垂杨柳下遥望，不解地问道，“我实在不明白，好端端的，您怎么一定要走呢？”

云娘茫然地望着远处的碧水绿树，呆呆地说道：“你年纪小，长大了自然就知道了。”

“咱们往什么地方去呢？”

“先不要走远，在这近处住些日子，你师伯他们大约也不会走远。”

伍次友当晚直到深夜都没有入睡。云娘和青猴儿的身影一直在眼前晃动——药吊子里的药是上午云娘亲手煎好了的，只要温一温就能用。一会儿他仿佛听到了外间煽炉子“唿嗒唿嗒”的声音；一会儿他又好像听到云娘用汤匙调药、吹凉的声音。前几日还在和胡宫山、云娘几个人说笑论道，一下子便去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他孤身一人。

不知什么时候，外头下起雨来了，檐前滴水落在青砖地上，滴嗒滴嗒响个不停。伍次友回顾往事坎坷多变，瞻念前途渺若云水，不觉两行清泪顺颊而下：“唉，看来我实在招了造化的忌讳，成了不祥之身，天下如此之大，却不容我伍次友啸傲江湖，长伴梅花的了！”他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天将透晓时，方才朦胧睡去。

兖州府是山东古邑，大郡名城，又是圣府所在地。府衙坐落在城西北隅，八字粉墙上挂着一个匣子，里边装着前任官留下的一双官靴，已落了老厚的灰尘。

伍次友乘了一顶青布凉轿，离府衙老远就下来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来到衙前，见门口有一个书吏模样的人正在踱来踱去，便走上前来，投了自家名刺道："烦请禀报堂尊大人，就说扬州书生伍次友拜访。"

那书吏接了拜帖，一见"伍次友"三个字，满脸立时堆下笑来，就地打个千儿说道："这个事儿小的明白，前任太尊大人曾奉过宪谕，到处寻访伍先生下落，吩咐我们四处打听。这位大人现在回家丁忧去了。新任的郑太尊接印不久，只怕未必晓得，小的这就去禀报。"一边说着，一边就起身去了。

伍次友吊在半空的心踏实下来：至少不会被拒之门外的了。正思忖着，见府衙东边一个不起眼的小侧门"呀"地一声开了。书吏作前导，后边跟着一位官员，白净面皮，两撇黑须如墨，恰成一个"八"字形，穿着八蟒五爪的官袍，缀着白鹇补服，白色明玻璃顶子上的红缨颤颤巍巍，足蹬千层底皂靴，迈着八字方步一摇一摆地出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像是师爷，身着黑缎褂子，头戴青缎瓜皮帽，一副大大的水晶墨镜戴在眼上，腰间系的槟榔荷包一晃一晃的，不住用眼打量伍次友。

伍次友一见是太守亲自出迎，忙抢前一步躬身施礼，说道："晚生伍次友，久慕太尊大名，路过贵治，特来拜望。"

"啊哟先生，这可不敢当！"那官员忙拱手还礼，一把拉住伍次友的手道，"学生郑春友，早奉上宪指令，专访伍先生。原以为先生早已南去，不料贵趾竟亲临敝衙——哦，这位孔令培，乃是圣裔。学生到任后专请孔兄来衙指点帮忙。我们方才在后衙闲聊时，还提及先生来着，不想先生已经到了，真是幸会，幸会！"

伍次友仿佛在什么地方听说过"郑春友"这三个字，只是一时再寻思不来。见郑春友满面春风，和蔼可亲，又十分爽朗健谈，心下暗暗高兴。旁边的孔令培将手一拱笑道："先生看上去似乎有些清恙，后头的筵席尚未开宴，权当为先生洗尘了！"郑春友笑道："正是啊！既来了，就在此小住几日，我这里琴棋书画俱全，一定会合先生胃口的。先生若不给面子，我可要霸王留客啰？"

郑春友呵呵笑着，十分殷勤亲热，将伍次友让进后堂："来来，这边请，就在花厅西厢！"

伍次友一脚踏进花厅，立时便愣在当地，惊得面白如纸，寸步难移，原来在安庆府迎风阁带人捉拿他的平西王驾前侍卫，打虎将皇甫保柱，正笑吟吟地坐在筵桌旁恭候！

“正所谓‘山崩地裂无人见，峰回路转又相逢’！”皇甫保柱见他进来，哈哈大笑起身道，“先生真是吉人天相，竟能大难不死，不想在此又与先生重逢，岂非三生有幸？”

“西选官！”

“不——是！”郑春友挑起两道细眉，拖长了声音笑道，“学生十载寒窗，三篇文章，两榜进士，殿试选在二甲十一名。虽不及先生尊贵，也是斯文中人！先生不必惊惶，请放怀入座，我们细谈。”

“好吧！”到了这一步，伍次友心知已入铜网铁阵之中，心一横径直坐了首席，举杯一晃饮了，见席上熊掌、烤猪便笑道，“这两样东西，烧得好是佳肴，烧不好一口也吃不得——没有一百两银子是办不来的，既蒙诸位如此厚爱，不才可是要僭先了！”说着，便夹起一块烤猪豚肉来在口中品尝，笑道，“久病思食，品此佳味，真是福气——令培先生，你祖宗说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恐怕是不确的。”

“痛快！”皇甫保柱看到伍次友如此气概，感到有点自惭形秽，起身为伍次友斟酒笑道，“先生雅量高致，某在平西王麾下十余年，很少见到如此豁达之人！”孔令培在旁笑道：“保柱将军到此已有三月，专等先生消息，不想先生登门拜访。”方才伍次友说的“你祖宗”三个字，他听了很不受用，便挖苦一句回报。

伍次友又吃一杯酒，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色，将杯在桌上平平一推，冷笑道：“那是伍某时运不济，碰上了守株待兔之人！”

“怕不是的吧？”郑春友呵呵笑着为伍次友斟酒，“天下哪有这样的大树——上叶干青云，下根通三泉，摇曳可以生风，呼吸可以致雨，麒麟赤豹居其下，鸾鸟凤凰巢其上，孳生乎遍地，错节而盘根……”

“这不过是鬼谷之树，久必生变，成为木怪，以为伍某不识它？”伍次友一听便知，这是套了“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里的话大言欺人，顺口应道，“倘若上帝一怒，风云色变，电照长空、雷火下击，风伯鼓翼奋威，祝融腾起烈焰，龙蛇之神效命，伏羲氏驾六龙天马之车临于五华山

上，则此树安存？”

郑春友摇头晃脑滔滔不绝地正说得得意，乍然被伍次友这几句“冲天大火”的话堵了回去，倒一时做不出好文章翻案，干笑一声端起杯来饮了，笑道：“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不过文章倒也做得可以能读罢了。”旁边保柱和孔令培见他二人一见面就霹雳电闪地交锋，不由心里暗自佩服。

“有什么话可以讲了吧？”伍次友冷笑道，“方才算是不错的一个开场白。”此时他拿住了劲气，已完全不像一个久病初愈的人了。

“嗯——是这样，”保柱从这两次与伍次友的接触中，不知怎的，对他有些折服，微微一笑说道，“其实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奉了王命，也是没办法的事，最好还是请先生亲赴云南，见一见王爷，许多事情是很好商量的。”

“云南我是不去的。”伍次友斩钉截铁地说道。他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气径自夹了一口菜嚼着，“那个地方到处是乌烟瘴气，我不愿去送死。要死，还是死在中原的好。”

郑春友听了奸笑一声，将脸凑近了伍次友说道：“不去也可。听说皇上让先生草了一篇东西，何妨见教一下，管保先生依旧放浪江湖，谁也不会找您的麻烦。”

“若是我不肯见教呢？不要忘了，我伍某来投贵府，可是知者甚多！”伍次友笑眯眯地看着郑春友，用手指轻轻地叩着酒杯问道，“此时我倒想起来了。唔，郑春友，你到底是谁家的臣子？你穿的是朝廷的官服，却暗中替吴三桂捉人，为钟三郎香堂写匾、舍药，你到底有几个主子？是三个、两个，还是一个？”

伍次友当着皇甫保柱的面，揭出了他和钟三郎香堂的关系，郑春友不觉微微心慌：与朱三太子虚与委蛇是经吴三桂侄儿同意了的，进一步的勾结却是他自作的主张。郑春友心里恨得咬牙，冷笑一声道：“你此刻还是多想想自己的事为好。你要知道，书生杀人，不同寻常。譬如方才进来为你投送名刺的书吏，你就很难猜出他现在何处，是死是活。”

“随你的便。”伍次友无所谓地笑笑，立起身来问道，“是井里，还是梁上？是用刀，还是用鸩？请指点。”

“我可舍不得杀你！”皇甫保柱一笑，“不过先生确也倨傲有些过分，这样吧——先生大病初愈，先在这园中书房里住下，我们的事不急，先生慢慢想开了，我们再上路。这里有几十位兄弟服侍着先生，要什么只管吩咐，只是外头时气不好，就不必出门了吧。”说着起身将手一摆，早进来两个彪形大汉立在当门。伍次友立起身来，袖子一拂，头也不回地跟着去了。

这个犟书生不肯就范，保柱三个人都犯了难。待伍次友出去，郑春友询问地看了一眼孔令培，问道：“你看呢？”

“这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孔令培笑笑道，“我们何不仿效曹孟德，也来一个‘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美女加玉帛将他养息着，便是铁做的，也熔了他——只可惜紫云姑娘已去了北京。”保柱笑道：“此计可行。到底是圣人之后，想出的办法都带着‘韶乐’味儿。不过那不是三两天的事儿。”

“还是尽快押他回云南去！”郑春友沉思了一会儿，终觉得将伍次友长期羁留在府中不是事儿。

保柱听了不以为然，踌躇良久方说道：“云南离此万水千山，伍次友要是肯去，再没说的了。他现在不肯去，朝廷又四处访他，倘若走漏了一点风声，我即或有天大的本事也回不了云南！再说，王爷如今要的是伍次友这个人，一路上，他若不吃不喝，难道让我拉个死尸去见王爷？”

孔令培摇了摇扇子，沉吟着说道：“这样吧，伍次友已落入我们手里，我看也未必一定要送云南，在这里将王爷要的东西弄到手，岂不省事？伍次友是死是活倒不相干了。”保柱却道：“最好还是活的，我猜王爷想弄他，也是要广揽人才，而且可以用来作为拒绝撤藩的口实，死了就不值钱了。”

“这个酸儒软硬不吃，你拿他有何办法？”郑春友平素极为自负，今日的文章做败了笔，很觉懊丧，听保柱话里似乎有回护伍次友意味，便顶了一句。

“软的未必不吃。”孔令培笑道，“只管养起他来，好茶好饭供养。我们也可趁机与他套套交情，时间长了准能寻出缝儿来，——保柱不是很爱好下棋吗，可以经常与他对弈。”

第二十四回　谢大恩书生访贫女　查奸细皇后审太监

自从在湘鄂会馆喝了阿琐的一碗豆腐脑儿，周培公一直惦记在心里，曾经去了几次，却再也未见到她。后来又到烂面胡同去打听，才知道阿琐姓顾，家里有个年老多病的父亲，还有个哥给人家打短工，日子过得很是紧巴。但究竟为什么不再做豆腐脑生意，邻居们也不清楚。

过罢端午节，周培公又要出去。图海见他换便衣，便笑道："又到烂面胡同去寻顾阿琐么？小老弟，你如今的身份不同了，要细细思量啊！前几天，户部郎中老姜还托人来打听你，八成是想把他的妹子说给你，我只含含糊糊地推托了。阿琐虽好，只是低贱了些。再说她现在有没有人家还不知道，何苦费这么大的心——要报恩，从我账上拿五百两银子送去！"

"哪里，哪里！"周培公掩饰道，"我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受人如此大恩，竟连人家面也不见，一句酬谢的话也不说，岂不是太不知礼么？"图海听了哈哈大笑："既如此，你何不堂堂正正敲她的门，当面告诉她，'我周培公还你的簪子、报你的恩情来了！'"说完，他便自去了。

周培公被他耍笑得面红耳热，想不到这个老图海已经偷窥了自己的隐私。仔细一想，图海这话也确有道理，自己并无见不得人的去处，乍着胆子敲一敲她的门又有何妨？

来到顾阿琐家门口，周培公又有些犹豫了：一个青年男子，贸然去找一个年轻姑娘，小琐家人倘若问起，我该怎么回话？他赶紧抽回了叩门的手。可是，小琐给他盛豆腐脑儿的神情，又重现在眼前。在这人情淡薄的世路上，她所给他的体贴、温暖，一时间又涌上了他的心头，如果因自己的怯懦失掉了这些，那将是终生遗憾……周培公想着，正要抬手敲门，那门却"吱呀"一声开了。小琐挽着一篮子衣服走了出来，见周培公站在眼前，她目光一闪，随即又垂下了头，低声道："周……大人。"

一听到这"大人"二字，周培公突然觉得一阵寒意袭来，转而爽朗地一笑，说道："什么周大人，我还是周培公嘛！我已来过几次，总寻不

到你家的门儿，按说我早就该来的……”

小琐听了，只低着头，脸上闪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口中却道：“这个地方太偏僻，我们又是小户人家，不好打听吧……”说着，回身推开门，又朝周培公蹲了一福，道：“里头寒碜得很，您将就着进来坐坐吧。”周培公听她的话音，似乎自己几次在她门前徘徊都被她瞧见，不禁红了脸，慌乱地说道：“不进去了吧，免得惊动了你家病人。哦，你不是要去洗衣裳么？刚好我也要到西河沿街拜会一个朋友，一同去好么？”小琐抬头看了周培公一眼，见左近并无熟人，略迟疑了一下，点点头答应了。

两个人默默走了一段路，谁也没有言声，周培公两只手已捏出了汗，良久，才没话找话地问道：“家里日子可还过得？”阿琐也很不习惯这样的场合，经周培公这么一问，只“嗯”了一声，方缓缓说道：“我爹打前年就病了，家里日子本就艰难，我们兄妹两个苦挣，也只够糊口的，偏是我哥不争气，出了事，让人家……”说到这里，她突然觉得失口，便又闭上了。

“你哥哥怎么了？”周培公站住了。

“嗐！说不得。”阿琐见他立住了，只好也站住。这里正是前明张阁老家祖茔，十分荒芜。因是节下，又时近午牌，远近并无一个行人，融融的阳光照着葱茏苍翠的松柏，一丛丛野蔷薇在黄土冢前开着血红的花。阿琐看了培公一眼，低头叹息一声道：“他原在城东尤家做活儿，和尤家大奶奶的丫环好上了……后来在野外叫人家拿住了，被打了一顿，剪了辫子，如今窝在家里养伤，不敢出门。尤家三天两头上门，要他去做活儿……唉！”她说着，眼中滚出一串泪珠儿，“我若不知先生为人，这些事是再也不会讲的，多丢人哪！”

周培公这才明白她这些日子不出门做生意的缘故，忖度了一下，从靴筒子里取出一张银票递过去，说道：“这是五十两一张的银票，你先拿回去度穷——不不，你别推辞！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周培公飘零京师，举目无亲，受了你的大恩，此恩此德，岂是这区区几两银子报得了的？”

“不为这个。”小琐急忙分辨道，口张了两张，下头的话却说不出来。

“为什么？”

“爹爹要问起银子来历，我……怎么说呢？”

两个人都沉默了。周培公原是个能言善辩、足智多谋的人，此时，也觉小琐说的实在有理。他慢慢抽回了手，良久，说道：“也罢，改日我到你家，当你爹的面把话说清楚，这么着可好？”他们沿着乱坟间的小道默默走着，突然小琐尖叫一声，急急倒退两步，几乎倒在培公怀里。周培公看时，是一条蛇蜕横在路中，上前拾了起来，抖了抖甩到草丛中，笑道：“这是药材，有什么可怕的？我还当你看见死尸从坟里爬出来了呢！”

“这地方不净，常闹鬼。”小琐用手抹了一下脸颊上淌出的汗，余惊未息地说道，“今儿若不是和您一道儿走，我就得多绕二里地了。”

周培公笑道：“世上哪有什么鬼！仙佛神道都是人妄造出来的，我初来北京，法华寺后头有一大片乱葬坟，夏天我就独自一人在那里歇凉，哪曾见过一个鬼？你倒真信这些个！”“先生这话，可不敢乱说，”阿琐认真地说道，“鬼神还是有的……您没见鬼，那是因为您福气大，是贵人。”周培公听了默然良久，突然大笑起来。

“您……您笑什么？”阿琐吃惊地站住了脚，审视着周培公，以为他中了邪。

“我想起我小时候和人家赌咒的事！”周培公一边向前走着，一边追忆着往事说道：“那年我父亲刚刚染病下世，娘又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医生开了个药方，说是病人得好好补养，我跑了几十里地到姐姐家背回一袋米，临走时姐姐又把一只老母鸡缚好了让我带回来——你爱听这些事么？”

“嗯，”小琐答道，“你说吧，我听着哩。”

周培公吁了一口气。“回到家里我刚烫好鸡，我本家的婶子叫骂着从门外闯进来，硬说那是她家的鸡。我告诉她那是我姐姐孝敬我妈的，她不相信，四脚离地地在堂屋里又嚎又骂，惹得前邻后舍都拥了进来看热闹，七嘴八舌净说风凉话。我娘在里头听不得，挣扎着出来，一边打躬作揖地求告婶子，一边骂我‘不争气’，要我给婶子赔不是……我不依她，她就气得背过了气……”周培公说至此，声音有些哽咽，小琐的眼

中也噙满了泪花。

“我当时才十岁，血性正旺。见娘倒在地上，气得浑身直抖，发疯似的扑上去，一把抓住我那本家婶子，骂道：‘你这只老母狗，没事找事，气死了我妈，我跟你拼了！——你不是说我偷了你的鸡么？走，到隔壁关老爷庙去，当着神赌咒，你敢么？！’

“‘去就去！’婶子说着，和我揪扯着便来到了关帝庙。我抖索着上了炷香，跪下重重叩了头，放声大哭，喊着，‘关老爷，关老爷！您老人家是天底下的正神，专管人间不平事。您来做主，我周培公没偷她的鸡，她硬诬赖我。您若有灵就叫这臭婆娘一出门也背过气去；我周培公若是偷了人家的鸡，一出这庙门，就叫我一筋斗摔折了腿！’

“我祷告完，爬起来，只觉得头昏脑涨，踉踉跄跄跨出来，果然叫那高门槛儿绊了一跤，‘砰’的一声摔在台阶下，一连翻了两个滚儿，真的扭了脚脖子，再也爬不起来……”周培公从回忆中醒悟过来，见阿琐听得忘了神，用袖子抹眼泪，便笑道：“你不说是有鬼神么，那你信不信我说的是实话呢？”

“阿弥陀佛，我信你讲的是实话，不过这是前世的冤孽！”阿琐叹道，“人家听得心里很难受，你还有心笑！”不知不觉中已把“您”换成了“你”，“后来呢？”

“后来我就发狠读书，想着有朝一日我得了济，要烧尽天下关帝庙！”周培公笑道，“不过读过书后，倒想开了，何必和这泥塑的人怄气呢？”一边说一边走，眼见前头上了官道，西河沿大街遥遥在望。他俩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回到了人间，这个人间是不允许孤男孤女这样无拘束地同行、交谈的，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站住了。“我该回去了。”周培公心里涌起一股惜别的感情，深情地望了阿琐一眼。

“嗯。”小琐退后两步，蹲了一下身子，默然转身便走。

“阿琐！”周培公忽然叫道。

阿琐猛地停住脚步，疑惑地看着周培公没言语。周培公趋前几步，低声道：“你哥哥的事尤家人知道吗？”

“谁也不知道，是在野地里被剪了辫子。”

“这就好办了。”周培公笑道，“你叫他夜里拿把剪刀，到戏院里剪他十多根辫子，再猛地喊叫自己的辫子也被剪了，这件事不就一笔勾销了？”

阿琐乌溜溜的一双大眼转着，想了半日才醒悟过来，捂着嘴“嗤”地一笑，用手指了一下周培公，只说了一句“你呀——”便红着脸快步走了。

康熙从牛街清真寺返回大内，已是午夜时分。这一夜又是舌战，又是亲临指挥打斗，处置得十分妥帖，虽累得筋疲力尽，却是异常兴奋，没有半点睡意，光想找个人说说话儿，便吩咐张万强道：“备轿，朕今夜要幸储秀宫，传贵妃钮祜禄氏也去。”张万强忙答应了一声，便出去张罗。

皇后赫舍里氏还没有睡，自个儿坐在灯下玩着纸牌，卜问子息，听说皇帝半夜驾到，忙盛妆迎接。

康熙满面春风地笑道：“朕今夜得了彩头，不寻个人说说话儿急得慌！”说着便拉着皇后的手，上阶进殿。贵妃钮祜禄氏不一会儿也来了，见皇帝和皇后说话，便跪在一边。康熙见她叩头行礼，只略一点头，笑道：“进来吧。”

“万岁，”赫舍里氏忙命人将给自己熬的参汤进给康熙，说道，“今夜得了什么好处？说给臣妾们听听，也跟着欢喜欢喜。”

“嗯！”康熙袖子一挽，端起参汤呷了一口，便将方才牛街寺的那场闹剧绘形绘色地说了一遍，把钮祜禄氏听得一会儿花容失色，一会儿又捂着嘴直笑。

皇后听了却半晌没有言语，静静地听康熙说完，沉吟了一会儿才笑道：“万岁爷，当年伍先生给您讲课，臣妾也曾悄悄儿听过几回，说什么‘知命者爱身，不立乎岩墙之下’。小户人家都讲究这个，何况皇上乃是万乘之君？今后还是少履险地才好，此类事派个将军也就成了。这是其一。”

“哦？还有第二？”

皇后左右看看，几个宫女太监还侍在殿口，便挥挥袖子道：“你们

都退下，只留墨菊一人侍候。”

墨菊是皇后从娘家带来的家生子儿奴才，最是靠得住的，听了皇后吩咐，蹲身答应一声“是”，便出去督着众人回避了，自个儿站在殿外守候。

“你也忒小心了。”康熙见人退下，笑道，“你这里还会有外人？”

“其二说的便是这个。”皇后起身亲自沏了一盏普洱茶，双手奉给康熙，坐下说道，“万岁方才说的很细，臣妾一字一句都听了。只是那姓杨的贼子后来既然知道皇上亲临牛街寺，照常理该是拔腿就走的，为什么还一味要放火？这也忒胆大了！”钮祜禄氏也是一怔，她根本没有往这上头想。

“举火为号！”康熙惊得腾地立起身来。回来的一路上，他也曾觉得这事有些蹊跷，此时经皇后一提，立时“轰”地袭上心头：“举火为号”，这是在乾清宫议定的，贼人们为何会知道得如此之快！康熙想着，将茶盏“咣”地蹾在桌子上，目光炯炯盯着殿外，咬着牙说道：“你说得很对——宫中确有奸细——原——来——如——此！”

赫舍里氏见康熙又惊又怒，龙颜大变，忙起身笑道：“万岁何必动这么大火？好在贼人奸计并没得逞，倒叫咱们知觉了。这件事容臣妾和贵妃慢慢查访。”

“来！”康熙突然叫道，“传旨，叫养心殿张万强和小毛子来！”

墨菊在门外答应一声便派人去了。皇后笑嗔道：“万岁今儿还不累？已过半夜了，还要在这儿问案子？各处宫门都已下锁，这一惊动，又要记档了。”

“记档就记档。”康熙冷静了一点儿，吁了一口气，把茶盏递给钮祜禄氏，“换杯热的来——这种事处置得愈早愈好。宫门下锁，各处知道的人少，反而更好——传话，谁敢乱说，就送内务府关起来饿死！”

皇后点头笑道：“皇上圣明，只是夜深了，不要累坏了！”

康熙叹道：“朕这个皇帝是不好当的，照汉人说法，你我都是夷人。心里不服的人很多，不能不格外用心。要知道，前明皇帝一分力能

办的事，朕要拿出五分十分的力才办得到呀！”

“万岁说的是实情。”钮祜禄氏也点头叹道。

“现在正逢国家多事之秋，朕不能垂拱而治——都叫下头去办，便易生弊端。”康熙说着，由不得长叹一声，“不能安民，不可言靖藩；不能聚财，不可言兵事——这是伍先生给朕的信中说的话，说得很对呀！朕的国库如此乏用，每年还要拿两千万银子养那三个活宝，古今哪有这么晦气的皇帝？安民、聚财、兵事，都得从亲民开始，朕不亲民，每日守在乾清宫，不要说胜过唐太宗，怕连宋徽宗、宋钦宗爷们也不如！你们想想，是当长孙皇后呢，还是‘君在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的好？”

康熙正长篇大论地抒发感慨，张万强和小毛子跑得气喘吁吁地进来了，一前一后给皇帝、皇后叩了头，又给贵妃请了安，方才问道：“万岁爷传奴才们来，不知有何旨意？”康熙的气已经平了，吹着盏中茶沫，转脸对皇后道：“你是六宫之主，你给他们讲讲，朕想歇息。”

“是！”皇后答应一声，坐在康熙斜对面问道，“今日皇上在乾清宫议事，你俩谁当值？”

张万强忙跪下回道：“回主子娘娘的话，是奴才当值。”

“除了万岁召见的那些大臣外，宫里的人还有谁在？”

“我一个，”张万强仰起脸扳着指头回忆，“刘伟、黄四村、常宝柱、陈自英……共是二十四个，对了，文华殿的王镇邦也曾听差来过。”

康熙听着不得要领，从旁插嘴问道：“朕说举火为号，十二处清真寺一齐动手，你们听见这话了吗？”

“奴才是听见了的。”听至此，张万强已弄清皇上的用意，忙叩头答道，“旁的人，奴才不敢说都听见了，不过听见的肯定不少，这事当时议了一阵子，才发落给图海大人——万岁爷并没有叫奴才们回避。”

“皇上这边说话，那边就走了风，这成话吗？”皇后突然怒道，“张万强你这差是怎么当的？”

话音虽不高，却声色俱厉。旁边的小毛子也吓白了脸，忙跪了下去低着头，大气儿也不敢出。张万强听见责备，只连连叩头称“是”，却说不出话来。

康熙见他惊慌，缓了口气说道：“张万强，朕也知你一向小心，今日这娄子捅得很大，知道么？”

“奴才该死！”张万强带着哭音答道，“求主子娘娘责罚！”

“不是责罚就可了事的——”皇后又问道，“你估摸是谁传出去的？”

“这……”张万强额上汗珠滚滚流下，思量半晌，摇头答道，“奴才一时实在估摸不透，不敢妄言欺主。”

小毛子忽然在旁说道：“这些人我全知道，王镇邦、黄四村，除了他们没别人！御茶房烧火的阿三也保不定……”张万强听了，回头道：“小毛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是要人头落地的！”这一说，小毛子吓得不敢再言语了。

“你昏聩！”皇后“啪”的一拍桌子，连隔座的康熙都吓了一跳，却听皇后厉声道，“他替主子留心，你倒拦他——你怎么知道主子就要冤枉了人？”

“喳——”张万强惊得浑身一抖，颤声说道，“奴才昏聩，怕主子冤枉了人！”

“哼！”皇后冷笑一声道，“你不要在养心殿侍候了，回慈宁宫去！”

回慈宁宫侍候太皇太后，这并不算处罚。但他是被撵回去的，不但他自己，连太皇太后脸上也不好看。康熙心里掂量着，命道：“你们两个都出去！”张万强和小毛子爬起来，颤抖着双腿跨出殿外，在当院灯影儿里，忐忑不安地跪着。

康熙回转脸来，见赫舍里氏兀自满面怒容，不禁笑道：“看不出你这当家婆，蛮厉害么！”钮祜禄氏直到此时才舒了一口气，脸上回过颜色来。

“这不能轻易放过了，”皇后回过神来，正容说道，“不能齐家，就不能治国平天下。”

“这个话当然是不错的，”康熙沉吟道，“不过目下不能处分张万强。朕想过了，这次走漏消息，不是太监们翻老婆舌头，是有意传出去图谋大事的，张万强怎么防得了？朕身边只这两个人还可托些事，小毛子朕还要另作安排，敌国不破，不可自损，皇后还要饶了张万强。”

“那好，”皇后扬着脸吩咐墨菊，“叫他们进来！”

第二十五回　苦肉计小毛子受刑　买人情黄四村送药

转眼间重阳节来临了。碧云天、黄花地、丹枫山、清潦水，撩人登高情思，都中的士人都纷纷提壶携酒去登高消寒。宫中的冬事要比民间准备得早一些，修暖炕、设围炉、挖地窖，上下人等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小毛子寅时初刻即起，用冷水擦了一把脸便忙着赶到养心殿正房。康熙已经醒了，他忙着将一顶青毡缎台冠给康熙戴上。见康熙张开双臂，又手脚麻利地将酱色江绸锦袍替他穿上，上面罩了一件石青缎面小毛羊皮褂，还为他束好金线纽带，穿上皂靴，最后又把一串蜂蜡朝珠端端正正戴在康熙项上，这才退后垂手侍立。康熙这几个月来似乎不甚疼惜小毛子，动辄就给他颜色瞧，所以他也是格外小心侍候。

穿戴齐整，康熙带了小毛子，先至后宫钦安殿拈香礼拜，又到慈宁宫给太皇太后请过安，转过来至养性斋接见新调入京的兵部尚书莫洛，接着是见朱国治和范承谟，因彼此有很多话不足为外人道，才选了这个僻静所在。密议良久，又看过了旨稿，康熙这才下令驾至储秀宫，与皇后共进早膳。

“今日召见的这三位大臣，”康熙一边吃一边说道，“莫洛和朱国治也都罢了，不知怎的，范承谟脸上却带着愁容。”

皇后夹了一筷山药酒炖鸭子放在康熙碗里，停了箸问道：“万岁爷没有问问他？”

“没有，”康熙笑道，“这只是朕心里猜疑的，他明日就要回南边，恋家恋主也是常情。”皇后笑道：“他和耿家可是姻亲，有些事万岁该问还是要问的。”康熙一怔，随即笑道：“这倒不必多虑，范承谟是个正直君子，世代忠良，和洪承畴、钱谦益那干子人不一样。”

皇后方欲说话，捧着巾栉侍立在旁的小毛子忽然笑道：“万岁爷方才问主子娘娘的事儿，奴才倒知道一点过节儿呢！”

“嗯？”听小毛子插话，康熙停了箸，转过脸来似笑不笑地问道：“你知道什么？”

“范大人府上前些日子跑进一只老虎去——”

“胡说！”康熙笑骂道，“如今又不是开国之初，京师会有老虎？”

“真的。”小毛子笑笑，一本正经地说道，“范大人家住在玉皇庙那边，偏僻得很。听说猎户们前几日在西山掏了一窝虎崽子，母老虎发了疯，白日黑夜下山寻事，不想就窜到范大人家花园里，叫家丁们围住打死了——那老虎还咬死范大人家一头叫驴呢！”

“他就为这个不高兴？”康熙说着，瞟了皇后一眼。

“后来，”小毛子接着说道，“范老太太寻水月和尚问吉凶，水月就给范大人起了一课，说是‘不妨’，只是告诉大人一句话：山中大虫任打，门内大虫休惹——范大人回来，必是知道了这事儿，才不高兴的。”

“什么叫‘门内大虫’？”皇后问道。

“听说福建叫‘闽’，”小毛子笑道，“可不是个门内大虫——”

话没说完，不防康熙狠地一转身，“啪”的一声照小毛子的脸打了一巴掌！小毛子被打得打了一个趔趄，也亏了他灵便，踉跄后退几步，扑通一声双膝跪倒，连连磕下头去。皇后和周围的太监、宫女们都正听得津津有味，乍见康熙无端发怒，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脸色发白。

“混账东西！”康熙的脸气得通红，“哪来的这些贱话？”

“是，奴才混账王八！”小毛子半边脸已涨得通红，浑身颤抖着，“奴才犯贱，不过奴才说的是实话！”

康熙冷笑一声说道：“范承谟前来陛辞，恋恩不舍，面带戚容。朕不过与皇后随便说说，你就说了这么一大套！你这叫内监议政、诬蔑大僚！”他一边说，一边逼近了小毛子，“现在人还没上路，就叫你这贱人咒他！”

“奴才不敢咒范大人！”小毛子委屈地分辨道，“实实在在是水月和尚起的课呀！”

“你听听，这是什么规矩！”康熙对赫舍里氏说道。他气得两手都是

抖的，“朕与皇后说话，你为什么要来插嘴——拖出去，抽他一百鞭子，看他还敢再顶嘴！”

皇后初时也觉康熙突然翻脸，太没来由，此时听康熙这番道理，又想想小毛子确有饶舌的毛病，本想替他讨情，张了张口没有吱声。

“还愣着干什么？”康熙眼睛一瞪，喝道：“拖出去！”

这下，侍立在门口的太监们再不敢怠慢，将泪眼汪汪的小毛子架起就走。小毛子临去前，满面委屈地看了一眼挨着皇后站着的张万强。张万强不觉心里一软，便躬身说道：“万岁，奴才前去掌刑可好？”

“不用你去——打量朕不知道你们太监那些个把戏？”康熙冷笑一声坐回原处，重新操起箸来，在盘里寻了半天，夹了一片笋慢慢嚼着，一边对殿中众人说道，“太祖太宗早就定有家法，朕和皇后因事情多，没顾着治理，太监们便上头上脸地越来越放肆！再这么下去还了得？——传旨给慎刑司，把太祖皇帝‘内监宫嫔人等干预朝政者斩’的诏旨做成铁牌子，竖在各宫廊下！”众人这才知道康熙今日是专拿小毛子作法的，一个个噤若寒蝉。

这时外头已经动刑，鞭响声、人嚎声都传了进来，小毛子一边叫疼，一边号啕大哭，夹着求救声：“主子爷、主子娘娘啊——哎哟，奴才再不敢了！哎哟！”殿里殿外太监、宫女几十号人，有的与小毛子素来交好，面现不忍之色；有的与他平日不睦，或心羡妒忌的，心里熨帖，脸上光鲜；他的“菜户”墨菊听不得，救不得，站不住，悄悄儿回自家房里用被子捂住头抽泣。

皇后听着不忍心，一边给康熙添菜，一边赔笑道：“万岁爷说的是，教训得对。不过这小毛子素来当差勤谨，念这点情分，教训几鞭子便算了。再说，今儿不大不小也是个节气，皇上气着了倒值得多了。”

“瞧着你分上减他三十鞭！”康熙呆着脸说道，“仍叫他回御茶房侍候——张万强，你可瞧见了？叫他们都仔细：这就是例！太监犯舌妄议朝政的、泄露宫掖机密的，一体像小毛子这样儿处置！”说完起身来，也不和皇后打招呼，抬脚便去了。

当夜二更天，康熙批完公事回养心殿。张万强默默为康熙卸了朝珠，除了袍褂，服侍他半躺在大迎枕上，小心翼翼躬身欲退时，康熙却

叫住了他：

“张万强——伴君如伴虎——是么？”

“哪……哪里？”张万强看了看康熙，见他嘴角带着微笑，对这位自己看着从小长大的皇帝，早已不能用面部的“笑”，或者“恼”来判断他内心的喜怒了。见康熙话语不善，张万强以为又要寻自己的事，慌乱得不知怎么好，说话也结巴了：“小毛子是他自己不长进，惹万岁爷生气，没打死他就是主子的恩典了。”

康熙左右看看没人，忽然开心地笑起来：“你就吓得这样！朕是龙，不是虎！没听人家说过‘神龙见首不见尾’么？”

“万岁爷的意思……”

“朕的意思，”康熙抚着刚剃过的头，沉吟着道，“你弄点金疮药膏，悄悄给小毛子送去，看他能不能来。能起来，带他来——只不能叫别人瞧见。”

张万强惊讶得张大了嘴，几乎将手里怀里刚刚卸下的衣物掉在地上，半晌方踌躇道：“今儿听说打得狠了，来怕是不能的。就是能来，别处好瞒，养心殿的人怎么也瞒不了！”

“唔，说的是。”康熙坐直了身子，“带朕去一趟吧！”

“啊？”张万强张大了口，半天说不出话来，看看康熙满脸正色，不似说笑，忙又道，“喳——”

康熙站起身来披了一件大氅，踱出殿口，大声说道：“张万强，朕心里烦，带着朕在大内里头走走！”说完，二人便出了垂花门。

正是亥正时分，半个月亮悬在中空，在疾飞的暗云中颤抖着时隐时现，紫禁城一片沉寂，只有守更太监不时远远吆喝着“小心灯火，小心灯火！”太监们最信鬼神，不轮到值夜，晚上一步房门不出，连撒尿都有专备的瓷壶。康熙为节省，又大量裁撤了太监，偌大紫禁城中只有千余人，所以此时外头早已一个人影儿不见，除了乾清宫一带灯火闪烁外，别处竟是黑沉沉一片。一阵风吹来，微微带着寒意，袭得张万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又听身后康熙靴声橐橐，步履坚稳，猛想起外头说书

先儿们讲的“圣天子百神相助”的话，心思才逐渐安定下来。

转过几个黑魆魆的巷道，远远见一排低矮房子，便听小毛子时断时续的呻吟声。康熙便住了脚，问道：“不会有人吧？”

“他今日才挨的打，”张万强忙道，“谁肯这时候沾惹他的晦气？万岁放心！”便上前轻叩窗棂，小声叫道：“小毛子，小毛子！”

小毛子挨了七十皮鞭，屁股上背上皮开肉绽。他是红极一时的人，挨了打趁愿的多，心疼的少，今日这场飞来的横祸，面子一扫而尽，身上疼痛又不敢埋怨，一步一瘸回到御茶房自己原来的下处，寻了一碗老黄酒灌下去，正迷迷糊糊趴在床上——背疼得不敢挨床——哼哼，听见外头有人叫唤，两只胳膊支起来，抬头问道：“是张公公么？门里头没上闩，一推就开，您自个请进来吧——哎哟！”

康熙听里头没人，示意张万强在外头望风，拿了金疮药，轻轻将门推开。孤灯之下，小毛子侧身闭目半躺在被窝上，眼睛红肿红肿的，脸也瘦了。康熙见他如此，抢上两步，站在床前沉思不语。

“张公公，坐呀！”小毛子眼也不睁，用手拍拍床沿道，“要嫌埋汰，那边还有张凳子，哪里能比上养心殿——啊？皇上！”他一下子瞪大了眼，似乎连瞳仁都要跳出来，僵在床上不动了。

“是朕。”康熙笑笑，见小毛子挣扎着要爬起来，忙双手按住了，“别——你就躺着，可打疼了吧？”

“不要紧！”小毛子眼中放出光来。他是何等机灵的人，见康熙亲自前来视疾，心知今日挨的这顿打，内中有缘故，就是疼也不能嚷疼！小毛子咬着牙坐了起来说道：“我知道万岁爷心里待我好，教训我也是为我好。主子这么恩典，小毛子死了也是情愿的！”

康熙微微一笑，说道：“朕有件要差要交给你，不这样不成，你没怨言，可算得上忠臣！”

“奴才知道了！”小毛子兴奋得一阵激动，屁股被一硌，痛得嘴一咧，“周瑜打黄盖，一家愿打，一家愿挨嘛。只是先告诉奴才一声儿，岂不心里好过些？”

“你很聪明。”康熙满意地说道，“就是这个意思，不打黄盖，曹操能信他？本来这事三个月前就想办，又怕太急，引人疑心，才拖到今日——你要心里好过，怕就没这么像了。”小毛子翻眼一想，笑道：“三个月前，那必定为牛街那事！宫里头太监有很多人是信那个什么钟三郎的，您想让奴才进去寻出首脑来——那定是王镇邦、阿三、黄四村他们！”

“单为他们几个，朕岂肯叫你受这样罪？”康熙笑道，“他们顶多算个蒋干！朕有意让你投奔他们，寻出那个大曹操来，这个差使干么？”

“主子相信我、差遣我，做什么不干？”小毛子此时心绪极好，“死了也干！”

“好！”康熙说道，“小毛子，朕知道你哥不成才。你又是个太监，空有心胸儿，到底不得个正果，很是可怜。不过，你只管办好这个差，别的事不用操心。你妈那边，朕指派人常常接济着点。事成之后，从你侄儿里头挑一个过继给你，你妈呢，再封她个诰命，岂不是荣耀光鲜？”

小毛子最孝敬母亲，当初就是因为给母亲看病没钱，才净身为奴的，听康熙肯施这样大恩，翻起身来就在床上连连叩头，拣不出什么好词儿谢恩，“呜”的一声哭了，伤肝动肠，十分凄恻。康熙正待抚慰，张万强从外头一步跨进来，急掩了门道：

“万岁爷，有人来了！”

小毛子一惊，随即哭声更高，一边哭，一边用手抓挠被子又扑又打，还用头拱枕头。哭声中夹带着小声窃语：“钥匙就在板凳上……呜——万岁爷委屈一下在里头坐坐……哎哟，我的佛祖天爷呀！——可别弄出了声儿……”张万强不等他“哭”完，一把扯了康熙，钻进漆黑的茶器皿库里。

来人正是阿三和黄四村，小毛子和这两个人熟稔得很。那年小毛子因为母亲抓药还债，偷了御厨房的一件钧窑瓷器，御厨管事的阿三便请他干爹讷谟到茶库中去搜，却被小毛子锁进里头，闹了个沸反盈天。讷谟被处死后，阿三被撵出了御厨房，不知撞了谁的木钟又调回了御茶房——小毛子已升到养心殿侍候了，阿三一见他的面便千爷爷万奶奶地说了两车悔罪的话，小毛子宽待了他。黄四村原是小毛子的朋友，位置本

在小毛子上头，鳌拜得势那阵子小毛子吃不开，两个人还能说几句私下话。后来小毛子高升，成了头等红人，他心里忌妒，又在下头说了小毛子许多不中听的话。正走红的小毛子自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二人便生分了。

黄四村和阿三两个人，一个打了个西瓜灯，一个揣了包棒疮药进来。见小毛子趴在床上哭得浑身是汗，黄四村把灯吹熄了放在地上，凑到床沿上坐了，吩咐阿三“把药放在桌上”后，便劝慰小毛子道：“嗐！也难怪你伤心呐，今儿后晌我去瞧你妈，可怜她还不知道，还在想着明日是你生日。”

一提到母亲，更触动了小毛子的疼处，本来假嚎变成了真哭，顿时涕泗滂沱、声嘶气噎，暴红了脸，又是咳嗽又是擤鼻涕。隔壁库房里的张万强不禁暗笑，小声道：“万岁爷，这小毛子真不含糊！”康熙在暗中摇摇头：“不像是装的，像是动了真肝火。”二人正小声议论，听外头小毛子渐止哭声，抽咽着说：“四哥、三哥，别人见我遭了事，躲还躲不及，你们倒来瞧我——这人的交情是怎么说呢？”

“这叫世乱见忠臣，板荡识英雄！”阿三笑得两眼挤成了缝，说道，“小毛子，自打那回以来，我仔细瞧你，真是个有良心的，不像那个叫万岁打死的吴良辅，一得了势就一味欺压人……这心地品格儿咋叫人不佩服！”黄四村一眼瞧见小毛子枕头旁的金疮药膏，便笑道：“阿三这话一点儿不假！你看这包药，除了养心殿、储秀宫里有，从哪儿弄去？要是你为人不好，谁肯这时候儿还来送药！”

这一问，连库房里的康熙和张万强都是一惊。

“这药……”小毛子抚着背，嘴一咧又想哭，却忍住了，“这是娘娘跟前的墨菊托了小红下晚时间拿来的——万岁爷这几个月气大得很，我小心上头又加小心，不知造了什么孽，还是触了他的霉头。”

听了小毛子这一席话，康熙暗中摇了摇头：“太沉不住气了。”

黄四村道：“墨菊是个老诚姑娘，心肠极好，可惜你是个太监，只能和她做这份干夫妻。”

小毛子欠着身子，艰难地坐起来，抓起毛巾擦了脸上的泪水，颤声抽了一口气，说道：“其实万岁爷和娘娘待我也是好的，不知是哪个驴

屎日的在下头窜了野火——你们不在里头，不知里头的事儿，邪着呢！前些时连张公公都不得意了，主子娘娘差点把他撵回慈宁宫去侍候呢！”

“方才我们和王镇邦吃酒玩纸牌，”阿三笑道，“他也是这么说的——万岁爷既待你好，又有张公公照应着，说不定还会叫你上去侍候呢！”

小毛子揉揉眼，点头叹道：“或许吧，也难说。张公公原是老佛爷的人，里头有人照应。我是光棍一条，就一个苏麻喇姑姨，偏出了家；魏侍卫的妈孙嬷嬷倒是个好人，她老人家要在，去讨个情儿，皇上许还肯给她面子，偏又接回家去了——这事儿得等皇上气消了才能再想法子转圜呢！”听小毛子分析得入情入理，滴水不漏，康熙不禁点头微笑。

这两个人哪里是小毛子的对手？三说两说，便钻了小毛子的圈儿。黄四村和阿三交换了一下眼色，便起身笑道：“天时不早，我们该去了——世上事本就这模样儿。管它呢，走一步说一步吧，后头的事谁料得定呢？比如鳌公爷，头天还是个煞神，第二日就拿了，只能在院子里看四方天——你好好养着，天大的事，身子骨是要紧的。”说着便点灯出门，阿三又回头道：“你妈那里不用惦记，我们有个计较，你的事先不告诉她，就说里头有事走不开，过几日你伤好了回去再开导她吧！”

“多谢了！”小毛子听他们叨叨，心里急得要命，嘴里却笑道，“你们来这么一说，我也心宽了：人还不就是这么回事？杀人不过头落地，挨刀不过碗大疤，有什么了不得的？这几日劳你们和镇邦公公勤着点往我妈那儿瞧瞧，我这里就感恩不尽了。”

第二十六回　伍次友受骗遭毒手　李云娘闯衙中箭伤

保柱接到吴应熊给他和郑春友的信，心里突然一阵难过，他第一次感到，杀害伍次友这件差使实在是伤天害理……他跟从吴三桂已经十多年，以自己一身武艺和打虎救驾的功劳，当了个贴身侍卫。吴三桂手头本来就大方，每逢赏赐，他都是头一份，动辄便是上千上万，连一句重话都没有挨过。吴应麒这些子侄辈都尊他为“小叔”。在替吴三桂办差时，他也从来没有打过半点折扣，也从未怀疑过吴三桂的用心是否正当。但是这几个月与伍次友相处，保柱似乎发觉自己内心里有些不安：这个书生既才高气正又豪迈不羁，自己为什么要滥杀无辜？保柱后悔当初捉到他时没有立即动手，至少那时在良心上是不会受到谴责的。可现在接到了吴三桂的亲笔信，让他从速处置，北上进京，这该如何是好呢？

“保柱将军，”郑春友看完了信，便就着灯火点燃了，一直看着它化为灰烬，见保柱仍闷着头左一杯右一杯地只顾吃酒，方笑道，“这真是一大快事。在府里提心吊胆地将他养了半年多，也该有个发落了，一切全听将军调度。”

皇甫保柱蓦地一惊，暗道：“我这是怎么了？刘玄初、夏国相两人常说我外刚内柔，易受人欺，难道真叫他们说着了？”他抬头看着昏黄的灯光，又瞧瞧躺在椅上满面轻松的郑春友，咬了咬牙说道：“我倒想先听听你老郑的。”

郑春友也是满腹心事，只不过他善于掩饰而已。他是书香门第出身，靠着真本事于康熙三年考中了进士。后来因走了内务府老黄的门路，才得外放了一个同知。眼见像明珠这样的马屁精，索额图这样的窝囊废，熊赐履这样的老腐儒一个个都爬得高高的，而自己的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他是自行投效吴三桂的，那是为了在“复我汉家冠裳”的事业中大展宏图，做一个开国名臣。但是他现在人在内地，身居朝廷命官，比不得眼前这个保柱，拍拍屁股就能走路。郑春友笑笑道：“王爷的意思很明白，我们再审问审问他，若仍然问不出来，只好杀掉。现在朝廷已委莫洛为兵部尚书，仍旧节制平凉。看来，快要动手了，额驸跟前无人是不成的。”

“我也着急啊！”保柱笑道，“世子在北京来信催我几次了，这次王爷又催。书生杀人不着痕迹，这事就委托给你如何？我明日上路。”这是保柱思索半晌想出来的。只要自己双手不沾上伍次友的鲜血，便可聊以自慰。

郑春友呼噜噜抽了几口烟，忽然“喷”地笑了：“看不出你这位猛将，倒有些像楚霸王，有妇人之仁——你要走，尽管走。不过我倒想先处置了他，给你饯行！”

“要是伍次友肯听劝呢？”保柱问道。

“那也不能留他！”郑春友从容地抽着水烟，嘴角的肌肉在抽搐着，显出内心里已泛起了杀机，“让他从我这府里走出去就是祸害，留在这里也难安宁——”他身子忽然向前一倾，沙哑着嗓子说道，“不要忘了世子信中说的，皇上已派人出来查访伍次友，说不定就潜在兖州府附近哩！”说着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话说的是实情，此时此刻，隔着窗户李云娘和青猴儿正在窃听。人，真是万物之灵，不可理解，而女人则更不可思议。本来，伍次友误入兖州府衙第四日，她曾暗地踅回来探查过一次。府衙的人甚至街上的闲人都知道，确实有过一位伍先生来拜望过府尊大人。太尊以礼款待他一日，便于第二天用官轿送到省城去了。云娘听说官轿护送，再没疑到别的上头。原想故地重游一次便归山封刀，从此永不下终南山。谁知到省城一打听，根本就没有见伍次友来省，巡抚、藩司、学台府的人听她问到伍次友，还连连追问伍次友的下落。心知事情有变，便又返回兖州，她和青猴儿已来府探查过几次，查明伍次友确实被囚在府衙的花园里。无奈保柱的随从看守很严，下不了手。

“来啊！”郑春友提高了嗓门叫道。几个家丁在东厢听到了吩咐，忙进去应命。门外的云娘和青猴儿急忙闪到一旁。郑春友“噗”的一口吹灭了手中纸煤儿，说道：“请伍先生到这边来！”不一会儿，伍次友从从容容地走了进来，向二人一揖说道：

“我伍某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请吧！”

“先生误会了！”郑春友满面堆笑道，“昨儿接到王爷的书信，王爷已决意自请撤藩，恭喜先生，明日就可出府了！”

伍次友舒适地坐在椅上，只是笑而不答。保柱想到他顷刻之间就要身遭大祸，干笑一声，几乎带着恳求的语气向伍次友说道："您的那个撤藩方略已经没用了。我们下棋，您还肯饶我几个子儿呢——您将它透一点底儿给我，也不至于就坏了您那个龙儿的大事呀！"

"那不一样。"伍次友笑道，"我对你有什么？对你背后那个吴三桂却难以放心！我瞧着你这个人气质甚好，走正路不失为国家良将，真不知你为何要贪恋吴三桂那点小恩小惠，也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

保柱听了这话，不知怎的鼻中一酸，忙别转了脸。却听伍次友又道："今夜若是叙交情，讲学问，下棋饮酒，不妨坐一坐。听保柱先生这一说，似乎王爷的信里还不只是说放我伍次友，那就不必多谈了。"说完，便站起身来。

"哪里哪里！当然要放先生走——不过有一条先生必须答应。"郑春友见伍次友又高傲地昂起了头，笑了笑站起身，斟出一杯酒来，说道，"拘先生在这里，实非郑某本意。先生出去后，与我兄弟这一段交往，万万不可问外人提起——先生若肯答应，就满饮了这杯酒！"

"这尚在情理之中，"伍次友心想，这不是一个苛刻得难以接受的条件，便接过杯来略一沉吟饮了下去，从容说道，"你前头的事、后头的事，将来自有天断——与我这段事可看作私交，一笔勾销也罢。"

"不过我可是个小人。君子可欺，小人不可欺。这个，你当明白——我终究不能信你先生的话，要知道，你一句话便可断送我一门九族啊！"郑春友忽然变了脸，狞笑一声坐了下来，一撩袍子跷起二郎腿，不再言语了。

"那你说怎么办？我伍某在此——"伍次友说到这里，突然觉得嗓子里火辣辣的疼痛，干咳两声，愈痛愈烈，猛然醒悟，自己已经上了这个老奸巨猾的当！他浑身颤抖着，一手扶着椅背，一手哆嗦着指向郑春友，脸涨得血红，只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哑药！"郑春友得意地哈哈大笑道，"你枉读了那么多的书！难道只有处死才是封口的最好办法，你连这点都不知道？这药虽然只有几天的效力，但是只要两天我就够用了！府里明天要处决一批人犯，请你也来凑个热闹嘛！为了避免你在归西天时胡言乱语，特略施小计，多有怠慢，抱歉，抱歉！"

皇甫保柱陡地从心中升起一团怒火。他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场面。他这一生曾身经百战，杀人无数，但是从没有见过郑春友这般凶残狠毒！皇甫保柱别转过脸，不忍再看这幕惨剧。

“来人！”郑春友恶狠狠叫道。

话音刚落，一位少年应声而入，挺剑立在门首，问道：“大人有何差遣？”

“你们是谁？”郑春友听着声音不对，忙转身问道。

“李雨良！”

“青猴儿爷！”又一个应声而入。

二人一边大声报名，一边挺剑直取保柱，他们知道，打不倒这个人，难救伍次友。

这一下变起仓猝，保柱还没回过神来，见这二人剑法轻灵，向自己逼来，翻身向后一仰，将厅角挂衣帽用的一丈红铁架操在手中，舞得风响，横击过来。雨良顺势一格，只听“砰”的一声，火光四迸！保柱的手也被震得发麻，这才想起是在迎风阁上较量过内力的那人。一怔之间，青猴儿的剑锋逼近。保柱急忙将身子一低，抡起一丈红向二人脚下扫去，只听“嗤”的一声，背上的衣服已被挑破一块。

保柱顿时大怒，大喝一声：“侍卫们过来护住郑大人和伍先生，我来拿这两个小贼！”说着又扑了上去，三人打成一团，郑春友一开始吓得魂不附体，这时见是个空子，从门口悄悄溜出院子，扯着嗓门大叫：“前后门封了，阖府都来拿贼，拿了一个，赏银三千两！”

李雨良在团团围困中杀得兴起，上纵下跳刺挑勾抹，招招出手狠毒，眼见人愈来愈多，屋里难以施展，她一个鲤鱼飞塘从窗中跃出。雨良一眼瞥见青猴儿也退到院里，被四个彪形大汉围住厮杀。他虽使尽浑身解数，终因本事不济，显得脚步不稳。李雨良遂大喝一声：“青猴儿，快走！”说着一扬左手，几枚银镖同时出手，围攻青猴儿的四个人已被撂倒了两个。青猴儿杀得热汗淋漓，自觉难以支持，听见云娘喊叫，以为云娘也要退出，便趁那两个人躲闪银镖时，一纵身双手攀住房檐，再一个鹞子翻身便上了屋顶。他回手甩了两镖，击中了两个正与雨

良格斗的侍卫，叫道："师傅，我已脱身，你也快走！"说完，便飞步窜房越屋，走得无影无踪。这时府衙上下，已乱成了一锅粥。

院子里的人把雨良围住，打得正酣，忽听雨良冷笑一声，双脚腾空一跃，竟又钻出人圈子，回到了屋里。众人正摸不着头脑，便听得花厅里两声惨叫，接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从窗户里掼了出来。原来雨良在里头杀了看守伍次友的两个衙役。待众人惊呼一声，向花厅里冲时，却听"轰"的一声，花厅的后墙已经崩坍，李雨良背着伍次友已跃出后墙，逃出了花厅。

"各路堵好，"郑春友咆哮道，"不要放走他们！"话音刚落，已有一座女墙被雨良用肘轻轻一推，便推倒了。原来她不辨正道，专门破墙而出。

保柱沉着脸，劈手夺过身边一个人的弓箭，朝着女墙的缺口处"嗖"的一箭射了过去。黑影里只见李雨良踉跄了一下，众人发出一阵高呼，待扑到跟前瞧时，但见地下一摊血迹，两个人早已不知去向了。

"传知各班衙役一齐出动，全城大搜索！"郑春友热汗冷汗一齐流，气急败坏地大叫道。

"慢！"站在他身后的孔令培一把攥住郑春友的手臂，"太尊，偷来的锣鼓打不得！"保柱也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冷冷说道："算了吧！我今晚立刻就走。老郑，你也快走吧！"

青猴儿冲出重围，在府衙西边等候云娘，半晌，只听"轰轰"两声响，料是云娘破墙而出，正高兴间，却听见里头齐声发喊："箭射倒了，快拿！"接着便没了声息。他眼巴巴望了半日，并不见有人冲出来追赶，思量一阵，心想云娘必定落入人家手中。他回到店里，也不见云娘的踪迹，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嘴一撇，竟"呜"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夹着埋怨："姑姑呀……伍次友那个酸书生有什么好？这可倒好，连你也叫人家……"

"什么伍次友，伍次友在哪里？"背后忽然有人问一句。青猴儿正哭得伤心，猛地被这一声吓了一跳，回头看时，是个壮年汉子，黑地里也瞧不清此人的面目。青猴儿一骨碌跳起身来："爷爷在这儿哭，关你屁事？大路朝天，人各半边，快滚你的蛋！"

“戴良臣，是谁在那边撒野？”远远又传来一声问话。

青猴儿睃了睃眼瞧时，左右四对宫灯簇拥着一个宫装女子，后头还有一个戎装男子按着宝剑亦步亦趋地跟着——此女子正是南归的孔四贞。她在兖州府刚刚儿住下。青猴儿一挺腰，说道：“你是什么人，管得了我撒野不撒野？”戴良臣忙躬身道：“主子，这个毛头小子方才哭着说什么伍次友。”

孔四贞听了不禁一惊，上前一步，双手摇着发愣的青猴儿的肩头，激动得声音都有点发颤：“好孩子，告诉我，你见着伍次友了？”

“你是谁？”青猴儿警惕地一挣，后退两步瞪着眼问道。

孔四贞见这孩子一身衣服撕得稀烂，肚皮都露在外头，脸上青一块紫一片，乌眉灶眼的，却又一副认真的神气，“噗嗤”一声笑了，转脸对身后的孙延龄道：“真是赶早不如赶巧，不料在这里打听着了。”孙延龄笑着回道：“是，俗语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孔四贞温存地对青猴儿道：“我是伍次友的表妹，已寻了他几年，总得不到消息儿。好孩子，你既知道他的下落，告诉姑姑，好么？”

青猴儿一眼不眨地盯着孔四贞的眼睛，看他和云娘一样，对他闪着爱怜的目光。良久，青猴儿低下了头，用袖子抹着眼泪道：“告诉了你，又有什么法子？我姑姑和伍先生都……让人家给拿了……明日……”

“不要哭，要想法子。”孔四贞抚慰道，“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来，随姑姑上船去，慢慢儿讲……”说着，连哄带劝地扯着青猴儿向运河岸走去。

第二十七回　假兄妹夜奔曲阜镇　贤村妪收容沦落人

李云娘肩上中了箭，背着捆得像米粽一样的伍次友从断垣旁逃出府衙，不辨东西南北，不分坑坑洼洼，见路就行，遇河便趟，急急如漏网之鱼，惶惶似丧家之犬，奔出了兖州城，直到听不见追赶的人声，才放下伍次友，解开了绳子，二人并肩坐在一丛丛巴茅遮盖着的水渠上歇息。

“出来了！”被旷野彻骨的寒风一吹，伍次友才意识到自己被救出来了。他看看星斗，已近四更天，深长地舒了一口气，抚着被捆得麻木的膀子，苦笑着心里想：“这个云娘……真是生事的班头，惹祸的领袖！”

云娘轻轻呻吟了一声，伍次友陡然一惊，忙伏下身子查看，却说不出话来。

“没什么。”云娘说道，“不知哪个贱贼射了我一箭。”

伍次友仔细瞧时，星光下只见云娘脸色苍白，半躺在土坡上一动不动，忙拉起她一只手，在手心里写道：“伤了哪里？要紧么？”

云娘的伤本来不重，只因来不及包扎，一路失血过多，此时觉得头晕，天地、星星、茅丛都在旋转，勉强笑道：“在肩胛上，不……不要紧的……”伍次友听了，顾不得身上困倦，过来就要解云娘的衣扣，云娘却失声叫道：

“别！”

伍次友双手触电般一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身边躺着的，已不是“雨良先生”或者“雨良贤弟”，而是……沉思半晌，伍次友惨然一笑，又在云娘手心里写道：“我非道学迂儒，尔非禄蠹女子，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权也！”云娘默默无语，似乎已昏睡过去。伍次友小心地解开被血渍粘湿的衣襟，撕下自己袍子的下襟，替她牢牢扎上。忽然，他手指触到了一个硬物，细想是自己病重时送给她的那块鸡血青玉砚，不由身子一颤，悔恨、怜爱、茫然、惆怅，心里什么滋味全有。又陡然想起云娘一路留下了血迹，再累也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这个落拓书生背起半昏半醒的云娘，冒着四更的寒风严霜，在荒野蔓草中一直走了半个时辰。听到远处鸡叫声，伍次友心中一阵惊慌："两个人浑身是血，不能这样乱转悠。"

眼见前头是一片黑沉沉的大庄子，伍次友便蹒跚着一步一步挪了过去，却见庄旁有座小庙似的东西黑魆魆地矗立着，走近了看，却是一座碑亭。他放下云娘，上前摸了摸，不禁一呆：怎么转到曲阜孔庙来了？心想圣人故居必多善人，略觉宽慰；转念想起了孔令培，心中又是陡的一沉："这如何是好？"再转到别处，是来不及了，又实在危险，便俯身抱起云娘，寻个人家落下脚来再说。他记起"富必通官"，便专门寻找贫穷人家。有的院舍过于简陋，怕难以藏身，有的是左邻右舍太多，又怕要惊动许多人。直到东方透出曙光，启明星升起，伍次友才在孔庙东北角寻到一户中等人家。

这家院落很大，分成二进，却一律都是苫的茅草房，院前一片空场，扫得干干净净，烧用的柴草垛得齐房顶高。此时鸡鸣犬吠此伏彼起，再无选择的余地，只好乍着胆子上前轻轻叩门。

院内立刻传来狺狺的狗叫声，附近人家的狗立刻响应，叫成一片。半晌，方听得里头一个苍老的声音问道：

"谁呀？"

沉默。

"谁？"声音变得严厉了。

此时云娘神智稍稍清醒，猛想起伍次友已经喑哑，便强打精神答道："我……我们是进京应试的举人，夜里住了黑店，逃了出来，请行行方便，救救我们……"

里头又是一阵沉默，忽听一个妇女吩咐道："张大，给他开开，天都快亮了，能有什么事？"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长随模样的白胡子老人颤巍巍地立在门洞里，觑着眼睛瞧伍次友，见他满脸污垢，大襟上血迹斑斑，怀中还抱着个书生，忙过来将云娘接了过去。伍次友又累又惊，又饥又渴，一口气松了下来，只觉眼前发黑，金花直冒，一阵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栽倒在

门洞里……

再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了。伍次友环顾四周，自己和云娘两床相抵，都躺在后院西厢房里。他很惊讶，这个茅舍套院，从外头看，完全像一个庄户人家，可是里头的摆设却大不一样，朱榻漆桌、书架茶几，虽没有豪华气派，却俨然是个书香门第；更奇怪的是，那位坐在云娘身边容貌慈祥的主妇，布裙荆钗，上上下下是一身农家妇女的打扮，而恭恭敬敬侍立在她身旁的老仆，却头戴青毡呢帽，身穿湖绸丝绵袍，外头罩着青缎挂面儿的小羊皮风毛坎肩！如此颠倒的服饰，饶是伍次友见多识广，再也揣摩不透其中的缘由。

“这位书生，你醒过来了？很好，请用茶！”伍次友正自纳闷，那妇人开口说道，“张大，去泡茶，带点儿点心过来！”

伍次友坐起来接过茶，甘露般一饮而尽，他实在是渴极了，却不好意思吃点心。

“先生，我先不问你如何落难。”那妇人微笑着说道，“这位女扮男装的，不知是尊驾的妹妹还是妻子？”

伍次友苦于不能讲话，双手比划，他觉得有失雅观，便伸手指指自己喉头，又比划了一个写字的样子。妇人点头道：“知道了，笔砚侍候了！”

此时，云娘呻吟一声也醒转过来，见妇人正盘问伍次友，便挣扎着坐起来道：“他有喉疾，说不得话，主人娘子有什么话，只管问我。”

“嗯。”那妇人本就坐在她身边，听见这话便转过身来，微笑道：“妹子，我并不要盘查你们。但既然住在我这里，我总该知道你们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你只管放胆讲，不是我张姥姥口出狂言，只要你们合了我的意儿，在山东境内是无人敢来打扰你们的！”

“这人好大口气！”伍次友在旁暗想，“难道她是孔府衍圣公的什么人？可她又说姓张！”

云娘看了一眼伍次友，嗫嚅了半天才说道：“他是我的兄长，我们……我们……”她正寻思该说实话，还是该捏造一个故事，忽听外头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长随进来，打个千儿道：“姥姥，孔府的孔令培，

拿着帖子来拜。”伍次友和云娘对望一眼，面色立刻变得苍白。

“嗯，就他一个？”张姥姥问道。

“还有孔贞祺的四侄儿良儿，身后还跟着十几个衙役。”

“带着衙役到我这里来！”张姥姥脸色有点难看，“没说有什么事儿？”

“说……没说什么，只请姥姥外头说话。”

“孔令培不是个东西，整日跟着那个挨刀的郑春友转悠。”张姥姥道，“良儿我看他还好，怎么也这么不成才料儿？——你定有什么话替他们瞒着，嘴里像含个枣似的吞吞吐吐的！”

“回姥姥的话，我们实在没说什么。”那年轻长随见张姥姥恼了，忙上前耳语几句。

“好吧，”张姥姥站起身来，“在隔壁屋里赏见——你两个不要胡思乱想，我一会儿再过来。”

这句话说出来，云娘还不觉得，伍次友听来却如电闪雷鸣一般！孔府势大，衍圣公世袭更替两千年如一日，号称“天下第一家”。地方官上至督抚，下至府县，没有敢招惹的，这妇人竟随口说“赏见”孔府的人！这是什么来头，真不可思议。

孔令培笑嘻嘻地踏进门来，见张姥姥正端坐着吃茶，上前打千儿请安道：“总有半年多没见到姥姥，精神越发健旺了，侄儿这里请安了！”

“起来吧，你不是到兖州府郑春友那儿做师爷了么？是什么风将你这大贵人吹回来的？——良儿，你聘之大哥在石门读书，我瞧着就要成才料儿了，怎么不出四服的兄弟，你就变出这副模样儿来——正经事不干，专一钻外道！”

“回姥姥的话，”孔令培一边撩袍坐下，一边笑道，“这不干四爷的事——他是从石门回来给聘之拿书的，顺便来瞧瞧姥姥，我是——”他忽然压低了声音。隔壁的伍次友和李云娘一个字也听不见了。

“你倒鼻子灵！”半晌方听张姥姥笑道，“怎么就知道他们逃到咱们

这里？”

“有一个受了伤，血一直滴到孔林西南角大渠边上。”孔令培道，“想着再没别处去，总是在咱们这一带了！”隔壁的伍次友和云娘听至此，不觉心里一紧，果然是来追捕自己的！

“哦！”张姥姥心不在焉地答应一声，又道，“若来了也许是什么人藏起来了，找一找送回去不就得了？”

“侄儿挨户都访查过了，没有。”

“你孔家那么多的佃户，”张姥姥笑道，“不定落到哪一庄、哪一户，不要急，慢慢再找，他受了伤，能飞到天上？”

孔令培见张姥姥一味兜圈子，不由有些发急，干笑一声说道：“不瞒姥姥说，佃户们早翻成底朝天了——有人说，天将明时，姥姥家狗叫了一阵子。侄儿想，姥姥是知法度的人，岂会窝藏罪囚？特冒着斗胆来请示一下，可否允侄儿到您仆人房中……查看一下，也不过是去去疑儿……”

“我说你怎么忽然想起来看我，又是请安，又是问好，这么大的孝心——原来你竟是到我张家搜贼来了！”她冷笑着，“别说是娃儿你了！你爹在世做到巡抚，孔友德做了王爷，进我这三丈小院也得规规矩矩——打量我和婆婆一样好性儿！”她铁青着脸，说得斩钉截铁，孔令培吓得半晌没有言语。孔尚良见他难堪，忙解劝道：“培儿在路上跟我说了，并不是要搜姥姥的府第，就怕您老误会，让我来帮着解说解说，只看看下人们的住房，他也好交差……”

“没你的事，快滚回去给你聘之哥拿书是正经！”张姥姥道，“张家没人窝贼！我男人下世后留下的这几个人，都是几辈子跟着张家当差的，没听说谁做过贼、窝过赃！要有贼，我就是头一个，你孔令培说个章程，怎么办吧！”说完，伍次友和云娘便听孔尚良讪讪地辞了出去。

孔令培是当夜带人循着血迹赶回来的，手头连一张官府牌票也没有，就是有，也不敢在这三尺禁地使用。面对这个决绝的姥姥，孔令培思量半晌方道：“姥姥，不是小侄胆敢冒犯你老人家，此事干系甚大，官府都着落在小侄身上，衍圣公进京朝圣又没在家……”

“他在家怎么样？”张姥姥哂道，“七百余年与孔府为邻为亲，没听说谁敢动我张家一根草！你是个什么阿物儿！”

“那小侄就无礼了！”孔令培因逃了伍次友，忧心如煎，自己与郑春友旦夕就有灭门之祸，顾不得与张姥姥磨牙了，便立起身来一揖道，“事过之后，小侄带领全家人来负荆请罪！”说着大踏步走到前院，对守在门外的衙役们喊道：“来，搜！”

“来人！”张姥姥也跟了出来，立在台阶上大声吩咐，“叫后头伙计们都来！”

其实不用吆喝，张家仆人早已拥了出来，知道这边有事，都带着孔府标牌一崭儿新的水火大棍，排成两行，比起臬台法司衙门的威风也不差什么！张姥姥哼了一声，对孔令培说道：

“瞧见了？这棍子自衍圣公送过来，还没使过，你小子想试试？”

“上！”孔令培一咬牙。他见张姥姥如此执拗，更加断定伍次友在此无疑。

“张大，请出祖姥姥的龙头杖，把云板敲起！”张姥姥冷笑一声，“张家有了劫贼，叫孔府的人一体来救！”

“喳！”那位替伍次友开门的老年长随答应一声，拔脚便向后走。

“哎……哎，哎！”孔令培顿时慌了手脚。孔家家法极是厉害，他在孔家辈分甚低，因素来行为不端，族中很有几个恨得牙痒痒的。云板一响，孔府上下齐来救援，见搜的又是这惹不起的张姥姥家，当场将他打死，或沉潭活埋都是可能的。孔令培此时见到了这一步，忙摇手赔笑道：“嗐！小侄也是吃屎昏了头。您老不必与小侄一般见识，小侄离开这里就是了！”说完，转脸训斥带来的几个衙役：“死尸！还不快走——就在这方圆守定了，不信他们还会飞了出去！”

伍次友和云娘听到前院渐渐没了动静，放下心来。但张姥姥这一整天却没再过来，茶饭都由张大过来调理，偶尔也听到她在院里院外督率家人，安置地里活计，自己带人到作坊织布。直到掌灯时分，这个神秘的张姥姥才带着一个郎中来给二人瞧病，又命人去抓药，另给云娘安排住房。待汤饭用过，一切妥帖，这才到西厢屋坐了笑道：“原说去去就

来的，谁想闹了那么一出。白天忙，只好晚上来了——我是个做庄稼的，没有那些陪客的礼数，你们不要怪我了。”

云娘和伍次友歇息了一天，老鸡熬汤养得精神好了许多。伍次友便走了过来向张姥姥深深一揖，坐在旁边椅子上。云娘道：“大娘待我们这样厚恩，将来总有一天报答您老的。”

“你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个大概。”张姥姥笑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孔家这个令培，起小儿看还不坏，没想到越长越不是东西！半年前头回见了郑春友，回来便又是钟三郎，又是吴三桂，又是要出真命天子，中了邪似的！没瞧瞧自前年以来停了圈地，老百姓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没来由只盼着天下大乱！什么夷人不夷人的话我不懂，老百姓家谁管那黄子，康熙尊孔尊孟，敬天敬祖，行事又这么通情达理，我瞧着也是中国人！”说罢便笑。伍次友听着，目中灼灼生光，这话很能提他的谈兴，但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抬头看看这农妇一样的张姥姥，低头感慨地叹一口气。

“他都说了我们些什么？”云娘笑问。

“说了——你是个大响马，他叫于六——是于七的兄弟，还说这是郑府台讯实了的。”

“姥姥，您怎么想呢？”

“他都是些屁话，谁不知那个郑春友又想着害人？头年杀了个于五，又有个于八，都成了反贼！想杀谁，谁就是反贼！”张姥姥连叹带说，“于七造反年间，我才十几岁，哪里能有个于六像他这个岁数的？——说到你，那更不像了，这么娇滴滴的一个黄花姑娘家，怎么会是响马？阿弥陀佛，罪过呀！”

“姥姥您深明大义，”云娘笑道，“不瞒您说，我倒真是个‘响马’出身呢！”她心中十二分感念张姥姥，再不存半点戒心，便将自己从小的遭际，如何到了汪家，又几乎被害，怎样上终南山，又为什么下山，救了伍次友，伍次友又是怎样一个人……一五一十徐徐说给张姥姥听。张姥姥听了，一会儿泪光闪闪，一会儿毛发森森，一会儿闭目微笑，一会儿怒气填胸。

“你们大难不死，真是再世为人了。”听完云娘的话，半天，张姥姥

才叹道，“这比大书、鼓词里头说的事还热闹几倍。要不是见了你们，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既如此，那位苏姑娘已经皈依我佛，我瞧着你俩，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怎么就不能——”

空气突然凝结了。云娘飞红了脸，叹口气低下了头，伍次友痴痴地望着窗外的暗夜，外面的冷风微带啸音，正无休止地响着。

“不说这些了。”张姥姥见二人神情尴尬，笑道，“你们先在这里安生住下来，就是兄妹也罢。我还有桩心事，伍先生文才这么好，不使也怪可惜的。这里的石门山有座庵子，孔家有个秀才名叫尚任，号叫聘之，在那里读书。等伍先生的病好了，不妨过去盘桓一些时候。等平静了，你再陪他到北京去见皇上，这岂不是两全其美？”说完便欲起身告辞。

云娘见她要走，心里有些舍不得，忙道：“姥姥别忙，早着呢！今日这事我心里有点不解：听说孔家在山东势力很大，官府都依着它，怎么这孔令培倒像是怕姥姥似的，您怎么就镇得住他呢？”

伍次友睁大了眼睛盯着张姥姥，这也是一天来萦绕在他心里的一个绝大的疑问。

第二十八回　张姥姥闲说乱世典　伍次友赞评桃花扇

“说起这话，就一言难尽了！”张姥姥起身为伍、李二人各倒了一杯茶，又吩咐人“药煎好了就快送过来”，这才坐下叹道，“这个故事儿外头人知道的很少，我们两家也都不张扬——说起来有七百多年的光阴了！”

听见这话，云娘不禁一怔。伍次友心中推算，七百年前，正是后唐五代之时——他也没有料到，张孔两家竟有这么深的渊源。

张姥姥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那时正是后梁年间，因天下大乱，孔府的家道也就中落了。

“当时的第四十二代老公爷孔光嗣，已是三代单传，老公爷望五十的人才得了个麟儿，起名叫孔仁玉。三千亩地一棵谷，就这么一根独苗苗，怕在府里养不活，便叫奶妈子抱回家去养——就是我们张家头一辈姥姥，离现在已经传了二十一世。”

伍次友听至此，不禁点头：原来这“姥姥”也是张家世袭的。

“当时有个洒扫户叫刘末，因进府当差，改名儿叫孔末。老公爷瞧着他勤谨靠实，就把府库、名器、财帛和阙里六十宗户本支孔家的谱牒都交给了他掌管，开初人们也没当回事。”

“他是个洒扫户么？”云娘问道，“不是听说孔家‘男不能为奴，女不能为婢’么？”

“那是明朝以后才定的男不为奴，女不为婢，前头进孔府当差都得改为孔姓。”张姥姥解释道，“——谁想这孔末见世道乱了，就在府中作耗，盗了府库的银子，又私改了祖宗谱牒，日子久了，竟没人不说他原本就姓孔，是圣人的血脉。

“乾化三年八月十五，老公爷在花园里设了酒筵，请阖府伙计吃酒。孔末在旁掌筵，喝到二更天，扶着醉醺醺的老公爷回房，趁没人，竟下毒手勒死了老人家。”

说到这里，云娘忍不住问："这奴才如此大胆，官府难道就瞧着不管？"

"好姑娘哩，那时正逢天下大乱！"张姥姥拍手叹道，"五十来年换了五个朝廷，哪个官府有心管这些子事？"

"那孩子呢？"云娘又问，"过八月十五，难道不接回府去？"张姥姥点头道："孩子命大，那日正好发烧，公爷倒是派人来接过一回，因风大，姥姥不让回去——那孔末杀了老公爷，出来召集孔府的人说：老公爷已经归天，临死有话，叫他孔末接印。还说孔仁玉是老公爷的侍妾与外人的私生子儿，接不得孔氏香烟，命人抓来杀掉。满府的人早被他用钱买通了，一群打手嗷嗷叫着，又是打灯笼燃火把，又是举刀枪棍棒，直往张家奔来。

"姥姥一家人欢欢喜喜拜完月老儿，已是后半夜了，正要睡觉，听见门外像发大水似的嚎叫声，不知出了什么事，一开门，原是孔末带着几十个人蜂拥进来——一下子把姥姥吓愣了。孔末在灯影里，手里提着一把锃亮的刀，立逼姥姥交出孔仁玉来，若不答应，便满门杀绝！

"姥姥抖抖索索进了里间，见自己最小的娇子狗儿正和仁玉在炕上争月饼，叽叽嘎嘎地满炕爬……上去一把抱起仁玉，亲了亲，眼泪像断线珠子一样落了下来。欲待往外抱，实在割舍不得；又抱起狗儿，狗儿两只温乎乎的小手拿着月饼直往姥姥口里塞，口里叫着'娘，吃，吃，吃嘛！'……娘生孩儿养，哪个都是心头肉啊！"

说到这里，张姥姥凄声长叹，伍次友早已明白，望着幽幽灯光不言语，云娘的泪水已是顺颊而下。张姥姥擦了擦眼又道：

"姥姥正迟疑间，门'哗'地被推开了！孔末一步跨进屋里，杀气腾腾地问：'哪个是孔仁玉？'两个孩子见这个阵仗，吓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母子三个抱成一团，哭得天昏地暗……姥姥暗想，我好歹有三个儿，可孔家只这一条血根！咬了咬牙抱起狗儿递给了孔末……那狗儿又惊又怕，抱着姥姥脖子死不丢手，哭着叫：'娘，我怕……'

"'娇儿，别怕……'姥姥拍拍狗儿，把炕上的糖果月饼都塞到孩子怀里，说'不怕，不怕，一会儿就……好了！'

"孔末认定了这孩子就是孔仁玉，一把抓过去，狞着脸笑着，当时

就……”

说到这里，张姥姥擦一把眼泪。屋子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七百多年前东厢屋里发生的一场惨案仿佛就在眼前。不要说伍次友，连杀人如麻的李云娘也是凄恻心酸，半晌方抬头问道：“那后来呢？”

“后来，张家就避祸迁走了，在石门一带深山里住了十几年，姥姥整日里纺线、织布，给人家帮工绣花，洗衣裳缝穷，攒的钱一点点都拿出来供这孔仁玉读书。后唐明宗年间孔仁玉进京赶考，朝廷授了太学生。这时，姥姥才敢把仁玉的身世向他明说了，可是姥姥已双眼失明了。

“仁玉原本是回来接母亲进京的，听了姥姥的叙说，连夜赶回京城，把自己凄惨身世细细写成折子呈奏了皇上。皇上龙颜大怒，发兵来曲阜拿了孔末，碎剐在京城。孔圣人断了宗的世家，这才叫仁玉接了，这就是孔家四十三代‘中兴祖’了。

“为报张家这段恩情，孔仁玉上奏朝廷，奉旨尊张家为孔家世代恩亲。‘姥姥’是官称，代代都是张家长房媳妇承袭，算到我这里，已是二十一代了。”

云娘听完，深深透了一口气，说道：“我和大哥一天都在纳闷，孔令培又是孔家的人，又是官府的人，这么霸道，到了姥姥这里却为什么被治得服服帖帖的呢！”

“他算什么！七百来年，我们张家和孔家联亲的多得很，我的大丫头就是衍圣公夫人，每任公爷一袭位便照原样赠过一根龙头竹节拐杖，连衍圣公都能打的——我们庄稼人不指着这些个吃饭，倒也不在乎这恩亲不恩亲。不过这是孔家立下的家法祖训，代代相传，孔家的人最重这个。孔令培有几个胆子，就敢来搜这院子？”

半个月后，李云娘的伤势已经痊愈，伍次友也恢复了嗓音，二人便计议着上路的事。照云娘的想法，伍次友应该即刻进京，留在这里迟早还是要出事，而且皇上现在正筹谋着撤藩大事，正好可以为他划策。但伍次友却另有打算：自己已被赐金还山，在外头逛了一圈子又回到京师，脸往什么地方放呢？所以他已拿定主意不再做官；可是既然不做官，又忙着进京干什么？

“先生既不回北京，”云娘说道，“那我可要走了！”和伍次友相处这么长时间，她以女子特有的细心，体察伍次友仍是放不下与苏麻喇姑的那段情意，她也直觉地感到，伍苏二人重新结合是不可能的，既如此，何必再继续搅下去呢？

伍次友看着云娘，半晌才道：“要走，你就去吧，这是没法儿的事。不过有一件还要想想，张姥姥这样待我们，总得要报答一下的。”

“真是的！”云娘猛醒过来：这样的大恩不报，那还算个人？想想说道：“连我们的衣裳都是人家的，身上又一个钱没有，那只有今夜再做案了。”

“云娘！”伍次友发了脾气，“说过多少次了，你怎么依旧这样？你做案，别人奈何不了你，也只道是遇了恃强霸道的强人。可那丢了东西、死了人的家不也像张家以前出事一样？——那是五代乱世，当今正要安民治国，你还是这么着怎么成？再说，姥姥若知道了你这钱的来路，岂肯收你的？”

“那你说怎么办？”云娘也犯了踌躇，犹豫片刻又道，“不然就把鸡血玉砚变了钱？”她的脸色又有些发白了。

伍次友无可奈何地笑笑。他并不是丢不开苏麻喇姑，也不是一点儿也不爱云娘。他在感情上道义上有卸不下的重负，觉得自己已经不幸，又何必再扯上别人和自己一道儿不幸！见云娘这样，又不忍过于决绝，便温语劝慰道：“云娘，你听我说，世上有虽非夫妻而情过夫妻者，也有虽非兄妹而谊过于兄妹者。我和苏麻喇姑、和你，此时都是这种心境。你总拿鸡血砚来发作我，既戳你的心，又伤我的情，这又何必呢？张姥姥这个恩，不是拿钱能报得了的……”

“对了！”张姥姥已在外头听了多时，伍次友这个话她听得又感动，又难过，见二人争执得拿不定主意，便掀了帘子进来说道，“我穿衣有棉田、织机，吃饭有麦米、磨坊，要你的钱做什么用？不干净的钱我更不要！妞啊，我两个儿出去做生意，家里头连个说话的也没有，你不能陪姥姥多住些日子，给姥姥说说话儿，去去心焦也是好的呀！”

张姥姥慈爱爽朗，说的十分动情，自幼失怙的云娘只觉万感交集，“呜”地一声哭着扑到姥姥怀里，抽咽着说道：“姥姥！您若不嫌弃，我就认了您老作干娘吧！”

“我心里欢喜还来不及，怎么会嫌弃？”张姥姥抚摸着云娘油黑的头发，又转脸对伍次友道，“我上回说过，孔家尚任在石门山读书，想着要写一本什么书。你这么有学问，在这里盘桓个一年半载，也指点指点他，若能成了材料，不是既给皇上办了事，又报了我的‘恩’？唉！我的那两个儿自小就不爱读书，要不然——”

正说话间，院里传来大说大笑之声：“姥姥带的好信儿！那位伍先生住在何处？”张姥姥一手扯起云娘笑道：“正说他，他就到！咱们娘俩前头说话去——喂，聘之，到这屋里来罢！”说着和云娘起身去了。伍次友心知孔尚任来了，刚立起身来，孔尚任已呵呵笑着大踏步进来，看了伍次友一眼，一个长揖，朗声道：

“落拓不羁书生拜见奇遇不偶书生！”

“好！”只此一语便大合伍次友胃口，一边让座儿，一边笑道，“窥破万缘书生，迎候豪气干云书生——请坐！”

孔尚任将后襟一撩，大咧咧地在伍次友的对面坐下。伍次友这才仔细打量，孔尚任不过二十岁上下，只穿一件绛红长袍，腰间束一条浅蓝色带子，刚剃过头，也未戴帽子，发辫黑光油亮，丹凤目灼灼有神，心中不禁暗赞：“好一表人才！又是圣人后裔，可谓资质俱佳！”口里却笑道：“久闻你的大名！听姥姥说，你在写一本什么‘黄子’书，是否准许不才拜读一番？”

“是一部传奇，”孔尚任笑吟吟说道，“不知先生于此道有何高见？”显然，他也很喜欢伍次友的脾性。

伍次友大感兴趣，口里却道：“传奇，小道耳！你既为秀才，为什么不去研读经史、八股，却躲在石门山上做什么传奇？”

“传奇虽属小道，却源于大道。”孔尚任笑道，“对诗词、曲赋、稗官野史，抑或经史子集，若有一路不精，难写传奇。您不是喜欢八股文么，我有一篇，请指教！”说着，摇晃着脑袋念念有词道：

>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籍。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

“哈哈哈哈……”孔尚任尚未念完，伍次友已是纵声大笑，他很久没有这样畅快了，“真骂尽天下腐烂恶劣的墨卷，我且给你续一句：

思入时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庙之朝廷！

孔尚任听了也不禁大笑。

“该请丑媳妇出来，见见公婆了。”伍次友笑着说道。

孔尚任听了，身子向前一倾，正色说道：“我这部传奇，只为识者读，不为昏者误，写的便是一代兴亡的色与气。敢问，何为色？”

“色者，离合之象也！”伍次友循传奇的义理答道，“男有其俦，女有其伍，悲欢离合寓其中，锱铢不爽！”说至此，猛的想到自身，伍次友敛了笑容。

“嗯。”孔尚任很满意这个答复，又问，“那么，气呢？”

伍次友因听他方才讲到“一代兴亡”的话，沉吟了一下，缓缓答道：“气者，兴亡之数也，君子为朋，小人为党，错综纷乱寓其中，无纤毫之差！”想想又补了一句，“我这不过是据理而言、据情而断，写得好了自然就是如此；写得不好，强捏造一个传奇出来，我还没工夫看呢！”说着，跷起二郎腿来，看着孔尚任笑。

孔尚任听着这些话，句句在行，点了点头，起身在屋里徘徊几步，说道：“我做了首《金菊香》，先吟给先生一听：

偏有那文章湖海旧相知，剥啄敲门来问你，带几篇新诗出袖底，硬教评批，君莫逼，这千秋让人矣！

“好好好！”伍次友大笑道，“张姥姥还说要我指点，只听你这一曲，我就无可指点，这‘千秋’你不要让我，我也不逼你——尽情拿来我先赏就是了。”

孔尚任这才将一卷文稿从怀中取出来。伍次友双手接过，诧异地问道：“就是这些么？”孔尚任一改方才狂放之态，笑着点头道：“这是一部《桃花扇》，共分四卷，还未完稿，您先看一卷吧，我准备用十年的工夫改好它，才肯拿出去呢——只可惜无缘见到侯公子，有些地方写的不很顺手！”“那你今日不虚此行，侯方域前辈正是在下受业之师！”伍

次友看了一眼又惊又喜的孔尚任，便开始翻稿。孔尚任自静静坐在一旁吃茶。

半晌没有动静，孔尚任起身站到窗前，观赏墙头横卧着的一枝老梅，正拟构思一篇诗词，犹豫不定时，猛听“砰”的一声，回头一看却是伍次友看得忘了情，在击节称赞！

“妙哉！”伍次友笑道，“这《访翠》一出，亏你怎么想来！”说着他一边翻念着，一边手舞足蹈。已有些着魔：

……隔春波，碧烟染窗；倚晴天，红杏窥墙。

“确是妙语如珠！”伍次友连连赞叹，“二十年所读文章，不及君这一篇！你看——”

结罗帕，烟花雁行；逢令节，齐斗新妆。有海错、江

瑶、玉液浆。拨琴阮，笙箫嘹亮。

伍次友笑道：“字字余香可嚼，句句精辟动心！天耶天乎！你这样的人竟生在山东，真真不可思议！”显然，伍次友认为只有江南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文采。

“先生不必赞了。”孔尚任也很高兴，“有何补阙之处也该说说么。”

“这样的书我可补不了什么阙。”伍次友笑道，“天生我材必有用，你应该出山了，要不要我写封荐书给你？”

孔尚任一怔，说道，“君子守时待命，先生的荐书不敢领。”

“嗯，确乎如此！”伍次友更加赞赏，“你这样的大才，必能自致于青云之上。不过我如不荐，于心何忍？将来面见圣上，我必一力保荐的！”

“可惜此非经国之策，”孔尚任笑道，“皇上未必就看得中的。”

伍次友情绪平静了下来，微微一笑，说道：“当今乃是一代令主圣君，岂有叫你落空的？”说到这里，又沉吟良久道：“可惜的是，三藩未靖，虎视中央，皇上虽有此心，未必抽得出余暇来处置这些文事

啊！”说到这件事，孔尚任情绪低落了，点头叹道：“我是久闻先生道德文章的了，既然皇上方在用人之际，先生何必自弃？应当回皇上身边参赞大计才是啊！”

这话说得伍次友心里一动。是啊！乱世之人，不如治世鸡犬，像孔府这样的巨族，衰微下来，会出现孔仁玉那样的惨剧；像孔尚任这样的才人，遇到这种时候，也只好坐等天下太平。守时待命，什么时候是个了局？

正默默出神，张姥姥带着云娘进来，呵呵笑着说道：“尚任，一看就知道你们谈得投缘，在那屋里都听见这里又说又笑，多少天来这院里没有恁热闹了——再告诉伍先生个喜讯儿，郑春友已经叫钦差给杀了，这兖州府地面要清净几日了。我和云娘已经说好，就照我前头的话办吧。”

“敬遵姥姥的命。我和聘之兄还可多切磋些学问。”伍次友说道。他心里不免诧异：没有听说有钦差到，怎么会突然就杀了郑春友？

第二十九回　奉皇命孔四贞南归　劫法场青猴儿效命

府衙逃走了“李雨良”和伍次友，张姥姥碰回了孔令培，兖州知府郑太尊却仍决定大出红差，处决所有谳定秋审的在狱罪囚。原因很简单，伍次友既已出走，又拿不回来，他这个知府是做不成了，须得逃往云贵。狱中在押的三十二名死囚，除四名盗贼、奸淫的刑事犯外，都是在云南哗变返回中原的官佐，还有是钟三郎会众的反叛。自己的真面目既已暴露，肯定臬司要重新审核，说不定还要惊动刑部，让这些“汉贼”从他郑春友手上活着出去，将是终生憾事。再说，自己逃到了云南，总不能空着手去见平西王呀！所以，当孔令培回来报知在曲阜无法捉拿伍次友的消息后，郑春友先是一阵惊恐，沉默良久，突然失心疯似的爆发出一阵狂笑：

“哈哈……哈……哈！想不到我郑春友惨淡经营、智谋用尽，依旧是镜花水月，水月镜花……哈哈……”

听他笑得凄厉古怪，孔令培被他吓呆了，半晌方期期艾艾地问道：“太尊……您，您这……这是？”

“太尊？”郑春友睁着一双血红的眼，“太尊已经没有了，现在我是大明义民郑春友！”他忽然又显得伤心颓唐，一下子跌坐在交椅里，埋头思索好一阵，抬起泪光闪闪的脸说道：“令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在此一年半，你知道我刮了多少？”

孔令培不敢回答。

“十五万！”郑春友毫不犹豫地说道，“这十五万分了三份，一份给了平西王；一份给了朱三太子；余下的五万我用来打点身边的人！所以，于满清我算得第一赃官，于大明我却是第一清官！若是我身遭不测，请你将这话传遍天下。”

孔令培不解地问道：“那怎么会？伍次友并没有出兖州，还是要想法子捉拿！”

“我手中若有兵，还用你说？”郑春友冷森森地一笑，“可叹可惜，

朝廷竟没在兖州驻兵，你们孔府有兵，却又由不得你来支配……”

“那我怎么办？”

郑春友不言声，至桌前提笔写了一张条子，又小心地用了自己的印，交给孔令培，说道：“你拿这个条子到库里提一万银票，到云南，到北京去寻世子都成，远走高飞！”

“那您呢？”

“我？”郑春友咬牙笑道，“放心——我也不傻！今日四门齐开，斩决全狱要犯，我也要裹银而遁了！”说着便笔走龙蛇、文不加点地亲自起草杀人文告。写好了，自己再看一遍，见孔令培还怔怔地坐着，便道：“你还不去，是怎么了？”

孔令培嗫嚅半天，方道：“我怕……怕伍次友抄了我的家……”

“国且不国，何以家为！”郑春友冷笑道，“便宜不了他伍次友！我表弟朱甫祥在固安罢官后，已在抱犊崮和大响马刘大疤会合，啸聚了七百多人，我已写信请他留意。他知道此中情由，岂肯放过伍次友？我现在……”他说着，有些气短，回身摘下悬挂在墙上的长剑，抽出来弹了弹。那是上好的剑，立时发出铮铮嗡嗡的金属颤鸣，“我现在最恨的是皇甫保柱！王爷怎么选这样一个人来办大事？他若不怠慢心软，我郑春友焉有今日之祸？”

他一边沉思着说，一边走近孔令培，突如其来、猝不及防，向孔令培当胸猛刺一剑，那剑一直穿透他的后心。

“你！”孔令培“刷”地立起身来，踉跄着不肯倒下，狞笑着问郑春友，“你为什么？说出来叫我死得明白！”

郑春友端一杯凉茶喝了，笑眯眯地说道：“爱国即不能爱家，爱家必然惜身，惜身必然卖友！我这不是成全了你么？伍次友知道我杀了你，还会抄你的家么？”

孔令培瞪着眼听完，“唿通”仰倒在地，无声无息死了。郑春友拔出剑来，扯过桌上台布，细细揩拭干净了，佩在身上，出来将大门反锁了，气宇轩昂，面色从容直趋签押房，按剑大呼：“升堂！”

西菜市刑场阴风惨惨，杀气腾腾。三十二名刀斧手一色儿新的绛红大袍，玄色腰带，一律右臂赤胸在外，磨得雪亮的鬼头刀刀钩朝外，宽厚的刀背压在多毛的前胸上。他们不耐烦地站着轻轻跺脚，横肉块块饱绽的脸上泛着黑红的光——那是八两老烧刀子的功效了。刑场四周布满了衙役，足有四百多人——连首县衙门的人都调空了。正中面南的一座高台上摆着一张公案桌，一根根亡命签牌齐整摆好了。郑春友一身簇新的官袍，立在案后提着朱笔毫不犹豫、毫不马虎地一一勾牌，交给司书发下。只见各班番役人等已经到任，郑春友便吩咐："预备好，本府亲自监斩！"

"喳——噢——"下面雷轰般长应了一声，便推出已插了亡命牌的人犯出来。立时，外头瞧热闹的老百姓一阵骚动，都伸着脖子看，圈子里的衙役便用鞭棍一阵乱打，逼着人圈子向后退。孔四贞还是头一次见地方官杀人，和地狱里森罗殿布置毫无二致，不觉心悸。回头看时，青猴儿拿一把瓜子儿站在孙延龄身边，一边嗑着，一边用两只乌溜溜的眼睛在犯人中搜寻伍次友和李云娘，却因犯人一色披着囚衣，头都被刀斧手按得低低的，竟看不清楚。孙延龄却显得若无其事，背着手用冷冰冰的目光漠然注视着满脸杀气的郑春友。

"自古对谋反造逆之人，决不待时而斩！"郑春友双手据案，大声说道。这是他知府任上杀人最多，也是最后的一次，所以特别郑重。他回头看一眼特地赶制出来的一面竖旗：宝蓝缎面儿四周镶着血红的流苏，中间一行大字也是他的手书：

钦命进士及第五品中宪大夫知府郑

旗上的十五个黄字迎着寒光刺人眼目。郑春友转过脸来，眼中带着肃杀之气又道："本府为绥靖地方，安抚百姓，已缉获劫牢大盗李雨良、聚众谋反首领于六，经六百里加急请示上宪，今日处置待决死囚，操刀手预备好了没有？"

"喳！"三十二名刽子手齐声应喏，"请大人下令！"

"慢！"见孔四贞使眼色，她的包衣奴才戴良臣大喝一声，手一扬跨进了刑场，盯着郑春友问道，"你说已奉宪谕，拿出臬司滚单来叫大家瞧瞧呀！"

谁也没有料到竟会有人敢在这当口走出来说话，场内场外黑鸦鸦上

千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都伸直了脖子瞪着眼瞧。

“大胆！”郑春友因接了吴应熊的信，心中早有防备，见这汉子跳出来，料是钦差手下的人，“啪”地将公案一击，喝道，“将法场滋事的人给我拿了！”护在郑春友身边的几个彪形大汉“喳”地答应一声，恶狠狠扑了过来。孔四贞一回身，厉声向孙延龄道：“延龄，上！”郑春友在台上早一眼望见，点着护法场头儿的名字叫道：“刘天一，是谁在那边喧哗？”

刘天一以为有人劫法场，早吓得愣在一边，尚未及答话，青猴儿突然一跃蹿了出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叫道：

“是小爷！明白么！——爷们奉了皇命钦差来的，谁敢来拿？”

青猴儿说着，“嗖”地抽出腰刀，一把揪住扑上来的刘天一，顺势儿反拧了他的膀臂，将刀猛地斜劈下去：“谁敢无礼？”

这毛头小子经云娘和胡宫山传授，身上功夫已经不浅，这一下出手又快又利落。刘天一的头颅滚出四五尺远，血溅得到处都是，连上来拿孔四贞的衙役们都吓得愣在当地！

“给我拿，拿，拿！”郑春友咆哮道，“这正是昨夜劫衙的大盗！”

“你拿不成！”孔四贞至此才迈着大步进来，将康熙赐她的金牌令箭从怀中取出，高擎在手，晃一晃，耀目辉煌，“我乃御前一等侍卫，和硕公主孔四贞！这是圣上令箭，命我微服查访民风！”

郑春友倒抽一口冷气，心下一阵暗惊：这便是久闻其名，未谋其面的“四格格”！性命交关之际，他反镇定了下来，嘿嘿冷笑道：“你就是钦差？怎么既没有廷寄，也没有勘合，上宪也无滚单告知？哼！自古至今，哪有女流之辈为钦差大臣的——显系刁妇冒充钦差，这还了得？”他抬高了嗓音，大喝道，“一个也不要放走了，一体擒拿正法！”

孔四贞听了不禁仰天长笑。她奉康熙之命，以和硕公主身份携了丈夫孙延龄同赴广西，节制父亲孔友德的旧部。这次赴广西，孙延龄原想走陆路，但四贞却因奉旨顺道密访伍次友，执意循水路南下，不想昨夜在兖州府刚刚住下，便遇到了从府衙中逃出的青猴儿，便在船上议定，今日劫法场营救伍次友。

郑春友瞧见了铸有“如朕亲临”的金牌，心里一阵发寒，眼见围观百姓已是骚动不安，衙役们面面相觑，知道稍一胆怯便一切全完，因见她只寥寥四人，略觉放心，恶狠狠一笑，说道：“这件东西是真是假，难以凭信！”

孔四贞不屑与郑春友答话，只冷笑着将手一招，孙延龄便忙不迭过来，拱手道：“公主，有何指令？”

“公主！”这下子人们都听清了，千余双目光都射向了孔四贞，一个个眼睛瞪得大大的，气都透不过来。

“延龄，”孔四贞平静地将手一摆，“拿下他来！”

“喳！”孙延龄答应一声，挺身直趋监斩台，一个书吏双手张着来拦，被他当胸一点，接着一记耳光，早仰面朝天倒下。孙延龄这才哈哈笑道：“我也是个钦差，上柱国将军、和硕额驸节制广西兵马都统孙延龄！懂了么？”说着转脸向人群喊道：“谁出来应命，大爷有赏！”

话音一落，十几个精壮汉子“刷”地跳了进来，其中有两个还是校尉服色，这是他带来的从人，还有几个并不认识，是素来被郑春友害苦了的，也来助打太平拳，一齐躬身对孙延龄道：“惟大人之命是听！”此时，待决的犯人们也都灵醒过来，一齐跪下高呼“冤枉”，整个围着瞧热闹的人都轰动了，前挤后压地鼓噪，“拿了这狗官！拿了这狗官！”

郑春友一阵气馁，向座椅上一瘫，又弹簧似的跳起来，拍案冷笑道：“如今的钦差真比兔子都多，一下子便蹦出两个来！可笑之至——还有谁是钦差？站出来说话！”说着，不动声色地扫视全场。

“没有了？好！”郑春友步下监斩台，指着一个死囚问孔四贞道，“我姑且称你钦差大人——此人，还有那三十一个，都犯的什么罪，讲啊？”他嘿嘿笑道，又转问孙延龄，“你‘大人’又因何搅扰‘下官’的公务呢？”

这句话问的在理，又十分得体。孙延龄没了词儿，原说是要救伍次友，但他和孔四贞却都不认识，因转脸瞧青猴儿。此时青猴儿已逐个儿验看过了囚犯，只懊丧地摇了摇头。孔四贞情知变中有变，微一沉吟，朗声说道：“我私访至此，知你劣迹斑斑，是个贪官！元春之月不请圣上御旨，擅自勾决这么多人犯，更属居心叵测！且人犯临刑呼冤，应即

停刑再勘，国有明典——条条款款你全都犯了，还敢在我面前放肆，自称无罪？”

“哪个认你们是钦差？谁晓得什么孔四贞？”郑春友倏地脸色一变，拔剑在手格格冷笑，“衙役们！”

“在！”番役们早被这阵势弄得昏头昏脑，稀里糊涂，此时一听府尊大人吆喝，参差不齐地答应道。

“出了事一切由本府挡着，你们尽自拿人，拿住一个赏银三百两！”郑春友狂怒地红着眼，“咔”地挥剑斩掉桌子一角，“有畏缩不前者，斩！”

话音未落，孙延龄早已大怒，一个箭步上前，将郑春友胳膊反拧过来，下了他手中的剑，顺势一剑砍下，将他膀子削下一块肉来，问道，“还敢无礼么？”

“拿！只管拿！”郑春友横了心，拧着脖子狂叫道。

但衙役们早已被这勇武得像天神一样的孙延龄吓得魂不附体，谁也不敢再动了。孔四贞见时机已到，双手捧着令箭，由戴良臣和青猴儿护持着款步直登监斩台，将案上知府印信随手甩给一个瞠目结舌的书吏，供好了御札、令箭，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才肃然落座，叫道：“孙延龄，将郑春友拖下去，斩！”

孙延龄答声“是”，拖着痛得半昏迷，浑身是血的郑春友便往下走，往地下一丢便要下刀，青猴儿在旁拦住了道：“额驸，你不知这家伙有多阴毒——不是那个杀法，我来！”说着，左一剑、右一剑、横一剑、竖一剑，在郑春友身上连戳十七八下，最后才照心窝里猛扎进去。他出手如此狠毒，连孔四贞将门虎女，也暗自心惊。

“把人犯先押回狱中监理，”孔四贞回过神来，大声吩咐道，“发文山东臬司，委干员重新审理谳定，报刑部详文，请皇上勾定之后再行处决！”

这一处置十分明快，无论于法理，于程序都对，原来疑心“劫法场”的衙役们顿时放下心来，在下头高声答应：“喳——”

当日孔四贞一行人便住了府台衙门，只到用晚饭时，大家心神方才安定。孙延龄一边吃一边笑道："今日真的唱了一台戏，兖州府全被轰动了！难为公主压得住阵脚——这事据我看，得赶紧申报朝廷才是。"

"那当然，吃过饭你就代我草个折子，我过了目就拜发。"孔四贞见青猴儿吃得香甜，将自己跟前一盘子肥鹅推过去，一边笑道："青猴儿，你倒对我的脾性，跟我到边庭立功去，好么？"

"我不！"青猴儿鼓着腮帮子道，"我还要寻我的姑姑呢！"说着双手将鹅一撕两半，左一口右一口，汤汁淋淋漓漓撒了一桌子。

孔四贞叹道："这孩子只一心念着他的姑姑。唉……也不知伍先生现在哪里——这次我们是没工夫再细查了。"孙延龄一边随便吃着，一边说着："咱们在直隶山东已经停留了不少日子，不敢误了正经差使。这回虽没见着伍先生，好在衙役们都说他们已经脱险了。"

孔四贞最亲近的密友便是苏麻喇姑，听孙延龄说的有理，又想着有点对不住苏麻喇姑，沉思良久，自慰地叹道："也只好如此。嗐，世上只有女人们心痴，男人们哪里晓得这些？这么着想，我的心也灰了……"

第二日启程，青猴儿仍是不愿跟孔四贞南下，口口声声要寻李云娘。孔四贞眼见这娃儿伶俐可人，越发舍不得丢手，便劝道："好孩子，你渐渐大了，也是要立功名做事业的，跟了我南去，弄个红顶子见你姑姑多好！——你不是说过，你娘被卖到了广东？那儿离我们那里却不远，我着人细细打听着，说不定你们母子还能团圆呢！"

说到娘，青猴儿又迟疑了，泪光闪闪的一双大眼睛瞧瞧这个，又望望那个，嘴咧了几咧，竟自放声大哭起来。

第三十回　夫妻离心额驸生异志　衙中兵变公主收军权

孔四贞带着青猴儿到达桂林，已是康熙十一年四月。因为走水路，这一路绕了很大一个圈子，先沿运河南下至广陵，在瓜洲渡口换了大舰船溯江逆流而上，经芜湖、九江、武昌、岳阳，直到重庆方弃舟登岸。再迤逦南行，便渐入横断山脉，左有万丈高崖，右有流云急水；幽谷深峪中老树错节盘根，虬枝藤缠；长满了苔藓的石道仄径阴绿浓密；偶过洞水飞瀑，更觉薄暮冥冥，似虎啸猿啼，轰鸣之声荡人心腑。水光山色一改北方的苍凉气度，秀丽中带着一种阴森森的忧郁格调。在江淮平原上长大的青猴儿几时领略过这些？一路上马也不骑，只放开脚丫子前后奔跑，不时发出惊讶的赞叹声：

“我的娘哎！谁要一脚踏不稳，从这儿掉下去，不就驾云了——咦！下头的水，怎么黑沉沉的？”

“青猴儿，上马吧，这么跑要累坏的。”孔四贞笑道，“这就叫乌江嘛！其实，这水并非黑色，山太高，水又深，自然瞧着就黑了——你瞧见对岸山上树林子里那个小黑洞洞么？”

青猴儿手搭凉棚略一眺望，真的瞧见断崖中间有个小洞在摇曳的树丛中时隐时现，便道：“嗯，瞧见了！”孔四贞笑道：“好小子，好眼力！当年要是你来追我，我难逃活命——我和干娘就是在那里头躲过追兵的。”

“那时您多大？”青猴儿上马问道。

“五岁。”

“您真好记性！”青猴儿道，“我只记得我五岁时还没穿过裤子。”

孔四贞没有回答，目光幽幽地望着远处山峦，心里长长叹息一声。顺治九年七月初四，桂林城被李定国攻破，父亲孔友德饮剑自刎，乳母抱着她趁夜逃出，还像昨天的事一样，她怎么能忘呢？孔四贞想着，回

头见青猴儿还在痴痴地望着，便道："青猴儿，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青猴儿道，"中国真大，我不知道的事真多！"

孔四贞回头看了一眼左顾右盼的孙延龄，一股莫名的隐忧袭上心头，丈夫虽说对她百依百顺，但她却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隔膜感，细想时，却又挑剔不出什么。连那个跟了父王多年的包衣奴才戴良臣，也觉陌生了许多。如今广西带兵的两个都统，马雄和孙延龄交好，却又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琮有莫逆之交，王永年忠于朝廷，却又与孙延龄互不服气，这该如何调停呢？

正想着，青猴儿突然道："四公主！"

"唔，"孔四贞惊醒过来，问道，"又瞧见什么稀罕物儿了？"

"不是什么稀罕物——我怎么瞧着额驸爷这几日却像换了个人似的？"青猴儿道，"过了重庆府，走路都想撒欢儿！"

"哦——"孔四贞一怔，几日来，觉得愈来愈不对头的地方原来在这儿！想着，将马靠近了青猴儿，温和地说道："人快到家都是这样——好孩子，你这样伶俐，我极喜欢你，不要叫公主了，也叫我姑姑好么？我会和云娘一样儿照料你的。""嗯——也成！"青猴儿咬着嘴唇歪着头想了想，道，"我姑姑是响马出身，肯为我杀人放火，您是千金阔小姐，您成么？"孔四贞开心地笑了："你以为我就不会杀人放火？"正待往下说，孙延龄带着戴良臣几个家将从身旁冲骑而过，扬着鞭子大笑着追逐一只跑得惊惶失措的兔子。孔四贞眉头一皱，大声喊道："延龄！"

孙延龄立即勒住了缰绳，下马笑吟吟说道："公主，有何吩咐？"他仍是一脸的恭顺神色。

"你是身统六万大军的上柱国将军了，"孔四贞道，"该持重点儿！"

"是！"孙延龄赔笑道，"快到家，我有点忘形了。"孔四贞笑着啐了一口，又叫过戴良臣申饬道："侍候你主子好好儿走路。这几日我越瞧你越不地道，仔细到桂林我治你！"

孔四贞的隐忧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比她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桂林驻军王永年和马雄两个都统，因为分饷不均，已经翻了脸。屯在城西的王

永年部和城南的马雄部没有一日不滋是生非。孙延龄自己的十三佐军马有严朝纲和徐敏振两个副都统弹压着，虽然不致闹出乱子，却也不敢轻易介入马王两部的争斗。广西总督金光祖是尚可喜的旧部，偏袒马雄；广西巡抚马雄镇是熊赐履的门生，庇护王永年；双方也是格格不入，加之风传耿精忠和尚可喜已修表奏请撤藩，局势更如乱麻一般。兵士们趁乱出营抢掠奸淫的事儿也时有发生。金光祖捉了二十几个王永年属下出外为非作歹的士兵；马雄镇也逮了几十个马雄的士兵，却都不敢发落——因为兵都是孙延龄的，他两个都是空筒子封疆大吏，害怕激起兵变。各方势力纵横交错，又虎视眈眈，所以孙延龄一回来就忙上了，半个月来都难得落屋，咨会督抚，召人议事，处置积案，调停各部关系……竟把孔四贞撂到了一边。

这一天，吃过晚饭，天色渐渐阴了下来，浓云压得低低的，罩得天地间一片昏暗，疾风一阵阵吹得院里的大梧桐、木棉树不安地摇晃着。眼见大雨就要来临，孔四贞见孙延龄胡乱扒了两口饭又要出去，便叫住了他："延龄，又要出去？"

"怎么？"孙延龄站着，用手帕擦着嘴笑道，"几天没陪你，闷了么？我得先把这儿的局面稳住——耿、尚两家要撤藩，我们这儿不稳不行！等天气好些，我再陪你玩儿——这里好景致，什么独秀峰、叠彩山、象鼻山、七星岩……"

"我不要听这个。"孔四贞道，"我想和将官们见见面，你给我召集一下。"孙延龄笑了一笑，说道："你是为他们那些小事操心？不要紧，我能处置！我的公主千岁，你安富尊荣好了！"孔四贞摇摇折扇，笑道："我可没那个福分——你想把我当菩萨供起来？别忘了，我是定南王郡主，也是有官爵的！"

"是，遵命！"孙延龄扮个鬼脸儿，涎着笑脸说道，"一等侍卫阁下，要没有别的吩咐，我先去了。马雄镇、金光祖他们都在等着议事呢！"孔四贞点头道："没什么事了，你不带几个人去？"孙延龄笑道："我不带人了，戴良臣他们都在这侍候着，有什么事告诉他们一声就得了。"

孙延龄说着便去了。才交酉时，天就完全黑了，外头下起雨来，一阵儿大一阵儿小洒落在梧桐叶、芭蕉叶上，打得山响；一股贼风尖溜溜地袭来，吹得窗扇几开几合，把窗帘儿撩起老高。孔四贞突然感到一阵惶恐和寂寞，正待过去关窗户时，便听到雨地里啪叽啪叽一阵乱响，青

猴儿浑身淋得精湿，光着脚丫子跑进来，喘着气道："姑姑，这是他娘的什么天儿，说下就下！"孔四贞笑道："还不进去换换衣裳！跑哪去撒野了，淋得水鸡儿似的？"

"姑姑，"青猴儿换好衣裳打了个喷嚏走出来，扣着纽子说道，"外头有两个人要见您，门上人挡住了，说要等额驸爷回来再通报呢！"

"是什么人？"孔四贞心里陡地升起了怒火。

"一个三十多岁，矮个子，黑豆眼；另一个有五十多岁，说叫傅什么来着——"

"傅宏烈！"孔四贞身子一颤。她已完全明白，真的要把自己当菩萨供到这儿了！她腾地立起身，走到窗边喊了一句："家将们谁在？"

"奴才在！"雨地里有人应声答道，孔四贞一看，也是自家包衣奴才，叫刘纯良，便道："去门上传话，请傅大人他们进来！"刘纯良忙躬身道："回主子话，戴头儿说了，来客得先见额……"

"放屁！"孔四贞厉声道，"戴良臣是你亲爹？告诉门上，再敢擅阻我的客人，立刻打死！"说完"砰"地关上窗户，坐下暗自打主意。

"下官何志铭、傅宏烈参见公主千岁！"不一时，便听门外有人高声报道。孔四贞已是起身相迎，见这两个人又要行礼，便道："免了这个礼吧，快坐下——这位不是兵部云贵司的何大人吗？你几时来到桂林的？"

"下官何志铭，到贵州公干，特绕道来此，已有七日，想单独请见公主，一直不得便儿。"何志铭说着抬起脸来，果真是两颗黑豆眼，亮得咄咄逼人。孔四贞早就听魏东亭说起过他协助九门提督吴六一杀衙斩将，单身入鳌府游说的故事，是个极为精明强干的人，便笑道："你是兵部的司官，赏着侍郎衔，要见我何难？"

傅宏烈笑道："见您不难，要单独见您却很难。今晚额驸他们在聚仙楼和吴世琮、汪士荣吃酒说话，趁空儿求见公主，有些话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什么聚仙楼？什么吴世琮、汪士荣？"孔四贞惊得一跃而起。

“公主安坐！”何志铭格格一笑，对傅宏烈道：“如何？公主果真不知道！”说着一欠身笑道：“有些事公主日后自会明白，不过下官来此，却为了另一件事——”他从袖中取出一片残纸递给孔四贞，说道：“此乃一封血书，请公主过目！”

孔四贞接过一页血迹斑斑的残纸，心里打了个寒颤，对呆立在一旁的青猴儿说道：“你到门口看着点！”

纸上的字并不多，用的血却极多：

求天恩明查夫君吴六一之死，吴黄氏泣血绝笔。

血书已经变成紫绛色。何志铭上前将纸翻过，上面字迹宛然在目：

承吴铁丐嘱书蔡石公《罗江怨》一首：

功名念，风月情，两般事，日营……

下头的字已不复存在。何志铭解释道：“这是康熙八年伍先生给吴军门写的。”

孔四贞没有说话，她的脸石刻一般，毫无表情。

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刷的一个明闪，照得屋里屋外通明闪亮，接着又是一阵石破天惊似的轰鸣。孔四贞的脸像纸一样苍白，颤声问道：“吴军门原来死于非命？这，这是从……哪里……”

“吴公子和他的乳母现在我府，还有两个逃出来的校尉也在我那儿。”傅宏烈叹道，“可叹一代良将，不明不白死于小人之手！”何志铭想起当年同事之情，已是潸然泪下。

“杀吴六一的是谁？”孔四贞想着自家处境，又难过又激动，又有点害怕。

“尚之信，还有贵治的马雄、戴良臣！”傅宏烈毫不犹豫地说道。旁边的何志铭目光一闪，又补了一句：“还有今晚陪额驸吃酒的汪士荣！”傅宏烈却摇头道：“那倒未必，何君不可疑人过重，汪士荣并不在场，这是有证人的。”

何志铭冷笑道："此人清秀儒雅，貌如美妇，多才多艺，连宏烈兄也对他十分怜爱，而不知其恶。我可断定杀吴军门必是由他主谋——早晚你总要吃他的亏！"

孔四贞并没有理会他们的争执，这情况来得太突然了，她一时还接受和消化不了。马雄和戴良臣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岂可等闲视之？她沉思移时，站起身来拔出悬在墙上的宝剑，用细白如柔荑的手指轻轻叩着，发出铮铮的鸣声，又转脸对何志铭道："你们的话我当然信，不过吴六一这人是很不好惹的，怎么轻易就让人弄死了——此事非同小可啊！"

"据乳母说，他们先用缓发毒药，打算慢慢治死吴军门。"傅宏烈道，"又怕圣上接到吴六一病报，派遣太医星夜来医治，不得已了才下此毒手——吴军门在筵席上发觉中计后，曾拔剑连杀十二名王府侍卫，还砍伤了马雄的脸和腿——"

"调你的人证过来！"孔四贞已是大发雷霆，厉声说道，"我要在桂林问这个案子！"

"不可，不可！"何志铭仰着身子摇手道，"我们来此并不是要告状，只是想单独对公主说明真情，请公主多加防范，刻意留心！公主啊！帐前的故人虽多，却已非故人的心肠，下面兵丁虽众，用命者能有几何？此事即便申奏朝廷，恐怕也要留中不发，何况您身处危境，更不可过问此案，一旦引起剧变，干系非小呀！"

"我请公主往最坏处打算。"傅宏烈道，"下官那里已暗训三千民兵，以备非常，万一事有不虞，公主可先往下官那里暂作……"

不等傅宏烈说完，孔四贞突然纵声大笑："二位真是以寻常女子视我了！广西若非险地，圣上要我回来做什么？三军六万余人，与我父恩结义连数十年，马雄他不想想，杀了我孔四贞，他的军队便要先乱！我在广西一日，即使他们造反，也不能全力对付朝廷——傅大人，放心回去训兵，用得着时，我自会寻你；何大人，你回京为我带一份密折，我为傅大人请调一点军饷。"

"好！"何志铭豆眼一闪，"请公主拜写奏折！"

"青猴儿！"孔四贞面孔忽地一沉，"传话刘纯良，叫戴良臣带着包

衣家将都过来！”说着对傅宏烈和何志铭一笑，傅何二人对视一眼，不晓得这个高深莫测的少妇要干什么。

三四十个家将冒雨来到了正厅，戴良臣走进来，不安地看了看两个陌生人，打千儿跪下道：“奴才戴良臣率家奴刘纯良等四十三名奉命过来，给主子叩安了！”几十个包衣奴才跟着黑鸦鸦地跪了一地。

“你往前些！”孔四贞目光如刀似剑地盯着戴良臣，良久方冷等道：“好一个戴良臣，我们孔家调理出来的好奴才！你做的好事！”

“不知奴才做错了何……”

“哙？”孔四贞冷冷一笑，背起双手逼视着浑身发抖的戴良臣，“我问你，马雄脸上的疤是哪来的，他的腿又是怎么了？”

“公主！”戴良臣心里猛然一惊，惊惶地说道，“听说是从马上……坠下来，被竹茬儿……”

“好，你不肯说实话？”孔四贞截断了戴良臣，俯身审视着他恐怖得变了形的脸，笑问，“你是我家的家生子儿奴才，可记得前头保儿是怎么死的么？”

“是……是装进烧……烧红了的铁笼子……”

“嗯，好记性！”孔四贞格格笑着，吩咐刘纯良道：“架火！”又对吓得发怔的青猴儿道，“你不是喜欢看杀人放火么？姑姑给你瞧瞧新花样儿！”旁边的傅宏烈和何志铭虽不动声色，看到孔四贞家法如此之酷烈，心里也是一阵阵发寒。

“不！”戴良臣面如死灰，语不成声地号啕大叫，急忙爬了几步跪到孔四贞脚前，“不能啊主子！那都是马军门他们逼我干的……我没伤吴军门一个指头啊……求主子开恩，开恩哪！”

“马军门是你哪门子主子？”孔四贞脸上毫无表情，叮当一声将一柄匕首丢了过去，“吴军门乃朝廷封疆大吏，奉圣命到广州牵制三藩，到任才一个月便被你们这些鼠辈杀害，叫我怎么救你——看在你服侍我多年的分上，允你自行了断了吧！”

“谢公主！”戴良臣此时觉得免受火笼酷刑已是如蒙大赦，遂毫不迟

疑地抓起匕首，一仰身子便要往下扎。

“慢！”何志铭摆手止住了戴良臣，对四贞赔笑道：“公主，我为良臣讨个情。他虽死有余辜，但毕竟不是主谋，公主不妨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允其戴罪立功如何？”

“嗯，”孔四贞很欣赏何志铭的聪明，却假作沉思，半晌才道：“瞧何先生面子，先寄下你的狗头。这些包衣家将自今夜起，暂充我的卫队，仍归你带领，听到了没有？”

“喳喳喳！”戴良臣大汗淋漓湿透重衣，连声地说道，“谢主子不杀之恩，谢何先生拯救之恩！”

“带我去聚仙楼！”孔四贞冷冷吩咐道。

聚仙楼上的筵席已经残了，孙延龄并不知道府中已经发生了“兵变”。吴世琮、马雄、刘连明、汪士荣并十几个军将在闹了一阵酒疯之后，现正酒酣耳热地附庸风雅。守在楼下的徐敏振见孔四贞带着一群护卫威风凛凛地赶来，忙一躬身赔笑道：“额驸爷在上头呢，并没有女——”

“滚你的！”孔四贞一把推过徐敏振，便蹑着脚儿上了楼，在过道里停住了脚步，隔着纱扇子往里瞧。孙延龄醉醺醺地半躺在竹椅上，身旁有一个俊秀的青年书生正呜呜咽咽地吹箫伴奏，马雄扬着带疤的脸，扯着五音不齐的嗓子在唱：

> 大王之烈风，四海间威云重重。千秋项羽颈血，只可叹乌江恨重，难染红。消散了豪杰气，没来由着对江东，去做鬼雄。空教后世游子，怅对碧水忘情！

唱罢，一群人哄笑着劝酒。孔四贞在诧异这个行伍出身的马雄怎会编出如此雅调，却听孙延龄笑道：“士荣，你听听，把你的曲子唱成什么味儿了，还不如方才世琮唱的呢！快拿大杯来罚酒！”

汪士荣将箫递给孙延龄，腼腆地笑道：“延龄，你来伴奏，我来唱一段，以助雅兴！”他说话声音很轻很细，听来像个姑娘。外头的孔四贞也不禁暗暗生疑：这个人会是害死吴六一的主谋？正寻思间，箫声又呜呜咽咽传来，汪士荣以箸拍节，柔声唱道：

> 凉风秋月，剪断了汉家桐叶。一片儿北，一片儿南，一片儿东西去也！扶病躯，登危楼，空对良夜，草木荣枯折磨，更那堪烛光明灭——奴病本自心病，郎何必强奴把药噎？待把罐儿破了，又恐见，金瓯缺！

他字正腔圆地唱罢，咳嗽两声，用手帕捂住了嘴，脸上泛起一阵潮红。吴世琮忙凑过来道："士荣，病还未好么？前几日我给耿家伯父去信，请他再弄点上好银耳。那个东西，最能养肺清火——"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掐断了，因为孔四贞已经推门进来，旁边的何志铭带着讥讽的神气盯着吴世琮和虚弱的汪士荣。青猴儿忽闪着大眼好奇地看着屋里的人，后头的戴良臣却是神色尴尬，眼睛望着墙角不吱声。

"公主！"众人一齐惊起，接着又一齐跪下，"——不知公主大驾光临，乞望恕罪！"

"你们是客。"孔四贞对吴世琮和汪士荣道，"夜深了，汪先生又有清恙在身，请先到驿馆里安息罢。纯良——送客！"

待他们讪讪地出去，孔四贞才转脸对孙延龄道："上柱国将军，广西自古边陲重地，山川险要，东控闽粤，西掣黔滇，而且苗瑶杂处，此时更非宴乐之时。我奉圣命来此镇守，望你自珍自爱，佐我成功。"

话虽客气，但谁都听得出来，是宣布收取军权的。下面的官兵听了这话，心里一个个诚惶诚恐，口里都连连称是："惟公主之命是听！"

"那就好！"孔四贞笑道，"你为我，我自然也要为你，你还是你的上柱国嘛！军马由你指挥，不过——"她沉吟了一下，"军队的调动，将士的黜陟以及与督抚、邻省各藩间的咨文、会议这些事要商议着办，我得随时向朝廷奏呈。咱们同心协力把桂林的事办好，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还是少来往为好！"

"喳……"

"明日卯时，在行辕召集三军千总以上的军佐，一是我要见一见他们，二是宣示皇上圣谕——延龄，我们一同回去！"

"喳！"

第三十一回　撤三藩君臣议对策　释天足培公代草诏

吴三桂请求撤藩、回辽东养老的表章，比尚可喜、耿精忠的撤藩奏折整整迟了三个月才送到京城。这期间，为办事方便，康熙命熊赐履、索额图和明珠都暂时住进乾清门西的侍卫房内，协助处置朝务，从提调驻防军队，探询各方面动静，到统筹耿尚二藩的沿途供张、驻跸关防，……六部官员白日抱着一叠叠文案在门前挨号回报事宜，黑夜取走批阅过的文书，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每日堆积如山的军报、文案由他们三人先汇成节略文字报送康熙，待裁决后，分发各部照旨行事。

“吴三桂总算识大体。”熊赐履不禁舒了长长的一口气，脸上浮出了一丝血色，笑道：“能不动兵戈平安撤藩，这不能不说是国家之福、社稷之幸！”

索额图抚着额前半寸多长的头发，显得有些忧郁，听了熊赐履的话，半晌才道：“东园哪，未可乐观过早呀！吴三桂的折子里我看话中有话，牢骚很大。几时他人到了北京，咱们才能一块石头落地呢！”说着便转脸看明珠，明珠正以手支颐沉思着，他附和地笑了笑：“我看索公的话是对的。吴三桂这个人固然要听其言，更要紧的是观其行。他孙子吴世琼和耿继茂在尚之信那里密议之后，突然陆续请求撤藩，这里头难说没有文章。我还是老脾气，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图海建议调洛阳的兵还要按期出发——伍先生曾说过，不能战便不能言和！”索额图不置可否地松动了一下腿脚，说道：“打仗，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一开战你就明白打仗是怎么回事了，我可是带过兵的！”

正说着，康熙散穿一件石青缎面的中毛羊皮褂，套着巴图鲁背心，拿着一叠子纸过来。新选进养心殿的内务府总管黄敬抢前几步挑起帘子，笑着道：“诸位大人，皇上来了，请接驾。”

“免礼吧！”康熙大踏步进来，在居中的椅上坐下，用手抖了抖那叠纸道：“你们怎么看？吴三桂这个折子可信么？”

听熊赐履将三个人的意见约略说了一遍，康熙久久没有说话，一边吃茶沉思，一边来回翻阅审视着吴三桂的奏章，良久才道：“他这个折

子里说的，确实是弦外有音，朕已经看了两遍了，要仔细应付——熊赐履，你把朕用指甲掐过的地方再读一下。”

“是。”熊赐履双手接过奏折，略一过目，轻声读道：

> “……臣自顺治元年，以猥琐之身从龙行空，附骥绝尘，即受先圣主不次之恩，委以专阃之任，膺以无尚之爵，仰恩俯叹，泪湿重枕……惟当以犬马之年效死于当今，报忠于先帝，本不应惜身爱命，惮劳畏巨，然近年来精竭力疲，且患目疾，深恐以臣之耄耋庸聩，误圣上臻隆治化大图，有伤先帝知人之明，则臣罪不可逭矣！请辞藩国之位，退养辽东，庶几朝廷不虑西南之忧，三桂可免敝弓之愆，则圣主爱我深焉……

“什么西南之忧，不就是说朝廷信他不过么？”康熙沉吟道，“这个‘敝弓之愆’，听着像是自责自叹，其实也是发朝廷的私愤，说朕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索额图，你怎么想这件事？”

“主上所见甚明，”索额图道，“不过只要吴某肯撤藩，这些话便都是小节，圣上可不必理会。”

“嗯，好！”康熙笑道，“他肯撤藩，这点子事儿朕当然能谅解，就怕他说的未必是真话，所以来与你们商议一下，看这个折子该怎么批。”

明珠听了嘻嘻一笑道：“请熊公拟一稿，主上裁夺就是了。”熊赐履捻着胡子想想说道：“臣以为回避吴三桂这些悖谬之语，模糊称赞‘王志可嘉，所请照允’即可。”

康熙听了摇摇头，见周培公抱着一叠文书进来，便笑道：“你去传话，叫李光地递牌子进来！”黄敬忙道：“万岁爷，李光地丁忧了，正交办差使，预备星夜赴丧呢！”

“哦，是父亲，还是母亲？”

“是——父亲！”

康熙沉默了，像李光地这样的新进翰林，夺情是没有道理的，想了想笑道：“就是丁忧也罢，叫他进来，再叫上他那个福建同乡陈梦雷也

来。”

周培公答应一声正要走，康熙却止住了：“不用你去，让黄敬去传旨。”说着转身吩咐黄敬，“叫他们上来，你回养心殿给朕多磨点墨，朕写完字还要出去走走，你不是说要带朕去几个好地方玩儿的么？这里不用你来侍候了。”他对黄敬本无成见，自内务府选他到养心殿这些日子看来，不但人诚实，话不多，而且对康熙的穿戴、冷暖十二分经心。但小毛子曾传过话来，说他似与吴应熊有联络。这里在商量大事，康熙不得不支走他。

黄敬去了一会儿，李光地和陈梦雷便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康熙吩咐守在门口的穆子煦和犟驴子：“赶开来回报事情的官员和太监，闲杂人一概免进，朕有要事。”

“臣以不祥之身辱圣上召见，不知有何圣谕？”李光地一边叩首行礼一边说道。陈梦雷却一言不发地跟着行礼，用目光揣测康熙召见的用意。

“这是吴三桂请撤藩的折子，你们看看。”康熙说道，“周培公你也说说，朕今日专听你们几个小臣的看法，如何回批。”

李光地细细看完奏折，便交给陈梦雷，陈梦雷却只细看康熙掐过指印的文字，很快又转给了周培公。

“万岁，”李光地先开口说道，“臣以为皇上应赞赏平西王深明大义，允其所请，其中不合臣道之激词似应含糊掩过。”陈梦雷却不以为然，叩头道：“臣以为狂悖之语如不痛驳，吴某将以为朝廷柔弱无能，反而助长他不臣之心，不若把话挑明，吴某反会认为朝廷以诚相待，去掉他疑忌之心，利于撤藩。”

两个人意见如此相对，康熙不禁一怔。想想都有道理，倒一时难于决断，便转脸问周培公：“你看如何？”

“皇上允许撤藩，似无疑义，”周培公忙跪下答道，“但只讲‘照允’，不驳狂言，无以示朝廷撤藩之诚意；而驳斥太过，又易生疑虑。臣以为恩威并用，既嘉其请，又震慑其心，方是上策。”

这正是康熙也在想着的，不禁喜形于色，笑道：“好，就照这个意

思你来拟旨——谁叫你说大话来着？”

“喳！”周培公小心翼翼站了起来，至炕前一张几前，略一思索，援笔濡墨写道：

> 王心可鉴，王志可嘉，所请照允。朕已令甘文焜往任云贵总督，必能承王之志，理好黔滇。王与国同休，爵高位尊，功在社稷，国家岂肯为兔死弓藏之举，王之虑多矣！王可放辔尽兴北来，朕扫百花之榻，设醴相待。

写完，自己又看了一遍，吹干了墨迹方双手捧给康熙。

“这样拟很好。”康熙叹道，“有讽有劝，有警有告。吴三桂也太多心了，他那么大功劳，荣归辽东，谁肯难为他，谁能难为他？想这些无益无用的事做什么？”说罢垂头不语，似乎很有些感慨。

李光地和陈梦雷见康熙无话，正要辞出，康熙却突然问道：“李光地，听说你丁忧了？”李光地连连叩头道：“是。”康熙叹息一声道：“朕看你满面戚容，可要善自珍重。朕眼前正在用人之时，想夺情留用，你看如何？”李光地听了，急道：“臣万难奉诏！老父阖然下世，白发老母倚闾相望，臣方寸已乱，何能为国筹谋效力？”说完，泪水已经夺眶而出。

“好吧，忠臣出孝子，朕不拦你了。”康熙默谋良久，说道，“你和陈梦雷都是朕非常器重的臣子，你们二人又有莫逆之交，朕想索性成全你一下，让陈梦雷和你一同回去，一来帮你料理一下丧事，二来陈梦雷也可回家看看，为朕办个差使——陈梦雷，你可愿意？”

金榜题名，奉旨还乡，哪个读书人不想呢？这太喜出望外了。陈梦雷先是一怔，忙叩头答道：“臣受皇上恩宠，敢不铭心刻骨，以图报效！——但不知是何差使？”

“目下正逢风云变幻之时，无事便罢，有事就不是小事。”康熙的瞳仁里放出晶亮的光，“你们福建地处海隅，东有台湾，西有三藩，是个是非之地，朕有意让你们回去替朝廷出力，但办什么差，怎样办，朕一时还说不清楚。”

“敢问圣上，”李光地叩头道，“万一世事有变，臣等可否在耿藩处

谋一差事？”

“梦雷可以，你不成。”康熙道，“你是丁忧守制的人，不祥之身嘛——你们明白了？”

“奴才明白！”二人忙都答道。

康熙起身走到几旁提笔疾书几个字交给陈梦雷，笑道：“这些银子让范承谟从藩库中取用，就说是朕赐李光地办丧事用的，若不够使只管再要！”

“三十万两！”陈梦雷瞥一眼纸条，不禁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冷气问道，“这么大数目，范大人只怕未必……”

“他肯定给！”康熙笑道，“范承谟若是笨人，朕也不派他回福建了！”

待李光地和陈梦雷退下，一直大惑不解的熊赐履嗫嚅了一下，问道：“圣上，朝廷正缺银饷，何不调进这些银子以充国库？”

康熙突然纵声大笑：“你这个老夫子呀，也太迂阔了！朕料范承谟必会倾库之银都交给李光地的！”

“只是人心难测呀！……”明珠已经明白了康熙的意思，思忖着说道，“万一此二人见利忘义……”

“要朕怎么说你们才明白？”康熙皱眉叹道，“若能福建平安，一千万银子也值！李光地他们若是小人，难逃朕之王法；李光地若是君子，拿这些钱掣肘耿精忠，岂不甚好？撤藩之前，他们那里的银子花得越多越好！”

这是很透彻的话了，用的不是朝廷的钱，以彼之拳捣彼之眼，确是一石数鸟。

“我们的钱和粮都太少了，太不够用了。”康熙显得不胜感慨。这些日子在处置大量军务政务中，他最感捉襟见肘的就是这一点：粮和钱都要从百姓身上出，但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这些北方产粮区仍是地多人少无力耕作，岂不令人急煞？康熙想着，口里喃喃道：“琴瑟不调，如之奈何？”

立在一旁的周培公以为康熙在问自己，忙躬身答道："琴瑟不调，当改弦更张而后再奏！"

"可弦已断了！"康熙心里一动，双手一摊说道。

"焦桐尚在，何愁无续弦之清音？"

"朕就急的这个，无弦可续呀！"康熙苦笑了一下，旁边明珠、熊赐履和索额图见他二人突然说起禅语，不禁都是一怔，连刚踏进门来的魏东亭也莫名其妙地垂手站在一旁呆看。

周培公一时摸不清康熙的意思，诧异地问道："凤尾飒飒满潇湘，何愁无丝竹之弦？"

"难哪！"康熙吁了一口气，点头示意魏东亭退后侍立，又道，"我们君臣都吃得饱饱的，可知道百姓是个什么样儿？索额图说蒋伊绘的十二图是讥讽朝廷，朕看不是！那里头难民图、刑狱图、鬻儿图、水灾图、旱灾图……哪样不是真的？有的朕是亲见的嘛！你不要谢罪，你走出京畿看看就明白了，那么多的田土，有几个耕作的人？这耕作的人便是朕的丝竹之弦呐！"

原来如此！周培公咬着嘴唇沉吟良久，大声说道："臣有一策，何不下诏禁止女子缠足，田中劳作的人很快便可增加半数！"

"女子放足？"魏东亭在旁听着，觉得他的主张有点匪夷所思，不禁失口说道："那岂不有悖于古训吗？"

"哪有这样的古训！"熊赐履冷笑道，"女子缠足是晚唐糜风，谬种流传千载，其害非浅。在此田多人少之际，主上若能颁诏严禁女子缠足，不但易于推行，于后世也是功德无量，只怕是积重难返，陋习难改啊！"

"好！"康熙大为高兴，这只是一纸诏书的事，不费分文，既有利于眼前，又可为后世传颂，何乐而不为？而且满族妇女素不缠足，入关这些年，有的竟也效颦，裹起足来。与其连这也"汉化"了去，不如强逼汉人女子"满化"过来，也堵了那干亲贵元勋的嘴，免得他们再说自己"向着汉人"了。他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看不出你周培公还有这等才识！

好，下去再拟一道诏来给朕看。”

“喳！”

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康熙觉得有点乏，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身子，笑着对魏东亭道：“今日又是你当值吗？”见周培公要跪辞，忙又道，“你且不必急着回兵部图海那儿，朕还有事。你和小魏子一起陪朕出去散散心。”说着便背着手踱了出来。

“不知皇上想到哪里散心？”在乾清门前魏东亭紧趋几步凑到康熙身后问道。康熙站住了脚，回头问道：“吴应熊的家离这里远么？”跟在后头的周培公心里一惊，停住了脚步。魏东亭吓了一跳，忙答道：“远是不远，就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万岁爷别是要到他家吧？”

“朕正是想到他家。”康熙呵呵笑道。

周培公忙上前赔笑道：“皇上有何旨意，尽管吩咐奴才，奴才去传旨……”

“看把你两个吓的，吴应熊是个什么阿物儿，当初鳌拜那么大的势力！”康熙哈哈大笑，“朕与小魏子他们四五个人也曾去闯过鳌拜府哩！”

魏东亭回忆起那次闯鳌拜府，从心底里打了一个寒战，定了定神才道：“那回险些没吓死奴才！当时从他枕下搜出那把长刀，奴才浑身汗毛乍起——可又不能翻脸！”

“你这奴才已经翻脸，还问人家‘什么意思’，这会儿又来说嘴！”康熙说笑道，又叹一口气道，“朕为万乘之君，何尝想去涉险？不过你们须知，吴三桂的撤藩表章已经到京，他那里不能不抚慰一下。带周培公去，也为让你见识一下这位藩王的后代。”

“我？”周培公惊讶地说道。

“你！”康熙稳重地点了点头，轻轻跺了跺有点发冷的脚，“你不是要当‘善败’将军么？不知己不知彼，非终胜之道啊！”

魏东亭至乾清门叫了正在当值的狼瞫，又命素伦等侍卫远远跟从护驾，才踅回来备马。一行四骑自西华门出了紫禁城，放马直趋宣武门。

时值深冬，天清气寒，枯树插天，马蹄得得有声。久不出宫的康熙深深呼吸一口清冽的空气，笑问周培公："怎么一街两行人家都是砧板响？"

周培公在马上摇摇头说道："奴才不知。"

"培公是南边人，自然不晓得。"魏东亭笑道，"今天冬至，不大不小是个节气，'冬至不吃饺子，冻掉耳根儿'——家家都在剁肉馅呐！"

康熙不禁莞尔一笑：老百姓过节都能吃上饺子了，不能不说政事渐兴啊！前两年这个时候出来，这一带到处都是讨饭的、说道情、打莲花落儿的、卖唱的、插了草标的孩子。这才两年多的时间，到处都是肉肆行、海味鲜鱼行、茶铺、酒坊、成衣行、玉石珠宝行、纸行、文房用具行、铁匠店……五花八门三十六行虽不齐全，却也都粗具规模，像个兴旺的派势了。南方若无战事，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几年之间就会再变一个样儿。他才十八岁，能做多少事情啊！康熙想着不禁心里发热，正要说点什么，身边的狼瞫在马上扬鞭一指说道："前头就到吴额驸的府邸了！"

第三十二回　借棋局书生论天道　说额驸皇帝用真情

君臣四人进了毫不起眼的额驸府，门上人要去通禀，被康熙止住了，便由门上人领着，经由逼窄的夹道直趋后堂。一路上，幽暗阴湿，苔藓斑驳。魏东亭和狼瞫一左一右按剑从行，简直像架着康熙走路。康熙也觉这座府邸修得实在古怪，很怕从哪间黑洞洞的房子里突然蹿出人来。只有周培公似乎并不介意，大摇大摆跟在后头，每过一个夹道，还要好奇地顾盼张望一下。

来到后堂，那长随进去张望一下，出来笑道："禀知爷们，额驸不在后堂，定必在花园好春轩，容奴才前去通报！"

"还是一齐去吧！"魏东亭却不让通报。这个院落太古怪，不见到吴应熊，不能让这人离开，遂笑道："我家主子爷与额驸熟识得很，根本用不着那些个客套。"

那长随一笑，将手向西让让，便带他们往花园里来，说道："这是前明周贵妃堂叔周延儒的宅子，里头太气闷，额驸常在后花园好春轩，到夜间才过来住。"

出了月洞门，顿觉豁然开朗，迎门便是两株疏枝相间的合欢树，中间一条细石摆花甬道，一直向前，又是一座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山，凉亭旁竹围树绕又是一座瞭高土台，这便是那个"观星台"了。假山四周散置着一二十盆盆景，北边一溜四间三楹出檐的歇山式大房，东边一个小门，南边围墙根一排十几株垂杨柳树，别的再无长物。园虽不大，却布置得错落有致，若在春秋天，到这里来读书下棋是很有意思的。

"你回去吧！"魏东亭根本无心看景致，一眼瞭见吴应熊正和一个人在好春轩前的豆棚下与人对弈，在一旁观战的是在内务府掌过文案的郎廷枢。他这下放了心，将门子打发回去。

郎廷枢远远瞧见四个年轻人踱着步子缓缓走来，又见吴应熊毫不理会地低头下棋，忙用手指画着棋盘低语道："额驸，皇上跟前的小魏子来了。"吴应熊其实早已瞧见，手抓着棋子儿故作沉思，听郎廷枢这一

说破，头也不回地说道："老熟人了嘛，何必客气？"

"额驸真会铺排，"康熙渐至近前，呵呵一笑道，"看不出你这座府邸竟有两重天地！"和吴应熊对弈的皇甫保柱抬头看看，却一个也不认识，忙起身问吴应熊，"这四位是……"

"皇上！"吴应熊突然失惊地叫道，丢下手中棋子，扯着惊愕的保柱和郎廷枢一齐离座跪下，叩头道，"奴才吴应熊不知龙趾降临，未能接驾，伏乞万岁恕罪！"

康熙满面春风，一把扶起吴应熊，说道："你这就不对了，朕要拿这些怪罪人，岂不连晋惠帝也不如了？起来，都起来！"说着便打量保柱，见保柱布衣毡冠，气宇轩昂，双眸如星，目光闪闪，不禁暗自诧异：小小额驸府中竟养着这样一个人物！口里却笑道："这位观战的听小魏子说是郎廷枢先生！这位叫什么名字？"

保柱也正打量着吴三桂一天念叨几十遍的"皇上"，见康熙衣着如此朴素，举止雍容大度，心下不禁暗想：这分明是个老成青年了。可王爷每日还是一口一个"娃娃"！听见康熙问到自己，忙躬身答道："奴才乃平西王吴三桂麾下标营副将皇甫保柱！"

"哦，保柱！"康熙仰脸略一沉思，又道，"是那位盗裘打虎的将军么？忠勇可嘉！"

保柱没料到康熙连这些事都一清二楚，不禁一愣，忙又答道："蒙圣上错知，正是微臣！"

康熙目中放出光来，盯视保柱移时，忽然又黯淡下来，哈哈一笑道："你们依旧下你们的棋，不要扰了你们的雅兴！朕一旁观弈——郎廷枢、魏东亭，还有狼瞫、周培公——来，我们观棋不语，坐看你们龙虎斗！"

这盘棋已弈至中盘，激战正烈。照棋面儿上瞧，吴应熊的白子四角占了三角，穿心相会，中间天元一带保柱三十余黑子被围无援，已无生望，可以说吴应熊胜势已定。保柱显得有些沉不住气，又怕吴应熊来侵最后一角，拈着棋子迟疑地在星位下退尖一步，康熙还不觉怎的，周培公却微微摇头叹息。

吴应熊已经听见了，他瞥一眼周培公，含笑在三路又投一白子，侵削保柱阵地。保柱虽跟伍次友在兖州学过几招，毕竟初学好杀，便集中力量围攻，打算挽回败局，不料反被吴应熊轻灵腾挪几步，深深打入了腹地，白子竟逃了出去，眼见将要与大棋相连。保柱知道求胜无望，便起身笑道："保柱全军覆没矣，不敢言战了！"

"你的棋艺看来是受过高手指教的。"吴应熊道，"病在求胜心太切，杀心过重，则反失先手。"说罢看了康熙一眼，脸上不无得意之色，想想又补了一句，"岂不闻《烂柯经》有云，'弱而不伏者愈屈，躁而求胜者多败'？"

周培公心气本高，因康熙有话，已守定了"观棋不语"的宗旨，见吴应熊咧着厚嘴唇，又是教训人"杀心过重"，又是引经据典，一脸的得意神色，心里便微微上火，轻笑一声道："吴君，大道渊深，岂在口舌之间？岂不闻《易经》讲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皇甫先生这棋是他自要认输，就眼前盘上战局，胜负属谁尚未可知呢！"

"哦？"康熙虽也觉得吴应熊的话暗含讥刺，经他再三审视，觉得保柱棋势已无获胜的可能，听周培公这样说，似乎还有再战余地，便转脸问道，"如此局面难道还能扳回？"

"吴君棋势已无胜望。"周培公经过细心观察，已经熟悉了吴应熊的棋路，遂笑笑说道，"可惜的是保柱先生审局不明。"

"那就请周先生接着下！"吴应熊觉得这书生实在狂妄得没边儿，咽了一口唾沫笑道，"你定是国手，不才也可借此请教一二！"

周培公看了看康熙。

康熙笑道："你这奴才既出大言，还不赶紧应战？"周培公这才告罪入座，一出手便在吴应熊侵入的白子旁补了一着。

"妙手！"吴应熊看着，虽是先手，却并不出奇，便退子向后一连，憨厚地笑道，"君可谓：持重而廉者多胜！"

周培公知他在挖苦自己，见自家阵地已经稳固，微微一笑再投一子，卡断了吴应熊的腹地与棋根相连之处。

“高着！”吴应熊见他本事不过如此，很有点喜形于色，将袖子一抖又扳出一子，笑道：“与其无事而强行，不若因之而自补。”

“吴君！”周培公不得不遏制一下他的气焰了，便一边投子，一边正色说道，“你是熟读《围棋十三篇》的了，其中有一篇说得好：谋言诡行乃战国纵横之说。棋虽小道，实与兵合。得品之下者，举无思虑，动则变诈，或用手以影其势，或发言以泄其机。得品之上者则异于是，皆深思而远虑，因形而用权，神游局内，意在子先，因胜于无朕，灭行于未然，岂假言词之喋喋，手势之翩翩哉！”周培公十分讨厌吴应熊的自吹自擂，引说的正是棋经十三篇中《邪正篇》里的话。吴应熊听了，腾地面红过耳，便不再言语，心里冷笑道：“少时叫你场光地净，一片白茫茫，让你再念《邪正篇》！”一咬牙，又在周培公惟一的角上点了二五杀着。

哪晓得周培公根本不加理睬，见吴应熊中腹的大块白棋与边角的连接已被卡断，便着着紧逼，紧围猛剿。

吴应熊微微冷笑，单手举起白子，居高投下，不几着间，便将周培公中腹被围的三十余子一下尽收，双手捧过来放在周培公手边。周培公棋盒边的黑子顿时堆积如山，棋枰上真个是“白茫茫”。吴应熊抬头看一眼毫无表情的周培公，却没敢再言语。

康熙早料到有此下场，忙对周培公说道：“胜败军家常事，推枰吧！”

“皇上，”周培公冷静地说道，“且投几着何妨？”说着拈起黑子，轻轻落进刚才提过子的白阵之中。

吴应熊这才看出，自己被围困的中腹大块白子尽是断点。周培公这一子投入，正是做眼要点。当他手忙脚乱地补救时，哪里还来得及！刹那间已被刹成两截，像两条死蛇般任周培公宰割。四周角地上的白子，也因前头紧气过促，险象环生。周培公毫不留情，冲、斡、绰、约、飞、关、劄、黏、蹻、夹、拶、扑样样得心应手，处处都来得准确，吴应熊却疲于奔命，应对维艰。此时连不懂棋的狼瞫也已看出来，吴应熊已经全盘崩溃了。

康熙心中高兴，见周培公兀自提子攻取吴应熊最后一块角地，竟像是要让白棋荡然无存，又见吴应熊满额是汗，尴尬万分，忙笑道：“君

子不为已甚。”周培公方笑着罢手。一局通算下来，吴应熊仅得八十余子，气得脸色发白。周培公默默无言，起身仍退回康熙身后，七个人十四只眼，看着尸积如山的白子和黑鸦鸦的棋盘发怔。

半晌，吴应熊突然改容笑道：“周先生果真是一位棋枰国手！我失敬了！”他已经恢复了常态，刚才那一幕激烈的交锋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

皇甫保柱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恐怕伍次友也未必有此手段，不禁赞道：“吴额驸也算辽东名手了，从未遇到过周先生这样的对手——倒没想到杀了我三十余子大块黑棋之后，先生还有后继手段！”康熙高兴得也合不拢嘴。他想到今日这一战实在吉利，此时如在皇宫，他立时就要赏赐周培公黄金了。

“额驸，看来，人贵有自知之明。您的失利，才是因为‘杀心太重’啊！”周培公笑道，“棋道合于人道，人道合于天道，棋子三百六十，合于周天之数；黑白相半，合于阴阳之变；局方而静，如同地安；棋圆而动，如同天变！兵凶战危，不能轻启杀机，惴惴小心，如临深谷，如履薄冰。你如平心对局，合理合情，尽人事而循大道，何至于就输得这样惨？皇甫兄也不必谬奖了！”

他虽然说得十分冷静，在吴应熊听来，却句句都是刻薄讥讽，心头不由火起，浅笑一声说道：“高论聆听之下，殊觉顿开茅塞。不过据愚见，天道也好，人道也好，归根还要看谁的心谋深远。谋得深，算得远，便胜；谋略浅，算步少，便不胜。人定胜天，所以兵法才说‘多算胜，少算不胜’。”

“人定胜天是小势，天定胜人乃大势，不顺天应情便是因小势而忘大势！”周培公谈兴勃发，显得神采照人，“吴君，误人者多方，成功只有一路啊！——围棋共分九品：入神、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守拙。照你方才讲的，顶多是个五品，连通幽也不能。不通天道，便不知人道，怕就怕失了这个根本！譬如皇甫先生这块弱肉，被君用强吃了，再遇强手，以高品战你，还不是一败涂地？”皇甫保柱细思周培公这番精辟议论，看了一眼神态自若的康熙，忽又想起伍次友，不觉心里一动。魏东亭不禁也暗自夸奖：此人虽不及伍次友倜傥豪爽，但他的沉稳细致、通达务实似乎还在伍次友之上！

往来几个回合，吴应熊知道自己决非他的对手，便不想再就这个题

目说下去，恍然改容笑道："万岁，咱们只顾说棋了！万岁爷亲临蜗居，连杯水也没有奉献，奴才实在太粗心了！"说着便吩咐郎廷枢，"去把郡主去年寄来的'吓杀人香'茶拿来，请万岁品尝。"

这个茶名儿康熙连听都没听说过，忙问道："什么叫'吓杀人香'，有那么厉害么？"

"此茶产于洞庭湖碧罗峰，"吴应熊看着远去的郎廷枢，缓缓说道，"只有十几亩茶山品味最纯。茶女采茶归时把茶放在怀间，那茶得了热气，异香突然发出，采者都被吓得一跳，所以叫'吓杀人香'——家妹每年购得数斤孝敬老父，应熊才得分享这点口福。"

说着，郎廷枢已拿了一包茶叶过来。康熙因在鳌拜府领教过"女儿茶"，哪里肯在这里吃什么"吓杀人香"，忙笑道："你不用沏了，这茶既这么好，就留着，带回宫里慢慢儿吃吧。"吴应熊也听说过鳌拜府那档子事，知康熙疑心，一笑也就罢了。却听康熙笑道："朕今日出来闲逛，随便到这里瞧瞧，顺便想问你一件事——你父亲这些年身子骨儿究竟如何？"

皇帝问到父亲，臣子是必须叩头的。吴应熊忙跪下叩头答道："奴才父亲常来家书，这三四年身子越发不济了，常有昏眩的病症，目疾也很重，文章是早就不能读了，看东西也难，上次跌倒了，几乎中风，好容易才调养得好了一点儿……"康熙听了沉吟良久，又道："既如此，上次赐他老山参倒不合用了。你明日到内务府领十斤上好天麻寄回去，就说朕说了的：人参断不可轻用。"吴应熊连连叩头，感动得似乎有些哽咽，颤声说道，"万岁待臣父子恩深如海，三生难报！"

"不要这样！"康熙诚挚地说道，"有些事朕一下子也说不清楚。你父亲送来了折子请求撤藩，朕已经批下去了，照允。大臣中有人以为平西王不是出于真心，你父亲那边也会有人疑虑——"说到这里，他咳了一声，周围几个人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良久康熙才又道："这些话诏书里是写不进去的，传到云南、广东、福建很不好。"

吴应熊听得好似芒刺在背，寻不出话来应对，只是连连叩头。

"这些都是小人之见！"康熙有点激动，起身离座踱了几步，看了一眼那盘残局，"朕自幼读书，就懂得了'天下为公'，昔日不撤藩为防南明小丑跳梁，今日撤藩更为百姓休养生息。你父亲过去功高如山，如今又

自请撤藩，这样深明大义的贤王到哪儿找去？”他加重了语气，“这个话是一面理儿；另一面，当初你父亲从龙入关，和朝廷杀马为誓，永不相负。人以信义为本，吴三桂不负朝廷，朕岂肯为不义之君？”

康熙说得情真意切，又句句都是实言，连郎廷枢和保柱在旁也暗暗起疑：王爷是不是太多心了？正思量着，康熙好像在回答他的疑问，又道：

“朕就是掏出心来，怀着异志的人，也未必肯信。若论大义，你是朕的臣子；若论私情，你是朕的姑父。咱爷们在这过一过心，你写信把这个话传给你父亲，叫他拿定主意，首先不要自疑，更不要听小人们的调唆，又是煮盐、又是冶铜的，朕看大可不必。你说是吗？”

“是！”吴应熊重重叩头答道，“主子如此推心置腹，天理良心，奴才和家父皆当以死报效！”

“你在京时间太久了，这不好。”康熙又道，“倒像朕扣你作人质似的——你说是么？”

“是——不是！”吴应熊胸口嗵嗵直跳，苍白的嘴唇嚅动着，慌乱得不知回答什么好。周培公、魏东亭听了这些话，像是要放吴应熊出京的意思，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康熙心里暗笑，口里语气却转沉痛：“说这个话的人，朕真不知是何心肠！朕是滥杀人乱株连的昏君么？你都看见了的，鳌拜犯了多大的罪，朕都没有杀，他的四弟照样升官！你是朕的至亲，又是长辈，朕能忍心下手害你？”

这也是实话，众人不禁面面相觑。

“你父亲身子不好，你做儿子的，该回去看看，这是人之常情嘛！”康熙随口说着，口气一转，更加温馨可人，“这下子什么都好了，朕在辽东给他好好盖一座王宫，你就回去侍候，也尽了孝，也堵了那起子小人的嘴。什么时候想进京玩玩，想出去走走，告诉朕一声就成。天下之大，你们没去过的好地方多着呢！惠妃纳喇氏就要临盆，产下皇子来，你这个太子少保也得照应，朕倚重你的地方儿多着呢……”他竭力给吴应熊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前景。魏东亭听到这里，苍白的面孔又泛上了血色，深深舒了一口气，狼瞫和周培公悬在半空的心也放了下来。

“是。”吴应熊鼓腾起的热血迅速冷了下来，“奴才遵旨，预备着侍候皇子！”他心里是又气又恨：“你未必就能有个‘皇子’，说不定是个丫头片子，还不定是个怪胎呢！”想着，眼睛瞟了瞟躬身侍立在旁的皇甫保柱和郎廷枢。

皇甫保柱和郎廷枢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们也不敢肯定康熙的话没有假的成分，但贵为天子，万乘之君，亲临这个府邸，说出这番话，句句入情入理，即使有假的，也是劝人为善，好好与朝廷共事，也没有坏处呀！

“你在这里更不要听人闲话，写信给平西王，钦差就要去了，一定要办得朝廷满意、三桂满意、百姓也满意。”康熙想想又道，“我们君臣要齐心协力，共同治国安民，假若拿错了主意就会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他笑着，用手拨弄了一下那盘残棋。

康熙谆谆告诫，反反复复讲了许多治国安民的道理，才带着三个人出来。吴应熊送出大门，才发觉贴身小衣全被汗湿透了。

“万岁方才几乎吓煞臣！”周培公说道，“奴才还以为真要放额驸回滇呢！”

“是诈道也是正道，这正是和你讲的围棋天理阴阳之变一样。”康熙轻加一鞭，冷冷说道，“你回去传旨，兵部和你们巡防衙门司事官员明日递牌子，朕在毓庆宫再议一下长江布防的事。”

第三十三回　杨起隆密谋乱北京　吴应熊舌战鼓楼西

送走康熙一行，吴应熊看看表，已至未末申初，匆匆赶回好春轩，令保柱和郎廷枢先歇息去，他要赶紧写信给父亲。

信写得很长，连与周培公对弈时那些语带双关的对话都一字不漏地写了进去。末了写道：

> ……康熙阴险狡诈，千古帝王无人能及。王若不撤藩，则祸在目前而甚浅；王若撤藩，则祸在日后而至深。天下臣民之想望，吴门九族之安危，系于王之一念，伏望深思再三，英明决断，则汉室江山幸甚！

直到掌灯时分才写好这封密信，吴应熊用火漆仔细封好。第二天到内务府领了天麻，便派心腹家丁直送云南。一切停当，吴应熊才叫来保柱和郎廷枢在好春轩共进晚餐。

三个人都是心事重重，保柱甚至有点烦乱，闷着头扒了两口就不吃了，起身笑道："世子如果没别的事，我就回房去了。"郎廷枢也站起身来准备告退。

"不要垂头丧气，形势大变就在目前！"吴应熊的嗓子有点喑哑，幽幽的目光注视着摇曳的烛光，一字一板地说道，"这个藩若是好撤，早就撤了！世琮他们在广东密议之后，三王便分头请求撤藩，肯定要做大文章！汪士荣先到陕西，已经说动了马鹞子下属二十几个军将，一打起来西边立时便要他好看。现在孙延龄成了傀儡，别人不知道他，我最清楚。别瞧他狗颠屁股似地撵着孔四贞巴结，其实是个爱面子的叫驴，他服气不了！汪士荣再去那煽一把火，不烧也得烧起来。孔四贞一个小小臭虫能顶起卧单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大戏就要开场了！"

这个话对保柱说来，有点文不对题，他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沉吟良久，保柱方道："世子，您在北京还是谨慎为上，这些话不用说，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

"你不愧为王爷的心腹，真是忠心可嘉！"吴应熊目光陡地一

闪，“但是，现在不能光圈在屋里了，要想法子离开这龙潭虎穴！我不能再与杨起隆他们不明不白的了，要将他们拉过来为我所用，不然，凭我们几个，走不出直隶就会被人拿了！”他抬头看看厅上的条幅，用宣纸绢裱十个茶杯大的字，虽然写得毫无章法，却是父亲给自己的处世真诀：

得意不快心　失意不快口

吴应熊闭了目仰在椅上，好像在聚积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好半天格格冷笑一声，又说道：“周全斌小人心胸，上次沾了便宜便不可一世，他能到我这里做不速之客，我当然也可以到他府里去趟趟这汪浑水！”

郎廷枢一怔，忙道：“现在去？太仓促了一点吧？”

“不仓促！”吴应熊想定了，“啪”地一拍椅背立起身来，“我久已思虑好了，就缺一个龙虎宴上保驾的，有保柱在，就齐全了！”说着回身咕咚咚倒了三大觥酒，递给保柱和郎廷枢各一杯，一碰说道，“干了！”

小毛子带了吴三桂撤藩和皇上去吴应熊府下棋两条新情报，到鼓楼西街周府向李柱报告。他一入钟三郎会，杨起隆立刻就看出来，这个小毛子具备了王镇邦、黄四村和阿三这些人难以达到的条件，年纪小、手面大、熟人多，机伶聪明而且见多识广。从黄敬传过来的话看，康熙仍有起用小毛子的意思。经过几番考验之后，头一次见小毛子，杨起隆便赏了他二百两生金饼子，吩咐李柱，小毛子这条线不由王镇邦提调，他和李柱亲自掌握，和黄敬各干各的，不要互相勾连。因此小毛子很快便成了红人。

这两条消息立时在周府引起了轰动。焦山、朱尚贤、张大、陈继志和史国宾几个人都在窃窃私语，估量着即将变化的形势。黄四村觉得小毛子隔过自己，便觉得脸上有些无光，回头看王镇邦，却似并无芥蒂，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长管旱烟。

杨起隆在里头已经听人说了，踱出堂外时，见大家兀自围着小毛子七嘴八舌地盘问细节。小毛子俨然成了中心人物，脸上放着光，坐在木脚踏子上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儿四溅。见杨起隆出来，李柱从椅上一跃而起，大声说道：“少主儿来了，跪拜！”十几个人听到这一声，忙都转身跪了，轻声呼道：

“千岁！”

杨起隆却不理会，径直走到小毛子跟前，和颜悦色地问道：“这都是机密大事——你怎么晓得的呢——都起来吧，随便坐着说话，以后只要不请神，不开香堂大会，我们就不要弄这规矩。”

“回少主儿的话！”小毛子麻利地打个千儿起身道，“奴才的朋友多嘛！里头给云南的廷寄，是听新近掌玺的何桂柱说的；里头去吴府，是听一个额驸府奴才小时候的光屁股朋友说的！”对康熙，他既不能称“皇上、万岁”，也不愿贬称，便起了个“里头”的名字。

杨起隆坐回椅子里，把折扇张开看了看，转脸笑问焦山：“焦兄，你怎么看这两件事？”

“两件事是一件事。”焦山肤色黝黑，又不苟言笑，很难看出他的神色，听杨起隆问他，毫不迟疑地答道，“朝廷害怕用兵，又不甘示弱，想太平了结三藩。”

“我看康熙是想去摸吴应熊的底儿，他心里不踏实！”说话的是“阁老”张大，年纪虽老，嗓门儿却很大，声音很脆。

杨起隆眨了一下眼睛，他最担心的便是“太平了结”。无乱可乘，钟三郎百万会众便是乌合之众，能派什么用场？沉思一会儿便用目光询问他的军师李柱。

“二位说的都有道理，朝廷当然不愿随便兴军，作一点试探也未尝不可。”李柱目光深沉地扫视着众人，“现在最关紧要的不是猜他们在想些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在做些什么——继志弟不妨将各处情势谈谈，大家参酌一下就明白了。”

陈继志是朱三太子封的“总督”，各方情报都归他汇总，听李柱点到自己，便清了一下嗓子说道：“现在朝廷在热河、辽东、内蒙练兵，人数总共约有三十五万，很上劲，遏必隆前不久还巡视了各地练兵的情形。又花十万内币，请了个西洋人张诚督造红衣大炮，这件事康熙还亲自去看了。青海、内外蒙到塞内的通道都设了卡，一律不许地方官乱征马匹，朝廷自己征的马却比往年多出一倍。米思翰征粮更是卖力，今年约比往年多三成……吴三桂那边难处更大，但备战的事干得更凶，马匹从西藏那边源源征入，兵额又密增了十三佐……”他很熟悉情况，足足

说了半个时辰才说了个大概，末了又道，“这些都是各地香堂堂主送来的信儿，亲眼所见，当然是很靠得住的。”

“针尖对麦芒，这就是眼前势态。”李柱听完笑道，“耿精忠请撤藩，准了；尚可喜请撤藩，准了；加一条让尚之信承袭王爵，却不准；吴三桂的奏折里语带牢骚，照样准了——这就是气魄、胆识，不能不佩服这个小满鞑子！吴三桂又自恃是汉人，兵多将广，以我愚见，这个仗是打定了。”

杨起隆听了，低头想想，又问身边的朱尚贤：“宫里的情形如何？”朱尚贤极为精细，只侧身低声说了几句。小毛子留神去听，也没听到一个字，又怕众人瞧见，只好装着心不在焉的模样用手指在地下画着道道。良久，才听杨起隆点头道：“人够使就行了，不要再弄人了，我总觉康熙已察觉了我们似的。”小毛子听得身上一哆嗦，随手在地下猛地画了一道。

“吴三桂是个软骨头货，”李柱见大家都在默谋又说道，“朝廷若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吴三桂也许会软下来。所以我们不能坐等，我们要代吴某造点乱子，他不肯上梁山也得逼着他上去。”

焦山点头道：“军师这些话很有道理。我们可以替吴应熊操操这个心，在宫内，或投毒，或起哄，只说是云南的人干的，这样，吴三桂想拉稀也就拉不成了。”

王镇邦听着心头突突乱跳，他很担心把这样差使落在自己身上。正要寻个遁词回避，小毛子却忽然大声道：“这种事在宫里干，没门儿！你们不是太监，不晓得这里头的厉害：这不，王镇邦、黄四村都在，问他们谁敢干？皇上跟前的人一个个比鬼都精！又要弄玄乎，说是别人干的——这事儿呀，你们甭找我，谁不想活了谁干去！”

“不速之客听你们议论多时了！”门外有人大笑道，“竟公然想栽赃害我父子！我爹爹乃大清忠臣，自请撤藩，心甘情愿，有谁逼迫他来着？我们吴家与诸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又没有刨了你们的祖坟，用心为何这样狠毒？”说着，两个人一前一后昂然而入。前头一个几步跨到中间，拉过一把椅子跷起二郎腿大咧咧地坐在杨起隆身边，“叭”地吹着了火煤儿，深深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口浓雾来，揶揄地扫视着厅中众人。

谁也不防此时竟有人破门而入，大声说笑，更不知他们是怎样闯进这戒备森严的周家大院的。大家抬头看时，正是侏儒一样矮胖墩实的吴应熊，他满身都是精明强悍的神气，丝毫不拖泥带水；再看吴应熊和杨起隆的身后，皇甫保柱彪彪然按剑挺立，恶狠狠地看牢了杨起隆，威风得像一尊护法天王。众人不禁都惊得瞠目愕然。

“朋友们只不过在无事闲唠朝局嘛！”周全斌是这座宅子的主人，眼见气氛尴尬紧张，忙上来应酬：“额驸大人何必当真呢——看茶！”

“我也是闲谈。”吴应熊接茶啜了一口，抿着嘴嘻笑道，“不过话说在前头，我这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既不要别人代劳操心，也绝不肯代人受过——笑话，我就那么容易受人欺侮？”

“足下日子并不好过。”陈继志阴沉着脸说道，“平西王回辽东，足下若能终养尽孝，就算得上吴家祖上有德；平西王如果抗旨不撤藩，一条绳子锁拿北京，锒铛入狱，大祸不测；平西王倘敢造反，朝廷头一个便要取足下项上的人头！”

“不会吧？”吴应熊喷地笑了，“皇帝今日到我那里去了，说不定撤藩之后，我还能弄一顶铁帽子王冠戴戴呢！”

众人一时怔住，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小毛子的情报中压根儿没提这一条。

“既是如此之妙，”李柱忽然失声笑道，“但不知铁帽子王爷为何要夤夜造访，为何来此与我等同座聚议？”

吴应熊知道这人不好应付，身子一倾，倚着茶几笑道：“李公，谁说你们讲的毫无道理了？我与你们正有不少事要议，平西王若起义兵——”

“平西伯！”杨起隆倨傲地点点头，大声纠正道，“平西伯自己起不了‘义兵’！他本是我大明臣子，难道要自立新朝？若果然如此，其下场一定像足下今日与周培公对弈的那盘残局一样！”

吴应熊也万不料这班人情报如此迅速精确，刚吹着的火煤儿几乎烧了手，“噗”地一口吹灭，定定神方又笑道：“家父当然不会自立新朝，不过新朝之主是不是你，那就很难说了！”他跷起的二郎腿急速地抖动

着。

“吾乃大明三太子，有玉牒、金牌为证。”杨起隆不安地动了一下身子，冷笑道，“有谁敢来与我相争？”

吴应熊身子向后一仰，淡淡说道：“那些我都知道，你确实是——朱三太子——我也不曾说，你不能做新朝之主。”说罢高深莫测地微微一笑。

“这不是现在争议的事。”杨起隆的神色有点不自然，踌躇着说道，“为一姓一己之利争夺这把龙椅，没有不身败名裂的。只是天下百姓盼大明复辟，如大旱之望云霓，我等何敢惜身爱命？”

“这话就对了。”吴应熊冷冰冰说道，“家父要借大明龙旗，‘三太子’要借家父实力，都是为解百姓倒悬之苦。平心而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谁知道鹿死谁手？当今最紧要的是，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共举大业。将来丑虏荡尽，自家人再关门说话，是干戈玉帛，都是好商量的。”

“同舟共济？同舟不同心有什么意思？”张“阁老”在旁忽然笑道，“三太子目下有百万之众，何必要借别人实力？龙子龙种，凤雏凤孙，自有天佑人助，吴公子未免自作多情了吧？”

“嗯？”吴应熊不防这个糟老头子跳了出来，侧脸将张“阁老”上下打量一下，笑道，“龙凤有种，足下是什么出身？这么好的嗓门儿，好生熟悉呀！——是抬舆轿夫，还是卖馄饨烧麦的？——有一首古诗你听过么？——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这就是同舟共济！平西王因与杨先生早有默契，才特命我与打虎将军皇甫保柱到此与诸君同筹大计，并不是离了你这张破荷叶就不能包粽子！家父统兵百万，据地千里，寻出十个八个朱三太子算什么难事？天下姓朱的不计其数，都可做个三太子，何必一定要一个害了东郭先生的‘中山狼’？”言毕哈哈大笑。

齐肩王焦山听着这话，铁青了脸靠在椅上不动声色地说道：“太小看人了吧？欺我们这里无人？上头是天潢贵胄，三太子口含天宪，手握玉牒，军师李柱公一代智士，陈总督继志英勇善战，史国宾治军能手，张阁老善筹财源——我们哪里就一定要靠云南那个不忠不孝的烂货？”

吴应熊听罢，冷笑一声，应口答道："我平西王坐大郡、拥重兵，雄踞西南二十余载，天与人归、兵精粮足，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一呼一吸，山川撼摇，一眠一起，朝野瞩目！吴世蟠盖世精明，夏国相精通奇门，刘玄初神机莫测，汪士荣张良再世！保柱、本琛、马宝皆能征惯战，有拔山扛鼎之勇——哪像你这里：齐肩王焦山大言欺人，阁老张大糊涂昏聩，朱尚贤草包将军，史国宾马屁提督，陈继志青楼酒徒——哪个说过要靠你们来着？"

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座中人除给杨起隆和李柱留了情面，其余的几乎糟蹋殆尽，众人无不大怒。小毛子几乎失声笑出来——他以前一直把吴应熊当作"笨鳖"，这个笨鳖竟如此能损人，吃惊之余见众人狼狈，又觉好笑——又怕人瞧见，忙别转了脸。王镇邦素有心疾，见双方霹雷闪电，剑拔弩张，脸色变得煞白。

"何必意气用事呢？"李柱格格一笑，起身团团一揖，"应熊方才讲的是有道理的：目下大家都在难中，便要分道扬镳，也是以后的事，如今争这个高下是要被渔翁得利的。还是要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

"李先生深明大义！"吴应熊躬身回礼说道。他今天并不是为吵架而来，作为一个"人质"，他不能插翅飞回云南，必须靠朱三太子庞大的地下势力保护。所以他不能真的翻脸，但如不给对方一点颜色，这群人又不肯就范。吴应熊刁狠泼辣地说了一大篇，见李柱给了台阶，便就坡打滚地换了笑容，口气一转说道："说实在的，王爷和三太子身边，都是命世豪杰。诸位如不作贱王爷，吴某人岂敢出口伤人？"

杨起隆见气氛缓和，摇着扇子欠身问道："吴先生，令尊的心思究竟怎样？"

"还没有来信。"吴应熊笑道，"不过诸位放心，家父决不会束手待毙的。"

"据你看，眼前该怎么办？"

"你们造乱我赞成，栽赃不是上策。"吴应熊目中闪着寒光，"办不到的事嘛！应该加紧暗地联络，在黄河以北集结，扰乱京师，朝廷便无暇南顾，家父得以从容准备，南方义兵一起，南北相互策应，诸侯会兵中原——嗯？"他笑着双手一合。

李柱心里雪亮，这个吴应熊最急的还是南逃，所以才出这样的主意，但想想这是各为其主的事，只好各干各的。想着，他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笑道："那——你怎么办？"

"你们造起乱子，这是光复汉业的大事，吴某生死何足道哉！"吴应熊笑道。他想起山东抱犊崮、朱甫祥和刘铁成那股力量，只要京畿一乱，马上便能潜行前来接应。

李柱心里冷笑着，口里却道："既是通力合作，我们也是信义之人，岂肯让公子独自赴难？你出北京，包在我们身上了！"

"就怕你诸君不守信义哟！"吴应熊心里也在冷笑。

此人外相如此老实，心中这样奸诈！李柱目光霍地一跳：决不能让他回云南，非除掉他不可！

杨起隆忽然哈哈大笑道："人说曹操多疑，我看先生也不亚于曹阿瞒——也罢，"他说着，从怀里取出一面银牌，郑重递给吴应熊，说道，"这是我会十二面信牌之一，送你一面！拿了它，各处钟三郎会众都会保护你的，又有这位盖世无敌的打虎上将随身侍卫，还怕不能平安脱身？"

"朱君真有龙种的气度！"吴应熊大笑起身，也从怀里取出一面银牌换给杨起隆，说道，"不才早已仿造了一面。不然，今夜哪里能闯入你这密室？这个假的你拿去，十二面变成了十三面，哈哈哈……"又转身对保柱说道，"如何？我说不虚此行吧？"说罢，竟携了保柱扬长而去。

杨起隆看着他们出去，"咣"的将假银牌撂在桌子上，冷笑着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传令，一切信牌全部作废重造，一律暂用暗语联络。"

第三十四回　理积案君臣夜勤政　盗令箭保柱自投诚

康熙十一年的第一场大雪在静悄悄地飘落着。先是碎米一样的雪粒，接着便像鹅毛片一样地悠荡旋转，把整个京城装扮成银色的琼楼玉宇，耀人眼目。

周培公和小琐已有好久没有见面了，当他再次来到烂面胡同寻访阿琐时，不禁大吃一惊，她家的柴门生尘，蛛网罗窗。经过几度打听，总算得了实信儿。自那次二人分手后，她的父亲不久便病故了，哥哥到黑龙江去挖人参，又不在家。不得已她头插草标自卖自身，埋葬老人。以后邻人们再也不知她的下落了……周培公只觉得头昏昏沉沉的，两腿像灌了铅似的，在雪地里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巡防衙门，站在一人多高的石狮子旁发呆。大街上已铺了一寸多厚的积雪，头上融化了的雪水一滴滴往脖子里流淌，他好似全无知觉。

“培公，到处寻你不着，你怎么站在这里？”

周培公猛听有人说话，浑身一激灵清醒过来，见是图海从侧门骑马出来，忙改容笑道：“出去看雪景儿，回来迟了，瞧着衙门口这积雪很有‘古庙落雪无人扫’的味儿，就看呆了——这个时辰，军门还要往哪里去？”

“把你的马让给周大人。”图海回头对一个戈什哈说道，又转脸对周培公道，“圣上有旨，召见我们呢，快上马吧！我们先慢慢走，衣冠朝珠叫他们随后送来！”

周培公上了马，有些茫然地环顾四周，将缰绳轻轻放松了，两匹坐骑在十几个戈什哈的簇拥下缓缓行进。周培公此时方收摄心神，无声地舒了一口气。

“怎么，这次又是一无所获？”图海在马上转脸笑道，“那么个大活人还能丢了，真怪，明日我叫顺天府帮你查一下！”

周培公点点头，说道：“军门，多承你挂心。不过，这件事我不想张扬出去。”图海笑道：“你这人真怪，心里整日放不下，又不叫人帮

忙；这个阿琐也很怪，既有情于你，又知你在这里做了官，怎么连个信儿也不捎来？”周培公苦笑道：“军门不要误会，阿琐于我有恩是真，有私情是说不上的，我如今是，不想看着她去受穷。”

“风尘知己嘛！”图海说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是大丈夫的本色嘛。她不来见你，说不定有难言之隐，也只好仔细再打听着吧。”周培公点了点头，又问，“这么晚了圣上叫进去，有什么事呢？”图海摇头道：“不晓得，总是京畿防务上的事吧，听说吴应熊和杨起隆他们勾在一起了，说不定要大举剿杀的！”

周培公勒住了缰绳，仰着脸想想，笑道：“不会的，若按杨起隆他们所作所为，早该动手拿他们了，这么长时间不动他们，是怕他们与吴应熊勾连得太深。若拉扯出来，吴应熊犯的是剐罪，真的惩办他，又怕给吴三桂造了口实——主子想的事儿，总比常人深一些！不过，这也确是一步险棋。”

二人一边说，不知不觉已到午门外头，给周培公送袍褂的戈什哈在雪尘中打马追了上来。在右掖门口，熊赐履、明珠和索额图早已等着了，见他们过来，索额图埋怨道：“图大人，亏你老兄还是个将军出身，又是奉旨入朝，这早晚才来！我们若不等你，径自进去，圣上问着你们，怎么说呢？”明珠却笑道：“反正皇上还在勤政殿没回养心殿，我们不如递牌子到那里候着。”说着五人便递牌子进去，果然康熙还没回来，便按秩位在丹墀下跪下等候。索额图笑着小声道：“老图，我倒错怪了你，在午门外还能跺脚取暖儿，这倒好，硬冻！”熊赐履却直挺挺地跪着，回身用目光扫了一眼，大家便都不再言语了。

“麦盖三床被，头枕馍馍睡——黄敬说得好！”约莫半顿饭光景，便听到从养心殿垂花门外传来了康熙的声音。他大说大笑，似乎十分高兴。张万强作前导，黄敬和另一位太监一左一右架着康熙胳膊冒雪行进。康熙见他们五个排着跪在雪地里叩头迎驾，忙笑道：“天下着雪，免去吧！熊赐履有岁数了，往后免了这个礼——这雪下得好啊，嗯，这下的不是雪，是面，是白面啊！”

也许是受了康熙情绪的感染，也许是从大雪纷飞的天井进了殿内，五个人都觉得身上一阵暖烘烘的。见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康熙一边一连声地叫掌烛，一边命侍卫魏东亭、狼瞫、犟驴子、穆子煦都到廊下值差，又命熊赐履等五人挨次坐在椅上，指着龙案上二尺多高一叠文书笑道：“朕自即位以来，从没有积过这么多的案卷，这里头礼部、刑部、

兵部、户部的都有，你们分头去看，批过了朕再过目，由周培公缮净。我们君臣坐他个通宵如何？办不完明晚再办！”

熊赐履听了笑道：“皇上勤政原是好的，但积这么点案卷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不妨让臣等先看了，写出事由、批复节略，主子再看就省劲多了。主子只管安睡，明晨五更臣等办好了再惊动圣驾。”

康熙一笑，也不答话，自取了一份去批阅。周培公挽袖磨墨预备誊缮。这四个人对视一眼，忙都各取一份回座。掌灯的宫女在各人面前又添了一支大烛，康熙身后比别人多加了两盏宫灯。殿中刹那间静下来，只听见翻纸的窸窣声。

大约到二更末，五个人才各自批完。熊赐履、明珠、索额图和图海陆续轻轻起身，悄悄将案卷送回原处。康熙将自己批过的交给周培公，笑道，“该你忙了，让他们先假寐一会儿，朕有疑处再叫他们一起来参酌！”说着，将大臣们批过的都抱到自己案边，一件件细看。

大殿上又沉静下来，只有康熙和周培公一个目不停视，一个手不停写。其余四个哪敢“假寐”，端坐在一旁注目康熙。大家心里都很感动，康熙的勤政，早就听太监们说过，自己平日也有感受，只没有想到，他竟如此丝毫不苟。熊赐履不禁暗想：“就是祖龙、唐太宗两个最勤政的帝王，也未必励精图治至此！”

雪仍不紧不慢地下着，丢絮扯棉一样一层又一层覆盖着百年老殿。这样的夜晚，最容易引人追忆往事。魏东亭侍立在廊下，眺望着白茫茫天穹，陡然间想起了伍次友。那也是这样一个夜晚，又黑又冷，只不过是秋天，洒着霏霏细雨。魏东亭因读《易经》，请教乾爻八卦相生相克之理，伍次友却不肯教，笑着说：“我和熊东园虽意见常常相左，惟有这一点志同道合。你所求问的是术家之‘易’，不是儒家之‘易’，我以为不懂它反而更好——为臣子的事事要立忠孝之本，勤慎事君；为君父的则要以天下之心为心。不然，一遇事便演术数，拘泥于小我的荣辱安危，避凶趋吉，擢迁黜退，这样，国家的事谁还挂心？”眼前殿内这幅景象，要是伍先生也在，那该多好啊！事情已过去四年，伍次友的这些话，和他的音容宛然在目。“沙径徘徊古黄河，飘萍今夕是何处？”这是伍次友临别时赠给明珠的诗句，真是愈嚼愈苦……眼前这个周培公，听说也是伍先生荐来的，的确是一位栋梁之材。伍先生虽然身在江湖之上，心却系念着朝廷大事。魏东亭正胡思乱想间，忽听殿内康熙说道：

“直隶这个案子定重了。朕看恕了他罢，明珠。”

“这是万岁的仁慈。”明珠在回话，“不过据案情看，崔度平夤夜持刀入宅，故伤田主，本应判为弃市的罪，奴才瞧着事出有因，又有孝女请代父死，所以只判了流徙两千里的刑。”略一沉吟，康熙笑道：“这个姓张的田主很可恶，本来就是更名地嘛，夺佃夺得那么凶！崔家有这样的孝女，实在难能可贵。从轻了罢！”明珠笑道：“奴才只能依律而断，不过万岁仁德，尽可施恩。”

康熙听了叹道：“就这样，下个特旨：就地枷责三日罢——老的七十多岁，小的只有八岁，惩一人夺二命，于法度固然无可非议，于情理又未免太过了些！”

说完这话，又没了声息。半晌魏东亭又听熊赐履缓缓说道：“他们那里遭了大水，去秋淹得一干二净，这张家田主虽说有理，也确实是为富不仁。”

“叫户部去放赈。”康熙困倦得打了个呵欠，“你们看看可否蠲免了那里的粮赋？”

“回万岁的话，”这是周培公的声音，“单奴才今夜誊缮的案卷，已有七府免了钱粮，是个中等省份了，以奴才愚见此类事眼前还不宜过宽。”

康熙听了没吱声，看来内心十分矛盾，呷了一口茶，才又说道：“朕并非沽名钓誉，朕恨不得天上掉下几库粮食来！但眼见春荒将至，百姓总得有充饥的东西才行，有吃的便有法度，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百姓，是不能得罪的！”

因为夜深人静，君臣间的这些对话，在殿外值勤的魏东亭等人，听得清清楚楚，魏东亭心中不由一热。猛的一阵寒风扑面，吹得他打个寒噤，方欲进东厢取几件斗篷给弟兄们披上，乍然间见西廊房顶上人影一闪，“噗”的一声落了地，俯伏在雪地上一动不动，魏东亭浑身汗毛倒竖，大叫一声：

“拿！大胆野贼，竟敢入宫行刺！”

侍卫们顿时大惊，“刷”地一声，一齐拔出剑来。犟驴子一个箭步跳

到当院，预备厮杀，狼瞫和穆子煦飞身一跃上了台阶封住殿门，叫道："圣上不要慌，有奴才等护驾！"守在垂花门口的十几个侍卫早"砰"的一声将门封上，挺刃而入，将养心殿护得严严实实，紧紧盯着伏在地上不动的刺客。

康熙君臣六人正在议论得热闹，猛听殿外有变，惊得一齐跳了起来。自开国以来，宫掖深处还是头一次出这样的事，康熙也自惊疑不定，心头突突乱跳。半晌，听外头并无动静，便慢慢踱步向殿外走来，熊赐履和索额图忙上前劝阻，明珠、图海和周培公忙抢前一步掩在康熙身前。从房上下来的人一直伏着不动，此时，见康熙走出来，跪在雪地上连连叩头，高声呼道："万岁！"刺客一抬起头来，周培公大吃一惊，原来竟是熟人！康熙早失口惊呼出来：

"保柱，是你来刺朕！"

众人听见这话愈加愕然，不知康熙怎么竟会认识这个刺客。魏东亭惊魂初定，这时才认出是在吴应熊府里下棋的那位武士。宫中墙高院深，警卫如林，又下着雪，他竟能潜到此地！

保柱面色苍白，嗫嚅了半天，"哇"地放声大哭，将怀中利刃，袖里飞镖、绒绳、抓钩都取出来扔在地下，说道："皇甫保柱枉为七尺男儿，有眼无珠，不识圣君，错投了枭巢，替贼效命，再无容颜活于世上！"说着身子一仰横刀项下，"今日愿自刎于驾前，以警后来者！"

"慢！"康熙大叫一声，"朕还有话，你听完再死不迟！"说着，便连珠炮似的一句顶一句讲道："鉏麑槐下横剑自刎，固是千秋烈士，可是，于晋之大业何益？——小白不记射钩之恨，卒成五霸之首；英布曾为敌国之臣，一归高祖，遂千古扬名；刘秀二十八将匪盗居多，凌烟云台图像，后世莫不敬仰！"

这几个典故，康熙讲得既明快又简捷，句句震撼人心，字字掷地有声，连熊赐履这样的饱学之士也暗自称赞：这哪像夷狄之君，仓猝之间，言词如此锋利！康熙又道："朕虽不及古之圣君，岂有不知这些道理之理？——壮士起来，壮士起来！——有动皇甫先生一根汗毛者，斩！"

保柱是吴应熊派来盗取乾清宫金牌令箭的，他已有了朱三太子送的银牌，再有这件东西，回云南一路上便可以畅通无阻了。但吴应熊做梦

也没想到，曾在虎口中救过吴三桂的保柱，心境和离开五华山时已有了极大的变化。自在兖州府两度与伍次友相处，保柱已觉察到自己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头。品行这样端正的读书人，一般儿也是汉人，虽受尽了折磨，却心无二念地效忠康熙，这是为什么呢？开头他总拿伍次友是帝师自慰自解，但一路访下来，不但读书人，就是山野樵父、贩夫，也无不私下称颂康熙的德政，自己的恩主吴三桂竟像狗屎一样没人睬。保柱心中便更加疑惑：自己这只鸟是不是错站了树枝儿？那日他在吴府亲眼见到康熙，便被这位青年皇帝身上的魅力所折服。

他来盗令箭没有成功。照吴应熊的吩咐，他先去乾清宫，但那里的侍卫们守护得很严，里里外外烛火通明。又潜到了养心殿，他已在房顶上听了一个多时辰。

康熙料理朝政，昼夜不停，连精力充沛的壮年臣子都觉得吃不消。有关康熙勤政的事，以前他也听说过，今夜亲眼一见，才知道确非虚语。盗不走令箭，他本打算先回去再说，后听康熙君臣议论崔度平的案件，又议及赈荒，康熙对民疾民伤处处在心——百姓到哪里再寻这样一个皇帝？他趴在石房顶上想得很多。吴三桂在五华山，酒酣耳热之际，将大盘珠玉、满箱金银倾洒到地下，让歌伎、侍卫们争抢，自己和姬妾在旁鼓掌大笑，与康熙比起来，连猪狗也不如！保柱真痛悔：自己许身匪类，犹自以国士自居，一想到这些，便感到无地自容，因而起了仿效鉏麑槐下自刎的念头——无声无息地死在这里算了！

康熙那几句雷鸣电闪的话，说得保柱无言可对。他只好长叹一声，弃了剑，跪在地上反背着双手，泣求道："请东亭兄过来绑了兄弟！"

魏东亭此时也真是感慨万千，收了剑，慢慢上前就要用绳。

"虎臣退下！"康熙厉声说道，亲自走下阶来双手挽起保柱，携着他的手一步步走进殿来。保柱早已泪下如雨，轻轻挣脱康熙的手，只是抽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熊赐履原本还有点疑心，这时也动了情肠，坐在一旁轻声说道："皇甫先生，方才皇上的话你要好生想想，你今日横死阶前，固然也算舍生取义，但元凶首恶俱在，天下祸根未除，撒手一去，算不得尽忠啊！"

"大人说的是。"保柱颤声道。他对今夜的行动，一直似乎在噩梦

中，此时清醒过来，惶惑四顾，又有一种莫名的悲怆袭上心头，禁不住两行热泪滚了下来。

“你休要恋吴三桂的恩。”康熙似乎猜中了他的心思，莞尔一笑道，“他那些虚仁假义只能收买血勇之徒的心，真正品德端正的人是不会永受欺骗的！他不过是一具只会用金钱美色、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行尸走肉！日前在吴府，朕一见到你，便为你惋惜不已！”

这些话在保柱听来，句句情真意挚，比自己方才抽刀自刎时康熙急切中说的，更加亲切温馨。保柱心里涌上一阵似酸似甜的热流，外头的冰雪似乎都被这充满暖流的大殿融化了。

“万岁的话臣都记在心里了。”一回到现实中，保柱又有些为难了，叹息一声道，“人生如棋，好比周先生和吴应熊那一局对弈，几翻几覆才见真理。今日皇上一语点化，胜我保柱终生苦思——只是眼下该怎么办呢？”

康熙抚着下巴，望着灯焰儿沉思道：“你留在京城不太好，朕若把你留在身边，容易引起吴三桂的口实，倒不如给你个差使避开一下，将来在战场上——朕不是说对吴三桂用兵的战场——用你之处还多着呢！”

“恭喜万岁又得一员上将！”明珠满面春风笑道，“不过据奴才看，皇甫先生还是回去为好，有他在那府里，便不做差事，总是那里多了我们一个人，也可有些照应。”

康熙不是没想到这一层，但他深知保柱受吴家恩宠很深，办这样的差太难为人，听了明珠的话，又觉不无道理，只是低头沉吟。熊赐履便问魏东亭：“虎臣，今夜的事张扬了出去没有？”

“没有。”魏东亭道，“一开始门就封了，里头又没动手……”

“我还回去！”保柱横了心，一咬牙说道，“保柱身无寸功，用什么报效明主？看吴应熊的意思还有下一步棋，皇上在他跟前有个人到底好些。听说太监里头有不少人是钟三郎香堂的人，当中还有一些人和吴应熊有勾手，皇上一饮一食一行一动都要当心！”

这个信儿正是康熙最关心的，小毛子也未打听明白。听保柱透出这

个信来，康熙不禁打了个寒颤，愈觉明珠的话有理，便道："好，你就回去。觉得为难的事就不办，不是必要的事，也不要报，有急事寻魏东亭！"说罢，回身进了西阁，从一只金漆盒子里取出一面金牌令箭，笑道，"你不是来盗这物件的么？总不能空手回去——拿了！"

"谢万岁！"保柱见康熙如此真诚相待，热泪夺眶而出，双手接过令箭，叩了头起身团团一揖道，"如此，罪臣去了！"转身大踏步出殿，将身一拧，一个燕子穿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雪雾之中。这绝顶的轻身功夫，惊得众人瞠目结舌。

"张万强！"康熙大声道。

"奴才在！"

"黄敬来了没有？"

"他请假了。"

"严加提防！今晚在场的太监、宫人都交待了，敢有走漏出去的，哼！"

"喳——"

第三十五回　计中计魍魉费筹算　骗中骗美人动帝心

深夜派保柱入宫，小毛子不但知道，而且他就在额驸府陪吴应熊吃酒，专等皇甫保柱回来。自从吴应熊亲自拜访了鼓楼西，杨起隆便派小毛子专门负责与吴应熊的联络。这正是小毛子和吴应熊两个人都求之不得的，所以一拍即合。

一听说皇甫保柱入宫，小毛子的脸就变色了。吴应熊见他如此不经世，抚着他肩头格格笑道："亏你还是见过世面的，这么一点小事就被吓得掉了魂儿？放心！他的本事不在你说的那个胡宫山之下，就是盗不出东西，也决计出不了事！"

小毛子听说不是行刺，心里虽略觉放宽，但还是忐忑不安，坐不宁，立不稳，想走开又怕吴应熊起疑；强打精神陪着，又怕恍恍惚惚中露出马脚来。他吃了几杯酒后，便推说若是多吃了身上爱起痒泡儿。吴应熊虽奸，怎奈这是一个双料的人精猢狲，倒真被他瞒哄过了。

保柱回到府中，已是丑正二刻，吴应熊还在心神不定地自饮独酌，小毛子因熬不得困，坐在一旁乜眯着眼"钓鱼儿"。听到院中有声息，两个人同时一惊。吴应熊站起身来，三步两步跨出外厅，与满身冰雪的保柱撞了个满怀。小毛子见保柱面无杀气、身无血迹，压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又找座儿又拧热毛巾，还忙着寻干衣服给他换，保柱刚揩过脸，便一杯烫好的热黄酒递到了手里。吴应熊不禁笑道："你这猴崽子真会巴结人！"

"咱本来就是侍候人的么！"小毛子一边忙着给二人布菜斟酒，一边笑道，"没这两下子怎么当差！"

"世子久候了！"几杯热酒下去，保柱精神体力都好了些，笑道，"几乎没把命送在那儿，乾清宫守护得铁桶一样，根本没法下手！"

吴应熊一怔，忙道："办不成就不办，再想别的法子吧——只是你在那里头太久了，叫人悬心哪！"小毛子也道："那里的人我全知道，厉害得很！魏东亭、狼瞫他们，一个个都是夜猫子投生的！你能平安回

来，就得念上三千声南无阿弥陀佛了！”

“笑话！”保柱心里嗵嗵跳着，绷着脸道，“我要是肯空手回来，为什么还耽误到这个时辰？”说着从贴身处取出那支令箭递给吴应熊道，“这是世子的福气，老天爷叫世子顺利返回！”

吴应熊眼中放出欢悦的光芒，正像一只饿猫扑到一条跳到岸上的鲢鱼，猛地抢过令箭，拿到灯下仔细审视，反复抚摩，忽然爆发出似哭非笑的声音：“真的，真的！哈哈哈……真——”他笑着，乍然间却停了，转身问保柱：“不是说乾清宫下不得手吗？这是——”

“这是在养心殿得的。”保柱端着参汤，笑笑答道，“人说皇上勤政，我今夜是亲眼见着了，三更过后，等他去了翊坤宫，我才进去将它摸了出来……”

吴应熊把玩着令箭，心不在焉地转过脸来又问小毛子：“你不是说这物件都在乾清宫么？”

“难道说改了地方儿？”小毛子诧异道，“怎么何桂柱没跟我说——是在哪儿取出来的？”

“黑地里摸，像是在个小匣子里头，”保柱揣度着吴应熊的心思，又问，“怎么，不合用？”

“我知道了！”小毛子忽然拍起手儿笑道，“真正是世子洪福齐天！这一支是孔四贞缴回来的，敢怕是忘记了，连档也没记。”

“光有这个还不成。”吴应熊两眼盯着灯火出了一会儿神，松弛地舒了一口气，夹了一筷子菜慢慢嚼着，说道，“杨起隆他们想栽赃于我，我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杀皇上！”皇甫保柱和小毛子同时惊呼道。

“嘘——禁声！”吴应熊左右看看，轻声道，“这是阿紫的事，我已有安排，我可不像这些笨驴！”

“你怎么办呢？”皇甫保柱不禁问道。

吴应熊只笑笑，没作回答，转脸问小毛子道：“你还在茶房烧火？”

“嗯。”小毛子只顾夹菜，头也不抬地答道，心里却思忖着吴应熊问话的意思。

“很苦吧？”

“也都过来了。”小毛子说着，眼圈儿有点红，他想起了妈。自他被打以后，只回去瞧过两次，老人怕他再出事儿，已经断荤吃斋，头发全白了。

“你想回养心殿不想？”吴应熊突然问道。

“想不想都没用。”小毛子一怔，放下筷子问道，“额驸问的真怪，谁愿意老当杨排风呢？”

吴应熊自信地点了点头，笃定地说道：“我能叫你重回养心殿，只是你不能半信我吴应熊，半信钟三郎，钟三郎是他们捏造出来骗人的，能叫你家世代富贵的是我！”他眼中放着阴冷的光，连保柱的手心也渗出了冷汗，不知他耍什么花招。

“额驸有什么办法叫小毛子回养心殿呢？”保柱听了问道。吴应熊神秘地笑笑，说道：“我听说杨起隆已密令黄四村投毒杀康熙，既可逼迫王爷起兵，又可借刀杀我——哼哼，想得真不坏呀！你只盯着姓黄的，到时候当面揭了他的底，这功劳还不够你回养心殿？”

“老天爷！”小毛子惊得嘴唇发白，这个消息太惊人了！但他旋即一转，说道，“我若揭他，三太子知道了，还不活扒了我小毛子的皮！”

吴应熊冷笑一声说道：“他敢！他那头有我呢，他敢张狂杀我的人，我叫他滚汤泼老鼠，一窝儿死净——杨起隆一个京师无赖，有多高的手段，多大的能耐？”

“那——”保柱只说了一个字便咽了回去。

“你是问黄四村不是？早被李柱他们拉过去了！”吴应熊脸上毫无表情，“念他跟我一场，到时候给他家抚恤金从厚一点就是。”说着打了个呵欠，看着窗外道，“天快明了——今晚我连郎廷枢也没叫。自上回皇上来后，我瞧着他神思恍惚有点魂不守舍的模样——我还要再看看这个人。”

时令渐渐向暖，宫墙上、砖缝儿里的嫩草由黄变绿。康熙去年春天曾悄悄儿种了半分稻田，原想秋后熟了，召集文武百官都来瞧瞧，然后在黄河以北能开水田的县府推广，不料八月间连下了三场早霜，竟落得个颗粒无收，使他十分扫兴。今年他早早儿让皇后又育了一大条盘秧苗，该到栽秧的时候了，他独自到景山后头那片水田里插了，又命太监精心照料，这才返回宫来。

康熙站在殿前，任柔和的春风吹着，他抬头看看檐下喃呢的燕子——这人间的宠鸟，无论在乡下的茅棚土屋，还是在金碧辉煌的宫殿，谁都不会去伤害它，多么自在！站了好一会儿，觉得有点儿乏，康熙正要回殿，却见黄敬恭恭敬敬侍立在丹墀下，便笑道："黄敬，张万强呢？"

"回主子话，"黄敬恭敬地笑道，"老佛爷去大觉寺烧香，忘了件什么东西放在那儿——叫他去帮着寻找呢！"

"哦。"康熙淡淡地应一声，忽又笑道，"上回你说过有几处好玩的地方，带朕出去走走如何？"黄敬听了忙道："这个，奴才可不敢——张公公早有关照，说是老佛爷的懿旨——"话还未说完，康熙便截住了道："这是朕的主意，又不是你调唆着朕去的，怕什么？张万强还管着朕了？叫——"他想说叫小魏子，想想又改口道，"叫穆子煦和犟驴子两个跟着，咱们出去走走。"黄敬这才答应着去了。康熙一行四人都换上微服，却不走西华门，从神武门的侧门悄悄儿溜了出去。

北京的大街上很热闹，一座一座酒肆茶楼越修越多，一个比一个漂亮。一街两行，什么绸缎布店、花纱铺、故旧店、玉石珠宝店、文房用具店、花果行、铁匠铺、竹木家具店、酒米作坊、皮匠店、针线刺绣铺、鲜鱼海味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要什么有什么。康熙杂在人流中边走边瞧，心里十分熨帖：这一切都是他赐与的，他在他们中间，而他们谁也不知他就是"当今"！

在城西闹市走了一遭，他们又来到前门一带。这里又是一种格局，到处是戏院、会馆、饭店。在戏院前，挂着偌大的粉牌上，除写有某角串某某戏之类的海报外，有的还题有斗方名士写的竹枝词。这些词倒逗起了康熙的兴味：

某日某园演某班，红黄条子贴通关

康熙不禁笑道："俗得有趣，倒是这个'某'字儿用得很入神。"又看下一家的，却是：

谨詹帖子印千张，浙绍乡词禄庆堂

抬头一看，果见门楣上横挂着一匾，写着"禄庆堂"三个泥金大字。康熙笑道："我就不信，他家的戏只叫绍兴人看！"说着便要进去。黄敬忙笑道："主子没瞧清，他这里不演戏，是专门叫堂会的。要是想听，到六合居，又吃又玩又点戏，那才玩得尽兴呢！"

"走，瞧瞧去！"康熙扇子一挥，兴致勃勃地说道。

六合居很大，是个酒店，紧挨着戏庄，一边的戏庄叫衍庆堂，也还罢了；另一边叫庆云堂，门面又大，人又多。康熙挤在人堆儿中看戏牌，上面写的是："紫云姑娘演《琴挑》。"那上头竹枝词口气更大：

每味上来夸不绝，哪知依旧庆云堂！

看罢，挤了出来，黄敬他们三个已候在六合居的门前。康熙也不说话，一甩袖子便跨了进去。

"客官要用点什么？"楼下杂座儿上的人很多，一个伙计忙得满头大汗，笑呵呵迎上来问道，"要嫌下头嘈杂，楼上有隔好了的雅座儿，清静幽雅，要喝酒吃菜、点戏听唱儿、看杂耍都方便……"

康熙有些茫然，他对这些一概不懂。黄敬便代答道："我们爷是尊贵人，你说的都不合用。后头大房子我们点了正厅，上一桌海菜八珍席。你再到庆云堂去一趟，紫云姑娘的戏完了，叫她过来清唱！"

"旁的好说，"店小二一看这架势便知是个有钱主儿，笑容可掬地说道，"紫云姑娘的缠头银子二十两得先送过去，她正走红，叫的人多，只怕还未必就能来呢！"黄敬不禁一笑，把伙计扯过一边，交他二十两银子，低声儿道："你过去悄悄对紫云说，是老黄叫她，兴许这银子都赏了你呢！"那伙计方欢天喜地去了。

康熙走进正厅一瞧，里头布置得很幽雅，盆景花卉、虬架镜台、自鸣钟、书架，还有坐炕卧榻一概齐全，中堂挂了一幅二乔观兵书图，旁边条幅上写道：

小谪三千岁

往来在人间

康熙不禁叫道："好！"犟驴子是个粗汉子，只是好奇地东张西望，穆子煦却很精细，瞧着不像个正经地方，便笑道："老黄，这儿怎么瞧着像个行院似的？"说着眼看席面已经摆开，菜肴也陆续送了上来。

黄敬忙笑道："这正是掌柜做生意人的伎俩，行院哪会跑到这里了？"

"看来你是此处常客啰！"康熙舒舒坦坦坐了，一边说着，一边便打量着席桌上的八珍席：鱼翅、银耳、鲥鱼、广肚、果子狸、哈什蚂、鱼唇、裙边，中间一个凤凰扑窝、一个孔雀开屏凉盘，再就是一海碗樱桃兔肉海参汤。

"宫里头太监们谁不串馆子？"黄敬笑道，"主子若不喜欢，奴才改了就是。"正说着，外头响起了一个银铃般的说笑声："哪里的贵客，什么风儿吹到六合居了？"说着便挑起帘子轻盈盈地走了进来。

进来的正是紫云。康熙一见来人，眼睛陡地一亮：只见她身着浅红比甲，蝴蝶盘扣儿中窝着一方杏黄绣绢，半高不高的月白衣领上疏淡有致地绣着两朵蟠枝梅，下身一溜水泄长裙如新染塘荷，打着百褶，颦眉杏眼笑靥生晕，怀里抱一琵琶在门口笑吟吟地蹲了个万福，莺声细语地说道："各位爷们吉祥！"康熙发了一阵子呆才想起回话，道："起来！"又觉得这话皇帝的味儿太重，忙温声说道："就请过来坐我这边——你们三个也坐吧！"

"爷们只管吃酒，"紫云抿嘴儿笑道，"奴不过是个戏子，还是唱曲儿为爷们提神吧！"偷眼打量康熙时，上身穿一件蓝色湖绸团花夹袍，腰间挂着一个酱色贡缎卧龙袋，头上戴一顶红绒结顶小帽，脚下穿一双粉底儿双梁靴，瓜子脸上略有几颗细白麻子，不坐到跟前细瞧是看不见的——心里不禁暗笑：这小白脸儿就是皇帝了？康熙给她看得浑身不自在，便笑道："有什么好曲儿，弹来我听。"紫云嫣然一笑，将五指轻轻一舒，琵琶便清越地响了。先奏了一支《宴前乐》，接着正曲子却是《霸王别姬》，那乐声时而如裂石穿云，时而如流水低回，时而像万马奔腾，时而又似幽咽饮泣。康熙面对珍馐，一口不能下咽，只是左一杯右一杯地饮酒、听曲。

“这曲子太悲。”弹完《别姬》，紫云笑道，“还是唱个家常的助兴吧！”说着，手挥五弦，目送秋波，浅声唱道：

> 年年宫墙花，岁岁广陵柳，遮几多游子陌路愁？说什么功名世路，劳尽了春情，只余这点儿，却还要万里觅封侯……渺渺鹫岭云何深，杳杳曹溪路尽头，哪里去寻故友——不如归乡有高楼，可得红妆佐酒，又得闲笔著春秋！

歌儿未唱完，康熙已经醉了，摆手儿命道：“唱——得好！朕——真好！黄敬，你——你们三个出，出去，我——我要独，独自和……”

“主子，不成啊！”犟驴子拧着眉毛，冷冰冰说道，“太夫人和主子奶奶请主子赶紧回去，熊家、魏家的庄头儿来了，有要紧的事儿等着呢！”

一天的好事，被这五官不正五音不全的犟驴子打发得干干净净。

康熙这晚歇在养心殿，心里仍在牵挂着紫云，半夜里叫了黄敬过来，悄悄说道：“给紫云安排个去处，静一点儿，懂吗？”

第三十六回　黄四村自食恶果　小毛子逢凶化吉

转眼便是六月天，热得火炭儿一般，宫里用水愈来愈多。这日小毛子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把三个大水缸挑得满满的，往茶炉子添了水，坐在炉旁默默烧火。吃完早点，方见黄四村架着个鹌鹑笼子游游荡荡过来，一边和阿三说笑，一边问道："小毛子，这时分水还没开？渴死了，还想洗洗澡呢！"

"明儿六月六再洗吧！"小毛子将一根劈柴"咣"地一扔，冷笑一声道，"你是挺尸挺够了，还是噇黄汤撑着了？你一回来就摆主子架势——'渴死了'，活该！小毛子是你的奴才？"阿三近日和小毛子处得好，见他累得发怒，笑笑没言声，寻个斧头劈柴去了。

"嗬！"六月六是浴猪节，听小毛子如此巧骂，黄四村也光火了，"和我摆什么款儿？你打量明大人都买过你的账，是不是？你如今仍旧是小毛子！烧火劈柴挑水是应份差使！我这头儿虽小，还是个头儿。才问你一声儿，你就有一车子的话！"他昨夜在吴府吃酒，吴应熊透出小毛子骂他，此时一并发作了出来。

小毛子听了，把火剪一撂，叉手哂道："屌毛灰，大爷不侍候你，你该怎么样？"

"好了，好了！"阿三抱一抱柴过来放在地上，推小毛子道，"别吵了，方才传话，一会儿养心殿要用水，黄敬病了，叫送过去呢——你累了去那边息歇，我来烧。"小毛子早甩手去了，进屋躺着装生闷气，两眼却瞪得溜圆窥视黄四村的动作。

片刻间水就开了。阿三忙着抽火，把烧余的柴搬回去。黄四村进到屋里张了张，见小毛子望着天棚出神，没再招惹，在门后捣腾半天，长出了一口气，提了个大茶壶出去了。

"事发了！"小毛子一激灵，"噔"地弹起来，看看地下十几个壶，惟独他日日留意的那一个不在了。出来瞧瞧黄四村的背影儿，又几步进屋揣了根绳子，至炉前弄黑了手，抹一把脸，这才不紧不慢跟在黄四村身

后走了过去。

“站住！”守在垂花门前的犟驴子，见小毛子鬼鬼祟祟地走过来，陡然喝道，“做什么？”又见小毛子满脸污垢，像从灶灰坑里爬出来似的，几乎笑出声来。

“犟大爷呀！”小毛子大叫一声扑了上去，凑到犟驴子耳边嘀咕了几句。犟驴子犹如半夜见了阎罗殿上的小鬼，失惊打怪地大叫起来：“有人要谋害皇上，快，快，快……呀！”

小毛子像炸尸一样，乱蹦着往垂花门里钻。可犟驴子不知他怎么个来头，哪里肯放他进来，紧紧揪住他不放。

“挨刀鬼！倒路尸！王八蛋！一脚踏不出屁的屎壳郎！黄四村要谋害皇上，你倒拦住小爷！”小毛子急得又撕又挣又踢又咬，却哪里能脱身！

康熙正在西暖阁里向苏麻喇姑请教演算开方法，听院外乱吵吵的一片声嚷，便撇了苏麻喇姑踱了出来，问守在门口的魏东亭：“出了什么事？”魏东亭早瞧得清楚，见黄四村提着个大茶壶，雷击了似的呆若木鸡，大颗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又听到被阻在门外的小毛子尖着嗓子叫骂要闯进来，心知有异，便将身子一横挡在康熙和黄四村中间问道：“这事体奴才尚不明白。”康熙脸一扬，厉声吩咐道：

“门上别挡，叫他进来！”

小毛子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跑进来，衣服已被侍卫们撕得稀烂。康熙看到精明泼辣的小毛子为了办自己派的差使，如今弄得如此模样，脸上嘴上黑一道白一道、红一道紫一道，心里不觉一沉，木着脸问道：“你是发了失心疯么？敢到这里来撒野！”

“我的好主子呀，呜——”小毛子“扑通”一声跪下放声嚎哭，天大的冤仇、海深的委屈也没他这般伤心，一边扯鼻涕抹眼泪，一边指着黄四村，“这个天杀的不知弄一包什么药化到水里给主子爷提来了……我瞧着不对，跟在后头就赶来，犟驴子他们死活不叫进来……我的爷呀，真是凤凰落架不如鸡呀……”

康熙惊得陡然一缩，掉脸一看黄四村，黄四村早已面如死灰，还急

不成声地说道："这是怎……怎么说？小毛子，我们……兄弟不错嘛，就是拌了几句嘴，你怎能这样害人？"

"你住口！"魏东亭低声吼道，"万岁爷没问你话！"

"你叫黄四村？"

"奴才……是。"黄四村膝盖一软跪下答道。

"小毛子说你在水里投了药！"

"没没……没有！"黄四村像秋风里的树叶一样瑟缩着颤声答道。

"我亲眼瞧见了的！"小毛子紧盯一句。

"万岁爷呀！"黄四村苦着脸叫起撞天屈，"青天大日头，奴才有几个胆，敢往水里投药？再说这水要用银子试过，人尝过才进上的，奴才当差多年难道不知？小毛子是与奴才先头有仇，有心诬告奴才……万岁爷不信，叫人来尝一尝就知道……"

"阿弥陀佛，为什么叫旁人尝？"苏麻喇姑早已出来，面若冰霜地合掌道，"佛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就尝尝如何？"

黄四村不语。

"唔？"康熙目光闪电般扫过来。

"回万岁爷话，"黄四村支吾道，"奴才尝了不死，也做不得凭据。"

"灌他！"魏东亭在旁大声命道，犟驴子大踏步上前，一手扯了黄四村耳朵，一手捏了他的鼻子，黄四村只好张开了嘴，小毛子熟练地提起壶来，说道："姓黄的，识相点，免得多灌。"说着一倾壶嘴便灌进了口里，黄四村身不由己"咕咚"一声咽了，接着又是一口。

"再灌，烧不死他！"犟驴子见小毛子手发抖，瞪着怪眼吼道，小毛子又接连给黄四村灌了四五口，才放下水壶。

黄四村知道自己用了毒，但这毒药是周日之后才会发作的，便横了心直挺挺跪了，拿眼横着小毛子，咬牙切齿地想："今日爷不死，明日

三太子也饶不了你！”他哪里料到小毛子又在里头加了一料砒霜呢！

约过半顿饭光景，众人看着黄四村无事，心渐渐懈了。康熙以为是小毛子恶作剧，正思量如何处置这事，却听黄四村咬牙说道：“万岁爷，您都瞧见了——这个小毛子心有多毒，这样的东西，还不叫他也灌……”方说至此，忽觉心中一阵绞痛，脸色霎地变得白里泛青，口鼻眼睛都扭曲了。

“发作了！”小毛子指着黄四村叫道。

康熙早已立起身来，后退一步，紧张地抓住了惊恐的苏麻喇姑……看黄四村时，捂着肚子猫一样弓起身来，头抵着地，嘴里吭、吭地咳着，断断续续说道：“是平西王命……我杀你……你们这些满鞑……”他身子拱桥般晃了一下，再也不动了。这一幕来得快，去得速，从头到尾不过半袋烟工夫，满院侍卫太监宫女都惊得面如土色。

“叫慎刑司的人来！”康熙不禁雷霆大怒，“剥了他皮，抽了筋遍示全宫太监，肉拿去让狗吃了！着狼瞫抄了他家，无分老幼，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喳！”站在下头的狼瞫扎个千儿回身便走。

“等一等！”苏麻喇姑回身又向康熙耳语道，“他娘是前头皇姑乳母，事涉三藩。”

康熙气得嘴唇直抖，吴三桂不除，连这样的案子都不能处置！闭目想了一阵子，摆手道：“唉！报个急病暴亡吧！”回身又唤，“张万强！”

“奴才在！”

“御茶御膳房的人要一个一个仔细查查，靠不住的全换掉；太皇太后、皇太妃、皇后及朕用膳用水，要加倍仔细！”康熙说着，解开了领口的盘扣，他显然太热了，又沉思良久才道，“小毛子回养心殿侍候。”

一场轩然大波平息了。小毛子按照“吴额驸的筹划”重新回到了久违了的养心殿。从烟熏火燎的炉旁回到金灿夺目的殿堂，他似乎有点像在梦里，一切都熟悉，又显得有点陌生。康熙次日下诏晋升张万强做了六宫都太监，小毛子又成了养心殿说一不二的首脑。除了一顶太监能得到

的最高赏赐六品蓝翎顶子，还得了一件令人钦羡的黄马褂，真有点踌躇满志了。当康熙在内殿详细询问了小毛子有关吴府和周府的间谍情形时，不禁纵声大笑："好，好！你若不是太监，真要放你去做云贵总督，以毒攻毒去治吴三桂！不过，这件事你应该预先知会朕一声儿。"

"一来摸不清他何时动手，扑空了倒不好；"小毛子眨巴着眼儿笑道，"二来先奏了主子爷，奴才就怕得不着这件黄马褂了！"康熙听了笑道："回去告诉你妈，就说朕的话，叫你二侄子过继到你这一房，先赏个举人。"

这话比金子都值钱，已经不缺金子了的小毛子喜得眉开眼笑。

但他只笑了半个月。这日下晚骑马回家，"齐肩王"焦山突然出现在路上，向他招手叫道："你下来。"

"是焦大爷呀！"小毛子滚鞍下马，拽着缰绳打了一揖，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硬着头皮笑问，"吃过夜饭了？"

"少主儿叫你！"

"嗯……"小毛子嘬着牙花子打主意，半晌笑道，"什么事这么急？走，到咱家去吃盅酒，再一齐去见少主儿咋样？"他一向怵这个从来不笑的焦山，此时看着脸色不善，心里噗噗直跳。焦山听了，只阴着脸道："免了吧，少主儿等着呢！"小毛子的心不禁一凉，一边走，一边偷眼打量焦山，盘算如何闯过这一关，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儿试探他的口风，那焦山却只一味支吾。

进了鼓楼西街，天已全黑了。一脚踏进周府正厅，小毛子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厅内点着明晃晃数十支蜡烛，照得白昼一样，上头的"朱三太子"铁青着脸，李柱、周全斌、朱尚贤、史国宾、王镇邦都是拧眉瞪目，脸涨得通红，直盯盯地注视着小毛子不说一句话，一片阴森狰狞。好半天，小毛子才定住了神，笑嘻嘻上前打个千儿道："小毛子给少主儿请安了！"

"你知道叫你来有什么事吗？"朱尚贤声音中带着巨大的压力。他一向不信任小毛子，小毛子也最怕与他打交道，所以他一开口，小毛子便心里一紧。小毛子已拿定了主意，挺起腰来昂然答道："知道——不是领死便是领赏！"

这句话说出来，不仅杨起隆大感意外，旁坐的李柱也是一怔，厉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难解的？"小毛子答道，"少主儿若是明君，我就领赏；若是昏君，我就领死！"话音刚落，旁边的王镇邦冷笑一声道："不用打马虎眼了，那不济事！谁叫你告发黄四村的？"小毛子瞪着眼瞧瞧王镇邦，心里有点莫名其妙，他到底涉世不深，对这个"双料间谍"的特性看不透——这王镇邦阴不阴阳不阳，吴应熊说是吴应熊的人，杨起隆说是杨起隆的人，是他娘的怎么回事？想想，便照直答道："黄四村放毒是吴额驸告诉我，并叫我告发的，我就告了。"

"这么说，你是吴额驸的人了？"杨起隆这时才插口问道，语声虽不高，却带着一股杀气。

小毛子知道此时若错说一句话，就要遇到杀身之祸，沉吟片刻，抬起头无可奈何地笑道："钟三郎的天书里不是有一句话，'来也无影，去也无形，圣主之前，惟命是从'？我说我是谁的人没意思，要看我办的事对谁有好处，我就是谁的人。我只依我的本心，照天书指使行事！"

"你是什么心？"杨起隆身子向前一倾，目光变得咄咄逼人。

"只有最蠢的人才会想着在水里下毒药。三太子不是说要'栽赃'吗？——我一告发，里头一追问黄四村，不就栽成了！"

"你甭嘴硬，你话里有毛病！"李柱格格一笑，"我问你，姓吴的给了你什么好处，少主儿又哪儿亏待了你，你替姓吴的这么卖命？"

小毛子别转脸，嘴一撇笑道："大军师，你从实说说，平西王不反，单咱们干行不行？"

"当然不行，可康熙死了，平西王一定反！"

"你坏了我的大事！"杨起隆越听越恼，狠狠地咬牙道，"按堂规办，来——绑了填到后边老地方！"几个守在旁边的红衣侍卫雷轰般答应一声，恶狠狠地拧住小毛子绑了就往外推。

"忙什么？"小毛子大惊大怒，跳脚怪叫一声，"我瞧着你们一群全昏了头！康熙活着，平西王照样反，这会儿弄死他，不等吴三桂反，这

儿就会先完蛋！他们准会猜疑黄四村是这里派去的。嘿嘿！你们捅了天大娄子，小毛子给补上了，这会倒要杀我了？”

杨起隆摆手让侍卫们暂时退下。小毛子一句话等于推翻了前头大家议定了的事，倒真值得深思。李柱拿着扇子不住敲打手背，沉吟着又问：“怎么见得我们就先完了？”

“这会儿人多，不能说，谁知道有些人安着什么心！”小毛子已有成见，要给吴应熊栽赃儿，只含糊说道，“这跟三国一样，都想吃掉别人，也得防着叫人吃掉。”

“解开吧！”杨起隆已经明白，只要康熙一死，吴应熊立即就会揭出鼓楼西街的秘密，他好乘乱逃走，不禁叹道，“你好歹先来告诉我一声儿嘛！”

小毛子自觉已渡过危险，喜极而泣，抚着被绳子勒痛了的膀子呜呜哭了起来，煞像是受了委屈昭了雪似的：“少主儿您别埋怨，这事小毛子先知道么？……我是临时急了，才闯养心殿的呀！”哭着说着，便用袖子拭泪。

“我就在文华殿，你怎么不跟我说？”王镇邦问道。

小毛子已经住了哭，听王镇邦这样问，冷笑道：“就为这个你今儿把我往泥里踩？你已经是文华殿的头儿了，还贪心不足，要往上爬？你觉着我就该在柴火堆里钻一辈子，受黄四村和你的肮脏气？”这些话句句诛心，王镇邦气黄了脸，无话可说。

这次害康熙造乱的事给吴应熊搅了，而小毛子辩解的也确实在理，原来一心要杀小毛子的钟三郎首脑人物都无话可说。杨起隆便叫大家散了，单留下小毛子、李柱和焦山议事。

“照军师的说法。”杨起隆摇着五冬六夏从不离身的折扇，皱着眉头说道，“咱们只好等着吴三桂起兵了？”

李柱摇头道：“上次我们的思虑确实欠周详啊！在皇宫里这样弄，很玄乎，别说吴应熊是个奸雄，容不得我，便是王镇邦他们万一失手，追起根儿来，也是不得了的。”

“这话有理，”焦山说道，“与其我们动手，不如让吴应熊动手。吴应熊憋在北京这么多年，他比我们急。”

“吴应熊已经在动手了。”杨起隆一笑，“前门街香堂报信来，说他这回用的是软刀子！”

这件事李柱和焦山都知道，一边听一边点头。小毛子此时再急也不敢问。良久，才听李柱叹道：“吴应熊如此奸诈，将来是我们一大敌啊！”杨起隆点了点头：“嗯，不能让他回云南，要想法子叫朝廷除掉他！”小毛子心里一动，凑上前去说道：“吴应熊新近得了朝廷的金牌令箭，预备回云南呢！”

“小毛子，”杨起隆的目光深不可测，“吴三桂老朽匹夫，吴应熊又困在北京，绝成不了大气候！这个大主意你可要拿准了！”

“那还用说！”小毛子道，“要不，我小毛子岂肯这么替少主儿卖命？”

李柱阴笑着压着嗓音说道：“小毛子，金令箭的事，你回去告诉康熙！”

“嗯。”小毛子答应着，心里却在琢磨：“软刀子？软刀子怎么杀人？”他有些犯嘀咕了。

再聪明的人也做不到全知全能啊！但他第二日便听到钟三郎香堂传话，他已是堂中“侍神使者”了。

第三十七回　急匆匆太监单报警　惊惶惶姐弟双自尽

康熙在六合居与紫云初次见面，已是神魂颠倒。黄敬按旨意，第二天便将紫云转换了地方。不巧的是正逢养心殿的头儿换成小毛子。这件差使因吴应熊交待再三只许他一人办，当然连小毛子也不能让知道。偏这小毛子是个见空就钻的人，如何能瞒得住？这几日康熙也忙着点拨朝务，分别接见六部九卿和有关臣工，向他们交代撤藩的事，又忙着分派钦差——尚书梁清标往广东，左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云南方面派了两位：侍郎折尔肯和学士傅达礼，犹恐难以周全，又命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随行，确保吴三桂家眷安适抵京……这都是数年来康熙深思熟虑过的，铺排得十分妥帖，却也忙得茶饭无心，竟顾不得想这风流韵事。黄敬几次想开口提说，都没找到缝儿。

好容易见康熙忙得差不多了，这日又逢小毛子回去给娘过生日，殿内没有旁人，黄敬便先回房替康熙预备了便衣，斟了一杯茶过来奉上，悄悄儿笑着对康熙道："万岁爷，上回您交待的差使，奴才已经办了。"

"什么事？"康熙正读奏报：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扎萨克、车臣三部内讧，土谢图汗无端袭扰扎萨克，抢走了扎萨克汗的爱妻，汗女在乱中也失踪了，扎萨克汗联络车臣汗举兵复仇，又被土谢图汗杀得大败。因为这三部历来归附朝廷，这两汗便联章奏请朝廷派天兵帮助恢复故土，并请查找王女、安置无家可归的牧民等。康熙已谕令陕西布政司妥为安置流入关内的牧民，但别项请求却使他应付为难，而且据奏报，准葛尔部的葛尔丹正集结部民，要东下为三部主持公道，情势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一边读一边苦思正无可奈何时，听黄敬来说"差使办了"，康熙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便问："几时交办的差使？"

黄敬笑笑，说道："那日从六合居回来，夜里皇上不是命奴才给紫云安排个僻静去处么？"

"哦！在哪里？"康熙眼睛一亮，将奏折一合，问道。想想又说："不能离宫太远，晚膳后朕还要见大臣。"黄敬忙道："不远，在老齐化门一带。"康熙一听，便起身道："好，想事想得头疼，出去走一遭儿。"想起那个叫人扫兴的犟驴子，又补了一句，"不用叫侍卫了，朕的

本事也不比他们差！”

二人方出门，却见小毛子风风火火赶回来。见康熙和黄敬要出门，便笑着迎上来行礼，问道：“主子到哪去，好歹给奴才一个信儿，也有个寻处。”康熙脸一红，略有点尴尬地笑道：“出去随便走走。”小毛子乌溜溜的眼珠子骨碌碌转着，又对黄敬道：“就你一个人陪皇上？”

“这是朕的意思。”康熙忙道，“朕想随便一点，不带侍卫了。”

小毛子微微一怔，转了口气笑道：“万岁要散心？那敢情好！常言说‘看戏要有陪伴儿的，唱戏要有帮边儿的’，奴才也不是侍卫，跟着去玩儿可好？”

“这几日你已很忙了一阵子，”康熙面现难色，翻着眼想了想，笑道，“今儿又是你妈寿辰，你就不必跟着了。朕赐给你妈的‘福’字儿在里头放着，墨迹已经干了，还不快拿回去？”

小毛子原专为这事赶回来的，听康熙堵得严实，知道没指望，嬉笑着打千儿回道：“这是万岁爷的恩典，今儿就偏劳老黄了。”说着便回殿内，三把两把卷起宣纸，几步跨出来，见康熙他们正在向北走去，便大步几蹦，一溜烟儿钻进月华门，到乾清门寻着了魏东亭，如此这般地一说。

魏东亭咬着嘴唇想想，对穆子煦和犟驴子道：“你们两个跟上去。”

“要叫万岁瞧见了，问起来‘为什么老跟着我’，怎么办？”穆子煦问道。犟驴子却笑道：“不用跟！准去六合居那个婆娘那儿了。咱们换了衣服去那儿候着得了。”魏东亭诧异地问道：“你怎么就晓得这些事？”

犟驴子咧嘴笑笑，便拿眼瞧穆子煦。穆子煦便一五一十将那日去六合居遇到紫云的事说了。

“这种人是最厉害的，软刀子杀人不见血！”魏东亭这才慌了神，“犟驴子你们只管去搅局，出了事哥哥兜着！”

“软刀子！”小毛子惊呼一声，一切他全明白了，紧张得浑身直抖——他知道的内幕多，比魏东亭格外惊恐。魏东亭瞧着他脸色刷白，便笑道：“也不必吓成这样儿！”

“不能在这儿咬牙磨屁股了！”小毛子急急说道，“不但要有人去六合居，更得有人跟着皇上，还要赶紧说给主子娘娘！”

这就有点过分了。这样的事报告皇后有什么好处？魏东亭迟疑着没言语。

“我的魏大人，魏老爷，你倒快着点呀！”小毛子急得叫道，“没时辰细说——比闯公爷府还凶险呢！”说着一拍屁股跑了。这里魏东亭忙派兵调将，又着人通知熊赐履、索额图和明珠急速入朝。

小毛子气喘吁吁赶到钟粹宫门口，却犯了迟疑：皇后再大，也大不过皇帝。自己这么一告，两口子将来别扭起来，吃亏的不还是自己？便踅回身一气钻出永巷，出隆宗门到慈宁宫寻老佛爷。这是得意的一着：太皇太后出面，百邪全避！不料太皇太后却不在宫里，贴身宫女小秀是墨菊的好友，告诉他说：“老佛爷去了斋宫，和慧真大师说话儿呢！”小毛子摸脑袋笑道：“我真昏了头，竟忘了今儿是斋戒日！”折回身又是一阵飞奔，进隆宗门过天街，由乾清门向东北折，这才在斋宫里寻着了太皇太后。

“你这是怎么了？”苏麻喇姑见小毛子跑得满身臭汗，颜色不是颜色，笑着说道：“好歹如今也是一宫总管了，跑解马似的，让人瞧着倒像有人造反了似的！”

“也差不多！”小毛子气喘着，把前头后头的事一盘子都端了出来，末了又道：“奴才想着这事儿，即便是说给主子娘娘，仍旧要赶紧禀告老佛爷，连娘娘那边也没顾着去，就径直来老佛爷这里了！”

太皇太后愈听愈惊，“啪”地将桌子一拍立起身来，刚要发作，忽然觉得不是时候儿，也不是对象，颤巍巍又坐下，将桌上的纸牌摊开，又合拢起来，半晌才说道：“皇帝一向没这个毛病儿，一定有人勾引。小毛子，记着查出来！”

“喳！”

“传我的话给那个犟驴子，叫他寻见那个妖精，立刻打死！”

“喳！”

“传我的懿旨，”太皇太后又平静地说道，“叫步军统领衙门和九门提督衙门的图海、祖永烈、吉哈，还有周什么培来着，在城内严加提防！”

“喳！”

“你去吧！”

老齐化门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人们叫惯了口，还叫老名儿。康熙的坐车出了朝阳门，稍向南折，在广渠门北边一个小胡同口停了下来。

“到了。”黄敬恭恭敬敬掀起车帘，搀着康熙下了车，顺胡同向东，在一个门洞前停了下来。黄敬上前轻轻一叩，叫道：“彩明，公子爷瞧紫云姑娘来了！”门“呀”的一声开了，一个丫头出来，朝两人福了一福，便带着他们顺着两旁满是木槿蔷薇的甬道往后堂走去。紫云早已娉娉婷婷地立在门首候着，见康熙进来，轻盈地一蹲身子，曼声说道：“贵人玉趾降临，难怪昨夜灯花儿爆跳，今晨喜鹊噪叫……”说着却不起身。

康熙看她时，却是一身汉装宫服，月白绣衫，水红百褶裙，在满院葱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娇艳。面上却没有那日的脂粉气，轻抹淡匀、眉黛春山，两颊更显得桃色如晕、肤腻似脂，宛若烟笼芍药、露润玫瑰。见那象牙般纤纤玉手露在袖边，康熙便跨前一步轻轻扶了起来，小声笑道：“不敢当，就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在仙姑石榴裙下也得礼敬心香！”说着却顺手捏了一把紫云温软的小手。

“你坏！”紫云夺手出来，轻轻打一下康熙便飘然入内。康熙的魂魄几乎被她打出了窍！回头看黄敬时，早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忙提步赶了进来。

“奴这里可没有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紫云微笑着让康熙坐了，“只有这些瓜果饷客了！”

康熙瞧时，桌上真的一味菜肴也没有，只放着几只洁白如玉的景德瓷盘，里面摆着金橘、苹果、枇杷、荔枝、龙眼、嫩藕、鸡头米，还有一盘紫巍巍挂着果霜的葡萄，五颜六色的十分鲜亮，不由笑道：“真像你这人一样，秀色可餐。这么好看的果子，叫人怎么忍心吃呢？”

“不忍心吃就看着玩呗！老黄说您是贵人，好的见得多了，给您换换口味嘛！”紫云娇嫩柔媚，语如莺啭，口似檀香，撩拨得康熙心里一烘一热，半天才道：“来，就是为了换口味的嘛！有什么好曲儿唱来听听。”紫云听了只俯首微笑，向墙边取出一架古铜箜篌，轻拨两声，曲调未成已觉百媚俱生，说道：“唱个什么曲儿呢？昨儿听人家说了一首七律，就唱给您听，别笑！”便低头颦眉唱道：

朱楼十二夜初长，秋恨应知罢晚妆。

巫峡有人通楚佩，贾墙无梦问韩香。

锦弦旧瑟调鹦鹉，兰酒新垆忆鹧鸪。

月落满廊无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厢？

康熙闭目点头静听，两手轻轻合着拍节，待紫云唱完，笑道：“这个诗写得虽雅，细细思来却有文章——西厢里是谁？是你呢还是我？”

紫云抿嘴儿一笑，起身取酒来给康熙倾了一杯，自己也陪了小半盅，顿时面起红云。接着又弹着唱道：

喜容好，愁容好，蓦地间怒容更好。一点娇嗔，衬出桃花红小。有心儿使个乖乖巧。明知奴在西厢，偏伊问个不了，没奈何温存解懊恼——再问奴，一把将檀郎推倒！

康熙听了不禁大笑：“原来是你在西厢等我！真的半夜去了，你舍得一把推倒我？”

紫云此时放出手段，酒热盖脸，轻轻解开排扣，一抹酥胸雪白，捋袖露出皓腕，一阵急弦挑拨勾抹，仿佛有点力不胜酒似的伏在架上，瞥了一眼康熙笑道：“奴可是醉了，再唱一首只好罢了！”手里却放慢了，只在弦上轻轻抹着，音调立时变得淫靡温柔：

迟日昏昏如人醉，斜倚铜笙慵睡。乍起懒扣领环松，露酥胸。小簇双峰腻还莹，玉手自家抚戏，窥得窗外无人，欲束且又停：太憨生。

康熙此时已是半边酥倒，哪里还忍得？站起身来，意马心猿地兜了两圈，快步向前……紫云却一闪身起来，一边扣衣领，飞红了脸笑嗔

道："早瞧你不安好心，青天大日头，就想……"康熙见她如此娇媚，上前一把攥住她的双手，一边说："干……什么？别扣嘛……"另一只手便伸向她的小衣……

紫云又是灵活地一闪，早转到里屋门口，招着手儿笑道："你呀，真是个急色儿，来——吧！"

恰在这个当口，正厅门"砰"地哗然洞开，皇甫保柱挺身按剑匆匆而入，一语不发拖着惊呆了的康熙，脚不沾地地去了。紫云先是一喜，手一松，笑着刚说了一句："你们来得也太早了——好歹也等沾个边儿……"后见保柱竟拉着康熙向外走，不禁也惊呆了，脸上的笑容马上凝固了似的一动不动。

保柱几乎是挟着康熙从静悄悄的胡同里飞奔出来，康熙几次夺手，都像被钳子夹定了，无奈只得随他。直到广渠门外，远远见犟驴子和图海迎出来，保柱方才放手拭汗道："好险！"

康熙看了看清朗朗的天，亮得耀眼的路，时虽正午，路上热得绝少行人，广渠门旁大柳树下几个老人正悠闲地谈天歇凉，一切太平，心想：这有什么"好险"？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转脸问保柱："你这是什么意思，要瞧朕的好看儿开心么？"

"万岁！"保柱躬身答道，"幸亏臣早去一步，那女人身上有毒！"

一句话说得康熙打了个寒噤，大热天的身上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脸上青红不定地呆呆站住了。皇甫保柱见康熙似信不信的，便笑道："雪里埋尸，久后圣上自会明白，奴才须得先回紫云那里处置了她们，不然奴才就回不到吴应熊那儿了。"说着向康熙作了一揖，又照原路回到紫云门首。

守在门口的黄敬早瞭见保柱回来，回头喊了声："预备好了！"便迎出门来，笑着对保柱道："将军，紫云姑娘在里头候着呢，请吧！"

"别给我玩这套笑面虎了！"保柱猛吼一声，拔出剑来照黄敬当胸一刺……接着轻轻抽回，黄敬闷声叫了一声，蜷曲着身子死在门洞里。保柱一脚踢开了尸体，大踏步直奔后门，只听左右花墙里伏着的弓弩手大喝一声"着箭"，飞矢便雨蝗般地射了过来。皇甫保柱冷笑一声，身子一纵拔地而起，将一柄宝剑舞得像银球一般护住了身子，直逼厅门，一排

排飞来的箭镞被打得杆断羽残，纷纷落地，哪里射得着他！三十个弓手见他如此了得，也不敢怠慢，只轮番射箭，保柱却也难腾出手来进攻。

“住手！”紫云“哗”地打开了厅门。她全身已换上了雪白的素妆，手提一把寒光四射的解腕匕首立在当门，对保柱招手笑道：“你不是来取我的头么？来吧，来呀！”

保柱略一迟疑，提着血淋淋的宝剑进了正厅，不知怎的，他的手有点发抖。

“您坐。”紫云的声音抖得厉害，“别怕俺的刀，俺连鸡都杀不了，可也不想让你的刀脏了俺的身子，这刀是自己用的。”保柱有点惊异地看了看紫云，不料她竟能说一口纯熟的山东乡音，一屁股坐在了椅上，说道：“我宁肯对不起王爷，不肯对不起天下。大丈夫来去明白，我已是皇上的人。你自行了断也好。”紫云没有理会保柱这话，自向杯中倾满了酒，说道：“这是一杯毒酒。”说着一伸脖子饮了下去，笑谓保柱：“将死之人不打诳语，有几句话死前要对你讲明白，肯听吗？”

保柱诧异地望望紫云，点点头没言语。

“你知道娘是死在哪里，怎么死的吗？”紫云惨笑道，“你知道她老人家死时对姐姐说过什么吗？”

“啊？！”即使此时天塌地陷，日月星辰全部坠毁，成了混沌世界，也不能让保柱惶惑惊骇了。他有点不知所措地站起身来，摇晃了一下高大的身躯，背靠桌子抖着声音道：“你……你你胡说些什么？我宰了你！”

“香瓜儿！”紫云颤抖着叫出了保柱的小名儿，指着自己胸口道，“冲这来，别抖，用俺这刀，俺真怕自己杀不了自己呀……”

保柱手中的剑“当”的一声坠落在尘埃。

“王爷是假的，三太子也是假的，”紫云眼中淌出泪来，“一个是清家封的，一个是自家扮的——可我皇甫玉儿是真的，可他们都是汉人！”她目光紧紧盯着皇甫保柱，嘶哑着叫道：“兄弟，我失散了二十多年的亲兄弟，我问你，为什么帮着这些禽兽般的满人来杀害我们，害你的姐姐……”说到此处，她已经泣不成声。

“这是……真的？”保柱面色如土，语不成声地问道。

“爹在山东恒王府被清兵杀后，你在兵乱中不知去向。”紫云喘息着咯出一口鲜血，显然药性已经发作。“我和娘逃到苏州，后又逃到扬州。……史大人殉节后，扬州屠城，三十多万哪！街上的血流成河，把店招牌都漂了起来……”她的声音愈来愈微弱，抖着手取出一个荷包，继续说道，“娘的胸口被扎了一刀，临死时，把这交给我说：‘把这交给香瓜儿……做个心念……’就伸腿去了……”

“娘！”保柱惨呼一声，双手捂住了脸，泪水从指缝中汩汩淌出，“姐姐，在五华山我们天天相遇，到北京又同船而行，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早说呀！”

“姐姐……为了报仇，早……失了身子，不想败坏兄弟名声，只要能报仇就心满……意……”她忽然从椅上立起身来，踉跄一步倒在桌旁。皇甫保柱扑上前去，摇晃着姐姐软软的身子，叫道：“玉姐，你醒醒，解药——有解药吗？”

皇甫玉儿无力地摇摇头，握起匕首向自己胸口扎去，因抖得太厉害，腕子扎出血来，始终没能成功，拼着最后的气力道：“你要还是我兄弟……就补一刀……用俺的——”

皇甫保柱挣扎着拾起匕首，梦游一样在屋里转了两圈，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哈哈哈哈！老天爷，你可真会安排！”他红着眼向已经昏厥了的紫云心口猛地一扎，拔出来看了看，又将匕首向自己项后猛地一勒……

第三十八回　张福晋搅闹列翠轩　朱国治托孤巡抚衙

朝廷撤藩的诏旨还在一站一站地传递，吴三桂却早接到了吴应熊的急报书信。满算起来，离康熙去紫云那日不过半月光景。

当时吴三桂邀了云贵总督甘文焜，正在五华山王爷府邸观看《失空斩》。因有外客，张氏福晋和姬妾们在阁上放下帘子，吃茶食、嗑瓜子儿说话看戏。

甘文焜看了一会儿有些坐不住，因和云南巡抚朱国治事前有约，晚间有要事密商。虽未明说，二人心照不宣：熊赐履有密函来了，极可能与对面这位王爷有关。甘文焜今年四十多岁，在总督里算很年轻的了，白净方脸、下巴微向前倾，显得有点倔强，也许康熙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派他来当这个总督。

按照康熙临别时交代的方略，甘文焜一来云南便抱定了“挤”的宗旨，和朱国治合着给吴三桂出难题，千方百计叫吴三桂的日子过得不舒服、不痛快，萌生“走”的念头。

但是吴三桂偏偏很能受气，对甘文焜的憨倔不仅不以为然，而且还常常把他称颂一番，而对朱国治却逢人便骂。骂朱国治卑下无能，弄得甘文焜反觉不好意思，便改“挤”为两下相安，不再寻事。去年六月，吴三桂不知从何处获悉，说苗民点火烧了县衙，命甘文焜率军前去征剿。这时正是梅雨季节，瘴气正浓，没有走出三百里，绿营兵就病倒了三分之一。甘文焜无奈，只好呈报请援，吴三桂对他严斥了一顿，命他返回。行至大理，王命又到，命他把原来的队伍留下，再带两佐营兵，往藏边平叛。军未至，又说敌已逃遁……足足折腾了半年，一个“贼”影儿不见，甘文焜已被累倒了。至此，甘文焜才晓得，这个满面堆笑的老头子不是好惹的。在朱国治面前，他虽没有口软，却也日夜惕厉，不再招惹吴三桂了。

看了一会儿戏，实在坐不住了，甘文焜起身赔笑道：“今日领略了王爷的新戏班子，真个是念打唱做都好。不过朱中丞那里正给武举讲学，这原是我的差使，去迟了已经不恭，不去更不好……”吴三桂笑着

正欲挽留，刚说了一句，“这戏正唱到妙处，便迟一会儿何……”“妨”字尚未出口，忽然台上一片乱哄哄的，在下头看戏的军将们无不狂笑失声。原来是台上的“诸葛亮”和“马谡”扭打成一团！吴三桂脸一沉下令道：“叫他们两个都过来！”

两个小戏子——文官扮诸葛亮，茄官扮马谡，磨磨蹭蹭地走过来了。“诸葛亮”的口髯不知被抛到了哪里，“马谡”的袖口、衣领被撕得稀烂，两个人都委屈得咧着嘴儿想哭。甘文焜便乘机告辞。吴三桂这才送他出来。

这场闹剧是姬妾“八面观音”指使着“诸葛亮”演出来的，故意让他们把戏做砸，来取笑儿。《失街亭》中有一段，诸葛亮向马谡授计，道：“马谡——附耳过来！”

马谡按规定该出班躬身附耳静听，不料台上的诸葛亮却向他耳语道：“叫你妈在列翠轩后耳房等着，今晚起了更我去！”扮马谡的茄官新得“四面观音”宠爱，哪肯平白吃这个哑巴亏？偏他下一句台词儿该是“妙计”，便一边说词儿，一边朝文官脚面上狠狠一跺。“诸葛亮”立时泪流满面，“啪”地打了“马谡”一记耳光……

两个人哭诉完毕，吴三桂不禁捧腹大笑，两位“观音”和内眷们也用手帕捂着嘴叽叽格格笑不可遏。席上众人有的咧着嘴儿，有的弯腰蹲身，有的咳嗽气喘，一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吴三桂一声令下：“赏！”立时有人抬来一大笸箩的钱，在台上一倾，满台翻滚的都是锃明耀眼的“利用”——戏子们一哄而上，扑过去趴在地下向怀里搂钱……

正乱着，一个校尉悄没声地来到吴三桂跟前，耳语几句，递过一封信来。吴三桂一边拆信一边笑道：“别小看了我们云南铸的‘利用’钱，现在已流行到黑龙江……”一边说着一边看信，脸色陡地阴沉下来，默思良久，朝胡国柱等人说，“你们几个来列翠轩，余下的官佐仍在这里尽情吃酒吧……”

“皇上撤藩了！”来到列翠轩，吴三桂对众人说。说这几个字时，吴三桂全身像浸在凛冽的冰水里，那张泛着青白色的面孔显得松弛和无神，“这都是老尚和小耿开的好头，弄出了这么一件体面事儿！”

一时谁也没吱声。胡国柱不安地看看旁边呆坐着的王永宁；吴应麒

和副都统高大节对视一眼，又急忙闪避开来；夏国相只顾抽水烟，一口接一口抽得呼噜噜响；坐在末座上的汪士荣，把从不离身的玉箫向腰间一插，双手捧着信蹙眉细看。吴三桂看着这群人，想起去冬病死的刘玄初，不由叹息一声。良久，他忽然带着恼怒问道："你们倒是说呀？撤，还是不撤？"

"生死存亡已到关头！"夏国相目光阴郁，像是对自己说话。头号谋士刘玄初死时把全盘计划谋略都告诉了他。他自觉现在是吴三桂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变得比先前深沉得多了，"王爷不要焦躁嘛，我们共商一个万全之策！"

"这有啥商议的，干吧！"吴应麒目光炯炯，朗声说道："凭我云贵山川形胜，财力雄厚，拥有数十万大军，正是开创千古帝业的好时机，万万不可错过！"他早就盘算好了，一干起来，吴应熊必死，偌大的家业就是他的了。

高大节听了，咬着牙道："世兄的话一点不错！满朝文武，天下良将，哪个敢与王爷匹敌？"这话也是实情，能打仗的鳌拜已被圈禁，遏必隆老迈年高龙钟不堪，索额图入关时还是个娃娃兵。三十年不经战阵，已很难寻出能征惯战的将军了。一直没有停止用兵的只有吴三桂和王辅臣。王辅臣即便严守中立，坐观成败，也就够康熙受的了。

"用什么名义起兵？"胡国柱将鼻烟壶轻轻往桌上一放，说道："师出要有名，要堂堂正正！"

"拥护朱三太子为帝，复辟大明王朝，堂堂正正！"夏国相此时已想好，拔出烟芯，"噗"地一口吹了，身子向后一仰说道："目下最当紧的是时机！等钦差来了，先和他们虚与周旋，我们上上下下暗中准备，调兵、调粮、调马，联络王辅臣、孙延龄、耿尚二王，西藏喇嘛、缅王也要……"

话音未落，便听外间一片嚷嚷声。列翠轩的护卫大概在阻拦什么人。一个女人在大喊大叫："你反了，连我都不叫进去！"接着便听到"啪"的一记清脆的耳光——福晋张氏旋风般闯了进来，一把扯住发愣的吴三桂骂道："你个老猪头疯，三辈子不得发迹的倒路尸！在这里又操什么祸灭九族的心？"

"哪里……你都说些什么呀！"吴三桂愕然说道。

张氏用目光搜寻着，劈手夺过刚刚传到王永宁手中的信，急急看了几行，大哭道："还说没有！这是他娘的什么？为什么不叫我看？"哭着便又抓又打。"你放手！"吴三桂本就心烦意乱，见这黄脸婆子又来搅扰，不由大怒，甩了张氏一个趔趄道："没有天哪有地，没有父何来子？我的命尚且不保，哪管得了这许多？"

"福晋息怒……"吴应麒见他们闹得不可开交，忙上来劝说，方讲一句，便被张氏"呸"的照脸一口唾沫："别做你娘的春梦！打量皇上杀了我的儿，你来当这世子？天地日头都瞧着，你道我是木头人儿？"说着便号啕大哭。

"把她拖出去！"吴三桂手一摆命令道。

张氏一愣，突然发疯似的扑过来："你这个吊死鬼马屁股精，死不要脸的！先是玩陈圆圆，陈圆圆不中看了，又玩什么四面观音、八面观音的，叫这两个妖精狐媚得见了我就黑丧个脸！我什么都不在乎了，如今又叫这一群叭儿狗、马屁精、小爬虫耍弄得索性连儿子都不要了！你对得起祖宗神灵？你说你是汉人，汉人有你这样儿的？既是汉人，当初就别剃头啊！"众人原想上前劝解几句，听了这位失心疯的贵夫人把在场的人骂得一无漏网，倒弄得啼笑皆非。汪士荣素知陈圆圆能和这个不通情理的福晋说得上话，因见众人无计，却悄悄走了出去，叫人到静慈庵去请陈圆圆。

吴三桂气得浑身发抖，连连摇头道："罢罢罢，这像个什么样子？真要气得我一口气上不来才肯罢手！"正说着，陈圆圆庵里观心、观性两个徒弟，带着文官、茄官、宝官、荳官一干小戏子蜂拥而入，连哄带扯地把这位福晋撮弄着到陈圆圆那儿去了。

"真是家门不幸！"吴三桂颓然坐下，叹道，"要不为熊儿着想，我早就——唉！"

"福晋虽沉不住气，话还是有道理的。世子不在云南，实在不是件小事。"夏国相冷冷说道，他已经在想吴三桂身后的事了。吴三桂子侄中只有吴应熊才略俱全，可望为帝业的承继人，可现在却身陷虎穴，如何办呢？他拍拍脑门，深思着道："方才我讲的'暗中准备'虚与'周旋'，也因为有这件事在里头。保柱既死，世子在京越发难以应付了，可一面命抱犊崮的朱甫祥、刘铁成拔寨而起，先在兖州府一带搅乱一下，吸引住朝廷，然后派人潜行京师迎护世子回来；另一面请世子在杨起隆他们

身上多打主意，想办法逃出京师。”夏国相想想，明知这是件难事，也只好勉强为之。

就在列翠轩闹得不可开交时，甘文焜和朱国治在云南城巡抚衙门签押房的谈话也已进入了正题。甘文焜酒到唇边却不就饮，微笑着对朱国治问道：“华月兄，你请兄弟来，不会单为吃这坛茅台酒吧？”

“无事岂敢相邀？”朱国治一手扶着椅背，一手用纱绢揩着头上渗出的汗道：“熊东园来信了，撤藩诏书月内即到，叫你我要做些准备。你是总督，云贵两省军务都在老兄身上，兄弟想听听你的高见。”

“我有多大能耐你还不晓得？”甘文焜酒入闷肠，长叹一声道：“空架子总督一个！不怕你老兄笑话，连我原任带来的亲随戈什哈都不完全靠得住了——都叫人家用银子买去了！想起来真是可叹，皇上叫我来绊住姓吴的腿，弄到这地步儿，这叫办的什么差？”

朱国治见他说得凄楚，也觉感伤，抚着酒杯望望窗外，缓缓说道：“我们尽力而为，就看天意如何了。吴三桂的爱子扣在北京，或许他会投鼠忌器，不致生变？大致年内无事，你我可保无虞。只要平西王一离境，这头的事就好办了。兄弟手中虽然无兵力，自信百姓还是肯听我的。”

“云山兄，我劝你息了此念！”甘文焜起身至窗口瞧瞧，回身双手据案，压低了嗓音说道：“眼下已经别无良策。据兄弟所知，平西王在大理的驻军正星夜兼程来云南府，乘他部署未妥，兄应即刻进京述职——皇上旨意一到，再走就有罪了！兄弟管着军务，是片刻不得擅自离境的！”

“岂可如此！”朱国治连连摇手道，“吾兄有所不知，挤不走吴三桂，我是一步也不能离开云南的！这也是特旨！足下既是云贵总督，倒不妨至贵州，相机做些安排，不管怎样，有备总比无备强！”

这倒似是可行的权宜之计。甘文焜沉吟道：“也只好如此了。兄弟也不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原来潮州知府傅宏烈你认识不？”

“有过一面之交，人很精干。现在不是改任苍梧知府了么？”朱国治说道：“不过听说他和死了的刘玄初、汪士荣交谊不浅！”甘文焜一笑说道：“古人不以私交坏公义，傅宏烈可谓其人了。他在那里密练民兵，

听说已有数千人马。一旦事急之时，我兄和钦差应想法子投他那里。他和四格格那边也有交往，只要孙延龄不出事，一时是不要紧的。”朱国治听了，目光霍的一跳，但霎时间又黯淡下来，他没有答甘文焜的话，却起身作了一揖，突然说了一句：“哦，请你来还有一事拜托，我这里先谢你——宗英出来！”

甘文焜正觉诧异，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一蹦一跳地走到前厅，朝朱国治打了个千儿问道：“爹爹，叫儿子有何吩咐？”

“这是你甘伯父，快拜见了！”

小孩子见了生人还有点腼腆，红着脸转过身来，向甘文焜单膝跪下。

“双膝跪下！”朱国治突然厉声说道，“你甘伯伯与我情同骨肉，可视为你的亲伯父！他这就要去贵州，带你一同前去，可——好？”说到后来，嗓音已有些哽咽。

甘文焜已完全明白了他的用意。一股又酸又热的东西涌上了他的喉头，眼圈儿也红了，忙双手挽起朱宗英，勉强笑道：“世兄不在家乡读书，到这里来——华月兄，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和你一样没带家眷，也有个儿子随任读书，就让他哥俩朝夕相处吧！”

“拜托了！”朱国治惨然一笑，“宗英，过三两个月，爹爹去贵州看你——下去预备一下，一会儿便启程了！”瞧着朱宗英欢快地跑下，朱国治心里一阵酸楚，眼眶里含满了泪水。

甘文焜这才知道朱国治已下了必死的决心，脸色也一下子苍白了，紧咬牙关说道：“贵州也非安全之地啊！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琛早已是平西王的人，深恐有负仁兄重托！不过，有我的儿子在，就有令公子在，我也只能给吾兄打这点保票了。”

“总比我这里强嘛。”朱国治已恢复了平静，“此地离五华山近在咫尺。上头吴三桂恨我恨得牙痒痒的，下头提督张国柱也跟吴三桂一样心肠！他要起兵，头一个是杀我。生死有命。儿子保住了，这是他的福分；保不住我也承你的情，我——已经不在乎了。”

甘文焜呆呆地站着，半晌方又问道：“熊东园信里还说了些什

么？”朱国治安排了孩子，有点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笑道：“还有几句话不甚紧急。原被撤差的一个河道已经造反，盘踞在山东抱犊崮，各省也都有些人蠢蠢欲动，皇上现在还担心藩军北撤中途生变，叫我们预备着，吴三桂一离云南，赶紧收拾这里局面。”甘文焜不禁笑道：“熊赐履道学迂儒，哪能想得如此之细，只怕是皇上的意思吧？”

“正是圣意，兄弟烧掉这封信也正为了这点。”朱国治庄重地说道，“皇上还有话，叫我俩保重，设法与傅宏烈联络，小心孙延龄部生变。还说一旦情势危急，你我可设法暂避出境。”

“皇上这样恩待臣下，我怎肯出境苟生？”甘文焜的脸上涌起了血色，“去岁老母患病，皇上专差御医到我家诊视；范承谟在福建患疟疾，竟六百里加急送去金鸡纳霜！臣子受恩如此，既不能在朝廷为皇上谋划大业，只好以死报效了！”

他说着，朱国治频频点头。使他安心的是，他的父母，已被康熙用安车蒲轮接到北京荣养了。朱国治慨然说道：“兄能如此，真乃知己。不过我们此刻是往最坏处准备，要是什么事都没有，自惊一场，那是最好的了。折尔肯、傅达礼他们到了，自然还得作一番仔细推敲——你到贵州听我的信儿吧！”

此时已是深夜三更天，积聚在天空的乌云愈来愈重，像承受不住它的压力，终于响起了轰隆隆的闷雷声。跳跃的闪电撕扯着云彩，照得大地一明一灭。风自青萍之末而起，扫卷起地上的浮土，变得桀骜狂暴起来，砂石灰土打得屋瓦沙沙作响。朱国治高高卷起湘帘，浩然长吟道：“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三十九回　吴三桂假意责马宝　孙延龄斩将树反旗

折尔肯一行紧走慢走将近一个月，直到九月，才抵达杀机四伏的云南府。

折尔肯与吴三桂原是老相识。当日吴三桂在辽东驻防，尚未归顺大清，折尔肯作为一名信使，二人便常有来往。如今撤藩，朝廷派了他来，自是最为合适。但他毕竟多年不与吴三桂互通音信，对这位反复无常的王爷觉得有些把握不住，路过贵阳城时，便多了一个心眼儿，把党务礼和萨穆哈二人留下。明面上，是帮平西王办理一路上的饮食、车马，准备迎候北上的吴三桂眷属。其实内里边是怕一窝儿让吴三桂端了，连个回京复命的人都没有。

一切后事预备停当，折尔肯和傅达礼方带着扈从随行二百余人，热热闹闹地进了云南府。当晚住在驿馆，同朱国治密商一夜。第二日便由朱国治作导引，排开卤簿仪仗，直趋五华山。

其实他们一入贵州，一行一动吴三桂都了如指掌，只是装模糊儿，照旧以吃酒听戏作乐，摆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模样，此时听得钦差已到山下，便故作慌张，命人："放炮，开中门接旨！"

石破天惊的三声炮响在五华山峰峦间震荡，壮丽巍峨的王宫正门大开，几百名仪仗校尉身着锦衣，头戴缨顶，腰悬佩刀，手执四吾仗、四立瓜、四卧瓜、四骨朵，并节钺、斧、镫、矛、戈、旗、剑，从仪门缓缓而出。里头早有细细鼓乐声传出。钦差正使折尔肯手捧康熙敕书，带着副使傅达礼泰然自若地立在仪门外等候接旨。见平西王吴三桂头戴饰着十颗东珠的金龙二层亲王朝冠，身着石青蟒袍，外罩五爪金龙四团补服，辉煌耀目，满面堆笑地迎接了出来。两手轻轻一甩，放下雪白的马蹄袖，先打了个千儿道："奴才吴三桂，恭请万岁圣安！"便在鼓乐中从容不迫地行三跪九叩首大礼。

"圣上躬安！"折尔肯见他以隆重的礼仪相迎，略觉放心，便将敕书一擎，算是代天受礼。接着便换了一副笑容，将诏书转给身后的傅达礼，双手扶起吴三桂，自己单膝跪下，打了个千儿笑道："下官给王爷

请安！给王爷贺喜！九年前在京曾荣见王爷一面，如今瞧着竟又年轻许多，王爷可谓福大如海呀！”

吴三桂哈哈大笑，一手挽起折尔肯，另一手便将二人向里让：“老折还同我来这一套——老朋友了嘛！快请进，傅大人请！”说着，一手扯一个进了五楹三进的王府正殿。

“二位大人，”看茶毕，吴三桂笑吟吟说道，“前不久吴丹大人赍诏来滇，蒙圣上赏赐许多物件。吴三桂何德何功，承受主子如此厚恩！其实，皇上有什么事，召小王进京面谕也就罢了，这么一趟一趟的来，多费神哪！”说至此，他又叹了一口气，又道，“康熙三年入觐，算来已是九度春秋，我心里口里都是个放不下，大前年主子召我进京，偏又患了犬马之疾，竟不能如愿！也曾托朱中丞面圣时代为请安，说是主上日夜宵旰，清减得很，如今可好些了？必定又长高好些了——唉，人老了，远在这蛮荒偏僻之地，着实惦记着了！”言下不胜感慨。

吴三桂这些话说得情深意切，十分体贴入微，丝毫没有言不由衷的痕迹，傅达礼便觉事情决不至如朱国治说的那样坏，只坐在旁边含笑点头，放心吃茶。折尔肯却深知吴三桂的脾性，不能用常情猜度他，听完吴三桂的表白，十分爽朗地呵呵一笑，说道：“王爷这话极是。万岁也着实惦记着王爷呢！可谓云山万重，不隔君臣之心了——傅大人，请将万岁手谕奉王爷过目。”傅达礼和折尔肯早已商定，不以寻常接旨形式拘泥吴三桂，只要肯听命奉诏就好。见正使发了话，傅达礼忙起身双手捧起诏旨。

哪知吴三桂却不肯苟且，急急离座行了三跪九叩大礼，接过来，先赞一声：“好一笔字！”这才细细展读。

尽管内容他早已知道，吴三桂却仍读得十分认真。良久，方将御书轻轻置于案上，笑道：“我料定皇上待我恩重，必定俯允我的呈请。我本北方人，在这里实在过不惯。说到功在社稷，那是万岁的过奖。俗话说‘落叶归根’，我早就想回北方去，团团圆圆安度残年，又怕在外头日子久了，难免有小人在圣上跟前挑拨是非，万岁既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万岁爷这才叫体天格物，善知老年人的心哩！”

“不知王爷车驾几时可以起程？”傅达礼觉得吴三桂亲切可人，根本不像折尔肯和朱国治说的那样，便笑着躬身问道，“皇上已在京营造王府，迎接王爷入京，大世子在京也日日盼望王爷北上，阖家团聚，共享

天伦之乐。王爷赐下日期、路程，下官也好奏明皇上，早做准备。”

“哈哈哈，傅大人过去虽未识荆，一望可知是一位明事知理的国家栋梁。”吴三桂不假思索，顺手端了一碗米汤灌给傅达礼，接着又皱眉叹道，“我的事还不好说？这会儿起身抬脚便可跟着二位走。只是贱内、家眷们，婆婆妈妈的事多。贱内日前又染了风寒，一时动身不得。这些琐事倒罢了，最缠手的还有下头这些兵士军将，都是跟了我多年的，现在又有谣言，假若抚慰不当，激出事变来就不得了！”说至此，吴三桂抬头看看傅达礼失望的神色，不由心里暗笑，口里却接着说道，“大约十月底——”

正说着，便听殿外一阵喧哗，一个“国”字脸的中年将军双手推开殿前护卫，大踏步挺身进来，脚下雪亮的马刺踏在大理石板上，发出铮铮的金石之声。

“马宝？”吴三桂虎起脸，阴沉沉说道，“我这里正与二位天使计议大事，你有什么要紧事，竟敢擅自闯殿，这成何体统！”

马宝昂然向吴三桂当胸一揖，却不回答他的问话，倏地一转身，冷冷扫视折尔肯和傅达礼一眼，问道：“你们就是钦差了，我听说你们在逼我们王爷上路？”

“谈不上‘逼’字。”折尔肯心中雪亮，这是事前排好的一场戏，只没料到开台这样早。见马宝目光寒气森森，一开口便欲翻脸，便冷静地端起茶碗，瞟一眼木然呆坐的吴三桂，漫不经心地用碗盖拨着浮茶，毫无表情地答道，“王爷自请撤藩北归养老，皇上恩准了。我们不过代王爷筹划一下归途事宜，不知将军有何见教？”傅达礼冷笑一声问道：“请教马将军，台甫？这样闯殿问客，五华山素来就是这个礼教么？”

“我乃平西王帐前管军都统马宝！”马宝双眸闪烁生光，“钦使既云王爷‘自请’撤藩，归途日程路径当然应由王爷‘自定’！你们两个一进门，杯水未饮便催问行期，这是什么意思？”

“放肆！”吴三桂涨红了脸，“啪”地一声拍案而起，指着马宝吼道，“这是谁教你的规矩？三桂我带兵四十余年，没见过你这样撒野的兵痞！来人！”

“喳！”殿内殿外护卫们雷轰般答应一声。

“轰他出去！”

“哈哈哈哈……”马宝仰天大笑，笑得折尔肯和傅达礼面容失色，汗毛直乍。吴三桂勃然大怒，双目睁得彪圆，厉声喝道：“你笑什么，不知本藩三尺王法厉害？”便吩咐人，“架出去，打四十军棍，打掉他的匪气！”

“喳！”几个护卫答应着一拥而上。马宝却毫不让步，一个箭步蹿至殿口，“嗖”地拔剑在手，大叫道：

“谁敢向前？立时叫你血染银安殿！”说着，斜视吴三桂一眼，放平了口气道，“王爷你要撤藩，撤你的就是，行期、路径却要由我马宝来定！我已传出将令，云贵两省各路要隘俱已封死，没有我的信牌，一只老鼠也休想出去！你两个酸丁钦差，好好在这里候着，十年八年，王爷撤藩各项事宜办妥了再说上路不迟！嘿嘿！”一边说一边冷笑着去了。

折尔肯瞧着马宝的背影，心里疾速地筹划着：看来事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倒不如挑明了，再看吴三桂怎样动作。遂起身正容说道：“王爷，你是知道我的，我们已是三十多年的交情了，要怎么样，我和傅达礼静听发落。”

“哪里的话！”吴三桂忙道，“折大人多心了，你还不知道我吴三桂么？这个马宝，原是献贼手下，兵痞出身，懂什么礼仪？撤藩折子上去后，下头人议论猜疑的很多，方才讲的‘抚慰’，就是这个意思了。二位不要与这等野人一般见识，先在此等待一时，云贵两省，还是我说了算的。大约十月底之后，我们一定成行——这是朝廷大事，也是我多年的宿愿，由不得这些小人！你说是吗，傅大人？”

傅达礼深感受欺受辱，却又无法与吴三桂翻脸，咽了一口唾沫，涨红了脸答道：“深领王爷情分。福晋既然欠安，下头军将又这样，就迟几日也无妨。下官回署后即拜折奏明，说明其中情由也就罢了。”

“怎么？”吴三桂惊讶地问道，“难道二位不肯赏光住在寒邸么？”说着，又转脸看折尔肯。折尔肯心知大事不妙，便欠了身子，笑道，“回王爷的话，驿馆已安排好了。朱中丞也曾邀我们住在抚衙，我们也请免了。客走主人安，我们实在不愿多有搅扰。”

吴三桂知道他们故意表示与朱国治的距离，一笑说道：“其实住哪

里都一样。你们是天使，只好随你们的便了——传谕：设宴为二位钦差大人洗尘！”

须臾，管弦齐鸣、鼓乐大作，一桌桌现成的丰馔，由四个校尉抬着依次布了上来。霎时殿中酒香四溢。吴三桂麾下武将文臣在乐声中鱼贯而入，一个个拿着手本履历拜见两位钦差。两位钦差也都起身一一还礼。折尔肯因熟人多，间或还执手寒暄。方才那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气氛，变戏法似的又呈现出一派和谐热烈的场面。胡国柱职在司筵，忙得一头热汗，一眼瞥见汪士荣进来，便凑上去悄悄问道：“不是说要去西安的么，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吃了这杯壮行酒上路也不迟。”汪士荣慢声细语，抿着嘴儿笑道，“我给你说个信儿，孙延龄、金光祖这会儿只怕也在摆酒，好戏一场接一场，慢慢儿瞧吧！”

“好！我静候小张良的佳音！”胡国柱说着，见一切齐备，便至首席吴三桂旁边，大声赞唱道，“祝吾皇万岁，万万岁！王爷千岁，千千岁！祝二位钦差大人福体康泰！”众将听了一齐举觞称贺。惟独那个“撒野”的马宝没来，自去传达王命：“云贵两省自今日起只许进入，不许出境！”

汪士荣说的一点不假，千里之外的桂林，在孙延龄的将军府里，也摆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筵宴。

自从孔四贞在宅中收服戴良臣，夺取了中军调度权，孙延龄一直郁郁寡欢。他本是个心性极高的人，入京后受到康熙优礼接待，又将四贞晋升为公主配他，满指望以额驸身份荣归桂林，将马雄和王永年两部镇住，做个威镇四方的名将。不料孔四贞这只母鸡偏要司晨，其威望被弄得连从前也不如了。明说发号施令的仍是他孙延龄，其实事事要瞧内阃脸色行事。背后就不免有人指指戳戳，什么“怕老婆”啦，这也还能勉强听得下去，还有什么“绿头巾”、“乌龟”一类话，叫人如何忍得！每天装着一肚皮的火气，只是无处发泄。孙延龄干脆不理军务，推说患了风疾，自去弈棋、鼓琴、摹古帖、画画儿解闷。一天，孙延龄带了两个军校，至漓口岸边打鸟。在岸边茂密的林子里穿行半日，只射得两只野鸡，正没兴头间，忽闻江上有人高歌，侧耳静听时，却是：

> 漓江好，好在漓江春袅袅，碧水一滑南流去，青山苍苍人不老……漓江好……

孙延龄听得不禁痴了。“这声音好生熟悉，唱得这么好，配着长桨打水的声音，真是悦耳。”便将马缰绳递给校尉，笑道，“今儿打鸟没得彩头，我独自走走，你们回去禀了公主，晚饭我不回去吃了。”说罢独自沿坡下山，站在岸边树丛中，但见远处天水茫茫，浓绿似染，一个戴笠艄公，摇着一只“水上漂”，悠悠荡荡驶来，便高声叫道：

“喂——划过来，可容我同坐么？”

“你读过庄子么？”那人也高声答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之间——呀！是延龄啊！”

“你是汪士荣！”孙延龄也吃一惊，回头看看没人，便笑道，“你好逍遥，独自在此泛舟！上来同坐如何？”汪士荣一笑，把手中的篙向下一扎，定住了小船，立在船头笑道，“何必同坐？你自在山上，我自在水中，山有山之灵，水有水之秀，渔樵问答即可！”孙延龄听了笑道：“人家心里闷死，你倒有情致打禅语——你怎么没回云南呢？”

汪士荣笑而不答，撑起网罾放到水中，将长箫横放船头，这才坐下笑道：“我倒也不是不想上岸与你同坐，只怕你家河东狮吼，胭脂虎啸——大将军尚且望风而遁，何况我这一介书生？”

一语说中孙延龄的心事，脸上不禁变了颜色，便拣了一块洁净的石头坐下，呆呆望着锦带似的漓江默然不语。

“方才你问我为何不回云南。”汪士荣慢声细语说道，“这倒可直言奉告，我在桂林的事没有办完，急着回去做什么？我乃天地自由人，没戴你那么多枷锁，在这漓江上做个烟波雨笠的钓公，不也甚好？”孙延龄听着这些话，句句刺心，将十个指头捏得山响，问道：“你有什么事？我帮你办好么？我看你还是早回云南好，这里是是非之地！马雄和王永年两部不和，马雄已经率部离开桂林，移驻柳州，王永年上奏朝廷，准备举兵讨伐，眼见兵祸将起了！”汪士荣一哂笑道：“这就是尊夫人理军有方了！其实你说的这点乱子只是疥癣之疾，眼下朝廷撤藩，锦绣江南村村起火，树树冒烟的日子都有呢！英雄丈夫闻惊而起，光复汉业，凌烟阁上图像在此一举啊，可惜你盖世英豪，受制于阃内，如虎不能啸林，似鹰不得展翅，悲哉悲哉！”他的语声并不高，却是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怪道他不肯上岸，原是要对我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孙延龄听得

心里一颤，脸上却变了颜色说道，“你是平西王的人，我是朝廷的大臣，私情是朋友，公义是两国。士荣，别拿头颅开玩笑！”

“看看这个！”汪士荣好像没听见他的话，顺手隔水甩过一份札子来。孙延龄接了瞧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他前日寄给尚之信的密札副本，折中陈说自己身不由己，但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定严守中立的事。这汪士荣真可谓手眼通天。信中还附有一张诏书，上面只寥寥几字：

大周天子钦封孙延龄为临江王，休命同天，王其勉之！

“这……这是什么？”孙延龄惊得浑身一抖，颤声儿问道。汪士荣抱膝仰坐，冷冷说道：“这有点明知故问了。你效忠清室一生，怕也难得这个王位吧？现在既与三藩联络，已是个失身的人了。劝君不要再假惺惺的，认真计议一番吧！”

“公主怎么办？”孙延龄不禁脱口而出。

“前明有个戚大将军，与倭寇百战不惧，得以光复台湾，不愧为一代英豪，但此人也是个终生惧内之人。”汪士荣目光幽幽地盯着孙延龄有点恐惧又有点兴奋的脸，慢吞吞地说道，“你何不学他？”说着，扯起沉在江中的鱼罾，十几条肥大的鱼在网中翻滚跳跃。汪士荣嘻嘻一笑，轻声说道：“十二条，一网就打起来了！只要刀砧一响，还不是我口中的美味？”说罢竟自拔篙鼓浪而去，远远又传来他的歌声：

好漓江，漓江本我衣食乡！胡风来时满江愁，胡风一过鱼满舱……好漓江……

“十二条！”孙延龄电击一般一跃而起，“王永年、马雄镇、王孟、蔡义虹……嗯，十二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汪士荣真乃多谋之士！”想着，他忽然精神大振，将长袍下摆高高撩起，掖进腰带，头也不回地离开江岸。

当夜，在临江王府他设下了一场鸿门宴，邀了巡抚马雄镇过府议事，摔杯为令，将王永年等十一名将佐和马雄镇一鼓擒斩，然后命人“打道回府”！

大变猝然而来，孔四贞尚被蒙在鼓里。这些日子她也接到各处急报

说，尚之信和吴三桂军队调动频繁，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时地袭扰她。孙延龄和自己虚与委蛇，她早已瞧出来了。为防止桂林城兵士暴变，她派戴良臣日夜守护将军行辕，每日晚间戌时回府禀报一天事务，但今夜已过亥时二刻，戴良臣连人影儿也不见，心中便有些疑惑，令人搬来一张春凳儿半倚在上头，从窗格子里眺望着天空的星星出神。

孔四贞正矇眬间，听得从行辕方向隐隐传来号角的声音，接着便是爆豆似的马蹄声，惊得一街两行犬吠声此伏彼起。孔四贞腾地一跃而起，正要使人出去打探，忽听二门穿堂旁墙上藤蔓叶子刷刷几声急响，便厉声喝道："谁？"

"我……"

青猴儿提着一把半截剑，踉踉跄跄跌了进来，浑身上下像被泼了一桶血水，鲜红的血顺着裤脚在往下滴。青猴儿支撑不住，用手扶住门框，脸色苍白，口里嗫嚅了一下，说道："姑姑……兵变了！你快，快走！"

孔四贞惊呼一声，却只走了两步便立定了脚，问道："快说，是怎么了？"

"孙延龄变心了！"青猴儿鼓着劲吃力地说道，"趁他们还没赶来，您快走！到苍梧傅大人那儿去……"这句话没说完，青猴儿身子一软蹲卧下去，只用那把半截剑支撑着身子，没有倒下去，却是再也不动了。

孔四贞惨叫一声："青猴儿！"扑了上去，颤抖的手抚着他乱蓬蓬的头发，失声痛哭道，"是姑姑害了你，不该带你到……"她忽然停住了哭，回身取下墙上悬着的宝剑，朝后边大喊一声："孔家包衣奴才们，都出来！"

"没用了。"孙延龄在外边冷冷说道。瞧了一眼倒伏在门口的青猴儿，侧着身子跨了进来，对孔四贞道，"我为光复汉室基业，已受了临江王封号，现在外头有千余将佐，请夫人不要作无益之举！"说着朝外喊道："将后街围了，没有我的王命，不许杀人！"

"你，临江王？"孔四贞惊怒到极点，反而镇定下来，"吴三桂给你的吧？"

“就算是吧，”孙延龄冷静地回道，“不过你放心，我们是结发夫妻嘛，我岂肯难为你！”

孔四贞盯着孙延龄审视半晌，突然狂笑起来：“恐怕未必是夫妻之情吧？你留着我，是想在朝廷那边留一条后路，是不是？”

“四贞，你……”

“后头这楼，是先父定南王殉节之地。”孔四贞像一座玉雕似的一动不动说道，“你既念我们夫妻一场，还是叫我死在那上头，可好？”

孙延龄只将头一摆，两个校尉走进来，劈手将孔四贞手中的剑夺了过去。孙延龄这才笑道：“不管怎样，你们孔家最讲三从四德，我没写休书，你便仍是我的妻子，在家从父，出门从夫。我不叫你死，只是自今而后，你不是四格格，也不是四公主，乃是临江王的王妃！呃——说到爱新觉罗玄烨，我看这位皇上决无取胜的可能，至多能与我们划江分治天下！你知道么，陕西王辅臣也已高树义帜，要不了多久，三王将会师直隶，全中国就要掀动了！”说罢回身命道：“好好侍候王妃了！”径自拔脚去了。

第四十回　汪士荣陕西造兵变　钦差臣长安受屠戮

马宝虽然封锁了云贵边境，可汪士荣仍于第二天日夜兼程由四川来到陕西。因为事急，他没带一人，自个儿骑了吴三桂那匹日走八百里的健骡。潜入西安城后，先到王辅臣提督府前转游了一圈，见一群校尉正在吆吆喝喝地忙着栽桩子，缠柏枝，结丝带，张花灯，也没人理会他，便踅回身来。他盘算着是先去进谒王辅臣，还是先和张建勋、王屏藩、马一棍或者龚荣遇这干将佐们见面，探一探此地虚实。他们这样忙碌着搭彩门，日内必定有钦差驾到，但不知道朝廷将派谁来陕西。

“士荣！”忽听背后有人叫他，接着一只手搭在他的肩头，“旗杆上头绑鸡毛——胆子真不小呀！”

汪士荣吓了一跳，回头看时，正是张建勋，押着一队兵士抬了十几只箱笼从提督府东便门刚刚出来，便笑道：“是仁兄你啊？这有什么胆大胆小的？这会儿我便同你一道去见王辅臣，又有何妨！”张建勋听了笑道：“你无非攥着那个把柄，也不要太冒失了，王辅臣不比你笨多少！那些知情人，这会儿怕连骨头都寻不到了呢！”汪士荣早想到了这一层儿，只淡淡一笑说道：“他的东西不只那一件，他与平西王已有几十年的交情了嘛。再说，有你和老马在此，我还怕什么？”

“好样儿的，”张建勋连忙吩咐校尉，“把东西抬到驿馆，交给王参将安置——小心，别碰着了，都是玉器！”又将汪士荣拉扯到一边说道：“王军门正想向朝廷钦差大臣表明心迹哩，你虽不怕死，何苦填在里头当馅儿？走，到我营里去。歇息几日，我送你平安回云南！”

张建勋的三万人马驻在西安城北，因他已被封为都统，品秩与王辅臣是一样的，在城内自有一处行辕。二人也不乘骑，共坐一顶张建勋的绿呢双人八抬大轿。

“张将军，”汪士荣轻咳两声，吐出一口带血的痰，怔了一下笑道，“这几日没好生睡觉，吐红的毛病儿又犯了——你知我此番来意么？”张建勋就坐在汪士荣的对面，随着大轿有节奏地一起一落，目中闪烁生光，笑了笑道：“你虽外号小张良，可我也不是笨伯，你若只是

来西安逛华清，登华山，凭吊唐陵，吃羊肉泡馍、刀削面，我怎肯劝你离开此地？——你是我的恩人嘛！”当年在平西王麾下，张建勋吃醉了酒，竟跑到陈圆圆跟前动手动脚，亏得汪士荣引出春秋“绝缨会”的典故为他讨了情，才免一死，因此汪士荣便被他视为恩人。当下汪士荣也只淡淡一笑说道：“恩人不恩人的话不必再提了，这次来西安，我是想再救你一次，为德不卒非君子嘛！”

“再救一次”的意思，张建勋是完全懂得的，只是……张建勋微闭着眼，用手抚着新剃的头，怅然叹道：“钦差三日之内便要来到西安——你知道么？孙延龄虽然反了，皇上已经特诏傅宏烈为广西巡抚，全权勘乱，莽依图已率三万绿营兵进驻广西，尚可喜被晋为亲王、尚之信为讨寇将军，而吴三桂又毫无动静，孙延龄以下犯上，以一隅抗全局，能支撑几时呢？”

“康熙的手脚好快啊！”汪士荣目光一闪，略一思索，突然格格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我笑你这三十年老军务，胸中毫无成算！”汪士荣将身子倾在轿中横板上，一字一板地说道：“傅宏烈与我有八拜之交，知道他的莫过于我，文治是一位能手，打仗是不成的！指望尚之信、金光祖讨伐孙延龄，岂非与虎谋皮——他们本就是同巢之鸟！吴三桂之所以尚无动静，是因云贵两省军队的调防未完，布置未当，所以我汪士荣才赶来陕西！张军门，两个月内如果天下不乱，烽烟不起，恩人的头送给你，成全你去加官晋爵！”

“那莽依图……”

“吴尚两家军队不下七十万，三万军士想挽广西局面，他便是吴起再生也不济事！”汪士荣微微一笑瞧着轿窗外街景，口风忽地一转，又问：“说了半日，来陕西的钦差究竟是谁？”

“是莫洛……”

“好务虚名，志大才疏！”汪士荣笑道，“这便是朝廷的好眼力！”

“费扬古被差到奉天督军去了，熟悉平凉的只有莫洛了。”张建勋揣

摩着汪士荣的话，忽然心中一动，“由此可见事态之急，朝廷明知莫洛与王辅臣不和，竟仍派了他来，看来士荣没说假话！”正想说话，汪士荣兴奋得面色潮红，双掌交叉又猛力一合，笑道：“张公，你若只顾偷生苟活，我什么话也不说了。你若有志光复大明，千古流芳，做一名烈烈丈夫，就看你如何对付这个颟顸愚蠢的莫洛了！”

张建勋沉默了很久，方说道：“此事关系重大，容我仔细想想，闯祸容易收场难啊！”

莫洛到西安来已经三日，作为经略大臣，全权负责西路军务，他对康熙临行时再三嘱咐的“毋生事，善调人事”，是不以为然的。他也知道，在内蒙驻军多年的费扬古由于在奉天抽不出身来，康熙才勉为其难地委他来陕西，所以心中为此隐隐不快。自从顺治十七年到陕西，他整整在此经营十年，西安的一草一木他都熟悉，连鼓楼街卖担担面的小贩们都认识自己，史家牌坊茶楼里卖唱的，至今还在唱自己当年初入西安时力除西安七十二个“老天爷”的故事。康熙说这里是危地，危在哪里？白天里街头的人群仍旧熙熙攘攘，一到夜晚满街两旁，依旧是灯红酒绿，大戏楼的锣鼓一直响到三更……“再圣明的主子，毕竟也不是神仙啊！”

第四日，莫洛和王辅臣同游了秦陵，归途上，日落山峦，社祠神鸦，翩翩盘旋。莫洛在马上看了一会日落的景象，忽然说道：“辅臣，兵好带么？”

“唔？”王辅臣从沉思中醒过来，微微叹一口气说道，“还好，都是跟我多年的部属嘛。”

“这几日我总在想一件事，”莫洛说道，“不说，犹如骨鲠在喉；说了，又怕你多心起疑。”王辅臣猛地将马勒住，盯着莫洛不说一句话。莫洛笑道：“你不要这样瞧我，这些年世上的事我想得很透，看得很破，早年的盛气已不复存在，只想披肝沥胆地和你交交心。”

王辅臣听他如此诚挚，便用鞭梢指着前头被夕阳镀了一层金红的石舫说道：“大人有话想和我私谈，回到城里倒有不便，我们在那里小憩片时如何？”莫洛笑着点点头，纵马过去，王辅臣命随从就地候命，便也赶了上去，二人在舫前一块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石条上坐了下来。

“孙延龄已经反了。”莫洛突兀一句说道，“你别吃惊——更可虑的是尚之信父子也有异动，派往吴三桂那边的钦差，至今两月有余，竟没有一点消息！看来，三藩要作乱，大变即在目前！”

尽管多日来王辅臣一直在揣度，一旦听到真实消息，心里还是怦怦地跳个不停，说出话来，声音也在打颤：“这么说，皇上派你到此，是怕我也跟着反了？”

“皇上不怕你反，临行时皇上抚着那支豹尾银枪说，‘你万不可疑心王辅臣，要与他共度时艰！’”莫洛欠了一下身子，“但你的部下，你能不能担保不反？”王辅臣想了想，咬着嘴唇答道：“马一棍、王屏藩和龚荣遇我都节制得住，张建勋一向与我不睦，这就不好说了。他原就是李自成的部下，不得已才降了的……”莫洛沉吟片刻，说道：“马一棍也未必靠得住，他不也是张献忠的人吗？现在他们还不知道三藩的动静，一旦消息传开，这些人也很难说啊！”

“依你看怎么办？”王辅臣单手按膝，倾着身问道。

莫洛深深地叹息一声说道：“怕你疑心之处也正在此。这些人聚在西安，一旦有变，你要么跟着一处反，要么身死家亡！所以第一步我想将张建勋和马一棍两部调离西安，一部向北、一部向西，使他难与三藩勾连，孤掌不鸣就造不成反！”

“这有什么？成！”王辅臣道，“第二步呢？”

“将军换人！”

王辅臣不言语了，人调开仍归他节制，又稳妥，自然是可行的，何必再换人呢？莫洛像猜透了他的心思，一笑说道：“主将当然不动，但游击千总都要换成你的人！”王辅臣猛地抬起头，诧异地问道：“我的人，我哪来这么多人？”

“我这次来，带了二百名包衣家奴，全转送给你。”莫洛说着，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来，“你已是汉军正红旗籍了，有几个奴才不更好？收下这张转赠文契，你便是他们的旗主儿，操着他们的生杀大权，这个兵不就好带了？有这干人在下头做官，你这提督不比如今坐得更稳些？”

“莫大人！”王辅臣颤抖着接过这张纸，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这一份厚礼可谓万两黄金难买，因为这干包衣旗人，哪怕将来入相出将，封侯称王，也仍是他王辅臣的奴才！一霎间，他觉得过去与莫洛的不和，全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怪不得西安百姓称他“莫青天”……

第二日下午，王辅臣在提督府聚齐众将，宣读钦差西路经略大臣莫洛将令：命张建勋部移镇宝鸡，马一棍率部调防杨家岭，以防土谢图、扎萨克和车臣部内讧战祸蔓延陕西。

“就这样，”王辅臣布置完毕，舒了一口气，笑道，“屏藩兄所部在原驻地不动，准备调往陇南，只留下龚荣遇中军护领在此守镇西安，我们弟兄们暂时分手，待北方宁靖，自当重新调回——摆酒！”王辅臣说着，见张建勋铁青了脸坐着一动不动，忙问道：“张兄，你怎么了？”

“我——”张建勋换了笑脸，说道，“没什么，将要长行，未免有点留恋这繁华的长安。”说着便起身招呼：“老马、老王，别那么愁眉苦脸的，一年半载就又见面了嘛——来来来，入座、入座！”乘没人留意的时候，张建勋招手叫过一个校尉，悄声耳语几句，便沉着地入席，与马一棍、王屏藩吆五喝六地猜拳。

酒过三巡，已是杯盘狼藉。忽然城门领龚荣遇戎装佩剑匆匆进来，向王辅臣耳语几句，退身向后。满厅将佐不知出了什么事，都痴痴茫茫地对望着。

“有这等事！”王辅臣目光如电，扫视一眼众将，厉声问道：“是谁的兵进城了？”

没有人答话，此时厅中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因为静，辕门外的鼓噪声已隐隐传了进来，王辅臣一急，疾趋案前，拔出一支令箭，命道：“荣遇，你持此令箭出去，传我将令，叫兵士们通通回营，听候将令！”

“没——用了！”张建勋半靠在椅上，跷着二郎腿道，“此乃兄弟发动的兵变！”

“兵变！”王辅臣大吃一惊，有些茫然地顾盼着厅中诸将，仿佛一下子都成了陌生人，他的头和手都颤抖得厉害，痴痴地问道，“为什么？”

张建勋放下腿来，端起一杯酒晃了晃，一仰而尽，笑道："军门，因为还想活呀！我的三万铁骑方才已经全部入城。此时，只怕那个什么鸟钦差已经人头落地了！"

"啊！"王辅臣双腿一软，一屁股跌坐回去，靠在椅边的豹尾银枪"哐"的一声碰倒在一旁。他又急又惊又怒又怕，语不成声地问道："谁叫你干的？"

"我！"

汪士荣手持玉箫，背插宝剑飘然而入，立在厅中，昂首说道："我奉平西王之命，已来此地多日，为了将军免留百世骂名，复我汉家冠裳，倡义师，兴天兵，同讨康熙丑虏！"

"将此人拿下！"王辅臣大吼一声。

"喳！"中军军校们轰鸣一声。

"谁敢！"张建勋"啪"的一声据案而起，"我的兵已经进街了！"这时已经听到辕门外响起潮水般的喊叫声，千余名兵士早下了辕门守军的兵器一拥而入，张建勋缓缓起身，踱至门口摆了摆手，立时变得鸦雀无声。这才回身笑道："事前不曾禀报军门，恕兄弟无礼。提督放心，兄弟决无伤害之意，只请提督高树义旗，带我们兄弟共创大业！"

王辅臣欲哭无泪，想不到事情竟是如此结果，他左右顾盼一下，马一棍大嚼大喝，旁若无人；王屏藩是一脸兴奋的光彩，连连搓手。他知道再指望不上这些人，长叹一声，捡起地下的枪，便向喉头猛地扎去……

"慢！"汪士荣深知，此人一死，汉中军队群龙无首，立时便要内讧，忙抢上一步死死抓住王辅臣手臂，"将军不要这样，我们从长计议！"龚荣遇也抢上一步，夺过了王辅臣手中的枪，说道："军门万万不可轻生！"马一棍将手中的骨头朝地上一扔，扯起桌布揩净了嘴角，说道："老张，你他妈的也太不讲义气！这么好的事，怎么不先告诉我老马一声儿？老子跟着干了！"王屏藩也笑道："你这汪士荣真能鬼，青天白日响个大炸雷，干得妙！"

"你们干吧，你们干吧！"王辅臣捂着脸，泪水从指缝中淌出，"我

自向朝廷领罪去！”

“你吃罪不起哟！”汪士荣换了笑脸，见外头军士们捧着个大盘子进来，便道：“提督大人，请你瞧瞧，这是什么？”说着，向前轻轻揭起上头盖着的红布。

人头。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发辫盘在头颅四周的血泊中。王辅臣像在噩梦中一样盯视着它；再没错儿，正是昨日傍晚和自己谈心谋事的钦差大臣莫洛的。他嘴唇微微抖了一下，脸色死灰般难看，瘫在椅中，直着眼喃喃说道：“是他……是他……”

“对了，是他。”汪士荣又盖上了红布，蹙眉踱步，慢吞吞地说道，“此人素来喜名好胜，颇有清官的名声，因此西安的百姓十分敬仰他。但他的好名声是从哪里得来的？他于康熙六年扣发将军军饷二十万，拿去赈济灾民，百姓为此送他十万把民伞；将军三万军士因无冬衣，冻得躲在帐中瑟瑟发抖；他与西安将军瓦尔格勾起手来想把将军部众全部调往长城以北伊克昭盟，亏得将军捅通了大学士明珠的路子，他这一阴谋才未得逞。我说的这些，是不是实事？这次他来，又想分调诸军，让将军两手空空，他还想将将军下属游击千总通通换掉，架空将军——你甭愣，他转让给你的包衣奴才——那是一纸空文！你在哪里听说过汉人也能当旗主儿的？如此谎言，你居然也轻信不疑，岂不荒天下之大唐？”

这些话说得有理有据，王辅臣慢慢抬起了模糊的泪眼。

“唉，真有意思呀！”汪士荣叹道，“天下敌敌友友，你你我我，竟如此有缘！康熙赐枪，满指望一钱不花，买你一颗忠心；你本是平西王一名心腹战将，只因为一点点小事，遂成秦越；莫洛本是满清忠臣，昔日又与你颇有仇隙，你反哭他；我若上次不逃，难免作你刀下之鬼；而如今我们聚会于祖龙、高祖发祥之地，你、我、各位英雄和平西王共谋大业，这难道不是天意？违天不祥啊！”

“天意……违天不祥？”王辅臣正喃喃念着，心里一一琢磨着，突然发疯似的狂笑起来，“好！就从了天意吧——哦，不！你们还是杀了我，我不能辜负了万岁！”

众将军面面相觑，王屏藩便张罗着叫人去传郎中来为他诊病。汪士荣却止住了，说道：“他害的是大少爷的病，大少爷王吉贞在北京！”

王辅臣瞠目结舌，盯着汪士荣，呆呆地看着，他不知此人是仙是妖，怎么事事了如指掌？

“此时急也无用。”汪士荣说道，“我料朝廷未必难为吉贞世兄，吴应熊不也在北京？瞧着吧，他不敢得罪你！”

“为什么？”王辅臣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汪士荣绷紧了嘴，没有回答。他倒真的担心康熙不杀王吉贞，弄得这个三心二意的宝贝更加首鼠两端。

张建勋命人将王辅臣扶回后衙，对汪士荣道：“这一冲天炮已经打响，你可不能撒手不管呀！”

“当然！”汪士荣笑道，“我得帮你把事料理清楚，不过，还得回去一下复命。”他心里又在筹划着傅宏烈的事了。

第四十一回　吴应熊情急谋逃生　伍次友途穷奔京师

自从阿紫和保柱莫名其妙地自杀以后，吴应熊又探知了小毛子的真正身份，仿佛一桶冰水兜头淋下，通身上下都是冰凉。一夜又一夜的失眠，他的眼窝都深深陷了下去，两眼的眼圈变得乌青。他原只防小毛子是杨起隆派到自己跟前来的，可王镇邦传出信来，小毛子那日在紫禁城里失急慌忙地跑着报信儿，他才明白，自己和杨起隆都上了这个小子的当。他愈来愈多疑，对任何人都不相信了，连周易八卦这些弄得精熟的东西也懒得再去推演。谁晓得是哪个假圣人专门故弄玄虚糊弄他这样的畸零人！他恨，恨康熙、恨杨起隆、恨保柱、恨小毛子……连吴三桂他也恨——你在五华山逍遥称王，却把我弄到这里，鬼不像鬼，人不成人。古人云“父慈子孝”，这算他娘的什么慈父？

吴应熊独自坐在好春轩幽深的角落里呆呆沉思，手里把玩着那面金令箭，心知它也未必靠得住，却仍舍不得毁掉，因为王镇邦说，朝廷至今仍在使用它调兵遣将——到云南要经历五千里险山恶水，非同小可呀！他抬头瞧瞧吴三桂为他写的条幅，突然心中升起一团火。这不就是叫我忍吗？难道忍到死！吴应熊暴怒地跳了起来，伸手便去扯那墙上的条幅，忽然又停住了。外间靴声橐橐，郎廷枢掀帘进来了。

“什么事？”吴应熊缩回了手，脸上仍是通常的温文尔雅，带着憨厚的微笑，“王爷来信了？”因为皇甫保柱死得不明不白，吴应熊对郎廷枢的疑心更重，联想到上次康熙来后，姓郎的有好几天像掉了魂儿似的，更觉难以信赖，连代缮家书的差使都一概免了。

郎廷枢笑笑，一哈腰从靴页子里取出薄薄的一封信递过来，说道：“抱犊崮朱甫祥和刘铁成的信。”

“廷枢，”吴应熊拆着信，一边问道，“这阵子王爷一直不来信，你瞧着是个什么征候？”说着让郎廷枢对面坐下，拿着信，只随便地浏览了一遍便扔到一边，笑道：“这朱甫祥天生的是个混蛋，他有多大买卖？不来信便罢，一来信就要一万！倒像我吴某人欠着他似的！”

郎廷枢黑晶晶的目光盯着吴应熊。他原是一个潦倒京师的穷书生，

由于吴应熊帮扶他，在内务府做了个文案，后又被请到府里做清客，虽和保柱约好一同皈依康熙，但是良心上总感到有些遗憾。这封信他明知是朱甫祥在向吴应熊索饷，可吴应熊却向他这样使假，他反倒心安了许多，遂淡然笑道："谁叫您是他的大主东呢？他既要，就是有使得着的。我说句不吉利话，额驸如今这样，就有金山银海，又有什么用处？倒不如打发了他，多落一份人情呢！"说着，见吴应熊频频点头，便凑近了又道："方才额驸问到王爷久无信件的事，我看其中大有蹊跷！"

"哦？"吴应熊眼皮一跳，"请直言相告！"

"没有信就是信！"郎廷枢肃然说道，"剧变即在眼前，应该速做南归的打算！"

没有信本身就是信！吴应熊突兀听来，犹如醍醐灌顶，脸上陡然变色。沉思良久，吴应熊竟兴奋起来，格格笑着站起身来，取出一瓶酒说道："我们久不叙话了，难得你今日说得透彻！来来，咱们一边吃酒，一边清谈，好么？"话音刚落，便听背后有人急匆匆地说道："世子，亏你还有兴致吃酒，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哎呀！是镇邦！"吴应熊先吃一惊，见是王镇邦，忙笑道："快请入座，真好口福，莫不是闻到酒香？有什么消息么？"

"世子你真可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王镇邦扶着椅背坐下，不紧不慢地说道，"王爷已经起兵了！云贵两省各路要隘被封得水泄不通，只许进不许出！万岁爷这几日也移驻到通州办事，驻防管带换了上官亮，通州知府也换成杨馝，太监们连一个字的消息也打探不来！"

"你怎么知道这些？"吴应熊大惊，忽地站起身来。郎廷枢想想，说道："当然是钟三郎香堂弄来的消息。"

王镇邦急急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世子，再迟，你就走不了了！"吴应熊不胜重压地长叹了一声，说道："原指望朱甫祥他们来接我，他却只在山东打旋儿，报私仇，去攻什么兖州府，寻什么伍次友！"他失神的目光张皇四顾，"如今身陷京师，往哪里走啊？"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郎廷枢心里盘算着说道，"此时为什么不去找那个朱三太子？先靠他溜出京城再说！"吴应熊听了连连摇头，苦笑道："你哪里知道此中情由？杨起隆这个人是不好沾惹的！"

王镇邦却不知吴应熊这是做戏给郎廷枢看，见吴应熊这样说，便笑道："莫非怕小毛子走漏出去？不要紧，焦山和朱尚贤都怀疑他了，昨日把他叫到潞河驿，宣布应变，谁也不许离开一步……"

"不是为他，他算什么！"吴应熊打断了王镇邦的话，"是姓杨的本来就对我不怀好意！"郎廷枢因保柱已死，自己与朝廷失去联系，也急于脱身，咬着嘴唇想了想说道："我料姓朱的不会轻易地对您下毒手，朝廷尚且以世子为奇货可居，何况他们？"吴应熊一怔，恍然笑道："呀！我就没想及这一层，我急得连方寸都乱了！"

王镇邦喷地一笑，说道："人急无智嘛！我再禀告一个好消息，陕西王辅臣发动兵变，杀了莫洛，响应王爷，扯旗造反了！"

"啊！"吴应熊脸上眼中都放出光来，"这是真……真的？我能省一半路程啊——这可靠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王镇邦说："当然真的！瓦尔格在潼关被扣，仓皇逃回，今日后晌才被弄到通州面圣！"吴应熊目光灼灼的，像两只火球一样在熠熠燃烧，良久又黯淡下来，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身子，笑道："原想留下小毛子祸害杨起隆，我和朱甫祥乘乱出走，这步棋走不成了！廷枢你打点一下，把我和王爷来往的文书即刻烧掉。三更，我们阖府都到潞河驿，先和这条中山狼同舟共济一时！"

一夜凶险厮杀，做过河道的山贼朱甫祥没捞到半点便宜。天将亮时，听说济南、兖州府调集大量兵力在向曲阜进发，只好下令撤兵。伍次友和李云娘乘乱逃出，拂晓时趟过刺骨寒冷的泗水，西行直到宁阳。

十月入冬，凛冽的运河水无声无息地横在两个飘零人面前，刺骨的河风吹拂着水面，枯萎的芦丛巴茅在白茫茫的水中摇曳着，上游下游寂静无人。伍次友呆望星空，半晌忽然笑道："若非张姥姥引开他们，今夜大难难逃——此时惊魂已定，我倒来了诗兴，且吟一首打油诗给你，聊慰饥肠！"说罢，微声轻吟道：

临江浩波无尽头，喑声吞泣难为愁。

笛芦空吹子规歌，惟此烟水笼寒洲！

云娘听了久久不语，半天才道："如今我们往哪去呢？"

"到北京，去寻龙儿！"

到北京，去投奔康熙，这原是无可非议，但云娘心中却感到一阵凄苦：跟着这个潇洒磊落的男子，走到天涯海角，她都觉得心里踏实，哪怕是兄妹也好，总是自己没有失掉他。但若去北京，康熙和苏麻喇姑将把他夺走。她和他也许会变成陌路人。即或不是，自己又有何颜周旋其间呢？她幽怨地瞟了伍次友一眼，按了按腰中冰冷的剑，低声说道："本就该这样，也只好这样……那不是一条乌篷船来了？"她双手卷成喇叭筒儿喊道："那艄公，摆过来——我们要乘船！"

进了舱，坐在软软的舱座儿上，两个人才觉得外边是多么冷，人间烟火是多么可贵。大约觉得挨身太近，伍次友悄悄地移动了一下身子，却见船艄公探身进来："二位怎么称呼，要到哪里去？"

"哦，她是我妹子，我们进京去。"

"我这船只到丁字沽。"

"到丁字沽也可。"云娘说道，"我们到天津就下船了。"

艄公审视二人一眼，赔笑道："客官，恕小人无礼，亲兄弟算账不算丑，船价十五串，请先赏了小人，好作一路盘缠。"说着便瞧伍次友，伍次友却是一脸苦笑。

"小意思，你尽管开船吧！"云娘道，"能少了你的？"艄公冷冷一笑，说道："姑娘，这是船家规矩——小人当然不是说您二位；我撑了半辈子船，上船时说的都是您这话，到地方丢下几个钱，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

伍次友听了如芒刺在背，脸上一青一红，不知说什么好。艄公越发信实他们没钱，钻出船舱便扎篙放搭板说道："二位且上去，我在这儿候着，取了钱来乘船。"

云娘登时大怒，忽地掀开帘子赶出来，指着艄公骂道："放你娘的屁！瞧着我们是赖账的？"

"不敢，"那艄公脾性也甚倔，硬着脖子回口道，"您要付了钱，我哪敢说您赖账呢？"

"姑奶奶这回子要不想付呢？"

“回您的话，”艄公气得涨红了脸，“小人父亲弟兄四个，并没有姑奶奶！”话犹未完，李云娘早扬手一掌，“啪”的一声打得艄公一个趔趄，口中骂道：“肉锅里煮汤圆——混蛋！我这就让你认一个！”那艄公也略识拳路，被云娘撩得怒火千丈，见伍次友文弱，云娘是个女流，料是不识水性，举桨劈头便打，要赶着云娘下水。云娘哪里把他放在眼里，只单手左遮右拦招架着，那只桨打不到她身上。

伍次友在里头听到二人在拌嘴，先觉得理亏了，只是叹息，此时听二人外边动上了手，便出舱来解劝。不料一出门就被云娘搪过来的船桨打在肩头，“哎哟”一声跌坐在舱板上。

云娘原本无意招惹是非的，见伍次友无端挨了打，抚着肩头在那边忍痛，胸中憋的怒火腾腾燃起，轻轻向前一步，劈手把船桨夺了过来，拦腰一扫，那艄公大叫一声，被打得凌空飞起老高，“扑通”一声掉进河水里。

“畜生，撒野么？”云娘冷笑一声，自家摇起桨来便开了船，见伍次友站在船头呆看着，便道：“放心，淹不死他，水性不赖么！”

“我说过多少次了，”伍次友皱着眉头道，“不许杀人，不许做案，何况今日之事是我们无理！”

云娘一愣，接着嘻嘻笑道：“这说的也是。还真的少不得这个人。”说着便调过船头，划了过来，见那汉子兀自凫水要逃，笑骂道：“上来吧！我们又不是响马，逃什么——不瞧着我大哥的脸，姑奶奶哪肯饶你？”

艄公抓住船舷水鸡儿似的爬了上来，朝伍次友捣蒜似的磕头：“谢过老爷……”

“船老大，”伍次友却双手扶他起来，说道，“实言相告，我们身上没有银钱，到前头我们想法子加倍付给你就是。”那汉子喏喏连声，看了一眼李云娘，去后舱换了一身干衣裳，乖乖儿摇橹去了。

船启动了，舱中孤灯如豆，照着这两个沉沦飘零的人，二人都在低头想心事。半晌，云娘忽然问道：“大哥，这会儿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伍次友喟然叹道，“天津我们无亲无故，哪里去讨这十

五贯钱呢？”云娘捂着嘴格格地笑起来，“亏你还做了帝师，谈起经世治国，一片道理！没听人家说过‘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天津卫我有个亲戚，叫他送我们去，还了他的盘缠，咱们就徒步进京，也省得他骂咱们混账！”伍次友这才放下了心。

自此那舟子也真惧怕云娘，叫走便走，叫停便停，船上米柴油盐俱备，还不时在河里打点鱼鲜来侍奉伍次友。

行了十余日，便到达天津，当日晚上船一靠岸，云娘便下了船，并对船家吩咐道：“好好儿侍候着，我给你借钱去，省得你总惦记着！”伍次友听这话音，担心她又要去作案子，慌得起身要嘱咐几句时，云娘早一笑走了。

更鼓响了，伍次友坐在舟中忐忑不安地等着云娘。运河上游灯火如星、流水潺潺，岸上不时传来歌声乐声。这里虽不及六朝金粉、秦淮繁华的金陵，却另有一番妩媚景致。伍次友呆呆地想着：“又要进京了。等在那儿的是什么？是乾清宫，是悦朋店？还是……山沽居？对身边这个痴情女应当何以处之呢？”随着水波的颠荡，伍次友渐渐朦胧睡去。

约莫半夜时分，云娘回来了，一进舱便笑嘻嘻道：“大哥好睡，我却得了彩头！”伍次友揉揉眼，见云娘衣不零乱、身无血迹，心放下了一半，便问：“可借到盘缠了？”“那还有借不来的？”云娘笑道，“要不是亲戚吝啬，我早就回来了！”说着，将背上一个青缎包袱取下来，就着灯光打开来。伍次友瞧着不禁惊呆了：原来竟是黄灿灿六大锭马蹄金！那舟子此时也醒过来，他自从娘胎里出来，也不曾梦见过这么多黄金，耀得两眼都花了。云娘顺手捡起一只扔给了舟子，笑道：“你那一桨挨得可值？”

艄公根本没想到云娘出手如此爽利大方，咕咚咕咚磕了三个响头，说道：“小人有眼不识金镶玉！姑奶奶赏这么多，够小人一家使半辈子了！”伍次友笑道：“你一下借了三百两黄金，还说人家吝啬小气，这胃口也就太吓人了——我还以为你作案去了呢！”

“不作案，谁肯借我？”云娘笑道，抬头见伍次友黑沉着脸，忙又道，“这天津道黑心得很，火耗竟加到六钱！——我废了他四个守库的，留下一张条子——这是不义之财呀！”艄公听到这话，方知这厉害的女子竟是江洋大盗，吓得面如土色。

“他是贪官，自有国法在，我就能弹劾！这么乱来有什么好处？这钱我不用！”伍次友决绝地说道。云娘直率爽豪、不拘礼俗的性情很合伍次友的脾性，但她自幼在乱世深山中长成，视人命如草芥，心无“王法”，伍次友又不能容忍。前次在兖州府伍次友便责备过她，以后在张家又多次给她讲人命至重的道理，不料她仍是积习难改！想到气处，伍次友一跺脚道：“你这样子，连给苏麻喇姑提鞋也不配，嗐！”

云娘的脸霎时变得雪白。她一生是个出尖儿的人，从来要说便说，要行便行，要打便打，要杀便杀。跟着伍次友这几年，她含辛茹苦，千艰万难地照料他，保护他，想不到到头来伍次友竟说自己“连给苏麻喇姑提鞋也不配”！云娘全身都在发颤，愧、恨、愁、怨一齐涌上心头，半晌，方咬着牙颤声道：“说得好……我给人家提鞋……”她突然抬高了嗓音，扬起头高傲地说道：“伍先生！你累了，我也乏了，我们该分手了。你原是清白人，眼见又要入朝做大官，我不过仍旧是个落魄江湖的剑客，怎能和苏大姐比呢？”她惨然一笑，“人生不过如此……我自问对世人无过，一生凭本心行事，也算不虚此行，就算你我是擦肩而过吧！”

一向百依百顺的李云娘，突然宣布她比伍次友心地高贵，宣布要和伍次友断绝交往。伍次友先是感到失悔，自觉说失了口，又仔细一品味，方想到自己本来就没有和云娘摆平位置：“天哪！我这是怎么了？”伍次友心中燃着熊熊的火，灼烧得五脏六腑都在痛楚：“我伍次友竟连势利小人也不如！”伍次友觉得头一阵眩晕，踉跄一步想上去扯住云娘衣袖，却又止住了，低沉着声音道：“你责备得好！我……我实在不配……挽留你……只是你去了我也有一语叮咛：天下这样的事有多少，凭你的一双手，是管不过来的……我真愧悔莫及……”说着已是泪如雨下。

“大哥不喜杀人，我是知道的。”见伍次友伤心得这样，云娘的心又软下来，哽咽着说道：“只那四个守库的一群禽兽，正按着一个女孩在……在……我一恼就……”伍次友听着，愈觉自愧，想想又无可安慰，两腿一软坐了下去，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船四周淹没在一片黑暗中，这叹息更显得幽深凄凉。云娘抬起泪光闪闪的脸说道：“你的心思我知道了，是想干干净净去见你的圣主。也好，扔了这些无用之物吧！”她起身过来，将剩余的五锭金子又包好了，猛地一甩扔进河心，“咕咚”一声便沉了。

二人离开了乌篷船，上岸沿河而行，却都默默无语。杀人既不可，

偷抢伍次友也不赞同，可手中一文莫名，从刺心的苦痛中清醒过来，云娘不觉又有些犯愁，犹豫着说道："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讨饭进京？不然，你去访访天津道府台，借他几个钱？"

"听你那么一说，他的钱那么脏，我沾他干什么？"伍次友想着也无良策，低头思量一阵，说道："讨饭也没有什么不好。原来北京九门提督吴六一就是讨饭出身，他的号就叫'铁丐'。"

"不然就卖文。"云娘心绪渐渐好起来，"你的字不是很好么？这个生意雅，准对你的脾胃！"伍次友迟疑了一下，说道："眼下不逢年过节，卖字是不成的。"这其实是遁词，他实在不愿写什么字卖，人买回去，知道了说是"康熙万岁爷的师傅卖给我的"！"那就卖唱。"云娘忽然一笑，"你嗓子不好，写出词儿来，我来唱道情，你来敲云板打拍节，挣了钱再买一张琴，准行！"

伍次友有点意外，诧异地问道："你成么？不要又是那个'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云娘说道："小时在终南山，那里人都能唱个曲儿，跟着也能唱几句，只要你编出词来，就行。唱得好不好，我可不知道了。"说着想起自家身世，又想起青猴儿不知流落何方，眼圈儿又是一红。伍次友心里也是陡地一酸，勉强笑道："昔日在悦朋店听翠姑唱过，后来在乌龙镇又听过一次道情，当时觉得好，却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一天。"说到此处，清亮的泪珠，缓缓地顺着两颊流淌下来。

第四十二回　颁檄文吴三桂反清　骂逆臣朱国治成仁

五华山笼罩在一片肃杀恐怖气氛中。从云南城至王府中间的黄土官道上，士卒们按哨、棚、营建制排成望不到头的方块大队，迅速而有秩序地向城郊进发。游击以上的将佐则全部集中到王府正殿前草坪旁的大校场上，数百人黑鸦鸦地肃然而立，都不知王爷何以突然大集群僚，一个个心里打鼓，面色铁青。

正值巳牌时分，夏国相、胡国柱、王永宁、王永清、吴应麒、马宝、高大节一干亲信大将、谋臣，并王孙吴世蟠，一个个沉着脸，从仪门鱼贯而出，接着便是三百多只箱笼由军校抬出，一排整齐地放在箭道空场上。众人正诧异间，吴三桂从殿后踱了出来，却是一身青布棉袍，外罩竹布褂子，脚下踏着双梁千层底皂靴，与随从的护卫们金光灿灿的衣饰相衬，显得十分寒酸。他扫视大家一眼，神色黯然地吁一口气，将手一摆，吩咐道：

“把箱笼全部打开！”

军校们默默向吴三桂打个千儿算是答应，上前将箱子一齐打开。日光里，但见金、银、珠、玉、琼、瑶、琪、琳、圭、璧、璋、琮、琬、瑜、贝、璞锃明晶亮，光彩夺目。大家不明其意，一时倒怔住了。

“你们……都是追随本镇几十年的人，都是从死人堆、断城垣里爬过来的两世人。这些东西，原是预备给兄弟们置些产业，后半世不至于冻馁……”半晌，方听吴三桂低沉缓慢地说道。他的面色青中带白，中气也不足，且因愁思熬煎，消瘦得仿佛弱不胜衣。说到这里一顿，语气复又一转，变得分外委屈婉转，“吴某人不是守财奴，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什么舍不得的，原想慢慢分用，不至惹人眼目，但如今情势有变，不能不一下子分给大家了。”

话音刚落，将士中立即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一个矮个子参将昂首大声问道：“王爷究有何为难之处？尽管说，我们当为王爷分忧！”

“是赵勇么？”吴三桂瞧了他一眼，“当年攻宝庆，若不是你，我差

点被流矢射中。你是那次才简拔为军官的吧？老贤弟，如今照应不到你了！朝廷派了折大人和傅大人来，在云南城坐催我回辽东养老……关河万里、云山路遥，此一去又凶多吉少，只怕从此与你生死长别了！”

这番话说得十二分动情，数百名将校发出一片啜泣声。赵勇忍不住跨前一步，按剑瞋目抗声问道：“请王爷明讲，朝廷为何无故下旨撤藩？”

“唉，这话难讲。”吴三桂道，“天威难测——大抵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乃千古不易之理！我吴三桂如今谁也不怨，只怨自己当年失策，引狼入室！今日风烛残年奉旨戍边不知死所，也是自作自受……真是追悔莫及呀！只可怜你们这许多老兄弟，立过许多汗马功劳，一旦烟消云散……”说到此处，吴三桂热泪夺眶而出，他被自己的话感动了。良久，他擤了擤鼻涕，指着那些财宝，凄声说道：“这些东西我已无用，请诸君拿去，或置庄田，或作商贾生息之本，也算表我一点心意。他日三桂或逢大凶，诸兄弟也还可睹物思人——来来来！上前来，由我亲自分发！”

众将领见他说得悲愤，人人泪下如雨，一齐跪下叩头。吴三桂张皇道：“这……不必如此！这事不能再拖了！钦使和朱中丞一日三催，促我上路，再拖下去罪愆愈重。你们如此推辞，岂不让我作难？”说毕掩面而泣，呜呜咽咽泣不成声。

“什么他妈的钦使不钦使，中丞不中丞！”马宝霍地跳出班次，大喊道，“我们只知道王爷！王爷不移藩，他敢逼命，我就敢宰了他！”

“马宝，上次你累得我好苦，现在还要这样无礼？”吴三桂忙道“你这样的糟蹋钦使，岂不置我于死地？”

“清朝无王爷，何能有今日？”夏国相见群情激荡，攘臂扬眉大呼道，“今日一个乳臭未干的夷狄小子安享九五之尊，他哪里晓得我们创业艰难？这口气叫我们怎么往下咽？”

吴三桂失惊道：“国相，你自幼饱读诗书，怎么也说这话？古训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夏国相应声答道：“古训还有一句：‘君视臣国士，以国士报之；君视臣路人，以路人报之；君视臣如草芥，当以仇寇报之！’”吴三桂听罢，怔了良久，方长叹道：“我半生为明臣，只因闯贼作乱，借兵复仇，已归顺了朝廷，现在岂可乱言？国相不必再

说了！……如今我只有一桩心事未了，康熙元年永历帝来滇，我虽竭力保全，无奈朝廷密旨硬要我杀死他，不得已只好让他全尸而亡，好好安葬——算来已有十二年了！临行前想到他墓前奠祭，你们可愿随我同去？”

“谨遵王爷！”众将官早已涕泗滂沱，听吴三桂颤声相问，将手一拱，雷鸣般齐声应道。吴三桂说完话，便进内更衣。少顷出来，诸将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从上到下蟒袍玉带，一身明臣服饰，一条花白辫子掖进幞头官帽里，通身已毫无清臣气息。

“诸位，”吴三桂面色愈加苍白，抚着自己的官服道，“这身衣服我在箱底压了三十年，终于又穿出来了！我先朝衣冠威仪赫赫，确比现在穿的这劳什子好啊！这条尾巴似的辫子拖在脑后，怎么去见先帝呢？我今日穿了它，去先帝坟前痛哭一场，接受先帝冥罚，也是心甘情愿！”吴三桂抬起头，泪眼望着苍穹，吩咐道：“启驾吧！”

吴三桂往谒永历陵的情形当晚折尔肯就完全知道了。经过一夜的紧急密商，朱国治仍然坚持独自一人上山去见吴三桂。折尔肯和傅达礼将藩库中所余不多的银子全部提出，委派抚衙的亲兵，护送他们去贵州与甘文焜会合。

朱国治袍服冠带齐整，坐了一顶八抬大轿直趋五华山。从窗中向外窥探，沿途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关卡盘查严密，不由暗为折尔肯他们担心：怕是已经逃不出去了！接近山下接官厅，更见戒备森严，每隔一箭之地便有一员校尉仗剑挺立，虎视眈眈地望着这顶威仪赫赫的大轿。将近宫前石阙旁，一个千总挡住了去路，大声道：“此乃王府禁地，请大人下轿移步入觐！”

“笑话！”朱国治从轿窗中回答道，“我乃天子重臣，赐紫禁城骑马！这是什么地方，敢挡我的大轿？——抬进去！”

几个轿夫并前头开道的衙役，都是朱国治数年精选的亡命之徒，听了这话，“噢”的一声，将大锣筛得山响，直冲仪门而入，直到正殿前才落轿。

朱国治一哈腰出来，见殿前挺立着百余名将士，铁铸似的一动不动。他略一思索，立在殿口高声报道：“钦命太子太保加尚书衔云南巡抚朱国治，奉见平西王殿下！”说着，便撩袍拾级上阶昂然而入。

里头的布置更是森严，吴三桂高坐在黄袱绣龙银交椅上，脸上一丝笑容没有，胡国柱率一干文臣武将雁翅般列成八字形，雄赳赳气昂昂瞋目而立，只夏国相和吴世蟠侍坐在两旁，大咧咧地望着别处。

“朱国治，”吴三桂待朱国治行了参拜礼，冷笑一声问道，“你又来逼孤家了？”

“不敢云逼。”朱国治朗声答道，“钦使命我前来询问王爷行期。此关朝廷大计，朱某何人，胆敢私下逼迫？”

“你有何不敢？”吴三桂冷冰冰地说道，“你当然敢！你已经逼了孤家多少年了！我何曾亏待过你！”

朱国治挑衅地瞧一眼吴三桂，不咸不淡地说道：“王爷身系重藩，朱国治不过一介书生，这个话国治不敢领受！试问，我手无缚鸡之力，腰无尺寸之刃，拿什么逼迫身拥重兵的王爷？”

“大胆！”吴三桂吼道，声音震得大殿嗡嗡响，他平日受朱国治的气极多，昨日坟前议定今天起事，不料姓朱的竟自己送上门来。见朱国治依旧平日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吴三桂不禁大怒，“你不过是一个贪污小吏，本藩瞧着都是汉人，素来容让，你倒越发地不识抬举！”

“我受了什么贿？谁是贿主？何人作证？贿银多少？”朱国治身子一挺，眼也不眨地盯着吴三桂，连珠炮似的发问，“既是贪污，王爷为何不具本参劾？”

“我懒得参你！”吴三桂咆哮道，“朝廷每年拨我一千万银子，为何只给我九百万？下余一百万何人拿去？”

“这个，”朱国治一哂道，“王爷说得未免少了一点。朝廷每年实拨两千万银子，经我手分发三藩。王爷独得九百万，真是欲壑难填！”

言犹未毕，胡国柱在旁喝道：“你不用嘴硬。你不过一个穷酸儒生，偶然得意，便摆出这么一副小人嘴脸！”“我怎么是小人？我叛逆君父了么？”朱国治倏地扭脸，眼中怒火迸射，逼得胡国柱急忙躲闪。

“胡国柱说得对，你就是小人！”吴三桂接口道，“你当初是怎么发迹的？不过一个五品堂官，芝麻大的前程，只为先皇妃子薨了，你去献

一张美人图，靠拍马屁升官！本藩屈说你没有？”吴三桂并不是要把话题扯远，对这颗钉子他蓄恨已久，要在他临死前尽情羞辱一番，“——我吴三桂纵不济，靠的也是血汗功劳，抬起哪只脚，也比你的脸干净些！”

“哦？”朱国治先是一怔，突然纵声大笑，“王爷说话真能出人意表！天、地、君、亲、师，至尊至正。还有拍马屁这一说？先帝当时为董皇后仙逝茶饭不思、奄奄一息，我荐吴门画工绘制娘娘玉容，以慰圣躬，譬如良医，对症而药，有何过错？说到王爷的脚，更难说了，正应了民间一句话——莫谓天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话虽未明说，一清二楚指的是吴三桂为功名先降李自成，为女人又背父降清的故事。吴三桂气得浑身乱颤，不想再与他磨牙，大喝一声：“把这鞑虏的狗奴才给我拿下！”

“喳！”殿中廊外炸雷般答应一声，几个校尉扑过来，寒鸭凫水般将朱国治捆得结结实实。

“我真奇怪，”吴三桂嘲弄地看着朱国治，“甘文焜早跑到了贵州，折尔肯和傅达礼也要逃，你怎么就不走呢？你运气真坏呀，恰好碰到我要杀人祭旗，起义兵驱逐夷狄！”

“我也真奇怪，”朱国治被勒得满脸通红，仍一口顶了回来，“皇上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虽知你图谋不轨，岂肯临难擅离职守？——你身为‘三朝元老’，怎么就不明此理？”吴世蟠见他毫不服软，上前将朱国治双臂猛力一扳，恶狠狠地问道：“你还敢嘴硬？”朱国治疼得冷汗淋漓，不呻吟一声，回过头来，朝他脸上“呸”地吐了一口血唾沫。

“朱国治！”夏国相一直没有言语，眼见朱国治毫无降心，便起身说道：“实言相告，也叫你死得明白！王爷不堪大明亡国之耻，已决意首倡义师，杀回燕京，保扶朱三太子复位，玄烨的日子不多了！”

“吴三桂！”朱国治气得破口大骂，“你逆天行事，残民逞凶，是一条猪狗不如的衣冠禽兽！天下百姓必食尔肉，寝尔皮……”话未说完，已被马宝摘掉了下颏，他仍咿咿唔唔地辱骂不休。

“杀他祭旗！”吴三桂冷冷吩咐一句，坐回椅中，沮丧、疲倦、恼怒和困惑一齐袭上心头。

三声大炮掠空而过，号角手将长长的画角高高仰起，“呜呜”一阵悲凉鸣叫，空寂的峰峦回音袅袅。惨白的阳光下，冉冉升起一面明黄龙旗，上头绣着“皇周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吴”十三个大字，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舞动。

不到一刻工夫，数千名军士全都换上了白衣白甲，将发辫散了，照着先明发式挽于头顶，无奈前额上剃过的头发却一时长不出来，有的发青，有的溜白，有的乱蓬蓬，略显得有些滑稽。吴三桂走出殿堂，登上校台，亲自检阅了三军仪仗，命将朱国治拖至旗纛下，这才向夏国相点头示意。

夏国相见吴三桂令下，神色庄重地大踏步升阶登台，对行刑的刽子手大声道：“开——刀——祭——旗！”

接着又是三声巨响，朱国治那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潮湿的草地上。这边夏国相又复高声赞礼：“诸位将士，请静听大元帅讨清檄文！”

胡国柱忙清了清嗓子，双手捧着檄文登上校台，向吴三桂恭施一礼。吴三桂忙起身还了一礼站在一旁。三军将士侧耳静听，胡国柱抑扬顿挫高声读道：

> 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檄告天下：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众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痛矣东宫定藩之颠跌……

吴三桂挽首听完檄文，移步过来，朝袅袅香烟后供着的“明烈皇”崇祯牌位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将一碗清酒捧了，肃穆地朝天一擎，轻酹地下。方大声说道：“失道寡助，得道多助！谨告三军将士，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广西孙延龄、陕西王辅臣各路勤王义师已升旗举兵，同讨丑虏，不日之内即可会师于扬子江畔！”

下面军士顿时欢声雷动，戈矛齐举高呼：“万岁！我大元帅千岁！千千岁！”

吴三桂兴冲冲回到列翠轩，接踵而来的却是坏消息。

“王爷，”高大节手中拿着一叠文书，一件一件递给吴三桂，说道：“这是孙延龄的急报，傅宏烈七千人马集结苍梧，像要奔袭桂林

——”

“嗯，”吴三桂说道，“告诉之信，叫他们策应一下。”

“台湾郑经的人马，已渡海夺了耿精忠的三个县，耿精忠说先得吃掉他们，才能北进。”高大节又递过一件。

吴三桂默默点头，三藩虽有盟约在先，看来还是各怀异志啊！

高大节又递过一件，说道：“这是娄山关送来的牒文，在贵州办差的党务礼、萨穆哈带了甘文焜和朱国治的儿子已由綦江入川逃窜！”

“王八蛋！”吴三桂勃然变色，“娄山关用一泥丸便可封住了，怎么能叫他们逃了？”

“回元帅的话，”高大节说道，“守关的守备邹明是甘文焜旧部，甘文焜关前自刎，求他放掉两个公子，他就……”

“党务礼他们呢？”

“党务礼他们扮了公子长随。这是事后才……”高大节道，“邹明已被解到贵阳，请元帅发落。”

“这有什么说的，”吴三桂冷冷道，“杀掉！”

“还有这一件，”高大节又道，“折尔肯和傅达礼昨夜也已不知去向。”

吴三桂劈手夺过牒报，迅速看了一遍，颓然说道：“巡抚府自杀三十二人……哈哈哈哈！”他有点失态地笑起来，声音又有点像哭。

“元帅，”胡国柱凑近来问道，“您这是怎么了，难道折尔肯他们也能逃出去？”吴三桂道：“他们当然走不了，这是云南，不同贵州——我是心里奇怪，康熙才十九岁，究竟有何德何恩施给他们，这些人为何肯这样为他卖命？”

夏国相见吴三桂如此懊丧，首义之日，觉得很不吉利。虽然心知王辅臣和孙延龄也都是靠不住的人，却安慰道：“逃就让他们逃去，也不过让康熙早知道一两天罢了。王辅臣叛清，与我恰成牴角之势，当下第

一要务，我们要赶紧攻下湖南，造成大气势，各路就会呼应相从了！”

“说得对，”吴三桂咬着牙道，“王辅臣一反，西线便没事，我可放心东进！这个人总算还有骨气，儿子王吉贞也在北京，竟有如此气魄！”他陡地想起吴应熊，不觉一阵伤心，伤心中又带着希冀：但愿康熙肯来议和，划江而治也不是不能商量的。

第四十三回　冬云遮天师生重逢　薄雪盖地侠骨捐身

一批批派往云南的信使有去无回，使移居通州行宫的康熙愈来愈焦灼不安。宁静有时候便是无声的恐怖，沉重的压力在宁静中无形地加强，迫得他透不过气来。太皇太后也怕过重的压力使康熙承受不了，便叫苏麻喇姑前往通州。她毕竟自幼就照料康熙，脾气心性儿摸得透，说说闲话、谈谈佛禅，也能解一解心中烦闷。

行宫就设在通州北一座荒废了的关帝庙内，康熙见她来了，心里也自是欢喜，便命人在殿后收拾出一间精舍，让她起居静修，每日处置完政务，便踱过来和她攀谈。

“慧真，”康熙这日进来，见苏麻喇姑刚打坐完毕，便在炕沿上坐下，用火剪拨着已经烧得很旺的炭火，微笑着问道，“你虽是出家人，朕却仍瞧着你是大姐姐，朕现在心里极是不安，据你看，西南是个什么征候？”

苏麻喇姑似乎有点不胜其寒，自康熙八年，她断了荤，并连油也不用，身子是很弱的。她伸着枯瘦的手烤着火，答非所问地说道：“天变了，今儿一早出去，已经飘下细雪。进了腊月，外头运河冻得镜面一样。小毛子这么久没有音信，我想这地方住得太久了不好，万岁还是回宫办事为好。”

康熙其实也正想这件事，这里虽严密些，召见大臣却不方便。西南若无事，早该有信传回；西南若有剧变，也就无密可保。他很快就明白了苏麻喇姑这话的双重意思，便笑道：“是啊，朕也想着该回去了。也真怪，杨起隆他们叫小毛子去有什么事，这么久不回来？莫非瞧出什么破绽了？”

“什么事都要想到。”苏麻喇姑苍白的头发微微颤动，“这是非常时期。”康熙听了，感慨地说道：“确实如此，这几日朕心神不宁，觉得处处是不祥之兆。在孙延龄之后，王辅臣受人胁迫，也叛了。范承谟几乎一天一个六百里加急，奏报福建情形，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李光地一去毫无音信，陈梦雷去耿家做了官，是吉还是凶？王辅臣反了，他儿子王

吉贞怎么办？吴三桂若反，吴应熊又如何办？难哪！”康熙深长地透了一口气，他心中更大的隐忧还没说出来：自十一月以来，京官们便纷纷告假，“丁忧”的也愈来愈多，这不是好兆头啊！苏麻喇姑见他如此焦虑，便安慰道：“也不要疑得太多。我虽好久不问俗事，冷眼儿瞧，李光地和陈梦雷还是像有良心的。”

“文人无行。”康熙引了一句成语，呵呵一笑道，“他们都是汉人，用他们汉人说法，就是‘非我类族，其心必异’！大师，什么时候都不敢忘了这话，朕这个天下，格外难坐呀！”

这话说的虽是一般汉人，但因苏麻喇姑与伍次友以前有那段姻缘，她听来却有点刺心，便起身笑道：“外头雪景必定好，出去走走可好？我估摸何桂柱也该给万岁爷送公事来了。明儿还要启驾回宫，再来这地方儿，可就没有这么方便了。”

“也好。”康熙站起身来，也不叫人，自己拽了件羊皮风毛的金丝猴皮袍披了，便同苏麻喇姑一齐走出大殿。守在檐下的魏东亭朝狼瞫和穆子煦使了个眼色，三人便远远尾随在康熙二人的后面。

天虽阴得很重，雪却下得很小，零零星星的，地上只薄薄地盖了一层白霜。康熙手搭凉棚，远远瞭见里把远的河滩上围了一片人，挨挨挤挤地似乎在瞧什么热闹，笑着遥遥一指道：“大师暂且做一会儿俗人，一同瞧瞧热闹可好？”苏麻喇姑听他说得有趣，一笑道：“做和尚心不静不如世人，做世人心静强似和尚。万岁既发了话，谨遵圣命！”

二人在朔风中踏着冻土南行，约行半里许，便见何桂柱带着十几个弁从飞也似的打马迎来。何桂柱一见康熙，立刻滚鞍下马，伏在地上，口里吐着白气说道：“奴才何桂柱给万岁爷送折子来了！”康熙见他眉毛胡子并头发上都带了白霜，回头对苏麻喇姑笑道：“咱们在庙里烤火说话，又穿得暖，不想他们冻得这样。”便说道：“起来吧，叫他们把折子送去，你和我们一同去散散心。”何桂柱爬起身来，搓手跺脚地说道：“敢情是冷！今儿已是腊月初十，快过小年了！”

三人走近了人群，方知是两个江湖艺人在做场。围观的竟有上百人，有的缩着脖子，有的袖手跺脚。康熙觉得甚没兴头，便道：“还不如到那河边去瞧瞧呢！”

话音刚落，忽听里边一阵铮铮琴音，一个女腔悠然而起。

“这唱的什么？”何桂柱听到咿咿呀呀的唱腔，听不清词儿，诧异地说道，便侧身挤了进去。他身着官装，人们便渐渐闪出一个胡同来。康熙听着琴音，不禁点头赞赏：“不料此地竟有这样高手！”苏麻喇姑却不言语。

何桂柱挤到人群的前头，才看见是个衣着单薄的女歌手拍云板亭亭站着在唱，再瞧一旁操琴伴奏的人，骇得几乎晕眩过去：竟极像伍二爷！他犹恐是眼花，揉了眼再瞧时，那人却低头勾琴抹弦，半苍的头发微微抖动，再瞧不清面目。他想喊，迟疑了一下没有开口，听那女子又唱道：

萧萧湖河经此过，苦为心忧受折磨。

踏破绣鞋埋雪径，吹残云鬓入风窝。

沿途卖唱推恩少，仰面求人忍辱多。

欲赋归兮归不得，夕阳回首泪滂沱。

唱至此处结音。因歌词悲苦，歌声凄怆，四周的听众发出一片唏嘘声。何桂柱也觉鼻酸，低头拭泪再瞧时，正与伍次友四目相对！再无半点差错，操琴人正是帝师伍次友——何桂柱蓦地心中轰然一热，失声哭叫道：“二爷，我的好伍二爷呀！”

他不顾一切，双手扒开发愣的人们，扑倒在地上膝行数步，双手紧紧搂住坐在冰冷的石礅上抚琴的伍次友，号啕大哭：“二爷！你……你竟落到如此地步……柱儿有罪，有罪呀！”人群一阵骚动，外头也是一片嚷嚷。原来苏麻喇姑已背过了气，脸像蜡一样煞白，康熙扶着她。……刹那间场内场外都骚动起来，连唱曲的云娘也看怔了。

康熙也是万箭攒心，百感交集，把昏迷着的苏麻喇姑交给穆子煦照看，自带着魏东亭踱了进来。狼瞫便抽出鞭子虚赶看热闹的人们：“走，走！有什么好看？当心鞭子了！”

“伍先生，”康熙见伍次友落魄到如此境地，心中又酸又热，上前轻声说道，“是龙儿不好，害得你这样……你真苦了……”说着便落下泪来。

伍次友像在梦里，先是一阵惶惑，猛见是康熙，大吃一惊起身道："是……龙儿！你怎么会在这里？外边诸侯有叛么？宫内有奸邪相害么？"

"没有。"康熙感动得身子微微发抖。这位亲如长兄的老师，一见面便引用春秋司马穰苴的话，谏责自己不该轻出宫闱。但内中情由又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遂拭泪勉强笑道："我听老师的，一会儿就回去。这里太冷，我们到那边庙里去说话吧。"

云娘本欲一走了之，因见苏麻喇姑昏倒，穆子煦半掖半扶的不好看，只好勉强过来给康熙行了礼，自扶了苏麻喇姑回庙里去。康熙瞧着云娘，想起那年沙河堡的事，又是一阵感伤，强打精神笑道："今日在此重逢，旧憾可以尽释。难得这样巧，这样齐全！"说着，便命众人回庙里。

好半天，苏麻喇姑才醒过来，听着外头康熙正吩咐人到通州沽酒办菜，便扶着云娘踱了出来。

整整三年没有见伍次友了，此时近在眼前，苏麻喇姑不禁仔细打量他一眼。见伍次友里头穿一件天青布袍，已是又脏又破，脚下穿的那双双梁布鞋还是自己做的，已破得露出里头的白袜，飘零流落至此，仍是不失昔日温文尔雅的气度，披着康熙的金丝猴皮袍，从容笑谈。苏麻喇姑只略一点头，示意为礼，抽开云娘的手，便坐在神案前的蒲团上，闭目打坐。何桂柱忙得干转，因见康熙和伍次友说正经事，便又复出来，站在魏东亭旁，等着采办酒席的人回来。

"先生，"康熙双手按膝，倾身向前说道，"方才已将情势说了个大略，下一步该如何办？"

"圣上！"伍次友恭肃答道，"既要撤藩，就要备战，选将乃是当务之急，万不可迟延了。"

康熙轻轻点着头，又听伍次友道："臣不懂军事，既然周培公说决战在湖南，主上应速调大军集于荆襄、汉阳、南京布防，北京直隶所有乱党，应从速殄灭，稳住我方阵脚才是。""先生说的是，朕打算任命安亲王岳乐、简亲王喇布掌管中路总局，图海和周培公对付西路王辅臣，康亲王杰书对付东路福建，吴三桂若反，就在湖南灭掉他的生力军！"

“好！”伍次友听着想着，不禁失口赞道，“皇上可谓算无遗策！臣这数年也曾私下替皇上谋划过，总共得了八个字，不知——”

“哪八个字？”康熙眼中放光，急急问道。

“先勘东南，再定西北！”

“嗯！”康熙立身起来，背着手低头沉思，良久，突然大笑：“先生到底是朕的启蒙老师，知我者莫过于先生！”

“臣以为此八字，可奠我大清万世基业！”伍次友离座躬身道，“陛下当为亘古未有之圣君，虽唐宗汉武亦莫能及之！”

康熙一笑，正待再说，何桂柱兴冲冲进来笑道，“筵席办来了，请主子示下！”康熙遂笑道：“往后有日子呢，慢慢说吧——瞧眼前这些人，除了李姑娘，竟多半儿是当年悦朋店旧客，只少了明珠。”

何桂柱忙道：“是呢！因果缘分凑巧，造化气数一定，再没半点差错，奴才还是操作老行当，为万岁爷和诸位行酒罢！”说着便布酒安席。康熙显得兴致勃勃，笑着皱眉道：“紫禁城虽好，规矩太多，行个酒令儿也总是朕赢，很没意思，可惜了这儿没有酒签儿。”伍次友听了笑道：“也不一定要行令玩酒签儿，我和云娘原从天津卖唱而来，还是还我们的本色吧！”

魏东亭此时心无挂碍，在旁附和道：“倒不料云娘唱得一嗓子好曲儿，方才我们都掉泪了呢！”康熙便笑道：“就请云娘再唱一曲助兴如何？”伍次友便搬过琴来，笑道：“咱们苦到头了，唱吧！”

“先生，”云娘瞧一眼形容枯槁、坐着捻珠的苏麻喇姑，说不出心中是悲酸是苦辛，千言万语此时俱已成了废话，倒也很想唱唱。略一踌躇，拿起云板笑道：“我们相跟数千里，几年时间，不就为了今日吗？好，我再唱一回，作个结句儿吧。”众人正在高兴，听了都没理会，惟康熙瞧她容颜惨淡，语带凄伤，觉着不对，又说不出什么，只好笑着静听。

伍次友笑道：“一路都是大哥相称嘛，怎么又变成了‘先生’？”说完一边调弦，一边问道：“你唱哪个调子？”

“请奏《夜深沉》。”云娘笑着说道，将裙一摆，当地作了一个旋舞，顿开歌喉唱道：

> 金马玉堂，画栋雕梁，万钟俸禄，供得几家欢畅，问心：有几许儿在君父百姓身上？馔玉钟鼓，簪缨辉煌，谁证是祖宗灵光——问不洁之血食，神可肯呼吸蒸尝？

“好！”康熙听至此，先就击节称赞，“骂倒天下的贪官污吏、乱臣贼子！”接着又听，却是：

> ……昨日是“哥哥”，今宵自家做苦娘。问先生明日待漏朝房，心中可有半点儿凄恻？——不居官好，不居官好！君不见，父母倚闾西望黄昏日，娇妻愁思鬓上霜！须难怪许由洗耳，五柳菊下卧看白云苍茫！

唱至此戛然而止，关帝庙里只听见外面风啸。

“这是谁写的？”康熙笑问伍次友，“从没听过这样好的歌，删了‘不居官’那节，竟可在朝堂上演一演，叫百官都听听。”伍次友笑道：“这是原来太医院的胡宫山不知从哪里看来，写给她的。”康熙听了点点头叹道：“可惜了胡宫山这块材料儿。这词写得原好，也难得云娘唱得动情。”

苏麻喇姑开目看了一眼云娘，她有点不解，这姑娘为何这样伤心。

“请奏你新制的《广陵散》。”云娘停歇了一会儿，对伍次友道。《广陵散》相传是晋嵇康所作，久已失传。伍次友竟有一套新制《广陵散》！大家不禁新奇。却见伍次友低下头来，良久才将琴弦轻勾一声，音弦清冷颤抖，大庙里众人心中皆是一沉。康熙不由暗叹：“音为心声，伍先生如此凄冷心境，怎好……”却听云娘曼声唱道：

> 霜寒九鼎夜气凉，天阙银河渺茫……

伍次友原不知她要唱什么词，一听是自己写的，情肠一动，眼泪已无声地落下。

> 耿耿孤心，荧荧青灯，长门辞归，忧时煎虑百结肠！
>
> 是灞桥柳，是华霍檀，是嵩岱松，是南国剑麻，是洛阳花

王——似黄连苦，如百合香……

方听至此，康熙心中已五味俱全，端起酒来一饮而尽，听她接着唱道：

疏枝星梅，都付于断桥流水。楼头红粉，洗尽了铅华。何事春来再梳妆？忍将一枝才折去，便剜土埋香？

须臾曲终，四座唏嘘。康熙勉强笑道："大家经了多少波折，好容易才有今日，这样的歌听了令人肠断。方今大变在前，乘这时候儿，朕想将伍先生的事料理一下。瞧这位云娘，才貌仿佛便是当年婉娘的模样儿了，和伍先生正好匹配！"魏东亭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看趺坐的苏麻喇姑，又瞧瞧俯首无语的云娘，点头称赞道："是，奴才瞧着也好。"

"伍先生，"康熙探着身子问道，"你的意思……"

伍次友红着脸，正待要回话，一眼瞥见苏麻喇姑瘦弱的身躯，虽瞑目打坐，手中念珠儿却不停地捻动。他抖地一阵心寒，打了个噤儿，一时没了言语。

"伍先生是我哥哥，我已经称心如意了。"云娘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她和苏麻喇姑已是第二次见面，见她竟变得如此衰惫，可知心境之苦。伍次友对苏麻喇姑的一往情深，她更深悉于心。云娘明亮的眼睛望了望伍次友，怀着深深的痛楚，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道："万岁和魏大人关爱之情我领受了。可正如万岁说的，伍先生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我不愿以儿女私情烦恼他。我这一生有两愿，一愿皇上早日殄灭吴三桂，报我家仇血恨，二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两条皇上都能办的——'爱我者恒若爱我所爱'这是大哥常说的，我虽没文才，也编了几句顺口溜，说在这里，博万岁一哂。"说罢，低头略一思忖，突地抬头吟道：

藤萝攀老枝，根叶尽相依。

一旦两俱亡，飞鸟来何栖？

众人听着正发怔，云娘一个游步来至魏东亭跟前。魏东亭何等机警，忙欲闪开，只觉肩胛一麻，已被点了穴，趔趄一步，惊问："做什么？"云娘早拔了他的佩剑握在手中！

这一骤变陡起，谁也不知她要做什么，痴痴茫茫地呆望着。云娘笑道："不妨，我怎会刺伍先生的圣主？今日是我了结的时候了！"

苏麻喇姑闻言急忙睁双眼惊呼："妹子且慢，我有话说！"——却哪里还来得及，云娘微微一笑，横剑于项后猛力一拉！可怜……万点红珠随剑迸出，洒落在筵前……接着一个踉跄，栽倒地上，动也不动便香魂杳然了。

"云娘！"伍次友心胆俱裂，撕心碎肝地惨呼一声，扑过去，趴在尸体上昏厥过去。

康熙大惊，急忙趋身近前来看。魏东亭、狼瞫、穆子煦、何桂柱一干人也都惊呆了。

伍次友忽然醒了过来，瞧瞧云娘，又看看康熙、苏麻喇姑和魏东亭他们，仿佛一个也不认识了。明明人人都在悲恸欲绝，伍次友却以为都在笑。他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双手抱起云娘，又慢慢放下，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大笑："你们笑什么？难道龙儿能笑，魏东亭和婉娘能笑，伍次友做老师的反倒不能笑么？哈哈哈哈……"

"您能笑，当然能笑！"康熙黯然说道，"做学生的能笑，老师为什么不能？——您累了，东亭扶先生歇息去吧，叫御医来给先生诊脉……"

"我没有病，我不需要诊治！"伍次友双脚跳起，极力挣脱，挣了两挣终是徒劳，被魏东亭和穆子煦一边一个夹起往配殿安置了。

康熙几步抢至殿口，呆呆地遥望外面狂风夹着黄土色的细雪卷起千丈漩涡，很久没有说一句话。

"万岁爷，事已至此，不用想了，我们启驾回京吧，还有好多事等着去做呢！"狼瞫轻声说道。

"是啊！"康熙恍恍惚惚地答道，"事情多着呢，我们回去吧……"

"启驾了！"何桂柱在庙院里大声吩咐道。

康熙咽了一口不知是眼泪还是唾液，只觉又苦又涩。他深深吁了一口气，抬脚向轿车走去。

第四十四回　康熙帝义释王吉贞　伍次友悟禅大觉寺

王辅臣的异动，小毛子的失踪，引起康熙极大的震动。在他看来，这两件事一则关乎西线局势，一则关乎宫掖安全，内外喧嚣到如此程度，实在不能忽视。于是回京当晚便召见熊赐履、索额图和明珠。原想再听听他们的对策，不料他们三个竟窝里炮儿似的，先闹翻了脸。

“万岁，”索额图道，“记得康熙九年，明珠奉旨去陕西，回来曾夸耀王辅臣如何如何忠贞，如今王辅臣竟擅自杀戮朝廷大臣，举兵异动，这件事应请明珠说个明白！”

康熙瞧明珠时，见他头上已经冒出汗珠。但明珠素来遇变不惊，很快便定住了神，淡淡一笑道：“这件事皇上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

熊赐履冷冷说道：“万岁也有不知道的。”

“东园公，”明珠冷笑道，“你是有名的理学大臣，说这样的话像个正人君子吗？”

熊赐履被问得涨红了脸。

明珠嬉笑道：“既然康熙九年我便有罪，何以今日才参劾？在万岁面前，你早就该明白直陈，为何这样藏头露尾的？也不知你们私下是怎样商定的——是来欺我呢，还是来欺君？若是欺我，到我私邸，明珠甘愿受欺；要是欺君，那又该当何罪？”

“都住口！”康熙见一开头便跑了题，心中光火。怒目瞪视三人，说道：“不像话！朕召你们来，是议王辅臣和吴三桂的事，不想听你们相互攻讦！”说着将案上镇纸“砰”地一摔，连在门口守护的魏东亭都吓了一跳。良久，康熙又吩咐道：“传王吉贞进来！”

索额图并无畏惧之色，忙跪下道：“奴才说的正是王辅臣的事，明珠在陕西收受王辅臣贿赂，回来欺蒙圣主，致使国家封疆大吏惨死，他力主撤藩，眼见折尔肯等又一去无回，这样的乱国之臣实应投畀豺虎，诛之以谢天下！”

“有这样的事——你受贿了么？”

“没有！”明珠扑通一声跪下，抗声答道，“索额图今日要借刀杀人，不过为了撤藩的事与奴才意见不合，求万岁为奴才做主！”

受贿的事眼前是无从查实的。康熙沉吟良久，坐了回去，突然笑道：“真出人意外，你们三个先杀头砍脑袋地闹了起来！如何能同心协力？撤藩是朕的主意，与明珠有什么相干？即或明珠也不赞同撤藩，朕依旧要办！难道你们要办朕这个祸首？”这话说的分量太重，熊赐履和索额图忙都叩头谢罪。却听康熙又道：“朕何尝不知撤藩之难？朕已准备好事败自尽，你们知道么？”

三个大臣骇得浑身一颤，相顾失色。

“你们吃惊了，是么？”康熙淡然一笑，“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有天下大权不可旁落，当统于一！朕宁为唐宗、汉武帝业而死，不效东晋、南宋苟安而生！”

“是！奴才……明白！”熊赐履忙叩头道，“奴才等不识大体，不知大局，求主上治罪！”索额图和明珠也是连连顿首。“这就对了。目下大敌在前，朝廷君臣皆当同仇敌忾，共赴前驱。大丈夫立德、立言、立功，在此一时！朕为你们和解了吧！从此谁也不许再用意气。你说呢，熊东园、索老三？”

“喳！”

“你呢？”康熙又问明珠。

“奴才本来就没什么。”明珠叩头答道，转又嘻嘻笑道，“细思二位本意，也是为国家社稷，奴才这颗头果真换来天下太平，砍了还不是该当的？——二位大人放心，明珠是不晓得记仇的！”

“这才是大臣的风度呢！”康熙心里的火气平息了，这才又问，“王吉贞该怎么办？是杀，是放，还是拘？”

“杀！”明珠毫不犹豫地答道。方才索额图说自己受贿，为了表白自己，他不得不下此狠心。“王辅臣如此辜负圣恩，外边臣子们早就议论纷纷，既然反了，朝廷就不能示弱。”索额图也道：“谋反大罪属十恶不

赦！律条早有规定：无分首从，凌迟处死！”

康熙点点头，又瞧熊赐履。熊赐履道：“如今朝野震动，皆曰王吉贞应斩，奴才倒有个愚见，不如拘禁起来，使王辅臣不能专心用兵……”康熙听了立起身来回兜了几圈，说道，“朕昨日问了伍先生，他倒以为放了为好！”

熊赐履诧异地抬头，用目光询问康熙：这个伍次友一向注重申韩之术，为什么会发了善心？康熙笑笑，他心里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决定先见见王吉贞，视情形再定。于是问殿外的魏东亭：“王吉贞来了么？”

王吉贞已来了，因里头正在议事，犟驴子把他拦在养心殿外垂花门前候旨。听到里头传呼，王吉贞忙答应一声：“臣在！”小心地放下马蹄袖，弓着腰急步进内，俯伏在地道，“奴才王吉贞恭请圣安！”

没有回答。王吉贞偷眼瞧时，只有康熙在来回踱步，旁边似乎还有几个人，却不敢抬头看。养心殿里静极了，只能听到康熙的靴声和自鸣钟的咔嗒走声。

“你父亲反了！”康熙突然问了一句，“你知道吗？”

“啊！”王吉贞惊呼一声，睁着惊恐的眼睛瞧着康熙，牙齿迭迭打战，忙又颤声答道：“奴才……奴才……奴才本不知晓，近日有些，有些风闻……求……”

又是一阵沉默，几张纸飘落到王吉贞面前，他双手捧了起来，只读了几句，脸上已冒出了冷汗，失神地将折子捧给旁边的明珠，浑身像打摆子似的发抖，口中吃吃作响，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怎么想？”康熙目光突然变得咄咄逼人。

“听……听凭万岁……爷发……发落……”王吉贞已瘫得像一堆泥了。

此时康熙也在紧张地思索，杀掉这个人比捻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但伍次友认为王辅臣反志不坚，杀掉他的儿子只能激他决心与朝廷为敌到底，这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他要见王吉贞，是想看看这块料，若是个有才有识的，当然要杀掉。如今看他这模样，他倒放心了，但若就这么

放了，未免又便宜了王辅臣。

“你这个马鹞子的大少爷就这么点胆子？”康熙想定了，有些调侃地说道，“抬起头来听朕说！天下人千反万反，朕不信你父亲会真反，若真的反了，朕不杀他，天也要杀他！莫洛这人素来自大轻浮，你父亲手下不少人是闯贼、献贼的旧部，原难节制，激出了这场兵变，他被裹胁弹压不住也是有的！”

“这是朝廷的恩恕，万岁爷的明鉴！”王吉贞做梦也没想到康熙会这样讲，连连叩头答道。

“朕召你来的意思——”康熙一边思索一边说道，“你星夜回去，宣朕的命令：你父亲的罪在疏忽大意，杀莫洛是下面人背着他干的，朕知之甚详。叫他拿定主意，好生约束众人，为朕守好平凉，不要听旁人调唆。只要有功劳，将来连杀莫洛的事，朕也一概不究！”

“是是是！”

“你心里必想，朕此时说得好听，到时候便会爽约，是不是？”

“是——臣不敢！”王吉贞不知该怎么回答了。

“是不是，敢不敢由你想，由你说！”康熙说道，“你父亲若真的反了，朕岂有不杀你之理？当年你父亲来京见朕，曾赐他一支蟠龙豹尾枪，你叫他取出来好好看看，好好想想，把事情挽回来，便是一大功劳，朕赏赐尚且不及，怎么肯杀他？”

“喳！”

“你去吧！”康熙摆了摆手，吩咐立在殿门口的狼瞫，“着兵部给他办通行勘合！”王吉贞这才伏地谢恩，汗透重衣地去了。

“万岁，”索额图诧异地问道，“就这样放掉他？”熊赐履也道：“万岁，他这一去，王辅臣便没有后顾之忧了。万岁还该深思熟虑！”明珠却笑道：“奴才倒以为主子处置极好，王辅臣若真心造反，还管什么儿子不儿子？王吉贞回去说得动，固是大幸；便不听，也没什么大不了。这样的稀泥软蛋，能派什么用场？”

明珠这奴才把自己的心思看得这样透，康熙不禁眉头一皱，却

道："你们还该去瞧瞧伍先生。他心里烦乱，不要大家一窝蜂儿去。唉，朕的这个老师，造化不济呀！"

伍次友已是渐渐复元，只是神情淡漠，呆呆的，一坐便是半日。康熙听了太医的话，仍将他安置在何桂柱府邸——当年的悦朋店，已改为何桂柱的私邸——旧景触目，往事刺心，最易恢复神智，果然一天好似一天。这中间熊赐履、明珠、索额图、魏东亭以及魏东亭的几个兄弟几次来看望他。大家见他精神渐好，还操心要去看望周培公，就都放了心。不料云娘断七之日，伍次友便停了饮食，点起息香瞑目静坐，任何桂柱百般劝慰，只是微笑不语。直到第二日，何桂柱才瞧出来，他竟要立意自戕！不禁慌了手脚，忙入宫请见康熙。

康熙正抱着一个手炉出神，图海和周培公垂手侍立在两旁，案上放着一张京畿旗营驻防图。见何桂柱匆匆进来，以为小毛子的信儿有了，康熙便将手炉儿放在大炕上，等他礼毕，方慢慢问道："你见着王镇邦了？"

"回主子的话，"何桂柱怔了一下，忙道，"还是前儿见的，他说不知道小毛子去了哪里，——吴应熊那里我去了两次，门上人说吴应熊病了，见不得客。"康熙默谋一阵，又道："伍先生病可好些了？"何桂柱含糊答应一声，说道："奴才就是为这事来的，病瞧着是不相干的了，只是不吃不喝，像是要寻短见似的。奴才寻思，或许主子见他一见，说不定就会好的。"

"他的这病还是因朕而起，恐怕不是解劝一下就成的。"康熙叹道，"不过朕还是去一趟吧，嗐，这里一堆事情……偏是愈忙愈出事！"图海听了问道："伍某病体不是好些了么？何不宣他来此？"康熙笑道："你敢用'伍某'二字，胆子不小啊！他与你不同，你是朕的奴才，他是朕的师友！"

周培公已明白康熙的意思，并不准备要用伍次友入阁做官，便躬身赔笑道："伍先生有大恩于我，这次来京尚未见面，可容奴才先去瞧瞧？"

"心病难医呀！"康熙有些犯难地说道。

"佛法无边。"周培公应口答道。

康熙目光一闪，笑道："好，真有你的！"他已有了主意，"这样吧，五台山菩提大师来京，在大觉寺挂单，太皇太后和朕都见过几次，实在是个有道的高僧。你和何桂柱约了伍先生同去一趟，请以三乘教义惊他痴迷之心，或许会好的——至少不会再寻短见。你们去吧，朕自有安排！"

周培公和何桂柱约了明珠一同来到悦朋店，方是巳初时分。明珠一进门便问何桂柱的长随："先生呢？这会儿还在打坐？"那长随躬身答道："伍老爷正在做文章呢！"三人听了对望一眼，来到后堂檐下跷起脚儿隔窗瞧时，不禁呆了：原来里边摆了香案，上面供着四个碟子，放着细巧点心，信香缭绕，满室静穆——伍次友叩罢头起身，展开诔文朗声诵读：

> 岁次康熙十二年腊月十七，天下第一绝情负义、丧心病狂之扬州书生伍次友，谨以不腆之仪，微物四色，清酒一觞，致于灵秀仙姝云娘贤妹神前。怀终天之悲，抱无涯之恨，下陈愚衷曰：女之生也，不知何许人。怀红线之绝技，秉古押衙之高风，长剑飘流、琴心惟微，以红妆而巾帼，下终南之巅，行太行之古道，寒芒所指，奸徒授首；谈锋一触，婉辞洗心。明月素心，清桂之姿，携三尺剑，抱不悔心，附予不二之蠢物，折兰于怀，同为沦落萍踪之人……

"大哥写的好文章！"瞧着伍次友的泪水不住往外涌，明珠忙在外大声说道，便携了二人一齐进去，笑道，"只是里头尽是不祥之语，兄弟却不忍听。"

"培公也来了，我前儿还说要瞧瞧你呢！"伍次友淡淡说道，"都请坐，柱儿也坐了罢。"何桂柱原是伍家家生子儿奴才，伍次友不发话他是不宜就坐的。

何桂柱一边谢坐，一边笑道："二爷如今也信起鬼神来，不怕老太爷知道了挨骂？"伍次友微笑道："什么信不信、祥不祥，如今我都不在乎。圣人讲：'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以我看他对鬼神的事，也不甚了了！我被命运拨弄至今，也该撒手大悟了，原是不信鬼神，如今倒宁信其有，不愿其无。"

明珠听着这话难答，只啜茶出神。周培公知他学问，自忖难敌，想了想笑道："先生，神乃心之苗，不信便无，信之即有。您虽识穷天下

物理，于禅宗妙义，愚见尚未洞彻。请恕我直言。”何桂柱见伍次友笑着要反驳，忙道：“二爷是读过大书的，那些理儿柱儿不甚明白。只晓得皇上如今忙得饭也顾不上吃，指望二爷病愈了帮着做事呢，还不多自家保重些儿？”明珠乘机便道：“静养几日便好了。我听说大觉寺来了一位活佛，是五台山讲经的菩提法师，能说人三世因缘，这会儿还早，何妨同去见识见识呢？”

“大觉寺在崇祯年间已被毁了。”伍次友搜索着记忆，说道，“这大和尚不向香火盛处行，倒像是位高僧，既然你们没事，我们就走走。”

大觉寺坐落京师西北旸台山侧，紧与西山遥相对峙，金元年间香火极盛，可惜后来遭到兵燹。时值隆冬，但见一片残垣断墙，枯木萧森。一座巍峨的正殿已破烂不堪，倒是南厢一排配殿，似有人略加修葺过，给这荒寒漠漠的古寺增添了一点活气。四人在庙前下马，一天多没进食的伍次友已是气喘吁吁，一边拾级而上，一边对明珠道：“你骗得我好苦！哪有什么活佛说法？”周培公向远处一指，笑道：“那不是一个和尚？”

“阿弥陀佛！”一个中年和尚从配殿中踱出，不过四十余岁，身材瘦弱，面貌清癯，穿着一件木棉袈裟，里头着一领土黄色僧衣，双手合十立在玉兰树下道：“有缘居士来矣！我和尚便是菩提，愿引居士慈航渡海！”

伍次友见他如此年轻，心里暗暗冷笑，遂向前跨了一步，合掌问道：“堂头大和尚，汝莫非不语禅大师？”这一声问得明珠和何桂柱都大瞪眼，周培公却知道伍次友是在挑问禅机，只在一旁瞧着不吱声。

“居士不必诧异。”菩提微笑着对三人道，“这位居士像是一位大善知识，要考校贫僧了！”说罢转脸笑对伍次友道：“居士问禅不必问佛，问佛不必问禅！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哦，”伍次友知道对手厉害，一笑盘膝坐下道，“那是儒家佛，非西方佛。”

“东方人向西方人求经，西方人谓佛在东方。”和尚也盘膝坐于大悲坛下，看来遇到对手他也很高兴，合掌一揖道，“佛在众生中，明心即是见佛。”

“我不为儒家佛。”伍次友听他劝自己回到众生中去，断然说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和尚听了一笑。此时，明珠忽觉这和尚似曾相识，却再想不出是谁。又听和尚道：“西方宝树舞婆娑，却难结来长生果。”伍次友道：“不结算了。”伍次友吸了一口气，半晌才道：“一少年喜作反语，偶尔骑马向邻翁讨酒，邻翁说‘没有下酒物’，少年说‘杀我马’，邻翁说‘那你骑什么’，少年指着阶前鸡说‘骑它’，邻翁又道‘有鸡无柴’，少年道‘脱我布衫去煮’，邻翁道，‘那你穿什么？’少年指着门前篱笆道，‘穿它’！”

菩提听了伍次友这番咄咄逼人的机锋语，呵呵大笑道：“指鸡说马，指衫说篱，谁穿谁煮，谁杀谁骑？参什么道，连自己本来的面目都不知晓！”不等伍次友再问，反戈一击问道，“一道学先生教人只领略孔子一两句话，便终生受用不尽。有一学生向前一躬道，‘老师圣明，学生体察了圣人一句话，便觉心广体胖’，问是哪一句，回答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这些机锋语原是随参禅人心境滚移，各所领会，各相抗拒。周培公先还听得出些意味，此时已来不及细嚼了，明珠和何桂柱早已听得傻乎乎的。见伍次友这等人尚且显得有点尴尬，大家未免都觉诧异。却听伍次友又道：“诸佛妙理，不在文字之间，这个不须大和尚指教，只问秃驴的‘秃’字如何写法？”

三人正怕和尚恼怒，哪知菩提并不在意，合掌念佛道：“这是居士读书不留心处，秃驴之‘秃’，乃秀才之‘秀’，只是最后一笔向上勾罢了！”

“大和尚自称‘贫僧’，”伍次友仍不甘心，又问，“‘贫’字怎样下笔？”

“‘贫’字好写。”和尚道，“与‘贪’近似！”

“懂了！”伍次友至此方合掌皈依，“下愚蒙昧无知，多承大和尚点化，愿拜堂下为执拂头陀！”明珠不禁大惊，正要说话，那菩提却道：“我知尔意：有求于佛而入佛，可终生而不得成佛。尔不能明心见性，不配为和尚弟子。”伍次友身子一震，不甘示弱地说道：“和尚也是世人来，值得如此自大自尊？大和尚蛰居深山古刹，耳不闻丝竹弦歌，目不视桃李艳色，面壁趺坐，对土偶木佛，便以为是无上菩提？明珠，培公，柱儿，咱们走，咱们走！”说着便欲起身。

“居士且慢！”菩提莞尔一笑，“是衲子失言了！”说着拂尘一摆。伍次友错愕之间，两行女尼各十二人从配殿里款款而出，个个体态轻盈，虽蛾眉淡扫、粉黛不施，绰约风姿皆是绝色！

伍次友正不知何意，蓦地瞥见苏麻喇姑陪着两个妇人跟了出来，立在大悲坛前微笑不语。明珠和何桂柱一眼扫见，竟一个是太皇太后，一个是当今皇后！惊得一跃而起，伏地叩头，周培公也忙不迭跟着行礼。

“这儿没你们的事，起去！”太皇太后从容说道，“伍先生——这菩提便是先前顺治皇帝所化，配不上做你的师父么？”伍次友骇得面色苍白，忙道：“岂敢，臣今日已败得落花流水了。”

“怪不得皇帝如此爱重。”菩提微笑着对母亲道，“果然才思敏捷，我研读佛学二十年几乎栽在他手！——跟了衲子，且观赏京华风云吧！”

第四十五回　吴应熊夜奔潞河驿　小毛子吓死王镇邦

自腊月初六小毛子失踪，人们都以为他出了事，其实满不是那回事。他已跟随杨起隆转移到潞河驿，吴应熊也早已转移到玉皇庙，杨起隆派人将他保护起来。吴应熊为了让小毛子祸害朱三太子，所以竟未告发。

杨起隆的人员集中到潞河驿以后，杨起隆严令部众不奉手谕不得擅自外出，否则便格杀勿论。经过几个通宵的会议，小毛子已经知道了这个神秘会众的全部机密，急着要面见康熙，可是一步也不能离窝儿。

腊月二十三，杨起隆又在潞河驿二进院后正堂设宴，召集各省堂主和身边的谋士、将军、都统、提督议事。酒过三巡，杨起隆红光满面，兴奋地立起身来，笑道："列位，告诉大家一个好信儿。吴三桂已经动手了！耿精忠已将福建巡抚范承谟拿了，尚之信扣押了他的父亲尚可喜，与广东广西巡抚联檄讨清，此刻，湘江以南已不是满鞑子的天下了！"

宴席上的人立时轰动起来，有的交头接耳小声议论，有的快活地大说大笑，也有的端着酒杯沉思，还有的只是抿着嘴儿笑，气氛十分热烈活跃。

"我们决定起事，"杨起隆庄严地说道，"有几件事要知会大家，有的事还要商议，请军师李先生先讲讲。"李柱原与杨起隆挨身坐着，这时慢慢起身，环顾一眼众人，说道："国号，仍是大明；奉先帝崇祯血胤三太子朱慈炯为主！"

人们不禁惊异，怎么又出来个朱慈炯？

李柱向杨起隆一躬，说道："这件事难怪众位不知：朱慈炯就是我们的少主，甲申事变后为韬晦计，改名为杨起隆，于今已有三十年，今日宣布起事，自应正名！"

众人这才明白，事情里头还有这许多的曲曲弯弯。

“年号——广德，于甲寅春元旦奉此正朔！”他顿了一下，又道，“起事时，以举火为号——由内廷、大佛寺、妙应寺、文天祥祠、孔庙、景山东、鼓楼、钟楼、李卓吾墓、大钟寺、卧佛寺、烂面胡同和镇岗塔计十三处，于半夜子时放炮点火，全城齐动，攻打大内！”

人人眼中都燃着灼热的火光，小毛子也听得目光炯炯。

“我们做了两万顶红帽子，”杨起隆道，“大内五十七名太监已经发过，到时候将发辫盘起，一律掖在帽里。”

“为什么戴红的？”有人问道，“我们为先帝复仇，该用白衣白甲！”

“满族以北方蛮夷袭得华夏，定国号为清，五行上应的是‘水’，”李柱不慌不忙地说道，“我们大明炎炎日月，倡的是‘火德’——这叫以火克水！”

火能烧干水，火大不怕柴湿，这道理人人晓得。

“我们明日就干起来！”一个小胡子香堂主忽地起身，袖子一捋大声说道。小毛子对此最为关心，在一旁静听，生怕漏了一个字。小胡子说罢，便有人响应，也有人觉得太仓促，怕准备不及，一时间正堂里乱哄哄的。小毛子咳嗽一声清清嗓子，站起身来大声问道：“少主！几时动手啊？”

“这就是要与大家商议的了。”杨起隆笑道，“明日似嫌匆忙，我们准备了几年，不能太仓促。”

“我先说——原本今日最好。”小毛子大声道，“可惜错过了这个小年——我们做这砍头洒血的大事，要选个吉利日子——二十四，扫房子，乌烟瘴气的，不好！”

他扳起指头一天天往下算，尽量将日子向后拖：“二十五，磨豆腐，干转圈子，怎么成？二十六，去割肉，血淋淋的也不行。”

本来内定的二十六，让小毛子这一说，有人立时感到血肉横飞，不太吉利。杨起隆生怕他再讲下去，便道：“那就二十七！”

“二十七，杀灶鸡。”小毛子又将指头扳了下去，“本来不错，方才军师讲的，咱们是‘火’，灶火灶火，这谁都知道；偏金鸡叫鸣儿，我们

杀了，那还了得？”他说得唾沫四溅，听的人们面面相觑。一向怀疑他的焦山，黑沉了脸。朱尚贤却气得脸色煞白。小毛子又道：“二十八，把面发，瞧着挺大，里头却虚，一捏一个死疙瘩，也不吉利。”说至此，他舒了一口气，觉得已运用自己的“知识”做到了尽力而为，便笑道：“二十九，灌黄酒，酒助英雄胆，大家起来干，我看这日子最好！”

杨起隆陡然起疑，瞟了一眼李柱。李柱早感到气味不对，他精熟奇门遁甲，五行生克之理，从没有听到过像他这样胡说的，也自疑窦丛生，但他城府极深，料这小子若是奸细，即或把日子定得再迟，送不出信儿也是枉然，便欲擒故纵，说道：“小毛子的话很有板眼，也很有道理。既推迟了，我们索性好好准备一下，二十九日子虽好，总不及大年，我们乘初一过年不备，大举起事，清水煮饺子，叫康老三吃个够！”

众人一时哄堂大笑。小毛子面上热笑，心里却一阵阵冷笑：“任你奸似鬼，吃了爷的洗脚水！”正吃酒高兴间，忽见外头报说：“吴应熊来了！”说话间吴应熊已踱着方步从容进来。跟在后头的郎廷枢似乎有点心神不定，瞟了小毛子一眼。

“噢，大世子！”杨起隆笑道，“玉皇庙那边住得还好？若不惬意，红果园还有一处宅子，移到那里如何？只是委屈你了，不得自由，总比你那石虎胡同宅子强点吧？此时驾临敝处，不知有何指教？”

吴应熊并不理会他的讥讽，微微一笑说道：“实言相告，今日我才知道我的石虎胡同宅子已被康熙抄了，心里不太踏实啊！此乃非常之时，我们应当精诚相见，特来谢你的佑护！”

“是吗？”

“当然也为我好。”吴应熊冷冰冰说道，“我相信三太子并非不学无术之人。我们争不争天下是将来的事，今日我若不为你剜掉一颗钉子，便没有将来的你我之争！”

杨起隆听了肃然改容道：“此话说得爽快透彻，是姜便有三分辣，咱们的事当然可以放一放——钉子在哪里？”

“你先瞧瞧这个！这是家父转来，你的人送到我手上的，不会是假的吧？”吴应熊从怀中窸窸窣窣掏出两张纸。杨起隆接过看时，一件是

吴三桂的讨清文告，另一件是吴三桂致三太子朱慈炯的函信。他皱眉细细看了，心中十分高兴：吴三桂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太子身份，不禁起身高呼："我大明社稷光复在望！平西伯已通力与我合作！"

众人立时又是一阵欢呼雀跃。

"钱喜信！"吴应熊突然目光如电地射向小毛子，提着他的本名儿叫道，"你过来！"

小毛子立起身来，迟疑惶惑地走着，腿不禁有些发抖，脸上刷地变了颜色。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上头有三太子，下头有我吴应熊，左右前后有王镇邦、阿三，还有在座诸位大明忠良。天上有崇祯爷的灵，地下有黄四村的魂——我问你，你是三太子的人，是我的人，还是康熙的人？"

小毛子虽百伶百俐，在这排炮般的攻击下，也不免慌了手脚。但他毕竟是小毛子，浑水趟得多了，心知不能再说假话，便想死得硬气一点，牙一咬说道："爷是康熙万岁的人，你咬我的屎毛去！"

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李柱、朱尚贤等虽然早有疑心，一旦证实，仍不免有些吃惊。杨起隆的脸色立时苍白了。

"很——好，有种！"吴应熊冷笑道，"倒瞧不出你能有这等气概！"

"你早就知道了。"小毛子拖了把椅子，扬着脸坐下，"为什么不早就揭出来？你是不是有点婆婆妈妈，或者你还想叫我坑害别的人，是不是这样？"

这是很恶毒的挑拨，很厉害的反击。但对此时的杨起隆已经不起作用了。吴应熊冷笑一声道："方才我们已经挑明，我们的事往后再说，根本不用你来挑拨！你未免聪明过头了！"

"拖出去！"杨起隆将手一摆。

"慢！"小毛子尖声儿叫道，他很怕受酷刑，便引了熊赐履常说的一句话："自古刑不上大夫！"

王镇邦原来极恨小毛子，见他转眼间便落到这地步儿，心里十分惬

意，笑嘻嘻过来道："小毛子，记得黄四村怎么死的么？我给你换个样儿，土埋了怎么样？"

"活埋！"小毛子打了个寒噤，"那太憋气！"众人听了想笑，却又笑不出来。杨起隆平日疼爱小毛子，见他一副憨顽无知的样子，叹一口气道："王镇邦带他到后边，另备一席，让他喝醉了再办吧！"

这是此时最容易接受的，小毛子生恐有变，拔脚便向后边走去。杨起隆和李柱都觉得有点头晕目眩。

"回去吃你们的酒吧！煮熟了的鸭子还飞得了？"王镇邦吩咐后院的五六个行刑手，又命抬过一桌席面，这才对两个押送小毛子的红衣侍卫道，"少主儿吩咐，方才的事不许乱说，晓得了么？"说完，这才推门进来，对席前呆坐不语的小毛子道："我只能陪你少吃点酒，好歹我们认识一场，我不难为你，你尽情一醉，送你上路，我的差使算完。"

小毛子面色灰白。此时，他也满肚子感慨，自己以往一向争胜要强，出人头地，可现在都化作一汪冰水。人生就是如此，玩了一辈子火，到后来自己也要被火烧化，而且死得无声无息，不但康熙不晓得，连外头刨坑的人也不知道埋的是谁！他欲哭无泪，沉思良久，倒了一杯酒自饮了，低声笑道："算姓吴的厉害，只不想我小毛子败得这么快，这样惨！真奇怪呀，王八翻潭，连潭底儿都倒了个儿！"

"想骂你就骂吧！"王镇邦毫不在乎，"虽说各为其主，我们总算有缘分，我来送行，你也不算寂寞。"

小毛子勉强定住了心，拿起桌上的酒壶摆弄一阵子，斟出两杯酒来，抖着手推给王镇邦一杯道："想不到是你给我送终，够朋友，来，干！"

"论理你也够本的了。"王镇邦狞笑着饮了，"这几年你红火得还不够？又是茶房头儿，又是养心殿的总管太监，这么点岁数，跺跺脚紫禁城都得晃动。"他尽情揶揄着，"只可惜那年你和皇上演苦肉计，我害病没赶上瞧热闹儿，如今想起来比看戏还有意思！"说着，得意地自饮一杯。

小毛子忽然激动起来，兴奋得手里的筷子都掉在地上，一边俯身捡起，顺手抓了一把老房土揣进怀里。他陡地想起，这个又胖又高的人患

有心疼的毛病儿！他沉吟着打主意：济不济吓他一下何妨？死马当着活马骑再说！便皱眉道："你这话说的在理。我虽年轻，死了也值了——先就比你见的世面大！"

"唔，"这是实情，王镇邦点头道，"还有呢？"

"虽说受过一点罪，却比你享福也多！"小毛子情绪渐渐活跃，神色自若地陪着王镇邦又吃一杯，"再还有一条，我老娘有晚福，如今插金戴银的，你娘呢？"

这是明知故问，王镇邦老娘守寡，不到三十岁就煎熬死了。小毛子临死前还这样埋汰人，王镇邦不由一阵生气，忽又想犯不上，便笑道："插金戴银是不假，晚福不晚福还要再看。你是瞧不上了，三太子坐了天下——"

"你想着害死了我小毛子，你们就能骑着驴屎过河了，"小毛子粗俗不堪地说道，"是不是？"

"怎么讲？"

"乘胜（肾）前进嘛！"小毛子夹了一口菜，嚼着，"其实这是做梦娶媳妇！康熙万岁爷——你知道么——厉害着呢！"

"好，"王镇邦决定不和他生气，"噗嗤"一笑自饮一杯又道，"这也算你比我强。还有么？"

"我害死的人也比你多。"小毛子见他不肯生气，似乎有点失望，"王大哥，你想听听这些事不想？"

"当然。"王镇邦欣然说道，"你只管说，我听着呢，有些个事先前只听说，还真不知内情！"

小毛子长叹一声道："虽说事出无奈，也实在是有伤阴德——头一个是葛褚哈，当年他要糟蹋苏麻喇姑大师，叫我撞上了。都说是我打死他的，其实谁也不晓得，他是先喝了我的茶，死了才又打的——我不解气！苏大师是我的恩人哪！"

这是可信的，像葛褚哈那样的悍将，小毛子把他打得脑浆迸裂，王镇邦一直是不信的，此时知道了原委，不禁连连点头。小毛子看了他一

眼，接着道：

“当时苏麻喇姑前头跑进我屋里，葛褚哈后脚跟进来，大天白日当我的面就要干那事。我便拦住了，笑着说：‘干这种事，得有点助兴的东西，前几日吉林贡来的鹿鞭参茸茶最好！’“说完我就到灶下摸出一包老鼠药——云南进的——抖着手胡乱放些茶叶和糖给了他……妈吧！你没见他临死那模样……嘴唇紫黑、脸上乌青、鼻子眼睛都冒血……”小毛子形容着，平静地追述着那虚构的恐怖场面，“临死那畜生还蹬了我一脚，肋骨整整痛了三个月！”

“第二个叫郝老四，你未必认得。是魏东亭的把兄弟。”小毛子看也不看王镇邦，仿佛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也是惨得很。”

王镇邦确实不知道这回事，由不得便问：“为什么要害他呢？”

“这回是奉旨行事——郝老四暗地勾结鳌中堂，叫万岁爷查出来了，瞧着魏大人面子，赏他个囫囵尸首，这差使万岁叫我去办。”小毛子脸上毫无表情，捏造着，“这次用的是砒霜，他吃醉了酒，死得很快，一点也不苦，本来大家在一起是朋友嘛！”

王镇邦心里已觉发毛，强自镇定着笑道：“你倒讲义气！”侧耳继续听小毛子道：“第三个叫喜儿，你更不知道了。他原在养心殿当差，是个小白脸儿，人都说他和明大人是贴烧饼的交情儿。”小毛子愈编愈顺口，“仗这点子势力，他常在万岁爷跟前挑三窝四放我的坏水儿。这也罢了，他还竟想我的菜户墨菊的好事儿，我对他就不客气了，用的是班布尔善炼的那种毒药。”王镇邦突然浑身打了个寒噤，低声惊道：“周日追魂夺命丹！”

“对，难为你也知道。”小毛子愤愤道，“一个菜户也想夺，这么没人伦，我真生气——死了我去瞧，嗐，和平常死人一样！颜色都没变，扫兴得很！”

“哦……”王镇邦透过一口气来。

“第四个省事了，你也知道，就是黄四村。”小毛子笑道，“这是没法子的事，吴额驸不想叫他活，又想叫我在万岁爷跟前露脸立功，命我用药。这时候我门道也多了，给他加了一料，半个时辰就发作了，可怜黄四村还以为喝的也是班大人的那一种呢！”说至此，小毛子眼神黯淡

了。

“到头了，你不能再害人了！”王镇邦被压得紧绷绷的心舒了一下，“外头的土坑一会儿就埋你，你就要烂在里头！快些喝吧！”

“叫他们刨大一点，”小毛子古怪地一笑，莫名其妙地说道，“不然一会儿埋时要嫌挤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小毛子伸手掏出老房土来亮亮，又抖洒到地下，惨笑道，“干我这一行的，早晚随身都得带点。方才酒菜一送上来，你没进来我就放了进去……我可不想一个人走，那多孤单！”

“你是说……”

“我说你和我吃了一样的药，只不过谁能想着你比我还贪杯呢？”

“你……你……”王镇邦颜色骤变，忽地站起身来，脸色涨得像猪肝一样，五官扭曲得不成人形，突然，心像被刀剜了一下，他那粗重的身躯踉跄一步，只是用手指着小毛子，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小毛子咬破舌尖，让血顺嘴角淌出来，却指着王镇邦笑道：“你发作了，你不行了……好朋友，这才是生死之交呢……你本来就有心痛病，要比我先走一步了……不要紧，人死如灯灭，一会儿就过去了，一会儿就过去了……”

王镇邦恐怖得眼睛瞪得出了血，倚在椅背上盯视着小毛子，只觉天地、房屋、酒席都在倒旋。小毛子不料他如此不堪一击，带着痛苦的神情继续“安慰”：“好歹你死了还有人知道，我连一个人都不知道……”王镇邦早已听不见一个字了，眼睛、鼻子、嘴角都扭歪了，肌肉剧烈抽搐几下，瞳仁散了。

小毛子此时也被他吓出一身臭汗。他实在弄不明白：几句话怎么就能把人吓成这样？

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就这样对视良久。小毛子这才想到应该逃走。他乍着胆子又喝了一大杯酒，绕过王镇邦僵直的尸体悄悄开门出去。这时已是斗转星移，几个刨坑的还在吭吭哧哧地挖冻土，便走过去说

道："恁冷的天，刨好了，进去吃两盅酒暖和暖和……"说着，便蹑着发软的腿脚，到厩里牵出一匹马骑上，定定神，放辔慢慢向外而去——出了二门，一切问题都没有了。不料刚转过屋角，正遇上朱尚贤小解过来，喝道：

"谁在院子里骑马？下来，发酒疯么？"

小毛子不等他看清，劈脸就是一鞭子，飞也似的突出二门。大门上正闲聊的几个香客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已消失在暗夜之中了。

第四十六回　犟驴子奉令杀宫　杨起隆途穷逃生

因大内禁军都换了生人，小毛子很费了些周折才说服了善扑营的守军，带他见了内务府堂官，才放进宫去。这一夜他一直像被噩梦追逐着，直到此时，他的心一点也不轻松：宫里总共千余名太监，便有三百余人在会，中间五十多名太监还拿到了“红帽子”。单这一点，就叫人胆寒！

“奴才小毛子恭请圣安！”

康熙正在养心殿灯下披阅奏章，听自鸣钟响过十一下，已至子初时分，正要起身舒展一下筋骨，见小毛子突然跪在面前，真是又惊又喜：“是你回来了！起来，那边坐了——出了什么事，这么久不回来？你是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奴才没什么，”小毛子异样地笑笑，“这都是分内的差事么，万岁爷准了奴才这几日的假，奴才母亲已在家叩过头了，托主子的福，她身子已经大好了。”

康熙目不转睛地盯着小毛子，揣度他这云天雾地的话是什么意思。小毛子生怕他再问。起身过去将一件白狐裘捧过来，一边笑道：“几日不回来，宫里的规矩都改了，连乾清宫那边都没有灯，魏大人他们也都不在这儿侍候了。外头这么冷的天，万岁爷去储秀宫，得披上这个。”康熙想想，不禁哑然失笑道：“你怕什么！朕也不笨！你瞧瞧这里……”说着，对帷幕后边的一人笑道：“小魏子！小毛子想你们了，出来见见吧。”

话音刚落，帷幕已经打开，里头一溜木杌子，并排儿端坐着五个一等侍卫，魏东亭、图海、狼瞫、穆子煦、犟驴子一个个衣冠整肃，挂剑危坐。还有一个文文气气的周培公，八字眉下的一双眼睛又黑又深，闪着晶莹的目光。除了图海和周培公，都在看着小毛子微笑。

“我的娘哟！”小毛子一口气松了下来，两腿一软，一屁股瘫坐到地上，胸口一甜，吐出一口血来。康熙忙命犟驴子扶他起来，惊问：“你

这是怎么了？”小毛子道：“宫里头的事吓人得很，要不是爷的保驾将军都在这儿，小毛子就得斗胆诓万岁到娘娘那里才敢说！只消那边一起事，全宫立时就会大闹起来！”接着，他才若断若续、有气无力地将方才的遭遇、杨起隆的布置一五一十说了个细。

“请万岁当机立断！”周培公刚刚听完，忙向前跪下道，“事已十万火急！”

康熙也感到事态严重。小毛子这一出走，杨起隆极有可能立即起事。京畿附近的八旗、绿营、锐健营已奉旨，开往太原、陕州、洛阳等地去了。京城只有魏东亭和图海手下的五千军马，散处城内城外。两万红帽子若真的聚齐，确实难以应付。

“图海！”康熙突然厉声叫道。

“奴才在！”

“善攻人者藏其机，匕首将出而神色坦然！”康熙咬着牙，眼里放着冷峻狠毒的光，“十三处起事地点及捉拿吴应熊、杨起隆的差使由你和周培公去办！”

“喳！”

“放出你们的手段！”

“喳！”二人又是同声齐应。

待他们出去，康熙转脸又吩咐魏东亭：“你去隆宗门北，熊赐履、索额图、遏必隆，还有米思翰、明珠他们都在那里值夜，又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宫掖有变，伤了一个，惟你是问！”

“喳——只是万岁这边……”

“岂有一宫皆反之理？”康熙冷静地说道，“朕这里应付得了，满打满算他们只有三百余人，有什么了不得的？”说着便又对狼瞫说：“传旨储秀宫皇后、贵妃钮祜禄氏，叫惠妃带着皇子，即刻至慈宁宫陪伴太皇太后慈驾，将慈宁宫太监全都扣起来，命其余各宫主事太监将宫门封了，一律不准任何人出入。你与朕守好慈宁宫便是功劳！”

狼瞫听完康熙的旨意，忙叩头答应："是！——穆兄、姜兄（犟驴子本名姜立子），你们要多担待些了！"穆子煦严肃地点点头。犟驴子搓了搓手笑道："你快办你的差吧！别学魏大哥那样，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的——我们省得！"

"你受累了。"康熙待一切安排妥，便过来抚慰小毛子，"先到后头歇歇，事完了朕放你半年假，好生调养一下——来人，扶小毛子到后头去，再点燃十支蜡烛来！"

"回万岁爷的话，"养心殿副管事太监侯文走过来跪禀道，"自腊月十五万岁下旨严管灯火，各宫各殿的蜡烛都是数着数儿给的，咱们也没多余的。若再添十支，两个时辰以后，养心殿就得黑着了。"

"放屁！"康熙咆哮大怒，"严管灯火是怕失火，怎么连朕也管起来？即刻派人去领！"

侯文慌得连忙跪下："奴才岂敢欺主！只是烛油库的刘朋今晚不在宫里，这会子不好寻他。"

康熙气得无话可说，摆摆手道："滚！把养心殿各房太监的蜡都拿来——明日多领些！"说完复又坐下，看了几行奏章，觉得心乱如麻，索性靠在大迎枕上闭目养神。穆子煦和犟驴子睁着虎彪彪的双眼守护着康熙。

丑末时分，火起了。先是城东北响起爆炸声，将冬夜中沉睡的北京城撼得一震。接着西边又是一团火球，炸雷般响了一声。朦胧中的康熙瞿然开目，大踏步走出殿来，立在丹墀下观火——只见卧佛寺方向，浓烟冲天而起，火光照红了一片。康熙未及细想，西南边鼓楼也起了火，这次响声更大、火光更亮。接着便听到宫外四处响起锣声，顺天府、兵部衙门、善扑营、九门提督府的大鼓擂得山响，号角声此起彼伏。急促的马蹄声敲击着宫外御街坚硬的冻土和石板道，还夹着妇女和孩子惊恐的哭声、尖叫声和咒骂声，北京城陷入了极其恐怖和不安的混乱中。

康熙算计着，已到了双方动手的时间。图海他们能维持六七处就算不错。见到只有三处起火，康熙不禁点了点头，高兴地对穆子煦道："图海搭上周培公长进不小，若能拿住贼首，那可——"话音未落，宫中烛油库也着了火。

霎时间，大内一片骚乱。满宫到处人影幢幢，鬼哭狼嚎。养心殿大院也像突然炸了营一样，太监们没头没脑地大叫大嚷，到处乱窜乱钻，所有灯烛突然一齐灭掉，一片黑暗混乱。

“侯文掌灯、掌灯！”穆子煦大叫一声，和犟驴子同时拔剑在手，挟了康熙至养心殿琉璃照壁跟前靠墙立定。

侯文浑身抖得筛糠，抱了二十几支蜡烛过来，心慌得连火也打不着。穆子煦急得一把将他推个仰面朝天，晃着火折子瞧时，不禁呆了：原来蜡烛芯全被抽了。犟驴子大怒，上去一脚踏住侯文，狞笑着问道：“你八成是那个屌朱三太子的人！”

“不不……不……”侯文吓得连话也说不清楚。

“去你娘的吧！”犟驴子一剑剜了下去，“不是反贼，抽去蜡芯干什么？”

正混乱间，垂花门像打雷似的被撞开了。霎时养心殿院子里更加混乱，太监们连嚎带叫，像没头苍蝇般乱窜：“天爷爷、祖奶奶——反了，反了！”一个太监舞着刀，一边大叫“捉拿反贼”，一边扑向照壁。穆子煦护定了康熙一动不动；犟驴子一个箭步，一把将那持刀的太监擒了过来，顺手斜刺一剑，血如泉喷一般洒了康熙一身。接着垂花门边又响起哗啦一声，一群人点着五六支火把拥了进来！犟驴子大吼一声：“好贼！”扑上去便要动手，却被穆子煦一把扯住，急忙说道：“是老佛爷来了！”

来人真的是太皇太后！康熙心中一阵激动，热泪夺眶而出。定睛看时，皇后赫舍里氏、贵妃钮祜禄氏一边一个搀扶着白发如银的孝庄太皇太后。火把光映照着狼瞫，只见他提剑瞋目侍立在一旁。

“墨菊，多点几个火把！”皇后赫舍里氏大声吩咐道。她怀孕已近九个月，中气有点不足，却显得沉稳有力，“犟驴子在哪里，快出来答话！”

犟驴子正逮住一个太监猛抽耳光，听见皇后招呼，忙一纵身过来，在火把光亮中躬身答道：“主子娘娘，犟驴子在！”

“我乃六宫之主，天下之母！”赫舍里氏厉声说道，“你改名武丹，

今日许你在宫中大开杀戒！”正说话间，从暗地里蹿来一个黑影，旁边侍立的墨菊舞着火把去抵挡，早被来人一刀砍中了小腿，“咕咚”一声栽倒在地，连皇后也被撞得打了一个趔趄。

武丹大怒，他原是关东马贼出身，性子最是残暴，自跟了康熙，受了很多约束，更不能随便杀人。见造反太监如此猖狂，武丹大吼一声：“奴才谨遵娘娘懿旨！”飞身扑过去抓住那人后项衣领，只一扭，翻扳过来，用剑从那人胸口直划到肚脐下，一把掏出心肝来丢给呻吟着的墨菊：“吃了他的心，就不疼了！”见他如此凶恶，皇后吓得闭上了双眼，太皇太后尽管见多识广，也禁不住合十念佛。

见狼瞫和穆子煦已护定了这干主子，武丹怪叫着扑向黑地里，瞧见带刀的便杀——横竖宫中早有规定，太监们不许私藏兵刃，所以被杀的一个也不冤枉——他一连杀了五六个，都是开膛破肚。吓得太监们魂飞天外，再不敢乱窜。只余下二十来个，大约是喝了烧过的符，红着眼握着刀，一边狂叫一边念咒语：“天皇皇、地皇皇，大灾大难没处藏……”向康熙身边扑了过来。

这一来形势便十分明朗了。狼瞫为人精细冷静，瞧准了中间一个为首的，便从火把影中“嗖”地一声冷不防钻了出去，将那人劈胸一把拖至火把当中，向他后腿窝猛地踢了一脚，那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狼瞫回头朝那群太监大叫一声：“你们瞧他的样儿！”说着挥起剑来，像砍瓜切菜般飞快地剁了几下——那太监的一双胳膊、一双腿全被砍断，腰也被切成三截，然后又将头割了下来——一眨眼工夫已是大卸八块。

太监们吓傻了，一个个魂不附体，丢了刀趴在地上捣蒜般叩头求饶。原来，宫中的太监大部分是前明留下的。

“叫慎刑司先监起来，过后发落！”康熙见地下污血斑斑，尸骸狼藉，也觉恶心，又怕惊坏了宫眷，便吩咐侍卫们住手。一回头见魏东亭汗淋淋地走了过来，便问：“你那边没事？”

“和这里一模一样，全宫作怪只此两处！”魏东亭道，“奴才已处置过了，只是不放心皇上这边，特地赶来瞧瞧。”

太皇太后素来赏识魏东亭，见他身上并未沾血带污，惊异地问道：“你没有杀人？”

“奴才不奉圣命、懿旨，不敢杀人。”魏东亭忙跪了回道，“只挑了十几个人腿筋，残废怕是免不了的。”太皇太后合掌道：“阿弥陀佛！赏你黄金一百两，这边一人五两！”

康熙听祖母如此处置，不禁开怀大笑。

图海、周培公行动迅速，先封了京师各个要道，使城外反徒不能入内，只分派少量军士到点火地点擂鼓吹号、遥遥呐喊，红帽子反众自不敢照计行事。大部军士由管带率领，沿路捉拿犯夜的人。图海带一百名亲兵在长安街驻扎，掌总儿指挥；周培公带三百人往红果园捉拿首犯——杨起隆一旦进城，必经此处。

杨起隆原计划在十三处点火起事，有九处不及举事，便仓惶溃散，只有四处点了火。后来听到清兵合围的呐喊声，他们也都忙不迭地弃了红帽子逃散，却被巡逻的大队人马一个个拿住，送往狱神庙待勘。

“事情一败至此，真是料想不到！”杨起隆随身只带二百余人，龟缩在红果园里。看看天将拂晓，清点人数时，已又逃去大半，连吴应熊和郎廷枢也杳若黄鹤。大家默坐在树下草丛里，流着热汗，喘着粗气，谁也不发一言。杨起隆觉得气闷，又哭不出来；想狂笑，又怕人听见，按捺着心中的郁结，长叹一声：“我就在此归天吧！”说着便拔出剑来。

李柱攀住他的肩臂。他浑身都在发抖，凄然说道：“少主，是我这个军师无能，害了……您！可是，你不能轻生，天下少了你，大明便永劫不复了！”方说至此，在外放风的人跑了进来道：“少主，军师，有一大队人马开过来了！”

众人立时紧张地站起身来，侧耳细听时，果然远处传来杂沓的脚步声。

“如今怎么办？”焦山急急问道，“这里将要被围！”张大在旁说道：“既然天意不许我们成功，人力又有什么法子？”朱尚贤咬着牙狠狠说道：“看来，只有暂时分散民间，以后设法东山再起吧！”

李柱听得不禁发急：“不能再议下去了！朱兄的话虽然有理，但是当前最紧要的是，三太子如何脱身！你们如果怕死，我什么也不说，立地在此自刎！我全家被清兵杀得干干净净，决不能与他们共戴一天！”

“你说谁怕死？”朱尚贤恼怒地问道，“我和你不一样么？”

确实如此，这里百十个人，境遇都差不多。

“如果大家都不怕死，我却还有个必死之策，而且可以保全三太子！”李柱拭泪咬牙道，“我们一齐到图海那里出首！”

“你疯了！”张大惊得一跳，说道，“那不叫不怕死，那叫送死！”李柱道：“你说得对，我们去送死，共推一人为假三太子，少主儿就能乘乱逃出京城！”这时，园外已没有脚步声了。显然周培公正部署人马围园。

周围的人霍地都跳了起来，握住李柱的手道：“也……只好这样办，我们听你的！”朱尚贤见张大不语，阴沉沉地问道：“张阁老，你呢？”

张大咬着牙，半天才道：“我看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他第二个“人”字尚未出口，陈继志和史国宾两柄长剑已同时从张大后心直贯前胸！

“兄弟们……”杨起隆本就是假三太子，见众人如此保扶自己，先是一阵心惊，接着泪下如雨，“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张大的话并没错……”

“就这样办，我们到西直门投案，人们必都过来瞧热闹，你乘乱逃了出去！”李柱果决地说道，“别忘了收拢人马为我们报仇！”说着，将杨起隆猛地推了一个踉跄，两手圈成喇叭形朝外叫道：“喂——外头围园的听了！天将亮了，我们也无心再逃了，只我们三太子是个有身份的人，要面见图海将军才能投降，不然我们就一齐自杀在这里，一个活的你们也捉不到！”良久，方听外头答道：“既如此，兵刃丢下，列好队从西门出来！”

人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红果园。杨起隆伏在浓霜挂叶的草丛里，用双手狠命地抓捞自己憋闷的前胸，低声泣道：“康老三，只要我有一线生机，不雪此仇，誓不为人！”耳听几个兵士拨草搜寻过来，忙伏低了身子，直待人静了，才蹒跚离开了这座荒园。

天色已亮，西直门开了。图海为防万一，只开这一扇城门，由自己

亲自把守。郎廷枢站在他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来往行人，不时有人被如狼似虎的兵士擒下。

突然，街市上轰动起来，一百多个戴红帽子的人，被周培公的两行兵士押解着缓缓行进。瞧热闹的人立时围拢过来，夹成两道厚厚的人墙。李柱他们离城门约一箭之地，停住了脚步，挨次儿跪在长街上，高叫："朱慈炯特率残部向大清图军门归降！"这下子围看的人更多，连守门的兵士也不住地翘首往这边张望，顾不得盘查过往行人。杨起隆乘机悄没声儿地溜了出去。

见周培公押解囚犯过来，图海心里一阵欢喜，向在马上弹压众人的周培公略一点头，问道："谁是朱慈炯？出来！"

没人答应。

"都抬起头来，郎廷枢，你来认！"

没人抬头。

"上当！"周培公惊呼一声，高声对守门兵士命道："封门！"

恰在此时，一声唿哨，一百多人同时起身，大吼着扑了过来，有的捉拿图海，有的扑向郎廷枢，周培公的坐骑受惊尥起蹶子，几乎将他颠下马来。众兵士见主帅出了事，呼啸一声持矛挥刀扑上来营救。图海接连打倒了四五个人才得脱身，那郎廷枢是一文弱书生，早被人活活掐死在里头。

"哈哈哈哈……"李柱被绑得米粽一样，兀自纵声大笑，口中道："白杨绿草，奈黄土青山何？非古来歌舞场，握雨携云早埋香！别鹤离鸾一曲，伸欠倾耳之间——三太子已是远走高飞去也！"

图海抹着嘴角的血痕冷笑一声："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岂不闻'人生三尺，世界难藏'？别得意，吴应熊身带两面令箭，又携有兵部勘合，照样儿没逃出去！"说着一摆手，军士们押着吴应熊出来，搡进了"朱三太子"的俘虏队伍中。

康熙在乾清宫接见了图海，听他详奏了擒拿吴应熊和杨起隆的经过，半晌没有言语。

“奴才虑事不精，奉职无状，走了奸民凶首，求皇上重重治罪！”图海深深叩下头去。

“你和周培公用这点人，平此大乱，有什么罪？朕心中不悦的是小毛子昨夜在乱中被杀了。”康熙命图海起来，久久才问道：“昨夜一共拿了多少？”

“回万岁爷话，按犯夜的拿了二千四百人，今日拿到一百一十三个，都是正凶。”

“犯夜的取保暂释，听候勘问！”康熙冷冷说道，“这余下的一百多都是坐实了的，除吴应熊交大理寺监理外，其余的问明后一律腰斩弃市！”

第四十七回　康熙阅军五凤楼　培公吟诗储秀宫

腊月二十三那一夜的惊涛骇浪，使杨起隆惨淡经营多年的钟三郎会便很快地土崩瓦解了，京师渐次恢复了平静。但因云南毫无消息，康熙便命兵部与步军统领衙门合署统筹应变。周培公往来于上书房和兵部衙门之间。图海则带善扑营和京师各衙番役人等，划域稽查，因狱神庙及各大小监狱人犯已满，后来只好将一些胁从的犯人交保释放。养心殿因血污狼藉须得整修，康熙便移居乾清宫正寝，在乾清宫办事见人，身边自有周培公、何桂柱等料理杂务军务，一个太监不用。大内里头是皇后赫舍里氏坐纛，张万强带内务府敬事房、慎刑司太监苏拉，逐个查奸摘隐，清理入会太监，里里外外倒也严谨。

隔天起来，喝了太皇太后命人送过的一碗老山参汤，康熙顿觉精神充足，心里很是踏实安定。他坐在乾清宫东暖阁大炕上，呆呆地瞧着外头在沉思：登极以来，在这宫院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一个个都周全地办理了下来，他觉得这就足以证明自己有能耐应付一切险恶环境。此时心静，康熙不禁想起孟子说过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想想自家遭际，真正字字贴切入微！他目光炯炯望着玻璃窗外，红宫墙、黄琉璃瓦，昏暗的天空，似乎宁静，又似乎包藏着危机。他粗重地喘了一口气，问旁边侍立的周培公：“你能演周易么？”

周培公也在想心事，广东的军报他读过了，正担心傅宏烈顶不住局面。据傅宏烈来信谈，汪士荣曾到他军中联络，想一同说尚之信反正大清，掣肘云南，他觉着有点太玄。汪士荣虽听傅宏烈说过，但为人到底如何，周培公心中无数，除在兵部密档中细查，又派人至广西寻孔四贞去问底细。想到王辅臣叛变，又不知龚荣遇如何……正胡思乱想间，听康熙发问，忙道：“奴才于《易》仅知一二，甚是皮毛，不及熊赐履远矣！”康熙微笑着点点头，便命何桂柱：“去传熊赐履来！”

隆宗门内北房离乾清宫很近，熊赐履闻讯急急忙忙赶来，见康熙正在殿口站着，便在阶下叩头行礼。

“熊赐履，”康熙叫他起身，笑道，“倒没想你有那大胆子！朕听说

前夜起乱时，你秉烛端坐，料理机务，旁若无人？”

“君父尚且镇定如常，臣子何敢苟且偷安？”熊赐履经此一事，也是深有感触，正容说道：“这两日奴才自省自责，办的错事很多。”“哎？”康熙诧异地一笑，“这是怎么说？朕又没责怪你！”熊赐履道：“惟主上宽厚待臣，臣愈觉不安——臣经此一事，乃知仁恕之道不可滥用。以杨起隆之事观之，臣曾云对吴三桂以仁相待，其实愚不可及。”

康熙听了自是高兴，笑道：“不说这些了，朕叫你来，是替朕演演易数的，卜个吉日良辰，朕要在午门盛陈军威，一则以震慑三藩，一则准备大索百日，廓清京师畿辅。”

熊赐履毫不犹豫地说道：“皇上虑得极是！臣以为此次大索，应连山东抱犊崮之贼一并犁庭扫穴，确保河道漕运无阻，以便南粮北运！”

“嗯。”

“小慈乃大慈之贼，这是臣近日格物致知的心得。”

“你说什么？”康熙睁大了眼睛问道。

“臣言：小慈乃大慈之贼！”

“好！”康熙转身走到炕边坐下，一边瞧熊赐履布卦，一边像咀嚼橄榄似的玩味这句话，心中又欢喜，又惆怅，自从伍次友离去，这类实用而不离大道的话很少有人再向他说起了。

熊赐履跪在几前，将六十四根蓍草随意分成两堆儿，各按奇偶之数一组一组数了，又打乱了重复一次，已是分出卦象，却是“䷝”，又将八个崭新的康熙通宝布了六位，反复摆弄了多时，皱眉闭目思虑良久，方开口说道：“按此‘离’卦，与主上心思正合：履错然，敬之无咎，黄离、元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康熙听得有点发急，没等他说完便笑道：“老夫子，谁和你辩学问来？你只说明白就是了！”

“是个有惊无伤的卦象，主子只须谨慎，终逢大吉！”熊赐履笑着，

又看铜钱卦象道："按今日乃癸丑年乙丑月丙辰之日，水木齐刑马狗，又兆有西方之火炼铄金戈，原是大凶之日，择不出什么好时辰的。"康熙听了正皱眉沉思，却听熊赐履又道："然主上要办的并非喜事，乃是动刀兵，开杀戒，正合煞日凶危。因此卦象也就翻为上上大吉之日！"熊赐履尽量通俗地解说着，瞧着卦象不住拈须微笑。

康熙探着身子，盯着散放在几上的那些神秘的草棒儿和铜钱，说道："报出时辰来！"

"申时最佳。"熊赐履道，"这一格推来，上为贵人、紫微、龙德、天喜，下为红艳、亡神、暴败……"康熙想了想，问道："难道没别的好时辰？——申时稍迟了些。"熊赐履又端详了一阵，笑道："那就午时！上为龙华月德，下为年煞死符，也够他们受的。"他隐瞒了"小耗"二字，在这类事上，熊赐履并不过于冬烘迂腐。

"传旨：午时在午门校阅驻京禁军，着兵部、礼部、善扑营速办！"康熙大声命道。何桂柱打个千儿，一迭连声答应着飞跑下去。康熙正待更衣，却见张万强气喘吁吁小跑进来，也不及行礼，便说："万岁爷，老佛爷叫奴才快着过来传话，万岁要能抽出身子，请到后头去瞧瞧呢！"

"什么事？"

"娘娘……娘娘难产……"

康熙一屁股坐回龙椅，忽然觉得身上又乏又软。连熊赐履和周培公也惊呆了。他们心里都明白，皇后是因惊吓、劳累又调养不周，以致动了胎气。半晌，康熙才跺脚道："你只管跪着做什么？还不快去传太医院的医正？——叫索额图预备着进去省视！"说着，起身拔腿便走。

"万岁！"明珠又热汗淋漓地赶来，见康熙要出去，忙翻身伏地说道："请万岁暂留龙步！"

康熙停住了脚步，头也不回地问道："是明珠么？什么事？"

"党务礼、萨穆哈自云南回来了！"明珠的声音并不高，但在康熙听来，却如骤闻焦雷，倏地转过身来，厉声命道："宣他们进来！"一边回身坐下，泪水在眼眶里打了两个转儿，依旧忍不住淌了出来。

党务礼和萨穆哈已完全不能走路，由四个小侍卫挟着，脚不沾地“拖”进了上书房。两个人都是寻常百姓装束，毡帽破败，棉袍开花，萨穆哈一只鞋没了底子，脚后跟冻裂得像小孩子嘴，正向外渗血。

“你们受苦了！”康熙怜恤地瞧着两个叫化子似的大臣，说道：“不用慌张，已是到家了，有话慢慢儿说。”

两个人发直的眼睛此时才有点活气。在风陵渡过黄河时他们被船家打劫了，只得沿途乞讨，赶了回来。听康熙如此温言抚慰，再也按捺不住，竟“呜”地一声号啕痛哭起来。“万岁……吴三桂反……反了！”党务礼哭着从怀里抽出一卷文书，抖着双手捧给康熙，“折尔肯、傅达礼、朱国治、甘文焜他们都……遇难了……”

意料中的事终于证实了！康熙默默地接过文书，一件件拣看。因受汗浸水湿，文书已被揉得破烂不堪——除了吴三桂的檄文，还有甘文焜和朱国治预先拟好的遗折，一字一句都像烈火烧灼他的心。康熙觉得身上发软，无力地摆摆手道：“扶他们下去好生将养……”

“臣以为两事可一并兼办！”熊赐履想起昔日与朱国治东园论道、南苑钓鱼的往事，不禁热泪纵横，跪下奏道，“此次校阅京城兵马，盛陈威仪，外示朝廷与贼誓不共立，内安畿辅人心，有一举两得的功效！”康熙一边捻着朝珠沉思，一边说道：“你说的虽有理，但形势有变，不能不随机应变。周培公——从周全斌、吴应熊处查抄的文卷、书信封了没有？”

周培公一怔，忙道：“全都封了，已交给大理寺。”他已隐隐猜到康熙的用意，忙又补了一句，“因未奉万岁旨意，臣与图海都未敢擅自拆看……”“全都运到午门外听朕发落！”康熙点点头，继续说道，“杨起隆的案子能不牵连的就不要牵连了，这是一；其二，熊赐履即刻草诏，福建、广东二藩暂时停撤，话要说得委婉，透彻，又不能示弱，要以攻心为上！”

“是！”熊赐履佩服得五体投地，叩头答道：“圣上训诲极明，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康熙眼见自鸣钟已指向午时，便匆匆换了黑狐腿缎台冠，酱色江绸面青白缣袍，外套一件石青缂丝面乌云豹金龙褂，至大镜前瞧瞧自己脸色，又要一杯长白陈酿山葡萄酒饮了下去，便见何桂柱飞跑进来报

说："午时已到，请旨——"

"传旨：议政康亲王杰书、简亲王喇布、安亲王岳乐，带领在京各王，贝勒、贝子、伯爵以上亲贵宗室，并六部九卿，侍郎以上职官在午门旁候旨，将吴应熊从天牢里提出押往午门！"康熙说着，已佩上了宝剑，"启驾五凤楼！"

立时，"皇上启驾五凤楼"的传呼声一站转一站地传了出去。

午门上九十五面龙旗同时升起。康熙镇静自若地拾级登上楼来。从储秀宫赶来的张万强有事要回禀，见臣子们跪了一大片，正在扬尘舞拜，山呼万岁，口张了张又咽了回去。康熙瞧他脸色便知皇后情势凶险，却问也没问，一咬牙便来到雉堞跟前。

下面三千名精选的铁甲御林军哪里知道皇帝此刻的心境，一见康熙气宇轩昂在门楼上探出身来，山呼海啸般大叫："万岁，万万岁！"接着战鼓咚咚，号角呜咽，步骑兵按着方位，随着图海手中的红旗进退演阵。大风卷起滚滚黄尘，龙旗迎风招展，猎猎作响。五凤楼下的将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整齐划一，煞是壮观。

在这一刹那间，康熙觉得自己无比高大，胸中的忧郁、愁思，荡涤一空。冬日的阳光下，他的脸色涨得绯红，对身后的大臣们说："秦始皇以砖石为盾，朕以天下臣民为长城。砖石长城今已破败，千万百姓依然如故。众卿须牢记朕今日此语！"说罢，命明珠下去："你去问问吴应熊，今日行刑还有何言？"

"喳！"明珠答应一声，撩起袍服走下门楼，命令暂停演阵。见吴应熊被绑在校场东北角一个旗纛下的木桩子上，便前来问道："吴应熊，万岁问你，今日行刑你有何言？"

吴应熊面不改色，瞿然开目道："我命系于天，听天由命！但有一言传于康熙：杀了我，我父再无牵挂，可以专心用兵。在朝诸公也未必便个个肯做你家奴才！身为人子，死而尽孝，何憾之有？"

明珠回身禀报，康熙在门楼上"哼"地冷笑一声道："将那些文书抬到他面前烧掉！"

一堆堆箱笼在大火中噼啪作响。这些大箱笼里装的都是吴应熊、周

全斌平日与文武百官往来的书札。其中有传递消息的，有沟通感情的，也有巴结向上的，甚至有自愿投靠的。吴应熊气馁地闭上了双眼。几百名文武官员怀着异样的心情，有的诧异，有的感激，有的佩服，用不同的目光盯视着康熙。康熙微微一笑，摆手大声道："诛了这个逆臣！"

操演刚完，康熙便匆匆下楼，要过几匹仪仗御马，带了杰书、明珠、索额图翻身上骑，见周培公迟疑着不知该干什么，便道："你去乾清宫将党务礼带来的文书送至储秀宫——这里的事由熊赐履和图海来办。"说完，便四骑奋蹄地赶往储秀宫去了。

储秀宫里头人很多。几个太医、稳婆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太皇太后、皇太妃和贵妃钮祜禄氏、惠妃叶赫氏、荣妃马佳氏、德妃乌雅氏，还有郭络罗氏、卫氏、戴佳氏等十几个贵人都在外头殿里坐着，见康熙急如风火般进来，除了太皇太后，都忽地立起身来。

"进去瞧瞧吧。"太皇太后叹息一声，"孩子生下来了，挺富态的，可大人……"

康熙带着杰书一干人来，原想在这里议事，不想皇后病情如此严重。听了太皇太后的话，忙躬身称"是"，命他们都在廊下侍候，自己进了里屋。

赫舍里氏已经昏厥过去。她静静地半躺在大迎枕上，脸色十分苍白，连嘴唇全无血色。一个乳母抱着襁褓中的皇二子跪在一旁，几个太医头上俱是密密的汗珠，一个在切脉，另两个忙着扎针。宫女墨菊因腿上受伤，挣扎着捧着药罐儿，泪眼汪汪地望着皇后。

康熙看着皇后，突然想起十一年前与她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康熙二年。他驾临辅政大臣索尼府邸，君臣二人正说得十分高兴，一个总角幼女突然闯了进来，也不行礼，指着康熙问索尼："爷爷，听叔叔方才说，他叫康熙？"

索尼腾地红了脸，断喝一声道："放肆！还不跪下，这是万岁爷！太无规矩了！咳咳咳……"老态龙钟的索尼气得咳嗽不止。

"何必呢？"康熙笑道，"她比朕还小吧，朕不怪罪！你老索尼也太古板了！"

“哦！”赫舍里一边跪下，一边闪着一双虎灵灵的眼睛盯着康熙，“万岁爷！听说你住在紫禁城，是么？”

“是啊！”

“里头好玩么？”

“好玩。”康熙笑道，“里头的东西，外头是见不着的。”

“明儿你闲了，带我进去瞧瞧，成么？”

“好哇！”康熙自幼就厌烦繁缛的礼仪。每天见到的是阿谀的笑脸，从没见过这样混沌未凿、天真有趣的人，不禁大为高兴，说道：“叫你娘带你进去，见见皇祖母、皇太后，好吃的，好玩的，都给你！”

以后他进索府跟伍次友读书，两人见面就更多了，常在一起斗草斗蟋蟀，捉萤火虫儿，看蚂蚁拖苍蝇上树……

如今这个人却到了……康熙又想起她入宫以来，夙夜勤谨，佐理六宫，不禁潸然泪下，俯身泣道：“皇后，朕来瞧你了！”

赫舍里氏突然睁开了双眼，还是那样亮亮的，搜寻了半日，才见康熙立在榻前。她嘴唇嚅动了一下，康熙忙侧过脸去听，却什么也没听到，只看见两行清泪从她两颊无声地流下。

“你到底怎么样？”康熙带着哭音问道。

皇后没有回答。

康熙一时五内俱焚，痛叫一声：“皇后——怪朕迟来一步，迟来了……一步啊！你我是结发恩爱夫妻，又有青梅竹马之好，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你说呀！”他已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捶胸顿足地放声大哭了。

“禀万岁爷！”切脉的太医哭丧着脸道，“娘娘痰涌，已不能……”太皇太后在外边听着，忙迈步进来，见此情景，不觉老泪纵横，握着皇后的手道：“好孩子，你放心，闭了眼安息吧……”

康熙呆看了一眼赫舍里氏，见她不肯瞑目，料有心事，便拖着沉重

的步子出来，对索额图道："怕是不……不成了，只是咽不下气，这……这实在受罪，你们进来晋谒一下。周培公，你既赶来了，也来吧！"

皇后的眼珠已不能转动，只死死盯着屋顶，闭着气不肯合眼。索额图，轻声儿叫她小名："秀儿，家里都好，皇上又亲赐了宅子，你几个堂兄弟都出息了，娘娘，你……就放心……"

"娘娘，奴才是明珠！"明珠哭着说着，"娘娘身为六宫之主，贤德淑茂，万岁极爱重娘娘，必当重加娘娘身后之荣……"

杰书瞧着不济事，叩头泣道："娘娘，您这样受罪不安，万岁爷心里能不难过？您就去吧，一切均有万岁做主！"他哽咽得连话也说不清了。

见赫舍里氏仍瞠目不语，康熙又疼又急又伤心，便哭着申斥太医："你与朕用药，你快治！——你们这些废物，饭桶！平日大话说得震天价响，吃了朕的俸禄，就这样办差？"那群太医听他发怒，吓得脸色煞白，只是顿首谢罪。

"娘娘的心思臣知道！"周培公忽然身子一挺说道，"奴才吟一首诗，为娘娘西归饯行！"

"你吟来！"康熙厉声道。

"喳！"周培公伏地顿首，大声吟道：

娘娘一貌玉无瑕，廿年风雨抛天涯。

缘何临去目难瞑？恐教儿子着芦花！

吟声刚落，赫舍里氏的眼睛竟奇迹般眨了一下，又睁开来。

"啊……原来如此！"康熙身子一震，他全明白了，见太皇太后点头微叹，便叫道："立宣熊赐履进来！"

"奴才在！"熊赐履刚进储秀宫，见里头忙乱，知道办不成事，正要退出，忽听康熙传呼，忙答应一声，进来叩头道，"奴才奉诏来见！"

“此子乃皇后赫舍里氏所生，朕取名胤礽！”康熙大声说道，“依满洲祖宗家法，本不立皇太子，当此非常之时，为固国本，安定民心，朕决意建储，立皇二子胤礽为皇太子！”

“喳！”

“熊赐履人品端方，学术纯正，曾为先帝倚重，朕亦十分信赖。”康熙接着道，“着熊赐履进太子太保，即为太子师傅，朝夕加以导辅，务期不负朕之厚望，皇后拳拳之情……”

康熙言犹未毕，赫舍里氏身子微微一动，吐出一口气来，双眸低垂，溘然长逝。

康熙拭泪道：“皇天后土鉴之，朕决不反悔！”说完摆摆手道，“赏周培公黄金一百两，你们都……跪安吧！”

明珠起身时瞟了一眼周培公，周培公正低头谢恩，没瞧见。索额图用感激的目光扫视周培公，却与明珠目光相遇。两对目光相撞，微微迸出一闪火花。听到康熙的吩咐，便都各自低头道：“谢……恩。”

第四十八回　汪士荣夜入五羊城　孙延龄悔过白衣庵

三藩之乱的战火，烈焰腾腾地烧了两年，至康熙十六年已是山空柴尽，烟灰弥空。沿长江一线，东起江浙，西至川黔，自是烽火连天，血流成河，加之王辅臣的哗变，甘陕宁也深受其害。

吴三桂自康熙十三年正月，分兵两路，一路东略湖南，一路北攻川陕；耿精忠则率部由福州出发，与从台湾登陆的郑经部兵分两路分别向江西、浙江进兵。只尚之信因与孙延龄各怀异志，再加上北有莽依图重兵扼守，南有傅宏烈掣肘，所以固守老窝儿不敢妄动。战事初起，湖南巡抚卢震便弃长沙逃遁，常德、岳州、衡州、曹州顷刻崩陷，四川巡抚罗森与提督郑蛟鳞，总兵谭洪、吴之茂合谋，倒帜迎吴。一时间南北东西，俱是狂风乱云，黑水逆波，康熙的政令不出北方数省。总因战前早有筹划，后方稳固、兵粮不缺，这样的情势没多久便有了转机。康亲王杰书统领东路军进击浙赣，与总督李之芳合兵，进攻衢州；贝子赖塔率精骑冲破大溪滩营盘，截断了耿精忠粮道，兵无粮军心自散，刹那间形势便倒转过来，耿精忠部下大将曾养性、白显忠先后率部降清。耿精忠只好率军奔回福建。不久，杰书攻下温州，占领了仙霞关。郑经的军马乘火打劫，夺取漳州、泉州、汀州。情急无奈间，耿精忠只好反正归降。安亲王岳乐所率清兵自赣入湘，围困永兴。永兴是岳州门户，永兴一下，岳州朝夕不保，为确保岳州，吴三桂的中军大营移驻衡州，要在此与清兵决一雌雄。康熙深知此役关系重大，将新铸的二十门红衣大炮运往永兴。七十余万人马在衡、岳一带摆开决战架势，打得昏天黑地，只一时谁也奈何不得谁，成了胶着局面。

吴三桂派吴世琮前往广东，调尚之信来援，而吴世琮却一去杳然。吴三桂只好又派汪士荣率领十几名护卫来到广州。汪士荣近年来由于东奔西跑，积劳成疾，竟越发瘦得可怜。他本自视才智超人，可吴三桂却只将他当信使使用。夏国相也明知他足智多谋，却不肯在吴三桂跟前举荐。他原以为战事一起，便可叱咤风云，显赫一世。可现在已经年过四十，仍一事无成。因此，汪士荣在马上茫茫四顾，不知何时可以解此愁肠。

进了五羊城，已是申末时分。白云山驿馆的官员们正坐在天井里喝

茶下棋，摆龙门阵，见汪士荣风尘仆仆地进来，一齐站起身来拱手相迎。为首的还走上来打千儿问安："汪大爷，一路好辛苦！自上回与世琮郡王走后，怕有二三年了，怎么这会儿才来？"

"世琮郡王也住在这里么？"汪士荣一边将马鞭子丢给从人，一边说道，"请快点禀报，说我有要事请见！"驿官睐着眼笑道："瞧大爷急的，他虽明面说住在这里，其实十天里头也难得在这里住上一夜。不是在聚仙楼，就是花市，再不然就去春柳巷胡大姐那……"汪士荣听着，气得两手冰凉，前边将士浴血拼命，连红米饭、番薯都吃不饱，催饷的人却在此眠花宿柳！他想了想，气馁地摆摆手，说道："那就免了这一层儿吧。请驿官禀知你家王爷和总督金光祖，说我明儿请见。"

汪士荣略略吃了几口饭，觉得身子十分困乏，便至西厢房和衣倒下，也不点灯，只将那支玉箫握在手上抚弄。此时月影透窗，明亮如洗，多少往事涌上心来，再难入睡。这支箫是表姐送他的，他出外游学做官多年，从未离过身。康熙元年他回家时，表姐却已经嫁给大哥。一心为财的大哥，出外贩盐，在杭州另立门户，娶了一大群姬妾，五年里只回家住了两夜，丢下一些银子便又去了。

"兄弟还带着我的玉箫……"回家当晚，嫂嫂洗涮完毕，便过西厢房来，盯着汪士荣手中的玉箫叹道。

"你和我总有一天会白了头发，会老死，只有它永久是旧模样……"汪士荣看了看嫂嫂起了皱纹的眼圈有些发红，便又感叹道："到那时，我入黄土，你进香坟，我们虽死不同穴，我必将此箫一截为二，你半根，我半根……"

说至此二人已泪如泉涌，情不自禁地抱在一起抽泣。

"好啊，一双儿全拿了！"二人正拥抱着难分难舍时，房门突然"吱"地一响，后娘一闪身走了进来，随手掩上了房门，冷笑一声啐道："我说大奶奶今儿个这么欢天喜地，走起路来脚步都带风，连戏也不去看，敢情好，原来拾了个大元宝揣在怀里！二少爷，我虽进你汪家门不久，也知你老太爷脾性儿，这事儿让他知道了，会不会气死呢？"

汪士荣和嫂子都吓了一跳：今晚不是都看戏了么，这女人怎么半道儿溜回来了？正想着，嫂嫂已是双膝跪下，流泪哀告："……太太，这都是我的不是，好歹瞧着他，饶了我们……"汪士荣无奈也只得跪

下："……娘，任凭如何责罚我，只别告诉父亲，他是有岁数的人了……"

后娘痴痴地望着汪士荣，半晌忽然"噗嗤"一笑："亏你出去这些年，连这点子才学也没得？陈平报嫂，我家出了陈平，我欢喜还来不及呢！"说着便挽起二人，顺手在汪士荣手心里捻了一把，"不过好事儿不能只大奶奶独个儿占了，有道是见一面儿，分一半儿。我这活寡妇既瞧见了，须抽个头儿，大家平安……"

三人的事，不久便被老父亲发觉了。只是家丑不可外扬。吞着苦果子，支吾过去了。近七十岁的人了，不到一个月，父亲便病倒，一命呜呼了……

汪士荣想着这些往事，只觉得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堵在胸中，无处倾吐。他下意识举箫到口，呜呜咽咽地吹起自家创制的《渭河夜》来。

"好曲子！"窗外忽然有人说道，"士荣兄有何不快意的事情，吹得人满心凄凉，欲听不忍，欲罢不能？"

"是谁？"汪士荣一翻身坐起问道。

外头那人也不答话，门轻轻一响，独自秉烛而入——身着赭黄龙袍，头戴七梁冕旒冠，脚蹬粉底皂靴——竟是尚之信夤夜而来！

"王爷！"

"什么王爷！"尚之信双手按住惊愕的汪士荣，笑道，"今夜你是汪先生，我是尚之信，愿以朋友之道相处！"说着，满面含笑地在对面坐下。汪士荣惊疑不定地坐了，问道："王爷，您这……"尚之信敛了笑容，喟叹一声道，"先生，我是久仰你的高才，只是家无梧桐树，难招凤凰来。目下战局窘况想来你比我明白，我到此是想求教于先生！"

汪士荣的心"噗"地一跳，随即笑道："王爷，晚生何敢当这'求教'二字？"尚之信摇头苦笑道："这也难怪你——只因这里的兵难带，我不得不以诈待人，其实这不是我的本心。但既有这个坏名声儿，就不能怪人家疑心我，我心里也是很苦的啊！"说着从袖中抽出一卷纸来，说道，"你瞧瞧这个。"汪士荣疑惑地接过，就着灯烛展读，刚一触目，便

惊呼道："呀，这是朝——"

"噤声！"尚之信机警地朝外望望，低声道："正是朝廷的旨意！我三个月前已修表朝廷，请求归降，这朱批谕旨是半个多月前才由傅宏烈处转来的。"

房子里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四目对视良久，都在揣测对方的心思。汪士荣怅然若失地将诏书还给尚之信，说道："如此说来，吴世琮已为王爷软禁于此。我汪某也听任王爷发落。"

"哪里！"尚之信呵呵大笑，"你怎么与吴世琮酒囊饭袋之徒相比？我若囚禁你，这是一句话的事，何必亲自来访？你来看——如今的情势，耿精忠已降朝廷，王辅臣拼命往西，不肯东进；孙延龄受制于傅宏烈和我，毫无作为。但我若援湘，孙延龄一定来抢广东地盘，吴三桂一边在湖南与朝廷打仗，一边又打我的算盘。天下的大势如此，盼先生教我！"汪士荣听得怦然心动，血涌上来，满面潮红，口中却嗫嚅道："王爷既已归清，我还有何话可说？"

"先生还是信不过我尚某哟！"尚之信笑道，"目下康熙与吴三桂在岳州已打红了眼，成了两败俱伤之势。福建耿精忠虽不是真心降清，可他没有兵，也是枉然！三处人马，惟有我未损丝毫。呃——自古以来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先生其有意乎？"

汪士荣的目光在烛影中一跳：尚之信素有凶悍之名，自上五华山与吴三桂密谋，又被目为奸诈之徒。如今看来，竟是雄才大略！难道自己一身的功名事业，要成在此人身上？汪士荣想着，蹙起双眉慢慢将箫举至唇边，一曲《破阵子》拔地破空而起，忽又跃入深谷，甚是凄凉悲壮。尚之信先是一愣，接着便倚着椅背沉思细听。良久曲终，汪士荣方不紧不慢地说道："今王爷虽无损伤，但是西面受制于傅宏烈、孙延龄，东面又受制于杰书，这便是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岳阳大战一结束，吴三桂胜，治你不援之罪，康熙胜，治你不臣之罪。王爷虽有雄师劲旅，却蜗居于此，亦难成大业！"

"哦！"

"若能乘此不胜不败之际，与王辅臣联合，静待岳州会战残局，南北夹击，大功可成……"汪士荣双手一合。

“好！”尚之信击掌赞道，“只是谁能担此重任呢？”

“只有我亲自去一趟了。”

“谢先生！”尚之信不禁狂喜，竟自起身一躬到地。

“慢！”汪士荣慢悠悠地说道，“王爷这边也不要闲着，先不动声色地拿掉孙延龄和傅宏烈两颗钉子，待岳州战事一有眉目，出兵时便没人碍手了。”尚之信被他说得心痒难耐。略一寻思，又感到有点犯难，孙延龄奸猾狡诈，见势不妙早就缩了头；傅宏烈又是个硬头钉子，怎样才能“不动声色”呢？汪士荣已猜到尚之信的心思，立起身来笑道：“粮食！王爷，孙延龄守在窝里，不单是畏惧朝廷，害怕王爷吞了他，还有一个紧要原由，他已缺粮！若用粮饷诱他，便可致他于死地！傅宏烈也缺粮，他是我结拜兄长，再没有不信的，我写封信给他。可让吴世琮一并去办。”

当下二人密议直到深夜，汪士荣第三日便启程向陕西去了。

孙延龄的境遇比汪士荣估计的要严重得多。自耿精忠败后，吴三桂根本不管他，不但饷无一文，粮无一石，而且一个劲催他带兵北上。孙延龄算来只落了个空头临江王封号，还要派刘诚来桂林代金光祖当总督。最要命的是缺粮，将士们因粮饷不继，溜号的、脱逃的、哗变的时有发生。相持四年，不但北进不得，傅宏烈的七千军马竟大模大样地逼近桂林，驻地离桂林只有六十里地。北边莽依图也压到三街一带。桂林城，其实已是四面楚歌了。

他再三思索，终是计穷。孙延龄决意厚着脸皮来求孔四贞，请皇上允他反正归降。

孔四贞自桂林兵变后，便移居到城北白衣庵，亲自率领戴良臣等包衣家奴，在庵后种了二亩菜园，甚是悠然自得，俨然是桂林城里一个国中之国了。

孙延龄单人独骑来到白衣庵，时正午牌，守门的见是他来了，既不好通报，又不好不报，只好躲得远远的。孙延龄沿着神道碑廊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但见院落整洁得连一根杂草也没有，古柏上苔藓斑驳，沿墙一带栽种的梅树，一丛丛肥绿欲滴。孙延龄踅过正殿，来到孔四贞竹围翠绕的精舍前，正踌躇间，听到孔四贞在后院叫道：“梅香，把后头

窗户上竹帘子放下，地里苍蝇多，飞进来闹得人连觉也睡不成！”隔着竹阴瞧时，孔四贞布衣荆钗地立在廊下，正向绳上晾晒干菜。孙延龄忙抢上几步进来，一躬到地，赔笑道：“公主，我……瞧你来了……这些日子事忙，一直没有空儿，乍一瞧，我还真不敢认了，你比先前越发出落……”

“戴良臣！”孔四贞只将箩中煮熟的湿淋淋的长豆角一把一把拎出来，朝绳上搭着，一边回头叫，“快去把井绳上的吊钩收拾好，提水桶老是掉进井里，就不知道操点心？”“公主……”孙延龄涎着笑脸又叫一声，见毫无反响，便忙着过来帮她搬菜箩，拎菜。孔四贞忽然失惊地叫道：“哟！这不是吴三桂大周家的临江王么？怎么今儿得闲了？到民妇家有何贵干呀？”

孙延龄知道必有这番奚落，尴尬地干笑着说道：“哪里是什么临江王，延龄来给您请安了！”便给她作了一个揖，绿阴深处传来“嗤”的笑声，忙回头瞧时，却连人影儿不见。

“你不是临江王？”孔四贞柳眉倒竖，明眸圆睁，逼近一步问道，“怎么穿这衣服，早先的辫子哪儿去了？这倒奇了，先头说是额驸，后头又说是王爷，如今又不是王爷了，莫不成要做皇上了？你升得可真快呀！”

“我……我……嗐！”孙延龄口吃了半日，终于勉强笑道，“公主别挖苦我了，是我吃屎，打错了主意，没听你的好言，如今肠子都悔青了，恳求公主代我想个法儿……”

孔四贞冷冷地看他一眼，也不言声，坐在豆架下石礅上，理着头发，半晌才道：“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我能有什么法儿？再说你如今是王爷，满得意的嘛，怎么又说‘吃了屎’，‘打错了主意’，‘悔青了肠子’呢？苦巴巴地跑来跟我说这些个，我竟不明白你的意思！”

“求公主救我一命！”孙延龄心一横，硬着头皮跪了下去，拱着手道，“目下境况十分为难，前有深谷，后有饿狼，求你念我们夫妻情分，进京在圣上跟前为我转圜，延龄没齿……不忘你的恩情！”说着，想起自己身处的困境，如狂浪孤舟，四顾茫茫，举目无亲，已是泪如泉涌，“实言相告，我如今哭都没地方哭……尚之信十万精兵虎视眈眈，傅宏烈、莽依图近在咫尺，兵士们不愿打……又缺粮缺饷……十停已逃去四停……”他双手掩面，尽量抑制自己，可泪水还是从指缝里流了出

来……

孔四贞见他这样，想起前事，不觉灰心，啐道："从前怎样劝你来着？偏生不听！叫人调唆得发疯，要做反叛王爷！这会子好了，王爷做了，还来缠我？杀青猴儿那时，怎么就不念着夫妻情分了？"说着便拭泪。孙延龄听了这话觉得有缝儿了，擤了擤鼻涕，打了一躬，又作了一揖，哆嗦着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包儿捧给孔四贞，咽着声儿说道："回公主的话，青猴儿实在不是我杀的。他一连杀了我四个千总，众人恼了，围住他用乱刀砍伤了他……我虽走错了道儿，天地良心，一刻也没敢忘了公主。这便是……见证！"

孔四贞默然接过纸包，打开一看，里头包的是一只金钗，是成婚三个月后，自己赠给孙延龄的，没想到这冤家至今还好好地保存着。想起孙延龄从前恩爱顺从，不觉动了情肠，长叹一声道："你也不用这样，总是我心肠太软，还要操这份心！只是你犯的是谋反罪，即使我去求告太皇太后和皇上，也未必就……"孙延龄忙道："太皇太后最疼爱你，你亲自去求，没有不答应的。你只要肯去，便是朝廷不肯开恩，我死了也无怨言……"孔四贞想了想，说道："也只好如此了。不过你这一关恐怕是很难过的。你不立点功，我在皇上跟前很难说上话，他拿国法堵人，太皇太后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能立点什么功呢？"孙延龄惶惑地说道。

"随我来！"孔四贞一挑帘子进了精舍。

孙延龄跟着进来，见孔四贞至神幔前轻轻按了一下机关，一尺余高的瓷观音神像便缓缓移开，座下却是一个小石槽。孔四贞从里头取出一柄铁如意，递给孙延龄道："这是傅中丞的信物，我走之后，你亲自持它，速和傅大人联络了，先占个反正的地步儿，能合着劲儿打一下尚之信，往后就好说话了……"孙延龄忙接过来，破涕为笑道："想不到你这里竟有这个物件？"

"我乃朝廷侍卫，并未罢官，自然要替朝廷办事。"孔四贞冷冰冰地说道，"目下你军中无饷，傅大人也缺粮，为何不向那个来做总督的刘诚要点东西？有了饷就能打仗，与尚之信一开战便有了功！若能拿住吴世琮，我料不但你死罪可免，说不定官职还能保住。"

"谢公主——"孙延龄眉开眼笑，说道，"也是凑巧了，昨儿恰接尚

之信的信，吴世琮奉吴三桂命，要来广西巡视……”

“不要再耍弄小聪明了，”孔四贞嘱咐道，“只此一次机会了！”

当晚，孙延龄便宿在孔四贞处，除极尽夫道之能事，又切切密议了许多。第二日孔四贞便北上回京去了。

第四十九回　察哈尔反清袭北京　周培公登坛行军法

亥末子初时分，康熙双手捧着一杯酽茶，盘膝坐在上书房里，盯着房外漆黑的夜空发呆。没完没了的秋雨还在不紧不慢地飘洒着，自入秋以来，北京城像戳漏了天河似的。湖南的战报不断传来，他身边的奏报、文书已是堆积如山，里头还夹杂着各地报来的河汛片子。新从保定召来的太监李德全几次要替他整理案上的文书，都被他拦住了。因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得心应手地从杂乱的文卷中寻出任何一件来。耿精忠归降之后，广东广西的情势也有好转，连吴世琮也秘密地联络傅宏烈，准备后路；尚之信派人和孙延龄联系，准备倒戈。这些翻云覆雨之徒，虽然不可信赖，但是从中可以探知吴三桂的处境不佳，指挥不灵。可虑的还是湖南，吴三桂在岳州寸步不让，还在从云贵源源调兵——事情竟几乎与周培公当初在江浙会馆所预料的一样，真的要在湖南决一死战了！康熙深知，这一仗胜了，不但两广会归顺过来，平凉的王辅臣也会不战而降；但若败了，连耿精忠也会重新变卦。

想到这里，康熙觉得身子有点发麻，便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脚，脱了大衣裳踱了几步，便至案前，略一沉思，提笔写道：

午夜迢迢刻漏长，每思战士几回肠。

海氛波浪何年靖，日望军书奏凯章。

想想，又在前面加了一句：

——夜至三鼓，坐待议政大臣奏事有感而作

停笔，便朝外边喊道："李德全！"

"奴才在！"二十多岁的李德全应声答道，几乎同时就麻利地跪在了康熙面前。此人原是明珠自保定选来的，高条个儿，长脸，口齿伶俐，办事利落，什么熬鹰、斗鸡、走狗、粘知了全都玩得转，更有一桩奇处，他每日只睡一两个时辰便足，什么时候叫，他总在跟前。康熙自遭宫变，对太监格外小心，只给了他八品顶子。

康熙见他进来，便问："索额图他们还没来？"

"回主子的话！"李德全利索地打个千儿站起身来，笑道，"敢怕是就要到了，图海和周培公已在外头候着哩。"

"叫他们进来！"

外头图海和周培公已经听见，对视一眼，各自甩马蹄袖躬身进来，却听康熙笑道："既先来了，怎么不进来，外头冷么？"

"不冷！"图海忙肃容答道，"主上宵旰勤政，奴才们何得怕冷！"周培公跪在后头，眼角扫了一下墨汁淋漓的那首诗，沉思着没有言语。

"朕这几日一直在想，"康熙坐回榻上，神色变得庄重起来，"岳州这一战不能失利，还得增兵，今晚召你们来议一下，这一仗怎么打。"

图海沉思一下说道："万岁，北方数省已无兵可调，京师如今连善扑营在内，不过五千多兵马，断断不能再调。如今各地巡抚的戈什哈都是临时从民间招募来的。"

"当然不能在京师、直隶这些地方打主意了。"康熙也在思索，"蒙古科尔沁部出了四千骑兵，尼布尔部愿出三千，战马一千匹已送到湖南，这七千军马投入湖南，你们觉得如何？——朕还想，是否与达赖五世通连一下，扰一扰吴三桂后方？"

"七千骑兵若是生力军，自可小有奏效，"图海心里盘算着双方实力，"但如今却还都在蒙古，数千里行军也要损耗实力。吴三桂若从云贵调兵，即便未经训练，依旧只能旗鼓相当。达赖这人，奴才以为是指望不上的。昨日万岁还说，接达赖奏折，请朝廷与吴逆划江而治。如此心地，求他参战实难指望。臣以为东调赣浙之军援湘，不失为上策。"

康熙听着大都难以指望，忽然回顾周培公，有点恼怒地问："你自称善败将军，有回天之力，为何一言不发？"此时明珠、熊赐履、索额图一干人已进来，见康熙脸色不善，吓得都忙跪在一边。

"臣非不欲发言。"周培公忙叩首道，"此乃社稷安危关头，容臣再细思一会儿。"

康熙冷笑道："好，你好生想着吧！朕却已想定了，朕要亲征岳

阳！”这话一出口，几个人同时大吃一惊。索额图膝行数步叩头说道：“臣以为不可！京师重地，万岁切不可远离。吴三桂要划江而治，显然胸无大志。主上轻出，万一稍有失利，反而启动他北进中原之心，岂非——”“你住口！”康熙喝道，“朕宁为战死皇帝，不为偏安之主！”

明珠听了，忙进前说道：“亲征乃万不得已之举。今耿精忠已就范，尚之信与吴三桂也心怀异志，贼势江河日下，并不须主上亲征。”熊赐履却道：“吴三桂已是强弩之末，双方久战不下，万岁亲征，必大长我士气。依臣之见，主上亲征，是一举成功之道！”一时间几个大臣纷纷陈奏，各抒己见。正争议间，何桂柱淋得水鸡儿般进来，捧上一封火漆文书，说道：“古北口方才递进来的。因万岁有特旨随到随送，所以连夜赶来……”

“好，尼布尔必是发兵来援了！”康熙一边拆封，一边笑道，“朕就先带这三千铁骑，亲临江南，吴三桂——”说到此处，他陡地停住，仿佛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揉了揉，拿信的手竟轻轻抖了起来。他失神地退回榻上，双腿一软坐了下来。

上书房立时安静下来，只听外边淅淅沥沥的雨声。良久，明珠终于忍不住问道：“万岁，这……”

“察哈尔王子叛变了，已将尼布尔囚……禁。”康熙吃力地说道，“乘我京师空虚，带了一万骑兵，竟要来偷袭！”不知是惊恐还是气愤，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咬着牙恶狠狠笑道：“好……都叛了……叛吧！”

几个大臣像挨了闷棍，一时都懵了，头嗡嗡直响。图海心里也不禁狂跳：北京其实已是空城，这近在咫尺的大变如何应付？

“万岁，臣已想好，容臣启奏！”周培公突然叩头说道。

“讲……讲来！”

“察哈尔王子之变虽近，乃是疥癣之疾。”周培公的镇定使众人有些吃惊，“目下湖南战局胶着，臣以为也不必劳动圣驾亲征。”

“放屁！”康熙勃然大怒，“你就是让朕听你这几句空话的吗？”

周培公伏地叩头，又朗声说道："容臣奏完。我军与吴逆在岳州打红了眼，臣以为都忽略了平凉的王辅臣！"

"哈？"康熙像一只瞧见老鼠的猫，身子猛地一探，说道："讲！"周培公侃侃言道："吴三桂之所以尚能周旋，并不是靠耿、尚二人，乃是因西路有王辅臣牵我兵力！倘若此时醒悟，领一旅劲兵由四川入陕甘，与王辅臣会兵东下，湖南的局势则岌岌可危——但若我先走一步，消除甘陕危机，即可全力对付衡、岳的敌军，吴三桂必将闻风而溃！"

这说的十分有理，康熙不禁点头，但陕甘的兵力只能勉强与王辅臣周旋，察哈尔叛兵又要袭击京师，哪来的兵力应付这些呢？想了想，康熙低头喘了一口气，说道："你言之成理，朕……方才急得有些失态了，但如今如何办呢？"

"臣请万岁降御旨一道，"周培公叩头道，"将在京诸王、贝勒、贝子以及旗主家奴全数征来，立时可得精兵三万，由图海统领，微臣辅佐。半月之内，若不能扫平察哈尔之变，请皇上治臣欺君之罪！"

图海听着，脸上放出光来，他一直因职在卫戍不能出征懊丧，听周培公出此绝招，心中大喜，忙连连叩头："臣也愿立军令状！"旁边的周培公却嗫嚅道："只是……"

康熙早跃然而起，绕着周培公兜了一圈，正待说话，见周培公面现犹豫之色，遂急急问道："只是怎样？"

周培公顿首道："此辈原都是八旗精锐，便是晚辈旗奴，也都个个骁勇异常。只怕依势作威作福惯了……"康熙突然仰天大笑："何愁他们不服？这有朕来做主——天子剑侍候！"

外头李德全早听得明白，几步进来，从里头取出一柄宝剑，明黄流苏金子样在灯下熠熠闪光，双手捧了过来。康熙却用手一挡，转脸问周培公："你如今仍是四品职衔？"周培公忙顿首道："臣领此剑，即是代天行令，已无品级！"

"壮志可嘉！"旁边跪着的明珠高声赞道，"臣以为周培公应进为从三品！"

"正二品！"康熙大声道，"这是伍先生荐的人，待国士应有待国士

之道——即进封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周培公为抚远将军参议道，加侍郎衔，火速依议处置！”

周培公听了便瞧图海，图海忙道：“三日之后，臣等在南海子阅兵。”

“届时朕将亲往！”康熙说道，“你们只管放胆去做，朕将两门红衣大炮也赐给你们，荡平察哈尔后竟可不必回军，与科尔沁四千骑兵合击平凉，替朕拔掉王辅臣这颗钉子！”

“臣——领旨！”

“去吧！今夜即向各王府传旨，按名册征用旗奴，有敢抗旨者，立即奏朕！”

明是没法儿的事，转眼之间便冰融雪消。望着周培公的背影，康熙不禁摇头赞叹：“真乃奇才，不枉了伍先生的举荐……”索额图忙道：“确是奇才，万岁爷何不命他为主将？”康熙笑道：“也须得有图海这样老成威重的宿将压阵，这个兵才好带，这群旗奴不是省油的灯啊！”明珠赔笑道：“有这样的良将，全亏了主子的好调度，奴才也以为察哈尔不日可平！”康熙开心地笑着，说道：“今夜召你们来，原是要议亲征，却议出这么个结果来——喂，熊老夫子发什么呆？”

“臣在想饷从何来，”熊赐履道，“有兵无饷，怎么打仗呢？”

康熙皱了皱眉头，良久方舒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眼下已无大难题目。饷么，先从大内挪出五万吧……”

第四日便是阅兵日，天上还在下濛濛细雨。头天听图海奏报，说兵员征得三万一千七百余名，已经试校过一次。今日校阅后即进兵古北口。康熙起了个一大早，先至慈宁宫请了太皇太后安，又至太庙焚了香，因不想招人眼目，只骑了御马，由魏东亭一干侍卫簇拥着直奔南海子。

南海子原是前明的上林苑，也叫飞放泊。顺治初年，傍海子修东西二宫，有一条九曲板桥蜿蜒通往海中之岛，名曰“瀛台”。方圆百里之间，茂林修竹、丘壑塘凹。自明初便放养了不计其数的虎、豹、豺、熊、獐、狍、鹿、麋，因国事不兴，久不经营，早已荒蔓不堪。

时近十月，园中红稀绿瘦，残荷凋零，更兼雨洒秋池，愁波涟漪，甚是肃杀。康熙一行方至仪鸾殿前，便听前头闷雷般炮响。一面被雨水打湿了的大旗，上头写着“奉旨抚远大将军图”，在寒风中冉冉升起。木寨前龙旗蔽空、警跸森严，里头黑鸦鸦一片俱是持戈兵士，立成方队纹丝不动，因全是新从内库领来装备的衣甲，看去十分鲜亮齐整。将台边和辕门外头，是九门提督府几十名校尉镇守，凶神恶煞般按着腰刀，一个个目不斜视。康熙瞧着不禁心头一热，点头含笑对熊赐履道：“图海这奴才配上周培公这帮手，真成了大将之才了！”熊赐履笑笑，尚未答话，忽然听前头有人断喝一声：

“什么人在此骑马？下来！”

几个人都吓了一跳，一齐瞧时，是个旗牌官手捧大令旗当门站着。武丹一见这阵势，将马一拍就要上前答话，却被穆子煦一把扯住，低声道：“兄弟不可造次，瞧着魏大哥处置。”魏东亭早已翻身下骑，将辔绳一扔，款步上前，对旗牌官悄悄说了几句。

那旗牌官板着脸点点头，上前单膝跪地，横手平胸向康熙行了个军礼，说道：“图军门、周军门有令，万岁若亲临视察，可暂在辕门稍候。这会儿正行军法杀人。”跟在康熙身后的戈伦，新进侍卫年少气盛，冲马上前喝道：“你瞎了眼，这是万岁！”旗牌官脸一扬，冷冷说道：“下官晓得是万岁，若是别人，营前骑马就犯了死罪！”

戈伦“嘿”的冷笑一声，扬鞭便要抽打，后头康熙忽地黑沉了脸，喝道：

“放肆！都下马！退下，拔去你的花翎！”

说着，康熙便先从马上跳下，随行侍卫这才都服服帖帖下来。武丹舌头一伸朝穆子煦扮了个鬼脸儿。明珠这几年也读几本书，便笑道：“这两个真要学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了，咱们老实着点，真的让他杀了我们的马，怎么回去呢？”索额图却兴致勃勃地道：“只要旗开得胜，万岁爷不骑马也欢喜！”熊赐履便笑着对康熙道：“请主子这边站，这里高些，里头情形都能瞧见。”

周培公确实正在执行军令杀人。这些旗奴已不比初入关时，如今在京携家带口，听说出征只发得一两多饷银，个个没精打采。加上有的妻儿扯叫，有的朋友饯行，昨日预校时，竟有七百多人至辰中才懒懒散散

来队。因事前申明今日大校，不料还是有一百多人姗姗来迟。周培公便命各营将迟到人员一律绑送中军听候处置。

中军参佐刘明见人犯到齐，便上前向主帅图海禀道："请大将军发落！"图海点点头，他虽为主将，却知康熙想试试周培公的才能，便不肯主持，只大声命令道："由周军门按军法处置！"

周培公八字眉微微一蹙，大步走至将台口，濛濛秋雨已打湿了他身上的黄马褂，新赐的双眼孔雀翎也在向下滴水。他两眼冷冷一扫，偌大校场立时肃静下来，一声咳嗽不闻，三万军士铁铸似的一动不动。良久，周培公方朗声说道："现在重新宣示抚远大将军军令——违命不遵者斩！临战畏缩者斩！按期不至者斩！救援不力者斩！戮杀良民者斩！奸宿民妇者斩！"

几个"斩"字出口，下头跪着的一百余人已个个面如死灰。却听周培公又道："图大将军这几条将令昨日已经申明，今日仍有一百零七人应卯不到，本应一体处置，念因国家用兵之际，择最后三名斩首示众，余下的每人八十军棍！"中军听到令下，炸雷般"喳"地一声便去拖人。三名吓得魂不附体的军士被拖至将台边验了，便拉向辕门。其中一个挣扎着，号叫着不肯就范，尖叫着："周军门开恩……我上有老，下有小，你不能啊周军门……我求求你……你不能公报私仇啊！"

"公报私仇？"周培公大感诧异，低头看时却不认识。那人挣着叫道："只要你不杀我……我告诉你阿琐的下落，杀了我你一辈子也见不着她了……"周培公一下子想起来了，原来此人是康熙九年在正阳门遇到的理亲王府长随刘一贵！如此说来，烂面胡同阿琐失踪，也是此人做了手脚。想着，竟脱口而出问道："你这恶奴，阿琐被你弄到哪里去了？讲！"此时，连坐在帅位上的图海也怔了。

"你饶我一命，我讲！"刘一贵大叫道。

周培公也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阿琐若落在此人手中，如今行了军法，理亲王府必定拿阿琐报复！想到昔年赠钗赠饭珍重寄托的往事，虽无半语之私，儿女之情已深铭在心。他咬着牙想了想，冷笑道："我已是朝廷大将，岂容你以私情要挟？拖出去——斩！"

立时，营中号角齐鸣，在秋风中呜呜咽咽回荡。外头康熙正听得没有头绪，见六个校尉拖出三个吓得面无人色的兵，按跪在海子边一株大

柳树下，接着便听到石破天惊似的三声炮响，手起刀落砍下了三颗人头，行刑人提了头飞也似赶进去。不足一袋烟工夫，三颗血淋淋的人头已高悬辕门。

“本将军乃一介书生，原非好杀之人。”军营里一片死寂，周培公静静说道，“既然皇上寄我腹心，委我专阃，不能不勉从严令——余下的拖下去打，有呻吟呼号者加打二十军棍！”

这声将令传出，便听里头微微一阵议论，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只听一阵噼里啪啦山响，竟无一人敢哼一声。熊赐履、索额图听得毛骨悚然，明珠虽撑得住，脸上嬉笑，心中已是突突直跳。瞧康熙时，脸上毫无表情，只武丹咧着嘴直想笑，又强自忍着。

“将士们！”肉刑刚毕，便传出图海洪钟般的嗓门，“此一役，敌方乃是跳梁小丑，本不足天兵一讨。但主上正致力于南方军事，你们俱是朝廷柱石家奴，与国休戚相关。为国效劳，为皇上分忧，也是为你们自己身家性命——这是第一层！”康熙听了笑道：“还有第二层，听这奴才说些什么。”“第二层，”图海又道，“本大将军知道，你们大都旗奴出身，家境贫寒，一两多的饷银实是很少——拼出死力打好察哈尔一仗，我保你们半世富贵！”

他的话没说完，已被下头军士们的议论声淹没了。康熙细听时，再也辨不清人们都说些什么，心里不禁一沉：“怎么扯这个？明是没钱嘛，打哪来的什么‘半世富贵’？”正理会不得，周培公又说话了，声音比图海还响：

“尼布尔乃元世祖正统后裔，家中有金山银海！我曾略查史籍，仅库存黄金，当不下一千万两！家中私财比此数要多出几倍！城破之日，一半奉交皇上，一半拿去你们均分，大将军和我一文不取！”

康熙听着，不禁“噗嗤”笑出声来。此时军营内上下一片，到处是兴奋的鼓噪之声，有的惊叹不已，有的啧啧称羡，有的攘臂雀跃，大呼：“踹了狗日的老窝，把金子掏出来！”方才杀人时的紧张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熊赐履在旁笑道：“此乃淮阴侯驱三秦将士东下的故伎。小人喻以利，目下确也只能这样。”明珠也道：“万岁爷不知留意没有？他这六个‘斩’字，惟独没有‘抢掠民财者斩’。”

康熙听了没吱声。他当然留意了的，但这干人原本就为发财而来，不给军饷，叫两个将军用什么去激励军心？良久，康熙方叹道：“这是权宜之计。成功之后，朝廷出钱粮补贴一下，再免几年赋税，慢慢挽回吧……”正说着，便听到军中鼓乐齐鸣，图海和周培公已端庄整肃地迎出了辕门。

第五十回　大将军挥师捣平凉　王辅臣兵败泾河岸

图海和周培公率军扫平察哈尔，只用了十二日工夫。康熙紧张地忙碌了一夜，下令将缴获的金银大部留作图海军饷，一部调拨给驻守洛阳的瓦尔格，令他急进潼关攻打西安，扰乱王辅臣后方，牵制汉中的王屏藩部。急令图海乘胜从间道伊克昭挺进陇东，与退守兰州的张勇夹击平凉的王辅臣。西线的局势立时倒转，反守为攻。

王辅臣的仗一直打得顺手，十一月时值隆冬，他所统率的三万军马连下巩昌、秦州、平凉二十余城，逼得张勇龟缩兰州，寸步不敢东进。初闻洛阳、太原的清兵自潼关、函谷关入陕，王辅臣还不在意，只命汉中守将王屏藩拦住，但听图海会同科尔沁骑兵自伊克昭过来，仅离此三百余里，顿觉事态严重。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图海从哪里带出这支兵，又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甘北？来无影，去无踪，兵家素来最忌。听到急报，他连晚饭也没顾上吃，一边令人飞马召王屏藩来援，一边带着中军参佐们出去巡营。

出了平凉，已是夕阳西下。城外军营木寨中篝火升腾，军炊冉冉而起。隆冬的白杨像一枝枝冰硬了的毛笔直刺天穹。暮霭中六盘山灰暗阴沉。泾水沿岸的两边，皆已结成坚冰，只余下中间窄窄的一线流水，在夕阳中闪烁着粼粼金光。在枯水季节，泾水已是投鞭可断，跃马可越的小溪，不成为天然屏障了。

“阿爹，”身旁的王吉贞见他脸色阴郁，目视远方不语，便安慰道：“兵法云，千里奔袭，必蹶上将，图海兼程三千里，渡漠南而来，已无破鲁缟之力，我们这一仗并不难打……”

王辅臣喟然叹道：“你不懂啊——闻闻这股炊烟味儿，我的兵在烧马肉吃！没有粮饷，反倒利于我军速战，图海若屯兵城下，不出一月，军心就要乱了！”

龚荣遇心情也不好，周培公这个奶弟已多年不见，上次在京，只觉得他学问好，是个文官材料儿，怎么也带起兵来？既是交兵，必有胜负，难道天叫我来杀我兄弟，还是我死在兄弟之手？想着，便对王辅臣

道："我真不明白，军门一直向西打为的是什么。他们既从北来，我们何不东归避开？"

"西方是极乐世界。"王辅臣苦笑道，"《说岳》上有句话，'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想不到吴三桂如此待我，真叫人寒心。粮饷一概没有，不能不打我们自己的主意啊！向东与王屏藩会合，当然眼下可维持一时，但图海与张勇在此合兵东进，瓦尔格从东夹击，我们能支撑得了多久？"

"阿爹……"王吉贞嗫嚅了一下，想说什么又住了口。

王辅臣转过脸来审视一下儿子，问道："又想劝我归清，是么？"龚荣遇听得心中轰然一声，三军主将心里竟时常想着这个！看来他一意西进，也是想占稳一块地盘，进可与朝廷索价，退可与羌藏联络自保。转念一想，若如此下去，自己便永无再见老母之日，不禁心中一酸。正胡思乱想，王辅臣却道："归清也不是不能想的事，与吴三桂相比，康熙是英主，我心里是有数的。"

"大帅这样想，实是三军之幸。"龚荣遇忙道，"只怕下头不从也是枉然。"王辅臣苦笑道："怎么会？如今连马一棍这样的粗人也有了心事。他上回吃醉酒，不是也在唱什么杨四郎的'悔不该'么？"王吉贞见龚荣遇也这样想，乍着胆子笑道："既如此，阿爹当早定决心，图海一到我们就……"

王辅臣陡地勒住了缰绳。此时天已昏黑，看不清他脸色，只像剪纸影子似的一动不动，良久才听他断然说道："不行！这一仗非拼死打好不可！打赢了还可议降；打不赢，我死！"龚荣遇和王吉贞不禁默然，事情明摆着，不战而降，败而后降，都难逃康熙诛戮！

"你们打起精神来！看城北那座虎墩，上有石楼，又有水井。"王辅臣指着模模糊糊、卧虎一样的一座小山丘说道，"当初进军平凉时，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在上头驻兵，屯粮——这座虎墩便是守住平凉的命根子——吉贞，你替我亲自守好它。只要图海攻不下它，冰天雪地里粮道一断，他就只能束手待擒。打赢这一仗，我们就能进退裕如了！"说完将鞭狠抽一下，坐下马长嘶一声，四蹄腾空狂奔而去……

第六日清晨，图海大军已到泾河北岸，与平凉城遥遥相对。按图海的想法，夜里带领三千骑兵来个突然奔袭，先使王辅臣措手不及，然后

再将大军驻扎城北，与张勇合兵，文文火慢慢熬，必定取胜。周培公听了沉思道："将军这法子好是好，但只怕吴三桂那边也有动作，王辅臣乃首鼠小人，反复无常，若得兵饷，反而于我不利。我军粮草虽有点，但粮道遥远，只利于速战。您是名将，您的战法王辅臣已是熟悉，这样的打法恐有不利。"因此，后三百里他们走得相当缓慢，藉此保存体力，以便接敌后进行急战。

大军一至泾河，中军将令便传了下来：立即扎寨结营、埋锅造饭。各营管带速派哨兵瞭望，按区防守，违令者立斩。将令一出，中军、前左右翼、后左右营一齐按令行动，沿河扎寨、汲水刨坑、砸钉扯帐。

吃过午饭，王辅臣听说对方扎营，便带了马一棍、张建勋、何郁之等军将亲临泾河南岸巡视，眼见图海中军大营赫然暴露在前，沿河十里左右两翼平头安寨，不禁诧异。遥遥望见对岸一群兵将簇拥着图海和周培公，也在窥视自家营盘，指指点点地遥望虎墩，便在马上双手一揖，高声叫道：

"图老将军别来无恙？王辅臣这里请安了！"

"是马鹞子啊！"图海也大声笑道，"当年在京与君品茗论兵，共谈国事，不想一晃数载，今日竟以兵戎相见，人间沧桑多变，良可叹息！观君用兵，似乎并无长进，想是近年来只顾了谋反，未读兵书之故吧！"

王辅臣扬鞭大笑，说道："老将军昔年纸上谈兵，便是'品'字形营盘，如今也不过将'品'字倒了过来。大营在前，瞧起来却像个'哭'字！"

"哭与笑字形相近，王将军不要误看了！"周培公袍袖一挥说道，"相书上所谓'马脸容'，哭为笑，笑为哭，颠倒迷离行迹难测——将军不见中军大旗乎？图军门既为抚远大将军，自是以'抚'在上。将军若能弃兵修和、归附朝廷，仍可晋爵封侯。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切莫蹉跎自误。图帅这边早备羔羊美酒，愿与将军高歌长谈！"周培公说着，四处搜寻龚荣遇，却未见到。王辅臣听了，冷笑一声道："想必你就是周培公了？劝你回去好好读书，休在本帅面前舞文弄墨，国家承平之日，自少不了你一顶纱帽儿，何必在此金城汤池之下碰得头破血流，沦为我的刀下鬼？"周培公哈哈大笑道："金城，汤池？你晓得什么叫金城、汤池？我主万岁爷以天下百姓为干城，你王辅臣却想割据平凉作威作福，不顾民间疾苦，拆民居以为军营、卖民女以充军饷，驱三万疲兵，离家

西进，离散了多少妻儿子女？似你这股心肺，便有霸王之勇，难逃乌江自刎之厄……”

周培公话未说完，王辅臣这边早已箭如飞蝗般射了过来，图海等只好缓缓退下。两边军营只见对方主将动了手，发着喊声，万箭齐发；马一棍大营里突然号炮一响，骁骑将军刘春率千余骑兵自西翼跃过泾水杀过来。

这是王辅臣久已想好了的，要先蹚一蹚图海这汪浑水，看他的兵究竟有多大能耐。

图海西翼的士兵正吃中饭，骤见对方大队骑兵挥着长刀，红着眼大吼小叫地扑了过来，竟狼奔豕突般逃得无影无踪。刚刚造好的木寨本就不牢，被敌兵推的推、烧的烧，冲得乱七八糟。

刘春虽然顺利地砸了一座清营，因未得斩将杀人，心犹不足，便率军向东，直攻图海中军大营，刚近营盘，便听里头一声炮响，战鼓急鸣，一排接一排的箭急雨般射了过来，当头的战马被射倒几匹，后边的几匹马只是狂跳长嘶不肯向前。刘春原以为箭雨过后，必有骑兵出来对阵冲杀，可是等了许久，见对方仍是猛射不歇，料是敌方急行军至此，不敢迎战，便留下三百骑佯攻主营，余下的由他自己率领去偷袭后边的右营。

约过一顿饭工夫，图海的中营寨门洞开，里头的马队一声不发，潮涌般地杀了出来，足有一千余骑。为首一员将军身着红袍，大刀横马立在军前，指挥着军马从左中右三个方向包抄过去，立时将那三百余敌骑团团困在中间。

此时，日近未牌，冬日昏黄。砂石滩上一千余骑纵横驰骋，战马交蹄，刀戟来往，闪出一道道寒光，卷起万丈黄尘。士兵们有的默不作声，拼命厮杀，有的打着赤膊狂叫着横冲直闯。被砍中的，有的落在马下，立时又被乱马踏成肉泥；有的仍在马上忍痛挥刀；有的被削掉了头颅，砍飞了天灵盖；有的被刺伤了手臂，砍断了大腿。战场上到处是鲜血喷涌，人们的脸上、身上血迹斑斑。地下到处是马尸人尸，惨号哀叫。喊声、杀声夹着鼓声、兵器撞击声、步兵们呐喊助威声，织成了一幅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场画卷。

“图军门，真有你的！”周培公站在高台上观战，朗声笑道：“不愧

为治军老将！”图海笑笑，正要说话，见寨后守门的守备方天贵踉踉跄跄跑进来，吓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喊道：“图……图军门，偷袭右营的折……回来了，攻我后……”一语未终，图海一柄长剑刺进他的心窝，把周培公吓了一跳。图海平静地拔出剑来，用手帕揩去上头的鲜血，说道：“守将擅离职守者，这就是他的下场——命中军旗牌官关掉寨门，架起红衣炮，轰他！”

“喳！”

“慢！”周培公手一摆止住了，“大将军，他只不过佯攻分我兵力，救出这三百人。只用排箭射他，杀鸡焉用牛刀？”二人正议论间，后寨探马来报，刘春折向西南，增援去了。

这时寨西的战斗已经结束，三百多敌骑只余下了十几个人，已向南逃去。眼见刘春大批骑兵滚滚而来，图海却命鸣金收兵。计算下来共计斩敌二百八十余人，清兵死伤五十余人。

刘春往返二十余里，至此时方知上了当，一边派人回去速请援兵，一边又向中寨冲杀。但寨中仍是老一套，没完没了地射箭。刘春气得暴跳如雷，在马上狂叫乱骂：“婊子养的，有种就出来大杀一场！”

在中营的土台上，图海和周培公手中各擎一杯酒，碰杯对饮。周培公笑着叫道：“你回去报知王辅臣，这回没得彩头，待我休息半月后，再决雌雄！”

刘春气得发疯，狂跳着正要挥兵冲击，却听得对岸号角呜咽，这是在召自己回营，便用长刀指着图海道：“今日便宜了老匹夫，呸！”只得悻悻撤兵走了。图海和周培公听了，不禁拊掌大笑。

“你的功劳不小。”第二日王辅臣召见诸将，见刘春怏怏不快，便抚慰道，“虽说折了几个人，他的虚实已经摸清——只要中军一溃，其余的寨子便不攻自破，这个仗好打了。”

王吉贞反复思量刘春闯营的情形，沉吟道：“阿爹，我总觉得他们这里头诈中有诈！”

“唔？”

“右翼前寨何以只是一座空营？这太元了！”

“当然是假的。”王辅臣冷笑一声说道，“他昨日示我以虚，今日便成了实的。他怎知我只是试探一下？我们今晚袭他的中营，管保中营已不堪一击了。”

马一棍在旁听了，大声道：“大帅既有这主意，昨晚怎么不趁势动手？叫狗日们又歇息一日——今晚我和大总爷一道儿去！”

“昨晚？”王辅臣摇头笑道，“也得叫图海来得及调兵嘛！今日让他忙一日，调停好了，夜间我亲自去拿他的中军大营！”他倏地收了笑脸，立身据案命道：“老马，今夜你带领五千人马，自泾水过河潜伏；张建勋、何郁之统你部人马五千，从下游过河，二更时截断他左翼和后营增援中军的兵马。一打响，老马便攻他右翼前阵，但都只佯攻，我带一万人攻他帅营。龚荣遇把城里三千军马安顿好，从后接应，随我闯阵；吉贞你只守好虎墩，无论前头打得怎样，你都不用管！”

众人一齐起身，肃然答道：“遵令！”

夜幕降临了，泾水两岸冰封大地，一片沉寂，对垒的营阵逶迤二十余里，星星灯火在黑夜之中闪闪烁烁……偶尔传来一两声号角声和军营中的击柝声，在这不安的寒夜里，显得瘆人毛骨。

突然，泾河下游火光一闪，接着便响起了呜嘟嘟的号角，震天动地的号炮，密不分点的战鼓，鸣镝的火箭也怪叫着飞向清营，这是张建勋、何郁之在攻打左翼清军。马一棍的五千人像潮水漫堤般越过泾水上游，呼啸着冲向图海右翼前营，流星般的火箭射了过去。立时，四处狼烟滚滚，烈火熊熊燃起，红的、黄的、紫的光焰映红了半边天，烈火中响起噼啪爆炸声，毡篷被烧，升起的飞灰在空中盘旋起落，散发出浓烈的焦糊味。

顷刻间，图海各营的号炮也响了，地动山摇一样的鼓噪声，同时从四面八方发出，左营、右营、中营分别从北边西边，擎着火把齐向前寨增援，星星点点密密麻麻。

“风高放火，月黑杀人，马一棍不愧响马出身！”王辅臣伏在中路，紧张得浑身冒汗，眼见诱敌成功，不禁大为振奋，按捺着激动，大声命令：“弟兄们，生死在此一战，杀呀！”说着翻身上骑，直冲清军中营。

眼见中军大帐灯烛辉煌，却连一个人影儿也不见，王辅臣不禁一愣，便勒住战骑，不再向前。正苦思对策，猛听炸雷般一声响，埋在大帐下的火药冲天而起，将一座绿呢牛皮大帐掀得无影无踪，大片的兵士倒在了血泊中。王辅臣心知不妙，料定图海必在附近埋伏，急忙命令众将，严加防守。忽然马一棍的传令兵急匆匆赶来，禀道："报大帅：马军门打了一阵，里头的人全都退走，并不交战！马军门恐怕中计，命我前来禀报……"一语未了，张建勋处也来报，说敌人后营根本没来增援前营。

"胡说！"龚荣遇大声喝道，"我和大帅亲眼瞧见，那么多的火把出营！"

"真的！"那传令兵道，"我们已经查清，那些火把都是疑兵计。"

"上当！"王辅臣大吃一惊，跌下马来，又像被蝎子蜇了似的跳起来。将要发令，又迟疑了：自己冲进中营这许久，怎么不见敌兵合围？正寻思着，遥遥望见平凉城方向火光冲天，接着便是几声大炮破空传来。他擦了一把热汗淋漓的脸，略略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趁夜摸过去了，幸亏我留下守军，早有戒备。"想着，下令道："命马一棍、张建勋、何郁之会兵，火速回军，合击图海，我来断后！哼，想不到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倒被我断了他的归路！"至此，王辅臣方觉得灵魂归窍，松弛地伸了伸腰，这才发觉两条腿有点酸软，便伸手道："拿酒来！"

一声未毕，便听附近树林子里连珠炮般火炮齐鸣，千万只火把在营盘四周同时亮起，照得泾水北岸通明雪亮。王辅臣一万人马被挤在这方寸之地，立时乱成一团。龚荣遇连斩几名狂叫乱奔的兵士，才略略镇住局面。

此时大寨外鼓声震天，人如潮涌，四面八方都是清兵。图海用周培公的疑兵计，合三万人马将王辅臣困在核心。王辅臣毕竟厮杀一生，临危关头，竟又镇定下来，赶紧提戟上马，笑顾左右将士道："大丈夫死生之事如过眼烟云，何惧之有？马一棍、张建勋见我有危，必定来救，顶过这一阵，待天明便是他们的死期！"

"马鹞子！张建勋、马一棍早被你调昏了头，兵士乱成一团，即使回军来战，也不过乌合之众！"火光中图海哈哈大笑，"时至今日，你还敢嘴硬！早早下马就缚，念昔年交情，我开你一条生路！"

“放屁！”王辅臣咆哮一声，两腿一夹，身下的坐骑便旋风般向东冲去，手里的一杆浑铁戟舞得风响。龚荣遇也咬牙大吼道：“杀！”护着王辅臣左冲右突。王辅臣果然骁勇，杀得浑身是血，但是几次突围，都被堵了回来，眼见形势愈来愈险，发一发狠，命令道：“鸟枪手，打！”

他的中军有一百余枝鸟枪，不到危急关头不用。这次出来只带了一半。这班鸟枪手都是王辅臣平时训练有素的神枪手，听得王辅臣一声令下，刷地分成两排，一排打，一排装药，轮流打枪，冲在前面开路，卫护着王辅臣向外突围。在“砰砰”的枪声里，围堵的清兵倒下了一片，有被铁砂子打瞎了眼的，有被打伤了腿的，倒在地上呻吟呼号。图海的坐骑也中了枪弹狂跳起来，几乎将他掀下马去。立时之间，围堵的清兵被迫闪出了一条人胡同。

“派一哨骑冲他后阵！后营的步兵从后掩杀。”周培公见王辅臣要逃，忙对图海道，“他只有这五十枝枪，一千多人，两面夹攻，敌我一混，鸟枪就没用了！”图海听了点点头，回头对旗牌官命令道：“你愣什么？传令后营一齐冲阵，打乱他！”

这个办法很灵，后营的兵本奉命围而不打，正摩拳擦掌，抱怨没有立功请赏的机会，听得一声令下，数千人横枪挥刀排山倒海杀了进去，王辅臣中营被冲得人仰马翻。敌我双方有的手撕口咬，在地上打滚，有的迂回冲杀，搅成了一团，五十名鸟枪手也被冲散，眼巴巴瞧着没法下手，早被骑兵一阵砍刺，倒在地上。

王辅臣见到中营大乱，对几十名随从道：“回城！”便纵马向前杀去。

王辅臣到一处，一处是刀丛剑林，层层叠叠俱是清兵。他左冲右突，总是脱不了重围。回头一看，身边只有七八个人了。龚荣遇一身是血，脸色苍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杀到泾河北岸，却见周培公带着一彪人马，提着剑立在马上，指着王辅臣道：“看你还往哪里走？”

王辅臣仰天狂笑：“想不到我马鹞子会落得如此下场！”说着，提戟在手，自向胸口刺去。龚荣遇急忙一把攥住，哭道：“大帅一死，三军都成灰烬！”说罢便拍了战骑，向周培公冲了过来，红着眼叫道：“培公兄弟，你冲我来！”

周培公猛听这一叫，才认出是龚荣遇，见他浑身是血，痛苦地闭上

了眼睛。在这一瞬间，王辅臣朝着龚荣遇马屁股猛抽一鞭，两骑早从斜刺里冲了出去，跃过泾水，消失在黑暗之中。

第五十一回　周培公举火烧虎墩　汪士荣乘机入危城

经过一夜的厮杀，泾水两岸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断剑残戈丢弃得满滩皆是。双方点计伤亡的结果，清兵损失四千，王辅臣损兵折将一万多，单是阵前死亡的便有六千余人，由于双方兵力损伤很大，图海命令三军休整七日，方移营过河，屯兵于平凉城下。

刚安定下来，图海便吩咐随从："进去告诉周军门，我去查看虎墩了。把蒙古带来的活鹿宰一只，给他补补身子，他累坏了。"正说着，周培公从帐后出来，笑道："我又不是坐月子的婆娘，哪来的这么多毛病儿？大将军既要出去巡视，培公岂敢在此养尊处优？"说着便一同出来。中军参佐刘明正要派随从保护，周培公笑道："再借给王辅臣一个胆，他也不敢妄自出城了。他如今的兵马总共不会超过一万，出来找死么？"图海却道："还是小心为好，就带眼前这十几个亲兵吧！"

二人骑马绕城一周，便沿城北向西来至虎墩下头。这个虎墩从远处瞧，不过是一个土丘，近前细查，方知端的险要。王辅臣为屯兵方便，环着"虎"腰削出一道平台，墩下又修了许多石洞，只靠城门一端有一线石梯直通虎头顶峰，上头有一座半亩方圆的小庙，临北一面有一座石楼，在屯墙上可与城中呼应，恰如一只卧虎在眈眈地雄视平凉。

"平凉城修得真结实，"图海叹道，"全是大条石包面儿，只怕红衣大炮也轰不坍它！"

周培公一时没有言语，只默默审视虎墩，良久，呼了一口气，方答道："此城北据六盘，南扼陇山，为甘东门户，自汉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数千年经营，岂有不坚之理？若能从容地打，这座城并不难下，饿也要把王辅臣饿降！"

"你看在这城下埋火药炸城如何？"图海说道，"只要炸开一个缺口就好办了。"

"都是沙土地，护城河的水面又没冻，"周培公摇头道，"挖地道恐怕不成，再说火药也不够。"

图海见周培公只是打量虎墩，便笑道："看样子，你还是一味想打虎墩，在上头架炮直轰城内。那敢情是好，只你瞧瞧这形势，没有六七千人死伤，上得去么？"

周培公点点头，说道："是啊，总得想个万全之策啊！"

此刻，王辅臣听到图海他们查看虎墩，也带着龚荣遇赶来。这一仗打得他十分凄惨，血本几乎赔尽，城中实有兵力不足七千，加上虎墩上的守军，不过九千余人。都统马一棍死在乱军中，何郁之带了一部残兵不知逃往何处，只龚荣遇原是中军护卫，虽然位不过参将，兵员却无损伤，其余逃进城的三千，皆是惊弓之鸟，难得打仗了。王辅臣看着城下图海和周培公旁若无人地指指点点，心里又气又恨，便咬牙低声对龚荣遇道："荣遇，那个就是你的朋友，他害得我们好苦！图海从来不是这个打法儿！——我的手伤没好，你的箭法不坏，来，拿他试一试你的狼牙箭！"

龚荣遇慢慢从腰后箭囊中抽出一枝箭来，心里真是万感交集。他看了看手臂，上头有个小疤，是小时候和周培公一道下河摸鱼，被王八咬的。现在自己要用箭射死这个一块摸过鱼的伙伴。他来到雉堞前，悄悄扯圆了弓，周培公兀自指着虎墩全神贯注地在说什么，凭他的箭法，这么近的距离，不难一箭穿透周培公的后心，但他的手抖得厉害，瞄了好久，方"噌"地松了右手。

周培公正说在兴头上，哪里提防会有冷箭？图海是个久经战阵的人，听到箭的飞啸声，不及回头，便猛推周培公一把，自己也急忙闪身，只见那箭流星似的飞了过来，射中了周培公的左膀。

"唉呀！"周培公大叫一声，几乎倒在马下，猛地回头一瞧，见龚荣遇握着空弓正怔在城头。周培公闭目咬牙，右手猛地一拔，顿时血流如注。龚荣遇面色如土手中的弓像断了线的风筝飘落城下。

当晚回到大寨，图海便接到京师送过来的诏旨和邸报。图海和周培公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展读时，其中有一份是康熙的手谕写道：

> 抚远大将军图海，抚远参议将军周培公：军报已悉，欣知二卿泾河大捷，朕感之奋之。今岳州吴三桂贼势已日趋途穷。近闻急报，贵州有一万逆军来援，此势若成，则西凉军事又呈胶着矣！谨录二首凯歌赐卿，尚盼再振余威，急下平凉。国家

岂吝高爵之赐！

下头却是两首古诗，不及细看，便看邸报。一件是孔四贞归京，康熙接入宫中荣养；一件是李光地蜡丸书密报福建军情，奉旨着吏部存档议叙；一件是孙延龄反正归清之后，吴世琮曾诱之以军饷，在桂林城外被杀；另一件却是吴世琮用汪士荣信诈降，傅宏烈受诱被杀事，礼部奉旨拟封谥号，并命各省巡抚，查明汪逆下落，擒拿归案云云。

“若论打仗，这些都是常事。”图海见周培公脸色又青又白，想起了与傅宏烈交情，也觉心痛难忍，叹息着安慰道：“于大局而言，这也只能算细事……只可叹傅宏烈忠烈贤明，方正可敬，竟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说着，竟自淌下泪来。

“汪士荣，”周培公没理会图海的话，望着帐外，陷入了沉思，喃喃自语道：“我久闻大名，实在想见一见他！”他的目光又回到烛光上。

攻虎墩的仗打得很苦，因为坡陡，骑兵根本使不上。图海和周培公坐镇督战，三大营军士轮番攻击，什么办法都使了，只是不中用。守城的军队将鸟枪、火箭全集中到虎墩一带，但见攻墩，便策应猛射，弄得兵士们两头躲闪。打了两天，只拿下“虎”腰一带，已是损兵两千。

“这样打不济事。”周培公看了两天，已看出了一些门道，“打得久了我们反而要受困——算算时间，贵州援兵五日内便可赶到，那时麻烦就大了！”“我亲自上！”图海躁性上来，立起身便要传令，却被周培公双手按住：“打法不出奇，谁都一样。若是亲自上，该我先去——此处不知能不能弄到长竹竿？”

图海一怔，说道：“巡城时我见南门外木料场上堆了些毛竹，你要它做什么？”周培公眯着眼笑道：“大将军放心，虎墩今日可下！”

当日下午一切预备停当。七百余根长竹竿上头都裹着大棉被，泼上油，未正时分，一声令下，全都点着了，宛似七百只大火把，各由四五个强健兵士举起，直送虎墩石楼上。下边又有几百名兵士，用竹唧筒吸了油，一个劲地向上猛喷……那虎墩顷刻间便成了火焰山。

王吉贞想不到周培公用此绝招。这虎头墩弹丸之地，无处可躲，烈火浓烟熏烤得人像钻在火炉里，待汲水浇时，却半点也不济事，移时，一团团大火球滚进楼里，底下又都是射上来的油，油助火势，火仗油

威，整座石楼都已着了火。守墩的兵士们有的被烧得成了火球，满地打滚，有的带着火往下跳。王吉贞满身也着火，扑到虎墩南墙边，大哭道："爹爹呀！救我，救救孩儿……"喊着，大火已把他的身子烧得蜷缩成一团……

两个时辰以后，虎墩便落到图海、周培公的手里，当夜清理了积尸，红衣大炮拖上了虎墩。天明时凭石楼眺望，平凉城全景尽在眼前。高大的督署矗立在城西，粮库、监狱、兵营位置历历在目。图海不禁笑道："你看，从这里居高临下，别说用炮，只用弓箭也可盖住敌阵，用云梯就能登城了！"周培公眯缝着眼，手托下巴，皱眉道："困兽犹斗，王辅臣虽是穷寇，我看急切之下，会作拼死一战的。更要紧的，城中百姓四万多，一旦城破，那就昆岗失火，玉石俱焚……唉！"图海见周培公浩然长叹，不禁哈哈大笑："这会子你又想当菩萨了！泾河滩一役，虎墩之战，死了那么多人。那些屈死鬼寻谁去？"

"披坚执锐，疆场相见，不是鱼死便是网破，那有什么说的！"周培公慢吞吞道，"察哈尔之变，我们的兵就抢了不少东西，如今都像狼一样红着眼盯着城里，若再屠城……大将军，将来获胜后，朝中御史难容你我呀！"

图海捋着胡须没言语，一阵冷风吹来，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

"回禀二位军门，红衣大炮已架好！"一个军士上来施礼说道。

"先轰他几炮！"周培公背着手，头也不回地吩咐道，"对准他的粮库！"

"喳！"

图海诧异地看了看周培公：方才还在发慈悲，一眨眼儿工夫，怎的又变了？周培公道："大将军，轰几炮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我想——"

话未说完，便被天崩地裂的炮声打断了。这红衣大炮是洋人张诚帮助康熙设计制造的，除岳州拖去二十门，留下四门原是守护京师用的。察哈尔叛乱被平息后，康熙用四十匹健骡送来两门随军。此炮威力极大，射程可达七里。但见炮声响处，一团团浓烟升起，火光一闪，炮弹没有打中粮库，击在城南临街几户居民房上，炸得瓦片茅草乱飞；接着又是一声，炮弹却飞到粮库东面的一汪水潭中，溅起丈余高的水柱。街

上立时轰动了，连城北的人不知出了什么事，不少人开门探头探脑地张望。兵营里一队队的士兵出来弹压。远远看去，见废墟上有人用锹扒着倒塌的房屋，看样子里边埋了人，旁边一个妇女当街坐着，呼天抢地地叫喊着什么，一个总角小丫头畏惧地搂着她的脖子。旁边还有几个老婆子跪在当街，双手合十朝虎墩喃喃念叨着什么，图海恼怒地说道："这打的什么炮？把炮手叫来！"

炮手吓得脸色煞白，连滚带爬地走过来，跪倒便是叩头："军门，这这……"

"你从前打过炮没有？"

"打打……打过五年。"

"这是怎么回事？"

"小的从从……从来没使过这样的炮，"那炮手上牙打下牙，抖着说道，"没没……想到这炮打得这么远……"

"滚！"图海怒喝一声，"瞄准了再打，仔细你项上的狗头！"周培公想想，转脸说道："且不要打粮库了，那里离民宅太近，今日你们就练这炮，你看东城根那座破关帝庙，想必早已废了，朝那儿打，把它炸平！"

"喳！"炮手擦着头上的汗水去了。

周培公跟着图海，一边沿石阶下虎墩，接着方才的话又道："——我想进城一趟，能把王辅臣说降了，岂不更好？"

"什么？"图海站住了脚，"你说什么？"

"我想凭三寸不烂之舌说下此城！"周培公道，"图大人，须知数万生灵涂炭，你我罪孽深重啊！"

图海审视了周培公半晌，方道："你是怕那干子臭御史弹劾我们滥杀无辜？"周培公明知图海指的是明珠，却笑道："自古打了胜仗反被荼毒的不知有多少，我焉能不怕！此时却不为这个——这一城百姓若遭你我毒手，千载之下人们将视你我为何许人？"周培公的治军之才是图海发现的，康熙指名派到他麾下后，二人数年来朝夕相处，促膝谈心，最

是知音，此时乍听周培公要只身入城，心里不禁一沉，缓缓说道："汉家文明博大精深，我自不及培公，但今日已不能同战国、秦汉相比，学苏秦、张仪、陆贾、郦生，恐怕要遭不测之祸的。"他摇了摇头。

"大将军，也不见得如此，如今我强敌弱，宜和他订城下之盟！"周培公见他怜惜自己，不觉动容，说道，"这里王辅臣一降，陕西王屏藩也可不战而下。若是硬打，三五日内拿不下此城，援兵一到，真的要有负圣命了！"

图海拧着眉毛又想了半晌，方叹道："你既然想定了，也许能行。不过这着棋走的太险，一旦不成……"

"明日午时你用红衣大炮猛轰督署后院，传令三军齐声高唱圣上那两首凯歌，我自有主意！"周培公镇定地说道，"把城东的兵向后暂退五里，我从东门叫城。"

第二日辰牌，周培公青衣小帽骑马来至东城门口，双手卷成喇叭高叫："喂！城上守军听了，我乃大清抚远参议将军周培公，奉大将军之命，要进城与王辅臣将军有要事磋商！"

清军无端退兵数里，早已有人报了城东守将张建勋。他正诧异间，又听有人叫城，便一边着人禀知王辅臣，一边亲自登上楼来。一见是周培公，无名火升起，"呸"的唾了一口，说道："你又使什么诈计？不在虎墩等死，进城做什么？"

"将军不要意气用事！"周培公道，"目下情势你我心中清楚，我来与你等指一条生路！"

"放屁！"张建勋怒吼一声，正要下令放箭，楼下忽然跑上一个旗牌官，低声传达了王辅臣的将令。无奈，张建勋只好改口冷笑道："我本待取了你的首级，念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恩开一面，暂放你进来！"

城门"咣"地下了闩，吱吱呀呀开了。周培公纵马正待入城，远见一骑飞也似地狂奔过来，那人至城前下马，两手朝周培公一拱道："你我同入此城如何？"

"足下何人？"周培公打量来人，不过三十许模样，美目修眉，长袍青衿，恰如临风玉树，飘逸风流，一见便生好感，遂一边并辔策马入

城，一边笑问："你是探亲，逢了这里打仗，入不得城么？倒赶得好巧。"那人说道："正是呢！我前日已到了，只是这里打得凶险，四门不开，难得进来，今日倒借了吾兄的光了！"说着便笑。周培公想着，此人真能钻空子，笑道："什么要紧事，这可不是探亲的时候儿呀！"

"是么？"那人突然仰天长笑，"我怎么觉得这座城不至于就那样险呢？"周培公顿起惊觉，便试探着问道："何以见得呢？"那人扬鞭高声说道："大周吴三桂麾下五万军马来援此城，旦夕可至，试问此城何险之有？"两个人此时一问一答，连正在令军士关闭城门的张建勋也听愣了，忙绕到马前，打量了一下，笑道："是老汪啊！你来了，也不给我打一声招呼，我还道是姓周的带的随从呢！"周培公便问："你们认识，请教足下台甫？"

"我们是老相识了！"那人笑着，从背上抽出一管玉箫，轻盈地舞弄了一下，说道，"不才姓汪、名良臣，字士荣的便是！想不到吧？我们竟是两国使臣一同进了平凉！"

"久仰久仰！"周培公心中猛地一惊，又激动，又惶恐：数年来曾多方搜寻此人情报，又多次听傅宏烈说过，汪士荣清秀儒雅，状如处女。今天见了怎么心气如此高傲？想了半日方明白，他今番到这里来，是为给王辅臣打气壮胆，不能不外强中干，不由心中冷笑一声。

听说周培公、汪士荣同时入城，督署上下早轰动了。王辅臣心里不由一惊，又一喜。他原本因儿子被烧死，周培公自投罗网，要雪此恨，因而命人让周培公进来，架起油锅，燃起烈焰，要学齐王烹郦食其的事，炸了周培公。此时听得汪士荣也来，倒犯了踌躇：两家同时派了来使，未尝不是转运机会？龚荣遇本满心恓惶不安，见王辅臣沉吟，便乘机说道："大帅，依我看，康熙、吴三桂两家与我都有恩怨，倘没有泾河之役，我们不会损失如此之惨；话说回来，吴三桂要有良心，该早派援兵，要不然我们怎会被迫进这蛮荒之地？我看同时来了倒好，不妨都听听，谁的话于我有利，便从了他，于我不利，撵走了他了事——君子择善而从，或许另有些机会也未可知。"

"这几年你到底读了点书，口里的词儿都改了不少。"王辅臣笑着说。此时城里多半人马都归龚荣遇节制，而且此人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他不能不买账，也觉得他说的颇有道理，便把脸一沉，命道："后堂设宴，请汪先生、周先生一同入席。"

第五十二回　两来使游说王辅臣　如簧舌骂死小张良

“大帅有令，传请汪先生、周先生入衙！”一声递一声地自中堂传了出来。

须臾之间，大炮三响，总督行辕中门“咣啷”一声洞然敞开，两行亲兵锦衣花帽，佩一色宽边刀昂首怒目疾趋而出，在甬道两边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众护卫将寒光四射的刀背虚靠在肩上，排成一道刀廊。正堂前天井中的油鼎下烈焰熊熊，冒着青烟的沸油发着“丝丝”的响声。气象森严恐怖得叫人透不过气来。

汪士荣看了一眼周培公，见他正睨视那油鼎，不禁一笑。却见龚荣遇按着宝剑大踏步出来，当阶立住了，眉棱骨抽搐着将手一让，冷冰冰道：“大帅甲胄在身，不能相迎，请！”周培公暗自提足了气，整整衣冠，跟在汪士荣身后摇着方步走了进来。

“辅臣兄久违久违！”汪士荣当庭一躬，又对四座军将团团一揖，朗声笑道，“一别数年，将军当年风采犹在，虽说战事暂失小利，雄风虎威仍旧么！今汪某提师五万，前来援救，三日内可达平凉，当与图海会猎甘东，抖我汉家威风，横扫丑虏！”

“嗯。”王辅臣脸板得一丝儿笑容没有，转脸问周培公道：“你是谁，怎么进了我这方寸之地，连姓名也不报？”

周培公听了，抬头看看王辅臣，突然笑道：“我乃荆门书生周培公，你方才请进来的‘周先生’就是了。既云‘请’，便当以礼相待，为何一进门就以刀枪油鼎相迎，见了面却端坐不动，状同刑讯？漫说上国天使不拜下国诸侯，即从平交而论，窃以为将军殊失主人之道！”

王辅臣被他这话噎得一怔，按着心头怒火冷笑道：“好一张利口——汪先生请坐——我来请问你周先生，你我两军对垒，胜负未分，你叫城见我，有何赐教啊？”

“胜负未分！”周培公纵声大笑，“将军以三万精兵与我会战，弥月之内十损其八。如今坐守穷城，内无粮草，三军面带菜色；外无援兵，

被我团团围困。敢问‘胜负未分’这四字，据何而云？实乃大言欺人！”

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王辅臣拍案而起，手指着周培公问道：“我问你，刘春所带一千骑兵，可是你施的诡计，致使他全军覆灭？”

“不敢掠人之美，”周培公道，“乃是图大将军亲临指挥。”

“泾河大战呢？”

“当然仍是图海之功，鄙人稍尽赞襄之力！”

“虎墩是你烧的？”王辅臣想到王吉贞惨死，目光陡地一闪，嗓音立时变得喑哑阴沉，“那么大总爷王吉贞也是你害的了！”

周培公此时方知上面烧死了王吉贞，心里暗吃一惊，略一沉思，昂首说道：“不错，虎墩是我所烧！”

“你瞧着那边！”王辅臣脸色苍白指着外边油鼎，“休管我有粮无粮，有援无援，——既然你害了我的儿子，那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是你自己害死了你的儿子！”周培公盯着王辅臣，目光亮得有点叫王辅臣不敢正视，“当今万岁为你削去库籍，委以专阃，寄以腹心，建牙开府，位极人臣，你无端造反，是为臣不忠；万岁不计你弥天大罪，放王吉贞归陕，你以绝地陷他于死，是为父不慈；今抚远大将军奉圣命着我前来晓以大义，劝你归诚，你相待无礼，出言不逊，是谋事不智……”

“拿下！”张建勋心里一直窝火，见周培公如此强硬放肆，朝汪士荣瞥了一眼，大喝一声道。他的几个亲兵“喳”地答应一声便扑上来将周培公双手反擒过来。

“……三军将士从你王辅臣数十年，如今势如累卵，命如悬丝，你竟悍然不顾，乃是为友不义；城中百姓翘首盼望干戈化为玉帛，你一意孤行，欲陷平凉于血海之中，是心地不仁……”周培公脸涨得通红，一边挣扎，一边大声说着，已被捆得结结实实。挣扎中，一枚罗汉钱铮然落在脚下，周培公身子一横倒卧地下，兀自用口去噙那枚铜钱。

张建勋突然呵呵一笑，站起身来，上前捡了那枚钱，翻着个儿瞧

着，说道："这是哪个婊子送你的？倒不料你如此贪财难舍……不知黄泉路上有没有明珠、索额图的卖官铺，这一个钱能买个什么官儿？"

周培公听了只瞋目不语，军士们拖了他便往外扯。

"回来！"旁边立着的龚荣遇见了罗汉钱已是五内俱焚，听张建勋信口雌黄，辱及母亲，更气得浑身颤抖，大叫一声道："谁他娘的敢？"便大踏步上前，用剑割断了绳子。他这几年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是此时一急，本相便露出来，劈手从发痴作呆的张建勋手中夺回罗汉钱，还给了周培公，一面对王辅臣道："既同是来使，请大帅与汪先生一体以礼相待——哪个王八蛋敢乱来，老子宰了他！"

龚荣遇突然这么发疯似的一闹，大厅上人们都看呆了。张建勋原本职位比他高，面子上实在下不来，目光一扫，几个亲兵"噌"的一步逼近了龚荣遇，龚荣遇身后几个校尉"叭"的一声，拔剑在手，怒目而立，顿时，督署大堂变得古庙一样死寂。

"荣遇你……"王辅臣心中大惊，只说了半截，又改口道，"哦……是辅臣糊涂了。周先生，你也请坐。方才你的话虽说有些冤枉我王辅臣，却也不无道理，但既说我犯了'弥天大罪'，你又何必来此？"

周培公抚着疼痛的肩臂，用刀子样的目光扫了汪士荣一眼，稍稍平静一下激动的心情方道："弥天之罪可用弥天大功来补。将军以往是受人愚弄，方才铤而走险，朝廷已经降旨，一旦弃暗投明，岂有不赦之理？图海与培公愿以身家性命相保！"

"不料来到此地，能听到如此妙音！"汪士荣格格一笑，突然又冷冷地说道，"说得真好听，犹如钧天之乐——你保王将军，谁来保你呢？辅臣兄，此人狡诈异常，你损兵丧子，还没有吃够他的苦头？今图海两万疲兵屯于平凉坚城之下，将军再固守二日，我五万天兵即可抵达。图海便插上双翅，又能飞往何方？甘陕定局，川黔滇的后继大兵，便源源而来。将军，据此三秦要塞，东临中原，何愁伟业不成！"

厅上众将听他这番游说，又是一种道理，不由面面相觑。龚荣遇上前说道："先生这话也很中听，只是有几分可信呢？"汪士荣笑道："我在此与守城将士共存亡，我的性命不是性命？三日内如果大兵不到，龚将军割我汪某人头，以谢三军！"

周培公听了一哂，在对面欠身说道："我想请教汪先生，你怎知有五万兵来援？"

"我从云贵赶来，焉有不知之理？"

"那为什么不随军同来，却空身入城？"

"这有什么奇怪的？"汪士荣笑道，"我特地先来报信……"

"后边援军在兼程而来，对吧？嘿嘿，原来也是疲兵！"周培公笑道，"至于说有五万，也似属可疑。如今吴三桂总兵力不过五十三万，三十余万在岳州，十七万散处长江、汉水一带，云贵川三省驻军不足六万，你从哪里弄来五万援军？"

这一句话钉得结实，汪士荣方知对手是劲敌，身子一挺说道："我汪士荣关西名士，自幼游学天下，从来以诚待人，不知欺人二字，从何谈起！至于五万精兵的来处，又何必要禀知你周先生呢！"

此时大厅之中你一句我一句，竟是两个来使在唇枪舌剑了。王辅臣被方才的事闹得心乱如麻，举棋不定。此时，他倒拿定了主意：要让周培公去考校汪士荣，自己可以腾出空儿来好好想想。

"谁知你欺人不欺人——仅有老弱残兵不足万人，兼程三千里，竟自夸说五万！"周培公说着，心里掂量：这样争论，两方旗鼓相当，终是击不垮汪士荣的，便口锋一转阴沉沉笑道，"'过江名士多如鲫'若论你这名士，倒真的是名闻遐迩：初学三秦，壮游三吴，踪迹遍乎南国，琴书携遍天涯，饮酒金陵，弹棋梁园，惯箫吟、精诗词、会围棋、能双陆，潼关去西，武昌向南，无论通衢大市抑或云岭曹溪，谁不知你汪士荣？"

"岂敢！"汪士荣愈听，愈觉心惊：此人竟这样熟知自己！想想不能示弱，便道："尚望赐教！"

"平心而论，我周培公自思有三不及君。"周培公见他脸上微微变色，知道攻心奏效，索性放开了说。他抚着手背，看了一眼龚荣遇。龚荣遇也正用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四目相对，龚荣遇连忙闪开。

"敢问哪三不及？"汪士荣乘机揶揄道，"你如今在图海营中一人之

下，万人之上，正吞吐豪气，叱咤风云之时，除了头上这条尾巴不及我汉家装束，竟还有三不及么？”

“美风仪、善姿容，举手投足温文尔雅，状如处女顾影自怜，貌若潘安羊车投瓜。周培公邯郸不能学步，行路无人横送秋波，今生今世不及君！”周培公屈指说道，“二、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长歌啸吟、挥洒论文，谈锋一起，四座风生，提笔千言顷刻即成，临危不乱，神气自定，古之张良不过如此！此亦周培公不能及也！”

汪士荣听了周培公连篇累牍地夸奖自己，不觉一阵阵寒意袭来，怕的是自己对对方一无所知，而对方竟对自己了如指掌。好半天汪士荣才回过神来，一欠身笑道：“——哦，岂敢、岂敢！”

“至于三，”周培公又屈一指，“若论阴谋险诈，心藏祸机，叛君王、欺父兄、背恩义、卖友朋，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种种千奇百怪的行径，不仅周培公不及，在座诸公亦望尘莫及！”

众人起初听他滔滔不绝地夸奖汪士荣，正不知是何缘由，陡闻他这番凌厉尖锐的讥刺，先是一愣，接着便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汪士荣像被人重重撞击了一下，身子坐在椅中竟闪了一下。心中的血与泪、恨与爱和着苦水一齐涌了上来，面色顿时涨紫了，但他毕竟阅世很深，眼皮一闪逼视周培公道：“周先生，你能如此作践人，是自娘胎带来，还是后来跟人学的？如此说来，我也有三不及君，运机用兵，狡诈不测，吾不及君；大言恫吓，乘人之危，吾不及君；吾名良臣，君名培公，其野心之大见于姓名，吾不及君！”他虽然不倒架子，但如此无力的攻击，已觉左右维艰，招架不来。连张建勋也不禁摇头。

“孟子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周培公引用孟子的话，痛加驳斥。眼见汪士荣脸色青红不定，坐也坐不稳，便索性全兜出来：“我岂敢作践你？吴三桂是你多年旧主，你背着他与尚之信勾连；傅宏烈赏识你的才华，与你结成八拜之交，你竟借吴世琮之手残害他，这是不是无君无友？你欺母淫嫂，气死糟糠之妻，这是不是无父无兄无妻？”

这几条，除尚之信与汪士荣勾连是周培公据情猜断的，其余都是从兵部、刑部的存档中，文书札子里和邸报中留心查阅来的，命中率既高，语气又毫无矫饰，显得堂堂正正。这几条罪名一列出，满厅将佐齐

把目光射向汪士荣，要听他如何申辩反击。

汪士荣脸色一下子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黄，他沉默着，失神地望着远处，双手迟钝地在身上搜寻，好容易才取下那枝玉箫。周培公却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大声说道：

“天地间人都有五伦，你汪士荣五伦皆乱。你空有一身好才学，投身贼匪，自戕自身——生不能取信于天下，死又有何颜重会父兄！”周培公立起身来浩然长叹，“天乎天乎！你何必降此衣冠禽兽于人间？”

在这样连珠炮的攻击下，汪士荣已完全没有回击的力量，只抖着手举箫欲吹。恰在此时，却听拱辰台的午炮轰鸣，知是午时已到了。

“要引箫而歌么？”周培公道，“你还是听听我大清康熙皇帝的歌罢！”

话刚说完，便听到虎墩上几声破空巨响，两门红衣大炮的怒吼打破了厅中沉寂。几颗巨大的铁弹夹着火球掠空而过，“轰”地击落在总督府后院，大地猛地摇撼，摆着酒宴的后衙签押房和东花厅已被夷为平地。接着城的四周此呼彼应，响彻云霄的歌声传了进来：

先取甘陕十二州，

别分子将打衙头。

回看秦塞低如马，

渐见黄河直北流！

天威卷地过黄河，

万里平羌尽高歌。

莫堰横山倒流水，

从教西去作恩波！

汪士荣静静听着，突然“哇”地喷出一口鲜血，一翻身倒在椅下。

众将佐深信周培公说的都是实话，竟无人肯来扶他一把。

周培公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对手，苦笑着摇了摇头。

一会儿，汪士荣似乎清醒了一点，倒在地上，将手中玉箫向石板一摔，立时断成两截，口中喃喃说着什么。

“你说什么？”周培公跨前一步，眼中竟迸出泪来，“告诉我，当办即办……”

“我说……”汪士荣惨笑道，“不枉死于你手……真是知音知心……我死之后……盼……盼……”他的头一歪，这句话永远埋在心里，去了。

汪士荣当场被骂死！王辅臣惊得浑身起栗。他原是被众将逼着胁从的，再环顾众人，龚荣遇、张建勋、刘春和廊下牙将一个个都如木雕泥塑一样，又想想康熙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赠送豹尾枪，放回自己的儿子，不觉泪下，摆摆手说道：“周先生，望勿食言。我……我……降了。”

第五十三回　吴三桂登极一命归阴　康熙帝赐粮众议纷纭

王辅臣既降，西线局势顷刻明朗。王屏藩在陕西接到王辅臣降清手谕，当即便向瓦尔格投诚。从川、贵入甘的一万多吴三桂的士卒，被困在陇南，进退两难，也降了图海。至康熙十七年二月，甘、陕全境廓清，周培公将平凉之战写成奏折呈报朝廷。

上书房主事何桂柱接到奏报，只扫了一眼节略，一刻不停地直奔养心殿，见魏东亭和穆子煦在廊下值差，便赔笑行礼道："二位军门大喜！昨日听索大人说，魏军门要当粤、闽、滇、浙四省海关总督了——我的爷，自开国到如今还没听说有这么大的封疆大臣呢！穆军门不是也要到江宁做布政使了？怎的二位还在这里给万岁爷当门神？"

"就是怕往后见主子不容易了，我才勤着点来。"魏东亭笑道，"我们两个都去了，这里只留下你和武丹还算当年悦朋店的老人儿。往后去南方办差，好歹别忘了瞧瞧我们……"穆子煦也笑道："你真是庸人多后福，听说你近日续弦了？往后再高发了，连我们也攀不上哟！"

三人正说话，却听里头康熙喊道："外头是何桂柱么？进来。"何桂柱朝二人点点头，忙高声应道："奴才何桂柱给主子请安！"便一步跨进殿来。却见李德全正给康熙剃头，明珠和索额图一边一个跪在那里，便不敢插言，退在一旁跪了。

"于成龙在午门待罪，已跪了十二个时辰。"索额图道，"河道之事自古便是难办的差事，耗资巨大不易见效。这次开封决口，据臣所知，确非于成龙办差不力，实是库银不足……"

"不要说这个话。"康熙半躺在安乐椅里，闭着眼由李德全刮剃着，一边用手示意留下胡须，一边说道，"着武丹去问他，知罪不知罪？"接着又问明珠："你方才说那个女人，部议定什么罪来着？"

明珠听见问他，看看康熙脸色，忙叩头道："部议定的凌迟。按大清律，凡故意谋杀亲夫，就是这个罪名儿。不过奴才有个小见识，这女

的事出无心，定成弃市也就够了。请主子圣裁……”

“好人难当啊！”康熙听了叹道。却半晌不再说话。

“主子的意思是……”明珠小心地问道。

康熙睁开眼，沉思着说道：“据此案，姓李的看中了姓陈的妻子，出钱买通姓陈的，半夜来奸，被女的知觉。她原想杀死姓李的，却误杀了亲夫——此乃烈女！烈女护贞，被议凌迟处死，买奸、卖奸者反而无罪——所以朕说好人难当！”他的口气很重，索额图和何桂柱都吓得大气不敢出，明珠忙连连叩头道：“是，是奴才昏聩糊涂！”“不是你一个人昏聩。”康熙又道，“这个案子早就奏上来，朕留中，就是瞧瞧你们怎么处置。人命关天的事，说声糊涂就完了？传朕旨意：陈某卖奸当死，陈妻护贞节烈可嘉，要立坊表彰——虽杀了陈某，实为杀李，当以凌迟罪处死姓李的——你和刑部尚书各罚俸半年，可服么？”

“主上处置极公极明，洞悉隐微。”明珠头上渗出汗珠，叩着头道：“只是奴才办事草率，险些误斩烈妇，罚俸半年不足为罪，求主上……”

“罢了。”康熙淡淡说道，“你也是无心嘛。再说你一直在朕跟前赞襄机枢，下头部务一时照应不到——这都是你不读书之故，往后要多做功课，朕要查看了！”说罢，这才问何桂柱，“你要奏什么事？”

“回主子的话！”何桂柱有点冲动，大声说道，“据图海、周培公今日奏报云称：王屏藩已归诚瓦尔格者，陇南的兵也降焉，全甘、陕已经廓清了也！”

何桂柱因几次受康熙申饬，叫他多读书，方才眼见连明珠都讨了没脸，一急之下便想出这几句妙文，几声“云称”“者”“焉”“了也”逗得全殿人捂着嘴笑。

康熙忽地从椅上坐起，李德全的剃刀急忙躲闪，已在腮边带了一下，吓得黄了脸，捣蒜般叩头道：“奴才该死——万岁腮上见喜了……”“不要紧，借你吉言了！”康熙又振奋、又欢喜，连疼也不觉得，劈手夺过奏章，急急看了节略，这才坐回去细阅。众人见他一会儿闭目深思，一会儿蹙眉瞠目，一会儿点头微笑，都不敢插言。良久康熙方叹道：“不意周培公一介书生，乃能立此奇勋！”

“正是圣主慧眼，拔识于泥涂之中，周培公方能有功于社稷！”索额图因立太子事，心里十二分感念周培公，忙凑上来笑道，“这真是一位能员，且与图海相处得极好，又是伍先生举荐，圣上亲自简拔，何不命他们乘胜提师直捣云贵？”

明珠边听边想，见康熙沉吟，便正容说道：“索大人说得对，此人才略过人，实为今日的张子房、淮阴侯；图海久谙军务，又深得八旗绿营将士的众望，二人可谓珠联璧合！以臣愚见，天下不难横扫了！”这话虽说得委婉，康熙却也察觉出其中的含义，虽反感他无端疑人，却也觉不无道理，便笑道：“索老三不晓得，他们仗打得很苦，须得休整一番。功劳也得分给别人一点。朕意派图海经略甘、陕军事，必要时策应川、湘。回京以后，调周培公去奉天，与奉天将军巴海一道对付罗刹——拿点酒来，大家吃一杯，朕心里实在欢喜！”李德全先还怔怔地听着，猛醒过来是吩咐自己，忙进去取一瓶茅台出来，一一分斟众人。

“这个酒已有多年没进贡了，库中已是不多。”康熙笑着举起杯来，“看样子不久又能分赐你们几坛了！”说着便一饮而尽。

刚放下酒杯，武丹便从外头进来，说道：“奴才方才去传过旨：‘于成龙，你知罪不知？’于成龙望阙叩头，哭着说：‘臣有负圣恩犯有渎职罪，罪该万死。总求圣上恩宽，允我戴罪立功，倾家治水，治不好黄河、运河，臣愿赴水而死……’”武丹虽生性粗野凶狠，说着这话，脸上也有不忍之色。

“唉！”康熙叹道，“于成龙这人朕是深知的，好处是清廉自守；毛病儿是刚愎自用，不听人言。还叫他回山东去当总督，——把朕这几句话传给他。”停了停又道，“明珠，你从前曾举荐过安徽巡抚靳辅，叫他进京，朕见一见再说吧！”

周培公随图海回京，正是三月二十。卢沟桥头桃红甫落，杨柳新绿，鸭头碧水如澄。康熙命索额图、明珠代天郊迎，在桥北张棚搭彩，鼓乐齐鸣，设酒相待，庆贺凯旋。入京后，又足足热闹了十几天。因见周培公尚无公馆，康熙便指了东直门内一处宅子赐给他，种种恩遇也不必细述。

因周培公宅邸还须整理打扫，何桂柱便拉他就近先住在自己官邸。周培公却也不敢怠慢他，便笑道：“这么说，我也要进你的悦朋店了！只是听说你新近要断弦再续，怎好意思打扰呢？”

“开店老板还怕朋友多？”何桂柱道，“你只管来吧！我快五十的人了，下头也有两个妾，原不打算再当这新郎倌，这还是余国柱大人几次来提，又是明相作的保山，弄得我也没法推辞了。”说着便笑，脸上红光闪闪，十分得意。

周培公不禁想起自家。小琐给的那几枚铜钱，打仗时，因衣裳被割破，不知丢哪里去了，只银簪一直随身带着。他把手伸进怀里摸了一下，心里不禁一阵痛楚，急回过神来问道：“不知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

“我也不很端底儿。”何桂柱笑道，“只听说原来是理亲王府的一个丫头，后来不知怎的，又送给果亲王福晋，竟认了养女——”还待往下说时，却见李德全肩上架着一只大鹰进来，拱着手道：“老何，恭喜恭喜！到时候儿我怕不得闲儿来，好吃的你可得给咱留着点儿！”

见他进来，二人忙都起身相迎，何桂柱笑得两眼都挤成一条缝儿，说道：“那是自然！李公公，打小毛子死后，养心殿属你吃得开，兜得转了，圣上的海东青也交给你侍候了！”

“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么！咱是生来侍候人的，什么都得能玩两下！”李德全与何桂柱十分稔熟，嬉笑着又转脸对周培公道：“周大人，万岁爷今儿个还着实夸你来着，指着你去奉天再立大功呢！那时候，可别忘了老李报信的情分儿哟！”

周培公虽然有点讨厌李德全阿谀谄媚的样儿，但事关自己，又不能不问，便道：“圣上都说些什么来着？”

“吴三桂——死了！”李德全笑道，“圣上夸你当初料事如神，说你是什么淮阴——哎呀，你瞧我这记性……”“淮阴侯！”周培公双眼忽然一闪，说道。“对了，淮阴侯，还有……是陆逊一流人物！”李德全一拍脑门笑道，“好家伙，立了战功真是乖乖了不得！”

吴三桂的死讯传到京城的第二日，朝廷便颁下了邸报。京师六部各司、顺天府各衙张灯结彩，家家户户焚香礼拜。为了表示喜庆，康熙还下令大酺在京臣民，从直隶藩司提出酒来，各家各户分酒一斤。北京城里鞭炮此起彼伏响了个通宵，便是过大年初一也没这般热闹。

趁着满城喜庆，何桂柱说：“择日不如撞日。”也没查皇历就成婚

了。他的官虽小，但面子很大，连索额图和明珠这样的人都搬动了，来贺的人盈厅积院。周培公见前头热闹不堪，便踅到西院新辟的小花园里，坐在假山旁临水观鱼。

“培公！”索额图也从前厅走了过来，一见周培公便笑道：“那边老图海正寻你，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说着，一把扯了就走，“来吧，一起瞧新娘子去！”

二人来至前庭，见从正厅到天井摆了几十桌筵席，客人正吆五喝六地猜着酒枚。新娘子已接进府来，顶着大红帕子，坐在堂屋里“囍”字桌旁一动不动。何桂柱披红挂彩，一身光鲜，见他二人进来，忙往首席上让：“哎呀，索大人、周大人，方才明相派人来说不得闲儿。我还以为你们也不赏脸呢，——来来来，和图大人坐这里！”图海也笑道：“来迟罚酒，老规矩了，无论尊卑，每人三杯！”

三杯滚热的老酒下肚，周培公环顾四周，只见簪缨满厅、觥筹交错，因悄悄问图海：“吴三桂死的详情你知道不知道？”图海脸色通红，将一杯酒推给周培公，笑道：“我是今儿个听狼瞫说的……”旁边的人也很关心这类秘闻，一听图海说起这事，便一边吃酒，一边竖起耳朵注意倾听图海说：“吴三桂当初造逆，说是迎立朱三太子，其实打了五年仗，并没见有什么三太子。其实，老贼早就存心自己做皇帝了。上月甘、陕败报传到衡州，他便立定主意要登极。就在衡州南郊筑坛祭告天地，自称大周皇帝，改元叫‘昭武’，把衡州改为定天府，设置百官、大封诸将，又造了新历……”

“他是见大势已去。”周培公自饮一杯，点头笑道，“要过过皇帝瘾嘛！”

“当然！”图海继续道，“殿瓦也来不及换，就刷了黄漆，又搭了几百间芦舍算是朝房。他择的三月朔日，本是艳阳天气，不料刚坐上龙位，忽然狂风骤起，乌云四合，接着便是瓢泼大雨！‘朝房’都连根儿拔起卷在半天，瓦上的黄漆也被冲刷掉了……这还不是上天的报应！”

在座的人听了都有些悚然。隔座儿的刑部尚书吴正治便问：“后来呢？”

“后来他就病了。”图海道，“发烧，说胡话，一会儿说：‘父亲救我！’一会儿说：‘皇上饶命！’一惊一乍地喊着：‘永历帝来了，崇祯爷

来了……’”见大家一脸敬畏之色，真以为是什么天意。周培公暗暗思忖：湖南地气湿热，三月里骤风骤雨乃是常事；吴三桂老迈年高，心境又不好，受了点风寒也不稀罕；一生做的亏心事太多，病眼迷离，恍恍惚惚若见鬼神，亦是常理。难得一环扣一环、巧到了一处，落在一人身上，这就只能说是天意了。正想着，下头筵席上有人吃醉了酒，喊道：“老何，听说新娘子标致得很呀！往后金屋藏娇，咱就见不着了，何不打开这头上这劳什子，叫大……大伙尽情瞧瞧呢！”说着便站起身来，趔趔趄趄地走近新娘子。何桂柱见是吏部主事马成国，忙上前劝道：“老马，何必在此一时呢？来，这边坐……”索额图也喝道：“马成国不得无礼！”一语未了，马成国却早将头盖挑在手中，醉醺醺地哈哈大笑。

那新娘猝不及防，被人揭下了盖头，大庭广众之下羞得脸色绯红，只低头不语，停了一会儿，一扭脸，却正与周培公四目对视。因离得极近，明灯烛火辉煌耀目，周培公看得真真切切——鹅蛋脸儿，眉上黑痣旁微有几颗雀斑——正是周培公在正阳门初会、日夜思念着的阿琐！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乍然相见，阿琐先是一阵诧异，嘴唇抖了两下，脸变得十分苍白。好半日才叹了口气，勉强站了起来，径直走至周培公面前福了两福，低声说道：“是……恩公！有人说恩公在平凉战死，不想在这里又见着了，心里实在欢……欢……喜！”

周培公心里轰然一声，极力把持定了没让自己失态。满厅的人都在瞧他们两个，有的窃窃私议，有的七嘴八舌地说什么笑话，他一概都没听见。只觉得头晕、胸闷、咽塞，周身全是冷汗，一只手紧握着椅背，立起身来还了一礼，苦笑道：“战死了倒……也是常事，我倒真没想到你……是新娘子，早知道了，还该备一份厚礼来的……”他的话还没说完，阿琐早已回去坐在原地了。

见周培公白痴一样坐着不动，索额图便道：“培公，你脸色不好，醉了么？”图海左右望望，便向索额图耳语了几句。索额图边听边点头，心里一阵阵发火，咬着牙道：“他这人惯弄这一套，真乃小人之尤！”正说着，见李德全匆匆进来，也不顾乱哄哄的客人，径至索额图跟前，赔笑道：“万岁爷叫三位递牌子进去呢！”

出了二门，索额图怜悯地看了周培公一眼，拍了拍他的肩头说道：“你可要把持定了，俗谚有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大丈夫要咬定牙根，挺过这一阵就完了。”

“索大人教训得是。”周培公回头用恍惚的目光瞧了瞧灯烛下木然痴坐的阿琐，苍白的面孔上略泛起一点潮红，勉强笑道：“圣上等着我们呢！走吧……”

康熙并不知身边几个臣子的感情纠葛、阴谋动作。连日来，两广、川、湘的捷报雪片样飞来，他的精神一直处在亢奋状态，大冷天只穿了一件酱色湖绸丝绵袍，梳得油光水滑的辫子盘在脖子上，见他们进来，得意地抚着新蓄起的小胡子，笑道：“你们到哪里去了？喝得红头萝卜似的，明珠、熊赐履等候你们半日了！”索额图便把去何府贺喜的光景约略说了。康熙道：“朕今日要犒赏你们——当初滇逆事发，震动天下，幸亏有你们辅佐，清除了吴应熊、杨起隆的祸害，去掉了京畿隐患。开战后又扫清察哈尔后顾之忧，西捣平凉，抽了吴三桂锅底的薪柴，平叛有功啊！”

大家一听康熙如此夸奖，急忙一齐叩头谢恩。李德全从暖阁里走出来，将几个小黄布袋每人分发了一袋，拿着沉甸甸的，沙沙有声，不知是什么东西。

“这是稻米。”康熙得意地笑道，“是朕亲手种的，朕看这物件，比赐你们几两金子要贵重得多！”

几个大臣都吃惊了，不解地抬头看看康熙，熊赐履便道：“臣怎么一点儿也……”

“你们当然不知道。”康熙哈哈大笑，“这事只有朕和皇后知道。从康熙八年便试种，总不成功，去年秋天才有收获，你们知道朕的意思么？”

“这是圣恩浩荡，施泽及于奴才！”索额图不假思索地说道。明珠却道：“这是天降祥瑞，兆在天下太平！”熊赐履想了想说道：“臣以为这是万岁重农桑，期望天下太平，化干戈为玉帛。”图海口张了几张，方道：“臣以为主上要臣等爱惜前方将士，勿忘生民之本！”

几个人都猜过了，康熙一概摇头，却听周培公寻思着说道：“以臣愚见，几位大臣都说得有理，不过臣却在想，既然皇上操心农事如此，做臣子的更该勉力为之；既然北京能出稻米，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乃至于盛京，也可效法。如此推去，国库何愁不充？民生何忧不苏？台湾何惧不平？葛尔丹何虑……”

他没有说完，康熙已是纵声大笑，续着说道："……河道何恐不治？罗刹何惧不平——此真知心之言也！"

君臣又议了一会儿进军云南的事。议完后，诸臣方才跪安出去。

此时，夜已深，万里晴空，悬着冰盘似的一轮圆月，将大殿前照得如水银泄地。康熙独在院中徘徊步月。他仰脸看看天穹，昨日接到御史成其范奏章，说火星退至金宿，入云贵分野。星图占验，数月之内便可翦灭盘踞川、湘的吴三桂余党。他搜寻渺茫的天空，却寻不出奏折里所谓的"火退鬼金，则火能烁金；退井木，则火逢木愈炽"的天象来。沉吟良久，康熙抚膺长叹道："还是伍先生说的，天道茫茫，凡人岂能知晓？惟修人事以应圣道——应人心即顺天道啊！"

康熙大帝3：玉宇呈祥

内容简介

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的第3卷。它着重表现康熙在统一中华、治国安民方面的文韬武略。

平息“三藩”之乱之后，康熙四处物色治河能臣，亲赴汴梁，视察黄河，任用能臣疏浚漕运，终使黄河变清；任用良将，操练水军，德威并用，东收台湾；开博学鸿儒科，选拔良臣，缓和民族矛盾；南巡金陵，祭祀明太祖，团结前明遗老；纳忠言，整顿吏治，惩办贪官，创一代新风；北巡盛京，与东蒙古诸王结盟，进而西征葛尔丹，完成统一中华大业。

此卷中又一批新的艺术形象活跃在读者面前：如风流倜傥的高士奇，清廉固执的于成龙，犯颜批鳞的郭琇，栉风沐雨的陈潢，拔箭啖珠的施琅，行乞街头的“香美人”，精明过人的“能婆子”等。

通过这些艺术形象的刻画，再现了清初的社会民情和玉宇呈祥归一统的历史风貌。

第一回　洪水围城贤母教子　赈济灾民良吏抗命

康熙十七年的秋天，连绵淫雨来到人间。自白露过后，老天爷便发了邪，不断头儿只是下雨，或淅淅沥沥，或飘飘洒洒，不是重云浓雾，便是潇潇冷雨，总无三日晴好。直隶、山东、陕西、河南新修的驿道像一条条泥龙蜿蜒伸向远方的雨帘。浑黄的潦水从田里流到农民冒雨培起的毛渠，再进塘沟，汇至大渠。永定、滏阳、海河、滹沱、运河一时都变得暴跳如雷，咆哮着，呼号着；卷着泥沙、草根、树叶、秸秆、断檩残梁、各类瓜果……打着可怕的漩涡奔冲逆折，泛起豆浆一样的白沫滚滚东去。

最令人胆寒的还是黄河。一望无际的河面上，凄风将白雨扫来扫去，搅成团团水雾，狠狠地抛向狂浪滔天的浊流，发出闷雷一样的河啸。江南省清江县地处黄、淮、运三河交界处，自交秋以来，淮水上游高良涧、板工等决口二十六处，高家堰石堤决口七处，黄水、淮水冲决千家岗，灌入烂泥滩，将清江县的清水潭灌得水高丈五，登城一望，溟溟渺渺，黄浪无涯。

清江城是一座新筑小镇，因地处交通要冲，朝廷设了粮道、盐道，往来漕船常在此放缆打尖，渐次成了集镇。其实平日仅有万余人口，但此时四面被水围困，灾民挤入城中避洪水，竟一下子骤增至十余万人。所有城内馆舍店肆、棚庵庐檐聚满了面黄肌瘦的人群，一街两行堆得到处是湿淋淋的行李，城里所有卖吃的店铺全关了门，一张平日只要一个大子儿的面饼，要花一两银子才买得到。

清江县令于成龙，因境内出了逆伦案，已经被革职卸任，新委县令尚未来，就连摘印官也一同被困在城内。处在这种情势下，于成龙不肯交印，摘印官怕担待责任，也乐得听他自为，自己躲进东门内大粮库去享清闲。于成龙原是山东人，其兄老于成龙是著名清廉的臣子，官居山东巡抚。于成龙幼承母训，一心做清官，不料去岁两江总督葛礼做寿，他只送了一双布鞋做礼，惹得葛礼大为光火，便寻事参了他，其实逆伦案各县都有，大家心照不宣，上下做了手脚，一点事也没有。于成龙偏不识趣，撞了这晦气也是情理中的事。

此刻雨已暂歇，于成龙搀着年过五旬的母亲于方氏站在清江城南门箭楼下，怅然望着远处一线露出水面的黄河大堤。两个人的衣裳似乎不耐秋寒，身子有些瑟瑟颤抖。四五十个护城的衙役个个泥浆满身，东倒西歪地靠在箭楼壁下小酣。

“成龙，”于方氏半晌才道，“看这天，一时恐怕还晴不了吧？”

于成龙摇了摇头，清癯的面孔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从怀里取出邸报，递给母亲，说道：“娘，这是朝廷递来的邸报……”老太太轻轻推开，说道：“娘的眼不中使了，这几日又上了一层翳，越发不行了，你说给我听听。”于成龙抖开纸看了看，低声道：“是。一件是朝廷命安徽巡抚靳辅进京述职的邸报；一件内容是调抚远参议将军任奉天提督；再一件是郑州花园口决口——上游郑州既决口了，这里的水就涨不起来了，母亲您就放心吧！”

“我老天拔地的，死都死得着了，有什么怕的？”一阵凉风飒然而来，于方氏被呛得猛咳，于成龙忙替她捶背，却被她一把推开手去，喘吁吁说道：“要紧的是城里聚着十几万人，又冻又饿，怎么消受得了？你是这地方的父母官，得赶紧打主意——听说昨个儿又饿死二十好几！”

这件事正是于成龙最犯难的！守着粮库里的麦山米垛，城里几乎家家断炊，他觉得揪心般痛苦。但粮库却不归他统属，且不说摘印官梁守义住在那里，单是粮库守备、道台都是比他大着几级的大官。这件事真正叫人难为。于成龙听着母亲的话，沉思着说道：“娘，儿子知道，饿死百姓儿也心疼。我已经叫人去请梁大人、郭真守备和韩春道台一同查看灾情，总会有法子的。”说着便把母亲搀进箭楼里头安置了，叫起衙役们，说道：“一同到库里走走。”

刚刚出来，却见梁守义和郭真、韩春三个人带着几个师爷提着袍子拾级上城。韩春因是道台，职位最高，兼统文武，走在前头，见于成龙站在上头，忙拱手寒暄道：“成龙兄，辛苦辛苦！哎呀呀，几天不见瘦得这样儿了，缺什么东西找我嘛！”

“韩观察、梁大人、郭大人，”于成龙行了礼，一边将他们让进箭楼厅中，坐在石条凳上，一边说道，“卑职今早差家人于禄至府上呈书，想必已经展读了？”

三人听了对视一下，韩春笑容可掬地说道："大札已经拜读。先生拳拳爱民之心兄弟已是了然于胸。不过开仓济灾，事非寻常啊……啊啊，老兄在这里已是两年有余，这个规矩还不晓得？兄弟爱莫能助啊！"梁守义听了笑道："就是这个话。这几日我们几个公余闲论，言及老兄。清江城这次安然度过洪汛，水总算没进城，全仗老兄领着人日夜防护，这就是大功一件。兄弟是葛宪台派来摘印的，这个印呢，兄弟就做主先不摘了，回去禀告宪台大人，恐怕还得重加保奏呢！"

于成龙听着，揣摩着他们的话意，半晌方冷冷说道："我本萧然书生来，也愿萧然书生去。梁大人既未摘印，兄弟此时仍是一城守牧，朝廷备粮原为百姓，几位大人都晓得，三日来城里已饿死七十余人。万一激起民变，内无兵，外无援，请问谁承担责任，又如何善后？""我们到这里拜会贵县，也正为这事。"郭真不安地说道，"城里百姓已经在商议聚众抢粮。不瞒老兄，昨日粮库门口已打死了三个闹事刁民……"于成龙嘴角闪过轻蔑的一笑，说道："既是闹事，来一个打死一个，来两个打杀一双，何等爽快！他们闹事到库里，正是阁下该管，兄弟有什么法子？"

郭真是武莽出身，哪里听得出于成龙话中揶揄之意，干笑一声说道："若是万人起哄，兄弟也是鞭长莫及，何况守库兵士都是本地人，都不愿下手，谁他娘的有办法？"

"所以我们来，就是想借重贵县。"梁守义听郭真说的粗鲁，不禁皱皱眉头，身子倾了倾说道，"来这些日子我已看出，老兄虽遭了事，但仍是众望所归，此地百姓肯听你的。由老兄你出面晓谕一下，弹压一下，定会收效。过了灾日，上峰难道不来赈济？——也就是十几日的光景么。"

里屋的于方氏听着，实在忍不住了，拄着拐杖几步出来，朗声说道："十几日光景，你知道十几日断粮是怎么回事吗？那是上千条人命！"她站在门口，满头白发颤颤巍巍。

"你是谁？"众人正议得不可开交，猛听局外有人发话，都是一怔。梁守义见是个穷老婆子，断喝一声道："这是你说话的地方？你——"韩春却认得是于成龙母亲，忙止住了梁守义，说道："这是于大人的高堂。……老太太，你有年纪的人了，好生歇着吧，我们不是正在商议办法么？"

于方氏哼了一声，并没有退下，扯过一根条凳坐了，拄杖略一沉思，侃侃言道："女人不当过问政事，我自幼读书岂不明白？但如今为民请命，也说不得这个规矩——匹夫倡乱，一呼百应，古来教训有多少？城外之水可用土挡，城内之水可以覆舟。一旦激起民变，老婆子敢问谁来承担？"说着将头轻轻一晃，竹杖轻轻点地，目中虽然无光，脸上犹似严霜。

几个人都被弄呆了，老太太义正的言词，从容的举止，大家的风范，一下子镇住了几个官员。

"那，依老太太之见呢？"良久，韩春方回过神来问道。

"我儿子的主意对，"于方氏冷然说道，"如今情势，只有开仓赈灾，别无良策！""粮食有，"韩春冷笑一声说道，"但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于成龙的，那是朝廷的皇粮，今年还欠一百万石没来得及运往直隶——"于方氏接口笑道："那太好了，正好拿来解救燃眉之急——成龙，你打欠条，借粮一百万斤救济灾民，事过即还。"

"是！"

"慢！"梁守义一摆手，格格一笑踱至于方氏面前，背着手躬身说道，"老太太，一百万斤就是一万石，按石米五钱计，是五千两银子，于大人囊空如洗，嘻——这笔开销，守义倒要请教自何而来？"

于方氏听了呵呵大笑，说道："亏你大人名叫'守义'！岂不闻义之所在，虽有害而不趋避？五千两银子我还得起，我也不信百姓将来不还钱——请出笔墨来，写！"衙役们站在箭楼内外，早听呆了。他们自己家里也早已断了粮，巴不得有这一声，忙将于成龙平日批阅文牍的文房四宝端了出来。

"不行！"韩春职司所在，深知事关重大，身子往后一仰，断然说道，"这粮食是军饷，皇上有专旨调拨给施琅军门练兵用的。动了一粒，在座诸公都有罪！"

"与其残民以逞，不如曳尾于泥涂！我不信你们这几个官命比几万百姓的命还值钱！"

郭真见不是事，忙道："我们都是皇上臣子。老太太，这忠孝二

字，忠在前啊，我们怎好违抗天命呢？”话未完，于方氏便顶了回去：“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你明白么？”

于成龙早就想硬借粮，只是知道关系重大，将来获罪深重，怕连累了老娘。厅中这番唇枪舌剑，老太太竟比自己还来得硬挺，于成龙不由一阵惭愧，立起身来到书案前，刷刷写了几行字，走至韩春面前，身子一躬双手捧上，说道：“请大人签批。”

本来为找于成龙弹压饥民，不防到这里碰了这个硬钉子。于方氏一口一个圣人语录，顶得三个人面面相觑，却又驳她不倒。韩春早已不耐烦，见于成龙竟似要逼他签字，铁青了脸，打起官腔说道：“于成龙，莫非你要逼迫本道——我要是不签呢？”

“我奉圣命来守此郡，”于成龙拱了一下手说道，“如今内有十万灾民，外有洪水围城，是非常之时，凡在城中俱是我的子民——连你诸位也在其中。城中富户的存粮我早已借空，有囤积居奇者，即是为富不仁，本县有责以国法治之！”话未说完，三个人已个个气得浑身发抖。梁守义“啪”地将案一击，脸涨得猪肝似的吼道：“你狂妄！我此时就摘你的印！”

“迟了一点，也早了一点！”于成龙仰天大笑，“你早该摘印，又怕洪水溃城担待责任；既然未摘，我当全权管到底，等放完粮，自会将印交你！”

韩春眼见众衙役虎视眈眈站在门口，心下有点发怯，深悔今日出来竟连库兵也没带几个，哼了一声站起身搓搓手说道：“郭真、守义，天不早了，不能和这个二五眼磨牙了，咱们走！”说着三人面色阴沉沉的都站了起来。

“来人……”于成龙居中向后一坐，脸一仰吩咐道，“封门！”

“喳！”

几十个衙役齐应一声，就地打了个千儿，“咣”的一声将大门关了个结实，居然摆出平日审案的气派按雁行排成八字形立在于成龙两边。

“本城富户韩春家有存粮，”于成龙削瘦的面孔毫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道，“本县为救一城百姓，索借糙米一万石。韩春先生，请签字！”

韩春气得发昏，只觉得心里空空荡荡无所倚托，回头看那二人时，也都痴痴茫茫如在梦中，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略一迟疑，众衙役早炸雷般齐喝一声："快签字，照打了！"韩春惊醒过来，激凌凌地打了个寒噤，左右看看俱是于成龙的衙役，看样子只要再一迟疑，立时就要动刑，自己身为朝廷四品命官，凭空屁股被打得稀烂，真要"万古留名"的了。愣怔了一下，韩春咬着牙狞笑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就签字，看你如何逃脱圣上的三尺王法！"说着提笔向纸上疾书了几个字，"啪"地一声将一支雪狼毫湖笔一撅两截掼在案上。

"嗯，好！"于成龙拿起纸来吹了吹墨迹，"只要肯借粮，本县不计较你咆哮公堂。"说罢，将借卷交给吏目道："拿去雇人将粮领至县衙后关帝庙，回来禀我，由我亲自分发。"

郭真原是武官，本想动武，一来于成龙人多势众，二来于成龙毕竟是朝廷命官，一开打便占不了全理，见韩春签了字，便道："于成龙，字也签了，粮也借了，你小子该放我们走路了吧？"

"还得委屈三位多坐一时，"于成龙笑着看了母亲一眼，"兄弟得把粮借到手才得放心，再说，兄弟犯了这么大王法，不日即有泼天大祸，你们何忍立时就去——衙役们，有酒没有，弄一瓶来。"梁守义格格一笑，说道："此时有酒也甚有趣，只是吃过酒却难以领情，我三人今晚即当联名具文申报，并请宪台转奏朝廷为你请功！"

"随你！"于方氏淡淡说了一句，站起身来径自进了里屋。

当日夜里于成龙忙了一晚没有合眼，将运至关帝庙的一万石糙米分发灾民，累了个腰软骨酥。韩春三人自回仓库写片子，联名具折弹奏于成龙。不到十天，总督府行文到了清江，令将已革县令于成龙拘押在衙门，候参听勘，当地绅民奔走相告，也就有人出头商议万人联名叩阍。

总督葛礼的参奏折子因不是急件，半个月后才递到北京。

当时封疆大吏都在北京聘有看折师爷，住在消息灵通的达官贵人家当清客，折子一到，师爷先拆看，根据北京的舆情和朝廷的意向，由师爷决定进呈与否。葛礼的师爷叫陈锡嘉，和哥哥铁嘉、老师汪铭道，都在上书房大臣索额图府中。锡嘉因前几日有几个老百姓撞景阳钟叩阍，为于成龙鸣冤，看了这份折子有点吃不准，便去与铁嘉商议。

“四哥，”锡嘉抖着葛礼的奏折，说道，“葛制军要参于成龙，如今却有人叩阍保于成龙。你看这折子要不要递进去？”

陈氏兄弟五人，按金、银、铜、铁、锡排了下来。三个哥哥早已发科，在外头做州县官。只他二人没选出来，索额图便收了去，做了门客。听了弟弟的话，铁嘉燃着火煤儿呼噜噜抽了一阵子烟，笑道：“我看能递进去。于成龙这人我晓得，素来骄妄，连索相也不待见他。如今朝廷四面冒烟、八边着火似的要粮，他芝麻大个官儿，就敢擅动库粮，那还不是自寻无常？”经过一番计议，陈锡嘉得了主意，将折子封进奏事匣子，钤了印，专等索额图回府再转呈。眼看天已黄昏，仍旧不见索额图回来，陈锡嘉不禁纳闷，便叫过管家蔡代问道：“老爷今儿回来过了么？”蔡代赔笑道：“老爷没回来，只叫人给汪老先生捎了个信儿，说去各部议事，没准还要进大内去呢！”陈锡嘉听了无话，默默思索一阵，挟着匣子便坐了小轿往户部衙门来。

天阴得重，也黑得早，因京师闹粮荒，朝廷下令禁酒，各个店铺早就上了门板，街上一片昏暗，连烧饼、馄饨、豆腐脑这些卖小吃的也没有，只有远处几家鲜果铺子稀稀落落点着几盏羊角灯，鬼火似的在风中摇曳，十分凄凉。

待到户部衙门口时，天已起更，陈锡嘉哈腰出轿，户部门上的戈什哈都是熟人，迎了过来，说道：“五爷来得倒巧，方才索相还吩咐叫人回去取匣子呢！”陈锡嘉笑着点点头，略一寒暄，正要进去，便听到远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讨吃的女子满脸污垢，慌乱地撒着大脚片子，几步便窜上了户部衙门的大门洞里，“扑通”就是一跪，喘吁吁说道：“大爷们，救救我！后头有人追……他们杀人……”抚胸叩首，又是叽里咕噜一阵蒙语。众人正发怔间，却听远处有十几个人吆喝着追过来，都说的蒙语，谁也听不懂。门官廖生雨情知有事，一边张罗着请陈锡嘉自便，一边将那女子护在身后，又叫人进去禀报。此刻追赶那女子的十几个蒙古人一色的绛红长袍，狼皮帽子，偏袖统靴，赶到户部衙门口，提着明晃晃的刀，指着那女丐用蒙语叫骂，要冲过来捉拿。

“你们是哪里来的，这样撒野，没有王法了么？”廖生雨看时，却是在附近驿馆里住的准葛尔部蒙古人。他们进京上贡，一下子来了两千多人，日日生事，今天竟闹到户部衙门口，不禁怒道：“这是国家机枢重地，你们该懂得法度！葛尔丹擅自称汗，皇上没准儿还要降罪呢，你们竟敢如此！”

一个蒙古汉子提着刀过来，一脸横肉纹丝不动，凶狠地瞪了廖生雨一眼，说道："我叫多尔济！那个女的是喀尔喀部的逃奴！喀尔喀土谢图汗与我西蒙古为敌，趁我出击漠北蒙古，扰我后方，抢我牛羊，断我粮草，被我博硕克图汗天兵殄灭。今天，我们使臣格隆在一家饭铺发现了她，命令我来捉拿，你为什么要庇护她？"

"我不管你什么博硕什么汗，"廖生雨不耐烦地说道，"我只晓得这里是天朝司空衙门！你们闹到这里来，就有罪！何况这女子告你们杀人，事体不明——来人！"他将袖子一挥，大声喝道，"一个也不要放走了！"

多尔济格格狞笑一声，说道："长官看来要缉拿凶手？那个汉狗子饭铺老板，放走了这个逃奴，是我杀掉了他！不知长官怎样处置？"

"拿！"廖生雨大叫一声。"喳！"门洞里的戈什哈早就听得不耐烦，听到这一声儿，一拥而出，就要动手捉人。

第二回　康熙帝诛凶释王女　彭学仁戴罪蒙皇恩

多尔济毫不畏惧，也不言语，一步抢上去，老鹰捉小鸡似的一把将廖生雨提过来，用刀比着脖子道："叫这群猪猡退回去，不然我一刀宰了你！"廖生雨做了多年门官，从没经过这样阵势，一个朝廷命官竟被人当众要挟，要是服了软，以后怎么做人？因将身子一挺，梗着脖子叫道："都他妈是些吃才！他们才几个人？拿……"话音未落，廖生雨的头已滚落在地……

众人立时大哗。几十个戈什哈再不怠慢，叫骂着，有的堵路，有的报信，余下的便来拿人，大锣敲得震天作响。远处刑部衙门，知道是出了事，缇骑四出，一片声吆喝着将衙门封了。这十来个蒙古人虽悍勇过人，终究逞强逞错了地方，眨眼之间，都被寒鸭儿凫水般捆了个结实。

门口的事，索额图早听陈锡嘉说了。他正在和太子太傅、上书房大臣熊赐履、户部尚书多济商议调粮的事，原不想理会，事情闹到这一步，不能不管了。索额图因摸不清康熙对葛尔丹的态度，便看着熊赐履道："东园公，这是理藩院户部的事……你看怎么办？"

"撮尔西域跳梁小丑，敢在天朝要地如此张狂，这还了得？"熊赐履道学大家，气宇轩昂，听了门上人的回报，将火煤儿插进竹筒，水烟袋往桌上一蹴，说道："多济你出去看看，问问那个逃奴是怎么回事。将闹事的蒙古人，一体交理藩院，会同刑部审理，依律治罪！"多济听了只默默一点头，便退了出去。

多济出去，二人接着议事，但已议不下去了。云南前线的蔡毓荣、赵良栋二军要粮，已令他们自筹；古北口的飞扬古军要粮，已叫他从科尔沁和黑龙江借拨；京师粮食由于漕运不通，只好从陆路调来，虽慢些，聊可敷用。最难打发的是甘、陕两地，到处都是被葛尔丹从喀尔喀蒙古赶进来的蒙古难民，从山西、河南调去的粮食根本不够用。这葛尔丹派来进贡的两千蒙古人，兀自天天找麻烦！

不多时，多济进来，说道："回二位中堂话：那个蒙古女子不是寻常人。乃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独生女儿宝日龙梅格格，汉名阿秀，

是进京叩阍请旨进击葛尔丹的。她讨饭时，不防被葛尔丹使臣格隆认了出来，才惹出这档子事儿。部里不敢做主，请二位中堂定夺。”

“多济，你派人去请议政王杰书。我们递牌子进大内去！”索额图站起身来，掏出怀表看了看，“刚过戌初，还来得及，这事得请皇上钦定！”说罢二人抱了奏事匣子起身匆匆去了。

戌时正牌，正是宫门下钥的时候，苏拉太监手提灯笼，满院巡视，边走边吆喝着：“——下钱粮哟，小心——灯火哟——”这个时候，熊赐履和索额图递牌子，不但康熙惊异，连在上书房值夜的明珠也不知出了什么事，自提了一盏灯笼便赶往乾清宫来见康熙。

乾清宫大殿西暖阁的炕上、几案下、贴金大柜顶上的文书、战报、各地的晴雨表堆得像一座一座的小丘。康熙正抱着六岁的太子胤礽，指着认奏章上的字。见明珠进来，把太子放在身边，笑道：“到底你离得近，先来了——太皇太后瞧着朕太累，叫这小把戏来混混，倒有趣儿……”明珠忙请安，又拉着太子的手道：“已有好些日子没见到千岁爷了！高了！也发福了，真个好福相……”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块红薯，这是他值夜用来充饥的，说道：“小主子，吃过这东西么？喷喷香！”太子忽闪着大眼睛，看着明珠，不敢要，嗅到一股扑鼻的香味，又舍不得。略一迟疑，便劈手夺了去，一头拱进康熙怀里。

“你看看，这像什么话！”康熙笑道，“接臣子的东西哪能这样子？跟你的太监们没教你么？”

“我怕……”太子抬起头看了看康熙，“他的眼那么亮……”说着回头又看看明珠。明珠便讪讪地觉得没趣。

一时，由杰书领衔，索额图和熊赐履依次进来。康熙因笑道：“这个时候递牌子，朕想不出有什么要紧事。莫不是奏事匣子没递进来，怕朕责罚？”熊赐履先将方才与索额图、多济商议的调粮办法，一一奏明，这才缓缓奏道：“臣等夤夜惊动圣驾，倒不为这些事。为的是一件杀人命案，请皇上圣裁！”便将方才户部部院门口的事，详细奏明了康熙。

“你们进来得对。”康熙一直紧蹙眉头听着，叫人把昏昏欲睡的太子抱去了，方道：“这件事朕想着应分两层儿来瞧：一层朝廷眼下无力管到西边的事，不能和葛尔丹翻脸。格隆进京带两千人，这本来就是没王

法。朕不治他的罪，也不见他，就是在想着两全之策。对葛尔丹这人，暂不要招惹。二层他们在京师杀人，得治罪。杀人抵命，何况还杀了个朝廷命官！朝廷若是宽容，他们就会越发上头上脸，往后还不知闹成什么样子！”

杰书赔笑道：“主子说的极是。不过现在云南战事未毕，不宜再开战端。他杀人闹事，为的就是逼着主子见他，承认葛尔丹的汗位。前些日子格隆刚进京，理藩院咨问六部，没有一个人主张开罪葛尔丹。奴才想着，既不能开罪，何妨就做个人情，把那个王女交还他，杀人之事暂不追究，他就没了借口……”熊赐履听了这话，心里很不为然，但杰书是议政王，又不好怎样。涨红了脸冷笑一声道：“外藩使臣觐见天朝，哪有这么没规矩的？朝廷又不是打不过他，是眼下分不开身整治！六部官员说这样疲软的话，实在不成体统！”明珠在康熙眼前一向是打顺风旗的，便道：“这事得办得不柔不刚，恰到火候才行。他既已经称汗，不过想着叫朝廷认可。奴才想着，不如借这件案子召见格隆，一边好言抚慰，一边严加训斥，将杀人犯明正典刑，岂不面面俱到？”

“那个王女呢？”索额图冷冰冰问道，“格隆觐见时，如果提出：‘我们索要部落的仇人，你们为什么袒护？’怎么办？”

这是个没法处置的难题。格隆在京有两千人，王女留京，不定什么时候又会被发现。既要抚慰葛尔丹，就不能授人以柄。康熙早就接到密奏，说土谢图王女流落中原。他曾密谕各地方留心访查，不料她却近在咫尺，想让她住进宫来，想想又觉不妥。正没做理会处，明珠手一拍，说道：“连夜悄悄放走她，这叫死无对证！这么大个中原，他们到哪儿去寻？”

“放在何处？”康熙说道，“她是进京告御状的，放出去，依旧要来，怎么办？”

熊赐履沉吟良久，说道：“也只好如此……臣连夜叫个家人把宝日龙梅带出京，安置在臣湖北老家，待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当天计议定了，大臣们方辞出去，康熙便打开奏事匣子连夜批阅奏折。

第二日，康熙和上书房大臣齐集乾清宫正大光明殿接见格隆。昨晚看了葛礼的奏折，他气得暴跳如雷，命熊赐履草诏，将于成龙即刻缉拿

进京，交部严议。但拟了两稿，他都不满意，总觉得好像欠缺点什么。他阴沉着脸，望着外头霏霏细雨，眼看着格隆进来，忙收住了神，待格隆行过了礼，方问道：

“格隆，你晓得这是什么地方？你居然放纵部下扰乱京师，抢劫民女？你要造反么？”格隆忙叩头道：“这是博格达汗的帝城！请天子见谅，我是博硕克图汗忠实的部下，我们大汗有令：无论何时见到土谢图部的人，一律格杀勿论！所以与户部衙门发生了冲突，令人遗憾。”

康熙格格一笑，说道：“你大概还在想，这个地方是元大都吧！或许，你还想朕是女真人的后裔，女真人曾是你们祖先手下的败将？如今女真人的后裔却受你的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是不是？”格隆被问得一怔，忙道：“不，不，不，我们博硕克图汗的人都知道：苍天只保佑有德的人。我们臣服大博格达汗。我们来进贡，只是不知为什么博格达汗不肯接见我们！”

“你不像个臣服的人，所以朕懒得见你！”康熙脸上毫无表情，“朕已下诏，令将杀人凶手正法了。”

“求皇上见谅！”格隆大吃一惊，“多尔济是臣派的，要杀，杀我！”

“晚了，”康熙说道，“此时他的头已经落地了。”

格隆浑身一震，双手据地盯着康熙，半晌才道：“皇上，这会引起兵端！他是在追宝日龙梅！”康熙大笑道：“慢说他追错了人，就真的是宝日龙梅，她既来京城就应受国法保护！你说起兵端，好呀，来吧！——告诉你，朕七十万大军已经捣毁了吴三桂的老巢，正愁无用武之地呢！”格隆没有料到康熙会说出这些话，顿时气得脸色苍白。

“人情、天理、国法，应该这样。”康熙忽然变了口气，显得温和可亲。“如果有人在准葛尔犯了禁令，你们的葛尔丹难道就不管？所以你大可不必觉得丢脸。朕这是为你好，也是为葛尔丹好。——大家都要顾全名声嘛！你说是不是？”

“是……”格隆咽了一口唾沫，声音有点颤抖。

康熙微微一笑，起身一弯腰，扶起了格隆，拍拍他的肩头笑道：“你生这么大气，何必呢？你是阿拉布坦的人吧？多尔济仗着和葛

尔丹是结盟兄弟，分走了你一大块草原，有这事没有？朕不是挑拨吧！他犯了王法，谁救得了他？你又何必难过？”格隆听着这又体己、又堂皇的话，心里竟自一热。愣了半晌才讷讷说道：“他是副使，我……回去……”“你回去不要紧。”康熙说道，“朕当然不叫你为难。回去带封诏书，朕这就册封葛尔丹为汗，不追究他弑父杀兄夺位的罪过。你和他侄儿阿拉布坦好生劝着他，谨守西疆，不要和朝廷作对，自然有好处的——察哈尔的尼布尔王子你知道吧，忽必烈的正统后裔！他造反，十二天就完了。十二天，明白么？”

格隆万里之行，要的就是这封诏书，想不到方才大发雷霆的康熙，一转眼就成了菩萨，这么爽快就答应了他准备大费唇舌所要的东西，而且顺手替他夺回一大片草原牧地！格隆此刻心里真是什么滋味全有，涨红着脸，低头道：“谢博格达汗大恩！一定遵奉圣谕！”

“拿一千匹宁绸赏格隆，葛尔丹的赏物再议！”康熙笑道，“你来这几个月，冷落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叫葛尔丹看看，朕是什么样的人！来，带格隆去领赏！”

看着格隆出去，康熙收了笑容，说道：“格隆不难对付，葛尔丹才难办呢！此人志大力强，不可轻视。只可惜我们这边事情未完，腾不出手来处置啊！”因见上书房文印主事何桂柱抱着一叠文书进来，便道：“有什么急报文书？你去照照镜子，瞧瞧你那埋汰模样！好歹也是六品官儿了，照旧还是个店老板气质！”众人这才细瞧，只见何桂柱褂子也没穿，袍子皱巴巴的，衣领一边掖着，一边翻着，上头一层油泥，大约冻得伤了风，眼睛鼻子揉得通红，一身的窝囊相。只明珠知道是他的夫人病了，忙得无心整治，忍不住咧嘴一笑。

“回主子的话——阿嚏！”何桂柱答着话，忍不住竟打了个喷嚏，“奴才走半道儿上，因见雨打湿了文书封包，只好脱了褂子包上——里头是部议过的奏章，还有一份是河南巡抚六百里加急递进来的。御史余国柱参劾花园口河道彭学仁的折子包在里头。”一语提醒了康熙。他拆了封包，一边说：“传彭学仁进来——知道脱褂子包奏章，很识大体嘛！朕是说你的气质，和十七年前头一次见你时毫无二致。君子小人本无鸿沟，你不读书不养气，一辈子休想脱胎换骨！原想抬举你放出去做个道台，你这德性样，成么？”何桂柱抹了一把汗，赔笑道：“万岁爷教训的极是！奴才这贱性儿，蛇蛇蝎蝎的不成体统。奴才是得多念点文章！”

康熙没再理他，自去看河南巡抚方皓之呈奏的折子。一边看，一边皱眉头用指甲掐划着。半日才抬起头来，深深呼了一口气。明珠躬身说道："河南出了什么事？"

"他是保彭学仁的，"康熙讷讷说道，"还说，清江地方数千百姓打着万民伞，冒雨运了四万石粮，从旱路送来北京，已到了开封……"

"粮食？"众人觉得意外，都把眼盯着康熙。

康熙粗重地喘了一口气，说道："……是为于成龙请命的。看来……朕是错怪了于成龙了……"

"万岁！"明珠叫了一声，正要说话，康熙摆摆手止住了，说道："你不可再说于成龙的坏话。贤母良臣集于一门，本应奖励，朕却……"说罢一言不发，竟背着手踱出了殿外。

彭学仁已进来一会儿了，因未奉旨不敢擅入，跪在湿漉漉的丹墀下，见康熙出来，忙叩头说道："罪臣彭学仁叩见万岁！"

"唵！"康熙愣了一下，冷笑道，"你就叫彭学仁？在外头你跪了半日，挨冻了，滋味可好受？"彭学仁叩头有声，喑哑着嗓子答道："比之百万生灵为洪水吞噬，奴才不敢言冷。"康熙哼了一声："原来你竟是位好官，还记得天下生灵！朕问你，郑州知府、同知他们如今在何处？"

"他们……都死了……"

"你怎么活出来了？"康熙说道，"哦，朕明白了，你是河工上的，所以洪水给你留了情面！"

"回万岁的话……"彭学仁咽了一下口水，泣道，"……当时大水漫堤，知府黄进才、同知马鑫投河自尽。三人约定由奴才进京领死。后来全堤崩陷，奴才因略识水性，冲下去六十余里才爬上来……"

这些在余国柱参本上却没有，康熙的心不禁一沉，稍停一下又问："当时有几处决口？"彭学仁抬头想了想，回道："先是六处，五处都堵上了，奴才们在最大一处，眼看就要合龙，因沙包用完，功亏一篑。……全完了，全完了啊，我的主子！"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却不敢放声痛哭，只压着嗓子呜咽。康熙听着不禁有点发痛：连沙包都不敷使

用，怪河道有什么用？但彭学仁职在治水，余国柱参劾也有道理。康熙想着，皱着眉头看看天，道："你下去吧，朕已令安徽巡抚靳辅出任治河总督，你到他幕下办差去吧！"

康熙说罢，转身回殿，抚着刚留起来的短须对熊赐履道："山东巡抚叫于成龙，清江县令也叫于成龙。他们是不是一家？"熊赐履不知道，管着吏部的索额图说道："是同族兄弟。""有意思。"康熙笑笑，说道："明发诏旨：小于成龙着晋升宁波知府，葛礼的本子要严加驳斥！"

"不明白，是么？"康熙见众人愕然相顾，问道，"昨晚朕看了葛礼的本子，也是气得无可奈何。今天又看了方皓之的保本，还是方某说得对！据此案，清江为水所困，十几万饥民困饿城中，于成龙是全城的父母官，能坐看积粮如山而饿死子民吗？此谓之仁而清；暂调朝廷存粮，赈济将暴之民，此谓之忠而明；遵母之命，抗权势乱令，此谓之孝而直；——如此贤母、好官，当然应加褒扬，葛礼而严参，实属昏聩庸腐！"康熙侃侃言罢，沉默良久，长叹一声说道："久雨必晴，好歹天快晴了吧！此时晴了，今岁秋粮还是有望的……"

第三回　杨起隆庙前忆旧事　高士奇韩府医沉疴

康熙盼天晴，有人却在诅咒天晴。他就是康熙十二年腊月在京师聚众谋反，事败逃亡出来的假朱三太子杨起隆。他在邯郸城北丛冢镇的天王庙已隐藏了五年。二百多条性命换得他孤身出京，原指望能再整旗鼓与朝廷周旋，不料至今夙愿难偿，心中的苦、气、恨，像火一样烧得他秃了顶，便索性用重金购买度牒出了家。

东边与丛冢遥遥相对的便是有名的黄粱梦镇，每当日出，在庙阶上便能瞧见黄粱梦庙宇危楼重檐间的霭霭雾气。无论丛冢还是黄粱梦，两个名字对他来说都极不吉利，但杨起隆并不在乎。一来在直隶、山东所经营的各处香堂已殄灭殆尽，他又不愿进微山湖投靠水匪刘铁成；二来他觉得这地名儿能时常提醒自己，有点像带刺儿的花，只要一伸手去抚摸便扎得出血，勾起他对悲酸往事的回忆。他上个月才“云游”了天山，从准葛尔万里跋涉归来，浑身的疲惫已渐渐消失。在这中原人烟稠密之地，人们都称他“金和尚”，任谁也想不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和尚曾做过拥有二百万徒众、叱咤一时的“钟三郎”香堂总领，至今仍是朝廷严旨缉拿的“伪朱三太子”。

此刻，已经入更，金和尚坐在庙前石阶上，呆呆地望着雨后新霁的夜空，暗恨：为什么不昼夜不停地再连降三年暴雨，重来个洪水世界，九州陆沉，天地翻转？即使连自己淹死也甘之如饴！他有的是银钱，就埋在庙西二百步远近，现在圈进当地有名的能婆子韩刘氏后园的老桑树下面。那是当年湖南解往北京的六十万两军饷，原封儿劫下，埋了足有丈八深。他也有武器，阶下便是一间石库，除了上千件刀矛剑戟，还有一枝制作精良的火枪，是这次在准葛尔由罗刹国特使扎哈罗夫所赠。原来为他守库的两个沙弥，为了让他们永不泄密，两年前已经让他们渐渐“病死”了。

金和尚有点茫然地盯着“紫微”星座：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有百万之众，曾横行十一省，五年之内便土崩瓦解，眼看着变成灰烬，玄烨（康熙名）这个小儿用什么法术这么快就收拢了人心？他抚着冰冷的石阶，又想起石库中的火枪，五个月前在西北与葛尔丹密谈的情形又活脱脱地出现在眼前……

“葛尔丹汗，”水桶一样的扎哈罗夫上校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脚下马刺在木板地上叽叮叽叮地响着，白皙的面孔上一撮哥萨克小髭须神气地一翘一翘，灰眼珠放着幽幽的光，“正如您所知道的，在您面前，是贵国大明尊贵的太子殿下。我和戈赖尼勋爵曾在察哈尔荣幸地认识了他——我再次提醒您。机会，唔，机会对于任何人都是公正和残酷无情的。中国的南方现在仍在混乱之中。朱殿下代表大明，您代表大元，挥兵南进，你们的耻辱都将烟消云散，这是惟一的机会——惟一的，懂吗？”他的汉语、蒙语都说得极漂亮，根本不用翻译。

葛尔丹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皮帽子下是一张有棱有角的长方脸。他静静地听着，半晌方字斟句酌地说道：“感谢上校再次提醒。您这样聪明睿智，我相信彼得陛下定有更荣耀的勋章赏赐给阁下。但我不能理解的是，贵军在木城一役受挫之后，为什么竟接受了奉天提督周培公的要挟，把本来答应供应给我的七百枝火枪又截了回去？实言相告，我相信贵国朝廷并不相信您。我也无意南下与大清逐鹿中原，只想恢复我蒙古故土。车臣三部之乱虽然平定，但我的实力也大受损失：西藏的桑吉仁错喇嘛犹豫不决，不肯合作，向中原进兵便只能是奢望。”扎哈罗夫平静地等他说完，瞪着眼想了想，忽然“噗嗤”一笑，说道：“大汗，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既然你不想征服中原，为什么派了那么多人假扮难民在陕西、山西、直隶等地搜集军事情报？恢复故土怕倒是实话，北京原来的名字不叫‘元大都’吗？至于火枪的事，在外交上我们不能不敷衍一下，而且您知道，那是七月中旬的事，我国当政的现在已是伟大的彼得了……”说到此，葛尔丹福晋亲自用银盘端着三杯奶茶过来，一边安置敬客，一边对葛尔丹笑道：“鹰也有吃饱的时候？我听上校说得对，这位太子——”她迷人地朝金和尚笑笑，“有他给您作向导，草原的雄鹰是不会在黄河上空迷路的。”

“多谢福晋。”金和尚欠身回礼，端起奶茶，虽觉腥膻，还是一气喝干了，清清嗓子说道，“和大汗谈的不少了，大汗不肯冒险，这是没法子的事。我不过是为了报君父之仇来此。我自己早就不想当皇上了。昨日大汗说给我钱，说句孟浪的话，鄙人并不缺银子。既然如此，明日我就启程回去了。”

葛尔丹笑道：“三太子，我虽是你们说的夷狄之人，其实我是极爱汉学的。汉人有话说‘欲速则不达’，我揣摩着和‘过犹不及’是一回事——何必性急呢？在我这里住下，慢慢商量。”

“慢慢商量？”扎哈罗夫双手一摊，耸肩笑道，“你们东方字典里没

有‘伟大’这个词。但我要说，中国现在这个年轻的皇帝倒真是个伟大人物。他轻而易举地就擒拿了鳌拜公爵；目前又将平息吴三桂王爷的叛乱，战火未息，便又准备向台湾进军。我敢肯定，他已经在打你的主意！如此拖延下去，将来是他进攻您，而不是您去打他！”他说得又快又重，嗓音中带着刺耳的嘶嘶声，大厅上几个人禁不住打了个寒颤。金和尚合掌说道：“足下未免对中国的事过于操心了吧？大汗，目下您既然不肯东下，听说又修表和康熙称臣求和，我在这里实在已无用处，明日我必得启程回去了。”

葛尔丹和金和尚相处数日，很欣赏他的汉学，进兵中原是他的宗旨，帐下也真需要有这样一个向导。听金和尚这样说，葛尔丹阴鸷地笑笑，说道：“三太子，我真的是拿你当莫逆之交看的。你讲的‘远交近攻’道理虽很深奥，但很实用，我很愿意留下你。我们蒙古有的是金子、名马和美人——我的女儿钟小珍素来喜欢汉人，起的名字就是汉名，三太子要不嫌弃，你们何不结为伉俪？”说完，便审视金和尚的脸色。

正说着，葛尔丹的女儿小珍从后厅旋风般冲出来，大声说道：“我不愿！我虽然倾慕大汉，因为我们自古就是一家。我不喜欢你们这些白脸人来挑拨！我和小穆萨尔早已订过亲，凭什么叫我嫁这个和尚？”说着，眼中已是饱含泪水，冷冷瞥一眼福晋，冲着里边喊道：“老胡，带上你的马头琴，跟我到牧场去！”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穿着蒙古长袍出来，略有点迟缓地向葛尔丹和福晋行了个礼，说道：“王爷，郡主叫我去呢！”“你不要只是跟着小珍学汉字，”福晋一旁坐着，因见小珍没理会自己，心里不高兴，剔着眉毛申斥老胡道，“也得管着她懂点规矩！她母亲死了，我现是福晋，连个见面礼都没有！”葛尔丹知她们母女一向不和，心里烦乱，摆着手道：“去吧，去吧！”

“王爷、福晋的美意，我心领了。”金和尚欠身说道，“我已是两世为人，早已无心娶妻。灭国之恨、君父之仇不雪，我活不下去。听王爷的意思，要强留我，我是难以从命的！”说着，从火盆里抽出烧得通红的火箸，像擎着一枝火红的树枝，眼中放出仇恨的光芒，若无其事地掂了掂火箸，照自己的脸颊便烙了下去，一串白烟丝丝升起，人肉焦煳味立时充满了大厅。大厅里顿时一片死寂，扎哈罗夫、葛尔丹惊得面色惨白，福晋合掌念了一声“佛爷”，竟昏了过去。

“我为泣秦庭而来。”金和尚忍着巨痛，徐徐放下火箸，苦笑道，“请兵不能遂愿，并不怨恨什么人。我这里毁容，只为诉说我的心，和这火一样。这团火今日烧了我，愿将来有一日，我能用同样的火与康熙同归于尽！”

葛尔丹从未见过这样的硬汉子，扑过来激动地扳着金和尚的肩头，颤声道：“好兄弟！你——你就……等着瞧吧！”扎哈罗夫是戈赖尼派到亚北来策动葛尔丹内侵的特使，中国人的死活，对他无关痛痒，见此情景，心头也是一震。他来回疾走几步，头也不回地说道：“朱先生，我知道你在江南有二十几处秘密据点，并且掌握着微山湖刘铁成三百人的武装，但单凭这些除掉康熙是不可能的——人少势微——完全不可能。”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金和尚想不到扎哈罗夫如此熟悉自己的内幕，惊讶地看了一眼扎哈罗夫，不动声色地说道：“我只能勉从其命。不过阁下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有我的办法！”

“唔？”扎哈罗夫倏然转身，弯下腰凑近了金和尚的脸，一字一板地说道，“——那么，可否见告一下呢？”

“阿弥陀佛！”金和尚闭目摇头。

扎哈罗夫咯咯笑道：“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在朝里还有人！”他那如同鬼魅的怪笑竟使金和尚起了一阵寒栗：他只和江南总督葛礼有交往，隐隐约约听说索额图和葛礼因为皇太子的事与明珠闹纠纷。

“朱先生，你感动了我——不，感动了上帝！”扎哈罗夫叹息一声，眼中放着绿幽幽的光，“不同的利益，却有同一个目标。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东正教使罗马什卡先生——一个混血儿——已在金陵潜伏了二十年——为了你，我决定起用他来配合你的计划。我再送你一枝手枪，全世界都找不出比这再好的武器了。你大概不会像拒绝黄金一样不肯接受吧？”金和尚举手一拱，说道：“谢谢阁下，我隔河作揖，承情不过了！”

……一阵风吹过来，金和尚打了个寒噤，才意识到自己坐在邯郸古道旁丛冢镇东的天王庙前。朦胧的月光给周围的景物镀了一层水银。那些不久前发生的事一下子变得非常遥远。他听听四周动静，东厢房里一个人睡得正酣，在打呼噜。这人姓高，是个进京应试的穷举人。西厢房

还住着一个，是金和尚三年前收的沙弥，俗名于一士，有一身铁布衫硬功，高可纵身过屋，远可隔岸穿河，因杀了人，官府缉拿，剃发当了金和尚的徒弟。金和尚在江南布的二十几个黑店，伙计们多是他的黑道朋友。金和尚正想起身回精舍，西厢屋门吱呀一声开了。于一士斜披着夹袍出来，蹒跚着来到殿后，倒了吕梁瓶似的哗哗一阵，趿着鞋回房，一扭脸见金和尚坐在阶前，揉了揉惺忪的眼，含糊不清地问道："堂头和尚，后半夜了，还打坐？"

"倒不是打坐，"金和尚笑道，"今晚不知怎的错过了困头，再也睡不着了。先是那边韩刘氏哭得凄恻，后来又见她去黄粱梦给吕祖上香。这早晚不见回来，别是出了什么事吧？"

这个韩刘氏是个有名的能婆子，跟前有一个小儿子，得了重病，什么好郎中都瞧过，什么精贵药全用过，只是不中用。这位精明强干的老太太也乱了方寸，每夜子时都到黄粱梦祈神。

"痨病，请下九天荡魔祖师也不中用！"于一士说着便推门进去歇息了。金和尚因银子埋在韩家后园，几次上门化斋想进去瞧瞧，都被挡在门外，想命于一士去黄粱梦探望一下，趁便套套近乎，正待说话，东屋书生早被他们惊醒了，隔着窗子问道："大和尚，是谁病了？"接着便是一阵窸窸窣窣，已是穿衣起身出来。金和尚忙迎过来，合掌道："惊动了居士，阿弥陀佛，罪过！"

出来的这个人叫高士奇，是钱塘的穷举人，自幼聪颖异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插科打诨都来得两手。听说有病人，高士奇走了出来，正了正头上六合一统毡包帽，将开了花的棉絮往袍子里掖了掖，又将一条破烂流丢的长腰带紧了紧，呵呵笑道："正愁手头无酒资，忽报有人送钱来！快说，是谁病了，带爷去瞧瞧！"

"篾片相公！"西屋里于一士吃吃笑道，"你是华佗、扁鹊、张仲景，还是李时珍？""清虚不要取笑！"金和尚正容冲西厢屋说道，又转脸对高士奇道，"居士既精岐黄之术，贫僧带你到韩家，韩少爷但有一线生机，也是我佛门善事，善哉！"说着便去掌了灯带路。

韩府就在镇东向北拐的驿道边上，一霎工夫两人就到了。但门上管家却不肯放他们进去，双手叉着，仰脸说道："你这金和尚忒没眼色，三更半夜的，是化缘的时候么？明儿来吧！"

“这位是郎中。”金和尚赔笑道，“知道府上人丁不安，我荐来给少爷瞧病的。”“那也不行。”管家睨了高士奇一眼，斩钉截铁地说道，“——那不是我家老太太回来了？你们自个和她老人家说去。”

二人回头一看，果见东边道上亮着一溜灯笼，走近了瞧时，才见是十几头毛驴上骑着长随，簇拥着一个白发老太婆徐徐而来。老太太两腿搭在一边，到门口身子一偏，很麻利地下来，随手把缰绳扔给一个仆人，只瞥了一眼高士奇，问道：“马贵，这是怎么了？”

“阿弥陀佛，老施主纳福！”金和尚忙趋前稽首，说道，“一向有失问候了！和尚夤夜造访，不为化斋，知道少公子欠安，特荐这位高先生来诊疾……”

“马贵，天儿太冷，叫人陪两个丫头去黄粱梦，给那个女要饭的送件棉袄。冻得可怜巴巴的——就在庙后大池子旁那间破亭子里，听着了？”说着，又看了高士奇一眼，慢慢说道，“今儿后晌邯郸城里的方先生看了，人已不中用了，做道场时再请和尚吧！”说着竟径自上了台阶。

“哈哈哈哈……”高士奇突然纵声大笑。

韩老太太止了步，身子不动，转脸问道：“有什么可笑的？”

“我自笑可笑之人，我自笑可怜之人！”高士奇仰脸朝天，冷冷说道，“天下不孝之子多矣，不慈之母我学生倒少见，今日也算开眼！”

韩刘氏大约还是头一次遇上这样的人，只略一怔，脸上已带了笑容，刹那间眼中放出希望的光，变得亲切起来：“兴许是我老婆子眼花走了神儿，我瞧着你不像个郎中，倒似个赶考举人似的——你是哪方人，读过医书么？”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诸子百家，我学生无不通晓！医道，末技耳！”高士奇双手筒在破袖子里，哂道，“病人但有气息存于体，皆可救治，成与不成在天在命，治与不治在人在事。你连这个理儿也不晓得，不但没有慈母之心，即为人之道也是说不过去的。”说着便要拂袖而去。

“高先生！”韩刘氏忽然叫道。她眼中泪水不住地打转儿，却忍住了

不让淌出来，“做娘的哪有个不疼儿的？自打春上我这傻儿子得了这个症候，请了不知多少有名的郎中，药似泼到沙滩上，只不中用。今儿人快断气了，求吕祖的签又说什么‘天贵星在太岁，忌冲犯’……不是我老婆子不懂理，这有什么法儿？”她哽咽着擦了一把泪，又道，“先生既这么说，您又是个举人，许是您就是贵星，那我儿子的灾星该退……”说着手一让，请高士奇进去，却又吩咐马贵：“到账房支二两银子，取一匹绢布施和尚，好生送他回庙。”

高士奇也怕耽误久了，病人咽了气，不敢再拿大，一手提了破袍角便跟了刘氏进来。把个金和尚闪在门外，怔怔接了银子扫兴而去。

韩刘氏的儿子韩春和早已痰厥了过去，直挺挺仰在床上，脸色像灰一样青中带白，肚胀如鼓，把被窝顶得隆起老高。高士奇顾不得看茶叙话，先翻开病人眼皮看了看，朝人中穴狠掐一指，又掀开被子照病人膝下轻捶了两下，俱都毫无反应。沉吟片刻，便坐在病床边跷起二郎腿，扯了韩春和瘦得柴棒一样的胳膊闭目诊脉，移时方站起身来，舒了一口气道：“请外头说话。”

众人出了前庭坐定，韩老太太抚膝叹道：“人都这模样了，哪里说话还不一样！”

“不一样。”高士奇道，“我们里头说话，令郎都能听见。”

“真的！”韩刘氏兴奋得身子一动，眼睛霍然一跳，“这么说他心里还明白着！”

“令郎的病为庸医所误，你知道么？”高士奇语气很重，“观此脉象，左三部细若游丝，右关霍霍跳动，乃病在阴阙损及太阴之故。他的病本不重，不过是液枯气结——不知生了什么气，还是什么事急的——结果东木火旺乘了中土，重伤了胃，想必吃不下饭，连喝水都要呕出来——你不要忙，听我说。不用瞧前头太医的方子，便知他们都用辛香之类的药，足证他们是按气聚症疗治，殊不知此乃弃本攻末，竟都成了虎狼之药。阴液日涸，以至于肝肠不畅，阳明之气更加受困。这愈比愈劫，愈劫愈比……”他摇头晃脑地还要说，韩刘氏早急得止住了：“先生说的何尝不是？都对的！说后头这些个我也不懂，你只说可治不可治吧！”

高士奇沉思了一下，答道：“人到这分儿上，大话我也不敢说。病

是还有三分可治的——”他立起身来，拖着破鞋片子叭嗒叭嗒走了两步，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用甘缓之剂试投。嗯，夫阴土喜柔，甘能缓急。对，先治肝再救胃！”韩刘氏见他如此学问，又这样审慎，喜得脸上放光，因见丫头送了参汤，忙亲自捧过，说道：“先生尽管大胆用药——天这么冷，快给高先生拿手炉来，叫人备席！”高士奇又寻思半晌，方至桌前提笔写了方子。

韩刘氏接过看时，却是：

小柴胡二钱　甘草四钱　白芍一两　二花五钱　银翘三钱

通草一钱　铜丝草一钱　豌豆一钱　红糠五钱

急火煎煮加陈酒半两为引

俱都是家中常备之药，不禁一怔。抬头看高士奇，却见他只微笑不语。韩刘氏忙一迭连声叫人“煎药”，这边高士奇早已在席前枵腹大嚼起来，韩刘氏轻叹一声坐在一边守着，静等消息。

天色微明时，高士奇已吃得醺醺然。一个仆人从里头跑出来，高兴得大叫道：“老太太，少爷打了个嗝儿，放了一串儿屁，醒过来了！”

第四回　韩刘氏抢亲救媳妇　飘零客批诗逢故人

因见高士奇用药很贱，韩刘氏对他也没有抱过大的希望，听见这话便三步两步挑帘进了里屋。高士奇慢慢悠悠地拖着醉步也跟了进来，用指甲剔着牙缝儿在一边瞧。

“娘哟……”韩春和睁开眼，声音小得蚊子哼似的，“儿……累了你老人家了……”韩刘氏心里又是凄惨又是宽慰，又是欢喜又是悲伤，止不住满眼是泪，俯身给他掖掖被角，轻声道：“和儿，如今不妨事了。娘夜里在吕祖跟前烧了好香，咱家来了救命活菩萨。过几日好了，你得给这位高先生磕头立长生牌位儿……”

高士奇见这母子俩至性，想起自家自幼失怙，眼眶也觉潮潮的，凑近了病床笑道：“我不是救命菩萨，是咱们医缘好。你这病得自心病，还得心药来医。有什么事使你急得这样，得告诉你母亲。气郁不畅，又不肯说，依旧要结郁，我能守在这里等着救你？”韩刘氏忙道：“就是这个话。你怎么会得了这个病，快把实话告诉娘！”

“……我怕……”

“你怕什么，怕谁？”韩刘氏急急问道。

“我怕娘的家法……”

一时间屋里一阵沉默。韩刘氏慢慢倒退了两步，一屁股坐在了椅上，怔了好一阵才道：“痴儿子，你爹死得早，娘就你这一根苗儿，指望着你替祖宗争气，不能不调教你，你就怕得这样儿！如今你大了，又懂事了，病到这份儿上，娘……还舍得施什么家法？”说着便拭泪。

“我……”韩春和嗫嚅了一下，终于说道，“……还是镇西头周家……和彩绣……”

“彩绣？”韩刘氏一时愣了，想了半天才问，“是那年七月十五黄粱梦社会上，头上插了芙蓉花儿的那妮子？去年咱娘俩不是说好，不要那破——”她顿了一下“鞋”字终于没有出口。韩春和无力地点点头，说

道："是她……是娘逼着叫我说不要的……"

韩刘氏听了没吱声，歪着脖子想了想，忽然笑了："那妮儿长得是可人意的。不过已经有了婆家，这个月就要出阁了。天下好闺女多着呢！你病好了，瞧着娘给你选一个——你真叫没出息，这也算件事儿？""她出阁还是因为我……"儿子呻吟着道。老太太奇怪地问道："为你？"

高士奇已听出了眉目，蹙额沉吟，觉得这实在是个难题。却见韩春和有点羞涩地说："她……有了身子。"

"哦……"韩刘氏慢慢站起身来，自言自语道，"是这样的，原来我已有了孙子……"她的目光盯着窗外的大石榴树，半晌方笑道："我的孙子不能叫他们作践了——这事交给妈来办！"高士奇听她口气如此笃定，心中不免诧异，瞧韩春和时，已松了一口气，脸上泛出一抹血色，接着又是几声响屁——下气通，乃医家大吉之音。

早饭罢，韩刘氏令人给高士奇拿来一身新衣服换了，打着火煤子抽着水烟笑道："亏了高先生，才学又好，医德又高，见了多少进京举子，总不及你。老婆子思量再三，想托你再帮个忙，不知成不成？"高士奇一身光鲜，吃得满面红光抹着嘴笑道："有什么事？你说吧。"老太太左右看看没人，凑到高士奇耳边小声连说带比划了一阵。

"妙哉！"高士奇一边听一边点头，未听完便鼓掌大笑："高某读书阅事多矣，却没干过这等趣事——你若是男子，做得经略将领，但只为这个女孩子，可惜了这条计策了！"老太太格格笑道："别折死我老婆子了，为了儿子，也只能这样办了。你是举人，有功名的人，他们奈何不了你。当然别人也能干，挨顿打吃个小官司却免不了——为儿子是一层，媳妇肚里还怀着孙子，一救三个人，这个阴骘，足够你挣个翰林的！"高士奇听得高兴，端一杯残酒"咽"的一声咽了，双手合一道："成，悉听吩咐！"

韩刘氏的行动迅速得令人吃惊，只预备了两日便一切停当。当日下晚更起，从冢镇西周员外家秋场上的麦秸垛突然起了火，烧得半边天通红。蒙在鼓里的周家哪知是计？前后大院除了老弱仆妇，倾巢而出，提着水桶、面盆、瓦罐一哄都去救火，大锣筛得震天价响。猝不及防，韩刘氏亲率全家三十多个健丁，趁着乱哄哄的人群，带了二十五两银子定做的十乘竹丝女轿，一色齐整披红挂绿，从周家正门一拥而入直趋后

堂，把个怀孕的新娘子彩绣撮弄着架上了轿抬起便走。周家几个老妈子上来拦时，被那些持着大棍护轿的家丁推得东倒西歪，早已夺路出去。

十乘轻便小轿一出大门便分了两路。一路南行，一路西奔，照韩刘氏精心安排的路程疾趋而进，只高士奇坐的一乘在丛冢兜了一圈回到韩府，换了白日从城里雇来的轿夫，明灯火烛顺官道向北徐徐而行。

这次抢亲前后没用一袋烟工夫，但一切目的全都达到。那些轿夫个个年轻力壮，吃饱了饭，给足了银子，走得既快又稳，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二，愈岔愈远，消失在茫茫暗夜的岔路上。被调虎离山之计弄蒙了的周乡绅原以为是土匪绑票，回到家才弄清是这么回事，气得暴跳如雷地在院里打骂家仆，部署追寻。闹到天明，只截回了一乘轿，其余的竟像入地了似的无影无踪。

“带进来！”见轿被押着抬到当院，周乡绅气急败坏地吩咐道。他早年做过一任知县，说话中依稀还有几分官派气势。他身边坐着的孺人披着大袄，脸色青白，双目发痴，呆呆地一声不言语。

轿落地了，高士奇一哈腰出来，一瞧这阵势，先是一愣，嘘了一口气便翻转脸来，盯着周乡绅，操一口不南不北的官话，说道：“这是什么地方？早听说山东的刘铁成常来这一带骚扰，还以为是响马，几乎没叫你们吓死！怎么了？你劫我的轿做什么，呃？”

“你……是谁？”周乡绅万不料里头竟是个男人，见高士奇戴着衔金雀镂花银座顶子，地地道道的一个孝廉，不禁大吃一惊。

“你倒问我是谁！”高士奇眉头一拧，说道，“我连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还正想问你先生是谁呢！”

周乡绅面色苍白，咬着牙冷笑一声，打量着一脸莫名其妙的高士奇，说道：“好一个举人，通同匪盗夜入民宅抢劫民女！功名、脑袋都不要了？”

“嗬！”高士奇脖子一伸，“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敢栽赃？”周乡绅用手一指轿子问道：“我问你，这轿从哪儿来？”高士奇看了看那乘轿，红毡帷子套起的轿身，黑油漆架子配着米黄轿杠，普普通通一乘暖轿，便拍拍胸脯答道：“你是审贼还是问话？爷懒得告诉你！你敢把爷怎么样？难道公车入京的举人连这样的破轿子都坐不得？”

这一说，周乡绅倒真的犯了踌躇：听口音这孝廉决非此地人，轿夫又都是邯郸老杠房的，真的错拿了一个会试举人，这麻烦就惹得大了。周乡绅想想无可奈何，两腿一软坐在椅上，铁青着脸不吱声。高士奇早瞧透了这个古板乡绅是心粗气浮的人，不由心中暗笑，口里反硬挺起来，厉声吩咐道："轿夫们，不往北赶路了，起轿回邯郸府！看哪个敢拦我？"说着撩起袍襟便要上轿，又回头冷笑道："缙绅老爷，识相点，陪我一同走走，别等官票来提！"

"哎哎……"周乡绅顿时慌了，忙将高士奇一把扯住，憋了半日才干笑道，"误会……误会了……下头人不懂事，还以为轿里坐着小女……让足下受惊了。"

"我不管你的事，我得走了，"高士奇说道，"这事不能算了，令爱叫土匪抢跑了，你就该拦路行劫么？"说着便又挣着要上轿。

那孺人却颇明事理，见高士奇不依不饶，遂起身福了一福，说道："奴才们无端惊了先生的驾，老婆子给您告个罪。您请坐，看茶！"

"不是这一说。"高士奇见对方软下来，就坡打滚儿苦笑道，"我如何丢得起这个人呀！"

一句话提醒了周乡绅，愈觉不能放走这个书生。周乡绅是个有身份的人，万一将这事张扬出去，可怎么好，忙赔笑道："方才老朽急中无礼，先生万勿见怪……"一边往中堂让，一边问道，"敢问先生贵姓，台甫？"

"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钱塘人！"高士奇却不买他的账，"家虽清寒无百万家资，却品高行洁，族无犯法之男，家无再婚之女，怎么？还要治我抢劫之罪！"

这些话在周乡绅和孺人听来，句句像刀子一样。周乡绅请高士奇上首坐了，忍受着百般挖苦，只是低声下气让酒："请，请用酒，先用这些凉菜，一会儿就上热的——我斟一杯先为你压惊！"家下人眼瞧主子拿这书生没办法，觉着没趣，早已散去了。

"不是学生孟浪，"高士奇饮至半酣，乜斜着眼笑道，"这事儿有碍——怎么令爱好端端地就……"周乡绅脸腾地红到脖子根儿，抚膝长叹一声没说话。周孺人起身进屋取出一个包裹，就着桌子打开推在高士奇

面前，一色十个银饼，二百两足纹银子，高士奇忙惊问道："这是何意？"

"一点点意思。"孺人说道，"一来先生受了惊，拿去买点东西补补身子；二来我瞧着先生很有才气，想请先生帮着打算一下。"高士奇心里明白，所谓"帮"，就是封口不让往外说，就凭孺人这点见识，比对面这位撅着胡子的老爷子就聪明得多。他掂掇一下，把银子一推，笑道："你老太太放心，我怎会坏人家名声？银子我是承受不起，你只说要商议什么事吧！"

周孺人见高士奇半推半就收了银子，才放了心，叹道："说来也是冤孽，我这不成器的三丫头，前年看庙会，不知怎的就和韩家那个孩子好上了。原也是不知道，后来眼看身子大了，逼着才说出来……"说着瞥了一眼丈夫，周乡绅脸臊得像红布一样，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老太太接着道："老头子先说叫她死。你想，她有身子的人，一死就是两个；叫她产吧，姑娘家生个孩子，老爷子气也会气死的；打胎呢，又迟了，依旧要出人命，想尽快嫁出去……"周乡绅早捂住了脸带着哭音说道："你就少说一句罢！"孺人瞪了他一眼道："这有什么，现在不能拿高先生当外人，要不了日后更吃亏！"

孺人这样以诚待人，高士奇想到自家处处欺诈，心里一动，不觉有点惭愧，身子向前倾了倾，低声道："老夫人说到这里，学生可要说你们一句了，这个姑娘嫁到别人家，合适么？"老太太叹道："我原也这么说，老东西拧着脖子不肯嘛！"

"韩家那小子不是病了嘛！"周乡绅顶了一句。

"那辰光还没病到这份儿。"孺人擦了把泪，平静地说道，"我家老头子为人正派，只是一个老古板。韩家是个外来户，门头儿底细弄不清，他儿子又病得不死不活，怎好把闺女送过去做望门寡？高先生啊，这件事真难为死我们了！"

高士奇的"气"此时早已丢到爪哇国，听了周孺人这番话，夹起海蜇来嚼得咯嘣咯嘣响，出了一阵子神，笑道："这事办到这份儿上，女儿另许人家，是断断不可的。你疼女儿，没想她已有七八个月身孕，一过门就产，婆家岂肯容她，这一辈子甭想出头了，那才叫活受罪呢！"周乡绅粗声粗气地说道："如今我也想通了，就要她嫁韩家，望门寡也是个体面的媳妇，谁叫她自作自受来？"周孺人道："你现在才想通，已经

晚了，如今孩子已经被人抢走了。究竟是什么人抢的呢？”高士奇假意劝道：“妈妈疼女儿，天下一理。不瞒你们说，小可便颇识医道，高祖公便是李时珍的真传弟子。告诉老太太一句话，天下只有不可治之心，没有不可医之病。我揣度着这过节儿，令爱莫不是韩家抢回冲喜的，韩家公子的病兴许从令爱身上而起——这么着，我索性陪你们去韩家走一遭，一来探探风声，是不是他家抢人了，二来给他家韩公子治病，若医得好，就是你家乘龙快婿。这段丑事也就掩了过去，你看如何？——到时，你可少不得谢我啰？”

“澹人先生真是快人快语！医好韩春和，我再出三百两谢银！”周乡绅听了竟忍不住一笑。又复叹道，“其实我三个女儿，最疼的还是这个彩绣——但只新许的王家，该怎么辞了人家呢？”高士奇大笑道：“老先生忒是多虑了。昨夜的事闹得四邻都知道了，王家怕退亲还来不及，还用你去辞！”

一场大抢亲的闹剧，就这么收场了。眼见丛冢新蘚上绿，滏阳河水暖鸭凫，杏开白蕊，柳绽鹅黄，已是康熙十八年二月。龙抬头这天，黄粱梦大放社火，周围数十里善男信女不绝于路。高士奇却盘算着进京的事了。他穿着竹青夹衫，也不系腰带，一头乌亮的头发总成长辫直拖到腰间，潇潇洒洒、飘飘逸逸地在人堆里钻来钻去。看一会儿百戏儿，瞧一会儿卖药的，见戏台子上没完没了的只是演《云房十试洞宾》，觉得甚无聊赖，便来至仙梦堂后，在神道碑廊旁的大放生池边迈方步儿看鱼，寻思自己进京后的棋步儿该怎么走。

“难哪！”他拍拍脑门子，心中暗道，“凭真本事、凭文章硬考，我用得着求谁？无奈明珠、索额图这些当道大老爷都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周韩两家给的这一千两银子，只怕不够塞他们牙缝儿！即使侥幸考上，顶多打点个知县，定不住还是个县丞，还不如我行医卖字画呢！”他摇头苦笑了一下，见一池春水在风中荡漾，隔岸杏花似雪、柳丝如雨，真是二月景致摇人心扉。正想构思佳句，因见廊下碑间粉壁上尽是题诗，便踅到前头找小道士要了笔砚，一边看，一边走，见诗就批，却颠来倒去一律只三个字“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

待批至碑廊尽北之处，却有两首诗颇引人注意，一首写的是：

烟波柳新意渺茫，回首模糊旧关乡。

胭脂洗尽落铅华，冠带解去餐黄粱。

求仙难济尘世苦，度人无须夭桃香。

最是不堪荒寒境，吟罢低眉绕彷徨。

接着又是一首七绝：

富贵荣华五十秋，纵然一梦也风流。

而今落拓邯郸道，要与先生借枕头。

下头落款“钱塘陈潢”。墨汁淋漓，一笔极有风骨的颜体字煞是洒脱。高士奇偏着脑袋回想了一下，自己认识的人中并没有一个叫“陈潢”的，正待提笔去批，后头有人笑道：

“高江村，笔下留情！”

高士奇回头看时，来人有二十六七岁，干筋黑瘦，却是双眸炯炯，十分精神，穿一件团花青绸长袍，两腿分得开开的背手站着微笑。

“……哦……足下……哈，是陈天一嘛！”高士奇迟疑了一下，忽然认了出来，掷笔大笑道：“怎么晒得这么黑！陈潢是你的本名儿，到现在才想起来！怎么，又让令兄逼着进京取功名了？”陈潢笑道：“家兄如今也想开了，看来我生就的是五行缺水的八字，一辈子离不开河。立德立功都不成，只好立言。我已考察完了南北运河，想再过几日从娘子关入晋，到河曲镇沿黄河南下，我的《河防述要》里还缺些东西，比如要想治得黄河清，如何探本求源……”说到科考，陈潢大皱眉头，说到他的著述，说到治河，这个黑瘦汉子却眉开眼笑，滔滔不绝，“……出将入相，那是你江村兄这样人物的事。我嘛，只配做个水耗子。”高士奇笑嘻嘻地听着，说道：“大禹事业功在千秋，我岂能小看了你？瞧这模样，你要生当河伯、死为水神了。我从令兄处借读过你的《河防述要》，真真是济民治国的要言，治水上我一窍不通，但你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见，精警之处也令人叹为观止啊！”

陈潢仔细打量一眼高士奇，说道：“真不敢认你了，你这破落户书生如今出落得这样阔气！”高士奇这才笑着把在韩刘氏家治病的事说了，却回避了韩家抢亲的一节，又问道：“瞧你的诗，又是‘旧关乡’，又是‘落拓’、‘借枕头’的，如今你遂了心愿，求仁得仁又有何怨？怎么发牢骚？”陈潢呆了半晌才笑道：“不瞒江村兄，盘缠已尽路程尚远，焉得

不愁？”

“包在我身上！”高士奇无所谓地一笑，“腰里没铜就不敢横行——到底你是公子哥儿脾性。像我高某，身上一文莫名，不也从浙江来到这里了？走！随我到韩家去，让他们腾间空房，你好好歇息，把考察文章也理理，养足精神我北你西，各干各的——看看日头把你晒成什么模样了！”

第五回　陈潢侍妹秉烛达旦　阿秀认娘心堕情网

陈潢一边跟着高士奇向外走，一边笑道："澹人兄性子一点没改，有钱就花光，没了再钻营——你要当了宰相，天下可怎么得了？"高士奇回头看看，见一个女叫花子满脸污垢，一身臭味跟了出来，啐了一口说道："去去！"陈潢却从身上摸了十几个铜子儿递了过去。二人目光一碰，陈潢微微诧异地一怔，那女丐忙低头掩一下衣襟去了。陈潢因问道："这个女子是此地人么？"

"谁知道她！"高士奇又吐了一口唾沫，"是个哑巴！臭得邪乎，一点色相也没——你问她做什么？"

陈潢沉吟良久方道："这人很像我三年前买的一个人——当时陕西王辅臣叛乱，我恰好在甘南考察泾河，王辅臣军中缺饷，从蒙古难民中掠来女子，装进麻袋，二两银子一个。我身边缺一个侍妾，就也挑了一个，却是极标致的……""标致！哈哈哈……"高士奇大笑道，"这样的叫花子叫'标致'，真个唐突西施，刻画无盐了——后来呢？"陈潢沉默了一下，说道："买来当夜就逃走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也许嫌我长得丑？"

"你是着了魔了！"高士奇哑然失笑道，"管她那些账做什么？难得今日他乡遇故知，今晚该高兴痛饮一场了！"说着便扯了陈潢回到韩家，半个主子似的要了一桌席面，一直吃到黄昏。韩刘氏却也甚爱陈潢为人忠厚爽朗，再三挽留。陈潢却坚辞要回黄粱梦店里收拾行李，自辞了去。

陈潢回了下处，酒沉了，再也睡不着，白日见到的女丐的影子总在眼前萦绕。听着起了更，便披衣出来，对老板说"出去散散步"。此时星汉高远、天街人静，月亮线儿似的高悬中空，远处滏阳河长久不息地发出微微啸声。他漫步踱至庙门口，忽然迟疑地停住了脚步：

"我这是想做什么？这黑的天，去会一个年轻女叫花子……"

正待回步，却见大庙前旗杆对面戏台旁，傍水台阶上影影绰绰站着

一个人。陈潢不禁诧异：这么晚了又这么冷，是谁在那边？他向前凑了两步，听那人细声吟道：

柳条金嫩不胜鸦，青粉墙东道韫家。

燕子不来春寂寞，小潭和风梦梨花。……

陈潢抚着庙前拂荡的柳枝，不禁痴了，却听那人曼声又吟：

松影侵坛琳观静，桃花流水石榭寒。

东风吹过双蝴蝶，人倚危楼第几栏？

屈曲阑干月半窥，菱花香淡水漪涟。

宵来一夜昭君梦，付于断亭颓垣边。

此时已听清是个女子在吟诗，估量身材，隐约是那女丐了。陈潢听她词调凄婉，暗暗思忖：其身世若无极深悲苦，其学识若无精深造诣，断不能发此感叹。陈潢的心中升起一种说不清是怜悯、是爱慕的感情。想着，竟不自禁地大声说道："好！你不是哑子么？竟能吟出如此清音妙语！"

那女子听到人声，机警地转身一踅，向水榭子西边大坟园子倏然而去，朦胧的月光下，纤细的身材更显得飘忽不定。陈潢见她装鬼，不禁暗笑，大踏步地跟了上去。那女子听见他脚步橐橐跟了上来，越发走得迅疾，忽左忽右、忽隐忽现，在坟间荆丛中一闪，早没了踪影。

陈潢站住了脚步，左右审视周围，此时流云飞渡，月影惨淡，黑森森的松柏发出低沉的涛声，白杨青枫树叶子一片山响，活像一群人在暗中拍手欢笑。陈潢正没理会处，乍然听见身背后，"啾——"地一声凄厉怪啸。回头一看，对面一个女鬼，生绢抹额、披发飘飘、双手高举，脸上非但没有血色，并连耳目口鼻一概不见，只白森森的模糊一片！饶陈潢胆大如斗，也觉身上毛发森森。但陈潢的胆量是自幼在险风恶浪中历练而来，自十六岁开始独自察考江源河道，在废庙破观、荒山野坟中过夜是常事，也曾几次和装鬼盗墓的贼人相遇。一阵慌乱过后，他很快就定下神来，点头叹道："你何必如此？我若没胆子，就不敢追你——把脸上的白手帕取下来吧！"

“你是谁？”那女人问道，“为什么追我？”

“你倒先问我！”陈潢笑道，“你是谁？是不是西域人，曾被王辅臣乱兵发卖过的？”

听了这话，那女子默然无声，慢慢取下脸上蒙的白绢。千真万确，正是白天在黄粱梦镇上讨饭的女叫花子。此时近在咫尺，陈潢仔细打量，星光下虽看不分明，但她脸上已毫无泥垢，细长的脖项上是一张明洁端丽的面孔，只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一种似玫瑰非玫瑰、似香橼非香橼的处女气息幽幽散发开来。她理了一下散发，没有回答陈潢的问话，只解嘲地笑笑，说道：“你真是勇敢的人，以前有几个恶少年都被我吓死了！”

“自然，你要防身护贞也只得如此。”陈潢冷冷说道，“我只不明白，当初我救出了你，你为什么要逃？你是什么身世？”

“你救了我，是为了让我做你的妾室。我这样的沦落乞丐，不敢高攀——”那女子惨然说道，“你今晚为什么要来追我，是为了你的那几两赎身银子吗？”

陈潢明知她是说假话，却不便再问下去了，摇了摇头说道：“当初救你，也许为身边有个女侍。你既然不愿，我也就罢了，生扭的瓜不甜……我听你吟诗，见你装哑，已知你身世极为坎坷。既然有缘相识，我该问你一声……”

“那么你是……爱我了？”

陈潢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抬头看了她一眼，回避了她的目光，低声说道：“别……别这样说……”“你的眼睛很亮，”她语意双关地说道，“我是西域人，你叫我阿秀好了。”陈潢四周看了看，说道：“我们边走边谈吧——我终年察考河情，在黄河上游见过不少西域女子，你身上这么……香，想必是霍部回民？”

霍部回民大约因水土关系，多有身带异香的，阿秀在身上涂牛粪，就为的盖住这香味。阿秀暗中一笑，说道：“我很香吗？我的祖母、母亲都是霍部的，我是土谢图部蒙古人。”她和陈潢并肩慢慢走着，拂着道旁的草，娓娓地说着：“……和我的祖母、母亲一样，很爱洁净，每隔十天不沐浴，就觉得活不下去，可每到早晨又得把自己弄脏——正巧

今晚让您碰上了……”

因在黄河上游踏看水情，外域情形陈潢是知道的。扎萨克、车臣和土谢图三个汗王共领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中年丧妻，又纳一位福晋，天生丽质芳名四播，竟传到了扎萨克汗耳中，这位酒糟鼻子的蒙古王爷原是色中饿鬼。竟自带了几百乘骆驼，包藏利兵，亲往土谢图部落来“贺喜”。在席前以掷杯为令，大打出手，逐走了土谢图汗，抢走了福晋。陈潢想了想，问道：“阿秀，你为什么沦落到了中原？你的父亲呢？”

“不要向我提起这件事！”阿秀突然掩面哭泣，大声说道，“不要提起我可怜的父王！”说着，抑制不住似的向前冲出几步。

“父王！”陈潢打了个寒噤，紧走几步追了上去，站在这个突然成了“格格”的王女跟前，不知说什么好了。阿秀向他叙述了她的父王被害的经过。

“扎萨克来我们草原，正巧葛尔丹汗的女儿钟小珍也在，她看出了破绽……”阿秀仿佛不胜其寒地抚着肩头，浑身都在颤抖，“半夜时候，小珍带着她的仆从老胡闯进我的帐房，她的脸色惨白，摇醒了我，说，‘妹妹，快走，快走！草原上的恶狼来了，他们带着刀剑和火药。你的父王和豺狼在一起喝酒唱歌！’”

她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我惊慌地爬起来，出了帐房。四周空旷的草原一片黑暗，只有父亲的大帐里灯火通明，守卫大寨的武士一个也不见，都换上了陌生的扎萨克部的人，臂上扎着白毛巾……

“我命令我的女奴护送小珍立刻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星夜回准葛尔求葛尔丹引兵来助。我自己带了两个武士卫兵，佩着长剑闯进父王的大帐，一把拖起正吃酒吃得高兴的父王往外逃走。邪恶的扎萨克汗一见事情暴露，‘哗’地掀了宴桌，拔刀在手大叫一声‘还不动手！’”

“那是怎样的情景！刀剑相接，火光和烛光乱摇狂舞，喊声、杀声、惨叫声响成一片……”阿秀颤声述说着那可怖的场面，“趁双方武士打成一团，我和父王悄悄溜出来，杀了两个扎萨克武士，夺马逃出大寨，到草原上燃起了狼烟烽火，请车臣汗出兵相助，召集本部落牧民反攻……哪里会想到车臣汗和扎萨克汗事先商议好，一个占我的继母，一个占我的草原！”

“在向甘陕三天三夜的大逃亡中，我和父王失散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他死了……我独自一人化装成难民，想进关内求博格达大汗出兵，想不到又落到王辅臣的败兵手中……”说到这里，阿秀擦了一把眼泪，举首望天默然不语。半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到了北京，又遇到葛尔丹的使臣……从北京我又逃到了这里，做了乞丐！”

陈潢和阿秀边走边谈，不觉已回到了黄粱梦镇边。陈潢不觉有些犯难了：再让阿秀回去讨饭断然不可，一同到丛冢，又是夜半更深，孤男孤女，也不好。两个人同时站住了。

“陈先生，”阿秀蹲身福了福，懒懒地说道，“请回步罢。我……要回庙里了。今晚我真欢喜，能向人吐吐心里话……我……会记住您的……”

陈潢有些怅然地看着阿秀的背影，沉吟片刻，突然叫道：“格——阿秀，请留步！”

阿秀在月光中转过身来，褴褛的衣衫、乌黑的秀发在风中微微摆动，恰似一尊圣洁的玉美人，有点迟疑地问道：“先生还有话吗？”

“您是一位尊贵的格格，”陈潢斟酌着字句说道，“您这样隐名行乞，绝非久长之计，既不能光复旧业，又不合尊贵的身份。我如以路人待你，不是丈夫之举——能否屈尊今晚与我同住一店，以兄妹相称。明早我送您到丛冢，我的好朋友高士奇在那儿很得意，总能让您先安下身来。”阿秀看过高士奇日间评批人家诗词，不禁莞尔一笑，说道：“你说的那位高澹人？那是个轻薄人！”“回您的话，”陈潢恭敬地答道，“放荡不拘形骸则有之，‘轻薄’二字似属太苛。”

他的这种恭敬忽然使阿秀觉得有些隔膜，却不知自己说出“格格”身份，已在二人中间树了一道高墙。阿秀略想了想，一掠秀发笑道：“好吧，就依着你。”

店老板见陈潢半夜带着个女人回来，提着灯觑视了半晌，却没认出就是镇上的女叫花子，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正待要问，陈潢却道：“这是我的堂妹，被人拐骗至此。我这次进京，家叔还特意关照寻访她，不料今日竟遇上了，今晚只好先住在这里了。”

“啊，好、好！”店老板对这种事见得多了。客人出去打野鸡、叫妓

女是常有的，只陈潢还要撇清称“堂妹”，倒令人狐疑，一头走一头笑道：“既来了就是小人的财神。不过……现在寻个单间儿却不好办——怎好半夜把客人撵起来呢？您说是不，陈爷？”

“那……你说怎么办？”陈潢一时倒犯了难。

店老板犹未答话，阿秀却道：“他是我哥哥，同住一室不妨的。”老板原意是多敲剥陈潢几个钱，“撵”走别人，让陈潢再赁一间房，听阿秀说话，便道：“兄妹原不避嫌，只二位是‘堂’兄妹，怕要招惹闲话的——我不说什么，镇上巡头儿来查店，小的不好交代呀！”

陈潢原也想多花点银子再要一间空房，听见“闲话”二字，猛地想起阿秀一直在这儿讨饭，“哑巴”突然说了话，事情会闹大了。听店主人口气大有勒索要挟的意思，便将仅有的十两大银锭摸出来丢去，说道：“今晚只好就这么将就一夜了。这点银子你拿去，给我妹子弄一身像样的衣服来，下余的全赏了你！”

“哎哟，您老这么破费，小的谢赏了！”老板满脸谄笑，老着脸揣了银子，打千儿谢了赏，颠着屁股又开门又点灯，不一时便从后房夹了两套半新半旧的衣裳，木梳镜子等用具都带了来，放在桌上，赔笑道：“嘿嘿……实在不成敬意。这是小人浑家过门陪嫁的衣裳，只穿过一水，请小姐将就着用吧……”一边说着，反掩了门出去。

屋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陈潢见她坐在床边，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地痴望着烛火，便背转身子，大大方方说道：“请——妹妹更衣。”一阵窸窸窣窣声响过后，又听木篦丝丝的刮发声，好半天才听阿秀浅笑一声道：“书呆子，傻站着干什么？过来坐吧！”

陈潢转过身来，竟一下子怔在当地。这是那位身着烂衣、脚拖破鞋、满脸黑灰污泥的叫花子么？阿秀本来天生秀丽，此刻换了水红绫袄、藕荷色百褶石榴裙，映着灯光，发似乌云叠翠、鬓如刀裁新鸦，支颐而坐，竟使一室生辉！陈潢见她娇羞满面，流眄送波地看过来，不由心头一阵急跳，忙低下了头，蹭着步儿挨到椅子旁，取了一本书，看也不看阿秀，小声说道：“我……在这里看书，您请自行安歇吧……”

阿秀敛起了笑容，她在蒙古原就倾心汉学，到中原几年，虽不与人交谈，冷眼旁观，已知中原礼俗。见陈潢面孔绷着，浑身不自在，心里不禁一动：“此人是个至诚君子！”她无声叹息一声，和衣倒卧在床上。

这一夜陈潢一眼没合，真个秉烛达旦地看了一宿书。那蜡泪在瓦烛台上堆了老高。

“臭叫花子”居然是“香美人儿”。第二日，高士奇一听说这事，不禁跌脚懊悔：“这等风流韵事，正该我高士奇遇上，怎的失了眼，倒让陈潢这黑不溜秋的水耗子得了便宜！”懊悔归懊悔，他还是推迟了一日行期，到镇上银匠待诏那儿，打了一支卧凤金簪，一副银镯，又买了两套贡呢料子，还有一只当时极贵重的菱花玻璃小镜——共是四色见面礼儿。刚回韩府，韩春和兴冲冲迎出来，因见高士奇踱过来，忙站住了，笑道：“恩公快瞧去，人已接过来了，正和老太太摆家常呢！我娘已认她为义女了。”高士奇笑着点点头，加快步子拾级上阶走了进去。

“闺女哟……可难为你了！”韩刘氏正坐在前堂中间，搂着满脸泪痕的阿秀抚慰，“也亏得陈先生慧眼！你在这儿快两年了，我老婆子只瞧着可怜，再想不着你身世恁般的苦……啧啧！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先前只听鼓书先生说过、戏里唱过，要不是你水灵灵在我跟前，说煞了我也难信哪……”陈潢坐在一边，见刘氏如此动情，眼中也噙着泪花。

阿秀自幼丧母，从未受人如此慈爱，乍来韩家，被老太太这番体己话，说得心里又酸又热又舒坦，偎在刘氏身上，哽咽着说道：“娘是积德行善的好人，冷了给我送衣裳，饿了给我送吃的……我虽不敢说，可这些事我件件都记在心里呢！如今来到你家，我是哪里也不去的了！”

“乖娃儿，”韩老太太摩挲着阿秀，擦泪笑道，“落叶总得归根，娘虽舍不得你，大理还是明白的。挨刀的吴三桂已经叫万岁爷拾掇了，朝廷总不能叫你受一世的苦，那边也是朝廷管的地面儿么！将来你得济回去，或嫁了人家，别忘了这里还有个娘，娘也就知足了！”阿秀闭着眼，任由泪水淌着，撒娇儿道：“万岁爷要是恢复了我的封地，我可要把您接去，就这么整日搂着我！”韩刘氏笑道：“别折杀了我的阳寿，哪能有那么大的福分？再说，你女婿也不能让我老婆子将你霸占着呀！”

“我女婿！”阿秀抬起了头，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含着笑意，故意指着陈潢，说道，“娘，您问问他让不让……”

韩老太太见阿秀如此大方顿时愣住了，尽管她精明能干，见多识广，可也从没见过这样的女子，一时倒不知说什么好。陈潢的脸腾地红到耳根上，手足无措地站起来，慌乱地说道：“这……这断断使不得。”他马上又纠正道，“我不是说不好，我是说……我已有家室！”“那

有什么，”阿秀坐直了身子，正容说道，“你把她接来就是了……”说到这里，她停住了，下头的话竟没说出口。

“格格厚爱之情，人非草木，陈潢岂有不知之理？”陈潢定了一下心，侃侃说道，“我原不知您的身份，如今既知，怎敢做非礼之事？……家妻温良恭俭，十分贤惠。我的事业是治河，终年在外浪迹天涯，飘忽不定，我已对不起她了，岂忍再误格格的青春年华？更要紧的是格格还要报家仇复旧业，而我对此是无能为力的！”阿秀听了，从韩刘氏怀里挣出，猛地站了起来，想了半日，总觉无两全之计，眼泪无声地流出来，擦了擦，又决绝地说道：“我……是你的人，哪怕等到白发，哪怕你走遍天涯海角，我都要等着你……”

两个人正说得不可开交，门外忽然传来朗朗笑声。

第六回　视河工天子巡汴梁　评功过图海受惩赏

高士奇一边呵呵笑着，一边走了进来，朗声说道："天一兄好艳福！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晦其色，偏天一兄独具慧眼，识灵秀于风尘之中，真真令人可羡……"说着，已是进了堂房，上下仔细打量着阿秀，惊叹道："真个光艳照人！这有什么好臊的？兄弟赠你《长相思》一阕，聊作见面礼儿！"说罢，径自伸着脖子吟道：

蜂也欢、蝶也欢，姊妹撩人语太烦，多言怒小鬟。

花一团、锦一团，不识与卿甚的干，低头故不看！

吟罢重又大笑："我这给你办了四色礼物，可别说'与卿甚的干'哟！"

"陈先生，自我说了身世，你就待我不同，你的心思我知道。"阿秀没理会高士奇的调侃，缓缓起身道，"我反正无家可归，也不想就嫁，我说过的话从没改过口，你瞧着办吧！"说罢掀起门帘一甩自进里屋暗泣去了。陈潢脸上青红不定，半晌才道："韩家妈妈，阿秀暂且安置在您这儿，她不知中原人习俗，慢慢就会明白的。我明日就要动身去河南考察水情——大约桃花汛也该下来了。"

因见韩刘氏木雕泥塑般坐着，陈潢一脸尴尬，倒把高士奇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诧异地问道："你们这唱的是哪一出呀？"

康熙到开封视察河工，因京里忙着张罗开博学鸿儒科的大事，明珠和索额图都没有从驾，只带了康亲王杰书和熊赐履来，军务上的事由杰书随时请旨发文，政务则就地咨询熊赐履，倒也妥当。他不想惊动地方官，所以一路微行，一切乘舆銮驾俱都不要，秘密占了开封首府衙门，连巡抚方皓之也不知道当今皇帝就近在咫尺。但因臬司、法司衙门掌着驻跸关防事宜，或有缓急用得着，康熙便命侍卫穆子煦以私人身份出面拜会按察使，宣明皇帝不愿惊官扰民旨意，仰照地方官严加巡视关防。穆子煦是个精细人，眼瞧着臬司发出火牌，调度郑州、新郑、密县等地驻防旗营移防省城，一切均无不妥，方辞了出来。

穆子煦回到开封府衙，已过晌午。御前一等侍卫武丹和两个三等侍

卫素伦、德楞泰正在后堂二门站班。前头黄太尊因奉旨照常理事，只在签押房处置民讼，时而静寂无声，时而板子打得山响。穆子煦也不理会，略一张顾，问德楞泰道："兄弟，主子没睡中觉么？"德楞泰是去年秋天被选进入宫的。去年秋天新建木兰围场，东蒙古各王公会武游猎，因德楞泰空手扼死一只公熊，被誉为蒙古第一勇士，当了侍卫。他年纪不大，二十四五岁，敦敦实实的，一脸憨相，见领班侍卫问话，忙道："方才户部递折子来，说什么——喀尔喀蒙古难民逃到陕西太多，请给陕西调粮食。刑部王士祯尚书便衣赶来，正在万岁那儿说事儿，闲人都被屏退了出来。还有一位大人也从陕西来，却认不得，正在天井候旨呢。"穆子煦点头进来，果见后堂门口站着个一品大官，蜜蜡朝珠、双眼花翎，正在踱方步，便拱手笑道："是图海大将军呀！圣上就在里头，不便请安，告罪了！"

"告哪门子罪呀？如今你是侍卫里头的大红人，一放出去，就是一位大将军！"图海停了一会儿又道，"兄弟，我倒真是面圣请罪的，万岁爷若发火了，你可得多关照着点。"穆子煦不禁笑道："你和周培公一起，前不久立了大功，有何罪可请？军门别开玩笑——"

"谁在外头，穆子煦么？进来！"康熙坐在开封府二堂正中，斜对面条凳上并排坐着杰书和熊赐履，刑部尚书王士祯长跪在下面。听见穆子煦在外头说话，康熙只招呼一声，便接着对王士祯讲："朱三太子没拿到，又冒出个朱四太子！是假是真固不足虑，但听说官员中竟有人向他请安、行旧主之礼，人心如此不测，朕实寒心之至！"

"是！"王士祯叩头道，"所以当时臣即刻上前，掌嘴问他，'你是谁家孩子受人愚弄，甘冒灭族之祸来这里？'现已审明，伪称朱四太子的叫张缙，浙江金华人……"

康熙的脸色很难看，截住话头说道："不必再奏了，他既不肯招出主使，就以妖人惑众早早弃市！"

"喳！"

"你下去吧。"

"喳！"

"回来！"康熙又叫住了王士祯，慢慢说道："听说你的诗写得好，

进一本来给朕看。嗯……你方才说的，有人看见杨起隆到北京的事，涉及国家大臣，切须机密。也许朝臣里有不安分的人栽赃陷害朕的股肱，但也不可不防实有其事，你明白朕的意思么？”

王士祯忙叩头道：“奴才明白！”

“好，你跪安吧。”康熙吁了一口气，和蔼地说道，“把你的诗本送进大内给朕看，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也缮誊几篇一并呈进。”

看着王士祯躬身退出，康熙方问穆子煦：“你在院子里和谁说话？”穆子煦听到“股肱大臣”中竟有人暗通叛逆，心里骇然，正在紧张地想心事。听康熙问话，忙道：“是陕西抚远大将军图海，说是请罪来的。”康熙哼了一声，说道：“叫他进来！”却又转脸对熊赐履道：“赈济蒙古难民的事就这样办吧，从山西先调些粮去。葛尔丹这人不可小看，一边占了喀尔喀，一边修表称臣，实在奸诈过人，朕等台湾的事完了再和此人算账——如今且说博学鸿儒科。看索额图的折子安排的也罢了。近二百人应试，连小几带矮座儿一人一席，也要占好大一片地方，体仁阁是太挤了些。越发开一个旷古未有的先例吧，一体在太和殿应试。”

太和殿是朝廷举办极盛大典的地方，除了新皇登极，元旦受百官朝贺、接见外藩外，从不启用。熊赐履海内文坛领袖，见康熙如此隆重对待文事，心里不由一阵激动，瞥一眼刚进来的图海，欠身说道：“万岁如此重视修文，实天下苍生之福！不过，太和殿康熙九年地震之后尚未修复。因国家用兵，工部又不肯拨银，一时恐怕难办。”康熙仰脸想了想问道：“得多少银子？”

“这……”熊赐履因没想过修太和殿的事，倒被问住了，顿时脸一红，杰书见他尴尬，忙插话道：“工部没估过，熊赐履不好妄言。不过康熙十二年，奴才曾问过当时尚书米思翰，约需三十万两银子。”康熙听了略一沉吟，对熊赐履道：“就是三十万。发文寄给明珠、索额图，叫工部出十万，剩余二十万由在京诸王乐捐报效。”说罢，将目光扫向图海，问道，“图海，你来见朕何事啊？”

图海眼巴巴地听了半晌，康熙连正眼也不瞧自己，心里正自发毛，猛听见问，叩地有声答道：“奴才……向主子请罪来了。”

“哼，你居然‘有罪’？”康熙冷笑一声，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闪着寒光，问道，“余国柱参你十款大罪、三不可恕的折子，朕已批交部议，

想来你是拜读过了的。你既然知罪，就该闭门思过，是不是还有些不服，到朕跟前撞木钟？”图海忙伏身下去，头也不抬地说道：“是！奴才罪该万死。但奴才当日率兵出征的情形主子是知道的。万岁圣明，六条军令中实无‘抢掠民财者斩’，奴才是有意放纵军士抢掠，以补饷银不足。求万岁天心明察，当时只有五万军饷，平叛数年，户部不曾拨过一两银子……”“这些事朕知道。”康熙一口截住了，“朕想知道王辅臣是怎么死的！”

这正是图海最忌讳的。先前在朝时，王辅臣和图海是要好朋友。“三藩”乱起，平凉事变，王辅臣造了反，康熙命图海和周培公将兵征讨。平凉大战之后王辅臣兵败归降，康熙深恨王辅臣背恩负义，密旨令将王辅臣召进京师，准备凌迟处死。因见王辅臣兀自欢天喜地预备入京“领赏”，图海实实怜悯，便暗暗地透了消息。王辅臣却也不忍让图海受到牵累，醉酒之后，令部将用湿棉纸一张张糊在脸上，窒息而亡。听康熙这样追问，图海情知无法再瞒，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主子问到这事，奴才实无言可对……”杰书在旁说道：“你何必躲闪，大丈夫做事要敢于承当嘛！”熊赐履也道：“主子问话，你怎么能说‘无言可对’？真是天下奇闻！”

图海颤声说道：“二位大人教训的极是。当日奴才奉旨为抚远大将军，诏书中原有‘便宜行事’之旨。周培公只身入危城，劝王辅臣归降，曾言愿与臣以身家性命保王辅臣无事……臣不杀王辅臣无以维护国家纲纪，即是不忠；送王辅臣入京受凌迟之苦，不但对王辅臣言而无信，且陷周培公于丧仁失义——两难之间，臣取其中，令王辅臣自尽谢罪……”

康熙听完没吱声，铁青着脸站起来，靴声橐橐踱了几步，长叹一声说道：“这样一来，你倒是忠信仁义俱全了，为什么不替朕想想？当初朕是怎样待他的？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可他呢？他杀了朕的经略大臣，朕下诏命他将功补过，既往不咎，但依然反了，作践三省土地，蹂躏数百万生灵，轻轻地一自尽，竟然万事俱休！他若不反，吴三桂早两年就殄灭了，何至于修一个太和殿也捉襟见肘？”康熙似悲似喜地说着，眼泪突然夺眶而出。王辅臣受任出京，康熙赠枪加宠，温语抚慰的往事，熊赐履、杰书和侍卫们都是亲见亲睹，想起往事也都惨然动容，却听康熙又道：“朕严旨令他进京，也实是想再见他一面，好好想想当初怎么会错看了这个人，朕一直奇怪，一个人受恩如此深重，怎么会这么快忘恩负义……”他话音未落，图海早五内俱沸，伏地啜泣。

杰书见康熙感伤，忙劝道："万岁乃天下共主，有包容宇宙之量。王辅臣畏罪自尽，也算遭了天诛。奴才以为此事就……免于追究了罢。"

"传旨，余国柱着晋副都御史之职。"康熙拭了泪坐了，又对图海道，"你是有功之臣，带三万人半月荡平了察哈尔，又歼平凉叛军十余万，为朝廷立了大功，但功过须得分明——晋你为一等伯赏功，革掉你的双眼花翎罚过！"

晋一等伯是极重的赏赐，拔去花翎又是极失体面的惩罚，康熙却同时加于一人。杰书等人还不觉怎的，熊赐履却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细想却也没有更好的处置办法，正寻思间，图海已深深叩下头去，说道："奴才叩谢天恩！"

"起来吧。"康熙已恢复了平静，呷了一口茶，笑谓熊赐履，"银子的事，你下去和图海也商议一下，能否从他军饷里挪出些来，腾出钱来赈济一下蒙古难民——他有的是钱，不要怕穷了他！朕心里雪亮，连你杰书在内，打起仗来，兵和匪是难分的。"

康熙在开封住了六日，每日都要到黄河岸上去踏看水情，十几处决口堤岸大抵都已看过。第七日便专程来看最大的决口地铁牛镇。

铁牛镇坐落省城开封东北二十余里处，历来是个屡修屡决常遭水灾的地方。因星相术中十二地支相生相克之理，丑属阴土，和阳水相对，为"无忌之刑"，不知何年何代，人们集钱临河铸了一头重逾万斤的铁牛，因而名曰"铁牛镇"。康熙十七年秋，大堤再溃，堤外数千顷良田已被夷为荒凉的大沙滩。

日值辰时，昏黄的太阳懒洋洋地悬在中天，偶尔还能见到被埋在沙丘里的鸱吻、房顶。

"熊东园，"康熙骑着马，嘴唇紧紧绷着，眯缝着眼遥望远处滔滔的黄河，良久才问道，"你是读遍廿一史的了，晓得这条河决过多少次改道多少次么？"熊赐履忙稍稍纵马跟上了康熙，欠身说道："恕臣没有留心，但也实在无法计算，大抵十数年、三五十年总要改道一次，决口则几乎年年都有——这是天赐我中华的祸福之源啊！""应该叫功过之河。功大得无法赏赐，过大得不能惩罚。"康熙言下不胜感慨，"朕在位期间，即使别的事都平庸无奇，治好这条河，也是功在千秋啊！"

康熙的语气很重，熊赐履和杰书都知道治河事艰役重，历朝都视为极头疼的大事，便不敢轻易接口。康熙勒缰缓缓走着，又叹息道："如今看来，最难得的竟不是将相之才。文治有你们几个在朕身边，管好吏治民政，百姓不生事就好；打仗嘛，懂陆战的有图海、周培公、赵良栋、蔡毓荣；懂水战的有施琅、姚启圣。可懂治河的呢？朕即位以来已换了四任河督，竟没有一个成事的！唉……"

"圣心如此仁慈，上苍必佑，请主上不必过于焦虑。"熊赐履无可安慰，苦笑道，"昨日邸报说，靳辅已经上路，且让他试试看吧。"杰书拍手叹道："人才还怕没有？但会治河的人未必会八股策论，从童生秀才慢慢考到举人，从州县官再一步步升迁，待朝廷晓得他会治水，一千个里也不定能找一个哩。"

康熙听了，思量半晌，一笑说道："所以朕并不专重科举，留着纳捐这条异途，也算另开才路。明儿再下一道谕旨，着各省大员密访人才。也不限于治河，凡懂得天文、地理、数术、历法、音律、书画、诗词、机械的，凡有一技之长的，都要荐给有司养起来，做学问，做得好也可出来做官。靳辅这人，不只是明珠荐过，李光地、陈梦雷二人也曾荐过。也许真能办事，回京见了再说吧。"

提到李光地和陈梦雷，众人谁也没敢言声。这二人都是康熙九年的进士，既是年谊又是同乡好友，如今却翻了脸。陈梦雷原奉密旨在耿精忠处做官，商定由居丧的李光地向朝廷转奏逆军情报。但李光地报朝廷的折子里却没有提到陈梦雷。如今耿精忠败亡，陈梦雷作为从逆重犯锁拿进京，写的《告城隍书》、《与李光地绝交书》风行天下，李光地却弹劾陈梦雷负恩背义、甘心从贼，钦命官司打得朝野皆知。康熙陡地想起他们，一阵心烦，跃马登上一座沙丘，远远眺望黄河。河风吹来，康熙的宝蓝色长袍撩起老高。

"你们是做什么的，还不快到那边镇上！"远处岸边有个人，一边将手臂平伸出去，似在测试风力、风向，又似目测对岸的大堤，一边冲着康熙喊道，"喂，说你们呐！你们这十几个阔公子不想活了？要看景致，到城里铁塔上去！"

康熙身后的御前侍卫武丹见此人无礼，双腿将马肚一夹跃上前去，用马鞭指着那人吼道："你管得着爷们？"

第七回　求贤遇贤失之交臂　畏祸种祸天命难违

武丹原是关东马贼出身，生性最是粗野，一开口便伤人，穆子煦慌忙上前制止。他打量了一眼这个测试风力的汉子，笑问道："大哥，既然这里不能呆，你为什么在这里呢？"

"我是河伯陈天一！"陈潢冷冷说道，"这位出口伤人的有种，就让他留在这里，你们快走吧！"他一边说，手比目视一刻不停，看也不看康熙一行，又道，"桃花汛一个时辰就到，这里顷刻间就是一片汪洋！"

康熙听见这话，反而下了马，过来问道："你的命不是命？我舍命陪君子！"熊赐履顿时急了，不管这人是疯是傻，桃花汛在这季节肯定是有的。他深悔今日粗心没有虑及，忙上前一把扯住康熙，说道："龙爷，没什么好瞧的，且到镇里打尖儿去——这位兄弟，多谢提醒了！"康熙一边跟着走，一边大声道："既这么险，你也快走吧！"

"我要测水量水位，此刻千金难买。"陈潢头也不回地答应一声，又颇自得地扬言，"淹死我的水下一辈子才能来！"说着，便急步向上游走去。

康熙君臣十余骑一阵疾驰奔回铁牛镇，在镇边一个过路干店棚下坐了。康熙要了一盘黄河鲤鱼，一桌小菜，一边吃，一边心神不定地翘首望着河边，夹了几次菜，都从筷子上滑了下去。这里距黄河有七八里远。众人见镇上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一切都很平静，也就放了心。穆子煦见康熙心神不定，因笑道："林子大了，什么鸟儿全有——也不知那人是个疯子，还是个痴子，主子别理会他！"康熙听了略一点头，坐了默默吃酒。熊赐履和杰书一边坐一个，不敢动箸，只拣菱角、鲜藕小心地品着相陪。

过了好一阵，陈潢也从河滩上走过来，向店主买了两个烧饼、一盘牛肉干，老实不客气地坐在康熙对面，手撕口咬大吃大嚼。康熙悄悄取表看了，已近一个时辰，揶揄地笑道："我说河伯老兄，你怎么放了一个哑炮呢？方才不是你说一个时辰大水即到么？"

陈潢没有立即答话，瞧瞧棚柱日影儿，又向上游望望，将一大片牛肉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再好的表也没日头准——少时再看！"杰书和熊赐履见他兀自吹牛，不禁失声而笑。武丹怪笑着对穆子煦道："你我兄弟也算见过点世面的了，可从未见过这么一位吹死牛不倒架的活宝呢。"

但他们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因为沉雷一样的河涛滚动声已隐隐传来，大地都被撼得簌簌发抖。宁静的铁牛镇顿时哗然大乱，地保满头大汗，筛着锣飞也似的跑着大叫："潮神爷来了！居民人等，都到东岗上回避了——"人叫声、狗吠声，老太太念佛声、孩子的哭叫声，收拾锅碗瓢盆的叮当声……搅得开锅稀粥似的，一群群人连成片、滚成团争先恐后地向东涌去。

"爷们，发哪门子呆呀！"店老板脸色煞白，慌慌张张跑过来，见康熙站在棚下不动，旁边几个人也都僵立着，急急地说道："今年不比往年，河堤全垮了！快，快走！"

"这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陈潢只起身望望，反而又坐了下来，破颜一笑说道："此乃铁牛镇，有神牛镇水，何惧之有？你们走吧，这么好一桌酒菜，只便宜了我陈某。明日回邯郸，正好为我北上饯行！"康熙已知陈潢的能耐，一把扯住陈潢道："明日我为你摆酒，在这里太险了！"

陈潢看了看康熙，摇头道："多承厚爱，我须要留在这里看潮。放心吧，桃花汛来不了铁牛镇！"康熙见素伦和德楞泰扑过来要扶掖自己，一摆手制止了，目光突然变得咄咄逼人："为什么？你是神仙么？"陈潢一怔，随即大笑道："哪里有什么神仙！我告诉你，此时黄河水中有六成泥沙，铁牛镇一带河宽五百丈，均深七尺，加上洪水，不过上涨两丈。河岸距镇一千一百丈，这沙滩便是天然屏障。水上沙滩，流势缓冲，泥沙必淤，愈积愈高，说不定淤起一条长堤来。这可节省皇上几十万银子呢……"他说得滔滔不绝，把个康熙听得愣了神。陈潢一边指手画脚，一边夹起牛肉往嘴里送，还要长篇大论地说，早被武丹照脸啐了一口："闭住你的狗嘴！你八成是个疯子，活腻了！在这里等着喂王八吧！"熊赐履大喝一声："德楞泰、素伦，架着主子快走！"

德楞泰和素伦"喳"地答应一声，不由分说将康熙扶到马上，武丹向马屁股狠命就是一鞭，那马狂嘶一声扬尘而去。武丹阴沉着脸上了马，鞭杆儿指着陈潢的鼻子恶狠狠说道："你这王八蛋，活着出来，可别撞

到老子手上！”说罢“笃”的一声打马而去。偌大镇子立时空落落的，只有一个陈潢在棚下稳坐。此时河涛的呼啸声已如千军万马般铺天盖地而来……

但黄河水毕竟未进铁牛镇，头汛过后，竟果真奇迹般涌出了一道丈余高的天然沙堤。第二日凌晨，康熙派穆子煦飞马到镇上来看，逃水的人们尚未回镇，只康熙一席丰馔被陈潢吃得杯盘狼藉，人却不知哪里去了。

回京路上康熙为此一直不悦。小太监秦哲不知他的心事，变着法儿逗乐儿讨他欢喜，竟惹翻了康熙，令人扒掉他的裤子打了个臭死。武丹虽心粗，却也知是自己误了康熙的事，见他拿人作法出气，一路更加了小心，生怕触了霉头，连道貌岸然的熊赐履也变得有点蹑手蹑脚的了。

安徽巡抚靳辅因有几个极精干的幕僚，办事向来迅速。奉旨后，两个月间，便将手中积案清理了，并将未了的文案俱一应移咨藩司衙门代理，又命两个师爷先至清江查看黄、淮、运三河交叉处，准备提奏将河督总署由济宁迁往清江。一切预备停当，便叫了他最得用的幕宾封志仁过来下棋。其实，他哪来的闲心，他正为即将上任的河督发愁呢！

靳辅自幼酷爱水利。康熙十年他受任安徽巡抚，恰逢黄河改道，贯境而过。他初试治水之道，居然颇见成效。但是要接任治河总督，靳辅心里却很有点忐忑不安。黄河从三门峡向东，水势平缓，至徽宁一带由于地形更加平坦，泥沙沉积，将河床愈淤愈高，远远望去，像一条天不管地不收的土龙，因而名叫“悬河”。历来地方官对河督一职视为畏途。如今朝旨虽未下，明珠来信已透出了出任河督的信儿，靳辅虽说由正二品晋为从一品，反倒显得有些神魂不定。

对面坐的封志仁见他走神儿，晓得他有心事，两手“咔咔”地敲着吃下的棋子儿不言语，翻着眼不时地看看靳辅。他知道靳辅脾性，自己就是不问，这位东翁迟早也会自己说出来。

“现在的事还成个什么体统？”果然过了一会儿，靳辅舒展了一下眉头，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外官愈来愈难做啊——手长些要钱，老百姓骂你是民贼；不要钱，打发不了上司，朝里就有人诬你是国贼……反正进退都是个贼名儿！唉……”

封志仁点了点头，走了一着“高吊马”，问道：“东翁，这次进京，

带多少钱？”

“唔？”

“我是说，带少了是不济事的。”

“带了一万五。”靳辅微笑道，“这回我也要做贪官了。河工银子下来，这笔账要开销出去。河督不比巡抚，这个坑我填不起。”“一万五！”封志仁轻声重复一句，狡黠地眨了一下眼，说不清是个什么神气。靳辅看了他一眼，诧异地问道：“怎么，不够使么？”

封志仁搓搓手，若无其事地一笑，说道：“够使不够使哪里说得清！中丞只要有人缘儿，一个子儿不花也是有的。封疆大吏是什么行情，我真的不晓得。我的同乡刘瞎子捐了个同知，捐银只三百两，投的是明相门路，门包一千七、堂官五千，实到明相手里八千，才放了个实缺知府。江西刘汝本，用一千五百两金子打了个佛爷送索中堂做寿礼，票拟下来即授淮西盐道。还有我的一个表亲徐球壬，月头里进京，听说带了五万……这和做生意竟是一个理儿，买者情愿，卖者甘心，一分价钱一分货，言无二价，童叟无欺！”他说着，靳辅已是脸上变色，身子一仰，梗着脖子道：“要是这样儿，我一个也没有！我做到这么大官，不能那么下作。这一万五也不过买个平安，要是还不行，只好随他便！”

正说到此，门上司阍走进来禀道：“中丞，外头有个年轻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想求见中丞——说是李安溪大人的家眷……”说罢，嘴唇嚅动了一下，欲言又止。靳辅听了一愣：李安溪就是李光地，平素只有见面情分儿，如今他是国家勋臣，怎么会将妻儿托付给自己，又怎么会连封书简、名刺一概没有，母子三人就上门来拜？心下正疑惑着，口里却吩咐道：“你站着愣什么，快请进来！”长随躬身答应一声：“是……不过他们三个人……奴才瞧着实在不像官亲。那衣裳破得像叫花子似的，鞋子都绽了……”

靳辅听得站起身来，又一屁股坐了回去，有点不知所措地瞧瞧封志仁。封志仁问道：“你没有告诉她，靳大人没带家眷，不便接待，而且即日就要离任进京？”长随忙道：“回封爷话，奴才说了。她说正是听说中丞进京，请中丞念同朝为官情分，带她母子同行，投奔李大人，她身上是一文盘缠没有了……”靳辅略一踌躇，叹了口气说道：“既如此，请进来见过再说吧。”

片刻，果见长随带着一个衣饰褴褛的年轻妇人进来。靳辅看时，她不过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细挑身材，瓜子儿脸上细细两道八字眉，眉尖微颦，虽是神色憔悴，两只眼睛忽闪忽闪地显得很有精神，一手拉着一个孩子踽踽地进来，不等靳辅说话，先蹲了两个万福，便跪了下去，轻声说道："贱妾李秀芝叩见靳老爷……"靳辅用手遥遥虚扶了一下，说道："尊夫人请起，看座，这断不敢当，晋卿大人乃当今天子幸臣，靳辅倚重正多，这如何使得？"

"回大人的话，"李秀芝坐了，接过下人递上来的茶，红着脸说道，"这是理所当然，贱妾不是晋卿的正配……"说着将茶递给左手的孩子，颤声说道，"兴邦，你喝点，再给弟弟……"那孩子端过茶只喝了小半口便递给右首的孩子，道："兴国，你喝……"兴国大概渴极了，接过来便喝了个底朝天。

封志仁留心看时，这两兄弟一般个头，一般装束，一般相貌，大约七八岁的模样，极似孪生兄弟，因问道："在下封志仁。恕无礼，不敢动问李太太何以沦落至此？"秀芝眼圈一红，欠身说道："我们母子三个变卖家财，从杭州到福建安溪，投亲不着，又千里跋涉到这里。听说靳大人就要进京，想请携带我们到北京见见光地……我倒勉强支撑得来，两个孩子实是走不动了……"说着，泪水早簌簌落下。

"难道安溪李家没人？"靳辅诧异地问道。

"有的……"秀芝抽咽着，已是泪湿襟袖，只矜持着没有放声，"他们……他们不肯认亲……"

靳辅和封志仁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李光地家乃福建名族，怎么会这样没道理？靳辅嗫嚅了一下，终于问道："两位少公子今年几岁了，怎么会生在杭州？"

"大人，这话不问也罢。"秀芝拭泪说道，"您如果疑我冒认官亲，就请治罪；如果信我就带我去；如果不肯带，也就罢了。欠您这杯水之情，来日叫光地还你就是。"说着便要起身。

这少妇柔声温言，淡淡几句话，倒把靳辅顶得一愣，忙道："请不要误会，并没有疑你的意思，你如真的冒认官亲，怎敢和我同去见晋卿？"封志仁早叫过人来，吩咐收拾房屋，安排茶饭，又叫人上街给夫人购置衣裳。

“这又是一桩难为人的事。”待秀芝他们出去，靳辅长吁了一口气，对封志仁笑道，“福建李家既不认她，李安溪认不认，还在两可之间。这里边怕有隐情呢！”

封志仁用扇子敲着手背，沉吟道：“这件事早就洞若观火了，只是她还回护着李大人，不肯说。李大人居丧丁忧期间，居然与青楼女子有私情，这‘道学’二字……唉！”靳辅一呆，蓦然间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说道：“其实居丧不谨之罪还在其次，抛弃骨肉，为父不慈，更属丑闻。李光地如今炙手可热，等着进上书房，岂肯认这两大罪名？”说着倒抽了一口冷气。封志仁突然一笑，说道：“东翁太多虑了，我倒以为这是奇货可居。你若在北京替李大人悄悄掩饰过去，这个人情怕要比一万银子还值钱。东翁，李晋卿可是索额图中堂最得意的高足啊！”

隔了一日，靳辅便带了封志仁和秀芝母子三人起程了。因黄河淤沙早断了漕运水路，坐船眼见是不成的，便沿黄河北堤逆行向西，顺便沿途查看河情。过了开封向北折，进入直隶境内。靳辅等不进邯郸城，径自来到黄粱梦北的临泊关驿站落脚。

用罢晚饭，天已黑定了。靳辅穿一件绛红袍，也不套褂子，与封志仁一同踱出天井。遥见黄粱梦一带灯火辉煌，映得半边天光亮，便问：“志仁，你赶考多次从此路过，前头明晃晃的，是什么去处？”封志仁未及答话，驿站值夜的门吏在旁笑道：“抚台大人，您要明儿就走，小的劝爷去瞧瞧。那份热闹天下少有！明儿四月四，黄粱梦赛神，光戏台子就搭起六座。”靳辅笑着点点头，对封志仁道：“陪我走走，权作消食罢！”

二人边聊边走，半顿饭光景就到了黄粱梦，果真热闹非凡。庙里庙外上千支火烛，几百缸海灯燃着鸡蛋粗的灯捻，照得四周通明。一队队高跷有扮八仙的，有扮观音、孙悟空、猪八戒的，也有演唱西厢、牡丹亭之类故事的。六台大戏，东西两厢各三台，对着唱，锣鼓点子打得急雨敲棚一般。爆仗、起火炮乒乓乱响，根本听不清台上唱的是什么。戏台子下头人群拥来推去。什么卖瓜子儿的，卖麻糖、酥油茶的，卖酒食小吃的，一摊摊，一簇簇，应有尽有，摆卦卜爻、测字算命的先生亮着嗓门，可着劲儿高声喊叫……封志仁不无感慨地说道：“东翁，看来孔夫子难和太上老君、如来佛比呀！曲阜祭孔我也见过，哪里有这样的排场，这样的热闹！”

“战争未毕，太平盛境已经显露出来了。”靳辅的心情畅快了

些，“只要不打仗，兴复快得很！志仁，你瞧见没有？这里还有洋货店，那么大的自鸣钟都摆上柜台了——魏东亭真是个有办法的人！”“那是，”封志仁笑道，“从海关运出去的是绸缎、茶叶、瓷器，我亲眼见过；返回的船上堆的那银子，海啦！”说着，二人便踅进后庙，在神道碑廊中就着烛光沿壁细看前人题词。有颂扬神道的，也有祈福求子的，还有抒发志向、牢骚的。靳辅因见到高士奇的批语，“狗放屁”三字颠来倒去地使用，哈哈大笑道：“这个姓高的真乃轻狂自大！”

“钱塘有名的才子嘛，心高眼空也是难免的。”封志仁一笑说道，“听说他批评别人文章、诗词，大抵只这三个字。‘放狗屁’属人放狗屁，偶一为之；‘狗放屁’是责其品行不端，文尚可取；‘放屁狗’是指专门放屁之狗责其人品文品俱劣……”他没说完，靳辅已是忍俊不禁，笑道：“总之都是放屁，优劣却在微妙之中——哦，这个陈潢的诗倒有趣：‘要与先生借枕头’。字也颇有风致——陈潢，这个名字好熟，再也想不起是何许人了！”

封志仁摇着扇子沉吟半晌，说道：“陈潢——陈天一嘛！钱塘陈守中的弟弟。因八字缺水，从小家中不禁他玩水弄潮，竟成了材！中丞想必忘了，你读过他的《扬水编》，不是击节称赏来着？”靳辅叹道：“原来是他！可惜，遭际不幸，竟流落至此！羡古人一梦风流，真令人惋惜——只恨不得一见！”

“不才在此，”身后忽然有人说道，“二位先生有何见教？”

第八回　白衣秀士纵谈治河　轻薄孝廉借故骂座

靳辅和封志仁都吃了一惊，回头看时，灯光烛影里，一个黑瘦汉子穿一身皂袍，面带笑容站着，除了两只眼睛虎虎有神，实在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久闻大名的陈天一如此其貌不扬，教人如何信得？封志仁诡谲地眨了眨眼，笑道："哦……尊驾原来就是心逸老先生的胞弟，久仰久仰！令堂兄明粹公从高要县升转之后，转眼已是三年，他如今在哪里供职啊？"

陈潢听了不禁一怔，随即开怀大笑道："先生，你是盘查我的履历啊！陈心逸是绍兴人，与钱塘陈氏隔枝甚远。家兄陈伯仁，字守中的就是。至于你说的明粹公，我根本不晓得是谁！"靳辅因见封志仁尴尬脸红，忙遮掩道："这是志仁兄误记了。天一先生，实不相瞒，我就是靳辅，进京领训，将受任督河之职。正想求问先生治河之术——如此有缘真是三生有幸，请移步同至驿馆一叙如何？"陈潢满不在乎向封志仁一笑，三人便回临泊关驿站去。

陈潢从河南回黄粱梦已是三天，却只不敢到丛冢去，因为他知道阿秀就住在韩家。进去见面，如何应付这位不知礼法的王女呢？他深悔自己临行匆忙，将《河防述要》文稿遗在韩家。若不取回，那上头凝聚着自己十余年心血劳苦，又割舍不得。踌躇再三，陈潢暂且住进客栈，想慢慢设法取出手稿。今夜因来逛会散闷儿，恰巧遇到了靳辅。

清茗一盏，点心一盘。在临泊关驿站正厅，靳辅和陈潢隔几坐着，封志仁在一旁相陪。靳辅也不寒暄，一开口便问："今天子圣明，以治河为首要政务。先生学贯今古，不知何以教我？"

陈潢很激动，啜着茶，俯仰之间显得神采照人："中丞大人，既承下问，陈潢敢不披肝沥胆直言相告？黄河是当今河道漕运百害之源，要治漕运，非从黄河下手不可，这是老生常谈，却也是至理名言。黄河自古有忧患河之称，自青海贵德，流经甘陕黄土高原，激流而下，一斗之中沙居其六。入开封之后地势平缓，水流缓慢，沙淤河身。豫东、皖北、鲁南、苏北便成为它肆虐之地。自宋朝熙宁年后河道南移，黄淮合流，交汇于清江，一并涌入运河，使运河泥沙沉积、堤坝崩坍，阻塞漕

运粮道。之所以造成如此恶果，虽说有自然之理，也实是历来治河官吏无能，不精水性的缘故。”

“唔？”靳辅边听边点头，含笑说道，“愿闻其详。”

“听说中丞要把河督府由济宁移至清江，愚以为大人之见识高过于成龙。”陈潢轻咳一声，又道，“于成龙虽有治河之志，却无治河之术。自康熙元年至今，黄河年年决口，淮水、高良涧决口计三十七处，高家堰决口七处，黄水乘高四溃，冲决千家岗，灌入烂泥潭，又分一股进洪泽湖，居然不再归海，横流于宿迁、沭阳、海州、安东和下河七州，运河被塞得严严实实。于公以大禹治水千年陈法，清沙排淤，耗费千万民力，可是，汛期一到立即化为乌有。足见他学术不精，虑事不周，不能洞见病根。”

陈潢说的确是病根所在，靳辅心下不禁有知音之感，连封志仁这样的治河老吏，听了陈潢的剖析，也觉得耳目一新。但靳辅的为难处也在这里，叹息一声道：“于公也有他的难处。若从根上慢慢治理，眼前很难符合圣意。直隶就是无事，每年也得漕运四百万石粮，何况——”他突然想到康熙在白洋淀，微山湖练水军的事尚属绝密，便住了口，只说，“漕运不通不行啊！”“应当边治漕边治黄嘛！”陈潢冷冷说道，“于公只一味开宽河道，这黄河里的泥沙是人工清得完的？清了又淤，淤了又清，一万年也治不得！皇上拿掉他的河督，实在是神明。”

封志仁见陈潢言语激烈，不安地看了一眼靳辅，欠身问道：“依你之见呢？”

“四个字，”陈潢手一摆，说道，“束堤冲沙！”

束堤冲沙！靳辅目光霍地一跳，站起身来，背手搓着辫梢，踱了两步，倏然回身道：“请讲，讲得好！”“筑堤束水，以水冲沙。”陈潢仰身说道，“这不是我的自创，前明潘季驯已有论著。河堤加固加高，夹紧河道，水势一定增强，流速加快，不但新沙不至沉落，旧沙也能卷带入海。河床必然越来越深，河道也一定愈来愈低，就不会有决堤之患……”说着不禁拊掌而笑，“放着这样高明的治河术不用，去学四千年前的禹王，那还不是缘木求鱼？”

“天一兄，”封志仁听得怦然心动，倾身说道，“你这番高论，真有醍醐灌顶之效。但靳大人这个差使，里头的繁难一言难尽啊……”

“何尝不是啊……”靳辅拍着脑门，不无感伤地自言自语道，“目下河患深重。黄水倒灌，黄淮合流东下，淮阳已成泽国……”说着颓然坐了，不再言语。封志仁苦笑道：“两河河务实在难办，河督换了一任又一任，无论清官、贪官都在这里翻船，闻者心凉，见者胆寒呀！”

陈潢听了微微一笑，坐回椅上跷起腿来呷了一口茶，按着杯子说道：“本来邂逅相逢，闲谈而已。陈某一介微末，信口开河，纸上谈兵。靳中丞权作什么也没听见也罢。”说罢起身便走，“夜深了，陈潢告辞！”

“天一先生！”靳辅忙叫道，“请留步！”陈潢转过身来，灯影下三人六目相对，不住转换着神色，一时谁也没说话。移时，靳辅方道：“治河治漕的事圣心已定。我们谈得深了，才说起这些难处。我剖心直言：实恐治水失误，病国害民，有负皇上寄托之重啊！”

“也恐误了中丞功名前程，身家性命吧？”陈潢一笑，改容说道，“河务艰难，任重事繁，积重难返，岂有不惧之理？但中丞在安徽治河情形，陈潢是晓得的，如能这样实心办事，天下事无不可为——我今晚同您敞怀交谈，就为的是万岁有眼力，选中了您！——盘根错节能显利器，河道长久失治，必有人奋起承担。能担此巨任的非公莫属，又何必瞻前顾后，畏惧彷徨？”

靳辅眼中泪光闪烁，两步抢过来，扳住陈潢肩头问道：“陈先生，这真是知心之言！我读过你的书，读其书想见其人，如今人也见到……你可肯助我一臂之力？”陈潢心中一阵发热，颤声说道：“潢乃草芥寒士，有志立功，无由进身。士为知己者死，潢愿终生随公辗转大河之滨！”旁边的封志仁听陈潢说到“有志立功，无由进身”，想到自家潦倒名场半生，不禁黯然泪下。

当下，三个身份不同、志同道合的人小酌细论，你一言我一语详议面见康熙应奏的条陈。不知不觉已是更下四漏。陈潢方欲回下处安歇，驿馆门吏进来，将一个包裹捧上，笑道：“陈爷，方才丛冢韩家派人送了这个来，说是您的东西……”

“他人呢？”陈潢一惊，问道。

“丢下东西就去了，”门吏笑道，“他说请陈爷打开包裹一瞧就明白了。”

陈潢疑惑地打开了包裹，上面是自己的书稿，下边一张薛涛诗笺折着，展开看时，却没有字，只有一绺青丝乌发用红线扎着，还有一枝绢纱制的毋忘我花。这一夜，陈潢思前想后心乱如麻，竟未曾合眼。

博学鸿儒科与当年常科同时举办，轰动了北京城。这博学科唐开元十九年开办过一次，宋高宗南渡之后又开了一次，距此已是五百余年，原名都叫“博学鸿词科”，偏康熙改了一个字，将“鸿词”更名“鸿儒”。那来应试的无论中与不中，便都有了“鸿儒”的身份，这样的身份是十分荣耀的。自康熙十七年夏秋，公车会试的孝廉们水舟陆车络绎不绝，荟萃京华，各式轿马、车船充塞街衢，京里京外寺院馆堂，酒楼茶肆都成了文人寄宿会友之地。最显赫的还是要算各地奏荐应试的博学科硕儒。这些人从水路来，乘的是封疆大吏的楼船坐舰；从陆路来，是八人官轿，轮班抬轿的轿夫都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打道而行——前头一概插了“奉旨应试”、“肃静回避”的杏黄虎头牌——进京时也不住店，分居于达官贵人家。

参加北闱的举人，与这些硕儒比起来，就寒碜得多了。

高士奇进京带了五百两银子。他原脾气大，手面阔，竟很快花了个精光。一进京他就拜门子，却不谙这里头的规矩，过一道门槛要一笔钱，处处都“孔方兄”当家，花了四百两银子只结识了明珠和索额图两府里的二管家。如今点数盘算，共余二两六钱现银，欠店上的十六两房饭钱尚无着落。高士奇心中虽然有气，却不知愁，照样儿摆阔，叫店家“只管记账”。这店主原是行院乌龟出身，见多识广老于世故，见高士奇虽每日打茶围、叫戏子闹得沸反盈天，只手头慢慢吝啬了，知道情形不妙，只口头上虚应承，颜色中便透出不恭敬来。高士奇心里暗恨，却也无可奈何。

因前日索额图管家来说，三月十五中堂大人集名士会文，叫他也去凑凑热闹，只要讨了中堂欢喜，不须会试就可荐为鸿儒。眼巴巴地盼到这日，高士奇换下了蓝贡缎袍子，着一身青布截衫，步行来到玉皇庙街的索府。管家早在门首站着，见他这身打扮，跌脚埋怨道：“老高，你这叫花子打扮怎么见中堂呢？——你得稍等片刻，李光地大人和靳辅大人正在书房和老爷说话儿……”话未说完，后堂便传出“送客”的呼叫声，高士奇只好退到一边。

一时，李光地和靳辅一前一后摇着步子出来，都是脸色铁青。出了大门，两个人同时站住，李光地一揖说道：“靳公请——”便将手一让。

“晋卿，”靳辅冷冰冰说道，“方才所言之事还望三思，若惊动天听就不妥了。”说罢便哈腰上轿。李光地悻悻说了句：“随你。”也便登轿扬长而去。高士奇和门上众人看了都莫名其妙。高士奇见他们去了，这才转脸对管家笑道：“不要瞧我衣裳寒素，此乃书生本色，富贵贫贱听天由命，老蔡你只管放心。”说着便随老蔡进来，却见索额图从后厅踱出来。

“你就是高士奇？”索额图因调解李秀芝的事，靳辅和李光地翻了脸，心里正不自在，见老蔡带了人进来，才想起这档子事，便站住了脚步，上下打量着高士奇问道。

“是，学生高士奇！”高士奇见他如此慢客，心中一阵不快，咽了一口唾沫答道。索额图也觉刚才问话太过生硬，吁了一口气笑道：“你名气不小啊，连查慎行都推荐说你有才学——来了就随便坐，不要拘束——汪铭道老先生正出题目考较大家呢！”说着便进了正堂，自坐在迎门大炕上，倚着大引枕瞧热闹儿。

大厅中间共摆了四张桌子，只首席一桌最热闹，坐了五六个人拥着一个山羊胡子老者说笑。高士奇便知这是索府的幕僚清客。旁边三桌也有二十多人，这里头品类颇杂，有的是斗方名士，有的是落第举人、名医、名卜，有的能诗，有的善画，不一而足，大约都是临时邀来会文的，显得有点拘束矜持。高士奇相了相，想那山羊胡子干瘦老头儿定是汪铭道——有名的燕北四儒之一——便大大方方一揖，报了自家姓名，径自至上席扯了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下便问：“听说老先生正考较众人文字，敢问题目？”

汪铭道是索额图府的头号幕僚，康熙十三年入了索府，索额图以师礼相待，专为索额图草拟条陈奏折，见高士奇如此放肆，不快地皱了皱眉头，说道：“嗯。共是三个八股破题，‘三十而立’已有人做了，还有两个——‘井上有李’和‘童阙将命’，大家都在构思呢。”高士奇瞟一眼索额图，自斟自饮一杯酒，笑道：“这两个破题有何难哉？”

“难是不难。”对面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推了推玳瑁眼镜，冷冷说道，“要做出新意来却是不易。”

汪铭道干笑一声，对身边那个中年人和一个青年人说道：“铁嘉、锡嘉，此人既出大言，焉知没有实学？你们兄弟且听听高先生的妙文。”高士奇这才知道，这二人是通州名士陈铁嘉、陈锡嘉。他懒懒地

撮了两粒花生米，放进嘴里嚼得咯嘣嘣响，一时没吭声。众人见他如此狂放，不禁愕然。

陈锡嘉耐不住，问道："士奇先生，既云'有何难哉'，为甚一言不发呢？"高士奇伸着脖子又吃一杯酒，笑道："《井上有李》这么破——似桃而非桃，它身上少了一层毛；似杏而非杏，它身上多了一条缝……"

言犹未毕，早已哄堂大笑。索额图一口茶喷出来，前襟都沾湿了，正想说话，却听高士奇晃着脑袋继续说道："……东风吹也摇，西风吹也动，坠于井栏之下，掇而视之，则李焉……"破题刚完，满厅的人已是笑倒了。

"轻薄！"汪铭道却没有笑，捋着胡子说道，"这种东西，居然也来登大雅之堂。"

"敢问老先生何谓轻薄？"高士奇面不改色，笑问道，"作文贵乎真实不欺、诙谐有致。不知晚生破题错在哪里？"汪铭道寻思半晌，竟挑不出毛病来，只得沉着脸说道："天子素以文章取英豪。以轻薄小巧取胜之人，岂能入上乘之林？"高士奇一笑，见他能耐不过如此，索性放胆大声道："《童阙将命》我也有了——于宾客往来之地，忽见一无所知之人焉！"

"童阙将命"出于《论语》。孔子原意指的是招待宾客，命童仆服侍。高士奇独出新解，竟借题发挥暗骂汪铭道"一无所知"。众人听了虽想笑，因碍着汪铭道是东家首席顾问，都不敢笑出来。陈铁嘉是汪的学生，见高士奇如此无礼，不禁大怒，微微冷笑一声，左右顾盼，因见盆中海棠盛开，便道："这样作文太煞风景，我有一联请对。"高士奇将箸一放，笑道："领教。"

"春海棠！"

高士奇不禁一怔，觉得难以对得贴切。但他毕竟是此中老手，沉思良久，一拍手笑道："有了——夏山药！"

"带叶春海棠！"陈锡嘉见哥哥难不住姓高的，便出来助战。

"这有何难？"高士奇应口答道，"连须夏山药！"

“一枝带叶春海棠。”陈铁嘉道。

“半根连须夏山药！”

“江南红粉佳人鬓边一枝带叶春海棠！”陈锡嘉插了上来，口气咄咄逼人。

高士奇不怀好意地看了看轮番来攻的陈氏兄弟，格格一笑道：“会文嘛，何必剑拔弩张？高某对你们二位不住了——关西黑麻大汉腰下半根连须夏山药！”

一语既出，众人早已鼓掌大笑。几个丫头在门口，听着不雅，羞红了脸低头偷笑。高士奇起身对笑得前仰后合的索额图道：“中堂，有个笑话儿，您可要听？”

索额图虽觉高士奇过于狂放，但汪、陈诸人来府已久，从未遇过对手，倒觉得有趣，笑得倒噎着气道：“只不许再骂人！”

“人家不逼我，当然不骂。”高士奇说道，“我们那儿有位苟老先生，教读为生，人最正直，待学生极严。一个功课做得不如他老人家意，铁尺子没头没脸就是个打——童子们气得没法，便在老先生便壶里装了几条泥鳅……”

高士奇一边夹菜，挑着眉毛侃侃而言，众人早听怔了。

“半夜里，学生们谁也没睡，躲在隔壁房中听先生动静，听见他摸索着寻便壶，只捂着被子悄悄儿笑……”

“只听‘砰’的一声，老先生将便壶扔出窗外，把个瓦便壶摔得稀碎！”

说到此处，众人已是笑了。高士奇正颜厉色地又道：“第二日，苟先生又换了一只锡夜壶，却不防学生们又在下头钻了指头粗的洞，晚上淅淅沥沥撒得满床的尿……苟先生气急了，索性又换了只铁便壶，这才算安生下来。”

众人先听他说的有趣，以为后头必定更好，谁知高士奇冰冷无味地说了，只顾自斟自酌地吃着，不再言语。索额图不禁问道：“难道完了？”

“完了。”高士奇淡淡说道，“只听说隔了一日，学生们问先生，‘瓦夜壶与锡夜壶，孰佳？’先生说‘锡佳（嘉）。’学生又问‘然则锡夜壶与铁夜壶孰佳？’先生答曰‘铁佳（嘉）！’”

“你！”汪铭道醒悟过来，听高士奇说这样的“笑话”，将陈氏兄弟尽情糟踏，更将自己比作“狗”气得浑身乱颤，哆嗦着手指着高士奇训斥道，“读书人要循礼不悖……你这样……咳，下流放荡……你是谁家的门生？”

高士奇嬉皮笑脸地做个怪相，答道：“学生只读孔孟书；孔孟，吾师也，并没有别的师承，程周王陆之辈，皆吾师兄也！”

“高先生！”索额图素来敬重汪铭道，很多朝廷机枢要事都和汪、陈等人商量，见高士奇一脸恃才傲物相，反而生了憎嫌，干咳一声，敛了笑容，说道，“请自重吧！来人搀他出去，他醉了！”

第九回　咏水仙士奇慕芳兰　严宫掖墨菊控明珠

高士奇也趁势装得醉醺醺地踉跄而出。经冷风一吹，方后悔今日此举大不相宜。索额图是当今权相，即便不指望他提携，也犯不上逞能惹他扫兴。他满腹懊悔，酒劲倒真地涌了上来，醉眼迷离跌跌撞撞地走着，刚拐出玉皇庙街口，就和一个人撞个满怀。定睛一看，竟将一个瞎叫花子撞在墙上，头上鼓起了一个大包。高士奇心知不妙，一退身子便要溜，偏被那瞎子一把扯住了，骂道："你混蛋！撞了我王老瞎一声不吭就想走？"

高士奇见他不依不饶，情知是要钱打发，无奈自己穷得丁当儿响，腰里一个铜子儿没装，瞧着周围闲汉渐渐聚拢来瞧热闹儿，心里一急，双手叉腰"呸"地照王老瞎啐过去，骂道："你才混蛋呢！我高瞎子被你撞了，你倒不依我，我瞎了眼，难道你也瞎了？"

围过来的人们见他如此伶俐，不禁起哄大笑。王老瞎一松手，怔怔地道："你也是个瞎子？啐！真他娘的晦气……"高士奇哪敢再扯闲篇儿，乘人们哄笑，一溜烟儿去了。

回到宣武门客店，已是未末时分。店掌柜见他满脸酒气进来，笑嘻嘻迎上来道："高爷，您回来了？哪里寻不到您！咱们店今儿盘店，所有客官都赏了房钱……"

真是人倒霉放屁也砸脚后跟儿，高士奇冷笑一声道："嗬！敢情你是怕我跑了，我还以为你惦记着爷呢！来，到我房里，清账！"店主人被他噎得一愣，忙跟在后头一迭连声赔笑道："您想哪儿去了！高爷是恺悌君子，就一年不清账小的也信得过！只是这北京城您也知道，用爷们的话说叫薪珠米贵……实在没法子啦……"高士奇听他说得颠三倒四，也不理会，大踏步进了自己房间，向床上一倒，瞪着眼道："爷这会子头昏，你坐着——呃——等着吧。又不等着上吊跳河，急什么？你瞧那方砚……那盆花……那包衣裳……不都是钱？你要等不耐烦，呃！就拿去……"

他满口胡诌，不伦不类，说是会账，却只管拿话消遣老板，倒把老

板气了个干瞪眼，正寻思如何对付这个光棍举人，高士奇却腾地跳起身来，拾起桌上一张帖子，眼睛一亮问道："是查先生的，什么时辰来过了？"

"哦，您说那位穷举人？"店主见他忽醉忽醒，莫名其妙地回道，"巳时来的，等不着您就走了，说是后晌还要来拜——"高士奇哼了一声，将帖子向桌上一甩道："穷举人？真是狗眼不识金镶玉——那是上一科探花查慎行，如今是翰林院祭酒！把查家三等奴才的家当分你一半，你一辈子也受用不尽！"店主人一来根本不信，二来也实在受气不过，干笑道："小的也不想那个虚富贵，守多大碗儿吃多少饭，只要客人正经付账，日子也将就过得去！"二人正拌嘴，却听院里有人喊："澹人兄回来了么？"高士奇抬头一看，"哎哟"一声，走出门来拱手相迎，笑道："说曹操，曹操到！查兄久违了——三年不见，你竟出落得如此风流飘逸了……快请进！今儿索相邀我，我还以为是那二百两银子的功效，不想是老兄先为高某说了——可恨这奴才，竟说你是个穷酸举人！"店主人看时，查慎行与上午来时打扮迥然不同，穿一件白狐风毛镶边儿的天青缎坎肩，套着玄色府绸长袍，腰间酱色带子上系一块汉玉，打着米黄色缨络，寒暄着一步一摇地跟进来，那店主早傻了眼。

查慎行呵呵笑着，挥着檀香扇道："看来一味装寒素也是不成——见着索中堂了，还得意么？"

"见着了！"高士奇笑着让座儿，一边又对店主道，"你愣什么？还不叫人给查先生沏茶！"店主如蒙大赦，一迭连声答应着去了。早有一个伙计恭恭敬敬捧了茶来。高士奇因见房中没了外人，方叹道，"去是去了，只没得彩头，愧对吾兄引荐。"便将在索府会文的情形一长一短说了。

查慎行摇着扇子静静听了，笑道："索相也是小家子气，值得这样盛气凌人？这么着——明相方才还问我有没有文人要荐——晚上我到他府里再拜会一趟。"高士奇与查慎行昔年同游江浙，虽然要好，总因一贫一富，高士奇不愿仰求。不料进京一贵一贱，查慎行仍如此推诚相助，高士奇心中不禁动情，却不肯说出"谢"字，因笑道："明珠看来倒是求贤若渴——听说他和索额图不睦——你倒两面都能兜得转！"查慎行道："他们都不是什么求贤爱才。皇上如今天天查考他们，逼着他们做学问，只是不得已儿罢了——我嘛，有时他们向我求问一些考据，去应付皇上，也说不上真有什么面子。"

高士奇心中一动，天子如此重才，真可谓“河图洛书出，天下礼乐兴”，盛世将到了。正要说话，却见老板进来，小心翼翼地打千儿道：“高爷，你前儿定的花儿，花店着人送来了。”

话刚说完，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端着一盆两色水仙进来，葱绿的叶子衬着水红雪白二色花朵儿，水灵灵颤巍巍十分精神，映着这姑娘修眉凤目、浅红比甲、月白褶裙，恰似画儿上剪下来的麻姑送寿图。高士奇不禁呆了，大栅栏廊下花市上，他日日见这姑娘卖花，竟未留心她是绝色佳人！查慎行睨了一眼高士奇，不禁笑道：“澹人，你究竟是看人面呢，还是看桃花呀？”

“哦？哦！”高士奇回过神来，忙道，“放在桌子上——慎行兄，我们且赏花儿吧！”

这姑娘闪着眼一笑，将花儿放了，双手扶膝福了两福。查慎行调侃道：“若论这花，还是你捧着高先生赏更见颜色，可惜盆子太重——你叫什么名字？”姑娘这时才听出二人在夸她容貌，顿时飞红了脸，低声回道：“二位爷取笑了，奴叫芳兰。”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高士奇吟着，又道，“武帝《秋风辞》里的，好名字！”查慎行道：“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两句俗语儿一日之内全叫江村摊上了。”又问芳兰，“你是丰台的吧？这花儿养到如此成色，搬进大内也是上好的了，高先生怎么有恁好缘分？”高士奇听他一味打趣取乐儿，倒觉不好意思的，讪讪起身细赏水仙，一边说道：“查兄，孔尚任的《桃花扇》改完了么？听说你正寻人排演。尚任见了这盆水仙，不定做出什么佳句呢——可也是，这么好的花儿，进贡也满成，怎么竟拿到市面上了，敢怕执事太监的年礼没打发好么？”

一句话说得芳兰红了眼圈。原来这京师花行，以丰台为最，都是前明宫苑待诏祖传家艺。花把式们各以祖艺秘培异花，春有菊，夏有梅，能颠倒四时，但若不买通了太监，再好也是枉然。芳兰因爹爹哥哥都在生病，卖了钱换成药，这花便送不进宫去，见高士奇和查慎行豁达爽朗通情达理，因勉强笑道：“您说的何尝不是，花和人是一样的，没钱难见万岁爷！”

“不要难过。”高士奇陡地想起自己，不禁大起知己之感，一边心不在焉地“赏花”，一边说道，“今日断不叫你落空。查兄，借我十两银子

赏她……嗯，查先生乃人间探花，今日他出诗，我写字儿称赞你家的花，回去挂在店房，管教他们挤破你的门买花儿！”芳兰不禁诧异道：“一幅字儿就那么神？”明眸流波一眼瞥去，差点儿没勾掉了高士奇的魂。查慎行却笑道：“你枉自叫了‘芳兰’！撇开我查某，高澹人写一笔字你拿去琉璃厂卖卖看！”说罢，兴致勃勃起身，绕花一周，口内微吟道：

魂魄原以冰玉碾，寒潭素石总怡颜。

雪色映神浑无赖，且破先生一掬悭。

高士奇揎臂濡墨，龙蛇走笔，一边大声赞道：“好！这是白水仙，再来一首！”

查慎行沉思着，又吟道：

削葱根株素手栽，嫩蕊抽枝琼瑶来。

好与寒士添暖热——

“查兄慢吟，我来续貂！”高士奇兴之所至，大笑道，“——一房艳日看花开！”

查慎行鼓掌笑道：“好个‘一房艳日’！又吉利，又贴切，江村莫非机带双敲，意有别指？”说罢看了芳兰一眼。芳兰虽不甚懂得，也知不是正经话，忙将纸卷起，谢了赏，红着脸低头疾步趋出。

直到断黑，查慎行又留了些银子，才辞了去。高士奇便叫了掌柜的进来，懒洋洋架着腿说道：“老刘家，你每日价说高爷该你房钱，丢杯打盏地没个好颜色。你瞧瞧，这是什么玩意儿？”掌柜的一看，案头两个京锭，炉花碴脚，面儿上起着白釉，翘边方底儿，地地道道的九八色头号元宝，直着眼看了半日，满脸堆笑道：“爷台，您何必计较我们这些小人见识？得，我这儿给您老请安谢罪！”高士奇微笑着道：“我要和你计较，这会子账一算抬脚就走，你就等着我怎么收拾你吧！如今有件事倒想叫你办办，办成了，银子算什么？”说着顺手便扔过一个元宝来。

“爷台，您老人家就吩咐吧！”

“方才进来那个卖花的，你认识么？”

“老街坊了，怎么不认识？”刘掌柜一脸谀笑，心知是难事，心里打着主意胡诌道，“正阳门蔡家莲儿么，有名的美人胚子——怎么，爷台您……想会会？”

高士奇心里暗笑，口里却嗫嚅道：“她是良家女子，只怕……”“良家女子倒不是的。”老板生怕生意砸了，瞟一眼高士奇，故作沉思道，“不过没开脸的姑娘，一夜没二十两说不下来。人家黄花女子，总要拿捏，又怕臊，规矩就多些。”

“唔？——唔，什么规矩？”

“晚间起更，叫我家里的去走一趟。”刘掌柜笑道，“二更不来，爷就甭指望了——不能点灯，也不能说话，天不明就得放人家走。您老明鉴，这里头情由不说您也知道……”高士奇住店多时，早瞧透了这老板的伎俩，见他做作，正中下怀，甩着二郎腿慢吞吞说道：“我知道了——全依着你——去办吧！”刘掌柜笑着，打了个千儿，狗颠尾巴似的去了。

当夜月黑阴天，二更过后，店中灯火熄了。半个时辰，刘掌柜隔窗轻轻敲了敲，把门推开，口里小声道：“你别害臊，高先生是个斯文人，正是郎才女貌！你们白日见过面儿的……”说着，黑帆帆就推进一个人来。高士奇不管三七二十一，扑上去就搂着亲嘴，连拉带扯地抱上床，着实温存了一阵子……

半夜里睡得正沉，高士奇房中的炭火炉子忽然起了焰儿，先是烧着了一张纸，又点着了桌子腿儿，火势顺着向上爬，便燃着了窗户纸、窗棂……不一会儿“腾”地一声就上了房檐。高士奇一声大叫：“起火了！”从床上一跃而起，抱起一堆穿换衣服便跳出了房，一边穿衣一边大叫：

“救火！人都死了？——我的房子走水了！”

刹那间一座店都沸腾起来。前后院十几个伙计、几十个房客，有的收拾自己东西，有的大叫大嚷，有的寻桶觅盆，有的点蜡，“哗”的一声推开门，就泼水灭火。高士奇急得团团乱转，跺脚大叫：“救人！死畜生，先救人——里头还有人呢！”

伙计们一拥而入，架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的女人出来。人们就着烛光细瞧时，原来竟是店主的娘子王氏——一手护乳，一手捂着丑处，猫腰儿蹲在地下羞得无地自容。伙计们不禁愕然相顾，客人们哪里耐得？无不捧腹大笑。

高士奇出足了气，跳脚大骂一阵，眼看天色将亮，卷了包裹一径扬长而去。

从开封归来这段时间，康熙虽然极忙，心里却颇踏实。接连几次召见靳辅，他心里有了数，却命靳辅不必急于赴任，在京师各衙门走动走动，熟悉人事，等博学鸿儒开过再去清江赴任。一切料理停当，自有明珠、熊赐履、索额图、李光地等人不分昼夜筹备大典，康熙却忙里偷闲，每日到紫光阁看侍卫们练习弓马刀箭，或叫进汤斌、张诚、陈厚耀一干文臣，讲《易经》、看字画、学西语，什么天文数术、声光化电、几何测绘，倒也忙得不亦乐乎。陈厚耀数学造诣甚深，日日进讲，学问渐渐抖落干净，犹不能满足康熙求知欲望，西洋人张诚则出宫逢人便啧啧赞叹："我大皇帝真是天才！欧洲人半年弄不清的知识，他只需一个月就可精通了，我已不够资格教他天文了！"

这日退讲下来，用过早膳，因见天阴上来，风吹过来略有寒意，康熙换了石青江绸面儿的风毛夹袍，带了穆子煦和李德全两个人，从乾清门踱出来散步消食。因见上书房主事何桂柱捧着一叠文书从隆宗门过来。何桂柱见是康熙，忙站住了，躬着身子笑道："主子金安，恕奴才抱着要紧文书，跪不下去……"

"都是些什么东西？"康熙仰脸看着太和殿那边来来往往修殿的工人，随便问道，"怎么就这么多？叫部里打成节略递上来，这不是早有规矩的嘛。"

何桂柱笑嘻嘻说道："回万岁爷话，节略已早送到熊赐履那儿了。这几份奏章，一份是施琅请带水师的，一份是飞扬古在古北口练兵的，还有琉球、暹罗、荷兰国的贡单表章，都是些军国大事，万岁有过旨意，叫送进来看……下头这一摞子却都是尚书以上官员的窗课本子……"

康熙取过最上头一份看了，却是荷兰国的贡品单子，上头写着：

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镜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块，大哆

罗呢绒十五匹，中哆罗呢绒十匹，织金大绒毯四领……

下头还有一大串，也不及细看。康熙笑道："东西不多，是个意思。这几日列国来贺，朕竟接见不及——窗课本子送进去，朕要一一批阅。李德全记着，荷兰国贡的这些物件，拿进去给老佛爷过目，喜欢的就留下。朕只要一盏聚耀烛台读书用。二十枝镶金鸟铳分赐给一二等侍卫每人一枝；赐魏东亭一桶葡萄酒，一枝鸟铳；熊赐履、杰书、明珠、索额图、飞扬古、施琅、巴海、图海——还有周培公、赵良栋各人一把起花佩刀，一个琉璃盏、十匹细软布。余下的不能动，朕还要赏考中博学鸿儒科的人——可记住了？"李德全忙答应一声："记住了。"竟当场一字不漏将康熙的旨意复述了一遍。这太监如此好记性，何桂柱不由佩服地看了他一眼，又笑着对康熙道："主子爷洪福齐天，这叫万国来朝，时来运转哪！当年'三藩'闹起来时，文武百官这个爹死，那个娘病，都成了毛病儿，都要请假！——还都是一些受恩深重的臣子奴才呢！世上的事真和开店一模一样儿……"康熙听了何桂柱啰啰嗦嗦这番话，品品滋味，不觉心中一动，笑道："你也会想事情了，长进不小。把这些东西送往养心殿，到乾清门叫熊赐履几个上书房大臣都过去，朕要查看他们窗课，也顺便叫他们歇息儿。"说罢一摆手去了。

方到永巷口，康熙一眼瞥见两个秀女带着个二品命妇从景运门过来，便笑道："这必是到斋戒宫见过老佛爷的了，这是谁家命妇，腿脚好似不灵便似的——朕瞧着有点眼熟。"穆子煦觑着眼望了望，笑道："主子好记性，这不是前头仙逝了的主子娘娘的贴身宫女，叫什么菊来着，如今配了飞扬古……"

"是墨菊呀！"康熙一下子想起来，"叫她过来！"

其实不等传叫，墨菊早瞧见了康熙，见康熙招手儿，加快步子过来，俯伏着就行大礼。康熙微笑着道："罢了罢了，你腿上有毛病儿，不用行礼了。"

墨菊原是死了的皇后赫舍里氏的侍女。康熙十二年杨起隆起事，宫中人作反，因保护皇后受了刀伤，腿就瘸了，她到底行完了礼，方笑道："奴婢是咱大清的女李铁拐，这腿是甭想好了。回禀主子一句话，奴婢男人回京三天了，想见见主子呢！"

康熙大笑道："大清有个女李铁拐也不坏嘛！这几年不见，你还是老样儿——飞扬古回来不回来，你好歹也勤着点进来，给老佛爷解解闷

儿，再说太子是在你怀里封的，你就不想他？”

“主子爷这才叫体念人情呢，就是这个话！”墨菊眼中涌出泪花，却拍手儿叹道：“只这二年规矩越来越大，这阵子新进来的苏拉太监都长了狗眼，竟没个人味儿！奴婢几回想进毓庆宫见见小主子，都叫挡了，有什么法儿？”康熙笑道：“别人不行，难道你也进不来？”墨菊道：“主子不知道，宫里老人儿都被撵得差不多了。如今小主子爷身边那几个苏拉太监，竟不是人托生的，前儿听说连彩屏那么老实人都被撵进了浆洗房去了，张万强出来说情都叫敬事房顶了回去……”

墨菊好容易见着康熙一面，她一向心直口快，憋不住便兜了出来。康熙自将大内权柄交给明珠后，以为事事妥当，不料竟是如此，不禁脸上变了颜色。

第十回　修明史议立贰臣传　批诗文巧语骂权相

康熙回头看看，身边只有穆子煦跟着，远远见养心殿太监赵培基出来，便招手叫了过来问道："你做什么去？"赵培基忙打千儿施礼，笑道："明相他们都在养心殿候着，忘了带四书，叫奴才出去借一本给他……"康熙怒道："他是你亲爹么？这么孝敬他！这会子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去敬事房传旨：张万强是六宫都太监，凡事还得请示他，叫敬事房查查，这几年撵出去的老太监、老宫女，都叫回到原主子跟前侍候，——叫他们仔细，朕要查的！"

康熙说完，便拔脚走开了，心念一闪：明珠干预大内的事是不是太过了，太监隔绝太子与外间往来，这还了得？但没走几步，又觉得自己多心好笑——没来由因墨菊一席话疑心大臣，宫掖内廷，管严点总归不是坏事儿嘛！及到养心殿垂花门前，康熙已经释然，因见李光地、索额图、明珠和熊赐履都鹄立廊下等着，便笑道："进来吧，说是查考，其实是叫你们过来松泛松泛，害怕什么？熊老夫子，朕又不看你功课，怎么脸板得铁青？"

说着，进殿坐了，舒一口气道："博学鸿儒科的事预备得差不多了吧？过了这一阵，朕放你们三天假！"说着拿起桌上一份黄绢面的请安折子看时，却是魏东亭递进来的，因见江南当日米价七钱一石，便濡了朱砂，先批一句"朕心甚慰"。略一沉思，又抹去了，另写道："谷贱伤农，可于海关厘金与金陵藩库中支银购粮，价可略高于市，则市价可趋平准矣。"一边写，一边问熊赐履："你前日给太子讲'性相近'，朕竟没有听清楚，再说一遍好么？"

"是。"熊赐履忙躬身答道，"性，上智与下愚、圣贤与凡夫原来天生一样。然而这只是义理之性，若论气质之性，便不能一样，所谓'相近'，即有别于'相同'。"

"唔？"康熙将请安折撂到一边，抬头笑问道，"难道义理和气质有两个性不成？"

熊赐履略一沉思，赔笑道："臣不曾详推其中道理。不过臣以为，

义理与气质一而二，二而一也，义理只在气质之中。”康熙听了含笑点头。明珠有一大堆事急着要回康熙，在旁听着不耐烦，好容易等到插话的缝儿，便说道：“方才万岁问到博学鸿儒科。奴才正要请旨，试完后对这些鸿儒将如何安置，可让部里作好安排。”康熙笑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先说说看。”

“依奴才之见，将这干人放进翰林院断然不可。”明珠正色说道，“这是御驾亲试，千古盛典，不同于一般进士。放出去做地方官吧，岁数又都嫌老了些。这都是各省大员奉旨访查来的鸿儒，取不中的，如果黜回原籍，督抚们脸上不好看。但若都进上书房，似乎又多了些。想了几日，竟没个妥当法子。”

明珠讲的十分有理，其实还有更要紧的一条，他没敢说，康熙心里也雪亮：常科取中的进士如与博学鸿儒科安置的差使等级悬殊太大，不免生出事来。如今已有应试举人做诗讥讽了。如果摆在一处，又怕要生出朋党来？康熙思量着，笑道：“明珠虑的很是，熊东园，你看呢？”熊赐履却胸有成竹，说道：“臣以为授官不必另开门类。该侍讲的侍讲；该侍读的侍读；该到翰林院的仍去任编修。科甲出身、师生相因会导致门户朋党，若将这批御试硕儒放进去，反倒破了这些门户——至于使用，臣以为他们大都熟知前明政事掌故，可组成班底，纂修明史……”

康熙听得目光炯炯：门户多了便无门户——熊赐履毕竟与众不同，讲道理能另辟蹊径。修明史这件事叫鸿儒们来做，他们当然求之不得，百姓们也自然会想这是“圣朝仁政”。这建议可谓一石数鸟，妙不可言！他兴奋地站起来，踱了几步，说道：“对，修明史！要修得与众不同，这是件大事，朕要亲自管起来。既优遇了高士，又消弭了反侧，又能将明亡之祸源昭示天下，重训子孙——比如说，能不能设个《贰臣传》，不然，像洪承畴、钱谦益这些人列传怎么评定功过呢？”他的思绪流动得很快，说得语无伦次，大家都听得有点跟不上。

熊赐履心头一震，嚼着“贰臣传”三个字，愈思愈深；难为康熙举一反三，顷刻之间就想出如此刻薄又堂堂正正的名字——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乱臣贼子仍代代都有，层出不穷——如今连本朝勋业彪炳的大臣也竟入了前朝“乱臣”之列，那谁还敢再当本朝的“贰臣”？正自胡思乱想，索额图在旁说道：“光地的折子请征台湾，不知主子可曾御览？”

“朕已看过了。”康熙平静下来，坐回去呷了一口茶，问李光

地，“你怎么一言不发，郑成功已死，消息可靠么？”李光地还是头一回和上书房大臣议事，他心里很激动；看样子自己极可能参与机务，入上书房了，猛听康熙发问，忙道：“这是靠得住的，不但郑成功，连郑经也死了，台湾群枭无主，内讧渐起。所以臣与施琅意见相同，请主上即刻下诏，命水战之师预备渡海收复故土。”

“将呢？”康熙问道，“水军已在练了，将军应派何人？”明珠在旁大声说道：“臣荐施琅！”李光地却道：“应由福建总督姚启圣统兵渡海。施琅原是成功旧部，恐不能实心办事。”索额图却道：“国家用兵已久，元气未复，不宜兴军。”一时间，七嘴八舌，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康熙听了半日才明白，自己进来之前，熊赐履和李光地两个人因这件事意见相左，已是动了感情。熊赐履因见李光地慷慨陈词，不时用眼瞟自己，便也冷笑一声道：“这都是误国之言，主上切不可轻信！”

康熙听了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问道：“熊赐履，你的话朕竟不明白，谁误国？这话有何误国之处呢？”

“万岁！”熊赐履听康熙语气有异，一提袍角跪了下去，“台湾撮尔小郡，蛮荒不化，本不足视为大敌。今‘三藩’狼烟未息，百万军士疲惫，亿万百姓待苏，又无胜券可操之兵，胜之不足称武，败之则轻启边衅，伏请圣上三思！”

李光地见状，也跪了下去，奏道：“台湾自汉便是华夏之土，岂可轻易放弃？我军新平‘三藩’，士气正盛，正可一捣巢穴，不可养痈遗患！”一时索额图和明珠也都跪了，各陈己见。

康熙听了沉吟不语，良久方叹道：“东园公，朕也没说立即发兵嘛！你该知道，缺一片瓯，便不是全瓯；一郡不治，也是宰相之过。宋太祖还晓得‘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呢！”熊赐履听了康熙的这番话，一时倒犯了难。撤“三藩”他不赞同，康熙断然下旨撤了；“三藩”乱起，他又主和，又被康熙严词斥责——如今事实已证明自己一错再错，这次是不是又错了？想着，便放缓了口气说道：“臣乃大清之臣，岂容大清国土任人宰割？但目下国力实难兴兵。皇上决心既定，臣亦无异议，只求皇上广积粮，精备兵，慎选将，以期一战而胜！”康熙本来想叫这几个忙得不可开交的臣子过来闲谈，稍事休息，不料引出这么一场争论，也觉好笑，抬头看了看自鸣钟，说道：“选将的事朕自留心。今儿不说这件事了，传膳——朕要赐宴犒劳你们，我们君臣一边用膳一边谈文论艺，岂不有趣儿？”几个臣子听了方都谢恩起身。

御厨房里的膳食是随时都有的，一时间便都齐备。李光地还是头一次受此殊荣，坐了末座。康熙坐在上首，一面让臣子“放量用”，一面自拣着清淡的略吃一口相陪，又随手拿起明珠的窗课本子来看。明珠这阵子的奏折都是新入幕府的高士奇代笔，屡获谕旨褒奖，见康熙查看自己的文章，不无得意地笑道：“只恐难入圣目。这两年蒙皇上谆谆教诲，奴才自觉学问大进，想起从前奏对荒谬，不禁汗颜……”

康熙却根本不信他的那些奏议、条陈都是出自明珠亲笔，听他吹牛，笑道：“确乎如此——你的窗课看得有趣，不知有诗没有？”明珠近来附庸风雅，偶尔也写点诗，正被康熙挠了痒处，回身从靴页子里抽出一个本子，双手呈给康熙，说道：“这是奴才的诗词功课，也有几篇时文，上面有幕友批的评语，请主子过目。”康熙接过，一篇篇随意翻着看，忽然失声笑道：“熊老夫子，这个批加得有意思，你瞧这篇《不自弃》文——”索额图原坐在熊赐履下首，他虽鄙夷明珠为人，听康熙说这个话，心中诧异，便也凑在熊赐履身后，偏着脑袋看稿：

“圣人云‘体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此不自弃之本也。夫发肤尚且不可轻损，况于我身乎？我身受于父母，又得圣恩雨露成立于世，是天尚爱而重之，卑微躯体焉敢连天而自贱自抛？”熊赐履皱着眉头读着，说道：“——这批的是什么——羯鼓四挝，痛切！”李光地摇头道：“只听说‘羯鼓一挝，万花齐落’，这‘四挝’是什么意思呢？痛切——”他沉吟着，只是索解不开。索额图也是如坠五里雾中。康熙揣度，这批语不是好话，因笑道：“总不成是‘羯鼓四挝，四万花齐落吧！’”话未说完，见李光地掩口偷笑，便问，“你笑什么？”

李光地忙放下箸，说道：“作批人皮里阳秋。羯鼓四挝，原是‘不通又不通’；‘痛’者按医理而讲，也是‘痛则不通’之意，明珠竟叫此人诓了！”康熙仰着脸想想，果然不错，不禁哈哈大笑。明珠“腾”地红了脸，调侃道：“原本文章写得不通，也难怪他下此批语！”

熊赐履素来庄重慈和，不喜轻薄，听李光地解破了，只一皱眉，便又往下翻，却是一首咏梅诗，遂轻声念道：

半墙螭蟠映雪开，纷纷枝头映光彩。

不信东君不着意，迷得青蝇绕花回。

康熙因听不甚分明，便索回了稿本，自又看了，说道：“这诗做得极平

的，批的也含糊——‘似在齐下，高出杜上’——是什么意思？难道这诗能赛过杜工部？又有哪个姓齐的，能比诗圣还强？”熊赐履品评诗意，不禁摇头，饶是腹笥盈库，一时也难索解。反复又诵两遍，突然涨红了脸，强忍着笑说道：“这些批语轻佻鄙俗，不足以辱天听，还是罢了吧。”

康熙歪着脖子寻思半晌，始终解不开这八个字的意思，遂笑道：“说出来叫大家畅笑一场，也好嘛！”

一时李光地也悟了过来，因见熊赐履嗫嚅着不肯说，便道：“不雅得很，这‘齐’乃是肚脐的‘脐’的谐音，‘杜’是‘肚腹’之肚……”

明珠瞪眼听着，心知批的不是好话，却又不知其意；索额图只口中喃喃念叨着“似在齐下，高出杜上……”武丹见众人皱眉寻思，便诧异道：“这八个字有什么难解的？在脐下，又比肚子高——那不是屎嘛！”

一语点破，立时引起哄堂大笑。康熙手扶椅背，笑得接不上气来，索额图咳嗽着用手捶胸，熊赐履脸涨得通红，咬牙忍着，尽量不使自己失态。连守在门口的穆子煦、素伦和一干太监，有的蹲下身子，有的捂了脸，无不前仰后合，只李德全略撑得住，笑着过来替康熙捶背。明珠立不是跪不是，脸上呆笑着，心中暗暗骂道：“高士奇这王八蛋，我那样待他，他竟如此捉弄我，等爷回府再说！”

“此诗实在不佳。”熊赐履定住了神，笑着批讲道，“平仄不去说它，北京哪来半墙红梅？再说，梅花映雪而开，在隆冬季节，青蝇自何而来？不过这批诗的人也实在太过分了。”康熙缓过气，端起凉茶饮一口，笑谓明珠：“……好开心！这个人你不可难为他，朕要见一见——亏你是个同进士出身，不知哪个考官是花了眼还是走了神儿，也不知你这奴才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

“通关节的事是没有的。”明珠因见康熙并不在意，定下了心，嬉笑着自嘲道，“当时应试的人少，取不足额。糊涂试官，狗屁文章乱点乱圈也是有的，不想今儿在万岁爷跟前就露了底儿！不过，能讨主子破颜一笑，也不枉了奴才这‘诗’了——这个幕客叫高士奇，原是钱塘才子，和奴才相与最好不过的，主子要见他，那是他的造化，奴才岂敢难为他！”说着眼一睃索额图。索额图一听是高士奇，先是一愣，因见康熙欢喜，忙凑趣儿把那日高士奇在府里毁骂众名士的事说了，惹得众人又是一阵狂笑。

移时，康熙方敛了笑容。明珠的话倒提醒了他，康熙初年，应试的举子的确寥寥无几，名额都取不足。如今一个个头上插了竹签子似的往门里挤，南北二闱光防营私舞弊也防不住。但博学鸿儒科这干人风骨不同。应试的总共一百八十二个，告老的、称病的、规避的竟有四十余人。像顾炎武、傅山等人竟摆出“义不受辱”死不应试的架势，虽锁拿锒铛“妥送”来京，却坚卧古寺不肯见人……从这些前明遗老的举止看来天下人心还是未能尽归“圣化”啊！沉吟半晌，康熙方慢慢说道：“南北闱的事叫他们考官用心去办差就是。博学鸿儒科的事一定得办好，朕也知道强拉他们应试不合人情，但天理如此也无可奈何，弓还要拉得硬硬的，既来了，不考也得考！考过的，无论优劣一概给官——最要紧的是非叫他们考不可！你们听着了？”

“喳！”几个大臣忙叩头答道。

“明珠，”康熙笑道，“你管吏部四司，它们都有个别号，晓得么？”

“奴才知道。”明珠毫不犹豫地答道，“文选司掌管升迁除授，称‘喜司’；考功司掌管降革罚黜，称‘怒司’；稽勋司掌管丁忧病故，称‘哀司’；验封司掌管赠荫封袭，称为‘乐司’。合为喜怒哀乐四司！”

康熙点头说道：“你尚算谙熟部情——朕看这次博学鸿儒科也用得着这四个字。朕以万乘之君亲为主考，这是亘古未有的荣耀，谓之‘喜’；有的不肯就范，捆了来见，这叫‘怒’；他不高兴，不妨就叫他‘哀’一阵子；等试过之后，朕再抬举他一下，不就‘乐’了？你们下去好生办理——跪安吧！”说罢不禁哈哈大笑。

第十一回　落魄人途穷遇权贵　风流士失意会情人

明珠的新赐宅邸坐落在槐树斜街，原是前明福王在京的藩署。福王府远在洛阳，按明律诸王无事不许擅入京师，所以这宅子其实一直闲置。若论它的规制，华丽轩昂，京师八个铁帽子王府谁也难比。康熙八年前，因鳌拜当政，人人怕树大招风，谁也不敢问津。康熙十年之后有几位王爷想请旨住进去，却又无端闹起鬼来。眼瞧着楼阁亭榭画梁雕栋，树木成荫，郁茂葱茏，可是无人敢要。惟明珠不怕鬼，奏明康熙后，住了进去。说也蹊跷，自他住进以后，鬼也就没有了。

因知康熙要来见高士奇，明珠回府第一件事便是命人布置府邸，将诸如大玻璃穿衣镜、镀金自鸣钟、玉制朝珠如意、金佛玉马统统收藏到后花园的库房中，又到琉璃厂市上胡乱买了几十箱旧书摆到前庭，一直折腾到第二日辰时才算停当。明珠这才想起，回来后还一直没见着高士奇，便派人到书房叫儿子性德到前头问话。他疲倦地坐了，刚吃了一口茶，门官老王头拿着一封拜帖进来，禀道："中堂老爷，靳辅中丞来见！"

"快请进来！"明珠一按桌子起身，刚到天井，便见靳辅已进了二门。明珠满脸堆起笑容，将手一拱，说道："紫桓兄，久违久违！自康熙十二年凤阳府一别，转眼就是五载，兄弟可是挂心得很。"因见靳辅身后还跟着个布衣荆钗的女子和两个总角童子，便又问，"这二位是——"

"我们进去再说。"靳辅答道，明珠见性德过来，便用眼神示意在廊下候着，又转脸对靳辅笑道："老兄，愣什么哟？请，请——把圣上赐我的大红袍茶泡上来四杯，另包一包送给靳大人！"

"紫桓，"明珠一边给靳辅和李秀芝亲自奉茶，一边说道，"你几次来，我都不在家，实在抱歉，帖子断不敢当，只好退回。不过你老兄也太古板，留下你的住处，难道我不能跑几步去看你？见着圣上了没有——都有些什么旨意？"说着，用眼睨了一下李秀芝，关心地说，"你只管用茶，不必拘束客气。"

靳辅见明珠这样殷勤好客，心里踏实下来，笑道："圣上已召见三次，因忙，话没说透，命我在京且住几日……"说着，便把自己入京以来的情形说了个大概；并将李秀芝母子的事也禀告了明珠。

"啊……好，好！"明珠含糊答应了一声，坐了，双手捧着一杯茶，出了半日神，问秀芝道："你如今怎么打算呢？"

"我也不知道……"秀芝低头拭泪道。

靳辅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晋卿不肯相认，她手中又没凭据，这是很棘手的。若惊动皇上，似乎对晋卿太苛了些，秀芝也不忍心——如实在不行，只好暂且送到家母那里……"

"这事紫桓兄不必管了，明珠一手包办！"明珠拿定了主意，慨然说道，"这种事要的什么证据？现放着李秀芝还不是人证？晋卿写的诗还不是物证？——你看看这两个孩子，可怜见的，活脱脱是两个小李光地！"他话没说完，李秀芝早忍不住，眼泪簌簌落下，抽泣不止。明珠也不理会，只大声叫道："老王头，叫管家的来！"靳辅和秀芝惶惑地对望一眼，不知这个明珠要做什么，正没计较时，管家已是跑着进来，请了安，毕恭毕敬地问道：

"主子有什么吩咐？"

"通州不是新买了一处宅子么？"

"是，已经成交了。三进三院，后头还有个小花园……"

"行了。"明珠打断了他，指着秀芝说道，"这是李部堂的夫人。那处宅子就赠给她住。你指派二十个丫头、三个老妈子去侍候。每月照夫人的月例拨过去四十两银子——谨密些儿，这事要让别人晓得，我先揭了你这奴才的皮！"

靳辅睁大了眼睛望着满面笑容的明珠，早就听说明珠为人洒脱大方、轻财好施，但初见之下，厚待如此，是不是过分了？李秀芝抬起泪光闪闪的眼，愕然惶顾了一下靳辅，起身敛衽说道："明中堂，这如何使得？我是来投奔李光地的，这两个孩子是他的骨血，他不能不管。我出身微贱，不是享福的命，没的折了我的阳寿……"

“嫂夫人不要说这个话，明珠也讨过饭，寄人篱下不是滋味。”明珠叹息一声说道，“光地不是个没良心的人，目下不能认你们母子，定必有他的难处。他眼见就要做大学士，不能在这事上栽筋斗——这样，这房子和人都算明珠借给你的，你也并没沾我什么光，日后我和晋卿兄结这笔账。但只是不要性急。我慢慢觑机会说话，他年轻新进，正要面子的时候儿，逼急了反而弄出大乱子，也难称你的心！紫桓兄也在这儿，我把话说明了，你们两个都放心。”

这番话娓娓动听，既替李光地遮掩，又顾全了李秀芝母子，又声明自己并无他图，听得靳辅心中一阵发热，点头道：“想不到明相如此热肠！”李秀芝早率两个孩子扑倒在地，哭得泪人儿一般。

“不能虚留紫桓兄了。”明珠抬头看了看天色，已过午时，很怕康熙突然驾到，撞上了不好看，因笑道，“你先回去，这两日过后，我去看你，可要叨扰两杯了！听说门上还收了你二百两银子，我已查办了这事——这批狗奴才真不是东西！吾兄还是收回去，京里用银的地方多着呢！”说着，将一张银票递了回来。靳辅哪里肯接，因见明珠还有事，便笑着说：“赏下人们吃茶用罢。”

安置了李秀芝母子三人，明珠吁了一口气，这才叫过性德问道：“你高世叔呢？”

纳兰性德才总辫儿不久，生得粉面朱唇，穿得齐齐整整地躬身侍立。自高士奇来，性德天天缠着他讲诗词古文，他二人倒似忘年交般形影不离了。他抬头看了看父亲，轻声说道：“昨个儿高世叔、徐世伯带着儿子去看花市。后来高世叔请徐世伯用轿把我送回来。说有事要在外头耽误一日，今儿后晌才能回来呢！”

高士奇常常如此，也不算稀奇，康熙也未必今日就来。明珠也就没再问，只说：“花市有什么逛头，要去一日？——你徐世伯呢？”“徐世伯”便是前科状元徐乾学，因来府走动得勤，和家人也差不多。听父亲问，性德忙道：“徐世伯奉旨去大佛寺看望顾炎武和傅青主二位先生。回来又约了穆子煦军门一同去会施润章、杜讷，说是去一会儿就回来的……”

“哎呀，明相！”父子俩正有一搭没一搭说话，二门外传来徐乾学爽朗的笑声，“怎么一夜之间府上就大变了样子呢？要不是门口那两只汉白玉大狮子，晚生还疑心踏错了门槛呢！”说着已挑帘进来，一边拱手

作礼一边环顾四周，“嗬！满架图书，满室翰墨，真个叫人心醉神迷哟……”

徐乾学的相貌甚是平常，金鱼眼，鹰钩鼻，一对暴牙龇出，被烟熏得黑里透黄，一副玳瑁眼镜用丝线吊在大襟旁一晃一晃，一说话老鼠髭须上下颤动，怎么看怎么别扭。人们一见他这副尊容，便会不期而然地想：“如此德性样儿，怎么会是个状元？”但他却是货真价实的一甲一名进士，敲得响的状元，学问文章都没得说。

“坐吧！”明珠拍拍炕沿，又摆手示意命性德退下，忙问道，“到何桂柱府去会文了？施愚山他们怎么样？李光地和老何是邻居，也该顺便去瞧瞧嘛！”

徐乾学“啪”地打火，呼噜呼噜抽了几口烟，方笑道：“何桂柱夫人殁了，前头的丧事办得热闹，后花园里也会不成文，说了一会子话就散了。这两位先生不比大佛寺的那两位，施、杜二人倒是挺欢喜的。还说：‘便是取不中也不枉了来京师这一遭’——这还有什么说的？晋卿那里倒是去了，架子大得很，不见！说是杜门思过——其实我心里也有数，陈梦雷已经交大理寺审过，估摸万岁还要御审他们二人这件官司，他不过是躲躲嫌疑而已。”

“好嘛，当了大学士，只等着入上书房宣麻拜相了！”明珠撇嘴儿一笑，“万岁的口风怕是不再审了。不过他想杀陈省斋倒是真的，须知天下不如意的事多着呢！告诉你，皇上已密地召见了陈梦雷。又问我该怎么处置。你想，他和晋卿两个人的事，死无对证，人是好乱杀的？陈省斋那么好的学问，皇上素来爱重，我请皇上发落他去奉天，过两年风头过了再调回来就是了。”“这案子是没法审。”徐乾学眯缝着眼笑道：“大理寺审他，听说只问了一句就退堂了。”明珠诧异地问道：“那怎么会呢？”

“他们问，‘陈梦雷，你为什么要在耿逆精忠叛军中做官？’”徐乾学道，“陈梦雷说‘是皇上于康熙九年十月十日当面派的差使！’——再往下还怎么问？”

“于是乎就散了？”明珠不禁纵声大笑，徐乾学赔笑道：“他们总不能把皇上提到大理寺对质吧！”

两个人正说笑，老王头抱着一大叠红拜帖进来，恭恭敬敬呈放在桌

子上，却身慢慢退了出去。明珠知道这都是馆选官吏不知通了多少关节才送上来的，此时他不想看，因见徐乾学要辞，便道："把这些帖子带出去璧还了他们。要捐官的成千上万，谁不想补缺？都这么来求我，我就是千手观音也办不及——告诉他们到吏部去挨号儿候着！"

徐乾学接了帖子，颇有些犯嘀咕：这些捐官人不知花了多少银子才走到这一步。只求明珠见一见都不成。我何必去做恶人？他沉吟着，将一封封帖子在手里倒换着看。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竟有父母给儿子起这样名字的！徐乾学读书多年，却没这样的见识，真乃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明珠接过来看时，只见这份帖子上端端正正写着"徐毬毛恭叩明相万安"的字样，不禁也捧腹大笑，便叫老王头出去传话：叫这姓徐的进来，其余的半个月后再见。徐乾学生怕明珠再给什么难办的差使，一躬身辞了出去。

片刻，一个方面阔口的官员摇着快步走来，穿着八蟒五爪袍、缀着白鹇补子，水晶顶戴，在天井里打了马蹄袖，叩了头，报了职名。

"嗯。"明珠半仰在椅上，强忍了笑，双手把玩着他的帖子，扯着官腔说道："进来吧！你是捐的官？"

"是。"那官员敛容答道，"卑职康熙十四年捐的县丞，渐次进为知府衔……哦，这次进京，家父命家兄带了一方好砚，敬献中堂，伏望哂纳……"那官员一边说，一边从怀中取出四四方方一个红绫包儿呈上来。

明珠接过来，手被压得往下一沉，心知必是黄金所铸——却并不急于打开来看。只漫不经心将"砚"放在桌上，说道："知府的出息已是很好的了，为什么还要钻刺门路？""中堂明鉴：下官图的是能光宗耀祖，为皇上出力！"明珠笑道："你这人看来还伶俐。不过我看还得加上一句，也得在任上好生替百姓做点好事，补缺的事嘛，等吏部司官送上票拟后自然会有消息的。"

"谢中堂！"

明珠见他端杯呷茶，知道他要退下，便笑道："你不要忙。我看你像是读过点书的，为何取了这么一个名字，这怎么能进呈御览呢？"

"卑职排行属'球'字辈儿，因命中缺水，所以家祖特为起名'球

壬’。”徐球壬莫名其妙地说道，“不知为何不便呈交皇上？”

明珠听了，方知他原叫“徐球壬”，但不知是谁在“球壬”二字上各添了一笔，变成了“毬毛”，当下也不便说破，只笑了笑，问道：“这帖子，你是交给哪个书吏呈进来的？”

“不是书吏，”徐球壬忙躬身赔笑道，“是府上一位姓高的先生正好到书吏房，接了卑职的帖子……”

一切都明白了，又是这个高士奇在捉弄人！送走徐球壬，明珠不由一阵阵光火。什么“羯鼓四挝”、什么“高出杜上”，他竟是逢人就捉弄；必定是高士奇接了徐某的银子，又恐自己心绪不好不肯接见，才弄出这个笑话儿来。想着，不由一阵寒森森的冷气直袭明珠心头。他倒不在乎自己挨骂，叫人心寒的是此人如此洞悉自己的脾气，玩弄自己于股掌之上！想想此时也无良谋整治高士奇。明珠的眼神黯淡下来，一言不发将帖子撂在一边，咬着牙自语道：“我偏不给姓徐的补缺，等着他咬你吧！”

高士奇却不知道他离府这一天多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在南西门花市支走徐乾学和性德是有缘故的。因为他见到芳兰带了个丫头正到槐树斜街白衣观去烧香。大约家中生意好转的缘故，芳兰出落得越发水灵标致了。上身着一件盘蝴蝶结扣儿绣花水红小袄，外套杏黄丝绵坎肩，下头着的百褶裙子却是葱绿。高士奇眼巴巴瞧着小竹轿一悠一悠地过去，自己在后边不远不近地跟着，心里暗忖：“论身份，当然不及陈天一那位；说到风流小巧，却足强过一百倍！呸，什么大家闺秀，国色天香，哪及得上这样小家碧玉么？”

眼见芳兰在庙前旗杆旁下了轿，一主一仆在阶前水盆里盥了手，高士奇几步抢过去，不等丫头泼水，慌忙就着残水也洗了手，却似忘了带手帕，扎煞着湿淋淋的手发怔。

“这不是高先生么？”芳兰一转眼，见是高士奇，又惊又喜，忙蹲了个方福，抿嘴笑道，“您吉祥！这些日子不见，您比先前气色好多了——梅香，把我的帕子拿给高先生擦手！”

这几声莺语燕呢、娇婉春啼，再加之笑靥如晕、流眄似波，几乎酥倒了高士奇。他一边打着主意，一边慢慢擦着手问道：“你怎么……也到了这里？”因读书人极少到观音庙凑香火，这句话本该是芳兰问的，

高士奇抢先这么问，倒把芳兰问了个怔。眼见高士奇擦完了手，将帕儿抖抖，竟塞进自己袖子里，芳兰不禁腾地红了脸，心头突突乱跳，慢慢低下了头，半晌没言语。那梅香却嘴快，在旁代答道："刘掌柜的把姑娘许了东门胡家，才过了聘就听说胡家少爷得了痨病，催着姑娘过门冲喜……姑娘过来是给观音菩萨还愿的……"

高士奇听到"许了胡家"，头"嗡"地一响，后头的话已一字不入，便是一桶冰雪水淋下，也没有这般的冷。他打了个寒噤，半晌才回过神来，勉强笑道："……那也是该当的。你们且去求佛，我到那边随喜。一会儿出来我还有话说……"

看着她们进了庙，高士奇在石阶上坐下，抱膝仰脸想了半日，仍觉得事情棘手，妙计难出。

第十二回　大廊庙定情赠玉佩　宰相府调侃动圣听

高士奇正在苦思冥想，不得主意时，见芳兰她们已经出来。陡然想起，自己住在明珠府，这位一品当朝的权贵便是靠山，为什么不借此施展手段？想着，便凑上前去，摸出五两银子递给丫头，笑道："我是出来给明相选花儿的，恰好遇上你们。梅香，你懂行儿，去替我买两盆文竹，好么？"芳兰笑道："两盆文竹有五钱银子就足够使了。其实也不用买，明儿叫家人给您送去也罢。"高士奇因道："可怜见儿，这丫头生得瘦弱。去吧，余下的钱都赏你——细细儿挑，要上好的！"

芳兰许了个病女婿，也是满心不如意，见高士奇这样，心里早明白七分，眼见梅香欢天喜地地去了，低头摆弄着衣带，小声儿问道："先生……您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只这一点空儿，不能绕弯子说话了。"高士奇左右瞧瞧无人注意，开门见山就道，"十冲喜九忧愁！像你这样资质，闭着眼往火坑里跳，我……实在替你难过。"芳兰眼圈儿一红，睨了一眼高士奇，叹息道："那有什么法儿——各人的命罢了……"高士奇默谋一会儿，温和地说道："事在人为！芳兰，你若有别的意中人，我高士奇可以为你设法。若没有，可就如你自己说的，这……都是命——我也没话可说了。"

芳兰羞得脸红到耳根上，小脚不停地跐着阶石，蚊子般嘤嘤似的说了一句："这……这叫人怎么说呢……"

"这是有的了！"高士奇大为兴奋，眼光霍地一跳，问道，"是谁？"芳兰狡黠地闪了一下眼，正色说道："先头绳匠胡同方家表哥，我们自幼儿一起种花儿……"

高士奇乍听之下，犹如五雷轰顶，浑身的血都在倒涌。却听芳兰接着又道："本来……爹妈都愿意的，不想五年前……花窑塌了，把他砸在里头……死了……"高士奇如蒙大赦般舒了一口气，暗自笑骂："这妮子竟如此捉弄人！"口里却问，"再没别的了？"

芳兰没有答话，只轻轻摇了摇头。

“你看，你这样对我们男子，就有点不公平了。”高士奇笑道，“幸亏我没说出口，若是我遣媒到你家，岂不吃个大大的没趣？”芳兰抬起头来，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盯着高士奇，说道：“那怎么会——像您这样的贵人，只会可怜我们，哪里能……我们花儿匠小户人家，俗气得很，只会种树插花接枝儿……”说着又低了头。

有这几句话便足够了。高士奇迅速解下腰间的汉玉佩，双手递了过去。他一向玩世不恭，很少有这样诚挚的眼神，颤着声音说道：“休说什么花儿匠，高士奇还曾是叫花子来着。不如你！说到‘俗’字儿上，像你这份聪慧，若跟了我高士奇，不出三年便是才女！”芳兰看了一眼玉佩，却没伸手去接，只不好意思地扭转了脸，啐道：“你不是正经人……这算什么呢……”眼见梅香带着两个小厮捧着花盆过来，高士奇真的急了，一把拉过芳兰温润汗湿的纤手，把玉佩放进去，小声说道：“你只管放心！胡家的事我来了结！”

独自在太白楼吃酒想主意，直到傍晚，高士奇方醉醺醺回到明珠府。二门上的人一见他回来，喜得跺脚拍手道：“好个我的高先生，高爷，高祖宗！再不回来，相爷的毛板子要打死奴才们了……”高士奇一肚皮的没好气，打着酒呃发作道：“府里失火了还是遭贼了？怎么——我是擒贼救火的奴才么？”

明珠在堂屋里听得一清二楚，气得手脚发凉。无奈换了便装的康熙，还有索额图、李光地、穆子煦和武丹一干君臣都在这里，正和他的两个儿子揆叙和性德逗着说笑，只好强忍着，大步出来，站在廊下招手儿笑道：“澹人，这是怎么说，和他们这种人生什么气？来来！今日来了几位雅客，等着和你谈文呢，一同坐坐吧！”

“客人？别人都有客，我自是天涯孤客……”高士奇醉眼迷离地打量明珠一眼，酒涌心头，忽然有一种畸零苍凉之感，一边拖着步儿进来，口内喃喃吟道：

>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末利，休苦劳……神。似隙中驹、石中火、梦……梦中身。满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取天真。不如归去……唉……做个闲人。背一张琴，一……一壶酒，一……一溪云……

一脚踏进门，也不看众人，团团一揖道："慢……慢待了，有……有罪！"明珠因见康熙目不转睛地打量高士奇，深恐这狂生失礼，连累了自己，忙令人："给高先生端一杯酸梅汤，把醒酒石也拿来——泡茶！"

一杯冰水酸梅汤灌下去，高士奇清醒过来，因见揆叙也在，便道："你的窗课呢？你父亲尚且每日读书做文章，你怎么不言声一去就是几天？"揆叙忙躬身道："大阿哥邀我到南海子练习骑射，我是他选的侍卫，不好违了王命。功课倒没耽误，这几日背了几章《孟子》，明儿再请教先生……"性德忙替哥哥掩饰道："朱注四书大全哥哥也能背了，先生别错怪了……"明珠因见高士奇不理会众人，忙笑着道："功课的事有日子慢慢说，我来介绍这几位朋友。这位姓龙，这位李先生，这位姓穆，这位姓武。这位嘛……"说到索额图，他打了个顿儿。

"索中堂！"高士奇忽然身上一颤。他倒不是怕索额图，是此时方留心，这位官架十足的一品当朝，竟坐了姓龙的下首！高士奇何等机敏之人，见康熙含笑跷足稳坐，气度雍容华贵超然出众，虽笑着，却有一种亲而难犯、不怒自威的风度。高士奇目光霍地一闪，提足了精神：他已八成猜中来者是谁了。

"高先生，"康熙静等明珠说完，开口笑道，"我们都是慕名而来，知道你是风流倜傥、不羁世俗的硕儒，特借明相一席酒，要听听先生清论雅音！"

高士奇身子一仰，笑道："龙先生，说到'学问'二字，徒增我之汗颜。三年前游历皖鄂，曾遇到一位挂单僧人，一夜抵足论文，才知道是做过当今天子师傅的伍次友先生，他称我是皮里阳秋君子；后来在杭州又遇彭孙通、顾炎武二位征君，谬奖我是东方偷桃谪落仙才。承他们奖赞如此，我却屡试不售，文不得匡国济世，武不能缚鸡捉狐，圣主难知于草野，权贵视我如芥豆，实在伤了他们知人之明。如今年过而立，一事无成，诸事早已淡了——功名二字，于我如浮云耳！"说罢举杯一倾而尽，吟道，"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来，请！"

康熙听了一笑，也便饮了。索额图诸人忙都陪饮一杯，却对高士奇道："高先生请！"康熙一生最敬重伍次友，听高士奇说见过他，不禁一怔，说道："见过伍先生，你的福缘就不小！如今你在明相府，既是宰相之师，又课读二位公子，将来他们有所成就，怕不是你的功劳？"

“性德和揆叙都极聪明，我很喜欢。”高士奇笑谓明珠，“明相留意，读朱子的书得小心，朱熹的文章有好的，也很有些如狗屁，不要叫他诓了……”

堂堂朱子竟如“狗屁”，想起高士奇给明珠窗课加的批语，康熙不禁莞尔。李光地道学先生、朱子门生，气得涨红了脸，矜持地放了箸，一倾身问道：“敢问朱子何以如‘狗屁’？晚生倒是闻所未闻。”

“马肝有毒，不食马肝谓为不知味也；朱子误人，不闻狗屁谓为不知臭也！”高士奇冷笑道，“这有何疑惑之处：朱熹身为儒宗，当南宋亡国之时，无一善言救弱，无一善政御强，是为大节不纯。暗逼娼女污人清白、虚称伪病欺主，这就叫小节猥琐！我辈读书人，应崇孔孟，采圣道粹学施之当世，利国济民，何必绕道儿学他的伪诈虚浮？”

康熙听着，不禁皱了皱眉，他觉得高士奇的话有些偏激，但攻讦朱熹的事又明载于史，却也无可驳诘。康熙正沉吟着，李光地冷笑着揶揄道：“高先生论学直宗孔孟，佩服！可谓：金匮万千表——孔子曰、孟子曰！”[8]

“先生是出对子来难我了。”高士奇知道是考核自己，机警地接过话，笑道，“好说——华兖百廿作，帝者师、王者师！”索额图想想，做学问自己不是对手，因接着说道：“高先生才思真敏捷。前日在一处听人家说了几个谜语儿，竟寻思不来，你既夸口堪为帝者师、王者师，倒要请教。”高士奇噗嗤一笑道：“不才怎敢妄拟帝王之师，联句逼到这步儿也只得敷衍。中堂既讲到这里，何妨大家共猜？”

“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六口共一室，两口不团圆。”索额图慢悠悠说道。众人未及思索，高士奇已是鼓掌大笑：“妙！中庸之道乃为之用，这是个‘用’字！”

“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只宜在下！”

“一！”高士奇应口答道，端起一杯酒吃了，“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李光地因见索额图难不倒高士奇，插进来说道：“我也有一个——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这个谜语带双关，旁敲侧击高士奇的学问不是正道，高士奇一听就知道了，反唇相讥道：“这不是字，俗得很，是庙堂两边的哼哈二将——可对么？”

众人不禁哄堂喝彩，却见高士奇笑问李光地道："李先生看来是个无书不读的，'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条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川，纶不绝、钩不申、竿不挠——因水势而施之。'请问，此文出于何书？"

这说的是治国哲理，当因势而利导，则事半功倍，康熙听得眼中放出光来。李光地却腾地红了脸，他自康熙九年入翰林院，会过多少名士，连陈梦雷那样学富五车的大儒，也深仰他识穷文章，不想今日撞上高士奇，随便引一段古文就难住了自己。想了半晌，李光地迟迟疑疑说道："似乎是《庄子》？"高士奇却笑着摇头。

李光地被高士奇挤对得没办法，便想着挽回，因道："这都是雕虫小技。不才想请教高先生一篇时艺破题，题目是'牛何之'三字，不知牛到何处去了？"康熙因先来时合府寻找高士奇，听李光地这么问，不禁哈哈大笑。

"李先生，"高士奇正容说道，"查《孟子》一书，言'何之'者二处。一则曰'牛何之'，一则曰'先生何之'。'先'者，牛之踢飞脚者也；'生'者，牛之坐板凳者也——然则牛与先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话音刚落，早已是举座喝彩。李光地听着"踢飞脚"，"坐板凳"暗含讥刺，却也无隙可觅，只好干笑着，心里感到老大不自在。

明珠原对高士奇有一肚皮的气，眼见索额图和李光地相继败阵，见康熙十分高兴，自己也觉脸上光鲜。忙布菜让酒，笑道："只顾说笑了，诸位请！这是圣上赐我的黄河大鲤鱼，难为这几千里运程，竟还都是活灵活鲜的……揆叙，咱家窖藏的茄子，怎么还没端上来？"揆叙和性德都在一边侍立，听父亲问，忙上前一步笑着回道："窖里的菜签写错了，'茄'字本是草头一个加，却写成了竹字头儿了……这会儿才寻出来，一会子就好。"

高士奇此时志高气扬，便想乘机逞才，皱眉说道："揆叙错了，草头下一个'家'，出自《易经》，'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乃是一个'蒙'字！"穆子煦一边执壶斟酒，一边笑道："高先生吃多了，公子说的不是那个'家'字。""哦——"高士奇一拍脑门儿，恍然说道，"原来是个'佳'字，这字出在《春秋》，'郑国多盗，取人于萑'……糊涂了，该罚！"

"又错了！"康熙见他如此调侃，心里欢喜，哂笑道，"是草头下一

钩一撇，再添一个‘口’字！”高士奇饧着眼用手指在桌上画了画，拍案笑道：“——竟是个‘苟’字！《礼记》开篇就讲‘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

李光地冷笑一声，说道：“老兄好手段——一钩一撇不是那样个写法！”高士奇凝神思索一阵，点头笑道：“那必定是个‘刀’字，《诗经》上有一句‘有苕之华’，我竟忘了！”

“你又错了！”索额图至此方知，汪老先生一干门客败于此人之手绝非偶然，深悔没有把他笼在自己袖中，便凑趣儿笑道，“不是‘刀’，乃是‘力’！”

“立？”高士奇瞠目结舌，良久方叹道，“可见读书不但要在经书上做功夫，便是佛经内典也得通晓——那定是‘菩’字无疑，《金刚经》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告须菩提’，《梁皇忏》则云“南无菩萨摩诃’——这回再也不会错了……”

一席话七扭八弯，至此结住，高士奇百般刁赖躲闪，都无一语不出自经典，众人心中称奇，无不喷饭而笑。康熙笑得眼泪汪汪，指着高士奇道：“好，真有东方曼倩之风！既说到佛经，我来问你，如来是何许人？”众人听此话音，已知中了圣意，都敛息静观皇帝亲试。却听高士奇说道：

“这不用问，如来是个女人。”

“为什么？”

“《金刚经》云‘趺坐而坐’。”高士奇笑道，“如来不是女人，为什么‘夫’坐了才敢坐呢？”

“那——太上老君呢？”康熙忍着笑又问道。

“女人！”高士奇毫不踌躇地答道，“《道德经》有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不是女人，怎么会有娠？”

“孔子也是女人了？”康熙又问。

“当然。”高士奇淡淡说道，“子曰‘沽之哉，吾待贾者也’——他如不是女流，怎么会‘待嫁’？”

康熙纵声大笑，起身对明珠道："这位真是可人！你这奴才倒瞒得朕好，在府里这许久，却不荐入大内！"众人见康熙自己亮出身份，忙都起身恭肃后退，明珠赔笑道："奴才奉命读书，想留高先生多习学几日么——高先生早晚还不是圣驾跟前的人？"说着，推一把愣坐着的高士奇道，"这就是当今天子！今日特来访你——怎么，一身的潇洒风流都被吓走了？"

"万岁！"高士奇尽管已有预感，一经证实还是觉得太突然离奇了，一阵眩晕，迷迷糊糊地扑倒叩头，连口齿也不那么伶俐了，"……奴才高士奇……今日在外饮酒，归来又失礼于主上……奴才罪大，罪不容诛！"

康熙格格一笑，说道："起来吧，这有什么'罪不容诛'的？——自明日起，你进上书房侍候草诏事宜！"

进上书房入值并不要官品很高，但在外头六部看，一踏进门便是进了朝廷机枢之地，和索额图、明珠、杰书一样有了左右朝局之权。索额图一心想把李光地拉进去，使了多少暗劲没见个影响，见这个小举人一跃龙门跻身相位，不由一怔，忙笑道："万岁圣鉴极明，高先生确是奇才。不过北闱和博学鸿儒科即将开科，何妨使其一考，以塞人口？"高士奇也顿首说道："奴才愿考，先考而后取，可杜天下士子幸进之心！奴才今生有幸得瞻圣颜，即使不能取中，亦不负书生意气！"

这说的都是正论，康熙不能驳回。康熙细细地打量了一会儿高士奇，目中突然炯炯生光：高士奇补入，既可为自己起草诏诰、参赞政务，又可插科打诨、消闲解闷，更要紧的是打破了索、明二人的一统局面，何乐而不为？思索良久，康熙笑道："博学鸿儒科是你们几个阅卷，北闱是徐乾学他们弄的。朕难道不如你们？"

听了这话，众人"唿"的一声跪下，免冠叩头，谁也不敢再说什么。

"昔日小白举爝宁戚，高祖不察陈平盗嫂，此皆取士之道。"康熙怡颜悦色，平静地说道，"说到幸进，那不都是幸进？倘若考场高士奇失手，或有病，竟取不中，那时怎么办，用是不用？索额图奏议，毋庸再议。"

第十三回　中和殿君臣议河务　体仁阁鸿儒试文章

举世瞩目的博学鸿儒科终于开考了。这天是康熙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天色刚亮，应试鸿儒们便齐集太和门，黑鸦鸦跪了一地。老总管太监张万强手执节钺，端立太和殿口，静等康熙驾临。

忽然一阵景阳钟鸣，静鞭三声，天街上传来细细鼓乐之声，不一会儿，便见康熙乘三十六人銮舆从保和殿后迤逦而来，直至太和殿前方才下来，张万强一声高呼："万岁爷驾到！"立时肃穆寂静。

康熙下舆，却不急于进殿，在晨阳中舒展了一下身子，深深吸了两口略带寒意的空气，漫步踱着，先看了看巍峨壮观的太和殿。经过几个月的修饰，这里已是焕然一新，灵龟、香鼎、仙鹤、瑞兽腹中早燃上了百合香，霭雾缭绕；品级山旁八对象、驼依次肃立，背上的宝瓶灿然生光，这一切真给人一种"紫气蒸腾"的感觉。康熙见楹柱上有新书的对联，便踱过去，默默地读着，一副是：

日丽丹山　云绕旌旗辉凤羽

祥开紫禁　人从阊闾觐龙光

另一副是：

鵷观翔天　九泽同文朝玉陛

风楼焕彩　八方共宇度瑶阊

康熙知道是高士奇的手笔，不禁点头一笑。觉得两联中俱用了"阊"，不无重复之嫌，但文辞气势无可挑剔，笔势庄重矫健有神。见熊赐履等人就跪在身边，康熙笑道："高士奇不枉吃了朕一坛茅台，数日之内，竟将三大殿和乾清宫里的楹联全都换新了。"眼见穆子煦引导，礼部司官带着近二百名鸿儒亦步亦趋拾级上来，康熙微一点头，便大踏步进殿，在盘龙雕凤、金碧辉煌的"天下第一座"上端正坐了。

须臾，穆子煦将人带至殿口，躬身一礼，自退到一边。由熊赐履、

明珠和索额图三大臣带着众人鱼贯而入。近二百人在殿中扬尘舞拜，山呼万岁，震得大殿嗡嗡作响。接着熊赐履便奏："内阁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臣熊赐履、臣赫舍里索额图、臣纳兰明珠，奉诏率应博学鸿儒科士人一百又七十九名，叩见吾皇万岁！"

"顾炎武、傅山他们终究拒不应试！看来收服人心不能一蹴而就啊！"康熙心里微叹一声，默谋着，只将手轻轻一抬，索额图忙出班南面而立展读诏书：

>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机时暇，游心文学，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内，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无论已仕未仕，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闻报于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钦此！

康熙一动不动，用目光扫视着广阔的大殿，选进的鸿儒们也都伏地静聆圣谕。这道诏谕，从征召他们之日，已听过了几遍，但今日当着这位二十八岁的青年帝王庄严开读，更有一种崇高的神圣感，良久，众人方齐声叩答：

"谢万岁隆恩！"

"众卿！"康熙的声音很洪亮，"国家扫平三藩逆乱，武事渐弭，文运兴起。望尔等倡明圣道，各展所学，不负朕亲试谆谆之意。"待康熙降谕毕，便有鸿胪寺正卿佛纶闪出班外，用金盘捧着一张摊开了的黄绢，躬身上前。康熙提起朱笔在绢上一挥而就。佛纶退下来将绢又捧给明珠。明珠大声宣道："御试题目：一、璇玑玉衡赋；二、省耕诗一篇。着熊赐履、索额图、明珠率诸士至体仁阁拟卷，巳时缴上，午时在体仁阁赐宴，钦此！"

这是殿试、馆试翰林庶吉士都不曾有过的殊遇。人们立时一阵兴奋，互相交换着热烈的目光，带着难以形容的激动心情循礼退下。康熙方下了龙座，招手儿叫过穆子煦来问道："昨日传旨叫靳辅递牌子进来，不知道来了没有？"穆子煦忙笑道："方才奴才侍候主子来太和殿，

瞧见靳辅跪在乾清门外候旨呢！”康熙原地兜了一圈，仿佛有点舍不得方才那种气氛，不愿离开这座至高无上的宝殿。想了想，这里终不是议政的地方，因笑道：“叫上来，朕在中和殿见他！”说罢，一径自殿后门出来，踱至中和殿前，一边斟酌着上头新写的楹联，便见靳辅远远急步而来，因点头笑道：“免礼，进来说话——那边体仁阁正考较鸿儒，我们君臣说说治河的事。”

“是！”靳辅几乎一路小跑上来，说话还微微带喘，“只是主上日理万机，诸务丛集，也当节劳才是……”说着便跟进殿来，侍立在康熙身旁。康熙开口便问：“你预备几时启程赴任？”“回皇上话，”靳辅一躬身说道，“奴才的折子已递上去，不知可经御览？面聆圣训之后，奴才即刻南下赴任。”

康熙点了点头，接过内侍奉上的一杯蜜水，转手便递给了有点慌乱的靳辅：“赐你喝了吧——这些日子在京，听到外头有些什么话没有？”

靳辅有些摸不着头脑，捧着杯子小心地问道：“不知圣意指的……”

“李光地和陈梦雷的事。”康熙淡淡说道，“下头都说些什么？”靳辅不料康熙竟问起这个，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沉吟着答道：“下头臣子原都预料皇上将兴大狱。有的应试孝廉便有些不安。陈梦雷为福建学者素受南方士人仰望，虽有罪而证据似嫌不足。主上处置之后，众人无不仰服，称皇上仁心高厚，实天下读书人之福！”康熙盯了靳辅良久，笑道：“你不用奉迎，说风凉话的怕也有！这事朕心里有数，清水池塘不养鱼，有些事只能糊涂办理，朕从不随意糟踏人才，就是这个话——你不要觉得与你不相干，朕这话是对你说的，告你的折子早递上来了，你晓得么？你这个人哪，怎么就敢从国币中提银子进京来打点权贵？”见靳辅鼻子上渗出汗珠儿，急着要申辩，康熙一笑摆手道，“他们的折子朕已留住不发，你也不必往心里去，借库银总比追加火耗银子敲剥百姓堂正。你往后管河工，银子像淌海水似的，朕不能不提个醒儿，叫你小心一点，若信不及你，也就不讲这些了。说正题吧，你折子里有些水利条陈，朕有些看不明白，且说说你的打算，朕来替你筹划。”

听着康熙这些话，靳辅鼻子一酸几乎堕下泪来，忙偷拭了。心想此时也只能大略奏陈一下，便从袖中抽出一张图来，那是陈潢入京后连明彻夜赶制出来的。康熙见了伸手要过，便摊在案上，让靳辅一一指划给他细看。

“主上，”因离康熙太近，靳辅心情有些紧张，舒了一口气才道，“臣之治河大体分两步走，总而言之是以治河为本，治漕为标……”他用手指在图上划着，“……第一步先将黄河现有决口全部堵塞，由东向西渐进，使黄河河道归复。大修工程共是五项：疏浚清江浦至云梯关到海口河道；挑浚高家堰以西至清口淤沙，然后在高家堰筑坚堤一道，确保洪水不至在此决口堵塞清口之北……这几项工程完毕，黄河入海之路便畅通无阻，然后着力将旧决口依次填堵，不至重新泛滥。最后深挑运河、清理积水潭，运河即无恙矣……”

说至此，靳辅抬头看了康熙一眼，见康熙毫无厌倦，双目炯炯盯着河图，忙又接着说道：“第二步，在河南考城仪封一带，沿黄河开挖一条中河，从骆马湖经宿迁、桃园至清河仲家庄，避开黄河中流一百八十里风滔之险，漕运船只在黄河中航行便仅有二十里，亦无大忧。”接着，靳辅口述手划，将改运河口、挑皂河、归仁堤诸项细目工程一一指出。这都是与陈潢反复计议了的，早已烂熟于胸，说得十分畅快。

康熙边听边点头，不住地“嗯”着，一直没有插断。直到靳辅说完，他才抚着脑门向后一仰，闭目沉思良久，方道：“听起来似乎尚属可行。不过朕不精水利，又没亲自踏勘，难置可否。第一步工程完成，漕运即不受黄害，甚慰甚喜。不知需多少时日？”

“回万岁，十年！”

“十年不行，七年如何？”

“臣勉力为之。”

“好，钱呢？”

“每年四百万两。”

康熙不禁抽了一口冷气，说道：“朕不说你也清楚，国家岁入两千五百万，现在尚在用兵，若不是魏东亭海关上每年接济一千五百万，早已捉襟见肘了——一年四百万是拿不出来的。”靳辅当然晓得这些情形，他也细算过，里头多少打了点富余——因户部从来没有按数拨给治河银子，不能不要得高些。想了想，靳辅笑道：“用兵不会很久了，吴世蟠数千疲卒退守孤城，不日就能拿下。圣上不妨多拿一点银子治河，这是天下万世之利……”“你说错了！”康熙隔着窗扇儿，望着前头矗立

入云的太和殿，慢吞吞道："用兵之事方兴未艾！朕说七年治好漕运，就是急于进兵台湾，运战舰水兵南下，葛尔丹在西北，罗刹国在东北扰乱，也要用兵，粮食要靠漕船北运；山东一带土寇刘铁成残部啸聚，难道不要征剿？朕看还有二十年仗好打！"

近来朝廷颁布谕旨，下令都是偃武修文，要致太平盛世，靳辅哪里想得到康熙有这么多的干戈计划？他愕然看了康熙一眼，忙笑道："圣躬远虑，非臣所能知晓。然而河工耗多而效迟，功微而谤速，主上明鉴，银子少了是很难办的。"

"朕已替你约略筹算过了。"康熙狡黠地一笑，"如今每年先拨二百五十万，这已经很难为户部了。'三藩'军事完全平定，再增至三百到三百五十万，大抵就够用了。只你方才说的开中河，约需多少，到时候如数拨给……哈哈！像你这样的老实人，也会来和朕打马虎眼儿！"

靳辅听了这话，觉得轻松了不少，二百五十万虽少了点，也能办不少事。他无声地一笑，还要再奏时，却见索额图进来，躬身笑道："巳时已到，请主子赐宴。"说着，盯了靳辅一眼，看得靳辅心中一寒。

"就这样吧！"康熙笑着起身对靳辅道，"你奏得很好，不必递牌子进来了，就赴任吧。朕也没有多的话说，回去之后，每隔半月递一份折子，将河工情形细细儿奏来。要留心人材，多往你幕中收几个，将来也可保奏……朕在开封亲见过一个，竟失之交臂，可惜了的……"说完自起身去了。

体仁阁中的鸿儒们早已坐齐整了，从南到北两排席面，共是五十张高桌，每张桌前坐四五个人。由光禄寺设馔，十二色菜肴都用钧瓷盘高高攒起，中间四个大海碗垒着苹果、柚子、荔枝和葡萄干等时果，由礼部派的科道司官陪坐侍酒。这样的排场确是亘古未见，所以酒未开樽，这干遗老们已是红光满面，晕乎乎的有点醉意。此时，人们对这场考试能否取中已不太在乎了，有此赐宴之荣，即便不做官，死后写行状、诔表、祭文和墓志铭也有润章之词，这比什么都体面、光鲜！

"皇上有旨，不必拘礼安席，即时开宴！"

一声传呼，众人"刷"地一齐起身，拱手仰谢天恩，方才坐下诚惶诚恐地夹菜进食。有些人还偷偷拣着能带的，往衣襟里、褡包里头塞，好带出去与亲友分享。待到最后一道饭——馒头、卷子、红绫饼、粉汤、

白米饭上来时，康熙带着皇太子胤礽和大阿哥胤禔进来。他一脚踏进门，便吩咐大家只管进食，不要拘礼，自己随便挨桌儿探视问候。众人哪里还能再吃？一个个慌乱得心头嗵嗵直跳。

“久违了，愚山老先生！”至左边第四桌，康熙瞧见了宣城派词坛座主施润章，便绕过来笑道，“上回见你是在丰宜园旧亭子上，当时有汪琬、宋玉叔，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熊，还有谁来着——”康熙轻轻拍了拍前额，“——对，王士祯。如今他已是刑部尚书了。”施愚山万不料康熙会单独和自己说话，手忙脚乱地立起身来，红着脸道：“主上那次还是微服，一晃就是六年，瞧着万岁似乎清减了些，不过气色好多了！”

康熙呵呵笑道：“朕年轻，到底比你强！你是个穷官儿，分守清江道，撤差时把朋友送的官船都卖了嘛！记得你当日说起过山东的蒲留仙，很有才气，他怎么样？”康熙如此好记性，施润章心下暗暗佩服，忙又笑道：“他倒常来信的，昨日还接到他一篇诗。此人时运不济，至今尚未中举。”

“哦，诗？”康熙不禁笑道，“带着么？”

施润章怔了一下，忙从靴子里抽出一封信，双手捧过去。康熙接过笑道：“必是好的了，朕带下去看吧。”说着便招呼胤礽。胤禔在旁，忙用手指道：“阿玛，太子在那边。”

康熙看时，几乎笑出来。靠北最角落的一个桌上，皇太子单膝半跪在椅上，用小手撕着胙肉，淋淋漓漓一个劲儿往一个人碗里放。原来，康熙进来，二百余人全都停了箸，惟独这人正襟危坐坦然进食，引起了皇太子的好奇。康熙回头看了索额图一眼，明珠忙凑近说道：“这个人叫汤斌。”康熙忙快步过来，喝止了太子：“不要恶作剧，难道谙达没教过你？”

“此乃储君爱我。”汤斌离席侍立，含笑说道，“君有赐，臣不敢辞。赐死尚且乐如，况赐食乎？”

康熙上下打量着汤斌，说道：“朕久闻你的大名了。在江南做官，火烧境内五通庙的不就是你？是因为狱中跑了犯人罢官的罢？”“是！”汤斌答道，“臣奉职无状，逃犯并非因收管不严，乃臣故纵出狱。”

“唔——唔？”

“其人并无大罪，乃是欠租不交，为田主所讼。”汤斌面不改色，侃侃言道，“他家中上有七旬盲父，下有六龄幼童，拘一人而亡三人，揆之天理，殊伤皇上以慈孝治天下之本旨，以仁政治王道之至意，臣斗胆放肆了！”

康熙听了不禁默然，国法与情理不合，这类案子岂止一件？但汤斌甘冒罢官之厄挺身仗义，这就难能了。想着，心中不由一动，把太子交这样的人辅导，怕不教出仁孝之君？熊赐履虽好，只是太忙，难得分身啊！思索良久，康熙爽朗地一笑，说道：“若论这事，你孟浪了些，又有点胶柱鼓瑟。轻判为枷号三日，搪塞上司，岂不两全了？听说你罢官时，城中罢市三日，敛金送归。朕都是晓得的，你好自为之吧！”说罢，便带了皇太子和大阿哥，对众儒士微笑点头致意，徐步出了体仁阁。

刚出门，便瞧见高士奇从昭德门那边懒懒散散地过来，康熙站住了，笑问道：“你这奴才，钻到哪儿去了，今儿这么大的事，竟不在朕跟前侍候！”高士奇因见皇太子也在康熙身边，忙向康熙叩了头，又向太子和阿哥打千儿请了安，笑嘻嘻说道：“爷怎么忘了，说过今儿给奴才一日假来着！一大早起，老何桂柱就将奴才请去，他女人不在了，求奴才点神主儿，写一篇祭文。奴才惦记着主子这边，哪里有心情！胡乱抄了一段《兰亭集序》给他，就忙着赶回来了……”康熙因见他手里拿着一根打得满是结的丝绦，伸手要过来，看了看问道：“这是什么？”

“唉……”高士奇叹道，“这是他女人顾阿琐临终交给他的，说是有人能解得开，她的魂灵儿就能升天。老何没办法，说奴才兴许成，奴才寻思一路，这结打得实在瓷实，正没法子呢！”

康熙一路走，一路仔细看那丝结，一串儿共是七个，像是蘸了水，打过又浸了油，一概都是鸡心形，红得一串血珠儿似的，试着解时，半点也不中用，便丢还了高士奇，笑道：“这个阿琐也忒古怪，临死出个难题给男人——朕只不明白，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怎么好当祭文用呢？”

“多少得改几个字。”高士奇说道，“奴才是这么写的。”说着，便轻声诵道：

>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之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悲酸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数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

康熙听着，不知怎的陡然想起已故皇后赫舍里氏，回头看了看她的遗孤胤礽，一蹦一跳地跟在身后，真个“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想着，鼻子一酸，几乎落下泪来。

第十四回　趋势奴密谋交魍魉　趋士主论文取鸿儒

博学鸿儒科监试完毕，索额图当夜回府，已是起更时分。门上老蔡提着一盏西瓜灯，正等着他回来，见大轿落下，忙迎过来赔笑道："老爷这早晚才回来，听说今儿御试完了，从前晌起各部的司官们就来了一大群，等着听信儿，天黑时方才散了。李大学士前脚儿走，老爷后脚儿就回来了……"索额图一边往府里走，打了个呵欠，说道："走了倒好，谁耐烦他们没日没夜地来纠缠！这会子刚考完，有什么信息儿？说是探听消息儿，还不是来拍马屁！"老蔡提着灯引导着曲曲折折往里走着，一边回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不过西头花园的花厅里还有一位呢！您要是乏了，奴才这就去告诉他一声儿，叫他明个儿再来。"

"谁？"索额图停住了脚步，灯影里也看不清他的脸色。

"是个远客，江南总督葛礼大人的堂弟佟宝。"老蔡听他语气有异，小心翼翼地答道，"汪先生和陈家二兄弟都在那儿陪着说话呢。"

索额图听了没再言语，折转身子便向西花园里走，因见老蔡紧紧跟着，便道："蔡代，你不用进来侍候，叫厨下办一桌酒席送进来，花样不要多，只要清淡些就成。"说罢急急去了，蔡代也自去办酒席。

花厅里烟笼雾罩，四个人四管水烟袋，在昏暗的烛光下十分起劲地呼噜噜响着。索额图一进门便被呛得咳了一声，众人见他进来，忙都立起了身。索额图站在灯下，拧着眉头摆了摆手，吩咐："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佟宝，你几时进京的？"佟宝看去年纪在三十岁上下，矮个儿，精瘦的脸上全是麻子，只一对眼睛乌溜溜圆，嵌在眉下，却极少眨动，显得十分精明。他没有穿官服，只一件巴图鲁背心套在袍子外，袖口上雪白的里子向外翻着。听索额图问话，佟宝利索地打个千儿说道："下官给三爷请安！下官是前日来的，已经见过大爷心裕、二爷法保。二位爷叫下官今晚等着三爷下朝，家兄葛礼任上有些事，须得禀明三爷知道——信里是不好写的。"

"南京的事先不说它。"索额图一屁股坐了，端起凉茶喝了一口，说道，"北京的事还缠不清呢！告诉你们，晋卿进上书房只怕是难——本

来好端端一件事，让明珠这活宝插进一脚，半路里杀出个高士奇——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堂堂正正地荐汪先生去应博学鸿儒科，好歹朝里还能再多一个人！”

“是我不愿出山嘛。中堂在朝里并不缺人，怕的是圣眷不隆，就难办了。”汪铭道目光幽幽地闪烁着，说道，“皇上若不听明珠他们蛊惑，不变立太子初衷，中堂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索额图笑道：“那还不至于吧，日前吏部拟我袭一等公位，皇上已经照允。你们等着瞧，我还是要比明珠强点儿。”说话间酒菜已经上来，索额图命小厮们回避了，便请四人入座边酌边议。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佟宝夹菜吃着，笑道，“中堂这话倒叫我想起康熙八年的事，鳌拜中堂当日也是头一天晋封一等公，第二天便让魏东亭在毓庆宫拿了……”他的圆眼睛在索额图身上一扫，若无其事地自饮了一杯。索额图心里一个寒战，脸色变得苍白。汪铭道看了看他的两个弟子，格格一笑放了箸道：“佟宝之言未免危言耸听，然而不无道理。据老朽冷眼旁观，中堂自康熙十二年之后已渐受皇上冷落。当时因中堂主张与吴三桂议和，屡受皇上申斥；后来翰林院学士顾八代得罪中堂，中堂本想黜降他，反而被皇上黜降二级；魏象枢上章弹劾中堂‘怙权贪纵’……”

索额图心中本来坦然，被他们说得心烦意乱，听汪铭道兀自如数家珍地抖落，便傲然截断了道：“魏象枢什么东西！借着河南地震，就想拿掉我？皇上还不是保下来了——我还是我！”

“下官记得皇上是这么保的——地震乃朕失德所致，修省当自朕始！”佟宝笑道，“次日还把三爷和明珠大人叫进去，宣谕：尔等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自任用后，诸臣家计皆颇饶裕，乃朋比徇私，益加贪黩。若事情发觉，国法俱在，决不尔贷！——三爷听听，万岁爷很喜欢您么？”

“这叫君代臣受过。”陈铁嘉笑道，“虽说保了三爷，还不是靠了除鳌拜的那点功劳情分？一旦老本儿吃完，皇上未必仍旧如此客气。”陈锡嘉听哥哥说了话，便也接着说道：“万岁爷英明天断，深不可测。就算高士奇是自个儿爬到主子跟前的，万岁为什么又不肯重用李光地？连着从轻发落陈梦雷的事，越想这篇文章的意思越深啊！”

佟宝离开南京之前，在总督府和葛礼密议过，听葛礼话中口锋，似

乎索额图托他办着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连抓到手的朱三太子，索额图竟密谕“引而不发，利而用之”。他这次来京名为述职，其实是一定要掏出索额图的实底儿，不然将来东窗事发，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而索额图倒可用这模棱两可的话推卸责任。听至此，见索额图身边的人这样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近乎大逆不道的话，心中已经有数，但也知自己兄弟一生富贵，已经系在索额图的安危上。他心里打着主意，凑近索额图问道：“今日去看望博学鸿儒们，皇上带了太子么？”

“带了的。”索额图似乎有点心神不宁，“还有贝子胤禔。”汪铭道问道：“三爷胤祉也是贝子爵位，皇上为什么不一同带去？”索额图目光霍地一跳，说道：“他才三岁嘛，兴许岁数太小，兴许有病，兴许……”他突然颤栗了一下，没再说话，呆呆地望着摇曳的烛光出神。汪铭道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没娘的孩子没人疼，有了后娘就有后爹，古往今来因爱移夺嫡的事有多少？前明武宗爷是个独子，后宫权妃尚且不肯放过；马皇后不在，登了极的建文帝照样儿站不住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皇太子跟前没有个靠得住的师傅，内无良相保扶，外无良将护持，终归是不得了的！”

“良相……良将？”索额图咀嚼着汪铭道的话，脸色变得又青又白：所谓“良相”就是自己，但经这几个人一说，康熙究竟对自己有几分信任，越发吃不准了；熊赐履虽对太子没二心，但是更忠于康熙，万一皇上变心，难保也不跟着翻脸。他寻思着外边的“良将”，狼瞫在喀左带兵，但这人从不趟浑水，冒险的事指望不上；赵良栋病死；蔡毓荣因偷娶吴三桂的孙女，正锁拿进京；图海虽在陕西当着抚远大将军，却因年老中风致表请休；可惜了广东总督吴六一，一上任便被尚之信投毒害死，此人若在，调进直隶当总督，那是千妥万当……想了半晌，索额图突然一拍椅背，失声笑道：“我怎么忘了周培公！若不是他在皇后榻前吟诗送终，太子还不定是谁呢！汪老先生，今晚咱们不再说这件事了吧。烦你明日写一封信给培公先生，说我已奏明皇上，再拨十营汉军绿营兵归他统辖。多余的话点到为止，他是识穷天下的精明人，一看信就明白了。”

“妙！”佟宝一击掌，笑道，“此人既是皇上心腹，又是太子保荐人，文韬武略无人能及，且在外头带兵，确是缓急可恃之人，亏三爷想得出来——只听说他去奉天后因水土不服，有了病，不知是真是假？”索额图哂道：“他哪里是水土不服？叫明珠活生生拆散了他和顾阿琐一段好姻缘，打发他关外去受冻，心里气闷是真的。”说罢呵呵大

笑。

这段往事却无人晓得，四个人不由交换了一下眼神。汪铭道沉吟道："方才晋卿来府，我和他在书房里谈了许久，此人虽外表清高一点，其实内里十分热衷。明珠保了陈梦雷，他心里很不自在，我看中堂还是设法让他入阁。嗯……至于中堂大人，老朽还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唔？"

"请假离职，暂退局外！"

一语既出，众人无不愕然。只索额图转着眼珠，不动声色地思索着。陈锡嘉身子一倾说道："老师这话学生不明白——我只恨中堂现在差事太少，身上差使愈多，权愈重，攻讦的人便愈少，怎么可以自行退出上书房？"

"汪先生不愧智谋之士，好！"佟宝目光咄咄逼人，抚掌叹道，"权重主疑！中堂一退，就可在皇上面前明了心迹，还可堵住那些说中堂揽权自重人的嘴。明珠立时便成了火炉上的人，侧目而视的众矢之的——一石三鸟，妙极！"索额图起身踱了几步，倏然回身道："是一石五鸟！我能腾出工夫来好好侍候太子，也能仔细瞧瞧谁真的待我好！——哼！我就且让他明珠一马，由着他在主子跟前折腾！"

本来显得沉闷的空气立时活跃起来，众人方有心绪去留意那桌并不丰盛的菜馔。五个人吃着酒，叫了家里戏班子演奏助兴，直到三更半方歌歇酒住。回房安歇时，佟宝直送索额图到三门口，小声问道："三爷，家兄信里说的事怎么办？"

索额图站在春寒料峭的风中一时没言语，半晌才微叹一声道："这个假玩艺儿杀了没意思，留着有点用处，又怕玩火焚身，叫葛礼小心一点，不要直接见面来往，听着我的吩咐！"说着，见蔡代掌着灯带着几个小厮迎出来，索额图因笑道："老佛爷下月圣诞，前些日子叫你打听明相送什么礼，你可问出来了？好歹咱们是正经国戚，别落了人后才是。"

"回爷的话，"蔡代笑道，"咱们府茶房头儿黄家的女人是明相府管库头儿张管事的姐，已是问出来了，明相送的一金一玉两把如意，一幅

大理石寿比南山图——奴才寻思着老佛爷最是虔信我佛，江宁盐道献的那尊浑金观音有七百多两重，尽自抵得过了，只不过如今又多了个高相，不晓得他送什么东西……”

“罢了。”索额图说道，“高士奇那头大可不必担心，他才进上书房，官品不过郎中，再能搂钱，一时半刻就比得上我们了？”说罢便回房安歇。

休息一日，第三天是会阅博学鸿儒科试卷的日子，索额图起了个大早，至西华门落轿递牌子进大内。因见李光地从里边出来，索额图便站了问道：“这么早就进来了？急急忙忙地到哪去呢？”李光地熟不拘礼，只拱手一揖，说道：“昨晚主上命我起草一份给施琅的诏谕，因不懂军事，在文华殿查阅史籍，直忙到天透亮儿才算交差。皇上因还要留下看看，命我回去歇息，下午再来面圣听谕。”索额图听了一怔，说道：“这会儿皇上已经临朝了？大臣们都来了没有？”

“中堂不必去乾清门，”李光地笑道，“皇上今儿在养心殿阅卷。昨个儿中堂没来，主子和高士奇、明相、熊相一起去看了畅春园，说要从虎臣兄海关上拨几百万重修起来，给老佛爷作颐养之地呢！”索额图听了心中不禁懊悔，不该贪一日悠闲，口中却道：“我这些时太累，主子特许我休假一日呢——你去了没有？”“去了的。”李光地一笑，“还有查慎行他们一干翰林，陪着主子做诗解闷儿。”二人说着，见高士奇带着两个小厮抬着一件东西过来，索额图便笑道：“我还以为我只一个人来迟了呢！你这带的什么东西，还用黄绫子盖着？”

高士奇笑道：“献给老佛爷的寿礼——中堂甭看，不过是花儿草儿的。我是个穷酸书生，可比不了您和明相。”说罢，双手捧起那盆盖着的花儿，跟着索额图来到了养心殿，李光地径自打轿回府去了。

养心殿中鸦雀无声，高士奇悄悄把花放在丹墀下，小声对索额图笑道：“这回中堂和明相可是骗了我们，竟自歇了一日！昨个儿从畅春园回来，主子就叫我和熊相看卷子，直到半夜才回去呢！”索额图听说明珠也没有参与阅卷，心中略觉放心，只一笑，高士奇已是挑起帘子，二人一前一后进来。

康熙拿着一个名单，皱着眉头正在沉思，案头堆着三叠卷子齐整放在一边，下头熊赐履和明珠二人都端坐在木杌子上静等康熙垂问。康熙听见帘响，一转脸见是索额图和高士奇进来，便笑道：“索额图来得正

好，严绳武的卷子是你收存的，是不是失落了一页？”

“回万岁的话，”索额图忙答道，“严某只写了一首诗，《璇玑玉衡赋》竟没有作，所以少了一篇儿——这事何等重大，奴才焉敢草率？”康熙看着熊赐履笑道：“怪不得你这份单子上一二三等都没有严绳武。”明珠说道：“严绳武乃是大儒，故意脱漏试题不做，实属不敬。奴才以为熊赐履将他取在等外，实在允当。”

康熙啜了一口茶，跷腿坐在炕沿上，抽出一份卷子说道：“彭孙通这卷子是东园看的吧？这文中‘验于天者不必验于人’，恐怕说理未必周全吧？”熊赐履见康熙从他的阅卷中挑出了毛病，忙道：“主子说的虽是，但从事物本理而论，天、人原是一个理，验于天或验于人均无不可。所以彭某说的虽然偏颇，其实于大理并不悖谬。”康熙见熊赐履为自己辩护，知道他没听懂自己的意思，便又抽出一份笑道：“这也罢了。汪琬这一卷，前头写了‘有或问于予曰’，后头又有‘唯唯、否否’的话头。他指的是什么人？是朕，还是他自己？抑或朕有什么不当之处，不好直说，变了这法子来影射么？”

熊赐履想不到又碰了一枚更硬的钉子，不敢坐着回话了，忙起身一躬说道：“汪琬这人皇上深知，对圣德佩服得五体投地，焉有影射之意？赋体本来就有子虚乌有这些话，并非实有所指，伏惟主上圣鉴。”

“你不要慌张。就是影射也没干系。将来朕再问他本人，如果有话，直说就是了！”康熙格格一笑，把卷子撂过一边，“朕的原意是夸你和高士奇。不合体例的太多了，都不取中，这回的博学鸿儒科算是怎么回事？你看，朱彝尊的诗‘杏花红似火，菖叶小于钗’，谁见过杏花如火？再说菖叶又怎么会和钗扯到一起？”他一卷一卷地翻着，“……这类毛病太多了！潘柬这一卷，冬韵叶上出了‘宫’字；李来泰把‘逢’、‘浓’都拿来搪塞；施润章最讲究诗韵的，竟也将‘旗’字误入支韵……”

明珠对诗韵一道知之有限，屡次碰壁，知道逞能不如藏拙，因见康熙瞧自己，便笑道：“皇上看得真细！如今许多文士都不大讲究这些。近体诗本来难做，平日从容吟哦尚且拈断三根须，仓猝御试能做到这样，以奴才看，也就难为这些老先生了。”

“你哪里知道他们！”康熙冷笑道，“他们都是识穷天下的当代硕儒！岂有写不出赋、押错了诗韵的道理？”他站起身来，慢慢地踱着步子，又道：“本来他们就不想来考，所以就在考卷上用错字、押错韵。

朕若按卷子黜落呢，可可儿的就把最出名的人都落了榜，天下人谁会相信是他卷子不好？只说朕不能识人！如若糊涂取中呢，鸿儒们又要暗笑朕没有实学，看不出卷上毛病儿——论其用心，他们待朕甚是刻薄的……”他沉吟着，喃喃说道，“看来不能只凭一场考试就让他们就范呀！”

明珠听了，不由愤愤地说道：“这叫不识抬举！请将这些人卷子以邸报印行各省，凡错格、违例、犯讳、误韵的一概黜落不用！”索额图也道：“明珠说的有理！”熊赐履却暗自叹息，果真如此，这场博学鸿儒科取中的便差不多全是二流人物了。康熙因见高士奇不吱声，因问：“高士奇，以你之见呢？”

“奴才以为应一概取中，这是未考之前议定的。”高士奇目光幽幽地闪动着，“皇上原知道他们不肯应试，生拉硬扯来的，有什么好心绪做诗写文章？但也有偶尔笔误的。这样一弄，大名士尽都黜落孙山，与不办博学鸿儒科何异？前头千辛万苦预备多少年，岂不白费了？他们回去当然不敢骂街，但皇上却落了个不识士的名儿，也确实糟蹋了人才……所以断断不可用平常科举格局求全责备，竟是全部取足名额，便是等外的也一概授官。不愿做官的，也给个名义，算是致休……”康熙微笑着静听高士奇的宏论，说道：“你这一办法倒好，只难免他们耻笑朕不善衡文，也顾不得这许多了！”高士奇噗嗤一笑道：“哪里！皇上可将每一卷荒谬之处都加了批语，发还本人拆看。这一百多人，哪个敢不心悦诚服？”

“好！”康熙精神大振，“砰”地一击案道，“王前曰趋士，士前曰趋势。朕来做个趋士之主！”

“趋势则国衰，趋士则世兴！”高士奇应口说道，“吾主此心，天下臣民之福！”

康熙哈哈大笑：“就这么定了！高士奇，你再细阅一遍，凡有乖谬之处一概用指甲划出，写得好的加朱笔双圈！——传旨：高士奇着补博学鸿儒科一等额外之名！”

第十五回　献瑞草高士奇夺标　遇汗女靳紫桓失惊

高士奇用心如此之工，不但康熙大为赏识，熊赐履原来瞧他轻佻，也不禁刮目相看，忙笑道："皇上既允士奇之请，明日便由臣熊赐履带全体与试鸿儒至文华殿演礼，待颁诏定了名次，即入乾清宫觐见！"

接着便议论到云南军情，康熙兴致勃勃，说了足有半个时辰，又道："吴世蟠已经自尽，朕已令人传旨送他的头到北京，怕只怕天气太热，路上就烂坏了，倒可惜了的！"听得众人无不失笑。熊赐履却皱着眉头道："已收复了的失地，得赶紧派能员安抚，这不是玩的——大兵过境之后，往往抢得寸草不生，老百姓饿急了恐生变故。没有地方官，任着军队搜刮，断乎不可！""这样——"康熙转脸对明珠道，"叫吏部从速选一批州县官，要清慎些的，也不用陛见，直接派往云贵当知府，县官从这次北闱进士里头选。现在就拟一名观察使，带上兵部吏部两家勘合，视察云贵军民吏情，有纵兵为匪者，就地处置！"

"这会儿就办？"明珠不禁一怔。

"嗯，即刻办！"康熙兴奋得目中放光，"这事情想到就得立刻办。杰书在福建用兵，留下的民政叫人头疼，弄得姚启圣亲自带戈什哈下乡剿匪保民，有此前车之鉴，云贵的事要办得稳妥一点——这是你吏部的事嘛！"

明珠皱着眉沉吟着，他真的有点犯难了。若说他夹袋里没有合适人选，那也不是实情。遴选在京三品以上闲散官员，他立即能提出十几个来。无奈此时是简拔观察使到边地，是四品官，当然得从五品六品中去选。那些人平日来见，递递手本，报报履历，早忘到爪哇国去了。况且这些日子忙得发昏，连吏部也没去，一时之间，哪里搜寻得来？刹那间，"徐球壬"三个字在脑中闪了一下，但瞧着高士奇那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心想无论如何不能推荐徐某。但思量半日，除了徐球壬，竟再也想不出第二个来。当康熙目光再次扫向明珠时，明珠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点头叹道："若论在京待选的五品官，倒有三十多名，但不是老弱，就是疲软，或者吏情不熟。奴才忖了半晌，竟是……徐球壬的最好……"接着将徐球壬的履历、职名滚瓜烂熟地说了一遍，末了却

道："该员奴才原也不熟，是高士奇荐了来的，想来必是不错的了。"

高士奇心里雪亮，只是暗笑，见说到自己，忙笑道："还是在明相府里认识的，谁知叙了之后，我们还是亲戚。"

"你是钱塘人，他是阿城人，怎么会是亲戚？"康熙心情十分愉悦，转脸笑问道。他原赏识高士奇风流倜傥，选到身边来吟风弄月调剂性情，今日略一顾问，便知其才识并非词章所能局限。和启蒙师傅伍次友比，有其潇洒而无其鲠直；与明珠比，有其聪慧而无其庸俗；与熊赐履比，有其爽直而无其木强——一向听说高士奇是陋巷落拓穷儒，怎么还有个做官的亲戚在京？"是亲戚，不过远了一点。"高士奇不慌不忙说道，"是我未过门儿的贱内娘家七服堂弟的表侄儿。"康熙不禁纵声大笑，点着高士奇道："你这奴才越来越大胆放肆，在这机枢重地也敢耍贫嘴儿——你的'贱内'是哪家闺秀？说出来朕替你主婚！"

听康熙问到芳兰，高士奇脸一红，忙笑道："万岁爷肯为奴才主婚，实在是奴才祖宗世世积德修来的福分。只这女子不是名门闺秀，却是丰台的一花匠的女儿。托祖宗福，奴才得近天颜，他们全家欢喜承恩，又因老佛爷万寿，内子亲为选了一件礼物敬献……"众人除了明珠，谁也没想到高士奇会选中一个花匠的女儿做正室妻房，事出意外，都有点诧异。康熙不禁点头赞叹："朕读《后汉书》每阅《宁弘传》常常叹息世风日下。'富易妻，贵易友'，今日竟成家常便饭！你这'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朕心甚是嘉许！"熊赐履听着康熙的话，不禁也拈须微笑。

明珠靴页子里原本装着御史余国柱弹劾高士奇敲诈店主房价，宿奸民妇，强娶有夫之妇芳兰的奏事折子，想瞅机会无人时递给康熙，听康熙这样说，知道无望，不禁暗叹："此人才华，他人不能及……"却听康熙笑道："什么礼物？进上来朕看。"

高士奇早听说胡家在顺天府投衙告状，一直担心御史们告刁状儿，有了康熙这句话，心里石头顿时落地。"扎"地叩了个头，趸出上书房，抱着那盆花儿进来，小心翼翼揭开了绢绫。众人看时，是三道精铁箍得结结实实的一个小木桶，外头桐油清漆不知涂了几遍，琥珀般透明光亮。桶里郁郁葱葱一崭儿齐长着肥厚娇嫩的茂叶，绿得好似要向桶外滚淌出来。高士奇将桶安放好，正容对康熙说道："太皇太后圣寿将莅，借万岁的喜气，臣恭献此草为老佛爷添寿！"

几个人顿时都怔住了，熊赐履献的礼是几幅董香光的字画，书、扇，寿面、寿桃，总计约二百多两银子，他一向如此，大家也不觉其吝。明珠独出心裁，是用华山千年老黄杨雕了一座瀛州九老对弈图，并一百枚金桃，还有一尊新山玉雕麻姑献寿。索额图的自不必说，花费也在万两白银以上。高士奇如今并不是精穷的人了，怎的竟弄了一桶草来献？康熙却不理会众人心思，看着那桶草笑问："这是什么？"

"万年青，主上！"高士奇朗声说道，"臣无金玉珠贝，献此瑞草，祝我大清万年万万年！"

"啊，万年清！"康熙腾地跃下炕来，背着手至桶边细细瞧着，喜不自胜地说道，"亏你高士奇想得出来！"熊赐履高兴得也过来细赏，啧啧叹道："实实在在长得爱人！得提一个好名字——既是献给天家之礼，何不就叫'天光万年青'？"

索额图心里倒觉坦然，他已服了高士奇：这么一件小礼品也如此推陈出新，压倒众人。他虽觉有点遗憾，倒并不恼恨——反正明珠也没得彩头——听熊赐履给它取名儿，便也饶有兴致地插口说道："东园公，只天光二字尚有缺憾啊！我以为应叫'乾坤万年青'！"

"那也没说全了，"明珠挖空心思，拍着脑门儿笑道，"天地人称为'三才'，我看叫'三才万年青'的好。"

康熙听几个臣子议论风生，自也想拟一个名字出来，正构思时，却听高士奇笑道，"不烦众位劳神了。拙荆给它起的名字虽俗些，我倒瞧着最好，恭请皇上评议，她说——这叫'铁箍一桶万年青'！"

"妙哉！"熊赐履笑容可掬，击节大赞道，"真正大手笔，非大作手不能为也！'铁箍一统万年清'——嗯，好！"

康熙却没有笑，近前双手抱起桶来，低头嗅了嗅，一股幽幽的清香扑鼻，青湛湛的叶儿颤巍巍、鲜灵灵，仿佛在对他说话。许久，康熙方将万年青置于案头，左顾右盼地看着殿中，见无可赐之物，便取了桌上镇纸和一支梅花攒珠玉如意递给高士奇："这镇纸赏你，如意赏了你家'内子'——传旨内务府，'一桶万年青'每年作例贡进大内！"这才坐回炕上，不无感慨地对几位大臣道，"万年青倒也罢了，这'一统'二字用得绝佳！秦始皇扫六国，车同轨，书同文，才有汉兴，国家一统百姓乐业，百废俱兴，有了张衡仪、蔡伦纸、相如赋。至魏晋八王之乱，天下

便不可收拾，至唐一统，天下更呈勃勃生机。五代乱，百姓又复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人民涂炭……纵观史册，想要国强民富，非一统不可！朕八岁御极，十五岁擒鳌拜，十九岁决议撤藩，冒险犯难，力排众议，内内外外无一日安乐，所为何来？——朕难道不想安逸？还不是一心想把一统大业建起来！你们皆是朕的股肱大臣，心要与朕想在一处，造成如同贞观之治的康熙之治。天下百姓，后世青史，不会忘了你们的！诸臣，好自为之呀！”

康熙的脸色有点苍白，他一点做作没有，娓娓而语，说得动情。几个大臣先还怔怔地听，至此不由自主一齐跪下，顿首叩答：

“喳！”

熊赐履、明珠、索额图和高士奇从养心殿退出来，已是酉时正牌。一直出了西华门，几个人还都在默想着方才康熙的训诫，谁也没有言语。眼见暮色苍茫，倦鸟归巢，紫禁城外千家万户炊烟袅袅，飘飘渺渺四散升空，大家心中都似有无限感慨。明珠一闪眼，瞧见一个官员在西华门北首，像是余国柱的模样，心知他是等着听他那份弹章的信儿，不由轻轻叹息一声，老远就招呼：“那不是余国柱么？你在这儿等谁？”

“我等中堂大人。”余国柱四十多岁，方面阔口，美髯当胸，很是魁梧，只可惜生了个鸡毛屁股，显得有点轻飘飘的，因见明珠和高士奇一齐出来，不知是个什么来由，忙笑道：“江南巡抚张伯年和他父亲解来北京已经半个月了，押在绳匠胡同刑部狱神庙。我去看了一下，他父亲现病着，怪可怜的，想请中堂代奏出外就医……”

明珠听他信口雌黄，不禁好笑，看了索额图一眼，笑道：“张伯年案子部议还没有完结，还不知万岁怎么发落呢！索老三，你看呢？”索额图笑道：“我看这是葛礼仗着旗人欺侮汉员，张伯年自己也有不检点处——既有病，就把郎中叫到狱神庙去瞧罢了，有什么为难的？”说罢又道，“东园，这会子回去也是坐着，和明珠咱们一同去闹闹高澹人家如何？他那新赐的府邸离这儿近，连轿也免了，走动着疏散疏散也好。”明珠见熊赐履点头，转脸对余国柱道：“走，你也一同去，高士奇今个儿得了彩头，咱们扰这个狂生去！”

五个人各怀心思安步当车，有说有笑迤逦行来，将到蔡家胡同口时，天已黑定。明珠蓦地见路边一条狗正在啃骨头，那狗见人来，“狺”地一声四爪齐立，尾巴高竖，吓得明珠身子一闪，一把扯住高

士奇惊问：

“是狼是狗？”

索额图早看到明明是狗，可明珠却故意说“侍郎是狗”，正应了高士奇这个新进侍郎，不禁喷地一笑，拍手道：“问得好！高士奇可不是个‘侍郎’？”熊赐履只一笑也就罢了，余国柱却附和着讨好儿，笑道：“这问得也巧，笑话儿对了景便有妙趣。”

“是狗。”高士奇舔了一下嘴唇，无所谓地答道。

“何以见得呢？”索额图问道。

“狼与狗不同者有二。”高士奇一本正经说道，“一瞧尾巴就可分清了，尾下垂是狼，上竖（尚书）是狗；再者看它吃什么，狼只吃肉，狗则遇肉吃肉、遇屎（御史）吃屎。”

在场的明珠、索额图和熊赐履都是尚书，只余国柱是个御吏，高士奇挥洒之间，已将众人一概骂尽。大家已知他素性如此，不但没恼，反而哈哈大笑。只余国柱的眉棱骨微微地动了一下。

靳辅、陈潢一行自京返回黄粱梦，韩刘氏在自家庄院大摆筵席为他们洗尘。因堂屋小，靳辅带的几十号亲兵都在天井葡萄架下设桌儿，专从邯郸城请一班吹鼓手奏乐助兴，里里外外觥筹交错，揎臂猜枚，真个热闹喧天。自高士奇和陈潢去后，韩刘氏变尽法子盘问阿秀，有事没事母女俩坐着闲扯，总算将蒙古婚姻礼俗风土人情套了个明白，方知阿秀家乡原本就没有中原这一套套、一层层撕不烂、扯不断的礼仪。老太太不禁爽然自叹：“老天爷，哪里知道你们那地方儿大姑娘兴自己找婆家！也不要父母之命、三媒六证？这在咱们这儿，那就是反了！那天你来那么一出子，老婆子还以为你有痰疾哩！”说着便拍膝打掌地笑。如今见陈潢归来，便想趁这当口儿，重提与阿秀的婚事。

“陈先生。”席间趁着靳辅和封志仁不留意时，韩刘氏凑到陈潢身边，小声说道，“老婆子想问你句话儿。”

陈潢将箸放下，笑道：“士奇与我是老朋友，阿秀又住你家，我瞧着你就是伯母一样的，怎么叫我‘陈先生’？有话尽管说就是。”“那好。”韩刘氏眨了一下眼睛，说道，“阿秀和你的事，你是个什么主意？

你走后，这孩子丢了魂儿似的，我老婆子心里实在难过。你——真的已经娶了亲？”陈潢听了默然良久，他不料阿秀对自己如此痴情，见韩刘氏紧盯着自己，不由叹道：“实言相告，是没有的。您老知道她的身份，我与她通婚，先就犯了国法，还说什么大丈夫的事业，修治河道？……烦您转告，此生只愿与她为忘形之友，但愿三生石上再证前缘吧。”说着眼圈不禁一红。

靳辅和封志仁两个人喝得满脸通红，这次进京诸事意外地顺手，索、明两家不但都没找什么麻烦，反都热炭儿似的赶着套交情，又平添了陈潢这样的高明之士入幕府佐助治水，心里都放宽了，连封志仁也竟胖了许多，干瘦的脸上有了光泽。因见韩刘氏和陈潢说话，靳辅转脸笑道：“有什么悄悄话，显见的比我们亲热了！韩妈妈，天一在路上一直夸你是个不戴头巾的丈夫，难道还有办不下的事叫天一帮忙么？”韩刘氏无可奈何地看了陈潢一眼，笑道：“靳大人这话折死我老太婆！一个妇道人家有什么能耐？你既说到这儿，倒真有件为难事要求你了。”

“哦？”

“我身边有个妮子，今年二十岁了。”韩刘氏笑道，“相貌嘛，虽不是画儿上画的，人前头很瞧得过了——想借你这封疆大吏的脸面，为她和陈先生保个媒……你肯应承么？”靳辅高兴得呵呵大笑，说道：“如此佳事，有什么不肯应承的？这个保山——”他的话未完，陈潢忙拦住道：“且吃酒，这事慢慢再议……”靳辅见陈潢神色有异，诧异地笑着端酒自饮一杯。

封志仁见陈潢红着脸岔话儿，在旁笑道：“天一，莫非因令兄不在不敢自专？何必那么胶柱鼓瑟？有靳中丞在，怕什么？——你饱读诗书，岂不闻‘美人香草，皆君子之所好’？宋广平铁石心肠，也曾赋梅寄情；韩潮州风骨铮铮犯颜批鳞，却也高唱‘银烛未销，金钗欲醉’；范文正公以天下之忧乐为怀，在《碧云天》词儿里不也说什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封志仁摇头晃脑引经据典说得正得意，突然收住了口。原来阿秀突然挑帘出来，默默站在了席前。

她今日的打扮真有点令人目眩神摇。上身着一件宝蓝色大袖衫，杏黄坎儿上斑斑点点错落有致地绣着摘枝儿梅，下身着一件一绿到底的百褶裙，红缨松挽，朱鞲浅缘。头上珠结翠绕，刘海似烟，双目流眄。众

人都看愣了，只陈潢低着头，正眼儿也不敢瞧，却听阿秀淡淡一笑，说道："陈大哥你能想着回来，我心里是很欢喜的。"

"汗格格！"陈潢忙立起身来，勉强笑着叫道。

这一声儿叫得靳辅和封志仁全傻了眼，酒都化作冷汗淌了出来。阿秀眼眶中的泪打着转转，笑谓靳辅道："靳辅，你用不着吃惊，我就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女儿土谢图宝日龙梅！"

靳辅一眼不眨地看着阿秀，土谢图王女失踪的消息他早从熊赐履处听说了，这样的打扮、这样的言谈，突然出现在这里，便是做梦也寻思不来。靳辅怔了半晌，示意封志仁关了堂门，嗫嚅着问道："您是土谢图汗格格……但不知有何凭证？"

阿秀略一沉思，便近前舒起皓腕，蹲了身子道："请验！"靳辅小心上前觑时，却是一方龙形玺文，用丹砂刺在臂上——满蒙合璧的两行细字，不由摇了摇头——他看不懂。陈潢轻声道："我只认识蒙文，这上面写着'天子大汗圣命土谢图汗世守喀尔喀部'。"等陈潢译完，阿秀起身来，又从腰间解下槟榔荷包，撕开里儿，取出一块血迹斑斑的黄绫绢。扇面大的幅上密密麻麻尽是细字，却是汉文，详述喀尔喀三部之乱，被葛尔丹倾覆的情由，请朝廷早发天兵殄灭叛臣……下面朱印赫然在目："御赐土谢图之宝"。

"失敬得很！"靳辅脸色惨白，躬身离座道："老伯母请扶格格坐了，容我大礼参拜！"

"不必了。"阿秀眼泪像串珠儿般落下，也不揩拭，任情由它淌着，颤声说道，"葛尔丹抢我土地，杀我子民，只是给朝廷上了一道贺表，皇上就默许了他，还赏他茶叶！皇上和朝廷已忘掉了我！格格二字再不要提起。如今我是连陈先生都配不上的乞丐，一个没人关心的弱女子……"

第十六回　劳燕分飞奈河难渡　求近故远以诈取宠

陈潢像被钢针猛地扎了一下，脸色纸一般苍白，躬身说道："臣岂敢……"靳辅叹息一声，说道："格格明察。臣此番进京，皇上三次召见，两次言及喀尔喀之事，国家东南有事，不能兼顾西北，只好和葛尔丹虚与周旋。说起这事，皇上十分感慨，命我数年之内治理黄河，确保漕运，以备运粮急用，待台湾一下，即挥师西陲！准葛尔及蒙古诸藩不同于朝鲜、琉球和南洋诸国，数千年皆我中华天朝版土，岂容葛尔丹逆臣擅自割据？"

"你说的是……真的？"阿秀的声音抖得厉害。

"臣岂敢妄言？"靳辅慢慢立起身来，压低了嗓音道，"……皇上已密谕机枢要臣草拟西征图略，今冬明春间，皇上将北巡奉天，联络漠南诸蒙，商议大计——"他突然住了口，事涉绝密，康熙至嘱"法不传六耳"，他感到自己为抚慰阿秀，说得太多了。阿秀含泪而笑，抿一把头发，说道："你得便儿要奏明皇上，葛尔丹在准葛尔采掘了很多黄金，送给东蒙古诸王，不要叫皇上轻易相信他们！"靳辅忙笑道："当然要奏，连格格在此的事臣也必须一一奏明。"

阿秀咬着嘴唇，不无幽怨地瞧了一眼局促不安的陈潢，说道："我的事请暂且不奏，等和陈潢的事有了下梢再说！"一时间众人又都默然。靳辅舒了一口气，说道："这事从长计议吧……"说罢便开门出来。

天井里吃酒的人早已住了杯。自封志仁关门屏入，已引起随从众人的不安，后来听里头时而大声说话，时而寂无人声，都觉纳罕。众人正交头接耳没个头绪时，见靳辅、封志仁一前一后出来，都是面色苍白。站在阶前看了看天，靳辅笑道："天将晚了，又阴上来。咱们回驿去，留下天一，他的书稿还没寻到呢！"说罢命众人回了临泊关驿站。

天空洒下濛濛细雨，屋里只剩下了陈潢和阿秀两个人。自靳辅去后，韩刘氏忙着带人收拾残席，托故都退了出去。阿秀知道她的意思，自坐着吃茶不语，陈潢便觉身有芒刺，坐立不安。半晌，才听阿秀说道：

“天一先生，你……几时启程南下？”

“不敢，”陈潢坐在桌子另一端，听阿秀称他“先生”，身子一躬答道，“明日就走。陈潢微末书生，有缘与郡主格格相识，当永铭于心。从此海角天涯，人各一方，望格格善自……”

话犹未完，阿秀冷笑一声打断了他：“我不要你叫我什么‘格格’！来中原几年，我已渐渐明白了，在陕西你救我出来，也倒罢了，在黄粱梦，你我同宿一室，你既讲‘名节’二字，又置我于何地？”陈潢此时也真感慨万端，良久才抚案叹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您这样待我，我心里岂能无动于衷？但格格细思，假如您真的从了我，是我随您去蒙古，还是您随我去靳辅手下治河？郡主不能忘情于复仇，陈潢又一心想在河防事业上一展抱负，天下事无十全十美，你我何必为无益之举？——至于在陕西和黄粱梦这些事，陈潢已经忘了，即对父兄至友，永不提起一字！”阿秀听了沉默半晌，冷然说道：“你当然是君子，我信得过——你若是寻花问柳之徒，我阿秀瞧得上你么？皇上答应了兴兵灭贼，我更放心了，告诉你一句话，你走遍天涯，我总要寻着你，跟着你，我要看着你和别人成亲！”说着，睫毛间已是迸出泪花。

陈潢张了张口，却无言可对，一时房里又归沉寂。此时外头寒风渐起，夹着冷雨在庭院里飘落。黄昏里，墙边薜萝藤蔓在雨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这两个人，一个是褐衣麻衫、踏遍大河上下、专心于治河的学问家，一个是身怀深仇大恨、背井离乡、乞食街头的贵族女子。偶然的机遇使他们撞在一起，撞出这段难解的孽缘来。

陈潢心中甚觉凄楚，慢慢起身踱至窗前，怅怅地看着风雨飘摇中的花草，头也不回，缓缓说道：“阿秀，你说过你喜欢我，要嫁我，我陈潢何尝不爱你？但是，你静心细思，你我身份、根底、志向、阅历相差得这么远，如参商二星在天难逢，如牛女两人隔河相望啊！”

什么“参商”，阿秀只知“牛女”是牛郎织女，却不懂得“参商”，慢慢踱过来，与陈潢并肩而立，望着窗外。天上的云压得很低，搅成一团雾似的，濛濛细雨淅淅沥沥，芭蕉叶上沉重的水珠像泪一样一滴滴沉重地落在地下。陈潢透着雨帘向远处望着，声音有点嘶哑：“参星和商星一东一西，此起彼落永不见面……”阿秀听了心中一酸，早又落泪，却听陈潢又道：“这又好比奈河，听说过么？奈河不为生人搭桥，那是人死之后才能渡过去的。你我各站奈河一岸，又怎能……”他哽咽了一下，没有再说下去。

阿秀听着他凄凉悲怆的语调，才晓得这书生义无反顾的心胸博大深沉。她的心都要碎了，一声不言语，回身向墙上取下一架箜篌，竟铮铮地弹了起来。陈潢听她弹的是《南吕一枝花》，猛地想起当日关汉卿的《黄钟尾》来，便吟道：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

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

阿秀听了叹道："你这么爱治河，也是没法子的事，你既唱了关汉卿的，我却也有一首《梁州第七》奉和。"说罢和弦轻唱道：

一霎人间兮箫咽鼓收，凭几向谁兮弹此箜篌？

天上参商兮灵槎难渡，大漠沙尘兮与河俱流……

奈何奈河兮何处彼岸，君子何为兮独处孤舟！

此心耿耿兮天何不语？风滔云程兮谁送归路……

唱罢伏身泣道："这最上边两根弦，乃箜篌灵秀所钟，一根给你，一根我自留下……"说着猛地一扯，只听"叮……""咚……"两声，弦绝。余音兀自久久不散。

明珠接到靳辅寄来的函信，已近八月中秋。因信中除了总督府搬迁及修复归仁堤诸事外，提到了阿秀的事，他深知事关重大，即刻令人飞马到邯郸去接王女。只两日便接到回报，不但王女不在丛冢，韩刘氏一家也一起搬迁了。邻居们只听说他们迁到了安徽她大儿子处，却不知实在地址。明珠想想没办法，便拿了信，打轿至蔡家胡同来寻高士奇。这段日子相处，明珠深知自己那份聪明在高士奇那儿兜不转，听康熙语气，对高士奇的信任实际已在众大臣之上。康熙命高士奇专管缮写御批，说是让熊赐履息息肩，腾出空儿来教导太子，但高士奇不管部务，只参赞各部机枢要件，这就等于将熊、索和自己的职权各分了一半给姓高的。偏这高士奇另有一桩过人处；能一整日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到手公文一目即过，守着皇上寸步不离，问一答十——六部九卿的京官们是最会看眼色的，早有人长一声"高相"，短一声"高中堂"胡乱叫起。明珠

见如此，逢事便不似从前那般自专，遇事总要先与高士奇计较一番。

大轿一落，恰好高士奇穿着一身齐整朝服，步履轻捷地出来，见是明珠来府，将手中扇子“哗”地一合，一揖到地，笑道：“哎哟哟，是明公！什么风吹得来？有事招呼一声我不就去了么？”

“澹人，”明珠嘻嘻笑着道，“别这么‘明公明相’地叫人肉麻了，一样在上书房侍候么——叫老明就成——看来我来得不巧了，你穿得这么周正，要出门么？”高士奇呵呵笑道：“敢情你还不晓得，方才查慎行老弟来传旨，皇上在西苑赐宴鸿儒，这会儿只怕已赶到尊府去传旨了。既来了，我们同去如何？”说着便叫人备马。明珠便道：“叫他们多牵一匹来，我们并辔而行。”

两人由上马石踏蹬上骑，后头几个家仆也都乘骑随侍。明珠放眼四顾，方悟高士奇不乘轿的妙处：又轩昂又飘逸，又有神气，因从人不多，且毫不显官派。不由笑道：“你这人大事小事无不精细，令人心羡！唉……我是老了。”

“老兄，”高士奇老实不客气地称呼道，“才四十来岁，何言乎老？索老三才老了呢！大约坐轿看骑马高，骑马看坐轿稳，这山望着那山景致好，也是人之常情。”他用鞭梢指着明珠的四人官轿笑道，“我是瞧着这三个轿夫可怜，才不肯坐的。”明珠惊讶地问道：“三个？为什么是三个？”高士奇格格一笑，道：“你看这四名轿夫，头一名比如上书房行走大臣——扬眉吐气；第二名么，像是御史——不敢放屁……”

明珠大笑，问道：“为什么不敢放屁？”

“怕熏了轿中贵人啊！”高士奇睨了明珠一眼，又道，“——第三名跟在轿后看不见路，好似糊涂翰林——昏天黑地；最后那位亦步亦趋，又像部曹司官——全无主意……这三位不可怜么？”

明珠听了默默若有所思。半晌，方笑道：“我有点像最后那个轿夫——全无主意。这是靳辅才寄来的信，你且看看。”高士奇驻马接过信，皱眉展读，略看一眼便递还了明珠，竟没有吱声，移时才叹道：“孽海情天无玉槎，真是一对儿痴人……”

“什么？”

“没什么。”高士奇摇头一笑放马前行，“这事依我之见，你可觑着没人时，悄悄儿奏明皇上。皇上此时不愿惹翻葛尔丹，未必愿意张扬呢！”明珠听了略一思忖，笑道：“既如此，便不忙着奏也成。”

二人边说边走，一时到了西苑禁地，远远见到六部与筵官员黑鸦鸦站了一大片，说闲话议论，却没见索额图，遂一同下马至园门龙亭中歇息等候。明珠猛地想起今日赐宴，皇帝必要君臣和诗，心下不免忐忑，见高士奇东张西望地看景致，一副满不在乎模样，明珠真的又羡又妒，思量一阵，终于说道：“唉！今儿说不定又得弄文儿，哪里是作诗，竟是作难！一个不当心，又要出乖丢丑了！”高士奇知他求自己，格格一笑，扇骨打着手心道：“这些颂圣诗，大抵不过用柏梁体，不违仪、不犯违也出不了差错儿！你若不嫌弃，我给你当枪手敷衍。不过，皇上今儿断不会难为你——索三爷请了长病假，统共就这么两三个跟前人儿，还指望着给皇上撑脸面呢！”

明珠吃一大惊，忙问：“老三怎么了，病重么？忽喇巴儿地就请了长病假——我竟一点也不知道！”他想起方才高士奇说“索老三老了”的话，一惊一喜，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我也是听何桂柱说的，皇上还没批下来。大约差不离儿吧——方才咱们来到，你没见光禄寺、户部、刑部、工部那些个叭儿们怎么瞧你？他们原是老三的人，这会子你老明叫他们舔痔吮痈，只怕都有人肯呢！”说罢仰脸失声而笑。明珠咀嚼着高士奇这些话，一时还回不过味儿来。却见熊赐履和李光地带着工部侍郎伊桑阿、户部郎中崔雅乌、伊喇喀迤逦过来。高士奇见这几位官员一副谄笑相，知道是改换门庭投靠明珠的，只说了声“告便”，便起身出了龙亭，招手儿叫过一个官员，笑道，“记得在顺天府见过一面，你叫宋文运，刑部员外郎，是么？”

“中堂好记性，”宋文运笑得眯缝了眼，“下官正是宋文运！”

高士奇沉吟了一下，说道：“我想问问芳兰和胡家的案子，不知如何了？这件事你们可得秉公处置！”宋文运没有想到这位身份显赫的中堂会问这个，搓着手道：“这案子还没结呢，胡家老爷子是个道学，不肯退婚，儿子痨病死了，还硬要叫刘家这姑娘去做鬼亲。刘家不知仗了谁的势，硬是不肯，胡老爷子几次去顺天府告状，被挡了回去，也气得一命呜呼……”高士奇呆着脸儿听完，冷冷说道：“实言相告，刘家仗着我的势。刘芳兰一个黄花闺女，为什么活生生地叫她跳进那火坑里？她也是个人，自想想，这合乎圣人仁恕之道么？”

“谁说不是呢！”宋文运极机灵，口风一转叹道，“可怜见的，自家死了儿子还要扯个大活人，这就是没天理！本来这事也就完了，只是我们堂官说，这事干系名教，又牵扯到朝廷大员——想必就是您老了——怕有人说闲话。”因见高士奇阴阴地冷笑，忙又道，“但如今胡家苦主殁了，几个族人吵吵闹闹，还不为的是钱！只要安顿好了这几个王八蛋，谁还来告哩？——中堂用不着操心，这事儿我明儿就办了，完了我到府上给个信儿，就便儿请安！”高士奇见他如此知趣，倒笑了。点点头，正要说话，见六宫都太监张万强手执节钺从里头出来，当门而立，宣道：“圣驾已临团殿，众臣工及博学鸿儒依次演礼进见！”当下高士奇顾不得多说，便跟着熊赐履等一径入内。

筵宴十分丰盛，比起体仁阁所赐的，虽然每种数量不大，但品类却大大加增，一色儿都是御膳房高手制作。按高士奇的布置，共是八十桌，每桌八人，取天子八佾之数。硕大的金碗盛着拉拉放在中间，什么燕窝挂炉鸭、野味热锅、芙蓉燕窝、苹果脍肥鸡、托汤鸭、额思克森鹿尾酱、碎剁野鸡、红烩荔枝鱼、清蒸鱼翅、鹿尾攒盘、羊鸟叉烧鹿肉、烧野猪肉……一道一道进了上来。

康熙和皇太子胤礽同坐一席，旁边只胤禔陪坐，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由各自乳母抱来，各吃一小杯乳便抱了去，算是“咸与大礼”。须臾两厢乐起，黄钟、玉磬、琴瑟、笙篁之声大作，六百余人凝目望着首席的康熙，见他含笑举箸，方一齐拿起筷子，拿捏着慢慢儿吃。原想大快朵颐的高士奇这才晓得，再丰盛的御宴也不过是个虚样儿。繁缛的仪节过去，康熙便显得随便了，立起身笑道：

“此地湖水澄碧，岸柳如烟。又值秋高气爽，风光宜人，你们都是文宗硕儒，当有佳思妙作。状元文章千古一调，无趣得很，何妨君臣和诗？”说罢便吟道：

金风爽气被万方！

明珠一听果然是柏梁体，不禁一笑，装作无意间凑近了高士奇，却听熊赐履拈须长哦道：

韶乐升平拜赐觞。

高士奇忙小声嘀咕一句，明珠身子一昂，扬眉吟道：

元首辉灿股肱良！

“明珠只怕请了枪手吧？”康熙听了笑道，“李光地，你来续结。”因当着这么多人，李光地听着单点自己，脸上自然光鲜，左右一看，御座旁摆着一色儿八件“一桶万年青”，忙离座躬身吟道：

一统万年清八方！

康熙哈哈大笑：“如此现成的景叫你捡来用了——赐酒！”因便吩咐，“大家随意，不必局促地坐着，凭你怎么，做出好诗来朕即有赏！”

一时众人便都疏散了，有的凭栏构思，有的垂头默想，各自苦心孤诣挖空心思耸动天听。康熙却传旨叫过施润章，将体仁阁赐宴时索去蒲留仙的诗稿还了，说道：“此人畸零之才，诗文俱都可观，只是郁气太重，不是禄命之人。还不到五十岁嘛，怎么就‘欲骚白头问渺冥，可许寄舟上灵台’？这太颓丧。朕只取他这一首——”说着用手指指。熊赐履、高士奇和李光地忙都凑过来，瞧时，却是一首长短句儿：

天含糊，地也含糊，说什么致知格物？不见乎君子

擒小人，犹似赤手搏豺虎；小人陷君子，易如狂风卷浮土。害龙者蜈，杀象者鼠，其理难名，其情莫睹——此生已为造化误，岂可垂老作冯妇！

“这词写的有意思。”康熙笑道，“写的虽是前朝故事，于今世治道又何尝无用？”

熊赐履心里不禁一沉：一个皇帝，肯时时记得这件事，国家哪有个不治的？但康熙常说，驾驭群臣之道，在于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既防君子受诬，又用小人之才。为什么索额图辞出上书房，康熙就拿出这词来给留下的人看？他是个最讲诚意正心，以“慎独”修身的道学家，但这几年周旋于索、明党争之中，又兼着太子师傅，所受的挤对也就不少。熊赐履心里明白，若不是康熙绝对信任自己的忠诚，仅平“三藩”他不赞同，也早被明珠挤垮了……索额图退出上书房，显然为避权重之疑，但康熙究竟批准不批准呢？几日前索额图连上奏章，弹劾了几个封疆大吏，又调换了几个部院大臣，当然其中正人小人都有，康熙本本照允，圣眷隆重得很呢，这都是为什么呢？……正胡思乱想，却听康熙对施润章说道：“蒲某是你的门生，你可以君子立命之说抚慰一下——再修一

书信给山东老于成龙，请他关照此人。要说明这是朕的意思，不然，于成龙可不是善人，要动本参你了。”说罢几个人方才散去。

高士奇没有离开。他在康熙身后居高临下凭栏眺望海淀。朝中已有人说他投机钻营，并无实学，他憋足了劲，定要吟出盖压群贤的诗。心拟了几首都不满意，正搜索枯肠，拧眉咬牙地想着，康熙一转脸瞧见了，笑道：“朕今儿不许你出风头，另有差使给你！”高士奇憋足了的气放得精光，笑道：“奴才这点才思，想出风头也没指望。主子有什么旨意，是不是叫奴才帮着看诗评卷？”

康熙拿着一叠交上来的诗稿抖抖，笑道：“品评诗的优劣，朕自信还有点眼力！是另一件差使，进宫去给苏麻喇姑瞧病。”

“瞧病？”高士奇瞠目问道，他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康熙泪光滢滢，痴痴地望着漫漫碧波，缓缓说道：“你大约知道，朕有个启蒙师傅叫伍次友，如今是出家人了。”高士奇见康熙如此动情，心中暗自惊讶，忙答道：“奴才听何桂柱说过一点，伍先生人品端方、学术纯正，曾辅主子习学圣道，后来——”

“你知道也好，后头的不必说了。”康熙截断了高士奇的话，“他出家为僧，缘故很多，非三言两语讲得清。说到根儿上，还是为朕幼时侍女苏麻喇姑，如今她叫慧真，在宫内带发修行。”

高士奇知道这件事忌讳很多，只好低头道：“是，万岁一说，奴才也就明白了。”康熙的语气沉甸甸的，略带着感伤，说道：“听明珠说你颇谙医道。如今苏麻喇姑病得沉重，朕想叫你去诊视一下。唉，朕从小儿亲近最多的宫人，一个是魏东亭的母亲，再一个就是她。如今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又病得这样，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着呢？”听说是这差使，高士奇的心早放下一半。但略一转念，又想不能过于显着自己医道太高，一来招忌，二来弄得人人找自己瞧病，也招架不住。思量一阵，高士奇方赔笑道：“主子吩咐，敢不尽心？但只奴才也只略善于调治气郁塞结，别的症候上的本事平常得很。”

康熙哪里知道一霎间高士奇已动了这么多心思，拭了拭眼角，便翻看送上来的诗稿，说了句：“你去吧，传旨武丹，叫他带你进钟粹宫。”

高士奇便匆匆退出团殿外的龙亭，来寻武丹。

第十七回　小佛堂儒生说因缘　养心殿天子抚武将

高士奇、武丹二人各骑一匹红鬃烈马，一径自西华门入了大内，至隆宗门下马沿永巷直趋钟粹宫小佛堂。进了佛殿精舍，高士奇犹不觉怎的，武丹早愣住了：康熙八年前武丹护卫康熙在宫外读书，几乎日日与苏麻喇姑见面，那时她是怎样的光彩照人，怎样的伶牙俐齿，机敏干练！自康熙十二年腊月二十三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在养心殿见到苏麻喇姑，至今不过六年，想不到这位刚满三十四岁的苏麻喇姑已满头白发如银！武丹不懂什么“夭桃云杏、红颜枯槁”，但苏麻喇姑昔日丰姿绰约宛然在目，猛地见她煎虑成这样，这个杀人如麻、铁石心肠的粗汉子竟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突然一蹲身，抱头失声啜泣起来。

苏麻喇姑半躺在精舍角落的榻上，高士奇的问安声，武丹的哭泣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却只无心去想，无力去说。她没有欢乐，也没有哀伤，甚至连对往事的追忆也没有，只用明亮的眸子望着窗外天空的雁阵，听着一声声哀鸿的鸣叫。

“慧真大师，”高士奇近前，轻声呼唤她的法名，审度着她，忽然听到前头佛堂传来悠长的钟声。高士奇没有武丹那种感受，只觉得从西苑花团锦簇般的欢乐中一下子跌到如此深沉幽静的环境里，心里有点发瘆，因见苏麻喇姑转着眼瞧自己，忙又笑道，“皇上因知学生颇精医道，特命前来为您诊视……”

苏麻喇姑见多识广，从未听医生自称“颇精”医道的，眼波闪动一下，盯视着高士奇，声气微弱地说道：“诊就诊吧……钟鼓之声真能发人深省啊……如今大限将至，佛祖要召我去了！世间的一切繁华，都如过眼烟云……我要……去了……”

高士奇听着她清晰的话音，没有言语，坐在椅上闭目按脉，足半顿饭光景，忽然开目笑道：“大师，你晓得我是谁么？”

苏麻喇姑认真打量高士奇一眼，摇了摇头。武丹见他如此“看病”，也觉诧异：郎中视疾，对症下药就是，要人家知道自己“是谁”干什么？

“我姓高名士奇，字澹人，号江村。”高士奇松开按脉的手，“我虽不是华佗、张仲景，可对您的病还是可以调治好的。”

听他如此吹牛，苏麻喇姑只是微微一笑。

“我先说症候，若不准不实，高士奇即刻扫地出门，永不言医。”高士奇高傲地仰起了脸，冷冰冰说道，“大师的脉象，关滞而沉，主饮食不振，见食生厌；尺数而浮，主肝火上炎，眩晕如坐舟中；夜寐不眠亦无所思，静观月升星落；寸滑而间数，主中元气损，四肢百骸不能自主，行坐无力，卧则安然——可是的么？”

这些症候以前太医也都说了，并不出奇，却无人能断她“不眠亦无所思，静观月升星落”，苏麻喇姑不禁闭了一下眼睛。

“大师本来没有病。”高士奇一撩前襟站起身来，略带得意地背着手来回踱起方步，一条乌亮的大辫子一摆一摆，显得十分潇洒。武丹眨着眼，奇怪地看着这位新贵，却听高士奇侃侃言道：“大师乃方外之人，精通内典，必知无思、无欲、无求乃佛门修行至上菩提境界——本是大师十年功行所致。说白了，本是一种进益，如举人中了进士，能算是病么？恕高某直言，您毕竟没有勘破三界，竟因此得了‘见功自疑’的病症，令人良可叹息呀！”

“你说的是何种境界，我又因何自疑？”苏麻喇姑忍不住开口问道。武丹惊异地看着她，觉得她的精神似乎比刚才好多了。

高士奇爽朗地笑道：“我乃据医道佛理推算而来。大师皈佛静修，本已进入幻空之境，却误以为体质衰弱已极，年命不长，畏夜台路寒，惧渺冥途长，因而心火命门下衰！大师，我断你昔年曾中夜咯血，如今已无此症，是不是？您笑了。我从不误人，这沾了您素食黄连的光！”

苏麻喇姑大吃一惊，动了一下，竟勉强支撑着坐了起来！武丹眼瞧着她脸上泛出血色，不禁瞠目结舌：就是变戏法，也不能这么快呀！

“黄连这味药乃世上最平常，却是最好的药。”高士奇正色说道，“惜乎大师不谙用药之道。若与萝卜、青芹相配，日日餐用，纵然不用油，您大师何至于此？”高士奇不动声色地为苏麻喇姑配着药膳，“……若杂以谷米、黄粱食之，半年之内保你复元如初！”武丹听得着迷，拉了个蒲团坐了，却见苏麻喇姑笑笑，摇头道：“只怕未必吧？”

高士奇却不答言，转身来至窗前，将一溜儿青纱窗统统支了起来。房子里阴沉、窒息的氛围立时一扫而尽。高士奇回头笑道："大师，你看窗外秋高气爽，正是碧云天，黄花地，山染丹枫，水濯清波，此时，若徒步登山，扁舟泛流，其乐何如？因大师足不出户，困坐寂城，守青灯，伴古佛，诵经文，阅内典，邪魔入内，竟成此症候，岂不惜哉！"

苏麻喇姑随着高士奇的娓娓描述，想着外头景致，不禁痴了，怔了半晌，方长长吁了一口气，很硬朗地点了点头，目光流动，很见精神。

高士奇眼见心疗之法大奏功效，知她天分极高，怕言多有失，便至案前提笔笑道："大师之病不须用药，我手书一方，大师若肯采纳，十年之内，黑发必能再现！"说着便走笔疾书。武丹凑近了瞧时，却是一首诗，忙递给苏麻喇姑，看时却是：

养身摄珍过大千，无思无忧即佛仙。

劝君还学六祖法，食菜常加二分盐！

药引：出宫走走。

苏麻喇姑忍俊不禁，"噗嗤"一笑，说道："不知佛祖吃盐出于何典？"

"这事用不着查书。"高士奇笑嘻嘻说道，"上个月随老佛爷去大觉寺进香，因有点饿，偷吃一块供佛点心，竟是咸的！"话未说完，武丹已是捧腹大笑，苏麻喇姑也不禁莞尔。

武丹和高士奇联袂而出，天色已近黄昏。原打算去西苑向康熙复命，恰遇穆子煦正带着一干侍卫自隆宗门进来。穆子煦因笑道："给大师瞧过病了？一看老武脸色，便知不打紧的。"高士奇笑道："皇上呢？我们还得缴旨去，回头再细谈吧。"穆子煦告诉他们西苑筵席已散，皇上回养心殿见大臣，二人方辞了众人径往养心殿。

进了垂花门，便见太监李德全正侍候在门口，调弄锁在大笼子里的一只海东青，高士奇问道："小李子，皇上这会子在见谁？""哟，是高爷、武爷！"李德全抬起头来，见是他们两位，忙打了个千儿，笑道："主子这会儿正见水师提督施琅呢！要不，我先给您二位进去禀一声儿？"正说着，康熙在里头说话："是高士奇么，进来吧！"两个人一先一后进来，却见熊赐履和明珠都坐在左首木杌子上，右边一个官员，

矮胖身材，方面络腮，眯缝眼儿，高鼻梁，大约五十岁上下，满脸皱纹，正双手扶膝端坐着回康熙的话。

“……为什么要停止操练？嗯！五十门炮不敷使用，叫制炮局再造二十门！”康熙只看了高士奇一眼，接着对施琅道，“你的水军单在微山湖、东平湖练兵，是不中用的，这件事你想过没有？”

施琅沉默了一下，说道：“制炮的事臣早已咨会户部，原来说好的六月交货，一直拖到如今，臣也不知是什么缘故。目下最紧要的是士气，湖上练兵，海上打仗是两回事，圣上方才说的极是。臣也曾调一标人到烟台海上试过，竟有人临阵逃亡，也有的托人给父母妻子写遗嘱的……”

“不是士气不振，只怕是官气不振。大约你又听到什么闲话了？”康熙冷笑道，“朕不是说你，六部里人办事不出力，尽出难题，朕心里明明白白。满朝文武，主战的只有李光地、姚启圣寥寥几人，如今索额图请了病假，以为连李光地也不得势了！你施琅心里也存着这个念头，以为朕也变卦了，是不是？！”他的脸板得铁青，扫视明珠和熊赐履一眼，连高士奇也觉得心中一寒。施琅吁了一口气，忧郁地说道：“皇上说的何尝不是！臣自甲申年只身逃出台湾，报效圣朝，父兄皆遭毒手，身怀血海之仇，连平潮阳、琼州、雷州等地，以为既为国家立功，必受朝廷信任。直到如今，却仍有不少人以为臣在台湾朋友多，将一去不返，臣思念及此，能不心寒？”康熙啜了一口茶，笑道：“人生在世，谁能不听到闲话？听了闲话就不过日子了？比如，说你是什么‘北斗第七星’，你就不能当好话来听？你是第七星，难道不在紫微星之下？朕看满够资格！哪个再来胡吣这些个，就把朕的这个话告诉他——你想当第七星，还不配呢！”

“主上……”施琅听至此，已是老泪纵横，啜泣着说不出话来。

熊赐履原本不赞同征台湾，他倒不是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台湾是可有可无之地。他是觉得国家连年征战，应该有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再加上李光地咄咄逼人，仗索额图势力，处处拿大帽子压人，才拧上了劲儿。见施琅如此动情，心里一热也淌出泪来，正要说话，却听明珠道：“皇上和施将军不要伤感，往后六部的人若仍不肯出力，只管找奴才好了。好在索额图也不是什么大病，他一回来，有些人就老实了。”

“征台湾的事是朕亲自定的国策，”康熙的神色冷峻，有点凛不可

犯，“今日叫你进来，就是叫你晓得，你身子后头不是什么李光地、索额图，乃是朕为你做主。大臣们中间或有不赞同的，朕并不怪罪，都为的江山社稷，何必叫人都噤若寒蝉呢？朕能容不同心者，不能容不协力者：革掉户部尚书郑思齐，着伊桑阿署户部尚书，崔雅乌进户部侍郎——着李光地兼协办大学士，统筹施琅部在京事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饷供饷！”

施琅听了脸上不禁放光，明珠和熊赐履“扑通”一声跪下，高声应道：“喳！奴才领旨！”

“……至于士气，”康熙沉吟着说道，“湖河水战与海战毕竟不同，狂洋巨澜中叫人出生入死，得有个章法——谁没有父母妻子！施琅你回去拟个条陈，凡渡海阵亡伤残者一律从优抚恤，要从优一倍，凡阵亡遗骸，能带回的带回，实在没法子，列单全部进朕御览，勒石留名！死有名、生有利，为国尽忠，朕不信士气鼓不起来？”

施琅听至此，竟一跃而起，声如洪钟般说道：“皇上，臣请撤回奏请停练水军折子！”

“哦？”康熙不禁失声而笑，起身拍拍施琅肩头，说道，“你坐下，听朕说。朕知道你，你少习儒术，读书不成，改学击剑，遂成良将，郑成功父子加害于你，并非因你有扛鼎之力，实是怕你智谋过人！像你这样的人他不敢用，足见其器量狭小，不成气候——朕不虑你不能克服台湾，但朕实也有心忧之处，你知道么？”

施琅睁大了眼，不解地望着康熙，熊赐履、明珠和高士奇也不由得交换了一下神色。

康熙慢慢踱着，凉里皂靴在水磨青砖上橐橐作响，良久，方笑道：“这件事说得似乎早了一点，但你听一听，多想想也有好处。台湾地处海隅，与内陆远隔百里汪洋，民情不熟，吏治最难，郑成功部下有的与你有恩，有的与你有仇，恩怨连结、情势纷杂。若一战全歼，自不必说；若肯归降，朕送八个字给你——”说着便看施琅。施琅忙跪下叩道：“臣恭聆圣谕！”康熙目中灿然生光，走近施琅一步，一字一句说道：“只可报恩，不可报仇！”

施琅倒抽了一口冷气，略一顿，说道：“臣明白——只可报恩，不可报仇——臣当以国家一统大业为重，绝不挟私报怨！”

“这才是真丈夫，社稷臣！”康熙叹道，“你放心去做，不要怕小人害你，不要有后顾之忧。朕再助你一臂之力，福建总督姚启圣不是你的八拜之交么？朕命他到军中参赞军机，并负宣讲朝廷德意之责，他所属一万水军，拨给你统领。我们君臣同心，其利可以断金，何愁大事不成？”

目送施琅辞出，康熙呆呆出了一阵子神，方转脸笑问高士奇：“你的差使办得如何？”高士奇舔了一下嘴唇，说道：“目下看来，一时是不相干的。”武丹在旁笑道：“高士奇未免太谦逊，奴才这回真服他了，真是神仙手段！竟一味药不用，像说因缘儿一般，一会儿把个半死不活的苏麻喇姑说得当场坐起，脸色泛红！”

“她没有几年好活的了！”高士奇突兀一句，惊得众人都是一颤，“大师乃是灯干油尽之症。世间身病皆可药医，心疾只能心医；惟此全身无病而无处不病，心尽而神竭，归于司命之所辖！臣尽所学使其恢复信心、勉进饮食，若依臣嘱，尚可延五年之寿，过此臣不敢妄言！”武丹全身都僵住了，他所见、所闻、所思，与高士奇这一呈奏实在相距太远，一时接受不了这样严酷的事实，半晌，方怔怔说道：“我不信！”

康熙的神气变得庄重而又悲悯，他已经相信了，双眼眺望着殿外，喃喃说道：“回天乏术……回天乏术？”

“是……”高士奇哽咽了一下，“奴才只能做到这一步，让苏麻喇姑无疾而终，去得安详一点……”

明珠站在一旁，突然感到一阵内疚，他是这件冤孽公案的始作俑者，如今真正的结果出来了。他看了高士奇一眼，抚了抚刚留起的胡须低下了头。熊赐履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想起当年共济时艰，旧事宛然在目，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康熙呆滞地沉思良久，拍案长叹一声，忽然喊道：“李德全！”

“喳，奴才在！”

“传旨内务府，”康熙拭了一下眼睛，“为慧真大师备轿一乘。五城内外，御苑禁地，京师直隶，她愿去哪里，愿意什么时候出游都成，不必再来请旨！”

“喳！”

康熙默默地坐了，暗自算着岁月，叹道：“苏麻喇姑素来有志到金陵一游，若能活到朕南巡时就好了！唉，也不知靳辅他们的事什么时候办好……”

第十八回　清官护民责河督　能吏精算济灾民

岁月穿梭般的快，靳辅和陈潢在极度繁忙中度过了三年。受命以来，户部每年照拨二百五十万两银子，倒也没敢克扣刁难。为把这笔银子使到刀刃上，靳辅、陈潢和封志仁真是操尽了心，绞干了脑汁，跑断了腿。日里测量堤土工程、夜间绘图制表核算，不隔十日一道陈情折子直奏康熙，俱都是陈潢草拟，靳辅缮清钤印拜发，并将当地雨情、水情、土木堤工进展一并补入。康熙的旨意亦不经部院，均用飞马直发清江河督署。君臣合力，中间又少梗阻，立时便成数十万河工的行动，办差的效率自平添了三分。

治河总督府迁至清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原河督衙门设济宁，与山东老于成龙近在咫尺。那于成龙自谓深通水利，三天两头干预河务，事事掣肘。恰于成龙乃盛名鼎鼎的清官，领着宫保衔，官拜大学士，说出话来口气便异样硬挺，且人人附和，所以历任河务总督对他无不头疼。衙门移驻清江，既临近工地，又少了这件麻烦，江南巡抚丁诺是个省事的，除了咨会公文，并不插手河务，靳辅和陈潢便觉事事顺手。

眼见堵决工程渐次告竣，经过几番缜密的踏勘，靳辅和陈潢决意清理漕运，请旨后便修筑了江都漕堤。

“总算有了点眉目。”陈潢站在新筑的漕堤上，那泥土在三月春风下已是吹得半干。他本来肤色就深，几年风风雨雨，更显得黧黑，被河风吹得眯缝了的眼睛远远望着一线笔直的堤岸，回头对着似乎心事重重的靳辅说道，“什么苦都吃了，才算有这么点结果，皇上不至于为漕粮的事打咱们板子了。”

靳辅点了点头，干裂的嘴唇绷得紧紧的，没有立即回答陈潢的话，却转身问身后的封志仁：“固堤的树都运到了？到底怎么栽，得有个章法。这是圣命再三吩咐过的，马虎不得。”封志仁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儿，听靳辅问话，干笑一声，拭了泪水说道：“树都运来了，都是些刺槐、杨柳，照天一说的不合用。天一主张栽子孙槐、栽草，但这两样东西卖不出价钱，我去清江道问了几次，道台丁忧去了，如今是个摇头老

爷坐衙儿。几次去问，都说如今青黄不接，谁有工夫再去挖子孙槐来卖？”

“先将买来的树栽在堤外，”陈潢说道，“这些高大乔木断不可栽在堤上——等着新任观察来了，我们再去商量。”

“已经到了。”靳辅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来，“是于成龙。”见他二人一脸惊讶，又道，“不过不是山东于宫保，倒是他的本支堂弟，恰也叫于成龙！这个人我晓得，不但与他哥哥作派一样、风骨一样，连脾气都似从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一来就来了个下马威呀！”说罢嗟叹一声，不知是夸赞于成龙，还是贬斥，只苦笑道：“但愿今岁秋汛小些儿，于成龙和咱们就都欢喜不尽了。”

陈潢跟在靳辅和封志仁身后慢慢走着，沉思道：“可惜上头萧家渡减水坝尚未完工，不然，秋汛就大些，总有法子护这段堤。”他用手遥指旧堤一带低凹处笑道，“我倒有个新想头，秋汛来时，在此扒开一个决口……”

“妙！”封志仁尚未听清，靳辅突然一击掌，兴奋地说道，“筑堤挑土，这里已成洼地，黄水一灌，就会淤平的，立时可得万余顷良田！”封志仁见靳辅突然高兴起来，想了想也恍然大悟，兴致勃勃地接着说道：“淤平后地势增高，也有固堤之效，再修堤时挖方也就容易了，岂不是一举三得？”

陈潢摇头笑道：“最要紧的你们没想到。试想，这里一开决口，黄河入运河的水势必缓，入运水缓，漕运便不至因秋汛中断，汛期漕运工程也能接着做——这边来年又有这么多好田分给百姓，于成龙再厉害，也得讲理，他是清官，见此利民之举，能不欢喜？”

“妙哉！一石数鸟！”靳辅未听完，已是拊掌大笑，“你这个陈天一呀，命中注定不得做官，哪怕中个同进士，我必荐你来任河督！”

说到功名，陈潢和封志仁便都默然。陈潢看着巍巍壮观的大堤，半晌才道：“苟有利于国计民生，报君恩、固皇图，则一己之荣禄，犹如脚下这抔黄土！”说着，一脚将一块黄泥块儿踢下了堤，看着它翻着个儿滚入水中。

三人踏堤迤逦北去，恰见黄河入运交口处，一个中年人背手立着遥

望黄河，似也在查勘水情。封志仁和陈潢都不认识，靳辅一眼瞧见，紧走几步，抱拳一揖，呵呵笑道："哎哟，是振甲兄！怎么，不认识了？我是靳辅呀！——志仁、天一，这位便是于观察，才到任就来踏看河势了！"

于成龙！正是那个擅自借粮，赈济灾民的县令，又从宁波升任道台，回来了！陈潢打量着他，瘦骨伶仃，双颊清癯，一件灰土布长袍外头也没套褂子，脚下那双"踢死牛"的双梁儿黑土布鞋沾满了泥土，辫子和袍角被风撩起老高，很有点道骨仙风。封志仁只看了于成龙一眼，立即便感受到一种寒彻骨髓的冷意和无形的巨大压力。

"靳大人，"和靳辅淡淡寒暄数语，于成龙便开始说正事了，"这个堤顶得住秋汛么？河道修得太窄，不行吧？前日捧读皇上明发圣谕，命栽树固堤。圣上高居九重，尚能详虑至此。我们做外官的，身边养着一群清客、幕僚，养尊处优，更须多加留意才是。"

于成龙说得虽然口气缓和，但这几句话儿无一不是在教训人，他不喜不怒，嘴角微微向上翘，似乎随时都在向对方表示自己的轻蔑。靳辅觉得比起其兄老于成龙，更难打交道。靳辅三人见他这样儿，自尊心都像被刀子戳了一下，刚刚鼓起的欢快心情顿时荡然无存。靳辅强按下心头的不快，背着手看看天，又看看奔腾不息的黄河，格格一笑说道："于观察，这件事本督已有处置。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观察下车伊始，不问情由，何知我不承皇命，又何以知我护不了这段大堤呢？"

"大人！"于成龙彬彬有礼地一躬，也端起了官腔，"并非卑职斗胆过问河务。须知皇上命卑职来守此郡，则此地百姓土地，一丝一缕、一粥一饭，其责皆在于我。河堤无树加固、河道又如此狭窄，乖于常理，万一决口，恐大人与本道皆难辞其咎！"

封志仁见靳辅的脸涨得通红，知道他要发作，忙笑道："二位大人其实是一样心思。栽树护堤的事我们方才还议论来着……"

"请自重，我正与靳帅回话。"于成龙脸上毫无表情，冷冰冰地截断了封志仁的话。靳辅冷笑一声说道："他是河务幕宾，说说有什么干系？此人栉风沐雨实心办事，也非等闲之辈，朝廷五品命官，并不是那些徒务虚名、做官样文章的愚儒！"于成龙淡淡一笑，说道："如此说来倒是学生孟浪了。若真的这样，则是我一郡百姓之福。"

于成龙因哥哥曾在河工上栽过筋头，一向不服，见靳辅护短，越发来气。但靳辅品位毕竟高出他很多，便压着性子说道："卑职焉敢来大人这里惹是生非？只因事关一郡生灵，不敢不问。因去岁秋汛，又冲决敝邑十几乡，饥民的事至今尚未安顿好……"

到底文人心智多。于成龙只轻描淡写一抹而过，靳辅便知他的心意，先放一句话儿，留作将来参劾。去年因集中财力人力抢修漕堤，黄河这边时有决口，淹了清江县十七个乡。靳辅想着，咽了一口唾液，捺着性子道："你兄弟治水原也不是外行。这不是读几句子曰诗云就说得清的事。就是禹王治水，也需九年。这九年之中，难道就无一处决口，无一处受灾？"

话越说越拧，于成龙也觉事由己起，做得过分了些。但一想到这位显赫的红顶子大员竟会在京大走明珠的门路，于成龙便觉得厌恶，遂冷笑道："这么看来，要九年才得境中安宁？也好，九年十年是督帅的事，卑职既在此境，却不能听任洪水再泛九年！"

"你说是我的事，错了。这是黎民社稷的大事。"靳辅一口就顶回来。他深知，在这样人跟前，半点把柄也不能留，因道，"我说禹王也并非自比——河务糜烂至此，总得一步一步收拾嘛！你兄弟崖岸高峻，我十分佩服。但你毕竟不在河工上，有些事不明就里。远的不说，前年高邮清水潭、陆漫沟和江都大潭湾几处决口，共三百余丈；去年五月清水潭再决，兴化城水深行舟！你不在，令堂大人就住这里，请她说是我们不出实力，还是地方官怠误了？不要觉得就你一人关心民瘼，百姓遭难，着急的岂只是你我？皇上都急得数夜不眠！"靳辅越说越激动，话像开闸的水样一泻而出，上前一把一个扯起陈潢和封志仁的手，伸给于成龙："面前这二位，是你说的'清客"，养尊处优的人——封志仁不足四十，陈潢才二十九岁！你看得出么？你看看他们的手，是弹琴下棋的手吗？"

于成龙见他如此激愤，惊得后退一步，这才认真打量了一下靳辅、陈潢和封志仁。封志仁看去像有六十岁，已是秃顶，稀稀的花白发总在一起，不足一个小指粗。陈潢的脸被河风吹得刀刻一般，满是皱纹，古铜一样黝黑，只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表明他尚在盛壮之年。

于成龙脸色一沉，他也有些动容了。但这只是刹那间的事，他血液中流动着本性带来的傲气很快就战胜了一闪而过的温存，微微一笑说道："大人，河工劳苦卑职知道，但比不上我的百姓！国家用兵，三分

之一财赋出于江浙，他们受的什么罪？到任以来，才十天，我设的育婴堂已捡到四十多个弃婴，他们的爹娘若有一口粮食，也不至于抛弃亲生骨肉！”说至此，于成龙停顿一下，双眼闪烁着晶莹泪光。他望了一眼远处的桃林，举手一揖，头也不回地去了。

靳辅板着脸咬着牙回到督署签押房，一声也不言语，挽袖磨墨便要拜写奏折，参劾这个无礼的道台，却被封志仁一把按住，说道：“督帅，使不得！”

“什么督帅，这个总督真不是人当的！”靳辅嘴唇气得发青，哆嗦着将笔一摔，淋淋漓漓的墨汁甩了陈潢一身。恰在这时，上月才看河回来的佥事彭学仁进来禀事，脸上也着了一滴，立住脚步诧异地问道：“大人，这是怎么了？”陈潢见靳辅不答，便道：“大人和新来的于观察怄气，要具折参劾……”

彭学仁一听是于成龙，站着怔了半晌，方叹道：“大人，依我说这件事罢了吧，参不得的。”封志仁也劝道：“老彭说的是，于成龙虽说傲慢无礼，到底是清官，下头民工都是这一带人，大人官声本来不错，这一参怕坏了名声。”

“他是清官，难道我是赃官？”靳辅心中的火一蹿一蹿，大声吼道，“雪松以前在安徽做过县官，天一和志仁更不必说，瞧着我靳辅贪墨？我的幕僚里头有亲戚？我为官二十年，家里倒赔一万两银子，他于成龙知道么？”

彭学仁方才从萧家渡减水坝堤工上回来，显得还有点风尘仆仆，听了众人的话，已晓得了个大概，他坐下吃了一口茶，说道：“于成龙正等着您参他，你不要上当！”

“为什么？”陈潢惊讶地说道。

“大人此时参他，自然一参就倒，如今皇上断不肯驳您的面子。”彭学仁是官场老吏，吃透宦情，平静地说道，“您说您清，这我们都信，但您出身豪门，显不出您的清！如今您管着河工，花钱如流水似的，更没人信了。于成龙寒门书香，沾了这便宜，就清得名声大！于成龙太夫人在清江三年，自种自吃，杜门谢客，夫人已是诰命，戴的仍旧是荆木钗。他的大公子过节买了一只鸡，当庭被夫人责了二十杖，不是太夫人讲情，还不饶呢！这官若不来河务上搅，实在也无可挑剔。这回子您参

倒了他，这里百姓送他万民伞，攀辕罢市都会有的，不定还有人叩阍。上头若是昏君，也许撂开手，主上如此圣明，岂肯让您真的参倒了他？不过半年又开复了。所以这样的人越参名声越好，越参升官越快……”

陈潢没有官职，听着这样的升官之道，有点新奇，斟酌半日，又觉颇有道理，便笑道：“雪松既然深得这些升官奥妙，为什么不学起来？”彭学仁道：“没法学，家里有二百顷地呀！”封志仁不觉也哑然失笑。

靳辅一屁股坐了下去，他已明白，参奏无济于事。这个小于成龙不就是被葛礼参后，三年间蹿越四级，做到道台的。葛礼以国舅之尊尚且弄得灰头土脸，自己何必步他的后尘？良久，靳辅懊丧地一拍膝叹道：“有些正人君子办起坏事，比小人还要难斗！”彭学仁道：“大人说的是了。于成龙心性高傲，孤芳自赏，却爱民，何不在这上头打点主意和他化干戈为玉帛？”

“于成龙说的也是实情。”封志仁道，“依我之见，督帅忍了这口气，咬牙周济他道里十万八万，叫他拿去救济百姓，两下里好，不比打别扭儿强？”

动用银钱的事，历来由陈潢管着。他站起身来撑着椅背想了想，说道：“春荒也确实是个事儿——不为他于成龙，还要为百姓！这样，先拿出五万交给于成龙！”

“那五十万银子谁敢动？”靳辅蹙额说道，“这是可着脑袋做帽子的营生，其实还差着七万哩，哪来五万富余？”陈潢一笑说道：“修清水潭长堤花二十万足够，原想剩一点补贴到中河上，河工完时赏民工用的只好作罢了。”

这简直是在说梦话！靳辅笑道：“天一莫非说笑话儿？我在那儿看了也不下二十遭了，没有五十七万办不下来！”

“你们几位都是老河务，说的不错，靠人工去修，五十万确实紧巴。”陈潢说道，“但我们治河的人不要只想到河害，还要想到河利——”他起身走向设在东壁下的沙盘旁。手指清水潭一带地势说道，“这里地处黄河下游，比河位低出两丈三尺，汛水一来便高出四丈有余，若将黄河汛水引来，拥泥沙而筑河堤——嗯，可节余一笔银子。”他双手一合，接着，又将开封铁牛镇大水拥堤的情形大略讲了。

靳辅三人紧走几步凑近沙盘，一边听陈潢讲，一边点头沉思，已是笑逐颜开。靳辅因笑道："有这笔额外银项，不但可以打发于成龙那边，连中河挖方不足的款项也都补足了。不过这事儿只能咱们知道，户部那干人，见银子好似苍蝇见血，少不得又要打我们的饥荒。就是于成龙，也要言明有借有还，不然倒像我们行贿似的，做了好事，依旧不落好儿！"

第十九回　于成龙坐堂断刑狱　陈天一割银买平安

第二日清晨，陈潢带了一个小奚奴，骑马来至清江城。果见城内生意萧条，街衢清静，百姓衣衫褴褛，面有饥色。道台衙门设在城西一座废了的五通神庙里，神像在汤斌任职时已被扔进运河。于成龙一到任，因嫌吃饭人多，把三班衙役裁掉了大半，只请了个乡下寒儒在衙中帮办文书，偌大的院子空落落的，甚是寂寞。陈潢边走边顾盼，心中暗自嗟讶：何以连肃静回避牌子也一概不设？看那门楹时，却是：

看阶前青草无非生意

守堂中昏灯恐惧冤抑

字体苍劲有力，恰也如于成龙这个人，陈潢不禁一笑。

门口一个年轻衙役看过陈潢带的河督府公事，将他引至大殿耳房，端了一杯白开水送过来，笑道："道台就要升堂问案，不能接客。爷就在这儿暂且等待，也好瞧我们老爷断案。只两起案子，一会儿就完。"说着便掸掸椅子，请陈潢坐下。陈潢一边就座，一边笑道："久闻于观察政简讼平，果然不错，一天只有两起告状的！"那衙役笑道："一件是告忤逆，于爷见县里断的不公，调上来重审；第二件是我们爷撞见的，您一瞧就明白——小的外头还有差使，不便奉陪了。"说完便匆匆去了。

陈潢啜着茶水打量这间耳房，看来这是于成龙的书房兼签押房了。靠墙一溜儿是垛满了书的书架，案头也全是书和待批的文案。竹椅木桌，虽不奢侈华丽却是十分整洁，极似三家村老学究的私塾。最显眼的是东壁上挂的中堂画，上头却不是山水花鸟虫鱼，却是一望无际的青葱可爱的白菜。两边联语是：

官不可无此味

民不可有此色

——母于方氏嘱吾儿成龙

字体娟秀柔韧，颇有大家风范。陈潢点了点头，闲踱了两步，信手抽出一本书看时，却是吴少平的《治河齐民》。这是他早读过的书了，随手翻阅，见上面天地头、边角、行间注有密密麻麻的细字，细瞧时，仍是“防河保运”的烂套子，不禁失望地合住了书闭目沉思。

“升堂啰！”

外面忽然一声高唱，接着便是一片岑寂。

陈潢坐在书房里，门大开着，除了堂案正位，堂中情形俱都一目了然。只听堂上一阵窸窸窣窣衣服响动，料想那个不近人情的于成龙已是升座。接着便听于成龙吩咐：

“带刘张氏控子忤逆案人等上堂！”

大堂上立时气氛紧张起来。陈潢觑着眼瞧时，共是四个人，脚步杂沓依次进来跪了。两个老汉，都在五十岁上下，一个长得十分清秀的青年仆人，还有一个少年，很有点弱不禁风的模样，哭丧着脸跪在角落，离陈潢很近——不用问，这一定是被控告的忤逆儿子了。几个人报了身份，陈潢方知两个老头儿，一个是被告的伯父，一个是舅父，正诧异为何不见刘张氏，却听惊堂木“啪”地一拍，开审了。

“刘标，”于成龙开口问道，“是你代你家主母控告刘印青忤逆不孝的么？”

他的声音很和蔼，不似大堤上那个傲气十足、咄咄逼人的于成龙。陈潢不便偷看，忍不住揣想着和颜悦色的于成龙是个什么模样。

“是。”年轻仆人叩头答道。

“倒瞧不出，你年纪轻轻，却懂得忠心事主啊！”

“小人虽不读书，也知道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这是为仆之道。小人在清江多年，都晓得小的是好人。”刘标显然识得几个字，回话十分得体。于成龙沉默良久，说道：“那好，你将这不孝子的忤逆实迹讲说一遍！”刘标又叩了头，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这少年如何放着书不读，终日浮荡。半月前主母因他不去学堂，偶然说了几句，少主子竟跳脚大骂，头触主母扑倒在地。主母无力管教，只得命小人告发。求道台

明鉴，维持县里原判，将少主人出籍另居……

那刘标口齿十分伶俐，口说手比，时而攒眉痛心，时而摇头叹息，说得满堂人都怔了。因近在眼前，陈潢看那少年时，却是面白如纸，浑身直抖，低着头，用手指狠命抠着砖缝儿。

刘印青抬起头，乞怜的目光向上看看，嘴唇动了一下，深深伏下身子，哽咽道："是……实。小人实在无话可说，但求师尊发落学生几板子，只不要将学生出籍……"

"嗯。"陈潢听于成龙顿了一下，接着便霹雳火闪似的发作了，"王法无亲，你晓得吗？！你身为童生，圣贤之书你读过，本道讲学你听过，平日本道看你品学尚好，殊不知你在家竟无法无天！为何不尊寡母，犯上不孝——来啊！"

"扎！"

衙役们轰雷般答应一声，刘印青已抖成一团，颤声乞求："道……道台，老师，您……"

"饶你不得！"于成龙断喝一声，震得满堂乱颤，却没有立即扔下火签，呵呵一笑对刘标道："你是忠仆，又是好人，还懂得'食人之禄忠人之事'。真乃好纲纪、好长随——既如此，理当代你家少主人受杖！"

这急转直下的判决惊得满堂人瞠目结舌愕然相顾。不但刘标面如土色，连瞧热闹的陈潢，手中茶水也泼洒了一地。

"愣什么？"又是炸雷般一声咆哮，"脊杖四十！"便听"咣啷"一声，四根火签儿已是掼了下来。

衙役们又惊异又好笑，答应一声，架着张皇四顾的刘标，拖至堂口按定了，便听到一阵噼噼啪啪板子声，打得刘标杀猪般嚎叫。半晌打完了，又拖进来跪了，便听于成龙叫道："刘德良，你可是刘印青的伯父？"

"小老儿……是。"

"刘印青不孝已非一日。他生父亡故，你做伯父的便有训教不严之罪。"于成龙不紧不慢地说道，"本道要责你四十脊杖！"

“大大大……人！”

“你怕什么？”于成龙冷笑一声，“有忠仆在嘛，难道叫主子受杖？——来！将‘好人’请去受杖！”接着火签儿又毫不犹豫地扔了下来。

陈潢见此情景，已知于成龙用心。这种断法不但没见过，连听也没听过，几乎失声笑出来。

接着又是一阵板子，打得刘标魂不附体，只含糊哭腔儿叫喊哀告，于成龙哪里睬他？

一时完了又拖上来，刘标已是面无人色，殷红的血迹透过后襟，倒在地上呻吟。却听于成龙又笑道：“张春明，你身为舅舅，也有训诲不明之责，也须得责三十杖！”不等张春明答话，签儿已扔下来，“休要惊慌，还是‘好人’代杖！”

刘标脸色死灰一样难看，头上大汗淋漓，爬在地下捣蒜般磕头：“大……大老爷超生，小人实实受不得了！”

“哪里的话！”于成龙纵声大笑，“‘好人’焉有不做到底之理？人不笑话你，倒要说本道不肯成全了！”接着腔调一变，又是简单的一个字：“打！”

这一次刘标已无力嚎叫，先头还能哼两声，后来连呻吟也不能够。满堂寂静，只听堂外一板又一板敲在背部皮肉上。发出“噗噗”的响声，听得陈潢毛骨悚然。三次共打一百一十脊杖，刘标再被拖上来时，已是发昏，直挺挺地趴在地上，气若游丝般说道：“求，求大，大人……”

“按大清律三百十二款，刘印青本身应受四十杖，重枷三日。”于成龙老官熟牍，流利地说道，“‘好人’，你自愿代杖，情殊可嘉——你家少主人尚有三日重枷之苦，一发由你承担了吧——此案了结，刘印青着回府由刘德良严加管教，所拟出籍不准！”

陈潢至此方舒了一口气，将杯子放下，手心里已全是冷汗。看看窗外日头，全案断完，不足半个时辰，便放了心，又看第二案。

人带上来了，一个是武秀才，昂首阔步走在前头。走近时，陈潢方吃一惊，原来后头跟的被告竟是河工上赶驴送茶的黄苦瓜老头儿，为人

最是忠厚，吃死亏也不会与人拌嘴，怎么会冒犯了这位衣饰华贵的秀才？陈潢正自诧异担心，二人已报了名字，那个秀才叫叶振秋。“案情”极简单，老黄头清晨起来在东圃挑粪，出来时不防撞上正进茅房方便的叶振秋，弄污了衣裳。

“你们的情形本道亲眼见了，”于成龙在上头说道，“这事极明白，错在黄苦瓜。”

黄苦瓜吓得浑身直抖，磕着头结结巴巴说道：“小老儿双眼昏花，实在不是故意的，求大老爷……”他看了一眼威严的于成龙，下头的话竟没敢说出来。

“本官也很怜你。”于成龙道，“本来事情稀松平常，不告亦可。但叶某不能容你，我亦无可奈何——你是愿打还是愿罚？”

“打……怎样？罚……怎样？”

“打，二十小板，”于成龙道，“罚——磕一百个头赔罪，由你挑。叶振秋，你可愿意？”

叶振秋挖着鼻孔说道：“既是道台大人断了，就便宜他这一回！”

“黄苦瓜，”于成龙拖着长腔，冷冰冰说道，“你想好了没有？”黄苦瓜委屈得咽了一口唾沫，说道：“小人……认罚。小人老了，还要养家，挨不得打……”于成龙遂吩咐：“来人，搬一张椅子，请叶秀才坐了受礼！”

看着叶振秋大咧咧地坐了，黄老汉颤巍巍地跪在一旁一个一个地叩头，陈潢心里突然一阵难过，陡然想起这老汉蹒跚着每日在工地送水的情景，每次见了陈潢，都用粗糙得树皮一样的手捧过大碗请他喝，如今当众受辱，自己为座上客，却连句讨情话也不敢说！陈潢不禁别转了脸。

磕到第七十个头时，于成龙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说道：“哎，慢着，本道方才忘了少问一句，叶振秋是文生员还是武生员？”

“回大人话，”叶振秋忙起身答道，“学生是武秀才。”

“啊，我竟有失计较了！”于成龙爽然惊悟道，“文秀才当叩一百，

武秀才叩五十便足数了，黄苦瓜，你起来，你已经磕过了数！”

叶振秋很觉扫兴，懒懒向上一揖，不情愿地说道：“学生告辞了。”

“告辞？”于成龙的声音变得又浊又重。“就这么走不成？”叶振秋莫名其妙地看着据案稳坐的于成龙，问道：“观察老爷还有何吩咐？”“没什么吩咐。”于成龙脸色一沉，声音干巴巴的，“欠债还债，欠头还头，你欠这黄苦瓜二十个响头，如何料理？”

于成龙此言既出，满堂衙役面面相觑。陈潢也瞪大了眼：这种事还有个“如何料理”的？叶秀才先是一愣，半日方灵醒过来，脸腾地红了，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来霍霍地跳，挺着胸脯问道：“依着老爷的意思，难道要我这黉门秀才给这个臭挑粪的磕头？”

“对了。”于成龙不动声色，“你给他磕还二十个头，各自完事。我还有客人等着办事呢！”

“奶奶个熊！”这秀才是武的，一开口便动了荤，“你大约犯痰气病了吧？也没打听打听叶某是什么根底！我姐夫是葛制台——”“放肆！”于成龙勃然大怒，“啪”地将案一拍，抓起火签便丢了去，“本道先革了你秀才，再治你咆哮公堂辱骂长官之罪，二十个头你一定得还！”叶振秋撇嘴儿一笑，扬着脸看了看瘦骨嶙峋的于成龙，吼道：“你敢！”

“哼哼！”于成龙狞笑一声，“莫说你是葛礼的远房小舅子，便是王子，爷也敢依律究治——掌嘴二十！”

“喳！”衙役们大约平日领教过叶振秋的霸道，现有本官做主，早已跃跃欲试，齐应一声恶虎般扑过来。叶秀才猝不及防，早被死死绑住按跪在地，又怕他有武功，竟不往外拖，就地摘了缨帽，没头没脸就打了二十耳光。叶秀才的脸顿时涨得像紫茄子一般，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淌。打完，衙役们又架着他给黄苦瓜磕了二十下响头，才将此案结了。

陈潢在旁看了不足一个时辰，只觉迷离恍惚，目眩神移，正自发呆，于成龙已无声无息地退堂走了进来，神气闲适得像刚刚散步回来。因见陈潢面前摆着书，点头微笑道：“陈先生可谓手不释卷——于某公务在身，让客人枯坐，失礼了！”陈潢忙起身一揖，答道：“哪里！观察大人审断案件如此明快，令人钦佩！陈潢文弱书生，在此听得惊心动

魄！”

于成龙清癯的脸上泛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才士好名，看来他并不厌恶这种真心实意的捧场。陈潢见他颜色霁和，便顺势攀谈道：“于大人，第二案学生领教了。只第一案觉得断得古怪，觉得处分似乎狠了一点。”“狠了？”于成龙笑道，“他三日不死，我再枷三日，这样欺主的奴才，岂能放他回去作耗？”

“啊！”

“此案的底细堂上难以明言。”于成龙叹道，“这奴才与他主母有私已是三年，只嫌了刘印青碍眼——若不是瞧着印青这孩子是个孝子，我一兜儿全翻转来，叫他们奸夫奸妇一并死在清江街头！”陈潢也叹道：“看这两案，便知地方官不好做，清官尤其难做！”

听陈潢说得体贴，于成龙不禁也动了谈兴，叫人端过一杯水来喝着，说道：“这算什么难，只要骨头硬，不向着富户、上官就成。去年我在宁波府，曾只身入匪穴，收抚汤行义一干人，匪首中就有一个不肯受抚的，因见众人都从了，他就独自离去，临走时还说了一副联语，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冠立于朝。’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你猜他怎么讲？”他看了看陈潢，又道，“他说：‘头一句是圣人的话，不必说了；第二句盗跖之言也是真理——原本是人，戴了官帽子，就成了禽兽。’——这个话一年多来一直在我耳边响！”

“后来呢？”

“这不是草莽之贼，后来我着人擒住斩了。”于成龙的语气很重，看得出心里很不平静，“虽说杀了他，我心里却一直在想：我们做官的，如不能慎独省身、正心立品，岂不真叫他说中了？”一边说，目光刀子一样向陈潢扫过来。

“大人不必疑心，陈潢从不入公门为人说官司，撞木钟！”陈潢爽朗地一笑，“言归正传，——其实方才我们已经在说这件事了——是这样，昨日回署，我们几个计议了一下，清江去年遭水，今年春荒如此，也难怪大人着急。靳帅着我来，与大人商议一下赈民的事。”

于成龙眼下整日犯愁的便是这事，苦笑了一下说道：“谈何容易呀！这里的大户缙绅，我已召他们来说过了，不许囤积居奇，米价一概

平粜，但也得老百姓手里有钱才成啊！”

“所以靳大人才命晚生来的呀！”

“你是说——”于成龙眼中焕然闪光。

“今年河工银子已经派了用场，”陈潢说道，“但去年工银尚有五万，原打算明年修清水潭大堤作赔贴用，现在库中。如大人急用，可暂移过来救荒——将来还银也可，以工换银也可，往清江口河堤上栽草，算是河工出项，如何？”

不等陈潢说完，于成龙霍地起身来，搓着手连声说道：“好，好！有五万银子，可济十万人春荒生计，吾复何忧？吾复何愁？”陈潢见他如此动情，心里一热，正想说话，于成龙却倏地转身问道，“这银子要几分利？”陈潢一怔，又笑道：“还要什么利息——都是替皇上办差么，大人何必多疑？我们也都是读书人，义利之理也还懂得！”一番话说得于成龙高兴得有些坐不住。想想昨日在堤上和靳辅过不去，于成龙倒觉不好意思，遂笑道：“陈先生，休怪昨日无礼，我是急的！清江道里开春以来已饿死一百单八人，天罡地煞俱全，数儿大得吓人！我连弹压带抚慰，才没出事。但人肚子不是空话填得饱的，为民父母的能不焦心？——这样，栽草的事我们全包，连树也全由我们栽！”

“于大人，正堤上不能栽大树！”陈潢说道，“树根固然有固堤的效果，但秋汛来时多有风雨，堤土松软，树干一摇，大堤便容易裂缝决口，这种事学生已实地查看过……请大人详察！”

于成龙起先还笑着，至此已是敛了。说到治河术，仍旧是道不同不相与谋。

第二十回　逞愚鲁道台护大堤　屈心志督帅迎钦差

自这件事之后，靳辅和于成龙关系大为缓和。当秋熟时，吏部考绩，因于成龙政绩卓异，部文转了圣谕，着于成龙擢升南京布政使，兼署清江道，因他颇谙水利，又令他参与河务，有专奏之权。于成龙一心要把清江治得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得了此旨，索性暂不赴南京，留在清江督率百姓生业。治河第一步大修工程，这年已渐见完成。从清江浦经云梯关至海口的疏浚、高家堰至清口的挑浚、运河以西至高家堰的堤工和清水潭放水拥沙的工程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于成龙威重望高，只吩咐一声，千万河工募之即来。因大汛未到，河防无事，一时之间几个人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争执。但这局面只维持了半年多，他们之间的裂痕便突然爆发，演成一场可怕的争执，将春天赈灾时的情分冲得一干二净。

康熙二十一年九月，秋汛洪峰提前来了。沿陕西、河南、安徽到江苏一路黄河流域乌云蔽天，秋雨连绵，像天河被谁捅漏了，不断头儿只是往下泼洒，而且专向黄河倾注！羊报漂下，报信人十有九死，只从竹签上得知，上游皋兰铁柱水位日升三寸，已达四尺有余：这就是说，江苏境内河面水位要升四丈开外！所有新修的堰坝、堤、闸、分水渠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七日前，靳辅接到头一起水汛，便带了陈潢、封志仁、彭学仁等一干幕僚，将总督府所有图册、沙盘和一应测量仪器全部搬移到黄、运、清三河交叉的大堤顶端，搭起毡棚，在淙淙雨中日夜守护。

这里三面环水，一边是去秋涸出的土地，一望无际的秋稻在雨雾中不安地摇动着，卷着一个一个的黄旋儿。堤外半槽浑浊的黄水腥浪冲天、白沫翻滚，将上游卷下来几抱粗的大树抛起来、沉下去，矗起来再扳倒，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轻巧。

“风雨如磐哪！”靳辅披着油衣站在颤动着的大堤上喃喃说道。几夜没合眼，他的眼圈全是红的。“您说什么？”因河涛声大，蹲在堤边的封志仁没听清他的话，便回头喊着问。陈潢高挽裤脚站在旁边，因无论蓑衣、油衣都是徒有虚名，早甩掉了，全身衣服都湿得紧贴在身上。听见

两人说话，陈潢回头看了看，见彭学仁一副无所谓的模样，一个多月没剃头，寸许长的头发贴在前额上，显得滑稽，陈潢不禁咧嘴一笑，大声朝靳辅喊道："靳公！这雨还要下。我看应在运河西决口放水减洪！"

"陈天一，这是你的进言？"

身后忽然传来更大的声音，众人回头看时，是于成龙来了，脸上像挂了霜，威严地站在堤边。于成龙虽然布袍芒鞋，却很讲究夏不露臂，冬不重衣。十几天来，于成龙一直在堤上指挥民工固堤，可衣帽依旧洁净无泥。他刚从西堤过来，听陈潢说要放水，便站住了，冷笑道："你们每日吹嘘这新筑工程可御百年洪水，怎么？才几天突然又要自己扒开？这是什么道理？"

"振甲，"靳辅趟着堤顶积水过来，说道，"这里是不要紧的。天一是想降低这里的水位，将上游萧家渡的洪水引过来，那里减水坝还没竣工，怕顶不住。行不行咱们商议，不要意气用事。"

修筑减水坝是陈潢首创工程。即在河道狭窄之处另开大渠引水，把洪水沿渠引向下游正河，用以调节洪水流量，减缓正堤承受的冲击，渠水平时也可用作灌田。于成龙压根就不赞同修这异想天开的减水坝，听了这话，别转脸一哂道："修了几十处减水坝，原来竟为决口冲田害民？这倒玩得开心啊，这里再扒开了，又是大大一个'减水坝'！百姓呢？田地呢？房屋呢？牛羊呢？只要顶子保住了，其余的都不要了？"

"现在通知来得及！"陈潢一点儿也不愿和于成龙争议，只急急说道，"这下头洼地多，只二十几个村子受水，人又多在堤上，叫人将村子里老弱妇幼撤出来就成，河工上可以拨银赔偿。于公，您知道，萧家渡减水坝耗资百万，数年经营，眼看就要成功，一旦被水冲毁，不堪设想。而且上游三千顷庄稼也要付之东流！于公，那里的百姓、土地、牛羊，谁通知他们撤离呢？"说罢，眼巴巴瞧着于成龙。于成龙傲然屹立，不看陈潢一眼，哼了一声，只从口中迸出两个字：

"不行！"

他有他的想法，他认为致命的根子是整个河道修得太窄，这边决堤放水，未必对上游起什么作用，如果弄巧成拙，两处都决了口，后果更惨。这一点靳辅也想到了，便用征询的目光看陈潢。

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心里着急生气，陈潢脸色青黄，十分难看，下着气解释道："几十处减水坝麦汛都没出事，已见效用。萧家渡这最大一处如能完工，这边根本不用泄洪，如今决口为保萧家渡安全，此理至明！大人，这边此时放洪，若不能保住萧家渡，请二公将陈潢明正典刑，以谢百姓！"彭学仁看着河势，越想越有道理，便也大声道："振甲公，天一的话对！我愿陪上做保！"封志仁急得跺脚道："不能再争了，赶紧着人下去通知百姓离村吧！"

"哈哈哈哈……"于成龙仰天大笑，脸色铁青，说道，"你陈潢、彭学仁，并连靳大人和我的头在内，割下来共是几斤？此事决不可行！"说罢竟自扬长而去。

"放洪！"靳辅踌躇半晌，终于下了决心，"我是河道总督，纵有千罪万罪，罪在我一身而已！即刻命督署衙门全体官弁去下游通知，一个不漏必须出村，三个时辰后放水！"封志仁却摇头道："这都好办，只怕成龙亲自护堤，这个决口不好开！"

彭学仁转着眼珠子思量移时，一拍手说道："督帅，圣上不是赐你有尚方剑么？此刻用得着了！"一语提醒了靳辅，精神一振，大声喝道："来！请天子剑，黄马褂侍候！"

因这些御赐物件都在衙中，忙了半个时辰，方预备停当。直等下乡的戈什哈回来报信，下游百姓已经撤出，靳辅方才摆了全副卤簿执事，也不坐大轿，只用一把金顶罗伞挡雨，头戴起花珊瑚顶子，九蟒五爪官袍外套一件簇新的黄马褂迤逦步行。后头四个校尉抬了黄罗伞架，供着天子剑，踏着泥泞不堪的土路走向西堤。只陈潢一人并无功名，随在后头一步一滑地跟着。

但事态的严重性出人意料。西堤上数千人密密麻麻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沿堤坐着啃干粮，有的跪在堤上喃喃念佛，有的一家子抱成一团取暖儿，还有不少人扶老携幼不断头儿向堤上爬。于成龙带着十几个衙役正在劝说着什么。靳辅看着，心里不由升起一团怒火：你于成龙竟敢拿百姓来违抗皇命！正踌躇着，于成龙早迎了过来。因此时的靳辅有代天行令的身份，于成龙一甩手便跪了，高声报名："进士出身，钦命南京布政使，兼清河道员于成龙，恭见大人！"说完便叩了三个头，长跪听命。

"于成龙！"靳辅目中寒光闪烁，厉声问道："你要聚众抗拒本督

吗？”

“大人……”于成龙热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叫了一声，下头的话竟说不出来。人群中一个老人跌跌撞撞过来跪在地上，满身泥水叩头泣道：“大老爷千万别冤了于大人，我们是听河督府的戈什哈说，老爷要决堤放水。于大人正劝大家向东边高处避水……”

陈潢看时，竟是黄苦瓜老头儿。再往堤上看，张春明、刘德良、刘印青这些人都在堤上，用异样冷漠的目光注视着靳辅，陈潢心里不由一阵酸楚。

听说于成龙也在劝众人离开这儿，靳辅有点意外，便缓了口气说道：“成龙请起。如此甚好，我们一同劝说百姓离开，好决堤放水。”

于成龙看来是又冷又累又乏，艰难地站了起来，他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年，两条腿都在颤抖，拱着手团团作揖，叫道：“父老乡亲们，于成龙求你们了，退到东边去吧……”喊着，脸上已是热泪纵横。几千百姓见他如此，一片声号啕大哭着，慢慢移到东边石砌的大堤上。

“决堤！”靳辅见事情如此顺利。心中暗想，到底天威难犯——早知如此，省了多少口舌！一咬牙，简短地命道：“立即扒土！——于大人，振甲！请过这边来！”

于成龙没有动，只用呆滞的目光望着远去的人群，反向堤上一坐，说道：“决吧！”

霎时间似乎风也停了、雨也住了、河也不啸了。百多名亲兵戈什哈手持锸锹，十几个官员幕僚都像石头人一样一动不动地怔住了。

但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坐在堤边的于成龙突然放声大哭，狂癫了似的一跃而起，扑上大堤，面向黄河跪下，双手张着喊道：“上苍！上苍！你不要百姓了？谁来祀奉你？你使劲下吧，使劲下吧……黄河啊，你使劲涨吧，使劲涨吧……淹死我于成龙，淹死我吧！”

“拖他下来！”靳辅强压着心中热浪，恶狠狠命道。

“喳！”

“谁敢？”于成龙噌地从袖中抽出一把雪亮的裁纸刀，立起身来比着

自己咽喉，“士可杀而不可辱，刑不上大夫！决堤你们自决，谁敢碰我，我立即自裁！”

陈潢眼见再延误不得，身子一跃，突然又站住了脚，用失神的目光看了看铁骨铮铮的于成龙，又回头看了看呆若木鸡的靳辅、彭学仁和封志仁，嗓子像被什么堵了一下，吐出一口殷红的血。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失声痛哭：“迟了，迟了……萧家渡，我的萧家渡呀！”

彭学仁已是第二次遇此情景，郑州知府因河决口赴水自尽，南京布政使铁心与堤共存亡，事虽不同其心则一，触动情肠，不觉泪如雨下，封志仁见靳辅闭目流泪，铁铸般站着一动不动，想起自家半世坎坷，依旧前途凶险毫无下梢，也是掩面而泣。一时间堤上堤下兵丁官弁竟一片啜泣之声。

当日傍晚，清江口黄河水位骤然下降，半夜便接到急报：萧家渡决口，减水坝工程十损其七。大水自北岸破堤而出，漫于河七十余乡，灌向运河西堤之外。

虽然全在意料之中，怀着一念侥幸的靳辅还是像被鞭子猛抽了一下，浑身打了个哆嗦，脸色变得雪白。他抹去头上冷汗，茫然看了看黑沉沉的大堤，只对守在身边的陈潢等咕哝了一句：“无事可做了，咱们回衙去，将这里的帐篷撤掉……”说罢，也不叫从人，头也不回下了大堤，踩着棉花垛般踉踉跄跄往回走。

彭学仁是过来人，倒显得洒脱，见封志仁欲哭无泪地望着靳辅的背影，陈潢兀自看着落潮的河水发怔，因笑道：“治河决河，自古如此。犯不着垂头丧气。走，回去吃顿饱饭，睡个好觉，听听消息儿再说。”封志仁点了点头，陈潢却道：“二位请先去，靳帅心绪不好，你们陪着说说话儿，我再看看。”

直到第二日辰牌时分，陈潢方疲惫不堪地赶回总督衙门。因见南京通政司常来送信的老齐坐在门房和几个戈什哈聊天儿，便知必有紧要消息，三步两步赶进来，见靳辅正在签押房里读什么东西，忙问道：“靳帅，有信儿么？”

“南京转来的六百里加急部文、邸报。”靳辅头也没抬，冷笑道，“这位崔雅乌左右逢源，脚踩两只船，官场本领如此能耐，治河本事却如此不济——他好像是羲皇年间的人，言必称古道，事必遵古训，

不知吃的是粮食，还是神农百草？”说罢，低声读道：

> ……查靳辅测水、减水坝诸制度，实以蠡测海之悖行。夫龙兴雨沛，孰有定量；河涨河落，焉能定则？以此亘古未有之乖谬学术悍然行之。……耗国家半库之金，造东南千古大患……

念至此，便“啪”地将部文甩到了一边，阴沉沉说道：“如此说来，我靳辅岂不是个民贼？杀就杀了，何必做这官样文章，恶心人！”说着又捡起一本，却是治河条陈。打开看时，头一句便是：

> 禹之道，顺水性疏而浚之，于是有九州之河横潦华夏，而不为害焉……

靳辅急展到后边看时，署名仍是那个莫名其妙的崔雅乌，遂将折子“哗”地合了，一把推到桌子底下。恰彭学仁和封志仁挑帘进来，彭学仁捡起一看，失惊一声说道：“紫桓公，这上头有御批！”

这一下，不但靳辅、封志仁，连沉思着的陈潢也忙凑过来。瞧时，果见第六页下部有蝇头小字朱批：

> 该员条陈甚属泥古不化。着靳辅据河势河工治理之情，一一加批注呈来朕览。
>
> ——体元主人

说不清是感恩、是遗憾、是懊丧、是悲切，靳辅双膝一软，扑通跪倒了，失声痛嚎道：“主上，您这札子早来一日，臣……臣就可免这场大祸了！”

是啊，这份朱批谕旨若早来一日，靳辅便能遵旨批驳与崔雅乌同执一理的于成龙，何至于酿成萧家渡决溃？但这份折子居然因雨在南京延误三天！这叫人怎能不伤情遗憾？

惆怅良久，靳辅方道：“不想这事了罢——尚书伊桑阿、侍郎宋文运还有这个御史崔雅乌、伊喇喀已奉旨抵达金陵视察漕运、施琅的四百艘战舰要从运河南下。施琅已赴北京听皇上面授机宜。萧家渡决口不过是民政失当，如果漕堤再出事，贻误军机之罪就大了……我们得预备着

应付这几件事。”封志仁问道：“钦差几时到清江来？”靳辅道：“大约明日吧。一看这名字我就知道，都是‘索’字号的人，只怕他们要倒老明，先拿我们发难，得小心应付呀！”

“大帅不必着急，漕堤是断乎不会出事的！”陈潢静静听了半晌，此时才说道：“我看最要紧的还是赶紧撕掳萧家渡的事。钦差不问便罢，要问起来，得有个回话。”靳辅见说得有理，只是自己心乱如麻，一时想不出头绪，怔怔地道：“有什么好撕掳的？讳决如讳盗，不能欺君的——听听钦差口风再说吧。但有一条你们几个放心，靳辅不是卖友之人，决口的事，由我承当，与你们不相干。不要在这上头想法子开脱我。”陈潢仔细想了一夜，已有成竹在胸，因笑道：“我们当然不欺君。我说的是因势利导，设法补救。靳公只管拜折自劾，我们几个计议一个周全之策，晚间补进折子里。皇上如此圣明，必能嘉纳的。”

第二日正午，钦差大臣伊桑阿带着宋文运、崔雅乌、伊喇喀三名大员，分乘八人绿呢官轿前呼后拥来到河督府。靳辅按接钦差的排场，鸣炮三声，开中门将伊桑阿一行迎了进来。因为还在下着濛濛细雨，香案设在滴水檐下。行了三跪九叩大礼，靳辅瞟了一眼几个毫无表情的对头，朗声说道：“奴才靳辅恭请圣安，万岁，万万岁！”

“圣躬安！”

说过这话，伊桑阿一下子变得毫无架子，满面笑容一哈腰，双手挽起靳辅，一一介绍随行人员。大家寒暄着进来，伊桑阿一边顾盼着说笑，一边问：“振甲呢？”

“回大人的话，”靳辅见问于成龙，咽了一口唾沫，“振甲现在河上护堤，已经着人传叫去了。”

“三品大员亲赴河堤，是个实心办事的人啊！”伊桑阿夸着于成龙，笑呵呵看着靳辅道，“紫桓兄，兄弟此次奉旨查阅漕运，可没给老兄带来好信儿呀！”

靳辅刚刚坐稳，听到这话，忙离席一揖说道：“靳辅奉职无状，理当严责。已拜折皇上请旨严议。大人有话，尽管训诲。”

“坐，坐坐！”伊桑阿“啪”地打火抽烟，跷着二郎腿笑道，“哪里有什么‘训诲’？这是几件部议，还有魏相枢都御史的一份参折，皇上有御

批在上头，有些督责的话，并无处分。不过，老兄萧家渡决河之事圣上尚不知道，心里要有数才好。进退荣辱乃士子常情，公也不必过于在心。”说着递过一叠厚厚的文书。

靳辅颤抖着结满老茧的手接了过来。

奏议很多，这个场合不便件件细读。除了昨日拜读过的，还有户部汉尚书梁清标、工部萨穆哈关于河工用银过滥的奏议。这二位都是平定“三藩”的功臣，又是当朝最难惹的磨勘大臣，人称“魔王”。别的不说，仅此两件事便足以使人心寒了。再接着一件部议，是吏部考功司据靳辅去年黄河几处小决口请处分的票拟，部议夺官。奏折中靳辅原文“臣前请大修黄河，限三年水归故道。今限满，水未尽归故道，请处分”下头掐着一道深深的指甲痕，显然是康熙读时做的记号。下边朱批却是：

> 撤靳辅容易，谁可代者？河务甚难，而靳辅却敢于承当，其余臣工未必有此气概！若遽议处，后任益难为力。着令其戴罪督修可也。

看了这一件，靳辅心中踏实一点。再看下头正本，是赫赫有名的魏相枢的参劾本章了。

第二十一回　参河督魏相枢上章　闹意气伊桑阿取辱

魏相枢的参折累累数千言，词气严厉慷慨，赛似一篇《讨靳辅檄》，却专为新开阜河，接沁河通运河而言。里面连篇累牍奏陈不应束河冲沙、堵塞河道，又说靳辅听信佞人谎言，以国计民生为儿戏，修造所谓减水坝，简直是离经叛道的怪物！魏相枢不愧翰林手笔，通篇淋漓尽致，神完气足，末了口气一翻，说道：

> 靳辅请大修黄河，岁耗国币二百又五十余万，巧言令色，谓此后可一劳永逸。天下臣民如大旱之盼云霓，翘首望之数年，皇上寄腹心之托，宵旰切盼河清有日。该督既前奏堤坝已筑十之七，而今又开河道疏通沁、运，所谓“一劳永逸”者安在？

读着这一极漂亮的反诘语，靳辅心中不禁冷笑：开阜河接通沁运，为增加运河流量，魏相枢根本没见过减水坝，就扯在一道，文章再好也是胡搅蛮缠。于是靳辅放下奏折，心一横，若无其事地坐了，沉思着说道：“伊大人，兄弟已浏览过了。方才已经说过有罪，如今又加了萧家渡决溃，更是罪大于天，应请一并处分。”

“这些事兄弟出京时皇上并未训示。”伊桑阿翻起微微浮肿的眼泡看了看靳辅，“只有一事，索相和明相请紫桓多加留意。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川潴水诸湖涸出的田地，若暂充屯田养河倒也罢了。这原是有主之田，听说有发卖了的。这官夺民田，可了不得呀！”

这件事居然也传到了北京！陈潢在旁听着，胸中突然升起一团怒火：这些地主，治河时，募捐募工一毛不拔，站在干岸上看河涨。刚刚淤出四千顷田地，一多半还不能耕种，便饿狗似的扑了上来！因大臣议事，他的身份插不得口，思量半晌终觉难忍，遂大声对身边的封志仁说道：“真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说我们河决了，既是河臣之过，便该扔进河里喂鱼；我们治河淤出了良田，卖给河工养河，又说我们是霸产民贼！真是河治死，河不治亦死。然则何时而活耶？其必曰：先饱食终日不学无术，后挑剔磨勘深文周纳，则贤臣之名得焉！”

伊桑阿没想到一个小小幕僚居然在这场合挖苦自己。伊桑阿正当盛年高位，初当尚书便代天巡行，本来遵循康熙训示，要学宰相度量，但当众受下人奚落，如何忍得？他盯着陈潢看了移时，格格笑道："足下好大的火气！敢问高姓大名？难道我说过靳辅是霸产民贼么？国家治河原为百姓，淤出田亩自然应该归还原地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说的不对么？"

"既承下问，敢不尽言——回钦差话：学生陈潢！"陈潢身子一仰，说道，"国家连年用兵，皇上于经济拮据之时，将总河大事托付靳大人，我们岂敢有丝毫怠慢？大人虽未直言靳大人欺民霸田，但意在言中。学生听出来了，不能不自辩一下：这田有多半是前明更名之地，水漫数十年，人事纷乱，早已分不清地界地主了。国家既花钱从河中夺出地来，国家便是地主！即便是原地主，治河时既不出力，又不出钱，现欲赎田。拿少许几两银子，又有何碍？"

"你这是什么话？"崔雅乌上折遭康熙斥责，本来就存着寻事的心思，听陈潢话中有隙，紧叮一句问道："国家官府捡到民财，难道不要偿还原主？"

靳辅暗想，对这夺地霸产的话此时如不堵回去，不但罪名难当，而且再涸出田地，立时会被一抢而空。河工银两本就亏欠，拿什么鼓励治河民工呢？愈思愈觉事体重大，不能不顶一下这位天使，便冷冷说道："这田并非朝廷白捡来的，是'耗国家半库之金'换来的，即如李自成灭了前明，我朝又灭了李自成，这就是皇天授华夏于圣主——难道说因明朝是天下原主，就把这血汗江山拱手奉还朱家？"

靳辅比出这一绝大题目，正是朝廷最为忌讳，江南遗老喋喋不休的大事，一时谁也不敢再递什么话。半晌，宋文运问道："怎么成龙到现在还没来？"门前一个戈什哈忙道："于大人冒了风寒，身上热得厉害，不能起床。"一时又复语塞。

伊桑阿早变了脸色，因寻不出话驳斥靳辅，打个干哈哈说道："萧家渡的事，不知老兄作何处置。"靳辅知他起了刁难之心，谨慎地答道："辅已经上表自劾，求皇上允准折产赔补，等着皇上旨意行事。"

"靳大人真是个有钱的官啊！"伊喇喀嬉皮笑脸，不凉不酸地说道，"像萧家渡如此浩大的工程也赔补得起？"

靳辅正待答话，厅外门政拿着一封泥金拜帖进来，打千儿禀道："外头有位爷请见大人。"靳辅接过帖子看时，上头一行细字十分挺拔，写着：

靳公紫桓。愚教弟魏东亭熏沐谨叩

靳辅不禁吃了一惊，忙起身将帖还给亲兵，说道："原帖不敢承受，璧还虎臣兄大人，请——请！"说罢向伊桑阿等人一揖，便匆匆迎出来。

伊桑阿正以钦差身份在这儿垂询靳辅，见撇了自己出去会什么"大人"，心中老大不欢喜。那伊喇喀在内务府呆过，却知道底细，忙附耳道："虎臣就是魏东亭，四省海关总督，请大人也迎一迎。"偏这伊桑阿自恃是天使，不肯纡尊降贵，只笑着点点头，说道："虎臣，我认识。"

魏东亭是来头极大的一个人。他原是康熙皇帝贴身领班侍卫，母亲孙氏是康熙乳母。自康熙元年至十七年，魏东亭日日侍驾，寸步不离，在擒鳌拜、撤"三藩"中迭次护驾有功，早封了侯爵，三眼花翎、黄马褂、天子剑样样都有。外任官中惟有他咨文书简直通九重，但他从不干预地方行政，虽在南京与靳辅见过几面，也只是点头交情——他来河督衙门什么事呢？靳辅心里折腾着，见魏东亭已进仪门，遂朗声笑道："虎臣弟，你果真行事与众不同！青衣布袍、小轿奚奴飘然而来，真有林下之风，岂不令人羡煞？听说弟在南京出门，常带着书在轿中读，这般儿好学，又令我辈愧煞哟！"

"哪里是什么好学！"魏东亭微笑道，"我不是地方官，一出门百姓见了总鞠躬行礼，实在受之有愧，抱一本书当幌子遮羞罢了！"说着二人携手升阶，又问道："紫桓，听说钦差在你这里，怎么没见呢？"伊桑阿这才忙起身迎上来，一躬笑道："魏大人，怎么在南京没见着你呀？"靳辅便忙一一介绍众人。

魏东亭含笑看着四个朝臣，一一躬身作礼，谦逊地说道："兄弟原是皇上包衣奴才，方从广州回来。因听说钦差大人在此，惦记着主子爷的身子，特来请安！"说着便行下大礼，请康熙的安。那伊桑阿南面受礼，惬意地扫了一眼众人，双手虚扶魏东亭起身，一边笑问："虎臣大人，你刚从外地回来，风尘仆仆便来给皇上请安，这份忠心，兄弟回京一定奏知圣上。"魏东亭忖度伊桑阿话意，似有问他来意的味道，呵呵一笑，说道："魏某一来面见天使，请主子安；二来听说萧家渡决溃，顺便看看紫桓和振甲二公，有什么难处。这河堤一决，百姓得赈济，工

程得修复，兄弟从海关上带来了二十万银子，暂借给河工。杯水车薪，聊有小补而已。”

魏东亭谦逊有礼，淡淡言来，说得十分笃定。以他的身份，又断然不是玩笑。一时间不但靳辅、伊桑阿等，连陈潢一干人无不瞠目结舌。伊桑阿半日才回过神来，笑道：“魏大人，你可真能雪中送炭呀！”魏东亭听他话中有刺，但他涉世极深，从不惹是生非，便道：“雪中送炭哪里敢当，都是皇上的差使么。我那里能帮一把，总不好袖手旁观嘛。”说着，从袖中抽出银票递给靳辅道，“叫他们到南京海关府中提银子就是了。”

“这怕不大合适吧？”伊桑阿突然觉得自己有受辱的感觉。这个魏东亭半路杀出，太莫名其妙了。忍了忍还是憋不住，笑道，“拆了东墙补西墙，那么东墙呢？”伊喇喀吃茶装聋子，崔雅乌是个不晓事的，便趁机说风凉话：“看来做官的都得交个好朋友，有门好亲戚，有了事就好有个照应啊！”宋文运踱到厅角不显眼处与陈潢、封志仁和彭学仁说闲话儿。

“崔大人，你说什么来着？”魏东亭听着崔雅乌的话实在不地道，突然转脸问道。虽说笑着，崔雅乌竟被他的眼神镇得一凛，没敢再重复自己的话。伊桑阿却道：“河督与海关风马牛不相及，大人如此慷慨解囊，难怪崔大人起疑，就是学生我也觉不可思议。”

“方才我一进来就说，这是皇差嘛。”魏东亭一心息事宁人，忙解释道。但伊桑阿却不领情，立即顶了一句：“可皇上并未降旨叫足下来管河务！”

“皇上圣旨只是让大人巡视漕运，也并没叫您干预河务！”

魏东亭一让再让，终于被激恼了，脸色骤变，双眼冒火，说道：“河堤决溃，河督应受处分，百姓有什么罪？我魏东亭职在总督，河务海务本就相通，出几两银子帮一下，大人这样挑剔，算是怎么个意思？”

“我是钦差！”伊桑阿被顶得无言对答，梗着脖子拧上了劲，冷笑道，“靳辅辜恩渎职、决溃萧家渡，淹没七十余乡——来啊！”

“喳！”

“革去他的顶戴！”

这突如其来的雷霆之怒，惊呆了所有的人。陈潢等人忙退出大厅，在廊下呆立，脸色都是雪白。靳辅从容跪下，摆手止住上来摘顶子的戈什哈，自摘了帽子，用颤抖的手扭下珊瑚顶子递了过去，口中说道：“臣，遵旨！”魏东亭却在旁喝道：

“慢！”

钦差革一二品大员的顶戴，如不奉特旨，除紧急情况，是要请旨的。伊桑阿此举属越权行事，他是要打一个下马威给魏东亭看。魏东亭当然明白，顿时气得浑身直抖，跨前一步，扬着脸笑谓伊桑阿道：“请足下暂时回避。”

“唔，唔？”伊桑阿勃然大怒，“你有何资格让我回避？”

魏东亭脸色阴沉，一字一板说道：“我奉皇上密谕，有话要问靳辅！”

此言既出，满厅人俱都面面相觑。但既是皇帝密谕，那是无论何人都必须回避的，于是众人纷纷起身肃然告退。伊桑阿不料魏东亭有这一手，脸上一青一红，半日回不过神来，哆嗦着嘴唇“这个”了半晌，方无可奈何地立起身来，向魏东亭一躬，却身退下。魏东亭见他万分难堪，倒送了两步，在厅门口拍了拍伊桑阿肩头，诚挚地说：“仁兄，你自想想，不是你迫得我无法，我如何肯这样？东亭跟了皇上多少年，深知当今乃不可欺之主——足下办什么差都得常想着这个，万不可意气用事，自招罪戾……”伊桑阿只茫然看了一眼未及革掉顶戴的靳辅，点了点头，拖着灌了铅似的脚步出去了。魏东亭这才转身回来，盯着靳辅不语。

大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一跪一立，久久没有说话，只一座御赐自鸣钟不紧不慢，有节奏地响着。

“靳辅，”移时，魏东亭方道，“东亭奉旨问你。”

“臣靳辅。”靳辅将头轻叩三下，“恭聆圣训！”

魏东亭窸窸窣窣展开了折子。他每隔十日便有例行密折直奏康熙，

有关天气阴晴、米价贵贱、河务赋税、官场角逐、派系相争、文词学术，甚或地方轶闻、笑话、某地演某戏都无不周备。折子里的天地头、边角、行间尽是康熙的批注。魏东亭挑选着与靳辅有关的批语，逐项盘问。如：

> 前有人奏靳辅违旨不在河堤植树，尔可询问他，是何因由？该督何以确保大堤秋汛无虞？
>
> 北上漕船入骆马湖一带，今岁倾覆二十余艘，问靳辅有无良策缓冲此段运道……
>
> 减水坝之役朝野均不以为然，朕不能亲至一阅，甚怅。尔可问靳辅，此举古时可有成法，果能减水否？尔可至河工上看看，若有需作援手处，暂从海关挪借一点亦可……

足足有十多条。只萧家渡事康熙不知，尚未问及。

魏东亭仔细听了靳辅一一奏辩，点头说道："大人请起吧。据我听来，减水坝既然古无成法，今秋又有如此大的决溃，似要慎重从事。隔日我还要实地看几处，然后奏明圣上——萧家渡决口淹死一千三百余人，葛礼已经具折实奏了。你有什么奏陈，不便廷奏的，可转告我，我可代为密陈。"

靳辅惊讶地看了一眼魏东亭，见魏东亭神情泰然自若，目光深邃，似乎时时都在沉思。靳辅不禁掂掇：真是个人物！早知如此，何必沾惹明珠，只与姓魏的周旋，何等牢靠！想着，一欠身说道："大人既说到此，足见厚爱之情。靳某确有难言之隐……"便将和于成龙的激烈争论细述了一遍。

"大人不要误会。"魏东亭似乎看出靳辅的心思，笑道，"我与大人一样，都是皇上的奴才，理当精诚同心。海关河运相联相生，替大人如实代奏是职分所在。施琅将军入朝请训后，水师克日南下。台湾战事将起，皇上命我统筹粮秣，我不能不关心呐！"

靳辅听着这话，有点像抚慰，又有点像驳斥，不禁脸上一红，忙岔开话题说道："萧家渡虽然决了，请大人代奏，我已有补救之策——"他瞟了一眼不动声色的魏东亭，"明春过后，不用朝廷追加银两，便可修复减水坝。此时奏明，恐圣上说我规避处分，只好说以家产赔补。"

“嗯？”

“这次决溃实因萧家渡减水坝工程未完所致，我之责任无可推诿。”靳辅按着与陈潢等人商定的计划说道，“萧家渡水流量一瞬间为一千五百，至清江水位下落七尺，河中流量为瞬间降为九百五十。这就是说，每瞬间有五百五十个流量的黄水从萧家渡漫向下河。下河之地自永乐年间已成一片沼泽，黄水一过，可淤田二千五百顷。这些无主之地按每亩三两银子发卖，可得银七十五万。以银换工，修复减水坝自足有余……”

“我有点不明白。”魏东亭的目光有点忧郁。“这么好的事，为何不未雨绸缪？若是前年先放水漫了下河，岂不省了数十万银子？”

靳辅听了忙道：“这就是我计划不周之处，大人问得好，我无话可对——实是决溃之后，仔细审量后才得明白溃中有补——我自劾的折子里也没敢写明。敬请虎臣大人奏明靳辅知罪之意。”

“要问的就是这些。”魏东亭舒展了一下身子，啜了一口茶坐下，笑道，“紫桓，我说句闲话儿，你只听听就行了——你怎么弄了个女人带到北京，硬要人家认亲？”

靳辅怔了半日，才想起是秀芝，不禁吃了一惊，忙问：“虎臣，你听到这事了？皇上说的？”魏东亭笑道：“甭管谁说的。我看你这人老实得可以，这种事也管，那是犯大忌讳的。若是我，就花几个银子先养起她们母子，瞧着机会和光地私下了结，他面子也好看，你也成全了他们一家，何至于弄得大家心里窝囊呢？”

靳辅陡地想起明珠收留秀芝的事，既不见信，又没听说李光地认亲，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他张了张口，没敢问出来：这里头人事太杂，他不敢。

“我这是随便说说，这又不是国家大事，没什么大不了的。”魏东亭哈哈一笑，“请伊大人他们来吧——公事办完，酒渴思饮，紫桓公，你得尽地主之谊呀！”

第二十二回　贡院被封康熙掀龙案　南闱案发明珠踢棋盘

魏东亭的密奏折子递到北京，举朝正为萧家渡决口的事闹得如沸鼎之油。户部、工部、御史衙门像炸了窝儿似的今日一个条陈，明日一个参片，雪片似的飞向上书房。

高士奇和靳辅只是见面交情。因见事涉陈潢，在手中压了几日，眼见众心难违，不敢再留，便抱了一叠子文书进乾清宫来见康熙。却见施琅手里拿着个小黄包儿正从里边辞出来，高士奇便问："是什么东西，主上赐你的么？"施琅点了点头，笑道："这是件宝贝，用来祭旗大有法力，这会儿不敢卖弄。"说罢径自去了。高士奇一躬身进来，却见明珠和索额图已经先在里头，只一点头招呼，对康熙说道："主子，下头对萧家渡决口的事议得很厉害，恭请圣裁。"

因时近十一月，天气很冷了，康熙坐在热炕上，兀自穿着猞猁狲风毛的小羊皮褂子，正埋头看着魏东亭的折子，一手抚着颏下漆黑的短须，沉吟着"嗯"了一声，好一会儿才说道："今年冬天的事情多，看来不得安生了。朕原想这个月出巡奉天，也只好往后推推。你那些折子连篇累牍，说的都是靳辅的事，却不知江南科场一案闹得更凶。朕这会子没精神，你先讲讲，下头都说些什么？"

高士奇知道，康熙虽然现在不看，晚上带着黄匣子回宫，依旧要一字不漏地细阅，不敢在这上头弄玄虚，迟疑了一下笑道："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该罢去靳辅总督职衔，流放黑龙江；有的说应抄家折产赔补；有的说罚俸调任；有的说应锁拿进京严审问罪。刑部议得最重，应赐靳辅自尽……"

"明珠，"康熙问道，"靳辅是你荐的，你怎么看？"

"靳辅听信佞人妄言，办砸了差使，罪过不小。奴才举荐不明，也有误国之罪，求主子一并处置。"明珠搓着手，字斟句酌地说道，"但皇上明鉴，河督一职历来是个不讨好的差使。罢了靳辅着谁替补？这件事颇费筹思。"

索额图“病”愈之后，待人甚是宽宏，不似从前动辄给人小鞋儿穿，听明珠这样说，遂笑道：“咱们远在京师，没有实地查勘。据江北地方官来京说，仅沭阳、海州、宿迁、桃源、清河五县，几年涸出土地一万多顷。奴才的意思，靳辅虽然这次误了事，还是功大于过。主子必记得的，清水潭大堤，原拟用八十万银子，工部的人还笑他花小钱邀功。如今只花几万两就完了工，似也不可说靳辅全然无能。”

康熙边听边想，目光炯炯地看着窗格子，半晌，粗重地叹息了一声，说道：“功是功，过是过，有功朕赏，有过也不能免罚。你说京师离河工太远，这倒是实情——减水坝、狭窄的河道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总该实地瞧瞧才好啊！”说罢起身踱至窗前，手攀着窗格子望着外头一碧如洗的天空，喃喃说道，“朕急于要去盛京，祭陵当然是件要紧事。更要紧的是要见东蒙古各旗王公，商议一下如何对付罗刹国。黑龙江一带他们搅得厉害，巴海和周培公在精奇里打了一仗，虽然胜了，却因兵饷都不足，没能斩草除根。西征至今用谁当主将，也还心中无数。朕想起用周培公，偏生他病得沉重。唉！想不到‘三藩’平定后，朕仍旧事事捉襟见肘！”明珠笑道：“罗刹和葛尔丹也不过是撮尔跳梁小丑，何劳圣虑如此？奴才想着，不如先在北边动手，腾出手来再治东南不迟。”康熙呆了半晌，方道：“你哪里知道，葛尔丹剽悍难制，罗刹国君换了个叫彼得的，朕看他是一位雄主。东南是国家财赋之源，不治好是决然不能在西北用兵的。”他抚了抚有点发热的脑门，转脸问高士奇：“你发什么呆？”

“奴才在想两句话。”高士奇忙笑道，“先定东南，再平西北乃是皇上既定的国策，不宜轻动。”

康熙喟然叹道：“昔年伍次友先生讲学，朕曾与他反复计议过的，无甲兵之盛，无盈库之粮，断难用兵西北——第二句呢？”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唵？”

高士奇从容说道：“靳辅大抵因花钱太多，犯了众恶，妒火中烧，所以出点事就不得了。若是换了旁人去治河，又有什么两样？”

“嗯，说得有理。”

高士奇受到鼓励，越发放胆说道："诚如索额图所云，靳辅治河，京官攻讦的多，外官说好话的多，这就是明证！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大主意还须皇上自己拿定了——任凭群狗叫破巷，人主自能从容行！奴才想，下诏切责靳辅，令其自行赔补，限期修复也就是了。"

高士奇将百官比作"百犬"，仍是一腔热骂格调，康熙不禁莞尔一笑，正待说话，明珠说道："主子可否允许奴才前往清江实地考察一番？"康熙笑道："一个伊桑阿，一个于成龙已经闹得鸡犬不宁，何须再劳你！朕也信不过！台湾之役下来，朕要亲自瞧瞧，才得放心呢！"康熙心中自有成算：伊桑阿是索额图的人，换了明珠去，不过是翻转来欺侮伊桑阿，没有意味。虽说"信不过"明珠，但这话并不认真，明珠倒也不觉恐慌。索额图在旁说道："伊桑阿去了这多日子，也好回来缴旨了。"

君臣四人正在说话，熊赐履急忙忙从隆宗门走来，一进上书房便双膝跪下，将几份奏折捧呈康熙，说道："这是何桂柱刚转到礼部的奏折，系江南秋闱舞弊情由，因事体重大，未经部议，先请圣上过目。"

应天府南闱舞弊的事康熙已从魏东亭密折中知道。只因奏得匆忙，细节不详。康熙接过折子翻阅着沉思。南闱主考左玉兴和赵泰明都是徐乾学的门生。明珠深知，一旦兴起大狱必定牵连自己，顿时面色苍白，心提得老高。

"今年南闱主考是谁荐的？"康熙蹙额皱眉地看着折子，问道，"朕记得好像是熊赐履？"

"是！"熊赐履有点委屈地看了明珠一眼，"总是臣无识人之明，坏了国家抡才大典，求皇上重重治罪！"

"这忙什么？事情还没清白么！"康熙脸上毫无表情，"各人有各人的账，谁也不必代谁受过，起来吧。"说着，从卷宗中抽出一大卷宣纸，慢慢展开——竟是一幅有一丈多长的联语。纸背面尚有糨糊泥皮的痕迹，显然是从墙上揭下来的：

左丘明有眼无珠，不辨黑黄却认家兄；

赵子龙一身是胆，但见孔方即是乃父！

无锡书生邬思道谨赠

康熙眉梢一挑，只说了句："邬思道好一笔字！"便将奏议节略撂在一边，细看原折。这是江南巡抚的奏本。

康熙的脸色愈来愈阴沉。渐渐地，手也颤抖起来，几个大臣知他立时就要发作，吓得大气不敢出，听康熙轻声读道：

> ……壬子日，数百名应试举人抬财神拥入贡院。左玉兴、赵泰明二人仓皇逃至臣署，饬臣前往查拿肇事首领。臣即着南京城门领臣年羹尧前往弹压慰抚，并借调前往福建水师兵员一千名卫护贡院。除邬思道事前逃遁，所有正犯已监候在押……

读至此，康熙"砰"地一拳击在案上，霍地站起身来。他激动得脸色紫涨，伸手去摸折子，却一手插进朱砂砚中，气得顺势就是一脚，只听"哗啦"一阵乱响，满案文书、笺儿、砚儿、镇纸、图章、茶杯并几碟子细巧宫点，全打翻在地下！熊赐履等几人一撩袍子，"扑通"一声都跪在地下。

外头守护的穆子煦、武丹不知出了什么事，三步两步抢进来，见明珠等四个上书房大臣诚惶诚恐地伏在地下，几个苏拉太监、宫女趴在地上手忙脚乱地拾掇着。康熙暴怒得五官错位，浑身直抖，见他们进来，反身摘下壁上悬剑，厉声吩咐道："穆子煦，你持此剑星夜赶赴南京，将这两个大胆妄为的狗官就地正法，取了首级传送北京！"穆子煦只好答应着，请旨道："乞主子赐下应斩官员姓名，奴才好遵谕承办。"

"万岁暂息雷霆之怒！"熊赐履膝行数步凑近康熙，连连叩头道，"此事还须查明再办。臣以为应交部议处，依律治罪！"他心里很明白，外人并不知道两个主考是明珠关照自己推荐的。人头一落地，自己就永远分辨不清，这个黑锅是好背的？

"你看看！"康熙又甩下一份折子，"这哪里是考试！简直是受贿卖官！博学鸿儒科开后，南方稍稍安宁一点，没人骂街了，左玉兴竟如此坏朕名声！"

熊赐履捡起折子，揩了一把头上渗出的汗珠，看时，却是几百名举人的联名揭帖。

“读！”康熙吼道。

“喳！”熊赐履忙叩头应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读道：

> 朝廷科目，原以网罗实学，振拔真才，非为主考纳贿营私、逢迎权要之具。况圣天子加意文教，严饬吏治，凡属在官，自宜洗涤肺肠以应明诏。不意应天大主考左玉兴、赵泰明等，绝灭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简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白镪熏心，炎威炫目。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第。王景曾、李天保以相公奥援，犹供现物三千；熊本、蒋仁锡以部堂之亲，直献囊金满万。史贻直、潘维震因乃父皆为房官，遂交易而得售；韩孝基、张三第因若父现居礼部，恐磨勘而全收……

熊赐履越读，越觉胆战心惊。他原觉自己一身干净，但折子里姓熊的，保不定就是族中哪一房的子侄。后边又点到数十人，俱都是指名道姓，通了谁的关节，送了多少银子，无不清清楚楚，也亏了这干孝廉们打听得如此仔细！众人虽未直接请托，听点了的人名中，颇有耳熟的，也难保不打着自己的旗号走门路的，这就是说不清的事……正想得心里发毛，听熊赐履读到最后：

> 朝廷待其不为薄矣，二君设心何其谬哉？独不念天听若雷、神目如电？呜呼噫嘻！吾辈进退不苟，死生惟命，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当路风闻既确，目击又真，何惜弹劾之章，达诸天听。不然苟白简之迟迟，致郡情之汹汹。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起，或刺之国门，或杀之辇下，四方闻之，恐笑士大夫之无人也！

至此戛然收住，熊赐履看时，下头一大片人名字，领头的一个还是那个邬思道。他低垂了头一声儿不敢言语，上书房一时静得掉根针也听得见。

明珠原听康熙讲“各人有各人的账”，只因贿银尚未交来，略松了一口气。及至听此文中连揭十数名封疆大吏，有一些是平日深交的朋友，又事涉徐乾学说的人情，暗指自己授意，不禁吓得六神不宁。高士奇虽与案子不相干，但他知道，前朝处置科场案件极为严酷，兴动大狱，一杀就是几百人，不禁心中震动，双手也自捏出了汗。

“熊赐履，朕想你说的‘依律’治罪。”康熙缓缓说道，“不知这事该怎么处置才合律例？”

熊赐履仰脸想了想，答道：“我大清律沿自明律，也应遵循前明之例。此案的主考副主考贪贿坏法，不是寻常的辜恩渎职，应处弃市，明正典刑，十八房考官按罪情轻重，分别处以绞刑、立决、缓决或赐自尽，其余涉案大臣或杀或流放，亦应据情分别处置——至于法外施恩，权柄在人主，臣不敢妄拟。”

康熙听了一呆，什么弃市、绞决、自尽，虽然等级不同，终归都是个死。想到一下子杀这么多的人，他有些迟疑了。但这些日子他读到几本抄来的书，什么吕留良的《春秋大义》，严伯安的《性理论说》，仍旧在那里说什么“夷狄异类，詈如禽兽”，“明君失德，中原陆沉”之类的话，“朱三太子”捉了一个又一个，仍时有所闻。一旦处置不当，连现有的士人也将对朝廷不满，岂不是祸根？想至此，遂冷笑道：“朕此番没有什么‘恩’施给他们，倒要诛几个大人物给天下人瞧瞧！”

“万岁……”几个大臣一齐叩头哀恳道。

康熙哼了一声拔脚便走，至殿外上舆，仍不住挥手激愤地说道：“非诛掉几个封疆大吏不可！”

明珠坐在轿里闷闷不乐。回到府上，刚一下轿，司阍的老王头便迎上来，赔笑请安道：“老爷回来了？徐乾学和余国柱二位大人早就来了，在后头等着爷呢！”明珠放下脸来，问道：“他们来有什么事？”

“奴才不晓得。”老王头看明珠气色不善，加倍小心回道，“只听他们闲说，山东孔尚任编了一出什么《桃花扇》，大栅栏演得红火，二位老爷就点了堂会，说中堂爷这些日子清闲高兴，要请爷赏戏……”

“清闲——高兴？”明珠冷笑一声，阴沉着脸抬脚便进了二门。见家人们吆吆喝喝七手八脚地忙活着在水榭子上张罗搭戏台，忍了一肚皮的气站住了看。他觉得头嗡嗡直叫，哆嗦着嘴唇不知说什么好。恰恰府里副总管黄明印远远见他过来，便赶着献殷勤儿，笑道：“相爷瞧着这台子还可意儿？”明珠听了也不言语，只抬手“啪”地一掌掴将去，打得黄明印就地一个磨旋儿，半边脸早紫涨了，惊慌地抬头看时，明珠早大步去了。

余国柱和徐乾学两个人下围棋正到收小官子儿局面。余国柱本来赢棋，却被徐乾学凭空出个劫来，招架不住，搔头撮牙地要悔棋。徐乾学一眼见明珠过来，便起身笑道："明相瞧瞧，这也是个读书人！让六子的棋儿赌一台戏的东道，竟悔了三步。得，我惹不起他这守财奴！"余国柱咧着大嘴呵呵笑道："谁叫你是财神来？"

"戏？"明珠一哂，冷冰冰问道，"什么戏？"

"好戏！南京城都轰动了！"余国柱瞧着棋盘，兴致勃勃地说道，"孔家才子的《桃花扇》，那文笔、那词藻好极了。"

"拉鸡巴倒吧！"明珠憋了半天的火突然爆发了，什么宰相体面、大臣风度全都忘了，大声吼着，顺势一脚将一盘残棋踢了老高，那棋盘在空中翻了个儿落在地上，像下了"棋雨"，黑白子儿叮叮当当撒了满屋。

明珠在官场从不发威动怒，是个有名的"笑明珠"。刹那间变得这般狰狞，不但徐乾学、余国柱，连整日侍候的家人们也全都吓呆了。明珠骂道："不出半月你们就得去绳匠胡同去见王士祯蹲狱神庙吃死人饭，还有闲情逸致下什么鸟棋，听什么鸟戏！"

"明相！"余国柱见明珠气得像猪头瘟似的，忙赔笑道，"就是天大的事，我们祸灭九族、该犯剐也好，您得给我们说个明白呀！"明珠嘿嘿冷笑一声，说道："我竟不知道，你们在南闱都干了些什么！忒煞的胆大过头！用你徐乾学的狗屁文话说，你们'东窗事发'了！这会子葛礼坐镇，年羹尧带兵封了贡院，正一房一房地查，滚汤泼老鼠，一个也走不脱！这回不死十个八个封疆大吏，不黜一二百官才怪呢！刚才我踢了你们的棋盘，今儿皇上连龙案都掀了！等着看他娘的好戏吧！"说罢，一屁股坐在椅上，深深地伏下了身子，不住摩挲着稀疏的头发。

第二十三回　怪才笑纳不义财　秀士设计撞木钟

徐乾学和余国柱像被雷击了似的僵立在地，面如死灰。半日，徐乾学才道："这事与我们京官有何相干？还不是葛礼仗了索相的势，挑唆着江南巡抚出头弄的！这也太过分了，他们难道捞的少么？"明珠当然知道由于索额图在背后撑腰，葛礼才敢指使人发难。他想，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徐乾学还要撇清，还要自己出头和索额图理论，气得腿肚子一拧一拧地直转筋。生气归生气，南闱的事明珠毕竟是插了手的，前三名都是按自己暗示办的，手书落在徐乾学的手里，一旦抖落出来，杀头，他是头一份。在同舟共济之时，不能打窝里炮。想至此，明珠长叹一声，说道："圣上决意要办这案子，在劫难逃，越讲情越不得了，求索额图更是与虎谋皮！好在国柱和葛礼是好朋友，手里捏着葛礼的把柄，写封信给葛礼，拿点血本出来，让他关照一下，不要将你们二位也牵扯进去。其余的人就顾不得了。"

说至此，明珠陡然心里一阵发凉。他突然意识到，索额图回任后，康熙待自己远没有昔日那样贴心知己——这么大的事过去总要先和自己商量商量。想至此，方寸已乱，呆呆地坐着不语。余国柱和徐乾学直到这时才真正明白事态严重，不禁急得热锅蚂蚁似的，恳求明珠道："总求中堂为我们设法！"明珠摇头苦笑道："此案一发，我就得避嫌回避。求我，还不如求那个臭要饭的书生呢！"他灵机一动，忽然想到了高士奇，"对了！你们即刻去见高士奇，破两万银子买买这个猢狲，他在圣上跟前是说得响的！"

余国柱官阶比高士奇高着两级，求他已觉委屈，还要贿赂，面子有些下不来，喃喃说道："好大胃口，得两万！"徐乾学是大学士，更觉两腿尊贵，也不愿前去，只红着脸不言声。

"你们把臭架子放放！"明珠冷笑道，"入了上书房，就是当朝宰相，只怕现银他还不收呢！得把钱换了古董，再去换他那两笔烂字画！只要这猢狲说两句话，就万事大吉了！"说罢便叫："黄明印，黄明印！"

"奴才在！"黄明印蹑脚儿小心地进来，打着千儿说道："相爷……"

明珠恢复了镇静，淡淡说道："这戏我府里不要演，送高相府上，十月二十六是他新婚大喜的日子，正用得着。就说我说的，绝好的戏文，绝好的班子，说不定皇上也欢喜呢——还有，把我那幅徽宗《鹰视图》，夏器通送上来那一对宣德炉一并送去，说是恭贺高中堂喜结良缘。听明白了没有？"

"啊？——明白，喳！"

高士奇安坐府中，无端受了这三个人价值四万银子的古董，外搭一台大戏，他也一并"笑纳"，胡乱写了几张字给徐、余，又画了张画儿给明珠，心照不宣要给明珠解难了。

诚如明珠所说，高士奇从不收银子。什么端砚、古墨、宋纸、汉瓦、景泰蓝、钧窑瓷器……这些东西既雅，又不落受贿的名声，确比收钱来得高明。他倒不是不怕杀头，他从康熙那一阵踌躇中，便知道康熙是为了敲山震虎。目下康熙一心治国用兵，不会悍然不顾大局诛杀大臣。

接了礼物，高士奇在家写写画画，想了两日，已是拿定了主意，要借后日自己成婚的机会，把这件事办下来。康熙当日虽说过要来"主婚"，但贵人口风，说过就忘，高士奇有点怕他不肯光临，想来想去，想到了苏麻喇姑身上。

为苏麻喇姑散心方便，康熙听从高士奇"医嘱"，在畅春园专为她修了一座别墅。高士奇当下便吩咐打轿前去。别墅设在园中牛首峰下，高士奇验牌入了禁苑，迤逦行来，但见峰下满是松竹菩提，藤萝桧柏，碧森森，绿幽幽，柏子挂霜，松塔满地，既清静又不似钟粹宫佛院那样郁闷。高士奇缓步走着，远远便见苏麻喇姑和一个妇人正在对弈，几个尼姑围在一边观战。因他常来常往，却认得那妇人叫孔四贞。孔四贞遥见高士奇捧着一大卷子纸进来，含笑说道："高郎中来了！又要搅得这佛地不得清净了！上回我发热，谢谢你的药！"

"四格格笑话了，雕虫小技何足道哉！"高士奇一边笑回孔四贞的话，一边觑着苏麻喇姑的气色说道，"大师的病我瞧着一点也不相干了。清静空寂、养德修身，此乃佛家精义，大师先天带来的气质，什么样的病也会好的，不似我们这些俗人，就打熬一世得不了个正果儿！"孔四贞听了不禁一笑，说道："官做了这么大，还来这里拍马，我们没有官爵赏你！"

苏麻喇姑与高士奇已很熟稔，虽觉这人有点油滑，但天分才学都没说的，而且很健谈，说起话来口若悬河，自有一种高雅情致，所以对他颇有好感。听了高士奇的奉迎，苏麻喇姑脸上闪过一丝笑容，将手一让，说道："高居士请在那边蒲团上坐——岡云敬茶！"

一个小尼姑答应着捧了茶出来，高士奇一边接茶坐了，一边笑道："好香！谢谢大师赏茶！"苏麻喇姑问道："什么风将你这大忙人吹到这里来？你挟着这么一大卷子纸，是什么东西？"

"学生来献个丑儿。"高士奇不好意思地说道，"上回大师说到我的字，回去忙得竟忘了。前日在武丹那儿吃酒，子煦求我写字儿才想起来。趁着酒劲儿涂鸦出来，只怕难入大师法眼。"孔四贞早听说高士奇有一笔好书法，便起身拿过来在案上展了。苏麻喇姑瞧时，不禁浑身一震。

字画共是三张。一幅中堂画儿非松非竹非梅，也不是麒麟鹿鹤之类的瑞兽珍禽，只有天上一钩皎月，月旁彩晕周环，下头一泓清池，漂一株青萍，伴一枝孤标高耸的荷花，一只细腰蜂在花旁振翅欲飞。一联书法更显精神：

霞乃云魄魂

蜂是花精神

苏麻喇姑看着，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已是痴了一般。此时真是万绪纷来，神不守舍，不知身在何方，心在何处。高士奇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生怕这个马屁拍在蹄子上。

原来这联语大有来历。十四年前，伍次友也曾当众挥毫写过这幅联语赠她。

"写得不好，不及伍先生多矣！"高士奇笑道，"然而据高某看来，推心而言，大师之病实由此引起。常挂中堂，比常存于心对身子更有裨益。"

苏麻喇姑一怔，回过神来，觉得高士奇的话也不无道理，双手托着纸微笑道，"这个字谁敢说不好？不过我可是没东西还你这份人情。不像那干子不要脸龌龊官儿，圆的扁的只管填塞你们上书房的臣子。如今

的世面大非昔比，真正令人可叹——我只管收了，出家人万缘俱空，你也甭指望我给你办什么事儿！”

她这一霎儿的精神焕发，刻薄锋利的言谈使高士奇吃了一惊——何曾想，这个寡言罕语、寒气袭人的石头菩萨竟如此泼辣！他却不知，康熙九年前的苏麻喇姑本就是这个样儿——一怔之下，忙笑道：“那是那是！我从不收人家钱，更无事央求大师。大师收了字画就是我的脸面，高某同朋友又有吹牛的资本了。哦，差点忘了，京师新近来了几班戏子，编的好戏文，听说虎臣大人都极为赏识。贱内不日就过门来，一片虔心想奉请大师过去散散心，大师可有心情？若四格格也肯赏脸，皇上不定也能搬得动，这就是高门祖上有德，也不枉了芳兰一片敬奉之心了！”苏麻喇姑还在看着字画，口中说道：“我素来不看戏，皇上叫我去畅音阁看戏，我还懒得去呢！无非是飞燕、玉环、紫钗、牡丹，再不然就是封神、西游、包龙图夜断阴曹，有什么趣儿呢？——你八成请不动皇上，竟拿了字画来撞木钟的吧？”孔四贞久闷宫中，却想出去走走，遂笑道：“慧真大师亏了还是‘万缘俱空’，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心思儿，一世也难以成佛！你若去，我倒想陪陪你，多少年没见你这副笑脸儿了！”

高士奇眨了眨眼，半晌忽然失声笑道：“大师，你若是男身，又不出家，像士奇这些人真得卷铺盖回乡再读十年书！——正被说准了！何尝没有这个意思！凭士奇这点能耐脸面，哪里搬得动皇上！——这戏却并非寻常脚本。虎臣信里说，连伍先生当年看了草稿，还爱得手舞足蹈呢！”他灵机一动，又搬出伍次友这座尊神。

“什么戏？”苏麻喇姑果然动了心。

“《桃花扇》！”高士奇眼睛一亮，来了精神，“山东才子孔尚任的得意手笔，写了整整二十年！述说前明一代兴亡，侯朝宗与香君的离合悲欢。里面的诗词曲赋、格调意境都是绝佳！我请皇上倒也不全为巴结，一来皇上原就应承过的；二来戏文气派很正，虽说圣学渊深，万机余暇看一点这样有情有致、有事有训的戏，也不无裨益呢！”

苏麻喇姑听他说得天花乱坠，想想他素来治病十分精心，又实是好心，不宜太不给面子，因道：“你且回去听信儿。四格格是老佛爷的养女，我陪着她一道去请。请得动是你的造化，请不动你也别埋怨。”

高士奇费了半日唇舌，兜着弯儿得了她如此一诺，生怕她再变卦，

忙不迭地答应着告辞回府。

果然金钟一撞洪声异常。这两个女人的情面大得令人咋舌。第二日辰末下朝，何桂柱便来传下懿旨，命上书房二十六日休假。老佛爷将携皇上、太子、贵妃祖祜禄氏、惠妃纳兰氏、荣妃马佳氏、德妃乌雅氏、宜妃郭络罗氏、成妃戴佳氏、良妃卫氏，并皇子胤禔、胤祉、胤禛、胤祺、胤祚同来看戏，叫高士奇备好关防。何桂柱还带来太皇太后赏芳兰的二十两金子和三十匹宁绸。

高士奇一听便知，这是将延育皇子的嫔妃和三岁以上的阿哥一股脑儿全搬到了。上书房放假，必是孔四贞和苏麻喇姑的主意，既然太皇太后要来，不怕皇上不来，皇上既要来，索额图、明珠、熊赐履、汤斌、李光地和翰林院的编修们自是也要凑趣儿来了。这大的体面、这大的排场满朝文武谁承当过？高士奇愈思愈妙。叫来老关，立拨两千两银子赏了家人。

高府上下一百余人得了银子，个个兴高采烈。前奔后跑走马灯似的忙了一宿，仍是精神抖擞毫无倦色——已是差不多将府邸翻了个儿：正厅改作太皇太后、宫眷宴息之地，前头设一幅纱屏挡了；厅前正中为康熙设了软榻；两旁厢房为机枢要臣也设了座位。二门一溜仿宫墙拆成平地，前后院打成一片空场，东边用毛竹拼搭成歇山式戏台，好似琼阁仙台般矗立在当院。台前一大片空地上，设了许多矮几，留着边看戏边饮茶用的。一应细巧宫点、茶食、酒菜、笔墨、纸砚也都预备停当，连女眷入厕也都想周到了——既不能离得太远，又不能闻着什么味儿。

第二天便是二十六，高士奇匆匆忙忙当了一会子新郎官。康熙奉着太皇太后驾幸高府。随驾的部院大臣来了一大群，果然是十分热闹。

一阵锣鼓之后，跳加官谢了皇恩。先演一出帽子戏叫《霞萌关》，生角关羽“灯下观春秋”，一折下来，太皇太后在纱屏后传出旨来吩咐康熙：“这个戏子好，赏点什么吧！”

康熙也正看得入神，入关定鼎以来，文圣早已确定了孔子。只武圣定谁，议了几次没有结果。礼部拟了三个——伍子胥、岳飞和关羽。由于战争不断，康熙没有下决断，也就撂开了。此时见台上勇武沉稳的关云长在灯下捋须读史，周仓手持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守护在一旁，那忠义气概、大将风度着实叫人赏心悦目。听见老佛爷叫行赏，康熙从遐想

中醒过来，忙吩咐李德全："拿一把金瓜子赏他！"又转脸对下头一班文臣说道，"就台上这出戏，以关羽为题，你们各拟一联来交给朕看。"

高士奇等遵旨退至庑下，却见查慎行也在，多日不见，忙过去一揖，想说几句体己话。查慎行握着笔管呵呵笑道："澹人兄吉人天相，万事顺心，就忘了故人香火之情？""别扯淡了，岂敢忘吾兄荐扬之德？"高士奇提笔铺纸笑道："你的心思我晓得，今日没演你评点的《长生殿》，心里委屈，是不是？"

"哪里的话！"查慎行笑道，"洪昉思的《长生殿》结局丧气太重，我干什么要主子不欢喜呢？——今夜写联，你就不要与我争了吧，小心美过了头儿！"高士奇正写着，听查慎行这样说，一笔便涂了，说道："好，你说，我代录，我们不要做榜眼探花——还不快着点，那边翰林们有交卷的了，再去迟了，还称得上是什么'烟波钓徒查翰林'？"

写罢，二人厮跟着来到康熙面前，台上的帽子戏正唱完，"关羽"率着"周仓"跪在台上正向上头叩头谢赏。康熙见他二人联袂而来，笑吟吟说道："大手笔来了！朕正等着瞧你们的呢！"高士奇忙道："奴才喜昏了头，没得文思，却是查慎行出文，奴才出字儿。"康熙笑道："好啊，要夺头名了？"说着便展开了，却是：

> 着青袍　对青灯　读青史册　擎青龙偃月刀　六合充忠义之气
>
> 生赤面　秉赤心　闪丹凤目　骑赤兔追风马　千古树儒将风标

康熙不禁开怀大笑："好好！夺了魁首。不过二人一卷，只能赏一份！"再看汤斌的，却是：

> 忠延汉室三分鼎
>
> 志在春秋一部书

康熙看了默然不语，心里想：看来伍子胥和岳飞都比不得关羽。伍子胥替父兄报仇，鞭尸楚平王，虽有孝道，却亏了臣道，算不得忠；岳飞忠孝两全，只是他的对头是"金"，正犯了本朝祖讳。惟关羽集忠孝节义于一身，确乎配得上"武夫子"三字。这人，行！

第二十四回　下说辞士奇平大狱　谈彗星君臣议朝政

康熙正要叫过熊赐履来议关羽赐号，猛听台上箫鸣筝响。《桃花扇》第一出《听稗》开场了，侯方域方巾皂靴甩着水袖出来，一开腔便吸引了康熙：

> 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又添几树垂杨。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

康熙静静地望着台上，倏然间想起伍次友，正是侯朝宗的高足，前次派素伦至五台山，回说他挂单化缘去了，如今在哪里呢？他的心不由一阵凄凉。因思自己年过而立，台湾战事凶吉未卜，西部叛乱无暇顾及，既无良将可当巨任，又无向导随行参赞，不自禁叹息一声。又看了一会儿，见天色已近申时，便起身进大厅来。一大群嫔妃命妇正立在太皇太后跟前凑趣儿，见康熙进来，“唿”的一声都跪了下去。

太皇太后正扯着芳兰的手说家常，见康熙进来，笑道：“外头大臣那么多，皇帝进来做什么？我老天拔地的，这些戏文都听不懂，有她们陪着说笑解闷儿罢了，不要你来立规矩。”康熙赔笑说道：“坐得久了也想走动走动，天这早晚了，又怕老佛爷饿了，进来瞧瞧，可要传膳？”太皇太后道：“你瞧瞧这桌子上的东西，还饿着我老婆子了？只芳兰可怜见的：一个新媳妇，踏进门就应付这么大的场面，真难为她了。”

芳兰听太皇太后提到自己，忙闪出来向康熙叩头。康熙见她还穿着大红喜服，越发显得面白如月，羞颜似晕，俏丽中透着精明，遂笑道：“好好！起来吧。朕原说过为高士奇主婚来着，总算不食前言了。这会子没东西赏你，回头让礼部早些给你进诰命！”太皇太后因笑道：“你没事还去吧！没的在这里，她们连个笑话也不敢说，你饿了只管传膳，我是不用的。”

康熙出来，戏已演到中部，弘光帝败亡之余偏安一隅，不思振作，却一门心思搜求美色，又不肯直说，叫马士诚“猜”他的心思。老奸巨猾

的马士诚却故意屡猜不中。康熙不禁一皱眉，大声说道："伪君子！"

明珠怀着鬼胎，哪里有心思看戏？一会儿看看高士奇，一会儿偷看康熙神色，猛听康熙这一声，吓得身上一抖，好一阵才想起康熙是说马士诚。

至《选优》一场，弘光和诸歌女打十番取乐儿。弘光帝一手举扁鼓，一手打莲花落，蝴蝶穿花似的在十几个歌伎中穿行，这儿丢个眼色，那儿送个秋波，生角做工极到佳处，捏着嗓子唱道：

> 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暖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

康熙看得兴起，不禁失声大笑，回身对熊赐履道："像这样全无心肝的人居然也做了天子！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

"万岁说的极是！"从不看戏的熊赐履也入了神，见康熙和自己说话，忙笑道，"天夺其魄，以神器授我大清！这戏虽是稗史，却也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呢！"

纱幕后陪着太皇太后的苏麻喇姑却又是一种感慨。侯公子和李香君在明亡之后相继出家，数十年弹指一挥，他的学生竟和他一模一样的落局。情事虽异，心境相通，心中一阵酸热几乎坠下泪来。太皇太后见她面色苍白，知道戏文勾起了她的心思，一笑说道："戏文虽好，只是太文了，我有点坐不住。天色渐渐暗下来，趁他们掌灯，咱们不如回宫。你也不用回畅春园，陪我住一宿吧……"说着便起身，吩咐张万强道，"你陪着皇帝看戏，让他歇息一日，别说我去了，扫了皇帝的兴。"又拉了芳兰的手说道，"没事进宫陪我说说古记儿解闷。"说完，便从后门命驾回宫了。

戏一直演到子初时分才完，康熙看得快心畅意，赏了戏子们，又命众人散了，兀自兴致勃勃地索茶，笑着对高士奇道："实在是才子手笔，这么好的戏，为什么不早奏朕？"高士奇笑道："孔尚任这人是有名的大胆秀才，虎臣怕里头有什么违碍之处，先在南京演了才进上来，奴才原也想先看过了再请主子赏看。后来想虎臣何等精细人，岂能有错？就斗胆了。"康熙笑道："孔尚任是伍先生荐过的人，即有小过，有什么干系，用得着你绕那么大圈子请朕？只不知北闱科考孔某来了不曾，别

再像南闱一样黜落了吧？”

高士奇耗精神，为的就是南闱的事，好容易总算说到题目上，忙道：“主子说到这儿，奴才就得进一谏，前儿万岁盛怒，天威不测，奴才被吓得走了真魂，就有话也得等主子消停消停再说——若论南闱的事，只能说臣工办事不尽忠心。要是翻过来瞧，还是件喜事，值得万岁龙心大怒，动那么大肝火？”

“你说什么？”康熙问道，“科场舞弊，有什么可喜之处？”

“万岁，万事都得反过来看看，才看全了！以奴才之见，此乃天下文人心向大清，盛世即来的转捩！”

“唔？”

“我朝定鼎已四十载，人心浮动原由很多。”高士奇款款下词，“最大的事莫过于文人执拗，谬解圣人经义，死抱了华夷之见。所以历届科考皆都不足员。”

“嗯……”

“如今人们不惜重金钻营门路入仕，乃政局大稳、百废俱兴之象。”高士奇执壶给康熙添了水，继续说道：“奴才说句不中听话，开国之初时连明珠那样的诗还中个同进士！‘三藩’乱时，南闱报考不足五分之一，也不敢停考，那时怎么没人花钱打关节？时事不一样，大势有变了！当然，有舞弊必有屈才的事，毕竟还是少数。奴才看了中选名单，南闱取中的江南名士也不少，似也不可一概抹杀……”

康熙站起身子，端着杯子来回踱起来，见高士奇嗫嚅着停了口，笑了笑道：“你说下去，不要怕嘛。”

“万岁认真要办，就得兴大狱。”高士奇眉棱骨挑起老高，忧心忡忡说道：“真的像熊东园说的，主考、副主考，一十八房考官杀的杀、砍的砍，这取中了的文士谁不胆战心惊？办得如此之严，往后的考官也要望而生畏！多少年才养了这点文人归心的风气，岂不又扑灭了？而且南闱闹事主犯邬思道并没有拿住，背后有什么文章也不清楚，严惩考官必放纵了这些人，往后动不动就抬财神进贡院，万岁办是不办？这善后何其难也！”

康熙思索着，将茶杯向桌上一蹾，似笑不笑地说道："你八成受了什么人托付，趁着朕高兴，平息这天字第一号官司的吧？依你说的，贪赃坏法，徇私舞弊，竟作罢不成？"

高士奇吃了一惊，"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说道："奴才岂敢！奴才原是潦倒书生，跟了主子，不次超迁，已经贵在机枢，焉敢以身试法？奴才是说，舞弊当然不好，但主上乾纲在握，这毛病好矫治；动了人心不易挽回。主上天聪睿智有日月之明，自能洞鉴奴才苦心！"

本来决心大开杀戒的康熙被高士奇的如簧之舌深深打动。想想，又觉确有他的道理。但撒手不治，又于心不甘，默谋良久，康熙方喃喃说道："不办了？"

"办还是要办，明面儿上不能声势太大，惊动朝局！"高士奇吃准了康熙急于用兵不愿朝局震动的心思，断然说道，"将左某、赵某调回京师，严加申斥，夺官退赃！闹事者颁密令查拿。待台湾事了，主上南巡，落卷中确有才识的简拔上来。这样，已选上的贡士不致玉石俱焚，落第才士又得特简之恩。将来察看他们的吏治，公忠廉能的擢升，贪墨不法者治罪，岂不是更好？"

康熙听到此，不禁双掌一合，刚要说"就依你"，话到唇边却变成了："朕今儿乏了，明日召见上书房和礼部司官合议一下再说吧！"

回至大内，已是子末时分，康熙便没再翻牌子，径住了养心殿。这夜的戏使他浮想联翩，难以入睡，便索性披衣起来。三年来，每隔半月康熙都要亲自观星，从不间断。今天虽不到日子，但既然睡不着，何不观星呢？太监李德全还在廊下熬鹰，见康熙出来，忙过来请安，要叫值夜太监过来侍候。康熙摆手说道："朕想独自静一静儿，围一大群人叫人心烦——海东青这几天吃的还好？"

"喳！"李德全打千儿起身，回道："——海东青壮着呢！吃的也好，只不过也得放放，它急得什么似的，见人就又咬又叫。没奴才在跟前，一口东西也不肯吃……"

康熙没再理会，下了丹墀，在寂静的天井里散步。中天冰冷的残月，恰如一把玉钩，若明若暗，将宫墙顶、殿角、罘罳、铜马镀上了一层银光，一切都笼罩在影影绰绰、恍恍惚惚，似真似假、似有似无的霭气之中。

“多快啊！”康熙倚着琉璃照壁，仰脸望着满天繁星，不由深深吁了一口气。二十二年前他是从这天井乘龙舆至乾清宫柩前即位、君临天下的，当时是什么心情，如今已是模模糊糊。但十年前腊月在这里发生的一幕幕情景，他到死也忘不掉。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派的刺客皇甫保柱，就是从西边房顶上跳下来，当场向自己投诚的。杨起隆腊月二十三造反，这里一片骚乱，穆子煦和武丹连诛十几名太监才镇住逆党气焰……这几年是没了这些事，但朝廷的大事似乎比前更繁更重，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索额图、明珠这两个奴才，康熙八年前好得像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如今却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康熙倒并不担心他们龃龉，亲信大臣之间应该有点距离，但闹得如此水火不容，也是不成体统的！

康熙拍了拍冰冷的铜鹤，又踱了几步，心里仍不住翻个儿：索额图是皇太子的外叔祖，事事护着太子自是情理中事。但明珠极伶俐的一个人，怎么反倒与太子为难？太子穿了件异样的衣服，就唆使言官弹劾？才十岁的娃娃，有什么碍着他的去处？明珠不晓得，储君早晚有一日要做皇帝，不怕灭他的门么？康熙目光炯炯，反复猜着这个谜儿。

“失恃儿！”康熙眼波一闪，想起幼时乳母孙嬷嬷讲的“没娘孩儿”故事，有了后娘就有后爹：“一定是打这个主意。太子无母，宫中无人保护，朕又当盛年，将来不免有宠母夺嫡之事！”康熙望了望后宫，冷冰冰一笑，又向前踱去。

这时已是丑末时分，天际西北一片藏蓝色的夜空，出现了一长条模糊的光。白白的，像谁用笔蘸了水银轻轻抹了一道。它的出现，立刻吸引了康熙全部注意力。他揉了揉眼，觉得还是不甚分明，便快步回殿，从大金柜顶取出一个万花筒模样的东西——这是西洋人张诚从欧罗巴进贡的一件玩意儿，叫“望远镜”。为此，康熙恩准在苏杭一带建了三座天主教堂，一座东正教堂。当下康熙调了焦距，对着一看，不禁失声叫道：“彗星！”

是彗星，它刚刚出现，正用难以觉察的速度向紫微座东南移动。渐渐地，不用望远镜也瞧得很清楚了。

“离帝星如此之近！”康熙心中一沉，厉声喝道：“来人！”

“喳！”李德全带了四个值夜太监应声而至。

“传钦天监正！”

彗星出现很快就引起朝野的严重关切。但康熙却没有立即下旨令群臣议论。直到第五日朝会，方令各部院大臣各述己见。这日五鼓时分上书房大臣便乘轿直趋乾清门。各部尚书、侍郎以上足有六七十人，有的鹄立檐前，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在天街向西北遥望，等候着，一边思量如何应对康熙的问话。明珠原料康熙一定提前命递牌子请见的，谁知等了半晌也没个音信，叫过乾清宫太监问时，才知康熙斋戒五日，今儿一早便去天坛拜祭，回来即奉太皇太后懿旨，逼着小酣一个时辰才许见外臣。直到辰初时牌，方见康熙的乘舆抬进天街。熊赐履等长跪在地，默默恭侍他进了乾清门。

“彗星的事大家都晓得了。”康熙坐定，等众臣依次鱼贯而入，行过礼，便开门见山地说道，“这种事史不胜书，算不得什么稀奇，只是眼下出得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因此召你们来议议。”他从容喝了一口刚进上来的鲜奶汁，又道，“太皇太后方才说的很有道理，有天变要想人事，但这天变连的什么人事得仔细斟酌——有什么讲什么，不必忌讳。”

明珠因南闱的事余惊未消，生恐有人借题发挥，双膝向前微挪半步，率先说道：“臣以为历来彗星出现，多应国家用兵之事。彗星出于西北，移向帝星，正应准葛尔部侵入漠南蒙古，黑龙江地域又有罗刹国将领莫里尼克率哥萨克掠夺我木城、雅克萨城，所以天象示警，求圣上明鉴！”

“黑龙江和准葛尔之事已非一日，且黑龙江在东北。”索额图忧郁地说着，“主上前已诏命巴海、周培公相机痛剿，颇见成效——这天变何以仍旧出现，臣实愚鲁，不明其理。”索额图为江南秋闱的事窝了一肚皮的火。他因康熙主张严办，已着吏部下文霹雷火闪地革掉了几个地方官的顶戴，但朝旨一颁，“正凶”主考、副主考只是革职回籍，各房房官也不过罚俸铸级，一场轰轰烈烈的泼天大案，又被莫名其妙地“阴干”，索额图倒落了刻薄寡恩的名声。索额图见康熙沉吟不语，正要再奏，李光地在旁朗声说道：“臣以为西北东北都不相干。乃朝中小人作祟、紊乱国政、坏国家抡才大典、贪财枉法欺蒙主上。因此彗星出在紫微之侧！”

这话说得十分慷慨，部院大臣无不悚然动容。康熙略一思索，一倾身子问道：“李光地指的是谁，不妨明言。”李光地一怔，心知必是明珠，却没有证据。良久才说道：“臣不知内情，不能实指。但罪重罚轻有目共睹。求主上圣心默察，不难寻出小人，小人一去，彗星自消！”

高士奇向来一帆风顺，还是头一遭遇到这样直接威胁自身安全的事，看着索额图不阴不阳的面孔，心里不禁打了个寒噤。但此时贸然出奏，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帮索额图查明了谁是“小人”，便自拿定了主意：只要不点老子的名，就当你说的是旁人。心里一静，脸色也就泰然，只呆呆望着康熙出神。熊赐履不知内中委曲，不敢妄言；明珠知道一开口，必遭更多人攻讦，也自缄口不言。上书房臣子不开口，部院大臣谁肯出这风头？一时间殿上空气仿佛凝固了、板结了，死一样寂静。

康熙不动声色地喝着奶，瞟一眼大臣，正与户部尚书梁清标四目相对，便笑道：“今日言者无罪。梁清标，你像是有话要讲？”

“是！”梁清标清了清嗓子，亢声说道：“既然上天示警，必是最大的事，何谓朝廷今日最大之事？”他自设一问，接着又道，“自然是台湾！记得‘三藩’之乱粗定，我皇曾下明诏说，今大逆削平、疮痍未复，罢兵、养民，与天下休息——臣当时聆旨，不觉欢欣鼓舞，感激涕零，以为天下承平有日。不料圣谕明发不及二载，不知何故皇上又改初衷？夫台湾乃化外一隅之地，顽寇盘踞，隔海相争，实劳民伤财之举！兵凶战危、胜负不测，所谓‘罢兵养民’何在？又闻皇上尚在筹划西部战事，如此看来，连年兴军兵，所谓‘与天下休息’岂非空话？”

这位梁清标一开口便是一记杀手锏。他在撤“三藩”之初，曾作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尚之信处传旨，九死一生逃回北京，人人目为忠贞之士，所以说话毫无顾忌，连康熙的脸色也不看，只顾唾沫四溅地侃侃陈词：“上天垂警，臣以为指的就是皇上自食其言。若能改弦更张，撤施琅水师屯田养息，罢西征之计划，则彗星必悄然而逝……”

康熙听他大放厥词，说自己食言，脸都气白了。想想自己曾说过“言者无罪”，忍了几次才算听完他的高论，冷冷问道：“说完了？还有没有呢？”

梁清标已听出康熙口风不对，连连叩头道：“容臣奏完——臣以为福建将军赖塔所奏，乃是老成谋国之言——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徐福之日本，与世无患，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无涂炭之虞！”

“台湾自汉已入中国版图，宋时已为晋江县治辖区。梁清标，你和赖塔一样，不学无术而好为人师！”康熙狠狠盯着梁清标，只是为了“言者无罪”的诺言，才按捺着没有咆哮起来，“朕是说过‘与民休息’的话，

但如今国土不全，金瓯有缺，海域有顽寇割据，四塞有不安之民，敢问你梁清标，叫朕如何‘休息’？”他虽然没有拍案大怒，震怒之情溢于言表，句句说得掷地有声。梁清标垂了头，正思量如何回话，身后的李光地朗声奏道：“臣以为主上所言乃是堂堂正理，梁清标不知天理，昧于人道，实属昏聩！上天垂象西北，彗星向帝星东南移动，正应天兵克日扫荡海域——应即下诏，令施琅麾军渡海，犁庭扫穴，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李光地是举朝第一个上书请兵进击台湾的，因为赞成者少，他受了多少日子的窝囊气，便乘着康熙严斥梁清标时，挺身出来加了一句。梁清标本已无言可对，李光地用话一激，又上了拗性，叩头道：“李光地固然知天理、通人道，却不晓得用兵易，筹粮难！臣以为即便要取台湾，也应等漕运畅通、兵粮调遣应付裕如之时。须知一战失利，东南遗患无穷——求主上明鉴！”

“这个话尚在情理之中。”康熙蹙额叹息一声，说道，“台湾之事，听听施琅和姚启圣怎么说，再作定夺吧。”说罢立起身来，徐徐下了龙座，在一大片跪着的臣子中踱着方步，提高了嗓音说道：“君子畏天命是圣贤之言，但天变之理定要格外慎重。康熙八年彗星出，有人说于朕不利，朕恰在那年除了鳌拜；十年地震，京师谣言蜂起，朕镇之以静，安然无事；十二年冬彗星再现，吴三桂谋反，朕决意撤藩——结果如何？你们都看见了！朕劝你们一句话，要做贤臣、能臣，不要做忠臣、烈臣。有贤臣，便有明君，有能臣，则有治世；出了忠臣，便是君昏国乱之时。诸臣工清夜扪心自问，尔等所言所行，是为朕、为民、为社稷想的多，还是为你们自家沽名钓誉、树帮立党想的多？——散朝。”

第二十五回　收台湾将军议用兵　耍刁蛮宠臣触霉头

康熙的廷寄诏书半个月后发到了福州。因旨上要施琅与姚启圣合议，回奏可否用兵，何时用兵最利，施琅奉旨后，便打轿前往总督衙门。

福建总督府设在福州城东城隍庙。康亲王杰书率兵平定耿精忠叛乱，破城时一把大火，将半城民房烧成了一片瓦砾，总督府也化为灰烬，惟有这座破庙幸存下来，做了康亲王的行营。庙里的神像被丘八爷们都推倒了，只那些残破的楹联、警语还能见到几分昔日的风貌。

清初提督一职为正二品，比总督低着一级。但施琅这个水师提督是以钦差身份驻防在此，总督姚启圣早邀了将军赖塔，率合城文武迎至东门。施琅也不谦让，即命各官散去，总兵陈蟒、魏明戎装佩剑立在堂下聆听，在大堂上开读圣旨罢，便展了海域图，与闽省两位最高军政长官共谋攻取台湾方略。

“施公！”听施琅大致介绍了敌我双方军事措置情形之后，姚启圣捻着胡须，慢吞吞说道，“原定先取澎湖的方略是不错的。不过那时郑经尚没有死。郑经虽然不及郑成功文韬武略，凭着他的长公子郑克塽善于调停，台湾政局尚属稳定，所以得步步为营、先打澎湖。如今郑经病死，郑克塽为其弟克璨所杀，全岛兵权，已落入克璨亲信冯锡范之手。刘国轩带重兵驻守澎湖，实也有点姜维避祸的味道。我军不如避实就虚，乘北风盛时绕过澎湖，直取台湾本土，一鼓破之。澎湖刘国轩进退维谷，必会不战而降！”

姚启圣今年六十多岁，清癯得像个三家村老学究，却素以胆大敢为著称。杰书亲王带兵作战，大兵们到处烧杀抢掠，竟把二万多良家妇女掳入军中。姚启圣当时只是个总兵，竟带了本部人马戒严全城，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杰书的乱兵擒斩二百余名，又亲登杰书中军大帐慷慨陈词，为民请命，逼杰书下令禁止抢掠，又逼着当地缙绅掏腰包，捐银二十万安置难民。因此福建人人称他“姚青天”，家家供他的长生牌位。

施琅一言不发听完了姚启圣的话，良久方舒展眉头笑道：“启圣

兄，你的话有道理。若退回去五年，‘三藩’狼烟未息，主上如命我下海打仗，我也要这样想。现在海内安谧，以倾国之力取台湾，便不宜出此险棋，弃全胜之道。数百里风滔之险，不是件容易事，万一台湾本土之战稍有不利，中间横着的澎湖便是全军葬身之地！所以兄弟以为应以不变应万变，不管郑克瑭如何，攻下澎湖，台湾便不战自乱，这是万全之策。”

“照你这么说，最早也得等今年夏秋，等着南风了？”姚启圣拉长了脸。

“对。”

“夏季海战风险更大！”姚启圣道，“澎湖一战不利，台湾内乱消弭，不知又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因为康熙前头旨意，姚启圣在施琅军中宣慰军士，二人相处时日多了，施琅知道这老头子认理不认人，微微一笑说道：“启圣兄放心，为将不识天文，不辨风候，敢来打海仗？夏季是季风，有候可占，倒是冬春之风最难逆料。我练水军五六年，郑家的兵我也当过，他们那两下子也还知道。取了澎湖，便扼住了敌军咽喉，他若仍负隅顽抗，我就派大舰泊台湾港口，重炮轰击。另出奇兵分袭南路的打狗港和北路文港、海岔堀。郑克瑭只几万兵，分散数百里海域岛屿，还要守本土，何难各个击破！”

“二位的话完了？”赖塔坐在施琅对面，一只手搭在椅背后，连帽子也没戴；一条发辫顺脑后直溜下来，刚剃过的头和油光光的脸酒坛子似的闪着亮光。他适意地抚了一把刚刚修饰过的八字髭须，嘻嘻一笑说道，“说句不怕得罪你们的话，二位似乎连皇上的圣旨都没读懂！”

“大人有何高见？”施琅偏过头来问道。他为人严肃庄重，很看不惯赖塔这样懒散随便的模样。姚启圣撅着胡子扭转了脸，只鼻子里哼了一声，瞅也不瞅赖塔。

赖塔拿起康熙的廷寄谕旨，笑了笑，说道：“皇上旨里说的多明白，这天上出了扫帚星，是闹着玩儿的？我看是找个台阶儿，叫我们做臣子的出来打个圆场，台湾的事啊，没准就吹了！你们寻思，如果定要取台湾，何必还要问‘可否进兵’？”他舔了舔有点发干的嘴唇，站起身来

操一口流利的京腔，晃着脑袋又道，“咱们做臣子的得善体圣心！我看皇上因西北出现彗星侵了紫微，要先在准葛尔动手了！——要我说嘛，老实干脆回奏，台湾暂不宜取，皇上脸面也顾全了，咱们呢，也省了多少无益的事儿！”说罢便伸懒腰。

“把帽子戴上！”施琅突然说道。他声色俱厉，廊下的将军们都吓了一跳。姚启圣目光也霍地一跳。

“什么？”赖塔懵头懵脑地问道。

“我说你，把缨帽戴上！”

“嗬？”赖塔腾地红了脸，用手抹一把油亮的头发，咧嘴冷笑一声，“你就这么霸道？老赖紫禁城跑马、五凤楼坐轿，见过的多了，生就的这德性！咱爷们从龙入关，在太祖爷跟前也这模样，谁敢说寒碜？你老大人那时候在哪儿贵干呢？”

施琅的脸立时变得惨白——那时候他还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部下——这个赖塔是镶黄旗下的悍将，自恃祖、父和自己的战功，压根就没把汉臣当一回事儿。姚启圣见惯了赖塔八旗贵介的架子，虽十分厌恶，却也无可奈何。他在福建，最头疼的莫过于和这个打仗不怕死、平日耍无赖的将军打交道。

施琅却无法容忍，脸上肌肉收缩得紧绷绷的，傲然仰起了脸，叫道：“来人！”

“喳！”几十名亲兵在廊下轰雷般应了一声。骁骑校尉蓝理按着刀柄进来，叉手一立，请示道：“军门有何指令？”

“撤掉赖塔的座！”施琅脸上毫无表情。

“你敢！”赖塔原本很刁蛮，欺侮惯了汉人，征讨耿精忠攻陷白云坡立了大功，晋封为将军后，更加不可一世。见施琅发怒，将身子向后一仰，索性半躺到椅子里，双手有节奏地敲击着椅子扶手，怪声笑道，“我得用哪只眼睛瞧你提督呐？你是皇上？在你跟前不戴大缨帽就得撤——”

他话未说完，早被身后的蓝理猛地推了一把，一个趔趄出来，椅子

已被提过一边。赖塔顿时勃然大怒，狞着脸，双手将公案一掀，“哗”地一声，将海域图、茶杯碗盏、笔墨纸砚乒乒乓乓、稀里哗啦掀得满地都是。姚启圣急欲拦挡时，哪里还来得及！总督府的戈什哈都被他吓得一怔，只施琅带的亲兵一个个目不斜视，钉子似的站着，却一齐将手伸向腰间的佩剑。

“升帐！”

施琅腮边肌肉轻轻抽动了一下，轻蔑地一笑，低沉而威严地吼了一声，转身向姚启圣一揖，又哈腰伸手向旁边一让。姚启圣忙还礼退到一边。此时，仪门内的亲兵手按腰刀，墨线般笔直两行从容而入。施琅回身叫道：“请圣上赐我的金牌令箭！”

“请御赐金牌令箭！”

“请御赐金牌令箭！”

一声接一声的传呼立刻送了出去。

赖塔愣着看了半晌，此时才觉得有些不妙，将红缨帽向头上一扣，嬉笑着扮个鬼脸儿道：“老施，何必生气呢？我府里还有要事，恕不奉陪。改日见，改日见！”

“你有罪在身，”施琅淡淡说道，“焉能一走了之？”

“啊哈？别吓唬人！”赖塔脸色微变，强自镇定着，流里流气地笑问，“就为我弄翻了启圣的桌子？”

施琅阴着脸连声冷笑：“哼哼！你身为开府建牙大臣，私自暗通台湾，擅代朝廷向郑克瑭谢罪，称他是‘田横壮士’，还说什么‘中外一家，称臣入贡也可，不称臣不入贡也可——’”施琅双眸寒森森的，逼人毛发，陡地提高了嗓音，“可是有的吗？！”

赖塔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突突直跳，结结巴巴地说道：“朝廷叫咱抚绥地方，那是权宜之——”施琅却不理会他的辩白，又哼了一声，径自升至中座。赖塔见势不妙，扭头便走，刚至堂口，早被护卫亲兵“咔”地一声，两枝枪交叉挡住。总兵官陈蟒过来，先打了个千儿，笑道：“大人，这时候儿我们军门不发话，谁敢放您出去？”

姚启圣原见施琅其貌不扬，意存轻视，此时见到真颜色，方知这黑矮个子不是好惹的角色。眼见四名校尉抬着供了金牌令箭的龙亭步入中堂，心里一急，“叭叭”两声打下了马蹄袖，叩了三个头，起身凑近施琅说道：“将军慎刑，瞧着他是满洲哈喇珠子、有功劳的分上，恕过这一回吧。”此时的赖塔已是呆若木鸡，满头大汗淋漓了。

“哈喇珠子”本是满语“小孩子”的意思，这里用出来却有双关意思，可以说是小孩子不懂事，也可解为深得皇上宠爱。姚启圣文心周纳，措词很注意分寸。施琅不由暗自叹息一声，借人头立军威的主意只好打消了，格格一笑说道：“他是哈喇珠子，吾乃铁石心肠将军！坏朝廷政令，乱吾军心，已经有罪，何况竟在钦差大臣面前大肆侮慢，咆哮军帐！本钦差陛辞之前，皇上有密旨严饬，视你伏罪与否相机定夺，你辄敢如此放肆！来！”

“喳！”

施琅阴笑着下了公座，绕着赖塔，靴声橐橐兜了一圈，又哼了一声方道：“赖塔，凭你的罪，将你军前正法，可冤枉么？”

赖塔早已被他的气势唬得魂不附体，双膝一软便跪了下去，磕了不计其数的头，半日方期期艾艾地说道：“卑职噇了黄汤，猫尿灌得多了，昏天黑地没上没下，冒犯了钦差，求……求大人恕过了吧……”

“革掉他的顶戴！”施琅含意不明地又哼了一声。这平日听来毫不出奇的一哼，竟使姚启圣也打了个寒颤，方喊了声“施大人”，要往下说，却被施琅冷冰冰截断了，“——反正他也不愿戴这个顶戴！”

“大人！”姚启圣忙又笑道，“念这赖塔打仗不失为骁勇之将，请允其……戴罪立功……”

“打仗哪里用得着这样的人，撒野打架倒差不多！”施琅仿佛没有听到姚启圣的求情，一哂说道，“本钦差原想杀掉你，念你世代功勋，又有姚制台代为乞情，姑免一死——限四月之前，替我大军督造十门大炮，装船听用，以此来赎你的红顶子，不然——哼！”接着将手一摆，吩咐道：“轰他出去！”

赖塔迷迷糊糊地叩了头，一脚高一脚低蹒跚而去。姚启圣饶是胆大，也被方才的一幕唬得脸上一红一白。

“启圣兄，来嘛，愣什么？”施琅已恢复了常态，上前扯了姚启圣的手向上让着，一边坐了，一边哈哈大笑，“启圣，亏你素有铁胆之称，对这样的东西，怜惜他什么？我们还是接着议。不才还是以为交夏之时，借南风之势进击澎湖为宜……”

第二十六回　魏东亭述职走京师　康熙帝北巡猎猛虎

姚启圣和施琅联名拜折，将两人争议的详情陈述了，发六百里加急直送北京，并将处分赖塔的经过情形另附折片奏报康熙。

奏折到时，康熙正在上书房与诸臣计议奉天之行。因为狼瞫回来述职，详报了黑龙江查勘罗刹兵力布置和巴海、周培公与哥萨克周旋数年的情况，康熙决定亲自到东北看看战备，亲谒盛京龙兴祖地，顺便接见一下漠南诸蒙古王公。看了施琅的折本，康熙突然失声大笑，说道："赖塔这奴才也就得施琅这样的人治一治！汉人的坏习气是沽名钓誉，满人也有一宗儿不好，就是骄纵无法。这下子好，用十门红衣大炮，十万枝火箭去赎顶子，敢怕他不收敛收敛？"说着将施琅惩治赖塔的事说了，众人都陪着大笑不止。康熙便命高士奇草诏给施琅，照允夏季相机进兵，赖塔造完大炮着调任四川将军，以免掣肘。

"说到大炮，还是西洋人造的精。平定'三藩'时，张诚造的炮在湖南、陕西都派了大用场。如今听说制炮局又停造了，这不成！索额图记着这事，叫兵部留心，朕要看的！"康熙坐在兽炭烧得热腾腾的大炕上，随手拈着盘中桂花糖沾花生米慢慢嚼着，一边沉思着说。索额图忙欠身答应一声"是"，又笑道："施琅的炮舰加这些，奴才瞧着已经够使了，这回再造的炮，不妨用到葛尔丹身上，只怕在库里存的时间长了不好。"

熊赐履就坐在索额图身旁，他原不赞同打台湾，见康熙决心已定，倒过来又担心战事不利，因笑道："离夏天还有四五个月，若能再造二十门大炮，臣以为还该运到福建，小心点总是好的。等台湾一胜，再将大炮运往古北口大营，交飞扬古用也不误事，和准葛尔打仗，更得筹备周密。"康熙西部用兵，正在选择前敌大将，熊赐履几番推荐飞扬古能胜此任，他都没有下决断，听熊赐履仍说"交飞扬古"，一笑说道："看来你决心要荐飞扬古了。朕看似乎还是周培公好些，他在甘陕平王辅臣，很有章法嘛！"

明珠却不愿周培公再度出兵立功，忙笑道："陕西平叛，主将还是图海，带的兵是在京王公家奴，没有图海坐镇，周某一个汉员能济什么

事？古北口的兵不同于周培公那次带的，都是上三旗正牌子，老图海患风疾不堪再用，周培公一个人是不行的。”索额图接连写了几封信给周培公，都没得到回信，心里也不自在，便道：“熊东园和明珠说的是，周培公文弱书生，单人统领满旗八旗劲旅确是力不从心，何况他也有病……”

康熙边听边摇头，几个人话中含意他虽不知端底，但说周培公不能带兵，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当初周培公还是白衣秀士时，康熙便在烂面胡同当场以军事面试，那真是谈锋一起，四座皆惊，南苑行军法，平凉大捷，周培公的功劳实在图海之上，调任奉天提督，原就为西边战事再用，此时岂可轻易变更？想着，不禁微微一笑，正要说话，李德全挑帘进来说道：

“万岁爷，粤闽滇浙海关总督魏东亭来京，递牌子请见呢！”

“来了么？在哪里？叫他进来！”康熙一跃而起，大声吩咐道，“他必定刚到——叫御膳房弄几个菜，样数不必多，要现炒，不要温火膳，实惠一点！”说话间魏东亭已是进来，跟在身后还有个人抱着文书，却是内务府掌玺堂官何桂柱。

魏东亭出京已三四年，虽然与康熙有君臣之分，毕竟自幼同行同坐，君臣交情甚深。他一进来便听康熙吩咐叫人关照自己，不知怎的，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一边恭肃叩头，一边说道：“奴才魏东亭恭见主子爷！你瞧我这是怎么了，只是淌泪儿——胡子一大把的人了，真不成体统！”

这是真情实感，康熙由不得心里一热，一腔高兴化作了感慨，盯着魏东亭，良久才道：“是啊，你如今也于思于思的了。家里老小如何，朕的孙阿姆呢？吃得动东西么？”魏东亭忙拭泪笑道：“托主子的福，奴才的母亲身体尚健，只是想念主子，日日都要念叨几遍儿。这次奴才进京，母亲将秋天专为主子泡的醉枣带了十坛，她说主子最爱进的。贱内史鉴梅，今年产下第二胎，已在折子里奏明了的……”康熙笑道：“朕答应给这孩子起个名儿，就叫——魏俯罢——横竖不久就要见面的。朕明年南巡，叫鉴梅给朕糟两坛好鹅掌预备着侍候！”说罢便笑，又问何桂柱，“你有什么事？”

“回万岁爷的话，”何桂柱笑嘻嘻地叩了个头，说道，“奴才送折子来了，里头有靳辅修复萧家渡的折片，阜河已开了一半，下余的明年秋

汛前可望竣工。这一件是礼部司官拟的去奉天从驾名单，要不要先让熊赐履瞧过了再进主子御览？再一件是李光地奏请，主子北巡，由太子在京主持朝务的折子，一并请皇上定夺。”

康熙点头笑道：“何桂柱这两年读书用功，长进了，只这几句话说得就比先前简捷明了——”拿起名单瞥了一眼丢给熊赐履，道：“你再斟酌一下，朕又不是去游山玩水，李光地、查慎行这些文人墨客就不必从驾了，有高士奇尽够了。东亭难得回来，陪朕一起去盛京走走吧？”魏东亭忙叩头道：“这真是意外之喜，奴才巴不得呢！正怕主子撵奴才回去呢，有好些个事得从容回主子呢！”一时御膳房来禀说菜已备好，康熙因笑道：“不要送来，在这儿他吃不好——还到侍卫房和你那几个朋友一道儿，吃得香甜。朕后日启行，你这就去给老佛爷先请安，看看京里朋友故旧，再瞧瞧苏麻喇姑，后日天不明就递牌子进来——你跪安吧！”

魏东亭连声答应着下去，康熙方拿起靳辅的折子，一边看，一边用指甲划着，口里问道：“皇帝出巡，太子在京坐纛儿，原没有什么说的，只怕他还太小些吧？”索额图忙笑道：“小主子虽说年幼，外头大事都是皇上主持，他在北京不过学习着看折子，见大臣，内里又有熊老夫子、汤斌他们照顾，李光地也不从驾，也能帮办事务，皇上也不必过虑。”明珠也笑道：“索相说的极是，奴才说句狂话，当年主子登极，才八岁，个子怕还不及小主子如今高呢！要紧公事自然还是发送皇上行在之地，其余不相干的，外头的臣子们计议了，里头老佛爷也能照应，大阿哥和三爷也侍候着太子，还不是严严实实？”康熙没有留心这两个臣子话中细微差别，沉默移时，笑道：“就是这样。不过太子既然摄政，也得有些体统。索额图从前奏过，请给太子服饰增制，因他还小，朕没有答应。现在既出来办事，虽然与阿哥们是骨肉，到底有君臣之分，朕看太子朝冠，可以用元狐，东珠加至十二颗，其余皇子青狐朝冠，东珠十颗，以示分别——熊赐履，你是礼部上的人，你说呢？”

熊赐履早已在凝神静听了，历来太子监国，其余诸皇子绝对不容干政，如今要太子和皇子都来办理朝政，这就是大大不妥。但清朝自关外带来的规矩就是如此，要动这个“祖宗家法”可非同小可。他当然听出了索、明二人的弦外之音，但自觉哪一个也惹不起。思量半晌，缓缓说道：“其实服饰改不改并不十分要紧，要紧的是君臣名分，得有明诏训谕。不过皇上既说了给太子加制，除了衣帽，还有礼仪，得叫礼部据前朝体制成例，规划出来，就不至于紊乱了。”

康熙这才品味出来，几个人意见并不一致，当下也不及细想，只说了句："就依熊赐履所奏，叫礼部拟了朕看。"便命众人跪安。

隔了一日，康熙的车驾由东直门出京，向北进发。因先有旨意，不许礼部兴师动众地大设卤簿，所以只坐了一辆曲柄黄盖的绿呢暖骡轿车，因穆子煦留京侍卫太子，只武丹带了二十多名精悍侍卫簇拥着康熙迤逦而行。太监李德全架了海东青和一干内监骑马跟着，索额图和明珠跟在轿车后听招呼。魏东亭和高士奇尾随断后。这两个人互知都是康熙的心腹，一个好学谦逊、和蔼沉稳，一个滑稽多智、博学广才，一边扬鞭行路，一边相互交谈，不多时便相结为友。

行了四日便出古北口，外边就是辽阔的蒙古大草原——由此向东，过承德府、涉大凌河、辽河，由凌源，过朝阳、喀拉沁左旗，便可到奉天了。

康熙生在内地，在紫禁城长大，见惯的是鳞次栉比的房舍，曲径幽深的巷道，也曾在京畿山西一带巡视过，那关内山河，总不免给人一种狭窄、闭塞的感觉。乍出长城，远近一望，草树连绵、狐兔竞奔，黑水白山间草原一望无际，但觉天高地广。一阵风吹来，云动树摇，白草伏波簌簌作响，真让人耳目一新！康熙在轿车里坐不住了，兴致勃勃地跳出来，在草地上蹦跳了几下，孩子似的哈哈笑道："好啊！春风爽人，美哉！"武丹也笑呵呵地说道："奴才十五年没来关外了，瞧着真是亲切，再过些时嫩草出来，那才真叫美呢！当年奴才在外头当马……"他突然不说下去，当"马贼"毕竟不是件光彩事。康熙却不理会，接过一个侍卫手中弓箭，一跃纵上了专为他备的大青驹，缰绳一抖轻加一鞭。那马原出蒙古，久在御厩形同牢笼，此时见了草原，真是如鱼得水，就地撒欢儿兜了个圈子，长嘶一声狂奔出去。魏东亭双腿一夹，风驰电掣般赶了过去护驾。十几只黄羊，两只狍子被他们惊得"唿"地从草丛中蹿了出来。康熙大喜，从箭囊中抽出一枝雕花狼牙箭搭上了，扯得满月一般，"嗖"地射了出去，一只黄羊"咩"地一声翻倒在草窝里，打个滚儿不动了。

"李德全，放出朕的海东青！"康熙在马上扬弓大笑，"东亭，你和素伦从北边绕过去截住这群畜生。武丹，你愣什么？到西边堵住——高士奇跟着朕来捡猎物——其余的到东边，不要叫它们跑了，嘿！这群畜生！"

"喳！"众人高声笑着答应一声，散开来围捉这群没命奔逃的野牲

口。李德全解开缚在臂上的海东青，那猛禽尖啸一声双翅展开，足八尺有余，直冲云霄，在天上盘旋一个大圈子俯冲下来，已是按倒了一只黄羊，伸出钢钩一样的爪子抓住羊头皮，扑几下翅，竟提起二十余丈高！侍卫们欢呼雀跃，齐声大叫“好！”海东青却将那羊直摔下来，又去寻捉猎物。

高士奇白面书生，几时见过这种场面？张嘴哈哈大笑，纵马紧跟着康熙，一连捡了三只黄羊搭在马背上。眼见武丹从西边又赶回了四五头吓昏了头的黄羊，竟冲自己奔来，高士奇一时手足无措，只用手指着大叫：“快，快！”康熙眼明手快，几声弓弦响，早又倒了两只。高士奇眼见一只黄羊腿上受伤，熬着疼一蹦一跳跑得很慢，高兴得跳下马，也不知哪来的劲，几个疾步追上，两手拧住了黄羊耳朵，骑压在胯下，一边解了衣带毫无章法地捆缚，一边喘吁吁高叫：“皇上，皇上！奴才也逮住一只！”一抬头，见康熙飞骑走远，忙上马猛追过去。这时，远处一片声儿的鼓噪大叫，夹着武丹得意的怪笑——西北两边侍卫会合，活捉了那两头狍子和两只黄羊。

康熙将剩余的四五只黄羊赶得逃进一个小山峪里，见暮色苍茫，路也没有，骑马已是不成，方扬着鞭哈哈大笑。回头见武丹、高士奇和三四个侍卫赶过来，便道：“甭追了。天到这时分，再有半个时辰就黑了，网开一面，饶了它们去吧。”一语未终，那几只黄羊急箭般又从谷口狂奔出来，竟不顾有人，夺路而走。康熙正诧异时，武丹抢上前大吼一声，捉住康熙手臂向自己身后一扯，说道：

“主子留神，有猛兽！”

正在嬉笑的高士奇被他瘆人毛骨的一声吓得身子一矮！康熙回头看看，并无动静，笑骂道：“武丹，你炸什么尸——”话说半截便咽住了，康熙已感到座下的马也在簌簌发抖。

“主子，奴才是关东马贼出身，这事见多了！”武丹急急说道，神色刹那间变得狰狞可怖，回头吩咐一个小侍卫，“快去叫虎臣大人，其余侍卫保护好大人们！”

话音刚落，乱石后草丛中刷刷一阵响动，一只斑斓猛虎探出头来，斗大的虎头仰起，发出粗重而低沉的一声长啸，几匹马竟吓得一下子软瘫在地，闪得康熙踉跄一步方站稳了。高士奇惊得脸上血色全无。新来的一个小侍卫张玉祥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被武丹一把提起，照脸一个

老大耳刮子，骂道："操你奶奶，没魂了？不见主子在这里？"

"拔掉他的花翎！"康熙一阵透心的惊悸过去，镇定下来，瞥一眼张玉祥，冷冰冰吩咐道。

老虎爬上了岩石。这时才看见它的全身，黄缎子一样的毛色，足有七尺长！它懒洋洋伸了一下前爪，仿佛漫不经心似的看了看面前这几个人，将一根五尺多长的尾巴直竖起来，龇起牙又吼了一声。这一声之大，三里外也是听得见的，几匹马全都惊得成了一摊泥，不死不活地伏在地上。

"护好主子！"武丹"刷"地将袍子甩到草丛里，提了一口气，慢慢向虎走了两步，狞笑着用两个指头点点自己的鼻子，说道："畜生，来呀，你来呀！"老虎虽不懂他的话，却知他来意不善，将两条前腿一伏、后臀高耸起来，将头左右一晃"唿"地便蹿过来，正与武丹撞个满怀。一场惊心动魄的人虎搏斗开始了。老虎粗大的双爪没头没脸地猛抓武丹，武丹机灵地转换步位，与虎撑持格斗。他在关外已是武林高手，当了康熙侍卫，又跟着铁罗汉史龙彪学艺数年，有一身练就的硬功夫，体魄如熊、心肠狠毒，竟赤手空拳与猛虎左右支吾。几掌打过，武丹性发起来，怪叫一声扑上去，竟和虎紧紧拥抱成一团，一手死死搂着老虎脖项，另一手运成红砂掌，向老虎颏下、肋间猛击。那虎张着血盆大口，无奈人在颏下，贴着身子捞摸不着，便用前爪后爪连爬带抓，武丹牛皮甲的后背被它撕得一条一条，腿部也被抓得流出了殷红的鲜血。

此时魏东亭已经赶到，见康熙和侍卫都在呆呆地看，因厉声命道："哪有这么办差的？这工夫陪着主子瞧热闹？把主子架到后头！"眼见人虎滚在一起，将一大片草压得打麦场似的。魏东亭从绑腿中慢慢抽出一柄匕首，凑近了老虎，又恐康熙要虎皮，只在一个翻滚时看准了便向头上猛扎一刀，再翻过来便住手，如此往返三四次。虎血、人血狼藉满地，那虎渐渐没了气力，被武丹一翻压在身下，下死力扼住了脖子。几个侍卫一拥而上，有的扯腿，有的用脚猛踢，素伦方拽出了累得半死的武丹。那老虎已毫无反抗能力，一任众侍卫痛殴……

夜幕在草原上降临了，侍卫们搭起了牛皮帐篷，燃起了熊熊篝火。将黄羊肉、虎肉烧烤着，发出诱人的香味，高士奇、索额图和明珠与侍卫们兴高采烈地说笑着大吃大嚼。康熙从帐中出来，在春寒料峭的风中适意地伸欠一下身子，望着野茫茫、黑沉沉的草原出神。魏东亭见众人没跟着，忙掀开帐篷出来，见康熙沉吟不语，遂笑道："主子，外头风

大，瞧这天不定还要下雪，请回罢。”康熙笑道：“朕是想就那只海东青在天上翱翔的劲儿，做一首诗，你不要扰。”说罢又沉思一会儿，轻声微吟道：

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数海东青。

性秉金灵含火德，异材上映瑶光星。

轩昂时作左右顾，整拂六翮披霜翎。

期门射生谙调习，雄飞忽掣黄绦铃。

劲如千钧激砮石，迅如九野鞭雷霆。

原头草枯眼愈疾，砉然一举凌高冥。

万夫立马齐注目，下逐飞雀无留形。

爪牙之用安可废，有若猛士清郊坰。

晾鹰筑台存胜迹，佳名岂独标禽经。

魏东亭听着，康熙诗中似乎不尽是说海东青，揣摩良久，方笑道：“依奴才看，皇上圣明在上，朝中谋士谋臣、爪牙之将比之历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皇上似乎不必如此感慨。”

“西域之地自古以来虽属华夏版图。但叛服不常，甚难驾驭。”康熙喟然叹道，“朕想，西征之役为千古未有之伟业，千锤打锣，一锤定音，谈何容易！猛士、爪牙还是太少啊！”说罢，轻声一笑，又道：“今个儿高兴，不想这些烦心事了。东亭，朕看你几日，似乎有心事，这次来京，不单是为了见见朕吧？”

魏东亭望着康熙模糊不清的面孔，心下暗自钦服康熙用心之工，半晌才叹道：“主子说的何尝不是？奴才得罪了人，在南京有点坐不住，想到北京见主子，得便儿诉诉。”康熙怔着想了移时，突然哈哈大笑，说道：“就是你折子上写的，伊桑阿他们？哦……还有——你不必说了，朕心里有数。安心办你的差，万事有朕来做主，朕就你这么一个奶哥哥，岂能轻易让人作践了？”魏东亭听了，不知怎的心中一阵酸热，泪水走珠儿般落下。

康熙站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冷，正要回帐，听见东边有人哭泣，正诧异间，魏东亭说道："这必是张玉祥，他今儿被皇上摘了花翎……"康熙一怔之下，默默踏了荒草，踱了过去，站在抱头饮泣的张玉祥身后，缓缓说道："张玉祥，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你也去吧！乍逢大变惊悸惶恐，也是人之常情。你向武丹他们几个赔个罪，就说朕说的，待以后有功，一定将花翎挣回来！"

第二十七回　康熙帝病宿兴隆店　韩刘氏夜闯隆化镇

季春二月，在江南已是繁花似锦，即沿黄河两岸，也是杏蕊吐白，但塞北天高气冷，依旧寒气难当。自离古北口第二日，果然变了天，白毛风裹着雪粒、雪片，时而如骤沙狂奔，时而如玉龙柱天，所谓“烟儿炮”就是这模样。康熙因贪程赶路，起居不谨，不想就冒了风寒，头昏身热，懒得动弹。虽有高士奇在身边殷勤照料，无奈过了黑山县，一路俱是荒村小店，饮食医药均不周备，身上高热竟退不下来。把几个扈从大臣急得热锅蚂蚁一般。眼看即将行至隆化镇，众人方松了一口气，高士奇合掌念佛道：“阿弥陀佛，好歹镇上会有个生药铺的！”明珠听了一笑，索额图揶揄道：“你不是孔子嫡传门生么？怎么忽然又改信了释迦牟尼？”魏东亭也笑道：“放心吧，隆化镇我来过，有两家生药铺呢！”

“所谓病急乱投医，也是人之常情。”高士奇放了心，在马上笑着对索额图道，“我只怕主子转了伤寒，到奉天又要谒祖陵、又要见蒙古王公，怕吃不消，再落下个残疾，就是不黜落我，我的面子往那儿搁呢？”索额图埋怨道：“过喀喇沁左旗大营，狼瞫怎样留主子来？偏你们几个一声不吭，由着皇上性子来！”说话间，魏东亭将嘴一努，笑道：“不必说这些闲话了，这不，隆化镇已经到了！”

隆化镇有一千多户人家，因漫天大雪，街巷上绝少行人，满地爬犁印子，街旁的栏子叠得齐齐整整，一垛接着一垛。因天已黄昏，只沿街几家干店门口，各自站着伙计，手里打着西瓜灯，缩着脖子跺着脚迎候客人。照武丹的意思，就镇边随便找一家客店先住下再说，但魏东亭因陪康熙住店遇过刺客，格外小心，挑了又挑，方在镇中心房舍密集的地方找着一家叫“兴隆”的百年老店打尖儿歇下。高士奇自张罗着开方抓药、煎好尝过，服侍康熙服了安睡，眼见康熙吃过药安贴入眠，才放心出了上房。因见魏东亭兀立在檐下，便笑道：“这会儿能有什么事？你也忒过于小心的了！走了一天的路，好歹湿靴子也该换换啊！索老三、老明和武丹都在前堂吃饭，你也去吧！”

“小心没过逾的，主子这儿不能没有我们这干玩刀子的。”魏东亭笑道，“武丹和我商议好了，我们轮流在这儿守着，你只管吃你的饭——主子的病不相干吧？”

高士奇心里一阵感动，若论起忠心，这个魏东亭确是头一份，也难怪康熙疼他。因道："这一剂发表药，准保皇上没事儿。主子身子骨儿结实着呢，哪里就真的病倒了？"说罢自到前边店面儿上来。

这是三间门面的店铺，前边卖饭，后边住店。康熙带的文武侍从、太监、宫人，有三十多人，足摆了六桌。因下雪，老板也不防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人，虽都是便装打扮，却一个个气宇轩昂，上下分明，便知不是寻常客人，忙得一头热汗前后照应，因明珠一来就包了全店房间，又命伙计关店门上板儿，不再接客。高士奇进来，也不理会太监，只向武丹一桌点了点头，便径向上首明珠、索额图席上去，打横儿坐了。明珠见店中有杂人，低声问道："主子用过药了？"

"用过了，安生睡了，这一夜出汗，明日病就去一半儿！"高士奇端起一碗热黄酒，咕咕灌了半碗，一天寒气驱散干净，脸上泛出红光，看那菜都十分油腻，只拣了一片海蜇品嚼着，呵呵笑道："明儿主子不见好，你们只管啐我！"索额图知他风趣，便想逗他说笑解闷儿，因笑道："休说大话，医生得急病死到病人家，这种事儿我都见过！"

高士奇跷起二郎腿抖着，笑道："那有什么稀罕！我还见过接生婆生孩子生到产妇家呢！"一语说得满店人哄堂大笑，却听高士奇又道，"老索说的那位郎中兄弟也不陌生，他死了我还做过一篇祭文呢！"

"哦？"索额图啜着黄酒道，"必有绝妙的好辞，何妨诵一诵，让我们饱一饱耳福呢？"明珠也觉乏累，想取笑儿，便也撺掇着高士奇诵背祭文。

高士奇受逼不过，沉吟良久，方道："文章做得有伤阴骘，本是少年习作，不肯献丑，你们既这么虔诚，就择其要背一段请教。"又想了想，方朗声诵道：

> 公少读书不成，蒙师谓不可雕之朽木；遂学击剑，五年无割鸡之能；改而从医，十年无人问津。公愤，公疾，公自医，不效，公遂卒。呜呼！公之卒也，枉死城少冤杀病鬼，虎狼之药无肆虐之所，则公虽死，造福于病家多矣……

这篇奇文尚未"背"完，众人已是笑倒了一片，高士奇待再续尾声时，却听店外挝门声响，一个伙计忙过去，闪开门缝儿，打量着来人说道："抱歉得很，小店已经客满，请西头去，那边蔡家老店还有空房

子。”“放你娘的虚屁！”一个老太太的声气骂道，“我们就住在蔡家老店，那边不开火，到这买饭吃，明白么？也没见哪里有你这号伙计，大雪天把人堵在门外头说话的！”说着一挤身子已走了进来，顺手又扯进一个年轻小伙子，打落身上的团团积雪，才大大方方向明珠这一桌坐了，弄得众人默不言声都向这边瞧。那年轻人却甚腼腆，低头坐着不言声，老太太将二两一锭银放在桌上，大声说道：“打一斤黄酒，烫热一点，一个黄焖鸡、两碗口蘑汤、两碗水过米饭——你愣什么，我们的银子不够？”

那伙计有心刁难，拿起银子仔细一看，是九八成色的“真圆系”银饼，已夹去了半块，剪脚还微微发白，实在无可挑剔，因笑道：“老太太，不是不肯支应您，店里夹剪坏了，你去兑了钱来使，怎么样？”“不要你找还！”旁边默坐着的小伙子忍不住，忽然抬起头大声说道。一转脸，正和高士奇四目相对，顿时大吃一惊。

“你——”小伙子盯着高士奇，嗫嚅了一下说道，“哦，足下可是姓高？”

高士奇一愣，这才仔细打量他，见他穿一件绛红宁绸羊皮大氅，脚下着一双高腰牛皮靴，一顶出风毛羔皮大帽压得低低的，秀目细眉，嘴角微吊，两颊还有一对深深酒窝，虽是有些面熟，一时竟寻思不来何处见过面。正蹙眉沉思时，老太太突然说道：“高相公，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记得黄粱梦的老婆子了？”

“韩刘氏！”高士奇眼睛一亮，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这小伙子必是土谢图汗的女儿，和陈潢要好过的阿秀了！他“刷”地站起身来，对那个茫然不知所措的伙计说道：“你快滚吧！这两个人是我们一起儿的——老太太，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春和呢？”

“鬼使神差来的呗！”韩刘氏得意地笑道，“春和去了他大伯家，在杭州学生意，着实惦记着你这救命恩人呢。你救下的那孩子如今也五岁多了，取名儿就叫韩慕高！”

众人此时都听得愣了神，高士奇因见大家诧异，便将自己进京途中医救韩春和的事讲了个大概，只隐去了自己坐花轿营救周姑娘和阿秀的身世。这两件事，一件关乎自己名声，一件关乎国政，都是不便多说的。当下众人说笑吃饭毕，高士奇便命人将自己里间屋收拾出来，让韩刘氏“母子”住，自己竟住了外间，他又到上房探视了一下康熙，因见康

熙满头大汗，睡得沉沉的，才踅回来见韩刘氏和阿秀。

“高先生，人都说我老婆子心眼多，其实是个傻子！”韩刘氏坐在暖暖的热炕上，听听外边人声已静，只有呼呼的风卷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方慢吞吞说道，“你知道么，住在天王庙的那个金和尚，竟是个贼和尚！”

高士奇看看韩刘氏和阿秀惨然色变的面容，追忆着自己落魄住庙的情景，身上一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你们去后不久，老天爷就下起连阴雨，”韩刘氏啜着茶，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这一刹那，高士奇突然觉得，这个韩刘氏年轻时一定是个美貌绝伦的女郎。他点点头，用火筷子拨着炭盆，听老太太继续说道，“我家后园有座孤坟，你是知道的，我打山东搬去，立起宅子就没动它，原想一个无主野坟，暴尸露骨的，也是罪过。因天下雨，谁知那坟就塌了个大洞，雨水一个劲地往里灌。我见总也灌不满，心里起了疑，天一晴，就叫人把坟上那棵大杨树放倒了，想掘开看看，埋的什么东西，要真是死人，也得给他挪个地方儿，省得在水里受罪不安。”

“您掘开了？”高士奇问道，“里头埋的什么？”

阿秀没言声，从袖子里取出棒子大一个东西，高士奇一看，竟是一颗祖母绿。在烛火的映照下，阿秀柔嫩的掌心里放出绿幽幽的光！

“就是这个，还有猫眼睛、红宝石，装了一匣子。”韩刘氏喟然说道，“其余几个箱子沉得很，搬不动，我也没敢动，大约是金砖银元宝……”高士奇兴奋得有点喘不过气，瞪着眼问道：“后来呢？”

“后来我才知道，大树一锯，就给金和尚报了信儿。”韩刘氏道，“我虽没见识，也知道园后埋着这一库金银，是个惹祸的根儿。这种事既不敢打听，也不能露风声，第三日早晨我就带了阿秀、儿子和媳妇抱着孙子出了门，只给家里人说要去武当山金顶，给祖师爷进香。绕了个大弯子，到晚间才悄悄躲进黄粱梦周亲家家，想看看风色再作打算。

“一连半个月没动静。我心想这必是前明哪家财主，兵荒马乱时埋的，后来人一死，变成没主儿的财。正想着回去，那天晚上半夜里，我的那个管家马贵，失急慌张地跑到周家，说金和尚、于一士带了百十个

大汉，都是山东口音，先说要借宿，言语不合就动了手，家人叫他杀了三个。请亲家拿主张。

“我的那个亲家你也晓得是个老火爆性子，一听就上了火，当下点起家人就要过去厮杀。我在屏风后头听着不对，就出来了。倒把马贵吓了一个怔，说：‘老太大……你……你不是去湖北了么？’”

“我说：‘马贵，你回去对姓金的说，人人都知道我去武当，匣子我带走了，要匣子没有，要命一条！其余的随他搬、任他拿。临泊关就几十个驿兵，离邯郸又很远，凭亲家的这点子人，还不是蛾子扑火？等马贵回去，这边的人也出去，远远在黑地里筛锣擂鼓喊叫，把他们吓跑算完！”

“就这样，没半个时辰。金和尚、于一士忙着弄走了那几箱金银，也没再杀人，临走点了一把火，又碰着下雨，火也没烧起来。”韩刘氏说完，长长舒了一口气。

高士奇也松了一口气，笑道：“招惹这么大的事，要放别人身上，还不知怎么样呢！你真是一点亏也吃不起的人！后来你们没有回去么？”阿秀说道：“我倒说是回去的，妈妈讲这个家已经不是她的安全之地，就把宅子让给了周员外。”

“金和尚不死，我这辈子也难得安生了。”韩刘氏笑道，“我就那么笨，守在家里等他来杀？想想没办法，就带了一家子坐船去了杭州春和他二伯那里。他二伯是个生意人，二嫂子眼里又不容人，想着我是败了家产投奔他们的，有事没事，丢勺子敲锅，指桑骂槐地数落人。我原不是穷，是富极避仇的，哪里受得了？就把他二伯在骆马湖镇的一处绸缎铺子原字号盘买过来，叫儿子媳妇有个安身处，因闺女急着想见万岁爷，就带着她一道出来，竟似闯江湖一般儿的了！”说罢抿嘴而笑。

高士奇听了格格一笑，说道：“也亏了你是个智多星，要换了别的妇道人家，还不知怎么样呢！你虽是轻描淡写，据我想来，实在也是惊心动魄。秀格格，你急着见皇上，还是为请兵报仇么？”

“皇上如今在哪儿？”阿秀目光一闪，问道。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高士奇说着，看了看外头上房的灯光，又低声道，“皇上这次奉天之行，明面儿上说是为谒祖陵，其实更要紧的

是大会蒙古王公，这里头的文章妇人女子难以尽知啊！秀格格，恕我直言，这次来会的王公，有车臣汗、有葛尔丹的使臣，你的仇人不少，皇上如今都要笼络，你公然露面，怕不太好呀！”

阿秀听了冷笑一声，说道：“有仇人也有亲人嘛！我的叔叔温都尔汗也要来的。皇上若真的不管我们，我阿秀也不想活了，拼着大家见面时来一场热闹的，只怕你还后悔不及呢！”高士奇一愣，愕然说道：“你怎么全知道？真了不得，温都尔汗要来，我还不晓得呢！怪不得陈潢这小子没缘分，你竟是个神仙！”阿秀见他说话轻狂，坐直了身子说道：“高先生自重，别忘了彼此身份。”

“是，格格教训的是！”高士奇脸一红，一欠身，讪讪笑道，“士奇因和天一是湖海故旧，说话就忘了情——不知后来你们又见着天一不曾？”韩刘氏见阿秀别转了脸不答，遂叹道：“这是前世结的冤孽，人再没法子的！从杭州坐船去骆马湖，倒是路过清江，我看着闺女脸色白得纸一样，也劝过不如下船去见见陈先生。也不知她怎么想的，掉着泪摇头，只是不肯。后来在骆马湖，听说靳大人因萧家渡决了口被参，朝廷派钦差把靳大人和陈先生锁到北京，阿秀才发了慌，急着要上北京，谁想到北京才知道是讹传……唉……”说至此，三个人都是神色黯然，阿秀憋了半日，眼泪还是无声地淌了出来。高士奇也无可安慰，便告辞出来。这一夜里外间烛光辉煌，谁也没有入眠。

第二十八回　惊艳色天子收汗女　论食谱宰辅谈养生

康熙直睡到辰末时牌方醒过来。高士奇早就进来侍候在炕边，见康熙要吃的，知道病已见好，忙捧来一碗鲜奶，让康熙躺在床上喝了。待索额图和明珠请安出去，高士奇方缓缓将土谢图汗女阿秀昨夜来店的情形一长一短禀了康熙，说道："请主子旨意，这事儿如何安顿？"

"真的？"康熙两手一撑坐了起来，"为什么不早奏朕？"

高士奇赔笑道："一来皇上龙体欠安，睡得正香，奴才怎好打扰？二来这雪不停，也走不得路，奴才想着这又不是军情急报……"

"传她们来见！"康熙一边说，一边起身，头上戴了六合一统红绒结顶的缎冠，将一件猞猁狲皮褂子套上。高士奇命李德全他们将炕上炕下收拾齐整，便听门外阿秀的声气，莺声燕语般说道："您恭谨的奴婢土谢图秀，请见博格达汗主子！"接着，门帘一响，阿秀和韩刘氏已一前一后进来行礼。

人方进屋，一股似兰非兰、似麝非麝的异香传了过来，康熙顿觉眼前一亮。高士奇也觉惊讶，原来阿秀已脱去外头旗装，俨然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女郎——葱绿长袍镶上水红边儿，腰间元色带子上结着杏黄缨络，缀着一粒晶莹闪光的祖母绿宝石，皓腕翠镯，秋波流眄，洛神出水般艳丽惊人！康熙不禁暗想："异域边荒之地竟有如此出众的绝色！"

正自胡思乱想，却听阿秀哽咽失声，悲凄地啼哭起来。康熙想她身为汗格格，父亡家败，流落至此，也不禁伤心。刚想抚慰几句，阿秀抬起泪光闪闪的脸，呜咽着，叽里咕噜用蒙语诉说起来。精明强干的韩刘氏和博学多才的高士奇顿时都成了聋子。康熙凝神听了半晌，点头微笑道："格格请起来说话，老人家也起来，赐座！"他不住上下打量着阿秀，黑黑的瞳仁放着柔和的光，显然阿秀的美貌弄得他有点意马心猿。

"谢博格达汗！"阿秀一边叩头起身，一边继续用蒙语说道，"我的父王土谢图汗和叔王温都尔汗自幼训诲我，蒙古人是草原上的雄鹰，博格达汗是栖集苍鹰的高山；广阔的草原上无尽的牛羊，是巍巍博格达汗

峻岭旁的白云……我们世世代代托中华大汗的荫庇，就像春天的草离不开太阳……”她明亮的眼睛直视着康熙，毫无羞怯之色，看得康熙脸上一阵阵发热。

“阿秀，听说你汉语讲得很好，还是用汉语吧。朕身体不适，不能再劳神。”康熙含笑温声说道，“称颂是不必的了。自我朝龙兴，抚有万方，蒙古与我满族最是亲近的。朕的祖母就是蒙族，咱们是一家人！”

“既然如此，”阿秀在椅上躬身行礼，口风一转，朗声问道，“奴婢斗胆请问，博格达汗为什么要接受叛臣葛尔丹的贡礼？我的父王、叔王竭尽全力在蒙古抗御罗刹的进攻，牵制了他们的骑兵不能全力进攻雅克萨和黑龙江地域，葛尔丹勾结罗刹掠我家园，博格达汗为何坐视不理？”

高士奇听着，吓了一跳，这种先扬后抑的文章只有大才子手笔才做得出来，孰料一个蛮夷女子竟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而且恰在康熙说了“一家人”之后，真如当头棒喝一般有力。他紧张地思索着，悄悄儿看看康熙脸色。

康熙先是一怔，顿了一下，将奶杯向桌子一放，突然纵声大笑：“你责得好！果然厉害！但你须知，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不能一齐都办。康熙十七年你逃亡来京，当时有两千二百名葛尔丹贡使遍布京城，耳目众多，礼部不敢接见你，这在情理之中。你来请兵，但兵都在湘湖一带与吴三桂残部决战，朕虽有心接济，奈力不从心，倒叫你受了这么大委屈，朕这里谢罪了！”说罢起身一揖。阿秀忙道：“奴婢不敢生受博格达汗的礼！”说罢起身蹲了三个万福，“但不知主子何时能兴兵复我家园？主子只要还记得我们，肯出兵报仇，阿秀九死余生，就结草衔环相报，也是情愿的……”康熙甜甜一笑，起身自斟了一杯茶递给阿秀，手指只作无意间抚了一下她的手腕，阿秀登时绯红了脸。康熙若无其事地坐回去，说道：“这结草衔环，那是没影儿的事。但即便你不来请兵，大约西部兴军的日子也不远了，瞧着你的分上，朕将亲率三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灭此恶奴！”他忍不住用眼睃着阿秀，亲切地问道，“只你将作如何打算呢？跟朕到北京去吧？或居宫禁，或赐宅外住，一应供俸与公主相同，怎么样？”

阿秀低垂了头，弄着衣带半晌没说话。女孩儿在一些事上，有特殊的敏感，她早已从康熙目光言语行动上看出了题外的意思。康熙仪表堂堂，颀身玉立，除了几粒几乎看不见的细白麻子，并无破相之处，外人

瞧着，与阿秀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高士奇、韩刘氏都是人精，有什么不明白的？当下二人不由对眼儿一瞧，又忙回避开来。阿秀不知怎的，倏地又想起黑瘦精干、双眸炯炯的陈潢，心里一酸便拿袖子拭泪。

“是舍不得你的这位汉族老妈妈吧？”康熙哪里知道其中若干委曲事故？一笑说道，“这算不了什么。朕自孙阿姆去后，身边也缺一个随从嬷嬷。在京没事，你自然还和她在一处，闲时陪着老佛爷说说古记儿解闷，不也很好？”

“唉！我的好主子万岁爷，”刹那间韩刘氏已拿定了主意。她也觉得康熙比那个干瘦的陈潢好得多，遂在旁啧啧称赞道，“您这么惜老怜贫、体恤下人，竟叫我老婆子没话说……头几年闹圈地，我那死老头子想不开，气得一伸腿去了，地也叫人家圈了，我才逃到直隶——鳌中堂兵山将海，不几年就叫您一锅烩成了红螃蟹！吴三桂那下流种子，阿鼻地狱盛不下的挨刀鬼闹翻了十一省。咱们小户人家天天惊、夜夜怕，谁想报应只几年就来了！哎呀呀，不是我老婆子说狂话，打从盘古开天地，哪里寻这么圣明的真龙天子呢！……”她连感带叹，又说又赞，说得康熙心里热烘烘、暖融融的，一边笑一边点头。

高士奇也笑着凑趣儿道：“秀格格天生丽质，又熟知西域风土人情、地理形势，跟着主子那是再好不过！这个韩妈妈是个智多星，主子又爱微服私访，身边有这么个给事中，就是奴才们一时照应不到的，也都面面俱到了！”他看看阿秀脸色，并无厌弃之色，知道事有八九成，又道：“主子若是没别的差使，奴才和韩刘氏也好退下了。秀格格知道不少东蒙古诸王和葛尔丹来往的情形。得一一奏陈。只主子病尚未痊，敬请不必过于劳神……”说罢和韩刘氏一齐辞了出来。

在隆化镇过三日之后，康熙方又启驾东行，不两日，便到了满洲“龙兴”之地盛京。

盛京原名沈阳。明代称为辽州卫，因满族兴盛、窥视中原，此地最为要冲，所以天命辛酉年清太祖占领沈阳，即将都城迁建于此，顺治年间改名为奉天府，变成十八行省之一。这是从明洪武年间便开始经营的军事重镇，十里之围、墙高三丈，四面共开八门，小东门小西门各置钟鼓楼一座。天聪年间所建皇宫坐落其中，却是仿明紫禁城规制，虽略简些，却也龙楼凤阙，气象蔚为壮观。

车驾来至城外，天还在飘着零星雪花。奉天古城树木萧森、坚冰封

地。黑黝黝的雉堞矗得老高，护城河冻得镜面一样。

康熙坐在车中，隔玻璃望着这座雪中坚城，乍然间想起祖宗缔造社稷的艰难和今日中原物华文明小有成就，兴奋得不能自已，遂一掀毡帘，命武丹："备马，朕要骑马接见迎候臣子！"高士奇就在旁边，忙攀辕笑道："主子，使不得，天太冷，你身子才好，冒不得风寒！"康熙已经下了车，一边上马一边说道："朕不想叫下头官员瞧着像个守成皇帝，文质彬彬的。昔年太祖爷就是在这里颁出'七大恨'诏书，才夺了中原天下，朕虽不及祖宗，连这点志气也没得？朕这叫荣归故里——不听霸王说过，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

魏东亭听了一笑，忙命侍卫取来一件明黄团龙中毛的貂皮龙褂，上前给康熙着上，说道："主子这话，倘伍先生在此，一定要驳回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马上皇帝未必就好。再说主子回来，原是为敬奉祖宗、调度军事，又不是秉烛夜游，及时行乐而来！依着奴才见识，依旧端坐轿车，只敞开前边毡帘。大臣官轿一律不用，随侍左右，秀格格的轿子远远跟着，岂不妥当？"康熙只好笑着又上了轿，说道："魏东亭说话乖滑——还是给朕留着体面。怕还有难听的没说吧？范增就曾骂项羽'沐猴而冠'，你道朕不知道么？"武丹等人忙催车行进，早见奉天西门外接驾官员黑鸦鸦地站了一片。

奉天将军巴海接到前站狼瞫的滚单，早三天已搭好了芦棚，驿站快马通知今日午牌圣驾入城，他一大早便率城中百官并已到的蒙古王公出郭迎迓，在冰天雪地里直等了两个多时辰。官员们呼着白气，冻得将脚跺得一片山响。正眼巴巴望着，远远瞭见黄伞羽盖飘飘摇摇而来，巴海忙命："鸣炮奏乐，文武官员跪接！"一时间黄钟大吕、丝竹旱雷大作，礼炮声中三百余名四品以上文官武将一齐跪地叩头山呼："我皇万岁，万万岁！"巴海"叭"地一甩马蹄袖，跪前一步道："奴才巴海率阖城文武恭迎万岁！给万岁请安！"

康熙由索额图和明珠虚扶着下了车，轻轻跺了跺脚，扫视一眼众人，良久方道："朕安！各卿请起，朕这是回家么，不要拘那么多的礼数。传旨盛京各有司衙门照旧办差，不要只顾来供奉朕——怎么不见周培公，来了么？"

"回万岁的话！"巴海忙道，"周培公自去岁腊月，又添了无名热病，至今卧床不起，万岁爷驾幸奉天，奴才不曾知会他。"

康熙听了默然点头，一阵寒风袭来，才觉得自己有些忘神，遂笑道："大冷的天儿，难为你们迎候。朕在此一切供张自带的齐全，大家不必劳神。"周培公是他默定西征主将，病倒不能接驾，康熙有些怅然。当下便启驾入城，在太祖故宫勤政殿安歇了。诸如驻跸关防，亲慰关外元勋旧戚，接见蒙古王公、故老绅耆、荣养病休功臣的名单、时辰，自有明珠、索额图、高士奇等妥为安排不提。

次日祭过昭陵，回宫已是申末时分。天上碎雪纷纷扬扬转又增大。康熙在勤政殿匆匆进了晚膳，将奶酪、蒸羊羔送进去赏了阿秀，余下的赐了近臣侍卫们。勤政殿地龙、火墙炭火熊熊，室外天寒地冻，殿里人人热得身上发燥。康熙半躺在大引枕上，微笑着看武丹一干人狼吞虎咽，因见高士奇只吃了两个饽饽，在火锅里拣了几块豆腐吃了便停箸问道："你怎么了？关外饭菜不适口么？"

"奴才文弱书生，怎比得了虎臣、武丹虎狼之士？"高士奇忙笑道，"奴才惜福爱身，摄食是有讲究的，总不离熟、热、软、素、少——两晋士族清谈误国，只饮食五字真诀合乎养生之道。"

"哦？"康熙笑道，"愿闻其详！"

高士奇微笑着说道："凡物不可用生，自燧人氏时人们已经懂得了：胃气畏寒，冷物不易克化，须用人体自热来温，岂不受害？山珍海味，人都说快口畅腹，据奴才愚见，快口诚然，畅腹却未必。上古人以游猎为生，岂少了肉食？那神农为什么还要尝百草、育五谷呢？食谷者生、肉食者鄙，六祖慧能便专拣肉边菜吃，这食素之一道，其妙处富贵人难知啊！"

"高先生这话奴才却不省得！"武丹淋淋漓漓提了半只金华火腿，一边大嚼，一边说道，"大碗酒喝他娘，大块肉吃他娘，才有气力给主子卖命！"一句话说得众人大笑不止。魏东亭便道："古人也说过'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你怎么反倒劝人少吃？"高士奇笑道："少食安胃，胃荣则脾顺，脾顺则肝舒，肝舒则心明神清。虎臣不通内经素问，不知金匮要略，其中深理，焉能一言而尽？"

康熙见大家饭饱，欠身坐了起来笑道："高士奇不要说嘴了，陪朕出宫走走，回来后把你方才这番高论拟出一道诏谕来朕看。"

众人正听高士奇议论风发，权作消食佐餐，没想到康熙竟然叫拿这

些个话出来拟旨，一时都愣了。高士奇见康熙不像开玩笑，忙起身道："皇上莫非……要诏谕天下少食养生？这使不得的！"

"你也忒小看朕了！"康熙大笑道，"晋惠帝时民间饿死了人，他还问'何不食肉糜'？如今虽略好些，也晓得民间百姓薄粥白薯难得一饱，反去劝他们'熟热软素少'？真个成千古笑话了——这道诏谕下给在奉天荣养的功臣勋旧。他们入关时立了汗血功劳，如今告老还乡，有的是钱，却只晓得胡吃海喝，不懂养身之道。这几年亡故病废的也太多了，怕也与此有关？教他们懂一点医道，延年益寿。国家有事还可咨询，岂不甚好？"说着便命，"外头天冷得很，取朕的貂褂来！"李德全忙连声答应着，进内取出一件蓝红绸面儿的貂皮褂来替康熙着上。还要加披貂皮大氅时，康熙却摆手示意不用，又将一双青缎毡里皂靴套上，由李德全系着腰带，转脸吩咐道："走吧！"

"主子，这早晚天将黑了，老大的雪，又刮着风……"魏东亭佩上了剑，小心翼翼地躬身赔笑道，"就是有事，明儿再办不成么？"康熙顿了一下，说道："明儿接见蒙古王公，朕已叫人传旨，将黑龙江、雅克萨一带的木图[9]都摆齐了，还要和巴海议军务，一天都未必办下来呢！这大长的夜，呆在这儿没事干，多着急呀！走吧，带你们去见个熟人。"魏东亭知道劝也无益，笑道："奴才在奉天哪来的熟人？主子去哪儿，奴才们跟着侍候就是了。"

出了勤政殿，才知道外头已经黑定。空寂的宫院已是琉璃世界、玉砌乾坤，大雪兀自不住地飘舞翻飞。巴海职在宿卫，自在宫门外朝房侍候，正闷得无聊，见康熙的驮轿出来，忙叩车问道："天这么晚了，外头雪大路滑，皇上还出宫么？"康熙一掀毡帘，探出身子笑道："朕这里不用你侍候。科尔沁王来了没有？"

"回万岁！"巴海说话声如洪钟，带着金属的颤音，"科尔沁王在驿馆。万岁要叫他陪驾么？"

"不用。"康熙沉吟道，"你去传旨，今夜朕要见他，叫他在勤政殿等着——另外找个小校带朕去周培公衙门，你就回府，预备着明日考较你的军务，仔细着应对了！"说罢放了帘子便命驱车前进。巴海连声答应着，忙派人带路，又传令城中戒严，着人带了将军府亲兵随车保护，自去驿馆传旨了。

第二十九回　康熙帝夜访小周郎　高江村拙诊太素脉

周培公的提督署设在小西门内，黑沉沉一大片，三楹朱红大门两边各悬一盏栲栳大的竹篾灯，映得照壁前积雪一片通红，却是阒无人迹，大门外沿街立着十几根桩子，却不知做什么用。康熙下车左顾右盼，正奇怪何以连个守门的也没有，突然听到一声低沉猛喝："哪个衙门的！到这里有什么事？"康熙骇得一震，细看时，挨墙的"木桩子"全都是提督府的戈什哈，帽子衣服上落了老厚的雪，居然石头人似的一动不动！

魏东亭却早已瞧见，笑着正要答话，康熙说道："哦，我们是北京来的御前侍卫，和培公是故交知友。听说他有病，特来造访。"

"请大人稍候，容小的通禀。"戈什哈迟疑地说道，"军门病得厉害，未必能见外客呢！"说罢去了。不一时，里头中军护领从仪门迎出来，向康熙打一躬，将手一让，说道："侍卫大人见谅，周军门卧病，实在不能亲迎，请移步入内……"

君臣十几人跟着中军护领踏雪而入。衙门内的风却小得多，偌大的提督府雪落沙沙，十分幽静。方折过花厅，却听书房细如游丝的叮咚琴音隐隐传来。隔着雪幕望去，一个身材清癯的侧身人影映在窗纸上，正在抚弦勾抹，看去十分费力。那中军护领正要进去通报，却被康熙一把扯住，笑道："我与培公非泛泛之交，不要扰了他的清兴！"便在廊下立了静听，魏东亭一干人却不敢避雪，只在天井肃立侍候。

须臾，琴音变得十分激越，似裂石破冰，千军交锋，又似狂风卷地，康熙觉得浑身的热血在奔涌，在鼓荡。突然，琴音一转，犹如寒泉滴水，幽咽凄凉，周培公口内微吟道：

琴音人音兮两俱渺茫，

桐焦凤尾兮丝弦空张。

千里流沙兮昔日凌霄，

可奈絮落兮东风不扬！

白水芦荻兮一碧无情，

扁舟一去兮惟余怅惘。

司命昏昏兮遗我奇数，

对烛闲哦兮慰我永伤……

“悲哉！郁结之气乃至于此！”康熙禁不住长叹一声，“周培公何事如此伤情？”

周培公按了弦，轻咳一声，对窗外说道：“君真知音，是哪位仁兄？请进。”

康熙一脚踏进门内，不禁愣住了。这是两间布置得十分清雅简朴的书房。红松木架上放着一叠叠书卷，壁上悬着一口龙泉宝剑，墙角一只美人耸肩瓶中插着孔雀翎和野鸡毛掸子，挨着书架绳床上坐着周培公，横琴在怀斜坐对灯，却是黑帕缠头、面白气弱，病骨支离委顿不堪。乍见之下，康熙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就是湘鄂会馆诗压群英、誓师南苑、斩兵压阵、北取察哈尔、西捣甘肃、舌战平凉的青年儒将周培公么？

一股寒风卷着雪花袭进书房。康熙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周培公忘情之间，恍惚中一眼瞧见康熙，如被电击一样身上一抖，目光熠然闪亮，惊呼道：“啊，是——皇上！”竟一腾身跃下床来，俯伏着连连叩头，颤声道：“奴才周培公恭请圣安！不知皇上驾临寒邸，这……这实在……”

“这有什么？”康熙俯身一把挽起了他，笑着说道，“朕来奉天两天了，听说你有病，特来瞧瞧——到底怎么样？你还坐回去，天冷得很……”周培公谢了恩，方艰难地爬起来坐了回去，扯一件锦袍穿好了。康熙一时没说话，背着手看墙上的字，只见上头写着：

栽松不难邀风　植花亦可赏月

有书即能忘忧　移樽且为去愁

一笔柳体字，写得酣畅淋漓。康熙点了点头，见案头放着一叠文稿，拿起来翻着，说道：“你的字写得很耐看——嗯，《古今图书集成》！还没有完稿，是你写的么？”

“回皇上的话。”周培公欠身说道，“奴才幼年倒有著书之志。自康熙九年得蒙圣恩，统兵出将，早已投笔，不作此想，也写不来这样的书——这是陈梦雷的手稿，拿来让奴才看的。”康熙点头笑道：“陈梦雷才学并不下于李光地。因蜡丸案谪居来此，想不到你们竟是朋友。朕原想过二年召他回京的，不想事多就忘了。他安心著书，这很好嘛。”周培公淡淡一笑，说道：“据奴才看，陈梦雷人品也好。但只他的案子不得明白，也是造化不济，没法子的事。”

康熙不想沿这个题目再说下去，见戈什哈端来了手炉，抱在手上暖着，问道：“朕赐你的老山参用了么？巴海前有奏折，说你有病，看来这症候竟是不轻——高士奇，你也进来！”说罢，自坐在安乐椅上。

周培公目光幽幽地望着红烛，已是盈盈欲泪。当年他潦倒京师衣食无着，困难中得到贫女阿琐的馈赠接济，恩重情深，铭刻肺腑，不料班师荣归，明珠竟大做手脚，阿琐琵琶别抱，竟嫁了个五十多岁的何桂柱。病因虽由此起，却还不至病入膏肓。他带兵在外，又是有名的儒将，本抱定了大丈夫立功边廷、马革裹尸的志向，孰料来了奉天后，由于水土不服，便病倒了。再加上太子党首领索额图不住地加饷增兵，几次来信让他“为小主子保重身体”，暗示要他上船。周培公一向以国事为重，忧谗畏讥，如何敢趟这汪浑水？但若不答应，太子有朝一日登极，更是不得了的事，进退维谷，忧惧交加，居然一病不起。听康熙如此关怀，周培公心中一阵感激，微微叹道：“奴才犬马之疾，承蒙主上赐药视疾，虽化尘泥不敢忘怀。奴才幼年本就羸弱，受命征讨，不堪鞍马劳顿，又加之不善调养，遂致病入沉疴。奴才亦略知医道，一时三刻间虽不致死去，但痊愈已属无望，怕拖累别人，连妻室也未娶。”说至此，周培公心中一酸，但很快又平静下来，微笑道：“束发受教即知君于立命之道，奴才以一介微末，与英主际会风云，立功疆场，效命国家，假若当日死在平凉，又有何憾？生死有命不足挂怀，但培公尚有心愿未了，愿披肝沥胆为皇上陈之！”

康熙专注地谛听着，见培公一片真情，不禁潸然泪下，掩饰着揉了揉眼，笑道：“痴人！何必如此自怨自艾，倒像个薄命红颜！”周培公缓缓说道：“自古薄命的岂止红颜？周之颜渊、汉之贾谊，三十三年韶华付梦。奴才不敢妄比先贤，徒长犬齿三十有五，比起他们已很知足了。”康熙沉思良久，突然爽朗地一笑，说道：“不说这些话了，待会儿高士奇给你看脉，治好了，朕再驳你这不经之谈——且说说你有何心愿？”

“这位想必是高先生了，”周培公转脸看着正在出神的高士奇说道，“奴才此奏原不足为外人道，但江村乃圣上心腹，奴才就斗胆直言了！”

高士奇一直在想着如何为周培公治病。凭他的直觉，周培公是那种最难料理的病人，劝不动，哄不了；既说懂医道，医道也就浅不了。正没奈何时，却听话题一下子转到自己身上，忙道：“培公快人快语，江村不奉圣命决不传第二人！虽然如此，奴才还是告退为好。”

“不必了。”康熙脸上毫无表情，“培公但言无妨。”

“准葛尔是当前国家心腹大患！”周培公提足了精神，脸色泛上潮红，从架上抽出一份地图，仔细展开了，用手指着说道，“罗刹国狼子野心，与葛尔丹勾结极深，东北扰边、西北策反，看似两件事，其实搅在一起。罗刹国新君彼得乃当世奸雄，对葛尔丹又打又拉，在我东北骚扰却不遗余力。葛尔丹借罗刹势力，意在割据，却不知罗刹国用他两边取利，我军击东，则西应；击西则无力东顾。彼得这一手不可谓不辣！”

“嗯！”康熙说道，“说的是。不过朕也不是好惹的！”

“当然！”周培公说道，“奴才看了邸报，用施琅为将东取台湾，天时地利人和俱全，台湾的事用不了多少时日。但台湾事后，主上用兵何处？是东北，还是西北？”康熙想了想说道：“先敲掉葛尔丹，罗刹便无内应了，黑龙江这边他们也就会老实点！”“皇上圣明！”周培公又激动又钦佩，忙称赞道，“奴才深思过数年，皇上一口便说出来！”

其实康熙也是深思了几年。西北势态的严重他早就一清二楚，但是其中繁复的情由却不太清楚。怔了好一会儿，康熙方问道：“准葛尔情形大略如何？你讲讲。”

周培公将发辫轻轻甩到脑后，翻起马蹄袖，又点燃了一支蜡烛放在地图边，用手指画着道：“准葛尔为元代斡亦剌后裔，西蒙古厄鲁特五部之一。”周培公微笑着，神情一点也不像个身染沉疴的人，“其地北据天山，南接伊犁，西连巴尔喀什。楚河、拉斯河横流其中。敕勒歌中所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指的这万里膏腴之地！西周穆王曾驾临其地，自前汉年间已属中国版图……”周培公口似悬河，滔滔不绝，目光闪烁着，显得神清气闲。自历史沿革及葛尔丹诸部间丝

罗藤缠的关系，侃侃言来条理十分清晰。高士奇一边听，心下暗自钦服："说他骂死过人我还不信，真个好口才，好心计！熊赐履曾再三推荐飞扬古为将，怪不得主上却只一心用他！"

康熙一手托着下巴据案而坐，边听边点头，不住地"嗯"着。待周培公将准葛尔的大略形势说完，方道："朕看葛尔丹这人阴险狡诈，反复无常，又据此要津，倒真是劲敌！"周培公微微摇头，轻声道："主上英明，洞鉴万里，却错看了这个葛尔丹！"高士奇吃了一惊，不禁瞟了一眼周培公，自他入上书房，还没听说有哪个臣子敢当面说康熙"错看"了人的。康熙却毫不理会，身子一倾，盯着周培公道："你说细点！他擅自灭掉喀尔喀三部，却又修表称臣入贡；说是请和，又与罗刹明来暗往；与罗刹勾结，也是这般闪烁，既与罗刹修好，却又似存有戒心，难道不是反复无常？"

"葛尔丹绝非反复无常之人。"周培公正视着康熙的目光，断然说道，"他用的是战国合纵之计！"

"合纵！"

周培公一笑："也就是远交近攻之计。他在临近准葛尔的西蒙古大打出手，凶残无比，却将一驮一驮的黄金、珍玩送给漠南漠北诸王公。他遣使来京进贡，卑词称臣，却一举吃掉喀尔喀三部，打掉了皇上西部屏障。他卑躬屈膝侍奉罗刹，是为了要火炮、装备，一旦羽翼丰满、爪牙锋利，一定会东下先取内蒙，那时他就要和皇上翻脸了！"康熙想起阿秀说的，葛尔丹就在准葛尔掘金矿，送了科尔沁王五万余两，不禁心中一动，今晚回去就要询问此事。正要说话，高士奇笑道："如今战国已去两千余载，情势大不一样。皇上乃天下共主，九州划一，政出一门，怎么能和当日六国乌合之众相比？"周培公目光灼灼，说道："葛尔丹失算之处正在于此。"

康熙点头道："'三藩'之乱，朕没有亲征。一旦与葛尔丹交战，朕要亲统三军和他会猎！"

"奴才以为皇上亲征，最要紧的是督粮。"周培公说得有些兴奋，用手拍着地图道，"天山南北两路，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以西，南自阿克苏以西，土沃泉甘物产丰殷，此乃所谓'富八城'；自乌鲁木齐向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平川少，哈密之南向西四城地热褊狭，多是戈壁瀚海，谓之'穷八城'。主上若能确保我军用粮，命一上将

切断葛尔丹西归富八城之路，敌之粮道即断，即便不战，饿也将葛尔丹饿垮了！”

康熙听了沉吟道：“培公，你看谁可为主将？索额图如何？”

周培公默然良久，谨慎地选择着词儿说道：“索相职在中枢，统军前敌，臣无把握。”

“那么巴海呢？”

“不成。”周培公毫不犹豫地说道，“巴海在奉天与罗刹周旋多年，不宜弃长就短。”

康熙又连举了五六个将军，周培公都觉得不合适，长叹一声道：“惜乎图海，得了中风之疾。”又想了半日，目光霍地一跳，说道，“皇上何不用飞扬古？奴才昔日在京，曾和他日多次论兵，实在是良将，老谋深算，持重有力而且善采众议——这人行！”康熙听周培公和熊赐履意思一致，舒了一口气，说道：“听说他是有名的‘瞌睡虫’，不知是真是假？”

连皇上也知道飞扬古这个绰号，周培公不禁轻声一笑，说道：“有人精明露在外头，也有人深藏不露，自然难逃圣鉴。但奴才请皇上留意，最要紧的还是粮食，我军粮道必须畅通，敌军粮道应千方百计截断，军事即使小有失利也无碍大局。”高士奇道：“培公，你一再说粮，我就不懂，难道中原粮食不足以与葛尔丹相比么？”康熙也觉得周培公太多虑，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周培公。周培公好像有点不知怎样说才好，半晌才道：“高相，粮食得从东南运啊！路这么远，一旦有所不济，便会功败垂成。这件事我想得最多，除了有钦差专办之外，皇上一定得亲自掌握——皇上请看地图，若在延安、榆林、伊克昭等地设卫设厅，卫厅长官不归府县辖治，也不问民政，只管奉皇命筹调应急用粮，如何？”康熙专心致志地随周培公的手指在地图上看着，边听边想，移时，轻轻一拍案，说道：“好！可谓算无遗策！”

周培公的眼神却黯淡下来，喟然叹息一声仿佛用尽了气力，颓然说道：“兵无常法，战无常道，人主统兵也是一样的道理，切盼皇上圣心独运。奴才说的这些肤浅之见，也未必就对，但皇上既然亲征，不能不说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必须缜密行事。譬如说设卫厅筹粮，除了皇上和高相外，其余的人不必让其知晓。免得办粮臣子心有侥幸，彼此推

诿，倒误了事。唉！臣真想随主子挥戈西征，以此多余之躯捐于疆场，奈何时运不济，怕是难熬到那一天了！”说着周培公已是凄然泪下，注视着被风吹得一掀一动的窗纸，久久没再言语。

康熙也没有说话，只看了看斜倚在桌旁萎顿不堪的周培公，站起身来走至桌旁，提笔疾书，方大声道：“魏东亭进来！”

“奴才在！”满身大雪的魏东亭应声而入，甩袖子打下千儿道：“主子有何旨意？”

“你不能在奉天多呆，要尽快赶回江南，这里没有多少事要你办。海关厘金要全部用来买粮。回京后朕再给你旨意！”

“喳！”魏东亭忙道，“奴才明日就启程！”

“还有，”康熙将纸交给魏东亭，“你绕道北京，传旨给太医院，派最好的医正，带最好的药来为周培公诊疾！”

“喳！请示下，带什么药？”

“明早你问高士奇，由他来定。”康熙说着，掏出怀表看了看，温和地朝周培公一笑，说道，“朕还有事，得去了，你好生养着，这病必不相干。让高士奇留下，你们谈谈。他也懂医，参酌个方儿出来。你是有专奏之权的臣子，要什么东西，只管缮折告诉朕！”说罢，带着侍卫们去了。

屋里只剩下了高士奇和周培公。大约方才精神耗得太多，周培公显得疲倦，脸上潮红退去，变得蜡一样毫无血色，却还勉强招呼高士奇就坐，又命人看茶。

“你不用张罗照应我，”高士奇自掇了把椅子，坐近了周培公床前，笑嘻嘻说道，“如今你是病人，我是郎中，请诊脉。”周培公摆摆手，说道：“高先生何必客气，我是久仰你的大名了！我的病自己心中有数，治也罢不治也罢，只在两年之内了。”高士奇笑道：“周郎何必英雄气短？你正在英年，往后日子比树叶还稠呢！再说我奉圣命为你诊视，不看脉，怎么交旨呢？”说着便搭脉。

周培公因见他并不在尺关寸上用指，只用二指轻叩手背太素穴，不

禁吃了一惊，问道："先生原来精于太素脉！这在当今已是绝学，先生真是无书不读！"高士奇道："你能识得这叫太素脉，也就见识不凡。我看君与我一样，读书不拘一门，不过你进了武道，我进了文道，如此而已。"

原来高士奇察言观色，已知周培公病症难治，便想以年命之学动之，聊作抚慰。听周培公话音，似乎对太素卜命的书不曾读过，心中暗喜，便拿腔作势闭目诊了半日"太素"脉，方丢开了手，口内吟诵道："断桥秋水柳如烟，孤影空悬天际边。黄落萧索残枝摇，风雨昏夕犹翩跹——按此脉象，乃是一只惊鸿孤雁，力穷而志远，心高而胆寒。主——"他沉吟了一下，又道，"主寿考而有促征，贫贱而有贵征，——怪哉！促而寿、贱而贵，怎么会是这样？但脉象如此，高某只能据实而言。"

"高先生不愧为诡谲文人。"周培公微笑道，"为什么将'惊弓'改为'惊鸿'？后头还有四句判语：蛇无足、归有穴，委曲而行，中道而僵——怎么不一并说了？"

高士奇突然一阵气馁，尴尬地一笑，说道："原来你比我还精熟，这还有什么说的。据我看，什么子平术、太素脉，都是那干下流文人吃饱了撑得发慌，编出的话，说得有模似样地哄世人。培公是达人，也不用我多余的话来劝。"周培公淡然说道："你用心如此良苦，我岂有不感激的？但太素脉也不尽都是谎言。比如方才说的'惊弓'我就体味极深。"高士奇抽了一口冷气，惊讶地问道："惊弓？倒要请教，惊谁的弓？"

"即便聪明过人的人，得意时也常忘其形啊……"周培公模棱两可地说道。因见高士奇腰间佩着一串丝结，便转开话题问道，"这是不吉之物，你怎么佩在身上？"

"哦……"高士奇低头看了看，笑道："这是内务府老何夫人临终给老何的，无人能解得。我看着像玛瑙珠子似的，挺爱人的，就佩上了，倒不知是不吉之物。"周培公伸出枯瘦的手要了过来，在手里把玩着，莹光明亮，鲜红鲜红的，像滴滴红泪串了起来，遂漫不经心地说道："此串名曰'冤孽串'，据民间说，死者心有怨愤，一日解不开，一日生魂不能超度，其实是死人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老何！哪个老何？"高士奇道："叫何桂柱，最是庸人厚福的一个人……"

高士奇还待往下说，周培公已是神情大变，脸上苍白得全无半点血色，伏在枕上喘息着，似乎压抑着内心极度的激动。高士奇忙起身问道："你身上很不好么？"

"没什么……不知怎的心里一阵发慌……"周培公苦笑道，"看来这位夫人的结子要由我来解了……"高士奇不禁失声笑道："想不到你一个圣人门徒，竟也和婆娘们一样相信神佛了！这结子我不知参详了多少次，你哪里能解得开。"

周培公一言不发，将那串子放在手上仔细看了半日，轻轻一抖，丢进了火盆里！那丝结上打过桐油，一见火，"噗"地蹿起一股殷红的火苗，丝结在火中痛苦地扭曲了几下，化成白白的灰线……周培公用火筷子轻轻一拨，早已无影无踪——将金瓜子挟起，放在几上，呆呆出神。

"解化开了！"高士奇击掌笑道，"真有你的！我就想不到用这法子！"

周培公无所谓地一笑，捡起那只金瓜子，犹自微微发烫，痴痴说道："这是黄金所制，炉火难化啊！"

第三十回　恩威并用天子说王爷　闲话连篇村妇讥皇帝

康熙冒雪回到故宫已是子初时分，击柝声透过雪幕隐隐传来，更增加了四周的宁静。索额图早已在丹墀下候着，远远见康熙一队人马打着灯笼过来，忙朝屋里喊道："明珠，主子回来了，请王爷接驾！"在里头正和科尔沁王卓索图有一搭没一搭说地方风物的明珠忙答应一声，便和卓索图哈着腰出来，三人一齐跪了接驾。

康熙只看了他们三人一眼，没有吱声，在廊下跺跺脚，由李德全去掉了大氅，自走进灯烛辉煌的勤政殿，在正中龙椅上坐了，慢慢喝完了一杯热奶子，方道："你们几个都进来吧！"

三人鱼贯而入，索、明二人只打个千儿便默然退至两旁，卓索图向前行三跪九叩大礼，伏身在地，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蒙语，又用汉语高声道："奴才卓索图恭见圣明天子！"接着又是一串儿蒙语。康熙先还呆呆地听着，至此不禁哈哈大笑，俯身虚扶卓索图起来，说道："看你不出，这么会奉迎！你的汉语蛮漂亮么，起来吧！"

卓索图立起身来，站在康熙身边的魏东亭禁不住好奇地打量这位蒙古王爷。五短身材，面色黝黑，脖颈显得粗短些。两道浓眉刷子似的倒剔起来，戴一顶金龙三层朝冠，八颗东珠和红宝石闪烁生光，四团龙袍耀眼明亮——一身慓悍勇武气质，只两腿看去有点罗圈。魏东亭不禁思量：此人必定精于骑术！正胡思乱想，却听康熙问道："知道朕叫你来为什么吗？"

"奴才不知道。"卓索图躬身答道。方才在朝房他很费了心思与明珠、索额图套问康熙召见意图，无奈这两个大臣一提这事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弄得心里在一直忐忑不安。他却不知，连索、明二人也在鼓里蒙着。

康熙目光紧紧地盯着卓索图，半晌方笑道："朕要取台湾，缺军饷。听说你这几年着实殷实起来，又掘了一个金矿，想暂借一点以充国用，如何？"这话说得众人无不面面相觑，谁也想不到半夜里叫过卓索

图为的只是这个。卓索图一愣，飞快地看了康熙一眼，说道："托主上洪福，科尔沁草原这几年雨水充足、草肥马壮，牛羊增了一倍有余。但奴才领地并无金矿，恐是讹传也未可知——皇上说军饷，这也是奴才分内的事，请开出数目，奴才当竭力报效！"康熙不言声，起身踱了几步，倏地转过身走近卓索图，目光变得咄咄逼人，笑道："朕知道你科尔沁不出黄金，但准葛尔有啊，葛尔丹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葛尔丹的，还不是一样？朕想知道他送过你多少次，每次多少，你又因何不具本奏明朝廷——嗯？"

他的声音中透着巨大的压力，科尔沁王那样一个敦实有力的身材也被震得浑身一颤，"扑通"一声双膝跪倒，急急说道："回——回皇上话，自康熙十五年至今，葛尔丹每隔一年送一次，共是四次，每次四万五千两——"

"怕是五万两吧？"康熙冷冷截断了他。

"第一次是五万两……"卓索图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因是为家母祝寿，奴才愚鲁，以为是私交往来，所以未及时缮折奏明，求皇上治罪——所受黄金，奴才愿全部缴纳国库，助皇上军饷之用！""哦？哦！"康熙不禁纵声大笑："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哪里能打你这点金子的主意？朕试你的心地而已。你们草原上有句话：没有来由的钱财好像没有母亲的羔羊，你懂吗？"卓索图盯视着康熙，良久，说道："葛尔丹无法无天，不遵朝廷政令，在喀尔喀擅自抢掠杀人，自称大汗，奴才都是知道的。但他毕竟仍对皇上称臣纳贡，而且对东蒙古诸王很够交情，奴才不愿轻易与他翻脸，所以才……受了他的金子。"

康熙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不够聪明啊！"回身打开了一个金皮奏折箱子，取出几份折子递给卓索图，"这一份是锡村郭勒盟的，这一份是昭乌达盟的，这一份是哲里木盟的，还有温都尔汗的……都是东蒙古诸王的密陈奏议。那葛尔丹岂止送黄金给你一家？他们都有，惟独临近准葛尔的蒙古诸王，一个铜子儿也不给！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至此时，明珠和索额图才知道康熙接见卓索图的真意，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索额图便道："他如今结交你们东蒙诸王，怕是将来他进攻漠南，和伊克昭、乌兰察布、库伦诸王作战时，你派援兵相抗！"明珠也道："等收拾了他们，就轮到你了！贪他这点蝇头小利，忘君臣大义，身死家亡，值吗？"

卓索图喃喃说道："真的？……"

"一点不错！"康熙笃定地坐了回去，将腿跷了起来，因见高士奇挑帘进来，遂笑道："真让周培公给说着了！卓索图，葛尔丹由于你离得太远，鞭长莫及，所以用子女玉帛将息着你，由着他在西边折腾，待到兵临科尔沁，你明白也迟了！"

卓索图紧皱眉头思索着，半晌，粗重的牛皮靴子一顿，突然涨红了脸，大声吼道："西蒙古这只恶狼，他休想！"

"朕也不能容他在草原横行无忌！"康熙冷冷说道，"当年尼布尔王子造反，朕小示军威，只十二天就平叛了——这你都看见了吧！何况今日天下一统，数百万八旗劲旅枕戈中原？卓索图，不要见利忘害，主意须自己拿定了！"话虽没挑明，其中一击双响的意味都听出来了，卓索图忙跪下叩头道："奴才糊涂，收了他的礼，还以为他是好意。主子这一点拨，奴才心里也就清亮了。"康熙笑道："朕要的就是你的心，明白就好。葛尔丹再送礼来，你依旧照收不误，晓得么？"

一霎时，康熙心中涌上一个新的念头，既然葛尔丹是"远交近攻"，何不将计就计诱他东来？就近歼灭岂不胜于远途跋涉？高士奇生就水晶般伶俐心眼，已揣透了康熙心思，身子一躬笑道："奴才方才在周培公那儿，听他指着地图说了半日，也是这个理儿。据奴才看，总还不及主子虑得深，想得远。"康熙听高士奇将"地图"二字说得山响，不觉心头一亮，心里打着主意，叹道："朕今晚见你，原以为你必定百般推脱遮饰，倒不料你如此爽快，可见你并没有真的和葛尔丹勾手。这不但是社稷之福，也是你的造化。卓索图，先王许多后妃，还有当今太皇太后，都是你科尔沁草原上出来的人，朕信赖你，犹如自己手足，你可要多为朕出力才是！"卓索图正诧异康熙为什么叫他"照收不误"，听了康熙这样的知心话，十分感动，挺了挺身子，自豪地说道："奴才有三万英武的勇士，像雄鹰一样矫健，全都是皇上最忠实的奴仆！自今之后，奴才决不收葛尔丹一文钱！"

"朕说过你照收不误，你一定照办！吃孙穿孙不谢孙，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康熙格格一笑，意味深长地说道，"要想办法让葛尔丹相信，你是上了他的当！"

"喳！"

康熙接着道："朕要明诏下旨，斥责你私受外藩贿赂，且在朕前文过饰非，着即褫夺掉你王冠上的东珠！"

这是一个不轻的处罚，明日王公齐会，科尔沁王头上竟没有东珠，脸面往哪儿放？康熙见卓索图红了脸，哈哈一笑，目中波光一闪，说道："舍不得了？非如此，不足以成吾大计！你不要觉得吃亏太大，朕还有东西赐你——"说着走向案边，提笔略一思忖，疾书道：

> 卓索图王为国屏藩，素著忠心，体天爱民，功在社稷。除大逆外，着免死贰次，子及孙免死一次，世守科尔沁，与国同休。钦此！

写罢读了一遍，用了玺，走近卓索图，说道："朕素来不给人这样特恩。但科尔沁乃我大清入关最早从龙的蒙古王；朕平'三藩'，于艰难竭蹶之时，科尔沁率先出四千铁骑，助国家扫清狼氛，给这个恩典是该当的。你回去依样铸起铁券，让子孙永为大清北方守藩！"

卓索图乍惊之下又蒙殊恩，心中五内俱沸，不知什么滋味，扑身倒地叩头泣道："皇上如此厚爱，恩及万世，泽被千秋，奴才粉身碎骨，不足报圣恩万一……"

"还有。"康熙的瞳仁又黑又亮，"将喀喇沁左中右三旗之地拨归你部。该地满蒙汉军营旗，驻防披甲人及绿营将佐，统属你科尔沁王调遣——这份恩典，比起几颗东珠、十几万两黄金如何？"

喀喇沁三旗之地东西五百里，南北四百五十里，驻营兵七万余人，一下子全给了卓索图！这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赏赐！卓索图的血仿佛全涌到脸上。比起这个，什么黄金东珠、宝石金玉，统变成了尘泥，对于蒙古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草原、牧场、军马更宝贵的呢？卓索图喝醉了酒似的晃了一下身子，双眸紧紧盯着康熙。康熙和蔼地瞧着这个蒙古王，微笑的嘴角和明净无瑕的眼神没有丝毫虚伪和欺诈。卓索图嗫嚅了一下，突然轻轻拔出腰中匕首，擎在手中看了看，向左手食指一搪，汩汩的鲜血立时淌了出来。

"皇上，天下万物的至尊！"卓索图的嗓音微微发颤，"凭着我卓索图家族部落祖先的血起誓：哪怕太阳和月亮从此不再从草原升起，哪怕狂风暴雨弥漫了世界，科尔沁上空所有的雄鹰不会迷失方向，他们永远是大清皇上忠实的臣仆……"

直到子末时分，卓索图才叩头跪安。高士奇已将几份诏旨拟好。康熙因见头一份便是讲“吃饭”学问的，只一笑撂过一边。又看了褫夺科尔沁王东珠的明发和赐的铁券书，还有喀喇沁三旗的密旨，却看得很细。良久，舒了一口气，笑道：“倒也罢了。你们几个说说，这样处置科尔沁的事怎么样？”

明珠是从头看到尾的，见康熙又镇又抚，连揉带搓，把个卓索图调治得如同小儿，心中佩服到了极点，正要说话，索额图早笑道：“奴才是看得眼花缭乱，当时想都不及细想。如今寻思起来，皇上是要诱敌深入了！不过，奴才想着，台湾的事毕竟没了，似乎有点操之过急了。”明珠忙道：“皇上恩威并用，收服了科尔沁王，这作用真妙不可言，不但不怕葛尔丹东进，连黑龙江的事也无后顾之忧。一石双鸟，妙！据奴才看，也不为操之过急，台湾今年就可拿下来，略作数年准备，若是葛尔丹果真东侵，真能毕其功于一役了！”

“万岁处置极明极当。”高士奇沉吟道。他猛地想到是自己说了“地图”，才引出赐喀喇沁的，怕康熙觉得自己聪明过头，又恐日后生变累及自己，忙又道，“不过据奴才看，赐铁券也就是了。何必再加这么重的赏？鹰不能喂得太饱，饱则思飏，古有成训。这是奴才的一点想头。”

康熙笑着听完他们的议论，转脸问魏东亭：“虎臣，你说呢？”

“奴才有什么见识？”魏东亭一怔，笑道，“但觉得高士奇所言似有道理。科尔沁素称富庶，领地数千里，军马数万。再加喀喇沁三旗之众，仅骑兵便有十余万。万一有不虞之隙，恐怕尾大难掉，离北京又这么近……”

康熙听了笑而不答，起身打了个哈欠，说道：“你们跪安吧。小魏子明日还要赶路呢！路过喀喇沁左旗，传旨给狼瞫。自今之后，和魏东亭一样，他也有密折专奏之权！”

在沈阳停了四天，康熙便命起驾回北京。这次奉天之行，可谓志得意满，得了一个阿秀，有了西进的活地图、向导，貌美才高，不啻解语花、忘忧草。漠南北蒙古王公在钦安殿歃血盟誓效忠朝廷，同仇敌忾对付葛尔丹，并共议在热河承德各修一座行宫，为常朝北京的驻扎之地。抓住科尔沁王这条线，若能引葛尔丹这条大鱼东来，自己亲统三军合满汉蒙之力聚而歼之，葛尔丹又不是土行孙，能入地走了不成？

待过喜峰口，恰是三月季春——关内关外虽只隔一座长城，天候地气却迥然不同，驿道两边早是柳丝吐黄、嫩草芳菲。乍从白山黑水归来，真有如换天地之感。康熙心中高兴，竟下了乘舆，命阿秀的轿在后远远跟着，自和左右扮了行商，在马上和侍卫们说说笑笑，时而放鹰捕猎，时而游幸市沽小肆，访察民风，沿路自有驿站迎送，倒也十分快活。

这日行至中午，康熙觉得有点饿，在马上手搭凉棚，见一座村醪小店，临河靠路一溜杨柳，一湾鸭头碧水潺潺东流，店前老槐上一枝长竹挑着个幌子，上头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

太白闻香下马来，到此莫问杏花村。

一边放缰奔着，一边问道："索老三，咱们这是到了哪个地面？"

"爷台们，您到三河镇了！"不等索额图答话，店里一个中年妇人早满面春风迎了出来，"下来歇歇脚，吃一碗三河老醪，一点不误您走路——泰来家的，烫酒，给客人洗尘，叫伙计们牵马到后院，把上好的料拌匀了喂！"说着已是福了两福。高士奇看这妇人时，青布宽袍，绣花裤脚下一双半大不大的脚，缠腿早放，双袖微挽，露出雪白的里子来，虽只家常村妇打扮，看去却干净利落。高士奇一边跟着下马，将缰绳丢给伙计，一边笑道："小桥流水人家，你这开店的不俗，不信你家的酒比得上汾酒？""您老明鉴！只用闻闻就知道，这个味儿甜里透着醇香，汾河哪来这么好的水！"老板娘说话又简捷又利落，脚不点地地忙着照应明珠一干人，瞧准了康熙是主客，便往上座上让，又安排伙计打水洗脸，口中不停地说道，"爷台别看我家门面小，这个样儿的小店我开着二十几处呢！一百多年的老字号了，全凭着好酒好景致，客人才有这份雅兴！不是我崔氏夸口，我过门来祖公公还在，说啦，幌子上头这几个字还是前明正德爷写的呐！皇帝老子也是人，好的就得说好！"

康熙一边笑着坐了，说道："好一张伶牙俐口——既说正德来你家吃过酒，你老祖宗没说他什么样儿？"

"皇上嘛，那派头还小了？"老板娘眼瞧着康熙气度不凡、雍容华贵，晓得有来头，一边忙着布菜，将煮酒的大铜壶放在烧得旺腾腾的火上，筛着酒回口取笑道，"祖公公说，皇帝老子左手擎的金元宝，右手拿着银元宝，骑的毛驴屁股上搭包里全是人参，饿了就吃人参……一旦要上厕时，就叫人取鹅黄缎子预备着……"

话未说话，康熙一行人已是哄堂大笑。因见康熙兴致极好，明珠便假作不解地问道："要鹅黄缎子做什么？""好揩屁股呀！"老板娘拍手笑道，"皇上么，就这个样儿！"康熙不禁捧腹大笑，咳嗽着说道："……好！好！你形容得好，这才是个好皇帝呢！"随行侍卫们一个个前仰后合，捂着嘴笑不可遏。

正乱着，却见外头官道上一乘官轿打道过去。接着又是四乘小暖轿，看样子是内眷，前呼后拥的足有五六十人，衣色很杂，丫头老婆子、师爷、书办、长随一大群。后头十几头骡子驮着箱笼、妆奁台、画眉笼子之类杂物，浩浩荡荡迤逦西去。康熙以为必是哪省的藩臬上任路过，也不在意。老板娘看着官轿，眨眼瞭见外头一个中年人正下毛驴，后头小奚奴跟着，忙笑道："有客来了——酒菜这就齐备，爷台们请自用——哎，老客！请里头坐，又干净又敞亮，打个尖儿再赶路啊……"说着便迎了出去。

那中年人下了驴，命小奚奴向柳树上拴了，只对老板娘说了声："我们急着赶路，不进去了。烫两碗酒，来一碟子豆腐干，外头站着吃完就走——"说着，上前扯住了走在官轿最后的伴当，轻声问道，"喂，兄弟，方才过去的是哪家大人啊？"康熙不由瞧了那中年人一眼，虽觉有点面熟，却再想不起几时曾见过。"你问我们爷？"那伴当打量一眼中年人，嗑着瓜子儿，待理不理说道，"新任县丞，署三河县令！毛宗堂毛大令！"说罢一摇三摆地去了。中年人听了一怔，半晌才拈须点头道："哦——好大的气势！"

康熙心中一震，一个小小的县令，八品顶子，上任居然带了这么一大帮牛鬼蛇神！想着不由瞟了明珠一眼。明珠见他突然阴沉了面孔，生怕当场发作，遂大声道："一县之令嘛，百里侯，还能没点势派？"

"百里侯？"那中年人在店外已喝完了酒，递给老板娘二十个铜子儿，抹了一把嘴冷笑道，"这是只百里虎，张着血口来吃百姓了！"说着一径去了。武丹看了半日，已认出他来，见康熙出神，忙凑近了耳语几句。

第三十一回　小太监横行三河县　鲠直臣犯颜批龙鳞

“哦！是郭琇！”康熙目光一亮，问武丹，“你怎么会认识他——唔，知道了！”他猛地想起，当初郭琇为道台，因贪贿被劾，端阳节在午门外和巡抚于成龙一道晒太阳受惩，是派武丹前往传旨问话的。康熙自己只在吏部引见时见过郭琇，如今看着，怎么瞧都和心目中的“贪官”郭琇相去太远，便转脸问明珠：“这个郭琇，又选出来了，吏部放他什么官？”

明珠已记不清了，正歪着脑袋想，索额图在旁笑道：“这是奴才管着吏部时的事，郭琇被降了三级，现任顺天府同知，当了摇头大老爷。”

康熙没再说话，默默想着，叫过老板娘，问道：“三河县有多少人？”

“大约十来万人吧！”老板娘有点莫名其妙，笑着道，“三河镇是大码头，七十二街三十六行，五千多户人家，热闹着哩！——爷台想到镇里走走？”康熙没有回答她的问话，笑问：“这里捐赋抽多少火耗？”老板娘一怔，说道：“一个官一个王法。我在这十八年，经了五个县官，有的二钱，三钱，有的四五钱不等，前头王太爷要的最小，只一钱八分，可惜丁忧去了，新来的爷还没到，老婆子哪里晓得人家要多少！反正这地方是个福地，由着老爷们刮就是了！”说罢便笑。

康熙点了点头，立起身来伸欠一下，说道：“好啊！不愧是福地，酒好，菜也好。改日还来扰你——江村，会账！”说罢便出来，因见李德全和四五个小太监在外头棚子里吃酒说笑，便招手儿叫过来，低声吩咐道，“你带两个人到三河镇，看看那个县丞怎么接印。不要生事，完了就快回来。”说罢转脸命高士奇和武丹，“阿秀他们大约已经到了驿站，咱们回去吧。”

三河县因沟水、洳水和鲍邱河穿境而过，因以得名，通衢驿道四通八达，水旱两路码头，真个人烟辐辏热闹非凡。李德全自小毛子被杀后便是养心殿头等红人。久居宫禁，乍离康熙，犹如困鸟出笼，顿觉天高

地阔，此番奉命进城查看吏情，自觉抵得半个钦差，带了两个小苏拉太监打马扬鞭，泼风似的冲城而入。

谁知这西门里头正是集市，一街两行尽是做买卖的，拥拥挤挤人流涌动。城门楼内侧一个耍猴的正打场子，那老猴扮了王昭君，骑一只羯子羊，有模似样地演“出塞”。大群的人众围着看得发呆，哪里提防这三匹高头大马突然冲进来？老人小孩闪避不及就被挤倒了一片。看着人们那副狼狈相，三个太监互相瞅着，不禁都扯着公鸭嗓儿格格儿笑。一个瞎眼老婆子原跪在场子外头，抖着两只手向人乞食，早被挤倒在地，又被收不住缰的马踹了一蹄子，哼也没哼就背过了气。

人们“呼”地围了过来，默不作声地盯着李德全，见他们三个人气宇轩昂衣饰华贵，却没人敢出头来问。一个正在墙角和几个老汉摆龙门阵的中年人几步抢进来，扶掖着老太婆坐了，又是掐人中，又是捶背。小太监何柱儿眼尖，忙凑到李德全耳边小声道：“李爷，这是方才店门口吃酒的那个人。”

李德全见伤了人，心里有点发慌，但又怕赔不是倒了架子，忙从腰里掏出一块银子，掂了掂，约有一两半，朝地下一丢，对那中年人道：“喂！这钱拿去，给你妈寻个郎中瞧瞧——这儿到县衙怎么走啊？”

“老天爷……”瞎老婆子此时方醒过来，吐了一口痰，微弱地叹息一声，“这……这是怎么了？我……真是老不中用了……阿弥陀佛……”那中年人便是郭琇，只见他牙咬得紧绷绷的，阴沉沉的眼盯着李德全，突然怒吼一声：“你下马！踹倒了人，丢下这么点臭银子就想走？”

旁边看热闹的早围得水泄不通，见李德全一脸骄横气，都气不过，七嘴八舌地高声呐喊助威：

“下马，下马！天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

“把马给他扣下！”

“治好了人再放狗日的走！”

“哪来的龟孙这么撒野！”

“哟嗬？”李德全两道细眉剔得老高，冷笑一声发话道，“我是瞧着

她可怜才赏银子的，倒有了不是？有跪在当街讨饭的？马是畜生，它懂什么？有什么事大爷兜着了！”说着，霍地跳下马，红头涨脸地说道：“想讹爷们么？”

郭琇眼见老太太渐趋平和，叫周围的人把她架到附近茶馆里将息，拍拍手站起来道：“听口音，你像京师人嘛。天子脚下的人得知道规矩！你是做什么的？”李德全笑道：“你小子还算有眼力。爷正是京师来的，有差事要见三河知县！”郭琇阴森森一笑，说道：“三河没有知县，新来署衙的县丞已经摘印了。你就是见县太爷，也得先把这儿的事了结了！”

“王八蛋！”李德全“呸”地唾了一口，操着官话骂道，“别说是你，就是直隶总督也得让我三分！当爷是傻子？姓毛的中午才到任，才一个时辰就摘印了？——你这副德性样也想耍着爷们玩儿？”说着手一场，一鞭打在郭琇肩头上。

郭琇痛得嘴角一抽，却又忍住了，舒了一口气，说道：“好……你不信，我带你去！”李德全咧嘴一笑：人是苦虫，不打不行，这话真半点不假！口中却道：“早这么识相，不少挨一鞭子？”

县衙并不远，郭琇带了他们三个向西走了一袋烟工夫，又向南一折，便见一带粉墙，照壁榜房后是两层楼高的宣化牌坊，正门前空地足有麦场大，两侧一对石狮子张牙舞爪，看去十分威风。却因官缺空着，门旁只插四面肃静回避牌，并无官衔虎头照牌。从大门向里望，堂鼓和官靴匣高悬壁间，笔直的甬道纤尘不染，过仪门直通月台，房屋布局严谨，轩敞高大，等闲府台衙门也没有这份壮观。

郭琇到了衙门口，回头笑着对李德全道：“到了，你们暂候一时，我进去跟管事的说说，再出来接你们。”说罢径自去了。李德全踩着下马石下来，笑对何柱儿道：“这狗才前倨后恭，原来是个常在衙门里走动的，把我们当外乡人了……”何柱儿咧嘴一笑，正要说话，旁边小太监邢年挤眼儿巴结道：“你老要亮出真实身份，他不吓趴下才怪呢！”

说话间，堂上大鼓忽然“咚咚咚”震天价连响三声。三个人眼巴巴等着里头出来迎接，却见十几个衙役握着黑红两色水火棍，“嗷”地一拥而出。李德全三个人连话也没来得及问，已被老鹰抓鸡般撮了进去，甩到了堂心。正堂案后一个官员身着八蟒五爪袍，缀着鹭鸶补子，头戴一顶白色涅玻璃顶子，半侧身子坐着，见他们三人被拿进来，“啪”地将响木

重重一敲，厉声问道：

“你们是何方地棍，到三河镇欺压良善？讲！”

李德全晕头转向，抬头一看，不由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正是酒店下驴、城里护人的中年人！刹那间他气馁了一下，但想到自家身份，顿时胆壮起来，双手一撑跳起，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地就骂：“混账王八羔子，你叫什么名字？爷是当今万岁驾前承奉的人，晓得么？跷起脚指头也比你高些——就敢这么作践我！”

“狂妄！”郭琇勃然大怒，“啪”地一声击案而起，厉声喝道，“朝廷早有明发诏谕，太监不得擅自出京！哼，你这刁民竟敢冒充皇差，败坏吾皇名声，来人！”

“在！”

“大棍侍候！”

“喳！”

应声未落，火签儿已扔了下来——每人二十脊杖——不由分说已是拖出去按倒了，扒开袍子，噼噼啪啪便是一阵臭揍。

三个人都在宫禁养尊处优惯了，细皮嫩肉的，几时吃过这等苦头？开头还声嘶力竭地又叫又骂，后头便只是一阵阵干嚎，口气却是不软：“……好！——哎哟……打得爷哎哟……好！操你祖宗——哎哟！”待用完刑拖回来，三个人俱都涕泪交横衣衫不整，捂着脊背拧着双眉连声叫苦。

郭琇冷笑着问道：“还敢冒充皇差么？”

“我们本来就是皇差！”李德全脖子一梗，身子挺了挺，疼得不住咧嘴吸气，“皇上叫我们来传你县官问话！少时就让你晓得二郎神几只眼！”

太监与常人不同，郭琇观其形貌，辨其声音，又用了刑，早已信了。但康熙身边的人在外头如此作恶，若是认承下来，当着这么多衙役，就等于往皇上脸上抹灰，见李德全兀自嘴硬，冷笑道：“既然打不怕，好，大刑侍候！”伸手又掼了签子出去。衙役们见这位顺天二尹中

午进衙不由分说就摘了毛宗堂的印，令其扫地出门，下午又进衙代署，早知风骨硬铮，“噢”地答应一声，将三套柞木“咣”地撂出来，恶狠狠就地夹了腿，绳子一收，三个人“妈呀”一声，脸色灰白，登时昏绝过去。早有刑罚房衙头儿走过来，向各人脸上“噗”地喷了一口水，李德全等人方慢慢醒过来。

“还是皇差么？”

郭琇额头的青筋暴起，一跳一跳的，边问，手又向火签筒伸去，看样子只要李德全一开口，立即又要用刑。三个太监对望一眼，邢年哭丧着脸道：“好李大爷，您就别……”说着嘴角一抽，竟委屈得放声大哭。李德全抬头望望这个蛮不讲理的堂官，心里使着暗劲儿，咽了一口唾沫，半晌才道：“就算……不是吧……”

“不是就好！”郭琇也松了一口气，冷笑着缩回了手，吩咐道，“本司今日懒得问案，先把这三个恶棍监押在巡捕厅，听候发落，不要轻纵了！退堂！”他坐着寻思良久，料知康熙必是住在三河驿，便匆匆赶至后面琴治堂修表，讽谏皇帝不应派中使扰民。

康熙在驿中歇息了两个时辰。这一觉睡得很是酣畅，足到申末时分方伸了个懒腰坐起，揉了揉惺忪的眼睛，趿了鞋掀帘看了看里间，见阿秀和韩刘氏正在桌旁抹骨牌打卦解闷儿，便踱到廊下。因见武丹和两个太监在西廊下拿着一只剥净了的鸡在喂海东青。那海东青闭着眼瞧也不瞧，撑着翅膀躲闪着食物，一口也不肯啄。康熙不禁笑道：“调鹰是那么容易的？那是祖传的手艺！你们这个样儿，要折腾死朕的海东青了——真怪，这都什么时辰了，李德全这奴才还不回来？武丹骑马到三河看看。”高士奇、明珠、索额图三人都在东厢假寐，听康熙起来，忙都赶了出来，索额图便笑道：“好容易放他们出去，这些太监最爱玩儿的，不定到哪吃茶听说书了吧？”

一语未终，李德全、何柱儿、邢年三个太监从驿馆门外蹒跚而入。三个人都戴着四十斤重的大枷——踉踉跄跄进来伏在地下，连头也磕不成，一个个屁股上浸着血渍。满院的侍卫、太监和驿馆官员一时都愣了。李德全看了一眼惊愕的康熙，嘴唇哆嗦着，半晌“呜”地一声号啕大哭，趴着向前爬了两步，语不成声地哭道：“好主子爷呀……奴才们可算活着……回来了……”那海东青见主人回来，扑棱了一下翅膀，武丹一松手，早飞过来落到李德全肩头，从李德全背后皮囊里叼出一块牛肉干，爪撕口啄便是一阵猛吃。

康熙心知必定出了事，愣了一下，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哪里讨来这副现世宝模样，叫人恶心！"

李德全哭得气咽声嘶，勉强长跪起来，指天画地把怎样到三河镇，如何被郭琇诱到衙门，不许分说便按倒，又打又夹。他还揉眼睛丢鼻涕，添油加醋地说了个全，只隐讳了他们骑马撞倒瞎婆婆的事。康熙不由气呆了，脸上先是一阵发白，接着血涌上来，筋绷得老高，看看海东青的馋相，气得双手也微微发抖。

"滚起来。"康熙怒喝一声，"朕见不得你们这贱样儿！——三河县的人呢，来了没有？"

话音一落，便听驿站门外有人大声回道："臣顺天府同知郭琇叩见万岁！"

"进来！"康熙辫子一甩，回身上了中堂台阶，背着手冷冷盯着大门厉声吩咐道。

"喳！"

郭琇答应一声，哈着腰趋步而入，不慌不忙打了马蹄袖，看了一眼盛怒的康熙，行三跪九叩大礼，山呼万岁。高士奇不由暗赞："此人气度不俗！"明珠和索额图也自替郭琇捏了一把汗。良久，才听康熙道："郭琇，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你胆气很豪啊，谁撑着你的腰？"

"回万岁的话！"郭琇操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伏地顿首大声说道："臣循朝廷法理行事，原本胆大。身乃受之父母，气乃得之孔孟——只因曾读圣贤书，不敢妄为，心无愧怍，何惧之有？"

"武丹！"康熙气得面如纸白，回身叫道，"拿鞭子抽他！"

武丹应声过来，将马鞭子握在手中，看了看康熙的脸色，一咬牙"日"地一声抽过去。郭琇浑身一颤，背上袍子已被抽破，殷红的血迹已经浸出，接着又是四五鞭，郭琇疼得浑身大汗，咬着牙一声不哼。

"还敢说你有理么？"康熙见他如此刚硬，摆手止住了武丹，冷冷地问道。

"本来就是臣有理！"郭琇好容易透过气来，大声说道，"万岁不问

青红皂白，鞭责臣子，臣心里实难服帖！”

“你也算是读书养气的臣工！”康熙冷笑一声，说道，“你擅用刑木拷打太监，目无君父，这读的是哪本书？你本是无赖小人，贪赃坏法，朕姑念你初犯，从轻谪职，你辄敢如此放肆！”

“臣以官封夹棍责人，不为非刑！”郭琇亢声奏道，“臣自康熙十七年因罪受责，外修身行，内省神明，断指告天，清水濯地；愿以至正之行洗雪奇耻，为圣上治国安民大业，效犬马之劳，今万岁以臣昨日之非断今日之是，即是不许臣改过自新！”说着，便将太监打马冲街、践踏百姓、鞭笞命官、咆哮公堂种种情节一一详奏，又道：“……主上纵家奴为害黎民，围观百姓怒目侧视，敢怒而不敢言，臣职在司牧，责在地方，行孔孟道，执朝廷法，何罪之有？万岁召臣，未及奏辩，即以非刑鞭臣，不知万岁读的何书？”

郭琇面不改色，当面指责反诘康熙，说得振振有词，众人何曾见过这样的人？一时都吓得脸色焦黄。康熙这才知道事由太监无理而起，只是郭琇如此倔强，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实在难以下台，他想一笑了之，却笑不出来，拧着脸道：“朕一向容让臣子，不料真的就有上头上脸的人，你……你把朕当成什么人了！”索额图跟康熙久了，知道郭琇只要承认失言，这事就算过去，忙使眼色叫郭琇赔不是。不料那郭琇双手据地，一个头叩下去，竟大声道：

“皇上乃是桀纣之主！”

康熙像被电击了一下，五官都错了位，眼睛冒出可怕的火花，恶狠狠狞笑道：“好一个郭琇，果真独具只眼！朕八岁御极，内靖权奸，外扫狼氛，四海归心，八方来朝，唐宗宋祖不过如此！哼哼！朕倒想听听你的高见！”

“皇上！”郭琇痛呼一声，咚咚碰了几下头，说道，“臣康熙十七年即已该死，今死已迟。今既蒙垂询，索性尽言而后死——皇上英睿天断，即不自言，天下皆知。但皇上自即位以来，不以天下共主自居，嬖幸满臣，排斥汉官，宠信宦官，贱视朝臣，以致朝廷内外，卖官鬻爵，小人纵横其间，上贪下诈，喜好游猎，声色狗马自娱。如此种种何及唐宗、宋祖，即桀纣之君亦不曾全有——”“你放屁！”康熙狂躁地吼道，“纳捐授官为筹集治河用兵之饷，何得云贪？朕视四海为一家，何存满汉之见？你讲，你讲！”郭琇全似不知好歹，叩头道：“是！请万岁

暂息雷霆之怒，容臣奏完。纳捐一事虽为筹饷，却也是饮鸩止渴，此例一开，后患无穷，蠹国病民，害不胜言！唐贞观时，天子问山东、关中人才同异，魏徵奏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不宜示异同于天下。’今自三公九卿，为皇上辅弼者多是满人，而汉人仅居十之二三——您是天下之主，应广收天下英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汉满。今皇上偏重满人，汉人岂能尽忠朝廷？如今四方之士尚未尽服，天下之民犹有追恋前明者，全是因皇上自己总看自己是满人之故……”他说的是肺腑之言。实际上，本性刚直的郭琇，康熙十七年之所以增重火耗贪贿被黜，是由于看到人心向汉，满人难以立足的缘故。

康熙因李德全犯法办砸了差事，已无意重处郭琇，不料他引出这么大一篇文章，真如火上浇油，已是气得发疯，猛地一阵眩晕，忙用手扶住了楹柱。明珠过来扶时，被康熙一把推过一旁，扯过身边素伦腰中的佩剑扔给武丹，狞笑道：“好，好，好！朕是个昏君，如何用得起你这等圣贤之臣？——成全你，——将他拖出去，叫他去做逢龙、比干吧！”

第三十二回　针砭时弊郭琇陈词　督促海战光地奉诏

武丹怔怔接了剑，倒犯了踌躇。跟康熙日子久了，这粗汉子已有了心眼。郭琇虽说过去犯过贪贿的案，但后来断指洗地、明耻改过的事他也听说过。今日这事，后头的道理他没细想，但明明是小李子在外头无法无天欺侮百姓引出来的。康熙这会子盛怒杀人，待平静下来谁晓得又是如何？他瞥了一眼满脸得意之色的李德全，上前正要搀架郭琇，郭琇一甩膀子挣脱了，叩头低沉地说道："谢恩！"长长地叹息一声起身便走。

大院里静了下来，几十只眼睛盯着暴怒的康熙，人人心里七上八下。高士奇已寻思半日，早已拿定了主意，背着手望天浩叹一声，喃喃道："奈何，奈何……白日不照吾精诚啊！"

"唔？"

"奴才说实在太便宜了这个郭琇。"高士奇目光幽幽，缓缓说道，"片刻之间，一个曾犯赃罪的贪官，竟成史册留名的诤臣……便宜啊！"

康熙一愣，转眼想了半晌，一跺脚进了屋里。三个上书房大臣交换了一下眼色，索额图叫过素伦，低声道："你出去告诉武丹，且慢下手，等一等再说。"

康熙黑沉着脸进了内屋，见阿秀和韩刘氏一坐一站，都是脸色煞白，显然院里这一幕把她们吓得目瞪口呆了。见康熙一声不吭颓然坐下，韩刘氏忙沏了一杯茶端过来，笑道："茶热，主子消停消停再吃。"

"嗯。"康熙粗重地喘了一口气，方转过颜色，拍着脑门儿喟然道："是啊，太热了是要烫着的——这干子汉臣，动不动就冒死犯颜，沽名钓誉，真能把人气死！"阿秀乘机便劝道："批龙鳞自然是痛的。我们在屋里听着，这个人倔强得是有些出格儿，但主子开始就用鞭子抽，似乎也急了些儿……"康熙呷了一口茶，目光有些茫然地看了看窗外，似乎有点无事可做，突然间感到一阵莫名的空虚。半晌，忽然怔怔地问

道："韩刘氏，你们小家子有没有烦恼？"

韩刘氏笑道："大小都是一样的理儿，谁家都有难念的经。穷的人家为争一口吃的，孩子们吵得叽叽哇哇、乱哭乱嚷，大人干转没法子，像我们韩家顺治年间就这模样。富人家七姑子八姨争高论低，大老婆、小妾争风吃醋，弄得鸡犬不宁，也有的是。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们面儿上头慈孝和睦，心里头都想的是祖上的家业，窝里炮打仗，有人挣，有人破；难得出了一个好儿子，可以继承门户，可是又有一种烦难，这样的儿子往往是一个犟种，有道是'倔儿不败家'呀！"

"倔儿不败家！"康熙据案而起，猛地想起初登极时，"老师"苏麻喇姑说过的一句话"家有诤子，不败其家；国有诤臣，不亡其国"。他不安地打了个颤儿，再不敢想下去，几步跨出门外，见大家还都默然侍立着，嘴唇抖了几下，吃力地问道："武丹呢？人……杀了？"

索额图忙跨前一步，躬身赔笑道："还在外头候旨呢，奴才斗胆命武丹暂缓行刑……""好！"康熙大声道："速传郭琇进来！"武丹在外头已是听见，笑着对郭琇道："主子爷气平了，叫你呢！得了彩头，别忘了老武刀下留情啊！"

郭琇头发散乱，前额乌青，迈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天井，不知因悲因愤，灼热的目光含着一汪泪水。他没有看康熙，只向前走了两步，仿佛用尽了气力，沉重地跪了下去，轻声说道："万岁传臣何事？"康熙心里也翻腾得厉害，看着这个小小的从五品堂官，竟一时寻不出话来，半晌才道："依你看，今个儿这事该……如何了结呢？"郭琇叩头泣道："臣今犯了大不敬之罪，敬请皇上降旨明正典刑。按大清律，三太监犯欺君之罪，也应弃市警戒天下，请皇上一并发落。"

谁也没想到郭琇会这样回答，竟要同李德全他们一道去死！李德全一直咬牙瞪眼看得心里痛快，一听这话，顿时抖成一团。三个人面如死灰一齐跪下，正要告饶，康熙厌恶地断喝一声："朕没问你话，你跪后些！"康熙思索了一阵，神色黯然地摆了摆手，叹道："郭琇，跟朕进厅说话。"说着竟自进了正厅。院子里几十对眼，你望我，我看你，谁也没言语，只有海东青在架上偶尔"嘎嘎"地叫两声。

天已黄昏了，落霞缤纷，彩云辉映，一抹夕阳透过大槅扇门斜照进厅里。康熙、郭琇一君一臣一坐一跪，沉默了许久。康熙语气沉重地说道："你跪近一点。"郭琇忙膝行数步，靠近康熙膝前，听康熙又

道："你今日所奏，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言语太过分了，持平而论，朕难道真的是桀纣之君？当着这么多人，朕的体面何存？"

"回皇上话！"郭琇见康熙如此诚挚，心里一颤，热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回道，"谀我者仇，讽我者亲，古有明训，求万岁默查臣心。重满轻汉，重内轻外，实乃弊政，臣不敢不据实披胆而言。"康熙停了一下，微笑道："满人说朕太惯纵汉人，你这汉人又说朕重满轻汉，做人可真不易呀！清水池塘不养鱼，朕看这事不必再提了。朕想问问你，你说汉人士子尚不服本朝，实情是如此么？十八年之后，朕看好多了么！"郭琇叩头道："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诚是盛举，但仅取一百八十余人，岂能尽收天下遗民之心！皇上励精图治初具规模，心怀贰志之人不敢倡言是真，若说人心尽服，臣不敢附和。"

康熙点头听着，倾了一下身子又道："你都听说些什么？不妨直奏。"郭琇道："臣以罪贬之身，最易听到此种言语，部中司道文武汉臣，动辄拿本朝陋政与前明类比，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更有遗老著述，追思前明典章，妄分华夷满汉之界，甚至有仍奉崇祯正朔者，岂可等闲视之？即如吴梅村死前一诗，万岁可曾听到过没有？"吴梅村是崇祯年间词人，入仕本朝，极得名士之望的。康熙不禁愕然，忙问："写的什么？你能背么？"

"臣不能全背，"郭琇叩头道，"当日梅村出仕本朝，商丘侯朝宗曾寄书力阻。梅村诗中有'死生总负侯嬴诺，俗滴椒浆泪满襟'。《临殁词》中有'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这还是应了博学鸿儒科的人，其余如浙江吕留良的《钱墓松歌》，顾炎武之《吊秦》诗，黄克石之《过南阳》词，更是借言兴比，含义深刻……"

"唉！"康熙不由深深叹息一声。他自即位以来，在华夷满汉之间，不知下了多少功夫调和，满以为博学鸿儒科一举收服逸民，不料还是有人……正俯仰沉思间，又听郭琇道："自然，比起康熙十八年之前，境况已经好得多了，主上也不必为臣之言忧心忡忡。臣以为我朝得统之正不可不晓谕天下。当日大军入关，明之宗庙社稷已不复存，我之天下实得于李自成之手，这个道理要颁之学宫，令人人皆知……"说着，见康熙站了起来，便住了口。康熙激动不安地摆了摆手："好……说下去，说下去——朕不惯坐着想事情……"

"……是！"郭琇又道，"天下百姓不知这个道理，还以为大清是夺朱氏天下而自立，这就很可虑！臣以为应效法前明礼尊孔孟、立圣贤十

哲之祠表彰文明；访朱皇真正后裔，奉前明宗祠；祭明皇之陵，布告臣民，知我朝为明复仇之事毕，修明朝正史以示灭国不可再复……”

康熙听得神采焕发，不禁欣赏地看了郭琇一眼：这样一个人才，明珠怎么弄的，竟似一点也不知道！

“至于朱三太子之流，”郭琇又道，“原系图谋不轨之奸宄，应着大理寺、刑部，明旨严捕，以端视听而正国典——如此，何愁民心不稳，天下不治？”

康熙静静听完了，点头微笑了一下，庄重地坐回椅上，朝外边喊道：“索额图，你们几个进来，叫李德全三个也来，听朕发落！”

上书房大臣及武丹等侍卫、太监，因未奉圣旨，一直都在原地站着，眼见天色渐暗，康熙和郭琇兀自在屋里谈论，正没头绪，听见传唤，武丹忙命人掌灯。李德全听了康熙口风，心知不妙，临进来，将海东青后腿使劲拧了一把，那海东青疼得“嘎”的一声大叫，叫得康熙目光一跳。

“高士奇草诏！”康熙平静地口授道，“郭琇犯颜直谏，语虽多有不敬，然体国公忠之心皎然如月。所言过激之词，朕不加罪——着郭琇补……都察院右都御史之职！”

都察院右都御史乃是都察院六科十五道监察御史副长官，不但有独立弹劾权，并允许“风闻奏事”——即或弹劾不实亦不反坐，秩在从一品。郭琇是已革道员，谪为从五品，骤然之间一跃为台阁大臣，这样的提拔，立国以来可谓闻所未闻。明珠和索额图不禁对望一眼，不知郭琇在屋里说了些什么，陡然间大蒙圣眷。高士奇也是一震，抬头看了看康熙，忙又下笔急急书写。

“……着赐单眼花翎，与六部大臣同朝列班侍候。”康熙一边想，一边口授，“太监李德全等三人，横行违法，擅殴职官，咆哮公堂，谎言欺君，应即处斩——”

话未说完，李德全三个人早吓唬得魂不附体，趴在地下捣蒜般磕头求饶。康熙微笑道：“你们犯了国法，求朕没用。郭御史弹劾你们，朕也只能依法而行……俗语说求人不如求己，这得郭琇撤回原奏才成啊！”三个人听了，忙转身趴过来，泪眼汪汪看了郭琇一眼，匍匐着哀

求乞恩。索额图心知康熙用意，见郭琇争足了气，便笑道："郭大人，瞧我的薄面，撂开手，恕了这三个杀才吧！这些贱东西不懂事，倒可怜巴巴的，皇上的海东青，得李德全侍候才行啊！"

郭琇已愣了一下，不知所措地环顾四周，直到索额图代为求情，方清醒过来，挪动了一下身子结结巴巴奏道："臣谢恩……臣焉敢……"镇定了一下才说得流畅了些，"臣非不识抬举，敬请皇上收回成命。臣以戴罪之身，无尺寸之功，以一言之合，蒙此大恩，恐开诸臣幸进之心，求圣上明鉴！至于李德全三人，臣在三河衙已经动刑杖责。人谁无君父？君父谁不要颐养承奉？又有索中堂讲情，臣即免奏三人欺君之罪。"明珠低头想了想，上前躬身道："皇上，郭琇所奏有理，应待郭琇立功之后，再加封赏，可免去内外臣工少一些议论。"索额图也道："一下子升得太高，恐人心难服，于郭琇也没有好处。都御史乃是国家重器，如此轻授，恐臣下议皇上黜陟随心。请皇上圣鉴。"

"那就先授监察御史吧！"康熙笑着起身道，"其实只要考察实在，多升几级又有何妨？明珠，你当初也不过是个小侍卫，一日之内连迁七级，晋为副都御史。高士奇你说呢？"高士奇笑道："就是这个话。像郭琇这样儿犯颜批鳞，生死不顾的人，确有古代烈臣之风、御史品德，奴才心服之至！""不怕你不服，此人识见不在你之下，胆量比你大得多！"康熙笑着起身道，"朕今日着实乏了，得歇息一下。你和郭琇参酌一下，将他的条陈拟出几道旨来，回京后见了熊赐履，由上书房议定，用玺明发！嗯……另外拟旨给施琅，叫他将备战详情奏来，若备战已毕，即可相机下海作战——朕急着要南巡呢！"

康熙二十二年的夏季北方多雨，南方多风。东风从南太平洋过来，吹得万顷波涛白浪山立。赖塔如数交完了十门精制的红衣大炮，十万枝火箭，便奉到圣旨，带了一大群姬妾儿女，乘官舰调任回京。福州城只留下主战派总督姚启圣和水师提督施琅，战争的气氛立时显得浓重起来。自三月奉到康熙敦促备战的诏谕，施琅便命将三百艘炮舰调去海口。魏东亭及时调来江南绍酒五千坛、生猪两千头、活羊五百只并三十万石白米犒军。施琅绷得紧紧的心方略觉宽松。半个月间，但闻各营猪羊哀号之声不绝。

姚启圣接到南京海关总督署新拨来的五十万饷银，一刻不停便打马至中军来见施琅，夹道旁军营俱都是吃饱喝足了的兵士，三五成群聚着，有的角力、有的练箭，还有的蹲马步、举石锁、站桩、走浪桥、荡秋千……总兵陈蟒带着十名操练优胜的军士，披红戴花游示三军。兵士

们挤挤挨挨夹在箭道边，取胜的得意洋洋，败了的鼓噪不服，嚷着“明日再比！”姚启圣不由暗自欢喜。进了官厅，因见施琅独自一人盯着海域图沉吟不语，姚启圣不禁笑道：“仁兄，士气高得很，你真不愧水师名将，治军有方啊！”

“天心厌割据，军心来自天心。”施琅一边让座，微微笑道，“也多亏了启圣兄谆谆教谕，军士们都已懂得‘以战致太平，以战求一统’的道理。”施琅目光幽幽一转，又道，“不过……畏惧水战的仍旧大有人在啊！你只瞧见了一面儿，暗地里的事哪里知道——有不少人用砖瓦刻下自家姓名、籍贯埋在沙土地里。”

姚启圣默默听着，阴沉沉从嘴里迸出一个字来：“杀！”施琅一哂，说道：“光靠这个不成。刚到福建时，不是也曾杀过十多名逃兵，可以后依旧有人自断胳膊、自断腿的，甚或有自杀的——他宁肯让你杀在陆上，不愿下海！可见杀人不是法子。前日巡营，我撞见一个埋砖头的，不但没罚他，还夸奖了他！”姚启圣失笑道：“这样的怕死鬼，你用何词表扬呢？”

施琅用手比量着海域图，头也不抬地说道：“我称赞他抱必死之心，舍身成仁，决意东下琼岛，为国家立功……”姚启圣不禁哈哈大笑。“你别笑，这是人情天理，不见得都是怕死。练兵几年都是在内河内湖，谁也不曾真的下海打过仗，心里不踏实嘛。”

二人正说话，却见蓝理按剑大步进来，禀道：“二位军门，文华殿学士李光地大人奉旨来见！”

这消息昨日在邸报上已见过了，原想李光地三五日后才能到福州，不料来得如此之快。施琅不禁诧异地看了姚启圣一眼，姚启圣笑道：“李安溪这赌注全押在你身上了，自然着急。年轻人心性，有什么猜不透的：这一仗打好，上书房辅臣是跑不了的！”施琅也是一笑，说道：“到底你们读书人，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放炮，开中门迎接天使！”说着，二人联袂迎了出来。

李光地道了圣安，手捧敕旨昂然而入，他身着九蟒五爪袍子，缀着锦鸡补子，起花珊瑚顶子下一条油亮的辫子直拖腰间，粉底皂靴踩得橐橐有声，板着脸直趋中厅，南面站定了，看了看施琅道：“施琅接旨！”

“臣，施琅恭聆圣谕！”

李光地点了点头，展开手中御诏读道：

> 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已累下诏谕，朕期之殷切，惟因关系重大，不便遥定。今着李光地前往宣明朕旨，务期早日兴军东下，以免旷师持久。着加封施琅右都督职衔。钦此！

“谢恩！”施琅深深叩下头去。

当下寒暄了几句，李光地、施琅和姚启圣便分宾主坐下。虽然连日快马奔驰，星夜赶路，李光地却半点倦容也没有，只略用了几口茶，便道：“圣谕宣示得极明白了，学生急着赶来，就是因为皇上有些着急，施大人连连上章，都说承旨相机渡海，但至今仍无消息，因此特命学生前来查看，不知将军作何打算？”

“大人，”施琅听过诏旨，心中却隐隐感到不快，不知怎的，他怀疑对面这位盛年得意的尚书在皇上跟前说了什么话，干笑一声道，“如若圣上因下官未能渡海，加封都督之职催促，这职衔下官断断不敢领受。兵凶战危，必有全胜之道方可进兵，岂能草率从事？琅自受命以来，夙兴夜思，想的只有一件事，绝不为私仇而意气行事，不使皇上体念台湾苍生之仁心付之东流，岂敢拥兵不进，养敌自重？”这句话直捣胸臆，李光地的脸不禁微微一红，这诏旨确实是他拟的，如今听了施琅的话，倒像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作为道学名儒，他的自尊心不免被刺得一痛。良久，李光地方道：“施将军，不要误会么！将军所统军队皆是北方带来，加上福建本地水师，皇上恐不便统一指挥，特意加这一封，这是朱批，你一看就明白了。”姚启圣抚着长须道：“还是圣虑周详，以右都督之职指挥全军，确是便当得多。请晋卿放心，我福建兵马，连我在内，咸听施大人调度！”

“练兵本为打仗，”李光地皱眉沉吟道，“一直拖了这么长时间，这是不成的。去岁冬，皇上即有意命你们进兵，一直没有动，不知是什么原故？”“我在等呀！”施琅说道，“时机不成熟，怎么能贸然下海呢？”李光地身子一倾，似笑不笑地问道：“还要等，等什么？”

见李光地一脸不自在，施琅的心不禁一沉，手指敲着手背，慢吞吞道：“等风！李大人须知，船行得有风！”

“风！”李光地格格笑道，“学生就是福建人，此地冬有朔，夏有熏，秋有金，春有和，四风俱全。学生一路赶来，日日都有风，将军何

以不肯进兵？”姚启圣看了施琅一眼，他是主张用北风的，但见李光地下车伊始，便急于用兵，不知用兵艰难，心中微微上火，冷冰冰说道：“打仗不是咏月吟风，一个不慎，数万生灵就要涂炭，并非什么风都能用，请晋卿兄明察！”李光地以钦使身份前来督战，一下马便觉二人都带着别扭，心里便不高兴，沉思片刻，吁了一口气，笑道：“光地白面书生，不懂军事，倒要请教，什么风最宜出兵？”

“南风！”施琅道，“我等南风，没有南风，不能下海！”

李光地大笑道：“如此说来，我得好好等着了！倘若下海时是南风，中途又吹起东风，又要回师，岂不成了儿戏？”

施琅没有立即回答，上下审视李光地，半晌才道：“为将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风候，那是庸将！李大人，你一力赞同收复台湾，数年来苦心孤诣为我筹备粮饷，远见卓识，我十分佩服。圣上委你来督军，这原没什么说的，若像你今日这个督法儿，施琅甘愿退避三舍，由大人统兵下海，如何？”听施琅要撂挑子，李光地头脑方冷静下来。康熙原意是让他以钦差身份前来巡视，并没有督军名义，这违旨之罪，承当不得。他是饱学儒生，前明太监督师掣肘将帅，不知误了多少军机，自己岂可因一时意气贻千古笑谈？想到这里，李光地已换过一副笑脸，拂了拂袍子叹道：“琅兄，语重了，兄弟可吃不消。我这个钦差是到岸边来擂鼓助威的，绝无代庖之意，务请将军谅解我的苦心。”

姚启圣听着，觉得李光地这话十分诚恳，也不似刚落座时那样盛气凌人。他和陈梦雷是朋友，原有些鄙夷李光地，想让施琅这个倔头儿去碰一碰，听至此，觉得事体重大，便出来和解道：“大家同事一君，共办一差，心里想的都一样。晋卿身负圣命，自然要催促用兵，老施也是怕万一有差池，耽误了皇上大事嘛！晋卿远道而来，风尘仆仆，我们不要再说这件事了，来人——办酒，为钦差大人洗尘！”

第三十三回　掷铜钱都督定军心　擂战鼓施琅啖眼珠

六月夏季入暑的第三天清晨，施琅按老习惯照常骑马出城，登高遥望海面，但见茫茫海平线灰蒙蒙的涌出一轮血红的朝阳，将南边一带峥嵘的云团镀成紫红色。海面上浪涛不安地喧嚣着排空峙立，泛着白沫，裹着海藻，一次比一次更有力地撞击礁石，推向沙滩。

“风候！”施琅心情陡地一阵激动，站在岩石上沉思片刻，猛地一拍腿，匆匆下来，疾驰回城。姚启圣和李光地正在对弈，见他进来，急急匆匆地换上朝服，摘了壁间宝剑向腰上系，二人不禁一惊，李光地推枰而起，问道：“出了什么事？”施琅已披挂齐整，正系着帽带，脸上毫无表情，缓缓说道：“李大人，启圣兄，等了多少年，多少天，总算皇天开眼，南风将起，今日即刻渡海作战！”

事情来得太突然，李、姚二人一时都怔了，姚启圣灼热的目光扫视了施琅一眼，身上忽然一震，脸涨得血红，嘴唇嚅动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李光地的面孔一下子变得苍白，跨前一步，急急问道：“这是……真的？”

“真的！”施琅饱经风霜的面孔上，皱纹一动不动，仿佛一个石头人，“今日南风必定大起，正是进击澎湖的好时机！”李光地事到临头，反显得有点不安，踱了两步问道：“我已经拜折，将这里情形奏明圣上，这两日必有圣旨，能不能略等一下？”施琅咬着牙，说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刻就是皇上变卦，我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还等什么？”姚启圣眉头紧锁，双手按着桌子，盯着庭院中纹丝不动的椰树，思索了好一阵，猛地击案，激动地说道：“好，时势造英雄，千古一时！传令升帐！”

中军帐前号炮闷雷般响了三声。“大帅升帐”的传呼，从中军直送各营、棚、哨。军士们立即忙碌起来，穿衣披甲，佩弓带刀，结队向校场聚齐，偌大校场，立时变得一片肃杀，只闻海浪的“哗哗”声。

施琅居中，李光地、姚启圣一右一左站在校台上，三个人都热得汗湿重衣，钉子一样一动不动。施琅穿一身簇新的九蟒五爪袍子，外罩一

件黄马褂，目光阴沉沉、寒森森，朗声命道："请天子宝剑！"

又是石破天惊般三声炮响，八名校尉抬着剑架，供在将台正中，点燃着案上的香烛，三个人依次行了大礼，退至一旁。

"众位将士！"施琅的声音金石一样铮铮作响。

"在！"

施琅目光横扫校场上的将士，突然拔高了嗓音："本都督奉圣命，代天讨逆，今日拜祭海神，出海！"说着，从案上一个匣子里取出一个黄布包儿，供在桌上，自向案前单膝跪着行了礼，躬身上前取出里边的东西。众人一齐瞩目，见施琅手中攥了一把铜钱。李光地心中有些纳罕，暗想，"这是哪家法术？"

"这是本提督昨夜拜海神庙，请来占卜用的神物！"施琅神情庄重，将铜钱擎在手中大声道，"一百枚康熙铜钱，掷向台湾海域图，倘若我军出师顺利，当有九十五枚以上的字面朝上！"说着目光微一示意，两个军士抬着一张厚厚的海蓝青毡，将海域图平铺在将台中央。

一语既出，将台上下将士们无不失色：一百枚铜钱，胡乱掷出，谁能保有九十五个以上的字面朝上？李光地的脸刷地变得煞白，回头看看姚启圣，也是毫无血色。好容易定住了神，李光地跨前一步，说道："天与人归乃是定数，施将军不必作此一举！"

"李大人，既是定数，天必佑之！"施琅冷冰冰说道，"倘若果真有所不利，生死有命，施琅愿一身当之——请上天默示！"说罢手一扬，那一百枚铜子儿早撒得满毡都是。有的翻个儿打滚，有的陀螺般旋转，移时方才都平静地躺下。

将士们的心都提得老高，惶恐不安地凑近观看，但见一百枚铜钱星罗棋布，杂乱无章地横陈在毡上，黄灿灿，亮闪闪，一、二、三、四、五……居然有九十九枚是"康熙"字面儿朝上！陈蟒头一个看完，哆嗦着嘴唇怔了半晌，双眼望着上苍，跳脚狂呼道："全是字，全是字啊！"

一霎时，将台上下轰动了，李光地掏出手帕揩拭着额前的冷汗，兴奋得满面红光，姚启圣双手搓着连连嗟叹："天心厌郑，天心厌郑！"蓝明、蓝理一干武将全身的血都在奔涌，直想拔剑向天狂舞！

“用钉子钉牢了，”施琅的声音也激动得直抖，“抬出去，鼓乐伴奏，昭示三军！”

几名校尉簇拥着那块海蓝毡抬下去了。不一时，便传来各营将士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李光地心思灵动，陡地一转念：莫非有九十五枚铜钱是特铸的两面字儿？不禁莞尔一笑，却跟着高呼“万万岁！”

事情确乎如此，施琅陛辞时，康熙屏退了上书房大臣及左右，特赐了一百枚两面字儿的铜钱，叫他如此如此操作，只施琅怕有精明人起疑，特在里头换取了五枚，倒使众人信得更其扎实。见康熙妙计成功，士气大振，施琅抖擞精神，从预备好的酒坛中倾了一碗酒，步至将台中央一擎酹地，大喝一声道：“军令！”

“喳！”

“有进无退！”

“喳！”

“临敌畏缩者、贻误军机者、不遵号令者、见危不救者——斩！”

“喳！”

施琅看了一眼姚启圣，示意叫他说话。姚启圣“刷”地一步跨前，亢声叫道：“台湾之战，主上宵旰焦劳，万众翘首盼望，今兵精粮足、船坚炮利，上天垂象全胜凯旋！大丈夫立身于世，建功立业在此一时，愿与诸君共勉！”说至此，姚启圣一个大转身，至施琅身前打了个千儿，朗声道：“姚启圣原奉旨督办粮饷，现有李光地大人以钦差身份坐镇后方，启圣敬请随军出征，惟施琅大人之命是从，如有失误，甘当军令！”他这个简捷的鼓动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人静，将佐官弁们听得一清二楚，眼见他以总督身份，请缨前敌，人人激动得心里噗噗直跳。施琅正踌躇间，李光地走近来，喑哑着声音道：“启圣兄一片至诚，施将军就允了吧，朝廷如有闲话，光地愿一身当之。不可躁进，不可畏缩——我在福州设醴酒、扫百花之榻迎候二位凯旋归来！”

施琅抬头看了看天，已是辰牌时分，点了点头，将手一挥命道：“传我将令，即刻升旗登舰！”

中军大旗在雄壮的军乐中冉冉升空，此时南风骤然而起，吹得宝蓝缎面的将旗猎猎作响，上头一行遒劲的鹅黄大字“钦差大臣、太子太保、统领水师右都督施”，在南风中飘荡地舒展。随着旗舰，满载水兵的战船一列列依序驶出港口。波涛翻滚的海面上，尽是装备了大炮、火箭、鸟铳的楼船。

蓝明、蓝理二兄弟约定了要比赛厮杀，蓝理特地请令，在中军座舰旁另乘一只炮舰。蓝理船上的人都脱得只剩一条短裤。这两条船走在全军最前头，又都这样杀气腾腾，显得格外醒目。中军之外，另两路各七十艘战舰由陈蟒和魏明两个总兵带领，分击鸡笼屿和牛心湾——又有八十艘战舰设在中军后侧，有事则救应各方，无事作后备使用。红蓝令旗在镇台上遥相呼应，依着施琅旗舰号令不断变换着队形，海面上画角号炮不绝于耳，惊得海鸥仓皇地忽起忽落。

第四日申牌时分南风愈烈了，风催战舰箭一般驶去，像一条条硕大无朋的巨鲸在海面上分浪前行，溅起老高的水花。澎湖岛渐渐近了。岸边兀起的石礁，怪兽一样在浪涛中一隐一现，用肉眼也能看得清，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姚启圣毕竟文人出身，即将接敌，心里突突直跳，两只手握着船舷栏，又湿又黏，全是冷汗。他无声地喘了口气，回头对施琅笑道：“这里的守将不是刘国轩么？带了几十年兵，怎么如此不济，他早就该炮击我船，乘乱出击才对呀！”

施琅手中的望远镜一直没有放下，扑上船舷的海水早打得浑身精湿，听了姚启圣的话，动也不动地回答道：“岛上已经有动静……”话未说完，岛上的大炮已震天价响起，集中火力向中军旗舰击来，周围立时激起一片水柱，哗哗地向船上倾泻。与此同时，约一百艘敌舰驶出港口冲浪而来。施琅方将手中红旗一摆，前队二十八门大炮，三百枝鸟枪同时怒吼起来。除了赖塔造的十门大炮，其余都是兵部制造局精制的，射程远、换装火药快，只是后坐力大，每发一炮船身便剧烈地抖动。

岛屿上顿时浓烟四起，海上被炸飞了的旗帜、断桅像风筝一样飘落下来，岛上兵士慌乱地奔跑着，却听不见嘶叫些什么，不久又趋平静，施琅料是刘国轩在杀人，整饬军纪。接着岛上排炮又劈头盖脸地压过来。旗舰四周水雾濛濛，几丈开外什么也看不清，海天都迷漫在粥一样的混沌中。施琅忙命：“打旗语，左右两翼不必顾我，速攻鸡笼屿、牛心湾，占领滩头！”连叫几声，身旁旗手却一动不动。施琅不禁大怒，拔剑在手，上前要斩这吓昏了的水兵。待到跟前却愣住了，原来中军旗手已被炸死在船舷旁，兀自紧握着令旗站着，鲜血和着海水汩汩地往下

淌。

施琅又是感动又是焦急，劈手夺过了令旗，厉声命道："姚启圣指挥旗舰！"一个健步登上倾斜的旗台，亲自操旗向陈蟒、魏明传发号令。刹那间左右两翼火炮震天，牛心湾和鸡笼屿两处同时起火。

此刻前锋与敌舰已经接阵，大炮没了用场，箭如雨蝗，枪似爆豆，火箭激射，双方都有几只舰帆燃着，熊熊火光中桅杆的爆裂声，鼓声，呐喊声，惨嚎声，战舰的碰撞声，白刃相搏的格斗声，和大浪的喧嚣声搅成一团。因见施琅左右两翼已占领滩头，敌舰显然慌了手脚，横过舰身两面应敌，各派了二十艘舰开往左右翼救应后路。但这一来，中路形势立即分明，刘国轩势单力薄，只得一边大肆施放火箭守护，一边鸣金收兵，缓缓退却。

施琅眼见敌人退路已断，不禁仰天大笑，令二旗手打旗语命全力进击敌军滩头，并亲自擂鼓率中军穷追。正得意间，不防一枝冷箭"嗖"地飞来，竟直贯左目！姚启圣面色煞白，大叫一声扑了过去，却扎煞着手无计可施。两旁守护亲兵见主帅重伤，血流满面，顿时都惊呆了！施琅踉跄一步，恶狠狠喝道："愣什么？急令蓝氏兄弟强攻，天立时要变了！"说完狞笑着狠命地一使劲，拔出了带着眼珠的箭，紧紧攥在手中。

"施琅兄！"姚启圣泪水夺眶而出。

施琅一手扶着铁栏，额上青筋暴起老高，好久才吃力地笑道："启圣，亏你还是有名的姚大胆，何必作儿女之态！体之发肤受之父母，岂可轻弃？古名将有啖睛大战的，我难道不及他们？"他用颤抖的手将眼球塞进口中一伸脖子咽了……将箭"咔"地一撅两截，甩进了大海，咬牙命身边的总兵吴英："打，混蛋，懂吗？打！"说完复又擂起战鼓。

中锋前队双方几十条战舰已杀成一团。蓝理已杀得红了眼，通身上下中了十余枪，血葫芦儿似的，兀自寻找敌人做白刃格斗。蓝明却比哥哥聪明，这场恶战从申初到申末，他船上没死一兵一卒。原来与敌舰相接后，他便命大家一齐伏在舱里，吃牛肉干喝水。只令水手摆舵在敌舰中钻来钻去，活像一条鳗鱼，敌人上来一个杀一个，割掉耳朵为证，尸首扔进海里，就这样，无声无息死在他船上的已经上百。各舰无不成了血海火山，惟有它像条空船荡来荡去，蜘蛛张网般等着不知死活的苍蝇。

“二爷！”一个瞭风的水手突然说道，“大爷的舰……”

蓝明镇静地起身从舱孔里望了望，刘国轩的先锋将军曾遂率三只战舰将蓝理的船困在核心，桅杆折倒，船上已是熊熊大火，遂回身命道：“不要慌！快把我们的船悄悄靠过去！”

此时蓝理的处境真是凶险万分，他见自己的船已在下沉，便带了仅存的十余名亲兵跃上了曾遂的舰船，曾遂船上四十多人一齐围了过来，早将蓝理疲惫不堪的护卫都砍翻在地。曾遂一手拄着宝剑仰着脖子吃酒，眼见只剩蓝理一人，背靠舱房喘息，“啪”地摔了酒瓶子，狞笑着提剑过来，问道：

“你是蓝理，扛大活的出身？”

“是又怎么样？你是曾遂，海匪营生？”蓝理握紧了剑，小心提防着他突然进袭，笑道：“你左右前后看看，你们还有指望么？”

“我们可谓知己。”曾遂格格笑道，“老子到头了，可你也活不成了。你也左右前后看看，能活几时？”

曾遂说着，便挺剑向蓝理头部刺过来，蓝理急忙举刀拦挡，却扑了个空——原来曾遂虚晃一剑，又向蓝理腹部刺去——正刺在蓝理裸露的肚子上，蓝理哎呀大叫一声躺倒在甲板上，腹破肠流。曾遂微笑着收了剑，对左右亲兵道：“你们齐声大喊：蓝理死了！”

亲兵们听令，手卷喇叭，鼓足了气大喊：“蓝理死了！蓝理死了！”

“蓝理尚在，曾遂死了！”

躺在地下的蓝理突然大喝一声，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挥起沉重的宽背大刀猛地向曾遂一劈。饶是曾遂武艺高强，怎防这个“死人”还有这一下子，身子急闪时，左臂已被砍了下来。正在这时，变戏法似的，从后舷爬上了四十几个赤膊大汉，一声不响地冲了过来，二十多个护卫兵早被砍翻了一多半。曾遂脸白得纸一样，捂着断臂狂叫：“左右舰靠过来，快杀！”

但他手下的兵已是强弩之末，哪里能够抵御这群养精蓄锐，吃喝了半日的生力军，但凡迎上去的，无不如风扫落叶般被杀倒在地。蓝理绝

处逢生，不禁涕泗交横，瘫倒在地，兀自大叫助威："好兄弟，有你的，比哥哥强！好生杀，叫皇上晓得，我蓝家兄弟都不是孬种！"

曾遂的前锋舰很快被蓝家二兄弟占领了。蓝明顺手一刀割断了系旗绳，绣着斗大的"曾"字先锋旗"哗"地落下。曾遂在十几个强手的攻击下迫得退到舱房门口，依壁而立大叫一声：

"都住手，我有话说！"

围攻的人都收回了武器。四旁的战斗已经结束，刘国轩的旗舰已逃向牛心湾海面。黑云一重重压下，曾遂没有立即说话，饱含泪水的眼睛向东眺望片刻，轻声叹道："天亡大明，我算对得起郑成功老主子！"曾遂突然从袖中抽出一面小旗，急速打着旗语要刘国轩座舰"向我开炮"……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曾遂撇了旗，横剑向项中猛地一勒，身躯像锯倒的白杨一样沉重地倒在湿漉漉的甲板上。几乎与此同时，刘国轩的排炮呼啸着打了过来，站着发愣的蓝明，头颅被削去了一半，一声不吭也倒了下去。

"好兄弟呀……"蓝理惨呼一声，滚爬着扑了上来，伏在蓝明温热的身躯上，全身抽搐着，用头和拳死命地砸着甲板，用嘶哑了的嗓音号啕大哭："娘最疼的是你，我回去怎么见她老人家呀……"

蓦然间，一道烁金流火似的金蛇从云层中猛蹿出来，接着一阵惊心动魄的滚雷。大雨劈头盖脸地洒落下来，打得海面"刷刷"山响……天，已经黑下来了。

第三十四回　腹破肠流蓝理请战　诱敌出战旗舰冲滩

登上澎湖岛的施琅忍着伤疼，带领姚启圣、吴英等人，冒雨巡视了新扎的大营，回到行辕大帐时，天已放晴。此时风停雨止，残月斜照，海涛也不甚喧嚣，大战后的岛屿静卧海上，平添了几分悲凉。

“刘国轩这一回损失不小，只能逃往鹿耳门。”施琅喝了一杯热茶，精神好了些，对坐在案边沉思的姚启圣、吴英道：“今日我舰沉了十艘，敌舰沉了四十五艘，另有不少带伤的。刘国轩已无海战的力量了。但鹿耳门周围暗礁很多，登陆很难，看来还有一场恶战啊！”

吴英捧着茶碗笑了笑，道：“军门不必焦心，我愿为前锋，到鹿耳门冲滩！”“如今不能立即打。”姚启圣眼睛被海水蜇得通红，显得很疲倦，插进来说道：“自古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我军士气虽高，也疲累得很了。从这里到鹿耳门虽然只一天的水程，但天气变化无常，粮食、淡水也要补充一下。”吴英笑道：“刘国轩败走时，李大人已将粮食督运上船，大约明日就会送来的。”

“李晋卿此番辛苦不小！”施琅叹道，“当初他一来，我就让他下不来台，如今很觉后悔。”姚启圣格格一笑，说道：“这件事施兄不必担心，他的功名事业都在你身上，怎么会料理你？只怕他疑我在里头挑唆，我此番跟着你，也有避祸之意呀！”

这个话说得很深，姚启圣跟着施琅下海，是为了避开“功人”，情愿当一“功狗”。“功狗”在前面立功，“功人”在后方受赏。如果，功人整功狗，那不连“功人”也不成其“功人”了！“避祸”二字实在贴切不过。吴英没听懂，施琅却心里雪亮，一笑道：“真个文心周纳——你说的意思我懂了，也就放心了。给养来了，伤兵要运回福州，先让蓝理他们回去吧！”

“军门！”

蓝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闯了进来。因为失血多，他的脸色白里泛青，因肚上裹着布，鼓起老高，但精神看去仍颇健旺。蓝理叫了一声，

施礼说道："我还没有尺寸之功，怎么就要打发我回去？"

三个人都是一怔，施琅忙叫蓝理坐了，按着他的肩头说道："好兄弟，你怎么来了？——方才不是叫你好生躺着么？——谁说你没有功劳？若不是你在前头死命抵挡，我的旗舰也要接敌做白刃格斗呢！你杀了那么多敌人，又夺了他们的先锋舰，这就是头功！蓝理兄弟，你受这么重的伤，就是铁人也得焊一焊呀！"吴英也笑道："老蓝，别那么恃强。有功劳大伙分着得么，我也想弄个红顶子戴戴呢？"

"我是扛大活的出身，自小没吃过一顿饱饭，受了工头多少气！原在紫禁城修太和殿，皇上抬举我出来，并不是我有什么文才或者比别人聪明，是瞧着我有把子气力，不为国效力岂不可惜了。如今这模样儿回去，我臊也臊死了！"回想当年修太和殿的往事，蓝理的眼圈不禁红了，"……怎么跟皇上说呢？说我丢了自家的船，躲到敌人的船上？说我跟弟弟比赛，弟弟舍命救了我，我却连仇也不报，回去逃清闲？说我杀了不少贼，可我一舰弟兄都阵亡了，让我去独自去领赏？……"

施琅见这粗大汉子动了真情，感动得站起身来。良久，方叹道："你的事皇上跟我提起过。我知道你受恩很深，此刻又自觉欠了别人的情义债——可你的伤我瞧了，用不得力的呀！""说到伤，您不也……"蓝理哽咽着道，"军门既知道我受恩深重，就该让我见了万岁爷有话说！"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两日之后，二百五十艘战舰补足了柴炭、粮米和淡水，起锚直抵鹿耳门。鹿耳门乃澎湖列岛南部的一个大岛，是通往台湾北门港的要冲，刘国轩在这里设了第二道防线，确保台湾本土。经过数年经营，岛上连营结寨，鹿砦高架，加之岛周暗礁密布，端的险要。施琅的舰队在离鹿耳门港口半里远处抛锚扎营，施了千方百计，诱刘国轩出战，无奈刘国轩只是守在岸上用火弹、火箭向海上猛射，剩余的一百来艘舰窝在湾里死也不肯出来。施琅一时也觉计穷。

第三日果然起了风，卷起丈余高的巨浪排击着水寨，多年的老兵都晕了船，有的船被炮火打穿了水箱，情势显得紧张起来。

"这样下去不行！"施琅站在甲板上，观察着鹿耳门守军情势，果断地说道，"风这么大，一两日停不了，今明两日必须破敌！"

姚启圣呕吐得脸色发白，仍勉强撑持着，说道："鹿耳门不涨潮，

船是靠不上去的！还得设法诱他们出船。……才成啊！”陈蟒迈出一步大声道：“军门，标下愿去诱敌！”施琅咬牙思忖半晌，方道：“从现在起，到我回来之前，全军由姚启圣指挥！”

众人顿时大吃一惊，姚启圣道：“你是主帅那怎么行，要去我去！”

“你怎么行？我和他们都是熟人，多年来大家咬着牙等着碰面儿。”施琅微笑道，“我亲带旗舰佯作冲滩，肯定能诱他出战！”姚启圣连晕船也忘了，急顶一句：“搁浅了呢？”施琅道：“如果不搁浅，我们上岸就能占一块立足之地，刘国轩不敢不管——如果搁浅，刘国轩就会派舰围攻我船。那时你们就可截断他的后路，他就只有投降一路了！”

“非得你去么？”姚启圣的声音微微颤抖。施琅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大帅！”吴英和陈蟒，同时单膝跪了下去。“这里用不着动儿女情肠！”施琅厉声斥道，“你们下舢板，到后舰上去！我的舰若沉，或搁浅，你们立即升旗指挥！”看着三人含泪下了舢板，施琅拔剑在手，目喝道：“旗舰和中军护舰拔锚进击鹿耳门滩头！”此时后头掩护的大炮声已经响起。

果然，在临近滩头三十余丈时，施琅的座舰真的搁浅在沙滩上，炮台上的十门守滩大炮夹着火枪霰弹没头没脸地打过来，但很快就被吴英的火炮压了下去。不一时，便听岸上急雨似的擂鼓声，九十余艘战舰从港湾里窜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向施琅包抄过去，海面上的炮火立时开锅粥似响成一片——姚启圣见诱敌成功，手中红旗一摆，施琅舰上的旗“唿”地落下，吴英舰上一面簇新的龙旗冉冉升起——蓝理挺刀直立船头，率着二十余艘舰冲过来接应施琅。另有一百五十艘舰却转了方向，向港口冲去。顷刻之间，四面八方，海天云水都弥漫在战火之中。

这真是一场空前的海战。双方投入的水兵总兵力达四万有余，五百余艘舰船，有的冲，有的堵，往来周旋，杀声覆盖了涛声，七十余艘战舰起火，在海面上噼噼啪啪地燃烧，不时有舰只沉没下去。起火的船挤在一起，双方的水兵纷纷跳海，在水里厮杀格斗，鲜血染红了大片的水面。直杀到黄昏时分，清军才占领了鹿耳门港口，夺取了炮台，只有滩头阵地尚在郑家兵手中。

上了当的刘国轩眼见没了退路，便命剩余的三十多艘舰船集中起

来，仗着熟悉水势，一边与蓝理周旋，一边向施琅逼去。蓝理救人心切，率舰队穷追猛打，却不防被引至浅水滩，二十艘舰船一眨眼工夫就搁浅了十五艘，余下的几艘慌忙逃避，早被刘国轩的大炮掀翻在海里。刘国轩仗剑哈哈大笑，对左右道："虽然战败，活捉了施琅也是一功！"又指着蓝理大声喊道，"姓蓝的，可笑你一介武夫葬身于此！鹿耳门几十年才涨一次潮，你就是哪吒再世也救不了你家主帅。你和施琅熬得过今夜，过不了明日鬼门关！"说着便命令道，"水上结寨，明日活捉了施琅，退回台湾再战！"

姚启圣上岸第一件事便是带着吴英上炮台，下边滩头还在郑氏军手中，再远一点海面上，搁浅着施琅和蓝理的舰船。炮台上的炮都是固定好了的，专打海面上的船，倒不能用来压制滩头上的火力，吴英便命兵士们将炮的后身垫高，将射程拉近到海滩上。上了岸，姚启圣的晕船毛病儿好了。他握着望远镜，向海面上看了半晌，踱到吴英跟前，嘴唇嚅动了一下，轻声叫道："吴总兵。"

"军门，"吴英忙道，"有什么指令？"

"说不上指令。"姚启圣道，"方才我问了一下，说这里从不涨潮，不知是真是假？"

吴英沉吟一下，说道："下海前施军门就说这里难打，鹿耳门已经二十多年不涨潮了，说如果能遇上涨潮，大舰就能直上滩头。唉，只怕难以指望啊！"

姚启圣跨前一步，皱着眉头看着海面，倏地转过身来道："吴英，这炮只能垫一半，留着一半吧……""为什么？"吴英惊异地看了看姚启圣，又看了看射程以内施琅的舰，突然明白了姚启圣的意思，不自禁打了个寒颤，后退一步，惊恐地问道："难道你……"姚启圣黯然地点了点头，说道："那五门，留着给……施军门……殉国用。"

吴英的脸变得全无血色，霎时又涨得通红，按剑倒退一步，瞋目喝道："你……你敢！"姚启圣看看左右无人，苦笑道："你以为我愿意？或者你想我要抢功劳？告诉你一句话，如果真的……那样，我即刻服药而死！我和施琅什么交情，你还不明白？"

"那，那为什么？"吴英被姚启圣的目光震慑住了，旋即一跺脚，抱头蹲在地上失声痛哭道，"不！不不！我不能啊……"

姚启圣的脸苍白得吓人，近前一步道："这是皇上的密谕……"

"啊？"吴英猛地抬头，盯视着姚启圣。

"施琅若有异举，"姚启圣道，"我得相机处置，国家社稷为重，施琅一人为……轻啊！"他不安地看了看渐渐暗下来的海面，缓缓说道，"当然，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这样。但老施毕竟是那边过来的，万一降了，或被捉了去，台湾就有了讲价钱的资本……数年准备，血战一场，朝廷能落着什么？……"

吴英抬起头，泪眼汪汪看了看海面，迟迟疑疑地向炮位走去……

"回来！"姚启圣突然叫道，一字一句又交代，"就说是护卫施军门，炮击刘国轩的！——军机不密，祸灭满门，你要想明白！"

天黑了。海上一片寂静，只有鹿耳门千百年不息的海浪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声，仿佛并不理会人间兴衰，悲欢离合。

施琅的舰上还有三名水兵活着。战死的尸体都垛在舰的另一头，下边墨黑的海无边无际，粼粼光中只隐约看见一具具尸体在沉浮。

"终于完结了。"施琅苦笑了一下。对面不远就是刘国轩的舰队，看来明日是志在必得。刘国轩是郑成功的心腹，杀自己父亲的也有他，他是决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施琅沉思着，在搁浅得结结实实的船上踱了两步，真想就在这里跳下去一了百了！思忖了一阵，施琅叫过三名水兵，笑道："看来此处就是我们归天之地，可惜平日我没有多关照你们……"

三个水兵年岁都不大，暗中瞧不清他们的面孔，只隐隐看见六只晶亮的眼睛在闪烁。良久，一个年纪稍长的笑笑，操一口闽南话说道："大人你死得起，我们有什么不能的？今儿我砍翻了他六个，去他妈的，早够本了！有什么后悔的！"施琅抱膝坐着，仰脸观星，说道，"我们在尽忠！按我测算今年鹿耳门有潮，不知碰上碰不上，若能脱此大难，我施琅必定抬举你们——只怕未必能这么巧啊！"

四个人都沉默了。鹿耳门自康熙元年涨过一次潮，二十多年了，叫人怎么指望？

但事情巧得令人难以置信。造化之神居然真的光顾了。第二日凌晨，起潮了，而且是在迷蒙的大雾中涨起来的。一丈多高的潮头澎湃着，发出千军万马的奔腾呼啸声，轰鸣声，撼山动地地由远及近冲过来。头一排潮浪，便打得施琅的座舰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天哪，潮！”施琅先是一惊，大雾已经使他庆幸了，又来了潮水！正发呆间，又一个潮头过来，将舰船托起老高，已能离开沙滩，在海中自由自在地打旋儿。施琅梦游人一样，软着腿沿舰踅了一遭，突然爆发出刺耳的狂笑：“潮水！真的是潮……哈哈哈哈！”好半日才回过神来，他虔诚地仰首望着茫茫苍穹，喃喃说道，“天子洪福，祖宗灵佑！施琅当奏明当今万岁，为海神加封，再塑金身，重修庙宇！”说话间，陈蟒的舰队已开过来接应，附近不远传来了蓝理惊喜的狂叫声。

刘国轩没有再下令进击。他像被雷击了，白痴一样注视着汹涌的浪滔，好半天才发出一阵似哭似笑的干嚎，腿一软跪在甲板上，喘着粗气吃力地说道：“先王创业，率舰来台湾平红毛，鹿耳门涨潮……数十年后施琅来攻，鹿耳门又涨潮。这是……是天意，是天意啊！”说罢慢慢起身来，回顾中军护领笑道，“你率舰回台湾，说刘国轩有话：施琅若肯不计前仇，不坏宗庙，不戮大臣，不掠百姓……”他哽咽了一下，“那……那就……降吧！”说罢横剑项后，猛地一拉……高大的身躯便倒栽进狂潮之中，一个大浪过来，已被卷没了。

第三十五回　台湾大捷晋卿受封　危言耸听宰辅结党

六月二十二日，清军收复澎湖全岛，台湾门户顿时大开，施琅一边整军补饷、安抚伤兵，打捞死难将士，修复战舰，一边将澎湖血战情形备细写了奏章递送福州。李光地得到澎湖大捷的消息，一口气松下来，几乎瘫晕过去，因施琅奏章中说奖功银两尚缺九千两，忙移咨福建藩司衙门提调银两解往澎湖。次日又接施琅书札，说郑克瑭已差人下书请降。前线已获全胜，李光地决定即刻赴京，请旨办理受降事宜。

收复台湾的消息立刻轰动了北京城。这时恰巧欧罗巴的意大利、法国、荷兰正遣使万里来朝，都跟着凑趣儿，上表恭贺大皇帝收复台湾，把个康熙欢喜得立不安，坐不稳，竟传旨驾御太和殿接见李光地，君臣对奏足足对了两个时辰。索额图和明珠搜索枯肠，挑尽了好词儿夸奖皇上“神圣文武”；高士奇即席吟诗做文，献万寿无疆赋；连熊赐履也给皇子们放假，奉旨赶回礼部，带着司官连明彻夜地起草诏诰，制订受降礼仪，呈康熙过目后用六百里加紧发往福州。

第二日，何桂柱便至李光地府上颁恩诏，加封李光地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何桂柱已晋了四品京衔，花白胡子笑得一抖一抖，满面红光地和李光地寒暄着，说道：“我这一辈子尽托了伍家的福。先年二爷当主子的老师，我做伴当，这就做了官。伍二爷是要修炼成佛的了，又来了您，却是伍老太爷的高足，您可得多关照啰！”李光地面儿上镇定，心里直打鼓，兴奋得怦怦直跳，笑道：“我素来不信福命之说，但你何桂柱有福看来不假。听说太监何柱儿原来叫阿狗，就是羡慕你才改了名字。”说罢，畅快地大笑起来。何桂柱被李光地奉迎得身上舒坦，凑近了说道：“听里头风传，大人要进上书房呢！李大人您真有您的！当初说取台湾，连索中堂都不敢说硬挺话儿，惟独您顶着一定要打——这就是本事！熊大人如今也说您有名臣风度！”何桂柱说着，摇头咂舌，连连赞叹。

李光地听了目光霍地一跳，半晌方舒了一口气，淡淡一笑，说道：“君子知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名臣不名臣，我没有想过，刻意求名就入了下流。皇上如此加恩，我已是位极人臣，岂敢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何桂柱听他撇清，不禁一笑。他在皇上跟前当差多

年，耳濡目染，已知文人习性，越是热中，越是正经。听李光地如此说，倒不好再套近乎，讪笑着起身，道："大人这话我信，您是正儿八经的理学大儒嘛！天不早了，我得回旨去——您不妨去见见索中堂，他消息灵通，说不定皇上还要加恩呐！"说罢笑着去了。

当日午后，李光地便坐四人官轿至玉皇庙街索额图府邸。门上人见是他来，打了千儿问过安，便飞跑进去禀报，早见索府清客相公陈铁嘉、陈锡嘉二人联袂出迎，一路说笑着让进西花厅。

索额图正和汪铭道在对弈，见李光地进来，撇下棋子起身笑道："新贵人来了，我这几日身子不爽，没得出迎，谅晋卿不会挂怀吧？"

"老师，这是哪里话？"李光地一撩前摆，端端正正坐了，微笑着说道，"回京之后事情太多，您都是知道的。所以没能来府上请安，还得请您海涵才是啊！"

"弄点酒菜来！"索额图漫不经心地吩咐道，"还有汪老，我们边吃边谈——晋卿，接到圣旨了么？"李光地道："今日上午何桂柱来传旨，真是圣恩高厚，光地受之有愧！"说罢抚膝慨然叹息一声。汪铭道盯着李光地沉思不语，半晌方道："圣恩是一层，这里头还有太子殿下的意思。中堂上午还说，小王子几次奏请万岁，要你进上书房办事呢！"索额图见管家老蔡已将席面送来，便道："蔡代，你怔什么？还不快去把圣上赐的那坛子茅台送来？"见老蔡一迭连声答应着下去，三个人方才入座。

索额图用筷子在盘里翻拣了半日，夹起一只螃蟹来，拧着腿子道："榕村（李光地号）呐，你不知道，如今的事比不得康熙十二年前，难哪！太平时节，谁不想巴高向上？你的心思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凭你的人品、心地、才学，进上书房，那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娘的，偏偏有人作梗！"仿佛吊胃口似的，他说着又住了口，挖出蟹黄蘸了姜醋慢慢品着，又道，"你去这几个月，就有不少闲话，陈梦雷也调了回来，由于你的功劳谁也泯灭不掉，这才封赏了你，若论这里头的文章，多着呢！"

"敢问是什么闲话？"李光地的心猛地一沉，但他素来涵养极深，迅速恢复了平静，"我并不在乎，横竖皇上知道我。但我在军前效力，后头却有人做'文章'，岂不是咄咄怪事了？"说话间蔡代进来，将酒斟了。

汪铭道见他出去，方冷笑道："亏你还是饱学之士。自古这样的事有多少！立了功杀头的也不乏其人！"

索额图道："参你的片子有四五起。余国柱、徐乾学、郭琇都参了，这都是明面儿的事，我也不想瞒你。有的说你在福建居丧，也和耿精忠有勾连，昧功卖友。有的说你的蜡丸书迟送了一年，其中难保不是沽名钓誉，观望风色；还有说你是假道学，居丧不谨，与妓女鬼混——你说气人不气！"李光地听着，眼中已是迸出火花，他没有想到，自己到前方慰军，后头竟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话作践人！半晌才喘了一口气道："我的心，天知道！"

"皇上也知道。"索额图平静地说道，"所以一概扣了，留中不发！"汪铭道却道："不过日子久了也难说。曾参是圣贤，曾母是贤母，以母子至情，能说不知道自己儿子？报了三次'曾参杀人'，她不照样信了？"

李光地心里"格登"一下，这典故他当然知道，而且无端的调回了陈梦雷，就是不祥之兆。停了一下，他才有点不情愿地问道："陈年兄调回来了？在哪个部里办差？"

"若是在部里，那倒好了！"索额图冷笑道，"如今在三爷府里，是皇子师傅！"

三爷胤祉，年纪尚幼，倒也无所谓，但却是新晋封的贝勒，与大阿哥胤禔平头论位，仅次于太子，康熙把个学穷造化的陈梦雷从囚犯一下子抬到这个位置，的确叫人吃惊。李光地想想，这是康熙的意旨，不好说什么，冷笑一声，端起茅台酒一饮而尽。

"说实在的，"索额图看了汪铭道一眼，亲手为李光地斟了酒，又道，"这上书房里还是明珠说了算。熊老夫子小心谨慎，两不沾惹；高士奇自己立不起山头，归根到底是明珠一党。我若不是里头有太子照应，早就被排挤出来了！哼！明珠这人，人都说他盖世聪明，其实他心里打的小九九，瞒得了谁？"

"什么小九九？"李光地静静听完了，目光幽幽地问道。

"大阿哥胤禔！"汪铭道身子一仰，靠在椅背上说道。

“阿哥里他是头一个封为贝勒，他还想怎样？”

索额图上下打量了一下李光地，见李光地一脸正色，突然喷饭大笑，说道：“你呀，不知是真呆还是扮傻？奢望这东西还有个穷尽的？鳌拜不过一个公爷的位分，一旦有权就想坐龙廷。何况胤禔金枝玉叶，位尊贝勒，内恃纳兰氏之宠，外有明珠把持朝政，掌管紫禁城宿卫，重权在握！”

李光地突然打了个寒噤，这件事他从来也没敢想过，要真的有夺嫡之祸，头一个要扳倒索额图，第二个只怕就轮到自己！什么起居八座，光宗耀祖，什么策划庙堂，造福黎庶，一股脑儿全断送得精光！想了想，李光地笑着道：“中堂今日有点危言耸听了！我听说明珠当年乃是冻毙街头的乞丐，不是伍次友和何桂柱，早送左家庄化人场了。他出身如此，受皇上不世之恩，焉敢有非分之想？要真的那样，我这做臣子的只有头悬国门以报圣恩了！”

“他已经在干了。康熙十三年之后，他五下保定，分次换完了宫中太监，都是他一手经营。他做了领侍卫内大臣，紫禁城营官以上亲兵都是亲自选拔私人，侍卫里头也塞进了不少！难道非要等有一日祸起萧墙，你才肯拼死保驾不成？”索额图已吃了不少酒，却是神色不变，侃侃说道，“你说他是乞丐出身，差点烧了。这只是一面理儿，明珠怎么说，他说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已经是天字第一号的人物了，还要的什么‘后福’？这个居心可怕不可怕？”

汪铭道听着，觉得索额图的话太露骨，李光地这会儿听着有理，过后一想，难免打折扣，便插进来说道：“也难得圣上心里明白，贴身侍卫调动换人，都是自己亲手简拔，一人不问、一人不靠。”说罢深长叹息一声。索额图也回过神来，笑道：“是啊！魏东亭走后，明珠几番请旨，要调穆子煦去做江宁布政使，后来又说让穆子煦补图海的抚远大将军缺，皇上只不吐口，他也是没法子！皇上春秋鼎盛，天威赫赫，圣断英明，奸邪小人一时之间不至于就有什么妄想，但谋夺东宫之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晋卿，你可要心里清楚，放远一点看，太子，可是没有亲娘啊！”

“我这就写本参他明珠！”李光地想到明珠处处掣肘，与自己为难，而且居然包藏夺嫡祸心，是可忍孰不可忍？握拳向桌上一砸，说道，“参倒了他，就化掉了胤禔的冰山，太子复有何忧！”

兜了半日圈子，终于将李光地引到了本题上。李光地康熙九年未入仕时就与康熙有交往，做了翰林，又回福建，在耿精忠叛乱当日，从藩库中抽了三十万两军饷卷款逃走，寄蜡丸书密报军情，种种功勋加上力排众议计取台湾，已是名倾朝野的栋梁大臣。以他此时的身份，参本一上，康熙决不至于无动于衷，留中不发；只要发到部里，必定一哄而起，围而攻之；即便不能一下子送他到绳匠胡同，上书房的职位是肯定保不住的。索额图和汪铭道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早就看你是血性儿男，柱国栋梁！不然，今日一席话宁死也不敢讲的。你只管参，不必瞻前顾后，有我在里头担待着呢！就是南京科场一案，连明珠带徐乾学一兜儿包了，还有余国柱，都是些什么东西！这些个国贼不去，朝廷哪得安生？你这一举，进上书房已是不值一提的身外之事。"当下三人在席上边吃，边计议，直到天断黑，李光地才辞了出去。

索额图直送李光地至仪门才返回来，请汪铭道安歇了，因见蔡代带着小厮们拾掇残席、扫地抹桌，便道："这些营生叫他们做。蔡代，你跟我来，我有话说！"蔡代忙答应一声，跟着索额图出来。因见索额图并不回正房，径自踅向花园西压水凉亭上，蔡代不禁一怔，忙紧走几步跟上。

是时正是七月中旬，孟秋时节，凉风渐起，薄云遮月。塘荷倩影摇曳，清香沁人，四周煞是寂静，只有蟋蟀此起彼落的鸣叫声和青蛙咕咕咯咯的呼应声。

"蔡代，"暗中，看不清索额图的脸色，只能瞧见他跷足坐在凉亭上的身影，"你是康熙十年来我府里的吧？"

"是……"蔡代茫然地回道，"奴才是山东逃荒来京的。康熙元年圈了奴才的地，没有吃的，没法子进京混碗饭吃，就在东园种菜，……后来熊大人看我可怜，荐到您这儿……"索额图笑道："你履历背得好熟！只怕种菜那阵子，就在十三衙门当差了吧？"蔡代一听这话，几乎魂儿吓出了窍，好半日才回过神来，说道："小的不明白爷的意思，小的哪里知道十三衙门是怎么回事？"

原来清朝立国之后沿袭明制，效法前明东厂锦衣卫制度，设立十三衙门，专门侦探各家大臣臧否行动。索额图揭出蔡代系康熙皇帝派到自己身边的坐探，听蔡代吓得声音发抖，支吾搪塞，便道："还是听我来说你的履历：顺治十六年你逃荒来京，在东园种菜，熊赐履就住在附近，见你年轻精干，荐到十三衙门当差，后来十三衙门撤裁，你到内务

府跟魏东亭，在他府里装成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直到鳌中堂坏了事，你的‘差事’办完。嗯……九年到十年……你又种了一年‘菜’，老熊又叫你来我这里——我说的不错吧？”索额图说完，格格一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蔡代。

蔡代完全被惊呆了，如此机密大事，授受之间根本不允许有第三人知道，除了奉特旨查阅内务府档案，那就是永久的秘密。但像索额图这样的宰辅重臣，觉察了自己的身份，回去按规矩也得死！蔡代木然呆立良久，嗫嚅着说道：“中堂揭破了这层纸，再瞒也没意思。不过您说是熊中堂派我来，许是误听人言，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派的差使。既如此，明日请中堂辞了我。这些年中堂待我恩重如山，我也从没见您有什么不检点处，捅出去于您也无益。有道是山高水长峰回路转，将来蔡代再报你的恩罢了。”

“我从不在暗中做昧心的事，自然不怕你这样的小人告状。”索额图冷笑一声道，“你在这里勤谨办差，并无失误之处，我辞了你岂不叫人犯疑？你得留下，除了为内务府办差，还得真心为我办差，我加三倍的月例给你，如何？”

“这个断断使不得！”蔡代被他阴森森的话音吓得打了一个冷战，联想到这些日子索府清客们说的“夺嫡”，他纵然不敢如实向内务府回报，也绝不敢为索额图打听内廷消息。他慌乱地双膝跪下，摆着双手道：“这是有干禁例的，一个不慎，连中堂也要……”说罢捣蒜价似的只是叩头。

索额图“唿”地立起身来，咬着牙，从齿缝里说道：“你不肯？好，我来告诉你，我乃极品宰相！皇上自康熙三年已下明诏，鉴于明亡于东厂之祸，永远撤裁监视大臣之十三衙门，不知何人辄敢大胆，冒充内务府人潜入我府达十二年之久！我不难为你，自上折奏明圣上清查此事，这在我职权之中！”说罢抽身便走。

“中堂，中堂爷！”蔡代爬跪几步，紧紧抱住了索额图的腿，哭着央告道，“求中堂……超生！我听爷的吩咐……就是……”良久，才听索额图吁了一口长气，说道：“你起来吧，我不奏就是！我扶皇上，保太子，是大清忠臣，又不叫你谋逆造反，你拿腔作势地做什么？不过叫你为我打听着点，防着小人害我误国，就如此害怕！你不是看中了四奶奶的陪房丫头明珰了么？赏你了！”

李光地匆匆赶回府邸，早有门上长随李禄接着，掌灯带路，一边走，一边回道："老爷，李福从福建来了，有老爷的家书。我叫他在叠翠轩等着。爷是这会子见他，还是等用过晚饭再叫他？"

"嗯。"李光地一路都在打弹劾明珠的腹稿，此时方回过神来，说道："我已经吃过饭，叫他到书房来吧！"说罢沉思着进了书房，目光炯炯地构思奏章里的警句。一时李福进来，忙向李光地叩了安，呈了家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这是三爷写的？老太太安否？"

"老太太……殁了！"李福一脸哭相，扑通一声长跪在地说道："三老爷怕老爷伤心着急，不叫我穿孝服报丧，叫我进京面禀老爷，家里的事都由他老人家一人主持，一定风风光光把老太太的后事办了……"话未说完，李光地早已倒坐椅中，伏身失声痛哭："母亲，母亲哪！你……好苦……一日福没享就……去了……李光地真是天底下最不孝的逆子……这次回福建办差，只在家半天就……走了——我真浑！我……"他用手拍击着脑门，浑身颤抖得不能自持。

李光地并不是书香名门出身，家虽豪富，却是行商巨贾。弟兄四个他最小，因聪明伶俐、酷爱读书，常受父亲的白眼，惟太夫人出身乡宦，最钟爱这个读书种子。恰当年前明遗老伍稚逊游历福建，偶尔乏资，来李家教书，李光地才有今日之荣，其中多亏了老太太全力维持。如今骤然之间噩耗传来，李光地真如五雷轰顶，哪里止得住泪水走珠儿般滚落？

"四老爷，您得节哀……"李禄含泪劝道，"三爷说了，老爷如今是入阁的一品当朝，不定皇上要夺情，既是皇上的人，难免忠孝不能两全，请老爷仔细思量——老太太临终有话，说'四儿不必一定回来，他只要为皇上百姓多操点心，我在九泉之下心里也是欢……喜的。'"

李光地先还睁着泪眼怔怔地听，听至母亲遗命时，忙跪了叩头领命，没有听完，已是哭软在地上："……李光地不孝通天，祸延先妣……皇上要我这不孝之人有什么用……"

正哭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外头家人进来，见李光地兀自跪着，忙也跪了禀道："老爷，外头高士奇相爷来访……"

第三十六回　贪功名李光地匿丧　保廉臣高澹人钓誉

李光地慢慢撑起身来，此时真是心乱如麻，母亲病故这事若被高士奇知道，立刻就得奏请丁忧——若论父丧母亡，人子庐墓三年、坫块泣血，原是本分——但这一来，弹劾权奸、保太子、固国本的事也就烟消云散。但若匿丧不报，这贪位忘亲的罪名儿就得背一辈子！李光地要了热毛巾擦着脸，紧张地思索着，想到母亲临终遗言，方才慢慢心定，已听见高士奇在院里呵呵笑着进来，一头走，一头说着："好香的荷花，一路进来要醉倒了人，李榕村爱莲，真有君子之风！"李光地再也不敢迟疑，挑帘一步迎出，勉强微笑道："偶感风寒，方才用了药，没得出去迎候高相，高相旷达人，谅必不致介意。"

"果然像是病了，热伤风，这个节气是最难受的。"高士奇觑着李光地的脸，一抖袍子跷足坐了，关切地说道，"要不要我来给你切切脉？用的什么药？"李光地忙道："不是什么大病，怎敢劳动你？方才吃了点银翘解毒散，也就罢了。"说着便命人奉茶，心里揣度着高士奇的来意。高士奇啜了一口茶，笑道："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佳节，皇上已吩咐下来，今年有收复台湾这件喜事，这个节得好生热闹一番，可不能没有你这个大功臣哟！"

这件事李光地早听说过了，眼下他只盼着高士奇快走，一点也不想听他海阔天空地闲聊，便只默默点了点头。笑问："什么风吹得你这贵人来呀？"

"江苏学台张伯年的风。"高士奇是何等精明的人，已看出李光地有慢客之意，又见李光地面带戚容，不似有病的模样，索性一仰身子，慢吞吞说道："这个案子拖了两年，御批今日下来，定的罪名儿很重啊！要处绞。为考试的事，他以下犯上，和葛礼咆哮对骂，已经失了大臣的体统，不合又说葛礼'恃宠无法，仗着皇上欺侮人'，又说'皇上若是向着葛礼，那也不过是个昏君'——你听听他这些话，吓人不吓人？这事幸亏是刑部的人有主意，放了一年多，已经凉了，又赶着皇上这些时心里高兴，才忙着定谳报奏，要是当日趁热奏入，处斩的份儿都有呢！——我来寻你，原是和王尚书说好了，和你一道儿去看看老张的案卷，如有一线生路，商议个办法救了他才好。"

李光地直盯盯地瞧着高士奇没言声，他如今正要科场案的详细材料，并不是想拒绝，而是奇怪对面这个人。对高士奇那点杂拌“才学”，他历来看不上眼，只是这个八面玲珑，只知巴结向上的人，又和明珠过从密切，怎么会对张伯年有这份好心肠？

“你瞪眼干什么？你是想，我高士奇怀着什么鬼胎？”高士奇一眼就看穿了李光地的心思，叹息一声道，“若论伯年痛痒，实在与我无干。但这人和于成龙一样，清得透底儿。落到这一步，我真的看不下去，好歹有个上书房宰辅的身份，不管不成了奸臣？你如今在主子跟前说话叫响儿，我想着索相也必定要叫你出头来保，也想凑个热闹儿。”至此，李光地已是恍然大悟，高士奇一定闻到了什么味儿，觉得明珠靠山不牢，要与索额图套近乎了！想着，笑道：“我原想明日去刑部。你这一来更好，有你高相也来斡旋，这件事就有几分把握！”

二人联轿来到绳匠胡同刑部衙门。司官们早就散了，只刑部尚书王士祯如约等着，见他们来，一点也不怠慢，便命人搬来厚厚一叠案卷。高士奇随随便便翻阅了一会儿，便和王士祯东拉西扯地闲谈，询问王士祯：“《渔洋诗话》杀青了没有？送我一部看看如何……”又从卷宗里抽出一份抄家清单，叫过书吏道：“抄一份给我。”李光地却闷声不响，一本一本翻看着讯供笔录。他心里不禁暗自吃惊：事情远比高士奇说的严重得多。张伯年除了支持纵容举子闹贡院，还有贪墨受贿的罪，虽说他自己坚不承认，但一应干证、结账清单俱都实实在在，收受盐商年规银三千两，侵吞龙江关税银一万余两，又无故枷责总督府戈什哈致死。这两条兀自可恕，张伯年竟把金陵一个叫“南市楼”的废妓院改为“乡约讲堂”，每逢朔日在这里召集诸生宣讲康熙的“圣训十六条”，且堂上居然挂出“天语叮咛”的匾！别的都不说，仅此一罪就够送他去西市的了！

“说起来伯年还是我的同年。”王士祯见李光地看得额上出汗，在旁叹道，“这实在爱莫能助啊！唉……南京会勘的偏是满尚书阿山和葛礼，恰似火上浇油——一千多名秀才建幡签名坐在衙前硬保伯年，声称要北上叩阍，江宁商民罢市响应……瞧着是好心，却是帮倒忙儿！”说着，递过一本黄绫折本道，“李大人请看朱批。”

李光地有点迟疑地接过来，一翻看便见血红的朱批赫然在目：

> 张伯年身为封疆大吏，行为乃如此卑污不堪。辄敢侮慢朕躬，离间满汉君臣，阻造南巡行宫，又以狎邪之地为宣讲圣谕之堂，实属无父无君之徒，情殊可恨！着刑部核实各节无误，

即从重议罪奏朕。

钦此！

字迹十分潦草，显然是康熙盛怒之下写的。李光地小心地合上折子，问道："渔洋兄，这阻造南巡行宫，并没见有供讯呀！"

"扣盐商和关金的一万三千两就是。"王士祯苦笑道，"这项银子是葛礼抽来造行宫用的，张伯年扣了，又枷死了总督府索银的戈什哈，你没有看仔细。"高士奇转着眼珠子，手指捏得山响，问道："刑部谳的什么刑？"王士祯摇头道："这种罪有什么议头！大家说应定大辟，我改了绞立决，略尽年谊罢了。"

大辟就是砍头。高士奇略一思索，说道："老兄，大辟还是对的，你议得再重些，就难撕掳掉他的死罪了——给下头打个招呼，说我高士奇要保他。你那个狱神庙不是人住的地方，他年近六十，还有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人折腾死了，还救什么？"说罢起身拉着李光地的手道，"这儿不是办这事的地方，咱们先走吧！"当晚二人在高士奇府邸商议着，由高士奇缮折，为张伯年辩冤。直到深夜，李光地仔细看了稿样，署了名时，自鸣钟已敲了两下。因见李光地要辞，高士奇说道："晋卿，这件事干系甚大，葛礼现是国戚，又与索老三有瓜葛，你好生想想。若肯，明日我就递上去，若勉强，就罢了，免得于你不利。"

"你把我看成何等样人了？"李光地大声道，"你只管去吧！"说罢竟自去了。

第二日下起濛濛细雨，高士奇坐在绿呢官轿里，心绪有点不安。这一个科场案实际上连着两个上书房大臣。弄得好，自然落得个清廉耿直的名声，而且抹去了自己是"明珠一伙"的恶名，弄不好便有两面受攻之虞。而且高士奇也有点疑惑，既然事涉索额图，何以李光地也如此爽快地就答应了？莫不成他估摸着要进上书房，和自己一样，也要和索额图扯开距离？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一笑，大轿落在西华门首。他直趋上书房来见康熙。

康熙不在上书房。他请了苏麻喇姑，正在养心殿演算数学，新晋封的贵妃小秀在一旁磨墨侍候。苏麻喇姑看康熙解到精微之处，不禁点头微笑，转眼见小秀呆呆站着，便问："贵主儿，你气色很不好啊，是哪

里欠安？”

“没……没有。”小秀有点不好意思地答道。

“哦，朕倒忘了！”康熙恍然搁下了笔，笑道，“你不该站着侍候，苏大师又不是外人，就说了又何妨？她身上已两个月没来了，昨儿诊脉，说有喜了！”说着便命人搬来一张春凳。苏麻喇姑算了算，笑道：“秀贵人要生下皇子来，就是十三爷了！”正说着，太监何柱儿进来，轻声道：“主子爷，高士奇递牌子请见呢！”康熙笑道：“朕正要传他来问问，靳辅修中河的库银拨去没有。传话出去，叫他养心殿来见！”阿秀原本身体不支，要请辞出去，听到这话反而不走了，起身斟了两杯茶奉给康熙和苏麻喇姑。

高士奇浑身湿漉漉地从雨地里进来。高士奇还是头一回进宫苑深处这座养心殿，只觉得满院青紫絪蕴，金碧辉煌，比上书房庄严华贵得多，因心中有事也无暇细看，甩了袖子便在丹墀下跪了报名。

“是高江村？”康熙在里头呵呵一笑，大声道，“免礼进来吧！这个天气怎么不带雨具？——拿件衣服给他换过！”

高士奇为争张伯年生死而来，心里怀着鬼胎，听康熙如此亲切和蔼，略觉安心，更衣过来，虽免了大礼，还是就地打千儿请了个安，笑道：“主子又演算数学了，听梅瑴成说，圣上算学已是海内独步，他和陈厚耀都跟不上了！”一边说，一边笑着合掌问苏麻喇姑的安，又给小秀打千儿道，“请贵主儿安！”

“不习数学不成啊！”康熙叹道，“如今做皇帝已不比秦汉时，只懂用人将将之道，那就太平庸了——你来得倒正好，朕正想找你来问呢，靳辅开中河缺的十万银子，发下去了没有？”高士奇忙笑道：“奴才去户部问过了，这十万银子原已从库中提出来要解送清江的，近来部里接到于成龙的咨文，说这笔银子并不是往中河上用的，靳辅历年治河，河督上存银足够开中河之用。这笔银子乃是靳辅和陈潢商议好了，要加修下河入海堤岸用。因为几位大员意见不一，户部又按住了，要请旨之后再行发给呢！”康熙说道：“下河乃是黄河入海之口，工程关系紧要。朕看靳辅奏议，夹河筑堤，可淤良田五万顷，这个数目不小啊！于成龙这人怎么弄的，总闹别扭？”

高士奇略一思索，说道：“奴才不懂水利，但于成龙也是好心，怕

下河夹堤于漕运不利，误了皇上大事。以奴才之见，这件事还是依着靳辅为好。”“朕知道于成龙是个好官，但过于固执，行事不无偏激。”康熙把玩着扇子说道，“百姓和秀才打官司，他心里偏向百姓，秀才和乡绅打官司，他又偏向秀才。这不好。凡事都有天理王法管着，得循理而行。”高士奇想想，于成龙确实是这个做派，不禁一笑，正想回话，却听康熙问道：“这个陈潢是什么人，和靳辅又是什么关系？但凡六部和江南官员说到治河的奏折，十有九要提到这个名字，靳辅却又没有保本，真是怪哉！”

“陈潢乃是治河英才！”高士奇瞥了秀贵人一眼，见阿秀的脸色苍白得没一点血色，良久才缓缓说道：“此人因命中五行缺水，自幼秉承家训习学水利，壮年游遍五湖四海，于江河流势治理之道无不熟悉，恰因爱水如命，有志于经略河道，既误了举业亦误了青春，是靳辅的第一幕僚。至于靳辅，倒也不是昧功不保，大抵因陈潢以新法治河，招怨太多，事情未收全功，就保奏陈潢，恐于陈潢不利。这是奴才的小见识，未必真切。”康熙不禁笑叹道：“看来人真不愧万物之灵，没有一个不使小心眼儿的，朕就是神仙也格不尽这些物理儿！——只你怎么就知道得如此详细？”高士奇忙道：“于成龙、靳辅都是奴才的朋友，常有书札往来。陈潢钱塘人，自幼和奴才相交，自然略知道些。”说罢一笑，苏麻喇姑见高士奇如此乖猾，便道：“你可真行，他们两个冰炭不同炉，偏又都是你的朋友！”

康熙沉吟了一下，叹道：“既是如此，那十万银子稍等等再发吧。能省一点是一点，推迟一日好一日。你明日写信给飞扬古，叫他回京省亲，给他一个月的假。不可说是朕的意思，朕要看看这个人。眼前他就是个花钱的主儿，一年上百万的银子，没个动静就完了。看来钱这个东西真好，人人都爱呀！”

“皇上读过《钱神论》，孔方兄之力有时大过天子之权！死可使生，辱可使荣，有钱能使鬼推磨嘛！”高士奇凑趣儿，紧盯着说道，“不过世上不爱钱的也有的是。前明四川有个老举人，家里穷得叮当儿响，以教读为生。崇祯年间天下大乱，老举人的房子被兵大爷烧掉，修葺时才晓得，那房子下头竟埋着十二坛黄金！”说着，扫了一眼众人。阿秀和苏麻喇姑已是听得入了神。

“那是没主的钱，上头有张献忠的封条。”高士奇笑道，“老先生看了，说这是不义之财，搬了圣人的话说‘临财毋苟得’，命家人原装封住，又埋了进去。”

苏麻喇姑想了想，说道："想是怕兵荒马乱树大招风？"

"正是。"高士奇欠身答道，"他们家人也是这么想。但我朝定鼎，天下太平，老爷子依旧一字不提这笔钱用场，家里穷得叮当儿响，也没动过一文。

"后来到了顺治十三年，鳌拜跑马圈地，直隶山东一带难民逃荒涌入四川，恰四川那年大旱无雨，一时就饿倒了千百人。虽有朝廷赈济，无奈百姓手中无钱！

"这个时候，老爷子才命人将金子起出来，全换了粮食，散发穷人。这一善举，真的活人无数！圣上，这个人岂不是个不爱钱的真君子、烈丈夫么？"高士奇说完，舒了一口气，瞥了一眼康熙。

康熙被深深打动了，这件事他登极那年间曾听太监们闲磕牙儿说过，一直以为是齐东野语，并不信实，不料竟真有其人实有其事！他坐在椅上，闭目沉思着，叹道："三代之下，稀见斯人！可惜朕不得瞻仰此人风采！"

"张朝音就是了！"高士奇突兀说道："此刻与他的儿子张伯年正被囚在狱神庙！儿子清廉一世，也是一耿介之儒，由于开罪上宪大令，将被推上断头台，可惜的是，老父耄耋之年，一生济人无数，身受巨案株连，即登万里戍途——思之令人伤神！"高士奇说着，不由哽咽，忙掏出手帕来拭了泪。

如此乍然一转，陡地切入政事，不但阿秀和苏麻喇姑猝不及防，连康熙也是愕然。一时养心殿一片死寂。许久，康熙格格一笑，问道：

"看来你是刚从刑部过来？"

"奴才昨夜和李光地一同去过刑部。"

"嗯，还有李光地？你们联名写了折子？拿来朕看！"高士奇这才从袖子中小心翼翼抽出奏折，默默捧给康熙。康熙只浏览了一眼，又问，"部议如何处置张伯年？"

高士奇见康熙气色不善，忙跪了下去答道："回万岁爷的话——绞！"

“准奏！”康熙已是勃然变色，冷冷笑道，“好一个高士奇！真可谓‘其来也渐，其入也深’！从哪个稗官野史上读来这么一段‘故事’，绕这么大弯子来谲谏——生怕自己面子不够，还拉上一个李光地！你可真能耐啊！真把自己看成东方朔，玩弄朕这个汉武帝于股掌之上了！”

康熙说着拂袖而起。

第三十七回　审清官抚慰熬刑人　查良将窗窥瞌睡虫

阿秀见康熙脸涨得通红，忙走过来要劝，康熙却一挥手道："朕早说过，国家政事你不能插口！"小秀登时面红过耳，讪讪退至一旁。苏麻喇姑一把扯了她，二人一蹲身便退了出去。康熙几步跨至殿口，厉声命道："传旨刑部，将张伯年父亲即刻押送柳条边——命张伯年进来听朕发落！"康熙又转脸对高士奇道，"朕待你何等恩厚，想来实在令人寒心！"

高士奇惊得通身汗流，伏地叩头不止："万岁的责备固然是，但奴才所言句句是实，张伯年确是清官，奴才焉敢丧心病狂谎言蒙主？"

"你住口！"康熙断喝一声，回身抖着手向文书架上乱翻，想找出案卷，当场驳倒高士奇，找了半晌方想到已批转到刑部，因厉声道："你为他回护，受了多少银子？"

高士奇至此一横心，昂起头朗声说道："奴才从不要人家钱，与张某素昧生平，更不受他的礼！奴才今日求见，也为进谏主上。主上南巡宏图远谋，非一般臣子所能知晓，即有难听话，也应一笑置之，如此大事，应下明诏。各地方官不得借机悦上，擅修行宫！"

"如此说来，你对朕南巡尚有异议？"

"奴才未言主上不当南巡！"

"大舜也南巡过！"

"大舜南巡，"高士奇索性硬着头皮顶上一句，"未闻苍梧大造行宫！"

"好……你顶得朕好！"康熙气得无话可说，推磨似的在殿中兜了一圈，见穆子煦进来，便问："你来做什么？"穆子煦一躬身答道："皇上，张伯年提到，在外头候着。"康熙厌恶地摆了摆手，说道："叫他在雨地里先跪着——"言未毕，康熙忽然顿住。垂花门外蓦地传来嚎啕痛哭声，听得众人身上一阵战栗。守门侍卫武丹大踏步进来，打千儿说

道："张伯年求见主子，愿一言而死……"康熙怔了一下，冷冷说道："叫他进来！"

张伯年由于刑讯受伤，双手托地膝行而入。寒冷的雨水将他黑布袍子紧贴在身上，额前寸余长的白发沾满了水珠，像是不胜其寒似的在阶下瑟瑟发抖。康熙冷笑一声问道：

"张伯年，你嚎哭请见，有什么话要说？"

"罪臣想知道皇上给何种处置。"张伯年答道。他的声音很洪亮，半点惧色也没有。

"绞立决。"康熙淡淡说道，"你是方面大员，熟知国典，当然晓得是什么意思。"

"绞决并非极刑。"张伯年叩头道，"请皇上处臣以凌迟，誓不皱眉挽首！"

"什么？"

"……但求皇上一件事——臣父年过八十，求皇上赦免远戍之苦——臣死亦瞑目……"张伯年的声音哽咽了。康熙哼了一声："他跟着你作尽了威福，享了那么多民脂民膏，走几步路消消食何妨？"张伯年伏地泣道："求万岁洞鉴，臣父从不曾取用民间半丝半缕……"

康熙铁青着脸道："难道那么多人都是诬告？上至台辅、钦差，下至黎庶小民。""重刑之下，何证不可得，何供不可求？"张伯年悲怆地说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万岁怎样处置，臣概无怨言，死无所憾。念臣效力多年，总求万岁网开一面……可怜我家被抄，只查出五两银子，万里远戍，老父何能堪受……"

"五两！"康熙仿佛在旷野中乍闻惊雷，脸色变得惨白，嘴唇抖了两下，茫然地回顾高士奇，有点口吃地问道："朕……怎么没见清……清单？高、高士奇，他说的可是真……真的？"

高士奇说不清是悲是喜是愧，一口苦水泛上来哽住了，竟答不出话来，只将头重重叩了两下，从怀中窸窸窣窣抽出那份誊好的清单捧给康熙。康熙接过来，脸色愈加苍白阴沉。那张轻飘飘的抄家清单上只寥寥

几行字：

> 租赁住房两间，租金纳至康熙二十五年，现交原房主领回，退余金一两五钱；锅碗盆勺炊具等杂物折银三钱；床盖巾栉折银二钱；竹凉轿一乘折银一两五钱；另有青蚨钱二串五十文。

这么一小片纸，因夹在尺余厚的卷宗里，他竟没有看过！泪水模糊了康熙的眼睛，纸上的字变得花了，他跨前一步，似乎想扶起这个罪臣，忽然觉得身上一点气力也没，又止住了，摆摆手吩咐穆子煦道："搀……搀他进来……"

张伯年被搀进来，因有病正在发热，他的浑身都在颤抖，身上的水淌在地下汪了一片。康熙坐回椅上，半晌方缓声问道："你收盐商还有龙江关的银子，怎么都不在清单上？"张伯年已平静了许多，忙叩头道："盐商贩私，原为国法不容。江宁盐道夏器通受贿不查，臣越俎代庖曾查封过三千两。龙江关周用中通同盐道，受贿银一万两，被臣查实截留。泗州、直隶州因被水灾，总督阿山作保借用赈灾，阿山调走后一直未归还。不知何故，这张借条在查封臣署后居然丢失——臣实有口难辩……"

"既如此，当初你为何不具实参奏夏器通和周用中？"

"回皇上话。"张伯年叩头道，"臣秩在三品，系署理巡抚，奏折按例由总督府代呈。是否呈送御览，臣亦不得而知。"

"葛礼！"

再没有比这更使康熙震惊的了。他不明白，这么大的事，索额图和明珠为什么一点也不知道？康熙取过一杯茶吃了一口，嫌凉，顺手一泼，又问："南市楼是怎么回事？"张伯年道："此事臣有失察之罪。江南民情不好，须时时以圣谕教训士子——但并非改建南市楼，而是在南市楼旧址新建圣谕馆——因臣初到任，只图少花银子，未能详察前情……"康熙听着，已是紫涨了脸，按捺着又问道："朕派钦差前往会审，你既有冤，这些事他们尽可代奏，为什么不向他们当面讲清？"

"臣并未面见钦差大人。"张伯年说道，"审讯都由总督府司官代传问话。父亲命臣拼死熬刑，留得一命进京，或可使主上得知实情。所以

臣到刑部翻供，抵死不认一罪，求圣上洞鉴臣之苦衷。”

“熬刑？”康熙不禁骇然，他曾面嘱伊桑阿，不得动刑的，良久方问道，“有刑讯的事？”

张伯年实在不明白，自己因何触怒了两大权相，一群人勾起手来要置自己于死地！思念至此，不禁伤情，心中一阵悲酸，呜咽着说道：“请……主上……验……验伤……”

康熙没有起身，他已经气怔了。张伯年裸露的项上和臂上有条条血痕，还有被夹伤了的腿，根本无须细验。好半日，康熙方咬牙笑道：“好奴才，这才是好钦差、好总督呢！”说罢，霍地跳起身来，向壁上摘下一柄宝剑，大喝一声：“武丹何在？”

武丹听见，高声答应一声，大踏步进来，双手一拱问道：“主子有什么旨意？”

“你持此剑速赴江南，”康熙阴森森说道，“即刻锁拿钦差伊桑阿、总督葛礼这伙男女进京，敢不奉诏，就地正法！”

“喳！”

武丹接剑回身便走。张伯年膝行几步抱住康熙双腿，恳求道：“万岁息怒——万岁轻信人言而欲诛臣，今又听臣一言再兴大狱，何其草率耳！”

“嗯，好！”康熙眼中一亮，欣赏地说道，“果然有疆臣之量！特为试你的心而已——武丹骑快马至刑部传旨：赦回伯年的老父——朕还想见见这位老先生呢！”张伯年再也忍不住，竟自掩面失声痛哭。高士奇惊定思痛，也自伤心，康熙更是黯然。许久，康熙又问道：“伯年，你为何不许在龙潭修造行宫，是风水不好么？”

“此事万岁不问，臣也要奏。”张伯年道，“龙潭地近莫愁湖，景致虽佳却不易关防。几处行宫都靠在一起，驻防旗营又远在数十里之外，万一变起仓猝，难以策应护驾。圣上一身系天下，臣职在地方，不能不多加留心。”

“嗯。”

“如今天下刚刚承平，近年来风闻朱三太子潜入江南，几任知府缉拿。都是刚有点头绪就撤差调任，元凶未获，甚堪忧虑啊！”张伯年从容说道。其实他自己这次倒这么大的霉，压根说原由正在于此。他很怀疑杨起隆就窝在总督府，但如今正与葛礼打官司，说出来便有挟嫌报复之嫌，因含糊说道，“……譬如龙潭毗邻有一座毗卢院，近年来香火大盛，游人如云，混杂不堪，前年去年竟有四位高僧示期坐化圆寂，今年臣在狱中，不知如何。这也属可疑之处！皇上又喜欢微服出游，挨着这等地方，怎么叫人放心？”

康熙想了想，笑道：“高僧示期坐化，两年四个，岂不儿戏？你查过了没有？”张伯年苦笑道：“臣哪里来得及！造行宫、修书院的事没完就遭了御案……只去毗卢院察看过一次，就解任待勘了。”康熙思量此事蹊跷，觉得再问也不清楚，因笑道：“今日个让你受惊了。有些事以后慢慢再说——你不到五两的家当还叫抄了，也太过贫寒。来，拿三百两银子赏张伯年！”

康熙站在阶下，命人抬轿进来将张伯年抬出去，又命高士奇将张伯年父子接到府中好生将息，在濛濛细雨中目送他们出去。

康熙换了一身微服，和穆子煦各骑了一匹马，一前一后出了东华门。因见穆子煦闷声不响，康熙在马上回身笑道：“子煦，你跟了朕有十几年了吧？”

“回主子的话，”穆子煦欠身为礼，答道，“奴才是康熙六年随着虎臣兄从龙的。”

“不易呀，多少生死关头都挺过来了。”康熙言下不胜慨然，复又笑道：“听说你和小魏子结了亲家？小魏子折子里都说了，你倒闷葫芦似的，怕吃你的喜酒么？”穆子煦一怔，忙笑道：“奴才哪敢指望有那么大的脸面，想着是儿女们的私事，没敢惊动主子爷。”康熙笑笑，说道：“你、小魏子还有狼瞫、武丹这几个不同别人，是跟着朕‘锤’出来的人，大事小事，就是笑话儿，说给朕听，叫主子笑笑，也是你们的忠心——你如今还兼着巡防衙门的差事么？”

巡防衙门长官便是九门提督。穆子煦不知康熙问这话的意思，思索着答道：“奴才管着善扑营，康熙十二年又接管了九门提督，却是署理，并不到衙办事，如今由兵部郎中佟国维管着……”

“佟国维？”康熙勒住了马，仰脸想了想道，“是孝康太后的弟弟嘛，若在小家子，是朕正儿八经的舅舅——此人如何？”穆子煦笑道：“他处事极小心，因是外戚，很少与人往来……”康熙纵马行进，点头道：“好，在这个位子上知道小心就是好奴才——朕提拔他上来，调你去任两江布政使，兼管江宁织造，如何？”

两江布政使不是很大的官，但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职权很重，江宁织造虽是内务府管差，却直接与皇帝打交道。虽早有传说叫穆子煦去做布政使，可今日在此场合听康熙亲口说出来，穆子煦仍觉意外，遂顿了一下答道：“奴才是皇上调理出来的人，办什么差都由皇上指派。只是……奴才从一个愣头青儿马贼出身，跟了皇上，从未自个儿办过差，恐怕有负皇上重托。”

康熙听了哈哈大笑：“你这人比起魏东亭，谨慎有余，进取不足，魏东亭朕还嫌他过于老成小心呢！放心去，放心做！朕给你一品俸禄，和小魏子一样！去了有事多和魏东亭商议着，仍旧是朕调理你嘛！”

户部衙门设在铁狮子胡同北丁字口，离兵部仅一箭之遥，门口挨挨压压排了一长溜儿官轿，俱都是各省藩司衙门来京回事的、提取库银的。君臣二人在丁字口下马，穆子煦瞧着堂口人来人往很乱，便笑道：“主子，您到跟前，肯定有人能认出来，还是不招惹他们为好，奴才这里很熟，咱们从侧门进去。飞扬古要来，定必去军政司和他们打饷银官司——一找一个准儿！”康熙含笑点了点头，于是一前一后进来。

衙门很深，穆子煦带着康熙七折八拐，躲着人走，直到最北边一溜房子跟前，见院门口挂着一块铁牌子，上头写着“世祖章皇帝圣谕：此地系军机枢要，文武官员无部文不得入内！”早有一个戈什哈出来，见是穆子煦，忙行礼笑道：“哟！是穆军门！小的久不请安了——快请进！”

“几个司官都在么？”

“六个司官，昨儿一个出差，”戈什哈赔笑道，“余下五个正在给飞军门回事儿。您稍候，小的去禀一下。”

穆子煦回头看了看，见康熙摇头，便笑道：“用不着你老兄献勤儿，我和老飞什么交情？倒生分了！”说着便和康熙进了鸦没雀静的军政司大院。两个人沿廊下走了半箭之地，便听得签押房中有人说话。康

熙凑近了窗户，隔着窗棂看时，四五个衣冠楚楚的主事背对窗户，正在给飞扬古汇报各地军屯情形，再看飞扬古时，差点没笑出来：飞扬古穿着绛红实底纱袍，懒散地半躺在安乐椅上，面孔正对着康熙，三十二三岁的人，一脸老气横秋疲惫不堪之色，闭着眼睛似睡不睡地“嗯”着。

“……飞军门所在的古北口，共有察哈尔蒙古投诚兵四千，按军屯制每人每户应种二十亩，年献军粮一千五百斤，一年计应减发六百万斤粮，如今户部酌减为四十万。”主事萧继祖大约是在驳斥飞扬古的索饷要求，侃侃言道，“如今军门还说户部不肯照应，卑职们就难免委屈……”

“嗯。”

“要不要将现下各省屯田亩数回报军门，也好心中有数？”

“要。”飞扬古只点了点头。

“这都是今年邸报上发出去的。”

“嗯。”

康熙不禁偷笑：主事很明显不耐烦给飞扬古再回报，但他偏偏要“嗯”！主事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看一眼对面这位满眼睡意的一品大员、一等侍卫、统兵大师，飞快地报了一大串数字：“……就是这些，请军门详察，户部也是给皇上办差，焉敢做欺饰之事？”

“完了？”

“是。”

飞扬古慢慢坐起了身子，双手按膝，已没了睡意，缓缓说道：“我知道诸位在这里办事有难处，但我今日来此，不是为索饷而来，本想和光地兄深谈一次。西北用兵，用哪里的兵？不管谁是主帅，皇上非用我古北口屯军不可！”康熙见他忽然变得如此精神，诧异之间听他说得有理，不禁暗自点头。却听飞扬古口风一转，似笑不笑地又道，“光地兄既忙，请各位司官给兄弟说说情势，奈何反与兄弟打擂台？”

一句话说得五个人面面相觑，萧继祖起身一躬又坐下，红着脸道：“请大人明训。”

“说不上明训。”飞扬古冷笑道，“直隶屯田七百四十四万九千九百二十八亩，山东屯田二百九十四万五千五百一十八亩，山西三百五十三万六千零九十五亩，河南是六百万零四千四百一十九亩，江苏二百五十八万六千九百七十八亩，安徽是……”他一口气说遍了一十八行省的屯田细目。有整有零，大到百万之数，小到一二亩，无一差错，不但康熙和主事们，连旁边偷听的穆子煦也不禁咋舌。“……不连我古北口，总计九千四百六十七万三千零一亩，你少说了四千八百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一亩——我那里屯田你却说整数，实多出一千四百一十一亩。萧主事，我是统军上将，本不应女人似的和你斤斤计较——四千投诚兵每人五百斤，你给的不少，但你却不知每个投诚兵都是携家带口的人，能自养就好，还指望抽出粮饷来？这里头出入大，不是你糊涂，是诸位心里不公，要像衮衮诸公这样去前线统兵打仗，非哗变不可！”

这番话飞扬古虽是娓娓言来，并不厉声厉色，却使几位司官头上渗汗，一句话也驳不回去。康熙听至此，扯了扯穆子煦衣角，回头便走。直到出军政司大门，穆子煦方问道：“主子，你不是要见飞扬古么？”

“朕这不是见过了？”康熙笑道，“朕要进去，就只能见他穿的什么衣裳，礼数如何，哪里能见得如此详细！”

第三十八回　庆功席上名臣坐针毡　条幅词中罪儒受勉励

李光地因收复台湾有功进位文渊阁大学士，一干同年吵着要吃庆功酒。这天正逢朝休，李光地便邀了同年、好友及上书房的几位大臣来府小聚。不到卯时李府门前已是车水马龙，将半条玉皇街南巷塞得满满的。李福、李禄两个人忙得满头热汗，一边引路，一边指挥长随照护各官带来的仆人至天井棚下歇息吃茶。

辰初时分，明珠和高士奇方一前一后在门前下轿。两个人一般的风流潇洒，却各有各的韵味。明珠爱修饰，穿一件亮纱玫瑰紫巴图鲁背心，腰下系一绣金葱绿槟榔荷包，半苍的发辫梳得油光水滑。高士奇月白长袍，脚下蹬一双黑冲呢千层底布鞋，手里摇一把素纸扇子——站在一群翎顶辉煌、满面谀笑的官员中间，真如鹤立鸡群一样。

“恭喜恭喜！”明珠见了李光地满脸堆下笑来，“榕村在前方立功，进位大学士，本应我们设宴庆功，倒先扰你了——家里都好？老伯母身体康泰否？”

“哪里哪里！”李光地心头突突乱跳，一边往里让，一边回话：“请，明相请，高兄请——唉，这次去闽，因台湾战事酷烈，竟没能回家一趟，七日前接到家信，说是家慈欠安，兄弟心里一直惦念着。过了这几日我拟请假，请二位在圣上跟前替我说说话哟！”高士奇颦起眉头道：“这个自然。为人子者当尽人子之道，为友朋者自要尽友朋之谊啊！”明珠点了点头没吱声，三人一齐进至内厅。不一会儿，索额图也到了。大家便安席入座。两边厢房共是八桌。正房里李光地陪了主宾。

酒过三巡，明珠笑道：“今个儿真个快活。每天陪驾，累得浑身抽筋儿。凑这么一天热闹真不容易！榕村，家里的戏班子叫上来，唱几出听听！”

“兄弟可比不了你！”李光地把盏笑道，“我是个穷翰林出身，俸禄之外身无长物，养得起什么戏班子！再说叫他们搅得闹哄哄的，我怎么

读书呢？”御史余国柱坐在高士奇下首，听了这话，笑道：“那是！晋卿乃道学宗儒领袖，养一群小妞儿，成哪门子话？”

明珠笑道：“我却爱热闹——葛云！”他叫过自己的管家，“出去叫几个唱曲儿的来，不要多！”葛云“扎”地答应一声便去了。这里众人依旧说笑打诨儿。

不一时，葛云带着三个人进来，一个少妇和两个十岁上下的小男孩，——一齐朝上施了礼。那妇人斜坐右侧，将琵琶试调几下便勾抹起来，清泠之声沁人心脾，高士奇端酒呷了一口，大声笑道：“未成曲调先有情，好！”索额图也点头道：“果然是好手，这一套正宫调《叨叨令》我家班子无人能及！”

李光地忙着应酬客人，到各桌走了一遭。刚刚劝酒回来，听见索额图说话，不禁打量那女人一眼。原来竟是李秀芝！像是半夜里突然见了鬼魅，李光地的脸立时变得惨白。众人没理会李光地神情骤变。侧耳听时，李秀芝敛眉唱道：

河光清浅月黄昏，琥珀彩润酒满樽。

宛转柔情人将醉，这般时节最销魂。

“妙哉！”高士奇大为高兴，不禁击节赏叹，“区区一个卖唱女子，乃能作此雅音！明相，你管家好有眼力，片刻之间，竟弄了个女翰林来——我为此诗浮一大白！”说着便将门盅饮了。明珠笑道：“能得到你高学士如此赞誉，终生受用了！葛云，过来，难得你给爷挣了这个体面——这个赏你！”便将一枚赤金戒指顺手丢了过去。刚刚坐下的李光地听着，一时乱了方寸，头上冷汗淋漓。明珠也不理会，只向索额图道：“三爷，如何？——喂，这位娘子，拣好的只管唱来助兴！”

索额图拊掌笑道：“妙！你唱！唱得好，不但李大人，我也有赏。”

“谢列位大人！”李秀芝在座儿上欠身一礼，命两个童子一个吹箫、一个拍云板，自家将琵琶又复弹起，婉转唱道：

你将这言儿语儿休只管唠唠叨叨地问，有什么方儿法儿解得俺痴痴迷迷的闷，面对着酒儿盏儿怕与那腌腌臜臜的近，说什么歌儿舞儿镇日价荒荒唐唐地混！俺只顾荆儿布儿出了这风

风流流的阵，咬紧了牙儿齿儿和着血泪吞——兀的不恨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恨杀人也么哥！

唱至此处，厅内已是举座肃然。

高士奇扇子打着手心沉吟片刻，笑道："今日原是给晋卿兄贺功加官的，得图个高兴，你不能择个吉利快活的曲子唱吗？"明珠喷地一笑，说道："亏你高江村还是一代骚雅之士，还讲究这个！这曲子唱得妙极——你说是吧，晋卿？"

"啊！啊！"李光地吓了一跳，忙斟酒自饮一杯。李秀芝一颔首，又抑扬顿挫地唱道：

想当初战云烽火弥漫山川路，失意人奔命仓皇谁人肯相顾？急切间身入青楼避过血光灾，在那香火神前立誓盟。送行去西风古道落下孤凄泪，薄幸人从此不曾鱼雁相往来！到如今琴堂高坐不忆往昔事，闪得奴朝朝暮暮抚儿心悲哀。他那里钟鼓馔玉坐华堂，何曾念当日里丧魂落魄狼狈样。可怜我怀抱琵琶肝肠断，兀自的装模作样当做没事人——为甚的神圣菩萨这般糊涂账，为甚的神圣菩萨这般儿糊涂账？

这一大板唱完，李秀芝泪水已走珠儿般滚下，方缓缓收住，曼吟道：

弹出哀弦放玉筝，停歌挥泪诉平生，

谁怜薄命伤心语，似听花间莺啭鸣！

高士奇前后一想，悚然而悟，眼见李光地目光如醉，白痴似的木坐不动，早已明白了首尾，但此时一开口必定要得罪人，便假作懵懂，笑道："这词儿挺感人的。惜乎熊老夫子今日没来，若请他再润色一番，清秘堂的翰林们也都要为之黯然失色了。"明珠却不理会，嘻嘻一笑，问秀芝道："听你歌词，隐忧很重，像是真的。本部堂职在天子机枢，果有什么冤屈，请讲，不妨事的！"李光地看了明珠一眼，见他那阴险的脸色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奴不敢……"秀芝偷眼看了一下李光地，叹道："只求明相佑护，莫让人……加害奴的儿子……"至此，已是哽咽不止，难能成语。

“哪个敢？”明珠阴狠地冷笑一声，说道，“在座有三位辅臣，上头还有圣明天子！”说罢，便命人将秀芝母子带到侧房用饭。明珠又转脸，笑微微地对李光地道：“晋卿，这母子三人真可怜哪！”

李光地怔了一下，苦笑道，“此等事人间原就不少，何况又值战乱，哪里免得了呢？”他脸上全无血色，眼睛回避着众人。此刻连索额图也察觉出来了，暗自拿着主意，装作不理会。

明珠突然脸色大变，恶狠狠地说道：“光地所言，虽然是实情，但是天理不可泯，人情不可欺，我就曾在郑州为民除掉过两个恶棍！”

“是啊，是啊……”明珠的敲山震虎惊得李光地心里咯噔一下，半日才回过神来，慌乱地说道：“道学之中最讲天理人情的……”索额图因李光地营救张伯年，心里也存着芥蒂。他知道明珠在使“先发制人”的手段，决心要演包龙图的故事；见李光地尴尬难堪之极，已是吃尽了苦头，便道：“晋卿，你我有门生之谊。我这人不喜绕弯子，这女子唱的果然是你，就痛痛快快认下来吧。好在这里都是自己人，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不然恐怕……”他沉吟了一下，下头的话没再说。

这个话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这居丧不谨，已经够这位道学家受的了，更何况李秀芝舍命营救在前，李光地背恩忘义于后；加之抛弃亲生骨肉，听任他们流落江湖十年。有此三大罪状，一百个李光地也会被参倒。明珠将秀芝母子安顿京师数年，处心积虑原是要拿来砸倒索额图的。不料从内务府侍候太子衣饰的唐光义处听说，李光地已准备动手参自己，便率先发难，使出这一手杀手锏。李光地如再腆颜居官，已被朝野视为寡廉鲜耻之徒，哪里还敢“挟嫌报复”，出来弹劾自己这个“明包公”？当下听索额图一说，明珠心知这一仗只能打个平手，护得自身安全，因笑道：“索相金玉良言，菩萨心肠，晋卿要想仔细了。你若不认，兄弟也只好拜章上奏，总不能叫你们骨肉长远分离，王士祯定能为李秀芝弄清这一冤案。”

李光地只觉得天旋地转，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椅上，半晌才道：“岂有不认之理？兄弟……兄弟当年实有此事，却不知她身怀有孕，受了这么大的苦……唉……自作孽、自受苦，实不料我李光地竟成了名教罪人——我并不要辩，请明相拜折弹奏就是……”他沉痛地低垂了头。

事情一经证实，众人都松了一口气。明珠立时命人去请秀芝。李光

地起身一揖，恳求道："……然否再等待一时，等散筵……""那不好。"明珠已觉得便宜了李光地，哪肯再让，嬉笑道，"老明却没有老三好心肠，一向用心刻薄，你私下相认，事过境迁，出了意外，岂非兄弟之过？今日当堂认下原是正理！"

"此乃风流佳话嘛！"高士奇见局面僵持，终觉不是事儿，笑嘻嘻过来拍着光地肩头道，"值得如此懊丧？——我高士奇还巴不来这样的好事呢……"他连揶揄带劝说，一个劲"遗憾"自己没有这艳遇，说得李光地啼笑皆非，众人无不干笑。余国柱早已溜出，去请秀芝母子，又去厢房向众人报信："诸公都快来看，李大人喜上加喜呀……"众官员一窝蜂儿出来拥至中厅看时，李光地和秀芝一家四口已哭成了一团，堂上三个宰辅相臣，各怀着异样心思，在旁边帮着解劝。

隔了一日，李光地便将申请丁忧的折子写好缮清，请高士奇代呈康熙。圣旨即下：

> 大学士李光地职在一品，赞襄机枢要务，不可须臾离京。着李光地夺情在京守制，带丧办差。钦此！

台湾收复，普天同庆，四海共欢。康熙二十二年的中秋节办得比往年热闹了几倍。因要在这一天大宴群臣，宫内地方嫌窄，康熙索性决定在畅春园演礼、饮宴一并举行。这一道诏旨，半个月间把礼部的人忙得个个不亦乐乎。

这天晚上皓月高悬、晴空如洗，畅春园里彩灯缤纷、火树银花，灯光月色交相辉映。大水榭对过的空场上摆了百余桌，席前丝竹旱雷聒耳，坐满了翎顶辉煌的官员。

因白日已演过礼，席面显得很宽松随便，官员们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话，一边嗑瓜子儿，吃月饼。康熙的精神很好，一会儿命人拣好水果馔肴送进宫赏赐苏麻喇姑、孔四贞等要紧宫人，一会儿又问老佛爷慈驾何时莅园。过了一会儿，高士奇忽然立起身来，大声说道："诸位雅静，万岁爷有诗了！"

刹那间，偌大空场上变得鸦雀无声。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东坡居士词华虽妙，却只说了'宇'。细论此时情景，也该是'千古共婵娟'，有了'宙'才说全了，可惜

朕没这份才情。”康熙微笑着说道，“多少年了，台湾百姓不能与普天之下共庆团圆，今夜施琅却与郑克瑭他们举杯共饮，干戈化为玉帛，朕心里真说不尽的欢喜。朕的才思本就平常，值此良宵又不能无诗，聊赋一首与众卿共勉！”说完，绕席踏月，仰首曼声吟哦：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域久念苍生困，耕凿自今九壤同。

吟罢笑道：“此次台湾之役，不赞同的很多。惟大学士李光地力排众议，认为台湾不但当取，而且可取……”

李光地陡地涨红了脸，心脏急促地跳动着。当着满朝文武，受到如此称赞，真是非常荣光，毕竟主上知我！他不安地左右看了看，四周是一片热烈钦羡的目光。一回头却瞧见了郭琇，心里又是一沉，两天前郭琇就李光地夺情一事和给事中彭鹏上章，论《李光地十不可留》，骂得他狗血淋头，竟说什么“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指责李光地承旨是丧心病狂，“人人切齿，桑梓汗颜”！郭琇仿佛全然没听到康熙的褒扬，毫无表情地对月举杯。李光地用目光搜寻彭鹏，却正与隔桌的陈梦雷目光相遇，只一碰，就都避开了。却听康熙又道：“现在事情办下来了，光地之功不可泯，着加两级原任办事，三年期满后另行委任。施琅海战带伤进击，且能急公义，弃私仇，安抚百姓，绥靖地方，有官将之风，着封靖海侯世袭爵位！”李光地听完，忙出席跪地谢恩。康熙笑着摆手道，“不用拘礼了，大家吃酒痛饮吧！”

“万岁！”群臣一齐起身举杯高声赞道，“万岁，万万岁！”

当下气氛更加热烈，明珠等上书房大臣都向李光地这边走来，殷殷劝酒道贺。康熙含笑离了席，一径踱至陈梦雷席上。陈梦雷见他过来，慌忙要站起，早被康熙一把按住，问道：“在老三府中可好么？三阿哥着实喜欢你，你侍候得来吧？”

“回万岁的话，臣……臣在三爷跟前很好，三爷待臣极厚，赏了臣一处宅子，叫臣埋头著书……”陈梦雷慌乱地答道，“三爷年纪虽小，却

聪敏好学，学业进益极快，且礼贤下士。身边几位鸿儒，给三爷编着几部大书呢！”

“这就好。你的《古今图书集成》还没印好吧？叫他们先抄一部送进来。”康熙笑容满面，对同席的官员们说：“今日这里就他一人不是官。你们未必认识他吧？这是朕的布衣老朋友了！当年他公车进京会试，没进场我们就认识了——那时朕才十六岁，算来已是十余年了！”言下不胜感慨。

陈梦雷听康熙提起往事，不禁一阵酸楚，泪水涌满了眼眶，哽着嗓子说道，“臣如今身弱病多，头发都已白了。万岁的御容也有细细皱纹了。臣深知，天下万物生发，都凭着主上，恳乞节劳珍重，摄养强身，以副天下苍生之望……”康熙哈哈大笑，说道：“四十岁的人，你还很可以做些事嘛！别的不成，教朕的三阿哥学问还是满成的——笔砚侍候！”

几个内侍听见招呼，飞也似的跑着取来文房四宝，就着桌边铺开来。顷刻之间，这里成了众目睽睽的地方。康熙略一沉思，濡墨写道：

松高枝叶茂　鹤老羽毛新

一笔极漂亮的颜体书——写完说道：“赏你！”

“我？！”陈梦雷大吃一惊，头涨得老大。周围响起一片啧啧艳羡之声。

康熙笑嘻嘻说道：“回去张在堂上，字虽不佳，聊作勉励。”

第三十九回　尽孝道皇帝扮彩戏　禁结党大臣听训诫

正当群臣在畅春园饮酒谈笑时，忽听熊赐履高声喊道："文武百官离席跪接太皇太后！"立时，大家纷纷起座，黑鸦鸦地跪了一大片，水榭子上演戏的供奉也忙停了戏，一群生旦净丑都趴在台上遥叩。康熙急忙前来迎接。

鹤发童颜的太皇太后由祖祜禄氏和阿秀两个贵妃搀着下了乘舆，颤巍巍走着，吩咐康熙道："不用那么多的礼数，叫他们都起来，依旧吃酒取乐儿，我心里才欢喜。我老了，不愿走动，原本不想来的，又是四丫头怂恿的，说这是开国一大喜事，皇上高兴，不要扫了下头办事人的兴，这才也来凑热闹儿。"康熙看时，果然孔四贞也跟在后头，却没见她的好友苏麻喇姑。阿秀说道："外头不比宫里，风大，老佛爷有年纪的人了，要不要搭起毡幕来？"太皇太后扯了扯金丝猴披风，笑道："你到底是西边的人，一说就是毡幕——这么着就好，叫他们开戏吧。皇帝不必尽围着我，底下当差的臣子们忙了一年，叫他们好好松泛松泛！"

"是。"康熙忙赔笑道，"难得今晚人来得齐全。老佛爷兴致又这么好，孙子今晚也要有点孝敬，讨老佛爷个欢喜。""哦？"太皇太后喜的忙问，"你孝敬我什么？"康熙笑道："若说东西，凭什么都不稀罕——这儿现成的戏台子。孙子今晚要学斑衣戏彩，给您老人家演一出！"

皇上要演戏！这个消息立时传遍了整个筵席。因仪程上毫无安排，熊赐履顿时慌了手脚。这是康熙皇帝倡明孝道的盛举，堂堂正正的典雅之事，他现管着礼部，断不能谏止，忙叫过畅音阁供奉太监唐敬宝来计议。

"斑衣戏彩是常演的戏。"唐敬宝磕头说道，"哪怕皇上新编词儿呢，咱们努力巴结就是——只是皇上扮老莱子，谁来扮老封君呢？"

"混蛋！"高士奇笑骂道，"上头现成的老佛爷，自然是她老人家受礼！哪有叫你们戏子扮老封君的？你只管叫他们仔细点，不要走了板眼。"骂得唐敬宝一摸头，笑道："是，高相说得是！小人糊涂，叫他们

加意侍候着就是了！”

幸而高士奇提醒，熊赐履才想到上书房大臣也不能袖手旁观，便笑道：“咱们几个恐怕也不能闲着，这不是小事！”当下明珠接口便道：“我来吹箫，索兄打鼓板伴奏可成？”索额图欣然笑道：“当然，敬如命！”熊赐履皱眉道：“我怎么办？……我来拍云板吧！还得一个伴着主子插科打诨的丑儿，万一词儿续不上来，也可掩饰一下——这个角色很难！”明珠笑着推高士奇道：“这是他的行当儿，除了高江村，谁有这等敏思捷才？”

“也只好勉为其难了。”高士奇巴不得这一说，捋起袖口，摘了大帽子，将辫子在头顶上挽了个髻儿，指着自己鼻子说道，“只在这儿涂上一块白，我这倒八字眉连描都不用描。”

一场别开生面的戏开场了，戏文再简单不过，八十岁的老莱子扮小孩子给母亲取乐儿。只因皇帝演戏是从没有过的稀罕事，坐在上头的太皇太后笑得眯缝了眼，见是高士奇陪康熙上场，便用手一指，说道：“赏他！”康熙忙将一串蜜蜡朝珠亲手替高士奇挂上，说道：“这个赏你——好好逗老佛爷笑一场！”阿秀出身西域，从没见过这个，站在太皇太后身后只抿着嘴儿笑。此时群臣谁也无心吃喝了，都在座儿上伸着脖子瞧。

一阵锣鼓响过，熊赐履云板敲起，明珠打点起精神来，吹出一种似昆似弋的曲子，怪腔怪调的十分滑稽。康熙甩着大髯口，穿一件撒花大红袍，摇一把拨浪鼓儿，伴着乐声踩着鼓点，一蹦一跳，撒欢儿打滚。高士奇学着跳加官的架势，围着康熙捶胸打背地兜圈子、做鬼脸儿。过门一罢，康熙便按节拍唱道：

月儿明，风儿清，

中秋十五——

他胡诌着，到这儿突然打住。高士奇忙抹一把脸，捏着嗓子接唱：

闹哄哄啊！

康熙一笑，翻了个筋头，又唱：

老莱子，八十翁，堂上有个——

他又编不下去了，高士奇一屁股坐到地上：

老寿星啊！

因接得一点儿茬口不露，不晓得的还真以为他们预先编派好了的。太皇太后笑得前仰后合，却听康熙又唱道：

年过百岁乐悠悠，民安国泰好年景。

手摇花鼓咯咯响，高堂欢愉——

他实在想不出该填个什么词儿，便装作一不小心，绊倒在地。却见高士奇躬着腰儿接唱道：

——赤子心！

康熙本不善滑稽凑趣，听高士奇接得流畅，倒激起兴头。忽发奇想，要难一难高士奇，手舞足蹈念道：

忽闻黄河起狂涛——

高士奇不禁一怔：这么不吉利，怎么转圜呢？但很快就镇定下来，接口道：

——龙颜震怒斩水妖。

斑衣成彩尽孝道，

座上龙祖哈哈笑。

康熙耳听乐起，便又唱：

太和之气塞九重，

任他东海起台风！

“台风有起总有停！”高士奇生怕他再说难对的，忙顶着念了一句。却听

康熙又唱道：

——台湾回吾怀抱中。

四海九州呈祥瑞，

万国整冠拜朝廷。

——献来天上蟠桃果，

千年万载奉大清啊！

高士奇想，好话尽被康熙讲完，怎么接呢？——只好扭了扭跳了跳，方扯着嗓子高唱：

真个是：股肱良、天子明，

孝道格天乾坤正！

老佛爷福比东海水，万岁爷寿过南山松——

此时，高士奇的词儿已经枯竭，可是一曲儿尚未终了，还得有一句才能补完，高士奇只好咕咕哝哝唱了一句，吐字含糊，任谁也难听清。

康熙已跳得满头热汗，摘了髯口笑问道："高士奇，你这狗才最后唱的什么？朕在你跟前都没听清楚。""回万岁的话，"高士奇嘻嘻笑道，"奴才唱的是'平平仄仄仄平平'。"康熙噗嗤一笑，道："这是诗韵，你竟也有才尽之时！"

"如今举国欢庆平定台湾，君臣共唱升平之歌，岂不是'平平'？"高士奇解释道，"主子倡明圣道，以孝治天下，亲为老佛爷歌舞上寿，岂不该'仄仄'（啧啧）称赞，共祝太皇太后福体康平，天下太平，岂不又是'仄平平'？"

这一解释，台上台下立时轰然叫妙。一向不苟言笑的熊赐履也不禁莞尔。太皇太后笑得眼泪都淌出来，指着高士奇道："这猴崽儿，果然伶俐，也难怪你主子疼你……"

这场新编"老莱子斑衣戏彩"精彩成功，因见正戏开场，康熙便来到

太皇太后跟前承欢。太皇太后见康熙面带倦容，便笑道："我这里有一大群人侍候着，不用你来立规矩。你累了一日，到前头歪着，想看戏就看两眼，不想看，养养神儿也是好的。"康熙忙笑着答应道："这里热闹得如此不堪，养不成神儿。老佛爷既疼孙子，我可要放肆到后边会芳亭歇着了。"说罢，又奉上两杯葡萄酒给老佛爷，才踅到前头来，拍了拍穆子煦肩头道，"你随朕来。"

大约半顿饭光景，穆子煦又从康熙处回来，走到李光地身边小声说道："皇上在会芳亭，有旨召见大人，请移步吧。"

李光地整束了衣冠，跟着穆子煦匆匆离座而去。早有内监何柱儿在前头导引，曲曲折折来至会芳亭。侍卫素伦、德楞泰已候在那里，请李光地稍候，便进去禀报。半晌才听康熙吩咐道："李光地么？进来吧。"

这个地方虽名曰"亭"，除了房顶依稀造得像六角亭模样，下面其实是座小殿。里头很宽阔，用玻璃屏隔开成三间。康熙已经更衣，头上戴了天鹅绒缎台冠，江绸夹袍外罩石青缂丝棉金龙褂，正坐在里间炕上吃茶。李光地便知是正规接见，忙大声报了职名进门行礼，叩头道："臣李光地奉旨觐见万岁！"

"李光地，"康熙啜着茶，慢条斯理地问道，"葛礼与张伯年一案，朕驳了部议，外头人说些什么？"李光地一听，心里便踏实下来，款款说道："臣在礼部没有差使，也极少与人议论朝政。臣与高士奇上本保奏张伯年之前，实是心怀恐惧，替张某捏了一把汗。万岁处置之后，偶尔在户部听司官们说起，莫不以为圣聪高远，明察秋毫，使奸宄无所施其伎俩，正人君子终得安身立命。"听李光地说话很是得体，康熙不禁点头，又道："心怀恐惧是实话，天威不测么，怕也替你自己捏着一把汗吧？"

李光地忙叩头道："是，臣之心亦难逃圣鉴！"

"康熙十二年你和陈梦雷同回福建。你在福建呆了五年。"康熙思索着，目光一闪又问道，"葛礼当年也曾带兵去福建征剿耿精忠，此人到底为人如何，你想必是知道的？"李光地暗暗思忖，科场一案出来后，御史们十几人上章弹劾，不知何故却被抹得无影无踪，这次张伯年平反，肇事的主儿葛礼依然毫发未动；听说前日又命李德全赴南京，赏葛礼貂皮褂、人参等物，联想到自己和陈梦雷一案，康熙也是两头抚慰，实在难猜这个主子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半晌，李光地方道："臣与葛礼

仅一面之交。据臣看来，此人为人不拘小节、豪爽好客，这是其长，但倚仗权势、盛气凌人，且不学无术、粗鲁庸俗，其短处也甚招人讨厌。求皇上洞鉴！”康熙“嗯”了一声，笑道：“你不明讲，朕也知道，葛礼这人浮躁轻狂，古有议亲议贵之训，朕也不能不担待一二。张伯年已有旨调任山西巡抚，葛礼朕还想看看再说——只江南巡抚出了缺，你看谁补为好呢？”

“魏东亭如何？”李光地看着目光炯炯的康熙问道。

“魏东亭不宜再任方面之职，海禁已开，他难以兼顾。”

“穆子煦老成精细，”李光地又道，“补到巡抚任上，必能恪守尽职。”康熙听了沉思道：“这个人朕想过，但他一直跟着朕当侍卫，并无理民理财履历，得历练一下才成——你与于成龙交情怎样？”李光地笑道：“于成龙与臣从未共过事，此人是清官，崖岸高峻，难得与人深谈。所以过从甚疏。”

康熙呷了一口茶，缓缓说道：“君子之交本就不应过密。然而读书人养气在先，心怀应当开阔，成龙虽好，实有不足。比如靳辅，在河工栉风沐雨很不容易，朕深知之。于成龙却不能容他，几次弹劾，可见其心胸亦有褊狭——听说折子都是由你转进来的？”李光地听着话音似有不满，当下不及细想，忙叩头奏道：“圣训极明！但靳辅在河工任用私人，朝廷专项款银常常挪作他用，不纳地方官进言，颇犯清议。于成龙据实奏劾，乃是臣工本分，其心不无可谅。”

“清议？”康熙的语气变得冷峻起来，“在京官员饱食俸禄，不务实事，懂几句诗词，能几篇古文，都会‘清议’几下。叫他去办有利于民之实务，一个个都懵懵懂懂了，你要仔细——听你话音，似与索老三如出一辙？”

“臣乃皇上之臣！”李光地机警地说道，“既不追随索额图，也不附和明珠。臣只能忠心事主，据实而言！”

康熙点点头，一笑，却转了话题：“中唐有个叫李泌的，知道吧？”

“是——臣知道。”

“代宗皇帝起用李泌出山为相，约法李泌不得擅自报恩报仇，李泌

怎么回话的？”

一股冷风袭来，李光地打了个寒颤，答道：“李泌说‘臣本是出家之人，与世无恩无怨。今与陛下约，愿皇上不可诛戮功臣。’——此非原话，大抵意思如此。”康熙目中灼然生光，良久方点头叹道：“他们君臣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今日朕也给你交心，你学术文章极好，朕很惜你的才，又与朕的师傅伍先生有家学渊源，朕遇事不能不包容一二。但你与伍先生相比，有患得患失之病，对于功名总脱不掉‘热衷’二字。所以朕没有招你入上书房，你有私念，器量不够，明白么？”康熙这些话是披肝沥胆的知心话，李光地不由也觉动情，但不免也有些不服气，便叩头说道：“求皇上明示！”

“比如陈梦雷，”康熙轻咳一声说道，“如今与你竟成了本朝的张耳、陈余！‘三藩’之乱你有功，平台湾你力主用兵，也有功，官已做到文渊阁大学士，为什么你就容不下一个陈梦雷呢！”“陈梦雷大诈似直，实为文人败类！”李光地心想，在康熙这样的人面前，与其转弯抹角，倒不如一吐为快，“臣非心胸褊狭，实在不能欺心与他和衷共济！”康熙笑道：“大诈似直也罢，大奸似忠也罢，他如今在三阿哥府闭门著书，并无别的劣迹，你何故放他不过？难道你李光地就没有伪诈之处？”

这个话说得太重，李光地不禁一怔，连忙叩头道：“臣从不知欺人，更不敢欺主！万岁此言臣担当不起！而且臣也并没有难为陈某。”

康熙格格冷笑一声，将茶杯向案上一蹴，说道：“朕虽深居九重，外间的事岂能逃朕之洞鉴？你说没说过‘皇上调陈省斋去三爷府，误用小人，可惜可叹’？还有，你说没说过‘陈梦雷欺心狡诈，所以断后，我李光地从不欺心，所以后息昌茂’？你的儿子来路都那么正么？”李光地万万不料这些背地与知心朋友说的私房话都传入康熙耳中，想起明珠闹宴那件事，更是背若芒刺局促不安，正要叩头回奏，康熙又道：“你说你从不欺心，朕来问你，丁忧夺情，一夺即不再辞，这是为什么？若是母子之情一夺就掉，是否原本就无情可夺？前日朕接见郭琇等人，说过了：朕留光地之意，恐怕一说就难以保全，六部九卿会议一下，一定要朕讲，朕就讲，不要朕说，朕就包容。朕难道连三年之丧古今通礼都不晓得？若真的较论学问，朕岂逊于你李光地？”

李光地在这犀利的质问中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浑身抖着，只叩头不语。

“你不要怕，听朕说。”康熙的口气一直很平和，见李光地面色苍白，狼狈不堪，只一笑，又道，“据朕看来，天地造化总不肯降全善全美之人于世。朕的师傅伍次友先生高风亮节、才识宏博，但他又孤芳独标、洁身自爱、气短情长，何况你李光地！朕很倚重于你，如今做了文渊阁大学士，时时要参赞天下重务，朕就不能不敲你一下，这是爱你，你要好自为之。”

康熙这些话，有慰有勉，真收到了十分功效。李光地心里时而乱纷纷、时而暖烘烘，是敬是怕，是喜是忧，连李光地自己也说不清了。

“就这样吧。明日穆子煦南去，你送送他。”康熙立起身来，“靳辅上的折子，请下诏给黄河上流沿岸栽树种草，你代朕草诏，严旨命甘陕总督及巡抚切实督办，写好了呈来朕看。你，还有上书房几个人，要多办实务，少生是非，你跪安吧！”

李光地战兢兢地离去。康熙掏出金表看看，是亥正时分，估约戏快散场，正要起身命驾，却听身后有人笑着念佛道：

“阿弥陀佛，皇上济世渡人之心，上苍明鉴！”

康熙回头看时，却是苏麻喇姑从对过屏风后闪出，便笑道：“是你啊？朕还以为你没来呢！”

“四格格硬拉我来的。”苏麻喇姑微微一笑，合掌说道，“贫尼已听多时了！”

康熙沉吟道：“你知道，穆子煦去江宁，是要办一件泼天大案。事情若不涉及中央枢臣，那是最好，若真的和索三有什么勾连，朕南巡的事说不定还得推迟呢！”

“万岁开导这个姓李的，不许他搅进去。”苏麻喇姑叹息一声，瞑目说道，“千古帝王，谁有这份仁慈之心？阿弥陀佛，功德无量啊！”

第四十回　清隐患穆子煦南下　试武功于一士丧气

穆子煦奉旨调任江宁织造，第二日便启程南下，但走得并不快，出京之后他便东下泰安，登上泰山观日出，又踅往济南，在老于成龙处盘桓数日。明珠和索额图原疑他奉有密旨，见他一路游山玩水，也就不再疑惑。入江苏境后，穆子煦却一反常态，只在驿站打尖吃饭，也不要从人跟随，换马不换人，日夜趱行，只两日工夫便到江宁任上。当天办完交割，委了一个司官暂管衙务后，便乘四人肩舆来见魏东亭，此时天方断黑。

“子煦！”魏东亭与穆子煦原是八拜之交，又是儿女亲家，说话历来开门见山，见穆子煦行动诡秘，神色有异，便笑道，“你这弄的是哪一出？昨日见邸报，你还在淄川，今日就到了？连个信也不来——如今做了这么大官，依旧如此冒失！”穆子煦笑道：“大哥这回可冤了我，我——”他看看左右有人，便啜茶，良久才道，“兄弟们分别了这么多日子，我又惦记着奉圣夫人和鉴梅嫂子，你想我能不急？”魏东亭向来机敏稳重，心知事关重大，便吩咐家人：“不要呆在这儿侍候，穆老爷难得来，你们叫人在楝亭摆上一席，弄得精致一点儿，我要和亲家翁对饮几杯！”

眼见长随们都退出去，穆子煦压低了嗓子说道：“皇上定于明年四月南巡，知道这边情势繁杂，命兄弟前来清道。这里有密旨，坐纛的是哥子你，我来协助办理！”

“哦！”魏东亭目光霍地一闪，接过康熙的密札，仔细地读后，便放在灯烛上烧了。不知怎的，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半晌才道：“皇上确实天生睿智、聪明过人！我在南京树大招风，此地官员都不认识你，把这天字第一号官司给了你最合适！”穆子煦笑道：“全仗哥哥主持，子煦仍是听你调遣。葛礼若真与朱三太子通同谋逆，只怕索三爷也难逃此劫——想不到我们又要在南京立功了！”魏东亭却不置可否，话题一转，说到了自己几次探查的情况：“南京造皇上的行宫，一处在白沙渡，一处在灵谷寺，一处在莫愁湖。奇怪的是都离寺院很近。灵谷寺倒也罢了，皇上要去孝陵祭朱元璋，作驻跸之地，也还在情理之中。白沙渡那么偏僻，怎么防护？莫愁湖，北有秦淮河与城隔开，西南两面环江，地

势那么低，万一出事或是发了洪水，主子往哪里去呢？这就蹊跷得很了……”

穆子煦静静听魏东亭介绍着，十分佩服魏东亭精细多谋，也愈来愈觉得葛礼用心叵测，良久，方道：“我就住在你这里。看来疑点最大的是莫愁湖，那里紧挨着毗卢院，景致好、游人多，看上去很太平，若真的要造逆，我也会选在此地——明日我就去踏看。”

“我已去过几次了。”魏东亭沉思着说道，“也曾疑心他在禅山顶上架炮轰，还到江南制炮局去查过现存炮台上的红衣大炮少了没有，但我身无军职，不能借故上炮台核实，和不查一个样——这个毗卢院禅山封闭多年，要真的在那上头架了炮……”魏东亭打了个寒颤，“所以你得设法进禅山去看看——听说三天后性明大师又要圆寂，连这共是五位了，明天毗卢院香客一定多，不定有些机会也未可知。”

“什么机会呀？”书房处传来魏东亭夫人史鉴梅的笑声，接着一挑帘子已是进来，抿嘴儿笑道：“早听说大兄弟离京来金陵，老太太喜得什么似的，一来就只顾说正事了——席面早预备好了，老太太要过来，是我劝住了，都是自己亲人，讲那个礼儿做什么——梅香，还不快去把西书房收拾出来，穆老爷就住那里！”

穆子煦和魏东亭都站起身来，对视一笑，便跟着鉴梅一同往楝亭上而来。

魏东亭的私邸在夫子庙东北虎踞关内，离莫愁湖并不远。第二日一大早，穆子煦起来，觉得天气清冷，便换穿一件宁绸夹衫，摇着步子一径踱至莫愁湖。

其时天近十月，风冽水潦，秦淮河一带碧水明澈透底，莫愁湖畔酒店茶肆栉比鳞次，岸边游人如蚁，往来楼船交错，画舫如织，箫笛琴瑟不绝于耳，真个六朝金粉之地，十分好景致。穆子煦一步一踱仔细查看，隔岸烟雾缭绕，乌沉沉一大片房舍，隐约可见黄琉璃瓦在寒阳中闪烁，便知那就是新修的禁苑行宫了——沿柳堤转至胜棋楼，穆子煦见几个叫花子正围在石栏下头喝酒，蓦地想起二十年前和武丹等几个弟兄杀魏东亭狗烧吃情景，也是这般儿毫无拘束，如今事过境移，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贫道稽首了！”忽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穆子煦回头看时，是个

蓬头垢面的道士，浑身拖泥带水地正打躬施礼，穆子煦知他是化缘的，点头一笑，从怀里摸出半两一块银角子递过去，说道："拿去打酒吃——道士所居何观，听声音不像此地人啊！"道士笑道："贫道居东倒西歪观，四处云游，成了南腔北调人。居士与老子有缘实是幸事——无量寿佛！"说着接了银子颠颠地去了。

穆子煦不禁一笑，慢慢转到胜棋楼，却见一群人正在起哄儿吵吵嚷嚷。一个油货铺肥大掌柜的，一手握着秤杆，一手拧着一个中年人的耳朵骂："日你娘的野杂种，青天白日的就敢抢东西！"那中年人却不生气，嬉皮笑脸地说道："你不是畜生我怎么是杂种？你丢了什么东西，来寻我的晦气？"油货店掌柜的用手一指说道："这么多人都是见证！刚刚炸出的一斤油饼放进栲栳里，眨眼就不见了，你娘的倒是铜嘴铁肚子，焦热滚烫的吞下去，也不怕炸分了你的排骨！"围着的闲汉们听这位掌柜骂得有趣，不禁一阵哄笑。

"笑什么！"中年汉子贼亮的眼珠子碌碌地一转，挺着站直了的身子说道，"拿爷们解闷儿么？把我浑身上下称称，要有半斤重，就算爷吃了你油饼！"掌柜的一瞪眼，骂道："妈的个臭屄，十足的赖种！"说着一个漏风巴掌掴将去。谁知那汉子迎着脸并不躲闪，只听"啪"的一声，那掌柜的只"哎哟"一声，手腕子登时脱臼，摇头攒眉一个劲只是揉捏。那汉子扮个鬼脸儿，一把夺过秤来，递给一个瞧热闹的，道："兄弟，这掌柜的忒不济事，你来掌秤，看我究竟有多重！"

这一来围观的更多了，前头的涎着脸呆看，后头的人伸颈踮脚一拥一动，大人叫，孩子嚷，煞是热闹。穆子煦眼见这人身负绝技，原要走的，又止了步。

那瞧热闹的细看了一下手中的秤，并无异样之处，便红着脸笑道："既然一定要秤，那就来吧！"便提起秤系。中年汉子一只脚踏进秤盘，两只手各攀一根系盘绳，说道："你提起来！"掌秤的看他身量，约有一百一二十斤的样子，憋着劲猛地向上一提——谁知连盘带人轻飘飘的，秤杆翘起老高，悠荡了几下才稳住。众人怔着看时，真的不到八两！先是一阵惊讶的议论，接着便一片声价叫好喝彩。

那汉子下了秤盘，将秤掷还了目瞪口呆的胖掌柜，笑道："放心，不夺你的铺子！不过借你招揽几位财神，你就吓得这个样儿！"说着，将袍角撩起掖在腰间，辫子往脖子上一盘，至楼前"哏"地一声抱起一块下马石，托在一只手上，轻轻放在胜棋楼南飞檐下，站了上去，双手一

拱，说道："在下于一士，幼时访明师于深山，学得一身功夫，以武会友未逢敌手。有乐意玩玩的，不妨下场一较！"说罢一颔首，顾盼间，其神气颇为傲慢。

众人这才知道这个于一士是卖艺的，看那块下马石，少说也有五百斤重，无不骇然，早有几十枚铜子儿丢了过去。

"想不到偌大南京，龙盘虎踞之地，竟如此令人扫兴！"于一士叫了半日阵，见无人下场，叹了一口气，从怀中取出十两一锭大银放在石头上，从地下捡起那几十枚铜子儿，用拇指和食指一卡，又道："这是七十个康熙子儿，我就这两个指头卡了，谁能夺了去，十两银子权作酒资奉送，如何？"

人群一阵骚动，一个年轻小伙子捋了袖子，涨红着脸进场说道："侬拿稳哉！阿拉试试看看！"说着伸手便夺。于一士神定气闲，一手叉腰，任小伙子东拽西扭、连挣带顿，那叠钱恰似铸定了似的，再动不得分毫。于一士一笑，一手解下腰带穿进手指间，说道："一人不成，几个人也可，这带子穿过，凭你人拉手扯，我若移动一步，掉一枚钱算输！""不中用的上海佬！滚蛋！这钱是金陵穷爷们的了！"人圈子一动，四个方才在栏下吃酒的叫花子一拥而入，一把推过那个上海年轻人，扯起带子两个人各拉一头，背纤似的猛拽，个个累得脸红眼暴，也无可奈何。周围的人叫一声"好"！铜钱雨点般撒得满场都是，于一士哈哈大笑，说道："我以为六朝金粉之地定必藏龙卧虎，原来尽是些脓包！罢了罢了，哪里寻出这些驴牛到这里现眼！"几个叫花子对望一眼，灰溜溜去了。

穆子煦原不过瞧热闹儿，并无心思比武，听着于一士口气狂妄，不禁上了火，袖口一扎，正要上场，却见那个肮脏道士抢先挤了进去，一手握着狗腿骨，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居士乃富贵官宦，何必争这几两银子，还让我道士换些狗肉吃罢！"说着疯疯癫癫上去，眯着眼打量于一士，口中笑道："乖儿子，孝敬了清风道爷吧！"啃了一口狗肉，劈手一把便夺了钱去。

众人立时大哗，于一士正发怔间，清风道人已将十两银子揣起，笑嘻嘻转身就走。于一士忙道："你趁我不防夺去，不算本事！"

"小家子气！"清风回头笑道，"还你这串小钱！"说着随手将那叠铜钱扔在地下，穆子煦看时，已被捏成一团，上头五个指印赫然在目，于

一士方知这道士手段高强，一怔之下换了笑脸，一揖到地说道："后学不才，冒撞了仙长——清风仙长驻观何处？请毗卢院小叙一时如何？"清风转脸对穆子煦一笑，说道："今个儿牛鼻子走运，连连遇着阔施主，有个年儿半载，不就发了么？"说着便走。这一刹那的神气，穆子煦觉得十分熟悉，细想时却不知何处曾见过面。

于一士不禁大怒，几步赶上清风，口中道："于一士恭送狗道士……"飞起一脚朝清风屁股上踢去。清风颠着步儿头也不回，口中说："不劳相送，怎好生受你的礼？哎哟不敢当……"屁股接住于一士的这一脚。于一士似觉踢在石头柱子上一样，连骨彻髓地疼痛不已，哼了一声，趔趄一步才站稳了。老远还听清风东扯葫芦西扯瓢，口中念念有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爱我者恒若爱我所爱，憎我者恒若憎我所憎……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哈哈哈哈……"

穆子煦听着，愈觉熟悉，却只寻思不来，因道士念"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话，猛的想起还要去毗卢院，不想在胜棋楼误了这许久，忙叫过一只船来渡到莫愁湖西。遥遥望见龟背似的山冈远接长江，背靠石头城，苍树翳影，红墙掩映，庙中钟声悠悠扬扬传来，颇能发人深省——毗卢院已是到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禅院，占地有两千余亩，阶前一片空场筑着大戏台，阔大的山门隐在数十株老银杏树中。山门进去第一层为天王殿，只是个过庭倒厦，第二层三世佛殿便修得不俗，丈六高的释迦牟尼居中而坐，拈花普贤、净瓶观音侍立两边，下头护法金刚都用胎骨法身，五彩装颜，水金沥粉涂身，衣带天风栩然。漫墙壁画看来也粉饰不久，却是目连救母故事。但见宝幡、缨络、方旗、云头、宝珠、华盖、剑峰尖轮、风火轮、番草、大鹏、孔雀、琵琶、降魔杵、流云托、多宝瓶，还有什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菩萨、神将、仙人、进贡童子、四值功曹、六甲揭谛……充塞满墙，金碧交错，给人一种诡异、神秘的压抑感。穆子煦看得正没兴头，忽觉肩上被人一拍，回头看时，却是史鉴梅笑眯眯站在身后，青衣布裙，一身农妇装束，哪里像个一品诰命夫人？穆子煦不禁笑道："是嫂子啊，吓了我一跳！"

"你哥哥因你初到金陵，怕迷了道儿，他又抽不开身子，叫我过来瞧瞧。"鉴梅笑道，"我来了快半个时辰了，总也不见你的影儿，想着还真叫他说准了哩，正着急呢，却见你在这儿转悠！"穆子煦漫不经心地左右看看，因见人来人往的很是嘈杂，点头会意说道："我大老远从关

外赶来瞻仰活佛圆寂大礼，一片的虔心，哪里就迷路了？倒叫哥哥嫂子操心！”说着将手一让，又道，“嫂子既来了，我们一同随喜随喜。”

两个人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又到后边大悲殿参了佛，便从殿东边宝华门踅进毗卢院后。这里地处高岗，风大气寒，游人很少，但见一带大江从岗下一弯向东。兰若院满是野草，砖缝儿里蹿出的野蒿有一人多深，凋黄枯萎，景色十分凄凉。向后边禅山望去，但见一重重殿宇破败不堪，灰暗高大的角楼在冷风中呲呲微啸。

“我和你大哥只来过这里，后头有总督府禁行告示，说是高僧修化之地，又系危楼险房，游人一概不得入内。”史鉴梅低声说道，“你见过的那个于一士，就住在这院，说是借宿，恐怕是守这道门槛……阿弥陀佛！这么旺的香火，这么大的寺院，怎么后头乱葬坟一般？”穆子煦正诧异，她突然提高嗓门换了话题。早见一个高大身躯的癞头和尚出来，心下不禁佩服鉴梅的精细。只随口答道：“是嘛，真是怪事。”

“二位檀越，”那知客僧过来，一掌当胸躬身说道，“请二位回步，后边是本寺禅师面壁坐禅之地，虽然破败，却是圣地。方丈法旨，无论何人不得接近，乞望恕罪。”穆子煦忙赔笑道：“家母令我南来还愿，从关外跋涉四千里，就图参拜活佛一面——请和尚慈悲方便，信民只见一面就走，如何？”“檀越恕罪。”癞头和尚闭目合掌说道，“这是法旨，小和尚不敢违拗——阿弥陀佛！”

穆子煦沉吟片刻，一眼瞧见于一士打前庙进来，推开兰若院一间破僧房进去，便装做不理会，从怀中取出一张银票，说道：“堂尊发愿十分虔诚，这是两千两银子兑的金陵钱栈的银票，我家辛苦一生倾囊献来。别说性明和尚，就是我佛如来也该接见一下啊！”

布施这么大数目，那知客僧迟疑了一下，说道：“这事小僧委实做不了主——既然施主有施善宏愿，请二位到前头先在妙香花雨斋奉茶……”说着将手一让，前头带路向东踅转。进了“香林门”，里边是一排精舍，中间一座两层阁楼，泥金黑匾，上写“妙香花雨”四个楷书大字，楼下三间厅屋，窗明几净，收拾得十分整洁，要不是正中一幅达摩一苇渡江图，与官厅签押房也不差什么。癞头和尚为他二人斟了茶，说道：“这就是本寺方丈精舍，请稍候，贫僧去请堂头大和尚。”说着便趋步退下，走至阶前，仿佛有点迟疑地回头看看，嚅动了一下嘴唇，却没有说什么，快步去了。

屋里留下了他们二人，对视一眼，谁也没说话。史鉴梅上下左右看了看房中陈设，半晌，忽地起身来，至神桌前将那幅达摩一苇渡江图只一掀，说道："子煦，看！"穆子煦转脸一看，后头却是个神龛，也不见出奇，只里头供的神非佛非仙，却是个美貌少年，折扇当胸背插玉笛，煞是古怪。再向里看，贴金后壁上隐隐有一道中缝，显见是个暗门了。穆子煦先是一惊，接着目光一亮：这不是康熙十二年朱三太子在京聚众造反时供奉的"钟三郎大仙"么？

第四十一回　穆子煦智宿毗卢院　杨起隆逞凶长江岸

“终于找到你了！”穆子煦又兴奋又紧张，心头突突直跳，急急说道，“放下吧——我得住在这里！”

史鉴梅见穆子煦脸色发白，忙放下画儿，说道：“不行，这儿太险！”

“不险，皇上叫我来做什么？”穆子煦说道，“我要住在这儿，三天之后夜里子时，请大哥发兵接应！”

“为什么是三天？”

“我一直没歇，很累。”穆子煦道，“再说这庙里高手很多，我得等机会……”说至此，便听院外靴声橐橐，一个黄眉老僧身披袈裟款步进来，合掌垂目打揖问讯：“阿弥陀佛，老衲觉圆稽首问安，二位施主喜乐安善！”穆子煦忙起身合掌道：“信民李日升，自长春专程拜谒，敢请方丈大和尚开方便之门，允我叔嫂叩见性明活佛！”

觉圆向中堂案前欠身坐了，沉吟着说道：“方才明玄已经禀过。令堂大人虔心可敬！性明弟子自幼皈依我佛，勘透三乘妙义及诸无生相苦乐，面壁十年扫清明镜尘埃，已悟我佛理真谛，下偈定于明年五月二十五日亥时坐化本寺。届时不但二位，凡天下善男信女皆可前来罗拜，此时打扰甚是不便，务请见谅！”穆子煦一听这个日子，心中咯噔一声，这个日子正是康熙在金陵之时！却不知怎的与魏东亭说的不符，便问道：“难道不是三日之后？”

“居士误矣！”觉圆霍然开目，说道，“三日之后是敝徒性泯圆寂。”史鉴梅压根不信，这庙里和尚个个都空色相通，了道明心，能预知自己生死之期，真想问一句“你的徒弟们都一个个儿去极乐世界，你怎么赖在人间不肯涅槃呢？”当下抿嘴儿一笑，说道：“长老，这就不巧得很了，我还要随掌柜的到扬州。这么长时间，我这兄弟只能留在您这儿了。”说着将穆子煦手中银票取过，双手捧上，“些须香火钱，请长老收下！”觉圆有点不情愿地接了过来，半日才道：“……好吧，就住在兰

若院，斋饭自有供应，但要循守寺规——委屈施主了！”

穆子煦被安排在兰若院西厢神库[10]旁的僧房里，用过午斋倒头便睡，他自入江苏境连日奔波，只在魏府睡了几个时辰，实在太倦了，直到下晚时分才醒过来。外头已是薄暮冥冥，玄明送进晚斋，他胡乱吃了两口，倒在枕上半躺着想心事，此时院外秋虫唧唧，树涛阵阵，暮鼓隐约传来，更增加阴森凄凉之情。“一个性明，一个性泯……”穆子煦想，“何必是两个呢？又怎样‘圆寂’呢？看来贼人原知主子今年九月来宁，先预备了一个，后来听说改了日期，只好再安排一个——好灵通呀，这才真的叫人心惊……这寺院供着钟三郎，肯定是杨起隆的贼窝子，老秃驴这么轻易就留我住在这儿，是不是看出了什么马脚？那他岂肯放我活着出寺？”……正想着，便听院中窸窣草响，穆子煦眼波一闪，翻了个身假寐，一只手把在腰间，紧紧握住康熙赐他的那柄雪钢匕首。

“老客，你好睡！”进来的是于一士，卖艺收盘子回来，将背上的褡裢向屋角一扔，招呼穆子煦道，“吃过饭了么？”穆子煦翻身坐起，揉着眼睛道：“你不是吃油饼的那位于先生么？真是好本事、好功夫——你怎么也住在这儿？”于一士一笑，向板床上扯开蒿荐，平躺了，方道：“我一个走江湖的，住什么店？有个庙房将就一下，就是天堂了。”

当晚二人打火点灯，在炕上你一言我一语搭讪着，套问对方的经历、家乡的风土人情，直到半夜，各自惕然睡去。一连三日，于一士都是早出晚归，穆子煦白日进香，前庙逛后庙游，也不觉什么异样。但见屋里多了这个人，穆子煦晚上也不敢有所动作。第四晚便是行动日子，穆子煦白日养足了精神，见于一士回来，只推说身子不爽，躺在床上静卧。听着寺僧击鼓鸣钹晚课散了，于一士鼾声如雷，料他已经睡沉，穆子煦便趿了鞋悄悄起身。

“哪去呀？”正打鼾的于一士突然醒了。

“小解。”

“这深山古庙，你一个生意人半夜出去也不害怕！”于一士也坐起了身，“正好我也要小解，咱们一道儿。”

穆子煦只好说：“那敢情好，我正是有些胆怯呢！”于是二人一同出去，在蒿草中方便了。折回来，穆子煦躺下，见于一士黑黝黝的身影站

在床前不动，便问："老于，你怎么不睡？"

"你到底是什么人？"于一士阴沉沉问道，一边说一边逼近了穆子煦。穆子煦心中乍然一惊，却笑道："你怎么啦？中魔了么？我是做生意的呀！"于一士冷笑着又逼近一步："做生意的？还干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我打听过，南京码头扬州府都没有你家字号！说！那个女的是什么人，家住哪里？哼，倒乖猾得很，一出庙门就寻不见了！"

穆子煦听鉴梅没出事，心头一松，坐直了身子，一笑说道："老于别开玩笑，半夜三更的，怪吓人……"一边说，一边运足了气，忽地一个倒立鹰扑，双足在空中使了一个连环步正踢在于一士胸前。于一士全然不料他手段如此高强，被蹬得连连倒退几步站定了马桩，一个鹞子翻身已打过两枚钢镖，穆子煦一个"曹娥投江"贴床下地，已将匕首掣在手中，扎一个白鹤亮翅门户静观。这一番较量，穆子煦已知对方稍胜自己一筹，不由心下暗暗着急，正没做理会处，见于一士手一扬，一条黑线倏然而来，因不知是什么东西，不敢用手接，只几个贴地翻身，好容易躲过了，身子没站定，那黑线竟长着眼似的又甩了回来！穆子煦只觉右腕一疼，手中的匕首已飞得无影无踪，一怔之下于一士手中黑索早又盘回来，将穆子煦左臂紧紧缠在腰间，右手忙解时，才知是钢丝缠牛皮条，急切中哪里解得开？

于一士见他被缚，一个虎跃抢上来，将索子勒紧，左一裹右一拧，将穆子煦连双腿都绑结实了，打火点灯，这才狞笑着道："你功夫不坏呀，江湖上走这么多年，能躲我这盘龙索三招的只你一人——你倒说说看，你还是买卖人么？"

"买卖人！"穆子煦梗着脖子道，"这是毗卢院，不是黑店，你不解开我就喊了！"

"喊呗！"于一士嬉皮笑脸说道，"你把嗓子喊破了，也不会有人搭理你！"

"乖乖把你巧的！哪里就没人搭理了？"清风道人突然推门进来，疯疯癫癫走到穆子煦跟前，手捻着那根黑索，啧啧叹道："这玩意儿真少见，怎么弄的，就把人捆得像棍子一般儿……"言犹未毕，灵醒过来的于一士早又甩过一根，将清风依法炮制，却是双手都缠了进去。

于一士哈哈大笑："想不到你也中了老子的道儿！"清风道士浑似不

觉，不知使了什么身法，一缩身子，那黑索一圈圈橐然落地，双手一摊问道："老于，你有什么道儿能捆清风？哎呀呀！你是风婆婆么？"此时穆子煦已看得眼花缭乱。

于一士吓呆了，脸白得纸一样，身子后退着，抖着手指着清风道："你……你……是人是鬼？"他"哇"地大叫一声扭头便窜。

"回来吧！"清风不知什么身法，一步抢上扳着于一士肩头揪回来，拾起地上索子一道一道缠了，那于一士被点了穴道，竟毫无反抗之力。清风口中笑道："这缠人的功夫道士没练，怪麻烦的，朱子云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有道理，做起来太麻烦，太麻烦……"说着已将于一士绑定了。

穆子煦痴呆呆地看着这一幕，似在梦寐之中，由着清风解索子，半晌才问道："道长，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来救我？"清风替他解了绑，向板床上一坐，无所谓地答道："总之与你有缘就是了。富易妻、贵易友，你不记得我，也在情理之中。"穆子煦下死眼盯了清风好一阵，陡然脑海中一亮，结结巴巴说道："你——你是……四弟，郝老四——我的四弟呀！"穆子煦突然上前抱住清风肩头放声大哭……

原来顺治年间，穆子煦、武丹和郝老四同在关外做马贼，因结识魏东亭，做了康熙的侍卫。郝老四为救被困在白云观山沽居的伍次友、穆子煦等人，给鳌拜通了风。康熙八年鳌拜倒台，查出了这件事，郝老四原被赐死，后却被终南道士胡宫山救了去。

"郝老四早已死了，我是清风。"清风慢慢掰开穆子煦的手，他虽平静，却不能漠不动情，"道人早有志剪除这个贼寺，只它受官府保护，势孤力单，不能如愿，今夜我带你看个仔细！"穆子煦也冷静下来，如果硬要认这个郝老四，那他依然是钦命重犯，不但魏东亭，连狼瞫也不免有纵凶之罪，对谁都没好处，便拭泪道："我也不想提旧事了，事情过后给你好好修一座观！老胡呢？他没来么？"清风道："他有岁数了，已经封山静修——嘘——有动静！"说着顺脚踢了于一士哑穴，二人急闪到门后。只听脚步声渐近，"吱"地一声推开了门，癞头和尚明玄伸头进来，笑着说道："老于，事完了还磨蹭什么！——呀，你怎么叫人绑——"话犹未完，穆子煦匕首一闪，明玄一声不吭唿嗵一声倒进门来。穆子煦跨过血泊，一把提起于一士，回头对清风道，"此人舌头有用，留着又怕意外，怎么办？"清风拱手道："善哉无量寿佛！神库后有一枯井，委屈他一下吧！"

二人处置了兰若院的后事，抬头看星星，估约已是亥正。黑暗中二人点头会意，一纵身跃上高墙径入禅山，但见里边一重重一叠叠岗峦起伏，房屋错落，黑沉沉苍茫茫的，竟似无路可寻。穆子煦沉吟一下说道："这样儿不是事，请随我来！"便蹿上墙径至妙香花雨楼，方下到天井院。

院里静极了，间间房屋灯火全无。穆子煦上去推推楼门，竟是虚掩着，一闪身便进去，回头看时，清风早随进来已将门掩好。穆子煦悄悄摸到神案前，揭开了中堂画儿，便用手搬那尊钟三郎像，却似生根一般。清风小声道："你放心，这里没住人，摸一摸，寻着机关自然就移开了。"穆子煦放下了心，只在神龛中乱摸胡揿，出了满头臭汗依旧不中用。正要下来，一手无意摸着了神像背上的笛子，但听沙沙一阵响，钟三郎像向西滑去，后壁的门无声洞开，里头黑帆帆的像是夹墙石道，大约通着禅山，袭过来的风凉飕飕的。

穆子煦在清风道人身后紧紧厮跟着，沿着漆黑的夹墙，高一脚低一脚地摸了足有半顿饭光景，便见前面灯光闪烁，趋近了瞧时，夹墙的尽头有一间石砌小屋，从窗棂往里看，里边几榻椅柜俱全，颇是精致，觉圆和一个脸上长着疤的中年人正品茗说话。

"山长，"那中年人道，"你很不该让那一男一女到你的妙香花雨楼。如今男的虽没了，女的却查不到踪迹，这件事可疑而且可惧呀！"觉圆笑道："那是明玄不懂事不会应付，我又恰恰去看性明，他没法子只好带到这楼上。男的死了，她一个女的会有多大能耐？放心！我自弃东正教皈依我佛，多承你杨先生照应，在此经营十年，还没人能识破此山真面目呢！"

"杨先生！"穆子煦大吃一惊，"这就是杨起隆，假朱三太子？"他在康熙十二年随皇帝夜访牛街清真寺，曾与"三太子"有过一面之交，那是怎样风流倜傥、儒雅俊秀的一个青年书生，十年岁月，怎么就成了这样一个干瘦的半老头儿？正自寻思，却听杨起隆冷笑道："你好大口气，要不是葛制台，这山上的草早就被人踩平了，那还成什么事！"觉圆不以为然地说道："我真不知你在这儿下这么大功夫做什么，你不是还有几十处黑店，还有洪泽湖的刘铁成四五百号人嘛！这真有点守株待兔。再说，寺里一个接一个杀人，外人见圆寂的多了，岂不起疑？"

"老百姓知道什么？他们起不了疑。"杨起隆嘴里嚼着一片茶叶说道，"南京知府，罢官了；张伯年，调走了；你怕什么？那个主儿精明

过人，却有一宗儿毛病：好奇，爱作微服出访。我在这上头栽过他手里，还要叫他在这上头栽倒——别处我有别的安排，你只管听我的就是了！”

“我真服你这水滴石穿的拗性子。”觉圆叹道，“难道事情成功，还能轮到阁下坐龙廷？还不是替他人作嫁衣裳。”

“这，我知道。我恨，我只要解恨！”杨起隆站起身来，眼中发出绿幽幽的光，“山林遗老们只会做文章，如今又一个个去拍当今的马屁，我要羞辱他们，叫他们知道大明孤臣孽子的心永不会和满鞑子贴在一起！”说罢，目光一转道，“时候到了，咱们走吧——我记得今晚该轮到十四号馒头馅了？”说罢二人推开石屋西小门一径出去。穆子煦和清风交换了一下神色，翻窗穿过石屋，在后遥遥跟着。

乍从石壁夹墙出来，但见禅山外气寒风急，暗夜中竹树婆娑，枫叶呜咽，伴着山下扬子江的咆哮声，阴森可怖，令人毛骨悚然。杨起隆二人掌着西瓜灯飘忽不定向山下迤逦而去，一路偶尔说笑，并不知身后跟着两个身负武功的人。穆子煦却满腹狐疑，揣度着“馒头馅”是什么意思。

移时，杨起隆和觉圆来到一片黑沉沉的僧舍跟前，这里点着几盏昏暗的羊角风灯，在风中闪动。一个沙弥见他们来，忙迎上来，合掌说道：“弟子性空，迎候舵主，堂头大和尚！”

“预备好了？”觉圆问道。

“十四号僧智通已经起驾！”

“在老地方？”

“江水落潮，圆寂蒲团向前移动七尺。”

觉圆听了回头来，将手一让，说道：“杨舵主，请！”杨起隆也不答话，一颔首便向江畔走去。

穆子煦突然感到一种极大的恐怖袭上心头，大冷的天，冷汗涔然流下，脖子里又湿又痒，正自心神不定，清风拍着他的肩头，阴沉沉说道：“跟着，看看他们怎样杀人。”

圆寂之地很快就到了，长江岸边沙滩上堆着一垛干柴，足有房子来高，上小下大叠得齐整。江岸浅滩压水亭搭着一个木架，岸上不远处放着一块两扇门大的厚木板。板中央刀刃向上插一把磨得风快的锯齿刀，在几盏羊角灯下隐隐闪着寒光，近刀柄处还有茶杯大的一个洞用来放血。杨起隆尽管已看过几次这种惨剧，到此仍不自禁打了个寒噤。

被架上来的智通肥白得面团一样，没有一点血色。大约自入庙当了馒头馅便被强用药水喂了，合掌趺坐在沙地上一动不动，除了眼睛偶尔转一下，全不似活人。清风知道这群恶僧中高手甚多，也不敢太靠近，远远地看不分明，只听觉圆柔声唤道：

“智通……”

智通嚅动了一下嘴唇，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你本是囚牢待死之人，剃度三年即成正果，舍地狱之门，登极乐世界，你好造化。”觉圆轻声说道，“自今而后，尔永无膏油果腹之乐，亦无枯坐禅床之苦，无眼耳鼻舌身意，亦无喜怒哀欲爱恶。万缘俱空，入大罗汉至境。今日师父送你——舍利子塔你坐稳了！”说罢将手一摆，四个膀粗腰圆的沙弥熟练地将刀板架在江上，搀过智通，将刀尖对准下部肛门猛力一按……很简单，穆子煦和清风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智通已是“圆寂”了——血水从下边木板窍窦处汩汩直泻，淌入川流不息的江中。

“阿弥陀佛！”杨起隆和觉圆一齐合掌低颂佛号，“寂灭世界诸无生相，舍利子，于智通舍身求法，则苦海超脱——设有地狱诸相，舍利子求法不吝吾身。吾辈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在场的几十个和尚也都口中念念有词。

第四十二回　清风道人仗义救友　奸诈总督惊惶受勘

在树丛中隐藏着的穆子煦全身毛发都倒竖起来，双手一撑就要站起，清风忙小声道："鱼壳在里头！他是我师祖的关山门弟子，又有这么多人……"一语未终，那边江岸早有人厉声喝道："什么人？出来！"随着话音，一支钢镖带着风声飞了过来，"啪"地钉在他们隐身的一株马尾松上。清风没再说话，身子一蹿，早到一丈开外的空场上，拱手说道：

"鱼师叔，清风在此听了多时，师叔一别九年，风采如旧，晚辈不胜欣羡！"

穆子煦正犹豫间，那个叫鱼壳的和尚已飘然而来，正是刚才向杨起隆禀事的沙弥，年纪不过二十八九，突然转身向着穆子煦这边道："何方高人？请出来叙话！"穆子煦知道已无法隐身，便一纵跃了出来，笑嘻嘻打了一躬，近前说道："我已看明白了。性泯这个'馒头馅'就这样，将披上大红袈裟，架上柴山，往下一按……在万目睽睽中就地涅槃圆寂，然后一把火烧干净——明年五月性明也是如法炮制——真乃奇思奇想，丛林古刹之灵秀齐集于金陵毗卢院了！"

鱼壳将手一摆，二十多个僧人"噌"地拔出匕首，围成扇面儿慢慢逼近，杨起隆和觉圆只远远站着看。鱼壳没理会穆子煦的挖苦，转脸向清风格格一笑，说道："这人像是鹰犬爪牙，你一个出家人，和他掺和什么？是古月命你来的？"清风暗自拿足了劲，说道："九年前因师叔采花，被赶出山门，当时我曾在师父跟前怎样说情，您忘了么？想不到您出来做如此行径，真令人可叹。宫山师父很后悔，特命我请您回去，红尘之事不管也罢了。"鱼壳冷冷说道："我已皈依佛门，岂有再回终南之理？胡宫山奉师命出山助吴三桂反清复明，居然倒戈助康熙，还有脸来教训我！"说着一掌向清风劈来，清风身子一摆，用一个"郭巨埋子"手法，将来掌紧紧一夹，二掌相击，发出铮铮金石之音！鱼壳一怔，后跃一步，点头道："果然长进了！"

清风一边从背上抽出拂尘应敌，一边微笑道："不是我有长进，是师叔采花过多，身子淘虚了！""刷"地一拂尘打向一边，一个满脸横肉

的和尚着了一下，“妈”地叫一声捂着脸满地打滚儿。其余的和尚见动上了手，将手中匕首一挥便来攻穆子煦。霎时，江岸上，白刃交错，黄沙骤起，一群人已厮打成一团。穆子煦眼见难以应付，清风和鱼壳交手也是攻少守多，心下不禁暗惊：若是自己独自闯山，早就命归黄泉了！情急间灵机一动，穆子煦大喝一声：“胡宫山，你这狗肉道士，这时候才来！”

正在酣斗的鱼壳听说胡宫山亲自来了，吓得心里一慌，瞥眼向穆子煦这边看时，大腿上早被清风刷了一拂尘，马尾中掺着的钢丝立时扫破了裤子，从腿上刮下一块皮来。清风近前一步，运力于掌，洞穿牛腹般直搠下去。鱼壳情急，就地一个鱼跃闪过这一击，回身一脚，正蹬在清风肋间，清风咬着牙，运尽力量向鱼壳脸上又扫一拂尘，那鱼壳顿时满头是血，一声不吭歪倒在沙滩上。清风也受了重伤，嗓子一甜，吐出一口血来。倒在地下调息养命。两个功夫最强的都受了重伤，其余的和尚将穆子煦围在核心，连觉圆也过来助打太平拳，把个穆子煦累得汗流气喘，只用那把削铁如泥的匕首左刺右挡护定了身子，忙中偷眼看时，杨起隆早已走得无影无踪。

正危急间，听得莫愁湖对岸拱辰台炮声三响，正是子牌正刻时分，到处亮起了火把。在长江上流有三艘官舰灯火辉煌顺水而下，山上山下不知有多少官军，杀声动地而来。围着穆子煦的二十几个和尚已被打倒了两三个，其余的正自发呆，又被穆子煦匕首削倒了四五个，其余的发一声喊，没头苍蝇般四散逃去。穆子煦恨煞了觉圆，眼见他也要走，几个跨步追上了，劈胸一把提起，狞笑一声道：“大和尚，何必要走嘛！智通等你一道儿去灵山极乐世界呢！”觉圆闭着眼，念叨了几句什么，一举手将一颗黑丸药塞进嘴里，嚼了几下，身子一软，已是死了。

此时兵舰已到岸边，魏东亭背着手下来，看了看江边合掌瞑坐的智通。偌大的沙滩上，横七竖八死了七八个和尚，穆子煦浑身是血，提着匕首站着发呆。两个人默默对视片刻，穆子煦说道：“大哥，今晚若不是四弟，你就见不着我了。”说着一把拖着魏东亭来到清风身边。

“四弟？是郝老四？”魏东亭诧异地说道。走近了看时，清风道人背插拂尘，盘膝端坐，却是脸色蜡黄。魏东亭忙道：“快，叫人送上船，回府养几日就好了。”“我不是什么老四，居士不要错认了……”清风的声音微弱，但却很清晰，“居士要结善缘，将官舰上舢舨送我一只，任我漂下去，足感厚爱……”魏东亭眼中满噙着泪水，看了清风，长叹一声，回身命人：“解下舢舨，有跌打药品和食物放上去些！”说完，和穆

子煦一边一个小心地搀起清风向江岸走去。将清风扶上了船，二人默默稽首，那舢舨顺着江波，缓缓消失在暗夜之中。

“二位军门！”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军官过来，站在他们身后禀道：“庙内庙外，共捉到一百三十七名和尚，连这里死的，共是一百四十七名，另有二十名禅山上捉的。却都和这个（智通）一样，如何发落，请示下！”

“是年羹尧？”魏东亭头也不回，命道，“这里的死和尚每人补一刀，现成的柴山，点火焚化了他们！”

“喳！”年羹尧毫不迟疑，自拔了剑遵令行事。穆子煦眼见他连智通也不漏，每人剜心一剑，不禁暗道：“这人好硬的心肠！”踌躇良久，叹道：“可惜走了杨起隆这逆贼！”

“他走不了。”魏东亭冷笑一声，“刚才在船上我已经接报，在天妃庙闸口捉到他了。”

此时，年羹尧已督着兵士们将柴山燃着了，熊熊的大火将一片江滩照得通红，尸体焦烂的煳臭味扑鼻而来。火光中，魏东亭的脸满是杀气，转脸对穆子煦道：“葛礼恐怕已有觉察，毁了证据就不好办，我们连夜走一趟总督府，如何？”

“一切听从虎臣兄调遣！”

“不！”魏东亭说道：“虽说由我主持，明面儿上你是钦差，唱红脸，得由你来才成！”

听门政禀说一等侍卫、新任江宁织造司、布政使穆子煦夤夜来访，葛礼心下惊疑不定。其时已经四更，葛礼心里虽不情愿，也知穆子煦必有重大事件来见，忙命七姨太一品红替他穿衣，匆匆洗漱了来至签押房。因见玄武湖标营游击年羹尧侍立在穆子煦身边，不禁吃了一惊，在门外略定定神，方自挑帘进来，呵呵笑道：“这位必是穆大人子煦兄了！昨日兄弟还差人到江宁署上打听来着，说是大人到署不及半日即来金陵访问故友，所以心里虽急，总也不得见面，甚以为憾呐——呃，记得还是康熙十九年，兄弟到北京述职，在西华门与穆兄曾有缘一晤，一晃三年，大人风采如昔，我可是老多了。这人和人比，是从哪里说起哟！”一边说一边坐了，又命人“看茶”。年羹尧因是葛礼下属，忙过来

打千儿请安，肃然退后挺身握剑而立。葛礼笑容可掬，赞赏地说道："亮工是我部下最年轻的军官，今年才十七岁，已是崭露头角。去岁剿洪泽湖流贼刘铁成，第一个冲进贼寨的就是你——我没记错吧？听说你不愿从军功出身，要学范承谟，取进士功名？真是后生可畏，其志可嘉！"

穆子煦默默打量着这位国舅，五十岁上下，五髯长须修洁有致，把稍长的脸装饰得道貌岸然。他虽侃侃而言，却绝口不问二人来意。穆子煦不禁掂掇：几个封疆大吏，凡和他作对的都一一倒台，看来这葛礼确有过人之处，也不尽靠着国舅的身份。良久，穆子煦轻咳一声，欠身说道，"兄弟深夜来访，造次了。不过事关皇上南巡安全，兄弟身负皇上密谕，不得不如此，尚望制台海涵！""说的哪里话！"葛礼笑道："我们都是皇上的奴才，那还不是该当的？大人既奉有密旨，有何差遣，兄弟遵命承办……"

"是行宫的事。"穆子煦淡淡说道，"已经查明，白沙渡禅院和毗卢院两处，都有逆贼盘踞，并且山上居然架设了无敌大将军炮对准行宫，如此巨案，兄弟也拿不准，特来与制台会商，据实禀奏皇上。"葛礼没有想到这个行动诡秘的布政使竟是专程前来查访这件事的，脸刷地变得苍白，怔了半晌才期期艾艾地问道："竟有这样的事？太……出人意外了——他，他们从哪弄来的大炮呢？"穆子煦盯着葛礼，哼了一声道："是啊，兄弟也纳闷，这大炮从何而来呢？"

一时间都不说话了，这沉默中潜藏着巨大的压力，葛礼觉得比受酷刑更难熬，一忽儿浑身焦热，五内俱焚；一忽儿如堕冰窖，寒彻透骨。冷汗无声顺颊淌了下来。葛礼紧张地思索着：索额图与自己联系，从来不用书信，只由陈锡嘉来南京口头面授机宜，杨起隆几次来衙商议谋刺康熙，也都是由心腹和他交接，自己一身清白，怕他何来？葛礼想到这儿，定了心，揩了揩头上的汗说道："小人造反如此可憎，想来令人心悸！只是大人怎么知道这件事？行动如此迅速，真令人佩服！"

"吃了皇上的俸禄，自然要实心替皇上效命。"穆子煦见他先是惊惶不可名状，渐渐地又脸色平和，心下暗自诧异，吁了一口气说道，"请制台见一个人，是今晚兄弟'请'来的朋友。"说罢手轻轻一摆，年羹尧大踏步出去。不一时，两个军士架着半死不活的杨起隆进来，正与葛礼四目相对，又都闪了开去。

穆子煦起身踱了两步，用盖碗拨了拨杯中浮茶，呷了一口，说

道："葛制台，我来介绍一下。此人名叫杨起隆，自康熙六年，在京师自称朱三太子，啸聚数百万钟三郎会众，图谋乘吴三桂造反之机称王复明，也是做过人王的人！唉……当年在固安我无缘得见，后来在牛街清真寺却有一面之识。你怎么变得这样面目可憎——长得极帅的一个翩翩公子嘛！虽然聪明灵秀，机关算尽，无奈却不知天网恢恢，失道之人总归难逃啊！"

"你用不着假惺惺！大丈夫死则死耳，誓不蒙辱！"杨起隆眼中似要喷出火来，"豫让漆身吞炭，虽然志不得遂，也是烈烈之士！比起你二位，一个异域禽兽，一个汉家败类，我要干净得多！"

杨起隆自康熙十八年离开直隶，以他过去密藏的数百万两雄厚资财，广结绿林好汉，勾连朝廷大臣，在安徽、江浙一带惨淡经营数年，好容易有了个像样的局面，不知康熙何以窥见其中秘密，顷刻之间一切均成浮光泡影！惨哪！要不是对面这个活宝总督既要自己做事，又不肯直接插手帮忙，何至于这么快就暴露？但杨起隆也知道，留得索额图、葛礼这干人在，迟早总有一日治死康熙。杨起隆一边打着主意，一边冷冷睃着对面三个心思不一的人，傲然绷紧了嘴唇。

"你也算是大丈夫，忠烈之士？"穆子煦瞥了一眼葛礼，反唇相讥道，"你本来就不是什么太子，却愣充金枝玉叶，蒙骗二百多人做替死鬼——王八照镜子——瞧你那副鳖形，就想和我主争天下？说！谁人主使，何人谋划这逆弑大计？你怎知皇上五月来宁？红衣大炮——四门红衣大炮从何而来？讲！"

这连珠炮似的发问对葛礼来说句句刺心刺耳，但当此性命交关之时，必须慎言慎行，葛礼压制着内心极大的惊惶，跷起二郎腿静观待变。却见杨起隆揽衣一蹲，竟箕坐在地上，扬目说道："康熙原定今冬来南京，后定明年四月底南巡，是我的坐探从内务府打听来的。"

"谁？"

"杨起隆不是卖友之人！"

"那——大炮呢？"

"是我从大明太祖孝陵卫炮台残垣里拆出来，又请行家重铸的！"

“为什么重铸？谁铸的？”

“年深日久生锈了，怕炸不死康老三。”杨起隆阴笑道，“再说，这个葛礼几次出告示搜拿我，我想叫他也吃点苦头，大炮搜出来，他就难逃干系！”说罢仰天大笑。穆子煦一听便知他有心开脱葛礼，却又抓不到把柄，便又问道：“请哪个工匠浇铸？讲！”杨起隆翻眼看了看，说道：“我已经说过：死则死耳！无卖友之理！”

葛礼听至此，忽地立起身来，将茶杯向案上重重一蹴，大声道：“来人啊！”厅外戈什哈巡捕衙役人等，听说制台夤夜起来审案，廊下早站得齐齐整整，听这声招呼，忙齐应一声：“在！”早有两个旗牌官进来叉手听令。葛礼用手指着杨起隆，恶狠狠说道：“此獠刁蛮狡诈，不动大刑谅也难招——夹棍侍候！”

“喳！”

“慢着。”穆子煦伸手一拦，命年羹尧，“把杨起隆押狱神庙，你派专人看管！”待将杨起隆架下去，穆子煦方转脸对葛礼微笑道，“葛大人，这，可是御案呐！”

葛礼不禁皱了皱眉头，他已明白，今晚明审杨起隆，其实机带双敲，这个穆子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全是冲自己来的。但谋逆造反御案，不得擅动大刑，律有明载，也是无可奈何。葛礼此时才知这个侍卫不好对付，低头沉思移时，仿佛不知所措地说道：“亏得穆兄提醒，差点孟浪了！因这几门红衣大炮，兄弟已经涉嫌在内，敬请大人一体查明，为兄弟去疑。”说罢嗟然长叹一声。穆子煦见他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年，心下也有点怜悯，呆了一下，说道：“实不相瞒，兄弟这次越俎来办此案，全是圣躬独断，你是为官多年的人，自能想出其中原由。方才你说的，兄弟已经在心。这样——兄弟在虎踞关买了一处宅子，权作私宅赠送制台，可带家眷在那里暂住候旨。这里的文书档案，兄弟奉旨要查封——但能担待的，兄弟一定关照，一切请放心——你并未革职。这只是权宜之计，务请海涵……”

“是！”葛礼听着这话，似宣旨又似私谈，不好行礼也不好接话，只好低声答道：“兄弟明白，全仗大人维持。”说罢一躬，默默退出去，这里年羹尧便命手下军士掌起几十盏灯，挨房贴封条。穆子煦虽按魏东亭的主意办了，心下到底不踏实，忙命人打轿至魏府。此时天色已经微明。

魏东亭半躺在安乐椅中静静听完穆子煦的回报，移时才道："兄弟，你知道不知道，你我二人此番种祸不浅！"穆子煦因一夜收获颇大，正自兴奋不已，听魏东亭如此说，吃了一惊，问道："怎么了？兄弟办差不认真么？""不是不认真，是太认真了！"魏东亭推了推身旁的茶几上放的两件东西，说道："你看看这两件物件。"

穆子煦这才注意到，魏东亭的盖碗旁放着个木匣，紫漆金裹，明黄封面，正是宫中物件，诧异地打开看时，里边一柄镂花碧玉如意，还有一只掐金线卧龙袋，因问道："是皇上赐的？"

"刚才快马送来。"魏东亭显得疲惫憔悴，慢吞吞答道："如意，是四爷送的，卧龙袋——是太子送的，专指着我，命我一定交你本人！"

穆子煦不禁怔了。

"告诉年羹尧，什么都不可查出来。"魏东亭道，"这案子已经查清，不能再株连一人——连葛礼在内！"他的声音很空飘，仿佛在很远的地方说话，但却十分清晰。

穆子煦终于明白了魏东亭的意思，叹息一声，注目渐渐发白的窗纸，良久没有说话。

第四十三回　乘龙舟御驾视河工　受凌辱宦女落风尘

康熙二十三年，靳辅任河道总督满六年，自高家堰减水坝决堤，不知是因自愧治河乏术，抑或连连擢升，民政事冗，无暇顾及，河工的事于成龙不再插手，靳辅和陈潢顿觉诸事顺手。不但黄、淮、运河沿岸决口渐次堵塞，高家堰以西及运河、清水潭也深挑一遍。清江浦至云梯关到海口的夹堤俱都如期完成。至此，从郑州东到江苏海口，一泻不尽的黄水被紧紧夹困在坚堤之中。两岸历数十年被水的泽园，涸出田土三百余万顷，大多数垦成熟荒，朝廷虽暂不征赋，却也不须再作赈济，捉襟见肘的窘况顿时改观。二十二年冬，户部除了有钱替长城以北驻军全部更新装备，居然拨出大笔款项，整修了紫禁城、畅春园、牛头山等处不急之务。吏部考功司依例将靳辅治绩具本实奏上去，踌躇满志的康熙立即朱批：靳辅食双俸，加尚书衔仍领河督事务。

接到魏东亭和穆子煦的联名奏章，眼见江南消除了一大隐患，康熙高兴得几夜没有睡好，一边下旨命将杨起隆就地凌迟处死，一边紧张地召见驻塞北将领飞扬古、狼瞫等布置机宜，命礼部和户部会议安排南巡事宜，如何视察河道，怎样祭奠明孝陵，何时参拜曲阜孔庙及官员迎送、驻跸关防等项，无不备细，也不及一一详述——开国四十年，历君两代，还是头一次皇帝出巡至江南金粉名城。康熙自不必说，朝野上下人等连同茶肆酒楼间也都在纷纷议论，干戈从此消弭，太平盛世气象已经露出端倪了。按照礼部初议，康熙车驾陆路由山东南下，登泰山封禅，拜孔子庙，然后再到南京。但奏折呈上，康熙却没有依议批准，而且改为先西巡五台山，径直南下，由风陵渡登舟东向，顺流查看河工，从南京回程走运河视察漕运，参拜孔庙，去掉了登泰山封禅大礼。历代君王只要小有成就，无不要登泰山封禅，显示圣文神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康熙幼击权奸，戡定内乱，修明政治，轻徭薄赋，二十余年即天下大治，比之前代封禅君主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如此谦逊，把熊赐履、李光地等一干理学名臣敬佩得五体投地，上本称颂，说了几车好话。康熙也不理会，至四月初二便启动大驾浩浩荡荡出了北京，只留熊赐履陪侍太子坐镇北京。

龙舟过了郑州，河工壮观的景象立刻呈现出来，依河势宽窄流量，沿岸四丈余高的缕堤芳草絪缊，将黄水紧紧束起，几乎见不到沙滩，只

因河堤夹紧之后，水速加快，将河沙冲走。从河堤水痕上明显可见，河床平均已下降二尺有余。为防洪水决溃，缕堤之外二里之遥，还筑着遥堤。遥堤上柳丝拂风、浅槐密植，宛如两条绿龙，数千里连绵不绝。康熙面上虽没露出来，心里却暗自称许。过了开封，康熙终于来到了靳辅创建的工程减水坝。但见南北两岸各开一大闸，卧石到顶的坚堤外又有两条大渠，将黄水分成三条支流，蛟龙探爪般蜿蜒东伸，十里之外又与主流相汇，与减水坝相通的还有十几条大渠，都建有闸口，涝时封闭，旱时引水灌田。几个上书房大臣都没见过这个，跟着康熙时而用篙测量水深，时而弃舟登岸细看。高士奇见康熙高兴，因叹道："我学生读书多矣，见识如此浅陋！这减水坝实是千古奇创，既有分水之能，有防洪之功；又有驱沙之效，有灌溉之利。妙哉奇思！"

"这还是个小减水坝！"康熙因批阅奏章，知之甚详，听高士奇如此赞扬，高兴得合不拢嘴，说道："再过几日见到萧家渡减水坝，才叫你这奴才吃惊呢！"

看看行至四月底，康熙的御舰已到骆马湖滨。前面一段黄河有一百八十里与运河相汇，靳辅集中了五万民工用驴驮运土石，正开凿中河，完成治黄治漕最后一项艰巨的大工程。因为河道狭窄，听得菜花汛将至，多数商船不敢冒险南下，南运的京货船湾得满码头都是。当日随值侍候的大臣是高士奇。因见龙舟太大，不易通过，高士奇乘便进言道："皇上，这一路视察河工，竟没有歇息半日。方才李德全说，索额图累得要病倒了，明珠也晕船。就是奴才也受不得了。求主子怜恤，这里商船这么多，回避不容易。他们尚且不肯冒这风涛之险，何况主子万乘之尊？依着奴才，主子且驻驾骆马湖驿站，奴才已命人叫靳辅来此接驾，看着菜花汛情势再走不迟。"康熙拈须笑道："就依着你，看看此地风土人情。如水路不能走，朕就要走陆路。官舰不怕汛水，至迟明日得先走。朕原也是想早见靳辅，既然他来，倒不急了。"

正说着，后舱帘子一响。康熙看时，却是韩刘氏出来，因笑道："你这个老给事中，这回可趁愿了，你不是要来骆马湖看儿子么！可可儿今日就不走了。朕这次南巡连皇后都没带，要不是四格格替你说情，朕才不买你的账呢！"韩刘氏忙蹲了万福，笑道："主子这就叫体念下人、怜老惜贫。老奴才在后头听着，高大人说得是！小户人家出门看皇历，还讲究'七不出、八不归'呢，何况老爷子是金尊玉贵的当今皇上！只我儿子日前来信，说这个地方人情杂，又有水贼出没，皇上宁可小心些罢！"康熙笑道："偏你这精明嬷嬷有这么一大套，什么七不出八

不归的？”韩刘氏呵呵笑道：“今儿可不是四月二十七，不宜出行的！”

“天色尚早，哪里去走走才好？”康熙伸欠了一下身子说道，“叫下头人传话，找几个本地的绅耆。朕见识见识——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哪里就遇着水贼了？”高士奇赔笑岔开话题道：“这里正开中河，御史们都说是虚糜国币，皇上既出去，不妨瞧瞧。果真不必开挖中河，又能省几百万银子呢！”

一语提醒，康熙倒真的想在这里停留两日了。当下说道：“咱们下船。只高士奇和韩刘氏跟着，其余人一概不用侍候。叫索、明两个人歇息一会儿，朕见绅士，他们不能不陪。”几个太监听了，传旨的传旨，余下的赶过来替康熙换便衣。韩刘氏心细如发，因见康熙腰间挂着的荷包，笑道：“老爷子，您打扮得再像个公子，这东西也是幌子——平头百姓谁敢用这颜色？”康熙方笑着摘了丢去。武丹自穆子煦去后，责任重大，也不敢似以前那样粗疏，自出船舷外看了看，黄灿灿的太阳略为西斜，还不到未时，远远骆马镇上人头攒动，料是无事，因叫过素伦，待康熙远去，方带了四五个小侍卫远远跟着护驾。

此时未牌已过，黄鹂、吃杯茶跳枝儿鸣啭，初夏的知了幽幽长鸣。康熙一行三人步行半里之遥便到了骆马镇。这是个六百余年的老镇子了，自北宋熙宁年间黄河南徙，骆马湖被灌，一溃不可收拾。前头近二百里水路一到汛期，湖水倒涌河中，舟楫便不得通行。过往行人一向视为畏途，常在此候汛，免不了就有行商坐贾渐渐聚集，竟成一个大镇。康熙三人一路行来，见街巷两厢肉肆、作坊、珠宝、瓷器、绸缎、鲜鱼、竹木、酒米、汤店、扎作、仵作、酱料、铁器、顾绣……三十六行齐全，琳琅满目，看得饶有兴致，见米店插的标牌是五钱一斗，不禁高兴地笑道：“这个价钱最好，再贵了穷人就吃不起，太便宜了做农的也吃不消。”说到粮食，康熙猛地想到早上起来只用了两块云糕，已过去近三个时辰，因笑问韩刘氏，“你儿子的宝号在哪里，咱们不如去扰他一餐，如何？”

韩刘氏刚要答应，高士奇却道：“奴才早就饥火中烧了。这会儿主子到她家，一时哪里就预备停当了？不如找个饭店胡乱吃几口，韩刘氏回去预备一下，晚上再去扰她。主子别忘了，还要上船见士绅呢！”康熙听了笑着点点头，见前头一家大饭店，写着“万家春来”的匾，便踱过来。

三个人刚上台阶，不防里头一阵喧嚷，一个伙计双手推着个蓬头小

姑娘，连声嚷着："出去出去！讨饭也没个眼色，客人没走，就狗似的趴在桌子底下捡骨头！给你米团还打发不了，非要肉汤不可！小破鞋，都照你这样儿，我们生意还做不做了？"那蓬头小丫头生得很单弱，捧着一只小盆子似的破海碗，踉踉跄跄被搡出来，一个不当心，绊在门槛上，身子一仄，正撞在一个旗装女人怀里。那女人急忙一闪，小姑娘早摔在阶下，大海碗摔得稀碎，汤汁子洒了一身。姑娘嘴一撇，"哇"地一声放声大哭。那女人跺脚儿笑骂："浪蹄子，倒吓了姑奶奶一跳！"围着瞧热闹的人无不开心大笑。韩刘氏不禁双手合十喃喃道："阿弥陀佛，罪过！"

"老高，叫这女娃跟进来，赏她口饭吃。"康熙见众人有笑有骂有啐的，那么点个小姑娘竟如此受人羞辱，在那边默默流泪，不禁大起恻隐之心。一边吩咐高士奇，自跨步进店。那伙计见康熙戴着一顶红绒结顶的六合一统帽，摇着折扇气度从容地进来，虽不是绫罗裹身，一身府绸灰衫质地考究、做工精良，却也不敢怠慢，将手中搭布一甩，唱歌似的喊道："老客来了——里头雅座请！"一边让至后边，抹着桌子赔笑道："想用点什么？"

高士奇和韩刘氏带着姑娘跟进来，见康熙有点不知所措，知道他不会点菜，高士奇便笑道："我们爷口味高，驼峰熊掌鹿筋这些料你也没有，中下八珍席能办来就成。"伙计笑道："客人忒也看扁我们了，备货全着呢！方才送走的两位贵客也这么说，小的就要给他们办上八珍席，谁知他们说说罢了，吃了两条黄河鲤鱼就匆匆去了——你知道他们是谁？是河督靳尚书和陈河伯！"康熙听了一怔，差点问出来："靳辅这么快就来了？陈河伯又是谁？"见高士奇使眼色，方一笑说道："有意思。不过你也别小瞧了我这不当尚书的——就办上八珍来！"

"是啰！不过老客得稍候一时，猩唇发好了就齐全！"见是阔主顾，伙计喜得眉开眼笑，答应着就往外退。康熙摆手止住了，又转身问小姑娘："你要什么？"

"我？"小姑娘不防康熙突然问到自己，半晌，方红着脸低声道，"求赐一碗排骨……足矣……"韩刘氏心细，想到伙计前头呵斥的话，便温声说道："好娃儿，不用怕——敢是你妈坐月子了？"小姑娘撇嘴儿泪眼汪汪看着韩刘氏，默默点了点头。韩刘氏因笑道："我们主子最是积德行善的，既这么着，跑堂的，你弄一砂锅母鸡熬汤给这孩子，一总儿算在我们账上。"说罢，又摸出两个银角子塞给姑娘。

高士奇目不转睛地看着姑娘，突然问道："你今年几岁？"

"十四。"

"叫什么名字？"

"若芷……"

"姓呢？"

"……姓黑。"

高士奇看了看康熙，见康熙正漫不经心地打扇，又问道："你祖上可是仕宦人家？"姑娘听问这话，低头不言声，只不住用脚尖跐着地。见她这样，康熙倒留了心，用目光询问高士奇。高士奇叹道："我观此女有大家风范，不是书香败落人家，必是祖上为宦。您听听她的名字，再说，哪有叫花子说'求赐一碗排骨汤足矣'的？——你实说姓什么？"

正在这时，两个伙计一个端着八珍席条盘，一个捧着一锅热腾腾的熬鸡汤进来，把鸡汤专送到若芷面前，说道："不知哪路神仙显灵，你今儿倒好运气，快拿去喂你那饿不死的娘去吧！"若芷听了没理会，只向康熙三人各叩了个头，端起砂锅不言声去了。康熙笑道："高江村倒细心，我就没听清楚。"韩刘氏叹道："世上事原本难说，我们祖上前明不也做过官来？可我也讨过饭，这里头的苦恼就甭说了……"高士奇道："这就是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了。"

三个人说着话，方吃得半饱，便听满街人吵嚷叫喊成一片，却再听不出喊的什么。康熙便叫进伙计问道："这起反了似的，是怎么回事？"伙计躬身赔笑道："刘铁成再大的胆，白日也不敢来借粮——起反是没有的事。那贱丫头没福消受老客的赏赐，出事儿了……"

"怎么了？"康熙放下筷子问道。

伙计迟疑了一下，说道："我也是听人家一言半语说，河泊所齐管带的小舅子方付清，和几个闲汉在大河沿蔡家棚吃酒。见这叫花子端了一锅鸡汤往五通祠去，几个醉猫要买来下酒，她自然不肯，被抢了去。不想她气性大，一头栽进黄河，人们都在岸上干嚷救人呢——这是她命不济，与客官不相干的——"

“竟有这等事！”康熙顿时勃然大怒，“啪”地一声，拍得满桌酒菜跳起老高——立起身便走。刚到店门口，便被那堂倌扯住，变了脸说道：“不会账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想混吃不成？”

早已悄悄在店门口守望的武丹见康熙被人扯了，一声不吭跃上来将伙计劈胸提起，一个老大耳刮子打去，又顺手一搡，那伙计后退七八步，一屁股蹴在地下发怔，半边脸早紫涨起来。高士奇顾不得说话，将一块二十两的大银扔过去，便跟着康熙直奔黄河沿。

菜花汛汛头已经到了。上游浩浩荡荡的黄水打着漩涡，裹挟着泥沙、麦草、树叶向下倾泻，浑浊的排浪散发着腥味，将骆马湖石堤拍击得刷刷作响。康熙赶到时，河岸上站满了人，都张着眼看远处时沉时浮的若芷——离岸已将有半里之遥——有的大声喊“救人”，有的撮着牙花子看热闹，有的惶惶不安地议论。康熙在岸边翘首而望，因附近无船，也只干着急。回头看时，韩刘氏合十念佛，高士奇一脸苦笑，知道他们也无良策。正懊恼间，康熙见一个丝瓜棚下几个人醉醺醺地猜枚儿吃酒，那锅鸡汤兀自放在案上，脸色陡地一变，低声吩咐高士奇：“命武丹叫侍卫们把这几个狗才看好了，若芷死了，必拿他们抵命！”高士奇忙低头一躬退下。

正没奈何处，忽然上游一只“水上漂”冲浪而下，一个黑瘦汉子站在船上点着竹篙，冲岸上人骂道：“原来你骆马镇有见死不救的风俗！可恨！”说着一撑，那水上漂轻盈地一转，已是追向若芷。小船在滔天的浑浪中一隐一现，那人似仙人踏浪似的渐渐远去。康熙猛地想起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此人。韩刘氏却见是陈潢，张了张口，又怕认错了人，没喊出来。康熙松了一口气，回头对韩刘氏道：“这儿没你的事了，准你两天假，去看你的儿子吧，没准儿我们还要去扰你呢！”说罢喟然一叹，大声道，“驾船人说得对，骆马镇果然风俗不好，朕——真不相信岸上这么多人，就没有会水的！”

“报应啊！”一个花白胡子的乡绅在旁捻须叹道，“她这一家该遭天灭啊！”康熙气极反笑，说道：“我看是人灭，不是天灭。抢了她的鸡汤，这样横行霸道，没有人管，逼得人投河自尽，没有人救——这不是人灭么？”老乡绅见他气色不善，说道：“也不尽是人心不古，前人造孽后辈承担，这不是天意？”

“她是什么人，娼妓还是乐户？”

“她是……洪承畴的孙女儿。”

康熙的心一下子坠了下去，脸色变得惨白。洪承畴乃是前明时叱咤风云的一代儒将，入仕本朝曾任九省经略大臣。才死了不到二十年，家道破败，以致媳孙乞讨为生，且在人们心目中连娼妓不如！康熙嘘了一口气，河风迎面扑来，竟打了个寒噤——他想起康熙四年洪承畴死时，朝臣们给他拟谥号，初拟“文成”。但和鳌拜、苏克萨哈等辅政商议后，还是定了“文襄”。“文”字自不必说，洪是当之无愧，“襄”的意思是“甲胄有劳”，但君臣心里都明白，是取襄字的“帮忙”之义。前不久又下特旨给熊赐履：洪承畴入明史“贰臣传”。传扬下去谁不知道！但百姓们顺着“圣意”如此作践洪家，康熙却没想到。岂不是自己作俑在前，骆马湖人追随于后？反思起来，这里边追思前明的意思不言而喻，岂可等闲视之！

第四十四回　问奸邪众大臣失色　讲忠恕康熙帝指婚

高士奇也看见了船上的人是陈潢，站在人群中眼巴巴地遥望。那小划子在激流漩涡中几起几伏，滴溜溜地转圈儿，陈潢俯仰之间，双脚恰似钉在船上一般，不一时便用篙将若芷搭在船头撑近岸来。高士奇不禁舒了一口气，转身对康熙道："龙爷，我晓得陈河伯是谁了。他叫——"因见康熙呆呆的，一脸茫然之色，便没再往下说。

"告诉武丹，"康熙没理会高士奇的话，自离了人群，慢吞吞对高士奇道："河泊所那几个人交地方官严加处置——救起来的若芷若还活着，带到朕船上，有话问她。"说着竟扬长而去。武丹命小侍卫们依旨办理，和高士奇急忙忙地跟了过来。

康熙闷闷不乐一路回来，老远便见靳辅跪在船舷旁，只略一点头便掀帘进舱。高士奇忙上前与靳辅拱手厮见，低声道："靳公别来无恙？你好快腿子，接到我的札子了么？"靳辅忙起身还礼，小声道："这里就是河工，我自然来得，你的札子我没见，是接到安徽巡抚的咨文知道圣驾来的……怎么瞧着主子不喜欢？"

高士奇点点头，侧耳细听，微闻舱中洗漱之声，因轻咳了一下，款款说道："奴才高士奇谨向主子缴旨！"半晌，才听康熙说道："进来吧，靳辅也进来。"靳辅和高士奇略哈着腰进到舱里来。

"靳辅，"康熙的脸色已不那么阴沉，只看上去有些倦怠，待靳辅行了礼，半仰在椅上说道："你来得正好。朕今日看了黄河，正值菜花汛，于开中河有没有妨碍？你的奏议究竟实效如何？朕心里总有点不踏实啊！"

"回皇上的话。"靳辅叩头答道，"几位御史的参本奴才已经拜读，实在不敢苟同。主子这一来什么都明白了。由此地向南，经宿迁、桃园，到清江口，一百八十里半，都是以黄代运。河道险深曲折，激浪涌流，实是漕运危途。引黄河之水入中河，不但漕运船可免数日风涛之险，且分流之后，黄河水位下降，骆马湖也免了倒灌之虞……"这是治河、治漕耗资最大的工程，甚遭朝臣非议，所以靳辅说得很细，手比指

画，侃侃而言，备细说了几年治黄工程的效用、耗费钱粮的情形，末了又道："有人说臣好大喜功，无端生事。主上已亲眼见到，这段河若不治理，下游漕运殊堪忧虑。皇上龙舟尚且拥塞受阻，何况区区漕运小舟？求主子洞鉴！"

康熙一边听，一边印证着一路视察的印象，至此已颜色霁和，点头笑道："着实累你了。言官言官，你总得叫人家发言嘛，朕又没有降罪！这一路看来，朕心甚慰甚喜。却也不免疑惑，你靳辅一人有此才具？朕看你幕中必有博古通今之人辅佐，是么？"高士奇在旁笑道："这回你不可再瞒了，主子今儿在河边已见着你的河伯陈天一了。""陈天一！"康熙恍然大悟，原来竟是自己在铁牛镇见到的那个！当下笑吟吟点了点头。

"陈天一名陈潢，天一是他的字。"靳辅忙道，"其实主子早在弹奏奴才的折子里见过的，奴才是'虎'，他是'为虎作伥'——因怕牵累于他，奴才一直不敢明奏为他请功……奴才焉敢欺主？诸如减水坝、开中河、修遥堤等项创举工程，都是他的谋划……"

康熙哈哈大笑："这是个治河奇才嘛！不枉了叫作'河伯'——在甘陕上游植树保土，想必也是他的建议了？这件事未见功效，谤议可是不少啊！"正说着，明珠和索额图两个人一前一后鱼贯而入，明珠笑道："主子疼我们，今儿着实睡了个好觉，头也不晕了，只是偏劳了士奇——外头驿丞带着四个士绅，还有个女孩子，武丹让我请旨，要不要见他们？"康熙这才想起自己前头有旨，便笑道："叫驿丞回去，朕今晚未必就住他那儿，说不定连这船也不坐，走陆路沿河南下也很有趣儿呢——其余的叫进来吧。"说罢便命靳辅起身侍候。

这驿丞奉旨选来的四个乡绅都在七十岁上下，一个个步态龙钟、老眼昏花，都穿一色儿簇新的黑缎团花褂子，小心翼翼地进来。高士奇差点没笑出来，从哪里搜寻出这么几个活宝来了？但康熙却似不理会，吩咐免礼，亲切地问寒问暖。又垂询了当地风土民情、庄稼收成，竟都赐了座，赏茶食，随便聊天，洪若芷也换了新衣，腼腆地站在一边。旅途劳顿多日，接见这几个乡巴佬，康熙显得十分高兴。几个士绅没话找话着三不着两说得正热闹，康熙突然问道：

"你们晓得不晓得，朕身边有几个大臣？"

"回皇上的话，"一个绅士欠身说道，"小人晓得。皇上爷跟前索大

人、明大人、熊大人、高大人，还有汤斌、李光地大人，个个都是极有才学的人物儿！”

康熙回头来，指着索、明等人笑问老者：“他们如今都在这里。你倒说说，里头有没有奸臣呢？”

这一问问得众人都吓了一跳，脸上顿时变了颜色。连靳辅也心头突突直跳。眼见那糟老头子戴上老花镜，一个个审视着三个宰相，似乎在观赏庙里的泥塑神胎，众人无不提心吊胆，真怕他一口说出谁是奸臣。虽说是取笑，对景儿时就是民间口碑，如何经受得起？

老绅士扶着眼镜极认真地把众人都看了一遍，摇摇头，说道：“承皇上下问。小的看皇上身边这几位，没有一个是奸臣！”众人听了，方各自舒了一口气，却听康熙又问：“何以见得呢？”

“小老儿痴长七十四岁了。”老头子郑重地答道，“打从前明神宗爷时，就跟着祖公公看戏，那奸臣一个个都是粉白大脸，蜂目蝎鼻，或者獐头鼠目，不成个模样。这几位都是天庭饱满地颏方圆的福相，红光满面的，哪里会是奸臣？”

一语未终，舱中众人已是哄堂大笑。一个个躬腰曲背抚椅捶胸，连若芷也“噗嗤”一声红着脸别转了偷笑。高士奇这才明白：几个老儿面上邋遢，心里并不糊涂。康熙笑得捧着肚子，说道：“说得好，笑死朕了——高士奇写信告诉熊赐履，说朕笑得不得了，好开心……”

良久，康熙方转脸问若芷：“你是洪承畴的孙女？”若芷忙低头答道：“是……”康熙目光闪烁了一下，叹息一声又问：“你家不是在金陵么？怎么会到这里来了？”

“回万岁的话。”若芷眼圈一红，忙忍住了，含泪说道：“家原在南京莫愁湖边，只是十年前就败落了。因……因官家征用宅地，都星散了。我爹病死后，我随娘讨饭离开金陵。不想这儿的人也认出我们是洪家的人。这里头的苦楚也一言难尽……”说着竟自呜咽起来。

其实若芷已将实情讲明了：洪承畴在汉人里头没人缘，树倒猢狲散，无人不来作践，宅地也被强征了修行宫。追起根来，朝廷原也没拿他当人。康熙沉思了一下说道：“墙倒众人推，世态炎凉也是人之常情。朕修《贰臣传》是为警戒后世，并不要难为前明做过官的臣子。洪

亨九不同吴三桂，并没有报效李自成，于本朝有功无过，这样待一个宦族，有点过分了吧？”说着目光一闪，盯了几个乡绅一眼，又道，“大清江山得自李自成手，洪某引天兵入关替明复仇，也算不上是前明叛臣——你们说是不是？”

“皇上说的极是！”一个乡绅忙躬身答道，“小老儿们不明此理，一向有失照应，求皇上治罪。”

“知道就好，朕的意思待人处事要讲究忠恕之道。这个若芷忍辱侍母，朕看是个孝女。”康熙一边说一边想，转脸问明珠道，“洪氏族中还有谁在做官？”明珠忙道：“承畴四公子洪士钦原任太常寺少卿。康熙七年，江南巡抚叶平秋劾他丁忧居丧不哀，夺官闲散在家。”“什么居丧不哀！”康熙冷笑道，“欺侮人嘛。你发文吏部，洪士钦着即复职。”高士奇在旁笑道：“若芷，你是很有烈性的。也得想破一点——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子！何必动不动就寻短见？”

康熙沉吟片刻，又问：“若芷，你许了人家不曾？”

“没有……”若芷腾地红了脸。

康熙转脸问明珠：“记得你有两个孩子，多大岁数了？”明珠一听便知其意，正要回答，高士奇将手一拍，笑道：“妙！奴才正要做个媒呢，主子却先说了，纳兰性德和她还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康熙跷起腿来，点头笑道：“就是这样。性德这孩子朕瞧着很好，又有才学，叫他补进侍卫里来吧！”

儿子进位为“侍卫”，又是天子指婚，哪里巴望得这样好事？明珠喜得合不拢嘴，说道：“奴才大儿子揆叙前年蒙恩进为侍卫，奴才自己也是侍卫，如今一家儿都是主子的侍卫了——又蒙赐婚，奴才是双喜临门了！”因解下腰间镶金玉坠儿递给若芷道，“这个权作聘礼，孩子你收着。明日我就派人送你母女进京安置。”

当下又说了移时，康熙方叫众人散了，听说各商船已经回避，命武丹派人带船队从水路至宿迁等候，自要陆路而行。因思晚间还要幸韩刘氏家，吩咐靳辅自去办事。这才躺下休息——他也真有些乏了。

靳辅沿着搭板下船，索额图跟着出了舱，因见天色尚未到申时，紧

走几步赶了上来，拍了拍靳辅肩头问道："韩刘氏儿子的家在哪里，你知道吗？"靳辅素知此人对自己没有好感，却也招惹不起，忙笑道："原先也不知道，去年和陈潢来这里勘查地势，遇见了韩春和。他在骆马镇西挨湖边开着个茂生货栈，专一做瓷器、茶叶兑换买卖，和虎臣他们海关也常走动，听说已在内务府注了皇商……"索额图笑道："我又不是盘查你，说这么细做什么？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回船上换件便衣，咱们一块儿到他家走走——皇上晚间要去他家做客呢！"靳辅听了一怔，又想他必定是先去韩家打前站，笑着点点头，自在岸边柳阴下等候。一时索额图返回来，就便儿乘着靳辅的双人官轿迤逦前来。

韩春和的茂生货栈西临骆马湖，东接黄河沿，坐南面北处在骆马镇的东南角，三面临水，出门就是码头，十分便利。沿街一座垂花砖门，一带粉墙向西又有个大车门，里边是存货仓库。远远望去，院里兀立一座石楼，大概是作避盗用的。靳辅远远望去，笑着对索额图指点道："那就是了。这韩春和的精明比他娘也不差什么，生意做得旺炭儿似的，还修了座避盗楼！"索额图似乎有心事，点了点头，笑道："往日八个人抬你一个，今儿皇上在这儿，四个人抬咱们两个。既到了，就早点下来，省得叫这些狗才心里叫撞天屈骂人。"说着脚一顿，那轿立时停了。

韩刘氏在后头正长篇大论地和陈潢说话，儿子韩春和、媳妇韩周氏在一旁凑趣儿取乐。听得靳辅和索额图二人已经进了府门，忙起身迎接，口中呵呵笑道："好我的神天佛祖！靳大人是常客，不必说的了，哪阵风把索三爷也吹到我们家了？啧啧！快，快请呀！"说着便一一介绍。

"给索相请安！"陈潢仿佛有点勉强地行下礼去。听说韩刘氏回来，他匆匆赶来，就为打听阿秀情形。及韩刘氏说了奉天隆化镇的事，眉飞色舞地讲了阿秀如今如何得宠、怎样尊贵，不知怎的，一种淡淡的哀愁和怅惘渐渐袭上来，愈来愈沉重地压在陈潢的心头。数年栉风沐雨在河工上走动，拼命地干，往日的情愫、遭遇几乎都抛到了脑后，但一经提起，死灰复燃般又在灼烧他的心，烧得他神思恍惚，意马心猿，呆呆坐了低头不语。

索额图见他神态傲慢，心中自然不快，但这几年历练过来，他早已学会了韬晦之术，略一顿，笑吟吟说道："与陈先生一向未曾谋面，可是心交已久了！今儿万岁还夸你是博古通今的治河奇才哩，升发只是眼前的事了！你既来了，很好，呆会儿万岁驾到，就便儿引见就是——老

靳，你说呢？”靳辅忙笑道：“当然要依着中堂了——天一，还不快谢过索相！”

“天爷，主子真的要来？”韩刘氏一拍巴掌，“我还以为主子说着玩儿呢！”这个足智多谋的老太婆顿时有点慌神了。忙立起来说道：“和儿，你和媳妇甭在这儿站规矩了，着人叫一班戏来，把这里最好的厨子请来侍候！只这关防的事可怎么办好呢？”

韩春和忙起身连连答应着，又道：“不妨事的，如今太平天下，怕什么？儿子这院子都是仿着您在黄粱梦的宅子造的。哪里那么晦气，刚好就有盗贼呢？”说着便和周氏一同出去，满宅中百十号人立时开锅般忙碌起来。这里索额图等三个人只坐着吃点心闲聊。直到天将断黑，靳辅才辞出去回船上为康熙引路。其余的人忙到大门耳房中专候。

一时，便听外头马蹄得得，康熙说笑声愈来愈近：“靳辅，朕还以为有多远呢，这么一点路，安步当车多好，又弄这几匹马来！”众人忙都出来跪接。康熙一摆手便跨进了院子，笑道：“听说陈河伯也在此，好得很嘛！叫过来，朕好好瞧瞧！”陈潢听康熙这样说，脑子“轰”的一声，全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动起来，脸立时涨得通红，等康熙坐定了，忙上前扑通一声跪倒：

“布衣书生陈潢叩见天颜，愿吾皇万万岁！”

“好好！”康熙上下打量着陈潢，满面都是笑容，“我们不是初会了，可还记得朕么？”

陈潢一下子愣了，想了半日，叩头说道：“万岁恕罪，陈潢实在想不起何时曾睹过圣颜……”跟在康熙身后的高士奇接过韩刘氏奉过的茶杯，一边捧到康熙面前，一边笑道：“天一，你见过皇上，怎么也不写信告诉我一声儿？”见陈潢愣着不言语，康熙哈哈一笑，说道：“那年朕巡视开封，在铁牛镇黄河沿见过面，还在一个棚子下头吃饭。门口那个武丹，还骂你是‘戴个草帽没有顶儿’——记得么？朕好好一桌酒菜你都吃了嘛！”一边说着一边就呷了一口茶。

“哦……”陈潢一下子想起来了，连连叩头道，“臣有眼不识天颜，言语多有冒犯……皇上这一说，真使臣无地自容……”

“起来坐着说话吧。”康熙说道。因见高士奇认识陈潢，又道：“高

江村，原来你和陈潢、韩刘氏他们早就认识？”高士奇因将自己进京时与陈潢、韩刘氏那段奇遇讲了一遍，却隐了陈潢与阿秀那一段情节，引得众人无不大笑。韩刘氏因凑到明珠跟前小声道：“主子只带了你们几个？这地方情形不熟，还该多来几个人才是……”明珠道：“主子不想前呼后拥地招惹眼目。他的脾性你还不知道？再说这又不是前几年，哪里会出事呢？”韩刘氏到底不放心，忙又出来命人出去，在宅子周围望风。

闲话一会儿，康熙见韩刘氏忙着要摆酒唱戏，便止住了道：“来你家是图个清闲，看看小户人家的日子，你要折腾，朕就去了。”又叫过韩春和，细问买卖输赢、本地庄稼收成，末了又捻须说道：“朕亲政之初，心中三件大事，一是要撤藩；二是河务；三是漕运。不想撤藩惹出那么大的麻烦，花了那么多的钱，把河务漕运的事也延误了几年。如今这三件事总算都有了个好的归宿，所以朕心里是很欢喜的。朕开了海禁，魏东亭在南京就办这个差。韩春和，你做了皇商这也不坏，但不要想着只挣中国人的钱，瓷器、茶叶、大黄、当归这些东西，多收些，向海关上点税，运出外国一船，能换回半船银子，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干？不要轻看了经商，士农工商，商在四民之列嘛，春秋时巨商范蠡还做过宰相呢！四川巴寡妇聚财有术，祖龙和她平礼相见，郑国弦高也是商人，不一样有功社稷？”

康熙娓娓而言，说家常似的十分亲切。韩春和听得心下暗自佩服，连连答应着。韩刘氏原想为儿子求个出身，也自咽了回去。一干人说笑得正热闹，前头管家马贵失急慌忙地闯进来，大声禀道：“老太太，刘……刘铁成他……他们冲进镇里借……借粮来了！南街几个店铺都起了火，马队朝……朝咱们家来了！”

第四十五回　能婆子巧语欺大盗　圣明主片言释干戈

武丹听说刘铁成前来打劫，脸色陡地变了，变得狰狞可怖。自魏东亭、穆子煦相继走后，他就是头号护卫，前头几任都没出差错，难道说自己要办砸了差使？他“噌”地拔出剑来，上前扯住康熙道：“走！主子尽管放心，刘铁成是个小贼，人也不多，奴才已在外头安置了几十个侍卫暗中护驾！出了错儿您剥我的皮！”

“慢，这是在我家，都得听我的！”韩刘氏大声喝道。接着一扬手“啪”地打了马贵一记耳光，骂道：“狗东西，你醒醒心儿——白养活了你，像我韩家使出来的人么？我问你，他们有多少人？你瞧是专冲着咱家来的，还是漫撒网儿？是原先在微山湖的那个刘铁成么？”大变之下，康熙方见这老太婆的真颜色。她的镇定神气使众人都冷静下来。

“回老太太的话。”马贵吃了一掌，清醒了许多，说话也连贯了，“他们嚷得一片山响，说是湖主刘铁成来镇借粮，瞧不清有多少人，只把附近几家店铺都围了。不知道是不是山东的那个刘铁成。”明珠在旁说道：“就是原来在东平湖和微山湖扎寨的刘铁成，施琅练兵时逃到这边来的。”

“是他……”韩老太太转过脸来，看了看正发怔的康熙，沉吟片刻，忽然说道：“这么巧，决不像误打误撞。黑灯瞎火地闯出去太危险——请主子和列位大人都到后头避盗楼。这不是前几年，用不了一个时辰府县就会发兵来的！”说罢又对武丹道，“你带的那几十个侍卫都叫进来护着主子在后头看我眼色行事——丫头们掌灯，开大门迎他们进来！”此时大门外呼喊哭叫声已越来越近，不等武丹下令，几十个便衣侍卫早已撤进二门，簇拥着康熙待命，明珠、索额图和高士奇及靳辅、陈潢等人，无不面如土色。

“什么，开大门？”武丹大惊，一步横身上前，冷笑道，“死老婆子，此刻头件事要护好主子！你出去，主子怎么办？”

韩春和见僵持不下，忙上前跪到康熙面前说道：“石楼通前厅小阁楼，是奴才初到此地就修下的，全是石头，水火不进，刀枪不入，又极

为秘密。屯田官兵大营离这只二十里地，赶紧派人报信儿去。委屈主子先躲一躲，由着我娘周旋一阵子，保管万无一失。”

康熙紧张地思索了一阵子，觉得韩刘氏母子说的不无道理，若真的是谋逆，出去正好中计。

韩春和急忙带路，康熙一干人绕出后堂，循楼梯转了几个弯儿，至神龛前按了一下机关，半座楼梯竟像大门一样翻转过来。康熙瞧时，里头是一色儿糯米灌浆石壁夹道，略一迟疑便率先进去。韩春和在后头又掩了楼梯，在暗中指示着方向高低，安慰道：“主子爷放心，全是石头，一根草节儿也没有，火也燃不起来……”直到阁楼里，康熙才见到一丝光亮——原来已转到前堂后壁顶上，隔了石窗棂，下面的情形都能看见。武丹此时略觉放心，命侍卫们分节据道把守，自跟着康熙，握着手中的剑柄暗道：“这个地方就真的发现了，也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往上攻，好对付！”

康熙张着眼往厅里看时，已到处都是火把。一个长得黑塔似的大汉，满脸横肉，穿着黑拷绸灯笼裤，打着赤膊坐在中间太师椅上，一条腿蹬在桌子掌儿上，一只手弹着宽边大片刀，眉棱上的刀疤一颤一颤，有点不耐烦地等着主人。几十个喽罗都是短衣裤裤辫子高盘，按着腰刀杂乱无章地立在墙边门口，身上的热汗在火光下油亮亮、光闪闪，大厅里显得杀气腾腾。大约因等得太久，大汉放下了腿，努了努嘴，一个小幺儿便大声叫道：“韩家的人怎么还不出来？我们湖主等着呢！”

话音刚落，两个丫头搀着白发苍苍的韩刘氏出来了。她拧着小脚，颤巍巍的，步履十分龙钟艰难。楼上众人的心像一下子被捏得紧紧地提在半空，连气也透不过来。

韩刘氏走到刘铁成面前，一躬身行下礼去，抬头一瞬间，她的目光陡地一闪，变得异样了，竟歪着头审量起这个骄横的“湖主”来！她嘴唇哆嗦了半晌，也没说出一个字来；把个刘铁成看得莫名其妙，低头看看身上，并无古怪之处，便冷冷问道：“你瞧什么？”好久，韩刘氏才口吃着问出话来，不知什么缘故，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微山湖主！你姓刘？”

“是啊！”刘铁成一偏脑袋，愕然注视着韩刘氏说道，“姓刘又怎么样？”

“铁成？”

“是呀！”

“黑牛儿？”

“啊——啊？这是什么意思？”

韩刘氏这一问，不但刘铁成，连厅下几十号人也无不大惊失色。正没个开交处，韩刘氏推开丫头，呼了一声“天公祖爷观世音娘娘”扑过来，双手拍着刘铁成的肩头竟号啕大哭起来！

“我的苦命兄弟呀……”韩刘氏涕泗纵横，一头哭一头诉说，“你狠心呀！撇得老姐姐苦哇……嗬嗬……”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早看得康熙君臣如痴如呆。高士奇愕然转身小声问道：“春和，你有这个舅舅么？”韩春和迟疑地看了看下头的母亲和“舅舅”，在暗中摇了摇头，口中却道：“兴许有？不过我妈这人……”下头的话却没说出口。

说话间厅中气氛已是大变。刘铁成将信将疑地看着哭天抹泪的“老姐姐”，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是——是我姐……姐姐？”

“嗯！”韩刘氏扑簌簌落着泪珠儿，自从怀中掏出个破荷包儿，泣不成声地说道：“兄弟……你看……”

刘铁成有些惶惑地接了过来，问道：“这……”

“咱爹在沂河岸咽气时交给我的……”韩刘氏呜咽着说道，“说有朝一日能见着你兄弟，把这个给他。上头这针线还是娘在西屋布机边忙里偷闲做的。荷包里头包着你的长命锁儿……你的小名儿先叫黑狗憎儿，后来看你长得壮实，又叫黑牛儿，兄弟你还记得不？”

“爹怎么死的？”刘铁成已被“姐姐”弄蒙了。把玩着这种山东家常娇生子儿都有的荷包儿，一边努力回忆着自己的“小名”，问道，“是叫人……害死的？”

“饿死的……”韩刘氏仿佛又被触了伤情，老泪断线珠子般滚落，哽咽着对不知所措的山大王道，“你七岁闯祸，和钱家少爷赌气，点了人

家麦秸垛，一走了事儿。钱家老畜生们四五个带着家人，堵着门要人，三天不交人，就要卖了姐姐……娘气得半夜就上了吊，爹拉着我逃出来……可怜当时天下大雪，又正过年，到哪里讨饭去？在临沂城外河神庙他老人家一伸腿就……你这忤逆不孝的种子啊……你这苦命的黑牛儿啊……”说着，诉着，揉搓着又放了声儿。

刘铁成听着他这份山东人人皆知的家史，牙咬得咯吱吱响，他已经有几分信了。

韩刘氏哭了一阵才收声，颤声抽着气，抖着手扳起糊里糊涂如在梦中的刘铁成的前额，说道：“叫姐姐好好看看你！四十年了，你依稀还带着小时候模样——眉棱骨边原有块小疤，是你上树摘柿子摔了的，姐姐为这还挨打来，怎么没了？倒留下这么大块刀疤？”

“……兄弟……走黑道儿，”穷家小子从不照镜子，刘铁成哪晓得原来有疤无疤？这里被人削了一刀却是真的，听韩刘氏问，便苦笑道，“这些事是免不了的。”韩刘氏像看不够似的上下抚摸着刘铁成，絮絮叨叨哭道：“可苦了我兄弟了……姐姐也不容易呀，自嫁了韩新朝那个老死鬼，穷得叮当儿响，哪里有钱寻兄弟？这几年过好了，听说你在东平湖又出了事，叫官军杀了……哪成想在这儿见这一面！”

诸如树上摔下、小荷包儿、长命锁之类的琐事，刘铁成闯荡多年，干了杀人越货的勾当，哪里忆得起来？但这类细碎家常絮语由一个哭哭啼啼的“老姐姐”说出来，世人谁能不信？听到此处，刘铁成嘴一撇一咧，再忍不住，“呜”地一声放声大哭，扑翻身跪倒在韩刘氏脚前，狠命地碰着头叫道：“姐姐呀……天幸有人报信儿，叫来认姐姐！兄弟不是人！这么多年都没打听过您啊……”此刻，即便他真的以为韩刘氏“误认”了他这个兄弟，也不愿捅破这张纸了，多年来窝在心里的苦情，只有在“姐姐”跟前才能尽情地发泄一下。

康熙一干人在阁楼上已看得眼花缭乱。因见他们“姐弟”泪人儿似的哭得凄惶，也觉黯然。四周的强人们早收了兵刃，这些人多是被逼无奈做了血案才入伙的，想起各自昔年苦情，竟有不少抹鼻涕抹眼陪泪的。刘铁成哭了一阵，抬起泪光闪闪的脸，擦了一把，咬着牙道：“送信的那个王八蛋呢？叫他过来！”

“湖主，”一个喽罗忙道，“镇上那个聂掌柜的跟着船来，一上岸就走了，说是怕人认出来往后不好办……”

“奶奶的！”刘铁成骂道，“差点儿伤了我的姐姐！”

这是件要紧事，康熙到此不到一天，就有人专门送信给刘铁成前来打劫，不能不问问明白。韩刘氏沉吟片刻，俨然端起姐姐的身份管教道：“阿弥陀佛，不要与人为难！我一向听说你不糟踏人家妇女，心里略觉宽慰——咱姐弟、咱一家都是作过大难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修一条路是一条，不许恃强霸道的！——只这聂家钱庄掌柜的，一向本分，怎么也和你走一条黑道儿！”

“他本分个屁！”刘铁成啐了一口骂道，“他既通官又通匪，放着葛礼的师爷不当，来做买卖，鬼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今后晌他一身臭汗跑到我那，说茂生货栈和海外做生意，进了一船黄白货，明日就要转手。皇上的龙舟就泊在镇外，不是有这么大的利，兄弟怎么敢来？倒成全了我们姐弟两个……”说着已是破涕为笑。

康熙听着不禁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向黑暗中左右看看，一霎间他觉得真正的危险不在楼下而在自己的身边，除了武丹和高士奇外，连靳辅和陈潢一概可疑。正寻思如何设法拿这个聂掌柜的，却听韩刘氏在下头说道：“难得你这一来，真是老天爷有眼！家人们快摆酒！——兄弟不是缺粮么？姐这里粮是没有的，给你拿些银子自个儿买吧！”

“姐姐真呆！”刘铁成呵呵大笑，“兄弟七岁闯江湖，白手游天下四十年，浪迹四海，哪有借粮借到姐姐家的？天下好汉不笑，兄弟自个也羞死了——有酒兄弟饮一杯，立时就走，这地面儿风声紧，不能久留！”

眼见已化险为夷，韩刘氏显得又悲又累，不住地咳嗽。刘铁成慌得没处放手脚，过来又是捶背，又命人“弄茶来”，楼上的高士奇见他如此殷勤，几乎失声笑出来，明珠在暗中用眼睃索额图，索额图却一声不吭蹙紧了眉头。

“可是只顾着说话了，”韩刘氏仿佛猛地醒悟过来，呵呵笑道，“姐姐先吓蒙了，后来又喜欢糊涂了——你外甥春和，媳妇周氏，还有一大一小两个孙子，都在后头藏着。还有两个南洋客商，只怕他们不敢见你，自家亲人总得见一面再走不迟。”说着叫丫头，“到后头请少爷、少奶奶去！”

韩春和见母亲叫自己，一点没迟疑，拉了周氏的手便下楼，因怕意

外，却没带孩子。康熙心里一掂掇，回身扯了高士奇一把，说道："走，下去和他会会！"

"使不得的！"高士奇一缩手，小声说道。

"怎么，你怕么？"康熙的眼睛在暗中闪动着，"你要怕，我自个下去！"说着便跟着春和夫妇往下走，高士奇怔了一下忙跟了过来。武丹不言声解下佩剑，向身边侍卫要了两把匕首插进靴统子里快步跟了出来。楼上众人的心一时都提得老高。

此时家人已搬出一坛酒，为刘铁成和喽罗们各斟了一碗。此时火把早已撤掉，厅中烛光摇曳，温馨宜人。因要见周氏，刘铁成的赤膊套上了袖子，笑吟吟站起身来等候。但见帘子响处，韩春和周氏伉俪在前，康熙和高士奇联袂而出，后头跟着的伴当却是武丹。韩春和周氏两个人一步抢上前，插烛似的拜了下去。

刘铁成笑得两眼眯成了缝儿，扯了韩春和的手，上下打量着说道："好相貌，好气派——孙子呢？姐姐你好福气！"

"啥子福气！"韩刘氏笑道，"孙子们大约睡着了，这么一闹，怕再误了辰光。罢了，下次再见吧。"

韩春和赔笑道："舅舅也不容易呀。我整年跑生意，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着呢！我们小夫妻两个敬你老人家一碗！"周氏忙过来执壶，韩春和捧着满满斟上，两口子双双跪下举酒过顶敬奉上去。

这一串儿又亲热又可人的家常天伦之乐，一生为盗杀人越货的刘铁成几时享受过？没有喝酒，刘铁成已经醉了，乐不可支地说道："罢了，快免了这些礼数！舅舅法外余生的人，不讲这个，甥媳这么孝顺，又这么好人才，舅舅浑身都是舒坦的！"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大块生金饼子递给周氏，"拿去给孙子打个项圈锁儿什么的吧！"这才转过脸来笑谓康熙和高士奇，"你们是客，受惊了！坐，大家坐！我瞧二位都像读书人的材料儿，不去考举人进士，倒做起生意来——贵姓台甫？说给兄弟，你的货过湖没事儿！"

"不才龙德海，这位是高澹人先生。"康熙说着坐了，心中不由一动："看来此人并非甘心为匪。绿林中人也知盛世当为官，倒也可喜。"想着，将手一拱说道："唐突了，听说你原在抱犊崮落草的，怎么

又做了湖主呢？”

刘铁成意外地见到亲人，几十年艰苦生涯一直在心里翻腾，两碗老酒下肚，心中十分感慨，将碗向桌上一蹴，叹道：“抱犊崮康熙十三年就破了，副寨主崩了角儿，我带了七十多弟兄杀出重围，先在微山湖，官兵大舰又开去练兵，只好又移到骆马湖……唉！世道越是太平，黑道儿就越难走啊！”

高士奇察言观色辨貌听音，已知康熙有接纳之意，遂插进来说道：“湖主大王，我说句不知好歹的话，您可别发性子，怪怕人的。”

“嗯，说吧！”刘铁成笑道，“你是我姐姐的客人，莫不成和你翻脸？”

“自古英雄出绿林，山东绿林雄天下。”高士奇先捧了一句，又道，“刘邦的季布，光武的马武，瓦岗的程咬金都是绿林人物，朱洪武手下强人出身的更不计其数——本来是成者王侯败者贼，这当中并没有跳不过去的沟。你被迫为盗，又无意与朝廷为敌，论情理有可赦之法——为什么不寻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沉沦江湖，能有什么下场？”

“下——场？”刘铁成又喝了一碗酒，已微有醉意，“下场在法场，这谁不知道？我无妻无儿无女，干净利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过是笑话儿。山东于七、陕西王小七、河南确山刘大麻子，都‘放下屠刀’来着，结果都是‘立地成鬼’——他娘的，说话不算数，是些什么东西！”说至此又饮一碗，酒劲涌上，说话已不连贯，“……我早已不指望什么了，如……如今遇了姐姐，倒想有朝一日能……能收收尸……也就足了。”韩刘氏听着凄楚，忙就过来宽慰。

康熙听着心下不由暗自感慨：看来对这些人也得以信义为本啊！想罢笑道：“你能想到这些，就有了保身之道，我在官场很有几个权贵朋友，给你写张条子去报效驻军古北口的飞扬古，边庭上一刀一枪为国效力，敢怕不挣个封妻荫子？何至于就如此没有下梢？”

不知几时外头阴了天，一个明闪照进来，青白的光照得满庭雪亮，接着一个响雷。刘铁成忽然感到吃惊——这一晚奇特的遭遇变化太快，他有点像在梦中。他愣怔着看着从容提笔写字的康熙，迟疑地接了过来，口中喃喃说道：“我……得想想，得好好想想……”他低头看了看康

熙写的字条，有一半儿不识得，像是上司下公文的语气，下边还有一方血红的朱印，赫然是“体元主人”四字，便抬起头问道：“龙先生，哪有叫这样名儿的？怎么会是四个字的名儿？”

“这是龙先生的名号儿。”高士奇笑道，“你读书太少，一时也说不清。就我知道的，龙先生的荐书，先前也介绍过几个和你一样的人，飞扬古军门是从来没驳过面子的。”

刘铁成心头通通直跳，手中纸笺儿抖索着，仿佛有千斤之重，压得透不过气来。半晌方粗重地喘了一口气：“我……找个人先去走一趟试试，或许能成？……这还要看我刘家祖德如何……”

言犹未毕，便听门上一阵骚乱，一个喽罗面如土色狂奔进来，急报道：“湖……湖主，不好！官军，官军来了！”

第四十六回　巡金陵百官接龙舆　献邪书佞臣遭贬斥

“慌什么？”韩刘氏顿时精神大振，“刷”地立起身来，厉声说道，“不许乱！——兄弟，你快弹压着，防着有人不肯归附惹是生非——有我在，你吃不了亏！”

刘铁成目光茫然地扫视厅中众人，嚅动了一下毫无血色的嘴唇，有气无力地吩咐道：“弟兄们，都……放下刀枪——全凭姐姐做主了！”几乎与此同时，大厅后门几十名侍卫一拥而出，将康熙团团簇拥在中央。

“武丹，”康熙矜持地微微一笑，摆手吩咐道，“你出去瞧瞧是谁的兵。”

“喳……”武丹答应着没有动身，厅内厅外有几十名土匪，他怎么好“出去”？高士奇心下明白，笑道：“还是奴才去看看吧。”说罢一撩袍子径自去了，一时间厅中院内死寂得像古墓一般。

移时，高士奇带着一个满脸惶惑的四品武官进来，那武官，一眼瞧见了武丹，他原是在善扑营当差外转的，忙笑道：“犟爷，您老也在这儿！”

“你小子甭胡喊乱叫，我如今叫武丹！”武丹冷冷说道，“主子万岁爷在这儿，我当然也在！”

万岁爷！当今天子康熙居然也在这里！犹如五雷轰顶，所有不知情的人都惊骇得张大了嘴，瞪大了眼，如同木雕泥塑一样僵在当地，只康熙一人潇洒地摇着折扇打凉。

“见圣驾！”

高士奇扯长了嗓音高声叫道，自己率先跪了下去。

这一声惊醒了所有的官兵、土匪，已被弄得神不守舍的刘铁成像被电击了一下，一阵眩晕当厅摔倒在地，又一翻身跪了，不分个儿只是叩头。索额图、明珠、靳辅、陈潢、韩刘氏一家和一大片刀客响马，黑鸦

鸦地跪了一地。

“刘铁成。”康熙惬意地扫视一眼众人，缓缓踱至厅中，站在伏在地下的刘铁成前头说道，“你本犯可诛之罪，有缘遇朕，也算有福之人。自古君无戏言，朕既许招抚你，断无反口之理。朕发落你至古北口，飞扬古军前效力，待有功之后再行赎罪！”

刘铁成不懂礼仪，瞪着眼不知怎么回话。高士奇在康熙身后打了手势，他才忙不迭地叩了头，不伦不类地说道：“谢谢天子万岁爷！从今儿起，咱这几百弟兄都是万岁爷你老的人了，水里火里死力卖命，也好弄个封妻荫子大富大贵……”

待刘铁成众人退出去，康熙招手叫过陈潢来笑道：“今夜原准备和你细论河务来着，不想半路杀出个刘铁成。没有空儿细谈了。朕看你貌不惊人才学却很好，先授你四品佥事道员，仍在靳辅幕里，好生做去，将来朕自有区处。”说罢便命：“发驾！”

五月端阳节后，两江总督葛礼接到靳辅发来咨文，说康熙南巡车驾于初七到达南京。作为总督，他一点也不敢怠慢，急忙命人铺路结彩、关防护卫，至期一大早便率领满城文官武将至十里外的接官厅迎候。

巳时正牌，司礼太监何柱儿带着二十名太监飞马来报，说圣驾即刻到达，命各官跪接。霎时间，御道两边挂着明黄彩绸的二十四门大炮震天价轰鸣起来，先期训练的锦衣乐队笙篁齐举、钟鼓同奏。在隆隆的炮声中康熙由索额图和明珠虚扶着下了御辇，步登黄土高台，面南而立，含笑接受文武官员扬尘舞拜。

“奴才葛礼叩请万岁圣安！”待演礼一毕，葛礼跪前一步，叩头说道，“请旨，不知主子驾幸哪座行宫？”

康熙没有理会，用目光在翎顶辉煌的官员中搜寻着，因见郭琇也在，便回头问索额图：“郭琇怎么也在这儿？”索额图忙躬身答道：“他上个月来的，是大理寺派的差事。”康熙点了点头，踱至于成龙面前，一伸手挽起来，笑道：“于振甲，朕过清江，那里的老百姓商议着要给你盖生祠，你的官声不坏嘛！”

“这件事奴才已经风闻。”于成龙忙道，“奴才有何德能，这断然不敢当。已经修书给母亲，劝阻这无益之举。”

康熙笑道："也未必就是无益之举。你母亲很贤良，她在清江受不得士民官商每日奉迎，嫌麻烦，已经来南京，朕还叫侍卫送了程仪呢！"说罢，与众官点头致意，这才转身回来，对葛礼笑道："你可是比前瘦多了，有什么大事熬煎得这样？好歹也当心点身子呀！"

话虽然说得很平和，但里头有骨头，葛礼不禁浑身一震，忙道："奴才是有岁数的人了，这几年胃口不好，吃不下饭去，有这点犬马之疾，难得心广体胖——圣上要觉得住行宫不适意，即移驻总督衙门也很方便。"

"朕住魏东亭府。"康熙说道，"你是知道的，行宫尚且在杨起隆的炮口之下，何况你小小的总督府？只怕魏东亭的私宅还少生些事！"听了这话，葛礼头上的汗立刻渗了出来，正要叩头答话，康熙又道："你不必请罪，你的请罪折子朕已经看过了。很快就有诏书给你。——众卿跪安吧！"说完便命发驾进城。

于成龙一路回到南京道衙，想起方才康熙接见时的情景，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只觉得五内俱焚，躺着坐着都不安宁。提起笔来要做诗，又觉心绪纷乱，写不出佳句。正发愣间，家人于禄进来禀道："老爷，御史郭琇大人来拜！"

于成龙忙收摄心神说道："快请！"正戴帽子要出迎时，郭琇已大踏步进来，微笑道："振甲，我是来给你道喜来的！"于成龙一边让座，一边说道："你也学会这一套，俗不可耐。做官不贪乃是本分，只因赃官多了，不贪的才受表彰。细想起来，惭愧之余还有点令人寒心呐。"于禄素知主人平日很赏识郭琇为人，便将于成龙珍藏的雨前茶浓浓泡了两杯奉上来。

郭琇品着茶，看了看壁上挂的菜色图，沉吟良久，一笑说道："话虽如此，蒙圣上如此厚爱重恩，还是令人可羡可敬。方才见着魏东亭，听说圣上有意命你出任江南巡抚。无论如何，于此对百姓总是好事呀！"于成龙微笑道："哪里有这个话？这样破格提拔从来没有，我也承当不起。"

"破格！"郭琇呵呵大笑，"比起明珠，由一个三等侍卫起用左都御史；比起高士奇一日七迁；你这算什么破格？我所以欢喜，朝廷又多一良臣，百姓又得一护民清官。"

他这样一说，于成龙也有些信了，啜着茶半晌没吱声，许久，才叹道："直道难行啊！要不是主上圣明，像你我这样的傻子，早被人放在砧板上剁了。"

"今日我心里也很不安静，很想和你聊聊。"郭琇也叹息道，"据我读史所见，当今皇上实在是命世之主。说良心话，我原来小看了皇上，就因为心中存了华夷之界。几年来看看主上行事，我倒不甘沉沦，很想竭尽绵薄之力做一点事了。""哦？"于成龙一笑，"你犯颜批鳞，史书上已经少不了你了，还要做什么大事？"想了想，又补了一句道，"再说如今主明臣贤，你有什么事要做呢？"

郭琇冷笑一声说道："足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主明不假，臣贤则未必！我不会吞吞吐吐讲话，没有你那样深沉。实言相告：我以为主上已被群小所围！"

这句话说得太重，于成龙怔了一下，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却听郭琇侃侃言道："索额图恃功造恶，仅在吏部卖官三百余员，得赃银不下几百万两，满朝文武，除了李光地这个伪道学一人不信，一人不靠；明珠、高士奇二人原都是叫化子似的走进北京城，你去他们家看看，都是富可敌国，挥霍金银如粪土，年俸只有一百八十余两，他从哪来的那么多钱？剩下一个熊赐履，只知明哲保身、埋头教读皇子，如今连政务都不问！这样的人能把太子教成什么样儿？所以逢他来都察院讲学，我郭某退避三舍，从来不听！"郭琇越说越慷慨激愤，脸涨得通红，"……主上越是仁德宽厚，臣下越应该严以律己，这几年反倒越来越肆无忌惮！唐明皇先明后暗，先有开元之治，后有天宝之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这个言官有时想起来，真觉得痛心疾首！"

于成龙默默听着，心中原来又欢喜又激动的思绪被冲得一干二净。但他是有心术的人，不似郭琇那样热血一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干。他一边沉思，一边说道："你说的这些不无道理，我听着你有点想蛮干的意思。兄弟，你听我说，除了高士奇，余下的几位在主公亲政和平'三藩'时都是有功的。说上书房里没好人，那就连皇上也不好了，这件事你想过没有？"

郭琇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件事他还真没想过，将上书房的人都说成是"鼠辈"，康熙还有何"明"之可言？

"为了打老鼠不伤花瓶儿，只能一个一个来，"于成龙深沉的目光望

着窗外，“激浊扬清是吾辈之责，当今天下要做这样的事，舍我其谁？”郭琇听于成龙话音，似乎准备放头一炮，想想索、明二人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庞大的官僚网络，也真令人胆寒。郭琇咬牙想了半晌，说道：“我二人联名上折，先将明珠这贼参倒了再说！”于成龙摇头道：“纵观史籍，无论明君昏君，像明珠这样经营了十几年的权奸，从来没有一本参倒的。这事得慢一点来，看准了他最易击垮的劣迹。我打头，你也上本，朝臣们一拥而上连章参劾。以主上圣明睿断，总要拿掉他的！”

两个人正说得入港，忽见于禄从外头进来禀道：“老爷，魏府里差人来，传旨叫老爷觐见皇上呢！”于成龙忙起身恭谨答道：“是。”一手握了郭琇的手道：“郭兄，一齐参本，主上反而要起疑。我在南京先干，你回北京做点准备，一本不成上十本，一年不行来年接着干，总不能辜负皇上的知遇之恩。”说罢径自去了。郭琇一直目送于成龙出了二门，方命轿回驿站去。

魏东亭的私邸坐落在清仁巷内，离着于成龙的道台府有八里之遥，于成龙赶到魏府已是酉末时牌，炎炎红日西坠，翩翩倦鸟归巢。到了清仁巷口，于成龙便下了轿，这才发现清仁巷已全部被拆掉，拓宽了一丈有余，迎街口的一道粉墙足有二里长，全系新建，隔墙眺望，里边绿树婆娑，掩映着几处的亭榭楼阁。原来魏东亭借库银五十万两大兴土木，是为皇上南巡做准备的。于成龙正在暗自嗟讶叹息，石坊前守候的侍卫素伦早看见了，忙招手道：“于大人，方才里头还传话问你呢，快请进吧！”

于成龙跟着素伦直趋仪门，因见总督葛礼跪在书房门口，便问素伦：“主子在书房里？”

“不在，”素伦笑道，“主子传旨叫他在这跪着，足有半个多时辰了。他办砸了主子南巡的差事，今儿又送了一本什么养生修道长生不老的浪书来，惹恼了皇上——那不是明大人和索大人来了？咱们听听有什么旨意？”于成龙看时，果见索额图和明珠一前一后从南花园月洞门出来，只对于成龙略一点头，便径向葛礼走去。

“葛礼，”索额图面色阴郁，不紧不慢地说道，“有旨问你话。”

葛礼局促不安地叩了头，笑道：“奴才葛礼恭聆圣谕。”

“逆贼杨起隆在莫愁湖和白沙渡两处行宫架炮，意在叛逆。你奏称总督署下标营火器并未丢落，今查火器营装备清单，内中竟无账可寻。”索额图款款说道，“有旨问你，你如何知道大炮并未丢失？”

葛礼的脸苍白得像纸一样，但很快又镇定下来，轻声答道：“江南大营共有炮二十四门，因数目有限，奴才一向亲自管理，因此未造账入册。总是奴才有轻忽之心，办差不力，这就是罪，求主子严责！”索额图透了一口气，又道：“奉旨问你，南巡如此大事，你意将行宫造于逆贼炮口之下。事发之后写折谢罪，一味支吾搪塞，并不引咎请辞总督，锁拿问罪。朕来南京，你辄敢以妖邪之书上朕，意在阿谀取悦，蒙蔽朕之天聪！你为何这般寡廉鲜耻？”葛礼听圣谕语气如此严厉，头上的冷汗早淌了下来，俯伏着头也不敢抬，颤声答道：“奴才恬不知耻，有丧人伦之道。主上问到这里，奴才还有何词可对，总求皇上降旨严处！”

“葛礼听旨！”明珠脸上毫无表情，徐徐展开黄封诏书，朗声宣道：“葛礼身居总督，开府封疆大吏，本应精细坦诚、忠于职守，以报国家隆恩。受命筹备南巡重典，怠忽轻慢，任用匪类，致使逆贼诈谋险有得逞。朕不即罪，而该员恬不知耻，并无引罪惶恐之情，实属顽钝不化。着葛礼革职，发往延安府军前效力，以观后效。钦此！”

“臣……谢恩！”葛礼深深叩下头去。明珠将葛礼的顶戴命人收了，换过脸笑吟吟挽起葛礼，说道：“仕宦之途，荣辱进退都是常事，葛公也不必过于挂怀。延安府处西北粮道冲要之地，主上叫你去，不日还有恩诏，只要好好办差，起复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要这么丧魂落魄的，走，到前头叫虎臣弄席酒，我给你饯行！”索额图陪着明珠和葛礼才走了几步，回头见于成龙站着发愣，忙道：“振甲，你还不进去？主子在枕霞阁等着见你呢！”

于成龙勉强笑着点了点头，今日大开眼界，他见着了“相臣”的城府。索额图的心思他不晓得，但明珠一向对葛礼百般压制挑剔，明眼人都是心里雪亮。葛礼革职明珠当是最快意的，但他的抚慰话偏说得温馨可人。这份心机，自己斗得过么？一头想着，一头跟着素伦七折八拐地向南花园走去。

第四十七回　筹军饷皇帝讲大义　训孝子老母说春秋

康熙正在魏府南花园枕霞阁挥毫写字。见于成龙进来，李德全忙迎上来笑道："于大人，请在这里稍候，主子写完字就见您。"于成龙点了点头便依李德全指定之处肃然跪下。

魏东亭的母亲孙嬷嬷满头白发，坐在康熙斜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康熙。孙嬷嬷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对康熙的爱怜胜过对亲生的儿子。这次康熙来南京，她听说将住在自己家，巴望得几夜合不住眼。不料康熙进府，不住地接见南京驻节大员、绅商耋老，满府上下奉承旨意，走马灯般忙成一团。老太太见一时轮不到自己，便穿了奉圣夫人的服色，拄杖踱过来，悄悄儿在厅角寻个座儿，双眼紧紧地盯着康熙。康熙见她这样也觉感动，偶有余暇便过来和她搭讪几句，甚或赏茶给她吃。虽没工夫攀谈，老人家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刻竟腾出空儿来专为她写字，孙嬷嬷心里这份熨帖自不必提。

康熙写了"福海寿山"四字，猛地抬起头来问道："阿姆，朕这次来住，恐怕要把你家花得河干海落了吧？"

"这是魏家祖上有德，奴才才挣来这个体面，别人家做梦还梦不到呢——倾了家也心甘情愿！"孙氏满面笑容说道，"只怕委屈了我的主子，倒是我的罪过了。"康熙想了想，说道："这么大的排场，花钱也不是小事，亏空了库银终久得填还。嗯——今年的关税银就免交三成，叫穆子煦织造上也帮一点。目下虽说没人说话，欠久了，御史们就要说话了。"说罢将字吹干了递给孙氏，方转过脸叫于成龙："你总跪着做什么？过来吧！"孙氏眼见天色渐暗，一边叫人掌灯，又唠唠叨叨吩咐了许多才去了。康熙送了两步踅回来，问道："于成龙，你晓得朕叫你做什么事吗？"

于成龙沉吟了一下，答道："奴才不知。"

"朕有意让你来出任江苏巡抚。"康熙适意地坐下，喝了一口茶，从容说道，"这个差使你看如何？"于成龙心里一阵发热，忙躬身说道："主上不次超迁，原是臣所意料不到的。为臣子者，迁升是喜亦是

忧，惟恐才薄力短不胜其任，辜负皇上一片苦心。”康熙满意地点了点头，将茶杯轻轻放在案上，说道：“你当巡抚，每年要向北京多交七百万石粮。这差使可办得来？”

“万岁！”于成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朝廷的岁入，三分之二出自江浙，生民已经苦于赋敛太重。‘三藩’荡平，百姓刚刚松了一口气，眼巴巴等着朝廷轻徭薄赋，臣岂敢于此时贪功做聚敛之臣？苛政猛于虎，臣不敢奉诏！”听他语气如此强硬，康熙不禁一笑，说道：“谁和你吵架来？朕是和你商议嘛！朕就是想着这件事难，所以交你来办。五年之内西北要用兵，没有几千万石粮，这个仗怎么打？”“皇上难道还没有打够仗？”于成龙紧盯着康熙问道，“这又是明珠、索额图的主意，还是圣躬独裁？”

康熙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冷冷扫了于成龙一眼，起身背着手来回踱了几步，在于成龙面前站定了，见于成龙面不改色地看自己，忽然一笑说道：“当然是朕自己的主意，朕从来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上书房诸人岂能左右朕？”

“既然是皇上的主意，”于成龙斩钉截铁地说道，“臣期期以为不可！灭‘三藩’逆乱已是元气大损，平台湾又雪上加霜，再加赋，百姓怎么活？万一激起民变，朝廷何以善后？”康熙听着这咄咄逼人的问话，仿佛早在预料之中，不经意地微微一笑道：“所以这差使非你不可！要是贪官，必定激起民变，但你不会，你是他们的‘青天’，即便皇粮重些，顶多叫苦，却造不起反来。待西北平定，朕再下诏减免江南钱粮。你是大臣，应有这点气量。”

于成龙喘了一口粗气，默然良久才道：“臣不是不愿担负苛政名声，但请皇上以天下苍生为念，勿以暴敛失去民心，有伤皇上尧舜之德。”

“你这话是说对了。”康熙叹道，“朕正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西北人民亿兆，地方万里，如今正在葛尔丹铁蹄下苟延残喘。罗刹国雄视西北已经多年，朕若偏安中原坐视不理，有朝一日土地、人民、玉帛丧于敌手，御辇皇图不出嘉峪关，朕问你，后世该怎样看朕这个皇帝，又怎样评说你这‘爱民如子’的‘清官’呢？”

于成龙听得浑身一震，愕然看着康熙，一时竟无言可对。

“清江城被水围困，你截粮救民，朕升你的官；你讼平赋均，剿灭境内盗贼，朕再升你的官。”康熙的目光炯炯有神，望着跳跃的烛光说道，“如今西北膏腴之地惨受蹂躏，数十万饥民拥入关中避难，你于成龙看不见，听不着，所以就不管，是么？”于成龙听着，心里不禁一阵灼痛，烧得他面孔通红，半晌才道：“臣目光短浅，皇上圣明烛照，被发毛角之地应当皆受恩泽。既如此，臣勉受圣命！”“这才是国家大器呢！”康熙回过颜色，笑嘻嘻说道，“忠臣，朝里能选出不少来，食禄事君，只要有点天良，都能做到个‘忠’，难得的是‘明’臣，识大体，顾全局，吃得起眼前亏这样的大丈夫，就难能可贵了。起来说话罢。”

于成龙有点艰难地站了起来，思量着康熙的话，真是针砭之痛，读书五车，仍不脱小家子气，他有点无地自容。良久才道：“恭聆圣谕，真有醍醐灌顶之效，失仪之罪，求皇上重处！”康熙并没理会于成龙的请罪之辞，喟然说道：“像你和郭琇这样的臣子，朕从不疑你们的‘清’和‘忠’，但心地褊狭也是大病。春秋诛心，总是你过分好名，好胜，克己格物，总从这一念之私去想，于‘慎独’二字，还远着哩！”说罢不禁一笑，“你跪安吧！”

于成龙回至道台府，早见于禄带着一群幕僚家人候在门口，灯笼火烛将门洞照得雪亮，心中不免诧异，哈着腰下轿问道：“这不年不节的，你们这叫做什么？我不是早吩咐过，有个小幺儿在门口等着就行了？”

“中丞老爷，不是奴才大胆，是老太太说了的，老爷回来就去见她老人家！”于禄笑嘻嘻回道。接着一群人都跪了，有叫“中丞”的，有叫“抚军”的，“部院、抚台、抚宪”乱喊，一片贺喜之声，一腔心事的于成龙被弄得哭笑不得，因道：“这有什么贺的，都起来吧，你们耳朵倒灵，那边皇上才告诉我，这边你们就都知道了——老太太几时到衙的？”说着便向里走。于禄一边跟着进来，口中说道：“老爷前脚走，老太太后脚就回来了，她老人家刚用完晚饭，明相就乘轿来拜，给老太太贺喜送礼……”

听到这里，于成龙站住了脚，头也不回地问道：“他送的什么礼？老太太收了么？”“老太太从不收礼，辞了。”于禄忙笑道，“说起礼品倒也并不值钱，是个瓷观音。”于成龙脸上闪过一丝笑容：他的母亲与寻常妇道人家不同，素来不念佛，只尊儒重道。明珠若真的把高士奇的字画拿出，保不定却情不过就收了。想到明珠讨好儿不对路，于成龙的心放下了一半，紧走几步进了堂房，见母亲兀自坐在椅上吃茶，便上前跪

了，轻声说道："请母亲安，儿子回来了。"跟进来的众人见他跪下，忙都一齐跪下。

"是成龙？"于老太太双目都已盲了，耳朵还好使，拄着拐杖立起身来，抖着手摸了过来，白发在灯烛下丝丝颤抖。于成龙心里一热，两行清泪早滚落出来，叩了头忙起身扶住老太太坐回椅上，回头对众人道："你们今日忙了一天，老太太今晚劳顿，我得侍候，今天的晚课免了吧。既说我升迁是喜，明日从我俸银里拿出十两银子大家乐一乐，后日就随我到南京巡抚衙门接任。"

原来于成龙升署道台后，规定每逢三七之日，要给左右幕僚、亲兵、家人开讲四书。今天是值讲之日，所以众人都不敢散去。听于成龙如此吩咐，忙都叩头要辞出去。不料老太太将手一摆说道："都回来！该做的事不能不做，我能碍着你什么事？我还想听听你如今学问有无长进呢！"于成龙忙连声称诺，叫过丫头给老太太捶背，待众人依序坐下，便开讲了。

"今日讲孟夫子对王霸义利的论述，设道化育天下之人。"于成龙清癯的面孔绷得紧紧的，抚着案上的书说道，"天下之人，不但有君子，也有小人。我辈君子，圣人以义导之。'義'字可解为'羊我'，羊，古义从'祥'，即是由我本性仁，去追求吉祥。义在何处？原即存于我之心中！古诗有云'利旁有倚刀，贪人还自戕'。所以君子之于利，合于义则行之，背于义则舍之……"因为听他授课的人员很杂，程度不同，所以于成龙在衙中讲学，一边说理，一边要举不少古圣先贤的掌故譬喻，听的人倒也不觉乏味。他足足说了一顿饭时辰方才收住，回身向于老太太作了一揖道："请母亲训诲。"

于母将手中拐杖放在一边，轻咳一声说道："讲的也罢了。只是据我想来，那仁人之心原本是自天生来。忠臣孝子只是保守天良，不受流俗世风沾染。若刻意追求义，反而是本性中带着'恶'了，这于圣人之道却不相合。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各位都是庙堂中人，为朝廷办事，为自己办事，若能循自身良知去做，自然就合了圣人之道了——成龙，我讲这一点可对么？"于成龙忙赔笑道："母亲这一讲有点石成金之效，是儿子疏忽了。"于成龙的老幕客听着不觉得什么，自南京新招进来的，有几个都是进士出身，听这布衣荆钗的瞎眼老婆子居然作出如此鞭辟入里的讲解，无不惊讶相顾，却不知于成龙满腹文章都是受之于这个孤苦孀妇。又说了一时，于成龙方命众人散了。

厅中只剩了于成龙母子二人。于成龙又问了旅程寒温，又亲为母亲换了一杯火枣茶，恭恭敬敬捧上去，自退在一旁侍立。

“成龙，”半晌，于老太太方静静说道，“前番你寄信给我，说要动本弹劾明珠，不知道你写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于老太太偏过头问道，“是怕了么？”于成龙低着头想了想，说道：“儿子有什么可怕的，只是得好生权衡一下——您老是有年纪的人了，这些事儿子心里有数。”

于老太太微微一笑，说道：“你不叫我管这事，也是正理——但你既写信告诉了我，我不能不问问你怎么打主意呀！”

“天威难测……”于成龙吁了一口气，阴郁地说道。

有时候一句话便像一道闸，可以关闭将要涌出的千言万语。老太太似乎打了个寒颤，抖着手抚着磨得光滑的拐杖。母子沉默了许久许久，于母方道：

“我晓得难办，所以特地赶来瞧瞧。天下事本就如逆水行舟，哪里有容易的？明珠秉政这么多年，又是国戚，皇上器重，臣下捧场，你不准备着破家灭门，就别干这事。”

于成龙听见“破家灭门”，心猛地向下一沉，正要回话，却听母亲缓缓又道：“这不是女人管的事，本来我不想问你。不过前几个月不少人来家，闲谈起来我也惊心。清江城东柳家孝廉当日在南京贡院无故贴了卷子自尽了。因没钱填送，逐出考场的就有好几十！你如今是巡抚了，出门八抬大轿，进门一呼百诺，对这些事站在干岸上瞧着他人溺水，你算是‘民之役’呢，还是‘民之主’？”

“是……”于成龙听了母亲的反诘，一时竟不知如何对答，只好道：“母亲训诲的是。”“还有那个靳辅，我瞧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氏又道，“城东蔡家、刘家、黄家，原都是殷实户，田被水淹了改做生意，如今田涸出来，就该归还原主，又霸着屯田，又发卖，这是什么道理？比如黄苦瓜，去年中秋去看我，他还是河工上的人，原本自己也有二十几亩涸田，如今还得出钱来买。大户人家小户人家他河督府一锅烩

了！我寿日那天，靳辅打发那个姓陈的送了二百四十两礼，我没好话。我说：‘我于家一门清白，不花不干净的钱！靳辅一年只一百多两的俸，哪来这笔银子给我？还不是克扣了河工的血汗？’——靳辅、明珠可不是一样的东西？”

于成龙心里陡地一动：若从靳辅霸占民田一万余顷的事起本弹劾，立时就是一场轰动朝野的大案！明珠一向以起用靳辅为得意，对靳辅、陈潢百般庇佑，这一来，岂不一网打尽了？他目光炯炯地听着母亲的话，频频点着头。良久，忽然眼神黯淡下来，嗫嚅着说道：“母亲……这……这，恐怕要累及您老人家的……”

“什么？”于老太太陡地睁开了双目，两个眸子全无视力，在灯下发出又白又亮的光，紧盯着于成龙厉声说道，“你再说一遍叫我老婆子领教领教！”

“……”

“你懂得‘夫死从子’之义么？”于母见他吓得不敢言声，放缓了口气道，“你是岳飞，我就是岳飞之母；你是秦桧，我就是秦桧之母！这就是‘夫死从子’！你好生想想吧！”说罢，也不理会于成龙，叫过丫头来，径自扶着进内去了。

隔了一日正是五月初九，司礼监推算乃是祭祀孝陵的黄道吉日。圣旨下来，即着江苏巡抚扈从前往。辰时正刻，于成龙奉旨如期到达行在。沿途早已是人山人海，一个个都急不可待地想瞻仰皇帝的风采。夹道两边的香烛一直排出东门，鞭炮声、火药味弥漫了全城。南京城自永乐靖难兵起，便成了明代的陪都。一十二个皇帝登极都要到孝陵参祭祖皇，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尚能忆起儿时见崇祯的故事儿。但自大清入关四十余年，却无缘再见这排场。于成龙满腹心事赶到明故宫金水桥边时，仪仗已经快过完，什么龙旗、静鞭、银枪、黄伞恍恍惚惚从面前闪过，他都不在意，心里一直盘算着如何单独见康熙一面。正寻思间，猛听身后一阵兴奋地高呼：“万岁！”于成龙抬头看时果见康熙御辇黄灿灿、亮闪闪迤逦近前。

这是一乘高丈五的金銮御轿，三十六个黄门太监抬着，湘帘高高卷起，中间稳稳坐着康熙皇帝，面如冠玉，青髯微垂，着金龙褂戴缎台冠。明珠当前，索额图、高士奇从后，此时到处都是锣鼓鞭炮和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对面说话也难得听见。

康熙坐在轿中，看着官民如此拥戴欢跃，抬了抬手，忽然想到这是去孝陵致祭，该有庄重肃穆的仪容，便又放下了，只含笑着向叩头礼拜的人们点头致意。

待车驾出城，立时又冷清下来，这里金吾戒严，百姓们不能到此。御道两边扯起不断头的明黄帷帐，直通孝陵神道。康熙放眼回顾，但见一抹叠翠的山峦下，石象、石狮、翁仲屹立在草树丛中，满岗的石榴、山茶闪烁着火焰一样的红光。这刹那间，康熙陡地想起伍次友讲学时说过的“善于始者必慎其终，求其近者必追其远”，其乃至理名言！自己十五岁亲政，十九岁力排众议，决策撤藩，不数年间“三藩”次第削平，台湾郑氏卷图来归，可谓“善于始”了，但能否“慎终”，荡平大漠南北，尚在不可知间。祖父曾以“七大恨”告天，对明朝本无亲善可言，但今日要收拢汉家民心，求这个“近”，就不能不追奉二百多年前朱元璋的亡灵。天地造化设置得如此之巧，真令人不可思议。康熙回过身来，正想问问所请的前明士绅故老是不是已在陵前等候，突然礼炮咚咚咚三声巨响，震得满山雀起雁飞，内务府将八百只瑞鹤放出，腾空翩翩翱翔，司礼太监秦仓爱趋至轿前叩头奏道：“万岁，前头就是孝陵，请驾临侧殿少事休息！”

第四十八回　祭孝陵康熙哭帝师　宿灵谷诤臣告御状

康熙听说轿到孝陵便命停轿。三十六名锦衣太监“噢——”地吆呼一声，御轿已是平稳着地。康熙沿毡阶徐步下来，果见神道旁新修了一座歇山出檐的小殿，内里床榻几座俱全，南边墙全用大玻璃镶嵌，殿虽不大，却十分轩敞明亮。康熙遂徐步入内，临殿门坐了，此刻熏风扑怀，觉得十分适意。忽然听见远处悠悠钟响，便笑道：“这里有寺院吗？兀坐幽山之下，静聆禅房功课，不亦乐乎？”

“此地有灵谷寺，”魏东亭在阶下躬身答道，“南京有名的古刹。”明珠小声问魏东亭道：“这就是伍大哥坐化之地了？”魏东亭瞟了明珠一眼，伍次友在灵谷寺坐化，去年进京已禀明太皇太后，明珠当时也在跟前，太皇太后懿旨严厉，决不许泄露给皇帝和苏麻喇姑，明珠此刻竟当着康熙露了出来，这是什么意思？

魏东亭正发怔，康熙已是听见，坐直了身子问道：“谁坐化了？”魏东亭忙道：“明珠说那片塔林是和尚坐化之地，没说别的……”康熙冷笑一声道：“你也学会欺君了？明珠，你方才说的什么？”魏东亭见康熙认起真来，只好跪了泣道：“奴才不敢撒谎；是伍次友先生于前年腊月在灵谷寺留偈坐化……遵老佛爷懿旨，怕主子知道了伤心，严命奴才不得奏闻……”

康熙听了没有吱声，只两手有些发抖，失神地抱着茶杯望着远处，仿佛目光要穿透那些连绵叠起、郁郁葱葱的岗峦，良久，方长长叹息一声，又问：“他留的偈子说了什么？”魏东亭沉吟了一下，轻声吟道：

勘破铁门槛，犹见镜花灿。

而今西方去，焚此馒头馅！

康熙听着细细品量，因见高士奇在旁发怔，便道：“高士奇，据你看这偈子是什么意思？”

“回皇上话，”高士奇虽滑稽诙谐，近年来阅事渐多，颇有收敛，且知康熙平生敬重伍次友，便不敢调侃，正容答道：“范成大所谓‘纵有千

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铁门槛者，即是生死大关；馒头馅者，即伍先生成佛遗蜕；伍先生因见世间繁华灿烂，胸无牵挂，是以含笑撒手而去，真乃道德高深之士！”

“是啊……伍先生不是凡品，毕竟去了。但朕却没有了良师益友……”康熙喃喃说道，“……叫人查一查，伍先生家中还有什么人，家境如何，若侄辈中有可为官的，着有司奏荐进来。”说完竟自起身沿道向孝陵走去。魏东亭忙高声叫道：“圣上启驾了，鼓乐侍候！”回头埋怨明珠道：“明相，你是怎么弄的，好端端的扯这些！”明珠听了笑而不答。高士奇却道：“既是祭陵嘛，总得有点眼泪，明相想得周到！”索额图却心中暗想，若论揣摩帝心，侍奉办差，这明珠确有独到之处。

康熙沿着鹅卵石铺成的神道迤逦向北，愈走愈高，孝陵墓城已近在眼前。灰暗的大拜楼，恰如箭楼矗立山陵下，雉堞环抱的老城墙经数百年风雨，阴沉沉的斑驳陆离，此时路阴苔滑，白杨、青枫悲风飒然，在宫商韶乐声中，数百名供奉低声吟唱：

> 迎神雍平。乘时兮，极隆。造经纶兮，显庸。总古今兮，一揆；贻大宝兮，微躬；仰徽猷兮，有严閟宫。仪群帝兮，后先；予稽首兮，下风……

低沉哀婉的歌声使本来就心境不佳的康熙更生悲凉之情。此时于成龙、靳辅率南京各司衙门堂官和几百绅耆都跪在大拜殿侧侍候，见康熙满面戚容进来，心中都是一沉。

“大清天子康熙皇帝陛下驾到，谨致祭大明洪武皇帝！”司礼官见康熙进来，扯着嗓子高声赞礼道。

“臣皇爰新觉罗玄烨，仅以不腆之仪，聊布微忱，叩祭大明太祖灵前！”康熙似乎平静了一点，趋前一步，从司礼太监手中接过三炷藏香，就红烛燃着了，毕恭毕敬地供上写着朱元璋庙号的牌位前，后退两步，小心地打下马蹄袖，在明黄袱软墩上跪了，轻叩三下头，接连又是两次——竟是行了三跪九叩的罗天大礼！

南京请来瞻仰大礼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原在前明都做过官，对满洲人入关“替明复仇”却又鸠占鹊巢颇为耿耿于怀。今见当今皇帝千里来朝，恭谨侍奉大明祖庙，以盛世英主竟对前朝开国祖帝行臣子大礼。想起天命无常，沧桑世变，故主于泉下享此蒸尝亦聊可安慰，无不怆然

涕下老泪纵横。

颤声读了祭文，康熙将一樽清酒酹向灵前。仰脸看了看葬着朱元璋这座孤峰和剥落的墓城，一种孤寂凄冷的寂寞感突然又袭上心头。原先许多想不明白的事，一下子豁然洞开。明太祖以皇觉寺一僧起于草莱，从龙诸臣不数年间被他屠得凋敝殆尽。康熙一直想不透，他没来由为何如此狠毒残忍。此时触景动心，才晓得皇帝在世间没有朋友，称“孤”、道“寡”竟不是虚设之词。他有意留下伍次友不做官，特旨许伍次友称自己“龙儿”，原也有心留下这个布衣师友，不料也奄然物化，杳然而去。从此天上人间人琴渺茫，斯世斯人斯情斯景怎不令人伤感？想到悲处，康熙哪里还忍得住？心中一阵酸热，泪水走珠般滚落下来。众耋老从何知他心情，心中也觉凄楚难忍，殿里顿时一片唏嘘之声。

从大拜殿出来，日已午牌过后。阳光刺得人眼睛发花。康熙痛痛快快地洒了一阵泪，心绪安定了不少，一边沿阶徐步往下走，回顾索额图道：“可叹哪！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不知后世哪个人也肯到朕灵前洒一掬清泪，朕也就心满意足了！”

“皇上春秋鼎盛，圣寿无疆，何出此不祥之语？”高士奇正色说道，“臣以为皇上失言！”康熙点点头，勉强笑道：“你说得是。不过朕说的也是实言。朕的陵墓选在遵化，过些时你们去看看，来龙去脉山向地理都要仔细斟酌，回来奏朕，就好动土了。”

魏东亭听康熙愈说愈不吉利，知道都是因伍次友之死引出来的，忙趋前岔开话题，说道：“今儿祭陵之事办得周全，了却了皇上多少年一桩心事，多少遗老都哭得泪人儿似的，心里宾服主子气度识量！只是时辰也不早了，这天色像是要变的模样，主子该启驾回城了。”康熙抬头看了看，果见西半天浓云渐起，骤然东来，云影将半个山陵遮得阴暗，满山荆树在阵风中波澜起伏，不安地摇曳着。沉默移时，说道：“朕今夜驻灵谷寺，只留高士奇和魏东亭一干侍卫跟着，车驾依旧回城。朕心里有点乱，想在这儿清静清静。”说罢便命更衣。

灵谷寺原是金陵四大古刹之一，地处城外钟山谷中，平日香火也不逊于毗卢院。不过因康熙祭祀孝陵，前日已将寺中闲杂游人一概赶入城中。此时天近黄昏，又阴上来，自是十分落漠。康熙换了一身素衣坐在凉轿中，遥见灵谷寺灰沉沉的梵塔高矗云间，寺中沙弥正做晚课，钹鼓声隐隐传来，显得格外凄凉。

魏东亭却认识寺中方丈，只说自己来寺小憩，一出手便布施五十两一锭元宝。老和尚空相是个有道高僧，也不出迎也不打扰，只吩咐塔头住持将魏东亭一行安置在寺后塔碑旁一座禅堂内。

用过晚斋天色便已黑定，空山人寂，云色冥漠，四周除了微啸的风声和单调的木鱼敲击声，竟是万籁俱寂。康熙因见书橱中，什么《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内典述要》、《灵棋经》、《五灯会元》诸佛学典籍汗牛充栋，便从架上抽出一本《传灯录》随便翻着，呆呆地想心事。众人知他心绪不宁，哪里敢来打扰？康熙看了一会书，听得外头沙沙响起了雨声，合书踱出禅堂站在阶下，但见雨幕中模模糊糊的一片石笋似的舍利子塔，都是灵谷寺历代高僧的墓，却不知有没有伍次友的。想起二十多年前在何桂柱旅店师生初会，伍次友纵横议论功名事业，白云观赋诗吟哦，山沽居品茗读书的往事，宛如昨日，不禁潸然泪下。

“主子，”魏东亭见康熙临风伤情，取出一件夹袍从身后轻轻替他披上，小声道：“伍先生遗愿扬骨灰于扬子江，这里并没有他的墓……”康熙淡淡说道：“你不奏朕也是好心。但你不知道，没有了伍先生，朕心里是何等寂寞！治国之才死了还可以再遴选。他这一去，还有谁能喊朕‘龙儿’呢？”魏东亭忙拭泪道：“主子也不必过于难过。先勘东南，再定西北是伍先生为皇上筹划的大计，已是做了一半。伍先生在天之灵，若见主子今日功业，又深怀悼念，必定欢喜不尽的。”

君臣二人正说话，忽听远处守护的武丹恶狠狠喝道：“什么人，干什么的？”二人都吃了一惊，回头看时，是穆子煦带着江苏巡抚于成龙蹒跚着踏泥而来。见康熙立在阶前，于成龙忙在雨地里叩头请安。

“进来说话吧，”康熙见于成龙浑身淋得精湿，回身便进堂内，在木榻上坐了道，“有什么要紧事？——倒一杯热茶赐他！”

于成龙叩谢了，从靴页子中抽出一张纸，双手捧给康熙。康熙接过看时，却是昨日递来的邸报，说京师直隶一月未雨干旱致灾的事，不禁一笑：“这件事朕早就知道了。你就为这个巴巴儿跑来？”于成龙看了看，高士奇不在跟前，便将身子一躬，朗声说道：“京师不雨乃是天象示警，主小人蒙蔽圣聪！皇上大振天威，诛戮误国权臣明珠，则必降甘霖！”此语一出，魏东亭和穆子煦等人都吃了一惊。自康熙十二年决议撤藩，至今十年，明珠在康熙跟前说一不二，从没有大臣敢作仗马之鸣，这于成龙忒是胆大！

康熙脸上毫无表情，半晌，方冷冰冰问道："何以见得？"

"皇上，天久不雨，以'易'言之乃是乾下兑上之'夬'卦，因小人占据鼎铉，所以'天屯其膏'干旱无雨。"于成龙胸有成竹，不紧不慢地说道，"圣人设道寓天人之理，臣之所言并非妄诞，有事实为证。明珠勾联徐乾学、余国柱之流把持内阁欺上压下，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各部量刑用官，全由明珠气使颐指，说轻是轻，说重是重，各部大臣敢怒不敢言。皇上时有严旨诘责，也是阳奉阴违，从不知改过……"于成龙侃侃而言，将明珠外表柔媚甘言，内心阴鸷险诈，种种不法情事一兜儿全翻了出来，"皇上可知？今年各省学道任满报请陛转，全部论价任缺！三千两转肥缺，两千两转中缺，一千两转苦缺，无银就开缺待选！竟然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夏器通原是陕西富家翁，承考官百般奉迎，因明珠偶放一屁，误听为夏器通，硬取了他举人，后又捐纳得了高官。御史李承谦、吴震方直言弹劾，立遭贬斥……"

康熙愈听愈惊，于成龙说的夏器通他听说过。于成龙如今抖落的这些，康熙有的以前当笑话儿听，知道个大概，有的压根不知情。听到此处，康熙忍不住说道："你说慢点，什么李承谦、吴震方？折子里都说些什么？他们不是调西藏桑结仁错驻节联络了吗？"

"皇上如若见了他们的弹章，明珠何来欺君之罪？"于成龙激动得脸上泛起潮红，"李、吴二人如今死活都难说呢！"

康熙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默谋了一阵，回过神来说道："你讲，还有什么？"于成龙身子一挺，拱手说道："皇太子乃是国之储君。明珠因周培公倡议，立皇二子为太子，耿耿于怀，设计将周培公患难之交转许何桂柱，明知周培公身患喘疾，仍力主调周培公至口外驻防——今日邸报周培公已经亡故——国家为此丧一良将，难道不可惜？大学士李光地不阿附明珠，即罗织罪名，明欺暗诈施其奸谋……其才足以惑主，其智又足以掩恶。满朝文武闻明珠之名无不噤若寒蝉。臣忝在大臣，位列封疆，如不据实奏闻，难报皇上知遇之恩！"说罢，粗重地喘了一口气，盯着康熙不言声。听到周培公的事，康熙猛地想起，索额图曾吞吞吐吐说过，当年他求娶苏麻喇姑，也是明珠烧的野火，两下里印证，就知于成龙不是说谎，想不到明珠这奴才这么不是东西！康熙脸上颜色霁和下来，久久没言语。这案子实在太大，他一时委决不下。明珠从政已十六年，于国家大政从来都与自己一致，天下官员半出其门，一兴大狱，革职拿办的不是三两个，而是一大批人，平藩之后刚刚稳定的朝局就要动荡。而且一旦去了明珠，索额图独居中央，熊赐履和高士奇两个

汉臣难以制约。他总有点疑心索额图与江南逆案有关，果真如此，那……

正沉吟间，高士奇披着油衣笑嘻嘻进来，一边打千儿行礼，一边说道："奴才往禅堂打了个花呼哨儿，老和尚正念经，不大理人。奴才听他念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插了一句'你老人家头剃得溜光，又没有眼耳鼻舌身，那成了什么？'他才睁开眼和奴才谈了一阵禅……"一句话说得众人掩口而笑，连严肃庄重的于成龙也不禁莞尔。

"朕正要着人叫你呢，"康熙敛了笑容说道，"于成龙奏明珠贪贿坏法，结党营私，嫉功害贤，这些事你知不知道？"

高士奇一怔，倒抽了一口冷气，脸色立时变得苍白。他知道康熙心情不好，装了一肚子笑话打算愉悦圣躬，却被康熙的这一连串问话堵了回去。他没有想到于成龙居然乘此机会告了明珠的恶状。良久方道："不知于成龙实指何事？这事非同小可，容臣思量。"于成龙遂将方才的话大致又说了一遍。其实，高士奇对这些事心里雪亮，只是来得太突兀，他需要时间想想。待于成龙说完，高士奇也想清爽了，便叩头道："都是有的。"

"既然都有，"康熙勃然变色，厉声问道，"因何不据实奏陈？"饶是高士奇能言善辩机敏过人，在康熙怒目的逼视下，也乱了方寸，忙叩头道："明珠之奸举朝皆知，只是人生在世莫不畏死！即如索额图、熊赐履与明珠多年共事，尚且钳口不言，何况奴才区区草诏书吏？"言犹未毕，康熙"呸"地啐了一口，骂道："放屁！事君惟忠。既然怕死，休在朕跟前做事！"

高士奇自随康熙以来从未碰过如此硬头钉子，此时天威震怒，才晓得厉害，脊背上凉飕飕的，竟吓出一身汗，只是叩头不语。魏东亭见康熙迁怒高士奇，忙上前跪了道："明珠阴诈奸险，欺君罔上，心术不正，其权柄又足以坑陷贤良，如无实据，奴才亦不敢轻易奏陈，求主上治罪！"高士奇听了心里不禁一阵惭愧：久闻魏东亭是人中之杰，果然名不虚传，如此得体的话，自己怎就没想到？

康熙环首旁顾，突然纵声大笑："明珠，一个破落户子弟，比鳌拜还难除么？"高士奇好容易找出话缝儿，忙道："鳌拜乃是明火执仗逆天，明珠则是借主上神圣威武擅作威福。除明珠，在主上易如反掌，以奴才等微薄之力，就如蚍蜉撼树！"

这话虽不无奉迎之意，康熙想想，觉得确也是实情，于成龙没想到这件事办得如此顺当，反觉自己当初顾虑重重可笑，他最担心高士奇袒护明珠，眼见连高士奇也当面撇清，倒放了心，便不再发难告高士奇，遂款款奏道："高士奇所奏亦在情理之中。奴才也曾瞻前顾后多年，才敢作此一举。"

"话还要说回来。于成龙，朕眼下还不能准你的奏。"康熙突兀一句，说得众人又是一愣，此刻他想仔细了，愈觉事体重大，起身踱了两步，阴沉沉说道："宰相换得勤，不是国家之福。南宋祥兴年间一年数相，明崇祯十七年换了五十四相，结果如何？朕以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兴旺之象。明珠固然不成才，比起来还是功大过小，朕还要再看看，他若再作恶，不用你们说朕就拿掉了他！"说罢，扫一眼目瞪口呆的众人，吩咐道："今日之事你们谁敢说出去，那就是加害于成龙，朕必取他的首级！于成龙所奏事回去拟了密折，黄匣子直交高士奇存档，除朕之外，无论何人不得调阅——跪安吧！"

"喳！"所有的人都被这番话镇住了，不约而同地一齐跪了，徐徐退出禅堂。

第四十九回　敬孔子皇帝行大礼　闻噩耗苏姑谈遗恨

康熙祭过孝陵，在南京玩得十分如意。什么秦淮夜渡、桃叶临流，莫愁湖、玄武湖、鸡鸣寺、半山堂、燕子矶、白鹭洲、石头城、清凉山，一日数处尽情遨游，自登极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快乐。只苦了魏东亭一家，倾其尽有地孝敬康熙，无昼无夜地忙成一团乱麻。不料第八日头上，接到熊赐履转来飞扬古的六百里加急奏折，葛尔丹在喀尔喀集结兵力约三十万，有向东蒙古蠢动之势，随折子寄来的，还有科尔沁王的折片，奏陈葛尔丹相约，于来春在乌兰布通会兵南下。户部、兵部调兵调粮的奏请送来老厚一叠，都钤了皇太子的四寸宝玺，批着“事体重大，奏请皇上裁夺”的话。

接到这几份急件，康熙心里一阵紧张，一腔游玩心思化作乌有。但同时又有些兴奋：诱敌东来的计划果然实现了！果真能在内蒙一举聚歼葛尔丹主力，往后的事就好办得多！想到此，立即传旨命住在行宫的上书房大臣来魏府议事。

“万岁爷，此次南巡之举，天下真是翕然向化了！”明珠一进门便兴高采烈地说，他胡子修得齐整，显得容光焕发，“西藏的达赖喇嘛，青海的卓木回部、台吉，七八年不修臣道的外藩都用快马递来了贺表！”

“嗯，好，好！”康熙笑容可掬，顺手接过明珠捧上的贺表节略单子，瞥了一眼，说道：“你毕竟办事干练，这笔字也看得过去了！”明珠忙笑道：“近朱者赤么！奴才天天临摹主子笔法，自然也有些进益。”康熙笑道：“书法讲究神韵气势，意存中正，字才出神。这不是说嘴的事，你事事都能跟朕学么？朕能明天文，知地理，算得出黄道赤道之差，懂音乐，通夷语，精演数学，你都能么？怕你还得很学几年才行呢！”说罢不禁大笑。

这样的严重警告，康熙在谈笑中道来，高士奇听得脊骨发凉，明珠却毫无知觉，赔笑躬身道：“那是当然！奴才压根儿也不敢想事事学主子，奴才哪来那么大的能耐？”此时气氛十分活跃欢洽，康熙因道：“这些个假奉迎古已有之，朕才不上当呢！朕心里高兴的是，这么多遗老都写了称颂祭孝陵的诗词，这就难得。这些人不是出自真心，断不肯轻易

做这类文章。只是怎么没见顾炎武的呢？”明珠忙道：“顾炎武和黄宗羲两个人都没有请来，因此没有贺表、诗词。”

“林子大了，什么鸟全有。”索额图这些日子显得很精神，新修的八字髭须墨黑，扬着脸说道，“姓顾的姓黄的这么不识抬举！奴才这就发文浙江巡抚，叫他二人补做上来！”明珠却笑道：“索三爷说的虽是，主子方才说要的是真心宾服，如今倒不必牛不喝水强按头的为是。”

康熙点点头，将手中单子轻轻放下，说道：“明珠说的很是，化人要靠德行，不能靠权力，不过朕不逼迫他们，还有一层意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即是当今首阳义士，始终如一忠于前明，这风范气节难能可贵，朕其实悯其心敬其节！山野之中有这么几个人，朕看不但没坏处，反而可以维持世风，为士人立表率，何必逼得人家走投无路？”这番话语重心长，显然已经深思熟虑，众人听来好似噙了橄榄，愈咀嚼愈觉得回味无穷。高士奇心中却似空白一片，他不是不懂康熙的意思，是觉得康熙的心思越来越深沉难测：若说心里厌弃明珠，颜色上半点也看不出，既不查办，又要秘密存档，这是什么意思？素知康熙憎恶钱谦益、洪承畴一干降清明臣，却又待洪若芷如此体恤！这个三十来岁的天子心里到底想的什么？正思量间，却听康熙似笑不笑地说道：“明珠，你不可因朕这话薄待了若芷，祸福、生死、荣辱存于朕之一念，朕自有朕的道理，你明白么？”

“明白！”明珠忙答道，“奴才自当好生待她。”

“说军事吧。”康熙抖了抖案上的折子，算是言归正传，“这些谅你们几个都看过了，朕打算即刻回京料理，你们觉得怎么样？”

索额图说道：“主子似乎不必急在这一时，葛尔丹至少明春冰化草肥时才敢来，哪里一时就打来了？主子匆匆回京，反显得事体紧急，又要引下头小人们惊恐不安了。”明珠因道：“索额图说的不错，但这么大的事搁在心里，恐主子没兴致观赏江南景致了，奴才这几日看来，其实南京并无大意思。房是一样的房，不过瓦檐不用泥封；墙是一样的墙，不过粉白的居多。北方军国大事垒如山积，似不宜在此听歌看舞了……”话说得诙谐，脸色却一本正经，众人听了，想笑又不敢笑。康熙笑道：“江南可看的东西毕竟不少，不过朕此时没兴致也是真的。”他敛起了笑容，声音变得有些发颤，“当日朕是怎样受他挤对来着？朕以天朝大君之尊，连一个外藩弱女子都护不住。朕等了他十几年，他果然来了，他真的敢来！上天降朕以大任，安定西疆，灭此丑獠，朕岂敢违

命！”他越说越激动，眼中闪着凛冽的目光，咬着牙，像从齿缝中迸出这几句话来。

高士奇看他样子，真怕他拔脚便走，那就立即要招南京士民不安，因缓了口气，笑道：“奴才以为索额图说的有理。从从容容谈笑北归最好，仍按原议，在南京再逗留三日，该见的人都见见，照样去山东谒孔庙，拜先师。外松内紧，调度北方军队，粮饷。不知不觉的，大事也办了，百姓也不会因此扰动不安，岂不两全其美？”

康熙听至此，已是恍然大悟：南巡一举，本来是为粉饰太平而来，示天下以隆臻治化，安定江南士民之心，急匆匆地走了，老百姓能不猜疑？他原来恨不得一步跨回北京即刻着手调兵遣将御驾亲征，此时倒定住了神，很爽快地笑道：“好，就依你们！久闻孔尚任大名，他写的《桃花扇》朕也看过脚本，这次阙里拜孔庙，倒要见识一下这个人。”高士奇歪着头想了想，说道：“皇上祭孔，与谒孝陵一样，都是大事。熊赐履不在，不知仪注如何安排，求皇上示下，奴才即刻草诏命山东巡抚预备着。”康熙沉吟着说道：“孔子有素王之称，是百代帝王之师。朕自然执学生之礼——不，执臣礼。依孝陵的例，行三跪九叩大礼！”

高士奇一阵惊讶，说道：“据奴才所知，历代帝王朝孔，从没有行臣礼的。至多是二跪六叩，皇上是否……”

“这有什么！”康熙一仰身子，冷然说道，“这是为江山社稷嘛！孟子云社稷为重君为轻，昔日——”他突然打住不往下说。他原想说：昔日元世祖率兵闯入孔庙，是由于孔子讲过“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的话，就扯弦张弓地射了老夫子一箭，惹得天下文人切齿扼腕。朕为什么要学他呢？此时说出来却觉得甚是不雅，康熙咽住了，只道：“这样我们索性慢一点，沿长江陆路向东，至瓜州渡上船罢。”说罢起身去了。这里众人又议定沿途警备关防行路驻节诸项事宜，由高士奇草诏发寄山东、安徽等省巡抚。

自从风闻葛尔丹准备东下，秀贵妃就急得失魂落魄似的，日日想，夜夜盼康熙早早回来。她是蒙古女子，自幼马上营生，自从随了康熙，在深宫中有多少闷杀人的规矩！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都有嬷嬷、宫人管教，竟如囚禁一般，她都忍了下来。与陈潢往事的回忆渐渐变得遥远，但血海般的深仇却在这无尽的寂寞中默默地增长，烈火般灼烧她的心。她变得越来越孤傲，什么惠妃纳兰氏得了江南的苏绣，荣妃马佳氏

的生日、贵妃钮祜禄氏献手录金刚经得了太皇太后的赏赐等等，众人都赶去贺喜应酬，她却一慨懒得走动。只有德妃乌雅氏也是蒙古人，虽性子早磨得没了，倒深知她的心思，相互常常来往。

直到六月初七，听说康熙车驾进城，阿秀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盘算着见了康熙，怎样才能说服他带自己一起出征，这一路走又该循哪条路，该骑马还是该坐车，一时想着拿住了葛尔丹，一忽儿又想到重会父兄、叔叔，又想万一不带自己去怎么办？把个阿秀折腾得一会儿血脉贲张，一会儿掉进冰窖里似的。偏是康熙回来，接连几天都不照面，阿秀叫人寻来精奇嬷嬷问时，才晓得康熙这几天都在见大臣，又因祭孔亲题“万世师表”四字颁布天下学宫。至于军事上的事，却一点风声也没有。

“那韩刘氏呢？”阿秀问道，“难道她也忙得不能来见我么？”精奇嬷嬷却甚机灵，忙笑道：“敢情贵主儿是盼着主子来？您是忘了，您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主子怎么会翻您的牌子呢？听说韩嬷嬷这回跟着主子南巡立了大功，给假在家，说不定还要封诰命，只怕还得几日才得回来呢。您放心，主子爷是怎样疼您，不会不来的。”阿秀一腔心事叫这老婆子一口没遮拦地说出来，腾的红了脸，啐了一口，正要说话，廊下金笼子里的鹦鹉忽然叫道：

“主子爷来了，主子爷来了！贵主儿接驾！”

阿秀抬眼看时，果见康熙穿着米色葛纱袍，外头套了件石青葛纱褂，也不戴帽子，摇着大折扇进来。阿秀心里一酸，眼泪早淌出来，只是皇家规矩错不得，忙拭泪出来低头跪了，小声道：“奴婢阿秀给主子请安！”

“起来起来！”康熙热得一头是汗，一把挽起阿秀，“你这身子……往后免了这个礼儿，这屋里也太热，扇扇子也不相宜，该多拿点冰来，用花盆盛了放在屋角，凉浸浸的不好！”一边说，一边笑，回头见精奇嬷嬷还跪在一边，便道：“没听见朕说么？去办吧！”那嬷嬷方垂手退下。

康熙这才坐下细细打量阿秀，因见她凤髻盘云，珠光钗影，香腮微红，低着头只是搓弄衣襟，不禁说道：“出落得越发标致了，你这身打扮，这身幽香，真叫人销魂！——想朕了没有？”说着挨近身来，抚着阿秀微微隆起的小腹，望着外头火辣辣的阳光，就阿秀腮上亲了一下，

亲昵地说道："你要再生一个皇子，就是第十三个了！朕已替他想好了名字，叫胤祥，吉祥如意的祥，你中意不，嗯？"

阿秀偎依在康熙温热的怀里，许久才点点头嗯了一声，心中不知是酸是甜，早已垂下泪来。康熙忙安慰道："你别这样。朕知道你在宫里过不惯，慢慢日子久了就好了，如今正在热河修行宫，到时候每逢夏天朕就带你去，又凉快，离着蒙古又近，你想骑马，想打猎什么的，都成！"谁知不安慰还好，这些话说来阿秀听得心里越发不好过，竟抽抽噎噎地哭了。

"你是怎么了？"康熙慢慢扳起阿秀泪光闪闪的脸，"身子不受用么？"

"不是……"阿秀轻轻挣开了，说道，"主子西征，肯带我去么？"

原来为这个！康熙松开了阿秀，长长吁了一口气，叹道："若是去，怎么会不带你？只是如今去不成啊！"看着阿秀诧异的目光，康熙徐徐说道，"这件事你也不用伤心，朕心里自有主张。你也知道葛尔丹十分强悍，不能仓猝行事。老佛爷昨儿看了苏麻喇姑，晚膳也没好生用，太医说是停了食不得克化，朕得去瞧瞧。苏麻喇姑这次犯病来势不轻，你们相好一场，也该去探望探望。唉，回北京这几日过得真不顺当，宫里宫外七事八事，朕心里也烦哪……"说罢，又叮嘱了许多话方起身去了。

苏麻喇姑生病的事阿秀昨天已听说了，因她怀有身孕，太皇太后命人传话过来，说病得不相干，怕病人房里不干净，冲撞了胎气，因命怀孕的阿秀和定妃万琉哈氏都不必过去。如今听康熙口气，竟是病得不轻。阿秀送走康熙，即刻命人备轿去看望苏麻喇姑。刚过储秀宫垂花门，见高士奇迎面走来，便住轿问道："你是给大师瞧病去了？到底病得怎样？"

"是贵主儿啊！"高士奇打了个千儿请了安，皱眉沉吟道，"我原是奉旨进来给老佛爷看脉的，倒不想苏大师一病至此，看来……"话到此处打住，他本想说看来有人将伍次友去世的消息泄露出去；想想并无凭据，便咽住了，只说："我当初说过大师乃是灯干油尽之症，看来时候到了！这不是人力能为的，也只好是这样儿了。"阿秀点点头，又问："瞧过老佛爷了？""还没呢，"高士奇答道，"我奉旨去斋戒宫，那里人说老佛爷回了慈宁宫，就又赶回来。"

阿秀看看左右无人，嗫嚅了一下方道："这次随驾南巡，走的水路还是旱路，河工听说修得不错？"高士奇一听便知这是问陈潢，他不敢沿着这个话题多说，因笑道："河工修得很好，都是靳辅用人得当，一个保本上来，不少人要升官呢！——贵主儿是去看苏大师么？惠主儿和宜主儿、良主儿，都在那儿呢！"因见阿秀无话，垂手一礼自去了。

阿秀进了钟粹宫小佛堂，恰逢惠妃纳兰氏和宜妃郭络罗氏、良妃卫氏从里头辞出来，四个人便都窝着花盆底见礼。良妃卫氏是罪奴出身，身份微贱，见人极少说话，向阿秀行了礼便默默退至一边，郭络罗氏却是正黄旗旗主格格，身份高贵，入宫六年连生三子，不大搭理人，只干笑一声，扬着脸风摆杨柳般去了。只惠妃和哥哥明珠一样玲珑剔透，含笑过来妹妹长妹妹短拉着手说了好一阵淡话，才和良妃一路去了。阿秀知道宜妃和纳兰氏过从密切，虽一冷一热，骨子里都瞧不起她这没娘家的格格。但这两个人，一个是满洲铁帽子王的娇女，一个是显赫的辅政大臣的堂妹，明知是招惹不起，心里虽寒，面上却不敢带出来，在日头下怔了好一会儿才自挑帘进了佛堂。

苏麻喇姑半躺在榻上，蓬松的苍发只松松挽了一下，从玄色大迎枕上直垂下来，大热的天，盖着夹被，仍仿佛不胜其寒似的瑟瑟发抖。但精神看上去还好，苍白的面孔虽然毫无血色，脸上仍带着微笑，见阿秀进来，忽闪着明亮的眼睛，气息微弱地说道："坐吧，挨着我近点，好说话。"阿秀听着这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不禁打了个寒颤，挨着苏麻喇姑坐了，温声说道："大师到底怎么样？好歹也体恤着点自己……"说着便觉眼眶儿发潮。

"好妹妹，"苏麻喇姑伸出手来，抚着阿秀的背，眼睛望着佛堂顶的藻井说道，"大限到了，怕是挨不了几日，多谢你惦记着还来看我……"

阿秀拭泪替她掖掖被角，说道："别这样说，这只是一时之灾，高士奇说不相干。灾星过后，你还去我那讲佛经，我爱听着呢！"苏麻喇姑叹息一声，说道："我一生造孽太多，薄命是自找的。这十几年反躬自省，才知道我本就不该来这人间，更不合做了满人进宫。如今归真返璞，这个话竟只能对你和四格格讲讲！"

"嗯，我听着哩……"阿秀哽咽着道，"你得把心放宽些，这病不就是咳嗽么？真的是不要紧的。"

苏麻喇姑摇摇头，缓缓说道："有一句话我得告诉你，你初入宫，

我曾劝主子放你出去，如今你既然有了……这话只当罢论。只是你得留心，这里头十几个嫔妃，好心的少。有的明面儿上好，心里使劲，有的不哼不哈，独自打主意，都在替自己儿子作打算——你明白么？入宫已是进了牢坑，你若生了儿子，跟着闹起家务，像你这样势单力薄的，只能当馅儿叫人吃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好歹记着，安分躲在一边是上策……”说着，突然“吭吭”地咳嗽起来，将一口带着血的痰吐在了漱盂里，阿秀忙替她收拾着，抽泣道：“大师……别说了，我已经明白了。平日你虽不说，我知道你心里待我好，我也是苦命人，我知道你的心！”“我六岁就进了宫，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下一辈子不再来了。”苏麻喇姑说着，闭目养了半日神，忽然睁开眼说道：“有一次我到翊坤宫，听你弹箜篌，真好听，就像回了老家。我家不知在满洲什么地方，反正离着草原不远，你弹得真好……可惜我这里没有箜篌……”

阿秀听她这样说，心都要碎了，因见橱上放着古琴，便起身取下来，拂了浮尘，见那君弦中间断了，拳曲着，心里一动，想起自己扯断了弦的箜篌。一边按弦，一边含泪笑道：“大师既喜欢听，我就给你奏一曲。”她调了调宫商，轻轻一抹，右手高挑，清泠的琴声叮叮咚咚破空而出，却不是什么《平沙落雁》、《夜深沉》，却是数年前在丛冢弹过的《奈何桥》。只口中不敢吟诵词句，心领意会而已。

第五十回　老佛爷病卧慈宁宫　众大臣贺寿宰相府

苏麻喇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于紫禁城内。康熙按照她的遗嘱，命中宫太监奉骨灰专程赴襄阳，撒于滔滔汉水之中。在以后的几年中，康熙每每想起自己幼时的好友“苏大姐姐”，总是怅然若有所失。不料余悲未了，至康熙二十六年九月，七十五岁高龄的太皇太后也身染沉疴，一病不起。康熙当时正在承德踏看修造避暑山庄，又顺便至古北口看了看飞扬古驻扎的八旗绿营诸军，正盘算赶回北京好好过个消寒节，接到京中几个上书房大臣联名递来的奏折，这一惊非同小可，当即启驾星夜回京，侍卫和随行太监分成两拨，一拨在车上睡觉，一拨在车下扈从趱行，连着三日三夜，总算赶回了北京。

车进东华门，天色已是黄昏，秋色冥冥，归鸦翩翩，金风起处枯叶飘零。康熙下车，连更衣也顾不得，只将手一摆，命在东华门接驾的索、明、熊、高等人“回去安心办事”，便径直赶往慈宁宫，此刻，白发银眉的张万强知道皇帝回来，颤巍巍地早就候在慈宁宫的门前了。

“张万强，”康熙一边走，一边问道，“老佛爷患的是什么症候？嫔妃们都在这里侍候着么？”张万强脚步有点赶不上，微带气喘地说道：“九月初三老佛爷还挺硬朗的，叫了各宫太皇太妃，皇太妃和贵主儿们商议，说等皇帝回来，九九重阳要去玉泉山登高消寒，谁知当夜就身上发热，懒怠动弹，这几日进膳不香，一餐用不了小半碗碧粳粥……因心里发烦，懿旨令各宫嫔妃每日只准辰时觐见一次，一概不在跟前侍候……”康熙听着点点头，见宫女们已将帘子挑起，几步进内，在太皇太后榻前跪了，轻声说道：“孙子回来了，这里给老佛爷叩安！”

烛光下，太皇太后正仰在大迎枕上闭目养神，她脸色烧得潮红，喉头大约被痰堵住了，呼吸很不匀称，听见康熙来了，瞿然开目，伸出手道：“皇帝赶回来了。你坐到我跟前，我有话要说，你回来得好，我真怕……”说至此却停住了，只用目光上上下下瞅康熙。那依恋、疼爱、期待的神气使康熙心头一热，眼眶中突然涌满了泪水，只强忍着不让它滚落出来，握着祖母滚烫的手抚慰道：“祖母别说这样的话，听着挺难受的，哪里就到那一步儿了？您老一向身子骨结实，心也宽，上年请罗瞎子算命，您老有一百二十岁的寿……”说着，声音已是哽咽。

“哦，一百二十……”太皇太后含意不明地笑着点点头，松弛地又躺了下去，只紧紧攥住康熙的手不放，“……那都是哄人的，我心里明白着呢！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是随太祖爷时听范学士讲的汉家谚语，我原也只想活到八十四的，看来佛祖要叫我走了。”因见康熙用袖子拭眼，太皇太后笑道，“人早晚都有这一天。我西归成佛，你该欢欢喜喜送我才是。但有几句话，趁我明白时说出来，这就再好不过，你可听着了？”

“嗯……”康熙带着哭音答道，“有话老佛爷只管吩咐，孙子件件都依着。”

太皇太后松开手，仿佛在聚集最后的精力，闭上眼粗重地喘了几口，慈爱地抚着康熙道：“我从天命十年入宫，跟了你们爱新觉罗氏，已经是六十年光阴。和你爷爷、父亲闯过多少难关，经了多少事，看来看去他们总不及你，实实是个聪明有福的！你登极这二十六年，我们祖孙差点死在鳌拜手，又差点叫吴三桂葬送了，我们大清能有今日，真不容易，你得珍惜它！”

这明明白白是遗嘱了。康熙追想往事，一时心神摇荡五内俱焚，强自忍悲说道：“是，大清有今日，全是老佛爷的福佑！”

“按理说，我该葬在太宗爷墓。”太皇太后似乎很平静，缓缓说道，“只太宗爷大行几十年了，我不想再打扰他。你的陵修在遵化，就近在那儿给我造一地宫，有一日在地下还能天天见我的皇孙，我心里也就安逸了！”

康熙听至此，再也忍不住，一头扑进祖母怀中，泣不成声地答应道：“依着祖母……孙儿我也……舍不得您老……”“别哭，别哭。你一哭我的心就乱了。”太皇太后摩挲着康熙的发辫，良久，抬高了声音命宫中内侍宫人，“你们都出去，一个也不要在这里！”

榻前榻后，殿口房角侍立的宫监们早已都哭得泪光满面，听她吩咐，一齐跪安无声退了下去，自有张万强守在殿门外丹墀下监视。康熙不知她有什么密谕，睁着泪眼怔怔地静听，却听太皇太后问道：

“你觉得索额图这人怎样？”

“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先帝手里使过的人。”康熙心里咯噔一

下，“康熙十七年前，我看他骄纵些，待人不好，这几年像是改了……”

“明珠呢？”

康熙低头想了想，说道：“明珠和索额图一样，都是有功的，这几年他在下头闹得不像话，有几封折子告他，我都压下了。原想拿掉他的，又怕下头臣子们疑惧。您知道，孙子要打西边，朝局不能乱了，给小人们造成可乘之机……”下头的话颇难出口，便咽下了。

“听起来，你似乎心中有数。”太皇太后此刻心思十分灵动，一下子就听出了康熙的弦外之音。她舒了一口气，断然说道，“人活在世，没有一个逃过名缰利索的。有些人起初好，后来就未必！你尽管伶俐，照我看你的心地还是太宽厚。去年我叫内务府慎刑司用毒酒灌死了慈宁宫的白彩，你知道是为什么！”

这件事康熙是知道的，白彩原是畅音阁的青衣，诨名“白菜帮子”。康熙因见她机灵，送了去慈宁宫给太皇太后解闷儿，不想就处死了。当时也不理会，此刻听太皇太后提起，康熙有点莫名其妙：“听李德全说，白彩没规矩，老佛爷斋戒，她唱《小寡妇上坟》被处死的。不是这样么？”太皇太后摇摇头，说道：“那是我叫他们那样说的。白彩弄了你的生辰八字，用针别在青面五鬼上，行妖法想害你，你知道么？”康熙的脸一下子变得雪白，这是谋反弑逆的大案，他竟毫无知觉！想了想问道：“老佛爷没有查问一下后头是谁指使？”

“浑身都用烙铁烙了，她只抵死不说——从这样人的身上是追查不到什么的。”太皇太后说道，“去年秋在太子房里也查出了桃木人儿，只是没找着事主，我只好把那里的太监全换了——这些东西没效用，可见邪不侵正。据我仔细思量，这些事都和宫外有关，有的要害皇帝，有的要害太子。我怕一告诉你，你那性子上来，就是天翻地覆地大闹一场。所以我按住了。如今宫里没个正主儿，我再一去，怕里头外头的事你不提防，万一有个闪失，我也难见地下列祖列宗了……”说罢，一串老泪无声淌了出来。

康熙听得心头突突乱跳，咬牙沉思半天，已是拿定了主意，起身替太皇太后掖掖被角，安慰道：“老佛爷，您身子不宁，别多说了。孙子既然明白，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我命系于天，小人们奈何不了我！您好好歇着，等您病愈，孙子叫您看结果！”说罢复又跪下，叫过张万强道，“老佛爷不过受了风寒，略有些不适，得着实静养着，挑几个老成

宫女好生侍候。要是有外官诰命进来请安，叫她们在宫外朝上磕头就是了！”

辞了太皇太后回到养心殿，康熙要了一碗参汤，拿一柄玉如意躺在安乐椅上把玩着出神，因见李德全抱着黄匣子小心翼翼地进来，便问：“上书房的人都回去了？没有什么事吧？”李德全自在三河县挨打之后，老实得掉树叶也怕砸头，听康熙问，忙将匣子放在案上，垂手答道：“回主子话：上书房今晚是熊赐履当值，别人刚退出去。奴婢在那儿没听到什么事，只听熊赐履说，太皇太后慈躬不宁，叫明珠的五十大寿从简办事，主忧臣辱，不是高兴的时候……熊中堂还说了许多之乎者也，奴婢是笨货，听不懂。”

“五十大寿，哦，朕也想起来了！”康熙不禁一笑，“太皇太后的病不要紧，该过生日依旧过嘛！朕原说他过生日要给他写幅字儿的，大约他们说的就是这个。”说完曲身而起，至书案前提笔濡墨略一思索，写了四个大字，“这个赏明珠。你去传旨，说朕不能亲临了，给他三天假！”

待李德全出去，康熙踱出殿外，见是武丹宿卫，便拍拍他肩头说道：“你去上书房叫熊赐履来，就说朕有密谕给他！”

明珠的五十大寿办得煞是热闹。他二十四岁进北京，是讨饭从关外来的，几乎冻死在何桂柱的悦朋店外，三十寿日正逢康熙夺宫除鳌拜的紧张日子，只邀了伍次友、魏东亭一干人吃了几杯水酒，四十岁时朝廷正与吴三桂在湖南打得如火如荼，他陪着康熙熬夜看军报，忙得忘了。此时天下无事，正是该大庆一番的时候。宦海生活二十多年，他做了十二年宰相，上有皇帝宠眷，下有数不清的门生故吏，凡有点瓜葛牵连的，哪个不要凑趣儿？喜帖子就印了上千张，发出去后，送礼的就络绎不绝，偌大福王府前庭院里各种礼物，早就垛得盈庭积廊。

待到正午时分，胡同口到王府门前已塞满了各式车轿，明珠进里头叫夫人、媳妇带着丫头、老婆子好生接待各官员眷属。屁股还没落座，家人就飞跑过来报说：“索中堂、熊中堂和高相已经到门口了，请老爷迎一迎！”明珠知道熊赐履从不应酬这些事，高兴得一跃站起，分开院里甬道上闲谈的官员们就迎了出去，见三人布衣简从已进了二门，忙拱手笑道：“下值了？难为想着兄弟，快请上房里坐，你们这一来就好开席了！”

“浮生难得半日闲，”索额图呵呵笑着，一边朝周围的官员们打招呼，一边说道，“倒便宜你三日！”熊赐履也笑道：“五十知天命，明珠今日不易！”高士奇用折扇护胸，轻轻摇着，说道：“我们可是没礼送你，吃了一抹嘴儿走，后晌主子还要议事呢——主子不是赐字儿了么？在哪里，让咱们瞻仰瞻仰！”

明珠忙将三人向正堂引，口里说道：“虽说不收你们礼，将来还席怕是免不了，还怕吃穷了你们？说到赏字，真正是圣恩浩荡，只是我哪里当得起——那不是已悬在正堂中央了，只是来不及制匾。请人暂时先裱了一下。诸位请——”四个人说笑着进来，抬头看时，果见在“寿”字顶上悬着用明黄绢裱的横幅，上面写着：

亮辅良弼

一笔隶书，清雅遒劲。高士奇双手一合先赞一声：“妙！董香光有其神而无其韵！”索额图和熊赐履也交口啧啧称羡。明珠见客人都到了，将手一拍叫过管家道：“开席！”

于是觥筹交错，一百多桌丰馔从中堂排到两厢耳房，上千的大小官员、簪缨贵胄，有的吆五喝六，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说笑打诨，有的串席敬酒，还有提耳罚灌的，确实热闹非凡。明珠此刻心里有说不尽的得意，满面红光地手执酒壶挨桌劝酒，又命人传叫家戏班子来唱，却被索额图扯住了道：“都是老掉牙的上寿调子，谁耐烦听！这里现放着高士奇、李光地、查慎行、徐乾学，不是状元就是翰林，索性叫他们助一助乐，岂不大好？”李光地就坐在正厅第二席，早已听见，忙摇手笑道：“三爷别难为我，我和熊东园一个路子，弄个诗还凑合，哪里会唱曲子，这破锣嗓子要笑坏大家的！”同桌的几个部院官哪里肯让，便起哄道：“榕村唱得最好的，我们都听过！莫不成把索中堂的面子撂了？”

李光地却不过，只好红着脸起身一揖，说道：“不好扫了大家的兴，只得献丑了，唱不好不许怪！”说罢，便清嗓子。他一向端庄严肃，不苟言笑，见他这样，正厅的人都放了箸静听，李光地只好唱道：

> 那得个清静堂前不卷帘，看不厌奇花异草景幽然。花前月下独留连，待要见你，又怕你信口来胡言。把一卷书，点一炉烟，心只愿闲来窗下理琴弦，半心慕的是蓬莱神仙……

他虽唱得认真，无奈嗓子不凑趣儿，福建人官话又别扭又古怪，众人听

着无不大笑。高士奇因道："李安溪果然手段不凡，倒撩得老高心痒痒，不等你来催，我也敷衍个曲儿！"便接着唱道：

> 一枝绣球花儿水灵儿鲜，惹的蜂也舞，蝶翩跹，扑扇着翅膀搅成一团。名关利阙挂了丝鞭，左一缠，右一缠，恐怕你李光地寻个来闲，休恁地正正经经如坐五鹿宴，心里骂：与你老高屎的相干……

未唱完，已是笑倒了众人。索额图忍不住噗的一口喷了酒，指着高士奇，笑不成声地说道："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二年不听你骂人了，今儿莫非噇醉了黄汤？"明珠极聪明的人，听着二人像是做曲儿互相挖苦揶揄，忙把酒来劝，那边查慎行以箸当节，已是有板又眼地吟唱起来：

> 莫对着鸳鸯宝镜愁华发，休只要春窗夜夜剔灯花。因甚举杯，因甚到天涯，因甚的黄菊开尽，只是不还家？

"何必还家呢？"徐乾学因听查慎行发牢骚，知道他有酒了，他常在明珠门下走动，不能不维持一下，因笑道："你还不得意么？圣上亲赐尊号'烟波钓徒'，又选在词馆当学士，这个清福谁比得了？比起你的同年，他们都还窝在那儿做中书，帮人家抄抄画画，什么意思呢？"

他本来一片好意劝慰，不料旁边坐的工部尚书金献廷却是中书出身，听得不受用，因笑道："老徐，你是状元，咱老弟服你学问。前儿衙里遭了回禄，烧掉了仪门，我带人查看修复，恰翰林院李文汉来，说了个对子，竟没人对出来，你能么？"说着，仰脸看着徐乾学，念道：

> 水部失火，金司空大兴土木

唱曲子引出做对子，而且出题五行俱全，在座的无不是此中高手，不禁兴味盎然，连熊赐履、高士奇和李光地也皱起眉头挽首思忖。查慎行此刻酒醒，听金献廷说的这个上联着实难为人，也自锁眉沉吟。高士奇眼波扫处，见厅角坐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微笑不语，晓得他已有了，便踱过去问道："足下看来已是胸有成竹，何不说出来奇文共赏呢？"明珠见高士奇不认识，忙过来介绍道："这位叫张廷玉，是大学士张罗松公的长公子，前年进的翰林院。"

"对是有的，"张廷玉少年儒雅，气质蕴藉，一身灰布袍洗得干干净

净，见名重一时的高士奇纡尊请教，忙起身一揖，说道："只是必得请在座做过中书的诸位大人见谅，我才敢说。"大家早就等得发急，早有几个人笑道："临文不讳，你只管说，我们不怪不怪！"张廷玉腼腆地抿嘴一笑，方道：

北人相南，中书君什么东西

众人又复大笑，于是安座吃酒说笑，都夸张廷玉不愧书香子弟，果然才思敏捷。一时，管家进来禀道："明相，都察院御史郭琇大老爷来贺寿！""快请！"明珠越发欢喜，一边说一边离座相迎。郭琇此刻已穿着簇新的神羊补子摇摆而入，大帽子顶上蓝宝石晶莹闪光，显得十分精神。

这个从不赴宴的人一出现，立刻引起满屋满院官员的注目，连索额图、高士奇也都一怔，站起身来。

"明相，恭喜五十大寿！"郭琇昂然入内，拱手一揖到地，说道，"郭某来迟不敬，望乞恕罪！"

明珠见他不阴不阳，不卑不亢，不知是个什么来头，心下掂掇着，将腰一哈还礼，笑道："哪里敢当？快请入座，大家此刻在会文作乐呢！"

"那更好了，"郭琇睨视一眼众人，从袖中抽出几张纸，展开了，笑道："我也是会文来的，君子爱人以德，我的文章不拍马屁，明相休怪！"轻咳一声，念道：

郭琇奏请拿问明珠贪贿坏法结党营私蛊国病民折

臣郭琇跪奏：查我朝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明珠，自康熙十四年入阁参赞朝务，屡蒙圣恩，委以不次之任，寄以弥高之望，本应勤慎恭肃，俭德爱民，忠诚事主，以图仰报万一。该员……

原来竟是参劾明珠的弹章！所有的人都惊得呆若木鸡，愣在当地！

第五十一回　郭琇闹宴参权臣　明珠被抄访智囊

明珠像挨了一闷棍，即刻面色灰败，冷汗淋漓，但他毕竟阅历广，见得多了，居然咬牙挺住，没有一下子跌坐回去，只用一只手扶着桌面，竭力镇定着狂跳的心。渐渐地，他冷静了下来，在郭琇抑扬顿挫的朗诵声中，回头看了看首座上的几个大臣。

索额图也被郭琇的突然袭击吓呆了，郭琇初进来寒暄时挂在脸上的笑容还凝固着没有消失。弹劾明珠是他巴不得的事，过去曾几次试探着和郭琇谈，郭琇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知为什么突如其来弄了这一手？而且今日在这个场合，又该怎样维持呢？高士奇心里却想，郭琇此举来头不小，如无后援，他怎敢豁出命来连一点后路都不留？想到自己还保藏着于成龙的密折，印证郭琇的奏折，恍然之间已经明白，但不知康熙何以连自己也蒙在鼓里，心中不禁七上八下，摸不清这个拧劲儿的御史会不会连自己也一锅烩了？正想着，郭琇词气一变，念道：

> ……非但明珠一己也，其党羽高士奇、余国柱、王鸿绪之流，一经援引，表里为奸。高士奇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穷途末路潦倒不堪。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一格，令入南书房供奉，而士奇遂肆无忌惮，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
>
> 仅受督、抚、藩、臬、道、府、州、县及其内廷大小卿员之贿银，即有成千累万。以一文不名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此明珠之罪七也……总之，明珠、高士奇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故不避嫌怨，请立赐罢斥，明正典刑，则天下幸甚！

高士奇的心猛地一缩，到底还是饶不过我去！他的脸色立时也苍白如纸，心里却明白，得学明珠的宰相器量，当着上千的人倒了架子，立时就会招来一窝蜂的弹劾奏章，那就完了！急切中，他偷眼望了望熊赐履，见熊赐履也是一脸茫然，两只手都紧张地攥着，心下不免狐疑：难道真是郭琇不满明珠于太皇太后病中操办大寿，独自发难唱这出戏么？

这场戏确是熊赐履安排的，他安排的是他的门生御史白明经，没想到白明经临场下了软蛋。倒自动跳出了一个郭琇，不按章法，连高士奇也裹了进来，而且煌煌宣言，请旨“立赐罢斥，明正典刑”！闹到如此地步，皇上会怎么想呢？

众人各怀鬼胎胡乱思量，郭琇朗朗数千言的弹章已经读完，将折子一合，笑道：“郭某方才已经说过，君子爱人以德。不知明相此刻怎样想？”

“我佩服你的好胆量，真正大丈夫气概。”明珠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他的脸仍很苍白，手却不颤抖了，回身斟了一杯酒，微笑道，“敬请满饮此杯？”高士奇也自斟了酒，起身一擎说道：“妙哉斯文，《汉书》可以下酒，我奉陪一杯！”

“郭琇本来胆量不小！”郭琇眯着眼似笑不笑地举杯闻了闻，和高士奇酒杯“咣”地一碰，随手一摔，早摔得粉碎！哂道，“果然好酒，只是民间膏血，未免带点血腥味！”双手一拱道，“郭琇无礼！”径自从目瞪口呆的人群中扬长而去。

寿酒是吃不成了，上千的客人都被郭琇此举吓得手足无措。郭琇去了好久，大家才从惊怔中醒过来，有的过来宽慰明珠，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议，起身纷纷告辞。索额图等几个上书房大臣也如坐针毡。熊赐履勉强笑道：“与其坐在这里心神不定地吃苦酒，还不如进里头，听听皇上的圣意。明贤弟，你保重，要拿稳了。回头真有事，我们自然要说话的。”

“保重？”明珠突然失神地狂笑道，“受此奇耻大辱，我生死已置之度外，还保重个什么？走，我和你们一起面圣，领罪！”

四个人至西华门，恰逢素伦站值，递牌子进去，不一时就有旨：“明珠事假三日，回去好生歇息着，其余三人进来。”

明珠立在西华门外，眼看着三人迤逦而入，一霎间，他领受到了咫尺之间如隔山河和天威不测这两层含意，平日见康熙有时多达三四次，忙极了时就在大内度宿，递牌子不过是例行手续，一声旨意，说不能见就不能见，也许从此永不能见，这多么可怕！一阵秋风过来，吹得西华门外枯草寒树乱响，金黄的、灿红的杨树叶子纷纷落下。明珠突然一阵寒意，低头看时，自己原来忘了神，连朝衣冠带也没穿戴，真要进去了

那才叫荒唐呢！一时间，他的心里空白一片，什么事也想不成，连轿也忘了叫，一脚高一脚低像踩在棉花垛上似的踽踽独行回到府邸。

家里变得像古庙一样荒寂，几十个长随苦着脸默不言声地收拾着残席。夫人带着一大群姬妾守在后堂，一个个心神恍惚，呆着脸想心事，见明珠回来，忙都站起身来，却都无话可说。明珠振作了一下，忽然想到这样无异于坐守待毙，因道："用不着一个个死了老子娘似的，我未必就叫郭琇治倒了！现在不能坐着，夫人进宫去见咱们家娘娘，若能见老佛爷一面更好。揆叙和性德也该去和朋友们见见，像徐乾学他们。只记住一条，无论见谁，不能骂郭琇一个字儿，只说我这些年做事不谨，不免得罪人，如今上了岁数想起来就懊悔不迭，也该到泉林中去享清闲了——懂么？"

"徐乾学那里免了吧？"八姨太太素日是极能干会说的，听明珠吩咐下来，便道："真不是个玩艺儿！上千的客，只他一个跑到账房，说叫把他礼单上的名字勾掉。素日老爷怎样待他，竟是个没良心的王八羔子！"

明珠额上青筋急速暴了两暴，却没发火，颓然向椅上一坐，招手儿叫过若芷，叹道："从前只说洪经略如何如何，不想我明珠也是如此！只可怜了孩子你，窜来窜去跳不出苦命。你放宽了心，如今圣上没旨意，兴许是不知道。真的有事，我必另具折子，不叫你跟着我明家吃挂落……"说至此，心一酸泪已潸然而下。

"老爷说的什么话！"若芷倒似并不怎样难过，"战国时平原君家也出过事，不也是兴之则趋，衰之则去，就是八姨娘也不必计较徐乾学。我虽小，这事经过了，大不了讨饭，还要怎样？老爷说到这儿，我若芷也有一句驳回，我生是明家人，死是明家鬼，明家老坟得有我的地方儿！"

她说得十分平静，明珠夫人撑不住头一个放声大哭，几个妾室跟着放了声，后堂竟如死了人似的一片嚎啕。

"都住声，嫌我死得慢么？"明珠断喝一声，"都滚！照我说的分头去办！"

于是一家子纷纷起身，打起精神，坐了小轿，分别从王府西北小角门出去访亲拜友，打探消息——因怕招惹眼目，一窝蜂儿都出去，立即

便又是一条新闻。明珠急得热锅蚂蚁似的在家只兜圈子，待申牌时分，见大公子揆叙急匆匆进来，一脚踏进门便道："老爷，熊中堂从里头退出来了，我是刚从他府里回来的！"

"有什么信儿？"

"儿子遵命没敢问。"揆叙不与性德一样每日在词章上下工夫，外头朋友极多，人情世路趟得开，因知索额图是政敌，高士奇是案中人，便直奔熊府，这也是他的精明处。见明珠相问，脸上带着惶急，忙道："熊大人说皇上已经接到了郭琇的折子，笑了笑就撂了一边，却把高士奇骂了个狗血淋头……"

明珠转着眼听着，心里掂着分量，他太熟悉康熙了。骂，未必就是坏事，想着，问道："熊东园没说高士奇得什么处分？""没有处分。"揆叙道，"倒是后来还说了高相几句好话，说'朕得了士奇，才知道学问门径。初时见高士奇读古人诗文，一到手就知道时代，此刻朕也做得到，高士奇不是无用的人。他虽无战功，朕待他也不薄，就这补益圣学也算功劳，不可一概抹倒……'别的还说了许多，大约都是庇护高相的。"明珠听了略觉放心。高士奇没事，出于洗雪自己，不能不出手拉自己一把，因又问："熊相说到我了么？他有什么话？"

"圣上没有说到父亲，熊大人倒有几句话。"揆叙忙道，"只说这个寿办得不是时候，老佛爷如今水米不进，皇上急得顾不上临朝，日夜在榻前侍候，这时候操办，难免就激恼了郭琇这些人，想来不久就有旨意，劝老爷别急，不要为无益之举。"

明珠听着这些话，深感不得要领。今日被挡，就是极坏的兆头，叫人怎么"别急"，又是什么"无益之举"？但此刻再急也无用，亲自出去等于自讨没脸，只好和衣卧倒，静等后音。掌灯时分，出去的家人陆续回来，自然是五花八门的消息，俱都不疼不痒，只夫人进宫算是见了惠妃纳兰氏。但纳兰氏处不但没消息，连娘家出了事都不知道。明珠听着又好气又好笑，咬着牙想了半日，起身道："备轿，到槐树斜街！"

高士奇刚刚从朝中退出来，挨一顿好骂，总算过关，他心中暗自庆幸。听说明珠夤夜来访，只将手一摆吩咐道："就说我身上不适，已经睡了，明日亲自过府拜访！"倒是夫人芳兰叫住了家人，劝道："照你方才说的，明珠就要倒大霉了。可是站干岸儿看河涨，这种事叫人家知道了，怎么想你这个人呢？好歹同朝为官，不能连点烟火情都没有！"高

士奇笑道："我没顾着细想，你这一说又是一番道理。这明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就没想想这时候来见我，不等于授人以柄？"

一语提醒了芳兰，自己丈夫也在案中，一见面就等于承认是一党，授人口实那还了得？正踌躇间，高士奇已变了主意，吩咐道："请！"一边束了腰带，只穿一件绛红团花夹袍迎出外厅。见明珠吃着茶在坐等，忙拱手道："身子不适，已经睡了，原说明日去府上来着，不想劳动大驾，有罪有罪！"一撩后摆便坐了。

明珠听他绝口不提"明相"，心知大事不妙。心一横，竟爽朗一笑，说道："今日我来，怕要给你招怨。不过话说在前，明珠也是顶天立地一男子，自作自当，高相也用不着害怕！"高士奇听着，心里泛起一阵惭愧，想不到明珠还有这等气概，平日真的小看他了，口里却说道："我和你一样，你不害怕，我怕什么？不过……"

"唔？"明珠眼皮一翻，说道，"有什么话，你尽情说就是！"

"这事体来得不善，"高士奇沉吟道，"你得心里有数。"

尽管已有准备，一旦真的证实，明珠脑子还是轰然一响，他不安地欠了一下身子，说道："是……圣意么？"高士奇默默点点头，说道："圣上绝口不提你，这就是大不吉祥。大约你还不知道，于成龙今天也有参折递进来，还有李光地、徐乾学、陈元龙、何楷，大概此刻都在写折子。翰林院、都察院和六部里的人都跃跃欲试。于成龙的折子除了参你，连靳辅、陈潢一干人都牵连在内，皇上虽没说什么，已发到六部着九卿议处。明公，山雨欲来呀！"明珠愈听愈紧张，手心里湿乎乎全是冷汗，脸上已是变色，强按着心头的惊慌，问道："多谢关照，但据老弟看，有无挽回余地呢？或者我该引咎辞职？"

"若能辞职还有什么事？"高士奇摇摇头，喟然叹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明珠浑身的血都在倒涌，立起身来说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千古一辙，我已经明白了，回去领死就是，告辞了！"

"慢！"高士奇一摆手止住了，明珠此时豪迈气概深深打动了他，"听我说句话！"

明珠站住了。

“你读过《晋书》么？”高士奇问道。

“没有。”

“西晋有一石崇，是百万富豪。”

“石崇我知道。”

“你不知道。”高士奇冷冰冰说道，“他赴刑场，仰天长叹说：‘小人们想夺我家财！’刽子手说：‘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早早散了？’——你知道么？”

明珠默思良久，说道：“你说的有道理。不过除了这，我这回是因为索老三不肯放过，设计坑陷的！”高士奇道：“你真是个角色，我接着就要说这件事，这次却不是索相策划，乃是圣上自视独断！不过索额图或可救你一命也未可知！”明珠看了看高士奇，这个素来诙谐的人一脸正色，不像是在开玩笑，便道：“哪有这样的事？”说着已诧异地坐回了原处。

“你的朋友里有没有明面儿上和索相好，骨子里跟你好的？”高士奇问道。

“有！”明珠毫不犹豫地答道，但却不说出名字来。“那就行！”高士奇格格一笑，“设如这朋友趁热打铁，狠参你一本，不说贪贿的事，只说你网罗私人，危害太子，妄图动摇国本。这就救了你！”

明珠大吃一惊，失声说道：“斩罪变成剐罪，一人变成满门，你不是在胡说吧！”高士奇漫不经心地啜一口茶，深沉的目光闪烁不定，良久方道：“你到底不读书，参不透上乘奥理。当今圣上实是千古雄杰之主，这不是虚誉。主上豁达大度、博学多识、能谋善断，但心机灵动，就未免多疑。如今朝野参你，不过因收受贿赂，任用私人。你朋友本章一上，立即就变成索三党攻讦明珠党，以主上圣明，岂容朝中一党得势灭掉另一党？”说罢不禁微笑。明珠听着，真如醍醐灌顶，怔了半日，说道：“罢罢，我真的服你了！若有一线之明，脱得此难，我从此归隐林下，永不参政了！”说罢匆匆告辞，自去安排。

但高士奇让明珠散家财的主意是迟了。第二天，明珠缴纳家产的本章还在打着腹稿，便见门上进来回道："老爷，外头有客来拜。"

"是谁？"明珠起身问道。

"熊大人，内务府何桂柱大人。还有两个不认识。"

"快请！"明珠急忙往外走，却见太子居中，四阿哥胤禛和熊赐履相陪，何桂柱在前头导引，已经进了仪门。明珠紧走几步，将马蹄袖向后一甩，就石甬道上跪了，叩头说道："奴才明珠，恭请太子殿下金安，给四爷请安！"

四阿哥还是头一次办差，显得很腼腆，有点不知所措地看了看太子。太子这几年凡康熙不在京，常主持朝务，办事已老练多了。见明珠行礼，微笑着瞥了一眼熊赐履，说道："总归是师傅的事，我和老四只是坐纛儿的，该怎么办，师傅就说吧！"明珠张皇地左右看看，既不"叫起"，也不吩咐，这是做什么？熊赐履与明珠虽说不上什么深交，毕竟共事二十年，一个精明伶俐、极修边幅的人，只二日工夫，仿佛老了十年。熊赐履心中不禁泛起一阵怜悯之情，却上前一步，口内缓缓说道：

"有旨，着太子胤礽、贝勒胤禛、上书房大臣熊赐履前往查看明珠家产！"

明珠像被抽了筋似的，身子一软，几乎瘫倒了，但片刻之间又撑起了身子，叩了头颤身说道："臣……领旨，叩谢……天恩！"

此刻，内务府从善捕营调来的兵丁已将大门封住，刑部笔帖式来了十几个，连同慎刑司的人，都拿眼望着何桂柱，只等一旦发话，立即动手查抄。何桂柱也是感慨万端，自康熙元年到如今，他和这个阴诈奸险的明珠结识已二十六年，要不是自己当初灌明珠一碗老黄酒，眼前这人早就被送左家庄化人场烧成灰了。二十多年，眼见明珠发迹，眼见他入阁，眼见伍次友、周培公、李光地一个个被他整得落花流水，谁料竟有今日！这真是造化报应丝毫不爽，立竿见影！何桂柱呆笑着，上前给明珠打个千儿道："明相，奉旨差遣身不由己，柱儿今儿个先给您请罪！"因起身回头道，"来人！"

"喳！"几个笔帖式齐声答道。

“先封了账房，”何桂柱心虽不忍，也只好按规矩吩咐，“腾出几间空房，请内眷暂避，按房分号清点财物，你们几个好生办差，事后太子自然有赏，要有私带财物的，丑话说到前头，慎刑司的人就在这守着呢——可明白了？”

“喳！”

“慢！”胤禛将手一摆，躬身上前微笑着扶起明珠，说道，“明相起来，奉旨查看家产，并没有别的处分，你不必惊慌。但有一层意思，不知你与揆叙、性德是在一道，还是已经分房另居？”

明珠衰惫不堪地站起身来，呆滞地嚅动了一下嘴唇，说道：“回四爷的话，奴才大儿子揆叙，前年已分出去，二儿子性德，去年才行合卺之礼，暂未分居……”

熊赐履和两个阿哥对视一眼，说道：“揆叙和性德都是侍卫，有职分的人，皇上旨意只叫查看明珠财物，似乎应当有所区分。这件事我看太子和四爷商量一下就能定，万岁再没有不依的。”四阿哥胤禛素日与性德极要好，却厌揆叙为人刁猾，听熊赐履这一说，眨着黑豆似的眼想了想，微笑对太子说道：“臣弟以为师傅的话有理，是否请哥哥划个道儿，性德也免查了罢？”太子却素来对明珠一家全无好感，但弟弟和师傅的面子又不能不买账，因笑道：“就以居处划线，能将就的，就将就吧。”

何桂柱见无别的话，将手一摆，上百的人立时动起手来，有的撵人，有的贴封条，有的开箱翻柜，此刻，偌大的明珠府乱得鸡飞狗跳，早已隐隐传出家眷们的哭声。

第五十二回　兔死狗烹锁功臣　良弓自弃护才人

锁拿靳辅的圣旨十天以后便到了清江。恰自七月以来，骆马湖中河开通灌水，清江河督府所有参事官员倾衙出动，坐了官舰至安东观礼。自有运河以来，除明初陈瑄开凿清口，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工程，沿黄河一百八十里河岸边，聚集数十万民工，耗时五年，费帑币无数，这最后一项沿河工程总算完成，靳辅压在胸口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搬掉，和陈潢、封志仁、彭学仁等几个属司一个个剃头刮脸，满面光鲜，下舟登堤向北遥望。只见墨线般的石堤上密密麻麻，望不到头的是运河两岸的人，都来观看中河灌水。陈潢一眼瞧见苦瓜老汉穿一身簇新的蓝布截衫，带着儿子孙子站在附近人堆里，便踱过去，微笑道："老黄头，久不见你了，这河工一收，我也喝不上你的大碗茶了！"

"是陈老爷呀！"黄苦瓜满脸是笑，忙打了千儿请安，说道，"打去年我就去山阳工地烧水了，您老是忙人，虽从那里过，没敢惊动你。这几年在河工上攒了点银子，我们爷们已经商量了，就做船上生意，从骆马湖贩瓷器到南京，这中河一开就免了在黄河里走，这还不是靳老爷和老爷的功德？"陈潢刚想问他为什么不种庄稼，猛地想起屯田的事，便咽住了，只笑道："做生意也不坏，贩瓷器也是一本万利的营生。"那黄苦瓜的儿子却不买陈潢的账，冷笑一声说道："要是把涸地还了我们，龟孙才想做生意呢！"

陈潢被他噎得一怔，正要说话，便听上游广济闸那边鞭炮齐鸣，已是开闸放水，黄河水轰鸣着泻入中河河道，卷起河床下的木片草叶。两岸民工欢呼雀跃，将畚箕、箩筐、帽子扔起老高。兴奋的民工涨红着脸，有的大叫"中河通了"，有的喊"阿弥陀佛"，有的吼"皇帝老子万岁"！响成了一锅粥。陈潢刹那间的不快立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快步走到靳辅跟前，激动得扯着靳辅袖子直嚷："水来了，水来了！大人你看，多半槽儿！正好行船！"

靳辅笑得合不拢嘴，只是盯着慢慢涨起的中河，一眼也舍不得离开，良久才说道："亏你亏你！亏了老封、老彭！十年辛苦总算有个结果——我必定向皇上重重保奏你们！"

“我不愿做官！”陈潢站在河堤上，任秋风将袍子下摆撩起老高，不知怎的他突然想起了阿秀，操劳半生，全部心血都用在脚下的泥土和河中流淌的水上，至今仍是孑然一身，到顾及自己的事时，已是人老黄花去！许久，陈潢方喟然叹道，“我的《河防述要》还是草稿，这些年都没工夫修订，再做官，这本书就黄了，岂不辜负了我的心！”说着两串泪水夺眶而出。封志仁和彭学仁去年赏了四品顶戴，做官的心正热，却不理会他的心思，只兴高采烈地说着：“……台湾拿下来，就是海晏，河道一定就是河清，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我们也能享几年清福了！”“河道粗定不能算河清，”陈潢插进来笑道，“黄河，只要在甘陕一带多种草树，一定能真的清了！”

正说话间，却见署里戈什哈打马顺堤飞驰而来，喘吁吁禀道：“靳中丞，京里伊桑阿尚书来了，因在衙里等不及，已经坐轿过来，先叫小的禀一声儿。”

“没说有什么事么？”靳辅一怔，问道。

“说有旨意，”戈什哈答道，“什么旨意小的没敢问。”

靳辅望了望远处，见黄龙伞盖拥着八人大轿迤逦而来，忙整整衣衫准备接钦差，回头笑谓陈潢：“必定皇上接到了中河开通的奏折，特选今日放水来颁恩诏。你不想做官，只怕富贵逼人，也由不得你！”此刻大轿已在堤下缓缓而落，伊桑阿哈腰下来，一步步庄重地挨上堤，附近的百姓们早被赶开，但如此排场谁不要看，只远远围了厚厚一道人墙，呆呆地往这边瞧。

“靳辅接旨！”伊桑阿上了堤，累得有点气喘，定了定神，大声宣道。

“臣靳辅恭聆圣谕，”靳辅带着合署人等跪了一大片，因见伊桑阿脸色，心下不免疑惑，“叩请万岁金安！”

“圣躬安！”伊桑阿朗声说道，“有旨问靳辅，尔河工屯田四万顷中，属于有主涸田共占多少？尔言下河夹堤，可防海水倒灌，今海水仍有倒灌，是何原故？着靳辅据实回奏！”

这劈头一问，语气便不善，靳辅一时竟蒙了，盯了伊桑阿半晌，方咽着气叩头答道：“屯田中约有三分之一原属有主之田，暂作屯田养

河，待田主赎回。下河夹堤尚有尾工未完，因而潮汐时有倒灌，已不为大害，容臣督修完毕，自可确保无虞……”伊桑阿点点头，说道：“既有此奏，本钦差自当代转圣上。圣旨问：靳辅于康熙十九年夏，送明珠冰敬[11]二万两，可是有的？银两出自何处？尔靳辅据实回奏，若有欺饰，则尔之罪不可恕矣！”这一问更如晴天霹雳，靳辅的脸刷地变得焦黄。当时明珠因门生佛纶亏空库银被参，写了封信，要从河工挪借二万银子。靳辅和彭学仁二人商议，从归仁堤余银中抽出二万送去，也是计穷无奈的事，不想竟由皇帝问了出来。靳辅像雷惊了似的，木然叩头答道：“此事难逃皇上洞鉴，实是奴才从河工余银中抽拨挪借明珠，但并非冰敬，求皇上明察！”

“嗯。”伊桑阿问完了话，因见人从船上搬了椅子，便坐了，换了笑脸说道：“靳公，你在外头，不知朝局有变。明珠于九月初八已初抄家。事涉到你，皇上不能不问。我到衙才知道，河工已经告竣，看看果然不错。过是过，功是功，皇上圣明烛照，不会亏负你的。以上两项，恐怕你得随兄弟一同进京对皇上当面交待。但屯田下河二事实是足下误用匪人，以致扰民，铸成大错。请靳公此刻立即处置，兄弟回京自然替你说话。”

靳辅已经气呆了，愣了半晌，问道：“处置谁，谁是匪人？”

“陈潢！”伊桑阿不假思索，立刻答道，“创议屯田的不是他么？实是蠹国病民的小人！小人而有才，不若君子而无才！”

靳辅的脸色惨白，额角上的青筋剧烈地抽搐着，绷紧了嘴，从齿缝里迸出一声干笑：“屯田养河、下河围堤，都由我一身承当，请钦差发落！”彭学仁身子一挺，说道：“伊中堂，这事与靳大人和陈潢都无干系，是我一手经办的！”封志仁按捺不住，也大声说道：“请大人主持公道，陈潢襄赞治河有功无过，如此处置实难服人心！”彭学仁虽是官场老吏，一向亢直敢言，靳辅还不觉怎的，但封志仁素来柔弱怕事，竟也如此仗义执言，靳辅不禁一怔。却见陈潢已慢慢摘下了头上顶戴，捧着递给了戈什哈。他的脸色平静得像刚刚睡醒，淡然一笑道：“靳中丞和二位的情我领了，何必大家都搅进来？河治好了，正好闲散写书，无官一身轻甚合我愿。求仁得仁，我一点也没什么！”

“皇上说小人结党盘根错节，果然不假！”伊桑阿冷笑道，“真个一人有难，众人同当！既如此，靳兄回衙去办交割随后来，这三个人兄弟今日就带走了！”

“交给谁？”靳辅望着远处无边无际的秋水，呆呆地问道，他的目光有些失神，连自己也弄不清此刻是梦是幻，自己又在想什么。

伊桑阿将手一摆，命人将陈潢三人上了黄袱披面儿的大枷，押上靳辅的官舰，回头向靳辅一揖说道：“紫桓保重，兄弟在京设酒相待，就借靳公此船，我要告辞了——至于接任河督，大约是振甲公，另有钦差传旨给他，恐怕明后日就到衙视事了！”说完径自踏板上船，又唠唠叨叨叮嘱了许多，靳辅一个字也没听见。

官舰一动，沿新开中河徐徐向北，三个犯官神色怡然兀坐舱边，数万百姓夹岸望着，寂静得一声咳痰不闻，空气中带着沉重的压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不知是谁在悲声高呼：“陈河伯回来……”立时引起一片啜泣之声。

靳辅赶到北京，正赶上头场雪。雪下得不怎么大，却似细白的沙粒，打得大帽檐沙沙作响，风搅着霰雪扑面而来，把冻得通红的脸击得生疼。他是“犯官”，不想给别人招来麻烦，自去吏部报到，然后在鸡爪胡同寻了间干净房子住下，便接到廷谕，命他明日递牌子，康熙在养心殿接见。当晚却有几个同年好友冒雪来访，孤寂凄凉中尚有如此人情，靳辅不禁感激涕下，直谈到三更方才散去。

一夜没好睡，第二日起来时，雪却下大了，将一座北京城装点得冰清玉洁。靳辅却没一点心情赏雪，胡乱吃了两口早点，也不坐官轿，竟租了头毛驴赶往西华门，他需要凉雪冰一冰这因思绪连翩而发热的头脑。

刚到西华门，便见大阿哥胤禔从里头出来。几年不见，已是出落得像个眉清目秀的青年公子。靳辅猛地想到，他母亲是明珠的堂妹，忙上前打千儿叩安道：“给贝勒请安！”

“唔。这不是靳辅么？”胤禔含笑说道，“是见皇上？他这会子正在养心殿，你去吧！”靳辅还想问话时胤禔却已扬长而去。正发愣时，四阿哥胤禛也从里头出来，却也认识靳辅。胤禛年方十二岁，胖乎乎的脸，看去十分憨厚，见靳辅呆站着，便住脚道：“是靳辅嘛！大冷天儿，瞧什么呢？”一边说，一边闪着漆黑的瞳仁。“是四爷！”靳辅忙行礼道，“方才是大阿哥出去。这么早，爷们到哪去？”

“你哪里晓得，自五岁起，每日四更天我们就进里头读书，这会儿

刚散早学。”胤禛说着便要走，又站住了问道，“听说明珠的案子牵连了你，可是真的？”靳辅见胤禛倒如此关切，不由心里一热，忙低头答道：“总是下官办事不谨，致干天怒。不过属下人何罪，也一古脑拿到狱神庙。我递牌子进去，想求皇上……”“你说的是陈潢吧？”胤禛想了想说道，“我听汤斌师傅说起过，似乎是个有才干的，可惜行为不谨栽了筋斗。我劝你别管他的事，倒是把你和明珠的事给皇上讲讲清楚，只怕还好些。”

靳辅摇摇头说道：“回四爷的话，靳辅不敢卖友求安。陈潢实在是冤枉的！”胤禛微笑道：“你的心怕不是好的？只是陈潢你救不下他，他和——”说至此，胤禛止住了口，回头看了看白雪覆盖的内宫。一霎时，靳辅已经明白，居然有人揭出了陈潢和阿秀的往事！那还怎么救！正想着，胤禛又走近前一步，笑道：“你也不用猜疑这人那人，犯贱舌头的人多了！你去见皇上吧，有什么难处到雍和宫来寻我，我不怕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昨儿刑部拿到了那年江南科场闹事举人邬思道，我就保起来了——两条腿都断了，他就有多少罪也罚过了！阿弥陀佛！”这位皇子是崇佛的，说至此，竟双手合十煞有介事地念了一句佛，方才命轿而去。靳辅这才验牌入内，直趋养心殿。

大约在殿外雪抖得不太净，一入殿，暖烘烘的熏笼烤热，靳辅觉得脖子上的雪水痒丝丝的直往脖子里淌，低头叩首一动也不敢动。用眼角瞥时，高士奇、索额图两人都在，端肃站在康熙身边一声不言语。

“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纸响，康熙“啪”地合起了奏折，说道，“起来那边站着吧！”靳辅听康熙口气似乎并不十分严厉，略觉放心，忙叩头谢恩站起身来，这才敢放眼打量了一下康熙。康熙穿了件石青江绸面儿的大毛羊皮褂，海龙皮缎台冠放在案上，一条乌油油的发辫打着明黄结，随便盘在脖子上，显得很闲适潇洒，却没有理会靳辅，只向索额图道：“明珠一案，从白明经的奏折看来，事情越发令人瞧不透了，里头又搅上了太子的事！朕去古北口，他在京入朝，见太子不行君臣礼，你当时在场，可是有的？”

索额图躬身赔笑道：“事情还不止是这，太子御乾清门听政，明珠骑马直到隆宗门才下来，还有大阿哥陪着。熊赐履当时还发火训斥来着，说是主子虽不在，对国储也应敬重，怎么就这么放肆？这事奴才不在跟前，是听太监们说的，主子一问熊东园就知道了。”高士奇心下暗暗好笑，脸上却带着义愤，说道：“贪贿枉法，再加大不敬这一罪，明珠这人着实可恶，断然不可恕罪！”

康熙背着手来回踱了两步，突然冷笑一声，盯了高士奇半日，说道："明珠不可恕，你高士奇可恕么？抄家前听说明珠访了你，你们在一起都说了些什么？抄家单子上有你送明珠的匾额，写的'牧爱"！你难道不是明珠一党？"

"万岁！"高士奇噗通一声长跪在地，说道，"抄家前夜，明珠确实找臣请臣在万岁跟前斡旋，臣没有答应，只叫他具折认罪，早早交出赃物，并没有别的话……"

康熙从厚厚的奏折中抽出一张纸，抖开了。众人看时，果见上头写着"牧爱"两个字。康熙冷冰冰问道："这又怎么说？交通大臣，朋比为奸，像你这样身份，为什么捧明珠的臭脚？"高士奇慌得叩头答道："回主子话，明珠当时求字，奴才也难推却。主子请仔细看，这两个字实是'收受'，也是穷极无奈……"康熙微一怔，仔细审视，草书"牧爱"写得龙飞凤舞，从笔画看去，真的极像收受贿赂的"收受"，不禁破颜一笑，说道："你这惯会骂人的狗才，又叫你逃过一关，滚起来吧！"说罢倏地收起笑容，沉吟着说道，"朕本意不愿重处明珠，想不到他背着朕有这么多的名堂。读了书不往正地方使，专门拿来对付朕，可恶！朕看白明经这一本定是明珠支使着弹劾的，想把他一人之过推到党争上。也忒小看朕了，当初严嵩不也弄过这一套么？哼！"说罢将折子往案上一摔，坐下吃了一口茶，又忽地起身来绕室彷徨几步，看去内心十分矛盾，想了半日，仰着脸朝殿外喊道："即刻传旨，革去明珠领侍卫内大臣、上书房行走、尚书衔。留任散秩大臣随班侍候！"本想立即杀掉明珠的康熙在刹那间改变了主意，他还要再看看，再斟酌一下。

靳辅不安地动了一下，这才明白，康熙今日是和上书房大臣商议如何处置明珠的。康熙玲珑剔透的心思使他暗吃一惊，处置如此之轻又叫他摸不着头脑。正自胡思乱想间，康熙转过脸来，问道："靳辅，明珠如此劣迹斑斑，你素来知道么？"靳辅头"嗡"地一响，忙跪了下去，连自己也不知答了句什么。

"不知道？"康熙愤然说道，"朕还以为你是老实人，想不到竟如此辜负朕恩，真叫人心凉！"说着将厚厚一个本子甩过来，"这是他的抄家单子，你看看，这样的人可杀不可杀，你又该得个什么罪名？"

靳辅脸上毫无血色，颤抖着打开看时，密密麻麻写着：

明珠抄家清单

> 钦赐王府一座，亭台二十七座，共三百四十间房。花园一座，田地两千顷，当铺三处，本银二十四万两，金库存金二万一千两，银库元宝二万三千个，京锞一百万个，苏锞七十万个，钱库制钱一百七十万文，玉鼎十座，玉磬十块，玉如意四十柄，镶玉如意四百零五柄，映蓝宝石十块，镂金八宝屏五架，银碗七十二桌，金镶箸一百双，古铜鼎十一座，古剑一口，宋纸一千令，端砚四百五十一方，珊瑚树四枝高三尺六寸，金镶玉嵌钟一座，绸缎罗纱五千二百匹，白狐皮二十六张，元狐皮二百五十张，紫貂皮四百张，大自鸣钟五座，小自鸣钟七十座，珠宝，金银，朝珠，杂珮，簪钏等物共一万零十一件……

下边还有不断头的物品开列着每一物何人所赠，都夹有旁注。靳辅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了三四次，不禁热汗淋漓，不知是羞是愧是惊是恐，读完之后，伏在地下半晌也不敢抬头。

“看来你还有惧怕之心。”康熙扫了索额图和高士奇一眼，说道，“这就有可恕余地。须知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你本是有才的人，河道治成这样，本应叙功，谁料你会钻到明珠麾下？你当日离京，朕是怎样嘱咐你来！”

靳辅想到当初康熙确实一力担保用人不疑的话，又想到自己夹在索、明两党之中窘困处境，不由长叹一声，泪水夺眶而出，叩头哽咽说道：“总是奴才有负圣恩，求主上重重治罪，以维朝纲。但奴才纵死，也有一言上禀主子，千错万错，错在奴才一人一身，封志仁等三人有劳绩无劣行……”

“你是说陈潢？”康熙狞然一笑，“你是泥菩萨过河，还要保别人！明珠一案朕只是暂不治罪，并非撒手了。你已革了职，在京听候磨勘，还是多想想你自己的事吧！谁要想着朕是可欺之主，那就等着瞧——你们都下去吧！高士奇，你不是荐了张廷玉进上书房草诏么？明日叫他进来，朕要考考他的学识品行！”说完掀帘便进了内殿。

第五十三回　天子居丧议礼仪　新贵夜谈固宠术

白明经弹奏明珠“心怀叵测，动摇国本，谋夺东宫”，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大理寺和六部官员墙倒众人推，雪片也似的弹章飞进养心殿，俱都无声无息地融化掉了。索额图原拟让白明经串连言官借风吹火一举歼灭明珠党羽，刑部连兴狱革拿官员的票拟都弄好了，到头来只革掉一个无足轻重的靳辅，将陈潢关押到狱神庙，主犯明珠也只是革掉了要职，优哉游哉地在两个儿子府中当老爷子供养起来，倒吃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想起这些，索额图恨极了白明经，想想白明经是熊赐履的门生，能出这样高明计谋的断非熊赐履莫属，一肚皮的不高兴。无奈熊赐履素不揽权，做事极小心，皇太子也对这位师傅颇有好感，索额图几次指使人挑刺儿整治熊赐履，都被太子胤礽顶住了，把个索额图弄得哭笑不得。

看看到了腊月，太皇太后病症愈加沉重，康熙停了朝，昼夜守在慈宁宫，又是大赦天下，又亲赴天坛致祭，许愿减自己寿增太皇太后之年，药道神道百计不灵，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申正时牌，这位享尽人间富贵、历尽政争艰险的“老佛爷”终于命归西天。

恰这日不轮索额图当值，接到圣旨时，他刚吃过晚饭，连轿也来不及备，自从厩中拉了一匹马飞驰至西华门，便见熊赐履和高士奇已在门口等候，忙滚身下来，问道：“二位怎么都在这里？上书房谁照应？”熊赐履说道：“皇上旨意从今日起张廷玉独值，我们不再陪了。”

“他才来几天，就能独当一面？”索额图一怔，说道，“也好，免得我们三天一进宫了。”高士奇一眼看见索额图头上的红缨，一边抬脚进西华门，一边冷冷说道：“中堂，太皇太后已经薨了，你剃得这么光的头，又戴红缨帽，恐怕不相宜吧！”索额图一惊，才见高士奇和熊赐履都没戴红缨，寸许长的头发从帽檐下露出，心里不由懊悔，一头走一头摘了红缨，说道：“亏得江村提醒，我实在是粗心了。有这一条，我就是死罪……”熊赐履说道：“事出无心，死罪是没有的，革职恐怕难免。”三个人说着已进隆宗门，已见张廷玉臂缠黑纱在永巷口迎候。四人略一会意，联袂赶往慈宁宫。

慈宁宫已用白纸糊了门神，灵幡、白幔、素帐、纸花白汪汪一片。几个王公素服伏跪在宫门口，里头一层层跪着王爷、贝勒、贝子、福晋、公夫人、一二品诰命；惠妃纳兰氏、大阿哥胤禔、荣妃马佳氏、三阿哥胤祉、德妃乌雅氏、四阿哥胤禛、六阿哥胤祚、宜妃郭络罗氏、皇五子胤祺、成妃戴佳氏、皇七子胤祐、良妃卫氏、八阿哥胤禩——凡满六岁以上的皇子各从母亲，还有贵妃钮祜禄氏、改名章佳氏的阿秀、定妃万琉哈氏、密妃王氏、勤妃陈氏、襄嫔高氏、熙嫔陈氏、谨嫔色赫图氏、静嫔石氏、穆嫔陈氏。依次而跪，另有十几名答应、常在、贵妃等人不在嫔御之列，曾受皇帝御幸的跪在末班。看样子刚才都曾痛哭一场，个个脂粉不施泪光满面，哭得脸黄黄的。

四个大臣蹑脚儿鱼贯而入，见康熙和太子麻冠白衣伏在灵床前，兀自哽咽抽泣，四个人对视一眼，摘了帽子便向横卧床箦的太皇太后行下礼去，一齐放声大哭。康熙才经人劝止了哭，哪里禁得他们这一闹，勾起余痛，一放而不可收，捶胸拍地越发嚎啕大哭起来。外头人以为司礼司举哀，有泪无泪的便都呼天抢地嚎成一片。索额图猛地想起当年受命除鳌拜，太皇太后密调勤王军队来京，坐奉先殿督战的往事，那是何等果决刚毅，这位女中英豪竟一赴黄泉遂成渺冥……想着不禁泪如雨落，旁边偷瞧的太监、宫人原见他剃得簇青的头，心里都有不快之意，见他哭得情真意切，也就罢了。倒是熊赐履心中有事，撑得住些，哭了一会子便收泪，起身转向康熙一躬泣道："万岁，太皇太后仙逝乃国之不幸，臣深知主上心里难过。望皇上善自珍摄，节哀顺变，以副……天下之望。况且……老佛爷的后事如何料理，也得皇上拿个主意……"

康熙昏昏沉沉抬起头来，他的脸毫无血色，苍白得可怕，红肿的眼睛愣愣地盯视熊赐履半日方道："坫块居丧，庐墓三年，聊尽子孙之心，都是现成的章法，有什么可议的？"

四个大臣见康熙不肯起身，伏地叩头恳求道："请万岁暂起龙驾，容臣等详奏……"索额图摆了一下手，命武丹、素伦过来，一边一个搀起跪得双腿麻木的康熙，慢慢扶至白毡灵幄内坐在木榻上，四个人才起身过来重新见礼。

康熙的脸色好了许多，只还是怔怔的，仿佛心事重重，又好像什么也没想，只道："你们有什么要奏的？简便点说，朕心力交瘁，乏得很。"

"天子居丧不与常人同。"熊赐履缓缓进言，"取三九之数，为二十

七月。载在周礼，请皇上明察！”康熙摇头道：“心同则礼也同。朕以孝治天下，为人表率，这不能马虎。”索额图因想康熙居庐，自然由太子监国，但愿长一点，却又怕触了康熙忌讳，便道：“熊赐履所言奴才听着有理，二十七月在周礼中，循礼而为即是孝道，请主子圣裁。”

康熙沉吟了一下，问高士奇：“你看怎么办？”高士奇嗫嚅了一下，说道：“周礼所云天子居丧数九，可谓九年，可谓九月，也可谓九日，并不一定要二十七月。皇上一身系万民之福，北方且有军事机务待处，据此权衡，那九年似太长，九日又似太短，臣以为取其中，用九月为佳。”

“还是二十七个月为是。”索额图坚持道，“熊赐履经学大儒，考证周详，决不至谬误。随便更易，后世也无法遵循。”三个大臣两种看法，各怀自己心思，只是争执，但在哀丧之中，讲究“居戚以礼”，却都不敢形诸于色。

“皇上，”张廷玉一直沉默不语，见康熙不住地看自己，想定了主意方道：“无论时日长短，总以心孝为主，所以礼云‘居丧宁戚’。日、月迄行周天是同一自然之理，奴才以为天子礼不同庶人，可以日代月，二十七日代二十七月，但心丧三年，主子只要此念存胸中，谁都从礼上挑不出什么的。”

康熙想着，摇摇头道：“二十七日太短，不成！”

“不是二十七日，是以日代月！”张廷玉道，“这不过说的礼丧，心丧三年乃是人情天理，断断不能少！”

这又是一片大道理，他把天子之丧分成礼丧和心丧，礼丧二十七天代二十七月，心丧三年不曾少，既不误国事，又尽了人情，高士奇和熊赐履不禁暗暗佩服。索额图涨红了脸，却说不出什么来。

“那……”康熙迟疑良久，说道，“那就勉从你的奏议。”“国不可一日无君，”张廷玉又顶上一句，“二十七日中若有军国大事，皇上还当以权视事。三年之内，皇上当每日到太皇太后梓宫行礼。于国于民、于圣心于太皇太后在天之灵均有所慰……”

这件大事议定，几个人松了一口气，接着就议太皇太后的谥号。这上头得看熊赐履的，众人便瞧着熊赐履。熊赐履拧着眉头，罗掘俱穷地

搜寻上佳词句，末了才道："太皇太后一生功德甚伟，得加上'圣'字方能名副其实。臣心拟了一下，如不合适，请主上圣裁修正——即，昭圣慈寿恭简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宣弘靖太皇太后——不知如何？"康熙一边听一边想，叹息一声说道："也罢了，只老佛爷一生怜贫恤老，匡危济弱，应该加上'仁'字。""这是很好办的，"高士奇立刻说道："就将'仁'加在'宣'字前头，最后一节也容易记些。"接着又议厝灵奉安诸项事宜，查前例，循礼部仪注一件件商定了，又命撤掉慈宁宫所有太监人等，移往昌瑞山孝陵附近，重起宫殿，号为"暂奉安殿"，送灵柩就在彼处守护。这层意思当然不便明言，是待康熙百年之后两陵同时安厝，以便祖孙地下也得常见。君臣五人在毡幄中议定大事，自由高士奇和张廷玉回上书房看折子，其余的方跪安退出，此时已近午夜了。

说是看折子，其实无折可看。高士奇翻了翻黄匣子，见都是前几日的奏章，连篇累牍都是明珠的罪状，便撂了一边。躺在炕上，才想起进来时穿得单薄，怕冻出了病，便移坐在炭炉旁，向着火默默出神。张廷玉是个冷人儿，一句多的话也不说，坐在案边低着头不停地写。过了一阵，砚中的墨汁结冻，张廷玉方捧着砚过来在炉边上取暖。

"衡臣，"高士奇叫着张廷玉的字说道，"听说这几天的折子都被索老三带回去看了，这事你可知道？"

张廷玉静静地看着炉火，良久，才点了点头，说道："皇上原有旨意，上书房以他为首嘛。"高士奇歪着头想了想，说道："恐怕不对。既然如此，上书房还要值什么差？当年鳌中堂也这么干过，这不是擅权么？"张廷玉见冻墨开化，捧了过去仍旧写字，只回了一声："那不相同。"究竟什么不相同，却又缄口了。

高士奇觉得无趣，又觉得好笑。他与大学士张英很熟识，张英是个最爱说笑的人，怎么养出这么个儿子来？呆了半晌，又道："你尽写些什么，雪夜漫漫，正好围炉清谈！"张廷玉呵着手道："既无差使，枯坐无聊。我每日都要做笔记，几个月来已有几万字了。"高士奇忍不住一笑道："何必自苦如此，皇上的事有起居注官，你自己的事自己还不记得？"

"记得只能算人证，笔下成文就有了物证。"张廷玉这才搁下了笔，慢慢踱过来坐了："高相，这个地方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地方，一个筋斗翻倒，再无东山再起之时！我记笔记倒也不全为谨慎。有朝一日退归林下，略加润色，就可成为著作，不也是人生一大乐趣

么！”

才上来几天的人便存了这样的心思！高士奇陡地想到自己，是不是有点知进不知退了？想着，将座儿靠近了张廷玉，叹道：“衡臣，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你可谓其人了！桐城是你家乡吧？那是个人文荟萃之地啊！你这样年轻，就深沉练达如此，高士奇自叹不如。”张廷玉听高士奇说得诚挚，含蓄地微笑道：“虽说是君恩，江村你对我的举荐之恩，廷玉一刻也不敢忘怀。方才说到宁静、淡泊，我不敢当，今夜只你我二人，有一句心里话想讲一讲，又怕触了你的忌讳……”“你讲就是，”高士奇诧异地拨弄着火炭儿，审视着张廷玉，“这有什么忌讳不忌讳的？”

“前日熊赐履将部文票拟写错，又把他侄儿的官品擅自提高一级。”张廷玉仰着身子，旺旺的炭火照得周身通红，款款说道，“这件事你晓得不？”

“我知道。”高士奇说道，“我叫吏部按下了，这点子过错，不必提奏了。”

“那你就害了熊东园！”

张廷玉突然加了一句：“熊东园是何等样人，怎么会出这种差错？他是理学名臣，又怎么肯自污声名？”

“你是说……”

“他这是趋小祸避大祸！”张廷玉喟然说道，“皇上要大换上书房的臣子，不过先拿明珠掐尖儿，惜乎索额图懵然无知，连你这样精明的人居然也身在庐山！”

高士奇电击一般坐直了身子，良久方觉自己紧张过度，松动一下方道：“出语惊人，不过凭据何在？”

“你是上书房大臣，皇上调年羹尧任参将，带兵过古北口准备出兵准葛尔，你知道么？”

“不知道。”

“我却知道。”张廷玉淡淡说来，高士奇竟凛然一个寒颤。张廷玉

道，“熊赐履也知道，索额图和你却不知道，还有，将派索额图赴尼布楚与罗刹国晤谈东北疆界，你大概是知道的？”

高士奇想了想，说道：“九月间皇上曾透了风给我，后来没再提起过。”“那就是你知道了。”张廷玉此刻有点后悔自己的话说得多了，但既开了口，便索性说道：“狼瞫和飞扬古照皇上布置已调兵遣将，星夜赴京请示机宜。他们两个，飞扬古随皇上西征，狼瞫跟索额图去东北，恐怕这些事你依旧是个不知道——这些不知道和知道，你参详一下，是不是凭据呢？”

高士奇心里乱糟糟的，一阵儿凉，一阵儿热，联想起明珠案起，康熙曾保了自己，但似乎又留着尾巴，再揣不透“圣意”何在，经张廷玉这么一点，真个如梦方醒！原想着张廷玉是个后生之辈，不过因文才颇好，又过目不忘，所以一荐即用。谁知他不声不响，颇有心计，深得皇上恩宠。高士奇已对这个寡言罕语的年轻书生不得不刮目相看，思索片刻，起身整衣，肃然一拜，说道：“衡臣，愿先生教我！”张廷玉见他如此郑重，忙也起身还礼，说道：“后学小子，哪里敢当！”“韩昌黎说过‘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高士奇拉着张廷玉的手复又坐下，“高某何人，敢妄自尊大？请赐教！”

“高相恕某狂妄了！”张廷玉幽然一笑，说道，“不知你看当今是何等样人主？”

“自然是明君！”

“岂止是明君！”张廷玉冷笑道，“乃五百年一出之圣君！前头的文武功业不说，即学问一道，能诗词，会书画，辨八音之律，通七种夷语，算术几何登峰造极，自测黄白二道，精天文，明地理，撰数十篇学术文章，即医理一道恐也不次于你江村！江村学有五车之富，无书不读，敢问：即主子不是皇帝，你比得过他么？”

语虽尖刻，但却都是事实，高士奇不禁摇了摇头。

“惟因主上学问深博，所以有包容之量。”张廷玉缓了口气说道，“明珠、索额图就是瞧不透这个，所以胆敢在主子身边攫权谋私，谋私犯的是人情，主上尚可容忍；攫权犯的是圣忌，那就非拿掉不可！你是汉人，没有敢往他两个圈子里跳，若真的依附了明珠，恐怕这次最倒霉的就是阁下！”他抬眼看了看目瞪口呆的高士奇，“你以为我是不爱

说笑的？我若不做此官，不在此位，一般儿也会弹词奏乐、左怀美人、右携香草的！江村你恐怕就没有想到这个。主上赏识你敏捷诙谐，才华横溢，一旦江郎才尽，犹如红褪香消色衰，岂有一保到底之理？”

高士奇听至此，不禁叹道：“君之言确实发聩振聋！仗马一鸣，没有草料啊！”

“倒也不至这样，你这‘仗马’鸣得还少？不过主上爱听罢了，一旦不爱听了，就真的‘没有草料了’！”张廷玉一笑，“我只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箴言。”

高士奇望着烛光，细细品嚼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这句格言，许久没有说话。

张廷玉的分析一点也不错。二十七日康熙服阙，临朝视事，即会议上书房，商定熊赐履引退的事。

“熊东园，”康熙言下不胜感慨，抚膝沉默良久，方道：“你非走不可么？跟着朕风风雨雨二十多年，就这样弃我而去了？你的那点子差错，朕心里有数，何至于就无可挽留！言官那边，朕自然会替你说话的。”

熊赐履伏在上书房冰冷的青砖地上重重叩了三个头，哽咽着回道：“皇上越是这样说，臣越是无地自容。臣老矣，该从此退归林下，讴歌圣朝，沐浴清化。让位于新进国士，于主上，于臣，于国家社稷都有好处，寸心不敢有一毫欺隐。”康熙看着白发苍苍的熊赐履，点头叹道：“此话也是实情。既如此，处分就免了吧。朕南巡时，看金陵这地方不坏，你不必回湖北，赐一处宅子，就住南京。魏东亭、穆子煦都在那里，你们朝夕也能相聚照应，聊慰晚年光景。朕再南巡，君臣还能再见……”说着，豆大的泪珠已滚落下来。见他们如此凄情，旁边跪着的高士奇、索额图和张廷玉也不觉拭泪。

“主上保重！”熊赐履泣道，“臣在南京朝夕尸视，愿吾皇万万年！”说着便欲起身。“不要急嘛，”康熙收泪笑道，“朕还有话吩咐：要保重的是你，作息宴游要节劳，不要再管地方的事，看着他们哪里不对，写折子给朕。你得罪了他们，在哪儿也住不安宁。朕已经命佟国维也进上书房办事，还准备再物色几个，这里的事也不须操心。你是两朝勋旧，善自保养，活得长些，好些，给在朝的人做个榜样！”说罢又

叫，“何柱儿！”

“喳！”何柱儿一闪身进来答道。

“带熊赐履至文华殿赐宴！”康熙吩咐道，“朕还要写诗送行，完了你回来拿——哦，对了，叫御膳房抄几样对老年人有益的食膳谱给熊赐履带上，记住了？”

“喳！”何柱儿极精神地打了个千儿，回身搀起熊赐履，一步一步去了。

因狼瞫和巴海回京述职，还在乾清宫候着，康熙送走了熊赐履，便带着几个人出来。刚要进月华门，见太子胤礽带着胤禔、胤禛从北一路过来，便站住了，问道：“做什么去了？”

“回阿玛的话。”太子躬身笑道，“十三弟今儿个满月，我们弟兄们进去看了看，出来又去御花园练了练功夫……”

“你看看你这样子，像个国储么？”康熙阴沉着脸训斥道，“你太祖母下世才几天，你就换上了绫罗！还有老大，你怎么敢和太子一样用明黄荷包：你们都看看人家老三，带着陈梦雷他们的著书，那才是正经事！老四你这么点年纪，怎么就知道了招揽闲人？将邬思道那种不安分的杂种，脏的烂的都弄到你府里，是个什么意思？朕这会儿顾不上和你们算账，你们仔细着！”说罢一甩手进去，弄得几个阿哥直挺挺长跪在地，愕然相顾。张廷玉和高士奇对视一眼，忙跟了进去议事，不在话下。

第五十四回　争兵权索相入佟府　议西征学士遭驳斥

明珠的案子就这样搁置了下来。索额图于康熙二十八年奉旨赴尼布楚与罗刹国划定界限，其间康熙便命生母佟佳氏的幼弟佟国维入上书房。佟国维按辈分说是康熙的嫡亲舅舅，按皇家规矩，皇帝不称他舅舅，他就只能是“散秩大臣佟国维”。早在顺治年间，佟国维已挂了一等侍卫的虚衔，不合因跟着明珠赞同撤“三藩”，惹翻了索额图，在冷曹官中压了多少年这才上来。他却不似张廷玉那般儿瞻前顾后，上任伊始便连连提奏，将六部侍郎以上官员重加整顿，汰冗拔贤，一时间吏治刷新，颇得人心，几个政绩卓著的廉吏如于成龙、马齐、王掞、范成勋、姚缔虞、郭琇等人都加了宫保衔，赏孔雀花翎，晋为一品大员，却把自己儿子隆科多的品秩按例由从二品调整为从三品。待到索额图从尼布楚谈判归来，朝局已是面目全非了。

索额图是二十九年正月初十从东北回来的，皇太子以下出城搭棚设醴郊迎。向康熙面禀了尼布楚缔约经过情形，诸王、贝勒、贝子、各衙门主官便都赶去玉皇庙街，有的邀索额图过府吃酒，有的禀事，有的被汰官员免不了就来撞木钟、诉苦情。索额图却显得从容不迫，迎来送往，浅谈辄止，有说佟国维坏话的，也只一笑置之。

正月十五，索额图奉旨代康熙至天穹殿拈香。回来交旨后，又侍从康熙出顺贞门至大高殿、寿皇殿、钦安殿、斗坛拈香礼拜，这才召集六部主官随康熙到太皇太后灵前行礼致祭。忙乱了一日。出大内时天已擦黑，早见天色阴晦上来，零零星星飘下雪花。

若在往年，今夜还了得？这个时辰早沸腾了，什么社火、高跷、大戏、故事、耍把戏、打莽式、龙灯、狮子早就出动了。但今年是国丧，民间游乐一概禁止，北京城千家万户一色儿全是白纱灯。门前，只有成群的孩子在灯下嬉戏捉迷藏，游人却是稀少。索额图站在西华门硕大无朋的白纱宫灯下怔怔站了一会儿，长吁了一口气，上轿吩咐道，“去佟国维府！”

佟国维新赐府邸坐落西河沿，熟门熟路的，不一时就到了。大轿刚落，索额图哈腰出来，便见靳辅从里头出来。靳辅见是索额图，别转了

脸，想装作没看见，自往轿边走去。索额图呵呵一笑叫住了："紫桓，你这叫做什么？不想理我索老三了？"……一把扯住，寒暄道，"多时不见，你就瘦得这样，头发也全白了！见过佟相了？"靳辅确实变得瘦骨伶仃，黝黑的脸色也变得泛着青灰色。他是被革职闲居在京的官员，穿一件灰绸羊皮袄，稀疏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显得老态龙钟，只两只眼是在河风烈日下练出来的，仍是炯炯有神。见索额图一脸假仁假义，靳辅干笑一声道："哪里敢当！靳辅是待罪之身，您是贵人，怎好沾惹呢？"索额图哈哈大笑，握着靳辅的手道："你昔日可不是这个脾性儿，真是愈老火性愈大！士大夫居朝为官，荣辱进退何足挂齿？说不定我将来还不及你呢！人情浅薄何至于就到这个地步儿？我算什么贵人，小佟和廷玉才算新贵呢！"

话说得虽很随和，靳辅却听着弦外有音，遂笑道："什么新贵旧贵我都不理会。蒙圣恩我只得了革职处分，正是无官一身轻！我是为陈潢的事来的，不清不白地把人扣在狱神庙，一扣就是几年，既不定罪，也不放人，算是怎么回事？听说皇上有意起用我去任贵州巡抚，我是请佟相代奏，我老了，请皇上怜惜一下这把老骨头，免了这个差使吧。"

索额图不禁一怔，别人巴不得的事，这老家伙怎么倒推辞？寻思片刻方道："这也用不着辞。我晓得皇上心里对你并没什么。那年几个台臣吵着要杀你，皇上还说：'要杀也等河治好了再杀。'如今河治好了，莫不成真的就杀，可不是昏了？"说着便抿嘴儿笑。说到治河，靳辅眼睛一亮，随即又黯淡下来，叹道："论理我一句也不该说。振甲如今又扒开了萧家渡的缕堤，河道加宽，减水坝置闲无用，两年之内泥沙淤起来，不决口才怪呢！"索额图笑道："前日接到刑部转来陈潢在狱中的上书，也说的是这档子事。你是革职官，他是罪囚，管这些闲账做什么？如今不比昔年，朝廷有的是钱，决口了再堵就是——决了口不恰证明你是对的？"

一个国家首辅说这样的话，靳辅心头不禁猛地一沉，想想又不能公然反驳，喟然一叹正待说话，索额图伸手一握，笑道："佟府里来人接我了，回头再说吧。别傻了，有旨叫你去贵州，你就去！在京衣食住行缺什么，只管差人到我府里要。陈潢的事别说是你，就是我们上书房大家一齐去说也不济事——皇上不杀他就是他的造化！"靳辅冷笑道："你们不说，我还是要说。有罪的是我，陈潢、封志仁、彭学仁一概无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话我说定了！"说罢举手一揖踏雪而去，索额图怅然望着他远去，方转过脸来。此时佟府中门洞开，佟国

维带着几个师爷已迎了出来。

索额图和佟国维执手联袂，说笑着直至后堂西花厅。这里与外头冷冷清清的景象迥然不同。佟国维正在宴请他的门客师爷，十几个人都在花厅大筵席前坐着说笑；厅内廊下站着二十多个长随听招呼，几十枝银烛高烧，照得通明彻亮，廊下放的烟火盒子一个接着一个燃，什么泥函沙锅儿、花盆烟火、花筒起火、地老鼠儿，不响、不起，只喷着七彩璀璨的光焰，满院都是浓郁的火药味儿，满屋都是兴奋热烈的气氛。众人见佟国维带着索额图进来，忙都起身肃立迎迓。

“都坐，坐嘛！”索额图满脸堆笑，摆着手道，“今个正月十五，我府里就是那么几个朋友，觉得太冷清了些儿。回来这几天一直穷忙，也没顾上来看看国维，可不要见怪哟！你这里倒好，人又多又热闹，还有这么一桌子好菜，就是御膳，也不过如此吧！”

佟国维四十多岁，紫棠色脸，络腮胡子剃得溜净儿，两只眼睛黑如点漆，不怒亦威。见索额图让得殷勤，众人方斜签着身子坐下。佟国维替索额图倒了门杯，把粗黑油亮的辫子轻轻甩到脑后，方撩袍端端正正坐下，说道：“方才靳辅来过了，我很替他难过，辛苦这些年落了这个下场，还要替旁人操心。前日吏部提奏，要他去贵州任巡抚，索相得便儿跟圣上说说，让他去得了。”

“就是这个话。”索额图夹了一口菜慢慢嚼着，沉吟道，“我也是这么想。不过靳辅未必领这个情。若实在不愿意，我们也不要勉强。户部汉尚书还有一个缺，请旨让他补进去，他还不算外行——话说到这儿，我顺便问一下，耿索图兵部尚书做得蛮好的，怎么又换了谢倡义？这些时我不在家，人都被换得差不多，我都不认识了。”

佟国维望着索额图没言语。几个门客见东家和客人冷了场，忙过来劝酒夹菜。佟国维想定了，方说道：“谢倡义在图海和周培公营里呆过，懂军务。耿索图撤差我没说话，是皇上的主意，叫他和家兄国纲都到飞扬古部历练。”索额图替佟国维斟了一杯酒，自己慢慢吃着，说道：“那是不同的。耿索图是兵部尚书，无罪降调，没有这个例嘛。这件事今日在钦安殿我奏了皇上，还是要调回来。我来这里给你们打个招呼，咱们同在机枢，我办了事不告诉你不好。”佟国维这才知道索额图来访的真意，心里冷笑，口中却道：“六部里换了人，索相不要介意。都是言官弹劾了，按圣上意思办的，我不过奉旨办差而已。有些人不换也不行，比如说徐乾学，平日伸着舌头溜沟子舔明珠的屁股，一翻脸就

落井下石，是他娘的什么玩艺儿？我就不能叫他再做翰林院的祭酒！”

“言官只知道沽名钓誉，他们懂个屁！”索额图心里上了火，脸上却仍在笑，“查慎行一个狂放书生，不就是国丧间唱了两句长生殿么？下到狱里折腾得死去活来，也不怕后世说我们不珍惜人才！这事我奏明了圣上，圣上叫放人。我送他盘缠，到南京养起来，国家升平时，包容几个呆书生怕什么？”

佟国维不动声色地听着，良久，突然噗嗤一笑，说道：“索相似是憋了一肚皮火，到我这里发泄来了。不说这些了。今夜不能听曲子，您刚从尼布楚回来，大伙都想知道和议谈得怎样，若不妨事，您就说说如何？”索额图也觉自己失态，当着众人发这些牢骚颇失相臣身份，也笑道：“就是，我今天不知怎么了，尽说这些不高兴的话！来来来，大家饮酒，过咱们的元宵节！”众清客听这二位宰辅意见相左，含骨头带刺地你一言我一语，早都捏着一把冷汗，巴不得有这一声儿，忙都起身把盏，从中插科打诨，一时气氛方缓和了。

“罗刹国进场议和，是带着手雷的。”索额图三杯酒下肚，脸上泛起红光，尼布楚一行，是他一生办得最得意的差使，因此说得嘴响，正要细说，忽见养心殿内侍何柱儿进来，便问道：“你来做什么？”索额图现兼着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何柱儿见是他，忙敛容收笑，打了千儿回道：“原来索中堂也在这，省了奴才再往玉皇庙街跑。主子传话，叫中堂和佟相这会子就递牌子进去呢！”

派人分头传叫大臣们，康熙便启驾翊坤宫，精奇嬷嬷韩刘氏见是康熙进来，忙挑灯在前引路，高声道：“贵主儿，万岁爷来了！”

阿秀正在灯下逗着儿子胤祥嬉笑。自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满五岁的胤祥便被内务府抱走，进毓庆宫跟着皇太子听汤斌讲学，除朔望之日，母子不得会面。今年正月康熙不知怎的发了善心，命各皇子停书半月与母亲团聚，这在宫中已是浩荡皇恩了。自从邯郸与陈潢琴断音绝，对男女情爱，阿秀看得极淡，一心一意只想着能厮守着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能回家乡看看。明珠的事出来后，宫里人言纷纷，惠妃纳兰氏自然被扫了脸，待阿秀亲热了许多。她看过阿秀刚出去，康熙后脚就到了。阿秀听韩刘氏报说，忙扯了胤祥出来，跪在殿门口，轻声说道：“奴婢章佳氏叩见主子！”

“起来吧！”康熙笑着抚摸胤祥的小辫儿，一边说一边就进了殿

内，“几个月没翻你的牌子，一则你身子不好，二则朕也实在太忙——朕今晚还要见大臣，这会儿是空儿，特来瞧瞧。这回不比康熙二十三年，真的要和葛尔丹决战一场，朕不食言，要御驾亲征乌兰布通！可趁了你的心愿了！”

阿秀捧着茶奉上来，听见这话，手一抖，热茶溅了一桌子，目光霍地一跳，颤声问道：“真的？”

“当然真的！”康熙笑吟吟坐了，将孩子揽在怀中，“卓索图王有办法，到底把这条大鱼引上了钩，葛尔丹这个贪利小人难逃此劫！”阿秀兴奋得心头乱跳，泪水在眼中打个圈儿还是淌了出来，忙拭泪笑道：“乌兰布通离古北口只有几百里，这么大的事，奴婢竟一点儿也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康熙大笑道：“别说是你，除了局中人佟国维，北京没人知道！叫那些京官们晓得，又轰得满天下不安了。”

“奴婢要从驾！”阿秀毫不迟疑地说道，“当初万岁答应过的！”

“那不成。”康熙笑着说道，“军中带个女人，像什么话？又是刀枪又是火炮，还得骑马，你怎么行？”阿秀怔了一下，忙道：“万岁大约不知道，我能马上舞刀，去年木兰围猎，您都亲眼见过的。”

康熙见她上了拗性，起身扳着她的肩头，说道：“打仗不是围猎，儿戏不得，懂吗？”阿秀把身子一扭，双手掩面哭道：“君无戏言，这不是你当初说过的？我的父王、哥哥，我的姐妹，我的一家……好惨呐，要不为了他们能雪耻，我来这中原颠沛流离受尽磨难为的什么？万岁……你……你好歹替我想想……”康熙听她这样说，陡地想起人们传言阿秀和陈潢的事，不由变了颜色，铁青着脸站起身来，踱了几步，几次欲言又止，良久才说道：“看来你仍旧是放不下……你的家乡草原！入宫以来朕是何等待你，哪个嫔妃这么快就当了贵妃的？……好，既是这样说，朕就带着你，你好自为之！”说罢一径起身去了。

康熙怀了一腔心事匆匆回到养心殿。阿秀恋家报仇，这是情理中的事，他并不生气。可气的是，郭络罗氏和几个内监都说阿秀入宫后还向外臣打听过陈潢，可见无论域中域外，惟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圣人之言半点不假。

“万岁，奴才高士奇接驾！”

康熙一怔之下，才见已到养心殿垂花门外。高士奇接旨刚刚进宫，是在这里碰上的。康熙没好气地说道："进来吧。"便自进院。满院雪亮的灯光下，索额图、佟国维、张廷玉、飞扬古和李光地已挨次跪在丹墀之下，见康熙带着高士奇进来，各自向康熙叩了头，默默起身鱼贯进内。康熙收摄了心神，要过热奶子饮了一杯，偏过头问李光地：

"李光地，如今是你管着户部，到底黄河以北诸省有多少存粮？"

"回主上的话，"李光地忙道，"臣在文渊阁行走，因原来管过户部，只是兼办户部差事。粮食的事并不十分清楚，大约存有一千五百万石，散存直隶、山东、山陕各省。"

李光地是个十分机敏的人，见飞扬古今夜来见，料是康熙要在西部用兵。这件事大半朝臣不赞同，他也不愿国家在承平之日轻动干戈，便有意装糊涂儿。但一千五百万石也不是个小数儿了，放在前十年简直不可思议，康熙心里踏实了许多，笑道："你是理学名臣，也不肯和朕推诚相见？朕心里有个盘算，恐怕你打了埋伏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李光地腾地红了脸，说道，"臣焉敢欺饰？"

康熙盯着众人，良久，突兀说道："朕看有一千多万石粮也就差不多够用。想当年平吴三桂，京中只有七百万石粮，江南的粮还指望不上，照样把事办了。朕答应过于成龙，军粮筹足，要订下制度永不加赋，看来时机到了。"

"永不加赋！"四个字像一声巨雷，震撼了所有的大臣，自开天辟地，没有哪个朝廷敢于如此宣布！高士奇进前一步，朗声说道："此诚万世罕有之善政！只是要详虑周全，一旦兴兵，粮秣不继，无转圜余地怎么办？"

"正是要亲征葛尔丹，朕才出此决心！"康熙沉静地说道，"前几年赋敛过重，老百姓叫苦，官吏也叫苦。如今一宣布兴军打仗，恐怕有不轨之徒借机煽惑民心，这一道圣旨就是绝大的定心丸，你明白么？"

"主上还要兴军？"李光地扑通一声跪下，"撤'三藩'兴兵是不得已，平台湾兴军已弄得财源竭蹶，如今中原一片太平景象，百姓安居乐业，不知何故又要兴军？"

"为中华天朝一统天下兴军！"康熙冷冷说道，"朕为天下共主，不

能以中原大治，就不顾西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听说你对着国维卜了一卦，说朕这次出师不利，可是有的？”

李光地叩了头答道：“臣正是要国维将这话转奏圣上！臣那日卜得‘师’卦，是凶兆！明知不利，臣子怎敢不言？”

“李光地之言可谓偏颇！”高士奇插口说道，“‘师’卦固然内中有凶，但总纲就说‘贞丈人吉，无咎’！我皇上睿智天聪，亲临前敌，正应‘丈人’统帅，正是大吉大利吉卦！”

康熙被李光地一番话说得脸色难看，经高士奇一番辟解，讲得精当，脸上又回过颜色来，冷笑道：“想不到你李光地只看目不看纲！你还得读几年书才成呢！实话对你们讲，朕为民兴兵，原本就不在乎什么吉凶！这才是‘易’经大理所在。如有什么不吉、大凶，天也只会降到葛尔丹身上！你李光地是怎么了，连这也不懂？”

“臣不懂易经。”飞扬古听了半日，缓缓说道，“臣只知道皇上苦心经营多年张网捕鸟，良机不可错过！皇上永不加赋臣也心悦诚服，一千五百万石粮，因还要拿出四百万石京师支用，七百万石赈济甘陕从蒙古逃进来的难民，其实只有四百万石可供军用，原来是差得很远的。但据臣所知洛阳、陕州库中有二百万石粮，井径藩库存粮一百四十万石，还有于成龙今年征粮五百一十万石沿漕运北上，都未计入户部存粮中，这个仗好打，这就是吉利。”

康熙听着心中不由暗笑，这个飞扬古真不含糊，但他却不知自己亲自在延安等处设的四个厅，暗存了四百万石粮，见李光地尴尬，此时也不便说，遂起身打了个呵欠道：“无论主战不主战朕都不罪，天不早了，你们跪安。张廷玉和高士奇与索额图商议一下，哪些人留京，哪些人从驾，叫礼部预备，二月二日，朕在五凤楼阅兵，御驾亲征！”

第五十五回　率王师康熙辞帝京　迎叛军扎贡自喋血

五天之后，御驾亲征葛尔丹的出兵仪式在午门外五凤楼前举行。前三天里头，按照礼部制定的程序，康熙祭告了天坛、太庙和太岁神，又至太皇太后灵前洒泪默祷，恳乞佑护，斋戒熏沐如仪，一切预备停当，飞扬古从古北口调回三万铁骑军接受康熙检阅。

正月二十日午时，悬在午门的钟鼓悠然而起，与此同时，正阳门东西的钟楼鼓楼也遥相呼应。是时北京大雪纷飞，漫天琼玉纷纷坠落，午门外空旷的广场上东、西、南三面黑鸦鸦站着三个大方队，铁铸般一动不动。留守在京的上书房大臣有张廷玉和佟国维带着在京王公、贝勒、贝子和六部九卿、外官来京引见的官员三百余人在右掖门前簇拥着皇太子胤礽专候恭送皇帝。几十万京师黎民前一日便接到大赦天下和永不加赋两道明发恩诏，虽然天冷大雪，也都很有兴致，都簇拥到正阳门外新设的绸帷外瞧热闹儿，家家户户设香案，摆着酒肉，算是壶浆箪食欢送王师。

须臾，便听到天崩地裂似的两声大炮自五凤楼响起，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和午门的中门卸了大栓，呀呀开启，左掖门前的畅音阁供奉击磬鸣乐，笙、篁、笛、箫、云锣之声大起。飞扬古眼见一队队举着龙旗宝幡的内侍不断头地从午门涌流而出，提足了精神凝神细看，直待二十一队羽林军出完，方见索额图、高士奇带着四十余名侍卫戎装佩剑，骑着御马出了午门。飞扬古睨视一眼身后挺立的佟国纲和年羹尧两个将军，微一颔首，将康熙赐的宝剑平举在胸。立时，身后数百只角螺仰起向天齐声高鸣。几乎同时，左掖门下的乐队奏变徵之声，数百人齐唱《佑平章》：

> 壮军容，威四方。凛戈矛，森甲仗。剖文犀，七属烂如银；带鲛函，璀璨难名状。这的是，金城保障！湛卢紫电，承影含光，毫曹似水，素质如霜，更有熊虎勇贲，龙城飞将，气盖贯斗牛，刁斗传千帐。九合既成，二弓交韔，清吹三唱，踊跃军心壮！

歌声中，皇太子领衔伏地，率百官三跪九叩扬尘舞拜，山呼万岁，

三万军士眼见年羹尧手中杏黄令旗一挥，大呼一声：

“皇帝万岁，万万岁！”

康熙头顶金盔，豹尾饰甲，宽大的披肩下穿一身明黄江绸面肷袍，腰束金镶红蓝宝石线纽带。墨漆般的八字眉下星目闪烁，雪地里显得十分精神。他手按宝剑，脸庞通红，环顾四周，真有点不胜感慨。在这个地方阅兵已是第二次了，前一次是康熙十二年腊月，南方吴三桂“三藩”造反，北方察哈尔王子叛变，京师又有杨起隆和吴应熊内外策应作乱，图海和周培公调集京师全部守军，也不过五千余人，哪里及得今日这样严整的军容、士饱马腾跃跃欲试的气势！在震耳欲聋的高呼声中，康熙庄严地举手向三军致意，立时，午门前又是一片鸦雀无声，只有大雪落地沙沙作响。

“将士们！”康熙大声叫道。

“万岁！”回声好似山呼海啸。

“葛尔丹贼子野心勃勃，十余年来屡与罗刹勾结，东侵中原，兼并蒙古，屠我城池，杀我人民，坏我华夏一统，扰我百姓生业，是可忍、孰不可忍！”康熙亢声说道，字字落地有声，“朕今亲统三军，率满汉铁骑三十万讨此国贼，不灭丑虏，誓不还朝！”说罢，从箭囊中抽出一枝雕翎狼牙箭，“啪”地一声撅断了，“有临阵怯敌，不遵号令者，犹如此箭！”

话虽简短，却十分有力，颤颤地带着金石之音，数万军士都是训练有素的，见皇帝如此说，“唿”地单膝跪地，大声复诵道：

“不灭丑虏，誓不还朝！”

“升旗！”

飞扬古催动战马向前几步，仗剑大喝一声。设在校军场中央的大纛上一面明黄龙旗冉冉而起，在北风中猎猎响着直上杆顶。户部从锐健营调来的一千二百名军士抬着酒坛至各军前一碗碗斟了递到出征军士手中。张廷玉和佟国维见皇太子要给康熙斟酒，忙将一坛酒亲自抬着跟过来，斟满了跪下捧给皇太子。胤礽也跪了，将酒高高擎过头顶，说道：“阿玛，儿臣敬请满饮此杯，愿阿玛此去旗开得胜！儿臣谨守皇

命，督催粮饷，静待皇上好音！”

“好，这酒朕用了。”康熙见胤礽眼睛红红的，也不由动情，“你在家不要忘了读书，凡事要多和两个大臣商议，有委决不下的大事，飞马报朕，由朕做主。各皇子都是你的手足，不可轻易责罚，可记着了？”见胤礽一一伏首答应，康熙忽然想起，说道，“明珠今日没来，他是有罪的人，不得参与大典，你传旨给他，叫他随军出征！”

几个大臣都在侧旁，索额图听了便看佟国维，佟国维恰也将目光扫过来，只一对，立时都闪开去。高士奇先是诧异，旋即明白，是怕明珠乘康熙不在，与佟国维勾手危害太子，便知明珠此去凶多吉少，不由提起了心，猛地想到自己，至今也没有想出个安全退身的好办法，竟自打了个寒噤。康熙一大觥茅台下肚，更显得精神焕发，神采照人，将大杯一掷，大喝一声：

“三军出城！”

军士们见康熙如此，齐举碗将酒一饮而尽，一片山响掷碎了碗，列队从驾向天安门进发，鼓乐号角越发响得地动山摇一般。

葛尔丹是康熙二十八年秋统帅十万准葛尔部抵临乌兰布通的。这次东来漠南蒙古，预先和青藏的达赖喇嘛桑结仁错磋商好了，由藏兵维持后路，临行前又会晤了罗刹国的格里高里耶夫大佐，一到乌兰布通，即刻从黑龙江罗刹军中调借火枪三千以资装备，卓索图发来的密函一再保证，只要“伟大的葛尔丹”一到漠南，所有科尔沁草原上的牛羊都是大军的饷源，所有科尔沁的蒙古骠骑都是大汗忠勇的部属……四面八方都是好消息。葛尔丹真有点踌躇满志。他带的二万铁骑都是跟着他平定准葛尔四部、踏平喀尔喀蒙古三部、连战多年锐气方刚的雄师，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只要在乌兰布通站稳了根，东西蒙古和漠北蒙古很快就能联成一体。关内的康熙江山，不数年间，都将一块块被宰割过来。想到当初成吉思汗广袤无际的大帝国，葛尔丹浑身血脉贲张，激动得心房卜卜直跳。

但一到乌兰布通，他便发觉事情远不似想象那般如意。随格里高里耶夫去黑龙江取运军械的人，一去三个月杳无音信。这就是不吉之兆。卓索图恰恰在这时得了病，只派了自己王府的管家扎贡来军中照应，随带了二百只羸弱瘦瘠的老羯子前来犒军，还有一千匹绫罗，倒是五光十色，不知在库中存了多少年，手一捻便破。葛尔丹远离本土，粮道遥

远，指望的就是卓索图的接济，见此情景如何叫他不光火？军帐扎定，他气得一夜没好睡，第二日天色刚亮，便命升帐议事。蒙古人情性剽悍勇猛，讲究信义，爽直大方，但于礼仪一道，却没有中原人那多的繁文缛节。各营将官到大营参见了葛尔丹，便纷纷破口大骂科尔沁王：

“老家伙不是东西，自己不能来，连子弟也不派一个，这是蒙古人待客的规矩？”

“这管家就看着不地道，贼眉鼠眼的，我一见就恶心！”

“几万匹马，一万只骆驼，没有吃的，怎么过冬？”

“这老杂种……”

葛尔丹紫涨了脸，静静地听着，半晌方摆手止住了众人，问道：“小珍和穆萨尔怎么没来？”话音刚落，小珍的贴身仆从老胡抱着一把马头琴出来，身子一躬答道：“公主和金刀驸马说了，大汗这边有事，叫老奴答应着。”葛尔丹听了点点头，他对自己拗性的女儿也没办法。这次出兵漠南，钟小珍原本宁死不肯来的，但小穆萨尔所率的三千军队是他部下最善战的军队，几次出兵放马，九死一生中都是穆萨尔这个女婿出死力相救才得逃生。好说歹说，许了小穆萨尔只管策应本军，救护主帅，不与清军正面交锋，又答应不带福晋同来，小珍才应允同丈夫跟了来，却是“听调不听宣”，葛尔丹也拿他们没办法。葛尔丹沉吟良久，吩咐道：“你们不要嚷了，叫那个扎贡进来，我有话问！”

扎贡进来了。这是个四十多岁的蒙古汉子，红得有点发紫的脸上长着一双诡谲的小眼睛，不停地眨动着，向葛尔丹双手摊开一躬到地，问道：“尊贵的大汗，我的主人，祝您吉祥！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我一定全力去做！”

“你虽然生着一副如簧之舌，说的像草原上云雀的歌声一样动听，”葛尔丹强按一肚子火气，冷冰冰说道，“我葛尔丹也曾经历沧海，不是可欺之人——我不是你的主人，也无吉祥可言，你的主人是卓索图，他此刻围炉拥姬，美酒肥羊，才真的是‘吉祥’呢！”

扎贡抬起头来，挤着眼一笑，说道：“佛天菩萨，您知道，我的主人有病。他是真心诚意地欢迎大汗哪！我代主人献的哈达只有敬天敬佛时才用，送来的礼品，足能换五百个奴隶，而且以后还要源源不断再来

接济，这是蒙古最高的待客之道呀！”

“你知道我送卓索图多少东西吗？”葛尔丹再有耐性也忍不住了，低沉沙哑地吼道，“三次共送——仅黄金就是十四万两！十四万两黄金就买这二百只老得掉牙的羯子羊，还有这点风一吹就变成灰的绸缎？你——”他气得咳嗽一声，下头的话竟没说出来。“这又不是买卖，大汗这样尊贵的人主当然是不做买卖的，是吧？”扎贡十分刁蛮无赖，一点不动气，嘻嘻笑着从容应对，“如果大汗不相信我，我愿带大汗一同到科尔沁去见我们王爷。”

葛尔丹原本是有这个打算的，他也风闻科尔沁和朝廷有密使往来，原想一到就摆鸿门宴，将卓索图软禁起来，号令漠南蒙古，如今看来不但此计不成，自己亲赴科尔沁也是大有凶险。想想此刻还不能翻脸，正思忖间，外头有人进来禀道：“大汗，那个格里高里耶夫先生回来了！”葛尔丹精神一振，忙道：“快请进来！”一边似笑不笑地对扎贡说：“你就在这里，等会儿我还有话要问！”

“小的悉听吩咐！”扎贡一脸的不在乎，笑着答应一声退到帐边垂手而立。

格里高里耶夫一脸沮丧之色，迈着灌了铅似的步履进来，生硬地向葛尔丹鞠了一躬，说道：“大汗，很遗憾我没能带好消息给您。鉴于我国国内的形势和刚刚与大清帝国缔结的尼布楚条约，戈罗文全权大臣命我代表至高无上的沙皇致意大汗，火枪和弹药目前均不便向大汗提供——我本人和大汗的心情一样，我谨代表我本人向您，我尊贵的朋友和主人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歉意……”葛尔丹的脸色一下子苍白得毫无血色。他睁大了眼睛，茫然注视着帐外肃杀的秋色、枯黄而稀落的牧草，良久，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叛卖，又是叛卖！哈哈哈哈……我在数日之内，受到这样大的两个叛卖，也算人生一大奇遇！哈哈哈哈……”

“我说过，我本人向您致歉。”格里高里耶夫进前一步，不动声色地说道，“我们伟大的沙皇彼得，目前正集中全力解决俄罗斯西部和南部边境的政治问题，抽不出更多的兵力来解决黑龙江流域的边境争端。值得庆幸的是索额图大臣并不了解这一内情，否则连尼布楚的谈判他们也不会让步。以您的睿智当然理解，我国有我国的困难，不能过多地干预贵国的内政——为表示我本人的同情，我仅以我个人的名义赠送大汗鸟铳十枝和相应的弹药——完成这一使命之后，我将怀着遗憾和希望奉召回国了……”说罢，将下颏一摆，早有两名罗刹兵抬着个大箱子进来，

放在地下。格里高里耶夫轻松地吁了一口气，耸耸肩，举起手杖说声："再会——祝你万事如意"，竟自扬长而去。葛尔丹气得浑身发抖，"呸"地朝格里高里耶夫背影啐了一口，骂道："流氓，娼妓！"恰在此刻，一个蒙古兵按着腰刀匆匆进来，双手呈给葛尔丹一封信。葛尔丹见上头封印是科尔沁王的，红着眼撕开了信封，看时，只见上头写道：

> 科尔沁王谨致准葛尔部汗葛尔丹：君万里远道而来，不能亲临奠酒相迎，甚憾。仆虽病，不至无礼至此，惟知殿下昔年弑父杀兄，心胆为之一寒。仆与殿下情同手足，不忍再操干戈，使殿下重增千古骂名，是以规避三舍。殿下罪仆，仆亦难辞，惟不可迁怒于我科尔沁草原臣民牛羊。否则兵戈之事不可免矣。卓索图病中谨识再拜。

葛尔丹此刻真是七魄无主三尸爆炸，三把两把将信撕掉，狞笑一声道："扎贡，你往前来一点，我有话问你。"

"我耳朵很好使，"扎贡仍不改嬉笑颜色，"大汗有话只管说就是。"

"你在科尔沁王府多少年了？"葛尔丹咬着牙关笑问，"我看你办事很干练的。"

"我么？"扎贡搔搔耳根，答道，"我原是草原上卖唱的，母亲病的那年，女儿卖给王府做了奴隶。这次大汗来，王爷放出了我的女儿，送了她一百头羊，又提升我做管家，来您这听招呼，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原来如此，扎贡竟是临时拉来充管家，专门哄弄自己的！葛尔丹被激得怒火千丈，"噌"地拔出剑来，格格阴笑着走下来，见扎贡一脸破罐子破摔的样子，举起寒森森的剑，又放下了，拍拍他的肩头，说道："怜你是条汉子，为了女儿的自由，敢豁出来到我这虎口里拔牙，我饶你不死——回去吧！告诉卓索图这只恶狼，他得兑现诺言，不然，我的兵没有吃的，当然要打他草原的主意，杀和抢都是免不了的。我既然东来，就不能空手西去！哼，谅你漠北蒙古有多大能为，比得了喀尔喀三部蒙古么？"

扎贡没想到葛尔丹有这样仗义之心，一向嬉笑满不在乎的神情一扫而尽，变得庄重自恃，身子一昂向前一步说道："我已答应了我们王爷死于此处，我们科尔沁人是铁铮铮的汉子，岂能言而无信？我死

了！”说着，从腰中拔出雪亮的匕首，对着自己心窝猛地扎进去。血，立时汩汩淌出，身躯一晃，像一株被砍倒的树，流着汁液，颓然倒地。

葛尔丹没想到他如此有血性，怔怔地站着呆了，头嗡嗡作响，也不知想些什么。蒙古人素重勇士，周围的将领看着扎贡的尸体默默致哀，良久，才叫人把他抬了出去。

接二连三的打击，又目睹扎贡的流血，葛尔丹变得冷静了些，他拍了拍有些发晕的头，立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失去了罗刹国和卓索图这两大奥援，这支两万多人的军队就成了孤军，除了一万头骆驼带的粮食勉强可支半年，后继粮源半点指望不上，这真是件可怕的事！帐外的秋风吹得枯草沙沙作响，牛皮帐被鼓进来的凉风掀动着，发出不安的呻吟声，葛尔丹打个寒战，裹了裹披风，打起精神命道：

“全军立刻进拔景峰，依山傍水结寨，在黄岗山、林西一带驻扎，防着卓索图抄我后路，沿西拉木伦河布防，随时探听古北口清军动态，看康熙有什么动静！”

他一边思索着，一边说：“赶紧派人与青海的桑结仁错联络，叫他务必筹十万石粮，明春运到，最好能派些藏兵在昭莫多接应一下。只要我军退路不断，总归能拿下这个乌兰布通——站稳脚跟就是成功！”

他的这一措置确是此刻最好的方案。数万准葛尔剽悍的蒙古骑兵，立时缩成了拳头，盘踞在克什克腾旗境内的乌兰布通峰、景峰和黄岗山，东有热水塘作天然屏障，南有西拉木伦河为天险。卓索图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时，早已形成对峙势态，漠北蒙古诸王虽有合兵进击葛尔丹之心，奈严冬将至不能派军远行。卓索图以一部之力，和葛尔丹怎能匹敌？小仗打了无数次，没有讨得便宜，反丢失了不少牛羊。

第五十六回　兴天兵激战布通河　念圣恩献计截逃兵

康熙的行营于三月中旬抵达隆化。当夜就接到军报，葛尔丹军队共计两万七千余人，全部集中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连营结寨，十分坚固。行营总帐中炭火熊熊燃烧，数十支胳膊粗的蜡烛照得帐内帐外一片通明。索额图、飞扬古、高士奇、佟国纲几个人仗剑而立，目不转睛地望着正在看木图的康熙。军帐中只有阿秀是个女的，捧着参汤侍候在康熙身后。

“飞扬古，你在巴林屯了多少兵？”良久，方听康熙问道，“这个地方乃是敌方正面冲要，万一有失，就要危及大本营，不可掉以轻心！”

“奴才怎敢玩忽军情！”飞扬古躬身答道，“巴林原来驻军已有一万五千，自奴才进京面禀军情，已增至两万七千。葛尔丹即便集中全军来攻，我军也是稳如泰山。”“我军有十四万人，用于前敌正面仅两万七千，太少了！”康熙摇了摇头道，“从索额图右翼军中再抽两万，补入巴林，统归飞扬古节制！”

索额图这次进兵只是掩护大营，与卓索图部联络，阻击葛尔丹侧翼。以上书房首席大臣身份办这个差使，他已觉得很是委屈了，听康熙这样说，心里越发不快，遂进前一步笑道：“奴才老了。自平耿精忠就没再打仗，这次只打策应，奴才心里不是味儿。求主上恩准奴才，给主子再立一功！”康熙睨视了索额图一眼。自南巡以来，他便隐隐觉得这个当年曾为自己亲夺帝位出过大力的人有了二心，只因无把柄，又碍着皇太子的情分没有动他；在这个时候，怎能轻易将军权交付给他？思索半晌方道：“你自愿请缨是好的，但这次用兵，前敌统帅是飞扬古，你不能和他争。既如此，这两万人还由你带着亲赴巴林。你和国纲都听飞扬古调遣！”

“喳！”索额图和佟国纲齐声答道。飞扬古没有想到临阵之前自己身边多出这样两个人物，一个是现任上书房大臣，一个是上书房大臣的亲哥哥，而且索额图与佟国维中间似乎还有明珠一案搅着。自古将军带兵，最怕的就是皇帝派监军干预。康熙的安排虽说二人受他统辖，但二人身份如此显赫，自己一个微末外员何以处其间呢？他嗫嚅了一下，无

声叹了口气，说道："那只好委屈索相了。"

"就这样定了。"康熙一心用在军事势态上，没有细想这些瓜葛，眼看着木图说道："光看地形图，朕心里到底不踏实，明日五更，朕同你们一道去乌兰布通河观看敌情。"

飞扬古听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康熙亲临第一线，对鼓舞士气大有益处；圣驾亲临，自己方才的担心也是多余。但两军矢石交锋，白刃相见，万一有个闪失，自己如何向朝野臣民交待？想着，朗声奏道："我军数倍于敌，训练多年，而且是以逸待劳。葛尔丹撮尔跳梁小丑，万里奔袭东下，胜负之数不卜可知——万岁安坐大营，奴才若不能一举荡平此贼，请万岁诛了奴才全家！""不是一举荡平！"康熙的目光炯炯有神，"是要斩草除根！为诱敌东来，朕费了多少心思，万一有失，朕也无颜见江东父老！飞扬古所奏免议，你们跪安，明晨到此集齐上路！"

众人退下了。大帐中变得沉寂下来，炭炉上铜锅中的奶子煮得泛了白沫。康熙觉得有些热，便命小秀替他除掉了龙褂，只散穿一件绛紫长袍跷腿坐着，看着阿秀说道："阿秀，朕还是那年北巡，在这里第一次见你，还记得么？"

"是。"阿秀的脸腾地羞得通红，"那也是这样一个夜晚，不过是冬天……"

康熙见她满面娇羞，一把将她揽入怀中，摩挲着她满头秀发，说道："好香啊！朕原就闻着你满身异香，进了宫倒闻不到了，怎么一出来，就又闻到了呢？"阿秀抬起脸，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盯着康熙，轻声说道："宫中嫔妃多，到处都是脂粉香，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康熙捧起阿秀的脸，吻了一下她温热的嘴唇，笑道："蒙古女子，有你这份汉学才情的实在少见，动辄就引出典章来了！"

"蒙古人中精于汉学的多着呢！"阿秀偎在康熙的怀中仿佛醉了似的，眯缝着眼睛道，"葛尔丹的女儿钟小珍，才情就比我强得多。别看她父亲是豺狼，小珍却是深明大义的好人，我真羡慕她……"

"你羡慕她什么？"康熙忽然想起，怀中这个女人还不能忘情于另一个男人，脸上不禁勃然变色，"是羡慕她自己选了意中人么？"

阿秀吓了一跳，轻轻挣脱康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道："主子！我们蒙古人从不打诳语，主子疑我，我早就觉出来了！不过一死罢了，有什么怕的？早年逃出北京，举目无亲，蒙陈潢相助，当时我曾想嫁给他，可他……并不爱我。我懂得从一而终的道理，随了主子，又待我百般的好，岂敢萌生非礼之想？"她明亮的眸子满含幽怨，盯着康熙道，"但陈潢久困在狱，我以为主子处置不当，您是天子，有包容四海的心胸，为什么就不能容一个只知道治水的呆书生？"说罢，长长的睫毛倒垂下来，流下两行热泪来。

康熙先是一阵莫名的震惊，一个妃子竟敢这样和自己讲话，这本身就是大逆不道！但阿秀最后一句话也深深打动了他，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却嫉妒一个书生，传之天下后世，成什么话？他尴尬万分地怔了半晌，叹息一声道："你的话有对的有不对的。囚禁的不光是陈潢，还有两个嘛。靳辅的案子连着明珠，都在勘谳之中。如今新进来的佟国维，朕看也有替明珠翻案的意思。明珠在位年久，朝中党羽极多，一个不慎，就会有变！所以朕这次亲征，把索额图和明珠都带了出来……阿秀，这不是你们女人该管的事，你就不要再说了吧。"

晓行夜宿整两日，康熙的御营抵达乌兰布通前线。当晚康熙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一早便骑了御马到乌兰布通河查看敌营。沿河从巴林移驻过来的八旗兵、绿营、汉军旗营将士，见宝扇龙幡遮天蔽日，都知是御驾到了，三十里连营，立时发出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康熙催马到了河沿，一手按着冰冷的剑柄，一手举着望远镜静静地望着对岸，但见对岸依山傍水密密麻麻寨栅林立，鹿砦壕沟满布阵前，果然布置得铜墙铁壁也似。皱眉看了半日，康熙放下望远镜，回顾身后众人笑道："葛尔丹不愧名将，用兵布阵不含糊。可惜走了邪道不得天助！——飞扬古，我军的红衣大炮都拉上来安置了么？"

"回万岁的话！"飞扬古在马上欠身答道，"共是四十三门红衣大炮，射程都在七里以上，他这些土垒的营寨何足道哉，顷刻之间叫他灰飞烟灭！"

康熙点点头，方欲说话，便听对岸中军大寨三声炮响，撼得大地都微微颤抖，素伦等几十名侍卫"哗"地簇拥过来，将康熙紧紧护在中间。康熙微微一笑，说道："哪里就会打过来了？朕看像是葛尔丹要出来说话！"

出来的果然是葛尔丹，听见对岸清军鼓噪呐喊声，料是康熙亲临阵前，便带了几十名亲兵护卫拨风似的打马来到河的北岸，遥见对岸一群文官武将将一个气度轩昂的中年人护在中央，知道必是康熙，便在马上将胳膊横于胸前，身子一躬，朗声说道：

“臣博硕克图汗葛尔丹觐见博格达汗天颜陛下！”

此时正当枯水季节，二人相距不过七八丈远。清澈的乌兰布通河水最深处也不过四尺有余，河底的鹅卵石都看得清楚。康熙接敌如此之近，众人都把心悬得老高。却听康熙冷冷说道：“你也是汗，朕也是汗，谈何‘觐见’，何必客气呢？再说准葛尔在西疆，离此万里，你带兵到科尔沁王的地域来做什么？朕倒要领教！”

“您是天子大汗，我是部落小汗。”葛尔丹被康熙不软不硬的话噎得一怔，咽了口唾沫奸笑一声道，“我前年曾请商南多尔济喇嘛转致大汗，葛尔丹从未自外于中华皇帝。我部落臣民向来都尊重大皇帝法统，并不敢妄行！”

“不敢妄行？”康熙突然仰天大笑，“……真乃是天下奇闻！尔既称臣，不经奏请兼并准葛尔四部，吞并喀尔喀三部，称兵数万蹂躏山陕及东蒙古诸部，还说是‘不敢妄行’！自古以来奸臣不计其数，哪一个及得上你这样的肆意妄为？”

“大汗！”葛尔丹收起了笑脸，打断康熙的话头说道，“旧事何必重提呢？土谢图汗联络漠北蒙古诸王，屡次侵扰我准葛尔，抢掠我部军火，还杀掉了我的一个侄子，是我准葛尔不共戴天的仇敌！你为什么向着土谢图汗，偏袒一方？君既不君，臣自然也可不臣！”

康熙阴冷地一笑：“这就是你称兵犯上的借口了？说朕偏袒土谢图汗，你有何凭据？”葛尔丹用手指着康熙身后的阿秀厉声说道：“那个女的，就是土谢图汗公主宝日龙梅！这就是活凭据！”

“贼子！”阿秀听到此处，再也忍不住，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瞪眼骂道，“你这草原上的恶狼，猫头鹰！你还我的父亲，还我的部落……”她的声音沙哑又凄厉，听得众人无不凛然起栗。葛尔丹将手一摆，随行的二十多名亲兵拈箭搭弓便射过来，早有素伦带着侍卫挥刀上前，舞得银球儿似的，断箭残羽纷纷飞扬，哪里伤得着康熙一根毫毛？康熙登时勃然大怒，挥鞭指着葛尔丹道：“哪个将军先替朕出阵？”

“奴才愿往！”言犹未毕，康熙身后的侍卫中忽有一人闪身出来答道。

康熙瞧时，原来竟是北巡途中打猎，被猛虎吓得坐倒了的侍卫张玉祥。他一脸恳求的神色望着自己，康熙便点了点头。张玉祥眼眶红红的，谢了恩，“刷”地撕开了身上的袍子，雪白的身子上用青靛刺文，却非龙非虎、非花非云，一色不断头的都是个“耻”字！张玉祥赤着膊，大吼一声，跃马跳入河中一蹿一跃奔向对岸，完全是一副不要命的拼劲，把两岸的人都看得一怔。康熙便忙吩咐武丹：“放箭掩护！再过去些人，打掉这王八蛋的傲气！”话音刚落，护卫中军的戈什哈四十多人也都将上身脱得赤条条地冲了过去。葛尔丹一见来者不善，忙命后卫一百多人冲过来厮杀，立时，乌兰布通河两岸鼓声齐鸣，杀声动天，助威呐喊之声响得开锅粥似的。

张玉祥自被康熙拔掉了顶戴花翎，一直被人瞧不起。他隐忍待机，暗自刻苦习武、练胆已有七年。今日一出阵便锐不可当。渡河时肩上腿上已各中一箭，张玉祥忍住疼痛不语，狠命用手拔出来甩进河里，刚一上岸就有一个骑兵挥着刀当胸砍来，张玉祥身子一闪，顺手牵过斜劈一刀，将血淋淋的人头掼过河南岸……身后的四十余骑赤膊大汉一拥而上，和葛尔丹一百余人的卫队杀成一团！康熙眼见众寡悬殊，紧张得一把攥住了飞扬古。飞扬古却笑道：“不妨事，主上这一招虽仓猝了些，却哄得葛尔丹不能分神，我已令左翼的年羹尧带四千人从上游抄过去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今天打他一个下马威！”

此刻，对岸的厮杀紧张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狂跳的战马纵横跳跃着，剽悍的蒙古武士和满汉战士挥着雪亮的刀生死相搏，血刃相交间响起一阵阵令人胆寒的碰撞声，有的被砍掉了手脚，有的被削飞了天灵盖，血花缤纷如雨，撒落在春寒料峭的草原上，被砍倒的战马在痛苦地抽搐着。张玉祥杀红了眼睛，脸上身上全是黏稠的鲜血，一边大吼着，一边劈刺砍剁，两岸的军士看得眼都直了。他如此神勇无畏，连葛尔丹部中也有人叫好儿。

突然，葛尔丹军中响起了呜呜咽咽的号角和一片告急的锣声。中军帐中飞马来报：“博硕克图汗爷，清兵从西路杀过来了！”

“有多少人？”葛尔丹看得正在发呆，猛听后方有变大吃一惊，忙问道，“是谁的兵？”

“有四五千人，是姓年的清兵，从上游……”

言犹未毕，葛尔丹大叫一声：“根特尔是干什么吃的？大白天就叫他们冲过了河！”遂回头对正在厮杀的近卫们大喝一声，“我的勇士们不要恋战，回营！”这时候乌兰布通河北岸杀声大作，葛尔丹的整个前部大营都慌乱了。年羹尧率四千骑兵冲进葛尔丹的营盘内，见人就杀，见毡房就点火，黑烟滚滚中到处都是兵，到处都是血泊……康熙用望远镜看了许久，放下手来，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喟然叹道：“一将功成万骨枯，可叹葛尔丹逆天行事，虽有强兵猛将，奈人心不齐号令不一！”飞扬古却没有这慈悲心肠，回身对中军旗牌官命道：“令佟国纲率军五千，打掉葛尔丹的前军中营，逼他退守景峰，我全军就能在乌兰布通河北岸立定脚跟了！”

康熙没有再理会，下了马，轻轻揉了揉发胀的腿，向刚刚过河归来的张玉祥走去。四十多名勇士活着回来的仅有十三人，因刚用河水清洗了，身上条条伤口还在不断地向外渗血。张玉祥身上星罗棋布尽是箭伤，左臂已经被砍断用白布裹着，右手提着被砍断了的臂膀和半截剑，硬支撑着盯着康熙。康熙走近他，说道：“不负朕一番教训，好样儿的，朕还你一枝三眼花翎！”

张玉祥听完，一阵眩晕，高大的身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当晚，接到战报，乌兰布通河北岸葛尔丹营已全线溃退，龟缩景峰一带。康熙即命隆化大本营移驻巴林，着黑龙江将军和狼瞫部东援卓索图，堵住葛尔丹东犯之路，又命六百里加急传旨甘肃将军张勇率部北进伊克昭，以防葛尔丹西逃。一切安置停当，又命用自己的御车将奄奄一息的张玉祥妥送奉天疗治养伤。

首战告捷，清军营中人人兴高采烈。直隶巡抚派人送来三千头肥猪犒军。飞扬古下令各营不准饮酒，以防葛尔丹偷营。各营寨不时传来猪羊的哀号声。兵士们正在宰猪、杀羊庆贺胜利，只有明珠一人最是冷清凄苦。他是戴罪的散秩大臣，虽然从驾出征，却不准参与机枢，冲锋陷阵又用不着他。跟着他当“护卫”的都是索额图从内务府专门挑选的，见面儿虽谦恭有礼，心里隔着重洋大海似的，连个知心话也没人可说。分到他名下的猪肉，兵士们早煮熟了，散发着浓郁的肉香，明珠却一口也不想吃，吩咐大家：“你们只管吃，我随便走走。”便一步一踱出了帐房，向康熙的御营走去。

这里真是戒备森严，方圆四里地都用明黄幔遮挡了，设东、西、南

三座御门，二十一所巡警营布在四周，里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陌生的羽林军，不奉圣旨别说进去，略走近些就会被扣押盘查。明珠张着眼看看，御营中灯烛辉煌，一片寂静，极少有人出入。他叹了口气正待往回踅，却见武丹从里头出来。明珠忙别转了脸不疾不徐地往回踅。

“是明大人么？”武丹见他回避，倒叫住了明珠，“有事儿么？”

明珠略含辛酸地点点头，说道：“武军门，您吉祥……”“什么军门，别扯鸡巴蛋了！”武丹笑道，“你要高兴，依旧叫我犟驴子！我们一个锅里搅马勺好几年呢，不会瞧着你不时兴了，就跟着那些马屁精作践你，有事只管说，能帮忙的我自然是要帮的！”明珠当权时素来没把武丹放在眼里，武丹也不买明珠的账，现在听武丹这话，眼泪差点滚落出来。明珠正要说话，早见年羹尧和一群牙将跟着索额图出来，便闭了口。索额图一眼瞧见，便站住了，似笑不笑地说道：“老明，久违了！这早晚时分，到御营有事么？”

“我散步至此，碰见老武，闲聊几句。”明珠机警地说道，“久不见皇上，心里着实惦记着，不知皇上圣体安否？”索额图皱了皱眉，突然一笑，说道：“皇上身子骨儿结实着呢！你如今无事身轻，倒令人可羡，用不着操那么多的心。我是奉旨传话的，你如有什么要奏的事，只管找我去说。我们相交多年，不会亏待你的。”说罢竟自去了。

这个话听来一字一句比剜心还要难过。明珠受辱已多，倒不甚在乎，武丹已是气得脸色发白，横着眼看着索额图的背影“呸”地啐了一口，说道：“老明，我知道你想见皇上。只怕这会儿不行。刚议完事，皇上累了一日，怕正搂着婆娘睡觉哩。你想见圣上，得等机会，我自然替你说话。这会儿触了霉头对你更不好，是不是？”

“我早就不存复职的心了。”明珠轻轻咳了两声，脸上泛起潮红，拉起武丹那满是老茧的手说道，“兄弟你对我这样，我心里又难过又懊悔，当初我没有好好待承你，不然早放出去当总督了。咳……现在说这话做什么？我知道不能见圣上，但有件要紧事：葛尔丹在西北方的逃路须得派兵把守。万一这里不能全歼，放葛尔丹逃过昭莫多，再想擒捉可就费力了。”说罢不禁黯然，又握了一下武丹的手方踽踽而去。

第五十七回　陈军威猛轰骆驼城　诈投降夜走昭莫多

明珠这一紧要的军事建议武丹却没来得及向康熙陈奏。第二日凌晨，索额图从飞扬古军中匆匆赶回，以内大臣身份召集侍卫会议，传达夜里康熙的决策，命武丹立赴南京，着于成龙督催漕运北上。武丹临行时只向索额图转达了明珠的话便飞骑而去。康熙军务庞杂，比在京城时更忙十倍，发旨各军收紧包围，逼近景峰黄岗山，未能想及堵截逃路的事。索额图哪里肯替明珠邀功，自然按下了不提，他兼管着提调各路供饷的差事，只日夜督促南京的于成龙、河南的汤仁辉和陕西的葛礼调集水舟陆车，运粮、运肉、运菜供应集结在乌兰布通前线的十四万大军。

半月之间，清兵在飞扬古的指挥下，先后克服林西、热水塘、水城子、上宫地诸城。狼瞫率喀喇沁左旗占领了黄岗山要塞。葛尔丹的两万人马全被压缩在景峰和乌兰布通峰的山峪里。连连丢失天险，葛尔丹心中极度惊慌，但他心里明白，只要一下令退却，在五倍于己的清兵铁壁合围中立时就会溃不成军。幸好这时罗刹国派人来送信，说半月之内将派扎哈罗夫中将带三千哥萨克前来增援，达赖的藏兵也赶到了科布多，正向乌兰布通日夜行进。这是两剂兴奋剂，葛尔丹觉得胆气豪壮，遂下令在景峰临时造一“驼城”，誓与清兵在此决一死战。

所谓“驼城”，蒙古人灭宋时就曾用过。即是将大队骆驼排成城圈以资守围。骆驼这畜生号称“沙漠之舟”，每遇大风狂飙即坚卧不动，战阵之中利用它的此种特性组成临时驼城，确是再妙不过。葛尔丹一声令下，用来运送辎重的一万三千头骆驼全部集结到了景峰之下，环大营而卧，背上加了箱垛，把毛毡渍了水遮盖得严严实实，三百名火枪手伏卧在骆驼阵后，一万名弓箭手则站在靠后的高坡上严阵以待，远远望去，乌沉沉，黑鸦鸦，恰如一道铁壁似的。

飞扬古和索额图二人骑马在驼阵前巡视一遭，回到巴林大营时已是辰刻。索额图显得很兴奋，一边喝着热牛奶，一边与佟国纲谈笑，又对飞扬古道：“这样的骆阵不足惧，我今日已命人将四十三门红衣大炮全架在了正面，用不了两个时辰就可撕开了他的驼阵，他的全军就会不战自乱！”飞扬古听了却不言声，闭目半仰在椅上仿佛睡着了似的。索额图笑着对佟国纲道，“你瞧瞧咱们大帅，又犯了瞌睡虫儿毛病了！”

佟国纲笑了笑，近前说道："大帅，今日此战必操胜券，已经算无遗策了，您还在琢磨什么？"

"圣上要的是无一漏网，不是必操胜券！"飞扬古霍然开目，神色变得异常严峻，"葛尔丹并非等闲之辈。我看他是用驼阵阻击我军，掩护他的中军向西北逃窜！不然，他最精锐的穆萨尔大营为什么不在正面，却设到了景峰之西？要知道，穆萨尔是专管护卫他的！大炮不能全用在正面，至少要有一半调往西北！"

索额图也沉下了脸，说道："你也忒是多虑！这一层我也想到了，西北通往科布多的路上不是荒草滩、沼泽地便是沙漠瀚海。他真的逃出去，我们的轻骑兵是做什么的，难道我们的马比他们跑得慢么？大炮本来就少，倘若正面攻不进去，葛尔丹根本就不用逃，这个仗就打成对峙局面了，你怎么向皇上交差？"飞扬古沉吟了一下，说道："只怨我调度无方，没有早些看出来。这几日工夫，满可以从狼瞫部抽出些兵力扼守西北的。此时我想，最要紧的是不能放虎归山，这里多打些日子也没什么干系。"索额图冷笑道："你说的是什么话？简直是昏聩！夜长梦多，罗刹国只要知道葛尔丹和我们打成平手，立即就会增援，战火蔓延，说不定会毁了尼布楚新订条约。坏了朝廷大局，这责任你来承担？"

他摆起了上书房辅政的身份，又是骨头又是刺，分量极重。飞扬古深悔当时康熙派索额图来时，没有请旨将全军指挥权交给他。如今倒好，仗打胜了索额图居功，打出毛病儿来索额图无过！思索良久，飞扬古咬着嘴唇道："中堂，不是我驳您面子，四十三门大炮全用在正面，不妥当。葛尔丹在西域也打过败仗，此人背后有达赖和罗刹资助，恢复极快，逃出去就是祸害！"

"那就调十门炮过去。"索额图也仔细想了，这一场争论毕竟瞒不过康熙，若真的有所疏忽，康熙难容，因道，"有十门炮足够用了。"

飞扬古憋着一肚子气，下令调过十门红衣大炮。直待午时过后，他方与索额图披挂停当，过西拉木伦河，来到阵前。此刻左翼参将年羹尧，右翼佟国纲各率步军一万，骑兵五千，刀出鞘，箭上弦，只等一声令下便要出去。飞扬古叫过二人，狞笑着吩咐道："驼阵先用炮轰，开了缺口，立刻冲进去，将葛尔丹各营分割开。国纲，以你为主，擒住葛尔丹就是首功！若有逃逸，我就顾不了你弟弟是什么上书房大臣了！"说罢，将手中血红的大令旗"哗"地一挥。

三十三门红衣大炮立刻怒吼起来，飞弹挟着浓烟，闪着火光飞向敌阵，一千余名鸟枪手站在阵前向景峰敌阵猛烈射击。几乎与此同时，葛尔丹阵中三百火枪手也向清军发射。他们虽无大炮，但俄罗斯式火枪确比清军精良得多，射程既远，准头又好，且集中火力专打炮手，清兵中炮手早有四十余名饮弹而亡。亏得飞扬古每门炮配备的炮手多，若照编制常例配备，少说也要哑了十门。此刻枪炮之战打得激烈，景峰下，西拉木伦河畔炮声隆隆，震得大地剧烈地撼动着，景峰下几处起火，在北风中噼啪作响，战场上浓烟黄尘直冲云天，杀声鼓声不绝于耳，甚是紧张恐怖。

但葛尔丹的驼阵并没有被攻开。难就难在骆驼是活的，几次正面炸开缺口，骆驼被炸得血肉横飞，立刻就有驭手重行调整补上。直到未时，飞扬古命集中火力猛击西翼，叫鸟枪手集中射击驭手，这才奏效。清军左翼对面终于被撕开三十丈一个大缺口，接着正面也被打开。飞扬古双眼通红，大喝一声："七尺丈夫建功立业即在此刻，弟兄们，杀呀！"年羹尧和佟国纲，一个白盔银袍，一个银红披风，将马刺轻轻一碰，弹丸般疾驰而出。数万清兵马上马下齐声呼喊着冲杀过去。葛尔丹营中立时号角急鸣，一万余名骑兵潮水般涌出阵前，西拉木伦河岸立刻呈现一场白刃肉搏的血战！

葛尔丹的骑兵虽少，但都是从西域游牧部落精选的蒙古勇士，个个精骑术，善劈刺。清兵训练多年，结阵冲杀、进退有制，杀得难分难解。大炮和鸟枪这时已派不上用场，战场上的人个个血葫芦似的，只用有辫子无辫子做标志。战马嘶鸣着冲撞往来，马刀和马刀相迸，火星四射。砍落的人头被人脚、马蹄踢得滚来滚去，汩汩的鲜血汪成一个一个的血潭，渐渐凝固、发紫。这场肉搏战自未时杀到酉末兀自毫不松懈。飞扬古回头看了看索额图，索额图是兵山血海中的过来人，此刻也是双拳紧握，脸色苍白。飞扬古略一沉吟，突然大叫一声：

"皇上圣驾到，万岁来看望我的勇士们哪！万万岁！"

清兵们听得这一声高呼，更发了疯似的，向敌人挥刀拼杀。一边高叫"万岁"，一边狠劈猛剁。葛尔丹的兵本就寡不敌众，三停折了两停，此刻越发气馁，葛尔丹眼见支撑不住，大喊一声"回军"，放马逃往穆萨尔大营。战场上高下立见，清兵一鼓作气，将阵前剩余的三千敌军团团围住，砍瓜切菜般，不到半顿饭光景便杀得一个不剩，接着便冲进了葛尔丹的大本营，敌营中立时燃起了熊熊火光。

“传令，年羹尧向西，堵住他的西逃之路，命佟国纲，立即进击穆萨尔营盘！”飞扬古厉声说道，“有迟误者，立斩！”说罢松了缰绳，马刺一碰，枣骝驹不待扬鞭便向西奔驰。索额图和中军护卫们便知他要亲自指挥夺取穆萨尔大寨，一抖缰绳也跟了上去。

葛尔丹的大营被击溃后，余战未息，蒙古人生性宁死不屈，虽失去建制，昏夜中仍人自为战，黑暗中马踏刀砍，死的人不计其数。葛尔丹的六百名中军亲兵舍生忘死，总算保着他逃进了女婿穆萨尔的营中。葛尔丹原来深恨穆萨尔隔岸观火，此刻倒庆幸有此暂栖之地。眼见父亲腿上中伤，浑身血淋淋地回来，小珍也不觉惨然，忙和丈夫上去搀扶葛尔丹，扶在椅上休息，葛尔丹从惊慌中清醒过来，想到一日之内全军覆没，年过天命却一事无成，往日的惨淡经营付诸东流，不觉悲从中来，“唿”地站起身来仰天狂笑：“哈哈哈哈……想不到我葛尔丹竟有今日！”蓦然间又放声嚎啕、捶案击胸。满帐人见他如此悲伤，各自黯然落泪。

“早听女儿一句话，何至于有今日？”小珍掩面流泪说道，“那些罗刹国人哪一个是讲信义的？大汗偏偏听信他们！若像漠北和东蒙古诸王，安分替博格达汗谨守西藩……”

“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穆萨尔截断了妻子的话，蒙古长统靴踏在椅子上，按着腰刀皱眉说道，“父王，你知道，我是不同意你东征的，博格达汗并没有去伤害我们，攻略东蒙古，是兄弟自相残杀，所以我只答应保护你的生命——现在我实现我的诺言，我带人死守这里，你……和小珍逃生去吧。只是我死，也有一句话要奉劝。回到家园休养生息，慢慢和朝廷讲和，不要再来……打了！”

葛尔丹猛地抬头，盯视穆萨尔良久，叹道：“不是我不尽力，实是上苍不许我恢复大蒙古八纮一宇的天下！我……”他气馁地咽了一口气，“我回天乏力，也老了，决不再做这样的事了……”

接着众人便议论突围之计。但突围谈何容易，清兵十数万已将景峰围得铁桶似的，而且可以料定，狼瞫的军队正兼程向西北包抄，一出大营便有十门大炮阻击！

“必须慢他的军心！”葛尔丹一生征战，到底是老谋深算，“正面开寨假降，我们从后寨突围，当清兵醒过来时，已经鞭长莫及！”

穆萨尔听着涨红了脸沉吟不语，战败已是屈辱，再举白旗诈降，不像蒙古的豪杰。思索良久，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粗重地喘息一声道："好吧，你们先走，我来断后！"

葛尔丹营冉冉树起白旗，清兵大营立时欢声雷动。此时已是子夜时分，对垒的两大阵营燃起千千万万支火把，照得大地白昼一般。飞扬古却有点犯难，康熙有令不准拒降，所以不能进击，但此刻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万一是假降，纵敌之罪又何以克当？正沉吟间，索额图指着寨门道："有人出来说话了，一定是穆萨尔！"年羹尧和佟国纲却都不言语，只看着飞扬古，等他下令。

"那边的将军是飞扬古么？"穆萨尔喊道，"我们不打了，要投降！请来人商议条件！"

索额图思忖了一下，此刻自己再不答话，半点功劳也没自己的了，因催马进前几步，答道："我是上书房大臣索额图！穆萨尔，既然投降，当然应该你们派人来，我作保，决不伤害！"

"你们那边汉人多，都是阴险奸诈之辈！"穆萨尔尽量拖延着时间，历数自明末以来蒙古人上当受骗的经历，"……还是你们来人，我们信不过你们！"

索额图回头看了看飞扬古，问道："怎么办？"飞扬古深知他的心思，也觉得这类事由他出头倒合适，免得出岔儿自己当不起，便道："这事请中堂主持吧。""好，"索额图俯首略一沉思，说道："国纲，你的身份合适，你去一趟罢。"

"喳！"佟国纲答应一声，带了两个随从纵马便向敌营驰去。眼见刚至营门口，忽然西边大炮轰鸣，一骑兵慌慌张张飞奔而来，那传令兵来不及行礼，勒紧长嘶狂跳的马报说："大帅！后寨有几百人冲出去了！"

"诈降！"飞扬古心头一沉，惊呼一声，"国纲，快回来，快！"

但说时迟，那时快，刚刚醒悟过来的佟国纲未及调转马头，寨中弩箭火枪齐发。可怜佟国纲刚刚出山，当了不到一年将军，浑身射得像刺猬一般，倒地而亡。

"踏烂他的大营！"索额图大怒，拔剑在手，咆哮道，"生擒穆萨

尔，为佟将军报仇！”其实不待他发令，愤怒的清军早就潮水般拥了上去。顷刻之间，整排木栅都被推倒，惊天动地的喊杀声震得耳聋，连对面说话声都听不见。飞扬古眼见年羹尧将捆得米粽一样的穆萨尔押了过来，照脸就啐了一口唾沫，狂怒地骂道：“混蛋！还不去追葛尔丹！”

年羹尧是极要强争脸的人，当众被辱，无处迁怒，回头看看穆萨尔，一把提过来，恶狠狠道：“爷零割了你！”

“慢！”

身后忽然有人大声命道，众人回头看时，竟是康熙来到阵前。

康熙没有再理会年羹尧，拍拍穆萨尔壮实的肩头，吩咐道：“给他解开。”见众人已下马伏地叩头，遂问飞扬古道：“你在西翼安置了大炮，可见预计了葛尔丹的逃跑，为什么不多置一些？若在西边佯攻，也不至于就逃掉葛尔丹啊！”索额图的脸立时变得苍白，生怕飞扬古当面说出真相，这责任就严重了。但飞扬古却不敢，只委屈地看了一眼索额图，叩头颤声答道：“总是奴才办差不力，放走了元凶首恶，求主子重重……降罪……”康熙略一思索，走至穆萨尔身边，用蒙语说道：“各为其主，古有遗训：胜不足骄，败不足辱，朕怜你是蒙古英雄铁汉，放了你，你去吧！”

“什么！”穆萨尔惊怔了，翕动着嘴唇，半晌才道：“……放了我？”

“对，放了你。”康熙淡然说道，“回去劝说你的部卒，不可再与朝廷为敌，不要再听葛尔丹的，好生在西域为朕守藩。你都看见了的，你们死了两万五千，我们死了一万有余，他们都有妻室儿女、父母家庭，这是何等之惨？”

穆萨尔突然失声痛哭，用蒙语叽里咕噜说了一阵，上马飞骑，眨眼间便消失在暗夜里。

“不能全怨飞扬古，朕也有失算之处。”康熙说道。他的眸子望着远处黑沉沉的草原，舒了一口气，“现在必须尽快判明葛尔丹行踪，一步也不能放松，穷追到底，直至擒拿到手，朕才能安卧北京！”

飞扬古叩头说道：“此战未收全功，责任在臣，臣愿带三万轻骑穷追，一年之内捉不到葛尔丹，臣将首级付于从人送回北京，万万不可再

劳动圣驾了！”康熙默然看了一眼索额图，飞扬古自动请缨前敌立功，他原欢喜。但此刻功亏一篑，难道他一点责任也没有？良久，康熙方道：“朕说了亲征，其实一仗未打。追击葛尔丹朕亲率中军一万四千，从后猛追。飞扬古率军三万五千由北路强行军直逼科布多截他后路！”

“请旨，”索额图觉得自己沉默得太久，忙道：“奴才办什么差使？”

“你嘛……”康熙犹豫了一下，“你和士奇就守着大本营调度军饷。不得朕旨不能擅离。明珠随朕中营打仗！”

索额图明白“不能擅离”的意思，就是不许他回北京。不禁打个寒噤，只得叩头说道：“臣谨遵旨，当调甘陕军马，牵制青海藏兵不能援助葛尔丹。只是这里离前线太远了些，请旨是否将御营移往集宁，以便节制？”

“可以。”康熙脸上毫无表情，“只是要快，时时打听朕中军行踪，确保北路军粮秣，这是军机，误了差使朕就不包容你了！”

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康熙率军正面追击，飞扬古带北路军包抄，直向西北穷追。不数月间，清军连克阿巴哈纳尔、二连浩特重镇，歼灭葛尔丹一万余名留守军队。待至八月中，清军在昭莫多会师，激战一日方攻下这座要寨。盘查俘虏时，方知葛尔丹先是派人与戈罗文联络，罗刹见他已无用处，不但不肯收留，连原已答应的一千枝火枪也拒不交付；与回部、青海联络，信使一去杳如黄鹤。城中降将只说葛尔丹由他的女儿护送，十日前就弃城而走，谁也不知他逃往何方。

得悉这一情况，康熙立即在昭莫多的喇嘛庙中召集军事会议。恰这时留守北京的张廷玉和佟国维奉皇太子命递来飞折，说回部、青海、哈萨克等部都已修表朝廷，叛离葛尔丹，称臣进贡，保证葛尔丹一入境，即刻擒拿解送北京。康熙与飞扬古合计：此刻葛尔丹别无路走，只有投靠达赖喇嘛桑结仁错。

“真的如此，那就麻烦了。”飞扬古想到自己十余年的准备，被索额图一语败坏，真有点欲哭无泪，“请圣驾回京，此时臣只能重新组织兵力进击青海之南了！”

康熙随意翻动着北京递来的一叠奏折，足足几十件，都是各部院大臣请驾回銮的。有的说：“蛮夷荒服，治以不治，古惟有驱逐之而已，

防守之而已。”有的说：“劳师远征，未必能奏效也。”康熙看着轻蔑地冷笑一声，将文件一推，对飞扬古道：“打起精神来！青海回部既入我手，葛尔丹想去藏北谈何容易！朕看他此刻顶多逃往塔米尔河一带。只要藏兵不能和他会合，一定能捉住他。现在还不能说功亏一篑，若真的放虎归山，数年之后就又要变成西域一大毒瘤！”飞扬古看了看康熙，康熙的脸绷得紧紧的，石头人一样不动声色。飞扬古心下又愧又佩服，遂叩头说道：“使圣心劳苦如此，臣万死不能辞咎！既然皇上决心已定，臣何敢畏难？”阿秀一直侍候在康熙身边，见康熙伸手摸杯子，忙斟了茶送上来，说道：“万岁爷断定他逃往塔米尔，那他要想和桑结仁错见面，至少还得一年！冬天就要到，马无草是不能行军的，这时候扑上去，一定能捉住他！”

“你说得对！”康熙一击案站起身来，目中放出咄咄逼人的光，略一思忖，至案前提笔疾书写道：

大将征袴胆气豪，冰矛青剑霜刃刀。

待到天兵凯旋日，亲与将军脱战袍！

看了看，中间有两个“将”字，似有不妥，也不细推敲，将墨汁淋漓的纸递给飞扬古道：“这个赐你！你还是率军由北路包抄，朕率中军督战！今日即召三军千总以上官佐，朕亲自训诫，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飞扬古抖着手接过诗，热泪像泉水般涌流出来。

第五十八回　西域平天下归一统　黄河清玉宇呈祥瑞

康熙的大军又进发了。这是个寒冷的秋天，大片大片的衰草、枯叶，在草原上起伏如波。白毛风吹得呜咽作响，白天行军倒也不觉什么，到夜晚露寒霜冻，宿在帐篷中的军士们无不冻得牙齿迭迭发抖，但接济的冬衣却还要半个月才能送到。更吃不消的是，粮道越来越远，根本供应不上。士兵们只好杀马充饥。康熙几次派人严令索额图速将粮食运来，索额图都答复勉力供应，但供应的粮食却少得可怜，几乎是一到就光。飞扬古知道，这是在乌兰布通战役中索额图将军粮全部东调的结果，但他是主帅，不敢将真相奏明，只好命北路军节衣缩食，勒着腰带赶路。

待到九月初，康熙的中军已只余了三天军粮，离着塔米尔还有十日路程，恰这时接飞扬古军报，北路军已经断粮！从行的武丹、素伦见康熙急得容颜憔悴，都劝暂停行军，以待军饷。

“今儿是初九，”康熙仿佛不胜感慨，苦笑一下说道，“京里正是携壶登高、赏菊消寒的日子，他们哪里晓得朕在这里吃苦？送来的折子都是‘恭请圣安’，谁知道他们心里都想些什么！”

阿秀和素伦对望一眼，他们心下也是酸楚，却不敢回康熙的话。武丹却叹道：“这里离着甘陕这么近，却要从科尔沁、隆化调粮，真不知这些大爷们当初是怎么调度的！”

一语提醒了康熙，想起自己在延安、榆林秘密安置的几个厅，那里有的是粮，为什么舍近求远？康熙此刻真是感念周培公铭心刻骨，精神一振，说道：“飞骑去飞扬古军中传旨：命派干员至榆林、延安、伊克昭，取出粮食全部供应北路军！”“那我们这边怎么办？”素伦问道。康熙说道：“北路军要切断葛尔丹归富八城之路，又要攻城略地，路途遥远，断不可无粮。我们这边——从今日起，自朕至马夫，一日仅供一餐，等待索额图的援粮！”

这怎么行？武丹愣住了，张了张口，却说不出话来，半晌才叩头，呜咽着说道：“奴才遵……旨。只求皇上您……”

“不要劝了。”康熙眼中饱含泪水，看了看这个跟了自己多年的侍卫，“朕和众人一样，士气才保得住，不然，走得更慢……”

皇帝与马夫一样，每日只在午间供应一餐！诏旨传下，将士们无不失声痛哭。康熙却显得毫不在意。当日即召集从驾千总以上的官佐，命全体席地而坐，语重心长地说道：“朕虽没尝过饿肚子的滋味，也知道很难过的。好在我们是在草原上行军，野羊獐狍之类的偶尔能见，还能边打猎边行军。从朕的将士，朕已令人记名，朕是忘不了你们的。今日有难同当，异日自然有福共享，这是朕这会子想的头一件。”康熙深邃的目光望着远处，又道，“第二层，如今国家处于大清开国最为兴旺之时。昨日朕看了邸报，山左大熟，山右大熟，江南也是大熟，国库的粮食多得十年吃用不尽！我军乏粮，只是一时运不上来而已。葛尔丹困守塔米尔，也是兵疲粮尽，且是毫无粮源。不数日间我军粮食就会运上来，大家何必为一时之困忧心？朕此役乃为了天下一统，西域中原永不再遭兵乱，师出有名，堂堂正正，慢说有粮在后，即便无粮，朕就是吃雪，也要穷追到底，剪除乱我中华的祸根……看到你们受累挨饿，朕心里很难过……”说至此，康熙低下了头，场中一片唏嘘之声。

“抖擞起精神来！”康熙陡地提高嗓门喊道，“河南巡抚的奏本说黄河清了，这就是天降之祥瑞。黄河清，天下一统，这是朕多年的宿愿！违天不祥，顺天者昌，愿与诸君共勉！”军官们听至此，齐声跪起，腰刀马刺碰得叮当作响，雷鸣般答应一声：

“喳！”

……饿着肚子行军八日，前锋军已和葛尔丹军交上了火。看样子，葛尔丹的军队也是饿得仅能保命，双方一战浅尝辄止，打了个平手便各自回营。巳时时分，康熙后营来报，说粮食运到，虽说只有四百石，但于此时，却不啻久旱逢甘雨，军士们立时埋锅造饭，准备下午全力进击葛尔丹的大营，捣毁这一最后的巢穴。

不料午饭后，敌营在阵前纵起火来。此地因久经战乱，无人放牧，荒草长得齐腰高，秋云风烈，枯草茂密，霎时间，从南到北无边无际一片火海卷将过来，烈焰腾空，黑烟和燃着的草叶冲起老高，乘着西风漫卷而来。清营立时一片慌乱。

康熙刚刚巡营回来，听见外头人喊马叫，想是葛尔丹舍命前来踹营，一步踏出帐外，便被武丹和素伦一边一个挟着扶上了马。武丹扯着

缰绳，满头热汗，大叫："皇上快走，奴才带着中营扑火，就是死了，也得叫它一个时辰再烧过来！"素伦一把推过武丹，说道："皇上不能没你，你护着主子走。这是我的差使，你快，快！"说罢返身便命令随从，"有种的就跟我滚出一条火路来！"

"慢！"阿秀忽然掀帘出来，她的脸色镇静异常，"你们不知道草原上的火，只要不下雨，你跑死马，照样追得上你！"

"臭婆娘！"武丹早已忘了礼仪，暴怒地破口大骂道，"要不是你这阴人在军里，怎么会招来这阳火？不走，难道就烧死在这里？"

阿秀冷冷一笑，说道："你粗人说急话，我不计较，但我说的是实情！"说着，取出火煤子，晃着了，向地下一丢，立即将脚下的草燃着了。

康熙立时大悟，在马上拔剑命道："传令各营，立即点火，烧出空场，把大营移过去！"顷刻之间，清营也是一片火海，向东蔓延烧去，待西边烈火到时，康熙早已安全移营。

夜幕悄悄降临在烧焦了的草原上。没了草，也就没了惯常夜夜作响的沙沙声，没了鸟兽，没了时而传来的狼嚎豺叫，真个是万籁俱寂。康熙巡营回来，见武丹在帐边转来转去，遂问道："不是叫你去安置运来的粮食么？你在这里做什么？"武丹红着脸，低着头用脚跐着草根，说道："……奴才今个儿犯粗，错骂了贵主儿，奴才……"康熙爽朗地一笑，骂道："你这犟驴子，谁计较你！办你的差去吧！"说罢径自进帐来，笑谓阿秀："幸亏带了你来，不然，朕就要去见列祖列宗了！武丹方才负荆请罪，朕打发他去了。"

阿秀紧锁眉头，半晌才吁了一气，说道："主子，你想过没有？我们放的这把火要阻了后头的粮道……"康熙听了不禁一怔，良久，舒眉笑道："运粮的都是蒙古人，他们不要紧！不过……恐怕要慢些了。"正说间，外头素伦进来禀道："皇上，北路军的年羹尧来了，求见皇上！"

"年羹尧？"康熙一时想不起，良久才笑道，"是那个穿白衣的骁将！叫他进来！"话音刚落，年羹尧已一步抢进来，伏地叩头道："奴才年羹尧，恭见万岁请罪！"

康熙不禁诧异，问道："你请的什么罪？慢慢说，不要急！"

“北路军已与回部会师，阻住了葛尔丹西逃南窜之路，葛尔丹的侄子阿拉布坦递表归顺朝廷！葛尔丹率一百人突围不成，在阿察阿穆塔台吞金自杀。奴才……”

“且慢！”康熙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止住了年羹尧，“你说什么？！”

“奴才说葛尔丹已经死了。”年羹尧说道，“正面敌军是葛尔丹的女儿指挥，原想挡住我军，让葛尔丹逃走，她不知道我军已经断了归路……”

“死，也要有个尸首？”康熙还是有点不信。

年羹尧抖索着手，从靴页子中抽出一张纸双手捧上，说道：“这是葛尔丹的绝命书。飞军门令奴才代转，未能生擒此獠，有负圣上珍重寄托……”

康熙一把抓过来看时，上头歪歪斜斜用汉字写着：

> 雕弓断，羽翼飞，亲朋叛，士众散，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葛尔丹绝笔

怔了良久，康熙突然哈哈大笑，说道：“你就为这请罪？朕说生擒葛尔丹，也不过要明正典刑而已。他既死了，朕欢喜还来不及呢！有酒没有，斟上一碗来！”

“奴才杀了葛礼！”年羹尧突兀加了一句，说罢，用头重重碰地。

帐中众人听了无不大吃一惊，年羹尧一员微末偏将，怎么就敢如此？一个个都吓白了脸，阿秀正喜极而泣，也不禁愕然注目，一时帐中一片死寂。

“为什么呢？”半晌才听康熙问道。

“他扣发甘陕运向北路军的军粮！”年羹尧硬邦邦地回道，“大帅命我督粮。他说粮食全已分发难民，奴才亲往榆林、延安粮库，见库中尚有一百余万石粮，逼他立即发出，他却左推右诿，说无马无车，难以资军，也是奴才急了，骂他两句，他就说奴才以下犯上，怙恶不悛。奴才一怒就斩了他！”

此人年方而立，位轻人微，不是他自己说出来，谁也不信他竟如此强悍凶恶。康熙盯了他移时，说道："你是哪一旗的？"

"汉军镶黄旗。"年羹尧亢声答道，"现在四爷藩署当差。奴才擅戮大臣，请旨抵命！"

"那葛礼是新起复的甘陕总督，"康熙回身坐了，说道，"扈从如云，亲兵如林，你怎么就能杀掉他？"年羹尧叩头答道："军中饿死士卒近千，几次督粮不到，奴才借了大帅的天子剑，诛了他，请旨治罪！"康熙沉默良久，不置可否地说道："此事暂且不议，你不必归营，就在御营待命，去吧！"

康熙屏退了所有的人，他想独自思索一会儿。临出北京前，曾屡下密诏给北方各省，全力支援飞扬古。葛礼怎敢如此大胆，公然抗旨？科尔沁和察哈尔供应的六千辆粮车，为什么不用，却用马匹一点一点地接济前线？更令人诧异的，榆林等厅的设置，除自己和高士奇之外一人不知，葛礼又怎么侦得实讯，难道高士奇竟敢泄露么？……一大串的疑窦想得康熙脑门发烫。他站起身来踱了几步，忽然听见外头远处幽幽的一阵箫声，呜呜咽咽十分凄楚，歪着头听了一阵，觉得曾听过此曲，因叫进素伦问道："是谁在吹箫？"

"是明珠。"素伦答道，"方才武丹回来，说明珠带着枝箫在那边土坎边上转悠……"说话间武丹已进帐来，康熙便问："武丹，你听听，什么时候曾听过这个曲子？"

武丹侧耳细听良久，笑道："后一半儿奴才听出来了，是那年在苇子胡同魏东亭家，明珠吹的，前半截却没听过！""前半部是当年在悦朋店何桂柱家，明珠吹的！"康熙又听了一阵，突然恍然大悟，二十六年前初见伍次友，和在魏东亭家聚集侍卫策划清除鳌拜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他取下挂在帐壁的斗篷披上，一声不响地便向外走，武丹和素伦只好远远地跟着。

这些日子，全军最不好过的要算明珠了。自打中军缺粮，他就被减成两餐，康熙令全军日餐一顿，却又被人克扣，有时随便丢两个窝头给他。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明珠经历过很多，并不十分在意，可怖的是跟着监视他的亲兵，待他愈来愈凶，动不动就发作他："该死的人就该自己去死，何必定要皇上发话？"这明珠像一只落架凤凰，能有什么办

法？无以排忧，踱至这焦荒的秋月下，不禁思绪万千，遂靠着土坎儿吹了一阵子箫。蒙眬间昏昏欲睡时，却听有人道："明珠兴致不坏嘛，是你吹的箫么？"

"万岁！"

明珠惊得一怔，一骨碌翻身俯伏在地，说道："万岁，奴才明珠，不合吹箫惊动圣驾，望乞恕罪！"

"起来吧！"康熙略招了招手，月光下见明珠瘦骨伶仃，满面憔悴，头发足有二寸余长，想想一个上书房大臣落此地步，不由一阵怜悯，"这些日子断粮，恐怕你吃的苦头更大，难为你顶了过来！"

"奴才区区之身，何足道哉！"明珠哽咽道，"此次葛尔丹逃逸，全军断粮，乃是人为之祸！"

"什么人为之祸？"

"有人想将皇上饿死在草原上！"

"谁？"康熙心中一动，厉声问道，"你仍想害人么？"

"臣岂敢！"明珠并不害怕，大声说道，"臣此生坑陷人已多，伍先生、周培公皆臣害死，如今已忏悔不及，哪会再去陷害别人。臣已绝了皇上赐生的念头——既然忏悔而死，皇上应允臣尽言而终！皇上想想，是谁把河北、山西的军粮全部调往乌兰布通的？蒙古有成千上万的马匹，为什么只用一千匹运粮？难道缺粮吗？乌兰布通之战，布置得天罗地网似的，怎么偏偏就走了元凶？——飞扬古一代名将，又怎会有此失漏？若不是有人从中作梗，怎会有皇上这次万里之行！"说罢，竟自嚎啕大哭，"奴才是该死之人……遭逢圣世，本应做贤臣，却做了佞臣……万岁，你杀了我吧……"

康熙听着，脸色愈来愈苍白，联系南巡时的怪事，他心中若明若暗已有成见。半晌才道："你……也不用这样。自明日起，有事仍可直接奏朕……"说罢一声不吭径自回帐，布置第二日全力进攻小珍的军营。

但仗已用不着再打了。第二日凌晨，小珍军营正中寨门大开，穆萨尔和小珍自用黄绫捆缚着至康熙大营投诚，仅余的三千葛尔丹骠骑兵弃

刀丢弓，列成队跟在他们后边亦步亦趋，走至康熙大帐前，黑鸦鸦跪了一大片。康熙忙不迭命人解缚，迎进帐中说话。原来小珍以为丈夫已死在清军之手，要誓死与康熙周旋的。穆萨尔绕道数千里，当日才赶回大营，又闻知了葛尔丹死讯，小夫妻本来就不愿与朝廷为敌，一商议便带全军前来投诚。阿秀和小珍本就是好朋友，说起来小珍还救过阿秀的命，此刻姊妹见面，不禁抱头大哭，满帐中蒙、满、汉人见此情景无不凄恻坠泪。

康熙此时真是喜忧交加，搓手连连感叹，数十年之忧，竟然就这样烟消云散！但两军皆是没有粮食，马、驼已经杀得殆尽，又如何是好？正为难间，年羹尧却道："皇上想是为粮食担忧？您想，正面之敌一去，飞军门那边的粮食就能运来！今日飞马去传旨，臣料三日之内必有大批粮饷运到！"康熙盯视年羹尧良久，大笑道："好，好，看你不出，竟是良将之材！你杀葛礼乃是代天行令，朕不加罪，你放心吧！"

消息一传过去，果然第四日傍晚，两千辆大车满载着小米、高粱米、燕麦、黄米、猪肉、牛羊肉浩浩荡荡自西而来，却是飞扬古亲自押运。清营和穆萨尔营轰动了。各族兵士立时狂欢雀跃，高叫"万岁"，塔米尔河畔一片雷鸣似的欢呼声，唱歌声，快乐的人们不分彼此，拥抱着，舞蹈着，芦笛声、马琴声在草原上空四处飘荡。

"万岁，你瘦多了，叫你吃这样的苦，臣心里……"飞扬古枯瘦的身躯伏在康熙面前，已是泣不成声，语无伦次地奏说："……好在葛尔丹总算是殄灭了，粮食也供……供上来了，我的兵……饿死了一千四百十一个呀……"

康熙双手扶起了他，端详半日说道："不要哭了，今日是喜日子么！今晚两师相会，还有穆萨尔投诚的军士将佐，有酒有肉有粮，我们痛痛快快地乐一乐！你也是瘦得……朕都快认不出了，回去叫墨菊好好给你调养调养……"说着说着，他自己眼中也滚出豆大的泪珠儿。

当夜，从康熙的中军大帐到穆萨尔的各个营盘，俱都大设筵宴，多日饿得头昏眼花的军士们在灯烛火把中举酒相庆，酣饮畅食。中军大帐里，康熙为首，旁坐飞扬古，武丹、素伦也破例赐坐右侧，这边下首，端坐着穆萨尔和小珍，却是阿秀相陪，真个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和和睦睦、亲密无间的景象。

"万岁，"飞扬古乘着酒兴，见康熙高兴得脸放红光，因道，"葛尔

丹兵败之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已经夺权为汗，向朝廷称臣。土尔扈特汗是策妄的岳父，也与朝廷握手言和，西蒙古诸部已经绥靖无事。奴才想……”

“嗯，”康熙听得极专注，见飞扬古迟疑，催道，“说下去。”

“奴才想，应该效法中原，将喀尔喀诸部政体改为郡守制。”飞扬古道，“如此，中央节制有力，可保西疆永无兵患！”

听到这话，穆萨尔、小珍、阿秀都是一怔，住了酒，都把目光盯向康熙。康熙紧张地思索着，许久许久没有言声。良久，小珍身后一个雪白胡子的蒙古老人操起了马头琴，颤巍巍说道：“博格达汗，蒙古人是不吃枯酒的。我们很久就盼着能见到您的风采，今天不能闷坐。我叫老胡，虽是蒙人，和我的公主格格都从了汉姓。我有薄技，愿意献来佐酒！”

“好！”康熙一时拿不定主意，遂笑道，“听听你的马头琴，宽松疏散一下！”

老胡躬身一礼，盘膝而坐，略一调弦，悠扬的马头琴立时响起，却听老胡唱道：

雪花如絮扑战袍，

夺取黄河为马槽。

灭我名王兮虏我伎歌，

我欲走兮无骆驼！

呜呼黄河以北兮奈若何！

呜呼北斗以南兮奈若何！

唱罢伏地大恸，涕泗滂沱，举座尽皆唏嘘，康熙听着也不禁动容，因对飞扬古说道：“你说的不行，还是蒙古人自治的好。不过不能像从前那样各自为政。喀尔喀部首领仍可称汗，但要分为四十九旗，军队各由旗长指挥，直属中央。朕还没有想得很仔细，流落关内及漠北的喀尔喀亲贵要回归旧地，分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各类

等级。大体就是如此，则喀尔喀就算置于朝廷管辖之中了。这件事回去和上书房诸臣工再详议一下，然后发明诏颁布天下！”

康熙粗粗一想，这番议论便已胜人一筹：设郡设府，不但政府要增加开销，且蒙汉之间极难和衷共济到底，一遇变故，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仍旧要生乱子。蒙人自治，又分权直属中央，很难再团成一处与朝廷为敌。安定了喀尔喀，也就等于在西疆设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长城，不但不怕伊犁的准葛尔部再起异心，连罗刹的内侵之路也堵得严严实实。穆萨尔以下，连阿秀、小珍都没有体味到康熙的深意，但求蒙人自治，已是喜出望外，不禁热泪盈眶，一齐举杯为康熙上寿，高呼：“愿至尊天子博格达汗圣寿无疆！”

西域战争既毕，车驾即刻回銮。从沙漠瀚海，恶风寒漠的塞外进入甘东，已是阳春四月，甘陕高原草木葱茏、青山碧水，远山如黛，白云悠然。这支九死一生得胜还朝的军队，人人都恍若有隔世之感。过了东胜城，不远就到黄河，大军即由此东渡，过大同直趋北京。因在途中阅奏报，说黄河水清了，康熙还只道是臣下谬报祥瑞，只用来激励军心。待过河时亲眼看见，汩汩东泻而下的黄河，真的静如处女。他到河岸，双手掬起一捧水来，虽不是一点泥沙没有，但手上的指纹都清晰可见，有似刚淘过不久的井水，微浊而已。

“天！”康熙双目望着苍穹，任水从指缝中淌下，“真的清了，真的——”他心里猛地一动，像靳辅、陈潢这样的治河奇才不得其用，那真是人君一大过失！急忙登舟，命道：“快，快些赶回北京！”

高士奇和索额图在葛尔丹死后便请旨先回到北京。听到圣驾即将回銮，满京城都轰动了。自居庸关至北京全用黄土垫道，日日洒扫，沿途数十万百姓以香花醴酒，欢迎王师凯旋，几百座彩门均用黄绸旋裹着柏叶灿花，鞭炮爆竹不断头地响成一片，真个繁花似锦、富贵风流。皇太子率张廷玉、佟国维、高士奇、索额图直迎出三十里外。

“朕安！”康熙只看了伏地叩头的索额图一眼，略抬手示意大家起来，用目光扫视着一个个精神焕发的大臣们，问道：“靳辅呢？没有来么？”

佟国维忙上前躬身答道：“回皇上话，三个月前靳辅已经病死。他是已革官员，按例不予陈奏……”

“嗯。”康熙阴沉着脸答应一声，径自升舆而去，一大片青苇庐棚中预备的水陆珍肴、鲜果醴酒一口未用，弄得文武百官面面相觑，急忙从驾入城。

康熙回城，谒过太庙，拜了斗坛，祭了天坛，回至紫禁城，已是酉正时分。太监何玉柱、李德全一干人忙乱了多少天，将这里整治一新，到处堆放着康熙平素爱吃的东西，又新添置了许多古玩和西洋贡品，康熙都不在意，只传旨叫进张廷玉和高士奇。

“明珠的案子该结了。”康熙命阿秀端了参汤，一边啜着，一边慢吞吞说道，“贪墨、科场舞弊、坑陷大臣都是有的，着革去散秩大臣，在京致休，永不叙用。”

“是。”张廷玉轻声答应着便去拟旨。高士奇趁机说道：“明珠一案涉及奴才。众臣所劾的，虽有出入，但天子明堂之下，不宜有玷污之人，奴才愿圣主网开一面，容奴才引咎辞去上书房大臣之职。”

康熙沉默良久，说道：“你暂回避一下也好，然而你的才学亦不可废置。熊赐履去后，国史馆无人掌管。你退出上书房，专事修史，如何？”高士奇提得老高的心顿时放了下来，感激之余，竟流下泪来，跪奏道：“主上到底爱我护我，奴才虽结草衔环，不足报圣恩于万一……”

“万岁，”张廷玉拿着诏书草稿过来，静静地捧给康熙，只说了声：“请圣上过目。”

康熙接过来仔细看了看，说道：“没有株连，甚好，拿去用玺吧。”张廷玉接过转身便走，康熙却叫住了，“你去传旨，索额图自即日起不必入值，有话由简亲王喇布代奏。哦——还有，即刻将陈潢由狱神庙提来见朕。”

“是。”张廷玉目光一闪，随即躬身应道，高士奇一刻也不想在这是非之地多呆，便也告退。康熙却显得很和气，竟起身送出殿外，立在滴水檐下说道：“你若有事想见朕，告诉廷玉一声儿，进来给朕说话儿解闷也好，去吧。”

半个时辰后，陈潢奏旨提到，不过是用担架抬进来的。他本就黑瘦，此时病骨支离，直挺挺躺着，垂目不语。脸色又青又灰，乱蓬蓬的头发，衣服不知已有多少日子没换了，带着一股狱中的霉臭味。阿秀靠

在龙案上，脸色雪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陈潢，”康熙走近来，弯着腰轻声叫道，“陈……陈先生！”

陈潢慢慢睁开双眼，见是康熙，目光中火花一闪，又闭上了，用微弱的声气说道：“是……万岁啊……我已六脉俱绝，决无生望……由着您……处置吧……处置吧……”

“朕……朕已铸成大错，朕要起用你！”康熙说道，“还有彭学仁、封志仁，都要起用。你……不可绝望，朕有好医生，好药，朕要医好你。你不是喜欢治河么？朕把黄河交给你！黄河……已经清了……朕要它清下去，一千年，一万年……”

陈潢此时神智才清醒了些，无力地摇了摇头，说道：“于成龙是好官，但他不会治河……治黄——其实是治沙……他不会，他只会挖沙，不会治……主上一定要叫他治……治沙！”他抖着手吃力地从怀中取出一卷子烂得破布似的纸，“这……这是我写的《河防述要》……纸不好，笔不好……也没有桌子……”他将纸卷递给康熙，蓦然间，看见了靠在龙案边浑身发抖的阿秀！

人生有多少奇遇啊！怎么会在这里这样见面？斯时、斯人、斯情、斯景，阿秀心中万感交集，连一句话也不能说。陈潢也只是目中波光一闪，当即晕绝过去。康熙几步踏出殿外，厉声命道：“快，来人将陈潢送太医院！”

当夜，抢救无效，茹苦含辛，一生奔波于黄河上的陈潢溘然长逝。这一夜，康熙和阿秀都失眠了，暗夜中谁也不言语，睁着目光炯炯的眼睛各想各的心事。

陈潢说的千真万确，于成龙确是治沙无术。三年来黄河下游的河床已经淤得老高。幸是陕甘高原植草栽树，封山育林，水土保持得好，减了沙流，不然早就决溃了。至康熙三十六年，秋汛过来，实实抵挡不住，自兰考以东竟有七十二处同时决溃，将靳辅、陈潢原修的减水坝、滚水坝、引河道毁得一干二净，仅清江、高家堰就淹了四十二万顷田，当初为之争得头破血流的屯田全部变成一片泽国。于成龙几次投水自尽，都被部属救起。他变得痴痴呆呆，每天在岸边茫然地转悠，幕僚们吓得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他，生怕他再寻短见。

于成龙死不成，见成千上万的灾民沿街乞讨，又不愿活着看。朝廷旨意却是辞气温和，又是调粮赈济，又是遣使抚慰，叫他好生振作竟连句重话也不说。但越是百姓无怨言、朝廷不降罪，于成龙越觉得羞在人间。盘算了几个月，他竟自己钉了一面枷，乘官船亲趋北京请罪！

一个封疆大吏，带枷进京，而且枷上写着“决河总督于成龙”！立时轰动了北京。康熙立命武丹带着太监硬将他拖进轿里，抬进了乾清宫。

“你这叫做什么？”康熙亲自为于成龙开了枷，“国家大臣，如此意气用事，太不像话！治河决溃，常有的事嘛！朕又没有降罪！”

于成龙叩头道：“皇上不降罪，不见得就是无罪。有罪而不降罪，比杀了臣更难过。臣既不能死，只好自己取辱了……”

“你这人太固执了。”康熙笑道，“这是又一种小家子气。靳辅当年治河，也决溃不少，朕也没有因决溃怎么样他嘛。”此刻提起靳辅，于成龙心中比刀剜还难受，低低地垂了头，只是哽咽，半晌方泣道：“臣为古人书所误，铸成大错，虽知昔日之非，但已无可挽回。臣愿……一死以谢靳辅、陈潢……可怜二人生前受尽了臣的气，竟未享过一日之福……”

康熙的心也是一阵刺痛。陈潢死后不久，阿秀便提出要带发修行，康熙没有降罪，也没有恩准，只将地处蒙汉交界的隆化指做她的采邑，为防物议，更名为皇姑屯。面对悲凄怆楚的于成龙，想起往事，能不伤情？他吁了一口气，说道：“古人的书是要读的，但不可胶柱鼓瑟，一味生吞活剥，你的毛病正在于此。这里有陈潢写的《河防述要》，朕已命人缮清，你拿去好好读。河务总督一职还由你承担，如今不比往昔，每年可拨四百万银子给你，你定要把黄河、漕运给朕治好！”

于成龙谢恩含泪辞出，已过未时，该是传晚膳的时候了，康熙一点也不想吃。此时御炉香烟缭绕，自鸣钟咔咔作响，外边长长的甬道两边，兀立着带刀侍卫和羽林军，一片森严肃穆。

盛世之中有隐忧，康熙默然沉思着踱出殿外。此刻，他最怕的是萧墙之内埋伏着致祸之根。……想着，他扬起脸，命道：“传请皇太子！”

“传请皇太子！”

“传请皇太子……”

一声递一声的传呼声愈传愈远……

康熙大帝4：乱起萧墙

内容简介

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的第4卷。

这一卷主要描写康熙晚年选择皇储以及众阿哥为争当皇储勾心斗角的故事。

康熙晚年出现了诸多弊政，吏治败坏，贪风炽盛，冤案丛生，田赋不均，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贫苦，民变时起。皇亲旧勋借支国库库银，致使国库亏空。众阿哥觊觎皇位，各自结党营私……大治中的康熙朝隐忧重重。面对如此局面，康熙心力交瘁，多次清理整顿，皆因皇太子胤礽贪淫好色，不谙政务，举措失当，不了了之。康熙大失所望，一怒之下，将胤礽废黜。后不得已又立，再立后不久又废。两立两废，朝野震动。众阿哥各怀鬼胎，趁机作乱，或策划于密室，或奔走于六部九卿之中，阴谋夺嫡。康熙在这场众阿哥的阋墙之举中，留意考察。四阿哥胤禛为人深沉莫测，极具性格魅力，人称“冷面王”。由于谋士邬思道等人的精心策划，在治理整顿、革除弊政中，措施得当，成绩突出，令人瞩目。康熙在临终前立下遗诏，传位于四阿哥胤禛，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雍正皇帝。

第一回　皇阿哥怜贫护盐贩　桐城令断案打奸商

康熙四十四年的盛夏炎热难当。过了六月六，一连晌晴了十几日，把个安徽省晒得天似蒸笼，地如煎饼锅。上午过了巳时，别说出门，就是歇在大树阴下，赤条条歪在大门洞里，也热得浑身流油儿。桐城县城西门外一带小溪旁，垂杨柳下，架着一个芦席棚。这里临近官道，又挨着县城。溪北棚后一色沙土地上，种着好大一片西瓜。过往行人，贩伕挑夫，还有城里出来避暑的闲汉都打了赤膊，吃瓜歇凉儿，摆龙门阵。有的躺在光石板上，头枕草帽，辫子盘了，四脚拉叉的鼾声如雷，睡得浑身是汗。

“还是冬天好！”一个肥得像猪似的中年人，一手摇扇，一手拿着西瓜咬，说道：“冬天冷，老子穿厚点，再不然生火钻被窝！这他娘的天气儿，躲没处躲，藏没处藏，恨不能把皮扒下来寻点凉快！”旁边一个瘦得一根根肋骨突起的黑汉子，头发长长的，足有两个月没剃，额头上乱蓬蓬的，哧溜哧溜啃着瓜皮，笑道：“王四爷，这话叫我听着，和放屁不差什么！像我贾贵，一生一世也不盼冬天！这天气多好，无论贵贱穷富都打赤膊，谁看得出你富我穷？要不，就你白我黑，你胖我瘦了？要是冬天，下个大雪，住到四下漏风的破茅庵子里，烂絮袍子盖了头盖不住脚，你才晓得什么叫没处躲没处藏呢！”旁边一个老汉笑道：“是嘛！富人穷人本就不是一个理儿！”

王四爷吐了口中瓜子，把厚厚的瓜皮扔掉，干笑一声道：“我算什么‘富人’？不过仰着祖上的福，老爷子中了举，落个虚名罢咧！——说高粱花子不识字，笨，鬼都不信，泥腿光棍，精细着呢！要说富，还是江浙那些个大盐狗，走一趟内地，四五千两银子的进项，一年少说五六万，那银子——”他瞪大了眼，张着瓜汁淋漓的手，“海着啦！”说到贩私盐，坐在石条上一直闷声不响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不安地动了动，摸了摸放在地上的一个粗布口袋，拉低了草帽盖了脸，靠在树上装着打盹儿。挨着他坐的也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穿着粗布对扣儿坎肩，青布裤子挽得老高。人却长得十分清秀，两道浓眉点漆似的，分得很开，隐隐透着英气。因见身边小伙子摸口袋装睡，便侧身猛地拍了一下小伙子肩头，叫道：“喂！醒醒！”

“什么事？”小伙子吓了一跳，摘掉帽子才见是自己身边吃瓜的客人，眼中带着疑惧问道：“是你叫我么？”

“我姓尹，叫尹祥，你呢？”穿坎肩的年轻人一笑道，“这么热的天，你坐了半晌，怎么不买块瓜吃？”小伙子大概早已渴极了，怔着看了看尹祥，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稍一停，又摇摇头说道：“我叫张五哥，多谢尹大哥，我这就得赶路，不吃了。”尹祥一笑，拿起自己买的瓜递过一块，说道：“你也不用躲闪，没钱也不是什么丢人事，你看看这天儿，能走路么？吃我的吧！看看人家那边，吃瓜消暑，说话开心，我们闷坐着，多没意思呀！”

五哥不好意思地接过瓜，轻轻地咬了一口，感激地望了一眼这个好心的年轻人，说道：“听你一口京腔，这势派也像个斯文人，来桐城跑买卖么？”尹祥大笑道：“你瞧我哪一点像个斯文人？我倒是个斯武人呢！”五哥笑道：“你穿的虽不景气，却瞒不过我眼去，不是富贵人家，哪来这檀香木扇，手指头又细又白，一看就是个没做过粗活计的人！”

“哦？哦……”尹祥看了看手中的扇子，这是一把泥金雕花檀香木扇，下头带着汉白玉坠儿，扇面上是董香光的真迹草书——这就名贵得很了——果然和自己这一身穿着，难以相配，尹祥不禁一笑，说道：“你倒细心！我家确实不算穷，不过要像方才那位王四爷那样，有二百垧地，也是没有的。和盐商就更不能比了。”张五哥一哂道：“盐商算什么？你从这桐城向北走，二百里外有个刘八女，你打听打听他有多少家私，就晓得什么叫富了！王四爷说富人遇到天热不好过，刘八女这会子屋里怕就摆着几十盆子冰块，几个丫头打着扇子呢！人比人，气死人呐！”

王四爷那边正吹嘘盐商：“……那身份气势，见了道台也不过打个千儿请安道乏，府县里头那就更不在话下，作个揖儿就大摇大摆对面坐了……”说得唾沫四溅，因听见这边五哥的话，用扇子拍着大腿说道：“什么刘八女刘九女！你见过盐号里那些爷们么？咱们桐城，钱大老爷在任时，整日陪着茂源老盐铺的魏老九吃酒，狗颠尾巴似的，我都是亲眼见的！这不，戴名世写了一本什么黄子书，叫什么《南山集》，里头骂了当今万岁，连累了桐城方苞方老爷。方老爷被抄了家，一绳子索到北京。钱大老爷因境内出了忤逆案，被摘了印。新任的施世纶施大令，今个下车，头一道令，先请魏老九和阖城盐商到五福楼吃酒！听说北京来了两个阿哥千岁爷，把府里、道里和省里的大盐卤子也都请来吃酒说话！啧啧……那是什么光景？”

他仗着是桐城人，又是殷实人家，官面儿上趟得开，说话十分气粗，尹祥不禁听得噗嗤一笑。

原来这“尹祥”就是两个“千岁爷”里的一个。他本名爱新觉罗胤祥，是当今天子康熙膝下第十三子，新封贝子，奉旨陪着四阿哥胤禛来安徽视察黄河汛防的。天潢贵胄，正正经经一个金枝玉叶！听见说施世纶也请盐商，正要发话，却见远处几个衙役走来。后头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实地纱月白长袍，却坐着一乘二人抬凉轿，径直向瓜棚过来。

“魏九爷！”王四爷忙披起褂子，一脸谀笑站起身来，炫耀地看了一眼瓜棚里的众人，说道：“大热的天，您怎么也来了？要吃瓜，打发几个小厮来我这地里尽管搬就是了……方才我们都还在夸您老人家财雄一方，为人厚道呢！”

胤祥此刻才知“魏九爷”原来就是“魏老九”。他屏住气，跷起二郎腿，仔细打量这个盐商，只见魏老九“嗯”了一声，并不和王四爷搭讪，阴沉着脸用目光搜索半日，踱到胤祥跟前，指着张五哥道：“这是私盐贩子，你们把他拿下！”几个衙役答应一声，扑向正在发呆的张五哥，架着胳膊，兜屁股又踢了一脚。那张五哥身上有功夫，居然丝毫不动！一个衙役将那口袋一踢，沉甸甸的，便提了起来，龇牙咧嘴笑道：“还是九爷眼里有水！倒真他娘的是个贩私盐的！”说罢将张五哥往后一搡，“走！你愣什么？屎壳郎钻到夜壶里，假充黑老包过阴么？”一个衙役过来，把布袋向张五哥脖子上一架，笑道：“大热天儿，叫爷们替你背私盐？我瞧着你像是练过把式的，还是你自个辛苦辛苦吧！”说罢推着张五哥便走，周围的人早看呆了。

“慢！”胤祥突然一摆手，将扇子掖进腰里站起身来，指着布袋说道：“这盐有一半是我的，你们不能都拿走！”

“哟嗬！”衙役们不禁相视一笑，“还挺仗义的啊！那你也随着走一遭！”人们夹七夹八，这个说：“这小子顶多有五成！”那个说：“五成也抬举了他。我瞧着呀，是个二百五！”说着一阵哄笑，押着胤祥和五哥顶着烈日进了城。

县衙门就在西关大街城隍庙隔壁。衙门口墙上的堂鼓已有好长时间没人敲了，落了老厚的一层灰。前任钱县令因是摘印去职，所以官靴盒子空空地挂在一边。胤祥跟着衙役们进了二门，见衙门院里大槐树下已经有了两个人，和五哥一样都是身边放着一个口袋，看样子和张五哥是

一道儿的，三人点头会意。那两个人便问："五哥，这是谁？怎么也来了？"五哥看了看胤祥，便埋怨道："干你什么事？何苦来，搅到里头受罪。"

"周瑜打黄盖，打的愿打，挨的愿挨么！"胤祥一笑，打量着空荡荡的大堂，漫不经心地答道，"我就喜爱凑份子，图个热闹！"正说话间，侧门一响，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干瘦干瘦的，身着五蟒四爪袍子，缀了鸂鶒补子，一顶簇新的素金顶大帽子后垂着长长的发辫，一步一步地踱出来向堂上走去。跟班衙役忙高叫一声："施老爷升堂了！"

堂鼓咚咚咚响了三声，八个衙役手执水火棍"噢——"地答应一声走了进去，雁字形排开。一切又归寂然，只听树上知了没完没了地叫得烦人。刑房师爷因见施世纶升了堂，便向魏老九小声说了句："我上去看看。九爷，这个施老爷风骨很硬，你小心着点。"因离得很近，胤祥见师爷至案边拱手一揖，凑到施世纶身边小声说了句什么。施世纶眼睛近视得很厉害，一手拿着个镜片，一手拿着一张纸，贴着脸看了半晌，方点点头说了句什么。师爷依旧退下来，到魏老九跟前道："老爷请你呢！"

"我这就上去。"魏老九扫了胤祥、张五哥等人一眼，干咳一声便跟着师爷上了堂。站在案桌前向施世纶躬身一揖，说道："老公祖，晚眷生魏仁拜见了！"施世纶"唔"了一声，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拿起桌上镜片照了一下，问道："你是陕西人？哪一府的？听口音不像陕西人呀！"

胤祥在旁看着，不由暗自冷笑。久闻施世纶是清官，看来也未必。他原是府尹，如今贬职为县令，下边谀称"老公祖"，他居然泰然受之。侧耳听时，魏老九赔笑答道："我是内黄人。"

"内黄人，"施世纶侧着头想了想，说道，"我在内黄没有亲戚啊！这'晚眷生'三个字……是从何而来呀？"

胤祥这才晓得施世纶皮里阳秋，耍弄魏老九开心，不禁咧嘴一笑。旁边衙役低喝一声："你老实点！"再看堂上魏老九，已羞得脸像红布一样，揩着汗嘀嘀咕咕，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话。

"这也罢了。"施世纶冷笑一声，说道，"我为一方父母，你不过是个盐商，就算你是贩官盐的，怎么见了我，你只轻飘飘地打个躬儿，这又是什么规矩，什么道理？"

县老爷一下子拉长了脸，堂上堂下衙役、犯人，俱都愕然失色。怎么这个老爷不问被告，只把个原告魏老九揉搓个没完？

“哙？”

施世纶威严地一仰身子，摇着芭蕉扇又哼了一声。他那清癯的脸上挂了霜似的，语气中带着不可抗拒的压力，压得众人都透不过气来。

“回老公祖——”

“我不要你叫老公祖，拍这虚马屁！”施世纶赫然震怒，“你好好回话！”

“回老父台……”魏老九干咽了一口唾沫，说道，“历来规矩就是这个样儿的！我在延庆府——”

“这里是桐城县，不是延庆府！”施世纶阴森森的声音使人们都打了个寒颤，“他们受了你的贿，自然待你如座上客。我买盐吃菜，素食恬淡。你是什么东西，敢和我抗礼？——来啊！”

衙役们早已看得瞠目结舌，好半日才回过神来，参差不齐地答应一声：“在！”

“拖下去！”施世纶脸上毫无表情，淡淡说道，“抽二十鞭子！”

“喳！”

衙役们要笑又不敢笑，答应着起身，至魏老九跟前。魏老九盘踞桐城已久，炙手可热，瞪了众人一眼，衙役们竟各自都扎着架子，没敢下手。

“怎么？”施世纶大怒，瞪着眼喝道，“为什么不拿下？”魏老九格格一笑，摆手说道：“老父台，别生气么！您不是昨儿才接任么？也得等我们消停一下，道里府里县里都有前例，一个子儿也少不了您的！何苦这么不给面子？”刚刚落了话音，只听“啪”的一声惊堂木响，施世纶拍案而起：“你这刁棍，放肆！”接着一根火签儿“啪”地掼了下来，“拖出去，抽四十鞭子！”

衙役们不再犹豫了，一拥而上，架起魏老九一溜小跑出了大堂，按

在大槐树下，扒了裤子，在白得发面馒头似的屁股上，雨点般的鞭子抽得噼噼啪啪风响。一道道鞭痕立刻渗出殷红的血来。魏老九大约自出娘胎没吃过这种苦头，嘴咧得瓢似地嚎叫："大令啊……邑尊老父台！……哎哟，轻点……实在受不了……我的好令尹，好大尹，好明府……饶了吧……"胤祥在旁听得"噗嗤"一笑：亏了这畜生，急切之间竟能把知县的尊称叫了个遍！

"住了吧！"施世纶也听得好笑，摆了摆手说道，"这还像是有点规矩。"遂命人拖上堂，偏着脸问道："外头树底下那几个，就是你告的私盐贩子吗？"魏老九回头看了看树下的四个人。魏仁已被打得魂不附体，一脸的苦相，忙叩头道："共是六……七个，都是贩私盐的。"施世纶笑问道："你怎么晓得他们贩私盐？"

魏老九道："小人在南街开着一家干店。这几个贩子隔半月光景都要住店。因此认得，只叫不出名字来。每次每人贩盐都在五十斤上下。"说罢指着五哥道，"他是个头儿！"施世纶听了略一沉吟，便向张五哥问道："你们到底是六个人，还是七个人？"

"回老爷话！"张五哥觉得，第一件事是应该把胤祥撕掳开，遂磕头道："我们贩私盐是实。只不过那个叫尹祥的，不是我们一伙，也不是贩私盐的。他是买主，衙里爷们误捉了来。大老爷青天明镜，我们甘愿受罚，请老爷开释尹祥……"施世纶听了，不禁笑道："你倒仗义！"遂命胤祥站到一旁，又传了另两个人上来，问道："这个张五哥说的可是实话？"两个人忙答道："我们共是六个人，这位大哥从没见过面。"

施世纶身子向前俯视一下，拿起镜片又看了看，问道："既是六个，那三个人呢？"

"今日晌午魏仁带着衙役到店里拿人，当时只有五个人在，大家夺路逃了。"五哥答道，"因还有一个人不知道，我怕他回来跑不脱，特在西门外等着，不想就被拿了……"

施世纶一笑，问三个人道："你们三个人腿有毛病么？"一句话问得众人都是一怔，审案子问这个做什么？略一迟疑，忙叩头答道："没有毛病。"

"能跑么？"

“……能跑！”

施世纶摇着扇子说道：“既然被捉，那就是不能跑！要真的能跑，你们就背着盐试试，我看看能跑不能！”

三个人被问得懵头懵脑对望一眼，稀里糊涂磕了个头，起来到堂角各背起一袋盐来，跑了几步。到堂口，却又迟疑地站住了脚，回头望着这个古怪的县太爷。

“跑呀，跑呀！”施世纶挥着扇子道，“别停呀，快跑！”

这下子再明白不过，施世纶是要巧放人，三个人感激地看了看施世纶，再不迟疑，背着盐袋子拥出仪门，一溜烟儿跑得无影无踪。胤祥看得开心，点头一笑正要走，却见魏老九脸紫涨得猪肝似的，向施世纶勉强叩了个头，咬着牙笑道：“施老爷，今儿您断案，小人大开眼界！回去禀明我们任三公子，必定给老爷在上头说说好话！老爷您加官进爵，有日子呢！”

“你说的是任伯安在桐城那个侄儿？”施世纶格格冷笑道，“多承关照了！只怕这里不是北京，任伯安的手没那么长！桐城贩私盐的是有，不过不是像张五哥这样背几十斤盐换几升救命粮的。我自有我的道理！”说罢轻咳一声，道：“退堂！”一拂袖，便径自去了。

衙役们哄笑着散了开去。见魏老九吸溜着嘴儿一瘸一拐地下来，胤祥上前拍拍他肩头，嬉笑道：“老魏，你这一状告得没彩头！赔了夫人又折兵！”魏老九恶狠狠地瞪了胤祥一眼，狞笑道：“还不一定谁没彩头呢！周太尊现今就在桐城抄查方苞家，今晚他姓施的就要见着颜色了！”

胤祥没再理会他，径自回驿馆去了。其时已是酉末时分，炎炎红日西坠，翩翩倦鸟归林；只是溽暑难当。因见四阿哥胤禛不在，便问驿丞：“四爷呢？一大早出去，这早晚还没回来？”

“回十三爷话！”驿丞忙不迭命人备汤盆，打热水，赔着笑打千儿道：“四爷午间回来过，发了脾气，把何藩台骂了个狗血淋头。因曹毓文河帅来拜，这驿里太热。四爷说索性到河工大堤上看看，顺便听曹河帅回事儿。今晚还要听何藩台说河工银子的事，何藩台已经在东厢房恭候着了……四爷临走时说了，十三爷回来，别再出去。天气太热，热出

毛病儿，回去跟皇上没法交待。您先洗洗，四爷还给您留着冰镇西瓜哩……”

“你去吧！我用不着你来奉承！”胤祥笑道，“叫人一会儿把瓜拿来，我得略歇歇。四哥回来，你叫我一声，我有事跟他商量！”

第二回　理河工贝勒榨藩台　探世情阿哥淋澡汤

胤祥吃了两块冰镇西瓜，便在凉榻上躺了一会。正昏昏欲睡，忽然，迷迷糊糊听见院里有人说话。接着，帘子一响，胤祥便坐起身，揉揉眼问道："是四爷回来了么？——哦！是四哥呀！我还说等你回来叫他们喊我呢，你才从河上回来么？"说着把西瓜盘子一推。

"我不吃。"四阿哥胤禛一边说一边在对面坐了，看着胤祥身着粗布短衣，笑道，"入夏以来没有这么热过，你是皇子，又不理民政，何苦找这个罪受？"说罢倒了两杯凉茶，递给胤祥一杯，自用碗盖拨了拨上头的浮叶，慢慢地嘬饮了一口。

胤禛二十七八岁，留着两绺八字须，衣着十分整洁，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配着银盘似白皙的面孔，看去给人一种沉稳持重的感觉。胤祥比他小九岁，因自幼失恃，全凭着这个四哥照拂。在胤禛面前，胤祥多少还有些孩子气。因见胤禛大热天儿还穿着四团龙褂，戴着东珠帽，胤祥不禁一笑，说道："我就从没见过四哥打过赤膊，你脱脱怕什么，又不是娘们儿！"

"谢嬷嬷也这么说，可我习惯了，自个儿在屋里打赤膊，也觉得不自在。这都是顾八代老师自幼调教的，我也没法子。"胤禛说着便起身，笑道，"我看你未必有什么要紧事。我还要见何亦非。"胤祥笑道："要紧事是没有的，今儿见了个可笑的事儿想说给四哥开开心，等你问过河工的事再说吧。"

胤禛笑着点点头回了上房。不一时胤祥便听传唤"贝勒爷请何亦非藩台过去说话"，隔门瞧见一个从二品官员双手捧着手本走进了上房。胤祥掇了一把竹躺椅到天井院，在堂房西门口躺下，摇着个芭蕉扇，光着个脚丫子在院里乘凉，驿丞早命人端了茶几，又放了一碟子冰块叫他用。

上房里回事回得很杂。何藩台管着通省民财两政，光就河工漕运用多少民工、花多少银子、做何开销，说了足有一顿饭光景。胤禛只是听，偶尔起身踱两步，一声不吭。胤祥正听得没兴头，却听胤禛冷丁问

道："就这些？你琢磨半天，就用这些空话搪塞我么？"何藩台道："四爷明鉴，这段河工单凭一省之力，断不能修复！收了今年通省火耗，下头已经叫苦连天，一下子再拿一百万，实在办不下来。四爷您就管着户部，从户部拔根汗毛，就可调来个七八十万。"

"你死了这条心吧！"胤禛冷笑道，"我叫你找盐商，你倒叫我找户部，你要的那把戏能瞒得过我？——还不是想从盐商那里再把火耗扣回来？最后还是坑朝廷！我和十三爷已经来半个月了，对你们的家底，我很清楚，你何亦非瞒我们不过！纵然短缺一点，尽管向这些盐商们去要！叫他们出点血，我看是天公地道的！"

何亦非赔笑道："四爷的令旨学生哪敢不遵呢？这不，挤脓包似的，一百名盐商，才捐了三万！"胤禛气呼呼地把那张捐银帖子一摔，扔在地下，一声不吭地皱着眉头想心事。

"四爷别生气！"何亦非见他脸色不善，忙解劝道，"他们历来就是这个样儿，对四爷还算有面子的呢！指望盐商，那是从铁公鸡身上拔毛！今儿文凤鸣知府还说了一桩公案。施世纶来桐城接印，头天传叫二十几个盐商，叫他们兑银子修书院，结果只捐了一百四十几两银子。这施世纶也怪，今儿拿了几个贩私盐的，问也不问当堂就放了。任明玉等十五家盐商，到文知府那里告状。盐商们在省里、北京，都有根子，惹不起啊！"胤祥听了不禁一怔，却听胤禛说道："这些盐商这么不识抬举，好！你从藩司衙门出牌子，堵截漕运。过路要路钱，过桥要桥钱！非叫这些王八蛋把一百四十万银子凑出来不可！下余的你写个折子，我向皇上禀奏！"

"这……"

"这有什么为难的？"胤禛哂道，"黄河一决溃，桥也没了，路也没了，漕运也断了。他们怎么去运盐！"

何亦非忙道："不是藩里为难，怕要惹乱子的。求四爷……赐个字儿，给奴才壮壮胆儿……""成！"胤禛说着，毫不犹豫写了几行字递给何亦非，"你听着，这事我做主了。我可不是眼里揉沙的人！今年秋汛再决口，你也不用请旨，学学前头治河总督于成龙，自己戴上枷到北京来见我。听见了么？"

"喳！"何亦非忙叩头道，"记住了！"

“下去办差吧！”

胤祥眼见何亦非躬身却步出来，站在檐下揩汗，便坐直了身子，用芭蕉扇招呼着，叫道：“老何，你过来！”

“十三爷啊！”何亦非已经几次见过胤祥，知道来安徽的这两个皇子虽然性格不同，却都十分得康熙皇上的钟爱，急忙过来向胤祥打千儿问安，笑道：“十三爷，您纳凉啊？这地方不比北京，夏天赛火笼似的，我才从陕西调来……”胤祥一摆扇子笑道：“拉倒吧！我又没叫你来给我扇风取凉！我问你，施世纶的事你们怎么处置？”何亦非没想到胤祥会问这桩小事，因不摸头脑，便笑道：“怎么，十三爷倒关心起盐政了？施世纶放了几个私盐贩子，又被任家拿住了，送到文凤鸣那里，我还没问，问过了再发落。”

胤祥不禁吃了一惊，显然，他没想到这干子盐商在地方上有这么大的势力，官府断过的案，居然还敢私自拿人，到上头告刁状！想了想，冷笑一声道：“老何，你回去就告诉那个姓文的！——叫他放人！施世纶断过的案，叫他不要管。施世纶是你十三爷门下的人，也是四爷的学生！你掂量掂量，嗯？”

“施世纶是出了名儿的清官，我压根没打算难为他。”何亦非赔笑道，“十三爷没听方才四爷说，河工银子还没着落呢！这些银子得从这些盐狗们腰包里掏，也不能一点面子不给……”说着，因见胤禛踱出来，便又道，“您说是不，四爷？”

胤禛原听胤祥说施世纶是他的“门下”，又是自己的“学生”，觉得好笑，踱出来听热闹。因见何亦非问自己，便冷冷道：“我看你昏聩，十三爷也是钦差！连这点子事都做不了主？”

“你听着，老何。”胤祥却不似胤禛那样严肃，用扇子拍着大腿，嬉笑道：“施世纶既是清官，又是我门下，他放了人，你再捉起来，不是扫我的脸么？那几个人，你一个也不能押。盐狗子要是捣乱，不肯出银子，那你的水火棍子是做什么用的？你回去，把你这身狗皮剥了，洗洗澡，醒醒神儿，照我吩咐的去办。盐商们不依，就往北京四牌楼找四爷，找我也成！你滚吧！”何亦非听了再不敢驳回，连声诺诺，答应着退了出去。

胤禛这才笑问：“施世纶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你从哪弄来这个门

下？再说，为何好端端地又把我拉扯进去，硬要我收这个学生？”胤祥蹬着靴子站了起来，嬉皮着脸儿笑道：“收这个学生管保四哥不后悔。四哥你有煞气，说是我自个儿的门下，怕他们下头轻慢，才攀上你这棵大树。”遂把今日在桐城县衙的所见所闻一一说了。

“怪不得你叫住何亦非唠叨了这么一通！”胤禛开心大笑，说道，“施世纶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了！当日施琅征台湾，连大学士李光地的账都不买，还差点杀了福建将军赖塔，养出儿子来又是这么个怪脾性！”他叹了一口气，又道，“是啊！盐政之弊并不在于这些肩挑背负的小贩子，盐道、盐商才是盐政的蠹虫。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他说着，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没再言声。胤禛这人就这么个脾性，说他是个冷人儿，有时说起话谈笑风生，伶牙俐齿滔滔不绝；说他开朗爽快，有时一整天端然默坐一语不发。因此朝中文武大员既不敢得罪这个皇太子的心腹兄弟，也不敢轻易讨好儿，竟是敬鬼神而远之。

出了半日神，胤祥才又问道：“四哥，你今儿一天都在河工上么？”胤禛向胤祥刚才躺的椅子上端然坐了，慢慢摇了摇扇子，说道：“下午查河工，上午去方苞家看了看。方苞是海内知名的学者，跟着戴名世吃这么大的亏，实在可惜得很。好在奉旨来拿人的年羹尧，倒真是我门下的奴才。我见他命文凤鸣把方家老小一百多口都圈在四间房子里，被热死了好几个。佛以慈悲为怀，这太过分了。我训了年羹尧几句，除了正犯方苞，眷属一个不许伤害！”胤祥知道胤禛皈依释教，不禁一笑，问道：“方苞犯了什么罪？”

胤禛看了胤祥一眼，冷冷说道：“戴名世所著的《南山集》中有诋毁大清、怀念前明的妄语，《咏黑牡丹》中居然敢狂妄地嘲讽我朝：‘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前阅邸报，此人已在北京西市正法了。方苞给他这本书写了一篇序。看来，这个写序的方苞也是水多面少——难活啊！”胤禛停了一会儿又缓慢说道，“这个案子戏中有戏啊！方苞只能算有一些牵连，无大罪。其实是因他上帖子给藩台衙门，整倒了前任钱县令，得罪了这里的盐枭，这一下子被捅到老八那儿，才出了大事。这个地方不能久留，我们这几天把事情料理一下，得赶紧回京！”“老八”指的是皇八子胤禩，在康熙的二十四个儿子里头，只有这个“八爷”最得人望，学问品貌不必说，是头一等的，那一份风流儒雅，宽厚仁爱，稳沉大度，朝里朝外连属国外臣，无人不景仰折服。太子胤礽为人仁懦疲软，康熙已经几次透出对他的不满。若真的因这事折腾垮台了，不但四阿哥胤禛，连三阿哥胤祉、十三阿哥胤祥这几个被称

为“太子党”的人也必定踩在这位“八爷”的脚下，这辈子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

胤祥一向泼辣胆大，豪爽不羁，听了胤禛这番话，也禁不住脸色苍白。

“你也不用犯愁。”胤禛一笑说道，“车到山边自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只是咱们这个太子爷，也太不争气，他要真的是一味柔弱，也还是可医之病。偏有时还躁急得不循规矩！比如上回，皇上为他调度军粮太慢，说了他几句，他就拿着平郡王纳尔苏出气，堂堂王爷，吃了他十鞭子，弄得皇上心里更不高兴。唉……”他吁了一口气，不胜感慨地说，“不想这些事了。反正天塌了，有个子高的顶着，一切回京再说吧。”

过了几天，胤禛和胤祥就起身北行。因要趁凉赶路，两个人都不想招摇，便各自骑了一匹马，扮成进京应试举子的模样，身边只带了四贝勒府的管家高福儿，其余的人带着车马仪仗，遥随于后。行至第三日傍晚，远远看见一座庄子乌沉沉地横着。高福儿在马上用手指道：“前头就是江夏镇！”

胤祥原想着江夏是个大镇，必定人烟辐辏、店肆商埠俱全的。不想到了一看，却满不是那回事。好大一片的镇子，青堂瓦舍间绿树婆娑，蔚蔚茵茵十分壮观。高福儿进镇转了半日，出来拍手叹道：“二位爷！当初小人在这里跑过单帮，想不到十几年工夫，这镇子就变得认不得了。如今竟没有一家店铺，都成了刘八女家的住宅！连个住处也寻不来！请二位爷示下，咱们是不是到东边十里庙去歇息？”

“刘八女！”胤祥陡地想起在桐城瓜棚底下张五哥说的，不禁一怔。他竟有这么大的家产，占了这么大个镇子做宅院！光是迁走原来的店铺，这得多少银子？见胤禛沉吟不语，胤祥便道：“四哥，既是殷实人家，必定乐善好施。我看咱们今晚就求借一宿也不打紧！”胤禛在马上颠了一日，早觉浑身困乏，也不想再跑，便吩咐高福儿道：“咱们这一大群人求宿岂不招人厌烦。你到后头，寻着咱们的人，你就随他们一道儿去十里庙打尖。我和你十三爷进镇子投宿，明天你来接，别的人在李家寨会齐一块走。我是骑不得马了，你叫他们买一乘竹椅凉轿。我到李家寨换乘凉轿。就这样，你去吧！”

高福儿听了，觉得有点不妥。但他知道胤禛从来说一不二，从没人

敢驳回，便应了一声自去了。

兄弟二人下马过了寨河，进庄看时，果然里头还留有镇子的痕迹。只是西边打了围墙，以原来的大街为界，东边一带的民房拆了一半，其余的像是新盖的库房，一排一排煞是齐整，“街上”不远一处点着“气死风”灯，上更的仆人有几十号，有的守库，有的看门，十分整肃井然。胤祥不禁叹道：“四哥，你在通州的庄院恐怕也没有这样的势派吧？”正说着，前边过来三个庄丁，打头的看了他们二人一眼，问道：“两位是从哪里来的？这早晚来刘宅有什么事？”胤祥笑道：“我们是进京的举子，误了宿头，想借宿一夜，明早就赶路。”

“这里头都是刘八爷的宅子，没有店铺。”那长随不软不硬地说道，“向东十五里，有个十里庙，你们投那里去。”胤祥笑道：“行个方便嘛。你要做不了主，带我们去见你们刘八爷。怎么样？房钱、饭钱我们一文不欠！”

“他们想见八爷！”那长随不禁一笑，回头对那两个人道。那两个人也是一笑。一个说道：“我们和八爷还隔着五六层呢！我们只能向八爷的管家的奴才的奴才回话。你当见八爷就那么容易！”

胤禛不禁看了胤祥一眼，显然，他也没有想到这家财主有这么大的派头。正没奈何处，一个年长一点的长随对打头的笑道：“眼见这两位都是读书人，又不是贼，何必那么认真呢？”打头的说道：“要说空房子有的是，两院再住一百人也住下了。只是你没听吴头儿说，八爷今晚有贵客。任老太爷在江南采办的教坊女子也住在西院，怎么好留男客？”他沉吟着，看了看天已黑定了，觉得这时候硬把投宿的人赶到荒郊野外有点过分，便道：“这样吧，老王头，你带着他两个，穿过西院，到北边张家老坟旁的院子里去住——你们两个要是不怕鬼，就住在那里——张家老坟往北，又临官道，明天就从那边上路，也方便些。”

“我们怕什么鬼！”胤祥不禁呵呵一笑，“要是男鬼，捉了来让他给我们扇扇取凉儿；要是女鬼嘛……我们客中寂寞，正好陪着玩玩儿！”打头的笑道：“那好，菩萨保佑今晚去两个女鬼缠你们——老王头，你带他们去吧！”说罢，笑着带人巡逻去了。

胤祥跟在老王头身后走着，经过一个院落又一个院落，有的灯火通明，有的漆黑一团，隐隐约约还有几座昔日的酒楼、茶店、药铺，依稀能见到昔日江夏镇的繁华。胤祥不禁问道：“你家主子叫什么名字，就

这么有钱？买下这个镇子和买下一座城池差不多！”

“我们家主是京里头任伯安老爷的亲家，叫刘八女。”老王头喟然说道，“这钱都是姑太太过门时下的聘礼，总计有二百万两银子！我，原来是这里的庄户人家，没法子，地卖给了人家，人只好给人家当奴才。”胤祥笑道：“你们家主倒也有趣，怎么取了这么一个好名字，好端端一个男人，偏叫刘八女！”老王头道：“家主祖上是开洋货店的，也做绸缎、瓷器生意，捐了一个道台，做过一任实缺知府。他前头七个都是姐姐，就他一根独苗儿，怕保不住，就起了这么个怪名字。”

胤禛走在前边一边听一边想，问道：“方才你们打头的说任老爷，是什么人？他采办这么多乐坊女子，干什么？家父就在北京做买卖，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个任老爷呢！”老王头惊讶道：“任老爷在北京蛮吃得开，兜得转呀，二位只要留心，准能打听到。听说采办乐坊女子是送给九阿哥的。上回工部尚书金大老爷，还有什么三阿哥府的孟光祖，都是拿着任老爷的信，在这里住过。那时候这镇子还没废，那个排场，气势……啧啧……”他只是咂嘴儿，却形容不出来。

其实胤禛心中很清楚，九阿哥胤禟是八阿哥最贴心的，工部尚书金成玉是大阿哥的人，孟光祖是三阿哥胤祉的门客。只是这几股子人冰炭不同炉，怎么会都和任伯安勾联在一起？正想得没头绪，听老王头道：“到西院了，这里住着任老爷采办的乐坊女子，咱们别说话，悄悄儿过去，就是张家老坟。”

三个人牵着两匹马进了西院，果见房房都是烛光闪烁，院中却阒无人声。偶尔能听到房中洗涮声，并没有人说话。穿过东夹道，再从北小门出去就是张家坟院了，老王头吁了一口气，笑道：“总算到了！”

一语未终，便听夹道东屋门“咣”的一响，豁然洞开，接着一盆子洗澡水“哗”地猛泼过来，胤祥惊得向后一跳，猝不及防间哪里闪得开？从头到脚淋得落汤鸡似的。一个女子的声音骂道：“姓胡的！你忒欺侮人！一路上三番五次来缠！我们乐籍有乐籍的规矩，卖唱不卖身，这是有言在先的！一个女人洗澡，你左一趟右一趟在这转悠个啥？”说着，从东屋门跳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散着湿淋淋的头发，穿一件撒花长裤，上穿月白坎儿，瓜子脸上略有几粒雀斑，清秀的眉目间带着怒气，配着雪白的膀子，煞是鲜灵。女子来到胤祥面前，正要再骂，才看见是弄错了人，一时怔住，竟没说出话来。

第三回　十三郎仗义救风尘　八阿哥串连说人情

胤祥被兜头浇了一盆子洗澡水，心中十分恼火，待及听了这女孩子的话，方知是另有缘故，误打误撞让自己碰上了。见这女子提着盆子，讪讪地低着头，脸红到脖子根儿，越发显得楚楚动人，便道："这是怎么说？亏得是夏天，要是十冬腊月，你给我来这么一下子，不就要了我的小命儿？"那女子见他取笑，越发不好意思，蹲着身子福了福，讷讷道："我实在不是有心，这……这怎么办呢？你打我两下出出气吧？"

"不敢！"胤祥噗嗤一笑，"这么热的天，你穿得跑解马似的，娇滴滴的一个美人儿，我打你身上哪个地方呢？"女孩子听着这话带着邪味儿，但又确是自己冒失做错了事，低垂着头，半晌才道："那你看该怎么办——要不我赔你一件衣裳？"胤祥正要说话，听门外胤禛喊道："哪来这么多啰嗦？衣服湿了换一身就是了，只管唠叨什么？"

"我就来！"胤祥做了个怪脸，答应一声，对那女子挤挤眼儿，嘻嘻笑道："我也不打你骂你，赔衣裳也不必，你这么可人意儿，我想讨了你做老婆，可行？"说罢一径去了。那女孩子啐了一口，说道："你也不是个正经人！"砰地一声关了门。

胤祥来到北院，果见黑森森一片柏林旁有六七间房，周围都是合抱粗的青枫白杨，这两样东西俗称"鬼拍手"，微风过来，"哗啦啦"一片山响。老王头已经把胤禛安置好了。见胤祥进来，胤禛说道："你带钱没有？这位老人家家境贫寒得很，又这么热肠，拿点出来给他！"胤祥摸了摸自己的马褡子，里头有两个元宝，还有一包金瓜子，是和五阿哥吃酒猜枚赢的，——俱都不是世面上通用之物。思忖了一下，取出四五枚金瓜子道："元宝太大，你拿了怕出事儿。这个给您——拿去换了慢慢度穷吧！"

"这使不得！"老王头从来没见过这物件，连连摇手道，"别折了我的阳寿！就我这个模样儿，到哪里去换钱，还不叫人当贼办了！"胤祥见他如此老实，抓起他的手塞了过去，笑道："你大约想着我是黑道儿上的绿林好汉吧？拿住，明天一早送点干粮给我们，天不明我们就要走的！这算是给你的饭钱。真出了事，就说是北京十三爷府里的人给的。

没有失主，他们就敢治你的罪？”老王头千恩万谢地接了。出去一会儿，又给他们带来几张煎饼、一大块老咸菜，说：“不怕二位爷笑话，我在这只是个下三等奴才，拿不出什么好东西。就这点东西，厨房里还不肯给，我说，‘谁能背着房子走路？得方便时且方便嘛！他们吃了，还不是拉到八爷地里？’这才取了点来，不是待客的礼数。”

胤祥听了不禁大笑，说道：“看你不出，老实巴交地还会捣鬼取笑儿，怎么见得吃了这几张煎饼，就还得拉到你们刘八女的地里？”老王头听了只一笑，说道：“那龛顶上还有一包蜡，你们要害怕，就点着灯睡——我得赶紧去巡夜。”说罢一径去了。胤祥自去外头塘边擦洗，换了一身干衣服，进来，见胤禛双手合十，垂睑默坐，已经入定。他们自幼相处，知道这是胤禛每日必做的功课，只一笑，便仰身在草席上睡下。

胤祥在康熙皇帝的二十多个儿子中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俗话说，没娘的孩子最可怜，胤祥比之死了娘的七阿哥胤祐、十八阿哥胤祄还差着老大的一截。按清代祖制，皇子无论嫡出庶出，一坠地就有八个保姆、八个乳母、针线六人、浆洗六人、灯火六人、锅灶六人，共是四十人服侍。其余皇子无论大小都配备得齐齐整整，惟独他只有十七八个。皇子六岁入学堂，别人每天有八两学费，他却只有五两。那些个学堂总办教习，在其余阿哥跟前形同奴婢，呼往喝来，从不敢违拗，却都敢在胤祥身上使威风。有一次十阿哥在学堂听课玩飞盘子砸了他，柯总办反而罚他站日头地，种种欺侮不胜枚举。他起初也是不明白，一般儿都是帝室龙种，为什么自个当受气包儿？到康熙三十二年七岁上撤销皇子学堂，都随太子进毓庆宫读书，境遇才略好些。太子和胤禛都很喜爱这个活泼聪敏，又带着点野性的幼弟，胤禛更是爱护备至。胤祥曾悄悄询问，为什么九哥十哥都骂他是“野种”？胤禛慢慢解说了，胤祥才明白，自己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是蒙古土谢图汗的独生女儿。土谢图部落遭战乱，母亲流落中原，与一个叫陈潢的汉人书生曾有过一段缠绵恩爱。后来婚姻不遂，选入宫中成为贵妃，那书生瘐死狱中。母亲看破红尘，竟遁入空门。胤祥生性要强，自图奋发，弃文学武，读兵书练武功，想着有朝一日能像圣文神武的父皇一样在人世立一番赫赫功业，好堵一堵那起子作践自己的阿哥的嘴。

今夜，一向倒头便能入梦的胤祥却睡不着了。外边不知几时起了风，黑魆魆的柏林微啸着，房边的枫杨活似暗夜中一群人在欢笑鼓掌。他一时想到太子胤礽，虽然待自己宽厚，却并不交心，八阿哥胤禩待人

亲切，言笑中总带一丝冷意，九哥胤禟十哥胤禩，一个阴沉沉，一个粗鄙不堪，虽然如今不敢明着欺侮自己，但他明白，如果没有这个闭目坐禅、严峻难犯的四哥护着，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但他不能明白，和四哥一母同胞的十四弟胤禵，一般儿儒雅风流，爽朗豁达，为什么见了自己就板起脸来？忽地又想到方才那个女孩子，更觉思绪纷乱，双眸炯炯竟连一点睡意也没有了。遂翻身坐了起来，双手抱膝，舒了一口气道："四哥，夜深了，明早还要赶道儿呢！你这份虔诚，佛祖早就心领神受了，何必一定要坐半个时辰呢？"

"习惯成自然了。"胤禛徐徐开目道，"你瞧着我是坐禅，其实不知怎的，总意马心猿难以入定。在芜湖看邸报，皇上已经命马齐入上书房，要清理户部亏空。我看这差事没准就落到我头上。这么大的事，人连着人，网结着网，牵一发动全局，我实是心里没个底啊！"

胤祥不禁一笑，说道："原来你在忧国忧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官员们借国库的钱还了，户部亏空不就填起来了？"胤禛听了默然良久，说道："谈何容易呀！你不在事中不知其难！"胤祥说道："车到山前自有路——你还拿这话开导我呢！没听人家说：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胤禛刚要答话，便听南边角门里头"嘎吱"一声脆响，仿佛是一根木头折断了似的。半夜三更，两人听了毛骨悚然。稍一停便听西院里一个男人粗喉咙大嗓子吼道：

"拖出她来！贱妮子，给脸不要脸！在我跟前装正经，却和那个小白脸眉来眼去调情儿。"

兄弟二人听了不觉一怔，胤祥也不言声，"噌"地跳起身来，到马褡子里摸了一把，才知道并没有带刀，胤禛忙喝道："老十三，不许惹祸！"胤祥素来天不怕地不怕，却只胤禛说话从不违拗，煞白着脸坐在胤禛对面。又听院里一阵折腾，那男人嘿嘿笑道："这石条子上倒凉快，就坐这儿！阿兰，刚才有人说你嚷着'卖唱不卖身'，我老胡当时正陪着任爷，没功夫过来料理你。既如此，好得很，你就唱个曲儿，给你胡老爹醒醒酒儿！"胤祥看看胤禛，想说话，只见胤禛端然趺坐，脸上毫无表情，便又咽了回去。院里的阿兰哽咽着唱了起来，正是方才泼水那女子的声音：

> 问人间，何事最伤情？风雨抛故园，天涯任飘零。千里万里迢迢，水长山亦高，无处觅，桃源胜境。更何堪无情生离，把老亲幼弟，都付于皇天苍穹……

胤祥听着词意凄苦，不觉痴了。没想到这么一个泼辣女子，竟唱出如此凄苦的调子。正俯仰叹息间，却听老胡醉醺醺地叫道："不好不好！哭丧似的，你将来进北京，在九爷府要唱这个调儿，不扒了你的皮！重来！唱一个，嗯……十八摸吧！"

"十八摸"是《李天保吊孝》里的一段，词句极是淫秽不堪。胤祥听这姓胡的如此做派，早已气得浑身打颤。但胤禛不发话，他始终不敢有所动作。半晌，听得西院中响起皮鞭声，胤禛起身，叹道："把马褡子放到鞍上！"

胤祥一语不发，双手挽起两个沉重的马褡子，憋着一口闷气走出来，往马背上一搭，回头看时，胤禛已经出来，一边解缰绳，一边说："你去，教训教训这个姓胡的！"胤祥巴不得他这一声儿，答应着脱了布衫，露出雪白一身练肉，把马鞭子往腰里一掖，蹚着草到小门边，相了相，用脚猛地一踹。那门本就不结实，早轰然一声崩倒在地！

里头那个老胡正发酒疯，又听曲儿，又打人。几个牙婆子围在身边，调情取乐儿，看着昏倒在地的阿兰说风凉话儿，猛地见胤祥踹倒角门，盘着辫子赤着膊大踏步进来，都吓得身上一颤。那胤祥看了看阿兰，双手叉腰，眼中冒着怒火，向老胡道："是这个老王八蛋在这打人么？"

"你是哪个庙里的神呀！"老胡半日才回过神来，双手一撑立起身来，一把扯开布衫，露出满胸的黑毛，冷笑一声问道："我调理我的人，与你什么相干？咬？你大概就是那个小白脸？谁他娘裤裆烂了，把你露出来——"言犹未毕，只听"啪"的一记耳光，老胡左颊早被扇了一下。

胤祥勃然大怒："你爷爷名叫天不管地不收！今儿这事，老子管定了！她多少身价银子？我买了！"

"你有一万银子，胡爷不卖！"老胡跳脚骂道，"夜入民宅，非奸即盗！——李二、钱大麻子！把他捆起来，先叫他看我消遣这个贱妮子，明早送他进县！"话没说完，当胸又挨了胤祥一掌，踉跄着退了几步，依旧收不住脚，坐倒在地，"哇"地吐出一口血来。胤祥还待进击时，躲在角落的几个奴仆也扑了过来，胤祥背后好像长了眼，身子一偏，顺手提起，一手扳着膀子，一手提了辫子，因见此人满脸麻子，胤祥不禁笑道："想必你就是钱大麻子了？"脚下一个扫堂腿，上来的两三个人已谷

个子似的倒在地上……胤祥顺势猛地将手中的钱大麻子一摔，那五六个像人肉堆似地倒在一处。康熙皇帝遵从祖训，不忘祖宗武备起家。他有规定，凡皇子每日必须习武。连胤禛那样喜读书的也不能例外。这些皇子们的师傅都是大内有名的侍卫，天下出尖儿的武林高手，自然个个身手不凡。何况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又在阿哥中最爱习武，既读兵书，亦精武术，区区几个野鸡把式的豪奴何足挂齿！胤祥咬牙笑着抽出鞭子，就着院中灯光，也不分是脸是屁股就是一阵狂抽猛打，打得几个人鬼哭狼嚎到处乱钻。

院里登时大乱，院外几十个人拥进来，见胤祥纵跳横跃，身手了得，只是干着急。西房中几个女孩子吓得尖声大叫。那老胡见来了援手，壮了胆子，高声叫："把角门封了，这是江洋大盗，不要放走他！"阿兰早已惊醒过来，见老胡一只脚正好立在自己身边，一翻身便猛咬了一口。

"妈呀！"老胡大叫一声，双手捂住腿肚子又是打滚又是嚎叫，不防胤祥几步跨过来，用皮条鞭绳向他脖子上一勒，拧转胳膊，厉声喝道："叫角门上的人闪开，闪远点！不然——"他紧了紧绳子，老胡立时张嘴吐舌，两手乱摆。那角门上的人见头儿被擒，对望一眼，只好无可奈何地闪出一条道。

"听着！"胤祥一手提着吊得半死的老胡，走到角门口，立定了身子，炸雷般地喊了一声，"爷爷不是什么江洋大盗，乃是当今朝廷十三阿哥，路见不平，进来教训教训这个畜生！"他抽出马鞭子指着披头散发的阿兰，说道："这个阿兰，十三爷买定了！你们好生送到北京，伤了一根汗毛，九哥也救不了你们！哼！"说罢顺手一推，将老胡掼出一丈开外。胤祥拍拍手，从容出了角门。胤禛早已等在那里，见他出来，笑道："我没有功夫，见他们封门，真替你捏一把汗。要真到县衙里告皇阿哥，满天下就无人不知了。我可怎么回皇上的话呢？""这几个杀才何足道哉！"胤祥哈哈大笑，加一鞭，说道，"我抑暴安良，仗义行侠，真闹出事来，父皇也未必就降罪！"说罢，二骑一阵疾驰，向十里庙方向奔去……

路上遭了这档子事，胤禛兄弟俩不敢再耽误。原打算登泰山观日出，只好作罢。每日只避开巳午未三个最热的时辰，马不停蹄地趱行回京。走了两天，才到了刘八女的地边儿，二人不禁咋舌：这刘八女势豪财雄，真个不含糊！回到北京时，正交立秋。听说南方已经下了大雨，但京师仍是干旱无雨，焦热滚烫，好在北京天天刮风，不似桐城闷罐蒸

笼似的。

兄弟二人在朝阳门下马，天色已晚，康熙皇帝又住在西郊畅春园，不便觐见。但按规矩是钦差回京要向皇帝述职，不能回府。只好屏退了前来迎接的礼部官员，就歇在运河码头旁的接官厅，吃过晚饭，两个人便漫步出来，在波光粼粼的运河旁观景消食儿。没说几句话，高福儿从后头赶上来，单膝跪地打着千儿禀道："四爷，十三爷！八爷已到接官厅来看二位爷了。四爷府里的大爷弘时，二爷弘历带着一干子家人，也来请安。请二位爷回步！"

"唔？"胤禛目光一闪，看了一眼胤祥。两个人同时止了步。八贝勒胤禩府，就在码头附近，对面灯火一片辉煌。胤禩这人礼数周到，来看望不足为奇，只是听说他到甘陕察看旱情，赈济去了，怎么也回来了？两个人都觉有点意外，不约而同转步回来。早见接官厅旁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穿着四爪蟒袍，石青补服，二层金龙朝冠上，颤巍巍缀着一枝金花，腰间佩绦上饰着两颗东珠。他长得很像胤禛，面白如月，目如点漆，只右颊下有一笑晕，不像胤禛那样嘴角微翘，总带着一丝冷意——看去十分雍容华贵，精明老练中带着深沉大度。

"四哥！"见胤禛、胤祥相跟回来，立在阶前的胤禩跨前一步，躬身一揖说道："四哥鞍马劳顿，实在辛苦了。按理，我该早来的，因这几日天热，皇上略感头晕，下午去畅春园给皇上请安，刚刚儿回来，听说四哥和十三弟回来，我就赶着来了。"胤禛见说康熙有病，惊问道："老八，你说细点，父皇到底怎样？要不要我即刻去畅春园请安？"

胤禩不禁一笑："四哥向来不是这样婆婆妈妈的嘛！我今日下午去时，皇上还说不相干，用不着每日两次进园。瞧他的气色还好，明儿你一见就知道了。唉，皇上到底老了，身子骨儿不比从前了。"说罢，看着胤祥含笑问道："跟着四哥，既不能吃酒，又不能看歌舞，闷坏了吧？"胤祥大咧咧地抱手一揖，笑道："叫八哥猜着了。有道是戏台小世界，世界大戏台，也没少看热闹儿！"

胤禛的两个儿子，大的弘时，刚满九岁，小的弘历，不过六岁。见他们小大人儿似的垂手站在一旁，胤禛便板着脸道："见过八叔了？怎么见了十三叔连个安也不请？""罢罢罢！"胤祥一摆手，呵呵笑道，"不用了，过几日见了再补这个礼。"蹲身上前一手搂了一个，问长问短，十分亲热。胤禛却道："放开你十三叔，我们还要说话呢！"胤禩知道胤禛家教一向如此，只一笑便跟着进来。

“四哥！”见礼过后，胤禩略显得随便了点，脱去了外头袍褂，散穿一身石青府绸衫，一条乌青油亮的发辫甩在椅后，啜着茶问道：“听说你到桐城去了？见着方苞了么？”胤禛微一欠身，答道：“见着了，极平常的一个人。他文名那么高，我原想定是个倜傥风流的才子！一见之下，大失所望啊！他已解来北京，你想见他还不容易？”胤禩含蓄地一笑，说道：“四哥笑话了！他是大逆不道之人，我怎么好到牢里去看他？只是我想，首恶戴名世写的那本《南山集》，实在是罪无可逭，但方苞这人只是写序。如今的名士有一种风气，不看本书就提笔为之吹嘘。无论如何，桐城古文大家，一派宗师，就这样办他为逆案，实在太过。四哥，我很想救他，又有点瞻前顾后，怕父皇震怒。您是阿哥里头最聪明的，特地来向您请教。”

胤禛听他侃侃而言，词令十分中肯，一笑说道：“你这个老八也真是的，我算什么聪明人？据我看来，还是听其自然好。这些人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他那个大明天下，皇上为招揽这些文士，生了多少办法，又是恩科，又是特简，还专一办了个博学鸿儒科，他照旧不服，不给点苦头让他们尝尝成了什么体统？”胤禛一向以刻薄寡恩著称，碰壁是意料中的事。胤禩不过图个“有言在先”，遂一笑而罢。对坐沉默良久，胤禩笑道：“四哥不救，我可要试试看了！”于是，转脸对胤祥道，“这回出去听说干了件痛快事？”

胤禛、胤祥心头都是一惊：江夏的事怎么这么快就传到他耳中了！胤祥满不在乎地说道：“是啊！我正要找九哥赔罪呢！”“你给九哥赔什么罪？”胤禩愕然说道，“这事与老九还有瓜葛？”胤祥一愣，说道：“你问的什么事，把我也弄糊涂了！”

“施世纶的事嘛！安徽布政使已经有保本递上来了！”胤禩爽朗地笑着，“你这个十三阿哥，装成私盐贩子，这白龙鱼服，要真叫施世纶瘟头瘟脑地敲一顿板子，这戏就有得唱的了。”

原来为这个！胤祥松了一口气，说道：“我还当九哥的耳报神告诉了八哥呢！”遂把夜宿江夏镇、揍了一顿老胡的事一一说了。

“有趣！”胤禩听得开怀大笑：“为一风尘女子，皇阿哥仗义行侠，不但古风可佩，而且说不定这中间还有一段天凑奇缘呢！只怕是有人借用阿哥的名义拐卖人口。要真的是老九的人，一切你放心，都包在八哥身上！”遂起身向胤禛一躬，说道，“四哥，十三弟劳乏了。等见过了皇上，我为你们洗尘！”说罢，笑容满面地辞了出去。

第四回　查库银康熙倒噎气　整吏治胤禛上条陈

满洲人祖居凉爽之地，最怕中原盛夏炎热，因此在安定西北之后，国库稍有盈余，康熙便在承德建造避暑山庄，每年总有三四个月前往度暑。今年入夏，康熙到了一趟河南，巡视开封汛防，回到北京便觉头晕，怕再受热，便移居了畅春园。畅春园地处北京西郊南海淀，因在圆明园之南，所以又叫“前园”，原系前明武清侯李伟的别墅。康熙四十二年，在修建避暑山庄的同时，拨内帑七十万两重加修葺，赐名“畅春”。此园外环长溪，内罗碧波，园内曲径通幽，亭榭错落。虽盛夏烈焰腾空，一入园内，便顿觉水气沁凉，苔滑石寒，确是消夏胜地。

第二日早晨，胤禛、胤祥起得绝早，也不坐轿，一经打马赶来。过了清梵寺，便见微曦中溪水双闸对过，左右各有一座彩坊，吊着几盏硕大的黄纱宫灯。守门的侍卫闪出身来，大声喝道：“前头是圣驾驻跸关防禁地，除赐紫禁城骑马者，一律步行入内！”胤禛和胤祥赶忙下马，待那人近前，胤祥才看见原来是二等侍卫刘铁成，便笑道：“黑牛儿，是你，你咋呼什么？”

“哟，是四爷、十三爷！”刘铁成原是水匪，后被招安，因西征从驾有功，进为二等虾，小名叫黑牛，与胤祥极相稔熟的。听胤祥一说，忙近前向二人请安，说道：“太子爷昨晚就住在园里，有话吩咐出来，说四爷、十三爷今天必定进来。请二位爷稍候，我这就进去递牌子。”说罢一躬身便进了彩坊。这会儿闲着没事，胤禛仔细打量那坊时，只见五色锦缯彩墙顶上，葛藤虬根盘龙交错，结成“万寿无疆”四字，藻须长垂，下接于地。旁边金漆红柱上写着隶书楹联：

两地参天　日月冈峦开寿域

锡畴敛福　凤麟河岳献贞符

灯影中金灿夺目。

胤禛觉得“峦”字似与“岳”字有点重复，方俯首沉思，却见侍卫德楞泰从里头出来，便问道：“你也在这当值么？”

“万岁叫胤禛、胤祥进去，在澹宁居见！”德楞泰大声宣道。待两个皇子叩头领旨了，方笑道：“回四爷的话，这里是刘铁成，再进去是阿伦岱，我跟着万岁爷。二十个头等侍卫，谁也不许错乱、顶班，这是万岁爷定的死规矩。”

胤禛笑着点点头，和胤祥跟着德楞泰迤逦进来。此时天色微明，但见长长的甬道上全是用玫瑰月季交枝儿搭成的花洞。出花洞往西一带，一边九个油布黄棚，外头各竖铁牌，写着各省的地名儿，便知康熙想要在此长住，各省要员述职觐见自在本省棚内候旨。行至佩文斋，德楞泰笑道：“前头就是澹宁居，二位爷只管进去。我不奉旨不能过去。”胤禛二人向前走了二十几步，果见前头一所五楹高房，黄瓦墁顶，是帝王规制。不知什么缘故，这些房屋却丹雘不施，素纱幔棂，而周围环绕着纯约堂、露华楼、韵松轩俱是金碧辉煌，唯此居独横其间，显得特别。松映竹掩，不但不见半点寒碜，反而流露出稳沉实在，落落大方。数十名太监守在廊下，鸦雀没声。胤禛看了看正整衣冠的胤祥，等他收拾停当，“啪”地打了马蹄袖，高声报道：

“儿臣胤禛、胤祥，恭请皇上圣安！”

“进来！”良久，才听里头康熙吩咐出来，辞气却是不善。兄弟二人对视一眼，忙趋步而入，刚要行大礼，康熙一摆手道：“你们跪一边去，这会子大臣议事，待会儿朕有话问你们！”

两个人知道父亲脾气，默默跪在了一旁。胤祥偷眼打量时，只见康熙比离京前略瘦了点，精神却颇为健旺；八字寿眉下一双眸子晶亮有神，颏下数寸长髯梳理得齐齐整整；只穿一件波罗葛袍，腰间束着白檩马尾纽带；盘膝端坐炕上，脸色铁青，毫无笑容。几个上书房大臣比皇子受到优遇。以张廷玉为首，马齐和佟国维依次坐在木杌子上奏事。

“施世纶这人还是要保下来。”康熙将一份奏折页子合起，放在茶几上，沉吟道，“这个人倒是个能员，只是急功近利，也招人讨厌！一是太好事，在宁波府弄什么火耗归公，克扣得下属县衙连师爷都请不起——贬了官，仍禀性难移！再一条，他和于成龙犯一样的毛病，打官司护穷，护读书人。须知天下事并不尽是穷人、读书人总有理，抱着这样宗旨断案，哪有不出差错的？”

胤祥听到这里，忍不住膝行一步说道：“阿玛圣鉴，洞悉万里之外！儿臣看他是个理财的材料儿，户部还有个主事的缺，何不补他进

来？”

“你忙什么？这就要说到你了！”康熙偏过脸来，冷笑道，“朕竟不知道你们这对难兄难弟做的什么好事！你们人还没回到北京，告状的折子却先递了进来——朕不说你们，你们自个看看吧！”说着将一叠折子“啪”地摔在地上。胤禛、胤祥都吃了一惊，忙双手捧起来翻看，头一篇便是安徽巡抚甘茂林的折子，题头赫然写着：“为题参安徽布政使何亦非倚仗阿哥敲诈民财，紊乱盐课事。”下头几本却是按察使的，说因盐课处置不当，通省盐民罢市，盐枭沟通水盗抢劫运盐船，安庆、庐州、颍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等府治安不绥，请旨弹压。连篇累牍，把个安徽说得贼窝子似的，竟是通省不宁。明是弹劾何亦非，具实本本奏章含沙射影，指着“阿哥钦差”不谙民情，举措失当，招来民怨。胤祥顿时气得脸色通红，正要说话，胤禛却将稿本一合双手捧着递了回来，说道：“阿玛，既是盐枭作乱，请阿玛准了安徽枭司衙门的奏，出兵弹压！盐枭紊乱国政，早该痛加整饬，如今趁势一举查办，正是时机——儿臣担保半月之内就可平息！”康熙一哂，说道：“你能担保？”

“儿臣担保！”胤禛静静地说道，“这不关何亦非的事，都是儿臣的主意——官绅盐商狼狈为奸，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不管管实在不行了！”

康熙忽地从炕上跃起，逼视着胤禛道：“你好宽的肩头！居然在朕跟前说这样的大话！好好一个安徽，叫你们搅得七颠八倒，还要吹牛！朕叫你们去看河工，谁叫你过问盐政来？连吏治上的事你也管？十八行省独独整顿一个安徽，逼着要人出钱，能不出事？别的省怎么办？你就是不安分！都怪太子太纵容了你！”众人见康熙勃然大怒，顿时吓得脸色煞白。胤祥忙连连叩头道：“事情是儿子惹出来的，请阿玛下旨，儿子愿同四哥再赴安徽，用兵弹压！”“没你的事！你不过是老四的影子！”康熙怒喝道，“朕叫你们看河工，你们看河工就是了，谁叫你惹是生非来？一二百万银子，户部拿不出来么？”

“回皇阿玛话。”胤禛叩头道，“其实儿臣一片好心，也没有越权行事。秋汛将到，河防不牢，不就地筹银，再从户部调银，怕误了事。再说户部的情形儿臣也略知一二，要拿出这多银子恐怕一时也很难凑手……”

康熙怒极反笑，转脸对张廷玉等人道：“你们听听，他倒比朕还‘略知一二’！户部昨日递上的册子，库里还有五千多万银子呢！”

“万岁……”张廷玉身边的马齐苦笑了一下，说道，“四阿哥说的是真情。奴才虽不知底细，但户部的账目与库存不符，由来已久了。”佟国维却道：“论起这事，四爷、十三爷嫌孟浪了些，却是一片为国忠心，像这样的事，该当请旨之后再办的。”

康熙这才知道，上书房大臣中意见也不一致，遂缓过颜色说道：“你们自然是好心，但须知天下事兴一利必有一弊，叫人防不胜防。天下太平之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四，朕要说你一句，办事认真是好的，但要宽厚待人，下头的人有他们的难处，你凡事要设身处地替人家想想：你不但克扣了一省的生耗，还要从盐商身上打主意，怎么不招人怨？你们去吧，先去见见太子，随后朕还有旨意。”待二人默默饮泣叩头出去，康熙叹道：“胤祥是个傻大胆儿，胤禛做事精细，只天性中带着刻薄。长此以往，这一对搭档可怎么得了？”佟国维听了只一笑。马齐却道：“若论待人，还是太子爷、三爷和八爷；若论办事，奴才倒以为少不了四爷这样的认真劲呢！”康熙低头思忖了一下，笑问张廷玉：“你怎么不言声？”

“奴才一直在想。”张廷玉皱着眉头说道，“是不是安徽三司有点夸大其词。一连六府盐枭作乱，居然没有惊动兵部！安徽好几个密折专奏的臣子，也不见递来奏事匣子——他们都是做什么的？”

一语提醒了康熙，不禁一怔：真的，要照该省三司衙门的奏折看，已是一团乱麻，怎么几个知府不见有折子进来？他拍了拍有点发涨的脑门，要了一杯茶吃了两口，只是沉吟不语。张廷玉想了想，已经明白，这是胤禛、胤祥兄弟俩在安徽敲剥了官员的火耗银，火气没处发作，借着盐商的事，让胤禛、胤祥吃吃苍蝇。但他不想把这一层内幕说破。因为他知道佟国维和太子不和，遂笑道：“依着我的见识，安徽的事万岁只管撂开手，听听下头消息再说，倒是马齐说的，户部银账不符，库中存银究竟有多少谁也摸不清，这确是一件大事！得马上清理！万岁，盐政不是最要之务，您得心中有数！”康熙身子一倾，问道：“据你看来，什么是最要之务？”张廷玉咬着嘴唇，半晌才道：“吏治！”

“对！”马齐欣然说道，“何尝不是如此！奴才这会子也想清爽了，怕是四爷在安徽，又让官员捐火耗、又要清理盐课，叫他们捐款治河，如何不得罪这干子不要脸的墨吏？他们借事儿起哄，也是有的！”佟国维忙叹道：“如今的贪风真真是了不得！原先顺治爷年间，一任知府下来，不过三五万的出息，如今十五万还打不住！不贪，这些银子哪里来？纳捐授官，原是平三藩、西征时，为开辟财源，采取的应急措置，

可倒好，竟成了惯例——有了钱买官缺，有了权再捞钱买大官，将本求利，滚雪球儿似的……这个吏治，奴才一想起来就痛心疾首，该到整治的时候儿了！”马齐被他说得来了兴致，连声附和道：“国维说的是，法由人执，吏治不清，什么也说不上！别的不讲，科场作弊这一条，秀才是六百两，举人一千二，进士出多少我不知道，大约也有定价，居然公买公卖童叟无欺……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

张廷玉却不吭声，在旁以写起居注作掩饰。吏治拆烂污，贪贿成风，他比谁都清楚，但他认为根子正在康熙身上，诸如明珠、高士奇、余国柱、徐乾学，都是明摆着的贪官，即使垮台致休，也不治贪罪，大官不管，下头的吏治怎么整饬？佟国维说整吏治，其实根子还是冲着太子。吏治不好，是太子无能；整顿好了，是他佟国维有先见之明；整不好炭篓子依旧扣到太子和胤禛、胤祥头上……这份居心便叫人胆寒！正想着，却听康熙问道：“整顿吏治，朕赞成，只是从何着手呢？”

“四阿哥有个条陈，”马齐说道，“奴才见了已经呈交太子，大约这几日就能递上来——治贪治乱，应立严刑峻法！如像明珠的儿子揆叙，在籍的贪吏徐乾学、余国柱至今逍遥法外，为什么不可以办几个，斩几个？要整就得像个整的样子，贿案一千两以上者，一经查清，该抄的抄，该杀的杀，该剐的剐，使贪官无立锥之地，便有贪心者知国法不可违——四爷说如此做法，数年之内如无起色，请万岁治臣妄言之罪。奴才寻思，倒不妨按四爷的条陈试一试！”

佟国维一听，胤禛要处置的都是八爷胤禩的人，由不得心头起火：人说胤禛残忍成性，薄恩寡义，真是半点不假！他厌恶地看了一眼说得满口白沫的马齐，正要说话，却听康熙道：“四阿哥有治事之才，但似乎不识大体。治乱用重典，这话不错。但眼下既无外患，又无内乱，何妨从容行之！朕以为官吏操守是最要紧的，应下诏奖励廉吏，如于成龙、彭鹏、张玉书、张伯年、陈瑸等人，没死的要优抚，死了的要厚恤，使人知道廉吏不但当为，也可为！刷新吏治是一篇极难做的真文章，平地一声雷地闹腾起来，是要出乱子的！所以得缓缓来，从易处着手，平平安安地把事情办下来。”佟国维接口道：“万岁圣虑深远，奴才愚不能及！倘若为清吏治，引起朝野骚乱，烧香引鬼，拒狼入虎，反倒更难善后！那年于成龙在山东，试行官绅一体纳粮，弄得读书人罢考，差点激出民变！殷鉴不远，岂可忘怀！治标不如治本，据奴才想来，不妨先从读书人做起。读书人没有廉耻，做了官能够清廉？所以应下诏切责各省督学，直到训导、教谕，逢十宣讲圣训，激发天良，挽回颓风。

吏部考功司，纠察一个贪官，办一个，两头夹着，庶几可以慢慢澄清。”

“这是老生常谈。”马齐听佟国维漫天撒网，说得不痛不痒，冷冷顶了一句，“恐怕于事无补！”

“我说宣讲圣谕，马齐也以为错了？”佟国维自恃国舅，原本就没有把这个才进上书房不久的汉人放在眼里。听马齐当面讥讽，佟国维顿时涨红了脸，冷笑道：“不宣讲圣谕，不读先哲之书，拿住就抄、就杀！这叫不教而诛！”马齐也红了脸，说道：“佟中堂！贪官墨吏有一个纠察一个，办一个，这能叫不教而诛么？皇上的圣训十六条已经颁布几十年了，四书五经也不是去年写出来的，我说老生常谈，是客气。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那是迂腐无能！”

康熙原本还在静静地听，见他们动了意气，“啪”地把手中扇子一扔站了起来，沉着脸道：“像什么样子？凭你们这躁性，还做宰相，协理阴阳，主持大政！回去都好生拣几本修心养德的书读读！”见两个人都低头住口，康熙踱了两步，突然转脸笑问张廷玉：“你是什么主意？”

“佟马二位说的都有道理。”张廷玉忙跪下说道，“目下吏治确到了非严肃整饬不可的地步，但诚如皇上所说，操之过急亦似不必。据奴才所知，户部账目存银五千万，其实库存没有这许多，都快叫官员借空了——所以四爷就地筹银，也真是不得已。这一条他虽不便明说，但万岁您……您得心中有数！”“听你的口气，像是已经查过，实存银两到底有多少？”康熙狐疑地看着张廷玉，又道，“你起来回话！”张廷玉咽了一口气，并没有起身，重重叩头道：“奴才是听四爷没出京时说的，原来还不敢信，四爷走后，到底不放心，又去查了查——真是骇人听闻！”

“你啰嗦什么！到底是多少？”

“奴才没敢细查，不知确实的细数，大约——不足一千万两……”

“一千万！”

康熙突然觉得头一阵眩晕，两腿一软，跌坐在炕上，倒抽了一口冷气，脸色苍白。官员们借债他是知道的，但将国库借空，闻之能不惊心！良久，康熙方拈须长叹道：“好一个太子……理的什么家，都到了这地步，还瞒着朕！”

“四爷的条陈就是冲这个来的。”张廷玉道，“说是借债，其实还是吏风不正，不可掉以轻心！奴才想，吏治千头万绪，从何清理？查处亏空似乎是一条门径。这件事不但比狱讼、纳贿容易办，而且也是当务之急。否则国家一旦有事，库中无银可支，那是不得了的！”

康熙愈听愈觉心惊，脸一仰叫道：“李德全呢？”

“喳！奴才在！”副总管太监李德全就站在自鸣钟旁侍候，忙答应着过来，躬身道：“万岁有什么旨意？”“你去韵松轩，传旨给胤礽、胤禛和胤祥，即刻着手预备清理户部亏空积欠，先计议一下，明儿递牌子过来见朕！”

“喳！”

“传旨：现任户部尚书梁清标年老体弱，着恩准致休！”

“喳！”

“去吧！”

“喳！”

康熙这才回过神来，呷了一口茶，默谋良久，笑道：“讲圣谕也好，读四书五经也好，无非为调理好这个天下。太子胤礽过于懦弱，你们几个也不能事事顺着他，像这样的大事，今儿不翻腾出来，朕仍旧被蒙着，这怎么成？”

这话词色虽然缓和，三个大臣都掂出了分量，佟国维和马齐忙也跪下，叩头道：“是，奴才们奉职不谨，请赐处分！”张廷玉道：“虽说清理亏空，凭借条收欠款，但年深月久，办起来也很不容易，奴才请旨，愿随太子爷往户部办差！”

“你们几个都不用去，谁酿的酒谁喝。”康熙沉吟道，“让阿哥们历练点实事不无好处。恐怕有些人你们未必惹得起，叫他们去碰碰吧。要是人手不够，像施世纶这样的，调几个帮忙也就是了。”正说着，李德全已经回来，禀道：“太子爷出去了，奴才没见着。四爷、十三爷还等在韵松轩，他们明儿过来回主子的话。”康熙听了无话，半晌，说道：“跪安吧，朕有点乏了。明儿再递牌子。”

众人纷纷起身辞了出来。到了院中仰脸看天色时，已过巳牌时分，一大块乌云从西边正慢慢压过来。张廷玉叹息一声，心里暗道：“就是清理债务，又谈何容易！两个阿哥又要给太子招怨了，唉……”

第五回　畅春园太子破好梦　韵松轩阿哥乱萧墙

太子胤礽此刻正和朝鲜国使臣李中玉共进早膳。早膳后，又说了一会儿话，已近辰时。胤礽回到韵松轩，坐下批了一会奏章，觉得又闷又热又寂寞，便带了管事太监何柱儿拿了钓竿到海子边垂杨柳下垂钓。他今年三十三岁，出生那年，正逢吴三桂造反。按清朝祖宗家法，本不立太子，但是为了定人心、固国本，康熙断然决策，封他为太子。他的母亲赫舍里皇后，和年幼的康熙皇帝有青梅竹马之好，加上她又是勋贵大臣索额图的侄女，主持六宫井井有条。后来朱三太子乱宫，赫舍里氏护驾受惊难产而死。有这几条前因，康熙一向视胤礽为掌上明珠。太子生来仁善可亲，读书练武也十分用功，一直是很得康熙钟爱的。但到他三十岁时，索额图出了事。这位曾帮助康熙清除权奸鳌拜的大臣，居然伙同兵部尚书耿额图谋不轨，想乘康熙不在京的机会，途中囚禁康熙，然后再来一次“灵武即位”、扶胤礽登极，被精明的康熙觉察了，立即下诏处死耿额、圈禁索额图。虽说没有因此处分胤礽，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说。素来与胤礽心存芥蒂的皇长子胤禔，还有自成一体的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一个个都是人中之龙，最精细不过，已经瞧出康熙和胤礽之间存有戒备之心，都各自打着算盘，想谋这太子的位子。胤礽也不笨，早已知觉，但既处此位，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对付这些兄弟们。

胤礽漫不经心地看着水面上的鱼漂子。水里放养的鱼，十分好钓，一会儿便钓了十多条，但他不杀生，每钓一条，便让何柱儿换饵，赏玩后，仍放进水中。正自出神间，听何柱儿叫道：“太子爷！天阴过来了，立时就有大雨，咱们回去罢！”

“是么？”胤礽抬头看时，果然天空飘来一大片乌云，遂笑道：“还没遮住太阳呢，就有雨了！你这婆子嘴絮叨些什么！”何柱儿却道：“这夏天的雨说来就来，淋病了又是奴才的干系……”

话犹未了，一阵风带着腥味吹来，雨声已经临近，不一会水面上便泛起一片片的雨泡儿。胤礽慌得丢下钓竿，抱头就跑，边跑边叫：“何柱儿，钓竿上有鱼，你放了它，再回韵松轩给我拿油衣，我到那边躲躲雨，雨小点你再来！”

胤礽看看左右，并没有可避雨的房屋亭榭，便一头钻进湖岸边一座假山石洞里。不料一进洞便踩在一个人的脚上。只听“哎哟”一声娇呼，那人笑骂道：

“春红你个小浪蹄子！死也不拣好地方儿！忙什么，外头下刀子丢石头了么？看把我这脚踩得好疼——啊！是太子爷！”

“嗯，”胤礽笑道，“是我，‘死’也不拣好地方儿，是么？”那姑娘臊得满脸绯红，窝着身子叩头道：“奴婢郑春华，错骂了主子，请主子责罚！”胤礽素性平和，只一笑，说道：“不知者不为罪嘛！你骂的是春红，与我什么相干？起来吧！”一边说，一边打量。这才见郑春华不过十八九岁，颀长的身材，穿着家常浅绿裙，上头罩一件水红比甲，葱黄汗巾，配着满颊娇羞，眼波流眄，真是艳若桃李，颤巍巍似一株临风芍药。胤礽不禁呆了。

郑春华直起身来。见太子这样瞧自己，越发局促不安，蹲了个万福就要出去，却被胤礽一把拉住道：“别去，外头雨大！”郑春华走不是，留不是；蹲不是，站不是，忸怩着紧靠在狭窄的石壁上，浑身拿捏得酸疼。

“我想起来了，你在畅音阁上演过《凤仪亭》，当过貂蝉！”胤礽突然想起去年元宵节和父亲一道看戏的事，问道：“如今你分到哪个宫里了！我怎么再没见过你？”

郑春华轻轻拭汗道：“回主子话，去年三月我就被分在孔四格格跟前侍候，就住这园里。太子爷住在毓庆宫，不常来……我们算哪牌名儿上的……主子哪会……记得了？”不知是激动还是害臊，她微微气喘，说话有点打颤儿。

“你的琴弹得好。”胤礽向她身边靠近了一步，一股处女的幽香淡淡地袭了过来，他有点意马心猿，“会下棋么？书画必定也是好的了？”郑春华忙向后退，但里边实在一点空隙也没有了。她偷眼看了看太子，嗫嚅道：“琴是在家跟着父亲学过。棋是看四格格和皇上下，略学会一点——我们做奴婢的，哪有工夫学写字画画儿……”说着，挪动了一下身子，半裸的膀臂在胤礽腰间一触，立刻触电般闪了开去。

胤礽此刻已经欲火蒸腾，看了看外头，一片茫茫白雨，并没有人，遂嬉笑道：“你又躲我，又偷看我，是为什么？”

“……”

“你看我这腰间做什么？这里有什么好看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

“哎？”胤礽色迷迷地笑着，问道，“你……你怎么不回话？入宫前你家里人没教过你，主子问话得回答么？”

郑春华背转脸，抠着衣带，半晌才蚊子似地嘤咛道：“主子……不说正经话么……”

“你不会写字画画儿，这怎么行！”胤礽此刻动情到十二分，一把将郑春华揽在怀中，口对口，把舌头伸进郑春华口中吮吸着，搅动着，含糊不清地道，“这会子外头有云有雨，我就教你云雨是怎么个画法……赶明儿，我向四姑讨了你来……全教给你……”一边说，一边就伸手解郑春华的裙子，在她软绵柔润的腹皮上轻轻向下滑动。

郑春华闭着眼，全身紧贴在胤礽身上，由着胤礽抚摸，腰间隔着衣衫被那硬邦邦的顶着，她浑身酥软，迷迷糊糊的，醉了一样。身不由己和胤礽在石洞中厮搂着滚倒在地……

“太子爷！太子爷！”

二人尚未入港，便听外头何柱儿在雨地里大呼小叫，不禁都是一怔。胤礽尚自不放，郑春华双手推开了他，娇羞满面地嗔道：“快去吧！叫人撞见了……成什么体统呢？八月十五吃月饼——只要你……真能把我要去——还少了你的不成！”说话间何柱儿越走越近，口里咕哝着：“怪事儿！方才那丫头还说看见太子爷跑到这边来了……”胤礽只得起来，略整整衣衫走到洞口用身子挡住洞口，没好气地问道：“你嚎叫什么？没说等雨小点再来么？”因见何柱儿鬼头鬼脑地探视，便出来在雨地里披了油衣，蹬上泥履，扶着何柱儿肩头往回走。

“看看主子爷这身泥！”何柱儿一边走一边赔笑道，“晓得的说是主子不小心自己滑倒了，不晓得的……还以为奴才不会侍候呢！四爷和十三爷刚从万岁爷那边过来，说李德全传了旨意，催着奴才出来给主子送油衣。”

胤礽这才细看自己身上，前襟倒还干净，只稍零乱些，后摆上、袖子上，发辫上尽是泥浆青苔，好似在洞里打滚了似的，也难怪这奴才满眼的狐疑，遂掩饰道："洞里漏雨，只得紧靠墙躲闪着，倒没想弄得这么脏。"接着，又回到了韵松轩。见胤禛、胤祥都在廊下站着，胤礽定住了神，说道："我去更衣出来再说。"

好半日，胤礽才从东书房换了衣服出来。胤禛二人南面站定，将康熙方才的旨意说了。胤礽一跪三叩，口称"遵旨"。待站起身来，这才兄弟见礼，由着胤禛、胤祥请安，赐座奉茶自不必细述。

"清理亏空积欠，是很不容易的。"胤礽啜了一口茶，望着院外雨渐渐停了，良久才道："十三弟，这个差使是要得罪人的。其实前年皇上就有意叫老十四去户部清查，老八和老九都到皇上跟前游说，说古北口八旗旗营急需整顿，得有个皇子坐镇，撮弄着换了这个差使。——怎么样？要不要我再奏一本，让你们到西宁出一趟远差逃一逃？"胤禛笑道："这家当不是老八的，他当然乐得做好人！太子，我们不给你争口气，将来这烂摊子可不好收拾呀！"

胤祥忽闪着眼看了看太子，说道："太子体恤我，我有什么不晓得的？四哥说得对，我们都是一棵树底下的人，不能看着树心被虫蛀了也不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先做起来，有您和四哥坐纛儿，心里踏实着呢！"说罢手扶盖碗，莞尔一笑。

"其志可嘉！"胤礽想想他二人的话，都是忠贞不渝保扶自己的意思，不由鼓起兴来，赞叹一声，又道："既如此，明日你们就到户部。我叫兵部下八百里加急，调施世纶进来。老四，你推荐到毓庆宫办事的朱天保和陈嘉猷，虽然年轻却都极有肝胆，王掞师傅曾向我夸奖过你很有眼力！我看不妨叫他们两个跟着老十三去，一来有个帮手，二来也便于和我们兄弟联络，你看呢？"他和颜悦色，十分温存体贴，胤祥听得心里热乎乎的。但胤禛却知道，太子和几个侍卫、朝廷内大臣、部里几个亲信几次在一块聚会吃酒，朱天保和陈嘉猷曾痛言切谏，君臣之间已不无芥蒂，不禁皱了一下眉头，说道："我听说朱天保很倔，十三弟的性子也暴，能合得来么？"胤礽一笑，说道："其实我是很器重天保的，我想抬举他做长史，不历练一下难在万岁跟前说话！"

胤祥笑道："四哥也忒多心了！朱天保、陈嘉猷我又不是不认识，还有那个施世纶，必定也和我合得来。三人同心，其利断金，何况还有太子爷和你在后头撑腰！"

“就是这个话！”胤礽也道，“兄弟里头，我看就十三、十四两弟是真男子、大丈夫！老四，你深沉练达，气概上终逊一筹啊！”胤礽说着抿嘴儿一笑。兄弟里头，觑觎这个太子位的大有人在。他深知大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虽说他们都各有雄心，大抵上都是八阿哥胤禩的羽翼。三阿哥不哼不哈，却胸有成竹，一门心思投父皇所好，带着一干宿学大儒修史编书。只这四阿哥和十三阿哥，他自信决无野心，父皇向来也只把他俩看成辅相之才。所以胤礽对他二人的忠心是从不怀疑的。他打发朱、陈二人跟胤祥从差，本心也还是想让胤祥立好这一功，自己脸上光鲜，也可堵住老八总嘀咕太子“无魄力”的口风儿。

胤祥哪里知道一霎儿工夫，两个哥哥转了这么多的心思。胤礽因见何柱儿从西屋里抱出一叠文书折本，便道：“放这儿，我和四爷、十三爷说完话再看。”看着何柱儿退出去，用手抚着稿本，含笑问胤禛道：“听说老八昨晚去看你们了？”

“太子爷好灵通的耳目！”胤禛笑道，“我们一回到北京就碰上了老八，真是个伶俐人啊！”遂一长一短地把见到胤禩的情形报了太子。胤礽听得很专注，待胤禛说完，便问道：“你看方苞这人到底保得保不得呢？”

“当时人多，我没有想好，只好那样回答。”胤禛欠身说道，“京里的情形不摸底儿，不晓得这案子万岁爷是个什么章程，这得视情形而定。”“你这话有理！”胤礽嘘了一口气，瞥了一眼文书。见最上头一本，便是内务府遵旨遴选女宫进封的禀本，上头第一名，便是“郑春华”，不由心里突突直跳。半晌才语无伦次地说道：“嗯……这个这个……皇上那边……看来有点后悔戴名世案子办得重了。老八是听说老三要保方苞，如果要保呢，你就得抢先。如果不保呢……嗯，也好。保还是不保，就按你说的，这个这个……想好了再办。”

胤禛、胤祥听了不禁面面相觑。这都说的是什么？胤礽虽说懦弱，可从来温文尔雅，从没有过这样语无伦次的。正自纳罕，胤礽说话又连贯了：“老四，这人情不要叫老八捞了去，既然老三来找过我，你不妨和他联折去保，老八的折子要是先到，我可以压一天，先呈送你们的！”

“老八这人是太精明了！”胤禛冷冷说道，“这几年他保了多少人！康熙四十二年为索中堂的事，受株连京官一百四十一员，他保下九十多员。顺天府试贿案，他又保三十多员！心里打的什么主意，谁还不知

道！他之所以如此妄为，是看准了皇上不愿多生事这个心思！但将国家社稷又置于何处呢？”胤祥一笑道：“八哥这人的‘主意’，那是再清楚不过。说是不树党，不结派，结的党比谁都大！可笑有些人以为只有请吃酒、说知心话、套近乎是营私结党，不晓得这么一保，被保的人衔恩铭骨，比什么都厉害呢！这一回我去户部挑刺儿，你们看着吧，他准要保人，他要再弄这一套，我和他这点兄弟情分也就够了。太子放心，我一准儿拿出个样儿给您瞧！”

胤礽听得有些心烦意乱，站起身来踱步转悠了半晌，才说道：“给你们说了多少次了，也不要尽把老八往坏处想。兄弟们这么多，一个人一个脾气，不能强求一律。从胸怀度量上，我看老四和你还得学着老八点。既然人家能邀结人心，我为什么不能？”胤禛默然点头，叹道：“太子说的虽是，但我这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明珠被抄后，书房门口曾贴有一副对联，说‘勘透人情惊破胆，阅尽世事寒彻心’，其为人虽不足取，但这话却是一荣一枯之后的真言偈语。我是个不信直中直，谨防仁不仁的人。八阿哥如果没有私意儿，他就不该请什么张德明给他看相，已经贵为皇子，还有何求？老八人称‘八佛爷’，别的不敢说，于佛家精义，我大约比他略强些儿，佛以众生为念，老八以众官为念，已经入了邪道！难道不分良莠是非，一味包揽恶人，只念两声阿弥陀佛便能超生了？”

“什么张德明？”胤祥和胤禛一道儿出巡数月，从没听他提起过此事，遂诧异地问道，“张德明是做什么的？”

胤礽也是一怔，胤禛的消息灵通也使他吃了一惊。自己坐在北京，居然比不上胤禛在外信息灵便，使他有点不安。

“你们当然不晓得。”胤禛说道，“太子爷这样身份，打听这种事也很不相宜。但若连我也不知道，或知道了却不说，那就是失了臣道。”

原来这位张德明是个云游道士，三年前来京时自称是元代张三丰的师弟，蛰居峨嵋修行三百余年，已得通幽知微之理。胤禛笑道：“户部员外郎阿灵阿曾向我举荐过，说这张德明道术精湛，不但能隔板猜枚，还能断人生死祸福。”胤祥笑道：“你这么一说，连我也想试一试！阿灵阿原是八哥的人。大约是想拜你的门子，没成功，又改换了门庭的吧？”

“是这样的。”胤禛说道，“阿灵阿的才识品行都不算下流，我瞧着

是过于热衷宦途，所以没理会。我是天潢贵胄，干什么要问命？何况皇上屡次降旨，不许阿哥们私结外臣，这违旨的事我也不敢。”

胤礽两眼出神地望着院外，良久，吁了一口气，说道：“吾弟见识不凡，但也不无偏激。国家不以一格取才，岂可因事废人？今后要有这样的人投见，不可拒之门外，可以荐来试用，不要让小人之辈借以用来作乱生变。”说罢，起身道，“天已近午时了，你们在这里用过膳再走吧？”两个人哪肯在这里吃饭，起身一揖便辞了出去。

第六回　振颓风户部清库银　使心机大臣攀国储

清理亏空积欠严诏一下，第二日胤祥便带着朱天保、陈嘉猷进驻户部。先宣谕旨，后给原尚书梁清标摆酒送行。因新任户部侍郎施世纶尚在途中，胤祥便宣布，由自己暂行主持部务，并规定官员每日到衙定在卯时正刻，不得迟误。午间一律在衙就餐，夜间值宿人员一概在签押房守候；所有外省来的公事文案、代转奏折、条陈，要随即呈送胤祥本人阅处，不许过夜。胤祥本人也移住原梁清标的书房。凡有军国大事，随到随禀，不但方便，而且迅速。几条章程一下，拖沓惯了的户部各司，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忙了八九天，胤祥对户部部务心里已有了个头绪，遂奏明太子，请太子、胤禛和上书房大臣莅部训诲。

胤礽和胤禛欣然来到户部，吩咐门上不必传禀，二人一前一后沿仪门石甬道款步而入。却见户部大堂内外依班按序，或坐或立，黑鸦鸦挤满了人。乍见太子和四贝勒款步而入，众人都立起身来，齐刷刷地跪了下去，叩头道："太子爷千岁！"胤祥也忙起身出迎，给二人请安，笑道："我正在给他们安置些事，不防你们就进来了。门上是怎么弄的，也不知会一声儿！"

"罢了，大家起来吧！"胤礽笑容满面，摆了摆手，说道，"十三弟，在你旁边给我和四阿哥设个座儿，你说你的！"胤祥推让了一下，也就不再谦逊。待安置好了，他又接着讲道："在座衮衮诸公都是读书人。我讲的那些道理似乎是有些班门弄斧了。但我老十三想，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此乃千古通理。有人说我霸道、重利。实话实说，这是逼出来的。既然王道不遵，就得实行霸道；既然道义不行，利害随之亦未尝不可！"

胤祥目光炯炯，说到这里将手一拱："我皇昼夜宵旰，经过数十年草创，大清得有今日昌盛局面，就好似一株参天大树。今有国蠹民贼，以为皇上仁慈可欺，遂肆无忌惮，或为社鼠，或为城狐，齐来挖我树根，蛀我树心。试问，这参天大树倒了，诸公去何处乘凉？覆巢之下无完卵！每念及此，胤祥中夜推枕，绕室彷徨，真是不寒而栗……"

看得出来，为了准备这个讲词，胤祥是动了不少脑筋。虽是不文不白，侃侃而谈，却句句掷地有声，胤禛听得十分感动。

“要先从我们户部清！”胤祥激动地站了起来摆了一下手，朗声说道，“户部衙门素称‘水部’，主管天下财粮，应该是一潭清水！但我来这几日，已经查明，除王鸿绪员外郎一人之外，全部借有库银——这潭水已经污浊不堪，铜臭逼人！”他呷了一口茶，吩咐朱天保，“你把欠债名单，所欠银两当场读给他们听！”

身后侍立的陈嘉猷和朱天保是同年进士，二人又同时被荐进毓庆宫侍奉皇太子，最是要好不过，见胤祥吩咐，从案上一叠文书中抽出一件递给朱天保。朱天保和方面阔口的陈嘉猷迥然不同，温文尔雅，弱不胜衣，白皙的面孔上微泛潮红，只嘴角微微上翘，透着几分刚气。他默默接过名册，轻咳一声，便抑扬顿挫朗声宣读：“吴佳谟，侍郎，欠银一万四千五十两；苟祖范，员外郎，欠银四千二百两；尤明堂，员外郎，欠银一万八千两；尹水中，主事，欠银八千五百两……合计，户部官员亏欠国库银两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八两三钱……”

开始，大约谁也没想到胤祥会有这一手，都苍白了脸，听得目瞪口呆，但没多久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议，大厅里一片嗡嗡嘤嘤，却一句也听不清说的什么。

“怎么样？”胤祥觉得燥热，顺手扒开衣扣，挑衅地望着众人，“数目有误的可以当堂提出，银子一定要还！老吴，新任户部侍郎施某还没到，你是最大的官，说说看，你的一万多银子几时还清？”

吴佳谟是户部资格最老的，梁清标撤差，按惯例该由他任尚书，早已窝了一肚子火，见胤祥问他，起身一揖，说道：“银子自然是要还的！请十三爷容我盘盘家底，找个破庵子安置了妻儿老小，发散了几百口子家人！”

“吴佳谟，你发的什么牢骚？”坐在太子身旁的胤禛知道：镇不住这个老官僚，户部清理立时就要泡汤，遂冷笑道，“十三爷叫你带头，是成全你的体面！何至于就倾家荡产了？仅你红果园一处宅院，两万银子卖不卖？”吴佳谟朝上一拱手，说道：“四爷，这个样子逼债，学生读书两车半，没见前朝有过。这还叫做‘成全体面’，我实不能解！”

胤禛阴冷地盯着吴佳谟，说道：“无债一身轻，十三阿哥叫你做轻

松之人，不是成全你？上梁不正下梁歪，户部自己不清，怎么去清下头？”

“道理讲过了，四哥不必再和他多说！”胤祥早已想定了主意，也不生气，嘻嘻一笑对吴佳谟道，“你卖房卖地我不管，现在要你还钱，这是开宗明义第一条——你几时还？”

“回十三爷，我没钱！”

“好！”胤祥面不改色，喝道：“来人！”

“在！”守候在柱后的几个王府侍卫都是胤禛精选来侍候胤祥的，听了这声招呼，立时闪出四个，上前叉手听命。

胤祥笑着看了看吴佳谟，说道：“老吴说他家没钱，不能还。我这人一向刁钻刻薄，有点信不过。由陈嘉猷带着你们四个，出门再叫上顺天府的人，到吴家查看，给老吴留一处宅子，其余的造册呈上交官发卖——不许无礼，不许莽撞——可听见了？”

“喳——听见了！”

五个人答应一声却身退出，大厅里变得一片死寂，人人面如纸白！胤祥用碗盖拨着茶叶，瞟了一眼众人，安详地问道：“还有哪位还不起，请说。”众人看了看木然痴坐的吴佳谟，谁还敢再触这二杆子皇阿哥的霉头，一时相对无语，竟像一群哑巴，什么样儿的全有。胤祥潇洒地挥着扇子踱了几步，说道：“跟着我办事，贪贿是不用想的了。但我也不至于弄得你们精穷，失了官体。这也不是朝廷的本意——该拿的例银，我一文也不克扣大家的。本来京官就不富裕，外头督抚大臣送冰敬、炭敬，聊补炊灶，保洁养廉，都是该当的。除此之外，仗权谋利，十三爷就容不得他！”

“我欠的四千银子，今年秋天粮食上场就还。”终于，有人开口说话了。

坐在吴佳谟下头的苟祖范搔了搔稀疏的头发，叹息一声道：“还就还吧……明天我叫家人把天津的当铺盘了，大约半个月就可还清了。”接着下边七嘴八舌，有的说回去典花园，有的说卖宅子，虽说叫苦连天，挤脓儿似的，毕竟都咬了牙印儿要还债。只有尤明堂低头不

语，铁青着脸看砖头缝儿。胤祥因问道："老尤，你呢？"

"要咬牙过日子，谁还不起？当初不借，也都穷不死！"尤明堂恶狠狠地说道，"只要事情办得公道，我没什么说的。"胤祥格格一笑，说道："这倒奇了！我凭借据索国债，有什么不公道？既然当初不借也可，你何不学王鸿绪？"

众人都把目光投向坐在尤明堂下首，一直沉吟不语的王鸿绪身上。尤明堂鄙夷地一哂，说道："我拿什么和鹤鸣兄比？王鹤鸣一次学差，门生贡的芹献就是几万？我真奇怪，贪污受贿的没事，坐在一旁隔岸观火，专拿我们这些借钱的开刀！"

"是嘛！"远处也有人大声道，"我要出学差，我也不借银子！"

王鸿绪身子一仰，冷笑一声道："我收赃纳贿，谁有证据，拿出来！空口无凭，血口喷人，以为我王鸿绪好欺侮么？要不要我把咱们户部贪贿的一个一个都点出来？我倒要做好人，只大家不叫，有什么法子？"此人相貌堂堂，五官端正，只是那副鹰钩鼻子有点破相。对众人的攻讦毫不在意——天上的九头鸟，地下的湖广佬，真是一点不假，一开口便连酸带辣一齐端，抑扬顿挫口风逼人，镇得大家哑口无声。

"哦嗬？"胤祥万不料表彰王鸿绪弄出这个结果，身子一颤刚要发作，见胤礽和胤禛目光如电地扫过来，陡地一惊，如果改换题目，再清贪贿，今日这个会议就彻底砸了，口气一转说道："大家记住一条，多行不义必自毙！谁受贿，容我慢慢料理，自然逃不掉一个。小心着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贪贿之人，总有一日噬脐难悔——我奉旨来部，是清理天下官员亏欠库银，这件事办下来，再说别的！我也只说王某未欠公银，并没说谁贪贿无罪！"

"十三爷此言差矣！"王鸿绪是点过翰林的人，说话间总带点文气，却毫不客气，举手一揖说道，"尤明堂当场挑起事端，诬我为匪类，陷我于绝地，岂能置之不理？即使天子驾前，我也要说个明白。学差一案，昔年郭琇为倒明珠，大肆株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案子已经查清。我王鸿绪在江南闱中并未受一人贿赂！至于入闱门生拜谒房师，献芹，那是修师生之礼，孔子著述，不以为讳，总计不过一百余两，何谓之贪污受贿？我在户部三年，掌漕运税银，涓滴不沾，清贫守道，洁身自好，来往账目十三爷已经看过。请问，难道他尤明堂可以这样作践人吗？——我也曾借过库银，朝廷下旨当日亦已

清还，只怕他们是糊涂，再不然就别有祸心，才有这番混账言语！”

尤明堂听了，把木杌子拉得离王鸿绪远了一点，咬着牙笑道：“离你这篾片相公远点，只怕还少闻一点臭气！要是我也有个皇阿哥撑腰，只怕比你还硬气！你那点子道学气，还是到东厕里去放——别以为你是翰林出身，我还点过探花呢！要不是犯了明珠的讳，我得用哪只眼瞧你这二甲第四名呢？”他说的这档子事已有二十多年了，当日确乎有人是定了一甲第三名，主考官因他“明”字犯了明珠的讳，一下子黜落在三十名。这事众人都听说过，却不晓得就是这位倔强的尤明堂！胤祥原本恼恨尤明堂无端搅局，正自心里盘算，要不要抄了这个糟老头子的家，听到这个口风儿，倒犯了嘀咕。皇阿哥代人垫钱还亏空，定是胤禩无疑。他只诧异，胤禩从哪里弄这么多钱，难道他有聚宝盆不成？想着，胤祥冷笑一声道：“尤明堂，我也是个皇阿哥，并没有听说哪个爷代人垫钱的！各人账各人清，攀扯旁人做什么？皇阿哥每年的俸禄我心中有数，只有短的，哪有富余？你倒说说，是哪个阿哥代王鸿绪填还了债务？”尤明堂向王鸿绪龇牙儿一笑，说道：“鹤鸣老兄，这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你自己说，还是我来代劳？”

“我不说，我不知道，我没有请人代垫！”王鸿绪被尤明堂咬扯得没法，终于光火了。按朝廷律令，皇阿哥不得交结外官，外官有奉迎阿哥的要夺职拿问。王鸿绪一向以道学宿儒藐视同僚，惹得尤明堂在这种场合兜出来，真像当众剥了裤子。遂涨红了脸，“呸”地一啐，恶狠狠说道：“太子爷、四爷和十三爷都在这儿，我王鸿绪有没有走你们的门子？下余阿哥们自己还借钱，从哪里来钱替我垫付？你尤明堂倒是说呀！”

尤明堂格格一笑，双膝一盘打火点着烟浓浓吐了一口，说道：“少安毋躁！皇阿哥里头也有没借钱的！看来这世道，借了钱说话就不硬气。这么着，我这会子就还，如何？”说着，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银票，抖开了呈给胤祥，说道：“十三爷，这是一万八千两的票子。我借的钱一文没花，都在这里！”胤禛原先见他有点胡搅蛮缠，一直用冷冰冰的目光盯视着他，想寻隙发作，至此倒也被弄得一愣，正想发话，太子胤礽问道：“我有点不明白，既然使不着钱，你何必当初要借？”尤明堂笑道：“回太子爷的话，借了白借，不借白不借，白借谁不借？如今既要清，我得奏明一句儿，十爷自己还借着二十万库银，还要代人还钱，这清理亏欠，到底是真清还是假清？明堂愚鲁，求太子爷开导我这个倒霉的探花！”

众官听了一阵骚动不安，有人便“叹”道：“唉！谁叫咱后头没个阿哥呢？”还有的说：“这边逼我们还钱，那边阿哥借钱代人还钱，这亏欠清到几时才能账银相符？”这个说：“我也还钱！明儿找三爷拜拜门子！”那个说：“三爷要你这账花子做什么？还是找九爷！”一时间七嘴八舌，什么风凉话全有。

“不要讲了！”胤祥听得心烦意乱，手指敲着桌子大声喝道，“我十三爷一不做二不休！皇阿哥欠债和户部官员一体清理！”

王鸿绪本来是无债一身轻的人，蛮想着钦差一本保上，稳稳当当一个侍郎到手，没料道被个刺头儿尤明堂连垫钱的十阿哥也咬得头破血流，一肚皮的不自在，扬起苍白的脸起身一揖，问胤礽道：“臣要谏太子一本，不知是这里说好呢？还是下来背后说的好？”

“你说吧！”胤礽一听是十阿哥胤禩代付欠金，心中陡起警觉，一笑说道：“我并没有要背着人讲的事。”“那好！”王鸿绪又是一躬，赔笑道：“太子爷您借的四十二万银子何时归还？”

乱哄哄说七道八的人都住了声儿。犹如湍急的河水突然被一道闸门堵了，上游的水无声地愈涨愈高，憋得人人透不过气来。胤礽在众目睽睽下不安地动了一下，喃喃道：“我借过库银？是几时借的……陈嘉猷，有这事儿么？”

“这事不是陈大人的事。”王鸿绪一脸奸笑，步步逼上来，说道，“是何柱儿带着毓庆宫的手谕来借的，太子爷好生想想，有没有买过庄园、宅邸、花园儿什么的？”

一语提醒了胤礽，买通州周园可不是花了四十二万银子买的！但到手经营三年，又填进去五六万银子，已修得行宫一样了，如何割舍得？胤礽万没想到绕来绕去，头一炮竟打在自己头上，不禁大怒。但他素有涵养，红着脸，竟自站起身来，说道：“好……好嘛！我……我起头儿，先还这四十二万！老四，老十三，你们接着议。我还得进园子给阿玛请安呢！”说罢一径拂袖而去。

看着皇太子离去，官员们面面相觑，愕然不知所措，那王鸿绪却没事人似地款款坐下，“噗”地吹去了邻座尤明堂弹过来的烟灰。胤祥看了看不动声色的胤禛，闪着眼波道：“四哥，今儿就议到这里吧？大家回去打点打点。皇上的圣谕说得明白，库银一日不清，本钦差断无罢手之

理！无论太子、阿哥，还是诸位，都应体念天心！”

“四哥！”人们出去了，空荡荡的大厅里只留下这一对患难兄弟，胤祥略带孩子气的脸庞显得忧心忡忡：“你都瞧见了，这干子大爷们是好对付的？这下连太子也咬了进来，我真……”

胤禛点点头，起身抚了一把汗湿重衣的胤祥，缓缓说道：“先不想这些事，你浑身滚热的，别要中暑，把这杯茶吃了，我们出去走走……”

兄弟二人各吃了一杯凉茶，移步出了户部仪门，看天色时，已近申时。因天热，街上很少行人，一街两行合抱粗的槐树，浓绿欲滴，知了长鸣，给人一种幽静深远的感觉。两个人在街头瓜摊上吃了两块瓜，散步来至西河沿，但见阳光下波光粼粼，水气沁凉，一阵风扑过来，二人都是精神一爽。

“太子那里我去说。”胤禛沉思着，半晌又道：“办成一件事本来就难，你不可灰心。昔日永乐皇帝起兵，进攻南京船行无风，有畏难之心。周颠子说，‘只管走只管有风，若不走，一世也没有风！’这是哲言啊！永乐若不是听从了这话，明史只怕从头到尾都得改写！”胤祥抬起头，默默注视着胤禛，半晌才道：“你掌舵，我打桨！这是替太子挣体面的事，我寻思他只要静心一想，四十二万就拿出来了！”胤禛没有说话，只意味深长地一点头。

隔岸一座画楼伴着筝声，传来一段歌词：

> 说一句话儿你心记：就便把人扔进火坑里，任他天打五雷劈，抽了我筋儿削了我皮。只要知音还在云岭曹溪，心头儿兀自地不孤凄……

胤祥陡地想起了阿兰，至今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吁了一口气，嗫嚅了一下，舔了舔嘴唇，却什么也没说。

第七回　康熙帝忧民用能臣　皇太子思春配淫药

因毓庆宫地处大内，外臣不便夜中奏事。因此，胤禛与胤祥分手后，便连忙着人送请帖给胤礽，邀太子至四贝勒府，二人促膝谈心，直至深夜三更，方安置太子歇宿在万福堂正房，其实说服胤礽卖园子还债，胤禛并没有费多少唇舌。事情明摆着：太子不还钱，十几个欠债的阿哥谁也不肯出血还债。差使也砸了，康熙仍旧是要拿太子是问，胤礽恼怒的是王鸿绪仗着八阿哥的势，在自己面前不留余地，毫无人臣之礼，而自己夹在皇帝和群臣之间，既是臣，又是君，既不像臣，又不像君。稍有不是，就要遭到父皇申斥；略有一个不当，“八爷”党就群起而攻之——这个太子当得徒有虚名，实在没有兴头。

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没有入睡，耳听自鸣钟响过四下，胤礽揉着惺忪的眼睛勉强爬起身来，胡乱梳理了，见胤禛已过来请安，便叹道：“我得进园子请安了。你今儿去户部，把昨晚议的告诉老十三，从我起头儿，阿哥们一个也不要饶，七月底一体清完！看户部那些个杂种还有什么话说！”说罢，带了毓庆宫随行侍卫、太监打马一径往畅春园来，在自己书房里略歇了一会，便来至澹宁居。

此时天色刚明，李德全、邢年带着几个太监，在清扫院落。有的擦窗玻璃，有的在熄灭屋檐下的宫灯。胤礽躬身走进澹宁居，见康熙盘膝端坐在暖炕上。下边马齐、张廷玉、佟国维依次立着，下边还跪着一个官员正回奏事情，便默默打了个千儿请罢安，侍立在旁。

“据施世纶所言，听来令人心寒！”康熙没有理会胤礽，只转脸对着三个上书房大臣说道，“拨了十万石粮赈济凤阳灾民，仅有两万石粮能入饥民之口，这还成什么体统！贪风横行竟至如此，百姓何以聊生！”佟国维一笑，说道：“施某所奏，只是一时一地所见所闻，皇上也不必过于焦虑。奴才回去就发文，叫安徽巡抚查处！”马齐却道：“要真这个样儿，不但皇上，就是奴才，心里也觉得下头太没有王法了！依着奴才见识，暂停赈济为好，不然，得多少粮食才填得满这个坑？”

张廷玉素来恪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箴言，极少多口的。听了马齐这话，忍不住说道：“要按马齐说的办，将要激起民变，万万使不

得！”

“奴才愿请命而往！”跪在下面的施世纶叩头道，“三年之内，如不能将凤阳府治得夜不闭户，请万岁治奴才欺君之罪！”

康熙“嗯”了一声，挪动一下身子，说道：“粮食还得赈。凤阳这地方民风刁悍，万一出事，国家兴军，用粮岂不更多？施世纶仍旧掌管户部，跟着十三阿哥在户部清理亏欠，这件差使，比凤阳的事要紧得多。太子和四阿哥坐纛儿，朕就瞧你们的了。”

“万岁！”施世纶连连叩头，说道，“奴才只是一郡之才，恐难当其任，有伤主子知人之明。”康熙点头叹道：“朕知道，你有你的难处。有朕在，无论怎样，朕都替你做主——你不必害怕，小人们害不了你！”施世纶苦笑道：“奴才倒不怕小人陷害，皇上如此知遇，就是死了，奴才也心甘情愿！”

康熙诧异地问道：“你怎么一味地推辞？”

“不是推辞！”施世纶忙道，“实在力不从心！”

“你是怕欠债的官员太多，清不过来？”

“回万岁的话，不是太多，”施世纶昂首答道，“是太大！比如不少皇阿哥，还有太子爷，都欠有国债。奴才哪有这样胆量？”

胤礽听得头“嗡”的一声胀得老大，昨日是在户部，今日是当着康熙，众人都拿自己作践，毫不顾及情面，莫非都瞧着父皇不待见自己，要墙倒众人推了？想着，头上已是热汗淋漓，袍子一提便跪了下去，说道：“儿臣三年前因买通州周园，一时手紧，借了户部四十二万两银子是实，求阿玛处分！”那施世纶一来近视，二来并不认识胤礽，听得太子就在自己身边，也是一怔，忙道：“奴才出言不逊，求万岁、太子治罪！”

“都起来吧！”康熙见二人尴尬，不觉大笑，将手一摆说道，“君臣父子间，正该这样直言不讳嘛！——胤礽你听朕说，昨天户部的事朕已知道了。虽是一样的话，为善为恶，却不一样，你也是个伶俐的，不至于连这都想不透。别说是你，就是朕躬，有不是之处，人家说出来没有坏心，也不能怪罪！”胤礽听着想着，施世纶和胤禛确是一片苦心，与

王鸿绪蓄意攻击不同。叩头道："儿臣记下了。施世纶公忠之心，岂敢怪罪？"康熙笑着摆摆手，说道："别的话都不必多说了。这几日朕越想越觉得清理库银这事非同小可。这件容易事都做不下来，吏治更难收拾。刑狱案件积弊更多，也是了不得。从这里撕破个口儿，慢慢地就都能挽回了，库中有账无银，一旦西部葛尔丹残部蠢动，拿什么去打仗？你们好生去做，万事有朕呢！"众人当下又议了一阵子刑部秋决人犯的事；说了足有一个时辰，康熙才命施世纶去户部报到，众人各自辞出来。胤礽心里乱哄哄的，跟着众人出来，行至花篱旁，邢年追了出来，说道："太子爷留步，万岁叫进来，还有话说。"

胤礽再进来，见康熙已是变了脸色，吓得连忙跪下，问道："皇阿玛，叫儿臣有何——"

"有什么事还要再问么？"康熙站在当地，盯着胤礽道，"求田问舍，庸人一个，活活羞死了朕！你想想，这些年朕为你操了多少心！明珠害你，朕抄了他的家；索额图置你于不义之地，朕圈禁了他！你真不争气！你廷杖纳尔苏郡王，朕为顾全你的脸面，又是怎样的苦口婆心地安抚臣工，听说你背地里还有怨言！说什么'当四十年皇太子千古绝少'，这都是什么意思？如今清查账目，头一个欠债的又是你！你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难道要朕扶着你走一辈子么？"

这一阵劈雷火闪的发作，胤礽躲无可躲，闪无可闪，急切间又难一一辩白，只是叩头乞恩。

"你听着！"康熙看看无人偷听，低声说道，"隋文帝英明，一代而亡，就因为炀帝不足以乘天下！朕就指望你能继承祖业，你得仔细思量！"听到这里，胤礽全身伏地，叩着头颤声说道："父皇佝劳恩养，谆谆教诲，儿臣永铭在心。若说儿臣生性懦弱，办事糊涂都是有的，若说儿臣有炀帝之心，埋怨父皇，甚或口出不臣之言，儿臣万死不敢稍存此念，求父皇圣鉴烛照……"说着一阵鼻酸，呜咽一声又强抑住了，只是哽咽饮泣。半晌，方听康熙缓了口气叹道："你不要害怕，朕急不择言，说的未必都准。——朕保你这点骨血是多么不容易！须知创业难，守业更不易，你这样不争气，可怎么了得？"说罢颓然落座，思及往事，康熙两行老泪顺颊而下。胤礽惊定思痛，只觉五内俱沸，泪如泉涌，哽咽着说道："父皇息怒，您老人家保重，儿臣一定改过。"

康熙发作过一阵，心里好过了一点，拭泪起身道："二十多个皇子里头，朕最疼爱的是你。并不为你是太子，为的是你母亲有功于社稷，

有恩于朕！如若你不为非，哪个皇子、大臣要危害你，朕或诛或黜决不手软；但你若自己为非，天不容你，朕又如何保全你？去吧，你好自为之！”

胤礽晕头晕脑地离开了澹宁居，也不回韵松轩，竟乘大轿赶回紫禁城。若在夏日选择居住地，自然还是畅春园好。但韵松轩与澹宁居只一箭之地，抬头可见，他有点压抑感，也受不了康熙皇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颐指气使。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他还是选择了毓庆宫，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不像在园里，惴惴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仍免不了挨康熙的训斥。

“太子爷回来了！”何柱儿就守在毓庆宫前殿檐下，见胤礽悠悠荡荡失魂落魄地过来，忙迎上去请安，赔笑道：“主子，瞧着您气色不好，莫不成是受热了吧？”胤礽接过他递来的毛巾擦了一把脸，觉得精神好了些，便笑道：“没有的事，今儿叫万岁爷排揎了一顿，又议了好一阵子事，心里有点闷。王掞师傅在后头么？有没有人进来回事儿？”何柱儿道：“王大人早起就进来了，就守在爷的书房里。今日只有公普奇和陶异两个人来，因知爷在园子里，没说什么事就走了。哦——还有太医院的贺孟頫进来给福晋号脉，爷上回要的药也配好了。这是方子，请爷过目！”说着把一包药和药方子呈了上来。

公普奇是胤礽的乳兄，现在承德带兵，进京自然要给自己请安，陶异是顺天府同知，公普奇引荐的人，胤礽已答应选他为直隶省监察御史，二人同来，目的不问可知。胤礽不置可否地一笑，接过药看了看，是一色儿黑的桐子丸儿，大约有几百粒，那药方上写着：

> 白莲蕊四两　川续断（酒炒）四两　韭籽二两　枸杞子四两　黄实四两（乳汁伴蒸）沙苑蒺藜四两　菟丝饼二两　覆盆子二两　莲肉三两　怀山药二两　赤何首乌四两　破故纸三两　核桃肉二两　龙骨三两（水飞）金樱子三两（去毛）白茯苓二两　黄花鱼鳔三两　人参二钱　炼蜜成丸。

胤礽因笑道：“几斤药才配这么点儿？他没说效用如何？”

“回爷的话！”何柱儿忙道，“余下的交侧福晋收着呢！贺太医说这方子返老还少，滋阴补肾，什么不燥不缓的，奴才也听不懂……”说着从药丸里拈了两粒，填进嘴里略一嚼，一伸脖子咽了，“甜丝丝的，好用着呢！”

二人正说话，却见后边工字殿书房王掞咳嗽着出来，便住了口。胤礽忙把药塞进袖子里，进前一步，微一躬身，轻声叫道："师傅大安！"王掞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显得很苍老，满脸核桃皱纹一动不动，带着一丝冷峻气色，大热的天，袍褂礼服官靴朝珠齐齐整整，毫不马虎。大约才从屋里出来，外头日头亮得晃眼，半晌才看见胤礽，忙请安道："虽说天热，到底是紫垣禁地，爷脖子上的扣儿也松了，朝珠朝冠都没有戴正。知道的说下人没侍候到，不晓得的又要说爷失礼！奴才昨晚见着了尤明堂，今儿整整等了爷大半日，想着爷要在园子里过夜了。爷回来的正好，请回书房，昨日的纲鉴正讲到隋，接着给爷讲完。"

"罢了吧，明日再讲如何？"胤礽一听他见过尤明堂，便知今日讲课没好话。康熙的气刚受了，还要再听这老夫子唠叨？但王掞是康熙御定以师礼相待的臣子，他不能像对朱天保他们那样发作他，遂含笑道："我得进去给钮钴禄贵妃和德贵妃请安，回来要是天不黑，还得召见施世纶。明儿我和老四都不去户部，专听你老人家讲纲鉴，如何？"

王掞虽老，目光却极有神，注目看了看胤礽，方低头答道："是！奴才明儿一早就上来！只主子今晚不要再出去，公普奇他们一见你，又要摆酒，让人家说出半个不字儿，都是奴才的干系……"又絮絮叨叨叮咛了好些话方才去了。胤礽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对何柱儿道："走，到御花园里走走！"何柱儿抿嘴一笑，极好听地答应一声：

"喳——奴才侍候着！"

二人从斋宫向西，由日精门北折，在宫墙荫行了半顿饭的光景，便到了坤宁门后的御花园。胤礽只为躲开王掞，托词来这里，但这里景致连畅春园一半也不及，哪有兴致玩赏？略一留连，便移步向东，要从东六宫绕道儿回毓庆宫。路过寿堂北的一处小偏殿时，胤礽觉得有点内憋，寻一处幽静地小便了出来，却见两个宫装女子在垂花门下对弈，一人一几，放着果品茗点，十分雅致，胤礽不禁停步观看，那两个女孩子全神贯注在棋盘上，也没瞧见背后有人。

"下这里，下这里！"胤礽看得忘情，指着西北一隅推了推背朝自己的女子，"在这个二二位能做个劫，这盘棋——"

他的话还没说完便怔住了，那女子回头看时，与胤礽四目相对，天缘凑巧，她正是畅春园假山黑洞邂逅相逢的郑春华！

“太子爷……”郑春华的脸苍白如雪，半晌才回神站了起来，蹲身一福，说道：“爷吉祥！——宁婴儿，给爷磕头！”

胤礽这才晓得对面坐的原是个宫娥，略定定神，笑道：“免礼吧！你就分在这宫里么？”郑春华道：“我住景仁宫。今日上午晋见纳兰贵妃，她把这座偏殿指给了我。进过晚膳我带宁婴儿来看房子，明儿就搬过来……”说罢，便收拾棋子儿。胤礽一脸茫然之色，半晌才道：“我是路过这里，因要吃药，寻一口茶，想不到就遇见了你！”一边掩饰地说着，从药包儿里取出五粒丸子，就着几上的茶便吞了下去。

哪里料到壮春之药，最是烈性不过！贺孟頫从一名普通小太医被胤礽提为副医正，无可报效，拿出祖传手段，精工配出这味药来，端的疲能使健，弱能使强，什么见花萎谢、举而不坚、坚而不久的统统一粒见效。那胤礽本是盛年之人，正是干柴烈火，哪里抵挡得了？当下立时便觉腹下热烘烘、麻酥酥欲火蒸腾，眼见郑春华云鬓半挽，皓腕如雪，如亭亭玉树，更兼夏日时分衣裳单薄，淡纱束胸，酥胸微露，脸上似幽怨似娇嗔，似惋惜的神情。胤礽早已半边酥倒，向对面一坐，红着脸盯视春华移时，笑道：“看样子我一来你就要走了，我教导你一局如何？”

“这……”春华早已瞧见，不禁心头突突乱跳，但她位分只是个贵人，下等嫔妃，太子是君，不能违拗，乜了一眼何柱儿和宁婴儿，忐忑着坐下，颤声说道：“奴婢遵命……只是我的棋太劣……”说着便着子儿，手只是打抖。

何柱儿素来精明伶俐，早已看出其中蹊跷，便过来对宁婴儿道：“太子爷和郑主儿下棋，这殿里又没人侍候，咱们两个去提点水来，行么？”一头说，一头拉着宁婴儿回避了。

“春华……”胤礽此刻已是性如火燃，六神不安，心思全然不在棋上，一边胡乱下子，一边说道，“还记得那日么？……”

郑春华手里棋子儿撒了一地，低头弄着衣带，半晌才蚊子般嘤嘤似地说道：“彼此名分有碍，往事……不要再说了……留待来生……”

“什么今生来生！”胤礽早已耐不住，腾地跳起身来，扑过去一把搂住郑春华，口里乖乖肉的乱叫着，接着又把郑春华拦腰一抱，一边向里头炕边走去，一边说，“来世一百年，谁能等得及！这会子春宵一度黄金万两……”遂将软得一摊泥似的郑春华按在床上，折腾了一阵……

几度云雨胤礽方心满意足，整了衣衫出来，方见何柱儿和宁婴儿抬了一大壶热水过来。两个人做张做智乔模乔样地还要张罗着沏茶，胤礽一摆手止住了，说道："我要回毓庆宫，不用茶水了。何柱儿明儿拿一百两黄金送到宁婴儿家去。你自己也有一份赏，都从我账上支销。但有一条，如若捕风捉影，在外人跟前说些不相干的话，仔细有一日我剥了你全家的皮！"

"是……喳！"两个奴婢心领意会，一齐叩下头去。

第八回　老玄烨拜月致祷词　众皇子大闹御花园

七月节过后，京师洒了两场透雨，秋风渐起，金谷登场，天已是凉爽下来。年年这时候有两件大事必须要办。一是督促各省收纳粮赋，二是要勾决在狱人犯。第一件也还罢了。这第二件事关国典大政，在园子里处置就显得欠庄重。康熙遂命回驾紫禁城，仍住在养心殿。赶着节气拜了明殿、祭了天坛，白日接见官员，晚间秉烛仔细披阅刑狱奏折，还要不时与太子、上书房臣子参酌，忙得不亦乐乎，到八月上旬，总算将暑热时积压的文案料理完毕。胤祥在户部清理亏欠也颇见成效。由于皇太子带头，以下各位阿哥也都纷纷还钱。只十阿哥胤禩挤脓儿似地还了一点，下余的说还不起，等发卖了物品再还债。尽管小有梗阻，已是无碍大局。

看看中秋佳节将到，还是年年都有成例可循的。礼部遵旨令大赦天下，凡五十以上老人，皆有月饼、加饭酒赏赐。宫里宫外结彩张灯，扎兔儿爷，蒸出一笼一笼栲栳大的馒头、寿桃，六宫两千余名太监、宫女穿梭儿般出出进进，喜气盈盈地着实折腾了几天。至期，康熙一大早就起来，带了德楞泰、梅秉正、鄂伦岱、刘铁成一干侍卫依次至天穹殿、钟粹宫、钦安殿、斗坛拈香。进了早膳，便到乾清宫接受百官朝贺。这都是官样文章。康熙耐着性子听臣子们歌功颂德，念完了《万寿无疆赋》，又是什么“河清海晏”，还有什么“黄童白叟永享盛世承平之福”，又赐了宴，足足弄了两个半时辰总算了当。

进了晚膳，略歇片刻，便见李德全带着养心殿七十多名苏拉太监、宫女进来，唿嗵唿嗵就跪了一大片。李德全笑嘻嘻说道：“今个儿好日子，晴得一丝云没得。月爷儿刚起来，的溜溜儿圆，真叫人越看越爱！太子爷、阿哥们和宫里贵主儿们都在御花园侍候着了。万岁爷略歇歇，就该更衣进去了。”这李德全自在三河县挨了郭琇的板子，变得异常地谨慎小心。其时六宫老总管太监张万强已经谢世，李德全便补了个副都总管，虽是有权，却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再不敢风毛乍翅儿了。他一边侍候康熙换衣裳，口中笑道：“方才鄂伦岱叫奴才请旨，有的阿哥想把皇孙也带进来，不知万岁爷……”

“不用了。”康熙想了想，说道，“一百多个皇孙，大的十七八岁，

小的才几个月，加上公主、郡主、格格、乳母、丫头、老婆子也跟进来，少说也得一千多人，朕是赏月呢，还是听他们吵叫？”李德全一笑没言语。皇家规矩不同庶民，若在民间殷实人家，人再多，老爷子也要把家人叫齐了——和合团圆度中秋嘛！但他却不知康熙心思，有几个皇孙正在出痘儿，都叫来怕染上了麻疹；有的叫有的不叫，又怕厚此薄彼要生出闲话，所以索性都不叫。李德全为康熙穿戴齐整，便高声叫道：“乘舆侍候，万岁爷——启驾了！”

酉末时牌，康熙的乘舆抬进了御花园。因系大会六宫，除了当值守宫留下三分之一，所有太监早就跟着各自主子赶来迎驾侍候。各宫有头脸的头目在园内照应，余下的都按班次在园外跪接。听得圣驾莅临，静鞭三声，乐止鼓歇，康熙皇帝笑容满面款步而入。但见园中彩绸结棚，五色迷乱，宫灯装点，火树银花，说不尽的华贵风流。东面一带以贵妃钮钴禄氏为首，挨次是蕙妃纳兰氏、荣妃马佳氏、德妃乌雅氏、宜妃郭络罗氏、成妃戴佳氏、定妃万琉哈氏、密妃王氏、勤妃陈氏、襄妃高氏，还有几十个尚未生育过皇子的，如陈氏、郑氏、色赫图氏、石氏，以及答应、常在……各依品级服色垂手而立。未嫁的二十一个公主则都站在钮钴禄氏身后。西边一溜以胤礽为首，阿哥们按长幼分序站着胤禔、胤祉、胤禛、胤祺、胤祚、胤祐、胤禩、胤禟、胤禌、胤禑、胤祥、胤禮、胤禍、胤禄、胤礼……大的已三十五六，小的尚在总角幼龄，后头站着二百余名有职分的执事太监，济济一堂。女的人人花枝招展，男的个个潇洒倜傥，煞是雍穆和谐。见康熙进来，太子胤礽向前一步下跪行礼，叩头道：“儿臣胤礽率诸皇兄皇弟，及后宫各位母妃，谨拜皇上万岁！”

“罢了吧！”康熙笑着用手虚扶一下，说道，“今儿是家宴，合家团圆取乐儿，不用这些虚套了。往年这时分，朕赐筵群臣，他们虽说享了君恩，却难与家人欢聚。今年都叫他们回去，大家各得其乐，岂不甚好？”众人都躬身领命无话，只宜妃郭络罗氏生男孩最多，一向比别人爱出尖儿，一边随班起身，一边笑道：“主子这就叫体天格物，善知人心！不但我们，就连外头大臣们一家老小，也都同沾雨露之恩了！”

此时风清气爽，碧澄澄的天空高悬一轮皎洁的明月。摆在拜月台上的法器、供果，琳琅满目，香烟飘渺。

康熙步上月台，脸色变得严肃而庄重，在银盆里盥了手，良久，举手一揖，静静望着昊天海月，虔诚致祷：“夫人生一世，事功易，成功难；成功易，终功难；善于始者必慎于终，此乃玄烨心中事。自古无完

人，朕愿减寿填缺，玉成无瑕之璧，惟上苍默察朕心，庇之佑之，伏惟尚飨！”众人鸦雀无声，正体味着康熙的祷词。康熙退后一步又是恭肃三揖，回过身来，笑道：“拜月已了，大家入席随便赏月吧！七岁以下阿哥都随各自母亲入座——照料好了，不要进得太多！”

膳食早摆好了，共是三十桌，错错落落散处园子里。康熙的首席就摆在月台下，入席瞧时，中间一个五福盘，摆着鸭子火熏白菜、燕窝鸭丝如意、五香内烧狍肉攒盘、丹桂汤、羊肚片四周夹着珐琅碟子小菜，旁边摆满了桂花糖馅月饼、小馒头、饽饽、面桃，还有西瓜、哈密瓜、葡萄、荔枝等干鲜果品。

“今年夏天，难为你差使办得好。”康熙回头笑着对胤礽道，“虽说户部是由老十三办理，也亏了你督责老四他们全力去做，不像往年那样儿疲软，朕心里很是欣慰。”胤礽忙谦逊谢道：“儿臣有何德能？全仗父皇维持！”康熙回头叫过德楞泰，吩咐道：“侍卫们也不必拘礼，挨着朕下首坐——传旨御膳房，抬一桌席面到毓庆宫，赏皇太子妃石氏！”

当下众人见康熙举箸，也才跟着进膳。满园清辉，只听杯盘微微作响，一声语笑不闻。康熙知道因自己在场，大家受拘束，遂笑道：“早知你们这样拘泥，朕还不如和大臣们一起呢！谁有笑话，讲讲朕听，能逗得朕乐了，有赏！”

胤礽虽不长于此，少不得率先承欢！思量半日方笑道：“前儿听人家说了个故事儿，却是本朝实事。去年罢官的夏器通，在任上判案。姓王的杀了姓尹的，人犯捉拿归案。夏器通看完案由，拍案大骂姓王的说：‘夫者乾道，妇者坤道，合于天理，载于纲常！人家好好夫妻，你凭什么杀了人家丈夫，拆散了，叫人家守寡？现在我把姓尹的妻子判给你，偏叫你的妻子也尝尝守寡的滋味！’”康熙怔着，听了半日，回过味来，不禁失声大笑道：“这人是明珠引见的。朕当时就瞧着不地道，谁想他还能想出如此妙判，还是个进士底子——讲得好！把朕题过字的湘妃竹扇取一把赏给太子！”

“儿臣也讲一个！”挨在康熙下一桌的皇长子胤禔，是明珠的外甥儿。明珠秉政二十余年，权倾朝野，早已罢官去世，见太子仍记着前隙，揪住不放，胤禔不禁一阵光火，起身笑道：“人都说鸡有五德。前日王鸿绪到我那，因说起皇上那只雪狮子猫，说这猫也有五德——见鼠不捕，仁也；能与鼠共分盘中之鱼，义也；但见筵宴馔食，便闻风而来，礼也；好吃的藏得再秘，都能寻着，智也；一入冬，必先到熏笼上

昼寝取暖，信也……”

言犹未毕，众人已是笑倒了。康熙笑得不住咳嗽，几桌嫔妃们都拿绢帕子捂了嘴，格儿格儿笑得前仰后合。太监邢年、李德全忙上前，忍笑替康熙捶背。康熙因见德楞泰进来回旨，后头跟着十阿哥胤祺，便笑道：“你怎么这早晚才来？也忒懒散得不成模样了！罚你说两个笑话儿！”

“儿臣理当承欢！”胤祺因生性鲁直，不藏心事，平素颇受康熙喜爱，因此格外放荡不羁，一边答应着，坐了第三桌，说道，“只是儿子没肚才，说得不好，扫了父皇和哥哥们的兴头儿。”康熙笑道：“不妨，你只管说就是了！”胤祺看了看上首的太子，咧嘴儿一笑，说道：“儿子前年奉旨到山西，那里却是《西厢记》里崔莺莺住过的普济寺还在，儿子看了看，那地方儿有一宗儿风俗不好。你道是什么？他们拉屎擦屁股，用的是一种竹签子，美其名曰‘厕筹’。儿子心想，莺莺和红娘都是绝代佳人，用这玩意揩屁股，啧！”他摇了摇头，“——那擦得干净么？”

大家起先还怔怔地听。至此，无人不大皱眉头，这样下流的“笑话”，亏他说得出来！康熙攒眉看着满桌佳肴，摇头道：“不好不好！怪扫兴的！换一个故事儿！”

“是！”胤祺翻着眼皮想了想，又道，“有一起子水盗，打劫了商船。不料扒开货舱一看，却是满满一船香烛！这东西卖着很贱，存又不值得存，扔了又可惜了的。于是大家商议：‘我们做没本钱买卖儿、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合指望老天保佑。不如都烧了，也算功德。’于是烈焰腾腾地燃起，顿时香透九重。玉帝闻着，说‘谁家做这么大的功德？’便叫天丁查看。天丁回来说：‘没见别的，就见几个可怜人在那儿哭，一群老强盗在那儿向火巴结您呢！’”

他怪声怪气地说了，却谁也没笑。大家都听出来，这根本不是“笑话”，一齐把目光扫向十三阿哥的桌子上。胤禛和三阿哥胤祉、大阿哥胤禔同坐一桌，早已闻出气味不对，见胤祺无礼，怕胤祥受不了，当场发作，便想起身找个话题岔开了去。但见康熙脸上神色微变，便没敢说，只给两个哥哥各斟了一杯酒，泰然自若地又坐了。

十三皇子胤祥旁若无人地据案大嚼。啃着一只狍子腿，坦然吃完了，揩揩手起身执壶斟酒，踱至胤祺身边，笑道：“十哥！”

“唔？”

“你方才的笑话，主子没笑，我们没笑，并连你自家也没笑。该罚一杯，兄弟给你斟上了！”

“好，我吃了这一杯。”胤祺满不在乎地接过，一仰脖子“咽”地咽了，也不回敬，自坐了夹菜。胤祥却不退回，又替他满了杯，说道：“既然大家都不笑，可见本就不是笑话。十哥你是爽快人，从不藏头露尾，兄弟是一向敬佩的。今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十哥。”胤祺一听便知，这个弟弟要找茬儿，倒正合私意，大咧咧地架起二郎腿，用折扇打着手背，说道：“不敢！兄弟你只管说！”

气氛立时紧张起来。胤禛见胤祥要惹事，惶恐地左右看看，见康熙目光幽幽地闪烁着，一手按杯，一手扶着椅背静观事态。他心知不妙，却不敢说话，只偷偷向胤祥递眼色。胤祥正在火头上，哪里看得见？

“我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胤祥笑嘻嘻说道，“或者说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十哥你说说，谁家的香火船被劫了，被强盗拿来巴结玉帝？强盗又是谁？官府是否将他们捉拿归案了！”“你问这个？”胤祺冷笑道，“这本来是个故事，并没有实指。谁心里发虚，谁就是强盗。——万岁爷方才问我为什么来迟，我没敢回。生怕大节下扫了我们皇家体面。宣武门、正阳门、关帝庙十几家当铺、故衣店、古董店满满摆的都是你十哥的家当，在那儿发卖！你嫂子，你侄儿都在家，守着四堵墙在哭——说出来不怕你这财神笑，我这身衣裳，还是从三哥府里借来的呢！”胤祥静静听完了，恍然说道：“哦！怪不得十哥来迟了，原来借衣服去了！你心里揣着一把野火，——你就讲崔莺莺拉屎，煞一煞风景，是吧！”

胤祺见康熙听得专注，越发放肆，遂哂道：“你是聪明人，响鼓不用重槌，如若非问不可，我就说——你就是强盗，劫了我的家产，所以我一家都在哭！”

康熙此刻才听明白：清理亏空积欠，居然弄到皇子典卖家产的地步。坐在第二桌的胤禛发话道：

“十三弟，到我这里来。他是一个二五眼，别和他计较！”

“你是三五眼！”胤祺大怒，冲着胤禛吼道，“你不信，去我家看看

嘛！”

话音未落，胤禛已冷冰冰地顶了回来：“皇上没给你俸禄么？谁叫你借钱来着！如今别人都还了，偏你就还不起？还用脏话气皇上——谁知道是真哭还是假哭？即便真哭，前人有话，‘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胤祥接口便道：“就是四哥这话！”话还没说完，只听“啪”的一声，左颊上早被胤禩着了一掌！胤禩破口大骂道：“你是哪路神仙？淫贱婆娘产的下流种子！就知道狗仗人势，跟在太子爷后头拍马屁、溜沟子、舔屁股！”胤祥最厌恶的就是这个话，早已勃然大怒，乘他说得口吐白沫，猝不及防，抡圆了一个漏风巴掌回击了过去，兄弟二人顿时在席前扭打成一团。

阿哥们桌前立时大哗！李德全、邢年、何柱儿几个太监一拥而上，要去拉架，看了看康熙脸色，都讪讪退了回来。胤礽急忙起身前去排解——哪里劝得住！大阿哥胤禔假惺惺跺脚连声喝止；三阿哥胤祉弹衣挥扇，劝了这个说那个；五阿哥老实，哆嗦着嘴唇站在一旁不知该怎么才好；八阿哥胤禩温文尔雅，立在旁边皱眉不语；九阿哥胤禟和十四阿哥胤禵两人看得称心快意，在一旁含笑把酒，视有若无。其余皇子，有的吓得瞠目结舌，有的假作劝架起哄儿凑热闹。胤祄几个童子，早被乳母护到一边，吓得咧着嘴大哭大叫。杯盏声，桌椅撞击声，叫哭声一片山响，搅得席面杯盘狼藉。一时间，御苑里人声鼎沸。

“都住手！”康熙突然咆哮一声，“让两个小畜生打。好好打，往死里打！”

他终于憋不住了。二十多个儿子，一百多皇孙，各人秉性不一。康熙原也知道他们之间有些不和气。心想不过为着有的受信用，有的没分差事，相互不服罢了。不料各门各派间的争斗，竟是如此激烈，界线鲜明，势如冰炭！

这一声怒吼使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康熙素来待人，勋戚严于大臣，皇子严于勋戚。用胤禩的话说是“里头尖，外头圆”。阿哥们无论长幼，莫不惧怕这个严父，见康熙震怒，早就无声地退了回去。胤禩、胤祥两个也爬了起来，满身灰土，脸上都是青一片紫一片。胤禩仰着脸，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清理着衣带。那胤祥举目一望，除了胤禛，皆是外人，扭曲着脸抽搐几下“呜”地一声号啕大哭，伏地叩头，断断续续说道：“儿子在君前失礼，任凭万岁发落……只求万岁今日明降诏谕，说明儿子亲娘出家缘故……到底是不是淫贱村妇……”说着已是

哭倒了。

这件事的底细就是一车子话也说不清。但今晚明摆着是胤祺发难寻事。康熙略一沉吟，说道："你起来——你母亲是土谢图汗的公主，身份贵重。只因命犯华盖，多灾多病，情愿舍身从佛，不要听小人放屁造谣！——胤祺，朕先不问你荒废学业终日游荡，你挪借库银的事也改日再论。只你今夜言谈举动，如此放肆，存心叫朕不快活，是为什么？你活够了么？"

"不是儿子活够了，"胤祺在下头与胤禟已好生计议过，揣透了康熙的脾性，越硬挺越赏识，"是人家要逼死儿子！万岁没见邸报，清理欠款，各省已经上吊十三名府县官员，儿子不想当这第十四个！十三阿哥和施世纶把个户部弄得翻了个儿，变成天下大债主！万岁您别瞪我，杀了我，我也得把话说完。像这样儿拿着亲兄弟开刀问斩，弄得贝子、贝勒家家鸡飞狗跳、鬼哭狼嚎，哪一朝有过？三哥欠的银子万岁爷替垫了，其余兄弟拆了东墙补西墙。人坐在这里吃酒，心里惦着债主，又不敢说，怕主子知道心里难过，哪里还有兴致拜月吃酒，陪着你老人家说笑话儿呢？"说到此，自也伤情，两串泪珠儿夺眶而出。

康熙的心也不禁猛地一沉。邸报和奏章节略是确实曾提到"某员自杀"的，他原也不在意，只批下去命查明回奏。想不到是因退赔而起。但他很快就警觉，此刻只要稍稍同情胤祺，不出三日就满朝皆知。太子、胤禛、胤祥费尽心思创出的局面顷刻之间就完了。遂冷笑一声道："国家清理积欠，乃是朕之决策，你这畜生竟比作'强盗打劫'！死几个墨吏打什么紧？明儿朕还要勾决几个贪官哩！据朕看来，太子、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实心任事不避怨恨，正是国家祥瑞——尔胤祺素日轻狂骄横不学无术，今日居然大闹御花园。——来人啊！"

"奴才在！"李德全见康熙阴沉着脸，早吓得脸色焦黄，心头噗噗跳着。

"带胤祺去宗人府，"康熙说道，"重责十杖，囚禁三天！"

第九回　追往事天子抚老臣　蓄异谋阿哥会相士

康熙一夜没睡好，待醒来时，听得自鸣钟连敲八响，翻身起来，见李德全打外头进来，便问道："有人请见么？"李德全忙笑道："奴才去宗人府瞧十爷刚刚回来，见魏东亭大人在西华门递牌子。因惦着主子，没顾上说话就赶着进来了。"康熙听了，一边吩咐人传叫，一边洗漱穿戴，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见胤禩，他都说了些什么？"

"奴才去时，太医正给他敷棒疮药。"李德全道，"十爷哭得伤心，懊悔不迭，说昨夜不该气着老爷子，万一气病了，岂不是因他不孝而起？叫奴才瞧着主子高兴时劝劝，别见怪他这浑虫——别的也没说什么。"

说话间魏东亭已经进来。他是本朝资格最老的一等侍卫，康熙的乳兄。匆匆四十五载过去，他早已成了皓首老翁。再也看不出当年拔山扛鼎、慷慨悲歌的豪迈气概。魏东亭进来，伏身叩头，说道："老奴才魏东亭恭叩主子圣安！"

"起来说话罢。"康熙坐在大炕上，接过喝了一口杯中奶子，笑道："老货，怎么这早晚才来？去年你患疟疾，朕赐你的金鸡纳霜用完了没有，如今可大安了？"魏东亭忙道："奴才在路上冒了风寒，耽误了几日，又叫主子惦记着了！金鸡纳霜没舍得用完，余下的全收藏着呢，万一再犯病时好用。奴才这辈子或许就死在这病上头。这药贡自海外，得之不易，所以不敢糟踏了。奴才快活到七十了，这是托了主子的洪福，还指望再活多少年呢！"说罢便笑。康熙叹道："这话糊涂。朕即位四十多年，先头四个辅政，有两个不是好死的；后头伍次友先生，还有明珠、索额图，出家的出家，死的死，黜的黜，结局好的少，坏的多——如今就剩你、穆子煦、武丹几个老侍卫还平安，得自珍自重！不光为你，也多少可以保全朕的名声！"

魏东亭也叹息道："是啊！熊赐履也作古了，主子跟前的老人是越来越少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该是下一代出力的时候儿了。刚才在西华门候旨，正碰上赵逢春，也都老得不成样子了。说起勾决人犯的事，奴才倒想起来，想替方苞讨个情儿。这是个有名的才

子，可惜的是卷到戴名世案子里。他再一死，桐城派的文气便会一蹶不振，未免有点可惜。”

“这件事你不晓得，四贝勒、八贝勒都讨情儿，已经赦了方苞。”康熙笑道，“太平时节要懂得将养人才。外臣里头就你还知道朕的心！像这样的事，本应上书房拿出条陈，偏都一声不吭，事事要朕操心，朕又精力不济。别的好说，人头掉了接不起来，后世人不知底细，罪过又要归结到朕身上。”说罢，略一沉吟，命左右从人都退出去，方道：“朕叫你进京，是听说了一件事。当日朕南巡，杨起隆在南京毗卢院架红衣大炮想炸死朕。是穆子煦和你查访破案。当时太子和胤禛为什么中途赏你们物件？赏的什么？有没有这件事？”

仿佛一个惊雷凭空而起，轰得魏东亭面如土色，张皇间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一件二十多年的积案。当日，魏东亭和穆子煦拿住逆首杨起隆，顺藤摸瓜，头一个便查封了两江总督、国舅葛礼的书房，发现不少书信是上书房大臣索额图寄来的，很有些暧昧词句。正犹豫时，太子和胤禛竟委专人驰驿南京，赏赐他们如意、卧龙袋等物。老兄弟俩料是戏中有戏，反复计议，焚毁了书信、释放了葛礼，只将首恶杨起隆明正典刑，遮掩了这件泼天官司。二十年了，魏东亭不但不敢居这个保驾之功，连提也怕提这件事，反复叮咛穆子煦不要去提这件事。后来，葛礼被胤禛门人年羹尧斩后，索额图也锒铛圈禁。魏东亭满以为这事成了永久的秘密，不料康熙今日亲口询问，辞气犀利得无可躲闪，怎能不叫他心胆俱碎？

“你不用怕，事情早已过去了。”见魏东亭噤若寒蝉，康熙已完全明白传闻是真，说道，“这事朕早已知道。只是想知道太子到底当时插手有多深。你魏东亭大约没细想，这事捂到最后，倒霉的还是你自己！”魏东亭心里略踏实一点，他是太熟悉康熙了。此刻再说半句假话，兴许立时就会招来泼天大祸，颤巍巍地叩头道：“这事万岁若不问，奴才就是粉身碎骨也不敢讲！太子和四爷当时赐奴才的是一柄如意，穆子煦的是卧龙袋。因为案子涉及索额图，连着太子爷，奴才们当时吓昏了头，又猜不出其中真实缘故，所以匆匆结案。二十多年来，一想起这事，奴才就背若芒刺如坐针毡！不过据奴才的小见识，太子当时才十一岁，四爷才七岁，岂能谋划大事？大约是索额图一手操办的。万岁圣明烛照，有什么不明白的？奴才今儿说出来，心里也畅快了许多，请主上降旨赐死，治奴才欺君之罪！”说罢，连连叩头不止。

康熙听了，起身趿鞋，背手踱了几步，站在窗前，望着院中红墙黄瓦，出了一阵子神，喃喃说道："若说胤礽全然不知，恐怕也不见得。只怕他未必知道索额图的用意就是了……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怪不得朕第三次亲征准葛尔病在途中，召太子到军前问安，他有点魂不守舍——当时大理寺正审问索额图，他是怕索额图攀咬啊！"说着，又笑道："这件事还是太子先禀明了，朕不过叫你来对证一下。事过二十多年，还治什么罪？这种事别说你们，落到朕身上，只怕也得这么办。朕告诉你一句话，天家骨肉最难成全，李世民没处置好，赵匡胤烛影斧声，也是死得不明不白，朕焉能漫不经心，太子和你们这些人只要不是心怀叵测来害朕，万事都可包容，你们不可自疑。"

魏东亭品味康熙这番话，仍是若明若暗，但有一层十分清楚，皇帝不准备追究这事，但对胤礽仍不很放心，怔了半日才道："奴才明白！"

其实胤禛的耳目有时并不十分灵动，那个神乎其神的张德明，是胤祺和王鸿绪荐进八贝勒府的。八贝勒胤禩素来持重沉稳，并不相信这些邪魔外道，更兼事涉诡秘，有干物议；因此只将张德明安置在刘家湾一处宅子里，一直没有见面，直到胤祺受罚出来，将养好了，才决定见一见张德明，并命门人王鸿绪用一乘小轿傍晚时分悄悄接来府中，又下帖子邀了心腹兄弟胤禟、胤祺，还有一等侍卫鄂伦岱、都察院御史揆叙、阿灵阿等，这些人都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鄂伦岱来得早，兴冲冲下了轿直入府门，因见胤禟和胤禩站在廊下说话，笑呵呵举手一揖，问道："张神仙在哪里？叫咱见识见识！"胤禟看着鄂伦岱笑道："着什么急？他是神仙，是骗子，还要考较考较！八爷已有安置，你不要冒失！"

"耍子罢了，我考较他做什么？老九也过于认真了。"胤禩看着落日的余晖，浑身上下都沐在一片金红的晚霞里，款款说道："若要问前程，早晚各得一个王位是跑不了的；若要问吉凶，我不做非礼无法的事，有什么可担心的？岂不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种蒺藜者得刺，八哥你为什么不说全了？"

几个人回头看时，是胤祺带着揆叙、阿灵阿几个人进来，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微胖老人一脸谦恭地跟在后头。那胤祺穿一件熟罗绛红袍，腰里束一根黄带子，足蹬凉里皂靴，越发显得浓眉虎颔方面阔口，大咧咧地毫不在乎。胤禟便道："越打越精神，你究竟花了多少钱买通慎刑

司的？”

“慎刑司里都是八哥的门下，还用着花钱？”胤祯笑着拍了拍那胖老头：“有这位任伯安，鬼点子层出不穷，板子打在鸡毛垫上，还真像那么回事！我只学杀猪似的嚎声儿就罢了！”

胤禩看了任伯安一眼，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的笑意，不紧不慢地说：“老任，你也太过分了些儿。你是九爷的人，论理我不该管教，你不要再掺和阿哥们的事。”“八爷教训的是！奴才下次再不敢了。”

正说话间，门上人飞跑进来报说：“张神仙来了！”胤禩说了声：“在逸闲堂安置。”便挥扇踱步而去。胤禟、胤祯两个人便带着众人进了逸闲堂。

“也是我多事！”张德明走进逸闲堂，并不谦逊，一个长揖，在靠窗一张凉椅上坐下，喟然叹道：“没来由动了凡心，下武当步入红尘，惹出这许多魔障。各位贵人，请放我一马！”胤禟笑说起身道：“老道不必怨天尤人，八爷一会儿就来。这屋里几位先生都是久慕大名，何妨小坐，为他们推一推穷通休咎！”张德明悠然挥动了一下芭蕉扇，良久才道：“好吧，我做拆字游戏，谁有话，请问。”

正说话间，堂外响起一阵脚步杂沓声。王鸿绪精神一振，笑道：“必是八爷来了！”大家正要起身迎接，一群家仆，鱼贯而入，身着一色青衣小帽，一样的布袜布鞋，年纪俱在二十六七岁，齐整整地站在大炕沿前灯光之下，阿灵阿兴致勃勃进来，对张德明一躬到地，冷冰冰地说：“仙长，八爷就在这些人里头，请仙长过来见礼！”

刹那间，书房沉寂下来。人们瞪大了眼，诧异的、好奇的、若无其事的、等着看笑话儿的，什么样的神情全有。静等这位道貌岸然的活神仙能一下子认出胤禩来。

张德明先是一怔，旋又冷笑一声，说道：“八爷原来有慢客之意！贫道乃云中之鹤，何求于王公贵族？告辞了！”说罢起身便去。鄂伦岱看看胤禟神色，抢前一步拦住了，说道：“八爷不送客，你怎好走？岂不闻侯门深似海！是不是仙长认不出八爷，心里有点发虚？”

“噢！”张德明纵声大笑，说道，“老道幼犯岁星，弃千金之家，披发入山，访明师于武当，窥道藏精妙，通人神之理，天下何事能欺我？

贵人与凡人灵气有别，莫说是穿了长随衣服，就是换了叫花子烂衫，也有紫光白气护顶！”说罢袍袖一拂上前几步，一把将排在倒数第四的胤禩扯了出来，问道：“这位可是八爷？倘若认错了，请九爷、十爷剜去老朽眸子！”说罢放开手，向胤禩一揖到地：“冒犯！请八爷恕罪，贫道告退了！”

“仙长！”胤禩心下不禁骇然，忙改容笑道，“胤禩孟浪了，特地告罪，请留步叙茶！”拉着张德明坐了，又道：“昔年大阿哥上过江湖术士的当。我出此下策也是不得已的事。”张德明浩叹一声道：“从八爷星位占之，我怎敢生你的气？我是自悔泄露天机，违了天条。恐怕有一日难逃天怒啊！”说罢黯然垂首。众人心里也不由得凛然起栗。

王鸿绪虽然结识张德明稍早，到底是翰林，觉得张德明的精明超出常情，便审慎地笑道：“孔夫子乃万世师表，天降圣人教化斯民。但天人之理，鬼神之事向来避而不言，子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董仲舒倒是试着以人事推天变，差点惹出杀身之祸！可见生死富贵，圣贤谁知。我学生素遵朱子之训，读书万卷，格物致知，也算通人。实在想不出，仙长何以就能看见这堂中白光紫气？白光系指何人，紫气又从何而来呢？”

“三教不同流，自然所见不同。”张德明古井一样深邃的目光盯着王鸿绪，“山中老猿长啼，一呼百应；河中蛟龙愤怒，鱼鳖惊慌；肉身凡胎之人，谁能懂得它们言语？山人自永乐年间受业张三丰，于龙虎口斩关夺隘精参玄妙，精化为气，气化为神，神化为虚。居士富贵中人，怎知其中三昧？——八爷府中的家奴，顶上黑雾盘旋；九贝勒、十贝勒天潢贵胄，紫气流光；惟独八爷和你先生，命门中带着白气！”王鸿绪大吃一惊，忙问：“什么！我居然和八爷是一样的？”“差得远了！”张德明扫了一眼听得目瞪口呆的众人，一哂说道，“你不过文星当空，乃太白之气。只八爷这气，流光溢彩，郁郁勃勃不绝如缕，与九爷、十爷从帝垣带来的天然紫光迥然不同，实在是奇哉怪哉！”

胤禩挥手斥退家人，略一沉思，微笑道：“倒是请教，我和老九、老十都是龙种，何以有此区别？”

“龙生九种，种种有别。”张德明冷然说道，“既然有别，命气自然不同！你若有份封王，我就敢断言，你顶上乃天子之气！”

一阵寒风袭进来，众人都打了个冷颤。沉默良久，揆叙颤声说

道："仙长，此事岂可轻言？一语不慎，九族罹祸！你……"

"贫道没有九族。观色望气，这房中都是八爷心腹，所以直言不讳。"张德明嘿然一笑，"王上有白，请问揆叙先生，是个什么字？"言犹未毕，只听"啪"地一声，胤禩已是拍案而起，厉声断喝："你住口！我不过闲坐消遣，聊作解闷罢了，你竟敢如此口吐狂言！如今圣明天子在位，皇太子辅佐朝政，贤德仁厚，天下皆知。哼！我府中三尺龙泉，割不掉你这牛鼻子的头么？"张德明霍地起身，目光咄咄逼人，许久又黯淡下来，颓然而坐，苦笑道："我不是神仙，只不过一炼气术士而已，头自然是割得掉的。但我与八爷既有缘分，就不免有些干碍——"他说着，将芭蕉扇递给鄂伦岱，"你带着剑，把这把扇子柄儿斩断了，看是什么结果？"

鄂伦岱茫然接过扇子，看了看众人，抽出腰剑，轻轻一搪，已被断为两截，并无异样。众人正疑惑时，张德明一笑，说道："八爷的折扇就在袖中，请取出来验看一下。"胤禩也吃了一惊，忙从袖中取出扇子，顿时大惊失色——那把湘妃竹扇居然也一断两截！众人都被这一手吓得脸如死灰，面面相觑！张德明身子向椅后一仰，傲慢地说道："八爷，看来我这人头一时还割不得哟！"

"倒看不出你这老道，倔性子竟对了咱的脾气！"胤祧愣了半日，回过神来，呵呵笑着和解道，"八爷说过是游戏，哪里就真动刀子要你的命？八哥能有福当皇上，我最欢喜，岂不比那撕不烂的胤礽强一百倍？"胤禟也道："想个到今晚能听此佳音，我心中也是美不胜言！"

胤禩像是做梦一样，迷迷糊糊地坐了下来，讷讷说道："佳？美？兄弟呀！慎思慎言——一步蹉跌，千古遗恨哪！"

"这两个字说得好！"张德明莫测高深地一笑，说道，"'佳'是八笔字体，一人执圭之象；'美'字拆开，可为'八王大'！八爷你何必忧心忡忡，张德明并没有叫你造逆夺宫，也没有挑唆你夺嫡自立，只是叫你随遇而安，恪守天命而已。可惜你自信不足，以非礼试我，恐怕要多一重磨难了。"言下不胜叹息。

胤祧却兴致极高，笼着袖子说道："好事多磨，毕竟成功，真是可喜可贺，大快人心！"便一连声地要讨喜酒吃。胤禟心中却多少有点遗憾，他曾单独请张德明看过相，也说是"大贵"之相。原想已是皇子，还怎么个"大贵"法？定是储位无疑，不料自己还是逊了胤禩一筹！他为人

城府深沉，不像老十那样口无遮拦，只莞尔一笑，看着乱哄哄的人敬奉胤禩和张德明，说道：“白云观缺一道长，明儿我向皇上保本，封你真人，主持这天下第一观去！”

第十回　讨债英雄遇到抗债豪杰　多情汉子央求寡情阿哥

十阿哥因抗债不还，挨了板子，囚禁三日，最后还是由八阿哥垫付了他亏欠的十七万两银子。打也好、囚也罢，虽然使了障眼法儿，总算应过了景儿。天威一怒，连皇阿哥们也不放过，这邸报一发到各地，天下震惊。至此，阿哥们拖欠的银两已经全部还清。胤禛、胤祥虽然欢喜，但他们心里有本账，大阿哥胤禔欠的债是门下官员凑份子孝敬办齐的；三阿哥欠的银子，因是作养松鹤山房一干文人用的，由康熙本人从内帑里拨出代还。欠得最多的九阿哥、十阿哥都由八阿哥胤禩一手包揽，总计有一百七十万两。账还清了，胤禛、胤祥倒加重了心事；胤禩既然能垫出来，为什么还要叫十阿哥大张旗鼓地发卖家产，惹出八月十五那场丑剧？胤禩又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替兄弟垫，替官员垫，他家的钱财，为何如此之多！刚进户部的施世纶却没有这么多的心思，见皇上如此雷厉风行，倒胆大起来，除了从桐城带来的人，又聘了十几个师爷，都是账房老手，索性放开手脚做去，大至成千累万，小至几两几钱，毫不放过，一清到底。把六部官员催得谈“户”色变，叫苦连天，有人编出口号，调侃讥讽：

> 庙里一尊泥胎神（胤礽），请来两个护法尊（胤禛、胤祥）。更有讨债无常鬼（施世纶），任是铁鸡也惊心。

叫苦归叫苦，库银仍旧得还，至康熙四十八年春，总共有三千八百万两银子渐次归还了国库。康熙高兴之余，下诏着施世纶实补户部尚书缺。命其一追到底，务于年底之前把这件差使办完。

施世纶谢恩拜印完，便命人打轿往十三贝子府。

“施大人来了！”十三贝子府门人见他下轿，一边打千儿请安，一边乱哄哄地讨喜钱：“施爷如今是大司徒了，一品当朝，总不能连壶酒钱都舍不得赏小人吧？”施世纶微笑着说：“请你们去庆禄斋吃酒，吃过了叫他们寻我会账就是了——十三爷在里头么？”正说话间，里头一个丫头出来，对门上人道：“你们不要闹了，四爷和十三爷请施大人进去呢！”说罢向施世纶蹲身一福，默默在前头带路。

因来得次数多了，府里的人，施世纶都比较熟悉。这丫头是前年胤祥生病时三阿哥胤祉送给胤祥的。当时胤祥刚开府赐第，就留了下来。这丫头高高的身材，容长脸儿，一头青丝，寡言少语，侍候十三阿哥十分殷勤周到。是胤祥的通房大丫头。因眉心长着一颗紫痣，胤祥为她起名紫姑。施世纶跟随紫姑漫步进来，老远便听胤祥笑着招呼：

“新任户部尚书来了！我和四爷正要去给你贺喜哩！”

“不用贺喜了，”施世纶熟不拘礼，向二人一揖坐下，笑道：“我施某正准备着棺材叫小人们咬死哩！商鞅是被五马分尸而死的，王安石穷愁半山堂；刻薄尚书哪一个有好下场？”

胤禛一直微笑不语，从桌上取过一个纱布包递给施世纶，说道：“小人们咬归咬，升官毕竟可喜。无物可赠，这是一副水晶眼镜，我叫待诏按你的镜片子打磨了，权以为贺，省得你擎着那么大的镜子看字、瞧人。”施世纶接过眼镜，戴上一试，顿觉周围景物清晰，毫发可辨。接过紫姑递来的茶水，说道：“四爷，你这份心……唉……我就不说什么了！今儿我来见十三爷，可不是为了报喜，也不为谢二位爷的提携。昨日我进毓庆宫，太子说宫里事忙，既然清理已见成效，得见好就收，太子爷要把陈嘉猷、朱天保两位召回去。求二位爷进去说说，外头封疆大吏还有一千多万银子没有索回。这些人个个都有功劳，位高名重，很得圣眷，太子还得把这事管下去才成啊！”

胤禛、胤祥都没言声。施世纶来前，他们二人已经议过这事了。胤禛沉思半晌，问道：“老施，据你看来，这些欠账的总督，将军们如今打的什么算盘？”

“据我看嘛，”施世纶摇头道，“这里头的缘由各不相同。有的确实还不起，有的是想拖，有的是瞧风色想赖账，要等别人还了他才肯出血。”胤禛问道：“都有谁家还不起，你说几个我听听。”施世纶笑道：“广州将军武丹，欠着十万，已经还了七万，我发文催促，他说，‘要命一条，要钱没有——户部难道叫我刮地皮收贿赂还债？’还有穆子煦、魏东亭欠债最多，两个人还了四十五万，还欠一百多万。”

胤祥猛然悟道：“四哥呀！我知道这些刺头儿们想些什么了！”

“我也知道太子想的是什么了！”胤禛喟然说道。

施世纶却有点懵懵然，他不明白，何以说了几个人名儿，两个阿哥就都明白那么多的事，遂问道："四爷，十三爷，怎么了？你们都明白了些什么？只剩下三二十个人，再催催他们，还上来就是了！"

"没那么容易。"胤祥冷笑一声道，"要肯还，不早就还了！他们是在瞪着眼儿瞧魏东亭。魏东亭呢？又根本还不出来——听说，他借这些钱都是支应万岁爷南巡用的，你想想这事容易不容易！"

施世纶倒抽了一口冷气：没想到清来清去，清到了皇上那里，这几个刺儿头可怎么剃？正沉思间，见胤礽从外头进来，几个人忙都垂手立起。

"老施啊！"胤礽摆手示意免礼，沉着脸坐下说道："听陈嘉猷说，你不叫他和朱天保回来？这是为什么？"施世纶忙道："臣岂敢违命？不过太子当初有话，亏空要一清到底。如今还有一大笔款子未清回来。太子若要抽走了人，恐怕动摇了人心。臣的意思是再请示一下太子和四爷、十三爷，果真是宫里急需，二位大人自然是要回去的。"胤礽见他先来与胤禛、胤祥商议，心中已是不快，却不便发作，勉强笑道："账该要只管要着，他们在部里快二年，也该回宫了。要依我说，五千万银子的亏空，已经讨回了三四千万。下余的人确有难处，也不能逼得太急了，稳住如今的库存也就罢了。"

胤禛知道，单凭胤祥和施世纶无论如何拗不过太子，遂欠身说道："这就好比推车上山，最后几步最难，一停下来，只怕车子还要滑到山底下。太子，这时候不能抽柴呀！"

"老四，"胤礽忧心忡忡地说道，"我是刚刚儿从养心殿过来。魏东亭递了折子，他家已经清得只有一百多两银子了！清理亏空以来，官员死了三十六人，你说怕人不怕？要是真的把穆子煦、魏东亭这些人也逼死一个两个，那……"他打了个寒噤，没往下说。

胤祥的心陡地向下一落，问胤礽道："皇上没说什么？"胤礽道："没说什么，只脸色阴沉得难看。我也没敢问。还是按我原先说的办，见好就收！"

"你想过没有，太子爷？"胤禛皱着眉头，深沉地说道，"就这样糊涂了账，不出三年，国库仍会被借空了，而且再清起来就更难！"

“下令封库，”胤礽咬牙沉思着道，“一文也不借了！”

胤祥噗嗤一笑，说道：“早就有旨封库了，再下令封库，那是什么章法？”施世纶不安地挪动一下身子，说道：“那些还了钱的定要觉得吃亏，定要拼命刮地皮捞回来，这岂不是前门拒狼，后门入虎？”

“你说的又是一码事。”胤礽见几个人都不同意他的主张，有点上火，不耐烦地说道，“他刮地皮，我清吏治，拿他开刀问斩！”胤祥冷冷顶了回来：“要账尚且半途而废，刷新吏治就更难了！”胤礽强按着火气笑道：“你有什么高见？”说罢站起身来，来回踱步。

胤祥见他如此无能，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道：“太子，不是我们不遵钧旨。你得仔细思量。我们已经落了个刻薄虫名声，如果不把事情办利索，一垮下来就会变成可怜虫！依我愚见，还按万岁的原旨办，一清到底。最后确有困难的，万岁自然也要恩开一面。”

“既然你们要干到底，我也不拦你们。”胤礽强忍着没有暴跳，红着脸，对胤禛说道，“朱天保和陈嘉猷两个也可暂不回宫，有了成效，我不抢功劳；出了大事，我也不担待责任——如何？”

三个人听着这话，都觉承受不起，忙都伏身叩头不语。胤礽长叹一声，说道：“唉……原来就不该接这差使啊！——你们——好自为之吧！”竟自匆匆而去。

胤祥一边起身，一边向胤禛说道：“怎么能撂下这么两句话，就撒手儿走了！”

胤禛太熟悉胤礽了，胸无定见，极容易动摇，且不敢为下属承担责任，但这些想法他都说不出口。良久，胤禛才道：“他有他的难处。你们只管去做，出了事我一人承担。只要做出成效，太子爷也会……”他不再说下去了。

“四哥，”刹那间，胤祥涌出一个从没敢想过的念头：要是四哥是太子，那该——他没敢往深处想，却道：“从今儿起，我以为你倒该收敛些，回避着点。户部我是钦差，你也撂开手，让老施只遵我的令旨行事。这样，万一有个好歹，不至于叫人家一锅端了……”

至此，施世纶的满腔热情都化成了冷汗。他冷淡地说道：“四爷，

十三爷，要没有别的事，下官先告退了。”

“好，你先回去。”胤祥端起了架子，提足了精神，身子一仰说道，“用我的钦差关防，提调各省欠款未还的总督、巡抚、布政使以上的官员，务限三个月内一体到京。我要当面催债——你怔什么？去吧！”

胤禛看着施世纶远去的背影，悄悄说道：“老十三，方才你叫我收敛些回避点是什么意思？施世纶在这里，我不便驳你，这么多豺狼虎豹张牙舞爪的，你一个人顶得过来么？”胤祥叩着茶杯，说道：“情势不很妙，四哥！不得不留一手呀。太子大约在皇上那里闻到什么味儿，要舍车马保将帅了。你我都是他棋盘上的子儿，我看他根本没有什么兄弟情分。与其让人家一窝端，还不如能保一个是一个呢！我和十四弟情形差不多，左右是个破罐子。你要也搭进来，岂不连根儿叫人刨了！”胤祥淡淡说来，胤禛却听得五内俱沸：这个小弟弟竟如此披肝沥胆，侠义勇为！胤禛的脸色异常苍白，细米一样的牙齿紧咬着嘴唇，许久才叹了一口气。说道：“但愿我们把事情想得太凶险了一点。据我想来，魏东亭他们几个，当债逼到紧处时，皇上会替他们垫出来的！怕只怕太子这么釜底抽薪，慢了自己的军心，助长那干刁吏的气焰。你这样待我，我只能情领，不能实受。”

“四哥，你听我说！”胤祥的泪水突然涌向眼眶，打着转儿，却不肯让它们淌出来，“我越想越觉得应该这样。我是光棍一条，怕怎的？大不了圈禁起来！要是连你也保不住，谁肯出来为我这没人疼的说话呢？四哥你依了我的话，就是疼你的十三弟了！”说罢泪如雨下。

胤禛舒了一口气，过来抚着胤祥的发辫儿说道：“好好儿的，这是怎么了，我们兄弟俩怎么尽说丧气话，说得心里起栗儿。别要杞人无事忧天倾了。你如今还打着光棍儿。不知有没有中意的？你说出来，我替你回奏万岁。”此时，紫姑正好提着个茶壶进来，怔了半日，给两个人续了茶，又默默退了出去。

胤祥破涕为笑，抹了一下眼睛道：“四哥，我相中了一个姑娘，只是太寒贱，怕惹四哥笑话儿！”胤禛仰着脸想了半日，问道：“可是方才出去的那个丫头？”胤祥摇头道：“你问的紫姑？那倒不是的，我已收了紫姑，过几天就开脸封她为侧室，我说的是正正经经的夫人！”

“寒贱倒没什么，”胤禛沉思着问道，“旗人汉人？”

“……汉人。”

“不行。”

“我晓得你要说不行。”胤祥忽然调皮地一笑，“不过这人你认识！”

胤禛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回忆着摇了摇头，笑道：“是谁呀？我怎么想不起来？”胤祥笑道：“不和你打哑谜儿，我相中了那个泼了我一身洗澡水的阿兰，我还曾救过她，你不记得了么？半个月前我游潭柘寺，恰好八哥的戏班子也去进香，阿兰就在里头！如今因都在谪仙楼学戏，还没进八贝勒府。如若一进去，再说就难办了。”胤禛一边听着，一边笑着摇头，说道：“我看你是看戏看得着了魔，一个金枝玉叶，娶一个戏子来做福晋——”

“随你怎么说。”胤祥笑道，“你帮帮这个忙吧！”

胤禛见他认了真，倒犯了踌躇，思量了半晌，安抚道：“不是我不帮，这太难了。丢开身份不说，她还是个汉人，事隔两年多，她又在——那边，你晓得她现在变没变心？有祖宗家法管着，怎么敢弄个汉人做阿哥福晋！”

“我朝有过这样的事。”胤祥呆呆地望着外头明媚的春色，缓缓说道，“也是一位阿哥，康熙四十年奉旨出巡直隶河工。他中了暑，住了黑店，一个乐户女子救了他，触了族规，被绑在木头桩子上活活被烧死……”胤禛听着，脸色变得苍白如纸——这说的正是他自己！

胤祥继续说：“……那女子一头乌发在红焰中飘着，她那临死前的目光，叫这位阿哥终生终世难忘！这阿哥原来性情也很柔弱，经了这事，他如大病一场，疯疯癫癫的，连皇上都说他变得喜怒无常……却不知他经此事变，变成了铁石心肠……”

“别说了！你想剁碎我么？”胤禛怒吼了，挥手打了胤祥一个清脆的耳光！

胤祥并不护痛，扑通一声长跪了下去，泣道：“四哥，我说这话剜了你的心——难道你要叫我也和你一样么？”

“我打痛你了吧？”胤禛回过神来，见他如此，也觉伤情，深沉一

叹，说道，“容我设法先给她抬个旗籍，赎出身子，再办下一步。你晓得，咱们都是朝局中人，万目睽睽盯着我们。今非昔比，有人恨不得我们今日就死！不能不缜密些呀……”

第十一回　抗还债流言满天飞　倒肠胃臭气溢部堂

二十天后，欠债十万两银子以上的三十二名外省武官陆续入京。这些丘八爷们在京都有公馆，先到的各自走门路，拜阿哥、会同寅；后到的观望风色，打探消息；一个个都怀着鬼胎；说什么“傻子过年看隔壁”。他们抱定了主意：瞧着三大户——魏东亭、穆子煦、武丹。直到四月二十三，胤祥接到南京巡抚衙门递进来的禀片，说魏东亭患疟疾，病情沉重，危在旦夕，实在不能奉召入京。六部官员们纷纷传言，说魏东亭是因朝廷逼债，忧急交加病倒了。接着第二日，又接江南巡抚急报，说穆子煦启程的前一日暴病而亡！

消息传来，京官们立刻大哗。由王鸿绪，阿灵阿、揆叙挑头儿，连章弹劾施世纶。有的说施世纶有心乱政心怀叵测；有的说施世纶逼良为娼——逼迫下头官员贪污受贿，刮地皮。接着大理寺、鸿胪院一窝蜂起，奏章雪片也似飞进大内，京城官场立时气氛紧张，虽说没敢明指钦差胤祥；其实谁都知道，轰倒了施世纶，胤祥、胤禛这两个庙主也就没了香火。

接到穆子煦亡讯，胤祥心下也不免着慌，但他拿定了破釜沉舟的主意，交待施世纶稳住神，预备着督抚会议，自己抽身赶往西华门入大内来见胤礽。

“如何！惹出麻烦了吧？”胤礽正和师傅王掞下棋，一见面就埋怨道，“我最怕的就是出人命，如今穆子煦死了！刚才万岁叫了上书房的人，还有礼部尚书，正在养心殿给穆子煦拟谥号，真是件头疼事啊！这样吧，你先回户部把人召集起来，午时过了我去户部。”

胤祥出了毓庆宫，觉得两条腿都是软的，在乾清门的天街，正碰上胤禛从永巷踱出来，便停住了脚步。

“我刚从养心殿出来。”胤禛见他脸色不好，便道，“你拿稳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差事出了差错，都是我的干系，不干皇太子和你的事。你去见皇上么？武丹在里头，他已经答应还债呢！”胤祥听了，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了。正要进去，胤禛把他叫

住了："老十三，给你这个。"说着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来。

胤祥接过看时，却是一张正黄旗旗主签了名的空白单子，下头还加盖了内务府的关防。他有点不知所措地问道："这给我做什么用？"胤禛呵呵一笑。胤祥这才想起阿兰的事，腾地红了脸，拂了拂折起来塞进袖子里，想说句感激的话，又觉无用，只深深一躬，昂然而去。胤祥来到养心殿，康熙正和武丹说话。

"你来了，且站一边。"康熙吩咐道。

"魏东亭的病不知怎样？"康熙擤了一下鼻涕，又道，"你路经南京该去看看他。若没有穆子煦这事，朕还不担心，如今倒真的也有点恐惧了……"武丹感动得浑身抖动，理了一下苍白的发辫，颤巍巍地说道："这是奴才疏忽。藩司衙门催着奴才北上，没有顾上。"康熙听了，呆呆出了一阵子神，转脸一笑，问胤祥："清理亏空大总管，你瞧着这事该怎么办！"

胤祥低头略一沉思，笑道："账，恐怕还是应该还。儿臣也晓得，魏、穆、武三位老臣，功高望重，深得圣眷。唯其如此，更应为百官表率，成全主上至公至明之心，如实在力不能及，似亦应定出还银日期，以杜绝小人之口，使清债差使得以圆满办妥。将来皇上施恩，恩出自上，也不至于就牵扯到目前大局——这是儿臣的一点小见识，请父皇圣裁！"

"哦？"康熙盯视胤祥移时，突然哈哈大笑，"恐怕这是老四的见识吧？张廷玉，马齐，方才胤禛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马齐道："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说的都是正理。不过目下群议纷纷，连章弹劾施世纶，施世纶的日子很不好过。听说他把家小都送回家乡了：预备着谪戍。虽是说弹劾施世纶，其实也就连着太子、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这局面也就令人可虑。奴才以为似应从缓办理，稍过些时日从容去做，可以免去许多麻烦。"

胤祥浓眉一挑，说道："皇阿玛，这时候一步也不可退，退则全功尽弃——这是儿臣自己的主意。魏东亭诸人是忠良，儿臣心里十分明白，但众人都在看他们，若不清理，全盘儿就得翻转！目下不少人恨不得拿儿臣食肉寝皮，儿臣也顾不了这许多。"康熙眯着眼欣赏地看着胤祥，陡地想起太子前几日吞吞吐吐想甩手儿不管的话，心中升起一阵不快，旋又笑道："《水浒》上有个拼命三郎，朕看我家老十三算得上是

个‘拼命十三郎’！既然你是舍生取义，不必顾忌，只管按你的本心去做。太子有些顾虑，这不要紧，明儿朕见他自有道理。至于魏东亭几个人欠债的事，你催只管催，朕看他们不至于叫你这小子为难。”胤祥听着这话，果然有从大内为魏、穆等人垫付的意思，心中不由暗喜，便叩头要辞，康熙笑道：“朕代武丹向你讨个假，他今日就不必去户部听你教训了。朕要出宫走动走动——如今这几个侍卫，就刘铁成、德楞泰还算有个样子——一个粗鲁一个憨，像鄂伦岱那起子人，只晓得狐假虎威，令人望而生厌。武丹进京不容易，让我们主仆在一起畅谈畅谈，你去吧！”

胤祥兴冲冲来到户部，还差一刻不到午时，便命众官都到大堂集会，几十个官员一齐躬身叩头，齐呼：“恭请十三爷金安！”

“众位好！”胤祥似笑不笑答应一声，命众人两侧坐了，自己居中坐了，将方才在养心殿讲的那番道理又详述了一遍，又鼓励道：“诸公在外带兵，都是国家柱石，人中之杰，响鼓不用重槌。方才在万岁跟前武丹老将军一口承诺，所欠银两今秋一体交清。他还给魏东亭打了包票，也在今秋交还完毕。——你们怎么办？大家说说看。”

他尽自讲得口干舌燥，无奈这些人深知魏、武等人的家底，根本不相信。胤祥又问了两遍，福建提督左振邦干咳一声，说道：“欠债自然是要还的。十三爷明鉴，下官每年只一百六十两俸银，又比不得文官，能从赋税里头抽火耗。喝兵血的事我不敢做，不瞒十三爷，如果不吃几个空额，连师爷、书办都请不起。还银子的事，是否多限些日子——比如说五年如何？”

他这一开口，众人便七嘴八舌地接了上来。有的说：“谁愿意背债谁是龟儿子养的！有什么办法？”有的说：“我这次进京盘缠，还是向人家借的哩。”有的还说：“不瞒十三爷，我京里没公馆，是饿着肚皮来户部的！”在京有公馆的立刻反驳：“有公馆又怎样？我也是饿着肚子来的，家人都被我撵走了，少一张口就少一项支出……”这干子翎顶辉煌的将军，也是欺胤祥年少，料他不敢把自己怎么样，愈说愈把自己说成一群叫花子。

“真的到这份儿上了？”胤祥灵机一动，叫来施世纶，悄悄吩咐了几句。

施世纶脸色陡变，轻声问道：“使得么？”

胤祥沉着脸道："出了事都是我的。"施世纶离去。胤祥又转向众人，脸上毫无表情，冷冷说道："我们吃茶说话。凡有揭不开锅的，今日就搬进我的府里住，我先养起来！来人，献茶。"

没有人答话。

衙役将茶端上来了。众人唏嘘啜茶，饶有兴致地听着胤祥说话。"——何至于就到这般境地？"胤祥说道，"我虽年轻，下头的事也略知一二。年俸固然不多，可有谁是指望年俸过日子的？一是地方官有规例银子，春夏秋冬四时不断；二是军饷空额；三是遇有盗案劫案，朝廷有额外补贴，下头军官孝敬的也不在少数……"他历历数来，如说家常。众人听了无不目瞪口呆。

听着听着，众人一个个都坐不住了，人人都觉得肚里倒胃——却不知是茶中用了药，——先时还撑着忍着，都憋得脸色发青。左振邦挑头儿"哇……"地呕吐出来。早晨在六合居吃的黄焖鸭，羊乳炖鸽蛋……一股脑儿吐个罄尽，还夹着酒气酸液。

"哇……"

"哇……"

左振邦一开头，众人哪里还忍得？一个个弯腰躬背，吐呕不止。把个户部大堂，弄得臭气四溢。站在一旁的户部吏员、衙役人人掩鼻，个个攒眉。

"哼！"胤祥款款起身，绕室走了一遭，虎视眈眈望着众人，问道："哪位大人吐的是萝卜白菜，出来说话！我胤祥立刻奏明圣上，免还国债！"

众人此时才回过神来，知是中了这小子的计，心中无不大怒，恰巧，这时胤礽提着袍角拾级进来，一进门就被熏得一怔，掩着鼻子问道："这是怎么了，哪来这么大的味儿？"

"太子！"左振邦却认为这出戏是太子一手安排的，见他装模作样，由不得光火，一步离席叩下头去，恶狠狠说道："左某是个带兵丘八，不懂什么礼数。爷要是瞧着我们不地道，一刀宰了就是了，用不着这么糟蹋人！"

胤礽愕然看着众人，说道："我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都是出生入死为国家效力的人，谁会糟蹋你们？"

"您问十三爷！"左振邦说道，"您问问在座的人，我们造了什么孽？为什么被逼得如此走投无路……在这里受训吃苦……"说罢放声大哭！众官员此刻才回过神来，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听左振邦放泼号啕，哭得十分凄恻，其余的人都低头啜泣不语。

胤祥一笑下座，说道："太子爷，是我在茶里放了点药，大家都装穷，其实吃得脑满肠肥，泻泻火也好——"

"昏聩！"胤礽眼一瞪止住了胤祥。他今天到这里，为的就是替胤祥解困，贯彻他"缓讨债"的宗旨。停了半晌才道："众位起来吧！十三爷年少气盛，得罪了你们。他有他的难处。——此事做得孟浪了些儿，瞧着我的脸，不要计较了。"众人这才知道，今日出丑，不干太子的事，全是这个荒唐十三爷耍的把戏，一时俱都无话。胤礽又道："各位所欠的亏空是一定要还的，这是圣谕，我与你们相约，以十年为期，清完这笔国债，如何？"

"太子千岁圣明！"

"太子如此体贴，奴才在外头卖命流血，肝脑涂地也情愿！"众人面露喜色，啧啧颂圣，到头来，只胤祥做了头号恶人，坐不是，立不是，脸上一青一红，头嗡嗡乱叫。待众人纷纷辞出去，胤祥一跺脚便要离开。

"回来！"

胤礽叫住了胤祥。他原想发作，见胤祥气得浑身发抖，愣怔了一会儿才温声说道："你看看你办的这事儿，瞧着吧，不出明日，便轰动京华！那干子御史们鸡蛋里头还要挑骨头呢！这岂不是授人以柄？"

"我不怕！"胤祥项间青筋突突直跳，"只可惜我辜负了皇上一片心意，将这个差使弄砸了！太子您也瞧着吧，不出半年，国库又要大大掏空，到那时看怎么填这个饥荒！"

胤礽知道胤祥脾性，倒不在乎他直率粗鲁，最使他心中不快的是，老四说一句，胤祥行一句，遂近前一步，安慰道："这都是老四把你纵

容坏了？”

“我不管什么老四不老四！”胤祥梗着脖子回道，“所言是，盗跖之语不能为非；所言非，尧舜之语不能为是！”胤礽冷笑道：“我不和你怄气。告诉你，治国如烹小鲜，细嫩的小鱼，你放在锅里乱翻，没有不坏事的。父皇春秋已高，有些事他老人家精神不济，我们得多想想！这朝廷、这江山，早晚有一日由我来管，这会儿子弄乱了，将来怎样收拾！孔子以仁为治国之本，忘了这根本，就要坏事。”

胤礽说罢，看了一眼满脸不高兴的胤祥，不再说什么，径自去了。

第十二回　弱女子翻脸拒旧情　老年汉变成青年娃

胤祥仿佛被人重重击了一闷棍，呆呆地站在空落落的户部大堂上，思绪乱得像一团麻似的。他脸色惨白，踱出大堂，一阵清风吹来，胤祥觉得发烫的脑门好受了一点，见院里的衙役官吏都愣怔着瞧自己。施世纶、尤明堂都站在东廊下，见他过来，上来要说话时，胤祥摆摆手止住了，说道："什么话都不用说，库、账都封好造册，呈圣上御览。有什么事，还可到我府去问。我说过的话，决无反悔，你们相信十三爷这颗心就是。"说罢，也不知哪来的精神，腾腾几个快步出了户部仪门，厉声叫道："马——我的马呢！"

胤祥打马扬鞭一阵狂奔，赶至西华门，立刻请见康熙。小太监王狗出来回道："万岁爷用过早膳就出宫了，武大人陪着。十三爷明儿再请见罢。"胤祥听了回头就走，却又止步问道："你是在养心殿里侍候的？太子爷今儿可请见万岁了？"

"没见太子爷请见呀！"王狗见胤祥神色不对，诧异地说道，"听说万岁爷见了爷，就随武大人出去了。"

胤祥已经明白，胤礽压根就没有请旨，独断专行处置了户部的事。寻思良久，胤祥长叹一声，一口气松下来，索性连康熙也不想再见了。他赶走了随从，独自来到逢春阁，左一杯，右一杯，直吃得申末时牌醺醺然出来，连马也忘了骑，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回走。方过宣武门，胤祥听到从内城墙根一带传来一阵丝竹之声。闪着醉眼看时，沿街一带粉墙耀眼，红漆大门上黑匾金字，大书"太白风节"四字，门旁两侧的楹联有一笔工整的楷书：

豪饮鲸吞　原是燕赵慷慨遗风

浅斟低唱　亦多吴越倜傥雅调

胤祥打了个酒嗝，不禁自失地一笑："真是走顺了腿儿，跑到八哥教习歌伎的谪仙楼来了！"正自徘徊，却听有人叫：

"那不是十三爷么？"

胤祥扭头看时，却是原先谪仙楼妓院的王八头儿，老远堆着笑脸过来，一边请安，一边说道："你老人家好一阵子不来了，兰姐儿都快急疯了……哎呀呀，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只是锁着眉头出神儿，敢怕不是念叨着爷呢！"一边说着，一边引胤祥上楼，口中高喊道："吴家的！十三爷来了，告诉大茶壶，备点醒酒汤，叫兰姐儿预备着给爷唱曲儿？"

"怎么——呃！八爷的戏班子还接客？"胤祥猛地想起那张空白抬籍文书。忽听楼上琵琶铮铮，歌声悠扬，阿兰正在弹唱，遂冷笑一声说道："你们背着八爷，拿他的戏班子招揽生意，是活够了么？""放心！"王八忙赔笑道："小人哪敢呢！是咱们总头儿任老板来了。任老板上回还说，既然十三爷瞧中了兰姑娘，得便儿回明八爷，干脆送了十三爷，另找一个姐儿顶上。您放心，兰姐儿是童身，没人敢招惹！"胤祥大咧咧坐下，酒劲儿涌着，脱掉了靴子，双脚跷在桌撑上，笑骂道："偏你娘的话多！快滚进去告诉姓任的，叫阿兰过来，我有要紧事！"

那王八诺诺连声去了。偌大雅座间只胤祥一人，酒冲得心头突突乱跳，因嫌燥热，又起身一把推开窗户。见窗外竹树摇曳，凤尾森森，碧绿一片，不禁深深叹惜一番。正没奈何处，隔壁乐声又起，是阿兰仍在弹唱：

> ……盼不到皎月同步踏苍苔，听不见软语温存解闷怀。焦桐儿不成调，玉镜儿落尘埃，柔肠儿百折千转结难开！问一声老天爷，甚时候日头出来？也只索罗绡披身耐着性儿挨……

隐隐便听有人击节鼓掌大说大笑。胤祥心里焦躁，趿了靴子就要闯过去，却没了声息。又过了一阵子，只听到脚步声，帘栊一动，阿兰怀抱琵琶，已经挪身进屋，遥遥向胤祥深深蹲了个万福，说道：

"……爷吉安……"[12]

胤祥上下打量时，阿兰出挑得越发水灵，穿一件石青罗坎儿，下头藕荷色百褶裙掩着小脚，刀裁鬓角，蓬松刘海下眉目如画，只脸色看去有些苍白。

"你就说个吉祥也没什么。该吉祥自然吉祥，该不吉祥仍旧倒霉。"胤祥不知怎的，每见阿兰，总觉心胸舒畅，一腔心事早就撂开，

拉她挨身坐下，笑道："脸色这么不好，累了么？——今儿我可不是听曲子来的。我费了多少精神，总算能讨了个如愿。你看——"

"爷！"阿兰一口截断了胤祥的话，微睨了一下门口，轻声说道："您甭怕累着了我，我兴致好着呢——您就是不想听，我今儿也得给您唱个……最好的——您可得留心，您这会子醉眼迷离的，我真怕您听不进心里……"

胤祥哈哈大笑，说道："天生的冤孽，我就爱吃你这风流甘蔗棒，就再浇我一头水也没干系，何况是听曲儿？你要唱就唱，我听着呢！"

"是。"阿兰轻声应道，俯首垂目，调了调琴弦，削葱似的五指一抹，清冷幽悒的琵琶声铮然而起，口中唱道：

> 王孙归去，山中不可以久留！莫说那毁身的色，伐性的酒，红粉髑髅，梦酣青楼——只这夕阳山枫，野藤境幽，伏几多吮血豺虎！张罗捕雀，牙机暗隐，专待硕鼠！……归去耶，归去耶！明春三阳开泰时，再请重拂广陵柳，烟波湖上载莫愁……

唱罢，伏身埋首几上，竟自浑身发抖！

胤祥听不出这弦外之音，只觉得阿兰声气颤抖，容颜有异，还当是真的病了，上前摸了摸她的前额，并不热，良久才沉吟道："莫不成是受惊了？明儿我叫个太医来给你看看。今儿且告诉你——抬籍文书，我给你弄来了！从今日起你就放了脚，学着做旗下大姑奶奶吧！"万万没有料到阿兰听了，一把推开胤祥，冷着脸儿说道："我没有病，你也不用这么费心！十三爷，你是有身份的人，要听个曲儿什么的，我不敢不从。要说到别的上头，叫人听了什么意思儿？"胤祥不禁一怔，忙道："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谁敢和爷玩笑？"阿兰正色说道，"我已经有了人家，进八爷戏班子，只不过是为了抵债，说好了的过二年就放我南去。莫不成，凡是王子就好夺人之妻么？"

真似兜头一盆冷水浇下，胤祥从头凉到脚跟。脸上肌肉急剧抽搐了几下，正要说话，外头任伯安笑嘻嘻进来，看了阿兰一眼，伏身给胤祥磕了个头，道："小人任伯安给十三爷叩安！"

“嗯。”胤祥坐着没动，阿兰方才突然翻脸，他还有点回不过神来。他在户部两年，闲时常说起这位“老任”，早已耳熟，却还是头一回见面。上下打量时，只见任伯安五十多岁，胖圆脸，慈眉善目，只单泡眼略略浮肿。胤祥有点不明白，这么块料儿，何以有那么大的神通，六部衙门可以进出自如，办什么事说一不二！想着，问道：“你就是有名儿的‘掐不死’任伯安了？阿兰该多少身价银子，你说个数，这个人我要了！”

“看看爷说到哪去了？”任伯安起身笑道，“爷这样的贵人，巴结还没处巴结呢！银子是不敢要的。人，就算小人孝敬十三爷。这会子您就带她走，伯安若皱皱眉头，就不是条汉子！”胤祥身子一仰，说道：“北京城谁不知道十三爷？从不沾人一分恩惠，别人也甭想沾我的光。公买公卖，你说个数儿！”任伯安忙一躬身，赔笑道：“爷说到这份儿上，小人也就不敢回话了。阿兰身价是二十两，加上教习、膳食、妆束费，爷赏一百两就是了……”

两个人正说着，阿兰插进来道：“姓任的！你仔细想想，我是插草标卖给你的么？文契还在我家收着呢！教习、唱戏，是我们乐户本行，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你想卖就卖么？——十三爷，我实话实说，想听曲儿，什么时辰来，我什么时辰侍候，要买我进你府，不能！我还指着唱两年戏回家去呢！”“不行也得行！”任伯安陡地阴沉了脸。在这一霎间，胤祥才看清这人的真面貌，“别说这是在京师，就是在苏州，乐户一百四十七家，谁敢不买老任的账？”阿兰一哂，说道：“我敢！我就不允你卖我！姑奶奶不愿意，你怎么着？说个章法我听听！”

“罢罢！”胤祥忽地起身，一把推开椅子，恶狠狠说道，“给脸不要脸！怪不得二哥说，娼户乐籍那些妖精沾惹不得——我算瞎了眼，白认得你了！”说罢“唿”地一掀帘子，沿楼梯通通通下来。便听上头“啪”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接着便听一个人倒在楼板上。胤祥暗自切齿道：“贱骨头——活该！”因见管家赵福兴进来，便问：“什么事？”

“好事！”赵福兴笑嘻嘻道，“七爷在春香居请客，叫奴才送帖子呢！说专从扬州叫来的厨子，爷吃了准高兴！”

“高兴个狗屁！”

胤祥一掌掴将去，把赵福兴打了个愣怔。

康熙并不知道儿子们在户部这场纠葛，用过早膳，便叫了武丹，主仆二人换了便衣要出宫游览。刚出西华门，便见佟国维和马齐两个跟了出来，因见二人也都身着便衣，康熙便笑道："武丹，糟了！叫这两个奴才盯上咱们了，真是一刻儿自由人也做不成。一向听说白云观新住持张德明很有点道行，咱们权作香客去游游，看他是什么门道儿，如何？"

"主子！"马齐一向憎佛排道，不想让皇帝沾惹这些人，再者，白云观在西便门外，人烟稀少，自己文弱，武丹老迈，出个差错怎么好？因笑道："路老远的，步行太累，骑马坐轿又招人眼。您不过是想出来换换口味，得往热闹去处。不如到正阳门外蹓蹓，下午早点回来，歇了中觉，太子那边奏事匣子也就转过来了。"武丹笑道："热闹是热闹。刚才进宫时，我见那边贴有告示，今儿要杀人。怕败了主子的好兴致。"

"杀人怕什么！"康熙哈哈大笑，"你这个马贼头儿，没罪的还不知道杀了多少呢！如今当了广东提督，倒怕起杀人来了？杀这些恶人，倒看也不敢看了？走，去正阳门！"说罢，拔脚就走，几个人只好跟着。康熙边走边说道："太平久了，人都怕见血——还有个笑话呢，上回畅音阁演《铡国舅》。一铡下去，红水流了满台，胤礽妃子石氏当时就被吓得晕了过去。胤礽也吓得魂不附体。朕——我当时就申斥了他！我八岁就杀人，十五岁又大砍一批；西征大开杀戒，人头滚得满地都是，才有今日太平世界。像他这么小胆子，万一再出鳌中堂那样的人，他胤礽可怎么办？"

一行人说笑着，已到正阳门南。这里与康熙初年已大不相同。大街小巷纵横交错，到处人头攒动，一不小心就要踩着别人的鞋。大廊庙沿街都是新起的铺子。什么故衣、当铺、绸缎、瓷器、粉坊、油坊、染坊、棺材铺子、茶楼、酒店应有尽有，用竹竿挑起的幌子一直伸到当街。街旁夹道卖菜的，卖油糕、烧卖、馄饨、大饼、水饺的小吃担子排得密密麻麻。本来就不宽的街面更挤得水泄不通。远近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卖声、人们的说笑叫骂声……比起静若古寺的紫禁城，确是别有洞天。

几个人一步不离地紧紧护卫着康熙。康熙看了一会耍百戏，又站在关帝庙旁四福堂茶楼边听陈铁嘴说书，吃了一串冰糖葫芦，买了一幅《诗竹图》拓片，兴致勃勃地说道："这儿离琉璃厂不远，咱们去书市上走走，看能弄到董香光的字画不能。"说罢挤出人群。刚出四福堂，便见远处白汪汪一群人，手举灵幡，抬着棺材。马齐手搭凉棚瞧着，诧

异道："这家子出殡，怎么连响器也没有用——又不像是小户人家！"

"当然不是小户！"康熙看了看灵幡，笑道，"马齐也是个书呆子。这就是今天要杀的邱运生家，预备着给他收尸的。这会子人没死。自然不响乐器——哼！六十岁个老棺材瓤子，糟蹋佃户家十六岁黄花闺女，逼得女孩用剪刀自杀——要不是他老婆吃醋骂出来，这案子至今也未必就破了呢！"佟国维这才想起，这邱运生被判为斩立决的罪，还是马齐拟的票，遂叹道："可惜这女子被糟蹋了才自杀，要不然礼部报个烈女，也是满够资格的。"

说话间，驮着槛笼的牛车已经过来。顺天府尹隆科多是监刑官，昂首骑马。后头刑名师爷擎着朱红令箭。两行士兵在前头推搡着围观的人群，为行刑队列开道。槛车前两名刽子手喝得满面黑红，一个斜背鬼头刀，一个手执亡命旗，随着牛车缓缓走来。人们先是一阵兴奋地鼓噪，接着又是一片窃窃私议，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不少人便赶着拥往西边菜市口占地方儿。康熙冷漠地看了一眼行刑队伍，正要挤出人流去琉璃厂，却被武丹扯住了说道："主子稍候，等一会人少了再走。"旁边的佟国维却惊呼一声："呀！犯人怎么这么年轻？"

"真的！"康熙看时，也不禁大吃一惊：这犯人哪像六十岁的"棺材瓤子"？顶多不过是个三十岁上下的汉子，头和手都夹在囚车外，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拖在后头，脸上倒没有惧色，闭着眼，一副听天由命的架势。康熙犹恐有误，又看看亡命牌，千真万确，赫然写着："斩立决顺天府图奸害命人犯邱运生！"康熙没有言语，冷森森的目光扫向马齐和佟国维。

马齐和佟国维已吓得呆若木鸡，面如土色。因监斩的隆科多就是佟国维的远房侄子，自知干系重大，佟国维半晌才讷讷道："天，这是怎么回事？万——主子你略等一下，我去问问！"

"唔？"康熙脸色冷峻，像一座石峰，咬牙轻声说道，"忙什么？我们到菜市口去看看。"

菜市口早已是人山人海，里三层外三层，围得刑场铁桶似的密不透风。挨刑场的几家店铺都是楼，在这时辰要价极高，二两银子才能进门，不是豪富人家谁出这冤枉钱看热闹？四个人连挤带拥，弄出一身汗，才把康熙撮弄到店铺门口。武丹掏了十两一块大银，才得进去，都吁了一口气。康熙阴沉着脸登上楼，在一间雅座里临街窗前坐下，一声

不吭。马齐和佟、武两人站在对面。一会儿看看刑场，一会儿看看铁青着面孔的康熙，也都不敢说话，心里扑通扑通乱跳。

一时犯人押到，皂隶们“咔”地开了囚车，把犯人架出来，拖到桩子旁牢牢缚定。监斩官隆科多从芦棚里踱出来，升座，朗声宣读了案犯邱运生的犯由状。康熙耐着性子听时，情节无误，只把年龄由六十岁改为二十九岁。毫无疑问，这案子有人做了大手脚！佟国维和马齐心里像热锅上的蚂蚁，见康熙不发话，嗫嚅了几次没敢出声。正没做理会处，便见隆科多命人给犯人赏辞世酒。猛听观众们呐喊起来：

“喂！你这脓包，怎么一声不吭？”

“唱一个给我们听！”

“嗐，”有人说道，“没味儿，是个哑巴！”

那犯人喝了酒，激得满脸通红，在桩子上仰着脖子大叫一声道：“你爹才是哑巴呢！老子懒得说话！”

“好！”人们立时轰地一阵哗笑，喝彩道：“再来一句儿！”

“再来一句就再来一句！”犯人又叫道，“二十年一轮回，一百年也是死。早死早托生，晚死没孝子！”

人们又是一阵鼓噪，一片声儿哄然叫妙。

此时天近午时，早秋的太阳缓慢无力地爬到正南，柔和的阳光洒向杀气腾腾的刑场。隆科多掏出怀中的表看看，立起身来向御笔勾决的犯由行状，虚行一礼，取过亡命牌，毫不迟疑地用朱砂红笔一涂，大喝一声：“午时已到，刽子手！”

“在！”

“行刑！”

“喳！”

第十三回　宰白鸭五哥遭奇冤　审囚犯皇帝知吏情

两个黑大汉走向犯人身边，一个提着辫梢，一个举着鬼头刀，单等隆科多挥袖发令。

“慢着！”

马齐真的急了，票拟是自己写的，人头一落，死无对证，浑身是口也说不清，因见康熙仍兀坐不动，急忙从窗口探出身来，大叫一声：“刀下留人！”

下头人群立时炸了营。护场士兵以为有人劫法场，“呼”地一声，有的卫护监斩官，有的护住犯人。几十名戈什哈“噌”地拔出刀拥进楼来。武丹一个箭步跃到楼梯口，上来一个扔下去一个，因见佟国维和马齐发愣，急得怒喝一声：“日娘的，你给主子惹事了！快想办法！”还是佟国维来得灵醒，爬到窗口扯着嗓门叫道：“隆科多！我是你三叔佟国维，佟中堂！马中堂也在！畜生听见了么？命你的人滚回去，你给我滚进来！”

康熙原是怀疑马齐受赃卖命，所以抱定冷眼旁观。待马齐喊出来，才放了心。此刻见两个人都发了急，佟国维又是“滚出去”，又是“滚进来”叫得语无伦次，倒忍俊不禁。早见隆科多提着袍角，一溜小跑儿登上楼来，“叭叭”打了马蹄袖，跪倒在楼板上，喘吁吁道：“卑职叩见佟中堂、马中堂——三叔，您老人家……”

“你叩见我们做什么？”佟国维断喝一声，“万岁爷在这里！”

被弄得莫名其妙的隆科多此刻才看见在武丹侧旁稳坐不语的康熙。顺天府不同外省知府，系皇帝亲自遴选的要员。天子脚下的府尹，最难当，也最易升官。隆科多见康熙皇帝也在这里看行刑，不知出了什么差错，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连连叩头道：“奴才隆科多叩见圣驾，不知主子何事召臣？”

康熙阴冷的目光紧盯着隆科多。他觉得有些面熟，一时却想不起几曾见过，许久，才说道：“你是由武职改任文官的吧？做到首府，不容

易，这个前程，不出差错，熬个督抚也不难，是吧？”

“是……”隆科多有点不知该怎么说好，瞟了康熙一眼。第三次御驾亲征准葛尔时，他是御帐亲兵，曾救过康熙。但年深月久，贵人忘事，康熙既不说起，他如何敢提？因摸不清问话的意思，只好权且应着。忽地听见外头一阵骚动，马蹄嘚嘚，马鞭子甩得山响，百姓们乱哄哄又吵又嚷，却听不清出了什么事。靠窗站着的武丹忙笑道：“主子放心，是步军统领衙门的赵逢春。这边法场有事，他自然得来——正撵那些看热闹的呢！”说着，九门提督赵逢春已经上了楼。

赵逢春是武丹的老部下。因见他佩剑，来见康熙，武丹拉下了脸说道：“逢春，主子在这里，你不奉召上来做什么？剑解下来，你退出去！”带他上来的顺天府亲兵张着手笑道：“我说皇上在这，军门不信嘛！怎么样？”

“逢春留下，不必退出。”康熙吩咐道，对跪在前面的隆科多说，“朕的意思，朝廷并不曾亏待了你隆科多。为什么你竟敢如此胆大包天，偷梁换柱枉杀无辜？讲，你受了人家多少银子？真邱运生现在窝藏何处？”

隆科多被这话问得一怔。他和这位身居相位的“三叔”是心有芥蒂的。当日父亲去世，他在嵩阳书院就读，族中人觊觎他家一块风水地，逼得寡母几乎悬梁自尽。佟国维虽然没有插手，作为族长，他却隔岸观火听任几个本家吵闹。直到自己做了县令，三叔才认这个侄儿。面儿虽没什么，可这点子旧事他又如何能忘？他盯了佟国维一眼，忍着气说道：“万岁不要听信谗言——这话奴才领受不起！奴才也有点不明白，难道这犯人——不是邱运生？”佟国维自然一听就明白，心中不禁大怒，涨红了脸别转过去，一声也不言语。康熙也没料到隆科多这么胆大，不禁一笑，对武丹道：“你听听，他倒‘不明白’，还要问谁进了谗言，去叫人传这犯人上来！”

犯人很快就提上来了。两个戈什哈将捆得米粽似的“邱运生”架过来，向腿弯处猛踹一脚，犯人已长跪在地。楼上楼下几十号人，立时寂静无声。茶肆掌柜的原躲在雅座后偷听，此时一探头，被武丹一巴掌打了个趔趄。康熙喝道：“武丹不得无礼！他是东家，我们是客官嘛——来来，老板，过来坐这边！”店老板抚着发烫的脸颊，小心翼翼斜签着屁股坐了。听这半晌，他已经知道这个瘦老头儿就是“康熙老佛爷”。想不到有这缘分对面并坐，不禁暗道：“祖上有德，这一巴掌是前世修来

的！”康熙这才问犯人：“你叫什么名字？”

“回大人话，”犯人并不害怕，直挺挺跪着答道：“邱运生！”

“什么地方人？”

“密云县人。”

“家里都有什么人？”

“三个儿子、三个媳妇。”

“没有孙子么？”

犯人迟疑了一下，说道：“有的。”邱运生的大孙子已经二十岁，他很怕康熙问这事。康熙没有纠缠这事，一哂问道：“被你逼死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是谁把她叫到你家的？”“邱运生”不安地倾了一下身躯，大声道：“这都问过几百遍了，我死还不行吗？事到如今还啰嗦个什么屌？”马齐听他无礼，在旁喝道：“放肆！仔细掌嘴！”

“你口音不对！”康熙止住了马齐，又道，“你是山东人，在密云冒名顶替邱运生，为什么要替别人去死？邱运生给了你什么好处？”

那犯人吃惊地张大了口，一时竟答对不来。半晌才讷讷说道：“我就是邱运生，反正我是邱运生……”“你不是邱运生！”康熙一口截断了，“邱运生所奸民妇黄英娥，是邱运生孙媳妇叫进府做针钱的。你有孙子媳妇么？你今年多大？”

……

“邱运生已年届花甲，你装得成么？”康熙格格一笑，说道，“年轻人，好生实话实讲！你心甘情愿替人就刑，必有根由，说出来，我才好救你呀！”但那犯人却低垂了头，一声也不吱。康熙正焦躁，店老板在右旁抚膝叹息一声，胆怯地看了看康熙，说道：“万岁爷，这事一清二白，是宰白鸭！罪过呀……阿弥陀佛。”

“宰白鸭？”康熙打了个愣怔，问道，“什么叫宰白鸭？”

“小人这楼底下杀人多了，宰白鸭的事不稀奇。”老板苦笑道，“有

一等大户人家犯了法，自己不受刑，出重金买个替身，从部到县一齐用钱买通。那些个刑名师爷有的很神通，若是人犯没捉到，悄悄儿叫白鸭顶个名字换进去，或自动投案。若是本主已拿到狱里，就破费得多了，一层层都喂饱了银子，乘着送饭或探监时，暗中换了，这就叫宰白鸭！有的监斩官临时发现，心里明白也不敢声张——嚷出去，就要得罪一大片人。”说罢长长叹息一声，念佛道：“这位兄弟，不定家中出了什么事，出来替人家顶罪就刑！真造孽啊，有的因遭了年馑，出一个‘白鸭’，可换个一家活命；有的是父母妻儿有病，卖命救人……儿生父母养，来世上不容易，落难到这地步儿，也真是不得已哟……”

那犯人起初还硬挺，梗着脖子一动不动，听了老板这番话，触动情肠，渐渐地浑身抖动，终于忍不住“呜”地号啕大哭。因双手反剪，只用头猛撞楼板，“爹爹……我的老爹爹呀……儿子不孝，对不起……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我的苦命的老爹爹……”他喉头仿佛硬着什么，嘶哑凄厉的哭叫声刺得人们心头一酸一颤的。康熙原被老板那番话气得浑身发抖，眼见这个刑场上硬铮铮的汉子这样绝望地大哭，惊得跳起身来，扶着椅背，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良久，才结结巴巴说道：“你……你……不要这样。你只管说实话，天大的事有朕做主。你晓得么？我是皇帝，是当今天子！”说罢命人松绑。

这一声立时震得囚犯止住了哭声，泪眼模糊地望望康熙，抚着身上勒得深深的痕印，叩头泣道：“万岁爷做主啊！我爹张九如现在被扣在密云邱家。邱家要晓得小人不死，爹爹就得叫人家勒死……求万岁……”

“知道了。”康熙拈须点头，转脸冷冷对隆科多说道，“这是顺天府的事。把邱家收尸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全扣起来！死了张九如，朕拿你抵命！”隆科多“喳”地答应了一声，起身吩咐亲兵：“分成三拨，一拨快马去密云封了邱家，捉拿正凶；一拨扣押这里人员；一拨在京师路口堵截邱家的人——听着，这差使要办砸了，万岁要我的命，我先拿你们垫背！”说着匆匆下楼去了。康熙这才笑对犯人道：“这下放心了吧？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替人赴刑？讲讲看！”

原来这犯人就是张五哥。他原是山东新城人，父亲一辈弟兄十人都是武林高手，开着一家镖局。康熙二十年后天下渐趋太平，镖局生意萧条，遂弃武就农。自有两顷田土，也算小康人家。后来分家，张九如因不善务农，家道中落，又遭了回禄，一把火将家产烧得精光。张五哥无奈，约了几个本家兄弟出外捣腾私盐。皇阿哥们离了桐城，施世纶奉旨

离任，魏老九这个盐商立时得势。迫得五哥弟兄几个走投无路，又闻得山东大旱，寸草不生。因惦记着家，兄弟几个星夜兼程赶回新城时，张家偌大家族，已是饿死得仅剩两人。

“怎么会饿死这么多！”康熙骇然道，“这不是真话！这事朕晓得，当时是——阿灵阿去放赈的嘛！”

“万岁爷，您最圣明：放粮的事门道多着呢！十成皇恩百姓能得两成，就算烧高香了！”张五哥道，“我们那村里只剩下孤老婆子四婶和我爹，见我们回来，抱头大哭一场，埋怨着我们‘年轻、不懂事，不该回来送死’——那惨得真像做噩梦啊！”

“那时正逢三月，外头的雪还没化净。我们爷们跌跌撞撞回到家，在油灯底下正哭得凄恻，金大胖子一脚踹开门，传话说县太爷有令，凡流亡在外回来的，一概不许再出去。上年欠的赋一年之内一概还清！”

康熙沉思道：“这事朝廷有旨意。你们那里逃荒的那么多，地总得有人种，所以不宜再放人出去，不过赋是免了的呀！即使不免，按‘永不加赋’也使不了几个钱哪！”

“万岁！有‘永不加赋’，自然就有‘永不减赋’……”张五哥叩头道，“父亲兄弟十个，十份人头税，还有二百亩地的粮税，就累死我们爷俩也缴不起呀！金大胖子开生药铺，瘟疫越大他越发财！说是代我们完了地亩税，折银一百一十七两。又说我们在外头挣了大钱，要立即还清……”康熙听了不禁沉吟，金大胖子虽然不仁，却依的是国法，也真叫人无可奈何，便问：“后来呢？”五哥低垂了头，半日才道：“我爹向他要凭据，他拿不出来，变了脸，就叫人抢我们的行李包裹，一棍子打得爹晕死过去，脖子鲜血直冒。我恼极了，冲上去一掌打得他……断了气。”

康熙听了默然不语，良久才粗重地喘了一口气。

“当晚我们父子逃出来，”五哥也喘了一口气，“逃到淄川，在城门口见了捕拿我们的布告。可怜他老人家，又病、又气、又怕，说山东这地面呆不下去了，远走高飞吧……依着他的意思，叫我一个人走，他去自首。我说，‘爹，祸是我闯的，死活好歹不能连累你。能有个好的去处安置了你，我自己去伏法就是……’我是背着他一路奔出山东的。”

“那又怎么和邱家的事连到一起的？”康熙一边听一边沉思，问道。

“唉，这都是命！”张五哥叹道，“……离了山东，我在河南、山西卖艺餬口。听着风声松了，想着直隶有钱人多，就又背着爹一路来到了密云，想不到被邱善人认了出来。指着金大胖子的事，勒索着把半年的积蓄都给了人家。后来才晓得，邱运生和金大胖子是姑表亲！万岁您说，这不是我们爷们时运不济么？从此日子越发难打发，每日卖艺的钱，当天就全叫他拿了去，真似钻了狼窝一般，有什么活头！”说着，两行泪水扑簌簌夺眶而出，忙拭了又道：“……也是凑巧，姓邱的也遭了事。强奸佃户家的女儿，逼得人家自杀，被他大老婆当街吵骂出来，掩不住了，拿进了大狱。邱运生却熬不得刑，一问就招，定了死罪。后来不知怎么又翻供，女家接了银子，也一口咬定女儿是和家里老人拌嘴，想不开自尽的。本来事情已经完了，听说刑部王中堂查出案中有疑，一股脑儿把人全调了北京，审明问实，把邱运生打进顺天府死牢。”

“他那个恶婆娘这时候也慌了手脚。不知花多少钱打通了关节，最后找着我说，‘反正你犯了罪，是该死的人。依着我，进大狱把我老头子换出来。我放一千两银子在这里，你爹养老送终，都是我的事。你要不依，老娘花钱另找替身。我得首先把你们出首了，赏银差不离儿也就够使了。’万岁爷，到了这一步儿，我还能选别的路么？”

至此，替身来由已经大明。康熙注视着满脸泪痕的张五哥，心一个劲地往下沉。五哥的话若不是当面所说，无论如何他也不会相信。他一向得意自慰的“熙朝盛世”竟然如此，一股寒意从心底袭来。康熙不禁颤栗了一下，仔细寻思时，却又犯了踌躇：五哥原是个犯法该死的人，他想回护，却又难以措词，因问马齐：“张五哥有无可恕之情？”

“回万岁的话，”马齐早已看出康熙的心思，忙笑道，“张五哥的事是大案里的小案。现今最要紧的是查明邱氏是怎样做的手脚，打通了谁的关节，居然蒙蔽圣聪，用调包计换出囚犯。事关国典，非同小可！”佟国维也道：“张五哥打死金某的起因，是金某勒索，殴伤其父，愤而失手，律无死罪。其后又为父代人入狱，分明是至诚至孝之人。我朝一向以孝治天下，岂可杀这样的人？”

康熙听了不禁一笑，张五哥打死催科吏员，逋逃在外，又代人受刑，两罪一叠，也满够处死资格，但却不愿说破这一层，因回头问赵逢春：“如今善扑营归你九门提督管么？”

“明面上属皇上管，这差使一向是侍卫的。”赵逢春听得发呆，见康熙问，忙笑道，“其实自索额图败坏之后，善扑营已经指归步军统领衙门，因为是口谕，如今善扑营既归鄂伦岱辖制，也归奴才管，应卯儿到奴才那里，其实营务奴才并管不了。”“不用说了，谁考较你这些呢？”康熙笑道，“将张五哥先送狱神庙看押，待审明大案，叫他到善扑营效力。听他讲的，似乎有些武艺，朕只取他一个‘孝’字。但有罪不罚也不行。按自首的例，到营枷责三日，然后听用。”待押了五哥出去，康熙倏地敛了笑容，对佟国维和马齐道：“邱运生的死活原也是小事。他的案子既经审定御览，勾决了的人，还能做出这么大的手脚，可见吏治坏到何等地步！这才真正令人吃惊呢！传旨刑部，自明日起封印，今年秋决全国停勾，所有死囚一律重审。对刑部从侍郎到各司官，和各省按察使，要逐个查一查！王士祯这个尚书看来还是有良心的，可惜上月告病回乡了……唉，说不定也是叫人挤对走的。法制败坏到如此地步，令人可叹可畏啊！”

马齐忙道：“是！不过，这么大的事，总得有人主持，请万岁降旨！”

“嗯。”康熙想了想。他对马、佟二人不尽放心，张廷玉又不可须臾离开，沉吟道：“太子忙着清理亏空，四阿哥、十三阿哥都不宜动。人都说胤禩精明能干，叫他来办吧。”说着便起身下楼。佟国维等人跟在后头。马齐上前说道：“奴才今儿鲁莽，惊了万岁，请万岁降罪惩处！”

“哑？”正下楼的康熙停住了脚步，似笑非笑地说道，“若不叫停刑，这会子你们的顶子已经被朕摘了。协理朝政，处置机务，本是宰相的职责嘛。”康熙又转脸问佟国维，“这个隆科多好面熟，是你佟家的人吧？”

佟国维一怔，忙道：“是奴才的远房侄子。当年西征时，曾随主子在科布多打过仗。”

“唔，”康熙眼睛一亮，他已经想了起来，却没有说什么。当下乘轿回宫。

第十四回　留后路胤祥埋伏兵　卜前程太子问吉凶

从谪仙楼出来，胤祥好像得了一场大病，浑身软乎乎的。天到了申时，才回到府中。要了酒，一个劲地猛灌。紫姑不知出了什么事，叫过赵福兴问时，赵福兴也是懵懵懂懂。紫姑赶紧叫人烧醒酒汤侍候，前来劝道："论理，奴才不该劝爷。爷也得自己多保重些儿！酒这种东西和女人一样，不是好东西。爷还要做出幌子来，得防着有人在后头挑着爷的不是。上回爷回来说，十爷吃酒误事，让万岁爷见了，不是罚跪了半日？若真要叫爷也撞了这晦气，奴婢们脸上也没意思。"

"女人？你不也是女……呃……人么？"胤祥打着酒呃说道，"莫不成，上谪仙楼，你吃醋么？放心，爷不会亏待你！只你说女人不是好东西，这话今儿算说到爷心上了……来来！喝……喝一杯！"说着就递酒，见紫姑躲闪，又笑道，"其实，也不只是女人坏，我晓得，男人他娘的更不是好……好东西！什么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那是圣人编了诓世人。世人呢？对着编谎儿，对着骗！告……告诉你！骗了人发昏，他就是王侯；被人骗昏了，他就是贼！我已看破了！"

紫姑见他要吐酒的样子，忙绕到身后给他轻轻捶背。捶了一会儿，声音有些发哽："爷，既然看破了，就守在家里，别再出去管事了！什么三爷、四爷、八爷、九爷、太子、皇帝，他们的事自己料理去，爷这么热肠，到头有什么益处？""好好！"胤祥拍手笑道，"这话说得好，我倒小瞧了你！"因见赵福兴伸了伸头，又缩了回去，便叫住道："兴儿！你竟敢偷听爷的话！"

"奴才哪敢呢？"赵福兴忙出来笑道，"施大人、尤大人带了一群人来拜，叫我进来瞧瞧。爷这会子有酒了，奴才叫他们明日再来。"

"明日有明日的事，"胤祥蓦地冒出一句康熙的口头禅，"叫、叫进来！"

紫姑忙递给胤祥醒酒汤，说道："爷呀，你醒着点神儿，方才那些话，别在外人跟前说。"说着又拿湿毛巾，又给胤祥含了醒酒石。施世纶、尤明堂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后头跟着一群人，足有四五十个，这些

人原是胤祥奉旨进户部时，从他练兵的绿营里精选出来的军士，带进部里帮着跑跑腿儿。霎时间，把大厅塞了个严严实实，一个个都沮丧着脸儿如丧考妣似的。

“不用请什么安了！”胤祥架起二郎腿仰在椅子上说道，“坐！坐！紫姑，叫他们再搬些凳子来！”待这些人都入了座，胤祥方问道：“部里又出什么事了？”

施世纶和尤明堂两个人对视一眼，半晌，尤明堂方道：“部里倒没有什么事。我们两个刚刚见过皇上、太子，特来向十三爷辞行的……”“辞行！”胤祥一下子坐直了身子，“辞什么行？哪里去？”施世纶舒了一口气，笑道：“十三爷，方才皇上召见时，已叫上书房拟旨。我出任山东巡抚，明堂出任云南布政使，旨意很急，明日准备一下，后日一早就得离京……”言下神色黯然。

“是不是因为我用药茶的事，牵连的？”胤祥突然火冒三丈地站起身来，“赵福兴！备轿，我要递牌子请见！”尤明堂一边止住赵福兴，一边按着胤祥坐下，说道：“十三爷！我们这是平调职务啊！”说罢欲言又止。胤祥一回头道：“紫姑，你们都出去！”

施世纶见他醉中尚如此细心，不禁赞赏地点点头，说道：“这是主子保全我们的意思，十三爷您得体谅。四爷也这么说，也劝我们走。他说：‘走了、走了，一走就了——’十三爷，您想是不是保全呢？若留在户部，不用说您也明白，不久依然会弄个大亏空，那时，我们能担待得起了？”胤祥拍了拍头，说道：“黄汤灌得想不成事儿，不说这事了——谁来当这个户部尚书，没有透个风么？再说，我怎么办？”

“这个还没有旨意。听皇上的口气，似乎想让阿灵阿来当尚书。”尤明堂说道，“至于十三爷，您就更不必担心了，皇上连我们还曲意保全呢，何况您呢？”

胤祥这才听出，这群人见自己难过，是特意来安慰自己的，心下不禁感动，默默吃了两口茶，向众人道：“你们不要这么难过，断了这路走那路，后头的事还说不准呢！别看我愣头青似的，我早也防着这一日呢！”说罢径自起身进了里屋。众人正发呆，胤祥复又出来，向左首坐着的一个官员道：“包尔赫，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递过一叠子盖有兵部关防的文书。

“委任札子！”包尔赫有点不明，欠了一下身子说道，“十三爷，您这是——”

胤祥红光满面，得意地笑道：“对了，委任札子！你，毕里塔、张雨、段富贵……还有萧英、伦尔津，你们这几十个都是爷在木兰练兵时使出来的亲兵。原想叫你们跟着我光耀光耀，得点彩头，换个文官做做。现在看来不行了，不过我已经让兵部预备好委任札子。——今儿来了几个？一二三四五……四十六——还有八个没来，人人有份，都升为千总！明儿我就见赵逢春，就近在北京补缺。”说罢哈哈大笑，泪水却从眼中迸了出来。几十个人见他如此，无不感伤。张雨等人一齐都跪了下去。伦尔津道：“十三爷，您这心地……叫奴才们说什么好？当初调奴才来，奴才心里还有点害怕。如今已经想明白，十三爷你要怎样，我们跟着！”

“十三爷这么重义气，我许远志跟着您走到日头黑！”

“请十三爷进宫请旨，留下施大人，我们接着干！”

“别犯傻了！”胤祥笑着叹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皇上晓得你老施、老尤，我就不晓得你们几个儿？何必被弄得一锅烩？”

施世纶深恐他再说些别的疯话，忙站起身来，辞道：“十三爷，我们明儿就走，还得回去预备一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不留你们了。”胤祥一手拉了施世纶，一手拉了尤明堂，环顾众人笑道：“后日启程，我亲自去送——你们切记一条，我只要不倒，还要东山再起！可话说回来，我自己完蛋不完蛋，眼下也说不准。所以你们也不必给我写什么信……明白么？”说罢摆了摆手。众人自辞了出去，心下都十分感念胤祥的仗义。

胤祥香甜地睡了一夜，直到辰时才醒来。因见紫姑进来，便道：“叫人到上书房告个病儿，我想好好歇一天。叫老赵去见见步军统领赵逢春，说我晚间要见他。”紫姑一边服侍他穿衣，一边说道：“爷心里不爽，该出去走走的。方才四爷府的戴铎来了，说有重要的事，请爷过四爷府里去。依着我说，爷去走动走动也合情理，只别忘了你自个昨日的话。这耳朵听了，那耳朵出来就是了。”胤祥漱着口，噗地喷了水，笑道：“大事小事，关你屁事！我自己还料理不清自己的事呢！”

话虽这样说，既是四哥传来的话，胤祥不能不关心，匆匆喝了一两口奶子，见戴铎还站门口候着，便问："出了什么事！"

"八爷今早奉旨，带人封了刑部衙门。"戴铎是个矮个子，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已在外头做了知府，因是胤禛门下的包衣奴才，所以进京仍住在贝勒府，还依例当差。听胤祥询问，忙回道："八贝勒府的侍卫、亲兵、太监都出空了，还有顺天府的人。连太子爷也摸不清底细。此刻太子爷、三爷都聚在四爷府里呢！爷要支撑得住，过去瞧瞧吧……"胤祥心头不禁一震：刑部乃朝廷操生杀大权的机枢，能无缘无故说封就封了？又为什么连胤礽都蒙在鼓里？心下掂量着。

戴铎和胤祥带着赵福兴打马飞驰。在雍和宫角门蹬着下马石下来。胤祥将马鞭、缰绳扔给赵福兴，径自直奔后花园，往枫晚亭而来。胤禛的头号清客邬思道的书房就在此地。他知道胤禛的习惯，稍有要紧的事都来这里商议。折过假山，穿过一带青枫林子，果见太子胤礽、三阿哥胤祉、胤禛几个人都在暖亭上。几个人都不言声看着一个身架拐杖的清瘦书生摆蓍草布卦。戴铎道："十三爷请，奴才只能到这儿，不听招呼不便过去。"胤祥知道胤禛治家极严，井井有条。

邬思道，有三十五六岁。此人于康熙二十三年曾带领南京五百名举人，联名弹奏贪污主考左玉兴、赵泰明二人，大闹贡院，把财神都抬了进去。后来朝廷下旨缉拿，逃脱在外。出外巡视的胤禛收留了他。名义上只是个门客，胤禛却以师礼相待。除了外面专门为他置了宅子，府里花园里还专为他建了书房。胤禛有一管家因见这位邬先生拐着腿走路，取笑他是"风摆杨柳"，被胤禛听见。这位管家被打发到酒泉去领略塞外"怨杨柳"的滋味。从此以后无论是阿哥还是王公贵族，从不敢轻视这邬思道半句。胤祥知道此人能耐，踱过来没敢惊动他。只见半瘫的邬思道一声不语席地而坐，审视良久，沉吟着缓缓道："太子问吉凶，恕我直言，此卦不吉。按此卦象，乃是'泰'卦……"

"泰卦？"三贝勒胤祉不禁失笑，摇着扇子笑道："阴上阳下，反复变通，泰卦为六十四卦最吉之卦！所以总辞里说，'泰，小往大来，吉亨。'请教先生，怎么个'不吉'法？"邬思道沉静地看一眼胤祉，说道："三爷说的是。照常人问休咎，这'泰'字确是无上之吉，殊不知此乃太子问命数，就要从国家社稷这个题目去想。太子，您的本命乃是火命。夏日之火旺极而生衰相，难烁秋日之金，易为冬水之侵，岂可掉以轻心？您看这巽位，蓍草多至十八根，罡风猛吹，如何了得？人都以为'否极泰来'，盼这个'泰'；谁能想到泰极即是否来！祸兮福所依，福

兮祸所伏，凶极化吉，吉极化凶，这才是《易》经本旨之所在。”

邬思道侃侃而言，有理有据，堂堂正正。皇子们全然跟着师傅从小读《易》，却没听过这样诠释，一时连博学多识的胤祉也怔了。太子原是灵慧人，想到胤禩是水命、胤禟金命，与胤禩三人同恶相济，觊觎太子之位，不禁脸色发白，喟然一叹没有吱声。

“三哥，”胤祥来得虽迟，见此情景，料是他们已经议过了胤禩的事，因笑道：“兄弟反正是个破罐子，早就由他们摔了。我去阿玛那儿问问，为什么封刑部衙门连太子也不知会？我吃了钉子，你和四哥再慢慢儿进言，如何？”说罢抽身便走。胤禛急得叫道：“回来！你没事要自找麻烦？谁不晓得太子和你是一回事？”

邬思道微微一笑，说道：“十三爷少安毋躁。《易经》本旨与儒学一脉相通。我这几句危言，不过劝太子遇事谨慎而已。太子身居国储之重已有三十余年，休命在天，君臣分定，谁敢轻易危害？但自内修省，正义明德，自然泰而不否。所以孔子曰‘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换成俗话，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那前程自然就好的。”

胤礽经这一抚慰，略觉安心，遂笑道：“这是至理名言。邱运生一案叫老八去查罢！我又没心病，怕它什么？”说罢向胤祉道：“走，看看你新编的《佩文韵府》去！”二人一揖便告辞出去。

“太子危矣！”邬思道望着胤礽和胤祉的背影，叹道，“危如悬丝，势如累卵！”

他这样冷森森一句，听得胤禛目光霍然一跳，胤祥竟不禁打了个寒颤。胤禛眺望一下窗外景致，笑道：“邬先生未免危言耸听了吧？昨晚我问了武丹。万岁派老八这差使，是因太子忙着清理亏空，顾不过来，临时决定的。何必弄得大家丧魂落魄？”

“问得好——既是临时决定的，太子和几位阿哥何必张皇？”邬思道撑起拐杖走了几步，“其实四爷心如明镜，当今天子乃是千古难遇的雄杰之主，岂肯为无益之举？先前皇上已经对太子有许多不满之处，指望他此番清理亏空能抖擞精神，有所作为，不料太子措置失当，功败垂成，其失望可想而知。施世纶、尤明堂调任，显然是为国家保全精英，叫他们避祸出京。而清理刑部狱案，意在——试探八爷才具，当然不便征询太子意见。只查封刑部如此大事，连个招呼也不打，实出乎常情，

君臣父子相疑乃至于此！请恕学生直言，无论四爷、八爷，皇子干政，不是国家之福——皇上天赐聪明，为什么就不敢动一动祖宗成法呢？”说罢长叹一声。

见胤禛、胤祥四目相对又闪开了去。他们都是“太子党”中人，太子危险，他们也安全不了。半晌，胤禛咬着牙道：“要是这样，或者按老十三的办法，向皇上把刑部差使要过来？”

“国家之弊积重难返，”邬思道道，“厦之将倾，独木能支？”

胤祥笑道：“惹不起，躲得起。四哥，我们也讨清闲，来个姜维避祸如何？”

“恐怕迟了。”邬思道冷冷说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胤禛沉吟良久，向邬思道一躬，说道：“我与先生忧患相处数十年，知心知音。愿先生有以教我！”

“静观局变。”邬思道安详地说道，“子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四爷，我是有残疾的人，一生只能在四爷庇护下苟延残喘，惟有心智略有可用。您给我几天时间，容我好好筹措一下这应变之策吧。”说罢，笃笃地架着拐杖去了。

邬思道临去这话说得很淡，但却使兄弟俩掂量到了事态的严重。两个人都噤住了，许久，胤禛才笑道：“看来眼下还不至于树倒猢狲散。何必愁得天要塌似的！兄弟你宽心，保住太子无事，我们大家都好。万一有什么，别再说那破罐子的话，我是断不叫你吃亏的！”

“四哥，”胤祥眼中突然涌上了泪水，强笑道，“记得七岁那年我发热，大哥说是吃饭撑着了，得败败火，把我关在空屋子里哭。是你传了孝懿皇后旨意叫即刻放人。当时您还教了我一首长短句儿，还记得么？”见胤禛摇头，胤祥遂曼声吟道：

> 鹡鸰原上秋草枯，碧云天哀鸿影儿孤。九曲回肠，只向篱下人儿诉：怕人间亦是黄茅凄寒、白水荻芦！自吐丝儿把自己缚，难学那多财的贾，没的长袖舞——只应萧索大地觅伴儿，共分这一掬粟。

胤禛笑道："早忘了。你这一念，倒想起来，是《永乐大典》里载的。"胤祥拭泪道："可就是这个话儿。若是觅伴儿，太子素来也没把我瞧眼里；八哥那里，我磕烂了头，缘法不对也是枉然，所以只能是你。你保住了，我这孤雁还可分一点粟，你保不住，咱们都得饿死！"

胤禛的心像浸在滚水里，烫得紧缩成一团。半晌自失地一笑，说道："后头的事再说吧，谁晓得是什么结局呢——把你在谪仙楼艳遇的事讲给哥哥听听，也算件欢喜事儿。"胤祥听了，脸色越发苍白，颓然坐下，沉默半晌，才将去谪仙楼的情形一长一短说了。

"物反常即为妖，这事确乎有点邪。"胤禛听得很仔细，说道，"白云观那个牛鼻子听说也是由姓任的引见到阿哥和王公贵族里头的。我的管家高福儿说他在吏部、户部都见过任伯安，任还想让高福儿带张德明来给我看相。我说我生在天家，本就不是贱命！况且我皈依佛教，素以四空为戒法，不求人间富贵，看相做么子？回绝了他。老三府里有一个张德明的徒弟，也是这姓任的介绍去的。这姓任的，一个胥吏出身，居然掺进皇族里，这点手段不能小看了！"

胤祥没有留心胤禛这些话，他的思绪又回到阿兰身上。为什么阿兰突然与自己翻脸变卦，而任伯安倒像是在促着阿兰跟自己，真是笑话。难道他任伯安想用一个女人，左右我不成？想着，自失地一笑："既然她不愿意倒也干净。瞧如今这势头儿，我自己还不知怎么样呢？倒省了这层挂碍……"

"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胤禛见他痴痴的，引了一句温庭筠的诗取笑道，"温八叉可谓我弟之知己！看来阿兰似乎别有隐衷，眼下却难细查。我只劝你一句话，'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她若真的负心，佛自然要料理她，何能伤害于你？凭着兄弟你这人品才貌，找一个比她强的女人有何难呢！"当下兄弟二人又说了许许多多体己话方才散了。

几天之后，胤祥接到诏书，户部差使停办，着由阿灵阿暂署户部尚书，仍归胤礽和胤禛节制。胤祥则被派往刑部，会同八阿哥胤禩清查冤狱。胤祥陡地想到邬思道说过思量几天对策的话，赶来四贝勒府时，邬思道已经乘舟南下。请教胤禛，胤禛笑而不答，只说："皇上既然叫你去，自然有皇上的道理。你这人什么都好，只锋芒太露，须得改掉。去吧！这一道诏书，阿玛将你也保了。刑部是你八哥坐纛儿，你不要使气，不要去争功劳。看看老八是什么章程？"

第十五回　奉圣谕胤禩查刑狱　掩劣迹老九使奸计

张五哥的“宰白鸭”一案轰动朝野，八阿哥胤禩奉旨带领一班人进驻刑部。在诸多阿哥中，完全独立办差的仅此一例，胤禩自然晓得这件事非同寻常。匆忙进宫请见，皇帝面授机宜。回到刑部后胤禩命人将天牢封了，并将刑部档案一体锁锢。举朝文武见胤禩行事如此果断干练，有的钦服、有的害怕、有的诧异。第七天一早，胤禩乘轿往绳匠胡同刑部正堂而来。步军统领衙门派的羽林军已接管了刑部关防，沿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甚是肃杀严整。待稳稳落轿，胤禩一哈腰出来，便见隆科多前来打千儿道：“八爷，遵您的令，司官以上的官员齐集二堂办差，不得私相往来。这里的关防虽说都是九门提督的，赵军门都指派给奴才节制。外头的事，八爷有什么吩咐，只管跟奴才说。”

“难为你办差用心。就是武职官员，也只能这个样儿了，瞧不出你竟是文武全才！你就守这外面，有事可直接通报我。”说罢便踏上台阶。守在门口的戈什哈高呼一声：“八贝勒爷驾临了！”

堂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胤禩身着团龙江牙海水袍，头戴东珠冠走在中间，十六名带刀侍卫，三十二名太监跟在身后。木然呆坐的刑部官员“唿”地起身，马蹄袖“啪啪”打得一片山响，满人尚书桑泰尔、汉人侍郎唐赍成领头儿趋前一步，叩头说道：“罪臣等叩迎钦差大人，恭请圣安，请八爷安！”

“圣躬安！”胤禩仰着脸答应一声。换过笑脸：“二位大人请起，大家都起来！”说罢居中案坐了，方款款说道：“此次本贝勒奉旨清查刑狱，受命已经七日，大家忙坏了吧！”他扫了一眼众人，一个个熬夜熬得脸色苍白，“国家设刑教民，以律法绳不轨之民，原为惩恶扬善，安抚百姓。使良善之民生业有所托、奸邪盗匪无所施其暴。实在是顺天应民，养生教化之本旨。然而京师重地，居然有‘宰白鸭’这样惨绝人寰之事，堪为刑部之大耻！经本贝勒连日纠查，现有待决人犯四十八名，其中有四人验明不是正身——骇人听闻啊！所以本贝勒不能不据实奏劾！诸公食朝廷俸禄，受皇上托付，扪心自问对得起大清深仁厚泽么？对得起我皇上爱民之德意么？！”说罢翻转脸来，据案而起，将堂木“砰”地一拍，厉声喝道：“隆科多进来！”

隆科多就守在刑部签押房门口，督着亲兵搬运刑狱文稿箱子。胤禩在里头说话，听得清清楚楚。没想到“八佛爷”一旦变脸，风骨如此硬挺！听见叫进，隆科多忙几步跨进来，垂手答道：“下官在！八爷有何宪令？”

“革去桑泰尔、唐赍成顶戴！”

“喳！”

隆科多答应着，便向脸色煞白的桑泰尔走去。那唐赍成却满不在乎，冷笑着自摘了顶子递与隆科多。胤禩敲山震虎，见这个下马威震得众官噤若寒蝉，心下暗自满意，发令道：“其余各官自今日起，不必回宅邸，去掉补服，暂行在衙办差。但请放心，我是很宽容的，不会虐待诸位，待事体明白，自有道理。”

胤禩说罢，径自来到签押房审阅文件。刚刚坐定，便见九贝子胤禟红光满面大踏步进来。胤禩笑道：“原想着你病得很重，想把事情料理得略有头绪就过去瞧你，不想你竟来了。看气色倒不相干的，只是自己得多多保重！”胤禟只一笑，挥手令众人都退下，撩起衣摆坐下，说道：“你哥子惦记着我，我更惦记你呢！看起来，八哥你是沉疴在身啊，要不要我寻个郎中来给你看看？”胤禟素来城府深，不苟言笑。这几句话说得胤禩惊愕不已，如堕五里雾中，遂笑道：“你这是什么话？我一点也听不明白！”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胤禟阴沉沉一笑，说道，“八哥，你是咱们哥儿二十多个里头最得人望的。晓不晓得人们为啥子都拥戴你？”胤禩挥着扇子微笑道：“说到‘人望’，哪里谈得到？只不过我一向与人为善，仁义待人，从不轻易作践人，因此人们乐于亲近我。”胤禟盯着胤禩，说道：“但观今日情景，八哥似乎准备自毁长城了？”

胤禩听了一怔，仰脸略一沉思，笑问：“我奉旨办差，怎么叫‘自毁长城’？谁是我的长城？我又怎么‘自毁’？愿闻其详！”胤禟没有理会胤禩问话，起身向门口张望一下，喊道：“十四弟，你进来！八哥等着呢！”说完便径自去了。

十四阿哥胤禵系着黄带子、穿着竹青袍，大步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伴当。胤禩一眼便认出是任伯安，不禁吃了一惊，却装作

不留心，只向胤禵欠了欠身，笑道："你回京了？甘陕那边旱得如何？"

"久违久违！"胤禵拱手说道。他今年刚满二十，和他的同母兄长胤禛长得很像，只个头秉性却酷似胤祥，为人十分豪爽。打过千儿请了安，便摇着扇子，嬉笑着道："八哥，三日不见，便当刮目相看了！竟把这刑部衙门弄得个鸡飞狗跳墙！方才兄弟进来，见着刑部这干子人，平日恶煞神似的，这会子全都像死了老子娘似的。官袍补子都扒掉了，破烂流丢、丧魂落魄的，都成了丧家犬！"说罢呵呵大笑。胤禩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任伯安，笑道："你和四哥一母同胞，怎么这个秉性？这个疯劲也好收敛些儿，没的叫下头人见了笑话！"这才转脸说道："任伯安，你来刑部做什么？本来，我不该管你的事，你是九爷的人。只是听说六爷、七爷还有十五爷欠的饥荒，都是你代垫的，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如今你又来刑部撞木钟？须知我在刑部，你不免要吃亏的！"说罢便呆着脸吃茶。任伯安一躬身回道："承爷问话，小的在云南贩药略积了几个钱，不敢称富，全仗九爷扶持。小人虽糊涂，也还知道大树底下好乘凉，主子们得意，奴才自然好过。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的就是主子的，并没有两样儿。不瞒八爷，不但六爷、七爷、十五爷，就是十爷亏欠的十来万，小的原也要卖掉景德镇的一个瓷庄抵债来着，只是……"胤禩本想问他跟着胤禵到刑部的来意，听他王顾左右而言他，遂冷笑道："倒真难为了你这片心。我真是代哥哥、弟弟们谢谢你了！"

任伯安抿嘴一笑，说道："八爷错怪了小人。我的意思是，光凭做生意，哪能挣这么多钱？我说过，这全凭八爷和各位爷的扶持才有今日！比如说，那年八爷请张德明看相，赏了他一万银子；他主持白云观，要这么多银子做什么使？就全转送给了小人——这和八爷赏小人，还不是一样儿？各位阿哥，有的在云南开铜矿，有的在兴安岭收金矿关税，有的在柳条边外挖人参。说句难听话，若没有小人下头的人在那里维持，也是要出漏子的。几位爷借欠国债，那不过是前人撒灰，迷后人眼睛。阿哥爷们，拔根汗毛就粗过小人的腰！没有爷们的照拂，就折尽了小的草料，也还是牛马一条。"

胤禩听了任伯安这一席话，头脑一阵阵发晕。这里头举的开铜矿、收金税、挖人参以及让张德明看相的事都是自己的隐私，既违国法，又违祖宗家法。每一件都是绝不能让康熙知道的。太子居上，私自看相做什么？更何况当时还说过"王上加白"的话，一旦泄漏出去就有谋逆的罪名！胤禩眼中波光一闪：他已明白了老九称病的真意。

“八爷，”任伯安仿佛看透了胤禩的心思，谦恭地哈了哈腰又道：“小的极明白，法不传六耳！别说天家，就是寻常人家，没来由怎么敢进去胡搅？八爷，我是来给刑部的人讨个情儿，说是‘撞木钟’也没亏了奴才。您何必计较他们呢？自古以来，像于成龙、施世纶这样儿的官儿有几个？哪个不为钱？您素来有佛爷度量，最能容人的。所以满朝文武里头，十有九盼着您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但如今这样大杀大砍，寒了众人的心，再暖过来恐怕就很难的了！”

他的话说得极平和，不时翻眼觑看胤禩神气。这些话既带着要挟味儿，又似乎在安慰；既像是在警告，又仿佛在劝说。胤禩越听，越觉得此人可畏，陡地一个念头涌上来：趁此时权柄在手，何不将他立斩阶前，万事一了百了？

正转着念头，杀机勃勃地要发作，外头胤祧风风火火进来，却没留意穿着长随衣服的任伯安，因见胤禟也在，只抱着胤禟肩头笑着说了句：“老十四回来了？”转脸兴奋地对胤禩道：“八哥呀！我去顺天府，一股脑都查出来了，并没有隆科多的事，顺天府死囚八人，竟有三人不是正身！我一恼，照这儿的样子，将府尹以下的官儿全他娘的扣了！他奶奶的，任伯安那个鳖孙看着多老实，其实那三个死囚都是经他手调换的——得想个法儿不要把九哥牵连进去。任伯安这畜生是不能留了！”正说得兴头上，站在一旁的任伯安笑道：“十爷，任伯安就在此地，十四爷已带我来投案了，专听八爷、十爷的发落！”

胤祧先是一怔，勃然大怒道：“我还以为你是个好人，原来你在下头尽干这样的‘好事’！怪不得你有那么多的钱！汉朝有个任安，是个贤良的名臣。你却敢起名叫任伯安。可见你本就不是个正经东西！王八蛋，跪下！”脱着，不管三七二十一，劈脸一掌掴去，打得任伯安打了一个趄趔，左颊上五个指印顿时隆起。

“十爷，头落地不过碗大疤，你何必如此？”任伯安猝不及防挨了一下，后退一步，脸色十分狰狞，但刹那间又恢复了安详，不紧不慢地说道：“好歹我也是为十爷效过力、卖过命的人，你就让我把话说完，不但我，就是我一家，何柱儿一家，都会感你恩德的！”

胤祧眉眼一瞪，冷笑一声说道：“老子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你将何柱儿也牵扯进来，是何用意！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任伯安阴笑道：“十爷怎么忘了……前年贵管家拿着您的信找我，叫我弄雪莲，说是贺孟頫给太子配药用。我想这雪莲一药最是燥性，除了配春药，有什

么用处？从何柱儿处我弄来方子一看，里头并没有这味药！尽管我心里疑惑惧怕，奴才还是竭尽全力照办不误，——听说太子爷用了这药，效果很好！这还不是为十爷您效力卖命？这事要是万岁爷知道了，灭我的九族不灭呢？”胤祺虽然粗鲁，却并不蠢，一愣之下，已和胤禩交换了眼色，手按着腰刀逼近任伯安，狞笑道：“你既这么有孝心，好得很嘛！我素来患有肺病，人血馒头能治，你就帮着我再配一副如何？”

“慢点。”胤禵伸手拦了一下，笑吟吟说道，“十哥，他是九哥交待给我的，就怕有人杀他。明儿若他手下的人捅漏子，八哥补都补不及！”

任伯安见本主出来说话，刚泛起的怯色又消失了，闷声笑道：“十爷，你杀我，只当踩死蚂蚁似的，有什么打紧？别说我下头的那干子亡命之徒，只十爷你思量，春药是何柱儿下的，你杀得了他么？鄂伦岱也知道收金税的事，恐怕你也难下手！你杀了我，他们只怕就不肯替十爷、八爷瞒着什么了！”

胤禩对九弟、十四弟在背后来这一手，十分吃惊。至此他已经明白，对这个任伯安暂时是不能动的。便格格一笑起身排解道：“老任，你虽然出身卑微，倒有国士风度，处变不惊，真不容易！老十只不过想试试你的胆量而已，哪有在刑部签押房就仗剑杀人的？这个地方也不宜久呆，道乏罢。至于案子的事，我们兄弟再议一下，自然有曲处。你回去告诉老九，吃罢晚饭我去拜访他。”

任伯安一出去，胤祺便瞪着眼说道：“老十四，这里锣鼓才敲响，你就来拆台，这是个什么意思嘛？我一向敬重你和九哥，你怎么也学得鬼鬼祟祟的？如今老二、老四、老十三在户部办砸了差使，正好是你我兄弟大显身手的机会！你们要有外心，早说明白，桥归桥，路归路，就此分道扬镳也是稀松的事！难道今儿你们拦住了，我就宰不了任伯安这个走狗？”胤禩却没有说话，只忧心忡忡地皱眉不语。

胤禵嘻嘻笑道：“十哥你不要冤屈了我和九哥的心，老十三为什么办砸了差使？就因为他不自量力，硬要逆水行舟。我和九哥议了一下，要像八哥这种办法，败得比十三哥还要惨——这事比要账难得多！而且许多事涉及我们兄弟，惹翻了这些人，乱蜂蜇头，怕躲都没处躲呢！所以九哥才让我带着任伯安来报报警！”

胤禩舒了一口气，想想胤禵的话，确实有理，因叹道：“老九智术

可谓深沉。但刑部的事真让人看不下去。这样草菅人命可怎么得了？再说我奉旨办差，毫无作为，又怎么向皇上交待呢？无论你们怎样说，我总要办他几个不可！”

“要是八哥这样想，我就多余来这一趟了。”胤禵笑道，“您要真是刨根儿，非刨到了自己堂屋不可。”胤禩抿嘴一笑，说道：“我有什么不明白的，替那么多人还的钱，里头就有‘宰白鸭’的收项。但这么大的事，朝野瞩目，中外关心，我若办得像温吞水似的，毫无声势、影响，十四弟，你说成么？”胤禛不禁咧着嘴笑道：“对了！这会子我也想明白了。雷响得大大的，地皮淋得湿湿的，把这些彰明昭著的恶棍严办几个示众，粉饰——”

“你闭嘴，胡诌些什么！”胤禩低声喝道，他的脸色冷得像挂了霜，“你懂什么？这只是权宜之计！国家吏治坏到这种地步，身为皇阿哥，我痛心疾首！但是积重难返，穷究苦追引起朝局动乱，自身尚不能保，谈何拨乱反正？所以不能多办，但一定要严办几个，能对赃官污吏有所震慑，我们的差使就算成功！”胤禛听着不禁点头微笑道：“只是太便宜了任伯安，他方才那些屁话，哪里还有一点规矩？六部里头，十停人有四停人受他挟制，如今上头上脸的，索性连我们也威胁起来！这种没王法没上下的龟孙，我——我看一刀杀了他，也是该当的！”

胤禩“嗯”了一声，站起身潇洒地踱了几步，笑问胤禵：“我方才倒真的起了杀心。不过这会儿好像悟出点什么。十四弟，老九弄的那个‘百官行述’档案，是不是此人掌管的？”胤禵钦佩地看了一眼胤禩，笑道：“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已经差不多了，九哥说还差着几个朝官在外任时的情形弄不清楚，待誊清了就装箱密封。地方儿都选好了——任伯安，有办法！”

“所以不能动任伯安。但任某以后不宜再出头办事了。叫老九传话给他，明儿晚间叫他去我府，我有话说！”说着对站着发愣的胤禛道，“你放心，任伯安飞不到天上去！”

正说着，却见几个侍卫簇拥着两个人进来。胤禩细看时，却是大阿哥胤禔和十三阿哥胤祥。胤禩几个人忙都起身迎接。胤禔不待他们请安问候，便道：

“有旨意！”

胤禩等人不知来头，跪下叩头道："儿臣等恭聆圣谕！"

胤禔又白又胖，天生出一副国字脸，脸上长着一片片骚疙瘩。他眯了一眼胤禩，不紧不慢宣道："着皇十三子胤祥，会同胤禟、胤禩前往刑部钦差大臣胤禩处帮办刑部事宜，钦此！"

"臣领旨！"胤禩、胤禩一齐叩头答道。胤禩等人又复向胤禔行礼请安。胤禔嬉笑道："久不见大哥了。你这身膘，越发地叫人艳羡，啧啧，怎么见了咱连句热乎话也没得？我从陕西回来，可是给你带着一方澄泥秦砖砚呐！色如铜，坚如铁，声如磬！把你的陈年雨水送一坛谢我吧？"

说罢，几个兄弟相视大笑。胤祥因笑道："八哥你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了！放心，老十三自然要给你争脸面的！"胤禩忙道："十三弟莫说这样外道话，我最爱你和十四弟这样性情，敢说敢为敢怒敢笑——你小时不是这样的呀！"胤禩也笑道："男大也会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么！"

"八哥！"笑了一阵，胤祥道，"方才我在刑部门口等大哥，瞧见一个人出去，像是贵府里的任伯安！我叫了他几声都没答应，是耳朵不好使么？"

一句话问得几个人面白如纸。胤禩格格一笑，说道："我府里没有叫任伯安的，老九府里倒有一个。听说很不安分，老九已经打发他出京了。只怕是你认错了人吧——天下相貌相近的多得是！"说罢一笑，众人又闲话一阵才各自散了。

第十六回　怒冲冲康熙理政务　坦诚诚天保陈忠言

清理亏空的差使轰轰烈烈地干了两年半，胤祥一调离，就名存实亡了。入秋以后，各省都已停止催债。施世纶和尤明堂由于康熙的保护，总算落了个平安。只苦了各省原先奉差办事的小官，形势一转，竟如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当然，罢免这批催债鬼时，明面上并不说是由于“苛刻逼债”。但官场上的学问大极，什么“老弱”、“疲软”、“刚愎自用”、“政绩劣等”、“人品猥琐”，都可作为罪名。不数月间，这些讨债英雄们便都纷纷落马。阿灵阿上任不满半月，便又下令开库“周济”“穷困”京官，发银十万，名为“养廉”银。数目虽不大，传到下头立即成了法规，各省藩库也是库门大开，纷纷效仿。风头一变，先是一批退籍致仕的部院大臣，异口同声上折子陈情，求朝廷宽免纳还国债。这些人有的立过战功，有的从驾多年，一字血一字泪，写得万分可怜；接着，外省督抚请求停止催缴亏欠的奏折、条陈，也雪片般飞进紫禁城。还有一些奏折称颂阿灵阿到任如何为朝廷尽力办差，使得百姓乐业，感激皇恩浩荡。虽然没人敢说胤礽什么坏话，胤礽自觉理亏，索性不再插手户部的事，胤禛、胤祥心中暗自生气。

康熙心知这件事的首尾，也不动声色。过了中秋节派李德伦到户部去问，国库已经重新亏一千四百万两银子。但是阿灵阿的官声大振，到处一片叫好声，康熙虽然心中恨极，却怕一下子拿掉他，再起轩然大波。按他原来的想法：先保持户部清欠成果，再在吏治上借五哥事件开一开杀戒，惩办一批贪官，就可为刷新弊政开一个好头。不料中秋节后的第三日，胤禩、胤禟联名奏折就递了进来，说刑部历届尚书、侍郎都是朝野瞩目的清官，直隶、顺天府及各省臬司衙门，“只有一两个小人作祟”，“遂使国家法司衙门蒙不洁之名”。参奏了三十余名公然纳贿草菅人命、误判错案的道、府、县官。至于“宰白鸭”一案，“经查证只有张五哥一人”。原犯邱运生“因系五门单出，其妾怀孕在身，尚不知是男是女，计出无奈，遂倾家破产贿通刑部司书何闵，擅改年龄”，“顺天府提刑官和胥吏通同作弊将张五哥换入”。至于邱运生所污女子也不是什么烈女，是佃户抵债进邱府为奴的。按律，对邱运生只能惩罚他脊杖流配——邱运生的原案几乎全都推倒了，算来只屈了“犯有贩盐前科”的张五哥一人！

“屁话连篇！”康熙看完奏折，气得手脚冰凉，“刷”地扔在一边，一拳击在案上，长叹一声。踱至养心殿口，康熙手抚剃得发亮的脑门，呆呆地望着大院，向站在身后的张廷玉问道：“这个折子你们看了没有？皇太子怎么说的？还有马齐、佟国维，你们意见如何？”

张廷玉的神色很忧郁，半晌才躬身答道：“奴才们都看过了。皇太子看了没说什么，只叫转呈御览。因为委派胤禩办差是圣躬独断，太子自然是不便插言的。只叫奴才请旨，刑部的事圣上有什么吩咐，太子即刻遵谕承办。至于奴才等人，以为八阿哥办差尚属努力，这三十几个人的处置也十分恰当。只是‘宰白鸭’这件事，也太凑巧，而且几乎全案皆翻，似乎有些……这只是奴才自己想的。马齐和国维并没说什么，请万岁圣断！”

“没什么未必就没想法。”康熙冷笑一声道，“哪有这样的事，朕查出一件冤狱，果然就只有这一件冤狱？朕倒不怕下头事情大，可畏的是连自己的儿子也不肯说实话！胤礽、胤禛天聋地哑站在一旁冷眼观望，胤祥是心里闹别扭不理事，刑部几个阿哥抱着一团儿欺君欺父，你以为朕心里不明白么？这才真叫人心寒胆颤啊！”张廷玉忙解释道：“万岁爷言重了，阿哥们怕承受不起……”康熙阴冷地一笑，说道：“朕正在想，他们这些人自幼儿生长在皇宫，都是一知事就读圣贤书的人，看去又不笨。只能说是别有用心！”

“那怎么会呢？”张廷玉忙道，“皇上万不可多疑……”

“怎么不会？”康熙咬牙笑着，舒了一口气。“这些事，你比朕心里更明白——哼！猫老了就要避鼠——他们是鼠欺老猫！想着朕不中用了，盼着朕早早儿归天，早早让位！”

八月的风带着凉意裹来，张廷玉打了一个寒颤，浑身猛地一缩。一时，君臣两个都没说话。西风劲吹，躺在墙角的枯草败叶，也在瑟缩地抖动着，大块的灰云在高大的殿宇上空疾驰而过，一群鸿雁传来一声悲鸣，越发显得不胜凄凉。

“万岁爷……”副总管太监邢年从东厢出来，见康熙和张廷玉怔怔站在殿口，衣摆被西北风撩起老高，忙取出一领玄狐镶边的夹斗篷过来，赔笑道：“外头风大，当心着了凉，可怎么好？万岁爷近来常这样，奴才实在担心……披上斗篷走动走动也比站着好。若是乏了，还该略歪着才是——要不要传一碗参汤来？”康熙笑着点点头，接过斗篷，又给张

廷玉披上，说道："这件斗篷赐你——在养心殿当值时也可披一披。朕虽上了年岁，身子骨儿比你张廷玉还略好些！邢年，去毓庆宫传旨，叫王掞、朱天保、陈嘉猷他们，带着太子的窗课本子过来，朕要查考胤礽的学业！"

正说话间，鄂伦岱进来禀道："王掞和朱天保两个人递牌子请见，主子见他们不见？"康熙笑道："你来得好，倒省了邢年跑这趟腿，让他们进来。"康熙折回殿中喝了一碗参汤，便听外头有人报说："臣——王掞、朱天保请见万岁！"康熙略一沉吟说："王掞先进来。朱天保且候着。"

王掞进来了。这些日子他越发显得瘦了，一进门便朝着御座行三跪九叩大礼。

"到暖阁里头来吧，朕在这边坐呢！"康熙见他近视到这样，不禁失笑道："明儿叫李德全带你到眼镜库，挑一副合适的戴上——其实你这么大岁数，不必行这样的礼。有这片心，什么全有了。"

王掞也不禁失笑，叹道："奴才是老不中用了。原来在部里，还能常常瞻仰天颜。如今进了宫，倒成了咫尺天涯。"康熙见他如此恋恩，自也动情，命他坐在杌子上，笑道："朕近年来也常觉孤独，总想找几个老人说说话儿。偏是这几年七事八事，心里再不得清静——你腰间的痈疽好了吧？这个病得用玉泉山水煎药洗着才好，所以朕叫他们每日赐你两担，若不够使，再加些儿也不妨，只内服不可用人参。这病忌热——看来你只瘦些，像是已经痊愈了？"老王掞欠身一躬，觉得胸膈间又酸又热，哽着嗓子说道："老奴才没别的报答主子，只有这片心。早晚咽了气，也就罢了。"张廷玉披着康熙赐的大氅，心里也是暖烘烘的，想说什么，又不便插言，只站在一旁不言语。

"按你的年纪身子，是该致休的时候儿了，"康熙微笑道，"朕原想，按李光地的例，叫你留京荣养。太子说人手少，其实，也得有你这样的师傅在跟前，朕才能放心。所以误了你天年，这是太子的意思，你可不能怪朕。"

王掞听了一怔，正容说道："皇上乃天下圣君，太子为国储，本是一体，岂有分开说的？皇上、太子如此知遇之恩，奴才也顾不得什么颐养天年了。"康熙点头道："话虽如此，你到底是有了年纪的人，凡事匀称着做去，不必勉强。见太子有什么不是处，可直言告诉朕，由朕处

置，总能圆满周全的。”王掞连着两次听康熙把太子分开来说，心中顿起疑窦，坐直了身子一揖道：“奴才方才说过，皇上、太子乃是一体！太子有不是处，奴才一定犯颜直谏！皇上的话，奴才不敢奉诏！”

康熙听了哈哈大笑，点着王掞说道：“你这个老王呀！和你祖父一个秉性！你说的当然是正理，也忒古板了些儿么！朕的意思是你也不必得罪他，君臣和谐些儿不好么！朕叫你进来，正要告诉你，今年秋狩去承德，太子要从驾，你就不必跟着了，留在京师，把病养好了。就是忠心侍主，也不在乎这一时一事。”王掞沉吟道：“奴才请见主子，倒为的另一件事。昨儿进毓庆宫，见侍卫全换了班儿。按例三年一换，至明春才到期。现在尚未到期不知是何原故提前换防？至于去热河，皇上体念奴才老病，奴才十分感激。不知何时启程？奴才身体若能支撑，还是该当从驾的。”康熙诧异道：“全换了么？这件事是内务府办的，朕回头查查。领侍卫的内大臣是佟国维，他有权调度。”康熙召见王掞，其实本意就是为了问这件事。因太子胤礽与几个贴身侍卫几次夜间在毓庆宫聚饮，不知说些什么话，内务府怕出事，禀知佟国维，因此提前调防。从亲贵子弟中新选了一批，在毓庆宫当值。原想问一问太子结党的事，但王掞一口一个“皇上太子一体”，竟难以深谈，只好说道：“道乏吧。朕八月十九离京去承德，看你身体，断难从行。索性你到玉泉山住些日子，养养身体，你去见见马齐、佟国维，由他们给你安置。现在刑部王士祯出缺，满尚书桑泰尔也要出缺。朕想，你的太子太傅不动，加一个刑部尚书实缺如何——现在先给你这个名义，上任的事待朕从热河回来再视情形而定。”说着，命张廷玉：“把八阿哥递的折本拿来朕批。”

“是！”张廷玉答应一声，忙到正殿取过稿本。康熙略一伸欠，提笔抹了朱砂，写道：

> 览奏心慰之至。但愿所奏是实。惟处分似觉轻缓，尔素性如此，朕不以为怪。提刑官麻进吾得赃卖命，原拟绞决，应改斩立决。司官如周德民、刘方、黄敬舟等十七人应革职永不叙用。桑泰尔、唐赍成失察之罪仅拟革职留任，亦属失当，着二人革职，发往西宁军前效力。所遗刑部尚书一差，着由太子太傅、大学士王掞实补，满员另拟。钦此！另——邱运生一案实出朕之意外，奇哉巧哉；可告畅音阁编出戏来给朕看！

轻轻吹干了笔迹，小心合起递与王掞，说道：“朕心里十分明白，户部的事没有办得尽如人意。但钱财总比不了人命贵重，刑杀失当，上干天怒下致人怨，所以要借重你这副老骨头——你主持刑部，即便不能

尽查，至少不要再出‘宰白鸭’的惨剧——先养病吧，略好些就到任，有什么难处告诉朕。”

王掞心中品评不出康熙话中的味道。看来，康熙好像不要他再管东宫的事，但又说他仍是太子师傅。他接过诏书，迟疑良久方道：“《春秋》云，‘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奴才当尽全力办差——不去玉泉山了。”

王掞退出，朱天保进来。他今年满打满算才二十岁，却已经跟随太子在东宫三年了。朱天保很文静，先向御座一揖，再快步趋入东暖阁，一边行礼，一边说道：“臣，朱天保叩见圣驾！”说罢，黑晶晶的瞳仁盯着康熙，静待问话。张廷玉不禁暗赞：这人英气勃勃！

“朕听说了一些事，想问问你。”康熙板着面孔，冷冷地问道，“听说五月端午和七月节，太子在毓庆宫宴请了侍卫。有这事没有？”

“有！”朱天保一怔，说道，“与筵的有兵部尚书耿额、侍卫鄂善、齐世武、托合齐，并没有外臣。即耿额，也是皇上指定的太子侍卫。”

“那王掞、陈嘉猷和你为什么没有与筵？”

朱天保一怔，说道：“王掞有病在身。臣与陈嘉猷在户部办差，未能回宫。”康熙笑问：“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筵宴上都说了些什么？”话语虽不重，里面却含着骨头。张廷玉前后想想康熙今日的话，不安地动了一下，心里突突直跳。朱天保忙叩头道：“太子设宴款待近臣，是情理中之事，求皇上明鉴！臣职在东宫，为太子僚臣，从未想过太子设宴有别的意思，至于在筵上议了什么，臣并未打听。皇上既想知道，臣去传他们，皇上一问便知。”

“朱天保，”张廷玉不禁插话道，“这是当今万岁问话，你仔细失仪！”康熙摆手笑道：“没什么。太子虽不肖，他的这几个臣子，朕看还是正人君子。朱天保，胤礽是朕的儿子，问你这些话并没有相疑的意思。不过，今年时势略有不同，户部的事经胤礽插手，差使已经办不下来了；胤禩去刑部，听说耿额他们在下头也时有怨言。耿额是索额图的家奴，太子总和这些人混在一起，朕岂能不问？”朱天保连连顿首：“皇上天聪英明，自古人君罕有能及，岂不知父子相疑其家不祥，君臣相疑，其国多难。但臣以为，我朝皇太子与前朝确有不同，望皇上深察！”

康熙笑谓张廷玉道："今日这是怎么了！都在绕着胤礽兜圈子！胤礽这人，柔弱有余，坚刚不足，但立皇太子数十年间，仁孝这两条，朕从无怀疑。朱天保，你说说看，朕待皇太子与前朝到底有什么两样？"

"皇上！"朱天保道，"您待太子恩义深重，三十六年如一日，太子每向我们言及，情感于心，唏嘘不已。近年来不知从何处飞出流言，说太子曾出怨言：'古来天下，岂有四十年之太子？'臣闻之，惊骇莫名！其实太子原话是'为太子近四十年，于天下军国大事毫无建树，愧对父皇朝夕训诲'——此二语相去何等之远！"他仰身一揖又道："事情既然过去，但既有此流言，臣就很疑心有小人从中挑拨！"

康熙目光炯炯盯着朱天保，说道："也许是讹传吧。言者无罪，也不见得传话的就是小人，你说下去。"朱天保道："皇太子深受圣眷，服饰仪仗，尊容崇贵，比之前朝并不逊色。然而阿哥干政，历朝不曾有。阿哥们动辄以钦差身份，或视查部务，或出巡外任，位高权重，皇太子处于参赞之位，对其并无节制之权。皇上，此乃政出多门。臣工中一旦有小人乱政，依附门墙，与太子抗衡，岂不令人忧虑！阿哥们居权日久，万一为匪类所惑，起觊觎之心，试问如何善其后呢？"

这些话确实是一语中的！张廷玉早就想说的话，却被这年轻人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康熙惊愕地看了看朱天保，说道："你说这一条朕也想过。但朕以为，若是学前明，诸阿哥分封采邑，结果如何？试看前明皇子们除了声色狗马，什么也不会！李自成破洛阳，福王家中金银盈库，对守城将士却一毛不拔！——从长远说，依我大清祖制，让阿哥们任差办事，还是利多弊少啊！——前明用的是落水出石的法子；朕用是水涨船高的办法，试问哪个办法好些？"

这个答复确实出乎意料，不但朱天保，连张廷玉也听得目瞪口呆！

"这样的办法有没有弊端呢？"康熙自设反问道，"有的！最怕的就是阿哥结党，各自为政，所以朕一面要太子用心习学古之圣君驾驭之术；一面又要阿哥们为国家办事，不忘忠君——有了这两条，则朕之身后，大清江山能日臻兴旺。假若太子无能，也不怕——反正继承大统的仍是爱新觉罗氏人，也没便宜了别人。永乐皇帝比建文皇帝强，难道永乐继了位，就不是朱元璋的儿子了？"

"皇上！"朱天保听了，浑身冒汗，叩头道，"您这话听来使人毛骨悚然，虽然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但君为臣纲，不可紊乱，不以规矩不

成方圆。靴子再新，不能顶在头上；帽子再破，不可穿在脚上。此系国之大维，皇上应当慎言！”

康熙呵呵一笑：“后头这话是朕气头上说的，还不是为了你们？你在东宫，要好好辅佐太子，不要见事有疑。朕是盼着太子做个后来居上的皇帝，做得比朕还强。至于阿哥们，当然得叫他们守臣道。有结党营私的，朕必用祖宗家法、朝廷国法治他！凡事都要有个规矩。乱了朕的章法，朕就不能容他！但照你说的也不成，阿哥们都去养尊处优，岂不造出一群窝囊废来。只留一个太子，国家一旦有事，连个好帮手都没有，乱臣贼子捣乱怎么办？你下去吧。”

朱天保退了下去，偌大养心殿，只有康熙和张廷玉两人仍在沉思默想。许久，张廷玉才问道：“万岁，启驾热河的事由奴才安排吧？”

“不，叫马齐安排，佟国维留守北京。”康熙吁了口气说道，“你在朕左右处置奏折。廷玉，也许你会觉得朕今日这些话太无骨肉之情，其实，天家本就无骨肉情可言。你不在其中，不知其味。朕亲政近五十年，走过来可真不易呀！但愿后世昌荣，晚年平安！若要如此，还得再作一番努力呢，眼前的这些事实真让人可畏、可叹呀！”

第十七回　蛮侍卫放刁讥天颜　奸阿哥射猎动心术

张五哥被选为新入值的护卫。按常理是轮不到他的。他一不是满人，二不是勋戚子弟。善扑营总管赵逢春亲眼见他在刑场上蒙赦，受了康熙的特殊恩遇，老上司武丹又极口夸赞五哥忠诚孝顺。有偌大人情在，做好做歹将他补了进去。只是因不在旗籍，一时却也难得靠近皇上。

乍入紫禁城，张五哥真有点像傻子赶集，被皇宫里金碧辉煌弄得眼花缭乱，呆头呆脑地在隆宗门站了两天岗。那班子公子哥儿出身的侍卫哪里瞧得起这乡巴佬，都叫他“憨五”，苦差累差都派遣到他身上，动不动还拿他取笑开心。张五哥慢慢悟过来，既然大家都是护卫身份，为何自己要受人欺侮，心下也不免不服，只还没有破脸闹别扭。

康熙北巡狩猎，八月十九日启程。过了密云，天气变了，先是下小雨，后来变成了雷暴雨。冈峦山色一片苍茫。地下泥泞，道儿难走，人人弄得泥猴儿似的。侍卫鄂伦岱在前面开路，本来这差使自在，比在康熙身边寸步不离活泛得多。因此他讨了这差，由德楞泰和刘铁成跟从康熙。不想遇上这天气，他反倒倍加辛苦，心中有点不快，便拿这干子新选进的护卫们出气。这就更苦了五哥。前头路上雨水冲下石头，他去搬；遇有雨水冲断了道儿，他带着人去修；一时后头路滑，又叫他回去推车，竟要比别人多走两倍的路。这日行到十五里坡，几百辆车上到坡子上。张五哥推车推得精疲力竭，刚坐在路边石头上脱靴刮泥，不防被守在御辇跟前的鄂伦岱一眼瞧见，纵马过来，照背就是一鞭子骂道：“日你奶奶，我看就你最懒！起来！爷还顾不着歇息，你怎么就敢躲清闲？没见万岁的车厢板松了么？去砍个楔子安上！”

张五哥横着眼盯视鄂伦岱许久，扭头便走。至松树林子里，他狠狠劈下一大枝松枝，拖到御辇跟前，相了相，用刀削出一个木楔子，在榫子前比量比量。鄂伦岱见他不服气，越发连声催骂道：“丧门神！你磨蹭啥？快寻个石头砸呀！”

“你咋呼个啥？”五哥再也耐不住了，“闭住你那臭嘴，有威风回炕头冲你婆娘使去！木楔子不比量就硬塞，车子弄坏了算你的算我的？主

子就在里头坐着，轮着你大呼小叫？我是你的奴才么？”说着，将楔子用手指夹着塞进缝里，稍一使劲，那厢板“嘎”地一声，越发裂宽了许多。

鄂伦岱知道因御辇漏风，康熙早已移到郑春华车中，因此才敢在这里抖威风。见一个小小护卫竟敢如此顶撞，顿时勃然大怒，咬着牙骂道：“反了你了！爷在这里当差这些年，几时见过你这样野杂种？谁给你撑腰的？不过就是赵逢春吧？连他妈武丹算上，又该有几斤几两？没王法的王八羔子！”说着又狠狠抽了两鞭！

张五哥气得浑身直抖，拧着脸飞身一跃，已将鞭子夺在手中。看了看，是牛皮缠钢丝制成的。可用来赶马，也可用作武器，因冷笑一声道：“家什倒是好家什，只可惜你本事没有架子大！老子位份低就该白挨你鞭子？再敢放屁尥蹶子，老子也就不客气！”说罢连扯带拽，咯咯几响，那钢鞭早纷纷断了几截……一甩手扔进路边的潦水沟里。旁边站了几十号人，此刻个个吓得呆若木鸡。鄂伦岱见他如此功夫，倒吃了一惊，但当着众人，脸面又下不来。他飞身下骑，向五哥拦腰就是一脚，接着又抬腿举足向五哥脸上踢去。张五哥一闪眼见他靴子上钉着狼牙钉，竟似要取自己的性命，急忙向后跃了一步，提起鄂伦岱的脚尖只一翻，顺手一送，鄂伦岱悬空一个筋斗摔进一丈开外的官道沟里，驴粪马尿溅得满身满头皆是。鄂伦岱一骨碌跳起，抽出腰刀便逼上来，命在一旁围观的几个小侍卫：“愣什么！把这个畜生捆起来，按君前无礼处置！”

“你是哪门子‘君’？”

身后忽然传来康熙的声音，原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带着德楞泰、刘铁成，扶着太监赶来了。康熙站在濛濛雨雾中，铁青着脸道：“朕听你多时了！原以为你不过恃着是亲贵子弟，骄纵些儿，如今看来，你竟是特意地作践人！”

“奴才不敢！”鄂伦岱只好跪下，却是一脸不服气的神色，叩了头，别转脸说道，“总是奴才轻狂浮躁，侍候的不好，惹主子生气。”

虽然脸色不善，话总算说得没出大格。康熙气得咽了一口气，道：“朕知道你心里不服。是不是因为八阿哥荐你当甘肃将军，没有如你的意，你这副德性样儿，想和飞扬古比？你只配给他提鞋！武丹虽是汉员，做了四十多年的侍卫了，连他也不放在你眼里，你懂得王法么？

是朕亏待了你了么？”“奴才没说皇上亏待了奴才！”鄂伦岱拧着脸说道，“奴才虽没战功，只是几次南巡护驾也尽了力，可从没敢想往高枝儿上攀。皇上只管放心，奴才有一分心使一分力，总要粉身碎骨报您的恩遇！”康熙品品这话，越发的出邪，但也无可挑剔，遂冷笑道：“朕也叫你放心，你有一分心就得一分报应。朕从不负人，人若负朕，也不会有好下场。滚起来！这么冷的天，车驾都停在雨地里，难道就在这树林子里头过夜？”

“是！”鄂伦岱狠狠瞪了张五哥一眼，向康熙又叩了个头，口中说道，“奴才知罪了，这里是难过夜的。”便起身径去。康熙阴沉着脸看着他去远，也不理会张五哥，径自登上御辇，催车赶行。他怔怔望着窗外肃杀的秋色，想起方才鄂伦岱那副无赖相，越想越气，掀起窗帘，命刘铁成：“你去后头传旨，叫张廷玉过来！”

张廷玉和马齐都随在诸阿哥的轿车后边，披着油衣，骑马从行。方才前头车队停了许久，不知出了什么事。听见康熙传呼，张廷玉给马齐打了个招呼，便纵骑飞驰到康熙辇前，下马攀辕，抹了一把头上的雨珠儿，问道：“万岁召臣何事？”

“你上来！”

“这……”

“上来。”康熙口气沉闷，低声又吩咐一句，便放下了窗帷。张廷玉忙后退一步，望御辇恭肃一揖，小心翼翼地上车，侧身站在康熙身旁。

车子一晃，又轧轧行进了。两个人一时谁也没说话，只听前头八匹健骡踏着泥水发出单调的嚓嚓声。

“皇上脸色有点苍白。”良久，张廷玉方嗫嚅道，“莫不是身上不爽？再不然就是生了谁的气。要不要传太医来？”康熙摆了摆手，没言声，只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张廷玉从后窗望见几个太监靠得很近，伸出头去吩咐道：“邢年，叫他们靠后些。你在这里听招呼就成。”

康熙见他如此细心，不禁点了点头，脸上平静了些，遂将鄂伦岱惹事生非的情形说了一遍，又道：“一连多日，朕心绪不宁。总觉得这次狩猎像要出点什么事似的。侍卫近在肘腋，不是马虎的事。马齐人虽实诚，只是过于厚道了。你说说，鄂伦岱今日此举，是无心还是有意？要

不要即刻打发他到外任上去？”张廷玉两眼望着窗外，久久没有言语，移时才沉吟道：“鄂伦岱这个人心粗气浮，不过仗着前几次南巡护驾有功，又是八爷的表兄，论起来还是皇亲，做事就少了礼数。侍卫里头，德楞泰是个老实蒙古汉子，刘铁成是皇上一手从泥涂中拔上来的。他们都不至于对皇上有二心。所以您得宽心。鄂伦岱如此作为，奴才以为断不可再留在皇上身边。容奴才和马齐商议一下，到承德就把他调到外任去。”康熙听了，阴沉沉一笑道：“你的话说得很委婉，朕知道你对这些人也不放心。你有你的难言之处。阿哥里头的事朕心里雪亮，鄂伦岱就是看着太子这些时不得意，存了别的念头，竟在朕身边耍威风了。鄂伦岱去后，你看由谁来补缺呢？叫赵逢春上来如何？”

“赵逢春……”张廷玉想了想，摇头道，“善扑营那边没有可靠的人恐怕不行。他还管着步军统领衙门，一时也离不开。要依着奴才，德楞泰可提为领班侍卫，加上刘铁成。这两个人的忠心都是靠得住的。如不敷用，再从下头简拔几个上来，就怕德楞泰威望不足，弹压不住。”“成！”康熙坐端了身子道，“弹压不住的事不必虑，还有马齐嘛！你也兼任领侍卫内大臣！再补几个年轻的进来，朕看那个张五哥就好。你们拟个名单朕来圈定。朕早就想过，善扑营和九门提督不宜一人兼任。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谁的事，这是规矩。善扑营再增一千兵额，仍由赵逢春管。步军统领衙门嘛……你看隆科多这人如何？”

张廷玉不禁呆了。撤换鄂伦岱，明显是信不过八阿哥胤禩，但升任隆科多，加重了佟国维的势力，又似乎对胤禩很有利——本来他觉得已经摸到了康熙的心思，一下子又觉得糊涂了。怔了半晌，才答道：“主上圣明！”

因道路不好走，车驾足足走了九天才到了承德。天气渐渐晴朗。内外蒙古各部王爷，十天前已经赶到，都住在自己的宅邸中等候天子车驾。这座避暑山庄于康熙二十二年踏勘，至四十三年才算粗具规模，已是气度宏伟，内设行宫十二处，西北以金山、东北以黑山为山庄屏障，正南设中丽、德汇、峰门三门，内中即是禁苑。每年夏日皇帝来此避暑，秋日来此狩猎，漠南北蒙古王公、台吉、青藏红黄喇嘛、教主及朝鲜使节，各自带人前来迎驾、朝觐。一些精明的行商瞧准了这是块风水宝地，便在山庄四周蜘蛛网似的营建起店铺房舍。十数年光景，昔日满是荒烟野草的热河之滨，俨然已成为都会之市。车驾当晚抵达，各王公俱在芦棚前侍候跪接，满街张灯结彩，香花盈巷，爆竹充耳，热闹得异常。康熙却显得很疲倦，命人去了辇上黄盖，坐在车上微笑招手示意。

车驾直趋烟波致爽斋，免去朝会典仪，着太子代为接见众臣工。

热河围场设在甫田，紧邻万树园，地处山庄东北，在黑山之南，塞湖之北。其地林密草茂，山峻水阔，放养了不计其数的鹿、麋、獐、狍、熊、虎、豺、豹之类。不知是哪位雅人为其取名“丛樾”。康熙四十四年，皇帝第一次来此围猎，张廷玉为之定名“甫田”，意即天子猎狩之田。从此一般小民就无缘到此了。

隔了一宿，康熙已养足了精神，一大早起来，喝了一碗参汤，略用了点点心、山葡萄酒，便叫人去清舒山馆传了太子过来。钟敲七点，巳初时分，康熙背挎雕弓，腰悬宝刀，足蹬青缎凉里皂靴，戴一顶天鹅绒缎台冠，身穿巴图鲁背心，套石青开气夹袍，满面红光大踏步出来。胤礽率先，紧跟着马齐、张廷玉。十四个满二十岁的皇子一律戎装佩刀，黑鸦鸦跪了一地，叩头山呼：

“万岁！”

“伊立！”康熙伸手一挥，用满语叫起，神采奕奕扫了众人一眼，笑道：“今年人来得齐全！得玩个痛快。这苑里都是未驯之兽。儿子们，你们一是要小心，二是要争先！”说罢指了指李德全捧的一柄宝石雕花黄玉如意，道，“阿哥们无分高下长幼，谁猎得最多，这柄如意就赏他！”

众人立时一阵兴奋，阿哥们个个面露喜色，跃跃欲试。这柄如意因颜色近于明黄，一向是乾清宫的镇案珍宝——大行皇帝赏给康熙，如今康熙又要赏人了！胤礽不禁身子一颤，脸色有点苍白。胤祥用肘碰了一下胤禛，悄声道：“你瞧大哥，叫这东西勾得眼都直了！三哥假惺惺，两只手捏着，表面上似没事人，可心里也在叫劲儿呢！这回咱两人得帮太子挣回这个脸面。”正窃窃私议，却见胤禛跪前一步，叩头道：“皇阿玛！此物恐非人臣能当得起的。求万岁另选一物，儿臣们好奋力争取！”

康熙似乎没有想到这一层，迟疑一下笑道：“你们都是黄带子阿哥，那不也是明黄色？赌金子、银子有失皇家身份，也太俗气——这样，朕和太子不与你们争。君臣一分明，也就无甚妨碍了。”鄂伦岱因见张五哥新着三等侍卫服色跟在德楞泰身后，居然气宇轩昂地带刀紧贴康熙，心中便气不打一处来，笑道：“可惜侍卫们没这幸运，要不然奴才也来争一争，心里才美哩！”胤禩陡地想起张德明拆字，“美”字是“八

王大”，不禁心中一动。目不转睛看着那柄晶莹玲珑的黄如意。

“传旨！”见阿哥们的个个猴急相，康熙心中雪亮，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大声说道，“蒙古王公在万树园瓮城上观战！”

在临时筑起的瓮城上，康熙召见了前来朝贺的一百余名蒙古汗、亲王、郡王。挨席劝酒，间或与漠北西蒙古几个王爷说笑几句，时已午牌。早布在禁苑四周的一万余名御林军四面八方鸣起号角。分青、红、皂、白四旗，从四方擂鼓摇旗，齐声发喊。此刻，碧澄澄的天空，不时飘来一块白云。苑里的猛兽弱禽一齐被惊得乱作一团，四处奔逐、翱翔。

康熙端着酒杯，冷冰冰地瞥一眼满脸不忍之色的胤禛，轻轻叹息一声，对身旁的科尔沁王笑道：“君子不近庖厨，是怕闻哀号之声，这就是仁义。孔老夫子也真有趣，待吃肉时又讲究割不正不食！人，真乃世间第一无情之物！”

说话间，便见东边数十骑，北边一百余骑冲过来，马蹄在秋草间践踏着，掀起的枯草败叶，在半空中飞舞。康熙认出来了，东边是胤祥，北边是胤禔，胤禔带着皇孙弘昉、弘晌和门人亲兵，一个个都挽弓搭箭，挥刀挺枪杀得浑身是血。草间的走兽有的血肉模糊，有的躺在草间挣扎、哀鸣，草地上汪了一摊摊血泊。东北边是胤禟、胤禩二人，胤禩疯魔了似的在前头赶杀；胤禟在后堵截，收拾猎物，将野兽耳朵割了，挂在马屁股上。其中有胤禔、胤祥砍倒在地的，自然不少也成了他们囊中之物。康熙不禁暗赞，这两个办得有章法！只是西边胤禩、胤祉毫无动静，野兽们乱过一阵灵醒过来，都发狂地向西逃窜。四阿哥胤禛信佛，守定了不杀生。只带着儿子弘时、弘历和家将牢守西北，闯入圈子的，一概生擒；逃掉的各听天命，绝不射猎。

一场围猎好似风卷残云，未末时牌便见分晓。通算下来，胤禩第一，胤禟次之。胤禔、胤祥杀得精疲力竭，平分秋色各得第三。胤祉、胤禛得的最少，却都是些活物，缚成串儿献上。惟独胤禩一无所得。

“朕说过，猎物最多者可得此赏。”康熙抚着如意，略一沉吟说道，“胤禩上来，如意赏你！”又转脸问胤禩，“你为什么毫无所得？”

“皇上！”胤禩苦笑一下，说道，“尧帝捕猎，网开一面，为生灵开一线生路。儿臣愿父皇为尧舜之君，不为竭泽而渔之举。为一柄如意，

与手足们争高低，儿臣于心不安！”康熙听了点头含笑。胤祧却道：“我没这份善心，只晓得谁的多，如意就归谁！承蒙九哥送我十只，不合占了头名，阿玛赏我，恭谢不辞了！”说着就要接如意。

胤祥突然上前一把拦住了胤祧，说道：“十哥少安毋躁！这是良心账，你敢大声说一句：‘我第一！’兄弟我让你！”

“我第一！”胤祧挑着眉头大声叫道。又冷笑道，“怎么，你又想欺侮我？如今我不欠债了，你还摆什么总管架势？”说罢，“呸”地啐了一口。胤禟忙排解道：“都是亲兄弟，何必为这伤了和气？十弟既有凭据，老十三，你就别争了吧！”

康熙笑道：“亏你胤祥说嘴。读了几年兵书，这行猎和打仗相似，得用心！”胤祥也不顾胤祉杀鸡抹脖子递眼色，梗着脖子说道：“早晓得谁偷得多谁得赏，儿子宁可学八哥，歇着！可叹是，连打猎也取巧儿，使奸的竟受赏！”

康熙心里一动，略一思索，冷笑道：“你这是和朕说话？掌嘴！”“阿玛！”胤祥面白如雪，气得手脚冰凉，扑通跪下，泪水夺眶而出，“儿子反正是多余的人，人家都厌憎我，活着也没意思，就此辞了，阿玛保重！”说着抽刀猛地横向颈间。吓得刘铁成、德楞泰一干侍卫一拥而上，跪着夺去胤祥手中刀。五哥膝行一步向康熙哀求道：“主子开恩，免了掌嘴吧！奴才原没身份说这话，但随着主子看了半日，确是十三爷……”下头的话他没敢说出口。

“皇上！”胤禩跨前一步，说道，“十三弟幼年失恃，未免略骄纵些，口没遮拦。皇上别生他的气，这么多外藩瞧着，他脸面下不来，其实心里没什么。”康熙这才回过颜色，粗重地喘了一口气，起身便走。慌得众人忙都跟着，胤禛因赔笑道：“今儿全怪我和八弟，没有尽力，害得皇上没玩痛快。皇上若生气，请责罚儿臣。明日若还有兴致，我在狮子园北猎狼，请父皇观赏解闷儿。”

康熙站住了脚，问道：“为什么专一猎狼？”胤禛笑道：“打猎杀生太多，所以儿臣守株待兔。狼是害人之兽。去年昭乌达王爷进京，说了个打狼的法子。儿子在狮子园北修了一座土城，引狼入室，大约也有几百头，已经饿了它们几天。明日儿子陪阿玛看看如何？”说罢抿嘴一笑。

第十八回　察奸邪太子乱宫闱　防事变康熙急调兵

本来好好的一场围猎，弄得不欢而散。康熙迈着沉重的步履回到烟波致爽斋，屏退众人，他想把白天的事好生理出一个头绪。不想错过了困头，他再也睡不着觉。起更时，外头刮起西北风来，檐下铁马叮当作响，越发没有睡意，遂披衣起身，要了一杯温茶坐着出神。邢年进来道："太子爷进来请安，奴才以为万岁爷睡着了，就自作主张请爷回去了。早知主子醒着，还该来禀一声的。"康熙点头一叹道："你是遵旨行事，没有错儿。这安请不请，朕也并不在乎，他能把朕交的差使办好，朕自然也就安心了。一个人若不能自立，靠着老人，终究能靠多久呢？"

邢年一声不吭，忙将各房宫嫔的签盘端了来。笑道："皇上一个人也太闷，要不要哪家贵主儿过来说说话？翻了牌子，奴才好去传话。"康熙翻了绿头牌，上面写有郑贵人的名字。自言自语地说道："索性到冷香亭和郑春华对弈一局，说不定岔开了思绪，还能安稳睡一觉。"

"喳！"邢年忙答应一声，"奴才这就备轿！"

"不用了。"康熙一摆手，披了一件玄狐斗篷出来，见刘铁成、德楞泰和张五哥三个人雄赳赳地站在楹柱旁，便问道，"鄂伦岱呢？"

德楞泰忙打千儿回道："张大人和马大人今儿叫他过去，说要调他去广西当副将。因此夜班不值了。大约在十爷那里吃酒呢！"康熙温存地看了五哥一眼，说道："德楞泰和五哥随朕去冷香亭，刘铁成就留这里，你们不要学鄂伦岱纨袴习气，要学魏东亭那样！鄂伦岱这样子撒野，不挫磨一下如何得了？"说罢便走。德楞泰和五哥忙赶紧跟上来。

"张五哥，"康熙一边走着，问道，"没问你斩刑时，你在刑部衙门住了多少时候？"

"八个月。"

康熙"嗯"了一声，声音平和地问道："怎么昨儿有人奏劾你，说你

在狱中坐班房，还买了个女孩子？——你不要害怕，做官受弹劾是常事——说说看，有这事么？”

“有这事。”张五哥补入侍卫才几天就有人做他的文章，“不过那女孩子不是买的。奴才父子在德州做生活，当地有个张从礼，因把地契明账转到本家一个贡生名下，希图逃个捐赋。谁想这张贡生不是人，黑吞他家养命的三十石田。地保催丁银，张从礼自然拿不出，一气就服毒自杀了。没银子埋葬，他女儿张小莺只好插标自卖自身。我爹瞧她怪可怜的，怜她是个孝女，就拿出几两银子葬了她爹。后来，我们到了密云，谁想这小莺也跟了来，硬要认我爹作义父。邱家的事发，我代人住进死牢。小莺带了邱家的银子到北京，探监时上下都买通了，见我就哭，说：‘你们这样人家不该绝后。我没本事救你，把这干净身子给了你，假如老天爷有眼，送我们一个男孩，也算接了你家香烟，报了你家的恩……”说至此，张五哥泪水夺眶而出，擤了一下鼻涕，下头的话没再说。

康熙听了不禁生气，王鸿绪为什么拿这件事，做大文章？压这个小侍卫！不由叹道：“你的身世令人心酸。人都说善心有好报，想不到天下的冤事，全落到你一人头上！”张五哥破涕为笑道：“皇上身在紫禁城，哪里晓得外头这些黑天没日头的事？光是我那个狱房隔壁，就关着两个‘白鸭’呢！要真的只冤我一个，皇上还用得着叫几位千岁爷兴师动众地去刑部？”康熙不禁大吃一惊，一下子停住了脚。

张五哥见康熙目不转睛地审视自己，以为说错了话，忙道：“主子，我这人没读过书，粗得很，不懂得规矩。说错了，请主子责罚教训！”

“没什么，你说的不错。事君嘛，就得诚实无欺。”康熙按捺着心头愤怒，尽量使自己声音平和些。又向前走了一段路，远远见冷香亭灯火闪烁。康熙站住笑道：“前头宫嫔居处，你们过去不便，就在这儿守着吧。”

德楞泰突然一把抓住康熙手臂，目光直愣愣地看着冷香亭的窗纸，紧张得连说话声都在颤抖：“皇上……您……您看！”康熙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一愣，顺着他的目光看时，并无异样，不禁笑道：“你是见鬼了么？倒吓得朕毛发直竖！你——”

话没说完便停住了，心里的吃惊比德楞泰和张五哥更厉害！——灯

影下，居然有一男一女偎靠在一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康熙方镇静下来，阴森森问道："那个男的是谁？"

"奴……奴才眼拙……看不出来……"张五哥和德楞泰已经知道是谁，冷汗立刻沁了出来。

"好啊！"康熙从齿缝里迸出两个字来，"宫禁如此森严，竟有这种丑事！"——转身打了德楞泰一记耳光，低声怒喝道，"你们当的好侍卫！你们过去，把望风的太监捉来。他们做这种事，不会没有人望风。"德楞泰无端挨了康熙一掌，清醒了许多，暗自懊悔自己不该"先瞧见"。但事已至此，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和张五哥打个手势，寂然摸了过去。

果然不出康熙所料，守在冷香亭大院门口的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太监。一点没费事，被德楞泰从身后往脖子上一勒，五哥抬了脚，一径拖到康熙面前。放下看时，软得一摊泥似的一动不动了。德楞泰摸摸鼻息，皱着眉头说道："万岁，奴才怕他喊出声，劲使得大了点，他死了！""死了更好！"康熙狞笑一声，一声不吭进了园子，站在廊下静听里头声气儿，五哥和德楞泰守住东边廊门口，防着有人来。

很快就弄清了，屋里一个是郑春华，一个是胤礽，正搂抱一处说得亲热。

"天快二更尽了，"这是郑贵人的声音，"消停一下，你该回去了。你那里福晋、奶妈子、丫头一大群，叫她们瞧出可怎么好？""你说我那石氏？她瞧出来也稀松平常！"胤礽嬉笑着道，"她除了宫里的事，啥事也不管，这上头是极淡的——"郑春华吃吃笑道："冤家！这么脏的，你一个劲掏摸个啥？你家福晋没有么？皇上这会子要翻我的牌子，我看你往哪里钻？"

康熙的脸涨得猪肝似的，气得双手发颤。正要发作，却听胤礽笑着，说道："钻哪里？你说钻哪里？就钻这里头，虽说女人都有，到底家花不抵野花香——你叫她脱了就脱了，叫她伸展就伸展，有什么趣儿呢？你放心，老头子来不了。我刚去请安，探了信儿，才来你这里，他已经睡了。人老怕死，财迷不瞌睡，我防着哩！"

"话虽如此，你早些回去安稳。"郑春华笑着推胤礽道，"走了风声不是玩的！"胤礽抚摩着郑春华光滑滑软绵绵的身子说道："你这么狠

心！就撵了我去？唉……我这太子，也快当到头了，难得聚一处，给我唱个曲儿听听吧……”

康熙此刻早已气得浑身冰凉，正思量如何处置，听见“太子快当到头”的话，不禁又是一怔。郑春华连声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叫快到头了？皇上要逊位给你，做太上皇么？”

……

胤礽无声叹息，松开了郑贵人：“哪有那么好的事！你表妹不是在八爷府么？你问问她就明白了。来热河前我的侍卫就全换了，皇上还告诉我，要封老大、老三、老四、老八都当王爷。这里头文章多着呢！除了老四、老十三，你看看老大、老三、老八、老九，他们那个劲儿，昨天那一场围猎，各人动了多少心思，还不知后头有多少戏呢！实不相瞒，我自己心里有数，皇上早就不拿我当太子看待了……”

屋里没了声息。一阵沉默之后，方听郑春华笑道：“哪有的事！看不出你还这么多疑——说这些没影的事多不吉利哪！你想听曲儿，我给你唱个《南吕一枝花》，好么？”说罢低声唱道：

> 你个冤家，为什么这会子才知道怕？不记得那日宫中来吃茶。两个人情景儿难描画！欲待背转脸儿不理他，耐不住声声忘忧草，又是甚的解语花，好容易俏哥哥来寻女娇娃！——谁叫俺怨女春情锁深宫，又叫你旷男生在帝王家？

“曲儿唱得蛮有情致的嘛！”康熙隔着窗户说道，“朕给你续上一句——‘偏偏是好梦不到头，鸡鸣狗盗有才华！’”说罢狂笑，回头喝道：“德楞泰，张五哥，随朕回去！”刚踅过东廊，一个宫娥端着茶盘，上头托着两碗参汤走了过来，正与康熙撞了满怀。康熙一个窝心拳，打得那宫女满地乱滚，厉声喝道：“张五哥愣什么？杀了这淫贱货！”

“喳……”张五哥略一迟疑，上前向那女子腰间猛踹一脚。那宫女嘤地呻吟一声，顿时气绝伸腿，一缕香魂，渺然归冥。

康熙脸色铁青，扶着两个侍卫肩头，驾云似地轻飘飘、摇晃晃地回到烟波致爽斋。刘铁成等人见他兴致勃勃出去，这副模样回来，各自惊疑，又不敢问，只张罗着安置康熙歇息。邢年以为康熙中了邪，在园中撞上了什么，一边叫人出去烧纸送邪，又取安神定魂丸和朱砂来，康熙

已是渐次清醒过来，只命李德全冲了一杯雨前茶吃了，方觉眩晕得好些。

“吓死奴才了！”邢年拭汗道，“来承德前，奴才去过白云观。张天师说今年太岁居青龙之地，天狼星冲犯帝座，东行恐有不利——奴才还以为真叫他说着了呢！这会子好了，不相干了，万岁爷已经回过来了！”康熙默然良久，冷笑一声道：“小人见识！朕命系于天，吉凶祸福岂是张德明之流能预料的？谁叫你问卜的？既有这些话，为什么不早奏朕知道？”邢年见康熙生怒，吓得忙叩头道：“奴才因母亲有病去白云观求符，并不敢说国家大事，是张某说闲话时说的。因主子素来厌听佛道，奴才回来没敢奏知。方才因见主子气色不好，吓懵了头，不防就顺口放屁，奴才再不敢了！”说罢，只嘭嘭地碰头。

康熙粗重地喘息一声，身子仰在椅上闭目调息半晌。正要说话，听见西配殿前一阵哗哗作响，接着便听刘铁成大声吆喝：“鄂伦岱！你要死了！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康熙便命德楞泰，“你去瞧瞧，是怎么了，刘铁成大呼小叫的，不能叫朕安生一刻儿么？”

德楞泰还没来得及动，鄂伦岱在外头笑道：“刘铁成，主……主子不在，就轮……轮到你来教……教训我……我么？别说是……在这里，就是在乾清……清宫，阿爷有尿照……照样撒！你咬……咬我的鸡……鸡巴！”鄂伦岱醉醺醺的，正满口胡言。康熙从屋里踱出来，鄂伦岱惊得身子一晃，咧着嘴呵呵了半日，方颓然跪倒，说道：“奴才……噇了……醉了——呃，黄汤……”

“醉了？”康熙冷笑道，“铁成，将他捆起来！”

“皇、皇上！”鄂伦岱涎着脸笑道，“何……何必认真呢？就是真要绑，也轮不到他刘铁成！那年南巡过骆马湖，刘铁成是杀人的主儿，奴才是护驾的侍卫……要不是——”

“放屁！”康熙暴怒地一跺脚，喝道，“捆结实些！拉他到后头马厩里，抽他四十鞭子！刘铁成，你不要心软，这种人不识抬举！”刘铁成和张五哥见鄂伦岱瞪着通红的眼盯视康熙，生怕他再说出更难听的，呼地扑上去，反剪了他的胳膊，连拖带拥地就拖了下去。康熙还待要说什么，忽然觉得心膈间一紧，冷汗浸了出来，脸色变得惨白，一个踉跄，几乎栽倒在地，吓得德楞泰、李德全、邢年等人一拥而上扶住了康熙，搀进斋内。李德全便一迭声地命人掌灯去叫太医。

“不用，不要折腾得都知道了。”康熙的神智倒十分清醒，歪着半躺在大炕迎枕上，说道，“你们也不用慌，朕不过一时心悸，明儿还要去看老四猎狼呢！把朕亲制的苏合香酒倒一杯来……”近年来康熙偶尔有头晕心悸的毛病儿，每次都是吃一杯苏合香酒也就罢了。邢年忙答应着去取了来，自尝了一口，给康熙倒上，慢慢吃了，果然一时就回过颜色来。康熙似睡不睡地躺了一会儿，一睁眼，见张五哥和刘铁成一前一后进来，便道：“铁成，你去传胤禔、胤祉两个阿哥，嗯……叫马齐和张廷玉也进来，不要惊动别人，一个一个地叫，明白么？”待刘铁成出去，康熙屏退了众人，单留下德楞泰和张五哥在身侧侍候，只是闭目养神。

良久，康熙瞿然开目，说道：“你两个跪近榻前，听朕说……”

“喳！”两个侍卫躬身一礼，解了腰刀，趋步跪到康熙面前。康熙目不转瞬地望着殿顶上的云龙藻井，半晌，不胜感慨地说道：“五哥是不必说的了。德楞泰，记得你是康熙三十五年选进来的？”德楞泰忙叩头道：“是！”

康熙点头叹道，“也有十三年了……蒙古人好汉多啊！那年会盟，蒙古诸王勇士比武，记得你还是个奴隶，连败十三个武士……得了蒙古第一英雄称号——朕怕你出身微贱，得罪的人多，回去遭人毒手，赏了十二颗东珠给你们王爷，选你到朕身边来当侍卫……这些内情，你知道么？”德楞泰怔怔听着，眼中汪满泪水，哽着嗓子说道：“皇上，奴才知道……皇上您说这些往事做什么？您得好好歇息……”康熙嗯了一声，转脸看着两个人道：“不说也罢。今晚的事只有你两个知道端底，你们怎么看？”

德楞泰一愣，说道：“这事是太子不对，他应当向皇上请罪！”张五哥却道：“皇上，太子这事做得是不地道，我也想不出个好话替他圆。据奴才的小见识，这种事大家子都有，皇上你气得犯病，倒金贵了。家丑不可外扬，皇上就是处置，也只可另寻题目，保全天家体面。太子在主子跟前是臣，在别人眼里仍旧是君，题外的话，就是杀了我，在外人跟前也说不出来，连德大哥我都能作保的！”

“所以，朕决意起用德楞泰为领班侍卫。”康熙苦笑道，“朕看张五哥很仁义也很通情理。你多帮着点德楞泰。小德子虽好，是直性人，对中原的事到底没有你熟。”说罢趿鞋下炕，踱了两步，说道：“今晚你们不能睡了，德楞泰持朕的宝剑，星夜赶往喀喇沁左镇，命狼瞫带三万骑

兵兼程至承德驻防。张五哥，你带内务府的总管太监，悄悄去封了冷香亭。朕估计郑春华这小贱人此刻已经自裁，要是没有死，连她及所有宫人全部送回北京，一律发辛者库严加看管——事机不密，朕就按军法处置你二人，明白？”

“喳！”两个人听了都不自禁打了个寒噤。

德楞泰和五哥刚刚离去，外头天井里太监大声报话进来：“皇子胤禔、胤祉，上书房大臣马齐、张廷玉奉旨叩见万岁！”康熙一摆手，说道：“进来吧！”

此时已是丑正时分，四个人见烟波致爽斋满院灯火通明，太监宫女匆匆往来，都不知出了什么事。马齐便问：“夜半召见臣等，主子有什么大事？”

“大事是没有，却也不小。”康熙端坐在炕上，捧着茶杯说道，“侍卫们调整的事要立刻办。将鄂伦岱发往京师，在赵逢春善扑营授参将衔，隶赵逢春统辖。”

半夜三更把人叫来，就为这个？四个人都怔了。康熙目视张廷玉和马齐，款款又道，“领侍卫内大臣，除了你两个，再加上胤禔和胤祉，以胤禔为主。”因见四个人八目相对，愕然不知所云，康熙放缓了口气笑道：“你们不要疑心。并没有什么事。鄂伦岱这奴才吃醉了酒，顶撞了朕，弄得今夜失眠，睡不着了，想着索性办些事。就是聊聊天也好嘛！”马齐因此松了一口气，笑道：“没事最好！奴才还当有人谋逆行刺呢。”张廷玉却转着眼珠子沉吟不语——他是太了解康熙了。

胤禔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思，领侍卫内大臣向来不过是虚衔儿，黑更半夜召见，巴巴儿委自己带侍卫，这本身就说明有大变在前！大变在前，父皇居然头一个就想起自己，而撇开了四阿哥、八阿哥，这里头的蹊跷太耐人寻味！他想笑又不敢，压着兴奋的情绪，低头答应：“遵旨！”胤祉却笑道：“父皇心绪不宁，请只歪着，儿臣和张中堂读唐诗给父皇听。天还早呢，不定还能安眠几个时辰呢！”

第十九回　心计穷夜奔狮子园　头脑灵应对动天听

听见康熙在窗外的笑声，沉醉在温柔乡中的胤礽和郑春华，如同晴天霹雷在头顶炸响，几乎吓得晕厥过去。两个人面如死灰，对烛呆坐。忽然又听到“哐啷”一声，杯盏落地，接着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一个宫女连滚带爬地撞开门，瑟缩成一团，语不成声地报说：“主子……小翠她……她不知被谁……踢死在廊下！我的妈……七窍淌血……”

“阿彩，不用怕。”郑春华身子一颤惊悟过来，勉强支撑着颤声道，“只怕是得了什么急病……找几个粗使太监拾掇一下……这事千万不要张扬！”阿彩听了，这才跌跌撞撞出去。但要太监们“不张扬”谈何容易！霎时间外头开锅粥般翻腾起来，一片大呼小叫，“大门口的夏国翰也叫人勒死了！”胤礽又急又怕，只是干转圈子，讷讷说道：“这……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呢……”

郑春华的神气倒镇定下来，起身至里间，取出一个琉璃瓶儿放在桌上，沉思不语。胤礽知道她要自杀，手足无措心乱如麻，只是低头叹息。郑春华倒出几粒殷红的药丸，放在手心里略一沉吟，又装了回去，深情地看了胤礽一眼，说道：“这些丹顶红，自打……那日我就预备下了。这种事日子久了，没有不漏风的。心想，若能挨到你登位时再用，……想不到竟来得这么早……”

“娘姨！”

郑春华惨笑道：“如今，我想明白了，是我勾引你，我一死，你就洗不干净了。”说着，已是满脸泪光，“我虽不懂外头的事，只是这几年你在万岁跟前不得意，有什么看不出来？要不你会做了三十多年的太子？要不是怕牵动许多人，早就……现今又加上这件事，我一死了之，你可怎么得了？”这几句话说得胤礽刺心揪肝，五内如焚，抽泣道：“我也是看破了，才胡打海摔的——既是这样，不如我们死在一处，路上有伴儿！”说罢就拧瓶塞儿。“听着！”郑春华一把夺过，说道：“趁着皇上还没下手，你赶紧去找你的心腹，商议如何挽回——多找几个有胆量的出来保你，预备着应付大变！”她咬牙笑着摔破了毒药瓶子，“你金尊玉贵之体，倒学我？……我们女人值什么？左右是个死，自尽还是挨剐，

我看其滋味差不多！”

胤礽惊讶地看了看郑春华。他和她做爱，不过喜她灵巧，悦她容貌。却不料她对自己如此一往情深。

“你还不快走，愣什么？”郑春华突然怒道，“这里已经是是非之地！说不定烟波致爽斋这会子已经派人来拿我了！你想滚汤泼老鼠，一窝儿端么？”

胤礽如梦初醒，拔脚便走，至门口倏然回身，咬牙道：“你要挺着些儿，我尽力救你！翻过这道坎儿，总有出头之日！”

他昏昏沉沉，梦游人似地出了冷香亭，骑上马走不多远，果见一队火把，张五哥领人往冷香亭而来。胤礽低头一想，师傅王掞不在，朱天保、陈嘉猷难近康熙，这事又不可告人。找胤禩帮忙不啻与虎谋皮。找老大，他素来与自己不睦；老三又从不出头露面。想来想去，只好调转头，奔向狮子园，来寻四阿哥胤禛。

“四哥下晚在六哥那里吃酒，酒沉了。这会子醉得泥似的。我代四哥给太子爷谢罪！”胤祥听说胤礽深夜来访，笑吟吟迎出狮子园叠翠轩，将胤礽让至大棚房炕上坐下，赔笑道：“——瞧着太子神色不好呀！这黑的天，怎的连个侍卫也不跟？这班苏拉太监，越来越没王法，就这么让主子独个儿走动？”

胤礽略定了定心神，他明白，胤祥是胤禛的影子，什么事都是这个“拼命十三郎”打头阵。明知胤禛起疑不肯见，却无法说破，只得勉强笑道：“寂寞台馆，夜凉霜重，不知怎的走了困困，想同你和老四聊聊。”胤祥见他神情恍惚，情知出什么事，心下暗自佩服胤禛用心工细，遂笑道：“太子自然晓得，我虽和四哥要好，性格却不同，素来是竹筒倒豆子！我观太子气色，一定有事，您只管说，万事无碍！”胤礽沉默良久，深长一叹说道：“兄弟你直人快语令人可敬——你觉得我待你如何？”

“这，众人都知道——恩重如山！”胤祥越发认定出了大事，便十分诚挚地答道，“当日九哥、十哥是怎样作践我来着？虽说是四哥挡着护着，后头要没有太子体恤我这没娘孩，有十个也死了五双！”

胤礽见他目光咄咄逼人，似乎仍在询问自己来意，又沉默良久，突

然扑通一声双膝跪下，掩面哽咽，嘶哑着嗓子说道："兄弟，你得救我！"胤祥被他惊得身子一晃，扶着椅背愕然起身，连忙跪下，说道："太子，你要折死我么？"胤礽泣道："兄弟，我遭人暗算，恐怕大祸难逃！你素来仗义，不能袖手旁观！"

"怎敢坐视不救！太子，有话起来说，这断然当不起。再说，外人瞧见也不好——"胤祥心里打着主意，故作惊慌地问道，"你现今居太子之位，这'救'字——是从何说起。"胤礽慢慢起身来，脸色愈加苍白，含泪道："皇阿玛那边传出信儿，恐怕要……废黜我了！"他的手抖得很厉害，浑身仿佛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压得缩成一团。他的话，使胤祥也打了个激灵，半晌才摇头笑道："没有的事！昨日上午，皇上还颁旨，赏你《古今图书集成》——阿哥们谁也没蒙这个恩，可见圣眷还是很好的嘛……"

这是旁敲侧击问原由，但冷香亭的事又很难启齿。胤礽嗫嚅了半日，叹道："什么原故如今连我也不知道。总之有人对我下了毒手：好兄弟……若是虚惊一场，那再好不过；若是有事——""君臣之分已定。"胤祥慨然说道，"真要有什么，臣自然以死相保，连四哥我都可替他打保票！"

"你，还有老三、老四，我都信得过。别的人就难说了。"胤礽说道，"总请你们全力维持，胤礽虽然无能，也还不是忘恩之人！"胤祥直到此刻才真正掂量出事体重大，心下踌躇着说道："臣尽臣职，弟尽弟道，说不上'恩'字。太子爷，你只管放心，四哥酒一醒，我就把你这话告诉他。还有三哥，也由我去说，你府里的朱天保、陈嘉猷，你回去自己说——多联络些人，万一有事一齐来保。可惜王掞师傅没有跟来，万岁爷是极器重他的人品、才学的……"当下又说了许多话，耳听钟敲两点，已至丑正时牌，胤礽方辞了出去。

胤祥呆呆地看着他去了，方欲回内就寝，遥见远处九曲石桥上两溜黄绢灯笼迤逦而来，灯笼上写着"烟波致爽"四字，晓得是有旨意到了，想到太子方才的话，胤祥心中一紧，刚要进内去请胤禛，一转身，却见胤禛带着戴铎，早已站在栅栅门口，遂道："四哥……你……"

"我已来一会了。"胤禛平静得如一泓池水，背手儿站在石阶上凝望着，"且听听什么旨意再商量——那个骑马的似乎是李德全？"胤祥见他镇定自若，心里安定了许多，抬眼看了看，说道："是李德全。看样子今夜是分头宣旨，连总管都出来了。"

来人果是李德全，稳稳重重在狮子园门前下马，对门上人说道："请叫醒四爷、十三爷，有旨意。"胤祥忙迎出来，说道："我和四爷练功夫，还没睡呢——请稍候，容我们开中门放炮接旨。"

"皇上有旨，不必了。"李德全说道，"就请在栅棚接旨。"遂南面立定，待胤禛、胤祥二人前后跪定，方开读道：

> 奉旨：胤礽自即日起非奉诏不得见驾。着由上书房张廷玉代呈奏折。晋封皇长子胤禔为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禛为雍郡王，皇八子胤禩为廉郡王，开府办差。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着晋贝勒。钦此！

读完了，望着愕然相顾的胤禛、胤祥笑道："恭喜四爷、十三爷高升，奴才要请安领赏了！""拿一百两银子来给德全——我和十三爷都是穷阿哥，你甭嫌弃。"胤禛站起身来，微笑着吩咐道："看茶！"

李德全谢了赏，却不肯领茶，匆匆就要辞去，操着一口保定话道："奴才不敢耽误，还得回去缴旨呢！改日再领吧！"他看了看胤禛似笑不笑的神色，忙又赔笑道："奴才晓得，四爷定是想问太子爷的事。这里头的端底，奴才委实不晓得，也不敢打听。"

"你猜错了，"胤禛冷笑道，"他是太子，我拿他当主子侍奉；不是太子，我拿他当二哥看待——这是万岁的事，我不能过问。我只想知道，万岁说明日来狮子园北看猎狼，不知还来不来？"

李德全笑道："听张大人说，皇上兴致很好，明日要猎狼，敢情是来四爷这里呀？这只是听说，万岁没给奴才这个旨意。"

"唔。"胤禛点了点头，半晌才道："你去吧。"

李德全去了。正是破晓前最黑最冷之时，寒星寥落、霜叶萧森，一阵风裹来，附近松林发出微啸，夹着夜猫子凄厉的叫声，越发给人一种不祥之感。

"四哥，"胤祥随胤禛回到园中清虚斋，一落座便问，"你看这事是什么来头？"

胤禛望着跳动的灯烛，良久才摇头叹道："想不到耗尽心力，他仍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可惜邬先生、文觉和尚他们都不在，不能听他们的高见。""扶起扶不起都得扶！"胤祥想到太子方才那一跪，激动地说道："他做了三十多年太子，就是刮黑风下黄雪，也是主子！这正是见骨气的时候！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就这么轻飘飘一张纸，被废了！""胤祥！"胤禛断然喝道，"不要口没遮拦，这里不比在府里！"

胤祥住了口，抬头望望院外，没再言声。

"你说得很对，扶起扶不起都得扶。"胤禛的目光仿佛要穿透墙壁，"太子一倒，首当其冲与你我不利。别看老三，每日满口子曰诗云，心里未必靠得住。也别看老大、老八靠得近，一块肥肉扔出去，怕也要你争我夺！废了太子，越发有好戏瞧！我心里不愿太子倒，一是倒了未免牵连我们；二是来得太仓猝，我们连个预备也没有……"说至此，他打住了，太见底的话，即使对胤祥也难出口。胤祥却没理会，只觉胤禛分析得很透彻，只可惜了别人尚有肥肉可抢，惟独没有他和胤禛的份！想了半晌，方问道："四哥，咱们怎么办？"胤禛的脸色阴沉得可怕，沉思了一会儿，叫过戴铎问道："听说你在朝阳门置了一座庄子，这事外人晓得不？"

戴铎心里七上八下，也不知他问这个做什么，忙答道："是托亲戚名下代买的，因为还没成交，一直没敢禀主子知道——"

"公买公卖，我不盘问你这个。"胤禛温和地说道，"我写张条子，你带着回京，让高福儿支银子，需用多少支多少——这宅子算我赏你的。"

"主子！"

"别忙，尚有一事托你。"胤禛不紧不慢地说道，"你今夜就得走！回京只办一件事，把邬思道、文觉和尚和所有清客幕僚都迁移到你这处庄上——如今热河情势不明，不能不防着意外！至于钱财，暂时可以不动。"说着便起身，至几旁提笔蘸墨，略一沉思，疾书几行字交给了戴铎。

戴铎呆呆接过一看，见上头除了银钱的事，还有"戴铎已削去门籍"的话，不禁大吃一惊，愕然盯着胤禛，脱口惊讶地道："脱籍？"

“对，脱籍！”胤禛冷冷说道。

戴铎突然翻身扑倒在地，嘴一咧，嘶哑着声儿泣道：“求主子免写这一条！主子……我十岁上头插草标卖身葬父，是你救了我全家……如今你不要我了？我……要什么脱籍文书！主子……你好狠的心哪……”胤祥见他哭得凄恻，也自黯然失色。胤禛却很平静，微微叹息道：“岂但是你，我府里哪个人不是我从苦海里拉出来的？不然的话，早叫别人用钱掏买走了！千里搭长棚，无不散的筵席，何必儿女情长呢？这不过是防个万一，要没事，自然给你恢复门籍，你打起精神，照我说的去做！”

待戴铎出去，胤禛方转脸对胤祥道：“父皇做事高深莫测，但他并不轻易杀人，何况太子、你我都是他的骨肉？但事情宁可往坏处去想，我府里的这几个幕僚都是人中之杰，万一不虞，再想搜罗，比登天还难，先护了他们，我们在这里就好放心，为太子以死力争！”

“以死力争是我的事！”胤祥大声说道，“还是从前商议的，由我出头！”

“不成。”胤禛绷着脸，半晌才道，“这正是我的失策之处——我们过去做得太假。其实无人不知。我们是一回事，你在台前，我在幕后——可见此计拙劣不堪！”胤祥想想这话确有道理，便道：“那咱们这回就撕破脸，一齐为太子争位！”

胤禛没言语，半晌才透了一口气，说道：“天寒上来了，这么大的西北风，说不定要下雪了！”

第二日早晨，果然变了天，先是冰冷的濛濛细雨，搅得狮子园一片凄凉，慢慢转成了霰雪，打得残枝败叶瑟瑟发抖，发出一片沙沙声响。胤禛原以为这样天气，康熙未必来了，用过早点刚要过去谢恩请安，便见太监王保过来传旨：“着雍郡王毋庸请安，朕巳时前往狮子园观猎。”说罢茶也不吃打马径去。胤禛待王保一走，当即命人把儿子弘时、弘历并几十名家丁护卫都叫到前庭，大声说道：“今个皇上赏脸，看我一家子猎狼。大冷的天儿，皇上不惜万乘之躯，我们还有什么说的？你们天天说孝敬我，我看给我争脸就是最好的孝敬！一切按原定的办法，都要奋勇杀狼，还得留几十张好狼皮献皇上——事完了我自然赏你们，明白了么？”

众人雷鸣般“喳”地答应一声，接着便给胤禛请安，致贺！胤禛只一笑，也不理会。

巳正时牌，康熙的御辇果然到了。胤禛一家早就结束齐整，巴巴儿等在狮子园门口，齐刷刷跪地接驾，听李德全甩了静鞭，一齐叩头高呼万岁。

康熙精神十分是好，穿一件酱色箭袍，外头披着石青玄狐斗篷，脸上泛着红光，在车上摆手道：“罢了。老四，这里离你的围狼土城有多远？”

“回皇上的话！”胤禛躬身说道，“约有五里。但恐山路坎坷，难行车驾。儿臣的坐骑黄骝儿还是皇上赐的，十分稳当，请皇上移驾！”

康熙“嗯”了一声，扶着邢年肩头跳下车来，搓搓手笑道：“我们满人祖居北方，朕就喜欢在这雪天打猎！”见弘时、弘历兄弟二人方在总角之年，都是眉清目秀，面白如月，佩着小腰刀昂首挺胸侍立在胤禛身侧，遂问：“这是朕的皇孙？叫什么名字来着？”胤禛刚说了句：“大的叫弘时——”弘历却挺胸向前一步朗声说道：“不敢劳父王代奏，孙的名字叫弘历！”

康熙惊讶地看了看弘历，七八岁的孩子，稚气未脱，文静中带着勃勃英气，浑身上下利利落落，不觉大起好感，因叹道：“若是小家子，说爷爷不认得孙子，媳妇没见过公公，那还成什么话？可惜了国事太忙，这‘天伦’二字也真难顾全！”

“皇恩雨露泽被宇宙，”弘历应口答道，“此即是‘天伦’，龙驭天道，不在区区舐犊之情！”

“哦，哦？”康熙一夜的焦思，被这几句带着清亮童音的“大人话”驱得干干净净，不禁开怀大笑，上前拍拍弘历肩头，“这么大个人儿就有这么大的道理？泽被宇宙而不及自己儿孙，只可算好皇帝，算不得好祖父，晓得么？”

“夫宇者，上下四方也，宙者，往古来今也！”弘历睁着大眼睛朗声答道，“孙子身在六合之中，处圣道治化之时，仰照皇恩，俯受荣宠，一身一发受之于君，公义和私情尽在其中！”

康熙目光陡地一亮，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远处渐渐发白的山峦，说道：“朕不想骑马了，左右不过四五里地，走着疏散疏散。看雪景不宜走马观花。”说着一把拉了弘历，命众人跟着，一路走，一路考较这个小皇孙，盘其学问，察其志趣，心中暗自诧异。

第二十回　巧谏诤四阿哥猎狼　落陷阱皇太子叹息

围狼的土寨就在狮子园西北五里处。这里南依临山、西接塞湖、东临避暑山庄、北边山口处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因御驾要来，围子上连夜修了女墙，只不过垛子修在里头，当作栏杆，以防人从墙上跌进下头的狼群里。从驾官员们尚不知太子已被软禁，依班在寨下请了安，有的人还拿眼到处搜寻胤礽。但皇阿哥们一个个都心中雪亮，各怀心思，按着爵位长幼垂手侍立在康熙左右，都是默不作声。张廷玉一眼瞥见鄂伦岱也混在从驾官员中，心里很惊讶，便踱到马齐身边，悄悄问道："马中堂，这鄂伦岱是怎么回事，调任旨意没传到么？""传到了。"马齐一边跟着康熙拾级登城，一边回道，"他今早跑到我处，说从没见过这样猎狼，想开开眼界。我瞧他挨打受黜，怪可怜的，就应允了他。"

张廷玉心知不妥，若要回报康熙，就要得罪马齐，沉思片刻，摇摇头退后两步，深悔自己多此一问。此时，康熙已经登上土围，立在黄伞盖下招手儿笑道："你们都快上来！——这么多的狼！"

这是一座不大的土围子，依着半山修成。直径不到半里，是用茅草和泥垛起来的，高约两丈。围子里边的狼有四五百只，东一群，西一伙，一个个饿得眼红。有的卧着，有的烦躁不安地来回跑动，不时传来一阵阵嗥叫，叫得人心里发瘆。

狼喜爱群居，每一群自成体系。里头一共圈了五群，各占一方，由于饥饿难忍，看样子已经相互争斗过多次。中间有一后空场，半人深的白茅被踩得像打麦场似的。草上残留着一摊摊殷红的血迹。各个狼群职守分明，中间母狼护着狼崽子，狼崽子饿得嗷嗷叫；公狼则守在四周保护自己的家族，伸着血红的舌头，龇牙咧嘴地望着墙上的人群，眼中放射出鬼火一样的绿光。

"老三，"皇长子胤禔本来立在康熙身边，踌躇满志，因见胤祉过来，便笑嘻嘻地走过来拍了拍老三的肩头说道："老三啊，你是咱兄弟里头读书最多的一个，听说过老四这样的猎狼法儿么？"胤祉却看不惯胤禔这副派头，遂笑道："书上该写的东西多着呢！即便写了，天下的书汗牛充栋，我也未必就读到了。"胤禔高兴得一夜没睡，自古立太子

不是立嫡就是立长，现在“嫡”已给废了，再立会立谁呢？皇上授我护卫大权，还不明摆着，太子一位舍我其谁？满想着这个博学精明的老三会改弦更张，投到自己身边，不料他竟如此冷漠轻慢，心中不禁起火，脸色立时阴沉下来，正瞪着眼找话回敬，却听康熙向胤禛笑道：“四阿哥，看你的了！”

“喳！”胤禛答应一声，回头将手一摆，府里四五个力士抬出一头缚得牢牢实实的野猪，放在女墙上，用刀割断了绳子，往下一推。那野猪也是饿了几天，壮牛似的在下头打了个滚儿，四蹄齐立，浑身一抖，尖嚎一声，就近儿扑到一群狼窝里，一口咬住一只公狼，长长的獠牙立时刺穿了狼腹，鲜血淋漓地就大口撕咬起来。

其余的狼先是惊得一退，但很快就看出这是人们喂它们的美味。几十只公狼高兴得伸长脖子长叫一声，一齐围了过来，不要命地撕咬。野猪是林间猛兽，身子涂了一层松脂砂土，坚如披甲，口中獠牙又似利剑，等闲虎豹都不是它的对手，哪里把狼放在眼里？它发疯似地吼叫着，狂奔乱拱，十几只狼立时被它咬得开肠破肚，血肉横飞！

草原上的饿狼，百无禁忌。这里有了可食之肉，五群饿狼，一齐争夺。有的红着眼围着野猪撕咬，有的扑向受伤的狼。听了狼嗥声，猪叫声，人们无不毛骨悚然。

康熙脸上毫无表情，睨视胤禛时，胤禛静静叉手而立，父子三人俱都不动声色。胤禩、胤禟、胤祥、胤禵，有的剔牙，有的说笑，有的怒目而视。只胤禔在康熙身后微叹一声道：“法子怕是不好？太残忍了。”康熙也不言声。

围墙下边的野猪早已抵挡不住了。脖子上的长鬃都已被拔得精光，有几处皮已经受伤出血。那畜生疼痛不过，从狼群中钻出来，瘸着腿沿墙便逃，霎时又被咬倒在地。五群狼也乱了阵，不分你我，见尸体就拖，伤狼倒地，立时就被撕成肉片……顷刻之间，围子里的狼群挤成团，滚成蛋，嗥叫声、哀鸣声响成一片。

“射箭！”

胤禛突然大喝一声：“不要让它们吃饱！瞄准狼头，狼皮留着主子赏人！”胤禛家人近百，听得主子下令，哪个不要在康熙跟前露脸？在土围上一个个弓开满月，瞄准了狼头，顿时箭如飞蝗，倾泻下来。

康熙慢慢踱至胤禛这边，见胤禛正和胤禩说话，便站在一旁观看，却听胤禩说道："四哥，我赞赏你的用心。这些狼群不是相互咬死，就会被箭射死，何必弄头野猪？"胤禛笑道："这不过想让皇上乐一乐，解解闷。说打猎，皇上还缺了野味？说留皮，难道皇上就缺这几张狼皮赏人？唉……我是瞧着皇上郁闷，变个法子给他开开心哪！"胤禩也叹道："你这心自然是好的。不怕你恼——到底太残忍了。皇上一向宽厚仁慈，瞧了未必欢喜。"胤禛答道："我只能本我的心去孝敬。这狼是什么好兽？叫它们咬一架，我看也不坏。"

在箭雨中狼群四处逃窜，有的东奔，有的西蹿，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由于明令只许射头，那狼素有"铁头豆腐腰"的特点，头最耐熬，因此一直射了两个时辰，直到申牌时分，才被全歼在土围里。

"好，痛快！"康熙突然鼓掌大笑。挨身站的胤禛、胤禩都吓了一跳，忙都退后几步。康熙兴奋地说："走，下去瞧瞧！""阿玛！"胤禛忙赔笑道："叫儿孙们去收拾，您在上面瞧着就是了……万一有的没死，惊了驾……"

狼已死尽，那景象也真够惨的。有的狼群互相扭在一处，有的已被撕得血肉模糊；有的小狼崽子还叼在母狼的口里……薄雪中到处是带肉的白骨和一汪汪紫黑的血块。天空中浓云密布，高墙下悲风呜咽，昏鸦盘旋，煞是凄凉荒漠。康熙带着胤禛一家，默默踏看了一遭，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想起方才群狼激斗的情景，陡然觉得胤禛此举似有谏诤的意味。自思百年之后，这群阿哥们若真的也像饿狼一样争夺皇位，自己亲手创立的大业将会是什么模样？难道临终前还要引起大乱，死都不得安定么？想着，泪水不由自主地滚了下来，为了不让儿孙们看见，装着揉眼，偷偷拭去。

张廷玉在围墙上看得清清楚楚。眼见康熙感伤不能自已，想到自家身处群狼之中，不知将来结果如何，不觉摇头叹息。身旁马齐却道："皇上一向仁慈，难免感伤不已！雍王未免太残忍了些。"张廷玉听他说的不得要领，只装作没听见。

阿哥们却另是一番心思。胤禔和胤祉都装傻，指点着看热闹。胤祺却夹不住半个屁，凑过去对胤禟悄声说道："万岁哭了，瞧见没有？"

"瞧见了。"胤禟点了点头，"老四自己吃不到野猪肉，在变法子砸锅！"胤祺翻眼想了想，笑道："用这法子拍马也算独具匠心，说不定会

拍到马蹄子上，踢他个仰八叉！”

胤禩瞟了一眼胤禔，心里也在翻腾，胤禛自知储位无望，不想夺太子位，未始不是件好事，但是他担心此举也许会感动皇帝，不再废胤礽。如若这样，自己立时就会转福为祸，岂不可惧？正寻思间，忽听下头护卫们惊呼一声！原来康熙一脚踩在那只野猪蹄子上，那畜生并没气绝，狂嚎一声，竟站了起来！

“啊！”站在康熙侧旁的弘时吓得一个趔趄，却被弟弟弘历一把扶住。刘铁成正要扑上去，弘历厉声喝道：“站住！你的职分是护驾！”一边说，一边挺剑上前，一步步逼了过去。八岁幼童竟有如此胆识，看得众人瞠目结舌。

那野猪已是奄奄一息，方才这一站不过是蹬腿儿挣扎。站起来后，身上被狼咬破的几处，鲜血如注，霎时间便支撑不住。它瘟头瘟脑地看了看这个逼近了的少年，再没力气扑过来，哼了一声，身子一歪，倒了下去，四蹄一伸，死了。

“唔！”康熙跨前一步，仔细看了看尸体，踢了踢，真的死绝了气，不禁惊疑地盯着弘历，语意双关地说道：“这是司命造化安排。”

出了土围子，已是申末时牌，雪下得大了。众臣工在闸门口迎接康熙。康熙命大家散去，自带随从回烟波致爽斋。刚上马，便见东边官道上雪尘飞扬，一队骑兵足有三百余人狂奔过去，接着又是一队。胤禔见康熙在马上凝神眺望，因问张五哥，“这是谁的兵？胆敢在禁苑中放肆！你过去，叫他们为首的过来！”

“喳！”张五哥答应一声纵马而去，不一时便和一个人并肩而来，下马禀道：“万岁，是热河都统凌普率军前来护卫皇上！”

康熙打量凌普，心里陡起疑云，凌普是胤礽的乳兄，此时称奉旨率兵进园，莫不是这孽障起了杀逆之心？康熙打了个冷颤。胤禔不等凌普说话便问：“凌普，谁叫你带兵进苑的？”凌普没有理会，先向康熙从容行礼，方起身道：“回王爷的话，我是奉了十三爷的指令，带兵前来护卫的。”

康熙不禁大吃一惊，脸上肌肉剧烈抽搐几下，故作平静地笑道：“恐怕你是听错了吧？朕身边的领侍卫皇子是胤禔。十三爷怎么会

叫你带兵进园？”

“万岁！”凌普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慌忙跪倒在地，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双手捧上，说道：“这种事奴才怎敢儿戏！是鄂伦岱派人传话，带着十三爷的手谕，说老侍卫们都调走了，万岁跟前人手少，叫奴才多带些人来……”康熙越听里头名堂越多，心里愈加不安。一边示意马齐接过手谕，一边插口问道：“你带了多少人？”凌普抬起头来，脸上毫无惧色，说道：“带了一千四百七十名，我的中军营全数带来了，请皇上圣鉴：十三爷是我的旗主，又有侍卫处的牌照，他命我带兵护卫，难道奴才做错了么？”

胤禔冷笑道：“鄂伦岱已经调走，怎会派人传信？你快说实话，是不是太子府的人给了你什么信儿？”凌普一脸茫然之色，说道：“直郡王，这种事谁敢骗您，方才奴才还见他来着！再说这事与太子爷什么相干？奴才倒越听越糊涂了！”

康熙不禁又吃一惊，鄂伦岱竟到现在还没有离开！他满腹狐疑，沉吟片刻，改容笑道：“大阿哥现在掌护卫之权，随便问你一下，并没有别的意思。朕原曾打算召你来山庄的，不过是召你本人。承德的驻跸关防由喀左绿营接管，狼瞫的一万二千先头骑兵再过半个时辰也就到了。你带的这些人立刻回原防地，你留下。狼瞫的兵一到，统归你节制。”说罢，又对张五哥说：“你陪着凌普，由张廷玉和马齐一块到凌普军前宣旨，叫军士们连夜赶回去。这里御林军绿营兵统属不一，闹出误会不是玩的。”说罢径自催马向东去了。众人知康熙心绪不好，大气儿也不敢出，只闷着头跟着。不料行至“戒得居”康熙忽然勒住了马，说道：

“传旨，叫胤礽、胤祉、胤禛、胤禩、胤禟、胤祄、胤祥、胤禵八个皇子并鄂伦岱立即都来侍驾！”说罢，径自下马进了戒得居。

戒得居只是一座闲宫。四邻不靠，很是空旷。看守太监们没想到康熙会突然来此歇息，忙着点了几十支蜡烛，安置康熙在正殿东暖阁炕上歇息。康熙要来热水泡脚，慢慢吃茶。马齐、张廷玉和张五哥进来，问道：“凌普呢？他的人奉诏了么？”

“顺当得很。”马齐忙道，“旨意一宣，兵士们就走了。凌普么——”他看了张廷玉一眼没做声。张廷玉笑道：“奴才想着主子今儿着实劳乏了，狼瞫的人还没到，这会子没他的事。就叫了几个侍卫陪凌普吃

几杯接风酒。主子想见他，奴才这就去传。”

康熙满意地点点头，说道：“朕不见他。”说罢深深透了一口气，不再吭声。马齐却不知道康熙为什么突然在这里驻驾，见康熙不言语，只是出神，便问道：“皇上今晚不回烟波致爽斋了么？这地方儿太凉，夜里当心冻着了。”

“叫人把这外头收拾一下，委屈你两个就在这里办事。”康熙冷笑着对马齐道：“你晓得朕为什么叫廷玉也来做这个领侍卫内大臣？朕看你这人是忠厚有余！论起体会朕意，办事缜密，十个马齐不抵一个张廷玉！到现在还说什么‘太凉’，岂不知冻死还是个全尸！”马齐惊得一怔，正要回话，便听鄂伦岱在外头粗声粗气地说道：“奴才奉旨见驾！”话音刚落，已是挑帘进来，打个千儿便退至一旁。

“你跪下！”康熙一见他便气不打一处来，回头对张五哥道：“下了他的刀！”

鄂伦岱鼻子里哼了一声，不待张五哥走近，自己摘了腰刀往身旁一丢，歪过脸不吱声。

康熙格格一笑，转脸对马齐说道：“看见没有？小人难养，真是半点不假！鄂伦岱祖父、父亲都是跟着朕出兵死在外头的，看着这功劳情分，就把他骄纵得这模样！天老爷第一，他鄂伦岱是第二！你是奉旨黜降的人，为什么到如今还不走？有什么大事要办！”

“万岁！”鄂伦岱叩了头，说道，“奴才不是无礼，是想不通。奴才自小儿就是皇上的侍卫，是皇上看着奴才长大的。当日皇上怎样看顾……奴才来着？如今皇上不知生了谁的气，只拿奴才发作，究竟有什么不是处，说明白了，就是死了，也是个明白鬼。就算奴才奉旨降调，迟走一日，亲朋好友见一见面，又有何妨？这是人之常情么！万岁何至于就发这么大的脾气……”说着，已是哽咽得语不成声，伏地不能仰视。康熙见他这样，想起当年他父亲阿勇，身受七八处创伤战死，自己亲自吊祭、抚孤的往事，不觉眼圈一红。正要说话，胤禔在旁断喝一声道：“你在皇上跟前无人臣之礼，就是死罪！在乾清宫前撒尿，是你不是？！”鄂伦岱哪里把他放心上，盯了胤禔一眼，说道：“水火无情，侍卫不得擅离岗位，乾清宫侧旁又没茅厕，王爷知道么？说这个没规矩，那个没规矩，有人心里还藏着没王法的事，说出来吓死人！”

胤禔听了，不知自己有什么把柄攥在这家伙手里，倒气怯了。张廷玉也怕这个铁头猢狲信口雌黄，把事情搅得越发不可收拾，遂问道："鄂伦岱，凌普带兵进山庄，是奉了谁的命，又是谁传的令？"

"哪个王八羔子砸我的黑砖，指出来，我碎刀子割了他！"鄂伦岱两眼瞪得铜铃似的，"万岁爷，你只管细查，要真有这事，您剐了我！"

康熙紧张地思索着，正要说话，却见邢年进来，禀道："阿哥爷们都到了，在斋外头候着，主子见他们不见？"康熙略想了想，冷冰冰说道："不见！叫他们在雪地里跪着，醒醒神儿——铁成，你带鄂伦岱出去，且在侍卫毡幕中侍候！"说着便站起身来。

一大群侍卫簇拥着康熙出来，往斋后新搭的毡幕里走去。跪在雪地里的胤礽心里百感交集。自出娘胎，他就被封了太子，寸步不离紫禁城。皇帝常常把他抱在膝头逗着玩。年稍长些，皇帝就叫他学习处置政务，三十余年哪一日不见康熙三五次？父子情深无人能比，曾几何时，竟落到这般田地！方才听说凌普带兵进庄的事，胤礽更有一种莫名的恐怖袭上心头：谁这么歹毒，制造大逆的罪名往自己头上扣！他疑惑地看了看身后的胤禩、胤禟。胤禩朝前跪了跪，小声说道："二哥，祸在不测！今晚你不去向皇上解说，往后连面也见不上，那可真完了。"

胤礽目光霍地一跳：对，为什么不大胆闯过去见见父皇？双手一撑地站起身来。身子忽被人拽了一把，回头看是胤禛，胤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向康熙大帐踱去。

第二十一回　恨难消康熙骤发病　气不平太子诉怨言

昨晚在冷香亭见到太子与郑春华调情，白天又在狮子园看了一场触目惊心的猎狼，接着又发觉凌普私自带兵进驻山庄，几件事搅和到一起，使康熙心神不宁。一进毡幕，康熙立即传张、马二人进帐，并命人治夜膳，说是要议政。胤禔见他精神健旺，锁着双眉烤火，心里十分纳罕，因见张廷玉和马齐踏雪而来，便笑道："二位中堂，请吧！今晚怕又得陪主子熬夜了。"张、马二人点头笑着进来跪了，张廷玉劝道："主子着实劳累了，依着奴才说，今晚什么事也不想，什么也不办，甜甜地睡一觉是正理。外头的事奴才留意着呢！"

"起来！"康熙笑着，说道："朕也奇怪，从来精神没这样好过，只想做事。"

马齐知道这是情绪过于亢奋，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也劝说道："主上，越是这样，越该调养龙体。"

"树欲静而风不止，人家不让朕安席，有什么法子？"康熙似乎平静了些，"咱们在那边看群狼厮斗，后头有人操着杀人凶器进了御苑。正是黄雀捕螂，不知弹丸将至！马齐呀，这么多的兵不宣而至，朕焉敢安枕高卧？"马齐低头想了想，说道："话虽如此，如今已经处置过了，出不了大乱子。奴才以身家性命担保！主子还该歇息。"张廷玉听马齐说的不得体，正要岔开话题，康熙冷笑道："你的身家性命值多少，能担保朕的安危？实话告诉你，若不是狼瞫的兵今夜就到，朕此刻已经起驾回京了！"说着，把一张纸甩了过来，说道："这是李德全刚从凌普那里拿来的，你们都看看！"

马齐捧起纸来，张廷玉凑近了看时，上头写道：

奉皇太子谕，皇上近侍奉旨移防奉天，着热河都统

凌普率亲兵护卫进驻山庄，以资关防！怡贝勒胤祥

一笔恭楷钟王蝇头小字，颇似胤礽的手迹。马齐额上的汗立刻沁了出来，脸色雪白，说道："皇上，太子披阅多年奏章，字迹很易模仿，

求皇上圣鉴！”

“你有长进。所以朕说‘有人’！”康熙咬牙狞笑道，“总而言之，是外头这七八个逆子干的，叫他们好好在那边凉快凉快，省得热昏了头！”马齐忙道：“阿哥们毕竟是金枝玉叶，奴才们在里头暖和，爷们跪在外头，于心到底不安。说句心里话，眼下虽没什么，将来里头总有个主子，奴才们岂不要落了个忤逆！”康熙喷地一笑，说道：“这话尚在情理，朕就喜欢这样的实话——放心，哪里就冻死了？当日朕西征，日进一餐，连寒衣也没，夜间冻得和马挤在一处取暖，谁心疼过朕？——至于将来，谁接了这个宝座，他欢喜还来不及，哪里还记得今日这档子事？”笑着笑着，两滴老泪滚落出来。

张廷玉见康熙感伤不能自制，忙含泪劝道：“不管怎么说，皇上今晚不要办事了。李德全，把何柱儿叫来给皇上推拿按摩。”康熙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仰卧在大迎枕上假寐。李德全和何柱儿一头一个轻轻按摩，过了一会，康熙呼吸才匀称了些。张廷玉和马齐都不敢离开，两个人亲自点了息香，用红纱罩了灯烛，自在毡棚地上盘膝养神。

大约半顿饭光景，康熙才蒙眬睡去。马齐、张廷玉轻轻起身，蹑着脚儿要退出去，却听外头张五哥和人说话。马齐眉头一皱，小声道：“李德全出去瞧瞧！”

“不用瞧。”何柱儿轻声说道，“一准是太子爷。我来时就见太子爷在帐外头绕圈子，方才和直王爷说话，这会子直王爷许是离开了，五哥自然拦不住。”张廷玉暗吃一惊，和马齐交换了一下眼色正要出去制止，康熙“腾”地从榻上坐起，也不趿鞋，几步来到门口掀起毡帘，大声问道：“是谁？！”“父皇……”

“啊哈？”康熙红着眼说道，“是你呀！有旨，叫张廷玉代奏嘛！半夜三更，有什么事呀？”

“儿臣……”

“你进来！”康熙说罢，返身回去，向榻上一坐，哆嗦着手蹬上靴子，恶狠狠说道：“进来呀！”

胤礽轻轻挑帘进来了，他的脸色苍白得可怕。“皇阿玛！”胤礽伏地叩头道，“儿子自知有罪。今晚来此，专请处死儿臣，以正视听。”

康熙突然仰天大笑，说道："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居然有罪？看你有多孝顺，朕今晚被吓得连烟波致爽斋也不敢住！你若不孝顺，敢情把朕活活送到左家庄化人场烧掉？别做你娘的春梦，大清的曹操还没出娘胎呢！——真是龙生九种，种种有别！朕万万没有料到，会生出鸱鸮来，略大一点就啄它娘的眼睛充饥！"

久闻康熙伶牙俐齿口舌如剑，愈是危险愈见颜色，张廷玉从驾近二十年，今日一见真是半点不假！马齐听着，身上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胤礽连连叩头道："如今情势，构陷很深，儿臣辩无可辩。儿臣请见，一是领罪，二是求皇上圣鉴烛照！千罪万罪，罪在儿臣一身。求父皇慈悲，网开一面，不株连一人……"说罢伏地啜泣。康熙一听便知，指的是老四、老十三一干人，"嘻"地冷笑一声："至今你还说是'构陷'，朕竟不知怎样发落你才好了！你做的那些事，亵渎神明，辱没祖宗，难告天下臣民！朕即不料理，想那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上天就容了你么？你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还要顾及庙里判官小鬼？放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想拉垫背的，朕只怕还不许呢！谁要你来劝朕'不要株连'的？"他愈说愈激动，狂躁不安地急步踱来踱去，脸色光润潮红。马齐见情形不对，忙上前劝他安坐，却被康熙一把推开，"快快打发这逆种走，朕看着他恶心！"

外头守着的胤禔巴不得这一声，忙带着人进来，假笑着来搀胤礽。胤礽此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见胤禔一脸得意之色，假惺惺地还要给自己行礼，猛挺身"啪"地扇了胤禔一记耳光，又向康熙磕了个头，起身便走。

"慢！"

康熙突然叫住了胤礽，"你不必回去和阿哥们一处跪雪地，就在戒得居听候旨意。等回北京，朕告祭了天地，就好明发诏谕废黜你，省得你再发太子脾气打人——你不要寻短见，只管放心，朕不要你的命！"胤礽背着身子一动不动气愤地说："我这太子，我这一身都是父皇给的，父皇要废就废，要怎样就怎样，何必祭告天地？"说罢拔脚走了。

"你们几个都跪下，听朕说。"康熙目光变得十分可怕，"现在有几道诏书立即得拟。胤禔，你传旨给阿哥们，不奉旨，有擅出戒得居者，格杀勿论。对胤礽虽没有明旨，朕已决意废黜，不得当他作皇太子看，连他的话也得停止代奏！"胤禔出去，康熙才转脸对张廷玉和马齐

道："不能不防胤礽作怪！要即刻将凌普拿下，派妥人送京师拘押。发廷寄给各省督抚，多余的话也不必说，只说停用太子印玺。非奉特旨，无论何人不得擅调一兵一卒。着人用快马探一下，狼瞫的兵到了哪里，他来了也不必见朕，先把八大山庄护卫住再说！"说罢，也不就座，站在几旁立等。

张廷玉素来行文敏捷，办事迅速。康熙一边说，他已在打腹稿。此刻援笔濡墨文不加点，数百言谕旨顷刻即成。康熙略一过目，钤了随身印玺，立刻就交烟波致爽斋文书房誊发。

一切事毕，天已将近四鼓。乍闻远处一声鸡鸣，康熙刚笑着说了句"闻鸡起舞……"忽然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双手神经质地抽动了一下道："朕好头疼！"……身子一晃便沉重地倒在榻上，惊得众太监"唿"地围了上去。

"皇上！皇上！"马齐和张廷玉扑上去，一边一迭声呼唤："来人！快传太医！"

帐外守着的张五哥三步两步跨了进来，至榻前看了看昏倒不语的康熙，突然大叫一声，扑到康熙身上号啕大哭："万岁爷……你醒一醒儿！我是张五哥……就是您在杀场上救下来的张五哥……你睁开眼看看我！你怎么了？"张廷玉见张五哥只顾咧着嘴恸哭，急得说道："你慌什么！你的职责是守住外头！"连连催五哥出去。自己也似热锅蚂蚁般的在帐中兜着圈子等太医，一不小心，平平的毡地，居然把这个沉稳持重的宰相绊了个仰面朝天。

胤禔至戒得居前传了旨，因见大家都垂头不语，又抚慰道："皇上说了，不株连不牵累，弟弟们不要慌张。就是胤礽，只要恪守臣道、静养思过，也没大不了的事——一切都由大哥维持，千万不要为无益之举。"胤禛见他得意，凑到胤禟耳边笑道："大哥今儿吃了蜜蜂屎，你瞧他那轻狂劲儿！"胤禟微微一笑，胤禩在旁只装没听见。那胤祺生就惹事的秉性。歪着头一哂，上前对胤禔作了一揖，嬉笑道："瞧这阵势，我得恭喜大哥了？如今你这么得脸，自必是另有机密，何妨漏个底儿，叫兄弟们也欢喜欢喜——喂，是不是储君有份了？"

"十弟，你尽爱取笑！"胤禔假哂道，"这不是人臣论议的事，我可当不起！"胤祺毫不在乎，挤眉弄眼笑道："屎！我又不想谋逆，也不指望那个太子位子，问一问打什么鸡巴紧！只大阿哥你如今是台面儿上

的，守着父皇暖烘烘的大帐，忍心叫弟弟们在这里喝西北风？好歹体恤我们点儿嘛！我晓得你不敢做主让我们进屋里去，叫他们点堆火来烤烤，也算仁政！说心里话，我巴不得你早占鳌头呢！”胤禔本不是笨人，无奈今晚太高兴，竟没听出胤禩话中挖苦的意思，连声答道：“这事我做得主！传话叫苏拉太监给各位爷点火取暖——你们小心点，万岁今晚大发雷霆，连胤礽的话都不叫传了。方才我去看他，他对我说：‘父皇说我百样不是，我都可承受，但说我谋逆弑君，我连想也没想过。’叫我代他转奏。我只好说：‘这话你方才当面讲多好，此刻我爱莫能助了！’”

跪在一旁的胤禛思量了半晌，已想定了主意：与其让这干人折磨死自己，还不如咬定牙根继续保太子，左右不过是个死罢了。见胤禔如此绝情，遂冷冷说道：“都是自家手足，何必落井下石？别的话一千句也可免了，这话关系重大，你就代奏一下何妨呢？”胤祥也梗着脖子道：“大哥，天上这么多的云，还不一定是哪一块下雨呢！二哥是个落难的人，咱们得有点香火情分！”

胤禔此刻才觉出众人的心思和自己全然不同，很后悔方才自己失口。扬着脸干笑一声道：“你们何必冲我来？不许代奏是父皇的旨意，谁敢抗旨？”

“罢了罢，大哥！”胤禩怪声怪气笑道，“大人得有大量嘛！父皇只不过气头上一句话，你也忒认真了！谁没有个旦夕祸福？子曰‘嫂溺援之以手’，你何妨从权处置呢？”胤禔见众口一辞反对自己，知道自己得意招忌，心里暗自叫劲儿，口中却道：“不是我不愿，是不敢。如今案子不清，连你们都顶着罪名儿，何必大家都搅进去呢？”

“你不奏，我奏！”胤禛见胤禩也帮着说话，更加胆壮，双手一撑地站了起来，“大哥，我如今是郡王，也有直奏之权，你到底奏不奏？”胤禩、胤禟也都纷纷起身，说：“我们大家一起去！”

胤禔原想太子倒台，至少胤禩等人趁愿，不会再和自己为难。见此情景，心里犯了嘀咕，沉思良久，慨然叹道：“你们何必这么瞪着我？老二倒霉，打量我心里好过？——既然兄弟们都说当奏，我少不得再担待一次了……”说罢掉头便去了。阿哥们谁肯把偌大人情让给这个胤禔，互相递个眼色便都跟了上来。倒是首先倡议的胤禛悄悄拉住了胤祥。

人都去了，戒得居旁四堆篝火燃得劈啪作响，虽则漫天飘雪，一点儿也不冷。

胤禛和胤祥两个人正在搜索枯肠想办法，却见胤祉、胤禩走了过来。胤祉正色说道："你们且不要动，有旨意。"胤禩向前一步，说道："皇上方才听了阿哥们奏陈，降旨说：'奏的是，胤礽生死分际，在此一言之中。着胤禛与胤禔二人监理胤礽饮食行动。不可宽纵，亦不得虐待，致陷朕于不仁。钦此！'"

"儿臣领旨！"胤禛心中略觉宽慰，忙叩头答道。胤祥却抬头问道："八哥，你宣谕'生死分际'的话，究竟是皇上说的，还是你说的？兄弟没听明白。""自然是皇上的话！"胤禩见这个不安分的老十三挑刺儿，心中不快，冷冷说道："你跪稳些，皇上还有话问你！胤祥手谕调兵凌普进苑，经查证，所谓'奉皇太子谕'显系伪造。经皇子胤禔、胤祉、胤禩、胤禟、胤䄉、胤禵共同辨认，手谕原件系胤祥亲笔。有旨问胤祥：朕看你素日尚属诚信，为何丧心病狂，擅自调兵进苑？尔此举意欲何为？着胤祥据实回奏！"

仿佛晴空一声焦雷，胤禛、胤祥两个人的头"嗡"地一响，脸色都变得惨白如纸。

第二十二回　回龙驾忠臣保太子　说天变王掞犯龙颜

伪造胤祥手谕的，正是胤禩本人。他密地里和十四阿哥胤禵商议，仿了胤祥的笔意要凌普带兵开进山庄。胤禩却假惺惺地叹道："十三弟，唉！我怎么说你呢！你忒过分了！这种事岂是儿戏的？你想活，赶紧供状认罪，我们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若一味支吾，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你——"胤祥气得浑身颤抖，猛地昂起头咬牙惨笑道，"好！八哥，你这么悲天悯人，我真的要好好谢你！不过对不起，这个账我不买！你照我的原话回万岁，要杀要剐都由他老人家：调兵文书，不是我写的，我压根儿就不晓得！告诉你，人死无知，万事俱休；若死而有知，我必为厉鬼，谁干这件事，栽赃陷害我，我叫他全家鸡犬不留！"胤禩微微一笑，回头对侍卫们说道："搀起怡贝勒，暂时到配殿歇息——十三弟，你静静心，别发威。或许你是喝醉了酒，听哪个小人挑唆写了那件东西，你的那笔字，众人一眼都认了出来，叫我们说什么好？——四哥，请！你先去见见大阿哥，胤礽和胤祥两个人都交给你了。"

胤禛心里急速翻腾一阵子：胤祥胆大是不假，却从不胡来。如此大事，他不会不和自己商议就贸然行事。敢做这事的，非胤禵莫属。胤禔是鬼迷心窍，只是胤祉为什么也跟着他们整治胤祥？但变起仓促，事体不明，自己也无从说话。他沉思着慢慢起来，揉着发酸的膝盖盯了胤祉一眼，恰胤祉也将目光扫过来，目光一对火花迸射，忙都闪了开去。

废太子的明诏虽未颁布，北京城里已是谣言四起。王掞起初只一笑置之，后来接到停用太子印玺的诏书，方才慌了神，连忙赶至上书房请见上书房大臣佟国维。

"皓翁，"佟国维极客气，连忙命人，"把我的那碗参汤端来——你气色不错么！这阵子太忙，本想到府上……""佟中堂！"王掞清癯的脸上毫无表情，"我这病不能用参汤，你自己喝吧。我来见你，不为这个。我想知道，太子在承德究竟出了什么事？"

佟国维略一迟疑，亲自倒了一杯茶递过来，说道："皓翁，其实我知道的和你一样多，这几天老同年、老朋友常来问这件事，我都不知该怎么说好了。你要是问'佟中堂'，我只能说这些。要是问'佟国维'，我们私下交心，我看太子肯定出事了。"王掞见佟国维笃定的神色，半晌才叹道："你这是知心之言，我谢……谢你了。"说罢低垂了头。佟国维不言声，也在沉思默想，他知道的远不止这些。胤禩身边的书办差不多三天就有一封厚厚的信，评述承德事变的情形。胤禩还特别关照他要抚慰王掞。这里头的意思不言自明，王掞门生极多，虽没有权，却有人望，拉住一个，就等于拖住了一群。

"皓翁，"半晌，佟国维才道，"我并非瞎猜，这事你得早打主意。太子的事不小。半月前好端端地废了郑贵人，送回京里，我已经动了疑。后来从兵部知道，皇上密调狼瞫喀喇沁左旗的兵护卫承德——承德现有兵，是凌普统率，为什么会有此举？接着又命停调兵员，停用太子印玺。这些事连起来一想，或者出了宫闱之变也未可知！"他侃侃而言，只字不提密信里的消息，说罢一叹，问道："王公，你是太子师傅，我很为你担忧，你有什么打算？或者我能帮你点什么忙？"

王掞干咳一声，说道："这件事，我没什么打算，我尽我职，我尽忠心罢了。"说着，从靴页子里抽出一份纸递给佟国维。佟国维展开看时，是三张薛涛笺，密密麻麻，写着人名，上至尚书，大理寺光禄寺卿，下至科道司官。有的认得有的不认得。佟国维不禁一怔，问道："这没有题头也没有落款，正文是什么？"王掞啜了一口茶说道："里头一大半是我的门生。他们都是保太子的人，正文没有拟出来，是因为消息真假不定，还没有明诏，一旦朝廷颁旨废黜胤礽，我即刻拜发！"

"你是想让我也签个名？"佟国维一笑，极干脆地答应道，"成！"说罢至案前提起笔，不假思索就在头一张王掞的名字旁边签了字，把纸还给王掞，笑道："昔日高祖欲废太子，张良出主意请出商山四皓。我如今也跟着皓翁沾个便宜！等马齐、廷玉回来，我料他们也会签名保本的。"说着，口气一转道，"不过，这个本章不能上得太早。太早，皇上会说，我还没废胤礽，你们上什么保本？弄得不好，我们先就灰头土脸，有什么意思呢？"王掞原没指望他签名，见佟国维如此爽快，高兴地说道："佟中堂，没想到你有这样的豪气肝胆！我原想佟氏一门，与八爷素来交厚，你能持中不发，就算不负皇上栽培之心——世上的人，可真难看透！你放心，尽管你签了字，这事领头的还是我！我这么一把

子年纪了，有什么怕的？死前办好这一件事，就可见地下先人了！”说着，几乎坠下泪来。

王掞刚辞出去，隆科多就进来了，佟国维笑道：“你来了！我这就要下朝回府呢！又有什么事情？”隆科多打了个千儿请安，说：“三叔，刚才接到马齐的廷寄，皇上已经启驾回銮，十一月初三巳时入京。我来请三叔示下，迎驾的事如何安排——我刚才去了三叔府上，人多得很，大约都是打听承德消息的。依着我说，三叔竟不必回去。不然，你连饭也吃不安生。”

“唔？”佟国维皱了皱眉头，又慢慢坐下，叹道，“这些个人真难打发！他们也没想想，圣上没旨意，这么大的事。我就是心里有数，能告诉他们么？”说着便不言声。其实佟国维心里还有一层不快：皇帝廷寄谕旨给大臣，原没什么说的，但如此军国大事，自己身为宰辅坐镇北京，为什么常常隔了自己向下头部署？想着，透了一口气，道：“我这个上书房大臣，当得窝囊啊……”隆科多在他对面坐着，沉思半晌，说道：“三叔，承德有信没有？”佟国维一笑，说道：“方才老王掞也来问这事。昨天何柱儿递来有信。张廷玉起草了祭天文告。皇上一到京，立即明发天下。事情已经定局了。”

隆科多冷冷说道：“事情既已定局，但谁是新太子？三叔，你想过没有？”佟国维笑道：“不想这事，我还算什么宰相？我想，我们佟家受压几十年，这次或者要翻翻身了。这个——”他竖起了拇指，“——在承德已经封王，掌握了宿卫大权。可笑三爷八爷心里还像热炭儿似的！”隆科多稳重地摇摇头道：“掌握宿卫大权，也不见得就能立为太子！三叔，京里的风声不大对，百官里头，十有六成都传言八爷要入继国储，这种危疑之时，我们宁可把路想得多一点。”

“你不要瞎想，”佟国维道，“自古立太子，有立嫡立长两种办法。如今嫡子被废，立长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关头，我们无论如何得把持定。如今再想奔八爷门路，弄不好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隆科多叹道：“因为咱们向着明珠，大阿哥素来和我们交往较密。我和三叔一样，巴着他当太子最好。只你漏说了一条，除了立嫡立长，还有个‘立贤’呢！咱不能孤注一掷，宝都押在胤禔身上。一着不慎，永无翻身之日！”佟国维目光一跳，说道：“唔！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真不含糊！王掞方才拿了个保太子名单，我签了。就是要看看风色再说。据我看太子只在三爷和八爷之间。要不立胤禔，八爷就是头一个。四爷为人太苛刻，五爷一味老实，又没名望，九爷太阴沉，未必能中万岁的意。

你既心中有数，倒免了我再费唇舌了。”说罢莞尔一笑。

隆科多含蓄地点点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不过九爷也该打进去，九爷稳沉有智，十四爷精明豁达，待人也都不错。我们都算到了，通盘去想，就不至于棋错一步满盘皆输了。”

“就这样。”佟国维立起身来，“我这就去礼部，叫他们拟接驾方案。你好自为之，这样做去，将来熬个中堂不是难事，也给你的寡母争一口气！”

十一月初三，康熙车驾返回北京。

康熙坐在三十六人抬的乘舆里，隔着玻璃窗格子，半闭着眼，望着外头整肃的仪仗，神情多少有点痴呆。去的时候，车驾后一百多个皇子皇孙，乘兴而去；如今回来，后头却囚着皇太子和十三阿哥！废黜太子会引起什么后果，他不知已经想了多少遍，仍觉难以预测。连着多少天的颠簸，加上冒了风寒，康熙眩晕得只是想合眼休息——他委实觉得太疲累了。

“皇上……”侍立身旁的邢年眼见圣驾快到午门口，黑鸦鸦一大片臣子跪下请安，见康熙似睡不睡地毫不理会，忙凑前一步才说道：“皇上，佟国维带着百官请安呢！皇上要是不见，奴才是否出去传个话？”

“唔！”康熙瞿然开目，突然意识到，这会子如不露面，立即就会引起百官更大的猜疑。他忙挺身起来，将大髦向后一退，探身出了乘舆。寒风袭来，康熙打了个寒噤，他打起精神，摆手微笑道：“起来吧！朕安！这次巡幸承德凡事顺利！京师各衙门的要紧奏议朕都看了，差事办得都甚好，朕心甚慰！这么冷的天，难为大家在这里侍候了……”

乘舆后的马齐和张廷玉听着康熙嗓音，有点发颤，对视一眼没吱声。佟国维却觉得和何柱儿密信里说“龙体甚弱”的话相去太远，因进前一步笑道：“皇上一路劳顿，看上去有点清减，气色精神似乎比离京时还好些，真乃社稷之福！”

“有钱难买老来瘦嘛。”康熙笑道，“朕是有点乏，歇息几日自然就好了。诸臣跪安吧，回去好生办事！”说罢便要启驾入宫，却见王掞跨前一步欲言又止，便笑着问道：“老王掞，朕不在京。赐你的玉泉山水可都照数给了？”

王掞没想到康熙会先开口问自己，一怔之下，忙回道："照数给的。万岁在车驾风尘之中，还惦记着奴才，圣上如此隆恩，臣虽粉身碎骨不足以报万一！"康熙笑着点点头，未及说话，王掞却道："万岁，何以不见太子爷？"

"太子？"康熙早知王掞决不会对这件事沉默，却不料这倔老头子这么早就发难，呆着脸笑道："你问他做什么？"王掞盯着康熙，说道："奴才忝为太子师傅，太子于百官有君臣之义，理应请安！"

这件事风风雨雨，多少天来牵动满朝文武的心。王掞直言相陈，众人的心一下子提起老高，一个个竖着耳朵，目不转睛地看着康熙。康熙睨了众人一眼，一时倒真的犯了难。太子被废尚无明诏，王掞请见当然理直气壮。若让胤礽露面，又恐招惹无尽的麻烦——明知王掞是出难题给自己，却拿他没办法！半日，康熙才慢慢说道："你且跪安。太子的事不日就有旨意。皓翁，你是学富五车的人，说话做事要慎独，要讲大局。朕在这里，胤礽不宜接受百官朝贺！"

"奴才不曾说请太子受朝贺。"王掞寸步不让，也不理会康熙凶狠的眼神，只顾说道，"日前京师谣言纷起，说太子在承德出事。出了什么事奴才不晓得，只求见一面，以释群疑！"

王掞这样穷追苦问，挤对得康熙毫无退路，不由一阵光火，遂冷冰冰说道："明说了也不妨。胤礽不仁不孝，已经拘禁。此刻不能见！"

"万岁！"王掞扑身跪下，泣声恳求道，"原来竟是真的！奴才冒死陈言：太子在位已三十六年，敦厚仁孝，天下共知！……一旦为小人所诬，仓猝废弃，必招人怨而致天变！"说罢连连叩头。

他说话语气极重，刚回京的康熙本就不高兴，一时气得发怔，盯着王掞竟说不出话来。佟国维以下百官，个个吓得脸色苍白。

"看来你是一刻也不想叫朕安宁了！"康熙涨红着脸，格格笑道，"你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就敢张口胡言？'人怨'，能怨朕什么？上天又有何变？"

"昔日高祖平天下，诸功臣坐沙滩窃窃私语，张良奏高祖谓之'众人谋反'，"王掞从容说道，"今北京流言四起，一日数惊，百官纷纷聚议，为太子鸣不平，即是'人怨'！"

“嗬！——天变呢？”

“万岁启驾北巡，天清气和，今日回銮，却霾云四起，悲风如泣，黄沙蔽天，日月晦光，此即是天变！”

康熙仰头看天，果真阴得越发沉重了。灰褐色的云块低低地压下来，在大风中飘荡不定，和黄沙尘障几乎搅为一体。康熙心中不禁一动，旋即定住了神，冷冷说道：“这算什么天变！当日吴三桂造反，地震几乎毁了太和殿！王掞，你回去好生再读几本书吧！”说罢大喝一声：“启驾！”径自入内。

上书房大臣都跟了进去。由于没下旨意，百官不敢散去。官员们在风地里一直等了两个时辰，偏又下起了雪，真个苦不堪言。一群群人跺着脚取暖，有的装作漫不经心地踱至王掞跟前，却不言声；有的抚慰“天威难测，皓翁留意”；还有的说“皇上圣明，未必加罪。我辈臣子皆当自爱”。更有的装迷糊，说：“老师，这是怎么了，皇上真要废太子？”王掞心里雪亮，从袖中抽出那几张薛涛笺，大声说道：“你们不用担心，这几张纸干系多少人身家性命，我这就毁掉它！”说罢掀髯大笑，把具保名单嚼得稀烂，一伸脖子咽了。众人才松一口气。

直到未末时牌，正门大开，一群太监簇拥着李德全出来。众官眼巴巴儿望着，只见李德全脸上似喜似悲，走至正中南面立定，口宣：“有旨！”官员们齐呼一声万岁，听他宣道：

>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詈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予此人！着废去胤礽太子之位，以副天下臣民之望。钦此！

众人听了，先是一阵死寂，接着一片声叩头称是，默然起身。只有王掞俯伏不动，浑身抖着，先是一阵呜咽，接着竟号啕大哭起来。他这一哭，大家更是心乱如麻，手足无措。有哭丧着脸来劝的，有心里暗骂的，也有的假惺惺呆着脸，心里叫劲儿称愿的。王掞边哭边道：“奴才老了，对不起太子爷，对不起啊……要是奴才也跟着去了承德，宗庙社稷何至于就遭此大变……”那边跪的赵申乔、朱天保、陈嘉猷一干人听着越发难过。朱天保哭得噎住了气，竟一头栽倒，昏厥在冰冷的午门前。

“王大人，”李德全怔着看了半日，合起诏书，上前含泪轻轻劝道，“您甭哭了，叫人心里怪凄恻的！万岁爷有话，叫您回府歇着。还说‘让王掞别听旁人闲话，言者无罪嘛’！”说罢便叫，“王大人的轿子呢？搀老爷子上去，你们好生侍候着！”

第二十三回　恨不肖洒泪废太子　惧宫变面谕留武丹

李德全转回养心殿复旨时，马齐和佟国维几个长跪在丹墀之上，殿内殿外鸦雀没声，却见何柱儿闪身出来，小声道："主子正养神呢，等会再进去吧。"

"李德全么？"里头康熙早已听见，大声道，"进来。"李德全忙进去，见胤禔、胤祉、胤禛都在御榻旁，将方才午门传旨的情形禀报了。康熙怔了半日，长叹一声道："也须得有王掞这样的！纵观史籍，太子一旦被废，墙倒众人推，常常不得好死。朕何偿愿意废他？也是不得已啊！"说罢两行老泪夺眶而出。

张廷玉已经写好制诰，听康熙这样说，目光一跳，将稿子双手呈上。康熙颤着手接过来，拭泪看时，上面写道：

> 总理河山臣爱新觉罗玄烨谨奏昊天上帝、太庙、社稷：臣祗承丕绪，四十七年矣。于国计民生，夙夜兢业，无事不可诉诸天地。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辙，而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臣以是为鉴，深惧祖宗垂贻之大业自臣而堕，故身虽不德，而亲握朝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亦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位一日，勤求治理，断不敢少懈。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礽者，不孝不义，暴虐慆淫。若非鬼物凭附，狂易成疾，有血气者岂忍为之？胤礽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咎戾多端，难以承祀。用是昭告昊天上帝，特行废黜，勿致贻忧邦国，痛毒苍生！

看罢低头沉吟，索了纸笔要写，手却抖得厉害，仍交给张廷玉，说道："写得也罢了。朕还有几句心里话，你来拟文。"张廷玉答应一声"是"，接过稿文退至殿角，援笔在手。康熙沉痛地说道："朕八岁丧父，十一岁丧母，一片诚心只可告之上天。唉……朕的这二十多个儿子，说来是不少，竟都远远比不上朕！若是大清国祚还长，请上天延朕寿命，朕必定更加勤勉，善始善终；如我国家无福，上天要降祸，那就早早死了算了，也算成全朕一生令名……你写吧。"说至此，心中一阵

酸热，垂了头哽咽不能成语。

胤禛陡地想起那年八月十五拜月，康熙愿意减寿，以成千古完人的祈祷。才两年过去，大变骤至，又请延寿，使天下有济。景虽各异，情则如一。胤禛虽是冷心人，不禁潸然泪下。胤禔和胤祉都是一腔心事，木着脸垂头不语，张廷玉心中一热，忙含泪写道：

> ……臣自幼而孤，未得亲承父母之训，惟此心此念，对越上帝，不敢少懈。臣虽有众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终始；如我国家无福，即殃及臣躬，以全臣令名。臣不胜痛切，谨告！

至此，祭天文告已成。康熙展阅了，默然良久才道："朕一直奇怪。胤礽这孩子平日温文尔雅，怎么会变得这样？据朕想，莫不是中了邪祟！废是废了，朕心里一直放不下。把他暂关咸安宫，好生看顾。陈嘉猷和朱天保还留他身边侍候。太子妃自然也要废了，但也不要难为她——朕头疼得很，你们下去吧！"

胤禔和胤祉对视一眼便辞了出来。胤禛不安地动了一下，轻声道："阿玛，您这样子，儿子心里怪难过的，回去也难安生。可否允儿子在这侍候着。您老安睡了儿子再走？"康熙看看胤禛，点头道："难为你这片孝心，就这样吧——廷玉，你也乏了，回去吧……"

"臣请旨，"张廷玉小心翼翼地说道，"这祭天诰制……"

"后天，"康熙昏昏沉沉地说道，"你……代朕去天坛……"说罢一摆手，大殿又恢复了寂静。

废黜太子祭天文告颁布半个月，两广总督武丹奉旨回京。因此时京师情形极为复杂，武丹没有拜会一个人，在自己私宅里歇息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起轿直趋西华门递牌子请见。

刚递过牌子，便见里头出来一位将军，官袍翎顶，腰佩宝剑，也有六十多岁，却大步带风，踩得积雪咯吱咯吱作响。那人一出来，见武丹站着，先是一怔，忙跨前一步，双手一拱道："这不是武老将军！久违了！"

"你是……狼瞫！"武丹一定睛便认了出来，拍着那人肩头哈哈笑

道，“狼瞫弟嘛！你拍我的马屁做什么？什么‘武老将军’？我这武丹名字，还是先头娘娘赐的。我们几十年老兄弟了，你高兴，仍叫我犟驴子吧！”狼瞫是个精细干练的人，不似武丹豪爽，遂笑道：“在承德听万岁说你要来。我算着你三天前就该到了，上次你进京，我就想着也进京来看你，后来听说你又回去了。怎就走了这么多日子？莫不成走了水路？”

说走水路，自然要过南京。武丹过南京，必见魏东亭，狼瞫问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武丹笑道：“我是走的水路，如今时局如此，我不能不请教一下这些老兄弟。唉，虎臣这人什么都好，只是心细如发这一条害了他，身子是越发不济了……我瞧他瘦得怪可怜的，心里真难受——不谈这事了。邸报说，你不是护驾来京的么？二十多天了，还没旨意叫你回去么？”狼瞫左右顾盼，见没人，方道：“我得回承德守避暑山庄，恐怕你老兄未必能回广东了。”武丹原抱定了快去快回的宗旨，听他这样说，心里一沉，想问，又知狼瞫一向谨慎，只好打个干哈哈，说道：“那……那是再好不过——你如今在哪住，回头我去看你。”

狼瞫笑道：“我带着一万多兵，不在城里住，回头我来看你。你见着万岁就知道了。”正说着，见邢年出来，便笑道：“主子传你了，快些进去吧！”

邢年过来见了礼，带着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侍卫一直进了养心殿的垂花门，方赔笑道：“武制台，万岁有旨，您不必报名。奴才就不进去禀知了。您请……”武丹点点头便一步跨了进去。

乍见康熙，武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半年不见，康熙仿佛老了十岁。在东暖阁里，康熙兀自穿着酱色江绸面中毛羊皮袍，略带浮肿的脸上满是刀刻似的皱纹，佝偻着身子歪在大迎枕上，望着殿顶的藻井出神。看着康熙老态龙钟、疲惫不堪的面容，武丹鼻子一酸，伏地哽咽道：“老奴才武丹谨叩……万岁金安……刚刚儿半年多光景，主子身子骨儿怎么就瘦得……”

“是武丹呀……”康熙转过脸，惨淡一笑，“快起来坐着——何柱儿，赐茶！”又问：“朕看你神采奕奕，令人羡煞呀！记得你比朕还大着六岁……”武丹强忍了泪，赔笑道：“主子龙体一向康泰。眼下不过一时调养不周，瞧着清减些。静养几日自然就会好起来的。老奴才还要陪主子到木兰围场，看主子再射几只猛虎呢！”说着勉强笑一笑就拭泪，康熙笑道：“你这老货，是来安慰朕，还是勾朕伤心呢？”

武丹忙笑道："奴才着实惦记主子，不知怎地就止不住流泪！奴才越老越变得婆婆妈妈的了。"

"这次召你来京，朕不放你回广东了。往后就能常常见面了。"康熙坐起来，正容说道。见武丹睁大了眼注目自己，又缓缓说道："你来任直隶总督。北京的拱卫交给你。狼瞫在承德驻军，想见面，也很容易。人老念旧，最怕寂寞，你在这里，朕心里安帖……"说罢垂头叹了一口气。武丹情知康熙是对政局不放心，所以调了自己来，这自然是绝大的信任，但想到魏东亭说的"京师如今好似龙潭虎穴"，不禁袭上一阵寒意。正寻思如何回话，康熙又道："先前在承德，侍卫们都交了大阿哥。他是皇子，于身份不合；还有胤祉，又做王爷又是侍卫，于体例上也不妥。本来想叫魏东亭来，他身子骨儿又太差，想来想去，只好这样，你不可推辞。"

武丹心念一动，觉得康熙对胤禔似也不放心。忙道："只是奴才也老朽了，这差使要紧。侍卫得侍候站班，外头直隶总督衙门事情也多，奴才又是个使力不使心的，恐怕顾不来。有个闪失，奴才获罪事小，只怎么对得起主子几十年的洪恩呢？"

"放心吧！"康熙笑道，"京畿防务你不过挂个名儿。朕听说直隶衙门的山向，于总督不利，已命钦天监去看，说衙门口正南正北，不利主官，朕叫他们赶着改造。收拾好了，你就放心住进去。朕心里并不糊涂，你武丹必是见了魏东亭。怕沾惹上阿哥们的事，朕方才已经训诫过阿哥们，不许任何人擅自到你那里去搅和。你是有旨免死两次的人，怎么生出这个怕事的念头？朕并不要你进来站规矩，只借重你的名声，替朕弹压好这个北京城。"武丹听康熙这番推心置腹的话，万般滋味齐涌心头，想说什么，嗓子哽着说不出来。半晌才道："主子这么信任奴才，奴才就是死了，磨成粉也是报不了恩。奴才出身绿林，不过一个马贼，能有今日，还不都是万岁给的？主子既这样说，奴才在京，总不叫万岁为紫禁城防务操半点心！""就是这个话。"康熙点头笑道，"你是出了名的魔王，就在这养心殿院里，你杀了多少人！就取你这份狠心，这里的太监们听见你名儿都怕，京畿多少武官都是你的老部属，只怕还镇得住。"说罢，又叮咛了许多保重的话，才命武丹跪安。

武丹满心凄楚退出殿外，见李德全手里捧着个热气腾腾的大药罐子从垂花门那边过来，胤禛走在前面，便迎上前，正要请安，胤禛一把扶住了，笑道："我可不敢受你的礼！见过皇上了？"

“见过了，”武丹说道，“四爷是侍候皇上用药的吧？奴才代尝一口如何？”胤禛笑着点点头，看着武丹喝了一口，问道：“你现在去哪里？”武丹抹了一把嘴，满不在乎地说道：“去大阿哥那里。他领侍卫的差使交给我了！”胤禛收了笑容，说道：“他刚刚回去。皇上今个发落怡贝勒，他掌的刑。唉……老十三这四十杖可怎么受啊！”武丹想了半日，不知该怎么回这个话，只好说道：“十三爷是金枝玉叶，要是奴才这粗皮糙肉，就一百杖也稀松。奴才那里倒有好棒疮药，回头给十三爷送一点。”

胤禛叹道：“他拘押在养蜂夹道，怕送不进去。这样吧，你叫人送到我府里，我代你转送就是了。”武丹实在怕沿着这种话题谈下去，趁着话缝儿，便告辞道：“四爷没别的事，奴才就去了。”胤禛却叫住了，“别忙嘛！我又没叫你结交我，你怕个什么？”一句话说得两人都笑了。胤禛问道：“听说三爷府的孟光祖在南京，你见着没有？”

武丹诧异地看了胤禛一眼：诚郡王胤祉的门人孟光祖，何止到过南京！由四川而云贵，还到过两广。武丹在南京，早听魏东亭说了。只是胤禛消息这样快，实在叫人纳闷。思量半晌，武丹方道：“四爷，这事我委实不知端底。我在南京燕子矶只逗留了不到两个时辰。根本没下船。只会了会魏东亭，恍惚听说三爷府有人在南京。是不是孟光祖，我没问。虎臣这人四爷知道，事不关己，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只听说那人到南京才三天，我一路不停，就来了北京。”

“你回去吧！”胤禛淡淡一笑，“我们改日再谈，别忘了药。”说罢弹了弹袍角，一点头便进殿去了。

武丹如释重负，出了西华门，已是午牌时分，倒犹豫起来：这时候拜会直郡王胤禔，正赶上午餐，必定留自己吃饭，吃是不吃呢？迟疑了好一阵，决定还是先去直隶总督衙门接印，安置好了，再从容去和胤禔办交接。刚要上轿，远远见诚郡王胤祉出来。武丹绝不想再见这位阿哥，便慌忙上轿，吩咐道：“起轿，去总督衙门！”

诚郡王不同于平日温文尔雅的风度，脸绷得铁青，手中紧握着一柄湘妃竹折扇，踩着积雪一路带风出来，站在西华门口，一脚跐着台阶，大声喝道：“我的轿呢？”

“千岁爷，奴才们在这儿候着呢！”管家就守在门北的大石狮子旁，他从没见过他主子这般气势，忙不迭连声答应着跑过来，赔笑道：“爷

进去这半日，定必饿了，快给爷看轿！”胤祉冷笑一声，说道：“别看这半日，长了多少见识！万岁爷差点没把我的心扒了！”他顿了一下，发觉自己有些失态，便放缓了口气又道：“叫人回去传话给陈梦雷、魏廷珍、蔡升元、法海四位先生，原打算请他们吃饭，现在有事回不去。叫皇孙们都去陪着，代我谢个罪儿！”管家听一句答应一声，又道：“请爷示下，如今打轿去哪儿？”胤祉一哈腰进了轿，大声道：“直郡王府！”

直郡王府坐落槐树斜街。原是前明福王京邸，最是轩昂壮丽，明珠未坏事前就住这里。康熙二十九年明珠被抄家，举族搬了出去，渐渐冷落。大阿哥被封贝勒之后，便占了这块宝地。胤祉到府前，气嘟嘟地下轿，也不叫人通报，竟自直趋后堂。胤禔正和福晋吃饭，几个侍妾立在旁边侍候，不防胤祉一头撞进来，吓得众女人一个个避闪不及。

“老三，是你来了？”胤禔脸上闪过一丝不快，但很快又变得和颜悦色，叫住了妻妾们，“是三叔来了嘛，你们躲什么？老三，坐嘛——添一副杯匙来！”

胤祉潇洒地将辫子向脑后一甩，一撩袍子坐了，说道：“我饱得很，不用饭了。叫嫂子这边吃饭，我有话和大哥说，那边书房里谈，如何？”胤禔将眼风一扫，福晋章佳氏忙起身笑道：“我早就饱了。你们哥俩边吃边唠吧！”说罢领着家人都退了出去。胤禔放下筷子问道：“老三，你这么风风火火的，不像平日气色，出了什么事？”

“我来向大哥领罪！”胤祉别转脸哂道，“出了什么事，大哥不比我更清楚？”

胤禔一怔，打量胤祉移时方笑道：“你这么葫芦不是葫芦，瓢不是瓢的，叫人怎么说话？”“好说！”胤祉冷冷一笑，说道，“今儿皇上批下来个条儿，叫我明白回话，我背给你听听——据江南巡抚马军奏，有孟光祖者，自称诚邸门人，游说于陕川广鄂之间，传播内廷新闻，语多隐晦，称道诚郡王。近日来宁，曾赴总督佟某府，将军年某府，提督薛某府，代王赐送绸缎、马匹等物，且至臣府馈赠如意。臣思我朝国法，凡过往官员均须有关防勘合，各官方可接待。该员系诚邸门人，通行数省而无执照，甚属可疑。臣惊骇之余，思及诸阿哥差人赐外官物件，依律合应具奏圣躬，遂冒不讳具此密折，六百里加急请旨应如何处置孟某。谨奏，不胜悚惶！——如何，我背得可全么？”

“久闻三弟有过目不忘之才，果不其然！”胤禔听着，心里已是了

然，遂温语说道，“不要听马军放屁！他虽是从我府里出去的，历来撒野不成体统。三弟你这样的君子，我断不信有这样的事！要真的是孟光祖冒充你的差遣在外招摇，三弟，你得把这事在万岁跟前撕掳开了，我自然要替你说话！”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胤祉眼中冒火，“你的门人柳凤鸣在外头不在？还有薛占魁，你以为我不晓得？要不是你指使，马军他有几个胆子，拿我来作伐？”

胤禔忽地拉长了脸，“砰”地拍案而起，“老三，你还有点规矩没有？什么柳凤鸣、薛占魁？我不知道！你的人在外头捣鬼，被人举发，你缠我干什么？可见你自己就不正派！真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胤祉勃然大怒，扇子一摔也霍地起身：“别以为太子废了，你就是主子！事情还不一定呢！实话告你，我也不是省油灯！”“你省油不省油关我屁事！”胤禔吼道，“两个山字叠起，你给我出去！”

“好……”胤祉气得无话可说，半晌才当胸一揖，恶狠狠笑道，“勿悔勿悔！”一跺脚去了。

第二十四回　虎视眈眈手足相残　趁火浇油心怀叵测

胤祉刚出去，十四阿哥胤禵后脚便进来。见胤禔站在窗前发愣，胤禵笑道："大哥吉祥！方才眼一晃，像是三哥上轿走了？"

"嗯。"胤禔答应一声，问道，"你是从老八那里来的吧？有什么事么？"胤禵道："要紧事是没有的。二哥和十三哥的事发落下来，总算清静了。二哥不说，他拘在宫里，除了不得出来，什么也不缺。十三哥挨了四十板，听说着实打重了，又拘在养蜂夹道。那不是人呆的地方。所以我和八哥合计：无论怎样，总是自己兄弟。八哥想送几个粗使丫头，去服侍他，我也想送点行头过去。这是个担嫌疑的事——显着只有我们知道照应兄弟。大哥面子大，再找上三哥、四哥、五哥给他送去。大伙儿把十三哥安顿好——皇上见咱们兄弟情分好，也不会降罪。"胤禔听他说得头头是道，想了想，说道："与其这样，我这会子就递牌子进去。光明正大地奏了，皇上也未必就驳回——你去不去？"

胤禵忙笑道："那是！我当然陪着大哥去。有你在，胆子也壮些。"胤禔被他捧得高兴，一边叫人传轿，口中说道："你是极伶俐的，只是太胆大，也有叫我壮胆的？老十四，你精明外露，这一宗儿不好，其实有些事别人瞧破了，不言语就是了。那年太子打纳尔苏王爷，纳尔苏哭着找我，说是十四爷挑唆的，叫我按住了，才没有捣登出来，不然可怎么了得？"这一打一拉，胤禵很为感动，抿嘴儿笑道："大哥教训的是！其实那回平郡王是太没规矩，该敲他几板——大哥您眼见要做太子了，得有度量。有您这话，我就知恩感愧了。"胤禔笑道："这话是你说的，我可不敢想，你也甭哄弄我！我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舟。能当好这个长兄，一生也就足了。"

康熙正在养心殿召见三位上书房大臣，忙了一天，他已乏得满脸倦容。太子一旦废去，三个上书房大臣不得不照康熙三十五年之前的例，把各地奏折写成节略呈送御览。康熙由于重新料理政务，精神体力便觉难以支撑，几天下来，方知太子原是少不得的。

胤禔和胤禵进了垂花门，见胤禟和胤祉都已先来了。胤禟便赶着过来给胤禔请安，胤禵也忙上前与胤禟、胤祉见礼。胤禔和胤祉二人只冷

冷对视一眼，谁也没说话。胤禟素来话少，不阴不阳站直了身子，只说了句“万岁这会子不让进。咱们先等着吧”。

等了一会，见上书房三位大臣鱼贯退出，胤禔便道：“我先进去，问问皇上见不见，兄弟们且候着。”说罢自踏上丹墀。李德全忙挑帘报说：“皇阿哥胤禔请见。”

“进来。”康熙半躺着闭目养神，听着胤禔请了安，方道：“见着武丹了么？”胤禔且不提外头还有三个阿哥等着求见的事，因见康熙困顿劳倦，赔笑说道：“武丹还没去见儿子。直隶衙门的事大约也得两日才料理得开。——有句话儿子想了许久，本想早就奏知皇上的，但不知当讲不当讲？”

康熙原本以为他不过请安，见他郑重其事，奇怪地看了看胤禔，道：“有什么不当讲的？你说吧。”胤禔轻咳一声，说道：“皇上这次乾纲独断，毅然废去胤礽，天下臣民无不举手加额相庆。但太子毕竟在位三十余年，平日又颇有仁慈虚名，百官里头有些人要图谋东宫复位，为日后得一个拥戴大功……”说至此，却嗫嚅了。康熙瞿然开目，听他顿住了，便笑道：“你奏得好。这事朕知道，王掞就是个头儿。别的还有些什么人？”

“如今外头谣言很多。”胤禔受到鼓励，索性放胆说道，“胤礽囚在咸安宫，仍在大内里头；十三阿哥是胤礽死党，仅处刑四十杖，暂时拘禁。知道的，说皇上宽厚仁慈；一起子小人，以为圣心尚在犹豫。各位阿哥中也有人怕太子复位，争先恐后给胤祥送人送东西，给自己留后路——连朝鲜使臣金中玉也说，太子虽废，圣上还留恋他，将来还要复位的——人心越发不安定。”

“你以为如何？”

“圣上，俗话说：‘一兔脱网，万人空巷。’”他不往下再说。

康熙当然知道这话的用意。一只兔子逃逸，满街的人都会兴奋得齐声大叫“捉兔子”；待有一个捉到手，其他的人也就不理会了。康熙坐了起来，似笑非笑地说道：“你比方得是。只是胤礽到底是朕的骨肉啊！能把他怎么样呢？先头你太祖母最钟爱的就是他，他母亲赫舍里氏是在宫变中因护驾受惊而去世的。所以朕不能不多担待他些——人，最怕的是宠坏了啊！”

“儿臣明白皇上慈悲之心。”胤禔顿首道，“但孟子云‘社稷为重’——儿臣斗胆冒死陈言，胤礽在一日，其党羽断无根绝之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为国家计，求皇上当机立断，忍痛割爱。赐帛，令其自尽，以绝太子党羽非分之想……”康熙此刻恨不得一脚踢死胤禔，听他兀自说得振振有词，反笑道：“你的办法好呀！只是，这样做千年之后，朕将会落个什么名声呢？”胤禔哪知康熙心思，见说得投机，索性大着胆子道：“儿臣也常念手足之情，但为朝廷安宁，儿臣不怕担恶名，愿为皇上去此隐忧。”

康熙听了格格一笑，浊气涌了上来，突然觉得一阵头晕，身子不由一晃。胤禔忙起身来扶时，却被康熙轻轻一推，说道：“朕没什么，外头都有谁在？叫他们进来。”胤禔的密奏还没有完，见康熙又要叫人，不禁一怔。守在门口的张五哥早答应一声出去了。

胤祉等三人进来，见康熙面色潮红，不住咳嗽，大口大口喘气，不由都慌了。胤祉原是专为寻事而来，便黑沉了脸大声问胤禔：“皇上方才还好好的接见大臣，你进来说了什么话，把皇上气得这样？”胤禔莫名其妙地瞪着眼道：“这方才皇上还笑呵呵的——我何曾说什么话气皇上来着？”

“你……你两个畜生！”康熙半日才透过气来，指着胤禔、胤祉怒喝一声，“都跪下！”

自废太子以来康熙虽心情不好，但从没发这么大火，一时众人都吓愣了。连胤禟、胤禵都站不住，直挺挺跪了，含泪劝道：“父皇，天大的事，身骨儿是要紧的……求父皇息……怒……”暖阁外面的侍卫、太监、宫女见阿哥们受责，扑扑腾腾都一齐跪下。

“你们都看看这两个皇子！”康熙指着胤禔、胤祉骂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那是祖龙死后才有的事！如今朕还健在，天下太平鼎盛，只不过废了个太子，他们就都红了眼！这个胤祉，读的书倒不少，可学问都吃进狗肚子里，竟然派门人出京，四处联络外官。那个胤禔，更是无耻之尤，居然要加害胤礽！不谙君臣大义，不顾父子之情，不念兄弟之谊，三纲五常竟统统不要！你今天要害太子，到明天不就要加害朕了！原来你们是打定了主意，自己要当‘万万岁’！……”他双眼发直，手剧烈地抖动着，声音越发越不连贯，侍候在养心殿配殿的太医院医正贺孟頫闻讯赶来，还没站定就被康熙轰了出去：“你给我滚出去！朕有什么病？只要这些孽障们不来气朕，朕寿限长着呢？”

所有的人都吓得呆若木鸡。四个皇子伏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出，只一味听康熙咆哮："……朕自登极，历尽人间沧桑，功名勋业将要载在史册！有什么事瞒得过朕？朕为什么要调武丹来代你，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要胤禛监护胤礽，你想过没有？你胤禔自承德领侍卫内值，就有了非分之想！你照镜子看看，一身贱骨，愚顽浮躁，轻狂自大，朕这江山能交给你么……"他训斥了足有半顿饭工夫，才渐渐发泄尽了，颓然坐在大炕上，长叹一声，"罢了罢了！天作孽，犹可活；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都出去，好自为之吧！"

四兄弟对视一眼，想起身又都不敢。胤禔面如死灰，叩头道："儿臣原是愚不可及。有各位弟弟作证，儿虽不肖，断不敢觊觎皇位，自干罪戾。儿臣方才的话虽错了，望父皇谅儿苦心，只为安定朝廷，并非对胤礽有私仇……父皇洞鉴万里，明察秋毫……儿臣也就知足……"胤禔越说越痛，肩膀抽搐着，竟呜呜咽咽哭了起来。胤祉却要落井下石，在旁冷冷道："大哥要我作证，我是不敢的。不怕你怪我，你这人一向办事是太绝——岂不闻过犹不及？——怎怨得父皇如此生气，连我也里外不是人：你将二阿哥整治得太子做不成，如今又要杀他，真应了一首古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你的心肠也太狠了！"胤禟、胤禵原也想在火上多浇点油，又怕胤祉装好人，听他竟先发难，都把眼瞪得老大。

康熙听胤祉话中有话，撑着劲儿颤巍巍坐起来："胤祉，你在朕面前讲话，不要躲躲藏藏的！"

"儿臣闭门读书不问外事，下人们希图荣贵，不知天高地厚，出去给儿臣招祸，父皇生我的气是该当的。"胤祉从容说道，"大阿哥图谋东宫，早就有了这个心！儿子那里存着好些珍版秘书。大前年，大阿哥曾去我那里查阅过《烧饼歌》、《乾坤万年歌》、《黄蘖师诗集》这些星命书，还抄录了刘伯温对朱洪武的奏辞，以及魇魅之术——儿子原以为他不过是好奇，后来听何柱儿说，大阿哥查了胤礽的玉牒，写了什么东西藏在毓庆宫……""老三！"胤禔脸色陡地变得又青又白，形同鬼魅，"你……你血口喷人！"

"放肆！"康熙断喝一声，身子一倾问道，"胤祉，你只管讲！"胤祉睨了一眼胤禟，一时竟有点犯踌躇：帮胤禔行妖法的张陵，是白云观张德明的弟子，扯连这条线，立时就牵到胤禩一伙，这就很要掂掂分量，因叩头道："父皇，详情儿子实在不知。要不是父皇旨意里疑到胤礽有'鬼物凭附'，儿子就一千年也想不到这里。这事何柱儿最知端底，把

他叫来一问便知！”康熙没听完已是气得面白如纸，急忙叫传何柱儿。

何柱儿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早吓得走了真魂，连滚带爬地进来，捣蒜似地磕头，结结巴巴道：“……奴才也知道的不多……三爷说的是实……前几年常见大阿哥往毓庆宫走动，奴才有点疑心，就叫小苏拉们留神着。后来果然在太——胤礽的褥缝里找出一张《乾坤十八地狱图》……上头写着二爷的生辰八字——险些儿没把奴才吓死！”

“你真反了！”康熙勃然大怒，“这么大的事，你居然不回奏！”

“奴……奴才不、不敢……奴才真的是吓晕了头。”何柱儿浑身发抖，语不成声地道，“……奴才当时想，这事告发出来，万岁准得要了大爷的命；要不告，一旦捣腾出来，奴才也活不成。想来想去没法子，只好去见大阿哥，劝他别老往内宫跑，奴才说，‘您虽是阿哥，到底有君臣名分，宫里女眷多，也得避个嫌疑……’大阿哥当时发了脾气，说奴才离间他们兄弟关系，还要掌奴才的嘴。没奈何奴才又说，‘自古邪不胜正，暗室亏心神目如电，爷做得出了格，万岁在上头，您老可怎么得了？’……总之，是奴才说怕了他，他才没敢处置奴才……”他说得声泪俱下，满殿的人听得毛骨悚然，“……自打那日，凡大阿哥的东西，奴才连水都不敢喝一口，为的就怕他要了奴才的小命儿……”

其实，这些话只一半是真的。后头“劝”胤禔的全系伪造。胤禔脸上全无血色，昂着头听完了，竟一句也分辩不来！

“这张图还在么？”康熙已经相信何柱儿说的话，何柱儿头皮碰得乌青，抖着手撕开袍襟，取出一张黄裱纸，胆怯地看了胤禔一眼，膝行几步捧给康熙，说道：“这是奴才的性命，怎么敢丢了？”

这张纸只有绢帕大小，上头用水墨绘着日月星辰，中间画着山河大地，站着一个人，面目不甚清晰，下头便是十八地狱，鬼魅魍魉七拐八扭挤在一处，伸手要拉那人，画面很是阴森可怕。中间有一小块空白，写着“甲寅、庚午、丙寅、甲戌”正是胤礽的年庚八字。日月之间还题着《推背图》里的一首诗：

天长白瀑来，胡人气不衰。

藩篱多撤去，稚子半可哀。

甚是细微难辨，戴上老花镜检视时，一目了然，正是大阿哥一手漂亮的精瘦小楷。

康熙痴痴凝视半日，突然仰天狂笑："……好，妙！……君臣……父子……兄弟……哈哈哈哈……"将那纸轻飘飘扔在地上，撇下众人，踉踉跄跄出殿，径自向乾清门上书房奔来。

乾清门已经掌灯，马齐等三人还没有退去。因在养心殿议政没得结果，几个人都没兴头。恰武丹进来递送直隶军需清单，一边说些没要紧话，审阅着加盖关防。见康熙摇摇晃晃闯进来，后头跟的刘铁成、张五哥也都神色慌张，连忙上前扶着康熙坐下。佟国维赔笑道："五哥，你怎么这么粗心，主子穿得这么单薄，——有事叫奴才们过去不是一样的？"

大约经冷风一吹，康熙似乎清醒过来，长吁一口气说道："你们都没走，很好。朕想了想，有几件事立即要办！"四个人听他口气严峻，忙都跪下静聆旨意。

"一、"康熙说道，"朕明晨移驾，在畅春园过冬，武丹调三营绿营兵防护，原来的羽林军调喜峰口驻扎。"

"喳！"

"二、即刻囚禁大阿哥胤禔。令善扑营抄捡胤禔府邸——不必惊动家属——有违碍物品，一概进呈御览。"

"三、"康熙目视张廷玉，"明日召集文武大臣，你三个宣明旨意，由百官推荐皇子入东宫。众意是谁，谁就是太子！"说至此，冷笑一声道，"都自作多情，以为能当太子！胤禔整日自吹有老八的风度，如今看来，猪狗不如之小人！"说着猛地击案，桌上的茶具叮当作响！

第二十五回　受刑杖佳人侍汤药　猜酒枚策士说朝局

内务府打板子是极有讲究的。这里的人都是前明东西厂锦衣卫和十三衙门老吏的子孙，家传手艺，人人有一套绝活。有的打得皮开肉绽，看上去血淋淋，煞是吓人，其实只要三包外敷金疮膏，管你没事；有的打完了连皮也不肿，如不用药，五毒攻心，连命也保不住——练板子的用绵纸包了稻草，里头的草打得稀碎，外头的纸都不破——因监刑太监都是胤禟的包衣旗奴，所以打胤祥便都使足了阴劲，四十小板本是寻常的廷杖，却把个筋强力壮的胤祥打得七魄不全三魂飘渺，昏厥不省人事。不晓得的还以为这个皇子养尊处优惯了，皮肉娇嫩不禁打。有的太监还放出风声，说胤祥装可怜相儿叫人看。

胤祥昏昏沉沉似梦似醒地躺了一天一夜，醒过来时，紫姑正给他用白药水搽洗臀部。见他醒来，紫姑忙又倒了一杯温水，喂他服下白药保命籽儿。其时已是申牌，一抹斜阳从养蜂夹道洒落下来，透过天窗照在胤祥脸上。胤祥哼了一声睁开眼，见紫姑眼睛肿得像桃子似的，便问："这是……养蜂夹道吧……"

"嗯……"紫姑的喉头有点哽咽。

"就你一个人在这？"胤祥无力地晃了一下脑袋，"……倒难为你了……"

紫姑用小匙调着水喂胤祥喝着，抽泣了一下说道："十三爷别想那么多。小人们就这个样儿。赶明儿你回府，他们依旧又回来了。府里的蔡管家，还算有良心没有走，在府里维持着。三爷、八爷、九爷、十四爷瞧着主子……可怜，又送了几个丫头来……您放心，虎毒还不食子呢！万岁爷早晚还要放你出去……"她好像隐忧很重，一边说一边想，抽泣着欲言又止。胤祥闪眼看时，果见在房角还立着一个丫头，便道："你过来替替紫姑，看她累得什么模样了！紫姑，这里有你们歇息的房子么？啊，有的，那就好，你去睡睡吧……"紫姑"嗯"了一声敛衽默默退下。胤祥闭了眼，但觉两股像火灼似的热辣辣的疼痛。

"十三爷，十三爷……"一个女子的声音哽咽着叫道，"……您醒醒

儿，醒一醒……”

胤祥听着声音好生熟悉，迷惘地睁开眼，盯了那丫头一眼，不禁浑身一颤，原来是阿兰！犹恐是幻景，揉了眼看时，鹅蛋脸儿柳叶眉，颏下一颗朱砂美人痣，不是那个阿兰是谁！阿兰看去也是几夜没睡，眼圈儿熬得发青，见胤祥醒过来，忙不迭将桌上一个碗端过来，轻声道：“这是三爷送的玫瑰薄荷露，已经调好了。十三爷，您用一点吧……”说罢长跪下去就要喂胤祥，胤祥却抖着手接过了碗，仿佛不认识似地审视阿兰。移时，尽力一泼，将那碗露汁全泼在阿兰脸上身上！

“我知道爷恨我……”阿兰抹一把脸，泪水夺眶而出，“我不识抬举，怨不得爷恼。可这里头的事三言两语又说不清，天地日头都在，早晚有一日，爷总能知道我的心……”

胤祥静静听着，他就是为了这个女人负心，才自暴自弃，事事出头。经历了这几翻几覆，他才领悟到胤禛为什么心冷如铁。小时他怕鬼，胤禛告诉他，鬼没什么可怕的，人才最可怕。这番遭际，才知道竟是真的！胤祥听紫姑说，阿哥们送了不少丫头来，知道自己一行一动都在人家掌握之中。他嘴唇嚅动了一下，听天由命地说道：“反正我是穷途末路的人了，八哥想怎么样，你阿兰安什么心，都随便……”

话刚说完，外头一个年纪稍长的艳色女郎挑着帘子一步跨进来，见阿兰跪在床前，怔了一下，清脆地格格笑道：“哟！十三爷！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呀？一个跪着，一个躺着，就这么四目相望——是梁祝楼台会呢，还是梁鸿砸了孟光案呢？”

“乔姐！”阿兰见她进来，站起身勉强笑道，“十三爷刚刚醒过来。你回八爷府取衣裳，这里几个小丫头没人管。钻沙的钻沙，挺尸的挺尸。只一个紫姑姐姐，熬得受不住，十三爷叫我替她服侍一会儿，不想就失手撒了玫瑰露，正在这替十三爷收拾呢！”乔姐抿嘴儿甜甜一笑，从壶中又斟出一碗，过来身子一歪，偎在胤祥身边，手脚麻利地替胤祥掖了掖被角，啧啧叹道：“一碗露值什么，我瞧着十三爷倒像恼了！十三爷，你这几日可是从鬼门关挺过来了——几乎没把人吓死！这班没天理的杀才，怎么就把人打成这样儿！别说紫姑，就是我们，也瞧不过眼去……”说着，又笑又抹眼泪儿。

“你们？”胤祥被她柔软的身子偎得暖烘烘的；她那甜蜜蜜的话儿，黑漆漆的瞳仁儿，都给他一种亲切的快感，心中不由一动，问道：“你

们都叫什么名字？谁叫你们来侍候我？”乔姐笑道：“我们么——哪里来的都有，她叫阿兰，是九爷府里的；我是乔姐，是八爷府里的；那叫翠香，是三爷府里的，阿宝她们三个是十四爷送的，乌豆她们三个是五爷府里的。我们都是奉旨来服侍您的！您放心，别想着我们都是歹人。阿紫姐姐像防贼似地看着我们。要是害你，这会子有十个爷也早……”说到这里，眼圈儿红红的，又爽气地一笑，道：“等您星灾退了，要留要打发，都是您一句话，你也别以为我们是到您跟前卧底来的！”阿兰在旁听着，只是垂头不语。

正说这些没要紧话，狱神庙执事笔帖式匆匆进来，刚说了句“乔姐——”因见胤祥醒着，便请安，禀道：“十三爷，四爷瞧您来了！”见胤祥面带诧异之色，那笔帖式又道：“十三爷别犯疑，奴才是四爷门下的。奴才不能连这点子事都不通融。”说着便见胤禛背着手神静气闲地踱进来，那笔帖式忙躬身退了出去。

“十三弟，”胤禛踱至床前，注目良久方道，“身上好些了？”“好多了……”胤祥答应一声，不知怎的心里酸酸的，眼圈已经红了，待要挣扎着坐起，胤禛忙上前双手按住了，轻声道：“我刚从潭柘寺回来，特意儿瞧瞧你。看来竟不相干了。只现在身上热毒没有散，好好疏散疏散，过几日再用补药，也就好了。”说着扶他躺下。胤祥觉得身上似乎塞进了什么物件，硬硬地硌着腰，不禁一怔，忙点头微笑：“叫四哥惦记着了。”胤禛吁了一口气坐下，端起阿兰递过的茶呷了一口，说道：“你的案子一时还明白不了。不过你也知道，八爷平日最有涵养的，而且素日敬重你为人爽直仗义，断不会叫你吃亏的。”

“八哥！八哥怎么了？”

胤禛稳重地点点头，说道：“你自然不知道，举朝文武上表推荐，要立他为东宫太子——所以，这对你是个喜讯儿。”胤祥的心像从百丈崖头猛地跌落下来。他有一种直觉，这次被诬下狱，幕后的主使就是这位八皇兄！胤祥毕竟机警，略一沉吟，笑道：“这自然是喜讯——万岁爷的意思呢？”胤禛笑道：“还没旨意。不过这几日就会下旨的。思想起来，我们竟都是痴人，为什么要跟着胤礽，效什么愚忠呢？唉，蠢哪……”

“哦……”胤祥弛然而卧，心里紧张地琢磨着胤禛的话意，却道：“你痴，我不痴！万岁这会子降诏杀我，我也要说，保胤礽是堂堂正正的事。”他用手触了一下那个硬包，长长的，约有五六寸，仿佛裹

着一柄匕首，不由打了个寒颤。乔姐忙问："冷么？"便要替他整被子，胤祥忙道："不要紧。晚间再加一床被子就够了。"

"你们谁是头？"胤禛站起身来，冷冰冰看着乔姐窈窕的身材，问道："是你么？叫什么名字？"乔姐忙叩头道："这里的八个奴婢是几位阿哥爷送来侍候十三爷的，还有个紫姑，原就是十三爷的人。十三爷今儿才清醒些，还没指派谁是头。里头是紫姑，外头是我们几个……奴婢叫乔小倩，原是十四爷的人，后来跟了八爷……因为略年长些，她们都叫我乔姐儿。"胤禛一时没说话，只把目光扫来扫去，半晌才道："你是十四爷的人。知道我和十四爷是什么情分吗？"

乔姐尽自泼辣伶俐，也被胤禛的目光慑得不敢正视，只低头答道："奴婢听说过，四爷和十四爷是一母同胞，和别的阿哥情分不同。"

"知道就好。"胤禛面若冰霜，睃了阿兰一眼，道，"紫姑我是知道的。我这十三弟，要担待在你们身上。色乃伐性之斧，我兄弟身子骨儿不好，我看你们几个都十分娇艳，若是狐媚他……哼！我是阿哥里出了名的冷面人，十三弟出了事，我一定活殉了你们几个！"说罢也不告辞，竟抬脚去了。把个阿兰、乔姐臊得满脸通红，讪讪地侍候胤祥吃过晚饭，悄然退去。

胤祥待更深人静，才从身子底下取出那个包儿，在被窝里就灯影儿看时，是一方丝绢裹着一张纸，还有一柄银匙。纸上只有寥寥几个字，却不是胤禛的手迹，写着：

世上有一人爱你，你就不该去。

胤祥揣摩着这话的意思，把字条放在口中嚼咽了。他已完全明白，外头情势严重，四哥怕他寻短见，特来安抚。这把银匙，自然是怕有人在饮食上做手脚，赠他试毒用的。胤祥心下感念，听着风吹得窗纸簌簌作响，不禁凄然泪下。

胤禛走出养蜂夹道上马，天色已经黑定，天空飘起零星柔软的雪花，打在脸上凉丝丝的，很适意。走到胡同口，他迟疑了，袖子里还掖着一张胤祯在五福堂请客的柬帖，去不去，他拿不定主意。

大阿哥一夜之间被圈禁在高墙里边。他的惨败，胤禛并不像别人那样感到意外。此人的人缘素来平常，办事没章法，即使没有魇昧的事，

想当太子也是一厢情愿。自从在承德他受命监护太子，他已经看出了康熙的意思，只是没想到，满朝文武，连同李光地等在京致休的元老重臣，竟一边倒地推荐胤禩——这么大的势力实在令人心惊！佟国维和马齐以上书房大臣之尊，竟也为之奔走于六部九卿中。胤禛觉得自己处境最难：投靠胤禩，只能做个三等角色，还得对胤礽反戈一击；再保胤礽，眼看是毫无指望。在安慰胤祥时，别看他似乎胸有成竹，该轮到自己抉择时，也犹豫不决。正思量着，身后的戴铎将鞭子一扬，说道："四爷，到家了。"

"是啊，到家了……"胤禛喃喃自语着下马来，因见弘时、弘历都躬身站在门口，温和地点点头，问道："有客人来过没有？"弘时忙道："没有客，只邬先生、文觉禅师、性音和尚后晌结伴来了。听说父亲去了潭柘寺，就要走，被儿子们留住了，在后头枫晚书房吃酒，哦，方才十叔府里来人，说请王爷去五福堂，问帖子送到王爷手没有。"胤禛将缰绳丢给戴铎，一边进门一边问："你们怎么回话的？"

弘历笑道："帖子是交给戴铎的，儿子们不知道这事，只好含糊说，父亲一早就出去，不知到哪个庙去了。这黑的天，又下了雪，怕不能赴十叔的宴。要是父亲回来得早，必定是要去的。"胤禛无声一笑，这孩子回话还算得体，因道："也罢了。你们回你娘那里去，告诉一声我回来了。"说罢便向花园走去。远远听到从书房里传来大呼小叫，热闹非凡，还夹杂着性音破锣似的歌声：

> 讨不来柳中调莺、松下邀友；讨不来画里磨诗、壶中酌酒！拼着折断了腰，才换得米五斗。东篱采菊梦正好，醒来此身在黄州。倒不如来也一扁舟，去也一扁舟，清风明月拂照燕子楼……

胤禛放轻脚步，隔着玻璃窗悄悄向里看时，果见是文觉、性音两个和尚和邬思道猜枚吃酒，正在兴头上。性音淋淋漓漓双手握着一只狗腿，啃得满嘴流油，转脸对邬思道说道："瘸子，只管靠着你的拐棍儿出什么神？王爷今晚不回来，明日必定一早就回来了，你急个啥？"邬思道素来是个冷人，极少笑语，此刻大约吃得半酣了，脸上泛着红光，一哂道："偷嘴和尚，你以为我不会唱么？"遂似吟似哦，敲着菜盂唱道：

> 惜乎哉！千金卖赋司马相如！空怀了贾生雄心做宰辅！纶巾羽扇今何在，风流一去能回否？——换得了一斛珠，浑家把

了去当垆；挨近了君前席，问的是渺冥路；五丈原前秋草黄，白教后人嗟魏吴。吃进的酒，泛上来是醋。论些个痴人事，常叫人笑破肚——这的确是天老爷懵懂，安排错了造化数！

唱罢笑道："拇战我战你们不得，只好赔个曲儿。若是射覆，你们必定输我！"

"我不信！"性音将酒葫芦一推，顺手在盒子里抓一大把围棋子儿问道："你猜是多少？猜！"

"三八之数！"

性音将子儿"哗"地向案上一撒，一五一十数了，竟真的是二十四个，不禁鼓掌大笑。连几个扇炉烫酒的僮儿也看呆了，性音便饮了一杯。却见文觉伸手又抓了几个，伸过臂来问道："你说是多少？"

"三八之数！"

众人不觉诧异，文觉撒开看时，却是五个，问道："老邬，你输了。"邬思道抿嘴笑道："八去三难道不是五？你喝了罚酒罢！"一个总角童子笑着过来道："邬先生，你是神仙么？这真奇了！这回您猜中了，我吃三大杯！"不料刚抓起一把，邬思道又笑道："还是三八之数！"那童子把棋子摊在桌上一数，居然又是十一枚！众人不禁哄然喝彩。

"诸位好自在！"胤禛暗自骇异，笑着推门而入，手伸向棋盒子里悄悄取了四个子攥住，伸出手去道："请教邬先生！"几个童子见他突然进来，忙都垂手儿退至壁角。两个和尚却只起身一揖为礼，胤禛安详坐了，只笑着看邬思道。不料邬思道略一沉思，改口猜道："四爷是九五之数！"

胤禛的手一抖，四个子儿滑落出来。他倒不在乎被猜中罚酒。因《易经》"乾"卦系辞有云"九五飞龙在天"，"九五"历为帝数，贵不可言。邬思道信口拈来，似庄似谐，难道有什么深意？

胤禛端起杯来，那酒碧澄澄的是上好的长白山葡萄酒。不知怎的，却难以举杯，叹息一声，放了杯子沉吟不语。

“这酒四爷须得吃了。”邬思道早已洞悉胤禛心思，朗声笑道，“不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乎？”胤禛心事重重地一饮而尽，掩饰着心里的不安，说道：“太子被废，大阿哥被黜，三阿哥遭斥，十三弟幽禁，手足相残，骨肉分离，我没有心情吃酒啊！”文觉笑道：“四爷，你怎么一味是想别人，难道你自己就不愿位登九五么！”性音也道：“世人生在烦恼丛中，好为无益之忧。我们局外人却看见，他们废的废、黜的黜、囚的囚。正是天授大位与你的大好时机！”

胤禛还从未认真想过这事，乍闻这些话，竟从心底里泛上一阵寒意，他的脸苍白了。

“看看外边有人没有！”邬思道挪动一下身子说道。性音冷笑道：“有狗肉头陀在此，二十丈之内有人，我必知之！”因见胤禛诧异，又道：“四爷你来时走的是偏门，在门外屏退了小厮，绕过小花篱，穿过竹林到这檐下，隔玻璃看我们猜枚儿唱歌，可是的么？”几个人只知他素来武艺高强，不知耳目竟如此灵动，众皆骇然。邬思道这才身子舒适地向椅背一仰，说道：“苦待多年，蓄而不敢发，今日可以直言。四爷你天子有分！”

胤禛的头嗡地一响，屋里的人霎时都变得十分陌生，半晌才吃力地说道：“你……你们醉了吧？”

“醉？”邬思道的脸白中泛青，“真正醉的是八爷！四爷，据你看，这次令诸臣推荐太子，万岁自己心里属意谁人？”

这件事胤禛还真没想过。思索了一阵，说道：“三阿哥揭露大阿哥魇镇的事，接着皇上就下了这个旨意，或许是想为太子昭雪……”

“着啊！”文觉一拍大腿说道，“皇上想的是太子，找这么个台阶，竟无一人举荐，皇上能不失望？而八爷这次锋芒毕露，百僚共举，如此声势，又全出圣上意料之外，岂不危哉！”戴铎起先也十分惊愕，听到这里，喜得拍手笑道：“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都垮了，八阿哥夺嫡势头这么大，皇上自然要疑心他早有预谋的！”

邬思道道：“八爷势力如此之大，太是骇人听闻。放在当今主子跟前，太过分了。皇上常讲，天下大权，唯在一人，不许旁落。八爷若为太子，旁落不旁落？这是八爷致命失策之处！所以，目下是个群龙无首的局面。据我看来，圣上为了不乱局，或者要推出一个皇子为太子。但

只要不是八爷，朝中再不会有一日之宁。我也不是劝你学八爷，你心中无数，一味地只想别的阿哥才配当太子，总有一时悔之不及。”

显然他早已仔细推敲过了局势，说得十分严密。但胤禛听来，句句心惊肉跳，他一时还接受不了，遂蹙额叹道：“先生们若是玩笑，就此而止，若是认真的，胤禛实难承受！”

“王爷！”邬思道架起拐杖，漆黑的瞳仁闪烁着幽幽目光，“你错了！”他笃笃走到窗边，望着暗夜中纷飞的大雪，缓缓说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皇帝只是代天行命。几位阿哥的争斗，为的是自己一党之私。四爷有志改革弊政，刷新吏治，这就是天心之所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您贵为皇子，为什么不敢自立，出来一试牛刀！四王爷，他们两个是和尚，我是残躯不堪进用之人，我们都没有做官的野心，你待我们恩重如山，如无希望，我们岂忍置你于不测之地？”他说得深沉激昂，句句掷地有声，屋里的人无不动容。

胤禛慢慢起身，细白的牙齿咬着下嘴唇沉吟着。只轻声说了句：“我……明白了。”便自开门，独自踏雪而去。远远听到四人酣歌之声，却唱的是黄蘖师的四句谜诗：

有一真人出雍州，鹊鸽原上使人愁。

须知深刻非常法，白虎嗟逢岁一周。

“雍州”！胤禛听着这首流传百年的预言诗，不禁呆了：“我不是雍郡王么？‘鹊鸽原’说的是兄弟相残，我又素有‘刻薄’之名，莫非天意……”想到此，脚下似乎有力了些，大踏步向东院正房走去。

第二十六回　荐东宫胤禩反遭斥　护皇父胤禛蒙窘辱

在拥戴胤禩的狂潮席卷宦海的日子里，确乎只有雍王邸里这几个方外人见事透彻。按照康熙的设想，胤礽再不济，是做过三十多年太子的人。他的失德被黜既是因大阿哥行妖术魇镇所致。现在事体查明，臣工们理应举荐胤礽复位。但是除了王掞、朱天保等十多名太子党仍持旧见，一窝蜂儿全是保奏胤禩入继东宫——一个排行第八的皇子，平素没有单独办过要差，又没有野战功勋，凭什么邀买了这么多的人？他先是惊愕，忡怔了几天才定下神来。康熙以身子不爽为托词，所有奏折一概留中不发，命诸皇子都入内侍疾。

张廷玉在上书房听五哥传了圣谕，叫人知会各位王爷和贝勒、贝子，跟着五哥去养心殿给康熙请安。

康熙毫无病容，坐在暖阁里吃茶，待张廷玉叩过头，含笑道："朕要给你晋两级。论起来你在上书房办差已有十多年了。如今马齐和佟国维都是正一品，你得和他们并肩才是。"张廷玉没有言声，他觉得这两级品位来得蹊跷——无论如何，先辞为佳，遂笑道："虽说主子恩典，奴才却实不敢当。奴才小吏出身，并没有寸功建树，升官已经极快。留着这两级，以为进步余地，如何？"康熙道："你为朕处置机务，多年如一日，从不懈怠，这就是功！你看看佟马两位，这几日竟像疯了似的，请过安就走了。也不知在下头做了些什么！你不要辞，这是该当的！"

张廷玉吃了一惊，这才明白康熙是不满佟、马二人，遂连连叩头，说道："皇上若如此说，奴才越发不敢当。总求皇上成全奴才！"

"你是怕得罪姓佟的吧？"康熙笑道，"佟家一门都是八阿哥的人。马齐是因朕偶然夸了胤禩，就跟着人家瞎张罗。如今胤禩是等着要做太子的，你没有跟着众人起哄巴结，再受晋封，越发招怨，是么？"

这是洞穿肺腑的诛心之言，把张廷玉说得出了一头汗，嗫嚅半晌，只好如实说道："臣这点私心，难逃圣鉴，总求万岁体谅。奴才没举荐八爷，也不是以为八爷不好。只因前太子刚刚废黜，君臣分际久了，不忍骤然再举新人……"康熙感慨地抚着前额叹道："好！这是坦诚相见

嘛……”因见何柱儿端茶进来，便道，“给张廷玉搬个座儿来。”

“喳！”何柱儿忙答应一声，把一个天鹅绒绣金凤墩搬过来，拂了一下说道：“张相，您坐！”康熙问道：“何柱儿，据你看，八爷当太子，好不好呢？”“敢情是好！”何柱儿挑着眉头说道，“打灯笼难寻这么贤惠的王爷！又仁德，又大方，又和气，爱读书，也体恤下人。难怪大人们都举荐八爷——主子这二年没微服私访，您要换件衣裳到市面上走走听听，几乎人人都夸奖咱们八爷从不寒碜！”康熙笑道：“既这么着，自今儿起，你就去廉郡王府为差，昨儿胤禩要你，朕已赏他了。”

何柱儿早就私下求过胤禩，巴不得康熙这句话，心里欢喜，口中却道：“侍候谁，都是皇上的奴才。奴才先侍候三爷，后来回万岁爷跟前，又侍候太子，才上来，又要侍候八爷了。乍一听说，奴才还有点舍不得主子啊！”康熙笑道：“八阿哥那里缺个太监头儿，你去吧。”何柱儿连声诺诺退下。康熙转脸问听得发愣的张廷玉：“你看朕的这些孩子，哪个是最好的？”

“都是好的。”张廷玉毫不犹豫地说道，“人各有所长，难言哪个最好。”

“油滑！”

“臣焉敢！”张廷玉欠身答道，“昔人有论三国者，以为孙刘曹三家俱有开国气象，惜乎同生一时。三班人马之一若移于六朝或五代，皆能一统天下。虽不同事而同理，今皇上诸子个个龙骧虎步，英姿勃勃，学术才具出类拔萃！所以，选太子乃是精中选精，英中选英！”

康熙点了点头，正要说话，外头李德全进来禀道：“各位阿哥，还有上书房马齐、佟国维都在西华门递牌子请见。”康熙“嗯”了一声，见李德全要退出，便叫住了，说道：“让皇子们一律在乾清门跪着，待会儿朕命张廷玉草诏给他们——马齐、佟国维不必入见，令他们回府，也有旨意。”李德全惊讶地看了看康熙，半晌才答道：“啊——奴才明白！”张廷玉顿觉气氛不对，忙起身道：“万岁有何旨意。请宣明，奴才这就起草。”

“别忙。”康熙冷笑一声，“他们结实着呢，多跪一时何妨？累不死他们！——你且说说，八阿哥这人到底如何？”

张廷玉的心狂跳几下。他摸不清康熙的底细，字斟句酌地回道："八阿哥聪敏好学，宽厚仁德，礼贤下士，诸臣工有难处，肯予帮忙，因此人缘极好。但似乎柔过于刚，精于处人而疏于理事。臣所以不敢随众推举，也是见其稍有缺憾——"

"什么稍有缺憾？"康熙一哂说道，"他联络的都是些大人物，于他攀龙附凤有益，这不叫结党营私么？朕已暗访，宰白鸭的绝非张五哥一人，你都看见他是怎样的糊弄朕——倒是保住了几个当道者的衣食，那些'白鸭'们呢？他就撂开手了——这可以叫'仁德'么？胤礽、胤禛和胤祥清理亏空，他替亏空皇子、官员还账，这是什么意思？阿哥们年俸都一般多，他从哪里捣腾来这么多钱？你先写对他的旨意！"

尽管张廷玉已经预感到了，还是被康熙咄咄逼人的问话吓得一头冷汗，疾步趋至案边提起笔来。

"你照这个意思润色，"康熙铁青着脸说道，"胤禩生母良妃是辛者库中贱奴，胤禩与诸皇子相较，出身卑微，毫无功劳。惟知追逐虚名，邀结人心，且与大阿哥胤禔过从甚密。这样的人，断难入选东宫！"张廷玉手腕抖了抖，觉得这些话实在难于形诸文字。康熙见他为难，便问："怎么了？"

"回皇上的话，"张廷玉乍着胆子说道，"记得当初皇上曾有明谕，'由诸臣工荐举皇子中堪为太子者，朕惟众意是从'，言犹在耳，今胤禩罪未昭彰，这样下旨恐难服众心，也无法记档。"

康熙不禁一怔，他素日并不讨厌胤禩，只是见胤禩崛起太过突兀，料必是在下边做了手脚，所以想明旨降罪，杜绝胤禩妄想，其中也不无保全之意。听张廷玉说得理直气壮，康熙一时倒无言可对。半晌才道："你没有推举胤禩，有资格说这个话。但胤禩朋党势力如此浩大，不绝了他的念头，将来祸不可测啊！这样，把方才的意思口谕廉郡王，申明朕有保护之意，叫他安守王位，别再尖牙利爪地来抢太子之位，朕也就不再难为他了。"

"喳！"张廷玉忙答应一声，"如此，天家骨肉幸甚，臣亦幸甚！"说着便要退下。

"慢，"康熙思索着说道，"这差使要得罪人，你不宜出头，回头叫简亲王去传旨。朕最寒心的是佟国维和马齐，这两个奴才朕是怎样待他

们的！身为上书房大臣，竟甘违国法，与阿灵阿、王鸿绪、揆叙一干子王八蛋四处串连，为八阿哥说项。传旨：即刻交部议处，应得什么罪，议过之后再定。”

张廷玉见康熙连给胤禩传话这样的小事，都体贴到自己的难处，感动得几乎坠泪，遂勉强笑道：“八爷尚且不加罪了，何在乎这几个奴才？万岁最是仁慈大度的，依着我说，竟不必交部，严加申饬也就是了。”康熙道：“不是这一说，这里头有个区分。马齐是糊涂得不识大体；佟国维是蓄谋已久。你看看他的奏折，朕病得七死八活，他不来抚慰，反而危言耸听，威逼要挟。这样的东西还能留在上书房吗？”说罢将一封黄绸包面的请安折子向张廷玉眼前一推。请安折子照例只是外省疆吏恭请圣安的例行公文，内廷机枢大臣天天见面，还递折子，这就有点出奇。张廷玉没想到佟国维还有这一手，忙展读时，折子密密麻麻足有数千字，中间有几句康熙用指甲掐了印痕：

> 皇上办事精明，天下人无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此事于圣躬关系甚大，若日后易于措置，祈速赐睿断；或日后难以措置，亦祈赐睿断。熟虑后施行为善。

张廷玉急看折后日期，心里推算，这折子正是康熙在上书房大骂胤禔的第二日，心中不由佩服康熙心细如发，看朱批时，却是一笔狂草：

> 尔之肆出大言激烈陈奏者，系何心也？诸大臣之情状，朕已知之，不过碌碌素餐，全无知识。一闻尔言，皆欲立胤禩为太子而列名保奏矣……此事关系甚重，乱臣贼子，自古有之。尔闻外边匪类妄言，理应禁止，尔今倡造大言，惊骇众心，有是理乎？

张廷玉边读边想，心里愈来愈吃惊：这“难于措置、易于措置”的话，简直就是暗示应除掉胤礽！想不到平素稳稳重重的一个人，在康熙气得发狂时，还要趁热打铁！但若交部议处，这折子也理应一并立案，那肯定要兴大狱，株连许多人！发了一阵子呆，张廷玉道：“国维不知体统，其罪甚大。念其为国戚，求皇上免交部议。和气致祥，此时不宜兴大狱，求万岁宽容究治，是为国家之福。”

康熙听着，只是吃茶出神，半晌才淡然笑道：“着佟国维致休。马齐——铸一级，罚俸三年，仍在上书房行走。唉……”

张廷玉心里七上八下地跪安出来，刚出大门便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抬头看时，更是大吃一惊：原来竟是前太子胤礽在丹墀下候旨！张廷玉脸色雪白，嘴唇抖了半日，迟钝地打了个千儿，说道："二爷……您吉祥！"

胤礽是奉旨从咸安宫过来的，乍从冷宫出来，听着熟悉而遥远的请安声，看着一张张既熟稔而又极陌生的面孔，真有恍若隔世之感。他早已听小苏拉太监递话儿，知道外头只有张廷玉、王掞等十几个人一直顶着不保奏胤禩。回思往日：真是十二分感慨，默默看了张廷玉半晌才道："起来，该办什么事就去吧。"正沉吟间，张五哥迎出来，躬身一让，说道："二爷，皇上叫进呢！"胤礽点点头，正了正衣冠，跟着邢年走了进去，伏地叩头道："罪臣久违慈颜，不孝通天，儿胤礽叩见皇阿玛！"

父子二人咫尺山河，已有数月不见。一个形容枯槁、苍老疲惫，一个是满心凄凉、憔悴落魄。二人凝视片刻，胤礽已是满脸泪光，康熙也是暗暗垂泪不能自已。

"起来吧，"良久，康熙才拭泪说道，"身子骨儿还好？"

"儿子还好。"胤礽颤巍巍起身，哽咽着道，"只是阿玛，数月不见，看去是苍老多了……"

又一阵沉默过后，康熙方款款说道："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见你身子还好，朕也觉安心。你受了人家魇昧，行事昏迷，按说朕不愿再说你什么。但朕实有话，你得记在心里。"胤礽原就压根不信什么魇昧的鬼话，他满心都是仇恨。胤禔的狠毒心肠、胤祉的狼子野心、胤禩的绝情负义都刻在了心里，但现在不是发作的时候，只好说道："阿玛只管教训，儿子句句铭心。"

"你该想想，你自幼在宫中毫无依靠。朕于千难万难之中将你拉扯大，扶持着你，保护着你，是多么不容易！为的是你母亲有功于社稷。你年幼失恃，所以无论明珠当年怎样难为你，或有小人在后头说你的坏话，朕从没有想过动你的太子之位。"康熙悲戚地说道，"虽说有人用妖法治你，那都是些鬼蜮伎俩。当日太祖、太宗、世祖朝里都出过这种事。为什么旁人都不昏乱，偏你就克制不了？妖由人兴，厚德载福，你承受不了人家魇镇，其因只在你自己不立本，德量不足，也不能全怪老大。"

胤礽只好垂下眼睑说道："父皇圣训极明，儿子的病根就是德不胜妖。"

"所以，"康熙说道，"你现在还不能复位。什么时候复位，复位不复位，要视情形再定。克己复礼为仁，不能克己也就无所谓仁。你若总想着别人的不是，甚或有报复之心，仍旧要走进魔道里去。放你出来，不是要惩戒旁人，是要你能安生悔过。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全在于你一己之念了。"

胤礽虽觉康熙这些话有些文不对题，但细思起来，句句都为自己着想。遂答道："是。儿子一定细参前哲之言，养性修心，努力明德。""明德，只是做个好人。"康熙又道，"致治之道仅有这还不够。朕观你从前行事，软弱处柔若烂泥，暴戾时又似顽石。昏乱迷惘，进退都没有章法。这都是不学无术之过。既出来了，好生读点书，不要结交外臣，受人挑唆，自作罪孽，就无可挽救了。"说罢，厉声说道："去吧！"

诸阿哥清晨奉旨入宫，说是侍疾，又不许入内，巴巴地候在乾清门外，一个个跪得腰酸腿疼。末了才见御史阿灵阿陪着简亲王勒阿布从乾清门内的批本处出来。阿灵阿涨红着脸在月台上站了，口中说道："诸皇子听简亲王宣谕！"

"万岁！"

八阿哥胤禩情知有变，心头打着鼓随众人叩了头，听着须发皆白的叔爷，口不关风地宣道："奉上谕：胤礽前受胤禔魇镇，行事不端，前在热河已行废黜。今胤禔阴谋败露，罪恶昭彰。胤礽着即释放，赐第读书。乃有皇八子胤禩，乘主危国疑之时，广结党羽，妄蓄大志，侵欺皇权。朕受命于天，抚有华夏于兹四十余年，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岂可姑息养奸，因爱废法？着革去胤禩郡王爵，锁拿宗人府，查明结党情事，尔后处置。钦此！"

众人先是听得呆若木鸡，到后提及胤禩，如同听了雷惊的孩子，竟一个个面如土色。胤禩的脸苍白得没一丝血色，许久才把持住。待老王爷读完，方伏地颤声说道："臣……胤禩，领旨……"阿灵阿陪在勒阿布旁，手心里全是冷汗，他恨不得一头撞死在门前的汉白玉石栏上。但他知道，自己作为副宣诏使，一不小心，等于给胤禩加罪名儿，只含悲饮恨，茫然地看着远处，熬到勒阿布念完，机械地将手一招，张五哥便带

两个校尉上前，搀起胤禩，把一根裹了黄绫的锁链轻轻套在胤禩项上。

“慢着！”跪在胤禩身后的胤禵再也忍不住了，大喝一声，“等我见了父皇，连我一齐锁拿！”说罢双手一撑起身便走，胤禟不言声地也站了起来。胤祧瞪着眼大叫：“这是哪个屎攮的在皇上跟前下的蛆？我们大清如今成了混账世界！阿哥们犯了什么罪，一个个都没好下场？我要请见父皇，看明个儿轮着谁了！”一时，胤祚、胤祐、胤禔、胤祹等也都站起身，立在乾清门前议论纷纷。

胤禛见邬思道等人的分析立地兑现，先是精神一振，见诸兄弟无论真心假意，一概都要去为八阿哥鸣不平，心中不禁失惊：我怎么了？连这份机灵都没有！打着主意，装作悲痛不堪的样子勉强起身，沉痛地说道：“大哥、二哥、三哥都不在，这里我是最年长的，我劝兄弟们这会子不要闹。父皇是上了年纪的人，又在病中，这会子又在气头上，我们成群结伙进去折腾，如何使得？”

“哟嗬！”胤祧嘻地一笑，“这里还剩一个孝顺儿子啊！你是美得疯迷了吧？打量着八哥败了，就该轮到你了？”胤禩忙在旁喝道：“老十，你胡说些什么？你要累死我么？”

“你打算定个什么年号呢？嗯？”胤祧气得五官不正，盯着胤禛继续讥笑，“胤禛——允真？拥正？哈哈哈哈……天子一‘允’，你就‘真’了，大家一‘拥’你不就‘正’了？”胤禟、胤禵，还有十七阿哥胤礼听了，都是一笑，却假意来劝胤祧。

“你过分了。这会子你失心疯，我不计较。我等着你自个后悔。”胤禛话中带着骨头，却说得十分诚挚，“此刻是我居长，有话还得说。回头到我府，哪怕拆了我的万福堂呢！这阵子闹，不行！”他目光闪烁着，寒凛凛的，众人都安静下来，胤禛方又道，“由我和五弟、九弟同去见驾，保八阿哥，咱们走吧。”

第二十七回　停摘瓜挥泪放阿哥　怀忌心借琴诉衷情

康熙处置完释放太子、囚禁胤禩的事，心里略觉平稳，歪着身子看了一会儿书，忽见张万强进来说道："万岁，总这么歪着，好人也得闷病了，还是走动走动罢？"

"好，"康熙微笑道，"朕也想透了，事不烦人人自烦，其实都是自寻不快活。前儿还和张廷玉说，明年要去江南走走。这里的家务闹得朕焦心死了！"说着便同张万强一齐出来，也不叫从人，径向慈宁宫踱去。

天色很昏暗，宫中的地面似乎也不平。远近的灯烛鬼火儿似闪烁。不时传来太监的吆呼声："下钱粮——小心灯火了！"康熙正寻思，倒没想过宫中锁钥为什么叫"钱粮"，回头看时，不见了张万强。正自徘徊，那边过来一队宫灯，导引着一乘肩舆迤逦过来。康熙定睛一看：呀！上头居然坐着皇后赫舍里氏！

"哎呀！"康熙惊喜地扑上去，扶着轿杠喊道："怎么是你？你这一向到哪儿去了？"赫舍里氏呆笑着不言语，康熙似悲似喜地说道："皇后，你怎么不理我？我们自幼一处，在你府听伍先生讲课，看蚂蚁拖苍蝇、编蝈蝈笼、斗蛐蛐儿、捉萤火虫……你说话呀！"

赫舍里氏垂着眼皮，半晌才道："你是皇帝，没听说母以子贵？胤礽不是太子，我也就不是皇后了。皇上，咱两个没缘分了！"康熙也不知怎的，悲从中来，流泪叹道："你别说这种话。胤礽不孝，辜负了朕的心。你都看见了的，为这事朕六天六夜没合眼……这不是已经释放了他么？你下来，咱们下棋去，斗牌也成！"说着去扯赫舍里氏的手，却见孔四贞和苏麻喇姑两个携着手过来，后头还跟着太监小毛子，众人看都不看康熙一眼，径自进了慈宁宫。

康熙心中迷惘，跟着他们进去，宫中人或坐或站，都不理他，远处似雾似幔，中间坐着祖母孝庄太皇太后，也是阴沉着脸一声不吱。正迟疑间，又见伍次友和苏麻喇姑扯着手走过来。见到康熙，伍次友打一稽首，笑道："龙儿别来无恙？记得昔年山沽居讲学，曾论及古之贤帝

王。臣以为一代令主，立国易，治平难；治平易，理乱难；理乱易，择储难——今竟如何？”说罢扬长而去。

正悚然间，康熙突然想到，今儿见的怎么都是死去的人！急挥手道：“张万强，带朕回去！回去！”那群太监宫女霎时间化作牛鬼蛇神，有的狂跳乱舞，有的嘻嘻偷笑，有的张牙舞爪扑过来，又见鳌拜满脸横肉，眼中滴血一步步逼了过来，急得康熙大叫：“魏东亭，你这杀才在哪里，怎么不来护驾？快快！”

“……万岁，万岁！”守在御榻旁的邢年见康熙在梦魇中，慌忙上前轻声说道，“奴才邢年在这侍候着！四爷、五爷和九爷请见呢！”

康熙一下子睁开眼，但见窗明几净，日影斜照，依旧身在绮罗丛中，繁华世上。想起梦中情景，兀自心头突突乱跳。半日才定住了神，问道：“他们有什么事？叫进来吧！”

胤禛弟兄三人在丹墀下对望一眼，鱼贯而入，行了礼，一齐躬身侍立在旁，一时谁也没吭声。康熙看他三人时，胤禛面带愁容，胤祺一脸窘色，胤禟沉思不语，请安不像请安，奏事不像奏事，不觉好笑，“你们这是怎么了？”

“回阿玛。”胤禛说道，“阿玛身子欠安，儿子们原来不该来奏事。但此刻内务府已拿了八弟……”康熙不禁怔住：怎么，你老四也出头说情？遂冷笑道：“朕还道是你们动了孝心，来看你们的病阿玛呢！原来是怕老八委屈着了！自朕身子不适，算来也半月有余，除了你老四给朕尝过两碗汤药，二十四个儿子都似没事人一般！老八一出事，就一窝蜂儿都来了！”

三个儿子“扑通”长跪下去，大气也不敢出。胤禛只默默垂泪。五阿哥胤祺结结巴巴地说道：“父皇责的是，儿子不孝！不过儿子们都看胤禩怪可怜的，特推我们三人来向老爷子讨个情儿……”胤禟也道：“总求父皇大展慈怀，网开一面，饶了八哥……”

康熙眼见三人伏首垂涕，十分诚恳，不觉动容。正待说话，听外头一片吵嚷声，似乎有什么人要进，被五哥挡住了，只听“啪”的一声清脆的耳光声，接着便是胤禩的声音：“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和我拉拉扯扯？混蛋，这是我的家，里头住的是我父亲，你懂么？”又听五哥说道：“我只知道里头住的是天子，这是有规矩的地方儿！十四爷，您就

杀了我，不奉旨我也不能放您进去！”康熙前后一想，顿时明白：儿子们又要闹事了，浑身的血涌上，脸涨得紫红，大吼道：“武丹，武丹！”

“奴才在！”武丹因皇子打了侍卫，正不知如何处置，忙进来说道：“十四阿哥……”

“你叫那畜生进来，”康熙哑着嗓子说道，“听听他放什么屁！”

十四阿哥胤禵气宇轩昂，雄赳赳拧着脸进来，气咻咻跪了，指着外头道：“请父皇治张五哥擅阻皇子进见之罪！”

“他阻了你的大驾么？”康熙气得浑身直抖，“……好，就算是吧！你强行闯宫见驾，有什么贵干呐？”胤禵看也不看康熙，梗着脖子道：“儿臣想请问父皇一件事。”

“哙？”

“八阿哥胤禩身犯何罪，铁锁加身？”

“诏谕你没有听么？”

“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何以服天下臣民？”

“何以……见得是‘莫须有’？”

“回皇上话。”胤禵从容说道，“父皇在热河亲口赞许八阿哥‘识大体，得人心’，在上书房还当众说八阿哥气度宽宏，贬斥大阿哥时又说了八阿哥好。举荐一事，上有父皇明谕，下有群臣举荐，奏牍在案。难道满朝文武都是奸佞？八阿哥因受荐而得祸，儿子实难明白！”

康熙被他凌厉的言词噎得愣住了，半晌才怒喝一声：“你狂妄！”

“夫物不平则鸣，父皇平日如此教训皇儿。”胤禵叩头道，“虽狂，但不妄！”

康熙脸色变得青红不定，狞笑一声道：“好一个狂而不妄——”不言声回身向壁上摘下宝剑，手一挺，向胤禵逼去。满殿人顿时吓得面无人色。胤祺老实巴交，却灵醒得快，哭喊一声“皇阿玛”，扑身上去，双手搂定康熙双膝，仰面泣道，“……儿等不敢指望您老赏脸，只望看在太

皇太后的面上……十四弟是在老佛爷宫里养……大的……”

胤禵在旁被他逗起隐疼，索性放声大哭：“叫皇上杀了我吧……人活着真没意思……”

“罢了罢了……”康熙面色蜡黄，撇下长剑，颓然倒在榻上，泪水走珠般滚落下来。一时养心殿暖阁里父子君臣俱都失声痛哭。宫人们也垂泪凄恻。

良久，胤禛方泣涕奏陈：“万岁，八弟真的是无辜的。若要治罪，须得罪名昭彰。昔日天后杀子，百年遗恨，当时曾有一首歌，‘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万岁，您已经‘摘’了太子，又‘摘’了大阿哥、十三阿哥，还要再‘摘’八阿哥和十四阿哥么？”

胤禛此语，康熙竟从未听说过，细细品味，真个百味俱全，一腔躁怒都化作冰水。他心灰意懒地摆了摆手道：“……朕一个瓜也不摘……除大阿哥改为囚禁读书，其余的……都放了吧……”言毕，泪如雨下。

不管阿哥们各自意愿如何，太子复位的消息日盛一日。他在朝阳门内新赐宅邸里“读书”一个月，康熙便连连召见了七次。每见一面，父子间的感情便加深一层，康熙身体精神也迅速好转。到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底，康熙索性下诏命胤礽入宫养疾。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复太子之位已是早晚的事了。

胤礽奉命重入毓庆宫，望着那只重逾万斤的大铜鼎呆呆出神。据说，四十年前康熙擒住鳌拜，就是把他缚在鼎足上等候九门提督吴六一入宫接应的。悠悠岁月如梭，这段史实愈传愈神，已经很难再弄清当日的真正情景了，小太监们甚至传言，是这铜鼎显灵护驾，在鳌拜行刺康熙时突然倒下，砸昏了鳌拜。看着鼎耳上那块疤痕，胤礽不禁一笑，舒了一口气喃喃道：“久违了，毓庆宫！托祖宗在天之灵，神器又将归我了！”

“二爷，您说什么来着？”

背后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胤礽回头看时，却是朱天保和陈嘉猷两个伴读陪着王掞来见他。五个多月不见王掞了，乍见这位危难之时独持正义，拼死力保自己的师傅，胤礽心头一热，竟一个千儿打下去，

哽咽道："师傅……您看去老多了！"王掞也是十分感伤，忙双膝跪下，两双手紧紧握着，只说了声："可见着二爷了……"老泪已是无声而出。二人相扶着起身，胤礽说道："我最惦记着你。天保和嘉猷都告诉我了，主子没难为你，这就好！过几日我再给施世纶写封信，来京时顺便一叙……共事有日，一旦离我而去，着实叫人惦记……"

"二爷，"朱天保不同陈嘉猷，陈嘉猷是一味忠诚，朱天保却肚里藏不住话，"爷目下还不宜给外臣写信。万岁叫爷读书，不如还请皓翁回宫，安生读书为好。"

朱天保虽未明说，其实是在劝谏他不要轻举妄动邀结人心。胤礽听了脸上闪过一丝不快，只淡然一笑进了书房，向榻上坐了。因见王掞在腰间掏摸，知道他要抽烟，忙将火摺子晃着了，替他按烟点火，说道："老夫子只管坐。您是被赐为紫禁城骑马的，往后见我一切礼数全免——天保的话我也明白。但我这回吃亏是太老实胆小。过去我办过多少好事，老八出去都说是他办的，白手买人心；办错了的，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我竟毫不分辩！我一片血诚，辛辛苦苦，却都是为他人作嫁。如今九死余生、虎口逃出的人，我是什么也不怕了。再说，就是老四的话——怕有什么用场？"

"天保说的还是对的。"王掞喷了一口浓烟。胤礽这番话他还没有细细咀嚼，但似乎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遂缓缓道，"君子养德，求之于己。所以格物治平，最要紧的是慎独二字。能慎独则百邪不侵。二爷，今非昔比，你万不可存恩怨心，外间情势已全然不同于半年之前。你不能再出事，再有祸起萧墙，恐怕难挽狂澜。"

陈嘉猷这些日子一直觉得胤礽身上滋生出一种乖戾之气，遂忧心忡忡说道："二爷，王师傅说的是。虽说吃一堑长一智，我总觉和气能致祥。不知您想过没有，这次出事，并不全因为万岁不满您懦弱。我看倒是万岁看出您仁厚，无故受屈，才又释放出来。"

"我明白。"胤礽冷森森一笑，"要是我毫无作为，不定活活儿叫这些弟弟吞吃了。想做隐士，想当个富家翁，都是不能够的！"说至此心里一灰，早又落下泪来。

"——当初清理亏空，我若振作起来，少些儿优柔寡断，连老八在柳条边外偷挖人参、私收金税一股脑儿查处，哪里会有后来的事？"

这两件事三个人都不晓得，乍闻之下不禁骇然。私收金税固然犯罪，就是人参，顺治年间律令明载，人参为国家积银禁物，无论何人偷挖者死！朱天保抽了一口冷气，说道："怪不得八爷那么多的钱！"

又说了一会话，天近午时，胤礽猛地想起约好了去见胤祥，只怕已经等急了，便说自己出宫有事，要三人自留宫中赐膳。三个人谁肯在这里拿捏着吃饭，当下便一齐辞了出去。

十三贝勒府离四牌楼不远。胤礽还是头一回来。这里的人色很杂，原先贝勒府的人因胤祥出事，如鸟兽散。胤祥回来一个也不收录复用，全是新招的。领头的老文见胤礽腰间系着黄带子，知道是宗室亲贵，忙过来弯腰请安道："文七十四叩爷金安，爷吉祥！"

"老十三在么？"

一句话问得众人面面相觑，越发不知来头。文七十四忙赔笑道："请教爷台甫，在哪个府里恭禧？"胤礽一笑，道："我么？哪个衙门也不是。你进去通禀一声，说胤礽来访就是了。""哎哟！是太——二爷您呐！"文七十四吓了一跳，忙磕头说道："我们十三爷一大早就去四爷府了。听说四爷奉旨有什么差使，叫他帮着料理，只怕就在那吃饭了——二爷，您请先进去，坐着吃杯茶，奴才这就叫人请去。"

"我来原想扰他一顿饭的，"胤礽笑道，"不想他倒去老四那吃饭了。既这么着，我就回去了。"文七十四一听他还没吃饭，哪肯放他就走，一迭连声吩咐："给二爷做去，不要多，清淡干净些儿——进去禀了紫姑娘，带二爷去十三爷书房歇息！"一边说，满面堆笑地向里让胤礽："您老一向没工夫来，今个空着肚子回去，十三爷回来，怎么交待？好歹赏奴才个脸儿，十三爷就回来的！"说着便引导着往里走，让进书房，拂椅抹桌，沏茶端点心，紫姑已带着乔姐和阿兰进来侍候。

胤礽拈着盘中荔枝品着，便盘问府中情形："七十四！您怎么起了这么个怪名字？"文七十四笑道："奴才宝德人，随了蒙古俗儿，爷爷七十四上头有我，胡乱起名儿叫七十四。嘿嘿！""宝德？"胤礽皱眉想了半日，"是河套宝德吧？靠着河曲县，也难为你大老远的进京来谋营生。"文七十四一边帮着阿兰等人布菜斟酒，赔笑说道："说出来辱没先人。年景不好，打康熙三十年就把地划名给牛老爷，希图人家那块进士牌子，想免了丁亩银子。谁想牛爷去世，大少爷没良心，黑了这块地。告没告处，活没个活路，这就进京谋营生……在十三爷府快十年了，前

阵子爷受屈，人都走了，只小人没去，十三爷见小人还有良心，回来就抬举做个管家……”胤礽却无心听他唠叨，端起杯呷了一口，说道：“好，地道的三河老醪！”因见紫姑三个，一个端丽庄重，一个恬静俏丽，一个体态妖娆，便笑道：“想不到老十三倒会享福，才放出来几日，就置买得醇酒美人俱全！”

“二爷真能取笑，我们都是村姑出身，是哪门子的美人？”乔姐儿斟酒笑道，“就是紫姑姐姐原是十三爷跟前的，我和阿兰是九爷、八爷送给十三爷的粗使丫头……”

胤礽一听，顿时意识到胤祥这里人色很杂，面上嬉笑自若，却不肯再随便说话。一时便见胤祥提着袍角快步进来。胤礽未及说话，胤祥便道：“嗐！我早惦记着二哥要来，偏是四哥那里来客，缠着要留。我说二哥说好今儿要来，他们还以为我诓他们逃酒。亏得家里去人，要不还不得脱身呢！”胤礽一边让坐，一边问道：“是谁来了？”

“年羹尧嘛，四哥的门人，又是他大舅子。”胤祥满不在乎地坐了对面，端酒“吱儿”一饮，笑道：“四哥也是的，见他来，先发作了一顿，说年某带的礼不成敬意，又说不该先去吏部才去见他四王爷，都是鸡毛蒜皮小事。把个杀人不眨眼的年魔王骂得顺头流汗。后来又摆酒相待，说家常话，弄得我站不住，走不开。”胤祥说笑着，夹着菜送到胤礽碗里，笑着吩咐道：“难得二哥来，说句难听话，趁着你暂时没复位，我先巴结巴结——阿兰，乔姐！你们怎么叫二爷和我吃寡酒？来个拿手的曲儿！”胤礽笑道：“你仍是素性不改，我就喜爱你这爽气！这三个女孩子是难中服侍你的，你如今已经脱了灾，何不索性给她们开了脸？”紫姑听了只不言声，阿兰、乔姐羞得满脸飞红。乔姐儿调筝，阿兰摘下壁上琵琶调弦。

须臾，那阿兰手挥五弦，目送秋波，款步起舞，唱道：

> 妾薄命！烟花关山几万重，残妆零落为谁容？叹是杨花浑无力，无语脉脉随东风！阮郎不解天台意，任是明月也伤情。

歌未毕，那乔姐按弦接口唱道：

> 妾薄命！武陵即是紫台宫，马上琵琶曲未终。奈何梁园景致好，不如采菊卧篱东！一曲侑歌一断肠，敢怨王孙不痴情？

琴歇歌止，余音犹自袅袅，两个人俱已眼含泪花，胤祥陡地想起那年夜宿江夏的往事，急闪了阿兰一眼，见阿兰和乔姐正互相审视，忙收摄了心神。却听胤礽叹道："歌能穿石，舞似天仙——久不闻此雅音了。"

"二哥，今世岂有高山流水？"胤祥冷冷笑道，"唱得虽好，逢场作戏而已，你又何必多情如此？"抿嘴儿又一笑，吩咐道，"我和二爷要说事情，你们都退出去吧！"

第二十八回　谋灭口胤礽丧天良　图储位老八藏祸心

胤礽挪了一下椅子，靠近了胤祥，体贴地说道："这几个女子都不错，又与你患难相处，可你待她们未免有点薄情了吧？"

"薄情？我就是要拿她们开心儿，明儿就册正了紫姑，叫她们再喊'妾薄命'！"胤祥咬牙笑道："吴王夫差倒是痴情人，一个西施，一个郑旦就断送了他！二爷，你我蒙此奇耻大辱，岂能在这些婆娘手里再栽筋斗？"

胤礽上下审量胤祥，良久才郑重说道："吾弟真乃大丈夫！这一番囹圄之灾得大于失！你能如此我真欢喜！有你和你四哥这样的人，真是朝廷之大幸，胤礽之福！"胤祥道："大家心里亮堂，您请放心，四哥还是过去的四贝勒，我还是昔日的十三弟——您有什么事，尽情吩咐就是了！"

"那好！"胤礽敛了笑容，目中闪着寒光，凑近了胤祥，"知道郑贵人么？"胤祥点点头，用询问的目光盯着胤礽没吱声。胤礽额头肌肉迅速抽搐了两下，又道："知道她为什么被打到浣衣局么！"

胤祥从没见过胤礽这样鬼火一样的目光，诧异地摇了摇头。

"实不相瞒！"胤礽阴狠地咬着牙，说道："要不是她，我这次废不了！"

胤祥愕然立起身来，细细回想在热河狩猎那惊心动魄的几日，他何等伶俐，立时便明白了"就是因为她"的意思。胤祥烦躁不安地踱了两步，问道："二哥，你明白说，要怎样？"

"要她——"胤礽拖长了声音，从齿缝里又迸出一个字："死！"

胤祥目光霍地一跳：胤禛方才说，胤礽释放后变了性儿，他还不信，一霎儿工夫就得到了验证！胤祥额上青筋暴起，绕室一周，倏然问道："灭口？"

“是！”胤礽眼中满是杀气，“这事只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若是胤禩他们知道，终究祸患无穷——连老四也不必叫他知道！”“我也不想知道。”胤祥冷冷说道，“你何必告诉我？”胤礽默想一阵，格格笑道：“我信得过你嘛！送佛还盼你送到西天！这事我苦思数日，若有半丝妇人之仁，非坏事不可。要有半点觊觎东宫之位的人，我也断不肯托他！”

胤祥被他咄咄逼人的目光扫得打了个寒噤。原本温柔敦厚的一个人，竟变得如此残忍绝情——刚刚儿还满口怜花惜草，说自己“薄情”！胤祥紧皱眉头盘算许久，突然一笑，说道：“想不到二哥经一番劫难，变得如此英睿果决！”

“形势逼人，不得不如此。”胤礽却听不出话中揶揄的意味，“她如今在浣衣局为奴，生不如死。与其活着两人一齐完蛋，不如让她保全体面，我保全身份？十三弟，你须知我连苍蝇也不肯轻易打死的，这是事出无奈！”

一旦发现自己崇拜尊敬的人原来是个卑污不堪的小丑，庄严的身份也就化作粪土。胤祥睨了一眼胤礽，见他兀自跷足而坐，一脸的悲天悯人相，不由泛起一阵憎恶。许久才拿定了主意，胤祥叹道：“既然二哥挑明了，我也实话实说，这事有伤阴骘啊！浣衣局领事的是我门下，只要舍得用工夫，杀她不难。但眼见你是太子了，将来圣上龙归大海，焉知你不会再杀我灭口？”

“这——”胤礽被这直透骨髓的话顶得怔住了，突然哈哈大笑，“……说你心直，原来心里头也是千门万户，别犯傻了，我真能有那一日，要杀的也只是奸臣。连老大、老八，我也视为手足，岂肯为一个浣衣女奴难为你？”胤祥咧着嘴跟着干笑，说道：“只要你不叫我做七步诗，这点子小事包在兄弟身上了。只是你性急不得，眼下皇上要稳定朝局，调了施世纶回京任户部尚书，派我和四哥清理刑部，连带户部，露头的大案全都要重新处置，有什么案查什么案，这自然也冲着老八——我不能老往畅春园浣衣局跑。皇上今秋要南巡，大约那时你的太子位也复了，必定是你留守北京，我就好便宜行事了，你看怎么样？”

胤礽点点头，呷了一口茶起身道：“那就拜托了。须防老八，他耳目极广，就连你在家中也得一步一小心。宁可不做，决不能让他们再抓住把柄。”说罢便走。胤祥笑着送他出了二门，望着胤礽潇洒的背影，“呸”地啐一口回身便走。

耳房里隔窗望着的阿兰不禁一怔，回头看时，乔姐也正在眺望，正好四目相对，都避闪开了。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九，胤礽复位东宫的诏谕重颁天下。一废一立，恰恰一百七十天。这半年间，大阿哥胤禔翻身落马一蹶不振，三阿哥如惊弓之鸟，十三阿哥险遭不测，四阿哥胤禛待人处事格外小心，落了个孝悌名声。受刺激最大的还属八阿哥胤禩，乍喜乍惊、乍欢乍悲，像打摆子似的，热时好似坐在蒸笼里，冷时又像卧在冰凌上，每天与胤禟、胤祄、胤禵并王鸿绪、阿灵阿、揆叙一干人日卜鹊噪、夜参星斗，苦苦折腾半年，赔进去一个佟国维，捎带了一个马齐，依旧是镜花水月。朝命一下，大学士温达、李光地为特简正使，左都御史穆和伦为副使，率着手持黄钺节的仪仗队浩浩荡荡来到毓庆宫宣旨，加冠授册，祭天地、告太庙、拜社稷，热闹得如鼎沸之油。八爷府却像死绝了人一样冷冷清清，凄凉阴惨。也亏了胤禩和胤禟、胤禵，尚能咬牙忍疼，强打精神，随班朝贺，在众人面前挺直腰板儿装得若无其事。那胤祄却生性装不来假笑，告了病，在家摔杯打盏，寻太监家仆不是，整日毛板子噼啪山响，打得鸡飞狗跳，人人都怕见他。

这日胤祄把家中长随统统叫了来，指着院里一株老桧，说“碍眼”，命人锯掉。自绰了一把椅子，坐在一旁瞧着。何柱儿从外头进来，胤祄没好气地问道：“你不在八爷府挺尸，来我这里有什么屌事？”

“回十爷话，”何柱儿原瞧准了胤禩稳当太子，自愿跳槽去了廉王府，没想到竟跳进火坑里，这些日子也似滚油煎心，因见胤祄拧眉斜眼，赔笑道：“九爷请爷过去呢！八爷、十四爷都在那等着，说请爷过去赏牡丹。”胤祄一愣，将杯子一掼，拔脚便走。

胤禟府确实在赏牡丹。新从洛阳运来的一色十二个大瓷瓮，什么重楼、叠翠、魏紫、姚黄、二乔、金钗……齐整摆在院里大合欢树阴下，有的含苞未放，有的蕊瓣半开，也有的怒放如盘，刚淋了水，鲜灵灵、颤巍巍十分精神。胤禩、胤禟、胤禵、王鸿绪都穿着便服，摇着扇子细细玩赏。阿灵阿脸色苍白，坐在廊下石阶上发呆。旁边还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胤祄想了半天才想起是任伯安。胤禵远远见他过来，招手儿笑道：“十哥，老闷在屋里有什么趣儿？这是九哥从洛阳弄来的，要分送我们，你也来挑几盆！”

“我要这黄子做屎用？”胤祄哪有这种闲情逸致？看着任伯安说道：“又是你这老王八，拿牡丹花溜须拍马？”任伯安忙打千儿请安，笑

道："倒叫十爷猜准了，奴才到洛阳进货，顺便捎回来孝敬爷的。"胤祺扑扇了一下扇子，说道："你八成是见四爷、十三爷又到刑部清理案件，施世纶这老杂毛又回来了，沉不住气，捣腾这些花草来撞木钟的吧？这马屁在我这里拍不响，这些花我一样也看不中。"

胤禵转脸笑谓任伯安："你回去吧，用不着怕。四爷最谨慎，没有把柄不会抓人。倒是你那个杂货铺，该盘就盘了吧！"

任伯安在京师蹚得开，一是靠了胤禩、胤禟两座山，更要紧的是，处心积虑二十多年，密建了百官的官箴册，几乎一人一个档案，藏在公主坟北的杂货铺里。被胤禵一语点破，任伯安吃了一惊。抬头看胤禩时，胤禩毫无表情，只胤禟微微颔首，便知他们兄弟已经通了气，一颗心放下来，躬身说道："爷说的是，这就回去处置，迁到齐化门外老当铺，和八爷对门儿。"说罢见众人无话，匆匆去了。

"老十，"兄弟四个走进书房，隔窗赏花，胤禩落座，说道："我听说你这些天发疯，在府里天天打人，这可不成啊！打死奴才固然不叫你偿命，也有干例禁！"胤祺端起酒，叹道："八哥说的倒好，这口气那么容易咽的？人家往死里掐我，我不掐把自己的奴才，难道憋死不成？"说着从后摆里掏摸出一个小包，打开了，说道："你们认得这物件么？"阿灵阿浑身一颤："水莽草！十爷您……"

"对了，又名断肠草！"胤祺收起包儿，阴森森一笑，"别看我粗，心里明白着呢！什么时候善扑营来拿我，我就嚼吃了它！"连这个"二百五"也动了真情，说出的话动人心扉，众人无不黯然叹息。

胤禩满脸戚容，半晌才道："其志可悲，其心可悯哪！谁料是这种结局来着！我原也想死，后来想，未免太便宜了胤礽、老四和老十三！如今看来，我们还没到那一步。我得瞪眼看着胤礽是怎样登极，怎样做皇上！人心在我这边，有这一条就有指望！"

"咱们这回是挨了一闷棍。"胤禟道，"可回头冷静想想：咱们吃什么亏了？"

究竟吃了什么亏？几个人都没想过。掂量起来，太子原本就是胤礽，不能算吃亏；胤禔两面三刀，本不是自己一伙，拿掉了等于去一政敌；经过这一折腾吓退了胤祉的觊觎之心，岂不是好事。说受惩处，除了胤禔，就是胤祥，余下的连根汗毛也没掉，只好似到口的肥肉又掉

了，有点遗憾罢了。

“九爷这话有醍醐灌顶之效！”王鸿绪是今日“赏牡丹会”的倡议人，听胤禟一语反诘，知道火候已到，将辫子向椅后一甩，朗声说道，“我们根本没吃亏，只是欲速不达，没讨大便宜，自己觉得吃亏罢了。这次朝野倾动，都知八爷人心所向，万岁虽然没有采纳众议，总不会看不见！听说又要晋八爷亲王，这就是好兆头！”

阿灵阿突然抖起精神，眉头一挑道：“上书房马齐是我们的人；张廷玉手无实权，模棱两可；九门提督隆科多是佟家人，八爷一个条子，叫他胤礽三更死，他就活不到五更！”

胤禩目光一闪，良久才说道：“谈得太深了吧？我可无意做永乐皇帝！诸臣工都推荐我，原出我的意料，更没想到自己会上了火炉子，烤得如此难受！现在皇上既然指了胤礽仍当太子，等着瞧罢。他有德，我就辅佐，他无德，那天也不容他久居尸位——我束发受教，魇镇的事我不干，也不信。更不信一个有道的君子会魇得与母妃通奸！现放着一个郑春华还在，将来好便好，不好时，这就是人证！一股脑儿翻出来，有热闹看呢！”众人品着胤禩话意，不由莞尔而笑。胤禩起身笑道：“看来这淫妇倒成了宝贝！得防着胤礽杀人灭口。可惜浣衣局掌权的不是我们的人，得想个法子买通了，把这婆娘弄出来养着才好！”当下众人又说了些没要紧的风话，方才各自散了。

太子废而复立，遍天下人人皆知，只是对浣衣局的贱奴和幽闭的宫人照例从不宣旨，她们依旧蒙在鼓里。郑春华被贬在此，已近十个月，这地方处在畅春园东北，环境却也幽静，每日由苏拉太监督着，浣洗衣物帐幔，干不完的粗活，饮食既不好，动辄又得挨训受罚。她一个弱质蒲柳，倒硬挺了过来。郑春华当日发落下来，口传谕旨也只一句话：“着郑春华至浣衣局当差”，太监们既不知她身犯何罪，也不知她能否起复回宫。过了七月七，康熙皇帝南巡，浣衣局领事太监文润木召集宫人传话，命众人将宫中所用褥、被、枕、帐、纱幕、毡毯清洗洁净，回銮时要一切齐备。又指着一大堆衣物道，“这是毓庆宫的物件，趁着天热好洗，不要混了，这是太子爷的东西。”

“太子！”郑春华仿佛被电击了一下，脸“刷”地白了，半晌才问道：“文公公，哪个阿哥是太子？”文润木已得着胤禩的话，叫好生照料郑春华，扯着公鸭嗓一笑，说道：“就是二爷呗！二爷已经复位了——这些活计不用你干，你依旧在西配房只管收叠洗干了的东西。你身子单

弱，缺什么东西找我，黑心厨子做的饭不中吃，你以后就搭在我的伙上去。”

后头的话郑春华都没听见，她脚步虚软，驾云似地回到西配间。看着十几个忙着叠衣服的宫女，说了句“我有点头晕，先歇息了。”便踅回下房，把草褥子理理，窸窸窣窣取出一个小纸包。打开了看时，是雪白如粉的药，约有一小匙——那是早就预备好的上好砒霜——抚弄着药包，心里翻腾了许久，将砒霜倒进碗里，兑了茶水，用调羹慢慢搅动。

这是一只美丽的手，皓腕如玉，削葱一样的指尖细腻得柔荑一般。此刻却在毫不迟疑地调制死亡……眼看着那些雾状的白粉渐渐融化了，郑春华理了一下头发，将身上衣裳扯平整，将碗放在床头小桌下，半躺了下去。又从怀中取出一只金纽扣——那是胤礽和她做爱时遗落在她房里的，自囚禁以来，她一直贴身藏着——把玩着，脸上忽然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讷讷道：“总算到时候儿了。”

“什么到时候了？”文润木一脚跨了进来，呵呵笑道，“郑家的，听说您身子不好，要不要寻个郎中来？前日十四爷亲口对我说，您没大罪，叫我好生照应。这不，十三爷也看您来了。我瞧呀，您灾星退了！”说着便见胤祥挥着扇子，一晃一晃地走了进来。文润木忙道，“爷，郑主儿在这屋。请进！”一边忙着倒茶，一边口中笑道：“万岁爷出巡。老大的排场，我想着您得一程子才得来呢……这里什么好的也没有，怎么侍候爷呢？”

胤祥“嗯”了一声，注视着发呆的郑春华，笑道：“都是些虚热闹，送主子出了正阳门，我就退了下来，不失礼就算尽了孝道。我赏了文七十四一处宅子，你回去看了没有？”

“见了！三进三出，卧砖到顶的宅院。这是在北京，要到外州外府，人家看着就是乡宦了！”文润木忙道，“我要过去磕头谢赏，我爹挡住了，要给爷立个长生牌。爹也不叫。老头子说了，报恩不在这上头。我们文家能有今日，是由祖上的庇荫才遇上了十三爷。不出死力给十三爷卖命，下辈子也还不清爷这个恩债！”胤祥点头暗忖，怪不得四哥从不受别人荐的人，一律自己物色，若早就这样办，我府里也会针插不进水泼不入！遂笑道：“我能指望你们报个什么恩？只要你有了这片心，天不辜负你，我也不亏待你——我是奉了太子爷的命过来给郑主儿传句话。你有事只管忙，待会儿过来，我还有话说。”文润木忙打千儿答应着退了出去。

第二十九回　探冷宫胤祥用真情　慰县令天子谈官经

郑春华起先想趁着人们不留意时，喝下那碗砒霜，瞥眼间，见桌上放着两碗茶，一模一样，竟忘了哪一碗是自己的，不由一阵慌神。后来听胤祥说太子有话，反沉住了气，起身蹲了个万福，说道："请十三爷训示。"

"没什么'训示'，我是哄文润木的。"胤祥盯着郑春华缓缓说道，"二爷已经复位，你晓得么？"郑春华脸上没点血色，小声道："奴妾是今儿才知道的……"胤祥端起茶，又顺手放在桌上，背着手踱了两步，倏然回身问道："听说十四爷来过了？"

郑春华见他端茶，吓得心中狂跳，好半日才语无伦次地说道："十四爷没来——不，我没见着十四爷，文公公说十四爷叫奴婢好生调养，不定哪一日……万岁还要传奴婢回宫……"胤祥不禁一笑："不要吓得失魂落魄的！太子有话叫我转告，你得活下去！"

"十三爷！"

"你听我说，"胤祥摆手道，"此地不是善地，你得防着有人加害于你！"

郑春华猛地抬头，惊愣道："我？！"

"你！"胤祥冷冰冰说道，"你应当明白，你一身系太子之安危，社稷之祸福！"

"太子他……他不是已经……"

胤祥低头一叹，道："不错，是复位了。但如今封了一堆王。你娴熟史籍，明代诸王都封在外郡采邑，无事不得擅离藩国。如今的王爷都在京师，个个手握重权，人人一套班底。二爷有多大的势力、能耐，大约你比我还清楚。"郑春华默默点头，沉默良久，退至床边，腿一软坐了下来，沉吟着问道："十三爷的意思我该怎么办？"胤祥左右一看，笑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十三爷真能取笑！”郑春华突然失态地格格笑道，“你是鼓儿词听得入迷了吧？别忘了这里是禁苑，里头有太监监视，外头有羽林军看守，一层一层困得铁桶似的，就是真的插翅飞出去，又投奔哪里？”胤祥出了一阵子神，端起茶碗正要往嘴边送，郑春华却失声惊呼：

“别！”

“什么？”

“我说……茶凉了。”郑春华支吾着过来，“给您换一杯热的……”“失惊打怪的吓我一跳！”胤祥笑道，“凉了正好，我不耐烦喝热的——”郑春华慌乱得不知怎样好，忙上前双手捧住碗，眼中满是惊恐和悲哀，颤声道：“这茶……吃不得！”

胤祥诧异地松开手，怔怔看着她泼了茶，又重新换了一只碗冲茶端过来，良久，突然恍然大悟，惊呼一声：“你——你要……”

“是的，我要下阿鼻地狱去了……”郑春华喃喃道，“该走的时候就得走……”她突然有些哽咽，“造孽这么多，我也晓得死了得上刀山下油锅。但在这世上活着，不也是零刀子割肉地慢慢熬煎？不如就此撂开手——刀山油锅算什么？一霎儿工夫就赎了罪。”

天，不知什么时候阴了。愁云漠漠，凉风飒飒，院中一株白杨哗哗作响，活似一群人在拊手哗笑。胤祥但觉阴惨惨的。毛发森竖，止不住打了个寒噤。郑春华却仍在忏悔：“……我出身书香门第，蒙皇恩选在宫掖，不能守身如玉，反而贻害太子……祖父从我知事就讲红颜祸水，毁人社稷。当时听也切齿扼腕，没想到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天爷天爷！你为什么叫我是个女人！”她浑身痉挛着，强抑着不肯放声，已是满面泪珠滚流……

“你……你不要！”胤祥被她的神气惊呆了，怔在当地，但觉心燥如火烤。这事他和胤禛商议再三，既然胤礽是这种德性，不可得罪，也犯不着替他害人。原想把郑春华弄出去交给胤礽发落。即便杀了她，自己没沾血，至少良心过得去。现在看来，这样做似乎更残忍！胤祥木头一样站着，思量了足有一袋烟光景方拿定了主意，说了句：“你记住我的话，千万别死！一切由十三爷办！”说罢大踏步出来，站在树下，兀自心跳不止。

文润木知道，阿哥看望被黜宫嫔，有干例禁。虽说太子传话，但并无凭据。正心里打鼓，见胤祥出来，忙迎上去笑道："十三爷，完事了？赏脸到奴才房里吃杯茶罢？"

"你跟我来！"胤祥铁青着脸说了一句，便背手儿往闸口旁一座凉亭走去。文润木呆了一下忙跟了过来。七拐八弯地直到凉亭西假山旁，胤祥方站住了，望着一潭碧波，说道："文润木，方才我听你说，你们爷们都是有天良的。我如今倒真的有事想叫你办，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爷说哪里话？"文润木傲然挺胸，说道，"我只是净了身，心却是全的，也是七尺丈夫！"

"那好，"胤祥从怀中取出个包儿，递给文润木，"这包药，你悄悄儿给郑宫人吃了。"

文润木额上沁出了汗，抖着手接过来问道："这是……"胤祥冷冰冰说道："这是鸡鸣五鼓返魂散。她一用下去，你就报她个暴病而亡。验尸太监由你打点。左家庄化人场那边由我打点。要多少银子，一总儿叫你父亲在我府账上支出。你明白么？"文润木好似在梦里，半晌才嗫嚅道："奴才……奴才……"

"哑？"

"奴才是叫爷弄懵了……"文润木说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再说，十四爷那头怎么交待？"

胤祥冷笑道："你别问原故，知道得多了对你没好处。十四爷胆大，我是'拼命十三郎'！我只叫你知道，你办这事是义举！十四爷能把你怎么样？大不了走门路撵你出来！那更好，我给你一家出了奴籍，你父亲、母亲、哥哥、妹子，一大家回宝德。十顷地、五千两银子——这辈子够用了吧？"这话带着极大的诱惑，但更多的是压力，他一家生死予夺，全在十三阿哥手里！

"十三爷既然指了明路，"文润木咬着牙，横了心说道，"奴才办！人吃五谷杂粮，得病、暴死，我文润木有什么法子？办了！"

"你很聪明。"胤祥点了点头，一挥手拔腿去了。

康熙南巡车驾七月十六离京。照老规矩，先到五台山，然后东行登泰山，沿运河乘龙舟南下。刚出京时，康熙心情不快，一直寡言罕语。

看看将至骆马湖镇，康熙兴起，索性将后边官舰上的张廷玉叫到御舟上弈棋作耍，说说往事。当年第一次南巡，在皇商韩春和家遇盗，能婆子韩刘氏大展才智，收服了水盗刘铁成。康熙神采焕发，回头问刘铁成："朕一直想问你，当时你是怎么想的，韩刘氏那么几滴泪，就哭得你认了姐姐？"

"奴才当时也是迷迷糊糊。"刘铁成想起往事，也不胜感慨。因见康熙欢喜，忙道："起初我也懵了——怎么这么巧，做案做到姐姐家了？但韩氏说得有板有眼；又一想，就算是假的。有这个'老姐姐'也不错，如今想起来像做了一场梦——这都是主子的洪福啊！"张廷玉乘便谏道："圣天子百神相助，这是自然之理。不过万乘之君轻涉险地总归不宜。奴才后生小辈，没赶上万岁当年艰难历程，只听高士奇说过这事。万岁当年闯鳌拜府、访吴应熊家、山西沙河堡遇刺、骆马湖逢险化夷，至危至险，那是不得已儿。愿皇上此番出巡，垂拱九重严加宿卫，似不宜再为此举。"

康熙一边着子儿，说道："廷玉此言差矣！微服私访有什么不好？没有沙河堡微服夜访，朕难知人间难；没有牛街寺之变，何以安定天下回民？朕以百姓为干城，从不作践子民，哪有那么多的人害朕？怕就怕——"他突然打住了，原想说"祸起萧墙之内"，但他不想谈这些烦恼事，遂咽了回去。张廷玉的棋比康熙高出几着，一边煞费苦心投着黑子要弈成和局，口中说道："万岁说的是。陆陇其原也喜欢微服，因吃过微服的亏，后来绝少私访。奴才半月前见了陆陇其，他因纵囚脱逃，部议革职。"听说陆陇其，康熙心头一沉，这是有名的清官，耗羡只收到四分。纵囚的事他也明白，是犯人王秋生欠了生员褚新荣的债还不起被告入狱，陆陇其将王放走。本来极小的事，胤礽听了山东臬司殷诚的话，执意要革职拿问——还不是因为殷诚跟着王掞保过太子！想着，康熙的脸阴沉下来，冷冷说道："前面就要到济源了，叫人下船骑马传旨，着陆陇其一体接驾！"

龙舟当晚酉末时分进入济源境。康熙从舱中踱出来。见濛濛细雨中，岸边芦棚一溜儿点起十二盏红纱宫灯，在粼粼波光中闪烁。秋风卷来，将康熙苍白发辫撩起老高。岸上一大群文武官员，缙绅耆老望船叩下头，一齐山呼万岁。康熙拈须含笑，命龙舟抛锚暂停，向岸上问道："谁是济源县令？"

“万岁！”那县令杂在府道官员中，原说御舟过境并不停留，磕头送行完事儿的，没想到康熙竟停船指名问话，不禁受宠若惊，头重重磕了三下，大声回道：“奴才万炳辉，山西太原人氏，现年四十一岁。康熙三十九年三甲赐进士出身，现任济源县令，叩请万岁金安，万岁万万岁！”

“好生做官，”康熙见他啰嗦，一笑说道，“你的前任陆陇其虽说犯事革职，你要学他清廉。陆陇其来了没有？”

岸上灯影里人群一阵交头接耳，正左右顾盼，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膝行数步，叩头答道：“罪臣陆陇其在。”

“你上来。”康熙吩咐了一声便自进舱来。

陆陇其上船，有点不知所措地看了看张廷玉，刘铁成挑起帘子道：“请进吧。”张廷玉随着也进了舱房。陆陇其是个十分清癯的老者，棉布袍子青布马褂洗得泛白，脚蹬一双“气死牛”布鞋，像个乡村老学究。康熙遂含笑道：“起来回话吧——几时离京的？”

“罪臣七月初八回县。”陆陇其谢恩起来，躬身答道，“部议着臣往西宁军前效力，因本地士绅百姓罢市，恐生意外，着臣回县安抚之后再行启程。”

康熙沉吟了一阵，济源百姓因陆陇其去职攀辕罢市强留，他已从奏折上知道，遂笑道：“部议是部议，朕还没说话嘛。西宁苦寒，你这身子骨儿不宜去了。可笑你这个人，竟不会做官！人家是越做越大；你倒好，越做越小。朕没记误的话，你是二甲传胪进士，由翰林院外任分湖盐道，后降为凤阳知府，再黜济源县令，如今索性什么也不是了！”陆陇其略一沉思，答道：“万岁觉着可笑，臣却觉得可悲。得罪了盐枭，道台做不成；没钱送藩台，知府做不成；放走孝子，知县做不成。岂不可悲？”

“唔！”康熙目光灼然，踱至陆陇其身边拍拍他的肩头道，“朕明白，你清廉公正是个好官，只是过于清高，犯了读书人的通病。有些事，得变通处置嘛。”陆陇其听着，眼中已满是泪水，却抗声道：“请皇上明训！”康熙呵呵笑道：“瞧不出，你倒是个绵里藏针的人物！朕所谓变通，不是要你贪赃枉法。比如王秋生一案，你何必私放他出狱？天下县令要学你，不就乱了？于成龙也为这种事受过处分。部议并不冤枉

你。王秋生欠债不还，依律流配一千里，你想照顾他，拿到县衙，枷号三个月，不也完事儿？再看，你是父母官，找着原告说一下，免告也可。或者交待衙役们，索拿不到案，也可完事？犯得着你自己也跟着犯法？”

陆陇其听了，觉得虽然有些匪夷所思，细细想来，流配一千里与枷号三个月确是可以代换之刑，自己本是老官熟牍，怎么就想不起这个聪明办法？不由钦佩地看了康熙一眼，肃然说道：“罪臣不熟律令，自投法网，万岁所责极是！然而万岁说的第三个办法，臣亦不敢苟同。”

“你这个人呐！”康熙一笑，“要朕怎样说你才明白？楚辞中所谓‘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真的贤良之臣，得有明哲自全之道！你有报国之志，却没有虑事之智。身命尚且不保，怎样效忠朝廷？论起来这都是汉人积习，喜邀忠烈之名，其实无补于社稷。李泌处唐屋将圮之际，处身危疑之中，匡扶庸主致天下于衽席之上，这叫忠而且智。逢龙、比干一味愚忠，自己千古留名，置君父于不义，哪个好些？你看看这个张廷玉，就明白这个道理。”

一席话说得陆陇其低头沉吟，心下暗服，只低声回道：“是。”张廷玉心里却是五味俱全，自己也曾模模糊糊想过这些话，却不料康熙说的比自己想的，更其深刻，更其清晰！听康熙话中“庸主”的意思，一下子联想到胤礽，又是吃惊，又是感动。康熙在失望之时，竟用这种办法保全一批臣子，不禁又泛起一丝淡淡的怅惘。

“你跪安吧。”康熙叹息一声，“趁着罢官无事，将息些日子也好。朕随后还有旨意。”

船启锚开动了，随着船下潺潺的水声，张廷玉心潮起伏痴痴地站着沉思，忽听康熙问道：“你觉得此人如何？”

“是个能员。”张廷玉忙道，“似乎古板了些。”康熙却摇头道：“朕多少有点失望，他身子太弱了，也太老了点，朕不明白，何以这样一个人，胤礽就放他不过！太子——历事识人，差得太远了。”他目光炯炯，望着一跃一跃的烛光，久久没再说话。

……第二日，天蒙蒙亮康熙就起来了，趿了鞋踱出舱外看时，雨已经停了，瞭见前头乌沉沉一大片房舍，隐隐传来河啸之声，遂问

道："前头就是骆马湖镇了吧？"身后的刘铁成对这一带极熟，不假思索地说道："是！前头就是骆马湖。万岁爷听见黄河啸声了吧，这时候秋汛下来了，响得五里外都能听见。要不是靳中丞活着时开了中河，咱们恐怕又得在这儿耽搁了。"康熙没有理会他的话，沉吟片刻吩咐道："停舟，朕要沿堤走走。你传旨张廷玉，还有你，都换了便衣跟着。"说着自回舱里更衣，换了一身竹青夹袍系着腰带出来，顺着桥板走上岸来。张廷玉身着宝蓝长袍，刘铁成扮着长随，在后跟随。康熙拊掌笑道："说你是赶考举人，你往南走；说你是做生意的，又一脸书卷气。哪里来这么一对主仆？"

"咱们是赶南闱的。"张廷玉微笑道，"主子还是不听人劝！昨儿还说不可微行的事哩！"刘铁成道："怕什么鸟？如今不比当年，盗匪是没的了。就有个把地棍，不用抬主子招牌，说我是当年刘大疤，就吓酥了他！"康熙笑道："这会子说嘴！要不是朕，你这阵子不知在哪个乱葬坟里埋呢！"

一边说一边走，镇子已近。此刻朝阳刚刚升起，四面八方路上肩挑车推，满载着鹅鸭肉蛋鱼菜，络绎不绝。有两口子赶着牲畜的，有村姑们结伴而行的，嘁嘁喳喳、叽叽格格打着趣，笑语不绝。久处禁宫，为儿子们争权夺利弄得头昏脑涨的康熙，一踏上这湿漉漉的黄土堤，看着这欢笑的人群，真觉耳目一新。因见一个推米的老汉上了坡，坐在独轮小车帮上歇脚，康熙便踱过去搭讪道："老哥！粜米去呀？好大的一车，亏你推得动！儿子呢？"

"啊？啊……"老汉耳朵多少有点重听。眯缝着眼看看康熙，用破草帽儿扇着凉道："你买米呀？不成啊！这米我们少东家已卖到河工上了。我这把老骨头还结实呐！"康熙听了一笑，原来是佃户给田主粜米的，又大声问道："这米卖多少钱一斗？"老汉伸出个巴掌比了比，说道："陈米三钱，这是新米，五钱一斗！不瞒你说，这一场秋下来，我们东家可发了。那制钱哪，成车子往家推呀！"

康熙听了便看了看张廷玉。张廷玉心里也一沉：河督上报户部，米价都在八钱一两之间。不问可知，多出的银子都被私吞了。但现任河督丰昇运是胤禵门下，自己又怎么敢招惹？遂抓了一把米在手中看成色，一声不敢言语。康熙也抓一把米在手心里搓着看，赞道："黄灿灿金子似的，真是好米！你们东家有多少地？怎么就成车往家推钱？"

"有名的张阁老嘛！"老汉自豪地说道，"那地还少得了？这个

数。”说着，把大拇指和小指比了出来。康熙一边寻思一边道：“哦，六百亩地。”“你真是个外乡人！”老汉呵呵一笑，“六百顷！加上我们佃户的地，合下来一千多顷呢！”

康熙懵懂了：“佃户有地还当什么佃户？佃户的地为什么要加在阁老的地里？”正要问，张廷玉却问道：“老人家，你自家有地，怎么又给人家当佃户，出这把子冤枉气力？”

“按万岁爷的规矩，‘举人阁老，秀才尚书’，都可免税。”老汉认真地说道，“我弟兄三个，就一个独根苗苗。我们三兄弟一归天，三个人的丁亩税，将来都得砸到我那独苗苗身上。你合计合计，是当佃户好，还是自家种合算？人哪，得认命，得知足。没有人家这棵大树，咱爷们就得在毒日头底下流油儿了！”说罢叹息一声，用粗糙的手打火镰儿抽着了旱烟，品味着没再说话。

第三十回　坐茶肆天子逢寒士　住驿馆康熙惩督帅

康熙默默地离开老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泛上心头，他已不再像方才那样愉悦欢喜。张廷玉深知他的心思，却不敢说破，只道："爷，进镇子了，人多，留点神，车挤马碰的。"康熙会意地点点头，街上景致，与二十五年前并无多大变化。不过房子多了些。人头攒动，摩肩擦背，嘈杂的叫卖声此伏彼起，热闹异常。过了一会儿，听见镇北咚咚咚三声炮响，接着隐隐传来乐声。人流唿地向北拥去，挤得大人叫孩子哭，都说："皇上的御船已进镇北码头了，快去看哪！"康熙只一笑，回头对刘铁成道："那边茶馆里还略清净些，过去坐坐吧。"

"三位老客！里头坐——"因人们都去看御舟，茶馆里剩下没几个人，只南边桌上一个中年汉子，衣着齐整，喝着茶，漫不经心地吃着芝麻饼子；临河西窗下还有三个老头摆龙门阵，说得十分热闹。伙计笑嘻嘻地迎他们进来，拖着长声说道："这三位——靠河那边景致好——老客放心，皇上龙舟早晚得从这里过，少不了您瞧的！要点什么茶？雨前？龙井？毛尖、普洱都有！点心来点？"

康熙心不在焉地说道："随便来点吧，什么都成——我坐这里，廷玉你这边坐。"刘铁成站在一旁侍候着。康熙起先只看景致，后来听隔座一个老者说得有趣，竟听得入了神。

"你知道吧？官员顶子，讲究多啦！"那老者戴着一顶旧西瓜帽，尖嘴猴腮，长着几撇老鼠须，眼睛灼灼有神，说道，"单是红顶子，就有血红的、银红的、笺红的、老红的、喜红的，各色名目不一。"旁边一个胖子摇头道："只要有两万银子，我能弄一顶戴戴，没有什么稀罕的。"

老鼠胡子龇着板牙一笑，说道："你说的那是银红顶子，拿银子换的嘛！"旁边一个白净脸的中年人捋着八字须笑道："老欧阳，那血红的顶子自然是有战功的了；这笺红的，不才揣摩出来了，定必是撞了当道大老的木钟，拿了荐书弄来的，所以叫'笺红'；只不知'老红'、'喜红'的由来，愿闻其详。"欧阳老头子"嗞儿"呷了一口茶，哂道："立了战功有什么说的？那叫'正红'！这血红嘛，给你打个比喻吧，像吴天钧军门剿

乔仲甫这股子海匪，其实正经水匪不过三十来个，可他在烟台一下子杀了八百多！割掉人头就是功，这就叫血红！——喜红是个巧宗儿，瞅准了哪位王爷办喜事，如孩子过生日，在汤饼会上做文章；王爷要讨小儿，在彩礼上做文章。做得好，自然要给你一个红顶子。这就叫‘喜红’顶子。至于老红——”他叹息一声，抚着又尖又秃的脑门子道，“不管京官外官，少操心办事、多保养身子，可劲儿熬资格，头发白时顶子也能红。”

“你到底见过世面，我们比不得。”胖子不胜感慨地说道，“像我，从十二岁头次进场，如今斑了头，还是个童生，可谓‘老童’了！”康熙不禁抿嘴一笑，却听那位苍白脸老人道：“欧阳宏说这些，据学生看，似乎还没说全。更有一种，就拿咱们丰督帅说吧，谋这河督一差，先求了十四爷，后求吏部邱尚书。邱尚书，是福建人，好男宠，丰帅便送了八个娈童过去；夫人何氏还拜了沈英大学士为干爹；他的小妾叫袖翠儿，也送了十爷。你老兄有捷才，说说这叫什么红？”

欧阳宏垂了眉毛，眼中闪着狡黠的光，半晌，将桌子一拍，叫道：“有了！此可谓之‘肉红’也！”

众人不禁哄堂大笑。刘铁成笑得弯着腰道：“这糟老头子好口损！”张廷玉一阵笑过，却又皱起眉头。康熙正要说话，却见独坐一旁的中年汉子走过去，阴沉沉地站到三个人跟前，半晌，说道：“你们三位，跟我走一遭吧。”

众人听了都不禁一怔，苍白了脸。那个叫欧阳宏的却颇沉得住气，三角眼一翻，问道：“你先生贵干？素不相识，要我们跟你到哪里去？”

“我是河督府的戈什哈。”中年人说道，“你们方才说丰督帅是什么‘肉红顶子’，我想请你们去见见我们大人。”欧阳宏笑道：“阁下弄错了吧，河督府在清江，离这里几百里，这盘缠谁出？就是该吃官司，没有府县牌票，恐怕你也难拿人。”戈什哈冷笑道：“我早看出你是个挑头的，瞧你那副尊容，就知道不是好东西！丰帅就在此地接驾，不用去清江——识相点，免得善请不动，只好恶请了！”

康熙听得正有趣味，冷丁插出个败兴物，不禁勃然作色。张廷玉怕他发作，待要起身过来解说，却被康熙扯了一把袖子，只好坐了回去。那个胖子却慌了神，忙起身来，从腰里掏摸半日，掏出二钱一个小银角子，赔笑道：“别见笑，都怪我今个儿噇了几盅黄汤，说话没深浅……

些须小意思，您吃口茶，平平气……”

“不要给他！”

那戈什哈嫌银子少，板着脸还要讹诈，欧阳宏却大声说道：“二钱银子能买两只鸡，黄鸡下老酒，够我们再打一顿牙祭了！”他翘着老鼠胡子对戈什哈又道：“没有县里的牌票，我们哪儿也不去！丰昇运是肉红顶子，肉红顶子！”那戈什哈气呆了，口吃半日方骂道：“一世发不了迹的老穷酸！丰大帅一开口，别说你这骆马湖，说是安徽巡抚也得买账！爷爷今儿奉着宪命，就为访查你这号大胆放肆的狂徒——你说老子治不了你？”说着来到店门口，手一摆，对面就有五六个汉子凑了过来。戈什哈见老板的脸吓得煞白，过来要劝，一把将他推了个踉跄，又冲张廷玉喝道：“没你们的事，你们出去！”

张廷玉怔了半晌，才想到是说自己，忙转脸看康熙。康熙倒平静下来，跷起二郎腿啜茶不语。那戈什哈便叫道：“聋啦？说你们呢，快滚！”

“你才聋了呢！”欧阳宏扣着茶碗，神定气闲地说道：“——你听听那边的鼓乐声！皇上的御舟就要过来了，你敢动粗？”众人一愣，果然听见阵阵细乐声，看热闹的人也渐渐拥了过来。不少人埋怨着今儿没福，那么多的大官在镇北接驾，皇上也没露面……欧阳宏嘿嘿笑道：“听见了吧！你有种就来。御舟一到，我放嗓子喊冤！咱们当着万岁爷辩辩，姓丰的顶子是什么颜色！”

康熙没想到这个丑八怪老头能如此急中生智，反仗自己的势力压河督府，不觉暗笑。心想：只可惜老了一点。

这一招果然管用，戈什哈不禁一愣：此刻动手倒也来得及，只是若被这糟老头子一嗓子喊出去，势必惊动御驾，这个麻烦就大了！思量着，冷笑一声道：“算你是个角色，我服你了！店家，这店我包了，我付账！外头人不准进，里头人不许出！”说罢坐了，端起一碗凉茶咕噜噜灌下，阴笑着道：“我们一道看御舟，好么？”

“如此更佳！”欧阳宏嬉笑道，“一会儿这里水泄不通，到处是人，趁着人多我们走路。你敢拦，咱照样儿喊。只怕皇上的侍卫不认识你仁兄，拿住当强盗办了也未可知——老板！我们的茶账由他付了！”

戈什哈想想，竟拿此人毫无办法！起身一跺脚便走。康熙一努嘴，刘铁成早扑了上去，一把扳住他的肩头："日你奶奶！说过你付账，怎么不言声就走？"说着一掌掴将去，那戈什哈左颊顿时紫涨起来。外边人一看这里打架，顿时将店门围了个密不透风。戈什哈真的慌了神。此刻若被御前侍卫拿了，岂不有惊驾的罪，自己如何能当得起？戈什哈白挨了一耳光，嗫嚅半晌方切齿笑道："刁老鼠今儿咬了猫！咱们走着瞧，水过石头出，放屁手儿掩，你们一个也走不脱！"丢了一块银子给掌柜的，带着几个从人挤了出去。

"几位尊兄也走吧！"欧阳宏见康熙拊掌大笑，遂道，"看你二位，似乎是赶南闱的，我也不是此地人，一走就了！现在他拿我们没法子，圣驾一过去，可就难说了。"康熙兴味盎然地笑道："你的话我还没听够呢。怕什么？天下者乃康熙皇上的天下！山东刘宫保，安徽尹制台都是我的好友，十四阿哥也与我颇有渊源，丰某算什么？你客居于此，如蒙不弃，随我到驿馆一叙，如何？"张廷玉会意，默默点头，便退出去安置。

三个人听了这才恍然，欧阳宏遂笑道："足下原来是致休大臣，怪不得气度如此雍容，落落大方！这样吧——黄魏二兄，你们原说今儿北去，方才一叙就算了却了多年心愿。过桐城时，请二位给我家带个平安信儿，说我过两个月就回去——拜托了！"说罢三人举手一揖带过，康熙一行由刘铁成带着往驿馆行来，一路谈笑，十分欢快。

"大人！"欧阳宏眼见驿馆已到，驿丞已迎了出来，向康熙问道："你我名位悬殊，却是臭味相投！说了半日尚未请教尊姓、台甫，敢问老大人原在朝内官居何职？"

康熙微笑道："我么——姓龙，名德海，字秉政，官倒也不大，因得罪明、索二相，早已无心仕途——"正说间，张廷玉从驿中出来，一揖说道："少保，里头已经收拾出来，极干净的上房，长随们也安置了，请放心住下——欧阳先生不知怎样安排？"康熙笑道："欧阳先生，我们抵足而眠，剪烛论文如何？"

"快哉！抵足而眠、剪烛论文，豪士高风也！难怪明珠、索额图猥琐之辈不能容君！"欧阳宏鼓掌大笑。笑着，心里忽地一沉，喃喃道："龙——德海！字秉政——嗯……'秉政'……"康熙知他天分高，怕他起疑，忙岔开话题道："走，咱们进去弄半斤酒，一只黄鸡——你不是想吃鸡么？"

那驿丞是纳捐新补的九品官，十分勤谨却不通仕路高低，带着他们直入中堂，因见天色渐晚，命人掌灯，又打来滚热的水给他们烫脚，口中不停说着："方才张大人带着县里的人来说，您是东宫洗马。俗话说宰相府里七品官，您在东宫洗马，那少说是六品了，皇上跟前的人嘛！今个呀，外头那么大的排场，可惜我奉了宪令不许去看——怕皇上万一要住——这可好，皇上连面都没露就走了，丰督帅和道府的老爷们慌得了不得，怕是什么事惹了皇上不高兴，说要坐轿再送一程。今晚这儿是没人再来了。您真有福气，我竟为您忙了整整七天——现在要什么有什么，您想来点什么？"他絮絮叨叨说着，听得几个人都暗暗好笑。

"要几只黄焖鸡。"康熙双脚在热水里对着搓着，说道，"再弄点好酒，比如玉壶春、口子酒、三河老醪、茅台都成。"驿丞答应一声，脚不点地去了。不一会，酒菜便端了上来。康熙坐了主席，张廷玉拿捏着右侧相陪，欧阳宏坐在客席，刘铁成掇把椅子坐守在门口。

那驿丞一头布菜斟酒，笑嘻嘻问道："龙大爷，虽说有大有小，咱们到底都是侍候人的差使。我不懂规矩，您既是'洗马'，怎么方才张大人又叫您'烧包'（少保）？这可不怎么好听呀！东宫里头的马，还要洗呀！我弄不明白，是天天洗呢，还是隔几日洗一次？一次您洗几匹马呢？"众人不禁哄堂大笑。康熙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一手抚桌，一手捂着肚子；张廷玉一口酒"噗"地喷了出来，欧阳宏笑岔了气，不住捶打胸部。驿丞瞠目问道："难道我问的不是了？"

"很是很是！"康熙大笑道，"东宫的马不同凡马，自然是洗的。总共是二十四匹马。我要高兴，一天就洗它两遍三遍，要没心绪，几天也不洗一匹。要是千里马，就洗得仔细点，其余的弄桶水浇它一下也算洗过！"说罢众人又捧腹大笑。康熙陡地想起胤礽：这个逆子，能算一匹千里马么？他的脸色阴沉下来。良久，竟轻叹了一声。驿丞呆呆地听完了，啧啧赞叹。"到底是宫里的人，差使松活，想干就干，想歇就歇！"

欧阳宏却心中犯疑：太子师傅，本朝有限的几个他都知道，并没一个姓龙的。这个龙德海自称得罪明珠、索额图两大权相被黜，那至少也有十年了。十年前何来二十四个皇阿哥？再看一眼沉吟不语的康熙，欧阳宏忽地升起一个念头：莫非……不由一阵慌乱，举箸时竟将身边茶几上摆的一个无锡泥塑不倒翁碰落地上。那物件却做得结实，在地下东倒西歪打了几个旋儿，依旧站稳了，仰着脸神气地盯着康熙。康熙心中一动，笑谓张廷玉："玉臣，你也是两榜进士出身，就这个不倒翁，能咏几句么？"

“秉政！”张廷玉乍着胆子称了一句康熙的假字，笑道，“要是做八股，我还能将就凑合，即席咏物，我可没这个捷才。”康熙含笑看着欧阳宏道：“欧阳‘老童’，你怎么样？”

欧阳宏暗自拿着劲，捋着胡子说道：“一时之间，恐怕难出佳句。不过吃闷酒终归没意趣，我先献个丑吧！”一仰首，吟道：

头锐能钻，腹空能受。

冠带尊严，面和心垢。

状似欲倒，其实不仆。

“妙！”张廷玉喝彩道，“寥寥数语，骂倒天下赃官污吏！”

“嗯，不错。”康熙满意地拈须微笑，又道，“方才欧阳兄说的，枯酒难吃。我们用四书打谜赌酒如何？”欧阳宏见康熙如此随和，放开了胆，笑道：“不瞒二位，若论这些玩艺儿，恐怕难不倒老欧阳。”

张廷玉道：“圣道渊深，岂有止境？你不要吹，我先出一个——青宫——请猜。”欧阳宏笑着将杯一推，说道：“请吃罚酒——青宫乃四书中‘君子居之’一句！”张廷玉只好笑着饮了，却听康熙说道：“长明灯！”

“不息则久。”欧阳宏闪着椒豆似的小眼睛答道，“我也问一个——‘偏讳’是什么？”

康熙沉吟着答道：“可是‘名不正’？”欧阳宏笑道：“是。我们各输一杯，谁也不用喝酒。”张廷玉身子一倾又问：“枕流是什么？”

“其耳湿湿。”欧阳宏应口答道，“这是《诗经》里的，不在四书。”话音刚落，张廷玉又问：

“纪程新咏？”

“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皆坐而谈！”

“妙哉！”欧阳宏豪兴大发，拍案回道，“无与立谈者！”

康熙见他应对如流，更觉欢喜，笑道："真个敏捷，我再问你——农之子又务农？"

"耕者不变。"欧阳宏一笑，"请问，'吃烟'是什么？"

康熙歪着头想了半日，笑问："可是'食在口而吐之'？"

三人斗谜吃酒，康熙和张廷玉翻箱倒柜，反复问难，欧阳宏来者不拒，信手拈来，回得恰到好处，一旁坐着观战的刘铁成却听得迷迷糊糊，如堕五里雾中。正热闹间，康熙转脸见驿丞进来，便道："天早着呢，不叫你不用进来。"

"回'洗马'的话，"驿丞不安地说道，"恐怕列位爷得挪个地方儿。"

"此地很好。"康熙仰脸想着出题目，口中道，"你去吧。"驿丞噗嗤一笑，说道："此地当然'很好'。原说就留您在中堂歇息。偏偏丰督帅来了，一脸的不自在，说没见着皇上，在河边干侍候了几天，真晦气，回来要住驿馆。"康熙听说丰某这么无礼，脸上登时变色，待要发作，又忍住了，冷笑道："他来了，我就得腾房？这是你的主意，还是他说的？"

驿丞赔笑道："是丰帅的话，我说有个六品京官住下了，叫人家腾房，怪不好意思的。就这一宿，请大帅将就一下……大帅当时脸拉得这么长，骂我屎攮的不懂事，二品六品谁大谁小都不省得……"不等他说完，康熙已站起了身，笑谓众人："那自然，六品是不及二品大，咱们挪西配房。欧阳先生，咱们走！"张廷玉暗自为丰昇运捏了一把汗，只好干笑着附和："咱们走，咱们走，给丰大人腾房子！"

四个人刚进厢屋，外边河督府的仪仗卤簿就进了院，几十盏灯笼照得院子里外通明雪亮，闹嚷嚷的呼唤声，把个驿丞支使得晕头转向。接着，几十名戈什哈簇拥着丰昇运直趋上房。佩刀碰得叮当乱响。那个日间在茶馆挨打的戈什哈一眼看见刘铁成站在西屋门口，打了个怔，铁青着脸不吱声过来，隔窗看了看屋里，突然大喊一声："丰大帅！"

丰昇运已经登上当屋石阶，被他吓了一跳，回头断喝道："你炸什么尸？"康熙望望张廷玉，张廷玉只点点头，不言声向院外走去。那戈什哈指着厢屋向丰昇运说："就是这几个人，今儿在茶馆里作践您，说您是……是肉红顶子！那个老鼠胡子丑八怪，阴损之极！这黑大汉还掌

了我一个嘴巴！”

“唔。”丰昇运含意不明地一笑，踅过来，背着手思索一阵，朗声笑问道：“房里是哪位老兄？请出来相见。”

没有人应声，康熙和欧阳宏目光灼灼地对视着。半晌，欧阳宏说道：“龙兄，是我惹的事，我出去见他。”康熙一把按住了他，摇头示意他不要说话。丰昇运又问了一声，见仍没人应声，便凑了近来，刚要进屋，却被刘铁成铁钳子似的手抓住了膀子，阴沉沉道：“督帅，孟浪了吧？”

“孟浪？”丰昇运后退一步，哈哈大笑，“我既是你说的所谓‘肉红顶子’，好歹就是封疆大吏！一个小小的部曹要挡我的驾？哼！”说着脸一沉，大声吩咐道：“来啊——拖开他！”

“喳！”戈什哈们轰雷般应了一声，捋袖挽臂地就要动手。忽然大门口一阵喧嚷，张廷玉头戴珊瑚顶子，身着簇新的九蟒五爪袍，外缀仙鹤补子，带着德楞泰等一干侍卫一拥而入，见里头双方僵持，剑拔弩张，张廷玉大叫一声：“圣驾在此，谁敢无礼！”

这一声如同平地起炸雷，震得院里院外廊上堂下所有众人个个面如死灰，呆若木鸡，驿馆大院顿时一片死寂。

康熙弹衣起身，拍了拍怔在椅上的欧阳宏肩头，踱至门口，哼了一声问道：“丰昇运，你强行见朕，有何事要奏啊？”张廷玉见丰昇运木立不语，知道他吓呆了，便喝道：“丰某，你死了么？皇上问话为什么不回？！”

“皇……上，”丰昇运抖着嘴唇蹦出两个字来，仍旧一动不动，忽地，扑通一声就倒了下去。

张廷玉上去试了试鼻息，抬头看着康熙道：“主上，这……”

“他是吓破了苦胆。”康熙冷冷说道，“这样的东西，朕见他也无话可说。拉出去喂狗吧。”刘铁成答应着，叫人下了河督府众人的兵器，统统赶到后院马厩里囚起来。德楞泰便叫过驿丞，问驿馆里有狗没有。康熙兀自恨恨不已，回身进屋，一边说道：“不要饶他！连那个戈什哈也拖出去剁了！”

欧阳宏早已俯伏在地，连连顿首道：“万岁！您英明一世，何乃出此亡国之音？”

“唔。唔？”康熙笑问道。“朕何尝有过什么‘亡国之音’？倒要请教你这老童生！”

第三十一回　收智囊康熙交名儒　惩墨吏胤礽伐异己

欧阳宏俯伏叩头，朗声奏道："恕臣死罪！前明一代君主，有法不循，常以非刑加于臣工，动辄剥皮喂狗，滥施刑罚，置六部于无用之地。此乃亡明败政，所以臣谓为亡国之音！"康熙格格一笑，说道："前明之亡，亡于东西厂匪人横行，阉官专权，与皇帝惩贪除暴有什么干系？倒是闻所未闻。"欧阳宏道："惩贪除暴国家自有法规。草莽绿林中何尝没有杀暴安良的，朝廷岂可自降身份，与他们为伍？请皇上睿断。依臣之见，将此国蠹交付部议，依律明正典刑，晓示天下臣民。如此，则贪官震慑，不敢妄生侥幸之心，亦可免史官称我主以非刑杀人，岂不善乎？"

"唔！"欧阳宏没有明说，康熙已经明白了他的用意：这样杀丰昇运，与绿林好汉劫富济贫并无二致。起居注上一写，自己倒落个非刑杀人的名儿。更有一宗儿，后世子孙循例仿效起来，岂不又要导致东厂之类恶徒猖獗，那可真是遗患无穷了。就凭这点远见，身边的张廷玉就不能及！康熙遂笑道："防微杜渐，尔言之成理。不过这话只可你讲，张廷玉处身其间，说出来就不免嫌疑了。"

张廷玉确实没想到这一层，听康熙为自己争脸，心中不由一阵感动，奏道："万岁，欧阳宏才识过人，臣不能及，应简拔出仕为国效力！"康熙满意地点点头，正要说话，欧阳宏浑身一抖，叩头道："臣躬逢盛世，际遇天子，以布衣之身亵万乘之尊，已是旷世隆恩。断不敢再作非分之想，腼颜侧身庙堂。万岁垂鉴！"

"人家都巴不得做官，"康熙见他推辞，不像是做作，遂笑道，"你有福见朕，错过如此机遇，岂不可惜？"欧阳宏叩下头去，浑身颤栗着泣道："实不相瞒，臣不姓欧阳，也不叫宏，为了逃罪，用了假名……"

康熙和张廷玉都吃了一惊，对视一眼，张廷玉问道："你的真名是什么？"

"罪臣……方苞……万死！"

康熙的心猛地一沉：下头跪着的，竟是戴名世《南山集》一案的罪犯，正犯早已处决，因方苞才名冠世，几个皇阿哥和上书房大臣说情，放免回籍，不想竟在此邂逅相逢！康熙目光望着外头漆黑的夜，一时没说话。只听一阵秋风过去，满院杨柳婆娑摇曳，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半晌，康熙才说道："你是朕特赦出来的，又何必改名换姓，吓得像避猫鼠似的？"方苞叩头道："狱中并未传特赦之旨，当时只听说朝廷要清理刑狱，查处'宰白鸭'，狱中连夜放人换人，罪臣以为他们错放了，所以连夜逃出，万岁不说，罪臣至今仍以为朝廷尚在缉拿……"康熙也觉好笑。因想到方苞出狱时的情形，康熙又感到可怕，叹了一声，没再言语。

"我也是桐城人，拜读过你的文章。当时赦你，我还去寻你来着，你却走了。"良久，张廷玉才道，"我很奇怪，你如此学问，为什么不应试做官，反倒跟着戴名世胡说八道，谬解圣人经义？"方苞苦笑道："问及我犯罪情由，一言难尽。我倒是应试了几次来着，康熙二十六年南闱拆卷，我是解元。后来拜见主考左玉兴，他皱着眉头说：'这活钟馗模样，怎么去见圣驾？'把我黜到最后一名。一气之下，我就拂袖……"

康熙叹道："你不必说了，考官得罪了你，你也犯不着跟着旁人骂朕嘛！这件事截至今日，休要再提——你且暂退，朕和张廷玉有事要议。"眼见方苞走了出去，张廷玉踌躇着问道："万岁，您看这事……"康熙半靠在椅上，呆望了一会，良久，吁了一口气道：

"你传旨，叫他即日入上书房侍候。"

张廷玉愣住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康熙此刻的心思！上书房总揽六部，乃是中央机枢之地，官无分大小，一踏进上书房，百官即视为宰相。他嗫嚅许久，张廷玉方道："主子，这……"

"有什么不合适的？"康熙坐直了身子，冷冷说道，"明珠有多少才学？在上书房秉政近二十年；高士奇也是没功名的，在上书房不挺好？你要知道，如今还有一干子文人在下头骂街，说朕不能容纳汉人，朕就是要叫他们看看朕的器量！上书房上书房，毕竟是书房嘛，养不起个文人？朕幼年没设上书房，只有一个伍次友先生朝夕相处，蛮好！他也不过是个举人。你难道及得上伍先生？——叫他进来吧！"

这话问得很重，张廷玉没敢再回一句话，默默一躬，退出去带着方苞进来。方苞跪着听张廷玉宣了旨，似乎并不吃惊，眼眶中泪水旋转

着，叩了头，叹息一声道："罪臣已是明日黄花，恐难符皇上厚望……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康熙接口吟道。他也很感慨，沉吟着道，"朕又不是叫你猎豹捕熊，何必作此司马牛之叹？朕叫你入上书房，不同于张廷玉、马齐。你还保留你的布衣本色，朕不打算封你的官！"听到这话，张廷玉不禁睁大了眼，却听康熙深沉地说道，"人为万物之灵，但谈起做人，那真是不容易。文武百官，富室巨贾，谁没个书房？谁家书房像朕这里，高居九重。臣工们到了朕这里，一见面就是'皇天圣明，臣罪当死'！"他苦笑一下，"朕老了，既无泉林可退，也没有家人天伦之乐。你们想不出朕是多么的凄凉寂寞——孤家、寡人。总而言之是独自一人罢了……"说着，竟双目含泪，泪光滢滢。

张廷玉和方苞一时都痴了，一齐低垂了头。康熙这番独白，发自内心，句句都是实话。既无言可劝，谏亦无处可谏。正发愣间，康熙问道："廷玉，你明白朕的意思么？"

"奴才……明白。"张廷玉不知怎的，喉头也有些哽咽。

康熙点点头，打起精神笑道："明白了就好——方苞，张廷玉年轻，叫他跪着。你是朕的朋友，起来坐着！这回南巡，你陪着朕多走几处，咱们痛痛快快地乐他几日！"方苞此刻领悟到康熙命自己白衣入上书房的真意，十分感动。因见康熙高兴起来，叩头起身笑道："臣虽不敢妄攀陛下为'友'，勉从圣命为皇上磨砚洗笔，作个布衣之客。"说罢与康熙相视莞尔一笑。

康熙车驾莅临南京的第二日，胤礽收到张廷玉从骆马湖发来的廷谕，才晓得新任不久的河督丰昇运已被革拿。看着诏谕，胤礽心里也有点犯嘀咕：丰昇运的官位是纳捐保举上来的，虽说是经十四阿哥的手，但胤礽本人也得一千两黄金的好处，因此心里颇不自在。踌躇良久，胤礽命人将诰制发送马齐，交批本处用玺明发，将张廷玉参劾丰昇运贪贿、克扣工银、媚上求荣的细目发至刑部。

王掞和朱天保、陈嘉猷三个人都在毓庆宫写节略，看折本。听到胤礽要出宫去四爷府，王掞起身问道："太子，施世纶户部那边一大堆事情没办清爽，原约他今日进来见你。这辰光去四爷府有什么事？"胤礽脸一沉：怎么这老头子事事都要管？但王掞是他"复位"的第一功臣，又不好怎样，遂道："施世纶和老四、老十三他们，还不是一回事？没准

儿这会子都在雍王府议事呢！这一去就可以都见着了？”

“太子爷，”陈嘉猷也起身道，“您传四爷，我去叫他进来。”胤礽笑道：“就这么几步路，我也想走动走动。我去、他来还不是一样的？”

朱天保挺直了身子道：“那当然是不一样的！三爷、四爷、八爷如今都晋了亲王，太子总往四爷府走动，别的阿哥们会怎么想？君臣分际大礼所在，太子得详虑。”胤礽听他们说的，也觉得不无道理，但为这点子小事几个人都煞有介事地反对，面子上却下不来，遂冷笑道：“你说这话便该掌嘴！八爷府我没去过么？我和八爷有什么过不去的？和四爷也没有格外的亲近。我们兄弟连句私房话都说不得么？”

“什么私房话？”朱天保硬硬地顶了回来，“储君乃天下公器，与臣下有什么私房话？”

朱天保语气似近无礼，却有成典可依。当初汉文帝继位，未入宫前陈平夜间私谒，文帝近臣挡驾说，天子无私事，有公事到朝廷上说。胤礽当然熟知这段故事，但他的自尊心却承受不了，正搜肠刮肚地寻理由批驳这三个人，却见胤祥提着袍角，急匆匆地向毓庆宫走来，几个太监忙不迭地请安迎接。胤礽咽了一口气，换了笑脸道：“老十三，你这么急脚猫似的，有什么要紧事？”

“回太子话，”胤祥进来，打千儿请安道，“四王爷方才在吏部签押房接了旨意。原想是头几日拟的革职人名单批下来了，看过才晓得是丰昇运坏了事。我特来请示，问一下名单的事。”

胤礽笑问道：“这是四爷的主意呢，还是你的？保不定是施世纶撺掇着你来问的吧？”胤祥揣摩着他的话意道：“是我们三个合计的。这次查出贪贿坏法的革员有四十一名，虽说查得扎实，十停倒有九停是道员以下的，总觉有些不足以震慑视听。皇上既要查办丰某，这就有了个二品大员，加上户部两个员外郎、礼部的黄庾申、罗思洁凑成一批，一齐锁拿大理寺，声势也就可观了。”

“先不忙，我好好想想。”胤礽摆了摆手坐下，转脸对王掞三个人笑道，“你们坐了大半日，也好松泛一下了。到上书房去见马齐，把各省的折子清理一下。凡有准葛尔部阿拉布坦的军情，六百里加急的发往南京请皇上处置。有关河务、漕运的也一并送呈，余下的分门别类带过来，咱们好参酌着办。”

见胤礽摆谱儿叫回避，王掞三人不约而同对视一眼，想不到胤礽如此不光明正大，王掞坦然离座，对脸色铁青的朱天保和陈嘉猷道："走吧。"于是三人一躬怏怏而去。胤祥诧异地问道："我说的都是正经差使，正好一处集思广益，你怎么反倒支开他们？"

"不要管他们。驭下之道在于恩威并用。我们商量了再和他们参酌。"胤礽示意胤祥坐下，屏退太监，方问道，"我上次托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胤祥心里一阵光火：巴巴儿把几个办事的人都撵了去，一大堆的棘手公务不说，只问自己的私事！想了想，淡然说道："办了，挺干净的。我在左家庄给她找了块坟地，把骨灰埋了。提起这事，我就心里难受……太子，有道是钢刀虽快，不杀无罪之人呐……"

胤礽目光兴奋地一闪，又黯淡下来，低头沉思许久才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都是让人逼的……李隆基何尝愿意杨玉环——"他忽然想到唐玄宗是亡国之君，觉得不吉利，便改口道："她为我死，也算殉社稷，死得其所。至于她的身后名声，得到我能做主的时候再说了——老八，我饶不了他！"胤祥想起乔姐、阿兰，这两个碍眼物，自己不也想寻机会除掉么？听胤礽痛心疾首，哽咽不能自制，也觉其情不无可悯，叹了一声出神不语。胤礽走至案边拿起厚厚一叠卷宗，掂了掂，笑道："不说这事了。这是你要的名单和罪由节略，我批了，有增的有减的，都是我精心裁定的，你先看看。"

胤祥扫了一眼卷宗，头一页上便写道，"着将范修同等五十名贪墨犯官革职，锁拿进京。由刑部、大理寺会同谳审，取实供后报圣上批处。"细看时胤祥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案中涉及亲太子派官员的名字一概删去，新增进去的都是胤礽平日说起的"八爷党"！胤祥心下踌躇，问道："这个名单马齐和王师傅他们看了么？"

"马齐那里不过是走过场。"胤礽不凉不热地说道，阴冷的目光竟使胤祥无端打了个冷战儿，"王掞他们毕竟不是廷臣，参与政务不可过深。我想先给你和老四看看，有什么不妥，我们商量了再说。"

既是有商量余地，胤祥略觉放心，他很清楚：不要说批出去，就是露点风出去，这个名单立时要引起反过太子的官员极大的惶恐，胤祥怔了片刻，忽然福至心灵，说道："太子爷，既是还要商量，我不必忙着带出去。我还得到后头德主儿那儿代四哥请安。回头我传谕，叫四哥、施世纶进来，您当面吩咐，可成？"

“也好。”胤礽笑了笑，抬手道，“道乏吧。”

胤禛和施世纶还在吏部等信儿，胤祥慌忙赶回来，一长一短说了名单的事，施世纶头上立时沁出冷汗，说道：“十三爷，亏了您没带那个名单！您要抱了这个红炭团子来部里，咱们几个可要烤一场好火了。”胤祥道：“我是多了个心眼儿——其实你老施也犯不着害怕，冤有头债有主，哪里就轮到你顶缸了呢？”

胤禛在旁边烤着火一直没言语，用火筷子把一盆焚了百合香的炭拨得起旺焰儿，红光照着他沉思不语的面孔，看去十分安详，只额角上的肌肉偶尔抽动一下。许久，胤禛把铁箸一扔，说道：“这么不醒事，我看不是事儿。办砸了清理亏空的差使，已经跟着他吃了挂落，这是瓜青水白的事，不能再像上回——查实了，无论与他与八爷有恩有仇，都得一律处置！要是胡来，只好各自干各自的，横竖上头还有皇上呢！”

“四爷，”施世纶嗫嚅道，“您别忘了，太子是在北京坐纛儿的呀！”胤禛冷冰冰说道：“他没坐纛时我已经是钦差，我向皇上负责，他毕竟不是皇上。”说罢，站起身来，朝外喊了一声：“来！”

戴铎就守在门口，听见招呼一步跨进来，说道：“四爷！”

“传吏部侍郎温瑶珍进来！”

戴铎答应一声去了。胤祥笑问道：“四哥还想盘出任伯安？我说，竟别费这个心，温某死也不会攀他的。你何必替旁人砍这榆木根呢？”

“我有利器，不怕它盘根错节。”胤禛脸上毫无表情，“这件事你两个都不要管！”施世纶皱眉道：“四爷，您要动刑么？温瑶珍是大臣，有干例禁，四爷得三思而行。”话音刚落，吏部侍郎温瑶珍已跟着戴铎进来，施世纶便住了口。

“瑶珍，”胤禛和气地说道，“本藩奉旨来查吏部，您是头一个被革掉顶戴的。记得革你顶戴那日，我们曾促膝交谈，有言在先，只要你说出来，你为什么给任伯安三万银子，天大的事，都是四爷维持。——你如今想好了没有？”

温瑶珍答道：“有四爷维护，犯官自然十分感激。三万银子是任伯安在吏部借用的。犯官实难推辞。”

“哼！”胤禛阴森森一笑，“你是朝廷二品大员，为何‘实难推辞’！如今又愿意垫付出来，岂不是咄咄怪事？你和他是什么交情？抑或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温瑶珍被这充满威压的问话问得一怔，忙叩头答道：“任某虽然久已黜退，因他是京师人，常回部里走动。他做生意有时挪借不开，向部里借贷是常有的。四爷明鉴，京官们清苦，一年只一百多两的俸，犯官也是希图他的三分利银，不合借了。总是犯官糊涂，求王爷明察！”胤禛听了，点着温瑶珍笑道：“十三弟，你听听这奴才利口！”

胤祥一笑，道：“他前头供词我也看了，像是临时编的，驴头不对马嘴，倒是这次‘想’了多日，编出来像煞有介事。”

“求十三爷明断！”温瑶珍叩头道，“奴才不敢编假话。”施世纶审案老手，抓住话柄问道：“老温，借给任伯安银子前半个月，你还新开了一座当铺，底银十万。既说清苦，此银又从何而来？”温瑶珍被问得一愣，只装聋不言语。

胤禛起身踱了两步，含笑问道：“你是汉军正白旗的吧？”温瑶珍诧异地看了胤禛一眼，不知是什么意思。只好答道：“奴才是正红旗的。”胤禛嗯了一声，说道：“我来告诉你，你已经不是正红旗的人了！我日前在内务府办了票拟，把你的旗籍转到我管辖的正白旗下。自今而起，你就是我的旗奴。跟着我这个主子，如何？”说罢竟将一张转籍文书从靴页中取出递了过去。

“这……”温瑶珍只瞥了一眼，脸色立时变得煞白，慌乱地叩了个头，语无伦次地说道：“有四爷照应，奴才……感激不尽……不知我本主九爷认可没有？奴才知道……四爷是最体恤下人的……”

胤禛得意地扫了一眼胤祥和施世纶，说道：“这是内务府的事，与九爷什么相干？你知道我素性，恩怨分明，你要真有这点虔敬之心，就得敬重我这癖性。不是有旨不得刑讯大臣么？好！我行正白旗家法办你，如何？”

谁也没料到胤禛不哼不哈，暗度陈仓，使出这一杀手锏，一时都是目瞪口呆！

第三十二回　侦机密胤禛使权威　布网罗胤祥设计谋

温瑶珍面如死灰，浑身都在颤抖，强抑着极度的惊恐，叩头道："奴、奴、奴才有……罪，求四爷超生……"

"我说过，我维持照应你。"胤禛不动声色，"人都说我刻薄，其实我并不寡恩。年羹尧投我门下才几年，如今是四川巡抚！李卫顶撞过我，如今是知府；黄克敬做到云贵布政使；戴铎眼见也要放道台！别的阿哥都是赏门人钱，我不，有点出息我就叫他做官为朝廷办事儿。只是有一宗，门下奴才若有对我不忠的，我也会狠狠惩办。我曾保过梁皓之做河南臬台，可这没人伦的东西，竟把我说的闲话传出去，如今他在哪里？在乌里雅苏台！你给四爷挣体面，我就有本事放你出任巡抚；若故意惹我心烦，我也会叫你一家子去给披甲人为奴；或把你装进铁笼子里饿死——我也知道，这毛病儿不好。但我改不了！"款款言罢，啜茶不语，冷冷盯着温瑶珍又是一哼，哼得胤祥几个人心里起栗。

温瑶珍被胤禛这番话吓呆了，趴在地上大汗淋漓，颤声问道："四爷，您到底想问什么？"

"我想知道，"胤禛悠然跷足，喝了一口茶，"任某住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多的大员怕他？"

"老任——任伯安住在左翼宗学胡同。"温瑶珍咽了一口唾沫，"不过一年里头通共在家住不上一个月。他外头铺子极多，不但在京师，就是南京、汉口也开着二十几处大店。如今风声一紧，难说他住在哪里。至于大家都怕——"他抬头看一眼众人，嗫嚅了一下，胤禛笑道，"十三爷是我的换命兄弟；施大人是有名的正臣，我的好朋友；戴铎是我的奴才。你只管说，全由四爷担戴呢。"温瑶珍方道："任某是康熙十五年副榜贡生，进吏部当差二十年，管着考功司档案。百官的大小过错，他都另备了一册，自己保存起来……"

胤祥不禁笑道："他抄了这些有什么用场？"

"好十三爷哩！"温瑶珍苦笑道，"您金枝玉叶，哪里知道！考功司

档案是密件，不奉旨是不能调阅的。二十多年前的州县官，只要熬过来，如今都是朝廷和各省的台宪大吏，升官的心正盛，如今的官各有门路，又各有对头，谁愿意将把柄与人？所以先就怯了他。他就以此要挟着当事人提供新闻，详加记载，分门别类往里头填——光他雇的抄手书吏就有二十多个！他库里存的档，比吏部的档还详细！”

三个人不约而同对视一眼，心头又是一震！胤禛心下顿时大怒，想了想，问道：“难道举朝都是贪官，人人都怕任伯安？那么多御史竟无一人举奏朝廷！难以置信！”温瑶珍连连叩头，泣道：“到这份儿上，我还敢欺主？任伯安在几个阿哥府里都蹚得开，如今皇子爷们又像是闹家务，京官们谁敢蹚这浑水？外头大员们只是述职偶尔进京，有的不知底细，有的知道了惟恐避之不及。连刚直廉正的，没有实据谁敢妄奏？其实前些年于成龙、郭琇这些名臣在时，任伯安做事还小心，这几年才越来越胆大。加上他是八爷的文——”他突然惊恐地捂住了嘴，改口道：“……奴才再不敢欺瞒四爷一个字！”胤祥听他说得蹊跷，眼一瞪问道：“你怎么说半截话？他是八爷文什么？”温瑶珍汗下如雨，捣蒜似地磕头：“奴才昏了头，胡说走了嘴——没八爷的事……”胤祥还要问时，见胤禛扫过一个眼风，便住了口。

胤禛脸色冷峻得像结了一层冰，细牙咬着，看去十分狰狞可怖。半晌，忽然噗嗤一笑，说道：“听见了吧？北京城藏龙卧虎，暗中还有一个朝廷！我们居然都蒙在鼓里！”

“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胤祥问道。他两次见任伯安，只晓得他和胤禩等人过从甚密，没料到这个面目和善的老头子竟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儿！前后一联想：莫非温某是想说‘他是八爷的文班底’？那就是还有一个武班底！这事体真叫人惊心动魄！正胡思乱想间，温瑶珍叩头道：“奴才在康熙三十九年中的进士，因想补个好缺，送了两千两银子，索中堂坏事，抄出这份贿单，任伯安叫吏部扣下来，买了去……从此越陷越深——天地良心，奴才真是切齿恨他，却又拿他没法子：他一翻手，奴才就得被当做索额图的党羽！”

胤禛默不作声，站起身来，凑近了温瑶珍，声音变得嘶哑低沉：“他的档案库设在何处？说说看——咳？！”温瑶珍如遭蛇蝎，惊恐地摇头道：“动不得，四爷！要是能动，大阿哥早就动手了！”

“为什么！”胤祥兴奋地一跃而起，逼近温瑶珍道，“是龙潭虎穴？”施世纶蹙额沉吟道：“莫非在哪位阿哥爷府里？”

“那倒没有。”温瑶珍慌乱地说道，“不过也差不多——就在……八爷府错对门儿，靠着朝阳门码头的万永号当铺。字号是任伯安的，真正的铺东是八爷，由九爷的管家经管——奴才也是才听说。原来不在这里，前年大阿哥就撺掇着顺天府试着去了一趟，门口一站上兵卒，八爷府里的太监侍卫们就过来护持。”

胤禛沉思良久，换了笑脸道：“爷今儿只想知道这些，你说出来，这就好。还有更大的事你且存在心中，用得着时我再问你，用不着就叫它烂在你心里。记住一条，我的奴才只要有忠心，虽有大过，我必定保全；跟我使小聪明，即是小错，我也难容他。你再想想，今儿这些供词有没有出入？改口还来得及！”

“四爷如此体念，奴才不敢使假。”温瑶珍这次十分干脆，说道，“奴才虽笨，素来知道四爷秉性，言必信，行必果，泾渭分明、恩怨不爽，最是圣明仁德……”接着又说了一车颂圣的话。胤禛却不理会，摆手道：“你去吧，装成没事人回你书房‘闭门思过’。这里几个人我敢打保票。若走漏一点风声，都是你自己招祸——我用铁笼子活活烤熟了你！”

温瑶珍诺诺连声退了出去。房里一时谁也没说话，互相交换着眼神。移时，施世纶道：“既如此，四爷，由您来定夺，世纶跟着您顶到底了！”

胤禛咬着嘴唇沉吟道：“……这事大得出人意料，你的身份办不了。我来设法。办成了你和十三爷审；办不成，你两个只推不知道就是了。老施你整一份笔录，后半夜送我府，誊清后原稿当面销毁。对这个温某，要想法子保护住，你明日依旧审他，只装没有今日这事！”说罢便与胤祥联袂而出。

天已经很晚了，黑魆魆的街上店铺里早已上板关门，远近星星点点的“气死风”灯一晃一晃，传来夜市小贩们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叫卖声：

“酥油——桂花糖，炒虾仁五香瓜子儿！”

“谁买——饸饸、馄饨啦！”

“芝麻烧饼！豆沙馅汤圆儿！”

兄弟二人并辔而行，胤祥凑近胤禛，小声道："四哥，你为什么不叫我问那事？"

"眼下力量达不到。"胤禛半晌才回答，"其实就他说出来的，办起来也是很难的。"说罢深长地舒了一口气。

胤祥想着，一笑道："四哥心事何其重也！其实用不着犯愁，实在办不下，咱们就掩了这事。若你一心要办，这差使就交给我，保管马蹄刀在葫芦里切菜，汤水不漏！"

"一定要办。"胤禛说道，"我回去思量一下分寸，咱们再计议。"胤祥勒住了马，说道："这会子反正没事，请四哥到我府，再不然我就去你府，商议了，还是我出头干，如何？"胤禛拍拍他肩头，笑道："不要性急。说不定这会儿子后头就有别人跟着！你府里现放着两个狐狸精，我那里也难说没有人家的人。所以这事你暂时忘了最好。等哥子的话吧。"说罢一松缰绳径自带着从人走了。胤祥知道事关重大，四哥是怕再连累自己，心中感念不已，驻马怅望良久，方郁郁回府。

万永号当铺就设在朝阳门运河码头边，后门临水，前门靠街，所有进京的船只满河皆是。一条大街上不断头的是车马人流，是京师最热闹的所在。当铺隔街斜对门就是壮丽宏伟的八王府，一个招呼那边都听得见。

半个月后，戴铎奉了主命，和性音两个人出齐化门前来查看，见迎街口不远，一个高高的布幌子挑着斗大的一个"当"字，下缀"万永"两个小字。戴铎便道："性音，咱们进去。你只查看，我和他们周旋。"说罢两人挑了棉帘进来。

当铺里人很少，前头几个人有的拿着古玩，有的带着衣物来当，都因成色不好，给价太低没有成交。几个伙计穿着皮袄，高高坐在柜上吃茶说笑。戴铎叫了几声，才有个朝俸剔着牙问道：

"当什么？"

"不当什么。"戴铎说道，"我是雍亲王府里的，到这有事要见掌柜的。"

朝俸听说是四爷府里的人，倒也不敢怠慢，在柜上探身一躬，笑

道："掌柜的四月间就回南去了。我叫柳仁增，是这里打头的，您有什么吩咐，告诉小的就成。"

"四爷府前日晚遭了贼。"戴铎扬着脸道，"你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差点没把一家人的魂都吓掉！已经报了顺天府，一定要我们把贼拿了，他亲自问罪。没说的，帮个忙——这是丢失清单，撂给你这一份，要有人来当这些东西，你把他稳住，悄悄通知四爷府的戴总管——就是我——老兄，办成了，我送你一千两银子！"

柳仁增接过清单看了一眼，满脸堆下笑来，"来历不明的物件我们从来不当。您老放心！这当然得效劳，就怕他不来，来了就走不了！"

"那就拜托了。"戴铎说罢，对站在角门旁的性音摆摆手，说道，"胡家的，咱们到别家当铺再走走。"

柳仁增看着他们出了门，说声："慢着点，走好！"拿起那份清单看了看，撮着牙花子沉吟，犹豫着不知该不该拿进去给任伯安看。几个伙计在旁听说这事有着落，就能私分一千两银子，巴巴儿望着他。一个伙计笑道："我说打头的！嫌银子扎手么？多一个人知道，就得多一个人分那一千两呐！"柳仁增笑骂道："屎攮的，就你自个儿聪明！这是什么地方儿，出了事了得？你不生孩子不知道疼，万一砸了锅，看你们上哪找这么好的营生？"一句话说得众人瞪眼，柳仁增自拿着清单进去讨主意。

任伯安就在店后仓房边的一间精致书房住着。自从胤禛二返吏户二部。照胤禟指示，他一直没敢出这个大门。整日守在屋里看《金瓶梅》、《肉蒲团》。听柳仁增说了门面上的事，任伯安接过单子仔细看了，足足有几百件金玉古玩，价值约在十万金上下，沉默许久，轻咳一声道："你禀得好。这事应该叫我知道。要真有一千两赏银，我也不要一个子儿。"说罢长吁了一口气，扬着又青又白的脸幽幽地望着窗格儿。柳仁增赔笑讨好儿道："任爷，您老这么闷着也不是事。不如出京走走。您又没犯王法，怕他们什么？"任伯安叹道："好孩子，你哪里知道：这地方是八爷、九爷的盘底，一旦有失，就有塌天大祸呀——八爷今儿去了九爷府，你走一趟，把这档子事禀了他们，看是什么主意。"说罢摆了摆手，弛然卧倒。

胤禟府在西直门内，柳仁增直到未末时牌才赶到。偏胤禩和胤禟、王鸿绪、阿灵阿、揆叙请李光地在书房吃茶下棋。他这人物儿上不得台

盘，直等到日头落，才见王鸿绪和揆叙一左一右搀着李光地出去，这才进来回话。

“你先出去，一会儿叫你。”胤禟瞥了一眼清单，吩咐柳仁增道。又问胤禩：“这些日子老四在吏部闹得鸡犬不宁，也没听说问出个什么名堂。莫非嗅出了什么味儿，要在这间当铺上打主意了？”胤禩把玩着汉白玉扇坠儿，闭目沉思许久，方笑道：“隆科多昨日早晨就到我府去了。老四家中失盗是真的。那贼看来是高手，也不止一人，偷的都是御赐物件。老四气得脸色铁青，还骂了顺天府是废物——知会当铺防着销赃，也是常情，看不出是做什么文章。再说，老任那里紧挨着我，只小心点，不会有事的。”饶是胤禟城府深，思量半日，看不出蹊跷来，遂笑道：“这就是报应！要不他一门心思出风头整人，好好守在家里，怎么会出这种事？”

胤禩也是一笑，说道：“说虽如此，还是小心为上，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嘛！老四心地瓷实，老十三精明过人，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胤禟嘴角掠过一丝阴笑，说道：“胸无大志，光是瓷实精明有什么用？八哥虑得是，过了这阵子，那东西得换个严谨去处。小心没过逾的。真的露了底，就叫任伯安一把火全烧了它！”胤禩沉吟道：“还没有败退八公山，不要风声鹤唳。只叫任伯安把你我写的手迹烧掉再说——来啊，叫万永号那个人进来。”

一连又是半个月，并没有什么动静，任伯安提在半空的心渐渐放下。康熙的车驾从南京巡幸扬州，即将取道水路回京。消息传来，从胤礽到胤禛、胤祥几个管事的皇子越发忙得乱麻一般，一直捣腾了三四天，才算把接驾事情料理停当。胤礽便下令各省按名单锁拿犯官入京；叫胤禛休息三天，专心预备这次大会审。胤禛好容易忙中偷出闲来，便下帖子请胤祉、胤祺、胤祐、胤禩、胤禟、胤祯、胤祥、胤禵一干兄弟过府小坐消寒。众人难得他这一请，却不过情面，只好如约前来。恰这日纷纷扬扬下了入冬头场雪。冰妆玉雕，琼瑶遍地，坐在轩敞暖和的万福堂吃酒赏雪，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此刻，七八个壮汉用驮轿载着五六个大箱笼，冒着一天大雪迤逦赶到万永号当铺“吁——”地一声站住了，七手八脚将货卸下来就抬了进去。打头的五大三粗，山东口音，一进门便喊：“喂，铺上的谁在？”

下雪天人稀少，没什么生意。柳仁增和几个伙计都在柜后向火。听见有人咋呼，一个伙计伸头出来，问道：“当什么？”

“你下来瞧瞧吧，一车硬货！”大汉笑道，“是集宁黄泉铺的货。原想进京捐官使的，如今四爷在吏部，暂停捐纳。存在店里又怕出个闪失，叫寻个当铺先放着，用时再赎——你愣什么？下来看看呀。”

那伙计向柳仁增挤了挤眼。柳仁增便起身开了侧门下来，见一溜排儿五个大箱子都打开了。什么金自鸣钟、貂皮、玄狐皮、珠、贝、圭、璧、元宝、金银瓶……分类摆着，雪光里明亮耀眼，正是胤禛丢失清单上那些物件。柳仁增不禁陡地一阵慌乱，心里打着鼓，好久才按捺住了，一边装着看货，一边问道：“当多少？”

“值十二万。”大汉笑着敲了敲一柄玉壶，“掌柜的说，一般当铺一下子怕拿不出，当个八万也就行了。横竖个把月就赎的。”

柳仁增仰着脸想了想，叹道：“好大一个财神，只是我们没福啊！实话说吧，账目昨个才盘点过，银子已送到浙江钱庄去，要进一批瓷器预备宫里差使，一时哪里弄这么多钱？三万吧！”大汉笑道，“我也实说了吧，我指望着这钱进点京货哩，一个月正好来回，也不耽误我们主子的事。三万够做什么？你也忒贪心，七万五！”

两下里都是假意讨价还价，一时哪里能成交。柜上伙计，足足争了一顿饭光景，才定下来五万银子。柳仁增又进去请示了任伯安，才出来向伙计们道：“这是大顾主，先请诸位稳坐，吃杯茶，大张子去西店取银子，快着点，听见了？”

“你亲自去。”任伯安突然挑帘进来说道。他一直在隔板后听着，料定是盗贼来销赃的，忙命五十多个伙计严加戒备，防着走了贼，雍王府来了人不好交待。柳仁增自然会意，出店来一溜烟直奔廉王府。不一时就传出话来，说：“八爷、九爷都在四爷府吃酒，你去那儿寻他吧。”柳仁增一想，这倒也好，遂从府里借了一匹马飞也似地去了。

胤禛一干兄弟此刻正吃得酒酣耳热，赌唱曲儿。胤祧笑道：“我也有个曲儿唱给你们听听！”遂捏着女人腔唱道：

> 才夸了声东邻翠儿容颜好，不防婆子醋坛儿倒。吊梢眉儿挑，皱皮嘴儿瘪得似个破荷包——骂一声老不死的，你吃了什么药，恁地骚？抓起牛笼嘴儿硬往脸上套——我叫你孬，我叫你孬！这一阵胭脂虎啸，吓得俺魂灵儿出了窍：乖娘娘，你是活观音，老嫦娥，西王母，生就的老来俏！看你饶不饶？看你

饶不饶？

曲儿没唱完，众人已是笑倒了。胤禛劝酒道："老十，真不含糊。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才情！八成是在春柳巷胡大姐那学来的吧？"那胤禩乜着眼，声音已是发涩："你也听着好？可见你素日也是假道学——我还有好的呢！"说着又要唱。这时戴铎匆匆上来，向胤禛耳语了几句。

"居然真的露头了，也真够胆大的！"胤禛眼睛一亮，笑谓胤禩，"老八，有一干子贼，销赃销到你门口了，真是忒煞地大胆！十三弟，我这会子陪客，你带几个人把贼拿了送顺天府，去吧，不耽误你回来吃酒！"

胤禩等人不禁愕然相顾。眼见胤祥和戴铎出去，胤禩忙道："……就从我府带人——我跟你一起去拿贼！"说着便要起身，胤祺、胤祐一干人不知就里，以为他逃酒，一齐来拖住道："几个毛贼，十三弟都办不了？放心吧，十三弟必定办成了！"

"就是这个话！"胤禛兴致勃勃起身道，"难得我们兄弟一聚，谁也不许逃酒——高福儿，将各位爷的轿马都给我锁起来！——我这酒令大于军令，今日要一醉方休！"

第三十三回　捉社鼠平地掀巨澜　破大案宴中赠火栗

但这酒胤禛和胤禟已经吃不下了。两个人满腹狐疑地坐着，只是出神。胤祧兀自在旁发酒疯，嚷道："我唱得略好一些，你们就要说我剽窃！我还有好的呢！"遂又扯直了嗓门五音不正地唱道：

> 传言郎至，特娇痴。耐笑欲头低，听得娘呼，还理针线，托故出来迟。瞥见旋转整罗衣，默默坐多时。待得无人，偷来槛外，私语定归期。

胤禛哈哈大笑，一边斟酒，一边说道："这首《小阑干》何其雅也！只怕是老八的手笔吧？"

"啊？啊！"胤禛正呆望着雪景想心事，不防提及自己，吓得一哆嗦。十四阿哥胤禵料是他酒沉了，便过来插科，一声不言语，将一把削苹果小刀递给胤祧。

胤祧莫名其妙地接过来，问道："你这是……""你把我杀了吧！"胤禵笑道："我宁死不敢听你唱曲儿——哪里是唱，竟活似宰猪！还自得其乐地现眼呢！"一语说罢，众人已是笑得前合后仰。胤祧笑骂道："你那嗓门好不到哪里去！老鸹落到猪身上，只见人家黑！"胤禵笑道："十哥，许是我真的小看你了。既然有才情，我出对子你可对得来？"胤祧摇头晃脑地说道："不干不干！那些个风花雪月，都是旧套子，你们自以为雅，其实是臭美，附庸风雅，有什么趣儿？"

"不说风花雪月。"胤禵笑道，"就是京师的实事实物。比如说'单牌楼'对'双塔寺'。如何？"胤祺、胤祐一干人也来劝，撺掇道："怕什么？和他对！我们帮衬你！"胤祧清清嗓子道："谁要你们帮！保你们输不了！"便听胤禵道："香山寺！"

胤祧一拍手笑道："这个不难——臭水塘！"

"珍珠酒？"

"琥珀糖！"

“对得好！”胤禵赞道，“再说一个‘六科郎’，六科郎对什么？”

胤祴一时语塞，胤祐笑道：“六科郎对‘四夷馆’！”胤禵道：“七哥代对的不算。我且问十哥，我们去年在四牌楼吃香椿饺儿。这‘香椿饺儿’对什么好？”众人一时都难住了，胤禛从旁代对道：“似乎对个‘桃花烧麦’就行。”胤祴急道：“不行！光是你出题难为我。我也出一个——细皮薄脆！”

“多肉馄饨。”胤禵用扇背打手笑道，“你难不住我。”胤祴瞪着眼，大声道：“别吹！京城里外巡捕营？”胤禵一时倒被问了个怔，胤祺却笑道：“十四弟，应对‘礼部南北会同馆’嘛。”胤祴笑着起身道：“我再出个‘奶子府’，嗯？”

一直没言声的胤祉冷冷笑道：“我对个‘勇士营’！”众人不禁鼓掌大笑，胤祴也笑道：“不见得我就吃了亏，阴阳阴阳，阴在上阳在下么！”

大家开怀吃酒说话。胤禟有心思，向外看，一时发愣，一眼瞥见西廊下站着柳仁增，混在雍王府的下人们中间杀鸡抹脖子地比划，说声方便就退了下去。刚踅过西山走廊，柳仁增已追了过来，也不及行礼，跺着脚儿说道：“我的好爷！我已来一袋烟工夫了。巴巴儿瞧着爷们快乐，禀没法禀，回没法回……”“你啰嗦什么？！”胤禟低吼道：“快说事吧！”柳仁增忙道：“店，叫十三爷抄了！”

“那些当东西的贼呢？”胤禟身子一晃荡，几乎滑倒，“十三爷去拿贼，为什么连店都抄了？”柳仁增又急又叹，说道：“哪里是什么‘贼’！这是早串通了的计，咱们着了人家的道儿！我跟着十三爷，一进铺子就动了手。东西，全拉走了；人，全拿了！十三爷说事体重大，骇人听闻，一股脑儿都送了顺天府！”

胤禟像被雷击了似的，僵立在雪地里。良久，才吃力地问道：“任伯安呢？他没有躲出去？”柳仁增道，“里头外头围得水桶似的，哪里去逃？任爷听风声不好，从后窗翻出去，跳到船上。谁知船上人家也早就埋伏有人，一下子被捆得像粽子似的——我跟着出来，见他们乱哄哄的，一边喊着‘拿任伯安’！悄悄儿从人堆里混出来……”胤禟听出一身冷汗来，已断定中了胤禛的调虎离山计。但此刻仓猝变起，一时也无计可施，思量一阵，狞笑道：“好一个老四！王八吃秤砣铁心要保老二了！——你赶紧从后门走！躲到我府里，回头还有话问。过几日风声松了，我再设法送你出京！”说罢也不“方便”了，径自快步踅回万福堂。

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万福堂气氛已经大变。十三阿哥胤祥满头满身的白雪，站在廊下，端一大碗热黄酒喝着取暖。众人目瞪口呆，都似木雕泥塑似的一动不动盯着胤祥。天井院里跪着任伯安，却是一脸狞笑，梗着脖子问道："我犯了什么罪？"恶狠狠注视着胤禛。胤禟心中已经有数，也不慌乱，只住了脚，诧异地问道："你们这是演的哪一出？"

"你还敢问我'犯了什么罪'？"胤禛眯着眼，摘下廊柱上挂的鹦鹉笼子架在手上，调弄着，慢条斯理说道，"不说你纳赃行贿、残害良民，也不讲你要挟大臣，擅挪库银。仅私建朝廷大臣机密档案一条，达于天听，你难逃一剐！"

任伯安并不畏惧，冷笑一声别转了脸，说道："那些东西是写着玩的。游戏笔墨！《大清律》并没说不叫民间写字儿！我在吏部多年，目睹耳闻下头官员卑污行径，随手记下来，想着得闲了写一本书，其名就叫《官场百丑图》！既然没犯法，四爷就把我拿了，岂不是不教而诛？即便该拿，四爷、十三爷又何必设圈套儿？不经顺天府，私自抄搜民宅，与匪盗有什么两样？"

"你放肆？"胤禩忽然大怒，将案"砰"地一拍，戟指骂道，"四爷奉旨佐理政务，以钦差身份清查六部，凡有奸宄，均可查拿！怎么是'私自抄搜'？你素日装得十二分本分，往来于王府，本王还以为你是个地道商人，原来竟如此无法无天！讲，你受谁的指使，擅录百官档案的？"任伯安看着盛怒的胤禩，突然噗嗤一笑，说道："八爷还有这副嘴脸？你少安毋躁，听我说——蜂虿入怀各自去解，毒蛇缠臂壮士断腕！我任伯安从不受人指使！——八爷的意思，是不是要我胡咬乱攀？"

胤禟仿佛此时才听出眉目，阴着脸哼了一声，说道："人是苦虫，不动刑谅你难招。来！"

"喳！"九贝勒府的长随都在东廊下侍候着，听主子招呼，齐声答应道。胤禟从齿缝里迸出一个字来，"打！"

胤禛呵呵笑着摆摆手，说道："九弟，和死人生什么气？祥弟就是怕囚在顺天府折腾死了这宝贝，才自行监押的。火到猪头烂，忙什么？——带下去！"看着人带走了任伯安，胤禛又是一笑："想不到请兄弟们赏雪吃酒，倒演了一出五堂会审，太扫兴了！如今这事尚未禀知太子。我倒想听听兄弟们的高见。"

“没有什么‘高见’。”胤禩的脸白里透青，已全然没有酒意，斜靠在椅背上道，“就按四哥的话，着实拷问他。不信就寻不出后台来！”

胤禛皱眉说道：“八弟，你想过没有？任某在京惨淡经营二十余年，威严足以挟制紫府台臣，这后台能是小可之辈？我仔细思量，任伯安乃城狐社鼠，为朝廷一大害，那是非除掉不可！但又恐打老鼠伤了花瓶儿，不能不心存疑忌……”说着便是一声深长叹息，言下颇觉为难。胤禟不觉心中一动，欠身笑道：“四哥，你虑得极是！挑明了说，这‘花瓶儿’不定是我兄弟里的哪一位，确有投鼠之忌。我也以为不宜像八哥说的那样硬追穷寇。主事儿的是你，你素来刚健稳重，主意拿得定，还是四哥斟酌，我们是悉听尊便！”胤禛想了想，说道：“九弟聪明，这话说到我心里头了。实不相瞒，这案子审得太马虎，父皇那里交待不了；审得太扎实，恐怕就闹出大清开国第一丑闻来！书之史册、传之后世都不好听，就眼下说也不好办。九弟，你既虑到这里，很好。我想禀明太子，审任伯安的案就交给你，如何？”

“什么？”胤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情不自禁地睨了胤禩一眼，因见胤禩微微颔首，忙道，“只怕我不能胜任吧！四哥难道不怕我就是‘花瓶儿’？”众人听了不禁都是破颜一笑。胤祉、胤祺、胤祐想搅和，自在一边说笑；胤禩、胤禵原来蒙在鼓里，此刻也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遂都撺掇着胤禟接这差使。胤祥原是一门心思要大出风头，听胤禛改口叫胤禟管，有些不快。此刻已经明白，这案子是热汤圆儿，弄不好就要得罪一大批人，便也道：“九哥素来有成算，工心计，接这个差使最好！”

当下众人略觉放心，接着又吃酒行令。胤禛、胤祥破了这个巨案，又把火中栗夹给别人，自然心中熨帖，频频举杯劝酒。其余的人各怀鬼胎，心中七上八下，不知是个什么滋味。直到天黑，众人方都冒雪辞去。

胤祥却留下来，把抄店的情形备细告诉了胤禛，又问：“四哥既把差使交了九哥，那些箱笼是咱们留着，还是一并连人交过去？”

“东西封起来，连你我也不要看。禀明太子，看他是什么章程！”胤禛拊掌微笑，说道，“祥弟，亏你这计！干得漂亮！我们这一炮把他们所有人都轰懵了！叫他们坐蜡吧，咱们吃亏也吃到头了！”

任伯安案，丰昇运案，加上清理贪贿案一齐发作。大理寺、刑部、

顺天府犹如热油加水，炸锅般热闹起来。司官以上的昼夜不停地办理票拟。京师缇骑四出发文各地提拿人犯，真个倾动京华，震撼朝野。太子党大臣们见胤礽一改昔日柔弱，大奋雄威，竟有要将八王党一网打尽的气势，真个人人志得气扬，个个精神抖擞，今日一个条陈，明日一个弹章，雪片似的飞向毓庆宫。但昔日保奏过胤禩的人毕竟更多，俱都惊慌不安，纷纷到上书房寻马齐，有的请病假，有的要告老。都说："皇上既然不要我们了，求中堂好事做到底，恩准还乡，以全残生……"还有一等两不相干的，趁热闹起哄儿，走宫串衙，察颜观色，打听信息，或在朝房内说风凉话，打太平拳。马齐深悔当日不老成，弄得如今代人受过，皇帝、太子都得罪了，又应付不了门生故吏一哄而起日夜搅扰。自谅去和太子说不中用，遂在上书房拜折，陈明老年昏聩，不堪任事，求康熙恩准退归泉林。横了心，也不禀太子，径在上书房用六百里加急直奏扬州康熙处。

康熙是十月初七自南京东下的。由魏东亭和江南织造司曹寅陪同，携着方苞玩了个痛快。什么梅花岭、瘦西湖、香雪居、古渡桥……凡有好景致的无不巡幸。魏东亭在金山、焦山、高旻寺、天宁寺为康熙修起四座行宫。在名山古刹、清丽园亭中遍植奇卉异草，极为奢华。

这日康熙游过高桥，已是申末时牌。一行人在马上放辔而行，但见村树渐老，堤草一碧，楼影入湖，斜阳残照，渔船往来于烟波之中，雁行翱翔于青霄之上。采菱女隔湖而歌，放鸭人泛舟击柝。康熙不禁慨然说道："此处野趣甚浓，朕看比行宫还好些。这左近有没有驿馆？宿在这里多好！"

"回老主子话。"魏东亭似乎心思很重，在马上欠身说道，"天宁寺那边御膳已预备好了，这里并没有驿馆。"曹寅在旁笑道："主子一定想在这里过夜，奴才的茶库就在附近，只是事前没有准备，怕委屈了主子。"康熙兴致勃勃地说道："何不早说？咱们就住这儿了！"

于是一干人又跟着曹寅向东。紧挨瘦西湖畔有一座木桥，过了桥有乌沉沉一大片房舍。门前头立一块虎头牌，上头写着"内务府江南织造司库署，闲杂人等不得擅入"。库司一见本主儿到了，屁滚尿流地撵起全库执事人丁，又是收拾房子，又是打扫庭院，张罗着茶饭。一大群人昏天黑地只围着曹寅巴结。方苞笑道："老曹，看来是不怕官，只怕管呐！今晚你倒成了正经主子了。"

"方先生这笑话我可当不起。"曹寅见康熙并不介意，遂笑道，"这

些杀才狗眼窝儿浅，哪里瞧得见主子的主子呢？”说罢叫过库司来，吩咐道：“这几位是北京内务府的长官。他们住上房，我住东厢。饭菜不必多，收拾洁净点。好生侍候，完了我自然赏你们。”那库司才明白，来的这群人，竟是曹寅的官最小。一迭连声答应着去了。

吃过晚饭已是酉时，眼见金乌西坠，落日照在湖面上，散金碎银般荡漾。康熙散穿一件银灰宁绸袍，带着方苞出来，见湖边三个老汉在大槐树下吃茶下棋。一个丫头在棚下扇炉子烧水。槐树上挂着个布幌子，写着“乔婆子茶”四个大字。康熙招呼方苞，踱过来听老汉们摆龙门阵。

“喂，康老二，回车吧！”一个老头子神气地挪了一步马，说道，“铁门栓，高吊马，嘿！还有救儿么？乔妮儿，叫你康二爷开茶钱，他输了！”

“忙什么？”康二爷皱着眉头想招儿。这老人有点输不起。旁边观局的老头子见他为难，急忙插言：“退马，退马！你退马呀！他将个狗屁！”说着提起康二爷的马就挪到相眼上：“叫你吹——宋老大，你将呀！”

“你是哪路神仙？”宋老大的棋也很危急，缓一步就要挨闷宫。无可奈何地回车挡炮，口里不干不净骂道：“丧门星！有种，你罗锅子下场来！”罗锅子却不理会宋老大，依旧直着脖子叫：“康老二，上马踩炮，你踩呀！吃了他当头，非叫宋老大掏茶钱不可！”说着又要伸手捉棋，谁知刚落子儿，早被宋老大“啪”地一炮吃了，死死捏住子儿不放。

这一来康二爷也不满意了，仰起脸道：“罗锅子，是你下还是我下！鸡巴毛炒韭菜——乱七八糟！你这走的是什么臭棋？”说着便要悔子儿，宋老大哪里肯？罗锅子看了看棋盘，不言声又提起康二爷的黑马，一个卧槽，红帅竟被憋死在宫里出不来。几个老汉立时又是一阵大吵大嚷，把个康熙笑得前合后仰。方苞也笑道：“观棋的家儿忠心保国，吃没趣也面不改色。有意思！”

“不下了，不下了！”

几个老汉原是朋友，争了半日也觉好笑。罗锅子一边乱了局，一边笑问宋老大：“你是皇帝么？只许赢，不许输？”宋老大拈着山羊胡子笑道：“我要是皇帝，还会和你下棋？这会子正叫孙女儿给爷爷端一盘子芝麻糕吃哩，爷不耐烦顿顿吃糙米白薯！”

康二爷笑道："你好没见过世面！皇帝天天都吃油货！我要是皇帝，床头上支起油锅来，炸汤圆儿、炸鸡蛋饼、炸油条、炸馅饼儿、炸年糕！吃腻了就炸莲藕、菱角！"康熙忍俊不禁，"喷"地一笑。罗锅子揶揄道："二位真有学问，皇帝就你们这副馋相！"那扇炉子的乔妮儿银铃铛儿似的格格一笑，说道："爷爷们别吵了！好好积德，下辈子也当个皇帝！咱们康熙爷也吃茶，稳稳重重，哪有你们这德性样？"

"这小丫头。"康熙原本要走，听见这丫头夸自己"吃茶稳重"不禁一笑，"你倒伶俐，你见过皇帝么？"

罗锅子笑道："你可别轻看乔家。先头势派着啦！乔妮的奶奶见过康熙爷，还讨了一张诏书回来呢！"

"是么？"康熙见他说得郑重，仰起脸来，却再想不起有这档子事。宋老大起身，伸了个懒腰笑道："康熙爷还说要来吃乔婆子的茶来着——可等到今天也没见过皇帝来喝茶——今儿散了，明日再战三百回合！"说罢，下棋的、观战的纷纷离去。康熙正冥思苦索间，听乔妮儿甜甜叫了一声："奶奶，我收了幌子就回去，您又来做什么？"

第三十四回　遇故旧喜吃乔婆茶　讲陈典方苞评古人

康熙转脸看时，一个约五十岁上下的老妇挎着个空篮子，拧着小脚走过来，身上的月白大褂儿打着补丁，却浆洗得十分干净。因见康熙和方苞站在树下发怔，乔婆子一边放篮子，一边笑道："妮儿，还有两位客，怎么就收摊子？还不赶紧沏茶来！"康熙向方苞一点头，二人便在小茶桌前坐了。

"老人家，"方苞心下疑惑着，笑道："我们可是慕名来访啊！乔婆子的茶在这一带名气很大咧！听说你——见过皇上？"乔妮子手脚麻利地布碗儿倒茶，说道："见过皇上又怎么？可是该受穷的富不了！"乔婆子嗔道："死蹄子瞎说什么？菩萨在上头，不要胡说！皇上待咱家恩重如山，没有皇上哪来的你？受穷是自己的命，碍皇上什么事？"

康熙死死盯了乔婆子一眼，细眉大眼，颧骨微微高出，除了颏下一粒美人痣略觉眼熟，再想不起何时见过面，又如何"恩重如山"！遂笑道："你敢怕是茶肆生意不好做，编出个故事儿招徕顾主儿的吧？你什么时候见过皇上，他长的什么样儿？"

"也难怪你不信。"乔婆子舀水向壶中续着，叹息一声道，"这是三十多年的老话了。我娘家住杭州，种着几亩茶园。吴三桂起反头一年，他女婿王永宁就住在西湖边。三月三踏青，郡主郡马带着家丁横冲直闯，把我娘家爹爹、哥哥都挤进湖里淹死了，弟弟也叫人家撞死在桥石上。我到州里、府里、省里都告遍了，一听是吴家郡马王永宁的案子，没一个人敢管！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撇下老祖母，一个人讨饭卖唱到北京，告御状。那年，我才十二岁……"

"哦！"康熙眼睛一亮，他想起来了：这个半老妇人，居然就是当年告状不准，被顺天府以"秽言惑众"罪名查拿的卖唱小姑娘！遂问道："你是不是叫小红？"乔婆子惊讶地问道："你老人家怎么知道的？我在娘家的小名儿叫小红。"康熙笑道："你一说我就知道了。那年你在江浙会馆唱曲儿，我听过你的唱，你弹得一手好琵琶呀！"

乔婆子闪了康熙一眼，似乎也在追忆什么，但岁月毕竟已过三十六

年，眼前这个须发苍白的老人，和她当年见到的潇洒倜傥、翩翩少年康熙爷相去太远了。良久，她才叹息一声道："万岁当时说了，几时南来要到我家吃茶。这几十年过去了。皇上南巡五六次，苏州、扬州都走遍，也没见来。我怕皇上早就忘了，我也没再存那个妄想，可心里一直放不下，年年预备好茶叶……"乔婆子滔滔不绝地说着，康熙心里深受感动，端茶啜着只是出神，方苞笑道："你太痴心了，贵人随便说说，你就认了真！"乔婆子拍手叹道："这不过讲的是心；如今说不得了，家也败了，茶山也卖了，只留了一株君山'吓杀人'的种，没舍得丢了。一旦万岁真的来吃茶，就送给他。"

"乔婆子，"康熙眼眶中涌满了泪水，装作眼酸揉了揉，问道，"我听说皇上有旨意叫地方官照应你，怎么会败了家呢？"乔婆子苦笑道："照应归照应，也得自己命强！康熙十六年我嫁到乔家，他们兄弟七个，日子过得倒红火！没料到一场水灾淹死家里四十多口，如今只留下我们祖孙三个，得多完六个人的丁银。我再有本事，也只将就糊口。"

康熙听完，无声透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方苞忙也起身道："天黑了，不能多坐了。这一两银子你收着，明儿添置点茶具——"说着便跟着紧走几步，追上了康熙。默默走了一程，方苞问道："主子，怎么瞧着你不欢喜？"

"不是不欢喜，是在想事情。"康熙说道，"这次南巡所见所闻，有点出乎意外。在北京紫禁城听不见这些话，看不见这些事呀。苛政猛于虎，朕焉得不惊？"

方苞正寻思如何安慰康熙。康熙又道："回去叫东亭再来一趟，向乔婆子说明，朕已经吃了她的茶，资助些银两吧！"

张廷玉在门口西瓜灯下躬身迎候康熙，说道："太子爷送来了请安折子，还有京师邸报，来人等着主子的旨意呢！"康熙没有留意张廷玉紧张严峻的神色，"唔"了一声跨进大门。

康熙刚坐下来要看张廷玉送来的折子，魏东亭进来。康熙猛地想起，扯过一张纸来，端正写了"乔婆子茶"四个字递给魏东亭，说道："待会儿你去乔婆子那，把这几个字赏她。"魏东亭笑道："奴才已经去过了。送了三百两银子给她。再加上这御赐的招牌，乔婆子的生计是没事的了。"说着一招手，两个侍卫抬着一口雕花瓷缸，里面栽着一

株碧青油绿的茶树——轻轻放在当地——这就是乔婆子送给康熙的“吓杀人”茶。康熙沉吟道：“这茶树长得如美人发髻，朕看就起名叫‘碧螺春’吧！”

康熙看了一会折子，突然变了脸色，“啪”地将手中奏议节略向桌上一甩，站起身，背抄着手不停地来回踱步。方苞也不安地站了起来，众人都屏了气，目不转睛地望着康熙。

“不像话！”半晌，康熙方道，“朕之所以不在骆马湖杀掉丰昇运，是要昭示天下，明正典刑！丰昇运在北京不知做了什么手脚，部议只定了流配三千里？还说什么‘恩自上出’，意思还要朕从宽！这不是放屁么？还有流放锁拿贪贿的名单，怎么瞧怎么不地道！当太子的，怎么能如此偏私，不光明正大！大清天下——”他本想说“非坏在此人手中不可”，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

张廷玉见康熙尚未看到任伯安一案，虽知道一说出来不啻火上浇油，但这事，责在宰相，断不能缄口，见康熙气略平了点，方趁机道：“四爷、十三爷很是谨慎，档案全封了。这件事牵涉很广，下头臣子很是慌乱，有人说——”话未说完，看看康熙脸色，又咽了回去。

“说什么？”

“——奴才该死！”张廷玉自知失口，嗫嚅一下扑通跪倒在地。康熙冷笑道：“说朕宽纵胤礽？”魏东亭吓得脸煞白，忙也跪下道：“这话是奴才听来告诉张廷玉的。太子惩处贪官原没有错，只是……只是……审量不当，人心浮动。如今主子春秋已高，下头私议皇上身后的事，说如今跟着主子，将来难免一死；如今跟着太子，眼下难免一死，两处总是一死，想来令人胆寒……”

康熙气得身上发颤，说道：“怕死就别当官！这话只怕是你魏东亭参禅悟道悟出来的吧？”“奴才焉敢捏词妄言？”魏东亭连连叩头，“皇上一看邸报就明白了。两个多月有七十多名部院大臣和封疆大吏上折告病请假！奴才身为皇上包衣家奴，为皇上而死乃是本分……”他下头的谢罪话康熙已无心听了，呆了半晌，忽然长叹一声道：“胤礽已经把生米做成熟饭，不能不保全他的体面。任伯安不必说，断无可恕之理，只刑部议丰昇运一案，要严加驳斥！”

“这件事奴才想了很久，”张廷玉道，“丰某冲犯御驾，按律只能流

徙三千里。刑部引张释之判冲犯御驾例，认为皇上若当时执而杀之亦可，既发有司议处，当然应律之以法……”康熙道：“张释之不足为训。”张廷玉忙道：“张释之前汉名臣，执法如山。既有成例，即使要驳，也得寻个恰当的名义才能服人心啊！”

方苞听了冷笑道：“看来倒是我高看了刑部诸公！丰昇运献媚当权者，侵吞国帑达数十万两，为什么避开主罪，只讲他无礼于君？诸公自许为大清之张释之，孰不知张释之本人就是沽名钓誉之辈。皇上说他‘不足为训’，真正是一矢中的！”张廷玉一听，这话连自己也扫了进去，腾地红了脸，却不便当面回驳。康熙笑道：“朕说张释之不足为训，是指臣工不得妄引成例，你说他沽名钓誉，倒是闻所未闻。”方苞见张廷玉难堪，忙解说道：“张释之为廷尉，对周勃的冤狱，他未有一言达于帝听。周勃在狱，连辩冤的奏折都递不出去！张却在‘冲犯御驾，盗高庙玉环’琐碎小案上饶舌陈言，这还不是沽名钓誉？《汉书》用的正是春秋笔法，可惜竟瞒了世人一千多年！”

一席话说得众人心下暗服。张廷玉遂笑道：“周勃冤狱确是张释之手里的事，方苞奏的是。诸大臣避重就轻，为丰某说项，邀直臣之名，应该痛加驳斥！”康熙笑谓方苞：“请君入瓮！”方苞忙道：“廷玉从政几十年，勤慎恭谨，日理万机中偶有不留心处。皇上因此改由我加批，非待国士之道。况我是布衣之臣，身在帝侧，不过陪伴圣躬调侃翰墨，悠游山水而已。大事还得由廷玉去做！”方苞其貌不扬，用心却工。这番话既表明自己无心从政争权，又替张廷玉遮了丑，娓娓动听又堂皇正大，说得张廷玉心里折服。康熙笑道：“如此很好，还是张廷玉办吧。”

“皇上，”魏东亭见康熙颜色渐渐霁和，乘便劝道，“快交子时了，明儿还要巡幸平山呢！”康熙叹道：“不唯朕，恐怕你也累了！唉，老了……原想高兴几天的。谁知就不能如愿！你看看，才出来几天，北京就闹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兴致观景？明日哪儿也不去了，登舟北上回京！”

第三十五回　宦海炎凉群臣告病　世情险恶紫姑殒命

康熙回到北京，第二天，便召见胤礽、胤禛等人询问丰昇运和任伯安的事。这两件事康熙在扬州批过，不但刑部被驳得魂飞魄散，连太子也是灰头土脸，早已遵旨办理过了。这会子丰昇运和任伯安人头都臭了，怎么还没完？众人摸不到康熙的真意，一时都不敢回话。半晌，胤禛跪前一步，说道："丰昇运一案是刑部一时糊涂，施世纶因跟着儿臣查账，也有失察之过，都是儿臣的不是。圣旨一到，当日就腰斩于市，已是结案了……"

"结案了？"康熙端茶一啜，又道，"你奏下去！"胤禛怔了一下，沉着地叩了头，又道："任伯安一案前奏已经说明。人犯是儿臣拿的，因忙不过来，儿臣自作主张请九阿哥胤禟审结，也已遵旨凌迟处死，于十月二十九日行刑。"康熙点点头，问胤礽："刑部量刑失当，应自请处分，何以不见奏章？听说任伯安凌迟处死，是一刀剜心毙命，是什么缘故？那任伯安盘踞北京，制约官场达二十年之久，到底私下陷害了多少人性命？又是谁在保护他？难道朝中无人撑腰，他一个撮尔小吏就能如此张狂？你说说，你和马齐怎样商议的？朕想听个明白！"

胤礽口中嗫嚅道："儿子前一阵有病，办事有些着三不着两的。只顾了清理贪贿几十个案子，想着四弟、十三弟和九弟精明强干，必能料理妥当。至于刑部请罪折子，因皇上不日就要回京，是儿臣留下来没有发。阿玛既要审阅，明日就恭呈御览。"康熙呆着脸道："马齐，太子身体不适，有些事你这上书房大臣就该料理。怎么不见你有本章？反倒递了一份告病折子，这是什么道理？"

"皇上！"马齐一肚子的委屈，只是没地方诉说，见康熙严词质问，忙连连顿首道："奴才确实患有心疼病，有太医院脉案为证，焉敢诈言欺君！虽然如此，朝政失缺，大臣之过，奴才难辞其咎。总求皇上重重治罪……"说着，泪水夺眶而出，衰弱不堪地伏在地下。张廷玉不住摇头，只是暗自嗟吁：想不到留在北京的几个人竟是群龙无首，各行其是！

胤禛心一横，又道："任伯安所抄档案即有三千余斤，实在骇人听

闻！据儿臣拙见，若一一查实，必定株连数百名大臣。圣上不在京都，岂可草率？因此没敢拆封细查。儿臣若处置失当，求万岁训诲，档案俱在，铁证如山，尚可挽回……”

“你也病，他也病，朕在江南，就知道如今是告病成风。”康熙淡淡说道，“真有病的自然也有，朕若认起真来，下旨着太医院一一密陈，只怕有些人难当其罪！据朕看来，有的是害了情思不振的病，有的是忧谗畏讥的病，有的是畏难避祸的病。感极而悲，悲极生疾，害的都是心病，可见范仲淹的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说容易，做起来何其难也！”众人听着，不禁羞惧交加，却又无言可对，只都伏身连连顿首。方苞见满殿只有自己一个人站着，自觉不妥，袍子一撩长跪在地道：“据臣看来，四阿哥处置任伯安一案很是妥当，锁拿贪贿官员已经震惊朝野，任伯安一案若再仔细审理，定会引发百官忧惧之心，甚属可虑，臣以为任氏所立之伪档，应一火焚之，或可安定人心。”

这就是说，康熙离京期间，处置得最好的案子是胤禛办理的。胤禛不禁大起知己之感，刹那间，他觉得这老人有点丑得可爱。康熙笑道：“方苞你不知底细。朕心里生气，不在这上头，吏治如此败坏，却还要掩饰，太不成体统了。”方苞心知康熙为贪贿名单一事不满，便含糊劝道：“此类事，治世也常有。大抵太平日久，吏治就要生事。应先安定人心，再徐图更张。求之过急，反而易生不测。”

“朕是不中用了！”康熙怔怔盯着殿外，浩叹一声道，“东亭是晓得的，朕在当年，早就把这些事办了！阿拉布坦屡次东侵几次派兵竟无功而返，要依朕年轻时的性情，何至于如此呢？偏这几个犬子，连京师这点子细务都七颠八倒，岂不令人可畏可叹？”

魏东亭一生最是精细，生怕自己也卷进这令人胆寒的漩涡，思量着说道：“此一时彼一时，主子说不得当年的话。依着奴才见识，几位爷差使办得也罢了，还查出一件巨案。既要理事，难免小有失误，得罪人也是少不了的事。”康熙无可奈何地一笑，起身伸欠一下，说道：“胤礽，朕不是一回来就寻你的晦气，实在为你担忧！朕已是半截子入土的人了，这祖宗基业，得放心看着你能够拿得起来呀！你自个看看，你定的这个锁拿名单，是出于公心，还是发泄私愤儿？姜宸英一个老名士，状元出身，为二十两银账，你革他的职；何怀顺是出了名的清官，仅有一个告刁状，你也锁拿他进京——真正成千累万行贿受贿的，你偏偏不拿！——你是怎么了？是不是还在算老账，凡推举胤禩的，都要一网打尽？你不够精明呀，胤礽！这样行事，叫臣工们怎么不怕，怎么不告

病？”他微微喘了一下，又道：“事情既然办出来了，要好好善后。你拟的那些锁拿名单上的官员，人既来了，要好好甄别。案子不清的，不许随便处置。朕尽力成全你的体面，但冤枉了人，不行。”说着又叫过马齐，指着方苞道：“你带他去各部看看，还有侍卫们，都见见。他初来乍到，人不熟。任伯安抄家清单上有几处宅子，由着方苞挑一处合意的。要是因为是布衣，你们轻慢了他，朕是不依的。”

胤祥退出乾清宫回到府邸，已是申末时分。文七十四带着二管家贾平正督率着长随们出来扫雪。一群人拿着扫帚、木锨推板出来，见胤祥兴致勃勃地下轿，忙都躬身行礼。胤祥笑道：“老文，这些事你管它做什么？雪一概不要扫！你进去告诉紫姑，弄点好酒，正好赏雪嘛！”贾平忙道：“门前的雪还该扫一下的，溜滑儿的一不当心就会摔倒。”胤祥道：“你才从庄子上来，不懂爷的脾性，瞧着这雪，我心里安逸。你一扫，就败了爷的兴。这天还要下，等再下雪时你们再扫，懂么？”

贾平道：“奴才懂了！这是主子体恤我们！这雪白乎乎的有什么看头？”胤祥啐一口，笑骂道：“你懂个狗屁！爷就爱着雪，你扫得黑洞洞的，还有什么趣儿？还不快滚蛋！”说完，背着手儿径直来到上房屋里。

“十三爷回来了！”

“嗯，回来了。”胤祥随口答应一声，抬头看时，却是廊下架上鹦鹉在招呼，不禁失笑。上前逗了逗，见阿兰、乔姐过来，头也不回地问道：“怎么不见紫姑？”乔姐盯着阿兰说道：“紫姑回家去了。说她娘发热厉害，人恐怕不中用了，大概再过一时就回来了。酒已经预备下了，爷是在廊下吃，还是在屋里呢？”胤祥笑道：“就在这堂屋吃，你们两个下围棋，我吃酒观战！”

阿兰听了便命人收拾炭火，乔姐抱着云子盒儿和棋盘过来，笑道：“爷今儿真好兴致！”胤祥擎壶倾酒，饮了一口，似笑非笑道：“是么？我今儿确实高兴！”为什么高兴，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反正自乾清宫回来，心头极为轻松。

阿兰的棋力很弱，饶四子的棋，走了三十余着，已经渐落下风。乔姐毫不容让，一边着子儿，一边笑道：“你只顾杀我，没见自己尽是漏着儿。角上这‘大猪嘴’你不补，我一个子儿就点死了你！”阿兰笑道：“要杀你就杀。我是个拼死吃河豚的，输光了，这块大棋我也得保

住！”说罢向乔姐阵中落下一子，两个人又归沉默，皱着眉头想招儿。胤祥在安乐椅上端杯沉吟，两个姬侍对弈。这两人一个是黛眉弱质，一个灵秀妖娆，都是秀色可餐。胤祥不禁暗想，可惜了两个美人胎子，竟受人指使，甘心潜在自己身边给人家当坐探，还以为自己不知道！正想着，见紫姑带着两个小丫头揣着手炉进来，便坐直了身子问道：“回来了？你娘身子骨儿怎么样？要不要我去请太医？”

“十三爷回来了。”紫姑的脸色很苍白，像是刚哭过。因见胤祥看棋，在旁蹲了个万福，勉强笑道：“我娘的病是不中用了，只一时还咽不了气。我是哪牌名上的人，敢劳动御医！”胤祥见她头上有雪，便替她拂了，道：“外头又下了么？你脸色很不好，回房歇息着吧。要用什么药，明儿告诉贾家的，到万生堂去抓，那里药全。”紫姑“嗯”了一声，似乎有点哽咽，噙着眼泪去了。胤祥因见两个人的棋越发下得七颠八倒毫无章法，便乱了局道：“你们回去吧，都是臭棋！明儿我来指教你们一盘。”

阿兰带几个小丫头在隔壁暖房里歪着听招呼。空旷的上房里几盏烛灯似明似灭地默默燃着。胤祥倚着大红引枕，半躺在炕上闭目养神。一时想到康熙对自己和四哥办差满意，甚感欣慰；又想这次自己办差得罪了八哥他们，不禁惕然；转思胤礽如此小人心性，将来不知如何？对胤禛甩开太子独自为政，又觉不可思议。忽而又想起一生坎坷的母亲，这大雪天里在塞外皇姑屯独对青灯古佛，是何等凄凉，不禁又滴下泪来。耳听着大自鸣钟沙沙作响，连撞了十一下，方蒙眬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房中“砰”的一声，仿佛摔碎了茶杯，胤祥陡地一惊。靠丫头坐值那边帷幕旁一丈红上的花盆竟也无缘无故掉了下来，摔得稀碎！

“怎么了？”胤祥双手一撑坐起身来。迷迷糊糊说道：“地震了么？”定睛看时，并无异样，只见紫姑呆若木鸡，端着个茶盘发愣地立在当地。胤祥笑道：“原来是你！”他陡地收敛了笑容，想起那花盆，怎么会无故就摔下来？当下不及细想，回身拽了件大氅披上，趿了鞋下地来，睨一眼面白如纸的紫姑，没言声。

帷幕后的丫头们早就惊动了，阿兰带着出来，见主子披衣趿鞋，紫姑捧茶侍立，都羞得红了脸，却不敢取笑。紫姑这会儿才回过神来。讷讷说道：“敢怕是猫蹬翻了花盆儿？吓死人了……请……爷用茶……”

“嗯。”胤祥竭力保持镇静，端过茶，看了看，并无异样，目光闪了一下，吩咐道，“猫就在我炕上，捉过来！这茶虽好，只是我不渴！”说罢，将茶杯放在桌上，迅疾反手一把拧翻了紫姑，紫姑被甩出五六尺远，额角登时碰出殷红的血来！胤祥大喝一声：“搜她！”

几个丫头先是惊呆了，略一迟疑，便上来围住紫姑，扯腕掀衣，一阵混搜。忽然一声惊叫，一柄雪亮的匕首“当”地落在地上！丫头们如见蛇蝎，“妈”的一声四散逃开。

“是你喝呢？还是灌猫？”胤祥凶狠地盯着瑟缩成一团的紫姑，把正呼呼“念经”的猫抱在怀里抚着，口气却十分冷静，“只是这只波斯猫，怀着崽儿呢！”

紫姑慢慢抬起头来，盯了胤祥移时，突然一阵哈哈大笑，伸手就抓地上那把匕首！胤祥一个箭步上前，一脚踏下，那只细白如凝脂的手立时血肉模糊……顺手提起又是一掼，狞笑道：“好一个红颜荆轲，巾帼聂政！若不是上苍佑我，我此刻已在鬼门关了！说，谁指使你的？”

“没有人指使。”紫姑咽了一口血唾沫，惨笑道，“我和你前生有缘，想共赴黄泉……”

此刻连乔姐等睡在厢房的人都惊动了，拥进来侍候胤祥。胤祥睥一眼乔姐、阿兰，阴沉沉笑道：“你并没有古押衙、红线女的手段，却想杀我。恐怕没有同谋不成吧？”他的满腔愤怒突然爆发出来，“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众人都在这里，你当众说说，我十三爷什么地方对你不住？你居然对我下这样毒手？你只说一件我的不好处，我立刻放你走，胤祥若有半句虚言，就不是大丈夫！”

“你知道，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嘛？”紫姑抚了一把蓬乱的头发，“我爹爹犯了死罪，任爷替我救了出来；我娘病死，是任爷帮着发送的；……他叫我跳舍身崖，我也决不迟疑片刻！你能杀任爷，我自然也能杀你！”她凄厉地笑着，平日那种温柔，恬静的神态一扫而尽。胤祥听得身上汗毛森竖，脸色又灰又青，半晌才道：“你母亲……早已死了？！你一向说归宁，都去了哪里？今日又在何处？任伯安早已死了，必定另有他人指使你！我劝你，还是说了的好，免得天明送刑部——奴才弑主，依律该凌迟处死——受三千七百刀鱼鳞剐，这可甚难消受啊！”紫姑一哂，脸一扬说道：“你自作多情，谁要你可怜！我为报恩而死，忠孝两全，见了老娘，依旧团圆了——别说三千七百刀，就是三万七千

刀，我要叫一声疼，死了下阿鼻地狱！”

在场的人听她慷慨陈词，人人震惊。胤祥倒抽一口冷气，盯视紫姑良久，忽地想到那年自己在狱神庙被折腾得七死八活，紫姑昼夜服侍汤药的往事，心里也上下翻腾，五味俱全。沉吟良久，胤祥方叹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他黯然伤神，低了头摆手道：“你……去吧！”

“什么？”

众人无不大吃一惊，瞠目望着这个青年主子，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阿兰、乔姐料定是放长线钓大鱼，不禁对视一眼。紫姑先是一愣，旋又冷笑道：“你打谅我是个傻子么！你想派人盯梢我么？别做梦吧！”

“你去你去！”胤祥烦躁地摆手道，“阿兰，你带她去贾平那儿，支二百两银子，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说着跺脚道，“你走，你快走！我永远不要见你！”

阿兰呆了半晌，才醒过神来，踱至紫姑身边，轻声道：“主子饶了你，快走吧！我给你收拾几件衣裳去……”紫姑不言声站了起来，茫然扫视一眼众人，梦游人似地跟了出去。廊下鹦鹉见她出来，跳了一下叫道：“紫姑，给我添食水！”

紫姑惨笑了一下，一阵寒风袭来，激得她浑身一颤。突然之间，她醒悟过来，浑身热血一涌，紫涨了脸，咬牙切齿向天骂道：“老天爷！你是睡着了，还是死了？你为什么发落我来这世上！既来了，为什么又安排我这样的命？你……你好狠的心！”说罢，一手挽发，扑身撞在院里的石锁上。“噗”的一声，鲜血汩汩流出，染红了一大片雪地，双腿一颤，已是香魂出窍。

胤祥赶出一步，站在廊下，好一阵子心里空落落的，似乎想得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回头向着做噩梦似的众人道：“好生……埋了吧。她虽害我，却是忠孝两全的烈女，你们该学她为人。唉……”

这里刚收拾完，天已大亮，那雪越发丢絮扯绵般纷纷落下。贾平从二门外进来请安，因见胤祥和内房姬侍丫头都呆呆地站在檐下出神，扎了个千道：“爷起得早！您爱看下雪时候儿扫雪，奴才这就叫他们进来扫。”

“唔。”胤祥看了看雪景，忡怔半日方缓缓说道：“备轿，去雍亲王府。”

第三十六回　思黄袍兄弟各离心　用谋略难辨术高低

紫姑撞石而死的这天早晨，胤禵奉旨入宫。在养心殿东暖阁里，康熙召见了他。胤禵原以为是十三阿哥在吏部寻到了他的什么毛病，怀着鬼胎，反复掂量着他以前托吏部给自己安置门人的几档子事，寻思着康熙如何问，自己怎样答，又想着从哪里下茬儿反咬胤礽、胤禛一口，既然你不叫我活得舒服，那咱们谁也别想安生！及至叩见了，才晓得康熙是要把兵部交给自己。又因去岁秋汛，黄河下游几处决溃，命胤禵出京实地调查一下，到底淹了多少田。春荒要用多少粮食赈济，从哪里调粮为宜等一应事体，写一份切实可行的札子交太子阅处，再由康熙定夺。因太子、方苞、马齐、张廷玉都在，又议了许多政务，康熙方命他："去吧，既是尽臣道，也是尽孝道。好生为之，不要学老八，事事瞻前顾后。"

胤禵低着头听完，恭恭谨谨退了出来，绷着脸，按捺着内心激动，稳着步子往外踱，心里真是快不可言：一手抓兵部，一手抓钱粮！皇上今儿是怎么了，会想起我老十四了？正走着，却见邢年带一群小苏拉太监抬着几篓子炭进来，因见胤禵低头攒眉的，似乎不欢喜，忙侧身站了，极熟练地打个千儿，小心地说道："奴才给爷请安了！"胤禵站住脚，舒展了眉头看看邢年，说道："这几日怎么不见你？"邢年忙道："天冷，我老娘气喘病又犯了，赶上下大雪，越发不好过，主子准我天天回去看看。十四爷是贵人，忙得脚不落地，还惦记着奴才！"

"看你不出，还是个孝子！"胤禵说着，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银票递给邢年："这个赏你。要用什么药，你到爷府里寻张管事的。"邢年扫了一眼银票，竟是一张一千两的龙头大票，喜得忙不迭揣起，趴下磕头。

出了东华门，胤禵一声不吭，上马便奔廉亲王府。因见何柱儿督着府里的人在门前空场上堆雪狮子、雪象，都弄得一头一脸的雪。何柱儿见他来，忙迎上来请安，笑道："十四爷来得不巧，昨晚八爷就出门，到大觉寺给卫主儿祈福，怕是被大雪隔住了……"胤禵听了，连马也不下，掉头儿便走。何柱儿忙道："恰好府里也有点事要回，我也得去接我们爷，我陪着十四爷去吧！"便叫人进去牵了马，二人一同迤逦向西行去。

因雪下得大，城里街道上行人很少。胤禵似乎心不在焉地盯着远处，说道："只你当日喝了什么迷魂汤，放着养心殿的副总管不做，来八爷府堆雪狮子？"何柱儿心中一动，叹道："十四爷这话，想想真没法回，总归奴才是侍候八爷的命罢咧！"胤禵笑道："也难怪你，谁不爬高枝儿呢？当时就那个情势嘛。"

何柱儿心里绕着弯儿，说道："十四爷圣明，奴才有什么瞒得过您老的？奴才走这一步儿，说不上后悔，八爷待人厚道，对奴才没说的。就是您老的话，人往高处走，鸟往高处飞，也是天理人情，您老说是吧？"胤禵含糊不清地"唔"了一声，道："命好不好在天，识时务不识时务在人。你是个伶俐的，自然参得透——不是去大觉寺么？怎么要去西便门？"

"这是奴才使了个心计，得给十四爷请罪。"何柱儿忙赔笑道，"八爷实是去了白云观，方才人多耳杂，不得已儿诓了爷。所以奴才亲自领路……"胤禵点点头，道："我明白。"

二人又赶了一程，白茫茫雪地里矗着的白云观已是到了。胤禵还是在总角少年时，常来白云观玩。听师傅说起，康熙初年宫里不安全，皇帝曾扮作索额图的弟弟在这附近读书。因为有这"圣迹"，康熙四十五年拨发巨额内帑大加修葺，早已不是旧时模样。

因雪天无游人，前院灵云殿只有一个小道士坐在蒲团上，别的人大约都回房向火去了。胤禵正要问，何柱儿道："他省得什么？我们爷准在云集山房——您跟我来！"遂带着胤禵穿玉皇殿、老君堂，绕过四御殿，果见月台高处一座小殿，黑边白地的匾上，写着"云集山房"四个大字，煞是醒目。门口檐下雄赳赳站着两个道士，一个道士跨步上前，稽首说道："这是天师参真重地，何居士，请带客人前头三清阁用茶！"

"这是十四爷！"何柱儿笑道，"你们规矩再大，连个高低也不识？"正说着，便听里头胤禩的声气："老十四来了么？进来吧？"接着棉帘一响，正乙真人张德明神采奕奕，头戴九阳雷巾，身着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鹤氅健步迎出，一揖手说道："无量寿佛！十四爷、何公公请！九爷也在里头呢！"

两个人跟着进来，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暖融融的，浑身感到说不出的松乏舒适。何柱儿便忙着替胤禵拂雪脱衣。胤禵定了定神，才见胤禩、胤禟坐在八卦雕瓷座儿上端着热茶下围棋，因道："这屋里不生炉

子，又是薄纱窗，竟这么暖和！”胤禟扣着子儿道：“别小看了老道，比我们龙子凤孙还会享福呢！这地下是掏空了，火从下头走，连墙都是热的。”

“这是贫道幼年在中山王府学到的法子。”张德明拈须微笑道，“那辰光徐达爷刚刚过世……”“别吹牛了，小心吹塌了云集山房！”胤禵笑道：“你练了铁布衫功，刀枪不入我信。有点道术也不假。要再吹是神仙，我把你架柴山上烧了，看是羽化不羽化？”胤禩笑着投子儿，道：“你也精明过头儿了。岂不闻‘盗亦有道’？何必揭得淋漓尽致？”

“你从哪里来？”胤禩漫不经心地问道，“倒难为你又来寻我。”胤禵便笑着将康熙接见的事备细说了，却回避了康熙“不要学老八”的话。胤禩静静听完，说道：“看这意思，皇上兴许放你出去带兵也未可知。”胤禟一笑，说道：“如今要用兵，自然是冲着阿拉布坦。好老十四！带十万八旗劲旅，西出嘉峪关，够演一台戏的！只是你可别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啊！”

胤禵吓了一跳，忙嬉笑道：“九哥别取笑！就是有黄袍，我也只能给八哥披上，我只求挣件黄马褂，赏个铁帽子王是了！”话虽调侃，胤禩听着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口气却甚平静：“其实，这黄袍无论是你十四爷，还是老九、老十穿，我都心甘情愿。这一条我说到做到！当日情形你们都知道，皇上有旨意，群臣有公论，太子位儿又不是我伸手要的——凭什么他一复位就一味欺压我？此人没登位就这么个心性儿；一旦得志，左有四哥，右有十三弟，你我兄弟还有什么活头！”

“禵弟，”胤禟皱眉看着棋盘，沉吟道，“皇上还有什么旨意？”胤禵笑道：“别的倒也没说什么。他们在那里议政，我听着是要下旨，普天下三年一轮蠲免钱粮。胤礽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沉着个脸，谁欠他二斗米钱似的！”

胤禟笑道：“他当然不愿意，这是情理中的事。如今皇上做得到，他将来未必也做得到。偌大人情皇上做了，他将来继位，怎么再加恩？”他摇了摇头没再往下说。这是对胤礽的诛心之语，说得鞭辟入里，透彻清明，众人无不默默点头。

“真有意思。”半晌，胤禵扑哧一笑，说道，“大雪天的，我们兄弟几个聚到这里说话，倒忘了问，是什么风吹得你们都来了？”

胤禟睨了一眼胤禩，因见胤禩微微点头，便住了棋，说道："这早晚紫姑早该有消息来了，怎么连个报信儿的都没有？别是出了意外吧？""不会的。"张德明道，"她是个稳重姑娘。这么大的雪，路不好走。府里又乱着，也得避避嫌疑……"胤禵诧异道："你们打的什么哑谜，紫姑是什么人？"

"紫姑是老十三的克星，追命的阎罗！"胤禟眼中幽幽闪光，从齿缝里崩出几个字来，"又是任伯安的养女。几经周折，数年谋虑，安置在怡贝勒府。这根炮捻儿已点着了，你懂么？"

胤禵被他的口气吓呆了，身子一抖，紧盯着胤禟道："你是说……"

"要是有人对你说，十三弟今日回归极乐世界。"胤禩慢吞吞说着，双目发出似灰似绿的光，"你不会伤心吧？"

"……你们——你们……说的是真的？"

胤禟叹道："这是没办法的事。十三弟不要我们活嘛。一个任伯安不算，刑部的人透了信儿，他带着四哥府里的一个和尚到这里来过。他对这里也有了兴味，胃口如此之大怎么得了？"

胤禵至此才明白，原来这两个人说的是真话！看何柱儿时，脸已被吓得蜡黄。胤禵讷讷道："这太……"

"太狠了，是么？"胤禩的声音有点喑哑，"你不要忘了，他是个'拼命十三郎'。任伯安这一闷棍，打得我们狠不狠？可有半点骨肉香火情分么？他眨眼工夫就挖掉了我们财源。断了我们的耳目，又要动手砍我们的臂膀手脚了！"胤禟点头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

胤禵从心底里打了个寒噤：他倒不是心疼胤祥。眼前这两个人从容闲适像个没事人一样，竟是在等着亲弟弟的死讯！这心地，这手段，太令人心悸了！正发怔间，胤禩目光睃了过来，问道："怕了？还是割舍不得？"

"不是怕，也没什么割舍不得的。李世民不行玄武门之变，哪来的贞观之治？"胤禵心头狂跳，极力掩饰着慌乱和不安，说道："太突然了，迅雷不及掩耳，一时回不过神来。记得老十三蹲狱神庙，你就往他跟前塞人，敢情早有绸缪！"胤禩呵呵大笑，说道："你是说阿兰和乔

姐？胤祥每日防贼似地盯着她们，怎么能成事？君不闻‘防于此，必疏于彼’么？亏你熟读兵法，竟不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他把心思用在防备乔姐、阿兰身上，那就恰恰中了我的计！”胤禟抿嘴儿一笑，说道：“这是兵法上有的！守如处女，出如狡兔，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正说着，便听外头道士说话：“来了么？几位爷都在里头！”话音刚落，一个人满头满脸的雪闯了进来，却是胤祥府的贾平，一进门便道：“爷们，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一完就了。”胤禟冷冷说道，“这也值得慌张？怎么这时候儿才来，府里走不开么？”贾平抹了一把流进眼里的雪水，急忙说道：“好九爷，完是完了，只是完的不是十三爷。是他娘的——啊嚏！我也说不清，总而言之是紫姑死了！”

一句话说得房里人人脸色焦黄，云集山房顿时变得像荒庙一样死寂！

“紫姑……紫姑死了？”胤禩脸色惨白，双手神经质地抖着，颤声问道，“她……没有动手？”贾平顿足叹道：“我就是为打听这事，到这时候才来！——动手是动手了，丫头们说十三爷福大，暗中有神灵佑护，摔了杯，又推倒了一丈红，折腾得炸了营，十三爷醒了……”遂口说手比，满嘴白沫地说了个备细，“……只紫姑不逃，自己撞死，奴才实弄不明白是什么缘故。”胤禩霍地站起身来，突然一阵眩晕，又颓然坐下，抚着脑门子沉思良久，头也不抬说道：“此人与四哥一样，刁蛮恶赖，刻薄待人。神明有灵，也决然不会佑护这样的人——看来，是有人暗中保护！”

胤禟一阵心乱如麻，突然惊慌起来，蓦然说道：“八哥！大事有变，白云观会不会出事？”胤禵自觉有点像局外人，木着脸说道：“要是出事，这会子早已出了！紫姑如果招认了什么，就不至于自尽了。”

“老十四说的是。紫姑断然不会讲什么的。”胤禩渐渐恢复了平静，脸上也有了血色，“我待她恩情非同一般。她父亲是我救的，她母亲是我送的终，她头插草标自卖自身，我买下来交给任伯安，相待如女，照看两年有余——是孝女，就不会有卖主的事。我只奇怪，十拿九稳的事怎么就办砸了？”胤禟深深透了一口气，说道：“居然有人摔杯报警！连几十斤重的一丈红都倒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他的目光陡地一

亮，若有所思地住了口。

张德明在一旁一直闭目沉思，见几个人议论纷纷，瞿然开目说道："阿兰、乔姐最可疑！"胤禟恶狠狠说道："对，准是这两个狐狸精变了心！她们全家性命都不要了？——贾平，今天就叫她们来，爷下令她们动手，看是如何？"

"情势变了。"胤禩脸上毫无表情。"原想除掉十三阿哥，镇住胤禛，胤礽就丢了膀臂。这个无能太子，差使办一件砸一件，形势自然转过来倾向于我。这样一来，不但十三阿哥，连四哥都有了防备——所以眼下不能妄动！乔姐她们要变了心，拼着身家不要，你下令杀人，立刻就要倒霉。如果没有变心，还得靠她们帮衬，暗访一下究竟是谁报信儿。所以现在什么差使都不能给她们。"

胤禵笑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最难查清的。依我说，左右是左右，饺子也是馄饨馅，干脆一锅烩了他们。夺了毓庆宫，再来一次玄武门政变！人死如灯灭，谁和谁讲什么鸟道理！"众人一听便知"人死如灯灭"是连康熙也在内。这个胤禵真有亡命徒的性格儿！立时之间，都觉毛发森立！胤禟的脸阴沉得可怕，阴森森问道："兵部听你的？九城兵马司听你的？大内侍卫如何对付？弑君登极，下头臣子们服你不服？就是永乐皇帝，也没敢打朱元璋的主意！"胤禩摇头说道："要这样，你十四爷来当皇帝，我是断然不敢！这身后名声就叫人吃不消！"

"名声？"胤禵一哂，说道，"秦二世堂堂正正继位，如今有什么好名声？赵匡胤陈桥兵变，犯上篡位，谁敢说他不好？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你把天下治好了，自然有人捧场，自然有好名声！"他咽了一口唾沫，"我们且来算算兵力，善扑营赵逢春有四千人加上大内护卫侍卫，不足六千，都算他们的，加上直隶总督衙门的兵，满共不过一万。西山锐健营六千人是我的，加上我们三个府里和十哥府里的人，差不多八千。九门提督隆科多，手里有两万人，也不指望他帮忙，只要坐山观虎斗就成！我以勤王清君侧为名，调锐健营入城，肘腋火起，顷刻大乱。乱中只要封了养心殿，攻下毓庆宫，挟天子令诸侯，谁敢放个虚屁？你们听我说，我没说弑君，他老爷子坐了四五十年江山，让他去当当太上皇吧……"

"你昏聩，住口！"胤禩勃然变色，一拍桌子低声吼道，"万岁是何等样人，你敢打这种算盘？武丹来北京是做什么的？九门提督府还有你的那个锐健营的牙将们，哪个不是他使出来的人？"他放缓了声气，又

道："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十四弟，你那些想法都是白日做梦！"

胤禟开头已是动了心，一改平日深沉稳重的风度，起身快步踱着，及至听了胤禩的分析，更觉有理，便站住了，一字一板地说道："八哥说的是。十四弟你太莽撞了。当务之急，只要拿掉胤礽，八哥德高望重，太子位还得归咱们！"

"你也错了！"胤禩一甩辫子，目光炯炯道，"当务之急是十四弟好好办差。拿稳了兵部，要能带兵那更好！这是一。皇上不是准了胤礽的本，按清单拿我们的人吗？只管叫他拿就是！越这样干，只能把人都推向我们这边！十四弟下去就是钦差，瞧准几个赃官，又与胤礽走得近的，查得结结实实一搞到底，胤礽不臭也得臭！到臭不可闻时，仍旧还得废了他！"

一场精心的计议结束了。大家乍惊乍喜，紧张得出了一身汗。贾平突然说："我出来没给文头儿请假，别叫那老贱骨头起疑儿。"便忙着要走。

"我们都走。这个地方暂时都不要来，谅胤祥一时也查不出什么名堂。"胤禩啜茶起身道，"何柱儿回府去。我们兄弟三个冒雪造访十三弟，给他压惊。"胤禵一边穿油衣，笑道："十哥今日没来，一大憾事。"胤禟笑道："就因为他那张嘴不主贵，没敢惊动。原说皇上见你，你来不了了。谁知你自己找了来！"说罢，三兄弟一齐出了云集山房，那雪已下得盈庭积尺了。

第三十七回　谋夺位太子暗招兵　起疑心康熙论五福

胤礽的确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虽有王掞等一干人竭尽全力扶持，无奈他性情变得十分执拗乖戾，竟是一言不纳，弄得几个人灰心丧气。惩办贪贿官员，专一严办胤禩党羽，朝臣中早已流传各种议论；加上他又明磨暗抗反对康熙轮免赋税，更是弄得物议沸腾。康熙四十九年到五十一年间，胤礽主管上书房票拟批红之权，将齐合托、耿额、罗信、詹明祐一干包衣家奴分派外任掌管军事大权，连连升官；又一口气锁拿了蔡经、万新民、冯韵春等几个封疆大吏。这些人都是马齐的门生，越发惹得朝野侧目。却不知康熙是怎么想的，奏一本准一本，竟似视有若无，全不理会。“八爷党”的胤禟却在兵部埋头整饬部务，出外巡视河务漕运，精心办差。凡在管辖之内，无分哪个阿哥门下的私人，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贤明之声日噪雀起。胤禛、胤祥明面儿上帮胤礽料理部务，一边兢兢业业办差，不知不觉的已将年羹尧晋为四川巡抚，门人李卫、岳钟麒，升了外省布政使，戴铎也放出去做了福建漳州道。胤礽、胤禛、胤禩三足鼎立，其余阿哥又自有主意，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时值重阳节，北京城风雨满城。往年这时分，家家户户携酒登高。今岁天气不好，但为了消寒辞秋，不免也有设家宴小酌的，胤禟处置完了部务，便令各官早早散去，亲手整理了文书，正要回府，却见“职方”司官任文玉抱着一叠子军报进签押房，遂笑道：“你怎么没回去？这早晚还送公文，倒是实心办事，可惜十四爷没工夫赏识你。我还得进宫请安呢！”任文玉呈了文书，一躬笑道：“这是藏王杜尔伯特的表章。十四爷一来兵部就吩咐过，无论何时，只要有西疆的军报，哪怕半夜也得叫醒您。司里哪敢耽误了？”胤禟正打量任文玉，听见是这事，忙拆开看，却是满、藏、汉三文合璧，译好了的一份折子，抬头写着：“为策零阿拉布坦属下策零敦多布率兵袭藏事，臣藏王杜尔伯特奏请万岁，速发天兵安藏保疆……”胤禟不禁精神一振，敛了笑容说道：“好！这么快，难为你连译文都译妥当了，这差使办得漂亮！”说罢挟起折子，拍了拍任文玉肩头，径打轿直趋毓庆宫来见胤礽。刚过景运门，便见几个太监撑着伞，三阿哥胤祉和十七阿哥两个人踩着泥履，说笑着过来，胤禟站住了，待他们过来，只向胤祉打个千儿，笑道：“久不见三哥了，你和十七弟这会到哪去呢？听说《古今图书集成》已经付印。我可有言

在先，书出来，得送我一部！”因见胤礼给自己请安，忙扶住了笑道，“你甭弄这虚文糊弄我。人都说你好打马虎眼儿，其实我最清爽，你伶俐着呢！我们忙得沸反盈天，你却在三哥府博览群书，学棋学画，怕不几年就要才高班、马了吧？”

“你如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儿，眼红我们什么？”胤祉多日不见，越发显得举止潇洒，只瘦弱些，脸色有点苍白，“书给你一套，成！不过你也得给我点什么。我瞧着你红果园那处别墅不坏，山亭池榭，小巧玲珑，地道的江南格调。赠了我如何？——你别笑，此书六编一万卷，六千一百零九部，集古今学问大成，载宇宙知识纲纬，拢共才印六十五部，抵不过你一个小花园？我要来打算酬谢陈梦雷先生。万岁爷三次亲临松鹤山房，一编一编的目录都看了的！”胤禵心下暗自惊讶，笑道：“我又没说不肯，是叫你吓呆了！这值什么，你明儿就叫陈先生挪进去就是。”兄弟三人亲亲热热说了一会子话，胤禵便邀胤祉同去见太子。胤祉笑道：“不敢。道不同不相与谋。阿玛因问起《洪范》一书里的几句话，我一时记不起来，刚刚去文华殿找书，还得去畅春园复命呢！”说罢便和胤礼去了。

胤禵望着胤祉背影，不禁升起一种羡慕之情，自己若不卷进这可怕的党争漩涡里，难道不也和胤祉一样，身居华堂心在泉林？何至于怀中早晚都揣着一包鹤顶红！三哥夺嫡，一击不中不再试，退而著书，真是聪明人啊！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已进了毓庆宫。

毓庆宫里煞是热闹。胤礽居首而坐，胤禛、胤祥打横儿，下边马齐、张廷玉、王掞、朱天保、陈嘉猷依次坐着，桌上摆着细巧宫点，正谈得海阔天空。远远便听胤禛笑说：“方才十三弟唱的曲子，究竟是南曲呢，还是北曲？”胤祥笑道：“我只拣词儿好的就唱，也没听说过南北曲有什么异同！但是异曲同工，即是婉转妙音！”

“那是不同的。”胤禛剥开一个松子品着，说道，“南曲有四声，北曲只有三声。北曲里的入声派入了平上去三声，你晓得么？”

胤禵忙进来见面请安，在胤祥下首坐了。胤禛说道：“这不过是个趣味就是了。三声四声，只要好听，就是好曲子。你没听说笑话儿，老六家一只狸猫，叫老鼠咬伤了鼻子，抱着猫去老八药铺里寻药治伤，说是这猫温柔，怪疼人的——这样的猫再好看，有什么用场？”他没说完，众人早已哄堂大笑。

胤禵笑得打跌，说道："这是实有的事，四哥并没诓人。那只猫从不捕鼠，还有个名号儿叫'佛奴'。我见过，样子爱人，斑斓如虎，终日憨卧，喃喃讷讷，如宣佛号——却被老鼠咬了！"朱天保笑着道："学生闻所未闻，杜撰一篇《讨猫檄》，太子可愿赏听？"遂轻咳一声，朗声诵道：

> 捕鼠将佛奴者，性成怯懦，貌托仁慈，学雪衣娘之诵经，冒君子之守矩。花盆昼懒，不管翻盆；竹簟宁慵，由它爬壁。六贼戏弥陀之座，而犹似老僧入定，不见不闻，傀儡登场，无声无臭。优柔寡断，姑息养奸，遂占灭鼻之凶，反遭磨牙之毒！阎罗怕鬼，扫尽威风；大将怯兵，丧其纪律……

未及诵完，众人已是哄然叫妙。胤礽不知怎的笑着笑着阴沉了脸，淡淡转了话题："好，我们玩得痛快，该干正事了。老十四，有什么事么？"

"那是自然。胤禵无事不登三宝殿，扰了太子爷清兴了。"胤禵却听这《讨猫檄》怎么都像是说胤禩，正想着怎么也编个玩艺儿回敬，听见胤礽问，忙起身一躬，把带来的奏折双手递了过去。胤礽翻着看了半晌，皱眉说道："说起这阿拉布坦，朝廷待他何等恩厚！要不是皇阿玛三次亲征，殄灭葛尔丹，能有他的今日？早先几年他只是不安静，在喀尔喀和西蒙古王汗争草场，想着忍一忍许就好了。如今竟闹到兴兵进藏，作逆造反，真不知是吃了什么药！"胤禵笑道："这真是'六贼戏弥陀之座'，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儿了。说句难听话，我们这弟兄二十四个，难道都是'佛奴'不成？"

大家这才知道是西陲青藏出了大事。虽说这件事扰攘数年，并不意外，但出兵放马，国家重务，也都不敢轻慢，纷纷离座起身，恭肃站立。马齐便道："军情不可延误，得立即奏明皇上，钦定领兵统帅，商议出兵的事。"胤礽沉吟道："说声出兵容易，军备不整，粮饷不调，万里奔袭，难操胜算啊！皇上问起来，我们不能用空话敷衍。谁当将军，调哪里的兵，饷源、粮道，都要思量备细。奏明了，请旨施行才好。"张廷玉见马齐难堪，知道他的处境，在旁点头道："依臣之见，饷源自然还要从东南出。但从漕运弄到直隶，再分发甘陕，似乎慢了些。不如请旨调集山东、山西、河南、甘、陕诸省库中存粮，榆林、延安几处设的厅、卫，也有不少陈粮，一并调西宁备用。漕运来的新粮源源补入。这样，库粮也更新了，军粮也可应急，岂不周全？"

“托合齐古北口的驻军，太子原来已令调入顺义驻扎。”马齐一直对那次调营犯嘀咕，认为离京城太近。听至此，忙乘机说道：“这一万五千人虽说在口外驻扎到了轮换期，但原就是为防备蒙古有事练的兵。顺义原来的驻兵按例到明年才能移防，何必如此麻烦，惹得下头骂街？照我看，不如把托合齐部直接调函谷关待命，才是正理。”胤礽“嗯”了一声，道：“用兵西北的事是大局，这是按例调防嘛！如果调顺义不合适，就调丰台吧——你把人家从古北口调到函谷关，一时又打不起来，一样的塞外，一样的苦寒，那才招人骂呢！”马齐的这一番动议，未获准反而要把托合齐调到京郊，不禁一怔，心想还不如不说，因又道：“丰台是近畿，这件事得奏明圣上，有旨意才成啊！”

“是么？有这个成例么？”胤礽一笑说道，“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年皇上西征，我调四万绿营兵进驻西山，也没有请旨。”因见张廷玉嚅动着嘴也想插话，便道：“这事就这样吧，回头再议。我想，阿拉布坦作乱，若放在早年，父皇一定要亲征的。子代父志，千古一理，父皇春秋已高，西征的事我应该亲往。我年轻少历练，这正是个机会。”

谁也没想到胤礽会提出自己亲征，一时都愣了。马齐原怕将托合齐的兵调得近了惹出是非，太子既要出京，看来倒是自己多疑了，一时倒放下了心。张廷玉却越发满腹疑云，丰台乃京师门户，太子自己将兵十万，一旦乍变骤起，那真是不堪设想了！良久，舒展了眉头说道：“太子，您是国储。青藏有事，毕竟不比当年葛尔丹。这差使派一上将就能办下来，何必劳您亲征？”

“张中堂说的是！”胤禵朗声说道，“由我办这差使最好！皇上委我治理兵部，兵饷的情形只怕谁也没我熟。我愿立军令状，牛刀小试，如果割不了策零敦多布的首级，就提自己人头来见！”胤祥早就听得心痒难搔，接口说道：“这差使我要办！老十四，别以为就你懂军事，我也不含糊！十四弟你只要把饷供上来就成，别学——”他突然打住了，不再往下说。

但在座的都知道，“别学”的是索额图。当年康熙西征，索额图心怀叵测，梗阻粮道，延误军机，几乎把康熙饿死在戈壁滩。但索额图就是胤礽的外叔祖，胤祥自知失口，便啜茶掩饰过去。

“这件事算议而不决吧。”胤礽仿佛没听见胤祥的话，起身道：“马齐、廷玉，我们三个这会子就去畅春园，看万岁怎么定，回头听旨意就是了。”

看着他们兄弟一径出去，王掞默然良久，起身来，冷冷看了一眼陈嘉猷和朱天保，叹息一声，道："我身子不爽，得回去了。太子回来，替我禀一声吧。"说罢蹒跚而去。

方苞在畅春园陪着康熙，因天下大雨，整整闷了一日没出门。先是演练数学，下了一阵子棋，又写了会儿字，眼见天色仍不转晴，便要辞出来回城。恰这时李德全走来禀道："万岁，太子爷和张廷玉、马齐在东门递牌子请见！"

"方苞，你不要回去了。园里虽不便留宿，园子外的菩提寺，叫人去吩咐一声，你今晚就住那里。"康熙看着殿外的大雨，说道："李德全去传旨，叫他们几个在松鹤书房候着，朕一会儿就过去。"

方苞笑道："皇上，王法无亲，臣虽布衣，既是上书房的人，也该过去侍候才是。再不然，叫他们过来岂不便当？也省得万岁冒雨过去了。"

"不要理他们。"康熙说道，"你坐下，有件事早想听你的意见，只是朕还想再看看，再想想——一说出来，就泼水难收啊！"方苞见康熙神色异常庄重，疑惑地斜签着身子坐在对面，正想问，却听康熙突兀道："方先生，设如今日有人要陈桥兵变，你看看有几分把握？"

方苞吓得一跳，胡子急速地抖了几抖，目中射出贼亮的光，惊呼道："焉有此事？焉有此理？焉有此情？"

"有的。"康熙平静地说道，"已经有人背着朕，从古北口调一万五千兵，要进驻顺义。锐健营背着兵部，铸红衣大炮十门——已经磨尖了牙齿，要咬过来了！"方苞打了个冷颤，盯视康熙移时，身子微微向椅背一靠，说道："兵者，凶也！皇上疑得极是！不过据我看，别说那才一万多人，就是四十万，也是徒劳！因为形势与柴世宗时已大不相同。赵匡胤当时已经掏空了朝廷兵力。而今之世，权柄在人主之手，登城一呼，顷刻瓦解！"康熙冷笑道："是嘛！可怜有人利令智昏，硬要鸡蛋碰石头，朕有什么法子？可惜这造逆的，又是朕的骨肉，这就颇有为难之处啊！"

方苞怔了一下，一时没有吱声，事关国运，连着天家骨肉，他不能不多想想。沉默移时，方苞方苦笑道："臣已知道皇上指的是谁了。这种事，要趁着尚无实迹之时赶紧处置。一旦酿成大变，皇上虽然仁慈，

恐怕也难免得依国法动用刑典！君臣大义、父子之情就不能两全。唉……天下储君，一废而再废，终非社稷之福……”

康熙的心情也很沉重，深深吁了一口气，“朕已经是仁至义尽。他要罢谁的官，朕就替他罢；他要升赏谁，朕虽不愿，朕也替他升赏。如今他又想要朕的命，难道也依着他？”方苞急急道：“皇上既不愿按谋逆治罪，臣请皇上宽怀，不要总这样想。若偶露一句，便会惹出大事！再说，忧虑伤肝，于龙体也甚不利。”康熙点点头，说道：“你说的是。”遂起身喊道：“更衣，到松鹤书房！方苞你不要去，回避一下。”

方苞忙躬身道：“臣既许身于君，不应事事回避，只求一身安全。再说，这些日子臣一直陪驾，此刻回避，反增人疑心。臣请随驾前往！”

胤礽等人在松鹤书房早等得不耐烦了。远远听雨地里邢年吆呼：“万岁爷启驾了！”忙都走出廊下一字排开跪了。待康熙上了丹墀，胤礽忙顿首道：“儿臣胤礽恭请皇阿玛金安！”方苞跟在康熙身后，只向马齐等人注目会意，便跟了进来。良久，方听康熙轻咳一声，吩咐道：“都进来吧。”

众人鱼贯而入，见康熙头上戴着青毡缎台冠，石青缎面小羊皮褂套着酱色江绸棉袍，脚下一双青缎凉里皂靴蹬在木杌子上，端庄凝坐在大炕茶几旁。大家不免纳罕：又不是朝会，何必穿戴得这么齐整呢？

“下这么大的雨，难为你们进来。”康熙仿佛什么事也没出，和蔼地说道，“有什么要紧事？”胤礽忙把方才在毓庆宫议的事一一奏明，又道：“儿臣与胤祥、胤禵都愿亲统大军西征。儿臣幼长深宫，素乏历练，愿借此机为国家立功，求父皇定夺！”康熙静静听了，一笑说道：“都是有大志的人啊！但恐你们纸上谈兵、临阵未必中用。据朕素日看，对将军一道，似乎胤禵稍有成见，你说是么，马齐？”

马齐忙道：“是。十四阿哥曾在奉天练过绿营兵，搜剿长白山土匪，颇有章法。这两年管兵部，亦很见成效。不过据奴才愚见，藏王虽然呈请兵奏折，似乎有未雨绸缪之意，事态并非十分险恶。我军闻惊即出，胜不足以昭示武威，偶有小挫，反为外夷所轻。所以应该慎重从事。以期全功！”“你长进了！”康熙笑道，“朕原看你粗心浮躁，只取你的‘忠心’，真个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件事现在不宜大动干戈。朝廷应派一上将，至甘陕一带阅军，盛陈威仪大张声势。策零敦多布若知

难而退，那最好不过，要一意孤行，朝廷待准备好了，再行征讨不迟。”胤礽听了，知道自己没指望，便道：“父皇圣明！既如此，请皇上降旨，着兵部尚书耿额前往西宁！”

“耿额？”康熙突然仰天大笑，“耿额贪贿的案子，你保了下来，如今又要保他去带兵，可谓用心良苦！”胤礽一听口风不对，忙叩头道：“耿额一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他毕竟几次出兵放马，如今能领兵的将军已经不多了，儿子保他并无私情，求父皇圣鉴！”康熙哼地冷笑一声道：“什么神明圣鉴？你嘴里说的赛似蜜甜！在下头做了些什么事，想来令人心寒！”

这已经不是议政了。除了方苞，众人俱都骇然变色，不知康熙何以突然震怒，而且骤然而来，事前毫无征候！胤礽被问得目瞪口呆，许久，才痴痴地说道：“儿子在下头并没有做非礼越轨之举，请父皇明训！”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的事自己晓得！”康熙格格笑道，“《尚书·洪范》中有‘五福’之说，朕专叫三阿哥去查看了，这五福之内的‘寿’字，朕有这把子年纪，够得上了；‘富’字，朕有四海，也不消说得；这‘康宁’二字，虽小有遗憾，也还过得去的；这‘攸好德’，朕之德政也很看得过去——在这五福之内，朕为什么要把‘考终命’放到最后呢？朕看这‘得善终’是最难的。汉质帝聪明灵秀，难逃毒饼之劫，赵匡胤英雄一世，临死烛影斧声，竟成千古之谜！朕虽不敏，前辙俱在，岂能轻易堕入鼠辈之手！”说罢，狠狠地朝胤礽啐了一口，起身猛地推开门，竟自扬长而去！

一阵啸风裹着雨点扑进书房，胤礽等人伏在地上惊得半身麻木。

第三十八回　天威不测重废太子　皇心难度再囚胤祥

康熙这次废黜太子，行动迅速得惊人。当日晚他冒雨从畅春园返回大内，立即传旨，命令胤礽不必回宫，就在畅春园听候处置。内务府堂官带着一群太监至毓庆宫，搬走了存在这里的全部文书档案，将朱天保、陈嘉猷送交刑部暂时软禁。同时，下令锁拿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善，副都统悟礼、托合齐。一夜之间，形势大变，刚刚新建起来的太子党几乎被一网打尽。王掞因请病假在家，连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第二日听家人说太子出事，他还不信，但这一来，在床上躺不住了。起身出来吩咐："备轿，我要进宫！"

雨已经停了，天上的云层却没有散，浑圆的太阳毫无生气的在云缝中游动着，不时给大地掠过一片日影。王掞坐在绿呢官轿里不住地皱眉沉思。他身上有病是真的，但也多少是因为有点气恼，借题发挥。胤礽再立东宫，本来就十分勉强，王掞十分清楚。按他的想法，康熙对太子是期之过高，恨铁不成钢。太子为人并不笨，只要审时度势，小心守成，大约总不至于出大的差错。处置贪贿官员，他曾力谏太子不能以私情意气用事，无奈胤礽压根不听他的，一不请旨，二不与上书房大臣马齐商议，悍然决定锁拿一百四十三名犯官入京，引起朝野震撼。胤礽私自与耿额、托合齐、鄂善等人饮酒聚会，也背着他，不知都议了些什么事。王掞问了几次，胤礽只含糊说是"取乐儿"，弄得王掞干气没法子。待到从陈嘉猷处听说胤礽私调古北口军入京，王掞意识到要出大事。本想趁昨日重阳节，在饮酒席间，痛陈利弊，不想胤礽又请了那么多不相干的外人在旁边，大谈什么"四声三声"曲子，王掞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只好告病。"这倒好！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王掞舒了一口气，微叹一声，"白日不照吾精诚——有什么法子呢？"

在西华门递牌子，一点没费事，王掞就进了大内。从隆宗门进天街，便觉气氛不同。六部九卿的官员们几乎都来了，站在乾清门前交头接耳、窃窃私议。眼见王掞面色苍白，翎顶辉煌地过来，大家无言地闪开一个胡同。王掞情知传闻不虚，心里格登一声，也不理会，登上丹墀向里窥望。因见十几个封了贝子、贝勒和亲王的皇子和胤礽都跪在月华门前，却不见胤禩在里边。李德全、邢年等几个太监来去匆匆，也都不交一语，里里外外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王掞看了看，一提袍子便要进

去，门前守看的侍卫五哥过来，说道："王大人，请留步。"

"我要见皇上！"王掞的脸陡地涨得通红，"你放我进去！"五哥一手拦住了王掞，说道："你安生一点儿，一会就有旨意。"王掞连着挣了两挣，恰如被铁钳子夹着，哪里得动？正在此刻，远远见康熙从月华门进去，身后跟着张廷玉、马齐，还有穿着黑缎棉袍的方苞。胤礽等皇子一齐叩下头去，康熙将手一甩便径往乾清门东暖阁迤逦而去。乾清门口的官员们立时停止了议论，面面相视，静得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不一时，便见上书房大臣马齐和张廷玉从乾清门联袂而出，都是脸色铁青，至月华门前说了句什么，胤礽、胤祉、胤禛、胤祺、胤祐、胤禟、胤禩、胤禑、胤祥、胤禵、胤禑、胤禄、胤礼等皇子一齐叩头说声"领旨"，便一溜儿齐跟着两个人出了乾清门，在大金缸前垂手立定。

"有旨意，"马齐在门下朗声宣道，"各文武官员跪接！"几百名文武大员听了这一声，一阵袍靴窸窣声，黑鸦鸦跪下叩头，呼道："万岁！"一位理藩院的老先生，竟因紧张过度，叩下头当场晕厥过去！马齐也不理会，只在手中展开诏书，屏住气，干巴巴念道：

>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令主，国祚绵长储君至重。前因胤礽行事乖戾，曾经禁锢，继而朕躬抱疾，念父子之恩从宽免宥。本期以自新改过，勉可托付大事。岂知伊自释放，乖戾之心，即行显露。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胤礽于朕虽无异心，若小人辈，希图拥立之功，如于朕有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矣！前释放时朕已有言：伊善，则为皇太子，否则复行禁锢，今观其行毫无可望，祖宗弘业，断不可付予此人——故仍旧废黜禁锢。诸臣工体念朕心，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国法俱在，朕虽欲不诛，岂可得乎？钦此！

群臣伏地静聆，待念完时，又一叩头山呼："万岁！"早有两个太监，在众目睽睽之下向胤礽走去，默默打了个千儿。胤礽面白如纸，不言声摘下缀有十二颗东珠的大帽子双手递过，两个太监跪接了，又磕头回去缴旨。早有刘铁成带着两个侍卫过来要搀扶胤礽。胤礽一把推开了，站起身昂着头跟着侍卫去了。这里众官方各散去。王掞偏着脸不忍见这情景，已是老泪纵横，因见马齐和张廷玉也要退回去，一跃而起，大喊一声："姓马的，姓张的！请转奏万岁，王掞跪死在这里，也要见见皇上！"

“是王掞啊！”张廷玉的声气却很平和，见王掞激动得浑身乱抖，淡淡一笑，说道，“你何必这样！万岁已有旨意，宣过旨后，传王掞进来。你进去吧！”王掞哽咽着说了声：“臣……领旨！”起身摘了大帽子，踉踉跄跄走进了乾清门，这边马齐和张廷玉对视一眼，走到众皇子面前，对胤祥说道：“有旨问你的话！”

胤祥早已料到，自己难免池鱼之灾，将头一碰，说道：“问吧，胤祥听着呢！”旁边的胤禛转脸说道：“胤祥，不得无礼！”胤祥只一哂，没再言声。

“丰昇运一案是皇上亲自过问，”马齐问道，“原说交部严议，后来仅发落流配二千里，当时刑部是你主持。皇上问你，是你的主意，还是有人指使？上书房大臣马齐就在北京，为什么不向他咨询？”胤祥听了不禁一怔，显然，他没想到会问这个，遂答道：“刑部尚书齐世武已经拘押行在，这件事他清楚。处置丰昇运时我在吏部查处任伯安一案，没有到部。但皇上既把刑部差使交给了我，我难辞其咎，无话可答。”马齐翻着眼想了想，也道：“请张中堂代转，当时十三阿哥专在吏部查任伯安一案。”

张廷玉点了点头，又问道：“任伯安私卖人命达数十条，你到刑部因何不一一清理？而转在吏部清理其贪贿。事发之后，仍以私藏档案结案，皇上问你，是何居心？”胤祥一听，顿时气得浑身乱抖，自己冒着风险，费尽千辛万苦为朝廷清除了这一隐患，想不到如今要治自己的罪，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伏在地下喘了半日粗气，硬邦邦答道：“我与任伯安是一党，因此避重就轻，庇护他！求皇上重重治罪！”

“老九！”旁边的胤禛听胤祥任性使气，答话极不得体，遂转脸盯着胤禟厉声说道，“你是角色，该站出来替十三弟说句公道话！”胤禟却只一哂，别转了脸，说道：“四哥，皇上没有问我话，叫我怎么答对呢？”胤禛见他如此无赖，也不理会，跪前一步叩了头说道：“求张中堂代奏，任伯安一案，从抓人到审理，是胤禛一手指使。臣胤禛以为十三阿哥有功无罪，请皇上明鉴，要治罪，治臣胤禛的罪！”

张廷玉点了点头，又突兀问了一句：“皇上问你：郑宫人是怎么死的，你要据实回话！”郑宫人与胤礽的事，众皇子中有的知道一点影子，有的并没听说过，听张廷玉问到胤祥，连胤禛也觉愕然。胤禟等人这才晓得原来是这个愣头青先下手，郑宫人才莫名其妙地死了，不由得都竖起了耳朵。

“郑宫人？”胤祥有点迟钝地抬起头来，看了看张廷玉和马齐，说道：“我不知道郑宫人，她是哪个宫里的？请万岁明训！”

但张廷玉不答话，也不再问了，只向众人一摆手道：“各位爷请起——今儿万岁爷不再见你们了。十三爷，你也请先回府。我和马齐只是奉旨问话，皇上叫你停办差使，闭门思过，回头一定有恩旨的。这边的事但凡能照应的，一定照应！”胤祥却不买账，冷笑道：“我有什么事能劳动你们照应？你不用可怜我，也不必自作多情——”他扬着脸还要挖苦，胤禛急得在旁大声道：“你还不谢恩！”胤祥方才极不情愿地磕了个头。张廷玉和马齐也不计较，向各皇子躬身一礼便回了乾清宫。

“回来了！”康熙在东暖阁的炕上端坐着，见他两人进来，说道，“免礼，到那边和方苞一处站着。老王掞正和方苞口辩呢！”张廷玉便把方才问话情形一一奏明。

“臣不是口辩，”王掞直挺挺跪在地上，分辩道，“皇上言之凿凿，说得这样凶险！托合齐循例换防，说有不测之心，究竟太子是否参与，又语焉不详！太子自请将兵西征，也疑他要拥兵自重，奴才听着，总像是‘莫须有’之罪！方苞你以布衣之身忝在帝侧，自古受恩谁像你这样重？当此国疑事危之时，不能助君明察秋毫，只用空言搪塞，难道你不是个奸邪小人？”

方苞眸子晶亮发光，一口顶了回来：“皇上废黜太子，是为保大清天下万世相传，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怎么是空言？太子本来就有罪，复位之后不思改悔，变本加厉，会饮聚议，结党营私，打击异己，事实俱在，你王掞也直言不讳！就这么一个人，难道能受任于天下，拯庶民于衽席？说太子有异动，是皇上的话。我虽不敢断言，察其言，观其行，这会子也觉甚属可疑！天下之主是当今万岁，你王掞扪心自问，你一味保胤礽，是出于公心，抑或以死力争，邀取不贰臣之名？”这番话，句句落地有声，王掞先是浑身一颤，接着伏地号啕大哭：“……太子并无不臣之心，求皇上不要误听他人谗言……”他不再称方苞为“小人”了，方苞见他如此凄恻，也不由动容，叹道：“王掞兄，你也不用这样，太子一废再废，国家难免要伤元气，皇上也痛心呐！但为社稷，不能以私情废公啊！太子没有不臣之心，皇上的诏书里也说了，其实这样做，也是为太子好——”

“就是这个话。”康熙也凄然一叹道，“朕一生做事，毫无遗憾，只这个胤礽，自小儿看他长大，朕心里最疼怜他，可怜他的母亲还是为他

难产而死的……朕到地下，难见祖母和皇后啊！”他拭了一把泪，又道：“看来这个太子当不好，也不全怨胤礽，皇子们管着八旗，建牙开府，各有属官，各有所主。不同于前明各皇子只有世爵，不管实事。太子是个为头的，想保住位置，不能没有自己的人马。左右群小，希图恩荣，又防着别人来夺，结党就势在必行的事了。既然如此，立谁为太子都不好。看来只有暂时不立太子了。”

这件事马齐、张廷玉、方苞等人虽然没有议论过，来来回回，心里不知折了多少个过儿了，太子结党被废，再复位，仍是以结党被废，很是耐人寻味——天下早晚是他的，何苦要结党呢？康熙寥寥几句，就明白道出了底蕴：有八旗制度，便有太子结党，想在太子位上坐稳，没有一帮人拥护不成；要想太子不结党，除非废除诸王八旗制。但动摇八旗制度，等于解散满族主体，去掉这个“祖宗家法”谈何容易！一时众人俱都哑口无言。

“所以，”康熙说道，“不能事事依着汉俗，得照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确立大计：自今而始，休言立太子之事——直至朕死！”

众大臣不禁瞠目结舌，太子制度，汉唐以来沿袭数千年，虽然时有废立，却从无中断——至死不立太子，那谁来继位？马齐当先说道：“此事非同小可，望万岁慎虑而后行！恕奴才孟浪，总有一日万岁要龙驭上宾，若天下无主，何堪设想！”

“马齐所言极是！”王掞原还怔怔地听，至此觉得自己不能缄口，遂道：“国无储君，一旦有变，纷争乍起，人臣谁能收拾局面？”

康熙目光炯炯地看着殿外，慢吞吞说道：“是啊！齐桓公英雄一世，首建五霸大业，身死之后，五公子纷争百日不发丧，尸首都放出蛆来，朕焉得不惧？但立太子的又谁有好下场？你们都是饱读史书的人，不晓得玄武门之变？不知道永乐靖难？胤礽若是不立为太子，焉有今日之祸？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朕已仔细想过了。太子，决不可再立！”方苞原听康熙说不再立储，也觉不妥，及至听了康熙这番话，很快就明白了康熙的意思，正要说话，却听张廷玉道：“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大清太祖、太宗皇帝也没有预立太子，国家反而日臻隆治，奴才以为皇上想得很对！”

“很对？”王掞反唇相讥。他不能苟同张廷玉的“高见”。他的祖父王锡爵是明万历年间的首辅，曾连章奏请册立神宗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反

对立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恂，得到成功，而声震天下。康熙为了使他好好辅导胤礽，曾赐王赐爵“懋勤贻范”匾额。康熙的话，张廷玉的话，在他听来都是对他的嘲讽，叩头说道：“张廷玉身为首辅，当面阿谀君主应该诛之，以谢天下！”康熙见张廷玉面红耳赤，要驳斥王掞，便止住了道：“王掞，你虽然言语激烈，但朕知道，你辅佐太子，并无不循规矩的事。所以朕不怪罪你。朱天保、陈嘉猷是另一回事，所以他二人已经被拘押软禁，审明之后还有旨意。你是有岁数的人了，肝火不要太旺，回去息息火，静养几日，至文华殿任大学士，有咨询你之处，朕自然召你——来人，扶王掞下去，他跪的时间太长了……”王掞被康熙这番不软不硬、似体贴又夹着恫吓的话弄得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回话，半晌，方咽了一口唾沫，无可奈何地说道：“臣——领旨！”

康熙眼看着太监小心地扶着王掞出去，方叹道：“难能可贵！惜乎辅佐非人啊——像十三阿哥，是个敢作敢为的……”遂转脸问众人道：“你们还有事么？没有就散了罢。”

“万岁，”马齐说道，“十三阿哥虽有党附胤礽的事，但据部里官员说，办事很尽力，且甚清廉，是不是……”康熙脸上毫无表情，沉吟良久，说道：“照胤礽的例，筑高墙圈禁起来！”

高墙圈禁，在宗室亲贵中是极重的处罚，鳌拜、索额图谋反，也不过如此，现在太子的案子尚未审结，就把“从犯”胤祥先行圈禁，而且方才的话里还透露出赞赏之意，怎么一霎工夫就变了？众人都把目光投向康熙，觉得眼前这个皇帝越来越难侍候，越来越莫测高深。只方苞心中一动，若有所思地颔首不语。

“你们放心！”康熙笑道，“朕必定选一个坚刚不可夺志的人做你们日后的主子！”

第二次废黜皇太子后，朝局似乎比第一次要平稳些。皇子里除禁锢了胤礽和胤祥外，再没有进一步的株连，下边臣子里监禁扣押的清一色是太子党人。只有宗人府、刑部大理寺最忙，日夜审讯，夹的夹，打的打，一连半个月，才算将案子谳定了，内阁会同各官合计，着都统鄂善、副都统悟礼革职，发奉天军前效力；着托合齐腰斩；着齐世武绞刑，收监候处。兵部尚书耿额是索额图的家奴着令圈禁。下余的沈天生、伊尔赛、朱天保等人则请旨斩立决。直忙到十月中旬，才算各事就绪。各省督抚原都心惊肉跳，生怕卷进这天字第一号官司里，至此，倒都安下了心。

但此刻的京师，情势恰如冰封了的永定河，上头平静如镜，下边激流如湍。胤禩在废太子的当日就卧病在家，静观事变，等着康熙下令再行举荐。胤禟、胤禩、胤禵装作优哉游哉模样，今日访友，明日会文，出入于方苞、马齐、张廷玉，甚至告老致休的李光地、梁清标、伊桑阿的庭户之间，却绝口不谈朝务，很是安分守己。处置胤礽党羽的事，直到十月十九，才颁下朝令。胤禵立刻来见胤禩。躺在床上的胤禩一跃而起，高兴地说："如鸟兽散，真一大快事！"胤禵也道："正是如此。这一来太子党再无翻身之日了！我只奇怪，怎么推选太子的事至今连一点信儿也没？"

胤禩淡然一笑，说道："岂有不下这个诏旨的道理？皇上不过是想看看我是否在下头运动罢了。其实就是上次，也是你们冒头，话说得太露锋芒，这次我不吭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看看万岁是什么章程？等着看吧！"

第三十九回　识真局清客举胤禛　蒙迷雾忠贞赴黄泉

胤祥被禁锢，去掉了胤禛一条臂膀，一堵屏风。一连多日，这位王爷闭门不出，徘徊中庭，恍惚失神。家下人知道他性情乖僻，谁也不敢拍马屁讨好儿自寻晦气。胤禛几次想和文觉、性音深谈一次，都是欲言又止。这两个和尚也怪，明知家主有心事，也不来相劝。偏邬思道自六月就离京，带着两个小奚奴出游去了，胤禛几次派人打探他的信息，都是败兴而归。恰在这日接到处置胤礽党羽的邸报，胤禛仔细看了半日，越发不得要领：若说胤祥是太子党，至少邸报上要带一笔，若说不是太子党，就该和自己一样，根本就不应处置。要是推举太子，这阵子早该有旨意了，要是不推举，难道就让储位空着？胤禛盘膝坐在万福堂烧得暖烘烘的大炕上，心里一片茫然。想到自己年过而立，事业受挫，惨淡经营多年，毫无建树。太子无份，不禁感到一阵落寞凄凉，和外边枯枝插天的冬景一样萧索荒寒。正沉吟间，见弘历从外头进来，胤禛没好气地说道："你也一天一天长大了，竟不如小时候！君子守中不务外，你成天跑什么，要学你那个不成才的哥哥么？"

"父亲怎么忘了？"弘历笑嘻嘻打千儿道，"昨日儿子已经禀过的，和谢嬷嬷一道儿去大钟寺，她是去还愿，儿子去临碑帖。本来午间要回来，恰又遇见邬世伯，约着一同进餐……"

胤禛眼睛一亮，双腿已挪了下来，问道："邬世伯？哪个邬世伯？"弘历笑道："儿子有几个邬世伯？就是邬思道先生嘛！"胤禛腾地下炕趿了鞋。"他在大钟寺？你叫他们给我备轿！"

"儿子已经请他回来了。"弘历从未见过父亲这副猴急相，要笑又不敢，只敛眉答道，"他腿脚不便，还是坐儿子的轿子呢！"

胤禛赏识地盯着弘历点了点头，却没说什么，戴上青毡帽便迎出来，早见邬思道架着拐杖从二门进来，包了铁头的拐杖在水磨青砖的院里点地有声，的笃的笃直到台阶下，方站住了，深邃的目光盯视胤禛许久，方道："久违了，四爷！"

"噢！"胤禛心中一热，跨前一步，又矜持地站住了，转脸命弘

历，“你还愣着做什么？快搀扶着点！”

弘历扶着邬思道在安乐椅上坐下。出京游历数月，邬思道皮肤晒得黝黑，精神好多了，坐在椅上打量胤禛移时，方道：“四爷身子还好？”胤禛笑道：“你有残疾，走这么远的道，着实叫人惦记着了。这话该是我来问你的。”邬思道笑道：“如今天下承平，风不鸣条，雨不破块，又没有响马，怕什么？至于几个小小诈财捻秧之辈，何足道哉！”

“这么说你还是碰到匪人了！”胤禛惊问道，“性音的徒弟黄安不是跟着你么？没有吃亏吧？”邬思道莞尔一笑，道：“像我这样的人，只能与人斗智，不能斗力。倒也亏了黄安帮着，不但没吃亏，还给四爷带回几个人，虽然都是鸡鸣狗盗之徒，都还略有些本领。四爷，你是非常之人，当此非常之时，应有非常之备。性音虽有本领，毕竟是个和尚，不能朝夕跟着你呀！”胤禛叹道：“先生是有阅历有心智的，再受磨难依然达观，令人可敬！不晓得我在京里，似热锅蚂蚁一样！又像夜里独自走一条没有尽头的黑胡同，四周静寂得古庙一样，还有豺虎恶狼潜在暗处磨牙吮血！——你想想，我是何等况味！”胤禛说着，嗓音有些哽咽，便打住了。

他极少这样动感情。邬思道知道，不是苦闷到极处，胤禛不会这样。因见院外人来人往，便沉吟道：“四爷，这里太气闷，我坐不惯，不如到园子里去吧！”

“成。”因为这个智囊回来得如此及时，胤禛一天郁闷扫尽，显得神采奕奕，起身吩咐弘历：“弄一桌席面进去，给邬先生洗尘。”又要叫人搀扶邬思道，邬思道却不肯，笑道：“我需要走动走动，只一味安乐，离死也就不远了。”

于是二人离了万福堂，出月洞门径往枫晚亭而来。走至一片茂竹旁，邬思道忽然支住了拐杖，头也不回，说道：“四爷，方才你说的走黑胡同，我听着有意思——叫我看，你已经走出了胡同口，只是天太黑，你什么也看不见，还以为身在胡同内。天太黑了！是么？”

“你说什么？”胤禛吃了一惊。

“我说，”邬思道转过脸来，“实言相告，我回京已经五天了！这五天里头，我也像堕进庐山雾中，万事纷绪扑朔迷离，总瞧不破皇上的心思！今儿邸报出来，我才明白，皇上变了法儿！放鹿中原，叫高才捷足

者去争！”他嘿然冷笑，又道，“劈破旁门见明月，谁能堪透此中三乘妙义，这莲座就是谁的了！”

胤禛倒退一步，脸色异常苍白，惊讶地说道：“你……这几日你不来见我，是在精研时局？”邬思道默默点头，笃笃踱了两步，“是啊，四爷心里闷，我也懵懵懂懂。若来见四爷，也不过对坐愁肠，有何实益？我得给你拿出应变之策啊！”胤禛呆了半晌，叹道：“胤礽失位，祥弟被拘，得意的是老八，我有什么办法？”

“皇上已经决策不立太子了！”邬思道目光闪烁，“头一次废太子，第二天就下旨举荐，这次只见拿人、谳狱，国储之事讳莫如深，足证皇上已经另有图划！”胤禛眼光一闪，随即黯淡下来，说道：“这个我倒想到了，或许圣躬独裁，不再征询臣工意见了呢？”“断乎不是。”邬思道摇头道：“立国储乃是极大政务，前明昏君还知道征询臣工意见呢！何况康熙爷，他是何等样人！”说着嗟叹不已，“可惜我学生命数不偶，不得一睹圣上风范！”

胤禛笑道：“说实话，若我是当今，就不这么办，二十四个阿哥，明摆着胤禩出尖儿，把太子位给了他，何等稳当？”邬思道点头道：“症结恰在此处！四爷这是真心话，但万不可再对人说。这事我不知颠倒想了几百次了！八爷为人、秉性、才干，处处学万岁，孰不知他只是学了万岁的形，没有得其神！如今天下贪风炽盛，党结如茧，赋不均，讼不平，大治之中隐忧重重。得有个能杀伐整顿之人来接位，皇上绝不要守成之主。八爷是个守成的材料儿，所以万岁看不中他！”胤禛听得怦然心动，良久才笑道：“你心思如此灵动，令人可畏！这话若叫外人听见，传播出去，恐怕你首级难保！”

“阿弥陀佛善哉斯言！”竹林外传来一声念佛声，把正说得入港的邬思道和胤禛都吓了一跳，“贫僧文觉、性音在此听了多时！”二人出了竹林，邬思道举手一揖道：“二位秃驴！莫不是闻到席面的酒香，馋涎欲滴，耐不住了么？”性音笑道：“狗肉和尚给你钻天入地打探消息。又和文觉穿针引线，马不停蹄忙了五天，难道吃一桌席面还不应该？”

胤禛这才晓得，这三个人几天来一直秘密地联络着替自己办事，惊讶之余又觉心慰，只矜持地一笑，摆手道：“请，有话席上说。”于是四人一同走进枫晚亭，坐下开怀畅饮。

“四爷，”邬思道惜福养身，从不暴饮暴食，只拣着清淡的略用几

口，问道，“收到戴铎的信了么？”

胤禛正啜茶，手举在半空又停住了。戴铎九月下旬确曾寄来一封密函，说在武夷山遇一奇道士，能知过去未来。戴铎暗以胤禛生辰八字卜算，道士说是“万字号”的，怎么邬思道突然问起？邬思道笑道：“这不是妄弄的玄虚，这些话早该明说，又恐你心里震惊；不说，又怕你失了信心。远处和尚好念经，近处和尚难为之处也正在此。记得那年猜枚吃酒说过的话么？”胤禛因戴铎说得神乎其神，如何得遇异人，又怎样演算神数，及至点破，仍是邬思道的策划，不由兴致索然，遂苦笑道：“测字打卦，知命君子不为，这都不过是笑谈。休提当年的话。如今情势，皇上不治我的罪就是福，再起非分之想，我是断断不敢的。”

“是么？”邬思道神秘地一笑，“我倒觉得当年猜枚所言已经应验，到了旧话重提的时候了！”

性音和尚啃着一块骨头，油腻腻的手一摆，说道：“富贵逼人，只怕四爷你推不掉！”文觉笑着一探身道：“四爷听我说，你的八字乃是戊午、癸亥、丁酉、甲子——居于长生之地，土坐四位，周观景星，元武当头，御朱雀之屏，将青龙白虎之神。推之于《易》，则为‘风山渐’䷴，袁天罡所谓‘凤凰御临西岐山，长鸣几声达九天。文王在此开基业，挣得社稷八百年’！推之于数，则为二四一二——合为九，拆为偶，贵极而不可言，这都从天意中来，和尚是编不来的！”

“天意是一回事，人事又是一回事。”邬思道沉吟道，“若不尽人事应天命，到头依旧水中捞月。刘秀的哥哥刘縯也是极贵之命，因不尽人事，反遭荼毒。当日更始在南阳设筵，要杀刘縯，席间十分凶险，但始终未能下手，刘縯就自以为天命所归，毫无防范，终于死于竖子之手，千载之下英雄扼腕叹息！四爷！你若不以此为鉴，想做富家翁也是个难！”

胤禛已是听得血脉贲张，闲来无事，他何尝没有想到这件事？也几番查阅星命性理之书，只没有他们几个见得透彻，说得玄奥详明。正要说话，性音将手中骨头一扔，摆手道：“禁声！有人偷听！”说罢起身，一晃便消失在竹林之间。

众人不禁一呆，胤禛一惊之下，已是勃然变色：他这里不同胤祥府，胤祥那里开府不久，迭遭变故，杂七杂八的什么人都有。他选人极

严，不曾受他重恩的绝不录用，更不能进二门里头做事。而今居然有人敢潜入园子偷听机密！胤禛什么话也没说，眉棱骨一挑一挑的，眼中陡地射出寒凛凛的杀气。移时，性音回来，一边入座，笑道："是高福儿送酒来了，一场虚惊！"

"小心点没错。处君子易，处小人难。"文觉道，"难就难在小人贪利，易为人用。对这些人一千个恩，他未必知报；一件事做得不周，就要心生怨尤。四爷以天下为家，不能不多破点财，维持好眼前服侍的奴才。事机不密，关系匪浅啊！"邬思道格格笑道："言之成理，但也不无偏颇。处小人难，处君子其实更难！当今万岁天赐之资，处起来难不难？"

性音不禁鼓掌笑道："要言妙道发聋振聩！和尚愿闻其详！"

"处庸平之父子容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手足易，处众多手足难——何者？"邬思道反诘一语，俯身以筹划酒，说道，"在万岁跟前，你不显才，皇上用哪只眼瞧你？你锋芒毕露，又要招疑！兄弟多了，这个吹一口好箫，那个弹一手好瑟，各擅其长，一角高低，出了尖儿有人掐，不出尖子有人压。你们想，相处起来难不难？又有哪个是得罪得起的？"文觉接口说道："岂但父子兄弟，就是皇上跟前的阿猫阿狗，你得罪一下试试！今年夏天宫里就有传言，说'二阿哥如今只是作践人，要当了皇上，这些阿哥们可怎么得了？'你说他受这些话背累没有！"

胤禛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不言声。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娓娓而谈，谁也没说是在帮他出主意，但题中之意已是心照不宣，自己该怎么办呢？正沉思间，又听邬思道笑道："要依我看来，好好相处当然要紧。但刻意地去奉迎那些小人，似乎不必！四爷的本色，堂堂正正，为人刚直诚孝，这个本来面目就是立身之本！人若改常，不病即亡，二阿哥就是个例。他以为万岁瞧着他懦张。复立之后强自振作，大寒大暑不伦不类，结果如何？谁当大位，要看谁得圣心。皇上是至死不让权的，虽然放鹿中原，要看你怎么个'逐'法。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人围追堵截，有的人红着眼看，其实都错了！"

"这可是人家说的，"性音笑道。看着外头高福儿叫小厮把酒送进来，返身出去，这才又道，"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亏你还是个佛门弟子。"邬思道冷冷说道，"禅语都不懂，岂不知

不逐是逐，逐是不逐！”

一句话说得胤禛如醍醐灌顶。康熙几次说过：“国家惟有一主，大权所在，何得分毫假人！”却又不立太子，让儿子们争，是什么意思，太难捉摸了。“逐是不逐，不逐是逐”真是点石成金！想到康熙不惜用骨肉相残，坐观成败，如此择储的用心，即心如铁石的胤禛也觉胆寒，竟无端地打了个冷噤！胤禛盘算着，已经有了主意，遂笑道：“你们的话我都明白。做皇帝是人间一大苦事，我避之惟恐不及！我要有这心思，也犯不着跟着胤礽蹚浑水了！雍亲王难道就不能自立门户？所以虽然都是金石之言，于我却没用处。你们放心我，我也放心你们。今日一坐，闲话所及，往后不再提起，好么？”

明明都听在心里，还要假撇清，但又是题中应有之义，邬思道也不禁暗服这位主子聪明伶俐，只是吃茶不语。文觉也自会意，性音到底是个武僧，只道是真，笑道：“四爷没这心，就当我们闲磕牙罢了。”胤禛一笑起身道：“你们吃酒吧，我得去看看朱天保和陈嘉猷。这两个人当初是我荐到胤礽那儿的，如今出了事就撒手不问，太不义气了。”说罢径自辞了出来。

刚到园门口，便见弘历、高福儿远远过来，见了胤禛，都毕恭毕敬站住。弘历说道：“方才内廷老胡来，说朱天保和陈嘉猷赐自尽，今日处刑。儿子回说您不在……”“我正要去石牌楼看看他们。弘历和我一同去。”胤禛说着，又向高福儿道：“家里奴才要管紧些，各人守好各人职事。我说过，这边园子还有性音住的粘竿处，是我悟道、参禅清心寡欲的去处，除了我指定的人，谁也不许擅自入内——我说话从不吩咐第二回，今日对你破例儿，再若有人不守家法，你不要后悔！”高福儿尚未及答话，胤禛已是去了。

胤禛父子二人更衣出来，翻身上马，踏着细碎的残雪一溜小跑，半顿饭工夫便到了石牌楼朱天保和陈嘉猷的住处。因见门上已换了内务府慎刑司的人，胤禛心里一沉，踩着下马石下来，踱至门旁，木着脸问道：“认得我么？”两个内务府的笔帖式正烤火吃茶，见是胤禛，慌得一齐起身行礼，笑道：“是四爷呀！瞧朱大人和陈大人的么？请，请！”胤禛也不理会，带着弘历就进去了。

这是个只有一进的四合院，朱、陈二人都没带家眷，长随们大概早已遣散，偌大院落只有两株高大的酸石榴，叶子已经脱尽，满树挂着红玛瑙似的浆果，阒无人声，只上房偶尔传来棋子落盘的声音。胤禛轻轻

移步进来，果然见是朱天保和陈嘉猷两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对弈。胤禛没有打扰他们，示意弘历站在门口，独自慢慢踱至陈嘉猷身后观战。

盘上疏疏落落只有百十个子儿，倒是朱天保的优势，只他黑方西北角生出一个至关重大的“天下劫”，收不收官子儿已经无关大局。但白方只有一个连环劫，劫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陈嘉猷紧张得鼻子尖儿冒汗，冥思苦索咬牙硬挺。良久，朱天保笑道：“陈兄，这边我又打出个连环劫，这盘棋恐怕永生永世下不完了！”陈嘉猷细看时，果见朱天保打劫造劫，已成不可开交之势，不禁颓然叹道：“到底是你棋高一着——呀，四爷来了！”

“是我来了。”胤禛见这二人死至临头尚不自知，兀自弈棋谈笑，心中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脸上却笑道：“你们好安详！”朱天保和陈嘉猷也不行礼，只将手一让，请胤禛坐了。朱天保说道：“四爷，你来得正好，我有一句话，正怕传不到你耳中呢！”胤禛忙道：“你们如今在难中，有话尽管说，能办的我决不推辞。”

朱天保仰天长叹道：“可惜我朱天保，空有满腹文章，却不识时务变通，以至有今日之难，辜负了四爷举荐之恩！——设如有一日四爷得志，好歹照顾一点你那糊涂的二阿哥……”说罢泪如雨下。陈嘉猷也道：“二阿哥虽有过失，但你们毕竟有过君臣情分。四爷，天下只在你和八爷之间，但得一日遂心，莫忘二阿哥勺水之情……”说着，也是哽咽不能成语。

“你们……”胤禛原以为他们要托自己家小，不料异口同声都为胤礽讨情，不禁大吃一惊，口吃地说道，“……这个话我如何当得起？但我想，无论谁为君，再难为二阿哥怕也太过分了吧？”

朱天保起身来，对陈嘉猷庄重地说道：“陈兄，该上路了，别等那起子龌龊小人来催！”遂向桌上掀起一个黄袱盖着的盘子，取出两杯酒，晃一晃，金光灿然——递给陈嘉猷一杯，方转脸说道：“可惜不能让四爷了！”说罢，二人将杯一碰各自饮了。只顷刻之间，两个人身子一晃，扑倒在地，软软一翻身，再也不动了。

胤禛和弘历都惊呆了，两个人都是脸色雪白，如处噩梦之中，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胤禛才迸出一句：“英雄！可惜我没早看出来！”点头嗟讶着出门，却见五哥也来了，怔怔地呆看着屋里情景，手中一纸赦免诏书飘然落地。

第四十回　议蠲赋康熙勉为难　试圣意胤禩再作俑

胤禩装病在家，耐着性子静观多日，终于销假上朝了。这一阵子，他也有一种身在庐山的感觉。太子之位一直空悬，康熙如果立长，此刻叫人担心的就是立胤祉。若胤祉死灰复燃，胤禛必定改弦更张，投靠过去。若是立贤，那就非自己莫属，但也得提防野性难收的十四阿哥胤禵。因此，他一面仔细打听胤禛动向，一边密令自己的奶公雅布齐夫妻至肃州，明是采办毛皮，实则联络自己所辖镶白旗军，牢牢控制肃州大营，即便胤禵将来能带这支兵，也握不到实权。同时召来隆科多，让他“瞧着点九爷”，里里外外安排扎实了。朝臣们已经私下串连着再次推举胤禩，只等康熙一封诏书，算得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但这“东风”却一直不吹。胤禩百思不得其解，决定亲见康熙摸摸底细。因此，一用过早点便至东华门，递牌子径往乾清门。

胤禩到时，胤禛和胤祺、胤禵都侍候在东暖阁。康熙和上书房几个人正在说免征赋税的事宜。按张廷玉的意思，天下财赋三分之一出在江南一省，既然试行，得稳着点，保住这块根本之地，先从其余省份开始免起。但马齐和方苞二人异口同声：“既然蠲免，当然先免江苏、浙江。这两省几十年支撑朝廷财用有功，百姓们盼免赋，如大旱之望云霓，不能让他们失望。”三个人各执一理，争得面红耳赤。

“二位先生！”张廷玉说道，“免税容易增税难，你们想过没有？别的地方早就是时免时不免，无关大局。先从江南免，一旦财用不足，你向谁去讨？老百姓尝了甜头，你再想增税，比从铁公鸡身上拔毛还难呢！”马齐冷笑道：“廷玉还是没信心。这是皇上决心已定的事。据我看，如今家国用度，三年一轮免，还是游刃有余的。”

张廷玉听着，有用康熙压自己的意味，不禁脸一红，但他毕竟久居首辅，器量深闳，只一笑，淡然说道：“多虑一点有什么坏处？皇上昔年三次亲征，每次都要耗两千万石粮。如今西藏的事还没有平定，也不敢断定策零阿拉布坦就不从青海东进。手中粮少，临头必定捉襟见肘。江浙虽然苦，比起山左山右，恐怕还是稍好些。江南富庶之地，民智开化，民风刁顽，免了再增，其善后将更难！”

“你的话有点自相矛盾。”方苞不紧不慢说道，“又说江南出力大，又说江南不该免。我认为正因西边要用兵，所以应该先免江南。眼下没有大举进兵，豫陕川晋的粮尽可应急，待将来用兵，恰恰轮江南缴赋，不正好源源相济？朝廷说话算数，老百姓没有不通理的——当年用兵准葛尔，于成龙在江苏加赋一倍，并没有反起来嘛！”

康熙细思，觉得还是方苞、马齐说的实在，但张廷玉老成谋国，也不无道理。一抬头，见胤禛从隆宗门直趋而入，无论朝臣太监，个个弯背躬身，如迎大宾，康熙不禁皱了皱眉头，吩咐李德全：“胤禛来了，叫进来吧——你们还争嘛，朕听着呢？”

但胤禛不同胤禛等人，几个大臣已无心再争了。众人看着“病”了多时的胤禛，步履潇洒地进来，干净利落地行礼，风度翩翩，不愿再说下去。

“四阿哥，”蓦然间，康熙也觉到一种沉重的压力，只向胤禛点点头，笑谓胤禛：“你看他们谁有道理？”胤禛目不斜视，躬身平静地说道：“儿臣听起来，觉得似乎都有理。不过万岁免赋乃是既定国策，应当义无反顾，示天下以信。所以应从江浙免起为更有利。但廷玉所虑也不应忽视。据儿臣之拙见，应下诏江南士民，申明朝廷爱民之至意。如此，万一急需，请百姓乐输军粮，就不至于引起震动了。”

众人听了都是心头一亮！四阿哥这法子既护了大体，又防了日后之患，眼前三个上书房的人，却一个也不得罪，亏他顷刻之间就想得如此周全！

“嗯。”康熙微笑颔首，转了话题，问胤禛道：“你病好了么？朕前几日着人看了，赐的人参，用了吗？还好吧！”

胤禛一门心思是来试探康熙对立储的主意的。前头大臣们那些话没往心里放，只觉得胤禛说的四面净八面光，心里有点好笑。因康熙问及病情，忙道：“儿臣因调养不周，头略晕眩些，并没有大病。加之二哥出事，儿臣也心绪不宁。前头万岁赏的药，用过之后觉得好多了，身上也受用了，特地进来请安谢赏。”

这些话和前头议政气氛悬殊太大了。不但康熙，其余的人见他无故提起胤礽被废，也觉压抑难忍。康熙心境本来颇好，被八阿哥几句话勾得浑身不自在，笑道：“你这话奇！朕不明白，你的病居然与二阿哥相

通？他出了事，你‘心绪不宁’是怎么了？”这话说得很重，康熙眼中冷光也使众人不寒而栗，众人不禁面面相觑。

“阿玛！”胤禩也没想到，鬼使神差的，一开口就说冒了头儿，忙跪了道，“是儿臣不好，不该说方才的话。”

康熙哼了一声，“言为心声，朕倒以为你说的是真心话！你为二阿哥出事心绪不宁，常情中的事嘛，做什么要认错儿？你必是想着，上次太子被废，你受举荐，结果讨个大没趣。这次他又废了，你大约觉得又该举荐你了，可是的么？”这些话句句诛心，康熙说得又快又响，连珠炮似的，殿上众人呆若木鸡，头震得嗡嗡作响。

“阿玛圣鉴！”胤禩心一横，索性磕了头说道，“无论是上次，还是这次，儿臣都没有暗中运动！儿身在危疑之中，自然心中不安，这都是儿臣不学无术之过。”康熙啐道：“放屁！上次朕有旨意，叫百官推荐，这次并无旨意，百官也没推举什么人，你何以自感不安？”胤禩俯伏在地，哽咽道：“父皇如此说，儿死无葬身之地了……扪心自问，儿光明磊落，于父皇并无一丝一毫不敬之心！不知何故，失爱于父皇，竟至疑心儿臣到这个份儿上……”说着再忍不住，呜呜咽咽，竟自失声痛哭！

康熙见他这样，设身处地为胤禩想想，不觉灰心，遂叹道：“你也不用这样，一般儿是朕的骨肉，你但凡能恪尽人子孝道，人臣忠道，朕为什么叫你过不去？只你今日无端挑起来，说什么废了二阿哥你心绪不宁，借题发挥，试探朕意，岂不叫朕寒心？”胤禩此刻已冷静下来，他为试探而来为，这些话听去仍是难以捉摸，遂道：“父皇既疼儿臣，儿臣心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也不过如此——如今处在两难之地。想办差使，或者出去带兵，恐人说儿子揽权自重，心怀异志；想削发披缁，入山避世，又恐横招物议，有伤父皇仁慈之心；思来想去，总无十全之道。请父皇允儿臣告病静养，以表心迹！”康熙本已平缓了情绪，听胤禩绕弯儿，仍是百折不挠地试探，不禁又来了气，冷笑一声道：“你可真是锲而不舍啊！看来今日打定主意，要讨个底儿？朕只能告诉你，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你心地光明正大些儿，安分做你的‘八爷’，办差、带兵都无不可。要一味试探，做和尚也由不得你，装病也由不得你！”

“皇阿玛这话太过分了。”胤禟心中打定主意，要气气康熙。听到此处，扑通一声跪倒，仰脸说道，“说这话比剜心还难过！虎毒还不食儿呢！可怜八哥素来人望好，倒吃了牵累。这次胤礽出事，越发吓得一人

不敢见，二门不敢出，不得已儿来向阿玛讨个全生活命之道，这不可怜么？如今既然连装病出家躲灾都惹万岁生气，那还不如一刀宰了他，何等省事……”他夹七夹八得意洋洋还要往下说，旁边的胤禩已被吓得面无血色，只叫了一声：“十四弟，你少惹祸！你不叫我活了么？”说完身子一晃，已是背过气去。殿上众人早已吓得木雕泥塑一般，竟没人敢来扶一把。

康熙气得脸如金纸，身子一仄要倒，邢年、李德全忙抢上来扶掖，不料康熙腾地跃起，每人劈脸就是一掌，打翻在地！方苞刚说了句：“万岁仔细龙体！”也被康熙断喝一声：“你不要管！”康熙浑身剧烈地抖动着，狞笑一声，用呆滞的目光四处搜寻。良久，一跺脚跃至壁旁，摘下那柄嵌珠镂金的天子剑——素常是摆样子的，或奉有专旨钦差，出兵放马赐与大臣便宜行事时才用——抖着手看了看，“噌”地一声拔了出来，见了寒森森的剑光，众人无不吓呆！张廷玉大叫一声：“万岁不可！”俯伏在地连连顿首，马齐一边跪下，一边回头对胤禵喝道：“还不赶紧谢罪？”

胤禵高傲地昂起头，不屑地瞥一眼宝剑，说道：“有死而已！”康熙叫骂道：“好畜生！”待要过来，却被胤祺死死搂住双膝，哭着哀恳，“好万岁，好父皇！您……您……”五阿哥素日忠厚朴讷，拙于言词，此刻又急又惊，越发连话也说不囫囵了。说话间，康熙暴怒地一脚踢开胤祺，挺剑要刺。方苞情急，大喊：“胤禵，小受大走为孝[13]！还不快跑？”喊着扑到康熙面前，扎煞着手拦着，大哭道：“皇上！您醒醒神儿，从容处置不迟……”那胤禵早叩了头，一溜烟儿走了。

康熙看看晕在地下的胤禩，又怔怔望了望殿外，忽然“当”地弃剑在地，仰天连叫：“大帝大帝！你不爱朕，为什么叫朕功成名就？你爱朕，何苦又降下这群猪狗来折磨朕？”他迷惘失神的眼睛里，泪水直往外涌，又讷讷道，“伍先生，你在哪里？你告诉龙儿，该怎么办……怎么办？……”

“伍先生”是康熙幼年启蒙师傅伍次友，康熙一生事业学问奠基于此人。康熙小名叫“龙儿”，也只有他奉了特旨有权如此称呼。此事已过三十余年，除了马齐、张廷玉影影绰绰知道一点内情，别人都不晓得康熙是什么意思。胤禛见殿中还躺着个胤禩，康熙不发话，大臣们不好处置。他忙吩咐邢年：“寻个春凳儿，把八爷抬回府，再到太医院叫医正给万岁看脉；另叫个御医去廉亲王府……”众人七手八脚将气得半死的康熙扶到炕上，为康熙抚胸、捶肩、捏腿。口中轻声慰劝着。

康熙半躺在大迎枕上，闭着眼只不言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深深吁了一口气。张廷玉略觉放心，上前含泪轻声说道："主子，您得保重。今儿这事，都是话赶话，急不择言，忙不择行，都怨奴才侍候不周。十四阿哥说话浮躁孟浪，也怨不得您生气。知其子莫如其父，十四阿哥直人快口。您得体恤他，更得体恤自己。皇上万金之躯，气着了，不是臣子之福。您要有个……叫奴才们怎么办呢？"

"轮免赋税的事，你们参酌着拟个诏书，明发吧。"康熙喝了一杯热酒，精神渐次恢复过来，只是身上没有气力，咳嗽了两声又道，"还有陆陇其的奏议，丁银田赋合一，允其试着办。天下这么大，各处人事不同，不可一概而论——至于胤禵，你也不用劝。朕方才气昏了，拿着他发作，其实主谋还是胤禩！朕素日其实倒欢喜十四阿哥敢作敢为的……"

胤禛不禁呆了：父亲方才震怒得痛不欲生，竟这么快就清醒过来！他捶腿的手顿了一下，又轻轻揉按着，说道："阿玛这会儿别想事，劳神太过有伤龙体。可是廷玉说的，您老人家有个长短，儿子们可靠谁去？今儿差点没吓死儿子……"说着泪水走珠儿般落下，擤了一下又道，"就是八阿哥，也未必那么坏。他有他的难处……您多多体恤，儿臣们就受用不尽了……"

"胤禩居心如此，真令人寒心！"康熙闪了胤禛一眼，"爪牙锋利，羽毛丰满，盘根错节，一呼百应，阴险到了极处，即朕亦觉心惊！"他怅望着殿顶的藻井，叹道："……一个人能把众人邀买到这地步儿，也不能说不是长处。四阿哥，你素来诚孝，只是做事过刚，不避怨嫌，这一条你得学人家！"胤禛心里一热一烘，浑身的血周流冲折，哽咽道："……儿子都记住了……"

康熙坐起来，抱膝沉吟良久，说道："京师的营兵要调一调，外头的总督、将军也要调一调。嗯……京师调兵不调官，外头调官不调兵，可以省点钱又不致招什么风声。马齐，你写个条陈，朕亲自斟酌。"

"喳！"马齐声音大得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不是朕多心。朕不防备，日后一旦身体不支，必有人称兵搆难，逼朕逊位。其所拥立之人，必是八哥胤禩！"他扫视一眼紧张得脸色苍白的众人，叹息一声又道："真有这种事，劝你们也不必当什么忠臣烈

士。永乐靖难，死了多少直臣，几百年翻不过身来——朕垂老之人惟有仰药含笑以殁而已！”说罢潸然泪下。

众人听康熙把事态看得如此严重，细思之下，都有点不寒而栗。胤禛拭泪泣道：“阿玛这样看八哥，他还有活路么？如今胤禔、胤祥都已幽闭，胤礽更不必说，只怕今生今世难得翻身！八阿哥也不过仗着人缘好，乘着二阿哥这件事，多少有点非分的想头而已。要说他能称兵造反，儿臣愿拿身家性命担保，断乎不至于的……”马齐也劝道：“皇上，四爷说的是。奴才也敢担保，八阿哥不致有篡逆之心。奴才心想，空着太子位日子久了总不是事。早早定位，座次有主，旁人就不至觊觎了。”胤禛听得心里“格登”一声，却低头装作不理会。

“二阿哥算什么？胤礽悖乱，屡失人心，不过是个阿斗！八阿哥出身微贱，人心一结再结，牢不可破，坚不可摧，此人之险百倍于胤礽！”康熙却不理会胤禛心事，只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人缘好，原是好事情，如心术不正，愈是人缘好，愈乱邦祸国！王莽不就是个例？”正说得伤心无奈，却见张五哥跨进殿来，嗫嚅了一下，默默一礼便退至一旁。康熙问道：“有什么事？”

五哥忙赔笑道：“太医院的贺孟頫奉命进来要给主子看脉。三阿哥、六阿哥、九阿哥、十阿哥还有十七阿哥带着十四阿哥递牌子请见，说十四阿哥今儿冲犯了圣驾，这会子后悔不迭，都在隆宗门外跪着，想进来请安谢罪，又怕主子恼着，叫奴才进来看看……”“传贺孟頫进来，别的人一概不见。”康熙冷冰冰说道，“朕用不着这些假惺惺，假孝敬！”方苞笑道：“父子至情，有什么怨仇！依着臣，还是叫进来的好。”康熙这才不言语。

一时，胤祉、胤祚、胤禟、胤禩、胤礼脚步杂沓鱼贯而入，后头胤禵垂头跟着。胤祉为首向上请安行了礼，阿哥们便挨次跪了。胤禛见太医来了，将身子一让，也退至皇子序中，五阿哥也忙跟了过去，跪在胤祉下首。康熙“嗯”了一声便躺下去。贺孟頫趋前一步长跪在地，扶起康熙的臂来放在黄袱枕上，沉吟叩诊。良久，又换了右手诊过，方叩头道：“主子龙脉左尺浮而滑，寸沉而滞，右关驳杂而数，主心悸头昏，晕若舟中，双腿浮肿。此皆肝瘀不畅，以至阳火上升，竟是个急痛涌痰的症候。幸而主子素日摄养有道，疾未攻心。奴才以朱砂、茯苓等安神镇邪之药，浅量服之，或可奏效——未知圣意如何？”因见康熙点头，便退至殿外行方。胤禛向康熙叩了头，也跟了出来，看着贺孟頫写医案用药。

“你们都来了？”康熙这才转脸对胤祉等人说道，“一次不够，还要再来一次？可惜胤禩没来，有他为主，加上你们几个，这个金殿可不就翻得稀烂了！”胤祉忙叩头道：“如今阿哥在外头的，儿子年最长。千错万错，阿玛只管降罪儿臣。十四阿哥今儿犯混，惹了阿玛生这么大气，到了儿臣那里痛哭流涕，十二分懊悔——他已知过了，阿玛，您就恕了他吧！别的阿哥都去奉天拜陵，儿臣方带他们几个专门去了廉王府，胤禩也是愧悔难当，只病得难以起身，在枕上望阙磕了头，叫儿臣代为请罪……”

胤禟伏在地上，浑身抽搐，待胤祉说完，方道：“儿臣不学无术，气质愚鲁，已经铸成大错。也不敢求父皇饶恕，只请重重处罚，儿臣方能心安一点……”说着呼哧呼哧抽咽不止，却不敢放声儿。

“民间有句俗话，家丑不可外扬。”康熙凄然说道，“从四十七年八月十五算起，你们闹了四年有余，一天也不安生！朕有十成心，九成用在你们身上，政务都荒疏了，依旧是不中用。倒落了个不慈之名流播天下！”他自失地苦笑一下，啜一口茶又道，“昔年朕笑唐太宗不会处置家务，想起来真是愧怍无限！如此折腾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皇位？看来朕只求不做齐桓公第二，就是烧了高香了！你们也倒想想，真出了五公子闹朝的事，你占乾清宫，他占太和殿，彼夺畅春园，此居万寿山。不说祖宗社稷，也不说大清江山，史籍上写上一笔，天下后世哪只眼瞧我们爷们呢？‘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得好好想想啊……”

康熙长篇大论又比又讲，说得唇焦口燥，无奈这些爷们心里各有一把铁算盘：“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竟一个也感动不了。胤祉是不指望当太子的了，趴在地下想着晚间的会文，得请陈梦雷为新造的书屋题联；胤禩咬着舌头不言语，胤禟则寻思，老八不成，又该轮到谁呢？十四阿哥却一个劲地抠砖缝儿……仿佛都在专心致志地听，其实一句也灌不进去。康熙也知道，儿子们这会子好像俯首帖耳，难保过后又依然故我，遂道：“你们竖起耳朵来！不是想知道朕是什么主意么？不用费心打听了，朕活着一日，是决意不立太子了！”

“什么？”皇子们听了这一句，心里一颤，不约而同一齐抬起了头。

“怎么办呢？”康熙心中又恨又笑，见胤禛进来递药方，略看了一眼，说了声“加一味黄芪”。又接着道：“朕死之日必有遗诏。弥留之际宣给你们听，谁继位自然明白——如今操这份狂心毫无用场！好好读书，修身养性，将来为君的修明道德，为臣的各安天命，只有如此，我

们父子才可以相安始终。”

阿哥们怔怔听完，半晌才回过神来，一齐叩头道：“儿臣遵旨！”改药方回来的胤禛，心里佩服邬思道真是料事如神！口中却笑道：“阿玛今儿着实累了，这会子就别说了。儿子送您回养心殿，就便儿侍候汤药吧！”

第四十一回　烽火起西疆报边警　施烟幕康熙巧出题

岁月荏苒，光阴如梭，弹指之间已到康熙五十七年。西疆策零阿拉布坦与西藏喇嘛之间政争教争愈演愈烈，终于酿出大变。康熙五十六年，阿拉布坦遣准葛尔部将军大策零率兵大举攻略青海，杀死大藏汗，大军入藏占领拉萨城，囚禁达赖喇嘛，事情终于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了。凶信传至北京，康熙勃然大怒，于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命传尔丹为振武将军，祁德里为协理将军，出阿尔泰山，会合富宁安军，严防从准葛尔入寇，只遣西安将军额鲁特督兵入藏平叛。

初时倒也顺利。五月，两路大军次第渡过乌鲁木过河，准部兵马一触即退，捷报传来，康熙的加封诏书尚未发出，六万多名清兵已经中了诱敌深入之计，被困在喀喇乌苏河岸。几次突围，竟被困得水桶似的滴水不漏。彼地水寒草薄，粮道又断，不数日间准兵四面聚集，一阵攻击，可怜六万大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接济无望，遂不攻自乱，全军覆没。

这是康熙登极五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大败，急报入京，立即引起举朝震惊。兵部尚书鄂尔泰刚刚上任没几天，接到败报还摸不到头绪，骑着快马赶至畅春园报警。

这时的北京已经很热了，鄂尔泰心急火燎打马一路狂奔，待到畅春园东门双闸口，恰是巳时，待下马时，已是通身大汗淋漓。守门太监见他递牌子，笑道："你急什么？皇上正进御膳，等一会再说吧。"

"不行！"鄂尔泰说道，"我有急事，得立即面见皇上！"太监听了只笑着摇头："你再急，也得等皇上用过膳！"鄂尔泰知道他是敲竹杠，一摸身子却没带银子，不禁急了，说道："我告诉你，我是新任兵部尚书，耽误了我的事，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那太监见他摸不出钱来，越发扫兴，板了脸说道："大人，你是兵部尚书，我不是兵部司官，挨不着你管！这地方儿，就是亲王来了，也得按规矩办！"两个正拌嘴，却见一乘杏黄大轿从北路清梵寺过来，在双闸口落轿。胤禛躬身从轿内出来，大热的天，还穿着四团龙袍，亮纱

冠上缀着十颗东珠，十分齐整。胤禛见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拌嘴，便背着手踱过来，问道："什么事？在这儿大呼小叫的！"鄂尔泰一见是胤禛，忙道："四爷，您给他说说，叫奴才递牌子进去吧？"说着，将军报递过来道："您瞧，这事可耽误得么？"

"唔。"胤禛接过军报，只扫了一眼，立即神色大变，忙递还了鄂尔泰，说道："你还呆什么？还不快进去？"太监刚才说了大话，不想就真的来了一位亲王，见胤禛径自批准鄂尔泰入内，忙打下千儿道："四爷，不是奴才驳您的面子。今春上书房定出规矩，奉旨照准，无论王子大臣，不得擅自请见。万岁这几年龙体不爽，内务府也有指令，天大的事不能扰了万岁睡觉用膳。就是四爷，奴才也得委屈您稍候片刻……"胤禛一直微笑着听，至此问道："你是新来的吧？"

"是！"

"你叫什么？"

"秦狗儿。"

"保定人？"

"是！"

"你原来就姓秦，还是入宫改的姓？"

"回四爷，原来姓胡。"

"你知道为什么改姓秦么？"

秦狗儿莫名其妙地看着胤禛，摇头道："奴才不晓得。"言犹未毕，左颊上"啪"地一声，早着了胤禛一掌！趔趄几步才站定了。

"因为秦桧姓秦！万岁爷为防内阉专权，自康熙五十二年之后入宫太监一律改姓秦、赵、高！"胤禛瞋着眼骂道，"四爷赏你一嘴巴，叫你明白明白！——连我也敢拦，你是什么东西？我不但是亲王阿哥，还是皇上的侍卫，王八蛋，你懂么？"

秦狗儿被他吓得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磕头道："四爷，奴才吃屎，瞎眼儿不懂事，您说个章程，奴才遵命！"

“这还算句人话。”胤禛已恢复了平静，因见里头几个太监出来，便努努嘴，吩咐道：“你们几个带鄂大人进去，看上书房谁当值，禀一声儿，鄂大人得立刻见驾！”眼见鄂尔泰进去，胤禛方笑道：“起来吧，这里当差得有眼色！没听人说，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没长眼的？”遂从袖中抽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扔给秦狗儿，也不吱声儿径直进了园子，把个秦狗儿搓弄得直愣神儿。

胤禛一进园，立时觉得清凉宜人，一路竹树掩映，石冷苔滑。因见十几个太监举着竹竿，四处寻找知了，有叫的，便用面筋粘了。园内越发显得幽静，胤禛不禁暗叹：“到底是皇上，这里连知了也不许叫！”因思及西部军事，不由想起胤祥，十三弟读过那么多兵书，要不囚禁，兴许还能出去带兵呢！这可倒好，兵权落入十四弟手，胤禩岂不如虎添翼！胤禛胡思乱想间，已走近澹宁居，便加快了步子，到了丹墀下，李德全见他来，忙双手挑帘，报说：“四阿哥胤禛见驾！”又小声笑道：“四爷，万岁方才还夸你来着，说你识大体……”胤禛知道，这是上次打发李德全二百两银子的功效，一笑便进了去。

御膳还没有撤，看样子康熙没用完饭就被惊动了。胤禛看时，马齐、方苞、张廷玉一个不缺，都侍立在康熙身边，鄂尔泰直挺挺地跪在地下。

“没想到事情竟至于此！”康熙稳坐榻上，两只手把折子打开合起，神情甚是踌躇，“祁德里不去说他，传尔丹和额鲁特都是跟着朕西征过的，怎么把仗打得如此一塌糊涂？”

张廷玉躬身说道：“记得当日皇上下诏，曾有确保粮道，万勿轻躁冒进的话。边将贪功，忘掉主子叮嘱，以致有此败局，甚属可恨。以奴才愚见，此数名丧师辱国之将，不应赐谥号，以示惩处！”马齐蹙额道：“战败受辱回来，即使杀了也可。但他们宁死不屈，援绝而尽，虽不成功，却成仁。要不赐谥，不足以激励后人啊！”方苞叹道：“马齐说的是。谥，还是要给的。打仗的事奴才不懂，但自古无常胜将军，如今徒自懊丧是没用的，得想法子挽回。”

“你呢？”康熙盯着鄂尔泰问道，“你是兵部尚书，朕想听听你的？”

鄂尔泰叩头道：“据奴才看，此次失利，缘故很多。绿营兵多年练兵，无实战经验，这是原因之一；其二，统军将领无帅才。他们当年追随万岁打仗时都不过是营哨管带，并没有统筹全局之才。更因昔年连战

连胜，有虚骄之心，不学无术，又不读书，胸无兵法，这怎么打得赢阿拉布坦？而阿拉布坦部却一直都在打仗！”

康熙默然颔首，良久才说道：“说的是。但老将如图海、赵良栋、周培公辈早已死了，还有像狼瞫、武丹这些人都已年迈。若要派将西征，谁可当此重任？”众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其时康熙朝一代名将已经孑遗无存。打这种仗，不同内地剿灭小股绿林土匪，西北乃广袤之地，水寒土瘠，到处是戈壁滩，沙漠瀚海，阿拉布坦游牧部落，强悍难敌。万一荐人不当，再弄出像喀喇乌苏河这样的事，不但荐举人难当其咎，即便以公心出之，朝廷这一仗也实在是输不起了。康熙见众人哑口无言，不禁神色黯然，怔怔地望着外头。想起当年自己亲统三军，三次出兵放马，长驱万里，打得葛尔丹魂不附体，计穷自尽。如今垂垂老矣，竟连个料理军务的将军都选不出来！想着，举拳狠狠捶了一下自己的腿。

主忧即是臣辱，众人扑通一声都长跪在地，方苞正要劝慰，康熙却抬起头来，眼中泪水直打转儿，讷讷说道：“……第二次南巡，朕视察河工，与于成龙同乘一叶扁舟，于狂浪滔天的黄河之中悠游自在，一点也不觉得怎样。今年六十五大寿，坐龙舟泛昆明湖，竟然头晕目眩，几乎不能成礼！即便退回十年，这点子事朕自己就料理了，想不到就这么难为了你们！”他说的是实情，他在位五十七年，十五岁庙谟独运，智擒鳌拜；十九岁力排众议决意撤藩；三十二岁收复台湾，连同三次亲征，大大小小亲临七十余战，从没有吃过谁的亏。如今一个小小的阿拉布坦发难，却奈何不得了！方苞沉思良久，说道：“万岁不必伤感。臣不知兵，却知道兵是带出来的，将军也是打出来的。据臣所知，靖西将军岳钟麒、四川巡抚年羹尧都是骁勇善战的悍将，只缺一个统驭全局的大统帅。既然一时想不出合适人选，何不从皇阿哥里挑出一个来，赶赴西宁节制各军。如一时没有全胜之道，且扼好甘陕门户，相机待变。阿拉布坦胸无大志，不过撮尔跳梁小丑，无论国力、军力、后援粮饷，根本不能与我匹敌。相持日久，一定能生出机会灭此丑类！”

“儿臣愿往！”胤禛突然心头扑扑乱跳，血涌上来，脸涨得通红，膝行一步说道：“儿臣虽不知兵，按方苞所云，这个差使儿臣能办！有儿臣谨守西疆，父皇可安枕高卧！”康熙的眼神看去似乎有点疲倦，盯着胤禛只是沉吟，半晌才道：“四阿哥，朕知道你。你年轻时喜怒不定，在阿哥里头并不出色。许是这些年读书养气，刚毅之性不改，却稳沉持重多了。只你这些年办理户部、吏部差使多，娴于民政，不可弃长就

短。”胤禛得此奖慰，心中十分感动，叩头泣道：“知子莫如父！儿臣年轻时确有此病，如今已深自反省改过。父皇若允儿请缨出征，更当惴惴小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再有一请，儿臣既已改正，求阿玛恩免记载当日‘喜怒不定’考语，儿臣不胜战栗，深感父皇高厚之恩。”

康熙笑道：“这有什么？叫李德全去把起居档里这一段话抽去就是。不过朕还是不能允你去西宁。朕的这些儿子中，好武的是十三阿哥和十四阿哥。十三阿哥不去说他了，十四阿哥管着兵部，筹饷的事也是熟手，朕看就暂定胤禵去吧！”

其实康熙说着，众人心里已猜到他要定胤禵出征了，大家对望一眼，心里都松了一口气。胤禛虽不愿意，一时间也找不出话来驳回，思索良久，才道：“十四弟性气高，到底没有带兵实战过，此事父皇还须深虑。”正说着，见礼部尚书尤明堂进来，康熙便问：“什么事？”

“回万岁话，”尤明堂由户部几经辗转，晋为礼部尚书，都是胤禛一手扶植，此时却要避形迹，目不斜视地答道，“今年秋闱的主考都点了，南闱应天府是谭畏主持，请主上赐下考题，他就好登程南下了。”康熙笑道：“刚议军政，你又叫出文题！一时竟寻思不来什么题目——朕看，就出个‘放太甲于桐宫’吧！按五行说这个题目占了青龙之位，可以冲淡一点西方的兵气。”

出题目考试是小事，出“桐宫”题较为生僻，也容易量才。众人都不觉怎的，方苞却一颤，想说什么，又顿住了，只低头不语。尤明堂又道：“富宁安、额鲁特府邸都在北京，如今他们战死，部里以为丧师有罪，节烈可嘉，不知该怎么好，求万岁赐旨，奴才遵命承办。”

“按殁于王事从优抚恤吧。人都死了，还计较他们什么罪！”康熙说道，“你们礼部的人先去看看他们家眷，有什么请求再来奏朕。至于谥号，上书房拟过就发给你。”尤明堂领旨，忙却步退出。

“告诉那个谭畏，好生办差，要有舞弊的，朕就叫胤禛去处置他！”康熙又高声叮咛一句尤明堂，从榻上起身伸欠了一下，说道：“大热的天儿，今日就议到此吧！命将的事先不要告诉老十四，朕再想想，已经有了庞涓，别再出个赵括！胤禛，你把内务府的差使也兼起来吧。三阿哥一直忙着编书，朕身边你是最年长的，多管点琐事，不要怕麻烦。”

说罢，众人纷纷辞出去。康熙见方苞欲走又停，便道："方先生，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万岁！"方苞看看左近无人，说道，"臣是在想，您为什么要出'放太甲于桐宫'这个题目。"康熙微笑道："这是《四书》里的话，难道有什么干碍？""是有干碍的。"方苞小眼睛椒豆一样闪烁了一下，"当初商王太甲无道，被宰相伊尹放置桐宫，三年改过，又迎立为帝——莫非皇上仍对二阿哥有所属意？""绝无此意。"康熙脱掉大衣裳，似乎轻松了许多，将案上冰湃龙眼递给方苞一盘，自己剥了一颗品着，说道："朕已下旨，有敢言太子改过，仍应复位的，杀无赦，言犹在耳，怎么会轻易变更？朕是昨日读《书序》，里边讲到伊尹作《太甲》三篇，偶然想到的。这个题目新鲜些，想难一难这干子只知道抄袭八股的举人。"方苞眨着眼，说道："万岁，不知你想过没有，这个题目极易启动一些人别样的心思，再起觊觎之心，又要动荡不安了。"

康熙没有答话，起身闲适地踱了几步，叹道："方苞，你太书生气。没听俗语'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英雄'？朕把水搅浑，这也是选能辨奸之一法！你以为朕不知道时下的弊政么？朕清楚得很！你坐下，听朕说——"他双手按着瞠目结舌的方苞坐了，"一是吏治不清，天下无官不贪，好官如陆陇其辈不得升迁，赃官如丰昇运辈不得严惩，这不是要逼良为娼么？"

"二、"康熙慨然说道，"官员结党营私，门生故吏、亲朋好友一经援引即入门户，一团团一伙伙盘根错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有难八方呼应——这件事与头一件事连在一起，朕是望而生畏，焉得不惊心骇目？至于丁银田赋不均、谳狱弊端、考场纳贿、库银亏空、耗羡过重这些事，朕也是洞若观火。但朕想，天下第一要务是刷新吏治，这一关过好，百事都好办！"方苞听至此，惊诧地问道："皇上，您既然都知道，何不大振天威，乾纲独断，痛加整饬？"康熙幽幽闪着目光，半晌，垂下了头叹道："朕太累，做不动了。朕原寄厚望于胤礽，谁知他不争气，试着整顿两次，朕已明白，这些事朕不亲自办，断难办好，朕若亲自办……设如中途身体有变，将来连儿子们也难以为继，更会把朕一生功名事业付之东流，天下后世将视朕为玄宗，先明而后暗。方先生！你看朕难不难？"

这些话披肝沥胆，句句痛心疾首。方苞自己也是垂老之人，触类旁通，不禁潸然泪下，啜泣道："皇上，臣都明白，明白了……"

“所以朕想五福俱全，留下后世英名，顾不得这些如狼似虎盯着大位的逆子们了！”康熙阴狠的目光铁一样又灰又暗，“放出点‘太甲’风，阿哥们就会想法子防备他，不至于全力对付朕！你想想，内有八阿哥联络朝臣，外有十四阿哥身拥重兵，一旦大变骤起，后果何堪设想？”

一阵冷彻骨髓的寒意，袭得方苞身上一颤，晕晕糊糊地辞了出来，直到园门外尚觉心头突突乱跳。

第四十二回　张五哥恋情说雍王　皇四子冒险探胤祥

胤禛接管内务府，忙乱了几天方才妥帖，反复思量，觉得探视胤祥的时机到了。但宗人府有祖传法规，凡经圈禁之人，除了奉特旨，绝不许入高墙寸步，他虽管着这事，事到临头，还是颇犯踌躇，便请邬思道来府密商。

“四爷，”邬思道谢茶落座，开门见山说道，“上次四爷接差，我们已经议过，十三爷是四爷知心换命的手足，得去看看。”胤禛皱眉沉思着，说道：“我很后悔那日怯懦，没有请旨让万岁放十三弟出兵。至少也能探出点口风，万岁究竟是怎样看待这个十三阿哥的。”邬思道扑哧一笑，说道：“看望十三爷，当然得担点风险。但这个风险值得冒一冒。现任工部汉尚书施世纶，其实是十三爷的生死之交，十三爷整饬户部，选拔好多人安置了要职。新调来的游击罗平，丰台参将萧英，都司葛飞熊，城门领姚林，伦尔津……都是十三爷一手提拔起来的。其余的还不知有多少。四爷不见一面十三爷，只能望军兴叹。如今虎囚笼中威在外，京官们又敬又怕，一旦这只虎出了笼，仰天一啸，百兽颤栗！十三爷如今被囚禁七年。原来你没机会联络，现在有机会也不设法联络，十三爷心里会怎么想？”

这是十分透彻的话。胤禛深知要做大事，手中无兵，不啻白日做梦！思量半晌，胤禛眉头一舒，说道：“好，我勉力为之！”正欲起身，高福儿从二门进来，笑道：“王爷，张军门来拜！”

“张军门？”胤禛一怔，却见五哥从外头进来，便笑道：“是五哥嘛，偏这奴才‘张军门张军门’把我弄糊涂了——这阵子你去了哪里，怎么总也不见你！”

张五哥打千儿向胤禛行了礼，笑道：“因苗疆出事，烧了县衙，万岁叫奴才传旨岳钟麒，交待剿抚事宜。这一去就是半年——”他看了看兀坐不动的邬思道，笑道：“四爷看去气色好多了。”胤禛一摆手请五哥坐下，笑道：“我晓得你，夜猫进宅，无事不来，什么风吹得你到我这寒邸来了？”

“四爷哪里话，真的没事。”五哥又看了邬思道一眼，“奴才听说四爷如今管了内务府，我是大内侍卫，自当来见见四爷……嘿嘿……”

胤禛哈哈大笑，说道：“——这位是邬思道先生，我的至交，有什么你只管说，不妨事的。”五哥忙向邬思道欠身道：“失敬了。四爷这么爽快，我也就直说了。我想见见十三爷！”胤禛和邬思道目光一对，忙转脸道：“五哥，这事有干例禁啊……你极受万岁宠信，又日日守护在侧，为什么不请一道旨意？十三阿哥皇上十分厌憎，就是我许你见他，不怕日后皇上知道了？”

“我原是个粗人，只知道有恩报恩，有怨报怨！”五哥说道，“我至今不明白十三爷犯了什么罪，一圈就是七八年！但我从驾侍候，从没听主子说过十三爷一句坏话，几次请旨，万岁都笑着不允，却也不恼——真奇怪！”五哥说着，捶膝一叹，嗓音中带着哽咽，“四爷知道，我是受十三爷大恩的人，偏偏十三爷出事，连一句话也插不得……那些日子像害了大病，还不敢叫人看出来！为这事我见过施大人，施大人只是抚慰我，却不肯出本保十三爷。听说您管了内务府，我想十三爷平素最和四爷交深，四爷若也不肯照应，叫奴才求谁去？”

“这件事要从长计议，眼下我不能答应你。”胤禛一边想，一边说道，“你知道，我才接内务府不久，而且宗人府那边也有人管着，如今的世道好人难当，我就答应你，你见了十三爷，不过尽尽情分，毫无实益，只怕你还得领受实祸——你自己想想，我这还不为的你好？”

五哥听了默然良久，长叹一声抱拳拱手，说道：“四爷不赏这个脸，也怨不得四爷，奴才告退了！”

“慢！”邬思道忽然架着拐杖起来，直踱到五哥面前，说道，“你不可误会了四爷意思！连四爷本人如今也想见十三爷而不能——这事容四爷谋划精当，一定叫你如意！”五哥上下打量着这个残疾人，气朗神清，一脸诚挚之色，又向胤禛点点头，踽踽而去。胤禛望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道：“是个仗义汉子啊！”邬思道沉思着说道：“不但有情，更是有用！由此可见，你非见十三爷不可！”

第二日黄昏，胤禛从大内退值回来，连府也没回，径直从西华门坐轿往十三贝勒府而来。

正门是早已封了。原来朱红铜钉大门也未摘掉，只门外新拦的一带

粉墙，因经数年风雨剥蚀，已经斑驳陆离。仪门旁又开了一个仅能容身的小门，西边一带花园女墙的雕花孔洞都填实了，上头栽着铁蒺藜。只一树老葛仿佛不甘寂寞似地挺着芽条一个劲地向外伸。守门的是宗人府的人，听见街上铜锣筛了十三响，晓得来人不是王爷就是贝子、贝勒，飞也似进去报了，驻府看守的一个笔帖式忙赶出来，见胤禛正哈腰出轿，急上前叩道："四爷来了？奴才戴福宗叩安？"

"你就是戴福宗？"胤禛早已查阅过，知道是自己旗下的，遂含笑说道，"起来吧。你四叔戴铎早说起过你。后来高福儿禀我，说遵化我的那片庄子，想叫你妻弟去管。我只答应了一声，后来竟忘了问，如今去了没去？那里一年也有一万多的进项，没的别叫肥水流入了外人田！"内务府宗人府虽说是平行衙门，却多是胤禛旗下的。别说胤禛本人，就是胤禛的几个贴身长随，平素也难够得上说话。胤禛素来是个冷人儿，众人无不敬而远之，只这么稍假辞色，戴福宗已受宠若惊，忙起身来，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四爷是贵人，还记得奴才们这些个小事！高爷——高福儿说了，等明年麦季过去，才叫家里的那个讨吃鬼先到庄上帮忙呢！得，有您老这句话，奴才就更放心了。"胤禛不言声，背着手在门口兜了一圈，方道："这门，修得太窄了。叫他们翻修一下，得能过得去轿。万一里头十三爷的人有了病，怎么往外抬呢？十三阿哥不同旁人，万岁是极喜爱他的。你们既要看好他，叫他闭门读书，还得照料好了。出个什么事，你小戴担当不起。"

胤禛说一句，戴福宗答应一声，说道："爷只管放心！万岁只说叫圈禁，没说叫难为十三爷！再说，这里守着的全是爷旗下的奴才，爷说话还不跟打雷似的？包在奴才身上！"胤禛听见都是正白旗的，顿时放了一半心，笑道："这不是肥缺，责任大进项少，倒难为了你们！——开个单子出来，大家有什么事可去找我。就是你内弟，又何必明年夏天才能到差？呆会我写个条子，你去见高福儿——这高福儿也是的，我已经答应了嘛，怎么办事这么小家子气！"一头说着就进门，又道："我想见见老十三，成么？"

"爷，您放心！"戴福宗昨日已接到堂叔戴铎的信。胤禛一来他就猜出了是想见胤祥。但这事叫上头查出来是件不得了的事。方才说着话已是打定了主意，遂笑道："爷还不怕，奴才怕什么？不过得叫奴才有个转圜的余地，塞住众人的口。不怕官，只怕管，这地方儿奴才说了就是章法！"说着引胤禛进了门房。一十二个宗人府的皂隶见是他来，一齐起身都来磕头请安。胤禛笑着点点头，至案边提起笔来替戴福宗写条

子，只听戴福宗说道："爷刚刚儿从万岁那儿来。万岁有话要问十三爷，又不便降明旨。四爷方才寻着我，问能进去不能。我想，这就是奉旨嘛！四爷是咱们的正经主子，又管着内务府。要是这点子事都办不下来，还要我们这些奴才做啥子？慢说四爷有一千两的赏银，就是没有，也堂堂正正——因此，老戴就斗胆应承了！弟兄们要有二话，这会子说到前头，老戴要给你穿小鞋，我是婊子养的！要是明着不说，背地里去什么地方献殷勤儿，你们瞅！"他将裤腿向上一捋——众人看时，古铜似的大腿上黑毛森森，左右对称六个疤——戴福宗嘿嘿地笑道："吃青帮饭的都认识，这叫三刀六洞，全讲个朋友义气！你黑了我，没准就有人把你塞进麻袋扔进永定河喂王八！"胤禛没想到戴铎还有这么个远房侄子，见他如此做法，心里暗笑，忙添了一千五百两的银数，把条子递给戴福宗手中，却不言声，幽幽的目光盯着众人。

这群旗人个个都是见钱眼开的。听了戴福宗的话，眼见胤禛从容不迫、不怒自威的神气，一副龙子凤孙气质，谁敢有"二话"？遂乱哄哄说道："打不散的父子兄弟，这是天理人情！慢说是万岁差遣，就是平常要探监，也不能不叫见见……"至此，胤禛方道："你们知趣，我自然感情。我的秉性都知道，向来有来有往——戴福宗，把这里旗奴姓名开出来，明儿直接送我！"说罢，摇着步子径自进去。

前院已经挪腾空了，是门房里那干子人住着。太监早已撤走，男丁们都移在东院窝着，里边二进院里却仍是胤祥住着。贾平正百无聊赖地守在二门口，一眼瞧见胤禛进来，吓了一跳，忙上前打千儿道："奴才在这守了七年门，没见一个外人！四爷怎么就来了？"说着便觉眼圈红红的，又问道："是皇上要放十三爷吧？在里真把人闷死了！"胤禛却不理会他的心情，只一点头，笑道："闷你一下未尝不好。省了你多少腿脚，只没处诈财罢了——十三爷这会子做什么呢？"贾平向里望望，赔笑道："方才还下棋来着，这阵没了声息，不是念书就是睡觉了。"

胤禛不再说话，一直走进正室，却见胤祥披衣坐在炕边，一脚踏着木杌子，乔姐捧茶，阿兰捶背，旁边焚着百合香，正在读一本书。听见有人进来，连头也不抬。胤禛站住脚，默默打量胤祥——整整七年了，同在京师，近在咫尺，却如隔重山！乔姐、阿兰倒变化不大，只是看去老成了些，因从不见外人，都放了脚。胤祥却已苍白了发辫，眼角起了细细的鱼尾纹，只一双虎目尚自炯炯有神。胤禛听时，胤祥正饶有兴味地念：

……雨零金谷，缀为藉客之裀；露冷华林，去作沾泥之

絮；埋香瘗玉，残妆谢而翻飞，朱榭雕栏，杂珮纷其零落。减春光于旦夕，万点正飘愁；觅残红于西东，五更非错恨……

胤禛不禁痴了，好半日才道："妙哉斯文，是何人佳作？我竟没听见过！"

"四哥！"胤祥一抬头，先打了个愣怔，脸上似哭似笑的，半日说不出话，忽然丢了书，起身一揖，左右顾盼，结结巴巴地说道，"好……好好……四哥坐，坐……你是怎么进来的？或者皇上叫你传旨来的？对，一定是传旨，我……我得跪了……"便张张皇皇跪了。胤禛见他久不见人，连话都说不麻利，心中一酸，几乎落下泪来，忙双手搀起，忍悲笑道："兄弟你起来，并没有旨意……我原想你不知憔悴成什么样儿呢！看来身子骨还……好——在此境遇之下，竟能红袖添香，对书忘忧，兄弟真是豁达之士！"胤祥略镇定了些，起身弹弹袍子，笑道："四哥也见老了，看上去城府越发的深——我又不是美人灯儿香草秆，'憔'哪门子的'翠'？阿玛恩典，乘此机会正好读点书。比方方才念的《讨风赋》，就是海内孤本，恐怕四哥书房里也寻不出来呢！"渐渐的，他说话也连贯了，只多少有点神经质，嘴唇时而抖动，看去有点可笑，"——东风虽恶，奈何我心已作沾泥之絮。管他娘的飘到哪里，得——乐一日，乐一日——给四爷泡好茶！——这地方儿关起门，我就是朝廷！这不，一个东宫，一个西宫，只差一个昭阳正院了！"

胤禛坐了，接过阿兰捧过的茶呷了一口，说道："兄弟别说这些浑话，越发叫人心里不是滋味。说点高兴的吧，我进来也不容易。"胤祥正容说道："浑话不浑话，这里百无禁忌，家人一个也走不出去，外人一个也进不来！我讲的是正经的话，'东风恶'，吹的是你。我是在避风港。你能避过这顶头石尤风，就后福不浅！"胤禛原觉他有点疯疯癫癫，至此才知道他心里清明。从如今情势看，自己确乎像个操舟于狂涛的渔夫，将来能不能比得上胤祥真是难说！

"太子是谁！"半晌，胤祥又道，"大约八爷已经册立了？"胤禛阴沉沉瞟了乔姐、阿兰一眼，说道："已经有旨意，不立东宫了。"胤祥拍手笑道："秦失其鹿，高才捷足者先得！这么看才公平，谁本事大，谁接龙位！"

胤禛惊讶地看着胤祥，这么大的见识，亏他应口就说了出来？遂叹道："我却担心，有朝一日不可开交，那可怎么好！"胤祥一哂，道："只防着八王之乱，有什么鸟事？四哥何必杞人忧天？"胤禛不敢久

坐，见胤祥不肯屏人密谈，踌躇再三，只好问道："十三弟，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万岁那日提及郑贵人的事，到底是怎样的？"

"郑春华嘛……"胤祥目光霍地一跳，半晌方道，"……这是个可怜人哪！如今还不知沦落到什么地步儿呢！""什么？！"胤禛几乎跳起来，"她……她没有……"胤祥点点头，说道："对，没死。杀这样的人太丧天良了，我没动手……这件事四哥不提，我也要说，她现在通州吴家花园，你一定给她换个安全地方儿。"

屋里一时谁也没说话，外间茶吊子已翻滚水花，咕噜噜直响。乔姐七年前就奉胤禟之命调查这事，一直推诿到胤祥圈禁，想不到胤祥此刻毫无忌讳，一口气说了出来！想着，看了一眼阿兰，二人目光一对，顿时火花一闪，忙避闪开来。胤禛原也怪他毫不戒备，仔细一想，这里封得水泄不通，什么敌我，什么狐媚子、正经人统都一样的，便也释然。思量许久，胤禛从齿缝里迸出几个字。"我知道这是胤礽作孽，你既说出来，我也直言相告，你下不了手，我代你处置好了。"

"你不可如此！"胤祥先是气馁地一缩身子，只一弹又跳了起来。刚刚压抑下去的情绪突然变得亢奋不可遏止，额上青筋凸起，脸被灼得涨红起来，"你要还想要我这个弟弟，就不能杀她！你是历过磨难的人，你晓得我此刻什么心境？我如今正在难中！我的心都要裂了！我……我凄苦难当！这个囚笼，我蹲了两千五百八十天！每天只能看四方天，看青砖地，看蚂蚁上树，看花开花落，看天阴天晴！"他暴跳如雷，双手紧攥着不停地抖，气急败坏地在屋里转来转去，话也越说越快："你看见过爱你护你的人被火烧死，你忘不了她临死那双眼睛，于是你的血冷了，结了冰——但我不能，不能，不能——你不用瞪我，她不爱我，我也不爱她，但她比我更惨！一个人叫人家始乱终弃，你有过么？一个贵妇人沦为洗衣奴，你家有过么？一个人吃了那么多苦，有多少罪孽也应恕过了！你杀她，不是落井下石？我和她——"他怔了一下，大叫道："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同病相怜，同病相怜！哈哈哈哈……"他狂笑着，"呜"地一声又哭了。

胤禛双手紧攥着椅背僵立着，满把俱是冷汗，目不转睛地看着疯子一样的弟弟，他已经吓呆了。乔姐惊得脸色惨白，阿兰一个失神，手中茶盘"当"地摔得稀碎！胤禛这才惊醒过来，他毕竟老于世故，已是镇静下来，叹息一声，吩咐阿兰："扶你十三爷坐下。老十三，我的痴兄弟，你要吓死四哥么？"说着，泪珠已滚落出来。

一阵歇斯底里发作过后，胤祥变得疲倦不堪，浑身无力，由乔姐、阿兰搀回椅中，竟似瘫了一样耷拉下头。许久，才抬起头，眼睛已不再亮得叫人发瘆："……四哥……你还来瞧我么？"

"别说得这么可怜。好好静养，得变着法子慰恤自己。"胤禛默然说道，"有机会，我当然还要来。你又没犯大逆的罪，我要保本，连你，还有大阿哥、二阿哥都得放出去——在这活棺材里头，好人也要急疯的。"本来他进来还要问问驻在京师的军营将官的事的，见胤祥这样，只好暂时作罢了。胤祥惨然一笑，说道："方才我是失态了，其实这里挺好，能钓鱼，能看书，能下棋，能捉鸟……四哥，梁园虽好，不是久处之地，你……回去吧。"阿兰看着胤祥颓然无力、呆滞茫然的眼神，由不得想着自家身世处境，满腹心思无处倾诉，一阵酸热，竟抽抽咽咽哭了。

胤禛起身正要走，诧异地问道："你怎么了？"阿兰忙拭泪道："十三爷的话，叫人伤心！我们女人终年不出二门，圈禁不圈禁一个样儿，像爷这样儿，生龙活虎似的，一锁就是七八年，可怎么受……"乔姐儿也泣道："四爷您在万岁跟前是说得上话的。就求您……"说着，也自哽咽难禁。胤祥眼泪几乎又要涌出来，却嗔道："这里没你们插的口。道乏罢，四哥，我的老家人文七十四，圈禁前给他出了籍，就住在西便门内，得便儿你叫人照料一下。可怜他恋主，竟不肯回山西去……"说罢，起身一揖，带着乔姐、阿兰竟自出去，取了钓鱼竿走了。胤禛茫然出来时，天已黄昏，一轮血红的太阳一半已掩在灰蒙蒙的西山之下。

第四十三回　投矾书胤礽谋兵权　追真情胤禛审太医

由“太子党”中的胤禛主持内廷事务，圣眷日隆，已成为引起朝野注目的大事。再加上秋闱出题“放太甲于桐宫”的秘闻，在一干太监朝臣中不胫而走，“太子爷命系于天，将要再起”的流言，像瘟疫一样传遍了紫禁城。困守寂城之内、面壁七年心如死灰的胤礽，一颗冰冷的心又复苏过来，燃烧起来，咸安宫地处紫禁城的东北角，西边是贞顺门，南边是养性殿，极是僻静的一个去处。听了小太监高连晚间造膝密奏，胤礽整整一夜没睡，双目眈眈注视着东北角高矗的紫禁城角楼，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胤礽不同于胤祥，他一落地就是太子。从他牙牙学语，精奇嬷嬷、苏拉太监，就教给他养威自重，入学第一课讲的就是“明德养性”，举手投足进退有序，要养成九州万物之主的风范。数十年处于深宫，除了偶尔伴驾出巡，从未离开紫禁城一步，因而，七年囚禁，胤祥几乎要憋疯了，胤礽却安之若素。但这一串儿信息传进来，他无法再平静下去了。

惊蛰又来了！尺蠖之曲，以求伸也，蛟龙沉潭七年，“莫非上天再次赐机于我？”胤礽的眼在暗中闪着波光，死死盯着角楼，“只要我跨出这一箭之地，左有胤禛，右有胤祥，文有王掞、朱天保、陈嘉猷，武有耿额、凌普，百僚皆我旧臣，羽翼爪牙俱全，谁能与我抗衡？”但这“一箭之地”想轻易跨出，谈何容易！一是不知道传来的消息是真是假；二是外边的情形一无所知。他相信这消息不会是无因而起——南闱考题出自皇上，公布天下，士民皆知，太监们捏造不来，内务府的太监、司官换了镶白旗的人，也是千真万确。但既然是真的，为什么皇帝没有下一步的动作？连老四也没有个信儿？想着，他的眼神黯淡下来。叫过高连，问道：“你再想想，说我‘东山再起’的那个太监叫什么名字？”

“回二爷的话，”高连皱眉道，“奴才和爷一样，在这院里一步不能出去。那太监常从内务府送东西来，到门口就折回去，从不通名报姓。哦！对了，他说话的时候，八爷府的何柱儿也在。余下的奴才实在不知道。”

“何柱儿？”胤礽歪着头沉思片刻，又问，“他没说什么？”“没

有。”高连因胤礽已反复问了几遍，心里多少有点不耐烦，口中却道：“他只在门口溜了几圈，向院里张望张望就去了。”胤礽吁了一口气，说道：“这么说，他是想进来看我，或者想说点什么了！”

高连实在无言可对，只好磕了个头沉默不语。胤礽知道，这已是难为了高连，再问也问不出什么，眼见天色已亮，叹息一声道：“连儿起来吧，你我都在难中，火坑里一栽就是七年！想来人生一世，能有几个七年？你好歹留点心。我也不想再当什么太子，只想带你们出去，做几日自由人，所以你得伶俐点，只要能探出实信儿，我们总还有指望的！”高连没想到听来一个考题，折腾得这主儿一夜没睡，心知事关重大，听他说得伤情，不觉坠泪道：“奴才打十岁就跟着主子，落到这一步还有什么说的！主子既这么着急，这几日咱们仔细点瞧着，看有没有机缘，那人再来，奴才拼着责罚，也得多和他攀谈几句！”

但整整两天，那个说闲话的太监没再来，何柱儿也没在门口出现。胤礽、高连急得像缚索猴儿似地抓耳挠腮。胤礽几次忘情，竟一反常态，有时直踱到大门洞，被守门太监极客气却极坚决地挡驾：“二爷，今儿怎么了？似乎脸色也不好？门洞里这么大风，着凉了不是玩的！主子要用什么，只管叫高连儿他们来传，当办的奴才不敢怠慢。”

“着凉了不是玩的！”这句话闪电般从胤礽脑海中划过。对这个地方不奉特旨，无论何人也不得进出，但只太医可以例外。从前几次小病，都是贺孟頫来，当此紧要关头，怎么就忘了他？胤礽抬头看了看天，估约是申牌时分，刚过七月节，白天的炎热余威尚在，西半天楼云峥嵘，极似要变天的模样。略一沉吟踱着方步不疾不慢地回到后殿，叫过高连道：“你别言声，悄悄弄两桶凉水，我要洗澡。”

“爷，”高连说道：“再少待一时，热水就送过来了。您自小儿身子就弱。怎么敢用冷水——”话未说完，胤礽一摆手道：“去去！越凉越好，要现从井里汲，快着点！”一边说，一边脱掉外头截衫。高连忙答应着去了。

胤礽赤脚站在殿后台阶上，只穿一件小衣，双手吃力地举起一桶，“哗”地劈头浇了下来，紧接着又是一桶。高连发了一阵子呆，这才明白胤礽的意思。因见胤礽被浇得脸色发白，连连打喷嚏，高连一边赶着帮他拾掇，扶着他到炕上换衣擦抹，一边哽咽道：“爷何苦作践身子！报个头晕、肚子疼，神仙也断不出来！”胤礽的热身子连浇两桶井水，素来娇贵的身体果然承受不了，连晚饭一口没进，身子已热得火炭

一般。高连忙到门口，把“二爷病了”的信儿传出去，叫人快请太医。门上的人见他白日还好好的，说病就病了，不免诧异。进来看时，胤礽躺在炕上瞑目而睡，呼吸粗重，脸烧得绯红，知道耽误不得，赶紧派人禀报内务府。不到一顿饭时候，胤禛便传了话，“请二哥稍耐，已经派人去叫太医了。”

天阴得愈来愈重，乌黑的浓云被压得低低的，在风中上下盘旋翻搅。突然闪电似金蛇走空般划过，石破天惊一声炸雷，撼得紫禁城不安地颤抖一下，那雨点已铜钱般洒落下来。霎时间，整个世界混沌一片，风呼雨啸像翻江倒海一样。胤礽被烧得昏昏沉沉，躺在炕上，只觉得自己像襁褓中的婴儿，在摇篮中晃动。他一时觉得好像坐在父亲膝头上，由着父亲调弄嬉笑，一时仿佛又见到了明珠，那张笑容可掬的白脸上，长着一双你永远看不透的眼睛。他觉得浑身燥热，口渴难当，双手抖着掀被子，口中道：“阿玛，阿玛……在这沙漠瀚海里真难走！水……水……拿水来！”一反手便抓住了一个人的手腕子。

“二爷……”

胤礽睁开眼，烛影下却是贺孟頫，欠身坐在雕花瓷墩下，正在给自己看脉。胤礽一翻身，半跪在炕上，揖手说道：“孟頫孟頫，救我一命！”

“不妨事的，”贺孟頫只道他烧糊涂了，跷着二郎腿笃定地说道，“我给二爷看了多少年病，几时骗过二爷？这病只饮食略清淡些儿，服一剂发表的药，保管就好了！”胤礽松弛地躺了下去，沉默良久，缓缓说道：“……我是该发表一下了，郁结得太多了。孟頫，近来都见过哪几位阿哥了！”贺孟頫不禁一愣，说道：“只见过五爷，七爷。昨个儿大爷也有病，进去略瞧了瞧，都没有什么相干。二爷，你安生养病，管它外头的事做甚？”

胤礽吃了一惊，这个胤禔，倒比自己还先“病”了！遂问道：“大阿哥害的什么病？”贺孟頫被他的神情语气弄得有些心神不安，也觉得这样谈话不妥，赔笑道，“病倒也不重，有点思虑伤脾，饮食不振……二爷，你好生躺着，我给你写方子……”说着便起身至案边，濡了墨就要写。却听胤礽格格一笑，说道：“只怕也是害了忧国忧民的大症候吧？”

一个明闪，照得这个冷宫殿宇里外通明，接着便是一声令人胆寒的炸雷！

“说说看，”胤礽从容坐起身来，已变得神采奕奕毫无病容，“皇上出题‘放太甲于桐宫’考较天下士子，又命四爷主持内务府，与胤禔什么相干？他要装病见你，必定有所求了？”

“没事……没有的事……”

胤礽又一笑，阴森森的声音使得贺孟頫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你看，我虽囚禁在此，却并非对外间事一无所知吧？我将‘东山再起’！天公降大任于我：岂是小人辈能挡得住的？不要忘了，这个地方儿是我的四弟管着！你当年给我开的春药方子还在我手，要不要抖落抖落？”“二爷——”贺孟頫万不料胤礽信息如此灵通，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位废黜多年的太子，僵立在地！

“你不要害怕，我怎肯害你？”胤礽拖沓地缓步踱着，“……我想知道，胤禔都问了你些什么话，他想叫你办什么事？我又没叫你谋反，值得就吓得面无人色？”贺孟頫嗫嚅良久，终于说道：“大爷问了些话，他想知道这次西征青海派谁为将，我说万岁没下旨意，只是人们风传要用十四爷。后来他又问，为什么不用十三爷。他还不晓得十三爷已被圈禁。我便说：‘这种国家大事，我一个郎中怎么懂？’没敢再多说，就辞了出来。”胤礽也是头一次知道，胤祥已经圈禁，脸上却故意不露惊讶之色，只冷笑道：“原来为了这个，大阿哥火性未除，还想再出去害人，只怕他难遂心愿！”

贺孟頫越听越怕，只想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因见胤礽沉吟不语，忙疾笔写了医案药方，呈上来道：“二爷，天快起更了，雨大夜寒，您身子又欠安，按这个方子抓一剂药用了，今晚好生歇息，明日就大安了。”

“唔。”胤礽不置可否地接过药方，瞥了一眼就撂到一旁。却到里屋存放家常用药的小柜匣里取了一块明矾，放在杯子里用小匙搅化了，蘸了笔写了几行字，吹干了，方来到外屋，对着等得六神不安的贺孟頫笑道：“孟頫，你好人做到底，把这张纸代我送出去，赏银嘛，自然是少不了的。”贺孟頫惊恐地站起身来，摇手道：“这万万使不得！二爷，您是懂规矩的，这地方私自夹带片纸出宫，是死罪！”“你还算懂规矩的人！”胤礽突然纵声狂笑，“你私开春药，蛊惑储君，陷主子于不义不孝，这是什么罪？在前明，就得剥皮揎草，在本朝，是凌迟处死！”

贺孟頫浑身都在颤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哀求道：“二爷，二

爷！好歹饶了奴才……这地方进出要搜身，带上这东西，连咸安宫都出不去！”

“你把它带出去，交给我的奶兄凌普。”胤礽脸上毫无表情，“我告诉你，你不过是在按天意行事！就是出事，这是一张白纸，谁能查出端倪？——至于咸安宫，我送你出去！”说罢进前一步，“啪”地就是一记耳光掴将去！

贺孟頫左颊登时紫涨起来，胤礽小声道：“浑虫！还不快跑？”贺孟頫顿时大悟，爬起身就往外逃，胤礽在后跳脚大骂：“落架凤凰不如鸡！连一味党参你都舍不得用！爷再倒霉，也是龙子凤孙！”叫骂着，已是泪流满面追出来，就雨地里又捉住了贺孟頫，劈脸又是两掌，啐道：“你是什么东西！撒泡狗尿照照你那副尊容！就敢来作践我……”

这一来，宫人们都惊动得跑出来，守在门口的高连心里清爽，赶着过来劝：“二爷和这种东西生什么气？他不过小人见识，墙倒众人推，赶热灶窝儿趋奉！您气着了倒值多了……”说着朝满身泥水狼狈不堪的贺孟頫屁股上又踢了两脚，高声叫道：“门上的人死绝了么？还不赶紧把这不识人敬的东西撵出去！”守在门口的内务府太监早已看愣了，眼见胤礽主仆又追又骂又打，忙一窝蜂出来，有的劝胤礽，有的撵贺孟頫，“还不快走！”胤礽被人架着，兀自“气”得发疯，跳着赤脚还要追，眼见贺孟頫平安出了大门，才放下心，高声道：“这叫人还能活么？先头他怎样巴结我来！如今又是这般嘴脸……我若平时一点也忍不下，早就气死了……娘啊，你怎么死得这么早，你晓得儿子受的什么罪么？”说着已是号啕大哭。众人听他如此凄恻，面面相觑无不伤情。

贺孟頫惊得三魂七魄不全，夹着那张纸在腑下，兀自心头狂跳不止。冒着大雨，淋得水鸡儿似的踉踉跄跄，高一脚、低一脚从皇极殿东侧向南，尽量避开有人的去处，因不走大路，只从南三所过文华殿，从传心殿门口出来。是时天已黑定，雷鸣电闪，雨似瓢泼，宫中黑魆魆的。倒也没遇到什么人。眼见到了东华门，刚刚舒了一口气，便听门口守护人高声叫道：“什么人？”

“我……”贺孟頫吓得打一个哆嗦，定住神看时，却是一等侍卫德楞泰，忙笑道：“是德军门呀！您不是管着西华门么？怎么又在这儿？”“如今两个门都归我管。”德楞泰审视良久，才想起来，因道：“是贺太医嘛！怎么连个雨具也不带？你进去给谁看病？记得你是从西华门进去的，怎么从这里出去。”贺孟頫定住了神，苦笑道：“今儿进去是给

二阿哥瞧病，不想触了他的霉头……”遂将药方的事一一回了，又道：“党参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贵药，况且都用的宫中钱，我何苦替二爷省？他积热在心，不先疏散发表就用补药，那怎么得了……走西华门虽离家近一点，好德军门，你瞧瞧这天儿，满宫里鬼影憧憧，我胆小，差点没吓死，只抄着近点的赶快出宫……”

德楞泰一声不吭，只是上下打量贺孟頫，听他唠唠叨叨说话，言语支吾，脸色青红不定，心下暗自狐疑，便道：“贺太医，你忍耐一时。如今四爷的规矩大，凡内官、太监、医士深入宫禁，夤夜出入者，一概要搜身。对不起，你到那边耳房，趁便换一身干衣服，这么大的雨，消停一下再走不迟。”贺孟頫心里只得叫苦，想说话时，德楞泰已是踅过东华门外，一副不理不睬的模样，只好跟着太监到南耳房去。

一时，胤禛的大轿在东华门外停下，扮作长随的性音打着伞。一个小厮提灯引道拾级上来。德楞泰忙上前将胤禛扶到檐下，方躬身请安，道：“下这么大雨，我还以为四爷今晚不查夜了呢，不想四爷仍旧来了！”

“查夜不查夜，也不对着你。你办事认真，我没个不放心的。”胤禛微微笑道，“我是惦记着二阿哥的病，下晚时他们禀我，说贺孟頫要进去。这会子想必早已走了？”德楞泰笑道：“赶早了不如赶巧了，姓贺的正要出宫，我叫他们查看一下。可怜见的，冻得不成个模样，就便儿给他换一身干衣裳。”正说着，贺孟頫同着两个太监出来，那太监笑道：“都搜过了，真的一丝不挂！除了一张开处方的白纸，什么也没有带。”德楞泰笑谓贺孟頫：“你说你胆小，却又放着乾清宫那边一路灯火大路不走，连个雨具也不带，脸又吓得死人似的，怎么怪我疑心？既然没夹带东西，你快回去拱热炕头去吧！”

贺孟頫巴不得这一声儿，忙不迭答应一声就要走，却被胤禛叫住了：“你回来，怎么这么忙？这一出去不浇你个落汤鸡才怪呢！”贺孟頫只好又站住，已被吓得脸色煞白。胤禛来回踱了两步，在贺孟頫面前站定了，刀子一样的目光盯视移时，方道：“二阿哥害的什么病？”

“回四爷，受了寒，伤风发热。”

“大阿哥昨日病，也叫的是你吧？”

“是……”

“他是怎么了？”

“大爷是中暑受热……”

胤禛不禁噗嗤一笑，“好嘛，一个受寒，一个受热，如今的时气真是不得了，倒难为了你这郎中！寒热攻心，想必他们心里也有点什么病罢？”贺孟頫陡地打了个寒颤，急速看了胤禛一眼，低头喃喃道：“心里是没病，心里是不打紧的……”

“心里没病，不怕吃凉药。”胤禛咬着细牙笑道，“只是大哥、二哥病得太蹊跷，我倒有些儿犯疑。《通鉴》有云，‘吾虽不及师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那张纸呢？拿出来给四爷瞧瞧。”

“……”

“哙？”

胤禛的话音不高，却透着巨大的压力，连旁边的德楞泰也震得心里格登一跳，贺孟頫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儿，抖着手取出那张纸，交给胤禛，说道：“奴才出来时因有些内急，带了这张纸……因天黑下雨，心里害怕，又怕在宫里拉屎叫人看见，因此就没用上。”

“休怪四爷刻薄。既然人都这么说我，我越发立个刻薄榜样。”胤禛接过纸来，凑到灯下细看那纸，普普通通的一张薛涛笺，并无异样之处，只好解嘲地说道，“万岁既把这个家交给我，不能不当心点儿。出一针一线的差错，都是我的干系哟！”说罢便将纸一甩扔了回去。贺孟頫没接着那张纸落在胤禛脚下湿地上。

“老天爷，”德楞泰一眼看见，惊呼一声叫道，“字迹！字迹！”十几个亲兵太监听他这一叫唤，吓得一怔！

胤禛也是心中一颤，脸色变得异常苍白，缓缓蹲下身子，抬手叫人掌灯过来，细看那纸时，果见几行被水渍的字迹愈来愈显。这原是一封信：

> 凌普奶兄转王掞师傅并天保、嘉猷台次一阅：礽自幽禁，自此七载有余，囹圄望天，泣血泪干！今如昔日之非伏地无缘相见。近悉西陲朝廷有事，盼得项斯之说，使礽有补过自新之

道，重返慈躬膝下，为良臣孝子。耿耿此心，唯天鉴之！

爱新觉罗胤礽敬启密书

一笔稍带潦草的楷书，字体极为熟悉，正是久违了的“太子”亲书！当场众人无不凛然。

第四十四回　夜巡城偶遇畸零女　显武功惊退劫路客

贺孟頫早已吓得面色如土，只是叩头，期期艾艾地恳求道："四爷圣明……实是二阿哥逼得无奈，做下这不是……求四爷超生……"

"唔。"胤禛含意不明地答应一声，接过那封信，小心地递给德楞泰，"用炭火烤干它。小心点，别揉搓坏了。"这才笑谓贺孟頫："你做下这种不是出来，那叫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叫我怎么回护你呢？"贺孟頫浑身筛糠，抖成了一处，只是磕头。半晌，才把方才见胤礽，怎样看病，怎样写信，又怎样把自己打发出来的情形一五一十实说了，众人听了一个个发愣。胤禛呆想半晌，突然倒吸一口冷气，如若就这样带着姓贺的去邀功，不但太子党视自己为叛逆，就是其余的人也难免议论自己落井下石，是小人行径。但这事又明摆着难以隐瞒，硬压下去后果更不堪设想。待贺孟頫说完，胤禛已有了主意，长叹一声道："二哥用心何其良苦！这份心智要用在忠孝上头，何至于身陷不测之地！你说是么，德楞泰？"

德楞泰哪里知道这位雍亲王一霎儿工夫已动了多少念头，忙道："何尝不是！二爷若是想出来，光明正大地递个条陈不好么？偏要鬼鬼祟祟的，不成个体统！"

"就是这个话。"胤禛点头，仿佛不胜嗟讶，"我这个人，就是心操碎了，人也不知道。其实我佛三乘妙义，归根结底是个'善'字。论你贺孟頫今日行事，只要入奏，你就是凌迟处死的罪。这叫我怎么办呐？"他故作沉吟，半晌，招手叫过众人，指着贺孟頫道："孟頫为人素来小心，就是宫里大小人儿有了病灾，他看病也还经心。我的二世子弘历幼年出天花，也是他侍候过来的。如今我想保他一条活命。你们要不愿意，我也保不了他；要愿意，我有个计较，说出来大家参酌。"

众人听了，都是面面相觑，方才搜贺孟頫时胤禛何等认真，这会儿怎么又说这话？一个太监便凑趣儿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没来由谁做这恶人，叫冤魂缠身呢！四爷只管吩咐！"胤禛回道："这才是明白人呢！先头老佛爷宫里的白彩，就是叫冤鬼缠死的！二哥被囚七年，想出来也是人之常情。只是不该私自叫人带信，反害得贺孟頫鬼不成

鬼，贼不成贼，犯了重罪。我想，就算贺孟頫自首报状，检举胤礽，事情也就掩过了。这一来，万岁爷必定还有点赏，贺孟頫你再拿出千把两银子分给今夜在这里的众人，大家也得了好处，你也逃了活命——这样如何？”

一席话说得大家无不眉开眼笑：今晚差点放脱贺孟頫出门，查出这桩巨案，全是胤禛的功劳，赏银是不用想的了，却不知这个王爷要怎样责罚。孰料他变戏法似地出了这样的主意！顿时七嘴八舌，有的说：“四爷是佛爷脱胎，这份慈悲心，啧啧！”有的说：“我们怎么好无功受禄，倒是四爷该受奖的！”有的喋喋颂圣，有的合十念佛，把个禁苑门户，翻做超生道场。德楞泰见胤禛用眼瞟自己，忙也道：“奴才奉旨守宫，只求不出事，全听四爷吩咐。”

“就这样吧，我皈依我佛，以拯救众生为怀。”胤禛脸上挂着悲天悯人的神色，“你还不赶紧谢谢大家！”说罢一径往外走，又回头吩咐道：“我要绕紫禁城巡视一遭，明日到畅春园奏明这事。你们好生守着，不许坏了我的规矩！”

此时的雨已下小了，胤禛因嫌轿里闷气，只换了双鹿皮油靴，披着鸭绒髦，笑着对性音道：“我不想坐轿，叫他们随后跟着，咱们安步当车好吗？”说罢二人并肩而行。

夜已经深了，朦朦胧胧的浓雾飘荡下来，冰冷的水气扑到胤禛有些发烫的脸上，十分清凉宜人。默默走了一段，胤禛忽然问道：“性音，你既然五荤不戒，为什么要出家当和尚？”

“我练的是童子功。”性音笑道，“剃了光头是和尚，留了辫子是童身。”

胤禛沉默了一会儿，又道，“那年淮北夜宿贼店，我至今不明白，你为什么救我？你当时知道我是皇阿哥么？”性音在暗中抬起头来，眼中熠熠生光，说道：“我虽然不知道你是皇子，却看出你是好人，你和刘家争买那个姓吕的女孩子，我白天都见到了……我的娘也是让人卖到广东去的。我先头小时候，跟过伍次友先生，又随李云娘大侠学艺，后又从了孔四格格去广西，孙延龄反朝廷时，我就在四格格府……我是从乱葬坟里爬出来的，两世为人了……”胤禛一下子站住了脚，悚然而悟，说道：“你……我小时候听四格格说过，莫非你就是……青猴儿？”

“不错，青猴儿。”性音笑道，“四爷，闻名不如见面。自小我就是顽皮猴儿，打不死的程咬金，如今是拴到你这旗杆上了！”“不不！”胤禛改容说道，“是胤禛有福，与英雄豪侠共处朝夕！”性音叹道：“我来投奔你，可没想这些个，我是想再见见四姑，不妨到京，正赶上她发丧……”

两个人又复沉默，沿着御河外沙土官道走着。许久，胤禛方问道，“你为什么又要留在我府呢？”

“我这一生仗剑行义，杀人无数，原想纵横江湖，除暴安良的。”性音素来豪爽不羁，极少这样动感情的，声音也有点发颤，“没想到太平盛世，坏人却越杀越多！后来就想，杀一人救一命，不如保个清官，至少能护一片，左审右看，毕竟四爷是个角色。所以就不想再走了。”

胤禛此时才真正明白，文觉、邬思道这干人，原先一味帮自己办差，后来又全力拥自己夺嫡做皇帝的真意，心里又感动又欢喜，又有点恐惧，不禁痴了。正胡思乱想问，性音却问道：“四爷，你吃过不少苦么？”

“吃过。”胤禛冷然说道，“不过不是饥寒之苦，不是皮肉之苦。是心里的苦。我自幼原本是懦弱不堪的，世上爱我的人或死或囚，没有一个好下场，真是寒彻骨髓般的冷！这么冷，就是生炉子也得变成冰团了，所以我早就变成了石头心——你都看见了的，我不抽烟，酒肉也极少吃，内眷没有宠幸，从不寻花问柳，虽非和尚，其实也是苦行头陀。你心冷一点，恶人就得怕你！他们怕我就怕在这里。”他说得很慢，一字一句地迸出来，铮铮然有金石之音，听得性音心里一阵阵泛起寒意。

二人边说边走，绕紫禁城一周，各处平安。胤禛从怀中取出金表看时，已在戌末亥初，因笑道：“公事完了，咱们也好回去了。不出明日，贺孟頫的事就出来，我们静待消息罢。”性音正等答话，却听西便门内吴家酒肆中古筝叮当作响，隔着爽风秋雨，传来一个女子清冽的歌声，甚为凄楚：

徐娘蛾眉悲晓月，媳妫罗袜冷西风。

且将冰弦寄遗恨，赚得闲人泪点红。

性音见胤禛听得出神，遂笑道：“四爷，这歌有什么鸟听头？咱们

快着回去吧，不定邬先生还在府里等着呢！”胤禛犹豫了一下，喃喃道：“奇怪……好像在哪见过这几句词儿……”正要走，里边又唱道：

聊将春色作生涯，阅尽园林几树花。

不愧吟香浑似我，却疑梦里度年华！

“哦！”胤禛脸上的肌肉急速抖了一下，他想起来了，这两首诗，他曾在胤礽的窗课册上看到过！他一声不言语，转身就走，倒把性音弄得莫名其妙，只好跟着。胤禛回到大轿里，脱了大衣裳，只穿一件酱色夹袍，外罩石青风毛巴图鲁背心，对性音道：“叫他们先回去，邬先生还在府里，就请歇在枫晚亭，明儿再见。咱们到茶馆里瞧瞧！”

吴家茶馆是西便门内最大的一处茶肆，原先名叫“嘉兴楼”，是金陵才女吴翠姑卖艺的地方。吴翠姑吞水银自尽时，她的一个远房侄子恰好在京，偌大的产业便归了他。改字号为“吴家茶店”。胤禛二人一进来，早有伙计迎上来，笑容可掬地问道：“二位爷台，楼上雅座请！是打茶围，还是请客？”

“唔。”胤禛阴沉沉答应一声，向里望了一眼，见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少妇双手按弦，旁边一个老苍头拍着云板，正唱一阕《春梦令》。

梨花云绕锦香亭，蛱蝶春融软玉屏。花外鸟啼三四声。梦初惊，一半儿迷糊一半儿醒……

一阕方罢，众人起哄儿喝彩：“好！这曲子比方才的还好听！”还有的怪笑着打诨：“乖乖儿亲的！怎的就惊了你的好梦？”乱哄哄地一片胡嘈。胤禛见如此庸俗不堪，皱了皱眉头，一边上楼，一边说道：“我专点这女子上来清唱，你叫他们散了吧！”说罢便自上楼来。那伙计愣着未及回话，性音将一块二十两的银饼子向他手中一丢，问道：“怎么，有难处么？”

那伙计大约从未见过这么大方的主儿，疑惑地看看银饼子，见银饼蜂窝白细，面上银筋一根到心，地地道道的台州足纹，顿时眼睛笑得眯缝在一处，道：“店里夹剪坏了，没法找，怎么办呢？”性音嬉笑道：“等夹剪修好，你找给你们掌柜的就是了。”说罢便上楼，见胤禛独坐在头一间雅座中，在灯下沉吟，没敢惊动，只站在一旁侍候。一时，那伙计手托茶盘，上头摆满了细巧京点，一路吆喝着上来，一边布茶，

一边说，“爷，马上就得。掌柜的说今日盘账，叫早散了。”说罢就要退下，却被胤禛叫住了，问道：

“你甭忙，我想问一句话。”

“爷请问。”

“这个卖唱的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回爷的话，”伙计忙笑道，“她是哪里人，小的实在不知道，只知道她是康熙五十年起的灶儿，叫文三娘，去年唱红了京城，这才知道她住在红果园。”说罢，见胤禛无话，便却身退出。

胤禛听得没头绪，呷了一口茶，正自沉吟，便听楼梯上细碎脚步声，文三娘怀抱古筝挑帘而入，蹲身低头向胤禛施了两个万福，轻声道：“给爷请安！”胤禛这才仔细打量，远处看身材，十分苗条秀气，近在咫尺审量，容貌并不十分出色，额前眼角已有密细的鱼尾纹，脸黄黄的，显得有些疲惫，只一双手，象牙雕的一般，柔腻圆润可人。那妇人被胤禛打量得浑身不自在，遂又施礼道：“爷台要听什么曲子？”胤禛心里打着主意，笑道：“听你方才唱的两个曲子，知你不是俗手。我久在京华，居然没听说过你的芳名！我有一个朋友，填了一首《南乡子》，家里班子怎么也唱不好，借你歌喉为之一咏，可好？”

“唱是能唱，只怕未必能如爷台尊意。”文三娘向几上安了琴，一边敛容坐了，调弦勾拨，一边低声说道：“请爷示下歌词。”胤禛挽首略一沉思，曼声吟道：

> 未惯云雨乡，小鹿心头忒煞忙。饶是情郎多温存，杜鹃啼血对残妆。篱间几度说愁肠，又恐欢后别绪长，软玉慵花眠不起，好梦难全枉倚象牙床！

吟罢，一边啜茶，盯着文三娘不言语。

文三娘已全然痴了，不言、不动、不弹、不唱，呆呆地抚着琴弦，全身僵了似地兀坐着发怔。性音心里奇怪，便笑道：“喂，你怎么不唱？”文三娘陡地抬起头来，两眼熠熠放光，嘴唇微微颤抖几下，说道：“您……您是什么人，在哪里见的这首《南乡子》？”话刚说完，门外忽然传来一声长号，那个楼下伴唱的老苍头一挑帘子闯进来；向胤禛

纳头便拜，大哭道："四爷您还认得老奴才么？"

"是七十四啊！"胤禛愣了一下，半晌才想起是胤祥的管家，叹息一声站起身来用手扶了一把文七十四，道："我在这左近找过你几次，都说你搬了家。还以为你回山西去了呢！这是怎么说的，会流落到这一步儿？我府离这里很近，有难处，怎么不找我？"文七十四老泪纵横，只哽咽着说不成话。他其实倒是去过雍亲王府的。但势败的人，胤祥又遭着官司，谁肯给他通禀！但这话却难以明说，文七十四半晌才回过神来，抽噎着说道："都是老奴才糊涂，四爷一身干净，怕给四爷招麻烦。"胤禛笑道："这个文三娘，是你的女儿，还是媳妇？"

文七十四泪眼汪汪地看了看三娘，摇头道："……都不是的，说出来折死奴才……"

"我明白了，你不必说了。"胤禛黯然说道："我派人去通州访了两次，人都说十三爷坏事后，顺天府就抄了他这处宅子，还到处搜拿一个姓郑的女子，也真难为你逃出来，竟沦为卖唱女子……"郑春华没等胤禛说完，已是泪落如雨，哽着嗓子直要放声儿，只强抑着呜呜咽咽，哪里回得出话来？胤禛见她如此凄苦，想起胤礽对她始乱终弃，甚至下毒手致她于死地，而她仍然懵在鼓里，倒觉今晚处置贺孟頫一事心安理得。思及如何安置郑春华，一时倒踌躇不决，皱了眉头沉吟不语。

郑春华知他为难，抽泣了一会儿，说道："四爷，昔日的事不再说它了。我是活过了头的人，并没有什么指望。听说您如今管着内务府，好歹……"她话未说完，胤禛便打断了，说道："二哥的事你别惦记，我自然是要照应的。只你这个人，我瞧着过于痴心。我想知道你如今还有什么心愿，你自己又有什么打算呢？"郑春华沉默了。什么心愿？她自己也说不清。她只盼能活着再见胤礽一面，能见到胤礽自由，东山再起。但这些事能对胤禛讲么？想了半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道："我人不成人，鬼不成鬼，原是最无耻的一个人。世上并没有我可走的路。大约有一日，那人出头，或者死了，也就是我的死期到了……"她说得很坦然，也很平淡，显然是思之已久的肺腑之言。

胤禛听得浑身一震，悚然抬头，盯着灯烛一跃一跃的光，良久才道："为什么只想到死？还有别的路可走！"

"别的路？"郑春华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目光看着胤禛，"入宫，是当皇妃还是王妃？是做宫娥，或还是去洗衣服？再不然索性就在民间卖

唱，讨饭？”话未说完，胤禛合掌急急说道：“阿弥陀佛，罪过，岂不闻佛法无边？”

刹那间，胤禛已想定了主意。他倒不像胤祥，与郑春华有“同病相怜”的感觉。他一面怜恤这女人身世凄苦悲凉，更要紧的，如今胤礽是百足之虫僵而不死，摸不清皇帝“放太甲于桐宫”究竟是什么意思，留着这女人，无异于手里多了一张牌！想着，胤禛又道：“就这样，今晚你们随我回府，明儿叫高福儿去净土庵给你办个度牒，先在我府带发修行，容我在玉皇庙那边给你造一座小庙。你安安生生在那修行下半世，管它世事如何纷扰——如此可好？”

四个人走出吴家茶馆，已近子时。雨已经停了，一天莲花云在藏青色的穹窿下缓缓东移，斜月时隐时现，照得大街小巷朦胧幽暗，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几个人各怀心思默默踏着积水走路，谁也没再说话，刚踅过金鳌玉蝀桥，性音突然扯了胤禛一把，说道：“四爷！后头有人跟！”

几个人同时站住了脚，胤禛陡地醒悟，说不定早就有人跟定了文七十四和郑春华，单等自己上钩！今日同时拿到自己和郑春华，明日立时就是一件倾动京华的新闻——自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为什么就想不到这一层？他心里一惊，额前立时沁出一层冷汗。正张皇间，桥前四个黑影已经堵住去路，俱都是彪形大汉，辫子盘在脖子上，双手叉腰，一声不吱，暗中却看不见脸色！

“兄弟，”性音向胤禛摆了摆手，自向前去，当胸一揖笑道，“哪个道上的？借一步光！”站在桥基台阶前的大汉将手一伸，阴沉沉说道：“别管哪条道上的，给五百银子，你们走路！”性音嘻嘻一笑，说道：“五百银子不算多。明晚兄弟亲自送来，如何？”

那大汉回头笑道：“你听听他多聪明！——你太勒啃，何必明晚？把他们三个留下，你这会子就拿去！”

“要是我不肯呢？”性音刁笑一声，“我这人向来说一不二！”“那就请你吃一百拳！”大汉说着，一个冲天炮打在性音肋上，打得性音一个趔趄，倒退两步，口中却道：“一百拳就一百拳！我这人要钱不要命！”

四个人先是哄笑一阵，接着便围住了性音，噗噗地你一拳，我一脚猛击性音，那性音被围在垓心，被打得东倒西歪，跌跌撞撞站不稳，一

边“哎哟”呼疼，一边数着，“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怎么还打！你们怎么没完没了么？”胤禛先替他捏一把汗，见他如此做法，晓得性音本领高强，与几个贼人作耍，听见后边传来脚步声，不由高叫道：“性音，为什么不还手？”

“不是不还手！”性音似乎无可奈何地答道，“是怕他们吃不消，我怕破了戒！”说着，猱身一纵，双手反击一拳，只见两个黑影忽地飞起五六尺高，接着“咕咚咕咚”两声响，已是栽进桥底水中，接着不知怎地身子一拧，已是一手一个捉了两个。胤禛等人早已看得目瞪口呆，眼见这和尚提着两个人上了桥头。对后边跟上来的六七个贼说道：“还你们人！凭这点本事就想走黑道儿！把这两个死尸拿回去下酒吧！”说着双手一送，两个大汉弹丸似地直冲下去，砸得几个人倒在下头直叫！

性音眼见无人敢上来动手，双手一拍道：“今晚晦气，手都弄脏了！爷，咱们走路！喂，谁要不服，看着这石狮子！”说罢，用手在一尊石狮子的项间轻轻一抹。众人起先不知他捣什么鬼，正愣间，却听“扑通”一阵响，那狮子头竟也滚落河中！几个贼打一声呼哨，早逃得无影无踪。胤禛不禁骇然。文七十四道：“你既有这么大本事，为什么不捉个活口？”

“捉活口有何难哉？”性音冷冷说道：“怕是捉到了没法审，四爷反而为难！”

第四十五回　解四书欺猫掩鼠行　训皇子打骡给马看

康熙因住在畅春园，贺孟頫当夜没有回府，连夜飞骑赶到，一直等到天明，才得递牌子请见。他只是个六品供奉，官微职卑，不奉旨原是难见皇帝，但“首发”胤礽又不能让人知道，好说歹说，门上太监才进去通禀了。一时便见张五哥出来，问道：“你有什么事，急着要见皇上？”

“回张军门话，”贺孟頫赔笑道，“事体实在要紧，待进去我再回禀大人！大人想，我一个小小六品官，除非活腻了，怎么敢随便打扰皇上？”张五哥想想这话有理，便道：“你随我进来吧。粤闽滇浙四省海关总督魏东亭犯病，皇上正召见在京的江宁织造曹大人询问病情。等一阵子问过话，我再给你禀告。”贺孟頫左右看看无人，忙凑到张五哥耳边，如此这般将昨夜的事回了，道：“军门，你看，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敢怠慢？”

张五哥忽地站住了脚，“真的？”但他从贺孟頫的眼神中立即断定此事决非虚假，“你就站在澹宁居阶下候着，待曹大人出来，皇上就见你。”说罢便进殿来。

“五哥，你看看这是什么？”康熙正长篇大论地说话，见五哥进来，指着殿门后十几个黄布口袋说道。张五哥愣了一下，答应着提起一袋，探手进去，摸了一把出来，却是粳米，粒儿长长的形似纺棰，微红如玉，遂笑道：“皇上，这是粳米。”“你说得对，是粳米。”康熙心情似乎有点激动，“不过你不知道，这米是由朕培育的稻种。康熙八年在北京试种，直到十七年才成功。如今在江苏、浙江、江西，连两淮也都种上了，一年两熟——这是头一季新米，你明白么？”

张五哥把米放在鼻子边嗅嗅，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不禁诧异道：“哪有这个话？淮北我最熟的，历来粳稻连作都是紧巴巴的。天爷！那不是一亩顶了两亩？”

“就是要它一亩顶两亩！”康熙脸上泛着红光，得意地说道，“朕当年用‘一穗传’育种，在北京种出此稻，还做过一首诗呢！‘紫芒半顷绿莹莹，最爱先时御稻深。若使炎方多广布，可能两次见秧针？’为什么想

两次‘见秧针’？朕就是想与天下群黎食此嘉禾！只皇帝一人享用，终究没什么意味！如今果然做到了，叫朕怎么能不高兴？”说罢开怀大笑。张五哥跟从康熙已有八年，极少见他这样欢喜，真不忍心把贺孟頫的事禀知他，正寻思如何进言，却听曹寅道：“这稻米推广数省，魏东亭出力最多。他要知道这几石米叫主子这么欣慰，必定高兴得睡不着觉呢！”

康熙听他说起魏东亭，脸上已没了笑容，半晌，才叹道：“小魏子忠孝两全，只是他太心细，忧谗畏讥积郁生悲，一半是身病，一半是心病——你带上金鸡纳霜回去，叫他千万不可轻用人参——把朕的这些话转告他，不就是亏欠国库七十多万银子么？想法子补上就是。他的大儿子也有十七八岁了吧？在南京再设一个织造司，叫他的儿子补上，总有法子还上的。还有你，不也是这样？反正如今欠债的越来越多，法不治众，朕总不好都捉起来逼债吧？唉，猫老就要避鼠。朕是管不了这么多了！你们自己心里要明白，趁朕活着时好歹把债坑填了，将来换了主子，再刻薄一点，有些人可怎么得了？”

“主子说得高高兴兴的，又说这些话，叫奴才伤心。”曹寅赔笑道，“主子既有这心，也断不会给奴才们选个刻薄主儿的。”

康熙没有理会曹寅的话，慢慢挪下炕来，缓缓踱了两步，说道：“曹寅跪安吧。”

“皇上，”张五哥眼见曹寅辞出去，想想贺孟頫还等在外头，心一横说道，“太医院的贺孟頫想见主子。”康熙闪了张五哥一眼，说道：“贺孟頫？他有什么事？朕乏了，有事叫他去见马齐吧。”张五哥只好答应一声，走了两步，终觉不妥，遂又回身说道：“万岁，他要回二爷的事，就见了马齐，依旧要来禀万岁的。”便将贺孟頫揭露矾书案的事一长一短说了。

康熙顿时涨红了脸，先是暴躁地在殿里兜了两圈，倏地停了脚步，已镇定下来，只是脸色铁青，阴沉沉的十分难看，冷笑一声道：“你叫姓贺的进来，再去韵松轩，叫方苞、马齐和张廷玉都过来。传旨：带胤礽到畅春园，在京的皇阿哥也都来！”康熙说一句，张五哥答应一声，叩头出来，向脸色煞白的贺孟頫道：“快进去吧，皇上叫你呢！”

“喳！”贺孟頫忙答应一声，早有李德全为他挑起帘子。贺孟頫虽常见康熙，但正规接见，还是头一回，踉跄进来，报着名双膝一软已经跪

倒在地。将矾书递给侍卫。

康熙却不问话，只坐在炕沿上一口接一口吃茶。一时间澹宁居里静极了，只听殿角硕大无朋的自鸣钟不紧不慢地“咔咔”作响，和着贺孟頫粗细不匀的喘息声。不知过了多久，殿外响起一阵脚步杂沓声，帘声响过，马齐为首，后头跟着张廷玉、方苞，还有雍亲王胤禛鱼贯而入，除了方苞，各人报了名字，在御榻前一溜儿跪了下去。康熙仍旧一言不发，神情严肃地望着窗格子不语，众人都觉得屋里气氛紧张得令人发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足过了一袋烟时间，李德全方轻手轻脚进来，向康熙一躬，说道：“书房那边邢年回话，八阿哥胤禩今儿请了病假，其余阿哥都过来了，不敢擅入，在门外头跪候。”

“不敢擅入？”康熙冷笑一声，“朕居然还有这么孝顺的儿子么？快把各位‘爷’都请进来！”话虽说得冷嘲热讽，但毕竟开了口，众人倒觉比方才那种带着杀气的沉闷好受一点，都无声地透了一口气。接着，便见以胤祺为首，后头跟着胤祐、胤禟、胤禩、胤禟、胤禟、胤禑、胤禄、胤礼、胤祎、胤禧、胤祜、胤祈共是十三位阿哥，都煞白着脸，神情沮丧地进来，向康熙请过安，跪在地上。只胤禩、胤禟两个人胆大些，不时瞟康熙一眼，康熙问胤祺：“朕记得今儿是宗学里会文，如今熊赐履死了，汤斌老了，怕是谁也管不了你们这群‘爷’了吧！倒想知道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学问？”

胤祺原不知道康熙传见是为了什么事，一听是问功课，顿时松了一口气，说道：“阿玛，自从上回颁旨，皇阿哥无奉旨差事，一律入宗学读书，兄弟们极安分的。今儿会讲，我们请的是致休大学士李光地。讲的四书……”

“四书是好书。”康熙嗯了一声，“李光地是个有学问的人，断不至讲错了。朕倒想考察一下你们究竟根底如何。胤禟，你说说看，四书是讲什么的？”胤禟不防康熙头一个就点到自己，但题出得这么泛，怎么答呢？沉吟片刻，胤禟答道：“四书是讲立德修身的要言妙道，仰之弥高，俯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但能探其本源，只讲一个根本之处，乃是仁恕之道。”康熙笑道：“你倒乖巧，朕问的泛，你对的更泛！什么叫仁？克己复礼谓之仁，恻隐之心出自天性。但要真正能使本性不迷不乱，就要讲礼，你可要记住了。”

胤禟忙顿首领教，道："阿玛点铁成金，儿臣心领而神受了。"康熙又问道："胤禩，你以为四书讲的什么？"胤禩被问得一怔，刚刚讲过的题，怎么又问出来？他寻思良久，方道："父皇圣训极明，四书讲的是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不错。但历来不少人就'克'不了这个'己'，这是什么缘故？"康熙转脸问张廷玉，"廷玉，你给他讲讲！"张廷玉忙向前一揖，说道："是。不能克己，是因为人为物欲所染，不认识'己'。不知己，自然就不知彼，以致本性迷乱。所以要克己，非在格物致知上下功夫不可！"康熙啜茶说道："胤禩可听见了，你的病根就在此处，不要以为你粗喉咙大嗓子就叫豪爽，朕看那叫粗俗！"又问胤禵，"你说说四书到底讲的什么？"

胤禵至此已经明白，顺着康熙的原话答，依旧要挨碰，遂叩头道："父皇和张廷玉讲的，儿臣全然铭记于心！据儿臣愚见，无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讲的是上智之士的学问，儿臣学四书，为的辅佐圣主，立功名于天下，垂事业于后世。所以儿臣以为四书讲的是治国平天下之至理！"

"大哉斯言！"康熙笑道，"到底你还有点志气。胤禛，你是他一母同胞的哥子，他说得对么？"胤禛因是先进来的阿哥，又居长，没有随胤祺他们同跪，一直有点局促不安，见康熙点到了自己，就便儿跪倒在地，说道："父皇最知道儿臣的，儿臣不但崇儒，而且重佛。方才兄弟们各抒己见，都有独到之处。但如六祖慧能譬讲精义，谓之'好则好矣，了则未了'。儿臣以为无论何种学问，总以立心为本。以佛学论之，心即灵山，以儒学论之，治国平天下好比是果，如不施肥浇水，这果是结不出来的。所以无论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总得先要诚意，不诚意不能正心，不正心不能格物，不格物不能致知，不致知不能修身，不修身不能齐家，更谈不上治国平天下！此乃儿臣一得之愚，未必说得是，求父皇指点！"

康熙赞叹地看了看一脸谦虚庄重的胤禛，半晌，却道："你说的也不见得如何高明。方先生，这正该你讲讲嘛，怎么不言声？"方苞站在一旁听了半日，心中什么滋味全有。康熙待人，历来是儿子严于外戚，外戚严于侍卫，侍卫严于内臣，内臣严于外臣，他对此早就感觉到了。有时他感到康熙对儿子的冷酷超乎常情，难于理解。今日康熙借讲学问，对儿子们分别痛下针砭，方苞才知，这位年过花甲的"圣君"，真正爱的还是自己的儿子。爱而知其恶，怒而愿其争，较之常人似乎更深一

层！方苞心知康熙最赏识的是胤禛的回答。但胤禛的话顺了康熙盼子成器、孝悌敦睦的心，虽不无讨好的意思，也确是无懈可击。因见康熙问及自己，方苞小眼睛灼然一闪，说道："四阿哥说的确乎有理。其实各位阿哥所见也都有独到之处。据臣看来，做人无论立品立学立功立德，最要紧的是讲究'慎独'二字，立于物欲之中，如能不欺心，先审己而后论事，心地才能纯洁正大，观事才能周详，循道而行，无往而不吉。万岁一边问，臣在旁一边想，其实大家都已说乏了，臣只好从空处发掘这点余意罢了。"

"你们听见了么？这才是真谛所在！"康熙隔帘瞧见邢年带着胤礽到了澹宁居阶前，登时敛了笑容，睨了一眼儿子们，说道："今日朕叫了胤礽来，请他给你们现身说法。"说罢手一摆，冷冰冰向外吩咐道："既然来了，就进来吧。"

胤礽穿一身灰府绸夹袍跟着邢年进了殿。他身上还在发烧，仿佛不胜其寒似地瑟瑟发抖，见了康熙，痛苦地嗫嚅了一下，颓然伏倒在地，颤声说道："罪臣……儿胤礽叩请皇阿玛金安……"他的出现立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人们以诧异的神色看着这位已被废黜了七年的太子。他曾经高踞于一切朝臣之上，如今却沦落到这种狼狈的境地，都有说不出的怅惘和感慨。

"胤礽。"康熙没想到他真的病着，眼中闪过一丝柔和怜悯的光，但很快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冷冷问道，"晓得朕为什么传你来么？"

胤礽怔了一下，叩头道："儿臣不知。"康熙顿了一下，说道："你囚了几年，外头的事自然不知道。如今阿拉布坦的兵攻陷青海，准葛尔部大将策零率兵占领拉萨。原来你在位时安置了传尔丹、祁德里镇守阿尔泰，额鲁特守西安，朕原以为千妥万当，不料竟是一败涂地，片甲不还！六万多人战死戈壁滩，令人思之心惊！"胤礽听康熙口气并不严厉，似乎是追究责任又似乎是咨询方略，难道这么快就有人保荐了自己？想着，忙叩头道："儿臣当初调这几个将军驻守西疆，因是他们都曾随飞扬古征讨过准葛尔，西边的情形略熟悉些。其实传尔丹为人自大浮躁，额鲁特粗疏愚鲁，都不是将才。只一时选不出人才勉强任命。今丧师辱君，都是儿子当初调度无方，乞父皇重重降罪。既然当初因儿臣之过酿出今日之乱，求父皇开一线之恩，允儿臣戴罪立功将兵出征，补过于万一。"

"你毛遂自荐，勇于承当责任，这原本很好。"康熙叹道，"可惜你

去不成。就因为举荐者非其人，被举者又太少了点光明正大！”胤礽心里格登一下，一时揣摩不透康熙的话意，遂试探着道：“儿臣以戴罪之身，闭门读书七年，深知昔日之非。本意只愿终生面壁思过，在父皇庇佑之下安度天年。但如今国家有事，主忧臣辱，半朽之木良工不弃，求皇上勿以昔日之非使儿饮恨终生……”说至此，不知哪一句触动自己情肠，胤礽已是泪流满面。

康熙冷笑一声道：“你未免太聪明。又装鬼又做钟馗，一个人就想演一台戏！你一辈子吃亏就在于又不老实又无能！”他霍地跳起身来，抓过那张白纸一下子甩到胤礽面前，厉声道：“上书房大臣和你的弟弟们都在这里，你大声点说，这是什么东西？”胤礽一见这纸，吓得几乎昏厥过去，伏在地上浑身颤抖，豆大的汗珠滴落下来，却一句也回不出话来！

“用矾水写字，用计策送信，这心思，这能耐，你们谁会？谁能想得出？”康熙凶狠地扫视着皇阿哥们，“使这种小人见识就想蒙过朕去？说什么只愿面壁思过，怎么信里又说‘囹圄望天，泣血泪干’？你想当良臣孝子，朕巴都巴不得呢，又为什么施这种鬼蜮伎俩？”

“父皇！”胤礽心里又惊又悲，“儿臣实在无由自陈，不得已出此下策……”

“放屁！”康熙“呸”地啐了一口，“你一言一动一饮一食，没有一件朕不知道的！有奏陈不能叫内务府代转么？就你这样的见识，朕就把兵权给你，你能称兵构难、夺了朕的基业？”胤礽吓得脸上毫无血色，连连顿首，语不成声地道：“儿臣没有这心思，儿臣岂敢……”

“你当然敢，你已经敢了！你若不敢，焉能有今日？”康熙怒吼道，“你虽是庸夫，胆子并不小！”

众人此时全吓傻了，大殿被震得嗡嗡作响，全是康熙震怒的咆哮：“你以为朕出了个题目，叫‘太甲放于桐宫’，又轮到你出来张翅了？告诉你，无论是谁，只要存了枭獍之心，在朕手里就没有日子过！朕虽精力不济了，心里清明着呢！”说至此，康熙粗重地喘了一口气，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张廷玉、马齐早吓得长跪在地。方苞虽略撑得住些，心头也是突突乱跳，好容易见是话缝儿，忙近前一躬道：“主上，胤礽不过是笼中一鸟，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教训几句，还让他回去算了。”马齐也忙道：“请皇上保重龙体。”一时，胤禛等皇阿哥也忙叩头

为胤礽乞恩。胤禛一边叩头，口中胡言道："也怨不得皇上生气，其实追根儿，都是传尔丹的不是……"

当下人声鼎沸乱糟糟的，胤禛不过胡说八道混在里头打太平拳凑热闹儿。偏是十七阿哥胤礼有意出他的丑，待人静后方问道："方才十哥说父皇生气怨传尔丹，兄弟怎么就弄不明白？"

"传尔丹嘛……"胤禛被他揭得一愣，瞪着眼想了半日，说道，"我听说他在阿尔泰乱杀蒙古人，挑起边衅又应付不了，叫人家包了饺子馅儿，朝廷还得给他赐谥号。他要不激恼了阿拉布坦，哪有今日这事？"众人见他满口胡言要笑又不敢。胤礼却装作不懂，问道："莫不成叫蒙古人多杀几个八旗子弟，占了青藏再占中原，我朝被杀得尸横遍野，父皇就不生气了？"

此时人声渐稀，弟兄二人拌嘴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想笑又不敢。康熙气得脸色铁青，大吼一声："来人！"

德楞泰、张五哥、刘铁成一干侍卫忙上前答应一声："在！"

"把这两个畜生揎出去，每人二十藤条，狠狠打！"

"喳……"

三个侍卫对视一眼，因见无人出面讨情，只好把胤禛和胤礼架了出去。一时便听到外头噼噼啪啪的藤条声。

"方苞说得对，你不过是一只笼中鸟。"康熙见众人无不面色惨白，毛骨悚然地偷觑自己，冷酷地一笑道："大约这笼子是金丝所编，所以你胤礽还存着些非分之想。朕本想今日杀了你，又怕人说虎毒不食子。你死罪可免，活罪难恕。你不能住在咸安宫，因为这里'安'不住你的心。所以，将你移到上驷院——邢年呢？"

"奴才在！"

"带他去吧！"

众人都散去了。康熙留住了方苞，问道："今日这事，朕处置得如何？""皇上打骡子惊马，用心极善。"方苞叹道，"至于马惊不惊，臣不敢断言。"康熙被他一语道中心思，目光霍地一跳，沉思半晌才道："不

谈这事了。明日你进来，叫上张廷玉，朕有密谕给你们。”

“胤礽在病中。”方苞道，“皇上不宜处分过重。”

康熙略带心酸地一笑：“不要紧。上驷院其实并不坏。咸安宫到底是宫，这名字容易叫他想入非非。就是别人，朕也不要他们惊得筋软骨酥，只要知道朕这个驭手不好惹的就成了。左右是左右，谁叫朕养出这么一群孽障呢？”

第四十六回　悲前景穷庐抚琴弦　议继统深宫论遗诏

因惦着康熙有密谕，方苞起了个大早，坐一乘青布小轿赶往畅春园。待到园门口，却见张廷玉已经候在那里。方苞下了轿，看看满天星斗，吸了一口清冽的寒气，笑谓张廷玉："我以为我今日必定占先了，想不到你比我起得还早。"

两个人正有一搭没一搭嗑着闲话，见里头两盏西瓜灯晃悠悠地出来。定睛看时，却是侍卫张五哥，张廷玉忙上前问道："五哥，你巡夜么？晓得不晓得皇上召见方先生和我？"

"你们已经来了！"五哥笑道："我是奉旨专候的。跟我进来吧！"

张方二人跟着张五哥沿着花洞过去，见澹宁居黑魆魆地矗在远处，却没有过去，顺着殿东石栏桥向北而去，两个人也不敢问，只跟着七拐八弯地往前走。

"到了。"五哥舒了一口气站住脚，"就在这个小院里。这是宫中之宫，园中之园，我也只能到这里，前头是武丹大人管的御苑。"说罢便自去了。

方苞和张廷玉惊讶地对视一眼，张廷玉兼着领侍卫内大臣，竟也不知宫中还有这个禁地！此时天色渐明，两个人却如在梦里，抬头看时，只见这里的房舍矮小，茅屋纸窗，院中种着松柏桧竹，青幽幽碧沉沉，柏墙上结满柏籽，迎面门额上白底黑字，写着"穷庐"二字，院中上房亮着灯，隐隐传来幽冷的琴声，两个太监迎出来，打了个千儿，将手一让，示意他们进去。

"皇上已经驾临了么？"

张廷玉一边跨进，一边问。两个太监却不回话，只低头在前面带路，到阶前自躬身退下。方苞见两边超手游廊下太监来来往往，脚步轻捷，一声言语没有，只用手势互相招呼。二人正诧异间，正房里琴声又响，勾抹挑拨十分缓慢，有人低吟道：

茗冷烟消兮怅对讲筵，

台榭寂寞兮衰草陌阡。

羽毛凋零兮仰首问天！

何为流年如梭兮斯世苦短？

千古英豪兮陵阙黯淡，

西风残照兮游子留连！

正是康熙雄浑苍老的声气。方苞不禁热泪盈眶，正俯仰不能自制，却听张廷玉哽咽着轻声道："古来耄耋天子指不胜屈，皇上春秋鼎盛之年，何以自伤，作此悲凉之语？"

"是廷玉和方苞么？"康熙停了琴，微叹道，"进来吧。"

两个人答应着进来，却见康熙端坐在木榻上，一炷御烟飘散着幽香，一张古琴横在膝前，眼神中带着忧郁，却并无悲戚之感。见他们进来，康熙一边吩咐免礼，口中道："音无哀乐，随心感应而已，朕并不伤感，是你二位自己有心事罢了。"

"皇上不该起得这么早，"方苞说道，"就是睡不着，躺着养养神也是好的。"康熙淡然一笑，说道："朕倒真有点怕死，既然儿子们不孝，自己再不善养自己，怕不早早儿去见列祖列宗？"

张廷玉料是昨日的事，康熙的气还没有平，遂道："据臣所见，谋逆篡位的心思，阿哥们都是没有的。二阿哥久幽思动，亦是人之常情，皇上昨日已经警戒了他们，不必再生气了。"

"朕不是生气，是无可奈何。"康熙的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却又十分清晰。"雍亲王劝朕，让大阿哥、二阿哥、十三阿哥都松动一下，朕原也有此意。只你们看看这情势，朕敢轻易放他们！胤禛、胤禩、胤禵，只怕还有胤禩、胤禟，都想带兵出征。放在二十年前，朕欢喜还来不及呢！如今你就看不透他们的心！告诉你们，朕一点也不怕陈桥兵变。怕的是他们糟蹋祖上传下的基业。十个阿拉布坦朕也不怕，只要有土谢图台吉策应一下，他就要完蛋。怕的是季孙之祸在萧墙之内呀！"

张廷玉道："皇上将阿拉布坦富八城地域分给土谢图台吉一半，庙算高明啊！""也没什么高明。"康熙把琴放在一旁，活动了一下身子，"当时朕就说了，这是空头人情，要看他自己的本事。土谢图台吉还是有忠心的，说起来，他还是胤祥的嫡亲表弟呢！"

"既然如此，"方苞低头想了想，说道，"皇上何不赦了胤祥，索性人情做得大一点？反正胤祥也没有大过错！""你哪里知道胤祥！"康熙说道，"他不同别人。要是五阿哥，朕早就撂开手了！胤祥有点像胤禵，倔强胆大，争胜好强，既然没福承位，就得好好磨磨性子：防着他日后捅马蜂窝。那时没了朕，谁能护得他周全？"

方苞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盯着康熙，半晌才道："臣愚昧，万岁囚禁十三阿哥，原来并非惩罚，竟是护他？既说十四阿哥也是这样，皇上何不一例处置！"

"你问得好。"康熙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笑容，"不过朕说的是'有点像'，并没说一样。也正为喀尔喀蒙古是胤祥外婆家，所以不宜用十三阿哥。倒是十四阿哥出去，只怕还稳当些！"方苞一直纳闷，为什么不放胤祥，原来竟是怕他争这个兵权！方苞心有灵犀，顿时如醍醐灌顶：阿哥争位如此激烈，设如让胤祥前往青海，与喀尔喀外婆家联兵，万一京中有变动，那可真是……想着，方苞的脸色变得苍白了：帝王心术真令人可畏呀！康熙见张廷玉发呆，遂冷冷说道，"假若不在这个地方，不是你两个这样的人，这话朕是断不肯讲的。谅你们已经知道了朕的苦心，但你们不能说破了，说破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朕召你们到这里，不为这个。朕想问问你们对朕这些儿子有何看法。这地方极为机密，无论对与错，朕绝不降罪——朕要打一打遗诏的腹稿。"

张廷玉和方苞惊得面如土色，"扑通"一声一齐长跪在地！方苞脸颊急速抽搐几下，叩头道："主上，你说的什么话！臣期期以为不可！"张廷玉也连连叩头道："方苞奏的是！万岁方过耳顺之年，体魄强健，圣寿正绵绵无期！"

"不要持俗人之见嘛！"康熙平静地说道，"你们还坐着，听朕说。大凡帝王无论庸主英主，都忌讳这个'死'字。清醒之际不想后事，临危之时，人已经昏迷不省人事，才叫子孙寻个大臣，任意撰写遗命，语气不是本人语气，说的话也不是本人想说的，何其可悲！你们都是学穷天下的才士，想想看，这种事少吗？"

这种事当然太多了。两个人却都不敢回话，只默默不语。

“既然活着不立太子，就不能不在‘死’上多盘算盘算。”康熙沉重地点点头，叹道：“都怕死，其实谁也不能长生不老。从秦皇、汉武到嘉靖、万历概莫能外。朕不能学他们！朕两废太子，心劳日拙，已经说不上什么强健了。臣工们不敢说，朕自己知道，老病已至，无常渐近。朕坐着听臣工奏事，时候略长些，就头晕手颤，观瞻不雅……”康熙神情镇静自若，但张、方二人早已听得心旌摇荡、不胜悲凄，泪水在眼眶里直转。康熙却不理会，侃侃说道：“朕已经想定了，这遗诏要分成两层来写，立继位人是一层，无须多说，更要紧的一层，得趁着心明神爽的时候儿，把生平所为所思，披肝沥胆昭示子孙，为子孙治事垂训。所以要多说些话，用随笔的办法一条一条说清楚。不能等到不中用的时候写个条子、指个继位人完事儿！”

张廷玉流涕说道：“皇上推心置腹待臣，臣岂敢畏惧不言？据臣素日看，皇阿哥里边才德可追踪皇上后尘的，似乎三阿哥和八阿哥最好。三阿哥欠缺的是治事之才，少了点历练；八阿哥嘛，似乎对人过于迁就了一点，大的毛病儿还真说不上来。”

“你看呢？”康熙转脸问方苞。

“学问，阿哥们都不含糊。”方苞斟酌着词句说道，“但最要紧的是察情识物，机断处事。唐之明皇，明之嘉靖，学问都极好，其实都把事情办坏了。从当今朝局看，若是八阿哥接位，事事无碍，人心易稳，决不至于出乱子。但八阿哥只是学了皇上风度、仪表，为人之道，并没有学到皇上为君之道。所以无论三阿哥，八阿哥，臣以为都不足取。”

他说的虽委婉，康熙却听出弦外之音，两个阿哥都没有学到康熙为君之道的精髓。康熙道：“你们只管说，像这样毫无遮掩最好。”

“臣揣度皇上意思，”张廷玉沉吟道，“这次要起用十四阿哥。但十四阿哥是八阿哥左右的人。胤禵爽直敢为，机敏干练是个好的。这几年整兵筹饷，极见成效。但其为人处事，总透着过于胆大，不可不虑。”

“你不要揣摩朕的意思。朕没有什么‘意思’，”康熙微笑道，“你只管说。”张廷玉咽了一口唾沫，躬身道：“是。十四阿哥实有不足之处。与之相比，十三阿哥似更好些。但十三阿哥仿佛无自立之力，主一方，治一事，是个好臣子，再大的担子，恐难以胜任。”

方苞道："廷玉所见很透彻。臣以为四阿哥也该说说。四阿哥为人诚孝，是阿哥里头办差历事最多的。事无巨细，都极认真。自立心极强所以不轻易攀附别人。但其性格坚如铁石。由于过分认真，就落了个阴鸷刻薄的名儿，也不能说不是一病。"

接着，二人又议论了胤禟、胤禩甚至胤礼。说了足有小半个时辰。康熙因见早膳时辰已到，便传了点心来，赐二人一起进餐，舒了一口气道："说了半日，都有好处，都有不是，到底谁最好，可以把这花花江山交给他呢？"

张廷玉见康熙毫无遮掩地促膝交心，放了胆说道："臣以为十四爷和四爷最好。"

"是么？"康熙拈一块云糕，漫不经心地嚼着，笑道，"这是一母同胞，闹到一起了。朕倒以为胤禩也不无可取呢！"

方苞欠身说道："恕臣直言。方才已经说过，八爷品貌才学气度，在皇子里确是出类拔萃的，性格宽仁平缓，很像皇上。连外国使臣也说八爷是奇人。大家正是瞧准了这一点，所以众口一辞地举荐他。但如今天下承平日久，物富民殷，已二十余年不动兵戈，文恬武嬉，积弊甚多。极需整顿，八爷似乎难以胜任。"

"诚如方苞所言！"张廷玉接口说道，"因此继统之人，一定要精明强悍，能矫正时弊！一是能洞悉今日吏治民情物议；二是毅力坚强足以克难攻坚！臣冷眼旁观，皇上所不中意八阿哥者，其因正在于此！"

他话未说完，康熙已激动得站起身来，靴声橐橐来回踱步。良久，方仰天一叹道："你等所言极是，多难兴邦，朕要个守成庸主来接位做什么？什么叫肖子，什么叫不肖子，不是看他走路吃饭说话为人，最要紧的是能不能把江山治好！你们想想，朕已经过于宽仁，胤禩比朕还'宽仁'；朕已经过于放纵下头，他比朕还放纵，数十年后怎么得了？须知朕当年不是这样的！朕这个太平天子，是经过了多少磨难、一刀一枪、一滴血一行泪苦苦挣来的！各人功名自家挣，好儿不靠父母养，得之容易，弃之就不惜。朕决意不传胤禩，就是为了这！"

"万岁圣明！"方苞索性说道，"臣以为胤禛、胤禵二人之中，必有一人是朝阳鸣凤！"康熙眼中波光一闪，刹那间又变得若无其事，笑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皇帝只能有一个。你们看哪个更好？"

直到此时，二人才吃惊地感到，今天的话是否说得太多了，太直了。张廷玉正寻思如何答对，却听方苞笑道："哪个更好，圣上问得太陡然，臣从来也没想过。若论臣道，今日我和廷玉讲的都越分非礼了。这是主上乾纲独断的事，承蒙圣上垂询，臣子也不该妄言。但臣以布衣之身，受到主上亘古未有的恩宠，不能照常情回避。此二皇子，若皇上已有定见，也就罢了；若心有犹疑，臣有一法为皇上决之！"

"什么法？"康熙的目光陡地变得咄咄逼人。

"看皇孙！"方苞冷然说道，"有一个好皇孙，可保大清三代盛世！"

康熙猛地想起在热河行猎时见过的弘历。康熙以手加额，刚要说："朕得之矣！"却止住了，格格一笑说道，"方苞，你这一句话值万两黄金！有道是智过圣哲者不寿，察见渊鱼者不祥，你可得小心着点！朕看，你不必在上书房办差了。每日到这里来，这里有的是珍版秘籍，无事你就读书，有事朕就寻你，专一润色朕的遗诏。只有一条得留心，结交外人要缜密。不然，朕虽爱你，也无法回护了。"

"万岁！"方苞不禁愕然，他万万没想到康熙把这么要紧的机密要务交给自己专办，慌得心头乱跳，忙道，"臣才力绵薄，恐难当此重任！"张廷玉暗暗舒了一口气，想道：这个烫死人的红炭团儿总算没塞到自己怀里。

康熙踱至窗前，推开隔扇，怔怔地望着外面，半晌方叹道："悲哉秋之为气，宋玉不是无病呻吟啊！园中眼见红瘦绿稀，来年枝头再发新芽，就又是一番风光了！"说罢，踱回身来，深沉的目光注视着惶惑不安的方苞和张廷玉。阴郁地说道："张廷玉，你的干系更大！方苞帮着写遗诏，你却要保管好，一步走错，九族受祸，你明白么？"

"奴才明白！"张廷玉脸色雪白，扑通一声伏地叩头，"奴才没有别的长处，事君惟忠惟谨，尚可自信。奴才以自家性命担保！"

康熙摆手命他起来，冷峻的脸上像挂了一层霜，说道："保全朕的令名，即是保全大清社稷江山，实在非同小可！自今日起，你们自身也处于危疑之中，朕自然也要保全你们。不得已时，恐怕还要作些非常措施。现在说也无益，你们只记住了这句话就是了。"

"喳！"张廷玉、方苞凛然一颤，躬身答道。两个人此时已经汗湿内

衣。

康熙当下又交待了几句细务，说道："你们两个在此谈谈，有什么补阙之处随后密奏朕。"遂撇了二人，自出了"穷庐"随步踱回澹宁居。却见是刘铁成在殿前当值，李德全、邢年站在月洞门口迎候，旁边还站着何柱儿，康熙便问："何柱儿，你进来了？有什么事情？"

"奴才给主子请安！"何柱儿叩了头，起身又打了个千儿，小心翼翼说道："八阿哥窜了时气，身上热得滚烫，从昨晚到现在水米不进，一个劲说胡话……八福晋打发奴才进来，代八阿哥给主子请安，说是怕八爷有个意外，想请主子得便儿能去见见面儿。八爷昏热中直叫万岁，奴才瞧着也是怪可怜的……"康熙仰着脸想想，问道："太医看了吗，说是什么症候？"何柱儿道："说是疟疾。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折腾了两天两夜。八福晋说……"

康熙晓得这个"八福晋"，是蒙古科尔沁王的独生娇女，又是太皇太后的重外孙女，为人很刁悍。料想这女人必是乘八阿哥犯病，打发何柱儿进来，明是请安，暗是试探自己态度，顺便给自己塞苍蝇吃，遂冷笑道："你回去禀告你那福晋，朕这两天身子也不爽，过几日能走动了，一定去瞧八阿哥。放心，手心手背都是肉，朕没个不疼他的理。既知是打摆子，断然不妨事，不要慌张。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叫他安心静养些日子，病不好利落，不必过来请安，其余阿哥，也不必你来我往地去看，邢年，待会儿你传旨药房，给廉亲王送些金鸡纳霜。"说罢一点头，带着众人进去了。

眼瞧着李德全、邢年一干人威威势势簇拥着康熙远去，何柱儿怔怔站着，心里真是又羡、又妒、又恨、又悔。

第四十七回　安钉子胤禩费苦心　说储位胤禵假推让

过了九九重阳节，胤禩的病终于见好，久病之下身体虚弱，脸色苍白，越发显得弱不胜衣。康熙虽然每隔几日都叫人送药送食，但却始终没有亲临廉王府看望胤禩。其实，胤禩虽病，心里清亮，阿哥们开府封王之后，就是臣，臣工患病皇帝探视那是有规矩的，只要不是病入膏肓，没有亲临视疾的例。八福晋借故给康熙出难题，他没有拦。在他想来，按父子之情，康熙该来，但只要一来，朝臣们立时就会觉得八阿哥“重邀帝宠”，这个名声极好；康熙不来，那么就更显得他这个做父亲的薄情寡义。因此，无论谁来看望，病榻上的胤禩都要说几句皇恩高厚的话，如何关爱，怎样体贴，自己怎样思念“风烛残年”的皇阿玛。谁听了谁都要感伤落泪，因此，胤禩的声望反而越发高了。

昨日内务府老赵传信来，说上书房马齐和张廷玉把礼部的人叫去，整整商议了一日，大约令十四爷出征青海的旨意快要下来了。胤禩在榻上再也躺不住了，趿了鞋，散穿一件玄色鼠皮夹袍踱出来。慢慢在西花园半月池旁转悠。是时已是深秋，一阵西风扫过，满园殷红的枯叶翩翩起舞，一泓秋水涟漪拍岸，水中的浮萍摇曳不定，久在病室床褥上的胤禩怅然若失，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八爷！”身后忽然有人轻声唤道。

胤禩回头看时，却是王鸿绪和阿灵阿，旁边还有一个人，却是侍卫服色，细看时竟是鄂伦岱回京来了！胤禩惊讶地说道：“你是进京述职的吧？”鄂伦岱几年不见，还是老样子，只是辫子苍白了些，抢上几步深深扎了个千儿，说道：“我奉旨进京，还没见着皇上，不知道是什么事。”胤禩点点头，将手一让，一边往回折，一边问道：“在奉天还过得惯么？”

“惯个屎！”鄂伦岱啐了一口，扶着胤禩慢慢走着，说道，“跟着张玉祥为副将会有什么好？他不过在乌兰布通打了一仗，这就傲得像开国元勋似的！汉人哪，没他娘个好玩艺儿！”他说走了嘴，回头一见王鸿绪抿嘴儿笑，忙加了一句：“——除了老王！”

几个人不禁失声大笑。王鸿绪也不理会，说道："八爷越发大胆了，久病初愈，就敢在风地里转！"胤禩笑道："出来看看这天地山水，真令人万虑皆空……"阿灵阿叹道："是啊！人生繁华世界，角逐名利场上，回头想想实在无味，不如悠游山水之间，做个闲人，没得辜负了这碧云天，黄叶地。"

"庄子所谓巧者劳，智者忧，无所事者无所求，蔬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确实令人羡煞！"胤禩漫不经心地说着，又问："你们怎么碰到一起的，倒巧！"阿灵阿道："不但我们，九爷、十爷、十四爷都在花厅等着呢！"胤禩诧异道："有什么事么？"

阿灵阿道："十四爷已经得了实信儿，他要出征。恐怕圣旨一下，再来往就不方便了，所以约了九爷、十爷一道来看看您。"

"唔。"胤禩目光幽幽一闪，"什么位号？"

"大将军王！"阿灵阿兴奋地说道。

"大将军王，"胤禩站住了脚。望着远处的云默默沉思，突然"噗嗤"一笑，说道："这个位号闻所未闻，太含糊了些——十四弟这几年埋头苦干，励精图治，难道比不上老四？统兵亲王出任大将军之职，何等顺理成章！"说罢又移步前行。半晌，才说道："难为圣上一片苦心——鄂伦岱，我知道圣上召你来京做什么了。"

"做什么？"鄂伦岱松开了胤禩手臂。

"叫你从军出征！"

"我不去！"

"你要去！"胤禩倏然转身，紧紧盯着鄂伦岱，"不但一定要去，而且得高高兴兴地去！"鄂伦岱道："我这次见皇上。很想诉诉苦情。我不过责罚了张五哥，小事一桩，就打我下阴曹地府一辈子？"胤禩冷笑一声，说道："诉有什么用处？要我是你，我就慷慨陈词，请缨前敌。这才是大丈夫！人挪活树挪死，张五哥、德楞泰、刘铁成如今都是一等虾，背地里还压着武丹这个老棺材瓤子，你挤到里头有什么出息？内务府又是胤禛一手抓，瞪大着眼挑人的毛病儿，这个日子好过？还是到前头一刀一枪挣个封疆大吏的好？有我们几个在北京，叙功时谁敢叫你吃

亏？”

他绝口不提胤禵，精明的王鸿绪立时悟出其中玄奥，也附和道：“老鄂，你别犯糊涂，我是个措大，手无缚鸡之力，我还想去呢！顶头上司是十四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是以强击弱，胜券在握，挣个一品红顶子有什么难处？”

“鄂兄，”胤禩忽然变了口气，诚挚地说道，“你虽比我大几岁，其实我们是一块长大的。阿布兰、凌普，你和我，从小一处捉蝈蝈斗蛐蛐儿，面上有名分，骨子里我从没拿你当奴才。你读书阅世不多，得听我劝。一是要好好做事立功；二是照应好十四弟。他年轻冒失，有事情商议着，我也放心了。阿布兰已经在军中，你们凑一起，也不寂寞……”

这番话说得异常恳切，鄂伦岱不能不买账了，点头道：“我不是怕死，是争个公道！八爷处处替我着想：我在张玉祥那里，逢年过节派人去送东西，安慰我，我要不听八爷的，还是个人么？我去！好好儿给八爷争一口气！”

片刻之间，胤禩挥洒自如地把一个钉子埋在胤禵身边。王鸿绪不由向胤禩投去敬佩的目光，却不敢说一句露骨的话。阿灵阿也是伶俐人，却不及王鸿绪心眼多，心领神会地说道：“去吧去吧！那里的兵有一多半是八爷旗下的。你再去了，也真和八爷在那差不多了。”胤禩听了皱了皱眉没言语：这人把自己的心思猜得太透了。

四个人踅过半月池，沿石板桥走着，远远便听西花厅胤禟说话：“虽说是假王，到底是王。不怕你寒碜，你上头的好几个哥哥都还没封王呢，再说老四已经是亲王，你也进亲王，德主儿在宫里也不安，这都是万岁的好心思……”廊下站着调鹦鹉的胤祧一眼见他们几个过来，拍手儿笑道：“八哥！前儿见你还要死不得活的，今儿却精神大振！女要俏一身孝，男要俏一身皂，真个一点不假！”屋里正说话的胤禵也忙迎出来，向胤禩一揖，笑道：“久违了！一向差使忙，八哥病着只来了两三回。我这一出去，不知何时能回，又惦记着你的病，眼瞧着你大安了，也就放心了。”

“倒叫你挂心了。”胤禩一边与众人谦让入室，稳稳重重坐了主席，笑道：“有几个小人，早就盼着我死，偏偏阎王爷不收我，有什么法子？”便命人布茶安座，黑瞋瞋的瞳仁温和地注视着胤禵，问道：“已经接到诏旨了么？”

胤禵低头吹了吹茶杯里的浮茶，说道："皇上在雨窗书房召见了我，明说叫我带兵出去。这是国家大事，礼部正筹办授印仪节，明日遣四哥代皇上告庙，告奉先殿，送我出天安门就算礼成。"胤禟在旁说道："方才没有问及，阿玛面授机宜，想必已经庙算无遗，都是些什么方略？"胤禵却没有答话，出了一阵子神，笑道："其实说破了毫无玄奥。皇上叫我在西宁阅兵，盛陈威仪，然后命军入藏，赶走策零军，接着下诏命阿拉布坦称臣入贡，视其反正与否再作道理。"

"这算什么方略？"胤禩一哂说道，"策零撮尔小丑，孤军深入，你在西宁跺跺脚，他还不吓得屁滚尿流蹿回准葛尔？打仗的事能像麦地里逮兔子，吆喝几声吓跑完事儿？"

胤禩虽呆，这几句话说得入木三分，这一战，康熙的法子确实只是敲山镇虎的意思。胤禟因道："想不到老十也有这份伶俐心思！"

"你们哪里知道阿玛的真意！"胤禩叹道，"他要的是安邦定边！以皇上神圣文武，三次亲征，尚且不能全然歼灭，凭我们这些阿哥就想一劳永逸灭此朝食？西北不比东南，有大海相隔，你撵得紧了，他跑得远远的，甚或投靠罗刹国，你退回来，他仍回来作乱骚扰。我倒赞同皇上这个机宜，我虽不懂兵法。却知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以抚为主还是对的。所以十四弟，这件事你不可违旨，你年轻性傲，又懂兵法，不要想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轻举妄动！"

胤禩侃侃而言，譬喻详明，辞意十分诚恳，众人无不心服。王鸿绪不由叹道："姜还是老的辣。我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西北的事已不同于葛尔丹执政时的情形，葛尔丹是要裂土称国，阿拉布坦只是不安分，嫌地盘少。这是政治，当然以政治为主对之！皇上若是对阿哥们也这么圣明，我王鸿绪真是无话可说了！"

"兄弟明白了，"胤禵肃然说道。其实在雨窗书房，这些话康熙都说过，胤禩竟与康熙不谋而合。因见众人缄口不语，胤禵知道是因王鸿绪说了康熙对阿哥们的处置"不圣明"，便道："方才鸿绪讲阿哥的话，我还吃不准。文王拘而演周易，焉知皇上心里怎样想八哥？——如今八哥受挫磨，未必就真的不见爱八哥！"

胤禩身子向前一倾，说道："老十四，你说天书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不是捕风捉影。”胤禵扫了一眼众人，“老大、老二坏了事儿，老三、老四封亲王，这不奇怪。偏偏隔过五阿哥、七阿哥，八哥又是亲王！这不怪么？我总看皇上发作八哥，雷声大雨点小，恨得好似一个窝心脚要踢死八哥，却只不肯踢！像十三弟，一丁点的错儿，就拘了七八年，要真恨八哥，那还不早打进十八层地狱了？如今八哥亲王照做，俸禄照领，病了又时常赐医赏药。明知我和八哥是“一党”，偏叫我先熟悉兵部事务，再命我为将出征，这又是什么意思？近来我常想：也许我们压根就看错了皇上！”

这话句句入情入理，众人都听呆了，胤禟、胤禩不安地对望一眼，一齐把目光瞥向胤禩，心里暗道：莫不成八哥对十四弟太多疑了？胤禩听得脸色苍白，毫无血色，良久才道：“十四弟，不要旧话重提，我怕听这些个！昔年张德明说的什么白气紫气，这会子早就烟消云散了。你，老九、老十我们四个，知心换命，换了旁的时候，旁的人，我宁死不说这话——我看这帝王之份，非你莫属！”说罢起身一揖。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胤禵惊慌地起身双手摆着却步说道：“我的见识、度量、才学，无论哪一样也比不上八哥！小时候在毓庆宫读书，我就仰慕班超，还给八哥说过，做个大将军立功万里之外，即使马革裹尸也甘之如饴！如今于愿已足，要生出别样的心思，那天也不容我！你们万万不要这样想，不然我在前头也打不好仗！皇上若真的属意于我，岂肯叫我到阵前血战，身临不测之地？”

胤禩向前又是一揖，说道：“这些话我早就想讲了，你要远行，不能不说清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假，但自今而后，我心里自任是毛，你是皮，所以你得保重！”

“八爷说的是真话！”阿灵阿凛然说道，“这话八爷前年就悄悄说了，有十四爷为主，他只愿做个贤王，为国之柱石。”胤禩并不明白他们是在斗心思，一拍桌子说道：“我们早就有约，我们几个无论谁能承嗣，为君者仁，为臣者忠！这是怎么了，推来让去的？你也不做，他也不做，让给老三、老四么？”胤禵说道：“十哥别混说，这不是小事，我远在万里之外，后头不能乱了阵脚！”

胤禟理了一下袍子，将发辫向后一撩，开口说道：“听我说，你们都安坐！谁来继位，如今只有天知道。都是龙子凤孙，难说谁有份。我们只要一条心，还是维持我们的原议，大约这件事别人难争。……不过据我看，皇上如今措置，是有意于十四弟。”胤禟闲适地用碗盖轻轻拨

着浮茶，就越显得城府在胸："如今父皇年高体弱，近些年在调处侍卫上下这么大功夫，可见他心虚无力，只求平安寿终天年。阿哥里边勾心斗角，夺嫡日烈，放眼一望人尽可疑，北京不是安闲之地！昔日刘表家事不和，其子避而出走，晋之重耳在外而安，申生在内而危。若换了我，我也会想，将承统之人授以兵权，统兵在外，一旦不讳，一纸诏书通告天下，嗯，十四弟你率兵还都，谁敢抗衡？"

这几句话如天籁之鼓，字字震撼人心，西花厅一时变得鸦雀无声！胤禵心头怦然而动，环视众人，俱都脸色庄重地看自己，正要开口"反驳"，忽然何柱儿走来，向胤禵打千儿行礼道："十四爷，贵府张斌骑着快马来，说礼部尤明堂大人在家里坐等，到南苑演礼，请十四爷火速前去。还有鄂伦岱军门，也一同去！"

"没有辰光多说了。"胤禵起身说道，"我还是那个话：我总归不负八哥！兄弟一受命为将，绝不能爱惜身家性命，定必为朝廷立功，为八哥争气争脸！此一去山高路远，相会无期，京师风云变幻，祸福不定，诸位善自保重！——若有事变或父皇不安，好歹要传个急信给我！"说罢，眼圈儿便红红的。

"拿酒来！"胤禩起身道，"为十四弟壮行，我们满饮一杯！——何柱儿，你叫库上寻出圣上赐我的金丝牛皮软甲，用快马送十四爷府！"

满屋的人"唿"地都立起身来。

果然，第二日朝命颁下：大将军王胤禵即日受印出征。胤禩接到谕旨，忙穿礼服，刚要出去，却见胤禟笑嘻嘻进来，一身团龙袍褂，红宝石顶子盘两层金龙，饰着十颗东珠，煞是精神。胤禩问道："你怎么到我这里了？何苦叫那些小人指我们脊梁骨儿。"

"时辰还早呢！"胤禟坐了笑道，"我不来，人家就不说咱们是一事的了？你老八，我老九，一会儿排班，仍旧得站到一处。"胤禩方道，"那就并辔而行吧——我瞧着你像是很高兴？"

胤禟点点头，跟着胤禩出门，前呼后拥二人上马，入东直门进城。胤禟笑道："八哥，你府里邹治平暗通四哥，去年你打发了他庄子上去。我原以为四哥府里是铁桶江山，滴水不漏，不想也有贪财卖主的！他一接内务府的差事，立即探望了胤祥，还悄悄叫张五哥去探了一回，你知道么？"

“知道。”胤禩微微一笑，这会子人多，他不愿详谈，只说了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蒺藜者自然得刺！只是你我不便出面，叫老十见见他。只可赏东西，宁可厚一点，不许说四哥半个不字！你明白么？”胤禟眼睛怔怔望着远处，轻声道：“这自然。我是愈来愈有信心了。不管老十四怎么想，北京绝无意外。万事俱备，静等东风传佳音了。”

这句奇怪的话两个人心里都有数。老十四这一去，他经管兵部网络的人都要归到廉亲王麾下。胤禟若忠心，那什么也不必说。若有异心，身边左有阿兰布，右有鄂伦岱，兵士有一半是正蓝旗下，家属都在关内，生死存亡操于胤禩之手，怎么会跟着反叛？待他皇帝梦做醒，北京已是生米做成熟饭了！两个人在马上扯些闲话，已过正阳门，眼见文武百官一个个结束得齐齐整整，雁翅般排在金水桥东西两侧。东长安街上是三千从征铁甲军，各自站了方队，威风凛凛精神抖擞地等候大将军王出紫禁城。八十面龙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好不气派！两兄弟在正阳门内下马，早有礼部司官过来带着他们直趋金水桥东侧，依班侍候。

巳时正牌，天安门正门哗然洞开。李德全手捧黄绫袱面诏旨，几十个太监簇拥着出来，执鞭太监“啪啪啪”连甩三声静鞭，接着黄钟大吕乐声顿起。礼炮一声接一声，几百名太监擎着明黄龙旗，御林军统领隆科多指挥着仪仗，举着金瓜、钺斧、金镫、银枪……中间拥着十四阿哥胤禟骑马出城，款款下马。后头紧跟着的掌印将军却是鄂伦岱，一手怀抱大令旗，一手举着金黄耀目四寸见方的大将军王印。此时百官们已是看得目瞪口呆，须臾，鼓乐变奏中和韶乐，金水桥北站着的畅音阁供奉们口中唱道：

> 维文武略，勋业悠崇。钦承睿算，往征不恭。扇仁风，在师中。月三捷，奏肤功……

吟唱声中，已见康熙金辂车驾出来，由三十六名太监推着，圆盖上垂着明黄缨络，下头是方轸，四周衔着黄金圆板，前后各十二面大旗拥围，过了金水桥，康熙方缓缓从车上沿梯而下，天安门前立时山呼海啸般响起“万岁，万岁”的呼声。

“万岁！”守在旁边的胤禟闪出来，向康熙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奏道：“再远送，非人子臣下所宜当。请万岁留步，儿臣一去，万岁可以安枕高卧，静候佳音！”

不知是激动还是不安，胤禵的声音多少有点发颤。康熙一时没有说话，风吹得他苍白的发辫时时撩起。胤禵忽然觉得，父亲已是老态龙钟了。康熙略一顿，抬手叫起，说道："该说的都说了，你要好自为之，军情大事，飞马报朕知道。不要思念朕，只要你军事顺手，朕必是高兴的。"胤禵听了叩头领命，起身时已是泪湿袍襟，向鄂伦岱怀中双手取过令旗，移步向南，轻轻地一挥，立时，军中大炮轰鸣震天价响起。三军将士齐声高唱御制凯歌：

偏师重进取凶残，熊蹲虎踞一当千。

如山军势原难撼，丑类空教倒戟旋……

万古冰山雪巘闲，尽教职贡附朝班。

落梅何处春风笛，一路筠冲接玉关！

一边唱，三千旗甲鲜明的大将军王近卫军已缓缓出动。胤禟在人群里看时，胤祉泰然自若地站着，胤禛不知在想什么，神色似乎有点怅惘。忽又瞧见年羹尧，穿着锦鸡九蟒五爪补服，站在班里朝这边看，心里一动，忙闪开眼去。

第四十八回　年羹尧二心遭严斥　雍亲王沽名苦奉迎

十万大军西出阳关，仿佛一根棍子搅动了一潭死水，北京的六部立刻忙碌起来。不兴兵不打仗，太平加粉饰，什么打紧的事都能从容去做。兵马一动，各处毛病顿时显露出来。胤禵一到陕西，立即飞羽呈报朝廷，那边已经水结薄冰，严霜遍地，要户部火速发十万件冬衣。胤禛带马齐一同去查看库房，库里的棉花、布匹堆得山一样，絮衣也有的是，但抬出来一晾风，手一拈就破。胤禛吃惊之余，赶忙到兵部武库查看兵器，也是一般情形，一箱箱的火药都受了潮，兵器因涂了油倒还锃明耀眼，但枪杆、刀把、箭镞却都糟朽不堪使用。陕西、甘肃接着又报称，发去的一百万石粮，被大将军王胤禵全数退回。一干上书房大臣和胤禛正自诧异，接到了胤禵的六百里加紧奏报，说甘陕总督史俊颟顸顽钝，玩忽职守，用霉变粮食敷衍大军，草料亦不堪使用，已将史某革去顶戴，请旨处分并请速发粮草，否则很难再向西行。正张皇间，户部存银已经告罄——不是没银子，是银子借出去讨不回来——内务府转来直隶、奉天等地的文书，也急着要银子，说出征将士家属每户增拨的五两银子至今没有着落。说得慷慨激昂，“请四爷转奏圣上，将士远征浴血疆场，生死未卜，其妻子老小倚门而望。家无续炊之米，人少御寒之衣，前方将士怎能安心杀敌？”

“都要紧，”胤禛一直住在兵部，马不停蹄地忙了一个多月，已累得满面倦容。接到内务府转来的卷宗，胤禛怒火中烧，愤愤向案上一甩，说道：“如今的事，竟是四面漏风，八方走气，这差使真是难办！”

马齐、施世纶、尤明堂一干人都坐在侧旁，见他发阿哥脾气，却无可安慰：本来打仗的事，前方有功，后方作难，累死也显不出来。当初若按胤禛一清到底的办法，根本不会如此拮据。看着胤禛额前一寸多长的头发都没顾着剃，众人向他投去了怜悯的目光。尤明堂叹道：“办事难啊！其实旗营每户要发五两银子，说是体念出征人家属，其实，他们哪里是真怜恤下属呢？他们图的是那十万两火耗。”

“不说这事。”马齐见胤禛脸色青白，越发气得无话可说，勉强笑道，“征衣，已经叫直隶民间制好发走了，兵器正在修，不误前头的事就是。粮食不愁，有的是，只是一时运不上去。山西、河南的粮运上去

就救了急。眼下最头疼的是钱，昨日广东解来的一百二十万，单子已经到了。依我之见，竟不必解来北京，叫兵部的司官克扣，就从洛阳直接拨往十四爷处，也就了结了。”他说着，胤禛的眉头渐渐舒展，恢复了平静。他倒不会为这些烦难事着急，他是生气，自己拼命忙，胤禩拥炉品茗，坐收渔翁之利，这个亏吃得太大了。尤明堂也后悔跟着添柴，忙道：“马中堂说的是。如今只欠着家属们四十多万，不如发道告示先安定人心，就说今年各地赋输尚未收齐，年关之前一定拨出。届时魏东亭的海关厘金到了，恰好补发出去……这会子空着急，没有用处。”

施世纶在旁一直没言语，他心里有些奇怪：这次十四阿哥领兵，胤禛在后头管督饷，遇到这么多的难缠事，为什么胤禛每见康熙，总说难处不大，不肯请这位老佛爷出来排忧解难？因见众人都解劝胤禛，施世纶摘下近视镜，抽了两口烟，说道：“四爷，他们说的都对。不过这仗打多长时间，谁也说不准，还是你想个长远办法。依我愚见，各省钱粮都是不少的，由各省按定数每月直接调拨军前使用，有失事者按军法处置！就不为朝廷，为他们自己身家性命、功名前程着想，他们也得出这个力。若按常规办，我们累死事小，他们仍旧不关疼痒。”

“老施说的是，这件事我已经虑到，只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所以才发急。”胤禛慢条斯理地说道，“但这样的事得请旨办理，只好惊动圣躬了。这自然要得罪下头。反正我是个刻薄人。名声在外，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别人怕麻烦，怕得罪人，我不怕；给家属的银子一定得兑现，我们得说一句是一句，人家才信我们！这四十多万银子叫雍亲王邸的人收发，该直送的直送。我一个子儿也不叫那些黑心种子克扣了人家的！”

原来不肯直奏康熙是这位四爷心疼老爷子！几个人都是儒学宗臣，不由向胤禛投去敬佩的目光。尤明堂心里感动，欠欠身子说道：“四爷，您这心地，唉……既然四爷说到这，学生还有一策，只关系到四爷自身，才迟疑未说。”

“这有什么，你老尤还打埋伏？”胤禛已经起身要走，又站住了，笑道：“你讲就是。”尤明堂看了施世纶一眼，道：“年羹尧将军是四爷门下。他驻节西安，军中钱粮有的是！十四爷要得这么急，先从他营里拨出去些，立时就不愁了。年军门现在北京，一个手谕传去，事就办了。”胤禛目光一闪，回身取茶呷了一口，说道：“他几时进京的？我怎么就不知道？上次进京接十四弟，才走了一个多月，又回来了？”

施世纶不安地看了看马齐，说道："年军门回来四天了。昨日来这里找您，您去畅春园给万岁请安。我请他等一会，后来说有事去了。回来做什么，年军门没说，我也没问。四爷派人寻着他就知道了。"

"我不寻他。"胤禛皱着眉头想了想，冷冰冰说道，"他是我的奴才，应当来见我！你们谁见着他，就把我这话原原本本给他说了！"说罢将茶杯向案上一蹾，向外喊道："给我备轿，去畅春园！"

天，有些变了。灰褐色的冬云在朔风中缓缓移动着，把高大的堞雉笼罩得一片阴沉，轿夫们踩着官道上的冻土，一悠一悠地走着，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脚步声。尽管疲劳已极，胤禛却毫无睡意，隔着玻璃轿窗望着外头萧瑟的冬景沉思：前几天去给康熙请安，康熙说："你虽管着内务府，不要去看阿哥们。你管事多，得罪的人多，得自己留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莫非去看胤祥，竟真的有人去老八那儿献殷勤了？不然为什么把那班看门的换了呢？虽说事不大，若没有前头自己请释放大阿哥、二阿哥的话，万岁又会怎么想呢？他深知，如今明面上是十四阿哥春风得意，其实人们都知道是"八爷"掌舵，赶着去溜舔屁股也是常情。只这年羹尧，一趟又一趟往回跑，又和自己虚与周旋，是怎么了？戴铎在彰州来信，说想请调台湾，给自己预备一条后路，当时还笑他，如今看来，也不是无因而起……

"到了！"

外头轿夫们吆喝一声，惊醒了正在沉思的胤禛。他哈着腰下轿，一阵啸风裹着雪花扑面而来，激得他打了一个哆嗦。因见张五哥守在园门口，胤禛踱过去，刚要递牌子，远远见年羹尧大踏步器宇轩昂地出来，胤禛别转了脸，握了握五哥冻得冰凉的手，笑嘻嘻道："这冷的天，难为你站在风口上——来！"

"在！"随轿扈从的亲兵忙上来叉手答道。

"我轿里有件天马皮大髦，给五哥拿来——还有那只铜手炉！"

五哥笑道："四爷赏赐原不敢辞。只我是个武官，四爷这样打扮我就不成模样了。"

"那——手炉就算了。"胤禛笑了笑，"你也忒傻，屋里暖和一会有什么干系？"五哥道："四爷进去吧，冻不着奴才的——方才王掞老大人

进去请安，出来时问着四爷，意思是想见见您。奴才说四爷如今忙极，我怕也见不着呢！可可儿四爷就来了。”年羹尧站在一旁候着，好容易见是话缝儿，忙趋前一步，叩下头去，说道：“奴才年羹尧给四爷恭叩金安！”

胤禛这才回头，盯着年羹尧的起花珊瑚顶子，半晌才格格一笑，说道：“这不是年军门么？我怎么当得起你这礼？起来，快起来！”

“奴才已经进京五天，”年羹尧听着话音不对，哪里敢动！连连叩着道，“主子一直不在府里，衙门里又寻不见……”胤禛阴森森一笑道：“倒难为了你这片虔心，我还要很忙几天呢！你暂时不能见我，先去看看别的阿哥爷。我府里太窄，也住不下你这封疆大吏。人吃马嚼的，我也养不起。过几日该见你，我登门拜访！”说罢撇下目瞪口呆的张五哥扬长而去。年羹尧半晌才爬起来，望着远去的胤禛，脸色又青又灰，长长透了一口气，悻悻骑马去了。

胤禛到了澹宁居，恰张廷玉送方苞出来。方苞腋下抱着一叠子书，见了胤禛忙站住脚，只微笑道：“四爷来了？”胤禛见这个已经退出上书房的儒生兀自不断头地在康熙处周旋，心知他必有机密要事，却不敢问，但寒暄道：“方先生，你是越老越精神了，走路都带风！前儿我和几个门客闲聊，他们说起你的《狱中杂记》，里头痛陈吏治时弊，揭露得淋漓尽致，一个个都敬佩得不得了，可惜我一直穷忙，竟没有读过！他们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我说，这有何难？赶明儿要请你拨冗赏光，你可不能把脸给我摔在地下哟！”一边说，一边向丹墀下走去，便听里头康熙的声气：

“是四阿哥来了？进来吧，外头大冷的天！”

“是，谢阿玛！”胤禛激动地答应一声，忙趋步而入，规规矩矩地请安磕头，说道，“儿臣这些日子杂务很多，好不容易有了些头绪，今儿特来请安，皇上要精神还好，儿臣就便儿回事，有的事还要请旨。”

“唔。”康熙原半躺在大迎枕上，听见要回事，便盘膝端坐了，说道：“这屋里太热，你把大衣裳脱去，坐了说话，防着一会出去着凉。朕精神还好！你说吧——廷玉，你也坐。”胤禛眼见张廷玉坐下，才斜欠着坐了榻侧一个木杌子上。他将胤禟走后所处置的军务政务情形细细奏了，又道：“……所欠四十七万一千两银子，年关前必定处置了当，一切望父皇宽心。有办不下来的，比如各省按月供应军需这样大事，儿

臣自当再来请皇上圣裁。”

康熙一边吃茶一边听，十分专注。待胤禛长篇大论地说完，却冷丁问道：“那年在承德猎狼，跟着朕的那个小孙孙今年多大了？”

“十五了。”胤禛被问得一怔，忙躬身答道。康熙莞尔一笑，说道：“你别怪，朕看这孩子伶俐，想叫他进园来读书。朕老了，忘性大，先说一下，明儿你传旨叫他进来先见见朕。”胤禛忙赔笑道：“是！”

康熙又出了一阵子神，方道：“你方才说的这些事，都料理得很好。粮食的事朕已经调了四川的五十万石，早送到胤禵手了。若是如今还不到军中，十四阿哥岂肯饶你？兵器的事也叫廷玉发了文书，叫从陕西武库就地供应，西边这些年战事不停，他们武库早有预备……”他款款说着，胤禛愈听愈是惊讶：原来父亲不但没有“歇着”，而且事事料处机先，办理缜密精当！正自嗟讶，康熙笑道：“至于欠人家兵士家属的恤银，朕也想过了。后年是朕即位六十年，大内原预备着七十多万银子，拨出来先给人家。年关时有银子，再拨一点，叫他们好生过个年——子弟在前头冒险犯难为朝廷卖命，这点银子不能小气。”

“皇阿玛！”胤禛忙离席伏地，叩头道，“内帑万不可动！这四十多万银子由儿臣向兄弟们募捐，总要办理妥善。儿臣拼着这个年过穷些，先认十万！那笔银子还是留着父皇登极六十年庆典用。亘古未有的喜庆日子，断不可草率！”康熙笑道：“什么内帑外帑，总归是朝廷的钱，使到哪里不一样？这天下，这河山，都是爱新觉罗氏的，天下大治了，朕就不庆这个六十年又有何妨？”

张廷玉在杌子上欠身一揖说道：“皇上，四爷说的是。还有一层道理四爷不便讲。动用内帑，晓得实情的知道是万岁体念前方将士，圣恩浩荡。不晓得实情的，就要造出流言蜚语，说朝廷库银空虚、钱饷枯竭，岂不枉搭了圣上的苦心！阿哥们掏一掏腰包，一来可显示天家骨肉同仇敌忾，二来叫他们知道家国一体，荣辱与共，有好处！”

“这真是老成谋国之见！”康熙呆了一呆，叹道，“就这样处置吧。只是胤禛，你此番又要得罪人了，朕心甚是不忍啊……”言毕蹙额不语，胤禛被他这句话说得几乎落下泪来，哽咽了一下，说道：“儿臣本就是个孤僻性子，与人落落寡合，只要皇上知道儿臣的心，儿臣宁愿任人怨任人骂！日久见人心，就是兄弟们也不至于真的误会儿臣一辈

子！”

康熙听了，默然起身，橐橐踱了几步，审视胤禛移时，方道：“起来吧——着实累你了。朕带了一辈子兵，有什么不知道的？与准葛尔打仗，打的不是前方，是后方！朕原怕你有为他人作嫁的想头，不肯出实力。如今看来，你不但有器量，识大体，而且能处置的事咬牙挺着办，不肯劳乏朕，这份孝心尤其可贵！人无刚骨不立，朕就取你这一长处！你去吧，好生做，一切有朕呢！廷玉，你送送四阿哥！”

胤禛谢恩出来，与沉静不语的张廷玉联袂而行，到月洞口便再三谦辞，请张廷玉回步代奏谢恩。他心里异常兴奋，十分感恩，还略带着点隐忧，像饮酒微醺似的，脸上放着红光，一边踽踽独行，思量起邬思道：这个瘸子真神了，怎么对老皇帝的心思样样都能猜得如此透彻？虽说这一次比前几次办差都累得多，但此刻见了结果。值！

“给四哥请安！”身后忽然有人说道。

胤禛回头看时，却是十七阿哥胤礼，刚从芍药圃那边过来，笑嘻嘻给自己打千儿。胤禛平素看他，犹如五阿哥胤祺一般，只是带着孩子气，有点傻乎乎的，想起上回与胤禩一同受杖的事，胤禛不禁一笑：“你也二十多岁的人了，依旧淘气，吓我一跳！仔细再挨板子！”

“只要没人半路截着要我的命，挨板子还不是小意思！”胤礼笑道，“我惹不起八爷的人，趁那工夫叫阿玛也揍十哥几鞭子，四哥倒不高兴？”胤禛倒真的吃了一惊：有人截杀自己，这事除了性音和邬思道，谁也不知道，这小鬼头如何晓得的？胤禛转着眼怔了半日，问道：“你倒精灵！莫不成是你派人截杀我的？”胤礼道：“河边说话，水里有鱼听见！可巧儿那晚我带着两个小厮，在金鳌玉蝀桥底下摸鱼逮王八……”

原来如此！胤禛松弛了一下绷得紧紧的心，一边走一边问道：“你十哥又怎么得罪你了，你拖着他一块挨打？”胤礼却不言声。胤禛回头看时，只见这个弟弟满眼都是仇恨的光，不禁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了？”

“说不得，也不是地方儿。”胤礼道，“我来见你，不为说这个。王掞师傅想见你，是叫他去你府，还是我带你去见他？或者不见？”

胤禛眉梢一动，他已经预感到有什么要紧事，略一沉吟，说道：“你和我一同坐轿去吧！”

第四十九回　忠王掞查情换门庭　智思道析理明大势

胤禛一腔心事，跟着胤礼上轿。他很想问一下，王掞这个散秩大臣究竟有什么急事忙着找自己？但看了看胤礼脸色，又闭住了口，他有他的章程，左右一会就知道了，何必呢？胤礼已经没了在园中那种嬉笑顽皮的神气，他的眼神冷漠，还夹带着一丝悲凄，不住在向外张望。待轿子到了东四街口，胤礼蹬轿命停，一把扯着胤禛下来，回头对轿夫们道："你们回安定门四爷府，呆会儿我送四爷回去。"说罢带着胤禛穿过一个小巷，指着个毫不起眼的门洞说："四哥，这就是王师傅家。请！"

"四爷来了！"王掞早就守在堂屋门口。他已经老眼昏花，觑着眼，见胤禛进来，忙上前就要磕头，胤禛忙双手扶住，说道："你是我们的老师傅了，就是天子，也还有尊师之礼。你有岁数的人，德高望重，胤禛如何当得起？"王掞颤巍巍带着他们兄弟进来，分宾主坐了，说道："这蜗居其实屈了二位爷。不过老臣实在有要紧事，四爷若不来，我就只好再到半道上等您了。"

胤禛笑道："我倒没想到师傅这么贫寒，早该照应到的。就是我那里，您还不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有什么为难事，只管请讲！"王掞仿佛有点不知从何谈起，干咳一声，半晌才道："我什么为难事也没有。我吃着双俸，朝见不礼，回来有子侄们侍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只我听说一件事，八爷他们已经知道你府里住着一个叫郑春华的，恐怕于四爷……"他没有说完，胤禛的心陡地向下一沉，脸色立时变得异常苍白，好半日方定住神，问道："师傅，你听谁说的？"

"我。"旁边的胤礼答道，"我的一个太监和良主儿跟前的一个管事苏拉是姑表兄弟。两个出来串酒，那管事太监吃红了脸，冒出一句'别看四爷正经，王府里窝着钦命要犯！江湖草寇，还有先头郑主儿。他这不是要谋反么？'四哥你想，良妃是八爷的娘，连她手下的都知道了，八爷能不知道？既知道了，又不举发，是为什么？"

胤禛打了一个寒噤，所谓"钦命要犯"自然是邬思道，连同他带来的武夷山的几个护卫，就是"草寇"——这些事早就回明了康熙，倒没什么要紧。只是将郑春华这个私通太子的嫔妃藏在府中，给老八他们拿住把

柄，那真是自己复辟太子的铁证！胤禛细长的手指握着椅把手，捏得发白，略一沉吟，说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没有犯人没有贼，郑春华确实活着，就住在我府！"说着便把前头情由一长一短说了，又道："……谁都知道，我笃信释教，皈依我佛，蝼蚁我也不肯轻易踩死，何况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王掞和胤礼两个人听着郑春华悲惨的身世，都怔住了。半晌王掞才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说道："我是个道学家。当初教太子时，我其实知道他好色而淫，几番用天理人欲之理规劝他。可他到底不听我这老朽的话，既害己，又害了人！"说着，他动了情，脸上老泪纵横……"我在他身上用了多少心血！……不置田庄，不娶妾、不续妻，一门心思想教出一个好皇帝……全都付之东流……我好痴！我好苦的命……"他双手掩面，发出似哭似笑的嚎啕声，令人撕心裂肺。胤礼、胤禛听了浑身起栗。

"师傅……"胤礼拭泪劝道，"……别这样，听得人心里越发不好过……"王掞方雪涕道："我早就不再指望这个二爷了，哭一哭心里倒受用。哪成想万岁圣明一世，竟养出这些儿子来！"

胤禛一直诧异王掞，为什么要给自己报这个信儿，从这几句话中若明若暗有了答复，叹息一声道："师傅，你得好好保重身子，我们兄弟哪个不是你教出来的，终不成个个都不成才？"王掞道："你看看，有杀兄害弟的，有逼死母妃的，有执意要气死皇上的，还有人学王莽在外头谦恭下士，骨子里想着皇位的有几个是好的？胤祥囚了，胤禵走了，操心天下实务的，又被那些处心积虑的人将要挤对得无处容身！"他说的"逼死母妃"，胤禛心里"明白"，除了胤禩，再不会有第二人！胤禛瞥了一眼胤礼，见胤礼泪水滢滢，脸涨得通红，顿时心中雪亮。

"不讲他们了。"王掞渐渐平静下来，问道，"四爷，您打算怎么处置这件事呢？十七爷原不叫我说，我不放心，终归想问问您。"

胤禛的两手，又湿又粘，全是冷汗，因见二人都盯着自己，便沉吟道："我这人从不藏假，既然心中无病，我怕什么？就去畅春园，当面把郑春华的事给阿玛讲清楚，由着父皇处置。"

"四爷心地光明，臣心里赞佩。"王掞思索着道，"不过这种事，不知四爷为人的，谁肯全信？万岁今年六十六岁了，到底精力衰惫，不能事事像年轻时那样洞察一切。你如今深得圣眷，说了，一时也没要紧，过后就要打折扣，若有小人在旁一撺掇，又要生出轩然大波！"胤礼说道："这事我和师傅商议许久。瓜田李下之嫌不能不防。曾子何尝杀

人？过门三呼，曾母疑而踰墙！”

胤禛起身不安地踱着，他一时也是计穷无策。王掞仰了仰身子说道：“此人若落到八爷之手，持之有据，谣言惑众，会葬送四爷的——谣言，能杀人啊！”胤禛倏地转身问道：“依着你们怎么办？”

“人死如灯灭。”王掞眼中寒波一闪，“妇人之义从一而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郑氏是死得着的人。”“不行，”胤禛摇头道：“我不能做这样事。”王掞盯着胤禛，说道：“按四爷方才讲的，我也不忍这样。但她和四爷比起来，哪个要紧？国家社稷不能没有你！你操妇人之仁，别人巴不得你这样呢！”

胤禛幽幽的目光看着院外，鹅毛雪片已是纷纷落下，将地面薄薄盖了一层……沉思良久，方道：“能不能设法移出来，由十七弟安置一下？十三弟再三至嘱，要我护她周全。我怎么能下这个手？”

“四哥！”胤礼跷足而坐，蹙着八字眉说道，“你先得想想，你府里有没有吃里扒外的杂种！你办事何等精细！消息是怎么传出来的？我不是怕安置——那能花得几两银子？——你送她出来，区区一个十七阿哥，能保住她么？”

胤禛不禁浑身一震：这话和自己去畅春园轿中想的正合到一处了！想着，他的眼神变得又绿又暗，阴沉得古井一样。许久，方自失地一笑，转脸道：“师傅，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人，我是断然不杀的。他们这么久不动手，恰恰证明他们如今还不能肯定人在我府。这两年我差使多，疏于治内，看着真是不齐家不能治国平天下！你们好生保重自己，今日你们这份情义，我胤禛永世不忘！”说罢，一撂袍摆，双手一揖，踏雪而去。

胤禛一回府，就请来了文觉、性音和邬思道，连夜商议对策。在炉火旁，几个人都久久陷入了沉思。

“四爷！”邬思道用火筷拨着炭，半晌才开口问道，“你见万岁爷的身子骨儿到底如何？每餐能进多少？走道儿方便不？起坐要人搀扶么？”胤禛听他问的走路，很是诧异，可又素知其能，不是无故发问，仰着脸想了想说道：“皇上勤躯已倦，还能勉强做事，近来进膳不香，未免伤神劳体。从去秋以来，行动都要人扶。如今一天只能坐一两个时辰听事儿，久了就看着有点手颤头摇。接见我们，他老人家还随意些；

见外臣，他还是老样子，宁可听不完明日再见，决不歪着躺着。有时听得心里发烦或高兴时，就不停地踱步，看上去精神还矍铄。”邬思道道：“恕我直言，内廷有没有烧汞炼丹这类事？”

胤禛摇头笑道：“阿玛最厌恶这个。那年南巡，江南总督葛礼献延年秘书，传旨骂葛礼无耻，掷还邪书。近年夏天揆叙不知从哪弄的什么‘千年龟龄乌须药’。阿玛说，白须天子古来几人？须鬓皓然皇帝，岂不为万古美谈？叫他吃了个小小没趣。”

“哲贤无伦……”邬思道怅怅地望着窗格子，喃喃道，“非参透生死大道，学穷造化的人不能为此也！”众人正在纳罕，只听邬思道口风一转，说道：“八爷如今棋步走得很缓，很稳，看似山水不露，其实比前两次废太子时来得凶险！九爷、十爷两府里昼夜接客，无论外任内任，大至封疆大臣，小到县令县丞，无不用心结纳。如今十四爷带兵出京，八爷手中多了筹码，仍是按捺不动。他既拿着您的把柄，也不发作——这都为什么呢？反常即是妖，不可不慎啊！”

这都为什么，一时谁也说不清。文觉和尚沉吟道：“莫不成他在等……”“那还用说，”邬思道思之极深，脸色在灯下泛着青光，“他当然是在等着皇上的‘那一日’！时间一到，外挟十四爷十万天兵，内领隆科多九城禁卫，登高一呼，谁奈我何！我是想，他拉人拉到年羹尧头上，对四爷又引而不发，将这些连起来一看，真乃戏中有戏！”

“你是说……”性音在旁问道。

“你是要一个字一个字解说才懂么？”邬思道的目光似鬼火一样闪烁不定，“我是说，他如今还没有揣到圣意，在京的阿哥，他一概侦查，就是对十四爷，也防着一手！不然，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去拉年羹尧呢？”胤禛心头一动，年羹尧驻兵西安，正是胤禵回兵必经要道！一边思量，一边说道：“据我看，他们几个是一体，共荣共辱，说与十四弟两路，似乎还不至于。”

邬思道盯视胤禛移时，说道：“一体是一体，只世上难得刎颈之交！远的有苏秦、张仪、张耳、陈余，近的有李光地、陈梦雷。一步之遥，为君为臣，利害攸关啊！年羹尧与您，有主仆之义，有骨肉之亲，为什么和八爷套近乎？”他身子仰向椅背，微微冷笑，“也许他们咬过指头，大约说过什么，也不难猜个大概：比如申生、重耳的故事，就是绝妙的典故儿！四爷！只要胤禵带着兵安心做皇帝梦，八爷的大计就有七

八成把握！到时候大权在手，城门一封，明发诏令他独身来京。事实既成，十四爷就有三头六臂，无奈下头兵众无反心，家属都操在朝廷手中！乌合之众，岂不顷刻瓦解？”他侃侃而言，有理有据，细致入微，听得众人无不暗暗佩服。

“如此说来，”胤禛被他譬讲得毛骨悚然，暗自咽了一口唾沫道，“我只有束手待毙了？”

邬思道哈哈大笑，说道：“四爷不是以做皇帝为苦么？为何作杞人之忧？”

“我虽不想做皇帝，”胤禛咬着牙也是一笑，“也不想叫他们作践了我！”邬思道敛了笑容道：“方才说的只是一面理。更要紧的是另一面。谁做皇帝，只有当今说了算！别的人空使劲，有什么用？八爷这番措置，看似天衣无缝，却漏算了这致命一招。他拴住十四爷手脚，四爷你少了外患，他在京只能控制隆科多，其余的也平常，内忧也没什么大紧。十三爷人虽囚禁，积威尚在，到时为你所用，又有传位诏书在手，他们再厉害，也得伏地称臣！”

这些人咬牙认定了康熙必定传位给自己，胤禛只好无可奈何一笑，算是默认，因道：“还有个三爷呢！如今你们说得佛点头，天花乱坠，到时候还不定是个什么结果呢！”

“要真的是三爷，我们就辅佐您做个周公，做一代贤王，不亦乐乎？”文觉笑道。邬思道也道：“三爷是大爷坑害的，大爷是八爷的人，三爷真坐了朝，还得指望着您去拾掇八爷党。天不许这样，要真出这种怪事，自然还另有一番道理！——这都是笑话，郑春华久居在府，终归要出乱子。要她死，四爷不忍；送出去，等于授人以柄。所以，眼下最当紧的，要查出隐在府里的内奸，不然，连我们几个迟早也被一锅烩了！”

胤禛站起身来，冷笑一声道：“我一向以为自己治家有方，阿哥们无人能比，不料我收养几个人，就有人敢说出去。我巡视紫禁城，有人通风！佛虽慈悲，还设了十八地狱——你们瞧着吧！”说罢便辞了出去。性音笑谓邬思道：“我说诸葛先生，你给咱算算，谁是你说的‘内奸’？”

“大约不出这些奴辈吧。”邬思道恬然说道，“这种事四爷有的是办

法！他耳聪眼明，精细之处不在万岁之下！”

胤禛走出枫晚亭，已过亥时，风雪弥漫中，遥见一盏西瓜灯在园口晃动。走近了瞧时，却是书房侍候的长随蔡英，因问道：“你在等我，有什么事？”蔡英冻得牙齿迭迭打颤，唏溜着鼻涕说道：“这么多日子爷不落屋，府里有人作耗，我们书房几个人商议了一下，再不回爷，连我们也得吃挂落了。听说爷回来，偏又进了花园，雨墨、朱印他们说叫我进去见爷。我站这里想想，还是不敢……”胤禛听他啰里啰嗦，再三解释，不禁笑道：“那也分个事情大小、轻重缓急！比如这会子有人要下我的毒手，你也不进去回我不成？走，书房说话。”

“书房说不成，”蔡英道，“年羹尧今儿下晌就进来，坐在书房，一定要见主子……”胤禛愣了一下，问道：“他没说什么事？”蔡英道：“他说爷对他许是有些误会，不见爷一面，睡不着觉。”

“误会？”胤禛冷冷一笑，“走，见见他。然后再说你们的话。”说完拔脚便走，蔡英忙赶着上来掌灯带路。

年羹尧在万福堂西的小书房里正等得焦躁，他已来了四个时辰，既不敢去见妹子，也不敢寻文觉他们闲谈。他自幼文才武略兼备、心高气傲，且生性凶狠残忍。当年平息苗叛，寨子攻不下，他亲自督战，凡退回来的就一刀斩了。将头抛向阵前，连斩二十余名，剑都砍缺了，眼也不眨一眨，因此军中称他为“屠夫”。但他却怕胤禛。这个吃斋念佛的王爷连苍蝇也不打，只那眼中凛冽的寒气，就能逼得他退避三舍！今儿在畅春园门口，胤禛发作了他，他原想赌气不来，却是两腿不听使唤，只迟疑了一袋烟工夫，就来雍王府等候见胤禛。正急得没奈何，远远见蔡英提灯，胤禛从容过来，年羹尧忙伏在地上叩接，道：“奴才年羹尧恭候主子多时！”

胤禛没有理会他，一边叫人送热奶子，慢慢喝了，又要了一盆热汤，把双脚伸进去对搓着，方道：“见着八爷了？”

“没……”年羹尧颤声道，“……因在兵部衙门口遇上了九爷，硬邀奴才去坐了坐，别的实在……”

“我不计较你这些。”胤禛突然笑了，“八爷、九爷都是我的兄弟。还有十四爷，更是亲近。你起来——我是没器量的主子么？”年羹尧深知这主子，脸像帘子，说卷就卷起，说放就放下。最难捉摸，遂小心地

起来，苦着脸道："奴才跟了主子多少年，主子心地最是宽宏大量的！"胤禛摇头道："你这是违心之言，我这人其实眦睚必报，心胸没有八爷宽，这我知道。"

胤禛由着蔡英几个替他擦了脚，着袜蹬靴，舒适地在地上踩了两步，皱着眉头又道："若在小家子，你是我的内兄，那就什么也不必说。但说到底，你是我门下旗奴，有些事我就要计较。所以我当着五哥的面折辱你，你明白么？"

"明白！"

"你不明白！"胤禛一口截断了他的话，"如果你明白，这次回京，应当先见阿玛，见过我，然后再去看别人！"

"实在是因四爷忙……"

"放屁！"胤禛道，"佛在哪里？在你心中！我今日不忙么？你怎么就见着了？"年羹尧咽了一口唾沫，说道："奴才已经知过。但奴才并没有自外于主子，就是见九爷，说的也都是，今日天气好这类事儿。主子这一指点，奴才已经明白。主子并不计较奴才先见谁，计较的是心里头有谁！这会子说也说不清楚，奴才在陕西任职，十四爷就在西边，总有明心迹的一天，求主子鉴谅！"

他这样的玲珑剔透，倒叫胤禛听得一怔，随即冷笑道："我还以为你真明白呢！原来你竟是装明白！你要真为我好，根本无须存这个念头！你是我门下出去最大的官，只把你的本分差使料理好，为皇上尽了忠，就是给你主子挣了体面。你打量我是削尖了头，像别人那样儿争储位，一是你错看了我，二是足证你自己压根不是纯臣！"年羹尧明知这话言不由衷，忙诺诺连声答道："是是！主子教训的是！奴才不敢胡想……"

"你已经想了，还说'不敢'？"胤禛冷笑一声！"你和戴铎吃亏就在不安分！戴铎要去台湾，说为我留后路。我给他讲，我不做亏心事，怕什么鬼敲门？留什么屁'后路'？！你呢，你前头信里也说'今日之忠于主子，即为异日之忠于皇上'！年羹尧，仅这'异日'二字，足可断送你一家性命！"

年羹尧头上蓦地冒出冷汗来，他突然觉得自己前些日冒出的想头，

简直荒唐透顶！且不说自己一家性命都握在这位王爷手中，即便是自己本人和胤禛的历史渊源，也早就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了。胤禛铁青着脸，还要往下说时，却见蔡英进来，便问道："出了什么事，脸色这么难看？"蔡英嗫嚅道："四爷……北院小佛堂住的郑……大奶奶上吊死了！"胤禛"唿"地起身，阴森森对年羹尧说道："跟我去看看！"

第五十回　奖忠仆警告年羹尧　杀叛奴严惩高福儿

胤禛、年羹尧一前一后出来，才发觉雪下大了，地面上已铺了三寸多深，天空仍像丢絮扯棉般向下落鹅毛片子。高福儿带着家下几个长随已候在廊下，也不言声，掌着灯簇拥着胤禛向小佛堂走去。年羹尧经胤禛发作了一阵，这会子又叫跟着，已安下了心。他这次进京原为索饷，京师到处私下流传，万岁已经内定八爷继统，恰遇胤禟相邀，不过略坐了坐，没想到这主子就犯这么大醋劲！眼见胤禛鹿皮靴子踩得积雪吱吱作响，一副旁若无人的闲适态度。年羹尧不禁暗叹一声：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主子，鸡蛋里也要硬挑骨头！又想自己在门下多年，并没听说“郑大奶奶”。既是内眷，又为什么叫自己跟来？正自胡思乱想，高福儿一干人已停住了脚，道：“到了，主子和年军门请进。奴才们在外头候着。”

“在家里他和你们一样，不要叫军门。”胤禛由人脱着油衣，在门洞里跺跺脚，下巴一扬，说道：“羹尧跟我进来。”说罢便转身进院。

院子里廊下、堂前到处是丫头婆子，几盏瓜灯吊在檐下，照得雪地通明彻亮。几个跟前侍候的嬷嬷正在抹泪，互相诉说：“头后晌还好好儿的。说走就走了！人哪，真是从何说起。”

“是嘛！文老爷子出去买宣纸那会儿，大奶奶还给我个绣花针线叫我描样子呢？”

“好人哪……”

“敢怕是撞上什么邪祟了？”

“啧啧……阿弥陀佛！”

众人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见胤禛和年羹尧进来，顿时都住了口，几个贴身侍候的丫头、婆子个个吓得脸色煞白，躬身缩在窗下让他们过去。

“文七十四呢？”胤禛到了门口又站住了，问道。

“奴才在！”文七十四正在堂屋哭，听见招呼忙出来叩下头去。

胤禛叹息一声，问道：“今后晌还差你出去来着？她都说些什么？”文七十四道：“大奶奶要画画儿，恰宣纸使完了，后晌叫我出去买一令。我去了一趟琉璃厂，下晚回来，她还精精神神，谁知……”胤禛问道：“你回来她都问了些什么？”

“她说闷得很，问了许多话。”文七十四道，“问外头市面热闹不，大廊庙花市上有什么好花……还问我见着熟人没有，外头有什么消息儿？说惦记着十三爷，不知如今放出来没？”

胤禛听着，也不得要领，想了想道：“你怎么说的？”文七十四道：“我说下雪天，我老天拔地地跑不动。只在大廊庙吃了碗豆腐脑儿。卖豆腐脑的说，十四爷带兵征西，豆子都成车送出去叫当兵的吃了，豆腐脑儿也涨价了……”胤禛听着，心不禁一沉：郑春华强撑着活下来，就是指着胤礽能放出来带兵，许是就这句话断送了她！

“四爷，”文七十四看了看他脸色，说道，“奴才也是进府头一遭出去，回来话多，许是说错了，触了郑姑娘的忌讳？”胤禛原以为是府中什么人作祟，至此已松了一口气，见文七十四一脸惶惑，痛不欲生的样子，便安慰道：“这些话有什么错不错的？你放心，别哭坏了身子……”文七十四捂着脸，伤心地哽咽道：“十三爷进去，就嘱托我这一件事，我就没办好……”说着几乎又放了声儿。

胤禛向他点点头，回身问道：“谁是最后见着她的。”

“我……”一个丫头怯生生闪了胤禛一眼，“吃过晚饭，奶奶叫我进去，说天冷了，明儿要换衣裳，我给她拣了几身，都嫌不好，后来挑了件红里子的，才罢了。我看她脸色不好，请她早些儿睡，我就出来了。”年羹尧道：“这事真蹊跷。你进去时她在做什么？”那丫头道：“没做什么，坐在火炉子边，我见有一堆纸灰，像是烧了什么。我还没问，她说都是旧时的鞋样子，一大堆占地方……”丫头没说完，胤禛已是进了屋，年羹尧紧跨一步也跟了进来。

郑春华头朝外静静地躺在当屋中间，头顶前点着一盏长明灯，豆大的萤光绿幽幽地微微跳动。屋里的火盆早已挪出去，门大开着，微风吹得地下的纸灰飞舞。胤禛上前揭开蒙面纸看了看，又盖上了，双手合掌默念了一阵《往生咒》又道：“大千世界路无涯，你何必如此？”他带着

茫然的神色环顾四周，见屋角神龛案子上镇纸压着一张薄笺，便命年羹尧："拿过来我瞧。"

"是诗呀！"年羹尧小心地揭起看了看，忙递了过来，"指名儿给四爷和二爷的！"胤禛的手微微一抖，接过看时，上头果然是两首诗：

致毓庆旧主：

夜夜梦寻醒无着，恨水东逝已蹉跎。

枯木萎时心已死，敢怨西风吹女萝？

又致圆明居士（胤禛号）：

情牵魔障原不悔，汉宫空饮貂蝉泪。

殷勤寄语书剑客，莫笑媳妫空凝眉。

畸零天涯人郑氏绝笔

胤禛看了仰首望天，脸色愈加苍白得可怕——此事已无须再查，郑春华千真万确，是绝望于胤礽的不能复出而自杀的，她活着原本就不指望着有什么福享，只盼胤礽这株"枯木"能有再荣之日，既已萎谢，那么她这缠树的"女萝"也就没有必要腆颜人世了。胤禛对郑春华原无爱憎，只是瞧着胤祥的心意周全她。对于她的死，他甚至有一种解脱感。但此时见到郑春华的绝命书，盼望自己怀书仗剑有所作为，不禁大起知己之感，一股又热又酸的气浪在心头陡地泛起，胤禛不禁长叹一声，将纸送到灯前燃着，看着它烧成一片白灰方轻轻丢下。年羹尧见他只是出神，怅怅地如有所失，因问道："写的什么？"

"没什么。"胤禛脸上毫无表情，径自走到门口，吩咐道，"年羹尧，你回去吧，明儿下午去户部接我一同回府。——高福儿，你叫蔡英和书房侍候的人到枫晚亭去——不要惊动了邬先生！"

第二日，年羹尧一大早就起身，冒雪赶往户部，就在施世纶的书房听招呼——随叫随到，即便这位四爷再挑剔，也找不出毛病儿来。谁知一直等到偏晌午，连胤禛的影子也没见，绕到签押房看看，尤明堂、施世纶都在忙着接见外官，也不知该问不该问。正迟疑间，见蔡英踏雪进来，只向年羹尧一点头，进了签押房道："施大人、尤大人，四爷刚从

畅春园下来，奏对很乏，昨晚又走了困，说委屈二位老爷先把昨儿议定的事拟出票来，晚间四爷再过来……”说罢出来，才对年羹尧笑道：“年爷，主子就在外头，您请！”

“外头的事不是高福儿跑的么？”年羹尧一边走一边问道，“怎么今儿是你跟四爷？”蔡英含意不明地一笑，说道：“高福儿没良心，叛了主子，昨晚露了蹄爪，跑了……”因见有人过来，蔡英打住了没再往下说。

年羹尧也没敢再问，走出户部衙门口，早见胤禛的鹅黄顶子大官轿等在那里，便上马随行。一时到了雍王府，胤禛下轿，抬头看了看天，正自纷纷扬扬一片混沌，他长长透了一口浊气，冷冰冰说道：“年亮工，今日主子给你看一出好戏！”年羹尧翻身下马，关切地问道：“四爷眼圈有点发黑，夜里没睡好，出什么事了么？”胤禛没吱声，只一点头便跨步进府。

年羹尧跟进来，一见院中阵势便吃了一惊。只见大雪纷飞之中，万福堂前偌大的天井东西廊前，一排排黑鸦鸦站满了府中长随，一个个脸色苍白弓背躬身，足有两百多人，却一声咳痰不闻，见胤禛进来，弘时、弘历两兄弟忙从正房滴水檐下趋步出来，一左一右搀了胤禛，至堂房门口站定。下头众人在雪地里“唿”地都跪下去，雷轰般齐声道：“请千岁爷安！”

胤禛脸上带着一丝冷笑，也不叫起，只朝年羹尧一颔首，徐步下阶，立在雪地里，半晌才开口道：“这几年我的差使多，顾不了家事。生受你们操持，总归还好。”

“哑”胤禛顿了一下，又道，“为人无非忠孝二字。我为皇上办事认真，是忠；你们呢？是我的奴才，家务料理得好，也可谓之忠。皇上论功行赏，封我亲王。我呢，也不亏待你们——来啊！”几个贴身长随忙出来应声：

“奴才在！”

“黑山庄今年送来多少年例银子？”

“回爷话，”一个管账老先生答道，“两万四千一百十八两。”

“我要个零头过年。”胤禛无所谓地一笑。“把那两万全都搬来！”

“喳！”

那老先生答应一声，忙趿回账房，取出一本册子夹着，一时二十几个伙计抬着十个大铁皮箱子出来，吃力地安置到堂前，“叭”地一按消息儿，都打开了，银灿灿白亮亮的银子立刻在雪光中放出刺眼的光芒。

“银子是件好东西。”胤禛瞥一眼箱子，不屑地一笑，“有了它，父母可以赡养，妻儿可以安居，子侄可得温饱。但四爷不吝惜它，你们安心领受，拿回去过个好年！”

人群中发出一阵兴奋的赞叹，有的人发愣，有的人偷笑，有的一副馋相，直着脖子瞪眼瞧，却都不敢说话。那老夫子戴上花镜，说道：“这银子按上中下三等。上等一百六十两，十二名；中等一百两，一百七十名；下等四十三名，各得七十两。这个册子是书房黄永振、廖德贵、尹锁柱、马方成轮流记录，经主子过目定下的，这话得当面给众位兄弟说明了。”说罢便唱名行赏。众人依次领了，抱着沉甸甸白花花的银子眉开眼笑地归位，仍旧跪了。

“有四十三个奴才得的少了点。”胤禛坐在檐下看着发完了，弹弹袍子道：“这无须懊丧抱怨。从忠、勤、慎三个字上去想，为什么别人能得一百六十，我只得七十两？那明年你就能得一百，一百六十！你们见了，书房的人有的也只得七十两，可见公道难逃。蔡英已经暂进管家位，他的赏银是一千两——顶五个二品京官！过了年我还要荐他出去当县令！你们都看见了，这里有个年羹尧，身份和你们一样，如今是陕西的提督！”

众人都瞪大了眼，心里纳闷这主子为什么说这些话，却都提足了精神竖起耳朵听。

“或许有人问，凭什么重赏蔡英？”胤禛陡地提高了嗓子，“告诉大家，蔡英为我除了家贼！这家贼就是我素来信赖的管家高福儿！——把他带出来！”

人们心头猛地一缩，仰脸看时，四个粘竿房家丁押着高福儿从东配房，一推一搡地出来。至堂前，一个家丁朝高福儿后腿窝儿猛踹一脚，高福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弘时慌乱地看了一眼弟弟，弘历却微笑着

望着二门不言语，只脸色有点苍白。年羹尧站在胤禛身后，却是神定气闲，没事人似地冷眼看着脸色灰败的高福儿。

“你们听说过中山狼没有？”胤禛咬着细白的牙嬉笑道，“东郭先生救了一只被撵得走投无路的狼，这狼得救，就张牙舞爪要吃东郭先生——此狼名叫高福儿，原是山东无赖，醉酒打死了人。是我可怜他家有老母，以误伤罪开脱出来，一步一步抬举到管家。他本来能学年羹尧、戴铎，脱去奴籍为我门下，出去做官。放着光明大道儿不走，为了八千两一处宅子还有一个引他上勾的婊子，与外人勾结，密地监视我，偷听我说话！尤不可恕的，他竟敢坑陷我的旗奴戴福宗，向人密告我探视十三爷！戴福宗如今被人拿了，生死不明！——蔡英，我没错说他吧？”蔡英忙道：“主子明察，他都招了的！”胤禛笑道：“这样背恩忘义的混蛋，我多年不察，算不上什么‘明察’。高福儿，你说，我冤你没有？”

高福儿早已吓得面无人色，顾不得满头满脸的雪，只是捣蒜似地磕头：“……奴才贪图银子和金钗儿鬼混都是有的，他们逼着……”

“逼着？”胤禛格格一笑站起身来，“像我这样的金枝玉叶，八千两银子你就敢卖！你丧尽天良！来人！”

“在！”几个粘竿处的护卫跨前一步应道。

“堆起雪来！”

“喳！”

人们谁也不知道这个心狠手辣的亲王要做什么。但他的话是无可违拗的。十几个人拿着扫帚，铁锹，雪推子一齐上，须臾之间，便垛起一个大雪堆，院子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变得荒庙一样死寂，满院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胤禛，但闻哨风穿檐而过，一声声凄厉的嘶鸣，胤禛背着手下来，围着雪堆转了一匝，满意地点点头，方道：“好干净的雪，可惜了儿的——高福儿，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话？”

高福儿早已猜出胤禛用意，吓得瘫在地上，听胤禛问，急忙膝行数步，头伏在地上，嘶哑的哀嚎道：“四爷……主子……好千岁，好佛爷……只求超生……可怜我娘八十岁，还不知道我……主子！我还不老……我有气力……我还能……”他双手反剪着，头拱着地，鬼嚎似的

声音尖锐沙哑，满院的人俱都吓得腿肚子直转筋。

“难得你还记得你的母亲，阿弥陀佛！”胤禛双目望天，“这个你放心！我向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你的妈由蔡英照料！”说罢一努嘴儿，翻转面孔，不容置疑地吩咐道：“把这个作恶的奴才填进去！”

几个人“喳”地吼一声，四个彪形大汉过来，老鹰撮鸡似地将高福儿扔进雪堆，上半身立刻埋得无影无踪。

“填雪。”胤禛缓步回到檐下，向椅上一坐，淡淡说道：“使劲砸结实了，再用水泼，冻结实点！”

家丁们毫不犹豫依命而行，没头没脸地一阵添雪，也不用家什，竟十几个人排齐站上去，一脚一脚狠命地踹，添一层雪，泼了水，再添雪再踩……可怜高福儿两条腿在外，徒劳地扭动着挣扎着……丫头们躲在东西两厢，隔玻璃看着，竟有吓晕过去的。

年羹尧以“铁石心肠将军”自许，见胤禛用这法子杀人，原只是新奇。觑着眼看胤禛时，只见胤禛泰然自若地跷足而坐，像没事人一般凝视着雪堆。滴水成冰的节气，水一泼上，顷刻之间将雪结成了团。人们踩着，发出“喳喳”声……忽然，那两条腿痛苦地抖一下，脚筋一伸，直了。年羹尧突然觉得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掠过心头，毛骨悚然地打了个冷颤。

“你们见一见有好处。”胤禛见两个儿子脸色惨白，冷笑道，“不知死之悲，便不知生之欢。我不如此，人就如此待我，有谁可怜？”说罢，对满院的人厉声喝道：“还有三个人是高福儿一伙的，你们给我站出来！”

家奴们跪得双腿发麻，怀里揣着银子，心里揣着兔子，已被这个主子折腾得做噩梦似的，猛听这一声儿，不禁面面相觑，猜疑地左右顾盼，却没人敢出来。

“我的话没听清——我向来只吩咐一遍。”胤禛阴狠的目光扫着众人，“屠儿在涅槃会上放下屠刀，立地便成佛。我数一二三，你出来，不但不伤害，还有诚勇之奖！一、二、三！”

话音刚落，人群中竟真的爬出三个人来，各报自名，叩头说

道："奴才李佩孚、袁昭信、邓祺云……不合跟着高福儿……"

"好了！"胤禛一摆手，说道，"你们不必说了，这件事就此完结。回头到账房，一人支十两诚勇奖银！"他轻松地笑着，抬手叫起，又道："用心事主，安心过年。高福儿我这次是从轻发落，赏他囫囵尸首。嗯！再有胆敢暗自结党，背恩忘义的，首告的赏银三千，无分主犯从犯，我一体用油锅炸焦了他！听见了？"

"喳！"

"散了罢。"胤禛说道："蔡英，给高福儿换上讨饭衣服，送左家庄化人场，看着烧了他。就说是你捡的冻殍。"说道，打了个哈欠，对年羹尧道："跟我到书房。"

第五十一回　贺庆典胤禵送陨石　千叟宴康熙染沉疴

胤禵出师顺利，康熙五十九年进驻西宁，一切遵从皇帝谕旨办事，在青海汇集了蒙、回、藏的兵马。阿拉布坦闻讯后，连忙带领驻扎在拉萨的兵马仓皇西逃。胤禵原想堵住他的归路，切断新疆富八城通往拉萨的粮道，一鼓聚歼。他转念一想，明年一开春就是康熙登极六十年大庆，各地都要向朝廷报喜，自己万一有个闪失，岂不白白辛苦二年，落个竹篮打水？加之胤禩来信，再三叮嘱，“万不可躁动，有伤圣上知人之明”，思虑再三，息了立功念头。自将“拉萨大捷”的情形修成表章，遣鄂伦岱星夜进京，一来“给阿玛请安”，二来“瞧瞧八爷、四爷他们在做什么，在西边有什么要办的事，赶紧回来报我。”

鄂伦岱奉了钧令，马不停蹄驰到北京，已是康熙六十年正月初五。满京都还是过年气象。赶到畅春园见了康熙出来，鄂伦岱连家也不回，便赶往朝阳门廉亲王府来见胤禩。

“见着万岁了！”胤禩听完鄂伦岱的叙说，默谋良久，笑道：“这一趟可苦了你了。”他这几年一直抱病在家，养得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刚刚送走一干前来“探病”的大员，又见着鄂伦岱，更是十分高兴。他问道：“万岁都说了些什么话？”鄂伦岱喝着胤禩赏的参汤，说道：“主子说，这个年过得累，身上乏得一点气力也没。还说奴才既回来了，前方又没什么大事，叫奴才开了春再回去。如有旨意，叫兵部发去就是。又夸了十四爷有出息，出去历练一番，写来的奏章看着也老成稳重多了。”胤禩说道：“别说阿玛累，就是我这个闲人，在一旁看着也替他累！那些官员们尽说些粉饰太平的假话，他就信以为真，十四爷在前方陈威，后方各省催科，报称‘乐输’军粮。这‘乐输’本是心甘情愿报效的事，田文镜在山东逼得鸡飞狗跳地叫人乐输！甚或逼得人一家跳井！如今的事真假难辨，偏四哥就爱这样的，有什么法子？”

鄂伦岱乍从苦寒荒漠的沙场回到这花花世界、温柔之乡，听着胤禩清谈高论，不知怎的，竟生出一种厌恶之感，忙定了定神，说道：“那是各人造化不同，所以心境也不一样。我在外出兵放马，杀得血葫芦儿似的，回到北京，觉得到处都很别扭，连路都走不好，真他娘的怪事！方才万岁说，礼部正筹备千叟宴，这可是亘古没有过的新鲜事儿，我跟

万岁说了，想瞧瞧热闹儿再走。”

“你得回去。”胤禩从安乐椅上坐直了身子，说道，“如今不是享福的时候儿，十四爷跟前不能没你，忘了我临别时的嘱咐了？”鄂伦岱笑道：“十四爷那里没事。雅布齐他们都跟着，能出什么事？十四爷明说是大将军王，其实除了兵，什么都有人掣肘，连粮草供应都是年羹尧一手包办，一手转运。十四爷就有什么别样的心思，又能如何动作呢？”

这倒是头一次听说，胤禩心中不禁一动，年羹尧这两年和自己若即若离，闪烁不定，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莫非连胤禛如今也做起皇帝梦来？但却不见胤禛结交人，也没掌兵权，康熙言谈里头，也只是夸他有治事之才。“治事之才”四字，用之于宰相辅臣则可，用之于皇帝……他摇了摇头，已经断定年羹尧是奉康熙之命提防胤禩。但也有点吃不准，因为自高福儿莫名其妙地失踪之后，相继只晓得雍王府里藏的郑春华也死了，其余的消息一点也挖不出来了。心里动着无数的念头，胤禩说道：“你不要错会了我的意。我如今沉疴在身，早没了什么雄心——我巴不得将来十四弟扬眉吐气呢？我是想，你昔年在科布多救过年的命，有这一层儿，你在十四爷营里，他安全得多。所以还是不要离十四爷的好。须知光景只在数年之间，大变在即，是什么情景，谁也说不准啊！”

“八爷说的是。”鄂伦岱听他假话连篇，兀自郑重其事，心里暗笑，口中却道，“既如此，明后日我就走。还得到别的爷府里打个花胡哨儿，回去给十四爷回话。”说罢见胤禩无话，方辞出来去寻胤禛。

雍亲王却不在家，管家蔡英告诉鄂伦岱，“四爷在大内，说要有要紧人见，请往太和殿、体仁阁那里去找。”鄂伦岱只好又到东华门。好在皇帝不在紫禁城，门禁比较松，又都是熟人，做好做歹放了鄂伦岱进去，果见胤禛带着一大群太监正指挥着用芦席搭彩棚。

“那不是老鄂回来了嘛！”胤禛一头一脸的灰，正指手画脚间，一回头见鄂伦岱过来，哈哈笑道：“怎么就晒成这样了，又黑又紫，庙里的周仓似的？一路风尘，太辛苦了，明儿晚间我们抽一会空，好好聊聊！”鄂伦岱忙请了安，说道：“我才回来，先去见了万岁，又见了八爷，临走时十四爷再三叮嘱，叫回来问德主儿安，看看四爷，说平日在京，还不觉怎的，一出远门，着实惦记着四爷呢！”胤禛替鄂伦岱拍了拍肩头上的浮尘，审视良久，叹道：“谢谢他惦记着了。我手下这几个奴才，跟着我在北京办这么点差，有的就叫苦，有的就泡病！看看你，

想着弟弟也必是这模样……不知怎样吃苦来！如今天正冷，前头也没有军情，你既回来了，就住些日子罢，好生滋养一下，暖和了再走——缺什么东西，跟我说一声就是。”

鄂伦岱心中突然升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凡事只怕比，只这几句体恤话，怎么宽宏仁爱的八爷就没有呢？他低头沉思了一阵，说道：“万岁爷也有这个意思，只是八爷已经说了，叫我早些回去。我是他的门下，不好违拗的。”胤禛笑道：“这也用不着犯迟疑，万岁都有旨意，怕的什么？亏你还是个天不收地不管的角色！”一句话说得鄂伦岱也笑了，因见胤禛实在忙，便辞了，径自进大内去给胤禛、胤禵的母亲德妃请安。

礼部司官们忙了初一忙十五，接着便全力筹备“千叟宴”，走马灯似地折腾到开春三月，终于齐楚停当。这是六十年庆典里的一件大事，却是康熙自己独出心裁。年年元旦、正月十五、八月十五，全都是祭坛、祭堂子、告太庙、祭天地，受百官朝贺，听万寿无疆赋，做柏梁体诗……他已经觉得俗不可耐。如今年逾耳顺，久享太平，何不把这些与自己年纪差不多的老人们聚到一处，痛痛快快过个生日？他原拟不过请几十个老人，随便坐坐，听听老人们叙叙家常，也是人生一大趣事。不料马齐去礼部一传旨，变成了大事，礼部立即具折奏明历来天子敬老尊贤，倡时孝道，只是说说，谁也不曾身体力行，很少与山乡野老共坐一席。康熙此举既是宣化文明，为后世垂范，就应雨露均沾。请几十个，请谁，不请谁，也难以拟定。所以礼部定下凡六十岁以上老人，在京的由皇上亲自接见，各地的由各地督抚、守牧代天子设筵款待。康熙这才知道，这种事非天子能够自专，虽觉好笑，也只好依奏照允。这一来便捣腾大了。

三月十八是正日子，康熙起了个大早，由张廷玉、马齐导引，千车万骑出了畅春园，径入紫禁城，至奉先殿、大高殿、寿皇殿行过礼，又踅到钦安殿、斗坛拈了香，便排銮舆进钟粹宫瞻仰孝庄太皇太后遗像。礼部尚书尤明堂见康熙下舆，忙上前扶着车档子躬身问道：“百官们都候在天街，请旨，是在乾清宫受贺，还是在养心殿？”

“在乾清宫罢，养心殿地方太小，分着三六九等进来，说的又都是套话，不如在乾清宫，磕个头就罢。老人们都在太和殿那边等着，也少累他们些儿。”康熙说着，因见是武丹护卫，便招手笑道：“老货！你跟着朕来！”说着便进钟粹宫。从驾的几十名官员便都停住了脚，只在垂花门外侍候。

康熙不再说话，满面肃容进了正殿，向供在正中的孝庄太皇太后遗像行了二跪六叩的礼，站起来，却身又是一躬，抬起头来细细看着画像不语。

“主子，”武丹因见康熙痴痴的，脸上似悲似喜，知道在这里呆久了没好处，在旁勉强笑道：“老佛爷在天之灵，要见着主子如今功业，必定欢喜不尽！不过今儿不是祭祀日子，外头多少人等着，不如早些去。赶明儿老佛爷忌辰，老奴才陪着万岁来这痛哭一场，赶怕还好过些。”

康熙点点头回转身，扫视一眼空落落的大殿，慢慢踱出来，一边走，一边说道：“早就传旨，叫魏东亭赶来，不知来了没有？”武丹心中一沉，他从胤禛那里知道，魏东亭也已经亡故，便道：“他身子原不好，这个时候不到，那就是来不了了。”康熙也喃喃说道：“生老病死在劫难逃。是啊，但凡爬得动，他就会一定来的。老人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说着二人出来，马齐和张廷玉忙上前一边一个轻轻扶着康熙上了舆。康熙一眼瞥见王掞远远站着，便叫过来问道：“你不在太和殿等着，怎么来这里？”

“臣恭逢万岁大喜，欲有所奏闻。”王掞双手捧着一个折本递上来，又道，“此乃天下第一事，敬请万岁默查！”

“哦？天下第一事？”康熙一笑，接过折本，翻开一看，八分楷书恭恭正正写着：“为请立皇四阿哥胤禛为太子事：臣王掞跪奏……”康熙怔了一下，却不说折本的事，问道：“看来你身子骨儿好多了，朕赐的药用了么？”

王掞因患红痢，康熙赏的药名曰：“续断。”他就是冲着这味药，大胆建言的。因见康熙问，便道：“老臣已经痊愈，蒙圣上赐药，令臣感激之至！”

康熙语带双关地说道：“朕赏你的药是治红痢的神方，《本草》中载得明白，你要细看。此药要火候，火候不到，效用不显，你且安心吧。”说罢便至乾清宫受贺。

参与盛筵的耆老共是九百九十七名，天不明便乘轿进了大内，安置在太和殿的月台前等候，七十岁以上的设在体仁阁和保和殿，其余的都

在席棚下就餐。这都是从京华近畿请来的，因怕出事，体质弱些的都由直隶巡抚代为招呼，老人们虽说早已饿得饥肠辘辘，却都很兴奋，或坐或立，三五成群地在大月台上指点宫阙。一些做过官的乡绅，多年不见，白头相聚，叙同年，忆故旧，说得入港。还有一等士绅，头一次进这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四处张望，要把这里的一切都记在心里，打着主意回去如何写好这篇墓志铭。正乱着，见李德全、邢年一干执事太监从三大殿北过来，畅音阁供俸们在月台西向而坐，接着龙旗宝幡，文武百官簇拥着一乘明黄软轿迤逦过来。李德全待邢年甩过静鞭，便高声呼唱："康熙万岁老佛爷驾临！"

"万岁！"老人们忙归了位次，俯伏在地高声呼道。立时鼓乐大作，六十四名满装宫女，踏着节拍，挥着流苏扇载舞载歌：

> 中天盛世鬯安宁，瑞麦嘉禾表岁成。驺虞白象出效坰，共祝吾皇圣，嵩岳欣传万岁声……葱茏佳气满都城，万里皇图巩帝京，衣冠文物际时亨，海隅宁谧无边警，巷舞衢歌乐太平。喜今日，金瓯一统万年清！

歌舞声中康熙徐徐下轿，在太和殿檐下南面而立静听，因听到"一统万年清"，猛地想起高士奇，便转脸问身旁的张廷玉："澹人怎么没来？"

"万岁细看，"张廷玉低声赔笑道，"他在第三排，挨着白头发的是三爷府的陈梦雷。"

康熙看时，果然见了。他用目光搜寻着，方苞、李光地都在里头，接着又看见了党务礼、萨穆哈一对老搭档。想起当年三藩乱起他们两个从广州仓皇奔命回京报信的往事，康熙不禁慨然一叹。正自神不守舍，已是乐止歌歇。马齐见他怔怔的，忙道："万岁，赐筵罢？"

"唔！"康熙惊醒过来，忙点点头笑道，"朕已用过早膳，饱汉不知饿汉饥，快开宴吧！"

刹那间热闹起来，几百名太监从御膳房走来，摆着冷盘，水陆八珍布成奇巧花样。胤祉为首，下面胤祺等十七个皇阿哥执壶捧盏，先至太和殿下首席为康熙上寿。康熙因问胤祉，"怎么不见四阿哥、八阿哥？"

"回阿玛话。"胤祉满脸笑容，躬身答道，"四阿哥在御茶房照料茶

水，立时就过来。八弟嘛……他的病仍不见好，怕冲了万岁的喜气，请假了。”

康熙木着脸，心中一阵不快，因见冷盘中的二龙戏珠、两条龙活灵活现张牙舞爪夺那颗紫红鹅蛋，便道：“传旨给胤禛，这些时累了，不必过来站规矩——把这个盘子赏他！”又换了笑脸，说道，“这群老人家都是朕请来的客。譬如家人，你们子侄辈还该各桌去轮番劝酒——不要恃强，有用不惯大曲酒的，用点山葡萄酒也罢了——可惜朕身边共事元老，今儿来的太少了。”

“是嘛！”胤祺一本正经地给康熙斟一杯葡萄酒，说道，“也真可惜。儿子昨儿听说魏老叔去世了。别说主子，就是我，也难过了一夜呢……”康熙只吃了半杯酒，听见这话，便放了杯，脸色甚是凄楚。胤祉随即明白了胤祺的用心，抬头看胤禟时，正目光幽幽地盯着康熙，胤祉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

康熙早抱定了主意，决不与这干包藏祸心的儿子们怄气，倒拿得稳。因见儿子们毕恭毕敬挨桌劝了酒，便起身来，慢慢在席间踱步，招呼众人吃酒。走到后排第四桌，康熙见两个老人坐在桌边吃闷酒，他细一审量，失惊道：“这不是封志仁、彭学仁嘛！”两个人不防康熙点到名字，忙起身道：“是！主子安康，难得还记得我们！”康熙笑道：“那怎么会忘？你们两人都是治河能臣，和陈潢一起，先跟着靳辅，后跟着于成龙，黄河都治清了几次——来！朕与你们共饮此杯！”说罢，举杯一碰，饮了，拍拍二人肩头又向李光地的筵席走去。一路转过来，和二十几个故旧勋臣饮过，待转到高士奇身边时，康熙已觉步履飘忽。

高士奇也已白发苍苍，因保养得好，倒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只气质中显得十分稳沉，没了昔年那种挥洒飘逸，诙谐滑稽的神气。不知道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曾是与明珠、索额图并称的熙朝四大机枢重臣。高士奇见康熙过来，忙站起身，笑道：“万岁，奴才在史馆编书，不隔几日就见主子一面。主子劝酒奴才是不辞的，只劝主子别饮了……”

“怎么？”康熙笑道，“你说朕的酒量不如你么？”高士奇忙道，“岂敢！主子知道，奴才略知医道，酒乃伤身之物，还是少饮为好！主子既这么说，奴才愿代主子一并喝了。”说罢，端起盅来，连斟两杯，一杯向康熙面前一擎，自饮了，接着又自吃了一盅。康熙叹道：“你精通医道，朕也不是门外汉。朕的身子自己心中有数。既这么说，这杯酒朕就免了。”说罢便去了。

回到御座上，康熙更觉乏力，连四脚都懒得动。马齐见他脸上一阵红一阵青，便拽了拽张廷玉衣角，悄声说道："皇上气色不好，你看见了么？"张廷玉早已看见，正在想法子，遂道："原定的申时罢宴，一定得挺住。不然要惹出许多闲事的……"马齐掏出表来看看，还有小半个时辰，便道："能不能在钟上做点文章？"

"好！"张廷王双手一合，"真有你的！我这就去安排！"说罢，转身出去，叫过拱辰房太监，小声交待几句，那太监点点头，过来请旨："主子，申时已到，各宫内眷都在里头候着。请旨歇宴……"康熙便站起身来。月台上千余人见他起身，忙都离席俯伏，叩头道："谢万岁恩！"

康熙觉得心头急跳，冲得耳朵直鸣，强拿捏着定了定神，爽朗地笑道："都是有年纪的人了，相聚不易，本应多留你们一会儿，只千里搭长棚，盛筵终有期。我们一道儿努力加餐，待过七十大寿，朕再请诸位畅叙！"

"万岁！"

康熙含笑点点头，由李德全、邢年搀扶着，到中和殿略事休息：这里摆着各省贡来的贺礼，他想看看。中和殿里琳琅满目，殿内四周摆着寿礼，什么琼、瑶、棋、琳、璞、璆、琬、瑜、圭、璧、璋、瑚……应有尽有，还有的投康熙所好，献的珍版书、宋纸、宋墨、董香光字画，贴着黄签，堆得到处都是。康熙看了一会儿，至南窗前，拿起一块黑乎乎的石头，问道："这是什么物件？"

"这是十四爷献的。"邢年答道，"说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陨石，上头还有字……"

康熙戴上花镜仔细把玩。石头是铁青色，茶碗般大小。细审时，背面果有几个篆书字顺石筋突起，却是"百年长运"四字。不知怎的，他陡地想起《烧饼歌》里朱元璋的一句话"自古胡人无百年运"不禁手一抖，喃喃说道："秦皇晏驾，有陨石落……"一句话没说完，心头猛地一悸，眼前金花四射，双腿一软，几乎栽倒在地。吓得李德全、邢年二人死劲架着，张廷玉和马齐两个人脸色雪白，惊呼一声扑上来架住瘫软无力的康熙。一边轻声呼叫，一边架到须弥座上暂息。张廷玉向慌做一团的人们喝道："不要乱！即刻传太医院医正，不许张扬！"

“叫……”康熙神智略有恢复，脸色潮红，半倚在椅上，无力地说道：“叫……传高……高士奇也进来看……看脉！”

第五十二回　知天命寝殿颁遗诏　护贤臣鱼眼藏珍珠

康熙头缠黄帕，侧身躺在烧得热烘烘的炕上，脸色已经如常，只左半身已经偏瘫，口角也有点歪斜。见高士奇进来，命众人都出去，方道："你原是精于岐黄之术，通生死大道的。这些年你退出上书房，越发专心医理，有人说你能断人生死，灵验如神。朕因用不着，都不大理会。朕这一病，自觉与从前大不相同，想问你个实信儿，到底朕还有多少日子？你不要怕，只管往短里说，活得长了是朕的赚头，朕决不罪你。"

"主子……"高士奇的脸白得没有一点血色，连连顿首，哽咽道："您怎么说这个话？奴才心都要碎了！那日筵宴上奴才已见主子病发在即，果然不幸料中。又见主子病势不善，最怕的是这几日。主子已经熬了出来，慢慢调治，正是圣寿不可限量！您不要多想，与性命决无干碍的！"康熙伸出右手，命高士奇起来，微笑道，"人言生死大讳，智者不为，何况于你？你这话在情理之中。但朕有许多要紧事必须处置，要安排好，不能拘于常规。事关国家社稷，你要破除俗念，最后再助朕一臂之力！"

高士奇深深低下头去，良久才抬起来，已是泪光闪闪，缓缓伸出一个指头。

"一年？"

高士奇摇头。

"一个月？"

高士奇摇头。

"那么……一旬？"康熙的脸色苍白了。

高士奇道："逢十进一。圣上安心调治，天下苍生有福，渡得一年风险，还有十年圣寿。过此，臣不敢妄言……"

“哦……”康熙沉吟了一下，心中一阵宽慰，盯视着高士奇道，“你今年多少岁数？”高士奇忙道：“奴才犬齿六十有二。”康熙点点头，说道：“算来朕身边的老人儿，你还是个年轻的。朕有意起用你回上书房来做事。你以为如何？”

高士奇早就看透朝局，连国史馆的差使都想辞去，如何肯再蹚这汪浑水？叹息一声道：“不怕皇上见笑，奴才早已是过时的人，昔年壮志都成灰烬，焉能再作冯妇，驾驭当今朝局？奴才这些年潜心典籍，已成蠹鱼之虫，万不敢腆颜尸位，误了圣上大事！请皇上龙心默查，奴才这话是肺腑之言！”

“你去吧。”康熙见高士奇诚惶诚恐，确乎没了当年的灵气，不由叹道，“你有你的难处，先时佟国维在位就常难为你，倒是胤礽还替你说句公道话。如今国维虽不在，朕看和他在也不差什么！上书房乃随人事而转的去处。朕盛，它也盛，朕衰，它也衰，朕心里清楚着哩！回去安心做事，想见朕，随时可递牌子。”

眼巴巴瞧着高士奇迈着拖沓的步子出去，康熙打心里一阵惋惜：多才多艺风流倜傥的高士奇，竟会变得如此一蹶不振，可见党争之风令人可畏！

一天，马齐进来道：“皇上，八阿哥进来请安，见不见？”

“不见！”康熙愤恨地说道，“——前几天要死不活的时候别的阿哥都在，偏他有病，这会子返过了神，他也好了！”马齐忙答应一声，待要出去，康熙却又变了主意，叹道：“唉……你叫他进来吧。”

好半日，胤禩才进来，他倒不是故意迟慢，从东华门到养心殿这节子路上，碰到进来给康熙请安的官员太多了。他自己也在“病”中，人人见他仍旧要请安。这些昔年他从胤礽、胤禛手里保出来的人，如今是他的支柱，又不能慢待，因此挨延了许多时间，待进养心殿，却见张廷玉跪在一旁，邢年等一干太监扶着康熙。胤禛一条腿偏跪在炕上，正给皇帝喂药。胤禩静静跪下，待胤禛退下，方款款道：“儿臣胤禩恭请圣安！”说罢从容叩头。

“起来吧……”康熙面带倦容，用深邃的目光盯着胤禩，说道，“听说你前几日身子很不好？如今怎样？”胤禩赔笑道：“儿臣犬马之疾，不敢劳圣心挂念。儿臣原本已见好的，乍闻阿玛圣躬违和，惊心煎虑，竟

昏厥过去，今日才见好……”康熙点头，良久才道：“这是父子至性嘛——不知你如今用什么药？去年冬天朕赏了你的药，后来说不大合用。想再赏你，又怕不合你病情，因此不敢送去。”

胤禩听了不禁一怔，半晌，叩头道：“父有赐，子不敢辞。何况阿玛君父兼于一身！请阿玛免去‘不敢’二字。”

这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康熙顿时默然，想想，一笑道：“人说老四挑剔，朕看总不及你多心。说到九九归一，你是朕的儿子，素来伶俐宽厚，朕心里是很疼你的。既然病着，少想些杂事，如要什么东西，叫何柱儿进来奏朕就是了。”胤禩也觉无话可说，便叩头道：“外头天已热了，这屋里烧炕，越发受不得，皇上一人系天下苍生之福运，得多保重。儿子身子稍壮，自当天天进来侍候。”

康熙见他叩头要辞，叫住了问道：“你回去么？”胤禩忙回身一躬道：“儿子要进内给母亲请安。万岁还有什么吩咐？”因见康熙点头无语，方慢慢退了出去。

“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严！”康熙看着胤禩的背影暗暗沉思，陡地想起高士奇的话：要真的还有十年之寿，一切另当别论。但高士奇“一年风险”四个字，像梦魇无声无息地追逐着他，无论怎样都驱赶不掉。康熙出了一会神，怔怔吩咐道：“回……畅春园去。”

驭手轻喝一声：“笃！”八匹健骡拉着病骨支离的康熙离开了紫禁城。康熙半躺在驼车里的软榻上，心中一片茫然，这一去不知还能回到大内么？随侍在侧的张廷玉和马齐面上佯装镇静，心中却是莫名的惊慌——御医们谁也不敢说什么，但这几天侍候下来，从人们闪烁不定的眼神和模棱两可的话语中，他们已是心中雪亮，大限已到，圣寿不久！皇储之位不定，思之令人胆寒，万一闹出齐桓公故事，不但此时身败，后世也要名裂！两个人怔怔地望着康熙，这位老皇帝昔日英睿的风采，明快的决断，宽厚的仁德，曾给他们多少安慰和镇定！一时之间便都化作烟云飘渺……

“停一下……”康熙说道。

“万岁！”两个人忙伏身上前，马齐道：“还不到畅春园呢！”张廷玉忙用绢帕拭去康熙口角的涎水说道：“万岁少安毋躁。回畅春园，春和景明，好生调养，不多日子就康复了。”

康熙淡淡一笑，说道："……到了哪里？"张廷玉道："才出西便门。"康熙微一颔首，说道："扶朕略坐坐……"

张、马二人忙上前架起康熙的臂膀，坐了起来，康熙明亮的眸子透过玻璃窗，望了一会儿，外头秀麦吐穗，菜花正黄，翠柳如烟，黄鹂啭鸣，正是一派好景致。远处乌沉沉一片柏林，是白云观。再向南里许，便是康熙幼年读书之地，却被树遮住了，看不见，康熙凝视良久，弛然而卧，喃喃道："走吧……外头好景致，惜乎朕没福消受了……"

车身一晃，启动了。康熙仰脸想着，突然抬头道："王掞……这几日你们见着王掞了么？"马齐目光霍地一跳，忙俯身道："主子，王掞哭坏了身子。奴才见他不济事，昨天叫人把他送回府了。"康熙的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把目光转向张廷玉："他那份折子，在你身上？"

"在……"张廷玉说道："主子要看么？"

"哦……"康熙躺回去，闭目说道，"头好晕，不能看了……你把它烧掉……"马齐诧异道："皇上，这使不得。史馆里有备案，烧掉怎么交待？"张廷玉却道："有马兄在此，就是见证，此乃皇上特旨！"说罢，从袖中取出那份折子，也不言声，晃着了火折子，就手中焚着了。

康熙眼看着那份折子化为灰烬，冷峻地一笑，说道："你做了一大善事。王掞尸位素餐，忝在国家大臣，党附胤礽至死不悟，朕意赐其自尽，你们以为如何？"

"主子！"马齐吓了一跳，以为康熙神智糊涂了。正要谏奏，张廷玉道："臣尽臣职，死是本分。念其效力多年，臣以为流配打牲乌拉也就够了。"

康熙沉吟良久，方一笑叹道："他七十多岁的人了，去打牲乌拉和赐死有什么分别？罢他的官，留京待勘，从子孙里找一个人替他流配吧！"

两个人正待答话，车一晃，停了。哭得红肿了眼的方苞隔着帘子道："主子，臣方苞接驾！——主子有特旨，不许臣过去侍候。"说罢，呜咽着伏地叩头，挑起帘子看了康熙一眼，竟止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朕才好些，你不要这样。"康熙也觉感伤不能自已。"朕移居穷

庐，把那里改成寝宫，有些事得趁明白时和你们计议一下呢！”

过了澹宁居东的月洞门，里边的路不好走车了，一群人把康熙从车上架到一乘四人抬亮轿上，穿花渡柳进来。前头驻防的便是武丹统领的善扑营御林军和哑巴太监侍候的“穷庐”寝宫。马齐对这个地方一直有着一种神秘感。很想进去看看，但到了篱前，康熙便停住了，回头笑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马齐和廷玉先退下去，把外头的事料理一下——万事不可轻废轻兴，一切如常才是兴旺景象。”两个人只得依命躬身而退。

“灵皋。”康熙回到这里，看上去安详了许多，因见方苞兀自面带戚容，便招手儿叫到床前，说道：“你也有俗人之见么？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前贤说过，写在书里，就是叫后人读、后人想的。朕的病自己心中有数，已经过了头一关。第二关闯过，就好比陀螺儿，转稳了，那就还有几年好活呢！”方苞黯然道：“生死事大，其理难明。所以圣人言生不言死，何况我辈？这几天我真是又急又悲又惊！您的言谈纪要都在我手里，又没有定住哪个阿哥继位，万一出事，顷刻便是塌天大灾！”康熙道：“朕今日就想和你议一下这件事……你把那些东西……取来吧。”

“东西”就放在自鸣钟旁贴金大柜里。方苞轻轻取出来，像抱着一个婴儿，不知怎的，他觉得腿脚发软，手也有些颤抖。

“这么多呀……”康熙抚着案上的文稿，随便翻看了一下，半尺厚的稿子上头还分了纲和目，政治类、天文类、地理类、河防类、靖边类……一编一编，都是平日他暇时随心而谈，方苞整理了，交他过目，每一类事例不详时，由方苞查档加注填写。各编后头都钤了康熙“体元主人”的小玺以为信凭。康熙目光炯炯地望着用龙须草编织的天棚，良久才道：“遗诏文稿就从这上头去想，不妨写得长点，有两万字就够了。……比如秋狩射猎，朕一生打死多少熊虎恶兽，这些事不要列进去——太琐碎了。”

方苞点头道：“这部书写了万岁一生辉煌事业，自当再精心编修，请万岁为它起个名字！”康熙凝神想了想，偏过脸问道：“你看叫什么好？”方苞道：“叫《圣文神武记》如何？”

“叫圣武吧。”康熙一笑，“这都是明摆着的事，不妨留点余地叫后人去评说，自己吹自己是‘神’未免没味儿。”方苞答应一声，把文稿轻轻叠起，问道：“还要请旨，遗诏里要不要将默定的继统人写入？”

康熙没理会这话，却转了口气问道："你离开上书房到这里来，多少日子了？"方苞想了想，说道："八年了吧。臣已经八年没出这园子了。"康熙心里默谋着，说道："是啊，十三阿哥被禁之后，你就进来了。把个一代鸿儒囚在这里，不合情理啊！你要不要出去做官？""不要！"方苞浑身一震，唏嘘道："听万岁话音，您不要我了么？万岁……自从骆马湖一遇，万岁以友道待我，我已暗自心许……愿此生余力，为圣主竭尽绵薄。如今主危国疑，正是臣捐躯效命之秋，望万岁取臣这一片忠贞之心，留下臣吧……"

"主危或是，国疑则未必。"康熙静静地说道，"朕也没说这会子就放你走。多少年来，臣子们惴惴不安，生怕朕百年之后，不能见容于子孙。这不无道理——本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嘛！朕再三至嘱魏东亭他们，要尽早补清亏空，怕的就是朕死在他们前头，他们吃不消！如今他们先去了，倒也安生。朕不选取老八，他的党羽太多，狼一群狗一窝，其中也不乏李光地这样的正人。党羽多，爪牙利，处久要生变，朕过得不宁；一旦继位，他便想振作，无奈拥立他的人鱼龙杂处，情结恩连，怎么下得了手？"

方苞至此，已经明白，康熙已决心定胤禛为嗣，只时间不到，他决不肯揭锅而已。正想着，康熙又道："如今的吏治再不整饬，非出大乱子不可。台湾的朱一贵，几乎就平不下去！福建泉州暴民聚众数千，这起子奸徒抢掠富户，危害乡民，像兰理这样的骁将都弹压不下……山东呢？盐民暴动，竟困了兖州府，连孔府的佃户们都裹挟进去……虽说这都是些毛贼，也是官逼民反呐！平……是平下去了，纸里头毕竟包不得火，乱源不清，治世就是缘木求鱼——朕为万世子孙计，也该——斟酌出一个像样的皇帝啊……"他仿佛不胜重负般长长透了一口气。方苞呆呆地听着康熙的这些体己话，心里暗自佩服：这番思虑，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儿！像这样周密的心思，何愁不能"终考命"呢？良久，方苞才拭泪道："臣都知道了，主上好生安歇，今个儿太累了。"

"来人呐。"康熙慢吞吞喊了一声。李德全和邢年等人忙从屋外进来，问道："万岁爷有什么差使？"康熙冷冷说道："自今儿起，朕的寝宫就改在这里了。规矩也要加严。你们知道，武丹虽老，却是个杀人魔王，朕无论说什么，走出去一个字儿，几十年侍候的情分就一笔勾了——哙？知道么？"

"喳！"二人齐应一声，"奴才没这胆子！"

康熙“嗯”了一声，又道：“出去传旨：王掞于朕六十年大庆之日，辄敢妄言，混淆视听。是不欲朕躬愉快，其心甚不可测，着革去其文华殿大学士职衔，流配黑龙江——慢着——念其年老，着由其子代其前往。本人留京闭门思过！”

“喳！”

“还有，”康熙阴郁地说道，“泉州府永春、德化两县聚众两千，竖旗放炮一案，朕原有旨意，这些人原非贼盗，因岁歉乏食，不得已行之耳，遣部院大臣侍卫，前往招安即可。上书房大臣马齐处置乖谬，擅自批文进剿，不但首贼陈五显逸逃，且斩杀八十余名裹挟之民，着革去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职衔，交部议处！”

“喳！”

方苞早已听得瞠目结舌，脸色焦黄，没点血色！他不明白：康熙为何突然大振天威，连黜两名朝廷大臣？王掞一事尚有可说，这马齐一向忠勤恭慎，为这点小过就革职拿问？

“传旨，”康熙脸上毫无表情，“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随侍多年，并无善政建议。去岁朕下诏求言，该大臣敷衍搪塞，事主不诚！本应严议，念其除此之外尚无大过，着降两级处分，暂留上书房行走！”

“喳，喳，喳！”

邢年、李德全鼻子尖上冒汗，因见康熙不再吩咐，复述了这三道旨意出去了，邢年因走得踉跄，一出殿竟无端崴了脚脖子，一跛一跛颠着出去了。

“万岁……这？”

康熙见方苞急得容颜改变，摆手一笑，问道：“譬如一粒珍珠，不想让人寻着，放在哪里？”

“放在鱼眼睛里！”

“一根木头呢？”

“放在树林里！”方苞已经恍然大悟，不禁自失地一笑。

康熙伸出右手端茶呷了一口，笑道：“方才对马齐说‘终须一别’就是这意思。你的事以后再说。先到各阿哥大臣府里串串，就说替朕编的《御制乐律》已经告成了。叫十七阿哥胤礼送你一处宅子，你还可随时进来见朕——朕今儿着实乏了，再会罢。”

第五十三回　邬思道雍府逞辩才　隆科多穷庐受遗命

接连三道谕旨，流配王掞、锁拿马齐、黜降张廷玉，从康熙八年起建立的上书房至此名存实亡。这已经是震惊朝野的大事了。不料余波未息，五月端阳过后，尤明堂、施世纶亦被革职问罪，拿到绳匠胡同狱神庙囚禁待勘，人们正在懵懂中，朝旨又下，山东布政使田文镜、江苏臬司李卫，又相继入狱，连病退多年闭户读书的佟国维也未能幸免。往日，处置这些事，康熙都是反复斟酌，征询部议，驳而再复，但这些接踵而来的雷霆之怒，事前既无征兆，事后也无商量，处置的人五花八门，哪个“党”的都有，却多是平素贤声著称的能吏。所以不但阿哥们如坠庐山云雾之中，众多朝臣都是莫名惊诧，惶惶不可终日。就有人暗地里传说：万岁爷痰涌心窍，患了疯迷症。

过了七月节，北京城，凉风乍起，早已无事可干的胤禛接到谕旨，免去了内务府差事和兼管刑户二部的职事。勉强捺住心头的惊慌，胤禛从容进园请了安，拖着灌了铅似的两条腿回到府邸，却见戴铎已等在府里，檐下堆着一坛一坛未启封的福州老烧酒，还有十几篓子福橘，码在万福堂前。戴铎正和文觉和尚对局，旁边性音和邬思道坐着观战。见胤禛进来，除了邬思道，几个人都起身相迎。戴铎忙抢着一步跪了叩头道：“奴才戴铎叩见主子！”

“回来了？”胤禛瞟了一眼外头的礼物，一摆手坐了，接过长随递过的茶呷了一口，淡淡问道：“几时到的？”戴铎外任这几年，吃得又黑又胖，脸上泛光，本来就不高的身材，裹着一身黑缎夹袍，透着一身精悍之气，因见胤禛一脸不快，小心说道：“奴才昨个回来的，因遵主子信里的吩咐，没敢先回府拜见。先去畅春园给万岁爷请安，只问了几句话就下来，今儿一早进来，偏爷已经出去……”说着，便呈上礼单。胤禛接过略看一眼便撂到一边，略一顿，发作道：“天下至无情无义的要算你戴铎兄弟二人！年年节节，就用这些个东西搪塞，每次来信不是哭穷就是叫苦，好没意思！你真是穷到这地步儿了么？酒，我素来不吃，没有长熟的橘子，捂熟了怎么用？依着我，你拉出去，到市上卖了，回去的盘缠也有了！”

戴铎听了一声也不敢言语，只低着头听他训斥，邬思道和文觉对望

一眼，笑道："四爷，你这是怎么了？好好的就发脾气，是内务府和部里的差使不顺心？"胤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颓然向椅上坐了，说道："差使……没了。这倒正好，无事一身轻！难道我不会享福？如今的局面，真有点树倒猢狲散的样子，办事的人拿的拿，问的问，还能办什么事？早就无事可干了！外头有人说万岁疯了，我瞧着他倒不像，只这样料理朝政，还了得？"文觉和尚把手里念珠捻得飞快，口里慢慢说道："四爷别性急，戴铎还有消息，我们参详参详？"胤禛心烦意乱地看一眼戴铎，道："你主子心绪不好，发作几句你别怪。"

"奴才岂敢！"戴铎略一躬身，说道，"奴才在朝房候见，安溪李相国也在，攀谈了几句。他也是进去请安的，说起几位阿哥，奴才问他，老大人以为哪位阿哥最好？李光地说，'阿哥们都各有所长，比起来似乎还是八爷好些。'"

胤禛听得身上一震，冷笑一声道："好嘛！你没问他一声——何以见得呢？""奴才没敢那样问话，"戴铎说道，奴才说："不是下官回驳老大人，我在下头知道的清爽，八爷得的是官望，四爷得的是民望：福建民谣说'面糊塌，寻老八，官司清，寻胤禛'——这就是凭据！四爷刚决明断一丝不苟，待人赏罚严明，八爷是比不了的！"胤禛道："你和他说这些做什么？李光地几时为民想过？传这样的歌谣，耳报神若告诉了皇上，不定又起疑呢！"

"四爷用不着怕，如今有这么点谣言，传到万岁耳朵里，一点坏处也没！"邬思道微笑道，"李光地一生谨慎，到底没有爬进上书房，是万岁压根看他器宇不够。行止有亏！"胤禛陡地想起，李光地卖友、纳妾、匿丧三件憾事，朝野人人皆知。康熙也确乎只取他的功劳才学，所以勉为其难让他荣宠终身。胤禛不禁点头叹道："这都是命！像他和陈梦雷，如今倒安枕高卧，偏生施世纶、彭鹏、尤明堂这样的能臣，一个个都没好下场！"

邬思道突然仰天大笑，说道："四爷真呆！你真的以为万岁是整治这些人的么？你这些天懊恼沮丧，为的就是这个？"

"你……"

"四爷！"邬思道眼中波光闪烁，"您真得好好参详一下万岁的帝王心术！"他夹起拐杖笃笃踱了几步，倏然说道："万岁龙体欠安，已经自知不起！阿哥们各怀大志，逐鹿之争愈演愈炽。这些能员若不予以保

护，难免越陷越深，各辅一主，将来尾大不掉！所以要将他们黜降了。如今——最安全之地不在上书房，不在六部，而在——狱神庙！您别忙——这是一。二、将来有一日新君登极，这些人如不去掉，难免以元老自居，使新君无所措手足，如今他们一个个‘犯了罪’，新君执政，一纸诏书赦出来，立即就得对新君感恩图报！既避免他们陷入党争，又可为新君预备了一批能臣，万岁的心思厉害不厉害？”

胤禛听得悚然惊悟，喃喃道：“噢……这实在……这太……但有些年迈体弱的，挺不住又该如何？”

“这么大的善事，”邬思道略带忧郁地说道，“死几个人有什么关系？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呢？”言犹未毕，外头蔡英匆匆进来，禀道：“四爷，方苞方先生来访！”

胤禛精神大振，一挥手道：“请诸位回避一下，我去迎一迎！”邬思道抚须笑道：“他们回避吧，四爷也不用迎，这盘残棋我两个接着下！久闻方灵皋大名，今日会会，也是一大快事。”众人退出万福堂，早见一个长随似的方苞进了二门。

“扰了四爷清兴！”方苞带着一个小奚奴进来，笑道：“早就想来，偏生穷忙，一直抽不出空来……”胤禛丢下手中棋子儿站起身来，向方苞一揖，说道：“灵皋先生，什么风把你吹来？快请坐！”方苞笑呵呵坐了，说道：“我刚从马中堂那儿出来，又去看看老施，顺道儿来拜见一下四爷……”他接过奉来的茶，睨了一眼邬思道，又问道：“这位先生是……”

邬思道将废子敛入盒中，只看了一眼这位显赫得炙手可热的“布衣”权贵，微一躬道：“邬思道——敢问先生贵姓，台甫？”方苞便知这是昔年大闹南闱的主角儿，最能惹是生非的，却没想到是个残疾人，遂一欠身，说道：“方苞，字灵皋。”一边说，一边递过一张名刺。邬思道无动于衷地接过看了看，因见上头写道“桐方苞熏沐谨拜”，便递了回来，敷衍地说道：“久仰！”接着便指着棋盘道：“这盘棋四爷输了半子。”

方苞突然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自康熙南巡在途中收他为布衣之后，可以说在皇帝跟前言必听计必从，大至亲王、贝勒，小至部院尚书、郎官，没有人见他不说恭维话的。怎么这个邬思道，竟似从来没听说过“方苞”这两个字？当下便觉无趣，走过来讪讪地审量棋局，半日，笑

道："邬先生！棋，刚进中盘，论胜负尚早啊！"

"是么？"邬思道爽然说道，"原来方先生也精于棋道？"因见方苞笑而不答，胤禛忙道："方先生乃儒家大宗，读尽三坟五典，识穷天球河图，极受皇上赏识！思道不可造次！方先生授四子的棋，我还下不赢呢！"方苞忙逊谢不迭道："王爷过奖，方苞不敢领受！"邬思道笑道："话虽如此，跛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方先生既说此局未分胜负，请代四爷走几着何妨？"

方苞本想躲开这样的轻慢之徒的，至此心头不禁暗暗上火：你赢四阿哥半子的本事，就想赢我？遂笑着端起棋盒说道："恭敬不如从命。"说着便投下一子，绰进黑角，暗伏了杀手。邬思道不假思索，将三三一子退尖二四谨守待机。几着下来，方苞见对手防围森严，着子若即若离，似实又虚，击左应右，视后攻前，着实不是凡品。胤禛在旁已看得茫然，全然不懂双方深义。不由暗忖：邬先生素日赢我半子，原来是煞费苦心让的！

"高明！"三十余着之后，方苞始终未能挽回一先，弃子叹道："确是要赢半子了！"邬思道也轻轻放下棋盒，微笑道："今日过了棋瘾。君有自知之明，令人钦佩！"方苞听着这话，觉着狂傲，却无可反驳，想想终是难忍，便道："弈棋，小道耳，就值得自矜如此？这样见识，恐怕还算不得通人[14]。"邬思道立即反唇相讥：

"我读书万卷，何谓不得通人？"

"读过《狱中杂记》么？"

"书不读秦汉之下。"

至此二人已是动了意气，虽然没有怒形于色，语气都冷得结了冰似的。胤禛正左右为难，邬思道格格笑道："方先生既是通人，请问方才名刺上'桐方苞'如何讲！按可称为桐者，天下有五，浙江有桐庐、桐乡，安徽有桐梓、桐城，河南有桐柏，足下自称'桐方苞'，学生百思不得其解！"

"后生！"方苞被他问得一怔，端茶啜了一口，冷笑道，"读书重在养气，不是用来养舌！桐城方苞虽然浪得虚名，终归文林皆知，我用'桐方苞'三字不过避名自隐而已，竟成了你的把柄！君名既称'思

道’，不知所思何道？”

邬思道脸上毫无表情，略一欠身，说道：“先生！你这‘避名自隐’四字，学生仍旧不懂！譬如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帝王家，还要说‘自隐’——其理难明。我这‘思道’二字本得之父母。既问我所思何道，也不妨直言相告：古之明哲之士，谦冲淡泊，不栖危楼颓垣之侧，心不存机械倾轧之地。我方才说‘久仰’不是虚词，雍王爷几次回来说先生在御书房给阿哥们讲四书，讲得好。然大学扼要在诚意，诚意扼要在慎独。君言必称循礼，果然是为养气修己，还是稍稍有点‘近名’？君引朱熹语，横批今世腐儒，听来十分痛快，但到底是为明道呢，还是有点‘好胜’呢？修己明道乃是天理，近名好胜却是人欲，私欲尚不能克服，那‘天理’是否就掺了水呢？”

邬思道滔滔不绝，侃侃而言，不但胤禛听得目眩神动，方苞也是目瞪口呆，惊讶地看着这个稳沉不动声色的书生。邬思道轻轻将手中折扇合起，放在案上叹道：“昔年我为诸生，即倾慕先生为人为文，但近年来久不见先生有好文章传于世间了。为什么？我亦不得明白！先生自思，处身于此地、此时，周旋于斯人、斯事，虽欲自全，亦恐难得，何来文思构成佳章？思道一介愚鲁，隐于四爷卵翼之下，以管窥之见，其言也直，其心也正，先生达人，谅不见责！”说罢，低下了头，看着那局残棋不语。

“谨受教！”方苞这才回过颜色，这番话在他来说真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竟一躬身说道：“实在多谢了——四爷，您有此畏友，日日在侧，真是您的洪福！邬先生，我邀您明岁桐城一游，与您重新把酒论道。告辞了！”说罢一揖便辞了出去。胤禛直送到仪门才踅回来，因见邬思道拊掌而笑，便道：“你无端惹他做什么？”

邬思道显得有些疲倦，深深透了一口气道：“四爷，您想过没有？此人中举，李光地乃是房师，李光地在万岁跟前木钟没有撞响，想求助于他，而此人却是言听计从！为此危急万端之时，四爷一针一线的差错也不能有啊……唉！对付方苞这样的人可真难啊！”胤禛盯了邬思道一眼，心中陡地生个念头：这位姓邬的心机未免也太厉害了……口中却笑道：“你劝他归隐泉林，离开是非之地，也是菩萨心肠。”邬思道怔怔地说道：“我们尽了人事，就看天命了！”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阴了天，忽然一阵风裹着星星雨雾破帘而入，袭得胤禛和邬思道身子一缩。

天命攸关，举朝瞩目，但谁也没有想到，如此重大的事务会落到小小的京师步军统领隆科多的头上。方苞赐金还山后的半个月，一乘绿呢官轿被抬进畅春园穷庐寝宫，张廷玉先从捂得严严实实的轿中下来，回身说了句："你就在里头等候宣召。"接着便命邢年，"所有御医、太监宫女侍候人等，一概退出宫外。"说罢便挑帘进来。站在榻前轻声说道："万岁，隆科多来了。"

康熙和衣半卧在大迎枕上，他的脸色又灰又暗，刀刻似的皱纹一动不动，正自闭目养神，许久，方瞿然开目，说道："叫进来吧。"须臾，便听靴声橐橐，隆科多进来免冠叩头，说道："奴才隆科多恭叩万岁金安！"康熙并不叫起，只微一颔首，对张廷玉道："读给他听！"

"喳！"张廷玉一躬身，从康熙案头一个金皮小匣中取出两份诏书道："隆科多，奉旨向尔宣读遗诏！"

隆科多大吃一惊，惊惶地盯了一眼稳重自持的张廷玉，深深叩下头去，张廷玉款款读道："查隆科多党附皇阿哥，乱政害民，着即赐死！钦此！"隆科多万没想到密召自己进宫，竟为了赐死！惊得浑身一抖，额上的冷汗立刻冒了出来。半晌方叩头道："奴才知罪……领旨！"

"你怎么想？"康熙冷冷地盯着隆科多问道，"有没有可辩之处？"隆科多强自按捺着惊怒，叩头颤声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万岁既许奴才申辩，奴才当锥心泣血直言告主，佟氏一门确是多有党附八阿哥的，但奴才因自幼失怙，性情倔强，开罪本族，不能见容于族主佟国维……皇上西征，奴才身负皇上逃出科布多，皇上特简游击之职，因顶了临阵脱逃的佟科飞缺位，屡受排斥……这些，皇上您都是知道的……"说着已是伏地饮泣不能自已。康熙想起往事，一阵心酸，两行老泪无声地淌了出来，忙收摄心神，点头道："这朕都知道。但这份诏书未必就用得着，张廷玉是宣诏之人，以后由他做主，诏书上空着的日子也由他填。廷玉，你再读朕的另一份密诏！"

张廷玉默默点头，又道："隆科多听旨：隆科多着以原品进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上书房大臣，仍领京师步军统领之职。钦此——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三。"

"啊？"隆科多惊愕地睁大了眼，半晌方道："万岁——这？"

"死之悲，生之欢，朕一并赐你。"康熙的声音很低，却极清晰。说

着，命张廷玉扶自己坐起，干咳一声，又道："你当谅朕为难之处，朕为江山社稷不至堕于小人之手，不得已出此下策。你若忠于职守，谨领遗命，前一封诏书即作罢论。你若奉职无状，新君登极之日，就是你的死期！张廷玉也是一样，这样的遗诏，他也有两份！"

隆科多不知是因为怕，还是因为钦佩，哆嗦着嘴唇，一时竟寻不出话来应对。康熙却不理会，款款言道："若在小家子，朕该叫你一声表弟，但天家之事，关乎亿兆黎庶，循不得这些个私情。当日你背着朕从乱兵中逃出，仅有一个窝头，你让朕吃了，你嚼草根，就那么一葫芦水，尽着朕用，你喝马尿。所以你这人有割股啖君之心，朕瞧着你就是本朝的介子推。仗打完了，又忘掉了，埋没你多年，是朕之过……"他话未说完，隆科多早已泪水簌簌落下。康熙叹息道："可见君臣际遇之难！朕思来想去，无恩给你，只好下这道诏旨，你得成全朕，体谅朕，或可于后世为一代名臣，就不枉了朕一片苦心了……"

"万岁爷……"隆科多一下子伏身在地，痛哭不能成声："奴才愿替您……"

康熙略一摆手，说道："不要这样嘛。生与死，哪有替代之理？朕做了这么多事，一辈子轰轰烈烈，没什么遗憾，就比如写完了一本书，合起来，有什么难过处？你若能助朕写好这最后一卷，就是成全了朕……"说罢弛然而卧，道，"廷玉，你们都是托孤之臣了，不妨就在这里细谈，朕乏极了，心跳难止，就歪在这里听……"

"是。隆兄请坐。"张廷玉拭泪说道，"皇上的遗诏共是两份，一份是记述一生事业功勋及治世要旨的，另一份是传位遗命。"

第五十四回　康熙帝寿终归渺冥　薄命女饮鸩殉恩情

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季。自交十月，京师的天气几乎一直阴着，狂啸的西北风卷着雪团、雪片，没完没了地飘落下来，把这座阴沉沉的古都裹成了混沌世界。畅春园澹宁居等处行宫，挤满了六部尚书、郎官，各省总督、巡抚都住在专为他们搭起的帐篷内。他们都是进京给康熙请安的，还带着一些公事要奏。但从内廷传出来的信息，康熙的病情越来越重，时厥时醒，已经昏昏然不能理事。里里外外随时能见康熙的，只有一个张廷玉。他已经熬得眼圈发黑，失去平日谈吐从容的气度，说话又急又快，走路有点踉踉跄跄。十一月十三日，张廷玉在康熙的小书房里接见了几个外省大员，只站着交待了几句急务，说道："这么大雪，诸位老兄暂且不必回去，皇上稍安，不定还有什么旨意呢！"说罢又到韵松轩来。

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禛、胤禟、胤禑七个皇阿哥都坐在里头，见张廷玉进来，忙都站起身来，胤祉便问："张相，有旨意么？"

"半个时辰后，请各位爷进去请安！皇上今儿似乎略好些，想见见你们。"说罢便一径去了。

胤禩紧张得脸上有些发白。外头一切预备停当，丰台驻军统领成文运那里的三万人厉兵秣马，只待一个信息即可前来包围畅春园。隆科多那边是揆叙和阿灵阿两个联络的，虽没有应承策应，但却保证北京九城不出一兵。有这两条，可以说一声令下，畅春园即在掌握之中，单凭武丹和赵逢春那几千绿营兵，决计抗衡不了！现在园外有左右局势力量的只有一个胤禛，一旦丰台兵到，立即擒拿胤禛……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父皇……无论遗诏传谁，都是一纸空文！

康熙已经自知"好不了"。过了十月，他已全然不能起身，举手投足便觉心悸头眩。此刻，他静静平躺着，像一盏熬干了油的灯，只一双眼还泛着一丝活气。平时虽然也说生死常事，不害怕，但倒真的要抛去这万里江山、繁华世界、富贵风流时，他仍有一种莫名的悲哀……他口中喃喃说道："到头了，到头了……玄烨，你也有今日么？……"

“万岁……”

张廷玉早就进来了，只不敢言声，听他说胡话，忙俯身说道：“奴才张廷玉在此……外头的事都处置了，人也都见了，您安心歇着……”

康熙侧转了脸，温和地看着张廷玉，说道：“粮食再多也不嫌多……暹罗国这几年米贱，还要买些；凡进内地的，免税……哦……永不加赋的诏谕再重复一下，有更动者，即不是朕的子孙……如今官员还不起亏空，就在火耗上打主意；年羹尧和噶什图的折子要严加驳斥，就说朕的话，火耗只可议减，岂可增加？老十四那边军需，实在腾挪不开，还是着落户部……”说至此，心猛地一疼，康熙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脸变得又灰又青，半日回过神来，却又泛上潮红。张廷玉、邢年、李德全忙上前替他轻轻捶着。便见外头小太监进来禀道：“主子，三阿哥带着诸位爷进来给您老请安了……”

“叫他们进来……”

须臾，胤祉带着六个阿哥鱼贯而入，就榻前一排跪下，叩头道：“给皇阿玛请安！”

“唔。”康熙用目光扫视着几个儿子，问张廷玉道：“怎么，老四没接到旨？”说话间，胤禛一头一脸的雪走进来，也不敢拍打，伏身跪在胤祉身边。康熙的脸涨得愈加通红，喉头咯咯有声。半日，咳出一口痰来，待人拭去，略平缓些，款款说道：“还有几个没来……朕昨日已经见过了。朕独见你们，是心里有话：你们……要识大体……你们闹家务，汉人就会一哄而起，谁也不会有个好下场！非我类族，其心必异……我们满人……总共也没几个……所以要处处小心，辅佐新主……闹起来，不是国家之福，更不是我爱新觉罗氏的福……”

说到这里，康熙觉得气促难忍，略停了停，招手叫胤禛过来，抚着他的背说道：“你……你……你都记住了没有？”

“皇阿玛！”胤禛的血一下子全涌到脸上，从康熙期待、恳求的目光中，他已完全领略到“圣意”是什么。强抑着扑扑跳动的心脏说道：“臣儿焉敢忘记？阿玛……你宽心荣养……你的病，是不相干的……”说着，泪水夺眶而出。

康熙伸出骨瘦如柴的右手，拉住胤禛的手，使了使劲，但是无

力："廷玉，拿出朕的金牌令箭。胤禛……你带上它，把胤祥赦出来，把胤礽、胤禔也赦出来……朕要见见……都见见……"

"是！"胤禛抚着那支半尺长的金质令箭，凉凉的，上边描龙雕凤，写着"如朕亲临"四字，辉煌耀目，显示着它至高无上的威权。此刻，他倒镇定下来，双手擎着令箭却身一步，说道："儿臣……去了！"说罢转身出去，却不就走，站在檐下慢慢换衣换靴，静听里头动静。

康熙经这一番折腾，已是气微神弱，喘息移时，方道："你们不是想知道谁来承嗣大统么？时至今日，朕不瞒你们了……"刹那间，偌大寝殿静寂得针落地下都能听见，胤禛竖起耳朵，只听康熙说了声："就是方才出去的四阿哥……胤禛！"胤禛再不迟疑，一声不言语大踏步走了出去。

"张廷玉，"康熙翻身，仰面闭目躺着，轻声吩咐道，"宣读遗诏！"

张廷玉答应一声，向柜中取出厚厚一叠旨本，回身向康熙一躬，转脸来，清了清嗓子，朗声读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古一代令主……"

七个阿哥全都傻了，连叩头领旨的话都说得参差不齐，八阿哥的头嗡嗡直叫，全然听不清张廷玉念了些什么。不知过了多久，才清醒过来。此时，至关紧要的是出去给丰台下达指令。满指望张廷玉快些读完，无奈这遗诏竟似一部《左传》，时而旁征博引，时而详述体例，竟没有个头！胤禩心知大事不好，中了老爷子的计，急得似万蚁钻心，回头看胤禟、胤禩，也都是抓耳挠腮汗流满面……心一横，悄悄起身，踱出草殿。听屋里张廷玉兀自读得琅琅不绝，抑扬顿挫。胤禩脸上闪过一丝冷笑，蹬了鹿皮油靴便下了丹墀。早见李德全过来，赔笑问道："八爷……哪去？"

"我要……小解。"胤禩心头突突乱跳，说着便往外走。却被守在门口的武丹拦住，笑道："八爷，入厕么？就在殿东后夹道——那边请！"看着这个头发胡须都沾了雪的老侍卫，胤禩恨不能一脚踢死他，口中却笑嘻嘻地说道："老将军，这么冷的天儿，难为你挺着！"武丹也呵呵笑道："我昨儿还给万岁说，老奴才尚属有用之物，不是全废之才……"胤禩和武丹搭讪着，眼见门洞里四个侍卫钉子似地站着，刘铁成、张五哥则在外头雪地里来回踱步。心知无望，正要走，却见何柱儿跌跌撞撞过来，被挡在门外正说什么。胤禩踱到门洞里，沉着脸

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纠缠什么？"

何柱儿瞪了张五哥一眼，近前一步禀道："天都过了午时，福晋在府里发威，逼着奴才进来瞧瞧，主子的饭是送进来，还是回去用了？"胤禩心知是阿灵阿、王鸿绪他们做法，心里一喜，怒喝一声道："滚！到这里来现世！回去说，我不一定就死在这里了，叫她预备后事吧！"说罢气咻咻"入厕"去了。

胤禩回到殿中，遗诏已经读完，忙跟着几个人叩头，山呼："万岁……"

"你们可……听清了？"康熙在枕上问道，他的嗓子似乎堵了痰，风箱似地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脸憋得红中透紫。胤禛眼见他是不中用了，乍着胆子叩头道："听清是听清了，只怎么没有说传位给谁的话？"康熙头上的青筋别别直跳，吭了半日说不出话来，半晌才咕哝了一句："可恶……畜生……"

胤禟在旁笑道："阿玛别生气，老十问的是，既是遗诏，理应说一说嗣位的大事嘛……"康熙咬着牙，一脸的狞笑，仿佛在聚集着最后的力量，半日才恶狠狠道："传！传……四……四阿哥立即进来！"

"听见了吧？"胤禟莞尔一笑，冲着满脸怒容的张廷玉道："皇上叫传十四阿哥！皇上真圣明，十四阿哥文才武略都是出尖儿的，咱们大清兴旺的日子有着呢！"

"你……你好……"康熙牙关一咬，竟忽地坐了起来，手指着胤禟乱抖，只是说不出话，半日抓起枕边的念珠砸了过去，顿时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殿内立时大乱，几个阿哥站起身来忙成一团，有的哭，有的叫，做张做智地张罗要参汤、传御医。其实御医们听到哭声，早已一拥而入，围着康熙急救。半晌，扶脉的医正松开了康熙的手，呆滞的目光盯着张廷玉，带着哭腔说道："万岁爷……驾崩了！"顿时，殿内殿外嚎的嚎，哭的哭，越发不成章法。

张廷玉心里先是"轰"地一响，跟着哭了一阵，想起康熙前日交待的"静观泰山之崩"，旋即镇定下来，款款说道："各位阿哥且节哀。廷玉奉大行皇帝遗命善后。眼下不是哭的时候，得赶紧传在外阿哥进来料

理。”说罢也不理会众人，大踏步走出殿外，板着脸吩咐道：“张五哥，骑快马传四爷立即进来！”

胤禛此刻正在胤祥府。他手持金牌令箭回城，一刻不停，先回雍亲王府，忙向邬思道等人说了在畅春园奉旨的情形，便急着要走。邬思道听得眼睛陡地一亮，双拐一丢几乎摔倒在地。慌得众人忙来扶时，邬思道却道：“眼下最要紧的，一是护好四爷，二是放出十三爷，叫十三爷带上令箭，先去丰台，稳住那里的绿营，叫弘时、弘历两个阿哥到西山锐健营；就说奉旨劳军，绊住他们的腿——只要稍有疏忽，一夫倡乱，万夫齐应，就是有遗命，也抗不过八爷势大！”

众人这才从欣喜中惊醒过来，经过一番紧急磋商，雍亲王府倾家出动。由性音带粘竿处护卫跟随胤禛，长随们跟两个世子前往西山，忙了好一阵，才算停当。

胤禛前呼后拥到十三贝勒府，一点没费事就遣散了看护胤祥的内务府人员，自带着性音昂然入内。

“是四哥！”胤祥正和乔姐、阿兰三个人围炉烫酒，敞着堂门赏雪，蓦地见胤禛冒雪进来，惊得一怔，忙起身道：“您怎么……”

胤禛站在漫天大雪中，上下打量着胤祥，良久才道：“我奉有旨意！”说着，从怀中取出那支带着体温的黄金令箭。

“万岁！”胤祥趋步而下，待胤禛南面立定，方跪了下去，叩头道：“请四哥宣旨！”“万岁思念你。”胤禛说道，“特命我持此令箭赦你出去！”

胤祥猛地抬头，直愣愣地看着胤禛，半晌才道：“真的？皇阿玛他……”他的嘴唇急剧地哆嗦着，憋了一阵，才嘶哑地嚎叫：“万岁爷！你又想起我了！你还记得我……嗬嗬……呜……”

“老十三，别这样。”胤禛被他哭得打颤，沉吟了一会才道，“如今情势……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走！到倚云阁，我有些事和你说……”说罢，一把扯了胤祥便走。

堂屋里只留下了阿兰和乔姐两个人。这两个女子跟着胤祥被扣在这小天地里已有十年，这里，没有主妇，也不分婢妾，没有主人也没有奴

才。里头的人寸步不能外出，外头的消息一点也透不进来。十年熬煎，胤祥白发上头，她们倒仍是少妇模样。阿兰和乔姐两个人痴痴地对望着，刚才的一幕来得太突然，胤祥虎啸一样的吼叫吓得她们有点发懵。见他兄弟二人携手而去，都觉得有点茫然，若有所失。

“来，我们为十三爷的蒙赦，来干三杯！”良久，乔姐才回过神来，望着脸色愈来愈阴沉的阿兰道：“你发什么呆呀？今日我们要一醉方休！”阿兰举起杯来，脸色苍白，不知为什么，她的手抖得厉害，半日方笑道：“我素来不喜饮酒，今日舍命陪君子！”说罢，二人将杯“咣”地一碰，仰着脖子各自饮下。

……一杯酒下肚，阿兰已是面红耳赤，乔姐也是酡颜如醉，起身笑道：“今日太高兴了，十三爷要出去，得好好贺一下。我还藏着一瓶茅台呢！”说罢便起身去了。阿兰急忙起身向案下摸索了一阵，取出一个纸包向壶中抖了抖，将纸塞进袖中。见乔姐捧着瓶子过来，便又斟了两杯，笑道：“再干第二杯，我讲过舍命陪君子嘛！”

“好嘛！”乔姐说道，“左右是吃酒，也不要分三河醪、茅台，兑上一起吃！”说罢便将茅台酒咕嘟嘟倾进阿兰的酒杯里，两个人头一仰，又对饮了一杯。

不多时，阿兰觉得心口微痛，知道药性已发。眼见乔姐脸也变了色，遂惨笑道：“乔姐，我是个贱奴出身，十三爷有恩于我，我却对不起他。除了跟他在这里享了这多年福，竟没个报答。往后十三爷出去做事，不知还能想着我不能？”乔姐笑道：“你这蹄子怎么了？谁是名门闺秀！我不也是被卖来卖去的？男人们——的心狠着呢——呃——谁料得住呢？”

阿兰讥笑道：“你不是受别的男人指使在十三爷这里卧底的么？乔姐，你将要为风流鬼了——你害不成十三爷了！”乔姐捂着胸口，盯着阿兰骂道：“你这个狐媚子！以为……我不知道？嘻嘻……你不是九爷派来的吗？——茅台里有点砒霜……你知道么？我不是君子，你也得舍命相陪……”说着乔姐软软地瘫倒在地。阿兰也晃了两下，歪倒在一旁……

胤禛和胤祥两个人在倚云阁商议完出来，便见戴铎进来，说道：“四爷，有旨叫你赶紧去畅春园。”胤禛握着胤祥的手，道：“好兄弟，拜托了！”又回身命戴铎，“你跟着十三爷！”说罢拔脚便走。胤祥

站着沉吟半晌，咬着牙道：“戴铎，把你的剑借来一用！”

他提着宝剑赶回堂前，远远看着，便觉情形不对，抢上阶前看时，阿兰手中兀自紧捏着酒杯，蜷缩在席旁一动不动，乔姐兀自挣扎，见他进来，睁着无神的眼睛道：“阴差阳错……我们两个好薄命……”说着颓然仆地。

“十三爷……”戴铎抢上几步，拉起两个女人的手摸摸脉，诧异道：“怎么会……都死了？”

胤祥手中的剑“当”地落在地上。

第五十五回　拼命郎丰台戮逆臣　冷面王灵前称帝君

胤祥怀着一腔惆怅悲怆，恍恍惚惚进去换了搁置多年的贝勒服饰，又披了一件斗篷；出来时，只向阿兰、乔姐尸体行了一躬，便登骑冲门而出，刚至大门口，却见张五哥和几个太监候在门口。五哥未及请安，胤祥已经跳下马来。两个人火一样的目光，对视一眼，心中纵有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

“十三爷稍候一下。”五哥说道，“四爷有话，怕您一个人应付着难，鄂伦岱就在十七爷府，叫人去请他们来帮办差使……”胤祥诧异道：“鄂伦岱？记得不是你的对头嘛？”五哥笑道：“他是八旗子弟，生就的少爷脾气，这些年也历练出点人味儿了……我们如今处得倒好。”胤祥不禁点头嗟叹，道：“你倒提醒了我，十年没出来，苍狗白云都在变幻；就是原来我使出来的，也难得没有变心的。这趟差使得加倍小心！”说话间，雪光中远远有一骑队飞奔而至。胤礼、鄂伦岱和一干太监滚鞍下马，胤礼一个安请下去，顿时号啕大哭。“十三哥，你让我想得好苦！”

胤祥忙上前双手搀起，一手拉了胤礼，一手扯了鄂伦岱，说道：“你得想明白，万岁若不把我藏起来，恐怕早就变成黄土一抔了！——这会子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时，什么话都留到日后再说！四哥已经把丰台的详情告诉了我，下头军官一多半人我都认得，上头的须要靠你们众位……”说罢，便如此这般做了一番安置。二十几匹乘骑从宣武门疾驰而出，苍茫的雪原上扬起一片雪尘。待到丰台镇前，胤祥收缰站住，沉着脸瞭了瞭。布在镇子四周的座座兵营，冷森森、黑沉沉的毫无动静。胤祥将手中鞭子一扬，说道：“太监们进去通报，说十七爷和侍卫鄂伦岱前来劳军！”

成文运刚刚听了何柱儿传来的口谕，命他率领全军至畅春园勤王护驾，他已经把文武将佐都传到中营，却迟迟不敢下令。文武百官一大半都在畅春园，顶头上司们见他举事，若问起勤哪家子的王，护谁的驾？该怎么对答？九门提督近在咫尺，万一抢先把阿哥们都劫持进城，三万人师出无名，困于冰天雪地的坚城之下，只消张廷玉登城一呼，自己立即就得碎尸万段！最要命的是，连何柱儿也不知道皇上是死了还是活

着，万一活着，稍一露面，一指头就可把自己弹为灰烬……正躲在书房疑虑重重，听见说十七阿哥和鄂伦岱一齐来了，不由精神一振，忙带着戈什哈把胤礼迎进来，穿过正厅，直让进后堂。

正厅里几十个游击千总被主将传来，却又不发令，早等得一肚皮的怒火，东一簇、西一群地聊天骂娘。正在焦躁，忽见十三阿哥头戴薰貂金龙二层冠，身穿五爪金龙团龙褂，脚蹬青缎凉里鹿皮皂靴，大踏步昂然入内，众人不禁都是一呆。这些人差不多一半都是胤祥掌管吏部时遴选的军官，见了恩主，唿唿嗵嗵就跪了一地。请安的、问好的、庆贺的、寒暄的……什么样的全有——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大宗主是刚从高墙里放出来的。胤祥想到十七阿哥在后头已缠住了成某，不禁微微一笑，向众人略一点头致意，从怀中取出那支“如朕亲临”的令箭来，回身拔掉正厅上的将令，端正插好，方回过身来。众将佐早已看得呆了，偌大厅中立时鸦雀无声。

“胤祥奉圣命前来丰台大营处置军务！”胤祥双目微睨着众人，“众将听宣！”

“万岁！”

胤祥没有立即发话，他的目光来回扫视着，寻找自己最熟悉的官弁，半晌才道：“许远志，殷富贵，张雨——你三位游击，晋升为丰台大营汉军参将！白尔赫、阿鲁泰、毕力塔，你三位晋升为满军参将……”他一个个点着名，不到一袋烟工夫，满厅里所有军官立地都荣升一级！紧接着便分拨差事，白尔赫和许远志各带原部人马移防通州，阿鲁泰和殷富贵随自己进驻畅春园，末了，指着毕力塔道：“你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两世为人了！十年前我就想抬举你，有人说你十八般兵器件件稀松，今儿爷给你个好差使，好歹你给爷挣回这个脸来！”毕力塔脸涨得血红，“喳”地答应一声，向前跪了一步道：“请爷的令！”

“把白云观给我剿了！”胤祥脸上泛着青光，冷冰冰说道，“走了张德明一干正犯，惟你是问！”

“喳！”

成文运听前头山呼“万岁”，早已赶来了，一直在旁边看着，已是气得目瞪口呆，直到胤祥分拨完，才闪出来一挥手道：“慢！——十三爷，您这是？”胤祥格格一笑，说道：“喏！没见上头的令箭么？我此刻

是代天行令！”成文运看着胤祥寒凛凛的目光，心里不禁一抖。但他与胤禩的关系实在太深，身家性命早就押上了。被胤祥三下五去二就解掉了兵权，心中又惊又怒，也明白了畅春园中大变在即，当此关头，荣枯存亡千钧一发。他不能不出面一争，遂冷笑道：“即使奉圣谕调兵遣将，我是主官，怎么能撂在一边？”

“你忙着和十七爷说话嘛！”胤祥无赖地笑笑，“如今非常之时，我奉旨勤王护驾，名正言顺，你和我扯什么淡？”

“勤哪家王？”

“雍亲王！”

“护谁的驾？”

“当今的驾！”

成文运横下了心，哈哈大笑道：“十三爷真能取笑！事体不明成某不敢奉命，得罪了——各位暂且回营，没有我的将令，一个兵都不准出营，违令者就地正法！”

“放你娘的屁！”胤祥咆哮大怒，“啪”地一拍案，说道，“——这令箭是假的？十三贝勒、十七贝子是假的？这些畅春园太监是假的？别忘了——”他咬着牙，饿狼似地盯着成文运，“老子久经沧海难为水！是出了名的！御赐封号‘拼命十三郎’！别说老子奉的是皇命，保的是社稷，就单凭你冲我这疯狂劲儿，爷就敢割了你的头！你瞪什么眼？啊哈！你终于发抖了，不是？你说爷敢不敢？你说爷敢不敢？！”他的嗓音尖锐沙哑，震得大厅嗡嗡直响。

所有的人都被他吓呆了，木雕泥塑似地跪着一动不动。成文运一阵气馁，想想还是不能示弱，煞白着脸挥手道：“十三爷犯了痰气，不要听他的，回去听令！”

“鄂伦岱！”胤祥嗓门儿声震屋瓦，“你给我宰了他！”

“喳！”

鄂伦岱至此品出味儿来，笑道：“奴才真瞎了眼，跟着十三爷做事儿真是妙极！”一边笑，一边“噌”地抽出剑来，不由分说，从成文运腰

胯间一剑直刺过去……抽出来，那血汩汩如泉涌了出来。成文运大叫一声顿时气绝。十七阿哥吓得脸煞白，将佐们饶是胆大，也都看得五神迷乱。

“还有不奉诏的么？”胤祥恶狠狠地据案而立，问道。良久，见无答应，方渐渐气平，拔出令箭递给面前的张雨，道：“明儿你去十三贝勒府，支三千两银子送成文运家属做赙仪——这个你拿着，是凭据。哼！爷是假的？——就这么着，照我方才的话即刻分头去办！”

胤祥、胤礼率阿鲁泰部三千人马冒雪赶到畅春园，在离园二里处命令停军待命，叫胤礼守着听招呼，自带了太监们进园。太监们带他到“穷庐”寝殿门口，各自退下。胤祥便隐隐听到里头的哭声，顿时一颗悬得老高的心放下一半。因见一个人背朝外在门洞里端坐，绕到前面端详半日，才看出是武丹。只见武丹白发如雪，双眼睁得彪圆盯着殿门，胸前湿漉漉的，泪水在胡须上都结了冰。胤祥心里一阵难过，晃了晃武丹，道：“是你在这儿给主子守门？好歹歇息儿吧……”因见武丹不言不动，胤祥走了两步又踅回来，诧异地细看时，武丹瞳仁都散了，身子僵硬，一摸脉息，已停止跳动！胤祥叫过刘铁成，低声责道：“你这差使怎么弄的？武军门已经成神，随主子去了。快，先把他请进房里——不许声张！”说着大踏步走进殿来。

屋子里暖和极了。因刚从雪地进来，殿内显得很暗。胤祥揉了揉眼，这才看清，除了胤禩、胤礼、胤礽和胤禔，所有的皇阿哥都在，胤祉、胤禛二人并排跪在最前头，一个伏地号啕，一个默默盯视着康熙，脸上泪水噗嗒噗嗒往下落。张廷玉早已摘掉了大帽子上的红缨，脸色苍白得像窗纸似的，见胤祥进来，忙上前来哽着嗓子道：“请十三爷去了吉服……万岁爷已经……龙驭上宾……”胤祥仿佛没听见他的话，半张着嘴盯视着已经移箦的康熙，浑身抖着走近了，轻轻揭开蒙面纸。

康熙皇帝仿佛睡着了似的，脸颊上还略带一点潮红，比起十年前，只显得瘦削些，颧骨高高的，下巴上的皱纹隐在修长洁白的胡须里，一点也看不出来。他静静地躺着，似乎只要轻声喊一句“阿玛”，立时就能坐起来说话。胤祥蓦地想起幼年，一次在毓庆宫临帖，自己的字写得不好，勒了红，恰康熙进来，把着手教他运笔，还说，“你母亲是个蒙古人，写的一笔颜书连熊赐履都夸奖，朕的字也很看得过去，你不要堕了志气……”而今，这个严父竟一去不回，再也不能……他心中泛起一股热浪，冲得满身都要爆裂开来，突然张开双臂，拥抱住一动不动的康熙，发出一阵撕肝裂肺的嚎声：

“阿玛！阿玛……您醒醒，啊！儿子胤祥不孝，没有侍候过您一天，还招您生气……儿子胤祥没福……临去都没见您老人家一面……您醒来吧！啊……嗬嗬……我练了十年的字，写了整整十柜子，都是叫您看的……我的字差不多撵上四哥了……你、你看看吧，我的阿玛……”

众阿哥方才住哭，哪里经得起他如此引逗，无论真心假意，遂一起大放悲声。只苦了张廷玉，一边要自哭，一边要劝阿哥，乱了半日，方渐渐止住。

“各位爷！”张廷玉从怀中取出表看了看，“且请止哀。皇上临终前还有旨意，已经晋升步军统领隆科多为上书房大臣。”

所有的人都抬起了头，盯视着张廷玉不言语。张廷玉脸色愈加苍白，轻咳一声接着说道：“传位遗诏放在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隆科多已经去取。国不可一日无君，大位一定，就好给万岁料理丧事了。”胤祥的心陡地提起老高，忙看了胤禛一眼，胤禛却木着脸不言声，似乎哀恸已极，只两手紧攥着，看得出心里极为紧张。

“张相！”跪着的胤禩突然问道，“怎么还有遗诏？万岁驾崩前我们都在，当面说是四哥嘛！”胤禟偏着脑袋说道：“是么？我怎么没听见？我只听万岁说传十四阿哥，还赏了九哥一串念珠，那不是凭据？”

胤禩一言不发，目光一睃，胤禟立即举起那串念珠，说道：“我听得最清楚，万岁是叫传十四阿哥！”胤禑梗着脖子道：“这是后头的话，万岁口齿已经不清。前头叫四哥去放十三哥，万岁明明白白说了，传位给刚刚出去的四阿哥！”

“既是老四在，”胤祉突然动了心念，款款说道，“万岁当面何不就说了？如今有遗诏，自应以遗诏为准！”

“是四哥！”

“是十四阿哥！”

厅里顿时乱了。这场争论在胤祥没来时已经发生了，只是双方没有像现在这样剑拔弩张，几个小一点的阿哥嗅出了哥哥们话中的火药味，都吓得缩在一边，胤禛只捂着脸，一边哭一边道：“你们拉扯我做什么？……”正乱着，张廷玉眼睛一亮，说道：“隆科多来了！”

隆科多在众目睽睽中健步进来。他一身戎装，带雪的马刺叽叮叽叮作响，脸板得铁青进来，只扫视一眼阿哥们，走近康熙箦床旁，默默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此刻，胤祥已经想定了主意，装作无意间向门口靠近半步。只要旨意不是胤禛承位，他立即要夺路杀出畅春园！

“各位阿哥，隆科多奉旨布达大行皇帝传位遗诏！”

隆科多脸上毫无表情，避开胤禩等人兴奋、期待的目光，徐徐展旨，朗声宣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传皇位于皇四子胤禛——钦此！康熙六十一年正月谷旦。”

没有人应声，仿佛空气凝固了，板结了，连外边大雪落地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半晌，胤禟方小声咕哝了一句：“这真奇了，皇上明明有意传位十四阿哥嘛！”胤禩愤怒得眼中要冒出火来，盯着隆科多，不住地咽唾沫，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该大闹一场，还是等下去再说。

“谢恩！”胤祥头一个磕下头去，接着胤禑还有几个小阿哥也都跟着叩头奉诏。胤祉回头看一眼惊愣了的胤禛，心知如再不吱声，后果不堪设想，忙也叩头道：“臣胤祉谨遵遗命！”

隆科多因见胤禩、胤禟和胤禩直挺挺跪着便冷冷问道：“三位阿哥，你们不奉诏么？”

“不是不奉诏。”胤禩心里燃着仇恨的火焰，强自镇定地说道：“十七阿哥胤礼没来，是否把他找来一起听旨？”胤祥嘴角闪过一丝狞笑，接口说道：“十七阿哥统率丰台大营的兵马，在园子外宿卫！”

胤禛一口气出来，几乎软瘫在地，随即就坡打滚，伏地悲恸道：“万岁万岁！您……在位六十一年，吃尽了苦，受尽了难！为什么要叫我来承当这个重任？……阿玛呀……”

“万岁！”隆科多和张廷玉一齐上前扶起哀哀痛哭的新君胤禛。张廷玉一边挪过椅子请他坐，口中说道：“此乃大行皇帝深谋远虑，授您帝位。当此，宜先定大事，方可办理一应丧仪。”因见胤禛兀自掩面哭着推辞，胤祥霍地立起身来，大喝一声：“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日之事，上有先帝遗命，下有群臣拥戴，万岁何得再辞？！”他转过脸，冷峻地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拜！即行三跪九叩大礼！”

“万岁！”

阿哥们总算叫出了口。

“兄弟们请起来！”胤禛拭去了脸上的泪，将双手一抬，说道：“没有想到万岁把这样的担子托付给朕，既然到了这一步，只好勉为其难了。”说到这里，略一顿，又道：“目下百事待理，一时还想不出个头绪。朕想，上书房人手少，得增补几个。外头的人朕还不熟，只好请三哥、八弟进来帮着料理。里头有你们几个，京师防务暂由十三弟维持。咱们先把大行皇帝的庙号定下来，接着再接见园里的大臣——十三弟，你去传旨！”

“喳！”胤祥深深叩了头，说道，“臣，领旨！”说罢便大踏步出去。

张廷玉因见胤禛多少还有点不自然，阿哥们还在懵着，便率先说道：“皇上的主意很是。奴才以为先帝一生经文纬武，一统环宇，虽是守成，实同开创。所以应定为仁祖皇帝。”

“我朝已经有了两个‘祖’帝，”胤祉斟酌着词句沉吟道，“太祖之后又有太宗、世祖奠定天下，称之谓祖亦可。大行皇帝仁孝性成，天赐智勇，臣以为应拟为‘仁宗’。”

胤禩一肚皮的火无处发作，便挑刺儿道：“‘祖’乃‘始’之意，大行皇帝乃第二代，似乎不妥。包揽不到不如用‘武宗’二字。”

“武宗二字不妥，”隆科多道，“明武宗就是昏乱之君，主上岂可与他同号？听起来也不美。”胤禩一听他说话便气不打一处来，一哂说道：“武宗不好，那就‘世宗’，国祚又长远，儿孙又光鲜，岂不甚佳？”

张廷玉听着，这话暗含着对新君胤禛的讥刺，生恐皇帝听出来，忙道：“世宗也不甚美，不足以概全。”

“张廷玉一派胡言！”胤禟一口顶了回来，“‘世’字不美，将我朝‘世祖’置于何地？‘宗’字不美，何以置我朝‘太宗’皇帝？”

胤禛心里雪亮，弟弟们不服自己这个皇帝。开头不打一个下马威，终究不成，遂挪动一下身躯，说道：“张廷玉，把大家拟的都写出来。”张廷玉忙至案边，援笔濡墨疾书几行递过来。胤禛接过略一看，

说道："张廷玉说得好，'虽是守成，实同开创'，所以称'祖'未为不可；皇上一生事业伟大，难于措词，'神化难名曰"圣"'，所以朕意定为'圣祖'！"说罢不待众人再说，从案上取过裁纸刀，向右手中指一搪，用血写出"圣祖"二字。

"至于朕的帝号，朕想可以随便些。"胤禛立起身来，踱了两步，"朕名胤禛，取个谐音吧，叫'雍正'就是了。其余兄弟们要避讳，一概将'胤'改为'允'，叫起来方便，也亲切些——"他仰起脸，轻声叹了一口气，说道："隆科多，去澹宁居传旨，朕要见见六部九卿大臣，计议大行皇帝丧事。别的兄弟随朕左右参赞朝务，朕心里悲恸迷乱，一时离不得你们。"

"喳！"隆科多答应一声，却身退出。

阿哥们虽不服，但此时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见他如此专断，心里别扭着，却都深深叩下头去，高呼"雍正皇帝万岁！"

"发旨年羹尧：飞马传十四阿哥回京奔丧，可带十名从人。"胤禛眼中闪着寒光，"国家大变，还要严防奸佞小人乘乱作祟，着兵部下牒将九城暂时封闭，天下兵马非奉旨不得擅调一卒！"

胤禛说一句，张廷玉提笔答应一声，走笔疾书。须臾，几道紧急措置诏书便行文明发出去。一时便见隆科多进来，胤禛略一整理衣饰，冷冷说道："发驾澹宁居！"

"雍正万岁爷发驾了！"

一声声传呼立时从穷庐递送出去。

《康熙大帝》全四卷终

1988年11月14日于宛

[1]“烟锁池塘柳”一句，因偏旁含“金木水火土”五行，故极难对。

[2]熊赐履号“东园”，故称熊东园。

[3]斯捷潘诺夫：俄将，在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时，被清将沙尔虎杀死在松花江口。

[4]头脑饺子：一种药膳，水饺捞出后，浇用山药、红糖、胡萝卜、豆腐、青菜、粉丝所制的汤剂，上碗后再加老酒一料，有驱寒、活血、健胃等功效。

[5]茶引：地方政府颁给贩子的证件。凭证可至蒙古用茶换马。

[6]“玄”字避讳可写为“元”，也可写为“玄”。

[7]缘豆即青豆。清时风俗，四月初八吃青豆，以此来卜福缘。将青豆包在水饺、馄饨、包子或馒头里，谁若吃到，便定有福缘。

[8]言必称孔、孟之意。

[9]木图：木制军用沙盘。

[10]神库：寺院破败，佛像埋葬处。

[11]冰敬：夏季外官奉送京官银两，以补俸禄不足，谓之“冰敬”。

[12]“安”避“祥”讳。

[13]大受大走：大禹接受父亲处罚，小的承受，要命时逃跑，以免陷父亲于不慈。所以称“小受大走”为孝行。

[14]读书千卷的人，叫做“通人”。

国外经典曾国藩传记

透析晚清政坛风云的巅峰之作

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华盛顿」

曾国藩传

ZENGGUOFAN

（美）黑尔○著

陈子博○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曾国藩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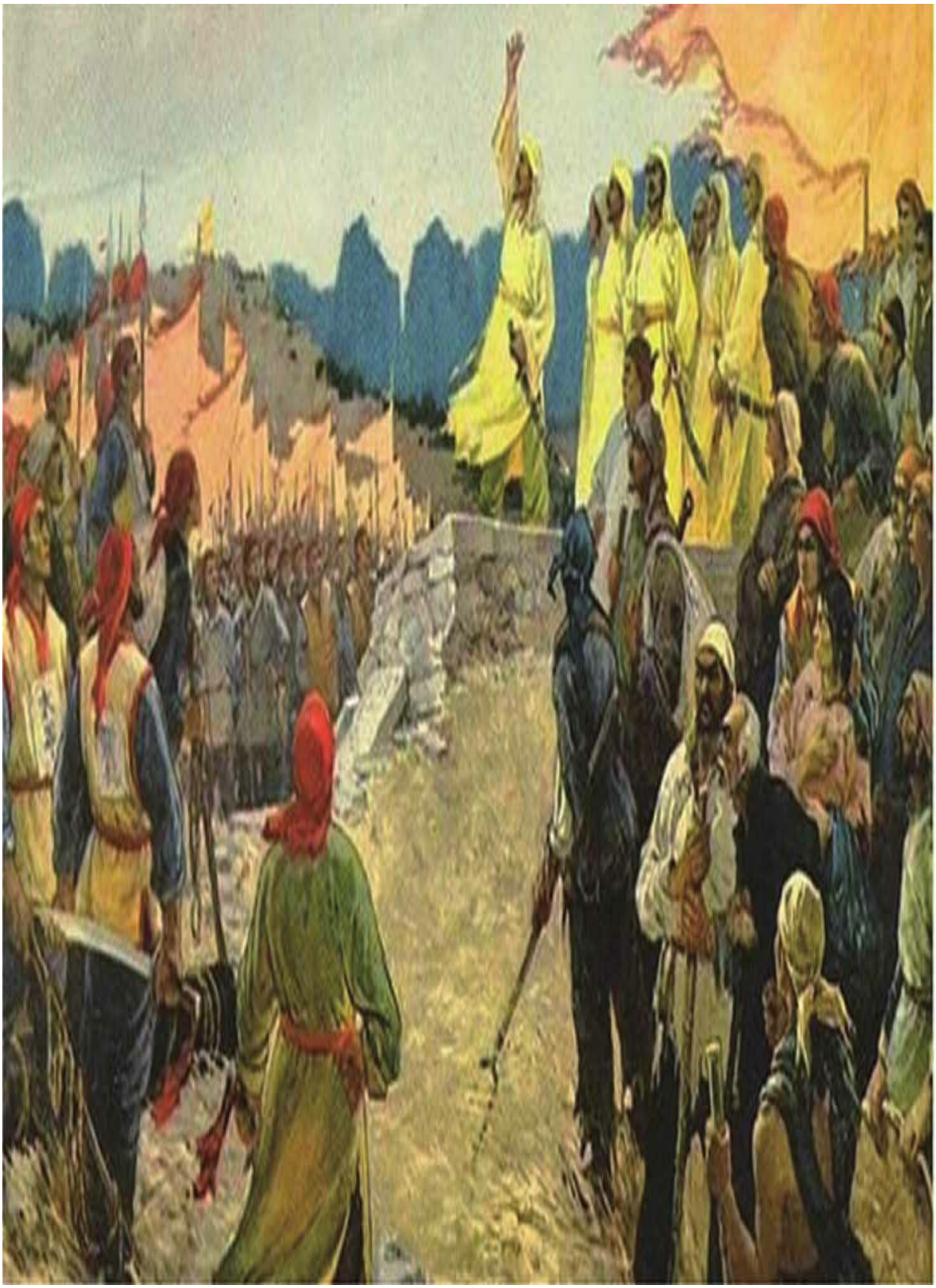
作者：（美）黑尔

译者：陈子博

目录

版权信息
导读
序
第一章 清政府
第一节 军事
第二节 民事
第二章 拜上帝会
第三章 被抹煞的领袖
第四章 北伐之路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宗教
第六章 和社会制度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
第一节 太平军
第二节 政治和社会机构
第七章 曾公出山
第八章 湘军出征
第九章 天京之变
第十章 挥师入皖
第十一章 克复安庆
第十二章 列强与太平军
第十三章 太平天国覆灭
第十四章 剿捻之战
第十五章 曾公晚年
第十六章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第十七章 结语

△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天王、清末农民起义领袖。出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后来移居官禄布村。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但其坚信“古来事业由人做”，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盛世。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号称天王。1853年定都南京，并将南京改名为天京。



△1851年1月11日，拜上帝会在金田村起义，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裹红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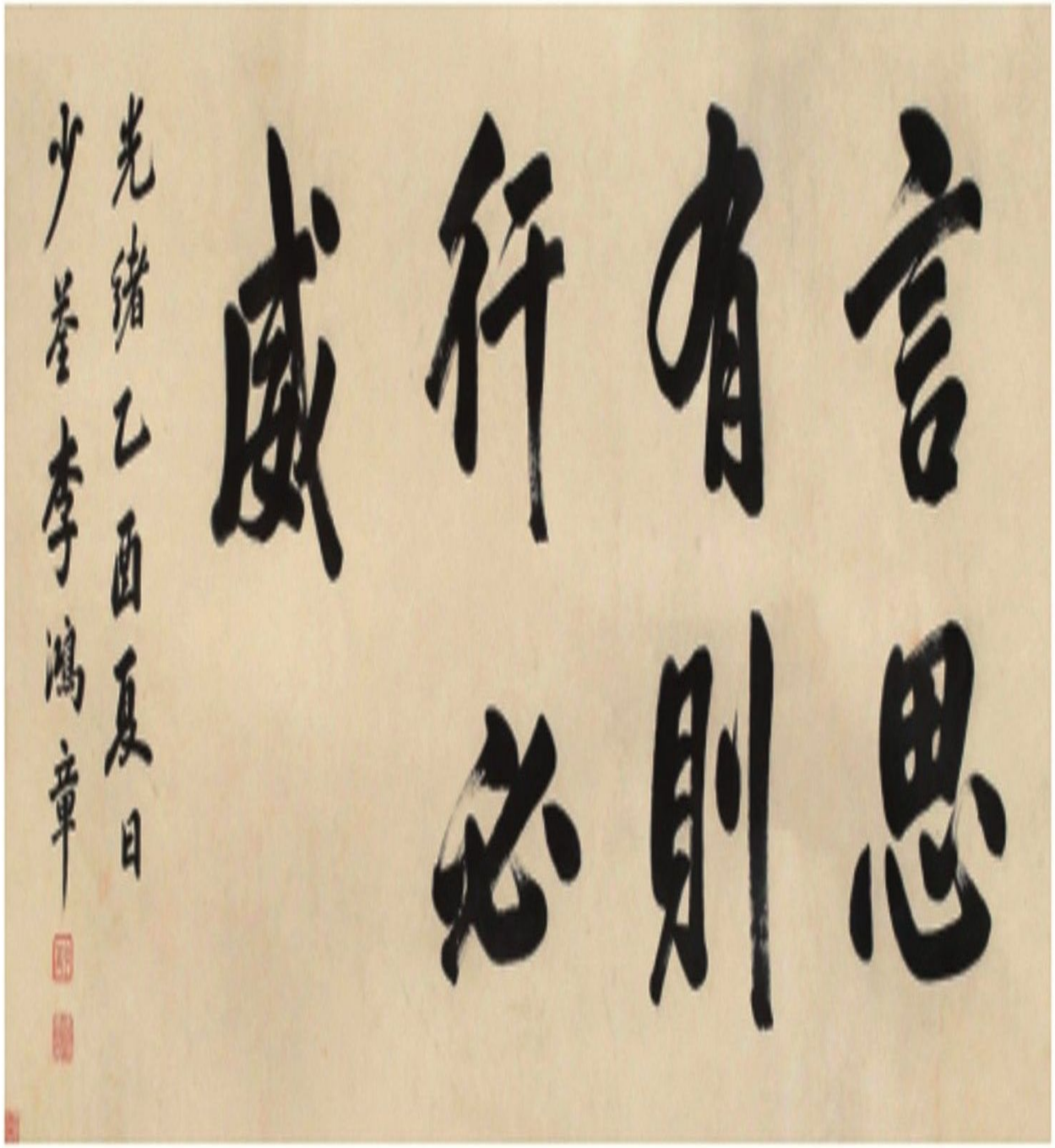
玉恩和永定乾坤
八位萬歲
太救世幼主
天父上帝天王洪日
天兄基督
平主王興篤
聖輯睦眞王賞福
聖輯日永錫天祿

△太平天国玉玺印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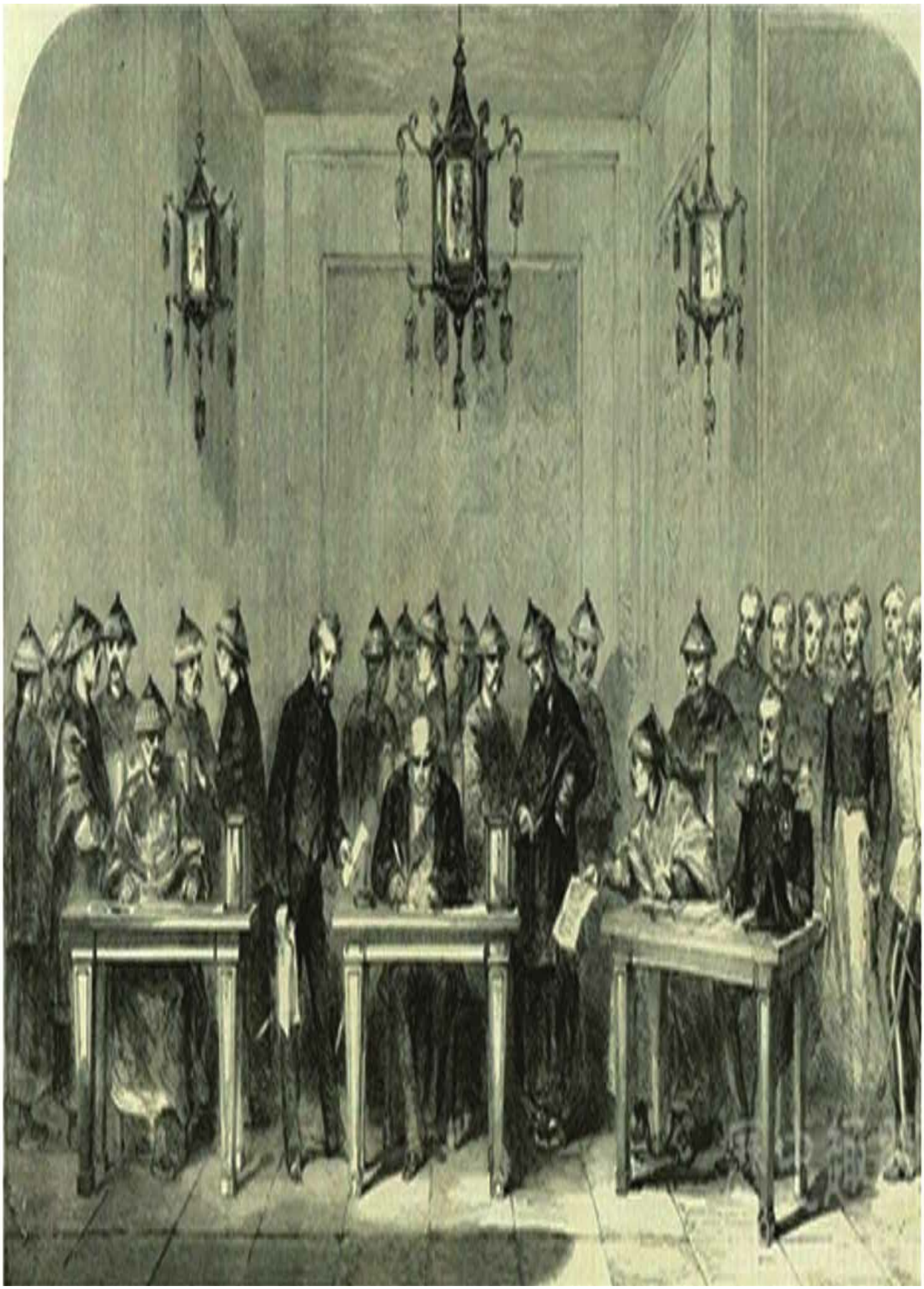
△无论太平军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在军官的监督之下进行一些宗教活动。晚上，他们要进行集体的祷告。而在礼拜天的时候，他们在半夜的时候就要起床进行祷告，到了中午就要进行太平天国中最大的活动——做礼拜。这些活动在早期的时候，确实与西方的宗教活动并无差别，可是到了后来，这些活动变得越来越怪异。他们赞歌中称赞的对象从上帝逐渐变成了以洪秀全为主的诸王。

▽李秀成（1823—1864），初名李以文，出生于广西藤县大黎里新旺村，太平天国后期著名将领。李秀成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金田起义参加太平军后，他作战机智勇敢，很快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晋升为青年将领。天京变乱后，他与陈玉成、李世贤等力撑危局，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营等军事上的胜利，并建立苏福省、天浙省，中兴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封李秀成为忠王，称“万古忠义”。1864年6月，湘军攻陷天京，李秀成被俘后在狱中写下数万字的自述，追述自己的经历和太平天国的历史。8月7日被曾国藩处决，年仅四十二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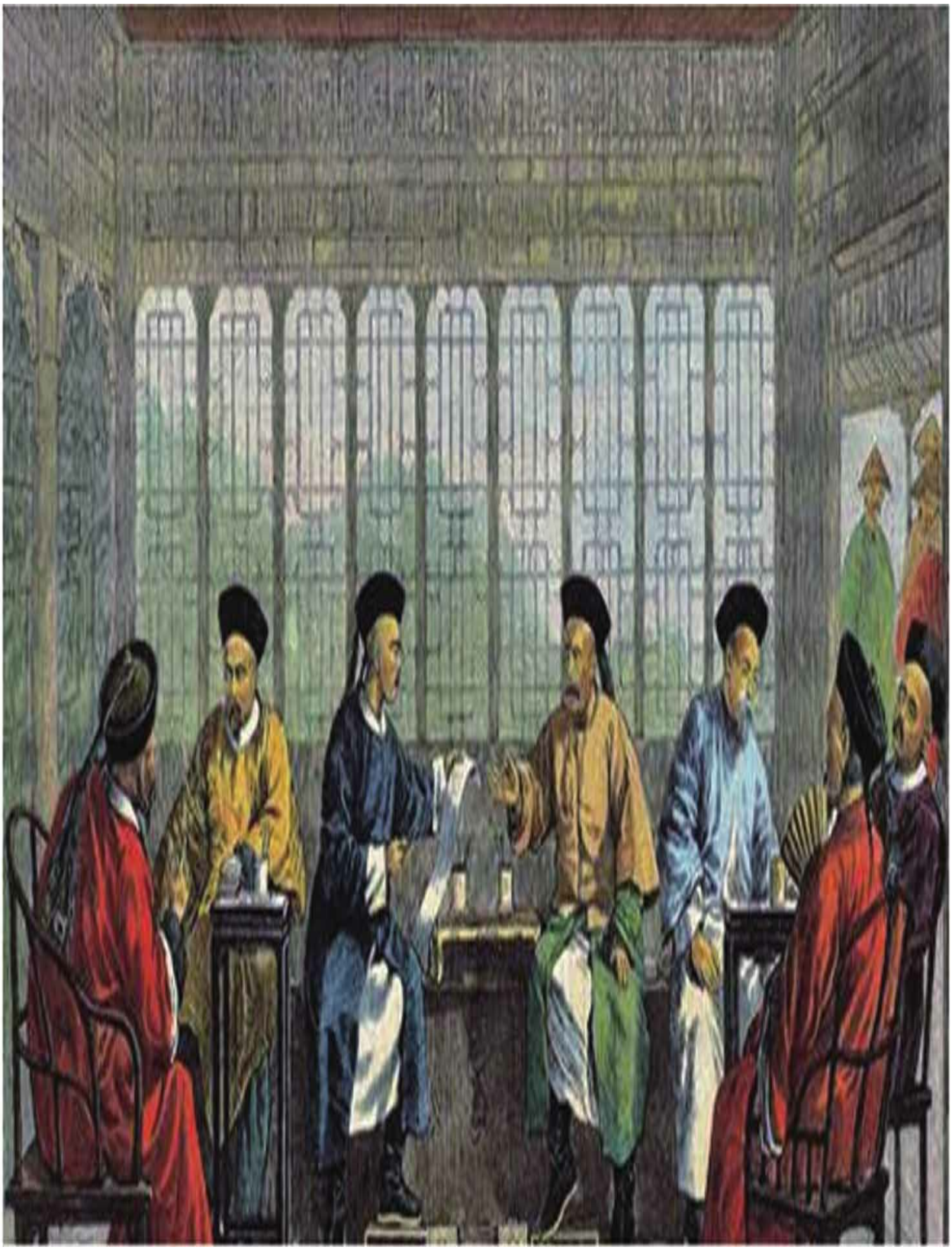
△李秀成（1823—1864），初名李以文，出生于广西藤县大黎里新旺村，太平天国后期著名将领。李秀成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金田起义参加太平军后，他作战机智勇敢，很快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晋升为青年将领。天京变乱后，他与陈玉成、李世贤等力撑危局，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营等军事上的胜利，并建立苏福省、天浙省，中兴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封李秀成为忠王，称“万古忠义”。1864年6月，湘军攻陷天京，李秀成被俘后在狱中写下数万字的自述，追述自己的经历和太平天国的历史。8月7日被曾国藩处决，年仅四十二岁。



△李鸿章书法横幅。



△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袭击大沽口。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进犯天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奕䜣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北京礼部衙门，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

言優之以廩給見一善則痛獎之見
一不善步步防閑洋藏而不露一字久
不善步步勸而善步步亦潛移而默轉
是亦初出游學而遂揚紳士之經且以
周梧岡之閱歷精神為可佩是大出用
紳士之道也戒之慎之余近數日疾不能
作字幸佛數行諸心照

兄 國藩手草 正月廿六日

△曾国藩家书手迹。

导读

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因为当前西方国家依然满足于从中国年鉴中去读取信息，而年鉴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拿绘画作比，如今中国画的魅力与地位在美术专业的学生圈里已广为人知，同样的，如今我们手头关于中国历史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足以辅助学者们开展研究工作。对于以后的学者来说，这项重任也是一个挑战。黑尔博士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为这项任务开了个头，他用纯西方的科学历史观去研究纯中国的课题，最终取得了成果，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但是，若非把握有度，又熟谙汉语，谁都不可能取得像他那样的成就。他的研究对西方世界的贡献与对中国学术界的意义一样重大，经过对史实的解读和客观的分析，他把一段中国人熟知的中国历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呈现在他们面前。另外，黑尔博士在中国居住、工作了20年，所以对于这段历史，他既能感同身受，又能旁观者清。他并不受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观念的影响，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清朝官员一无是处，且相信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是外国人，黑尔博士对这种偏见提出了反驳，给出了更加公正的评价。

这场19世纪中叶的叛乱，无论是从它自身的重要性，还是从它所受到的镇压角度而言，都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要说分布广、破坏性大，那么亚洲确实发生过一些类似的叛乱，但要找到规模相当的，且同样被一位能人一力镇压的，那就只能追溯到大流士或哈沙时代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正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之高。连年的乱政之后，民众只能自行组成军队对抗叛军，直到将其消灭。曾国藩就是这支军队的组建者，现代社会几乎不可能有类似的人物出现。黑尔博士将他与华盛顿相提并论，两者在性格上确有相似之处。但前者的奉献最终得到了回报，这个在他的带领下走向独立的国家推举他担任总统，但后者却不可能凭自己的贡献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清王朝的最终结局表明，曾国藩所有的努力最后还是付诸东流，但他从头到尾都忠于清王朝，以忠君的形象活在后人的心中。本书将为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的海外读者勾勒出一个尽忠职守的完人，让人们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F.W.威廉斯

于耶鲁大学

序

不少研究世界历史的人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具有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许多痛苦和破坏。数百个州府被轮番攻取和克复，交战双方都在烧杀抢掠，城池空却，原野荒芜，前方则是更惨烈的战争和屠杀。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摧毁清王朝，把帝王拉下皇位。到了1882年，S.W.威廉斯在他的《中央王国》一书中这样评价这场运动：

“他们点燃的内战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被双方军队践踏过的土地，只剩鸟兽在盘桓、栖息，原本车马喧嚣之声荡然无存，只剩雉鸟飞旋带过的风声。居民曾辛勤耕耘过的土地也已蔓草丛生。钱财不断流失，幸存者每天与痛苦、疾病和饥饿相伴，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估计，1851到1865年间，大约有2000万人因太平天国运动而丧生。”

清廷软弱，政府无能，所以这场运动声势浩大；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一则因为1853到1858年间，太平天国没有强大的领袖力量，二则因为曾国藩的出现。1926年的中国终于肯定了曾国藩的作用，但许多外国历史学家却被一支小型外国军队所取得的成就遮住了双眼。这支部队由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组建，后来由“中国人”戈登领导，官兵约3000人，被誉为“常胜军”，戈登几乎因此被奉为圣人，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真正主角却被淹没在烟尘之中。

把本应属于曾国藩的成就安在戈登和李鸿章头上，如此的不公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当时曾国藩面临的是多重困境：清廷数百年统治的弊病已经暴露，没有人能助他一臂之力，维持军队的饷银又极度匮乏，十多年的军队开销加起来不过2100万两白银，再加上他自己又不通行军用兵之道，但即便如此，曾国藩最终还是凭着清晰的头脑、永不言败的决心、审慎的态度和敏锐的直觉，镇压了这场运动。他从不怕别人抢了自己的功劳，反而愿意让有识之士聚集在自己周围，借助他们的才能，弥补自己在用兵上的不足。他信奉儒学，努力践行君子之道，从不曾因危险或怕失脸面而背离自己的职责，而且在那样一个诚信比较缺失的时代，他能做到直言不讳，开诚布公。

据我所知，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个日本作家将曾国藩比作了华盛

顿。用拿破仑作类比是不合适的，因为两者之间毫无相似之处。曾国藩可以称作是远东的华盛顿，他凭自己的力量与执着的信念，参加过前途未知的征战，经历过以弱斗强的险境，最终让中国免遭分裂与毁灭。中国当代学者梁启超曾说过，曾国藩这样的人物不仅中国历史上寥寥无几，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并不多见。如果担心这个评价过誉了，怕唐突了其他人，那么说曾国藩是19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绝对不为过的。

然而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却对曾国藩发出了批判的声音，指责他拥戴异族建立的清王朝，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曾国藩确实如此。君主专制以及一切形式的封建专制统治，在如今的中国和在欧洲一样为民众所抵制，但是，这样的思潮是在曾国藩死后又隔了整整一代人才逐渐兴起的，如果用当今的思想标准去评判一个历史人物，岂不是很不公道？难道我们不该把自己放在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感知一下那个时代普遍的声音？除了用当今的反君主制思想去评价一个早已作古的人物，如今的年轻人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又足够忠诚的人来捍卫领土的完整，晚清时期的中国很可能已经因内战而分崩离析，最终落入外国人之手，因为那时列强都在埋头建立自己的帝国。中国一直以来都处于完整和中立的状态，正是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成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造反运动的结果。

这本书原本是笔者攻读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为了让本书内容更加完整，笔者添加了曾国藩人生最后7年的概述，主要涉及他为剿捻所做的准备，也就是为李鸿章镇压捻军所做的铺垫，以及他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任上的一些事迹。另外，笔者还从曾国藩的书信中收集了一些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此外又多加了一个章节来介绍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这似乎也很有必要，因为这能帮助解释太平天国运动是如何星火燎原的。为了完成这些修改，笔者略去了许多关于战役的细节。

中国的人名地名很难用罗马拼音标注。现在已经有几个现成的注音系统了。对于地名，本书会尽量使用邮局地名清单中的名称。对于其他专有名称，本书采用的是韦氏音标。不过不管是人名和地名，都会出现几个例外。有些名称的标注方法已经约定俗成，硬要改过来恐怕就显得太过死板了。

如果这本书能够帮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理解那个为镇压这场运动而献身效力的人，那么笔者便心满意足了。但是，这只是个开头，因为本书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外交关系于中国的意义日益凸

显，所以对这个时期中国的史料，我们应该有更加深入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仅仅从西方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这个时期，但这样是无法真正理解这段历史的。

耶鲁大学的F.W.威廉斯教授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指导，并在修订时也给予了建议，笔者的不少资料也是从威廉斯教授处获得，在此请允许笔者对威廉斯教授表示真诚的谢意；另外要感谢F.浅川教授，他在翻译工作中提供了建议与帮助；也多谢长沙的G.G.沃伦牧师，他对本书的几个章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另外还有耶鲁大学中国分校的左福和其他成员，感谢他们在处理汉语材料时提供的帮助。

W.J.H

1926年11月

长沙

第一章　清政府

第一节　军事

太平天国尚在襁褓中时，土匪流寇和宗教狂热分子都并不成气候，不足以威胁清王朝，甚至连一个省都奈何不了，百姓都以为朝廷能尽一切努力将其剿灭。然而当时整个朝廷似乎都瘫痪了，面对流窜于湖南、广东和广西诸省的流寇，朝廷的军队显得尤其无能。两广总督名义上统领着89000人马，除去军官不算，广西有22532人，广东有66907人。为公允起见，必须说明，其中55401人肩负戍边或巡防的任务；即便如此，依然还有34000名步兵和骑兵，组成一支野战军还是不成问题的，本应足以肃清1894年之前集结的流寇团伙。

军队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在文武官员中实行的分权体制。就军队而言，全国实行两类不同的兵制，即八旗和绿营，两者的组建方式以及所享受的待遇都不同。

早在1614年，满族人还没有开始攻打明朝的时候，他们就已将自己的军队划分成8个旗，每个旗大约有7500人，分别由一位都统统领，所有的满族人都被编入旗内。这就是后来的八旗制度的雏形。而每个旗又被划分为若干个甲喇，每个甲喇由1500人组成，而甲喇又下辖若干牛录，每个牛录300人。

在逐鹿明朝疆域的过程中，满族人得到了蒙古军队和汉人军队的协助，因此，在满族问鼎中原后，这些军队的大多数官兵都被编入了八旗。最初他们的兵籍与满族人混杂在一起，但随着汉军和蒙军人数的增加，将这些官兵分开整编才是上策。于是，1635年，八旗蒙军建立，人数达16840人，同样，7年之后，从一开始就协助满军入关的汉人军队被编入了八旗汉军，人数在24050人左右。攻占京师之后，整个清军的总数达到了10万人。自此，这些官兵就成了驻军的核心，是保卫紫禁城、京师、直隶以及镇守北方和西北边陲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了20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驻扎在当时的满洲、突厥和直隶。他们的兵籍是世袭的。

很明显，这种兵力部署的主要目的就是牢牢守住满洲和都会省份，抵御蒙古和突厥的入侵。直隶守军分布较广，足以构成京师的屏障，而陕西、甘肃和山西等西北省份也有重兵把守，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前哨部队。在中国其他地区，守军一般都驻扎在总督所在的省份，云贵两省因位置边远而成为例外。广西、湖南、江西及安徽等省份只有巡抚，因此并无旗营驻扎；而河南、山东和四川诸省的驻军规模相对较小，驻守开封的官兵不足千人；山东守军分别驻扎青州和德州，总人数不过区区2600人；而以四川范围之广，成都守军中的戍卒也不过2528人，军官222人。

而长江一线则有所不同。朝廷意识到了掌控这一航运要道的重要性，因此派了驻军把守湖北荆州，这样上可控制四川，下可震慑湖广；江宁、镇江也有旗营驻扎。荆州驻军中，戍卒有6292人，军官516人；驻守江宁的戍卒有3122人，军官369人；镇江则有1596名戍卒和147名军官把守。

沿海的浙闽两省分别由两名鞑靼将军镇守。驻节杭州的将军统领1970名兵卒，270位军官，此外，另有一支水师驻扎在乍浦，其中有1526名兵士和104名军官；福建的驻防将军统领的步兵中有2000名兵士和209名军官，同时他也另外率领着一支小型的水师防御部队，共有475名兵士和39名军官；广东省则共有4599名兵卒和249位军官把守，这些官兵全部驻扎在广州。

除山东和河南外，各省旗营全部处于鞑靼将军的控制之下。这些驻防将军的地位在总督之上，直属京师，但他们所辖部队的供给还是依赖于他们所驻扎的省份。山东、河南两省并非鞑靼将军驻守，这两个省份的旗营由比巡抚低一级的军官统领。京城的旗人则由24名都统或副都统组成的特殊机构统领，每个都统分别代表一个旗，并受兵部管制。

清朝的军队就是由这些世袭的旗人组成的，而这些人又根据他们与皇家的关系被分为两类，一类侍卫宫中，另一类驻防宫外。前者专为皇室、王公效力，后者则可随意服务于军队或官署衙门。事实上，所有成年的满族男子都会被编入八旗，不是效力于军中，就是供职于官府。上三旗子弟不论是否在公门任职，都能领取供养，而下五旗子弟则需实际供职于现役或后备役，才能领取俸禄。

以上是清军的大致情况。在京师及易发战乱的地区，这支军事力量是皇室主要的倚靠。在这些区域，八旗官兵还有一些勇与德的名声。在

内地诸省，八旗军则是统治阶级的独立驻军，分别听从各自统领的指挥，一旦发现总督在其所驻省城谋反的苗头，便会立即取缔或镇压，但其力量不足以应付战乱。这些地区的旗人“虽有个荣耀的虚名，实际上不过是一群囚徒，被禁锢在城墙之内，周围全是敌视的目光。他们除了自己的母语，还要另外学习当地的方言，否则去大街上买棵白菜都买不成；而鞑靼将军们虽然享有高于汉人总督的地位，却被轻蔑地称为‘老古董’或‘醉鬼’”。不过，这段引文的作者帕克自己也承认，这种说法需要加以修正，优秀的鞑靼将领和勇武的将士也还是有的，但他还是认为，自己的描述大体上是真实的。

我们说旗营无能，实际上并不夸张，他们作战能力差，防御也并不尽如人意，1853年太平军攻占江宁时，满人的所作所为就是旗营堕落的最好证据。当时江宁府领取朝廷俸禄的官兵共5106人，由此可推测，当地成年人口共2—3万人。太平军在外城发起猛攻，汉人的官兵还多少作了些抵抗，攻下外城后，太平军便长驱直入，直攻内城的满人。密迪乐曾对这次进攻作过这样的记载：

满人必须为所有他们所看重的东西而战，比如一向善待他们的皇室，比如他们民族的荣耀，比如他们自己和妻儿的性命。他们都清楚，天王洪秀全已经发话，称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除掉他们。所以，按照常理，就算只为自保，他也该作一下困兽之斗，然而事实上他们竟完全放弃了抵抗，好像在太平军势如破竹的进攻和根深蒂固的仇恨面前，旗人们已经丧失了理智、力量和血性；他们扑倒在地，高呼着“天王饶命”，向太平军领袖们求饶，但是得到的回答是，不论老幼，无人可得赦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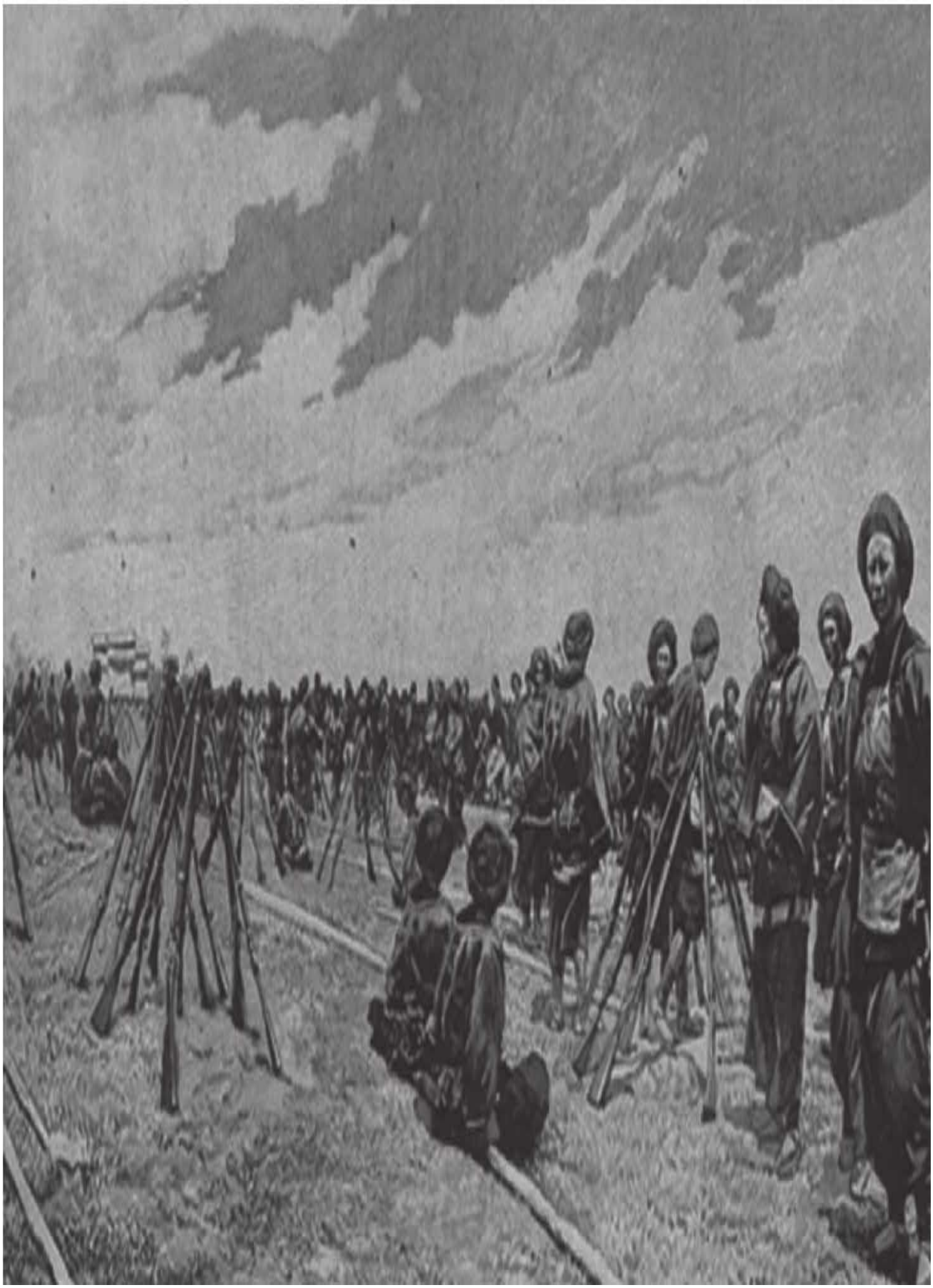
比起江宁，直隶旗人的表现也未见得能有多好。攻占江宁后，太平军派了一支规模很小的部队北上，他们抵达直隶省边界的时候，皇帝只得派名将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部队火速救援天津。毫无疑问，如果旗人善战，那么直隶的旗营人数足以击溃太平军。然而，他们非但无力作战，反而还将直隶省的财政收入消耗殆尽。威妥玛曾对中国内地八旗官兵的薪俸和津贴做过详细的统计，每年的总额达13785020两白银，如果再加上满洲、伊犁和突厥，则将近1600万两。如果帕克的统计没错，那么这个数字超过了太平天国运动前一年总收入的1/3，并至少占了年支出的一半。

再说汉人军队。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与八旗军队的一个很大的差异，汉人是自愿参军的，军队将士来自全国各地。军官可以是满人，也

可以是汉人，但普通士兵都来自当地；全国18个省份，汉军分布比较平均。如果我们误认为它是中央军，那就错了。汉人军队的高级军官确实系京师直接任命的，然而一经任命，军官就可以全权指挥自己的人马，形成独立的武装力量；但是由于制衡关系错综复杂，他们还是要依赖省内其他军官和文官。这套体制与西方国家军队的指挥系统完全不一样。

这支由汉人组成的武装力量被称为“绿营”，字面意思是“绿色的帐篷”。绿营的历史始于清朝初期，那时候满族人还在争天下。与八旗军一样，绿营也以7500人为一个团，而它下辖的单位是否与旗营一致，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性很大。据我们所知，顺治帝定都北京时，至少有3个汉人军队在汉人将领的指挥下为他征战，总人数不下15万人。正如之前所述，后来这些官兵中有一部分被编入八旗，但多数还是在八旗之外，成立绿营军的核心力量。追溯到清朝初年，共有4位汉军降将助清有功，分封藩王，即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和孔有德。其封地分别位于云南、广东、福建和广西，都在中国南部。

1673年，吴三桂与另外两位在世的藩王在云南、广东和福建地区发起叛乱，形势一度有利于三藩，整个西南地区，甚至部分北方地区都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只是他们棋逢对手，他们要面对的是年轻但有雄才大略的康熙（1662—1722），一位注定会跻身中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之列的帝王。于是，叱咤风云的吴三桂与一代雄主康熙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1678年，吴三桂在围攻湖南永兴时病故，这场叛乱才渐渐平息。但它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自此以后，满人就改变了汉人原来的官府设置，一省之内，文武官员权力分立，同一组官员中，又由不同级别的官员各自掌握权力。



△绿营，清朝国家常备兵之一。顺治初年，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全国绿营兵额总数时有增减，在咸丰以前有六十万左右，较之八旗兵多三四倍。在清朝前期，尤其是在康熙初平定三藩之乱及在乾隆中叶以前的历次战争中，绿营都曾起到重要作用。

在康熙和后来的历代帝王治下，这种制度逐渐发展，各个省份的民事和军事权力被分散到至少2到3个权力中心，最多的情况能分散到8到10处。总督和巡抚可以通过对地方财政的控制来间接操控省内的军队，但被直接置于其掌控之下的只有5000到6000名护卫。

鞑靼将军的驻地通常就是总督所在的省城，或在其附近。鞑靼将军统帅的人马与总督大致相当，以达到制衡的目的，但鞑靼将军在京师的地位居于总督之上。与之类似，巡抚受各省最高军事长官提督制约，提督控制着整个省份的军事力量，在军事等级上与巡抚相同。个别情况下，提督会驻扎在省城，但更常见的是在省内的另一大城市。这样，督抚、鞑靼将军和提督就形成了三个互相独立的指挥体系。

但实际上，连提督都觉得自己的权力被自己的下级，即总兵，也就是各地的主将所牵制。虽然总兵必须通过提督才能联络北京的兵部，而且在理论上必须听命于提督，而事实上，与其说是听命，不如说是被迫。总兵统帅的人马都已形成独立团体，驻扎在各地，要把他们调离驻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多与同级别的文官来往，这个级别的文官称为道台，即他们驻地的行政长官，而他们的兵力则分布在各大城镇和商业中心的战略要地。对于级别不高的文官来说，这种小规模的军队非常重要，一旦因集结需要而被调离驻地，如果遇到像1847到1850年间广西盗匪蜂起那样的情况，驻地官府就会陷入无防的困境，束手无策。因此，这些官府都很不愿意让军队离开驻地。

在地处中原的省份，绿营军内还有其他问题。管理着大运河的漕运总督，也就是负责粮食运输的官员，以及负责治理长江黄河的官员，手下都有一批人马。

在康熙眼里，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体系，但实际上，只有文武百官相安无事，这个体系才能正常运作，然而，这有悖于人的本性，各个指挥机构从来都不可能太平地共事。这局面其实是康熙故意造成的，其目的是防止这些机构相互勾结，向京师发难。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做法还是非常明智的。

所以绿营的战斗力也非常堪忧，只是比八旗好了一点点而已。遇到

紧急情况，根本不能指望巡抚或提督能把各个驻地的军队集结到一起。指挥机构过于分散，充其量只能保卫一下京师和几个重要的城市。绿营的驻防的能力比实战能力要强很多。他们能防止其他官员发动兵变，比如提督或总兵发起暴动，总督的部队可以镇压；或者农村地区发生小规模的叛乱，他们也可以出面平息。但是由于这些部队很难集结到一起形成更强大的兵力，因此，一旦发生大规模暴动，绿营是几乎指望不上的，除非再招募新兵。即使各个绿营部队勉强集结，军官之间也未必能默契配合。

步兵、骑兵和守兵人数的比例，各省不尽相同。但所有省份中，有十四个省的驻防兵马比当地步兵和骑兵人数加起来还要多。1850年，绿营军的总人数是：骑兵87100人，步兵194815人，守兵336404人，加起来共618319人。每个省的兵力分布如下：

省份	军队数量	兵站数量	总开销	骑兵人数	步兵人数	驻防人数	总人数
直隶	10	138	1575360	12829	12049	24311	49108
山西	3	53	419850	4496	7469	13668	25633
山东	5	41	568720	3572	2087	19217	24876
河南	8	35	315660	2563	……	11033	13596
江苏	2		954080				
安徽	3	89	113470	4126	10433	31251	45810
江西	7	38	262150	982	2010	7787	10779
浙江	11	62	846950	2196	10791	23572	36739
福建	11	78	1398470	3786	24869	32780	61435
广东	4	95	1463860	2183	22108	42616	66907
广西	7	47	522400	1505	8222	12805	22532
四川	5	79	888240	4036	11511	18289	33836
湖北	4	42	533450	2572	5218	14262	22052
湖南	7	53	608720	2262	7065	16477	25804
陕西	9	92	1023407	12390	17589	12085	42065
甘肃（东部西部）		116	1395110	22493	23358	10829	56680
云南	9	53	875870	2538	17229	15477	35244
贵州	6	67	728330	2571	12807	29765	45143
额外			168000				
总计	114	1178	14662650	87100	194815	336224	618319

从地位等级上来讲，骑兵最高，士兵可通过部队间的调动获得升迁。

军官的任用方式与文官一样，步兵、骑兵和水师之间也并无差别。兵部考核是必经程序，武进士和三甲都是武举过后获得朝廷任命的，除此之外，军官任职还有另外四个途径：公爵以下，包括五品官阶在内，其职位可世袭；军官之子可因其父军衔而获得荣誉晋升，军官之子可因其父为国捐躯而获得荣誉晋升；低职位的人可因立功而获得提拔。

但是获得任职资格与实际任命是两码事。任命有三种方式。一定等级的军官，尤其是从副军校到副参领，通过常规渠道甄选出来的，会被派遣到各省等候缺位。在某些省份，由总督、巡抚或提督从现役军人名单中举荐升迁人员，实际上是论资排辈。在这些省份，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提拔的军官，在下一次升迁时就需要通过另一种途径。第三种方式就是纯粹根据功绩来决定晋升人选。副参领以下的军官可由一省最高军政长官甄选，级别更高的则必须由京师根据这些军官受到的举荐来任命。对于参加过战争的军官，升迁或允诺升迁则是对其战场勇武表现的嘉奖。

武官的等级划分与文官完全一样，只是同一品级的武官比文官地位略低，因为身为武官仅代表此人具备武力，而非学识。下表罗列了各个等级武官的官衔、品级以及他所统领的人数：

品级	官衔	对应英国官衔 / 军衔	下辖单位	统领人数
从一品	提督	将军或总司令	标	可统领 7500 人；实际平均每人统领 5424 人
正二品	总兵	将军或师长		可统领 7500 人；实际平均每人统领 5424 人
正二品或从二品	副将	准将	协	人数不详
正三品	参将	上校	营	平均每人统领 525 人
从三品	游击	中校	营	
正四品	都司	少校	营	
正五品	守备	上尉或中尉	营	
正六品	千总	中尉	哨	人数相当于半个营
正七品	把总	中士	哨	人数相当于半个营或司（50-100 人）
正八品	外委千总	下士	哨	人数相当于半个营或司（50-100 人）
从八品	额外外委	下士		

我们缩小一下范围，仅细说两广，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地方。两省加起来共有14个师，兵力分布在142个军营，共有骑兵3688人，步兵30330人，守兵55421人；然而由于营地数量颇多，平均每个军营的骑兵数量不过240人，步兵和守兵不过390人。这些兵力不足650人的小营在两广的分布非常分散，实际上根本无法调动，充其量不过是地方安保力量而已，所以造反势力在山间乡野能够潜滋暗长，也不足为奇了。

这种兵力部署的弊端，在军情告急、需要大规模兵力集结的时候便暴露无遗。军官不愿放走手中那点少得可怜的人马，而他们的上级则一心想避免因招集援军或填补缺位而产生的巨额开支。地方官员们想保住官帽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会想尽办法隐瞒动乱情形不报，或者买通叛乱者，又或者说服他们转移到别的地区，这样便可一时瞒过巡抚，直到事态失控。与之类似，巡抚也存在侥幸心理，希望造反团伙被粉碎，或被驱赶出本省，流窜到别的辖区去，所以他们也会向京师隐瞒事态的严重性。

官员之所以会瞒报，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因失职而被罢免，毕竟动乱就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此外他们也不想看到自己的钱打水漂。文武官员能得到官位都是花了重金的，通常他们会把这笔钱当成一种必要的投资，以确保自己在任期间有利可图。因为突发动乱遭到废黜或开支浩繁都会对他们的经济状况造成打击，有时甚至会带来无可弥补的后果。

行伍之中最为常用的贪污手段，就是向省级官府索要全部人马的俸禄和津贴，而实际上只保留一部分兵力，同时将在役人员的薪俸削减到最低。因此，步兵、骑兵和守兵人数长年缺损，而且其中多数是老弱病残。一旦阅兵将近，或因其他原因需要大规模调集兵力，军队便临时招募农村青壮年充数。这些人没有接受过什么训练，就作为战斗力量加入了军队。言官们纷纷进谏，痛陈清军不敌太平军和洋人的种种理由，诸如：首先，朝廷兵力不足，军官仅向上级汇报兵马人数，却并不上报名册，以致上级无法核实，致使朝廷为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士兵支付俸禄。其次，军营疏于练兵，致使实际存在的兵力根本无法应付实战。第三，军官把士兵当做仆役，窃取其应得的俸禄，致使士兵与盗匪勾结。第四，兵员常常从流浪者中招募，这样做的后果与窃取士兵俸禄无甚差别，至少会让军队更加无能。更有甚者，不少士兵由于缺乏训练，不会使用弓箭火器，或者单纯出于怯懦，往往临阵脱逃。此外，还有人雇替

身入伍的，这些人更是无心留在军营，一旦找到机会便会逃脱。

毫不夸张地说，这情形已是一片黯淡了。清军的致命弱点已在抗英战争中暴露无遗，朝廷并未采取任何明显措施来改善体制上的缺陷。就连1839—1842年间广东临时招募以扩充兵力的兵员也被遣散了，这样一来，清军根本敌不过虽装备落后但是训练有素的太平军。即便朝廷派了钦差大臣亲赴前线（但钦差大臣无权征收税赋，缺乏关键的掌权要素），或是令鞑靼将军亲自从广东赶去战场，依然于事无补。朝廷需要的是一支全新的军队，而这项使命，便是由曾国藩来完成的。

第二节　民事

清朝军事力量不足以应对危机，而民政部门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清朝的衙门架构也遵循着与军事组织相同的原则，即分散权力，反对集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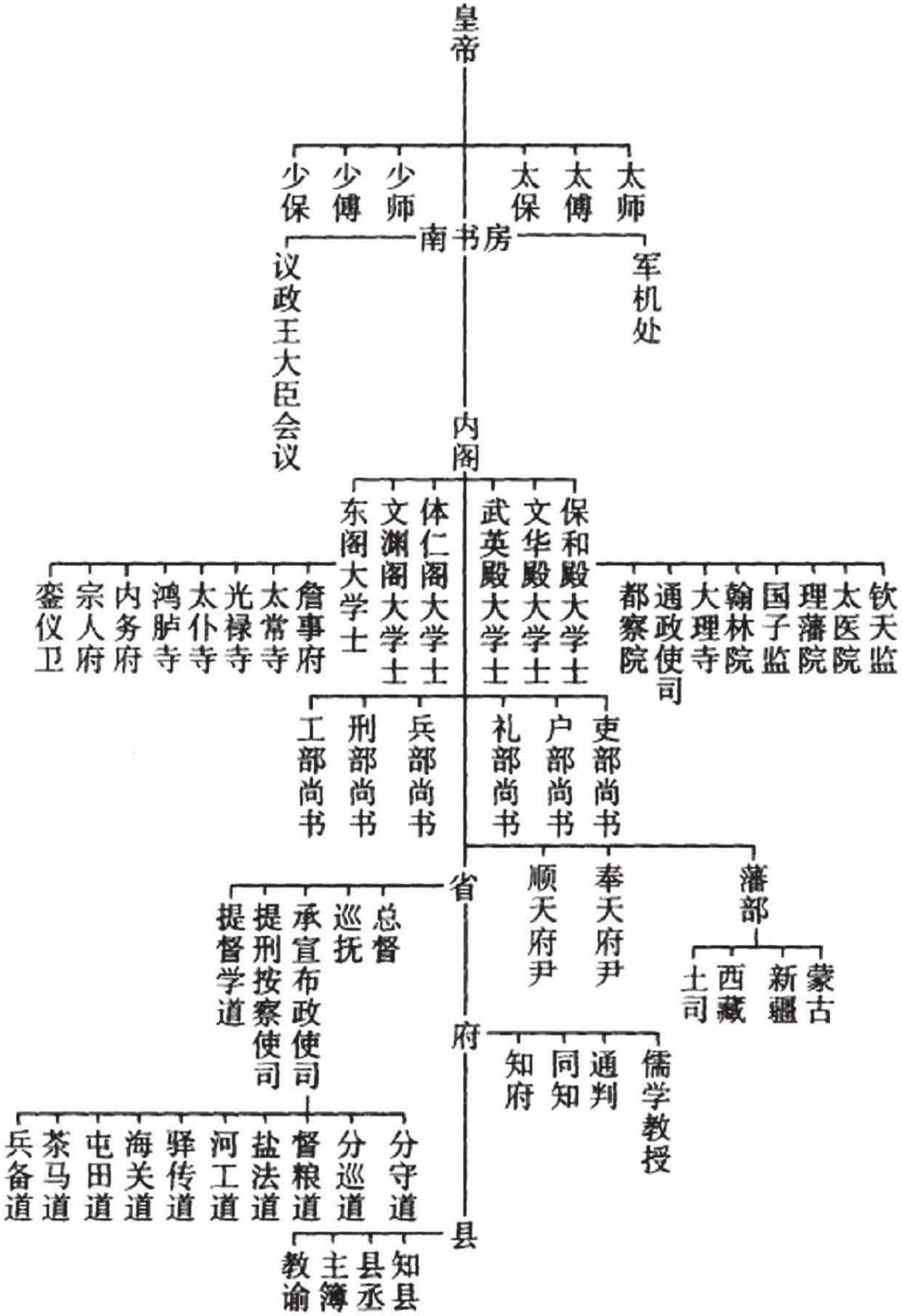
在京城，掌握行政大权的主要有两个机构。内阁在明朝居中枢地位，到了清朝则居两者之次，演变为皇家的秘书处，共设4名大学士，两满两汉，2名协办大学士，一满一汉，另有10名学士。举国上下大小事务都由内阁一应掌控，皇帝则通过内阁与下属机构接触。

内阁之上是军机处。军机处原本作为军事议事机构设立的，后来逐渐发展为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其权力凌驾于内阁之上，每天清晨4点到6点，军机处都需要召开例会商讨国务。军机处通常有5名军机大臣，都是由其他衙门的官员兼任。军机处是皇帝掌握下的中枢权力机关，而内阁则成了一个传旨办事的机构。

清代承前朝官制，设六部，各部两名尚书，四名侍郎，满汉各半。户部、兵部和刑部还另有专人管部。六部分别为：吏部，下设4司，主管全国上下的文职官员；户部，下设14司，掌管地方官署和财政事务；礼部，下设4司，另辖属衙教坊司；兵部，下设4司，掌管军务，直到19世纪末，还管理着水师和邮驿；刑部，与都察院和大理寺协作，复核各省份案件的审理结果。工部，下设4司，掌管全国的营造工程。

除上述六部外，另有专门的佐理机构必须提及。一个是理藩院（译者注：前身为蒙古衙门），最初是专为处理清廷与蒙古的关系而设立的。理藩院架构与六部类似，但主管官长只有一位。在主管邦交事务的

独立机构成立之前，除蒙古、回族和边境朝贡国事务之外，对俄事务也由理藩院主理。


皇帝
太师
太傅
太保
少师
少傅
少保
南书房
军机处
议政王大臣会议
内阁
保和殿大学士
文华殿大学士
武英殿大学士
体仁阁大学士
文渊阁大学士
东阁大学士
钦天监
太医院
理藩院
国子监
翰林院
大理寺
通政使司
都察院
詹事府
太常寺
光禄寺
太仆寺
鸿胪寺
内务府
宗人府
銮仪卫
吏部尚书
户部尚书
礼部尚书
兵部尚书
刑部尚书
工部尚书
奉天府尹
顺天府尹
藩部
蒙古
新疆
西藏
土司
省
总督
巡抚
承宣布政使司
提刑按察使司
提督学道
分守道
分巡道
督粮道
盐法道
河工道
驿传道
海关道
屯田道
茶马道
兵备道
府
儒学教授
通判
同知
知府
县
知县
县丞
主簿
教谕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主要职官隶属简表

另一个机构就是都察院。它与刑部及大理寺共同复核刑案，主持审判。但它更重要的职责是监督京师及各省份官员的言行。如官员有失，则由都察院向皇帝奏裁，有渎职或贪腐行为的官员随时都有被降职或罢黜的可能。各种革除弊政的进谏也是由都察院主导的。

与英法联军交战失败后，清廷开始感觉到需要有一个机构专门管理邦交。迫于门户开放的压力，朝廷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院，而不是一个司，去主管外务，这就是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最初有10名大臣，一般都是由各部院正副职官员署理，包括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就曾兼任总理衙门通商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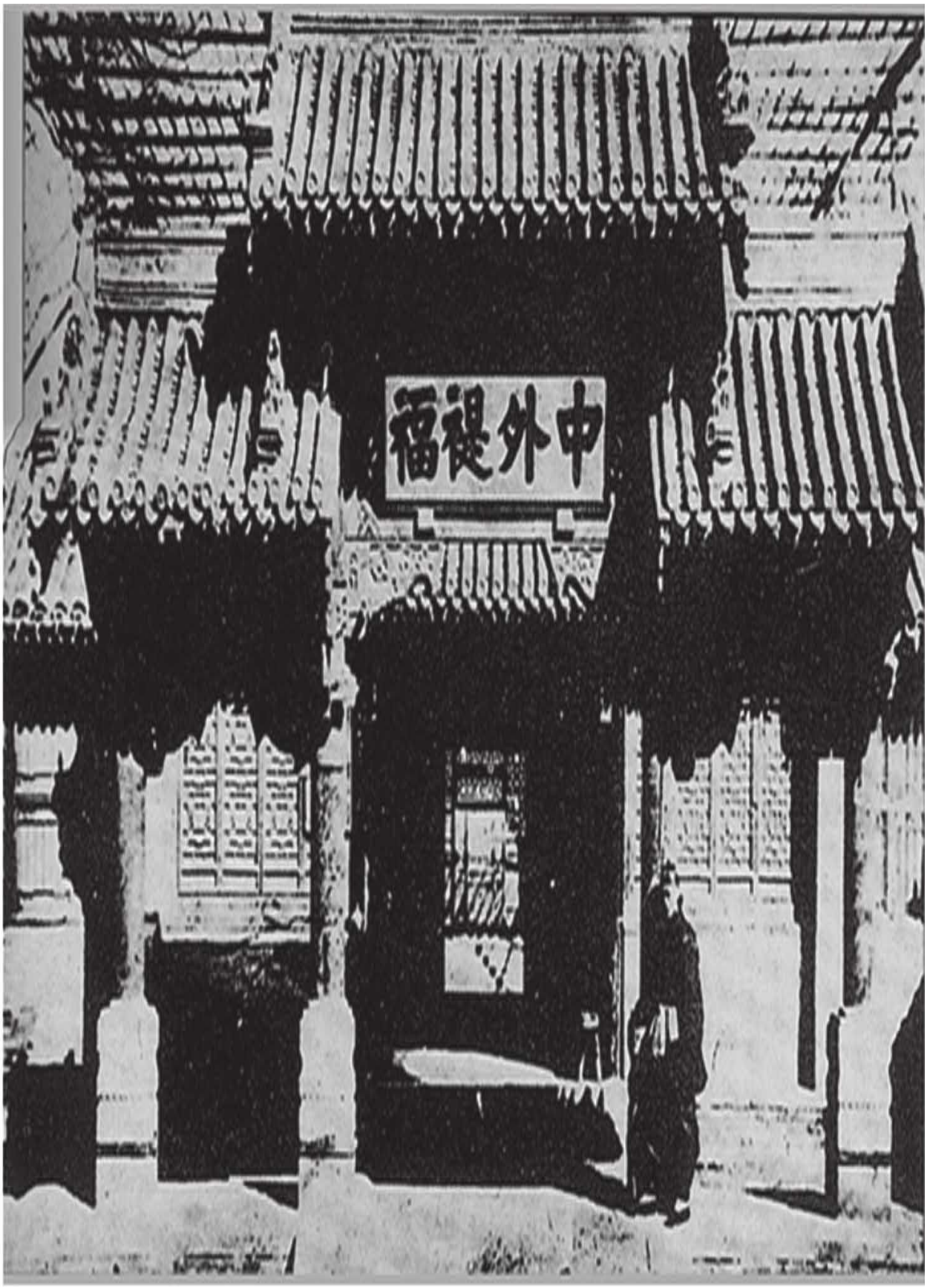
如此一来，各部院权力并非集中在一人手里，六部、内阁、军机处都有人分管。虽然实权还是很有可能落到为数不多的几人手中，但至少在理论上，权力是非常分散的。总的来说，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似乎运作得非常顺利。

各省的衙门设置似乎也承袭了前朝的做法，只是稍加调整而已。满族统治者们吸取了蒙古人的失败教训，不再企图直接施政，而是选择与汉人合作或借助汉人的力量来实现统治。明朝全国共有15个省，清朝时增加到了18个，原先的陕西省被划分成陕西和甘肃，原先的江南省被划分成江苏和安徽，原先的湖广被划分为湖北和湖南，但这些一分为二的省份又依然由同一个总督管辖，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些地区的统一性。关东地区也被划分为三个省份，但当时的划分是出于军事目的。直到1876年，奉天才开始实行新的行政制度，成为东北地区第一个与内地行省统一制度的地区。

清朝18个省份，共设8名总督，16名巡抚。8名总督分管：1.直隶；2.两江，由江苏、江西和安徽组成——两江的名称在江南省一分为二前就已存在了；3.两广，广东和广西；4.湖广，湖北和湖南；5.四川；6.闽浙，福建和浙江；7.陕甘，陕西和甘肃；8.云贵，云南和贵州。直隶和四川直接由总督管辖，而山东、陕西和河南则不设总督，由巡抚管辖。

督抚通常都有加衔，挂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副都御史衔。督抚掌握着一省的最高行政权力，同时又有兵权。鸦片战争前，在与英法联军的交战中，督抚有时要受一位特殊官员的领导，这位官员叫做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在他所驻省份没有行政权力，但他直接代表皇帝，地位在督抚之

上。有时督抚本人也会被额外授予钦差的头衔以巩固其地位——这种现象在太平军动乱时期非常常见。


中外褆福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由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上。

各省份衙门的职能由民事和军事两套班子执行。这两套班子为大批候补官员提供了职位。这些官员都已通过了常规的任职考核，其中还有不少人已经为获取提名交了费用，因而被授予知县、知府甚至道员，并被派往各省需次。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要等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能正式任职。督抚就在这些候补官员中招募下属，挑选自己的布政使。民生诸事主要由督抚负责，而军务则另有专门部门负责。

总督下一级是巡抚，授加兵部侍郎衔，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巡抚的实际职能很难与总督区分开来。当一省之内同时有总督和巡抚驻节，他们明显不会将彼此看作上下级，更多的是以正副职的关系相处。与总督一样，巡抚也手握着生杀大权；刑案需经巡抚审核，下级官员需要巡抚监督，下级想与京师取得联系，必须通过巡抚，巡抚可与总督一起或单独向皇帝上奏。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鞑靼将军，在某些省份，同时有鞑靼将军和督抚驻节，这种情况下，这三名官员就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省级议会，共同讨论本省行政事务，也可召下级官员参与商讨。

这些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下一般有3到4名省级官员，分别是布政使、按察使、督粮道、盐法道，这些官员也在省城驻节。

布政使相当于巡抚副职，若巡抚临时缺位，布政使可暂时代管巡抚官印。明朝初年，布政使主管各类民政事务，但到了清朝则主要负责掌管一省财政了。

按察使主管一省刑名，审核地方刑案裁决，并与布政使共同负责民政事务。然而，因为只有督抚才能向皇帝上书，所以他们决定着自己辖区内的一切任免事务，只是在形式上征求布政使和按察使的意见而已。常规事务一般都是由这两名官员向督抚提议。因此，说这四名官员便可包揽一省衙门的全部职能也不为过，他们全权掌控着执法权、立法权、司法权和审议权。事实上，他们四人就能组成一个衙门。

各地皆需征收盐税，因此各省皆设盐法道。盐法道的主要职责不在地区的管理，而在财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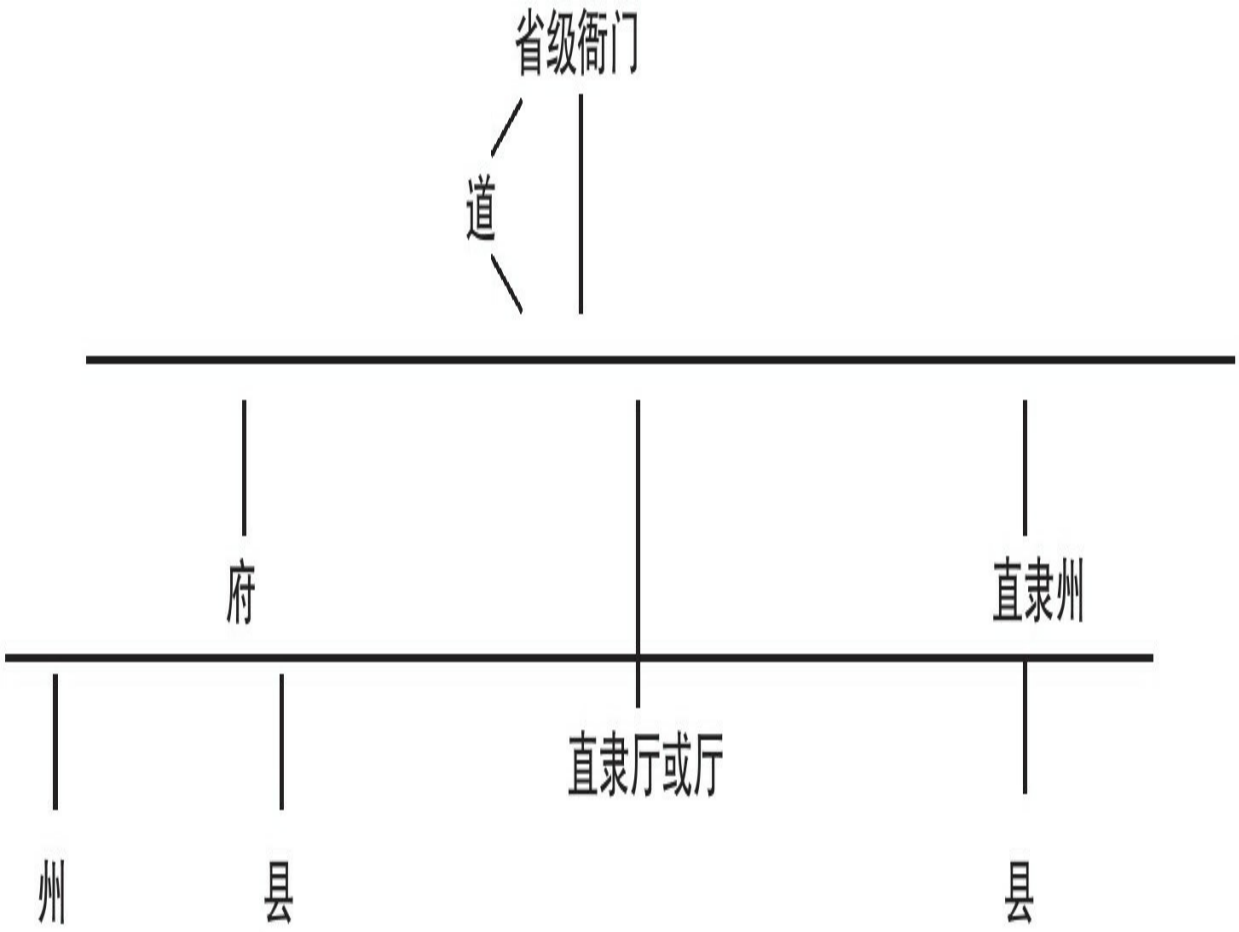
全国共有12个省份设督粮道，督粮道负责征收粮食税，上缴京师。在其他省份，这项工作由布政使负责。

此外，品级较高的省级官员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提督学政。提督学政主管一省教育科举，主持各省科考，科考在省城进行，朝廷会钦派考官协助。

帕克曾说过，每个省份各自独立，“与其他地区互不依赖，当然，贫穷省份向富裕省份催讨朝廷‘拨款’的除外。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陆军、水师、赋税系统和风俗。只有在进行食盐交易或遇到与水师有关的事务时，不同的省份才需要在朝廷轻微的调控下互相作出一点让步。其情形下，各省督抚相互掣肘，如若不同省份恰好牵涉同一问题，则督抚们达成初步共识后，再一起向皇帝或六部禀报”。然而出于邦交需求，又因为需要水师，19世纪末，各地区的团结比太平军动乱时期要好得多。

虽然各省相互独立，但官员还是要受到监督。一方面，朝廷派来的人会默默地监督着省内高官的举动，而这些高官也会用同样的方式监督着下属。另一方面，省城和其他较大城市的士绅阶层会借助村乡的民间组织来防止官员独断专行，鱼肉百姓。县级或以上的官员都不能在本省上任，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和民众勾结，危害朝廷，事实上也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导致衙门内部出现与军营同样的弊端，那就是缺乏团结，软弱无力，一旦碰到大范围的动乱，全国的资源很难集中，无法为前线提供补给。

一省之下通常有6个单位，其中一个是功能意义上的划分，其余属于地域划分：1.道，主要是为了行使政府职能；2.府；3.直隶厅；4.直隶州；5.州；6.府下辖的县或直隶州下辖的县。下图也许能将它们的关系解释清楚：



主管道的官员称为“道台”。道台对两个或若干个府有一定的管辖权，同时在其职权范围内还可以调动一定的兵力，因此道台又称兵备道。如果道台在口岸坐镇，那么海关通常就由其掌控，这时，道台又被称为“海关监督”，其品级通常与外国领事挂钩，如果当地没有专门处理外务的机构，道台便肩负起外事管理的职责，而重大事件需经督抚审核。

府这一行政区域的最高官员称“知府”。知府的职能定义并不明确，但他有一定的司法审核权。或许可以把知府理解为一个监管职位，他同时也是建立省级官员和州县官员之间的联络关系的角色。

厅或直隶厅的长官叫作同知。一府副职或其他一些特殊的职位也使用相同的官名，其中有些官员手握兵权，有些负责水陆交通，还有些则被派驻到某些原始部落聚居的地方。与直隶厅平级的是直隶州，而散州与县虽名称不同，但在行政区划上的级别是相同的。

朝廷命官当中，州县长官是级别最低的，而只有他们才是直接与普通百姓接触，处理日常琐事的人。州县长官既是朝廷中坚分子，又是其所辖地区的核心人物——他们是最低级别的朝廷命官，也是百姓的“父母官”。在提到县的时候，帕克教授很好地总结了知州知县们的职责：“民刑诸事，无分巨细，皆在其管辖之下；另需行牢头、仵作、巡检、县试主考、税吏、主簿、巡捕、主祭之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百姓常称其为‘父母官’。”

至于这些官员是如何得到官位的，我们在这里没法一一细说。总之买官是一种常见的手段。曾国藩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一个朋友花了7000吊钱买了个知县，8000吊钱买了个知州。按照常理，只有通过科举才有资格为官。知县手下有四名官员，分管政务、文书、稽查赋税和秩序维护。这四名官员手下的爪牙称为衙役，不幸落到他们手中的人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一个县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赋税及行政司法收入，在这个过程中，衙门就有机会谋取一些不义之财，比如“审讯、发放特许、批文、乡绅送礼、土地买卖、邮驿、官粮存放和供应”等等。

虽然县衙是一个县的管理机构，但实际权力大部分都在当地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当地乡绅手中。乡村巡防工作由“团总”或“练总”负责，治安工作倚仗的就是“地保”或“保正”。这些人并非官吏，只是平民百姓，但对当地衙门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会尽量不让事情闹到官府，诸如伤害、钱财纠纷、绝婚等事务，他们会尽量通过民间调解私下解决。通过与其他乡村头目联手，地保能代行地方衙门的一些微小职能。所以，地保固然能带来不少好处，但若他本人行为底线不高，那么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相当大。他很有可能会利用自己的地位行敲诈勒索、徇私舞弊之事。地保是百姓和官府之间的纽带，毫无疑问，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暴政的发生，有效地保护了百姓的利益，使其不至受到太大的侵害。

这样的描述也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要调集一个省的资源去镇压暴动有多么困难。各省督抚相互独立，但同时又都处在监视之下。类似的，省城也只能通过府对各州县进行微不足道的控制。全国上下权力分散，掌权的人又不容许自己的权力受到干涉，于是收回权力成了上级对付下级的主要武器。州县之间不愿配合，除非迂回地通过省城来实现合作，各个知县或知府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交流。百姓邻里之间的日常琐事，通常不经官府出面就自行解决了，而所有的官员也都遵循着这一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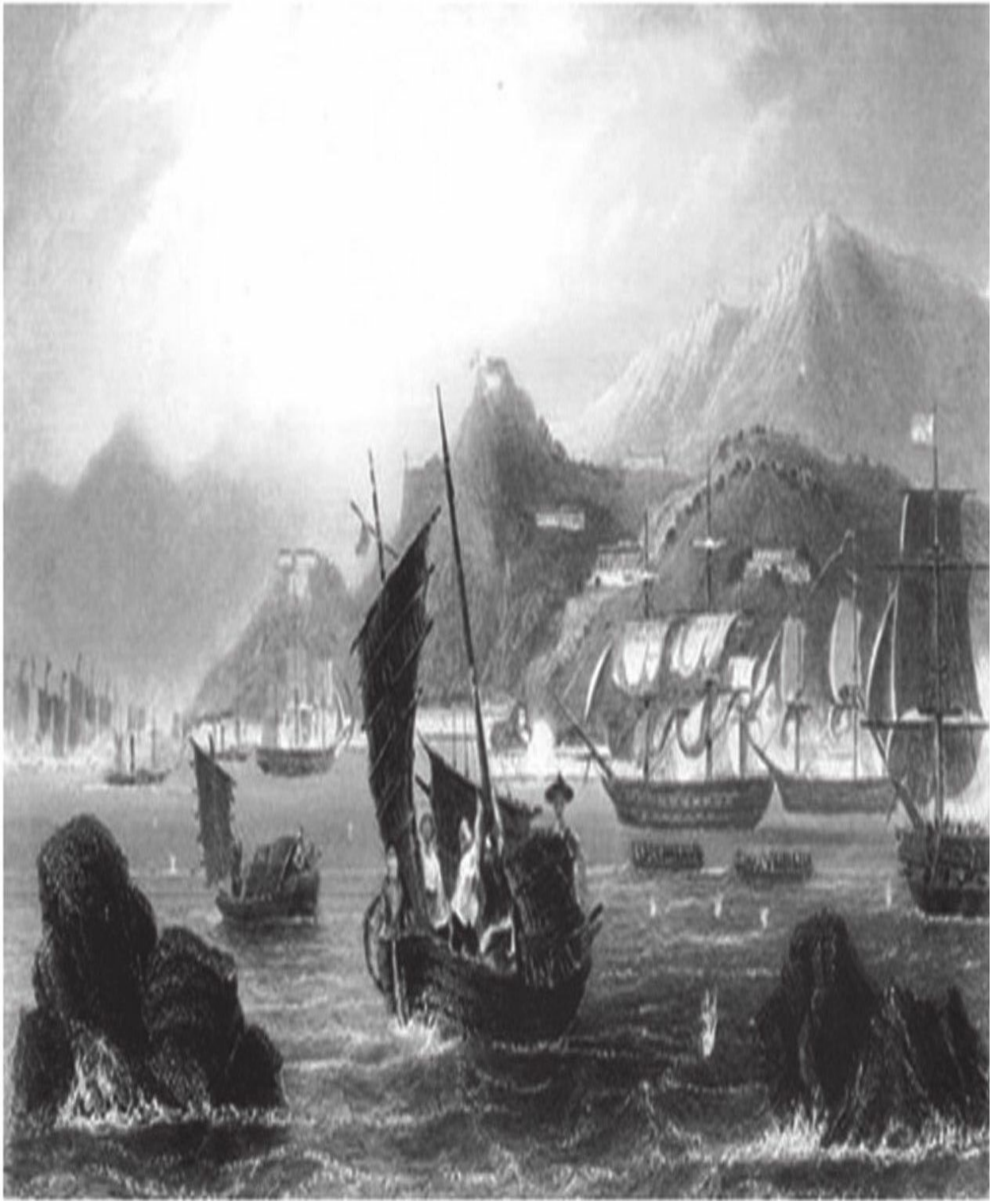
已有之的惯例，限制着自己的行为。这种为分散权力、保护皇权而设置的衙门架构在太平盛世运行得可谓有条不紊，但是，在这样的架构下，协作与联合很难实现，因此，一遇到战乱，这个体系便立刻榱崩栋折了。

第二章　拜上帝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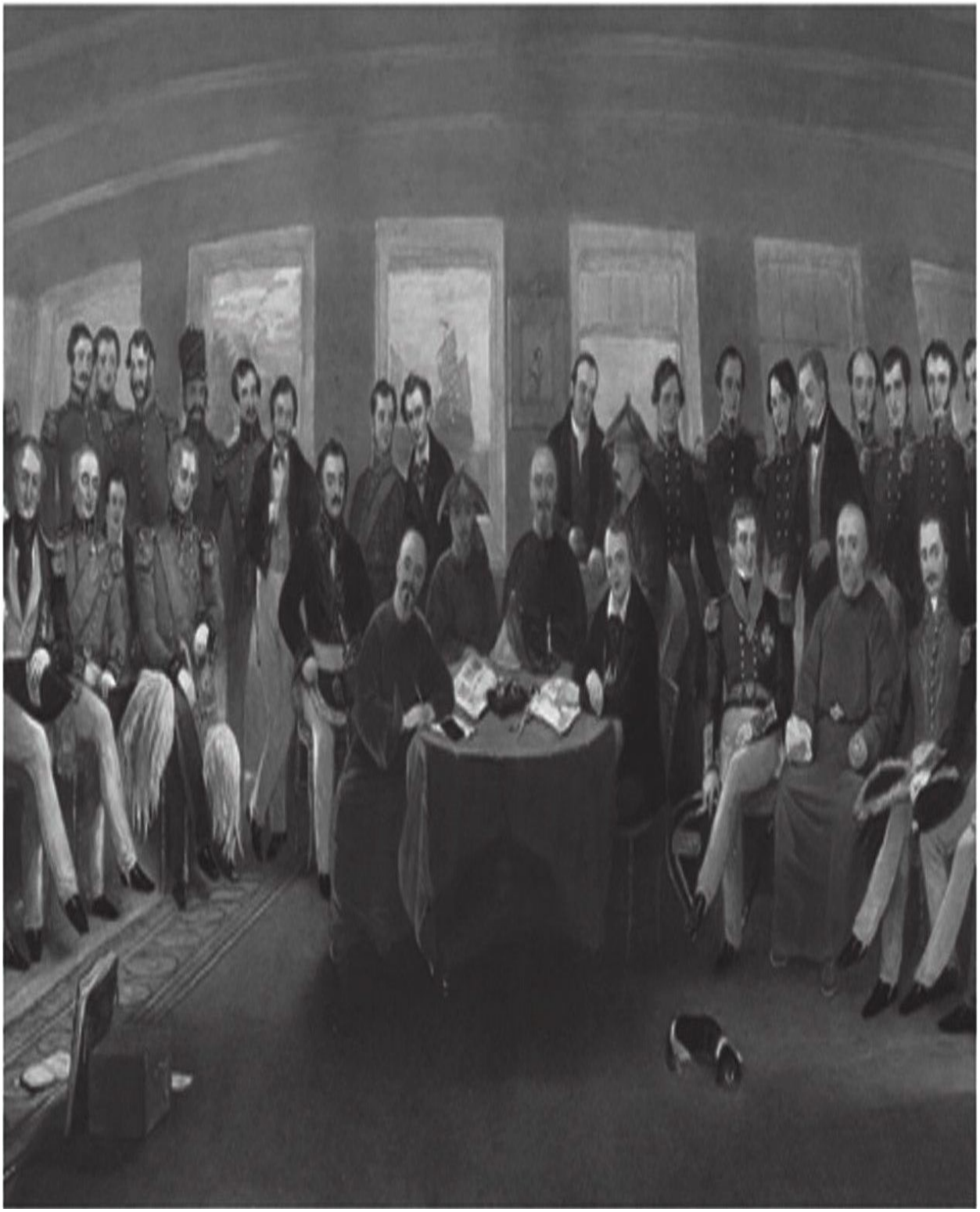
要追寻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大规模运动发生的原因，清廷的种种弱点立刻就能向我们揭示个中缘由。这些缘由根植于当时的军事和民事机构内部，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深入了解太平天国，那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探究当时中国南方的特殊环境。

19世纪40年代末正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时。那十年间，全国上下兵荒马乱，天灾肆虐。英国的一支小型部队在鸦片战争（1839—1842）中打败了广东的钦差，随后便沿着中国海岸线一路北犯直抵长江，最终，在江宁的江面上，清廷被迫签下了一纸和约，承认中英为平行交往关系。清廷战败，举国震惊，天朝上国的外强中干和清军的不堪一击终于暴露无遗。

战争失败后，被遣散的广东士兵们回到了田间山头，有些人重操旧业，太平度日，而有些人则铤而走险，干起了抢劫的营生。于是，他们的亲友便难免会听到一些骇人的传闻，诸如洋人如何如何剽悍，洋枪洋炮如何如何厉害，西洋战术又是如何闻所未闻，久而久之，众人对那些外来入侵者产生了畏惧心理。然而，他们很快又发现，在广东，那些让钦差们闻风丧胆的洋人并没有获得进城的允许，因为他们会引起城内百姓的骚乱。于是，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实际情况则是，出于贸易利益考虑，洋人进入广州城的问题被暂时搁置了，不过这一问题在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中再一次浮出水面。不管怎样，鸦片战争惨败是清廷的耻辱，不少人开始暗自盘算，若汉人发起民族起义，那么击溃软弱的清军，将汉族人推上皇位倒也不是没有希望。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闭关锁国后的清朝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中，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获取暴利。1838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为打开中国市场，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开战。战争以中国失败并割地赔款告终。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于南京（时称江宁）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亦皋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关税由两国商定。从此，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样的反面教材不可能不引起当时中国革命团体的注意。其中一些团体将其政治目标与宗教信仰捆绑在一起；还有一部分团体纯粹就是为了反清，他们必须秘密行动，因为朝廷的眼线时刻保持着警觉，一旦发现异动便会把他们全部剿灭。就在半个世纪前，一个名叫白莲教的组织就发起过叛乱行动，西部和西北诸省均被卷入其中，甚至中原地区都有所波及。1796年到1804年，为了镇压这场叛乱，朝廷几乎无暇他顾。白莲教最初是为了抵制蒙古人篡位而成立的。在汉人统治的明朝，这个组织几乎销声匿迹，但满族人夺取了江山后，它又一次复活了。

另一个秘密组织叫三合会，又名天地会。这个组织是满人统治一个世纪后的产物，其宗旨就是反清。这个组织的势力在广东和广西尤为强大，这一带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地方。三合会宣称其目的就是光复明朝，它的势力范围甚广，其会众在一些庄严口号的激励下等待着一个成熟的时机，一旦那一刻到来，他们便要揭竿而起，推翻异族的政权。稍后我们会说到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三合会与太平军的关系。1853年到1856年的3年间，三合会或它的一个分支盘踞上海，但一直无法与南京那群拥有狂热宗教信仰的太平军联手。我们可以推测，这些社会团体，或其他具有相同目的的组织都意识到了满人与西方对抗时的弱点，他们相信，自己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清廷与洋人的这场战争对知识分子、广东农民和地下组织产生了影响。另外，我们还必须指出，1846年到1847年间，中国还遭遇了一系列天灾。湖南和广西的部分地区粮食歉收，受灾地区民众之中盗匪蜂起。其中有些团伙规模较小，无关紧要，但也有些团体的人数达到了数百甚至数千人，并拥有强悍的领袖人物，对州县甚至省一级的衙门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为了镇压这些叛乱分子，朝廷开始组织乡兵进行团练，甚至还将其整编成军队。由于大规模招募民兵，整编成队，有了类似江忠源组建的楚勇，曾国藩才得以将叛乱镇压下去。而太平军本身也是由广西的“自发起义”发展而来的。

△1853年英美等国掀起了“修约”交涉未能得逞。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

△江忠源（1812—1854），字岷樵，湖南新宁（今属邵阳）人，晚清名将。江忠源举人出身，后兴办团练，镇压雷再浩起义，升任浙江秀水县知县。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忠源组建楚勇，到广西参战，并在蓑衣渡之战中击毙冯云山。此后，江忠源转战湖南、湖北、江西，累升至安徽巡抚。咸丰三年（1853年），江忠源到达庐州，陷入太平军的包围。同年十二月（1854年1月），庐州城破，江忠源投水自杀，年仅四十二岁，追赠总督，谥忠烈。

除此之外，沿海一带海盗猖獗，他们不但抢劫中国船只，悬挂外国

旗帜的船也不能幸免。海盗制造了不少麻烦，1849年，英国不得不派出战舰对付他们，他们的58艘船在广东沿海被英军摧毁。一个月之内，在不远处的广西地区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叛乱分子与朝廷正打得不可开交。许多海盗被迫上岸时依然是有武装的，不难想象，他们要么加入了太平军，要么又自行挑起了骚乱。他们的种种特征让他们很容易与广西地区的客家人联合起来，很明显，孕育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拜上帝会最初就是在客家人之中建立的。

这场运动的兴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道光帝的治国方略。较之曾经的康乾盛世，大清国在道光年间出现了普遍的停滞与衰败，除非皇帝天天都在醉生梦死，否则他不可能看不出来。官爵买卖愈演愈烈，军队越来越无能，货币严重贬值，海盗土匪人数激增、日益猖獗，地方分裂势力气焰高涨。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暴露无遗，对于任何一个有能力揭竿而起，光复汉族统治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好时机。纵观过往史料，每当一个朝代将要面临更迭时，必会出现如道光年间的光景，预示着这个朝代气数将尽。确实，1849年就有一个外国人从举国上下的乱象和政府的软弱中看出了苗头，他觉得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即将爆发。他并没有说错，因为那个时候，太平天国的势力已经在广西的山野间潜滋暗长，只是尚不成气候，被淹没在了当时一系列的动乱当中而已。

最终成为太平军首领，攻占南京，登上天王之位的，正是一个客家人。他的家乡在广东花县，距离广州并不远。这个人叫洪秀全，生于1814年，他家中还有两个兄弟。少年时家里一直是供他读书的，但他参加了好几次院试，都以落第收场。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考期间得到一套书，这是一套基督教的书，他当时并没有翻看。1837年，洪秀全科考再次失败，当即大病一场，是被人用轿子抬回家去的。病中的洪秀全进入了幻境，后来他坚持说那是上帝给他的启示。

在幻境中，他被引领着来到了天堂，在河里沐浴过后，有人替他换了一颗新的心脏。接着他被带到一个面相庄严的老人跟前，老人坐在宝座上对他说："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是我创造出来的，也是靠了我才能活下去的。他们吃我赐的粮食，穿我赐的衣服，却没有一个人记得我，尊敬我。更有甚者，他们用我所赐的东西去供奉邪灵，故意背叛我，激怒我。你可千万莫要效仿。"老人说完便赐给洪秀全一把除魔宝剑，一枚镇妖大印，还有一个甘甜的黄金果。洪秀全当即想先劝服大厅里的人皈依，但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对他的话无动于衷，有些人则怀着敌意。老

人还带着洪秀全来到天堂的护栏边，叫他从那里看向人间，人间的邪恶与堕落深深地触动了他。后来洪秀全又看到过几次类似的幻境，接受了新的启示。他经常在幻境中遇到一位中年人，并称其为“长兄”。他还在幻境中见到了不少先贤，有一次他甚至还听到那位老人指责孔夫子没有在他的学说中提到自己。

每次从这样的幻境中醒来，洪秀全都为世人的恶行和错误信念感到震怒，他一心想除掉作谎言的邪灵，将国家带回到正轨上来。一遇上这种情形，他的亲人朋友都会紧盯着他，他们担心洪秀全已经疯了。虽然幻境中的一切栩栩如生，洪秀全病中受其影响不浅，但那些迹象在他痊愈后便消失殆尽了。他去当了塾师，病后他唯一的改变就是从先前愉快友善的青年变成了不苟言笑的教书匠。

直到6年后，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那些关于幻境的记忆才再次复苏，成了洪秀全内心的动力。那天，他的一位李姓表弟碰巧进了他的书房，又恰好把1836年他在广州得的那套书翻了出来。这套书的内容比较新奇，这位表弟很感兴趣，便借回去读了。还书的时候，他建议洪秀全也读一读。洪秀全读后立刻明白了病中所见的幻境的真意。那位老人正是上帝，长兄就是耶稣，而神殿里站着的那些则是妖魔。他曾被委以重任，要恢复人类对真神的崇拜。在他看来，幻境与书中内容完全吻合。于是，洪秀全决定接受重任。他与表弟互相施洗后，便开始四处宣传这种新的教义。最先接受他的劝说皈依的人是他的邻居冯云山和他的族弟洪仁玕。洪仁玕又名洪金，他的名字因韩山文的记述而被西方人所熟知。洪秀全的新政权建立后，这两个人都被封了王，冯云山在太平天国初期就封王了，而洪仁玕受封则在很多年以后，那时的太平天国已接近败亡。

洪秀全在家乡传教遭到了反对，于是他便决定和冯云山去别处传教。1844年，他们从家乡出发，最后抵达了广西贵县。贵县的一位王姓亲戚热情迎接并款待了他们，最后洪秀全都不想再打扰这位慷慨的亲戚了，于是他让同行的其他人先回花县，自己随后便回。然而，冯云山在没有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与同行的人分道扬镳了，他去了紫荆山，他在那里经营数年，成立了名为“拜上帝会”的宗教组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时候，拜上帝会在广西东部沿河的不少府县已颇具规模，其成员中不乏学者和有点身份的人物，不过大部分成员还是客家农民和山里的苗族部落。

洪秀全回到花县后，发现找不到冯云山，很是吃惊。他自己则重操

旧业，又当起了教书先生，闲暇时间用来冥想，还把思考的内容写成了几册书，这些书后来被太平天国奉为典籍。就在他潜心教书的时候，一位来自广州的牧师来到了花县，洪秀全通过他了解了传教士和他们的工作。1846年或1847年，洪秀全和族弟洪金还去拜访过传教士，并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指点。但是，由于一些误会，他们并没有接受洗礼就离开了。

1847年中，洪秀全决定再度前往广西，去3年前自己传教的地方。来到广西之后，他第一次听说了冯云山干的大事，于是便决定去紫荆山拜访他。然而到了目的地后，他才知道冯云山正在监狱里关着。洪秀全听闻此事后立刻出发前往广州，以与外国签订的允许宗教自由的条约为理由，替冯云山向总督说情。广州方面没有答应洪秀全的请求，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广西，却又发现冯云山被释放了，已经出发去找他了。洪秀全又回到花县，听说冯云山来过了，但是刚刚出发回广西了。为了避免再次错过，洪秀全留在了家中，直到1849年10月，冯云山终于再次回到花县，把洪秀全接到了广西，领导太平天国运动。

根据洪金的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拜上帝会的组建过程中，洪秀全并没有起到活跃的作用。而忠王在自述中更加直白地表示，“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此外，他还指出，创国之计除了天王外只有6个人知晓。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奠基人，我会在下一章里详细阐述。根据洪金和忠王的描述，我怀疑洪秀全事先并不清楚南王的用意，而且我们可以断定，即使他一开始就知道整件事的目的，最终成事的实际工作，他的参与度也并不高。

1846年和1847年的动乱为这个新的宗教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时机，他们得以组建自己的民兵队伍。饥荒地区的盗匪四处流窜，官府却没有足够的兵力镇压，于是这些省份的村民自发地组成了民兵队伍，保卫自己的村庄免遭抢掠。拜上帝会也组建了自己的民兵队伍，但同时又非常注意，避免被收编入其他志愿兵军队。各个团体之间存在相争相斗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民兵的人数还是在增加。

△洪仁玕（1822—1864），广东花县人，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曾在香港居住多年，1859年到天京（即南京），获封为军师、干王，一度总理朝政，1864年在江西被清朝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洪仁玕是太平天国领导层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一位，提出的《资政新篇》是具有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的政治纲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在1848年，这些民间的军队组织与朝廷的正规军之间就存在着矛盾，但表现形式不过是一些小冲突而已。这一年，拜上帝会经历了几次危机，差点陷入绝境，但后来又奇迹般地渡过了难关。个中经过我们也只能猜测，但当年的结果说明了两件事：第一，他们与官府发生了一系列冲突；第二，他们的组织内部发生了一些事，导致这场运动发展成了一场巨大的政变，洪秀全成了这场运动的领袖。此外他们还宣称这场运动得到了天父上帝的授意，他下凡附在杨秀清（即后来的东王）身上，而救世主耶稣则通过萧朝贵（即后来的西王）说话。有几段记述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太平天国运动的实情：

> 戊申岁皇上帝恩怜世人之陷溺，被妖魔之迷缠，三月上主皇上帝降凡。九月救世主耶稣降凡，显出无数权能，诛尽几多魔鬼，场场大战，妖魔何能斗得天过？

1858年递送给英国的文书中有几段摘录也许更具体地描述上帝神力：

> 7.戊申（1848）三月，上帝下凡
>
> 8.附身于东王
>
> 9.同年九月，救世主下凡
>
> 10.令西王显其神力
>
> 11.父兄引我等坐上天国（宝座）
>
> 12.权能得彰显，可坐天国大殿
>
> 13.以圣城为国都，建立天国
>
> 14.各国臣民皆可朝拜天父皇上帝

太平天国的《三字经》也提到了上帝下凡：

戊申岁，子烦愁，皇上帝，乃出大，率耶稣，同下凡，教其子，胜肩担，帝立子，存永远，散邪谋，威权显。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鐫刻

三字經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镌刻《三字经》

另一份1858年递送英国的文书摘录中也提到了1848年上帝的一次下凡，不过关于这次下凡的描述比较特殊：

35.戊申年，南王困于桂平

36.我等乞天父下凡，显其神威

37.我等自广西返回广东

38.天父下凡，南王获救

根据洪金的叙述，这一年间，冯云山不在广东时，拜上帝会内部发生了不少混乱与冲突，出现了类似于基督教早期所记载的现象，许多男男女女言谈反常，似被圣灵附体。据记载，广西会众当中附体的现象较多，被附体的人会在昏迷状态下开口说话，有时不知所云，不过大部分人说出来的都是些打油诗。洪秀全到广西后查阅了这些五花八门的附体传语记录，并判定其中有些确属天启，其余则是邪灵侵扰。杨秀清和萧朝贵被附体就属于前者，他们确实是在替天父和耶稣传递讯息。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些人想篡权，但不管是谁，一旦杨秀清和萧朝贵被认定为天父和耶稣的代言者，反对的声音便平息了，这场运动的主导权就到了杨萧二人的手中。不过，没有一个首领人物，这场运动还是进行不下去的，而洪秀全既是运动最初的推动者，那么领袖非他莫属，许多宣传工作就是以他的经历为素材的。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清楚一个事实，即会众之中存在着权位之争，其激烈程度足以影响洪秀全本人的未来，不过那些争斗暂时被平息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虽然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发生在3年后，但从桂平的监狱里解救冯云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举动，这一举动的成功几乎有些不可思议。从相关文字记载中，能找到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营救冯云山，洪秀全动用了武力来对抗衙门的官兵。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事件看作太平天国运动的开端。

据洪金回忆，1850年中期，衙门对拜上帝会组织发起攻击，这才导致运动爆发，但他也曾承认，早在1845年或1846年，洪秀全便向一位亲戚透露，他有意推翻清朝的统治。很显然，洪金忘记了自己曾经承认过的事实，而坚持宣称这场运动开始于1850年，这个时间已是战争实际爆

发的两年后了，当时广西的客家人与当地土著发生械斗，斗败之后，大批客家人前来投奔洪秀全的组织以求庇护，洪金说，此事是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少文献中找到证据，表明双方交战确实始于1848年，到了1850年，这些会众依然由几位首领分别率领，他们接受了不少战术方面的训练。

1850年阴历6月（7月8日—8月7日），拜上帝会各地组织云集桂平县金田村，这是由于客家人和本地人发生冲突，而官府支持本地人，于是邻近村落的愤怒会众纷纷涌入金田，杨秀清在那里对他们敞开了大门。彼时洪秀全和冯云山正被关在120里开外的平南县花洲镇的大牢里，正等着杨秀清集结部队前去营救。阴历8月，他们成功救出洪、冯二人，又接着向武宣县前进，太平军最强悍的几名将领就是在这里加入起义的；其中包括后来的北伐将领林凤祥、三合会的侠盗罗大纲，以及当时与洪秀全地位相当，后被尊为天德王的洪大全。他们的武器和军需日渐齐备，政府和军队组织也初具雏形，队伍壮大之后，洪秀全他们又回到了金田。

太平军已迈出了至关重要的几步之后，朝廷这才如梦初醒，他们终于明白，比盗匪肆虐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非常措施已势在必行。早在8月，朝廷任命将军向荣为广西提督，从湖南出发赴任，10月抵达广西。因点燃鸦片战争导火索而声名在外的林则徐那时已去职返乡，情急之下又被朝廷任命为钦差派往广西，但在赴任途中病故，其职位由李星沅接替。周天爵为代广西巡抚。1851年1月1日，太平军与朝廷军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冲突，朝廷战败。2月1日，正值中国春节，起义军创立了自己的新政府，建号太平天国，以天德王和洪秀全为共同领袖。

接下来的几个月，太平军和朝廷都增加了兵力。太平军在金田及其策源之地大黄江和象州起义后，吸收了不少兵力，加强了补给，太平军人数迅速增加。朝廷也给自己的军队派出了增援，旗人将领乌兰泰奉诏奔赴广西，同年4月，赛尚阿受命全权钦差，携200万两白银赴任。京师援军由巴清德和达洪阿率领，经湖南抵达广西；朝廷还命广西巡抚将本省民政事务一应交由布政使打理，自己则全力镇压其辖区内的太平军。

当年春夏，官家军队与太平军交战多次，却从未打出个所以然来。新任钦差赛尚阿于7月3日抵达驻地，并决定招募兵勇，他认为依靠正规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最后的募勇人数达30万，全部被派往作战地区。

很遗憾，双方各自究竟有多少兵力，我们无从确认。虽然朝廷军队

缺乏战斗力，但7月25日参加象州之战的兵力应该非常强盛，他们与太平军一连交战7次，重创太平军，迫使其逃往新墟，太平军折损兵力有两三千人。

△林则徐（1785—1850），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在中国有“民族英雄”之誉。

△虎门销烟图

太平军在新基地的山里建立了若干个战略据点，新墟在前，两侧分别有山为隘。朝廷的军队缮甲厉兵，准备再次攻打太平军。达洪阿攻西南，乌兰泰和秦定三攻西北，李能臣和经文岱分别攻东和东南，巴清德和向荣则直接自紫荆山攻入。虽然所有将领恪守军令，协力出击，但最后还是没能歼灭太平军。不过他们成功占领了两翼要隘，将太平军逼退到茶山深处。

向荣想乘胜追击，在太平军稳住阵地前便去杀个措手不及，但由于巴清德的反对，朝廷军耽误了5天，错失了最好的时机，而太平军则正好利用这5天休整完备。随后又发生了几次延误，军队迟迟不得进攻，一直等到8月28日才开始攻打风门坳。但是后来的追击中，乌兰泰的军队在山中迷路，向荣的军队被大雨所阻，太平军躲过一劫，开始向永安进发，他们由水陆两路夹击，于9月25日攻下了永安。当时他们的人数是37000人，有效兵力有5000人。

太平军被清军围攻，遁入茶山时，这个政权差点就此覆灭。那时的太平天国可谓内忧外患。8月17日是最危险的日子，上帝和耶稣一天之内必须下凡三次才能稳住众人。这说明那就是太平天国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而并非如他们自己所称是在其他时候。不满情绪的矛头主要指向洪秀全和他的得力部下，也就是上帝的喉舌杨秀清。这种不满情绪的产生，究竟是因为众人害怕日渐逼近的官军，还是受了企图篡权之人的煽动，从记录里，我们无从得知。

好在永安大捷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太平军不再违抗领袖，也不再惧怕朝廷军队。就在官军缓慢地集结兵力，为围剿作准备的同时，太平军在永安城内为自己的政权奠定了基石。一个更加稳定的政府取代了在金田组建的临时政府，新王朝在永安宣告成立，原先封王的两人之外，又另封了5位王，都分别委以重任。他们委任了几个重臣，确立了军制，任命了将领，建立了关键的民政机构。他们还采用新的太阳历，一年366天被分为12个月，每个月30或31天，闰年被废除了。

朝廷军队逐渐向永安逼近，准备包围攻打。太平军再次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早在11月4日，钦差大臣赛尚阿就抵达了永安附近的阳朔，并在年底之前完成了合围。乌兰泰居南，刘长清居北，后来向荣也亲自来到北面，东西两侧山头也有重兵把守。

1852年2月7日，一切就绪，赛尚阿（当时已降为提督）从阳朔出发，直奔永安，亲自指挥围剿。被围困的太平军快要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他们分别于2月17日和19日进行了两次突围。而朝廷军队则企图一举攻下永安。他们的进攻持续了三天三夜，如果不是因为几名将领阵亡，幸存的将领又有所懈怠，那么太平军可能就无力回天了。他们被朝廷军队困在城内，2月底，他们再次试图突围，却仍以失败告终。

双方僵持不下，直到4月6日，太平军从官军防线最弱的地方下手，又进行了一次突围，猛烈的攻势竟让官军败下阵来。4月7日，太平军终于全部突出重围，逃出城外。乌兰泰紧追不舍，太平军在穿越山岭时折损2000多人，天德王洪大全被俘。但清军作战不力，又逢大雨，最终还是让太平军安全撤出山岭，远走高飞。唯有乌兰泰坚持阻挡太平军后队的去路，但他在桂林附近受了重伤，部队将士受到打击，士气低迷。

这一仗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转折。太平军损失了主要将领洪大全，但他们的成功突围明显地支持了神灵护佑的说法，因此宗教的力量在太平军之中大大增强，他们开始认为自己的军队战无不胜。渐渐地，太平天国的将士不再相信政治家式的冷静思维和远见卓识，取而代之的是愈演愈烈的狂热与迷信。实际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洪大全被俘是太平军内部的蓄意安排，因为想去救援的只有韦昌辉一人，其他人要么不能救，要么不愿救。这次乾坤扭转之后，太平天国注定会迎来相当一段时期的发展壮大，以及成千上万的新追随者。但是，这一政权缺乏清醒的领袖，当治国之策被抛在一边，宗教狂热深入人心时，太平天国便已经走上了全盘覆灭的不归路。

另一方面，清军本来握着一手好牌，却于1851年在新墟和茶山败北，1852年又在永安失利，眼睁睁地看着这场较量变得旷日持久，整整持续了12年。这两次战败充分暴露了清军的无能。精确数据我们无从得知，据说清军有几十个营；而我们可以推测，太平军抵达湖南之前第一个军队都尚未满员，那么他们的兵员人数大概在12000人左右。赛尚阿手下的兵力应该是太平军的四五倍。经过这一战，赛尚阿被革职，向荣接替了他的位置。

太平军绕过城防坚固的地方，从间道前进，抵达桂林。不少人拖家带口，还有许多人真的将过河烧桥一词付诸实践，他们放火烧了自己的住处，断绝了退路。太平军中有汉族人，也有苗族人。向荣意识到了桂林即将陷入危险，便全速赶去，协助当地巡抚保卫省城。他终于在太平军发起进攻前1小时抵达了桂林。为了攻入城内，太平军已经将所有能

用的装备都用上了，云梯、吕公车和其他器械都试过了，还是无法攻破。这场攻防之战持续了31天，以太平军放弃而告终。他们转而向湖南和长江沿岸的城市挺近。这时的太平军早已不再是区区一群土匪强盗，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政权，正朝着未来的家园前行。

桂林遭围攻的时候，清军曾发出紧急求援文书，江忠源带着1200名从湖南招募的勇军前来增援。刘长佑也带着自己的勇军赶来，这支部队曾击败过天地会首领李元发。江刘二人与太平军在桂林城东交战数次，屡屡获胜，湘军善战的美誉就此传开。

第三章　被抹煞的领袖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假设太平天国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洪秀全的党羽是这次运动的唯一力量。对于这场运动的最初情形，我们可以这样总结：1848年之前的一到两年间，拜上帝会与其他民兵团体并无两样，他们组队练兵，目的都是驱逐盗匪。通过竞争和训练，拜上帝会的民兵组织战斗力强，而且热情高涨。对他们来说，1848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他们当中的两个成员，杨秀清和萧朝贵借助神力获得了权力，分别成了天父上帝和救世主耶稣的代言人。与官府的对抗就此开始。有可能社会上的一些其他反政府力量也加入了这场新运动，但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能完全肯定。领袖登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杨秀清和萧朝贵控制了局面，洪秀全坐上了领袖的位子。他在1837年所看到的幻象恰好契合了其他人类似的经历与诉求。冯云山来到广东，将洪秀全从花县请了出来，作为这场新运动的首领推到了台前。到此处整个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但这里有一些疑点，其一便是冯云山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所有的记录都显示，是他创立了拜上帝会，但当众人集结到一起的时候，他却明显地扮演了次要的角色。杨萧二人究竟是如何被神灵附体，竟排在了冯云山的前面？其二，洪秀全成为领袖之后，虽然得到了杨秀清的鼎力支持，但会众们似乎并不买账。关于1851年和1852年上帝和耶稣下凡的记录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那些村民即便在舍弃家园追随天王之后，依然对他存在着不忠，需要有人不断号令他们履行追随者的职责。有几次天神下凡事出有因，那是因为太平军面临被清军打败的危险，但另外几次下凡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难道太平军内部存在反对势力，企图利用会众的恐惧心理激起他们的不满情绪，从而篡权夺位？如果我们仅根据我们研究过的资料来分析，那么对于这些危机，最合理的解释莫过于会众们背井离乡并非心甘情愿，需要有神明启示作为激励；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随着会众日益增多，上帝必须重新令众人确信，他们所做的事业是上天授意的。不过，这支小军队战斗力还比较优秀，而且有几次天神下凡明显与战事毫无关系，最重要的是，天神下凡次数竟有9到10次之多，我们不得不怀疑，根本的矛盾来自统治集团内部，与外界力量无关。

如果在太平天国的记载中我们没法找到更多关于这些疑点的信息，那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其他文献。清廷对这次运动的记载可追溯到一个叫朱九涛的人在狗头山创立革命帮会的时期，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后来加入这个帮会的。但他们随后就意识到这个帮会的所谓神力根本不够，因此，他们又去了广西，在桂平县创立了拜上帝会。

1853年，梅德赫斯特博士发表了如下言论："据记载，太平天国本来有一个名叫朱九涛的首脑，其地位高于洪秀全。他抵达湖南后，所有革命帮会的头目都在狗头山跪迎。他们还杀猪宰牛，设宴三天为他接风。关于此事的记载只出现过一次，之后便没再提及。"梅德赫斯特所言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狗头山在广东，不在湖南；如果真有此事，那也肯定是在广西太平军组建之前。但不管怎样，这一证据虽只有只言片语，却具有重要价值，它足以说明帮会之内确实非洪秀全一人独大，且不说是否有哪个首领地位高于他，至少与他平起平坐的人是存在的，拜上帝会成立之前，此人就已经是个反清分子了，他也曾试图建立帮会，但成果平平，因为他所宣扬的迷信教义并不能吸引人。若事实与我们所听闻的一样，此人恰好遇到了洪秀全和冯云山，还发现前者坚信自己曾被引领到天堂，得了个上帝次子的身份，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此人必欣喜若狂，因为他可以利用洪秀全的这段天启经历实现自己的目的。

如此一来，洪冯二人原先那次令人费解的广西之行便也说得通了。精明的朱九涛一眼看到了这一新信仰的价值，可以加以利用，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帮助自己发动政变。他自己创造的那套教义无法让众人信服。于是，他决定为洪冯二人所坚持的信仰找一片最合适的土壤，所以，他们来到了广西苗疆的边界，那里也住着不少客家人。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洪秀全其实是个空想主义者，冯云山才是两者之中更有才能和力量的人。在知会了洪秀全并征得他的同意后，或者，更大的可能性是，在洪秀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朱九涛和冯云山二人达成了共识，在去广东的途中闪到一边开始传播新的宗教信仰，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洪秀全可能对此并不知情，但至少传教工作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他的那段幻境中的经历也是传教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人传教的同时，洪秀全则在广州老家继续教书，也许这是计划的一部分，也可能他当时对朱冯二人的密谋根本就不知情。

然而1848年的那场危机最终还是将领导权问题摆上了台面。既然这场运动的基础就是洪秀全所看到的那段幻象，那么洪秀全本人就应该是新政权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领导权归属确定之前，洪秀全必须在

场，而且必须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朱九涛真是这场变革的真正策划者，那么他一定期待着最终登上王位。权力之争为1848年那几次天神下凡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洪秀全本人将其视为自己权力的根源所在。那么问题来了，新的政权应该由谁来领导？是可以预知未来的洪秀全还是热衷政治的朱九涛？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我们不难推测出冯云山和朱九涛应该是共同掌握着大权，而杨秀清和萧朝贵在宗教方面的造诣要胜过其政治素养。他们所见到的幻象着实帮了大忙，其他人只好让步，等待时机，洪秀全到后否定了其他人看到的幻象，让这些人不得不偃旗息鼓。朱九涛被迫妥协。

那么问题又来了。朱九涛后来究竟去了哪里？无论是在朝廷文献中，还是在太平天国的记载中，都再也没有出现过此人的身影。但是，在官方资料中，另一个名字开始活跃起来，最近一本号称是太平军成员所写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个名字。中国的所有记述都说，太平天国成立初期有6位王，而非5位，那位多出来的王叫做天德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翻译出版的太平天国初期的所有布告中，天德王这个名字的位置与诏书中皇帝的署名位置相同。太平军抵达江宁之前，他们都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最高领袖的。但是他们攻占江宁，首次与洋人接触时，关于这个称号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最高领袖的称谓变成了“天王”，“天德”的称号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针对这一奇怪现象的解释有很多，究竟哪种解释会胜出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一份名为《洪大全供》的文书。洪大全是在永安被俘的，他就是那个天德王。

如果这份文书作者的真实身份与供词一致，那么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们对太平天国初期的历史也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我们还记得，1852年4月7日，被清军围困在永安多日的太平军终于逃出生天，开始北上，最终抵达江宁。但是其中有一小批人在一种非常费解的情形下被清军拦截并俘虏。这批人当中的领袖明显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他被押解到北京严加看管。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自称洪大全，说自己与天王洪秀全地位相当。由于他的供述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将全文抄录了下来。

洪大全供述如下：

> 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年三十岁。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自幼读书作文，屡次应试，考官不识我文字，屈我的才，就当和尚，还俗后，又考过一次，仍未取进。我心中忿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天下地图，都在我掌中。当和尚

时，在原籍隐居，兵书看得不少，古来战阵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唯佩服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趋步孔明用兵，自谓得天下如反掌。

数月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认识。洪秀全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辈，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诸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

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子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朝贵、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抢掠财物，抗官打仗。拜会的人，有身家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

我来到广西，洪秀全就为贤弟，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我自称为太平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韦正即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又设立丞相名目，如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晃、赖汉英、曾四为侍卫将军，朱锡琨为监军。又有曾玉秀为前部正先锋，罗大刚即罗亚旺为前部副先锋。此外又有旅帅卒长等名目，姓名记忆不清。旅帅每人管五百人，卒长每人管百人或数十人不等。打仗退后即斩，旅帅卒长都要重责，打胜的升赏。历次被官兵打死者亦不少。

我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全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韦正同各将军、先锋、旅帅带人去打仗，杀死官兵。我同洪秀全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只有我两人住在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皆不得在里头住的。历次打仗，有时洪秀全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内不以洪秀全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那有许多称王的，且他仗妖

术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势子，将来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无成事的。且洪秀全贪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其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那东王杨秀清统掌兵权，一切调遣是交给他管。那韦正督军打仗，善能苦战，是他最勇。常说他带一千人就有一万官兵也不怕。

在永安州这几个月，城内就称为天朝，诸臣随时奏事。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不用闰法，我甚不以为然。近因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官兵围攻，天天大炮打进城内，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人也不少，就起心窜逃。

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发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头起于二更时韦正带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时候，杨秀清、冯云山等共约五六千人拥护洪秀全带同他的妇女三十多人，轿马都有；第三起就是我同萧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我离洪秀全相去十里路远，就被官兵追上。萧朝贵不听我令，致被打败，杀死千余人，将我拿住了。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出城时各人带有几天的干粮，如今想是各处抢掠，总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时候，东炮台火起，是烧的住屋，都是众兄弟主意，在城外着火，城内便好冲出。

至我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与洪秀全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全的。洪秀全穿的是黄绸衣黄风帽，那东西南北王戴的是黄镶边红风帽，其余丞相、将军、军帅、军长等每逢打仗，都穿的黄战裙，执的黄旗。我在州衙门也有黄袍黄风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实。

有不少论据可以说明这份供词是真实的。

1.清廷相信洪大全在太平天国内部地位很高，清军押解洪大全回京时非常谨慎，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朝廷是否认为洪大全的地位高于洪秀全，这点我们无法确定，但至少他们没有把他当成叛军的唯一首领，也没觉得俘虏了洪大全就等于粉碎了太平军。如果朝廷后来发现洪大全其

实级别没那么高，只是在冒充太平军领袖，那么在获得了更多精确信息后，朝廷必然会在记载中把关于他的信息略去。另外，赛尚阿因失职被削官，是在洪大全被捕后不久，若朝廷认为他在洪大全身份认定一事上被蒙蔽或存在失误，那么这一条一定会成为他被罢免的理由之一，然而实际上朝廷对此并未提及。

2.洪大全自称是湖南人，这一点在沿湘江而上时得到了印证。行至长沙时，押解人员对洪大全说，他们已抵达衡州，但洪大全很快就认出，他们所处的地方是长沙。

3.洪大全自称与天王地位相当，这也是可信的，因为众所周知，从运动一开始，便有“天德王”这号人物存在。如果这是洪秀全的号，那么他没有理由在后来改变称号；即使改了称号，也没有理由隐瞒。

4.洪大全的号也与天王之下的其他五位王不一样。他的王号听起来更像是帝王年号。王号中的“天”字说明，他至少与天王平起平坐，说不定比天王地位更高。他所用的名字也很能说明问题，洪大全，一个“大”字便说明了他的位高权重。

5.不过在我看来，最有力的证据在于，洪大全非常了解天王。由于普通会众与天王隔着十万八千里，所以他们只当天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知道实情的应该只有其他五位王。实际上洪秀全根本无法独立领导一个政府，他更适合躲在他那妻妾成群的后宫里，一门心思去研究他的宗教，任凭手下将领们去南征北战，以他的名义呼风唤雨。如果会众知道他们的领袖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英明神武，便不可能再心甘情愿地追随了。虽然那几位王对洪秀全的这些缺陷心知肚明，但他们愿意为其掩盖，尊这位所谓的先知为君。

我们不能忽略，这份供述中有几处不准确的地方，还有几处明显的错误。洪大全把南王冯云山说成了北王（译者注：供词原文是正确的，并没有把冯云山说成北王，但作者所引用的英文文献译成了北王），有些人可以据此怀疑洪大全的身份，认为他并不了解情况。但是多数错误都带有一种刻意的痕迹，还有一些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也是如此。他似乎不想与这场运动的宗教信条扯上关系，以便能维护自己在同胞心目中的读书人的形象。很明显，他并不反对利用洪秀全的宗教影响力为自己吸引追随者，但他还是想依靠武力夺取王位，而不是靠怪力乱神那一套手段。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这位洪大全和朱九涛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文献对此二人的身份做过鉴定。不过，洪大全在供词中已明确表示，他所用的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他与天王关系亲密，来往自由，其穿戴又是身居王位的人才可使用的，所获封号与天王相当，甚至高于天王，而且他还看出，如果洪秀全继续推行他的破绽百出的政策，太平天国运动注定会失败。这样一个人，应该在运动早期就身居高位了。而据我们所知，除了朱九涛外，再无其他人符合条件。因此，洪大全的真实身份，似乎只能是朱九涛了。

我们姑且认为这份供述属实，这样一来我们就能重新梳理这场运动的发展脉络。比较研究这套新的材料后，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的图像：一个叫朱九涛的湖南人，参加科举屡试不中，便退隐山林当起了和尚，并潜心钻研兵法，想着有朝一日能推翻清王朝。1843或1844年的某一天，他来到了广东，在一个叫狗头山的地方遇见了洪秀全和冯云山。当时他本人正在组建帮会，而洪秀全的迷信学说很快吸引了他，他可以借着这套学说来争取追随者。于是，他与冯云山达成了共识，表示愿意宣传新运动。从忠王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策划者，在这里，这种说法得到了证实。利用宗教发动叛乱，幕后主使正是朱冯二人，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秘密谋划告诉洪秀全，直到1848年危机爆发后他才知道实情。

高瞻远瞩的朱九涛想依靠武力来赢得最终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借助宗教面具的力量，他便无法吸引众多追随者，因为他本人没有足够的权威。拜上帝会这样的帮会正是他所需要的。他的任务就是将这批会众训练成能上战场的士兵。这一切背后的那个人，不是洪秀全，而是朱九涛，这是毫无疑问的。

天德王在供述中毫不避讳地说，他不认同洪秀全在永安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所以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希望能取而代之，可惜机会来得不是时候。总的来说，他的整篇供词向我们揭示了这场运动背后的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一种思想由天德王主导，以反清为目的，具有政治动机，使得这场运动被赋予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另一种思想以天王为首，强调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狂热的宗教，借助天启的手段，将儒家学说与基督思想杂糅，形成一种特殊的信仰。太平天国早期，这两种思想是双管齐下的，但没有背道而驰，因为天德王预见到这种宗教会招致民众的反对，并且正在极力避免这种结果。如果分道扬镳的那天真的到来了，那么首先要做的当然是维持拜上帝会会众的忠诚度，否则谁也无法

取胜。

我们虽无从知晓1848年太平天国诸王之间是如何产生内讧的，但我们能猜到，一通争斗是免不了的。杨秀清、萧朝贵与朱九涛和北王韦昌辉反目，可能冯云山也成了杨萧二人反对的对象。经过这两个人的一番动作，宗教狂热分子们都相信上帝和耶稣确实下凡了，而且让他们坐了领袖的交椅。到后面我们还会发现，定都天京后，杨秀清甚至还觊觎过洪秀全的位子，此后他与韦昌辉倒戈相向，不共戴天。另外，永安突围之时，韦昌辉曾试图营救洪大全，但遭萧朝贵反对。因为我们掌握了一些确凿的证据，因此可以推测，诸王就是这样决裂的。洪秀全正式出面领导太平天国运动时，其他人被天神附体的经历都被他否定了，只有杨秀清和萧朝贵得到了承认，这样一来朱九涛就受到了压制，他只能暗自等待机会。

1848年的这场斗争可以看作是太平天国内部权力之争的序曲。在得到洪秀全的承认后，杨萧二人的地位超越了原先的其他领袖，排在了前面。但是天德王的势力太大，不可能把他挤到一边，于是，为了维护帮会的团结，洪秀全与天德王不得不相互妥协。最后的结果是，两人同居最高位。天德这个王号暗示着帝王的身份，甚至当时一些文书也用了“天德”作为临时的年号（译者注：天德年号应该只在天地会文书中出现过，其中有的文书假托太平天国名义发布，所以作者有此一说）。如此看来，天德王的地位似乎要高于天王，而天王只是宗教首领，其身份可理解为太平教皇之类的。但是，这场运动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能与天神扯上关系的东王和西王手中。天德王束手无策，只能等待时机一举清除他们的势力。然而，太平军一次次绝处逢生，众人都觉得他们是得了上帝庇佑，因此天德王一直没等到合适的机会。他们最后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就是永安突围，天德王在这次突围中被俘，他再也等不到他想要的机会了。此后不久，萧朝贵在攻打长沙时阵亡，之后的宗教狂热现象便在洪秀全和杨秀清二人治下愈演愈烈，会众对宗教的痴迷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这也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覆灭。而与朱九涛共同创立了这个帮会的冯云山，他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洪秀全好好领导这场运动，只可惜太平军刚开始从广西向湖南挺进时，冯云山便阵亡了。

如果我们之前的推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便掌握了三合会与太平天国关系的关键所在。据韩山文记载，洪金曾提到三合会领袖率部下来到太平军营地，太平军方面向三合会传授新宗教教义，但三合会众人最终因不堪忍受太平军的森严军纪不辞而别。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个借

口，并非真正的理由。虽然天德王曾试图将冯云山推出去代替自己面对三合会，但从他的供述中，我们也可获知，太平军的很大一部分兵力就来自三合会。东王杨秀清在1852年发布的一则诰谕进一步证实了太平军兵力的来源，当时三合会中有不少人倒戈投靠清军，杨秀清在诰谕中说，“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如果太平军中真有大批三合会成员，那么究竟是原先的拜上帝会成员加入了三合会，还是如洪金所称，在1850年末的那次起义以前，三合会成员集体加入了拜上帝会？而且，不论何时加入，他们在太平军连战连捷的时候离开，仅仅是因为军纪森严？特别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背信弃义，投靠朝廷，激怒太平军，连反清复汉大业都抛下了，如杨秀清所说，这可是他们歃血为盟的宗旨所在。

我们再次回到了朱九涛的身份问题上。这位消失的领袖，他的姓氏是朱，一说到这个姓氏，立马就会让人联想到明朝，明朝开国皇帝叫朱元璋，他曾经当过和尚。天德二字与明朝可能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个姓氏却似乎有些来历。朱九涛也曾出家为僧，研习兵书，也许就是出于光复明朝的抱负，因为明朝的开国大业就是这样成就的。太平天国成立之初，会众之中有传言说，一位明朝宗室后人正藏在幕后，一旦时机成熟便会亲自登场。另有落入洋人手中的史料记载，“后明”一词常与“太平王”同时使用，后又与“我天德皇帝”同时出现，我们有足够理由推测，这位天德皇帝意在兴复明室，但为图大业，他必须安抚追随者中的教徒，也就是拜上帝会成员，所以，他作出了让步，给了洪秀全一个与自己比肩的地位。

△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明朝开国皇帝。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1344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1367年命徐达、常遇春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北伐中原，结束蒙元在中国的统治，丢失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也被收回。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三合会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这个帮会的会众追随的是朱九涛，而不是洪秀全。1848年，心存高远的朱九涛没能成功将拜上帝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既不能与这些人为敌，又不能成功煽动他们追随明朝宗室后裔，所以他只能妥协。不过他仍是运动的主谋之一，三合会听命于他，只要他一声令下，便加入拜上帝会。1851年金田起义之际，朱九涛可能真的下了这样的命令。

但是，按照洪金的说法，三合会很快又退出了。杨秀清的诰谕足以否定这一点。他对洪秀全的引用也并不在点上，洪秀全说自己并无兴复明朝的意图，并明确表示了对三合会及其宗旨的排斥。正相反，它恰恰说明了洪秀全与这个会党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如果不是因为朱九涛，三合会成员是不可能追随洪秀全的。

朱九涛被捕并从永安押解回京后，权力完全落到了宗教狂热派的手中，于是三合会开始背弃新的领袖，杨秀清这才在诰谕中加以谴责。三合会成员离开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太平军抵达江宁时，三合会的人已经没剩几个了。对于这样的异常叛变，我们只能遵从前文的假设。这能帮助我们理解太平军与三合会之间最终水火不容的结局。三合会的一个分舵攻占上海后，为保战果，他们自然希望与太平军结盟，但双方结怨颇深，协议根本无法达成。如洪金所说，洪秀全奉行政教合一的做法也许与三合会宗旨相左，但他的雄厚实力能给三合会提供帮助，所以，这些精明的会党们不可能将其拒之门外。然而三合会最终背弃盟约投靠敌军，双方再无修好的可能。所以，在取胜之后，太平军抹去了一切与三合会有关的蛛丝马迹，也断然拒绝了与他们的所有来往。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天王究竟是何时建立自己的统治的。我们从三处得到了三个不同的答案。干王洪金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自己身陷囹圄后，曾供述说，他们最初的政权是在金田建立的，太平军将领在金田就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时间要早于永安建制。洪大全也在供述中承认，在永安正式建号前，太平军的政府就已初具雏形。

但是根据太平天国的历法、朝廷的官方记载以及洪金早期的自述，太平天国政府正式建立、国家体制正式确立、军队制度正式颁行、其余

事务尽数完成，应该是在1851年到1852年春占领永安之时。这里有些时间上的出入，但是无伤大雅，因为在中国，新帝登基当年不会更换年号，要等到第二年年初才会建元。

忠王在其自传中的说法则更为严谨，他的说法也得到了所有官方资料的认同。他提到，1852年11月，在太平军攻打长沙之际，洪秀全获得了一方玉玺。这就说明，在永安的时候，洪秀全根本没有玺印，到了长沙他才弥补了这一缺漏。只要想一想玉玺在中国的重要性，我们便能明白，掌权的人没有玺印是非常荒唐的，更何况太平天国内部等级森严，官员品级不仅可以通过旗帜区分，还可以通过印鉴大小来辨别。天王居然长达两年没有玉玺，简直不可思议。另一个解释是，在此之前，洪秀全仅仅是“王”，现在要称帝了，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因为洪秀全从未真正称帝，这是拜其宗教信仰所赐，在他眼里，“帝”只能是上帝。不过天授玉玺这一出倒也的确有称帝的效果，据史料记载，当时将士们向洪秀全高呼“万岁”，这可是个皇帝专用的称呼。

如果经历了长沙的这个事件，洪秀全算是真正登基了，但他却依然只用“王”的称号，那么天授玉玺这一出的意义何在？根据我们所掌握的非常有限的线索，我们可以推测，由于之前洪秀全与另一个人共同统治太平天国，而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天德王的结局，那么天授玉玺可以看作是天王更进一步，独揽大权的标志。要知道在洋人所掌握的资料中，太平天国早期的文书都是以天德为年号的，这说明，不管天德王在供述中是怎么说的，至少在1852年之前，他才是人们心目中太平天国的实际统治者。

太平天国内部文书中还有一份颇有些意思的告示，它的发布日期是在对长沙发动最后攻击之前。告示署名“奉天承运太平国统理军机都督大元帅万岁洪”，年份是天德二年。但这则告示中的信息有误，因为它提到长沙已经平定，接下来要前往广西（也许实际应该是前往江苏）。由于这份告示没有标明发布的具体日期，我猜测，这份文书是提前写成的，以便贴在沿江各座城池的城墙上，因此月份日期都没写，准备以后补上。告示中说，长沙已经平定，这与事实不符，但可据此推测这份文书写于放弃围攻的前几天，起草告示那时正是太平军打算用地雷攻城的时候。他们分别于11月10日，13日和29日引爆了地雷。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天授玉玺一事发生的那几天，“天德”依然被用作年号。

到现在为止，如果所有事件都按照我在前文中所推测的顺序发生，那么一切都顺理成章，但是，如果洪秀全真的从一开始就是这场运动的

最高领袖，是叛乱的主要推动者，那么此事便又显得扑朔迷离了。不过我的推测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布莱恩曾在他的书中记录说，太平军攻下江宁后不久，洪秀全曾经的宗教老师罗孝全收到了一封书信，邀请他去江宁。据说这封信的封口处盖的是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印，上刻“天德太平皇印”。我们没见过这方玉玺，因此我们没法作出判断。如果此信为真，而且确从江宁寄出，这边说明天王同时拥有天德和太平两个号。然而话说回来如果1853年攻下江宁前不久，天王还拥有这样的两个号，为什么短短几周后，一切关于“天德”的信息就都被否认了呢？

我们要知道，太平天国后期的文书再也没有提到有任何领袖与洪秀全平起平坐。如果天德真的存在过，那么太平天国一定在自己的记载中抹去了他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朝廷官方文献和太平天国早期的文告中找到关于他的讯息。基于这样的认识，密迪乐对洪大全的供词表现出了不以为意的态度，他写道：“天德连传说都算不上，他纯粹就是个误会。”他与太平天国的成员有过对话，他还表示在太平天国的书中找不到他们抹煞天德王痕迹的证据，因此他得出了上面的结论。然而，如果太平天国真的失去过一位领袖和众多三合会追随者，那么剩下追随天王的人多数都是宗教狂热分子，我们怎能指望这些剩下的人承认那位失踪的领袖真的存在过呢？至于抹煞，如前文所述，杨秀清的诰谕曾被刻意篡改，其目的就是隐瞒太平军中有三合会成员的事实。这样看来，他们对天德王难保不会使用同样的手段。最近出的关于这场运动的非官方著作中倒也提到了天德王，但他被排三等王之列。

总的来说，证明天德王是叛军实际领袖的一系列事件，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信其为真。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也许还真是明朝宗室后裔。他一心想着招罗人马，上天也算是给他指了条明路，但这是一条危险的路。他们着手图谋大事的时候，危险因素便渐渐开始浮出水面，于是这位主谋不得不屈居次位，或者说，至少也得和宗教狂热派分权，并等待着时机成熟。不知是意外还是故意，在永安突围时，代表耶稣的西王萧朝贵失手，天德王被捕，太平天国运动的策划者就这样终结了自己的一生。大权落到了并无多大能耐的宗教狂热派手中，在他们的统治下，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开始腐化堕落。最终，大清帝国的保守势力汇聚到一起，帮助满族统治者将这场运动镇压了下去。洪秀全掌权后，太平天国剩下的只有宗教幻想了，它在朱九涛领导时所代表的民意已经荡然无存。

洪大全认为洪秀全成不了大事，而这场运动后期的种种一次次地印

证了他的看法，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长沙和江宁所发生的事。在长沙时，太平军的数万官兵足足攻打了81天，还是未能拿下这座城池，于是洪秀全决定转而前往湘西常德。然而攻下益阳后，太平军截获了很多船只，就因为这一偶然的因素，洪秀全居然当即改变了主意，决定顺江东进。此后，太平军势如破竹，连克数城，沿途百姓闻之而色变。攻下江宁后，一些胆大的人开始劝洪秀全继续挥师北上，挺进河南，直逼京师，以夺取天下。不料太平军领袖仅凭军中一个船夫的几句话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终究功败垂成。那个船夫说，“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解救。而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上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恩知！”就这样，太平天国领袖决定留在江宁，不再北上。换作是朱九涛，必然会抓住这个时机一路攻打到京师，但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白白错失良机，与江山失之交臂。

第四章　北伐之路

前文说到太平军抵达了桂林，他们在桂林城外围攻了31天未果，只得放弃，前往湖南。清军将领和春率7000人追击。此后，5月22日，他们攻占了兴安，6月3日又拿下了全州。江忠源判断太平军会从全州沿江行进直扑长沙，于是他紧急赶往全州附近的蓑衣渡，那里河道狭窄，岸边林木茂密，正可以伐木为堰，无须土石，便可阻挡太平军去路。如江忠源所料，太平军果然乘小船蔽江而下，行至蓑衣渡，便遇上了伏兵此地的江忠源楚勇部队，双方厮杀了两天两夜，太平军损失兵力逾千，冯云山也在交战中阵亡。楚勇官兵放火烧了太平军的船队，后者被迫改道陆路，前往永州和道州，并于6月12日攻下道州。

太平军在道州停留了一个多月，其间有数千人前来投靠，他们的队伍有了新的生命力。这次补充兵员至关重要，太平军最终能抵达江宁也得益于此，但是它还是弥补不了大军在蓑衣渡所遭受的损失。冯云山死了，太平天国失去了最后一个有能力的、头脑清醒的领袖，再也没有人能把洪秀全和他的同伴们拉上正轨。冯云山阵亡给太平天国带来的打击不亚于失去洪大全。他与洪大全共同创建了帮会，其见地很可能并不比后者逊色，更重要的是，他在世人面前的形象不错，这对洪秀全有利。从后来的情况看，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可能也还算清醒，但他们没有力量去和杨秀清、萧朝贵抗衡。于是，冯云山死后，权柄完全握在了宗教狂热派手中，他们所推广的宗教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并不能被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它最终产生了负面作用，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除此之外，蓑衣渡一战让朝廷看到了一个可以有效镇压太平军的办法。他们曾两次派出高级将领，率大队人马围剿太平军，结果都让太平军逃脱了。而在这场战役中，勇军实力看似与朝廷军队悬殊，但他们却成功守住了阵地，在太平军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为守卫长沙争取到了时间。正是这类军队在曾国藩手下发展壮大，最终帮助朝廷赢得了胜利。只有尽快乘胜进攻，或者再出现天德王或冯云山那样的领袖，太平天国才有存活的可能。如今朝廷利刃在手，终于能够弥补体制上的致命缺陷了。

朝廷军队聚集到了道州，把太平军赶到了郴州。郴州是广州通往北方的必经之地，太平军于8月16日攻克了这座重镇，而就在前一天，他们还拿下了贵阳。天王和大部分兵力留守郴州，西王萧朝贵率一支分遣队的死士继续北上，企图攻取长沙。他知道此时长沙城防务尚未完善，趁机攻破应该比较容易。

结果，太平军整整攻打了81天，毫无结果。这场攻防战开始没多久，萧朝贵就被城墙上的炮火击中身亡，太平军只得在洪杨的率领下倾巢而出赶来增援。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洪秀全一样，也是花县人。朝廷军队逐渐沿江而下，如果他们都和江忠源的楚勇一样能征善战，就完全有可能歼灭太平军。随后，太平军分别于11月10日、13日和29日3次引爆地雷，长沙城墙两度被炸开缺口，太平军企图从缺口扑城，但都因城内守军抵拒而失败。

太平军油盐断绝，四面又都有敌军营地，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决定放弃长沙，转向别处。就在大军撤离之际，天王“在长沙南门制造玉玺，称呼万岁，妻称娘娘。封东、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呼万岁在后。制造玺成，攻城未下，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湖南为家”。

太平军派先遣队向湘潭方向行军，绕山而行，再与主力会合。主力部队已于11月30日夜搭浮桥渡过湘江，西进益阳。朝廷军队上当，果然火速沿东安赶往湘潭，太平军终于得以脱身。此时距他们9月开始围攻长沙已经快3个月了。

他们在益阳截获了几千艘渔船，便乘船过临资口，越洞庭湖抵达岳州。在岳州，太平军缴获了吴三桂在康熙朝的三藩之乱中窖藏于此地的军火。岳州城的多数守军听闻太平军前来，早已提前出逃。12月13日，也就是抵达岳州的4天后，太平军攻下了这座城池。除了吴三桂留下的军火外，他们还另外截获了5000多艘船只，装备大大改善。他们紧接着沿长江行至汉阳，12月19日破城。他们放火烧了通商口岸汉口，随后便渡江攻打武昌。总督以守湖南为由未至，湖北巡抚已尽全力防御，此时从湖南赶来的向荣援军距离武昌城不过3里开外，太平军被夹在援军和守军之间，但双方似乎都不愿与太平军交战，加之连日阴雨，正好给了他们消极作战的借口，而太平军则正好借机布下炸药。1853年1月13日黎明，武昌城门被炸开，巡抚拼死抵拒，最终还是不敌太平军，以身殉国。

此时赛尚阿已被革职，徐广缙接任钦差，但他抵达长沙时，太平军已经撤离，他赶到岳州时，武昌已经失守。徐广缙因此被革职，其职位由向荣接任。

听闻武汉未有恶战而连失三镇，朝廷非常震惊，决定命琦善从直隶、陕西和黑龙江挑选骑兵步兵前去河南驻守，严防太平军进犯京师。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林则徐被革职，当时前去接任钦差的就是琦善。向荣此时殊荣加身，这才开始积极应战，若他早有这样的态度，武昌也不至于失守。太平军自认没有长期守住城池的把握，便赶忙调集了数千艘船，于1853年2月8日离开武汉，夹江东下。据说此时的太平军人数，男女老幼都包括在内，已经达到了50万人。上万舳舻蔽江而下的场景必然产生了不小的震慑力，太平军就在向荣的眼皮底下向着江宁进发，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天国。

在太平军沿江东进途中，沿岸所经城镇无一不遭其抢掠。两江总督原本已抵达其辖区边界武穴，准备在此迎战，却突然又决定撤回江宁，一方面是出于畏惧，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手中兵力太少。他先派了一个总兵前去拦截太平军，但此人很快败下阵来，于是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仓皇出逃。2月17日，没有设防的九江被太平军一举攻下。过安庆时，安徽巡抚死于太平军之手，布政使守城失败，2月24日，安庆失陷，布政使逃亡舒城，仅一周后，舒城被克。太平军连战连捷的消息搅得京师的大员们惶惶不可终日。总督出逃，江宁城的防守便应由江苏巡抚负责，哪知这位巡抚也借口战事需要，逃到镇江去了。3月8日，太平军兵临江宁城下，9日破城，江宁失陷。朝廷称八旗军拼死保卫内城，但事不久后密迪乐便从太平军口中得知，实际上满人纷纷跪地求饶，要除掉他们就和宰羊一样容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签署的《天津条约》辟汉口为通商口岸，武汉正式开埠。自此武汉先后设立了五国租界。

对太平军来说，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继续北上还是留在江宁。天王和东王都主张立刻进军河南，这样也好躲避钦差大臣向荣的追击。处理完武昌的事务后，向荣便出发追赶太平军，追到九江时，因为没有船渡江，因此耽搁了。如果太平军能成功拿下黄河沿岸城池，日后攻打京师便有很大胜算。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军中有个船夫以河南多险阻为由加以劝阻，还说江宁是帝王之家，力劝洪秀全在此定都。洪秀全竟然听信了这个船夫的劝阻，打消了北上的念头。

如果那时太平军乘胜追击，要攻克京城也并非难事。但也许那个船夫所表达的是多数太平军将士的心声，他们不愿渡过长江远赴北国。自古以来，这道天堑就将中国南北一分为二，往长江以北走几里地，周遭气氛便完全不一样了；你会感觉到自己来到了北方。相比美国的梅森-迪克森线，长江更具有分界线的意味。太平军从广西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江宁，尽管他们所宣扬的宗教在中国土地上就是个异类，但他们还是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因为在百姓眼里，太平军能把他们从满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然而，一旦渡过长江来到北方，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北方是敌军的天下，他们只是陌生人，他们将无处招募兵员，来自朝廷和民间的抵抗也会更激烈。那个船夫所说的就是多数人的担忧。

只要洪秀全稍微有些胆识，便会断然否决船夫的提议。实际上北方的局势与南方一样动荡，那时捻军已经开始作乱，假以时日就会对朝廷构成巨大困扰；西北边境的回民也是蠢蠢欲动，随时都有可能揭竿而起。只需稍有些胆识和魄力，懂得如何应付那些有心起事的团体，太平军便有望成事，将满人赶下皇位。如此情形，让人不能不设想，倘若天德王和冯云山尚在，历史又该是怎生模样。

天京建都并未花去太平军太多精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占领了镇江和扬州两处战略要地。镇江乃是南北要冲，京杭大运河和长江在此交汇；而百里开外的扬州，运河穿城而过。漕粮要通过运河运往京城，所以，这两座城池可谓扼住了京师命脉。奉命攻打镇江、扬州的将领是林凤祥。3月30日，他攻下镇江，留罗大纲镇守，自己则继续率部北上攻打扬州。1853年4月1日，扬州被攻陷。没过多久，他又拿下与江宁隔江相望的浦口，以及浦口与扬州之间的地带，以巩固太平军对镇江和扬州的控制。

与此同时，在九江耽搁了5周之久的向荣终于在3月30日赶到江宁城下。此时的太平军防守森严，还控制着镇江，因此向荣只能在城外扎营，再作逐步攻城的打算。此后，长达11年，天京便一直处于清军的包围之中，这11年间，双方冲突不断，其间的刀光剑影、输赢胜败，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清军在城外扎营一事并没有引起太平军的恐慌，但经年累月，他们的生活必然受到了影响，他们不得不把天京当成一座大营，因为长年来战火不断，天京是经常处于戒严状态的。本来军队可以随意进出城门，百姓良民要通过也是很容易。1860年后，外国的舰艇在江面上频繁往来。但是天京曾一度取消了原先的贸易活动，紧闭城门，守卫森严。城内百姓靠政府配给的口粮生活，每户人家出男丁为兵，随军往来征战。城内法度十分严整。

镇江和扬州是要塞，朝廷自然一心想要收复。所以琦善与直隶总督、漕运总督一道，率领4000骑兵和30000步兵，迅速在扬州城外扎了营。无奈太平军严防死守，朝廷的军队久攻不下。林凤祥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将妇孺财宝运出城外送往天京，然后便留下曾立昌镇守，他自己则于5月22日率大军离开扬州，踏上了北伐的征途。

林凤祥的部队经过了滁州和临淮关，于5月28日破了扬州西北300里左右的重镇凤阳。接着，林凤祥又派出6支部队去攻打六合，想把六合与浦口之间的地区都置于太平军掌控之下。但是，六合的民兵乡勇们奋力相搏，林凤祥派出的部队损失惨重，无奈之下只得退守天京。

东王杨秀清旋即派出援军，林凤祥的军队与援军汇合后继续北上。清军将领胜保从扬州出发追击太平军，但他动身时北伐军已走出很远，因此一直没能追上。6月13日，河南归德府被攻克。19日，北伐军抵达省城开封，但攻城未能得手。各部撤围后继续行军，官军在后穷追不舍。7月1日，北伐军抵达汜水，滔滔黄河就在眼前。

事到如今，朝廷再也不能敷衍逃避了。清军必须把太平军挡在黄河以南，这关系着京师的存亡。朝廷授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命河南、山东和山西巡抚襄助，又火速召来察哈尔的蒙古部队，黑龙江和陕西的骑兵也受调遣前来援助。朝廷军队一时兵多将广，太平军自知阵地难守，决定暗地里迅速转移，于是他们乘煤驳渡过了黄河。7月7日，北伐军开始攻打怀庆，却反遭闻讯赶来的官军袭击。官军共向北伐军发起了10次进攻，都未能将其歼灭。最后还是一场大雨帮了清军，北伐军向西逃窜，官军在后面追击，太平军殿后部队折损3000余人。河南被朝廷平定，北伐军则继续前进。

太平军一路向西，抵达山西垣曲后开始北上，并攻下了平阳府。讷尔经额被革职，由胜保任钦差，咸丰帝特赐神雀刀，凡贻误军情者，副将以下可以立斩。此时北伐军仅剩20000余人，但朱锡琨和许宗扬率援军从天京赶来，与北伐军会师。

与援军汇合后，北伐军以神速横扫山西，连克数座城池，清军闻讯十分惶恐。9月29日，北伐军经临洺关入直隶。在直隶大省，太平军照样势如破竹，10月1日克任县，次日破隆平、柏乡，4日下赵州，6日踞藁城，8日攻陷栾城、晋州，9日抵达深州。短短10日内，太平军行军300余里，拿下5座城池。钦差大臣胜保一直在追击太平军，从扬州一路追到深州，还有怀庆的几位将领也在后面穷追不舍。21日，清军对太平军发起攻击，太平军突围不成，但第二天他们就退深州向东逃窜，31日又攻克了静海县。但是，静海和附近的独流最后却成了北伐的终点，百里开外就是天津，但他们终究没能踏上这片土地。

回想太平军从广西出发，一路挥师北上攻下江宁，最后差点兵临天津城下，清军之无能，官员之怯懦，已经一目了然。当年的《京报》对各级官员的谴责可谓毫不客气，上至将军、督抚，下至州县长官，一到紧要关头，个个原形毕露。有的弃城而逃，有的称病不出，有的到了太平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才慌忙招募新兵，还有些官员处决了个把掉了队的太平军士兵，或是进了太平军的弃城，便谎报军情，向朝廷告捷。就连向荣、胜保也多有失责之处。向荣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歼灭太平军，但他每次动手的时候都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太平军深入北方时，他在一门心思围攻天京，却久攻不下。胜保在天津郊外追上了太平军，却又与他们拉开了距离，就是不上前攻打，唯恐吃了败仗遭到贬黜。

到了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咸丰帝也顾不上自己与蒙古的种种恩怨，急召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命其率蒙古劲旅出京清剿。蒙古官兵与清军一道，将太平军挡在了静海和独流不得前进。朝廷军人多势众，当时又值寒冬，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太平军依然与朝廷僵持了两三个月，但最后还是支撑不住，节节败退，撤回到黄河边上。此时天京已派援军北上，林凤祥又与朝廷军对抗了一段时间，最终于1855年被俘，其部队全军溃散。

就在林凤祥率军北伐的同时，洪秀全又派出了另一支军队，重新去攻占他们北上江宁途中所放弃的城池。这支军队兵分两路，分别由赖汉英和石祥祯率领，他们首先向九江发动进攻，然后经鄱阳湖抵达南昌。

与此同时，江忠源因在广西和湖南作战骁勇，在朝廷军将领中才能凸显，被任命为湖北按察使，并受命前往江南大营。5月14日，江忠源率3000官兵从武昌出发，沿长江东进，途中他得知太平军西征部队已经抵达南昌。南昌是湖南的后门，江忠源闻讯火速从九江掉头赶往南昌救援。抵达南昌后，江忠源企图冲散太平军的包围，但7月7日，太平军还是将南昌城墙炸开了缺口。城内守军拼死抵抗，太平军未能入城。南昌的围攻长达三个月之久，最后一次攻城失败后，太平军决定撤离，前往九江。江忠源一路追赶，依然迟到一步，九江被攻陷。但太平军不打算在那里久留，攻下九江后便继续溯江而上，在田家镇击败湖广总督，经黄州抵达刚刚修复完毕的汉阳。

与此同时，太平军的另一支西征队伍取道陆路，攻下了安庆。在翼王石达开和将领胡以晃的率领下，大军穿过安徽境内，荡平了一座又一座城邑。当年年底，汉阳的军队回师皖北，安徽省被太平军置于鼓掌。在曾国藩等人的举荐下，江忠源擢升安徽巡抚，赶往庐州，与胡以晃率领的10万太平军对峙。刘长佑和江忠源之弟江忠濬想赶来增援，却遭到太平军堵截，无法前行。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开始攻城，庐州城内将寡兵微，双方兵力悬殊。守军殊死相抗，庐州城最终还是被太平军攻破，江忠源投水自尽。

江忠源殉国，清廷失去了一名不世之将才。因为英年早逝，江忠源未登得名人堂，然而，正是他在广西沙场上第一次告诉世人，乡勇也可以成为平定变乱的重要力量；正是他在蓑衣渡口挡住太平军的去路，救长沙于危难，为这座省城争取到了布防的时间；正是他在星城一役中亲率楚勇坚守城池；也正是在他的启发之下，曾国藩才创建了湘军，并编练了水师，成为华中地区水上作战的中坚力量。若是江忠源的戎马生涯没有那么早结束，他的名字一定会与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并列，甚至位于诸公之首。正是有了江忠源的铺垫，才成就了曾国藩一生的伟业。

安徽被扫平后，东王杨秀清亲率大军溯江而上，企图攻下武昌，从而控制天京上游地带的长江制水权。湖广总督吴文镕督师挺进黄州堵截太平军。当时正值新年，吴文镕以为太平军会放松警惕，便于2月7日发兵攻打，不料却被太平军击溃，吴文镕战殁。太平军避开朝廷军队继续向武昌进发，而朝廷军则在新任总督指挥下退守武昌上游的金口，而武昌除了有士兵把守城垣外便毫无防御。1854年6月26日，武昌失守，自此，长江流域从武昌到天京全部处于太平军控制之下。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宗教

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来自它的领袖洪秀全，他希望将太平天国打造成华夏土地上的基督之国。根据干王洪金（洪仁玕）的口述，韩山文记录了关于洪秀全所看的幻境的全部内容。看过韩山文记录的人很容易会认为，这场运动原先纯粹是出于宗教目的，是因为朝廷迫害才转变成起义的。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投效忠王的英国人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吟唎曾出面谴责过西方国家，说他们以险恶之心背弃信仰，助纣为虐，打压基督徒。他并不否认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都存在问题，但他觉得这只是由于太平天国领袖的无知造成的，他们主观上并没有过错。中国国内不少反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作品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这场叛乱中，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场反对清政府的宗教运动，这场运动的基础是一种迷信思想，它是吸收了外来的基督教元素而形成的。

要说基督思想和中国传统观念在这种新的信仰里分别占多大比重，那我们就不能忘记，洪秀全在生病前从未听说过基督教，虽然当时已有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广州和澳门传教。就算他有所耳闻，他也一定不理解这种新宗教的教义。他一门心思参加科举，落榜后便回去教书，这说明他脑中装的是儒家经典。我们可以猜测，在研习新宗教时，若无人指点，但凡遇到疑难，洪秀全只可能站在四书五经的角度去理解。

之前我们提到过，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赶考时，有人给他一套传教书，他看都没看就扔在一边，而且一扔就是好几年。落榜次年，洪秀全在病中进入幻境，但直到1843年，他出于偶然翻了那些传教书之后，才领悟了当年梦中幻境的意义。此后他的注意力就完全转移到了这些书上，他所受到的影响，从他1845和1846年间撰写的那些文书中便可见一斑。要去追寻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已是不可能了，因为他的早期作品中，为世人所知的都是后来在天京刊行的那些，在1853年赫尔墨斯号战舰带回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能找到这些文字内容，其中包括《百正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改邪归正》，其中3篇与《原道救世歌》一起被编入《太平诏书》。

《太平诏书》中除收录洪秀全本人撰写的篇章外，还有《天条书》

《三字经》《幼学诗》《天父下凡诏书》以及太平天国陆续颁布的一些规定和律法，这些史料的英文文本是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宗教的主要信息来源，而近期出版的《太平天国野史》则提供了这些史料的中文文本。

上帝创造世界，保佑众生，他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洪秀全理解得很好，但很显然，他并没有领会到，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的一封诏书是这样写的："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真神。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至高无上，世人皆为其所生所养。天父上主皇上帝为独一真神。""天父上主皇上帝神爷也，魂爷也。"如果只有这封诏书，那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人是真正的一神论者。但是《三字经》中的一段文字却又让人产生怀疑，这段文字即使不是洪秀全本人所写，至少也是表达了他的意愿，这让我们不得不质疑这位太平天国领袖是否真的能领会基督教的一神论思想。这段文字描述的是洪秀全首次"诛妖升天"的情形：

> 战胜妖，复还天。皇上帝，托大权。天母慈，最恩爱。娇贵极，不可赛。天嫂贤，最思量。时劝兄，且悠扬。

在《三字经》的这段文字中，上帝和天兄耶稣都是有妻室的。如此一来，本该是独一真神的上帝变成了有妻儿甚至还有儿媳的天父。这说明，洪秀全消化不了抽象的西方神学，基督教教义中的三位一体，被他理解成了三个神，而且这三个神还是一家子。其中另两个神唯天父是瞻，就像中国家庭以父亲为一家之主一样。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确实反对冒充圣灵篡夺上帝权位的僭越行为，但是他们认为上帝和耶稣都有家室，这就说明在他们的观念里还有其他神灵的存在，因为在中国，婚姻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甲姓家族的人入了乙姓家族的门。那么在他们眼里，天国一定还存在其他家族，其地位虽不比上帝那一族，但也得是高门大户，必须配得上上帝的门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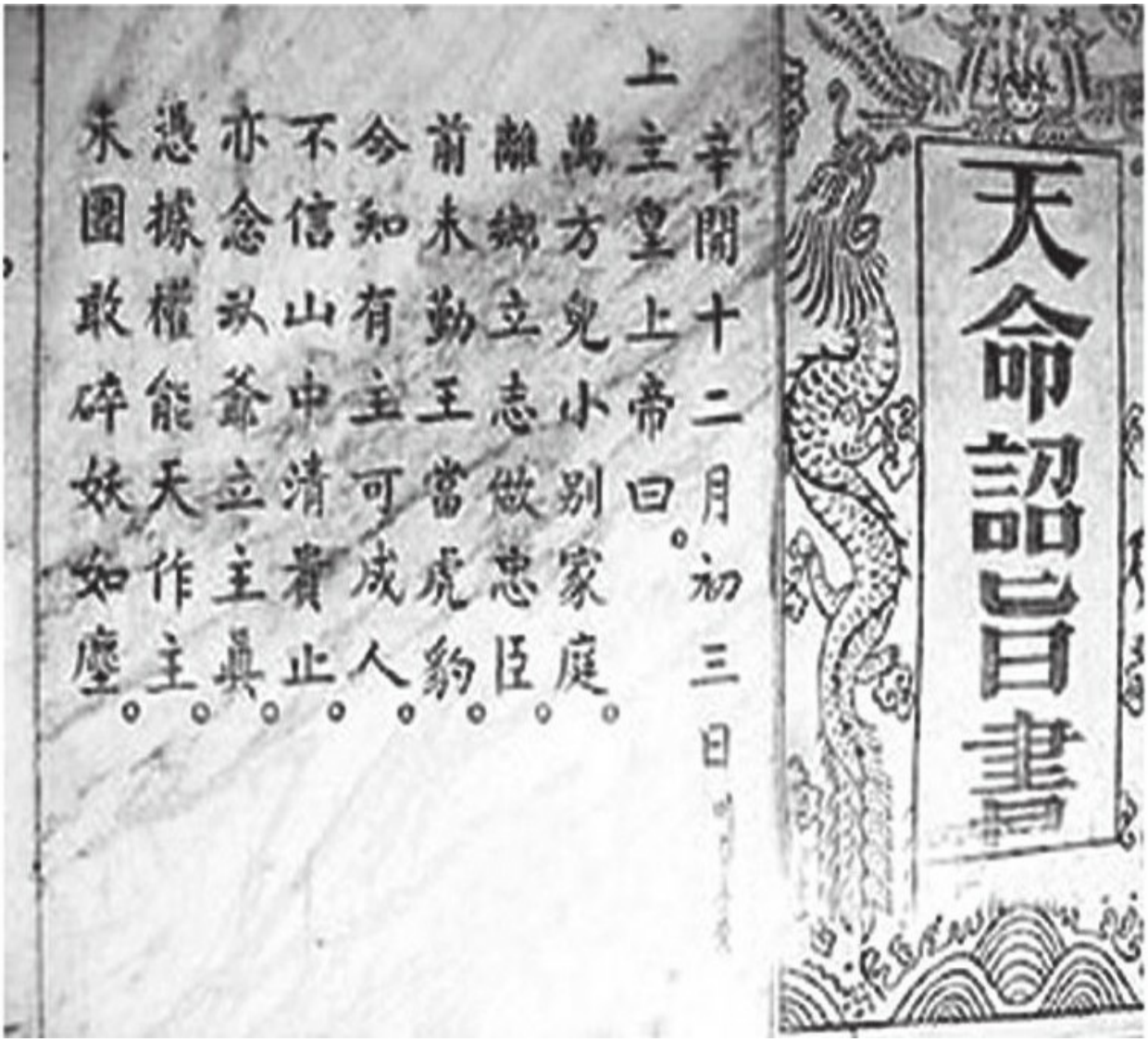
△《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

4

太平天国癸丑三年鐫刻

天條書

△《天条书》


天命詔旨書

辛開十二月初三日

上主皇上帝曰。

萬方免小別家庭。
離鄉立志做忠臣。
前未勤王當成虎豹人。
今知有主可貴止。
不信山中清真眞。
亦念双親作主眞。
愚據權能天主眞。
未國敢碎妖如塵。

△《天命诏旨书》

此外，《三字经》中还有一段关于救赎史和耶稣下凡的描述，基本上就是把《约翰福音》3：16的内容重述一遍：

> 皇上帝，悯世人。谴太子，降凡尘。曰耶稣，救世主。代赎罪，真受苦。……信得救，得上天。不信者，定罪先。

翻一翻我们所参考的其他诗作、文论和告谕，我们也同样会发现来自西方宗教经典中的内容。但我们实在无从确认，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基督教的真谛。谦卑、仁慈、宽恕、赤子之心以及与上帝基督为伴的渴望，这些德行统统都没有体现，要不就是被套上了儒

家的道德标准，用于规范世人的言行。他们也强调惩恶扬善，但那是孔夫子的声音，不是基督的。在他们那里是找不到宗教慰藉的。

他们的主要教义就是要信仰上帝，要遵守道德，特别是要服从命令。他们认为每个人凭借自己的力量都能做到这点。只要敬畏上天，遵道秉义，就会得到护佑，可以行使权力，享受上天恩惠。孝顺和禁欲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太平天国要求自己的子民远离邪神，禁淫乱、忤逆父母、杀人害人、偷盗、溺信巫蛊、赌博、吸食鸦片、饮酒及算卦占卜。

洪秀全经常说，古时候先人书里写的那些内容与西方《圣经》里讲的是一回事，古人敬拜的、皇帝在祭坛祭祀的、西方人顶礼膜拜的都是同一个真神，也就是上帝。所以他把《圣经》拿出来和中国的典籍相提并论，作为其教义的圣典。这就足以激起全国上下文人学士的敌意了。《三字经》中有一段话，就是他专门用来号召国人追随他的信仰的：

> 普天下，一上帝。大主宰，无有二。中国初，帝眷顾。同番国，共条路。
>
> 盘古下，至三代。敬上帝，书刊载。商有汤，周有文。敬上帝，最殷勤。汤盘铭，日日新。帝命汤，狂其身。文翼翼，昭事帝。人归心，三有二。至秦政，惑神仙。中魔计，两千年……汉明愚，迎佛法。立寺观，大遭劫。至宋徽，犹猖狂。改上帝，称玉皇。皇上帝，乃上主。普天下，大天父。号尊崇，传久载。徽何人，敢乱改？宜宋徽，被金掳。同其子，漠北朽。自宋徽，到于今，七百年，陷溺深。讲上帝，人不识。阎罗妖，作怪极。

前面的经文里还讲了许多《圣经》里的内容，比如上帝如何创世，比如上帝如何籍以色列人启示世人，比如上帝如何在他们出埃及过红海时展示他的仁慈和威力，比如他们在荒原上时上帝是如何关爱他们，比如十诫是如何传播的，再比如世人误入歧途时，上帝又是如何让自己的长子降世救赎世人的。接着洪秀全便揭晓了自己在这一神圣的救赎计划中的角色：他也肩负着使命，要向世人传达上帝的旨意，就像耶稣在西方世界所做的那样，他也要带着自己的国人重回上帝的怀抱。

> 皇上帝，海底量。魔害人，不成样。上帝怒，遣己子。命下凡，先读史。丁酉岁，接上天。天情事，指明先。皇上帝，

亲教导。授诗章，赋真道。帝赐印，并赐剑。交权能，威难犯。命同兄，是耶稣。逐妖魔，神使扶。

挑明了这一点后，经文就开始述说阎罗妖嫉恨洪秀全，作恶多端，于是上帝便让自己的这个儿子，也就是洪秀全本人去降服阎罗妖和他手下的小妖。最后他斩除了妖魔，便上天去再次接受上帝的旨意，然后回到凡间，发誓一定要不辱使命，代替上帝引领万民。

这是他的第一战，我们无从知道对手究竟指谁。从经文来看，应该不是指他的家人或村民，那些人不过是对他怀着反对或嘲讽的态度罢了。也许这是指他早期某次与对手交手的经历，比如关于1848年上帝下凡的记载中所提及的情况，也可能指曾经与洪大全发生的矛盾，或是某次与朝廷的对抗，只是未见文字记录而已。虽说这里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但至少交代了在洪秀全心目中，他自己与上帝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耶稣他给足了面子，说他是上帝的长子，不过自己作为次子是与长子平起平坐的。号称自己和上帝是一家子，这点他毫不客气，但说到称号他倒又谦虚起来，有几段文字提到他拒绝称“帝”，因为他觉得“帝”只能指上帝，凡人称帝就是僭越；另外他也拒绝称“圣”，因为这个字只有上帝和长兄救世主耶稣配用。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提到，1848年，拜上帝会领袖之间起了内讧，有两个人被神选中了，当年阴历3月，上帝下凡，杨秀清，也就是后来的东王被附身，对着一帮会众说了一番话；阴历9月，耶稣下凡，附身萧朝贵，即后来的西王。接下来的两年，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后来萧朝贵战死长沙，于是与洪秀全分享替上帝传话这一殊荣的就只有杨秀清一人了。随着这场运动不断深入，洪秀全渐渐退居深宫，大权落到了杨秀清手里，直到1856年他在天京事变中被杀之前，他其实是独揽朝政的。杨秀清给自己加了一连串封号，自称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他说自己是圣灵，这便是在抢洪秀全因为幻境而得来的地位了，此外杨秀清还有谋反的举动。不过这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地位：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父兄的特权他不能觊觎，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在凡人之上的。没有人从思辨神学的角度提出问题来质疑他，没有人去怀疑他和上帝的关系是否合理：他已经把这种关系本身作为信仰和信念的一部分了。

这就是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用儒家思想去理解《圣经》所创造出来的成果。对于《圣经》里的材料，洪秀全只能按字面意思理解，然后便拿来为自己所用。就在他顺着自己的思路勇往直前的时候，他突然发

现，自己已经同最初在广州接触到的基督教义渐行渐远了。他自称先知、上帝之子，外国传教士的指引他已经不接受了，仅仅愿意承认他们膜拜的是同一个上帝。那些传教士应该反过来去他那里接受点化，因为他可是上帝直接派来下凡的，而且圣灵的肉身就在天京的宫里头。

1853年和1854年间，真有外国传教士来到天京，但听到了洪秀全那番亵渎神灵的言论后，只得纷纷敬而远之。后面我们会详细研究他们递交给本国政府的关于太平天国政治和宗教的汇报。如果他们在天京见的是另一派的领袖，如果洪秀全没有用那些亵渎宗教的言论去冒犯他们，没准他们还真会承认太平天国。1854年正是杨秀清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公使造访，太平天国官员给这位公使的复信中有一封可谓颐指气使，大放厥词，内中措辞让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之前清廷与英国就驻京使臣及邦交身份问题僵持不下，战火一触即发的那段时日：

太平天国

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BY

LIN-LE.

FORMERLY HONORARY OFFICER, CHUNG-WANG'S GUARDS; SPECIAL AGENT OF THE TI-PING GENERAL-IN-CHIEF; AND LATE COMMANDER OF THE "LOYAL AND FAITHFUL AUXILIARY BANDOR."

VOLUME II.

LONDON:
DAY & SON (LIMITED), LITHOGRAPHERS & PUBLISHERS,
GATE STREET, LINCOLN'S INN FIELDS.
1866.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作者为英国海军军官呤唎。他于1861年加入太平军，投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其训练军队，先后率炮队作战，教练太平军操演，为太平天国采购武器和粮食。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呤唎回国后，怀着对太平天国的深情，于1866年出版此书。

> 尔等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下，合万国之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等之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臣民，永沐天朝之恩泽，安居藩属之邦，永享殊荣。此乃吾等诚心所望，令尔等速从，不得有违。

如果太平天国有希望推行开明的政策，这位公使原本是有权承认这个政权的，但他没有承认，这也并不在意料之外。不论那些所谓的开明国家、文明社会对这场运动寄予过怎样的期望，此刻一切都已明了。太平天国传播的从来都不是基督教教义，他们也不懂得它的教义。无论人们怎样定义它政治权利的属性，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想与太平天国平等交往，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没理解错，洪秀全的宗教思想走的是这样一条路线："西方传教士推崇上帝，中国古代典籍中提到的至高无上的神灵也是上帝。孔夫子本该让上帝为更多人所知，以免世人背叛，但他没做到。后来历朝历代的君主无一例外都背弃了上帝，连他的名字都改了。于是，耶稣降临到西方世界，成为救世主，他献祭了自己，换回了人们对上帝的崇敬。所以我们应该接受西方的《圣经》和本国先于儒家学说出现的关于上帝的记述，两相对照，以求贯通。但中国已经到了让人绝望的境地，于是上帝拯救西方之后就要开始对东方伸出援手了。我在1837年看到的幻境就是他对我的感召，要我像耶稣一样去救赎世人。上帝在幻境里告诉我，我是耶稣的弟弟，是他的次子，所以我可以直接接受并传达他的旨意。我也是神明。"

有了洪秀全的这番神圣铺垫，宗教集会建立起来了。像杨秀清和萧朝贵这样有些野心的人便自称神灵附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洪秀全的地位，把这场运动引向了越发放肆的深渊。

洪秀全自称拥有神圣血统，他坚信上帝会保佑他和他的大业。据忠王所说，洪秀全对此深信不疑，直到天京陷落的那一刻，正所谓"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清军正渐渐逼近，忠王曾几次劝洪秀全离开天京，他都不肯。对于他如此这般的矢志不渝，朝廷是有记载的。当时忠王向他痛陈战局之艰险，撤出天京，退居江西等地是大势所趋。结果天王表示："朕承上帝圣旨、奉天兄耶稣之命下凡，做万国九

州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妖兵乎？”

还有一次是在1858年的一个酒宴上，一颗炮弹击穿房顶落在了天王脚边，顿时四座皆惊，只有天王对将领们大笑道：“朕奉天命登天王之位，纵妖兵百万，弹丸雨下，朕何惧乎？诸妖将又奈朕何？”

因为坚信有神明护佑，天王便不理朝政了。他过于执着于天意，将领们的计策被他频频驳回，谋胜虑败的事他根本不愿去做。忠王对此表达过他的不满：“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欲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由。”

洪秀全自己封了神还不够，还要宣布自己的儿子洪福瑱（译者注：洪秀全长子，初名天贵，后加“福”字。继位之后，因玉玺名下刻“真主”二字，清廷误作“福瑱”）为上帝的孙子。1860年，洪秀全发布了一道诏谕，其中有一段格外引人注目：“戊申爷哥同下凡，带朕暨幼大当担，上帝亲子迹越见，父兄君王共为三。”这段文字的措辞颇为古怪，洪秀全似乎让自己的儿子给耶稣当了义子，以确保他能继承神圣天国的大统。

太平军对自己的宗教很是重视，他们在官员的带领下建立了自己的礼拜制度，不管在哪里都要执行。早晚和用餐时他们要祷告；每周第7天，他们会半夜起床做午夜祷告，中午和晚上都要进行大礼拜。

呤唎曾几次目睹过礼拜的场面，据他描述，首先是唱诗，他们早期所唱的赞美诗与现在教堂里唱的相差不大，但是随着他们的宗教越来越往不伦不类的方向上发展，后期的赞美诗，结尾处必须把太平天国诸王挨个歌颂一遍。1853年到1856年间，东王杨秀清就被捧为圣灵：

赞美上帝为天圣父，是独一真神；

赞美天兄为救世主，是舍命代人；

赞美东王为圣神风，是赎病救人；

赞美西王为雨师，是高天贵人；

赞美南王是云师，是高天正人；

赞美北王是雷师，是高天仁人；

赞美翼王是电师，是高天义人；

赞美燕王是霜师，是高天忠人；

赞美豫王是露师，是高天真人。

后面还有一段颂歌：

智者踊跃，接之为福，

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鸿恩，广大无边，

不惜太子，遣降凡间，

捐命代赎，吾侪罪孽，

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颂歌唱完就要读《圣经》了，读完了《圣经》再背他们自己的教义，可惜我没有找到教义的文本。接着众人下跪，由一名领袖念祈祷文，其他人跟着念诵。朝廷的相关记载里有一段祷告文，是某几个位高权重的王在场时使用的，原文如下：

> 小子某同众小子外小跪在地下，敬谢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天兄耶稣亲大哥，于某年某月某日敬奉茶果，虔置灯台，吟圣歌以颂天恩。祈天父赐我等圣灵之神力，点醒天下万民，令其迷途知返，共沐圣恩，共享太平。祈天父保佑我等百战百胜，诸事顺遂，衣食无忧，永无灾祸，同圣子永享太平荣光。仰救世主真神天兄耶稣并禾乃师赎病主之功，我等恳祈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地如同在天，保佑我等心愿得成。
>
> 太平天国，某年某月某日。

祷告过后，所有人拿着写有布道文的纸开始朗读，读完后就把手上的纸烧掉。接着所有人都站起身，在奏乐声中恭祝天王万寿无疆。接下

来他们就开始诵读十诫，包括所有的注解。十诫很短，其实是照搬《圣经》十诫诫条的主句，只是删去了修饰的部分。读完十诫就该点上爆竹焚上香，一起唱赞美诗了。

经过编译的十诫是太平天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太平天国强制推行，因此有必要一一抄录下来。每次诵读诫条都跟在一连串的因场合而变的祷告之后。它的开头有一段文字，专门介绍这些诫条的由来。

天条书

> 天下凡间，谁人不犯天条？但从前不知，尤可解说。今皇上帝恩诏既颁，自今以后，凡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条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万万载威风无了期；凡不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仍拜邪神，仍行邪事，仍犯天条者，定罚地狱受苦，千年万万载哀痛无了期。孰矣，真有福不知享矣，千年万万载在高天威风，如此大福都不愿享，情愿受反天之罪，致惹皇上帝义怒，罚落十八重地狱永受苦矣。哀哉！今有被魔鬼迷蒙心肠者，动说君长方拜得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君长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强暴是其顽子，如谓君长方拜得皇上帝，且问家中父母难道单是长子方孝顺得父母乎？又有妄说皇上帝是从番，不知上古之世，居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近一二千年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故今皇上帝哀怜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脱魔鬼之手，挽世人回头，复行转当初这条大路，生前不至受鬼气，死后不至被鬼捉，得上天堂享永福，此乃皇上帝格外恩怜莫大之恩典也。不醒者反说是从番，何其被魔鬼迷蒙本心之甚也！

十诫是太平天国宗教崇拜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地位非常突出。每一诫条之后都辅有文字阐释和批语，还有一首诗作总结：

> 时时遵守十款天条（十款天条是皇上帝所设）
>
> 第一条崇拜上帝（皇上帝为天下万国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人人是其保佑，人人皆当朝晚敬拜，谢其恩。俗语云：“天生天养天保佑。”又俗语云：“得食莫瞒天。”故凡不拜皇上帝者，是犯天条）。

△太平军将领拜见洪秀全。

诗曰：

皇天上帝是真神，朝朝夕拜自超升。

天条十款当切记，切勿痴呆昧性真。

第二天条不好拜邪神。（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别神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断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条）。

诗曰：

邪魔最易惑人灵，错信终为地狱身。

劝尔豪雄当醒悟，堂堂天父急相亲。

第三天条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皇上帝本名爷火华，世人不可妄题。凡妄题皇上帝之名，及咒骂天者，是犯天条）。

诗曰：

巍巍天父极尊崇，犯分干名鲜克终。

真道未知须醒悟，轻狂亵渎罪无穷。

第四天条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皇上帝之福，每七日要分外虔敬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

诗曰：

世间享福尽由天，颂德歌功理固然。

朝夕饔飧须感谢，还期七日拜尤虔。

第五天条孝顺父母（皇上帝曰："孝顺父母，则可遐龄。"凡忤逆父母者，是犯天条）。

诗曰：

大孝终身记有虞，双亲底豫笑欢娱。

昊天罔极宜深报，不负生前七尺躯。

第六天条不好杀人害人（杀人即是杀自己，害人即是害自己。凡杀人害人者，是犯天条）。

诗曰：

天下一家尽兄弟，奚容残杀害群生。

成形赋性皆天授，各自相安享太平。

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皆姐妹之群，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即丢邪眼，起邪心向人，及吹洋烟，唱邪歌，皆是犯天条）。

诗曰：

邪淫最是恶之魁，变怪成妖甚可哀。

欲享天堂真实福，须从克己苦修来。

第八天条不好偷窃，劫抢（贫穷富贵，皆皇上帝排定。凡偷窃人物，劫抢人物者，是犯天条）。

诗曰：

安贫守分不宜偷，劫抢横行最下流。

暴害人民还害自，英雄何不早回头。

第九天条不好讲谎话（凡讲谎（荒）诞鬼怪奸诈之话，及讲一切粗言烂话者，是犯天条）。

诗曰：

谎言怪语切宜捐，诡谲横生获罪天。

口孽既多终自受，不如慎密正心田。

第十天条不好起贪心（凡见人妻女好，便贪人妻女；见人物产好，便贪人物产；及赌博，买票、围姓，皆是犯天条）。

诗曰：

为人切莫起贪心，欲海牵缠祸实深。

西乃山前垂诰诫，天条款款烈于今。

回心信实天父皇上帝终有福，硬颈叛逆天父皇上帝总有哭。遵天条，拜真神，分手时天堂易上；泥地俗，信魔鬼，尽头处地狱难逃。

溺信邪神，即为邪神卒奴，生时惹鬼所缠，死时被鬼所捉；敬拜上帝，便是上帝子女，来处从天而降，去处向天而升。

上帝有主张，尔们切莫慌；真心多凭据，方可上天堂。真心敬上帝，莫信怪人诳；凡情丢却尽，方得上天堂。

天上真神一上帝，凡人行错总无知；泥团木石将头磕，问尔灵心失几时；从天妄说是从番，真正凡人蠢且顽；上古君民遵上帝，英雄速破鬼门关。顺天获福逆天亡，何故世人论短长；看尔原非菩萨子，因何不愿转天堂？

《天条书》在太平天国内部地位极高，不仅每个礼拜都要拿出来朗诵一下，而且每个新来的成员都要求在三周内背出来。背出来后，还需要严格遵守，一旦违背，必将严惩。十诫之中，第7诫最重要，曾经有一位较年长的成员违反了这个诫条，结果被处死刑。

然而在这场运动开始一年或两年后，天条的约束力似乎降低了不少。天王自己便坐拥后宫佳丽三千，杨秀清和天王义妹也有些不正当的关系。既然太平天国领袖其身不正，也无怪严刑苛法在群众当中虽令不从了。

从一方面看，《天条书》的十个诫条及其阐释都非常强调一点——不得崇拜邪神，这直接导致了对其他宗教肖像的大肆毁坏。太平军所到之处，庙宇、塑像、祭器，无论价值如何，都被悉数毁坏。无数珍贵的遗迹和古代祭器被损害。名刹古寺也被他们破坏，曾经的名胜如今看去已经一片荒芜。

太平天国的高官都一心想通过宗教教义来给群众洗脑。所有人都强制参加安息日礼拜，而对于太平军的各级官员来说，这就不是强制那么简单的事了，因为他们需要充当导师或神父的角色。太平天国以25户为一两（译者注："两"为太平天国农村政权基层组织），每个两的礼拜由一名官员负责，每月至少要组织一次大型集会，听诸王或高官布道。没有充分的理由，各级官员是不允许缺席的。第一次违反，戴枷锁7周，杖责1000，第二次违反直接处死。呤唎亲身参与过这样的仪式，如果他没有听错，那么他记录下来的仪式上的领袖发言都是些爱国主义的说辞，号召大家追随天王，直到夺取胜利。

随后是唱赞美诗。除此之外，太平军还为重大场合规定了专门的仪式和祈祷文。忏悔的时候，悔罪之人完成了例行的祷告之后，还必须在水盆里沐浴，或者干脆浸泡在河水里。显然，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洗礼。在这之后，他必须祈求上帝引导他的灵魂，餐前一定要祷告，每星期与众人一起做礼拜，遵守十诫，远离各种邪神。如果谨遵这些规定，就可以得到上帝保佑，进入天堂。婚丧嫁娶、生儿育女、乔迁入宅，都有特定的祷告文。如遇大典，可能还要用牲口作祭品。普通的礼拜仪式上，需要敬奉茶水米饭，更加重要的场合还要敬鲜酒肉。

从所有这些书和诗歌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西方宗教的影子，但对宗教的解读以及他们的仪式还是带有中国的烙印，摆脱不了儒学和佛教的影响。起初洋人们还以为太平军是真心想让基督教在中国扎根，但后来他们发现，太平天国领袖们都很有些不伦不类，纷纷自称具有神力，尤其是天王和东王，他们自封的角色简直亵渎神灵。洋人很是震惊，于是便敬而远之了。虽然礼拜的外在形式与基督教仪式十分类似，虽然他们也作了不少努力想要教化百姓，但在洋人眼里，百姓的膜拜流于形式，而领袖又过于狂热，装腔作势，因此，在这场运动开始之初，他们本期待着一个基督教国家的诞生，但很快便不抱希望了。

有些人觉得，太平天国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教的不解与误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太平军有机会夺取天下，能与外邦往来自由，事情会变得不一样。这些人很清楚，太平天国的宗教错漏百

出，基督教的成分少之又少，多半内容都在亵渎神灵，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原始崇拜。但是，如果这些人希望打开中国的大门，迫使它与西方国家来往，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运动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太平军眼里，中国本土的宗教中蛰伏着虚伪与错误的因子，于是他们便大胆地加以抨击，并且敢于在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使用《圣经》。与他们相比，士大夫们支持的清廷极度保守，只有在太平军手上，洋人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要求更优惠的待遇。

但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洪秀全的这种“中西合璧”的宗教无疑是水土不服的，中国人对它十分排斥。对这种新宗教推崇备至的不外乎太平天国的几个领袖，或出于真心，或有意利用，但多数人从未深入了解过这种信仰。背不出十诫、缺席礼拜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恰恰说明了民众信仰这种宗教都是被迫的，并非出于本意。就算是天德王和忠王这样的人，从他们被俘后的供词中，我们丝毫看不出他们对这种宗教有什么兴趣，他们只在意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即便忠王在天京陷落的时候把自己骑的好马换给了幼天王，这也不代表他对天王的宗教感兴趣。可能只有从江西出发的人当中还有几百个虔诚的信徒。如果说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不该不拿自己的宗教当回事，那么普通百姓又如何呢？

从洪秀全及其追随者荒谬的宗教当中，从他们自封神明的行为当中，民众能看到任何值得效仿的东西吗？他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而是一群出身低微的农民、劳工企图借助拜上帝教来篡权夺位。即便世人觉得这真是宗教，那也是不合理的。对于民间的信仰，他们从正面抨击，对于读书人所信仰的儒家学说，他们不屑一顾，无怪乎这场运动既得不到民心，也留不住领袖，这两个成事的必备条件它都失去了。

第一次进军江宁时，他们似乎悟出了不少东西。他们看到了训练有素的军队背后所潜藏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他们从满人手中夺取天下。但是，第一波浪潮过去后，他们力量消耗很大，所有的军事行动变成了无目的的烧杀抢掠，天王则退居深宫，终日耽溺于宗教幻想，宫墙外民怨沸腾，对太平天国构成威胁的力量渐渐积聚，但这些他一概不理。

第六章　和社会制度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

第一节　太平军

太平军的勇气和锐气让广西巡抚周天爵很是佩服。1851年，他写信给湖北巡抚，提到了洪秀全及其手下有多么骁勇：

> 洪秀全者，蛮夷流寇也。悉兵法，始匿兵力，后出中军，再强军，终遣精锐，一败而二胜，系孙膑三驷之法。日前偶得逆贼一军目册，乃知其军制，系袭周之司马制，师有师帅，旅有旅帅。一军凡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人，较古制多百人。
>
> 洪逆之兵共九军，袭《禹贡》九等说。此书专述第一军，系洪大元帅亲率；九军同制。书已呈内阁。今叛军日众而官军渐怯，洪逆之兵法纪严正，非乌合之众可比；然官军无章可依，知退而不知进，屡教而不改也。

司马制是武王灭商建周后设立的，以12500人为一军，天子有6军，各诸侯国根据大小不同，分别有3军，2军或者1军。5师为1军，2500人为1师，分成5个营，每营500人，5卒为1营，4队为1卒，伍是最基本的单位，5人为1伍。

1853年的文献中，关于太平军有如下记载：

伍长管4卒，两司马管5伍长，25人。旗长阔俱2尺5寸。

卒长管4两司马，104人。旗长阔俱3尺。

旅帅管5卒长，525人。旗长阔俱3尺5寸。

师帅管5旅帅，2625人。旗长阔俱4尺。

军帅管5师帅，13125人。旗长阔俱4尺5寸。

军帅以上还有监军、总制、将军，每一级军官的旗长阔都比下一级

军官多半寸；他们再往上是指挥、检点和丞相。据称太平天国陆军共95军，水师9军，工兵、地雷兵等2军，各种工匠6军。官兵、文书和杂役共3085021人。

上文所列军官都是平民，他们之上还有贵族和诸王，有些在军中有职务，有些则只处理政务。东王、西王旗有9尺5寸，3等王以上旗帜都是方的，从4等王、贵族到总制级别的军官，旗帜就是三角形镶边的了。每低一个级别，旗帜就小5寸。官印也是分等级的，东王是6寸长3寸宽的大印，军帅用的则是2寸长1寸宽的印章。

太平军共有分5师，分别为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和中营；每个师有5个旅，分别为前旅、后旅、左旅、右旅和中旅；每个卒从1到5编号；4队分别为东队、西队、南队、北队；5个伍分别由“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伍长带领，每个伍各辖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伍卒。每个人的称谓都写在一块4寸见方的布上，戴在胸前。军中第一个人的称谓应该是“前营前一东刚强冲锋伍卒”，以此类推，最后一人则应称为“中营中五南威奏捷伍卒”。

周天爵信中提到的这一军最初是在广西平南县组建的，军旗为黄色。军中各师来自不同地区，第1师出自广东桂城，余下的2、3、4、5师分别来自广西平南、桂平、苍梧和武宣。出广西后，他们又在别处招募过几个旅的兵力，其中一个旅就是在太平军抵达湖南道州后才增补的。太平天国文献对其余的8个军都并无记载，但可以肯定，这些军队都是在1852年以后才组建的，而且，书里提到的这一军既然在湖南增补了兵力，说明那个时候就连这支军队也并不完整。根据最近的文献记载，太平军攻陷永安时共有37000兵力，其中有效兵力不过5000多人。后来太平军势头大好，不少人前来投军，于是当初第1军的兵士就变成了后来各军的将领，或是改当了文职官员。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自身能力不够，又是骤然升迁，根本无法胜任新的官职，这也是太平军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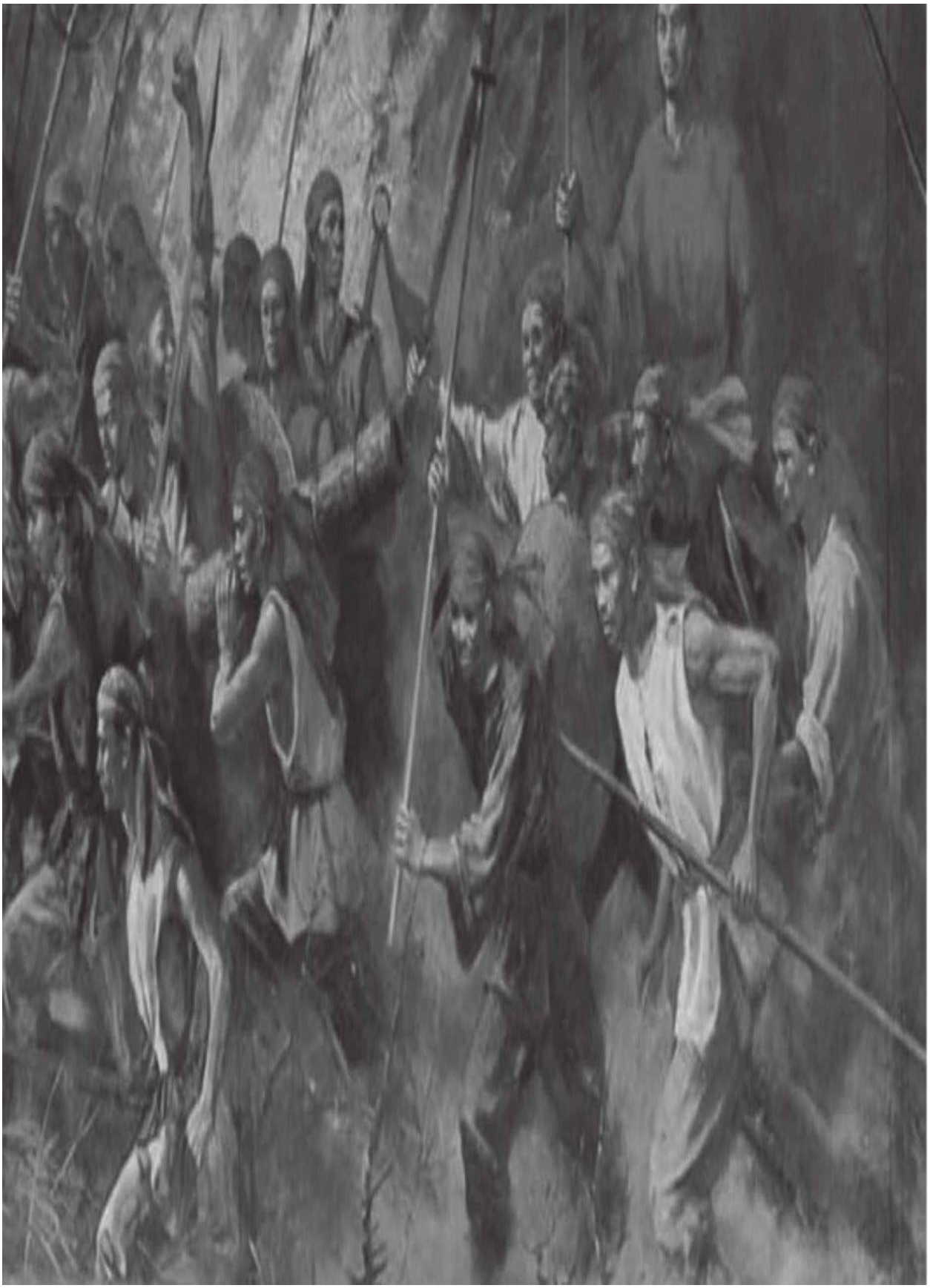
太平军军纪森严，若真能一以贯之，倒有可能发展为一支堪比克伦威尔铁军的部队。除了日常需要做到令行禁止、有条不紊，太平军将士还必须学习十诫，早晚礼拜，不得接触烟酒，并且要远离女营；行军时，所有装备、粮食、炊具和油盐等都需要官兵自行携带，身强体健的官兵，只有在一定级别以上才能骑马，并不得强令军中下级或军队以外的其他人为自己服务；任何人不得入乡造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禁止劫掠店铺或官署；不得在途中铺户堆火困睡。

到攻下江宁的时候，太平军应该至少按第1军的军制组建了5个主力部队了，但是其他几个军的官兵不可能像第1军那样训练有素，军队供饷也出现了短缺。

太平军并无统一军服，头巾也各不相同，其组队、运作和行军方式都与美国大不相同；但太平军令行禁止，可见军纪森严。军中枪炮虽多，但少有火绳、毛瑟，武器多为刀剑矛戟，另有少数弓箭。

> 所有女性被集中到别处居住，通过做工领取工钱，且有专人监管；她们被告知，这只是临时的措施，以防军中产生混乱；如有男性进入女营，立刻处死，即便是父亲和丈夫也不行。[1]

后来组建的军队沿用了同样的军制。至于宗教信仰，他们始终坚持，也许早期的太平军官兵确实受到过这种信仰的鼓舞。军纪也一样严格，擢升提拔都要靠军功。军中一时人才济济。但是火器自始至终都供应不足，不过朝廷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难题。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末期，军中兵士便可大致分为3类，一类是服役6年以上的，一类服役3年，第三类是刚入伍的新兵，人数远在前两者之上。而每一类兵士又可分3等，按其作战骁勇程度，最勇者会被挑选为枪手或骑兵，抬枪手和戟兵次之，长矛步兵最弱。枪手配火绳枪、双管枪、毛瑟枪或小型手枪，骑兵装备相同。抬枪需4人搬运，射击时需用三脚架支撑。长矛即顶端装有尖物的长竹竿，长8尺到18尺不等。军中来自北方的士兵配弓箭，实战经验证明，这种武器比火绳枪更有用。



△太平军的服饰并无定制，一般是裹头、扎巾、短衣、花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蓄发系长穗，飘飘下垂。遇有行军打仗之时，则穿号衣。老年士兵可以不穿号衣，虽无官职，也允许穿着短袄。另有“腰牌”制度，凡天国兵士，都在腰带上佩挂一块长方形木牌，上写部队番号及官长姓名，并盖有火印，以此作为出入军营的凭证。

战场上，长矛步兵是打头阵的，戟兵第二，枪手和骑兵在队列最后。

太平天国的文献对女兵和女营都有记载。到了战争后期，女兵几乎已经没有了，不过妇女心甘情愿跟随丈夫行军的例子倒是有。呤唎在书中说，“早些年这些妇女希望能够上战场厮杀，她们并不比现役军官逊色，但后来却被隔离到了单独的营地里，只有参加宗教仪式的时候才与男性在一起。”太平军早期的文献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定营归要》第5条中写道：“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行营归要》第5条中也有类似关于“军兵男妇”的规定。1852年4月5日，攻占永安前夕，太平军发布了一份文告，文告命令男女官兵都应提起刀剑，勇斗小鬼。

从这些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太平军中是有女性上过战场的。有文献称，运动初期，有“二女匪首九儿及姊三”加入了太平军，她们手下共4000官兵，驻扎地点与太平军其他部队不在一处。攻克江宁之后，女性在战场上的使命显然就结束了，她们被集中到了专门的营地，与自己的男性家人分隔开来。这时男女有了明确的分工——男性还是主要负责打仗，女性则开始做一些更加适合她们的事情，比如缝制衣物、军旗，装配弹药，或赶制其他战场上必需的物品。女营中是否有天京的官员或士兵的家眷，我们并不清楚，但到了后期，营中似乎只有丈夫不在身边的女性，或是尚未出嫁却又无家可归的女子。

太平天国一反中国自古惯例，让女性参军，其原因尚不明了；民国初年女性为国家大业奋斗，最近俄国妇女又参加了世界大战，她们秉承的也许都是同一种精神。女性首领前来投奔太平军，也许就是基于同样的观念。但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她们便不能再上战场了，这与最初接受她们参军时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这又恰好强化了另一个观点：朱九涛最终的目标就是整个国家，他早就预见到，他的胜利不能只依靠战争，因此，在他的引导下，妇孺也加入了成年男子的行列，成了助他实现最终目的的一股力量。

第二节　政治和社会机构

太平军最关心的便是完成军队组建，攻打全国。自从1848年大战“妖魔”开始，一直到1853年攻下江宁，太平天国一直都没有自己的都城，其文官政府一直都只是一个雏形。

按洪大全供词中的说法，1850年12月，太平天国至少已经有了两个部，即吏部和户部，分别由两王各自掌管；另外还有一名监军。1851年，各项制度相继建立，太平天国的衙门也开始粗具规模，其官制趋于稳固，其他制度也更加完善。自此，太平天国已不仅仅是一个起义队伍，它已经具备了军队和国家应该拥有的核心机构。

建制过程中，第一步就是确立太平王，即天王的最高领袖地位。4月19日，杨秀清称被上帝附体，正式授意洪秀全为元帅及太平天国主上。关于这件事，文献记载如下：“天父谕众小曰：‘众小认得天父天兄真么？’众小对曰：‘认得真天父天兄。’天父又曰：‘众小尔认得尔主上真么？’众小对曰：‘认得真我主上。’天父曰：‘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顾主顾王，一个都难也。’”

在此之前，元帅是杨秀清，但那以后，直到长沙之战结束，发号施令的人就变成了洪秀全。他是这场运动的首领，与天德王平起平坐，天德王本人则躲在暗处。不过长沙之战后，情形又发生了变化，所有重要告示改由杨秀清发布，或由他与西王萧朝贵一起发布，但实际上那时西王已经阵亡了。

到了1851年11月，太平天国的体制趋于稳固，在两位共同的领袖之外，还封了5王，东王杨秀清为太平军统帅，分管东部；西王萧朝贵为副帅，分管西部；南王冯云山为前卫将军，分管南部；北王韦昌辉为后卫将军，分管北部；翼王石达开则负责辅佐天朝。

这基本就是一个纯军事组织，它的创立者还怀抱着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式的理想。所有财产都是公有的；如有私藏金银者，一经发现，必会重罚。这种体制在天京存续了很久，所以直到最后，天京的军事功能依然要强于民事。所有官兵和因公在外者的家属的开支都由公库拨付。每到安息日，官员必须填好领货单据交给公库，再由公库的管理人员将物品分发到个人。两司马每周可领取100钱，普通士兵50钱。一个25人的小组分发200斤大米，7斤油，7斤盐。购买其他食物也有津贴，但这得看领袖的意愿。此外还有专门的礼拜津贴。

此后太平天国政府的发展并无明确的踪迹可循。到了政府基本建立的时候，官员的名单就有一长串，至少书面表现如此，文官的级别划分与武官类似。不难想象，这份名单上的大部分官员都效力于天京的衙门，或是诸王各自掌管的机构，不过理论上也有一些官员供职于天京之外，太平军控制这些地区后，是想加以治理的。总体而言，这些衙门都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太平天国从来都没有明确划定过自己的疆域，除了通过武力控制的几座城池外，他们从未长期治理过任何地方。

在1856年东王被杀之前，都城天京一直处于他的掌管之下。太平天国的六部是后来仿照北京的衙门建立起来的，另有独立的部门负责邦交。这倒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六部制并非满人创建，而是前朝就已存在。起初五王凌驾于六部之上，但后来这几位王的作用逐渐向枢密院的方向演变，主持军务成了他们的主要职责，六部则交由丞相打理，丞相的地位在诸王之下。

分封那么多王究竟是为何，我们无从知晓，或许为了是仿效周朝，将天子领地周边的土地分封给封建诸侯，也或许是出于别的目的。如果天王的观念中确实存在早期的儒家所主张的分封制，那么我们可以判断他的目的就是分散权力。对于这样的体制，天德王并不认同，因为这种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就算天王真有这样的意图，那么说实话，他的意愿从未实现过，因为直到最后，太平天国的政府基本还是只有军事功能。

五王之中，最有实力的两个在前往江宁的征途中就阵亡了。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只有他们两人才有能力对抗杨秀清。这两位王死后，权柄落入杨秀清一人之手，他很快就变得狂妄自大，不近人情，还与北王和翼王结下了不解之仇。他借上帝之名斥责洪秀全，并逼迫洪承认他为圣灵，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他企图篡权夺位的行为还远不止这些，懒于作为的天王终于被激怒了，1856年，他在翼王和北王的协助下除掉了杨秀清。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王总想居天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而变得日益残暴，还杀害了翼王的家人。最后江宁城里不堪其压迫的人终于联手把他杀了；但此后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经江西、湖南、广西，抵达云南和四川，最终在那里被朝廷抓获。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时代狮心王（译者注：即英王理查一世）式的人物。

翼王石達開肖像

△石达开（1831—1863），小名亚达，绰号石敢当，广西贵县（今贵港）客家人，太平天国主要将领之一。1851年12月，太平天国在永安建制，石达开晋封“翼王五千岁”。1857年，封“左军主将翼王”，天京事变曾封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军民尊为“义王”（本人谦辞不受）。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十六岁受访出山，十九岁统帅千军万马，二十岁获封翼王，三十二岁英勇就义于成都。一生轰轰烈烈，体恤百姓民生，生平事迹为后世所传颂，被认为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最完美的形象”。

到了1858年，最初被封王的5人死的死，走的走，于是洪秀全便把自己的两个兄长封了王，并且越来越依赖于他们。

> 自行降诏言杀东、北王之后，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因其弟洪仁九年（1859年）之间而来，见其弟至，格外欢喜，一时好乐，重爱其弟，到京未满半月，封为军师，号为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封过后，未见一谋。天王再而复思，又见各旧功臣久扶其国，心不忿意。天王见势不同，自翼王他向，保国者陈玉成与我而为首，那时英王名显，我名未成，日日勤劳，帮为运算，凡事不离。天王见封其弟两月之久，一事无谋，已知愧过，难对功臣，后而先封陈玉成为英王。封陈玉成之后，见我日有战功，勤劳其事，对我不能……封我为忠王。[2]

先例一打破，便一发不可收拾，有功之臣中怨言四起，天王只得继续封赏，而实际上受封者当中有不少人加入太平天国时间并不长，于是一批老臣自然会要求同样的封赏。在贿赂之风影响下，买官的人越来越多。“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于是天王又只得将诸王分成三六九等，但这样一来，真正有才能的人又被疏远了，局面更加混乱。据说到了太平天国末期，各个等级的王已经封了2700名，实际上这些人就是一批徒有虚名的官员，真正有些本事的人不过三四个。这些人还组成了一个类似于议会的机构，军队征讨、防御等国家大事，必须经他们批准。

王爵之下还有其他爵位，其中为世人所知的官爵名称只有13项。封王停止之后，洪秀全在侯爵之下又设立了5爵，其等级实际与侯爵相当，名称都十分古怪，称为“天豫”“天燕”“天福”“天安”“天义”。受封这几等爵位的只有14人，因为当时王号已经泛滥，多封低级别的爵位也没什么意义。实际上这些头衔也确实不受待见，在清廷眼中也显得荒诞之极。

太平天国从未明确划定疆域，因此六部根本无法实现和平治理。但是太平军所控制的地区必须有官员管理，于是相对有些能力的“老弟兄”就受到了提拔，被派往这些地区。为了方便治理，太平军在天京以外的领地被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12500户人家，再往下的划分方式与军队体系类似，最小的单位为5户，而最主要的单位为两，由25户人家组成，受两司马管辖。两司马上级官员的称谓与军官完全相同。一省之内最高的行政单位为郡，很明显，郡对应的是清政府治下的府；郡以下是州和县，州县再往下就是12500户组成的行政单位了，这样的单位可组成一军，在每个州县都有两到三个；每户人家都要有1人在军中效力。两司马要负责自己辖区内的税收、财政、礼拜和教育事务，还需要监督孩童以及新攻下的区域的成年人学习十诫。每个两都有自己的陶匠、铁匠、木匠、泥瓦匠，可以自给自足。

与军制类似，太平天国也仿效了周朝的行政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天王认为自己是土地的所有者，并按其子民的需求将土地分给他们，而民众则必须在司马的管理之下缴纳赋税、供应粮食和其他物资，每个两负担25名兵士的开支。

虽然这一制度从没有完整地推行过，政治体制也从未取代过军事体制，但负责军队供给的部门却是成立并有效运作起来了。这些部门官员众多，分工细致，每位官员专门负责一类物品的供应，如粮、盐、油、炮、火药、炮弹、硝石、铁和军旗。分管物资供应的官员也是来自哪一行的都有，比如工匠、医师、药师、商贾和伙夫。从这样的官制可以看出，不少文献中称太平天国都城和主要城市的政府是社会主义军事型政府，也是确有其事。

洪秀全本来应该是想根据产出将土地划分等级，再根据农户的需要将土地分给他们，并以这种制度为太平天国的纲领，但这一制度究竟有没有实现是值得怀疑的。连年征战，军队补给必须得到保障，农民一旦不愿配合，后果不堪设想。在太平军控制的区域，农村地区人口也需要缴纳赋税，但相比清朝治下的地区，他们的负担要轻得多，另一方面，他们的作物能以公平的价格售出，而不是被强行收走的。除了推行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破坏庙宇，损毁造像，禁止饮酒和吸食鸦片，太平军尽了一切努力来发展农业和贸易。根据当年的统计，1858年到1862年间，太平天国治下的茶叶出口量有所攀升，丝绸出口维持原状。国内不征收过境税，贸易发展空前自由。

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太平天国衙门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播宗教。上

自天王本人，下至两司马，所有文武官员都必须时时记得向民众宣扬新的信仰，并督促他们学习十诫，参加祷告。关于太平天国的安息日活动，前文已有记述，仪式通常由官员或加入太平军较早的成员主持，他们自己和清廷的文献都表明，这些仪式都是定期举行的。

女性地位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说到过，她们曾经入过行伍，但攻取江宁后又被隔离开来。所有女性，无论出身如何，都会被强制结婚。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寡妇守节是一种美德，但太平天国却提倡她们改嫁。由于他们的宗教源自《圣经》，而其律法当中对违背道德的行为惩治相当严厉，所以理论上讲，他们推崇的应该是一夫一妻制，但事实并非如此。洪大全曾供述说，天王妻妾成群，而幼天王也在自己的供词中证实了这一点。清军克复江宁后，幼天王供述说："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的父亲。我有88个母后，我是第2个赖氏所生。9岁时就给我4个妻子……"将女性单独隔离的做法显然并不是用来反对一夫多妻制的，至少权贵们不受限制。不过太平天国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较之清朝，女性所受的压迫没有那么沉重，比如缠足的习俗就被废除了。

天京的衙门成立后，最先推行的举措之一便是确定了科考制度。太平天国的科考仿效古制，其目的也是甄选文武官员。制度确立后确实进行过几次科考，但不考四书五经和清代所有书籍中的内容，而改考《圣经》和太平天国的书。第一次科考，文论题目就是《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诗赋题目为《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

第七章　曾公出山

诞生了一代名臣的曾氏家族，是中国六大世家之一，曾氏先祖曾子是孔子最有建树的门生之一。曾国藩是这位宗圣的70世孙，而他的直系祖辈则是湖南湘乡县的农民。曾国藩家境并不富裕，但因隶属曾氏宗族，所以曾家在当地也算有些名望。为承继先祖的学士遗风，曾家让子孙读书应考，以保不辱没书香门第的名声。曾国藩的祖父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曾国藩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国藩的父亲读书也算勤勉，却屡试不中，考到最后，终于和自己的大儿子在同一年中了秀才。这在当时并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看出科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降生在这个贫寒之家，据说他出生时伴有异兆。他4岁开始读书，8岁前已读过五经，并开始学写文章。5年后，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他与欧阳氏定亲，等两人年长些便可完婚。

1826年，曾国藩第一次参加府试，名列第7。1832年，他参加院试，虽说成绩尚好，却还是落榜了。1833年，他和父亲都考中了秀才，到这一年为止，他的父亲已经考了17次了。次年，曾国藩赴长沙参加乡试，中了第36名举人，并于同年入京，准备参加来年的会试。然而他前后参加了两次会试，均未考中。1836年，他借了些盘缠，开始游历江浙。身为举人，他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他并不满足。游历途中，他看到一套书，认为极好，便用借来的100两银子将这套书买了下来。他带着这套书回到家乡，仔细研读了1年多，准备第3次赶考。

△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山东嘉祥县）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与其父曾点同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子主张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1838年初，又苦读了一年的曾国藩动身赴京。那时他手头已十分拮据，只得借了32吊钱作为盘缠，到京城时已经花得只剩3吊了。那时候，从他的家乡到京城，可谓长路漫漫，水路陆路加起来要走上一个月，一般来说，这段路40两银子是少不了的。这一次，曾国藩终于中了进士，随后又通过了殿试。6月23日，他进了翰林院。

金榜题名的曾国藩终于可以入朝为官了，他效忠清朝的生涯就此开始。不过他的应考生涯却还没有结束，因为翰林院内还有选拔考试，以确定不同的等级。曾国藩回乡小住几日后就返回了京城。他工作勤勉，在翰林院内步步升迁，同时在京城担任一些较低的职位。从他这个时期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翰林院的那些饱学之士过着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他们时常吟诗作赋，畅所欲言。曾国藩俸禄不多，常常入不敷出，详情我们并不清楚，唯一知道的就是1842年间他租住的宅子每月的租金是15吊钱。他把自己的所得慷慨地与家人分享，或是资助京城里贫困的湖南老乡。他时间充裕，正好用来埋头苦读，因此官运倒也亨通。1843年，翰詹大考在圆明园举行，考试由道光帝亲自主持。参考的翰林共有123位，曾国藩的成绩排名第6，位列2等，于是，他得以在翰林院内升任较高的职务。在家书中，曾国藩告诉父母，在清朝，得此荣耀的湖南人里，他是第3个。

同一年，曾国藩被钦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当年和次年，他又获得了加衔，并在宫中担任职务。加官晋爵似乎并没有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就连他在成都任考官时所得的1000两银子的酬金，也全部被用来资助穷亲戚了。1842年一整年，他的开销高达600两白银，其他年份应该也差不多。在四川任职期间，最让曾国藩厌烦的就是交际，他常常抱怨，除了当考官，还有不少应酬，四川湖南两省前来向他求对联的人络绎不绝；还有不少举子来向他借钱，无论有借无借，多借少借，都需要婉言款待；此外请酒拜客也是常有的事。此前很久，曾国藩就曾表示自己十分反感京城的应酬活动，但那时他还比较自由，不愿参与的他可以不参与，并且可以只结交那些能帮助自己修身处世的人，而不必为了沽名钓誉而去攀附权贵。然而成都应酬频繁，还不能推辞，再加上蜀地天热，

他又身体不适，因此更觉得烦不胜烦。

△现存法国的圆明园写真画。

1847年，曾国藩迎来了最后一次大考，通过这次考试，他成功进入了内阁。自清朝建国以来，除了曾国藩外，整个湖南省没有任何人能在37岁时就进入内阁，放眼全国，近年来能在10年之内从翰林院进入内阁的也只有区区2人。他还被授予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皇太后和道光帝先后崩逝，曾国藩作为礼部侍郎为丧仪奔忙，并因此受到朝廷赏赐，上下三代共享此殊荣。

曾国藩很快从礼部调任，六部之中，每个部的侍郎他都担任过。1852年，太平军在永安突围，朝廷接到消息后，问罪于乌兰泰和赛尚阿，命曾国藩与刑部官员商议如何处置二人。曾国藩认为军务关系重大，奏请朝廷严惩，却被咸丰帝驳回，或许是因为当时优秀将领奇缺，皇帝事从权宜才做此决定。但这件事说明，这个日后将重整军队、平定叛乱的人，在性格上有其刚直的一面。

为官数年，曾国藩一直想回家探亲，但一来他囊中羞涩，二来他也不愿因此失去升迁的机会，所以一直没有成行。虽说家里有人入京来探望过他，他的弟弟曾国荃还在京城与他住了一些时日，但他还是想回趟乡下，见见亲友，图几天清净。1852年7月，他终于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朝廷任命他为江西主考官，还给了他60天的探亲假期。然而从京城赶赴江西的途中，他却接到了噩耗，他的母亲已于7月28日去世。于是根据当时的习俗，曾国藩应放弃官职，回乡丁忧。于是他改道前往湖南，决定回家为母亲守丧27个月。

9月26日，他在武昌得知太平军正攻打长沙，且已僵持了一段时日。于是他绕道而行，从湘阴上岸，取道宁乡，于10月6日抵达老家。在他丁忧期间，太平军撤离长沙，沿江而下往江宁去了。

我们应该还记得，到此时为止，朝廷军队唯一的一次胜利是江忠源率领的乡勇取得的。而当时已被革职的赛尚阿是第一个意识乡勇的重要性，并在广西招募了3万勇军的人。长沙一役，江忠源率2000乡勇迎敌，其战斗力远远超过其他规模相当的军队。太平军撤离后不久，湘地便盗匪蜂起，湖南巡抚对此乱局已才穷智尽，无力应付。除了江忠源率领的2000勇军，罗泽南和王鑫手下还有1000多民兵。江忠源在宝庆成功镇压了一次土匪叛乱，此后人们便把剿匪的希望寄托在乡勇身上。曾国藩本人对这些民兵的价值也十分首肯，认为他们足以维护村县的秩序，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太平天国洗脑，抛弃了儒学传统的太平军，他并

不确定乡勇能否应付。

年底，湖南巡抚接到谕令，命他传咸丰帝旨意给正在家乡丁忧的曾国藩，令其帮同从湖南乡民中招募民兵，并主办团练。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了湖南巡抚转来的寄谕，但他不想受命，认为自己应在籍守制直至期满。然而国难当头，他又当临危受命，守制之事是暂可放在一旁的，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受到清朝贵族们的阻挠，而他恰恰又必须向他们求助。他自己认为，一旦接受谕令，成功的把握只有二成，失败的可能性倒有八成。好在他还听得进劝说。有几位在他心中颇有分量的朋友亲自登门，请他出山。就在此时，武昌陷落、大局动荡的消息传来，也对曾国藩产生了不小的震动。1月26日，曾国藩动身去见湖南巡抚。他想先用新军镇压当地土匪，再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事关紧急，曾国藩很快便走马上任。1月31日，他向朝廷呈递了奏折，陈说自己的计划。他见湖南受太平军威胁，防御兵力又很弱，便提出在长沙建大营，本省所有的州县设立募勇处。已加入乡勇，接受过训练的民兵可直接入伍，送往长沙集训，然后再派驻省内各地镇压盗匪。但是，就在这同一份奏疏中，他再次请咸丰帝恩准他回乡丁忧直至期满。

罗泽南率领他手下3个营的勇军来到长沙，成了曾国藩所组建的新军的核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湘军”。曾国藩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制度，要求所有人遵守。曾国藩对军纪严明与否一向非常看重，因此，他制定的制度非常严格，他不希望看到新军变得和朝廷军队一样散漫。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国虞率1万多叛军在浏阳起义，但被江忠源的楚勇一举击溃，曾国藩的新军士气因此高涨。

很快，让新军小试牛刀的机会来了。3月1日，长沙接到消息，太平军在耒阳和常宁会师，嘉禾也受到威胁。800名楚勇和湘勇被派去镇压，结果他们在衡山县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太平军。

可想而知，朝廷军队的将领们对新军必然有所抵触，而需要给新军拨款维持其正常开销的文官们态度也是不冷不热的。但这支军队对于朝廷的价值不言而喻。3月12日，湖南总督和巡抚接到谕令，要求他们设立征募点，继续招兵扩大这支军队的规模，并确保储备充足以维持正常开销。

但是曾国藩很快遇到了新的难题。太平军进攻后没多久，各地都出

现了盗匪，急需民兵保卫乡里免遭抢掠，然而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成百成千的民兵被招募去外省打仗，百姓当然会对征兵怀有敌意。盗匪们在各个村县横行霸道，如果不将其剿灭，就很难说服乡勇官兵们放着湖南不管，而跑去管别的地方。

△湘军水师。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有另一方面的压力，朝廷一直在催他加紧练兵，然后将派这些人去对付太平军，因为那时太平军已经对清政府存亡构成威胁。曾国藩既不能抗旨不遵，又不能置地方于不顾，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所以他必须想一个两全之策。3月24日，曾国藩上书咸丰帝，称先剿灭湖南盗匪才是明智之举，且势在必行。当时各地会党众多，天地会是其中之一，它的大多数成员加入了太平军，或在湖南以太平军的名义活动；除天地会外，还有不少名称古怪的会党。这些社会团体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大规模的帮派，他们躲进深山，成为亡命之徒，湘东南和湘西南地区尤为严重。官府不是不知道这些帮派的存在，但他们不敢镇压，因为这些帮派长期肆无忌惮地发展，已经变得很难对付了。各个帮会的目的有所不同，有些是为宗教信仰，有些是为兄弟结拜，还有些纯粹是为了做强盗。

这些为祸一方的组织近来又有新的力量注入，因为当时有许多逃兵没钱回家，又不能重回军营，只能到处流窜。长年存在的流民问题和贫困问题在那段时间极度恶化，导致流浪人口激增。对付这些影响社会治安的群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倾全军之力去平息一个县的动乱，直到这个县恢复秩序，整个部队再转移到另一个县。只有这样，湖南才能恢复安宁，军队也才能放心离开。针对盗匪流窜的问题，曾国藩还专门设立了审案局，根据被捕盗匪所犯案情情节的轻重来判定相应的惩处措施。对于曾国藩在奏疏中提出的要彻底清剿盗匪的想法，咸丰帝给了肯定的答复。违法作乱者之中，一部分在案发当地就被惩处，另外很大的一部分都通过曾国藩的审案局被绳之以法。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曾提到过，这个时候江忠源和他的部队正在赶往南昌的途中，他要赶去增援，把太平军挡在湖南的大门之外。行军途中，江忠源抽空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歼灭太平军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集江西、湖北、湖南和安徽4省之力，造出数百战船，并从广东和福建调数千人来驾驶。这几个长江沿岸的省份平定后，便可攻打江宁、扬州和镇江，从而迅速剿灭太平军。江忠源的提议很好，因为如果先前长江水师具备足够兵力，太平军是不可能到得了江宁的，况且当时水道完全在朝廷军队掌控之下，水路必然畅通无阻。但曾国藩对这个建议没作出什么回应，因为当时他兴办团练必须求快，而新建水师会耽误时间。

然而，虽未答复江忠源，但曾国藩还是仔细权衡了他的建议。采纳

建议确实会耽误时间，但如果这个建议能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那么就算耽搁也无妨，毕竟前期准备不充分，结局只会一败涂地。况且就算只组建陆军，要等这支队伍强大到足以将湖南的叛军盗匪驱逐出去，那也是需要时间的。而组建一支小型的水师也要不了太久。江忠源在了解了太平军的实力后，又写了几封信给曾国藩，提醒他不要忘记，只要太平军能从水路来去自由，朝廷军就不可能一直占着先机，所以，组建水师势在必行。

第一个方案是从海路把广东的大型战舰调到长江，同时将快蟹船和拖罟船从广东梧州沿内河调往长江，中间会经过短距离的陆地运输，到湘江再重新走水路，最终与大型战舰汇合。曾国藩和湖南巡抚曾共同将这个方案上奏咸丰帝。

皇帝还没发表意见，麻烦就出现了，新军和官军起了冲突，其实这也是不可避免的。8月17日，湘军与提督手下的部队发生斗殴，曾国藩责罚了这些民兵，但在9月6日，两个部队间又发生了第2次冲突，这一次，曾国藩请提督按军法处置，提督并没有照做，而两天之后，涉事的官军部队袭击了塔齐布，要不是躲到了屋后的草丛里，他几乎性命难保。官军一把火烧了塔齐布的住所，竟然还转过头来袭击曾国藩。巡抚听到消息后，车轿都来不及让人准备，便直接跑着去了现场，经他一番劝说，官军这才收手。

此事发生之前，曾国藩就想过要到别处去训练湘军，袭击事件一出，他干脆将想法付诸实施了。他把大营迁到了衡州，又将新军派往湖南东部和南部边界各镇，既可对付盗匪，又可防止太平军从江西入侵湖南。

9月15日，曾国藩上书解释迁营缘由。他说因为盗匪肆虐，新军必须去维护治安，因此他把新军调离长沙，派往受盗匪骚扰的地区。此外，太平军还有可能从江西向湖南进军，路线有4条——第一条路线是通过平江，平江与江西北部战略重镇义宁相邻；第二条路线是通过茶陵、攸县，这两个县可连接江西吉安；第三条路线取道瑞州，从地处湖南中部的浏阳进入；第四条路线经袁州和萍乡到达醴陵。曾国藩没有派兵去平江，因为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其他几个地点都已派兵把守，以他手上有限的兵力精心布防，而衡州大营则可运筹帷幄。在这份奏疏中，他并没有参官军和朝廷将领一本，有人说这是他宽宏大量，但反对他的人说这是他谨小慎微。

太平军迅速向北方和长江上游方向扩张，江西湖北已被收入囊中。咸丰帝的谕令一道接着一道，催曾国藩赶紧出手。接了几道谕令后，曾国藩呈了一道很长的奏疏上去，说自己打算组建水师，已经从广东调了几艘战舰过来，衡州也正赶造能够装载千斤火炮的战船。皇帝在朱批中答复道，安徽陷落，太平军正溯江而上，因此责令曾国藩加紧出兵，以解朝廷燃眉之急。

朝廷一再催促，曾国藩只好又拟了一道奏折，逐条陈明无法加紧发兵的理由，共有5条。其一，永兴境内有匪徒，广东通往湖北的道路阻梗，眼下只有83门火炮运达。另外，战船新造和改造自动工之日起不过80天左右，需等到新年过后尚可完工。其二，安徽、湖北告急，朝廷一则要他沿江东下援皖，二则要他驱逐楚地太平军，既要行军又要克复，他很难做到两全。不过他已经派江忠源、江忠濬和另一名将领率3000勇军前往增援，以济燃眉。其三，他已同湖南巡抚及江忠源等人商议，可否汇数省份之力合防，以守湖北。武汉三镇为长江中游战略要地，能扼住通往四川、广东和北方的要道。太平军穿过安徽，占据黄州、巴河一路的目的，就是为了拿下武昌。控制住了武昌，就相当于控制住了通往江宁的水路，因此，相比增援安徽，守住武昌才是最重要的。他提议先合湘鄂之兵共同防守，阻止太平军再度攻克武昌；随后再逐一清剿下游几处要地的太平军，若能进一步与皖赣形成合防，则终可肃清太平军。这是他与江忠源和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人共同商议的策略。其四，湖南盗匪肆虐，在东南部的衡州、郴州、永州和桂阳尤其猖獗，同时还有许多来自江西的盗匪窜入茶陵和安仁。常宁、嘉禾、蓝山和永兴也遭其抢掠，已派军队前去攻剿。现下船炮尚未齐备，盗匪之乱尚未平息，这种关头，他如何能撤回勇军，赴鄂皖增援？其五，如需出兵，必先解决粮饷问题。湖南藩库已无力支持，军队出省之前，这一难题亟待解决。

从这份奏折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个性冷静沉着，没有充分准备绝不发兵，此乃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贸然出兵，难免会重蹈江忠源兵败身死的覆辙，苦心经营的事业就要毁于一旦。他善于洞悉问题的症结所在，危局当前，朝廷高官乃至皇帝的阁臣们纷纷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而曾国藩却总是不乱方寸。他似乎总比身边的人看得更加长远。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一事，最终的胜利才是关键，眼下诸事未善，没有更充分的准备，是无法成为最后的赢家的。他不仅世事洞明，而且极有耐心，因此他能坚持到所有障碍都被扫清的那一天；此外，他还知人善任，能找到合适的人为自己解决问题。对于曾国藩，咸丰帝几度失去耐心，几道谕令可谓气势汹汹，但作为九五之尊，他竟从未对自己的

这位臣子失去信任，这一点相当难得，毕竟曾国藩花了很长时间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当年冬天，曾国藩与自己的同僚发生了一些争执，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叫王鑫的人，他提出要组建一支军队作为长沙的防守力量，湖南巡抚和布政使都已同意，让他招募3000人马。这原本是个不错的计划，但曾国藩觉得人数和准备都不够。此前，在派兵增援江忠源的问题上，他们就产生过分歧。后来，在1854年春，王鑫的部队和一部分太平军交手，歼敌30人，这一战最后被上报为一次大捷。原先的联衔奏稿曾国藩看过，也同意拜发。但是在呈递给朝廷的最终奏稿中，左宗棠做了一些增删，将王鑫的战果拔高，上报为大捷。这个举动激怒了曾国藩，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官员为了一己之私而谎报军情。此为后话。

曾国藩在衡州时，湖南巡抚派罗泽南率两个营的兵力去剿匪，部队1月5日经过衡州时，曾国藩与罗泽南见面，并商定了新军的组建规则和指挥原则。新军以营为单位，每个营的兵力是500人，另有180人负责其他各类事务。每个营可分为4个哨，每个哨又可分为8个队（护卫的一个哨只有6个队）。整套规则非常详尽，成为湘勇组建的基础。

为了加快军队组建，曾国藩在湘潭也设立了造船厂，与衡州原有的船厂一起赶造战舰。战舰一共有三种，最大的叫快蟹，中等的叫长龙，最小的是用渔船改造的，每艘小船上都安装了火炮。此外还另造了不少舢板和更小的船。

2月底，筹备工作终于做得差不多了，曾国藩终于向咸丰帝上疏，决定尽早出兵湖北。奏疏中提到，他的舰队包括一艘大型拖罟型的大型战舰，其余船只共360艘，四种类型，都可用作炮艇：

1.快蟹40艘，各载桨橹手36人，其余船员6人

2.长龙50艘，各载桨橹手20人，其余船员6人

3.舢板160艘，各载10人

昭武大將軍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二等侍衛靖侯諱文毅公像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他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快蟹船，船两侧有成排的桨橹，外形活似蜈蚣和螃蟹，船体通常漆成红黑两色，元明时期叫“蜈蚣船”，清代称“快蟹”，出没于珠江口外贸的黄金水道，抢掠过往船只财物。无风举桨，起风扬帆，必要时桨帆并用。大型“快蟹”每侧船桨有20多具，每具配两名壮汉，在水上行走如飞，利用奇快船速追赶“猎物”及逃避追缉。

4.改装渔船120艘，人员与舢板相同

除船员外，每艘船还配有炮手。

水师的招募工作不太好做，因为只有长期生活在水上的渔民能适应内河航行，普通村民都不习惯水上风浪，对这种新的生存方式望而却步。不过最后曾国藩还是招募到了足够的兵力，并从广西调了船炮手过来训练新军。到出发前夕，新军部队的兵力已达到5000人，共10个营，一半兵力乘快蟹前进，作为攻击力量，另一半乘长龙，作为储备力量。两批人马以不同的旗帜区分，进攻军队的旗帜是单一颜色，而储备部队的旗帜是多种颜色混杂的。这支舰队的将领由褚汝航担任。

陆军兵力也有5000人，塔齐布担任将领。但陆军每营人数不等，并不都是500人。

出征新军的总人数，算上所有将士、工匠、侍从和杂役，共有17000人。武器弹药、军需粮草有专门的辎重船运送，共有大米12000石，木炭18000石，盐40000斤，油30000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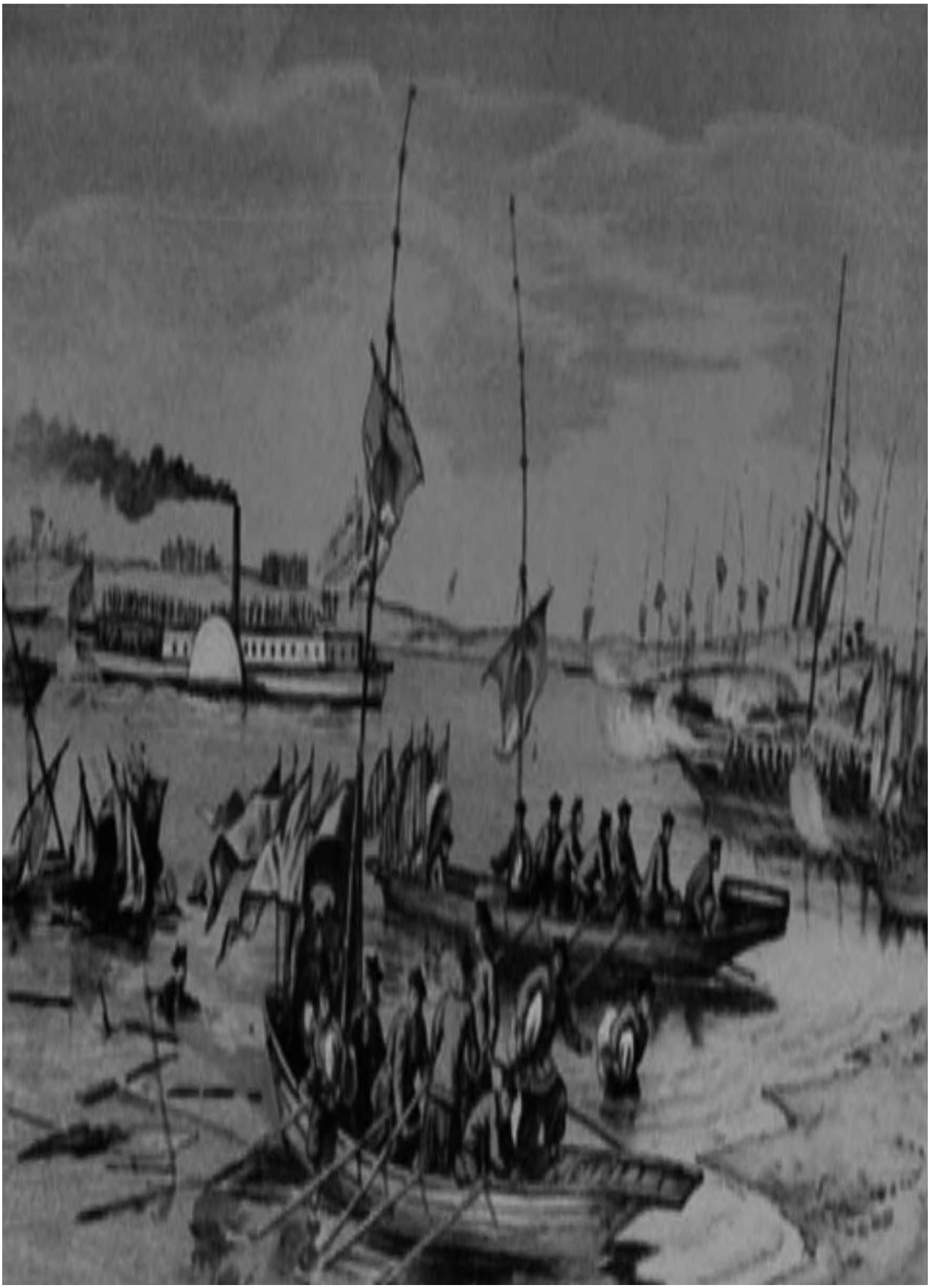
新军每月开支原先的预估是80000两白银，后经调整，减了10000两，即便如此，仅靠地方上的常规税赋是满足不了这个开支的。曾国藩奏请咸丰帝指派专门官员在湖南、江西和四川为新军筹集军费。此外，他还请朝廷发给他4000本空白的官凭，实衔虚衔都有，他通过卖官凭在三省筹集到了大笔饷银。这些非常手段都是事出有因，因为当时的湖南巡抚筹不到军饷，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曾国藩的新军必然会陷入绝境，所以采取非常手段，实在是迫于无奈。

第八章　湘军出征

1854年初，曾国藩的新军整装待发，准备顺江东征。这是他们第一次与太平军交手。当时太平军已从水路抵达湘阴、宁乡。3月，湘军小胜数战，太平军被逼退到岳州。曾国藩率全体水师及4000名陆军官兵火速向岳州追击，抵达洞庭湖时，湘军舰队分散开来，在水面巡逻，把守各个湖口。

此时东王杨秀清亲率太平军攻打武昌，军情告急，长江上游眼看就要落入太平军之手，催促湘军前去增援的军令一道接一道发来。同时，安徽也已陷入危局，朝廷又命令湘军赶去救援。想到自己终于能挥师东进，报效朝廷，曾国藩感到了一丝快慰。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次挫折。4月4日，洞庭湖上狂风大作，舰队船只沉没24艘，损毁数十艘，许多将士溺水身亡。与此同时，与曾国藩早有不和的王鑫率2000人马离开岳州，直奔武昌，行至羊楼司山间，突然遭遇太平军精锐部队，被团团围住，王鑫手下人马缺乏作战经验，见此情形纷纷丢盔弃甲，四散而逃，最后逃到了岳州城外。岳州有2000朝廷军，还有朱孙贻率领的600名新军，王鑫部队与他们汇合后，开始与太平军前锋对峙。但是太平军主力很快就追来了，黄旗招展，红衣成队，看到这场景朝廷军又害怕了，于是他们再次临阵脱逃，唯有一个营的500名官兵没有退缩，坚持与数千名太平军拼杀了一天一夜。朝廷军被迫退避到岳州城内，但是城内没有足够的米粮，根本无法抵御太平军的围攻，而曾国藩只留了1600名新人作为储备军。虽说岳州城外的水师确实让太平军折损了一些兵力，但舰队在风暴中损失惨重，岳州城内粮草不足，太平军又开始进逼长沙，无奈之下，曾国藩不得不向南撤退，去增援长沙。4月17日，曾国藩在给咸丰帝上疏时，开头结尾都请皇帝降旨，将他交刑部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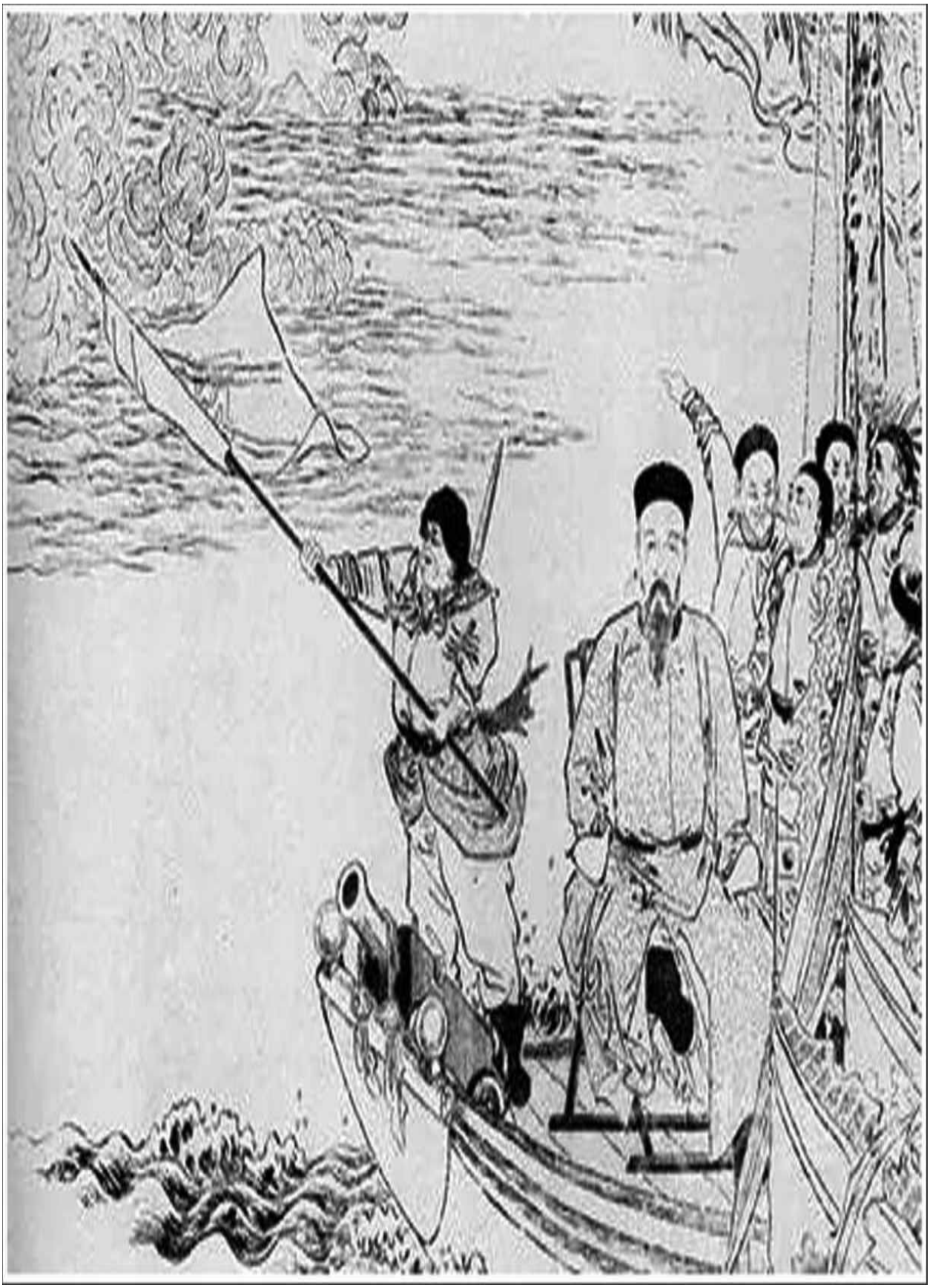
△太平军作战图。

陆军部队走了陆路，因此行军要快一些，正赶往崇阳、通城方向。但他们的将领塔齐布和胡林翼也在半路接到命令，要返回长沙。于是，发兵仅仅四周后，湘军部队就都退回了长沙。

太平军抵达长沙以北60里处的靖港后，便兵分两路，其中一路人马走陆路前往湘潭。4月24日，湘潭失守。他们在城外修筑了额外的防御工事，截获了几百艘船，准备坚守湘潭，对抗清军。湘潭自古就是一个重镇，内地茶叶和其他出口物资多经此处运往沿海港口。4月25日，曾国藩派塔齐布前往湘潭，试图克复；第二天，他又派出了5个营的水师前去增援。湘军与太平军激战4天，歼灭太平军数千人。27日，湘军水师和陆军同时进攻，太平军舰队兵力折损大半，陆地防御土崩瓦解。这一战之后，湘军的士气才首次得到了鼓舞。29日，湘军再次重创太平军，5月1日，湘潭克复。

然而胜利的喜悦被一次败仗抵消了不少。4月28日，曾国藩亲率40艘战船和800名将士攻打靖港，却大败而归。当时湘江上南风正紧，水流湍急，战船不容易控制，多数船只被太平军截获或烧毁。被迫从岳州撤回后，居然又一次败在太平军手里，曾国藩感到无地自容，两次投水企图自尽，好在都被人及时救起。3天后，湘潭大捷，对湘军来说，这次胜利不仅仅是一丝希望的曙光，它还意味着黎明的到来，因为太平军终于棋逢对手，在八旗军队没有参战的情况下，他们输给了湘军。

虽然湘潭一战得胜，但曾国藩的人生还是跌落到了谷底。长沙的官员纷纷对他冷嘲热讽，身边的人对他都有所欺瞒，手下将领让他头痛不已，比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的王鑫谎报大捷的事，此外，就连家里人也要找他的麻烦，二弟曾国潢跑到长沙城和他吵了一架。在一封家书中，曾国藩写道：“余近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澄弟近日肝气尤旺，不能为我解事，反为我添许多唇舌争端。军中多一人不见其益，家中少一人则见其损。澄侯及诸弟以后尽可不来营，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则所以保家门而免劫数者，可以人力主之，望诸弟慎之又慎也。”



△靖港一役，水陆俱败，在曾国藩考虑是投水还是上吊时，湘潭大胜的消息传来了，初出茅庐的曾国藩和湘军，挺过了生死一劫。

在家书中，他也提到了自己的境遇，说身边尽是些尔虞我诈，对有些部下不得不当面责备，另外他还写道："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事无一成，辜负皇上委任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岂能怨人乎？怨人又岂有益乎？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白黑不分。诸弟必欲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呕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璞山之事（译者注：璞山是王鑫的字；"璞山"之事即指王鑫谎报军情一事，曾国藩家书前文有所提及），从今以后，不特不可出诸口，而且不可存诸心。"

那段时日，曾国藩过得极为苦闷，日后回首当初，那段经历他全当是进德修业了。然而尽管苦闷，曾国藩却从未想过要回家。恰恰相反，他开始一门心思修复战舰，整肃军纪。在他看来，靖港的失败或多或少是有意外的成分在，而且很难避免，但岳州失利则不同了，他从中总结了4个最主要的错误：第一，他的军队早晨起身太迟。此后所有将士必须在黎明前吃完早餐。第二，营地易受袭击，必须加固，外墙应加高加厚，外围壕沟宽7尺，深5尺，浅沟底部要插上削尖的竹桩。第三，军队没有集结到一处。他原本亲自率领着5000人，但在岳州的时候，他手下人马只有一半不到，剩下的都分散了。如果合整个部队1万多人之力，他们是有可能突围的。第四，一旦发现有人形迹可疑，就应该马上逮捕，严加处置，不能心慈手软。

湘潭大捷为曾国藩挡去了一些指责的声音，甚至还平息了皇帝的怒气。湘潭之战取胜，咸丰帝很是高兴，所以也并未因岳州和靖港的失利而苛责曾国藩，他只希望湘军能迅速恢复元气，再次出征，解除鄂赣皖三省的危机。

从这几次败北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优缺点。他并非行伍出身，因此缺乏行军打仗的指挥技巧。实际上后来他多半都坐镇后方，除非形势所迫，必须由他亲自上阵才能摆脱困境。他不乏魄力，在某些方面还天赋过人。第一，他具有极强的耐心和韧性，因此他能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屈辱和挫折；第二，他知人善任，湘军之中人才济济，后来建立奇功，身居高位的不在少数；第三，他思维清晰，目光深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会部署战略。

湘军将领之中，率部在湘潭打败太平军的塔齐布尤为突出。在剿匪

的时候，塔齐布就已经初露锋芒；湘军出征抵达岳州后，他被派往湖北边界支援；长沙湘潭告急时，他又奉命从湖北回到湖南。另一位出色的将领是胡林翼，他生前一直都是曾国藩的左膀右臂。胡林翼仕途很顺利，1856年就成了湖北巡抚。其余将领，英年早逝者如罗泽南和褚汝航，前者1856年就在武昌阵亡了；大器晚成者如杨载福、彭玉麟，两人后来都身居高位；另有周凤山和江忠源的弟弟江忠齐，也是湘军的优秀将领。长沙被围之时，左宗棠也在场，但他后来入佐巡抚幕僚，几年之后才被曾国藩带到幕前，在江西、浙江和附近带兵作战。李鸿章虽在北京时就与曾国藩相熟，但他暂且还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功。

湘潭大捷之后，塔齐布受到了朝廷器重，被任命为湖南提督。但曾国藩也觉得塔齐布是湘军倚重之人，不能离开，于是便极力要求他留下，朝廷最后也同意了。湘军又开始全力以准备迎战，经过了短期的修正，他们再次整装待发。然而在此期间，太平军却趁机占领了洞庭湖湖西区域，6月8日，他们攻占了龙阳，6月11日又夺取了常德。洞庭湖西侧，湖北境内防兵由荆州的旗人将领官文专统，而湖南境内布防则由曾国藩负责。塔齐布被派往岳州，胡林翼等人则奉命经益阳前往常德。太平军就是在这时进攻龙阳并大败周凤山部队的，于是胡林翼只得中途退回益阳，绕道前往常德。

新战船造好后，曾国藩又训练了一批新船员。1854年6月10日，湘军水师再次出征。进军湖北之前，他们必须除掉湖南的所有太平军，以防交通受阻。最后，曾国藩的部队兵分三路，胡林翼率军西行，已抵达常德，他的任务是驱逐太平军，肃清洞庭湖的各个湖口；塔齐布和褚汝航率陆军及水师取道中路，沿湘江前行，他们抵达岳州（7月25日克复）时，胡林翼的部队已解决了洞庭湖附近的太平军，前来岳州与他们会师；另一路部队经平江进军东北，抵达位于湖北边界的崇阳，这段距离是进军武昌的一半路程。

7月27日，在岳州会师的两路人马与太平军的数百艘船舰交战，取得胜利。曾国藩以为湖南境内已无太平军，并上报了朝廷。但他判断失误了，奏折刚送走没多久，太平军便又冒了出来，沿江而上闯入岳州，又与曾国藩和他手下的将领们纠缠了两个多月。不过战果非常鼓舞人心，他们与太平军共交手13次，取胜12次。

9月24日，湘军打算进军湖北。但崇阳的部队又被一大批太平军拦住了去路，而且洞庭湖边还有太平军残部的据点需要清除。塔齐布率军从岳州前往崇阳增援，于9月18日在羊楼司击退叛军，9月25日又协助崇

阳的部队摧毁了太平军的据点。太平军落荒而逃，湘军一路追到咸宁，将太平军尽数铲除。与此同时，官文从荆州派了5000人马前往长江下游方向的金口，与曾国藩的部队在此会师，10月2日，曾国藩将湘军大营迁往金口。

接到捷报，咸丰帝龙颜大悦，赏曾国藩三品顶戴。曾国藩婉言辞谢说，守孝在籍期间不应受此褒荣，而且大局当前，他所做的一切本就是他的分内之事，能取得如此战果，都是塔齐布、罗泽南、杨载福等人的功劳，若咸丰帝能准他不受赏赐，他自当感激不尽。咸丰帝朱批道，于国之危难时力挽狂澜，是孝之大者，足可告慰其母在天之灵；他对曾国藩的战绩感慰颇深，说全天下也都看在眼里。

至此，湘军的初创时期已经过去了，这次尝试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大军开始沿长江向湖北前行，准备夺回落入太平军之手的武汉重镇。湘军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都是精兵强将。前方依然有挫折、徘徊和黑暗，但只有扩大这支新型陆军和水师部队的规模，才有希望取得最终的胜利。当时几个提督和钦差大臣率领着大军如蝗虫一般驻扎在江宁、扬州和镇江，他们打败过太平军的小规模部队，却从未与对方的主力部队交过手，如果交手，必然会败在对方手上。如果湘军早有足够人马，太平军便未必能从广西扩张，或者在抵达江宁时就被镇压了。但现在，湖北的3个重镇已被太平军霸占，紧接着他们又打起了游击战，从一个州县窜到另一个州县，攻城略地，一番洗劫之后就扬长而去。朝廷军队过于分散，其实力不足以对太平军构成任何打击。知县知府当中，怯懦胆小的弃官而逃；有几分骨气的则以身殉城，虽然悲壮，却是无谓的牺牲。

此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开始衰落，太平军已经失去了士气，与刚离开广西时的那支部队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太平天国首领们越来越耽溺于宗教幻想，成日装神弄鬼，无法自拔。然而太平军当中毕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盗匪出身，只要有抢劫和掠夺的机会，他们还是不愿错过的。太平军中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土匪队伍，他们的首领穿黄袍或者红袍，这些队伍基本上来去无阻，他们略过城池，就如同在草原上放了一把火，城内几乎被洗劫一空。如果曾国藩早些组建湘军，那么他手下的13000人在1850或1851年时就能扑灭这场运动，但现在，湘军只能希望自己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最终部署完成后，湘军顺江东下，誓从敌军手中夺回武昌。武昌是1854年6月被东王杨秀清拿下的，当时曾国藩正忙着弥补自己早先兵败

所带来的损失。冬末春初，武昌告急的时候，朝廷让曾国藩增援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后来在长沙度过的那段饱经屈辱的日子里，曾国藩也常因此事自责，觉得是自己出师不利导致朝廷痛失湖北省城，毕竟武昌是朝廷征讨路线上的一个战略要地。万里长江穿过宜昌的三峡，向吴淞口奔流而去，其间土地丰饶，堪比中国的心脏。岳州到鄱阳湖出口处的湖口县一带是这条水道最具战略意义的区域，总长度大约有300多里。岳州是洞庭湖的门户，上游四川一带的长江水必须经岳州汇入洞庭，湘黔交界处的河水也是如此。鄂北和河南部分地区的汉江水系在汉口汇入长江，江水与鄱阳湖连通，流向整个江西。而对于湖口到江宁这一段水域，安庆和金柱关是最重要的城池。

9月25日和30日，曾国藩分别攻占了崇阳和咸宁，此前他的部队虽然不能前进，但罗泽南和塔齐布已开始率军襄助官文于攻打武昌。部队主力一到，围攻立刻进入白热化。经过10月12日到13日的围攻，太平军军外围防线被粉碎，上千艘船被烧毁。14日，双方陷入激战，汉阳和武昌同时被湘军攻下。这两处是太平军重兵布防的地方，他们以为自己的防守已经牢不可破，尤其是武昌；而湘军的这次胜利给太平军带来了沉重的一击，同时也给朝廷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太平军被赶出安徽边界的重镇黄州及长江对岸的武昌县时，湖北地区的太平军几乎肃清。

将这些捷报上奏朝廷的时候，曾国藩不仅一如既往地为自己的手下请功，还为一些因琐事或战术失误而遭贬谪的官员说话，请求朝廷将他们官复原职。他自己则被赐单眼花翎，代湖北巡抚，并火速分兵几路，沿江东下奔赴江宁，沿途须克复九江和安庆，可与湖广总督杨霈和塔齐布协商行动。

曾国藩接到谕令，却一时无法照办，因为当时太平军的残兵败将正藏匿在汉江和其直流一带，他首先需要去对付这些人。几十艘舢板奉曾国藩命令赶往这个地区，并于10月15日包围太平军，烧毁对方战舰千余艘，切断了他们重回长江的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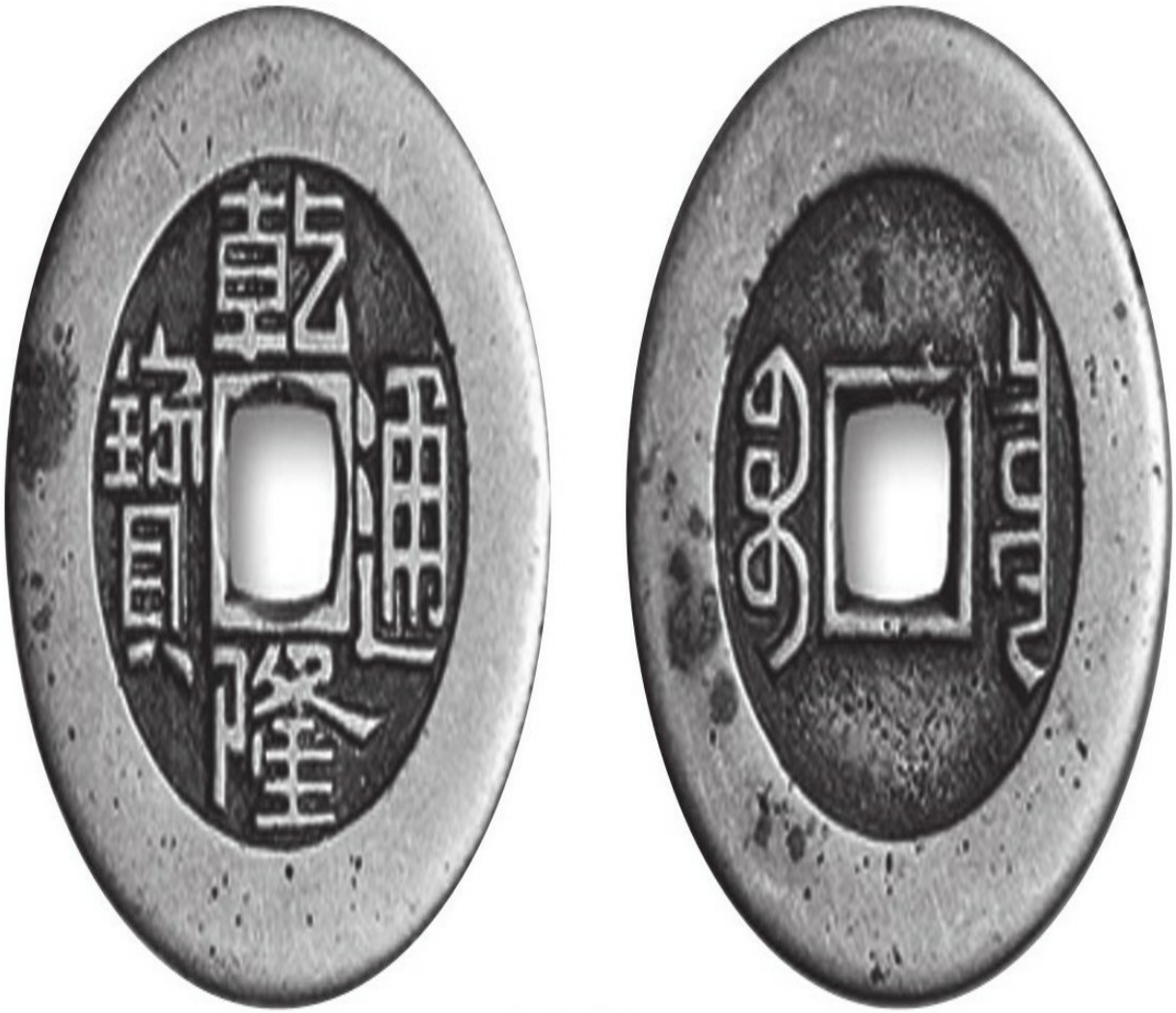
当前形势对湘军十分有利，但是军需供给问题变得尤为突出。10月21日，曾国藩上书朝廷，称各省给湘军提供的给养实在不到位。如果他奉命出任湖北的代理巡抚，这种状况或许能有些改观，因为这样一来他本人便掌握了湖北省的财政大权；但在其他省份，他还是要仰仗当地的官员，而且他也只能通过皇帝间接地接触到他们。眼见着行军路线越来越长，军队又急需供给，曾国藩十分担心这一沉重的负担会将湘军拖垮，让自己陷入困境。另外，他还担心供给不稳定会动摇军心，因为民

众一旦疲惫不堪，心生不满，就很有可能去投奔太平军。于是曾国藩奏请朝廷出面，确保广东和四川的供给，以及江西的8万两军饷。

这一事实很清晰地暴露了当时中国财政的疲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本质上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时期，现代社会的财政制度在那时还根本没有影踪。每次战争爆发，都必须尽可能找到承担其开支的方式。这场重大的运动已经拖垮了几个富饶省份的财政，它们已经连应该要上缴国库的赋税都拿不出来了。当时铸造的钱币质量也大不如前，康乾盛世里那些精美的铜币早已不见了，皇位传到咸丰帝及下几任皇帝们手中时，清朝已是国力衰微，他们所铸造的货币质量要低劣许多。假如当时就有发行国债的现代财政制度，假如朝廷能想到借此将战争负担转移到下一代，假如政府权力足够集中，那么可以断定，太平军发动起义后不出一年就会被剿灭。年复一年，曾国藩不断向朝廷提出新的收税方法，以解决他那支人数不多的部队的供给问题。如果他背后的朝廷足够强大，对他足够信任，那么曾国藩能招募到的兵力一定是现在的10倍，他也一定能让天王伏诛。因为身在江宁的洪秀全在财政上已经十分吃紧，仅靠着手下几支军队供奉从安徽和江西抢来的物资度日，何况这些东西有时还要遭到朝廷的堵截，根本送不到江宁。有一个事实可以有力地证明洪秀全在财政上已陷入困境，1854年10月19日，为了节省口粮，他将原先作为俘虏关押的妇女都赶出了江宁城，仅留下了特别强壮的或特别貌美的。另外，太平天国的军队也大不如前，已无法与朝廷军匹敌，当年从广西走出来的那支勇往直前、让朝廷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早已经灰飞烟灭了。

但是，如果不改变各个省份和朝廷之间的整个相互制衡的体系，就不可能调动全国的财政资源。一个太平天国已经让咸丰的谋臣与官员们头痛不已，彻底的行政改革根本就不现实，即使他们已经想到了，也无法实施。他们只好尽可能继续依靠这个尾大不掉的体制来治理国家，企图混过乱世，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体制，可惜它并非为眼前的乱世而设。

△康熙通宝。



△乾隆通宝。

△咸丰通宝。

这个问题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下。其实只要能把全国的精锐兵力都集中起来对付太平军，平息这场运动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很显然，太平天国从没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就连受其控制多年的中部地区省份也未必有这样的机构，直到最后，他们的财政收入还是基本靠抢。可是清朝政府的权力偏偏非常分散，曾国藩遇到的难题根本解决不了，太平军这才得以威胁朝廷许多年，他们造成的破坏之大已无法估量。好在咸丰

帝动用了蒙古军队，眼下太平军已被迫从北方撤回；湖北地区则有勇军上阵，他们以少胜多，几乎从无败绩。就连八旗军队也在江宁占了些上风，他们当中也有一小部分勇军。安徽也有捷报传到朝廷，那里由李鸿章负责率军攻打，他手下的军队和湘军属同一性质。朝廷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花掉了数不清的银子，但基本都以传统的形式浪费在了传统军队身上，新军并未得到太多财政支持。

11月初，曾国藩的水陆两军兵分三路奔赴江宁。其中一路人马由塔齐布率领，走陆路，沿长江南岸进军，取道大冶（现在的铁矿之都）、兴国；楚勇军队由桂明率领，走长江北岸，准备奉命攻克蕲州、广济。曾国藩本人则亲率小规模舰队，再分成两路沿江而下。塔齐布和曾国藩的人马都依原计划抵达了位于九江上游120余里处的田家镇。但由于桂明指挥不力，他的军队在路上耽搁了，最后桂明本人被革职，他的部队则直接归曾国藩率领。

太平军在田家镇的防守相当坚固，两岸之间，两道拦江铁索靠江面浮舟固定，横跨水上，要想斩断铁索，必当先占领悬住铁索一端的半壁山。此处的太平军兵力强盛，他们的领袖是燕王秦日纲。双方鏖战三天三夜，终于，湘军于1854年11月24日攻占半壁山，太平军损兵过万。11月底，所有叛军被逼退到田家镇以内。12月2日，双方水战，太平军彻底战败，铁锁沉江，船只尽毁。这是湘军水师自出征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从叛军处截获的文书中可以得知，数千名元老级的太平军带着数万名士卒赶到此处，是奉了东王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田家镇。但他们没能守住，被迫向九江溃逃。

翼王石达开闻讯火速从安徽赶往九江，以防湘军再攻下鄱阳湖地区。曾国藩抵达九江城下时，太平军已作好了死守的准备，鄱阳湖上也都是他们的战舰。曾国藩拼尽全力也无法再前进一步。他派出去的小船一驶入鄱阳湖湖口，太平军的船只便立刻堵住了隘口，断其出路。湘军的大型战舰继而遭到太平军小船的火攻，被迫退回九江。而湖口的太平军战舰则靠长江北岸逆流而上，抵达九江上游，随后便开始放火猛攻曾国藩的主力舰队，烧毁战舰数艘，湘军旗舰也被太平军截获，穿上还有不少重要的文书和皇帝御赐物件。曾国藩本人乘小船逃脱，躲过一劫。

胜负再度易手，湘军士气大挫，兵粮供应又出现了短缺，雪上加霜的是，他手下的一些将士竟负气撤到了武穴。曾国藩一气之下差点翻身上马，冲入敌阵战死了事，幸好有罗泽南等人劝说才放弃了这个念头。2月16日，曾国藩上书朝廷，奏请咸丰帝降罪，咸丰帝念他先前战胜有

功，这次失利便不予追究。然而偏偏祸不单行，一场暴风损毁了湘军22艘长龙和舢板，另外24艘遭到重创。余下的舰队只得退往汉口上游的金口，攻打江宁又变得遥遥无期了。

曾国藩提议在距离岳州不远的新堤开办新船厂，交由李孟群和彭玉麟督管，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负责提供财政支持。此时太平军即将抵达武昌，胡林翼的部队和残余的水师负责与之对抗，而曾国藩本人则留在九江，一来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二来也好与被困鄱阳湖的水师保持联络。一部分太平军已兵临南昌城下，但对曾国藩来说，只要沿途危机不解除，他就无法率整个大部队赶去救援。如能从叛军手中夺回九江，他会考虑让大部队向江西中部地区转移，给陆军和水师整顿的时间，直到主力舰队修整完毕。直到这时他才回过神来，发觉之前武汉防御太弱，但为时已晚。

按曾国藩的计划，塔齐布留下来与九江的太平军缠斗，他本人则先行前往江西省城。1855年3月5日，曾国藩抵达南昌。留在九江的部队又接到命令，从攻城的兵力中分出一部分来，跟随罗泽南前往鄱阳湖与水师会合。胡林翼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同时负责该省防御。部分官员奉命前往湖南招募新的水师官兵。江西船厂接到指令，需要多赶造几艘大型战舰。

此时的金銮殿内却是更加愁云惨淡。太平军沿长江两岸一路向上游进攻，沿途城池被一一占领，1855年2月23日，他们已抵达汉口。东王杨秀清亲自坐镇指挥，与朝廷军队相比，叛军战斗力胜出不少。4月3日，武昌第三次落入太平军之手，朝廷军队只得撤往金口，那是湘军大型战舰的所在地。在江西，曾国藩也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湖口的太平军沿鄱阳湖东岸南下，攻陷广信府和饶州府的不少城镇。3月16日，舰队奉命攻打康山太平军；罗泽南率领7000人从南昌出发，企图克复鄱阳湖东岸陷落的城镇；塔齐布留在九江继续攻城。此时这几个军队的补给已彻底脱离湖南，于是曾国藩上书奏请咸丰帝下令，命江西巡抚提供军需，浙闽二省提供财政支援，并请朝廷同意袁甲三招募一支5000人组成的新军。当时江西通往湖北的道路已完全处于太平军掌控之下，曾国藩的奏疏必须绕道湖南才能送到荆州。曾国藩深知自己身处险境，并想到太平军有可能会从武昌进攻他的家乡湖南。这样一来，他和塔齐布就必须去保卫家乡。

我们再次看到了曾国藩所面临的困境：缺钱。他手下有13000兵力，其中任何一个将士都丝毫不比太平军逊色，是一支能够以寡敌众、

以少胜多的队伍。但相比正沿长江向上游攻打的太平军队伍，湘军兵力与之相差过于悬殊。九江的败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缺钱，曾国藩之所以被困在原地不得前进，就是因为没钱招兵买马，兵力不够，便注定攻不成攻，守不成守，先前收复的城池也派不出人去驻守。人力物力俱备，曾国藩才有打赢的把握，否则一切免谈。眼前的困厄着实让他感到厌倦，他也想早日返乡图清静，但他是个忠君卫道之人，所以即便是一项看似毫无希望的任务，他也绝不会半途而废。

4月底，经过一番周折，一支拥有200艘战舰和3000名将士的部队终于修整完毕，在曾国藩的率领下前往饶州府和广信府与罗泽南会师。李次青（译者注：李元度，字次青）奉命前往南康府。这几个地方都位于鄱阳湖对面的东岸，而舰队的任务就是阻拦太平军，并维持曾国藩手下几支军队之间的联络。然而华中地区太平军人数众多，曾国藩的兵力根本不足以与之抗衡。当时东王坐镇武昌，太平军中最能征善战的将领石达开屯兵九江，罗大纲驻守汉口，江西东部城池已尽数落入太平军手中，其中包括设有官窑的景德镇，而且看得出他们正在图谋由广信府攻入浙江。曾国藩希望能调集这个区域所有兵力，一举粉碎太平军的企图。咸丰帝命曾国藩为统帅，依计而行。但是这个计划太过庞大，眼下兵力短缺，舰队船只太少，同时又需要留下足够的人手应付九江战事，因此计划根本不可能立即落实。

5月，罗泽南的部队传过几次捷报，那个地区的太平军已经撤退到浙江。鼓舞人心的消息传来的同时，曾国藩却与江西巡抚陈启迈陷入了争执，在新军的招募管理和部队粮饷问题上，两人吵得不可开交，闹到后来曾国藩干脆把大营从南昌迁到了吴城镇，后来又迁到了南康府，这两个地方都在鄱阳湖湖东。最后是曾国藩参了陈启迈一本，让他走人了。

△太平军在江西湖口大败湘军。

被罗泽南击败的太平军撤到了浙江，于是浙江官员请罗泽南前去剿灭。他正要动身，却听闻湖北的太平军已向东移动，进入了江西，眼下正在义宁欺凌百姓，威胁南昌。听到这个消息，罗泽南放弃了前往浙江的计划，回身支援江西，这不仅仅是因为江西告急，也因为义宁与湖南平江、浏阳直接相通，可以说是湖南的后门。但罗泽南一离开，整个江西东部地区就暴露在太平军面前。此时曾国藩还在南康府，既不能与九江的塔齐布取得联系，又无法和南昌的部队搭上线，而南昌的西侧却恰恰处于危险之中。万幸的是，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罗泽南部队获胜，威胁终于在8月解除。

当时湖北的大部分经制兵驻扎在德安，这些部队毫无战斗力。为了将来有更大的胜算，曾国藩提出重组湖北军队。咸丰帝还特命杨载福在湖南招募兵员。一番厉兵秣马之后，杨载福率大批新造的战舰前往金口与胡林翼汇合，意在夺回武汉三镇。就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的时候，倾注了整个湖北省兵力的德安竟然失守了，这倒说明曾国藩没有看走眼。杨霈被革职，湖广总督的职位由官文接任。就在这时，江西方面遭到了更加严重的打击，正在指挥围攻九江的塔齐布病死军中。原先塔齐布的部队交由周凤山指挥，周凤山为人虽然可靠，才能却并不突出。

8月，经制军从江宁向上游进发，攻占了位于江宁百里开外的芜湖。当月，湘军水师终于打破了太平军对湖口的封锁，鄱阳湖与长江之间的通道再次打开。

但是湖南陷入了恐慌，因为此时他们正三面受敌。两广地区出现了新的叛军，威胁湘赣两省的安全，这些叛军虽不是太平军，但很有可能会投靠太平天国。湘西地区有捻军侵入，而西北边界则有湖北的太平军徘徊，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进犯。湖南巡抚上书，请求朝廷命罗泽南从义宁赶到湖南增援。曾国藩坚决反对，因为罗泽南的部队是他全盘计划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此时将罗泽南部队调离，无疑是在给整个战局埋下祸根。在他看来，湖南应该靠自己的军队来应付危急的形势。他说服了咸丰帝，派罗泽南前往武昌，希望他能将太平军赶出湖北，打通武汉到湖口之间的长江水路。

从当年夏天到初秋，鄱阳湖区域战事的收尾工作一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这项任务刚刚结束，几周前让湖南巡抚心惊胆战的广东太平军离

开了湘南地区，窜入了南昌城南边的吉安府。翼王石达开出手增援，当时罗泽南已赶到湖北，该省已不是太平军久留之地，于是石达开便把湖北兵力都调集过来攻打赣西地区。1855年底，瑞州、临江、袁州、吉安四府所有城镇全部陷落。石达开手下号称有10万人马，如此阵势，江西巡抚手下军队根本不是对手。曾国藩觉得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把九江、湖口和鄱阳湖地区所有的湘军都调集到南昌加强防守，同时由罗泽南把守通往湖北的要道，以防太平军袭击后方。一切消息只能经浙江传递。曾国藩与外界的联系实际上已经被全部切断了。

1855年末，前路一片黑暗，曾国藩被困在了南昌；武昌和九江在太平军手中，江宁到金口的长江水路也处于太平军控制之下。另一方面，金口的湘军兵力虽不足以发动攻击，倒也还能堵得住太平军，不让他们进入湖南。石达开在赣西，但他没有在江面上布防。安徽打过几次小规模的胜仗，但总体来说，朝廷依然处于劣势。如果太平军有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咸丰的龙椅很可能就要坐不稳了。

第九章　天京之变

1855年的下半年是太平军战绩最辉煌的时期，然而将领们的同室操戈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太平天国推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东王、北王在内讧中被杀；石达开率部出走，此后多年征途颠沛，一度转战到西藏边界；太平天国已注定无法摆脱覆灭的命运。

太平军方面战势确实大好，长江中游所有战略要地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北伐军虽然全军覆没，但西征部队牢牢控制住了九江和湖口，同时派出大批人马，经安徽向长江上游进发，攻入江西。曾国藩手下的兵力实在有限，即使加上刚招募的新军也难与太平军抗衡。然而就在1856年，由于东王杨秀清极尽专横跋扈之能，终于触发了诸王之间长久以来的积怨。杨秀清常假托“天父下凡”传令，后来又自封劝慰师和圣灵。他的野心不断膨胀，利用神灵附体的伪装成为天京的实际领袖，凌驾于诸王之上，甚至企图控制天王，其篡位之心已昭然若揭。“他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北、翼两王不服，密议杀东王一人及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3]

详述太平天国萧墙之祸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朝廷方面的战况。1856年初，曾国藩集中兵力攻打武昌，在外围小胜了几局。但是在这次攻城战中，曾国藩手下仅次于塔齐布的优秀将领罗泽南在武昌城下身受重伤，4月12日不治身亡。朝廷念其生前功勋，追赠罗泽南巡抚衔。当年年底，经过一整年的围攻，被太平军占领了18个月之久的武昌终于被清军克复。所有运粮通道都被朝廷封锁后，太平军才突破城门向城外逃窜。这虽不是什么大规模的胜利，但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年6月，清军遭受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朝廷派出一支军队，从江南大营出发，前往镇江救援。东王趁机命李秀成率军攻打江南大营。这次太平军几乎调集了所有可调集的兵力，出手就是一次重击，清军防线被切断，大军败走丹阳，钦差向荣自杀谢罪，继任和春只得收拾残兵，在新的营地重新修整。和春认为，这次惨败过后，清军必须重振士气，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在太平军降将张国梁的协助下指挥部队前去攻打安徽和江西。

太平军在安徽的大营设在三河，朝廷的基地则在庐州。和春决定亲自上阵指挥，给太平军致命的一击。9月17日，清军发起进攻，大获全胜，折损太平军兵力5000余人，不少太平军溺水而亡。太平军的另一个基地巢县负担着天京的补给，有重兵把守。9月27日，巢县太平军投降，大量物资落入朝廷手中。但克复整个安徽省还是任重道远，太平军坚守安庆，经制军中只有一小部分兵力可以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点对他们发动攻击。然而尽管如此，清军取得的这几次胜利还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说明他们的战斗力已经加强了，军中已经出现了一批能应付真枪实弹的官兵。

就在当年早些时候太平军获胜后，尤其是6月打败清军之后，太平天国终于祸起萧墙，天京诸王之间的种种积怨爆发了。杨秀清被反对他的人联手杀死，他的家人部众也未能幸免。然而杨秀清的死并没有终结诸王之间的钩心斗角，北王韦昌辉步他后尘，并陷入了对翼王石达开的疯狂猜忌，最后石达开被迫出走，前往宁国。翼王走后，韦昌辉杀害了他留在天京的家眷。随后，韦昌辉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多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逼得天京军民奋起反抗。韦昌辉最终被处死，他的首级被送往身在宁国的石达开处。韦昌辉死后，石达开奉诏回到天京，天王对他许以高位，但石达开很快看出，洪秀全想通过自己的两个兄长牵制他。天王的这两位兄长既不懂行军打仗，又不通治国方略，他们和封了神的洪秀全一样，只知道上帝会永远站在他们这边。石达开是个有勇有谋的领袖，可惜他的所有决策全都被洪秀全的两位兄长一一推翻了。为躲避猜忌，石达开只得再度离开天京，去别处继续筹谋太平天国的大业。

石达开一走，太平天国尚有些领导才能的人只剩两个了，一个是陈玉成，即后来的英王，另一个就是李秀成，即后来的忠王，这两个人也是太平天国后期唯一的支柱。李秀成是在广西加入太平军的，当时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1854年，李秀成随石达开征战安徽，1856年攻打江南大营，大败向荣部队时，他是主将之一。此后李秀成奉命主理安徽事务，不久之后便封了忠王。后来与戈登的洋枪队正面相抗的也正是他的部队。李秀成处事冷静，直到最后都尽忠尽节，对天王从来都直言敢谏。在他看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洪仁玕，认为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前来内地加入太平军之后，天王就一直被其控制，听不进其他人的劝谏；次要原因则在于天王过于依赖神灵庇佑。

1856年的这场萧墙之祸让太平天国大受打击，如果清军能抓住这个

机会趁乱出手，那么双方的争斗早就能结束了。只可惜天京内讧爆发时，却也正是江南大营受到重创、清军士气最为低迷的时候，而此时曾国藩又偏偏被困在千里之外的南昌。也难怪忠王回忆起这段生死攸关的经历时，也只能相信太平天国是得了神灵护佑，让清军损兵折将在前，天京生变在后，若两者顺序颠倒一下，那么朝廷一定胜券在握，太平天国一定转眼就灰飞烟灭了。

> 杀东王，即此时之间。此是天意，若向帅未败，仍扎孝陵卫，遇内乱之时，那时乘乱，京城久不能保矣。逢向帅败过而乱，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在六年之间乱起。此时杀东王之后，又杀北王。杀北王之后，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4]

不过忠王认为，天京之变爆发之时，朝廷还有一条路可走，即从那些容易动摇的将领下手，有条件地招抚，因为当时天京已乱作一团，诸王各自为政，天王对谁都不放心，只信任自己的直系亲属。

> 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故未散也。若清朝早日肯救赦广西之人，久散而矣。[5]

或许是因为紧要关头表现软弱，或许是因为不懂得适时采用安抚政策，或许是因为没能察觉到机会来临，又或许是因为缺少一位有远见的人物，总之朝廷白白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眼睁睁地看着太平军在李、陈二人的指挥下重整旗鼓。可能是因为朝廷对太平军怀有根深蒂固的蔑视，因此官员们不会觉得招安有任何好处。对太平军，他们永远只会口诛笔伐，并将对方的胜利归咎于清军将领的无能。

咸丰帝在1856年3月25日下的一纸谕令便非常典型。这道谕令将华中清军与击退太平军北伐部队的蒙古将士作了一番对比，称清军无能，并宣称要派遣蒙古军队去剿灭长江两岸的太平军，接着又扬言："谅兹穷寇，不难一鼓荡平。"虽不知说出这番豪言壮语的当时咸丰帝内心是否会有些发虚，但至少朝廷表面上态度十分强硬，毫无妥协的可能。一部分太平军官兵可能原本还打算间接向朝廷示好，而这道上谕算是彻底断绝了他们归顺的念头。

与此同时，远在江西的曾国藩情况又如何？1855年底，他的部队被困南昌，军饷欠了好几个月，与外界的所有联络都被切断。石达开在广东的另一股反叛势力的援助下控制了江西省的南部和东南部，以及鄱阳

湖地区和东部产茶区。1856年，江西本地又出现新的反叛势力，他们的组织叫做“边钱会”，人数约有50000人之多，这些人集体秘密加入了太平军。他们攻城略地，大肆破坏，给曾国藩带来不小的麻烦。

曾国藩再次上书咸丰帝，陈说了自己的防御计划。他想将自己的部队全部调集到南昌；那时罗泽南尚在，曾国藩便提出让罗泽南把守通城，确保湖南湖北之间道路畅通，同时保护南昌；遮克敦布负责把守江西东北部四府，那时官军粮饷就全指望这四个府了。这个计划过于保守，咸丰帝极为不满，连发两道谕令，称叛军人数并无绝对优势，曾国藩不应只作防守，还应该从叛军手中夺回失地。命令是下了，但不见朝廷拨款。好在浙江、湖北和湖南当时正推行厘金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四川、广东和广西也正在仿效。

某日彭玉麟抵达南昌，曾国藩闻讯大喜。彭玉麟从衡州出发，一路乔装改扮，徒步700多里才来到南昌。曾国藩本人并不精通排兵布阵，他手下最出色的几位将领要么已经战死沙场，要么身在别处无法赶来，面对朝廷的谕令，曾国藩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彭玉麟无疑来得正是时候。与此同时，叛军在鄱阳湖一带有所动作，吉安被围，但曾国藩一时派不出救援的人手。

御史们纷纷开骂，指责曾国藩处理江西军务不力，咸丰帝也下诏斥责。2月14日，曾国藩复奏称，没有罗泽南和杨载福襄助，他已坐困江西。他手上兵力本就不多，不适合分散，因此无法调拨出一部分去湖北增援。如今彭玉麟抵达南昌，他希望此后情况能有所好转。与此同时，缺少资金依然是一个大难题，现在，维持他手下这支小型军队正常开支的6万两银子都无法保证了，因为多数州府已被太平军占领，正常的税收断了，卖官鬻爵也行不通了，浙江的盐税也很难收得上来。他发现国内贸易中征收的厘金能带来的收益最大，于是他请求朝廷下令推广厘金制度，与上海有商业往来的地区全部推行，并抽取部分厘税交与他用作军饷。与此同时，他也请求江海关，即现在的上海海关抽取税金以济湘军。

最后一条请求阻力颇多，很难得到肯定的批示。然而咸丰帝又下了一道谕令，不耐烦地催促曾国藩与巡抚商议，尽快采取措施，这等同于让曾国藩做无米之炊，于是，曾国藩只得在3月27日的复奏中哭诉说自己已陷入绝境。南部的吉安已经失守，鄱阳湖地区的将领周凤山不具备足够的将兵之才，江西重镇樟树镇被攻破。更糟糕的是，周凤山的溃兵一路奔逃到南昌城里，城内顿时人心惶惶，居民四处逃散，人口骤减。

另外，铅山和饶州的驻守官兵也弃城而逃，撤退到南昌。这下曾国藩只能亲自出马重整周凤山部队，安抚百姓。同时他向湖南求援，湖南巡抚骆秉章计划打开醴陵到萍乡以及浏阳到万载之间的两条通道，然后兵分两路前去增援。

与江西巡抚商议后，曾国藩又上了一道奏疏，向咸丰帝陈说了当时的状况。江西东部南部已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广东盗匪又窜入了南部的赣州，两广总督应该设法应对。罗泽南应调回江西。饷银问题也亟待解决，他们请求朝廷命江海关拨付10万两白银以充军饷，并将空白官凭交给他们，以便在江西卖官筹钱。如果咸丰帝、御史或其他人看到奏疏后出言指责，他们应该回想一下，曾国藩手下只有11000兵力，而且这些官兵已经很久没有拿到薪俸，而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是石达开、胡以晃这样强悍的将领，这些将领手下的军队可以靠抢掠度日，而作为朝廷命官的曾国藩当然不能采取这种手段，在兵力和军饷都极度欠缺的情况下，他寸步难行。曾国藩筹措军饷的措施丝毫没有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江海关处于洋人控制之下，抽取关税又会引发外交问题，抽厘助饷是否有效也值得怀疑，湖南、湖北、安徽和江西的财政收入还需挪作他用。咸丰帝将军饷问题交与户部解决，此举相当于让曾国藩的请求石沉大海。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都没有甩手而去，已经算得上奇谈了。

好在援军终于还是陆续赶来了。应曾国藩父亲的请求，胡林翼派出了4000湘军，在曾国华的率领下奔赴江西。增援的消息被封在一枚蜡丸里，由信使带来。援军在瑞州遇阻，耽搁了一段时间，但九月初湖北派出的部队抵达后，他们一同攻下了瑞州。当时瑞州太平军的主帅应该是石达开，曾国藩本希望援军能在攻城时俘虏翼王，但被他逃脱了。

就在援军攻打瑞州的时候，曾国藩的部队收复了南康和饶州，江西与两湖之间的交通再次打开。6月6日，杨载福率新舰队抵达九江。但曾国藩接到情报，太平军正在南昌城以南的四府修造船只，用于内河及浅水航行，打算趁夏季水位猛涨之时顺流而下攻打南昌。这一情报让湘军非常担忧。后来太平军的确来攻打南昌了，但被湘军水师击退了。

援军到后，饷银需求更大了，曾国藩和江西巡抚再度陷入绝境。当时北方已脱离战乱，于是两人奏请朝廷，每月从山西和陕西两省调拨3万两白银作为正在攻打瑞州的湘鄂援军军饷。

援军攻打瑞州期间，曾国藩离开南昌前去坐镇，突然接到奏报，称在赣东围攻抚州城的官兵大败。这个消息无疑给了曾国藩当头一棒。围

攻抚州的这支军队算得上身经百战，与太平军交手52次，未有败绩。守饶州以保鄱阳湖区，守广信以保浙赣通途，都需要依靠抚州重镇，部队辎重运输也必须经过这里。抚州城内的太平军是10月15日突然发起突围的，他们与赶来的援军合力击败了官军，攻占了对方的营地。官军在慌乱中撤往南昌，再度引发省城骚乱，还波及了赣东的广信和建昌两府。曾国藩不得不火速返回南昌安抚百姓，并主持广信的防御。

11月22日，建昌的清军大营遭太平军攻打，福建的朝廷驻军被迫撤离该省。几乎在同一时间，谕令送到，咸丰在谕令中斥责曾国藩说，本指望能看到捷报，结果报上来的全是败绩。既然石达开就在江西，为何不能招降？他勒令曾国藩尽快设法讨逆，奏报克复的城池。若再次讨伐不成，即便朝廷不降罪，曾国藩和巡抚也无颜面对江西百姓。

这个时期倒确有一两个捷报，虽不能直接预示朝廷的胜利，但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它的关键作用。第一件事是袁州告捷，发生在11月26日。更重要的是第二件事，周凤山在湖南招募了新军，回到了江西，同行的还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他们在安福与太平军交手获胜，随后便向吉安进军。这个时期曾国荃已表现出了过人的军事天赋，所以日后奉命率军攻打安庆和江宁也正是他。

曾国藩给咸丰帝的复奏可谓言辞谆谆，恰到好处。他详细陈述了目前的局面。赣州在赣南，距离南昌千里有余，因此在广东设防更为妥当。建昌失守，受到影响的是福建，福建守军撤离，直接导致赣东方向兵力空虚。而眼下他正死守瑞州，因为瑞州是赣西要地，把守着通往湘鄂两省的门户。至于石达开，曾国藩先前曾关注过此人的动向，他曾把皖南牢牢攥在手中，现在又控制着瑞州、临江、抚州、吉安和九江这几个要地。若要招降此人，必须让他先献出手中的一两座城池，以确定他是否真心归顺。

咸丰帝接受了曾国藩的解释，同时他还听取湖南巡抚的建议，把曾国藩家乡湘乡的秀才名额从15名增加到18名，武秀才名额从12名增加到15名，算是赐给曾国藩的一种殊荣，也算是弥补了之前对他的斥责。

1856年已接近尾声。这是天晦地暗的一年，但晦暗中带着希望。这一年的12月19日，武昌克复；曾国华死守瑞州；曾国荃和周凤山在攻打吉安。太平军方面，这一年最大的变故就是天京的内讧。这是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一年。好在求援有望，武昌克复后，陆军和水师顺长江东下，于1857年1月13日在九江与曾国藩会师。杨载福麾下有400艘战

舰，鲍超麾下有3600名将士，李续宾麾下有8000名将士，加上瑞州的兵力和南昌及其周边直接由曾国藩率领的人马，兵员总数接近6万，若加上吉安的兵力以及广东、福建赶来的援军，则这个军队会更庞大。

1857年1、2月间，湘军又攻克了几个州县，但在部分地区，太平军势力依旧强势，尤其是湖北边界以及鄱阳湖东的饶州和贵溪。就在曾国藩打算挥师东进的时候，他却突然接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必须立刻回家奔丧，咸丰帝应允了他返乡丁忧的请求，湘军暂由杨载福和彭玉麟指挥。接到丧报后第10日，即3月16日，曾国藩和曾国发启程返乡，曾国荃也离开吉安回到家中。咸丰帝原本只准了曾国藩3个月的假，但曾国藩再次上奏要求延长假期，咸丰帝准了，并接受了他对军权安排的提议。军饷一事交由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和江西巡抚文俊共同打理。

曾氏兄弟离开后，军情未见好转，所以咸丰帝本是催曾国藩尽快回去赴任的。但由于曾国藩在奏疏中请求延长假期，最终咸丰帝应允，但要求只要江西告急，曾国藩就必须立刻赶回去。暂别军营的这段时间，曾国藩总算有机会好好思索一番，为什么自己几年来出生入死，却未能如愿剿灭太平军。他认为缘由有三。其一，尽管他官拜内阁学士，又有主帅头衔，但实权还不如一省提督。其二，所有财政收入都由地方官员掌管，他曾国藩不过是位异客，地方财政他动不了分毫，湘军只能仰食官府，因此军饷问题一直是他的心头大患。其三，他先后有过4个头衔，听起来名头都不小，但对官民都没有实际的威慑作用，所以他签发的命令，即使盖了他的官印，别人也不怎么重视。

1857年，湘鄂两省湘军合力将湖北地区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全部驱逐出去，太平军一路向东逃窜，双方在九江交手，胡林翼也参加了这一战。10月18日，朝廷克复湖口，控制了鄱阳湖的入口，自1855年1月被强行隔开的水师战舰终于再次汇合。这条水路被打通后，杨载福率舰队沿着长江纵意自如地走了一遭，舰队穿过太平军所在的区域，沿途克复不少城池，最终抵达安庆。此后杨载福不再命手下攻城，而是继续扬帆远航不下千里，直抵定海。定海的海上战船见杨载福率领的小型舰队旌旗招展，从长江上游方向一路驶来，纷纷称为奇观。展示过水师军威后，舰队开始返航。这是一次相当重要的航行，它证明了朝廷的舰队已经可以穿透太平天国的心脏地带，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畅行无阻。

在赣南，吉安的仗已经打了很久，当年夏，周凤山战败，但他手下原属于曾国荃的部队十分骁勇，撤往安福时依然井然有序。江西巡抚请

求朝廷速召曾国荃返回江西领兵。于是曾国荃于当年年底抵达安福。

1858年1月，本已离开的石达开再次率军侵入江西，攻打湖口。把守湖口的李续宜严防死守，太平军未能得逞。随后，石达开取道饶州、抚州，向吉安进军。朝廷调动了所有兵力加以堵截，石达开在三曲滩战败，被迫撤出江西。1858年1月22日，湘军收复临江，至此，除吉安和九江外，赣西地区已全部克复。通往福建的交通也已恢复。

整个1857年，太平军在江西以外战果平平，一部分原因在于石达开的出走，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天京掌权的都是天王家人，尽是些无能之辈。安徽地区的太平军和来自河南的捻军勾结到了一处，因此异常活跃，钦差大臣胜保和将领袁甲三需要在豫皖边界设重兵防守。官军与太平军在江宁附近也交过几次手，最后官军获胜。12月27日，和春攻克扬州，几乎在同时，德兴阿收复了瓜州，张国梁则攻取了镇江，朝廷闻讯很是振奋。

捷报自然是大快人心。但是对于曾国藩来说，若要他重新出山领兵，那么军饷筹措绝不能像过去那样无章可循。于是，在重新赴任前，他再次向朝廷陈说了先前举步维艰的处境，并奏请朝廷开辟一个专门为部队筹集粮饷的特别官署，让他本人从此能够专注军务，不必为其他琐事分神。这个官署必须由朝廷统一管辖，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需要设立分支。特别官署都无法筹集的供给再由他本人去设法处理。1858年3月，户部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特别官署终于成立，虽不能克服饷银筹集过程中的全部难题，却也助益不小了。

第十章　挥师入皖

1858年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江西失地正逐渐收复，湘军很快就能向安庆进军，而且，如果他们能成功占领江宁外围，那么包围太平军都城便指日可待了。

就算天京从未发生过变故，太平天国也是注定要灭亡的，只是一时间还看不到直接的迹象。太平天国所有的将领都在外征战，把守着安徽、江西和福建的城池。然而天京城内的境况江河日下，万幸洪秀全手下还算有几个能人，首屈一指的就是忠王李秀成，他在广西时就加入了太平军，他凭借自己的能力，从一个无名小卒一步步进入最高领袖的行列，成为太平天国的顶梁柱。与东王杨秀清不同，他从来不曾陷入宗教幻想，他靠的是自己的军事才能和赫赫战功。如果他的自述内容属实，那便说明他的坦诚无畏非常人所能及。这一年，李秀成作为领袖终于崭露头角。

1858年阴历一月（公历2月14日—3月14日），天王十分难得地过问了一下政务，然后便发了一则篇幅很长的诏书，痛陈满人如何篡权夺位，并表示，只要所有人坚持到底，理想的天国一定能成为现实。他在诏书中提到了7位新王，即英王陈玉成，豫王胡以晃，赞王蒙得恩，护王杨辅清，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和章王林绍璋。

这些变化表明，太平天国还是有望取胜的，只可惜天王依然沉浸在宗教幻想中，看不清现状，又听不进劝告，只知道依赖宗教程式以及他身上的不知究竟是否存在的神力。

[illegible]

復查鎮守上
桥三營河是[illegible]
係[illegible]為帥

那時清朝和張西帥引軍攻打白密那回
密場天朝守將是夏官丞相周勝富守
把戰攻數月被和張西帥衝破白密城
沈利張西帥來用天京此是第三回用
天京也此戰故下先說明白帥頭用天京
頭用天同帥全張用[illegible]軍有滿兵數千
漢兵三百名之數自孝陵衛北至朱洪武
墳直四東南北至七百桥為[illegible]那時向
帥用我天京那時鎮江市用鎮江清帥
姓吉是滿洲人氏當紮九華山當冷金
山一半儀征清朝帥臣不和想名天朝
鎮江吳如孝提理儀征鎮江一半[illegible]
[illegible]歸吳如孝掌管那[illegible]是地官
副丞相合同冬官丞相陳玉成春官丞
[illegible]
徐鎮無夏官副丞相便任章[illegible]夏又正
丞相周勝帥等不敢鎮江此是初用之敕

△1962年世界书局影印发行《李秀成亲供手迹》线装本。

1858年4月20日，石达开率7万人马东进，战火烧到了浙江。浙赣边界的一些县城被攻占，整个浙江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但另一个捷报很快传来，5月19日，在杨载福、李续宾和彭玉麟所率领的水陆两军联合攻打下，落入太平军手中3年之久的九江终于被朝廷收复。官军炸毁城墙，冲入九江城内，17000多名太平军官兵死于屠刀之下。

太平军本打算沿长江两岸向下游方向前进，以解天京之围，但由于种种阻力未能成行。比如英王陈玉成企图取道安徽去攻打湖北，但在鄂东北的麻城遭胜保、胡林翼等人的抵抗，被迫撤回安徽省太湖县。由于陈玉成战败，李秀成也被迫停兵滁州。他让一名将领率部暂驻当地，自己则出发赶往天京。然而留在滁州的军队很快遭到官军攻击，被迫撤退。援军部队均未抵达天京。

1858年10月，太平军将领聚在安徽枞阳，商议过后一致认为陈玉成与李秀成应在滁州会师。两队人马很顺利地聚集到了一起。在乌衣，他们与德兴阿和胜保的部队交上了手，最后朝廷军队战败。在小店，他们又击败了张国梁的部队，将其一路逼退到德兴阿的驻地浦口，与天京隔江相望。太平军在浦口打败了德兴阿的部队，折损官军兵力万余，并重新恢复了天京与外部的交通。

然而更令朝廷惶恐的是浙江的战报。石达开在浙江大开杀戒，但和春病重，无法率军从江宁赶去增援。7月1日，朝廷下令重新起用曾国藩，命他从家中启程，火速赶往浙江。曾国藩手下的几员干将也奉旨从江西入浙。

7月5日，曾国藩请湖南巡抚骆秉章代他复奏朝廷，称浙江多水路，需要用船。他可以借助杨载福、彭玉麟的水师，或率军赴长沙组建舰队，或由朝廷从长江调船来接，再取道太湖进入浙江。湖南承诺每月拨给他2万两饷银，曾国藩请求咸丰帝令湖北拨付相同数量的银子，咸丰帝同意了。

7月17日，曾国藩奉旨启程，27日，他在长沙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他在江西的部队接到命令，取道抚州前往浙江，他本人则顺江而下赶赴武昌。在武昌，曾国藩与胡林翼见了面，胡林翼允诺会支持这支人数已经增加的军队，并为他们提供部分军粮。曾胡二人商议10天后，曾国藩再次启程，在一个叫巴河的小地方，他停下来见了曾国华、李续

宾、李续宜、彭玉麟和其他几位职位略低的将领，并为新军制定了军规。行至九江，他特地前往塔齐布的祠堂祭祀。在湖口，负责军需收发的粮台已按照曾国藩早先的计划设立，并由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主理。

曾国藩赶路期间，有情报传来，称石达开这回并未攻城略地，而是攻下城池后便离开，浙闽二省到处都有他部队的踪迹。离开南昌时，曾国藩又接到咸丰帝圣旨，令他改变行程，赶赴福建，因为现在福建受太平军威胁，局面更加混乱。曾国藩立即调整了计划，选择了江西最东边的铅山县作为自己的基地。

1858年阴历8月，经过官军的努力，被围困已久的吉安终于解围了，太平军被彻底驱逐出江西，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因此声名鹊起，并升任道台。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很多，他年轻时曾在曾国藩北京的家中读过一阵子书（1841—1842年），但他不够勤勉，又不愿改过，这令曾国藩十分光火。1845年，曾国荃通过了乡试。曾国藩第一次兵败，让其弟曾国潢从长沙返乡时，曾命所有弟弟从此不得再入行伍。对于长兄的这一命令，曾国荃颇为不满，但也只能在家赋闲，直到1856年黄冕赴吉安任知府时才有所改变。黄冕是奉了咸丰的旨意去克复吉安的，遇到曾国荃后，黄冕对此人的才能大为赏识，便决定与他共事。于是曾国荃招募了3000湘勇，命名为“吉字营”。转年曾国荃丁忧回籍，但因其才能出众，1857年阴历5月被朝廷重新起用。当时曾国荃的部队已被石达开从吉安赶到安福，他一回营，军队士气大振，阴历11月，他们在吉水县阻挡了10万太平军的进攻。后来吉安的克复更是让他有了大展宏图的资本。

然而增援江西不过是解一时之围，10万太平军很快就从邵武越过福建边界进犯，抚州、建昌、饶州和广信各府人心惶惶。曾国藩火速赶往弋阳，并命军队在周边驻守，发誓威胁不除绝不离开江西。看一眼地图我们就能明白曾国藩的用意了。以省城南昌为中枢，周围交通犹如放射状扇骨，连接着各个要地，北通鄱阳湖和湖口长江一带，东北可经饶州直达江宁及沿海地区，正东经广信可往浙江，东南经抚州、建昌直通福建，正南经吉安、赣州可入广东，往西即为湘鄂，可由多条道路前往，新军兵力、饷银、粮草多仰仗这两个省份。因此朝廷一定要对江西严防死守，不容太平军入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方还是石达开的手下，他本人和主力部队就在后面，很快就会尾随而来。

若不算曾国荃的人马，曾国藩麾下约有12000人。11月中旬，他率军前往建昌安营扎寨。然而连日大雨拦住了湘军前进的步伐，他们没法

走山路进入福建，偏在这时军队中又爆发了疫病，损失了1000多兵力。好在曾国荃和李瀚章派兵前来增援，让曾国藩的兵力得以恢复。曾国荃率军转移到湖南边界驻守，实际抵达福建的人数并不多。

此时战争的重心已转移到安徽，然而太平军在这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当时李续宾所部已迅速连克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桐城、舒城等地，欲围攻三河，曾国藩二弟曾国华也参与攻城。那时太平军已将清兵赶出了江宁，正准备乘胜追击，进一步将他们逐出皖西。11月16日，陈玉成遭湘军进攻，眼看就要无力回天，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李秀成率援兵赶到，大败湘军。湘军折损精锐6000，曾国华战殁，李续宾不堪忍受败军之耻，饮恨自尽。湘军残兵和围攻安庆的都兴阿所部一同撤往湖北。桐城的防守已形同虚设。三河之战惨败，官军士气大减，鄂皖边界受到了很大影响。

太平军乘胜追击，大批追兵涌入江西，抵达景德镇，赣南也有太平军分部进犯，江西省的衙门顿时不知如何应付。湖南巡抚骆秉章担心太平军从安徽进入湖北，再进一步进犯湖南，因此奏请朝廷将主要兵力集中在安徽，并派曾国藩前往坐镇，以减轻三河兵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接到圣旨后，曾国藩复奏咸丰帝，说明了江西婺源与景德镇的要紧之处。太平军一旦占领这两个地点，便可突袭江西饶州、广信、皖南徽州及浙江衢州四府。他还点明，有3个地区需要重点设防，否则朝廷将进退两难。景德镇为其一，占领了景德镇就能控制鄱阳湖及湖口；巢湖北岸的庐州、凤阳及淮河地区为其二，也是最关键的区域，因为这个区域的太平军有可能会与捻匪联手；巢湖南岸地区为其三，因为这个区域有太平军的几个据点。曾国藩手下已无多余兵力可以分派，他提议朝廷调遣30000兵力驻守安徽的江北地区，由都兴阿、李续宜和鲍超指挥，20000兵力驻守安徽江南，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另外10000人由杨载福、彭玉麟统领。这样他便可控制赣北，江西巡抚分管赣南。他还进一步向咸丰帝进言，请他派3000蒙古骑兵进入皖北对付捻军。

朝廷以景德镇为第一个占领目标，令张运兰于1859年1月从福建启程前往。随后官军打了几次胜仗，但还没能攻占景德镇，只得等待平江勇前来增援。在赣南，湘军将领萧启江恪尽职守，分别于2月和3月在江西南康和福建南安大败太平军，终于将石达开所有部队全部赶出了江西。但太平军随即窜入湖南，骆秉章只得奏请朝廷急诏萧启江部队前往湖南驻守。

原先前往福建的计划已弃，因此曾国藩将湘军大营迁往抚州，并派人去湖南招募兵员。当年5月，4000新军抵达抚州，随后曾国荃赶到，并率5800兵力奔赴景德镇，李鸿章与他一同前往。曾国荃一到，官军实力大增，经过一番鏖战，终于1859年7月13日攻下景德镇，太平军撤往安徽。

石达开所部在湖南到处游荡，4月11日攻占永州，随后又去围攻宝庆，整个湖南省陷入了恐慌。湖南官员担心长沙很快就会遇袭，便请当地士绅援助，加强了省城的戒备。当时有传言称石达开手下有几十万兵力，营寨连绵百里，气势盛大。鄂皖边界和江西的湘军被火速调往宝庆，经制兵、勇军和乡兵全部集结到此，与宝庆城内官兵里应外合，协力攻击石达开，经数日鏖战，翼王所部终于在7月26日溃败。一番思忖之后，石达开决定率军撤往广西。

曾国藩所部虽身在江西，但也牵挂湖南军情，因为湘军之中不少官兵便来自被石达开攻击的地区，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回乡心切。大批将士请求离队返乡，再不采取措施，湘军就要散了。同样心急如焚的还有湖南的官员，因为石达开曾扬言要撤往四川，打算在蜀地独霸一方。如此一来，湖南北面有捻军威胁，东面被太平军控制，官员们担心一旦石达开真的入蜀，那么湖广两地便会被太平军包围。于是，湖广总督官文奏请咸丰帝派曾国藩赶往地处三峡入口处的夔州府，阻止石达开的部队入川。

接到朝廷调遣令后，曾国藩并未遵从，他答复咸丰帝说，四川乃是大省，本当依靠本省兵力抵御叛军入侵，他还提醒朝廷说，自己手上兵力不够。但朝廷的谕令接连不断地发来，曾国藩再怎样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于是他决定遵从一半的命令，即亲自前往湖北与官文和胡林翼商议对策，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部队从江西调离。

于是曾国藩启程前往武昌，中途在黄州见了胡林翼。就在赶路的途中，他接到了新的谕令，让他不要再往四川走了。但他还是去见了官文，两人商议后，一致认为石达开不太可能从贵州直接入川，因为川贵之间多山地，军队供给困难，且一旦入川，便与太平军其余部队相距太远。即便他们估计错误，石达开真的不畏山路艰险坚持入川，其威胁也并非立竿见影；眼下更要紧的是解安徽之困，那里的情形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安徽多半地区已经荒废，百姓流离失所，有的地方田地干涸，有的地方却洪涝成灾，当地两支官军部队又相隔甚远，无法会师。想要克复安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李续宾生前所提出的，从湖北边界

攻入安徽。当时这一计划之所以未能达成，就是因为李续宾手上兵力太少。

从武昌返回的途中，曾国藩又找到胡林翼，二人一起商量了对策。他们决定让一部分湘军从南边兵分两路前往安徽，一路由曾国藩率领，取道宿松和石牌抵达安庆；另一路由多隆阿和鲍超率领，经太湖和潜山奔赴桐城。另一部分湘军从北路入皖，一路由胡林翼指挥，过英山、霍山前往舒城；另一路由李续宜率领，取道商城和六安抵达庐州。不过，只有等到萧启江和张运兰所部从湖南返回，重新上阵后，曾国藩的行军计划才得以实施。

大军出发后，胡林翼和曾国藩率领的部队按时抵达目的地，但多隆阿和鲍超在太湖和潜山地区遭到陈玉成袭击。陈玉成与两个捻军首领结了盟，手下兵力立刻增加到了10万。曾国藩与胡林翼立刻派兵前去增援，双方在湖北小池驿相持了两天两夜后，太平军终于败北。朝廷军随即攻下太湖地区与潜山，并最终抵达目的地。

与此同时，身在皖北的钦差大臣袁甲三奉命镇压淮河沿岸的捻军，双方交手后官军获胜，临淮关与凤阳县被朝廷攻占。2月14日，从江西入皖的一支湘军部队占领了太平军在安徽的旧基地。朝廷闻讯大悦，希望袁甲三乘胜追击。

然而湖南的兵力迟迟未到。曾国藩正盼着萧启江前来增援，但此时萧启江接到圣旨，要他率手下5000人马即刻前往四川，因为安徽形势已经有所缓和。在这种紧要关头，朝廷居然把湘军急需的增援部队派往西部，可见咸丰帝手下那班朝臣纯粹是得过且过，只顾得上眼前。有这班朝臣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如此旷日持久，便也不足为奇了。

2月底，调走萧启江部队的决定终于引发了恶果。官军在皖南接连战败，宁国与徽州所辖6县落入太平军之手，这便帮太平军在天京与浙江之间打开了通道，从这条道便可直抵杭州。3月19日，这片繁华之地被忠王李秀成攻破，不过内城仍在拼死抵拒。3月24日，朝廷援军赶到，于第2日克复杭州。但大半个杭州城毁于大火，上万人在火中丧生。而李秀成则火速回师天京，与其他将领商议之后，于3月28日合击和春和张国梁等将领所在的清营，将他们逼退到丹阳，天京之围立解。

这是李秀成的一则妙计。他诱导江南大营分师援救杭州，自己则还军天京，与太平军将领合攻清营，成功地扭转了局面。如果曾国藩不那

么谨小慎微，非要等到前方所有敌军全部肃清后才领军出发，如果江南大营的清军将领没有落入忠王佯攻杭州的陷阱，胜负便不会那么容易易手。但朝廷担心丢掉浙江的心态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要靠江浙两省供给。另外朝廷也没想到太平军会派出如此多的兵力去合攻清营。

这下朝廷坐不住了，要曾国藩立即奉命前往江宁。但曾国藩不肯听从旨意，一来因为兵力不够，二来他想先攻下安庆，并确保安徽处于朝廷控制下之后再行动。所以他向朝廷举荐左宗棠，让他带兵去增援江宁。这个时候左宗棠正与曾国藩在一起。左宗棠曾在1854年帮助王鑫篡改过曾国藩递给朝廷的奏章，因此，曾国藩在第一次战败后的那段日子里对左宗棠一直相当反感。但是，据说是胡林翼从中调解，曾国藩后来开始意识到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他思维清晰，有勇有谋，因此这回曾国藩才会举荐他去领兵。没等咸丰帝的朱批下来，曾国藩就与左宗棠商议，让后者回湖南再去招募一支军队。此后不久，左宗棠就在现役军员名册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左氏功业就此发轫。

而此时忠王李秀成已开始急趋东进，去攻打常州和苏州，他的部队可谓所向披靡。丹阳的清营被率先攻破，清军被逼得退无可退。张国梁溺亡，他手下的1万多将士葬身沙场。和春闻讯自尽，留下他的下级带着残部撤退。清军逃到了常州，5月26日，李秀成率追兵杀到，清军气节尽失，立刻弃城而逃。5月20日，无锡失守，6月2日，苏州陷落。此后李秀成立刻将目标对准了杭州，并先攻下了吴江与嘉兴。张玉良企图围堵李秀成部，但没能成功。两江总督带着自己的人马逃往上海，不久后因此被革职。江苏巡抚在苏州阵亡。

朝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赏兵部尚书衔，申令他首先收复失地。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到了一道圣旨，要他赶往湖北，以防陈玉成部从安庆入鄂。而此时朝廷又要他改道奔赴上海，他觉得自己不能从命。6月21日，曾国藩在呈递给朝廷的奏疏上签了字，他在奏疏中道明了自己的想法，虽不是什么惊世骇俗之论，却不失为长久之计。其一，安庆未下，则江宁难克。若要攻下安庆，则眼下当地军队万不可调离。其二，需兵分三路攻打皖南，一路由杨载福、彭玉麟率领，沿长江水路直抵芜湖，一路从祁门发兵，一路从广信启程。为了不影响皖北军情，需要胡林翼派1万兵力增援，同时还需从湖南继续招募新军，江西、湖南和湖北也要支援。其三，安徽、江西和湖北三省依然有可能遭太平军攻击，需要调派兵力前去守卫。为保证防御部队的供给，曾国藩在江西各

地设立了厘金征收点，并和以前一样，留李瀚章负责军队供养。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皖南需要增派1万兵员。如果张运兰和左宗棠能率1万兵力顺利抵达，曾国藩就会将大营从宿松迁到祁门。此外淮河及淮安的运河一带需要增派战船，长江及江南湖区的水师兵力也需要加强，桐城和宁国需要设立基地。淮河地区增派战船是为了保证这一带的盐粮供应，而太湖周边水路纵横交错，因此淮南舰队也是必不可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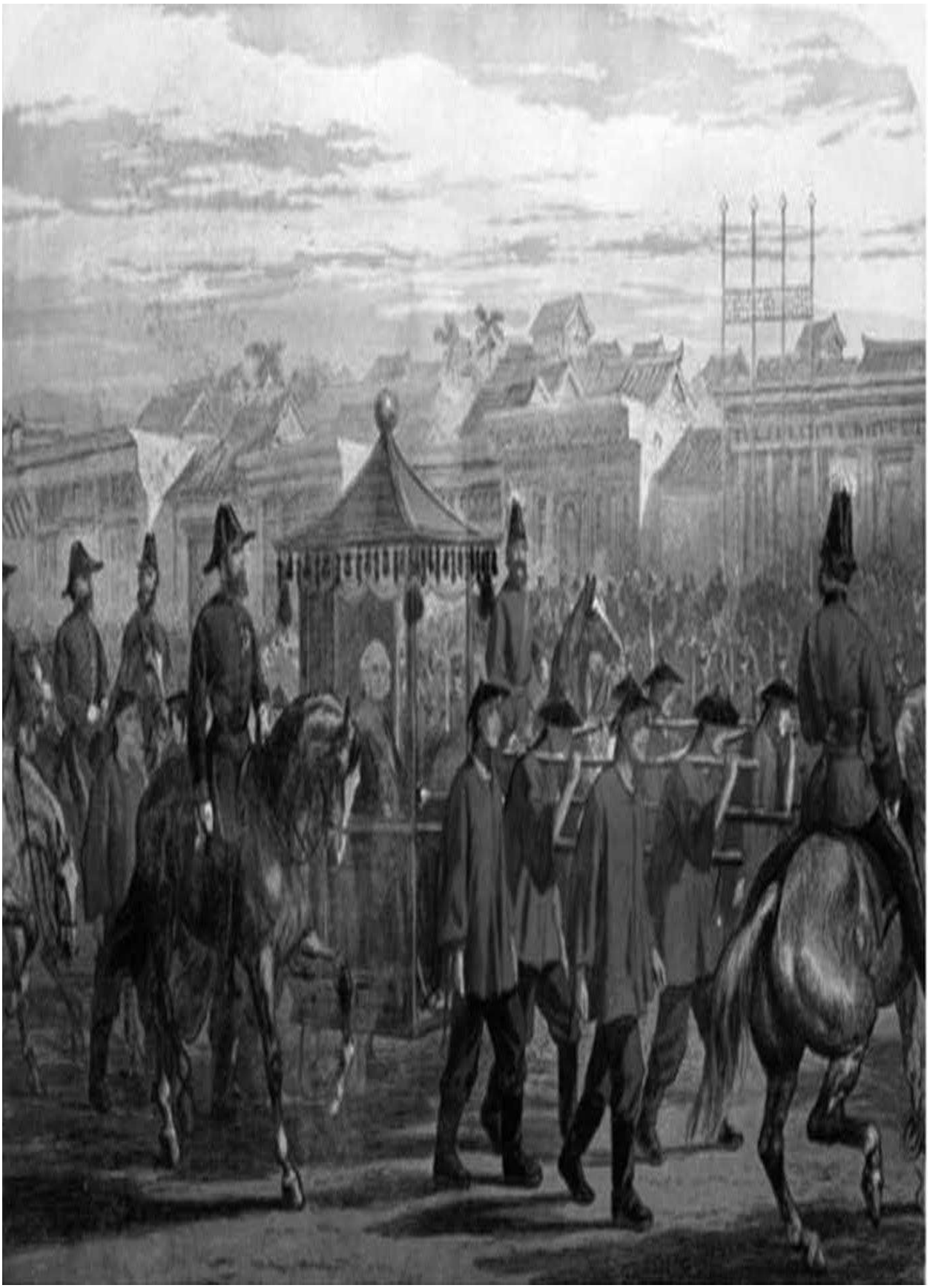
计划成功实施了，1860年7月28日曾国藩将大营迁到了祁门。因为身兼文武数职，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但就在此时，情报传来，太平军进犯福建，而江浙两省仍在忠王手里。宁国就在江宁南面，是江宁最重要的前哨，这座城池虽然尚处朝廷控制之下，但已经危在旦夕。当时张玉良已因守城失败而被革职，朝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前去解浙江之围。

曾国藩复奏咸丰帝，再次重申须等安庆克复方可离开该城。虽然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的军情都万分紧急，但他还是不能亲自前去增援。实际上，就凭他手下的兵力，守住皖南和江西都有些困难。他的第一要务自然是把守住处于他控制之下的地区。既然他自己不能离开祁门，于是他便举荐时任道员的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同时统带淮扬水师，他认为此人头脑冷静，可堪大用。在等待咸丰帝朱批时，曾国藩便已让李鸿章先暂代巡抚职。此前李鸿章在这场清末大戏中一直都是个配角，但从那一刻起，他开始站到了风口浪尖上，他所管辖的省份经常要与上海的洋人打交道，因此他本人也格外招人注意，其程度超过了京外的所有高官，而且洋人对他的关注程度也超过了对曾国藩本人。此后春秋四十载，其间惊涛骇浪无数，但李鸿章一直身居高位，同在宦海沉浮的多少名臣都渐次退场，只有他一直留在人们的视线里，不曾被人忘却。

军机处火急火燎地催促曾国藩派左宗棠等人前往江苏，克复苏州和常州，因为如果这两座城池落入太平军之手，那么他们北上的通道将被打开，沿海省份也会尽数落入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一年也正是英法联军费尽心思想要进犯北京城的年头，8月31日到9月8日间，曾国藩接到不下4道圣旨，每一道都十万火急，申令他尽快前往江浙二省。1860年8月2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12日击败僧格林沁的蒙古兵，随后继续进逼京师。10月，英法联军终于兵临北京城下。僧格林沁兵败后，朝廷日日惊惧，咸丰帝唯恐太平军趁外敌入侵之时北上，这才给曾国藩连下几道圣旨。其实朝廷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天王确实命李秀成一举扫清满人，但李秀成没有照做，因为他要去江西招募新的兵员，为此李秀成遭到了天王的斥责。

另一方面，曾国藩不能贸然前往浙江。在祁门与江宁之间有两座重要的城池，宁国和广德，这两地本是江宁的屏障，然而曾国藩手上兵力连给宁国、广德两地提供防御都不够，更别说应付江浙两个沿海大省的军情了。此刻他也只能派张运兰、宋国永和李元度率12000兵力前去宁国救援。左宗棠本是要一起去的，但此前他就接到了谕令，命他赶往四川。但曾国藩最终说服朝廷改变了主意，让左宗棠留在安徽与他联手。

可惜援兵来迟一步，1860年9月2日，宁国失陷。随后陈玉成和李世贤部袭击李元度，10月9日，徽州失陷，如此一来，太平军的势力便直逼曾国藩所在的祁门了。上海、镇江又接连失守，朝廷令曾国藩火速前去救援，曾国藩便借机向咸丰帝奏报自己的处境和计策。他在江南有三支军队，第一支在乐平，由左宗棠率领，根据太平军动向，这支军队随时待命向东或向北进发；第二和第三支军队分别由鲍超和张运兰率领，驻扎在休宁。倘若这几支军队相隔不远，那么集结起来兵力是足够的，一旦分散便非常危险。在奏报中，曾国藩再次坚定地重申，安徽未平，他是不能离开前往沿海地区的。自墨绖从戎以来，他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从未动摇。回首当年，为克复江宁，他初次率湘军出征，如今8年已过，而克复江宁依旧任重道远，因为身后叛军未清，他是不能离开驻地的。江西失守时，正是因为坚持这一原则，他不顾艰难险阻坚守南昌，最后终于招募到了足够的兵员。现在也正是由于同样的理由，他决定留在祁门，虽然手下兵力已经增强，长江南北都有湘军驻守，但他不会再像先前那样分散军队，让他们来回奔波去应付接连不断的突发情况。一旦他手下的兵力分别被派往不同的地方去攻打或围堵太平军，那么后者一定会绕到湘军后方，威胁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那是国家军事和经济的中心地带，就算不惜一切代价也一定要保住。在干王洪仁玕眼里，如果把长江当作一条长蛇，湘鄂赣三省好比蛇首，而富庶的沿海省份则为蛇尾；无论蛇尾命运如何，蛇首是一定要保住的。所以，在曾国藩看来，离开安庆奔赴沿海地区，无异于敞开大门上游地区的大门，邀请太平军从他们的天京沿江西进，在清军上游安营扎寨，占领大清的战略要地。



△英法联军在北京。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朝廷再次被曾国藩说服，但他所坚持的原则还需要经过一番考验才能证明正确与否，因为12月1日，黟县就被太平军攻占了。第二天，鲍超和张运兰成功将敌军驱逐了出去，但这只是暂时的胜利。12月15日，建德、东流失守，太平军渐渐包围祁门，虽然清军将士通力协作，也没能将其阻拦。

月底，祁门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此外，太平军的势力还向西扩张到了景德镇；在南面，忠王亲自率兵攻占了婺源，并进一步向南扩展到玉山；同时他们向北穿过群山，直抵湘军大营。短短两周内，祁门乃至清朝基业危在旦夕。湘军交通已被切断，多亏左宗棠和鲍超的努力，一条从景德镇到祁门的运输通道保留了下来，保证了祁门营地的军需供给。随后左鲍二人逐一收复战略要地，最终解了祁门之围，曾国藩获救。坐困祁门的时候，曾有人建议曾国藩撤回江西，但曾国藩一口回绝，因为他不想打击军队的士气。风狂雨急时站得住脚，山穷水尽处沉得住气，曾公气度，可为楷模。

祁门并非唯一一处军情危急之地。广东太平军正在入侵赣南；长江沿岸，彭玉麟把守的湖口也陷入险境。此外还有其他几处被攻克或遭到威胁。不单是安徽，连江西也深陷战乱。忠王严令手下死守安庆，不得有失，因此太平军正想尽办法应付攻城的湘军。他们不时出兵去攻打别处，希望曾国藩能从安庆调兵去增援，但他们的算盘打错了，曾国藩不会中调虎离山计，就算别处人手不足，他也要保证安庆的攻城兵力。最后，安庆的将领曾国荃率部成功击退了太平军的增援部队。

1860年底到1861年初，清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一年前，太平军也曾陷入同样的困境，好在忠王力挽狂澜，重新夺取了一些原已被曾国藩及其鄂赣两省的同僚们收复的城池，并踏上江苏、浙江和福建的土地。但李秀成没能进入上海，因为有洋人干预，他被挡在了这个繁华口岸的外面。

曾国藩坐困祁门的时候，洋人首次出面干预，想办法联络到了他本人。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的来函从北京秘密发出，以确保递交到曾国藩手中。伊格纳季耶夫提议，俄国愿意出借一支300到400人的舰队给清朝，协助清军一同攻打江宁；同时配合上海的中美商人，用悬挂美俄两国国旗的船只将漕粮运往北京，因为当时大运河的粮食运送航道已经受到了太平军的侵扰。

在回函中，曾国藩并没有直接拒绝公使的提议，只说当前水师兵力充足，陆军兵力倒是稀缺，在这个时候考虑公使的提议还为时尚早。等到江浙皖三省的失陷城池克复，再考虑与外邦合作攻打江宁也不迟。不过一旦决定联合外邦，则诸事都需一一细化，如船只数量、军队人数以及具体报酬金额和供给需求。至于用外国船只从海上运送漕粮，曾国藩觉得这倒是个办法，但同样，若要付诸实施，那也一定要与美国签订合约，所有事项都要逐一明确。

曾国藩的排外情绪已是声名在外，这份回函就是很好的证明。但他不愿与洋人合作并非出于一己偏见，而是考虑到清朝的名声。虽然此前他本人从未直接与洋人打过交道，但也从其他官员处了解了一二。在他看来，英国是所有西方国家中最不可信的，法国居其次。俄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英国不敢惹它。美国对清朝一直比较殷勤，比如鸦片战争时它就是这样的态度。曾国藩从何处听来这些消息我们姑且不管，显而易见的是，在当时的清朝官员眼里，西方人不再一律被归为“蛮夷”，至少他们还作了一番研究，以了解不同国家的态度。

俄国主动提出要援助清朝，虽然援助力度并不大，这究竟是否与前线战况的变化相关？英法联军刚刚取胜，便立刻转变了态度，主动表示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此前他们一直对这件事保持中立态度。一般说来，发生这样的转变，商业利益很可能是唯一或者主要的原因，那时他们刚与清政府签订了新的条约，改变对华策略正是为了保证新开通的贸易顺利进行。也正是出于这个动机，英国代表一旦知道了俄国公使的提议，便会不遗余力地阻止俄国染指长江一带的贸易，因为英国一向认为这是自己的特权。自此，即便有西方势力在上海周边为官军提供援助，英国政府也几乎不再干预了。攻占苏州后，李秀成就在青浦遭遇了外国军队的袭击，此后便开始与他们频频交手。

第十一章　克复安庆

1861年初，战争形势有利于太平军一方。不算石达开，太平军已有4支主力部队。湖北有英王陈玉成，皖南有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占领着徽州，与忠王军队连成一片，威胁安庆清军。干王洪仁玕前去湖南招募新军，兵源主要来自广东、广西和贵州。大半个江苏已处于太平军的控制之下，浙江和福建也快要遭其荼毒。

清军方面以防守为主。曾国藩在祁门，其弟曾国荃正陈兵安庆城下，胡林翼与鄂北清军正在鄂皖边界与英王周旋，左宗棠与鲍超的军队则在景德镇不远处驻扎。

当年年初，朝廷的这些将领收复了赣北的一些城池，尤其是饶州和九江。但在皖西，英王在霍山击败清军，从而挺进湖北，攻陷蕲水、黄州、德安和随州。在赣南，太平军的势力也略为猖獗，因此曾国藩不同意鲍超赶赴湖北，而是将他派往南昌，以防太平军威胁抚州和建昌。

左宗棠从景德镇出发奔赴乐平，他一离开，太平军便直扑景德镇，4月9日攻陷了这座城池。4月10日，曾国藩从祁门前往休宁，当时景德镇失陷的消息还没传到他耳中。4月16日，曾国藩的部队攻打徽州而未成，一度陷入绝境。他只控制着祁门、黟县和休宁，军队供给完全中断。4月22日，他企图再次发动攻击，却仍以失败告终。但不久之后，左宗棠击退了侍王，运粮通道再次被打通。很显然，太平军到处发动攻击，就是希望曾国藩会掉安庆的部队去增援，原本只是想震慑一下湘军，结果却激怒了他们。

英王此时已从湖北还军，企图增援安庆。太平军四王（如果石达开还能算太平军一员的话，那也应该算上他）千方百计要解安庆之围，但依然无法撼动攻城的清军。逆境更能彰显曾国藩的品性。他并无战胜忠王的妙计，但他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不把军队调离安庆。太平军竭尽全力想让自己的调虎离山计得逞，这正说明了他们在安庆的防守力量正变得越来越弱。对太平军来说，安庆不可失，所以曾国藩对这座城池便更是志在必得。同样，他也深知自己必须守住身后的湘鄂赣三省，那是湘军兵员、饷银和军械的来源。可能有人会认为他固执己见，耽误了

有利战机，并因此指责他不知变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作为支撑的情况下，他手上并无任何可供掌控的资源，相反，他是一个受害者，政府权力分散让他深受其扰，地方官员们又不买他的账。我们不能用其他国家或其他时代的标准去评价他，而必须考虑他所处的环境。曾国藩可谓那个时代的不世之才，不管是清军和太平军之中，都无人能出其右，他堪当大任，矢志而不渝，尽志而无悔，才终能挽狂澜于既倒。

4月末，曾国藩命鲍超赶往安庆前哨桐城和怀宁，营救多隆阿，这样一来他自己所在的地区便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5月初，曾国藩率数百名士卒前往安庆近郊，留张运兰攻打休宁，朱品隆把守祁门。他与鲍超在东流会合时，英王对安庆城外的湘军发起了攻击，但杨载福、多隆阿和曾国荃分别从江上、前哨和安庆城外联手抵御，击退了英王所部。

与此同时，左宗棠将侍王所部从景德镇驱赶到了浙江，然而太平军攻占了位于杭州正南面的金华。为了扳回一局，6月初，忠王离开瑞州基地，攻占了江西的几个州县，随后进入湖北界内，在兴国、大冶、通山和崇阳等州县的郊区大肆破坏，湖北巡抚胡林翼不得不派兵抵拒。除此之外，太平军的其他行动倒是都很快被镇压了。

太平天国诸王的所有企图调虎离山的计策都失败了，曾国荃又不停地给安庆城内的守军施加压力。有情报称守军情况已经十分堪忧，几乎弹尽粮绝，除非援军能火速赶到，否则守军必须尽快发动决战以求逃出生天。这本应是场速战速决的斗争，但双方交手期间，江上往来的外国轮船出手帮了太平军。7月8日，安庆外围防线全面崩溃，与此同时，江西的左宗棠、南面的鲍超和西面的胡林翼也正竭力阻拦侍王、忠王和英王前来救援。

浙江向朝廷请求增援，于是朝廷便下令左宗棠前往，但曾国藩冒死抗旨，说浙江的太平军已经退回江西鄱阳湖地区，并处于左宗棠一人的控制之下。眼下围攻安庆急需兵力，一旦将左宗棠调离，湘军攻防局面便会被全盘打乱。目前左宗棠和张运兰所控制的区域甚广，西起饶州，过祁门，东至徽州，南抵广信，因此左宗棠实在分身乏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若从本就不多的兵力中再抽走哪怕一小部分，都会影响安庆最终的战果。就在同一天，他又以同样的理由请求朝廷收回调彭玉麟去广东任按察使的成命。

忠王还想赌最后一把，企图为安庆打开生路。他率部急趋南昌，希

望曾国藩能从安庆调兵去救援江西的省城。某个自以为是的御史居然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大放厥词，说江西危矣，曾国藩应立刻采取措施防守，却不知自己的这番言辞正中忠王下怀。曾国藩不得不上书朝廷详细说明太平军的攻势，并一一解释自己的应对之策。言官制度确有它的好处，但遇到这种复杂的危局，御史们往往分不清利害，所谓空言误事，正是如此。好在8月忠王抵达瑞州时被鲍超的部队阻拦，一直驱赶到了丰城，8月29日，忠王战败，只得先退到抚州，随后便撤出了江西。

太平军救援安庆的最后一搏也失败了。1861年9月5日，清军围攻了两年之久的安庆终于克复了。当晚，曾国藩去信曾国荃道：

> 郭弁到，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复安庆。是时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钦天监于五月具奏，以为非常祥瑞。今皖城按时应验，国家中兴，庶有冀乎！大界之事，王二王三之话均算得矣。余于初二三日坐长龙赴安庆。惟此间银不满六千金，欲凑满万金犒赏将士，弟处可设法办得四千金否？

两天后，多隆阿攻占桐城，9日，杨载福的水师收复蕲州。湖北、江西很快被平定，这两个省份的太平军被逼退到安徽、江苏和浙江。安庆与桐城的太平军俘虏被处死，在安庆被杀的俘虏有2万人，桐城人数是安庆的一半。

曾国藩本该为收复安庆而高兴，但就在这时噩耗传来，湖北巡抚胡林翼去世了，这让曾国藩心头的喜悦顿时烟消云散。7年相交，胡林翼一直是他的挚友和后援，他没少向胡林翼寻求过帮助和建议。论治行才望，胡林翼绝不在曾国藩之下。当月，咸丰帝也驾崩了。

因克复安庆有功，湘军不少将领都获得了封赏。李续宜接替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彭玉麟任安徽巡抚，原本就是行伍出身的鲍超拜将，张运兰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但因曾国藩对其十分倚重，最后还是获准留下了。曾国藩本人受封太子少保，曾国荃被任命为按察使，赏布政使衔，并赐黄马褂。幼弟曾国葆破格提拔为直隶州知州，赐单眼花翎。战殁三河的曾国华追谥“愍烈”，他阵亡之时年纪尚轻，能获得如此哀荣，也是破例了。

官军的基地和曾国藩的大营都转移到了安庆。太平军手中仍有5处战略要地：沿江有芜湖、江宁，安徽中部有庐州，江宁以南有宁国，它是通往江宁和浙江省的门户，另外还有江苏巡抚驻地苏州。

安庆克复后不久，曾国荃率2万人沿江顺流而下，奔江宁而去。但他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攻下太平军都城，所以他中途折返，回到安庆，征得同意后便前往湖南，又招募了6000新军。曾国荃募勇期间，清军的死对头忠王再次奔袭浙江，攻下了绍兴和衢州，扩大了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杭州再次受到威胁。浙江是官军粮食的供应地，绝不能落入敌手。果然，曾国藩立刻有所动作，派左宗棠前往救援。

忠王所部大肆扰乱江浙两省，当地百姓人心惶惶。1861年11月18日，一批官绅受托从上海乘轮船赶到安庆面见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声泪俱下地求他派兵增援。他们都表示，江苏有不少人参加了民兵组织，武器船只也齐备，且江浙地界上水网纵横，水路交通十分通畅。但是如果朝廷不加增援，这一切就要落入敌手了，因为眼下这个地区只有3座城池仍处于朝廷控制之下，即江苏的镇江和上海，以及浙江北部的湖州。

但曾国藩答复称，立即派兵增援不太可行，但眼下已被举荐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正在安庆缮甲厉兵，来年春天有望赴江苏增援。因为形势错综复杂，曾国藩最终决定建立3个军队据点，为的是将太平军困在自己的包围圈内，然后步步进逼江宁，江宁的围攻由曾国荃指挥。3个据点之中，左宗棠负责浙江，李鸿章管辖江苏，而他自己则统领赣东和安徽。左宗棠已经出发前往浙江。

11月20日，朝廷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这几个省份的巡抚和其他官员都必须听命于他。左宗棠应加速往浙江进发。依据礼节惯例，曾国藩辞让再三，称安庆克复多亏有胡林翼和多隆阿襄助，当下兵力依然有限，无法派兵去上海增援，四省的军务大权，自己受之有愧。同时他还推举左宗棠全权管理浙江军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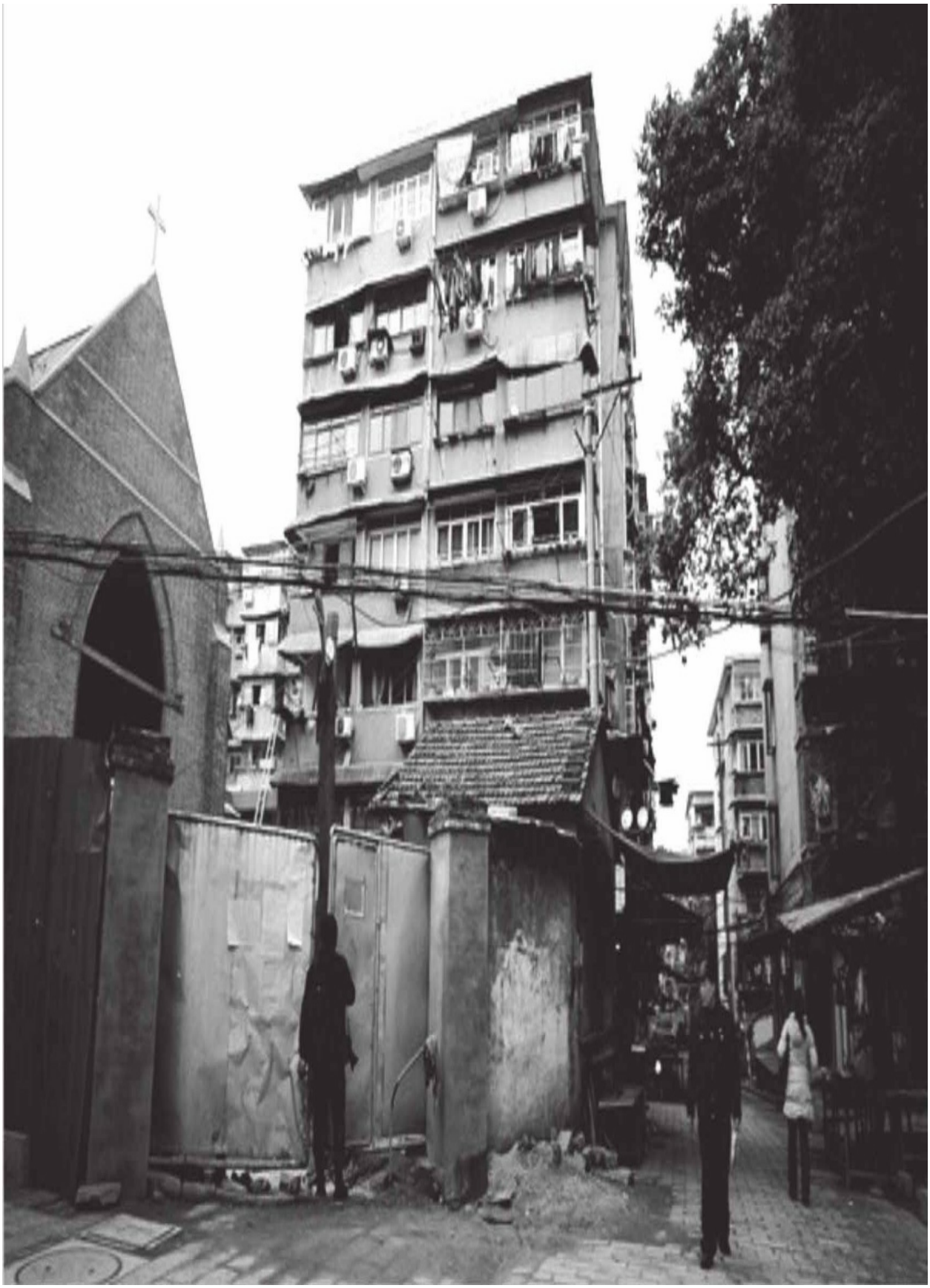
就在曾国藩草拟奏疏的时候，四省形势突然开始急转直下。忠王和侍王都在这个区域，他们很有可能雇佣了外国军队，太平军方面取得的胜利应该跟这些军队脱不了干系，忠王在次年的战斗当中很有可能使用了外国的枪支，给江宁的曾国荃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太平军攻占台州之后，又转移到省城杭州，1861年12月29日，杭州失陷。随后，太平军进犯军事要地宁国，在那里盘踞了一段时间，1862年年初被赶回浙江。左宗棠被正式任命为浙江巡抚，但新帝依然坚持要曾国藩统辖四省军务。曾国藩并不想接受任命，因为这是朝廷的破格提拔，一定会招致他人的嫉妒。

至于政务，曾国藩倒是欣然接受。他修缮了省一级的书院，并恢复了两江科举。另外他还调整了当地田赋，对比较贫瘠的田地分开征税，而肥沃的田地则征收每亩400钱的战争税。此外，他还创办了一所兵工厂。

上海官绅也希望雇用外国军队协助收复失陷的地区。士绅和朝廷都问过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认为，在上海宁波雇佣外国军队还说得过去，毕竟这两地是通商口岸，国外势力参战可以视为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但苏州、常熟和江宁这些内陆城市就不一样了，如果外国军队卷入，一旦战败，便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若旗开得胜，又不知会出现怎样的纷争了。而且，即便是在口岸城市雇佣外国军队，所有条件也要事先谈妥。

1862年2月，曾国藩听到消息，上海已经在与英法筹划防御事务，随后可能还会让外国军队参与苏州的攻夺。显然，国外势力卷入已是既成事实，但曾国藩内心的不安丝毫没有消减。他早先便向皇帝奏明，若那些洋人并非善类，那么战事结束之后，他们肯定不会拿了酬金就太太平平地撤军，没准会赖着不走，以图在大清国财富中分一杯羹，这无疑会给朝廷埋下祸患。

不久后，江浙两省的士绅进京，请求朝廷接受英法的援助，再次将这个问题摆上台面。与此同时，外国公使也同样听到了他们本国国民的呼声，要求他们放弃一贯坚持的中立立场，转而采取直接的干预政策。朝廷在这个问题上有些首鼠两端，既对外国势力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但又蠢蠢欲动地想要答应江浙士绅的请求。于是，朝廷要求曾国藩和都兴阿查明此事后再作商议。



△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由曾国藩创设于安徽怀宁黄石矶、安庆大观亭，是清末洋务运动最早官办的新式兵工厂、清政府创办最早的以手工制造近代武器的军工作坊。科学家华蘅芳曾在此主持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安庆”号。

曾国藩的立场和之前一样。如果外国军队人数超过清军，在清军相当有限的协助下就能驱逐太平军，那么他们一定会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多隆阿、鲍超、曾国荃的部队以及李鸿章正在招募的新军都没有多余兵力可以派去与外国军队合作攻打苏州、常州和江宁。这样一来，清军的处境便犹如一个只懂得纸上谈兵的人，一碰到真枪实弹便只能请人代他上战场。只是现实当中清军境况更差，他们既不会动笔也不会动手，只能成为天下笑柄。太平军方面在是否请外国势力援助这一问题上也一直犹豫不决，据说洪秀全对洋人还非常排斥，所以朝廷对待这个问题时也应该多加小心，先不要给明确答复，对外国人提供的援助不拒绝但也不接受，对方催促时再作商议。总理衙门可向洋人暗示，目前曾国藩手下兵力不足，无法分兵与外国军队一起攻打太平军，但芜湖和东西梁山之战结束后，朝廷可能会请他们相助。

曾国藩的言辞之中难掩他对国外势力的抵拒，但我们绝不能就此推断他不关注江苏或不重视上海。他在好几封家书中都提到了这个区域，眼看有可能落入敌军之手，他的焦急之情也是溢于言表。早在1861年11月4日他便对此事有所提及，12月，他又提到要将曾国荃派往上海，因为上海与苏州、杭州和外国都有商业往来，所以战略和经济意义重大。虽然后来他没有明显的动作，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他确实有意将上海交与曾国荃管辖，但曾国荃更倾向于去江宁。但不管怎样，曾国藩后来征得了李鸿章的同意，将他派往上海，并承诺将太平军降将程学启手下的1000人和湘军水师5000人调拨给他，以扩充他新招募的淮军的兵力。

2月22日，李鸿章率淮军抵达安庆，并开始按照湘军的模式组建部队。曾国藩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派了一些人去帮助李鸿章训练新兵。3月底，8000淮军已整装待发。原本曾国荃和李鸿章是打算沿着长江一路向东攻打下去的，但因为上海的情况十万火急，他们放弃了原计划，打算让淮军部队乘士绅们花18万两银子雇来的7艘轮船直接开往上海。4月间，部队分成三批，依次东下。4月25日，朝廷终于正式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

当下战事主要集中在安庆的下游地区，曾国荃率2万兵马缓慢前往，同行的还有其弟曾贞干（译者注：即曾国葆，加入湘军后改名曾贞干）及其手下的5000人马，以及彭玉麟的水师。左宗棠正在浙江部署兵

力；多隆阿和李续宜在庐州附近围堵太平军，不让他们与捻军联手；鲍超在江宁南边攻打宁国；张运兰则控制着皖南，由于他的部队占据着徽州，因此通往浙江的道路便处于张运兰的掌控之中。还有一些不属于湘军的将领有意与曾国藩联手，如率领江北经制兵的都兴阿，位于安徽境内淮河上游地带的袁甲三和李世忠，以及镇江的一支部队。

1862年5月13日，多隆阿从英王手中夺回了被攻占已久的庐州。太平军逃往寿州，多隆阿紧跟着追到了那里。寿州守军不久便投降了，苗沛霖背叛太平军，将英王擒送到胜保面前。最终英王在自己的手下面前被多隆阿处死。这次取胜后，朝廷得以将兵力集中派往江宁以及皖南和江浙各地。然而，虽然战场越来越集中，但这个时候陕西突然向朝廷求援，多隆阿前往相救，只留5000人把守庐州。这样一来，浙皖苏的官军便失去了他的助力。

除浙北的湖州外，其他地区的形势都有利于朝廷。曾国荃继续沿江东下，于5月31日抵达江宁城下，并在雨花台安营扎寨。都兴阿夺回了大运河沿岸的扬州，江苏北部被平定。浙江的台州也被克复。随后，官军又在外国军队的帮助下收复了宁波。

看眼下情形，大有速战速决的趋势。但曾国藩坚持按部就班，要等所有军队扫清障碍，齐集江宁。费时费力他能接受，但他绝不愿孤注一掷，那样风险太大。如果他把所有兵力直接调集到江宁，那么江宁以外的太平军又会分散地窜入各地，一切都要再从头来过。因此他所采用的战术如同蛇之于猎物，从三个方向缓缓收拢包围圈，将太平军困在其中，最后让身在江宁的曾国荃采取行动，一点一点地将敌军绞杀在他们的都城内。

第十二章　列强与太平军

为了考察太平天国末期的种种，以更好地理解国外势力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下他们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1853年初，太平军一路跋涉抵达江宁，并以江宁为都，这段经历是外邦共同的兴趣所在。更让他们好奇的是太平天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宗教信仰。为此，英法美都曾派人往长江上游方向一探究竟，想弄清楚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

1853年4月，密迪乐随英国军舰赫尔墨斯号出航时，曾对太平天国钦佩有加。他的上司乔治·文翰爵士曾仔细研读过太平天国文献的译本，所持态度就相对比较保守了。他宣布对太平天国政府要保持严格中立，并曾奏报英国政府说，太平天国的宗教教义所满足的主要是“一种政治动机，领袖们需要利用它去左右人们的思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事业的附庸”。梅德赫斯特博士在给文翰的汇报信中基本上已经道破了这场运动的本质，认为它是荒谬的宗教信仰和精明的政治目的的结合：

> 对于这种差异，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两种想法或两类人同时并存，一类人态度虔诚而谦卑，只想一心事主，并通过赞颂唯一救世主以求恩泽；另一类人则想要借此获取蒙昧的民众的信任，以帮助自己争夺权位。

梅德赫斯特认为，如果这场暴动能取得成功，那么至少基督教信仰能得到保证，通商的可能性也更大，但鸦片贸易一定是严格禁止的。太平天国在宗教思想方面算是承袭西方，因此还有几分赞成自由主义的可能，但倘若取胜的是朝廷，那么他们必然会变得比之前更加排外，更加倨傲。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倡中立政策。

1853年，法国公使造访天京，却没能如愿面见太平天国的高官。这位公使的观点与梅德赫斯特十分相似，他认为太平天国还远没到能成大气候的地步。

1854年5月，美国传教士罗伯特·麦克莱恩抵达江宁。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宗教狂热升温不断的时候，杨秀清刚封了圣灵，太平军的态度变得

更加排外，更加趾高气扬。如果说一年前他们对待文翰的态度可以称为傲慢，那么给麦克莱恩的回函则是变本加厉。麦克莱恩在递交给太平天国的公函中要求对方承认两国为平行交往关系，而且不必“纳贡”，太平天国便在回函中大加驳斥，并以此为由拒绝让他面见东王。此外，他们还表示：

> 尔等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下，合万国之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等之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臣民，永沐天朝之恩泽，安居藩属之邦，永享殊荣。此乃吾等诚心所望，令尔等速从，不得有违。

梅德赫斯特本是有权承认太平天国政府的，但这份回函以及太平军那不伦不类的宗教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研究了太平天国的教义之后，梅德赫斯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 经实际考察，眼下情况不尽人意，相比其民事组织和宗教组织，不过是半斤八两。其成员多数蒙昧无知，且人员有限，战场及已攻占地区人数加总约为5万到10万人，而清军竟不能与之相抗，立即克复失地更是无望。无论其他文明开化之邦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何，至少可以肯定，太平天国既不真正信奉也不真正理解基督教；且无论其政权性质如何，至少可以断定，与之建立并维持平行邦交关系是不可能的。

其实总的来说，太平军并没有对洋人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密迪乐也在书中表示，他觉得太平军态度友好，只是对外来的思想理解不充分，因此对外国人不能平等相待。他们对外贸兴趣平平，所以三合会攻占上海的时候，这座城池实际上已经落入太平军手中了，他们却没有伸手接管。

1853年到1856年间，三合会一直占据着上海，由此引发的几个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其中两个问题尤其关键，时至今日都具有其重要性。第一，上海缺少一个合法的衙门，那么关税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最后海关管理权落到了外国人手里，这就是后来的洋关制度的起因。第二，如何处理租界的难民问题，这直接导致市政当局处于外国人控制之下，因此即便是大清国的子民也不适用清朝国法，只有在会审公廨内才保留大清法度。除此以外，清军军营距离租界过近也引发了问题，导致了1854年的泥城战役，为几年后以上海为中立领地的主张开了先例。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西方国家与清廷在中国北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几年间，列强对中国的掠夺越发变本加厉。在此之前，他们仅在5个通商口岸享有特权，但条约签订后，长江一线全部向外国船只开放，并且还增开了不少通商口岸。然而当时清廷并未马上认可条约，换约一事被搁置到1859年、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中国北方，击退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并进犯京师。清廷逃往热河，恭亲王留京与英法商谈。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国家的这次侵略似乎为太平天国创造了时机，所以他们会在1858年和1860年显得异常活跃。僧格林沁所部被调走去对付联军，也许正因如此，捻军才会在这个时候去重新去攻打河南和山东。曾国藩此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看，西方国家的入侵对清廷和太平军的最终命运并没有造成影响。至少我们能看到，不管是在中部省份平叛的曾国藩也好，还是在江宁附近驻守的将领也好，谁的军队都没有因为西方国家的侵略而减少一兵一卒。英法联军对广州和京城发动的进攻都可以被视为地方事务。

捻军在皖北地区突然变得活跃，很明显是因为僧格林沁撤军，而且安徽太平军的动向也很有可能受此影响。太平军拼死想要杀入江宁城，但每次都被官文和曾国藩在半路拦住。1860年夏，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加大了太平军在北方取胜的可能性。因为要支付赔款，所以清廷应该也很乐意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一事上向西方国家求援。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1856到1860年间的几次对外战争削弱了清廷的实力，而让太平军渔翁得利。认为西方国家的侵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天京解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清廷根本没有从中部地区调集兵力去增援北方战场。事实上，英法联军是1860年8月才开始入侵北方的，而忠王在当年5月5日就击溃了天京城外的清军大营，随后便开始侵扰江浙二省。8月，僧格林沁迎战英法联军，朝廷原本对他寄予厚望。僧格林沁兵败后，曾国藩曾请命出征北方，但朝廷没有应允。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鸦片战争并不是导致太平军在这个时期略显活跃的原因。

△洪秀全与天王府图，1864年法国《世界画报》刊载的铜版画。

6月10日，朝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以缓解江苏的压力。但曾国藩本人必须坚守安庆，所以江苏一切事务全部由巡抚打理。这一时期，外国势力干涉的祸端便开始萌生。其一是上海商人雇佣弗雷德里克.T.华尔。此时发生在1860年忠王占领松江之后，上海商人承诺，若华尔能克复松江，便向他支付3万两白银。第一次尝试失败后，华尔招募了100名马尼拉人和白人军官弗雷斯特与白齐文，并于7月17日攻下了松江。此后这座城池就成了华尔的地盘，他还率兵从松江去攻打青浦。在青浦他遭遇了太平军雇佣的外国暴徒，8月与对方交手失败。最后他放弃了青浦，回到松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训练了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军队，军队的开支是从上海海关的收入中拨付的。

忠王闯入江苏的消息让整个上海陷入恐慌，因为成千上万的难民很快便从内地涌入。忠王本人于8月18日抵达上海郊区。驻上海的外国领事决定严守中立，并请人向忠王传话，请他不要对上海发兵。忠王最终被英法官军驱逐出上海。忠王称他是受了居住在上海的洋人以及与太平军有联络的清军的邀请才踏足上海的。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军队前进受到了影响，且“薛抚台是夜悉知有通情，复即加银和于洋鬼，请得一二千鬼子而守此城。清军通我未成，此事未举，这班人马概被抚台杀之”。于是忠王被迫撤出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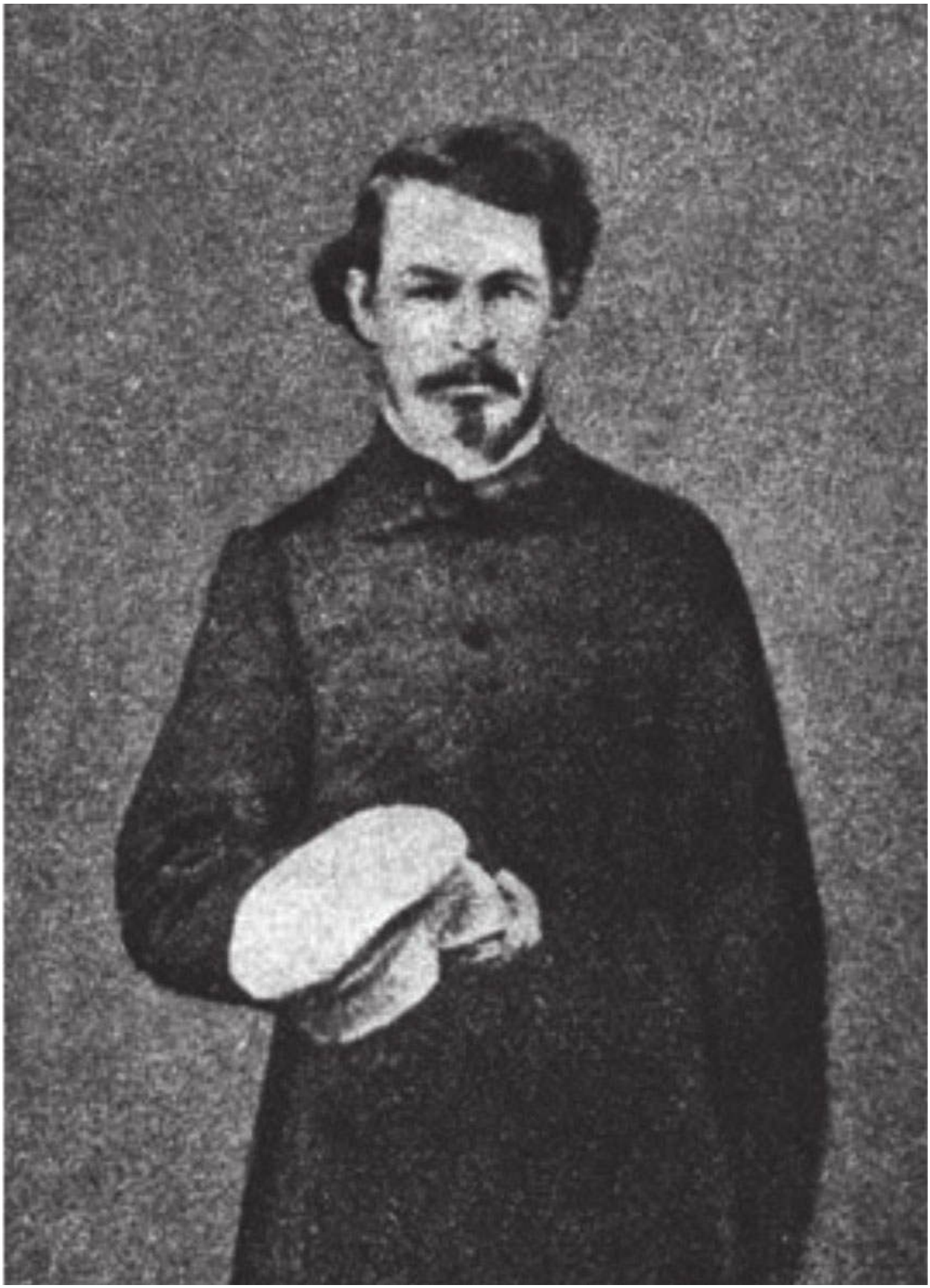
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中立主张已开始触及殖民地周边的中国领土，这在本质上就相当于放弃了中立，偏向了清廷一方。因为他们眼皮底下尽是哀鸿遍野的景象，同时又担心涌入上海的人口增加导致供给跟不上，于是，对待上海周边百里之内的地区，他们虽号称中立，实际上却是反对太平军的。海军上将詹姆斯·霍普从北京返回，1861年2月与哈里·帕克斯沿长江而上，去处理条约中约定的开放通商口岸一事。他们在天京略作停留，见了太平天国的几位首领，并得到了天王的允诺，一年之内不对上海发兵。霍普和帕克斯在报告中并没有表现出对朝廷或太平天国任何一方的支持，但他们谴责了太平军，因为他们所到之处民不聊生，而官军占领的地方就要好很多。且不说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促使西方国家在这件事上站在朝廷一边，至少霍普这趟汉口的行程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862年，天王一年不发兵的承诺到期，太平军又开始准备攻打上海。占领了杭州后，他们便打算向上海进发，城内和租界也有势力与他们里应外合。一些外国人也在为他们提供支援，向他们出售走私的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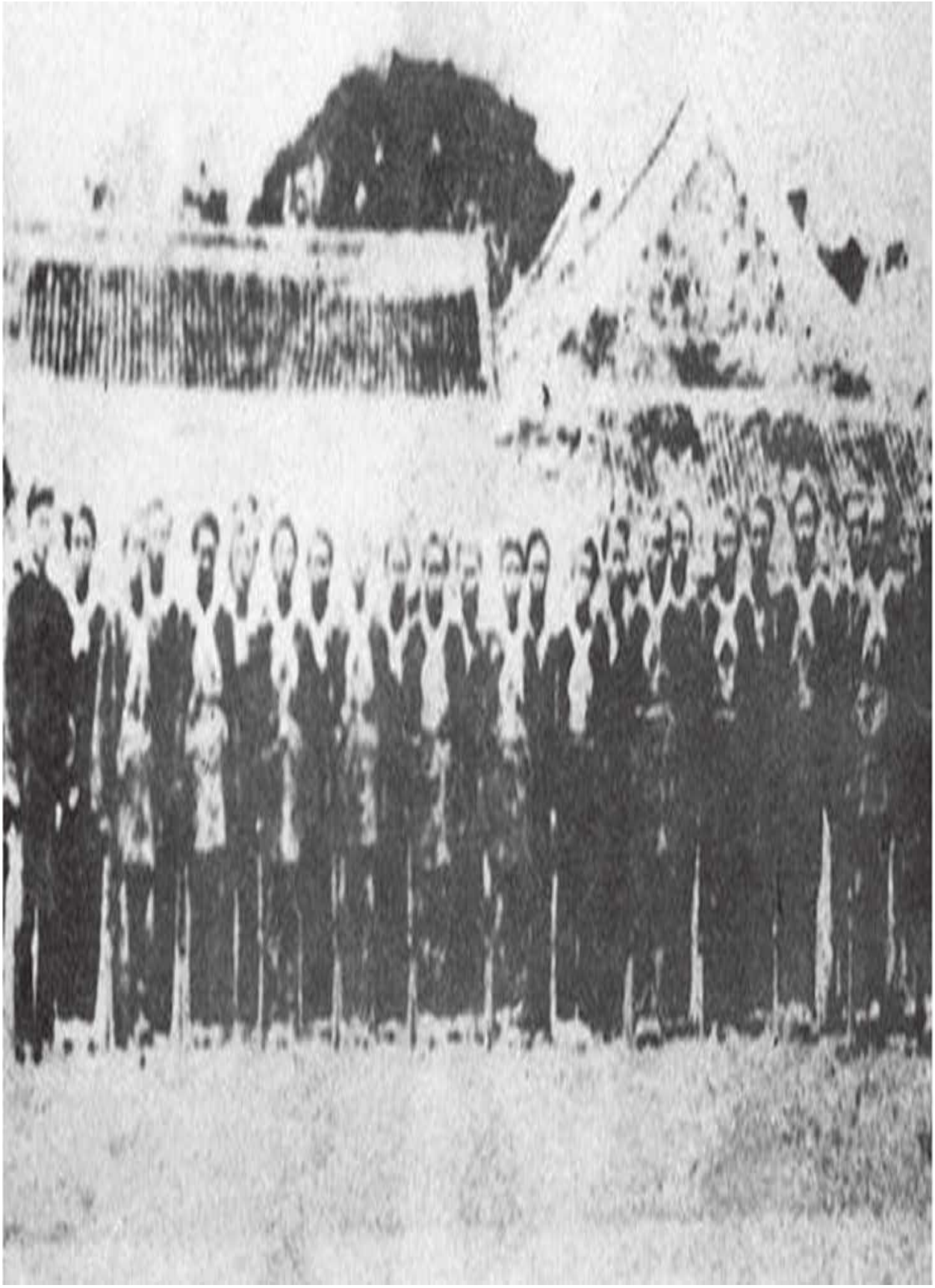
器、军火和鸦片。西方国家政府无法阻止华尔们去帮清军，因此他们也同样无法禁止这类人去援助太平军。1月13日，3万太平军穿过吴淞口；另一支部队在松江击败了华尔。战败后，华尔带着手下700名中国人赶去增援霍普，当时霍普手下的英法水兵数量差不多也有700人，他们在吴淞与吴淞隔江相望的高桥击败了太平军。在这次交锋以及上海周边地区的其他战斗中，华尔的这支洋枪队因骁勇善战而受到了不少赞誉。

现在英国人已经公开反对中立政策了，在北京与中法商议后，他们决定采纳霍普和海军上将卜罗德的建议，要将太平军阻拦在上海方圆百里之外。几个月前华尔的洋枪队还备受指责，现在赞扬的声音已经居多了。英法联军和华尔的这支“常胜军”攻占了上海周边的许多村镇。5月1日他们攻占了嘉定，5月12日又在青浦获胜。然而后来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没能守住，嘉定落到了忠王手里，青浦也被包围。6月14日，华尔在霍普的援助下撤离。随后，他增募了兵员，洋枪队人数达到6000。部队从松江出发，8月夺回了青浦，但受酷暑和瘟疫影响，外国军队表现并不活跃。

曾国藩对外国势力援助一事的态度我们非常清楚。5月联军撤出嘉定和青浦后，有一度谣言四起，说有印度部队要进驻上海。于是朝廷询问曾国藩对此事的意见。曾国藩答复说，他曾就此事致信左宗棠，左宗棠表示不希望动用大量外国武装，也不希望看到印度军队进驻；曾国藩也给李鸿章写过信，但李鸿章并未正面回答，只说自己与霍普商议过此事，霍普表示会有援军赶到，但对印度军队丝毫没有提及。曾国藩给朝廷的复奏原文如下：



△华尔（1831—1862），美国人，1860年开始受清朝官员委派，招募十几个愿意从军的外国人和几百名中国志愿者组成洋枪队，帮助清军围剿太平军。随后“洋枪队”改为中外混合军。1862年春，华尔毅然加入中国籍，被清朝政府委任为副将，“洋枪队”扩编为“常胜军”。1862年9月，华尔在进攻慈溪时毙命。



△围攻上海的太平天国军队。

臣查西人天性好胜，睚眦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羞见侮于发逆，尤虑见轻于天朝。其兴兵前来报复，实属意中之事。惟英、法旧例，兵谋会议于众国，兵费征敛于众商，非一人所能为主。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触大众之怒。国主未必因此而大举，商贾未必因此而加征。其兵数必不甚多，亦可悬揣而知。

崇厚既有所闻，似宜由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查询确实。然后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

中国之盗寇，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肃清三千余里，发逆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于后世。此所谓申大义以谢之也。

粤匪行径，本属无赖之贼。青、嘉两城市，尤属于至微之事。英国若征印度之兵，为报仇之役。多调则胜之不武，少调则不胜为笑。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上不利于国主，下不利于英商，不如早议息兵，俾松、沪免无穷之忧，即英法省无穷之费，此所谓陈利害以劝之也。斯二者，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委曲商榷，如俱不见听，则亦别无阻止之法。仍当先与议定，西兵进攻内地，臣处无会剿之师。若克城池，臣处无派防之卒。区区鄙见，不得不重言申明。

至于设法防范，殊乏良策。洋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彼以助我而来，我若猜忌太深，则无以导迎善气。若推诚相与，又恐其包藏祸心。观于汉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兴。嫌衅一开，全局瓦裂。臣始终不愿与之会剿者，盖亦筹之至熟。与其合而复离，不若量而后如。倘我军屯驻之处，彼亦不约而来，实逼处此。臣当谆饬部曲，平日则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临阵则胜必想让，败必相救。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吾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另生枝节。

与此同时，上尉乐德克和中尉肯尼于5月6日指挥英法战舰攻打宁波

获胜，并将这座城池交给了清军。此后宁波便开始实行与上海相类似的政策；在克复宁波周边市镇时，外国军队也给予了援助。华尔也率洋枪队赶来，但在9月21日攻打慈溪时，华尔受到重创。参与这场战斗的人数众多，不仅有华尔的部队，还有英法联军的战舰，以及法国人训练的一支由1500名中国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华尔死后，他的遗体被运回松江厚葬，清廷还特意为他修建了祠堂以示追思。华尔是一个有能耐的人，虽然有不少人认为他怀抱着野心，一心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功业，但对他所获得的殊荣，却没有多少人唱反调。如果没有华尔，就没有后来戈登的成功，也没有上文提到的中法军队。这支军队的兵力有2500人，起初由勒伯勒东和日益格率领。他们协助左宗棠克复了上虞，乐德克也参与了。1863年初，他们又协助朝廷克复了绍兴，当时太平军正在应付别处的战事，因此放弃了这座城池。勒伯勒东在攻打上虞时阵亡，他的军队由法尔第福接管，但不久后，法尔第福遇害，其职务由德克碑代任。

“常胜军”的将领不在了，军队暂由弗雷斯特率领。但是弗雷斯特并不想正式接管这支军队，最后白齐文接替了这个职位。

与此同时，太平军对曾国荃展开了长达46天的围攻，偏偏这时军营中又爆发了瘟疫，这让曾国荃所部的抵抗愈发艰难。出于战略考虑，除程学启外，各路将领也无法赶来增援。然而程学启一旦离开，江苏便会处于危险之中，因此曾国荃便不再要求他前来增援。不过反对曾国荃的人认为他是怕有损自己的声望才会有此举动。曾国荃拒绝程学启援助一事让曾国藩十分难堪，因为他已经送出了求援的消息。但他尽了最大努力，给李鸿章写了封信，让他不用再派程前来，如果已经派兵，那也只需协助打一两场仗便可返回。

李鸿章提议派白齐文和“常胜军”出战。起初曾国藩想拒绝，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援军营地不能靠清营太近，而应首先攻取江宁下游的下关或九洑洲，或者就在上游扎营；第二，如果江宁克复，白齐文的军队不可在城内抢掠，所有战利品一应上缴，一半运送到京城，一半分发给各个部队。白齐文的军队可以分得双份。采取任何行动前，双方都必须明确立约，以免军队之间产生纷争或误会。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嘱咐说，这支军队抵达后，大可好好利用，但不能让他们与其他部队交往过密。

△常胜军进攻被太平军占领的城市。

“白齐文部下名为洋兵，实皆广东、宁波之人，骄侈成俗，额饷极贵，弟军断不宜与之共处。凡长濠以内，总须主兵强于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号令归一，而后不至偾事。至嘱至嘱。弟若有信至沪，亦须先与说明。”

与白齐文的谈判搁置了。11月17日，曾国藩在信中说，他收到了与白齐文的契约概要，但他开始吃不准对方是否真的会如约前来。与此同时，无人增援的恶果终于降临到官军头上，好在11月26日，曾国荃战胜了太平军，解除了包围，将他们驱逐到了长江北岸。但曾国藩的焦虑并未减轻，他担心曾国荃会中太平军的圈套，被他们从江宁引开，而恰恰就在这一战之前，曾国藩曾催促其弟撤离江宁，因为那时官军在宁国受挫，曾国藩判断长江上游地带告急，而宁国一旦失守，那么官军不可避免地要向芜湖或金柱关撤退；鲍超的兵力已遭折损，曾国荃又刚刚脱离险境，如果两人都被击败，平叛的大业就会毁于一旦。所以，12月4日、5日、6日和7日，曾国藩连续给曾国荃发了几封急件，请他不要在危险之地久留，以免最后满盘皆输。好在曾国荃虽面临巨大压力，但他对自己所部的实力很有信心，所以他没有理睬曾国藩的要求，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撤离的必要性也渐渐淡化了。11月底，包围解除，但直到12月中旬，官军才确定忠王不会再重新发动一次围攻。

至于白齐文为什么没有在最危急的关头前往江宁增援，理由众说纷纭，其中之一据说是欠款未付。从白齐文后来的表现看，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有诚意。很明显，清军是希望他赶来增援的，尤其是在11月的危急关头，但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诿拖延，没有在清军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援助。就在他终于决定出发时，轮船却撤走了，这并非清廷不守信，而是官军已经不需要他增援了。

在上文摘录的曾国藩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欢迎“常胜军”。由于西方国家放弃了中立政策，于是“常胜军”也希望能改变自身的性质。中国人认为这支军队花费太高，再加上它干涉松江民政事务，军队兵士喜欢惹是生非，对待中国百姓又十分专横，所以中国人对它十分反感。

1863年1月，由于欠款一事，洋枪队发生兵变。上海方面派人传递了消息，说饷银两天内即可送到，白齐文借此安抚了士兵。但两天过去了，却还不见饷银，白齐文便亲自前往上海催款。但他得到的答复是，

谁也没有承诺一定会在那个日期付款。白齐文当即大骂并拳脚相加，劫走了饷银，返回松江。他因此被撤职，其职位由弗雷德里克·布鲁斯接替。弗雷德里克上任后，一些暴徒因不满将领的变动，恶意发动了几起兵变，都被弗雷德里克镇压了，而洋枪队在他的率领下，也逐渐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听闻白齐文的所作所为，曾国藩十分气愤，他致信李鸿章，提出想与他联合上疏朝廷，要求以故意殴伤道台的罪名严办白齐文。

但曾国藩对整个事件经过的描述与外国文献中的记载略有不同。曾国藩的说法如下：

> 查洋将白齐文常胜军，于九月中旬定议来援金陵，屡次愆期。厥后奏明十月十九日启程，吴煦先带轮船两只赴镇江齐队。乃白齐文索饷迁延，迄未入江。十一月十四日，在松江闭城滋闹；十五日，带洋枪队数十人至上海毒殴杨坊，刃伤其戚属，抢夺洋银四万余两而去。如此跋扈横行，毫无纪律，不特中国不能资其力以剿贼，亦为外国之所公恶。应由李鸿章奏明知会驻京公使，严行惩办。

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李鸿章对白齐文如此反感，坚决不同意让他官复原职，即便白齐文本人前往北京求得了英美驻京公使的支持，李鸿章也不肯买账。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白齐文最终决定出发增援江宁，朝廷却将轮船撤走，甚至要扣下这支军队的饷银，因为它实在是难以控制。

在斯塔弗利将军的帮助下，由查尔斯·乔治·戈登接管常胜军的协议很快便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准并生效了。军队规模最多可增加到3000人。在等待英国政府批准期间，华尔旧部却开始闹事，要求白齐文继续担任指挥官，而荷兰又在2月15日攻打太仓失败，更是增添了麻烦。少校布瑞南不久后又在福山失手，李鸿章原来的支持态度已转变成了不满，差点将这支军队遣散。

幸好英国的批准及时下发，1863年3月25日，戈登正式接管了部队。这件事说明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完全向清廷倾斜，因为戈登活动的范围已超出了上海周边百里之外，而且他是一名英国派遣的军官，是受了英国政府的委派来执行任务的。

上任之后，戈登的第一个使命是救援常熟。4月7日，他手下的2250

人与6000清军一道击退了敌军。随后他赶去太仓增援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太平军诈降以诱李瀚章进城，李瀚章中计。虽然戈登手下只有2800人，而太平军有一万多人，但他还是于4月30日和5月1日攻下了太仓。由于部队中白齐文的党羽闹事，戈登不得不返回松江处理，事后他重组了军队，换掉了一部分军官。随后他带领着这支部队去围攻昆山，于5月27号抵达城下。这时他手下已有600名炮兵和2300名步兵。戈登启用了水陆两用汽船熙春号，在程学启的协助下，于6月1日攻下了昆山。程学启认为自己应享有大功，但实际上戈登在攻城时并未采纳他的建议。程学启嫉妒戈登的功劳，两人心生嫌隙，最后不得不由巡抚李鸿章和哈利迪·马格里爵士出面调解。戈登决定将军队基地从松江迁往昆山，又引起了军中的哗变，最后被戈登严厉镇压。此后，戈登开始整肃军队纪律，其间又有一次兵变发生，这次兵变被镇压下去后，洋枪队的军纪才变得严明起来。

戈登本有种种理由甩手不干，比如与下属之间的冲突，与程学启的过节，政府对合理要求的推拒，以及朋友的劝告。就在他打算前往上海的时候，他听说白齐文带着300人去苏州投奔太平军了，希望能借此机会为他自己闯出一片天地来。上海方面普遍认为，戈登手下白齐文的旧部一定会转而改投在旧主将的麾下，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于是，戈登决定留下继续自己的工作。

洋枪队从昆山逼近苏州，7月29日协助清军克复苏州外围的吴江，8月29日，位于太湖半岛尖端的太湖县被收复，9月30日，官军的分遣部队攻下了江阴，联军已准备好举兵攻打苏州。

苏州由忠王最中意的将领——慕王谭绍光和其他几名将领把守。忠王本人则在天京劝说天王从都城撤离，另择栖身之处。从忠王的自述中，我们能看出，忠王已料到苏州守将会降清，而他自己绝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从太平天国起事时就已加入，对于他这样的人，朝廷只会严惩。所以，在离开苏州时，他曾对守将们说，“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如果你们另有打算，我也不会强留你们了。”守将们纷纷表示自己没有二心，然而他们的实际举动又并非如此。忠王没有料到，这些人打算除掉慕王。

苏州守将开始与程学启联络，商议降清并交还苏州一事。他们答应除掉慕王，但不愿自动动手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忠王。1863年12月6日，太平军守将交出了苏州城，负责与朝廷谈判的纳王被许以二品武官的官位。

但是，当留守苏州的诸王出城迎接李鸿章时，他们发现之前的约定就是一纸空文，官军根本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将他们全部处死。戈登目睹这一过程，认为杀降是不义之举，他非常气愤，带部下登上熙春号，想抓到李鸿章。还好他们没找到人，考虑了几周后，戈登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军中。

戈登离开期间，“常胜军”士气受挫，军纪松散，戈登回来后又马上恢复了。1864年春，它与清军一起从苏州向常州进军，5月11日攻克常州，戈登的部队起了主要作用。3月13日，法国人协助左宗棠所部攻克浙江杭州；江宁克复后，8月18日湖州又被官军攻占。不过常胜军并没有参加最后的作战，它在1864年5月31日就解散了。

在评价这支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作用时，我们应当看到，美、英、法三国军官的策略确实帮助清廷克复了不少重要的城池。没有外国的援助，这场战争无疑会持续更久，清廷也将面对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甚至危险。与清军相比，外国军队的装备显然更加精良，士兵也更加训练有素。在他们的协助下，清廷成功地保住了上海，没有让它落入太平军之手，从而也确保了李鸿章能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支付军队粮饷。基于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援助是有效的，甚至可能起了关键作用。

但是，如果要说是戈登镇压了太平军，那就未免太草率了。戈登从未指挥过超过3000人的部队。他一直是与清军一起作战的，如果没有清军部队，戈登的军队必然会以失败收场。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和其他将领在安徽、江西和天京部署了兵力，太平军因此而焦虑不堪，湖北和河南也另有兵力以防止捻军和太平军联手。

也许一位专门研究常胜军的历史学家的评价还算中肯。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位历史学家摘录了一些针对戈登的溢美之词，接着他写道：

> 我已经说了不少违反戈登上校本人的意愿的话，因为这个话题已经引发了太多讨论，我必须在此重复，以解释最近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现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是戈登上校镇压了太平军的叛乱，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李抚台在奏疏中将江苏平叛的大部分功劳都揽在了自己身上，但戈登的部队如果孤军作战，江苏叛军也不可能被肃清。也许在这些战斗中戈登的部队确实在冲锋陷阵，但是一旦攻克了城池，他必然会请清军把守。程学启和其他将领一直是与洋枪队一起作战

> 的，所以他们的功劳也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此前是因为曾国藩和其他将领的殊死拼杀，太平军才被逼退到沿海的江浙一带。朝廷似乎指望着联军帮他们守住上海和宁波。但是，如果联军没有增援，清廷也会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国家的同胞看到太平军逼近富庶的贸易殖民地，就惊慌失措，觉得胜利将要属于太平天国了，但实际上他们把结果想得太糟糕了。毫无疑问，如果太平军占领了上海和宁波，抢夺了外国的武器船只，并大量招募兵员，那么西方国家遭遇的麻烦比清廷要大得多，而西方国家如果放任不管，便违背了他们与清廷签订的条约中的义务。因此，清廷有双重理由不花太多力气去阻止太平军进犯这两个通商口岸，因为他们可以预料到，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也出于义务，我们必然会出兵阻拦太平军。他们料得很准。其他情况下清廷会作何反应，我们便不去推测了，但是从形势和结果判断，我们可以肯定，就算清廷放任太平军进犯上海宁波，也不能证明他们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地剿灭叛军。

从另一个角度看，西方国家的态度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53年到1854年，他们拒绝承认太平天国政府，这对清廷有利。如果当时天京还有天德王或冯云山这样的人物在，也许太平天国政府就会得到西方的认可了。反过来，如果西方国家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援助太平军，清廷还是有可能获胜的，外国的援助只是为官军最后的胜利提供了更切实的保障而已。

第十三章　太平天国覆灭

1862年夏天，因为酷暑和疫病，清军的前进步伐受到了阻碍。安徽、浙江和江宁的许多将士因此丧命，病倒的更是不计其数。围攻天京的计划也因此被搁置了。

然而，西北地区的叛乱势力，尤其是捻军，却尤其活跃。于是，李续宜在丁忧期间被朝廷起用，任命为钦差，署理巡抚职，山东、河南、直隶和山西四省必须与其商议军务，决定如何应付太平军和捻军。胜保也被任命为陕西钦差。这个时期任命的钦差不少，说明在朝廷看来，局势已经相当危急。由于处理得当，北方的危局得以缓解。

疫病持续了很长时间。10月，宁国、江宁、湖州和池州都遭其荼毒。将领之中，鲍超和张运兰也不幸罹病。曾国藩觉得未来堪忧，便请求朝廷再派官员前来分担自己的责任，但朝廷没有应允，只说对曾国藩在华中地区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

有情报称，太平军打算利用这次机会，将自己的军队一分为三，侍王将率其中一支军队攻打驻扎在江宁城外雨花台的曾国荃所部。然而实际情况比情报更为严峻。10月13日，忠王亲率军队袭击曾国荃，而鲍超在新河庄被其他将领击败，10月28日，宁国失守。重重危机之下，曾国藩只得上疏朝廷，陈说自己的困境。首先，曾国荃在雨花台连续几次遭到袭击；其次，太平军有可能会从宁国进入江西，威胁他的后方；第三，丹阳的太平军势力可能会扩展到长江一带，长江控制权将受到威胁；第四，据悉捻军可能会从河南经湖北入安徽，并与太平军联手解天京之围。他还上奏说，因为江西地区厘金收入减少，他只得采取权宜之计以保证自己的职责能够履行。所以他请求朝廷派多隆阿驻军安庆北部以守鄂皖边界。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自己都有些动摇。好在他具备先秦贤哲的品性，所以，他作了一首《三字箴》，以清、慎、勤三字来勉励自己：

清字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

慎字箴：兢兢业业，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勤字箴：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不过曾国藩在奏疏中的担忧并没有成真。丹阳太平军确实试图突围，但被曾国藩的水师和陆军在金柱关联手击退。太平军还是没能进入长江一带。

曾国荃在雨花台遭遇了长达46天的围攻，忠王和城内的其他13位王企图联手将他击垮。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之前一直使用的老式武器，转而起用了迫击炮，炮弹如雷声一般轰鸣着落到清军的队伍当中。他们还用地雷炸毁了清军的胸墙。尽管如此，曾国荃并没有被击垮，而他的兄长也尽力维持着运粮通道的畅通。

曾国荃遭受围攻的日子里，曾国藩心急如焚。当时程学启借调给了李鸿章，无法抽身前去增援，所以曾国藩甚至同意由白齐文率常胜军去为曾国荃解围。但是出于种种原因，白齐文没能赶到。为了避免湘军溃散、前功尽弃，曾国藩催促曾国荃退往芜湖，因为他觉得胜败可能性相当，大清国已经岌岌可危。但曾国荃还是迎难而上，取得了胜利。双方相持了46天后，总算在11月26日迎来一场血战，死伤数千人，太平军终于被击溃，忠王所部退守长江以北。

参与了这场战斗的将士被赐黄马褂，并获得了其他的嘉奖，曾国藩幼弟曾贞干被赐知府衔，但他没来得及领受他的封赏，因为就在旨意传到的那天，他病逝了。于是朝廷只能赐他死后哀荣，授按察使衔，并对他追赠了谥号。

太平军在雨花台收手后，曾国藩觉得自己兵力已经足够，可派部队前往庐州抵御太平军，打击苗沛霖。苗沛霖原为捻军，有一阵投奔了太平军，后来又背信弃义，将英王交给了朝廷。此后朝廷就开始对他有所怀疑，并开始密切关注他的举动，以防止他叛变。此外，曾国藩还派湘军和安徽的新军前去防守江宁对岸和长江上游地区。太平军在江宁以南的兵力依然很强大。1862年12月27日，他们开始向西扩张，并一度抵达了祁门，但他们最终没守住这座城池。在东南，左宗棠于1863年初克复了严州，李鸿章则收回了常熟。

1863年1月31日，石达开在四川兵败被俘。此前他已在四川流窜了很久，多次击败了清军部队。朝廷派出了约1万人的民兵军队出战，人

数几乎与石达开自己的部队相当。石达开不敌官军，退守云南。1863年1月9日，有情报称他带着五六千名护卫出现在松林，此前他一直在云贵地区流窜。官军立刻前往，包围了石达开，最后，石达开受伤被俘，被官军押往成都。在成都，石达开留下他的自述后一个月，他本人和他手下的二千多名部众被朝廷尽数处死。至此，自广西起事时便追随天王的最后一位王也不在了。石达开自天京出走后，多年流离，征途颠沛。但他的名字在同时代的俊杰之中显得尤为突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和传说也在民间广为传颂。

1863年初，朝廷方面的形势可以说是略有好转。江西、湖北和安徽三省的将领正严防太平军退入华中地区，同时阻止他们北上与捻军汇合。“常胜军”此时已由戈登接管，经过戈登的重新整顿，这支队伍也成了协助江苏地区平叛的重要力量。这时的英法联军实力已稍有减退，但他们也在浙江地区对左宗棠提供援助。他们的作战情况，尤其是“常胜军”的动向，每周都会被汇报给通商口岸的外国官员，这些外国官员听着关于“常胜军”在江苏的捷报，便以为戈登和他的手下在此次战争中担负了最主要的责任。但事实上，坐镇安庆的曾国藩才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角色。他的目光时刻都盯着战场，并尽了一切努力为清军扫清障碍，他的贡献不可磨灭。但多数西方人对曾国藩惨淡经营、排除万难的经历知之甚少，他们只看到了江浙战场的情形，所以在多数西方文献中，曾国藩的功绩都被抹杀了。

1863年3月，曾国藩决定从安庆出发赶往江宁城外，将整个战场巡视一番。但因为太平军依旧虎视眈眈，他此行还是要冒一定风险的。3月17日，曾国藩离开安庆，在芜湖彭玉麟那里作了短暂的停留，并于24日抵达雨花台，29日离开。

此行所见所闻让曾国藩忧喜参半。一方面是让他忧心的事，比如长江沿岸的贫苦村民被迫逃到岛上去避难，许多人死在了那里；江浙地区大片田地荒芜，太平军供应短缺，可能会全体退往江西，如果此事成真，情况将非常危急；安徽和浙江部分已经克复的地区依然遭到太平军侵扰，若情报准确，当地太平军人数可能超过了官军，所以那些地区的居民还不能恢复正常耕作；浦口和其他一些小城镇刚刚失守，李世忠又被太平军击败，此人可能已经叛变，必须革职。

另一方面，希望也同时存在。虽然粮食供给不足会导致太平军撤往内陆地区，但他们的实力也遭到削弱，支撑不了多久；江宁东边和南边的多数战略要地都在朝廷控制之下；尽管遇到了不少挫折和困难，但清

军士气依然没有受到影响，曾国藩没有听到任何动摇军心的流言蜚语。

曾国藩巡行期间，部分太平军被驱赶到了江西鄱阳湖区域，另一拨被赶到了徽州和祁门一带。左宗棠分别于3月1日和13日攻克了金华和绍兴，浙江东部其他几个城镇也被收复。左宗棠觉得自己可以分出足够的兵力派往徽州增援。阴历三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署理浙江巡抚；后又有上谕擢曾国荃为该省巡抚。鲍超的军队和左宗棠所供部队为徽州城外的清军提供了极大的支援，5月12日，徽州太平军被肃清。

地处浙皖边界的休宁城内也传来了捷报，然而皖北地区战乱又起。太平军降将苗沛霖先前为表诚意，向朝廷出卖了英王，而此时却在寿州再度叛变。曾国藩监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苗沛霖再次变节后，曾国藩便下令围攻他的兵力较强的地区。虽然清军已经十分谨慎，但捻军还是与太平军接上了头，于5月11日抵达安庆以北的庐州，引起了这个地区的骚乱。

太平军在各地制造事端，这种伎俩像极了忠王和英王坐困安庆时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曾国藩觉得这回太平军又在故伎重演，想把他的兵力从江宁引开。与之前一样，他马上意识到边远地区可能情况危急，但他依然没有将军队调走去支援湖北，以免自己的力量削弱，无法全力以赴完成平叛的重任，最后落得满盘皆输。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明智的策略应该是在这些危急地区展开防御，同时拦住太平军，以确保左宗棠攻克富阳，并完成克复杭州的部署，且保证李鸿章攻下昆山，进军苏州。他要让江宁、杭州和苏州三地成鼎足之形，将太平军限制在这个包围圈内，并最终将之击溃。这确实是个良策，但因为缺少兵力，曾国藩的策略并没有很快见效。

然而无论如何，清军在江苏所取得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5月2日，李鸿章与戈登联手夺取了太仓，为攻下昆山打开了通道。5月31日昆山克复之后，所有兵力便可集中攻打苏州。5月18日，鲍超在其他将领协助下攻克了曾国藩管辖范围之内的六安州，接着便前往寿州，试图解除苗沛霖的包围。行军途中，鲍超将所有尚在皖北流窜的太平军赶了出去，但最后他们还是被捻军给拦住了，来迟一步，1863年7月19日，寿州落入苗沛霖之手。清军又退回了六安州和三河尖。

6月13日，太平军在雨花台的防御被清军攻破。杨载福（此后改名为杨岳斌）和彭玉麟联手攻破下关，7月18日占领长千桥。忠王曾这样描述清军攻入的过程：

> 雨花台又失，京内惊慌。那时天王差官捧诏召我回京……那时和州又败，江浦失守，官兵纷乱。……自此回来，九帅克我雨花台，营垒扎坚，不能再复，兵又无粮，扎脚不住，自散下苏州、浙江，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6]

这样的情形下，忠王主张放弃天京，因为这座城池已经注定保不住了。他坦言，曾国荃所部正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往天京逼近，而他并没有摆脱曾国荃的办法。天京城外，清军还截断了他们的粮道。但天王对这个提议极为不满，并对忠王大加责备，说上帝既然已经将这个国家交到了他手中，便一定会保佑圣子到最后。

就在曾国荃缓缓包围天京时，鲍超奉命赶回了宁国。8月16日，江忠义的部队将所有太平军赶出了江西。太平军残兵便沿长江而下，到青阳城外时，他们停下来攻城，该城守将朱品隆坚守38天后，援军赶到，朱品隆立刻发起反攻，重创太平军，使其撤往石埭和太平。

此时苗沛霖依然在皖北顽抗。他控制了淮河，堵截了盐道，军队的部分财政给养受到了影响。因为湖北、湖南和江西的食盐供应全部依赖安徽，但盐道被叛军堵截，所以这几个省份的食盐供应只能暂时由四川、广东和浙江负责。曾国藩是两江总督，自然要让食盐供应恢复正常，以确保财政收入不受影响。而苗沛霖偏偏要与他相抗，他需要出动4支军队才能解决问题，这让他大为恼火，于是便提议将这4支分散的部队统一交给金国琛指挥。12月，苗沛霖终于被击溃，怀远克复。

9月20日，清军与法国军队联手克复富阳，这给了合围策略很大的激励。因为夺取富阳是攻占杭州的关键，所有忠王在说到这次失败的时候有些痛心疾首：

> 自此之后，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处，陆续退守，兵屯富阳。左抚台全军发下，逼到富阳，与我军连敌数月。后请洋兵由水路而来，用炮攻崩富阳城池，连战数十仗，洋兵败，再添洋兵来战，左抚台亦出队交争，是以富阳之失，绍兴之失，萧山之失，伤兵甚多，兵退到余杭屯营落寨，左抚台之兵亦到。两下交争，日日连战，我力据余杭，以坚杭州之防。……左抚台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7]

他的战线从余杭延伸到西湖，足有百里。

11月，太平军将领古隆贤在石埭叛变，皖南兵力被削弱，太平军不得不从这个地区撤离。在江苏，常胜军与程学启所部正向天京步步进逼，他们已经攻占了苏州，把忠王逼退到常州与丹阳。侍王李世贤那时正在离天京200里不到的溧阳县，他希望能让自己的堂兄忠王也去溧阳，从此不再为天王效力。

杭州已处在包围中，种种迹象都预示着清军很快就要夺取这座城池了。当年秋天，杭州包围圈渐渐缩小，清军离城墙越来越近。12月18日，城墙终于被炸出缺口，但城内太平军还有些力量，还能拦住清军不让他们从缺口冲进城内。忠王是这样描述这场战争的：

> 去年十一月之间，九帅放倒南门城墙，此时城内官兵多尚可足食，而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帅之兵不能踊进者，此之来由也。
>
> 自此之后，京之事日变一不同。城外九帅之兵，日日逼紧，城内格外惊慌，守营守城，无人可用。凡是城外有文通者，何人扑拾到不报天王处，私开敌人之文者，抄斩全家。
>
> 自九帅兵近城边时，天王即早降严诏，阖城不敢违逆，不遵天王旨命，私开敌人之文，通奸引诱，有人报信者，官封王位，知情不报，舆奸同罪，命王次兄学获椿砂剥皮法治，而何人不畏死乎！
>
> 虽有严刑苛法，但想背叛天王的大有人在，只是因为怕落入清军之手后被折磨死才没有行动而已。恰好又有几个太平军的王在苏州被处死，叛军官兵心里的恐惧愈演愈烈了。“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是以至今为头子不敢投者，因此之举。”[8]

12月20日，忠王回到天京，向天王解释说眼下太平军已陷入绝境，希望他能同意迁往江西或别处。但天王依旧坚信神灵护佑，对忠王的提议嗤之以鼻。不知是出于忠心，还是因为母亲在天王手上，身边又都是天王的眼线，忠王最终决定留在天王身边。12月23日，太平军发起了一次突围，被曾国荃击退了。浙江与江西东北部的所有重镇都有清军重兵把守。

李鸿章和左宗棠在“鬼兵”（译者注：即外国军队）援助下向太平军

施压，苏州以西岌岌可危，太平军逐渐退往江西已是不可避免。李世贤没能让堂兄前来汇合，便于1864年2月14日独自率军穿过宁国前往江西。清军兵力虽能防止他在途中造成破坏，但还不足以挡住他的去路。眼下曾国藩唯一的担忧是，驻守湖州和江浙其他城镇的太平军一旦站不住脚，便有可能突然涌入江西。诸王在苏州被处死一事让叛军相信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分散外逃，到了偏远的地方再汇合。

为求谨慎，席宝田被派往江西，鲍超经过苏州前往湖州，同治帝又令福建、广东、广西、湖北和湖南诸省设法自保。江宁军队没有被调走一兵一卒，5万多名将士行程了约百里的包围圈，城内供给渐渐耗尽，太平军随时有可能发起突围。

忠王发放的供给也耗尽之后，4月1日，太平军派了4000名妇女出城， ；希望她们能从官军那里取得食物。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天王竟然还建议饥饿的民众靠吃“甜露”为生。所谓“甜露”，也就是地里自然生长的植物。他的部众都开始对他心生蔑视。忠王在自述中说：“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得。’天王曰：‘取来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众又无法不取其食。我天王在其宫中阔地自寻，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送出宫来，要合朝依行毋违，降诏饬众遵行，各而备食。”

天京城内的防守力量日益削弱。3月20日，程学启攻下嘉兴，但他本人身负重伤，不久后在苏州去世。3月31日，左宗棠联合法国部队夺回了杭州，城内太平军逃往湖州。虽有清军奋力拦截，但大批太平军还是按计划退到了江西。朝廷立刻往鄱阳湖和九江派了援军，几乎在同时，湖北樊城的捻军和太平军被清军击溃，逃往河南。

太平军撤退到江西后，该省厘金收入立刻受到了影响，湘军的供饷出现了问题。从曾国藩向朝廷求援的奏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湘军粮饷的主要来源。湖南尽了全力来支援湘军，供给还算正常；这个省份是通过专门机构收取厘金的，一半收入用作军队饷银。当年广东只提供了9万两白银。江苏厘金收入削减到了3万两。四川湖北根本拿不出银子（原先湖北承诺每月提供5万两，湖南2万5千两，四川5万两，江西3万两，另外两个省份数额不定）。眼下的情形让曾国藩非常为难。

5月11日，在常胜军的协助下，清军攻占了常州，常胜军的使命光荣结束。如此一来，丹阳失去了防守，于5月18日被清军夺取。李鸿章与江宁城之间的障碍已全部扫清。江苏太平军残部也逃往江西。当年6月，清军精锐在杨岳斌和鲍超等将领的率领下在江西与太平军开战，主

要作战地点在瑞州，以防所有溃退的太平军部队在那里会师。

当年冬天到次年春天，李鸿章和左宗棠战功赫赫，而曾国荃在江宁却未有所获，这让他备受煎熬。其兄长曾国藩的处境也十分堪忧。曾国荃是嫉妒别人的战功，生怕克复江宁城的功劳被其他人抢去；而曾国藩则担心，如果不把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兵力调往江宁加速攻城，便会有损他本人和曾氏家族的名声。早在2月初，他就告诉曾国荃，他已把程学启调往江宁，如有必要，李鸿章本人也会前来增援。

情报称江宁城已陷入一片慌乱，但曾国藩的尴尬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好转。据说天王在自己周围堆满了木柴，一旦天京陷落，他便点火自焚。3月底，曾国藩写信给家里说，攻城之事快要水到渠成了。5月初，另一份情报称城内不少太平军开始削发，杀人放火的事也不干了，因为他们正盘算着逃出去混入百姓之中。曾国藩怕攻城之事再度耽搁会影响他和家族的名誉，又担心曾国荃操之过急，错失进攻良机而弄巧成拙。他写信告诫曾国荃："自苏杭克复，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吾独不期其速，而期其稳，故发信数十次，总戒弟之欲速。盖深知洪逆非诸贼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也。……吾所虑者，一恐弟求速效而焦灼生病，一恐各营猛攻地道，多损精锐而无以御援贼耳。"他还写信给家中的兄弟说："常州于初六日克复，丹阳于初八日克复，自是江苏仅余金陵一城未克。沅弟肝病已深，又为之焦灼，余常去信解之。"

随着时间推移，曾国藩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周围议论四起，说只要把李鸿章的部队调过来，攻下江宁便指日可待。朝廷也命令曾国藩尽快调兵。当年早些时候，曾国藩也确实让李鸿章往江宁派过部分兵力，这回他要求李鸿章率全军前往。曾国荃有些不情不愿，但曾国藩要他一定得妥善处理此事，与他一起请李鸿章前来增援。6月15日，曾国藩告诉其弟，他已写信给李鸿章。如果他能赶来，那么江宁一旦克复，功劳就要平分；如果攻打失败，责任也要共担。他也给家乡的弟弟写了信，传达了同样的意思，并补充说，虽然曾国荃比自己年轻十岁，但头发也已半白；他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如此看来，他们兄弟二人都不像是会长寿的样子。最后他终于说动曾国荃和他一起请李鸿章，并赞扬曾国荃道："少荃（译者注：李鸿章，号少荃）意在助吾兄弟成功，而不敢直言，其意可敬。弟复信盼他早来，甚是甚是。戈登今日来此鬯谈，亦甚服弟之营垒坚固、号令严肃……"

李鸿章毕竟人情练达，能体会到身在安庆的曾国藩的难处，于是他找了个明显的借口，说要去浙江增援，恳请暂不赶赴江宁。实际上左宗

棠在浙江根本不需要援手。对于李鸿章的这一决定，曾国藩欣然接受，这样一来他也算是“保住了颜面”。7月13日，他在信中说：“少荃信阅过，其片稿则已抄寄余处矣。现少荃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弟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李鸿章不来增援，也许背后原因一言难尽，但他的这一决定终归让曾国荃因克复叛军都城而功成名就，他为人处世方圆有道，也让曾国藩欠了他一个人情。或许他是为了报答曾国藩先前对他的提携，否则他不可能这么快就升任巡抚；又或许他是出于谨慎，不想开罪于位高权重的曾氏弟兄和整个湘军部队，毕竟他是安徽人，湘军多少还是会把他当外人。

曾氏弟兄的权势确实越来越大，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5月1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道：“余昨日具疏告病，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一则金陵幸克，兄弟皆当引退……”

如果李鸿章确实是由于不想因克复江宁一事引起不快而没有前去增援，那么他的态度便并无任何不忠的表现，曾国藩的求援他也并未忽视，至少在饷银上给予了支持。他拿出了23万8千两白银来填补湘军的巨额开支，其中5万两给了江西的鲍超，4万两用来给安庆提供粮食补给，另外13万两都送去了江宁。即便如此，湘军的补给还是不足。

1864年7月3日，清军攻占了龙脖子山，给曾国荃创造了埋设地雷的条件，而不用去管城内守军的抵抗。7月19日，地雷埋设完毕。城墙被炸出几近200尺的缺口，官军从缺口涌入城内，很快便将城内宫墙团团围住。当天晚上，天京便失守了。传信的人每天奔走700余里，火速将捷报递到了京师。

清军对太平军的追杀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10万人死于屠刀之下。忠王与天王兄长洪仁达逃往江西未成，被清军俘虏。天王本人他们是抓不到了，6月1日，洪秀全见大势已去，便自尽了。为了不引起城内百姓骚乱，天王自尽的消息一直没有泄露出去，他的遗体葬在深宫，其子洪福瑱继位成为天王。

幼天王曾一度摆脱过清军追捕。天京失陷时，他跨上一匹劣马出逃，后来忠王把自己的好马换给了他，他才得以逃出城外，而忠王却不幸被捕。忠王在自述中说：“主又幼小，提政无决断之才人。”“我由太平门败转，直到朝门，幼主已先走到朝门，及天王两个小子并到，向前

问计。斯时我亦无法处，独带幼主一人，其余不能提理。幼主又无马坐，将我战骑交与其坐，我骑不力之骑……虽天王气满蒙尘，误国失邦，我受过其恩，不得不忠，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为。”幼天王一行尝试了一两次，后终于一天清晨突围，越过了清军的包围，但清军穷追不舍，幼天王与其他人走散了，忠王最后也没能知道他舍命相救的幼主结局究竟如何。

7月28日，曾国藩抵达江宁，详细询问了城内的状况。忠王李秀成和天王兄长洪仁达被带到曾氏弟兄和其他将领面前。虽然同治帝下令要将这两人押解进京，但曾国藩还是将他们就地处决了。《忠王自述》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其译本经修改后出版。自述原文中有一些对湘军的溢美之词，还有以太平军大部投降朝廷为条件免去忠王一死的提议，以及忠王对太平天国大业败落原因的剖判，这些内容在英译本中都被删除了。

△清军围攻太平军。

曾国藩发现城内并无外界盛传的窖藏财宝，很是失望。经审问后才知道，所谓的“圣库”，不过是用于储藏天王私产的库房而已。即便真有财产珍宝，肯定也已经被太平军带走了。曾国荃想下令让手下上缴从太平军官兵处和城内百姓处缴获的战利品，但曾国藩不同意，说：“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随即下令，只需上缴太平军埋藏在地下的财物。

事后，曾国荃被封为一等伯爵，赐双眼花翎。杨岳斌官拜陕甘总督，受封男爵、太子少保。彭玉麟受到同等封赏。鲍超受封男爵。其他有功的将领也得到了封赏。李鸿章封一等伯爵，赐双眼花翎。对于曾国藩，同治帝下谕令道：

>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在湖南首倡团练，创立舟师，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屡建殊功，保全湖南郡县，克复武汉等城，肃清江西全郡，东征以来，由宿松克潜山太湖，进驻祁门，叠复徽州郡县，遂拔安庆省城，以为根本，分檄水陆将士，规复下游州郡。兹幸大功告蒇，逆首诛锄，实由该大臣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曾国藩著赏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

江宁克复，太平天国将领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但幸存的诸王和将领还是在别处会合了，特别是浙赣两省；而鄂皖边界又遭到了捻军和太平军残部的骚扰。8月7日，鲍超率部在抚州的许湾击败太平军，折损对方兵力4万余人。接下来的几天，清军又攻克了几个州府，大批太平军投降。剩下的太平军走投无路，便向江西南部边界逃窜，赣南州府及邻省福建、广东都加强了防御。

8月28日，左宗棠在李鸿章和法国军队的援助下夺取了浙江最后一个被太平军占领的要地湖州。29日，安吉县克复，浙江全省平靖。

幼天王在忠王掩护下逃出天京后，于8月8日抵达安徽广德，太平军残部盛情相迎。8月30日，广德又被清军攻陷，幼天王只好逃入宁国的深山之中。9月1日，太平军从湖州、广德逃到了皖南的徽州，却在那里遭遇了清军将领刘松山，败在了他手下。9月3日，又有太平军部队在昌化和淳安被左宗棠击败；一个月之内，接连几支军队都没有逃过覆灭的命运。包括幼天王在内的残兵在广信府遭遇浙赣两省清军的联合攻打，

再度被击溃。幼天王逃离战场，席宝田紧追其后。10月25日，幼天王被俘，押往南昌处决。10月底，江西所有太平军都被赶到了福建和广东境内。

至此，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已经被镇压下去了。此后确实还有一些太平军残党在广东和福建有所动作，他们占领了嘉应州，与福建同党联络，继续他们抢掠的营生，骚扰汀州和漳州。左宗棠只得返回浙江处州，并派兵进入福建镇压。很显然，这些太平军听命于侍王李世贤。1865年初，左宗棠亲自率军前往，并于5月25日攻克漳州。侍王侥幸逃脱，窜入山中，后又再度现身，最终自杀身亡。先前提到的白齐文便是在去投效侍王的途中被拘捕的。

漳州胜利后不久，清军又打了一场胜仗，彻底打败了福建的太平军。在两广边界活动的太平军彻底越过边界，逃到了广东。

第十四章　剿捻之战

兵败之后，一部分太平军逃到了东南部偏远的地方，还有些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而曾国藩则在太平天国曾经的都城履行其总督的职责。上一章已经提到，曾国藩并未找到传说中窖藏在天京圣库的金银财宝，但失望之余，他还是对总督衙门作了必要的修缮，长期以来处于军事管制之下的文官政府终于又重见天日了。他所关心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恢复荒废了多年的科举。他遣散了部分湘军官兵，其余的分散编入各个将领麾下，他这么做，无非是想在江宁克复之后尽量显得低调些，不要因为权势过大而成为众矢之的。他也多次提醒过曾国荃，要他多加注意。

太平军是不足为患了，但捻军的势力却前所未有地壮大起来。向西和向北逃窜的太平军被他们吸收，黄河以南、鄂北、安徽以及从陕西边界跨过大运河直至山东一带都受到了他们的威胁。多年来，清廷一直视他们为心腹大患，唯恐他们有朝一日与太平军联手。他们兴起的过程和目的都无从知晓，但从他们作战的方式可以判断，他们并没有严密的作战计划，只是趁着大局混乱之时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兵力。如果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反清政权，或是其他更远大一些的目标，那就只能说他们伪装得太好了。眼下他们共有四路人马，分别由张宗禹、任柱、牛洪和赖文光四位将领指挥。其中赖文光原本就属于太平军。不过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并不稳定。

捻军在四处奔走的时候还带着妇孺和牲口。他们没有火器，所以任何一座城池，只要有防御力量，他们便很难攻克。他们随身并不携带帐篷，也没有固定的营地，一到晚上就分散潜入附近的村落，要恰逢天时地利，他们会将自己军队所需要的地方占领。他们行军速度极快，能连续几天日行百里。一旦官军逼近，他们便靠兜圈子或像成群的蚂蚁一样左冲右突来脱身。避免与官军开战已经成了他们的铁律，主动出击则更不可能。然而一旦被逼到走投无路，他们却能表现得骁勇异常。四路人马各有几千名骑兵，随身都带着刀剑长枪，颇有解数。遭遇困境时，骑兵立刻在外围形成防御圈，或分散到侧翼掩护步兵，步兵则挥舞长矛拼死作战。

多年来，曾国藩和他手下的将领一直担心捻军会与鄂皖太平军联手

与朝廷相抗。1860年，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败在英法联军手下后，被朝廷派去剿捻。1865年5月18日，僧格林沁遭遇埋伏，战死疆场。朝廷陷入险境，同治帝急诏曾国藩赴山东指挥剿捻。

那时的曾国藩已经官拜两江总督，结束了长年动荡的征战，刚刚开始在省城安顿下来，主持善后。朝廷在这个时候下这样的诏令，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打击，他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个怎样的任务。他手上的湘军和淮军人数都不多；捻军骑兵队伍强大，但他没有骑兵。他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扩充兵力，组建骑兵，这些工作就绪后，他还打算在十三个州重点设防，防线长达1000里。5月29日，他给同治帝上了一封奏疏，陈述了自己的策略，又补充说，自己状态不佳，恐怕难当重任。当然，这不过是礼节性的推拒。就在同一天，他又在家书中说，他计划率领8000湘军和14000淮军剿捻，月底启程；10天后，计划人数又变成了9000湘军，22000淮军。朝廷批准了他的上奏，命他统管山东、直隶和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于6月18日动身，9月23日抵达徐州营地。

曾国藩将兵力分派到四个重镇。潘鼎新坐镇山东济宁，张树声驻扎江苏徐州，刘铭全、刘松山分别指挥河南周家口和安徽临淮。整整一年间，曾国藩布下了天罗地网，企图将捻军一网打尽。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将领们被曾国藩召回，比如鲍超和郭松林，两人都率旧部赶来。1866年，朝廷再次起用开缺回籍的曾国荃，先起任山西巡抚，后又授湖北巡抚。于是曾氏弟兄和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得以再度联手。然而他们拼尽全力，捻军还是跳出了他们的包围圈，肆意流窜于大运河和陕西边界之间；不久四路人马又在湖北会师，后兵分两路，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进发。1867年初，曾国藩致信其弟说："淮、霆各军将近五万，幼荃（李鸿章幼弟）万人尚不在内，不能与之一为交手，可恨之至！岂天心果不欲灭此贼耶？抑吾辈办贼之法实有未善耶？"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捻匪忽来忽往，眴息百里，探报最难的确。余于不确之信，向不转行各处，反不如听各统领自探自主，自进自止，犹为活着。"

曾国藩在剿捻一事上失意倒正中了御史们的下怀，这些人见他剿捻不成，纷纷打算上书弹劾，甚至要求将他革职。指责他无能、骄矜、轻率之类的言论纷至沓来，不少人等着皇帝发话免了他的官职。朝廷没有采纳言官的建议；但是，曾国藩刚刚功成名就，位列公卿，便遭到如此抨击，说明他如日中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此前曾国藩曾考虑过急流勇退，至少先退隐一段时间，但此时他听取了李鸿章的建议，决定在一片反对声中继续任职，免得退隐了一段时间，又被召回来处理什么难办的

差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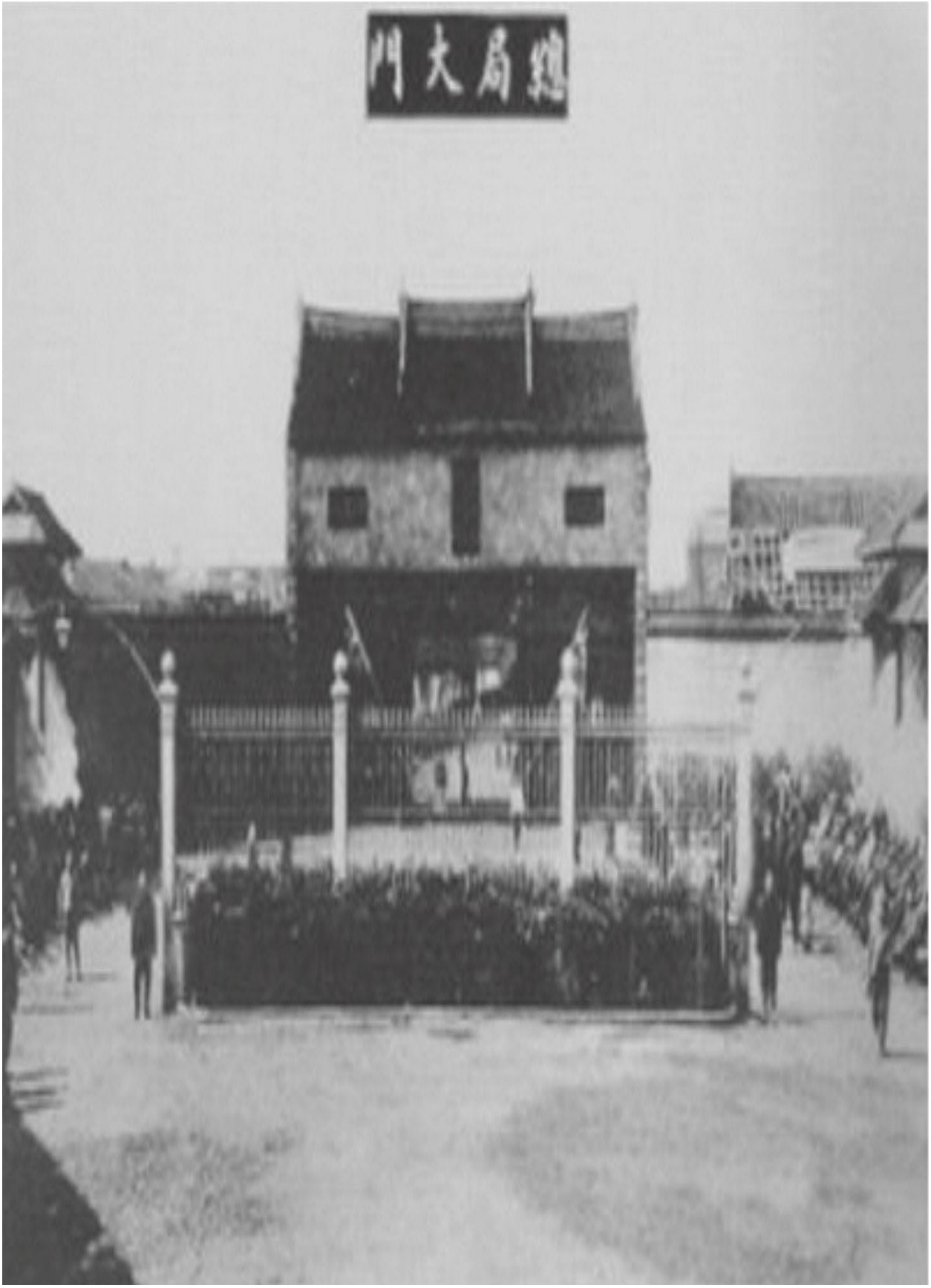
不过上奏请辞的官样文章还是要作的，但朝廷没同意，只准他告假，假期结束后依旧回江宁上任；剿捻一事由钦差大臣李鸿章接办。曾国藩一回到江宁便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不过他回去上任，得益更多的是李鸿章，而不是他自己，因为李鸿章这下成了剿捻的实际领袖，曾国藩筹备两年得出的成果直接落到了他手里。曾国藩出发前往江宁后不久，正在追剿西部捻军的鲍超在湖北襄阳附近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久后又在丰乐河取胜。捻军折损1万兵力，只得逃往河南。此时李鸿章已被授予湖广总督衔（由其弟署理），他将大营迁到了周家口。

1866年秋，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并于1867年5月走马上任。昔日镇压太平军的将领再次联手对付捻军。江宁有曾国藩，武昌有李瀚章、曾国荃，直隶有官文，陕甘有左宗棠，李鸿章又亲临战场，剿捻事务助力强大，有望早日取胜；现在有8个省份能给李鸿章供饷，对比一年前，能给曾国藩提供财政支援的省份连一半都不到。当年6月，张宗禹和任柱率部东进，入侵山东，李鸿章集结了4省的兵力与之相抗。11月，任柱所部战败，次年1月4日，赖文光被处死，至此，除张宗禹所部，东捻军全部败亡。同年年初，张宗禹率军入侵直隶，震动京师，李鸿章和左宗棠即刻赶赴直隶追剿。当年4月，张宗禹所部又从直隶窜入山东，适逢潮涨，追击的官军被拦住去路，等到7月才得以继续追剿，最终俘虏了张宗禹，捻军之乱终于平息。1867年9月8日，曾国藩上书朝廷，称捻军已全部肃清。

曾氏弟兄已不如4年前那般炙手可热了。曾国藩是两江总督，因协助李鸿章剿捻，好歹还有些封赏，但曾国荃已不在任上，担任湖北巡抚期间的种种难处让他心灰意冷，而且他一向心高气傲，无法忍受那些因为他剿捻无果而引发的指责。1867年10月，曾国荃请假开缺，返回了湖南。此事能明显反映曾氏弟兄性格的差异。作为兄长的曾国藩并不是没有过一败涂地、颜面尽失的经历，但他能做到岿然不动，直到成功扭转乾坤；即便是在自己名誉扫地的时候，他写给其弟的书信中还是多有激励的言辞。1867年4月，就在曾国荃即将离任返乡之时，曾国藩曾劝解他说，自己也曾不止一次觉得前路暗淡，但唯有浴火方得涅槃。他在信中写道，“安知此两番之打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馁也。”但是曾国藩的这番现身说法毫无成效；他提醒曾国荃，他们兄弟二人荣宠加身，曾氏家族一时也算风光无

两，他们必须为国尽忠，方能报效朝廷，但这番提点也是徒劳，曾国荃做不到愈挫愈勇，也不懂得位高责重，虽然辞官归里后又被重新起用，授予高位，但以今人的眼光看，他从未企及其兄长的高度。

关于江宁政务，在此就不赘述了。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钢铁厂，也就是后来的江南制造局的创办，这是曾国藩及其同僚对中国国计民生所作的最深远的贡献。1863年末，太平军叛乱尚未平定，当时中国第一批赴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中有一个叫容闳的人，他来到安庆的总督衙门谒见曾国藩，提出应在中国创办工厂，生产蒸汽机船和各类机器。曾国藩对待此事的态度十分开明，并给容闳提供了财政支持。1866年，容闳从国外购得百数十种机器返国，次年1月底，所有设备装配就绪。1868年，新钢铁厂的第一艘轮船问世，且不论其吨位如何，这毕竟是中国国产的第一艘蒸汽机轮船。这一成果让曾国藩意识到，之前他在战场上所使用的船舰注定会被淘汰，汽船一定会取而代之；而且大清国的水师，尤其是海军，必须经历现代化的整改。轮船完工后被送到江宁检视，曾国藩亲自将其命名为“恬吉号”。虽然船长只有185尺（可能是中国的度量），但“恬吉号”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的一次进步。当时那所钢铁厂占地面积只有73亩，它能够生产蒸汽机和其他机器、炼矿、制造枪支、处理木工、锻造钢铁、生产火箭弹和其他弹药。工厂内不缺仓库和办公室，就是少一块船只维修的地方。曾国藩还意识到，他们急需技术类书籍，将国外的此类书籍翻译成汉语已经势在必行。


總局大門

△江南机器制造局，是清朝洋务运动中成立的军事生产机构，成立于1865年9月20日的上海，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对于清朝的军事力量以及重工业生产都有提升作用。其附属设施广方言馆等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名Yung Wing，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在清末

洋务运动中，他因促成并且经理了两件大事而彪炳史册：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

同年还发生了扬州教案。8月22日，中国内地传教会所在房屋遭民众攻击，这所房屋不久前被几名传教士租下，他们之中有男有女。英国传教士戴德生遂向扬州知府衙门寻求庇护。当时民间有传言称传教士诱拐并虐杀孩童，为的是用其身体的某个部分入药。传教士一再请求，但官衙没能为他们提供庇护，至少其财产并未得到保护，因此在华的外籍人士纷纷揣测，这起教案的幕后推手就是当地官绅。在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扬州官员似乎比较消极，可能是害怕遭到报复。曾国藩派布政使李宗羲和另外两名职位较低的官员去处理此事。朝廷答应给予适当赔偿，但谈判进展缓慢，于是外方派炮艇驶入江宁，向曾国藩发出最后通牒，并扣押了他的一艘汽轮，可能就是恬吉号。曾国藩立刻处理了此事，英国代表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但此后曾国藩的声誉在洋人的心里打了折扣。遗憾的是，曾国藩就扬州教案发出的函件并没有收录在官方文献中，只能在他本人的书信中找到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因此我们只能借助国外的文献来了解这个案件，但是这些文献中的记载大多带有敌意，至少有失公允。两年之后，又发生更为严重的天津教案，从曾国藩对待天津教案的态度，我们可以推测，在扬州一案中，英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曾国藩可能正在处理此事，只是态度比较谨慎；而且因为此案罪责明晰，曾国藩原本就应该能作出公允的处置。

第十五章　曾公晚年

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他于12月17日动身，江宁百姓夹道相送，足见他在任上深受拥戴。他于39日后抵京，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推测，此行不算匆忙。回京后，他被赐紫禁城内骑马的恩赏，受了同治帝几次召见，并被恩准列席新年的宫宴。

曾国藩在养心殿东暖阁接受召对，同治皇帝面西而坐，皇帝御座后设黄幔，两宫太后并坐其后，慈安居南，慈禧居北。问话都是慈禧问的，1月26日和27日的召对如下：

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问：何处人多？

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问：撤得安静？

对：安静。

问：你一路来可安静？

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

问：你出京多少年？

对：臣出京十七年了。

问：你带兵多少年？

对：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

问：你从前在礼部？

对：臣前在礼部当差。

问：在部几年？

对：四年。道光廿九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二年出京。

问：曾国荃是你胞弟？

对：是臣胞弟。

问：你兄弟几个？

对：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曾国藩旋即叩头退出。翌日，皇帝又在同一个地方召见他，问话如下：

问：汝造了几个轮船？

对：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

问：有洋匠否？

对：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

问：洋匠是哪国的？

对：法国的。英国的也有。

问：汝的病好了？

对：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狠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

问：汝吃药否？

对：也曾吃药。（退出）

春节过后，曾国藩前往保定府上任，当时直隶诸多事务并无异常。

然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对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相较两年前的扬州教案以及各地其他动乱，天津教案所带来的破坏和国际影响是最大的。西方国家普遍觉得，当时社会原本就动荡，排外思想又深入人心，官员们对此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还蓄意煽动，混乱局面终于达到顶峰，最后的恶果便落到了那几个倒霉传教士的头上。

从表面上看，天津教案的矛盾焦点在于教会诱拐儿童，有传言称部分儿童被卖给了罗马天主教的孤儿院，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无稽之谈，说迷拐儿童的药就是用那些被卖掉的孩子的眼睛和心脏配制而成。当年6月，教会用巫术拐卖儿童的传闻一出，天津民众群情激愤。他们抓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此人供述称自己用来诱拐儿童的迷药是法国教会的一个叫王三的人给的。“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馆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时讹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在崇厚署中施放洋枪，崇厚亟起避之。丰大业忿而走出，遇天津县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殴毙丰大业，烧毁教堂等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男女死者数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21日）事也。”这番措辞与曾国藩于7月21日呈交的奏折所言略有出入。在奏折中，曾国藩提到天津知府和天津县知县都曾去教会查讯王三，并遭到丰大业枪袭。无论如何，这对外交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单单处理法国领事和罗马天主教会已不能让愤怒的天津民众

满意，他们还杀了几个俄国人，英美教会的财物也被他们损毁。

这回官府的反应速度与外国驻京的外交官相当，这说明他们意识到了此事的严重性。此案发生两天后，曾国藩就接到朝廷谕令，命他即刻赶往事发地点，与崇厚共同处理此案。但是曾国藩没有立刻动身，他拖到了7月4日才出发，但他派了两名道台先行前往调查，他本人则利用这几天时间细细研究了天津官员的奏报，以备面见外国的代表。当时曾国藩抱恙在身。5月22日，他曾因病乞假一个月，天津教案发生前夕他又递过续假的奏折。所以他是从病榻上勉强起身去查办此案的。案件之棘手程度让曾国藩忧心忡忡，甚至觉得自己会因此而一命归天。他的下属在天津调查案情的时候，他将一应后事都细细交代了，因为他担心自己这一走便再也回不了保定府了。他给儿子们写了一封遗书，内容如下：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暴民为反对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的庇护下肆行宣教，攻击天主教教会机构，造成数十人被谋杀。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清政府事后的对外妥协处理方式也引起很大争议。

>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他决定先解决俄国、英国和美国的问题，然后再去应付更为棘手的法国。在他看来，整个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教会涉嫌拐卖儿童，并摘取儿童心脏和眼球。这是首先需要核实的问题，因为绑架犯在供词中将矛头指向了教会。王三被捕后，曾国藩主张先核实他是否受教会指使，是否加入了武兰珍的绑架行动，摘取心脏和眼球的指控是否为真。在谈判时，中国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上述问题的核查结果。如果结果为真，那么中国大可理直气壮，不必让步；但如果实情并非如此，那么中国就要为严重损害法国的利益而负责。法国方面的负责人罗淑亚称，有4个问题最为关键：侮辱法国国旗、杀害法国官员、杀害法籍居民、损坏财物。曾国藩在递给恭亲王的奏报中写道："闻外国以毁旗为悖和绝里，其意似欲开启兵端。我中国宣示大信，平情结案，只能酌议赔款以还教堂器物，缉拿凶手以备抵偿各命。彼虽兴波作澜，亦惟忍默处之，不能请遽议其他也。"

曾国藩公开表示要和平处理，秉公办事，中国百姓之中当然是反对声一片。他发现天津的民众表现很平静，心里却非常不满。通过一个叫水火会的民间组织，天津百姓传达了对崇厚的不满，说他为了避免多生是非，便禁止集会，遏制流言散布；同样的，曾国藩一到天津便不受他们待见，因为他不仅不反对崇厚的主张，居然还站在崇厚一边。反对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应付洋人。有人主张发起暴动，一举将洋人赶出中国；有人主张联合英美对抗法国；也有人主张单独与法国开战；而相对比较软弱的一派则只要求将崇厚革职。而当曾国藩下令和平解决，保护所有洋人的时候，所有的敌意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首先要查实的问题就是教会究竟有没有绑架儿童，但最后结论是针对教会的任何一项罪名都不成立。接受提审的有数百人，其中150人来自教会，但没有发现任何绑架儿童或摘取儿童心脏

和眼球的案例。所有指控的唯一依据就是谣言，与湖南、扬州和直隶其他地区的情形并无差异。曾国藩在奏报中称：

> 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堂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即康熙）时，久经先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贫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钜。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
>
> 至津民之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经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毁教堂址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庋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不经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
>
> 中国人民有至仁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即如前任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侄女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因谓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
>
> 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说。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又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
>
> 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
>
> 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是时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有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

> 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帖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腹，而众怒已不可遏。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噪，同时并举，倅成巨变。其浮嚣固属可恶，而其积疑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罗马天主教堂完全是无辜的。然而结果出来后，外国使臣见清廷对此事的处理和惩罚措施并未有明确的表示，瞬间就转变了态度，大有剑拔弩张的架势。抵达天津时，曾国藩曾给法国的代表写过一封信，信中言辞颇为谨慎。关于此事，曾国藩向恭亲王奏报称：

> 洋人性情躁急，津事既经旬日，尚止空文往复，恐其不耐迁延。先给照会许为速办，以安其心，最为伐谋之要策。照会语意虽极切实，而抵偿、议恤等事仍用虚笔，尤为斟酌尽善。

大约在7月14日，曾国藩又在一封信中提到，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麻烦：

> 昨闻电线来信，法国君王已有复示，大致谓中国修好多年，此次苟能办得公道，仍须保全和局，不必动兵云云，未审是否确实。法人与布国构衅，此间传言已久。若果法、布开兵，或者远交近攻，不欲与中国为难。又闻法主老而厌事，其意主和不主战，似亦事之所有。

然而即便当地官员的惩处问题已经明晰，然而外方执着于为他们被杀的无辜同胞讨回公道，这却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曾国藩几次在信中对此事有所提及。有几个涉案人员失踪了，其他人即使拷问也不吐露实情。到了9月，他所掌握的也不过只有一份涉案人员的名单而已。与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要找到犯罪证据并给罪犯定罪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所以，曾国藩所处的困境我们可以理解。另一方面，调查进展缓慢，又无法保障结果，法国人不愿坐着干等。能定罪的人至少有3个，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和直隶省提督，其中知府和知县有义务维护当地的治安。这三人即使没有主动参与，至少也有玩忽职守的罪行。法国人认为，他们既然明知针对传教士的谣言正在民间传播，还有人在张贴指责传教士的告示，他们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7月19日，法国以出动海军相要挟，要求处死这三名官员。曾国藩

与崇厚商议过后，认为这三人虽罪不至死，但法国方面情绪激动，考虑到全国的安宁，还是有必要考虑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提议将天津知府和知县交刑部问罪；但提督与此事并没有多少牵连，他们建议将此人转移到京师受审，而提督当时正好就在京城。这份奏疏标志着双方谈判的一个转折。但奏疏呈上去后曾国藩便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该提出惩处这三名官员。他的年谱表明，曾国藩本人的判断更为准确，但他向崇厚作了让步，所以奏疏刚刚离手，他就后悔了，觉得自己不该在上面署名。在随后的一些书信中，他都试图收回这个提议。与恭亲王最后一次通信时，他表示，洋人狡诈，与他们打交道时必须为自己保留退路；在对三名官员的惩处问题上，他犯了大错，当时就不该点头，而现在他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处死天津知府和知县的决定遭到了官绅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写信、递奏疏声讨曾国藩，指责他包庇罗马教会，却惩办本国官员。但崇厚却推着他往相反的方向走，催促着采取进一步措施满足法国人的要求。曾国藩已对自己的提议追悔莫及，自然不愿再进一步错下去，于是崇厚请求朝廷换一个人来处理此事。

在此期间，全国上下开始谈论开战云云，曾国藩以其超群的胆识阻止了事态往那个方向发展。7月底，他上书同治帝，直言不讳地说明了中国的处境。他认为，朝廷有必要镇压各种主战的舆论，因为大清国国力已难堪战争之拖累。于他个人而言，即便马革裹尸也不足为惧，可是一旦开战，中国不可能打赢，所以此案除了和平解决，别无他法。即便中国竭尽全力赢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洋人一定会增强兵力，次年再来寻衅。天津教案由一帮无知暴民挑起，决不能让它引发战争。如此情形之下，只能事从权宜，法国方面的要求，只要合理，便一应允诺，对于三名官员的惩处则尽量避重就轻。9月，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罗伯·赫德曾建议他逮捕肇事者，如果这些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法国人便不会再揪着官员不放了。朝廷最终被曾国藩说服了，不过他们还是打算先尝试增派谈判人手。江苏巡抚丁日昌奉命北上，毛昶熙也带着京城的几名官员赶赴天津，李鸿章也接到命令率部前往，8月抵达天津。李鸿章提议中法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关于两名官员的指控是否属实，最终决定由双方共同作出，但同治帝表示绝不考虑处死这两名官员，李鸿章的提议被驳回。另一批新加入谈判的官员企图说服法国人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做些变通，但法国代表态度坚决，最后，知府和知县被奉命到天津接受审讯。9月27日，曾国藩在奏报中称，未见有任何对这两位官员不利的证据，建议交刑部从宽处置，以平复朝野上下的忧虑之心。

而法国人早已对审讯进展之缓慢忍无可忍，并抗议清廷袒护被指控的官员，说他们不是去受审的，而是去做客的。法国海军军官威胁说，如果清廷不能在规定期限内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们就会开炮。曾国藩给恭亲王写信说，他不知道法国的威胁是否应该当真，也不清楚怎样的答复才能让他们满意。他在信中写道："若指府县拟抵，中国万难办到；若指查办凶手，中国义无可辞。究竟应正法若干人而后可称切实，能指数目否？中国如数办到之后，和局便可定否？此外除赔堂议恤，无他要求否？"他还补充说，有8人的审讯已经完结，应处死刑，另有约20人须定罪。在指定时间内确定真正人犯的数目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算在到期之时把名单给法国人，并承诺在几天之内提供余下的人犯名单，借此稳住对方，避免开战。9月8日，他确实按照计划提供了第一份名单，其中15人被判死刑，21人被判其他刑罚。10月7日，曾国藩又提供了一份最终的名单，法国人终于满意了。余下的谈判便容易多了。双方对官员的惩处达成妥协，提督被释放，知府和知县流放黑龙江。

在此期间，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江宁被刺，职位出缺，而曾国藩此时在朝廷已十分不受待见，但他树大根深，降级或革职都不合适，于是1870年8月30日，朝廷下令让他前去江宁顶替。天津教案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朝廷便催他尽快动身。在赶赴江宁途中，曾国藩先去了京城，于10月20日和21日受到同治帝召见。同样，问话的又是慈禧太后：

问：尔何日自天津起程？

对：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

问：天津正凶曾已正法否？

对：未行刑。旋闻领事之言，俄国公使即将到津，法国罗使将派人来津验看，是以未能遽杀。

问：李鸿章拟于何日将伊等行刑？

对：臣于二十三日夜接李鸿章来信，拟以二十五日将该犯等行刑。

问：天津百姓现尚刁难好事否？

对：此时百姓业已安谧，均不好事。

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

对：府、县初撤任时，并本拟罪，故渠等放胆出门，厥后造人谕知，业已革参交部，该员等惶骇，始从顺德、密云次第回津。

问：尔右目现尚有光能视？

对：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

问：别的病都好了么？

对：别的病算好了些。

问：我看你起跪等事，精神尚好。

对：精神总未复原。

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对：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对：他办事和平、精细。

第二天曾国藩再次接受召对：

问：尔在直隶练兵若干？

对：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共为七千。拟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理。

问：南边练兵也是最要紧的，洋人就很可虑，你们好好地办理。

对：洋人实在可虑，现在海面上尚不能与之交战，惟尚没法防守。臣拟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轮船。

问：能防守便是好的，这教堂就常常多事。

对：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明年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

曾国藩在京城暂住下来，到11月3日同治帝生辰和11月4日他自己的生辰过后才启程。那一年他六十初度，湘鄂籍的同僚们在会馆大设筵席，为他贺寿。随后他动身前往江宁，并于12月4日接总督大印。

至此，曾国藩在京中已经很受排斥了。翌年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陈由立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京控，亦言余讯办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不发等语。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遽然者，但求不大干咎戾、为宗族乡党之羞足矣。

除了例行事务和1871年10月和11月间的一次远途出巡，曾国藩在第二次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只有一件大事要做，就是与李鸿章联名上书同治帝，请朝廷派陈兰彬、容闳挑选优秀的年轻人送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学习机械技术。他们提到，早先朝廷曾试图送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陆军与海军组建，现在时候刚刚好，中美又刚刚商谈完条约事宜，正好先送中国学生赴美，再去其他国家学习技术。曾李二人已命陈兰彬和容闳为留学生拟定规章制度，并请总理衙门批准。资金需求要靠海关税收来满足。本书篇幅有限，这一计划后来的情况我们就不详述了，总而言之，如果曾李二人的主张能够被推行，派出去的留学生数量足够，那么中国的发展进程将会得到推动。

这个计划的初衷是非常合理的。在同时期，日本也曾把岩仓使团和一批学生派往国外学习，这一举措让日本受益匪浅；所以我们不难推测，如果曾国藩之后还能出现与他一样开明、无畏的人，这个计划就不会流产。设想并提出这个计划的人在年轻时就曾坚定地表示，希望洋人从中国土地上永远地离开，这足以说明，说曾国藩保守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对比与他同时代乃至下一代的官员百姓，曾国藩明显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前面。他清醒地意识到，就政体和技术而言，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如果不采取弥补措施，中国将处于严重弱势的地位。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或者更早一些，曾国藩曾经密奏朝廷，请求在官府推行现代化的措施，具体计划如下：

輪船招商總局

△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中国男童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这是近代中国首批官派留学生。

1.将国家都城从北京迁移到中部地区

2.废除贪腐的官僚作风，建立官署的正确运作方式

3.改革军队，组建现代化的陆军和水师，统一由中央政府指挥

4.改革国库制度，完全由中央政府管理

5.改革文官选拔制度，罢免力不胜任的官员，特别培养有能力的官员

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囊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弊端，即便经历了后来的辛亥革命，这些弊端依然延续至今。那时的中国极度保守，即便有曾国藩这样既有才能又有权力的人物，也未必能改变让中国向进步的方向转变。显然，李鸿章是不能担此重任的，比起曾国藩，李鸿章更加深谙政治的门道，他为人处世往往多考虑权宜，而不重视原则。不管怎样，曾国藩指出了当时社会的弊病，并提出了弥补措施，但凡后来人能够将之发扬光大，清廷也不至于落到土崩瓦解的地步。

此外，曾国藩和当时的其他若干朝廷大员在年尚轻时就身居高位了，中间那些按部就班的过程他们并未经历，这是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这一点也足以说明，曾国藩应该被归为进步派而不是保守派。在出任两江总督之前，他从未在任何省份担任过正式的职务。曾国荃虽也有过各种级别较低的头衔，但他真正的文官生涯是以巡抚开始的。李鸿章、左宗棠和彭玉麟等人也是几乎或者完全没有担任过低级别的职务，就直接身居高位了。对于保守的清政府来说，这些确实是非常措施。清廷为曾国藩和他推举的人打破各种繁文缛节，可以说是脱离了原先的桎梏。在政治和其他领域，曾国藩即便算不上激进主义者，那至少也是自由主义者，只要不要求他脱离自己民族的本性。

曾国藩的离世是有些突然的。那是1872年3月，他像往常一样用完晚餐，在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便去休息了，不想竟就此撒手人寰。然而要说全无预兆倒也不尽然，先前是有过几次征兆的。一次是他离世的几天前，他出门去河边见一位贵客，却在去的途中晕倒在轿辇内。江宁百姓和全国上下那些认可其成就的人都深感痛惜。朝廷下令暂停朝议三日

以示哀悼，而同治帝御赐的悼文也并非依据议制空吟几句，相反，这则悼文饱含着举国上下对曾国藩的追思：

>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特达之知，洊升卿贰。咸丰年闲，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叠著勋劳。文宗显皇帝优加擢用，补授两江总督，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御极后，简任纶扉，深资倚任。东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宁之捷，特加恩赏给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兼圻，于地方利病尽心筹画。老成硕望，实为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震悼良深。曾国藩著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给发。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迹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著伊子曾纪泽承袭，无庸带领引见。其余子孙几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笃念忠良至意。

继承曾国藩身后事业的人是李鸿章。在后来的宦海生涯中，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相当频繁，所以洋人几乎都忘记了他曾经的上司曾国藩。但在中国人心目中，李鸿章是无法与曾国藩相提并论的。曾国藩辞世后，李鸿章和左宗棠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中国人眼里，其造诣尚不及曾公十之一二。曾公一生坦荡，死后遗产无几；而许多人都知道，李鸿章为官那些年没少谋取私利，因此身后留下不少财产。此外，曾国藩身边聚集了一批能人，但李鸿章却再也找不到类似的帮手。有人觉得这是因为李鸿章太激进，也有人认为，李鸿章是故意找些平庸之辈共事，对比之下才好显示出自己的本事。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打理政务的一直都是像曾国藩这样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老手，但是，在他们的继任者接手后，政局江河日下，而清朝的统治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彻底画上了句号。

第十六章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从太平军起事，到新军组建，再到太平天国覆灭，当我们回首这段历史，我们很难想象，在这场大规模起义的早期也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时候，而它的末期又与美国内战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相重合，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从那个时代的欧美思想体系中抽身，深入曾国藩时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到他们所经历的精神变革。从孩提时代到联合李鸿章奏请皇帝派年轻人远赴海外求学，曾国藩在精神世界中究竟走过了怎样的漫漫长路，我们只能依靠想象，想象这个人从孔子和柏拉图的时代一直生活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根据他留下的文书信件，以他的心路历程为主题编写一本传记一定意趣隽永。一个章节篇幅太短，无法将有价值的材料一一呈现，但至少可以揭示曾国藩对待自己、对待家人秉承着什么样的原则，对他所处的国家的体制又抱着怎样的态度。

曾氏宗谱所载世系始于华夏之初，并且自孔夫子时代起，脉络就已相当清晰。曾国藩是中国先哲曾子的70代孙，而曾子是至圣孔子最为出众的弟子之一。曾氏湖南一支在元朝时定居衡阳，17世纪迁居湘乡，以耕种为生。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之前，这一支脉中并无特别卓著之辈。曾国藩在文中常呼其祖父之号“星冈”。他对曾国藩影响颇深，随着曾国藩的年龄增长，这种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曾玉屏年轻时游手好闲，后来有外人断言曾家必然败在他的手上，他才安下心来认真务农。为了供奉先祖，他组织修立了曾氏宗祠。在他看来，所有神灵之中，最应该敬奉的就是先祖的在天之灵，因为他们对家族后世的影响，无论好坏，都远远超过远在天边的鬼神。

在祖父鲜明个性的影响下，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族内部的团结，所有思虑考量皆以家族为重，并花了极大的精力在兄弟和子嗣之间维护家族的秩序。他的书信之中，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他的家书。其中一封是他在京城升任高官时写的，那时他得知祖父病重，想到自己在京城玉食锦衣，而父母却在家操劳，心中不免愧疚；但见诸弟兄孝顺，他又感到十分欣慰。他在信中说：

诸弟仰观父、叔之纯孝之行，能人人竭力尽劳，服侍堂

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逸，继而浪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

在曾国藩看来，家庭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一旦家族成员加官晋爵，原先简单和谐的家庭关系就很容易被打破，所以，他常告诫诸弟，耕读乃曾氏立家之本，切不可抛弃。他在信中写道：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在另一封家书中，曾国藩又告诫家人，不可耽溺于安逸而忘掉简朴的生活。

甲三、甲五等兄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馀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曾国藩认为，要戒骄奢，最好的方法就是记住自己经历过的逆境。1867年，他在家书中说：

>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以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曾国藩十分看重家族声誉，不希望族中成员做出有辱门楣之事。所以曾家兄弟向来与低级别的官吏保持着距离，以免与其过从甚密而影响了长兄在京城的声誉，也可防止他们滥用职权。曾国荃中秀才，依礼曾国藩本该去信答谢主考官，但他在家书中说，因为主考官平日官声不好，他不愿致谢。此外，他还表示："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也就是说，其家人与官员来往不仅有损家族声誉，还会让曾国藩被京城高官们看轻。

但是，看重家族声誉并不代表要疏远贫苦乡邻。家乡诸事，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他都十分关心，并希望自己的家人善助四邻。1867年，他给自己的长子写信说：

> 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圩，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建四爷如不在我家，或请另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

曾国藩确实想努力尽到家中长子的本分，所以他在给诸弟的信中多有劝导之言，并明确表示他自己的责任不需要诸弟分担。有一次他写信责怪说："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辈则宜安心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后来，也许是为了让家中更加有序，他让曾国潢打理家事，并对他说，长辈已经为曾家立好了规矩，希望以后能代代相传。但是，他口口声声所主张的长兄权威，几个弟弟根本不接受。也许就是因为他讲话过于直白，他与兄弟们曾发生过误会甚至争吵，曾国荃和他的冲突尤其频繁，似乎两人从来都无法理解对方。

1841年，曾国荃寄住在京城长兄家中读书时，兄弟二人便发生过争执，直到他们的父亲写信过来，要曾国荃安守本分，此事方才收场。次年，曾国荃坚持要回湖南，回家后便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抱怨他太过苛刻；而曾国藩在回信里讲了一通长兄的责任，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对自

己的兄弟如此严格。在一封1844年的家书中，曾国藩抱怨说，周围的人都愿意听他劝告，唯独自己的弟弟不肯领情。1854年曾国藩在长沙时，又与曾国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时正是曾国藩出师不利的时候，曾国潢在这个时候来到湘军大营，让其兄长的处境更为艰难。事后曾国藩在家书中命令所有弟弟不许来营，在家安守本分就好。也许正是这封信让曾国荃觉得兄长阻碍了自己的仕途。1856年，局势于清军十分不利，曾国藩又坐困江西，此时曾国荃正在长沙招募新军。在那里曾国荃遇到了刚刚被任命为吉安知府的黄冕。当时吉安还在太平军手里，他要设法夺回。几番接触后，黄冕发现曾国荃才能十分出众。他对黄冕说，“方吾兄战利，事无所须于我，我亦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我义当往赴。然苦无资力募勇。君但能治饷，我当自立一军以赴国家之急。”于是，在没有曾国藩帮忙的情况下，借助黄冕的力量，这位日后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江宁城的人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曾国荃一生似乎都在孜孜不倦地与自己的长兄作对。在外人看来，曾国藩冒着被扣上“任人唯亲”这顶帽子的风险去帮曾国荃，作为长兄，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是曾国荃似乎并不领情。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将安庆的指挥权给了他，而且还冒着影响大局的风险，还把围攻江宁的重任独交给他一人。朝廷要曾国藩把他派去杭州或上海，但他一心想立大功，不肯转移到别处，于是曾国藩便妥协了，最终把李鸿章派去了江苏，把左宗棠派去了浙江。曾国荃所部遭忠王重创，陷入危局的时候，曾国藩想请李鸿章前来增援，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帮曾国荃将此事摆平。1864年，就在江宁克复前不久，朝廷命令李鸿章前往增援，这回曾国藩只能尽力说服其弟顾全大局，不要失了风度，好在李鸿章精于世故，没让曾国藩为难。如此看来，曾国藩对他这位九弟的关照不可谓不深，只是他还需要顾全大局，维护家族的声誉，但曾国荃还是一直觉得长兄对自己有偏见。有一次曾国荃在信中表示，希望他们兄弟以后说话不要那么针锋相对，曾国藩回信道：“此言精当之至，足抵万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至极。”

在家事上，祖父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在1859年到1861年的家书中对家事多有提及。祖父曾教给曾家子孙一句治家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书者，所读之书也，学业不可荒废；蔬鱼猪，皆农事也；早者，起早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祖宗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

曾国藩本人又将这句格言的内容细化了，并要诸弟和子侄都记住“祖父星冈公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药医，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

>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不扯谎也），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此外，他还提出了“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恕致祥”源自孔子的经典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867年，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及家财和居家德行的话题，又重复了上面的箴言。他在信中说，他不能把大笔的钱寄往家中。“自有两江总督以来，无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处兹乱世，钱愈多则患愈大，兄家与弟家总不宜多存现银现钱。每年足数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福，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

> 书、蔬、猪、鱼、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如果认定曾国藩脑子里只有旧观念，那就错了。一旦谈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他便不再守旧了。当然，认为女性就该和针线茶饭打交道的正统观念他也并非一点没有，在京城时，他就给祖父写信说，自己的妻子远离家乡，不能在家侍奉老人，他心中有愧。另一封家书中，他又指责自己已经出嫁的姐妹们没有早起服侍婆婆，反而躺在床上等别人伺候。长子娶妻前，他写信回家说，新娘嫁入曾家后，也应当勤于女红，亲自下厨，尽到媳妇的本分。此后他又在另一封家书中告诫儿子，不要认为其妻出身富贵，就可免做原本的分内之事。

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些问题上显得十分保守的曾国藩会强烈反对近亲通婚。中国是允许异姓的近亲之间通婚的，但血缘关系疏远或者很可能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姓男女却是禁止结亲的。在曾国藩看来，姐妹的子女与兄弟的子女一样都是近亲，中国不允许同姓男女通婚，而近亲之间结亲却不管不问，这个做法是不合情理的。

在星冈公心目中，祭祀先祖是一个家族应尽的责任。这是曾氏祖孙二人信仰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中国正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自古有之，代代相传，不仅是中国，其他古代国家也是如此。列祖列宗皆在天有灵，而逝者魂归之处，唯先祖灵魄当拜当祭，当敬当畏。所以家事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祭拜先祖在天之灵。对星冈公来说，这就是他所笃信的全部奥义。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借祖父的观点与自己的长子讨论祭祀一事，他写道："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扫，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按，有急必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用。此四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者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必，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蛮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

祭祀要紧，墓地选址当然也不能马虎。从星冈公言谈中我们看得出来，他并不信风水之说，曾国藩也一样，而且他也不希望曾家的兄弟信。但从他的家书看，他却对祖辈丧葬之事格外关心。祖母丧仪结束后，他在给祖父的家书中说，听闻祖母入土为安，特地致信以示宽慰，同时也斗胆一问，墓地选址妥否？可建坊立碑否？距河水过近否？随后他建议将祖母墓地迁往别处，不是为了求名求财，只是希望墓地更宽敞，不想周围多虫蚁、湿气，还不安全。所以他赞同墓地选址好坏影响家族命运的说法，但他声明自己这么做并非为了求利。

当然，在墓地选址问题上，曾国藩并不是唯风水论者。风水只是相地之术，而在曾氏兄弟心中，孝道为先，父母和祖父母心意必须遵从。听闻祖父不愿迁坟，曾国藩便告诉诸弟不必再行选址，以免惹恼祖父，加重其病情，否则便有违天道，即便墓址选得再好也没用。据曾国藩在7月的家书中所言，这回也多亏他遵从了天道："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

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受福地荫庇之事还不止这些，1849年，曾家又添三子，曾国藩本人升入内阁，曾国荃科考得中，所以即便曾国藩并不尽信风水，却也认为先祖葬在风水福地确能荫庇子孙。

多年之后，曾国华在三河战役中阵亡，曾国藩致信家人，要他们务必在墓地选址上多留心。叔父得孙，他在信中贺道：“今叔父得抱长孙，我祖父母必含笑于地下，此实一门之庆。而叔父近年于吉公祠造屋办祭极勤极敬，今年又新造两头横屋，刚值落成之际，得此大喜，又足见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可见曾国藩对中国人为先人选墓地、修祠堂并按时祭拜的做法完全认可。

1844年到1845年间，曾家接连有人病倒。曾国藩认为这是由于曾家后人对祖坟打理不周，于是便写信让诸弟去修缮，但同时也提醒他们不要破土以免惊扰先人。1851到1858年间，曾家发生了许多事，有善有厄，曾国华在三河遭遇不测后，曾家兄弟开始考虑是否要为父母迁坟。曾国藩笃信祖宗庇佑和墓地风水之说的例子还有很多，之所以拿上文的这些事举例，是因为它们足以说明，曾国藩虽对民俗中的不少迷信做法持保留意见，但还是会受上文所说的传统的影响。任何人都绝不能不祭拜自己的祖先。

此外，其他的玄奥之说中，也有曾国藩笃信的，虽然从理论上讲他应该是持怀疑态度的。1838年，曾国藩在樊城河突遇风暴，当时情况十分凶险，后来还许了观音戏。1851年他回想此事时还觉得心有余悸，便在家书中说，以后家人子孙出行千万不能走樊城河。他还在信中提到过天象应验的事。1864年年初，他写信说江宁城上空黑云压境，有如蒙尘，疑为太平天国将亡之征兆。1858年，曾国藩正统领浙江和其他地区军务，朝廷突然送过来一道上谕，命其弟赴浙江为官，曾国藩便写信给家里说，父亲生前曾去南岳进香，曾有人对他预言说：“汝有一对明珠在手，他日必当光耀杭州。”父亲回来后便告诉曾国藩，以后他的儿子里有两个会去浙江为官。而这半个世纪前的预言最后真的应验了。

另有一次，曾国藩在信中悼念亡弟说：“乩初到，即判曰：‘赋得但武修文，得闲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乩又判曰：‘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那？然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

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

综观以上种种，我们不难看出，除了家祭和偶尔祭拜本土的神明之外，曾国藩对其余的宗教仪式都没有多少热情。关于基督教，他曾接触过太平天国那些不怎么靠谱的经文，后来又奉朝廷命令去处理地方教案，仅此而已。他曾将自己对宗教的看法以及对佛教和基督教的态度诉诸笔端：

> 天主教始立，盖筹善款以资黎民也。今外国教士多贫寒之辈，常称教会虽富而吝施舍，其言不可尽信。
>
> 自秦汉以后，周孔之道稍晦暗而佛教渐行。然佛教兴于印度，今印度则多从回教。天主教兴于泰西，今泰西另立耶稣教，而力攻天主教。可见异端之教时废时兴，惟周孔之道万古不磨。但使中国修政齐俗，礼教昌明，虽百计开拓，亦终鲜尊信之者。

曾国藩的信仰十分明了，他是站在孔子和孔子所推崇的先贤一边的。这也说明，除笃信应该敬畏先祖外，他对普通人所相信的鬼神都抱着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对于上天和上天的旨意他倒并不怀疑，而且普罗大众都敬奉的一些对象他也是接受的，比如他曾许过观音戏。他知道世上有许多异象以他自己那一套道理是无法解释的，只能相信是上天主宰。所以，在悼念一个本该福寿安享却英年早逝的熟人时，他的结论是生死难料，而善恶未必有报。曾国荃指挥安庆和江宁的围攻时，曾国藩提醒他不能操之过急，尽人事听天命便好。他在信中写道：

> 以余阅历多年，见事之成功与否，人之得名与否，盖有命焉，不尽关人事也。

另一封信中，他更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

>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往年攻安庆时，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张。墙壕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或添他军来助围师，或减围师分援他处，或功隳于垂成，或无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

> 譬之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主张者也。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更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若令丁道在营铸炮，则尤近于无识矣。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虽然曾国藩不像普通百姓一样笃信鬼神，但作为朝廷命官，遇上灾年，祭祀活动他是一定要参加的。1867年5、6月间大旱，曾国藩几次去水神庙求雨，还在另一座庙里洒了圣水；第二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曾国藩给庙里捐了4000两银子以表感激。第二年4月，因为雨水过多，他又需要以同样的方式祈祷。我们无法确定，曾国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顺应民间风俗，但总的来说，他对种种民间信仰的质疑有时会动摇，甚至干脆遵从习俗，因为黎民百姓的信仰也未必就全然是错的。但是很显然，对于外国的宗教，他一向持反对态度。

此外，曾国藩和他同时代的中国人都相信一种传统的命理之说，即“八字”说，认为一个人的生辰八字能左右这个人的命运。“八字”分别代表了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干支，一个人的秉性取决于其八字所指的五行分配如何。民间谈婚论嫁时，一定要找一个精于此道的术士合婚，以卜新人八字是相合还是相冲。曾国藩通常对这类学说不以为意，但在1871年的一封家书中，谈及长子的一个儿子出生，他说：“纪泽生一子，小大平安，深以为慰。纪泽今年三十三岁，正在望子极其殷之际，如愿得之，满门欣喜。惟八字于五行缺水、缺火，不知易于养成否。”不想竟一语成谶，当年9月，这个孩子便夭折了。曾国藩在信中写道：“此儿初生时，余观八字于五行中缺水缺火，与甲一儿中缺水缺木者相同，即已虑其难以长成，不料其如是之速。纪泽夫妇年逾三十，难免忧伤。然此等全凭天事，非人力所能主持，只得安命静听。”

在西方人印象中，清代官场腐败成风，官员间倾轧、包庇和为了升官行贿的现象比比皆是。但曾国藩却没有同流合污。全凭一己功勋升迁的官员本就不多，而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煞费苦心地告诫诸弟和其他家人，不要仗着与他的关系谋取私利；同时他也非常谨慎地避免仰息他人。他从不轻易接受恩惠，也不曲意逢迎达官显贵，甚至尽量避免去荫庇他人，也不鼓励别人受自己的恩惠。一旦对他人施恩，就如同引诱他人前来求助，倘若受恩升迁，便是欠下了人情，即便十倍报答也难以

还清。

对于借官谋财的普遍现象，曾国藩是坚决反对的。在1849年的家书中，他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几年后他官居要职，而当时社会已默认官员贪腐，对他而言，敛财不过举手之劳，曾国潢便想问他借200两银子，他在信中拒绝了："余往年在京，曾寄银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济族戚之穷乏。自行军以来，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兑用二百金，此际实不能再寄。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他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严肃，并将之作为其"八本"中的一条："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这绝不是空谈。曾国藩洁身自好，清正廉洁是众所周知的，他也不容许家人去谋图小利。1863年，曾国藩次子从长沙前往父亲所在安庆衙门，他写信警告其子不要打统领旗号，不要劳烦沿途官员，以免他们耗时耗力来招待他。次子这次前来是因为私事，曾国藩不愿因此而欠下人情，也不容许别人利用他的官位去谋取私利。

从他的家书以及与其他官员的往来信件中，我们能看出他的特立独行和坦诚还有另一种表现。中国人说话通常婉转，在这样的环境下，曾国藩的书信虽语气谨慎恭谦，但其言辞显得尤为直白坦率。他交给朝廷的奏疏在措辞上当然更加考究，但他从来不讲空话。在借用外国军队一事上，朝廷曾向他、李鸿章和左宗棠征求意见，他们三人的回复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的两位同僚在字里行间流露着两边都不想得罪的意思，但他本人则直陈利害了。对于许多官员谎报战况的做法，他非常鄙视，比如1854年王鑫、左宗棠虚报大捷，曾国藩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

至于品行，曾国藩认为当以四书五经为典。他要诸弟和子侄遵守孝悌仁义的美德，砥砺品性又应当追求勤、俭、刚（即坚定的意志）、明、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谦、浑八德。赴天津处理教案的前夕，他在遗嘱中关照儿子有4条原则必须遵循：

慎独则心安。

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

习劳则神钦。

曾国藩非常重视读书，也常常煞费苦心地劝诸弟像他一样勤于治学。即便是在战乱动荡之期，或是政务繁杂之时，他也很少有哪天不看书的，典籍、史书、诗文，总要择其一二研读；此外，散文也好，其他文论也罢，他总少不了提笔写点东西。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惜这些日记在九江城下遗失了不少，其中有几年的记录对于我们来说本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曾试图在自己的晚辈们心中激起同样的求学欲望，希望他们能把读书作为居家第一要务，还经常要他们作文章，为他们挑选适宜者为师，并时时勉励。若他们做得妥当，他会夸奖，如有不妥，他会出言责备，还会用其他人家的子孙作对比，说人家没那么多有利条件，却比他们勤勉，希望他们能因此感到羞愧。

在1843年初的一封家书中，他提到了读书必须具备的三种素质：有志、有识、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至于曾国藩自己的治学经历，我们不难找到例子。1844年的最后4个月间，他读完了《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40卷，《诗经》20卷，《后汉书》百卷，还作了批注。从军之后他诸务繁杂，像以前那样研读诗书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给自己立了规矩，每天必须读书，为了迫使自己坚持下去，他还列出了具体的书目。在家书中，他曾以庖厨之道来比喻治学，炉火恒烧方可为膳，时燃时熄则不能成炊。另一封家书中，他还提到朱熹将治学比作炖肉：“先用猛火煮，再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

一个人真想读书，哪里都可以。问题不在地点，而在其内心，完全取决于此人是否真有治学的动力。曾国潢曾表示想去教书，教书多闲暇，也有治学动力，曾国藩去信说：“且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去世前不久，他还总结了4条法则以勉励子孙，希望曾家后辈皆能自立，学而不厌。“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

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

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他还对诸弟说，他们兄弟几个身体都不好，是因为遗传了母亲。也正因如此，曾国藩只得对自己的健康多加注意。住在京中时，他就从来没摆脱过各种病痛。1842年时他曾听人说，静养比汤药更有效。他也看过不少大夫，但最后干脆不看了，因为他没碰上过医术高明的，请这些人看病基本上是得不偿失。32岁的时候，他戒了烟，还建议诸弟到了差不多年龄的时候也别再抽烟了。不过他觉得适量饮酒是没什么坏处的。他十分赞同早起，不仅是为了处理公务，也是出于养生的考虑。

曾国藩在他1866年7月16日的家书中曾详细说过自己的养生秘诀：

> 余老境日逼，勉强支持一年半载，实不能久当大任矣。因思吾兄弟体气皆不甚健，后辈子侄，尤多虚弱，宜于平日讲求养生之法，不可于临时乱投药剂。
>
> 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惩忿，即余篇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

他觉得阳光和新鲜空气非常重要，这个观念倒是颇为现代。“若湿气太重，人或受之则易伤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风难入，日亦难入，必须设法祛散湿气，乃不生病。”

在家书中指导儿子读书时，他同时又教了他们养生六事，以免健康状况不佳拖累学业：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骨）；一曰黎明吃白饭不沾点菜。

去世前两年，他眼疾复发；处理天津教案时，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此外他还常常犯头晕，去世前几天还发作过一次，非常严重，当时他正在乘轿去拜访朋友的途中，却突然晕倒了。正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才留着仅有的一点精力，迫切地督促自己的后辈学习养生之道，强身健体。

太平天国运动中，人们对杀戮都显得有些麻木，这让我们觉得他们的思维观念也许还停留在中世纪。现代战地救护始于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那时的救护工作中，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有所体现，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朝廷和叛军都没有什么慈悲之心。斩杀太平军俘虏的时候，曾国藩就没有丝毫犹豫。1861年，他的两个弟弟给他写信，说剿杀人数太多，于心不安；他回信说，反贼杀得越多越好，只有这样才可根除流毒。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都应该诛灭。“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湘军攻占安庆时，诛杀了两万太平军；三河口一战，又有两万太平军死在屠刀之下；攻入天京后，湘军关闭了城门，在街头巷尾追杀太平军，10万人遭屠戮；不久之后，鲍超又在抚州大开杀戒，4万人成刀下之鬼。所有的这些杀戮似乎都没能触动大众的神经。太平军八王降清，却在苏州被杀，戈登对此很是愤怒，还企图射杀李鸿章，但曾国藩却并不认为有何不妥，并置评道：“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为眼明手辣。”从曾国藩这些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认同这些杀戮的行为，对俘虏的遭遇也漠不关心，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生性冷酷。这场运动中的杀戮，似乎更接近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法国的圣巴托罗缪之夜以及塞伦的猎巫行动；在清廷看来，太平军不是一般的叛军，他们不仅行谋逆之事，还要亵渎圣人经典，无视祖宗规矩，有悖人伦。清廷视其为毒瘤，故而要彻底铲除。

在京中任职时，曾国藩与洋人并没有过接触，也不了解洋人，在他看来，如果能把他们赶出中国，才算对国家有利。1849年，在是否应该允许洋人进入广州城的问题上，曾国藩在家书中说：“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成为湘军统领之后，他开始关心火炮，因为他发现战场上少不了这种武器；后来，他又意识到湘军的发展需要蒸汽轮船和汽艇，所以容闳提议在上海创办钢铁厂时他全力支持；起初他有点抵触来复枪，后来终于接受了；在他看来，外国军队只能用来部署防御；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但他的思想也是慢慢转变的，到去世前，他已经能想到依照西方的模式重建中国，这一想法颇有胆识，称得上是国士之见。

在邦交态度上，起初他对西方国家是怀有敌意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发现了洋人的毅力和优势，于是他对他们的印象也有所改观。1862年，在答复李鸿章的信时，他写道：“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

利害而变。”不久以后，针对是否要用外国军队的问题，他在另一封书信中发表了同样的看法：

>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遂，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

关于“会防不会剿”，因为在别处提过，所以他在信中并没有多作解释，便直接开始细说“先疏后亲”：

> 先疏后亲一语，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次数语以行，目下虽若断断不合，久之必可相合相安。

显然，曾国藩并没有把洋人当作劣等人对待。相反，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渐渐感觉到，洋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差异，只有遵循儒道才能维护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长远关系。他反对通过欺诈来谋求眼前的利益，因为这种策略目光短浅，最终下场只会是满盘皆输。

打开国门接纳外国商人的做法，他是不同意的。在创办钢铁厂一事上，他很清楚外国的援助必不可少，但他不希望外国人在其中横插一手，抢走中国人的饭碗。商船队组建时，他要求让中国人先做些基础的事，等他们学会如何独立管理，便将商船队全部接管过来。国内已经流行开来的种种新鲜事物，他都不怎么感兴趣，宁愿按照老办法行事。关于对外贸易，他曾在文中表示，近数百年来，泰西诸国相争，无外盗取别国商贾之利以全母国。洋人来大清国建厂造局，实心存不轨，欲为害大清国子民。自与泰西各国交战以来，百姓民不聊生，如蹈水火。洋人已择三五口岸通商，商事日繁，然百姓困苦，无处申告，如陷倒悬。若食盐贸易对洋人开放，本国盐商生意定要受挫；若准许洋人建造仓房，本国库房店铺必遭排挤；若内河对蒸汽轮船开放，本国大小船家便没了生计；若让洋人开设电报、修造铁路，本国车马客栈也会被夺了营生。兴洋务，唯师其技而已，本国方得长久。

从曾国藩的这番话中，我们不难推想，如果他看到清廷后来的步步妥协，看到大清国的资源落到了洋人手中，看到朝廷的收入都用来付了洋人的利息，他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去阻止。

曾国藩文韬武略，功勋卓著，但从不改其文人之质，哲人之本。其书信行文走笔风骨独显，自成一派，足可为文章典则，译成其他文字便不及原作十之一二。此外，他还挑选了中国古代十八家诗人的诗作汇编成册。有人赞他文才学识为清朝之冠，只是这一盛誉并未得到一致认可。

第十七章　结语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场运动波及大清国中部地区的所有省份。如此剧变，其领袖竟久居天京深宫，自己无甚能耐，被东王和亲眷控制，不免令人咋舌。根据史实和现有材料，我们可以推测，这场运动的真正幕后主使可能是朱九涛，据清廷记载，洪秀全和冯云山曾尊此人为师，他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被称为天德王，还曾被推举为反清复明的领袖。最近印发的《太平天国野史》中也提到，冯、洪二人都追随过朱九涛，洪秀全是在他死后才开始领导太平天国运动。永安突围时朱九涛应该还活着，他是在被清军俘虏后死的。洪大全应该是他的化名，他自己都承认这并非他的本名。他的供述表明他们确有谋逆之实，也充分说明了太平天国运动最初的动机，毫无疑问，他和冯云山就是利用了洪秀全与上帝的所谓联系，策划并组织了这场运动，只是后来他不幸被捕，冯云山去世，大权落到了狂热分子手中，而这伙人之中并无帅才，终日沉溺于宗教信仰，致使太平天国最终分崩离析。这本该是一场民族运动，最终却将原本有可能争取到的力量推向了清政府一边。也正因如此，起初与他们一路的三合会，在太平军离开广西、踏上去往江宁的征途时，便与他们分道扬镳了。若不套用上文的推测，三合会的突然变卦便很难解释得通。

西方国家倒是对此很感兴趣，他们听说太平军建立了一个基督教国家，能接受来自大洋彼岸的宗教教义，还乐意听传教士教导，并诚邀他们去江宁。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三个西方国家派了代表从上海前往，希望了解太平天国的政治和宗教。但这些代表很快发现，这帮人根本不懂政治，而他们的宗教虽表面上遵从《圣经》，却是用儒家学说和佛教思想去解读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天王洪秀全是神，是上帝次子，东王杨秀清则自称圣灵、赎病主，这种神人同形同性的思想完全背离了基督教教义。他们非常排斥偶像崇拜，对《十诫》和信仰形式十分重视，却从不制止自己的军队出去抢掠。他们的领袖力量越来越弱，内部又是钩心斗角，几位有能耐的将领被逼出走。1858年间倒是出了几个能人，以忠王和英王为首，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原本已日薄西山的太平天国才又重新活了过来。

太平天国的政治、宗教和文化都存在硬伤，如果清廷强大，权力集

中，那么对方早就该垮台了。但在清朝初年，康熙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了三藩之乱，为了防止历史重演，此后清朝便一直实行军民分治，所以权力是不可能集中的。地方自治得到了发展，而官署的架构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权力，所以要将大规模的军队集结到一起便非常困难。此外，除各省上缴的税赋外，朝廷并无稳定的收入，各个省份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负担军队的开支，因此巡抚们都不愿为朝廷提供饷银去支持部队。面对种种缺陷，曾国藩组建湘军步履维艰，他所拥有的不过是几个虚名，根本没有能力控制饷银。湖南巡抚和湖北督抚曾给过他一些帮助，但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后期，他自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他的门生李鸿章和左宗棠都受任巡抚后，他才有了足够的银两，才能招募足够的兵员，彻底剿灭太平军。其弟曾国荃初到江宁准备围攻时，他手下只有2万兵力，但到1864年中江宁克复时，他的部队已经扩充到了5万人。在江宁克复前的11年间，曾国藩所筹集到的所有饷银，不管是各省提供的也好，是他在总督任上所收取的也好，或是他靠卖爵鬻官换来的也好，加起来竟不过两千多万两。如此看来，朝廷与太平军之间僵持了那么多年，便也不足为奇了。

有人说曾国藩做事拖泥带水，到了该勇往直前的时候，还是表现得谨小慎微，这些人显然是忽略了他所处的尴尬境地。另外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场运动中，经制军不堪一击，如果没有勇军，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镇压下去。曾国藩没有力量调集数万人的军队，他手下的军队只能分散成若干支数千人的小规模部队参战，但太平军要集结一帮烧杀抢掠的乌合之众却是很容易的，所以责任不能都推到曾国藩头上，清廷原本就有缺陷，身在这个体制中的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曾国藩干的事有些吃力不讨好，既要为军队筹集饷银，又要打胜仗，而且筹措饷银往往还会遇到来自官员们的阻力，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这笔银子应该有更好的去处；他的同僚嫉妒他，他需要去应对官场各种繁文缛节、利害关系，他需要去周旋，否则难达目的。

此外，曾国藩还面临着几大难题。首先，他并没有行伍经历；他是文官出身，治学不在话下，治军却毫无经验。第二，他缺少支持，他所在省份的官员和士绅有时会公然反对他，因为他走的并不是按部就班的升迁之道。第三，经制军与勇军的摩擦时有发生，正规部队对湘军十分嫉妒。第四，他出任总督之前，湘军只能仰食地方官府。第五，朝廷很容易因为太平军的某次胜利或是清军的某次失败而方寸大乱，然后向曾国藩施压，要求他放弃战略要地，去追击行踪不定的太平军将领。第六，太平军首领频频设下圈套，企图将他的兵力从原先的目标地点引

开。第七，身陷险境或颜面扫地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不管在哪种情形下，他都没有失去耐心和勇气。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一切都归功于曾国藩。有时他的策略也是受了其他人影响，比如江忠源和赛尚阿，建立水师的想法便源自前者，而组建新军一事则是受了后者的启发。但是，能让一批俊杰追随于他，这就是他自己的能耐了。这批人当中，有不少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或是平定后身居高位，比如胡林翼、鲍超、杨载福、彭麟玉、李鸿章、左宗棠、李瀚章，还有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还有许多名气没那么大的；另有几位，若非死于这场动乱，他们也一定会取得同样瞩目的成就。在这些人的襄助下，曾国藩不仅成功镇压了太平军（即便没有外国军队支援也同样能成功），还给朝廷贡献了一批贤臣，没有他的努力，这些人便不可能为朝廷所用。

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后，曾国藩一时权倾朝野，而他麾下的几位官员也未经由低到高的升任过程，一下子就成了封疆大吏，这是史无前例的事。剿捻期间，曾国藩大权在握，不仅指挥着汉人的军队，就连北方的旗营也听从其号令。他招罗旧部前来襄助，成功平定了捻军叛乱，只不过最后功劳落到了李鸿章头上。莫尔斯在谈到李、曾二人时曾调侃道："二人之中，曾国藩与洋人接触不多，如果他没有幽默感，说不定会因为无需洋人援助便镇压了那场大规模的运动而感到自豪。"罗伯特·哈特爵士在谈到天津教案时说："总的来说曾国藩是不作为的，他畏惧民众，又缺乏决断的魄力，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先前的那些成就都是怎么得来的，怀疑他不过是个平庸之辈，只是世人给了他过高的评价而已（这一点我本人也非常赞同）。"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反驳这两个人。曾国藩在1853年到1864年的艰难岁月里的作为足以说明一切。罗伯特·哈特不了解曾国藩所面临的困境，而天津教案的相关文献中所记载的内容也并不能印证哈特所作的评价。

在邦交一事上，曾国藩与欧洲人确实交涉不多。然而他早期对洋人的敌视态度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有所改观。他反对调用外国军队，不是由于排外，而是不希望清廷因为雇佣洋人军队而给惹上麻烦。他也的确反对外国贸易和交通范围过度扩张，但他重视轮船的修造，晚年还主张派留学生去海外学习。他的不少书信和奏折都表明，比起国内绝大多数官员，他对外国的政治有更深的了解。

另有一些本书正文中没有提到的问题，在此作一点补充。当年清廷大厦将倾，究竟是否值得一扶？今天世人对曾国藩的关注已经大不如前

了，1911年新军占领长沙后，为曾国藩修建的祠堂遭到破坏；但是花园还是保留了部分，交给曾家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由曾国藩的重孙女担任校长。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曾国藩的名字是与遭后人唾弃的清王朝绑在一起的。然而这些人的观点都难免失之偏颇，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改革者、革命者直到19世纪末才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而在此之前，太平军已经给诸多社会和道德习俗造成了打击，曾国藩和湘军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其实是顺应了民意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当年太平军获胜了，那么大清国应该会一分为二，经年战乱或许还不得平息，因为太平军没有攻克过中国北方，他们能够统治的只有南方；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但直到1926年，中国还是处于割据分裂的局面中。所以，如果当年的中国一分为二，必然后患无穷；但在那个时候的亚洲，鲜少有人会有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意识，就算只是唱个高调也未必有多少人应和。所以，即便曾国藩保住的是清朝的疆土，但整个国家毕竟生存了下去，直到统治者们自己失尽了民心，耗尽了气数。倘若来日中国摆脱了苦厄，后人了悟了个中深意，必定有此一叹：曾公文正，一介君子，事国以忠，自可堪嘉誉；然则半生戎马，一世伟业，更无负盛名！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王臨川文集序

今夫人之知其論詩與文雖之品王文著者固其說矣曰此以題曰詩以到此其所以致其有法焉始作前與于國相非以明術之學歟諸心者其著述之理所以辨學而致行光明其道而使行光明其道而使行者有為於千古之才有博於千古之學文有所為於千古之為而論不法之知不對代之外力以時其學而以其才是以能化也此所謂深也由是博之而情其以為詩之而論其以用教授之而明存之而制法之法論既有大為故帝熙不可者所謂左右逢原也其安也其安不測其深樂之品王文著作者與余所稱者平昔嘗與余所稱者為其所謂後學之士曰王文非無可觀也在乘此之而已所以見余之比為不可辭也其為諸家之不能無憤而發於此其文也其則使作者不知所為者宗伊臨川氏之遺事其諸道與其文當何如余故論其大而深概之

△《王荆公文集》，作者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其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震川先生全集 卷五 卷七
震川先生全集 卷八 九
震川先生全集 卷第四 卷第七
震川先生全集 卷二 三
曾孫 沚 較訂
元孫 珩 編輯
崑山 歸有光 著
卷之一 思問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
太極在先天觀閒之內
忠恕道近不遠
孝伯至德
君子為德性而道問學
聖人之心盈天下
六合六藝
史論安敦素行例如

△《震川先生全集》，作者归有光，字熙甫，世称震川先生，江苏昆山人。其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但主要成就是在散文方面。他的散文风格上承司马迁以及唐宋八大家的传统，下启方苞、姚鼐等桐城派的先河，文笔简洁，长于叙事，与唐顺之等人被称为“唐宋派”。

[1]摘自1853年5月7日《先锋报》

[2]摘自《忠王自述》

[3]摘自《忠王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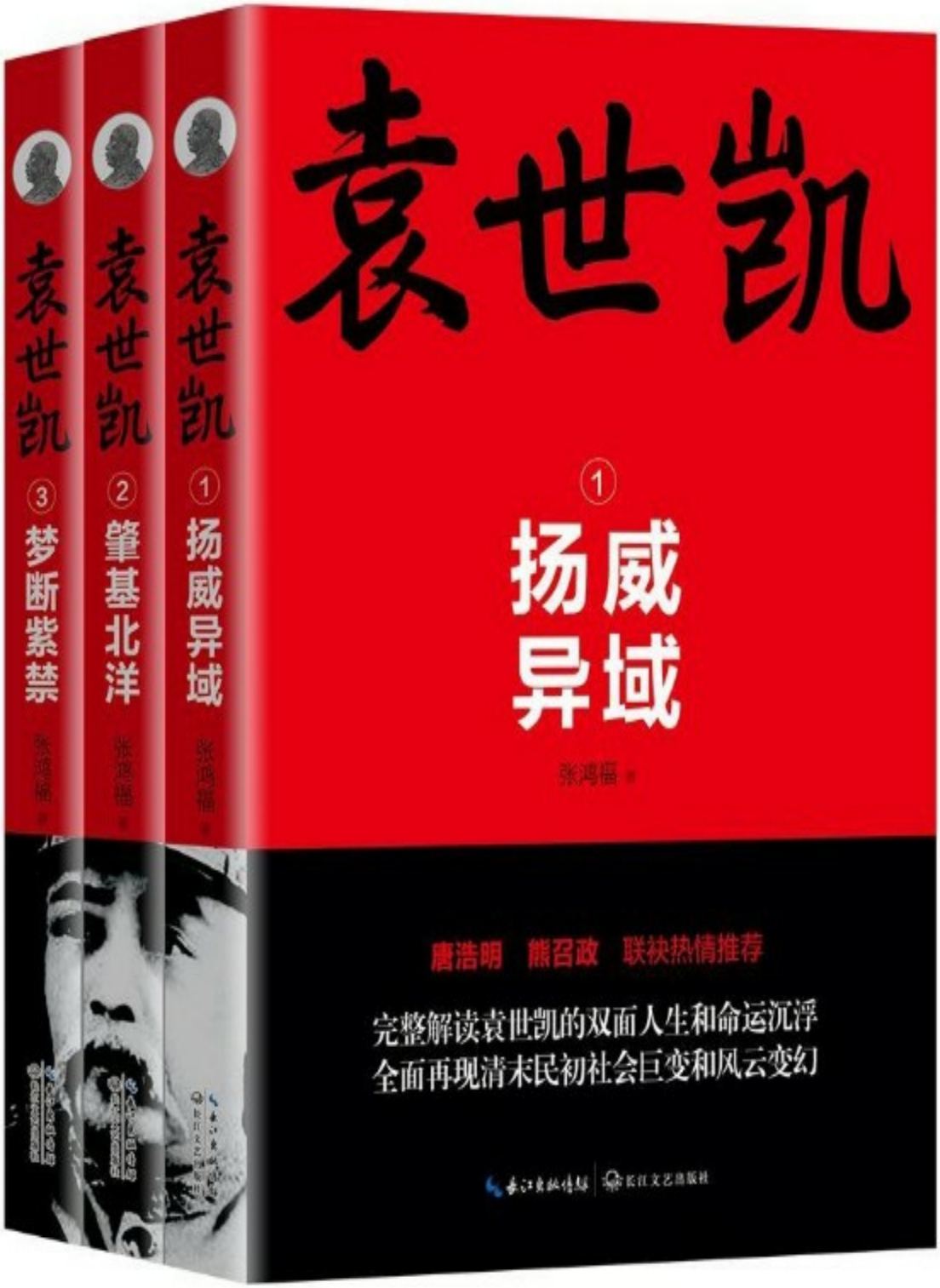
[4]摘自《忠王自述》

[5]摘自《忠王自述》

[6]摘自《忠王自述》

[7]摘自《忠王自述》

[8]摘自《忠王自述》


袁世凯
①
扬威异域
张鸿福 著
唐浩明 熊召政 联袂热情推荐
完整解读袁世凯的双面人生和命运沉浮
全面再现清末民初社会巨变和风云变幻
长江文艺出版社
袁世凯
①
扬威异域
袁世凯
②
肇基北洋
袁世凯
③
梦断紫禁

版权信息

袁世凯（全3册）

作者：张鸿福

目录

版权信息
袁世凯1：扬威异域
第一章 上海滩邂逅红颜 北京城捐官受骗
第二章 北洋幕望而生畏 庆军营如鱼得水
第三章 早用心一路请教 肃军纪扬威朝鲜
第四章 设计谋诱捕太公 平叛乱崭露头角
第五章 受嘉奖遭人嫉恨 谋兵权编练朝军
第六章 袁世凯执掌兵权 金玉均密谋政变
第七章 日公使推波助澜 开化党大开杀戒
第八章 大清军果断平乱 开化党仓皇出逃
第九章 弱朝鲜再受欺凌 软北洋将功为过
第十章 朝鲜王背华亲俄 大院君获释归国
第十一章 任总理再赴半岛 正名位软硬兼施
第十二章 纳四妾后院起火 谋废立阻朝联俄
第十三章 闵泳翊窃函告密 袁世凯纵横捭阖
第十四章 飞扬跋扈受非议 巩固宗藩获赏识
第十五章 金玉均大意被刺 袁世凯自负中计
第十六章 好胆识虎穴劝降 太轻信再中圈套
第十七章 日本人步步紧逼 袁总理虎口逃生
第十八章 谋兵权得而复失 赴平壤坚城已陷
第十九章 江防崩溃空余叹 练兵十万成泡影
第二十章 四处钻营寻靠山 如愿以偿练新军
第二十一章 话不投机遭训斥 广揽人才打班底
袁世凯2：肇基北洋
第一章 正军纪苦练新军 受弹劾因祸得福
第二章 贪欲奢瓜分中国 太操切变法受挫
第三章 受超擢焉知祸福 党争烈政变在即
第四章 六君子血溅刑场 袁世凯从优议叙
第五章 义和团燎原山东 袁世凯署理巡抚
第六章 图治安严禁神团 定章程护修铁路
第七章 居枢纽中外瞩目 顺时势东南互保
第八章 署直督恭迎銮驾 寻奥援贿交权贵
第九章 争主权收回天津 创巡警东仿西效

第十章 建天津洋规袁随 开财源双管齐下
第十一章 盛宣怀把持利权 袁世凯谋夺轮电
第十二章 荣中堂寿终正寝 庆亲王领班军机
第十三章 谋新政直隶揽才 争满洲日俄欲战
第十四章 弃尊严局外中立 兴学校赴日考察
第十五章 铁良南下筹军饷 平冈游说摸底线
第十六章 五大臣出洋被炸 袁世凯谈判维权
第十七章 预备立宪顺潮流 改革官制寸步难
第十八章 段芝贵献妓谋官 振贝子被劾辞职
第十九章 丁未政潮获大胜 入值军机丢实权
第二十章 风光大寿遭弹劾 太后有恙谋对策
第二十一章 两宫病重政局变 醇王监国世凯忧
袁世凯3：梦断紫禁
第一章 太后崩醇王摄政 世凯难亲贵倾轧
第二章 遭开缺仓皇失措 回原籍闭门思过
第三章 袁慰廷用心实业 张季直发动请愿
第四章 铁路国有酿风潮 皇族内阁失民心
第五章 革命党武昌起义 北洋军乘势复出
第六章 吴禄贞起义被刺 袁世凯北上组阁
第七章 袁总理推动和谈 孙逸仙就任总统
第八章 汪精卫充当说客 袁项城逼退清帝
第九章 利用兵变拒南下 临时政府移北京
第十章 大总统违反约法 唐总理内阁倒台
第十一章 借刀杀人诛元勋 北上调和谈真诚
第十二章 袁总统曲意逢迎 宋教仁锋芒毕露
第十三章 宋教仁上海被刺 袁世凯难逃嫌疑
第十四章 梁启超组党挺袁 国民党革命受挫
第十五章 二次革命遭溃败 民选总统靠诱胁
第十六章 袁项城集权在手 日本人欲亡中国
第十七章 弱国外交难回天 二十一条留骂名
第十八章 杨皙子君宪救国 袁克定撺掇帝制
第十九章 筹安会小丑跳梁 蔡将军密谋脱身
第二十章 掩耳盗铃行帝制 冲冠一怒护共和
第二十一章 北洋系分崩离析 洪宪帝忧惧而死

袁世凯1：扬威异域

第一章　上海滩邂逅红颜　北京城捐官受骗

上海的烟花柳巷是随着开埠而繁荣起来的。尤其是太平军定鼎金陵，东克苏常，南破杭州后，苏浙一带的富户巨室无不携款奔赴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太平军也不想惹，租界因此空前繁荣，以致一屋难求。有先见的中外商人都大造其屋，以高价或售或租，无不大获其利。再加上太平军禁娼，苏州、常州的烟花女子纷纷投奔上海，高张艳帜。租界工部局认为娼妓业既能创一笔可观的税收，又可吸引人气，因此也大力支持。

人分三六九等，烟花女子也是如此。在上海公开合法的妓院有书寓、长三、幺二、野鸡等名头。书寓是最高档的妓院，她们沿袭中国历代曲部教坊官妓遗风，专门为客弹唱、献艺，自幼要拜师学艺，能操琴、会说书、善唱曲，俗称的卖艺不卖身，称之为“先生”“词史”。平时到书场去说书、操琴献艺，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者，也可跟随同到住处——一般挂某某书寓的牌子。“先生”也不拒绝，就此相识后，便可随时请赴府宅、酒馆、妓院、戏馆应征，这就称堂唱，也叫出局。“先生”自带琵琶，坐一旁弹唱，不入席侍酒。如两情相悦，也只能深藏不露，绝不现之于人前，宣之于口舌。这是早期的书寓，到了后来，有些长三也冒挂书寓的牌头，这些规矩便形同虚设。长三是身份略次于书寓的妓女，因为出局陪酒、留客过夜都收银洋三元而得名。她们仅能唱曲，琴艺也不精，说书更不可能，而且嫖客可以留宿。幺二则属中等妓女，因为出局、留宿都要银洋两元而得名。与之相仿的还有二三，出局二元，留宿三元。野鸡则属下等妓院。此外还有花烟间，名义上是鸦片烟馆，其实侍候烟泡的女子也兼而卖身。此外还有为良家妇女苟且提供方便的台基、专为侍候洋人的咸水妹，还有苦力、脚夫等人光顾的最低等的“钉棚”，连妓院也称不上。

书寓、长三只有富商、买办和宦囊极丰的官员才能够光顾，因为所费不菲。口袋里银子不多，到上海来碰碰运气、看看热闹的人，是没资格留恋书寓、长三的。但也有例外，比如袁公子。

他到上海本来是投奔一位当道台的故友，想寻找发展机会，不料故友已调到广东，满怀希望的他扑了个空，心情极糟可想而知，于是到书场中打发时间，不想为“先生”沈玉兰摄去魂魄。他是爱面子惯了的人，出手阔绰，结果被误认为是阔公子，书场的明白人便劝他跟沈姑娘到书寓去结一份善缘。不料这一去竟然欲罢不能，到了一日不见食宿俱废的程度。沈玉兰也是如此，望他的一双眼睛含情脉脉，绝非卖笑人的做作。这实在大出众人意料，因为这位袁公子要钱没多少，要人物更谈不上。五短身材，肥头大耳，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沈姑娘说，她就是迷上了这双眼睛，还说袁公子绝非凡夫俗子。可不是凡夫俗子又能怎样？眼前就几乎难以为继了。

妓院有诸多让嫖客花钱出血的办法。要认识书寓、长三，先要“打茶围”，坐下来喝杯茶，除要付不菲的茶资外，还要对“先生”以及侍候“先生”的姨娘打赏；然后是“叫局”，因为中国良家女子是不能出头露面的，因此请客吃酒、打牌或看戏，便请“先生”到场侍候，一局除三元的局费外，还要对“先生”的跟班打赏；接下来是“吃花酒”，就是宴客时到相好的“先生”院里去办，酒菜都请书寓准备，相好的“先生”侍候来宾，说明彼此情分已深。经过这三道场面，花费近百元后才能“落水”得以与“先生”肌肤相亲，俗话称“借湿铺”。道行深的“先生”，往往是经过了这三局，依然只给嫖客“灌米汤”，为的是吊起他的胃口，让他多破费。沈玉兰便是此中高手，有人花了上千元而借不成湿铺，很为“本家”开妓院的老鸨所赞赏。谁料到她竟然栽到这个姓袁的手里，不但三局没走完就让他“借湿铺”，而且眼见还有倒贴的可能。

进了九月，上等妓院都开始装菊山，就是在院子里用洋蓝纸扎一座假山，购来大量菊花装点其上，花丛中再点置烛台。菊香幽幽，繁花似锦，叶碧如染，烛火闪烁，正是挟妓饮酒的最好氛围，也是妓院大发利市的好时候。客人进院，不拘是否相熟，下人们都跪地叩头，自然赏钱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菊山装好的当天晚上，袁公子进了院中。下人们习惯性地要磕头，妓院“本家”金姑娘说：“你们磕哪门子头，磕了也是白磕，没的赏钱给你们。”

袁公子尴尬地站在欢声笑语的一群人中，进退不得。

“你们都给袁公子磕一个，赏钱他早就托给我了，比别人只多不少！”这时，沈玉兰走过来挎住袁公子的胳膊，从袖管里抽出一张银票，对管理下人的老何说，“这是袁公子的五十两银票，你拿去分给大家。”

金姑娘说："我的姑奶奶，你又何必为他人作嫁衣。我知道这五十两是你的私房，把他卖了也换不来五十两银子。"

"妈妈这话不对，只要袁公子该出的银子一分不少，你就该对他客客气气。"

"真是邪性！"金姑娘一拍大腿说，"从来没在你房里办一桌花酒，从来没叫你出一个局，你倒是贴心贴肺，只怕人家当了驴肝肺。"

"妈妈不能这么说袁公子。"沈玉兰有些赌气地说，"我愿意，何况也没坏了规矩，今晚我还要让袁公子在我屋里借湿铺。"

金姑娘不敢得罪这棵摇钱树，转而奚落袁公子，希望他知趣一点自己消失："袁公子，不是我说你，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帮衬姑娘家，却要死皮赖脸揩姑娘的油，我要是你，一头撞南墙也不在这里丢人现眼。"

袁公子挣脱了沈玉兰的胳膊，指着金姑娘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恁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说罢大踏步向外闯，因为他身矮腿短，步子迈得极为夸张，惹得哄堂大笑。唯有沈玉兰带着哭腔呼喊，希望拦住他，但无济于事。

袁公子气咻咻回到栖身的客店，因为已经欠了两天店钱，只怕遇到老板。结果怕什么来什么，一进门正遇到老板从账房里走出来，满怀希望地问："袁公子，可借到店钱了？"

袁公子硬着头皮充大方道："几个小钱，难道俺会欠你的不成？"

老板立即拉长了脸："小店挣的就是小钱。如果袁公子连这几个小钱也没有，那就卷铺盖走人，小店不侍候了。"

袁公子只好抹下脸皮道："老板再容俺几日，今天没找到故人，明天必定能想到办法。"

老板极不情愿地说道："再一再二不再三，如果明天袁公子还弄不到钱，就别怪小店不近人情了。"

袁公子进了自己的客舍，冷冷清清，又气又愧，好不烦恼。这时对面房客到了廊上大声喊："伙计，有什么好吃的，尽快给我弄几样来。"

伙计顺口报菜名，客人胡乱点了几个。袁公子情不自禁咽下一口唾沫，中午只花了几枚钱买了一只茶叶蛋，灌了一肚子茶水，此时听对面点菜，饿得更厉害了，他也走到廊上说："伙计，有什么吃的随便给俺送房间里来。"

伙计回道："老板吩咐，袁公子要菜，没有。"

"菜没有也罢，给我来碗面条也行。"

"阿拉上海人不吃面条，只吃白米饭。"

"来碗白米饭也行。"

"白米饭也没有。"

袁公子禁不住火起，骂道："真是势利小人。"

伙计不与他计较，哈一哈腰说道："袁公子，您请便。"

对面客人看不过，走到廊上说："伙计，你们也太不像话了，谁都有个手头不便的时候。把我的菜都上两份，拨一份给这位公子。"说罢回了房间。

萍水相逢，一饭相赠，无论如何要过去道声谢。袁公子敲开对面的门，双手抱拳至胸口作揖说："素不相识，劳您破费，实在不好意思。"

对门的房客也是个年轻人，与袁公子年纪相仿，抱拳还礼道："不过一顿饭，不敢劳您感谢。听公子口音好像是河南人，敢问贵姓？"

袁公子拱手道："兄弟姓袁，名世凯，字慰廷，小号容庵。请教兄台台甫？"

对方回答："敝姓阮，梁山阮小七的阮，名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

"哦，是李中堂的小老乡。"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淮军领袖李鸿章家是合肥，因此袁世凯有此说法。

阮忠枢回道："不瞒慰廷兄，本家父兄皆在淮军寻碗饭吃，受李中堂关照，日子还过得下去。"

袁世凯感叹道："李中堂不愧为天下督抚之首，眼界非常人可比，他走到哪里就把洋务办到哪里，天下无出其右者。"

"慰廷兄也对洋务感兴趣？那有得好谈了。"

这时伙计把饭送来了，阮忠枢又说："不必送袁公子屋里了，都摆在这里，我要与袁公子边吃边聊。"

两人对洋务其实都没有认真研究，多是道听途说，阮忠枢因为经常出入淮军大营，对淮军装备的洋枪洋炮多有见识，谈起来头头是道。两人谈得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阮忠枢盯着袁世凯看了老大一会儿才说："兄弟对面相之学略有心得，依我看袁兄绝非碌碌之辈，为什么到了今天这步田地？"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的确是一言难尽，但不妨长话短说。袁世凯两次乡试名落孙山，对科举视为畏途，既然仕途无望，能做生意挣来真金白银也不失为一途。上海华洋杂处，又是长江第一繁华港口，听说给洋人当买办的人都成巨富，因此他到上海投友，不料扑了个空。本来带的川资不多，一盘桓便捉襟见肘了。至于迷恋书寓沈玉兰的事，当然不宜相告。

阮忠枢摇手说道："我不是说袁兄目前的窘境，这算不得什么。袁兄前途极为远大，钻到钱眼里翻跟头可惜了。"

"那有什么办法？兄弟少年无状，玩心不退，荒废了时光。不过，懂事后也曾发奋用功，不瞒阮兄说，我曾看书累到吐血，无奈下场莫论文，两次都是孙山外，如今我对入闱是想也不敢想了。大丈夫难道非要在一张考卷上讨出身？我从小喜欢练武，最心仪的是投笔从戎，于千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只是如今国家承平，已没了父辈们与长毛、捻匪作战在军功上讨出身的机会。"

"不然。"阮忠枢大摇其头，"内乱虽已不足为虑，但外洋入侵却是日甚一日。俄国占着伊犁，左大帅正在虎口讨食；法国人又在打越南的主意，早晚要出乱子；就连东洋的倭寇也不是省油的灯，北面觊觎我属

邦朝鲜，南面又虎视台湾。将来大清必与洋人开战，所以我说军功上讨出身仍然有机会。”

果然见解不一般，听阮忠枢侃侃而谈，袁世凯深为佩服：“真是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按阮兄的说法，从军还是有前途的？”

“当然有前途。袁兄的志向好得很，既然不愿走科举独木桥，又有志投笔从戎，怎么又想到商场上混？”阮忠枢又问。

袁世凯感慨道：“家里人不同意，还逼我下场再试，我是赌气南下的。”

“家里人望子成龙，原也没错。目前要寻前程，还有条捷径，那就是办洋务。李中堂身边那些洋务红人，不少人并非科甲出身，擅长的是办实务，捐个前程照样被委以重任，飞黄腾达。无论是从军或者是去搞洋务，我建议袁兄先要弄个顶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捐一个。头上有个顶戴，办起事来方便，不然一点点去熬资历太费事。尤其像袁兄这样前程远大的人更要有垫脚石，才好站得高行得远。”

阮忠枢为袁世凯分析，有一个七品的底子，如果有提拔的机会，那至少就是从六品或者六品；如果有知府的底子，那就有望弄个道台的顶戴。捐纳的出身也是出身，不必故作清高，不屑一顾。

“受教得很！”袁世凯茅塞顿开道，“前些年一门心思要科场上讨出身，不屑于捐纳，听了阮兄的教导，我倒要好好盘算一番。”

阮忠枢笑道：“袁兄不要一口一个阮兄，实在不敢当，我是咸丰十年十月生，敢问袁兄是哪一年？”

袁世凯回道：“我痴长一岁，是咸丰九年九月生。”

“那我要叫一声袁四哥了。”

“那我就叫声阮二弟了。”

阮忠枢说：“四哥现在动身，回家筹笔银子进京找门路，如果一切顺利，年前能拿得到官凭。”

“说起来惭愧，如今我连店钱都还欠着，哪里有盘缠北上。”袁世凯

说罢长叹了一口气。

阮忠枢笑道："这有何难，我带的川资充裕，匀给四哥就是。"

袁世凯有些尴尬："萍水相逢，怎好向阮二弟伸手？"

"我说过，四哥将来前程不可限量，我今天算是在四哥身上押一宝，将来四哥发达了别忘了拉兄弟一把。"阮忠枢笑着拿出两张银票递给袁世凯。

袁世凯非要写一纸借据，阮忠枢连连摇手："四哥这就见外了，你如果是耍赖的人，写了借据又有何用？如果四哥是一诺千金之人，没有借据又何妨？而且我说过了，我不要四哥还钱，只要四哥将来记得这份交情，别忘了兄弟。"

阮忠枢如此义气，很投袁世凯的脾气。他开门出去，站在廊上大喊伙计加菜、上酒。伙计回应道："袁公子，你连晚饭还是阮公子赏的，要酒要菜容易，请问您老有银子吗？"

袁世凯大骂道："你甭管有没有银子，遇到阮老弟这般投缘的兄弟，就是当掉裤子也要喝一杯。"

这时阮忠枢也走出来吩咐伙计："就按袁四哥说的办，好酒好菜侍候，我要与袁四哥一醉方休，酒菜就记我账上。"

两人重新回到室内，彼此感觉好像是十几年的老友，阮忠枢拱手道："四哥口袋里没有一钱银子，照样不把钱放在眼里，豪爽义气，兄弟实在佩服。"

两人大杯对饮，一直喝到半夜。袁世凯喝多了，是伙计扶回房中。

第二天袁世凯醒来已经十点多了，脑袋发蒙，眼睛发涩，后脑勺还一阵阵疼，想想昨天的经历，恍如梦中。他爬起来去敲对面的门，开门的却是一个中年人，一脸戒备。这时小伙计解释道："袁公子，阮爷已经走了，现在住的是新客人。阮爷临走时把您的欠账都结了，您可是遇到财神了。"

袁世凯非常懊恼，受人资助，连声谢谢也未来得及说。人家起程，也未相送，不但失礼，而且谈兴未尽，不免遗憾。他一个人呆呆地坐

着，口里发干，却连喝茶的心绪也提不起来。

正在百无聊赖，听得院子里小伙计欢天喜地的招呼："啊，沈姑娘，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店里来了？是哪位贵客叫的局？"

沈玉兰说："是住你们这里的袁公子，他在家吧，快领我去见。"

小伙计笑道："袁公子真是撞了大运了，总有贵人扶持。"

袁世凯连忙开门相迎，那一脸的憔悴让沈玉兰大动恻隐，眼圈一红说："我不来你就不去看我了？他们都是势利小人，可我沈玉兰不是，我一颗心全在你身上，你晓不晓得？"

"谁也不怪，只怪我穷途末路。"

"你才不是穷途末路，你的前程远着呢。"沈玉兰坐到袁世凯身边，紧紧抱住他的胳膊，生怕他跑了似的。

"你也这么说，真是奇怪了。"

沈玉兰警惕起来，问："除了我，谁还这么说了？男的还是女的？"

"当然是男的。"袁世凯刮一下她小巧的鼻尖，又努努嘴说，"就是住在对面的一位阮兄弟，自称会相面，说我将来有大富贵。"

"就是嘞！堂子里的人都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只有我把你当个宝。不过窝在我那里，能有什么前程？我今天来，就是想劝你走，回去好好下番功夫，总有金榜题名的时候。"

袁世凯已经打定主意北上，正愁没法跟沈玉兰说，他接过话茬说："我也打算回去，好好为自己的前程做一番打算。"

"你要将来富贵了，会不会把我忘到九霄云外？你要真那么没良心，我就做杜十娘，投到黄浦江里喂鱼。"沈玉兰有些后悔了，她为自己设想的结局悲伤得不行，眼泪说来就来了。

袁世凯的一颗心被她的眼泪湿透了，说："怎么可能，我袁世凯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等我发达了，一定要娶你。"

沈玉兰问："什么是发达了？你要总不发达，我还是要跳黄浦江。"

"兰儿，不要张口就跳黄浦江，我袁世凯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跳江。那你说，怎么才算发达了？"

沈玉兰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说："做官做到道台，就算发达了。"

"这算什么发达，怎么着也要当个巡抚总督。"

沈玉兰不再开玩笑："后年就要秋闱了，你回去好好准备，如果高中举人了，那就算发达了，那时候你就要大轿子来抬我。"

"你放心，就是不中进士，我有了正经前程，稍稍安顿后一定来接你。"

"你走后，我就从堂子里搬出来，买个小院为你守身如玉，只等你来接我。"沈玉兰说着从袖管里摸出一个小包，一方粉红的杭绸小帕子，一层层打开，是一张五百两的银票，还有一支金簪，递给袁世凯说，"我知道你银子都花光了，你做盘缠吧。"

"我没有银子给你，已经心中有愧，无论如何不能再要你的银子。不瞒你说，昨天晚上对面住的阮兄弟，已经给了我北上的盘缠。你一个人不容易，省着点花。"袁世凯帮她重新包起来。

"穷家富路，在家十日好，出门一日难。你多带点银子在身上方便。"

袁世凯却无论如何不肯收。沈玉兰见他态度坚决，就道："这只簪子你要带在身上，时时刻刻不要忘了我。"

袁世凯把簪子收下，小心地放进口袋里。

袁世凯水陆兼程，一个多月后才回到老家河南项城县东南30余里的袁寨。项城属陈州府，东与安徽临泉相接，地势低洼，东南一带尤甚，每年雨季常成泽国，在陈州府算是穷县。袁寨名副其实，是一个规模颇大的堡寨，占地二百余亩，兴建时正处于中原捻军勃兴之时，为防御所需，修得异常坚固。寨墙高三丈余，护城河宽两丈，寨角还建有六座炮楼。寨子里是分东中西三路多重院落，大小房屋二百八十余间，袁氏家族便在寨内聚族而居，在项城也算得上巨室望族。

袁氏一族真正发达并不太久，是在袁世凯爷爷辈上。爷爷袁树三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以“廪贡生”（县学一等生员，由官府供给膳食，简称“廪生”）的资格，被任命为陈留训导兼摄教谕；老三袁凤三捐了个“禹州教谕”实缺；老四袁重三什么功名也没有，但有经营才能，是有名的铁算盘，在家主持家业。最厉害的是袁世凯的二爷爷袁甲三，中进士点翰林，任职礼部时与侍郎曾国藩关系极密。太平军、捻军兴起后，又被工部侍郎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奏调“帮办军务”，从此投笔从戎，屡立战功，官至漕运总督，是从一品的大员。到袁世凯父亲这一辈，仍然算得上声名赫赫，父亲袁保中没有出仕为官，仅以附贡生资格捐过同知，以长房长子的身份主持家务，持家严谨，尤其严禁袁氏子弟干政，在乡间口碑不错；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跟随袁甲三与捻军作战，以军功换来红顶子，官至二品江宁盐法道；他的族叔袁保恒也是中进士点翰林，受到李鸿章、左宗棠的赏识，官至刑部侍郎；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受到李鸿章赏识，半年前以“北洋佐理需才”为由奏调到天津，委办北洋海防营务。袁氏一门，此时已经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四个廪贡生、八个知县以上的官员。

袁保中娶妻刘氏，生长子袁世昌，不久夭折，再生次子袁世敦，刘夫人便撒手归西；袁保中继弦刘氏，生三子袁世廉、四子袁世凯、五子袁世辅、六子袁世彤。袁世凯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而叔叔袁保庆儿子夭折，婶母牛氏奶水充足，自请哺育袁世凯，视他如己出，爱如掌上明珠。袁保庆年过四十，而两子皆先后夭折，又见牛氏对袁世凯非常喜爱，因此与袁保中商量，将袁世凯过继为嗣。袁保庆当时仕途一帆风顺，袁保中又不缺子嗣，因此欣然同意。

六岁的袁世凯便随嗣父一家走出偏僻的项城乡间，先后到济南、扬州、南京生活近十年。嗣父花重金请先生教授袁世凯，无奈他不肯实心用功，又加嗣母溺爱，学业了了。袁世凯倒是对武术颇感兴趣，在南京偷偷拜师学武，练得像模像样。然而在南京的第五个年头，袁保庆感染霍乱病死，卒年四十八岁。年方十五的袁世凯扶柩北上，回到袁寨。失去了靠山也失去了管束的袁世凯呼朋引类，惹是生非。族叔袁保恒回家探亲，发现天资并不坏的他与无赖少年日相征逐，学业荒废，十分可惜，于是就将他带到京中，请师课读，并让袁保龄亲自督促。袁世凯也发奋振作，十分用功，每天都读书到深夜，就是生父去世，两位叔父也未准他回乡。但乡试的结果却给袁世凯一瓢凉水——榜上无名。再次回到北京，袁保恒见袁世凯对读书有所动摇，就考虑为他谋求新出路，让

他一边读书，一边到刑部帮办杂务。袁世凯从小就随养父出入官场，耳濡目染，轻车熟路，办起事情来游刃有余，而且人情练达、机敏周密，深得同事的赞扬。后来河南中州发生大旱，赤地千里，饥民相食，袁保恒奉旨到开封赈灾，把袁世凯带去帮赈。时值隆冬，冰天雪地，袁世凯在风雪中往来驱驰，却不以为苦，所办事项无不井井有条。袁保恒见状叹息道："老四，你有做官天赋，称得上中上美材，如果能有两榜出身，那真是如虎添翼。"

袁世凯回道："八股文章，纸上谈兵，百无一用，我实在没有兴致。"

袁保恒听了训道："老四，你不能任性行事，做官至少要有一榜出身，不然难有大作为。"

叔侄两人倾心相谈，袁世凯答应回京后好好用功。然而，天不遂人愿，未等回京，袁保恒积劳成疾，病死赈灾任上，年仅五十一岁。袁世凯扶柩回老家，秋后二度下场应试，再次名落孙山。他一把火烧掉所有备考书籍，发誓不再科举："大丈夫应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哪能困于笔砚间，自误光阴！"

按照袁保恒生前与袁保龄的建议，此时袁家已经分家。分家的原因是，子侄中赌博、抽鸦片的都有，已有败家的苗头，袁保中、袁保庆都已去世，袁保恒、袁保龄两兄弟可算袁家当家人，两人都在外做官，无精力打理家务，如果在两人手上败亡，实在有愧祖宗。于是将家产分为十二股，保字辈十兄弟每人一股，另一股作为老母养老，再一股作为宗祠祭扫公用。兄弟两人又把属于各自的那一股全献给老母养老。袁保庆只有袁世凯一个嗣子，因此他名下的那一股悉数归于袁世凯名下，其中包括陈州府城里的一处大宅院。这处宅院是袁甲三当年与捻军作战时购下的，当时捻军声势浩大，他担心袁寨不能久存，而陈州府城三面环湖，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因此购买城内闲置的一户院落，作为不时之备。陈州府城商贾云集，店铺栉比，其繁华非项城可比，自童年就在都市生活的袁世凯不愿久居偏僻的项城袁寨，因此立即举家迁居于此，嗣母牛氏及嗣父的两妾也都随迁。

袁世凯一个外来户如何在陈州站住脚是个问题，这难不住他。他备上若干份不菲的礼物，逐一拜访城内头面人物。这一套并不新鲜，许多人在冷眼旁观。接下来，他却一心只与文人墨客交往，出资搞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时常召集他们或在自己花园中赏花饮酒，或

泛舟湖上吟诗作对，极尽文人风流倜傥之雅兴。袁世凯虽然科举不顺，但诗酒唱和应付裕如，何况他久习官场，人情练达，很快就被陈州文人目为领袖，一时名声大噪，就连知府吴重熹亦经常前来聚会，令陈州绅商刮目相看。

诗酒风流是有代价的。不到两年，袁世凯继承的家产几乎挥霍一空。当时他已经娶妻生子，妻子于氏见丈夫花钱如流水，毫无理家打算，难免天天唠叨。而嗣母牛氏、族叔袁保龄仍然督促他用功备考，他不胜其烦，一气之下只身赴沪，打算投身洋人当买办。谁料买办没当成，还要靠别人资助方能还乡。

所谓近乡情怯，不过从上海弄来的一大堆礼物壮了袁世凯的胆子。那都是沪上洋人商店中惠而不费的新鲜玩意，装饰精致的小手镜，有小鸟振翅的八音盒，香气扑鼻的洋胰子，色彩鲜艳的洋手帕，一头红一头蓝的铅笔……在项城都是无从得见，每个兄弟那里都有一包，打发的皆大欢喜。给生母刘氏的一份自然特别丰厚，除了江南的小吃，还有洋人的玻璃糖、洋布花褂、老花镜，把老太太打发得合不拢嘴。袁世凯搬个小矮凳，坐在母亲面前讲上海见闻，让老太太大开眼界。母子促膝谈至深夜，仍然不能尽兴。到了第二天，袁世凯要北上陈州，老太太有些不舍，他便说道："娘，要不我搬你到陈州住几天，也去府城逛逛。"

没想到老太太动了心："也行，我去帮着你娘管教着你，省得你再胡闹。咳，好好一份家产，让你挥霍得只剩个空瓢头。都怪你那边的娘太顺着你，要是我……"

要是老太太在，袁世凯一定不敢那样胡闹。这是袁世凯生母一直的想法，但她又不想过于褒贬，因此把后半句硬咽了回去。

"娘，您也别怪我娘，都怪儿子。其实，您也别怪儿子，房产钱财终究身外之物，本来就是要让人花用的，花得得当，便是物有所值。儿子虽然花了大笔家产，但在陈州何人敢小看您儿子？这就是得。舍得舍得，先舍才能得。您也不必为儿子花出去的钱财心疼了，儿子这次从上海回来，颇有心得，要好好盘算，正正经经做点事情。"

母亲没有不疼儿子的，老太太相信自己儿子总不会错到哪里去。

袁世凯亲自为母亲驾辕，同乘一辆马车北上陈州，当天下午便到了城下。无论城门口的门军还是店铺老板或者公门中人，见了袁世凯无不

热情招呼，有的叫袁公子，有的叫袁少爷，有的叫袁四哥。车里的老太太见状更是乐得不得了——儿子在陈州，果然很吃得开。

袁世凯四年前结婚，儿子袁克定已近两岁，正是牙牙学语之时。祖孙、父子相见，亲热得不得了。

当天晚上听说袁世凯老母亲到了陈州，知府吴重熹打发管家从酒店抬来了两食盒精致菜肴，为老太太接风。老太太一拍大腿说："老四真能为，连知府老爷都送菜来，这可是天大的面子。"

嗣母牛氏也觉得脸上有光："凯儿在陈州，面子那可真是大得很。他去上海后，几乎天天都有人打探何时回来，仿佛少了他，陈州城都不转了。"

袁世凯也笑道："两位母亲可不兴这么夸儿子，让管家传出去就成了陈州人的笑话。"

知府管家与袁世凯也是极为相熟，哈腰道："袁四哥这是哪里话，传出去陈州人也是都夸四哥好人缘，母慈子孝，堪为陈州楷模。"

袁世凯开玩笑说："近朱者赤，连知府的管家也都是一肚子文辞。"

他早就准备了给知府衙门众熟人的礼物，自然也包括这位管家。

第二天一早，陈州首县淮宁县衙文案徐世昌前来看望袁老太太。徐世昌祖上是浙江，后来迁居到天津，幼年时祖父在河南做官，于是举家迁居开封。六岁时父亲去世，家境陷入贫寒。徐母为人刚毅有志气，家教甚严，典当以延师教子，并亲自督课。徐世昌与弟弟徐世光发奋苦读，不负母望。徐世昌十六岁中秀才，当年执教私塾，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就开始辗转多地，充县衙文案。淮宁知县赏识他的文采，尤其是他的一笔书法极具功力，因此聘他总司文案。徐世昌时年二十五岁，青衣布鞋，文雅清秀，他衙门薪水有限，还要补贴家用，因此处处省俭，今天登门只提一包陈州王记点心。

袁世凯接过点心，为老母介绍说："娘，这是大才子徐菊人，在首县衙门里掌文案，俺俩是好兄弟。"

徐世昌给老太太鞠躬道："伯母，侄子一个穷书生，只给您带来一

盒点心，实在不成敬意。”

“看你说的，让你破费真是不好意思。”老太太又亲热地拉住徐世昌的手，仔细打量了一番说，“这孩子不像我那四儿子，你看人家眉清目秀，一瞅就是读书人，将来少不得中进士点翰林。”

徐世昌夸赞道：“伯母，您可不要这么说四弟。我们读的是死书，四弟读的都是活书，有用的书，特别是古今兵书，无人能及。他常说，给他十万精兵，便可横扫天下。”

老太太满脸笑容：“可别听我儿胡吹——不过，他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带着一拨人与人家厮打，比他大的孩子也跟在他屁股后面，乖乖地听招呼。”

袁世凯笑道：“菊人，你别给我娘灌迷魂汤了。快来留幅墨宝，今年是我娘五十整寿。”

笔墨都是现成的，徐世昌略一思索，写的是：“海屋筹添春半百，琼池桃熟岁三千。”拳头大的行书，笔锋凌厉，状如削玉，众人连声称赞。

袁世凯送走徐世昌后，逐一拜访熟人朋友，连忙了三四天。等忙完了，才坐下来和两位母亲商量他的计划。他要先筹一笔银子，到京城捐个前程，然后或者办洋务，或者投军，再做打算。

“儿子，哪里弄银子去，除非把这宅子卖了。”牛氏一听袁世凯又要进京活动，一则是不舍得儿子远行，一则的确是没有银子，心直口快，脱口而出。

袁世凯的生母说：“妹妹，先听老四仔细说说，他到底是如何打算。”

袁世凯就将在客店如何遇到阮忠枢，如何为自己出谋划策说了一遍。袁世凯的二姐袁让首先表态说：“我支持老四的想法，大丈夫就当出门觅前程，窝在家里算什么！老四不愿走科举独木桥，出门做事又不能没有顶戴，最可行的就是捐。”

袁让在袁家是个很特殊的人。她十四岁那年，母亲牛氏病重，她按

照当时最盛行的办法，为母亲割股疗疾。但割了几下只在大腿上割出一道伤痕，她情急之中一咬牙剁下自己的两截手指作药引，扔进药煲中熬药。她的孝行传遍四方，项城知县亲笔题匾褒扬。十六岁她与毛家定亲，没想到还未过门丈夫就去世了。父亲征求她的意见，她咬咬牙说："我生是他毛家的人，死是他毛家的鬼。"结果是抱着牌位入的洞房。独守空房的日子不好过，所以经常回娘家散散心。她与袁世凯年纪差不多，两人一起长大，姐弟情深，对袁世凯的想法无不赞同。袁世凯在嗣父家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真正是生在女儿国。妹妹尚小，大姐已出嫁，所以有事情最愿与二姐袁让商议，自己想捐前程的事，已经向她透露过。

嗣母牛氏问："儿啊，捐个官，那要多少银子？"

袁世凯迟疑着回道："我也说不好，进京见了四叔再说。怎么着，也得有千把两。"

千把两不是小数目，大家都不说话。

袁让把自己腕上的一只手镯退下来，放到桌上说："这只镯子四弟去卖掉好了，算是我的一番心意。"

袁世凯见状连忙推辞："这是爹娘陪送你的嫁妆，怎么能卖掉。二姐快快收回。"

"你不要我就扔到阴沟里。"袁让赌气说完后，拿眼睛去扫屋子的每个人。

嗣母牛氏、两个姨娘都找了一样首饰摆到桌上。袁世凯的生母说："老四，我走得慌张，啥也没带。你放心，我也帮你想想办法。"

看看桌上的首饰也就几百两银子，袁世凯的妻子于氏道："要不，你去和我哥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向他借点。"

于氏的娘家是项城富户，有地千顷，几百两银子算不了什么。袁世凯第二天就骑马去岳丈家，先去与大舅子商量。大舅子对袁世凯两年间败光家产十分不满，认定他是个不成器的东西，连正眼也不瞧他说："你要有万贯家产，去捐个总督巡抚也没人拦着你。自己要是没有，那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没本事，到了北京也没用。"

袁世凯二话不说，连茶也不喝就拨马而回，进门就对妻子说："我要是再登你们于家门，我就不姓袁！"

于氏连忙问原因，袁世凯把马鞭扔到她脚下，连理也不理，钻到屋里生闷气。生母和嗣母都跑过来相问，听说儿子被人如此羞辱，生母也为儿子不平："借有借的说法，不借有不借的说法，哪能这样不近人情？哼，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袁家还没败亡。老四你别急，不用人帮，娘给你想办法。"

牛氏也附和道："就是，千把两银子，咱把屋子里扫扫也扫得出来。"

见两位母亲如此表态，袁世凯反而有些不安了："你们也别急，让儿子再想想办法。"

次日一早，袁世凯出门想办法，生母则打发人去项城请袁世廉到陈州来。袁世廉排行老三，是刘氏亲生的四个儿子中的老大，有事当然要找他商量。

第二天袁世凯正要出门，下人来报，说二爷等兄弟四个都来了。

他们怎么都来了？袁世凯迎出去，二哥袁世敦、三哥袁世廉、五弟袁世辅、六弟袁世彤都站在前院，个个拉长着脸，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

袁世凯忙邀道："哥哥弟弟都来了，快进屋，我让人备饭。"

四个人都不动，老五看看老六，老六时年十五，正是莽撞无忌的年纪，他指着袁世凯说："四哥，你不要装糊涂。怪不得你屁颠颠地把咱娘接到陈州来，原来是为了谋夺她的养老田，亏你做得出！"

这把袁世凯弄糊涂了，他问袁世廉道："三哥，到底怎么回事？昨天你来我连面也没见上你就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昨天老娘把袁世廉叫来，是商量要把她名下的财产变卖，给袁世凯捐官。袁保中分得十二股中的一股财产，临死前交代，家产分成五股，四个儿子各一股，另一股属刘氏养老。袁世凯因为已经出嗣，因此并无他的财产。

老五袁世辅也附和："四哥打得好算盘，把咱娘那份养老田卖了你去换红顶子，然后把老娘推给我们养。"

袁世凯指着老五，气得说不出话。他转脸问袁世廉说："三哥，你最知道我的脾气，你说，我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娘找你来说了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袁世廉说："咱娘也说这事你不知道。可兄弟们不信，都觉得你给娘灌了迷魂汤。"

袁世凯看袁世敦一眼，见他把脸扭到一边，心里就有气。袁世凯兄弟四人与袁世敦同父异母，两人脾气性情相去甚远，互相不对付，便说："两个弟弟都还小，他们信不信全看你们这当哥的怎么说，你们不用说我也知道是谁在拿我当小人。我给你们四个说，娘的养老田我绝对不会让她卖，而且我还告诉你们四个，我虽然是过继了出来，可老娘我还认，将来老娘的老我一样养。"

袁世敦撇嘴说："你拿嘴养！不到两年你把万贯家产都挥霍光了，你到袁寨问问，哪个不说你是个败家子。"

"家产我是花掉了不少，可那不叫败家，跟你也说不明白。我还告诉你二哥，我袁世凯懂花钱，不会做抱着钱匣子睡觉的土财主。我有没有本事，会不会给袁家丢人，咱骑驴看唱本。我在这里事先声明，将来我袁世凯就是穷得光屁股讨饭，也不会讨到二哥门上。"袁世凯又转脸对袁世廉说，"三哥，娘是找你商量的，你去告诉她老人家，她的养老田不能动，真要是卖了银子，我扔到阴沟里也不会用。你们愿吃饭、喝茶，有人侍候，我还有正事要办，没闲工夫陪你们。"说罢，他扔下四兄弟出门走了。

晚上袁世凯回到家，生母便解释道："老四，都是你二哥挑拨离间。"

袁世凯安慰道："娘，你也别怪我二哥，你怎么能把养老田卖掉？儿子为了捐官，把老娘的养老田都要卖掉，这话传出去多难听，还让你儿子怎么见人？"

"四儿，你别狗咬吕洞宾，娘还不是为你着急？"

“您老别急，我已经从知府衙门借到了五百两，还有个朋友愿借我二百两，再加这些首饰，千把两绰绰有余。”

第二天上午，袁世廉赶过来了，拿来二百两银票说：“老四，怪三哥把事弄瞎了，三哥没本事，回去与你三嫂商量，给你凑了二百两，你先拿去用。”

在世字辈兄弟中，袁世凯与三哥最亲近，便说：“三哥，这事怎么能怪你，谁也不怪。银子我已经凑齐了，你就别再费心了。”

“老四，你要不收，是拿三哥见外。”

袁世凯只好收下，并告诉三哥，他明天一早就进京。

袁世凯的族叔袁保龄居住在京师西珠市口北面的两进四合院中。袁世凯怀揣一千二百余两银票找去的时候，袁保龄却不在京，他奉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命，到旅顺去考察船坞工程。因为北洋舰队已经粗具规模，却没有维修码头。尤其是从德国定购的两艘铁甲巨舰，排水量六七千吨，一般码头根本泊不下。朝廷已旨准李鸿章在旅顺建船坞，计划将旅顺打造为固若金汤的军港，供北洋舰队驻泊、维护。婶母告诉袁世凯，大约再过十来天就能回来，让他耐心等几天。

西珠市口北面就是京师最为繁华的大栅栏，商铺栉比，有经营中药的同仁堂，经营布匹绸缎的瑞蚨祥，经营帽子的马聚源，经营布鞋的内联升，经营茶叶的张一元，经营酱菜的六必居，此外还有一品斋、步瀛斋、聚顺和、长乘魁等著名商号。同时又是京师银号集中之地，四大恒等银号炉头不下三十家，京谣说“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恒”，这些行头只可在大栅栏办得齐整。这里不仅商业繁荣，庆乐园、三庆园、广德楼、广和园、同乐园等大戏院也都分布在此，吸引着各色人等麇集于此，饭馆、赌场自然也是异常兴隆。

袁世凯百无聊赖，日日留恋于大栅栏，逛商铺，看戏，豪饮，他本有纨绔习气，何况身上又有千余两银子，因此出手大方，如同阔少。尤其饮食，一般小店还放不下身段，必挑门脸堂皇的。北京的饭庄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叫堂的最大，既可办宴会，又可以唱堂会，店里不仅有桌椅，还有舞台和空场，很是气派。金鱼胡同的隆福堂、东黄城根的聚宝堂、打磨厂的福寿堂、北孝顺胡同的燕喜堂再加大栅栏的衍庆堂，是京中最著名的高档饭庄，袁世凯经常光顾衍庆堂，连店中伙计也与他相熟

了。

这天有拨客人走后，留下来结账的年轻人却发现没带银子，他表示立即回去取，店里伙计不放行，他解下身上的一块汉玉质押，伙计又担心是假货。袁世凯想起自己在上海住店的窘迫，对伙计说："嗨，你这伙计真是不通情理，谁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他的账我会了。"

小伙计这才喜笑颜开放年轻人走，年轻人对袁世凯拱手说："大哥，您稍等，我立马取银子来还您。"

袁世凯挥挥手说："不到十两银子，小事一桩。"

袁世凯吃罢饭要走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回来了，把银子当面还给袁世凯后又说："多谢大哥救我出窘境，大哥的义气令小弟佩服，小弟想请大哥喝杯洋咖啡，请大哥赏脸。"

小伙子是讲信义的人，袁世凯也乐于结交，于是两人去洋人开的咖啡店喝咖啡。小伙子姓倪，字惠良，是聚源银号的外街伙计，负责大栅栏一带揽储事宜，因为刚接手，正在打天下，希望广交朋友。三谈两谈，袁世凯便把自己捐官的事情说了出来。

倪惠良出主意道："袁四哥，这点银子只能捐个从九品的小官，意思不大，以四哥的作为，至少应该捐个七品才能用得上。"

袁世凯笑了笑说："我就这点银子，捐七品，那得多少银子？"

"不瞒四哥说，我二叔在吏部办差，捐官的事情他最门清。我最近听他说，年前因为安徽赈灾，要送出一批官帽，现银交易，只要官价的六成。七品的顶戴，本来三千多两，现在有两千两足够。"

倪惠良说起吏部的事情，事无巨细，无所不知。袁世凯动了心，但无奈银子不足。

"四哥不用愁，我有条路子钱来得快，就看四哥有无胆量。俗话说，科运不佳赌运必旺，四哥两次下场皆不顺，老天必给四哥一个公道，到赌场一试或许财运亨通。"倪惠良告诉袁世凯，他自己并不赌，但极信赌运，他的表哥就是科场不顺，但下赌场连赢三天，靠赚来的银子捐了个八品顶戴，"反正四哥也没事，只当到赌桌上打发时光，押多

押少全凭四哥自主，以四哥的定力自然不会滥赌，也就不会大赔。如果手气好，三两天就可以赢来千把两银子，九品顶戴成了七品，想想美不美？”

袁世凯被说动了，问倪惠良哪家赌场人气旺。倪惠良连连摇手说：“四哥不必着急，我今天晚上先到舅舅家里去问问，安徽捐官的事还办不办，问准了再下场不迟。”

第二天，袁世凯如约到羊肉胡同找倪惠良舅舅寓所，果然找到一处四合院，挂着“申寓”的匾额。他敲门，一个下人应门说一声“稍等”就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倪公子有请。”

说话间，倪惠良已经迎出来了，拉着袁世凯的手进了前院，到东厢坐下，下人送来茶水，端来一碟瓜子。倪惠良说：“我舅舅去部里了，他说安徽捐赈已经停办，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就是在手续上倒填日期，这就需要多费周折，要打点，需多花一百两。”

袁世凯说：“一百两就一百两。”

倪惠良笑了笑说：“四哥，我倒有些犹豫了，昨夜想了一宿，觉得捐个七品很值得，但靠赌场来钱，毕竟不是正道，如果四哥定力不够，赔了本，我们兄弟如何相见？四哥不如再回家一趟，想办法弄齐两千两再回来，快点办还来得及。”

“不瞒倪兄说，就这一千多两已经费了许多周折，回家再弄银子，无论如何行不通了。放心，我从十来岁就上赌桌，向来是赢多输少。”

见袁世凯态度坚决，两人一同出门，由倪惠良带到一家宝局。进了大厅，黑压压全是人。稍等平心细看，袁世凯很快弄明白，是一桌宝，两桌牌九。这时一个大胖子过来了，穿一件油光闪亮的缎子夹袄，指头上是一枚硕大的金戒，胸前挂一根小手指粗的表链，向倪惠良拱拱手说：“倪少爷有空来玩一局？”

倪惠良拱手道：“金爷，这是我铁哥们，袁四哥，他来京公干，今天闲暇无事，过来消磨时间。你照应一下，四哥下场还是在一边看热闹，一切由他。要是手痒下了场，你可帮着参谋，别让玩成了烂局，小赌怡情，大赌败家，你比谁都清楚，可不能枉我们朋友一场。”

金爷吩咐人给袁世凯端来一杯热茶，袁世凯对宝局不感兴趣，去看推牌九。金爷又让人搬来一个小方凳，让他坐在一边看。推庄的是个瘦得皮包骨头的中年人，眼窝深陷，颧骨高耸，有点白天见鬼的感觉。他面前堆着一堆银票、银圆和碎银，大声喊："快押，快押，别预磨。"

袁世凯对牌九门清，十几岁时就经常偷偷下场，看了两把觉得下门不错，凭自己的经验小赢一把问题不大。于是从怀里摸出一百两银票往下门一丢说："光看没意思，我也上一手。"

果然如袁世凯所料，半天工夫已经赢了二百两。他雄心大起，把一张二百两的押了上去，结果连输几把，弄得他赌火大起。每当他接近翻本打算翻本后立即收手时，必定连输三注，欲罢不能，只有咬牙继续往里扔银票。这样到了晚上，怀里的一千多两银子尽数输光。

出了赌局，袁世凯悔恨得连扇自己几个巴掌。但愿赌服输，都怪自己定力不足，也怪自己贪心不足，非要巴结七品，结果如今连九品的银子也没了。他忽然觉得事情有些凑巧，后背不禁直冒冷汗。第二天一早，他跑到聚源银号一问，根本没有姓倪的外街伙计，前台的挡手说："我们银号根本就没什么外街伙计，全是客人自来存取。"

袁世凯再跑到羊肉胡同，结果四合院还在，门外挂的"申寓"牌子却没了。再敲门，应门的伙计是个憨厚的中年人，一脸茫然地说："这里不是申寓。原来东厢是租给一个姓陈的年轻人，昨天下午已经搬走了，本来说好租期一年，结果才租了不到一个月。"

完了完了，自己被人算计了。袁世凯想姓倪的是和赌局合起伙来算计自己，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去赌局找他们。等他气冲冲到了赌局，金老板迎出来说："袁公子，你可来了，快还钱吧。"

袁世凯惊道："还什么钱？我哪里欠你钱了，是你们合起伙来骗我的钱。"

金老板拿出一张借据说："这是倪少爷打的欠条，说他急用二百两银子，一会儿就托你送过来。"

"好无道理，我现在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给你送什么银子？"

金老板质问道："你们不是铁哥们吗？我是冲着你们熟才借给他，

他跑了，你还。不然我就报官，明明是你们唱双簧骗我。”

金老板逼袁世凯还钱，袁世凯怪金老板与倪惠良合伙骗他，一时争执不下。这时有人过来劝说：“我看你们两个都被骗了，你们赶紧报官。”

金爷打发人去报官，袁世凯觉得丢不起人，无论如何不肯报，费了好多口舌，金爷才放他走。一边走一边想，分明就是金倪两人做的局，偏偏没有证据。但说到底还是怪自己上赌桌，不然无论他们的骗局多么完美，自己口袋里的银子也到不了骗子手里。走到胡同口，他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头，把手按到墙上，狠狠心要砸掉自己的两根手指头，挥砖头的手却被人抓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族叔袁保龄家里的下人老何。

老何问道：“四少爷，你这是要干吗？又是为哪桩？”

袁世凯强忍着眼里的泪说：“我被人骗了，我恨不得砸掉自己的手指头。”

“京中最不缺的就是骗子，一不小心就上当。四少爷别懊恼，懊恼也没用。今天晚上老爷就回来了，这不夫人让我出去买菜。你快回家吧，别犯傻。被骗子骗了就够倒霉了，你再砸伤自己，这更不合算。”老何劝住了袁世凯。

袁世凯一边往袁保龄家里走一边想，看来瞒是瞒不住了，但无论如何不能说自己上了赌桌，族叔最恨的就是赌，以后自己在袁家还怎么混？

到了晚上吃罢饭，袁世凯这才说：“四叔，我本来是来捐官的，结果让人把银子都骗走了。”

“怎么回事？”袁保龄说，“京中各种骗局层出不穷，小则骗吃喝，大则骗房产，最多的是骗赌，你中的是哪一道？”

袁世凯把受骗的经过说一遍，唯一自己下赌场那段略了，说人家让他交银子，第二天去拿官凭，结果去的时候已经人去屋空。

袁保龄叹道：“真是该有一劫！你还捐什么七品，你三叔还活着时就为你捐了从七品，没告诉你，是想让你继续下番苦功，从科场上讨出

身。”

原来，当年袁世凯帮着袁保恒到河南办赈，很吃了一番苦，而且办事井井有条。袁保恒很满意，写信给袁保龄在吏部给袁世凯捐了中书科中书，并嘱咐他暂时不要告诉袁世凯，等他参加乡试后再说。第二次乡试袁世凯名落孙山，袁保龄还不死心，希望袁世凯再苦读三年，再下科场。

袁世凯听说三叔已经悄悄给自己捐了从七品官，又激动又羞愧：“我对不住三叔。”

袁保龄说：“老四，咱袁家世字辈里就你最聪明，我和你三叔原指望你中进士点翰林，给袁家门楣再增光，所以一直逼着你苦读。如今你也是当爹的人了，一切你自己拿主意，你要是还愿读书上进，四叔给你请老师。你要是实在无意科举，咱爷俩再商量出路。”

“四叔，我不是读书的料，您老明鉴。我的志向是学二爷爷、三叔他们，投笔从戎，做当代的班超。这些年我在兵书上下了一番功夫，不是夸口，给我十万人马，定能横扫天下。”

“老四，不要动不动就夸海口。横扫天下岂是那么容易，再说，现在天下太平，你往哪里横扫？”袁保龄毫不客气地批评袁世凯，“读几本兵书未必就能带兵。你二爷爷和三叔，那都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功名，哪里是看了几本兵书就能博来军功？你喜欢带兵我也知道，你偷偷看兵书的事我和你三叔都明镜似的。可是，带兵打仗毕竟是拿着命在拼，一仗打好了，立功换顶戴，可打不好，那就是要老命的事。四叔不赞同你带兵。”

袁世凯退而求其次道：“侄子总要干点正经事情。要不四叔给我想想办法，让我去办洋务。”

“办洋务不失为一条正道。天下洋务汇于北洋，可是四叔刚进北洋幕，人微言轻不说，也要避嫌，我没法推荐。”袁保龄想了一会儿说，“我找找周兰溪吧，他是李中堂最信赖的幕师，打李中堂带兵到上海就效力跟前。我们两个关系还行，让他写封八行应当没有问题。”

袁世凯一听能到名声赫赫的李鸿章麾下办洋务，十分兴奋：“四叔放心，我一定给您长脸。”

袁保龄说："北洋幕中人才济济，你恐怕要耐住心性，苦熬几年，等弄出点名堂，才有出头之日。"

因为临近年关，袁保龄年后又准备搬到天津，因此让袁世凯先回家过年，年后先来北京，帮他搬家到天津，然后再入北洋幕。

"四叔，京城毕竟天子脚下，你搬到天津去，远离京城，好吗？"袁世凯这样问袁保龄。

"岂止搬到天津，李中堂委我的差使是筹建旅顺大船坞，等旅顺就绪，我恐怕要常驻。京中虽好，可冠盖云集，出头也不易。我到北洋帮办海防，要是干出点名堂，顶戴换得也许更快，何况咱们袁家向来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你二爷爷最后做到漕运总督一品大员，可数次受奸人攻讦，一生起起落落。他和捻匪作战，积劳成疾，在陈州家中养病时捻匪两次围攻，你二爷爷就在病榻上向守卫陈州的将吏传授破敌方法，结果陈州固若金汤，你二爷爷却心力交瘁，不满五十八岁就去世了。你三叔更不用说，你跟着他在河南赈灾，他是怎么样昼夜操劳你最清楚，可以说是办赈活活累死的。我说这些，是要告诉你，男人要做官，可也要做事。皇亲国戚、天潢贵胄天生富贵，不做事高官照做，我们这些人只有靠做事换顶戴，机遇好换红顶子，机遇不佳费力不讨好也没处诉冤，也不必戚戚。"

袁世凯回道："侄子明白四叔的教诲，将来无论做什么，一定好好用心。"

第二章　北洋幕望而生畏　庆军营如鱼得水

袁世凯拿到周馥的推荐信时已是阴历二月底，等帮着族叔袁保龄收拾完家当，他才到直隶总督署去拜见李鸿章。

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署在保定，但北洋大臣的公署却在天津。因为洋人进京，多是乘轮船先到天津，再转陆路或者乘小船走运河到通州。无论水陆，天津都是必经之地。当时朝中官员多视与洋人交往为奸人，而且善于应付洋人的人实在太少，就尽量把外交推给李鸿章，朝廷设立北洋大臣时就定制驻天津，每年天津封冻后到来春开冻前洋务事少，李鸿章才可移驻保定总督府。但后来洋务事情日多，多半年份根本不能回保定，因此天津的北洋大臣衙署便成了第二个总督

署。

总督被称为大帅，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声势赫赫，何况又是天下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衙门自然关防严密，有门军执洋枪站岗，又有门役四五人对陌生人严加盘查。

袁世凯从小在嗣父衙门里混，知道规矩，包了四两银子的一个门包，连同自己的名帖递给门政道："我是河南项城袁世凯，有一封周道台的亲笔，今天来拜见中堂，请大哥务必周全。"

门政看在四两银子的分上还算客气："袁公子，您的名帖我立马送进去，您就在这里稍坐。中堂今天见客多，一时半会见不上，您进里面也是枯坐，不如在这大门上看看车来马往好消遣，等快见您时我一准提前请您进去候着。"

袁世凯只好在门房里坐下来，这一等就是半个多时辰。大门里的人进进出出未曾间断，却一直没有传他的消息。他又拿出二两银子去拜托门政，门政还算忠厚："袁公子，不是银子的事，您给的已经不少了。中堂大人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还要管与洋人交涉，天天忙得不可开交。今天听说要见法兰西、英吉利驻华公使和花旗国的驻天津领事，还要见大沽口的守将，还有两位候补道新委了差使来听吩咐，今天上午能不能见您实在说不准。我让您在门房等，实在是为了您方便。如果您要无聊，不妨到前面逛逛，如果您实在不放心，我可现在把您领进去。"

"那就拜托大哥带我进去吧。"

门政对一个年轻的门役说："你，把袁公子带到胡大人那里去。"

袁世凯跟着门役绕过大堂，进了二堂所在的院子，被引到西厢房中。里面坐着五六个人，有文有武，最低的一个文官补子上绣的是白鹇，显然是五品官。胡大人专责招待客人，指挥着两个人忙前忙后。门役向他介绍袁世凯的情况，他不耐烦地摇手："我知道了，名帖我早就收下了。来呀，给袁公子奉茶！"

奉茶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瘦高个，提着一把茶壶给众人续水，忙得满头大汗，对胡大人的吩咐没及时应。胡大人不高兴了，问道："怎么着，我说话不管用了？"

奉茶的赔着笑脸说："胡大人，哪能啊？你看这边有五六位大人，东边还有两位洋人，都是我奉茶，实在有点忙不过来。"

"怎么着，要不你坐着，把壶给我我去续水？"

"岂敢岂敢。"

"不敢就好。我跟你说，不要以为你捐了个六品的顶戴就觉得是个官了。俗话说，相府丫头七品官，在北洋衙署里，六品的顶戴一抓一大把。你好好巴结差使就是，不长眼，干多少年也是枉然。"

奉茶的小心应和道："那是那是，总要胡大人多栽培。"

"我栽培没用，总要自己长出息才是。"

袁世凯对这位有意炫耀的胡大人很反感，奉茶的显然窝了一肚子火，但还不得不赔着笑脸。二堂里一会儿传来"中堂大人请喝茶！"这是送客的表示，一会儿就有官员走出来。但送走了三五位，屋子里还有两人在等，看看几上的西洋钟已指向十二点，袁世凯被召见的可能微乎其微了，他对胡大人说："胡大人，如果上午中堂大人没空，我下午再来。"

胡大人漫不经心回道："嗯，您请便。下午您也不必太早，一时也见不上。"

袁世凯出了门，招了一辆东洋鬼子产的黄包车，拉着他去袁保龄的寓所，一路上满脑子全是那个六品差役的苦笑。北洋衙门人才济济，果然名不虚传，捐了六品顶戴尚且如此委屈，自己这从七品的顶戴又当如何？听说北洋幕中不缺举人进士，自己一个秀才功名在北洋又有多大前途？虽然有周道台的一封推荐信，但这封信不过是块敲门砖，一进衙门深似海，自己何时能有出头之日？这样一想，满怀的热情散发殆尽，看来得另谋出路。这样一路想着，到家时已经打定了主意。

袁保龄到了晚上才回到寓所，问袁世凯被委了什么差使。

"四叔，我没见到李中堂。"袁世凯如实回答。

"怎么回事，只要是周道台荐的人，李中堂是必定见一面的。"袁保龄说。

“我改主意了，不想去北洋衙门，还是想投军。”

袁世凯把会见的情形以及自己的感触说了一遍，最后对袁保龄说：“四叔，人要有自知之明，更要面对现实。侄儿自知不是科举的料，所以不在八股上下功夫，这才找四叔谋一条出路。可是今天仔细想想，北洋这碗饭侄儿也吃不了。侄儿只是个从七品芝麻顶戴，在北洋红顶子一抓一大把的衙门里何时混出头？侄儿要是遇到一位像胡大人那样的上司，侄儿的脾气您也知道，真憋不住与他动了手，不是连周道台的面子也给丢尽了吗？侄儿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脾性，宁愿上小庙里当大和尚，不在北洋这座大庙里当小和尚。”

“老四，那你想去哪座小庙里？”

“四叔不是说吴世叔已经到登州驻防，而且还问起过我吗？侄儿想投到他营中谋份差使，以遂我投笔从戎的夙愿。”

袁世凯说的吴世叔名吴长庆（1829—1884年），字筱轩，号延陵，安徽庐江县人。他的父亲吴廷香是地方名绅，文章名气很大。太平军进攻安徽后，他被庐江父老推举出来办团练自保，屡胜太平军。咸丰四年，太平军重兵围困庐江城，誓言要活捉吴氏父子。当时庐江南面的安庆、北面的庐州、东面的巢湖、西面的六安已经全部被太平军占领，能指望得上的官军是庐江以北六百里外的宿州。当时驻守宿州的是袁世凯的叔祖、都察院左都御史袁甲三，安徽的三路官军以他的部众最具战斗力，他已经扫平皖北，正计划收复庐州（合肥）。吴长庆奉父亲之命突出重围，绕道到宿州向袁甲三请援。袁、吴两军本来交情不错，但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认为长途救援根本来不及，反而易中太平军围城打援之计；而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则认为地方士绅举办团练不易，而且吴氏父子的庐江团练以敢战闻名，必须全力救援。救与不救袁甲三拿不定主意，犹豫间庐江城破，吴廷香战死。吴长庆从此与袁保恒势如水火，而对主张救援的袁保庆则十分感激，两人因此还结拜为异姓兄弟。

吴长庆接统父亲所部，并不断扩军，等李鸿章招募淮军的时候，他便率军投奔，正式组建为淮军庆字营。后来随李鸿章赴上海，战常州，取苏州，太平军战败后又北上与捻军作战，战功赫赫，之后一直驻军江苏。袁保庆调任江淮盐运使后驻在南京，驻军扬州的吴长庆时常过江看望，两家交往极密。袁保庆病死后，吴长庆和刘铭传亲自到南京主持丧事，并且护送灵柩过长江，又派亲兵十几人帮着袁世凯扶柩回乡。

一年多前吴长庆实授浙江提督，进京陛见后，又改授广东水师提督，还未赴任，因为法国在越南闹腾得厉害，而且声言要派军舰北上，东南沿海顿时紧张起来。朝廷再令吴长庆率部六营进驻山东登州，并节制山东四镇绿营。年前他到天津给李鸿章拜年，见到袁保龄时还问起袁世凯，说如果袁世凯愿意，可到他营中，他一定好好关照。

“吴世叔对我们一家可以说仁至义尽，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投奔他必定能得到关照，比在北洋衙门里更容易出头。就是我刚才说的，庙虽小，但容易当大和尚。”

“你吴世叔对你爹和你那真是没的说。他是淮军中有名的儒将，口碑很好，你去他那里，当然没什么不放心的。可是……四儿，世字辈里，你是最聪明的，我和你三叔向你爹夸过口，要下决心帮你考中进士，为咱袁家增光。你三叔病重时还来信嘱咐，一定督责你用功。如今你投了军，我怎么向你爹和你三叔交代？”话说至此，袁保龄黯然神伤。

袁世凯安慰说：“四叔，您不必难过。我爹和三叔在天有灵，也不会怪四叔，要怪，只会怪侄儿不是科举的料。再说，侄儿喜欢从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侄儿将来从军功上混出个前程，一样可以光耀门楣。叔祖爷、三叔、我爹都是军功挣出的前程，我也算得上是将门之后，靠军功博前程，也算是子承父业，又遂了侄儿的夙愿，四叔该高兴才是。”

听了这话，袁保龄又问：“要不，你跟我去旅顺建船坞如何？”

袁世凯连连摇手：“我知道四叔是挂心我，希望带在身边。可是，真跟着四叔，四叔不想亏了我，也会被逼着亏我。为什么？因为咱是至亲，即便我因功受赏，别人也会闲话四叔是因私废公。我如果出点错，便不可原谅，会引众人群起而攻之。为什么？因为我是您的亲侄子。所以，我在四叔的翅膀下反而不易出头。”

“你说得也有道理。”袁保龄想了想，一跺脚道，“罢罢，你愿从军就去找你吴世叔吧。”

袁世凯请袁保龄先向吴长庆写封信，说明他有意投奔，然后又买轮船招商局的船票，计划乘轮船到烟台，再从烟台去登州。

袁世凯投军之前回家一趟，众人自然都反对，但拗不过他。倒是袁

家一个佃户的儿子叫赵国贤的，比袁世凯小一岁，打小跟在他屁股后，愿听《杨家将》《岳飞传》等故事，吹嘘自己将来一定当大将军。他十分支持袁世凯的主意，并央求袁世凯带他同去。家人觉得多个人照应也不错，就同意两人同奔烟台。

登州府驻地蓬莱县，因为这里是日本、朝鲜航海入中国的要道，因此明代专设卫所，重兵驻守，洪武九年还专设水城，抗倭名将戚继光就曾经驻守蓬莱，训练戚家军，到清代依然视为军事重镇。吴长庆率部驻守登州，提出了一个山东沿海整体防卫计划，但因为朝廷正在紧锣密鼓为北洋水师筹建驻泊之地，无暇他顾，只能束之高阁。而且法国要入侵沿海只听雷响未见雨到，朝廷对山东的海防依然未能重视。吴长庆名为镇守，与赋闲也差不多。好在他有儒将之称，无事可以读史书，耐得住清闲。不但他本人爱读书，而且爱惜人才，延揽大批文士入职军幕，帮助他处理文案，策划治军，闲时则谈天说地。这天他打发亲兵去请张先生和朱先生，有事情商议。

张先生是江苏南通人张謇，字季直，号嗇庵，十六岁就中秀才，有神童之誉，但中秀才后科运不佳，四次乡试依然不第。加以家中贫寒，大有难以为继之虑。吴长庆驻军江苏浦口时，听到张謇的文名，邀他入幕，专门给他筑室让他清静读书备考，只有重要文书才烦他起草。调驻登州后，张謇也跟着过来了。朱先生叫朱铭盘，字曼君，江苏泰兴人，也是早有文名，而且书法甚为著名，特别是魏体气魄雄浑，功力深厚。他与张謇相似，科运不佳，与张謇同时入吴长庆营中备考。两人年纪相仿，张謇时年二十九，朱铭盘比他小一岁。吴长庆时年五十一，论年龄是两人叔辈，但对他们却极其客气。

两人到后，他扬扬手里的信道："季直，曼君，我给你们说过的世侄袁世凯很快就到了，今天有事相托。"

吴袁两家的渊源，两人都听吴长庆讲过。张謇赞叹道："筱帅是极重情义的人，如今再对袁公子加意提携、栽培，袁中议泉下有知，必当感激不尽。"

"袁中议"就是指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他病逝后朝廷予谥"中议"。

"我们兄弟两人的情分，不必谈感激不感激了。至于世凯来投我，也谈不到栽培和提携，袁子久给我来信，还是希望能劝说世凯备考，今天请两位来就为此事。我想请两位偏劳，课读世凯。"吴长庆说。

张謇回道："筱帅的吩咐当然不能推托，只怕我们才疏学浅，误人子弟。"

朱铭盘也道："是啊吴公，我和季直也都是屡试不第，以秀才课读秀才，恐怕说不过去。"

"此言差矣！俗话说下场莫论文，学问好才气高，未必能够高中；高中的人，也未必比落榜者高明。我郑重相托，自然是相信两位。你们放心，世凯拜两位为师，我一定结结实实交代他虚心就教，断然不会让两位为难。"

吴长庆的话说到这分上，两人不再推托。张謇对朱铭盘说道："人赞朱兄五言善学太白，七律亦有奇气，韵诗、策论非朱兄莫属了。"

"好！"朱铭盘痛快地说道，"那八股这份重任就交给季直兄。"

吴长庆大声道："好，两位既然欣然应允，那等世凯一到，就立即拜师。"

"不可，千万不可。"两个人异口同声拒绝。他们可以答应帮助袁世凯，但正经拜师却不敢答应。

吴长庆也就不再坚持："虽然不必正式拜师，但要以师礼相待，这一点我必须交代清楚。"

第二天下午，袁世凯就到了。见了吴长庆跪下就磕头，吴长庆笑呵呵道："世侄请起，不必如此。"然后询问路上情况，又问他家中情况，这才说，"我本来早就有意让你到营中来读书，可刚到山东千头万绪，这一忙就是一年多。现在你来也不晚，还有一年多才大比，好好用功，一年多的工夫足以大见成效。"

袁世凯听吴长庆的意思是让他继续读书备考，这并非他的本意，可吴长庆毕竟不是自己的族叔可比，不能驳了他的面子。只听吴长庆有几分得意地说道："世侄，不是我夸口，庆军虽是军营，可文人雅士云集，请他们来课读，比你在家中用功要强得多。我已经给你挑了两位老师，他们马上就到。虽然不必正式拜师，但还是要以师礼相待。"

吴长庆已经打发亲兵去请张謇和朱铭盘。等人的工夫，他向袁世凯

介绍张、朱二人。袁世凯急得心乱如麻，根本听不进去，只知道两人学富五车，是江南五大才子之二。

说话间张謇、朱铭盘就到了，吴长庆介绍，袁世凯拱手过眉："世叔说两位都是江南才子，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世凯愚钝，以后要劳两位老师费心了。"

张謇和朱盘铭都拱手还礼，张謇说："筱帅吩咐，我们两人不敢推辞。可要说当慰廷老弟的老师，实在不敢当。我们两人也要备考，咱们三人互相学习，共同研磨。"

朱盘铭说话更直接："是啊，我们也是穷秀才，也不比慰廷老弟高明多少，只是痴长八九岁，多下了几次科场而已，老弟只要不怪我俩误人子弟就好！"

袁世凯连忙回道："岂敢岂敢，弟子一定虚心就教。"

吴长庆补充道："虽然没行拜师礼，可师徒名分已定，世凯一定要尊重两位老师。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你们两位要抹得下脸皮来，但凡世凯有不对处，无论是学业上的还是为人处事方面，你们一定要及时纠正，不可碍于我的脸面，不闻不问。"

张謇笑道："慰廷刚到，风尘仆仆，读书的事情过两天再说不迟。"

"好，就让世凯休息一两天，先熟悉一下军营情况。我打算把世凯的住处安在你们两位的西边，也方便他请教。"吴长庆又吩咐身边的亲兵说，"你们先把世凯的行李搬到他的住处。"

张謇、朱铭盘告辞，吴长庆对袁世凯道："你在军营里一门心思读书就是，什么事情也不必你费心。我每月给你十两银子零用，此外吃、穿等用项也都由营务处报销。至于赵国贤，安排到亲兵营中当个大头兵。"

袁世凯垂头丧气回到住处，军营不同地方，一切都简朴、粗壮。他屋里除了一张行军床，一个脸盘架，一套粗笨的桌椅，此外几无长物。接下来的一天，他带着赵国贤围着军营转了一圈，又到蓬莱阁、水城游玩半天，郁闷的心情依然无法排解。

第三天上午，张謇约上朱铭盘到袁世凯住处来。袁世凯正在院子里蹲马步，一头毛汗，看见两位老师同时到来，连忙拱手相迎。张謇有些惊讶："慰廷喜欢练武？你先洗把脸，咱们屋里说话。"

两位老师进屋，见袁世凯桌上光溜溜的，一本书也没有，笔墨纸砚倒是摆好了。

朱铭盘问："慰廷，你的应试书籍没有带来？"

袁世凯不好意思地说道："不瞒两位老师说，第二次乡试落第，我一怒之下把应试的书籍资料一把火烧掉了。"

"慰廷好大的脾气，你才落第两次算得了什么，我和老朱都落第四五次了。书不是问题，到时候给你凑一套就是。我和老朱商量一下，咱们每十天出一次题，你用六七天时间写完，我和老朱用一两天看完，然后分头和你说稿，你在此基础上再改一遍，你看这样是否合适？"张謇说出了想法。

"一切听两位老师安排。"

张謇临走时留下一张纸，上面是两人布置的题目。袁世凯一想到此后就天天消磨在笔墨间，心里直发毛。到了下午，张謇打发一个亲兵抱来一大摞书，全是应试备考的书籍资料。袁世凯让亲兵摆在案头，他懒得去翻，皱着眉头，一晚上没写出几行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了第七天勉强交了稿。

张謇看了半天，看得心头冒火。他到了朱铭盘屋里，见朱铭盘也在埋头看稿，问道："曼君，你也正在看，慰廷的策论怎么样？"

朱铭盘笑了笑道："还行。"

张謇拿过去看了不及一半，便反问："这就算还行？"

朱铭盘又笑道："巨室子弟，声色犬马，有几个愿读书的？不像你我这种穷光蛋，只有孜孜苦读一条路可走。能写到这样，也算不错了。"

"这不是真心话。二十岁的人了，怎么才这种水平？你这策论还勉强成篇，我那几篇八股文，简直是一团茅草，无从下笔，无从删减，改

也没法改。”

朱铭盘笑笑说：“给别人改文章，是要费功夫挑毛病；给慰廷改文章，怕是要下功夫找几句来圈点了。”

张謇一诧道：“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改文章专找可圈可点之处，那还能长进吗？”

朱铭盘这才正色道：“长不长进，光我们着急也没用。咱们受筱公所托，尽心尽力良心上过得去就是了，如果把他批得一文不值，他拍了桌子不学了那该如何？慰廷的脾气，依我看也是吃软不吃硬的人。”

“早晚得寻机会和筱公说一下他宝贝侄子的真实水平，别让他以为我们把千里驹教成了驽马。”

无论写还是改，对彼此来说都是一件苦差使。袁世凯被重新逼到案前，不必说是苦不堪言。而两位老师为他修改文章，更是要硬着头皮才能坚持下来。

这天张、朱两人又凑到一起叹息，张謇叹道：“曼君，实在不行咱向筱帅摊牌，这样的弟子，真是朽木难雕。”

“我看他志不在此。我观察了一下，他每天早晨都跑到蓬莱阁，在上面练拳半个时辰，真是风雨无阻；下午又要骑马，他马术好得很，据筱帅说，他十二岁时就能驯服烈马。他有一条好处，很善与人交往。他来这个把月，已经和营哨官们混得很熟，有些人我们都叫不上名来，他却张口就来，你说奇不奇怪？”

张謇愣道：“这有什么用？准备下场应试却又不肯在制艺上下功夫，这不是让我们这当老师的为难吗？”

朱铭盘直向他使眼色，原来袁世凯过来了。他进门向两人拱手道：“张老师也在，学生来听朱老师的点评。”

朱铭盘从抽屉里取出稿子来，上面画了不少圈，对袁世凯说：“这次的策论，比前几次都好。”

正在解说，亲兵跑来叫道：“张先生、朱先生，大帅有请。”

朱铭盘把稿子递给袁世凯道："慰廷，你回去稍等，我回来后再请你过来如何？"

袁世凯看看他乱糟糟的屋子道："老师，我帮你整理一下房间如何？"

"天天就是这副样子，你整理了还是要乱，不如不整理。"

"两位老师走吧，这里交给我了。"

朱铭盘去了一个时辰才回来，他几乎不认识自己的住处了。院子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屋子里几乎变了个样。案头和书橱的书籍、公文都已重新整理，分门别类，尤其是文稿，不但分了类，而且全部按时间先后归并。这时袁世凯又回到院子里，指挥着赵国贤和两个亲兵搬来两棵盆景，三盆花道："朱老师，这是我前几天从蓬莱阁下的鬼市上买的，给你放到院子里，你休息的时候就看看盆景，顺便就把花浇了，这样可以换换脑筋，一举两得。张老师那里，我也送去了几盆。"

朱铭盘很满意："慰廷真是有心人，谢了。不过我屋里你收拾得太整齐，反而什么东西也找不到了。"

袁世凯笑道："以后朱老师无论什么东西，都放到相应位置，不出一个月，您就习惯了。"

天越来越热了，虽然海边凉爽，但海风吹来，带着咸涩的潮气，袁世凯反而有些不适应。又加新布置的题目无从着手，又急，又热，又苦闷，结果就病倒了。张、朱两位听说学生病倒了，吃过晚饭一起过来探视。袁世凯勉强坐起来，愁眉苦脸，无精打采。张謇说道："我看你每天都用凉水洗澡，天热了，出一身汗，冷水一激，痛快倒痛快，却容易激出毛病来。"

袁世凯苦苦一笑道："实不相瞒，学生的病，有七分是心病。"

两人对视一眼，然后望着袁世凯，听他说下文。

"学生是被八股所困，如虎入牢笼，心中烦恼。学生第二次落第就烧掉了制艺用书，发誓不再科举。天下千万士子，都往八股这条独木桥上挤，学生这种半瓶子醋，终归要被人挤下来，而且久困于笔墨之间，

哪是大丈夫所为？天下功名，非科举一途。所以学生这才进京投奔四叔，托他请周兰溪道台给北洋李中堂写了封八行，打算从洋务上讨个前程。本来是等着李中堂接见的，可是后来学生改了主意，不到北洋幕中，而是投奔吴世叔。”

袁世凯将投奔北洋的经过说了一遍。张謇和朱铭盘禁不住都对袁世凯刮目相看，原来此人胸有丘壑，绝非文理不通的纨绔。

“我投奔吴世叔不是为糊口，我家中有田可耕，糊口绝无问题；更不是为了科举，如果是为科举，我又何必从京师跋涉到这胶东半岛？我以为中国现在受列国欺凌，法西兰侵略安南，扰及我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如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起瓜分；即便中法暂时相安无事，日本已经吞并琉球，又觊觎朝鲜、台湾，中日难免要起摩擦。如今各国最重视海军，我国要御敌，也必须重视海军和海疆防务。我以为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所以效班超投笔从戎，前来投奔，不料到此之后，见吴世叔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各营将士也是应付故事，毫无虎狼之师的雄风。学生不甘心在此久居，又不忍拂了世叔和两位老师的殷殷爱护，因此极为烦恼，又加天热，这才病倒。”

两人听袁世凯这番剖白，听他对天下大势有如此见解，都有些自愧不如的感慨。张謇感叹道：“慰廷有这样一番雄心壮志，我和老朱真是自叹不如。你既然无意科举，也不必勉强，更不必烦恼，由我和老朱向筱帅去说。”

“学生知道吴世叔是一片好意，这才拜托两位老师教导学生，学生不成器，无意在科举上用功，无颜面对吴世叔，只怕世叔责备学生狗咬吕洞宾。请两位老师在世叔面前极力周全，说明学生的苦衷。若世叔不能原谅学生，学生只有另投他处。”

“慰廷不必如此为难，筱帅是宽厚之人，没有不原谅之理，一切都由我两人去说。”张謇连忙摇手，又转头问朱铭盘，“曼君，你意下如何？”

袁世凯无意科举，做老师的也得以解脱，真是求之不得，朱铭盘连声道：“咱俩一起去见筱帅，代慰廷说明心曲。而且，慰廷也不必再投他处，你想在军功上博前程，没有比筱帅这里更合适的了。”

第二天上午，两人同去见吴长庆，将袁世凯的心志向他说明。

吴长庆诧异道："哦，我没想到，他来投奔我是此番心思。袁子久当初来信，只说世凯两次乡试落第，无正经营生，只怕他荒废学业，因此让我代为管教。我与袁中议情谊深过亲兄弟，所以拿世凯当自己的子侄看待，自然是盼他走正途，没想到他心不在此。"

朱铭盘劝道："慰廷说的对，谋前程也并非只有科举一途。筱帅，牛不喝水强按头恐怕不行，慰廷既然视八股为畏途，又极愿从军，何不成全？"

张謇也劝："我也是此意。大帅常叹庆营暮气日深，后继乏人，慰廷少年新进，正可为庆营补充血液。现在大讲洋务，海陆各军器械日新月异，阵法操练也是推陈出新，非有文墨者不能胜任。慰廷虽然八股制艺不算出色，但放在军中，他的文墨底子则非常厚实。他既然有志投军，不如就成全他，留他在营中历练历练。"

"他竟然想投别处，好大的气性！"吴长庆稍作思考后又问，"你们两位老师说句实话，世凯是从军的料吗？"

两人异口同声表示，袁世凯天生是从军的料。张謇说道："慰廷虽出身世家，却谦抑自下，毫无纨绔子弟眼高于顶的毛病，才来不出一个月，就与副营中不少将士混得搂肩搭背，只这一项笼络人的本领，我们两人就自叹不如。"

"还有，慰廷虽然八股上不出色，可是他办事却是井井有条，非常干练。"朱铭盘举了袁世凯帮他收拾屋子的例证又说，"慰廷爱好骑马、拳术，且持之以恒，乐此不疲，这正是将才的好苗头。"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袁世凯猛夸了一通。

吴长庆最后拍板道："好，既然你们两位老师都为学生说话，那就让他从军，至于怎么安排，我要先想想，营中官弁并无缺额，而且他现在入营，决然没有立即给予实缺的可能。你们帮我参谋一下，把世凯放到哪里比较合适？"

张謇推荐道："营中官弁没有缺额，那就把他放到营务处历练。营务处是全军的枢纽，只要他用心，也是长见识的地方。"

朱铭盘也附和道："慰廷长于办事，而且井井有条。营务处头绪纷繁，正适合他一展所能。"

到了下午，吴长庆着人把袁世凯叫来。两位老师已经透露有可能把他安排在营务处，但到底做何安排，却不得而知。他进门后垂手站在一边，静等吴长庆发落。吴长庆示意他坐下，抽过一口水烟，缓缓吐出来后问："听说你想在营中谋份差使？"

"是，愚侄想从军历练，将来能够上阵杀敌。"袁世凯站起来回答。

"上阵杀敌绝非易事，也需要有一番扎扎实实的本领。虽然不像下科场一样在文字上下苦功，可如何治军也是一门大学问。你若只是为脱离八股苦海，贪图投军热闹，那就大错特错，也枉了你两位老师的举荐。"

"侄儿牢记世叔的教诲。侄儿自幼喜欢练武，稍长后喜读兵书。就是几年前备考，侄儿也是白天习制艺，夜里偷读兵书。读兵书侄儿不以为苦，反而其乐无穷。侄儿如今得世叔提携从军，一定用心学习，再也不像从前纸上谈兵。"

"你能如此想甚好，若将来果然在军功上有所建树，我也能向你父亲和四叔交代。你先到营务处去历练着，营务处是全军的枢纽，军政军令后勤保障无不与之相关，也是个长见识的地方。你去任帮办，先从稽查军纪入手，稽查队就归你统带，另外给你两名亲兵，侍候你的起居。月薪四十两，伙食、马料还有两名差弁薪水都由我出。稽查军纪是个良心活，你上心，就天天忙，不上心，你窝在屋里睡觉也没人管；如果上心，便可借机学到不少东西，不上心，便是虚度光阴，一无所长。我还是那句话，长不长出息，看你自己。"

袁世凯立即表示："请世叔放心，侄儿一定不辜负期望。"

从吴长庆的提督府回到住处，他立即叫来赵国贤，给他几两银子，请他到营外代买几样现成的菜肴，再买两坛蓬莱春。等置办齐整了，他把张謇和朱铭盘请了过来，感谢几个月来两人的悉心教导，更感谢推荐之恩。他亲自为两人斟满酒杯说："今天下午大帅找学生谈过了，让学生任营务处帮办，稽查军纪，月饷四十两，伙食、马料及差弁饷项也都由大帅出。学生四叔官至道台，督修旅顺船坞，月俸不过一百两，而且伙食、喂养仍需自己出，这样算下来，学生与四叔的饷俸几乎相当。吴

世叔对学生相待极优，学生感激不尽。”

张謇叹道：“筱帅对慰廷果然是极为关照。庆军哨官月饷不过十五六两，文案上我们两人筱公格外关照，月俸是二十两。慰廷初入营伍即拿四十两饷银，的确算得上格外关照。”

袁世凯非常高兴，一扫往日郁郁寡欢，举杯说：“学生今日得成夙愿，全靠两位老师极力成全。我这个营务处帮办虽然只是稽查军纪，但我却非常珍视。人一生能否成事，关键处其实只有几步。今天对我而言，就是一大关键，也是人生第一步紧要台阶。学生必当好好珍惜，把小台阶当成大戏台，好好下一番功夫。学生将来若有所成就，必不敢忘此台阶，不敢忘两位老师的提携之恩。”

两人见袁世凯说得如此动人，且不论将来到底如何，就这番知恩图报的表白，也足令两人高兴。三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都是尽醉而归。

庆军六营，前、后两营驻黄县，左营驻蓬莱县东南刘家沟，右营驻城南南王镇，中营驻蓬莱西的老龙头，副营驻蓬莱水城。副营是吴长庆的坐营，他的提督府就设在蓬莱水城南的副营驻地内。袁世凯稽查军纪，骑一匹高头枣红马，随行稽查队带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庆军营务处帮办袁”八个大字，日日带着稽查队在各营驻地间往返，乐此不疲。

庆军各营管带都是随吴长庆转战南北的老部下，吴长庆又是儒将，抹不开情面批评部属，所以军纪、训练在袁世凯看来可改张处甚多。他发现各营官对他这位营务处帮办的态度各异，副营管带、记名提督吴兆有是吴长庆最信赖的部属，对袁世凯也极为客气热情，但此人城府极深，嘴上应得痛快，却未必肯实心去办；前营管带、记名提督黄仕林，军事训练有一套，但为人倨傲，对袁世凯并不热情；后营管带、副将张光前，左营管带、总兵王得功，都是吴长庆的老乡，为人忠厚，对袁世凯很热情；右营管带、总兵朱先民在袁世凯看来资质平平，却爱摆驾子，对袁世凯明显有些小看：“袁帮办，吴帅不过是给你碗饭吃，何必拿着鸡毛当令箭。”让袁世凯很下不来台。中营管带、副将何乘鳌，脾气暴躁，但为人直爽，袁世凯请他喝了几次酒，两人关系相当不错。

袁世凯很想杀鸡儆猴，但又怕头一脚踢不开，反而坏事，所以就向张謇请教：“老师，庆军军纪和训练，依我看需要更张处甚多，但见营

哨各官都不以为然，学生应该怎么自处？”

张謇点头应道：“庆军的营哨官，十之八九是筱帅的老乡，不要说你这个营务处帮办，就是筱帅许多时候也抹不开脸皮，所以军纪有些松弛。”

袁世凯又问：“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我发现各营中赌风甚盛，将士嫖妓也习以为常，有的甚至将妓女带回营中，这实在不像话。我这军纪帮办，应该怎么办？请老师指点。”

张謇笑道：“士兵闲暇无事，赌钱耍耍也是情有可原，总比出去惹是生非强；至于嫖妓，武人好色，古来如此。慰廷看在眼里，心中有数，却不妨睁一眼闭一眼。”

袁世凯少年新进，急于谋事：“学生对赌博深恶痛绝，老师让学生睁一眼闭一眼，不是有愧吴帅所托？”

“不是不让你管，是要么不管，一管则必须能镇服众人，让筱帅也抹得下脸皮。不然管而无效，这些骄兵悍将会从此生出轻视之心，有损慰廷颜面，也有损筱帅威名。”

“学生懂了。学生如今不妨以稽查军务之名，行学习军务之实，静待替大帅立威之时。”

袁世凯牢记张謇教导，各营不以为然的军纪方面问题，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军务方面，无论训练、会操还是枯燥的规章，他都大睁双眼悉心学习，还让副营管带吴兆有为他请一位枪法极好的弁目教他施放洋枪。这样无为而为，与各营关系反而融洽。他又出手大方，营哨官或相熟的兄弟到蓬莱，若吴长庆没有安排招待，他必以私款相请，结果与各营官弁大多建立了私交。

转眼春节到了，军营照例放假五天。淮军营制，一营下设前后左右四哨和营官亲兵哨，每哨下设八个小队（亲兵哨六个小队），每小队设什长一名。按营规，营哨各官平日要驻在营中，唯有放假时准予离营，但也要安排好值营人员。所以年假一到，各营营官便把事情交代给哨官，离营办私事去。上行下效，哨官又交代给哨长（哨官的副职）、什长，自己也溜去营去。因此假日到来，营中管理相当松懈。赌博、喝酒、嫖妓，闹得乌烟瘴气。

大年三十晚上，袁世凯巡营回来，请稽查队的兄弟喝酒。稽查队三十人，设队长一名，副队长一名，下设三个小队，各设什长一名。袁世凯所请包括这五个小头目，另外还有赵国贤等随身亲兵。七八个人团团坐下，袁世凯首先道："平时都是兄弟们敬我，今天这第一杯酒，我敬各位兄弟。"

大家都反对，说没有让帮办敬酒的道理。

袁世凯摇头道："你们别起哄，且听我说。我这个帮办的威风，都是诸位捧出来的，没有诸位，那些个骄兵悍将谁能把我放到眼里？这是其一。所以第一杯酒，首先是感谢诸位兄弟。"

袁世凯一饮而尽，照杯给众人，众人也都纷纷干杯。

袁世凯举起第二杯酒道："其二则是，我们军纪稽查队，首先我们自己要保证军令畅通，令行禁止，做出表率。遵令者我视为兄弟，违令者我视为仇寇，往后我对兄弟们的要求会更严，所以还请兄弟们谅解和支持。"

众人满饮第二杯。

袁世凯敬第三杯的说辞是："我们众兄弟，有意见关起门来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敞开门对着外人时，必须团结一致对外。所以，队员必须绝对服从什长，什长必须绝对服从队长，队长自然也要给我几分薄面。在场面上，必须是一声令下，众声称诺。如果兄弟们做得到，就满饮此杯。"

他依然是率先干掉，众人自然也是同声响应。

"各位兄弟，我听张老师说，每逢过年期间是军心最浮动的时候，容易闹纠纷。我们稽查队要随时待命，所以弟兄们只能尽兴，不能喝醉。"酒喝得很痛快，但袁世凯却很清醒，适可而止。他还为五位小头目准备了一份年礼，惠而不费的蓬莱特产，却博得诸位极大好感，因为还从来没遇到袁世凯这样给手下送年礼的上司。

半夜里，袁世凯被营务处的差役叫醒，急如星火，说张老师有请，可能右营官兵闹乱子了。袁世凯一边穿衣，一边命令亲兵，立即传令稽查队集合到营务处待命。他则一身戎装，腰挎六响转轮洋枪，飞身上马

赶到营务处。张謇正急得团团转："慰廷，你来得正好，你看这大过年的，右营却出了乱子。"

详情张謇也不太清楚，是右营一位哨长打发人前来报告，只说有两哨兄弟因为赌博动了手，有火拼的危险。

袁世凯说道："请张老师和我共同率稽查队前去查办。"

"应该通知筱帅吧？这些骄兵悍将，恐怕你我镇不住。"张謇有些犹豫。

"不必告诉大帅。正是过年，又是半夜，何必坏了他的兴头。再说，也许我们赶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平息下去了。"

这是袁世凯摆在桌面的理由，而他的内心想的却是他袁帮办立威的时机。小打小闹的违纪他看营哨官的面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发生械斗，正是他施以霹雳手段的时机。不劳大帅出面，他这帮办能够摆得平，从此谁还敢小看？尤其是右营管带朱天民向来轻视袁世凯，他正好借机给他个教训。

"若是没有平息呢？凭我们两个能不能摆平？"张謇却想得更周全。

袁世凯心里也倏忽一下。是的，如果摆不平闹出更大的祸事，他便弄巧成拙，不但立不成威，反而从此再也爬不起来。但他很快拿定了主意："张老师放心，没有摆不平的事。拿上大帅的令箭，就说奉大帅之命由我稽查队全权处理，我保证能摆得平。若万一有不周到处，学生愿独担其咎。"

张謇还在犹豫，袁世凯催促道："间不容发，稽查队已经整装以待，请张老师快拿主意。"

张謇回道："大帅的令箭不可轻动，我也没有这个权力。我跟你去，到时候我就证明你是奉大帅全权。"

袁世凯一想也行，于是到了营务处门前，翻身上马，命令稽查队："右营发生械斗，我等奉大帅命令全权处置。稽查队听令，一切唯我将令是从，要打要罚，届时全凭我一声命令，不可有半点迟疑。"

众人轰然一声"喳"，气势雄壮，先把张謇震住了，没想到袁世凯在

稽查队威望如此之高。

“张老师不善骑马，第三小队留下四人护送慢行，其他人跟我即刻驰赴南王镇右营驻地。”

袁世凯拨马疾驰，稽查队二十余人前后簇拥。一刻多钟，一行人赶到右营驻地，里面人声嘈杂，百余人正打着火把，互相对打。地上已经躺了七八个，有的在泥地上翻滚，有两个一动不动，不知是昏迷还是死了。

事情会发展这种局面，也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但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候。他拨马冲进混乱的人群，高声喊道：“我是营务处帮办袁世凯，奉大帅之命，全权查办今天的事情。双方立即停手，不然法不容情！”

然而双方拼红了眼，并不把袁世凯放在眼里。袁世凯拔出转轮手枪，命令稽查队道：“来呀，开枪示警！”

稽查队每人一杆马枪，背上还有一柄大刀。二十余杆马枪先后响起，震耳欲聋。众人都停了手，袁世凯脸色铁青道：“如果再不停手，稽查队的枪可就不是对天放了！平日你们违犯军纪，小打小闹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今天你们竟公然械斗，本帮办绝不轻纵。”

械斗的是前后两哨。前哨哨长陈成与后哨的一个什长章庆斌因为赌资出了纠纷，陈成扇了章庆斌一巴掌。章庆斌也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见对方人多，跑回本哨搬来救兵十几人。双方动起手来，章庆斌人多占了上风，结果还了陈成一巴掌。一个什长敢打哨长，陈成大怒，回营拿来洋枪，一枪就打断了章庆斌的一条腿。结果后哨人马全部出去，与前哨打成群架。

袁世凯见双方气势汹汹，如果不尽快镇抚，将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立马下令道：“哨长陈成身为官长，聚众赌博，已犯军纪，开枪伤人，更是错上加错。来呀，把哨长陈成拿下，押回营务处等大帅发落！”

陈成并不把袁世凯放在眼里，指着他说：“本哨长跟着大帅一刀一枪杀出来的三品顶戴，你一个打杂的帮办无权发落。”

这时张謇已经赶过来，袁世凯大声道：“你问问张先生，我有没有

权力发落你。”

张謇立即道：“袁帮办是奉大帅之命，前来全权查办。”

但陈成的部众都簇拥过来，不让拿人。袁世凯对稽查队下令：“来呀，拿下陈成，有胆敢阻拦者，格杀勿论！”

稽查队全部子弹上膛，对着簇拥过来的前哨兵勇。趁兵勇犹豫之机，三四个人扑过去把陈成扭翻在地。陈成破口大骂稽查队：“双方都打伤了人，为什么只拿老子？”又对他的部下喊，“你们这些怂蛋，你们的家伙是烧火棍？”

前哨的兵勇重新被鼓动起来，有人拿枪与稽查队对峙，形势异常严峻，张謇吓得脸色苍白，对袁世凯说：“慰廷，要不先释回陈哨长，等大帅发落。”

陈成继续口不择言，高声辱骂。袁世凯面目狰狞，一字一顿地下令：“本帮办为严肃军纪，着稽查队立即就地斩绝陈成，有阻拦者，格杀勿论。”

袁世凯令出即行，稽查队队长抽出大刀，大家还没看明白，陈成已身首异处。袁世凯拿转轮手枪指着前哨兵勇命令道：“械斗者能立即放下枪械，本帮办不再究办，若抗命不遵，陈成就是下场！”

躁动不安的兵勇被彻底镇服，立即扔掉手里的枪械。袁世凯又高声道：“各哨哨长立即通知本哨哨官，即刻回营约束部众，正午前若有不到营者，本帮办将向大帅严加参办。本帮办特此下令，春节期间，各哨各队，务必严守营盘，不得聚众赌博，不得出营嫖妓，不得聚众械斗，若有敢以身试法者，本帮办绝不手软！”

看各哨兵勇陆续散去，袁世凯着人把亲兵哨长叫来，让他无论如何找到朱管带，让他正午必须回营。又安排稽查队留下一二两队继续监视，他和张謇则带第三队回营务处。一回到营务处，张謇就拱手说：“慰廷，我当时真是吓坏了，没想到你把这些骄兵悍将给镇住了，我真是佩服之至。”

袁世凯凑到张謇耳边说：“张老师，实话说，学生也是喝稀饭拉硬屎，当时心里简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都快跳出胸口了，

你看，现在还跳得厉害。”

“现在得去告诉大帅一声了。”

袁世凯回道：“未请帅令擅杀三品顶戴哨长，这祸惹的也不小。学生去大帅家里负荆请罪。”

“要请罪我也有一份，代表大帅全权处理我也是附赞的，你放心，我会帮你承担。”

“张老师，万万不可。学生惹了祸，没有让老师来分担的道理。再说，已经落到水里了，咱俩得有个在岸上的，到时候能帮忙说句话。所以，让学生全力来承担是最好的办法。”

袁世凯让亲兵绑了，徒步去吴长庆的寓所。进门先跪下磕头，高声说：“大帅，袁世凯假传帅令，斩杀三品顶戴哨长，请大帅发落。”

吴长庆吓了一跳，问张謇道：“怎么回事？”

“大帅，慰廷有功无过。”张謇连忙向吴长庆讲述事情的经过。

吴长庆剑眉紧锁，用手梳理着斑白的长须。等张謇讲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吴长庆一拍桌子说：“不管怎么说，假传帅令有损本帅的声威，更有损于军令的严肃，若不究办，如何严肃军纪？尤其你这稽查军纪的帮办不能以身作则，如何能够服众？”

张謇见吴长庆要处分袁世凯，连忙道：“大帅，假传帅令我是附赞的，要处分，我也有份。”

吴长庆摇手道：“季直不要为他分辩，我知道他向来胆子大，无法无天，今天必须有个说法。来人——”

这是要传军令，外面进来一个随身文员，拿着纸笔等吴长庆开口。吴长庆一字一顿地说道：“营务处帮办袁世凯假传帅令，有损军纪，着罚袁世凯一个月饷银，并面壁思过。”

一听是这样的处分，张謇和袁世凯都松了一口气。吴长庆又说：“本帅奖功罚过，向来分明。营务处帮办袁世凯临机独断，果决刚毅，平息骚乱于即萌，即日起升为庆军营务处会办。”

袁世凯一听象征性的处分后竟然是升职，连忙磕头感谢世叔提携之恩。

“来呀，还不给袁会办松绑？”吴长庆又对袁世凯说，“世侄，你处理得很好，好好用心，前途无量。你回去吧，我和你张老师有话说。”

打发走袁世凯，吴长庆对张謇拱手道：“季直，你的眼光很准，世凯能够临危不乱，杀人不眨眼，是块将才的好料，以后你可要好好教导。”

张謇拱手道：“大帅这是说哪里话，慰廷有如此出息，全是大帅平日教导之功。全军都知道，大帅经常对慰廷耳提面命。”

“季直，你别走了，营务处冷冷清清，你就在我家里，咱们开怀畅饮！”

阴历七月初正是最热的时候，北洋水师的威远舰到蓬莱停泊。因为军舰吃水深，无法像小船一样靠到岸边，而是先放下一只小艇，由两个水兵划着泊到岸边。小艇上走下来一个红顶子的二品武官，身后是两名护勇和一个长随。早有驻军勇丁跑过来准备盘问，一看武职狮子补服，立即改为打千请安：“禀军门，小的是庆军右营前哨哨长，负责在此巡防。小的立即为军门叫一顶轿子，并派人去报告吴大帅，请教军门，小的该如何向吴大帅回话？”

“军门”身后的护勇代为回答：“这是天津镇总兵北洋水师丁军门，奉北洋张振帅大令，有十万火急事情来见你们吴大帅，请立即禀报，并头前带路。”

北洋水师丁军门就是丁汝昌，李鸿章正在筹建北洋水师，几年前就奏调丁汝昌在北洋差遣，都知道他是将来的北洋水师提督；北洋张振帅则是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字振轩。其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为丁母忧回合肥葬母，作为李鸿章的老部下，两广总督张树声奉调署理直隶总督，为李鸿章守摊子。

这位哨长十分干练，很快轿子已经叫来，报告的专差已经派妥，他则亲自带着十个人的小队在轿前为丁汝昌开道。到了吴长庆的提督府，轿子直接从大门抬进去，吴长庆已经在仪门迎接，亲自扶丁汝昌下轿说：“禹亭，又快有一年不见了。”

丁汝昌与吴长庆是老乡，时年四十六岁，比吴长庆小七岁，连忙拱手说："筱公，何敢劳您大驾，折杀汝昌了。事涉机密，到你签押房说话。"

两人进了签押房，茶、水烟、水果、瓜子备好后，吴长庆一挥手，所有的人都退出去，并带上房门。丁汝昌从随身的文件包中取出一个北洋的大信封，是用紫泥封口，显然是封密信。

吴长庆接过信说："禹亭，我看信，你赶紧升冠，这天太热了。"

"升冠"是要丁汝昌脱下官服，换上便衣，这样既方便又凉快。本来这些都是由下人侍候，但因为事涉机密，下人不得入内，因此丁汝昌自己解开长随带来的衣包，换上便衣。他坐在一边抽水烟，吴长庆则聚精会神看密信。

原来，大清属国朝鲜发生兵乱，国王被赶走，王妃被杀。乱兵还焚烧了日本使馆，日本人借机出兵，朝鲜将有被吞并之虞。驻日公使黎庶昌得知日本出兵消息，急电北洋张树声建议立即出兵，不要让日本占了先机。而张树声与幕僚商议，也觉得如果让日本抢了先机，借口使馆被焚，掳走国王，像对付琉球一样废国为县，那大清将失去东北屏藩。因此建议总理衙门立即出兵赴朝平乱，同时也制衡日本。还有一个原因，朝廷已令李鸿章立即回任，这显然是对张树声的能力不放心。张树声虽然是李鸿章的老部下，但如今也是封疆大吏，不免有些与老上司一争高低的雄心。因此他希望在李鸿章回任前就派出兵去，如果能够快刀斩乱麻把事情了结了，则更让他扬眉吐气。吴长庆与张树声关系极密，两人是儿女亲家；而吴长庆对李鸿章颇有意见，因为他资历老却未能封疆，认为是李鸿章用人不公。因此张树声派吴长庆入朝，是希望两人联起手来在朝鲜唱一出好戏让世人瞧瞧，离了李鸿章北洋照样有声有色。

丁汝昌是走了李鸿章的门路才被调入北洋，是李鸿章的是铁杆心腹，与吴长庆不算一路人，正因如此，吴长庆对他特别客气，以请教的语气问："禹亭，朝鲜兵变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朝鲜又是谁在当家？"

丁汝昌回道："谁也说不清，张振帅那里也是从黎公使的电报里了解点情况，电报也是语焉不详。经与朝鲜派驻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了解，他估计是朝鲜国王的父亲大院君借机发难，夺了儿子的权。因此他也建议应当派兵入朝，镇压叛乱，还政于国王。"

金允植是朝鲜国王派出使团领队，一年前由他带着学徒、工匠等百余人到天津学习洋务。他之所以判断是大院君发难，依据是大院君一直反对学习洋务，对儿子国王李熙放任王妃闵氏一族搞洋务那一套非常反感，一直想夺回政权。

“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不能只听金允植一面之词，所以张振帅派我带三艘军舰先去朝鲜调查兵变详情，然后再做决定。但张振帅出兵的意志极坚，希望筱公不要等，先做好准备，朝廷一声令下，就要立即开拔。”丁汝昌又道。

“那么，振帅给我多长准备时间？”吴长庆问，“要出兵也不是一声令下就能走，枪炮子药、吃喝拉撒、行军路线等等，都要安排周密。”

“振帅自然知道筱帅的难处，他的意思是最多有个六七天的时间。”

“那如何能够准备得好？”吴长庆瞪着眼睛说，“光子药粮饷没得七八天也备不齐整。”

“筱公，振帅的意思，李中堂不在，他这署理不担是非，所以出兵这件事必须办得漂亮。‘难处当然有，但筱轩精明强干，强将手下无弱兵，无论如何，他得在六七天内备好，别到时候我一声令下他登不了船。’筱公，这是振帅的原话，您就勉为其难吧。”

吴长庆闻言，转了话题道：“禹亭，咱们好久不见，晚上喝两盅，你明天一早出海不晚。”

丁汝昌连连摇头：“那怎么行，振帅逼筱公，也同样逼我。我在你这里简单求顿午饭后立即出海，一个时辰也不敢耽误。”

丁汝昌说到做到，匆匆吃完饭就到海边登轮。吴长庆、张謇都前去相送。回来的路上，吴长庆叹道：“季直，你又要忙起来了，张振帅让庆军六营六天后登轮赴朝，你要赶紧准备。”

张謇惊呼道：“筱公，六天如何能够办完。如今营务处诸公都已离营参加乡试，我要不是因为丁忧，也下场去了。我手里真个是没人啊。”

“季直，我知道你手下没人，但时机紧迫，关乎属国安危，我不能

不赴命。你要什么人，不管他官大官小，你只要开口，我立即给你调遣，这总行了吧？”

“筱公那就先把袁慰廷调给我，他办事利索，有主见。”

吴长庆犹豫道：“我前几天还专门找他，让他回河南参加乡试，怎么，他还没走？”

张謇回应道：“他早就说过无意科举，筱帅何必还强按牛头？”

“季直，咱君子协定，如果世凯愿意参加乡试，你不能硬留，他要是自己不愿下考场，那就让他给你当帮手。”

“行，我去问他。”

第三章　早用心一路请教　肃军纪扬威朝鲜

大清的属国南有越南，东有琉球，北有朝鲜，几百年来一直向中国朝贡。然而，自从洋人的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大清内忧外患，无暇顾及属国，而这些属国也与大清的遭遇差不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法国一直在侵略越南，势力范围由南而北，直逼中越边界；而日本则干脆将琉球废为冲绳县。朝鲜则不仅有日本虎视眈眈，意图占据后作为图谋中国的跳板；而且俄国也表现出极大的野心，希望占据朝鲜，在东方有一个不冻港，这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都意义非凡。而朝鲜对大清而言，其重要性远远超过越南和琉球。

朝鲜从明代开始就是属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高丽王国更改国号为“朝鲜王国”，同时发布诏书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明清以代，朝鲜依然视大清为宗主国，延续着明朝以来的朝贡关系，新国王登基，需由大清皇帝册封，而遇有困难则请大清救助，遇有变乱，则大清出兵平定。在所有的属国中，大清尤其重视朝鲜。因为朝鲜是离京城最近的属国，也是黄海的门户，更与大清龙兴之地毗连。

朝鲜同大清一样，一直采取闭关的国策。同治三年（公元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去世，因为没有子嗣，由四弟李昰应之子李熙入宫继承王位，是为高宗。高宗年仅十二岁，不能亲理政务，由李昰应掌国，号兴宣大院君。大院君继续奉行闭关的政策，对列国期望通商的要

求，一概以朝鲜是大清属国、通商事宜不能自主为由予以拒绝。对他这一国策，支持的人很多，被称为“事大党”，但反对的人也不少，尤其是王妃闵氏及其亲信。同治十三年（公元1873年），高宗已经二十二岁，大院君被迫还政于儿子。高宗懦弱，大权实际掌握在王妃闵氏及亲族手中。日本看到朝鲜政局有变，以为有机可乘，便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派军舰到朝鲜王京汉城附近的江华湾测量、挑衅，遭到朝鲜守军的炮击，日本以此为借口逼迫朝鲜签订开国条约。当时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因为西北战事正紧，左宗棠正在准备收复新疆，根本无力东顾。北洋大臣李鸿章担心日本会趁机占据朝鲜，因此力劝朝鲜与日本签约以尽快了结危局。日朝签订了《江华条约》，日本人从朝鲜取得了贸易、外交等方面的特权，朝鲜国门被迫向日本敞开。日本为了扩大在朝鲜的影响，邀请朝鲜贵族子弟（闵氏一族居多）赴日本考察，结果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景象深深震撼了考察人员。对比大清的内忧外患，他们更加倾向于亲日。

后来，日本驻朝公使提出为朝鲜训练一支新式军队。闵妃怂恿国王答应，并由闵泳翊统领，由日本军官出任教官，从朝鲜京军五营（训练都监、龙虎营、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中抽调人员组成，称为“别技军”，意思是最精锐的部队。闵妃借助日本人训练别技军，怀的是一石二鸟的打算，一方面要培养自己的武装，一方面要削弱反对派的力量。最主要的反对派当然就是以大院君为首的“事大党”，而“事大党”在朝鲜的军队中影响根深蒂固，因此闵妃便千方百计削弱旧军队。

别技军装备先进，扛的是日本步枪，穿的是崭新的绿色制服，军饷则是旧式军队的五倍多。而旧式军队不受待见，饷银少不说，竟然欠饷十多个月。不仅如此，朝廷还决定再次扩充别技军，将京军五营缩编为武卫、壮御两营，半数旧式军人被迫解甲，双方的矛盾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别技军也不得民心，他们耀武扬威，训练时用日语，踢步时弄得尘土飞扬，附近百姓怨言颇多。当时已经连续大旱数月，民间盛传是闵氏引入倭奴惹得天怨神怒。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阴历六月初，欠饷十三个月的武卫、壮御两营终于领到了一个月的俸米，但里面却掺杂着砂、糠等物，根本没法食用。几十名愤怒的士兵冲进负责发放俸米的都俸所，痛打了库直管仓库的库吏，而这个库直是权贵兵曹判书（相当于大清的兵部尚书）闵谦镐的家仆。闵谦镐下令抓捕了四人，交给捕盗厅惩处，挨了一顿揍的库直则将这四个人全部斩首。武卫、壮御两营的兄弟及被迫退伍的旧军

人、汉城百姓等一万余人会集起来，拿着一封陈情书，到兵曹判书闵谦镐府上为四位士兵求情。结果在府门口正遇到闵谦镐的家仆，也就是那个被揍了一顿的库直。双方一语不合便吵起来，愤怒的士兵冲进府去追打库直，却发现闵府中堆满金银财宝和山珍海味。愤怒加上眼红，这帮人彻底失去理智，不仅打死了库直，还趁机抢劫，并一把火烧掉了兵曹判书的府宅。

哗变士兵自知闯下弥天大祸，结局将是被闵氏权贵像屠宰牛羊一样尽数铲除。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推翻闵氏！谁有此能力，又有谁与闵氏一族有仇恨？自然是国王的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哗变士兵包围了大院君的府邸云岘宫，请求他主持公道。大院君在众人面前说："吾老矣，国事何知？圣上慈仁，必无他。"并严厉喝退士兵，随后却秘密召见兵变的发起人。

接下来哗变士兵的行动相当有计划，先是有人四处宣扬，朝鲜的灾难都是日本带来的，罪魁就是引狼入室的闵氏一族。自从朝鲜开国后，日本商品大量进入朝鲜，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纷纷失业，粮食大量流入日本，使百姓生计更加艰难。怨声载道的百姓犹如干柴遇到火星，很快便化作熊熊烈火。

汇入哗变队伍的人员迅速增加，他们先占据武库，然后兵分三路：一路袭击捕盗厅和义禁府，释放被关押的犯人，高呼着"杀光闵氏"，顺路捣毁了闵台镐、闵泳翊等亲日权贵府邸；一路袭击别技军军营所在地——下都监，处死日本籍教官堀本礼造等七人，别技军土崩瓦解；一路则占领京畿监营，与民众一起攻打附近的日本公使馆，想"尽屠倭人"。士兵和市民与日本人激战至深夜，他们焚毁了公使馆周围的民房，切断日本人后路。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看到使馆外火把连天，心惊胆战，放火烧毁公使馆，与使馆人员冲出一条血路，仓皇逃窜。

第二天，哗变士兵和百姓大举向汉城进发，途中杀掉了支持开化通商的前领议政兴寅君李最应（大院君胞兄）和吏曹参判闵昌植，从敦化门攻进了王宫昌德宫。十几个躲在王宫的闵妃集团官吏被打死，其中闵谦镐死得最惨，连肠子都被打出来。闵妃下落不明，有人说扮成宫女逃跑不成已被杀死。李熙向来对闵妃言听计从，闵妃逃走，他惊慌失措，急召大院君入宫随侍，自己避往别殿，并宣布归政于大院君以挽回局面。大院君进宫，第二次掌权摄政。

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威远三舰来到朝鲜西海岸的济物浦（后来改

名仁川）。此地岛屿众多，可避风，可聚泊，很早就是与中国贸易的港口。往东五十余里就是朝鲜都城汉城，被称为朝鲜国都的西大门。

丁汝昌的舰队还未进港，就看到日本的金刚号已经停泊在港内。他对同行的马建忠说道："眉叔，你看，那是日本的金刚号。日本人行动真快，已经派军舰来了。"

马建忠是江苏丹徒人，眉叔是他的号。十几岁时，太平军横扫苏常，他随家人避居上海，从此学习西学，不但精通英、法语言还兼通希腊、拉丁古文，后被李鸿章派到法国学习国际法，两年前取得巴黎政治学院的法学学位，是李鸿章最得力的洋务助手。张树声派他陪同丁汝昌到朝鲜来调查详情，除了因为他懂国际法，更因为他曾奉李鸿章之命帮助监督朝鲜与美、英、法、德等国签订通商条约，算得上"朝鲜通"。

马建忠回道："丁军门，现在咱们是两眼一抹黑，兵乱的详情非上岸去打探不可。"

丁汝昌与朝鲜军队联系多，马建忠在朝谈判期间与地方官比较熟悉，他们兵分两路上岸打探情况。到了晚上各自回舰，一凑情况，与当初的估计八九不离十：大院君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谋，而日本也有野心乘此次兵乱进一步胁迫朝鲜。

"我国应当立即出兵，控制朝鲜局势，占据主动。"马建忠这样建议。他认为大清是宗主国，出兵帮助平乱天经地义。这是其一。其二，只有立即出兵，方可杜绝日本的野心。他在朝鲜几个月，明显感觉日本对朝鲜野心极大，他们一直在鼓动朝鲜不承认大清的宗主国地位，而朝鲜权贵中甚至包括国王在内都已经动心，"日本极力怂恿朝鲜争取为'自主之国'，当然不是为了朝鲜利益，而是为了抛开大清，独吞朝鲜。可惜朝鲜君臣为日本人的虚伪奸诈所蒙蔽，自以为可以借助日本提高自己的地位。如果任由朝鲜动乱不止，则日本正好借机干涉，不知会弄出多少乱子，所以尽快平定动乱是当务之急。"

"我也是此意。据我多方了解的情况，日本还将增兵，名目是兴师问罪。"丁汝昌连连点头。据他从日本海军口中旁敲侧击打探的消息，日本还将派七艘战舰前来，其中就包括装甲舰扶桑号，"消息是否确实无从判断，日本人或者虚张声势，想把我们吓退，或许真有这样的出兵计划。如果日本人真派这么多兵来，我们只凭这三艘舰船，根本不是日本人对手，何况汉城兵乱的详情也摸不透，非来大军增援平乱不可。"

两个人意见一致，决定第二天一早丁汝昌率两艘军舰回国向张树声报告，请求立即增兵；马建忠则留在朝鲜一方面继续打探消息，一方面与日本展开初步交涉。

“丁军门放心去吧，我设法摸摸日本人的底，先稳住日本人再说。”

几天来袁世凯忙得脚后跟踢到后脑勺，却是忙而不乱。手下的稽查队在他的指挥下相当精干，大量工作都由他们去完成，不亚于第二营务处，让张謇刮目相看。到了第五天，诸事都安排得差不多了，张謇得以与袁世凯坐下来喝茶闲聊：“慰廷，这几天幸亏有你帮忙，不然真是把我愁死了。我接到筱帅的大令，当时真是心急如焚，五六天做好出征准备怎么可能，何况营务处众人大都离营参加乡试？我们能够渡过难关，你下的功夫，吃的辛苦，我心里有数。要论办事的能力，我真是自愧不如。”

“老师真是折杀学生了。”袁世凯连忙离座拱手说，“有事弟子服其劳，学生给老师打下手是本分，实在说不上辛苦，倒是学生学到了不少东西。老师自称书生，其实运筹帷幄如同隐帅，文报、军令、粮饷、子药、枪械、锅帐，每一项老师都想得周全，安排周到，学生只是奉命办事而已。学生倒是乐得有这一番忙乱，将来再遇到类似情况，学生依样画葫芦，也能应付一气。”

“慰廷事事用心，这一条又是难得。我们两人携手，总算把这件大事料理得八九不离十，小疏失难免，想来不会出什么大纰漏。如果真如丁军门所说，大军很快就应该开拔了，我肯定要随筱帅去朝鲜，不知慰廷有何打算？”张謇又问道。

“我想跟老师到朝鲜去。”袁世凯毫不犹豫地说道，“营务处本就缺乏人手，又是劳师远征，学生哪能在家里享清闲？”

这是表面的理由。去不去朝鲜袁世凯已经想了若干次，其利弊也多番分析。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难得的出头机会。

“你这么说我很欣慰。实不相瞒，我也正为出征缺帮手犯愁。可是我不能只为自己打算。到朝鲜去，不仅要与乱军作战，弄不好还会与倭寇正面冲突。乱军不足虑，但倭寇这些年来一直效法西洋，很能打仗。打仗就有危险，子弹不认人。我受筱公知遇，理应赴险。你却不同，你是袁中议唯一的嗣子，恐怕筱公不会让你轻易赴险。”张謇有些担心。

“这我早就想好了，要不我也不会千方百计要从军。打仗就有伤亡，或者马革裹尸，或者功成名就，这是谁也说不准的。人生于世间，有些事会冒大险，甚至有性命之忧，但功名也来得快；有些道路四平八稳，没有大荣，也无大辱，像一杯温吞吞的白开水。人各有志，亦各有所取，而我宁愿冒大险，不想平淡平稳混一生。”

这是袁世凯的心里话，但还不是全部。他功名心极盛，对自己期许相当高。袁门男丁，很少寿过六十。他的祖父、叔祖、父亲、嗣父、三叔无不如此。他夜不能寐时，常常暗想，我已经二十多，老天只留给我三十多年的时光！我必须为人所不敢为，人所不能为，方可不辜负到世间走这一遭。

“慰廷真大丈夫也。不过我还是不能鼓动你去朝鲜，若有万一，我就是你们袁家的罪人。”

“老师这样想，学生赴朝鲜的事便再无希望，对学生来说将是终生遗憾。学生在此恳请老师向世叔进言，务必带学生入朝。”袁世凯再次离座，认认真真给张謇作揖相求。

张謇见袁世凯说得恳切，便道：“慰廷志向如此坚决，我一定向筱公进言。不过，天道未必尽皆公正，有些时候冒险吃苦不一定就会有好报，吃委屈的时候也多得很。我算是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慰廷未能立功，别怪张某人就行。”

“老师说哪里话，学生知道老师自然会千方百计维护学生，至于结果如何，天时，地利，人和，哪一项也缺不得，学生如何能怪老师？”

“一切尽在不言中。你能去朝鲜，我求之不得，我现在就去见筱帅。”

张謇见到吴长庆的时候，他正在读电报，见张謇来了便道：“季直，你来得正好。朝廷已经下旨派兵入朝平乱。张振帅发来密电，命令明天上午大军必须登船，怎么样，准备得差不多了吧？”

张謇回应道：“明天登船没有问题。不过我要向大帅要一个人，让袁慰廷一起入朝，前敌营务处离不开他。”

“好，就让他出任前敌营务处会办，给你打下手。怎么样，他愿不

愿去？”

吴长庆一口答应，有些出乎张謇意外：“他怎么不愿去，怕的是筱公不让他去，还专门托我向您进言。慰廷是袁中议的唯一嗣子，筱公如何这样痛快？”

“我也犹豫过。不过，世凯既然走上了从军一途，就必须敢于以身历险。军功出前程，从来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他如果从了军又没有这份胆气，反而难成大事。他主动提出来，我心甚慰。赴朝虽险，但在承平年岁，这也是难得的历练机会。不瞒你说，我打算起用世凯这样的年轻人，来冲一冲庆军的暮气。”

庆军暮气太重，一直是吴长庆的心病。但营哨官多是追随他多年血水里滚过的老部下，已经聚集了可观的财富，无人肯再舍生忘死，而且多年不得升迁，牢骚满腹，他实在抹不开情面严加整顿。想来想去，只有起用年轻人，靠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朝气来冲淡营中的暮气，也给老家伙们一点危机感。

张謇高兴地说道：“大帅早该如此，要让您那些骄纵惯了的老部下明白，离了张屠夫，照样不吃带毛猪。”

第二天上午，北洋舰队威远、镇东、拱北三艘战舰及日新、泰安两艘运船抵达登州，停泊在离海岸三四里的地方。丁汝昌等七八人乘一只小艇到了岸边，吴长庆亲自相迎。随丁汝昌前来的除了六舰管带，还有一位是留一把长须、年近五十的朝鲜人——朝鲜国王派到大清的领选使金允植。他是中国通，自幼接受儒学教育，潜心研究中国历代经史子集，汉诗水平很高。张树声派他随丁汝昌一起回朝，便于联络。

枪械、子药、粮食、锅帐等等无一不需要用驳船来运，因此颇费工夫。吴长庆请丁汝昌一行人到蓬莱阁去转转，然后在蓬莱阁下的八仙居吃海鲜。丁汝昌摆手道：“我对海鲜不感兴趣，天天闻海水味，都够了。我还是吃点时鲜青菜最好。”其他管带也差不多。吴长庆知道朝鲜人爱吃狗肉，特意着人去买，因为中国人夏天不吃狗肉，很费了一番周折，总算弄到一条，弄了一大盘。吴长庆问：“金大人觉得味道如何？”

两位翻译如实回道：“不及朝鲜做的味道好。”

金允植要来一支笔，写道：“味极鲜美，非人间可品。”

吴长庆哈哈大笑，取笔写道："夏天燥热，非良食也。"

这就是所谓的笔谈。朝鲜人用中文，意思完全一样，但是读音却不同，因此直接对话没有翻译不行，但只要能写，便可交流。

等吃完饭，副营和右营已经登舰完毕。吴长庆与丁汝昌商议："丁军门，近三千人要完成登舰，没有一天多根本不可能。我们等不起，不如先走两营，登岸再说。"

"我正有此意。"

于是决定旗舰威远和运舰泰安先行，其他各舰等全部人马登船后起行。丁汝昌、吴长庆、张謇及营务处的众人随旗舰行动。袁世凯、金允植等人则登上泰安舰随行。临行前吴长庆交代右营管带朱先民和袁世凯道："朱总兵，上船后你负责约束好所部，不可随意行动；世凯，让你随泰安舰行动，是为了协调海陆关系，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你要在朱总兵和泰安舰管带之间随时沟通，这是你这前敌营务处会办的应尽之责，你可要好生侍候。还有金大人和你们一条舰，是因为威远好一点的舱室不够用，你们要把最好的舱让给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要照顾好他。"

吴长庆不愧是儒将，这番话听似普通，却很有讲究，在右营管带和泰安舰管带听来，好像是交代袁世凯要好好侍候他们两个，而其实是向两人表明袁世凯会办前敌营务处的身份，两人职级虽高，到时候也要听从袁世凯的招呼。袁世凯读书不太成器，但对官场的巧妙却是洞察入微，领会极准极快。他随即回道："大帅放心，我一定尽心侍候，保证水陆各方一团和气，顺利到达朝鲜。"

袁世凯踌躇满志，身后跟着赵国贤和两个稽查兵在各舱室之间穿行，每到一处都说："弟兄们出门在外不容易，多体谅，多谦让，有什么难处，和你们什长、哨官说，和我说也行，只要能办得到，我袁某人一定设法。"

但好景不长，轮船因为已经进入深水处，波浪涛天，颠簸得厉害。他这是第二次坐轮船。第一次是从天津到烟台，虽然也摇晃但很轻微，这次遇到大风浪，颠得他肠胃都要吐出来。他被两个稽查兵送回船舱，躺在铺上头晕目眩，两个稽查兵也早就晕得出不了门，三个人此起彼伏，把肚子里的东西吐了个干净。

等袁世凯醒过来，一看西洋钟已经是晚上七点。风浪已过，船平稳了许多。他扶着舱壁勉强站起来，对两个稽查兵说："你们两个混账东西，本来是侍候我的，结果你们比我晕得还厉害。快起来给我打扫干净，我要请金大人喝酒。"

袁世凯对兵乱的情形以及朝鲜的国情一无所知，上船时他就打算找金允植好好请教一番，没想到自己一晕晕了大半天。到朝鲜的航程听说也就一天多，除去睡觉便没有多少时间。他亲自去找泰安舰管带，顺手给他五两银子，拜托弄点像样的酒菜。管带看在银子的分上，管带态度相当诚恳，亲自到厨房去安排，又把他一坛朝鲜酒献出来对袁世凯道："袁会办，这是我在烟台的时候一个朝鲜商人赠给我的。朝鲜酒与咱的老烧不一个味道，金大人在天津已经大半年喝不到家乡酒，一看到这坛朝鲜酒我保准他激动得咧嘴哭。"

"承情之至，你方不方便一起去喝一杯？"

"那可不行，我不能随便离开管驾室。"管带连连摇手，又想起来说，"朝鲜人五冬六夏吃狗肉，可惜我舰上没有。"

袁世凯笑了笑道："你没有我有。今天中午吃饭，我看朝鲜人见了狗肉就没命，所以到后厨讨了一块，用荷叶包了，吊在舷窗外，不知坏没坏？"

"袁会办真是有心人。放心吧，坏不了，海上比陆地的气温要低呢。"

等厨房把酒菜送到舱里来，袁世凯亲自去请金允植。金允植一进房间看到一桌酒菜，眼睛一亮，但一闪即逝，仍然是一副忧愁的样子。

袁世凯提笔写道："大人何而面带忧色？"

金允植回道："家国蒙难，妻子杳无音讯，至为挂念。"

袁世凯安慰道："吉人自有天相。天兵一到，乱兵必散，不必挂怀。"

金允植回答："感谢关心，愿如吉言。"

袁世凯又问："听闻乱源系大院君，生父为何夺子权？"

金允植答复："政见不同，心有不甘。子要开国，父要闭关。"

袁世凯又问："大人以为，开国闭关孰优孰劣？"

金允植回答："开国有风险，闭关则永无振兴之日。"

袁世凯问："大院君就是国之罪人？"

金允植连连摇头，写道："大院君柄政十数年，闭关也是为国着想，其心无二，支持者甚众。"

袁世凯又问："他所部乱军与淮军比，战力如何？"

金允植回答："大刀长矛较洋枪快炮，远甚，十不及二三。"

袁世凯雄心大振："予我精兵数百，直捣京师，擒贼擒王，大乱可止。"

金允植自然不信，含笑摇头。

袁世凯一本正经地写道："吾非大言，祖上皆军功出身，叔祖官至漕督，族叔、嗣父皆以武功居官。吾则自幼习武，熟读兵书。"

金允植见袁世凯不是随口大言，而且前敌营务处会办货真价实，不由得肃然起敬："非怀疑会办雄心，能不战而收平乱之效，则举国庆甚。"

袁世凯答道："擒贼擒王，即此意。"

金允植写道："如此最好。"

袁世凯又问："倭兵战力如何？"

金允植回答："极强，应避免中日冲突。日本野心大，只怕会借乱生事，凌逼我国。"

袁世凯写道："如早日平乱，日本便无借口。"

“尽早还政于我王，至为关键。”金允植抬头望着袁世凯鬓角良久，写道，“会办韶年，何至白发斑驳？”

袁世凯捞起辫梢看看，又甩到身后写道：“曾随族叔赈灾，数月劳累，呕血数次，得血亏症。”

金允植钦佩地连连点头：“会办忠于所职，感佩莫名。”

然后袁世凯又请教朝鲜官制设置、风俗民情，直至夜深。而狂风又起，惊涛骇浪，甚于昨天。原来是遇到台风，两舰只好回航，到威海避风。

隔天上午，台风已过，大海上风平浪静，威远舰、泰安舰起航，傍晚前到达南阳附近的海边。因为海岸情况不明，两舰都停在离岸五六里的地方。威远打出旗语，请泰安舰管带、右营管带还有袁世凯、金允植到旗舰议事。四个人乘一只小艇到了威远舰，吴长庆、丁汝昌、张謇等人都在。

吴长庆首先道：“今天召集大家过来，一起商讨一下大军进止。现在朝鲜局势很混乱，而且情况依然不甚明了。但基本宗旨不变，那就是尽快平乱，避免给日本人干涉朝鲜的机会。同时，还要尽量避免与日本人摩擦。”

丁汝昌也说了情况：“北洋现在有四条军舰，两条运输舰，共六艘。据此前打探的情况，日军有七条舰船，其中战斗力较强的是装甲舰扶桑号，我超勇舰可与之抗衡。总体上海军方面势均力敌，届时可到济物浦附近聚泊，监督日本海军的行动，不到万不得已，不与之冲突。”

吴长庆又道：“日军已经比我们先行一步，为了避免双方擦枪走火，因此我们选择在南阳附近海面登陆。登陆后如何平乱，还要等与马观察见面后再定。但无论如何，肯定是要向汉城进军。这就面临两个危险，一是日本军队向我军挑衅，这种可能性不大，但不能不防，倭寇总是不按常理行事。二是乱军如果听说大军到来，有可能在沿途设伏，如果战事一起，我人地两生，这是我们的劣势。”

袁世凯出主意道：“平乱不一定非要大动干戈。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最好。擒贼擒王，只要擒住大院君平乱就成功一半。”

朱先民问道："不战而屈人之兵，说起来容易。乱军以他马首是瞻，怎么擒贼擒王？"

"给我数百人马，我直捣汉城，先把大院君抓起来再说。"

朱先民一哂，不屑一辩的神情。

金允植通过翻译说道："袁会办的办法并非不可行，可诱使大院君到上国军营，然后见机行事。"

吴长庆回道："季直和丁军门也有此议，只是如何施行，还要等见了马观察详议。"

"不管怎么说，大军总要尽快登岸。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南阳府一带海岸暗礁极多，即便是用小船，也必须趁涨潮时才能起运。明天初七，黎明涨潮，近中午时开始落潮。傍晚时涨潮，子夜时落潮。因此明天早晨黎明必须趁涨潮时登陆一批。"袁世凯对情况了解得这样清楚，众人无不刮目。

丁汝昌称赞道："袁会办掌握的情况，不亚于我们水师。"

吴长庆也是连连点头："明天黎明前必须开始登岸。要先派出一哨人马做先锋队，登岸探明情况，有无日军，有无乱军，还有何处适宜登陆，都要调查清楚。"又转头对朱先民说，"老朱，辛苦你一下，明天一早先率百人先锋队登陆如何？"

朱先民回道："大帅军令，必当凛遵。只是右营兵勇晕船厉害，许多人已经一两天水米未进。今天休息一宿，明天吃过早饭后再登岸如何？"

"你既然不情愿，那就等等再说。"吴长庆脸色不悦。

朱先民解释道："不是不情愿，实在情不得已……"

"不必再说，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本帅也听得明白。"随后，吴长庆挥手道，"散了吧。"

众人面面相觑，议而不决，明天到底几时登陆，没有结果就这么散了？

吴长庆回到自己的舱里，气得脸色铁青。张謇跟进来了，劝道："大帅不必生气，朱镇台说的也是实情，毕竟旱鸭子受不了海上颠簸。"

"季直，军令如山，就是晕船晕得都起不来，我的军令他也应该不打折扣的应下来！他当着丁禹亭的面就这么让我丢面子，把庆军的脸丢到水师面前。你也知道，丁禹亭是李中堂的心腹，李中堂对我庆军本有偏见，这事要传到他耳朵里，他会怎么想？"

吴长庆是与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等人最早跟随李鸿章到上海的元老之一，但张树声、刘秉璋都得封疆，而他却依然未得李鸿章推荐，心有不满。不过旁观者清，张謇以为这不能只怪李鸿章，朝廷对淮军又用又防，吴长庆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吴长庆又叹息道："庆军暮气太深，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如果真与乱军打起来，我真担心出什么笑话。如果日本人再捅一刀子，庆军能不能应付？要是把人丢到小日本面前，我吴长庆还有何面目见祖宗？"

"庆军暮气也不是现在才养成，一时半会也难得解决。还是筱公从前所说，应当提携年轻人。刚才朱镇台不愿带先锋队，我看慰廷有些跃跃欲试的样子。"

"是吗？"吴长庆问，"那你认为，世凯能不能胜任？"

"人都是历练出来的，没让他任，便不能知道能不能胜任。"

"好，既然老朱态度如此消极，那干脆不指望他，先把他晾晾再说，就让世凯去。"

说曹操曹操到，袁世凯来了，拱手道："世叔，侄儿有事上禀。"

吴长庆和张謇会心一笑，且听袁世凯说什么。

果然，袁世凯是想出任先锋官："世叔，兵贵神速，无论平乱还是想在汉城占据主动，我们不赶紧登岸怎么行？涨一次潮就五六个小时，一错过又要等。既然朱镇台不愿带兵上岸，那侄儿去好了。"

吴长庆问道："你可从来没带过兵，又是在异国，可不是闹着玩

的。你有把握约束得了老朱的部下？”

“约束得了，但要大帅给我一道命令，不听号令者，准我军法处置。”

“这是自然。”

这时丁汝昌也过来了，众人连忙站起来礼让。丁汝昌说道：“筱帅，明天我亲自登岸，去探查一下驻泊的地方。”

吴长庆惊讶道：“由水师去勘查，自然好得很。我们对水师的驻泊要求实在茫然。不过，何需禹亭亲自去？”

丁汝昌回道：“时间紧迫，我去现场勘查，现场确定地点，省去下面人往来报告的时间。”

“明天世凯率庆军先锋队登陆，一切听从你的调遣。”吴长庆又转头对袁世凯说，“世凯，丁军门的安危就交给你了。”

袁世凯回道：“大帅放心，若有敌情，我必定护卫丁军门先撤。”

丁汝昌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太好，觉得他有些夸夸其谈：“我当年也是和筱帅一样，从死人堆里爬过的，放心，真有敌情也没什么好怕的。”

第二天一早，还不到五点，袁世凯就来到甲板上，右营前哨兵勇已经在甲板上列队等候。他站到消防用沙袋上说：“昨天吴大帅的将令诸位兄弟想必都看到了。前哨的兄弟组成庆军先锋队，委任我为先锋官。大家都知道我袁某人是管军纪的，我多次说过，遵纪者我视为兄弟，违纪者我视为仇寇。我军帮助属国平乱，军纪如何，不单单是庆军的面子，更是事关大清的体面和尊严。非常时期，必用非常手段。我在此提醒诸位兄弟，先锋队将实行最严格的军纪。我在此约法三章，杀人者斩，强奸民女者斩，抢夺民财者斩，绝不容情。”

威远舰和泰安舰所有的小艇都放了下来，一共八只，每只可载八九人，一哨人马必须分两次才能渡到岸上。这一段海岸，全是陡峭的山崖、礁石，根本不适合登陆。他们沿着海岸向西，远远看到有人影晃动。大家都紧张起来，不知道是乱军还是日本人。袁世凯的小艇上有两

位朝鲜翻译，他让其他小艇稍等，带两个翻译过去探明究竟，赵国贤自告奋勇跟他去。等走近了，翻译与岸上的人打招呼，原来是南阳知府派来的向导。

彼此见过面，向导对袁世凯说道："我们知府大人接到马观察的信，知道大军要在南阳登陆，特备了驳船十六艘，大车十辆，为大军转运。这一带礁石太陡，都不适合登陆。我们帮大军选定的登陆点在西边五里地的马山浦，驳船也都在那里集中。"

丁汝昌安排人乘小艇回到船上，让他们往西边航行，到马山浦去驻泊。他则亲自到马山浦实地查看。所有人都下艇登岸，踩着礁石往西走。礁石湿滑难行，丁汝昌脱下靴子来，光着脚板在礁石间跨跃腾挪，行动迅捷。袁世凯不想落后，也学丁汝昌的样子脱下靴子。可是走了没几步，他就哎呀一声坐在礁石上，原来脚板被礁石上的贝壳划伤了。丁汝昌听到叫声又跑回来，看了看袁世凯的伤口道："忘了提醒你，我们水师官兵长年累月在海边训练，光脚跳礁石都习惯了，你看我脚上的老茧，根本划不着。你这细皮嫩肉的脚板怎么行！"

赵国贤从口袋里拽出块手帕要为他包扎，丁汝昌连忙制止："礁石划伤脚是常有的事，不要紧，用干净纱布包扎就是，但千万别用脏布包扎，那样反而容易感染。"他向身后的一个水勇招招手说，"拿纱布来，给袁公子包扎一下。"

等包扎完了，丁汝昌又问："袁公子，你还能不能走，不行就让人弄个架子抬着你。"

丁汝昌一口一个"袁公子"，袁世凯感觉得出他的态度，心想你甭把我当个纨绔子弟，我非做个样子给你看，所以拒绝道："丁军门放心，我一定跟得上队伍。"

他忍着痛穿上靴子，由赵国贤和两个兵勇扶着，单腿跳着往前走。到了马山浦，果然那里有驳船，四五里远的海上，两艘舰船早就停在那里了。丁汝昌交代道："袁公子，你马上督责朝鲜官员组织驳船驳运部队，离落潮还有三个小时，赶紧驳运。"丁汝昌乘一只小艇回威远，一路上命一个水勇测量水深，看军舰能否再往岸边靠一下。

袁世凯安排向导，动员附近百姓送淡水来，他则带着先锋队去查看大军的驻地。南阳知府给大军选的驻地离此还有二十余里地。袁世凯实

在走不动了，从百姓家里雇了一头驴骑。赶到驻地，发现与荒山野地无异，唯一的建筑就是几间破败不堪的庙宇。袁世凯脚有些肿，行动不便，坐在寺庙的台阶上发号施令，打发十几个勇丁把破庙内外打扫干净，准备作吴长庆的行辕。又安排十几人分头去找水井，以备大军饮用。再打发四五十人从附近搜集石块土坯，方便长夫埋锅造饭。等收拾停当，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估计吴长庆应该起程往这边赶，袁世凯不顾脚伤疼痛，沿去马山浦的方向迎接。

路过一个村边，看到树下浓烟升腾，烟气中有几个人影晃动，好像是庆军的服饰。袁世凯问："怎么回事，过去看看。"

稽查队的人过去一会儿就回来了，禀报道："会办大人，是先锋队七个人抢了百姓的鸡鸭，正在烧着吃。"

袁世凯过去一看，六七个人已经喝得醉醺醺的，问他们话则东拉西扯，不说正辞。不远处的树上，捆着一对朝鲜夫妇，两个孩子抱着大人的腿，哭得脸都花了。

袁世凯让随行的翻译问怎么回事。很快有了结果，这七个人去抢他们的鸡，夫妇两人阻拦，结果被绑起来痛打一顿，把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

袁世凯扭头问稽查队的人："我说过先锋队要约法三章，都是哪三章？"

稽查队长回答："杀人者斩，强奸民女者斩，抢劫民财者斩。"

"很好，记得很清楚，那他们这算不算抢劫民财？"

"是，可是，为几只鸡好像有点……"

"令不行则禁不止。来呀，把这几个抢劫民财的兵勇，立即斩首！"

喝醉的兵勇被吓醒了，但不大相信真能斩他们的脑袋，顶多打一顿军棍。所以几个人跪地求饶，而其中一个是什长则不以为然："我们是右营的兵，只有朱镇台有杀生大权，别人管不着。"

"来呀，先把他的狗头砍下来。"

稽查队对袁世凯的命令向来不打折扣，两人过去把那个醉什长的胳膊扭到后边，咔嚓一声，已经人头落地。那几个早吓瘫了，但袁世凯冷着脸，稽查队只好继续执法，七颗人头全部落地，他这才说："你们把七颗人头收起来，我有用。走，咱们迎接大帅去。"

走了十几里地，终于迎到吴长庆一行了。吴长庆很满意道："世凯安排得很好，一路上每隔五里有饮水点，还备有消暑的绿豆汤。"

袁世凯拱手道："都是朝鲜百姓心向大军，这才积极响应。我大军深入异地，如果百姓不支持，必然寸步难行。"

"有道理——你好像有话要说。"

袁世凯指指路边丢弃的粗笨家具、箱笼道："大帅可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吴长庆看了一眼道："我倒是没留意。"

"这是我军兵勇到百姓家里抢劫，抢出来后又觉得不值钱，所以又扔掉了。"

吴长庆无语，像在思考。淮军自成军之日起，就有抢掠民财的毛病。因为淮军的粮饷全靠自筹，而且欠饷严重，因此从李鸿章到营哨官，也都默许战斗中抢掠。所以打仗便有发财的机会，这也是淮军能打胜仗一个原因。庆军出兵朝鲜，从上到下不少人当作又一次发财的机会，所以无论吴长庆还是其他营哨官，对此都习以为常，无动于衷。

袁世凯见吴长庆沉吟不语，就道："大帅，现在不是剿长毛的时候，可以从长毛手中抢掠财物。朝鲜百姓盼我大军来平乱，求的是能过安稳日子。如果默许兵勇抢掠，我们便尽失民心，坏了庆军名声事小，恐怕会贻笑列国。尤其是倭寇就在济物浦，我听朝鲜人说，他们军纪森严，我们在外军面前，更当保存一份体面。"

“有道理，你是什么想法？”吴长庆凛然而惊。

袁世凯并不直接回答，而是问：“我曾经对先锋队约法三章，杀人者、强奸者、抢掠民财者斩，如果有人违犯，大帅以为应当如何？”

“当然应当按你的约法严行。”

“有七个兵勇抢劫民财，捆打朝鲜百姓，我已经按约法严惩，把七个人就地斩决！”

因为抢劫民财杀了七个人，吴长庆吃惊不小，张謇更是惊讶得闭不上嘴巴。

袁世凯一挥手，稽查队提着七颗人头上来请吴长庆检视。

“办得对！真不愧是将门之后。我还担心你镇不住人，现在看是我的顾虑多余了。如果能以七颗首级换来军纪肃然，那值得很。”吴长庆一拍大腿，又取出随身的令箭授予袁世凯，“从即日起，整个庆军军纪都与先锋队一样，你持本帅令箭，有不服管带者，可先斩后奏。”

“我正想将先锋队的约法三章在全军施行，并将七颗人头传示各营。”

“好，你去办吧。”

看着袁世凯的背影，张謇咋舌道：“筱公，真没想到，袁慰廷不请令就杀了七个人，他的胆子可够大的！”

“也吓我一跳！不过慈不掌兵，这小子是带兵的料。他说的也有道理，如今不是在国内平乱，还要考虑国际影响。如果庆军军纪混乱，被洋人在新闻纸上一起哄，张振帅就没法交代了。”

张树声与李鸿章已现不睦的迹象，庆军又是张树声派出，真要闹出乱子，首先李鸿章就不肯周全。一想到这一点，吴长庆就心烦意乱，如今有袁世凯痛下杀手，正合他的心意。他对身边的副营营官吴兆有道：“你们都看到了，袁世凯谁的面子也不给。都约束好你们的部下，包括我的子侄亲戚，触犯了军纪，我也救不了你们。”

当天晚上，吴长庆将袁世凯收拾的破庙作为临时行辕，随同前来的只有右营全部及副营两哨人马。另两哨人马将与后期赶到的四营人马乘明日黎明涨潮时登陆，估计全部人马登陆完成，总要到明天晚上。

马建忠此时赶了过来，报告汉城的有关情况。

“汉城局势稍定，但乘乱杀人的情形仍不能禁绝。”马建忠满怀忧虑的报告。

大院君借兵乱再次执政后，全面废除了闵妃集团所实行的开放措施，恢复闭关的国策，罢斥了闵妃集团的官员，起用自己的亲信和保守官员。为了控制局势，他让自己的长子李载冕兼任武卫大将、户曹判书、宣惠厅堂上等重要职务，掌握了兵权和财政。又下令将京城附近郡邑的粮米运来，作为军士的俸米及民众的粮食。

发动政变的士兵和参与政变的汉城百姓都怕闵妃势力卷土重来，为了安定军心民心，大院宣布闵妃已经于变乱中死亡，并为之举行国葬。可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别技军的统领、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正在联络闵氏势力与褓负商数万人，准备进京洗城。

在朝鲜高丽王朝时期，就形成了“褓负商”行业，“褓商”专门贩卖装饰品等工艺品，“负商”专门贩卖生活日用品，后来“褓负商”便成了朝鲜行商的统称。闵妃实行门户开放，商人们贩卖洋人商品获利甚丰，对闵妃的政策非常支持。因此对这个谣言汉城人都确信无疑，坊民俱勒帕揭竿，冲塞街巷，声言御贼，势如潮涌。大院君下令关闭城门，开放武库，将武器发给百姓共同防备。又一次武装起来的士兵和市民，展开了对闵妃势力的新一轮清洗，不少人被认为是褓负商而死于非命，又有许多闵姓外戚和主张开放政策的官员相继为起事士兵和市民所杀。

“汉城百姓真是杀人杀红眼了，甚至连进京赶考的举子也被当作褓负商的内应而被杀害，原因是他们袖子里藏着一份名单，举子说是应举花名册，但乱民却认为那是褓负商名单。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趁乱打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听到汉城局势如此混乱，主张开放的金允植等人大惊失色，因为他们的家眷皆在京中，他与吴长庆笔谈：“大帅应当立即进兵，唯有天兵可止乱。”

吴长庆回道："大军未登陆，目前确实无法开拔。"

"现在麻烦的是日本人已经进入汉城。"据马建忠说，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已经于五日前到达济物浦，日军先后共有七艘舰船到达，登陆士兵有一千五百余人。花房义质一直要求带兵进城，大院君拖延不下去，昨天已经答应。

吴长庆闻言有些犹疑："日本兵进城，必定要占据要地，已经占了先机。我们如果再进城，势必与日本人发生争执，真动起手来也无必胜把握。"

袁世凯插话道："也未必，朝鲜百姓还是心向我军的。"

马建忠也附和："朝鲜百姓的确对我们比对日本人要亲近一些。但是避免与日本人发生争执是朝廷的既定方针。因为法国正在越南闹，英国人又在打云南的主意，朝廷无力东顾。"

大家一时都无语。张謇看金允植一脸着急和忧戚，连忙安慰道："金大人不必过于担心，吴军门和丁军门率军前来，就是为了平定贵国之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这个宗旨绝无改变。"

吴长庆也附和："对对，等大军登陆后，立即前往汉城。"

马建忠又道："对贵宝眷大可放心，我与大院君笔谈过，他称赞你是事大党的老臣，专门安排人保护你的府宅，万无一失。"

"大院君有如此安排，真是出乎意料。"金允植闻言脸色好转。

等金允植走后，马建忠与吴长庆、张謇等人谈论中日朝的微妙关系："我们目前与属国的关系，已经非常不利于宗主国的地位。越南如此，琉球如此，朝鲜更是如此。"

大清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属国自主"。也就是属国承认大清的宗主国地位，保持定期朝贡，国王登基由宗主国册封，除此之外，其他事情皆有属国自己做主。

"这种关系，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其实只图了个面子。比如属国朝贡，朝廷的赏赐往往比贡物还要贵重。而这些属国，名义上承认是属国，不过是希望遇到困难时宗主国能给予帮助，他们看重的是自主。自

从列强打开大清国门后，这些属国在他国的搬弄下，一直要谋求自主，要脱离宗主国。各国支持这些属国自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抛开大清更容易控制这些小国。”

袁世凯慨然道：“大清必须谋求宗主国之实，不然只图虚名有何益处？就好比一把椅子，你说是你的吧，可你不把它搬进自己院子，却放在大街上，人家怎能不打主意？趁你看不见的时候搬起来跑了，你也无能为力。人家会说，你说是你的，怎么不在你家院子里？依我看，不如学学日本，就像他们把琉球变为州县一样，中国也应当尽早把越南、朝鲜变为郡县，这样多痛快。”

马建忠是第一次见袁世凯，见他说话如此轻巧，有些不以为然：“痛快倒是痛快，但不现实。大清秉持属国自主已经数百年，突然废为郡县，列国必然以为大清是公然侵略，要纷纷干涉，大清便成众矢之的。”

袁世凯却不认同：“大清的属国琉球，日本废为郡县，也没见哪国出来为大清说话，更没见哪国出来干涉日本。”

马建忠反驳道：“日本是日本，大清是大清，怎可能与无信无义的日本一样行事？还是李中堂的策略比较现实，慢慢加强对宗主国的控制，以求其实。我自去年以来，协助朝鲜与列国签约，谋求朝鲜开放自强，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就是谋求属邦之实。以后要善用机会，扩大大清在朝鲜的影响，中朝关系牢不可破，他国便无从置喙。”

张謇又担心道：“如何处置大院君，这里面有个矛盾。我与金允植笔谈中了解到，闵氏一族倾向开国，受日本影响很大，一心要脱离大清；而大院君是事大党的领袖，一直主张闭关锁国，只认大清为上国。如果处置大院君，便如同帮助离心离德的闵氏。”

马建忠接话道：“张先生说的有道理，我也有此顾虑，但仅是顾虑而已。闵氏为首的开化派心向日本，无非日本从前对他们影响大些、帮助大些，如果大清从此施加影响，未必就不肯心向大清。现在的关键是，任何一个国家，要闭关锁国已经不可能，所以开化派主张开国，是顺潮流而动；而大院君主张闭关锁国，是逆潮流而动，他那一套行不通。更重要的是，大院君是以兵乱夺宫，在列国面前，他是叛乱者。只要他还在主政，朝鲜便不能算一个正常的朝廷，就不能算已经安定，不但日本可以之为借口干涉，俄国也可以干涉。为尽快稳定朝鲜局势计，

驱逐大院君，扶国王复政的方针不能动摇。”

袁世凯对此倒是颇为赞同：“对，金允植也是如此说。当国王重新坐在王位上并答应惩治凶犯的时候，日本便无话可说了。”

马建忠又道：“现在日本人兵临汉城，不知道会向大院君提出什么苛刻的要求，也不知大院君是否会答应。我们该如何行动，又该如何拘捕大院君，实在无从下手。”

吴长庆回道：“张振帅给我的信中，有处置大院君的四个方案，第一是‘若其未敢显拒王师，则召赴兵船问状，不动声色暂予羁留，以一船载送来华，致之京师听候’。”

马建忠摇摇头说道：“大院君非常警觉，我在济物浦时曾经给他写信，请他到威远舰上与日人共商善后，就是打算乘机拘捕他，但他以京中形势混乱，不可离开须臾为借口拒绝。这一条做不到。”

吴长庆又道：“第二个方案，‘若其伏匿不出，亦不显然抗拒，则遣人开导，谕出则恕其重戾，不出则罪及亲族，彼慑于兵威不敢不出’。第三个方案，则是‘若彼畏罪出奔，则可擒诛余党，布告远近，俾所在郡县持之以献’。第四个方案，‘若彼肆然罔忌，力与我抗，则严兵城外，临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赐之死’。这几个方案，现在看好像都难以实施。”

马建忠点点头道：“正是如此。现在乱兵声势颇大，如果以兵力威逼大院君，只怕他铤而走险，兵乱蔓延，祸及全朝，日本再趁机索求，反而更难办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不动声色，擒贼擒王。只是现在大院君如惊弓之鸟，诱捕之计也难得实施。”

吴长庆一拍大腿道：“现在急也没用，且等大军登陆，打探消息后再商讨对策。反正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以变应变。打仗如此，办理交涉也是如此。你也辛苦一天，今晚就一醉方休，在我大营中安心睡一觉就是。”

第二天早晨，就有登陆的兵勇陆续赶往驻地，袁世凯把先锋队变成了他的稽查队，制作了若干面旗子，上写“前敌营务处会办、军纪稽查袁”，袁字独居旗心，硕大无比。稽查军纪的兵勇拉大旗做虎皮，对违犯军纪者毫不客气，责骂、鞭打、施以棍刑，袁世凯一概授权。所以朝

鲜百姓看到写有袁字的旗子就宽心，称赞袁会办的话到处流传。而袁世凯则不再去管军纪，而是沿途查看受伤、晕船的士兵，亲自查看伤口，交代他们注意事项，甚至亲自端碗喂饭，结果袁世凯在士兵中的口碑也相当不错。

快到中午时，传令兵骑一匹快马来找袁世凯，说是大帅有急事召回。

原来，大院君派人送信给马建忠，说日本人提出了苛刻的谈判条件，并限令三日答复。大院君对日本的条件没有答应，日公使花房义质今晨带兵回到济物浦，说期限一到，若朝鲜没有满意的答复，日本不惜兵戎相见。大院君请马建忠立即回汉城商讨办法，协调朝日关系。

“大院君请我赴汉城，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日本兵突然撤走，我们正可趁机带兵入城。”马建忠疑惑道，“不可理解的是日本为什么突然撤军回济物浦。”

吴长庆说道：“是不是日本人听说我大军登陆，给吓跑了。”

“那当然好，可这不大像日本人的行事风格。”马建忠下决心说，“不管怎么说，这是深入汉城一探究竟的机会。请大帅派给我几百人先行入城，也算为大军打前站。”

吴长庆十分赞同，但派谁带兵去，却犯犹豫。张謇这时建议道：“我看就派袁慰廷带他的先锋队去。只有一天的时间，先锋队已经被他调教的唯命是从。”

于是吴长庆急召袁世凯回营。

“世凯，你敢不敢带先锋队去汉城？”吴长庆是激将的语气。

“马观察都敢只身赴险，我一个武人有何不敢？而且大帅下令，也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袁世凯回答得非常干脆。

吴长庆非常高兴，拍着他的肩膀道：“丁军门昨天对我说，‘没想到袁慰廷一个世家子弟，毫无纨绔之气，脚伤了竟然单腿跳到马山浦，实在出乎意料。后生可畏’。当时我面子上好看极了。前天老朱让我丢的脸，你总算给我扳回来了。”

“回大帅，当时我并不是为面子的事，觉得跟着丁军门跑，能长长关于水师驻泊的见识，一路上听丁军门侃侃而谈，的确受益匪浅。”

“好，好，真不枉你张老师慧眼识珠。这次任务比你当初接先锋队的差使更危险，你去汉城，一切行动听从马观察指挥，遇有情况，你先要保护马观察。如果这次差使办得漂亮，我请功时一定有数。”吴长庆满意地点头，向袁世凯许以功名。

“马观察，咱们什么时候开拔？”袁世凯“喳”了一声，然后转身问马建忠，语气是下级请示上宪。

“越快越好，现在就走。”马建忠道。

第四章　设计谋诱捕太公　平叛乱崭露头角

在济物浦日军军营中，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三人正在密商对策。

日本陆军自视甚高，总觉得自己能够横扫天下，无所匹敌。高岛鞆之助尤其如此。他参加过西南战争，曾经率部迂回到叛军的背后发起猛攻，将被誉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打得溃不成军，三十三岁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后来他又赴法国、德国考察军事，更加锋芒毕露。他对花房义质下令日军退出汉城十分不满：“既然要逼迫朝鲜签订城下之盟，我们却将大军撤出汉城，我实在无法理解。”

花房义质解释道：“我们撤出汉城，向朝鲜摆出一副决裂的态度，或许更有利于我们的计划。至于为什么撤军，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中国军队有三千人已经登陆，他们的目标也是汉城，到时双方在汉城对峙，对我方不利。”

“有何不利？我一千五百余人，皆是以一当十的天皇武士，有坚城可守，区区三千清军有何惧哉！”高岛难掩傲慢的语气。

花房义质又解释：“朝鲜人心向中国，而今主政的大院君也是最坚定的事大党首，战端一开，如果朝鲜人背后捅我们一刀，我将腹背受敌！而且，就是陆军能够胜利，海军却绝无胜算，到那时中国水师控制海岸，陆军便陷入弹尽粮绝的险境，请问高岛将军，陆军能坚持多

久？”

那不用问，肯定坚持不了多久。高岛不满地看海军少将仁礼景范一眼道：“海军在关键的时候总是指不上。”

在日本军界，陆海军闹矛盾人尽皆知，海军在陆军面前总是受窝囊气。同是少将，仁礼景范却不得不让高岛三分：“海军入夏后脚气病严重，我已经向高岛将军解释过。”

“脚气病”在日本海军中已经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因为这种看似脚气的病，却绝非普通的脚气，初发时始于脚，先是走路困难，手脚感觉异常，随后感觉丧失，下肢无力，甚至瘫痪，再发展到心跳加速，下肢水肿，呼吸困难，便几乎无药可救了。这种病在日本海军中频繁发作，有些水兵一年感染四次，一舰之兵，往往感染率超过四成。

“目前停泊在济物浦的七舰，全都发生脚气病，已经有一半人员失去战斗力。”仁礼景范无可奈何道，“尤其是可与中国水师超勇抗衡的扶桑号，半数船员得了脚气病，不得不留在国内治疗，无法赶来增援。如果与中国水师发生战斗，绝无取胜的可能。”

高岛气愤地责问道：“都是夏季，同样生活在舰上，为什么中国水师没有那么多人得脚气病？是不是海军胆怯，以病为由自欺欺人？”

面对高岛的责问，仁礼景范非常生气：“请高岛将军不要羞辱海军，是不是真病，你完全可以上舰仔细检查！至于为什么日本海军脚气病比中国水师严重，实在令人费解。海军军医高木兼宽正在研究脚气病，他曾经在英国留过学，据他初步分析，问题可能出在我国海军饮食上。”

接下来三人都不说话。退出汉城，避免与清军冲突，心有不甘，但又不得不如此。

花房义质打破沉默：“我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战争，而是迫使朝鲜答应我国的要求。中国虽然军力超过我们，但他们没有开战的决心，我的打算是与中国派来的官员接触，用外交手段给朝鲜施压，如果日朝谈判顺利，我们又何必动武？海军脚气病发作的消息一定要严密封锁，千万不能让中国人和朝鲜人知道，不然接下来的谈判会非常艰难。”

这时，营外值岗的士兵来报，说中国直隶道员马建忠前来拜访。花房义质对两位少将说："你们两位都且少安毋躁，我听听这位马道员所为何来。"

在协助朝鲜与美英等国谈判时马建忠就与花房义质多次交往，两人算是老相识，进入军帐后，他把袁世凯介绍给花房义质："这位是平乱先锋队的袁统领。"

彼此致礼后，花房义质问道："听说贵国派兵三千，军舰六艘，请问所为何来？"

马建忠回道："朝鲜是大清属国，照例会出兵帮助平定。这次海陆军前来，就是为此目的，别无他意。"

花房义质笑道："我国派兵至此，也是希望朝鲜能够安定。如果他们自己不能平定叛乱，惩治凶手，那我国海陆军将代劳。"

袁世凯抢过话头："何劳贵国费神？我国海陆军足可以平乱。"

"贵国的合理要求，我国也将帮助劝说属国同意。这一点请贵使一定放心。"马建忠在一旁补充。

花房义质话中带着威胁："如果贵国真能劝说朝鲜，我国便可按兵不动。只是朝鲜应当尽快给予答复，我国海陆军将士都极为义愤，纷纷请战，我也无法完全压制。"

马建忠摇摇头劝道："有关贵国的要求，朝鲜如何答复，总要等平定了叛乱才好坐下来谈。听说贵使向朝鲜提出了三天的最后期限，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无论如何做不到。请贵使还是宽限几天。我今天将去会见大院君，劝他对贵国有所交代，对凶犯要给予严惩。"

"不仅仅要惩凶，我国已经向朝鲜提交了七条要求，每一条都必须答应。"

花房义质提出的要求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人员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允许日本派八百人驻汉城保护日本使馆等。

"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对贵国的合理要求，我国将力劝朝鲜应

允。但当务之急是平定叛乱，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马建忠又一次表明立场。

花房义质质疑道：“如今当政的大院君就是此次兵乱的主使，贵国要帮助平乱，将如何对待大院君？我知道大院君向来心向贵国，贵国对他也是极为欣赏，恐怕不会对他有所行动吧？而大院君如果继续主政，又何谈兵乱平定？”

袁世凯插话道：“如果大院君是兵乱的主谋，我统领的先锋队就可以擒贼擒王，绝不在话下。”

马建忠怕袁世凯乱表态，接过话题说：“政变的主谋是不是大院君，我们尚没有证据。但是，如果证明他确是幕后主谋，我国也绝不袒护。但贵国必须对我军的平乱行动给予支持。”

花房义质问道：“阁下希望得到怎样的支持？”

“贵国海陆军但守营盘，便是对平乱的最大支持。不然两国军队杂处，难免会闹出误会。”

“我国军队军律森严，绝不会闹什么误会。”花房义质说，“不过，既然阁下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不妨代为答应。但贵国的平乱不能久拖不决，日本所能给朝鲜的延展日期，只能是两日。”

马建忠算了一下，大队人马总要两天后才能赶到，两日时间自然不够。经两人反复交涉，最后确定延期四日，届时将给予答复。

出了营帐，袁世凯便说：“马观察，看来日本人也想扳倒大院君。”

“大院君从来不买日本人的账，他们当然想扳倒他。”马建忠担心袁心凯嘴快于心，提醒道，“慰廷，办外交不是交朋友，不可全抛一片心，要尽量摸清对方的底牌，而不让对方摸清自己的真意。尤其下午我们将面见大院君，他本来就心有疑惧，如果让他意识到我们有可能对他采取行动，势必要全力抵抗，那样事情就麻烦了。”

袁世凯也发觉自己今天有些抢头说话，因此保证道：“马观察放心，在大院君面前，我不多一语。”

“那倒不必，如何对待大院君，我们还没最后定案，不要在言语中

让他捕捉到端倪就是了。”

进宫主政的大院君此时如被架在火上烤，日子相当不好过。儿子懦弱无能，他于大乱中接掌政权是为国家着想，但无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从儿子手里夺权的事实是掩饰不了的。而给他带来主政机会的兵变者，此时也让他头疼，他们惧怕闵氏卷土重来，疑神疑鬼，对闵氏以及主张开国的官员大开杀戒，局势已经失控，而且又有心术不正者趁火打劫，大发不义之财。他让长子李载冕掌握了军权，总算勉强控制了汉城局势，但乱兵和乱民依然聚集在汉城附近，如何解决尚无良策。如今日本又提出苛刻的要求，惩凶一条就没法答复，如果惩办举事者，那他进宫的合法性、正义性又在哪里？如果不答应，日本势将兵戎相见。以朝鲜的军力根本无法抵抗，国家将因此陷于灾难。宗主国派兵来了，如果中朝联手，足可以制衡日本。但据说大清军队是来平乱，是不是也会把自己当乱军平定了？这一切只有与马观察谈清楚后才能真正放心。

当听到马建忠到来的消息后，他亲自迎到大殿外。见马建忠从容坐定后，便问：“马大人见到带兵的大帅了？有多少人马？”

“有六艘军舰，五千陆军，正在向汉城赶来。我此次先带来先锋队五百人，帮助维持汉城秩序。”

“倭国提出七条苛刻要求，限本日必须答复，小国无论如何不能答应。如果倭军进攻汉城，我势将与汉城共存亡，宁为玉碎，绝不瓦全。”大院君又道。

“我已经见过日本公使，经过协调，同意再展期四天。”

“不是展期几天的问题，是倭国所提要求太苛刻，我国断然难以应允。”

马建忠劝道：“当然不能完全答应，但有些合理要求也不是不能答应。”

大院君大摇其头：“倭国提出要惩办首凶，何谓首凶？就这一条恐怕双方就难以达成一致。”

“自然是那些滥杀无辜的人，比如此次兵乱的带头人。”马建忠解释道。

“绝对不可能。举事者是义军之首，如何能够当凶犯惩处？就是我答应，恐怕义兵也不答应。”

马建忠笑道：“院公执政多年，睿智机变，难道不懂得丢车保帅的道理？即便不舍得丢车，以马甚至以卒充车又有何不可？”

“恐怕倭国不肯罢休。”大院君仔细琢磨，脸上绽出笑意。

马建忠哼声道：“不肯罢休又能如何？我五千大军六艘战舰当然不是来做样子的。”

这话更让大院君心中舒畅，但他还有些疑虑：“大军如能帮助小国抵御外侮真是再好不过。只是不知大军统帅会不会也像马大人一样的打算。听说大军出师的名义的是帮助小国平乱，不知大军打算如何平乱？”

“平乱的说法不确。大军前来是帮助属国稳定秩序，如果院公能够令行禁止，不会再有凶徒趁乱打劫，不会再有滥杀无辜的事情，大军便不动一兵一卒。如果有地方官府不能控制秩序，大军势必要前往弹压。如果日本借机发难，影响朝鲜安定，我大军自然也不能坐视。”

“对小国的施政，上国是否也要干预？”

马建忠解释道：“我国向来坚持的是‘属国自主’，一切内政皆不干预，这是几百年的传统，想必院公尽知。即便真有不恰当的行政，我国也只是友好地提出建议，绝不会凌驾于上。大清千方百计所谋求的，只是朝鲜的利益。譬如去年以来本道协助朝鲜签订通商条约，千方百计提高税率，保护朝鲜的利益。朝鲜所签条约比之大清国与列国条约更为有利，这一点院公想必也都知晓。”

“我比较过两国的通商条约，正如大人所言。对大人的全力周全，小国上下皆感激万分。”话锋一转，大院君又问，“大人带来的五百精锐打算驻在哪里？是否驻扎宫中？”

大院君显然是在试探大军的真实意图，马建忠断然否定：“这五百人纯粹是为保护我的安全而来，如今已经在城外驻扎，哪有进宫驻扎的道理？数百年来，上国军队从无驻扎属国宫中的先例，院公何出此言？”

“我希望借助上国加强宫中宿卫，既然如此就不勉强了。”说完这个，大院君又问，“大军大约何时到来？届时我先去拜访大帅。”

“最晚明天下午可到，如果顺利，上午也有可能。届时吴大帅肯定会进宫先行拜会院公，您是否回拜，届时你们两位再定不迟。”

大院君派自己的轿夫送马建忠回住所南别宫，并吩咐就地侍候。朝鲜自明代开始，对出使入朝的中国官员礼仪十分隆重，专门在西门外建了慕华馆，届时国王率世子及百官在此迎候，并接风洗尘。同时又在城内建南别宫，专供使臣居住，堪称朝鲜最高规格的国宾馆，马建忠几次到朝鲜都在此居住。因为局势不稳，袁世凯专门派了先锋队二十人前来加强警卫。

吴长庆的大军第二天傍晚才赶到汉城城下，驻扎在南门外的南檀一带，离汉城六七里。大院君闻讯亲自到南别宫会见马建忠，问是否立即前去拜访吴长庆。马建忠听他的语气还是有所顾虑，就安慰道：“暂不必去拜访，我去见筱帅，报告院公一心谋求社稷稳定之意，并细商如何牵制日人。”

马建忠赶到吴长庆大营，丁汝昌、张謇等人都在。吴长庆拿出一纸电报道：“这是今天威海派出的快艇送来的电报，眉叔先看看。”

又谕：张树声奏，援护朝鲜陆师拔队起程，并查探情形。俟抵朝鲜后，扼扎海口附近地方，该提督即亲统数营，向王京进扎，拟将李昰应获致，除其凶顽，以期转危为安。所筹尚合机宜，即著该督饬令吴长庆酌度情形，稳慎进扎，务将李昰应获致，庶该国之乱自平。该提督当相机因应，妥为办理。一面约束部伍，毋任稍有扰累日本之兵。

马建忠看完电报后说道：“朝廷已同意拘捕大院君，大帅可以放手干了。”

“朝廷对日本兵深为顾虑，只怕中日起冲突，如果我们拘捕大院君，日本人会不会干预？”吴长庆颇有顾虑。

马建忠解释道：“大院君一直排日，日本人必欲除之而后快，我们拘捕大院君，他们求之不得，想来不会干预。我与花房义质已经见过面，他也希望能尽快平定朝乱。”

吴长庆稍稍放了心，又问："如果实行诱捕之计，把握有几成？"

"至少七成，还有三成在天。"接着，马建忠把两天来的情况简要地向吴长庆报告。

"看来大院君对你颇为信任，这省去许多麻烦，今晚咱们要好好计议一番。把世凯也叫来，他跟着眉叔先期入城，肯定也有所见闻。"吴长庆听后道。

按照马建忠的要求，袁世凯的先锋队一直待在驻地，以免引起大院君的怀疑。袁世凯自然不会待在营中，他换上为军营送菜的朝鲜人衣服，悄悄四处观察，他的结论是朝鲜乱兵武器低劣，而且号令不整，一千人足以镇服。

吴长庆告诫道："世凯，不要看事太易，别忘了关羽大意失荆州，何况我等并没有关老爷的本事。"

马建忠建议道："大院君对大军的到来其实戒心很深，为了打消他的疑虑，请大帅手书一信派人送去，以安其心。"

"这有何难？我立即写来。"

袁世凯自告奋勇进城送信，带着赵国贤等四名护兵策马直奔大院君的府邸云岘宫。云岘宫原是大院君的私邸，自从他代高宗摄政后就不断扩建，其规模直逼朝鲜王宫。袁世凯持有大院君赠给马建忠的腰牌，很容易进了大门，但却被守直房的卫队拦下了。守直房是一排十几间瓦房，里面所驻是负责云岘宫管理、警备及杂务的人员，大院君的卫队统领就住在这里。因为时近傍晚，云岘宫内已经准备落锁，是否让袁世凯见大院君无人敢做主，卫队统领只好把他请进茶室，着人备冰镇西瓜，极其殷勤。为便于交流，又叫来一位懂汉语的通词，待袁世凯喝过一杯茶后才说："天色已晚，大院君不便见客，贵使的信可否由小职代转。"

袁世凯决心要见到大院君，两手抚膝，收腹挺胸，声音洪亮地说道："马大人有交代，须当面呈递院公，并请院公给一张亲笔收条。"又撒谎说，"吴大帅和马大人都有话让我代转，因此必得见到院公。"

统领不敢耽搁，亲自去向大院君传话，不一会儿便回来了，相请道："院公在迎和楼接见贵使，请随我来。"

过了守直房，从一个大门进去，便是大院君居住之地老乐堂，迎和楼则是大院君见客的地方。统领把袁世凯领进去，大院君已经在室内正襟危坐。他是长脸颊，下巴飘着一把斑白的胡须，两眼炯炯，不怒而威。他略欠欠身，以示客气，并示意袁世凯坐。袁世凯拱手向大院君施礼，然后落座，两脚外分，双手抚膝，收腹挺胸后才说道："吴大帅有一封亲笔，马观察派小职送呈。"然后不慌不忙从怀里取出信来，双手递给站在一旁的统领，统领再呈给大院君。

"感谢吴大帅和马大人的好意，有上国大军帮助，敝国定能度过眼前危机，请代我表达谢意。"大院君看完信后又问袁世凯，"听说贵使还有话要转，我洗耳恭听。"

袁世凯信口编道："吴大帅和马大人的意思，明天上午进宫拜会院公，主要是商讨应付倭国的对策，请院公也事先筹划，届时可互相参酌。此事不宜行诸文牍，因此要小职务必转告。"

"请转告吴大帅和马大人，我方自然用心谋划，一切还需偏劳上国大军。"

"我国派军前来，就是为帮助属国应付倭国，自然应当为院公解忧，说不上偏劳，实是职责所系。"

听袁世凯谈吐不凡，因此大院君问道："看贵使气度，不似一般信使。"

袁世凯表明身份道："小职是前敌营务处会办、先锋队统领并专责军纪稽查。不过既然奉命前来送信，便是信使而已。"

大院君赞道："上国果然人才济济，贵使干练、沉着，英气逼人！"

"在院公面前，小职实在不敢当英气二字。我常听马大人说，院公德高望重，治国理政朝鲜无出其右者。此次变乱，院公协调各方，调度有据，幸未酿成大乱，院公居功至伟。今日有幸面见，院公不怒而威，名不虚传。"袁世凯顺口送出一沓高帽，尤嫌不足，指了指站在一边的统领说，"卫队统领寸步不离，名为侍应，实则防备，极其尽职。管中窥豹，可见院公用人得才，驭下有术。"

这无形之中，又送卫队统领一顶高帽，统领满面笑容，拱手称"谬

赞”。

大院君亲笔写一纸收到条，并让卫队统领送袁世凯出门。卫队统领对袁世凯十分客气，一直送到大门外，亲自扶袁世凯上马。

袁世凯纨绔脾气发作，从口袋里摸出十两银子，塞到统领手中道：“初次相见，来得匆匆，几两银子请你和兄弟们买瓜果消暑。”

十两银子不多也不算少，而且上国官员何曾给他这样的小官送礼？统领一激动，自己当了上马石，两手托住袁世凯的脚，帮他跨上马背。

袁世凯抱拳扬鞭，直奔城外。

他回到吴长庆大帐，交上大院君的收条，说了自己的经历，众人无不称赞，马建忠笑道：“慰廷此行真是非常值得，大院君的疑心几乎可以尽除了。”

丁汝昌则向袁世凯直竖大拇指。

“诱捕大院君此时有八成把握了。”吴长庆舒口气又转头对张謇说，“季直，一旦拘捕了大院君，必须立即发布告示，以安民心。这篇文告就非你莫属了，今晚你就辛苦辛苦，明天能够拿出大稿，抄录数十份，以备广为张贴。”

张謇边应承边思索道：“这是分内之事。除此之外，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朝鲜这次变乱，看似是饷米质次引起，其实根源并不在此。朝鲜如何善后，必当深思统筹，我打算尽快拿出个稿子，请大帅及诸位指正。”

吴长庆心中大悦，赞道：“那真是太好了，咱们虽为平乱，但平乱是治标不治本，朝鲜未来是得好好谋划。你专心去写这两篇大文章，一般事情就不劳驾你了。”

几个人对明天如何诱捕大院君已经进行详细的谋划，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把大院君的随行人员隔开，而且不能放走一人，不然消息一旦败露，朝鲜军队前来救援，局势将非常棘手。

“这有何难，交给我来处置。”袁世凯向众人讲了自己的计划，都觉得可行。他又建议，如果一切顺利，捕到了大院君，由他率先锋队直接

送到马山浦登舰，交由朝廷发落。

“早有此议，但送人的事就不劳慰廷了，这是我水师的职责。明天我带一百水勇过来，专责押解到马山浦。”丁汝昌插话说道。

“如果吴大帅的军营中又出现水师官兵，恐怕会引起大院君怀疑，还是由先锋队来做比较好，服色相同，彼此相熟，不易引人注目。”袁世凯摇了摇头。

吴长庆点头说：“禹亭，世凯说的有道理，我看水师兄弟不必进营，可在去马山浦的路上接应。”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接下来众人又对可能出现的意外进行详细预测、准备，一直商议至深夜。

第二天上午，吴长庆在马建忠的陪同下去昌德宫拜会大院君。昌德宫位于汉城北岳山东麓，被称为东阙。始建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朝鲜太宗五年），本来是作为朝廷的离宫，但因为正宫景福宫被毁无力修复，离宫反而成了正宫。大院君摄政后，修复了景福宫，可是几年前，景福宫发生太监安设炸弹的事件，高宗又将朝廷搬回昌德宫。

众人都是骑马前往，袁世凯负责护卫，因此策马前行开道，另十六骑跟随在吴长庆、马建忠身后。昌德宫正门敦化门的中门大开，吴长庆一行二十余人策马直入，过禁川桥，入进善门，到达仁正门前，几个人这才下马步行入内，护卫被挡在门外。进门便是昌德宫的正殿仁政殿，朝鲜国王处理重大政务比如登基、会见外国使节等皆在此地。此殿阔五楹，最为雄壮，不过因为是属国，严守亲王府的规制，类似王府的银安殿，琉璃瓦是丹青色，有别于大清皇宫的金黄色。

大院君已经在丹陛下迎接，因为他是第一次见吴长庆，恭恭敬敬递上名帖。吴长庆双手接过道：“久闻院公英名，今日得以面见，三生有幸。”

“鄙邦不幸生乱，劳驾将军跨海前来相助，感激不尽。将军威名，老夫久闻，不胜渴慕。”大院君又指指身后三十岁左右戎装男子说，“这是犬子载冕。”

李载冕是大院君的长子，根据朝鲜的习俗，“长子不为人后”，所以

当年他无缘王位，而由弟弟李载福（李熙）入嗣哲宗承继王位。父亲执政十余年，他却没得大用，因此颇怀怨恨，结果被闵妃收买，合谋将大院君赶出王宫。但掌权后的闵妃也未重用他，让他十分悔恨，因而对赋闲的大院君极尽孝道。大院君这次重新执政后，就重用这位长子，不仅让他出任户曹判书，还兼任训练大将，掌握着财政和兵权。

李载冕对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三人躬身一个长揖，然后做一个请的手势，大院君陪同三人进了仁政殿。

殿内已设香案，这是要请圣安。吴长庆站在香案后面东侧，大院君和李载冕跪地磕头，问皇太后、皇上安。吴长庆答一声“皇太后、皇上圣躬安”。

然后撤去香案，宾主落座。

大院君首先剖白道：“此次动荡，皆由当政重臣不能体恤下情、贪婪无度招致，群情激愤，揭竿而起，以至于局势失控，王妃被害。国王急书请我入宫主持大局，我百般劝解，总算局势回稳，国王得以安然。谁料又扰及日本人，以致日本以此借口大兵入境，提出苛刻的条件，国步维艰，老夫不得不勉为其难。”

吴长庆说道：“朝鲜此次动荡，幸得院公力挽狂澜，功不可没，太后、皇上皆已知悉。听闻日本以此出兵，朝廷顾念属邦，派我和丁军门率陆海军前来，协助院公维持局势，以杜日本狡谋。为避人耳目，免致不必要的麻烦，对外只称入朝平乱。朝廷真意，想必院公必能明了。”

大院君澄清道：“倭国奸商从敝国获利极厚，以至于敝国百姓愤恨不已。此次殃及日人，可谓咎由自取。他们却借机出兵发难，提出苛刻条件，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马建忠建议道：“日本提出的条件，当然不能一概全应，不过，为了早日稳定局势，有些也可商讨，总能有解决的办法。”

大院君肃容道：“如果商量不成，敝国不惜举国为战。”

举国为战，则事情更难了结，这是朝廷极力避免的。吴长庆心中思绪一转道：“我等已率大军前来，朝鲜并非当初的孤立无援，想来日人不致太过苛刻。尽快与他们谈判就是，届时马观察也可从旁协助。”

接下来大家就日本七项要求进行商讨，可以感觉得到，大院君所秉持的是强硬态度，通融余地很少。然后又谈当前朝鲜国内局势，吴长庆等人希望大院君尽快整顿旧军，严肃军纪，恢复秩序，以免给日人借口。大院君表示完全接受上国的要求，并表示下午将前往军营回访、犒军。

各项准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下午只等大院君前来。然而一直等到三点多，却不见踪影。众人都非常着急，仔细回忆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引起了大院君的怀疑，可实在无从想起。到了四点左右又下起微雨，大家几乎绝望，大院君一定会以下雨为借口不再前来。

然而出乎众人的意料，四点半左右，大院君在二十余人的簇拥下冒着蒙蒙细雨前来。其中护卫十人，长夫十余人，抬着一头猪，四只羊。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亲自出迎，袁世凯则去招呼大院君卫队统领。十余名长夫被请进一间营帐中，那里好酒好菜已经备齐。十名护卫紧跟在大院君后面，袁世凯拉住卫队长道："院公与吴大帅他们去谈事情，何必都跟了去，来来来，弟兄们随我去喝一杯。"

卫队统领推辞不过，安排四人跟着大院君，他们几人则跟袁世凯进了帅帐右侧一个营帐中。这里也布下一桌酒席，袁世凯请卫队统领上座，他亲自执壶劝酒。卫队统领推辞道："卑职职责所在，不能饮酒。"

袁世凯竖起拇指称赞："尽职尽责，兄弟佩服，绝不勉强，那我就以茶代酒，敬各位一杯。"

这实在无法推辞。等几杯茶水下肚，众人只觉眼神迷离，不久都迷糊过去了。袁世凯挥挥手，先锋队的人立即将他们捆扎结实。他带着翻译来到帅帐外，对站在门外的四个卫兵士兵说："统领让你们也去喝一杯。"

他们亲眼见到袁世凯与统领勾肩搭背的亲热情形，毫不怀疑，随翻译去了营帐，一进门就被按倒在地，嘴被塞得严严实实。看事情办妥，袁世凯这才到吴长庆帅帐回话："报告大帅，晚饭已经安排妥当，两刻钟后就可开席。"

这是表示已经完全解决了大院君的随从。

吴长庆点了点头："好，很快就开席。"

马建忠疾书道："君知朝鲜国王为大清国皇帝册封乎？"

大院君写道："知之。"

"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趁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罪当勿赦。"马建忠再书。

大院君这才发现情形不妙，一看随从也都不在跟前，便写道："大帅难道要做云梦之游乎？"不理马建忠，拿着纸让吴长庆看。

云梦之游，典出西汉，高祖刘邦为解除韩信兵权，采取陈平之计，伪游云梦，借韩信前来拜见之际逮捕了他，贬为淮阴侯。

吴长庆心有不忍，提笔写道："非也，是非曲直，不得不论。"

袁世凯精选的二十余人已经在帐外待命，见吴长庆还在犹豫就道："大帅，时机紧迫，不容犹豫，须当机立断，防夜长梦多。"

"念与王有父子之亲，姑从宽假，请速登舆至马山浦，乘兵轮赴天津，听朝廷处置。"吴长庆于是提笔写罢，扔下笔与丁汝昌、马建忠出了大帐。

袁世凯对愕然的大院君说："大院君，请吧！"

没有翻译，大院君听不懂袁世凯的话，但请的手势他当然明白，他向后退了一步，不肯向帐外走。袁世凯一挥手，赵国贤率两名兵勇架起大院君出了大帐。帐外两行兵勇手持洋枪，列队以待，大院君派给马建忠的轿子就在帐外，轿夫当然全换成了庆军的兵勇。大院君不肯登轿，袁世凯架住他的一条胳膊送进轿中，一挥手四人抬轿飞奔，百余健卒蜂拥而行，丁汝昌则策马跑在后面。离汉城十余里，二百名水师兵勇等待已久，丁汝昌与袁世凯拱手告别，带着大院君赶到马山浦，当晚乘小艇登舰。

袁世凯赶回军营向吴长庆复命，吴长庆正在设宴款待众将及幕府人员，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大院君被拘捕，但兵乱并未平定，乱首尚未惩治，必须趁热打铁，尽快讨伐乱兵。讨伐乱兵必须师出有名，因此应当立即请国王李熙重新执政，由他邀请平乱，方可名正言顺。此事已

经由马建忠安排，派金允植设法给李熙送信，告诉他大院君已经被捕并押往天津听候发落，请他立即出来主持大局，并提出帮助平乱的书面要求。同时张謇负责安排人连夜在汉城各城门张贴告示，宣布大院君的罪状，以安民心，震慑乱军。

第二天一早，左承使严世荣来见吴长庆，他是奉国王之命来请清军帮助平乱，有国王亲笔手书的请求。吴长庆请严世荣转至国王，清军将立即开始平乱，请多派向导、翻译。

此事交涉结束，严世荣还有事转请："奉国王面命，卑职请大帅释回院公。太公年事已高，不宜历风涛之险。"

"此事真是国王所请？"这个请求让吴长庆深感意外，国王被大院君夺权，怎么还会希望释回大院君？

严世荣回道："是国王请小职向大帅面请。当初国都局势混乱，幸亏院公出面苦劝，乱军才退出汉城。国王至孝，念及院公年老无依，实在于心不忍。"

"此次兵乱，外间盛传院公系主谋，众心所附，实为其魁。皇帝欲面问其事状，冀望特切，我奉朝命，唯有奉行，臣子之义，岂可有违？我朝素行宽大，笃伦尽恩，必能两全而无弊，请国王万万放心。"如果放回大院君，乱兵便心存侥幸，其党徒势必蠢蠢欲动，难免给平乱增加变数，这个要求，吴长庆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严世荣又道："国王还有一请，若大帅不同意释回院公，请允准国王幼弟及院公身边亲随等人随行，以照料起居。"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吴长庆正要答应，张謇却进帐直向他使眼色。吴长庆会意道："大人且请稍等，营中有急务需要商讨，我去去就回。"

吴长庆随张謇出大帐到了营务处。金允植也在里面，已经写了几页纸，请吴长庆过目。原来，他已经打探清楚，昨夜李载冕得到大院君被拘的消息，和母亲骊兴府大夫人到高宗面前哭求，要求释回大院君。国王心有不甘，但又不愿背不孝罪名，因此才有此一请。而要求派往陪伴大院君的两个亲随是大院君的亲信，奉李载冕之命，其实是要到北京交结朝士，到处鸣冤，期于翻案。

张謇建议道："大帅，此事不可不防。如果朝中不明真相者为大院君鸣冤翻案，那么我们此行不但无功，反而有过。而且大院君若释回平乱便又加变数，朝鲜局势何时才能了局？日本再兴风作浪，我们怕是要前功尽弃。以宗主国身份尽快平息事端，不给日本干涉的机会，这个原则不能动摇。"

"原来是这么回事，季直不必解释了，我知道其中的利害。大院君不能释回，他的亲信不能同行，但可以让他的幼子前往照料，也可派人送些日用之物。既然国王只是面子过意不去，才请求释回大院君，那我就来做这个恶人，帮他面子上过得去。"

主意已定，吴长庆回到帐中，严厉指出大院君的罪责，并请转告国王，他的要求无法答应，只允他的幼弟和仆从数人赴马山浦给大院君遣送行装及随行侍奉。若大院君所乘登瀛洲号已经起行，准幼弟一行搭乘其他舰船赴津。此后凡有去见大院君者，须先行告知中朝，获准后方可起行。

打发走严世荣，吴长庆对张謇说："季直，国王的这位长兄是大院君的臂膀，又掌握着军权财权，此人是个麻烦，如果不设法控制，我们的平乱行动恐怕会受影响。"

"大帅的意思是把他也拘捕？"

"他是受父命出任要职，说不上明显的罪状，拘捕不合适。但应当限制他的行动，割断他与乱军的联系。"

张謇应承道："此事我去与马观察商议，他与李载冕相熟，比我们方便。"

"你带世凯同去，到时候需要人手的话，从他的先锋队中调遣就行。"

张謇知道，吴长庆对袁世凯十分赏识，这是有意给他立功的机会。

两人进城到了南别宫见到马建忠时，他正在与朝鲜领敦宁府事金炳国、金弘集讨论与日本签约的事情。马建忠对照日本提出的条件，逐条帮助分析："拘捕乱党一条不用日本人提，自然要办，国王也是受害者，岂有不办乱党之理？但最好不能定期限，因为实在说不准什么时候

能够彻底办清。赔偿军费一条，与国际法不符，何况日朝并未开战，何来赔偿兵费？非要赔偿，可在以抚恤受害日本人名义上适当加一些。具体额度，以不超过十万日元为妥。至于日本人所提五十万日元，绝对没有答应的道理。日方要求京城驻兵一项，绝不可允。日本人的理由，无非就是这次公使馆人员受到围攻，顶多可以答应公使带若干兵员护卫使馆。”

此外日本人还要求日本公使、领事可在内地旅行，马建忠认为可以答应，但须事先征得朝鲜地方官同意。

两人又就一些具体问题请教，可以听得出来，朝鲜国王急于安抚日本人。因此，马建忠便提醒道：“虽然日本人陈兵济物浦，但请两位务必转至国王，日本人狡诈多谋，不要轻易答应他们的要求。尤其是开矿、电信等利权，无论如何不能向日本人开放。”

金炳国又问：“国王知道马大人善于外交，国王之意，马大人可否出面帮助敝国与花房义质面商？”

“那不行，我国不干预属国的内政外交，这是秉持多年的传统，我只可以提供建议和参考，不宜直接出面与日本人交涉。”马建忠断然拒绝。

袁世凯却在一旁建议说：“马观察，我倒是觉得你完全可以在这方面显示出宗主国的地位，同时向日本表明，朝鲜是大清属国，让他们不要歪打主意。”

“自主自强，方是朝鲜的出路。朝鲜不断强大，方可断列国觊觎之心，这也是宗主国所乐见。我国可以帮助属国开国自强，但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与日本人谈判的事情，还是请朝鲜派员去谈。”

打发走两人，马建忠又解释说：“当着朝鲜官员的面，有些话不好说。力避中日之间发生摩擦，是朝廷对我们此次出兵行动的明确要求，既不准发生军事摩擦，也不准外交上产生摩擦，避免置我国于不利地位。因为法国在越南寻衅，朝廷必须力保朝鲜无事。”

袁世凯却不以为然：“避免两面受敌自然不错，可一再退让并非善策。朝鲜是大清的属国，我们帮他救灾，帮他平乱，要耗粮饷，耗军械，还要牺牲兵勇性命，可是内政、外交又坚持不干预，我们岂不是只

当个冤大头？日本派几条军舰来，张口就要兵费，他凭什么要兵费？内政让朝鲜自主，外交上我们又不出面，宗主国的地位在哪里体现出来？要我理解，坐下来与日本谈判的应当是大清国，朝鲜是大清的属国，你与朝鲜交涉，当然要大清出面。就好比一把椅子，你说是你的，别人要来搬的时候，当然我就可以直接对他大喝一声，别动，这是我的椅子。”

马建忠叹道：“话不是这么说。属国自主的传统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历来如此，何况朝鲜毕竟不是一把椅子。如果算是把椅子的话，也是放在大清院墙外的椅子，已经在那里放了几百年，突然要搬进院中，容易引起异议。”

袁世凯却固执己见：“从前放在院外，是因为没有贼惦记。百年前大清国力强盛，没人敢拃毛。现在不同了，列国有坚船利炮，可以从万里外跑来与大清争东夺西，这放在院外的椅子已经不安全，所以必须搬进院内，这又有什么好说的？”

这话竟然驳得马建忠无话可说，心中禁不住火起，要论外交，你袁世凯还没启蒙呢，还在我面前大言不惭！他毫不客气地说：“慰廷，论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要说到外交，并非人人都能深谙其中奥秘。马某跟随李中堂多年，也曾经出国考究，尚不敢肆口妄言，你我还是尊令而行吧。”

“只顾听你们两人高谈阔论，忘了正事了。”场面有些尴尬，张謇打破沉默，将吴长庆希望设法绊住李载冕的意思说给马建忠。

“恐怕只有再行诱捕之计。”

张謇解释道：“大帅的意思，并不是拘捕他。”

“我知道大帅意思，不是拘捕，却要他跳不出大帅的掌心。硬去拿人肯定不行，所以只有像对付大院君一样，请他入瓮。”

张謇有些不信：“有大院君的前车之鉴，他恐怕不会上当。”

“那就想个他无法拒绝的理由。”马建忠想了许久说，“他以至孝自许，在国王面前哭求，也是以孝的名义，那就让他来商讨如何释回大院君的事情，他恐怕不能不来吧？”

张謇担心道："他来恐怕也会万分小心，如果带着大批卫队来，我们能奈其何？"

马建忠看了袁世凯一眼，用激将的语气说："这就看慰廷有多大本事了。"

袁世凯一拍胸脯道："来不来的事，你们费心；拿下他卫队的事，交给我来处置。"

"慰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张謇还是有些犹豫。

"老师不必担心，他不敢带大队人马来，如果带大队人马，无异于公然反叛，城外的大军正用得上。如果他只带几十人卫队，对先锋队来说是小菜一碟。"袁世凯说完，便派人出城调先锋队入城，并与吴长庆约定，如果需要大军支援，就让人放红色信号弹。

马建忠劝道："慰廷，这应该悄悄布置，明目张胆调先锋队入城，李载冕会立即知道。"

袁世凯笑道："行的就是震慑之计，让他知道如心存反抗，则会就地剿灭。"

张謇和马建忠都觉得袁世凯行事太险，太过张扬，但他一再表示愿负其责。于是，马建忠派人给李载冕送信，他果然回话说："军中诸事纷繁，恕不能抽身前来。"

马建忠再派人持亲笔信去，让送信人从大门口开始嚷嚷，马观察请李将军商议释回大院君的事宜，如果李将军不能赴约，大院君则不能释回。李载冕知道推托不过，亲自到南别宫来，身后跟着三十人的卫队。

南别宫大门敞开，只有两个门岗，对李载冕一行连问也不问就放行。进了二堂，袁世凯站在大厅前的台阶上说："李将军，我奉马大人之命在此恭候，请将卫队留在此处，您请只身入厅。"

卫队统领回道："请马大人出来相见，我们奉命保护将军，寸步不离。"

袁世凯冷笑道："李将军带这么多人到南别宫来，来者不善呢。如果不将卫队留下，马大人不会相见。"

卫队统领问："如果我们非要与将军一起进见呢？"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就地剿灭！"袁世凯一挥手，四十名先锋队一色洋枪把二堂院子包围起来。

"我知道此行必是鸿门宴。"李载冕对卫队统领挥挥手说，"你们退下吧。"

卫队收起刀枪，退出二堂院子。李载冕只留下翻译，大声说："马大人，既然请我来议事，就请出来一见吧。"

"李将军，乱兵未平，不得不如此。"马建忠从二堂大厅中走了出来。

李载冕回道："汉城秩序井然，何来乱兵。"

"乱兵都在枉寻里、利泰村，这谁不知道？"

李载冕争辩道："他们都是奉太公之命撤出京城驻扎，马大人怎么称之为乱兵？"

马建忠义正词严道："杀害朝廷重臣，硬闯王宫，逼死王妃，肆行抢掠，国王都险些遇害，不是乱兵是什么？"

"马大人，他们严守太公之命，屯驻枉寻里、利泰村，井然有序，不信可请太公复临。马大人说与我细商释回太公事宜，请马大人示下。"李载冕还想做些努力。

"实不相瞒，太公已经乘轮去天津。今天请将军来，是请将军脱离是非之地。今晚大军将对乱军进行围剿，将军若安居南别宫，便无被乱兵胁迫之虞，事急从权，还请将军宽宥。"

李载冕苦笑道："他们都是贫苦士兵，被克扣军饷，无以为生才不惜铤而走险。请马大人可怜他们，不要枉杀无辜。太公被囚，我自知难安于位，已经将印绶带来，一并交给马大人，我不做什么将军、判书了。"

马建忠摇摇手道："李将军，马某岂敢？你是朝鲜的将军，做不

做，那由朝鲜朝廷决定，我们绝不干涉。请将军放心，您只要不出南别宫，一切不加限制。我已经略备薄酒，给您压惊。”

事情非常顺利，张謇和袁世凯出城回营复命。吴长庆已经对晚上的军事行动做了部署，六营人马分为两路，一路前去进攻枉寻里，他则亲率两营去攻打利泰村，袁世凯的先锋队跟随吴长庆行动。

“世叔，侄儿愿率先锋队打前锋。”袁世凯一听有仗打，立即请战。

“这是真刀真枪打仗，你从未经过实战，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打前锋？”吴长庆不允。

“世叔放心，侄儿不会死打硬拼，侄儿读那么多兵书，自然会活学活用。再说，不让侄儿打前锋，与先锋队的名号也不相称，别人会说三道四。”

吴长庆不答，反而问起张謇：“季直，世凯是你的学生，你说我该不该让他打这个前锋？”

张謇顺水推舟道：“大帅就放手让慰廷去一试身手吧。自从入朝以来，他所办理的事情，经常给人意外之喜。”

晚上十点，大军起程，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利泰村。利泰村、枉寻里都是朝鲜旧军及家属世代居住之地，相隔不过十里，利泰村离吴长庆的大营更近一点。袁世凯带先锋队摸过去，接近村子时突然从屋子里射出子弹，在暗夜里划出一道道亮线。陪在袁世凯身边的赵国贤腿上中弹，哎哟一声趴在地上。袁世凯也一哆嗦趴到地上，等发觉子弹大多从天空中划过，并伤不到人时，胆子便大了，弓着腰躲到一堆石块后说：“听我命令，都小心趴在地上，先别乱动。”

他观察了一下，前面是一片空地，没有任何遮挡，如果乱哄哄向前冲，伤亡肯定少不了。可乱兵所在的房子都是草顶，就有了主意，便下命令两个什长各带十人，把全队火把集中起来向着房顶乱扔一气，顿时火光冲天，里面的人乱纷纷向后跑。

“兄弟们都跟我冲，见人就开枪，都把枪里子弹打光了。”袁世凯命令道。

先锋队的冲锋号呜嘟嘟吹响，全体兵勇弓着腰向前冲。枪声叭叭响成一片，但全是冲锋队的来复枪声，乱军几乎没再响一枪。从房子里跑出的人都蹲在地上举着双手，几乎没遇到一点抵抗。袁世凯发现已经跑到了村子的另一头，依然没有发现大队人马。他找来翻译，叫蹲在地上的一个老者回话。老者回道："听说上国大军来到，几天前人都跑了个差不多，今天晚上又跑了一部分，剩下的都是老弱残兵。"

袁世凯命人把蹲在地上的人集中起来，数了数只有三十余人。他感觉很不尽兴："这仗打的，还没打就结束了。"

这时候吴长庆率军过来了，问道："世凯，伤亡如何？"

"只伤了两人，这仗打得真没劲。"袁世凯有些丧气。

吴长庆笑道："还头回听说打仗嫌伤亡少的，你战果如何？"

"只俘虏了三十来个人，早就都跑了。"

"这就不错了，我第一次接仗伤亡了二十多人，才俘虏了人家二三十人，你算幸运了。"

吴长庆下令大军凯旋，命袁世凯押着俘虏回大营。回到营中，天光大亮。不久后，另一路人马也回来了，押着一百余俘虏。这时天开始下雨，俘虏们蹲在泥地上，非常狼狈。张謇冒雨前来查看，发现大多是老人孩子。老人目光茫然，孩子眼含胆怯，他心中顿生怜悯，对看管他们的兵勇说："你们别太凶了，别吓着孩子。"他又找到吴长庆说，"筱公，这些人都是穷苦人，不要过于为难他们。筱公可否请国王派人来分别审讯，区别主从，惩治部分主犯以儆效尤，胁从者则最好一律释放，也给那些逃散者一条生路，让他们主动归降。不然把他们逼上绝路，舍命相搏，反而不易收功。"

"季直真仁者也，我正有此意。请国王派人来审，还可体现属国自主之义。"

国王派人来审，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区分主从，决定处决十五人。张謇认为太多，建议将其中五人改为徒刑，经马建忠向国王提议并被采纳。国王又颁布招抚文书，只惩元凶，胁从不问。逃散各地的乱军纷纷前来自首，兵乱很快得以平定。

但日朝谈判的结果却有些差强人意。到济物浦谈判的全权大臣是奉朝贺（退休官员的一种荣誉官名）李裕元，实际负责谈判的是全权副官、工曹参判金弘集。两人根据马建忠的指点与花房义质辩论，双方僵持不下。双方最争议的一是赔款数额。日本提出共五十五万日元的巨额赔偿，朝鲜认为太多，花房义质提出将赔款减至四十万元，但朝鲜须以矿山采掘权、电线架设权，咸兴、大邱两地开放为通商口岸等为交换条件。马建忠认为这两条损失利权太多，宁愿多付十万元也不能答应。而且“赔偿”二字于国际法不合，把“赔偿”二字改为“填补”。第二项则是日军驻扎汉城。花房义质以使馆被焚为由，认为朝鲜根本不能保护日本使馆，因此必须准许驻军保护。马建忠建议朝鲜无论如何不能答应，而日本则对朝鲜深怀野心，坚持非驻军不可。结果最后折中为“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此外还有朝鲜派出官员到日本去谢罪、扩大日本在朝商务权益等内容。大家都觉得日本无疑还是在朝鲜取得了驻兵权，以后朝鲜的局势会更加复杂。

袁世凯尤为不满，私下向吴长庆抱怨道：“马观察以擅长外交自傲，我看也不过尔尔。我军已经平定兵乱，占据优势，而仍然让日本取得驻兵权，这算办得哪门子外交？宗主国权力没有任何增加，而日本却获得如此多的权益，恰如身上长了个巨疮，早晚要危及性命，可笑马观察还洋洋自得。”

吴长庆劝诫道：“世凯，外交的事情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我们不可说三道四。这次入朝你功不可没，我十分欣慰，我即将咨请李中堂、张振帅奖赏有功人员，把你列为首功，我给你的评语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我为你请实授同知，李中堂、张振帅能否同意，朝廷能否旨准，我就不敢保证了。”

袁世凯捐的官职是中书科中书，一个从七品虚衔，而同知则是正五品官员，那可是连升五级！袁世凯非常激动，跪地磕头说：“谢世叔的提携之恩，无论朝廷是否旨准，侄儿对世叔的大恩永世不忘。”

吴长庆边抬手边笑道：“起来起来，是你自己争气，我不过是顺水推舟。我对你父亲也算有个交代了。还有你张老师一直在帮着你说话，他的推荐之恩，你可不能忘了。”

“侄儿不敢忘恩负义，这就去看张老师。”

吴长庆告诫道：“我报功的事你不必细说，如果传扬出去，难免有

人反对，那就弄巧成拙了。”

袁世凯到汉城去买了一坛米酒，一提打糕，还有一对鼓，由一个亲信稽查兵提着去看张謇。张謇正在埋头修改文稿，看到这些后惊道：“慰廷，买这么多东西，你要回国？我没听筱公说。”

“学生不回国，这是孝敬老师的。学生自入朝以来，老师多次向大帅推荐，学生没齿不忘。”

“你这话就见外了。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我向筱公推荐，实在是你有过人之处。你到朝鲜后许多次让人刮目相看，我即便不推荐，筱公也会用你。”

袁世凯不接话，拿着礼物道：“这是朝鲜人节日用的鼓，长的叫长鼓，是女子所用，短的叫平安鼓，由男子所敲。两鼓成对，则意寓平安吉祥。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到时候老师带回国内，做个纪念。”

“那我就愧受了。”张謇说完，话题一转道，“慰廷，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朝鲜如何善后。朝鲜小邦，群狼环伺，大清这个宗主国，应该怎样保朝鲜？我很赞同你的观点，与其有名无实，不如把朝鲜废为郡县，反而容易存续。这早就有前例，汉初，武帝征服卫氏朝鲜，设为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今日不妨参照汉例，就像日本废琉球一样，列国未必有多少话说。如果废为郡县不可行，也可沿袭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

袁世凯对此极为赞同，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如果朝廷连这两条也不能赞同，那么朝鲜必须改革内政，如果依然如此行政，难免重蹈此次兵乱覆辙。”张謇扬扬手里的文章说，“我提出了朝鲜善后六策，准备上书李中堂和张振帅，督促朝鲜改弦更张，革新自强。”

张謇提出的善后六策，第一策是通人心以固国脉，要顺应民心，参与兵乱的士兵与百姓，不要再加凌逼。“概加以罪，立国者将何从易民而治也？不如此，远而五六年，近而三四年，祸且踵至，何治之可图！”第二策是破资格以用人才。“令八道布告士庶，各得条陈救时良策，封进以抉择之，其武者，则考其方略，验其胆力；其文者，则试以牧民，随时甄别，引其优者任用之。”第三策严澄叙以课吏治，第四策

是谋生聚以足财用，第五策则是改行阵以练兵卒，第六策是谨防圉以固边陲。

张謇谈得头头是道，而袁世凯最感兴趣的则是第五策，笑道："老师，学生是带兵的，所以对第五策练兵的建议很感兴趣，学生愿闻其详。如果有可能，将来希望能够帮助朝鲜编练新军。"

"慰廷，你既然对练兵如此感兴趣，我不妨纸上谈兵，说说我的短见。"张謇觉得自己是纸上谈兵，没想到袁世凯却极为认真，并很快从中发现了机会。

第五章　受嘉奖遭人嫉恨　谋兵权编练朝军

吴长庆为赴朝人员请功的咨文是阴历七月二十三（公元1882年9月5日）递达天津的，而李鸿章也恰恰是这一天赶回天津。

李鸿章的老母亲在三月初病故，他奏请回籍守制，并推荐老部下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守制应当三年，但北洋驻军皆是李鸿章的旧部，北洋水师正在筹建之中，各国通商事务又离不开他，因此朝廷只准他穿孝百日，百日之后即回天津署理北洋大臣一职。而且说明，一旦有紧急外交事务，他必须随时回天津。

结果，穿孝将满百日时，朝鲜壬午兵变发生。朝廷连下两道旨意，让安徽巡抚裕禄传知李鸿章速回天津，勿稍迟缓。李鸿章回天津途中去见两江总督左宗棠，商议海防事宜，因为法国在越南闹，日本又在朝鲜寻衅，不能不统筹考虑。结果"睥睨天下"的左宗棠豪情满怀，对法国根本不放在眼里："不怕他们来，我怕的是他们不来，他们的军舰若敢来两江，让他有来无回。"对日本更是蔑视，并对李鸿章说，"少荃，不要被洋人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挺起腰来说话，洋人吃不了人。"真是把李鸿章的鼻子都气歪了。

李鸿章办外交讲的是"和为贵"，能不战就不战，因为中国积贫积弱太久，需要争取几十年的和平来追赶列国。他常用的外交手段是"以夷制夷"，遇事请列国调停，避免发生战事。这次朝鲜兵变又事涉日本，他不想与日本冲突，因此并不主张出兵。而代他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对这些年中国外交太过软弱早有不满，如果日本以兵势胁迫朝鲜，或者将国王掳去，朝鲜岂不会成为第二个琉球？那他张树声就是通国皆曰可

杀的罪人！所以他上奏朝廷，坚决主张派兵赴朝。李、张二人在是否出兵上已经不谐。

派谁去朝鲜，派多少人，两人又有不同意见。李鸿章写信给张树声，认为："调派陆军，尤须妥筹，由陆则道路阻长，雨水多滞，转运费艰；由水则兵船装载无多，商船租雇费力。或可号称陆军继至，先声后实，俟眉叔等到彼察看情势，再行禀办。派兵则宜少不宜多，护卫亲兵两营小队可矣。若大举，有战事，唯铭军在后路可调，统将勇而乏谋，似须添派稍有智略如吴殿元辈会同照料，方能操纵合宜。"驻登州的吴长庆则根本不在李鸿章的视线内。而张树声认为派兵入朝，登州吴长庆一军最合适，他上奏朝廷说："吴长庆纪律严明，素谙权略，当能随机应变。至朝鲜事局多艰，靖乱扶危，尤在乘时审势，取决当几。吴长庆到朝后，凡紧要机宜，应请由该提督相度筹办，仍一面咨商臣处，随时奏陈，以应事机而纾宵旰。"而入朝的人数，则主张登州六营全部入朝，而且还要调后续部队以备支援。结果朝廷又采纳了吴长庆的建议，让李鸿章大为失落。

更让李鸿章尴尬的是，吴长庆入朝后快刀斩乱麻，智擒大院君，平定了叛乱，让日本无从插手朝鲜局势。京中清流对此纷纷称赞，认为这显示了宗主国该有的威风，两相对比，李鸿章奉行的"和为贵"主张更显不得人心。而且英、德、美等国对清廷此举也颇为赞赏，美国驻华公使就此发表见解，认为："朝鲜之属于中国已数百年，众所周知。此次中国发兵往定内乱，具有担当，所为实合公法。"这些风声李鸿章也听到一些，所以一到天津，看到吴长庆请功的咨文，心里是又酸又涩。他与张树声礼节性的见过一面后，当晚召集心腹幕僚天津海关道周馥坦露心迹。

"兰溪，有人为这次平乱大唱赞歌，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李鸿章的开场白直奔主题。

"是，如果这件事是中堂来办，同样的结果，那些人未必会这样欢天喜地。中堂其实也不必介意，主政日久，难免有人鸡蛋里挑骨头。"周馥劝道。

李鸿章摇摇头道："这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说到底他们还是想动摇'和为贵'的外交方略。我如何不知挺起腰杆来舒服，可放眼世界，大清比人家差那么远，不埋头追赶，便永远受欺。所以，忍气吞声几十年，为的就是将来可以扬眉吐气。可是有人单单连这点韬光养晦的胸襟

也没有，这才对这次派兵入朝如痴如狂，好像大清已经强大到可以睥睨天下，真是小觑短见。”

“京津的舆论，与张大公子的周旋分不开。”

周馥说的张大公子是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近来与清流干将们打得火热，张树声的心曲都是通过张华奎暗通清流。

“哼，我这位老部下，大约是觉得我李鸿章不行，要取而代之。我举荐他来为我守北洋，以为他能体会我的一片苦心，曲为周全。不想他竟然想改弦易张，这是那么容易改的吗？他竟然与那些信口雌黄、纸上谈兵的清流后生打得火热，想借他们成事，岂不是错打算盘？如果为朝廷守北洋的人也成了动不动就要强硬开战的人，那国家将陷于内忧外患永无宁日！朝廷总还有明白人，未必见得会真的赏识。”

李鸿章所说的朝廷中的明白人，便是恭亲王为首的一班权要。他们汲取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认为中国与列国差距太大，非埋头追赶几十年不可，因此确定的外交策略是“外敦信睦，隐示羁縻”，李鸿章以“和为贵”三字概括。和为贵，实际许多时候就是忍气吞声，难怪那些清流书生会常常痛加批评。

“朝廷对中堂的信赖和倚重是任何人都撼动不了的。张振帅把大院君送往京城，朝廷却下旨追回，请中堂询问后再做曲处，足见朝廷倚畀之重。”

大院君被押到天津后，抵触情绪很大，以绝食相争，张树声前去拜会也不肯相见。后来总算从天津官员中找到一位曾经出使朝鲜与大院君有一面之缘的官员前去相劝，才勉强进食。张树声怕有个三长两短不好交代，就派人护送大院君进京。行到半路，接到上谕：“著将李昰应暂行妥为安置，俟李鸿章到津后，会同张树声，向李昰应究出该国变乱缘由，及著名乱党，详细具奏，候旨遵行。”他只好再派人去追回。

李鸿章冷笑道：“朝廷让北洋大臣驻天津，就是为了在外交上先给朝廷挡一炮。遇事就推给朝廷，还要北洋大臣干什么？你说把大院君送到京城，是让太后问话还是让恭王询问？朝廷一点余地也没有了嘛！一件小事，足见振轩还欠把火。”

说完大院君，两人转而说起请功的事来。

“其实最应该请功的应该是中堂。”周馥语出惊人。

“怎么说？”李鸿章丁忧在籍，何来最应该请功之说？

“我大军能够及时赶到，依仗的便是水师，若没有丁禹亭率水师护航，如何能够蹈海而去？而大办水师，正是中堂的莫大功绩。”

“要说到水师，没我还真不成。”李鸿章是当仁不让的语气，想了想又说，“将来请功，应当把丁禹亭多书一笔。还有马眉叔也是功不可没，我要单独附片举荐。”向朝廷奏功，功劳最重的要在正文中提几笔，而大多数人则放在附单中，如果专为某人附片保荐，则此人获赏必优。“岂止是赴朝的北洋水师将领，你们这些后方的人，筹划粮饷，伺机调度，也是功不可没，你也列个保单来，将来我和振轩商议。”

话题重新回到吴长庆的保案上，李鸿章又说：“除了那些总兵大员外，有一个人吴筱轩看来很欣赏。”

周馥没看过吴长庆的咨文，问：“中堂说的是谁？”

“叫袁世凯，从未听说过此人。”

周馥笑道：“是他啊！他的族叔中堂很熟悉，就是袁子久。”

李鸿章“啊”了一声：“看到这个名字时我还想呢，没想到真是他侄子。”

“子久本来要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他的这个侄子要来投奔中堂在洋务上弄个出身，可是给吓回去了。”周馥讲了袁世凯未曾就幕的经过，“他对袁子久说，李中堂幕府人才济济，真正的是相府丫头三品官，我这从七品小芝麻官什么时候能出头？我是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的脾气，宁愿到小庙里当大和尚，不上大庙里当小和尚。”

李鸿章哈哈一笑说：“有见识！还有点霸气，倒有些我当年的狂气。”

“大帅欣赏，何不罗致麾下。”

李鸿章连连摇手说：“我与吴筱轩争人才，掉不掉架？我休息一天，后天就与大院君会面，到时你也参加。”

李鸿章会同张树声询问大院君有关兵乱详情，大院君对将他作为兵乱主谋坚决不承认。但李鸿章参照各方面反馈的信息，认为大院君就是主谋。如果乱军到云岘宫诉苦时大院君能够正言开导，何至有此大难。乱军围击宫禁，王妃遇难，大臣被害，凶焰大张，大院君却能控制住局势，既然能够定乱于事后，独不能遏乱于方萌，是五尺童子都知其心叵测。何况柄政一月有余，擅作威福，树置私人，却对乱首不加捕治，其与乱党勾连，不问可知，百喙难逃。对这个定论，大院君还是不以为然，问："是不是我应该不闻不问，让乱兵肆虐，把王宫烧得片瓦无存，才能说明我与乱军没有联系？"有此一问，众人无话可说。

对大院君如何处置，却颇费思量。朝鲜国王已经派来使臣，携带国书，为大院君求情："大院君今年六十三矣，素抱疾病，近益沉绵，今者涉风涛之险，冒雾露之忧，单身远赴，谁救谁恤？伏维大皇帝至仁至慈，孝治天下，伏乞制军大人曲垂怜悯，转达天陛，亟许大院君不日回国，俾当职得伸人子之情，感戴皇恩，永世无穷，不胜痛泣祈恳之至。"

大家觉得，既然国王如此相求，不如就放大院君回去。李鸿章却别有看法，他认为国王有此恳请，不过是尽人子之义，其本心未必真愿赦回。而且如果把大院君放回，是不是说我们抓错了？张树声也立即点头附和："对，如果我们抓错了，则此次派兵入朝也就从头至尾错了，我们非但无功，反而有过。大院君不能释回。"

周馥、马建忠奉李鸿章之命与朝鲜国王派来的使臣详谈，追问国王为什么要请大院君还朝。使臣最后说了实情："国王与大院君系父子，以私情议，当迎请还朝；大院君窃取政柄，以公事论，不应释回。"李鸿章的推测被证实。

不能释回必须有过硬的道理。马建忠代为起草的奏稿说："大院君党羽众多，业与国王、王妃及在朝诸臣等久成嫌衅，倘再释回本国，奸人构煽，怨毒相寻，重植乱萌，必为后患。届时频烦天讨，不胜其扰。而且朝鲜贫弱小邦，变故岂堪再遇。是昰应不归，犹可保其家，安其国，全其父子；昰应一归，则父子终伤，必至害于家、凶于国而后已也。"

而周馥稽查史书，元代就曾有两次将高丽国王拘捕的前例。最后决定，建议朝廷将大院君"安置"省城保定，生活各方面给予优待，并准许国王派人前来省问。安置的地方，则选在清河道旧署，屋宇宽广，不下

二十间，足够中方看管人员及朝鲜随侍人员居住。

周馥、袁保龄、马建忠等人奉李鸿章之命拟议了《派员看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章程八条》，同时报给朝廷：

一、凡有李昰应与人信札往来，俱应露封，由看守委员查阅后始准送交。其不露封与书朝鲜俗字者，由委员驳回，不准擅送。

二、凡看守之人，俱宜分居在外不可与之亲密。在省及外来文武官员，非奉宪谕，不准任其私自入见。

三、李昰应每日需买食物，由委员派人代买，价值由彼自付；或彼自派人出买，则由委员派妥实兵弁跟同上街。不准其托故私自送信，亦不准其私买违禁之物。

四、李昰应倘欲自行赴市买物，只准随带奴子一二名。由委员先请宪示，并须举行。但一月不得过一两次，不准出城，不得隔宿。

五、李昰应随从人役，由委员查明给予腰牌。每月由练饷局查照人数，酌送米煤外，另给送银五十两以为杂用。倘以后朝鲜国王再添派官役，按人只加送米煤，不另添银两。

六、送银两米煤等物，俱由看守委员开单送入，取李昰应亲笔收条存查。

七、看守之员请于在省司道大员中专派一人督察。再由司道会商，拣派精细勤干之委员二人，由中军派武弁二人，常川住守。逾年准分次另换员弁兵接替，而惟不得同时全换。

八、所有练饷局支发各款，随时报明，请准附案汇销。

李鸿章与张树声《会同究问李昰应折》《安置李昰应片》及八条章程上奏朝廷，不到十天，朝廷便有旨意，完全同意。

同时还有一道旨意，对赴朝有功人员进行奖赏，基本是按照李鸿章、张树声所奏照颁。

吴长庆接到嘉奖上谕已是一周后。上谕加附单，厚厚一摞。前面几句话对赴朝平乱评价是“旬日之间，该国乱党悉平，局势大定，办理甚

为妥速”。接下来的赏格，李鸿章“创练水师深资得力，著交部从优议叙”；张树声“相机调度，督率有方，著赏加太子少保衔”；吴长庆“统带所部，会同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迅赴事机，克期定乱，吴长庆著赏给三等轻车都尉，丁汝昌著赏穿黄马褂，马建忠著赏戴花翎，以海关道员用，交军机处记名。”这五个人奖赏最优厚的应当属马建忠，此前他只是道员衔，实际品级是知府，以海关道用，则一有缺就可出任海关道，而且赏戴花翎并非轻易可得，文员非有武功不可。

其他人员的赏格，则全在附单中。这份名单很长，赴朝的统兵将领、幕府人员、轮船管驾都有份，那些并未赴朝却与此事有关的，比如李鸿章、张树声的幕府人员，办理军械、粮饷的后勤人员等等，受赏者总有五六十人。

吴长庆安排人抄录十几份，发至各营及幕府相关人员，各营再抄录分发。袁世凯的大名排得相当靠前，各位总兵之后，是布政使衔河南候补道魏纶先，接下来就是袁世凯，“候选中书科中书袁世凯，治军严肃，剿抚应机，以同知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其次是张謇的三哥张詧，在吴长庆幕中管后勤供应，也是深得依重，但这次嘉奖名头却不及袁世凯，是“以知县仍留江西前先补用，并赏给五品花翎”。赵国贤也列名其中，赏正七品把总。他相当满意，腿上挨一枪换个七品武官，值！

不过，袁世凯的功劳却有不少人不服，认为是借右营兵成事，如果不是右营组建的先锋队，他靠什么争先攻剿？

这种说法已经有些日子。袁世凯被吴长庆推为首功后，右营管带朱先民就找到吴长庆抱怨：“大帅，我的两哨给别人建了莫大功劳，如今朝乱已平，该归营了吧？！”

吴长庆知道朱先民有情绪，好言抚慰，当然立即答应归建。袁世凯于是又恢复到只带三十个稽查兵的旧局面。

一个军人无兵可带，对袁世凯来说是件异常失落的事。必须有自己的兵！但庆军各营都各有营官，不可能再从人家手里弄兵来带。而再招募新兵，更是不可能。他想起张謇《朝鲜善后六策》中所提为朝鲜练兵一策，觉得这是自己得以带兵的唯一可行之策。于是他找金允植说了自己的想法：“此次兵乱，国王险遭不测，可见王宫守卫极其薄弱；而日军来犯，朝军首先胆寒，可见兵士无刚勇血气。王宫欲自保，朝鲜欲抵

御外侮，非新练数营不可，何不趁吴大帅在此，请求帮助练兵？”

当时金允植已经被国王派为使臣，将到天津去带回赴北洋考察的学生，并打算让他建立机器厂，因此他无心关注练兵，口头答应届时向国王进言，但自此再无回音。

如今嘉奖上谕一颁，袁世凯掠人之功的说法又鼓噪起来，尤其是右营，营哨官无不认为袁世凯是沾了他们的光，这些话自然让他极其烦恼。而恰恰此时，有个右营兵偷偷跑到朝鲜居民家中吸食鸦片，被稽查队拿个正着，请示袁世凯该如何处置。袁世凯本想责打五十军棍，但那个鸦片鬼胆气大壮道：“袁会办，你如今的五品顶戴都是右营兄弟挣来的，总不能对右营忘恩负义吧？”

这简直是向袁世凯伤疤上撒盐。于是他问：“按军纪，吸食鸦片该当如何处罚？”

稽查队长回道：“应当责打五十军棍。”

那个鸦片鬼冷笑道：“五十军棍算什么，有种把小爷的脑袋砍下来。”

袁世凯怒回道：“那就成全你。来呀，拖出去砍了！”

稽查队长提醒说：“大人，罪不该斩。”

“斩他自有道理。一则他跑到朝民家中吸食，便是扰民；二则他不知悔改，自己求死，我为什么不让他如意？斩！”

袁世凯在稽查队令行禁止，结果这个倒霉鬼真被砍了脑袋。右营听说，全营五六百人把吴长庆的大营给围住了，纷纷承认自己也吸鸦片，让吴大帅把他们的头砍掉。吴长庆十分恼火，急催袁世凯前来，声色俱厉道：“世凯，你办的好事。杀一人而招一营哗变，你说你打算怎么办？”

袁世凯不慌不忙请个安问：“那么请问大帅，你是希望庆军禁绝鸦片，还是希望人人腰里别杆烟枪？”

吴长庆没好气道：“那还用说，人人都成了鸦片鬼，我庆军还不完蛋？”

“那好，我就传大帅令，从即日起，有吸食鸦片者，一经查实，立即问斩！”

吴长庆变了脸色：“你先别说这些没用的，现在外面的五六百人怎么办？”

袁世凯正色道：“那好办，先宣布新军纪，然后挨个问吸不吸鸦片，若承认，立即斩首。”

吴长庆跳脚大怒：“五六百人你都给我斩了？他们要真哗变该怎么收场？”

“请大帅调两营来，看他们还敢不敢闹。”袁世凯给出建议。

吴长庆不答应：“我的兵是来杀敌的，不是对付自己兄弟的。你要有本事，就用你这三十人来解决。”

袁世凯赌气回道：“好，那大帅交给我来办。但大帅得把你副营的两门行营炮调出来归我用。”

吴长庆脸都白了，厉声道：“袁世凯，你真要激出大变，我也救不了你！”

“世叔，侄儿敢说斩不到五个人就没人承认吸鸦片了。您要信得过，就交给我来办。”

袁世凯命稽查队把一张桌子摆到吴长庆大帐外，站到桌子上大声道：“我，袁世凯，奉大帅将令，宣布新军纪，自即时起，有吸食鸦片者，一经查实，就地正法！”

他从桌子上跳下来，挥挥手，两门行营炮吱呀呀推了过来，并装上炮弹。右营兵群情激愤，有人带头向前逼，袁世凯命令稽查兵子弹上膛，有敢向前冲者，格杀勿论。三十人面对五六百人，本就是杯水车薪，袁世凯的心也提了起来，只怕镇不住会出乱子，乱兵之下，他非被踩成肉酱！如果有自己的兵就好了，列出阵来，看他们还敢不敢！但这种空想已经无补于事。他挺身而出，走到稽查兵与右营兵之间问：“刚才的新军纪你们没听到吗？”

前面的人回道："听到了，你总不能把我们都砍了。"

袁世凯冷笑道："那得一个一个来。那我问你，你真吸鸦片，还是来为兄弟出头？"

那个带头的回道："真吸鸦片，怎的？"

"你出来说，稽查队有规矩，必须做笔录。"

于是带头的真走出来，昂首挺胸说："我，真吸鸦片。"

袁世凯让稽查队有模有样问询并做了记录后，一挥手："斩！"

立即两个稽查兵拥过去，把带头的按倒在地，一刀斩讫。

右营兵中情不自禁发出"啊呀"惊叫。

袁世凯目光狰狞，问前面的人："你，吸鸦片吗？"

那人说："吸。"

于是还是询问、笔记那一套，然后又是一刀斩讫。

右营兵已经情不自禁向后退了。

袁世凯再问："你们谁还吸鸦片，不妨站出来！"

没人敢再承认。

袁世凯说："既然不吸鸦片，那就还是好兵，立即回营，既往不咎。仍滞留不散者，后果自负！"

右营兵哄地一声便散去了。

袁世凯提着两颗人头进帐，对吴长庆说："大帅，右营两人吸食鸦片，在下已经根据新军纪将两人斩首，其他人等俱不吸食，已经回营。"

吴长庆抹抹额头的汗，指着袁世凯说："世凯啊世凯，你让我怎么

说你好！你可真让我刮目！”

“大帅，我着人把两颗人头给朱管带送去，让他好好管带部下，别再搞这等闹剧，徒送人命，何苦来哉。”

袁世凯出门，深秋的风一吹，只觉得脊背冰冷，原来刚才他出了一身汗。

稽查队的兄弟围拢过来，像维护英雄一样簇拥着袁世凯回到稽查处，队长后怕道：“大人，刚才可把我吓坏了。咱们人太少，没想到您把那帮王八羔子给镇住了。”

袁世凯苦笑道：“我也是捏着一把冷汗。手头没兵，心里便没胆呢。等着吧，我早晚会有自己的大兵。”

第二天，袁世凯约请礼曹判书、外务督办金弘集会面。金弘集字敬能，与金允植是好友，都认为朝鲜应当亲近大清，实行开化政策，深得李熙信任。袁世凯通过金允植与之相识，今天请他是为鼓动朝鲜练兵：“朝廷已经有明确旨意，吴大帅一时半会不会走了，奉旨驻扎朝鲜，以便对乱党监视弹压。”

金弘集赞同道：“如此甚好，鄙邦可保无虞。”

袁世凯又道：“我国驻兵朝鲜，当然不仅仅是对付乱党，还为提防日本。如今朝鲜已经开国，将来无时无刻都将面对列国的贪欲。所以，长远之计，还需朝鲜自强、自立。”

“只希望上国天兵能够长驻朝鲜。”

袁世凯摇了摇头：“我国士卒恐怕不能久留，如果中邦有事，恐怕会调回大军，那时将无暇顾及朝鲜。朝鲜何不趁我大军在，择选精卒由我军训练，再授以自统，这才是长久之计。开始可先练一营五百人，以观后效。能练出劲旅三千，则朝鲜政可行，侮可捍。”

金弘集话说的有些为难：“我国财赋捉襟见肘，日本五十余万赔款还不知从哪里出，如何能筹得巨款练兵？”

袁世凯出主意道：“筹银子的办法有的是。贵邦产五金、人参、牛皮、丝、麻、木材，得人以理，指日可富。而且贵邦地多荒芜，引导百

姓急种桑麻，每年筹数十万饷银有何难？养精兵三四千绝无问题。有此精兵，足可使日人永不敢启鲸吞之心。”

金弘集道：“鄙邦与东西洋差距实在太大，洋人火器实在厉害，要能御外侮，非有洋枪洋炮不可。此次云养大人赴天津将采购机器，举办机器厂，待洋枪有了眉目，方可谈得到练兵。”云养大人即是金允植，“云养”是他的号。

袁世凯连连摇头：“等不得，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现在就有一条不花钱弄到洋枪洋炮的路子，不知督办大人有无兴趣？”

“不花钱能弄到洋枪洋炮，会办请指点。”金弘集一听就来了精神。

“谈不上指点。”袁世凯撒谎说，“其实吴大帅也有意为朝鲜练兵，他多次与我谈起。我朝廷也希望朝鲜尽快自强，所以贵国提出练兵的要求，并顺势提出赠送一两个营的洋枪洋炮应当毫无问题。”

“愿闻其详。”金弘集一副洗耳恭听的神情。

“首先，贵国应当表现出极其关注练兵一事，如果国王能够亲自提出这一要求最好。其次，则是最好与吴大帅关系紧密的人来练兵，将来一切事情都好就近商量。”袁世凯出主意道。

“由鄙邦国王出咨请求贵国帮助练兵、并请拨给军械，此事由我进言，可有八分把握。练兵之人，会办不妨帮助推荐一二。”

袁世凯笑道：“那我就来个毛遂自荐。编练新军，首要的是军纪严明。我治军严肃，这是朝廷在上谕中都有褒扬的，我来练兵，一定练出一支令行禁止、血气方刚的劲旅。说到我与吴大帅的关系，那是三代的交情，真正的世交，我在私下里叫他世叔，想必督办大人尽知。我可以保证，如果由我来负责练兵，洋枪洋炮一定能够想办法弄来。”

金弘集这时完全明白袁世凯的心思，以他对袁世凯的了解，让他来练兵的确很合适，不过话不能说满：“袁会办与吴大帅的关系，我当然知道。但吴大帅会不会派差给袁会办，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袁世凯连忙道：“不不不，你们大有可为。如果督办大人能够向国王进言，向吴大帅点名要袁某来练兵，吴大帅定然会答应。”

“我可以向国王进言，届时国王有何旨意，我当随时相告。”

“那就拜托了。我毛遂自荐来担此重任，当然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敢滥竽充数，我借此机会向督办大人作番自我剖白，也请督办明了我的一番苦心和热心。”袁世凯是怕金弘集向国王进言的时候，说话不够透彻，国王有所疑虑，那可就白费心思了。他将自己自幼如何熟读兵书，投军后如何严肃军纪，剿乱军时如何沉着指挥，详细讲了半天。金弘集临走时，袁世凯又把自己的六响转轮手枪相赠，让金弘集喜出望外。袁世凯又特别叮嘱，此事八字还没一撇，且不可向外人道。

过了不几天，吴长庆打发人叫袁世凯去他的大帐，见面就道：“世凯，国王要召见你，不知所为何事？”

“国王召见侄儿能谈什么？”袁世凯心想十有八九是练兵的事。

“想来不会是坏事。你治军严肃，朝民多有称赞，或许国王会赏你什么。”

“应该不会。大军军纪好，首先是大帅的功劳，国王不可能召见侄儿一个军纪会办。”袁世凯故意想了想说，“大帅，会不会是练兵的事？前几天金弘集曾经说起，朝鲜很想编练新军，将来能够抗衡日本。不过，就是练兵也轮不到召见侄儿。”

“别再白费脑筋，去了就知道了。国王召见的情况，你回来再说。”

上司最怕外人越过自己与下属结交，吴长庆也不例外。袁世凯自然明白其中利害，连忙说：“这何须世叔吩咐？等侄儿一出宫，先来向世叔报告。”

袁世凯带着十名稽查兵策马直奔昌德宫，金弘集已经在宫门外等候。

袁世凯问：“国王召见可是为练兵的事？”

“正是。国王大约有意考校，您的应对很重要，请您务必好好展示才能。”

袁世凯笑了笑道：“我可不敢在国王面前炫耀，只能实话实说了。”

国王在便殿召见，赐坐，先问吴长庆安好，袁世凯代吴长庆问候国王，而后转入正题。

国王首先道："上国军队军纪肃然，鄙邦百姓感激不尽，听说多是阁下的功劳。阁下治军严肃，鄙邦百姓交口称赞。"

袁世凯回道："殿下谬赞，世凯实在不敢贪天功。我军出国前，就奉有严令，不得骚扰朝鲜百姓。吴大帅治军极严，把稽查军纪的事情交给世凯，世凯不敢不尽心。世凯以为，军纪是军队头等重要的事情，因为军纪败坏了，无论兵器如何先进、训练多么有素，都化为乌有。"

国王又问："阁下所言极是。鄙邦军队无论军纪还是枪械，都无法与上国相比，寡人想编练一支新军，采用新式武器，不知是否可行？"

袁世凯建议："贵国军队只要训练得法，不愁没有战斗力。洋枪洋炮杀伤力大，必须配备。不然再用旧式刀矛，无论如何训练，都无济于事。"

国王问："听说阁下于练兵也多有研习，如果我国练兵，应当如何着手？"

这是有意要考校，袁世凯不慌不忙地说："世凯于练兵不敢妄称内行，但的确多有研习。投军后负责稽查军纪，与营哨各官交往密切，经常去观操，与他们切磋练兵之道。世凯对洋枪洋炮也极感兴趣，还专门学过射击，马枪、手枪准头都还好。贵国练兵，世凯以为在精不在多。原因有二，一是练兵首先要有饷，练兵太多，则需款太巨；二是贵国险关重重，易守难攻，可以一当十。世凯以为，总数三四千足够。开始可先练一两营，待成效显著后再练数营。王宫是朝鲜国中之重，新练之兵应先用于王宫护卫，可称之为新编亲军。"

"阁下所言甚是。当初日本也曾经帮助鄙邦练兵，反而导致新旧军互相仇视，不知阁下有何化解之道？"国王又问。

"日本帮助贵国练兵成效如何，世凯不敢妄议，但有三项极不妥当，不能不为前车之鉴。"袁世凯所说的三项不妥当，一是新军饷俸太高，引发旧军不满。将来新编亲军饷银当然要高，但不能比旧军高太多，一倍足矣。二是新军以日语为操练口令，引百姓反感，将来编练亲军口令必以朝语。三是教练不应负指挥之权。当年李中堂聘请洋教练，

也只准他们负教练之责。将来编练亲军，教练与指挥之权应当分离，指挥权操于朝鲜军官。这一条并非袁世凯本意，但他知道朝王很担心亲军指挥权落入外人之手。如今不妨如此说，将来教练有无指挥之权，全看教练如何操作。

“如果寡人拜托阁下为鄙邦教练亲军，阁下可有意否？”国王对袁世凯的印象不错。

袁世凯当即答应：“殿下吩咐，世凯受宠若惊，当竭尽全力。”

宾主相谈甚欢，国王临时起意宴请袁世凯。袁世凯出宫后，立即向吴长庆报告国王召见经过，最后说：“听国王的意思，想让侄儿帮助训练亲军。侄儿没有贸然答应，只说侄儿一切听世叔调遣。”

吴长庆道：“估计国王会与我商议，或者有正式行文，届时看情形再说。”

闻言，袁世凯请求道：“世叔，侄儿觉得这是一个历练的机会，如果届时世叔能派差给侄儿，定不会给您丢脸。”

“我心中有数。”

隔日金弘集约袁世凯会面，拱手祝贺说：“国王对会办非常欣赏，已经决定派赵箕三大人赴天津，所负使命有两项，一项请示上国派贤明练达者入朝，帮办外交、通商事务，另一项就是请示上国帮助练兵，并支援军械。”

袁世凯心中暗喜，但不想让金弘集看出他的热衷，便拱手说道：“北洋大宪若答应贵国的要求，必然责成吴大帅具体办理。届时我只有听命于大帅，大帅若派差给我，定当尽心竭力，若不派鄙人，也只能顺其自然。”

金弘集发现袁世凯好像对练兵又没兴趣了，便道：“哦，还有一事本来要告诉袁会办，今天看会办似乎对练兵不甚感兴趣，说不说就没意思了。”

袁世凯后悔自己要弄巧成拙，连忙补救说：“我当然极有兴趣练兵，只是担心吴大帅有别的安排，所以不敢把话说满。我与督办大人情

同手足，有事必不会瞒我。”

原来，国王已经得到确报，闵妃并没有死。乱兵入宫那天，是骊兴府大夫人入宫救了她一命。骊兴府大夫人就是大院君的妻子，也就是李熙的生母，闵妃则是她远房的妹妹。大院君与闵妃政见不同关系闹僵后，她居中协调，两边安抚，无奈无力挽回。听到乱兵入宫，她不想看到公公杀儿媳的惨变，连忙带人入宫。当时乱兵四处寻找闵妃，骊兴府大夫人立即让闵妃扮作宫女陪侍在身边，终于把她带出宫去，由武艺别监洪启薰保护逃回忠州骊兴府老家，由左翊赞闵应植安排到阴竹长湖院村。几天前，她秘密派人向高宗报告自己的消息，高宗很高兴，决定派人接回，但考虑到乱兵尚未完全伏法，王宫守卫又极其薄弱，因此希望清军派兵保护。

金弘集提醒道：“会办大人可知道，国王对王妃言听计从，如果王妃还宫，鄙邦大政少不得征求王妃意见。如果得到王妃支持，会办帮助敝国练兵之事便有八九分把握。”

“保护王妃还宫，是我大军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国王提出请求，我必定向吴大帅争取这份差使。”袁世凯下面的话不必说得太明了，迎护王妃还宫，便是获得王妃支持的绝好机会。

与金弘集告别后，袁世凯立即来见吴长庆：“世叔，侄儿得到密报，朝鲜王妃还活着。”

“啊，果然还活着。消息确切吗？”吴长庆问。

“侄儿有朋友对宫中消息十分灵通，确定无疑。”袁世凯于是将金弘集通报的消息转告吴长庆，但未说国王有意请清军迎护的事情，“世叔，侄儿估计国王会请您派人迎护王妃还宫。为什么？因为朝鲜宫廷护卫力量实在太薄弱，而且乱兵并未肃清，国王不敢冒险自己迎接。”

吴长庆道：“世凯，你的手段可真是厉害，入朝这么短时间就有宫中朋友，真是不可思议。如果国王果有所请，我肯定要派人去迎护王妃。”

“届时侄儿愿意效劳。”

吴长庆凝着眉头想了想道：“世凯，你这次赏五品同知，赏戴花

翎，已经有些说法，如果让你带人去迎护王妃，你带谁的兵去都不合适。”

“是，侄儿听世叔吩咐。”

第二天一早，王宫就派人来请吴长庆入宫。快午饭时回来了，袁世凯在大帐中等他。一见面他就说：“世凯，你的消息不错，国王果然要请兵迎护王妃。”

袁世凯请求道：“世叔说侄儿无兵可带，那可否派侄儿以前敌营务处会办的名义前往，不负责带兵，只代表大帅出面，以尽礼仪。”

吴长庆想了想道：“也好，总算勉强说得过去。不过，你此番前去，千万不能与带兵的人争长短，只是代表我礼节性的出面就行。”

袁世凯长揖道：“谢世叔栽培。”

吴长庆派副营前哨哨官陈云龙、后哨哨官吴长纯各从本哨挑选精锐枪兵五十，合计一百人协同国王所派文武官吏兼程前往忠州骊兴府阴竹长湖院。二百里路程，两日驰至。早有朝鲜官员先期赶到，做好回宫的各项准备。陈云龙、吴长纯两人到达长湖院后，只与朝鲜官员接触，详谈迎护细节，袁世凯概不参与。他见两人并无拜会王妃的意思，便对朝鲜官员说道：“我奉大帅之命代表大帅前来迎接王妃，请转至王妃，希望能够拜见，转达吴大帅问候之意。”

王妃很快传话召见袁会办。王妃所居是个不太起眼的院子，前后两进，王妃居后进院正房。袁世凯入内见礼，王妃赐坐。盛装端坐的王妃微微蹙着眉头，一双眼睛特别有神，不怒而威。袁世凯拱手说道：“吴大帅欣闻王妃无恙，深感欣慰，让下官代达问候之意。”

说话时袁世凯收腹挺胸，双眼平视，落落大方，显得异常干练。

“谢吴大帅美意。听说吴大帅派来一百精兵，此去都城二百余里，不知是否敷用？”这是王妃心有余悸，担心清军的护卫能力。

“王妃尽可放心，此一百人皆配最新式洋枪，个个都是好枪法。就是下官也专门学过射击，不敢说百发百中，几十丈内可弹无虚发。明日王妃起驾，下官将随侍凤辇左右，若真遇不法之徒，下官愿以命相搏，

也绝不让王妃受毫发之损。”袁世凯这话让王妃非常感动。

第二天起行，袁世凯向王妃介绍两位带兵的哨长：“这两位将军最为吴大帅信任，也都是久经沙场，王妃尽可放心。”

陈云龙和吴长纯一人在前面带队，一人殿后，此时被袁世凯叫过来向王妃见礼，仿佛是袁世凯的部属。只是两人都是粗疏武夫，一听是面见王妃，早有些心怯，也来不及计较，反而感激袁世凯在王妃面前的吹嘘。

王妃一行起驾后，袁世凯策马随轿而行，真正是寸步不离。王妃十五岁入宫，但李熙却并不喜欢他，而是迷恋李尚宫。王妃为排解宫中寂寞，彻夜阅读《春秋左氏传》《唐宋八大家文钞》以及慈禧垂帘后命人编纂的《治平宝鉴》。这使她间接积累了宫廷政治的经验，为后来参与政事打下了基础。后来高宗政治上遇到难题，行事果决的闵妃总能帮他设法排解，以至于高宗对她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还京三天行程中，王妃有数次就《春秋左氏传》有关问题问袁世凯。袁世凯对八股文不感兴趣，但对史籍却情有独钟，因为史籍中记载许多战事，与兵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春秋左氏传》下的功夫不少，因此能够从容应对。王妃称赞道：“袁会办不愧为儒将。”

王妃回宫不久，援助朝鲜军械的事情已经有了结果。吴长庆接到由轮船自烟台转来的李鸿章电报，他已经奏请朝廷，由北洋军械委员负责筹拨十二磅开花铜炮十尊，配以开花子三千颗，木信三千六百枚，门火六千枝，炮药四千五百磅，炸药一千五百磅，英制来复枪一千杆，配以细洋药一万磅，大铜帽一百万颗，皮带子弹袋各千副，派轮船运至朝鲜，由吴长庆负责转交朝鲜国王验收。同时命吴长庆拣派精熟洋操员弁就近教练。

袁世凯一得到消息，立即来见吴长庆，当然是求练兵的差使。

吴长庆有些不舍道：“世凯，李中堂的意思是要我拣派精熟洋操的员弁，这似乎非你所长。再说，我幕府中正缺人，你再走了，要让我唱空城计？”

袁世凯哪肯放弃这个机会：“世叔放心，到时侄儿两头兼顾。至于说精熟洋操的说法，侄儿虽然算不上精熟，但也并非门外汉。而且具体训练找那些精熟洋操的弁员就能胜任，侄儿只要抓好督促，想来差不到

哪里去。”

到了下午，国王派人请吴长庆入宫赴宴，同时被请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袁世凯。吴长庆对袁世凯说：“世凯，大约国王要感谢迎接王妃的事，我听说王妃对你也很赏识。”

袁世凯回应道：“侄儿只是按世叔的吩咐，尽心尽职而已。”

宴会上，国王表达了迎护王妃的谢意后，又谈起练兵的事情。吴长庆说明道：“我刚刚得到李中堂的电报，朝廷已经同意援助贵邦两个营军械，详单我已经抄来。”

国王拿过详单，仔细看了一遍说：“上国如此慷慨，寡人感激不尽。军械的事情解决了，还有教练人员，还请吴将军舍得选派得力干将相助。”

“我已奉李中堂令，拣选精于洋操的员弁担任教练，请殿下放心。”

“那就先谢过吴将军。吴将军若能派袁司马帮助鄙邦练兵，则不胜感谢。”司马是同知的别称，袁世凯已经是五品同知，因此国王有此称呼。

吴长庆看袁世凯一眼，连忙离座拱手说：“殿下吩咐，长庆哪敢不从。殿下真是圣明，世凯畅晓兵机，治军严肃，忠正无私，由他来练兵当然很好，只是我幕府乏人，世凯如同我的臂膀，实在抽不开。”

国王笑了笑道：“寡人听闻吴将军堪称儒将，幕府人才济济，何不割爱？”

话说至此，吴长庆再也难以推辞：“恭敬不如从命。待我回营与各位将军商量一下，世凯到时恐怕要兼顾一下军幕，军纪稽查这一项，离不开他。”

李熙兴致很高，抛开国王之尊，连饮数杯，喝得竟有些微醺了。

吴长庆也喝得有些过了，出宫后要上马回营，竟然登不上马蹬。袁世凯劝道：“世叔，不如咱们就到南别宫住一宿，明天回营又何妨！”

袁世凯为吴长庆牵马，一手扶着他去南别宫。吴长庆拍着他的肩膀

说："世凯，你好大的本事，竟然鼓动国王向我要人。"

袁世凯连忙解释："世叔，侄儿哪有那么大本事，再说，哪敢鼓动国王向世叔要人？世叔要不同意侄儿去练兵，侄儿就是再喜欢，也断然不去。"

吴长庆大笑道："世侄，你误会了，我是真夸你。真正是后生可畏。"

确定了新军教练人选后，吴长庆便找袁世凯通气。他的意思是先为朝鲜训练两营，一营由右营管带朱先民和袁世凯负责，另一营由后营管带、副将张光前和参将何增珠负责。袁世凯一听与朱先民搭档，立即紧皱眉头说："世叔，侄儿和朱总镇尿不到一个壶里，能不能换别人。"

吴长庆正色道："不能。我知道你与老朱关系不好，之所以让你们俩搭档，就是想创造机会你们改善一下关系。为官者，无论文官还是武将，搭档不对脾气、不投心眼的时候十有八九，如果都要求换，那上官岂不是要坐蜡？更何况有时候，还故意拿个不合脾气的人放在你身边，为的是互相监督，便于驾驭——当然我并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你既然进了官场，就要练就与不合脾气者和睦相处的本事。如果你连这个本事也没有，那你干脆回家抱伢子去。"

"侄儿听世叔的就是，一定和朱总镇搞好关系。"吴长庆说得如此严厉，袁世凯不敢再开口，嘴上这样表态，心里却像吃苍蝇一样不舒服。

"老朱这个人，就是脾气差点，人还是不错的。他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遇事你多与他商议，多尊重他，而且他如今是遇缺即补的提督大员，你一个五品同知在他面前多赔笑脸，也委屈不了你吧？"

袁世凯应道："只要世叔安排，侄儿哪还说得上委屈？侄儿只知道，世叔一切都是为了侄儿好。"

"世凯，这次请功你从七品跃升五品，大家不说，其实有些人不服气。别人不服气不怕，你只要争气，他们会闭上嘴巴的。可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是五品大员，得意忘形，那吃亏的还是你，我想帮也帮不了。"吴长庆这才有些和颜悦色了。

"世叔放心，侄儿一定夹起尾巴做人。"

吴长庆笑道："没那么严重，你只要继续像从前一样谦下自抑就是。"

袁世凯从吴长庆那里告辞出来，立即去拜访朱先民，一口一个朱军门叫得十分诚恳："朱军门，大帅安排卑职跟着军门教练朝鲜新军，大帅的意思是，您是庆军中的翘楚，让我好好向您请教，多长点见识。往后教练的事，您多教导，卑职打算着好好跟您学点真功夫。"

教练新军？你懂个屁。朱先民对袁世凯没有好感，心里这样想。但扬手不打笑面人，只好勉强应付说："袁司马这次平乱露了大脸，何必这么谦虚！一切都好说，反正我主要精力还是管带右营，教练的事有精通洋操、军械的员弁，你们凑合着来就是。"

话不投机，袁世凯告辞。但不管怎么说，朱先民还算给了他面子。

接下来制定训练新军章程、赏罚细则等，几乎全是袁世凯在忙，因为其他人都是粗疏武夫，插不上手，与朝鲜官员打交道也都由他负责。朝鲜派出金允植为新军监督，又派出左右两营军使，陪同训练，将来负责指挥。

这天金允植和左营军使金钟吕来找袁世凯道："袁司马，现在已近深秋，正是练兵的好时候，希望尽快挑选新兵，组成营伍。"

"我也正有此意，咱们约个时间，你们先把待选的人招呼起来，我和朱军门一块去挑。"

三个人初步定于后天上午开始，然后袁世凯去找朱先民。朱先民听说让他亲自去挑选士兵，感到有些好笑："袁会办，这种事情何须你我亲力亲为？让王星武他们去办就是。以后练兵的事你具体去办，类似这种小事情，不必来和我说，我主要精力还是管带营伍。"

王星武就是右营后哨哨长王金成，星武是他的字，朱先民派他负责洋操训练。朱先民对练兵撒手不管，正合袁世凯之意，但他装出为难的模样道："朱军门，大帅说遇事让卑职多听您的意思，卑职私下做主，恐怕不妥。"

朱先民说："没什么不妥，我抽空和大帅说一声，我听说张副将也没打算靠到新兵训练那里，交给老何负责。"张副将即是张光前，老何

即哨长何增珠，他们两人负责训练亲军右营。

“好，那卑职和星武去商量。”

临出门时，朱先民又对袁世凯说：“袁会办，训练新军的人选北洋还未回文，再等几天何妨，现在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教练人选，的确北洋未回文，但按惯例，绝对没有不准的可能。于是，袁世凯拱手道：“谢朱军门提醒，不过，卑职觉得早晚是自己的事，赶晚不如赶早。”既然朱先民当甩手掌柜，袁世凯也不再找王金成商议，他正好自作主张，立即打发人给金允植送信，约准明天上午在三军府训练院挑选士兵。

按照袁世凯与金允植等人制定的训练章程，首批训练的两营称新编亲军，专为王宫护卫。袁世凯负责的左营驻三军府，张光前负责的右营驻东营。士兵只从诚朴农民中挑选，不从旧军中选拔，也不从汉城市民中选拔，为的是防止兵油子和市井无赖混进亲军中。这也是当年曾国藩挑选湘军的做法，所不同的是能识字的优先录用。因为洋枪洋炮，能够识文认字更好训练。

训练院在三军府的西校场，已经聚集了四五百人。五十人为一排，站在校场上等着袁世凯挑选。金允植、金钟吕陪着袁世凯从第一排开始，一个一个挑。袁世凯看着健壮顺眼的就点点头，这人算是初选合格，站到一边去。有时候反复对比，犹豫再三，颇费时间。一天只挑出了三百余人。第二天上午只挑了一百余人，下午刚开始挑就下起雨来，只好作罢。第三天上午再挑二百人，总数为六百人。因为一营定制为五百人，下午袁世凯再筛掉一百人，将余下的五百人编为五哨。等忙完这一切，已经快到晚饭时间。袁世凯叫着金钟吕的号说：“文昌，不急着吃饭，咱先到我屋里坐坐。”

三军府里，已经为袁世凯准备了三间房子。一间起居，一间签押房，一间会客。此时他把金钟吕带到签押房，坐下后说道：“文昌，你可能觉得我有些太挑剔，大可不必如此。”

“哪里，我一切听从司马大人吩咐。”金钟吕心不在焉地回道，但表情不难看出，他的确有些不以为然。

没有丝毫的不耐烦，袁世凯继续解释：“一件事情值不值，有时要

看实际需要。我之所以如此挑剔，是想让进入亲军左营的兄弟们都知道，我办事不讲半点马虎。文昌你知道，带兵最要紧的是什么？”

“请司马大人指教。”

袁世凯笑道：“谈不上指教。我觉得，军械、粮饷，这些都重要，但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带兵官的绝对权威，口出为令，令行禁止。”

金钟吕有些明白的意思。

“要做到这一条，首要便是军纪要严。以后我对左营兄弟会事事要求极严，还望文昌能够体谅。”

闻言，金钟吕大声应道：“司马大人放心，没人敢有怨言，必定言听计从。就是我，司马大人尽管吩咐就是。”

“文昌，谈不上吩咐。咱们是兄弟，这支队伍早晚是你来带，我把带兵的一点小心得与你共享。”

金钟吕听了后很激动：“司马治军令行禁止，其中诀窍，我也极想请教。”

袁世凯笑着说道：“谈不上诀窍。仅有前面所说严肃军纪还不够，仅做到如此，只能算个酷吏而已。带兵的人还要做到爱兵如子，事事要为属下设想。中国古代大将，不乏以金钱甚至美妾结交属下者，众人以为俗，我则以为真大丈夫所为。用四个字概括，叫恩威并重。”

两人说得投机，几乎忘了时间。

亲军训练有洋操、射击、军械、洋炮、营规五项，分别有五人负责，领头的是负责督促洋操训练的王金成，他是赏戴花翎游击，职衔最高。具体训练则以哨为单位，每哨有洋操、射击、军械、洋炮、营规教练各二人，全营教练员弁共五十余人。王金成对洋操训练并不上心，很明显是在敷衍。外行也许觉得洋操不过是走走步子，排排队伍，没什么实际用处。但袁世凯却有不同见解，他认为这正是军威最要紧处，是培养兵勇服从意识的重要功课，也是外人看热闹的最大看点，如果连操也出不齐，没人会相信你能打胜仗。他下一番功夫终于打听出缘由，原来

王金成受朱先民影响太深，从心里不想为袁世凯作嫁衣。

一天，袁世凯将王金成约到他的签押房，开诚布公与他谈心，让他确信，如果训练卓有成效，他袁某人绝不掠人之功。然后他摆出六百两银子说："星武老弟，这是大帅给的赏银。当初赴朝时，大帅许下诺言，如果营务处调度得当，他将拿出私银六千两赏功。结果事情极其顺手，大帅很满意，要赏季直先生三千两，赏我一千两，张先生不肯要，最后大帅给他寄老家两千两。我那一千两推托不过，大帅赏给六百两。我不是不爱财之人，也不是家资万贯的财主，但我愿把钱用到刀刃上。"

王金成不知袁世凯何意，瞪大眼睛无话可说。

袁世凯继续道："蒙朝鲜国王信任，一再亲口向大帅要我来编练亲军，如果练不出个名堂，我对不住国王的信任，更对不住大帅的栽培。而要训练出色，非有各位督责不可，其中尤其是星武兄，我看得出，众人皆以老兄马首是瞻。如果将来训练有效，这六百两银子，星武兄二百两，其他四人，每人一百。"

一百两银子不算多，但也是近一年的饷银，王金成不能不动心。而且袁世凯如此行事，也算手面漂亮。他从心里已经敬服，嘴上却道："袁会办把兄弟们当什么人了？你不出银子，我们也要好好训练，职责所在，这有什么好说？"

袁世凯连忙拱手："星武兄，恕我没说清楚。我不敢拿银子污了各位兄弟的清誉，也知道军中兄弟讲的是义气，袁某是想以此表达一份倚重。如果星武兄不答应，反倒让袁某惴惴不安。"

王金成慨然应允："不是吹牛，有兄弟我在，没有训练不好的。只是袁会办得给我交个底，怎么才算有成效，这话太大，我不敢贸然应承。"

"这也好说，这次我们左右两营同时训练，届时我会请国王前来阅兵，如果他说一句，左营比右营好的话，就够了。"

闻言，王金成笑问："如果国王说两营都不错，那该算有效还是无效。"

袁世凯笑了笑道："当然算有效。不过，星武兄，你不想和右营见个高下？"

"明白了，袁会办看着就是了。"

眨眼一个月过去了，袁世凯通过金允植请国王前来阅操。左右两营先后受阅，左营明显比右营好得多，当左营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操练队列时，开始齐声高唱袁世凯自编的《亲军歌》——"亲军兄弟都牢记，保家保国保我王。风霜雨雪磨我志，舍生取义慨以慷。尽心尽力保海防，肝脑涂地向前方……"

队列走过李熙面前时，高呼口号："保我国主，护我家乡！"

李熙连连称赞："一月之间，训练有此成效，实出意外。尤其左营，军容威武，步伐颇整，于枪械亦熟，袁司马真正教练有方。"

检阅过后，国王再次宴请吴长庆和袁世凯，这次是请吴长庆将亲军训练事宜交由袁世凯全权负责。从王宫出来，袁世凯则宴请王金成等训练人员，他与王金成已经成了可以换帖的好兄弟，笑着对他说道："星武兄，诺言该兑现了。来呀，上第一道菜。"

第一道菜是六百两银子，由赵国贤端进来放到桌上。

第六章　袁世凯执掌兵权　金玉均密谋政变

当袁世凯在朝鲜练兵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朝鲜开化党人金玉均在日本的游说也是顺风顺水，收获颇丰。

金玉均是忠清道公州人，祖上是朝鲜贵族，但到他父辈时已经没落。父亲一生清贫，靠教私孰谋生，精通唐诗宋词。金玉均自幼受父亲影响，六岁就学诗词，并能吟出"月小照天下，言微怀社稷"的诗句。后来他过继给做官的叔父，从而进入汉城居住学习。他二十岁时参加科举，获得文科状元，授职成均馆（相当于大清国子监）典籍。此后他得以结识"白衣宰相"刘鸿基，从他那里阅读到从中国传入朝鲜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中西见闻》等书籍。他还得到右议政（相当于副宰相）朴珪寿的赏识，在他府上结识了一批主张开国的青年贵族子弟，比如领议政洪淳穆之子、出身南阳洪氏的洪英植；朝鲜国王驸马、出身潘

南朴氏的朴泳孝；重臣尹雄烈之子尹致昊；闵妃的侄子闵泳翊；出身达城徐氏的徐光范和徐载弼等。他们都主张学习西洋，尽快改革朝鲜内政外交，开口闭口都是“开化”，因此被称为“开化党”。

不过，金玉均认为西洋相隔万里，不如学习近在咫尺、一水可航的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不过几年，国力就迅速提升，远比大清的成就更令人向往。他迫切希望了解日本，但没有机会，他不惜变卖家产，资助僧人无不言赴日本考察数月，给他带回大量书籍和见闻。

纸上得来终觉浅，金玉均一再向李熙进言，希望能到日本考察。后来终于如愿，与开化党同道数人到日本考察数月。日本宽阔整洁的城市道路，轮机轰鸣的火车，蒸汽机为动力的大型纺织厂、炼铁厂、造船厂、采矿厂，都让他大开眼界。尤其是日本人服饰习俗无不效法欧美，脚步匆匆，精气神十足，更让他赞叹不已。他还拜“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为师，了解了日本人思想境界的进步。福泽谕吉对金玉均说：“日本作为世界的文明国，保有完全的主权，而朝鲜虽有两千年以上的文明，却甘于做中国的属邦。一个国家要富强文明，先要谋求独立自主。朝鲜要富强文明，首先应当脱离清朝而自立。”

金玉均仿佛找到了救国的良药，雄心勃勃回到朝鲜准备大显身手。然而回到国内不久，正赶上“壬午兵变”，先是大院君重新执政，诸闵权贵及开化革新的大臣被扫出朝廷，甚至被乱兵斩杀。他乔装逃出汉城，才算躲过一劫。

兵乱平定后，根据日朝《济物浦条约》，朝鲜要派出使臣专程赴日本谢罪。国王派他的女婿锦陵尉朴泳孝作为“谢罪兼修信使”率开化党要人东渡日本，金玉均因为曾经赴日，熟悉情况，被派为朴泳孝的助手。“壬午兵变”中朝鲜民众视日本人为仇寇，让日本政府深受刺激，觉得要想与中国争雄，必须扶持亲日势力，而金玉均这样的开化派恰可资利用，因此对“谢罪”使团一行极为热情。明治天皇亲自接见使团，并将还款日期由原来的五年延长为十年，而且还由横滨金正银行借给十七万日元巨款，五万元支付赔款，十二万元用于创办开化事业。使团一行满载而归，金玉均意犹未尽，恳请继续在日本考察，得到允许。一个多月的继续考察，收获颇丰，日本政府许诺只要金玉均得到朝鲜的委托书，就能借款三百万日元，支持朝鲜自强。而且日本天皇还赠给朝王五百支步枪、五万发子弹以供加强王宫守卫。

金玉均满怀信心回到朝鲜，立即觐见国王。

李熙继位后，实权先是被父亲大院君掌握，后来又掌握到闵妃手中。“壬午兵变”后，在大清的支持下他重新执政，但政权眼见得又被闵氏抓到手中。他虽然生性懦弱，但毕竟也想做一个一言九鼎的真正国王。环顾国内，曾经与“事大党”誓不两立的闵妃如今对清廷满怀感激，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事大党”，而重新崛起的诸闵只知固位揽权，何曾想过国家社稷；而大院君被囚，守旧势力几乎被扫荡出朝廷，因此开化派得以崭露头角。

李熙觉得不妨对开化派加以培植，以壮实力。因此他频繁召见开化派，兴致勃勃地倾听他们讲述国外见闻，并接受朴泳孝的建议，派出一百余青年到日本学习军事，称为士官生。如今金玉均又带来两份大礼，当然是立即接见。

金玉均趁机鼓动说：“西洋各国皆是独立国家，而朝鲜独为清国属国，深为可耻。朝鲜要富强，先要谋自立。日本天皇曾经亲口承诺，将支持我国脱离清国，自立自强。”

“你怎么连这样荒唐的话也说得出来？朝鲜系中国属国已历五百余年，徒然更张，岂不更引列国觊觎？”李熙说话时直向他使眼色，表示当心隔墙有耳。

金玉均知道国王也有心脱离中国，非常兴奋，出宫后立即去见刚被任命为汉城府判尹的朴泳孝：“子纯，殿下亦有意效法日本革新内政，我国脱离清朝独立自主的日子不远了。国家将迎来新生，如果说日本是东方的英吉利，那么我国就是亚细亚的法兰西！一想到国富民强可期，我的心就要跳出胸膛！”

刚获新职的朴泳孝也是雄心勃勃，他叫着金玉均的号说：“古筠，殿下授我新职，便是希望我辈能够效法日本，富国强兵，自主自立，我等何敢辜负！一个多月来我夜不能寐，所思所想，便是如何尽快在汉城打开局面。”

朴泳孝有好几项开化计划，目前正在筹划的包括设置博文局，筹备《汉城旬报》，以广开视野；建立治道局，完善汉城的道路基础设施；建立警巡局，效法日本警察制度，加强汉城治安；选拔留学生赴日，为开化事业培植人才；改革衣制，弃峨冠博袖，服便捷洋装……

闻言，金玉均连连击掌，兴奋道：“一项项推行起来，我国富强指

日可待。”

朴泳孝摇了摇头：“事情没那么简单。如今有清国撑腰，闵妃一族变本加厉，权要之职尽被诸闵把持，从前大院君是事大党之首，如今闵妃完全倒向清国，成了事大党的中坚。要想推行新政，实在太难。”

金玉均却没那么悲观：“不，子纯，诸闵也可改变。比如竹楣，我看他对日本也是心向往之。”

竹楣就是闵泳翊，闵妃的侄子，竹楣是他的号。壬午兵变前日本曾为朝鲜训练别技军，他出任营使，十九岁就升任正三品吏曹参议，二十岁筹建统理机务衙门，并担任协办。国王和闵妃都特别宠爱他，几乎到了言无不从的程度。府上则是宾客络绎，有人排队数天而不得见。少年得志，睥睨天下，奢侈无度，所以壬午兵变中他是诸闵中最被痛恨的人。他的府宅被烧为灰烬，他剃光了头发假充和尚才逃出汉城。这次出使日本，他也是成员之一。他与金玉均关系很密切，虽然闵氏是依靠清军的力量重新得势，但闵泳翊对大清并无多少感激之情，在日本拜访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时说：“虽然铲除大院君对朝鲜来说不是坏事，但这种做法是辱国。清国不应该有如此干涉朝鲜内政的权力。”

巴夏礼问道：“贵国有清政府的援助不是更好吗？”

“岂有此理，朝鲜人已经无法容忍清国最近的干涉了！”

闵泳翊说这番话时朴泳孝也在场，但他看事情显然更复杂一些，摇头对金玉均说：“古筠，这话我也听到了。但是，也许他是故作姿态，是闵妃在我们中安插的眼线也未可知。就算他真这样想，像他这样的人在诸闵中为数太少，他们重获大权，依然在忙着争权夺利，鱼肉百姓罢了。”

金玉均依然乐观：“只要国王授我全权，从日本借来巨款，那时百废俱兴，各业并举，就是诸闵恐怕也不能不心向开化，何愁大局不在你我掌握之中？”

“古筠，我佩服你敢想敢为，但把局势说得如此乐观，我不能苟同。清军六营三千人就驻在汉城，他们未必就能眼睁睁让日本人帮助我们开化强国。”

金玉均回道："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根据《济物浦条约》，日本也可驻兵保护使馆。具体数目也未载入条约，事急从权，届时也可偷偷增兵，清国未必能占上风。"

朴泳孝深思一会儿道："古筠，你说的也有道理。可是日本未必就是真心为了朝鲜富强，我担心朝鲜会是日本人眼中的另一个琉球。"

金玉均深受福泽谕吉的影响，摇头道："我不这样认为。日本对朝鲜并非要开战、侵略，而是提携、合作。日本国民友爱正义，我确信其国家与国民为援护朝鲜打开现状之唯一友邦，应当谋以为同志，并向国王奏言，坚信以此可尽祖国之改造。"

朴泳孝只去日本一次，不像金玉均深受福泽谕吉、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的影响，他还保持着几分警惕："日本的确应当引为我们的外援，但他们吞并琉球的事实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警惕。有人认为依靠清国似乎更可靠一些，毕竟中朝五百余年的藩属关系，却并未吞并朝鲜。"

金玉均反驳道："那是从前，如今清国在我国驻兵三千，干涉我内政，影响我朝鲜用人，听说袁世凯等人主张废朝鲜为郡县，恐怕也非空穴来风。就算朴君说的有道理，可是在强国环伺中求生存，也只有借助更有希望的国家。清国与日本比，我认为日本更有希望。如果清日开战的话，胜利者会是日本。那么请问，我们借助清国又有何意义？"

朴泳孝被问住了："我也为日本的发展震惊，但要说日本必定能够战胜清国，我看未必。清国毕竟是个大国，地广财丰，可集全国之力，大事易成。"

"子纯，肥大不等于强壮。清国虽大，但仍然墨守成规，虽有李鸿章等人举办洋务运动，但不过是少数人在那里艰难推进，怎可与日本举国维新、日新月异的形势可比？你若不信，咱们拭目以待。"

朴泳孝笑了笑说："古筠，咱又何必争得面红耳赤。我佩服你的，就是你的乐观，你的敢作敢当，让我自愧不如。"

"你虑事周详，正可补我不足。所以我们团结一心，定能成事。"金玉均要来纸笔，奋笔疾书，写的是"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独立，君主立宪"，"这应当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达此目标抛头颅洒热血亦在所不惜"。

朝鲜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督办赵宁夏亲自陪同两位中国官员到三军府见袁世凯。他与袁世凯关系极密，真到了熟不拘礼的程度，他指指身后的两位中国官员说："慰廷，我给你带来两位朋友，陈大人、唐大人。"

陈大人叫陈树棠，广东人，善经商，积有巨资，曾经游历美国近十年，任过大清驻旧金山领事，半年前才卸任回国，如今在李鸿章北洋幕中，二品候补道。唐大人叫唐廷枢，号景星，也是广东人，买办巨商，是李鸿章手下的洋务干将，是他把半死不活的轮船招商局经营得风生水起，后又创办开平矿务局，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两人这次到朝鲜来，是奉李鸿章之命考察商务。

去年八月底，处理完壬午兵变，中朝就签订了《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双方开放海禁，允许边民在鸭绿江两岸的栅门、义州和图们江两岸的珲春、会宁自由贸易，朝鲜商人可到北京，中国商民准入朝鲜杨花津、汉城开店经商。中朝通商并非仅止商业利益，在李鸿章看来，更是加强宗主国在朝鲜实际影响力的一个途径，因此极为重视，打发有外交经验的陈树棠来考察，不仅考察汉城、仁川，还要考察釜山，将来根据情况扩大通商口岸。根据双方的协定章程，为了便于交通，轮船招商局将开辟中朝航线，因此特派任过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前来考察。接待事宜由赵宁夏负责，为了考察团一行的安全，他来找袁世凯商量，希望从新练亲军中选派干练员弁负责保护。

"这个好说，他们巴不得有份美差出去放放风。"袁世凯并不亲自安排，而是派人把左营管制金钟吕叫来吩咐，"文昌，你挑十个好手来，派他们个护卫差使。"

金钟吕立马去办。

喝茶的工夫，袁世凯把赵宁夏叫到一边，叫着他的字说："箕三兄，请这边说话，我有事请教。"

赵宁夏出身赫赫有名的丰壤赵氏，其姑母就是朝鲜前国王的王妃神贞王后，有此关系，他二十岁就担任要职，尤其与李熙关系极密，被称以“兄”。他倾向开化，后来与闵妃联合，将大院君赶下政坛。他任训练大将的时候善待士兵，名声不错，所以壬午兵变时并未受到冲击。他并不希望大院君掌权，因此马建忠到朝鲜后，他日日跟随左右，参与策划擒拿大院君的全过程。壬午兵变平定以后，他被任命为谢恩兼陈奏使，率副使金弘集、从事官李祖渊等人前往中国“谢恩”，参与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随后又出任督办交涉通商事务（外衙门督办）、工曹判书等职务，掌握着外交、财政大权。袁世凯最善笼络人，又掌握着朝鲜亲军训练大权，还是驻朝清军前敌营务处会办，而且得到国王和闵妃的赏识，因此朝鲜大员都乐得与之交往，赵宁夏便是密友之一。

“慰廷要问什么，我是知无不言。”赵宁夏有贵公子哥的脾气，不投缘的人不拿正眼瞧，投缘的人则万事好商量。

袁世凯笑问道：“开化党那帮人从日本回来后，好像招摇得很，我可得到不少消息，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赵宁夏原本也是开化党，但与急于效法日本的金玉均等人不同，他主张加强同清朝的藩属关系，学习洋务运动。他对金玉均等人浮躁冒进的行事很不以为然，轻蔑地说道：“他们能干什么，无非是要借重日本，钻营权势而已。”

袁世凯有些担心道：“箕三，不能掉以轻心。我听说国王对他们赏识，洪英植回国不久就去你的外衙门任协办，金玉均则当参议，朴泳孝被任命为汉城府判尹，徐光范升任内衙门参议。出使日本的开化派都获提升，如果他们得势，非朝鲜之福。你只要想一想，去年的大乱是不是也有日本人的份？日本人对朝鲜野心不小，等他们与开化党那帮人弄成声势，可就尾大不掉了。”

赵宁夏宽慰道：“鄙邦百姓都讨厌日本人，他们成不了气候，而且日本人好像重在商利。”

“我不那么认为。”袁世凯摇头说，“箕三，听说日本人赠给武器弹药，还要帮助训练新军，这可不是只重商利的表现。”

“那依你的意思，应该怎么办？如今欣赏开化党的是国王殿下。”赵

宁夏也无计可施。

“万事都要防患于未然，你深得国王信任，应该时时提醒。”

“没用。”赵宁夏建议道，“国王正在兴头上，要对金玉均那帮人有所限制，非有王妃出面不可。王妃对你的话很重视，何不乘机进言？”

“我总要有理由才能见到王妃。”

赵宁夏笑道：“理由我来给你想，你只想如何说动王妃就行。”

袁世凯见过王妃后不到一个月，就有效果了。先是闵泳翊、洪英植、徐光范被派为报聘使赴美欧访问，接下来就是开化党中影响力最大的朴泳孝，他雄心勃勃在汉城推行多项开化措施，处处要改变旧制，不免令守旧大臣侧目，尤其是他强修汉城道路，拆毁街道旁的临时窝棚引起了民愤。领议政洪淳穆希望他自动请辞，安排的去处是广州留守兼守御使，“为国守西南大门”。他不甘心，去找李熙叫屈，李熙对他说：“已成定局，寡人也无能为力。不过放你去广州，寡人也有厚望。”原来在日本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士官生已在广州训练近千人的新军，既然国王打算他去接手，他也就勉强就职去了。

接下来是外衙门参议金玉均调任为东南诸岛开拓使兼管捕鲸事。在东南海岛之上，面对茫茫大海，如何推行他的开化大业？他也不甘心就此离开政治中心，也找李熙诉苦，希望赴日本争取巨额借款。他认为只要巨款在手，就不难推行富国强兵的大业，那时候就是守旧的大臣也要看他脸色。当时朝鲜正在推行“当五钱”，财政异常困难。李熙被说动了，答应派他去日本。国王开口，闵妃即便不情愿，也只能依从。

金玉均拿着国王的委任书到日本，满怀信心到外务省去见外务卿井上馨，没想到当初对他十分热情的井上馨拒不接见，只派一个小属员来应付他，推说日本财政也极其紧张，根本无力借款。金玉均把日本政界的熟人找遍了，也没有借到一分钱，最后只得去找老师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在日本影响力大、知名度高，但并没有实权，他只能用手里的笔来帮忙，在《时事新报》上连发《朝鲜政略之急在于挪用我国资金给它》《挪用日本之资金给朝鲜无风险》《挪用资本给朝鲜对我国甚是有利》三篇文章，呼吁日本政府贷款给朝鲜，但也无济于事。

原来日本正与朝鲜交涉通商事宜，想在协定中得到更多特权，而要达此目的，非闵妃点头不可。而闵妃对金玉均没有好感，日本要讨好闵妃，只得冷落金玉均。金玉均气得跳脚大骂日本人不讲信义，他硬着头皮四处奔波，结果费了十余月的工夫，连十万日元也没借到。

到了1884年春天，金玉均带来的经费连同借到的几万日元已经花光，国王对他的大言已经不再相信，不肯再拨经费，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启程回国。临行前他对福泽谕吉说："没有资金，什么事也无从着手。如今空手归国，平素就嫉视我、欲置我于死地的闵族一派必非难中伤，策划陷我于绝境。姑且不论玉均自身，我开化党的同志必将蒙受沉重打击，改革也会化为乌有，朝鲜除了永做属国外别无他途。"福泽谕吉也是无能为力，只好看着学生垂头丧气登上回国的轮船。

金玉均回到国内，国王根本没有召见他，至于安排他什么职务也是迟迟没有动静。他只好退居家中，闭门谢客。闵泳翊、洪英植等人尚在美国，而从前视为"同志"的赵宁夏、金允植、金弘集等人也越来越疏远，他能促膝而谈的只有朴泳孝。这位国王的女婿半年前就被解职，一千多新军也被闵妃的人掌握了。两人常常是相对无语，一筹莫展，不知开化大业，路在何方。

过了一个月，闵泳翊、洪英植等赴美考察团归国，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兴高采烈前往仁川港口迎接。同志相见，当然是分外高兴，谈起欧美的文明繁荣，更有谈不尽的话题。使团一行回到汉城，闵泳翊及副使洪英植立即被召见。李熙十分高兴，告诉闵泳翊他已经被任命为右营使兼军务局总办。消息传开，金玉均等人无不弹冠相庆，因为军务局总办掌握着全国的军权！

然而，令开化党人大感惊讶的是，闵泳翊出宫后未与同志们相聚，却首先去拜访袁世凯。

袁世凯听说贵公子闵泳翊来访，立即整肃衣冠，迎到大门外，远远拱手道："总办大人，给您道喜了。"

闵泳翊挥挥手道："数月不见，我不是来听你说客套话的。"

两人携手进了袁世凯的签押房，仆役侍候好茶水瓜果，立即退到门外。

袁世凯请闵泳翊换了便服，他也把袍服顶戴扒下来，换上一身湖绸短打，摇着扇子问："竹楣，这次欧美之行收获如何？"

"真正是大开眼界。"闵泳翊在美国参观了世博会场馆、示范农场、纺织工厂、医院、医药制造公司、电气公司、铁道公司、消防署、陆军士官学校、教育局，在欧洲又参观了许多工厂、学校，讲起来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他要推行的计划也不少，电报、邮政、育英公院、农牧试验场等等，最后话题一转说，"我在旧金山拜访了上国领事黄公度（即黄遵宪），受益匪浅。我从前只想如何大刀阔斧推进开化，认为谁敢阻拦，便把他清理出朝堂。公度的一番话让我警醒，事情没那么容易，更不是把反对者清理出朝堂那样简单。一路上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从前的密友都是雄心勃勃的讲开化计划，却从来没有仔细考虑如何得到朝堂内外更多的认同，如何争取更多的支持。"

袁世凯由衷地竖起大拇指称赞道："竹楣有如此见识，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你那些同道和日本人走得特别近，他们无非是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推进开化。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无异于引狼入室。中日两国，都希望扩大在朝鲜的影响，但中国，只是谋求保持了五六百年的藩属关系，此外并无他图；而日本，有琉球前车之鉴，他们的野心不问可知。"

闻言，闵泳翊赞同道："的确如此，当初我到日本，也曾经被他们的甜言蜜语迷惑。欧美之行，一路走一路想，我觉得与其借势日本，不如借势上国。借势日本，变数太多，因为敝国百姓多视日本为仇寇，当年别技军不得善终便缘于此；借势上国，则民情宜洽。"

"说到关键处了！竹楣，你那些同道太过急于求成，如果任由他们开化，必然引起社稷动荡；而他们与日本人勾结，更会是火上浇油。一旦社稷动荡，国家富强便如画饼！比如我朝的洪杨之乱、捻匪之乱，十余年间，荼毒大半个国家，那真叫元气大伤。"袁世凯伸过头去，附到闵泳翊耳边说，"抛开国家不说，如果动荡，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谁？自然是朝堂上的权要。而朝堂上的权要是谁？真有那一天，受害最烈的恐怕首先是你们闵氏一族吧？"

这话把闵泳翊说得心惊肉跳，他想了想道："壬午之变，心有余悸，无论如何不能重演。我今天前来就是想让袁兄了解我的一片苦心，莫把我当外人。"

“竹楣这是说哪里话？我从来没把老弟当外人。”袁世凯一拍大腿，“既然你不把我当外人，我也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今竹楣兵权在手，可要提防你那些同道染指兵权。广州的新军前营虽然已被朝廷收回，但军中亲日势力仍在。我听说北青的新军最近要调进都城，此事不可不慎，谁都知道北青新军也有日本人势力渗透。不是我自夸，袁某负责的左右营和江华的镇抚营，决然没有日本人的势力，是可依靠的长城。”

闵泳翊回到府上，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正等在那里，他不待几个人开口，先说道：“殿下派我总办军务的差使，不得不去敷衍一下袁世凯，大家也都知道，殿下和王妃都很看重他。”

金玉均问道：“竹楣和袁某人关系密切，这是好事，多一条了解清人实情的路子。不知袁某人都有些什么说法？”

“能有什么说法？无非是吹嘘他如何善于治军，他的左右营如何令行禁止那一套。他是个自誉不脸红的人，一直自视甚高。”闵泳翊笑道。

大家要谈下一步的计划，闵泳翊却是不太感兴趣的神情：“来日方长，慢慢计议。我今天太累，要下逐客令了。”

三个人只得告辞出门。金玉均看上去有些疑惑不解，问道：“你们说竹楣今天说的是实话吗？如果他只听袁某人自吹自擂，为何要待两个钟头之久？”

洪英植一同随闵泳翊赴美考察，对他的变化自然有所察觉，遂摇头道：“我觉得竹楣好像在有意疏远我们，在美国时我已经有所觉察。今天他与袁世凯会面，肯定没那么简单，他好像有意隐瞒。”

朴泳孝叫着洪英植的字问：“仲育，竹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这还真说不上来，反正我觉得在美国考察后，他的反应和大家不一样。看到美国处处生机勃然，大家都是兴致很高，讨论哪一项应该回国后立即推行，可是竹楣却很少开口。”洪英植突然想起来了，“对了，大概是从拜访了清国的旧金山黄领事后，他就心事重了。”

金玉均问：“黄领事都谈了什么，你们当时不在场吗？”

洪英植回道："我那天吃美国七分熟牛排，受不了闹肚子，没去。听回来的人说，谈得很愉快，黄领事还赠诗一首给竹楣：褒衣博带进贤冠，礼乐东方万国看。尺二玺书旗太极，是王外戚是王官。"

"不知姓黄的灌了什么迷魂汤，你留心打听一下。"金玉均交代洪英植。

打听不难，很快有了结果，但因为闵泳翊当时以见识一下黄遵宪的藏书为由，入书屋私语很久，谈什么无人知道。

金玉均摇头道："不用再猜了，看来竹楣已经与我们离心离德，沦为清国人的奴隶。"

朴泳孝随即附和："我说过，诸闵与我们不同，他们为了一族之私利并不真心支持开化。殿下最近对我们似乎也很不满意，我连见殿下一面都很难。"

"如今主弱臣佞，都拿因循姑息当万全之策，都把振作进步视为亡国之计，诸闵更是汲汲于一己私利，名曰开化，实无开化之效，只顾保位固权，搜刮民脂民膏，弄得国事罔涯，财用罄竭，如今唯有登高一呼，把诸闵赶出朝堂！"金玉均说这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不过此前众人并不真正动心，因为还期望能够与诸闵合作，或者得到国王支持，推行他们的开化计划。可随着闵泳翊的突然背离，他们都感到与诸闵合作已经不可能；而金玉均赴日借款失败，导致国王认为开化党言过其实，对他们也有所冷淡。所以金玉均今天的话一出口中，大家都有同感。

朴泳孝向来行事谨慎，他说了实际问题："事情没那么简单，汉城的三千清军便是最大的障碍。"

洪英植说："还有个好消息忘了告诉大家，清军要调走三营人马。"

"什么？"金玉均以为听错了，"清国要调走一半人马？"

"千真万确。家父说清帝已经下旨，令李鸿章筹划京津防务，已经决定调回三营防守旅顺。"

洪英植的家父就是领议政洪淳穆。洪淳穆是与大院君政见相同的保守派，他认为朝鲜是天下唯一一片保全了中华衣冠和礼义的净土并为此

感到自豪，坚决反对开放门户，反对与欧美日通商修好。如此保守而能得闵妃重用，主要是因为壬午兵变期间他反对诛杀诸闵，并多加保护，而且迎还闵妃回宫也是他一手安排。

洪英植却与他政见格格不入，深慕洋制，仇视中国，并斥孔孟伦常之道为腐朽禁锢，气得他把儿子逐出家门。但李熙对洪英植很赏识，亲自过问，洪淳穆不得不让儿子回家。洪英植先后到日本和美国考察，尤其是对近代邮政事业十分关注，在日本考察期间，他专门向驿递局长前岛咨询邮政知识，并索取了相关书籍。从美国考察归国，他一再奏请开办邮政，李熙被说动，同意开设邮政局，并命他掌管。这些天他一直在筹划发行邮票、建立邮局及相关机构，这些事情自然绕不开他的父亲。父子在此事上竟然罕见的意见相同，两人关系大为改善，因此洪英植得以从父亲口中探听到清军要撤回的消息。

“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也！”金玉均兴奋地一拳砸在桌上，用力过猛，疼得他龇牙咧嘴。

驻朝鲜庆军确实要撤回三营，原因是中法战事升级。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越南遭法国侵略，当时中国尚不能自保，当然无力支援，结果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人最初的想法是打通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但后来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因此转而向越南北部侵略，兵锋直指中越交界的广西、云南，中法战争由此开始。中国派出滇军、桂军入越，结果被法军打得落花流水，越北山西、北宁、太原、兴化很快陷落。一个月前，法国舰队又入侵台湾，并且扬言北上封锁天津海口，中国沿海形势陡然紧张。李鸿章担心正在兴建的旅顺军港遭法国舰队攻击，因此奏请朝廷调回驻朝鲜的庆军三营，加强旅顺防守。

此事事关重大，吴长庆亲自回天津与李鸿章面商，回到汉城后就单独叫袁世凯前来。袁世凯骑马很快就到，他见到吴长庆后急切地问道：“世叔，听说大军要撤回一半，可是真的？”

吴长庆点了点头：“是，中法战事紧张，李中堂担心旅顺，调我回驻金州，加强旅顺后路。”

“世叔，国内哪里抽不出三营，偏偏要调庆军回防，真是拆东墙补西墙。朝鲜局势如今很不稳，开化党那帮人蠢蠢欲动，此时撤走大军，

岂不寒心？”袁世凯有些抱怨。

吴长庆安慰道：“开化党那帮人手里没有军队，有庆军三营，再加你训练的朝鲜亲军两营，足资震慑。”

袁世凯还是有些担心：“世叔，朝鲜广州的前营，青峰的后营，都是开化党人训练的，都有日本人的背景，只怕到时候无人能镇住局面。”

“前营远在广州，后营远在青峰，都不足为虑。而且朝旨已颁，不可能朝令夕改。还有，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我不想死在异国。”

吴长庆入朝后，水土不服，腹泻又加咳嗽，去冬以来病情加剧，五十四五的人，看上去是六十好几的模样。这样的理由让袁世凯无话可说，安慰道：“世叔，您不过是冬天受不了这里的湿寒，过个夏天就好了。”

“借你吉言，但愿我能好起来。”吴长庆拍了拍袁世凯的手说，“世侄，我对你寄予厚望，我走后，打算把副营交给你管带。”

吴长庆的安排是带走前营和左右营，副营、后营和中营留在朝鲜。后营继续由张光前统带，中营继续由何腾蛟统带，而副营则交给袁世凯。庆军副营是吴长庆的座营，是他的嫡系，一直由他的族亲吴兆有统带。将副营交由袁世凯统带，则有衣钵相授的意思。袁世凯心中大喜，却是一副忧戚的神情：“世叔，副营是庆军的精锐，侄儿资历浅，恐怕统带不了，辜负了您的期望。”

吴长庆交代道：“你挺起腰杆管带就是，我既然相托，就有把握说服众将。他们都是跟我战场上杀出来的老交情，我吩咐下去，他们不会有异议。”

“吴军门一直统带副营，不知世叔做何安排？”袁世凯小心问道。

“他任庆军驻朝分统，我会交代他帮衬着你。”

这个安排并不遂袁世凯心意，他期望的是吴兆有最好能够回国，那样他才好在副营立威。如今他留在朝鲜，副营部旧难免不把袁世凯放在眼里，但这话只能搁在心里，遂说道：“世叔有此安排，侄儿胆子大了

些。”

“你的长处是善于协调各方，尤其是与朝鲜朝廷的关系，更是别人不可比。所以，我把驻朝庆军前敌营务处交你总办，转运和一切留防事宜都交代给你。这是一副重担，你可要咬牙给我挑好了。”吴长庆又交代了一番。

对袁世凯而言这又是一喜，总办前敌营务处，三营庆军吃喝拉撒都归他管，无异于驻朝庆军的隐帅，几乎与吴兆有并驾齐驱。他再努力装，也掩不住脸上的笑意：“世叔如此提携侄儿，侄儿真不知说什么好。侄儿唯有好好办理营务，带好副营，以报答世叔的知遇之恩。”

吴长庆又是一番叮嘱：“别说报答不报答，我也是为庆军着想，就现在人里面，没有谁比你更合适当这个总办。我没什么不放心的，就是这帮兄弟都是跟随我多年，难免倚老卖老，到时候你多担待。庆营的规矩暂时不要更张太多，我倒不是护短，而是驻军在外，稳定大局最为紧要。”

袁世凯回应道：“世叔放心，您定的规矩，侄儿定然萧规曹随，能维持局面就不错，哪里敢更张？”

吴长庆进宫向国王通报庆军三营即将回国的消息，国王及关系密切的重臣都要为他饯行；行装需要收拾，兵勇也都要进城采买些礼品，营务处有许多琐事需要交接，紧赶慢赶，大军起行已是十天后。

临行前天晚上，营中举行宴会，为回国的庆军送行。众人都喝得不少，平时十分谨慎的吴长庆也喝多了，端着酒杯站起来道：“我这一杯敬留守的兄弟。咱们兄弟十几年来都是驻扎一地，没想到今天会相隔重洋。我身体不好，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再见留守的兄弟……”这话说得十分伤感，他自己先落下泪来。各位将领都忍不住了，有人暗自抹泪，有人号啕大哭，结果吴长庆更是哭得泣不成声。

见状，袁世凯对张謇说道：“啬翁，这个哭法不成，大帅身体本来就弱。”

袁世凯最早称张謇“老师”，自从他被朝廷赏五品同知后，改口称“先生”，自从吴长庆将副营相托，让他总办前敌营务处后，他与张謇办交接，又改口称“啬翁”。张謇号啬庵，称之为“啬翁”，完全是平辈的

称呼。这让张謇极为不满，对袁世凯的看法来了个大转折，原来觉得他是个精明、强干、果决的难得人才，如今觉得不过是个狡诈、蛮横、势利的奸猾小人。他连正眼也不瞧袁世凯，便道："你是前敌营务处总办，你看着办。"

袁世凯走到席前，大声道："各位将军，大家都哭成这样实在不成体统，大帅身体本来就弱，还是不要惹大帅伤心。"

说大家"不成体统"，众将心中都不高兴，张光前睁大眼睛，拿酒杯指着袁世凯道："你算什么东西，想管咱爷们还不够格！"

袁世凯气得脸色苍白，回敬道："我算不上什么东西，我是大帅禀请李中堂后任命的前敌营务处总办。就是抛开总办不说，我还是大帅的侄子，为大帅身体着想，诸位难道不应该稍加控制，不惹大帅伤心为是？"

"世凯，你少说几句，我们都是十几年的兄弟，一朝分别，大家难免伤心。你放心吧，世叔的身子骨不要紧。"吴长庆给了袁世凯一个台阶，他又转向张光前，叫着他的字说，"仲明，世凯是前敌营务处总办，照顾席面也是他的职责。他还年轻，说话不周处你们这些老兄弟看我面子，多加担待。我把前敌营务处的担子交给他，你们各位老兄弟都要帮衬着，帮他也就是帮我，如何？"

张光前是提督衔副将，堂堂二品大员，而袁世凯不过是个五品，不但统带庆军副营，而且出任前敌营务处总办，风头已经明显盖过他这位战场上拼杀出来的老将，自然牢骚满腹。但吴长庆话说到这分上，他还能说什么？遂举起酒杯说："大帅放心，张光前唯大帅之命是从，我干了这一满杯！"说罢仰头一饮而尽。

张謇始终不离吴长庆左右，扶他回卧房后，又亲自侍候茶水。见吴长庆酒醒了大半，便问："筱公，你觉得慰廷能够担当得起营务处总办的重任吗？"

"季直，你觉得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吗？再说，我已经禀过李中堂，怎么能够朝令夕改？"

张謇知道吴长庆对袁世凯寄予厚望，他是君子性情，不愿论人是非，只好沉默不语。

吴长庆又解释道："世凯是有些急躁冒进的毛病，可处在朝鲜这样的境地，必须有快刀斩乱麻的魄力，才能立得住脚。你记着，明天一早把孝亭和副营的各位哨官早早叫来，我有话对他们说。"

张謇答应了一声。不问可知，一定是交代他们支持袁世凯。

第二天早饭后，领议政洪淳穆、外衙门督办赵宁夏、礼曹判书金弘集等大员奉李熙之命前来送行。吴长庆的驻地下都监在汉城东，他的意思是绕道城南去马山浦港，洪淳穆说朝鲜百姓要为大帅送别，男女老幼都盼再睹大帅风采，请务必穿城而过。吴长庆在朝期间，一直督责庆军为朝鲜修桥补路，整治江防大堤，口碑很好。自东门外开始，道路两旁拥挤着送行的百姓，有的还流下了泪水。吴长庆眼角也湿润了，不停地向人群挥手。他的坐骑一进东门，突然鼓乐齐鸣，礼曹的乐班齐唱专为吴长庆编练的《送行歌》：

昔公莅止，东人以守。

以匡以植，以咻群萌。

伊公之德，伊皇帝圣明！

惟汉之水，厥流汤汤。

惟公之德，奠我宗枋。

我公归兮，畴翼乎我王。

歌声此起彼伏，伴随着大军走出南门。南门外，早备置送行酒，洪淳穆等人向吴长庆敬酒，然后吴兆有、袁世凯等留守将领一起敬吴长庆。吴长庆与众人话别后，又特别叮嘱袁世凯道："世凯，我将前敌营务处和副营相托，你务必悉心打理，与众位将军融洽相处，维护庆军的名声。"

袁世凯和众将都表示一定和衷共济，但吴长庆登船离岸后，吴兆有、张光前等人就自顾返回，无人理会袁世凯。

袁世凯回到三军府，立即把王金成叫来道："星武，如今我统带副营，又任营务处总办，教练新军的事情我是顾不上了。我打算向国王递辞呈，推荐你出任这个总教习，愿不愿干？"

这还用问？当然愿干，但王金成还是推辞了一下："谢总办栽培，不过，我还是愿意跟着总办干，痛快。"

闻言，袁世凯朗声道："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你亲口提出来不跟着右营回国，愿意继续跟着我练兵，我很感激。亲军是咱们帮着练出来的，关键时候有大用，所以我要托付给值得信任的兄弟。你放心，不出一年，我保你换顶戴。"

王金成笑道："有总办这句话，我就知足了。换顶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是换不成我也绝无怨言。"

"好兄弟，你越这么说，我越要上心，才不枉兄弟一场。"袁世凯拍拍王金成的肩膀，"这个总教习不同于一营的教官，你的心思不能只放到教练上，更重要的是如何笼络人心。"

"是啊，兄弟们最佩服总办的就是这一条，总办可得好好教我。"王金成一脸的请教之情。

袁世凯笑道："没问题！我得去副营接印，那边恐怕没这么顺，有几个人是吴军门的亲信，只怕他们要与我为难。"

王金成拍胸脯道："总办放心，亲军左营的兄弟就如你的子弟兵，有啥难处，你只要一声令下，我们悉听调遣。"

袁世凯摇摇手道："没那么严重，我要连个副营还摆不平，我怎么当这个营务处总办？放心，他们难不住我。"

袁世凯和各营营哨官都不陌生，还与副营中有两个哨官关系特别近。他们一个是前哨哨官陈云龙，一个是后哨哨官吴长纯，两个人当初与袁世凯一起迎接闵妃，完成这趟差使后，两人见袁世凯就都称之为"老弟"了。如今"老弟"去统带他们，于是先把两人叫到三军府这边来叙旧。

袁世凯亲自到门外相迎："劳驾两位老兄赶过来，实在不好意思。可是那边我还没接印，实在不便过去。"

陈云龙拱手道："总办以后不能这样叫了，我们都是你的部属，不敢称兄道弟。"

“去他个毬，兄弟还是兄弟。场面上你们叫我总办、管带，私下里咱们还是兄弟相称。”袁世凯这话听上去让人心里舒服，但同时已经给两人划了条线，场面上只有公事公办，绝不马虎。他把两人让到签押房说，“大帅把副营交给我，我怕带不好，先把两位老兄请过来，给我出出主意。”

陈云龙比吴长纯精明，笑道：“大帅相托，谁敢不服？吴兄是大帅的族弟，他发一句话，谁还敢多嘴？”

吴长纯为人忠厚，听不出陈云龙其实是给他戴高帽，接过话茬说：“副营向来是姓吴，没他们说三道四的份。总办放心，到时候我是全力支持。”

陈云龙道：“吴兄都如此说，我当然没有二话。”

第二天上午，袁世凯去副营接印。哨官、哨长都已到齐，两位帮带却只到了一位，另一位郭帮带却迟迟未到。袁世凯问营务委员：“通知的是什么时辰？”

“巳初。”营务委员回答。

巳初是九点钟，此时已经九点十分。袁世凯明知故问：“现在何时？”

营务委员如实回答：“回管带话，现在九点十分，已经过了十分钟。”

“不必等了，开始接印。”

副营关防早就备好，由一位亲兵捧在手上。营务委员把印接过来，双手高举过顶，袁世凯接过来，转身端端正正放到管带案上，然后坐到案后的红椅子上，众将拱手参见，齐声道：“属下参见管带。”

袁世凯站起来说：“诸位兄弟，从此往后咱们就在一个锅里摸勺子了。诸位知道我的脾气，听我将令者我视为兄弟，违我将令者我视为仇寇，请各位务必约束好手下弟兄，别让我为难。”

“喳，末将遵令！”吴长纯率先高声应道。

陈云龙等人也都“喳喳”连声。

“起了早五更，还是赶了晚集。紧赶慢赶还是晚了，抱歉抱歉。”这时郭帮带才匆匆赶到，说着向众人拱手。

袁世凯装作没看到他，满脸笑容对众将说：“咱们算见过面了，正事办完，本打算今中午我请各位兄弟喝一杯，可是营务处那边还有事相商，那就改到晚上请各位。”

当天下午，袁世凯把陈云龙叫到他的签押房问：“老陈，你手下兄弟有没有知心的？我是问，你的哨长和你是不是一条心？”

陈云龙回道：“那不用说，只差穿一条裤子了。”

“那就好。副营帮带不称手，我想让你去当帮带，把姓郭的提升到营务处当会办。”袁世凯行的是明升暗降之计，要把姓郭的晾到营务处。

闻言，陈云龙提醒道：“袁总办，郭帮带当年救过大帅一命，他们感情非同一般。他今天敢来迟，就是仗着大帅的情分。”

“我顾不得那么多了。带兵最要紧的是令行禁止，有人不听招呼，那怎么行？让你做帮带，就是指着你帮我把副营带得唯我袁某人之命是从。营务处是一个大摊子，事情既多又繁，副营这边我无法全力关照，你要多上心，知道我的心思吧？”

陈云龙保证道：“总办放心，不用多久我就让大家明白，如今管带姓袁。”

次日袁世凯接手前敌营务处，他本来就是会办，一切驾轻就熟，但也有些内幕是从前所不了解的，主要是账目问题。负责财务的是张謇的三哥张詧，很得吴长庆信任，一直负责财务。张氏两兄弟关系很密切，张詧虽为兄，但事事都看重张謇的意见，他对袁世凯的态度也随张謇来了大转弯，打心里瞧不上他。所以当袁世凯看到一笔账不甚明了时，他不做解释，只道：“这是吴大帅安排的，至于具体支应到了哪里，只有大帅知道，恕不便透露。”

张詧的职务，不过是个七品知县，袁世凯是五品同知，见他说话如

此不客气，火就冒起来了："三哥，如今我是总办，难道也问不得？"

张謇推辞道："总办大人可别叫我三哥，我担不起。如今你当了总办，当然事事都问得。但这事你问我我却不能说，你若非要问，就问大帅去。"

这笔账目是海防经费，每月有一千余两都不知去向。而且大军在朝鲜，办哪门子海防？袁世凯以为是张謇做了手脚，又如此托大，一拍桌子道："不要拿大帅的大帽子来压我，不明不白的花销，就是大帅那里我一样可以问。"

张謇捏起一支笔道："总办要问，不妨现在就写信，我侍候笔墨。"

这简直是在将军。袁世凯接过笔说："如此，我则要非问不可了。"

袁世凯果真给吴长庆写信，不说海防经费的事，只要求把张謇调回金州，以全兄弟相聚之义。

前敌营务处的人分了两拨，一拨随吴长庆回国内，张謇便在其中；一拨留在朝鲜，张謇便在这一拨里。当初吴长庆作此安排，是对张氏兄弟的借重。袁世凯的信寄出不到二十天，吴长庆调张謇回国的信就到了。

清军撤走三营，最高兴的是金玉均一帮人。李熙对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频繁请他们入宫，打探国外的见闻。金玉均也是多次进宫，君臣相谈甚欢，但国王好像只是当个听众，再没有其他的表示，就连金玉均的职务也仍是避而不谈。

到了阴历七月初，驻泊在福州马尾的法国舰队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击沉七艘军舰，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朝鲜，李熙十分震惊，立即请金玉均进宫询问："清国福建水师受到法军重创，几乎全军覆没，你听说了吗？"

金玉均故作平淡："这早在预料之中，清国根本不是法国人的对手，列国早有预见。"

"日本国内有什么消息传过来吗？"

金玉均回道："还没有。不过，早就听说日本已经与法兰西结成同

盟，两国将携手对付清国，各取所需。”

“何谓各取所需？法国人取越南，那么日本人要取哪里？”李熙被这话吓得心惊肉跳。

“法国人不仅要取越南，还要割台湾。至于日本人，肯定要与清国在我国争个高低。”

“你是说，两国有可能在我国开战？”

“开不开战不好说，清国必败那是肯定的。日本一直期望帮助我国成为独立之国家，清国战败，则是我国之幸事。”金玉均还是三句话不离他的主意。

“我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琉球？”

“绝无可能。我与日本高官交往极多，他们只希望朝鲜能够独立自主，日本能够与朝鲜平等通商，而不必受到清国的牵制。但这有个前提，就是我国应当顺应世界潮流，更改国政，开化文明。如果还是任由事大党把持，冥顽不化，则更生他变，实不可测。如今中法争战，清国必败，正是我朝鲜争取独立的机会，殿下不可不早为筹划。”

李熙摇头道：“中朝五百余年的宗藩关系是那么好割断的吗？爱卿宜慎言。”

然而，过了不几天，金玉均就被任命为外衙门协办，地位仅次于赵宁夏。众人齐聚朴泳孝家中为金玉均庆贺，同时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金玉均首先道：“殿下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如果殿下能够给我们一道敕谕，命我们推行开化变革，我们便名正言顺，不愁大事不成。”

朴泳孝觉得不可能，遂道：“殿下优柔寡断，何况还有闵妃掣肘，恐怕这一纸敕谕难比登天。”

金玉均接话道：“所以我还备有第二套方案，如果国王迟迟不能痛下决心，我们就以力从事。”所谓以力从事，就是发动武装政变。

洪英植赞同道：“我们不妨做两手准备。一面争取国王宸衷独断，推行开化，一面做好准备，时机一到，便把事大党一网打尽。”

朴泳孝摇了摇头道："清军尚有三营驻军，届时恐怕不会袖手旁观。"

金玉均无奈道："虽然日本政府就像孩子脸说变就变，但若用武力，则不得不雇用日本人；独立我国，变革旧习，也非借手日本外别无他策。"

朴泳孝还是觉得不妥："日本使馆驻兵不过二百，届时恐怕非清军对手。"

金玉均慨然道："我们行事，贵在速决，不待清国干涉，则大事已成，随之通告各国，木已成舟，清国能奈我何？再说，前后两营都可为我所用，如此算来，则实力已与清军相当。"

接下来商议了几件事情，一是设法以检阅名义，调广州前营和青峰后营进汉城；二是成立"忠义契"，秘密发展心向开化的年轻人加入，并秘密进行军事训练，届时可助政变一臂之力；三是设法从日本秘密购买武器、炸药。

从日本购买军火，金玉均的打算是委托福泽谕吉帮忙，但必须派人亲自去日本一趟，因为写信实在不安全，万一泄露，贻害无穷。派谁去呢？朴泳孝推荐《汉城旬报》编辑井上角五郎。

朴泳孝到日本考察后，认为要启蒙朝鲜人，推进开化运动，非有报纸不可，回国时从日本带回了报纸编辑印刷人员六人，其中就有编辑井上角五郎。朴泳孝任汉城府判尹后，开始筹备《汉城旬报》，连《新闻创刊辞》都写好了，可是他突然被解职，办报的事情就被搁置了。从日本带回的编辑印刷人员见出刊无望，就卷铺盖回日本，唯有井上角五郎留在汉城观望待机。四个月后统理衙门接办《汉城旬报》，由金允植的哥哥金晚植负责，他曾赴日本考察，与井上角五郎有一面之缘，便动员井上出任编辑。井上这个人虽然年轻，但非等闲之辈，他不但与开化党关系密切，与袁世凯的关系也不错，可谓左右逢源。朴泳孝与他一直关系密切，认为请他回一趟日本秘密联系，不着痕迹，比较安全。

井上很痛快地答应下来，但他认为自己不必回国，由他写一封亲笔信交可靠的日本人带给福泽谕吉——也是井上的老师。他对朴泳孝说："我也可以设法购买一些炸药或武士刀，可以通过走私船悄悄运来。我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很讲忠义，到时或可助一臂之力。"

第七章　日公使推波助澜　开化党大开杀戒

朝鲜半岛秋风初起的时候，伴随秋风一起进入汉城的，还有休假半年多的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

竹添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据说他四岁诵《孝经》，五岁学《论语》，七岁读《资治通鉴》，对中国儒学研究下过大功夫，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崇拜。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日本派曾游学西欧的森有礼出任驻华公使，考虑到森有礼所长是西洋知识，因此选派精通汉学、能文善诗的竹添作为森有礼的助手。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中国因为连续数年大旱，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发生严重灾荒，史称“丁戊奇荒”。竹添在日本四处奔走，为中国募捐，并奉命携救灾款交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并与李鸿章商讨赈灾办法。李鸿章很受感动，与竹添诗酒唱和，关系十分密切。

朝鲜壬午兵变后，清廷在朝鲜的实力增强，日本政府觉得必须派一名与清廷打过交道的人出任驻朝公使。竹添不仅与李鸿章有交情、在中国有较广的人脉关系，而且精通汉学，因此代替花房义质成为新任驻朝公使。竹添温文尔雅，更像个谦谦君子，不但与朝鲜朝廷关系不错，与吴长庆等驻朝大员关系也很融洽。他与朝鲜签订了《朝日海底电线敷设条约》，获得了从日本长崎到釜山铺设电线的权利，得以在朝鲜的电信权上先发制人；又与朝鲜新定《朝日通商章程》，不仅使日本有权在朝鲜享受最惠国待遇，还获得了朝鲜沿海的渔权、扩大了日本人在朝鲜的游历范围，设立了仁川租界。他大功告成，回国休假，由一等书记官岛村久代理公使。

听到竹添进一郎将回到汉城复任的消息，金玉均等人忧心忡忡，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岛村久：“岛村君对我国之开化变革颇为支持，而竹添公使却一向亲华，如今竹添公使回任，我辈努力恐将付诸东流。”

岛村久已经得到国内训令，知道政府转而支持开化党在朝鲜起事，以便趁中国陷于中法战争之机谋取朝鲜，所以他胸有成竹地说：“金君放心好了，竹添从前疑忌诸君，不过是私事；今日公辈之所谋，即国事也。竹添系日本之公使，岂有以私心废国事之理也？决无可忧之端。”

金玉均听岛村久这样说当然高兴，但无法全信，他要求竹添进一郎一到朝鲜就前来拜访，岛村久答应届时一定让他第一个见到竹添公使。如今竹添已到汉城，所以立即请金玉均前来相见。

竹添进一郎握住金玉均的手，十分亲热地说道："从前对金君多有误会，实在有愧于心。"

金玉均还是心有芥蒂："竹添公使不是外交辞令吧？阁下向来是崇拜清国的儒学。"

"崇拜儒学是真，赞赏金君也是真。"竹添进一郎说，"中法之战，中国一败涂地，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从前的观点。"

竹添审视的结果，是西洋文明远胜中国儒学，开化改革才是朝鲜唯一的出路。他此时返朝，所负使命便是借中法战争之际谋求日本在朝鲜的最大利益。他试探性地问金玉均："若有他国赞助贵国之改革，君等当以为如何？"

金玉均闻言回道："愚见所至，以为独立我国、变革旧习，非借手日本不可，我始终勤于其间。然而贵政府变幻无状，尤其鄙人到贵国借款一事，费时近一年而一无所获，以致我党处处被动。今天公使如此说，不知是何意思？"

竹添笑了笑道："凡国之政略随时而变，应势而动，岂可胶见一隅而已哉！今天我明白转达我政府之意，决意全力支持金君诸同志的开化变革。"

金玉均闻之大喜："我党早有意大举，无奈贵国不支持，而清国又驻重兵。"

竹添笑道："中国之将亡，自顾而不及，何暇顾及贵国？贵国有志于改革之士，不可失此机会！"

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此时，接替赵宁夏出任外衙门督办的金弘集前来拜访。竹添让金玉均暂避内室，对金弘集非常傲慢地说道："我听说贵国外衙门内，不过是中国奴隶者数人在主持，与之周旋深以为耻！"

金弘集不卑不亢地回道："敝国是中国属邦已五百余年，何谓中国奴隶？"

竹添语带刺激："甘心屈服于他国，而不谋求自立，这样的国家世所罕见。我听说你素能于汉学，又深有附华之意，何不入仕于中国？"

金弘集依旧平常的语气："我已为中国之属邦官员，又何必再入仕于中国？我职司外衙门督办，为国事与各国公使交往，本国朝廷也一直认中国为鄙邦之宗主国，鄙人又怎可以私情代公义？"

"贵国朝廷之意，是因受君辈影响太深之故。有先知先行者倡导开化，实为朝鲜富强之道，君等何不鉴纳支持？"

"我也被人称为开化派，也是力主变革图强，公使何来此说？"

"可是金君却主张依附中国。"

"开化变革与承认为中国属邦并不矛盾，敝国多项开化举措也多是中国支持，比如设海关、开创枪炮厂、新编亲军都是在中国扶持下兴办。朝鲜视中国为宗主国已有五百余年，贸然更张，反而易引社稷动荡，非朝鲜之福。"

话不投机，金弘集完成礼节性拜访即告辞。

金玉均从内室走出来，指着金弘集的背影道："真可耻也！此人面目实在可憎！他引穆麟德入我国海关，尤为朝鲜罪人！尚沾沾自喜，真可恨也！"

穆麟德是德国人，早年入中国海关，后来又帮助李鸿章从德国购买克虏伯火炮而受到赏识。朝鲜壬午兵变后，赵宁夏、金弘集奉国王之命到天津见李鸿章，请求派人帮办洋务，李鸿章便推荐穆麟德入朝鲜。朝鲜朝廷授予他"协办交涉通商事务"（外衙门协办），他也以朝鲜官员自居，"袭冠带，朝参如百僚"，朝鲜官民管他叫"穆参判"。他与闵妃的亲信关系密切，与开化党金玉均等人则势成水火。金玉均曾当面指责穆麟德"无学无识、心术不正"，穆麟德则认为"今为朝鲜除害，宜急先除去金玉均也"。金玉均恨穆麟德，也更恨把穆麟德带到朝鲜的赵宁夏、金弘集。

竹添进一郎笑道："金君何必生气，等大事即成，你便可以把不喜欢的人统统赶出朝堂，把中国的势力扫出朝鲜，干干净净与列国平等通商。"

"我心情急迫，公使无法体会。"金玉均摇了摇头。

竹添提醒道："心情急迫无用，关键要周密准备。中国古语，'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金君与诸同志应当加紧准备，而且要绝守秘密，以收突袭之效。不然泄露意图，贻害无穷。"

袁世凯和庆军分统吴兆有都接到国王请柬，请两人进宫议事。吴兆有不愿与袁世凯同行，袁世凯派人相约时，他说还没准备好，磨蹭了十来分钟这才带上几名亲兵骑马直奔昌德宫。路上追上了袁世凯一行，他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前有顶马，后有亲兵，前面还有两面大旗，上书"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庆军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袁"字居于旗中，有小孩脑袋大，极其醒目。吴兆有看到之后讥讽道："袁老四真他妈会摆谱，'钦差'二字他也配用？真不知自个吃几碗干饭。"

吴兆有到了昌德宫正门敦化门，没想到被门卫拦了下来。他进宫太少，门卫对他并不熟悉，费了一番口舌，这才肯放行，但他一行人的马却无论如何不允许进宫。几个人只好步行，过了禁川桥，到了进善门。这是前往仁政殿和内宫的必经之地，归亲军守卫，更加严格，仔细盘查。吴兆有没带翻译，只好与亲军笔谈，亲军识字不多，颇费工夫。正在交涉的时候，只听得外面一迭声地喊："袁大人到！"

"袁大人来了，袁大人来了。"守进善门的亲军都肃然起敬。

等袁世凯的八抬大轿到了门前，亲军全部肃立致礼。袁世凯从轿中探出头来问："怎么回事？怎么把吴军门挡在门外？"

袁世凯带着翻译，翻译对亲军道："袁大人发话，立即让吴军门入宫。"

亲军立即对吴兆有做个请的手势，而袁世凯的八抬大轿则一直抬到了仁正门前。他下了轿，宦官柳在贤已经在门口迎接，一口一个袁大人，反而让一品武职大员吴兆有相形见绌。

进了仁政殿，柳在贤引导袁世凯直接到东侧的椅子上落座。按照左为上的规矩，东边是上座，应当由吴兆有坐。但既然柳在贤如此引导，袁世凯也当仁不让，一屁股坐了下去。吴兆有脸色铁青，坐到西侧的椅子上只喘粗气。

这时李熙出来了，两人连忙站起来致礼。李熙坐下后道："今天请两位大人，是商议一下敝国阅兵的事情。"

原来，李熙受了金玉均、朴泳孝等人的怂恿，打算进行一次盛大的阅兵，不仅驻汉城的左右两营亲军参加，驻广州和青峰的前后两营也要参加，同时，还邀请庆军派出几哨受阅，“以示范例”。

吴兆有没有深思熟虑，满口答应：“国王相邀，庆军当然乐见其成。”

但袁世凯立即发现了其中的不妥，前后两营都有日本人背景，让这两营进入汉城，清军优势便极大削弱，因此他抢过吴兆有的话头，极力制止道：“吴军门说得极是，国王相邀，庆军乐见其成。只是，庆军是奉旨前来，便等同于天子卫率。天子卫率受阅，得向北洋李中堂禀报。这一来二去，总要费些时日。”

朝鲜国王与大清的亲王级别相当，要阅天子的军队，当然不是小事。因此李熙说道：“袁大人说得对，那就请营务处代为禀请。”

“一般举行阅兵，往往是有大征伐，而今朝鲜局势稳定，似乎不宜举行如此规模的阅兵。尤其是前后两营，分别驻守南疆和北疆，调入都城只为受阅，似乎也不妥当，容易引列国猜疑，如果有人无事生非，有害无益。因此，我建议只阅左右两营足矣。”

闻言，李熙只好讷讷道：“袁总办如此说，寡人再听听大臣们的意见，原本也没有定准。”

阅兵的事总算搪塞过去了。接下来闲谈，但说的却不是闲话。李熙貌似随口问道：“上国福建水师受了大挫，陆路似乎也一直在吃败仗。列国都预测，此次战事上国将难免大败结局，不知两位有何看法？”

事实的确如此，海军不争气，陆军更不争气，桂军、滇军一败再败，已经退入国内。法国舰队撤出福建又进军台湾，幸亏有刘铭传驻守，总算没有太丢脸，但基隆也被法军占领了。吴兆有又羞又气，无话好说。袁世凯只好接过话茬道：“我国的确都受了大挫折，但大败的说法却毫无道理。打仗要讲天时地利人和，法国人万里渡海前来，地利没有，人和谈不上，就是天时，也未必有利于他们。虽然他们一年来频频获胜，但未必能够一直获胜。历史上反败为胜，先败后胜的例子比比皆是。想必殿下听说过‘一鼓作气’的故事，如今法国人已经击了三次鼓，恐怕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我国上下群情激昂，众志成城，最终的结果，现在谁也说不准，谁笑到最后，也未可知。”

李熙虽然不太相信大清能笑到最后，但袁世凯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遂点头说道："袁总办说的有道理，但愿如总办所说，接下来上国军队能够一鼓作气。"

两人告辞出门，柳在贤把他俩送到仁政门外。袁世凯把柳在贤拉到一边问："你希望壬午兵变那样的事情再重演吗？"

闻言，柳在贤紧张得眉毛倒竖，问："袁大人怎么会有此说？如今想起来还心惊胆战，哪里能再重演？"

"如果让前后两营进汉城，说不定就来一次兵变。"袁世凯给他分析其中的利害。

"袁大人预计的不错，此事确实是驸马爷向国王进言。"柳在贤随即说出了原因。

"你如果真为国王着想，就要设法进言阻止此事。如果前后两军进汉城，无论与我军发生争执，还是他们有逼宫的野心，倒霉的都是朝鲜，尤其是王宫，变乱后都是争夺的重点，不说为别人着想，你在宫中恐怕也难得保全。"

"袁大人不必说，下官明白了，一定劝说殿下。"

等袁世凯上轿的时候，吴兆有已经鼓着一肚子气出宫了。他策马回到下军监，张光前正在等候，一见面就问："军门，脸色不对啊？"

"袁老四欺人太甚！"吴兆有于是将袁世凯如何摆谱，如何抢上座，如何抢头说话向张光前数落一遍，当然自己如何被亲军挡驾、面对朝王的问话无以回答等丢人的事情一句不提。

张光前一拍桌子道："军门才知道袁世凯？副营兄弟和营务处的人只要是当初吴大帅赏识的，哪个不受他欺负？"

吴兆有依然气有不平："这口窝囊气我无论如何咽不下，咱得到大帅面前论论理。"

闻言，张光前有些担心："听说大帅病势越来越重了，只怕惹大帅生气。"

“那更得和大帅说，不然大帅若一口气不在了，姓袁的岂不更加嚣张？”

张光前建议道：“那也用不着军门亲自出面，营务处那帮弄笔杆子的早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朝鲜咸镜道兵马节度使尹雄烈来见金玉均，告诉他已奉国王令将青峰新军调回，金玉均一听脸都气绿了。

时年44岁的尹雄烈在金玉均看来是个投机取巧的小人。他年轻时武科及第，开始在军队任职，却多年不得升迁，后来大院君执掌国政，他就投靠大院君，这才得以平步青云；后来大院君被闵妃一族赶出朝堂，他又投靠闵妃，尤其与闵妃的侄子闵泳翊关系密切。他曾到日本考察，回国后极力奔走，请日本人帮助训练新军——别技军，闵泳翊任营使，他则出任左副领官，是别技军的二把手。壬午兵变发生的时候，他与闵泳翊仓皇逃出汉城，等兵乱平定后再被重用，出任咸镜道兵马节度使。他按照当初训练别技军的办法在咸镜道青峰山下训练新军，称为新军后营，与朴泳孝在广州训练的前营相呼应，是开化党所倚重的军事力量。此次阅兵，金玉均等人的设想是前后两营都调到汉城来，但国王折中了袁世凯的意见，只让尹雄烈率青峰后营五百人前来。而更没想到的是，刚受阅结束，国王就让他们返回青峰。

金玉均叫着尹雄烈的字道：“英仲，你没和殿下力争吗？汉城兵力空虚，后营正可帮助加强汉城守卫。”

尹雄烈回应道：“我争取了，殿下说汉城已有左右两营，还有清军三营，再留后营说不过去。”

金玉均赌气道：“那你可以不拒不受命。”

“我做不到，殿下的王命不奉，我岂不是乱臣贼子？”

金玉均对“乱臣贼子”四字极为反感，脸都气白了：“英仲，前军已经被那帮老顽固收编，你是我党同志唯一依靠的力量，你把兵撤回青峰，将来起事的话靠谁？”

尹雄烈听金玉均话中有玄机，连忙问：“古筠所说起事是什么意思？莫非你们要搞兵变？那我可要提醒你们，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尹

雄烈支持金玉均等人的开化主张，却反对他们采取过激的办法，“我也出使过日本，也见识过日本的文明开化，但我国与日本不同，五百余年来受清国儒教影响，接受开化思想的人少之又少，推行变革必须稳慎行事，不然适得其反！”

金玉均后悔自己将政变的图谋泄露给尹雄烈，连忙补救道：“我没说要搞兵变。我的意思是，你的青峰军是开化变革的重要支持，有你的后军在，那些老顽固就不敢对我们轻举妄动。”

“只要前后两军在，无论他们在哪里，都是对顽固派的威慑，在汉城反而容易引人猜忌。”尹雄烈回道。

金玉均知道劝也没用，就默认了：“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暂且撤回，以后再说。”

送走尹雄烈，金玉均立即去见朴泳孝，见面便道：“子纯，我看尹英仲也与我们离心离德了。”

“这话怎么说？”朴泳孝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如果尹雄烈与开化党人离心离德，那他们几乎就没有可依靠的军队了。

金玉均把他与尹雄烈会面的情况向朴泳孝简述一遍，他认为尹雄烈向来是棵墙头草，而且又与闵泳翊关系极为密切，闵泳翊显然已经叛离了开化党，尹雄烈心思有变也就不难理解。两人很久没说话，心情都十分沉重。最后金玉均一拍桌案道：“长痛不如短痛！我们现在的处境，无异于立脚在累卵之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今形势只有速图勿迟为上。”

朴泳孝思虑道：“如今我们唯一能指望的，只有日本人的军队。必须从竹添口中讨一句准话，如果万一有事，他会不会支持我们。”

“下午我们就去见竹添公使。不过，日本人向来说话不算话，求人不如求己，如今我们的处境，已到了背水一战的境地。就是日本人届时不支持，我们也要坚决举事。”

要见竹添，就必须把开化党的政变计划告诉他。金玉均让人去请来洪英植等人，再次商议政变计划。金玉均有三个方案，逐一和大家讨论。

一个是派刺客假扮清军深夜暗杀闵泳穆、韩圭稷、李祖渊等守旧派大臣，然后将罪责转嫁到闵台镐、闵泳翊父子头上，制造守旧派内部矛盾，趁机夺权。大家认为，虽然守旧派之间有矛盾，但还不至于仇杀，如果他们警觉起来，反而会更加团结。

第二个方案是重金收买京畿道监司沈相薰，让他在僻静的白鹿洞亭子举行宴会，即席暗杀守旧派大臣。大家认为把希望寄托于收买的守旧派身上，太过冒险，如果收买不成，反而先把自己暴露了。

第三个方案是在庆祝邮政局正式开办的典礼上起事。大家觉得相比较而言这个方案比较可行，因为邮政局正式开办举行典礼不易引人怀疑，而请守旧派大臣出席他们也不好推托，正可一网打尽。一帮人又就这个方案，进行了详细的谋划。

下午，金玉均秘密潜往日本使馆，见到竹添进一郎道："我等同志已经决意起事，我想听公使一句切实的话，贵国届时真的能支持我们的开化举措？"

"请金君勿再相疑，吾志亦如公一样坚决。"竹添拿出自己报给政府的两个方案让金玉均看，"金君看过这个报告，就知道我是真心实意支持贵国的开化大业。"

竹添进一郎向日本政府报告的甲案认为："我日本因与中国政府政治路线各异，故到底不能期望亲睦，若不与中国一战以消除其虚慢心，则难有真实之交际。为此应实力支持开化党起事，朝鲜内乱一起，可应开化党之约入宫。如此则非我与中国开战，而是依朝鲜国王之依赖守卫王宫，击退刃向国王之中国兵，以此为名义并无不合之处。"

他提出的乙案是："专以保持东洋和局为宗旨，不与中国生事，朝鲜任其自然之运。"

"公使是主张哪个方案？"

"当然是甲案。如今时势紧迫，如果任由事大党发展下去，金君诸同志势将陷入殊死之地，朝鲜永无开化独立之日。不过金君要设法拿到国王殿下的手诏，我出兵方可堂堂正正，让中国无话可说。"

金玉均点了点头："这个好说，届时一定有国王的手诏。"

“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详细计划了吧？我从即时起，将参与你们的计划。”

金玉均的计划是，以庆祝邮政局正式开业为名，请各国使馆人员、各位大臣赴宴，在宴会期间派人放火，然后趁乱诛杀守旧大臣。”

竹添摇头道：“如果乱起来，混杂各国公使，如何行事？”

“公使有所不知，只要王宫起火，按照我国规制，四位营使必然要去调军队救火。他们四人一离开宴会厅，便可在中途诛杀。此四人一死，便除去了心头大患，其他文臣便如杀鸡般容易。”

朝鲜军队主要是前后左右四营，分别由闵泳翊、韩圭稷、尹泰骏、李祖渊四位营使任最高统领，如果四人被诛，则可由朴泳孝以国王驸马的名义调动军队，为己所用。那时候再把国王和王妃挟持起来，大事可成。

“不要挟持国王，让国王心甘情愿听我们的建议才是上策，所以，争取国王的信任非常重要。明天我将进宫一趟，送国王一份礼物。”

第二天上午，竹添进一郎进宫觐见李熙，赠给国王两条村田步枪和750粒子弹后道：“殿下，我奉日本政府之训令，向您报告我国政府的一个重大决定，按照《济物浦条约》贵国尚未偿还的四十万日元赔款，我国政府已经全部豁免，用于支持贵国的开化变革。”

李熙接过村田步枪爱不释手，称赞道：“早闻村田步枪其名，今日一见，可称为重宝。”

竹添又向李熙介绍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就，让李熙确信日本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如今中法战争中国一再失利，李鸿章独木难支，中国必将从此衰亡。如果中日一战，中国必败无疑，万望朝鲜切勿卷入战争，严守中立。一旦朝鲜有事，只要国王请求，日本必尽保护之责。”

李熙虽然高兴，但并未忘形，警觉地问道：“难道贵国要与中国在我国都城交战？战端一开，无论谁胜谁负，对朝鲜百姓而言，带来的都将是灾难。”

竹添连忙否认：“绝无此意。我是说，万一朝鲜遇到特殊情况，需

要帮助之时，请殿下想到日本的友好之意，只要殿下开口，日本必竭尽全力给予帮助。”

李熙应付道：“遇到困难，朝鲜当设法自己解决，尽量不麻烦到贵国才好。如果万一需要帮助，当然会向公使请求。”

袁世凯在朝鲜朋友众多，对开化党与驻日公使频繁联系以及国王态度的变化十分清楚，他预感到事情不妙，觉得有必要提醒北洋关注朝鲜的新动向。

按正常情况，袁世凯有所建言首先应当报给吴长庆，是否向上面报告则由吴长庆决定。按这个常规来行文，如果吴长庆不以为然，袁世凯的敏锐发现便无从上达李鸿章耳中；即便吴长庆转报李鸿章，那也将变成吴长庆的报告，连袁世凯的名字也未必能出现在呈文中。如果袁世凯直接密报李鸿章，这便是官场中最忌讳的越级行文，轻则惹上级不高兴，重则受排挤丢顶戴。袁世凯对此中利害不能不知，可他最后决定还是越过吴长庆，直接上书李鸿章。

袁世凯决定如此行事，并非鲁莽，而是经过反复权衡，促使他最后下定决心的是吴长庆越来越严重的病情。据可靠消息，吴长庆的病已是华佗束手。而一旦吴长庆病逝，那么庆军将难免发生一系列人事变更。那时候一切都将由李鸿章来做主，他与吴长庆关系本来就淡，说不定会对庆军来一番改造，袁世凯营务处总办的位子能不能坐得下去，实在很难说。此时让袁世凯三个字在李鸿章脑海中留下个印象，至关重要，如果再给他留下一个能干的印象，则是求之不得。想清楚这其中的利害，袁世凯运笔如飞，一气呵成，次日誊清后即刻派人送往仁川，交由轮船招商局的轮船带往天津。

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的密函，已是五天后。袁世凯三个字早在他脑子中有印象，但仅限于他是袁保龄的侄子、吴长庆十分关照而已。看过这封密函，他则是暗中赞赏。他说过不与吴长庆争夺人才，却不反对别人帐下的俊才主动向他靠拢。他把密函递给周馥道：“兰溪你看，袁子久的侄子上了封密函。”

周馥接过来，仔细过目：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唯不

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日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大拂王意，渐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

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明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疑，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自中法兵端既开，朝鲜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日夕焦灼，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日谋。又闻竹添回国带兵换防，八九日内必到。嗣有所闻，再当密禀。

周馥看完了密函道："中堂，朝鲜这些新动向，陈芰南好像从来没有报告过，不知袁慰廷是否言过其实。"

"他反映的是实情，他的判断也相当准确。日本人必定借中法战事而狡谋，原本也在意料之中。陈芰南专事与朝鲜交涉，似乎还不及袁世凯看得明白。"陈芰南就是驻朝鲜的商务总办陈树棠，他名为商务总办，其实更重要的是负责与朝鲜的外交。他精于商务，但在巧使手段、笼络人心方面却远远不及袁世凯，对朝鲜局势及朝野的实情，不及袁世凯掌握的详细，而且又没有袁世凯的天生敏感，因此见事迟，行动也总慢半拍。

"袁世凯是个聪明人，除了报告朝鲜局势，还在为自己表功。"李鸿章接过袁世凯的密函，选读其中的几句给周馥听，"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日夕焦灼，寝食俱废……兰溪你说，袁世凯不过是庆军营务处总办，只操心驻军的事就够了，外交上的事情何劳他费神，又何须他'日夕焦灼，寝食俱废'！他的手是不是伸得过长了？不过，就我这北洋大臣来说，很喜欢他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他及时报告，我还真不知道朝鲜局势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周馥笑了笑道："能得中堂赞赏，是袁慰廷的造化，只是他在吴筱帅那里，恐怕更难做人了。"

"这话怎么说？"李鸿章问。

周馥兼着北洋海防营务处总办的差，对旅顺、金州的情形自然有密报。袁世凯在朝鲜跋扈专擅早被同僚在吴长庆那里大告特告，幸亏吴长庆看在死去的义兄分上一直庇护着。但袁世凯越过吴长庆直接上书李鸿章，虽仅是两三页纸的一封密函，若吴长庆知道，必定愤恨不已。

“袁世凯年纪轻轻就获膺大任，自然惹人嫉恨。我常说人无完人，求才不可苛求，袁世凯这种人，你要他像谦谦君子，肯定是缘木求鱼。我用人是用其所长，宁愿用有缺陷的人才，也不养四平八稳的庸才。”

两人又就人才难求问题发了一番议论，周馥最后又问：“中堂，应该如何答复袁慰廷？”

“八个字：不动声色，坚守镇定。中法战事已经把我弄得焦头烂额，和法国人谈判又谈不出个切实的结果来，此时我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趁机在朝鲜寻衅闹事，那时两面受敌，如何应付得过来！所以必须千方百计维持朝鲜的平稳，千万不要与日本人起冲突，待中法战事结束，再回过头来打理朝鲜。”

袁世凯有一封密函直接呈给李鸿章的事情，重病的吴长庆还是知道了。他把心腹幕僚张謇叫到病榻前问：“季直，提携袁世凯，我是不是做错了？”

张謇不忍吴长庆病中还自责，劝慰道：“大帅没有错，是袁某人忘恩负义。”

“忘恩负义四字送给他再合适不过。看在义兄的分上，我对他一再提携，甚至不惜开罪死人堆里一起滚出来的兄弟。他排挤我看重的人也就罢了，他查我的海防用项我也忍了，他拉大旗做虎皮我也原谅了，可是如今，我还没死他竟然要另寻靠山，我伤心呢季直！”

张謇见吴长庆拍着床板，灰败的脸色更加难看，知道他气得厉害，连忙劝道：“大帅，何必如此生气，不值当。再说，也许袁慰廷虑事不周，他担心你在病中，不忍让你为朝鲜的局面着急，所以直接上书李中堂。”

吴长庆摇头道：“季直，你也别安慰我，他不愿让我知道还勉强说得过去，可他可以把实情报给你这恩师。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为他请的老师，我屡次提携他也有你一再推荐的功劳，可是他竟然连你也不放在

眼里了。我听说他现在叫你啬翁，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真是不知世间还有羞耻二字！”

吴长庆胸脯急剧起伏，脸色铁青，张謇连忙招呼郎中。郎中一边把脉，一边让张謇按吴长庆脚上的太冲穴消气，然后又运笔如飞，写了一张药方，着人立即熬药。

吴长庆气消了些，脸色不再那么难看了，大约是累了，不知是闭目养神还是真的睡着。郎中示意张謇到外面去，小声禀道：“张先生，我看情形不好。大帅先是病根在肺上，但拖累心脏、肝胆都虚弱，最忌的是生气。今天一口闷气憋在胸中，损伤实在太大。又加已经几乎断食，恐怕是凶多吉少。”

“有那么严重吗？昨天还在说笑。”

“说笑那是做给你们看的，他自己恐怕也知道。依我看，今天晚上和明天天亮前是个关口，这两关一过，也许还能延寿几个月。如今大公子没回来，你是大帅最倚重的人，你当为大帅预备一下后事。”

张謇眼泪一下迸出来了：“真有那么严重？这可让我怎么办。大公子去旅顺请洋医生了，不知下午能不能赶回。”

吴长庆的儿子晚饭前赶了回来，张謇总算松了一口气。洋医生是旅顺营务处聘请的洋军医，拿着一个洋玩意在吴长庆胸口、腹部反复听了多次，认为吴长庆心脏和肺都严重衰弱，必须打强心针，可吴长庆却无论如何不答应让洋人把药水推进自己的身体。他对儿子道：“我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何必再把洋药水弄到我的身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真要让我体无完肤？”

最后只好采取变通的办法，口服两种洋药片。

洋医生直摇头：“中国人太不可思议，如果打针，可能会挽救他的生命。”

到了半夜，吴长庆好多了，叫儿子和张謇过去口述遗折，开头几句还很清楚，到后来说话越来越含混，遗折没有口授完，忽然两眼发直，口不能言。中医郎中拿手指在他鼻下一试，随后道：“大帅已经去了。”

金州庆军大营，顿时一片哭声。

朝鲜清军接到吴长庆去世的消息，已经是十月十七（公元1884年12月4日），营务处立即忙起来，扎灵棚，摘帽缨，备花圈。吴兆有说道："袁总办，吴大帅对我恩重如山，我得回金州给大帅料理丧事，你回不回？"

袁世凯知道吴兆有是有意相逼，但此时他如何能够离开？便道："吴军门，要说恩重如山，大帅对我何尝不是？可是李中堂发来钧谕要你我'不动声色，坚守镇定'，你我都不宜离开。就是想回去，也得禀过北洋李中堂。李中堂不是不知道庆军兄弟与大帅都是生死情谊，可是却没有钧谕准我们回国，可见李中堂也知道朝鲜局面不稳，不能不留你我坐镇。"

吴兆有诘问道："李中堂何时有过'坚守镇定'的钧谕？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必须回国奔丧，不能当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袁世凯也是分毫不让："李中堂的钧谕我请军门曾过目，若实在想不起来，可回去查一下，我还专门有一份抄件给军门。至于回不回国奔丧，你是正一品的庆军分统，我无权过问。"

吴兆有不过是说气话，真让他不奉命而回国，他也没那份胆量，将领私离汛地，严格追究起来够得上革职。

袁世凯知道众位庆军将领都在瞪着眼看着他，他必须到灵棚里切切实实痛哭一场才能过关。回想十五岁时嗣父去世，多亏吴长庆过江相助，还派人帮他护灵回项城，如今斯人已去，从今往后恐怕再无人如此关心。这样一想，眼泪真就汩汩流淌，真是如丧考妣。等他哭过了，叫来营务处郭会办道："郭兄，大帅过世，我本当回国奔丧，无奈形势不许。我托你回金州，代我为大帅治丧。"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千两银票递给郭会办，"这是一千两奠仪，略表心意。拜托郭兄今天立即赶往马山浦，那里有军舰回天津。"

这时李熙派知中枢府事赵宁夏、外衙门督办金弘集前来吊唁，两人与吴长庆关系都十分密切。祭奠完毕，赵宁夏和金弘集密报袁世凯，说近日开化党频频出入日本公使馆，行动十分可疑，请他一定严加防范。

袁世凯拱手道："请诸位放心，我已经密令副营兄弟衣不解带，一

如战时。其他各营我已请吴军门下令，都是严阵以待。”

赵宁夏又道：“今晚洪英植设宴庆祝邮政局开业，遍请各国公使和朝中大臣，不知袁总办接到请柬没有？”

袁世凯刻意提醒：“没有，如今庆军正在治丧，一切宴筵全免，有请柬我也不去。你们诸位倒是要多加小心，当心他们玩花样。”

赵宁夏谢道：“谢总办提醒。宴会上还有列国公使，光天化日，谅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袁世凯点了点头：“有道理，不过还是小心为妙。”

晚上六点，参加庆祝邮政局成立宴会的客人陆续赶到，各国公使只有日本公使竹添说偶感风寒，派参赞岛村久出席，中国商务总办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守旧派大臣闵泳翊、赵宁夏、金允植、鱼允中等中外人士十七人参加。

金玉均与岛村久坐在一起，正在用日语交谈，岛村久问道：“袁世凯等清国将领一个也没来？”按照他们的预先计划，要在宴会上把中国将领扣押，并把守旧派大臣全部诛杀。

金玉均回道：“他们统领死了，正在出丧，不参与宴筵。不过没关系，只要把顽固大臣收拾掉，便无碍大局。”

洪英植作为邮政局的总办，一直在招呼席面，满面笑容，可也掩不住重重心事。菜已经上完，酒已经喝过几巡，可是预定的大火却没有燃烧起来。金玉均更着急，岛村久一次次拿目光问：大火怎么还没烧起来？这时酒宴上的侍者来告诉金玉均，说家中来人，有事相告。

金玉均离席来到院子里，正是负责放火的带头人。他禀报道：“离宫那边防卫太严，根本没机会放火。”

离宫离此不远，是世子所居之宫室。选离宫放火，主要是考虑此为重地，重臣必相救。可是忽略了此地防守严密，下手困难。

金玉均怒道：“离宫不行，找附近民室草房放火一样，只要火起，你们就喊离宫着火。”

回到座席，岛村久问他怎么回事，他只好如实相告。岛村久则道："若不起火，你打算怎么办？"

"放心好了，已经安排人到别处放火。大火一定会烧起来的。"

可是大火并未烧起来，这时负责放火的人又来找金玉均，告诉他街上突然增加了巡警，放火实在难寻机会，大家都要求直接杀到宴会上来，把顽固大臣一刀一个结果了多痛快！

"真是糊涂话，各国公使都在，你们到宴席上误杀了外国人怎么办？你立即回去，找巡警少的地方放火，不拘何处，只要火起就行。"

金玉均回到席上，已经开始上饭了。闵泳翊等人发觉金玉均行迹有异，直向他和岛村久这边张望。岛村久相当紧张，问："金君是如何安排的，为什么还没有火起？"

金玉均额头上冒出汗来，却故作镇定道："马上，马上就会烧起来。"

这时已开始上水果，再晚宴会就要结束了。突然外面有人喊离宫着火了，闵泳翊闻讯站起来就向外跑，一边跑一边大声道："我去调人救火。"

他刚跑到院子里，从假山后蹿出一个日本浪人照他一刀砍来。闵泳翊是武官出身，再加行刺者立功心切，又有几分紧张，结果只伤到了他的大腿。闵泳翊看势不妙，转身就往回跑，另一个杀手照他背上砍了一刀。他跑进宴会厅，扑倒在地大喊："有人行刺！"

屋里立即乱了起来，众人乱哄哄向外跑，分不清谁是谁。金玉均、洪英植见已经无法控制局势，也跳出窗户离开邮政局。陈树棠逃回总办署，关闭大门，严加防范，同时派人去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得到消息，立即率二百人赶往邮政局，但当他赶到的时候，里面已经空无一人，只有地上的斑斑血迹。邮政局还有几个值班的差役，他们惊魂未定，也说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只说有人受伤，后来被一个洋人救走了。

陈树棠报信说闵泳翊被人杀死，看来只是受了重伤，找到闵泳翊也

许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于是袁世凯问道："洋人？是哪国洋人？"

"洋人都一个模样，哪里分的清？"年老的差役分不清楚，但年轻些的差役突然想来道，"那个洋人是穿着朝服来的，开宴的时候才换上洋人衣服。"

各国驻朝鲜公使绝对不会穿朝鲜衣服。税务司穆麟德是外衙门协办，他以朝鲜官员自居，平时穿朝鲜官服。袁世凯一想到是他，立即率队赶往穆麟德税务司旁边的住处。快接近大门时，有人大声喊："什么人，再靠近就开枪了。"

袁世凯挥手让兵勇们退后，他策马往前高声道："不要误会，我是大清总理庆军营务袁世凯，前来拜会穆麟德税务司。"

问话的人道："哦，是袁总办，久闻大名。"

袁世凯走近了，见门前站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目光敏锐，英气勃勃，手按在腰间的洋枪上，还保持着一份警惕："我是唐绍仪，穆麟德先生的助手。黑灯瞎火，没法确认是袁总办，还请见谅。"

袁世凯见唐绍仪如此尽责，十分欣赏："我听人说过，穆麟德阁下有位助手非常能干，是开平矿务局唐总办的侄子，想必就是老兄喽？"

"正是在下。"

唐绍仪是广东人，他父亲是富商，他族叔就是李鸿章手下的洋务干将唐廷枢。当年曾国藩和李鸿章联手奏请朝廷，向美国选派留学生。当时大部分家庭都不愿让孩子出洋，负责选派留学生的容闳与唐廷枢是香港马礼逊教会学校的同学，经他一再动员，十二岁的唐绍仪赴美留学。后来朝廷听说这些留学生洋化得厉害，中途将他们全部撤回，经唐廷枢推荐，唐绍仪被李鸿章派到天津海关工作。穆麟德被派到朝鲜"襄办"外交及海关事务，唐绍仪等几个留美学生作为助手也来到朝鲜。唐绍仪英文相当好，海关业务又熟，工作又极为认真，很得穆麟德的赏识。

袁世凯在唐绍仪的带领下见到穆麟德，在密室中见到了半昏迷状态的闵泳翊。闵泳翊背上、腿上受了重伤，深及骨头，幸未伤及要害，此时，美国传教士、医生安连正在给他缝合伤口。等安连忙完了，听说袁世凯要问话，连忙摇手道："伤者失血过多，身体极弱，不宜打扰。"

“事情紧急，我必须问一句。放心，我不会啰嗦。”话毕，袁世凯握住闵泳翊的手问，“竹楣，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开化党干的？”

“开化党要杀我，里面有日本人。”问了好几次，闵泳翊终于翻开眼皮，说完又昏睡过去。

穆麟德也说不清，只知道外面失火，闵泳翊跑出去要调人救火，结果受了重伤。

袁世凯怒道：“外面失火，竹楣去调人救火，刚到院子里就被人砍伤，这分明是早有预谋，不然哪有这么巧？竹楣原本是开化党，近来才与金玉均那帮人闹翻了，我看十有八九是开化党在搞鬼。”又叫着唐绍仪的字道，“少川，你说呢？我想听听你的高见。”

“高见不敢。”唐绍仪道，“依我看，那些人恐怕不仅仅是针对闵大人一个人，我听说当天晚上赴宴的除了金玉均、洪英植外，其他朝鲜大臣都是事大党人。袁总办想想看，他们是不是打算把事大党一网打尽？”

袁世凯不由得伸出大拇指道：“少川老弟高见！刚才竹楣说刺客里有日本人，十有八九是开化党与日本人联手搞的阴谋。”

“其他事大党人不知是否有危险。”唐绍仪有些担心。

“对，我立即派人去看看。”

金玉均与洪英植离开邮政局后，立即与负责放火的朴泳孝会合。朴泳孝听说宴会上只伤了闵泳翊一个人，十分失望，觉得计划难得成功。

金玉均鼓气道：“子纯，小小挫折何必如此丧气？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要我们把殿下控制在手上，便不难把事大党一网打尽。”

朴泳孝问：“日本人现在会不会变卦？如果他们不支持，仅凭我们自己难以成事。”

洪英植也附和道：“子纯说的有道理，如果日本人支持我们，我们就干下去，如果他们打了退堂鼓，咱们就尽快让同志们撤。反正闵泳翊死无对证。”

金玉均感觉得出岛村久的不满，日本人反复无常，他们的态度实在无从把握。但他仍然坚持无论日本人支持与否都要干下去："宫内外我们都已经布置妥当，殿下身边也有我们的人，只要殿下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掌握着主动。"

朴泳孝和洪英植都认为应当先确认一下日本人的态度。洪英植决定去日本使馆看一下，日本使馆与邮政局对门，他是邮政局总办，就是遇上什么人也好解释。

等回音的工夫，金玉均一直在给朴泳孝打气。等了半个小时，洪英植回来了，说道："竹添说话算话，他院子里二百人已经全副武装，只等殿下的手诏！"

"那还等什么，我们立即进宫，把殿下掌握在手上。"金玉均一挥手就走。

三人深夜进宫，宫门守卫自然要盘查，金玉均说道："出大事了，你们要是不让我们进去，误了大事你们谁负得了责？"又把朴泳孝拉过来说，"这位是国王殿下的驸马，你们总该认得，难道连驸马你们也信不过？"

朴泳孝立即上前唬道："少废说，把你们带班的叫过来，我跟他说话。"

带班的守卫是朴泳孝的老部下，秘密参与了政变计划，他故意道："驸马见国王，我们当然不敢拦，不过若万一上面追究下来，届时还请三位给我等作个见证，并非我等渎职无为。"

有守卫领班带领，很容易进了宫。到了进善门前，金玉均让守卫领班去找宫女顾大嫂，通知她在半小时后点燃炸药，并趁势在几处放火。几个人过进善门，进肃章门，到了后朝熙政殿外。这里是李熙的寝殿，有武监守卫。武监的领班也早被金玉均收买，不加盘问就把三人引进熙政殿院内。院内有国王的宠监柳在贤亲自负责守卫，他原本也与金玉均等人走得很近，后来受闵泳翊的影响逐渐疏远。他拦住三人道："各位大人，没有殿下的诏谕，谁也不能擅闯！"

金玉均诘问道："外面发生了大事情，我们要立即奏报殿下，你一个太监哪有饶舌的分？"

柳在贤回道："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此。殿下今天看了一下午奏章，这会儿刚刚睡着，如何能够叫醒？"

金玉均不与柳在贤废话，扯开嗓门喊："殿下，出大事了，臣等请见。"

"柳在贤，放他们进来。"这时李熙已被吵醒。

三人进殿，李熙披衣走出来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金玉均上前就是一通胡说："清军作乱，在邮政局庆典上杀死了闵泳翊。听说他们要进攻王宫，挟持殿下，另立新王。"

李熙有些讶异："清军作乱，不可能吧？"

洪英植也在一旁附和："千真万确，臣正在宴客，清军在邮政局外放火，闵泳翊要出门调兵灭火，结果被清军杀死。"

这时王妃也走了出来，因为事出突然，没来得及穿戴整齐。闵泳翊是她偏爱的侄子，关心则乱，便问道："你是说，闵泳翊被清军杀死了？"

"是，那些人外面穿着朝鲜服装，里面却是清军的军服。臣确定无疑。"

闵妃又问："你能确定闵泳翊死了吗？"

洪英植没有正面回答："当时闵将军逃回宴会厅，倒在地上就没再站起来，鲜血流了一地。"

闵妃擦了一下眼角道："闵泳翊与清军营务处总办袁世凯及各位将领关系都不错，清军没有道理杀他，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金玉均正在编造理由，突然仁政殿方向传来几声巨响，又有几处燃起冲天大火。

"怎么回事？"李熙惊问道。

"小人立即去查看。"回完话，柳在贤立即出去查探。

“这是清军的大炮，他们正在攻打王宫，请殿下和王妃立即移驾。”金玉均说着又向朴泳孝使了个眼色，“朴驸马，你是殿下的亲人，难道要看着殿下和王妃蒙难吗？”

朴泳孝立即过去架住李熙的胳膊道：“殿下，请先移驾景福殿，那里隐蔽，便于防守。”

“你们还不快侍候殿下、王妃移驾？”金玉均等人呵斥着太监宫女，簇拥着国王、王妃及宫女太监往昌德宫西北角的景福殿。景福殿是国王祭奠历代先王时更衣沐浴的地方，独立院落，建筑较少，位置又偏僻，便于防守。

进了景福殿，金玉均安排他秘密组织的忠义契和士官生负责守卫，但人实在太少。于是他对李熙道：“殿下，清军作乱，如今能与他们抗衡的只有日本人，请殿下立即下令请竹添公使入宫护卫。”

王妃劝阻道：“不可，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调日本兵入宫，万一与清军闹了误会怎么办？”

“对，不能鲁莽行事。”李熙还没有完全惊慌。

这时去调查起火原因的柳在贤回来了，回道：“殿下，老奴到街上看了下，秩序井然，并没有清军作乱。”

“那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

柳在贤回道：“是有人在仁政殿门外引爆炸药，并非清军开炮。”

眼看谎言要被戳穿，金玉均呵斥道：“柳在贤，你蒙蔽圣听，是何居心！”

柳在贤大声回道：“我没有蒙蔽圣听，你们所言不实，到底是何居心？”

这时外面又传来几声爆炸，金玉均怒道：“柳在贤与清军勾结，是叛徒内奸，把他拿下！”

武监头领率人把柳在贤押起来，金玉均从怀里掏出一张洋纸和一支铅笔，塞到李熙手里道：“殿下，再晚了来不及了，快请日本兵入卫。”

柳在贤扯着嗓子喊："殿下，不能让日本人入宫。"

金玉均挥手制止："柳在贤扰乱殿下决心，立即把他斩首。"

李熙大喊："不要杀人！"

但武监头领已经从一名忠义契手中拿过一把日本刀，把柳在贤按到墙角，一刀下去身首异处，鲜血喷了半截墙。众人都吓得两股战战，不敢出声。

金玉均大声喊道："殿下，请日兵入卫，不然来不及了。"

李熙双手颤抖，根本写不成，费了很大功夫才写下"日兵入卫"四个字，金玉均接过后塞给朴泳孝道："朴驸马，你立即去日本使馆一趟，请日兵入卫。"

金玉均等人把李熙和闵妃请进殿内，把他们关在东暖阁，又把宫女太监关进南边的值房内，他则与洪英植等人在西暖阁密议下一步计划。

从邮政局逃离的前营使韩圭稷、在宫中值班的后营使尹泰骏和京畿监司沈相薰赶了过来，请求觐见国王。金玉均以国王受到惊吓为由，不让他们觐见。这时洪英植陪同竹添进一郎率领二百余日本兵赶到景福殿，把殿内外团团包围起来。竹添进一郎在金玉均的带领下见到李熙，安慰道："殿下不必惊慌，我已经带人把这里保护起来。"

这时金玉均、朴泳孝和洪英植等人都跪下痛哭流涕，金玉均道："事发突然，臣等保护殿下不力，请殿下治罪。"

李熙已经明白是金玉均等人搞政变，但此时自己已经完全被日本人控制，只好装糊涂道："你等无罪，快快请起。"

此刻，左营使李祖渊也赶了过来，与前营使韩圭稷、后营使尹泰骏窃窃私语。金玉均把朴泳孝叫到一边道："这三个人掌握着军队，一旦他们与清军勾结，我们就会前功尽弃，你立即安排人把他们干掉。"

朴泳孝有些不解："非要杀人吗？把他们控制起来就行。"

金玉均哼道："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

“我来。”见朴泳孝还在犹豫，洪英植进了西暖阁，对三位营使道，“三位营使，你们还在这里窃窃私语，还不快出宫去调兵护卫？难道我们要把殿下的安危完全交给日本人？”

三位营使刚出景福殿，就被忠义契的人乱刀杀死。金玉均又道：“四位营使已全部伏诛，应该把左右两营先调进宫来握在我们手上。”

朝鲜前后左右四营新军，前后营不在京城，左右两营系袁世凯训练，如今左右营使已经被诛，派谁去调他们入宫？又如何解释？武监头领自告奋勇：“我去吧。我与左右两位营使熟悉，而且又是殿下身边的人，我持两人的令牌前去，当没有问题。”两位营使的令牌随身携带，已经早被搜了出来，武监头领拿上令牌，骑马出宫去了。

此时，天已经快亮了，金玉均又道：“要想顺利推行开化国策，必须把顽固守旧的挡道狗赶走，尤其是闵泳穆、赵宁夏、闵台镐三个老贼，奸诈狡猾，必须统统清理掉。现在就传殿下口诏，请三人进宫觐见，在半路上就把他们干掉。”

海防总管闵泳穆是闵妃的远房侄子，左赞成闵台镐是闵泳翊的生父，为闵妃所倚重，知中枢府事赵宁夏极力赞同依附中国，三人虽然争权夺利关系并不亲密，但都是名副其实的“事大党”，金玉均必欲除之而后快。三人与其他重臣早就进宫来了，但没有诏命只能在肃章门外等待。此时三人一同被传进，还未到景福殿就被忠义契和日本人杀死。金玉均得到消息，对洪英植、朴泳孝道：“亲清国的老狗都上了西天，我们应当立即发布新任的大臣名单，开始实行开化国策。”

其实谁出任什么职务，事前已经商议多次，几个人到西暖阁简单商议后，就拿出了一个名单，王室宗亲李载元为左议政，洪英植为右议政，李载元不过是摆设，实权由洪英植掌控；金玉均为户曹参判，掌握财政实权；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掌握着军权。金弘集、金允植虽然亲清，却是老资历的开化派，与事大党并不相同，算是中间派，因此也被金玉均引为同道，金弘集被任命为汉城府判尹，金允植则被任命为礼曹判书。

这份名单由洪英植去向李熙奏报，朴泳孝有些迟疑道：“殿下未必同意。”

金玉均哼了一下道："此时由不得他，如果他执迷不悟，就另立新君！"

第八章　大清军果断平乱　开化党仓皇出逃

袁世凯带人转遍汉城也并未发现异常。他先后两次路过日本使馆和昌德宫，都发现其大门紧闭。他留下十几个人在城内打探情况，其他人跟他回营，折腾了一夜，实在撑不住了，倒头呼呼大睡。他是被人叫醒的，坐起来一看，吴兆有和张光前两人都在。

"慰廷，夜里发生了什么事？也没人告诉我一声。"吴兆有这是有些怪袁世凯的意思了。

袁世凯心想，我忙了大半夜，反倒有错了？他简单讲了一遍后道："当时情形紧急，来不及与两位商量，我就带着人去了邮政局。到了那里空无一人，又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就没再惊动两位。本来想回来后再向吴军门报告，可是实在太困，一沾床就睡着了。"

这时留在汉城的探勇头目回来了，拿来了"宫门抄"，上面是朝鲜新任命的官员，袁世凯一看后就道："朝鲜朝廷成了开化党的天下！果然是金玉均之流搞的鬼！"

他把宫门抄递给吴兆有，转头问探勇道："那些老臣哪？特别是事大党大臣，可有他们消息？"

探勇回道："据说他们半夜都进宫了，可是一直没有出来，具体什么情况，宫门紧闭，实在打听不出来。"

袁世凯一挥手命令道："好，你回去继续打听，一有新消息，立即来报。"

此刻，接替袁世凯负责训练左右两营的王金成和驻朝鲜商务总办陈树棠一前一后进来了，陈树棠拱了拱手道："三位都在，那我省心了。告诉诸位一个不好的消息，朝鲜发生了政变，开化党已全面接掌了政权。"据说他想进宫面见国王，却未被允许。今晨美、英、德三国外交人员已经应邀进宫见过国王，国王说话似乎不太方便，只说朝廷官员变动，但政局稳定，希望各国不要惊讶。

袁世凯听后分析道："国王说话不太方便，那一定是被开化党挟持了。"

陈树棠点了点头继续道："不仅是开化党，日本人也掺和在里面，半夜里使馆的二百多日本兵全部进宫了。"

一听有日本人，吴兆有插话问道："日本人参与政变图什么？"

"当然是图谋胁迫国王脱离我朝。开化党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开化，一个是独立，这是路人皆知。他们以为日本人可以帮他们独立，真是白日做梦。我两次带人路过日本使馆，他们大门紧闭，看不出异常。日本兵是什么时候进宫的？"袁世凯一边讥讽一边像是自问。

陈树棠说明道："具体时间说不清，据美国公使说，国王所居宫殿外面全是日本兵。"

袁世凯不假思索便道："国王在手，便占据了主动。国王一定是受到日本人胁迫，我们应当带兵进宫救出国王。"

闻言，吴兆有有些顾忌："掺杂了日本人，事情就没那么简单。如果只有开化党闹事，我们进宫就是。如今我们要是进宫，假如日本人阻拦，中日难免起冲突，这是朝廷绝对不允许的。"

袁世凯大声道："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国王被日本人控制？日本人对朝鲜野心很大，如果他们愚弄国王脱离我国，我们这些人可就难辞其咎了。"

此刻，陈树棠又说了各国的意见："英、美等国公使的意思，咱们暂时不要率兵入宫，中日如果再起摩擦，朝鲜局势难免动荡，这是各国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不如等等看，根据日本人下一步的举动再决议不迟。"

袁世凯心有不甘，但大家都认为如此较为妥当，他也只好隐忍。送走陈树棠，王金成才得到说话的机会："朝鲜亲军左右两营夜里被调入宫了，说是加强宫中禁卫。"

袁世凯把心里的不快发泄到好友头上，皱着眉头问："你怎么不早说？"

王金成解释道："我来的时候，你正在睡觉，看你睡得熟，没忍心叫你。"

袁世凯又问："他们入宫后都在哪里驻防，你知不知道？"

王金成摇了摇头："不知道，我派人去联络，可是宫门紧闭，没法打听。"

大家正在议论，金允植突然来了，袁世凯十分惊喜："云养，快说说，到底宫中怎么回事？"

金允植未开口先流泪："金玉均他们大开杀戒了。四位营使，闵泳穆、闵台镐、赵宁夏等诸位都被他们杀死了，尸体扔在宫外，不允许家人收尸。"

这些被杀的大臣，都是归附中国的朝鲜重臣，也都是袁世凯的朋友，他一听火就腾起来了，额上青筋暴跳，一边急促地踱步一边道："吴军门，我们必须立即进宫，把国王从他们手中抢过来！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归附我国的大臣被杀而无动于衷，那样会寒了大家的心！"

吴兆有还是推脱道："慰廷，我们贸然进宫，如果中日起了兵端，朝廷怪罪下来，我们如何承担得起，这事必须禀报李中堂。"

张光前对袁世凯没有好感，向来唯吴兆有之命是从，附和道："对，非请北洋大令不可。"

袁世凯盯着张光前道："向北洋请命，要靠轮船捎信，一去一回，总要三五天，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张光前反驳道："黄花菜凉了也比被朝廷治罪强。"

"如今国王被扣在日本人手中，如果上国大兵入宫，只怕会伤及国王。"金允植也十分担心。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大家一时都无话可说。

袁世凯问："云养，诸位大臣对金玉均他们怎么看？"

“无不愤恨！”金允植道，“本来大家对开化变革并不一概反对，就是我本人也主张应当变革国政，开化富强。可是金玉均他们勾结日本人，不但思想保守的大臣反对，就是像我这种被称为老开化党的人也反对，朝鲜百姓也都反对。为什么？从前都是逐倭、抗倭，如今突然勾结日本人胁持我国王，当然是举国痛恨。还有，他们勾结日本人屠戮思想保守的大臣，手段太过残忍，大臣们无不侧目，就是被他们拉拢进去的人也不甘心跟着他们胡闹。我被他们任命为礼曹判书，可是我不稀罕。其他临时被拉进的人，也都如此。”

袁世凯叹了口气又道：“朝鲜朝野除了金玉均那帮人，都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可如果让这帮人把持朝廷久了，可就难说了。人心是会变的，何况日本人又特别善于伪饰。云养，日本人是如何入宫的，什么时间入宫的，你清楚吗？”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半夜。我是天快亮后才入宫的，入宫的时候就听说他们已经撤换了大批官员，我被任命为礼曹判书。据金玉均他们说，是国王亲笔手诏请日兵入卫。”

“哼，十有八九是他们逼迫国王的。他们能进宫，我们为什么不能进？不如我们也给国王写信，请求也进宫保护国王。”

吴兆有立即赞同：“这办法行得通，如果有国王手诏，我们师出有名，到时北洋那边也好解释。”

“云养，宫中守卫情况你能说得清楚吗？”袁世凯又问。

“只能了解个大概。守卫宫门及宫中外围的是左右两营，再往里是日本兵，国王身边的人，全是金玉均秘密组织的忠义契和从日本学习回来的士官生，外人无法接近国王。”

袁世凯问道：“左右两营的管带金钟吕和申泰熙没有被害吧？”

“没有，我还见过他们。如今两人归朴驸马调遣。”

袁世凯松了口气道：“那就好。云养，这两人与我关系非比寻常，你设法给他们捎个话，给我带封信来或者能来见我一面最好，如果我们率兵进宫，请他们设法帮助，最起码不要与我们作对。”

“这件事情我能帮得上忙。左右两营都是吴大帅帮着建立的，又是慰廷帮着训练，他们应当知恩图报。”

送走金允植，袁世凯让人起草好请求入宫护卫国王的信件，派人送到宫里去。到了下午，宫中答复道：“国王很好，敬请放心，不需上国军队入宫。”

袁世凯与吴兆有、张光前商量道：“这恐怕又是金玉均使坏，我们的信国王未必能看到。”

吴兆有有些气馁：“国王在他们手里，我们实在没什么办法。”

袁世凯建议道：“我带人到昌德宫去看看，如果能够见到国王最好。”

见袁世凯又要弄险，吴兆有劝道：“慰廷，你可不能冲动。如今左右两营已经被他们控制，又有日本兵二三百人。我们手头虽有三营，可是何总兵带走两哨驻守马山浦，我们还要守大营，他们又占据了王宫，我们与他们发生冲突，绝无胜算。所以，你还要忍忍，不可与日本人起冲突。”

“行，我只过去看看情形，如果能把竹添叫出来，我就当面问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入宫。”

袁世凯带着二百余人到了昌德宫正门敦化门，大门紧闭，空无一人。袁世凯让士兵大声呼喊，好久才有一位新军哨长出现在门楼上道：“袁大人，小的只是奉命把守大门，实在不敢私自开门。”

袁世凯大声怒道：“你们去把金玉均叫出来，我倒要问问他，为什么大白天关闭宫门，为什么不让我进宫，是不是他们已经谋害了国王？”

那个哨官惧于袁世凯的声威，赔着笑脸道：“袁大人，您稍等，我把您的话传到，金大人见不见您，小的实在不能过问。”

话传进宫去，金玉均正在与同党商讨施政纲领，准备明天一早发布。他把笔扔到一边道：“不用理他，这个姓袁的狡诈奸猾，最不好对付。”

竹添却认为关闭宫门显得做贼心虚，倒不如索性打开，告诉袁世凯宫中一切正常，但国王国事繁忙，来不及见他。

“如果姓袁的要硬往里闯怎么办？”金玉均不无担心。

竹添进一郎却胸有成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中国并不愿在朝鲜再起争端，而且双方兵力不相上下，我们又占据宫城，袁世凯一定不敢带兵进宫。”

金玉均来到敦化门的城楼上，对袁世凯道：“袁大人，国王正在商议国政，实在无暇接见，您请回营吧。”

袁世凯连连责问：“国王再忙，只要我求见，还从来没有拒绝过。大白天你们却关闭宫门，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我等都是正大光明之人，行的是正大光明之举。关闭宫门是奉国王口谕，商讨国家大政，不想被人打扰。袁大人若不信，我可立即打开宫门，不过，还请袁大人带着兵马回到你的营房去，不然让百姓误会，反而有碍汉城安宁。”金玉均果然命令新军吱呀呀打开城门。

袁世凯见状，以退为进道：“我明天还会请求觐见国王殿下，只有见到国王，我才能放得下心。我国驻军在此，本来就是为维护朝鲜的安全，自然也包括国王殿下的安全。”

“我一定将袁大人的请求转至国王，不过殿下是否会见袁大人，我可就说不上来了。”

金玉均回到宫中，李熙正要找他，见面便问：“金卿家，昨天清军作乱，今天情形如何了？为什么殿内外还这么多人？”

“幸有日本人保护王宫，乱兵已经撤回了军营。但是怕他们贼心不死，所以不能不格外小心。”这时太监送来晚饭，金玉均劝道，“殿下与王妃只要好好吃饭，好好安寝就行。政务暂由臣等处置，非重大事件臣等不会来搅扰殿下。”

看着金玉均的背影消失在殿外，闵妃恨恨道：“此人太过嚣张，殿下难道不觉得上了此人的当吗？我一直在怀疑，所谓清军作乱，十有八九是假的。”

国王无话可说，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他信任、纵容金玉均等开化党的结果。他唯一能够安慰自己的，就是可以通过借助日本人实现朝鲜独立的目标，他本人也能成为一言九鼎的“皇上”。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但看金玉均等人的作为，完全是拿他当傀儡。但这些话根本不能给王妃说，只能烂在自己心里，嘴上却道：“现在见不到外面的大臣，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无从知晓。”

闵妃喜欢吃膳房做的一种糯米糕，几乎每顿饭都要吃。每次也并不多吃，两块或者三块而已，今天不知何故只进了两片。她用银筷子夹起来，放到口中，咬下去的时候却被硌了一下牙齿。糯米糕里面有东西！她装作若无其事，放下筷子，拿起手帕挡在嘴边，发出几声咳嗽，小心地将嘴里叠成方形的纸攥到手里。等吃完后，她道：“你们给我拿本书来——就拿《资政图鉴》来好了，我要看。”

等书拿来了，她把手里的纸片舒开了，夹在书中细看。字很小，写的是：

王妃坤殿：

金玉均等乱臣贼子，勾结倭寇，屠戮大臣，闵泳翊、闵泳穆、闵台镐、李祖渊、尹泰骏、韩圭稷、赵宁夏七位重臣及内官柳在贤皆已被难。听闻他们唯日公使之命是从，将谋害国王，另立新君。左右两营皆被叛贼掌控，臣等束手无策，拟请上国出兵救我国王及坤殿。

臣沈相薰

沈相薰的母亲是国王李熙母亲的亲妹妹，也是闵妃的族亲姑母，而他本人又是闵泳翊麾下的“八学士”之一，他的话闵妃自然深信不疑。她看罢密信，悄悄递给国王。国王看罢，脸色苍白，问道：“这该如何是好？”

王妃冷静道：“如果能够设法通知袁世凯就行了，此时，也只有他能救殿下一命。”

“可惜没法向外传递讯息。”

王妃道：“我想办法让宫女设法通知沈相薰，无论如何尽快向上国求援。”

李熙依然心存侥幸，期望这封密信所言不实，但接下来的事实让他对开化党彻底绝望了。洪英植拿来了他们讨论一天、最后商定的政纲十四条说道："殿下，明天即将在《汉城旬报》刊发，请殿下先阅。"

第一条写的是"大院君不日陪还事。朝贡虚礼，议行废止"。意思是让囚禁在中国的大院君归国，解除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朝鲜独立。朝鲜独立是李熙所盼，但放大院君归国却非他乐意，他那强势的老父亲回国，他这位懦弱的国王在闵妃之外岂不又加一位太上皇？

接下来的几条，则是打破门阀制度，登用人才，四民平等，惩处奸吏，革罢冗官，改革租税，整编军队，一口气把朝廷的制度翻了个底朝天。而最后的三条，更让李熙愤怒。第十二条是"凡属国内财政总由户曹管辖，其余一切财簿衙门革罢事"。意思就是由户曹统辖国内财政，其他与财政有关的衙门一律裁撤，这也就意味着，王宫将来的用度也要向户曹去讨要。户曹判书是金玉均，朝鲜的财权将被他一把抓在手上了。第十三条是"大臣与参赞课日会议于阁门内议政所，以为禀定而布行政令事"，意思是各大臣、参赞每日在议政所集合，议定并执行政令，也就意味着，国王被完全架空。第十四说的是"政府六曹外，凡属冗官尽行革罢，令大臣参赞酌议以启事"，意思是要罢除六曹以外的一切冗官，政令由大臣、参赞商议后施行。这意味着，不但国王被夺了权，相当一部分大臣也被赶出朝堂了！

李熙气得脸色苍白，他把十四条政纲扔到案子上道："这样的政纲如何能够实施？寡人不同意！"

洪英植不紧不慢地回应道："殿下，这不都是您期盼的吗？您怎么不高兴了？殿下不是一直有意要效法日本吗？这十四条政纲都是参照日本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制定的。"

很少大声说话的李熙大声呵斥道："你就这样与寡人说话吗？你去告诉金玉均他们，这十四条政纲寡人不同意，要修改。"

"殿下，请您先看，并没有征求您的意见的意思。今天下午已经开了议政会议，决定今夜《汉城旬报》连夜印刷，明天一早宫门抄就贴到敦化门上了。"洪英植说完，收拾起被李熙扔到地上的政纲，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

见状，闵妃气愤地说道："你看看，这就是你信任的开化党英才，

这就是你倾心向往的开化变革，结果把你自己的权力都开化掉了。平时你怪我太信任事大党，事大党至少不会让你做一个摆设。”

此时，左右营统领金钟吕、申泰熙悄悄出宫来见袁世凯，商讨明天营救国王的计划。

袁世凯首先道：“如今朝鲜局势十分危险，乱党勾结日本人挟持了国王。乱党痴心妄想，指望抱日本人的大腿谋求朝鲜富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日本久有吞并朝鲜之意，狼子野心，路人皆知，乱党却与日本人打得火热，岂不是开门揖盗？”

金钟吕拱手道：“袁大人不必多说，朝鲜百姓恨日本人，我们也恨日本人。我等是奉命进宫护卫国王，谁料根本见不到国王的面，却当了乱党的帮凶。袁大人想怎么办，想要我们做什么，只管吩咐就是。”

袁世凯问：“新编亲军成立之初，国王曾去阅兵，你们高呼的口号是什么，两位可曾记得？”

“当然记得，‘保我国主，护我朝鲜’。”申泰熙回道。

“对，幸亏两位还都记得。当时我就在国王殿下身边，当你们高呼口号时，殿下眼角都湿润了。如今殿下被乱党所囚，你们说，左右营亲军应当怎么办？”

“当然是救出国王！”两人异口同声道。

“我找你们两位，正是商议此事。”

申泰熙说出了心中顾忌：“如今我们归朴驸马调遣，他对我俩并不信任，宫中详情不让我们知道，还有左右营的兄弟们也不敢确保都能听招呼。”

袁世凯出主意道：“你们两个不妨给朴驸马灌点迷魂汤，表现出唯命是从的态度，让他放松戒备。至于两营的兄弟，想都听招呼也难。但，你们要设法把心腹兄弟调去守大门，其他兄弟也设法争取。”

“守门的是我手下兄弟，听招呼毫无问题。”金钟吕打着保票。

“好极了。”袁世凯高兴地点头，冲里面喊，“把礼物拿出来吧。”

躲在内室的赵国贤端着沉甸甸的一只木盘出来，小心翼翼放在案上。袁世凯唰啦一下揭开盖在上面的红布，呈现在眼前的是黄澄澄的金条，道："这是六百两黄金，你们两个带回营全部花掉，全力争取哨官、哨长还有什长。"

见两人眼睛都直了，袁世凯又补充道："这六百两务必发到兄弟们手中，你们两位等事成之后我单独还有馈赠。"袁世凯的意思很明白，这六百两是用来收买人心。两人都表示，一定一两不少全部用到刀刃上。

袁世凯与两人约定，如果清军不进宫，请他们务必沉住气，不可轻举妄动。而一旦清军入宫，一是请他们务必打开宫门，二是尽量争取更多的兄弟临阵倒戈。

金钟吕说道："打开宫门问题不大，开化党为了让人觉得一切正常，命令我们按照从前的时间准时起闭宫门。如果明天下午大军四点前发起进攻，大门是敞开的。"

"庆营有三营驻军，你们左右两营只要按兵不动，乱党与日军区区数百人，怎能是我大军的对手？所以，只要我大军一出动，必胜无疑。两位若能尽心竭力，必定能够立下不世功勋，届时国王一定有重赏。望两位不要犹疑，牢牢把握住此次机会。"

袁世凯给两人吃定心丸，两人请他放心，届时一定全力配合大军。

看两人态度坚决，袁世凯放了心，想好好睡一觉，以备明天行动。但心中有事，如何能够睡得着，结果反复筹思，到鸡叫时才睡着。好像睡着不久又被吵醒了，他睁眼一看，原来已经天光大亮。探勇头目进来告诉他道："袁大人，汉城百姓中纷纷传言，乱党已经杀害国王，另立国王七岁庶子为傀儡，群情激愤，数万人已经聚集在昌德宫周围。"

袁世凯一拍床板坐了起来道："好，乱党失去百姓的支持，就会自乱阵脚。你们找些信得过的人鼓动大家在宫外喊话，要求他们把日本兵赶出宫去。"

探勇头目把一张"宫门抄"呈给袁世凯道："这是开化党今天早晨贴出来的，说是新政府的大纲。"

袁世凯一看，第一条就是要断绝中朝藩属关系，便道："这帮狗日的果然是要脱离我大清！就凭这一条，我就可以带人杀进宫去。"

再往下看，袁世凯禁不住皱起眉头，因为下面的几条都于百姓有利，比如去除门阀，树立全民平等权，登用人才；改革地租，杜绝弊政，充裕国库，保护穷民；严惩贪官污吏；豁免各道的欠纳粮款等项，都是百姓所盼。袁世凯问探勇头目道："汉城百姓看了宫门抄是什么想法？"

"说什么的都有。"探勇头目道，"有人认为，开化党是想为老百姓办事；也有人说，开化党是想把国家大权抓到自己手里；还有人认为，他们把国王架空了，是乱臣贼子。不过有一点大家看法基本一致，他们和日本人搞到一起，准没安好心。甚至有人说，金玉均他们已经秘密与日本人签订了协议，要像琉球一样，把朝鲜改为日本的几个县。金玉均已认天皇为义父，将来要镇守朝鲜。"

袁世凯笑了笑道："老百姓真能想。不过，这样的传言越盛越好，百姓越反感金玉均之流，对我们越有利。"

打发走探勇头目，袁世凯觉得营救国王的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他拿着"宫门抄"去找吴兆有："吴军门，金玉均他们已经明确提出要脱离大清。我们驻军在此，一方面是为保朝鲜稳定，另一方面则是避免朝鲜脱离大清。如果我们再不干预，任由开化党这样搞下去，我们就成了大清的罪人。"

的确，开化党已经明确提出要脱离大清，而驻朝鲜的清军再无动于衷，实在说不过去。不过，如果带兵入宫，万一误伤了国王，或者被日本人打败，责任实在太重，吴兆有为难道："这种情形，实在令人愤恨。不过，李中堂不是有过坚守镇定的钧谕吗？此事总要禀过李中堂后听命而行为妙。"

"禀报李中堂，按中堂钧谕行事，固然可以卸责，但一去一回总要六七天时间，如何来得及？乱党搞的那一套，很能收买民心，目前百姓反对他们，是因为他们与日本人搞在一起。我们应当趁现在百姓还站在我们一边，迅速进兵，救出国王，赶走开化党。不然时日一久，百姓都转而支持金玉均一帮人，局势将不可扭转，大清将永远失去朝鲜。而且我可以断言，日本必将以朝鲜为根基，进而谋取我东北。那时候，可真就国本动摇，要是追起责来，你我可就有杀身之祸。"袁世凯这番话把

吴兆有说得脊梁骨发凉。

张光前在一旁插话道："袁司马说的这些都是后话，还远着呢。眼前是进兵没有理由，北洋没有宪令，朝鲜国王没有邀请，我们贸然进军，胜了未必有功，败了必然有过，何苦来哉？"

"当然要以大局为重，功过先放到一边。朝鲜是我们的属国，日本兵进宫保护国王了，我们宗主国的军队却在宫外无所事事，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吴兆有摇手制止两人争论："你们两个暂不必争了。慰廷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立即给北洋李中堂写信，说明当前的紧迫情况，请求带兵进宫，请北洋明示。将来万一局势有变，反正我们已经请示了，朝廷也不好怪我们。现在北洋水师的泰安舰正要回国，给李中堂的禀帖正好由他们带回旅顺，然后交由子久发电报，这样可省一两天时间。"子久就是袁世凯的族叔袁保龄，正在旅顺督修船坞。旅顺已经开通电报，可直达天津。

袁世凯心中不满，吴兆有的策略还是打算先为自己卸责。等北洋的复命下来，黄花菜都凉了。他还不死心，又提议道："我们不妨再给国王写封信要求进宫，同时，也给竹添写个照会，告诉他我军打算进宫保护国王，看他怎么说。"

吴兆有也点头同意："照会当然可以发一个，但还是要避免与日本人冲突。"

给国王的信由吴兆有亲自起草，说明听闻宫中有变，日本兵已经进宫护卫，作为宗主国驻朝的军队更应当进宫，以尽护卫之责。写给竹添的照会，由营务处文案起草，说得比较客气，说中日两国驻兵朝鲜，都是为了保持朝鲜的稳定。如今朝鲜朝廷出现乱局，日本使馆已经进宫护卫国王，大清军队当然也不能袖手旁观，也将进宫。另外，听说汉城百姓群情汹汹，有不利日本人传言，我军进宫，也有保护日兵之义。为避免误会，事先照会。

照会由驻朝商务总办陈树棠派人送到日本使馆，给国王的信则交给赵国贤去办。赵国贤到了昌德宫门前被拦了下来，不允许进宫，给国王的信则交到了镇守宫门的朴泳孝手中。是不是交给国王，朴泳孝有些犹豫。他的弟弟——刚公布在新政府中任都承旨的朴泳孝却干脆得

多："不必交给国王，也不必让他们见面，以国王名义回复他就是。"

草拟王诏正是他都承旨的职责，他找了纸笔就着进善门的门板写道："朕已得日公使在护，躬身一切安好，不必带兵入卫。"

赵国贤回营把"王诏"交给袁世凯，袁世凯看了之后怒道："朝王竟然自称朕了？真是岂有此理。"

吴兆有猜测道："这未必就是国王的本意，也许是金玉均他们的主意。"

赵国贤也觉得惊讶："我觉得也是，我交给他们后在宫门外等，等了不多久就传出来了，我还纳闷国王办事也太快了。"

袁世凯摇头叹道："看来宫中一切事情都由开化党在操纵，我们想得到带兵入宫的名义恐怕很难。"

正在苦思对策，金允植来了，进门就跪倒在地失声痛哭："列位大人，快发大兵救我国王。"

"云养，有话好说，何至如此！"袁世凯和吴兆有连忙把他拉起来。

金允植解释道："昨天我不让大军进宫，是怕误伤国王。如今王妃托宫女传出话来，说乱党要将国王押至仁川，另立庶子为王。殿下和坤殿已经形如囚徒，一切政令皆由乱党把持，请求大军立即进宫，救我国王殿下。"

袁世凯拍案而起道："我朝驻军于此，本就是维护朝鲜安定，如今乱党篡政，国王被囚，日人嚣张，我军必须立即进宫，救出国王。再说乱党既然勾结日本人，必然全力对付我军，也许已经密调前后两营前来，如果日军再有援军继至，那时我们腹背受敌，恐怕想安然回国也不能。于人于己打算，都应当机立断，立即进宫平乱。"

闻言，吴兆有又出言阻拦："慰廷，少安毋躁。我们已经给竹添照会，且再等等看他如何回复。如果他能率兵出宫，或者答应我们进宫，那时我们进宫便是名正言顺。"

袁世凯锋芒毕露，瞪着眼问："我们进宫为什么要得日本人回复才算名正言顺？日本人明明与乱党密谋控制国王，又怎么会答应让我们进

宫？”

道理的确如此，吴兆有噎了一下道：“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是尽量做到有理有节。”

张光前随即附和：“小心驶得万年船。我支持吴军门的意见，还是等等看。”

袁世凯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日本人如果不答复，我们是不是要一直等下去？”

一家人在金允植面前争得面红耳赤，实在有失体面，吴兆有有些不好意思道：“云养，让你见笑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国王殿下，等我们商量出妥当办法，立即派人告诉你。”

“如果有消息，直接送我家中，我如果在宫中，家人也会设法告诉我的。”

吴兆有应承道：“一定送到，请放心。”

见迟迟不能出兵，袁世凯不得已也只好请求道：“云养，我们率兵进宫，总要命正言顺才好。你奉王命前来，已经算是师出有名，但毕竟口说无凭。你可否探听一下稚华的意思，请他出一纸正式公文，将来我们也好向北洋交代。”

“稚华”是指领议政沈舜泽，稚华是他的字，袁世凯与他关系也十分密切。他本人比较懦弱平庸，但因为比较听话，所以得到闵妃重用。正因为他没有多大主见，因此开化党对他并未赶尽杀绝，虽然已经靠边站，但领议政的职务并未剥夺。只是太胆小，袁世凯怕他不敢担事，因此让金允植先和他商量。

“包在我身上。”金允植大包大揽，“稚华虽然谨慎，但事关殿下安危，他不能不有所担当。而且我也是奉王妃之命，他不能推辞。我去找他，信写好后立即送来。”

“别忘了用印。”袁世凯提醒。

袁世凯与朝鲜官员关系密切，门路开阔，不能不令吴兆有心服口服，他道：“如此甚好！云养快去办理，我们商议一下进兵细节。”

三人商议决定兵分三路，中路进攻昌德宫正门敦化门，东路进攻东门宣化门，西路作为策应，从西门金虎门进军。三路当中，敦化门是双方争夺的重点，战斗必然激烈。听到日本兵战斗力很强，吴兆有和张光前都有些怯。而且与日本兵直接见仗，将来朝廷追究，难免有挑起事端的责任。因此吴兆有决定把这块难啃的骨头推给袁世凯："慰廷，你看这三路，谁进军敦化门？"

张光前早转移目光，看院子里光秃秃的老槐树，仿佛没听到吴兆有的问话。袁世凯知道是有意让他带兵前往，早已跃跃欲试："军门负责指挥全军，当然不宜冒石矢之险，中路就由我带副营四哨前往。"

副营和后营各抽一哨交由何胜鳌统领驻守马山浦，所以副营和后营都只剩四哨。

吴兆有立即应道："那好，进攻敦化门少不得与朝鲜新军左右营打交道，慰廷去最合适。我就率左营四哨打宣化门，留下一哨驻守大营，护着大帅的灵棚。张总戎率后营四哨作为机动，在金虎门一带防守。"

袁世凯点头应承："好，我与左右营接上头后让他们抽出部分人马，绕到东北角，爬墙进入后苑，到景福殿去救国王。"

到十一点左右，领议政沈舜泽派人送来请救兵的信：

本月十七日夜，奸臣金玉均等托言宫中有乱，密召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带兵入卫，逼王移宫，禁止出入，内外隔绝，至今三日，声息莫通。今闻宰臣七人，中官一人，无故屠杀。我王囚辱万端，祸将不测，在外臣民痛恨号泣，莫省所措。乞三营大人（袁司马、吴统领、张总兵）火速派兵前来保护，庶见天日复明，结草为期。

吴兆有下令全军立即开饭，午后就按计划进兵昌德宫。同时派人告诉陈树棠，让他分别照会各国，中国军队将进宫平乱。

吃过午饭，吴兆有却迟迟不下令进军，犹疑道："再等等，给日本人的照会总得有个回音吧？"

袁世凯派出两个人，一个去日本使馆询问，一个去驻朝商务总办署询问，一旦有回音，立即回来报告。这样又等了一个多小时，依然没有

回音。袁世凯再次催促吴兆有发兵，吴兆有回道："慰廷，我还是有些担心，我们未奉命而行此大事，上面责备下来，我们谁也承担不起。"

见状，袁世凯横下一条心道："吴军门，你看这样好不好，营务处负责驻军的对外交涉，我是营务处总办，这次行动我独负其责，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如何？"

张光前在一旁阴阳怪气道："袁司马如此大包大揽，当然很好，只是口说无凭，到时……"

"到时候我袁某人不承认是不是？那好，我写下一纸证明就是。"

吴兆有有些下不来台："慰廷，那又何必？你既然如此敢于担当，不能只让你担责，如果朝廷肯定我们的行动，行赏的话，那你也是头功。"

袁世凯心中着急，挥手道："头功不头功无所谓，先控制朝鲜局势再说。"

临行前，袁世凯召集营哨官开会，再次强调军纪："这一仗是我任副营统领后的第一仗，我是抱着赴死的决心前往，我期望各位也都如此。号令一下，全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冲锋受伤、牺牲，我为弟兄们请功、请赏、请恤典；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军法从事。"又指指陈大龙道，"老陈，你是专管军纪的，执法队看到有人逃跑，立即击毙，毫不含糊，不然到时候别怪我对你不讲情面。"

陈大龙回应道："总办放心，我已经将军纪军法到各哨宣讲多次，人人皆知我副营法度森严。"

"好，今天就看你这执法帮办管不管用。"袁世凯又指指王金成道，"你是左右营的总教练，你跟随我行动，专事负责与左右营联络、协调。"

大军出发时已经下午两点多。汉城百姓都已出动，聚集在昌德宫周围，看到大军开来，欢声雷动。快到敦化门时，袁世凯派王金成到门前高喊："大清驻朝鲜大军应朝鲜议政请求，进宫护卫国王，诛杀乱党，有阻拦者，格杀勿论。"

朴泳孝下令立即关闭宫门，但敦化门的门军从首领到士兵都已经被收买，反问道："朴大人，上国大军前来平定乱党，为什么要关闭宫门？"

朴泳孝见势不妙，命令他的随从去关，但早被守门的新军七手八脚按倒在地。袁世凯命令道："全军听我号令，立即冲进宫去，遇到抵抗，立即开枪，决不手软。"

袁世凯领头，赵国贤、王金成、陈大龙紧随左右，大军蜂拥而入。朴泳孝狂蹿过进善门，大声喊："快关门快关门。"但负责把守进善门的正是左营统领金钟吕，他大声叫道："弟兄们，袁总办来救殿下了，赶快接应。"结果袁世凯率军很容易冲过了进善门。

袁世凯拍拍金钟吕的肩膀道："干得好，你立大功了。你点数一下现在倒戈的兄弟有多少人，立即带他们绕到后苑，翻墙进去，设法寻找国王殿下。"

金钟吕回道："这里应该有二百多人。我带百十人去好了，留下百十名弟兄保护总办。"

"不必留那么多，你留下几十个人，到时候帮我喊话，把左右营的兄弟们都给我拉过来。"

金钟吕带人走了，袁世凯带人继续向前冲，派人冲进仁政门，仁政殿里空无一人，大约是这里空旷不好防守的缘故。护卫厅、内兵营也都没有遇到抵抗。但一冲出肃章门，就遇到密集的枪弹。肃章门是通向内廷的要津，其南侧是世子居住的东宫，往北是宣政殿、熙政堂、诚正阁，东面则有承华楼、上凉亭，这些建筑都被日军和忠义契占领，袁世凯身边立即有数人倒下。他命令大家就地卧倒，经过一番观察，决定分成两路进攻，一路由朝鲜新军带路，向北进仁政门，绕到仁政殿后，从背后包抄与仁政殿一墙之隔的宣政殿，重点是攻打宣政门的敌军；一路强攻东南侧的东宫，占据东宫后登上屋顶与敌人对战。

他亲率人马进攻东宫，因为没有地物可用，只能冒着密集的枪弹向前冲，好几个人受伤倒地，但无人敢逃。数十人跟着袁世凯冲到东宫墙下，进入射击死角，敌人拿他们无可奈何了。袁世凯挥手示意几个人摸到门边，突然向门内开火，门里的人吓破了胆子，仓皇逃到院内。袁世凯率人紧追进去，逃进院子的人立即跪地投降。阁楼上有人向院子里开

枪，他指挥众人齐射，很快把上面的人打哑了。他命令朝鲜新军数十人登上阁楼，居高临下，向北面喊话，劝新军兄弟不要再为乱党利用。这一招很管用，又加另一路人马已经抄了宣政门的后路，据守宣政门、诚正阁、承华楼的朝鲜新军都把枪扔出来投降了。

新军的临阵倒戈对敌军的士气影响很大，负责防守熙政堂、大造殿的日军和忠义契立即补充到前面来，结果顾此失彼，被困在大造殿的王妃带着世子在武监和宫女的保护下乘机向北逃向后苑。李熙也在武监和李载元等人保护下匆匆逃出熙政殿，也向后苑逃走。当逃到举行科举考试的奎章阁时，被洪英植和几十名忠义契追上。洪英植阻拦道："殿下，请到延庆堂避一避。"李熙见逃脱不了，只好跟着洪英植去了西北方向的延庆堂。

袁世凯率人攻进宣政殿、熙政殿和大造殿，都没发现国王的影子。后来遇上几个从北面逃来的朝鲜新军，从他们口中得知，国王被日本兵挟持进了后苑。后苑是昌德宫的禁苑，是王族休闲游玩的地方，占整个昌德宫的四分之三。后苑完全依自然地形而建，有小山也有山谷、溪流、池塘，建有亭台楼阁，水榭假山，地形十分复杂，易守难攻，要想从里面找到国王，难如大海捞针。

袁世凯看看西天只余一抹晚霞，天很快就要黑了，如果不趁天黑前找到国王，夜里就难办了。他率军向后苑追击，追到卧龙洞外，此处有一个小山坡，上面树丛茂密，就下令占据小山坡，构建防御工事。上面并没有敌军，二十多个人向小山上冲去，突然轰轰连声爆炸，前面的四五个人全被炸倒，有一个被炸成数块，一条胳膊就落在袁世凯身边。袁世凯也被爆炸气浪推倒，从小山上滚落下来。原来，日军在这里埋设了地雷。这个小山坡十分重要，而日军却未设防，显然已经估计到清军必定要去占领，因此预先埋设了地雷。都怪自己没动脑子，以致中了日军的地雷阵！袁世凯深感自责，但他不想放弃这个阵地，指挥后面的兵勇继续向上冲。等他们冲上去后，还没站稳脚跟，就成了日军的活靶子，密集的枪弹倾泻而来，他只好下令撤退。

这时，吴兆有率队过来了，大声道："慰廷，后苑地形太复杂，易守难攻，我看，不如撤退，明天再说。"

袁世凯反问："国王没找到，日本人也没被打退，撤了怎么办？"

吴兆有道："国王没找到，夜里更没法找。日本人虽然还在抵抗，

其实他们已经败了。朝鲜新军一倒戈，就凭他们几百人能坚持多久？咱们撤了，让日本人也撤。”

袁世凯瞪着眼睛问：“放日本人走？”

吴兆有解释道：“咱们目标就是救国王，并非是要消灭日本人。咱们放他一条生路，避免他们狗急跳墙，这样国王反而更安全。”

袁世凯还是不太放心：“听说他们要把国王劫持到仁川，放他们走，他们把国王也押走怎么办？”

吴兆有指指昌德宫外四处点燃的火堆道：“你看，汉城百姓都聚在街头，他们押着国王能走得了？竹添没那么蠢。”

袁世凯想想也是，在这件事情上，自己的确没有吴兆有想得透彻。不过，国王没找到，毕竟是件遗憾事。

“先回去再说，咱们坐下来想想办法。你今天这一仗，打得真是没的说。看看你身上的血和泥水，我就知道你不是孬种。这一点，我佩服。”

吴兆有肯这样说，袁世凯心里舒服多了，道：“可惜一没有打败日本人，二没有找到国王，有点窝囊。”

吴兆有摇头道：“不窝囊。他们占据地利优势，咱们冒险进攻，能这样已经不错了。我跟着吴大帅打过多少仗，这种情形，不知要死多少人。”

这时金钟吕带着人从北面过来了，说他们已经到景福殿看过，里面空无一人。大家稍做讨论，决定清军撤出，留下少部分探勇观察情况，主要靠朝鲜左右两营与日军对峙。袁世凯对王金成道：“这里交给你和老金他们了，你设法联络左右营的兄弟，不必盲目进攻，各守阵地，看到日本人就打，他们跑了也不必追。”

王金成诧异地问道：“不追，不是太便宜这帮王八蛋？”

“网开一面懂不懂？我担心双方交战，只怕会误伤国王。”

安排妥当，袁世凯和吴兆有带着人马从昌德宫中穿过，出了进善门，过了禁川桥，看到张光前的一营人马还都蹲在西墙根下，吴兆有喊道：“张总戎，准备撤了。”

张光前看到袁世凯和吴兆有都是血染战袍，自己却一直窝在这里，有些不好意思：“军门让我军策应，没得到军令，不敢擅动。”

吴兆有大声道：“你这样做也没错。”

袁世凯他们撤走后，朝鲜左右两营在金钟吕、申泰熙的率领下步步紧逼，竟然把日军逼得几乎走投无路。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开化党人及竹添、岛村久等日本使馆人员陆续会聚到延庆堂，个个灰头土脸，垂头丧气。

清点人员，使馆卫队死伤十余人，忠义契损失过半。谁都不说话，但心里都明白，他们已经一败涂地。

金玉均的打算是把李熙劫持到仁川，那里有日本人的租界，可以随时轮渡到日本，只要国王在手，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李熙却不同意："我不能到仁川，太妃还在关帝庙，我要去与太妃会合。"

这时朝鲜新军越逼越近了，一帮人只好挟持着国王继续向北逃。正仓皇奔走，突然对面响起枪声，大家立即躲起来，金玉均看到对面的是国王的卫队别抄军，大声喊："殿下在此，不要开枪。"原来是太妃派别抄军来接应国王。

国王要去关帝庙见太妃，而金玉均还是坚持一起去仁川。竹添心里明白，在愤怒的汉城百姓面前挟持国王是件再愚蠢不过的事情，便对李熙道："国王殿下，您愿去关帝庙就去吧，我要带人撤了。我本来是来保护您的，没想到却引来清军的进攻。如果我们再与您在一起，将置您于更危险的境地。"

金玉均一听日本人要撤，急眼了，心想你把火点起来了，却拍拍屁股走人，把我们扔下怎么办？便说道："竹添公使，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你们一撤，我们便完全失去了保护。"

竹添说道："你们诸位若愿去日本，我可带你们去仁川。"

金玉均也无可奈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目前也只有如此了。诸位，你们谁愿去日本？"

众人都点头，只有洪英植和朴泳孝不愿去。洪英植觉得自己平时处事圆滑，与袁世凯关系又不错，留下来也许能够逃过一劫，便道："我陪殿下去关帝庙，等着清军来抓我就是，随他们便。"朴泳孝则不屑临阵脱逃。

闻言，金玉均突然灵机一动道："这里面倒有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此时还谈反败为胜？洪英植问："可能吗？"

金玉均的办法是让洪英植故意泄露国王的藏身地，清军必来迎接，到时候假传国王口谕召袁世凯见面，洪英植则安排人趁机刺杀他。清军驻朝人员中，只有袁世凯最难对付了，只要他一死，有日本人帮忙软硬兼施，也许他们就不必亡命日本了。竹添觉得此计可行，留下几个剑术好的日本士兵假扮朝鲜人混在国王身边，到时见机行事。

竹添率日军下山，狼狈窜回使馆，一路上汉城百姓骂声不断，不断有人向他们扔石块。金玉均等开化党人混在日军队列中，不敢抬头，只怕被汉城百姓认出。

袁世凯率军回到驻地，立即吩咐营务处晚饭要上酒上肉，尤其是受伤的兵勇要专门做病号餐。袁世凯的晚餐早就备好，此时加热一遍，很快端了上来，主食有肉馅蒸包、馒头、米饭，还有小米粥、大米粥各一碗，菜有一盘红烧肉，一碟蒜苗炒肉，一碟煮鸡蛋，一碗鸡丝面。袁世凯食量惊人，馒头、蒸包都要吃几个，小米粥大米粥各一碗，鸡丝面是他专门从老家请来的厨师完全按老家的做法制作，本来只有早餐吃一碗，今天还在路上就吩咐今晚来一碗鸡丝面。至于好吃鸡蛋，几乎无人不知，他最多时一顿饭能吃十个煮鸡蛋。

正在狼吞虎咽吃饭，探勇来报，说日本兵撤出昌德宫，逃回使馆了。

“国王在不在里面？”

探勇回道：“看不清，向百姓打听，好像只有开化党那帮人，没有国王。”

“好，回去继续打探，尤其是国王的消息至关重要，一有消息，立即来报。”

吃完饭，他抹一下嘴巴立即去看伤号。营务处的郎中、从穆麟德的税务司请来的西医以及美国传教士安连（即霍勒斯·艾伦）都在紧张地救治伤兵。清军战死十四人，伤十六人；随同作战的朝鲜左右营士兵战死七人，伤十几人，此时都在清军营中进行救治。袁世凯挨个看过伤员，并一一握握他们的手以示鼓励，告诉他们安心养伤，一定为他们请功。袁世凯这个习惯很得军心，虽然他军纪严苛，但普通士兵对他都很佩服。等看完伤员，他才策马赶往吴兆有驻地，与他商量寻找国王的事情。

张光前早就在座，看来两人已经商议过了。吴兆有见面便问：“慰廷，国王还没找到，你有何妙策？”

“妙策没有，只有笨办法，悬赏寻王。”袁世凯建议，如果有人报告国王的行踪，经确认无误，给予两千两赏银；如果亲自把国王送来，则

赏银两万两。

吴兆有与张光前会心一笑道："英雄所见略同。刚才我和仲明商议，也是这个笨办法。不过，赏银好像有点高。"

"不高，哪怕早一个时辰找到国王对我们来说都有重要意义。国王一旦被我们找到，我们便掌握了主动权。重赏之下才有勇夫，所以花这些银子值得。"

吴兆有赞同道："那好，立即让人抄写数十份，到宫内外大量张贴。"

三个人围着一只铁皮炉子闲谈，吴兆有捧一捧朝鲜花生放在炉台上烤，一会儿就闻到了焦煳香味，他一边剥花生一边道："国王没有消息，实在让人担心。慰廷你说，国王会不会被流弹打伤，或者被日本人杀死，再或者被劫持到了使馆？如果国王受伤或死了，那我们可真就惹祸了。"

袁世凯安慰道："军门不必担心。国王身边有宫女有武监，还有忠义契，还有日本人，不可能被流弹击中。被日本人杀死的可能性也没有，日本人何必自寻麻烦？至于会不会劫持到使馆，实在说不准。不过，就是劫持到了使馆，也没什么好怕的。如今日本使馆被百姓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要想把国王劫走，难比登天。"

到了九点多，探勇头目带着一个朝鲜新军士兵找过来了，进门就喊："袁总办，找到国王下落了。"

据朝鲜士兵说，他本来跟随金钟吕行动，可是脚扭伤了，落在后面，正遇上金玉均他们押着国王逃过来。他就躲在树丛中，听到他们一帮人在讨论去向。他亲眼看到洪英植跟着国王去了关帝庙。他摸黑下山出宫，因为脚伤行动不便，费了一个多小时到敦化门，看到宫门抄，知道营务处正在悬赏寻找国王下落，就立即报告了宫门上的清军。

袁世凯听后说道："如果你所说消息属实，两千两银子少不了你的。可是，如果你为了两千两银子撒谎，我赏你一顿军棍。"

"袁教官，小的知道您军律森严，哪敢撒谎？可是，国王是不是从关帝庙又移驾他处，小的就不敢保证了。"

“只要国王的确去过关帝庙，就算你消息无误。你在营务处等着，一旦落实了，马上给你赏银。”

随后，朝鲜兵欢天喜地走了。

此刻，吴兆有又问：“慰廷，看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你看，谁去迎接国王殿下？”

迎接国王殿下是件出头露脸的好事，将来国王必定有赏，而且日军已经撤走，毫无困难和危险，谁不愿去？但吴兆有既然如此问，显然是没打算让袁世凯去。这是件大事，张光前显然身份太低。袁世凯稍作思考后道：“那当然只有劳驾军门了。国王身份高贵，迎接之人当然应当身份相当，驻朝人员中，军门是一品大员，谁堪相左？所以军门去再合适不过。”

“好，那我就去一趟。不过，好像再去一个人更合适些。你看仲明如何？”吴兆有一副从善如流的神情。仲明就是张光前，他今天表现真是贻笑大方，吴兆有让他去，明显要给他争取一个立功的机会。

袁世凯笑道：“张总戎去就相当于迎接王驾的副使，当然再合适不过。营务处还有一大堆事情，殿下看来要在咱们营中暂住，他的住处必须好好做番收拾装备，我必须得跟上。”

吴兆有打了个哈哈道：“对对，这件事情离不开慰廷。”

吴兆有、张光前率二百人在朝鲜向导的带领下，夜里十二点赶到昌德宫后苑北门内的关帝庙。关帝庙外由别抄军防守，庙内则是洪英植带着几名武监、宫女相陪。吴兆有与别抄军的统领认识，说明来意，托他向国王报告。李熙拿不定主意，因为金玉均他们一直说是清军作乱，虽然他不相信，却有些疑虑。洪英植在一旁劝道：“殿下，袁世凯没有来，当心有诈。殿下最信得过袁世凯，他不来，殿下不能去清军营中。”

“袁总办为什么不来接我？他不来，寡人不去。”李熙觉得有道理。

吴兆有与张光前不顾别抄军的阻拦，带着几个人进了关帝庙。

洪英植问：“吴军门，为什么袁世凯不来迎接殿下？”

吴兆有解释道："他正在为殿下收拾行宫，实在抽不开身。"

按照金玉均与洪英植商讨的计划，关键是刺杀袁世凯，其他的人无足轻重，而恰恰袁世凯却没来！洪英植一时乱了方寸，见李熙要跟吴兆有走，厉声喊道："殿下，袁世凯不来，不能去清营。"

闻言，吴兆有厉声呵斥："洪英植，你这样对殿下大呼小叫，还有臣子的样子吗？"一把拉着李熙就向外走。

这时洪英植身后的一个随从纵身过来拉住李熙的胳膊，张光前挥手一掌打掉了他的纱冠，长发也随着纱冠落地。那人情急之中骂道："八格！"

原来是日本人！

吴兆有喊道："洪英植勾结日本人！"

外面的别抄军冲了进来，朴泳孝则率领四五个乔妆的日本人跳了出来争夺李熙。吴兆有不愧是历经血战的武将，此时血气冲冠，从别抄军手中夺过一把刀挥手一劈，便把那个拉住李熙的日本武士臂膀砍了下来，他的手下和别抄军一起早把朴泳孝和四五个日本武士剁成肉酱。洪英植还在喊："殿下，不能去清营。"

吴兆有松开李熙，劈面一刀把洪英植砍倒在地。李熙吓得面色苍白，跟着吴兆有下山。山下早已备好御辇，临时拼凑起王驾仪仗，吴兆有在前，张光前在后，护卫着李熙去清军驻地。汉城百姓看到国王在清军保护下毫发无损，无不跪在泥地上磕头欢呼。

吴兆有指了指跪了一地的百姓对李熙道："殿下，这就是民意，百姓都知道谁真正对您好，对朝鲜好，您还有什么疑虑呢？"

李熙看到百姓对清军如此亲切，知道清军作乱的说法纯属开化党的造谣，便道："吴军门，寡人去上国军营，非常放心。"

李熙在清军和百姓的簇拥下路过日本使馆，使馆大门紧闭，墙上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戒备，墙外则是成千上万的百姓在高声怒骂，有的向里扔石块，局面眼看要失控。吴兆有担心日本使馆被焚，惹起麻烦，派一百名清军去帮忙维持秩序，并劝说百姓不要冲动。

竹添听说国王已经被请到清军军营，知道再无反败为胜的希望，而使馆外全是情绪激动的汉城百姓，随时都可能局面失控。他觉得再待下去将是万分危险，决定天亮后立即撤往仁川。金玉均等人只好断发易服，打扮成日本商人，准备随着竹添逃走。

天亮后，有百姓将火把扔进使馆内。竹添示意使馆人员用火把点燃使馆，便于将来嫁祸于朝鲜。使馆火起，门外百姓一片欢呼。竹添命人突然打开大门，二百多人的卫队不断开枪，趁着人群躲闪的时机，在卫兵的簇拥下仓皇出逃。百姓一边骂，一边向他们扔石块砖头，有几十人被打死打伤。金玉均脸颊被石块击中，血流满面。日本兵向人群开枪，杀死数十名百姓才得以脱身。

竹添一行狼狈赶到仁川，先去见仁川领事，告诉他开化党人的政变失败，朝鲜民情激愤，让他注意保护侨民。领事告诉他，国内发来的急信，正打算派人送去汉城。竹添急忙拆阅，看罢冷汗直冒，原来是外务省指示他暂时不要发动政变。原来日本驻法公使得到法国人有谋取台湾之意，令日本政府大惊，因日本视台湾为囊中之物，早晚必取，而落入法国之手，则永绝奢望，因此改变策略，暂不在朝鲜寻衅，以便中国专心对付法国人，让台湾得以暂存中国之手。竹添此前向外务省报告过政变的甲乙两个方案，国内迟迟没有回音。如今政变已经失败，却收到国内不支持政变的指令，他回国如何交代？尤其是还有金玉均等九个开化党跟他同船回国，他又该如何自辩？他把金玉均叫来道："金君，我觉得你们还是应当留下来。你们离开朝鲜，朝鲜的开化事业便无人支持。为贵国开化大业计，我建议诸位还是留在国内更好一些。"

金玉均惊得目瞪口呆，开化党人如今已是人人喊打，如何能够留下来？他怒斥道："竹添君，没想到你如此没有担当！与你为伍，我为之羞耻！"

闻言，竹添怫然变色道："金君，我没想到你们开化党只会纸上谈兵，好好的机会白白让你们错过了，我不能不怀疑你们的执行能力！我原来说你无智无识，绝非妄言！"

金玉均一怒之下冲出领事馆，对他的开化党同事道："日本人言而无信，如今要把我们抛弃了！我率领诸位即刻回汉城受死，让世界看清竹添的可耻面目！"

一同逃难的一位日本商人田中秀已看不下去了，决定帮助金玉均等

人。他与日本“千岁丸”号商轮船长辻觉三郎是亲戚，出面去找了船长，他答应让金玉均他们登船。

轮船尚未起航，外务督办赵秉镐、外务协办穆麟德奉朝鲜国王令前来捉拿金玉均等人。

赵秉镐对竹添道：“公使阁下还是尽快交出金玉均等乱党，不然，日本与乱党搅到一起，对日朝关系将大为不利。”

竹添此时再次动摇，打发人去找船长，劝他交出金玉均等人。金玉均听说竹添又变卦，悲愤异常道：“我为朝鲜独立富强，希望借助贵国力量推行开化国策，谁料竹添公使如此言而无信！从来改革总有人要流血，就让我为朝鲜抛掉这颗头颅吧！”

见状，辻觉三郎又劝道：“金君勿忧，我来想办法。”

“千岁丸”上有一间密室，专门保存贵重机密物品，里面有七八只大木箱，辻觉三郎让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柳赫鲁、李圭完、边树、郑兰教、申应熙九名开化党人全部藏入箱中，躲过一劫。

第九章　弱朝鲜再受欺凌　软北洋将功为过

李熙已经在清军营中住了三天。他住的是袁世凯的房子，袁世凯则搬到隔壁，两人比邻而居，副营四哨几乎全部用于国王驻地的护卫。

国王的心终于安定下来，开始接见大臣，接见前来问候的外国使节。文武大臣和朝鲜百姓则自发送来鸡鸭菜蔬。

袁世凯平乱中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带队冲锋的事情早被左右营士兵传遍，前来拜见国王的大臣又将这些传闻讲给国王，国王对袁世凯更加刮目相看，大小事情也都倾听他的意见。第三天晚上吃过晚饭，李熙问袁世凯道：“袁总办，寡人打算回宫，但对宫中安全放心不下，而且也有许多政务需要随时请教，我希望你能带部分兵勇暂时住到宫中，不知意下如何？”

这正合袁世凯之意。这次果断进宫，把国王从开化党手中救出来，朝鲜君臣大多对清军心怀感激，袁世凯认为这正是加强中朝藩属关系的

良机，正可趁势扩大对朝影响力，如果能够进宫与李熙朝夕相处，再好不过。而且此次政变朝鲜尚未下定论，将来如何对外公布极为重要，必须仔细推敲和研究，他当然希望参与其间。如何处理朝日关系，如何彻底扫荡开化党的影响，诸事繁多，能够随时与李熙商议当然是求之不得。最重要的，这也是他在朝鲜提高威望的绝好机会，他如何能够放弃？他道："殿下之命，世凯无不遵从。只是，世凯还要和吴军门商议，征得他的同意才能方便入宫。"

"此事寡人来说好了，寡人想吴军门肯定会答应的。"

一名武监亲自去请吴兆有。听明白国王的意思后，吴兆有心里有些泛酸，嘴上却痛快地答应。袁世凯借送吴兆有的机会，请他到自己住处小坐："吴军门，说真心话，我不愿担这份差使。为什么？带兵进宫，不仅仅是负责宫中宿卫那样简单。"

吴兆有瞪着袁世凯，眼神在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国王的脾气秉性很容易摇摆，极易受人影响。此次政变，我认为国王肯定是默许了金玉均等人与日本人勾结，他亲日的倾向非常明显。如果不及时引导，将来恐怕类似政变还要重演。还有，此次我军进宫平乱，是否师出有名，与日兵的冲突责任在谁，国王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进宫后必须设法对他施加影响，一则稳固中朝藩属关系，二则妥善处理中日朝三方关系，如此重大的责任，我这副肩膀挑起来实在吃力。"

听袁世凯如此一分析，吴兆有对入宫一事已经怵了头，觉得非袁世凯莫属。因为这三天他见识了袁世凯左右逢源，妥善处理各方关系的能力，尤其他在国王面前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自己更是自叹不如。而说到中日朝三方关系，更是让他心乱如麻。朝鲜百姓痛恨日本人，竹添撤走途中朝鲜百姓多次与他们发生冲突，日本商人被打死四十余名，日本士兵也有伤亡，使馆武官矶林真大尉也被打死。日本人不会轻易罢休，日朝交涉、中日交涉在所难免，如果朝廷追究责任，朝鲜对此事的报告至关重要，而能对朝鲜国王施加影响的也只有袁世凯。所以他说道："既然国王让你去，你去就是了。营务处的事情交给别人打理，重要的事情你随时出宫办理就是。"

闻言，袁世凯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我奉命就是。不过，还有一件事必须尽快办理：得向朝廷请求援兵。日本人这次没占到便宜，不会就此罢休，如果他们挟兵威前来要挟，他们的军舰朝

发夕至，届时只有我们三营，如何能够与之抗衡？所以必须立即禀请北洋加派援兵，尤其是北洋水师，应当尽快派几艘炮舰前来。”

吴兆有问道：“局势有那么严重吗？那样，中日不是更要起冲突？”

袁世凯摇了摇头道：“不然，日本这个国家，你要是一味向他示和，他必然要战；如果我们下定一战的决心，反而易和。这就叫以战促和。”

“此事怎么办合适，你看着办。”

“我建议军门与陈总办联衔向北洋禀请。”

陈总办是驻朝通商总办陈树棠，外交方面是他的专责。

吴兆有知道朝廷不愿与日本失和，要求增兵，无异备战，他不想在此事上碰一鼻子灰，又见袁世凯事事想出头，就道：“慰廷，你是营务处总办，不如就以你个人名义与陈总办一起上书就是。”

“那好，等我起草个底稿，找陈总办商议。”袁世凯几乎不假思索。

之后，袁世凯带着副营四哨人马进宫，驻在宣政殿的隔壁。宣政殿里的李熙依然有些手足无措，平时他已经习惯听从闵妃的意见，而此时闵妃流落民间，朝廷重臣惨遭屠戮，他痛失左右手，连个商议的臣子也没有，所以内政外交，事无巨细，几乎都要请袁世凯帮忙。袁世凯当仁不让，自从进宫后一手握笔，一手按剑，白天连吃饭的工夫也要处理政务，晚上则要到深夜才得安息。

第一件事是建起朝臣班子，沈舜泽、沈相薰、金允植、南廷哲以及左右营统领金钟吕、申泰熙等文武诸臣在政变中都反对开化党，及时传递消息，为平定政变立下功劳，因此都得重用。事大党在朝廷中的地位再次得以巩固。

第二件事便是将政变的经过定性、通报。李熙感激清军，但也不愿开罪日本，因此把责任全都推到金玉均等开化党的身上，不承认他曾经写过“日兵入卫”的手诏，日兵入宫护卫是受开化党的矫诏欺骗。中日冲突谁先开枪，此事极为关键，袁世凯坚持必须说清楚。国王想耍滑头，推说他被囚于熙政殿，实在无从得知。袁世凯建议向参与平乱的左右营

将士求证，金钟吕、申泰熙及其部下都言之凿凿。《甲申变乱事实》很快定稿，印发给朝臣及各国公使。

第三件事便是派人出使日本。竹添回到日本，难免会歪曲事实，为自己辩护，袁世凯建议派穆麟德赴日本说明政变真相，以尽可能缓和中日朝关系。

第四件事是抚恤受难大臣及平乱中伤亡人员。袁世凯以为此事宜快不宜迟，但朝鲜户曹却拿不出银子来。袁世凯大笔一挥，从营务处挪借军饷五千两，并让人立即运进宫来，当天发至受难大臣及伤亡弁兵家属手中。

袁世凯名声大噪，受到抚恤的遗孤自不必说，就是汉城普通百姓也都视袁世凯为救国护王的恩公。有人在街道巷口立起写着袁世凯姓名的木牌，袁世凯轿子经过，汉城百姓观者如堵；夜间听说袁世凯出宫，沿街朝民自动张灯举火，为之前导，以至于一见火光烛天，汉城人便知道袁司马到了。

此时，闵妃也有了下落，她带着世子从宫中逃出，躲到汉城东北郊的觉心寺，因为弄不清宫中详情，不敢透露行迹。等探听清楚政变已经完全平定，她这才派人向国王报告。又像两年前一样，袁世凯亲自带人前往迎接。闵妃对袁世凯十分感激："没想到还能再见到袁大人。"说罢眼泪直流。

"坤殿洪福齐天，吉人天相，自然是遇难呈祥。"

王妃回宫后，像国王一样，非常尊重袁世凯，袁世凯俨然是朝鲜的太上皇。朝鲜官员谋求官职，也都走袁世凯的门路。袁世凯本人也不禁有些飘飘然。这天他心机一动，想起当初张謇的朝鲜善后之策，其中有一策就是向朝鲜派出监国。如今自己的地位不就形如监国吗？这一地位如果能够合法稳固下来，于国于己岂不都是一件大好事？他雄心大起，给李鸿章写了封亲笔信，谋求监国之位。

前面一段，简述此次政变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国王懦弱，又有离心中国的私心，内受开化党蛊惑，外加列国挑拨，"此时为朝鲜计，或战或和，在中国不难即了。然泰西方盛，不数年必又有异谋，则中国尤难防御"。然后简述此次平乱后朝鲜朝野对中方的感佩，笔锋一转道："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国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

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向朝鲜增派重兵，他已经与陈树棠联衔上禀，只是仓促之间，理由说得不够充分，这次他将增兵的重要性做一个补充，“唯朝鲜非琉球、安南可比，如资他人，中原焉能安枕？伏乞派兵轮数十只，陆军数千，先入屯扎。日人见人心不附，又有我兵先入重戍，必可幡然乞和，否则日兵先至，中国落后，尤难措手。总之，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事必开”。

他觉得最后几句话简直是神来之笔，的确，日本小国，却怀雄心，表面谦和，却用心奸诈，因此必须以实力做后盾，更要有不惜一战的决心才能杜其狡谋。袁世凯很为自己对日本的了解而得意，他想如果自己的意见为李鸿章所赞赏，出任监国便非他莫属了。这样一想，自觉前途远大，正如鹍鹏展翅，禁不住自言自语：“张先生的妙计，竟在袁某手中成真了！”

与袁世凯雄心勃勃、志得意满不同，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得到朝鲜政变的消息，真正是心急如焚，忧心忡忡。

袁世凯进宫平乱四天后，泰安舰才将吴兆有、袁世凯要求进宫平乱的函件带到旅顺，丁汝昌立即向李鸿章发电报。当时李鸿章正在为法军进攻台湾的事情调派援军、筹措军饷，得到电报又惊又急，只怕吴兆有他们沉不住气，与日本闹起纠纷。到了下午，轮船招商局的轮船又捎来清军已经入宫，与日兵接仗的消息。李鸿章气得跳脚发火，知道不能再拖延，连忙发电总理衙门：

顷接旅顺丁汝昌等电：二十二日“泰安”船自朝来，得吴兆有、袁世凯函云，十七日贼刺闵泳翊未死，十八日迁朝王于他处，杀大臣尹泰骏等六人，相臣去柄，外署皆换日党。吴等欲入宫，禀恳调重臣东渡。又，轮船招商局商轮带回消息，吴、袁、张带队入宫，日兵先放枪，已接仗。闻仁川日轮开行，恐是回国渡兵。此乱似由日人播弄，并为主持，然朝臣亲日者固多，其臣民不服者亦众。衅端既开，理处不易，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力避与倭开衅。应否钦派大员驰往查办，乞转奏。鸿。

发完电报，李鸿章又与日本驻天津领事原敬打听情况，原敬却一无所知。又发电报给驻日本大使黎昌庶，让他与日本外务省联系，告诉日本，若不幸两国军队在朝鲜交战，一定是误会，绝非本国朝廷之意。他的意思，无非千方百计不与日本起冲突。

隔了一天，朝廷发来密谕，同意李鸿章派员前往朝鲜查办的意见，令帮办北洋事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随同盛京将军办理盛京海防的两淮转运使续昌赴朝鲜查办。

朝廷像李鸿章一样，最怕中日在朝鲜起冲突，因此密谕李鸿章，“飞檄吴兆有等，传知该国静候大员往查；并饬该提督等，当与倭使从容商办，勿为所欺，亦勿与倭人开衅”。同时决定派两艘军舰赴朝鲜，“著李鸿章将北洋快船二号，备齐军火，令丁汝昌统率，前往朝鲜，督同吴兆有等相机定乱，统归吴大澂等调度，会商李鸿章办理”。

因为海河已经封冻，天津已经不通轮船，李鸿章命吴大澂、续昌两人尽快赶往旅顺，准备从那里乘北洋轮船前往朝鲜。此时李鸿章又接到驻日公使黎昌庶的电报，报告日本“比睿”“扶桑”两舰即将发往朝鲜仁川，他更加着急，只怕两国发生冲突，腹背受敌。袁世凯要求增派重兵、设立监国的上书恰在此时递到他案头，他看罢恨恨地掷到一边，一拍桌子道：“袁世凯真是多事！”

他怕袁世凯年轻气盛，轻举妄动，于是给统带北洋水师的天津镇总兵丁汝昌、北洋海防营务处会办督修旅顺船坞工程的袁保龄发去电报，再次叮嘱勿在朝鲜多事：

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朝旨已令清帅乘轮督队前往，确查酌办，庶将领得所秉承，不至临事歧误。超勇、扬威不日到旅，禹亭应妥善驾驶。到马山浦后观变相机，戒诸将勿出战，严守以待。并传知吴兆有、袁世凯等一体钦遵，宜十分持重，等清帅至查办。

清帅就是吴大澂，字清卿，江苏吴县人，善书画，尤擅篆书。他与张之洞、张佩纶等人同属清流派，主张对外强硬。中法战事一起，慈禧把主战最强硬的张佩纶派到福州，督办福建海防，派吴大澂到北洋，帮办北洋海防。他因为在东北办理过边防，多次与俄国人打交道，算是有外交经验，所以朝廷派他到朝鲜查办。李鸿章知道袁保龄与袁世凯的叔侄关系，发电给他，是希望他能体会朝廷的难处，以族叔的身份劝说一下年轻气盛的袁世凯。

袁保龄接到电报，明白侄子惹祸了，连忙起草一封亲笔信让丁汝昌捎给袁世凯。北洋水师经常驻泊旅顺，丁汝昌与袁保龄是熟不拘礼的朋友，他看袁保龄一脸担忧，便劝慰道：“子久兄，何必杞人忧天？慰廷的手段我在壬午年是见识过的，这次他带兵入宫，保护国王，赶走日本

人，依我看是大功一件。”

袁保龄苦笑道：“禹亭，你何必给我灌迷魂汤？现在朝廷正与法国人开战，哪能再在朝鲜与日本人闹翻？如果中日真不幸发生战事，朝廷追究妄起衅端的责任，弄不巧就有杀身之祸。他年轻气盛，不知收敛锋芒，你见到他后务必帮我切实劝说。”

丁汝昌对朝廷政策也颇有不满：“子久兄，日本人向来欺软怕硬，如果他们欺到头上来，就该好好教训一番，不能动不动就扣上妄起衅端的帽子。”

“禹亭，你又不是不知道朝廷，向来一味示弱，我可不愿世凯当替罪羊。他功名心太盛，你见他务必让他多长个心眼。”

丁汝昌把袁保龄的信郑重收好道：“老兄放心，信和话我一定捎到。”

往朝鲜捎信的还有金州庆军营务处的张謇，他要捎给袁世凯一封绝交书。他对袁世凯早就避之犹恐不及，视之为可耻小人。昨天又收到吴兆有的来信，状告袁世凯擅作主张，挪用巨额军饷收买人心；凌驾于众人之上，终日居于朝鲜王宫，俨然太上王；对恩公吴长庆毫无心肝，竟然从不到灵棚祭拜.....别的张謇都能忍，唯独袁世凯竟然从不祭拜吴长庆，简直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他本来打算今天与吴长庆的长子扶棺南下，接读此信，气愤难平，推迟行期，与三哥张詧，还有一同当过袁世凯老师的朱铭盘联名写了这封绝交书，托由丁汝昌捎给吴兆有代转。之所以不直接寄交袁世凯，就是有意让驻朝诸人都知道，张謇他们已经不耻与袁世凯为伍。

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两舰赶到马山浦，交代一下注意警戒事项后立即登岸，骑马去汉城见吴兆有、袁世凯。不巧袁世凯在宫里，丁汝昌只见到了吴兆有和张光前，便道：“我奉中堂令，有话对诸位说，是否打发人去叫下慰廷？”

“他一直在宫里，快成朝鲜的太上王了，打发人叫未必能叫得出来。”吴兆有的语气里有嫉妒又有酸味，话虽如此，他还是打发人去传话。

“朝鲜这次政变，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听说日本

人要增兵，中堂派我带两艘军舰前来。”丁汝昌又问。

“丁军门，朝廷是什么意思？”吴兆有简单叙述下经过，又问。

“朝廷和李中堂的意思，都是尽量不要与日本起衅端。”

吴兆有和张光前目光一碰，说道：“我是反对带兵进宫的，可慰廷非坚持进宫不可。”

张光前立马附和：“不错，怎么劝也劝不听，他还说出了事朝廷追责，找他就是。这话当时当着营务处的人说的，十几个人都听到了。他还要写份保证书，吴军门没让他写。”

丁汝昌觉察出袁世凯已经被孤立，袁保龄估计的没错，弄不好要当替罪羊。他对吴兆有、张光前的态度有些反感，道：“两位，带兵进宫是功是过，且待北洋吴帮办调查后再说，此时下结论为时尚早吧？”

张光前没听出话里的意思：“哼，这是明摆着的，日本人死了那么多，能善罢甘休？弄不好要打起来，他袁慰廷就是罪人。”

“张总戎，何必把责任硬往自己身上揽？朝廷已经派吴帮办前来查办，未查出结果前，怎么就说罪不罪的话？”

吴兆有已经听出丁汝昌有意袒护袁世凯，便接话道：“对对，一切等吴帮办调查后再说。反正是功不是过，是过躲不过。”

这时袁世凯气喘吁吁进来了，见面就问：“丁军门，听说李中堂有钧谕？”

“是，临行前中堂有封电报给我和袁子久观察。”

丁汝昌拿出李鸿章的电报念了一遍，递给吴兆有道：“中堂的话都在电报中，总之一句话，坚守镇定，不与日本人生衅。”

袁世凯兴冲冲而来，本来以为是带回来朝廷即将设立朝鲜监国的消息，没想到竟然会派人前来查办。查办自然是追究责任，那么朝廷和李中堂已经认定带兵进宫是错误？

看袁世凯像被兜头浇了一瓢凉水，吴兆有、张光前像六月天喝了酸

梅汤一样痛快。张光前大声道："不与日本人生衅恐怕也难。他们吃了亏，不可能这么算了，少不了派兵前来。"

袁世凯无话可说，脑子像进了水，转不动了。丁汝昌便转移话题道："慰廷，我到你屋里去坐坐，子久观察有些话让我转达。"

袁世凯办公事有两个去处，一是副营驻地，离此较远；一个是营务处，就在吴兆有隔壁。两人到营务处袁世凯的签押房，一进门袁世凯就一屁股坐下，也顾不上礼数便问："丁军门，你说我军驻朝鲜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要保护朝鲜国王，是不是应该看住朝鲜不脱离我大清？"

丁汝昌一口赞同："那当然，当初进兵朝鲜平乱，为的就是不给日本人借口，杜绝日本人觊觎朝鲜的野心。"

袁世凯又接着道："金玉均等人发动政变，把亲华的官员都杀了，换上的都是亲日的开化党，又发布政纲，第一条就是不承认朝鲜是我大清属国，你说该不进宫诛杀这些乱党？为了不与日本起衅，我已经照会日本即将进宫保护国王，可是竹添连理也不理，我进宫的时候他们又先开枪，我该不该下令还击？"

"乱党已经明确提出要脱离我大清？这还用问，当然要诛杀乱党。"等袁世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再说一遍，与吴兆有所说出入不小，丁汝昌认为袁世凯有功无过，所以劝道，"慰廷，你也不必着急，我看你把刚才所说仔细形成文稿，等吴大人一到立即呈给他，吴大人了解了实情，会有一个公道的说法。"

丁汝昌把袁保龄的信交给袁世凯，信有好几页，无非提醒他一定要收敛锋芒，不可急躁莽撞，要谦抑低调，与同僚搞好关系。

等袁世凯看完信，丁汝昌便道："你如果有给子久观察的信，可交由我代转，三天后我就派人回旅顺一趟。"

"我这就把事变的过程整理清楚，到时候录一份，拜托军门转呈李中堂。"

"好，另一份你就派专人在马山浦等着，吴大人一到立即呈阅，省得有人先传了闲话。"

丁汝昌刚告辞，吴兆有打发他的长随送来一封信，说是受人所托代转。那正是张謇等三人的绝交信，袁世凯一看，禁不住气血冲头。

绝交信先指责袁世凯对不住恩人吴长庆：

慰廷自结李相，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令筱公难堪者。筱公内调金州，以东事付司马，并举副营而与之。窃想司马读书虽浅，更事虽少，而筱公以三代世交，纯然相信，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筱公处万不得已之境，仅挚千五百人退守辽海，而以中东全局为司马立功名富贵之基。溯往念来，当必有感念知遇之恩。及先后见诸行事，及所行函牍，不禁惊疑骇笑，而为司马悲恨于无穷也。副营是筱公三十载坐营，筱公以副营畀司马，有举贤自带、衣钵相传之意。受人知者，虽其人之一事一物，亦须顾惜，而司马自矜家世，辄哗然谓区区一营何足奇？便统此六营，亦游刃有余。

说袁世凯露才扬己，的确不错，但要说他全然不知感恩，他觉得实在冤枉。他的确曾经说过即便是六营都给他统领，也游刃有余，但那是他胡侃善于带兵，哪里是不把吴长庆放在眼里？

绝交信接下来又历数袁世凯心术不端者十一款。比如指责袁世凯打着北洋的旗号唬人，“所谓营务处，是分统三营之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是孝亭会办，公牍俱在，文理昭然。而司马札封辄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是以此愚弄朝鲜人乎？则朝鲜人非全然无知；是借北洋名义骗人乎？则人非易骗也”。又说袁世凯对吴兆有不够尊重，“司马官阶同知尔，孝亭二品记名提督，同见国王，便当孝亭居左，一应公事，便当孝亭前衔。而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将士寒心，士卒怨涕”。“内地职官，唯实缺官员出行排列仪仗，营务处、营官从未见有排仪仗者。而司马出入仪仗显赫，乘舆张盖，制作五色马旗，部下呵斥清道，不知置自己于何种地位？置孝亭于何种地位？置国家体制于何种地位？”又指责袁世凯执法严苛，而自己却不受约束，“贩烟有诛，宿娼有禁，司马所曾以杀人刑人者，而烟膏鬻自三军府则容之，官妓三名，聚宿三军府，则躬身与之，不知何以对所杀、所刑之人而无愧乎”？

接下来又从袁世凯对张謇称呼上的变化证明袁世凯不知天高地厚，“謇今昔犹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最后对袁世凯提出忠告：

今仆等于司马隔若秦越，亦何乐哓舌？然窃念当时交谊，实不忍坐视沈迷，故痛切言之，冀大声疾呼以悟司马。愿司马思以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勿谓天下人皆愚，勿谓天下人皆弱，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之知遇，则一切吉祥善事，随其后矣。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

张謇的指责，有些实有其事，有些则显然是吴兆有等人污蔑。袁世凯非常丧气，此前他一直以为自己果断利索，敢于担当，在同僚中威望极高，而现在看，根本不是这回事，他已经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尤其他引以为傲的进宫平乱，本以为借此劳绩更上层楼，谁料朝廷和李中堂竟然派人追责！他现在唯一指望的是把事情写清楚，届时前来查处的吴大人能够主持公道。此时李熙又派人来请，说有事相商。袁世凯勉强支撑，不让李熙看出他的消沉和忧虑。到了晚上他才得以静下心来，开始起草平乱的前因后果。通宵达旦，天亮前终于完成初稿。睡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吃过饭开始亲自抄录，第二天一早两份抄录完成，相应的证据材料，也都附录、粘贴在后面。他叫来副营帮带陈云龙，托付他到马山浦一趟，把其中一份交由丁汝昌带回旅顺转呈李鸿章，另一份则准备吴大人一到就呈递上去。

陈云龙收好信后提醒道："总办放心，我定当办好，但你要提防吴军门。"

"什么情况？"袁世凯努力撑起疲倦的眼皮，望着陈云龙。

陈云龙陈述道："从昨天开始，全营都知道进宫平乱妄起衅端，朝廷要派大员前来查办。吴大人找了所有参与平乱的营哨官谈话，我也被找去了。"

"他说什么了？到底怎么个意思？"

陈云龙讽刺道："能有什么意思？他虽然没明说，但意思就是你要倒霉了，只要投靠他，他就在吴大人面前设法开脱，到时可保无事；如果死心塌地跟着总办，是功是过，他就不好多说了。"

袁世凯像被灌了一壶凉水，从心窝里向外凉。落井下石这个词从前只能算理解，今天终于感同身受。他苦苦一笑道："老陈，他说的也没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何况咱们不过是同僚，大家为

了自己前程，投靠到吴军门帐下我理解，而且也支持。就是你，我也不希望和我走得太近，省得你沾身臊气。”

陈云龙呸地一声吐了口唾沫道：“去他奶奶的！吴兆有要胆没胆，要识没识，老子回家抱伢子也不尿他。总办放心，总办要是获罪，我陪你去坐牢。”

袁世凯眼眶一热，拍拍陈云龙的肩头道：“好兄弟，不论将来荣华富贵，还是落魄获罪，我永远把你当兄弟。”

丁汝昌派人带着袁世凯的万言报告回到旅顺，袁保龄派人从陆路立即驰递天津。丁汝昌还有一封电报交由袁保龄发给李鸿章，报告他在朝鲜初步了解的情况，同时说明自己的看法：依卑职看来，慰廷果绝敢当，平定政变，免于朝鲜脱离大清，有功无过。

因为渤海湾近海都结冰，尤其是天津大沽一带结冰最厉害，根本不能通航，所以赴朝鲜查办事件的钦差吴大澂和续昌，分别从天津和盛京赶往山海关碰头。但山海关近滩浮冰拥塞，驳运的小船也无法靠岸，一直等到十一月初九上午浮冰散开，先行驳运四百兵勇，两人准备午饭后登船。登船要走的时候，山海关电报局送来李鸿章的电报：

顷朝营二十八禀及国王二十日、二十七两函均到。篇幅太长，钞寄恐上船无及。内袁世凯分条详禀此事始末万余言，极为详尽，抵马山后可索取一阅。探闻，战时日兵死三十余，沿途为朝民截杀约近四百，固竹添自取其辱，而倭恨必深。各使欲调处，无善法。鸿。

吴大澂仔细琢磨李鸿章的电报，不愿与日本人起衅的态度依旧，但对袁世凯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在天津见李鸿章时，他还在生袁世凯的气，说袁世凯少年新进，急躁生事。如今却无一语责及，反而让他一到马山浦就索取袁世凯的万言详禀，显然这份万言详禀已经改变了李鸿章的态度。竹添是自取其辱，显然也是看过万言详禀后才有此判断。

吴大澂和续昌四日后在马山浦登岸，陈云龙立即呈上厚厚的详禀。吴大澂翻了翻道：“袁慰廷是个办事认真的人，只看这万言禀就知道了。”等他晚上看完详禀，对事变的来龙去脉已经掌握了个大概，他也和丁汝昌的判断一样，认为如果袁世凯所言不虚，则有功无过。他把详禀推给续昌，让他细看。

续昌是满人，满人多苦于读书。他笑了笑道："吴大人，我唯你马首是瞻，就不必看了吧。"

吴大澂知道让他看也是为难他，就把事情大致脉络讲一遍。

续昌一拍大腿道："要是我，也得带兵进宫。袁慰廷做得对。"

第二天吃过早饭，两人带着随从及四百兵勇起程前往汉城，赶到时已经是傍晚。吴兆有和张光前在汉江边迎候，吴大澂没看到袁世凯，就问道："慰廷呢？"

张光前上前代为回答："他在王宫，日理万机，哪里能抽得出空？"

一行人浩浩荡荡往汉城走，这时两骑急驰而来，到了跟前便翻身下马，一个个头不高，阔面大耳，正是袁世凯。另一个身材魁梧，是副营帮办陈云龙。

袁世凯向吴大澂的轿子行礼道："卑职不知大人驾到，刚刚得到消息，匆匆赶来还是迟了，请大人恕罪。"

吴大澂掀开轿帘："是慰廷啊！怎么，你没得到我来的消息吗？"

"刚刚陈帮带才告诉我，此前的确不知。"

消息是昨天就送给吴兆有的，显然是他有意没告诉袁世凯。吴大澂心里不满，所以对袁世凯特别热情："你的万言详禀我已经看过了，过会儿详谈。李中堂也已经看过，有电报给我。"

袁世凯上马在前面开道，一直引导到汉城南别宫。吃过晚饭，吴大澂分别与吴兆有、张光前、袁世凯等人了解情况。等他和袁世凯了解时，已经是深夜了。他笑着解释道："慰廷，把你留在最后，是想听你多说两句。"

袁世凯又将平乱的经过详述一遍，一些细节不是看报告能够了解的。等他报告完了，吴大澂说道："慰廷劳苦功高，相见恨晚，当以实情上达。"

续昌也附和道："我和吴大人必竭力保全，慰廷千万不能灰心。"

袁世凯拱手道："一切全赖两位钦差大人保全。今天护从两位大人的兵勇好像只有三四百人，不知马山浦还有多少？"

吴大澂回道："只有这四百人，全到汉城来了。"

袁世凯惊道："朝廷怎么只派四百人来？日本已经派来七艘军舰，三千士兵，中日力量对比太过悬殊。"

吴大澂解释道："朝廷的意思绝不与日本人失和，你也知道，越南那边正与法国人打得不分胜负，实在顾不上。朝廷担心往朝鲜派人多了反而容易误会。我带这四百人来，日本驻天津领事还去问李中堂，带兵前来是何意。李中堂说是为保证钦差安全，绝无冲突之意。"

袁世凯说道："我们抱定必和的打算没错，可是也应该向日本人表现出必战的态度，日本人向来是吃软不吃硬。"

"你要求增兵的上禀李中堂也看过了，他认为既然要和，就得拿出诚意，我们派重兵赴朝，日本也必然增派大军，岂不与主和的愿望南辕北辙？"

袁世凯心中不以为然，但不好再争论。

这天晚上，日本全权大臣、外务卿井上馨及随员也赶到了朝鲜，入驻仁川日本领事馆，立即与先期返朝的竹添等人商讨交涉策略。

井上馨问道："竹添君，初步会谈如何？"

"非常不顺。"竹添愁眉不展。

竹添进一郎返朝后先与朝鲜外务督办赵秉镐、协办穆麟德举行预备性会谈。竹添拿出"日兵入卫"的王谕要挟，将事变责任推给朝鲜国王。赵秉镐非常强硬，当面斥责竹添参与政变，所谓"日兵入卫"的王谕也是凶党临急矫旨，并要求引渡金玉均等人回国。如果金玉均回国，那么竹添从头至尾参与政变的事实便无法掩盖。

井上馨说道："金玉均等人绝不能返朝，一旦返朝，对我政府非常不利。我们的策略是只谈损失，避谈事件原因。朝鲜国王懦弱胆小，'日兵入卫'四字又的确是他所写，我们应当善加利用，逼他就范。"

竹添又道："昨天中国钦差大臣也到朝鲜，据说他们要参与日朝会谈。"

井上馨断然拒绝："我们不与中国会谈。政府的意思是对中朝分而治之，待我们在朝目标达成后，将派伊藤君赴中国谈判。"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陪同吴大澂、续昌进宫觐见朝鲜国王，李熙在仁政殿隆重接见。行过"请圣安"的礼仪后，李熙道："日人陈兵仁川，极尽恐吓之事，上国钦差来了就好了，鄙邦总算有所依靠了。"

吴大澂问道："日本人向贵国提出了什么要求？"

李熙道："据赵秉镐说，日人十分嚣张，要鄙邦赔款、道歉、修复使馆。竹添参与乱党政变，招致汉城百姓愤恨，是自取其辱，反而要鄙邦赔款、道歉，与情不通，与理不合。"

"当然要据理力争。不过，中国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本相抗，其势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可让之处，不妨忍让。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实在有些出乎国王预料，因为袁世凯说过，如果日本人提出过分要求，中国不会坐视不理。听吴大澂的意思，中国分明就是没打算为朝鲜出头。李熙看着袁世凯，他只好故作糊涂。

见李熙有些迷惑，吴大澂又解释道："殿下放心，中国当然不会袖手不问。我奉朝廷旨意，参与朝日谈判，届时自然会帮朝鲜说话。"

第二天一早，井上馨觐见李熙，一开口便道："我奉本国政府令，作为全权大臣，前来与贵国交涉大日本商民及士兵被杀、使馆被焚事件。我国政府本着和平的意愿而来，但如果谈判的结果不能令我国满意而不幸发生战事，本国概不负责。"

李熙见井上馨咄咄逼人，心里首先怯了："贵国竹添公使与敝国乱党预谋，杀我宰臣六人，百姓因此才恨及贵国公使及商民，不然绝不会贸然侵犯。"

"国王如此说，是对大日本帝国的冒犯。竹添公使是奉诏进宫保护国王，才受到清军及贵国军队的袭击，以致殃及我商民。国王手书的诏

旨难道不想承认吗？”井上馨拿出“日兵入卫”的手诏，让李熙辨认。那的确是李熙亲手所书，“请国王屏退左右，我有要言密奏。”

不知道井上馨密奏了什么，当天下午，国王便任命金弘集为全权大臣，负责与井上馨会谈。

第二天上午，双方在议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谈，首先查看彼此的全权委任状。金弘集的委任状中有“京城不幸有逆党之乱，以致日本公使误听其谋，进退失据，馆焚民戕，事起仓促，均非逆料”的话，井上馨看了之后道：“竹添公使是奉国王手诏入宫护卫，‘公使误听其谋，进退失据’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必须修改后我方才能同意开议。”

金弘集据理力争，井上馨坚持非修改不可。金弘集只好向国王奏报：“日本公使参与乱党密谋，人尽皆知。这样说已经很为他们留面子，如果日本人不同意和议，臣奏请罢议备战。”

李熙摇头道：“日本人是要完全推卸掉自己责任，上国又不肯为我国出头，备战又能如何？朝日实力悬殊，战则必败。”

君臣相对叹息，最后只好如井上馨所愿，去掉这两句话。

接下来的谈判，金弘集坚持认为日本公使竹添参与了政变，要求日本首先引渡金玉均回朝鲜，而井上馨则不顾金弘集的辩论，只强调日本的商民被害，使馆被毁，提出十几万元的赔偿及派人道歉等要求。

当天晚上，金弘集找到袁世凯，希望中国能够出面，不能任由日本颠倒黑白。袁世凯找到吴大澂，吴大澂答应出面。

第二天，吴大澂要求会见井上馨，日本使团人员回话，说外务卿正与朝鲜全权大臣会谈，暂无时间会面。吴大澂十分生气，由袁世凯陪同直接闯进会场，对金弘集道：“朝鲜应当先查办乱党，查明事情原委，不可与日本草草立约。”

金弘集回道：“我一定向国王奏明上国钦使的意见。”

井上馨见状抗议道：“大日本帝国与独立之朝鲜国会谈，中国不应干涉。”

吴大澂不予认可：“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辅助属国外交事务也是

多年惯例。本使此次前来，是本着友好的诚意，前来与贵使会谈。”

井上馨刁难道：“本使并无与中国会谈的使命。假如与中国会谈的话，也应当与拥有全权的使臣会谈，请问贵使有全权吗？”

吴大澂拿出朝廷的上谕，上谕只说让他到朝鲜查办事件，并无全权二字。井上馨便道：“贵使只负责查办事件，应当是查办贵国武员妄开衅端的责任，恕本使不能与贵大臣会谈。”

袁世凯对井上馨的无礼十分恼火，道：“贵国公使与乱党同谋，朝鲜人尽皆知，中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当然有权过问。”

井上馨立即反击：“这是对日本的公然挑衅！中国军队无理进攻我使馆卫队，本国人民纷纷游行，抗议中国暴行。我政府为中日友好计而派出使臣和谈，如果中国一再挑衅，一切后果皆由中国承担。”

袁世凯丝毫不让：“是非曲直总能论清，鄙人曾经参与其事，也愿与日朝一起查明真相。贵公使也不必一味恐吓，本人及驻朝清军无不抱有为国牺牲之决心。”

“本全权无义务与无关人员辩论，也无义务与中国使臣会谈。”井上馨说罢拂袖而去。

吴大澂追出去，井上馨已经登上马车扬长而去。他有些不高兴，对袁世凯道：“慰廷，你话说多了。”

两天后，金弘集奉国王令匆匆与日本签订《汉城条约》，共五条：一是朝鲜国修国书致日本国道歉；二是赔偿受害日本国商民共计十一万元；三是限期查问捕拿杀害公使馆武官矶林真三大尉之凶徒，并明正典刑；四是新建日本使馆，由朝鲜国交付地基、房屋，并拨款两万元；五是为日本使馆卫队建筑营房。

当天晚上金弘集找到袁世凯，喝得酩酊大醉，捶胸顿足，痛哭失声：“十月之变，出于日使竹添及我国玉均等乱党，我国本当责其欺侮邻国，围宫逼君，匿庇罪人，兴兵征赔的应当是我国，然而却不能声张，不辨曲直，反输十余万元赔银，俯首钤约，不亦辱乎？”

袁世凯不知如何相劝。

金弘集红着眼睛问："袁大人，我知道你是敢做敢当的热血英雄，贵国有三营大军驻扎，又有朝鲜民众相助，为什么不能帮我国抵御外侮？贵国一再说朝鲜是属国，属国有难，你们袖手旁观，岂不寒了朝鲜百姓的心？你们弃朝鲜于不顾，又怎能怪朝鲜离心离德？"

袁世凯叹了口气道："如果朝廷能允我便宜行事，三千倭寇又何惧哉！可惜，金兄，我尚且自身难保！"

金弘集在袁世凯处住下，第二天一早醒来连忙说酒后无状，打扰了。

袁世凯摆了摆手道："金兄，看你难过，我束手无策，惭愧。"

金弘集一脸歉意道："我知道总办的难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总办功成遭忌，将功为过，我为总办抱屈。"

"算了，且不去想它，船到桥头自然直。"

两人正吃早饭，陈云龙跑来通报："总办，有坏消息。"看两人正在吃饭，又不忍说了。

袁世凯一边剥鸡蛋一边道："说吧，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陈云龙只好继续道："李中堂发来电报，不知听了谁的谗言，说你私挪军饷收买人心，还让你把挪用的军饷自掏腰包还上。"

这实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他手里的筷子当啷一声落到地上道："我去找吴大人。"也顾不上金弘集，自顾出门。

"慰廷，当时用这笔款子，你没和吴军门他们商议？"吴大澂早就知道这个消息，因为电报就是发给他的。

袁世凯解释道："事情紧急，是没商议，可是事后我立即和他说了，他也没说什么。"

"这件事你做得有些不周，说你私挪军饷，也不是全无道理。"

"吴大人，那要看我挪军饷干了什么。如果我去嫖去赌或者借给什么人，让我赔我无话可说。我是用于抚恤朝鲜被杀大臣！被杀的大臣都

是最亲近我国的事大党，正因为他们亲近我国，才被亲日的乱党所忌恨，所以他们无异于为我国而牺牲，难道我们不应该抚恤吗？我挪用军饷后，换来的是什么？是朝鲜朝野上下，无论百姓还是官员，无不感念上国恩德！我正想趁此机会，巩固两国藩属关系，没想到朝廷派人来追责，没想到朝廷对日本的欺凌不管不顾，更没想到，会让我自掏腰包赔银！朝廷对朝鲜如此不负责任，还要这个藩属国干什么？还凭什么口口声声说是我五百余年的藩属国？”袁世凯相当激动，把这几天的不满全部发泄出来。

这些责问也一句句敲在吴大澂的心上，他其实对朝廷一味软弱的外交策略也腹诽得很，但如何能够轻易流露？便劝慰道：“慰廷不必着急，此事我一定面见李中堂力争。如果争不下来，我和你一起来赔这笔银子如何？”

“吴大人，我也不全是为这几千两银子，卖宅子卖地我也能凑得出。我是说理。”话说到如此地步，袁世凯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吴大澂最后总结道：“于情于理，都在你这边。你放心，我会据理力争。”

袁世凯回到营务处，分管军饷的支应委员便对他道：“袁总办，刚才吴军门打发人来，说年底要关饷，无论如何要在月底发下去，谁借了银子都该还上。”

“真是小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袁世凯狠狠一拍桌子。他明白吴兆有一伙是非挤走他不可，自己若恋栈难免招祸。此时他拿定主意，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离开这帮小人。

下午，马山浦转来老家的一封急电，袁世凯的嗣母牛氏病重，希望他能够回家一趟。袁世凯立即拿着电报去找吴大澂，说明他的想法：“吴大人，我从小由嗣母养大，待我胜过生母。嗣母生病与我远游关系极大，见母亲一面，胜过良医汤药。”

吴大澂想了想道：“好，我理解你的心情。不过，你可不能因此灰心丧气，国家多难，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袁世凯叹道：“我算什么人才，吴军门他们才是‘人才’。”

吴大澂又询问道："我不日也将回国，咱们一起走如何？"

"求之不得。"

袁世凯要走的消息在朝鲜传开了，国王派金弘集、赵宁夏等重臣前来挽留，袁世凯婉拒道："老母病重，归心似箭，请转奏殿下，世凯暂不能为殿下效劳，心中实在抱愧。"

朝鲜与袁世凯有交情的不仅有大臣，还有普通商民，他们纷纷到三军府看望袁世凯，各种礼物堆满了屋子。临别前袁世凯又进宫向李熙告别，李熙赠以三品紫袍留念。

袁世凯与吴大澂、续昌同归，因此临行那天早晨就赶到南别宫。金允植奉命前来相送，亲笔手书《送慰廷归河南》：

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

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

曩集危急日，人皆敛手避。

黠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

事定反免疵，利口交渐渍。

遂将功为过，摧折丈夫志。

君今浩然归，俯仰无所愧。

天日照孔昭，贤才岂中叶？

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吴大澂没想到袁世凯在朝鲜威望如此之高，一时兴起道："慰廷，我也有一副对联相赠，请笑纳。"

吴大澂书画俱佳，尤其他的篆书将小篆与古籀文结合，功力甚深，独步天下。他让下人铺纸研磨，稍作思考，挥毫作书：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还觉不够尽兴，又在空白处题跋：慰廷仁

弟念母情切，乞假归省。朝鲜士民方攀留之不暇，余不忍重违其意，携之同渡。时事多艰，需才正亟，尤愿慰廷以远大自期，移孝作忠，共图干济。

腊月十七，袁世凯随吴大澂、续昌一行乘超勇舰到达旅顺，袁保龄对吴大澂一行自然是殷勤接待。席间吴大澂和续昌对袁世凯交口称赞，袁保龄则拜托两人加意保全。

晚上席散后，叔侄两人这才得以促膝深谈。

说起此次挫跌，袁世凯恨恨道："都是吴孝亭搞鬼。如果不是我帮着他，他能在朝鲜立得住脚？没想到他竟然恩将仇报。"

袁保龄毕竟久经官场，摇头道："世凯，你这话不对。你在朝鲜有功无过，不仅两位钦差，其实大多数人也都明白。为什么吴孝亭他们容不下你？根子在于你不是淮系，更不是庆军出身。吴武壮把副营交给你，有衣钵相授之意，可他那些生死兄弟哪个能心甘情愿？武壮公在日，他们尚不至撕破脸皮，武壮公一没，他们自然会群起而攻之。"

袁世凯一想，的确如此。

袁保龄又开导道："既然明白了根源，你也不必再记恨吴孝亭他们。你自己也应当自省一下，依我看，年轻孟浪，功名心切，这些都是你这个年纪的通病。你在钱财上太阔，铺排张扬，不知吝惜，这是你的一个大毛病。他们能抓住切实把柄的，也就只有这一条。你如果不是太阔，何至于大笔一挥，就挪用数千两银子？想想你万贯家产两三年挥霍将尽，不也是阔字在作怪？"

对族叔的这一劝诫，袁世凯并不完全服气："侄子花钱大手大脚，这个毛病以后是得改。不过，这次在朝鲜那几千两花得值，朝鲜从官员到百姓，无不感念上国恩德。"

"人家感念上国恩德，而你却被朝廷追责、追赔。你四叔我是在官场上打了几个滚的人，有些时候，是非在官场并不重要，你做得再对，可是有把柄被人抓在手上，哪怕是个小把柄就也足以把你踩到脚下。俗话说针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有多少人立过大功，可是就因一点小过失被群起而攻之，最终身败名裂？所以无论行何事，先要自己立住脚。"

“侄子记住了。”

袁保龄又赞许道：“你这次能借机脱离朝鲜这个是非之地，就是聪明之举，比你四叔强多了。”

此时北方冰天雪地，沿海结冰更甚，连山海关也不能通航。所以吴大澂和续昌也无法回天津复命，就先给李鸿章写份详细报告，由他转呈朝廷。腊月二十三就封印，李鸿章复电吴大澂，不妨年后再复命。

丁汝昌盛情邀请吴大澂、续昌、袁世凯三人到烟台去度岁，吴大澂很痛快地答应了：“慰廷，听说北洋的伙食不错，就让禹亭破费破费，咱们到烟台过个好年如何？”

正如吴大澂所说，他们在烟台过了个好年。过了正月初五，一行人准备动身从陆路赶往天津，一打听大约需要二十多天才能赶到，而且车马非常难雇。丁汝昌劝道：“再等十天半月天津就该开河了，那时候坐招商局轮船或乘北洋的舰船直航大沽口那多利索，何必急于一时？”

于是他们在烟台又待了十多天，正月十五听说大沽已经通航，袁世凯他们搭乘北洋通信船赶到天津。三人在驿馆住下，第二天一早，吴大澂、续昌递名刺请见李鸿章，李鸿章推掉手头的事情，立即延见。

吴大澂报告了赴朝情况后，李鸿章说道：“你们这一趟，总算把是非曲直弄明白了。不过，日本人恶人先告状，向总署递交照会，说是我驻朝武员妄开衅端，非要惩办袁世凯等人不可。”

吴大澂力争道：“这毫无道理，袁世凯他们有功无过，不奖功已经说不过去，怎么还能惩办？”

李鸿章将刚发来的上谕电报递给吴大澂：

正月十九日总署奉上谕：日人欲我惩办驻朝武员，驻朝武弁所办并无不合，断不能曲徇其请，著李鸿章等设法坚拒。

“我也知道不能惩办，可是日本人实在难缠。我这些年办外交，与各国外交官打交道，最不喜欢的就是日本人。他们不像欧美人那样直爽痛快，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怀着奸诈。你如果指出他的痛处，他就像猴子被踩了尾巴，一蹦三尺高，不讲道理，胡搅蛮缠。这次日本派宫

内大臣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臣，听说已经从日本出发。此人也曾经出过洋，少不了又是个难缠的主。”

吴大澂不以为意道：“任他怎么难缠，他们公使参与政变，自取其辱，凭什么要惩治我们的武员？尤其袁世凯，朝鲜人对他是感恩戴德，日本人则是恨之入骨，一爱一恨，可见袁世凯更不能惩办，否则会寒了实心办差人的心。”

李鸿章笑了笑道：“清卿，我记得你临去朝鲜前，对袁慰廷颇有看法，认为他年轻气盛，招惹了日本人。可你自打去了朝鲜，给我发的电报、信函，都是对袁慰廷赞不绝口，你好像很欣赏这个年轻后生。”

吴大澂回道：“谁说不是。我临行前，听了些不切实际的浮言，我也是想当然的推测，认为是袁慰廷多事。经过朝鲜一番调查，发现错怪袁慰廷了。中堂常赞张幼樵是天下奇才，我看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慰廷。”

见吴大澂提起张佩纶，李鸿章不以为意，继续道：“清卿向来眼界奇高，能入你法眼者不多。你对袁某人如此盛赞，不是夸大其词吧？”

“绝非谬赞。幼樵之才在文章，慰廷之才在办事。他办实事的能力无出其右者。中堂不信，可问燕甫。”燕甫就是续昌，燕甫是他的字。他与吴大澂一起来见李鸿章，除了开始礼节性地说了几句话，一直闷不作声。

“燕甫，你也这么认为？”李鸿章还是有些不信。

续昌附和道：“袁慰廷不但是奇才，也是少年豪杰。”

“你这个评价更不得了，他袁某人竟然成了豪杰了。”李鸿章笑了笑，又对吴大澂道，“吴孝亭说他私自挪用军饷，此事总不算冤枉他吧？”

“此事的确不冤枉，但用途却极正确。”吴大澂于是将朝鲜死难大臣家属如何感念朝廷的恩德向李鸿章述说了，对吴兆有告状一事，他颇不以为然，“袁慰廷私自挪用不对，但事后也向吴孝亭报告了。吴孝亭如果不同意，完全可以明确表白，可是他不置可否，袁慰廷就以为他已经同意了。可是孝亭如今再告慰廷挪用，似乎用心不够忠厚。至于要袁慰

廷赔银，我觉得似乎也不妥，我堂堂大清连几千两救济银也出不起吗？如果中堂非要坚持袁慰廷赔偿，我对慰廷说了，我和他一起赔。”

“要是别人这么说，我就要问，袁慰廷花了多少银子，让你这么维护他。谁都知道清卿刚直清介，是银子买不动的人。我就给清卿个面子，不让袁慰廷全赔，让他赔五百两，算是他私自做主的一个教训，你看如何？”

“中堂如此从善如流，佩服之至。”

李鸿章接见袁世凯，已经是下午。袁世凯进门便行了下属参见礼。

“坐。”李鸿章说了一声，然后瞪着眼睛观察袁世凯的举止。这是他从老师曾国藩那里学来的习惯，第一次接见新人必定仔细查察，从眼神举止上判断性格能力。

袁世凯从容不迫坐到椅子上，他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哈着腰只坐半个屁股，而是挺胸抬头，两手放在膝盖上，两脚自然分开，一看就是军人气概。

李鸿章暗暗点头，一个五品同知有此气概，果然非同凡响，便说道：“慰廷，朝鲜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带兵进宫，救出国王，稳定朝局，功劳最大。”

“卑职只是尽职，不敢受中堂谬赞。卑职给朝廷惹了麻烦，心中忐忑。”

李鸿章忽然声音高起来，呵斥道：“你竟敢私自挪用饷银，邀买人心，我北洋的银子是那么好胡花的吗？”

这又是李鸿章考察人的手段，在喜怒无常中观察人的应变能力和承受能力。有时甚至故意折辱，如果受不得委屈，他便认为此人难当重任。

袁世凯下意识地昂起头，仍然是从容不迫的神情：“此事卑职有错，私自动用饷银，愿受中堂责罚。但银子用处，卑职以为非常值得。”

为什么非常值得，他又向李鸿章辩解。李鸿章不待他说完，打断他

的话道："这些我都知道了。银子不必你全赔，但罚你五百两，算是对你私自做主的惩戒。你挪用银子的事情，是吴孝亭来信告诉我的，你认为吴孝亭人品如何？"

对吴兆有，袁世凯实在不敢恭维，认为他胆小懦弱，缺乏主见，心眼又小，实在没有统率一方的能力。但他牢记叔父袁保龄的告诫，不能妄议淮系的是非，尤其吴兆有与他有过节，更不能妄议，即使是公正之论，外人亦认为是挟私泄愤。他以十分诚恳的语气回道："吴军门是卑职的上级，他向中堂报告属下的优劣，是他的职责，实在与人品没有关系。要说人品，吴军门久经沙场，体恤下属，为人宽厚，虑事周详，正可补卑职的不足。"

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回答十分满意，点头道："你能如此评价吴孝亭，可见你是个光明磊落之人。燕甫说你有豪杰秉性，果非虚言。吴清卿对你也是褒奖有加，说你熟悉朝鲜情形，与朝鲜各方关系融洽，依你看，将来朝鲜事务，应当如何办理？"

袁世凯明白，这有些考校的意思了。如何治理朝鲜，他几乎天天在想，几乎不假思索就侃侃而谈："卑职浅见，保持中朝藩属关系是根本，关键是不能让朝鲜与我离心离德。经过此次变乱，朝鲜的事大党元气大伤，当务之急是设法弥补。大院君在朝鲜影响深远，是事大党的马首，应当把他释回朝鲜。其次，卑职认为朝鲜国王生性懦弱，容易被闵妃左右，必须点派重臣坐镇朝鲜，随时监督，勿使闵妃势力坐大，致干大政。再次，朝鲜堪用的军队只有左右两营，前后两营有日本人背景，不能依赖，必须再为朝鲜训练两营。此次平乱左右两营肯出力，就是北洋帮助装备、训练的原因。"

李鸿章不置可否，转移话题道："你说的这些我会考虑的，听说你要回河南老家？还有辞职的打算？"

"卑职母亲病重，恳请中堂允假，服侍汤药，以尽孝道。"说起嗣母从小对自己的溺爱，袁世凯禁不住流泪了。

李鸿章感叹道："难得你一片至孝。我老母亲一直在武昌我老哥那里，我没侍候一天汤药，想来实在有愧。将心比心，我准你两个月假，假期一结束，你就立即起程回朝。朝鲜局势不稳，需要你这样能干的人效力。"

闻言，袁世凯立即拱手道："卑职临走时，已经将副营和营务处的事情交代给他人代理，请中堂另派人统带，卑职已经将关防带来，打算今天移交。"

"这两个差使由他人暂时代理，我不再派他人，关防你也不必移交，两个月后带着回任就是。"李鸿章说完，端茶送客。

第十章　朝鲜王背华亲俄　大院君获释归国

竹添参与朝鲜甲申政变，却被袁世凯轻易平定，痛定思痛，觉得驻朝清军力量强大是主要原因。日本如果想在朝鲜有所作为，必须把这一障碍扫除。所以赴中国谈判的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的主要使命，就是让中国撤兵。

时年四十五岁的伊藤博文出身贫寒，幼年时当过仆役，后来赴英国留学，回国后积极参与倒幕运动，成为明治维新的干将。此后又游历欧美，参观学校、工厂、医院，回国任工部卿后全面效法欧美，"劝奖百工"，日本工商业得以快速发展。后又出任内务卿，掌明治政府实权。前年又赴欧美研究宪政，主持制定日本宪法。他长于外交，因此天皇派他作为全权大臣前来与中国交涉。在伊藤博文看来，让中国撤兵的要求恐怕很难达到，因为朝鲜奉中国为宗主国，一旦有事请宗主国出兵是几百年的传统，而且国际社会也普遍认同中朝的这种特殊关系。不过，他非常了解中国人怕战求和的心理，因此建议天皇下令征召士兵，做出一副要决战的架势，而他随行人员中，添加了多名与谈判无关的武职多人，而且特别叮嘱这些武官一路上要不断打探中国的军情，到天津大沽下船登岸，第一件事就是去大沽炮台侦察，有意让清军发现并遭驱赶。

伊藤博文先到北京与总理衙门交涉，总理衙门的人都知道日本人难缠，谁也不愿与他多说话，最后由总理衙门大臣孙毓汶出面，告诉他朝廷已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请他到天津与李鸿章谈。

李鸿章自从得到日本已经派出全权大臣前来谈判的消息，一直考虑的也是撤兵问题。他认为中日两国都在朝鲜驻有重兵，容易擦枪走火，驻朝清军不如尽快撤回，一方面减少费用，一方面又减少了与日本摩擦的麻烦。如果能说服日本人同时撤兵的话，对中国来说也不算吃亏。所以当伊藤博文提出中国撤走朝鲜的军队时，李鸿章痛快地答应了，条件是日本人也应当同时撤兵。

李鸿章竟然如此痛快，实在出乎伊藤博文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提的要求太低了，决定为日本争取更多的利益，提出撤兵后中国永远不能派兵。这一条李鸿章当然不会答应，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紧急情况下中国有出兵帮助的义务。伊藤博文也没指望李鸿章答应，于是道："我受本国政府训令，本打算与中国约定双方从此都不向朝鲜派兵，没想到中堂不肯答应。我可以不再坚持此项要求，不过将来中国往朝鲜派兵的话，应当知照日本政府一声。"

"行，不过日本要出兵的话，也必须知照中国。"李鸿章也答应得很痛快。

伊藤博文暗自惊喜。此前，中国因为是朝鲜的宗主国，出兵名正言顺；而日本出兵则必须处心积虑找借口。而如今李鸿章答应了这一条，也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在朝鲜具有了平等的出兵权。

而李鸿章也很高兴，他认为日本将来要向朝鲜派兵必须知会中国，中国便可提前做准备，无异于加强了对日本的监督和应对能力。李鸿章以善办外交著称，他独独忘记了中国的宗主国身份是日本所不具有的。

"此次误会，皆是因驻朝营官袁世凯无视国际公法，悍然向我国士兵开枪而引起，因此，必须严加惩处。"伊藤博文向竹添了解过情况，认为袁世凯是日本谋取朝鲜的最大障碍，必须设法把他排挤出朝鲜。

李鸿章断然拒绝："我驻朝军队是应朝鲜朝廷之请进宫平定乱党，而且进宫前已经向贵国公使发过照会，是贵国士兵先行开枪，如何能够惩办袁世凯？此事勿庸议。"

伊藤博文威胁道："贵军击伤我军数十人，而且焚毁我国国旗，我军威国威俱损，我国深以为耻，群情汹汹，已动公愤，如果不给个说法，我无法复命，更难以息众怒，恐怕与两国和平之意无益。"

李鸿章想了想道："我军保护藩属名正言顺，各位统领所办并无不合，断无议处的道理。不过，为了两国和平之意，我有个办法双方都下得了台面。朝鲜的驻军都是我的部曲，就由我行文戒饬，这算不上处分，前线的将领们能够接受；贵使回国也有法交代。"

伊藤博文装出十分不情愿，而又不得不勉强答应。

三月初四，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约定双方自即日起，三个月内撤回驻朝军队；日后朝鲜若有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派兵，彼此应先行知照，事定仍即撤回；两国均不代朝鲜练兵。

签约回到领事馆，自称最喜欢美酒、美女和烟草的伊藤博文吩咐一定要上酒，他要一醉方休："这次真是意外之喜，不但使中国撤兵，而且意外获得与中国同等出兵权，将来我们在朝鲜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与中国针锋相对！"

领馆人员都向他敬酒，他来者不拒，喝得十分尽兴，他对领事原敬道："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在此皆大欢喜的时刻，与其让你们给我倒杯酒，服侍我换衣服，远不如天真漂亮的美人玉手可解我心宽呀。"

伊藤好色人人尽知，他的夫人梅子也是艺伎出身。原敬早有准备，便问道："伊藤伯爵是喜欢日本美女还是中国三寸金莲？"

"各有千秋，当然都喜欢。"

李鸿章次日就上书总理衙门，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赞赏中透着忧虑："该使久历欧美各国，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埋头强兵富国，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同时将与伊藤的会谈纪要一并驿递。因为伊藤博文特别提出要惩办袁世凯，袁世凯因之在京城名声大噪。

朝鲜受到日本的欺凌时中国不为之出头，反而劝其委曲求全，正如袁世凯所言，令朝鲜君臣感到心寒。李熙觉得日本当然无法信赖，而宗主国也不能依赖。他和王妃私下商议，应当依靠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才能使朝鲜在夹缝中得以生存。他们心仪的国家是俄国，而牵线人则是受李鸿章信任派到朝鲜帮办海关事务的穆麟德。

穆麟德也是受本国政府训令行事。当时德法正在欧洲竞争，德国希望结好俄国共同对付法国，因此让穆麟德设法劝说朝鲜亲近俄国。他对李熙道："中日两国都想在朝鲜占据优势地位，朝鲜欲存国家，只有置于比中日两国更强大的第三国的保护之下才可能有正常的发展，而这个国家只能是俄国。俄国据天下形胜，为天下最强，为天下最畏，朝鲜应当引俄自卫。"

李熙与穆麟德数次密商，深以为然。

按照日朝条约，朝鲜要派大臣赴日本道歉。朝鲜派左议政徐相雨为全权大臣、穆麟德为副大臣赴日本。穆麟德则负有与日本政府交涉引渡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及引进俄国势力以对抗中日的使命。他到达日本后，秘密会见俄国驻日公使，为朝俄两国牵线搭桥。

穆麟德的巴结正合俄国心意。俄罗斯帝国是一个极富扩张性的国家，自彼得大帝以后，国土不断向西扩张。但因为受到德、法等欧洲国家的抵制而逐渐力不从心，因此锋芒开始移向东方，提出了“南下政策”“亚细亚使命”，鲸吞了中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成了朝鲜的近邻。俄罗斯一直谋求在亚洲能有一个可出海的不冻港，占据中国的海参崴后，发现冬天仍然结冰，不够理想，因此一直在觊觎朝鲜。如今有穆麟德的牵线，双方一拍即合，初步确定俄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并由俄国派军官帮助朝鲜训练军队。俄国驻日公使馆参赞士贝耶专程跟随穆麟德赴朝鲜，商谈具体事宜。

正所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朝俄可能有密约的风声还是传了出来，与俄国正在争夺亚洲霸权的英国迅速采取行动，占据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巨文岛又称巨磨岛、安岛，地处朝鲜半岛南部海域，位于朝鲜海峡丽水至济州岛水路的中间，由西岛、东岛和古岛组成。三岛鼎足而立，中间形成一个可以停泊大型军舰的天然港湾。控制巨文岛，便遏住对马海峡咽喉，不仅可控制朝日两国的海路通道，也将挡住俄国南下的航路。英俄两国明争暗斗已非一日，此时又正在为争夺阿富汗调兵遣将，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英国计划由黑海进攻俄国，作为战略上的配合，此时出兵占领巨文岛，便牵制俄国在阿富汗的布局，并构筑对俄作战的军事基地。阴历三月初十，英国驻朝代理总领事贾礼士照会朝鲜外衙门督办金允植：“为防不测，我国业准本国水师官，将大朝鲜国以南之小岛——英名米哈芚岛——暂行居守。”

英国此举立即引起中、日、朝、俄等国的关注。俄国反应最为激烈，训令士贝耶责问朝鲜为什么允许英国人占据巨文岛，而且威胁道：“假如朝鲜政府承认英国占领巨文岛，则俄国认为有占领其他岛屿或朝鲜王国一部之必要。”同时强迫朝鲜履行《朝俄密约》的义务，并通过穆麟德向国王转交《俄国陆军教官招聘协定细案》。然而穆麟德所托之人是金允植的亲信密探，他立即将此文稿抄录一份交给金允植，朝俄之间的秘密完全暴露。

士贝耶气势汹汹去见李熙，责问他为何要将密约泄露给中国人："十个中国也不如俄国，何必非要依靠中国而不依靠强大的俄罗斯？窃为朝鲜危之。"

此时，中日两国已经签订了撤兵条约，在朝鲜发生战争的危险暂时得以消弭，李熙便不急于引俄自卫。如何对付俄国人？他这才再回过头来，寻求中国的帮助。当然，他绝对不会承认朝俄密约的事情。在禀报总理衙门的同时，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

李傅相大人阁下：

前月来复，敬悉钧体康旺，顶礼顶祷。

巨文岛英船占据不退，已饬统署知照各国，声明不准之意，且请照约调处；近又以俄人雇送教官一事，多费唇舌。自中国与日本有互相撤兵之约，俄人谓有隙可乘，其驻日本参赞官士贝耶先其公使而来，始犹甘言诱劝，知鄙邦已请美教官，彼则大肆恫吓，全不讲理，欲以气力相加。彼既强词要挟，必不肯帖然。窃以鄙邦恪守东藩，专藉上国庇护。况近年以来，无不咨商于阁下。每奉手书，指画明晰，所以维持大局，保有今日，实阁下之赐也。今俄人凌逼，阁下将何以教之？已饬统署说与俄官，教官一事，未可轻议，俟公使来再行商酌。而闻其公使六月底可到，为期甚迫。兹派吏曹参判南廷哲面呈密函，烦阁下指授石画，应如何妥办，俾得奉遵成算，庶无大误。乞饬专送兵船趁俄使来前，快领大教，切盼切盼。

书不尽言，统希钧照。肃泐奉布，顺颂勋祺不宣。

朝鲜国王李熙顿首再拜

乙酉五月二十六

朝鲜与俄罗斯要走到一起，也令日本大为惊慌，明治天皇亲自召见从中国谈判归来的伊藤博文，征询他的意见。

伊藤博文建议道："臣以为与其让俄国人控制朝鲜，不如还是由中国人控制对我国更有利。因为在中国人手中，日后我国不难取回，而落入北极熊之爪，日后要想夺过来就难如登天了。"

明治天皇深以为然，问有何办法可预防朝鲜被俄人控制。

“大院君是坚定的亲华派，而且在朝鲜旧部党羽众多，应劝说中国朝廷放回大院君，牵制朝鲜国王和王妃，不得与俄国过于亲近。中国驻朝鲜的陈树棠太过懦弱，应当建议中国撤回，换一个强有力的人坐镇朝鲜，监督朝鲜国王。”

“爱卿以为，中国何人可胜任此职？”

“只有袁世凯最合适。此人年轻果敢，在朝鲜耳目众多，又深得朝鲜国王和王妃信任，由他驻朝鲜，一定能够牢牢控制住朝鲜局势。”

明治天皇有些担忧道：“朕听说此人极善用兵，很难对付，如果中国真派他坐镇朝鲜，将来恐怕也是我们的麻烦。”

伊藤博文回道：“正如陛下所言，袁世凯善于用兵，两次朝鲜平乱，都是他果断用兵。不过，日中已经签订条约，都不在朝鲜驻兵，袁世凯无兵可用，只余一条三寸不烂之舌，有何惧哉？”

闻言，明治天皇连连点头。

伊藤博文又建议道：“朝俄亲近，全是德国人穆麟德从中搞鬼，应当建议中国撤回穆麟德，选派美国人到朝鲜帮办海关。”

明治天皇点了点头：“爱卿所言有理。外务省准备向中国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几条建议，爱卿可与井上卿商讨，将爱卿的建议纳入其中。”

这天上午，朝鲜吏曹参判南廷哲和日本驻中国公使榎木武扬都来到天津面见李鸿章，李鸿章先接见榎木武扬。榎木武扬将井上馨所拟定的解决朝鲜问题八条提议当面提交。对日本外务省提议释回大院君、更换穆麟德的建议，正合李鸿章的心意，不过日本人竟然也推荐袁世凯坐镇朝鲜，有些不太理解，便问道：“伊藤伯爵前次谈判坚持要惩办袁世凯，此次贵国为什么又提议袁世凯代替陈总办？”

榎木武扬一脸诚意道：“我国政府极爱才，虽然憎恨袁世凯，但他的才能足可胜任，正如贵国名言，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打发走榎木武扬，李鸿章再接见南廷哲。南廷哲呈上国王的亲笔信

后又道："国王让下官面禀中堂，希望能够派袁司马重新回朝，帮办政务及外交。国王与袁司马私交甚好，袁司马离朝数月，国王殿下痛失臂膀，极为惦念。"

"好一个袁世凯，竟然朝日两国同时推荐。"李鸿章禁不住自言自语。

端茶送客后，他让人传下话去，立即请周馥和督修旅顺船坞工程的袁保龄前来。等两人相约到来，李鸿章笑着对袁保龄说道："子久，你的侄子袁慰廷好大的本事，日朝两国都视他为奇才。"

袁保龄摸不清李鸿章真实意图："年少轻狂，哪敢称什么奇才。这次如果不是中堂一力维护，朝廷如果追究妄起衅端的罪责，他少不得牢狱之灾。"

"他有功无过，当然我得维护——我准他两个月，都三个多月了，他为何没来销假？"

袁保龄帮着周全道："愚侄回家后，本来是打算如期前来销假的，后来中日签约，驻朝鲜的庆营不日要撤回，所以我就给他去信，暂不必回津，且在家好好用功，今年乡试再下场试试。"

李鸿章不以为然道："子久，大清不缺进士举人，缺的是能办事的人。我准备奏请朝廷释回大院君，负责护送的差使我打算交给慰廷，你这当叔叔的要写信催他尽快回津。"

周馥也赞同道："这个差使，派慰廷最合适。我听吴总宪说，慰廷在朝鲜朋友遍朝野，在朝王面前更是一言可决官员进退。"吴总宪便是指帮办北洋防务的左都御史吴大澂。

袁保龄笑道："兰溪，吴总宪戏言怎可当真？"

"这倒不是戏言，这话清卿在我这里也说过。大院君与闵氏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释回，双方难免起冲突，非有一个左右逢源的人居中协调，这个差使，没人比袁慰廷合适。"

"请中堂吩咐。"周馥、袁保龄听李鸿章的语气，知道主意已定。

"子久给慰廷去封信，劝他半月内务必回津。兰溪则给他发份公

函，催他不得误期。”李鸿章又对袁保龄道，“子久，你先走一步，我和兰溪还有海关上的事情商议。”

待袁保龄退出，李鸿章便道：“兰溪，我准备奏请撤换驻朝商务总办，由袁慰廷接替陈芰南，你帮我参谋一下，他能否胜任？”

周馥受袁保龄所托，对袁世凯当然是极力维护，不过，他是心胸坦荡的君子性情，不会因私情废公义：“袁慰廷的才能足可胜任，但资历有些欠缺。芰南是二品衔遇缺即补道，而慰廷还只是五品同知。”

“这倒不是难题，我可以奏请朝廷超擢袁慰廷。”

李鸿章关于释回大院君的奏请很快获准，他奉旨将大院君接到天津。

大院君于六月二十日到达天津，第二天李鸿章便与他会谈。李鸿章告诉他朝廷念及他年老，打算送他回国。大院君很希望早日归国：“三年之间水土不服，旧疾叠发，年且六十有六，昼宵一念，再看祖宗坟墓，团聚家属，自娱江湖，以送余年。”

李鸿章说道：“你的心事我早就知道，如今海防稍松，总算有点时间，所以把院公请来畅谈。院公欲东归江湖，以送余年，自然是人之常情。只是国人有些顾虑，怕院公回国，大乱复作，那可就有违朝廷的本意。”

大院君大呼冤枉。他自从被软禁在保定，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在壬午兵变中有错，更不肯承认他在国内树党羽：“是应罹此奇案，昼宵痛冤，至添病上之病。此冤未申，生不可为人，死不可为鬼。若蒙中堂昭明冤案，亟赐生还，至愿毕矣。随便自娱，以送墓境，实系本心。”

李鸿章不想在旧案上费口舌，便劝道：“当年拘院公来华，实在是怕朝鲜国无知者借名生事。院公到保定后，蒙圣恩曲庇，当知感恩戴德，不该心有冤恨。现在关键是要考虑一下，回国以后如何自处，如何使国人不再生事。”

大院君仍有抵触，表示担心回国后会被人陷害，至于回国后会不会生事他无法预料，还要靠李鸿章想办法镇抚。他不愧久经宦海，轻易把球就踢回给李鸿章。

“国王至孝，诸臣即使有意见，也应当知大义，不致危及于你；你也是明达之人，不致设计陷害他人，又有谁敢设计相陷？”李鸿章劝他回馆后三思，改日再谈。既要大院君能对闵氏势力有所牵制，又不想让他干预朝政，但这话李鸿章实在不好直接说出口，只能旁敲侧击探准他的心思，于是再派候补道许钤身与他会谈。

许钤身询问道：“如果回朝，院公应当如何固国势、定民志？”

大院君回答：“朝鲜国势，外忧不足危，内忧实可虑。如今朝鲜之危，不仅是朝鲜之忧，恐怕将来会危及东三省。”

许钤身又问：“朝鲜内忧原因是否是因为闵妃干政？”

大院君回道：“大人既以王妃干政于否屡屡叩问，我岂可因私而明哲保身不说真话？恕我直言，小邦国政日非，贿赂恣行，官员任命均是闵门亲戚与有财之人，而百姓则置之涂炭之中。念及国事，中夜无寐，不觉涕泪满面。朝鲜即使有好王道，闵妃干政，则小邦虽得中朝曲庇之恩，不过几年，必难保矣。”

“那依院公之见，应当如何？”

“应当降下严旨，严禁王妃干政。特派一大臣留驻王京，大小事务办断，则国势可支撑，民心亦可安靖，非此则朝鲜必非天朝之所有。大抵人病不治内祟，只治外症，则其病必难救治，岂可望其复苏？今小邦之病亟图内外共治，或可有救。”

许钤身将大院君的意见形成节略呈报给李鸿章，对大院君自请派出监国的建议，李鸿章以为不妥，容易引起他国的不满，于是再派周馥与大院君沟通。见面后，周馥有些担忧道：“往朝鲜派驻监国，当此时势恐招他国忌，也怕朝鲜积习不能听从。”

大院君却大不以为然：“朝鲜系中国属邦也，他邦似无他议也。至于本国，百口同然，如闻此命，大小必手舞也。此系对症之药，此药不用，系中堂过虑。上国对此不以为然，我又有何办法？不出几年，朝鲜必非朝廷之所有，异日东三省亦何以保存？”大院君又举出元朝设监国的例证，无奈周馥认为派监国弊端太大，不宜采纳，而是让大院君举荐贤才。

大院君摇头道："我举荐谁便是害谁。我国不能改弦易辙，谁愿挺身出任？"

周馥请教朝鲜如何改弦易辙？

"国政归于国王，闵妃不得干政。"

"无奈国王太懦弱，不听臣言而听妃言，奈何奈何！"

大院君听周馥的意思，对如何防止闵妃干政并不打算拿出强硬有力的办法，甚感失望。表示他回国后只能退居林泉，自娱晚年。

周馥将会谈情况报告李鸿章。大院君为何极力主张派出监国，甚至建议将朝鲜改为行省？李、周、许三人坐下来商讨。周馥认为闵妃势力太大，大院君担心回国后不但不能牵制王妃，反而有可能被闵氏所害，所以极力主张派驻监国，以求届时有所依赖。

李鸿章对此并不同意："派驻监国一事，无论如何行不通。元朝时派过监国，可是事权不一，乱益滋纷。如果废为行省，举动又太奇崛。而且今日各国已与朝鲜立约通商，俄、日虎视眈眈，必从旁怂恿。如果朝王铤而走险，投靠俄国或日本，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此议不妥。"

许钤身出言道："如果大院君实在不愿回，那就让他继续待在保定，无非就是花点饭食银子。"

李鸿章也不同意："岂是花几两银子的事？大院君年届七十，如果病死在大清，到时怎么向朝鲜交代？各国又怎么评说？必须把他送回朝鲜，此议不必再犹豫。"

许钤身又道："听大院君之意，如果朝廷没有过硬的办法，他不敢回国。"

周馥也有些担心地说道："大院君担心并非多余。闵妃已经派他的侄子闵泳翊带着重金前来，听说要到京城去活动，拦阻释放大院君归国。"

李鸿章十分惊讶："竟然还有这等事？堂堂朝廷不可能因她的劝阻而随意更张。我立即上书总署，建议赦还大院君，我倒要看看，朝廷是

信她的，还是信我的。”

周馥出主意道：“朝廷自然是采纳中堂的主意，不过闵泳翊一行倒可以利用。他是闵妃的亲信，如果能够说动他同意让大院君返朝，会减少不少麻烦。”

李鸿章点头道：“这当然好，可是，让谁来劝闵泳翊？”

“袁慰廷就行。他与闵泳翊关系极好，我听他亲口所说。”

李鸿章惊喜地问道：“袁慰廷真有如此神通？他何时到津？”

周馥回道：“大约十天以内就到了。”

闵泳翊一行几天前就到了天津。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人，一个叫李应浚，是闵妃的亲信，奉命带着巨款到京中活动，阻止释放大院君；另一个是朝鲜领议政大臣金炳始的侄子金明圭，他奉国王令面交亲笔信，请求中国帮办中朝电报，同时面请李鸿章不要释回大院君。李应浚已经进京，李鸿章接见的是金明圭。金明圭请李鸿章暂时不要放大院君归国，理由是他当年暗中支持壬午兵变，国家遭难，如今放他回去，朝鲜百姓必不答应。

这样的理由唬不住李鸿章，他回绝道：“大院君深得民心，国人必望其归，绝无不容之意。所不容者，不过是闵党罢了。如今大院君已经老了，并无其他想法，只要闵党不激变寻衅，总可相安无事。自从大院君来华后，贵国还是屡生事端，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闵党主持国政者没有定见，若大院君当国，必不至此。国王柔弱，总听枕边风，我早就知道，你也不必避讳。大院君若回，你和你叔叔应当居中说和，尽释前嫌。壬午之事，大院君实在鲁莽，所以中朝才使他来华，他也深自愧悔，愿养闲度余生。王妃如今安享尊荣，而大院君已经落拓至此，还有什么好嫌隙的？”

金明圭请求道：“中堂如此说，下官实在不胜惶恐。正因为国人都心向大院君，才容易生乱。为今之计，最好还是再留三四年，徐待鄙邦民志有定，逆党次第伏法，然后再有赦命则甚好。如果实在不行，则请派一公正廉明人，带兵拥护于僻远处，携带其家眷，勿许闲人往来，就像在保定府的规矩一样才好。”

对这个要求李鸿章也断然拒绝："阁下之言差矣！中朝可以拘大院君于保定，朝鲜则不可。大院君是国王生父，国王能囚禁自己的父亲吗？王妃本来不该干政，却左右国王及朝政，怎么就容不下七十老翁闲居？又何须派兵看护？"

两人又就电报、更换穆麟德等事密议大半天。金明圭回到驿馆，告诉闵泳翊大院君是非回国不可了。闵泳翊惶恐道："如果他回国，少不得又兴风作浪，我父亲当年被他烧死，我要不是走得早，也死在他手里了。他果真回国的话，我就不能回国自投罗网了。"

当天下午，闵泳翊就搭乘招商局的轮船南下，要去上海避祸。李鸿章得到消息，这才意识到大院君与诸闵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连忙发电报给驻烟台的山东海关道，让他无论如何把闵泳翊拦下来。他的意思是无论如何要说通闵泳翊，千方百计疏通双方的关系，尽量不要闹崩。

七月中旬，袁世凯回到天津，李鸿章立即接见。

袁世凯这大半年多是在呼朋引友，饮酒赋诗，游山玩水。期间他还去了上海一趟，与沈玉兰缠绵半个多月。接到叔叔的信函和周馥的公文后，他最想知道的是李鸿章的真实意图，是护送完了就归国，还是有可能留在朝鲜？

"中堂，王妃一族和大院君势如水火，送大院君归国后，又该如何？"袁世凯希望李鸿章让他留在朝鲜，当他们的调停人。

李鸿章道："当然要在大院君起程前协调好双方关系，不然会梗阻重重。"

"这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通的。"

李鸿章笑了笑道："这就看你的本事了。闵妃的亲信闵泳翊和大院君都在天津，听说你与闵泳翊关系不错，你就先从他这里下手，把他说通了，与大院君冰释前嫌。我已经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奏请朝廷释回大院君，这样符合中朝大体，大院君回去也是名正言顺。估计国王的信差八月初就能到津，你就用这十几天时间劝和双方如何？"

袁世凯挺胸回答："中堂放心，必定让双方冰释前嫌。"

“你就这样有把握？我可不喜欢不过脑子胡乱答应。”李鸿章有些不相信。

“如果这点小事都无把握，如何能够胜任护送大院君回国的重任？中堂放心，卑职必不辱使命。只是不知将来如何护送？周观察给卑职的信中说，要派五百人的护送大军。”

“当时是有那么一说，因为有传言说，闵妃要派杀手在途中行凶。可是后来想，还是应该先化解彼此的仇隙，不然以硬碰硬终非了局。再说，刚和日本约定撤军，我再派大军入朝，难免引起误会。所以只派给你一个四五十人的水兵小队。”

“还是请丁军门带五百水兵护送到汉城比较放心。”

李鸿章笑道：“袁大将军在朝鲜威风八面，朝鲜人听说袁大将军到，必定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悉无所用，兵也不必多派，数十人小队足矣！”

袁世凯决定先去看望大院君，至于怎么劝他心里没底，只有走一步说一步。三年不见，大院君老了许多，脸颊清瘦，头发、胡须白了大半。袁世凯拱手说道：“院公，中堂派我护送您归国，荣幸之至。”

大院君也回礼道：“感谢中堂盛情，也劳司马大驾辛苦，实在惶恐。”

袁世凯谦让道：“院公，这话就见外了。要以年龄论，您算得上世凯的祖父辈，为您效劳，也是应当的。只是世凯年轻，这副担子太重，院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顾虑，不妨都说出来，世凯好好准备。”

“顾虑当然有，只怕我回去，有人不待见，更怕有人设计陷害。”

袁世凯反问道：“院公，那我就要问一句，他们又为什么不待见院公？”

大院君笑道：“怕我对他们那一套看不顺眼，怕我干预他们的荒唐不经。”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怕院公干预朝政。那我只问院公一句话，院公能否干脆地答应我，绝不干预朝政？”袁世凯一针见血。

大院君不正面回答："知子莫如父，国王对老父其实本没什么，只是耳根太软，受制于王妃，结果弄得朝政日非。"

见状，袁世凯劝道："院公，恕我直言，国王性情如此，与王妃本是夫妻，想让他不受王妃影响，根本做不到；如果院公想让国王听从您的政见，那国王便两头作难。院公年已六十有六，是豁达明智之人，又何必再给国王添烦恼。而且，如果院公的旧部以为有机可乘，煽惑百姓，朝鲜难免又一次大乱，院公可忍心如此？"

"我一辈子只愿朝鲜国泰民安，从来不曾煽动百姓。"

"如果院公真的祈望朝鲜安定，那只有切实做到不再干预朝政，寄情于林泉。如果院公能答应这一条，我便有办法保证国王和王妃善待院公。如果院公做不到这一条，那还不如不回朝鲜。"

大院君闻言有些着急："我年近七十，昼夜思念祖墓，归心似箭，怎么能够不回朝鲜？"

"院公与国王、王妃，一边是亲儿子，一边又是至亲，有什么化解不了的？国王已经派出专使，前来恳请朝廷释回院公，不日即到天津，国王有孝心，哪里会容不下院公？症结所在，院公其实心中比谁都清楚。所谓舍得，有舍才有得。院公要回朝鲜过含饴弄孙的日子，享父慈子孝的天伦之乐，难道就不能有所舍弃？而且国王也非当年的无知少年，该放手时就放手。"

大院君想了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罢了罢了，我回国只寄情山水，优游林泉，从此不问政事。"

"院公有此决心，我便有把握保证说服国王和王妃，善待院公。王妃的侄子闵竹楣已经到了天津，我和他极熟悉，他曾经表示愿与院公相见，冰释前嫌。"其实袁世凯还没见到闵泳翊，但他知道，如果闵泳翊能够与大院君冰释前嫌，对调和双方关系大有裨益。

大院君叹了口气道："其实当年他父亲被烧死，与我又有何干？也绝非我所愿。"

袁世凯也感慨道："院公有此说法，竹楣便心宽不少。其实，话不

说不明，只要交心一谈，什么疙瘩都能解得开。如果竹楣来探望，还望院公宽宏大量。”

“阁下放心，我自然会让着晚辈。”大院君明白袁世凯的意思。

“竹楣，今天我去见院公了。院公听说你在天津，很想见你一面。”袁世凯回头再去找闵泳翊，两人关系密切，他说话就直接多了。

闵泳翊根本就不愿意：“朝廷非要放他回去，我无力阻挡，可是要我去见他，那绝无可能。”

袁世凯劝道：“李中堂的意思也希望你能去见院公一面。院公就要回国了，从此低头不见抬头见，借机冰释前嫌岂不好？”

闵泳翊恨恨道：“家父被活活烧死，这是多大的仇恨，我如何能去见他。”

“竹楣，我愿和你交朋友，最赞赏的就是你心胸豁达，怎么在这件事情上想不透彻？当时乱兵乱民完全失控，院公又怎么控制得了？把仇恨记在他头上有点不公道。院公今天对我说，对你父亲遇难，他心里非常惋惜。”

闵泳翊有些不信：“他真会这么说？他心里应该幸灾乐祸才是吧。”

袁世凯叹道：“院公快七十的人了，在保定静思这三年，心性已经大异从前。一个老人的话，你总不能怀疑吧？”

闵泳翊有些心动，又有些迟疑：“我是奉王妃命来阻止他回国，使命没有完成，再去见院公，王妃会不高兴的。”

闻言，袁世凯笑道：“这你可就多虑了。送院公回国是朝廷的旨意，谁能挡得住？王妃岂会怪你？既然挡不住，王妃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当然是院公回国的心思。你亲自去见院公一面，摸一下他的心思，不正是为王妃解忧？”

闵泳翊一想，觉得有道理：“那我明天去见他一面，不过，你得陪我去，到时王妃若怪罪，你得替我辩白。”

“这何用竹楣叮嘱？说好了，明天上午巳初我来接你。”

第二天袁世凯如约前来，闵泳翊本来有些打退堂鼓，见袁世凯连礼品都替他买好，就不好变卦了。

闵泳翊与大院君见面，彼此有些尴尬。大院君是久经宦海的老官僚，城府自然比年少得势的闵泳翊要深。待闵泳翊见过礼，他微微一笑道："闵大将军一向可好？"

闵泳翊回应道："院公，我如今不是什么将军了。去年受了重伤，我一直在上海调养，朝廷要授我官职，我没有接受。"

大院君叹道："开化党真是丧心病狂，连你这个当年的开化党同仁也痛下杀手，真是不可理喻。"

闻言，闵泳翊反驳道："院公，我不是开化党，我只愿朝鲜能够国富民强。"

袁世凯趁机插话："你们两位虽然政见有所不同，但心愿是一样的。"见大院君不开口提壬午年的事情，他就越俎代庖说，"壬午年的事情，竹楣父亲罹难，院公也是甚为惋惜。"

大院君被袁世凯逼到墙角，不能不接茬："是啊，当时局势混乱，我是一天后才知道你父亲的事情，想来的确可惜。"

闵泳翊也不愿在此事上过多纠结："事情已经过去，就不必再计较了。院公，听说朝廷就要送你回国，你有什么打算？"

"能有什么打算？叶落总要归根，我老了，昼夜想念祖宗坟墓，只盼与家人团聚，以林泉为伴，不管人家高兴不高兴，总是要回去的。"大院君语气中听得出心有不甘。

闵泳翊语气平淡道："院公操劳大半生，如今也该颐养天年了。"

袁世凯也乘机道："要操心何时是个头？院公从此清心静养，益寿延年，既是院公之福，也是朝鲜之福。"

"袁司马放心，我已经想清楚了，从此不问政事，我是言出必行。"

再说下去，便是无话可说了。话不投机，再说出双方扫兴的话反而不好。于是袁世凯起身告辞："院公，不打扰您了，我和竹楣告辞。"

两人出了门，闵泳翊说出心中的担忧："我从小就怕见他，如今还是有些怵。他虽然老了，但看人的目光仍然如锥似针。我总觉得他言不由衷，优游林泉的话也勉强得很。"

"那是当然。一个叱咤风云大半生的人，如今要彻底走下朝堂，你说他能心甘情愿？但以院公的心胸和身份，他既然说不问政事，决然不会食言，这一点我不怀疑。"

两人分别后，袁世凯直接去北洋衙门见李鸿章，报告大院君与闵泳翊见面的情形。李鸿章很满意："让有杀父之仇的人冰释前嫌，绝非一朝之功，能办到这样已经不错了。慰廷，你是怎么做到的？"

袁世凯回道："说起来简单，就像乡间的媒婆，两头说好话，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说得文雅些，我是在双方之间求同存异。"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你对人情世故很有一番见地，这是难得的长处。你再多多用心，遇事沉稳些，前途不可限量。"

堂堂直隶总督如此说，袁世凯怎能不心花怒放，他离座拱手道："卑职才疏学浅，全靠中堂栽培。"

八月初朝鲜国王奏请迎回大院君的上书到了，李鸿章在转呈的同时上书总理衙门，推荐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国，并提议将来由他替代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

前管庆军营务处袁丞世凯，两次带兵救护朝王，屡立战功，该国君臣士民深为敬佩，才识开展，明敏忠亮，清卿、燕甫去冬在朝所稔知。昨调来津，激劝闵泳翊往见李昰应，立为释憾交允，李、闵皆深德之；与其执政金允植、金弘集、金炳始等均莫逆之交。李昰应、闵泳翊等再三恳令袁世凯驻朝办事，可息争端而免内患，似且顺彼舆情，潜消反侧。现拟俟奉旨郝回昰应，即派袁世凯护关前往，将来或恳特恩，优加崇衔，俾接替陈树棠差使，可为耳目臂指之助。

李鸿章谨启

朝廷很快准奏，李鸿章决定由袁世凯和总兵王永胜带五十人护送小队于八月十七起程赴朝鲜，他对袁世凯道："慰廷，现在就像演一出大戏，台已搭，客已请，大幕已经拉开，专等你登场了。"

“请中堂放心，卑职定不辱使命。”袁世凯拍着胸脯保证。

可还没起程，不顺心的事就发生了。闵泳翊本来答应陪同大院君一起回国，可临行前却突然变卦，说他去年所受旧伤发作，需要到上海治疗，当天就要搭乘招商局轮船南下。袁世凯劝不住他，便退而求其次：“竹楣，你已经与院公见过面，他无心干政的意思你也知道，你写封信由我带给国王岂不更好？”

闵泳翊有些不情愿：“我还是不写的好，王妃知道我与院公见面会不高兴。”

“你与院公见过面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你越是瞒着反而越容易引起王妃的猜疑。你就写信说，听说朝廷已经决定送院公归国，你知道无力阻挡，于是前去见院公，劝他优游林泉，这样你不但无过，反而有从中劝和之功，不是更容易得王妃谅解？”

闵泳翊觉得有道理，于是写一封亲笔信交由袁世凯带回。金明圭、李应浚等人本来也是随袁世凯一同回朝，见闵泳翊变卦，他们一行也怯了，决定乘轮船招商局的客轮晚几天后回朝。

袁世凯一行乘坐北洋军舰先经旅顺，再赴烟台，五天后到达朝鲜仁川港。听说大院君归国，仁川港不少百姓迎接。大院君一登岸他们就纷纷跪倒，痛哭流涕。大院君也激动得老泪纵横，连忙去扶百姓起身。

然而，袁世凯却发现没有一名官员前来迎接，他把王永胜叫到一边道：“王总戎，事情有点不妙，朝鲜官员竟然没有一人前来，这算怎么回事？”

王永胜回道：“我看他们是故意晾咱们的台。”

袁世凯下令道：“你立即派人去仁川府，就说上国钦使和大院君已经到港，立即前来迎接。还要派人去驿馆，让他们立即备好饭菜、房间。”

王永胜立即派人去办。

袁世凯又道：“我看大院君脸色不好看，朝鲜朝廷不给面子，咱们要把面子给他做足。”

王永胜立即请差："司马有何吩咐？我让兄弟们照做。"

袁世凯的办法就是过会儿让水兵们打足精神，给大院君开道。这时驿丞带着几顶官轿过来了，袁世凯立即把他叫来问话，责问为什么不去港口迎接。

"袁司马，小的确实没得到消息。"驿丞有苦难言。

"你立即去府衙，请府使过来说话。"

这时仁川府府丞一路小跑过来了，袁世凯又问："你们大人为什么不来迎接？"

府丞回道："府使大人被召回京有要事商议。"

袁世凯一听心里火直冒，知道这很可能是闵妃耍的把戏，有意把仁川府支走。但他又不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发作，就吩咐迎接大院君去驿馆。

大院君、袁世凯分别乘轿，王永胜骑一匹枣红马在前面引导。北洋水师的五十人护送小队清一色洋枪，抖擞精神，迈着整齐的步伐，同声喝道："大院归国，朝命护送，闲杂人等，各自回避！"声威浩荡，场面震撼，轿中的大院君心情总算好了些。

到驿馆安顿好了，袁世凯把府丞叫过来，知道责备他没用，就说道："你立即亲自去汉城一趟，将我的亲笔信交给领议政大人。"

信极短，完全是责问的语气："我奉朝命，送尔国王父亲归国，似此简慢不敬，何以对君父？无论如何，仪式必须庄重严肃，以昭敬重。国王须迎于郊野。"

袁世凯又派人分别通告各国驻仁川领事，大院君已经到仁川，请他们明天拜会。

第二天上午，各国领事果然前来拜会。下午，朝廷官员和国王派出的中使都先后到达到仁川。袁世凯对前来迎接的官员道："国王必须郊迎，否则我们暂不起程。"

中使回道："国王已经安排，钦使和院公一至，就在南门郊迎。"

次日一早，大家趁早晨的清凉尽快赶往汉城。七十里的路途，百姓在路两侧跪迎，不少老者痛哭流涕。大院君在百姓中威望如此之高，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他这才明白为什么闵妃对他如此提防。

下午到了汉城，前来迎接的百姓更是摩肩接踵。李熙在南门外举行郊迎礼，父子相见全是程式化的礼仪，大院君有些激动，而国王却显得有些冷淡。袁世凯、王永胜率护送队伍亲自将大院君送到云岘宫，一别三载，今朝还家，妻妾奔走出迎，老夫老妻执手痛哭，让袁世凯也禁不住唏嘘。

袁世凯及护送队伍驻扎新南营，驻朝商务总办陈树棠前来相请。席间陈树棠告诉袁世凯，原来是国王下令不许大臣前往迎接，也不打算举行郊迎礼，是袁世凯一再坚持后，才不得不改变主意。

陈树棠担心道："朝鲜国王虚于应付，大院君处境恐怕很难。"

袁世凯回道："真没想到国王会是这样一番心肠。我既然送大院君回来，得设法协调他们父子关系，不然就有辱使命。"

陈树棠笑道："父子关系不是难题，关键是翁媳关系。"

"协调翁媳关系，要从父子关系入手。父子关系搬得上台面，翁媳关系却不好说。"

袁世凯回到住处，辗转反侧，一直到深夜才睡着。第二天刚醒来，长随就来告诉他道："李载冕请见，看脸色十分不好。"

袁世凯匆匆洗漱了到客厅会客。李载冕拱手道："袁大人，请您务必出面相助，不然家父实在难以度日。"

据李载冕说，大院君仁川登陆那天，闵妃就派人毒死了他的一名忠心耿耿的旧仆；昨天晚上，又连捕大院君两名亲信旧部，未经审讯，连夜正法，罪名是去年参与甲申之变；同时扬言要拘捕与大院君同归者，并宣布不许朝中大臣与大院君往来。

"你不必着急，我今天就进宫见国王，既然把院公送回来，我就一定设法让他安心度日。"打发走李载冕，袁世凯心忧道，"本来想寻机劝解，看来必须马上解决，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王永胜是个武夫，对这种事情没有任何经验，便问："老弟是啥想法？要打进宫去？就这点人可不够用，要不我捎信让舰队派兵来？"

袁世凯笑了笑道："没那么严重，用不着兵。这件事情看似对着大院君，其实是对着大清来的。大清天子的上谕难道在他们这里不管用？涉及大清的尊严，我就有办法治他们。"

王永胜又道："要不，叫陈总办来商议一下？"

袁世凯吸取去年的教训，觉得礼多人不怪，请教一下陈树棠，起码没有坏处。他亲自去见陈树棠，陈树棠也没有办法，却劝袁世凯要忍耐。

"这件事情不能忍，也不能让，不能让他们起了轻视我朝廷念头。"

下午袁世凯就进宫，见了李熙寒暄过后问："殿下，不知是否看过本月朝廷的上谕。"

"看过了。"

闻言，袁世凯的语气便加重了："既然看过了，殿下应当知道，世凯是奉天子上谕护送大院君回国的。按惯例，上国钦使登岸之时，殿下就应该派出中使前去迎接。可是迟迟一天却没有人影，如果不是世凯强求，恐怕中使也不肯去。世凯区区五品同知固然无足轻重，殿下轻慢世凯绝无怨言；但世凯作为钦使受到轻慢，那就是对朝廷的轻慢，世凯是否该如实上奏天子……"

国王一听脸色惶恐，连忙道："都怪中使办事不力，已经把他撤职了。寡人绝无轻慢朝廷之意，也不敢有轻慢阁下之意。几天前就命中使随时准备赴仁川，但他奉职不谨以致误事。请阁下务必体谅，不要上奏朝廷。"

见李熙诚惶诚恐，袁世凯便换了一副推心置腹的语气："既然是中使的责任，世凯当然要维护殿下的尊严。作为殿下的朋友，世凯不能不说几句肺腑之言，不知殿下愿否鉴纳？"

"阁下但讲无妨，寡人无不从善如流。"

"世凯在天津见到闵泳翊，他一再请求将大院君择地安置，还要求

派人看护，而且信件也不许封口，被世凯当面斥责。朝廷既已恩释，一切自有安排，何能指地安置；殿下既为亲子，何能不顾天理人情而有此建议？”袁世凯如此说，一面是为闵泳翊开脱，说明他已经尽责了；另一方面则是从孝道上规劝李熙。

李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那都是他自作主张，从来没有此议。”

“如此甚好。朝廷释放大院君归国，推恩锡类，原为全其骨肉之亲，存其慈孝之意，自会让其杜门谢客，颐养天年，决不允他干涉政事。世凯风闻诸闵近臣骄横跋扈，贪婪专权，负朝恩不忠，薄父情不孝，陷朝王于不忠不孝，腾笑各国，贻讥后世。长此以往，使朝王何以临民，诸大夫何以事君？”

袁世凯说得严厉，李熙脸上也是青红不定，解释道：“鄙邦朝野无不感念朝廷全寡人父子之亲的恩意，绝无不忠不孝之举，请司马不必多疑。”

“不是世凯多疑，是有些事情做得太不近人情。世凯刚登陆仁川，大院君的旧仆就被毒杀；昨晚又有两位大院君的旧属被杀害，这不能不让世凯怀疑殿下的诚意。大院君在天津时，已经一再向李中堂表明，回国后只愿优游林泉，寄情山水，绝不再过问政事。朝廷也是有此把握，这才护送归来。殿下如果不加约束，再有类似事情发生，传播出去，不怕被列国笑话？”

国王解释说那些人是因为卷入旧案才被杀，绝对不是针对大院君。

“如此最好。世凯想召集朝臣及王妃的部分亲眷，表明朝廷的意思，也说明殿下的心志，避免再出现大院君旧属被害的情形，希望殿下能够允许。也希望殿下将朝廷的意思告诉王妃。”

李熙见袁世凯是一副不容置辩的钦使神情，只好答应袁世凯的要求：“司马何时见大臣？请提供个名单，寡人安排。”

次日，袁世凯会见朝鲜六曹判书、内外衙门督办及诸闵中的骨干，向他们说明朝廷释回大院君的原因，以及大院君归国后的志向，同时严厉警告诸闵，不可再捕杀大院君的旧属。

袁世凯知道这些话一定会传到闵妃的耳朵里，他之所以非要面见诸

闵，就是借他们之口传话给闵妃。到了晚上，金明圭、李应浚前来见袁世凯，表示此前捕杀几人的确是他们身负旧案，确实与大院君归国没有关系。国王与王妃对大院君归国并无成见，只要大院君安分守己，绝对会安享富贵。

袁世凯知道，这其实是闵妃借两位亲信前来传话，他也知道必须恩威并施，适可而止，所以回道："大院君归国之后，旧属接连被杀，两位说系身负旧案，与大院君归国并无关系，那时间上也太凑巧了不是？"

金、李两人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袁世凯话锋一转道："不过事情已经过去，我也无意再纠缠。既然两位说与大院君归国无关，我愿意相信两位所说如实。请两位也回禀王妃，我会再叮嘱大院君，不该见的人不见，不该说的话不说，杜门谢客，以度余年。彼此都互让一步，家和万事兴嘛。你们做臣子的，尽国事以忠，尽王室家事以和，诚心调和才是为臣之道，不然，贻笑百姓，贻笑列国，又有何益？"

打发走金明圭和李应浚，金允植又应约前来。一见面袁世凯就抱歉道："云养兄，到朝鲜多日，今天才得以想见，实在是棘手事情太多，请你谅解。"

金允植笑道："慰廷这样说就有些见外了。我早就想来拜会，只是见你忙得脱不开身，也就没来添乱。"

"一别半年多，云养兄诸事可好？"袁世凯问。

金允植摇了摇头："自从国王和闵妃在穆麟德的挑拨下开始背华亲俄，我们这些事大党都不受待见，我的职位虽然没变，但殿下对我已经大不如前。闵妃跋扈无所顾忌，朝中要津都安排上她的私人。官员们一肚子怨气，无奈无处可诉。殿下心无定见，事事听从王妃。如此下去，朝鲜前途实在令人灰心。"

自从甲申之变后，穆麟德在朝鲜几乎没发挥好作用，他一直在怂恿朝鲜背华亲俄。李鸿章给李熙写信让他辞退穆麟德，李熙迫于压力，两个月前已经免除穆麟德外衙门协办的职位，几天前又刚免去他的海关总税务司的兼差。但他依旧受信任，经常进宫面见国王。

“昨天我见到穆麟德，他得意扬扬告诉我，朝王要留他做顾问，每月给他三百金。”

“有这回事？”袁世凯有些讶异，“殿下真是心无定见。李中堂有封亲笔信让我转交，就是谈尽快让穆麟德回津的事，当时殿下答应得很痛快，不料又变卦了。”

“根子还是殿下和王妃背华亲俄的心思不灭！俄国驻朝公使贝韦已经到了，向外务衙门递交了一份《陆路通商章程》，说俄国只对陆路通商感兴趣。但据我所知，俄国公使在穆麟德的陪同下已经见了国王，恐怕还有私下的秘密相谈。”

“他们私下里会谈什么？”

金允植摇摇头道：“这我就实在不得而知了。不过，阁下不是和唐少川关系不错吗？他是穆麟德的助手，应当知道些内幕。”

袁世凯一拍脑袋叫道：“对，把他忘了。我立即找他。”

袁世凯约唐绍仪过来吃饭，席间就以朝俄私密相询，唐绍仪笑了笑道：“私密的事情穆麟德自然也不会告诉我。再说，就是告诉我，恕我也不能转口相告。”

“少川，你别打马虎眼。你别忘了你还是中国人。忠于穆麟德一人是小忠，忠于大清才是大忠。”袁世凯知道出国留学的人都讲究为人保守秘密。

“一个连小忠也做不到的人，何来大忠？”不过，唐绍仪沉思了一会儿道，“其实你又何必多此一问？只凭推测也知道，他们背着人密谈的，肯定还是傍俄国的事情。估计俄国公使无非是许诺俄国会以武力协助之类，听说俄国要派几艘军舰到仁川来。”

这就是机密了。袁世凯冷笑一声：“哼，俄国算盘打得蛮精，不过打错了，仁川是开港的口岸，好几个国家呢，能任由俄国坐大？仅英国人就不答应。”

的确，英国人还占着巨文岛未还。

“我得好好劝劝国王了。我打算写篇《摘奸论》，让他清醒清醒。”

袁世凯说写就写，当天晚饭后遣走仆从，灯下铺纸就墨，开门见山写道：

闻有人密告，“朝鲜政府引俄人保护，则他国不敢侮；请俄人教练，则不索薪俸”。骤听之下，始而惊骇，继而疑虑，终乃拊掌大笑。此等伎俩，妇孺曾不足欺，顾以欺朝鲜哉？其意视朝鲜为无人哉？朝鲜数千年文教之邦，岂乏老成哲士？以此愚弄，岂不谬妄？

俄与朝鲜犬牙接壤，包藏祸心，非一朝矣，无人不知。当年与土耳其战，英梗其议，志不得逞，于是转而东向，藉保护之名，以肆其蚕食鲸吞之计。今俄人不曰属意朝鲜，而曰保护朝鲜，易其名以欺朝鲜耳。法国保护安南，仅数月已易其君。安南昔亦被法愚弄，今则噬脐莫及矣。朝鲜引俄人保护，尚有安南称孤之日哉？至于教练而不索薪俸，欲借此收揽朝鲜兵柄耳。以朝鲜之兵，图朝鲜之国，绝胜于劳师糜饷。

接下来，袁世凯追溯中朝数百年宗藩关系，说明中国之于朝鲜，依之为外藩，而从不存灭国之意；中朝犹如唇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朝鲜受到欺凌，中国必全力相争。又以复杂的国际关系说明，一动不如一静，唯有与中巩固宗藩关系，才是朝鲜自保的最好方法：

英，雄国也，五印度之大，维系最重，决不愿俄人藉手于东方，以坏其全局。日，近邻也，卧榻之侧，容人鼾睡，无是理也。美、德、意、法，皆友邦也，未能坐视。且俄不足畏也。俄方构衅于英，水师则英断其路，陆军则中国扼其冲，土耳其与俄世仇，动蹑其后。万一不然，中国旅顺精兵万人朝发夕至，北洋奉天精兵数十万，不难克期而至。且北洋水师新研乍发，正在英锐，先入为主，俄亦何所用其力！

当然，仅凭纸上谈兵，李熙未必能警醒。他决定借力英国，一早就去拜访英国驻朝领事，闲扯了一通，他仿佛无意中透露：“听说俄国要派军舰南下，阁下听说过吗？”

因为英俄正在阿富汗较量，东则视朝鲜为战略要地，因此，英国公使极为敏感：“愿闻其详。”

袁世凯摇头道：“详情我哪里知道？只听说俄国公使一到任，就有派军舰南下保护朝鲜的说法。道听途说，不足为凭。”

“如果朝鲜允俄国军舰南下，英国绝不坐视。”

“何必如此小题大做？阁下提醒一下朝王就是了。”

袁世凯打听到英领事当天就进宫见了朝鲜国王，他则当天下午将《摘奸论》递进宫去。第二天一早，宫中就有内监前来，说国王急请袁大人入宫。

袁世凯得意地想：李中堂的以夷制夷，真收奇效。

第十一章　任总理再赴半岛　正名位软硬兼施

总办朝鲜各口商务委员陈树棠在办理商务问题时堪称一把好手，先后与朝鲜签订通商章程三项，在仁川、釜山、元山等通商口岸开辟了华商专用地界（类似租界），在朝经商中国商民由一百多人迅速增加到近千人，华商经济实力直逼先于中国进入朝鲜经商的日本人。

不过，陈树棠到朝鲜却不仅仅交涉商务，还要办理与朝鲜的外交，同时帮助朝鲜处理棘手问题。而在这一方面，他明显力不从心，尤其无法与袁世凯相比。甲申政变中，他对形势的掌握不及袁世凯及时准确，而在处理意见上与吴兆有、张光前一样没有袁世凯果决、刚毅。更让人嗤笑的是，他的家仆被日本使馆卫兵打死，他竟然连一句硬话也不敢说，而是拍电报给驻日公使徐承祖，问他像这种情形日本人会怎么处理。徐承祖对他的软弱很不满，发报给李鸿章要求兼任驻朝公使。

李鸿章派袁世凯送大院君归国，在写给朝鲜国王的信中盛赞袁世凯“才识英敏，少年老成，前在贵国捍卫有功，与政府气谊相投，情形均熟，可资指臂之助”。陈袁以代，在汉城已经不是秘密，甚至日本公使还直接派人询问陈树棠，袁世凯何时接办其职。

处境如此尴尬，陈树棠也自知难安其位，不如识趣求退。所以袁世凯尚未返回天津，他回国养病的请示就递到了李鸿章案头。这也正合李鸿章心意，但他却不能立即做出决断，他看一下袁世凯这趟差使到底办得如何，毕竟他太年轻，不能不慎之又慎。

袁世凯九月中旬回到天津，李鸿章立即接见，听他详述赴朝过程，这一听就是一个多时辰，期间频频点头，满脸是赞许的神色。尤其对袁

世凯的《摘奸论》更是拍案赞赏："慰廷，难得你有如此见识。回头把全文拿一份给我，我倒要仔细看看。"

袁世凯有备而来，从衣袋里取出抄录的《摘奸论》双手捧上道："卑职怕里面有什么不合适的话，早就备了一份，请中堂训示。"

李鸿章戴上西洋老花镜，津津有味读了一遍后道："贼娘的，弄得真不错。"

"贼娘的"是李鸿章的口头语，不满意时会脱口而出，那是骂人；此时则完全是赞赏的语气。

"不怕中堂骂，就怕中堂笑"，这是人所共知，被李鸿章骂一句"贼娘的"，那是受赏识的征兆，如果他客客气气，反而前途无望。袁世凯"被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李鸿章主意已定，也不必再瞒："慰廷，我打算派你去朝鲜接替陈芰南，他身体不好，已经请辞回国。我给你一个月的假，回家尽快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

"谢中堂提携之恩。"袁世凯当即离座，跪地磕头。

李鸿章摆摆手道："快给我滚起来，别弄这些虚礼，我也不要你谢，将来好好当差，替我打理好朝鲜，比哄个都强。"

"哄个"是合肥土话，相当于官话的"什么"。

"卑职一定竭尽驽钝，全力为中堂分忧。"袁世凯起身归座，复又站起来道，"卑职还有一请，请中堂示下。"

"你说，我能做的都无不可。"

"将来卑职赴朝履职，可否将名头改一改？"陈树棠在朝鲜的职务全称是"总办朝鲜各口商务委员"，凡事认真计较的各国公使，对陈树棠以商务委员身份兼办外交事务颇有微词。袁世凯的意思，应该将办理外交的意思加进去。

"朝鲜是中国的属邦，不同于西洋列国，当然不能像派驻各国的外交使臣身份一样。"李鸿章所说当然有道理，但各国驻朝使臣却认为与国际公法不合，既然是商务委员，就没有办理外交的权力。

“中堂所说当然是至理，但洋人抠字眼，咱们不妨也在文字上动动脑筋。”袁世凯依然相请。

“不用外交二字，那么交流、交往……交涉，对，就用交涉二字，可理解为办理外交，也包括帮办一切棘手事项。”李鸿章沉吟一会儿，敲着桌子，“好，这样就很好。就加上交涉二字，你的职务是总理朝鲜各口交涉通商事宜。”

端茶送客后，李鸿章立即请文案主稿吴汝纶前来，交代他起草《派员接办朝鲜事务折》，事由是“奏为遴派干员接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恭折仰祈圣鉴事”，原因是陈树棠“驻扎汉城，兼顾仁川口岸商务，往来照料，冒雨冲风，积受潮湿。上年王宫之变，警报纷传，衣不解带者弥月，严寒所逼，旧疾加增，四肢渐觉麻木。今夏雨水过多，湿热侵寻，入秋竟成瘫痪之象”。李鸿章的意见是：“臣查陈树棠奉派赴朝两载有余，办理通商尚无贻误，兹因积劳成疾，自应给假调治，另派干员接替。”要派的干员自然是袁世凯，简述袁世凯与朝鲜的渊源，特别说明朝鲜君臣殷殷慰留，“昨接朝王来函，亦敦请该员在彼襄助。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接下来建议参照驻外大臣例，由总理衙门颁给袁世凯文凭，“该员袁世凯官秩较卑，历著劳绩，应如何加恩超擢衔阶之处，出自逾格慈施，以重体制而资震慑”。

超擢袁世凯，那是太后、皇上的权力，李鸿章当然不能直接要求，但他可以提建议。这就随之上一个密保片，由他亲自动笔。保荐官员，密折具保是最顶用的，像李鸿章这种身份，除非特殊情况，朝廷一般会采纳。所以这样的密保片，多少银子也未必买得动。李鸿章是办文案出身，提笔就来：

再，朝鲜变乱频仍，国家所以维持而救护之者不遗余力，朝王外虽感德，内则趋向不专，阴有择强自庇之意。倭兵甫撤，俄使旋来，微臣借箸代筹，几于智尽能索。然事关藩服，明知其不足与为善，而不能不力图补救，但能补救一分，即有一分之益。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函请，正可迎机而导，令其设法默为转移。

该员带队两次勘定朝乱，厥功甚伟。兹令出使属邦，尤须隆其位望，使之稍有威风，借资坐镇。该员系分省补用同知，拟请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请赏加三品衔。第恐于部章

未符，可否出自特恩，俾示优异。臣为镇抚属藩需才起见，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李鸿章为袁世凯谋求的官职是先将眼下的五品同知提拔为从四品知府，而且补缺后接着升为正四品道员，并赏加三品衔，真正是连升三级。要知道，当时已经在官场混迹近二十年的袁保龄才是个二品衔的候补道，他的北洋海防营务处会办、旅顺港坞工程总办，是“差”而非“职”。

李鸿章的一折一片是九月二十一日递进宫，二十三日军机处即奉旨：

袁世凯著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赏加三品衔。余著照所议办理。该衙门知道。钦此。

朝廷完全照准了李鸿章所请，周馥立即将这个喜讯电告袁保龄。袁保龄立即给李鸿章写信表达谢意，“两世受恩，一门戴德”。又立即写信给袁世凯指授机宜，让他从此以后用心揣摩朝廷和李鸿章的意图，提醒他上任后要办几件漂亮事，几件事办顺手，声望才能渐起。同时告诫他，擢太骤，任太隆，“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

但依袁世凯的性情，如此大喜要他“勿露高兴”实在太难。他是呼朋引类惯了的人，如今他从一个五品同知一跃而为三品道，而且很快又要去朝鲜履职，所以庆贺兼饯行，饭局排得满满的，有时一晚上要赴两三局。但再忙，他也没忙得昏了头，有一件事必须有个了断。

这件事就是上海的沈玉兰。他早就与沈玉兰约定，等他发达了就明媒正娶。如今自己已经是三品候补道、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如果再不给沈玉兰一个说法，那就太说不过去。袁世凯的打算是把沈玉兰带到朝鲜去，但总不能说带走就带走，有一大堆麻烦必须料理清楚。一是沈玉兰青楼身份早晚是包不住的，家里人接受不接受这个“二奶奶”尚未可知。二是如果带她去朝鲜，必得有个结实的理由，不然把正室抛在家里说不过去。家务事并非袁世凯所长，他快刀斩乱麻的性情，用以处理盘根错节的家务往往行不通，越闹越拧的时候居多。不过，他有个能干的二姐袁让，可以帮他分忧。

袁世凯曾经向袁让透露过，他上海“有人”的事，但并未告诉她那个

人出身青楼。他仔仔细细把两人结交的过程和盘向袁让托出，心里战战兢兢，只怕她说一句“纳青楼女子，袁家没这个规矩”，那可就要大费周折了。可是没想到袁让非常果决明快：“她也真不容易，一咬牙就下得了决心，从此为你独守空房，光这一条，你就该敬她。”

“敬不敬不说，我只怕二姐嫌弃她的身份，不肯帮我的忙。”袁让没过门丈夫就死了，她是抱着牌位入的夫家，是当地有名的节妇。她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刚烈性情，如何能够容得下一个青楼女子？所以袁世凯有此担心。

袁让叹息一声道：“女人独守空房的苦楚，你们男人何曾知道？她是她，我是我，我又何必嫌弃人家？只要你喜欢就成。”

这一关轻松过去，那接下来谈如何告诉嗣母让她能接受这个“二奶奶”呢？袁让自告奋勇道：“你放心好了，娘那里包在我身上。”

袁世凯笑嘻嘻道：“那就谢谢二姐了。为什么要带她去朝鲜而不带克定他娘，也得预先想个理由。”

“按起来说，你是一家之主，你说带谁就是谁，何须为难？”袁让笑道。

袁世凯还是有些顾忌：“话虽如此，不过克定他娘在家上侍候老人，下教育孩子，也不容易，不喜欢归不喜欢，可我也不想让她太觉得委屈。”

袁让道：“上有老，下有小，这就是个理由。你在朝鲜不能尽孝，你媳妇留在家里侍候咱娘原是正办。”

“如果她问，沈玉兰刚进门，为什么不可以尽孝？你怎么说？至于克定，带到朝鲜去照顾也无不可。”

“总归会有办法。”袁让想了一阵道，“这事说来话长，我要与娘好好商议。明天你陪四妹回趟娘家，我尽这大半天工夫，想法给你理明白。”

“我不愿进她家门，尤其她那个兄弟，当年我去借钱，他说的是人话吗？”

袁让笑道："你如今是三品道台，他们还不高接远迎？现在正是你扬眉吐气的时候。"

"二姐这倒提醒我，得先弄身顶戴，还有轿子，明天得用。"

袁让顶顶地说道："这是正办，让他们都瞧瞧，我四弟可不是凡人，两三年就巴结到了三品顶戴。"

这难不住袁世凯，他与陈州知府关系极密，前去借他的顶戴、袍服和轿子一用。知府说道："你如今是三品道台，服四品顶戴太委屈，家父有一套三品朝服，我留下来做个念想，今天不妨借袁仁弟一用。"

知府连轿班、随从也借给袁世凯，第二天一早，浩浩荡荡开往岳家。袁让则屏退下人，与母亲详谈袁世凯的家务事。听完袁让的转述，牛氏道："这个沈姑娘倒是有志气，可是袁家没有纳青楼女人为妾的前例。"

袁让叫道："规矩都是人定的，老四开了这个例不就有了。娘如果不同意，让老四始乱终弃，良心上说不说得过去？"

牛氏有些担忧道："沈氏也不是崔莺莺，谈不上始乱终弃。不过，你说的有道理，人家对得住老四，咱们不能对不住人家。我答应了没用，老四他娘那边，要是不答应呢？"

"那边让老四说去，老太太对他我看也是言听计从。再说，老四已经叫您娘了，按说您也是堂堂的父母之命，别人插不上嘴。"

按道理的确如此，袁世凯已经出嗣，嗣母之命自然应当遵从；但按人情世故来说，行事却不能如此。牛氏也就不阻拦了，又问："好，那边咱不操心了。克定娘那里，应当怎么说？"

袁让也没什么办法："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男人三妻四妾本没什么稀罕。"

"话虽如此，可她心里毕竟不好受，咱得体谅。"牛氏心软，凡事先为别人着想，所以前几年袁世凯的生母总是怪她惯坏了儿子。

袁让劝道："娘，自家男人要纳妾，这事放到谁的头上也不好受，可是不好受也得受。你要是打算让老四少些烦恼，你就不能心太软，你

一软，好像老四和咱们都理亏似的，我四妹心里更憋屈。先拿大道理往她头上一扣，到时候她无从反驳，反而委屈会少些。”

牛氏答应道：“行，反正我说不过你。不过，要是你四妹说，一个风尘女人，凭什么进袁家门，那时我可就哑口无言。”

袁让着急地跺脚道：“我的老娘，沈玉兰的身份只有你知我知老四知，干吗让四妹知道？”

“你是说瞒着她？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她早晚要知道。”

“当然她早晚会知道，可是早知道和晚知道大不一样。那时候生米做成熟饭，她就没什么好闹了。”

母女两人又就如何拿大道理来压、拿人情世故来劝袁世凯的正室于氏，商议了大半天，以至于开饭比平时晚了半个多时辰。

袁世凯夫妇是第二下午才回到家。这一趟，袁世凯自然是出尽了风头。岳家是大开中门，高接远迎，当年奚落他的小舅子连面也不敢见。于家精心准备了酒宴，但袁世凯一顿饭也没在岳家吃，县里太爷请、绅商请，在岳家屁股都难得坐热。袁世凯一回家，就又被请出去赴宴。

等吃完了饭，牛氏对于氏道：“老四家里的，让克定自己去玩，咱们有事商量一下。”

所谓“咱们”包括牛氏、袁让，再就是于氏。

牛氏先拉家常：“这次你们两口子回娘家，没人再小看你和老四了吧？”

于氏回道：“那是，克定他爹的轿子还没到，我爹和兄弟就迎到门外，一路是中门大开，我记事起，好像还没这么隆重过。他爹连顿饭也没在我娘家吃，第一顿饭就被县太爷请去了。”

“老四打小我就说他，将来肯定要出息。不光咱们这一房，恐怕整个袁家将来也要靠老四光大门楣了。咱们女人，得帮衬着不是？”牛氏想引上正题，却总是引不过去，就像一匹不听使唤的马，总跑不上想去的路。

见没个话题，于氏问道："母亲有什么吩咐，说话就是。"

"老四要到朝鲜去当官，你是怎么打算的？"牛氏这话问得就不妙，一下把主动权交出去了。

"我当然要跟他爹去，不然谁照顾他？这次去朝鲜可不是一两月的时间。"

闻言，牛氏叹气道："那这一大家子呢？总得有人照应。何况我身子骨又不结实，总不能到老的时候跟前没个知己的人侍候。"

"四妹，咱娘的意思是，应该给老四纳个小。"见一直说不到正题，袁让急了，接过话茬。

"为啥要纳小，是我没生儿子，还是对老人不孝？"于氏的脸呱嗒一声，就像放下门帘一样，刚才还一片明媚，瞬时暗了下来。

这样一反问，牛氏就没话了。袁让不让四妹的委屈发作，拿话堵住她道："男人三妻四妾，有什么稀罕的？就说咱们袁家，有妻有妾稀松平常，哪里谈得到孝不孝？"

牛氏这才接上腔道："给老四纳小，不是你哪样不好，你样样都好；是形势所迫，没办法的事。老四和我都离不了人照顾，你一个人又不能分身。"

于氏没法反驳，问："他要纳小，为啥瞒着我，一个字也不透。他来家六七天了，从来没从他嘴里漏出一个字。"

牛氏又无话说，袁让只好又接道："四妹这么说就没有道理了。婚姻大事，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咱娘还没有拿主意，他自己怎么能乱说？何况老四没跟你说，是心里有些怯，也有些愧疚，总之是在乎你的原因。难道四妹希望老四把人娶进门了，才给你打招呼吗？"

这显然是蛮不讲理的转移话题，于氏接不上茬，委屈道："他要找一个厉害角色骑在我头上，我可怎么过？"

牛氏立即回道："这你放心，还有我呢。咱袁家讲规矩，早一天也是大，只有你调教她们的份，没有她们欺你的理。"

“他本来就对我不冷不热，娘为他讨了小，他一颗心都贴到人家那里，我这一辈子可怎么熬。”于氏此时只顾讲自己最担心的问题，说罢就要流泪。

“四妹，你好歹还有克定，我是抱着牌位入的洞房，我这一辈子又该怎么过？”袁让一想到自己所受的煎熬委屈，真个是泪如泉涌，慌得于氏连忙拿手绢递上去。

袁让擤擤鼻子后道：“总之一句话，四妹，老四到了这个地步，除了纳小没有第二个办法。”

于氏又问：“这一时半会上哪里去找合适的？”

“现成就有一个。我听老四说是北洋李中堂一位心腹师爷的关系，老四多有仰仗，不能驳人家的面子。”母女两人商议的说法，是“北洋李中堂的远亲”，那样大帽子容易扣住人，但李中堂的远亲是妓女，这话怎能随便说？弄巧成拙反而可能影响袁世凯的仕途，所以袁让临时改了说辞，“老四的前途都系在李中堂的身上，不能不好好巴结。而且，人也的确不错”。

“人是怎么不错？他爹是怎么说的？”于氏刨根追底地问。

言多必失，如果沿这话题说下去，少不得穿帮。袁让搪塞道：“我哪里知道？只听老四冒了这么一句。北洋李中堂的幕僚的亲戚，想来也差不了哪里。”

“她要进门，必得板板正正给我端茶。”妾室身份低微，给正室行端茶仪式，便表示以后不仅要侍候丈夫，还要侍候正室。

牛氏立即赞同道：“那还用说，袁家规矩向来如此。”

于氏又问：“他爹只剩半个月的假，那啥时候过门？”

这个问题还真没想过，因为今天的打算就是先让于氏接受这个人。见状，牛氏急中生智道：“这件事非老四拿主意不可，回头我问他或者你问他都行。现在我得问你句话，如今你们姊妹两个，哪一个留在家里，哪一个去朝鲜？”

“我去朝鲜好了，带着克定过去。”

于氏果然有此一说。牛氏想了老大一会儿才道："我们这一房只有老四一个，这一家之主的位子你就甘心让给别人？咱虽然算不上万贯家产，可也不是穷门敝户。"

这话听上去完全是为于氏打算，她问："娘的意思是，让我留在家里？"

"是的，这才是正办。"袁让接过话茬道，"娘的意思，将来这个家早晚是你来做主。还有，平白让一个不熟悉的人来照顾娘，谁放得下心？再说朝鲜那么冷，你带克定去，他受得了那份罪？还有，要是娘想克定了，千里之外，又有啥办法？"

这些理由都无可辩驳，于氏只好回道："我再想想，这一下子堆来这一大摊子事，我心乱如麻。"

袁世凯的打算是赴朝前先把沈玉兰娶进门，然后带着她去赴任。假期不够，到时候再续假十几天应当没问题。可没想到周馥发来一封急电，朝廷要求他务必于十月上旬起行。今天已经是十月初一，时间相当紧张，他只好放弃把沈玉兰娶进门再起程的打算，而是自己先走，然后派人接沈玉兰入朝，在朝鲜举办仪式。好在是纳妾，没那么烦琐。但于氏对这个打算有意见，因为这样沈玉兰就没法对她这个正室行端茶礼。袁世凯笑道："这还不好说？到时你送她到朝鲜去，在那里一样给你端茶。"

袁世凯匆匆赶到天津，先去见周馥，打听为何如此急促。

周馥叹道："慰廷，中法之战，朝廷已经失去了越南，朝鲜是最后一个属国，而且地位特殊，朝廷担心再起意外，所以希望你能尽早起行。可以说，朝鲜是存是失，寄于你一肩，你肩上担子不轻，朝廷和中堂都寄予厚望。"

袁世凯请教入朝后该如何履职，周馥笑了笑道："你是当朝最了解朝鲜的人，如何履职何须问我？我与子久观察的意见一致，总之你要悉心体察朝廷和中堂的心思，帮忙不添乱就是了。你临行前中堂必有一番嘱咐，好好揣摩体味，至关紧要。"

次日，袁世凯去见李鸿章请示机宜。李鸿章特意把他放在最后一

个，为的是可以从容面谈。简单寒暄后立即转入正题，李鸿章先说了朝鲜于朝廷的重要性，然后说袁世凯的职责："慰廷，你肩上的担子不轻，而且这个担子不容易挑。我为什么这么说？缘于中朝两国关系极其微妙。朝鲜是中国的属邦已经五六百年，可是朝廷对这个属邦向来不干涉其内政，无非是国王、王妃要得到朝廷的册封，要定期前来朝贡罢了，多是象征意义。近年有人提出要在朝鲜设立监国——你老师张季直早就提出过，甚至建议要把朝鲜废为郡县，我是不同意这个办法的。朝鲜已经与列国建交通商，如此行事必然引来列国干涉，何必多事？一动不如一静，设监国之举不可行。再有一种说法，是德国驻华公使提出来的，主张由中、俄、日三国联合保证朝鲜中立。果如所请，中、俄、日岂不在朝鲜地位相当？此议也不可行。派你出任这个交涉通商大臣，可以算是折中的办法，不是监国，但朝鲜的重要事情你还必须参与；既要有所控制，还又要符合国际公法，不能让列国提出意见。"

袁世凯拱手请示："是，卑职实在不好把握分寸，只怕不能胜任，还请中堂训示方略。"

"你的职责是交涉通商，我大清国当然不会在意蝇头小利，更不汲汲于从属国获利，所以通商在其次，你要在交涉二字上多下功夫。交涉包括两方面，一是与朝鲜交涉。你要了解朝野方方面面的情况，尤其是朝鲜君臣的情况。朝鲜两次变乱，固然有他国挑唆的原因，但朝鲜君臣有背离大清的心思是其根源。虽然朝王屡屡上书，表示尊崇上国，但其真心如何？不问可知。严防朝鲜背离大清，这是你与朝鲜交涉的重中之重。二是与列国交涉。朝鲜如今与多国通商、建交，各国为各自利益，在朝鲜也是明争暗斗。你要与列国巧妙应付，既要防止他国怂恿朝鲜背离大清，又要设法阻止列国劫掠朝鲜的矿山、铁路、电报、轮运等利益，尤其是海关，务必不使他国插手。还有电报，日本已经在汉城至元山间架设电报，汉城至平壤，再至沈阳的电报，事关大清安危，不可令他国插手。好在这两项都有条约预定，大清代理天经地义。"李鸿章谆谆教诲。

"卑职只身赴朝，无兵勇可统率，无用人行政之权，仅凭口舌之利，实在难资震慑。"袁世凯两次平定叛乱，靠的就是手里有军队，如今他只带数十人的卫队，遇到紧急情况，两手空空，如何应对？

"慰廷，派军队的事情你不要想，中日已经签订协议，如果一国派兵，必须知照对方，好不容易把日本兵打发走，何必再惹麻烦？至于如何履职，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我给你两条建议，第一条就是广交朋

友，这是你的长项，我不必多说。第二条就是以夷制夷。朝鲜已经开国，各国在朝鲜都有利益，彼此制约，互相牵制。比如，俄国觊觎朝鲜，人所共知，但英国不愿俄国向亚洲扩张，动摇他们的地位，所以反对俄国南下；日本对朝鲜有野心，也是人所共知，所以他也在提防俄国。那我们就可以联英日以抗俄；反过来，也可以联俄抵制日本。我这些年办外交，其中一条就是利用列国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以求自保。你在朝鲜，也要明了国际大势，借力打力，就像太极高手，以四两拨千斤。”李鸿章有一封给朝王的亲笔信，交由袁世凯转交，“为了你在朝鲜办事方便，我在信中已经说得很明确，请朝王多与你协商。你到朝鲜后，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对朝王不可僭越无礼。”

“中堂请放心，卑职一定尊重朝王，绝不敢傲慢轻狂。卑职担心的是与外国人打交道，从无经验，非有一个好帮手不可。”

李鸿章笑道：“听你的意思，好像看中了什么人，只要合适，尽着你挑。”

“就是此前在朝鲜给穆麟德当助手的唐少川。”于是袁世凯把与唐绍仪结识的情况简单向李鸿章讲了。

李鸿章想了一下道：“这件事你找周兰溪谈就行，不必我出面。唐少川去年回国后，就是兰溪给他谋的差使，好像去了天津税务司。”

袁世凯请求道：“卑职想这次就带唐少川走，所以还是请中堂给周道台写封亲笔信，卑职少费周折。”

“小事一桩，不必写信，下午兰溪就过来，我当面告诉他。”

袁世凯还有请，就是驻朝总理公署卫队统领，他希望由赵国贤出任。赵国贤在甲申平乱中又立功，正升为千总，任卫队统领绰绰有余，李鸿章也通快地答应了。

袁世凯告辞回到住处，先拿出李鸿章给朝王的信来看：

朝鲜大王殿下：

袁守世凯回津接展惠缄，就审政履缓和，至为颂慰。闻大院君东归，贵国臣民均额手称庆，足见孝思肫笃，感格天人，而殿下调护起

居，视曩年尤为加谨，从此太和翔洽，先否后喜。袁守忠亮明敏，心地诚笃，两次带队，扶危定倾，为贵邦人所信重，鄙人亦深契许。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鸿章据情奏闻，奉旨令驻扎汉城，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该员素性耿直，夙叨挚爱，遇事尤能尽言，殿下如不以为逆耳之谈，则幸甚矣……

袁世凯很高兴，“内治外交紧要事宜”都要与他商榷，他虽非监国，也与监国差不了多少。有此“尚方宝剑”，不愁施展不开。

次日上午，唐绍仪就来见袁世凯。出洋留学的人沾染洋人习气，说话直截了当，丝毫不难为情，他恭贺袁世凯高升后，话题一转问道：“不知大人给在下安排什么差使。”

袁世凯回得也是痛快：“西文翻译兼洋务委员，外交这一块要多多仰仗。实话说吧，你的大才兄弟是知道的，只要有机会，就让你独当一面。”

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公署设在汉城，此外在仁川、元山、釜山还设有分署，所谓独当一面，便是让他出任分署委员，也即领事。袁世凯如此表态，唐绍仪当然立即剖白心迹：“与各国外交人员打交道，正是我所最愿，请观察放心，我一定尽我全力。”

袁世凯笑道：“瞧瞧，少川出洋的人也俗气了，你我兄弟，官称就没意思了。”

唐绍仪知道，袁世凯其实很在意自己的体面，私下里好可以随意，而到了台面上是马虎不得的，便笑着道：“我如今成了总理的下属，当然就得有个下属的样子。”

袁世凯的职务是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俗称是总理，所以唐绍仪有此一称。袁世凯笑道：“少川，得了吧，你快回去准备，后天咱们就起程。”

袁世凯率随从二十余人，于十月初七从天津登轮船赴烟台，在那里等待怡和洋行从上海开来的“南升”号轮船。中法战事一起，轮船招商局怕轮船被法人掳去，交由美国人经营，取消了烟台到仁川的航线。如今从中国去朝鲜，只有英国人开办的怡和洋行轮船从烟台赴仁川再到元山

再至日本长崎，然后从长崎返回上海，航程需要一个月。怡和洋行的轮船初十才到烟台，十一日到达仁川，朝王派官员前来迎接。在仁川休息一天，次日赶到汉城，十五日与陈树棠办妥交接手续。次日上午进宫谒见李熙，递交了李鸿章的亲笔信。朝王阅信后道："请转告中堂，寡人非常感谢中堂的帮助，袁观察两次救助朝鲜，内治外交，一定随时向观察请教。"

随后几天，袁世凯在唐绍仪的陪同下遍访各国驻朝外交官员。而后由唐绍仪和熟悉商务的汉城商务委员谭耿尧陪同，到元山、仁川、釜山分口巡察一遍，同时还参观了洋人的租界。这样转下来，足足费了一月的工夫。

忙完这一圈，袁世凯召集公署人员开会，讨论几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袁总理要公布他新官上任的"头三脚"。

"新官上任三把火，我知道诸位都在看着我，要看袁某人放哪三把火。'放火'的说法很有意思，火着起来，自然是壮观，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可是，袁某人实在无火可放，只想踏踏实实办几件实务。"

袁世凯的第一件实务，竟然是要新建公署。

"大家知道，官不修衙。可是我这个官，第一样就是要修衙。因为咱这个衙太不像样，咱这个衙又不同于国内一般衙门，事关大清的颜面呢。"

驻朝总理公署在汉城南门内，地势较为低洼，一到夏季雨天，街上的雨水就倒灌进来。而且多处漏水，就连大堂也有几处墙壁被浸洇的墙皮斑驳。陈树棠建公署的时候，只建了大堂等建筑，其他都是就近购买的民房，因陋就简，低矮潮湿，光线昏暗，袁世凯第一天参观就直皱眉头。他的意思是在公署北侧缓坡上，购地新建，不但可解积水之虑，而且视野开阔，光线明亮。大家一听无不欢欣鼓舞，但又觉得不太可能，那需要一大笔银子。

袁世凯摆摆手道："银子的事你们不用管，我找李中堂想办法。不但公署房子要重建，里面的摆设也要新购。我看了咱们的摆设，一件洋玩意也没有，全是老旧木器，西洋钟、西洋沙发、西洋长条餐桌，这些都要买。需要什么洋摆设，少川你是出过洋的，就偏劳一下。应该建多少房屋，购地、工料、办公用物等等，大约需要多少银子，谭老哥你费

心尽快拿出个预算。”

谭耿尧年过四十，在总理公署中年纪最大，袁世凯总是称他“老哥”。这件事袁世凯已经向“谭老哥”透露过，他是胸有成竹，屈指算给袁世凯听：“购地至少要三亩，大门三间，二门三间，大堂五间，厢房六间，花厅至少三间，签押房、办公房、家眷住宅，没有三十间拿不下来。购地加建房，大约要四千多两，如果再购西洋玩意，总共要五千两左右。”

“四五千两银子，对北洋来说是小菜一碟。”袁世凯似乎回答大家疑问的眼神，“不该花的银子一两也是多的，如果花的是地方，那四五千两又有何妨？关键是我们要向李中堂说明其中的道理。各国驻朝使馆都建得那样宽敞气派，尤其是日本公使馆，比我们旧署两倍还要大，我们这副模样还佩得上宗主国的身份吗？反正理由多得很。”他又对文案道，“这就看你的了，你尽挑重要的理由来说。”

第二件事要招中国商人到朝鲜经商。巡察这几天，谭耿尧一直在说商务的好处。朝鲜是大清的藩属国，但从朝鲜并未获得多少利益，反而是日本人在朝鲜势力不可小觑，每年向朝鲜的进出口货物量都非常大。要大力发展商务，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西洋各国都讲商战，他们无不是靠商业实现振兴。中国要讲富国强兵，就学习洋人，重视商务。大清在朝鲜发展商务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朝鲜人也更愿与大清商人打交道，如果不重视，那就太可惜了。袁世凯从前对商务了解较少，赴朝前李鸿章交代他要把交涉放在第一位，大清不在乎从朝鲜获得蝇头小利。但“谭老哥”改变了他的看法，觉得商务也应该大有所为。

“我的想法，应当鼓动商人到朝鲜经商。怎么鼓励呢？咱得想点实际的，比如，假如一个商人在朝鲜开了商铺，那公署可不可以补助他一笔轮船水脚费？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都可以想。公署没有银子，还是要向北洋想办法。成不成，就看我们能不能把道理说透，把李中堂说服，如果把李中堂打动了，他也觉得非如此不可，那银子也就解决了。”袁世凯还是把担子压给“谭老哥”，“你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你得帮我起草个说帖，这件事成不成，全看你的了。”

谭耿尧应道：“我尽量写，文字不是我的长项，到时再请程大主笔润色。”

程大主笔就是袁世凯带来的文案，办文案是一把好手，戴一副近视镜，外号“程瞎子”。

第三件事与第二件事紧密相关，为了方便商旅，建议轮船招商局恢复烟台到仁川的航运。中法战事起后，轮船招商局航线就停了，中国商人主要靠搭乘怡和洋行的轮船，但一个月才一趟，非常不便。而日本则乘机将三菱公司和共同运输公司合并，成立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扩大中日朝之间的航线，每月往返两次。并且对中国商人态度很恶劣，而且运费高。

唐绍仪摇摇头道：“中法开战后，怕轮船被法国人掳获，轮船招商局押给美国商人经营，现在还没赎回，恐怕一时不能恢复。”

袁世凯摆摆手定了：“反正早晚得赎回，现在不妨先向北洋请示，在李中堂那里挂上号。”

这三件事，两三天内都拿出了文稿，袁世凯稍加更动，立即发往天津。他很高兴，觉得自己上任一个月，就提出三件实事，也算向李鸿章交的一份答卷，而且自觉答卷还算得上漂亮，所以心情特别好。

但好心情很快被破坏了，是因朝鲜外署一个职员的一番传话。

这天上午，袁世凯路过客厅，听到一个朝鲜人正在向唐绍仪悄悄说话，驻足之间，听到“干涉内治外交”的说法。袁世凯闻之警觉起来，等朝鲜人走了，立即把唐绍仪叫住问：“少川，刚才那个朝鲜人是怎么回事？低声细语，好像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说辞。”

唐绍仪回道：“我正要向大人报告呢。”

这个朝鲜人是外署一个小官员，叫金敏浩。他告诉唐绍仪，最近美国公使在外署发牢骚，说中国驻朝鲜公署作为外交机构，却要干涉朝鲜内治外交，与国际法不符，他已经提交本国政府要向中国发照会，询问公署到底是何机构。

“这个朝鲜人是什么意思？”袁世凯问。

“他本心是好意。他的意思，洋人有这种说法，他听到了，有义务来报告一声，提醒我们不要让洋人挑出刺来。”

袁世凯却有不同看法："少川，恐怕没那么简单。李中堂写给国王的信中明确说，内治外交，都要与我商榷，我们作为宗主国，与国际法有何不符？这不是件小事情，我得弄清楚。你去一趟美国使馆，问一下美国领事是否说过这样的话。"

唐绍仪觉得查不到什么："他们即便说过，也未必承认。"

袁世凯冷笑道："不承认更好。这样我就有理由追问朝鲜外署。"

闻言，唐绍仪问道："大人的意思是要郑重与朝鲜交涉？金敏浩本来是一番好意，为这样一件小事兴师动众，好像不太好。"

袁世凯解释道："少川，金敏浩是不是好意总要弄清楚再说，这可不是小事。宗主国行使职责，洋人凭什么多嘴多舌？而且我怀疑未必是洋人的意思，朝鲜君臣近年来多有背华自主的意图，难保不是借洋人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苗头起不得，必须趁此机会严正交涉，正名定分，让他们放弃幻想。我临行前李中堂一再告诫，我的职责，一是加强宗藩关系，严防朝鲜背离；二是与各国妥善交涉，避免列强控制朝鲜。第一条尤为重要，朝鲜没有背离之心，列国便难以控制；如果朝鲜暗怀离华之志，则必然谋求依附他国——比如俄、日。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

唐绍仪连连点头："我明白了，我没大人考虑得深远。既然大人是这番心思，我看不如正式给美国使馆一个照会，请他们明确答复。这样有书面凭据，追问朝鲜也更方便。"

"对对对，如此最好。"

唐绍仪到了美国使馆，直接用英语与美国大使对话："朝鲜系中国属邦，久为各国所承认。贵国与朝鲜通商条约中也特别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贵使对此应当不会否认吧？"

美国公使回答："当然，本国对此并无疑异。"

唐绍仪又问："那么贵使为什么会在朝鲜外署声称，对中国干涉朝鲜内治外交不满意，要请贵国政府出面干涉？"

美国公使连连摇手："绝无此事，阁下从何得来如此荒谬的消息？"

“贵使不必细问。这是事关中美友好的大事，希望得到贵使书面答复。”唐绍仪于是将事先准备好的照会呈给美国公使。

美国公使道：“我已经明确答复，难道非要书面照会？”

“当然。”

唐绍仪拿到书面答复，立即回去见袁世凯。袁世凯吩咐道：“少川，立即派人去告诉金云养，下午到我签押房一趟。”

金云养即金允植，下午他应约前来，袁世凯则亲自到仪门迎接。到了客厅落座，金允植未开口先长叹，一脸愁容。因为事涉机密，袁世凯不用雇用的朝鲜翻译，而是与之笔谈。见金允植胡须斑白，似乎又苍老了不少，提笔写道：“云养似乎益见苍老。”

“诸事艰难，焉能不老？！总理应当预加顾问，匡正朝政。”据金允植所说，自从甲申政变平定后，闵妃骄横尤甚于昔，尽用私人，疑忌百端。她所重用的诸闵子弟均系不学少年，妄自尊大，分掌国政，百官莫不隐恨，大半托病不出。国王更加唯命是听，国事操于妇人之手，事无大小，百官无从置喙，唯宵小之辈得以参与，由此以往，国家前途何望？

袁世凯写道：“外署金敏浩前来，告知美国公使指责本总理干预贵国朝政，可有此事？”

金允植回答，他从未听美国公使有过此言，他本人亦未派金敏浩前来。他还告诉袁世凯，金敏浩投靠诸闵以求进身之阶，肯定是受诸闵指使，借美国人之口，阻止袁总理过问朝鲜政务。

袁世凯写道：“云养深得王妃信任，当尽规劝之责。”

金允植长叹一声，告诉袁世凯自从穆麟德挑动朝王亲俄后，朝王和王妃对他和鱼允中、金弘集等亲华官员已经大不信任。鱼允中、金弘集已被调整为闲职，他的外署督办之职恐怕也难久居。朝鲜官场如今称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等官员为“雨履”重臣，壬午、甲申政变，三人都是在朝鲜危难之时，积极寻求大清帮助平定乱局，但事后都受到冷落，恰如“雨履”——风雨来时就用，风雨一过就弃之。

“我当借此机会，公事公办，正名定分，过问朝政。云养可不要怪我多事。”

金允植郑重回道：“若能匡正朝廷之失，感激不尽。”

第二天，中国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公署向朝鲜外衙门提交一份照会：

敬启者：近日，金敏浩到署声称，本总理名目不合，美使将请政府诘责。查朝鲜系中国藩属，已历数百年，久载史册。朝鲜与各国立约，均另有照会声明，岂容疑议！且中朝事件，美使亦无干涉之权。顷诘美使，坚称并无其事，将美使照会及会谈纪要附上。金敏浩言之凿凿，究系美使所言为虚，抑或金敏浩无中生有，另有所谋？又究系奉何人所派，请予明确答复。

第二天上午，朝鲜外署送来照会，声称美使将请政府诘责等言均系道听途说，市井流言，亦未奉外署所派。已经严责金敏浩谨言慎行，勿为下例。

袁世凯召集唐绍仪等人商议，大家觉得中方的立场已经明确告知朝鲜外署，目的已经达到，可以到此为止。袁世凯却大摇其头：“不然，效果远远没有达到，必须借此机会，把宗主国的地位切实明确，不仅要使朝鲜不可否认，而且要向列国表明。”

唐绍仪问：“大人的意思是咬住不放？”

袁世凯大声回道：“岂止咬住不放，我还要亲自与国王交涉。”

“与国王交涉？”唐绍仪和众人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袁世凯让唐绍仪起草一份照会，首先要求将金敏浩罢出外署。其次定明驻朝总理公署与朝鲜政府交往的相关礼仪，包括与朝鲜官员交往，一概用平行照会；朝鲜政府遇有公会，袁世凯应居朝鲜官员主位之上。再次写明驻朝总理大臣地位高于各国公使，袁世凯入宫谒见国王，可乘舆直入宫内，列国公使只能在宫门口下车；与国王会谈，袁世凯可坐在国王侧面，而外国公使只能在国王对面站着对话；各国公使聚会场合，袁世凯可派助手代替出席。

唐绍仪觉得这些要求恐怕朝鲜会有意见，列国也会有看法，袁世凯坚持己见道："宗主国地位自然与他国不同，如果与列国公使毫无差别，又何以自证宗主国身份？"

唐绍仪起草好照会，派人送往朝鲜外署，等了三四天也没有答复。袁世凯让唐绍仪再催，外署回复说正在商议。这一商议又是三四天，仍然没有结果。袁世凯派人私下问金允植，回复说已经将照会递进宫去多日，一直没有回音，也许国王会"留中"。于是袁世凯亲自进宫面见国王，将金敏浩传话的事情详细说明。李熙推说不知，等他问过外署一定严厉处置。

袁世凯语气不容置疑地说道："金敏浩声称是道听途说，问他到底在何处听何人所说，又支吾不能确指。不知是否受他人指使，有意要否认中朝宗藩关系？如果真是如此，其心可诛。朝鲜系中国藩属，已历数百年，要想否认，岂不是掩耳盗铃？"

李熙连连否认道："鄙邦绝无此意，请袁观察不要相信这样的流言。鄙邦向赖上国扶持，观察又两次拯救我朝廷，寡人对上国和观察都是甚怀感激，又如何会否认宗藩情谊？请观察万勿怀疑。"

闻言，袁世凯进一步道："殿下如此说，世凯当然不敢有疑。总理公署已经向外署衙门提交一份照会，就明确宗藩关系作些约定，望殿下谕示。"

"等寡人看过再答复。中朝关系非比他国，寡人与观察的私谊也是无人可比。只是西洋各国事事讲平等，鄙邦也有难处，还望观察多多体谅。"

听朝王如此说，袁世凯知道是推托之辞。但他又不能太过逼迫，只好请国王能够尽快亲裁。

进入腊月，袁世凯的照会仍然没有任何回复。这实在有些丢面子，自己这新任总理第一脚就没踢开，以后交涉岂不更难？他正彷徨无计，机会却来了。

驻日公使徐承祖给袁世凯发来电报，他得到消息，有几百名日本浪人计划打扮成商人潜入汉城，暗杀事大党官员。据说此次行动是金玉均策划，提醒袁世凯注意防范。袁世凯得此消息先是大惊，因为他手头没

有兵，日本人真来了，他无以对付；继而大喜，因为他有了一个逼迫李熙就范的办法。于是立即电告徐承祖，务必将此消息设法透露给朝鲜宫廷派驻日本的坐探。他本人则叫上唐绍仪，去日本公使馆打探消息。

日本公使听到这个消息根本不相信："本国政府与贵国已经签订条约，日中系极友好国家，怎么可能派人暗杀朝鲜亲华官员？本国政府乐见朝鲜亲近中国，更不可能做此破坏日中、中朝友好的蠢事。"

袁世凯还是提醒道："我得到的消息极为准确，希望贵公使提醒贵国政府注意严查，也许是日本民间人士所为。"

日本公使表示立即发电国内，帮忙查清。

此事绝非空穴来风。逃到日本的开化党人看到中日签订《天津条约》，两国关系缓和，日本政府对他们极为冷淡，于是大部分辗转去了美国，只有金玉均留在日本。金玉均在日本社会关系极广，不但上层有朋友，就是日本浪人中也有一大批支持者。玄洋社的头目山满到神户拜访他，送来一大笔钱，并回其老家福冈筹集资金，协助金玉均反攻朝鲜。原自由党员大井宪太郎、小林樟雄等人则希望借助金玉均达到日本的扩张目的。他们设法购买武器，制造炸药，准备举兵渡海，帮助金玉均夺取政权。金玉均则写信给江华留守李载元，希望他能做内应，共谋大事。

李载元的父亲就是大院君的亲哥李最应，壬午兵变时被乱兵杀死，所以倾向开化党，但李载元又不喜欢开化党咄咄逼人的行事风格，所以不愿与他们混到一处。如今金玉均约他叛乱，他当然没那么傻，立即进京向国王告密。

此时国王已经接到派驻日本的坐探发来的电报，如今又得到金玉均的亲笔信，连忙与王妃商议。李熙对"扶我殿下为独立之皇上"很动心，但王妃则认为，这不过是金玉均的甜言蜜语，甲申政变他们玩弄国王于股掌，甚至打算另立国王，可见其居心不良。国王深以为然。那该如何应变？只凭朝鲜宫中护卫力量，肯定不行，但请日本人帮助，无异于引狼入室；请俄国帮助，则英国人不高兴。美、法、德等国无兵可助，远水不解近渴。盘算来盘算去，还是请中国帮助最安全，因为中国只要求巩固宗藩体制，而没有领土野心。

袁世凯被请进王宫，他看了金玉均写给李载元的信也是大吃一惊。

不过，他却故意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区区千余人，何足惧哉。"

李熙有些困惑道："袁观察，如今上国无一兵一卒，为何还如此镇定？"

"我只要一封电报，李中堂便可派北洋舰队前来。北洋除了扬威、超勇等铁甲外，从德国定造的定远、镇远两条铁甲巨舰已经到达天津。两舰排水量各七千余吨，巨舰主炮三百多毫米，仅次于英国'英弗来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为世界第三大巨舰，亚洲所无。殿下请想，区区千人，巨舰一到，他们必作鸟兽散。"

李熙也听说过这两艘巨舰，没想到会如此厉害，一脸神往的表情。

"金贼口口声声要助殿下成为独立之皇上，是否正说到殿下心中？"袁世凯突然又问。

李熙连连摇手道："贼子妄言，观察不要相信，寡人从无此意。"

"开化党众宵小家眷都被处死，殿下以为他们如果进汉城，会只杀事大党？他们若攻进汉城，第一步先夺取殿下的权力自不必说，下一步要杀事大党人也不必说，再下一步，恐怕殿下和王妃信任的诸闵及近臣也不能幸免。"

李熙对此早有判断，如今听袁世凯也这么说，心头不禁一缩："这也是寡人所担心。还请观察立即给李中堂发报，不然来不及了。"

袁世凯为难地说道："如今贵邦有一批小人否认中朝的宗藩关系，如果北洋舰队前来，他们少不得多嘴多舌。就是西洋各国，恐怕也会大惊小怪。"

李熙立即道："袁观察不必相信流言，鄙邦奉上国为正朔已经数百年，鄙邦有难，向来是赖上国救护，列国不会有异议。"

"列国未必有异议，可是贵国外署却有异议。此前先有金敏浩造谣生事，后有外署对总理公署的照会置之不理，我实在无法相信。"

"都怪外署的一帮庸劣蠢材昨天才把照会交来，寡人已经下旨一切照袁观察所提办理。"

见火候差不多了，袁世凯应承道："殿下如此深明大义，我当然要竭尽全力保护朝鲜，这是宗主国义不容辞的职责。不知殿下可否将金玉均的信给我一个副本，我立即发电给李中堂。"

"这是应当的。"李熙立即安排人去抄录副本。

袁世凯出宫，立即去与唐绍仪密议。首先分析金玉均所说的真实性。袁世凯以为金玉均好大言，可能有日本人支持他，但绝不会有千余人。如果真有几百人偷渡到江华来，又将如何？李载元既然已经向国王告密，他们君臣当然会有一番密议，自然会千方百计阻止金玉均得逞。江华有一营新军，是袁世凯当年帮助训练，还有一定的战斗力，可以抵挡一下。

"如果能把叛乱分子引到仁川最好，仁川是开放港口，各国领事馆都有几十人的卫队，还常有军舰驻泊，到时候争取外援比较容易。"唐绍仪这样建议。

"对！如果让李载元与金玉均约定双方在仁川会合，到时围剿较易。"袁世凯也深以为然，他翻着大眼望着房顶，这是又有新主意的表情，"我可以把江华的新军提前调到仁川去，有此一营，足以消灭数百日本人。"

"日本政府也不愿金玉均添乱，应当善加利用。"唐绍仪分析，因为俄国人有觊觎朝鲜的野心，日本人十分警惕，因此希望中国能够牵制俄国人。他们不想此时与中国失和，更不愿日本人到朝鲜来多事，让他们阻止日本人渡海，这是釜底抽薪之策。

袁世凯也赞同这个分析，安排唐绍仪给李鸿章发电报请尽快派兵舰前来，他则拿着金玉均密信副本去见日本公使。日本公使看了金玉均的信也是非常吃惊，立即安排发电给国内，并告诉袁世凯警察厅正在全力侦办。

袁世凯随即义正词严道："我提醒贵使，根据中日《天津条约》，一国出兵朝鲜必须知照对方，如果贵国真有千余人渡海入朝，我国不但会追究贵国不告之咎，而且会立即派大军入朝，若有任何误会，中国不负其责。"

这是相当严重的交涉，日本公使连忙解释："有无其事还需调查后

才能得知。如果不幸真有此事，也绝非本国政府所愿，更非本国政府之意，万望阁下努力斡旋，勿使两国失和。”

当天晚上袁世凯得到李鸿章复电，总理衙门已经答应了派军舰赴朝的要求，但考虑到与日本的约定，超勇、扬威两舰暂不入朝鲜港，只在近海待命。袁世凯拿着电报进宫面见李熙，李熙心绪稍定。袁世凯告诉李熙他打算到仁川去的计划，李熙当然十分支持：“有袁观察坐镇，我就放心了。”

袁世凯拿着国王的密谕去见江华留守李载元，李载元也很高兴，因为他对袁世凯两次平乱十分钦佩，所以愿将新军交由袁世凯指挥。他则写信给金玉均，约定大年三十起事。

虽然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但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朝鲜朝野一片哗然，无论事大党还是诸闵权贵无不战战兢兢，都频繁到总理公署打探消息。袁世凯的行踪当然不能泄露，唐绍仪只有拿空言劝慰众人，说袁大人已经有周密部署，金玉均绝不会得逞。众臣心稍安定。

这样在风声鹤唳中到了小年，朝鲜朝廷也像中国一样，即将封印放假。此时传来好消息，原来日本政府自觉此时尚不是中国对手，既不想与中国失和，更不想俄国有隙可乘，因此对此案特别重视，调集全国刑案高手围绕金玉均交往人员侦察，终于在大阪、长崎逮捕一百三十多人，金玉均也被监视软禁，一场危机终得化解。唐绍仪亲自到仁川去接回袁世凯。

袁世凯一到汉城，李熙就召见，对此番危机化解千恩万谢。尤其是朝野在危机中对袁世凯的依赖崇敬，让他感到应当对袁世凯善加利用。不仅有一份丰厚的过年礼品赠送，还赠给了三个大活人——闵妃宫中的三个侍女，赠给袁世凯照顾起居。

第十二章　纳四妾后院起火　谋废立阻朝联俄

这年春早，开了春后天气就暖起来，衣服是一层层地向下扒，感觉好像马上就到夏天。结果突然来了场倒春寒，气温骤降，随后就下起碎雪来，迎风而行，脸被碎雪打得生疼。

下雪时，袁世凯、唐绍仪、谭耿尧等一行六七人正在仁川赶往汉城

的路上。一行人虽然各自带了衣服，但实在不顶用，全穿到身上仍然冷。袁世凯跳下轿来，跺着脚跑了一段，唐绍仪、谭耿尧也效仿。这样坚持到驿站，连忙打发人出去买衣服，但镇子太小，总算买到了几件棉袍，大家顾不得体面，各自披到身上，总算暖和了许多。

回到汉城已是下午，袁世凯连连打喷嚏。公署里的郎中熬了一锅汤药，说是祛风寒防感冒。袁世凯不愿喝，喝一碗热姜汤蒙头大睡。结果夜里发起高烧来，天亮时又头晕得厉害。郎中对症下药也不管用，昏睡一整天，到了晚上仍不见好。于是唐绍仪派人去唯一的西洋医院——济众院，请美国人安连前来诊断。他觉得中医不可思议，不相信会有效，如果要他来治，必须立即停掉那些“汤汤水水”。公署的郎中大不高兴，认为洋鬼子的西药治标或许有效，治本却不可能。

唐绍仪见病情不能耽搁，决定道：“现在先治标，把烧退了，头晕止住了再说。”

郎中拂袖而去，安连给袁世凯打了一针，嘱咐夜里一两点左右烧就能够退下，如果病人那时候想吃东西，可以喝点易于消化的粥或者面条。

半夜里袁世凯烧退了，醒过来一睁眼，就看到闵妃所赐的侍女金氏正坐在床边的矮凳上，半合着双眼，显然困倦已极。她丰润的双唇微微翕动，在仰躺的袁世凯看来，比平时更加诱人。袁世凯第一次见金氏，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红润丰腴的双唇，当时情不自禁中多看了几眼，几乎在众人面前失态。更让袁世凯惊奇的是，她的唇上并未用任何女儿妆。这时，她也醒过来了，道：“大人，醒了，粥。”

金氏已经侍候袁世凯两个多月，中文会说的仍然不多，几乎是往外蹦字，但袁世凯听得懂她的话，意思是给他准备了粥。他的确饿了，点点头。金氏一会就端来一碗不稀不稠的山药肉片小米粥，看袁世凯喝完了，拿眼神去问他：还喝不喝？

“再来一碗。”

袁世凯已经一天没有进食，何况平时就食量惊人，喝完第二碗，还觉肚里空落落的。金氏指指西洋钟，伸出两个手指头，意思是两小时后才能再喝。但袁世凯不甚明了，金氏拿过一张纸来，上面是洋文，他当然不认的，但唐绍仪翻译的中文很明白：一、醒来后喝粥一碗，至多两

碗；二、一个时辰后可再进食一次。安连医生特嘱。

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好躺下。他身体依然虚弱，躺下不久就睡着了。等他再次醒来，看西洋钟，是五点半。金氏显然没睡，见他醒来立即就出去了，一会儿端来一碗参汤，侍候他喝完，复又出去，这次端来的是一碗“光州贡面”，是袁世凯专门从家乡带来的。这种面极细，下锅就熟，却又耐煮，久不粘锅。袁世凯喜欢以鸡汤浇面，金氏也已经掌握要领。

等他吃完了面，金氏接过碗去摇摇晃晃向外走。袁世凯刚要问她怎么回事，话未出口，金氏就一头栽到门槛上。袁世凯赤脚跳下床抱起金氏，见她额头撞破了，鲜血把他的袍袖也染红了，急得大喊：“人呢，都死绝了？”

过了一会儿，下人们才慌慌张张跑来。随着金氏一起被赐的李氏和吴氏，一个十六岁，一个才十四岁。三人情同姐妹，此时看金氏一脸血，都吓得哭起来。袁世凯喝道：“不许哭，快去找郎中。”

姐妹俩没听明白，其他仆从反应过来了，两个人跑着去叫郎中。郎中背着药箱一路小跑赶过来，看了一眼伤口道：“不要紧的，是皮外伤。”他让人端来热水，放上盐，拿在锅中煮过的棉布沾着盐水给金氏清洗创面，然后倒上云南白药，再紧紧地裹住，“没事了，三天后换次药，保准好的利利索索。”

这时，唐绍仪也闻讯过来了，郎中见到他，气还没有消：“唐委员，我没经你允许就给她包扎了。你要不放心，不妨再请洋医生来。”

唐绍仪笑道：“犯不着事事都请洋医生了——袁大人，你怎么只穿着睡袍，再冻着了可就麻烦了。”

袁世凯这才觉得浑身已经凉透了，连忙跳上床去。

“袁大人，我还是给你熬碗药汤驱驱寒，你这一折腾少不得又冻着了。”郎中又问唐绍仪，“唐委员，你看行不行？”

袁世凯叫着郎中的名字道：“老阮，你就别再耿耿于怀了，快去给我熬药。”看他走了，又对唐绍仪道，“少川，你坐，老阮这人医道不错，就是有点倔，你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老阮是袁世凯从天津带来的，医道的确不坏，平时有些恃才傲物，又觉得有靠山，整个公署中只对袁世凯唯命是从。不过此人倒没多少城府，喜怒皆形于色，不必提防，大家只拿他当个老小孩而已。

“我哪里会和他一般见识，老阮这人倒是倔得可爱。”唐绍仪这才得空细问，“怎么回事，好好的头碰破了？”

袁世凯解释道：“你这话问的，莫不是我把她推倒了？我吃完了面，她端着碗往外走，眼看着就倒下去，脑门磕到门槛上。”

“这就是了，一定是累的。”据唐绍仪说，自从袁世凯病了后，金氏一直守在病床上，大约两夜都没合眼了，又不肯让别人替她。

“难为她一片热肠。”而袁世凯心里所想的，是刚才抱起金氏时，忙乱中不小心摸到她的胸口，掌下乳房并不太大，但结实而富弹性，正是妙龄女子所独有。

唐绍仪看袁世凯眼里浮起一片暧昧，笑道：“四哥，我看你就把她收房算了。这两个月来，人家对你那真没的说。就是一块石头，也该被焐热了。”

金氏的父母在壬午兵变中曾经帮助闵妃逃离汉城，后来在兵乱中连同两个儿子都被杀死，金氏和两个婢女因为走亲戚躲过一劫。闵妃还宫后，可怜金氏遭遇，又念及她父母的救护之恩，因此将她带进宫去。她不忍两个婢女无依无靠，恳请闵妃也允两个婢女进了宫。年前为了酬谢袁世凯，闵妃以金氏相赐。姐妹三个不忍分离，在金氏的恳求下，李氏和吴氏也一同被赐了下来。但在袁世凯看来，闵妃这是在身边安插眼线，所以对金氏三人很冷淡。但两个月下来，觉得三人毫无城府，只是一门心思侍候人，他的看法也渐渐变了。顾虑还是有，一则是仍然有些不放心，不甘心自己身边有他人眼线；二则对沈玉兰不好交代，还没娶她进门，如何能够先娶别的女人？便推说道：“不急，让我好好想想。”

想了几天的结果，是等金氏的伤好利索了，帮她找个合适的人家嫁出去，他宁愿搭上一笔嫁妆。唐绍仪摇摇头道：“四哥，这样恐怕不好吧？好比豆腐掉进灰堆里，人家能说的清白？”

“你这是什么话，好像我把她们都污了似的，你把我当什么人？”

唐绍仪急辩道："怪我用语不当。我的意思是，闵妃所赐，你再转手嫁人，人家会不会怀疑金氏的清白不说，闵妃那里会怎么想？"

袁世凯还是坚持己见："她怎么想不必去管，反正我不能在身边弄个耳目。再说，既然是已经赐给我了，我自然能做得了主。当初也没说我非得娶她们做妾。"

唐绍仪却有不同意见："那你当初就不该要。一口回绝了，何来如此麻烦和顾虑？"

"当时情形只有四个字好形容：却之不恭。当时只想反正公署里也缺女侍，又是得意之中，思考难免太过简单。如今看来，不娶为妙，不然我没法向沈姑娘交代。当初我说好等我发达了亲自上门迎娶，如今无法兑现诺言，已觉得对不住她。"

袁世凯不能亲自上门迎娶，变通的办法是让自己的三哥袁世廉夫妇陪她到朝鲜来完婚。沈玉兰不能不答应，但在来信中，失望的意思不难看出。想想自己艰难时候她的帮助，袁世凯实在不想伤她的心。

唐绍仪开玩笑道："拿得起放得下的四哥，因为这未进门的姨太太而前怕狼后怕虎，要是娶进门，那该如何？不会猛虎变猫吧？"

"你少站着说话不腰疼——"袁世凯也揶揄道，"这件事我实在不好出面。不娶金姑娘的话我不好开口，你帮着想想办法，也可与朝鲜翻译打听一下，总之，要嫁给一家身份相当的人家，不可太委屈人家。"

"你既然是这副心思，那最好先让金姑娘知道。或者，她如果有心仪的人家，那更省事了。"

袁世凯点了点头："有道理。你抽空叫上朝鲜翻译，和金姑娘透露一下我的想法。"

过了三天，金姑娘到签押房来找袁世凯了。她额头的纱布已经拆掉，伤疤还很明显。签押房是办公事的地方，她从来不到前衙来，如今到这里来，是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情。她出身官宦人家，自幼读书，写一笔很像样的毛笔字。她与袁世凯笔谈，写道："你为什么不娶我？"

袁世凯回道："我没说要娶你。"

金氏写道："王妃把我赐给你，就是让你娶我们。"

"有这样的规矩？"

"有。姐妹们都知道我要嫁给一个英雄，都羡慕我。我被你赶走，实在无颜面。"

"我算不上英雄。我家里有妻子，还将娶一个侧室入门，你嫁给人家做正室才是正办。"

"不，我也做你的侧室好了。被你赶走，我宁愿去死。"

袁世凯没想到金氏会直接到签押房来找他，而且行事果断，毫不拖泥带水，不禁刮目相看。又见她如此刚烈、固执，不敢太过鲁莽，提笔写道："这是极蠢的想法，以后再说如何？"

金氏没说什么，拿起两人笔谈的纸张，叠了叠攥到手里走了。

袁世凯一上午心不在焉，好几次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等他忙完了，把唐绍仪叫来道："少川，金氏是个牛板筋，你得设法劝一下她。"

"不能怪她脾气倔，是人家非你不嫁。"据唐绍仪说，他和朝鲜翻译去找金氏，一透露想把她嫁人的意思，她就急哭了。无论怎么说，她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袁大人不娶我们，还不如让我们去死。朝鲜翻译也帮她说话，认为袁大人有娶她们的义务，如果不娶她们，那当初就不该接受。

"哪有这样的规矩？你们口口声声她们她们，难道要把她们姐妹三个都娶了？这实在匪夷所思。"

"这是金氏的意思。她们三人虽然是主仆，但情比姐妹，不愿分开，而且听金氏说，李氏和吴氏，也都愿意嫁给四哥。"唐绍仪苦笑道。

"哪有这样的道理？金氏一个还能勉强说得过去，一气娶三个，汉城就没有议论别的了。"袁世凯一边绕室踱步一边在心里想，闵氏心机太深，一次赐她三个美女，不娶吧，出嫁难免是个麻烦；娶了吧，陷进温柔乡中，难免会影响公事。这也许正是闵氏的打算，拿美女来消磨他的意志。哼，真是笑话，我袁某人能中你的计不成，"不娶，不娶，别

想做个套子让我来钻。”

唐绍仪没听清袁世凯嘟囔的什么话，只照着自己的理解往下说道：“我看金氏一片痴心，我是不忍拂她的心意。”

“少川，我让你帮我想办法，不是让你转过头来帮她们劝我。既要把她好好嫁出去，还不能出毛病。你唐少川是留洋的人，脑子里头洋点子多，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真有好点子，还是徒有虚名。总之，这件事你只有办好。你要办不好，我可就怀疑你的办差能力了。”

袁世凯是半真半假的语气，唐绍仪只好硬着头皮答应：“我再想办法看看。”又一跺脚道，“咳，这差使，比与狡猾的外交官打交道还难。”

这天晚上，侍候袁世凯吃过饭，金氏还不肯离开，拿起案上的纸笔与他笔谈：“大人难道非赶走我们不可？”

袁世凯写道：“不是赶你们走，是让你们嫁到好人家做女主人。”

金氏写道：“不管怎么说，还是赶我们走。我哪里做得不好吗？不容改正吗？”

“你做得很好。不是不容改正，是形势所迫，我不能娶。”

金氏放下笔，不再写，眼巴巴看着袁世凯，咬着嘴唇，两行眼泪涌出来，梨花带雨的神情，铁石心肠也会为之柔软。袁世凯几乎无法控制要把她抱到怀里的冲动，但沈玉兰那明亮的眼睛不断在他脑子里闪动，他狠狠心咬咬牙道：“此事不必再议。”又做个请她出门的手势。不赶走金氏，弄一锅夹生饭，那才是个大麻烦。

看金氏抹着泪跑了出去，袁世凯不放心，着人找来唐绍仪，嘱咐他多留心，别让金氏寻了短见。唐绍仪抱怨道：“送上门的艳福不享，偏要拧着来。真是天下奇闻。”

“少川，我听你说洋人讲婚姻自由，又讲爱情忠诚，更反对纳妾，在我这里怎么变了说辞？”

“我是入乡随俗。这又不是在美利坚，美利坚最讲人权，你把金氏推出去才是害人家，我当然要反对。”

袁世凯最后嘱咐道："我已经下了决心了，玉兰再有个把月就该到了，必须赶在她到来前把眼前这个包袱卸掉。你可得抓紧。"

唐绍仪当然尽心去办，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总算把金氏劝通了，但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家却并不容易。二十多天过去了，却毫无进展。袁世凯急得要上房揭瓦，因为三哥和沈玉兰一行很快就到了。而偏偏此时元山分署又出了事，非他亲自去一趟不可。

原来，元山华商近来数量大增，于是商量建一座华商会馆。会馆的地址是李姓兄弟的三进院落，已经商量妥当，不料到签订协议时，老三李范宽又变了卦。华商们于是改变方案，不要李范宽的房子，只要老二李范太、老四李范祖的两个院落。老二老四好商量，很快签订了协议。三兄弟的房子，是三进院落，老四在前面，老二在最后，中间夹着老三李范宽。这样前后两进院落要想走通，势必走李范宽院落东边的公共夹道，他也没理由反对。谁料华商会馆施工的时候，他突然把夹道垒上砖头截断了。华商商董熊廷汉前往劝说，不料李范宽"口出不逊，任意侮辱"。华商非常恼火，熊廷汉盛怒之下，率三十余人将李范宽"裂破衣冠，捆打无数"，扭送到元山分署。

根据《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规定，中国在朝鲜拥有领事裁判权，像这种华商与朝鲜人闹纠纷的案子，由中国主审，朝鲜官员只能协助。李范宽被扭送到元山分署后，元山地方官立即前来向分署委员刘家聪求情，说李范宽的大哥在京中做官，并且受到闵妃的赏识，请看在王妃的面子上，能够从轻发落。刘家聪却认为朝鲜官员是拿王妃来要挟，十分生气，大书"天子法庭"四字，悬于分署大堂。朝鲜官员慑于威势，只能屈从会审。结果是李范宽不仅要复通夹道，而且还要入狱半年。

李氏兄弟在元山是大族，而且李范宽平日所结交狐朋狗友极多，消息传出，数百人围住元山公署，将华商商董熊廷汉痛殴一顿。事情并未结束，元山朝鲜商人罢市，百姓围堵公署不肯离去。刘家聪这才知道闯了大祸，连忙派人向袁世凯告急。袁世凯知道此事非他亲自去料理不可，于是带上唐绍仪及汉城分署的陈帮办各骑快马，直奔元山。

当天晚上，一行人赶到元山分署。袁世凯等人匆匆吃完饭，细听刘家聪回话。听他说完经过，袁世凯问："明明朝鲜官员有过提醒，你为什么不仔细考虑？"

“大人曾经训示过，我等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大清朝廷。朝廷的脸面要紧。”刘家聪如此回答，很笨，好像他把事情办糟是因为听了袁世凯的教导。

闻言，袁世凯气得拍着桌子道：“我还告诉过你，既要维护朝廷的尊严，维护华商的权利，也要善加调处，保持中朝商民的和睦，这话你怎么不听了？”

见刘家聪耷拉着脑袋无以应对，陈帮办为他解围道：“刘委员如此处理也没大错，主要是没注意到当地朝鲜人的情绪变化。”陈帮办是幕府师爷出身，擅长的是刑案，“事情的起因是李姓朝鲜人的不对，但华商殴打他则变有理为无理。扭送到公署来，如果责令李姓朝鲜人打开通道，同时命华商赔偿点医药费，或许可以小事化无。”

刘家聪自然不服，道：“那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朝鲜人有错在先，总不能轻轻放过。这关系朝廷的尊严。”

袁世凯见刘家聪如此不开窍，心里打定主意，尽早打发此人回国。

“刘委员所说不差，但你却忽略了一个问题，李姓朝鲜人在元山并非一般人物。放过他固然于脸面上有点不好看，但非要判他半年，却与刑律有些不符，像他这种情况，不过是叫到堂上训斥一番了事，顶重不过打几板子而已。”

刘家聪与陈帮办辩驳。陈帮办是衙门刑钱老夫子出身，说到大清律例那是门清，刘家聪在他面前简直是关公门前耍大刀。但他是一根筋的脾气，又加陈帮办地位低于他，最后几乎是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袁世凯却很明白，知道此事根本不能再让刘家聪参与，便道：“当局者迷，你一时掂不清楚。这样，这件事你不必管了，你先回汉城避避风头，剩下的事情有我和陈帮办。”

袁世凯是压着火气说话，虽然听上去平静，但越是平静越透着不妙。刘家聪还想说话，袁世凯摇手不让他说，而是转脸问陈帮办：“如果你来擦屁股，你打算怎么办？”

陈帮办回道：“具体怎么办我还要盘算一番，而且事情还要随机应变，现在说出个一二三来不太可能。但我可以告诉大人我的办理结果，

那就是维持刘大人的原判，保住刘大人也是保住大清朝廷的面子，还要让朝鲜人心悦诚服地散去。”

刘家聪脸上是不屑的表情，袁世凯也有些不信，问：“这可能吗？”

陈帮办回答得斩钉截铁：“能，不信，大人可交给我试试。”

第二天一早，朝鲜人复又将元山公署大门堵住，吵吵嚷嚷，要“刘大人”出来说话。一会儿分署大门大开，大堂檐下居中站着一个三十岁出头的人，长条脸，浓眉毛，一双眼睛目光锐利。他就是陈帮办，露出笑脸说道：“各位请进来说话。”

像这种情况，刘家聪必定着人把朝鲜人往外赶。他们领头的迷惑不解，问：“我们找刘分理说话，给我们个公道。”

听翻译把朝鲜话译过来，陈帮办不慌不忙地说道：“刘大人已经被袁总理紧急召回汉城，大家有话和我说好了。”

“和你说不着，我们只找刘分理。”领头的并不领情。

“那我问你，你是成心要寻事，还是想解决问题？你要是成心寻事，朝廷自有王法在；你要是想解决问题，让李范宽少吃些苦头的话，那就该好好和我说话。我已经说过，袁大人派我来全权处理此事。”

陈帮办这几句话听似稀松平常，但暗含玄机，如果朝鲜人再不就道，那就是成心让李范宽吃苦头。朝鲜人中于是有不同声音，建议“与这位大人好好说话，如果不满意，再论不迟。”

事情的来龙去脉陈帮办早就清楚，怎么答复也是胸有成竹，听他们讲完后，他不慌不忙地说道：“无论怎么说，华商打人不对，有事说事，有理说理，打人算什么？这件事应该道歉的是华商，而且应该赔偿伤者的医药费。”

此言一出，陪在他身边的公署人员无不窃窃私语，就是袁世凯也是一脸惊讶。朝鲜人闻言，则大喊道：“对，应该道歉。”

陈帮办挥挥手，朝鲜人都静下来听他说话：“看来大家已同意我的话有道理。我这个人曾在衙门里当过师爷，专门处理刑案，我不但讲理，还通情，更知法。”

朝鲜人鸦雀无声，要听他下文。袁世凯暗中赞叹，几句话间，陈帮办已经控制了局面，就是不知接下来他又有何话说。如果真给李范宽道歉，朝鲜人得寸进尺，不依不饶，那就骑虎难下。

只听陈帮办又道："办任何事情，都要通情达理，再佐以王法，便没有解不开的疙瘩。但，论情论理，都是两边的。华商打李某人不对，那么我请问各位，你们打华商对不对？而且是在我通商分署内把人打伤，又置朝廷的法度何在？按照大清律，公然喧闹衙门，那就罪加一等。不仅要道歉，要赔伤者医药费，恐怕还要追究首事者的责任。"朝鲜人又开始私语，恐慌者有之，不平者更有之。陈帮办不容他们有私议的机会，接着大声道，"我奉袁大人令，此事既往不咎。但是，诸位请想，再要华商道歉，是否也没有道理？依我看，彼此都犯了错，也都有伤情，一笔勾销罢了。"

"好，这位大人说的有道理。那么我倒要问，判我李三哥入狱半年，是何道理？"

"判他入狱半年，没有道理好讲，讲的是法。按大清律，公然违反契约，又唆使聚讼、喧闹公堂，应当入狱半年。刘委员是严格按大清律例办理，就是我来判，也是如此。但，"他话锋一转道，"大清律例讲法，也讲情，还有法外开恩的说法。这个情，就是李某人的大哥在朝中为官，为国宣劳，如果朝鲜国王求情，再有袁大人一道命令，便可不必入狱，在家闭门思过。诸位与其在这里闹，不如给李大人一封信，让他向国王求情。"

要向国王求情，谁也没有把握，因为李范宽的大哥李范晋的确受到国王和王妃的器重，但敢不敢向国王开口求情，那就说不准了。领头的不满道："这分明是托词，向国王求情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这的确不是托词。刘分理依法判的案子，就是袁大人也不能公然推翻。但如果有国王一句话，那就另说了。大家都知道，袁大人与国王和王妃的交情，那可不一般。袁大人两次带兵平乱，两次救国王于危难之中，诸位都听说过吧？"

"听说过，但不知详情。"有人嚷嚷。

"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陈帮办添油加醋，把袁世凯两次平乱的情

形像说大书一样讲来，足足花了半个时辰，朝鲜人已经完全被他降服。他眉飞色舞讲完了，言归正传道，“诸位请想，袁大人与国王是这样的交情，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什么事不可商量？”

道理不错，但问题是怎么向国王求情，领头的还是有些担心道：“袁大人与朝鲜有恩，我们都知道。袁大人与国王殿下交情厚，我们也早听说。可是，向国王求情可不简单。”

“不必着急，一切包在我身上。”

“那太好了！”朝鲜人都一脸兴奋，纷纷向陈帮办进言，“陈大人，这事要拜托你了。”

“好说好说。那就让李某人给他大哥写一封信，请他务必呈给国王。如果他不方便，也可交给袁大人。袁大人有的是办法，比如可请外衙门将信转呈，然后袁大人再等国王交代下来。总之，大家如果信得过我，一切我来代劳。”

众人简直视陈帮办为救星，对他的话已经是言听计从。于是，他按按腰道：“诸位，我陈某人站了一上午，口干舌燥一上午，你们总该散去，让我喝口茶吧？”

众人都歉然道：“对对，我们且散去，请陈大人喝口茶。”

回到后堂，袁世凯拍拍陈帮办的肩膀道：“真是佩服之至。”

陈帮办喝了口水禀道：“我乱打大人的旗号，大人不生气吧？”

“生什么气？赞扬还来不及呢！真正是虚则虚之，实则实之，真真假假，花样百出。总之一个词：高明！”袁世凯大声赞道。

“少川，我早就发现陈帮办是个人才，这次有意带他来考校，果然有本领。我打算让他出任元山分理，你看如何？”等吃过饭，袁世凯屏人密谈，只留下唐绍仪。

“当然十分合适。他干帮办不过几个月，等于是平步青云。”唐绍仪语气里满含着羡慕，“我到朝鲜三年多，还没得到这种机会。”

袁世凯笑道：“我早就说过，必定让你独当一面。可是，我外交上

离不开你，所以不能让你出汉城。我给你谋划的是汉城分理的位子。如今把陈帮办升任元山分理，委屈你先干汉城帮办，等新署一建成，谭分理便升任公署会办，你则接他的汉城分理，同时继续帮我办外交，如何？”

“谢总理栽培。”唐绍仪连忙离座拱手。

袁世凯哈哈笑道：“什么总理，是四哥。”

“谢四哥栽培。今晚上咱可得一醉方休，我和陈分理好好敬四哥一杯。”

袁世凯点上一支雪茄道：“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嘛。”

次日一早，袁世凯等人骑马返回汉城。一进公署，他的账房杨厚福迎出来道：“老爷，你可当心点，三老爷带着沈姑娘来了，正生气呢。”

“生气，刚来生什么气？”三老爷即是指袁世凯三哥袁世廉，说好由他和三嫂陪沈玉兰到朝鲜来。但按预定的船期，要到三四天后才到。

杨厚福是欲言又止的神态：“小人也说不清，反正您小心点就是。”

“好，你快去通报一声，我先看三哥三嫂。”

杨厚福头前通报，袁世凯随后就到了，进门就喊：“三哥，一路还好吧？”

“好，好，一路顺利。”袁世廉和妻子都迎了出来，三嫂实话实说，“好倒是怪好，我是第一次坐船，吐得挺不住头，分不清东西南北。沈弟妹是江南人家，坐小船惯了的，可是第一次坐大轮船，也有些晕船。这会儿还不舒服，你说话可和气些。”

袁世凯又问：“不是过几天才到吗？你们怎么今天就来了？”

袁世廉解释道：“我们本来在烟台等洋轮，正巧北洋水师丁提督也在烟台，他说和你很熟，又正好兵轮要到仁川，就把我们捎过来了。”

三嫂在一旁赔着小心：“也没法给你提前捎个信，来得有些唐突。”

袁世凯摆摆手道："这怎么说的，自家人，有啥唐突不唐突？"

说了几句话，袁世廉叮嘱道："你别只顾在这里说话，先去看看沈姑娘。"

袁世凯到了沈玉兰的住处，进门就喊："玉兰，没想到你们提前来了，也不给我个信。"

没想到沈玉兰十分冷淡："我们来得不是时候，打搅了你的好事不是？"

"怎么回事，说话夹枪带棒的。"没来由的抢白，令袁世凯有些不快。

"你自己办的事自己还不清楚？倒怪别人夹枪带棒。"沈玉兰还是一副找不痛快的语气。

"到底怎么了，刚进门就来这一套。"袁世凯终于忍不住，大声道。

在沈玉兰看来，袁世凯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就更可见他心里有鬼有愧，索性躺到床上不理袁世凯。

袁世凯到院子里喊："把下人都给我叫来，我倒要问问，是谁惹沈姑娘生气。"

一会儿，仆人、听差都来了。袁世凯看到金氏三人，心里突地一跳，大约猜到了病根，但他不能不故作糊涂："你们，谁惹沈姑娘生气了？"

大家自然都不知道。

沈玉兰见袁世凯死不认账，愤怒地坐起来道："你别演戏给大家看，你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我问你，这三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果然毛病出在这里！袁世凯对下人挥了挥手道："你们都忙去吧。"

众人都莫名其妙地离开，沈玉兰却指着金氏道："她们三个小婊子不能走。"

沈玉兰在下人面前仍然不给面子，袁世凯忍了，但这句话一出口他却是忍无可忍，转手就给了沈玉兰一巴掌："你嘴里不干不净，真是疯了！"

沈玉兰放声大哭，但已经不敢再骂，只是撒泼哭喊："你打死我算了，我苦等这么多年，等来的是你一巴掌。你打死我算了。"

这时三哥三嫂都闻讯跑来，袁世廉呵斥道："老四，你发啥疯，刚进门你就打人，是嫌我和你三嫂来是吧？"

袁世凯刚要辩白，袁世廉直向他使眼色，拉着他就走，回头对妻子道："你好好劝劝沈姑娘。"

袁世廉把袁世凯拖到自己屋里，责备道："老四，我和你三嫂一再劝你，要好好说话，怎么还动手打人了？"

"她和我使小性子也就罢了，她骂人家是婊子，那是王妃赐下来的人，她这么不知轻重，传到王妃耳朵里，会惹来多大麻烦？"袁世凯此时也有些后悔，但他不能示弱，搬出王妃来说事，把这三个大活人的来由详细说给三哥。

袁世廉叹道："哦，人是王妃赐下来的，那和皇后赐人也差不多，的确不能不尊重。可是，你也要为沈姑娘想一想，苦等你三年，一进门发现你已经纳了三个妾，这让人怎么受得了？"

"三哥，我哪里纳他们了？我就是为了玉兰才没纳她们，正让人想办法给她们寻人家。"袁世凯大呼冤枉，把自己为难的情形向三哥陈述一遍。

袁世廉听了之后道："都是误会，你为什么在信中只字不提？"

"我本打算在你们来前就把人嫁出去，谁知道你们提前赶过来了。"

"你也不能怪我们，好像我们提前几天来是大罪过，这真是岂有此理！你也不能怪玉兰，你原先说上任时就带她来；后来又改成到朝鲜安顿好了，就接她过来；再后来，又推到过了年开了春再来。一延再延，人家能不想多了？"

袁世凯解释道："让你们开了春来，也是为了玉兰。她是南方人，

哪里受得了朝鲜的寒冷。前一阵我从仁川回来，本来已经穿单衣了，谁料寒潮复来，差点把我冻死，我病了一场，昏睡一天两夜，全是金氏不眨眼地照顾我。”

“你是好心好意，可是，你对这三个人只字不提，这就是最大的失策，反而像做贼心虚。”袁世廉一副没有办法的样子。

“三哥，你可不能这么想，我可没动人家一根手指头，不然怎么往外嫁？”

“老四，不是三哥不相信，我信不信都没什么，关键是玉兰怎么想。孤男寡女，干柴烈火，就你那性子能忍得住？我就不信，何况玉兰？”

袁世凯听三哥如此说，真是又好气又好笑：“罢了，罢了，看来真是说不清了。”

“天下没有说不清的事，就是费点口舌。把症结弄明白了，让你三嫂去说。”于是袁世廉复去沈玉兰的住处把妻子叫出来，把袁世凯的一番苦心如实相告，让她好好劝一劝。

兄弟两人在袁世廉的住处喝茶聊天，不知不觉西洋钟敲了十下，袁世廉说道：“已经亥正了，你赶了一天路也该歇歇了。走，过去看看，你三嫂劝得也该差不多了。”

两人相约来到沈玉兰的住处，听到三嫂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而沈玉兰还在边哭边诉：“他就是要了三个小婊子，我也用不着紧着生气。我气的是他明明不占理，却死不承认，还要来教训别人，还要扇我一巴掌，我虽然命苦，可从小到大还没人戳我一指头。”

三嫂劝道：“玉兰，老四说他为了你没动人家，你又偏偏不信。”

沈玉兰倔强道：“我就是不信，我要的是个理。要证明很简单，让三个小婊子脱下裤子，他是不是动了人家，一目了然。”

三嫂又劝：“妹子，这我就要说你了。何苦来哉！就是他真动了人家，又能如何？反正老四说，已经托人把她们嫁出去了，从此两不相涉，你干吗如此相逼？”

闻言，袁世凯大声道："看来，这事是真说不明白了。罢了罢了，一不做二不休。"

"我说你可真是没用，让你好好劝劝玉兰，你到现在还没劝好。"袁世廉故意大声，他的意思是要给里面一个信号，让他们知道袁世凯就在外面，说话留心一点。

不料沈玉兰也拗得很，反而更上劲了："三哥三嫂你们做个见证，如果她仨是原装的黄花闺女，我给她们道歉也行，赔罪也可，他想怎么着都由着他；可是，如果她们早就开了苞，那这一巴掌，我得还到她们脸上。"

袁世凯以冰冷的语气道："不必了。谁也别再劝，我自有办法。来人，去把唐委员找来。"

一会儿唐绍仪来了，自然不宜进室内，在院子里大声回话："总理，我来了，请你吩咐。"

袁世凯平静地问："少川，托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总理是问哪一件，公事还是私事。"

"这时候叫你，自然不是公事。就是三姐妹找人家的事情。"

"哦，是这件事。"唐绍仪已经知道沈玉兰闹别扭，虽不知详情，但也猜个八九不离十，知道病根在三姐妹身上，"一个月前总理就安排，让我托人打探，打听了不下七八家，但都不太合适。你说过，她们身份非一般婢女可比，所以也不能太委屈人家。最近，找到了一个袱褒商，家境相当不错，是为他小儿子纳亲，先把金氏娶过去……"

袁世凯打断他的话道："少川，立即辞掉，金氏三姐妹不必嫁了，我已经决定一块把她们娶进门，省得嫁出去受人家的欺负。人家对得起我，我也要对得起人家。行了，就是这意思，你回去一是立即辞了那个袱褒商，二是告诉金氏三姐妹别再担惊受怕了，我娶了她们，谁也休想欺负她们。"

唐绍仪有些为难："四哥，这不合适吧，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找到一家合适的。"

“没什么不合适的，反正又没定亲，就说人家不乐意了。”袁世凯回道。

沈玉兰知道自己弄巧成拙，无话可说，只有放声大哭，以示委屈。

见状，袁世廉在一旁也劝：“老四，别赌气，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嘛。”

袁世凯这时才把火发出来，声嘶力竭地怒吼：“没啥好商量！我袁世凯可以疼女人，可以哄女人，可以为女人赴汤蹈火，可绝不受女人的挟制！哪个女人想把我袁世凯当软柿子捏，那就是做梦！永远不可能！”又走到内室门口，指着沈玉兰道，“就这样定了，我一次娶进你们四个，愿意就这样办，不愿意你立马卷铺盖滚蛋！我要服一句软，我是王八蛋！”

沈玉兰是第一次见袁世凯如此发火，这才知道自己办了件奇蠢无比的事情。此时她连哭也不敢了，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一句话不说。

袁世廉拉着袁世凯出门，对妻子道：“今晚你就在沈妹子这里睡吧，好好劝劝，我们哥俩再拉拉呱。”

回到袁世廉的住处，袁世凯道：“三哥，咱拉啥都行，就是不提沈玉兰这件事。这件事已经定局，你主持给我办喜事，我一次娶四个。她要不乐意，还是那句话，立马滚蛋。”

“好好，我才懒得谈你们这些破事，刚进门就给我一个下马威，你们都觉得三哥好欺负是不是？”袁世廉以此来分散袁世凯的愤怒。

兄弟两人抛开这个话题，开始唠小时候的事情，渐渐的忘情，到西洋钟敲了两响，袁世凯劝道：“三哥，你累了一天，快睡，我也撑不住了。”

第二天一早醒过来，袁世廉问：“老四，你醒了没？你再想想，一次娶四个进门，像什么话？先娶了沈姑娘再说。那三个，还是嫁出去吧。”

袁世凯是铁了心不改：“三哥，昨天已经定局的事，何苦再改？不必再说了，你等着喝喜酒吧。你是代袁家长亲来受礼，她们四个都要给

你敬酒，想一想也是咱们袁家门上祖祖辈辈不曾有的盛况。”

“老四，我是说正经，你别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你赶快找本老皇历，帮我查查日子。”

吃过早饭，袁世凯把唐绍仪找来道：“少川，你打发人把李家老大叫来，元山的事得尽快了。”

两人商量定下大致原则，那就是坚持原判并无不当，但一定不能真关李范宽六个月，要找台阶尽快放人。

李范宽的大哥李范晋是大院君的亲信，自从大院君失势后，受到闵妃势力排挤，仕途一直不顺。甲申政变时，王妃逃出王宫，就是躲到他在汉城北郊的别庄中，仕途由此才有所改善。但大院君回国后，他又受到猜忌，调任奎章阁直阁，是个徒有其名的闲差，日子并不好过。老家兄弟与元山分署闹不痛快，他早就接到信了，回信教训诸弟不要惹是生非，没想到三弟不识好歹，把事情闹大了。他接到家信，要他向国王求情，哪有那么简单？如今袁世凯请他，知道肯定与此事有关，只是两人向无深交，如何把握颇费思量。他希望结交袁世凯，以求将来在仕途上多条路子；但又不想在袁世凯面前掉架子，尤其自己的老弟被抓入狱，总要表现出一点骨气来。所以他进袁世凯的公署时，心情相当矛盾，脸上的表情也是阴晴不定。

袁世凯只想以诚动人，也想借机结交他，将来在朝鲜官员中能多个支持者，所以对李范晋相当客气：“老兄，元山公署抓了你家老弟，实在抱歉的很。”

“抓就抓了，他们都是小老百姓，袁大人不杀掉他已经是大面子了。”

这显然是说气话，袁世凯笑道：“老兄，按大清律是应当抓。可是，还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有你老兄的面子，无论如何不该到这个地步。都是我手下人办事死板，我已经把元山分署的分理撤掉了。”

李范晋绝对没想到自己在袁世凯面前会有如此大的面子。谁不知道袁总理排场大？进宫轿子可直进仁政门，与国王对话都可不必站，朝鲜

官员别管官多大，在他面前都低一品。万万没想到，袁世凯这样看得起他这个闲官。他用一副推心置腹的语气说道："袁总理，舍弟所为的确不妥，可被人打了一顿，还要入狱半年，这实在太说不过去。"

"我说过了，都是他们办事欠考虑，一切有我呢。"

李范宽问道："如今可怎么办？人已经关进去了，老家捎信让我向国王求情，我在殿下面前，实在不好开口。"

袁世凯出主意道："一切都好商量。老兄如果能在殿下面前说一句，殿下交代给我，我立马让他们放人。如果殿下不肯为此事出头，或者老兄有任何顾虑，不便向殿下开口，那么也可以向外衙门云养督办去交涉，只要外衙门来一纸公事，这就算是公事而非私情，我下令放人也就是公事公办。"

李范晋连忙离座，恭恭敬敬给袁世凯作了个揖道："袁大人如此给李某面子，以后有用得着李某处请不要客气，李某能为袁大人效劳为荣。"

袁世凯起身回礼道："咦，老兄不可如此说，效劳一词不能用到袁某身上，咱们互相提携是应当的。"

袁世凯送给李范晋一块英国打簧怀表。他出门时，对袁世凯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沈玉兰没有拗过袁世凯，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的新公署建成后，挑了个黄道吉日，就把喜事办了。纳妾不是娶正室，一切礼仪都很简单。但袁世凯在朝鲜地位特殊，朝野朋友众多，又是一次娶四个妾，祝贺加以瞧热闹的人真正是摩肩接踵。席面公署院内自然摆不下，一直摆到大街上。公署的人员都派了差，唐绍仪负责接待各国外交人员，谭耿尧负责接待朝鲜官员，元山分署的陈分理因为与汉城商界熟悉，便负责招呼中外商人。朝鲜外衙门督办金允植也亲自带人过来帮忙招呼。

袁世凯一桌桌的敬酒，到李范晋那一桌时，他端着酒杯离座走到袁世凯身边，高举酒杯道："袁大人，一次娶四位佳人，亘古未有。"趁与袁世凯握手之际，把一个纸条塞到他手里。袁世凯小心放到袖袋里，敬完这一桌后，他找了个僻静地方取出纸条，上面写的是——听闻亲俄派

又有朝俄密约之议。

袁世凯大吃一惊，自从把穆麟德调离朝鲜后，亲俄派收敛了不少，怎么忽然又有朝俄密约？所以到了晚上，袁世凯不入洞房，而是悄悄把李范晋请来向他打听详情。李范晋对详情并不了解，但他宫中有个远亲，与亲俄派关系极密，向李范晋透露，亲俄派正在密谋朝俄密约。

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朝鲜倒向俄国，中国宗主国地位便形同虚设，袁世凯这位驻朝总理便是最大的失职，有负朝廷的重托和李鸿章的信任，他的仕途也将大受影响。袁世凯设法向亲华的官员旁敲侧击，但除了亲俄的洪启薰、金嘉镇、郑秉夏等人最近十分活跃外，并无其他确实消息。袁世凯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频繁找理由进宫观察国王和闵妃的动向，果然发现端倪：李熙经常召见通俄语的大臣蔡贤植，而闵妃则与俄驻朝大使韦贝尔的妻子及小姨子过从甚密。然而，却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袁世凯急得要上房揭瓦，却又不能采取任何措施。

西历七月中旬，闵妃的侄子闵泳翊从中国回到朝鲜，袁世凯一听到消息，次日就请他吃饭。闵泳翊自从甲申政变中受伤后，不久便到上海治伤，此后以治伤为由，不肯回国。此后他又经香港辗转去了英国，一个多月前才回到上海，国王立即授他兵曹判书、左捕盗大将、典圜局管理等职，并派专差赴上海接他回朝鲜。

酒桌上，袁世凯不断给他戴高帽："竹楣，你总算回来了，朝鲜太需要你这样既明了大局又能向国王直言敢谏的贤臣了。"

闵泳翊叹了口气道："我国政局总是动荡不宁，实在让人灰心。我之所以一年多寄居域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朝鲜毕竟是我的祖国，生于斯长于斯，身在异国，又难免时常想念。"

"竹楣回来是对的。殿下将军权相授，可见所托之重。正如竹楣所言，贵国政局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非常需要竹楣这棵大树，以为朝鲜遮风挡雨。"

闵泳翊好像根本不以为意："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从前事大党得势，他们视我为开化派，所以我不想回国；如今事大党风头过去了，亲俄党又招摇起来，他们未必能容得下我。争权夺利的事我见多了，没心绪了。"

袁世凯见闵泳翊是这番心思，就劝他振作起来："竹楣，大清向来视朝鲜为兄弟之邦，从未启吞并的野心。朝鲜也只有托蔽于大清，才不至于被他国所吞。亲日、亲俄都非善策，这个道理我不必再重复，竹楣是聪明人，心中自然也明了。如今朝鲜有一股亲俄的小人，怂恿殿下亲俄，此非小事，竹楣不能不警惕，应当劝谏殿下不可受小人蛊惑。"

闵泳翊叹了口气道："我的话殿下也未必能听得进去。"

"听不听得进去你总要劝，才能尽到臣子的职责。如果有什么事情关乎朝鲜大局，还望竹楣以朋友的身份告诉我一声，届时咱们一起想办法，总之，都是为了朝鲜好。"

"这不必袁兄嘱咐。"

十几天后的晚上，闵泳翊悄悄来访，进门便愁眉不展。袁世凯把他约进密室，厚厚的木门一关上，便无泄密之虑。室内放了两盆冰降温，亦无暑热之虞。闵泳翊这才说道："袁兄估计的不错，殿下的确有联俄之意。"

据闵泳翊说，国王深受亲俄派大臣的影响，诸事只听从亲俄派的意见，大权实际操于亲俄派大臣手中。他们怂恿国王，中、日都不可靠，如今只有依赖俄国，才能谋求国家独立。而且，要想从英国人手中讨回巨文岛，也非请俄国帮助不可。

"这岂不是引狼入室！朝廷正在与英国人交涉巨文岛的事情，英国已经有意交还，唯一担忧的是俄国将来公然侵占朝鲜领土。李中堂正在与俄国人交涉，希望俄国人能够承诺不侵占朝鲜，然后则再要求英国交还巨文岛。殿下此时却去联俄，如果朝俄签订密约，英国人必以此为借口，久假巨文岛不还，李中堂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不说，英俄都来争割朝鲜国土，那时朝鲜可真就朝不保夕了。"听完之后，袁世凯气得不行。

"是啊，我也是这样劝殿下，无奈殿下听不入耳，我是孤掌难鸣，更怕大局从此决裂。怪只怪朝中亲俄的小人，如果有什么办法把他们除掉就好了。"

据闵泳翊说，朝中亲俄的人不少，最活跃的一个是掌礼院主簿金嘉镇，一个是外衙门吏员郑秉夏，两人官职都不高，但国王却经常召见两

人，日见宠信。以闵泳翊看来，两人都是投机小人，不过以亲俄投国王所好，以为进身之阶罢了，并非真为朝鲜大局着想。

“金嘉镇我不了解，郑秉夏我是知道的，专门无事生非。这些小人应当从国王跟前除去，以清君侧。可是口说无凭，没有证据无论如何做不到。竹楣千万留心，如果有文书方面的证据，一定设法保留，我便可以此为据，向殿下交涉，那时候，要治这些亲俄小人的罪，自然也是理直气壮。”

送走闵泳翊，袁世凯深感事关重大，必须立即电报李鸿章，于是亲自起草电报：

顷晤闵泳翊，探诘以所闻。据云朝王信二十余小人，时密商于韦贝，朝将不属于华，如华不允，请俄派兵相助保护。韦迟疑未许，并云恐华先动兵。朝小人云华兵无用，如俄兵来，华兵必退。韦许以三思再定。朝王使翊决之，翊知朝王蓄意已久，群小固结太深，如拂此意，不但为朝王所疏，且将为群小所害，徒死无益，不如阳顺引俄之议而阴密通华，即借华力尽除群小。有此一变，庶可持久等语。凯详告背华求俄，所关匪细，须设法力谏乃为正办。翊云成议已久，谏必不入。凯云为臣道不可料其不入而不言。驳辩良久，翊云再相机为之。

安排人发出电报已经是晚上十点多，袁世凯回到沈玉兰的住处，心里有事，对她的热情视而不见。他想朝王三番五次要背离中国，只除去他身边的小人恐怕没用。除去了亲日派，亲俄派又来，将来除去亲俄派，又会冒出亲什么派来？

侍候袁世凯躺下，沈玉兰的一只纤纤玉手攀上他的胸脯。袁世凯自从一次娶进四个姨太太后，为了平等相待，他每个人那里都是待五天，轮流交替，谁那里也不多。四个人，轮一圈就要二十天，因此到谁那里都是特别珍惜，正所谓小别胜新婚。但袁世凯心中烦乱，哪里顾得上沈玉兰的感受，把她的手拿开道：“别闹，我正想事情。”

沈玉兰赌气地转过身去，背对着袁世凯。袁世凯终于拿定主意，推推沈玉兰道：“玉兰，掌灯，我要再拟一封电报。”

沈玉兰没好气道：“我的祖宗，这都子正时刻了，你还要办公事？明天一早不行？”

“明天一早就要发出去，还是现在弄好放心。”

于是沈玉兰起身点上蜡烛，准备好纸笔。袁世凯在唐绍仪的影响下喜欢上了洋人的鹅毛笔，不必磨墨，而且字可以写得小，不像毛笔一封言简意赅的电报也要写好几页：

闵泳翊前后各语俱已详禀，细查力持附俄者乃金嘉镇、郑秉夏诸小人耳。然亦不过迎合朝王意，借为进身阶，如仅除诸小人，亦未能清其本源，而后患未艾。伏查朝王现祈求西国保护，谋求背华自立，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群小因而附和，至蛊惑日深。甲申事误于引日拒华之议，近年来谬于引俄背华之议，朝王首其意而群小附之也。圣朝驭藩属惟尽仁义，而朝鲜视之，则以为圣朝碍于各国，对其妄谬无可奈何，渐至肆无忌惮。以凯管见，朝纵送文于俄，俄兵未必能速来，不如待其引俄张露，华先派水师稍载陆兵，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数千兵继渡，俄见华兵先入，朝易新君，或可息事。且此时人心瓦解，各国怨谤，如明降谕旨，再由宪授谕李昰应相助，三五日可定，尚不难办。如待俄兵先入，恐难措手。凯庸愚浅陋，无能补救，苟有一得，未敢壅于上闻，冒昧上陈，无任悚惶。

沈玉兰在旁为袁世凯打扇，惊讶道：“老天爷，你要废掉国王！”

袁世凯白了她一眼道：“你小声吧。我告诉你，这是绝密电报，不得向外吐露半个字。本来这种电报是不该在家中拟稿的，懒得再回签押房，才在家里弄。你可要知道轻重，只当没看见。”

“你不怕得罪了朝王，惹来杀身之祸？”沈玉兰吓得心惊肉跳。

“职责所在，个人生死何足挂怀？”袁世凯见沈玉兰吓得脸色有些苍白，安慰她道，“你也不必吓成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朝鲜君臣，借他们个胆也不敢对我下手。玉兰，朝廷派我来朝鲜，就是看住朝鲜君臣，不可背叛大清。越南已经被法国占去，琉球也被日本占去，大清这个最后的藩属国，不能在我手里丢掉了。那样，我将背上千古骂名！大清太软弱，明明琉球是我们的藩属国，日本硬生生改为冲绳县。琉球国王派人到天津、北京去哭求，朝廷却不敢对日本强硬。左文襄——就是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曾经说朝廷越办洋务骨头越软，没有站着撒尿的真男人，说的是一点不假。我袁某人要做个站着撒尿的真男人。我早就建议，干脆像日本对付琉球一样，把朝鲜改为郡县，永除叛离之后患。可是朝廷和李中堂都不答应，怕惹起国际纠纷。我真不明白，日本敢把琉

球改为郡县，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大清的藩属朝鲜改为郡县？这都不去说了。不能改为郡县，那废掉这个三心二意的国王，总可以吧？不然，他三天两头闹叛离，让我防不胜防。所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另扶一个死心塌地依靠大清的国王。”

沈玉兰不解地问：“你不是说，国王向来没有主张，主要是受闵妃的蛊惑吗？干吗要废国王？”

“你这个傻瓜，废了国王，王妃也就没了机会干政了。”袁世凯拿出密码本，把电文翻成密码，然后把手里的稿子就着蜡烛烧掉，又把灰烬冲到痰盂中。

沈玉兰见了说道：“你可真够小心的。”

“小心驶得万年船。你今天看到听到的，也应该像冲掉的灰烬一样，忘个干干净净才是。”

“知道了，你放心好了。”沈玉兰又道，“都后半夜了，也凉快了，我先上床等着你。”

李鸿章接连收到袁世凯两封密电，立即召津海关道周馥密商。看了电报之后，周馥惊讶地说道：“袁慰亭胆子太大，竟然要废朝王！”

“胆子是够大的，不过袁慰廷目光确实超人一等，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他的处理措施也很得当，欲擒故纵，暂且隐忍，待联俄迹象昭彰、取得证据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断然采取措施，俄国想干预也来不及。至于善后，可推出大院君来收拾，各国便无话好说。袁慰廷这三步棋可谓步步相扣，精彩无比。”李鸿章也是连连赞叹。

“中堂的意思，也支持袁慰廷废朝王之举？”

“当然，朝王如此朝三暮四，除了另立新君还有其他办法吗？国人都怪我太过软弱，没有顶用的帮手，我想硬也挺不起来。袁慰廷在朝鲜的确是我的一个好帮手，内外联手，绝不能再让朝鲜步了琉球和越南的后尘。”

“只怕证据不是那么好取的，没有证据，就不能兴废立之举。”

闻言，李鸿章点了点头：“你说的不错，关键是证据。不过，现在

得把朝鲜的情形先让醇邸有数，且把袁慰廷的电报转给醇邸。”

醇邸就是代恭亲王而主政的七爷奕譞。他是今上光绪皇帝的生父，当年与六哥恭亲王奕訢一起协助慈禧、慈安两太后发动政变，扳倒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两宫得以垂帘，恭亲王被封为议政王，肩负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诸多要职，主持大清国的内政外交；奕譞才能不及奕訢，但以武人自居，得以管理神机营，军权在握，是慈禧牵制六爷的一枚棋子。去年借中法之战清军溃败之机，慈禧把恭王为首的军机全班撤换，醇亲王得以出山主政。当年看六哥主政，他意见颇多，怪六哥太软弱，如今他主政后，才发现事情不是想得那么简单，国家战和大计，不可率性而为。因此不到一年，便变得小心谨慎。而且光绪亲政在即，他的打算就是维持局面，到时候儿子能够安然接掌大政。正因如此，对袁世凯废立之举认为实属多事，回电李鸿章，现在并无证据，仅凭人言，不可为证，无题作文，不可不慎之又慎。

第十三章　闵泳翊窃函告密　袁世凯纵横捭阖

公历八月十三日上午，天出奇的热。袁世凯体胖，最怕热，他让下人们从井里提了几桶凉水倒在他签押房的木盘中，过一会儿就拿毛巾擦把脸。下人们又从井里捞起西瓜、桃子摆到他的案边，以解渴消暑。

此时，汉城电报局的陈会办到袁世凯签押房来。两人熟不拘礼，袁世凯指指案上的西瓜道：“你先吃一块消消暑再说。”

陈会办也不客气，连吃两块后抹抹嘴道：“你们总理公署什么事情也要压电报局一头，就是西瓜也比我们的甜。”

“谁不知道你们电报局花样最多，盛观察再精明也有照看不到的地方。”盛观察便是李鸿章面前的洋务红人盛宣怀，不仅插手轮船招商局，还是电报局督办。朝鲜的电报业完全由中国电报局经办，自然也隶属盛宣怀麾下。电报局属官商合办企业，经办者谋私手段层出不穷，所以袁世凯有此玩笑。

陈会办摇了摇头道：“说起来你们都不信，现在朝鲜电报局根本不挣钱。投资如此巨大，电报业务却有限，怎么可能挣钱？”

袁世凯笑道：“咦，我一句玩笑话，你就当真了？向你们盛观察解

释去，我这里不听。今天你怎么有空来看我？”

“电报局电线不通，正在抢修，无法发报，所以我忙里偷闲。”

袁世凯有些奇怪：“怎么会不通了？”

“前天夜里大雨狂风，从义州到鸭绿江倒了好几十里线杆，正在抢修呢！三天能不能修完还说不准。”

“那就是说，现在电报不通了？”

陈会办回道：“正是，俄国使馆有一封长电要发往俄都，现在发不成，急得要上墙揭瓦。”

袁世凯立即警觉起来，瞪着眼问：“你是说，俄国使馆要发长电回圣彼得堡？”

“正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发不走的电报在我那里有一摞。”

“俄国使馆发长电的时候多不多？”

陈会办想了想道：“不是太多，尤其像这次的长电，我是第一次见。”

袁世凯立即叮嘱道：“陈兄，你给我听好了，这封电报无论如何你不能发出去，就是电报通了，你也要以电线损毁为名，暂时阻拦下来。”

“这是为何？电报通了却不给客户发电，没有这样的规矩。”

“规矩是人定的。我告诉你老陈，此事关系非轻，你可要听我的话。至于原因，暂时不能给你解释，反正是顶顶紧要的事情。”

袁世凯说完，拉一下绳子，立即有个庶务跑进来，垂手问：“大人有何吩咐？”

“你立即持我的名帖去请闵竹楣过来一趟，你就说中午我请他喝酒消暑，务必过来一趟。”

陈会办见袁世凯忙得不得闲，便知趣地告辞。袁世凯再叮嘱一句："老陈，我拜托的事情可别忘了。"

十一点多时，闵泳翊过来了，手捏把扇子呼呼扇个不停："这天真要命。"

"你先吃块瓜消消暑。"袁世凯亲手递给他一块西瓜，又拉了下响铃，把庶务叫来道，"镇在井里的酸梅汤还有没有，再弄几杯来。"

庶务应声而去。

闵泳翊吃完西瓜，拿出一块白手绢仔细地抹抹嘴巴问："总理找我，一定有事吧？"

"今天找你还真没事。难得清闲，叫你过来纯是喝闲酒，过会儿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清凉亭。"袁世凯的清凉亭在公署后园，园址原先是一片树林，有几株两人合抱的老楸树，据说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树下又有一口老井，如今在楸树下、井台上架起了葡萄，又请石匠在井口之上弄了张石桌，围桌而坐，腿边凉气习习，是消暑的好地方。

这时庶务端来两杯酸梅汤，袁世凯端一杯递给闵泳翊，一杯留给自己，诡异地对闵泳翊道："竹楣，我有件东洋的宝贝让你瞧瞧。"

"什么宝贝？"

"你出去吧，我不招呼，谁也不能进来。"袁世凯吩咐完庶务，就从抽屉里取出的是一册日本春宫图，男女隐私纤毫毕见，闵泳翊的眼睛一眨不眨，几乎要瞪出来。

袁世凯在一旁笑道："你仔细看，反正吃饭的时间还早。"

闵泳翊看得全神贯注，袁世凯悄悄把一张纸条放到春宫册上，上面写的是——朝俄密约何时送到俄使馆的？

"没有，没有送去。"闵泳翊手里的杯子当啷一声落到砖地上摔得粉碎。

"那打算何时送去？"

闵泳翊回道："朝俄并无密约。"

"你的脸色已经告诉我，有。竹楣，你该不会像那些小人一样是非不明，轻重不分吧？李中堂来电，认为亲俄小人劝主背华，都该杀。"袁世凯说着又拿出此前李鸿章的一份电报让闵泳翊看，上面果然有小人可杀的话。

闵泳翊还是不肯松口："如果中堂对别人说是我告密，这话传回朝鲜，我必死无疑。"

"你也太小看李中堂了，难道他堂堂大学士还不知事之轻重，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竟然不知道？"

闵泳翊又道："如果上国向我国王殿下问罪，我为人臣，有何脸面事君？"

"大清绝不会问罪国王殿下，但对怂恿背华的小人，则必定要惩办。"见闵泳翊还在犹豫，袁世凯又劝，"竹楣，现在事情还没闹大，还能去掉那些小人为国除害；如果等木已成舟，不可挽回，那时候李中堂就是想保国王殿下，恐怕说话也未必能够管用。事之轻重，你可不要糊涂。"

"的确有一个文凭，已经送到俄国使馆。"闵泳翊咬咬牙，终于下定决心。

"上面都写的什么？"

"无非是求俄国保护，朝鲜宣布与上国地位平等，如不允，则请俄派兵相助等。"

袁世凯心中暗惊，但又不能惊慌失措，他镇定地对闵泳翊道："竹楣，现在形势十分紧迫，如果朝俄密约木已成舟，中俄朝之间必起大纷争，朝鲜必不能独善其身。现在因为电报不通，俄国公使无法与国内联络，我们必须分秒必争，你立即想办法把这个文凭抄一份给我，有此文凭，就可以去掉朝中小人，也就去除了朝鲜的大患；有此文凭，我可面见殿下，晓以利害，立即中断与俄密约。那样，殿下可救，朝鲜大幸。"

闵泳翊又求道："如果我送来抄件，袁兄可要保证只惩办小人，不问罪我王。"

"你放心好了，我定当全力保全殿下。"

闵泳翊认为此时两人不宜走得太近，何况他有重任在肩，如何能够安心品酒，不如回家来得方便。袁世凯也不强留，送走客人后立即着人找唐绍仪前来商议。唐绍仪认为目前只有将此事先电告李鸿章，请示机宜。袁世凯立即亲自起草密电，由唐绍仪去电报局一趟，看能不能发出。

到了下午唐绍仪回来报告说，电报还没修通，没法发电。袁世凯急得直跺脚，连呼："这可如何是好？"

袁世凯想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吃过饭就把唐绍仪叫到签押房密议："少川，电报还不通，我们不能傻等，咱俩先来分析一下，得拿个章程出来。"

唐绍仪也是心思缜密："昨天晚上我也没睡，我在想朝鲜如此行事，各国又将如何反应呢？"

袁世凯点了点头："考虑事情就应该如此，你且说说。"

"俄国早就想在亚洲弄个出海的军港，朝鲜此举正是人家打瞌睡他来送枕头，俄国必然是喜出望外，肯定会支持朝鲜的要求；但现在英俄两国较力，英国当然不愿俄国在朝鲜扩张势力；日本也对朝鲜有野心，自然也不想让俄国插足。所以，我建议可否与英使商议，请英国兵舰前来朝鲜海面附近帮助巡逻，这就是对俄国的一个警告和牵制，让他知道，要想插手朝鲜，不但大清不高兴，英国人也会趁机有动作。至于日本人，心机太深，不让他们参与为妙。"唐绍仪分析道。

袁世凯一拍大腿道："妙极了，真正是英雄所见略同！那么俄国那边，咱们应该怎么交涉？"

唐绍仪有些迟疑道："可不可以直接去与韦贝交涉，声明朝鲜为大清藩属国，劝阻他们不要插手朝鲜事务。"

袁世凯摇了摇头："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不妥。一是我们手头没有

证据，就是有，俄国人死不认账怎么办？二是，咱们的对策还未定，先打草惊蛇，反而不美。我的意思，不如我们干我们该干的事。”

“总理所说我们干该干的事，是指什么？派兵来吗？”

“可以这么说。如果俄国真派兵来，我们也必须派兵。或者说，我们应该先派兵来。派不派兵取决于朝廷，不过我们不能一无所为，应当相机而动，迫使朝鲜宣布交予俄国的文凭无效。”

“如果朝王能如此声明，事情就简单了，可是口空白话，朝王不会就范；如果来硬的，我们手里又无兵，如何是好？”

“的确是个问题啊。当年两次平乱，我手里都有兵可用，如今只有十几人的卫队，做醋不酸，做盐不咸，真是愁煞我也。”袁世凯模仿京戏中花脸的唱腔，摇头晃脑，让唐绍仪哭笑不得。

袁世凯让唐绍仪把两人商议的意见再次发给李鸿章，唐绍仪去电报局一趟，电报仍然未通。

次日上午，闵泳翊来见，看他一脸郑重仓皇的神情，袁世凯便问：“竹楣，文凭抄来了？”

闵泳翊点点头，从怀里掏出抄录的密函交给袁世凯：

密启者：

鄙邦偏在一隅，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鄙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未允，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深所景仰贵国也。

肃此仰布，统希雅鉴，敬颂勋安。

大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五年丙戌七月十三日奉敕

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韦阁下

闵泳翊告诉袁世凯，原文在年号上盖有国王印玺。

袁世凯当机立断道："朝鲜背华证据确凿，有此凭证，足以与国王交涉，驱除朝中小人。我立即电告中堂，请示机宜。"

闵泳翊又一次恳请："请总理一定恳请中堂大人，不要泄露是我举发，更不要问罪国王，此事完全是由朝中亲俄小人诱导蒙蔽我国王殿下。"

"放心，我答应的事情，何须再次叮咛？"

送走闵泳翊，袁世凯立即叫唐绍仪前来商量，把抄件递给他道："少川你看，朝王果然妄想背叛大清。如果俄国真的答应朝王的请求，中俄交涉，那就是一场大麻烦。"

唐绍仪对这份抄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闵泳翊一再叮嘱不可泄露是他举报，是不是他从中捣鬼，是想借中国之手除去亲俄的大臣？他回国后，和亲俄的那帮人弄得很僵。"

"亲俄派不喜欢他，怕他在国王面前争宠嘛。不过我想，他还不至于打国王的旗号来造假吧？"袁世凯一拍大腿，"不去管他，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四哥是什么打算？"

"第一，当然是立即把这份抄件全文发给李中堂。"袁世凯边想边道，"现在电报还未通，明天能不能通也无把握，我们得做两手准备。"

"两手准备？怎么准备？"唐绍仪问。

袁世凯的意思，一面把电报送到电报局，如果通了，立即发出；同时把几天积下的电报再拟一份，派专人到仁川去，如果有回大清的商船或兵轮，就乘船去烟台发报。

唐绍仪立即提醒："我们可以派专人去烟台，不见得俄国人不会。"

袁世凯一拍脑袋道："对，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你立即发报给仁川分署，让他们即刻派人去码头不分昼夜给我盯好了，有进出港的船一概向我报告。"

汉城北路通往平壤再至鸭绿江的电报不通，但往仁川的却畅通无

阻。不过朝鲜电报全是陆线，因此到了仁川依然无法发回国内，但可以乘轮船带到烟台，从烟台再发电。袁世凯可以这样办，俄国人同样也可以如此，所以袁世凯不能不特别关注俄国人在仁川的动向。

“还有，”袁世凯道，“你把朝鲜翻译和西语翻译都派出去，让他们去各国使馆打听，听听有无关于俄国人的动向。”

唐绍仪立即派人分头办理。到了晚上，就有回电了，说有一艘日本商船进了仁川港，听说明天午后就发往烟台。

“少川，如果明天电报还不通，俄国人恐怕会托日本商船帮忙到烟台发报。上海、天津常有俄国兵舰，他们要是到朝鲜来，快得很。那时候朝鲜要是宣布独立，我们靠什么阻止？如果各国都表示支持，那可就无法挽回了。”袁世凯急得不得了，“少川，你看有没有办法，能够阻止俄国人托日本商船发报？”

“恐怕很难。我们没理由阻止俄国人和日本人接触。”唐绍仪摇了摇头。

袁世凯自言自语道：“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的兵船先到，那就可化被动为主动。”

次日一早，电报局陈会办亲自来见袁世凯，那时他还未起床，陈会办在窗下报告：“袁总理，电报已通，积压的电报已经全部发走。”

“老陈，别在外面说话，进屋来。”

夏天着衣甚少，又有内眷，陈会办有些犹豫。袁世凯胡乱穿上一条长可及膝的短裤，光着上身到了外间道：“老陈快进来，外面说话不便。”

所谓不方便，是怕隔墙有耳。

陈会办只好进来说道：“所有的电报都发走了。”

“俄国人的电报呢？”

陈会办回道：“俄国人还不知道电报已通，还没派人去。”

“好得很，除了公署的电报外，其他电报一概不发，对外声称电报尚未通。”

陈会办担忧道：“这要拖多久？纸里终究包不住火，而且也有失诚信。”

“不会拖很久，顶多一两天。这件事极其重要，你先把诚信的问题放一边。俄国的电报，无论如何不能发。”

打发走陈会办，派出去的译员陆续报回消息，欧美驻朝使馆中已有传闻，说俄国将派兵舰到朝鲜来，而亲俄的朝臣更是频繁出入俄使馆。

唐绍仪分析道：“我觉得俄国不会轻易派兵来，那样不仅要与大清闹翻，英、日两国也起交涉。至于有兵舰来的说法，估计是安慰朝鲜亲俄小人罢了。”

袁世凯依然担心：“俄国人不派兵当然好，可万一真派来了呢？所以，此事宜速不宜迟。如果快刀斩乱麻，先发制人，则易了结。如果迟了，俄国必纠缠，挽回则不易，就是挽回，恐怕朝鲜国土也将不完整，至少会失去一个港口。”

唐绍仪说道：“咱们想快也快不了。李中堂接到电报，再报到总理衙门，再报给两宫，怎么着也得三四天。”

“三四天，黄花菜也凉了。兵贵神速，我们不能等。”

唐绍仪提醒道：“四哥，甲申年你果断带兵入宫，本是立了一大功，可是却被小人诬陷，朝廷将功为过，若不是李中堂一力保护，恐怕将蒙不白之冤。前车之鉴，不可不慎。”

袁世凯自然也有顾虑，他绕室踱步，过了十几分钟才道：“少川，个人荣辱，要置之度外了，如果朝鲜叛华自立，那时候你我就是一死也难辞其咎。”

“四哥，你打算怎么办我自然追随，荣辱与共，没什么好说的。我建议再向李中堂发电，告诉他宜速不宜迟的意思，并请他速派大员筹办。如果李中堂说一句，由四哥相机办理，那就可为四哥卸去不少的责任。”

“也行，你立即发报。”

电报发了，到了下午仍然没有动静。袁世凯沉不住气了，叫来唐绍仪道：“少川，不必等了，咱们得采取行动，不能坐以待毙。”

“四哥打算怎么采取行动？需要我做什么，吩咐就是。”唐绍仪知道袁世凯已经有了主张。

袁世凯道：“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是朝鲜亲俄，那就逼着朝鲜不敢亲。不光是我们，还要借助他国的力量，比如可以有意透露给英国、日本，让他们也给朝王施加压力，朝王内外交困，也许头脑会清醒了。”

唐绍仪立即表示支持：“英、日使领馆由我负责，四哥放心就是。尤其英国人，在朝鲜没有领土野心，对我国也一直很支持，要善加利用。”

按照袁世凯的计划，当晚宴请朝鲜外衙门官员及前后左右四营使。外衙门督办金允植已经被免职，说另有任用，但迟迟没有下文。如今代他署理外衙门督办之职的是协办徐相雨。此人善于钻营，而且唯闵妃之命是从，即将取代金允植朝野尽知。金允植不便前来，而徐相雨也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赴宴，四位营使只来两位。本是两桌，结果只有一桌客人。袁世凯十分不悦，酒宴十分尴尬，众人越想装出高兴的样子，越发显得气氛不对。袁世凯想如此也好，反正今晚就是为了撕破脸皮让他们看，正好借机把话说破。

袁世凯把朝鲜翻译叫过来叮嘱道：“我说一句，你翻译一句——各位都是朝廷的重臣，能应约前来，本总理很感谢。但今晚兄弟十分不快，因为有些人太不给袁某人面子。不给袁某人面子无所谓，可是眼里没有宗主国，却是个大问题。”

众人都放下杯箸，鸦雀无声。

“最近，有一帮小人蛊惑殿下背叛大清，向某国使馆暗送密信，有碍宗藩体统，事情已经败露，我已经拿到密信的全文并电告李中堂。朝廷震怒，将调金州七十二营大军前来清君侧。请你们给那些小人带句话，想背叛大清，是自误误人，如果及早回头，尚有一线生机，若执迷不悟，自己身死事小，恐怕连累国王殿下，累及朝鲜社稷，那就是千古

罪人。”

众人都惊得脸色苍白，然后纷纷向袁世凯表示他们从未起过背华的念头。

袁世凯摆摆手道：“谁是小人，大家清楚，我也清楚。请诸位带个话，让他们好自为之。我还有几封信，烦请带给几位大人，请务必今晚送到。”

第一封信是给领议政大臣沈舜泽，信中道：“顷闻贵政府已送文于他国，有碍中国体面，上闻愕然，命予查实据报。伏念中国眷顾东藩，仁至义尽，何所负于朝鲜，而贵政府竟为此举，殊出情理之外。设中国点派劲旅，兴师问罪，贵政府何以对之？又将何以应之？尊意何居，殊不可解，尚须明白迅复为幸。”

第二三封，分别给朝鲜左、右议大臣金炳始、金弘集，意思差不多。

第二天上午，领议政沈舜泽带着左右议大臣金炳始、金弘集来拜访袁世凯。沈舜泽时年六十有二，须发皆白，但精神尚好。此人并无多大才能，更无主见，不过是奉行内旨，奔走权门，所以虽为事大党，却仍然为国王及王妃所不弃。他说道：“昨晚接到袁总理的信，不胜惊骇，立即进宫面见殿下。殿下极为震怒，真不知谣言从何而来。”

沈舜泽与袁世凯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向他提供朝野的消息，唯有此次朝俄密约事件却只字未提。是国王和王妃有意瞒着他，还是他唯王妃之命是从有意瞒着？袁世凯不得而知。而沈舜泽张口即将此事定性为谣言，让袁世凯有些恼怒：“领相大人认为是谣言？我这里有一份密信的抄件，上面还有领相的大名，领相难道从未与闻？”

沈舜泽看罢惊讶得双目大睁，连道：“绝无可能，绝无可能，我从未见过这封密信。更从未有过背叛上国的念头，请袁总理明鉴。”

袁世凯问：“那这封信又是怎么回事？”

“必定是小人伪造，本议政府从未向俄使送过什么密信。”沈舜泽坚决不承认。

袁世凯叫着沈舜泽的号道："稚华兄，你们想推得干干净净，恐怕没那么容易。你既然说是小人伪造，那么应当立即抓捕小人；既然这密函非出自朝鲜政府之意，那么就应当立即向俄使索回。"

"这恐怕有些难。我并不知道小人是谁，怎么抓？而且，我也不曾派人向俄使送过密信，更谈不到向俄使索回。如果去索，岂不是证明此密信确实有？"

在袁世凯眼里，沈舜泽平庸懦弱，很好对付，但今天的回答却相当机智。以对他的了解，在震惊之下，仓促之间绝对不可能反应如此快捷，那就说明他与国王已经反复商讨过应对措施。如果真是如此，那恰恰说明此密函是真的。

袁世凯冷笑道："稚华兄，你不觉得你的回答相当精彩吗？不是反复思考，恐怕不会回答得如此干脆，好像一切都是我在捕风捉影。那我问你，有一批人频繁出入俄国使馆你总该知道吧？这难道不是反常？他们所为者何？你这个领相难道一无所知？如果一无所知，是否说明你有失监督？"

这么连番责问下来，沈舜泽有些手足无措了："我的确知道有些人与俄使走得近了些。"

袁世凯不容他思索，咄咄逼人地追问："明知道他们与俄使频繁接触，为什么没有任何过问，更又为何从未向我提起？"

"袁总理息怒。领相大人政务繁忙，实在未曾顾及，都是我等的失职。"金弘集和金炳始都为沈舜泽解围。

"背华亲俄，这是多大的事情！天威震怒，将派大军前来，那时候追究责任，亲俄小人自不必说，领相及两位副相恐怕也难辞其咎吧！"袁世凯把伪造的北洋将派大军前来的电报让三人传看，三人脸都吓白了，"亡养补牢，为时未晚。请立即罢斥小人，索回密函，不然此事的后果，诸位自知。"

沈舜泽拱手请求道："此事我们实在定不了，需要面奏殿下，请殿下定夺。无论如何，还请袁总理向北洋陈情，始终庇佑。"

第二天一早，沈舜泽在金炳始和金弘集的陪同下又来见袁世凯，说

国王非常震怒，立即调查是何人伪造密函，并未查出来；又派人向俄使交涉，俄使称并未收到密函。

沈舜泽将一份照会递给袁世凯道："奉国王殿下教旨，特向袁总理提交照会，以昭郑重。"

朝鲜国议政府领议政沈为密行照会事。照得本政府昨闻传言，有无知小人捏本政府公文送俄国公使求其保护等情。查此事系国王暨政府所不知，乍闻惊愕，立即差人设法屡向俄国公使索交文凭。据称该公使一辞诧异，坚称未曾收到密函。事出虚妄，盘核无所，曷胜焦灼。窃小邦服事上国三百年，所偏蒙皇上字恤之恩，与天无极，小邦群臣上下感戴图报之诚可质神明。不意有何奸细之类白地构诬，欲售谗言之计，思之及此，骨颤心寒。而国王自闻此事，寝息靡安，深惧受厚诬而未获暴忠于天朝。谕本政府将此事密告贵总理详白洞悉，并祈转达总署诸王公大人、北洋大臣核办鉴原，俾小邦昭其诬而伸其枉，实为德便。合此密行照会，请烦贵总理查照施行。须至照会者，右照会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三品衔升用道袁。

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八日

袁世凯看罢，心想让朝俄这么一推托，好像全系谣言，是我袁世凯多事。难道闵泳翊提供的密函是假的？不，就连日本使馆也听说朝鲜向俄国提交过密函。朝俄都不承认，也许是缓兵之计，等俄国大军一到，朝鲜再宣布独立自主，那时可真就束手无策了。必须防患于未然！袁世凯拿定了主意，冷笑一声道："稚华兄，你今天来，就是告诉我此事全是捕风捉影喽？"

沈舜泽连忙回道："不不，是奉殿下之命，向总理说明，请总理帮着向朝廷辩诬。"

"辩诬？稚华兄何以认定此事为诬陷？我可不可以认为这是亲俄小人的缓兵之计，在等待俄国兵舰的到来？三位想过没有，俄国出兵的许诺也许就是个骗局，目的无非是从朝鲜骗个军港。就算俄国舰队真的前来，对朝鲜真有好处吗？我大清北洋舰队，定、镇两舰坚甲巨炮，亚洲所无；英国也必定以俄国干涉为借口，久据巨文岛；日本也将以大清出兵为由，派兵前来，那时候朝鲜独立不成，恐怕先成战火重燃之地，举国上下，必定怨声载道，诸位为国之重臣，不能为国预谋善策，必将为千夫所指！"

沈舜泽一脸愁苦道："如今我们是夹在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请总理指点，我等该如何才算为国谋一善策。"

"抛开密函不说，贵国有帮小人蛊惑殿下亲俄是实，最近亲华的大臣被疏远也是事实。金云养在两次祸乱中挺身而出，救护国王和朝鲜，可是因为亲华而被罢职也是事实。我请三位转至国王殿下，亡养补牢，尚可挽回。一是立即让金云养复职外衙门督办；二是立即抓捕亲俄的小人；三是必须向俄使讨回文凭。"袁世凯向沈舜泽提交了一份亲俄小人名单，共有十余人。

沈舜泽推脱道："这么多人，恐怕难以一一惩治。"

"为首者总要惩治，不然我也没法向朝廷交代。"袁世凯也并未打算逐一惩治，只是想给亲俄的大臣一个警告。

沈舜泽又道："向俄使索要文凭也很难办。俄使曾说，如果再逼迫，将调兵舰来开战。"

"这不过是虚声恫吓。你们不便去，就让那些亲俄的小人去，他们既然天天往俄国使馆跑，就让他们去要好了。"袁世凯不容分说就端茶送客。

到了晚上，大院君在两个亲信护卫的陪同下悄悄来见袁世凯。说起亲俄小人为祸国家，十分悲愤："听说上国要派大军，臣民交哄，举国鼓沸，只怕朝鲜又将陷于变乱。还请袁总理设法挽救。"

"院公，你一心为国，其情可感。可朝鲜屡屡出现危机，原因何在？小人固然可恨，可是如果殿下心志坚定，不作背叛上国的打算，小人如何有机可乘？"袁世凯一针见血道。

大院君摇摇头道："殿下心志不坚，误信人言，又唯王妃之命是从，是肇祸根源。但还请总理顾念朝鲜社稷和百姓福祉，务必设法消弭祸端。"

"院公，你为朝鲜百姓的一片苦心，袁某感同身受。院公毕竟是殿下的生身父亲，院公有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凯建议大院君去找大王大妃，哭求她劝说朝王罢斥亲俄小人，放弃背华妄想。

大王大妃赵氏，是朝鲜第二十四代国王宪宗的母亲，宪宗无子，死后由旁支继统，为第二十五代国王哲宗，哲宗又无子，赵氏收李昰应的二子李熙为养子，继承大统，为第二十六代国王。虽是养子，但李熙对赵氏非常孝顺，因此袁世凯建议大院君借助赵氏影响国王。

大院君答应回去后立即进宫见大王大妃。送他走时，袁世凯又道："院公，你身份特殊，有事派人送信就行，不必亲行。"

慈禧和慈安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醇亲王奕譞。殿内虽然摆了几盆冰，但依然闷热难耐。体制攸关，天家绝不能像民间小户人家，热了可以短衫短裤，而况召见重臣，又是叔嫂召对，更不可能随意。

"老七，天这么热，我和姐姐快点问，你也快点回，没用的话就不必说了。"慈禧最怕热，虽然身边有宫女打扇，仍然有些受不了。

“嘸，奴才只拣有用的回。”奕譞回道。

“朝鲜现在是什么情况？李鸿章又是什么意思？”向来问政都是慈禧的事情，慈安只是陪坐而已。

“现在袁世凯已经拿到了朝鲜议政府给俄使的密函，朝鲜背华亲俄证据确凿，李鸿章认为应当诛乱党，废国君。”

慈安心软，听到废国君的说法，忍不住插话道：“一个国王说废就废了，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慈禧是看过李鸿章发来的所有电报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她要言不烦地向慈安解释个中原因后道：“这个主意是袁世凯拿的，李鸿章认为不失为釜底抽薪的办法。但如何办理，自然是慎之又慎。”

闻言，慈安点头道：“毕竟是个国王，还是慎之又慎得好。”

醇亲王回道：“这也是到了万不得已时才采取的办法，李鸿章现在已经派从前管理朝鲜电报的陈允颐带着四五十人的小队，扮作维修电报工，乘兵轮去朝鲜，以查看电线为名，到汉城去与袁世凯商议。同时要察看一下大院君李昰应到底在朝鲜影响如何，如果他有能力诛杀乱党，那样最好。届时是否需要派兵，再视情形而定。”

慈禧又问：“如果他国干涉又该如何？”

醇亲王回答：“回圣母皇太后，李鸿章以为英国和日本都不希望俄国在朝鲜得势，所以他们不会与我们为难。至于俄国，大清是处置藩属国事务，不容他们干涉。”

慈禧笑着道：“李鸿章这回倒是快刀斩乱麻，不过，事情好像不会那么简单，如果万一英、俄、日都派兵去朝鲜呢？英国人还占着巨文岛，他要趁机增兵也不是没有可能。俄国和日本更不用说，觊觎朝鲜好多年了。”

“李鸿章也有此顾虑。所以，已经密令北洋调几条舰北上，同时下令在长崎维修的定、镇两舰尽快赶往仁川海面，以备万一。还电令驻日本公使徐承祖，一旦决定派兵入朝，就让他照会日本。因为按照天津条约的约定，双方派兵到朝鲜去，都要知照彼此。”

慈禧点了点头："这样安排原也不错，告诉李鸿章，要做好出兵的准备，到时候能朝发夕至，抢在别人的前头。还有，俄国人到底收没收密函，这个必须得问清楚。"

醇亲王回道："既然是密函，恐怕他们收到了也不会承认。不过，李鸿章已经电令驻俄公使询问俄国外部，向他们表明我国立场，朝鲜是我藩属国，请俄国不得受此伪信。"

慈禧又点头道："告诉李鸿章，先事宜审慎，不可大意；临事宜决断，不可游移。还有，让他催问陈允颐和驻俄公使询问情况如何，及时回电，请旨办理。"

醇亲王知道这几句话很要紧，是发给李鸿章的旨意必须体现的，因此将"先事宜审慎，不可大意；临事宜决断，不可游疑"狠狠记在脑子里。

接下来又问园子几项工程的进展。清朝入关后，从白山黑水中下来的满人受不了关内的暑热，尤其是高墙密闭的紫禁城，夏天无异于受刑，因此从康熙朝开始，大修圆明园，每年除了冬天几个月，大部分时间驻跸圆明园内。英法联军一把大火烧掉后，万园之园不复存在，便只能在紫禁城中熬。当然还有中海、南海的西苑，但规模实在太小，不是听政的最好所在。曾氏兄弟打下金陵城后，慈禧就动了修复圆明园的心思，无奈国家财力有限，而况内忧外患，从未宽松过，又加恭亲王一再阻拦，因此一直未能如愿。罢黜恭亲王，换上听话的奕譞后，这才得以施展大修园林的计划，不过经内务府勘估后，认为大修圆明园工程太过浩大，建议修近邻圆明园的清漪园（后来改为颐和园）。这是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划，在清漪园的昆明湖内，设水师学堂，名义上是教授满族子弟学习海军，而以此为借口，挪用海军捐及海军经费。当然慈禧没那么傻，她绝对不会说出"挪用"两字，而是让奕譞出任海军衙门王大臣，又负责园林工程，两项都是要花钱的工程，让他设法协调，总之要两不误。醇亲王自然明白其中的真意，但要挪用海军经费，非有海军衙门会办大臣李鸿章的配合不可。李鸿章也是聪明人，知道违拗太后的心愿是什么后果，对醇亲王的处境十分体谅，在海军经费的使用上故作糊涂。但慈禧的胃口太大，而况又有内务府从中撺掇，所以工程越开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让醇亲王捉襟见肘，异常苦恼。这个话题慈禧却很有兴致，问得十分详细，一议就是近半个时辰。结果前后花了近一个时辰，醇亲王出殿时，才发觉已经出了一身大汗，内衣都贴在身上。他一边走一边吩咐一名太监："你去军机处告诉额勒和布大人，有旨

意。”

此时朝鲜的袁世凯颇为得意，他所列出的“小人”真是个个自危，纷纷到公署来见他。大院君也送来密信，说他已经见过大王大妃，哭求大王大妃劝谏国王晓以利害，他本人也去见过了国王，父子携手，相顾大哭。而英国、日本使馆人员也要求面见国王，表示如果俄国派兵到朝鲜来，两国必不能坐视。袁世凯觉得火候已到，内外交困的朝王必定能够就范。

果然，这天上午署理外衙门督办徐相雨前来拜会袁世凯：“国王殿下已经下教旨，起用金云养复任外衙门督办；同时，惩办亲俄的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金养默四人，昨晚已经逮捕入狱。”

袁世凯问：“密函追回来了吗？”

“已经派人反复向俄使索要，但俄使说确实未收到密函，我们已经束手无策。总理是听何人所说密函之事，可请他出来作证，向俄国人交涉。”这无异于将袁世凯一军。

袁世凯自然不能说出是何人，推脱道：“我自然有证据。可此事由朝鲜所起，当然应当有朝鲜前去交涉。”

“不是不交涉，是手无证据，实在无法做有力的交涉。”徐相雨不像一般官员那样能被袁世凯的疾言厉色所震慑，“袁总理自称有证据，又不肯提供，外衙门深感为难。”

“解铃还须系铃人，公署既无向俄使要密函的义务，也无向你出示证据的必要。之所以不出示，是为彼此都留些余地，以免逼到墙角大家都不好看。”袁世凯冷笑一声，话锋一转道，“你们的为难情形，我也不是一无尽知。既然俄使不承认接到密函，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愿听总理高见。”

袁世凯建议道：“贵国可向各国使馆发一份照会，声明朝王要求俄国保护的密函纯属小人造假，绝不可信。这样，就是万一俄国人有一天拿出这份密函要挟也无济于事。”

“应当声明密函之事纯属造假。”

如果做此声明，则无异于袁世凯是在无中生有，无事生非，他纠正道："必须声明是密函为假，而不是此事为假。"

"有什么区别吗？"徐相雨的确认为袁世凯在捕风捉影，他不相信有这样的密函。

"当然有区别。"袁世凯脑子转得特别快，"声明密函为假，将来俄国即使拿出来也没用；声明此事为假，到时俄国若拿出密函，说有此为证，何假之有？请问，那时候朝鲜是否要按密函行事？"

徐相雨想了想道："既然袁大人如此坚持，我再回禀殿下。"

打发走徐相雨，唐绍仪来告诉袁世凯，据从日本使馆打探到的消息，朝王确实打发人送过密函给俄国使馆，送信人叫蔡贤植，但他已于昨晚落水而亡。

"这分明是杀人灭口，可见朝王不思悔改！"想想徐相雨的强硬态度，袁世凯有种受骗的感觉，"少川，我总觉得朝王行的是缓兵之计，他很可能是在等待俄国的援军。"

唐绍仪叹气道："我实在无从判断。按朝鲜一往的处事风格，如果真有其事，他们不敢不承认。可是这次很意外，他们还提交了照会，说明政府并无密函，国王更是不知情。照会是极正式的文件，如果朝王心中有鬼，应该不会这样明目张胆。"

袁世凯摇摇头道："可是，朝鲜有亲俄小人却是千真万确！人闯了祸，会勉强承认，而闯的是大祸，却会死不承认。还有，朝王向无定见，就是这场风波过去了，还会耍别的诡计。所以，我坚持还是要釜底抽薪，才能永绝后患。"

"四哥的意思还是要坚持废掉朝王？此前已经提议过，李中堂未置可否。"

"未置可否，不一定就是反对。"袁世凯道，"我再起草份密电，再请示！"

顷闻送文人系蔡贤植，昨晚朝已暗使蔡逃而幽害之以灭口，欲抵赖匿凭，以待俄兵。然文凭有朝王国宝，将不知从何抵赖。鬼蜮情形，殊

可切齿。此时臣民交哄，举国鼓沸，如有五百兵必可废王擒小，解津候讯。查王及妃托俄已深，事必通俄，勾引串谋，愈去愈深，华难胜防。若俄兵至再抗华，诡谋难测，突乱岌岌。凯赤手舌战，无补大局，惟乞宪台速派大员率兵查办，或可挽回。凯本庸愚，谬叨委任，际此非常，瞬息千变，日夜焦急，伏乞宪台密授机宜，庶无陨越。

唐绍仪亲自去电报局发完密电，回来后再见袁世凯，对密函事件仍有疑虑："四哥，密函的真实性非常关键，我建议让闵竹楣结结实实给四哥一个答复。"

袁世凯并不认同唐绍仪的观点，他认为阻朝联俄才是关键。朝鲜已经拿办了亲俄的小人，说明联俄已经是事实，此时再验证密函的真假已无意义，如果是假的，岂不说明他真是无事生非？但他嘴上却答应唐绍仪的要求，让他设法通知闵泳翊明天一早来商议。

第二天上午，闵泳翊应约前来，跟随着庶务来到袁世凯签押房，袁世凯却不在。庶务伸手请道："闵大人，请稍等，袁总理刚才有事到后院，稍等就来。"

签押房是公署的禁区，非请莫入。庶务在门口止步，弓着腰做个肃客请入的手势。闵泳翊进签押房，静坐等候。但等了一会儿却不见人影，就站起来看墙上朝鲜全图。看罢全图，再看袁世凯案上的书籍，摆在案边的是一本《孙子兵法》，而兵法下面压着一份电报稿，一角在外，上用红笔写一个"密"字。人的好奇心是无法压制的，闵泳翊抽出电报，匆匆一阅，脸都吓白了，那正是袁世凯请示李鸿章罢黜李熙的密电。正在这时，听到外面响起脚步声，他连忙把电报放回原处，站到地图前装模作样看起来，强压住自己狂跳的心脏。

"竹楣，久等了。"袁世凯和唐绍仪一起进门。

唐绍仪看了一眼闵泳翊道："竹楣，你脸色有些难看，怎么，没睡好？"

闵泳翊回道："哪能睡得着？已经连续好几晚不能安眠。殿下也是连续几日寝食俱废。"

"殿下不能安眠，恐怕是在想如何对付我。真是岂有此理，徐相雨昨天前来，不但不肯承认密函之事，而且咄咄逼人，好像我在无事生

非。事关中俄朝三国的大事，我能不慎之又慎？竹楣，这件事马虎不得，你老老实实回答我一句，那封密函没有任何问题吧？”袁世凯问道。

“当然，我何敢拿国家命运开玩笑！可是，此事国王的确不知情，是小人捣鬼，千万不能怪罪国王，我事先一再向总理请求，请总理不要食言。”

“我当然不能食言，可是国王行事总也要说得过去。密函的事国王可以推说不知，小人亲俄难道也能推脱掉吗？我已经一再忍让，如果俄使不肯交出密函，那朝鲜向各国发一份照会说明此密函为小人伪造，国王及政府一概不知，声明该密函作废总可以吧？可是这个小小的要求竟然也没有回音。不加罪不追究，那也要有个真诚认错的前提吧？”

“我立即进宫劝说殿下。但请总理信守诺言，不然我无颜为臣，也无颜为总理的朋友。”

“响鼓无须重锤，我今天约竹楣正为此事。既然你如此明理，我也不必废话。”

次日上午，电报局陈会办带着陈允颐一行五人来了。陈允颐当初负责创办朝鲜电报局，架电杆时找过袁世凯派兵帮忙，两人关系不错。袁世凯看他身后的人都是电报维修工的装束，就问：“怎么，陈观察前来修电线？”

陈允颐笑了笑道：“奉李中堂电令，前来修电线。”

修电线自然不必奉李中堂令，显然，他是李鸿章派来的大员。请客入座，袁世凯问：“陈兄，你这次带来多少人马？”

“既然名头是查电线，当然不能带太多的人。我先给你介绍——”

陈允颐要介绍的是张文宣，安徽合肥人，字德三，李鸿章的外甥。张李两家关系极密，李家在未得势前全靠张家接济，李鸿章兄弟读书、婚宦都受到张家资助，因此李鸿章对张氏一族特别关照。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甲戌科张文宣中武进士，以守备派往两江听用，李鸿章将他荐入吴长庆的庆军营中为哨官。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旅顺设防，李鸿章调张文宣管带亲军副营，驻防旅顺修筑黄金山炮台。这次带

来的五十人，就是他从部下中精挑细选出来的。

听完，袁世凯起身拱手道："德三兄，久闻大名，可惜我入庆营时老兄已经高就，今日终得一见。"

张文宣立即回礼："我更是久仰总理大名。我在旅顺修炮台，多蒙子久大人关照。我来前，子久大人有信让我捎给慰廷兄。"

信很短，是劝袁世凯务必要谨慎行事，不可轻狂，要细心体察朝廷和李中堂的心思。提醒袁世凯，既然朝鲜不肯承认密函，那就不妨拖一拖再说。

见袁世凯看完信，陈允颐小声问道："慰廷，如果让李昰应诛杀亲俄小人，然后再谋废立，你认为有几分把握？"

"如果大军前来，有此外援，李昰应趁机而作，总有八九成把握。"袁世凯回道。

"不不不，"陈允颐连连摇手，"中堂的意思，不能先派兵，派兵麻烦太多，而且师出无名。如果李昰应发动政变，我再以安定局势的名义进兵就无大碍，这个次序不能反了。"

袁世凯叹了口气道："事大党已不得势，李昰应的亲信杀的杀，罢的罢，真正掌实权的已经没有几人。可是，他的影响还是在的。"

"就算能够一切顺利，废除国王，再立一个又如何能够保证不像李熙？"陈允颐这样问。

"李昰应有个孙子叫李埈镕，是长子李载冕的儿子，今年十四岁，为人极孝顺，受他祖父的影响，事大坚决，决不会像李熙。而李熙心志不定，主要是受闵妃的影响，将来为李埈镕选妃时，避免选上闵妃这样干政的女人，就可避免今天的局面。"

"世事如棋，变幻莫测。我最好能见李昰应一面，对中堂那面也好交代。"陈允颐道。

"这不难，让李昰应来或者悄悄到他府上都成。"

陈允颐摆摆手道："你设法通知他约个时间，也不急于一时，反正

我是以查电线的名义来的，总要查查电线装装样子。”

在袁世凯的联络下，第二天下午陈允颐只身进了云岘宫，晚饭前他回到公署。袁世凯急切地想知道结果，正如他所担心的，陈允颐不支持废立之举。

“大院君今非昔比，已经没有力量发动政变。而且他有自知之明，也不敢做无把握的尝试。如今宫中他唯一可联合的就是大王大妃，而恰恰大王大妃不支持政变，因为李熙对大王大妃相当孝顺。”

大王大妃不愿参与其事，更因为她经历了太多的政变和世态炎凉，不想多事。

“还有，汉城百姓，也是人心思定。”陈允颐毫不掩饰他的观点，“慰廷，你我不是外人，我对你不必遮遮掩掩，我反对废立之举，我将以此上报中堂。”

“李熙亲俄却是千真万确。”袁世凯还不死心。

“我正要说此事。”陈允颐道，“我反对废立之举，但对你阻朝联俄的措置却十分赞同。经你这番交涉，已经给了朝鲜一个教训。”

这天慈禧慈安膳后闲谈，慈安问起朝鲜的事情：“妹妹，上次老七说要废朝鲜国王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慈安很少问政，而对废除朝王一事却一直挂怀，慈禧不禁有些奇怪，问：“姐姐对这件事好像特别上心？”

“我是想，”慈安读书不多，对政务也不感兴趣，要想确切表达自己的意思颇费思量，“儿子当国王，当爹的总是干涉，总不是件好事情。当年世祖章皇帝受多尔衮干政，圣祖仁皇帝受鳌拜的气，下场都不好。”

慈安的确没有表达清楚她的意思，但慈禧却很明白她的苦心，是希望朝鲜一动不如一静。而慈禧却从中另有体味，那就是“儿子当国王，当爹的总是干涉”这句话，因为如今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已经接掌了内政外交大权。虽然她自信能够驾驭得了他，但不能不生警惕，所以拿定主意要借机敲打一下醇王，以防患于未然。

“姐姐这样关心，那就让老七来说说。”慈禧转头对安德海道，“小安子，你去军机处看看七爷在不在，让他到这里来一趟。”

当初起用醇亲王时，上谕说军机处若有重要事件应与醇亲王斟酌，所以有人说他是太上军机。但太上军机毕竟不是军机大臣，而军机处的规矩是外人不得擅入，因此醇亲王极少到军机处。安德海对此十分清楚，响亮的“嘛”一声后，又道：“回圣母皇太后，如果七爷不在军机处，奴才也一定把话传到。”

安德海先去军机处，出了门他就耍个小聪明，打发一个小太监先跑了去打探，没想到今天醇亲王竟然在军机处。安德海连忙小跑着到乾清门西的军机值房，正赶上醇亲王出门要走，他跑过去请了个安道：“王爷，太后懿旨，请您即刻过去。”

醇亲王转身就往内右门走，那是去储秀宫的路线。安德海连忙道：“王爷，都怪奴才没说清楚，两位太后都在东边呢。”

东边就是慈安的钟粹宫，应当走内左门。进内左门，一直往北进宫，见两宫正在柏树下纳凉，慈禧问：“老七，朝鲜的事情怎么样了？”

“回圣母皇太后的话，”醇亲王一向恭顺，“奴才正与军机处做了商议，正要回话。”

“你说说吧。”慈安见醇亲王跑了一头毛汗，心下不忍，吩咐道，“给七爷端百合绿豆汤消暑。”

醇亲王谢了赏，先回慈禧的问话：“打发出去的人都有了回话……”

陈允颐回电认为，李昰应势力已孤，不敢多事；驻俄公使刘瑞芬经与俄国交涉，俄国外交部称绝无此事，而且表示如果朝鲜有伪文函来，可作废纸；驻日公使徐承祖电告，日本宫内大臣伊藤博文认为谣言无凭，勿激成真。而大清派去朝鲜的美国顾问、税务司墨贤里也认为，袁世凯逼迫朝鲜向俄使索要密函的行为很不妥当，已引起各国公使不满。更为重要的是，在日本的定远、镇远两舰，因为水兵上岸与日本人发生纠纷，发生互殴事件，各有伤亡，正在交涉处理，暂时不能赴朝鲜。

“那么朝鲜呢，朝鲜是什么意思？”慈禧一语抓住要害，因为醇亲王急切之中偏偏把最关键的朝鲜给漏掉了。

醇亲王回道："袁世凯也有电报，朝鲜答应向各国使馆照会声明，求俄保护密函为小人伪造，作为废纸；将明文重申固守宗藩关系，绝无背叛之举。"

"双方都不承认，既然朝鲜已经声明绝不叛华，此事就不必再追究了吧？"慈安插话，是对着慈禧说，是征求意见的语气。

"老七，听见母后皇太后的话没？不必再追究了。可是，朝鲜必须具文，明白表示固守宗藩关系，而且得加盖王印。"

"奴才立即让军机上拟旨。"醇亲王"嘘"一声，然后准备回军机处。可是，慈禧和慈安都没说让他走的意思。

正在用心思索两宫还会问什么，慈禧发话了："废立之议有些轻率，尤其是想利用李昰应的身份更加不妥。王位毕竟是儿子的，那是朝廷正式册封的，不是他李昰应传的。虽然有父子之情，可更有君臣之义。老子要打儿子王位的主意，父子之情没了，君臣之义更谈不到，若不知收敛，杀身之祸就不远了。"

最后这句话令醇亲王两肩一抖，那是他惊心动魄时不能自主的动作。慈禧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突然话题一转道："定、镇两舰水兵和日本打架的事到底什么情况，你们问问清楚，明天见起时再说。"

慈安看醇亲王衣服上透出汗来，赶紧说道："老七，你快下去凉快凉快吧，瞧你出的一身汗。"

醇亲王如蒙大赦，出钟粹门时神情还有些恍惚，险些踩空。

袁世凯收到李鸿章密电：

七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电寄懿旨：醇亲王奕譞进呈李鸿章信函等件均悉，俄外部既称实无此事，韩廷已拏匪治罪，且允备文申叙非国王、政府所知，前文可作废纸等语。有此两节，此事即可不再穷究。唯朝鲜所备之文，必须明晰声叙，盖用国宝，方为确据。著李鸿章督饬妥办。至原文索还与否，可以置之不问。钦此。袁道接此电旨，应立即与朝相商，促其践诺。

袁世凯找唐绍仪来密商："少川，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朝鲜的申

叙文，必须送到天津和京城去，方见朝鲜郑重其事，而且面见了李中堂和京中大佬，将来有什么波折，我们都易解脱。”

唐绍仪回道：“这样当然好，只怕朝鲜不肯去，如果只把申叙文交到公署来，又当如何？”

袁世凯早有应对之策：“那就得想办法逼他们派人去天津。这个人我都想好了，一个是外衙门金云养，由他去天津最令人放心。另一个就是闵竹楣。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想法，让他去面见李中堂，主要是让他说清密函的由来，以释中堂之疑。”

“对，让他去最好。现在朝中恐怕也有人对密函有所怀疑，解铃还须系铃人，让竹楣去最好。”唐绍仪也极力赞同。

等找了闵泳翊来，看过电报，很痛快地答应了：“我去面见李中堂，申叙文我一并捎去好了。”

袁世凯道：“不是你自己去，还有外衙门云养兄，他是外衙门督办，是他职责所在。”

闵泳翊自告奋勇去见朝王，朝王只同意他去天津，但派金允植带着申叙文也去天津的意见却没有回音。

“我先去也行，先向李中堂解释密函的事情。云养随后到，我们再会合也不迟。”闵泳翊这样说。

袁世凯同意了。闵泳翊次日就乘轮船去烟台，到了烟台，却没有北上天津，而是南下上海。他给李鸿章拍去一封电报，说明他坚持朝鲜应当藩附大清的一贯立场，因此反对朝鲜背华联俄，可惜的是朝鲜小人作怪，政治无法，败坏大局，然后说明自己的一番苦心：“朝鲜政治有法，泳翊甘为民；无法，不甘为贵戚。泳翊为朝鲜大局，不敢欺中国，所以不顾欺君之罪密通，深仰天朝必有好法保护朝鲜也。奉国王命到天津，叩陈于中堂大人，并无求俄保护之事。船中细想，到津不敢欺中堂大人，又不敢诉我君事，故由烟逃罪各国，待中堂大人帮助好法，泳翊虽死亦可安心。心思烦乱，不能细禀。”

袁世凯看了李鸿章发来的电报，拍着桌子道：“闵泳翊这个滑头，密函的真伪他一字不提，岂不是让我百口莫辩？如今他一走了之，这如

何是好？”

唐绍仪反而能冷静下来：“四哥，不必着急，他不去见中堂，虽不能证明密函之真，却也不能证明其必假。现在的关键，就是尽快让朝鲜派云养带着申叙文去京津。”

第十四章　飞扬跋扈受非议　巩固宗藩获赏识

朝鲜国王答应的三个条件：金允植复职外衙门督办，专文说明固守宗藩关系以及备文向各国照会一项也没有动静。袁世凯已经密报朝廷，如今是这种结果，让他又着急又恼火。于是，他约见了外衙门署理督办徐相雨，一见面徐相雨便解释道：“云养兄身体不适，已经派人询问过，暂时不能入值。专文说明固守宗藩关系，十几天前沈领相不是已经提交照会了吗？至于向各国照会说明交俄使密函为假，于俄国面子上不好，只要俄使声明作废也可达到目的，俄国外交部不是已经有此声明了？所以……”

“所以，朝鲜就可以食言而肥？答应的三项事情一样也不认了，真是岂有此理！”袁世凯接过徐相雨的话大声道。

徐相雨仍要解释，袁世凯摆了摆手：“你如果还是解释这三件事，那就免开尊口。”

徐相雨对袁世凯的无礼也是非常生气，强压怒火拱拱手就走了。袁世凯打发人持他的名帖去请金允植，让他无论如何到公署来一趟。

半个时辰的工夫，金允植来了，脸色有些苍白。他向袁世凯解释道：“病是真的，但不能正常入值的说法却不实。徐协办只是登门看望过，并未提让我复值的意思。”

闻言，袁世凯叹了口气道：“看来只有我去一趟天津，亲自向中堂面禀了。”

金允植见状劝道：“总理怎么可以回国？你一回国，朝鲜不知又会出什么乱子。如今汉城百姓都怕各国趁机派兵来朝，大家都寄望总理在此坐镇。”

“我在此坐镇有何用？朝鲜朝野竟然如此不守信诺，实在出我意料。如今不是一两封电报能说得明白，我非赴天津不可。”

金允植摇摇头道：“如果百姓听说总理要走，恐怕不会答应。我听下人说，汉城百姓视总理为救星，都盼望这次波折能像前两次政变一样顺利平息。我还听说，百姓们商议总理若出汉城，他们就把城门堵上。”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汉城百姓真是抬举我了。”袁世凯苦笑着又道，“云养兄，你务必勉力复出，朝鲜如今的局面实在离不开老兄。”

金允植拱手道：“我只要奉到王命，没有不复出的道理。”

“你放心好了，我说过的话一定让殿下兑现。”

金允植却没有袁世凯那样自信，叹息一声道：“国王心志不定，受小人蛊惑，托俄太深，恐怕不能真正死心。”

送走金允植，袁世凯把唐绍仪叫来道：“少川，你去各国使领馆透露一声，就说我不日将回津述职，我不在之日，由你全权负责与各国使领馆交涉。”

唐绍仪推辞道：“我可挑不起这个担子。总理拿了主张，我去交涉没问题，让我全权处置，实在不敢当。”

“那你说，老谭能不能去交涉？”总署会办谭耿尧所长在商务，连外语也不会，如何能够与各国交涉？唐绍仪无话可说。

“我是不是真回天津，还说不定，你只管这样说好了。”

唐绍仪看袁世凯诡谲的表情，知道他有妙计在胸，也不多问，出门照办。

打发走唐绍仪，袁世凯又请谭耿尧过来道：“老谭，你派三四个人出去，分别给我弄些朝鲜土产，多少都行，重要的是把我回天津述职的消息弄得满汉城皆知。

谭耿尧老谋深算，笑道：“总理回天津是假，让汉城人知道消息是真。”

袁世凯如实回道："也可以这么说。但你且把这话放到肚子里，万一我要真走呢？还有，千万不能让买东西的人知道实底。"

"这何须总理吩咐。"谭耿尧领命而去。

到了下午，外衙门督办徐相雨就急惶惶地来了，问："袁总理，外间传说你要回津，不知消息是否确实？"

袁世凯回道："我的确是要回天津，昨天就收到电报了。闵竹楣本来说好去天津向李中堂解释密函的事情，可却突然食言去了上海。中堂十分恼火，怪我办事不周，让我回天津面禀实情。"

徐相雨急道："总理这时候如何能够离开？总理一走，如果再生变乱谁负其责？"

袁世凯驳道："徐协办这话好无道理，谁生乱自然谁负责。"

徐相雨一愣，连忙改口道："总理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总理身份特殊，朝鲜朝野寄予厚望，总理一走，万一有事无人可商。"

"我走自然会安排好，外交有唐少川负责，商务由老谭负责，不见得非要我在。"

徐相雨恳求道："袁总理要回津也无不可，不过等过些日子，待汉城民心安定了再走如何？"

袁世凯苦笑道："汉城民心有何不稳定？再说朝鲜答应的三事一项也未兑现，我不向中堂面禀，仅靠电报哪能说得清？何况是中堂电召，我何敢托词！"

徐相雨见无通融余地，悻悻而去。第二天天还未亮，公署外就堵满了百姓，打听袁世凯的消息。袁世凯只好亲自到大门上安抚，百姓七嘴八舌，询问他是否要离开汉城。

袁世凯回应道："诸位父老，我前天奉李中堂电令，召我回津述职，大家放心，外交商务都已安排妥当，我在不在都无问题。"

听说他真的要走，大家更不放心，七嘴八舌劝阻。

“密函事件闹得风风雨雨，中俄关系也因此不洽，中堂对袁某非常不满，我不能不回津面禀。大家尽管放心好了，中堂允我继续总理朝鲜，我会立即返任，中堂如果另派大员，必定比袁某更高明。”

这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大家乱哄哄说道：“袁总理不能走。”

“我也不想离开汉城，可是密函事件处理失当，我必须到中堂驾前负荆请罪。”袁世凯垂头丧气地说罢，就回署去了。

众人一时没了主张，但都不肯离去，守门的护卫乘机道：“大家在这里闹有什么用？如今能挽留袁总理的恐怕只有国王，国王挽留袁总理，他在李中堂那才说得过去。”

“对对，咱们到宫门请愿去，请国王发话。”众人应声附和，旋即散去。

到了下午，领相沈舜泽来见袁世凯，见面就道：“国王听说总理要走，非常不安，汉城百姓也是百计挽留，总理难道非走不可？”

袁世凯自然表示非走不可的意思，并拿出一封新电报，果然是李鸿章再次催问密函事件，令他安排好手头要务，尽快起行。

“殿下的意思，袁总理还是不要走，让我问一声，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走，朝鲜无不答应。”

“中堂召我，就是为密函事件。殿下此前曾经答应三条，如果这三条都能答应，我对中堂便有个交代，或许可以不必亟亟于行。”

“好，我回去立即回奏殿下，估计应当没有问题。”

沈舜泽要走，袁世凯伸手拦道：“领相且慢。朝鲜的申叙文必须加盖国王印，而且须派专人到京津去面禀。”随后拿出李鸿章转发给他的懿旨。

沈舜泽问道：“袁总理以为，何人做这个专使合适。”

“当然是外衙门的人合适，如果殿下能够让云养复值，他辛苦一趟最好。”

第二天就有了回话，国王已完全同意三条意见，但赴京津的专使人选却不是金允植，而是徐相雨，理由是金允植身体尚未完全恢复。这是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金允植是铁杆事大党，李熙信不过。袁世凯不好反驳，只好默认，但要求把申叙文拿来他看。

徐相雨打发人把申叙文送来，这是以朝鲜国王名义的咨文，第一句是："朝鲜国王为咨会事：照得鄙邦服事天朝二百余年，恪守侯度，罔有闲言。"开篇既承认是大清的属国，袁世凯比较满意。接下来简叙密函事件交涉经过，要表达的意思是俄使不承认收到密函，朝鲜也没有追查到密函的伪造者。这几句话的潜台词，是不承认有这份密函。袁世凯想修改一番，但的确无可修改，因为事实的确如此。他总不能在咨文中说出是闵泳翊给他密函底稿吧？

接下来表白对天朝的感恩之情，"窃念鄙邦世蒙天朝恩庇，复载高厚，山海崇深。至如近年以来，尤被恩造，鄙邦宗社几危复安者数矣。东土含生之伦，虽无知妇孺，无不攒手祝天，北望归依，如婴儿之仰父母也。试想天朝之于鄙邦，有何求之不应，何难之不救，何愿之不遂"，然后说明对密函事件的最后处理办法，"刻已饬令外署照会各国公使，前后如有此等不明文凭，并无外署盖印，均作废纸"。

咨文一式三份，分别咨会总署、礼部及北洋通商大臣衙门。

徐相雨与副使李应浚一行于公历九月十六日到达天津，当天即投文于北洋通商衙门。李鸿章传出话来，一路劳顿，暂且入驿馆休息，次日会见。

因为闵泳翊半途而逃，李鸿章知道密函事件没有确证，只能不了了之，但朝鲜希图亲俄自立却是事实，他必须借此机会敲打一下朝鲜君臣，所以客套之后的问话相当不客气："这回如何做出这等事来，究竟大臣中是哪些人参与预谋，你任外署，不得诿为不知，请以实相告。"

徐相雨不卑不亢地回道："这件事情，实在是做梦也想不到，不但国王不知，大臣百官也没有人知道。俯询之下，不敢妄对。"

高手过招，一试便知高低，李鸿章知道徐相雨此人不简单，不过不能由他一句话就推脱得干干净净，炯炯的目光盯着他道："你不敢说，不过是惧祸罢了。若说百官不知，无人能信。国王也明明知道，事后矢口否认，所以你就更不能说了。究竟是谁出的主意，你当直陈，我还有

办法可以弥缝。”

徐相雨回道：“我为人臣子，哪能因惧祸而不实言？但也不能以无为有，实在是万无此事。”

“朝鲜诸臣贤而明者畏祸，愚而暗者乱出主意。若不惧祸，何不直言极谏于事未发前？这件事情，不能你说没有就没有。实话对你说，我已有确据。”

但徐相雨并未被李鸿章的大话吓住，而是咄咄逼人道：“鄙邦无可悔者，原无此事。钧教确据二字，实所不晓，请中堂明示。”

这无疑将了李鸿章一军。不过，李鸿章与各国外交人员打交道二十余年，号称中国最会办外交的人，自然不会浪得虚名，他冷笑一声道：“朝鲜国王受小人蒙蔽，欲借外国以制中朝，何其梦梦！你放眼看看，究竟有何国敢于挟制中国？我有确据，暂不宣示，且察看你国君臣此后如何行事。论天理、国法、人情，壬午、甲申之事，必应感激图报大皇帝之恩庇，如果行此理外之事天必灭之。无如一班昏聩自取灭亡，幸早发觉忏悔，不然危矣！”

然而，徐相雨仍然面不改色，毫无畏惧，向李鸿章说明国王如何震惊，如何追查，总之一句话，决不认账，而且反问李鸿章：“中邦连陆，俄国隔海，求其庇护，有其理乎？”

“听说朝鲜有背华之议，我本欲提水陆数万东下问罪，后袁道电称朝鲜君臣有悔意，俄使又不认此事，这才罢兵。不过，金嘉镇等四人罪在不赦，勿再放还。”

然而徐相雨对此四人的罪名也不肯承认：“此四人罪名未明，因此有发配之议。俄使闻之，也说此四人无罪，谁肯服之？”

“朝鲜自办内政，与俄使何干，他又凭什么说四人无罪？”李鸿章自知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说服徐相雨，只好以劝诫的语气让他回去后转告国王，亲贤臣、远小人，惩前毖后，勿再受小人蛊惑。徐相雨作为外衙门官员，更应匡正国王之失，勿生叛华之念。徐相雨不再争辩，看上去是一副受教的神情。

端茶送客后，陪同李鸿章会见的周馥说道：“中堂，看徐相雨如此

坚持，莫非密函真的有异？”

“徐相雨此人不简单，反应敏捷，不卑不亢，真人才也。可惜不能为我所用！”李鸿章向来爱才，尤其是外交人才，不过他叹了口气，话题又回到密函上，“此人受朝鲜国王及王妃信任，真是袁慰廷的一大劲敌。如果密函有异，也只有闵泳翊能说得清，如今他不肯前来，看来要成一桩悬案。”

“如果说闵泳翊做手脚也能解释得通，那就是他想借大清之手除掉亲俄派，不然他为什么不肯前来作证。”周馥还是很疑惑。

“他为人臣，密通举报，自觉对不住李熙，不肯前来也说得过去。现在且不必去追究密函真假，他想除掉亲俄派，反正对我们来说有益无害。袁慰廷借此事端也算给了朝鲜君臣一个教训，也无失策之处。”

周馥为人谨慎，虑事周密，对袁世凯没有确证的情况下就有废立之议大不以为然。

李鸿章却不这样认为：“兰溪，处在群狼环伺朝鲜的境地，非有袁慰廷的手段不可。朝鲜屡生异心，我又鞭长莫及，只有靠驻扎朝鲜人手得力。袁慰廷年轻气盛，露才扬己，有时候又太过急躁，比如前次他来电，说俄国人可能派军舰到仁川，现在看完全是他的猜测，幸亏我没派兵去。这是他的短处，终归还是太年轻。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再老成稳重些就好了。但他处事果断，手腕灵活，机巧百出，是一把办事的好手，好好调教，是个难得的人才。试想如果换作别人，恐怕就应付不了。”

李鸿章一语中的，周馥不能不佩服，想想朝鲜局面，又的确非袁世凯不可。周馥自思处于袁世凯的位置，恐怕也没有那样的手段。因此对李鸿章说道：“中堂知道袁慰廷的难处，百般庇护，可是外人恐怕就不会那么认为了。”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局外人看事太易，站着说话不腰疼，只顾大发议论，全然不顾当事者的艰难。”

李鸿章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不知徐相雨到京中后都说了些什么，京中关于袁世凯在朝鲜飞扬跋扈的传闻很多。有的人是不明就里，自以为仗义执言；有的人则是因为看不惯李鸿章，顺带着也看不惯袁世

凯。更严重的是醇亲王受浮议的影响，也对袁世凯有了看法，亲自给李鸿章写信来：

中堂阁下：

来函屡接，时局萦怀。朝经此一震，或可潜消异志，袁守精于侦察，急于事功，却非通筹并计之道。较之老成硕画相去太远，似宜预储通品，为他日替人之务。继此朝再有事，希径函达总署，或邮递密折为祷。盖他事王尚能妄参末议，独朝事牵涉昰应，帘前面陈与同事集议，实有难处，在大才自不言而喻矣。昆明水操，慈意参用西法，斯渐推广，并请由贵处保送教习，以资训练。先此函达，续寄公牍。此泐，虔候勋祺。阅旋祈付丙。醇亲王泐。八月二十五日发。

来函虽短，但意思却至少有三个。一是要撤换袁世凯；二是他作为光绪皇帝生父的身份，正如李昰应与李熙的身份，因此涉朝政事商议起来多有不便；三是为昆明湖水操派教习。

昆明湖水操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及时筹措建园经费是关键，至于教习人才，好应付得很，让李鸿章大费脑筋的是撤换袁世凯的问题。醇亲王为人宽厚，话说到这分上已经是相当不满意的表现。立即撤换袁世凯才能合王意，但朝鲜这副重任谁又能挑得起？

李鸿章叫周馥来密议："兰溪，你也知道如今最难办的是外交，我手里最缺的是办外交的人才。与虎狼争利，谦谦君子办不了，那些一味强硬、纸上谈兵的清流派更办不了。驻扎群狼环窥的朝鲜、监督朝鲜不生异志，更是难得其人。如今浮议如此，醇王也有此动议，难道真撤换袁慰廷？那又该让何人接替？"

周馥想了一圈，目前办外交的还真没人可比袁世凯。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李鸿章下决心道："且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却不能不为袁慰廷主持公道，不然便是自断手足。他毕竟是块难得的璞玉，值得用心雕琢。当然，慰廷的毛病，我也会去电规劝。"

周馥点头道："中堂如此看重慰廷，子久观察听说了，不知如何高兴。"

李鸿章又叮嘱道："对了兰溪，你也可以向子久透露一下我对慰廷的期许之深，让他也从旁劝导。"

周馥笑道："子久观察心里明镜似的，书信不断，经常提醒。"

不久，袁世凯接到李鸿章的密电：

朝密函事件双方皆不认，不了了之，京中浮议颇多。以后临事，务以稳妥、慎重为要，力戒浮躁自扰。

短短几行字，令袁世凯苦恼异常。这是他总理朝鲜以来，李鸿章最严厉的批评。他反思事件始末，仍然觉得自己并无不当之处。想来想去，只觉得委屈。他在签押房踱步，抽雪茄，弄得乌烟瘴气。

而此时他的后院也起火了。起火的原因，是朝鲜金氏三姐妹不受大姨太沈玉兰的调教。袁世凯一次纳四妾后，由沈玉兰代为管束。沈玉兰憎恨三姐妹与她分宠，难免借故训斥，双方语言又不畅通，彼此关系难以改善。这几天轮到沈玉兰侍候，正赶上袁世凯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心思床笫之欢，她便始终压着一股邪火。

这天早晨，三姐妹来请安，临走时沈玉兰觉得她们步子迈得太大，不但有失庄重，而且怀疑是有意急于离开，是公然表示对她的蔑视。她叫她们回来又大加训斥，但三姐妹好像听不明白，脸色惶惑，眼神茫然。这更令沈玉兰生气，骂得很难听。金氏再也忍不住，回嘴道："我是王妃赐下来的，不像有的人。"

不像有的人怎样？自然是嘲笑沈玉兰的青楼出身。沈玉兰勃然大怒，抬手抽了金氏一巴掌，又抽两个小姐妹。金氏本能地去阻拦，沈玉兰便以为是不服管教，更是火上浇油。她命下人把金氏一条腿捆到桌腿上，拿鸡毛掸子乱抽，而且不准哭，更不准下人出去告状："今天我话放这里，谁出去打死谁！"而金氏被抽得遍体鳞伤，却咬着牙不叫疼，更不服软。沈玉兰打累了，顾自去睡觉。

金氏的一条腿被捆在桌腿上，时间一久，血脉不通，自膝盖往下乌黑泛紫。两个小姐妹吓得大哭，要给她解开，但金氏用朝鲜语严厉警告："不要解，我要让老爷好好看看，她是怎么欺负咱的！"

两姐妹不顾沈玉兰的警告跑出去找人，袁世凯的签押房不敢去，能找的就是三哥三嫂。三哥已借袁世凯的面子安排到电报局，此时正在外地施工，只有三嫂在家。姐妹俩一急呜里哇啦只说朝鲜话，三嫂一句也听不懂。两姐妹急中生智，拉起三嫂就走。三嫂到了沈玉兰的院子，一

看金氏的腿大惊失色，动手去解，睡了一觉的沈玉兰见到后道："三嫂，俺家的事你别管，你解开试试！"

"沈玉兰，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忘了一路上我是怎么照顾你！"三嫂非常生气。

"一路上有人吐得跟猪一样，是谁照顾谁还不一定。"沈玉兰口不择言。

这话太伤人，三嫂又笨嘴拙舌，指着沈玉兰说不出话，掩面哭着向外走，与袁世凯撞个满怀。

见状，袁世凯急忙问："三嫂，谁欺负你了？"

三嫂更觉委屈，哭着就跑了，小脚伶仃，险些摔跤。袁世凯进了院子，下人不敢吱声，沈玉兰愣在那里无话可说，金氏三姐妹于桌前相抱痛哭。走近一看金氏被绑的一条腿，袁世凯大惊失色，怒火冲顶，指着沈玉兰吼："你好歹毒！"

"你说我歹毒，杀了我好了。"沈玉兰心中已悔，但嘴上不肯服软。

袁世凯被气昏了，摘下东墙上的一柄剑红着眼就去砍沈玉兰，幸亏去而复返的三嫂扑过来抱住他的手，大声呵斥："你还不跑，要气死他不成！"

沈玉兰这才掩面出奔，三嫂又给下人使个眼色，让她们跟出去盯着，别出意外。袁世凯要去给金氏解绑腿的带子，三嫂忙道："老四，还是快请郎中来看看再说。"

袁世凯瞪着下人道："你们都是废物，没听三奶奶说，快去请郎中！"

院子里的下人哄一声都夺门而出，纷纷去请郎中。郎中老阮过来了，一看后惊道："幸亏你们没一下解开，不然非出大毛病不可。"

按他的说法，血脉不通太久，如果一下全放开，就如洪水溃坝，半条腿不废也残。他的办法是先放开一半，同时以过江龙、白牛藤、牡丹皮和川芎熬水，然后以毛巾蘸药轻擦皮肤。他说道："袁总理，这几味药都有讲究，过江龙活血散瘀、白牛藤消肿解毒、牡丹皮清热凉血，而

川芎则是活血行气的首选。”

“老阮，你的医术没人怀疑，你赶紧救治。”

阮郎中得了袁世凯一句不过是敷衍的称赞，一脸得意，下手也勤快多了，一边忙一边说道：“袁总理放心忙去，保管明天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二姨太。”

按照阮郎中的吩咐，忙了近一个时辰，这才允许让金氏躺下来静养，自然又有几服需要严守医嘱的中药。袁世凯看金氏脸色好多了，这才回签押房去忙几件急务。

袁世凯晚上有应酬，回到家中已经是戌末亥初，西洋钟正打九响。他先去看看金氏，老阮的医道的确不错，皮肤的颜色已经好看多了。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刚进门就听到外面有人问：“你们老爷回来了？”

“三奶奶，老爷刚回来。”下人小心回答。

三嫂问：“兴头好不好？”

下人小声道：“黑着脸，看不清。”

袁世凯听到下人乱回答，隔着门喊：“三嫂，我在家。”

下人推开门，三嫂先进来，然后回头道：“你也进来吧。”

紧跟在她身后的是沈玉兰。她挪到前边来，低着头，谁也没有料到，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老爷，我错了。”已经呜咽不成声。

沈玉兰平时招呼袁世凯时，“哎”一声就是，或者称“你”，床笫亲昵时则腻称“四郎”，而这个极正式的“老爷”只吩咐下人时用过，从来没这样郑重地叫过。袁世凯想到自己落魄上海时沈玉兰慧眼识珠，百般照顾和维护，心头早就软了，又被她的泪一湿，自己眼角也热了，伸手道：“玉兰，你起来说话，夫妇之间这样太见外。”

三嫂和沈玉兰都准备着一场暴风骤雨，谁也没料到会是如此春风拂面。三嫂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老四，你别再怪玉兰了，我们俩唠了大半天，她已经知错了。”

“多谢三嫂帮我打理家务，今天玉兰对你出言不逊，看我怎么收拾她。”

三嫂一撇嘴道：“老四，你哪里舍得。我们妯娌的事好说，你不必再操心。”

袁世凯对这位三嫂非常敬重，送出门时还道：“三嫂，隔天三哥回来，我办一桌子酒，让玉兰给你敬酒赔罪。”

三嫂挥手道：“你快回去吧，天不早了。”

袁世凯回到屋里，沈玉兰又解释：“我今天是听到二妹讥讽我的出身，心里一急就发了昏。”

“我知道了，她也有错。你以后该管教自然还要管教，可是再不能下手这么重，也不能无事生非，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后院不宁，我在前面也不安心。”

沈玉兰提出要去看金氏，袁世凯以为太晚了，明天一早去也不迟。沈玉兰却道：“不行，我非看一眼不可，不然夜里睡不踏实。”

两个人去了金氏房间，金氏半躺在床上，看到沈玉兰眼里滑过一丝惊恐，两姐妹也立即拘束起来。沈玉兰坐到床边，握住金氏的手说道：“妹妹，都怪姐姐下手太狠了，姐姐……”说不下去了，眼泪叭叭落到金氏手上。

金氏脸色舒展了许多，操着拗口的中文道：“已经好多了，姐姐放心。”

两人回去后，已经九点半多。

沈玉兰伏到袁世凯的胸脯上，想到一天来先是愤怒、而后惊恐、后来懊悔，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化作两行热泪，把袁世凯的胸脯打湿了。袁世凯开玩笑道：“你看你，弄了我一胸膛鼻涕。”

“不是鼻涕，是眼泪。”沈玉兰虚着拳打在他的胸脯上。

袁世凯摸摸她的头道：“玉兰，今天我吓着你了，我也后悔一下午。主要是我心情不好，李中堂来电说我了，说得很重，这是从来没有

过的。”

沈玉兰听此一说，早忘了自己的委屈，从袁世凯怀里挣脱了，坐起来问道：“李中堂为什么说你？”

袁世凯语气平淡道：“是为密函的事。大约李中堂觉得我逼迫朝王太甚。这些说法，很可能是使领馆的洋人向李中堂告的状，这些天来他们或明或暗都在传话给我，认为我太过干涉朝鲜内政外交。当然，也有可能是徐相雨在京中搞的鬼，这个人很难对付。”

“哼，他们都是看人挑担不腰疼。朝廷派你来就是要盯住朝王，如今他要亲俄自立，你当然要千方百计阻止，你没做错什么。”

袁世凯拍了拍沈玉兰的肩膀道：“我知道你是安慰我，可是你这么说，我还是很高兴。这些天我也在反思，有些事我做得也是急躁了些。我想，李中堂也许是担心我做事太急，事与愿违，反而让朝鲜心生怨愤。”

沈玉兰笑道：“那还不好办，你让朝鲜君臣都知道你是好心，是恨铁不成钢，就像父母对儿女，虽然疾言厉色，但心里别无他意，一心只想孩子有出息。”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这番意思怎么和他们说，既不失我这总理的身份又真诚自然，太正式了不行，太随意了也不成，真把我愁坏了。”袁世凯仍是没有办法。

“这有什么好愁的。在上海滩，无论官场还是江湖，闹了误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一场花酒，花天酒地间，没有化不开的结。”

“这倒是个好办法。”袁世凯又开玩笑道，“不过，请朝王喝花酒，闵妃会吃醋。”

沈玉兰嗔道：“傻瓜，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只请些大臣就行了，他们自然会把话传到国王耳朵里。”

“好，遵夫人命。”

沈玉兰话锋一转又道：“光传话还不够，你还要为朝鲜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让他们感到的确是为他们好才行。”

袁世凯点了点头："有道理，那你说，给他们办什么最好？"

沈玉兰一撇嘴道："这不是足不出户的女人能晓得的，你与手下去商量。"

"对，公事与他们去商量，与你嘛，只让'它'来说话。"袁世凯说着轻浮地拍了拍那里。

这个轻佻的动作让沈玉兰的欲望瞬间爆发，嘤咛一声道："你快要我吧。"

袁世凯办了两桌酒宴请朝鲜大臣，说明大清一心维护朝鲜之意。效果不错，起码大臣们当面都表示朝鲜唯有藩附大清才是正道，而且朝臣中有事大倾向的人也多起来。袁世凯的心情因之大好。这时，他又收到袁保龄的信，告诉他李鸿章看重之意，密函事件，京中浮议颇多，以致醇亲王也生不满，幸得李鸿章一意保全，在给醇亲王的亲笔信中说，"各国驻朝者趋向不明，日来颇怪袁世凯多事，盖皆有嫉朝为我所属之意。袁守精明刚躁，鸿章每切谕以镇静勿扰，但因壬午、甲申两次定乱，该守身在行间，颇有德于朝民，情形亦较熟悉，权宜用之"。袁保龄唯恐袁世凯不能体会李鸿章的苦心，谆谆教导，"袁氏一门，两世受恩，唯有恪尽职守，为中堂分忧，为朝廷尽忠，方可无愧于心"。

袁世凯没想到事情竟然弄到醇王要撤换他的地步，更没想到李鸿章会不惜拂逆王意，为他辩解。他感动同时，更感到肩上负荷至重。"非要做出一番成就来，让醇亲王看看，也为中堂争光。"他想起沈玉兰的话——要为朝鲜解决实实在在问题。解决什么？他分别与谭耿尧、唐绍仪密商，最后决定办一件朝鲜朝野梦寐以求的事情——讨还巨文岛。

"少川，我也想帮着要回来，可感觉是老虎吃天。你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反正外交上你总要偏劳。"袁世凯首先道。

"说不上偏劳，我给四哥出出主意罢了，行不行两说。"唐绍仪说当初英国是以英俄在阿富汗有可能发生战争为由占据巨文岛，为的是防备俄国舰队南下。可是两国已经签订《伦敦议定书》，达成了划分阿富汗国界的原则，今年初划界已经完成，阿富汗危机解除，英国已经失去了占据巨文岛的理由。于是他们又找了个极其勉强的理由：要在此储藏煤炭。

“咦，这算什么借口。英国人凭什么要到朝鲜来储存煤炭。”袁世凯问。

“这不过是借口。其实英国人也觉得这个借口太勉强，现在他们又提出，如果大清能够保证他国将来不会占据朝鲜的港口或某地，他们才能撤兵。”

“他国这个概念大得很，这个保证如何才能保证，这不是故意为难人？”袁世凯还是没有头绪。

唐绍仪进一步分析道：“英国所谓的他国，关键是两国，即日本和俄国。而英日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最后其实就只剩俄国一国。也就是说，中国能够保证俄国将来不侵占朝鲜港口和领土，英国也许就会让步。”

袁世凯拍着脑袋道：“这也麻烦得很，因为英国人占据巨文岛，俄国人提出来要占领永兴湾，甚至对马岛。”

“毕竟俄国还没占领，这就有交涉的余地。”唐绍仪认为不妨利用一下密函事件，“好，你既然一再否认没有这份密函，对朝鲜没有野心，那你就该敢保证将来绝不会侵占朝鲜的港口或某地。现在俄国其实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因为他也不愿看到英国在朝鲜势力抬头，同时也不愿看到日本在朝鲜太强势，而对两国都能名正言顺约束的就只有大清，因为大清是朝鲜的宗主国。”

袁世凯用心想了很久，觉得有道理，一拍大腿道：“这里拐了好几弯，不过有道理。少川在琢磨国际关系上的确是高人一筹！”不过，他又提出一个疑问，“少川，如果俄国人答应了，英国还是赖着巨文岛不走，那该如何？”

唐绍仪回道：“那当然也要做英国的工作，俄国答应了，英国也同意，那样才能圆满，不然安抚了这边那边又不干了，此起彼伏，永无了期。其实，巨文岛在英国人那里，也是形如鸡肋，把道理讲明了，他们肯定愿意撤。”

“这个道理该怎么讲？英国人比猴子还精。”

“其实巨文岛军事价值对英国而言极其有限，它孤悬海外，建成要

塞投资太大，即使建成了要塞战时保护起来也很费劲，会分散英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而英国继续占据，就给了俄国占据朝鲜的借口，俄国势力南下，就会挑战英国在亚洲尤其是在大清的商业霸主地位，我听说，英国贸易部也认为，为商业着想，并不值得保有该岛。四哥请想，如果俄国人能做出不占据朝鲜的承诺，英国会不会借坡下驴？”

袁世凯惊喜之余反问道：“那是当然——少川，你这些消息是哪里来的？”

唐绍仪故弄玄虚道：“四哥有办法知道朝鲜宫廷的一切内幕，我难道就不能摸一摸各国的实底？那我这个外交委员也就太不称职了。”

其实，唐绍仪也在设法培植自己的力量，能够尽可能地了解各国情况，办法自然是在各国使领馆上下功夫，翻译、厨子、打杂的，在他看来都有价值。这类人虽然提供不到核心的消息，但唐绍仪却善于把只言片语连缀起来，进行分析。这就是他的本事，何况他本人也与使领馆人员极熟，关系相当不错的也不在少数。

袁世凯连连称赞：“少川，这样做对极了。不过，这开销难免就大了些，我再每月多给你一百两的经费。”

在唐绍仪这本是分内之事，再加一百两经费，便是意外之喜：“四哥，你看着吧，我定然不会让你失望。你应该写一封长信，把你的意思向中堂说清楚，中堂在与英、俄交涉时，心中就更有数。当然我们这些念头，也许中堂早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他毕竟才是真正的外交大家。”

袁世凯回道：“不然，中堂想到归他想到，我们想到了就该告诉他，起码让他知道我们这帮人不是白吃干饭的。万一他没想到，那不越见得你高明了？”

唐绍仪又提议道：“除了告诉中堂，四哥应该进宫一趟告诉朝王，你正在帮他要回巨文岛。”

“告诉朝王，如果要不回来，那不就食言了？我办事，都是有了几分把握才会说。”袁世凯有些顾忌。

唐少仪道：“办不成，当然有食言之虑。可是如果办成了，事先并

未告知朝王，他未必会认为有四哥的功劳。”

“中！”袁世凯一拍大腿道，“我下午就进宫。”

下午袁世凯进王宫，朝王在仁政殿接见，一见面就道：“此前因小人作祟，挑拨中俄朝关系，给中堂、总理都带来困扰，小人实在可恨。”

袁世凯不卑不亢回道：“问题的关键不在小人，关键是殿下能够坚持定见，让小人无机可寻。我和朝廷，一切都是为朝鲜着想，为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着想，但愿殿下也能够与朝廷所愿一致。”

“这是当然，徐相雨专程到京津就是申明这一点。上国宽仁厚德，能够理解朝鲜的苦衷。”其实朝王话里有话，大清朝廷已经谅解了密函事件为小人作祟，你就不必再揪住不放了。

袁世凯自然听得出朝王的意思，所谓固守宗藩关系并非他的心里话。但袁世凯不想多费口舌，接过朝王的话说道：“不但朝廷，就是我也都是一心想帮助朝鲜，维护朝鲜，多为朝鲜解决些实际困难和问题。”

朝王好像有备而来，立即接过话题道：“如今英吉利还占据巨文岛不还，希望总理能够劝说英国，尽快归还。”

也许，朝王是想将袁世凯一军，拿这个难题来堵他的嘴，但袁世凯却恰恰是为这个问题而来，因此回道：“我今天来见殿下，就是告诉殿下，我与李中堂正在设法让英国人归还巨文岛，撤走岛上的水兵。”

朝王大喜过望，惊讶道：“总理已经有办法了？”

“办法是有了，不能说有十成把握，七八成是有的。”袁世凯好大言的毛病又犯了。

闻言，朝王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如果真能讨回巨文岛，上国对朝鲜真是恩重如山了。最近，俄国人又提出，因为英国人占据巨文岛，他们要占据永兴湾。日使也来见寡人，要求在对马岛上设炮台。三国交逼，寡人寝食俱废。”

“我所想的，就是个圆满解决的方案，不但英国人要撤走，俄国

人、日本人都不得占据朝鲜的港口和国土。”

“那真是朝鲜之幸！”朝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袁世凯告辞时，他亲自送到仁政门。

袁世凯回到公署，立即把唐绍仪叫来道：“少川，我在朝王面前吹了牛，巨文岛非要回来不可了。不然，面子可就丢大了。”

听袁世凯讲了见李熙的经过，唐绍仪问：“四哥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你去一趟天津面见李中堂，把朝鲜希望帮助交涉巨文岛的意思面禀，同时把你的那些想法告诉中堂。”

唐绍仪思索了一下道：“四哥，我去见中堂不合适吧，不如你回去一趟，也顺便把密函事件再做个详细报告。再说，我的那些想法由四哥说出来，比我说出来更有分量。”

“我要回国，麻烦得很，没有李中堂的钧令，我是不能私自回去的。你就不一样了，是我派你回去，天经地义嘛。你放心好了，如果你的那些想法成功了，我不能埋没你的功劳，如果出什么娄子，我来背就是。”

其实不会出什么娄子，顶多纸上谈兵没有实用而已。但袁世凯做此表示，唐绍仪很感动。给别人当属下，就怕上司把功劳都揽到自己头上，把责任都推到下属肩上。袁世凯不揽功不诿过，甚至为下属揽过，实在难得。

见唐绍仪一脸感动，袁世凯又笑道：“少川，我也是跟着李中堂行事而已。李中堂能够不揽功不诿过，所以北洋幕府人才济济。我袁某人想成就一番事业，也非如此不可。”

“不过我暂时走不了，我得找贝德禄谈谈。”唐绍仪所说的贝德禄是英国驻朝鲜总领事。英国因为不希望俄国势力南下，因此很支持大清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甚至未向朝鲜派驻公使，而是派的总领事，受命于驻大清使馆，以实际行动证明朝鲜只是大清的藩属国。唐绍仪找贝德禄所谈，就是向他陈明继续占据巨文岛得不偿失。

“四哥，如果我能说动贝德禄，向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进言，提议

放弃巨文岛，我们交涉起来就省心多了。我已经与贝德禄沟通过，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担心俄国南下。我去告诉他，这次进京就是建议李中堂与俄人交涉，俄国不能占据朝鲜的任何地方。这是英国退出巨文岛的最好时机，贝德禄也是聪明人，我想他会有所考虑的。”

袁世凯赞同道：“好得很，你先私下与他沟通，若需要我出面，随时都行。”

唐绍仪次日就去见了贝德禄，回来一脸高兴，可知事情十分顺利。

“四哥，贝德禄很愿意做此提议，而且写了一封信，让我捎给欧格纳。”唐绍仪拿出一封密封的信函，上面写的全是英文。

袁世凯觉得此事可急不可缓，立即叮嘱道：“如果英国人答应了，那就只有俄国那边了。你立即去天津一趟，明天北洋有一只通信船回津，你正好搭乘回去。”

唐绍仪赶到天津，第二天下午就见到了李鸿章，详细向他报告了利用俄、英、日的利益纠葛，达成英军撤出巨文岛的目的。李鸿章听得很仔细，等唐绍仪说完了，他未置可否，而是问道：“年轻人，你这些想法，是你自己的还是袁慰廷也参详其议？”

唐绍仪回道：“当然是袁总理参详其议。”

李鸿章与周馥对视一笑道：“好得很，袁慰廷不揽功，你又肯分功于上司，难得！”

原来，袁世凯已经发来一电，称赞唐绍仪“外交方面极有见解，办法极高明”，请李鸿章能够拨冗接见。

唐绍仪反应很快：“袁总理不揽功不诿过，全是跟着中堂学来的。他经常对我说，袁某人有所建言，中堂若采纳，上奏建言时均说明出自袁某人，中堂不掠人之美的品德，是我辈楷模。袁总理还说，这是极高明的办法，像中堂这样不揽功不诿过，下属不待扬鞭自奋蹄。能在中堂手下做事，是我辈的幸运和际遇。”

李鸿章听了哈哈直乐，对周馥道：“兰溪，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恭维起人来一套一套的。”

“中堂，这绝非晚辈恭维，袁观察经常写信给袁总理，盛赞中堂的成全提携之恩，时时教训袁总理要恪尽职守。”唐绍仪这话恭维得更有水平，不仅说明他的恭维不是恭维，而且连袁保龄的知恩图报也在李鸿章面前恭维上了。

李鸿章回道：“我辈都是为朝廷尽职，谈不上私恩。你和袁慰廷配合得如此之好，我也就放心了。你提的这些建议也很好，正巧俄国驻华临时代办拉德仁要来天津，和我谈图们江划界的事情，届时我要与他交涉朝鲜问题，你可以参加，长长见识。”

英俄两国在朝鲜较量，都希望得到大清的支持。唐绍仪捎来的驻朝总领事贝德禄密信起了作用，英国明确向总理衙门提出一件照会，“英廷不欲久占此岛，但恐别国占去则损中英两国之利。中朝如能担保无人来占此岛，则英廷可以放心”。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则明确向李鸿章表示，所谓别国即指俄国，只是英国不好直接向俄国提出此项要求。

有了英国的明确态度，李鸿章认为已经至少有了七成的把握。拉德仁到天津后，第一天并未谈图们江划界的问题，依李鸿章的建议，先谈巨文岛问题，并把英国的照会交给拉德仁。

“中堂阁下，俄国也担心他国侵占朝鲜的领土，如果中国可代为保证，便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拉德仁的意思，中俄结好，互换照会，约明俄国和中国以后永不取朝鲜土地。两国有此声明，则任何他国都不敢生心，英占巨文岛亦当自退。李鸿章对拉德仁的建议很感兴趣，答应向朝廷请示。

会谈结束后，李鸿章立即让周馥起草电报，向总署报告会谈的情况及拉德仁的建议。当天下午，会谈继续。会谈前等待拉德仁的时间，李鸿章问唐绍仪道：“年轻人，你觉得俄国的提议如何？有照会为证，英国应当践诺，退还巨文岛。”

唐绍仪回道：“俄国明确表示不侵占朝鲜领土，对解决巨文岛的确有利。但朝鲜本是大清的属国，他却与大清共同声明，岂不是表示两国在朝鲜拥有同等权力？”

李鸿章脸色深沉，没再说话。唐绍仪以为自己说错了，吓得不敢吱声。下午谈的是图们江划界，他只有听的份。

第二天上午，会谈前李鸿章把唐绍仪叫到签押房道："年轻人，你昨天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事前应听听你的意见。"说罢，将总署发来的电报让他看——

总署本日奉懿旨：中俄因朝立约，原恐俄怀他意，若因此被彼牵制，不如不约为益。盖俄不侵朝，乃其本分，安能与我上国相提并论？若签此约，坠其术中，岂不贻后人訾笑乎？饬李鸿章商拉德仁，由俄方照会中国，表明无侵朝鲜领土之意即可。

唐绍仪暗自佩服慈禧竟然有此见识，难怪能够牢牢控制权柄二十余年，于是道："中堂，要俄国表明无侵朝之意，只怕俄国也不会答应。"

"是啊，他们不会痛快地答应的，恐怕要费些口舌。"

果然，李鸿章一提出这一要求，拉德仁回道："这不可能，俄国本无侵占朝鲜之意，凭空出此照会示人，就好比本不为盗贼，却要具文声称自己不是贼，这有伤大国体面。"

"阁下不妨电请贵国政府。英国占据巨文岛，毕竟是因英俄冲突而起。而且此前又有朝俄密约的事情闹得列国皆知，俄国自证清白似乎也不过分。不然，英国久据巨文岛，贵国势必又要防守东界，所费不为不巨。依我之见，阁下不妨劝说贵政府，既然不是贼，又何惧出一文凭？"

到图们江划界谈判结束时，俄国政府终于答应不作书面照会，但拉德仁口头向大清承诺："奉到本国国家电谕，饬向中堂担保，俄国并无欲取巨文岛或朝鲜他处地方之意。"

李鸿章很满意道："这也算个君子协定，我将记录到会谈节略中，作为与英国交涉的依据，阁下不会有异议吧。"

拉德仁答应了："当然可以，虽然不是照会，其作用也差不多。正如中堂所言，我们是君子协定。"

李鸿章对唐绍仪的外交才能十分赏识，他临回朝鲜前，李鸿章叮嘱道："年轻人，留在天津帮我办外交如何？"

"晚辈极愿跟随中堂左右长长见识，只是袁总理那边办外交实在乏

人，我不能不回。将来有机会，少不得恳请中堂关照提携。”

唐绍仪乘船回到朝鲜的时候，中英关于巨文岛的交涉也有了结果，英国照会总理衙门，表示已决定将巨文岛归还朝鲜，并请中国驻朝公署将此决定通报朝鲜，随后英国驻朝鲜领事馆也将通报。

接到电报，袁世凯拍着唐绍仪的肩膀道：“少川，你立了一大功。晚上我做东请你，不醉不归。”

晚上袁世凯果然请唐绍仪，却并未不醉不归，原因是唐绍仪喝酒很节制，而袁世凯还有两篇文章要听唐绍仪的看法。

唐绍仪去天津这几天，袁世凯也没闲着，先是写了一篇《朝鲜大局论》，又写了四款十条建议，打算呈给李熙。

《朝鲜大局论》重在分析朝鲜对清廷向背的利害关系。文章先说朝鲜是弱小国家，非依庇强国不能生存，却不能依附于东西方列强，尤其是批驳了依附俄、日的荒谬。他说“俄国久欲在亚洲占据海口，屯驻水师，以遂其鲸吞之计”。俄人有此野心，“不引即来，乃招之乎？求俄无异于开门揖盗，不知存亡”。至于日本，“素性狡黠，惟利是视，只可与连和，而不可为依恃也”。接下来论述，朝鲜唯有依附于中国，“朝鲜本属中国，今欲去而之他，是犹孺子离其父母，而求他之顾复也”。且朝鲜依中国，其利有六，一是“中朝水陆毗连，朝发夕至，缓急能通，其势可恃。”二是“中国视天下为一家，待藩封如一体，有变乱立予削平，命将出师不索兵费，不责成供给，其德可恃”。三是“中国以大国护小国，仁至义尽。不将其国变为郡县，不在其地收租敛税，只期唇齿相依，人民相安，永保无疆，其心可恃”。四是“中国抚恤朝鲜已数百年，上下依恋，臣民乐属，若率由旧章，诚心服事，财朝野相安，政令易行，其恩泽可恃”。五是“强邻环伺，虎视眈眈，若中朝团结，则无隙可乘，其威可恃”。六是“中国待朝信而不疑，朝鲜恃中宗藩巩固，内乱不作，外侮可御，任用贤能，励精图治，富强可期，其机可恃”。而背离中国，其害有四，一是中国被疏远，必生疑心；而朝鲜亲近列强，中国必猜忌，疑忌互生，祸乱转眼就来。二是朝鲜背离中国求自主，必引欧洲以为后援。欧洲疑忌成性，以吞噬他国为计，得到机会必先夺朝鲜兵权，而后占其要地。三是中国贴近朝鲜，水陆并进，捷足先登，弹指一顾之间，大兵压境，纵使欧洲有救援之师，也是缓不济急。四是朝鲜背离中国，则君臣百姓将相疑惑，人心离叛，不必中国兴师问罪，而内乱已作。最后得出结论：

朝鲜盲求自主，是徒取文字之体面，而不顾宗社之沦亡，贾虚名，受实祸，朝始称帝，夕已破灭。方今朝鲜上下解体，国弱民穷，欲求一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舍中国其谁与归？谨依中国以图自存，犹有他虑，况背中国自立乎？

附于《朝鲜大局论》之后，袁世凯还有四款十条建议。四款是以比喻的方式分析朝鲜现状。一是“立国如立室”，中国看待朝鲜，就像一院之中的东偏房。偏房倾覆，则中间的房屋厅堂必暴露于外。世凯就如东偏房的看门人，提醒说，你的房屋应该赶快修理，不然会倒塌。聪明人听到话，欣然答应；糊涂人则视之漠然，反而说东屋即使倒塌，与你何干？不但不答应，还讨厌并想赶走他。二是“朝鲜如破舟”，木质已腐，必须设法弥缝，不料舟中人贪图舟中金币，不但不肯弥缝，而且故意摇摆。世凯充当修船工匠，已经代为修理多次，倘若舟匠智穷力竭，舟中人将漂到何处安身？三是“治国如医病”，朝鲜病入膏肓，然而良药苦口，病者厌恶不肯用药。于是有以美味进献者，病者喜其适口而贪食，病情加重，以致不可救药。四是“一国如一身”，治国者应修明内政，后致力外观。就好像人天天能够吃饱，虽然衣服简陋，也没什么损伤。不然，饥饿不堪，即使天天穿着锦绣华衣，又如何生存呢。

所谓十条，就是袁世凯认为朝鲜应当办的十项急务，包括任大臣、屏细臣、用庶司、收民心、释猜疑、节财用、慎听闻、明赏罚、亲中国、审外交。在这十条中，袁世凯一再强调加强宗藩关系，强化中国宗主国的地位。

唐绍仪下午已经仔细看过《朝鲜大局论》和四款十条。袁世凯时年不过二十七岁，能有如此的见识，的确不同凡响。唐绍仪深表佩服外，亦有他的忧虑：“四哥，道理说得很明白，十条措施也不错，但恐怕列国会有异议，责备我们干涉朝鲜的内政。他们向来称朝鲜为自主国家。”

“他们称朝鲜自主那是他们的事，而对大清来说朝鲜就是属国。他国在朝鲜指手画脚不行，而宗主国则不同。这一点，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向朝鲜和列国表明态度。现在朝廷拘于国际影响，既不能把朝鲜废为郡县，也不能在朝鲜设监国。可是，朝廷与李中堂的意思，是要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不然，又何必派你我驻扎朝鲜？依我的理解，我这个总理虽非监国，可要行监国之实。这次密函事件，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英、俄等国事实上承认了我们的宗主国地位，而朝鲜，虽然心有不甘，也不能不承认其为大清属国。我就是要趁热打铁把道理讲透，把规矩讲

明，不能再顾虑他国的议论，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少川我告诉你，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你的权利不能理直气壮地坚持，不能毫不动摇地争取，就被别人所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琉球是大清几百年的属国，结果被日本废为郡县，他国有为大清说话的吗？没有。如果我们在朝鲜问题上再不敢坚定主张我们的权利，就是下一个琉球，这话我已经说了不下百遍了。当然，对各国使领馆人员，该怎么应付就怎么应付，反正讲国际法，你是内行。”

第二天上午，袁世凯进宫去见李熙，除了报告英国将归还巨文岛的消息，同时呈递两篇宏论，直到一点多才回到公署。看他的脸色，可知谈得还不错。

“有好消息垫底，和朝王说事就容易多了。无论是不是真心，朝王表示要固守宗藩关系，洗心革面，图维新政。不过，朝王又给了一个难题。”

朝王推给袁世凯的难题，是日本要架设汉城到釜山的电报线。朝鲜发展电报业是日本最先提出来的，1883年日朝签订《海底电线架设议定书》，委托丹麦大北电信公司，架设自日本九州、长崎经对马至朝鲜釜山的海底电报线。电报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军事意义。李鸿章不甘落后，令盛宣怀与朝鲜商定《中朝电线条约》，贷款十万两给朝鲜，架设了由奉天经凤凰城经义州直达汉城的陆路电报线，而且规定二十五年内朝鲜不得允许他国在朝鲜境内设立水陆电线，一切电报电线事宜，完全由大清代办代管。日本对此很不满意，提出要架设釜山至汉城的陆路电报。日本当初与朝鲜签订的协议，并不涉及陆路电报，因此袁世凯给朝王出主意，就说从今以后朝鲜境内的电报完全由朝鲜自主办理，汉城至釜山的电报也不例外。

唐绍仪有些担心道：“朝鲜电报完全由大清来办，而且有约在先，如果由朝鲜自主办理，恐怕盛观察和李中堂都不会答应。”

袁世凯笑了笑道：“这不过是拒绝日本人的办法，等朝鲜和日本人签订完《日朝海底电线条约续约》，约明汉城到釜山的陆上电报线由朝鲜自主后，就由朝鲜邀请大清代办，盛观察还有何意见？”

“日本人恐怕不会答应吧？”

袁世凯不以为然道：“咦，他有什么不答应的。朝鲜邀请大清代

办，也是朝鲜自主办理的一种方式，他们有什么好说的？”

袁世凯露才扬己，作风霸道强硬，不但朝鲜国王心生不满，也令各国外交人员反感。因此他们屡屡向朝廷提出要求，希望撤换袁世凯。但北洋大臣李鸿章却十分清楚，虎狼环伺的朝鲜需要袁世凯这样机敏果断、任劳任怨、办事能力强的人坐镇。因此，不但不肯撤换，而且一再请奖、提携。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初，袁世凯第一个任期期满，李鸿章为之请奖，奉旨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加二品衔。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底，袁世凯第二个任期满，此时作为外交人员，二品衔的袁世凯已经无可再升，李鸿章上奏朝廷历数袁世凯的劳绩，“凡体制所系，利害所关，或事先预筹，或当机立应，或事后补缀，无不洞中窍要。自八年至十年两次遣兵定乱，袁世凯均在行间，熟悉彼中情势。群小因不便其所为，屡设机谋，巧图倾陷，袁世凯屹不为动，调停异党，联络各使，设法防护，卒令无隙可乘。苦心毅力，尤为卓绝”。“其从事海外，不避艰险，独为其难，实非寻常劳绩可比。臣以该道胆略兼优，血性忠诚，先后奏保。近日察其器识，尤能深沉细致，历练平和，洵属体用兼备，置之交涉繁剧之区，必能胜任。”建议超拔袁世凯，以海关道擢用。海关道是有名的肥缺，从前非满人不能得任，朝廷没有答应李鸿章所请，而以海关道记名简放。记名不同于实授，要等机会，有机会，可能一年半载，没机会，可能十年八年。不过，几个月后朝廷就下旨，袁世凯补授浙江温处道，仍留任朝鲜。此时，袁世凯已经是实职的道台，只是不必到浙江赴任，继续留驻朝鲜罢了。

袁世凯不负李鸿章所望，驻扎朝鲜期间加强了宗主国的地位，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朝鲜再也未敢明目张胆地背叛中国。俄国、英国势力退出朝鲜半岛，尤其是日本势力受到袁世凯的极大限制，日本人在朝鲜的电报、采矿、渔业、轮运等商业也都受到华商的强力竞争和抵制，在朝华商势力大增。袁世凯出任驻朝总理以前的1884年，日本货物占朝鲜全年进口的80%多，中国货物不及20%；而到1892年，中国货物占比提升到45%。

第十五章　金玉均大意被刺　袁世凯自负中计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二月下旬，正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季节。上海外滩上的洋人已经率先除下臃肿的冬衣，换上清爽的单衣，招

摇的洋女人已经穿起短裙来。汽笛长鸣，一艘巨轮向黄浦江西岸靠过来，船桅上迎风飘扬的是上海人俗称的“膏药旗”——日本邮船会社的商轮“西京丸”到岸了。

随着人们鱼贯下船的四个人显然是一行，前面两个都是四十多岁的年纪，也都是西装革履。前面的一个显然是主人，左手拿一顶洋礼帽，右手拿一根被称为“司的克”的洋拐棍，而大箱小包的行李全都不用他操心。他身后同样穿西装的人与他低声交谈，并向远处指指点点，他们说的是朝鲜话。后面一个是长袍马褂的中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两人都三十岁上下。日本人显然是仆从，一手一个大皮箱。

他们招来四辆东洋黄包车，一人一辆，直奔美国租界日本人开设的东和客店。店主热情的接待，问客人从哪里来，要住多少天。为首的用日语道：“从大阪来，到这里旅游，总要住个十来天。”

接下来登记，店主一一询问姓名，还是为首的用日语代为回答：“我叫岩田周作，这是我的朋友，洪钟宇。”又指指那个中国人道，“他叫吴升，我的中文翻译。那个是我的仆人，北原延次。”

“我叫吉德，很荣幸接待四位。”店主又扭头对垂手站在一边的中国小伙计说道，“把客人领到房间去。”

小伙计帮忙拿着行李，带客人去了二楼。安排妥当，洪钟宇来到“岩田周作”的房间问：“古筠，坐了几天船太辛苦了，你先休息，到晚饭时我来叫你。”

古筠是金玉均的号，不错，他正是流亡日本多年的开化党人金玉均。他对洪钟宇道：“羽亭，尹佐翁已经从美国回到上海了，听说在中西书院教学，拜托你设法去通知他一声，就说我晚上前去拜访。”

尹佐翁就是尹致昊，也是开化党人，甲申政变时他并未参与政变，但因为与金玉均关系密切不得已逃到日本，后来又辗转到上海，入美国教会学校中西书院学习。毕业后赴美留学，去年底从美国回到上海重新入中西书院，担任英文教习。

一个多时辰，洪钟宇就回来了，告诉金玉均他已经见到了尹致昊，说晚饭后他将前来拜访。

“你没约他一块过来吃晚饭？”金玉均问道。

洪钟宇解释道：“他在教，有诸多讲究，不便与我们同席。”

因为有些晕船，金玉均等人简单吃了一顿清淡晚饭。吃过不久，尹致昊果然如约前来，西装革履，一丝不苟。他首先解释道：“我已经入教，饮食方面有诸多不便，今天又是礼拜五，只吃一餐，因此实在无法做东以尽心意。”

金玉均微笑道：“哦，你也入教了。我理解，咱们这样清谈更好，省得喝了酒说话反而不着边际。”

尹致昊问：“古筠兄怎么到中国了？”

“一言难尽。”金玉均摇头苦笑。

的确是一言难尽。金玉均逃亡到日本，寄人篱下，日子并不好过。虽然有福泽谕吉等日本友人关照，但甲申政变后日本政府与中国和朝鲜都签订了相关条约，行的是韬光养晦的策略。朝鲜和中国驻朝总理袁世凯都向日本提出，应当引渡金玉均回国。日本政府为大局计，打算应中朝所请引渡金玉均，却受到在野力量的强力反对，所以不得不把金玉均留在日本。期间朝王派杀手前往日本暗杀金玉均，被其发觉，他屡屡上书伊藤博文、井上馨要求保护，两人不予理睬，他又投诉到法院，而且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朝鲜和中国。中朝两国都郑重交涉，认为日本在纵容一个发动政变的叛乱者。这样一折腾，日本政府觉得金玉均真是个麻烦，就以保护为名把他流放到太平洋中的小笠原群岛。小笠原群岛离日本有两千余里，人烟稀少，形如荒岛不说，最让金玉均受不了的是湿热天气，他浑身生湿疹，眼睛上火，不思饮食，一场大病下来险些要了他的命。他一次次上书请求转移居住地，两年后日本才把他迁到北海道的札幌。在札幌住了两年，到1890年才恢复自由，重新回到东京居住。经两次流放，他对日本政府不讲信义极其愤恨，依靠日本人帮助朝鲜开化富强的信心大为动摇。他提出了“三和主义”，主张中日朝三国和平相处，共同抵御欧洲列强。他还上书李鸿章，表明了他不再依赖日本，也不与中国为敌，而是希望中朝互相尊重、和平相处的政见。当时清廷驻日本公使正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其实是养子，其父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他与金玉均过从甚密，并建议他访华，并请公使馆的日语翻译吴升教他中文，为出访中国做准备。去年汪凤藻代替李经方出任驻日公使，但李经方并未食言，继续欢迎他访华。金玉均的算盘是通

过李经方的斡旋，借助李鸿章的力量重回朝鲜，进行温和的开化改革。他天真地以为，有李鸿章的支持，重新得到李熙的信任并非不可能。他此次到上海就是打算在这里先与李经方详谈，然后再启程北上。

尹致昊对金玉均此行大不以为然，连连摇头。他虽然居住中国多年，但一直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崇拜的是西方文明，对中国反而偏见极深："古筠兄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人身上大错特错。中国就如同一栋老屋，虽然它曾经有很好的结构，但由于老屋拥有者的漫不经心，现在它的墙面已经脱落，它的栋木也已经腐朽不堪。中国就好比是一个又盲又聋又衰朽的老人，他唯一灵活的就是舌头，唯一剩下的就是舌头上的功夫。他的声音非常大，事实上，他就是靠制造很大噪音来恐吓邻居，他们把朝鲜和日本都当听到大声呵斥就害怕的孩子。中国人还是自高自大，视他人为蛮夷，依然活在虚幻的梦想里。"

"佐翁，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你可以不喜欢中国，可你还是朝鲜人，应当像当年一样振作起来，为朝鲜的开化富强而斗争。我之所以与中国人交往，不过是想借助他们对朝鲜的影响力，重新启动朝鲜的开化大业。我希望届时你能够回到朝鲜，我们携起手来干一番大事业。"

尹致昊认为金玉均的想法不切实际，近乎异想天开。怪不得当年甲申政变三天就告败，就是因为金玉均空有一腔热情，虑事不周，行事冲动。但他懒得给金玉均泼凉水，只得道："我去过日本，也到过美国，拿国外的政体与朝鲜比，真是让人绝望。如果朝鲜继续维持现状，那么一切免谈。你想在朝鲜现政府的基础上搞开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金玉均劝道："佐翁，你比我年轻十几岁，心态何以比我还老？只要我们能够执掌朝鲜实政，让我们来改造它好了。"

你心态倒是年轻，可是如儿童一样不成熟。尹致昊想反唇相讥，但他终于忍住了，而是极其诚恳地劝谏道："古筠兄，你向来是古道热肠，我佩服。但请原谅，我现在无意回朝鲜。我还想劝你一句……"显然说话有顾虑，欲言又止。

"劝我什么？直言好了。"

"古筠兄对身边的人不要轻信，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尹致昊担心隔墙有耳，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一个洪字，当然是指洪钟宇。

“绝无问题。”金玉均说得十分肯定，“我们已经有几个月的交往，他像我一样希望朝鲜开化富强，而且还与我义结金兰，怎么可能有问题？”

尹致昊见金玉均如此不受劝，笑了笑道：“也许我多虑了，我只是做个友好的提醒。”

送走尹致昊，金玉均对洪钟宇道：“他出过洋，见识广，本来指望他能够与我们同志，一起振兴朝鲜，没想到他已经一蹶不振。”

“人各有志，强求不得。他在这里过着安定有尊严的生活，已经把朝鲜的苦难抛到脑后了。”洪钟宇话锋一转又道，“不过，他毕竟是出过洋的人，见识一定差不了，对朝鲜的开化富强一定会有好的建议。”

金玉均摇头道：“他把朝鲜看得一团糟，除了怨天尤人，没任何建议。而且竟然还……”

洪钟宇问：“还怎么了？”

金玉均稍有犹豫，但面对洪钟宇诚恳的目光，觉得不该有所隐瞒，所以道：“君子坦荡荡，没什么不好说的。十分可笑，他竟然认为你可能是密探。”

“啊，我是密探？”洪钟宇先是十分惊讶，继而十分生气，“真是岂有此理。我如果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说我是密探也就罢了，我们只是一面之缘，他凭什么说我是密探？我得去问问他，凭什么血口喷人。”

金玉均一把抓住他道：“羽亭，算了。你这么去一闹，把我也弄得不好。我都不信他的话，你又何必这样上心。”

洪钟宇气呼呼地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气小了些说道：“古筠，朝鲜开化富强，没那么容易，我们与李鸿章父子的交涉恐怕也没那么简单。咱们不宜贸然北上，必须有个长久打算。”

“是的，我也有此意。不过，如何长久打算，你说来听听。”

洪钟宇从怀里掏出一张支票道：“这是我这几年攒的一点钱，存在汇丰银行，我打算取出来，咱们合伙在上海做生意，以免坐吃山空。”

金玉均十分感动："这实在太好了，我暂时没钱入股，我先认三分之一的股本，将来一定还你。"

"咱们就各算一半的股份好了，将来赚了有你的红利，赔了算我的。"

"没有这样的道理。"

两人争执很久，最后达成协议，金玉均算三分之一的股份，以红利陆续归还股本，若万一赔了，则算洪钟宇为开化大业的经费赞助。两人畅谈良久，楼下大堂的西洋钟敲了十一下洪钟宇才离去，金玉均紧紧握一握他的手说道："羽亭，如果像你这样的同志多起来，何愁大事不成！"

第二天上午，洪钟宇出门去英国汇丰银行取款，半个多时辰后回来了，中文翻译吴升道："洪先生总算回来了，上海有位朋友约我吃午饭，我现在就出门去，多年不见了。"

洪钟宇回道："那是应当的，你尽管去好了。岩田先生呢？"

"岩田先生有点头疼，大约昨天夜里受凉了，正休息呢。"

洪钟宇回到自己房间换衣服，再出来时已经脱掉了西装革履，头上戴一顶黑纱笠帽，身上罩一件白色长袍，脚上穿的是一双黑布鞋。他对金玉均的日本仆人北原延次说道："岩田先生病了，你出去买点治感冒的药。"

北原领命而去，洪钟宇这才上楼去见金玉均。金玉均正在靠窗的竹榻上看书，看来刚刚睡醒，还没起身，说道："我没事，何必去买药。"又看了一眼洪钟宇道，"你怎么穿上朝鲜衣服了。"

洪钟宇道："我已经几年未回到朝鲜了，有点想家了。"

"是啊，这毕竟是朝鲜的衣服。可是，太过肥大，不便于劳作。"金玉均说罢，他翻过身，把一床薄被裹在身上，打算继续睡一觉。

洪钟宇突然从宽大的长袍里掏出手枪，向金玉均头部开枪，虽然距离不远，但因为紧张，子弹仅是擦伤了金玉均的左颊。金玉均翻身而

起，把手里的书扔向洪钟宇，夺门而出，洪钟宇向他当胸开了一枪，又追出门去向他被背部连开数枪，一面大骂："逆贼，逆贼！"

洪钟宇枪中子弹已经射尽，又看金玉均倒地不动，便仓皇下楼，与上楼察看情况的店主吉岛撞个满怀。

"刚才是什么声音？"吉岛问道。

洪钟宇不理他，直接跑出门去。吉岛到了二楼，见走廊中已经聚了不少人，他挤过去一看，金玉均身下淌出一摊鲜血。

吉岛下楼去找吴升，不在，又找日本仆人北原，也不在。他出门招一辆黄包车，要去日本领事馆报告，在门口正遇上北原，来不及说话，把他拉到车上就走，路上才告诉他情况。北原告诉他，死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人金玉均。到了领事馆报告情况，日本领事回道："朝鲜人互相仇杀，我们不便出面。你们报告英美巡捕房好了。"

巡捕房将消息报告给上海县，县令黄爱棠下令全城搜捕洪钟宇，同时到客店验尸。日本副领事山座元次郎、翻译加藤义三、英捕房麦捕头、美捕房黎捕头都到现场，检验结果，确系枪杀。第二天早上，便在吴淞口的旅店内将洪钟宇捕获。

黄县令在县公堂初审，问："你是金玉均的朋友吗？"

洪钟宇回道："谋叛之人，怎能为友？"

"你为何杀他？"黄县令又问。

"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可杀，若任其回国，势必又起风波。"洪钟宇慨然道。

"杀人者死，你知道吗？"

"知道，我是为国除害，死又何惧？"洪钟宇不以为意。

"你何以知道其为金玉均？"

洪钟宇回答："他时称岩田周作，时称岩田和三，但确系金玉均无误。今奉朝鲜王之命行刺叛臣。"

黄县令问："你说系奉朝鲜王之令，怎么你身上却没有朝王令旨？"

"我虽没有王旨，但在李大人处看到过。"洪钟宇回答。

洪钟宇所说的李大人叫李逸植，奉朝王之命扮作商人到日本执行刺杀金玉均和朴泳孝的密令。朴泳孝和金玉均两人当初都是发动甲申政变的主谋，但两人早因政见不同，谁也不理谁。李逸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与两个人都能接得上头，并且获得两人信任。但觉得自己势单力孤，怕打草惊蛇，所以迟迟未下手。去年秋末洪钟宇从法国留学回来，顺便去拜访李逸稙。李逸植觉得洪钟宇法国留学生的身份很容易接近金玉均，于是极力劝说他参与暗杀行动，自然是将金玉均描述为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他还向洪钟宇出示了国王给他的委任状，如果能够共同诛逆，高官厚禄不在话下。洪钟宇当场行跪拜大礼，宣誓参与刺杀行动。

不过洪钟宇却另有打算，他的如意算盘是接近金玉均，如果金玉均将来能得势，不妨假戏真做，与他踏同一条船；如果金玉均不能成事，则杀之见功于朝王。他很快发现金玉均的致命弱点，太理想主义，太容易冲动，跟着他只有自寻死路。于是他再与李逸植秘商，决定把金玉均骗到上海伺机除之，而李逸植则在朝鲜对朴泳孝下手。

于是有一天，洪钟宇很诚恳地对金玉均说道："日本人薄情寡义，如今你在日本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如今中国对朝鲜的影响远远超过日本，我觉得古筠兄借助李鸿章回国的路子很值得一试。"

金玉均表示，他虽有此想，但从前亲近日本，对中国太过疏远，如今反过来去讨好中国，只怕热脸贴个冷屁股。

"不不不，古筠兄大可不必此想。"洪钟宇劝他道，"此一时，彼一时，时变我亦变。从前借助日本，如今借助中国，都是情理之中，都是为了朝鲜。相比较而言，中国人还是比较讲信义的。再说，行与不行，总要试一试才能知道。"

于是，就有了四人的上海之行。

洪钟宇当然不肯把详细经过告诉黄县令，黄县令穷究不舍，洪钟宇只好回道："大人不必费功夫，我是不是奉王命行事，你向朝鲜发一封电报一问便知。"

黄县令退入后堂与刑名老夫子细商。刑名老夫子认为，如果洪钟宇系仇杀金玉均，则以一般刑案而论，无外乎杀人抵命；但如果他真是奉王命行事，杀掉当年叛乱主谋则是大功一件。因此，此事不必急于定案，而是必须向上面请示。所谓上面，当然就是上海道聂缉槼，他是曾国藩的小女婿，当过江南制造局总办，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李鸿章面前都很吃得开。聂缉槼在洋务上颇内行，出任上海道后修马路、办实业，是有名的能员。由他转电总理衙门以及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如何办理，秉命而行就是。因为事涉朝鲜，总理衙门必定会转电驻朝鲜的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求证。虽然电报往返非常方便，但函电交驰，等上面指示下来，总得六七天的时间。这六七天间，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都得妥善保护，不能出任何意外。这份责任不轻，因此刑名老夫子建议，案子出在英美租界，人和尸体不妨都推给巡捕房，到时候出了差池，上面也怪罪不到。

黄县令十分受教，完全按老夫子的建议办理。金玉均的尸棺暂存虹口巡捕房，洪钟宇则由巡捕房羁押。金玉均的仆人北原提出异议，主张由他护送主人的尸棺返回大阪，日本领事也持此议。黄县令再禀请聂缉槼，请巡捕房喝花酒，并开销了几百两的红包，由巡捕房出头告诉日本领事馆，案子未结清前，杀人者和被杀者都不得离开租界一步。

第三天李鸿章给聂缉槼转发来袁世凯的电报，请聂缉槼办理：

袁道电：金玉均系朝鲜叛臣，脱逃已久，洪钟宇系官员，此案理合解归朝鲜定夺。闻洪钟宇为美捕获，囚例须交朝员讯办，而沪无朝员，可否饬由沪道以朝鲜所请索出，转解来朝，乞载施云。希酌办。鸿洪钟宇身份确定，且有李鸿章的电报，自然不能再在巡捕房羁押，于是由聂道台出面与租界交涉，然后由黄县令安排人从巡捕房将洪钟宇接到县衙，待若上宾，并严加保护。

这时聂缉槼又接李鸿章发来的电报，还是转发袁世凯的意思：

袁道电：朝鲜廷臣多与金玉均通书，如发觉，必兴大狱。乞饬聂道密将金玉均行李检查，凡文迹均焚之，庶可保全多命云。望照办。鸿。

聂缉槼暗叹袁世凯虑事周详，的确，若因区区几封信在朝鲜兴起文字狱，不知多少人遭殃。他立即把上海县叫来，当然不提李鸿章的电报，而是关切地问："老兄，金玉均的行囊可否仔细搜检？"

黄县令不知道台是何意图，因此回答十分小心："已经全部从巡捕房转来，并搜检过了。"于是报告行囊细物，果然有五六封信。

聂缉槼就有些考校黄县令的意思了，问："这些信，你是如何打算？"

"当然要妥为保管。其他东西无关紧要，届时转交给朝鲜就是，唯有这几封信若如数转交，少不得有人遭殃。正要请示大人，该如何处置？"

聂缉槼听黄县令已有此意，甚慰："你说的不错，金玉均死则死耳，平白再拉几个垫背的，不值当。我的意思，这些信存下来必是祸患，不如付之一炬来得干脆利索。"

"大人如此措置，便是菩萨心肠，卑职照办就是。只是事涉刑案，如果有一角公事，办起来更方便。"黄县令这是怕将来有波折，空口无凭，讨一纸公文，为自己留余地。

聂缉槼手里有李鸿章的电报，乐得落个痛快："这是应当的，你放心好了，出了岔子，一切有我。"

处理妥当，李鸿章电报又到，应朝鲜国王所请，朝鲜外衙门协办徐相乔已经由天津乘船南下，负责交接金玉均尸体和刺客洪钟宇。

三月底徐相乔到达上海，租界将金玉均尸体以及洪钟宇正式引渡给上海道台衙门，再由上海道台衙门移交给徐相乔。徐相乔一行希望立即起行，却暂无轮船去朝鲜。天气越来越热，金玉均的尸体已经变味，势所不能久拖。而且夜长梦多，不如早早了事利索。聂缉槼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意，专门派出"威靖"号军舰将金玉均送回朝鲜。

军舰临行前，李鸿章又转来袁世凯电报，提醒"威靖"号不宜到仁川，担心仁川有金玉均的余党，而且仁川日本人势力不小，难免节外生枝。建议到仁川南面的南阳海面，他已经通知朝王，届时派轮船在海面上交接。

聂缉槼不得不暗赞，怪不得袁世凯深得李鸿章赏识，其办事的确十分可靠。

金玉均当年发动政变，大开杀戒，仇人很多，他们希望戮尸泄愤。日本公使馆对此十分不满，鼓动各国公使向朝王进言，如果辱及死人，与国际公法不合。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亲自来找袁世凯，希望他出面阻止。袁世凯面见朝王，朝王答应的很好。

金玉均的尸体运到南阳，在马山浦的一处民房中停尸，还派了五十人的士兵守卫。可是第二天传来消息，金玉均被判处谋叛大逆不道之罪，判处死刑，并在其尸身上追加凌迟处斩的酷刑，尸体被千刀万剐以后，首级又被砍下，高悬在汉城西郊杨花津的要冲，肢体则传示朝鲜八道。

袁世凯知道朝王玩了花样，进宫去质问。朝王说当年被害大臣家属不肯饶过金玉均，他不能不顺应舆情。听说朝王还要重用洪钟宇，袁世凯劝他最好不要徒生是非。朝王答应了，但第二天就亲自召见洪钟宇，将其视为大功臣，在汉城赐其宅邸，而且要专门为他开设科举考试，方便他正式进入政界。

消息传到日本，引起轩然大波。金玉均的老师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凌迟日本人的朋友金玉均是“日本人的感情所完全不能谅解的”，日本“金氏友人会”在东京举行盛大葬礼，在青山公园筑衣冠冢，把金玉均的头发和几件衣服下葬，竟然有数千人参加葬礼。三十多名议员向政府提出质询，认为中国将金玉均的尸体送回朝鲜是对日本帝国一大侮辱，要求对中国采取措施。金玉均的好友玄洋社最活跃成员的野半介登门造访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他建议道：“中国对金玉均的处置，实为日本之一大耻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政府应对中国宣战，以雪朝、中两国加于我国之耻辱。”

陆奥宗光拒绝道：“为一亡命客而与两国开战，这样的理由你不觉得荒唐？”

打发走的野半介，陆奥宗光立即去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伊藤博文笑道：“你先不要说话，看我猜得对不对？是为金玉均被刺而来吧？”

陆奥宗光点了点头：“是，我家的大门快被人踏平了，人人都喊着要与中国开战。”

伊藤博文感叹道：“是啊，三十多名议员提出质询，要求对中国采取措施，他们也是希望向中国宣战。”

“朝野都异口同声要向中国开战，政府如果没有交代，恐怕不好过关。”

伊藤博文连连摇手：“你可不要动摇。这个借口太勉强，我们会在国际上失分不说，关键是与中国开战有几分把握？北洋舰队便足以让人气馁。”

“此言差矣！”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不请自到，“首相不该气馁，中国的北洋舰队也不必说得那样可怕。”

伊藤博文立即转移了话题：“你来得正好，正要请教你，这是个十分严肃的话题，你不能随口敷衍：日中开战，我们到底有几分取胜的把握。”

“首相不必问我有几成把握，听我说完，您自己判断。”

出身于日本著名强藩萨摩藩的川上操六，在日本倒幕运动中和明治维新后的西南战事中屡立战功，且是陆军中的改革派，十年前随陆军卿大山岩出国，赴欧美考察军制，回国后实行“兵制改革”，主张依德国军制改编日本军队。次年就晋升陆军少将，任陆军参谋部参谋次长，时年三十七岁。随后又赴德国留学两年，归国后复任参谋次长，主持组建了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陆军中影响极大。参谋总长由亲王领衔出任，他这个参谋次长是实际上的主持者。他又是对华谍报工作的总负责人，因此要与中国开战，他的意见十分关键。

“我先说陆军。中国的陆军总兵力大约有一百万，帝国陆军七个师团，近七万。但，中国一百万军队，八旗、绿营占七十万左右，这七十万，不堪一击，毫无战力可言。那么剩下的还有三十万，主要包括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余部以及各省的练军、防军。我要提醒首相注意的是，中国国土面积极大，这三十万军队，是分散在各省的，主要是为了防备内乱，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临战能够有效调动的有十万就不错了。十万对七万，差距是不是已经很小了？”

伊藤博文微微颔首：“说的有几分道理，可是如果战事拉长，中国的后备兵源总胜于我们很多倍。”

川上操六继续道：“单从人数上说，的确差距巨大。但人数多未必战斗力就一定强，中国的军制要比我们落后得多。比如，帝国陆军最高

战斗单元是军，一万人左右，适于大规模兵团作战。为了适应大规模作战，平时经常进行演习训练。而中国最高作战单位是营，五六百人，比较适合维护治安，诸军平时各驻一地，互不隶属，缺乏训练，也从未配合进行军事演习。如果大规模战事发生，则临时拼凑数十营，交给一位将军指挥。互不统属的营伍凑到一起，指挥错乱，龃龉百出，内部摩擦，战斗力又打折扣。两位请想，指挥统一的一万人对付临时拼凑的一万人，结果会如何？再比如，两国征兵制度不同。帝国实行兵役制，符合条件的公民都有义务应征入伍。而中国实行的是临时募兵制，固定员额的常备军人数较少，就是这些常备军也往往是吃空饷十之三四。战事发生了，这才四处招募军队，稍加训练就上战场。若论军队素质，帝国更胜一筹，帝国陆军高级军官有一半或进过本国军事学校，或到西欧学过军事，或到欧洲考察过军事，而中国陆军高级将领没有一个进过新军事学校，他们大多是行伍出身的旧式武夫而已。至于普通士兵，帝国士兵受教育程度远远高过中国，中国士兵多是无知农夫出身。帝国严格训练的军队，对付刚抛下锄头的农民，不说以一当十，以一当五总有可能。”

这么一解释，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都禁不住连连点头。见状，川上操六话锋一转道：“至于海军方面，北洋海军实力的确不可小觑，这也是悬在国人头上的一把利剑，但经过近十年的奋起直追，帝国海军也是长足进步。从总体规模看，帝国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北洋海军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1200吨，帝国略占优势。从战舰性能看，帝国海军成军时间晚，战舰新，航速快，非北洋舰队可比，尤其是速射炮多，更是北洋舰队望尘莫及。”

伊藤博文打断川上操六的话道：“川上将军，你别只拣好听的说给我们两个。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舰，巨炮坚甲，亚洲无出其右者，这也是事实吧？”

川上操六应道：“首相所言极是，的确这是事实。不过，近年来帝国新造了‘严岛’‘松岛’‘桥立’三景舰，也都是巨炮坚甲，装备的火炮口径与定镇两舰相比毫不逊色，足可以对付定镇两舰。”

伊藤博文又驳道：“这一点我听海军说过，不过我还听到一种声音，说我们的三景舰巨炮不比定镇两舰逊色，但吨位却小得多，有些头重脚轻，未必是两舰对手。”

川上操六回道：“这也只是担心，孰优孰劣，只有战场上较量了才

知道。”

陆奥宗光见伊藤博文似乎无话可问，就问：“川上将军，中国除了北洋舰队，还有南洋、广东水师，你只与北洋舰队做比较，恐怕不合适吧？”

“我正要说的就是这一点。帝国海军政令军令统一，而中国海军并未形成统一指挥，互不统属。如果战事一开，在直隶作战，南洋和广东水师未必肯参战，所以，帝国海军其实只与北洋力战而已。中国虽然成立了海军衙门，但海军衙门五大臣都是兼职，并无一人专营海军。不仅如此，海军大臣中无一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是马队出身。而帝国海军要员大都是出过洋的海军军官，这又是中国无可比拟。”川上操六见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都专心静听，信心大增，“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差距在士气。我陆海军将士无不枕戈待旦，都盼着与清军一战。而中国海陆军，军官多是贪财好色之辈，以吃空饷为能事，都积聚了可观的资财，甘心为国牺牲者寥寥无几。我去年考察了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之后，乘船经烟台转赴天津。在天津停留了一个月，参观了天津机器局，访问了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和步兵操练步伐。这次中国之行，我发现中国对战争毫无准备，而帝国在中国情报网可以说疏而不漏，一旦两国交战，他们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我可以告诉首相，如今若日清开战，帝国必胜无疑。”

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两人听了后都沉默无语，各有所思。伊藤博文提醒道：“川上将军，军方急于一战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我不得不提醒将军，战与和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不可不慎之又慎。而且我发觉，帝国军队已经滋生了轻敌思想，这是极其冒险，而且极其危险。”

川上操六并不完全赞同伊藤的观点，笑道：“战争从来都是冒险，要想百分之百的把握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像帝国这样四面环海的岛国，要实现大陆梦想，也不能不冒险。就好像赌博，赌注大，风险大，但收益也同样大。”

伊藤博文连忙摇手道：“川上将军，你这种话当玩笑来说尚可，如果陛下问我，我总不能拿赌博这样的荒唐话来回奏吧？”

陆奥宗光也附和道：“川上将军，如今日中开战时机尚不成熟。为了区区一个亡命政客，帝国与中国翻脸，便是师出无名，将引来他国干

涉，与帝国非常不利。所以，还请将军多给军方泼泼冷水。战争就是政治，也是外交，师出有名，不招他国干涉，至关重要。”

川上操六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军方已经做好准备，军人只知道为国牺牲、奋勇杀敌，为战争找个合理的借口，那是你们外交的事情。”

伊藤博文见状，还是劝慰：“川上将军，军队必须听从天皇的召唤，也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没有正当的出兵理由前，还是以安抚军心为上，不然，便是徒寻烦恼。”

川上操六悻悻回到参谋本部，玄洋社的野半介已经等了很久。玄洋社是日本极力主张对外扩张的民间组织，不仅办有报纸，而且中国的间谍有相当一部分是该组织成员，他们向往的目标是“破中国，胜俄国，吞并朝鲜”，与川上操六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的野半介与川上操六熟不拘礼，急切地问道：“将军与首相谈得怎样？”

川上操六摇头叹气道：“不怎么样，首相与陆奥大臣都认为当前时机尚不成熟。”

“中国对我们如此无礼，帝国正应趁势与之开战，何谓时机不成熟？”的野半介大吃一惊，“大家无不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时机，错过太可惜。”

“壬午、甲申两次教训太深刻，用中国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此一时彼一时。帝国卧薪尝胆十年，已非十年前可比。”

“首相和陆奥大臣的意思，必须师出有名。如果朝鲜能够自乱起来就好了，中国必然出兵，按照条约我们也可以出兵，就名正言顺了。那时候两国陈兵朝鲜，要寻衅开战便十分方便。”川上操六为难地说道。

的野半介惊喜道：“当前倒有一个好机会，听说东学党已经起事了。”

“这不失为一个绝好的机会。贵社人才济济，难道没有一放火之

人？若能在朝鲜举火，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军方好了。”

两人又为如何点起这把火，密议良久。

的野半介出了参谋本部，匆匆吃过晚饭就去拜会玄洋社的当家人平冈浩太郎。平冈家里已经有两位客人，一位是头山满，平冈的好友，两人都经营煤炭发财，也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玄洋社经费的主要赞助者。另一位的野半介并不熟悉，经平冈介绍才知道也是玄洋社成员，在朝鲜釜山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从事谍报活动的大崎正吉。

平冈微笑道：“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现在就有一个最好的时机，朝鲜东学党正在起事，大崎君有个很好的建议，希望组织一部分同志渗透到东学党中，引导东学党向利于帝国的方向发展。”

据大崎介绍，朝鲜东学党已经创立二十余年，创立者是位不得志的儒生。他自称采纳儒、道、释精髓合而为一，称之为“东学道”。近年来朝鲜百姓负担沉重，诸闵贪污腐化，今年正月里，全罗道古阜郡东学党首领全琫准振臂一呼，先是占领古阜郡，如今正在攻打全罗道的首府三南重镇全州城。但东学党的起义对日本十分不利，他们提出的口号是“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把日本人和腐败的朝鲜权贵作为打击目标。因为其道义都源自中国，因此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尊崇中国为上国，对中国商人秋毫无犯。大崎的建议是尽快派人入朝，与东学党接触，设法改变对日本不利的局面。这先期入朝的人员称为“天佑侠”，大约十六七人，有浪人、军人、间谍、记者，各司其职。

虽然只有十几人的队伍，但需要筹划的事情却很多，经费、武器、行程以及入朝后与驻日使领馆的联系等等。还需要准备一篇《天佑侠檄文》，说明日本支持东学党举义，支持讨伐暴虐的闵氏权贵，而闵氏权贵的支持者则是袁世凯，从而让举义者将矛头指向中国。这一番密议，直到深夜方才有个头绪。

大清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前线的战事实在令人心焦。

东学军正在攻打的全州城是全罗道首府，而且供奉朝鲜太祖李成桂的祖庙庆基殿就在那，是李氏王朝的龙兴之地，如果被攻陷，国王脸面何在？而且更怕久乱不止，列国会以商务受影响为借口趁机干涉。所以，袁世凯对尽快平定东学党之乱是尽心尽力。他电请李鸿章批准，派

北洋水师平远舰帮助朝鲜将汉城壮卫营八百精兵运到全州，朝王又命二百名京军从陆路向全州进军。袁世凯还派出赵国贤、丁得鹏作为军事顾问随壮卫营同行。临行前袁世凯面授机宜，让壮卫营到金州后不要与东学军正面交战，而是先截断他们的粮道。东学军上万人，粮道一断，不打自乱。袁世凯以为有此一招，然后再派人前往招降，剿抚并用，软硬兼施，应当费不了多少功夫。可是没想到的是，已经二十余天，传来的全是不利的消息。他对着地图分析双方的行军路线，连连叫苦不迭，因为东学军是在拖着官军打转转，恰如当年捻军的策略，拖得官军筋疲力尽后，必然会重兵合围，一击而中。

他把汉城分理黄元良叫来说道："老黄，前线战事不妙，我有点不放心。"

黄元良问道："总理有何打算？是不是想让我跑一趟？"

"是，我希望你去找到赵国贤他们，提醒他们不能与乱党打转转，当心中了他们的疲兵之计。最重要的是断敌粮道，他们好像没按我的意思办。"

"好，我立即就走。"

袁世凯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天色已晚，他也只好挽留道："要不，还是天亮后再走吧。"

黄元良知道不能等，因此推辞道："军情似火，耽搁不得。总理放心，这几年跑元山汉城这一线，别的没学会，学会了骑马。"

"那好，我给你派两个得力人手保护你。注意安全。"

黄元良是刑名老夫子出身，却很有武人气概。吃罢饭就走，袁世凯亲自送到南门。刚回到公署，听差就前来报告："总理，赵守备回来了，前方吃了大败仗。"

赵守备就是公署卫队长赵国贤。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袁世凯一跺脚对听差道，"你赶快安排人飞马追回黄分理，不必再去全州了。"

袁世凯直奔签押房，一个衣衫褴褛、满面尘垢的汉子扑通一声跪倒

大哭道："总理，前线大败，老丁也阵亡了。"

"老赵，你先别哭，也不急于这一时。你先去洗个澡，然后吃顿饱饭，咱们再详谈。"袁世凯从声音上听出他是赵国贤。

心事重，袁世凯晚饭也没吃几口，绕室踱步，盘算下一步的对策。前线大败的消息不知朝王是否已经知道，是否需要派人告诉朝王，犹豫再三，觉得还是先听听前线情况，有了个大体对策再说不迟。回到签押房，赵国贤已经等在门外，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人清爽了许多，但仍见其憔悴。

"怎么回事？你们好像没听我的劝，为什么不断敌粮道，跟着人家打转转？"袁世凯急切地想知道究竟。

"嗐，他们不听劝！"赵国贤恨恨地跺脚。

这次带兵的全罗兵使兼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因为在壬午兵变中救过闵妃，因此极受信任，得以掌握这支由美国人训练、装备美式武器的壮卫营。他到全州后，全州带兵官就派人送信，希望里应外合，在全州城下大败东学军。双方定于西历5月10日发动进攻。可是全州带兵官为了争功，提前发动进攻，结果被武器极其简陋的东学军打得大败，丢掉洋枪二百余支，狼狈退守全州城。赶到全州城下的壮卫营，已经失去里应外合的机会，晚上观察东学军营地，火把连成一片，声势极其浩大。洪启薰先自胆怯，远离东学军扎营，并接受赵国贤的建议去断东学军粮道。谁料第二天全州城下并无一兵一卒，听附近的百姓说东学军已经连夜撤走，因为害怕壮卫营的枪炮。洪启薰信心大振，提兵猛追。这一追就是十多天，从灵光到兴德，从兴德到咸平，然后转进长城郡，像样的仗一次也没打上。官军长途追击，疲于奔命，士气更为低落。四天前，洪启薰率军追至月坪洞，只见丛林密布，郁郁葱葱。忽然喊杀声起，官军吓得回头要跑，结果从林中冲出的东学军老的老、小的小，手上拿的是大刀、长矛等简陋武器。洪启薰指挥壮卫营冲锋，东学军不堪一击，纷纷逃散。洪启薰督队穷追，结果可想而知，中了埋伏，伤亡二百余人，洋枪洋炮丢弃一多半。

袁世凯生气道："国贤，你就不能提醒洪启薰一声，任由他中了东学党的计谋。"

赵国贤摇摇头叹气道："提醒了，可是他听不进去，总觉得他的洋

枪洋炮把东学党打怕了。他的军纪太差，兵器再好也没用，东学党走到哪里都是秋毫无犯，可是壮卫营一路追一路抢，百姓都骂官军是匪，心向乱军，根本不帮忙。”

袁世凯治军最讲究军纪严明，因此对壮卫营的军纪败坏十分憎恨，连连顿足：“让洪启薰统军，真是误国误民。”

第二天上午，袁世凯召集会办唐绍仪、汉城分理黄元良商议对策，觉得朝鲜官军如此狼狈不堪，乱军气焰会更加嚣张，仅凭朝鲜官军恐怕无济于事。他的想法是电请李鸿章，派军平乱。

听了这个想法，唐绍仪有些担忧：“派军平乱最大问题是，日本也会趁机派兵。因为根据天津条约的协定，一旦朝鲜变乱，日本是可以派军队入朝的。”

袁世凯摆摆手道：“我也是担心这一点，不过我觉得也不必过虑。其一，我们是宗主国，帮助属国平乱名正言顺，日本人只可以派少量军队前来保护使领馆。其二，如果日本派几百兵来保护使馆，也没什么好怕的。甲申年也不是没和日本人较量，有我袁某人在朝鲜，他们总得掂量掂量。”

黄元良出主意道：“前几天汉城商人已经有议论，希望大清派兵前来。要我说，咱们就是想派兵也得等一等，由朝鲜或者他国来相请，那样出兵就更加顺理成章。”

袁世凯点了点头：“老黄说得有道理。咱们要有出兵的准备，但不能向外人透露一句，总要等时机成熟。”

第二天上午就传来更大的败讯，东学军用缴获的大炮轰击全州城，守军已经弃城而逃，全州城已经易主。汉城一时间人心惶惶，大清商人派代表呈文请求设法保护，英美德三国使领馆都派人来打听，中国是否打算派兵帮助朝鲜平乱。下午朝王派人请袁世凯入宫，商讨的正是请中国出兵的事情。但可以看得出来，朝王心情很矛盾，想请中国出兵，又担心从此更受制于中国，更担心日本也因此出兵。

袁世凯劝慰道：“殿下尽管放心，朝廷出兵帮助平叛，事毕即班师，绝无其他麻烦，壬午、甲申两次平乱都是如此，殿下有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日本人也派兵来，就会有无穷的麻烦，如果俄国也借机出兵，鄙邦势必陷入极端困境中。”李熙连忙声明并不担心宗主国有任何问题，他所担心的是日本人。

袁世凯建议道：“当前最主要的是不动声色，摸清日本人的想法。”

李熙恳请道：“此事还有劳总理大驾，外衙门的人都怵与日本人打交道。”

“殿下放心交给我好了。如果殿下需要朝廷派兵，最好能让外衙门具文。”

“这是大事，当然要具文。”

袁世凯回到公署，日本使馆翻译郑永邦已经等待多时。上午，日本使馆已经得到外务省密令，务必设法诱使中国出兵朝鲜，他正是为此目的前来。

郑永邦说起来还有中国人血统，他的祖上便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福建泉州府晋江县豪族，明亡后子孙流落日本，后归化为日本人，世代担任长崎地方官的“唐务通事”，专办中日交涉。郑永邦曾经协助柳原前光公使赴华办理侵台事件，又协助森有礼公使同李鸿章谈判朝鲜问题，十年前跟随伊藤博文谈判天津条约。因为祖上是中国人这一渊源，郑永邦极擅长与中国人打交道，与袁世凯关系十分密切。不过，他具有日本人的特点，交情归交情，绝不以私情害公义。所以他奉命前来，掩饰得滴水不漏，愁眉苦脸道：“东学党一闹，连汉城商务也大受影响。真是受不了，如今汉城商家也都受到警告，说是如果不趁早滚出朝鲜，等他们杀到京城，尽逐夷倭，后悔晚矣。”

袁世凯没摸清他的来意，回答得也是中规中矩：“这个我知道，英美公使馆也都收到东学党的揭帖，要他们识趣一点，尽早离开朝鲜。”

郑永邦又说道：“在各国当中，受损失最大的还是日本。不知东学党为什么独对日本特别不友善。”

袁世凯笑了笑道：“阁下是明知故问吧？岂止是东学党，朝鲜有多少人喜欢日本人？日本人应当自己多加反省才是。”

“如今说这些都无济于事，总理难道就眼看着局面混乱下去吗？从前朝鲜有乱，总是贵国帮助出兵平乱。”郑永邦故意若无其事地说出这句话。

闻言，袁世凯心头一跳，他努力按下激动道：“是的，作为宗主国，义不容辞，但目前朝廷并无此意。”

“总理阁下应当向贵国朝廷进言，出兵帮助平乱。”

袁世凯摆摆手道：“事情还没糟糕到那种地步，也许乱党会自动散去，马上就要农忙了，不能连一年的收成也不顾吧？”

郑永邦临走时又道：“我是奉代理公使之命前来，希望阁下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形势越来越紧张，袁世凯把唐绍仪叫来商议：“局势如此，必须早做打算。从目前局面看，乱党不可能自行散去，而乱局持续，日本人、俄国人难免会以保护商民为由要求派兵，那时局势会更加复杂。对付乱局，必须快刀斩乱麻。现在唯一可行的是请国内派兵，尽快平定叛乱，乱局一定，立即将人马撤走，日本人和俄国人想干涉也来不及。我的意思是，请李中堂早做派兵的准备。”

唐绍仪也觉得应当趁早派兵平乱，同意先向李鸿章报告以早做准备。唐绍仪已是袁世凯的主要助手，密电一般也由他起草，袁世凯略加审定，签发就是。但这份电报措辞却很费思量，因此两人预先商议。先说明战事不利，汉城人心浮动，听说日本已经派舰前来保护商民，我国居民也纷纷呈文要求保护商务。朝王及各国公使也都希望中国能派兵。接下来要表明自己的意见，自然是字斟句酌，“朝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顷已嘱如需华兵，可由政府具文来，即代转电请宪核办”。

“文川，应当再加一句，如果大清不派兵，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大清于何地？宗主国不出兵，却要别国代劳，脸面何在？”袁世凯觉得这样还不够分量，不足以说明派兵的重要性。

唐绍仪运笔如飞，一面点头。

袁世凯踱着步，一面想一面道：“中堂所虑，肯定也是日本人会不

会趁机出兵的问题。天津条约只是约明，双方派兵的话，必须知照对方，并未说大清派兵，日本也可以派兵。就算倭人多事，依我估计，也不过是调几十人前来保护使馆，也没什么好顾虑的。对了，郑永邦今天来希望我国派兵代戡，这一点务必写进电报。”

袁世凯的电报到天津时，李鸿章校阅海军刚回到天津没几天。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每三年校阅一次。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时第一次校阅，那一次规模很大，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亲自校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第二次校阅，此时醇亲王已经病殁，李鸿章痛失靠山，这次校阅规模上自然无法与上次相比，更糟糕的是他刚开始检阅，翁同龢主政的户部就上奏建议南北洋暂停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所省价银解部充饷，上谕照准；今年又是海军校阅之期，从四月初三开始，李鸿章率津海关道盛宣怀、北洋前敌营务处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候补道龚照玙进行第三次校阅，总理北洋水陆营务处的周馥已经升任直隶按察司，因为永定河治理工程正在紧张施工，须赶在汛期前竣工，因此未能随同校阅。李鸿章时年七十有三，海陆颠簸，又受海风，结果感冒了。又听到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密报日本海军发展迅速，而北洋水师自上次校阅后未添一舰一炮，中枢大员无人可引为援手，极其苦恼。

接到袁世凯的电报，李鸿章不能不强打精神，召集几个心腹密议。周馥在永定河工，不可能呼之即来，洋务方面的帮手便是盛宣怀，对日外交方面则非李经方莫属。盛宣怀手里抓着电报、轮船，还想在矿业上有所展布，野心很大，很希望在朝鲜一展所能，所以极力赞同出兵平乱。李经方自幼学习英语，精通五国语言，任过驻英使馆参赞，后来任驻日本公使，他了解日本人欺软怕硬而又狡诈的个性，因此也是希望朝鲜事件能够快刀斩乱麻，支持尽快出兵。

李鸿章也倾向尽快出兵，他考虑的重点是朝局方面。光绪亲政以来，处处显示欲大有作为的迫切心情，身边以翁同龢为首的亲信大臣事事都想自主强硬，很看不惯李鸿章处处示弱的外交方略，像出兵朝鲜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亦乐乎。何况今年又是太后六十大寿，如果能够出兵朝鲜顺利平乱，届时像壬午、甲申年一样，朝鲜派专使进京致谢，那也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寿礼。

于是接下来讨论派何人带兵去朝鲜。这也无多大异议，驻山海关的直隶提督叶志超就很合适，一则他率军驻山海关，去朝鲜比较方便；二

则他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因为打起仗来勇猛，从不顾惜自己的一条命，由他率军前往，李鸿章放得下心。同时还要派丁汝昌率四舰前往仁川、釜山等地巡航援护。

当天晚上便向总理衙门发一封密电，表示只等朝鲜请援的正式文书一到，就可派兵入朝。

公历六月三日，阴历四月三十下午，朝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平乱的呈文由外衙门督办赵秉稷亲自密送至袁世凯。袁世凯答应立即转电李中堂，不过，大军一到，朝鲜方面必须提供方便，他早已写了一张字条，列明需要协助的事项，包括准备驼、牛、马二百余匹、驳接人马的驳船、健役、翻译、向导以及随军商办人员等等。赵秉稷表示一定照办。

送走赵秉稷，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前来拜访。他是日本驻朝使馆的一等书记官，大鸟圭介十天前回国休假，由他代理公使。他与袁世凯也是很熟悉，不必客套，一脸焦急地问道："东学党之乱已让日本商务大受影响，各国都盼华派兵帮助平乱，不知贵国是否答应？"

袁世凯回道："朝王希望能够招抚，所以并未提出平乱的请求。"

"如果朝鲜提出请求，贵国是否派兵？"

"如果朝鲜有此请求，当然应该答应。如果我国派兵，按照天津条约应当知会贵国，不知应该如何知照？"

"由总理衙门向敝国驻华公使馆知照，或者由北洋通商大臣处知照我驻津领事都可以，我政府必无他意。我政府所关心者，是商务。如果匪兵北上，汉城甚危，实在可虑，如果派兵晚了，恐怕于事无补。"

两人闲谈到五点多，杉村濬方告辞。临别时又特别叮嘱袁世凯，若朝鲜有请兵的呈文，请及时告诉他一声，"以慰盼念"。

袁世凯自觉已经探到了日本人的实底，来不及吃晚饭就立即给李鸿章发报，全文转发朝鲜请求派兵的呈文，同时特别说明杉村濬来访情况，"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大清驻日公使汪凤藻接到了李鸿章的长篇密电，令他知会日本，大清即将出兵朝鲜：

查光绪十一年，中日议定专条，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事件，中国要派兵，应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不再留防等语。本大臣今接朝鲜政府文书：全罗道所辖民习凶悍，附串东学教匪，聚众攻陷县邑，又北窜陷全州。前遣练军往剿失利，倘滋蔓日久，贻忧于上国者尤多。查壬午、甲申鄙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兹援案恳请酌遣数队，速来代戡，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等语。本大臣览其情词迫切，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用是奏奉谕旨，派令直隶提督叶选带劲旅，星速驰往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克期扑灭。务使属境又安，各国在朝境通商者皆得各安生业，一俟事峻，乃即撤回，不再留防，合亟照约，行文知照。应请照以上各节，速即备文知照日本外务衙门查照。鸿。

汪凤藻立即着人备录一份，马上送至日本外务省。照会很快递到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手里，他看完全文，对属下道："总算盼来了，我要立即去见伊藤首相。不过，照会中有'保护属邦旧例'说法，帝国从来未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你立即与他们交涉。"

第十六章　好胆识虎穴劝降　太轻信再中圈套

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帮助平乱，对日本来说是莫大的好消息。陆奥宗光一接到汪凤藻提交的出兵照会，立即就去见首相。

伊藤博文感慨道："万事俱备，只等这一纸照会了。"

的确是万事俱备。三天前，1894年6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杉村濬就发来密电，说从袁世凯处得知，中国极有可能派兵。伊藤博文当日下午就召集内阁会议，并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参加会议。会议连夜决定派陆军一个混成旅团、海军八艘战舰入朝，出兵的时间则定于中国照会一到立即行动。

如今照会到了，伊藤博文立即邀请川上操六，他一到就将派兵照会递给他说道："中国果真派兵了，我们再商议一下，然后我进宫面奏陛下。"

川上操六看完照会后道："不是一切都商议好了吗？而且已经奏明过陛下，难道首相有什么动摇？"

伊藤博文回道："当然没有。只是听陛下的意思，犹觉准备不足，与中国开战，似显仓促。如何打消陛下的顾虑，坚定陛下的信心，我不能不再做思考。"

"没什么好思考的，时不我待啊。请转告陛下，中国正在与我们赛跑，时间越久，对我们越不利。以中国之地大物博，如果对帝国起了警惕，聚全国之力对付帝国，局面将更加艰难。就是要趁中国尚未觉醒，待它尚未真正站立起来前，彻底打断他的脊梁骨，帝国才可以永除后患。还有一条，俄罗斯正在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而且打算从满洲修支线，一旦通车，将对帝国极为不利！"川上操六所说的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1891年就已经从东西两端同时开工，起点是莫斯科，最终抵达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从西部的欧洲直达太平洋。俄罗斯对中国东北和朝鲜觊觎已久，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后不久，财政大臣维特就主张修一条支线通过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这样不仅缩短行程，而且更可拉近中国东北与俄国之间的联系，"西伯利西铁路一旦通车，运兵将极为便捷。从前俄国要到东北亚，军舰要四十多天的行程，而通过铁路运兵，则连一半时间也不到。俄国在亚洲的势力必将大为加强，甚至可能改变整个亚洲的格局。帝国如果不赶在西伯利亚铁路完成前征服中国，将来会更加困难"。

陆奥宗光赞同道："川上将军所虑极是。如果我们专一对付中国，胜算尚无绝对把握，如果一旦有第三国干预，将十分被动。所以，应当千方百计避免第三国的干预，关键时刻甚至不惜向第三国让步。"

川上操六笑道："那正是陆奥大臣的长项，军人只管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如今的世界是用大炮说话，只要战场上取得胜利，外交上也会容易许多。"

伊藤博文也说道："军人只管战场上立殊勋，但政府不能不多做考虑。总之，不引起第三国干涉是我们的一大原则，陆奥大臣肩上担子也不轻松。"

川上操六又催促了一下："首相快去见陛下吧，我就在这里等消息，将军们都摩拳擦掌好久了。"

两人等着伊藤，虽然是闲聊，其实话题一直离不开朝鲜的局势。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伊藤博文回来了，两人同时站起来，都是期待的神情。伊藤博文语气严肃道："陛下决心已定，决定立即成立由炽仁亲

王、川上将军、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组成战时大本营，哦，陛下已经决定，我和枢密院山县议长也参与其事。”

日军去年制定了《战时大本营制度》，规定一到战时则由海陆军大员组成大本营，作为天皇指挥军队的最高统帅部。然而军方势力太强，难免与政府步调相异，因此伊藤博文力主首相也应参与大本营。他为此已秘密向天皇陈奏多次，当然，为了避免自己揽权的嫌疑，他同时建议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也加入大本营。这一计划他做得十分机密，就是陆奥宗光也未与闻，川上操六感到有些惊讶，不过他很快表示：“如此最好，军务与政务、军事与外交步调一致，更见帝国团结如一。”

“陛下正是如此考虑，才让我位列其中。”伊藤博文又对陆奥宗光道，“陆奥大臣请通知大鸟公使，立即率四百人返回汉城，后续部队也将近期成行。陛下圣意，无论他国舆论如何，务求在兵力上超过中国，以避免壬午、甲申之教训。川上将军，陆奥大臣，这副担子很重，政府与军方要携起手来，共挑重担。”

“那是当然。”两人几乎异口同声。

大清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公署近来特别繁忙，各国驻朝使领馆人员频繁前来打探消息。俄国公使克露培亲自来见袁世凯，详细询问中国为什么出兵朝鲜，语气中满含不满的意思。

袁世凯回道：“我国出兵当然是受朝鲜所请，而且这是上国保护属邦旧例，等平定叛乱，便立即撤回。”

克露培语带不满道：“中国出兵，日本势必也要出兵，朝鲜局势反而复杂，俄国似乎也应出兵。”

“中国出兵是保护属邦、应邀平乱，日本又凭什么出兵？此事与俄国无干，俄国似乎也不必过问。”

“据我得到消息，日本可能会派兵到朝鲜来。”

袁世凯以肯定的语气回道：“一定不会，杉村濬曾说我国出兵平乱，日本政府必无他意。”

克露培刚走，英国领事嘉托玛又来见袁世凯：“奉本国外部电令，

对朝鲜局势十分关注，担心俄、日两国会乘机生事，为了保护英国商民，如果俄、日出兵，本国也有必要派兵来。”

“我国援军正赶往朝鲜，叛乱不日就可平复，不必为局势担忧。俄日两国都不会派兵，贵国千万不要多事。”袁世凯颇费一番口舌，总算说服嘉托玛电请英国暂不必派兵。

嘉托玛刚要走，朝鲜外衙门督办赵秉稷来了，一脸焦虑，惶恐难安。

袁世凯安慰道：“赵大人，慢慢说，天塌不下来。”

赵秉稷出了口气，通报道：“俄国公使约定，明天到外署来，恐怕是为上国出兵的事情。”

“朝鲜请上国出兵平乱是遵旧例，俄国何必多管闲事？”

如何回复俄使，两人稍做商议后赵秉稷心里就有了底，但还是有别的担心：“我按总理的指教回复俄使就是，没什么好担心的。我现在担心的是日本人，从日本使馆打探到消息，说大鸟公使即将回任，而且要带着兵来。”

“带着兵来？”袁世凯有些不相信，“大鸟圭介我了解，他不喜欢多事，绝不会带兵来，顶多带几十个巡捕以资护卫罢了，不必庸人自扰。”

然而，赵秉稷并非庸人自扰，到了晚上李鸿章就发来电报，说日本驻津领事已经照会北洋，朝鲜局势不安，日本已经派兵入朝保护使领馆及商民。他令袁世凯与朝王相商，阻止日军上岸，更不能让日军进入汉城。

袁世凯立即让日语翻译到日本使馆去询问，一会儿回禀说日本使馆只接到大鸟圭介复任的消息，并没有派兵的电文。袁世凯自我安慰，心想也许日本人自知理亏，已经取消了派兵计划。

第二天上午，日本驻朝使馆中文翻译送来一份照会，十分简短，只有一句话：本使馆奉外部来电，我国已派兵来朝。

日本竟然真向朝鲜派兵了！这下袁世凯坐不住了，亲自去日本使馆面见临时代办杉村濬，问道："杉村老兄当初说过日本不派兵，怎么现在又派兵入朝了？中国派兵为的是平定叛乱，贵国到底派兵所为何事？派了多少人？何处、何时登岸？"

袁世凯一口气提出一串问题，杉村濬微笑着从容回答："阁下不必惊疑，本国派兵仅为保护使领馆。至于人数，电报你也看了，极简短，我也不知道。但阁下尽管放心，绝不会多。大约三四天内可到，由仁川下岸，本国驻华使馆已知照贵国总理衙门。"

袁世凯不满道："如今仁川、汉城都十分平静，贵国似没必要派兵来。"

杉村濬回道："眼下平静，将来未必平静。万一乱匪扰及汉城，贵国派军队来了，贵公署自然无虞，我国使领馆又有谁保护？"

"我国派军前来，是去全州平乱。就是不幸局面有失平静，朝鲜可派兵保护各国使领馆，这也是有条约的。"

杉村濬摇头道："朝鲜连匪乱都不能平，如何能够保护他国？"

"如果贵国派兵，他国是否也派？都派兵来，局面反而更乱。因此，贵国之兵切勿到汉城来。"

杉村濬学西洋人的样子耸耸肩摊开双手道："阁下应该知道，我只是代理而已，大鸟公使不日就到，届时阁下可与大鸟公使商讨。"

第二天上午，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来见袁世凯，说大鸟圭介下午就到，欲言又止数次才道："殿下听说日本将派兵来，十分惊虑，希望总理能够协调贵国大军暂不登岸，以便敝署与日使辩驳。"

袁世凯一听就十分生气："这话从何说起？日本要派兵来，并非朝鲜所请，外署自然应当全力阻止。如果不能阻止日兵入汉城，那大清也调兵前来驻防。至于大军进兵与否，何时登岸，全看全州的匪乱是否平定，当然不能因为日本派兵就停止进军。赵大人请想，是朝鲜请求援

军，如今又要我们看日本脸色，天下可有这样的道理？”

天热，再加紧张、羞愧，赵秉稷满脸汗水，嚅嚅连声：“是，道理的确如此。只是日本人不讲道理惯了。”

“这更没道理，日本人不讲道理，朝鲜外署就可以来为难讲道理的大清？”

赵秉稷连连致歉，声明绝无此意。袁世凯也不想太过为难他：“赵大人，我建议你到日本使馆去诘问他们为何无故派兵，以至于人心骚动。看日本人怎么说，咱们再做计较如何？”

“是，我立即去见杉村。”赵秉稷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道。

袁世凯料到赵秉稷根本不是狡猾的日本人的对手，也问不出结果来，果然，他垂头丧气回来了：“杉村是个滑头，推说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只是奉本国政府之命行事，有什么要求应当向日本政府提出。”

袁世凯立即建议：“那你应当立即发电报给驻日人员，向日本外部诘阻。”

赵秉稷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已经安排人发电了。不过，我看几乎没有希望。杉村很不讲道理，日本派兵保护使馆是他们应有的权利，而且还要我国为他们准备兵营，真是岂有此理。”

“赵大人，向日本外部发电诘阻是一个办法，另外，你应当禀请殿下派人到仁川去阻拦大鸟带兵登岸。大鸟是公使，当然可以登岸，但日兵是不请自来，请他们退回日本，或者待在舰上。”

赵秉稷自知此事甚难，但也只能点头受教。袁世凯安慰他同时也安慰自己道：“朝鲜也不必被吓成这样，估计大鸟不会带多少人来。”

可袁世凯的估计又错了。中午饭前，接到李鸿章电报，据驻日公使汪凤藻探查，日本派兵三千余，已经陆续出发，确数难以探确。

日本竟然派了三千人！而且恐怕还不仅仅是三千！袁世凯恨得牙痛，郑永邦、杉村濬这两个小人，当初就是有意欺骗他！日本早就有出兵的野心！可恨自己毫无察觉，竟然相信日本政府必无他意的说法！他又恨又气，心事重重，天气又热，禁不住虚火上升，平时每天总要睡两

刻钟的午觉，此时却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于是找唐绍仪过来说话。唐绍仪也有睡午觉习惯，此时睡眼惺忪过来，袁世凯指了指冰镇西瓜道："少川，先吃块西瓜，我睡不着，也让你睡不成了。"

"我也睡不着，躺着也是白躺。"

"我上了日本人的当了，当初郑永邦、杉村濬都来鼓动我国派兵入朝，并信誓旦旦地说，日本政府必无他意。结果，他们竟然派三千多人来朝鲜，我们为了平定叛乱，才派了三营前来，不过一千五六百人。"袁世凯说着把李鸿章的电报递给唐绍仪。

"四哥也未必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当初郑永邦、杉村濬说的也许是真话，是日本政府改了主意罢了。"

唐绍仪这样说，袁世凯心里好受了些："少川，现在日本派兵来了，朝王很着急，希望我们前来平乱的军队暂时不登岸。可有什么法子能够阻止日本人，至少暂时能不让大鸟带来的人登岸。"

唐绍仪回道："恐怕很难。当然办法也不是没有，能起多大作用就难说了。"

"有没有把握，说来听听。"

唐绍仪出主意道："不但朝鲜不希望日兵到汉城来，俄国肯定也不乐意，英国、美国还有德法等国也不希望汉城陷入混乱，我想请各国公使一起去劝阻日本，也许大鸟顾忌各国的态度，会有所改变。"

袁世凯一拍大腿道："这就是以夷制夷！很值得一试。这件事你多费心，最好与外衙门的人一起去。"

"四哥放心，下午我就去各国使馆走动。"

下午两点多，外衙门督办赵秉稷再次来面见袁世凯，说朝王已经派外衙门协办成歧运前往仁川，待大鸟一到就当面谏阻，但对结果两人都没有把握。

"日本派兵来，不过是为了与大清争体面。大鸟圭介这个人我还略有了解，当过工部大学、贵族女子大学的校长，不是蛮不讲理的人。即使劝阻不住，等他到了汉城我再与他理论。"袁世凯还心存希望。

理论自然是要劝他撤兵，但相劝的理由是什么？自然是中国派兵是为平乱，是应朝鲜政府所请；日本派兵是不请自来，当然师出无名。

“但是，恐怕大鸟圭介会说，我们是来保护使领馆和商民。如今杉村濬就这么答复，说全州一日不能平静，汉城就有受扰可能，所以日本不能不有所准备。”赵秉稷又提醒道。

袁世凯突然不说话了，拧着眉头在努力想什么。突然一拍大腿道：“如果全州乱匪受抚，局面平静，日本岂不就没有进兵的理由了？赵大人你说是不是这道理？全州的匪乱，最近有何动向？”

“昨天洪大人有电报来，说全州乱匪听闻上国大军到岸，很受震慑，已经不断有人逃出全州城。”一连串的问题，赵秉稷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赵大人，请你即刻回宫请殿下派人立即与乱民讲和，如乱民的条件不太过分，不妨先答应下来。等他们一就抚撤出全州，朝鲜局面平静，日本是不是就没了借口，是不是就要退兵？”

“当然，不过也许他们会要求上国也退兵。”

袁世凯回道：“那有什么，如果全州平定，我国大军自然不必驻扎朝鲜，可以与日本约定，同时退兵也无不可。”

赵秉稷脸色舒展开来道：“那当然再好不过。关键是全匪肯不肯就抚。”

“一定肯。如今直隶叶提督的大军已经在牙山登岸，是李中堂淮军最精锐的部属，而且叶提督久经战阵，极善用兵。只要殿下派一个果敢机智的人前往议和，晓以利害，一定能够说服他们。”

赵秉稷也以为找到了破解困局的灵丹妙药，满怀信心的进宫去见朝王。袁世凯则把黄元良叫来道：“老黄，这一阵我被日本人搅得头昏脑涨，有一件大事需要你去办，不知你有没有胆量。”

先问有没有胆量，可见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不过，到底危险到什么程度，不问清楚当然无从判断。袁世凯既然找他，可见是认为他黄某人可以胜任。依袁世凯的脾气，最看不惯优柔寡断的性情。想到这一

点，黄元良拿定主意，刀山火海，先答应下来再说，到时办不成，自有办不成的道理在，所以朗声回道："没问题，刀山火海，只要总理一声令下，我一条命就豁出去了。"

"老黄，我不要你豁出命来，我要的是你有胆有识能言善劝。你到了之后最好能找到老赵，先打听一下情况。"对这个回答袁世凯很满意。

老赵就是赵国贤，长城郡大败后他回到汉城，第三天就被袁世凯赶回全州去了。

袁世凯交给老黄的差使就是当说客，面见东学党首领全琫准，劝他接受政府招抚。如何劝说，事关成败，两人密商良久。商议差不多后，赵秉稷来见袁世凯，说朝王已经答应尽量招抚东学党，派出兵曹参判严世永前往招抚。

袁世凯点头赞同道："严老担负招抚重任，再合适不过。"

严世永时年六十三岁，资历颇老，任过吏曹、礼曹、刑曹、兵曹参判，曾经赴日本考察过，又与英国人交涉过巨文岛事件，是个稳重老成的多面手。更重要的是十几年前他曾经任过全罗道御史，官声相当不错。朝王这次任命他为三南廉察使，负责全罗道、忠清道、庆尚道的吏治，当然，首要的是借重他当年的声望，招抚占据全州城的东学党。既然朝王派他去，就要让黄元良与他见面通通气，商议一下两人如何合作，完成使命。赵秉稷打发自己的跟班，立即去请严大人前来。

严世永一到，彼此一交流，见识非常一致，都认为第一步就是先把全州城的东学党解散，对东学党提出的要求只要不过分，就先答应下来。

"东学党作乱，有一多半原因是官逼民反，我此行去，少不得要撤换一批地方官员。我年纪大了，不怕得罪他们，无所谓了。"对黄元良肯冒险前去面见东学党头目，严世永非常感动，直竖大拇指，"黄分理，你为朝鲜事不惜以身犯险，老夫佩服。你放心，你只管去与他们谈，能让他们坐下来谈，就是大功一件，至于受降的条件，一切都好商量。"

黄元良知道此事已十万火急，所以希望连夜赶路，先到全州与东学

党见面先做个铺垫，严世永一到就可以谈判。

严世永拱手谢道："有黄分理当臂膀，我放心多了。你辛苦先行，我今天无论如何走不了，明天一早起行如何？"

"好得很，我到了后总要先了解下情况，大人明天一早走也来得及。"

当天晚上，黄元良胡乱吃口晚饭，便在两个武弁的陪同下，趁夜直奔全罗道首府全州城。

仁川分理发来电报，大鸟公使乘坐八重山舰已经于晚上赶到，下舰后到仁川日本领事馆休息，所带四百多名士兵已经陆续登岸，朝鲜派去阻止日军登陆的外衙门官员根本见不到大鸟。大鸟传出话来，日本出兵是接到中国照会后采取的相应措置，带兵保护使领馆也是日本之权力，朝鲜无权干涉。

袁世凯把电报拍到桌子上，大骂道："小日本真是可恨，竟然把出兵的原因推到我们身上。"

第二天一早又接到电报，大鸟于四点趁天凉赶往汉城，所带水兵四百名，另有五十人带炮五尊，乘一艘小火轮沿汉江溯往汉城。到了傍晚，大鸟就赶到汉城，水兵在使馆内外堆积沙袋、构筑工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袁世凯亲自前去询问他为什么带兵到汉城来，大鸟圭介回道："我国出兵业已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互相行文知照；至于日朝之间，根据《济物浦条约》，我国有向朝鲜派兵之权力。我国出兵实在不必大惊小怪。"

"我国出兵是应朝鲜政府之请前来剿办乱匪，等匪乱一平立即撤回国内，贵国出兵似乎没有必要。"

大鸟圭介解释道："因为匪乱猖獗，敝国商务大受影响。贵国出兵，自然不会保护日本商民，朝鲜之兵也无力保护，所以我率兵自卫，等朝鲜匪乱一平，自然会撤兵。"

"听说贵国已经派出三千兵赴朝，而且还不止此数，保护商民，好

像不必派如此重兵。”

“我所带水兵只有四百五十名，并未接到政府派更多军队前来的消息。”

袁世凯又问：“听说仁川到汉城多处要地都被贵国军队占据，而且对过往华人搜检极严，请问贵使是何意？”

“完全是为防备匪乱，仁川到汉城咽喉要道关系至重，本使顾虑为匪所截，故而派人据守，实无他意。至于阁下所说对过往华人搜检极严，实无其事，只是对形迹可疑之人略加盘诘，以免匪类混入汉城。”

“乱匪皆在全州，并未到汉城来，贵使带兵入城，朝鲜极为惊疑，各国也都不以为是。”

“本使带兵纯系自卫，朝鲜及各国不必惊疑。等局势安定，必撤兵回国。”

袁世凯立即追问一句：“如果匪乱平定，我们同时撤军如何？”

大鸟圭介回道：“当然可以，不过现在做此设想为时尚早。”

“此约定望阁下勿食言。”

“本使向来讲究信诺，绝不会食言。”

根据袁世凯的建议，叶志超、聂士成赴朝清军登陆地点选在忠清道的牙山县，此地位于朝鲜西海岸，北距汉城七十余里，往东南三十里便是东学党占据的全州城。选此地作为登陆点，完全是为平定东学党，丝毫未考虑占据仁川、汉城等朝鲜要地。赴朝清军分三批登陆，首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台防军910人，为前锋，于6月6日（五月初三）自塘沽登图南轮，两天后下午6时抵达牙山海口。然后由民船驳接，行驶七十余里登陆，然后再走旱路十几里才到达牙山驻地。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林防营1055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晏、定海两轮，于6月8日也就是聂士成军到达海岸开始驳接时起航，两天后下午3时抵达牙山海口，因为聂士成所部尚未驳接完毕，两天后才得全部登岸。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100名、旱雷兵100名及步队300名，乘海定轮渡海，要到十几天后才起航。

叶志超、聂士成所部完成登陆时，恰好黄元良到达全州。东学党因为在忠清道为数亦不少，有人专责打探，因此清军陆续登岸的消息早就在黄元良到达前已经在全州城传遍。自从东学党军占据全州城后，虽然遭到洪启薰部的炮击，但伤亡不大，有坚城可守，无所畏惧。但对清军却相当顾忌，因此陆续有人偷偷跑掉。但官军要想攻下全州城也绝非易事，因为人数太少，根本无法合围，城内粮食毫无困难，势必要打成胶着战。洪启薰已经得到严世永前来负责招抚的消息，心里不满，认为他是前来争功，因此猛向城内开炮，希望在严世永到来前收复全州，独收其功。但炮弹打光了，效果却很有限。

黄元良找到赵国贤先了解了城内外的情况，然后再去见洪启薰，告诉他想进城去劝降之意，为了打消他怕人争功的念头，耐心开导道："洪大人请想，如果在严大人到来前，乱军已经答应议和，那功劳不还是洪大人的？至于我，只有一条三寸不烂之舌，绝对不会与大人争功。可是，如果你想靠强攻收效，恐怕十天半月都无结果。殿下是希望尽快平定匪乱，迫使日本人尽快撤兵。如果这边战事久拖不决，殿下会把罪责怪到谁的头上？"

这样一说，洪启薰吓得直冒冷汗，如果久攻不下，日本不撤兵，俄国则可能借口派兵，英国也有出兵可能，那时朝鲜局面便会乱成一锅粥，自己便真是罪大恶极。脑筋转过弯来了，便极力促和，先停止炮击，然后再派人传话议和。本来洪启薰开始还夸口亲自进城去，但临到行前胆子怯了："我一走，大军强龙无首，奈何？"

黄元良自然看透他的内心，却并不点破："洪大人所虑极是，你在军中坐镇，我也容易谈出结果。我独自去好了，反正是去谈和，没必要人多。"

在黄元良起行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是日本玄洋社组织的天佑侠一行三人，为首的是《釜山日报》记者吉仓汪圣，不过他对东学党说自己是日本全权大使、陆军大将。另两人则是陆军中佐、少佐。

听说日本人来访，全琫准十分警惕，让部下严加戒备。吉仓汪圣见到全琫准，说他是奉大日本天皇之命前来帮助东学党，并把汉文写成的《天佑侠檄文》呈给全琫准，希望能在众人面前宣读。

东学党提出的口号之一便是尽逐倭夷，日本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因此众人大都建议不要听日本人胡扯，把他们赶走就是。但东学党的另一

重要首领郑益善却另有看法，他对全琫准道："大哥，听说日本军队到了仁川，此时不宜与日本人闹僵。且听听他们说什么，再做决定不迟。若他们能帮助我们，给我们洋枪洋炮，有何不可？如果他们别有用心，让他们滚蛋就是。"

于是郑益善接过《天佑侠檄文》当众宣读，这份檄文先说明日朝友好关系，"日朝固称同祖同文之国"，自然不愿看到朝鲜百姓深受盘剥。然后述说闵氏擅权，贪官横行，百姓流离失所。尤其描述百姓疾苦一段，众人都是亲身遭受，结果满堂都是啜泣声，读到奸臣横行、社稷危亡时，群情激奋，甚至还有人拔剑砍了大堂的柱子。

接下来笔锋一转，说"残虐百姓者，守令也；纵容守令者，闵族也；横暴之闵氏何以横行无忌？皆因清国之庇护也。清国之庇护者何人也？袁世凯也。闵族暴政之根源，实为袁氏与清国。朝鲜百姓皆以'袁大人'之尊称赠予敌人，以'祖国''上国'之佳名献与敌国，贤明如公等出此迂腐之举，吾等实为不解也"，因此，"欲讨伐闵族，须先扫除清兵，欲扫除清兵，须先除袁贼也"。

然而，读到这里众人神情大变，面面相觑，终于有人忍不住打断郑益善道："郑头领先停停，这说法我不赞同。朝鲜人都知道，袁大人有恩于我国，两次变乱，救我殿下于水火者都是袁大人，而两次焚馆逃跑者皆日本人，何以说袁大人是贼人？我等不服。"

"对，我等不服！"堂下附和者极众。

郑益善道："众位少安毋躁，且待我读完全文。"

接下来便是说日本人如何视朝鲜为兄弟，愿帮朝鲜开化富强，最后说"愿奉公等为领袖，只要坚持辅国安民之志，不惜全力以赴，予以尽力，如听我等所言，吾等将欣然为公等之先驱，冒箭石、排刀剑，开辟入京城之路，全力以赴死而后已也"。

日本人愿帮着攻打京城，有人认为不妨接受他们的帮助。全琫准拿不定主意，说道："暂请三位后堂休息，稍后再议。"

打发走日本人，全琫准问道："真正是无巧不成书，袁大人派人来劝和，诸位请说，见还是不见？"

郑益善认为既然打算接受日本人的帮助，就不宜见袁世凯，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应该见袁大人的使者，谁是谁非，总要先听听怎么说。众意难违，全琫准下令打开南门一道仅容一人侧身而过的缝隙，接黄元良进城。

全琫准行事向来讲究广采众议，因此与黄元良会谈的地方仍然选在大堂，大小头目济济一堂。

黄元良向众人拱拱手，算是见礼。众人见他从容淡定，不仅暗自称奇。

郑益善先开口问道："听说黄先生是为袁总理当说客，又听说前来镇压我们的清军就是袁总理请来的，黄先生还敢来当说客，真是好大的胆子。"

黄元良回道："准确地说，我并非是袁总理的说客，而是国王的说客。国王派出的招抚大臣、三南廉察使严世永大人正赶往全州，我是先行一步，与诸位英雄联络。我此行完全是为朝鲜、为诸位好着想，诸位又是敢为百姓说话的豪杰，我又有何不敢来？"

郑益善不以为然道："你废话少说，只说清军是不是袁总理请来的。我们敬重袁总理，但此事做得实在不高明。"

黄元良立即反驳："高明不高明，说透了就知道了。诸位请想，壬午、甲申两次变乱，袁总理都是亲自带兵，不惜冒矢石之险，很快稳定了朝鲜局面，朝野上下，无不感激袁总理。此次请兵，与前两次无异，是为朝鲜大局着想。"

郑益善厉声道："我们是替天行道，袁总理却请兵镇压，说什么为朝鲜大局着想，你莫不是欺我们都是三岁孩童？真是巧言令色。"

"袁大人请兵，原本就是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并没说要来镇压谁。如果诸位肯坐下来谈，又何谈镇压？"郑益善要说话，黄元良伸出右手向下虚压，笑了笑道，"这位头领，我是客人，总要让客人先把话说完如何？我刚才说是为大局着想，的确不是巧言令色，因为三南局势动荡，各国都蠢蠢欲动，想借机干预朝鲜的国政，有的国家已经三番五次要求派兵保护商民。保护商民是假，借机在朝鲜谋利是真。大清作为宗主国，向来朝鲜有难，必伸援手。列强虎视，大变在即，所以袁大人

请朝廷出兵，告诉他们，大军一到，威势所播，朝鲜乱局不日可定，以此安定各国之心，避免引来国际干涉。而如果全州城还在诸位手中，即使城中秩序井然，列国也会认为局势未平静，觊觎之心不死。诸位请想，袁总理请兵，可否是为朝鲜大局着想？诸位憎恨贪官污吏，却并不希望为朝鲜引来祸患，所以我建议诸位平心静气和政府谈谈。严大人当年任三南御史，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三南百姓无不念其善政。严大人让我先来见诸位，只要肯谈，一定能谈得成，诸位有什么要求，不妨说来听听。”

全琫准这时插话道：“黄先生说得不错，我们恨贪官，恨权贵，但并无危害国家之意。”

郑益善当即劝道：“大哥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无论他怎么说，清国庇护诸闵是实。日本全权公使说得不错，闵族和暴政的根源，就是清国。”

黄元良随即问道：“大清国极力维护朝鲜的安定，却不便干涉朝鲜内政。朝鲜内政向来自主，因此说大清是闵族和暴政的庇护者，此理不通。我不知这位头领，从哪里听来的日本全权公使的话？”

“刚刚听到，就在你进城前。”郑益善口快道。

黄元良质疑道：“这就怪了，日本驻朝公使是大鸟圭介，他刚带着兵回到汉城，我起行前他还未下兵舰，怎么可能跑到全州来了？”

“这不用你管，你只说日本公使说的是不是事实。”郑益善还要强辩。

黄元良摇摇头道：“我怀疑你说的人是个骗子。连这个人的身份都是骗子，他的话能符合事实吗？请问这位头领，你见的这位日本公使有多大年纪？”

“四十出头，身体健硕，还是陆军大将。”

黄元良哈哈大笑道：“大鸟圭介六十有三，身体干瘦，何来四十出头？何来身体健硕？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何时又成了陆军大将？”

黄元良这样一说，众人都愣住了，要求把日本人请出来对质。等三

人一到大堂，黄元良一眼就认出为首的就是《釜山日报》记者吉仓汪圣，哈哈大笑道："吉仓先生，别来无恙啊？你何时成了日本全权公使，又何时升了陆军大将？这话要传回贵国，就是天大的笑话吧？"

吉仓汪圣的身份一被揭穿，窘迫得满面通红，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我是日本天佑侠的全权公使，专程来商议帮助诸位豪杰完成大业，我倒要问，你这个袁世凯身边的红人到全州又为何事？"

吉仓汪圣竟是个骗子，众人早就按捺不住怒火，此时他说什么都无用了。

"我本来不想说日本的是非，可你们竟然明目张胆来挑拨中朝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黄元良把日本派兵的事情全盘端到桌面上，"袁大人正是担心日本居心叵测，因此才特别期望各位豪杰能够为朝鲜大局着想，坐下来谈。如今日本人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们是唯恐朝鲜不乱，而希望朝鲜变乱的原因，就是要趁乱谋求不可告人的目的！"

吉仓汪圣还要辩解，黄元良制止道："吉仓先生，你是记者，知道舆论的作用，你敢不敢和我一起去汉城面见国王，说你在全州都干了什么？你又敢不敢跟我一起到各国使领馆走一趟，告诉他们你是日本全权公使，是陆军上将？"

吉仓汪圣仍然嘴硬："有什么不敢，不过我不用你陪，我自己就可以去！"

"去吧，去吧，你这个骗子。"众人都喊。

吉仓汪圣见全琫准不想理他，就对郑益善道："郑头领，既然诸位不能领会我等好意，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为了安全着想，希望你能送我们一程。"

郑益善与全琫准商议，认为没必要开罪日本人，如果他们在全州出了意外，日本再派兵来进犯，全州就更难固守，所以全琫准让郑益善亲自送吉仓汪圣等人出全州。

接下来，大家都愿听听黄元良的说辞了。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东学党继续与官军对抗，取胜几乎不可能，因为清军两千余人已经登岸；而乱局持续下去，引来列国干涉却是必然的，朝鲜从此兵连祸结，深受

其害的还是百姓，东学党为百姓争活路、为朝鲜谋出路的说法自然站不住脚。黄元良与众人反复商讨，东学党拿出了议和的十三条，其中包括限制诸闵的权力、严惩贪婪暴虐的官吏、两班和富豪，取消封建等级制度，废除苛捐杂税和公私债务，废除奴婢和贱民制度，严惩私通日本者，平均分配土地等。

当天晚上严世永到达全州，黄元良、洪启薰拿着东学党的十三条与他商量，除了第一条限制闵族权势外，其他十二条稍做更改全都答应下来。限制闵族权势实在没法实行，而且容易惹起闵妃的反感，他对东学党的解释是，严惩贪婪暴虐官吏就包括闵族在内，将来只要为官贪婪不法，就当严惩，不论他是否闵族。事情非常顺利，电报往返，第二天下午就得到朝王教旨，完全批准十二条讲和条件，东学党当晚就陆续撤出全州城。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收到黄元良发来的电报，知道全州东学党已经撤走，并接受招抚条件。他立即打发唐绍仪将这个信息告诉各使领馆，同时又令外衙门去与大鸟圭介交涉。他则给李鸿章发去电报，说他计划与大鸟商定同时撤兵。

此时朝王也得到消息，快吃中午饭时就派赵秉稷亲自送来一份请求中国撤兵的函。先是感谢上国大军，不战而克，神武昭著，接下来就说撤兵的理由，“巨寇即除，刻自不敢再劳天兵前进，且该匪散伏丛深，惟鄙邦卒役易图捕获，似非上国士卒堪执此责。更有危机，尤须通情。日本以天兵来剿，疑忌多端，日前突发五六百兵驻我都下，屡由外署驳论阻止，终不听从，意似必须天兵撤回始肯撤。传闻仍有数千兵继来于后，鄙邦警备素疏，有强敌包藏祸心，臣民危在旦夕，度日如年，人情大骚，不堪设想”。最后是希望袁世凯“迅即电禀中堂酌量，如荷始终庇护，望即施行，情急势迫，企望维殷”。

其实朝鲜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希望中国先撤兵，让日本没有驻兵朝鲜的理由，然后也撤回去。但毕竟是自己请来的救兵，形势稍好转就要求撤回，难道上国之兵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所以函中词不达意，没有出现请立即撤兵的词句。袁世凯也有撤兵的意思，但打算与日本人一起撤，朝鲜要求大清先撤，恐怕李中堂也未必答应，于是他将朝鲜函件全文转电李鸿章。

下午，大鸟圭介竟然来拜访袁世凯。其实他一入汉城，就觉得有些尴尬，因为仁川、汉城十分平静，带兵护卫使领馆和商民的说法根本站

不住脚，各国使领馆都来表达相似的意思，尤其俄国口气十分不满。今天又得到全州城已经收复、东学党已经就抚的消息，各国使馆都纷纷来询问，日本打算何时撤兵。他一则不胜其烦，二则也觉得再向朝鲜增兵实在说不过去，因此主动来找袁世凯商议。当然，大鸟圭介不会直抒来意，而是问道："听说全州匪乱已平，不知是真是假。"

"千真万确。听说贵国还在向朝鲜增兵，有十四条船正往朝鲜赶来，到底要派多少人来？"

大鸟圭介回道："大约三个大队，每大队八百人左右。我听说贵国也将增派两千兵，可有其事？"

"我国听说日本屡屡派遣大军入朝，或许会有增兵的计划。如果阁下能够阻止贵国不再增兵，我也可以发电给李中堂，不再加派。"

"已到汉城的八百多人，暂时不能撤。虽然全州乱匪逃散，但毕竟他们还未放下武器。如果阁下能够电阻添兵，我也可以设法让已到岸的士兵不登岸，未发者不再发。"

"对阁下的提议我十二分的赞同。匪乱已平，我军的确打算及早撤回，以免雨季到来，暑热难耐。若两国交相增兵，互相提防，必生嫌隙。如果西方强国伺隙播弄，或者列国都借机派兵来，不但朝鲜危险，就是大清、日本也必有损失。中日和睦，亚洲局势可保；若生嫌隙，徒自害！"

大鸟圭介连连点头。

袁世凯又道："我辈忝为使臣，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家，千万不能效法赳赳武夫，动辄兵戎相见。他们为了一己之战功，置国家利益、人民福祉于不顾，我们做使臣的不能不冷静以待。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未调一兵一卒到汉城来。"

大鸟圭介赞同道："我也有同见。如今我年逾六旬，实在不愿生事，我今天就发报，请敝国不再派兵。"

"如此甚好，我也电请李中堂，准备撤回牙山兵勇。贵国已到岸的兵勇，最好不要登岸，不然徒加扰攘。"

“他们在船上已经多日，必须下岸稍憩即回，我今天就派参赞杉村濬专往与陆将商议，如果不登岸当然最好。”

袁世凯没想到大鸟圭介今天如此好商量，信心大增：“如今汉城局面极稳定，贵国驻军八百多容易引人误会，何不稍减一部分，调到仁川去？”

大鸟圭介表示可以考虑调一部分回仁川。

送走大鸟圭介，袁世凯十分高兴，觉得一块石总算落地。当初自己太自负上了日本人的当，如今全州收复，各国诘责，终于迫使日本撤兵，一场大祸眼看烟消云散，他怎能不高兴？因此嘱咐厨房要加菜，他要请大家消消乏。

吃过晚饭，李鸿章给袁世凯发来电报，已经电奏朝廷准备撤兵，但应当与日兵同撤。李鸿章特别提醒袁世凯，日兵究竟何时必撤，是否尽撤，应当取得大鸟的书面凭据，信函也行，回文也行，总之不能空口无凭。如果大鸟游移，或仍留兵若干，那么我们也应当酌情留下部分军队。

袁世凯想，大鸟为人诚恳，不至于食言自肥，决定明天再与他商量。

而此时，大鸟圭介也未休息，正在向国内发一份长电，叙述当前汉城情形，提出建议：“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百姓尤其是第三国发生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

陆奥宗光接到大鸟圭介的电报，辗转反侧，一直到深夜两点多才睡着。那时他已经拿定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去见伊藤博文。

“大鸟君又犯了书生气的毛病。如今已是骑虎难下之势，如何能够停止派遣军队？”伊藤博文看完电报，又望着陆奥宗光，“你说呢？”

陆奥宗光赞同道：“此时可以说是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劣，壬午、甲申之变帝国驻朝公使情形狼狈，皆因兵力太弱。此时，首相应当坚持定见，不但不能停止进兵，而且应当迅速将预定的混成旅团全部派去。而且我听川上将军说，中国也正在做增兵的准备。”

“在派兵前，帝国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决心丝毫不能动摇。不但混成旅团应当派去，后续部队也应做好准备。只是，如何应付袁世凯同时撤兵的提议呢？”伊藤博文显然考虑的已不是派兵的问题。

陆奥宗光附和道：“此时外交应当从权，即使陷于被动，也必须在军事上先发制人。大鸟完全可以找个堂皇的理由，敷衍袁世凯的撤兵要求。全州乱匪虽然解散，但仍然有聚起的可能。所以，大鸟完全可以派人去调查，得出一个与朝鲜政府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样，完全可以拖延个十天半月。”

伊藤博文望着房顶久久不说话，这是他深入思考的习惯，陆奥宗光不去打扰，只等着他新的主意冒出来。果然，过了一会儿伊藤博文道：“这个主意就很堂皇！朝鲜屡屡发生内乱，就是因为内政不修。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邀请中国人参与其事。中国自视为朝鲜的宗主国，自然不愿我们干涉朝鲜内政，更不愿与我们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这不但可以为留兵找到一个极好的借口，也可以为中日冲突埋下伏笔。”

陆奥宗光大喜道：“那样，我们还可以扭转外交上的被动。中国人不肯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便可使谈判破裂，让密云不雨天气一变为狂风暴雨。”

“且待我仔细考虑，提出一个中国人必定拒绝的方案。今天下午或最迟明天就召开内阁会议。”

“好，我给大鸟发电，让他设法敷衍袁世凯。”

陆奥宗光一回到外务省，立即亲自给大鸟起草电文：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万无撤兵之理。阁下可用最公然而坦白之态度寻找借口，如派遣公使馆人员赴暴动之地调查实况，而此调查务必缓慢，且须作成与和平状况相反之报告。即使外交上稍有纷议，亦须使大岛少将所率领的本队全部进驻汉城；并应向朝鲜政府建议，劝其速借我方兵力弭平内乱，是为上策。

袁世凯亲自到日本使馆与大鸟圭介谈撤兵问题。双方商定日本后面赶来的军队已经到仁川的，下船稍休息后就回船；大清不再加兵。日本已经进仁川的一千军队，留二百五十名驻扎，其余全部撤回国内。大清

在牙山的两千兵，留四百移驻仁川附近，其余一千五百名同期撤回。

“大鸟阁下，撤走的人数已经达成共识，我们再商定一下确切的时间如何？”袁世凯见商谈顺利，想定下撤兵时间。

大鸟圭介回道：“确切的时间我实在不能做主，我与阁下一样是奉命办事，彼此先拟文稿，我派杉村濬乘快船回日本与外务省商办。”

袁世凯有些不解：“有电报不用，非要派人回去？”

大鸟圭介解释道：“我国与贵国不同，发表意见的人太多，一纸电文没法说服众人，与其函电往来费工夫，不如派人走一趟更能说得清楚。”

双方总算拟定了文稿，不怕将来空口无凭。但袁世凯高兴得太早了点，下午仁川分理就发来电报，日军已经上岸，霸占了各国租界，在交通要道摆沙袋构筑工事。而且运兵船已经返回，显然这些日本兵打算久驻。到了晚上，又收到李鸿章转发的驻日公使汪凤藻的电报，据探称又一批日军将乘船赴朝。汪凤藻曾经去日本外务省交涉，外务省回复，说从来没收到大鸟公使的电报。军队是稍多了点，但的确是为保护使领馆，别无他意。

第二天，袁世凯又早早去责问大鸟圭介，他回答道：“阁下放心就是，运兵船是租用的商船，他们要到贵国牛庄去装大豆，装上后即返回。”

“如今全州已经平定，可是贵国还以局势不靖为由增兵，不知道理何在？阁下又为什么不电告贵国外部？”

大鸟圭介又解释道：“我的确电告过外部，可能电报不通之故。今接外部急电，命我立即查看暴乱是否真的平定，为首者是否就擒，我已经派郑永邦带人赴全州详查。”

“东学党已经接受朝鲜朝廷招抚，全罗道官员已经返城就职，这不是已经平定了吗？何必要去调查？”

“我也是奉命行事，调查一番后我才有话好说。”

袁世凯这才发觉大鸟圭介看似诚恳厚道的老者，其实是真正的老奸

巨猾。他心中暗恨自己又上当了。如今看来，大鸟一直在敷衍他。所谓运兵船去牛庄装大豆，看来不过是说辞，要想让日军回去，暂时绝无可能了，如果能阻止仁川日军到汉城来就算不错了，于是话锋一转道："贵方在汉城军队已经一千余人，原说好同时撤兵，如果暂时不撤，还望阁下能够阻止仁川的兵不要再到汉城来。"

"那是当然，我已经电告仁川领事，让他与带兵将领交涉，约束部属，不可骚扰地方。"

袁世凯心中十分生气，所以也语带威胁道："我希望听到阁下一句顶用的答复。如果仁川日兵到汉城来，我驻牙山兵勇也调一部分到汉城。当然，我也不希望这样，两军杂处，难免引起事端。"

"请阁下放心，我一定阻止仁川兵到汉城。"大鸟圭介为了表示他的诚意，立即叫负责电稿的过来，他口述一份给仁川领事的电报，请他亲自去与登陆的军官交涉，阻止他们进兵汉城。

袁世凯心事重重回到公署，唐绍仪又拿来一份仁川分理发来的电报，又有八百名日本兵到仁川，并且立即登岸。看完电报，袁世凯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少川，我又上日本人的当了。日本人一再声明派兵是为了保护使馆，只要匪乱一平，他们就撤兵。我相信了他们的说辞，所以一直在尽快平定匪乱上动脑筋。匪乱平定了，我和大鸟商讨同时撤兵的计划，我又相信了他，可是现在来看，匪乱仅仅是日本人的借口。他们出兵的真正目的并非保护使领馆。保护使领馆，大鸟开始说，到仁川的兵不登岸，只是轮流下船休憩；后来又改成下岸不带械，可是今天，他们不但下了岸，而且在仁川构筑工事，已经占尽仁川的要地。刚才我见大鸟，他又一口答应，仁川的日军绝对不到汉城来，少川，日本人的话，你信吗？"

唐绍仪回道："从这几天来大鸟一变再变，他的话也许不可信。"

"绝对不可信！我现在就想，日本人一开始就给我们下了一个套，背后有一个大阴谋。这个阴谋会是什么？少川，你帮我想想看。"

唐绍仪根据已知的信息分析："李中堂来电，说日本人只不过是争面子，不想承认我们的宗主国地位。"

"如果是为争面子，日本人已经与我国同样出兵，也就够了，劳师

动众数千人运到朝鲜来，能仅仅是为面子吗？你也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把五千人运到朝鲜，那就是一笔不菲的花销。日本人这么傻？”

“不为面子，那就是为里子——实际利益。”

“正是如此。你想一想壬午、甲申两次政变，日本人都参与期间，他们所为者何？无非是希望控制朝鲜，扩大势力。近十年，我们在商务、政治的影响力上都把日本人压了下去，他们能甘心吗？他们这次是与我们争夺朝鲜来了！”

窗户纸一捅破，一想果然如此。唐绍仪立即道：“怪不得全州闹东学党，日本人却派兵进汉城、占仁川，他们的目的根本就与匪乱无关。”

“前两次政变日本人都相当狼狈。这次他们派来的兵力占绝对优势，而我们的两千多人全都在牙山！那两次我手里有兵，能够很快平定政变，而这一次，我是两手空空。”

“那只有马上把叶提督的人调到汉城来。”

袁世凯叹了口气道：“叶提督只有两千余人，连日本人的一半也不够。不但叶提督要来，还应请中堂立即增兵入朝。少川，辛苦你起草两份电报，一份给李中堂请增兵，一份给叶提督，报告这边的情形。”

唐绍仪下笔很快，拿来请袁世凯过目，袁世凯稍作改动，立即发出：

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强以大兵入我藩都，终将相机狡图。我如一振，日必自衰。麾下不妨先播进汉声势，看其如何变态，再定行止。盼立复。

到了下午，叶志超就复电了，说得很痛快：

超意先播虚声无益，恐反添日兵。日在汉、仁已密而战备，我亦应切实密备。应如何筹办，已电请中堂钧示。

知道叶志超有意北上，袁世凯立即给李鸿章发电：

倾接叶帅电，因倭猖朝危，拟拨队来汉尽保护责，议极正大。惟倭使屡食言，非言语所能抵止。华如进兵防范，须继大军于后，倭慑我军威，反易结束。此谓欲和必先欲战。如以牙兵力，似不宜轻进。已商叶，待宪示进止。当否，乞示。凯禀。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鸿章电报就来了，令袁世凯大失所望：

倭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疑必战，殊非伐谋上计。日廷调兵五千陆续登陆，我兵不及半，切不可移近朝都挑衅。我未调一兵入仁、汉，彼岂敢夺踞汉城乎？鸿正与汪使电商日照前约撤兵。汝须力阻大鸟勿调仁川之兵赴汉为要，余则相机商办。万不可积疑成衅，致坏大局。

袁世凯把李鸿章的电报扔到桌上道："日本人都占据朝鲜都城了，还不敢移近半步，怕落下挑衅的口实。一再挑衅的是日本人，对他们退让根本就不是办法，凭三寸不烂之舌要能阻止得了日军入汉城，何来今天的麻烦？可惜我手里没兵。"

唐绍仪还是第一次遇到袁世凯对李鸿章的指示如此不满，禁不住一脸惊讶，嘴巴不自觉地半张着，半天没有合上。

第十七章　日本人步步紧逼　袁总理虎口逃生

因为东学党已经撤离全州，朝鲜官员已回任，各国都认为叛乱已经平定，中日两国都应当撤回军队。中国没有问题，袁世凯已经与大鸟圭介商定同时撤军，但日本并不想撤兵，因此又找了一个新借口，提出与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计划。

这个计划完全由伊藤博文起草，主要三项内容：一是中日军队共同平定朝鲜内乱；二是中日共同派员改革朝鲜内政；三是整顿朝鲜财政。陆奥宗光看罢后道："好极了，有了这个方案，我国在外交上也将占据主动。中国一直以朝鲜的宗主国自居，肯定不会答应我们的提议。即便中国不答应，我们也不能将此提案投入废纸篓中。所以，我建议应当加上两条，以明确我们的外交方略。"

伊藤博文问道："噢，是哪两条，不妨直言。"

陆奥宗光回道："一是不问与中国政府的商议能否成功，在获得结果以前，我国决不撤回目下在朝鲜的军队；二是若中国政府不赞同日本提案时，帝国政府当独力使朝鲜政府实现上述之改革。"

伊藤博文同意由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后交天皇裁定，天皇也无异议。于是，陆奥宗光约见大清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照会交给他道："请阁下致电贵国政府，尽速同意我国提案，以便彼此同心维护东亚和平。"

"朝鲜善后当然很重要，但在商议善后办法前，中日两国军队应当先从朝鲜撤出，然后从长计议。"汪凤藻看了照会，心里暗暗吃惊，日本显然对朝鲜有野心。

陆奥宗光拒绝道："观察目前朝鲜的形势，本国政府深信祸乱潜伏的根源很深，若不从根本上改革其弊政，就绝不可能求得永远的安宁。目下若只采取各种姑息的办法，以弥缝一时，难免乱局卷土重来，作为邻邦，日本实在一天也不能安心。如果朝鲜不改革内政，日本就不能撤退目前驻在朝鲜的军队。中国政府倘能体会我国政府的诚意所在，赞同此项提案，就是对日本安全的莫大帮助。希望贵公使务将此项提案通知贵国政府，并愿知悉贵国政府对此提案的意见。"

汪凤藻知道这项提案清廷肯定不会答应，因此一直与陆奥宗光辩论，双方仍然都不肯让步。陆奥宗光最后道："如果贵使不愿通知国内，则由我驻华使馆直接向贵国总理衙门提出，本照会一个词都不会改动。"

陆奥宗光悻悻离开使馆，回外务省后电令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将照会提交总理衙门，驻天津领事荒川巳次提交直隶总督李鸿章。到了晚上李鸿章就发电问汪凤藻可否接到日本照会？汪凤藻只好将日本照会也发过去。

连续两天，日本外务省都派人询问汪凤藻可有答复。汪凤藻再给李鸿章发电催问，到了晚上，李鸿章电报终于到了，自然是不同意日本的方案，理由有三：第一，朝鲜内乱，现已平定，目前中国军队已无须代朝鲜讨伐乱党，中日两国合力平乱一节，可作罢论；第二，日本政府对朝鲜谋善后之策，用意虽善，但朝鲜内政只可由朝鲜自行改革，中国尚且不欲干预，日本既认朝鲜为独立国，当更无权干预其内政；第三，变乱平定后即撤兵一节，《天津条约》既有明文规定，今亦无再议必要。

陆奥宗光拿着汪凤藻的照会去见伊藤博文，兴奋地说道："中国果然拒绝了我们的提议。尤其是李鸿章还未能摆脱平素倨傲的习套，并未察觉帝国此时已经下定最后决心，仍然沉迷于往昔的妄想之中，似乎认为只凭虚张声势就能了此大事，可知其无知之极。他们不想与我共享朝鲜，我们就让他们失去更多。"

伊藤博文赞同道："马车已经开始飞奔，想停下来已经不可能，只好放手与这个看似强大的泥菩萨一搏了。"

陆奥宗光亲自修改答复大清的照会，第二天一早，先送伊藤博文审阅，伊藤博文看罢只字未改："这无异于一封中日绝交书。"

陆奥宗光回道："中日一战势所难免，绝交也是题中之意。"

于是派人立即送往大清驻日使馆：

对于朝鲜目下的形势，中日两国，所见各异，甚为遗憾。征诸已往事迹，朝鲜半岛之所以常为朋党争阅、内讧暴动之渊薮，而屡起事变，实在由于完全缺乏独立国责守之要素。鉴于我国与朝鲜疆土接近，仅隔一苇之水，在贸易方面固然具有重要关系，总的说来，日本帝国对于朝鲜的利害关系，极关重大。因此，如对该国此种惨状，袖手旁观不加援助，不仅有乖睦邻友谊，且与我国自卫之道背道而驰。日本政府为保障朝鲜之和平安宁，毫无疑问的必须实施各种计划。在足以保证该国之安宁及政治走上轨道办法以前，深信撤退驻在该国的帝国军队并非得策。此不但符合《天津条约》之精神，且为朝鲜的善后事宜，亦不得不然。

本大臣如此披沥胸襟，开诚相告，纵令贵国政府仍不能俯鉴此意，帝国政府亦断不能下令撤回驻朝鲜之军队。

汪凤藻接到日本照会，马上与同事商议，大家认为日本显然对朝有野心，空口白话，已经无济于事，应当建议朝廷增兵。

朝鲜局势发生了微妙变化，因为日本人倡导改革朝鲜内政，各国使领馆觉得有道理的颇有人在。而大鸟圭介亲自面见朝王，告诉他日本完全是出于友谊，希望扶持朝鲜独立自强。结果受压制多年的亲日派互相串通，希望说动朝王接受日本的帮助。从前亲俄的金嘉镇也成了活跃的亲日派，自告奋勇去向朝王进言。

金嘉镇极善钻营，当年他窥测朝王的心意，积极联络亲俄，最后在袁世凯压力下，朝王将他流放到全罗道南原府，但风头一过就把他派驻日本。如今他看到日本来意不善，而且兵力雄厚，于是摒弃亲俄的旧志，频频与日本人接触，而朝王竟然任命他为内务府参议。

这一任命令袁世凯十分惊讶，他正打算派人询问何以任用金嘉镇，恰好朝王派宫中亲信赵义来了。

袁世凯一见面就问："我正要进宫，你来得正好。听说殿下已经任命金嘉镇为内务府参议，一个曾经被流放的官员，殿下何以如此器重？"

赵义回道："殿下之所以启用金大人，是考虑他对日本情形较熟。如今日本咄咄逼人，大家都愁着与日本人打交道。"

"金嘉镇不过是个狡黠的小人，他最近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我不是不知道，朝王重用这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打算？"袁世凯又问。

"今天我来，正是向总理表明殿下的心迹。如今倭情叵测，朝鲜上下人心浮动，但殿下让我转告总理，朝鲜唯有恃华设法。当务之急，能够让日本退兵就好了。"

袁世凯愤懑道："我已经与大鸟约定同时撤兵，可是大鸟一再食言。"

赵义斟酌再三后道："全州之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劳驾上国大军，可否先行撤回，日本无所凭借，似乎……"

袁世凯打断他的话反问道："似乎就能撤回是吧？殿下看来也认为日本不撤兵反倒是上国的原因？"

"总理误会，绝无此意。"赵义连忙声明。

"我知道殿下已受了亲日小人的蛊惑，以为日本人会扶持朝鲜自主，我告诉你，日本人根本没有撤兵的打算。"袁世凯拿出日本的绝交照会让赵义看。

赵义看完，放声大哭："日兵不撤，干我朝政，从则亡，不从亦亡。今倭已占据汉城，危在旦夕，惟望上国相救，请总理速电中堂，设

法挽救。”

袁世凯连忙安慰道：“你也不必太伤心，大清已经做好了援救朝鲜的准备，只是投鼠忌器，不便轻动。你回去告诉朝王，一定牢执定见，切毋受小人愚弄。大清待朝鲜为属国，要的不过是属邦的名分，而日本要的是朝鲜的实权，其中轻重利害，请一定明察。”

送走赵义，英国领事馆的翻译又来询问，中国是否要派五千兵到汉城来。

袁世凯问：“你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各国使馆都有此说。又听说日本使馆因华增兵，将调仁川四千人入汉城。”

袁世凯心中大惊，脸上却是一副从容的表情：“我已经与大鸟约定同时撤兵，怎么可能再增兵汉城？请转告贵使，千万不要听信谣传。”

袁世凯觉得此谣言不可小视，尤其被日本人利用，麻烦很大，连忙找唐绍仪来商议。

唐绍仪回想道：“我也听到这个谣言，打探消息来源，好像是从日本使馆买菜的朝鲜人口中传出来的。”

袁世凯点点头道：“这是日本人造谣，为他们调兵进汉城找借口。”

“现在想指望日本撤兵已不可能，靠空言劝阻更不会有用。”

两人商议后，决定给李鸿章发电报，要求增兵朝鲜，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制约日本人的野心。

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电报大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日军已经分驻仁川、汉城，占据了主动，如果我们增兵到汉城，双方容易生事；如果增兵到远离汉城的地方，又没有用处。叶志超一军驻牙山，已经达到两千五百人，足可以自固。如果再多调兵，日本肯定也要增兵，这样如何能够收场？他认为不妨做出增兵的准备和架势，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前最可行的办法，是请列国调停，通过外交“以夷制夷”。

日本出兵朝鲜后，他已经多次通过英、俄驻天津领事鼓动两国政府

劝说日本撤兵。此时，恰好俄国公使喀希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便设宴款待，对他说道："日本人这次派兵这么多，恐怕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简单，贵国与朝鲜为近邻，不能坐视不管。英国已经表示他们愿意出面调停，我对他们说，此事俄罗斯更应当有优先权。"

喀希尼当面答应道："俄朝近邻，当然不能任由日本对朝鲜妄行干预。我立即发电回国，请我国出面调停。"

李鸿章满怀希望等待，隔了一天，喀希尼派参赞巴福禄来告诉他，俄皇已经电令俄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劝他们与中国同时撤兵，然后再商议善后办法："公使让我转告中堂，如果日本人不听劝，俄国将不惜用压服的办法。"

李鸿章很高兴，俄国要对日本用"压服"的办法，日本人能不撤兵吗？

接下来几天，袁世凯连发电报，报告朝鲜局势更加艰难。朝王看到大清一直不增兵，被日本吓怕了，开始讨好日本，派人到日本兵营犒军，送去几车酒和上百头牛羊。朝鲜百姓见大清指望不上，对汉城的大清商人多讥讽鄙夷。袁世凯再请各国劝说日本，各国公使都不积极，他本人去见大鸟也被拒之门外。袁世凯这次来电，请求下旗回国，以免受辱。

李鸿章看了袁世凯的电报，十分生气，认为他想临阵脱逃。因此毫不客气的发电报要他"应坚贞，勿怯退。倭允不先与华开战，岂可下旗归国？俄廷正在调处，必有收场"。

李鸿章对俄国的调停寄予厚望，然而日本人对俄国的劝说并不买账，不过，回绝得相当委婉。俄国也有自己的考虑，并不想过于得罪日本，如果日本完全倒向了英国，俄国在亚洲将相当孤立。喀希尼奉到俄国电令后，派参赞巴福禄到天津告诉李鸿章道："我公使接到本国政府电令，俄国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不便使用武力强迫，至于朝鲜内政改革于否，俄国也不愿与闻。"

李鸿章又失望又愤怒，责问巴福禄道："上次也是你来告诉我，俄国勒令日本撤兵，如果不听，将采取压服的办法，今天却又说不再管了，这是不是与前意不符？"

巴福禄道："的确与前意不符，恐怕是我国政府听了别国的说法，喀公使也很失望，但也没有办法。中堂知道外交人员的苦处，一切要听政府的训令，本人无法改变。"

"喀公使一句一切要听政府训令，就算是给我的答复吗？半个多月来，日本一直在增兵，而我国一直克制，完全让日本占了先机。"

"我国的调停未能达到大人的期望，实在抱歉。不过，大人是带兵出身的外交名家，应该明白作为第三国只能积极斡旋，是战是和，是增兵还是撤兵这样的大事总要自己拿主意，和不成就打，打不赢就和，和战两手都要准备，以大人的智慧，肯定早有布局。"

这话软中带硬，把李鸿章堵得一肚子怒火而又不能发作。的确，是和是战这样的大事如何能完全指望别人？只是此时增兵，好像也来不及了。

总理衙门也得到了俄国正式答复，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不敢像李鸿章那样埋怨俄国人，只有连连顿足："这可如何是好？！"

京中的舆论，认为日本人既然不接受调停，那只有增兵一途，因此清流言官们纷纷上折主战，但李鸿章仍然不希望增兵，而是打算撤回叶志超一军，这样可以避免与日军冲突。这时袁世凯发来电报，说日兵万余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均架炮、埋设地雷，每日由水陆运炮弹、雷械甚多，兵帐、马厩架备多处，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之意，而且将有大兵续至。如果还依赖调处，恐怕毫无益处，徒误军机。如今日本大军云集，要找理由开战容易得很。应对办法有二，一是迅速增兵，用商船载往平壤，以待大举。二是撤兵，反正朝鲜已经报告匪乱已平，我们撤兵回国，也算凯旋，面子上也不难看。如果既不增兵，又不撤军，那么战端一开，牙山清军将断绝归路。

此时，叶志超和聂士成大约与袁世凯也通了气，也急电李鸿章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水陆大军北来，他则率军北上，托名护商，择要扼扎，即便双方决裂，也不至于进退无路；中策是派三四只轮船来，将牙山驻军撤回。如果继续守在牙山不动，眼看着朝鲜受困于日军，不但汉城百姓对我绝望，而且兵勇久役露外，暑雨受病，殊为可虑，这是下策。

驻日公使汪凤藻也连番发来电报，报告日军增兵的消息，提醒李鸿

章增兵备战。正巧周馥到天津来，汇报河工已经完成，李鸿章便留下他一起拿主意，参加密议的还是盛宣怀和李经方等人。

“袁慰廷提出了增兵或者撤兵两条路子，与叶署青上、中两策相同，大约两个人通过气，都倾向于增兵。袁慰廷大约还以为是十几年前，手里有兵，便可以轻松击退日本人。他太小看日本人了，日本的实力今非昔比了。”李鸿章叹了口气说道。

周馥分析道：“如今的形势，如果增兵，便是要与日本一决高下。”

李鸿章语气严肃道：“是啊，两军相聚朝鲜，只能开兵见仗。打仗容易，胜之却实在没有把握。别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北洋的底细。陆军不用说，徒有其表。新式海军，只论舰只新旧，火炮大小和速度快慢，不以数量论高低。北洋海军自成军以来，未增一舰一炮，能战的不过七八条舰。而日本海军近年来迅猛发展，大多是新舰，航速快，速射炮多，已经比北洋海军先进。我原来就说过，我们建海军，是取猛虎在山之势，能够震慑宵小，不战而屈人之兵。局外人妄自尊大，以为北洋海军亚洲第一，总以为对付小日本绰绰有余，我却不能轻于一掷。”

听了这话，李经方插言道：“爹爹所谋本来不错，但朝中那帮人未必答应。”

盛宣怀也附和道：“是啊，如今朝野上下，都在喊打，都怪北洋太软弱。”

“此时中堂如果示弱，只能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撤兵的话中堂不能说。”周馥建议道，“叶署青提了上中下三策，中堂不妨否决上下两策，把中策推给朝廷去决定。撤不撤军，让那帮清流说去。”

李鸿章接受了周馥的建议，向总署转发了叶志超、袁世凯的电报，并请示道：“可否撤回驻朝叶军，请速核示。”

正如李鸿章所料，撤回朝鲜清军的建议被严旨驳回：“我军撤回一节，尤为荒唐。彼按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实在有伤朝廷体面。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

撤军是有伤体面，将来恐怕是伤筋动骨！李鸿章心里是这样想，但

他对调停还是不死心，委托英国公使欧格纳请英国出面调停。

当时英国正在与日本讨论修约，英国希望借助日本牵制俄国在亚洲的扩张，对日本做出了实质性让步，比如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和租界行政权；废除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税率等等。条约签订后，英国驻日本公使对陆奥宗光说道："这一条约对日本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意味着日本开始走上与世界强国平等的地位。这个条约的性质，对于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还要有利。今后中日若不幸发生战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希望得到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和附近作战的保证。"并正式提交了照会。

而对李鸿章满怀希望的调停，英国驻日公使对陆奥宗光道："本国政府不希望中日失和，但也无意逼迫任何一方，还是建议中日双方直接会谈。"

陆奥宗光兴致勃勃将英国的态度告诉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听了之后笑道："由此可见，与其说是英国政府坚决采取一切手段维护东亚和平，毋宁说是英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且抱着无从制止的看法。我看，可以放手在朝鲜大干一场了。"

陆奥宗光建议道："英国公使建议还是直接与中国谈判。那就不妨再谈一次，最好以失败告终，而失败的责任，应当让中国人来负。"

伊藤博文点了点头回道："让小村去总理衙门谈好了，总理衙门的人，总比老奸巨猾的李鸿章好对付。"

第二天，驻华临时代办小村寿太郎奉命到总理衙门与奕劻谈判，他提出的条件两条，一是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二是若中国不愿参与，日本可独立承担此项工作。奕劻在外交谈判上几乎是门外汉，他只记住上谕的说法：先撤兵，后谈判。因此小村一直在讲改革朝鲜内政的细节，而奕劻则一直咬定先撤兵一条不放。结果正如日本所愿，谈判破裂。

陆奥宗光收到小村的电报，对伊藤博文道："中国人还在固执己见，我们可以放手大干了。"又把早就准备好的一份照会呈上，"这可以算是与中国人的第二次绝交书。"

这份照会的内容，伊藤博文已经事先与陆奥宗光商议过，但他还是

认真看了一遍：

查朝鲜屡起变乱，实因其内政紊乱之故。我政府认为对于该国具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中日两国，有帮助其改革内政之必要；因此曾向中国政府提出此项建议，不料中国政府断然予以拒绝；近日驻贵国的英国公使顾念睦谊，善意居中周旋，努力调停中日两国之间的纠纷，但中国政府除依然主张我国应由朝鲜撤兵外，并未提出任何新提案；似此情形，非中国政府有意滋事而何？事局至此，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

伊藤博文晋见天皇后，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制订了作战计划。陆奥宗光电示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大本营已经做出决战的决议，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

明代到清代康熙之前，天子的寝殿本来是乾清宫，皇帝在此居住、进膳、批阅奏章、召见臣子、会见外国使节以及举办家宴，可以说是紫禁城的政治中心。所以，康熙把学习、交流的南书房设在这里也就理所当然。但到了雍正的时候，他搬到乾清宫西侧的养心殿去居住，乾清宫不再是皇帝活动的中心，但读书的南书房却一直未变，一则去养心殿并不远，出月华门就是养心门，进去就是，二则养心殿那边实在也没有合适的地方。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虽然皇帝已经亲政，但南书房并未撤，翁同龢等帝师还负有教导皇帝的责任。君臣有事相商，光绪打发小太监来叫，或者他御驾亲临，都不远。

光绪的师傅有好几个，不仅有汉文师傅，也有满文师傅，但唯有翁同龢最亲近。光绪四岁入宫，六岁开始学习，离开生身父母，又生性懦弱，慈禧又严苛，所以从小很孤独也很胆小，特别怕打雷。翁同龢没有孩子，对这位天子门生又喜欢又可怜，因此对光绪简直如父怜子，两人虽是师生，情比父子。翁同龢有几次请假回家，光绪总是放声痛哭，难分难舍。有这种非同一般的感情，翁同龢备受信任也就可想而知。大小政务，光绪都会请教他，因此，虽然翁同龢未入军机，却胜似军机。

"皇上驾到！"小太监喊了一声，这是给翁同龢信号，他连忙奔出书房迎接，但不必跪迎，这是皇帝对师傅的恩典。

师徒二人进了书房，光绪从袖管中抽出一份总理衙门的上奏，正是日本驻华使馆提交的绝交照会，扔到桌上道："倭寇实在太可恶，竟敢

要挟大清。”

翁同龢未入值总理衙门，但日本临时代办小村十分嚣张的情形略有耳闻。他一边看照会一边说道：“日本人就如同小人得志，不必生气，不值当。”

虽是这样劝皇上，但他却禁不住生气。日本人实在可恶，明明自己无事生非，却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大清的属国他凭什么指手画脚？这里面哪有他说话的份！他一跺脚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师傅，朕要主战，要增兵，你可要支持朕！”

翁同龢回道：“如今朝鲜的袁世凯主战，他提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增兵；叶志超也主战，他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也是增兵。这两个人都是李少荃欣赏的亲信，向来是唯李少荃马首是瞻，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附和。京中的舆论更不用说，六部九卿，言官词臣，街头巷尾，茶肆酒楼，提起倭寇咄咄逼人，哪个不是拍案而起？就是太后也没有反对增兵，如今主和的，只有李少荃一人而已！”

“李鸿章上奏说，北洋海军能战的只有八条船。北洋陆军也各有职守，难以抽调。”

“他这是找借口。要说与西洋列强开仗，没有必胜的把握，对付小小的倭寇，难道也这样前怕狼后怕虎吗？要是左文襄在就好了，他对侵略我大清者，从来没有怕过。当年他收复新疆，和阿古柏打，李少荃说没有胜算，结果不到两年收复了新疆；光绪十年和法国人打，左文襄主战，受命于危难之中，镇南关大捷，几乎要把法夷赶出越南，可是李少荃要乘胜而收。左文襄说，李少荃办洋务，越办骨头越软，真是说的一点不错。”

“主和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也是为国家着想。”光绪说了句公道话，“六叔也捎话来，不希望打。”六叔就是指恭亲王奕訢，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排行老七，但光绪是继咸丰为嗣，咸丰排行老四，因此光绪称恭亲王为六叔。

“六爷千好万好，就是这一点不好。他对洋人太迁就，‘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策略是对的，可是分寸把握不好，就成了人善人欺。只要看看这些年的情形就是了，用圣母皇太后的话说，她一个整寿也没过

成。三十整寿，曾氏兄弟与金陵的长毛苦战；四十整寿的时候，倭寇侵略台湾，阿古柏占据新疆；五十整寿的时候，法国人占领越南。如今六十整寿，不必为大政操心了，可以颐养天年了，应当好好过一过，谁料倭寇又觊觎朝鲜。退让了三十多年，退让换来和平了吗？没有！”翁同龢大不以为然。

“是，一味退让也不是办法，把列国的贪欲都怂恿出来了。不过朕也担心，战而不胜的话，所失更巨。”

“皇上所虑极有道理。朝鲜是我属邦，民心向我大清，同是劳师远征，咱们在这一点上便占据优势。而且朝鲜与大清陆路相接，我们要增援也方便。再说现在不是我们要战不战的问题，是人家逼得不得不战。皇上请想，如果我们院子里有样东西，贼跳进院子里要抢去，主人难道捂上双眼装着看不见吗？”

“是啊，至少应当该骂他一声！”

翁同龢接着道：“是贼就心虚，你一喊，他总会害怕，因为邻居们会来说公道话，甚至人人喊打。就算主人打不过他，也要打。打败了，东西也被抢走了，可是至少大家会知道，你的东西是被贼硬抢去的。可是你要捂着眼睛装没看见，让他大摇大摆偷走了，他放到自己家里，就没人知道他是偷去的。”

“这个比方好。”

“就算是败了，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有些人不会那么居功自傲。”这话不想可知，说的是李鸿章。在翁同龢看来，李鸿章坐镇直隶二十余年，被朝廷视为栋梁，就是光绪亲政后，心还是在太后那边。

光绪问道：“师傅不怕外人说，你反对李鸿章，也有私心？”

所谓有私心，的确有。当年翁同龢的大哥翁同书，在安徽、江苏与太平军作战立功扬名，官至为安徽巡抚，但后来丢城失地，又在处理地方团练苗沛霖的问题上失当，被曾国藩所参，奏折中有句话很要命，“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结果谁也不敢说情，翁同书先被判斩监候，后改为流放，他的老父亲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的翁心存也因之郁郁寡欢去世。当时李鸿章在曾国藩幕中，据说参翁同书的奏折就出自李鸿章之手。还有政见不

同。翁同龢一直任京官，未出都门半步，是方正儒生，对李鸿章搞洋务、任人唯亲、重才轻德那一套看不上来，尤其在对洋人态度上，李鸿章坚持能和则和，翁同龢终日与清流交往，强硬激昂，向来主战，这又是最大的分歧。官场中已经有种说法，凡是李鸿章主张的，翁同龢都反对。这话有些过，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光绪有此一说，也是有些风闻。

“老臣何敢以私怨废公义！”翁同龢当然不承认，“臣与李鸿章所争，皆是为国事。老臣只论是非，不论恩仇。”

“朕当然知道师傅心底无私，朕是说别人会有此说法。”

翁同龢回道：“老臣无私无畏。”

光绪下定决心道：“那朕就让李鸿章增兵。还有袁世凯要求下旗回国。两国既然未曾失和，下旗回国也不是时候，而且他在朝鲜，总还能通消息。”

朝鲜的局势对袁世凯来说已经十分不利，汉城日军达到一万余人，汉城内外重要区域都被日军控制了。相当多的店铺已经关门，买吃的用的都不方便。署内人员没事一般也不愿上街，因为会遭到日本兵的盘问，尤其大清商人要被严格搜身，无异于受辱。近期内，大清商人大批离境，因为他们对国内的援兵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他们也不再到袁世凯的公署来探问，因为一次次失望后，他们已经不相信公署的说法。

朝鲜君臣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朝王惧怕日本势力，明显有讨好日本的意思，而亲日的臣子多起来，活跃起来，亲华的大臣唉声叹气。从前经常有朝鲜官员来巴结袁世凯，如今已经绝迹了。

这天下午，赵秉稷抱病来见袁世凯道：“袁大人，形势有点不好，日本人逼迫太甚，殿下可能不得不否认朝鲜是大清的属邦。”

“这怎么可能！朝鲜是大清的属邦，列国皆知，朝鲜如何能够否认，如何能够否认得了？”袁世凯惊讶地反问道。

赵秉稷解释道：“日朝签订条约时，约明朝鲜是自主国家。大鸟逼迫太甚，说如果朝鲜承认是大清的属国，那当初就是欺骗日本，就要兵戎相见。朝鲜的实力袁大人十分了解，连匪乱都不能平定，如何能够抵挡日军？如今眼见的俄、英等国的调停已经无用，上国又无军队在朝，

殿下实在没有办法。”

袁世凯冷笑道：“恐怕殿下也是求之不得吧？我听说殿下亲近的那些人频繁出入大鸟门下，说大清怕日本，不敢与之开仗；有的说大清坐视，置朝鲜于不顾；还有的说，日本不惜巨饷，扶朝自主，又整理朝政，极可感服。只差向大鸟磕头了。”

赵秉稷依然辩道：“袁大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如今日兵虎视眈眈，有人讨好日本人，也可以理解，但绝非我王之意。”

“道园最近被殿下任命为外务总理，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袁世凯又问。

道园是金弘集的号，他与鱼允中、金允植被称为“三杰”，是稳健的开化派，在两次政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危机一过，就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他已经被闲置七八年，如今形势紧迫，又被朝王任命为外衙门督办，大约是看中他与中、日两国都有交往经验。

赵秉稷解释道：“金大人心灰意冷，被殿下召见一次后，一直没到衙门里去。我临来前去看过金大人，请教他日本逼迫朝鲜否认属国，应当如何答复。他说，还是请教袁大人，袁大人必有办法。”

袁世凯道：“朝鲜系大清属邦，也向来允朝鲜自主，这是两回事。朝鲜以自主身份与日本互约，并无不妥，也不能因此否定与大清的宗藩关系。”

“日本人就是要朝鲜回答是，或者不是，奈何！”

这是个严峻的问题。如果朝鲜否认是大清属国，那么出兵帮属国平乱之说就立不住脚，日本无论如何对待朝鲜，都与大清无关，大清再增兵也说不过去。更尴尬的是，他这个驻朝总理，十几年来指手画脚也就成了名不正言不顺。无论如何，这种情形不能出现。怎么回答日本人？袁世凯沉思良久后回道：“赵大人，你可以就条约论条约，既不否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家，也不否认是大清属国。再说，自主之国也有不同理解，大清属国也有自主权。这件事你与少川去谈，他最擅长弄这种文字。”

打发走赵秉稷，袁世凯陷入深思。如今日本完全占据优势，就是国

内派大军来，局面已经难以改变。大军远离汉城，远水不解近渴。靠近汉城，则势必发生战争，他这个驻朝总理，首当其冲会被日本人抓起来。那时候是誓死不受辱，还是忍辱偷生？死，心不甘。自己的前程才刚刚开始，一死了之，何其遗憾！忍辱偷生，那便成为人生一大污点，自己的前程也算到头了。不不不，这两种结果都不能出现。那，那……他心头闪过一词：临阵脱逃。但他立即否定了这个词，不能叫逃，势不可为，审时度势，怎能叫逃？那是变通。他已经两次电告李鸿章，希望能够回国，但至今没有明确答复。他想，应该再次电请。

赵秉稷与唐绍仪商量完如何回答日本人的照会后，赵秉稷告辞，出门时和日本参赞杉村濬迎面相遇，他神情慌乱向杉村濬致礼后匆匆而去。

虽然天已经很热，但杉村濬依然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乱，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袁总理，我奉大鸟公使之命，前来询问。"

"有何见教？请讲？"

"贵国叶将军在发布的告示中，有'保护属邦'的说法。"杉村濬将叶志超发布的进剿乱匪的布告递给袁世凯，"本国历次与朝鲜所签协议中，均载明朝鲜为与日本地位一致之自主之国，贵国却说朝鲜为中国属邦，这于日本颜面极不得体。大鸟公使让我转告阁下，日本绝不承认朝鲜为贵国属邦。"

袁世凯怒道："真是岂有此理。叶军门所出告示，系照我国与朝鲜向来体制办理，数百年来备载章籍可考，并非出自新裁。至于朝鲜与各国立约交际，内治外交向由自主，并与欧西各国照会声明在案，贵国凭什么不承认？"

杉村濬依然语气平静："日本向来认为朝鲜是自主独立之国，因此与之定约。贵国援引历史旧案，不可推究于今，本国该不承认。"

"日本不承认是日本的事，与大清何干？朝鲜为大清属国，不需要日本来承诺或证明。"

杉村濬神情一变，不像刚才那样一本正经，随意坐下来说道："袁君，公事办完，咱们以朋友身份聊天，不必这么郑重了。"

袁世凯看杉村濬脸色变得这么快，简直像变魔术一样。日本人真正是变幻无常，袁世凯心里这样想，嘴上却道："要以朋友身份聊天，我倒想让杉村老弟给你们大鸟公使带句话，带这么多兵到汉城来干什么？"

"大鸟公使不过是奉命行事，他对那些军人也很头痛。他让我给袁君捎句话，朝鲜是否为中国属邦的事情，袁君最好不要干涉，不然，大鸟公使将按照公法，派兵拘送袁君出境。"杉村濬虽然是笑脸，但袁世凯的脸色还是僵住了，杉村濬见状又笑道，"袁君何必这么认真？大鸟公使不过是玩笑话。不过，朝鲜与日本平等签约，又说是中国属邦，那日本低位岂不因此降低？所以我国才计较这一说法。"

袁世凯语气严肃道："杉村老弟，不是我认真，朝鲜自前明就是中国属邦，已经数百年了，当然不允朝鲜否认。"

"好，这个问题不必再争。我国提出与贵国共同整理朝鲜内政，完全是出于善意，贵国为什么不答应？咱们一起帮助朝鲜改革不是很好吗？"

袁世凯反诘道："日本既然承认朝鲜是自主之国，又何必逼迫他们改革？再说，朝鲜是大清的属国，大清都不逼迫他们，日本又凭什么逼迫？而且，大兵压境也不是善意的表现。要改革，要善后，那总得先撤兵后再议。"

杉村濬也反问道："那为什么不可以先改革、善后之后才撤兵？兵一撤，乱匪卷土重来又当如何？"

"我奉本国之命，与日本约定同时撤兵，撤兵后再议善后。"

"我使馆也奉本国政府令，先整理朝鲜内政，然后再议撤兵。如果中国不愿共同整理，则日本独负其责。后天大鸟公使要进宫与朝鲜官员商议整理内政，希望袁君到时参加。"

"明天我到外衙门与各国商议仁川、汉城免战的事情，希望大鸟公使能亲临。"袁世凯丝毫不让。

"我一定转告。"

打发走杉村濬，袁世凯对唐绍仪道："少川，你听到了吗？大鸟竟然威胁要押我出境。要是真那样，我受辱事小，事关国家体面，国家受辱事大。"

唐绍仪惊道："两国并未失和，按国际公法，他没有道理这样做。"

"日本人哪讲什么国际公法！再说，现在的局面，两国必定失和，除非我们先撤军回国。可是，这绝无可能。"

两人正在讨论中日开战的可能性，电员送来密电，是李鸿章转来的：

顷奉电寄：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有年，审量倭朝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李鸿章老于兵事，久著勋劳，即详细筹划，迅速复奏以慰廑系。各国驻朝使臣与大鸟商请避战事如何？汉城形势如何？望随时查复。

袁世凯拿着电报给唐绍仪："少川你看，朝廷的意思已经很明确，可李中堂还是抱着调停的幻想。"

唐绍仪建议道："明天各国公使到朝鲜外部商讨仁川、汉城免受战火的事情，如果这两地能免，即使两国失和，也还不致太糟。"

袁世凯对明天的会议实在不抱希望："就算汉城能免战，我与日本人做对十几年，日本人对我恨之入骨，断不可能放过我。我上次请回国的电报，中堂早该收到了，不知为什么没有回音。"

唐绍仪安慰他道："恐怕还得请旨，那就费功夫了。"

到了晚上，袁世凯望眼欲穿的电报来了，但给他泼了一瓢凉水：

总署微电，奉旨：现在日朝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驻朝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习，著毋庸调回。钦此。应即钦遵。鸿。

袁世凯当时正在吃饭，手里的筷子落到地上竟然没有察觉，沈玉兰问："哎，你怎么了？"

袁世凯摇手道："没事，我去签押房，和唐少川商量事情。"

"你还没吃完饭呢。"

袁世凯不说话，站起来走到门边，摇摇晃晃就要倒下。沈玉兰连忙过去扶住，袁世凯扶着门框道："我头晕得厉害，快扶我到床上躺下。"

袁世凯躺下，只觉得天旋地转。他听到沈玉兰嘤嘤啜泣，便劝慰道："这是老毛病了，没事。"

已经四岁的袁克文摇着他的手道："爹爹你怎么了，爹爹不要死。"

沈玉兰连声呵斥，袁克文放声大哭，照顾袁克文的小洪妈也跑来在院子里问话。沈玉兰吩咐道："你去叫她们三个过来。"

她们三个当然是指另外三个姨太太。袁克文是金姨太所生，沈玉兰因为一直没有怀上孩子，所以袁克文出生后就与袁世凯商量，如果金姨太再生男孩，克文则由她抚养。两个月前，金氏果然又生儿子，袁克文正式跟着沈玉兰生活。沈玉兰对他十分疼爱，胜过亲生母子。

金姨太等三个人过来，一看袁世凯脸色苍白，急得都要落泪。沈玉兰镇定道："不要哭，老爷没事。"

袁世凯吩咐道："如今汉城局面不好，原本打算一块回国的，现在看来不及了，你们都先走，明天就走。"

沈玉兰说道："让他们走，我留下来陪你。"

袁世凯摇摇手："玉兰，别跟我争，我是官身，由不得我。你们先回去，估计我也很快就回去的。"

"你病成这样，我怎么放心走。"沈玉兰还是不答应。

"没事，有老阮，还有唐少川——你打发人去叫少川过来。"

一会儿唐绍仪过来了，没进门就问："四哥病了？不要紧吧？"

"少川，快进屋。"袁世凯等唐绍仪进了屋，便对他道，"老毛病了，血虚，头晕，睡一觉就好了。少川，明天让他们娘几个先回去，你

问一下，署里谁的家眷还打算离开的，一块走，你安排一下。”

唐绍仪保证道：“四哥放心，我一定安排好，明天有一艘英国船回烟台，我和英国领事馆联系，让他们帮忙安排。”

沈玉兰送唐绍仪出门，两人在院子里叽叽咕咕说了好一会儿话。

第二天早早吃饭，赶往仁川。临行前沈玉兰率众人跪下告别，袁世凯头晕已经轻多了，连忙坐起来道：“咦，搞这套干什么？”

“我们在家等着你，你可好生保重。”

中日两国的局面，闹崩的可能性极大，袁世凯留在汉城，其实有很大的危险。大家不说，心里却都明白。袁世凯故作轻松道：“走吧走吧，你们看，我头已经不晕了。别婆婆妈妈，再晚了赶不上船了。”

袁世凯支撑着到前院，去签押房办公。今天各国公使到朝鲜外衙门一起商议仁川、汉城免为战场的事情。唐绍仪说由他去就行，袁世凯却道：“少川，我还能撑得住。这是件大事，我不去不好。”

由唐绍仪作陪，两人乘轿去外衙门，赵国贤亲自带两个人护卫。赶去的时候英美俄三国公使馆人员已经到了，俄国是公使韦贝亲自参加，英国是总领事朱尔典，美国去了个参赞。英国历任领事与袁世凯关系都不错，尤其朱尔典驻朝三年，与袁世凯成为密友。他见袁世凯脸色苍白，便用流利的中文殷殷询问。又等了十几分钟，法德两国公使到后，日本杉村濬才到，说大鸟公使因公不能前来。众人面面相觑，就好比一台戏，观众都来了，主角却缺场。

杉村濬首先开口：“大鸟公使虽然没来，但他让我转达本国立场：国内训令，仁川陆续到达的我国军队必须转运到汉城及有必要驻屯之地。途中若遇到攻击，无论攻击者是何身份，我军即行还击。此外，若处于交战状态，我国亦不能保证仁川、汉城免战，但各国租界当予以切实保护，也请各国加强戒备。”

袁世凯问：“请问，日本打算与哪国开战？”

“这将视情形而定。”

袁世凯又问：“贵国军队，除了仁川，还要去哪里？”

“公使正与国王商定，将代朝鲜平叛，凡有叛乱的地方，我国军队皆可往。”

杉村濬留下一纸照会，先行离会。众人都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各自散去。俄国公使韦贝建议道：“看来想让日本人撤军是不可能了，目前贵国先行撤军，也是避免战争的一个可行办法。”

袁世凯回道：“只怕我朝不许。不讲道理的是日本人，应当同时撤军才是。”

韦贝摇摇头道：“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讲道理已经没用。”

袁世凯和唐绍仪回公署途中，不时见到日本兵巡逻。快到公署门口时，有几十个日本兵正在调试火炮，炮口所指，正是大清驻朝鲜总理公署。

袁世凯回到公署，心口发闷，虚汗直冒，到了晚上又发起烧来，老阮来把了脉说道：“袁大人，你是心急火躁，又加血气两虚，用中药有些慢，不如请安连鬼子来给你打一针。”老阮经常与安连切磋，已经认同西医，有时候会主动让贤。

“中西医都用。老阮你给我开点补虚的药，再让安连打针尽快退烧。”

老阮抱怨说日本人把汉城弄得鸡飞狗跳，几个中药店都关门了，药也备不齐，只能凑合了。

安连医生来后先给袁世凯测体温，打了针，又建议在额头上放冰块，又观察了半小时才离开。唐绍仪送安连出门，发现公署门外有几个人影鬼鬼祟祟，故意大声对赵国贤说道：“赵队长，往后如果有可疑的人敢靠近公署，不听劝告，就开枪。”

“好勒，您放心。”赵国贤回道。

回到袁世凯住处，唐绍仪急道：“四哥，我想再给李中堂发封电报，报告你的病况，尽快准你回国。”

袁世凯巴不得如此，但他嘴里却道：“行，你代我发给李中堂，要

走我们一起走。”

唐绍仪摆摆手道：“四哥，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别生气。日本人恨的是你，将来他们可能找你的麻烦，但我就不要紧，一个会办，他们不会怎么样的。所以，你先走，我盯在这里。”

“少川，我们兄弟不必客套，我想向李中堂推荐暂由你署理，我身体这个样子，的确有些吃不消。”

“四哥放心，有事我随时请示就是。”

电报很快起草好了，唐绍仪交给袁世凯审定：

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度过百，首置冰始稍轻。汉缺医药，可否回津医治。署事已饬唐守暂照料。

袁世凯看罢，有两处修改，画掉“汉缺医药，可否回津医治”，添上“惟朝事方殷，未便废事”，又在“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后加上几句评价：“唐守优智虑，明机宜，确有应变才，与朝、西员均熟，必不至误事。”

见袁世凯向李鸿章如此力荐，唐绍仪很高兴：“四哥，你太抬举我了。”

“少川，你的能力我心里清楚，我早就有个打算，如果我交卸了这个总理，只有你来接任最合适。”

“谢四哥栽培。”

第二天一早，唐绍仪又来看袁世凯。今天是大鸟约定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日子，唐绍仪请示去不去。袁世凯认为不必去，也不能去，去就表示答应日本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大清属国内政，何须日本来改？但朝鲜的态度不能不随时掌握。唐绍仪派人去朝鲜外衙门告知赵秉稷，下午请到公署一趟，报告情况。他本人则去英、美使馆打听消息。

唐绍仪走后，汉城分理黄元良来了，报告情况道：“总理，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人。”

“什么人？”

“这个人当初就赞同东学党接受日本人的帮助，他和日本人混到一起，不是好苗头。”这个人是东学党的一个首领，叫郑益善，黄元良去劝降时见到过他。今天见他和几个日本浪人混在一起，有说有笑。

“是个大麻烦。如果东学党也投向日本人，我们又添了一个劲敌。”袁世凯头昏脑涨。

黄元良又道：“今天我还得到一个消息，有几千日本兵往牙山方向去了，说是去讨平乱党。”

袁世凯惊道：“不好，得赶快给叶将军发电报，让他们提防日本人。”

十一点多，唐绍仪回来告诉袁世凯，各国对日本退兵都已不抱希望，英国已派一艘小军舰来撤汉城的商人，俄国据说已派兵到朝俄边界。日本兵非常恶劣，今天竟然殴打了英国总领事朱尔典夫妇。公署雇用的朝鲜人今天又有三个辞职，中医老阮、文案、翻译等四人又提出回国，前次随家眷已经有六人回国，如果放这四人回国，公署里就没几个人了。

袁世凯摆摆手道：“少川，大难来时各自飞，让大家走吧，有我们几个勉强支撑就行。”

唐绍仪问：“四哥，你和他们一块走如何？路上也有个照应。”

“我必得奉旨才行。”袁世凯摇头，又说起黄元良来报告的情况，两人觉得形势越来越严峻。

唐绍仪担心道：“四哥，当初派兵镇压东学党是你极力主张的，如果东学党和日本人混到一起，必定会将你视为仇人。”

袁世凯自欺欺人道：“东学党向来尊大清为上国，不至于如此吧？”

“日本人一搅和什么都有可能，我起草电报再请示李中堂，你得尽快回国。”

一会儿就起草好了，是以袁世凯的语气——

凯等在汉，倭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避。倾接英总领事知单，身及妇皆被倭兵拦路殴打。倭兵凶悍，毫无公法，稍迟，恐华人难逃。凯病如此，唯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马山浦待轮，乞速示。倘蒙允许即刻成行，以唐守暂代。

袁世凯提笔在末尾加一句，“唐有胆识，日本亦不忌，打探消息，密谋助朝较易”。让唐绍仪立即发出。

到了下午，赵秉稷来报告，大鸟提交了改革朝鲜内政十几条，并各列改革时间表，要求先办的有四条，核心一条，就是要求朝鲜向日本借巨款合作建铁路、电线、开矿。袁世凯给赵秉稷出主意，可以用倒填时间的办法，与英国签订假协议，约定英国将向朝鲜以优惠利息借款，时间为十年，期间不得再向他国借贷。具体办理，可让唐绍仪帮忙。至于其他内政，朝鲜不妨先按用人、安民、节用三大端，自主改革。

赵秉稷回道：“殿下也是此意，但只怕大鸟不答应。大鸟说中国既然不愿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政府将独立承担之。”

袁世凯知道中日撕破脸皮的日子为时不远了，到那时，自己如果还未离开汉城，必将受辱。想到这一点，他胸口发闷，头晕目眩，虚汗直冒。赵秉稷安慰几句，匆匆告辞。

署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负责买菜的朝鲜人昨天已经辞职，饭菜只能凑合着来，唐绍仪端着饭碗过来陪袁世凯。屋里太热，两人到后院井边凉亭边吃边聊。天空十分晴朗，月明星稀，月光如水，铺泄一地。

唐绍仪见到后道：“今天是六月十四，怪不得月亮这么好。”

袁世凯感叹道：“月圆之夜，千里共婵娟，不知道家人是不是也在望月相思？”

远处传来一声枪响，特别刺耳。唐绍仪也叹道：“这个月圆之夜，怕要牢记一辈子。四哥，来，干一杯。”

袁世凯心口憋闷，但不忍拂了唐绍仪的酒兴，喝下去，手里摩挲着酒杯道：“少川，咱们兄弟搭伙，一转眼就快十年了。十年来，兄弟互助，尤其外交，全靠你的臂助。我原本打算干满这个任期，就请调回

国，让贤给你，谁料会遇这个局面。”

“四哥提携之恩，绍仪铭记在心。绍仪三十出头而获知府之职，已经很知足了。”唐绍仪连干两杯，以示敬意和谢意，两杯下去，酒意颇浓。

袁世凯摇摇头道：“十年来，我没说中堂一个不字，可是这次中日纠纷，我对中堂的办理不敢苟同。一开始就该果断增兵，如果我手里数十营人马，早把日兵赶出汉城，大鸟何敢如此放肆！中堂一味调停，错过时机。错过也就错过，果断撤兵回国也未尝不可。不增不撤，不战不守，这算什么？把我们兄弟扔在这虎口中，不把我们生死放在心上！莫非中堂把我们当成无关紧要的过河小卒，要弃之不顾？”

“中堂的外交方略我明白，他不想战，但朝廷又由不得他不战，战和不定，拖延成如今局面。至于弃我们不顾，决然不会。”

袁世凯愤愤放下酒杯，气道：“我真看不惯大鸟那副嘴脸，依我，恨不得拿柄剑，与他同归于尽！伏尸五步，流血两丈，倒也痛快。”

唐绍仪拍着袁世凯的手道：“四哥，不必如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还等着你将来当了封疆大吏，提携兄弟们呢。四哥不必灰心，明天我再给中堂发封电报，无论如何应当先让四哥回国，岂有弃之不顾之理？”

“拜托了，四哥敬你一杯。”

第二天一早，唐绍仪起身后先起草电文：

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朝事危极，医药并缺，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朝事以袁道为最熟，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效。若弃置不顾，可惜。乞恩鉴俯准。唐绍仪。

袁世凯看过，只字未改：“少川，无论中堂还顾不顾我，我这里先谢你了。”

真正是度日如年。熬到次日中午，袁世凯正在吃午饭，唐绍仪拿着电报兴冲冲跑来高声道：“四哥，皇上调你回国了。”

袁世凯接过电报，上面写的是：

总署午电，本日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守绍仪代办即回津。鸿。

“少川，我不忍抛下你自己先走。”袁世凯一块石头落地。

“四哥何出此言，届时有事我跑到英国领事馆可保安全，我已经与朱领事商讨过。四哥打算什么时候走？”

“今天来不及了，明天一早如何？”

“行，我下午去与朱领事商议，看能不能坐他们的军舰离开。”唐绍仪的意思，赵国贤和两个护勇一起陪袁世凯走。

“那怎么行？得有人保护公署。”

唐绍仪则认为如今几个人面对几千日军，根本无法保护公署，不如给大家条生路。袁世凯提议听听赵国贤的意思。

赵国贤回道：“四哥你放心走。我是公署卫队长，公署在一日，我便在一日。看事不好，我随唐会办跑到英国领馆去。”

“危难识英雄，你可真给我长脸。”袁世凯竖起大拇指。

“四哥不好，你现在就得走。”唐绍仪走了不一会儿又跑回来了。

“怎么了？”

原来，唐绍仪有个线人在日本使馆专做朝鲜菜，他听到日本人与东学党的人密议，今天晚上要来捉拿袁世凯。东学党首领郑益善已经和天佑侠的人勾结在一起，经日本人一挑拨，他们恨袁世凯多事，要以东学党的名义杀袁世凯报仇。因此，唐绍仪急道：“四哥你赶紧收拾，把要紧的东西带上，不能带的该烧的烧掉。我立即去找朱领事商议办法。”

袁世凯手忙脚乱收拾东西，把密电全部烧掉。忙到下午三点，唐绍仪回来便催促道：“四哥，下午四点赶到汉江边，乘英国的小军舰去仁川。”

唐绍仪找来两套朝鲜袍服，一人一个笠帽，宽大的帽檐可遮住脸

面，还安排赵国贤去请安连医生，说是袁总理发高烧。安连医生前脚进门，他则拉着袁世凯从后门跑出来，在巷口树下拴着三匹马，一人一匹，另一匹驮袁世凯的行李。唐绍仪腰里别着两支手枪冲在前面，策马直奔南门。快到南门时日本兵吆喝着让他们停下。唐绍仪用朝鲜语说道："奉国王令出城公干，不得阻拦。"

日本兵犹豫的工夫，两人已经奔出门去，向东边疾驰进树林，然后拨转马头折向西南而去。一会儿已到了汉城西南，汉江边上，英国小军舰已经遥遥在望了。

第十八章　谋兵权得而复失　赴平壤坚城已陷

袁世凯乘坐英国军舰两天后到达天津，立即前去面见李鸿章。李鸿章正在调兵遣将往朝鲜增兵，北洋通商衙门里一片忙碌。袁世凯见过礼，李鸿章指指椅子，示意坐下说话。他半个屁股蹭在椅子边上，两手扶膝，微倾着身子静等李鸿章问话。

李鸿章签完一份电报，一边递给文案一边问："慰廷，你接二连三来电报要求回国，朝鲜局势真那么紧张？依你看，中日一战难道真没有避免的可能？"

一问话就有些不妙，可见李鸿章对袁世凯急于回国并不满意，而他的问话中又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朝鲜局势到底如何，一个是中日能否免战。

"回中堂的话，日本咄咄逼人，朝鲜局势非常不好。"袁世凯然后将大鸟如何不听列国规劝，一意向汉城调兵，凌逼朝鲜，威胁中国驻朝人员，以及日本兵无法无天的情形，简要而有条理地向李鸿章禀报，最后得出结论，"此次日本人心甚奢，除非尽快撤回叶提督一军，否则难免起冲突。"

"大家都要求增兵，现在撤回叶署青一军已无可能。当初派兵入朝，你说日本人绝无他意，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日本人骗了你，还是你没查清？"李鸿章摇着手说罢，一双眼睛炯炯直视袁世凯。

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有此一问，果不其然。不过，好在如何回答他已经想了不下十遍："日本人并没骗卑职，一开始，他们的确没有派兵

的打算，大鸟说是议院和军方的人不答应，逼着政府派兵。杉村濬和我关系一直不错，事后他也觉得非常抱歉，屡次向卑职致歉。”

“日本人最会这一手，嘴上说得漂亮，背后来的是另一套。我正在往牙山和平壤调兵，忙得不可开交，将来会有差使派给你，你暂且休息几天，千万别走远了。”

李鸿章向牙山增兵两千五百余人，因为叶志超来电，驳船太少，因此分乘三艘轮船前后三天分三批运到，今天第一批八百人已经从塘沽登船出发。李鸿章一直没有增兵的计划，一直在靠列国调停，仓促调兵，千头万绪，要筹措饷银，要配备枪械弹药，要雇请骡马挑夫等等，需要向他请示的事情很多。门外有人探头探脑，看来有急事汇报，袁世凯知趣地告退。

这次来的是盛宣怀，来报告轮船调配的事情。他是津海关道，又兼着轮船招商局督办，后勤转运这一块自然少不了他。汇报完事情，李鸿章拿起一份电报道：“杏荪，袁慰廷刚回来，朝廷的电报就到了，要他进京备询。”

这份电报是总署发来的，盛宣怀接过来看，上面说“袁世凯熟悉朝鲜情形，现经李鸿章调回天津，拟请饬令李鸿章转饬该员迅即来京，以便臣等面询一切，以备参考。奉旨：袁世凯著饬令迅速来京”。

“世伯，总署要慰廷进京，是什么意思？”盛宣怀的父亲和李鸿章曾经换过帖，私下里，盛宣怀都称“世伯”。

李鸿章冷笑一声道：“袁慰廷一再要求增兵，正投了京中那帮书生的脾气，无非是想让袁慰廷证明，增兵是大对特对。”

“慰廷千好万好，就是有时候好拍胸脯说大话。世伯打算让他到京里去？”

“当然不能去。他到京里不知深浅，不知会说出什么话来，让别人利用了，岂不是添乱？而且，当初他轻信日本人的花言巧语，一再鼓动出兵朝鲜，结果才惹来了日本人也跟着出兵，弄成了如今骑虎难下的局势。始作俑者，岂能置身事外？我打算让他去平壤协调朝鲜官民，为大军效力。”

按照朝廷的要求，增兵分南北两路，南路自然是增援牙山的叶志超，北路则是到平壤集结，对汉城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北路援军包括卫汝贵盛军七千人、马玉昆毅军两千人，分三批乘轮船运到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然后再乘驳船运到朝鲜义州登陆，由陆路赶往朝鲜，第一批于今天登轮。此处还有左宝贵率奉军、丰升阿率奉天练军由陆路赶往朝鲜。李鸿章的意思是等大军入朝后就让袁世凯赶往平壤。

盛宣怀建议道："慰廷是因病才被世伯调回，那就以病为由先拖拖再说。"

"我也是这样打算。"李鸿章点了点头。

袁世凯回到住处反复回忆与李鸿章的对话，梳理出李鸿章有两点不满。一是不满于他急于回国，李鸿章好像还说了一句"我看你身体蛮好的，精力也充沛"，言外之意是他的病是装出来的。老天做证，他当时的确病得厉害，只是在船上这两天，蒙头大睡，竟然好多了。二是不满于当初日本人"绝无他意"的情报。自己的确上了日本人的当，但如今后悔也没用，而且日本人不仅对他下套，驻天津领事也给李鸿章下套了。自己对这两条早有所料，因此回答得还算得体，只是李鸿章的冷淡和不满却并没有因此消解，这是个大问题。李中堂说要派自己差使，到底是什么差使？实在无从着想。

袁世凯休息一天，等着李鸿章召见，对自己的新差使心中又期待又担忧。自己在朝鲜十余年，李鸿章是满意的，不然也不会每次考核都是优，念及功劳，所派差使应当差不了哪里去。但李鸿章的不满又是显而易见的，不知会不会迁怒于他，派一个无关紧要的差使。不会，自己对朝鲜情形熟悉，如今要与日本人较量，中堂不会把自己这个现成的助手扔到一边。

这样胡思乱想又过了两天，竟然毫无动静。他想这样空等不是办法，得设法打探。正要出门，北洋衙门的差役来了，相邀道："袁大人，快走快走，今天上午中堂要见你。"

袁世凯问："老兄，中堂见我，可知有何吩咐？"

"这就不知道了，兄弟我只管奉命通知。"的确，衙门里这些跑腿招呼的差役，是不可能知道的。

袁世凯到了北洋通商衙门，在东厢客厅等了不久，中堂就传下话来召见。进了门，李鸿章正在看电报，连看好几份，这才抬起头来说道："慰廷，军机处发来电报，想让你进京面询朝鲜事宜，现在我这里正需要人手，我挡回去了。反正你总理朝鲜的差使还没交卸，增派的援军都到平壤集结，又是征粮，又是征集驮马，急需人手，你在朝鲜威望高，由你去与朝鲜官员打交道再好不过，你准备一下，尽快去平壤办理抚辑事宜。"

袁世凯大失所望，所谓办理抚辑事宜，不过是为大军后勤服务，要粮要车，一句话交代下来，就没有商量的余地，最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使。虽然自己在朝鲜有名望，但那是在汉城，平壤那边自己根本没有熟悉的官员，如何能够得心应手？便回道："中堂，朝鲜官员更调频繁，平壤官员，卑职也是一无所识，与他们打交道实在没多少优势。"

李鸿章不容推脱："你总算在朝鲜待过十年，别人连朝鲜都没去过，你若没有优势，北洋中谁还有优势？你不必推托，尽快准备，说走就走。"

这时，李经方不经通报急急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叫道："爹爹，日本人在牙山向我运兵船开炮了。"

李鸿章霍地站起来问："什么，日本人开炮了？结果如何？"

"济远管带方伯谦从旅顺发来电报，在牙山口外，日本人先开炮，济远还击，未吃大亏，但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了。"

"高升号是英国商轮，日本人也敢开炮？"李鸿章大吃一惊。

方伯谦的电报有数百字，说他率"济远"舰与"广乙"舰前往牙山迎护运兵船，二十一、二十二日英国商轮"爱仁""飞鲸"顺利运兵到牙山口外，并陆续驳运上岸。二十三日早晨，只等"高升"号运兵船到。可是没等到"高升"号，却与日本兵舰相遇。日本兵舰先开炮，"济远"中弹三四百个，多打在望台、烟筒、舵机、铁桅等处，弁兵阵亡十三人，伤二十七人。战至午时，"济远"舰只有尾炮还能施放，日舰尾随，我连开后炮，中伤日舰望台、船头、船腰，日舰受伤严重，仓皇而逃。"广乙"号中弹倾斜，不知是否能保。"高升"号运兵船被击中三炮，已经沉没。运饷械的"操江"号已经被日舰逼停到岸边。

“日本人这是不宣而战！幸亏雇的是英国商轮，日本人敢击沉英国人的轮船，英国必不答应！慰廷，你先好好休息，把病养好了准备到平壤去。如今中日之战已经不可避免，平壤那边更离不开你了。”下面要商量的事情还很多，李鸿章要立即召集幕僚商议。

到了第二天，李鸿章就派人来找袁世凯，让他先帮着盛宣怀为赴朝清军协调粮饷运输。因为运兵船被击沉，海上运兵已经不放心，原本运往大东沟的轮船改为运到营口，然后再由民船和小火轮驳运到大东沟。这些船吃水浅，可以贴着海岸线走，能够避开日本兵舰。这就增加了转运的困难，需要与地方官员商讨，雇请民船、驮马，军粮、马草要沿途购买，烦琐的事情非常多。袁世凯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感觉终日陷在这些琐屑事务中毫无意义，心情非常糟。

此时，前线捷报频传。先是经丁汝昌核实，在牙山口外海战中，“济远”舰击伤的是日本最新式战舰“吉野”，“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风闻日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经沉没”。朝廷下旨，对有功将弁皆予重赏。陆战也传来大捷的消息，原来日军去攻牙山叶志超一军，结果被叶军歼灭两千余人。慈禧下懿旨，“直隶提督叶志超一军，在朝鲜牙山一带地方，于六月二十五六等日与倭人接仗，击毙倭兵二千余人，实属奋勇可嘉。加恩著赏给该军将士银二万两，以示鼓励戎行至意”。众人都说，如果再打几个胜仗，“叶大呆子”非升官封爵不可。

“升官封爵”的说法对袁世凯刺激很大。人家在前线立功，他在这里忙这些没完没了的琐事，何时是个头？想到将来要冒着暑雨到平壤去办这样的事情，更加垂头丧气。回到住处，他万分失望，连午饭也懒得吃。天又热，心火上升，到了下午，嘴里起了泡，头又有些晕。到了下午，总算心情平静了些，能仔细地想想清楚。自己不愿去办军需，那愿意干什么？只有提出一样自己更擅长的事情来，才有可能让李中堂改变主意。对了，现在李中堂忙于增兵，自己何不像叶志超一样带兵到前线？对对对，这条路子可行。自己曾经在军中带过兵，两次平乱也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李中堂也清楚得很。而且，带兵上阵，几仗下来，就可能换顶戴。自己如今已是浙江温处道，朝廷向来重文轻武，文职道台，总抵得上武职的总兵，如果上天开眼，连战连捷，弄个提督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样一想，袁世凯信心大振，烦恼尽除。听说周馥已经到了天津，明天不妨先去拜访他，由他向李中堂进言，比自己更有把握。

周馥此时已是直隶臬台，如今战事千头万绪，李鸿章特调他办理后

勤事务。周馥心思缜密，办理粮运是他所长。

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衙门见到了周馥，但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谈私事的机会，到了晚上九点多才各回住处。周馥就在通商衙门里暂住，袁世凯也跟了过去，周馥说道："慰廷，你好像有话要说，现在没外人了，有什么事，但说无妨。"

"世叔，侄儿想去带兵，想托您跟中堂说说。"

对于袁世凯将作如何安排，李鸿章已经与周馥谈过，周馥也觉得将来让袁世凯到平壤去是个不错的安排，而且他也猜得出李鸿章有意不让袁世凯到京中去的意思，所以极力打消袁世凯的念头："慰廷，你想上阵杀敌的念头好得很，国家有难，正需要你们这样的热血男儿。不过，你这十年一直在朝鲜，不曾带兵，让李中堂拨一军给你的想法恐怕很难实现。你知道淮军向来是兵为将有，彼此都有渊源，外人很难带得顺手。不要说李中堂不答应，就是我也不同意，草率行事，对不住你四叔不是？"明明是不肯帮忙，却要拿他的族叔来说事，让袁世凯想驳也开不了口，"慰廷，你也看到了，中堂调兵遣将，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尤其是大军入朝，急需有人能够到朝鲜帮助协调，整个北洋，舍你其谁？如今找个带兵的不难，找个你这样熟悉朝鲜的人，那真是难上加难。就算帮帮中堂的忙，你也不宜固辞。"

先是说私情，这下又搬出公义来，袁世凯更无话回绝。回到住处，带兵的念头仍然不能彻底放弃。但周馥既然不肯帮忙，北洋中能帮上忙的人就没有了，只有到京里去看看。袁保龄的儿子袁世勋在京中做官，据说与翁同龢能说得上话；还有徐世昌在京中当翰林，也应当能帮忙搭桥引见。但现在所苦是李中堂把自己拴到北洋衙门里，根本没机会进京。进不了京，先写封信给堂兄袁世勋说说想法。于是，翻身下床，掌烛伏案，给袁世勋写信。

第二天一早，周馥一到李鸿章签押房，就听他抱怨道："兰溪，朝廷已经下旨与日本开战。朝廷只知道开战，需要多少兵马，需要多少粮饷，又需要多少军械，一概无人过问，全靠北洋支撑。"

"有人说，如今是北洋一隅敌日本一国，此言不虚。"周馥接过电报，颇长，迅速浏览了一遍又道，"中堂，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有下决心与日本人见个高低了。"

“双方一宣战，就难有讲和的希望了。将来恐怕要设立前敌营务处，代我协调各军，到时少不得你代劳。前敌营务处到底设在哪里，暂时我还未想清楚。但有一条，你是不必出国门的。平壤那边，让袁慰廷去就够了。”

“一切听中堂调遣。而袁慰廷去平壤最好能够定下来，好让他早做准备。”周馥建议道。

“我早就告诉他了。”

“总署说过要调他进京面询，恐怕得等总署有明确表示慰廷才能死心。”

李鸿章问：“怎么，他又有什么想法？”

“没有没有，他毕竟还是驻朝鲜通商大臣，让他赴平壤，照例得总署请旨。”周馥不愿多事。

“对对，这一阵一直忙，把这事给忘掉了。”

两人稍做商议，周馥到他办公兼居住的地方起草电稿。他本是文案出身，起草一份电稿是小菜一碟。很快抄好了，拿给李鸿章看：

袁世凯病体已小愈。闻倭踞汉城，逼胁朝王及大院君，黜陟朝官，更换八道监司，远近解体。我军已抵平壤，恐以后官吏悉易倭党，粮运难办，奸细更多。袁道久驻属邦，各道官民信从颇众，贤否素知，拟令力疾驰赴平壤一带联络官军，协筹粮运。平壤东北民风强悍，当有义勇愿效前驱。该道熟悉情形，借以收拾人心，有裨大局。该道本系总理朝鲜商务，倭虽踞朝，我方谋恢复，不得视为朝鲜已灭，现入朝境，似应仍膺前职兼办抚辑事宜，所需差遣员司、一切经费，仍照章由出使项下核实开支。倘蒙俞允，前敌事机关系紧要，晋京似尚可缓。乞代奏请旨遵行，鸿。

李鸿章看罢只字未改，安排人立即发往总署。次日下午，总署回电，奉旨：李鸿章电奏已悉。袁世凯著毋庸来京，即驰赴平壤，办理抚辑事宜。余均照所请行。这份上谕还同时严令李鸿章参办丁汝昌，原因是自从“高升”号运兵船被日舰袭击后，指责北洋海军畏敌的参折不断，前几天已经让李鸿章察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因为

丁汝昌率舰出海，李鸿章还未回奏，不料参劾又起，“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著接奉此旨，即日据实电复，不得稍有袒庇”。

“中堂，朝廷要参办丁禹亭，这岂不是临阵换将？这可是兵家大忌。”

“禹亭是受我的牵累。朝中那帮清流，想扳倒李鸿章而不能，于是就剪我羽翼。这帮清流，如犬吠日，真是可恨。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而且海军更不同陆师，岂是随便什么人就能统领的了？有人攻击丁禹亭是马队出身，可这些年他在海军上下了不少功夫，绝对不是像他们说的门外汉。有我在，他们休想折辱我的臂膀。”话虽如此，李鸿章还是亲自起草一份严电给丁汝昌，让他不可畏敌纵寇。

等安排完几件急务，李鸿章召见袁世凯，把电报中关于袁世凯的上谕抄件给他看了道：“慰廷，等大军到了平壤，前敌营务处设立后，你就和兰溪一起出关。现在大军转运事宜太多，你先帮着兰溪、杏荪办理后路转运事宜。”

袁世凯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上谕已颁，争也无用，不如痛痛快快答应下来。但到了晚上，前思后想，觉得办转运绝非自己所长，也非自己所愿。如今大战在即，正是升官封爵的大好时机，如何能够放过？人这一辈子，关键时候的机遇也就那么几个，错过了，就可能永生难求。不行，还得设法带兵赴敌。如今的路子，唯有进京想办法。

隔一天他去见李鸿章，说收到家信，嗣母身体不豫，他希望赴朝前能回家看看，略尽孝子之意。袁世凯回国后，还不曾回家，这个要求不过分。李鸿章便说道：“慰廷，不放你走，不近人情。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不比寻常时候，我只给你十天假，快去快回。”

十天足够了。袁世凯收拾一下，当天要到码头乘小火轮赶往通州。正要起行，唐绍仪和赵国贤来看他。三人见面，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据唐绍仪说，袁世凯撤走的第二天大鸟就率军进了王宫，逼迫国王剃发易服。

“四哥，你知道为国王剃发的是何人吗？小人金嘉镇。如今他已认

大鸟圭介为干爹，亲自劝朝王效法日本，亲手剪掉朝王长发。”

想到朝王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袁世凯深感羞愧，顿足道：“我们吃亏就吃在没有及时增兵，一味依赖调停。我手里若有军队，何至如此！”

三人相见，要说的话很多，袁世凯推迟起程。次日唐绍仪去见李鸿章，赵国贤直接回河南，袁世凯则乘船去通州。下了船，又雇一顶马车，天黑前赶到京城，见到了袁世勋。

“你来得正好，我正打算写信给你，这下好了，当面谈比如妥当。”袁世凯一吃完饭，兄弟两人就闭门密议，“现在京中，一片主战的声音，你想带兵到前线倒是合上面的口味。如今主战最有力的，当数翁、李两位师傅。”

翁即是指翁同龢，李则是指李鸿藻。清流有南北之分，如今李鸿藻是北清流领袖，翁同龢则是南清流领袖。十几天前，两人奉旨参与朝局，因此得以到军机处看奏章阅电报，地位与军机差不到哪里去。

“要论说话管用，还是翁师傅。你要想如愿，非走翁师傅的路子不可。”

“翁师傅与李中堂闹得很不痛快，我奔走翁师傅门下，似乎……”袁世凯有些犹豫。投奔上司政敌门下，是官场大忌，袁世凯不能不有所顾虑。

“这一条我也想过。不过，你又不是恶人告状，是为报国求门，也不必太过歉然。这几天你回家一趟，我代你去见翁师傅，万一将来李中堂见怪，你推到我身上好了。”话虽如此，但真让李鸿章知道自己是求的翁同龢，即便推到袁世勋的头上，以李鸿章的精明，不可能不心生芥蒂。

毕竟没打算改换门庭，此事不能不慎之又慎，所以袁世凯又道：“让我想想，明天一早给你回话。”

袁世勋在户部任主事，早晨必须去衙门点卯，临行前问袁世凯：“怎么样，想好了没有？”

袁世凯慨然道："你说的不错，我是为报国投门，既然无第二条路好走，就拜托翁师傅好了。"

"就是这话。不过我夜里想了一想，翁师傅最恨的就是李中堂太过软弱，不肯向朝鲜增兵。都知道你是李中堂最赏识的人，不知翁师傅是否有成见？"

"十几年来我唯李中堂马首是瞻，唯有在出兵朝鲜一事上，我们分歧极大。我一直坚持应当尽快增兵，以求在汉城与日本人势均力敌，我认为只有表现出决战的态度，才能有促和的可能，无奈李中堂不能鉴纳。"

袁世勋建议道："你把要求增兵的电报稿整理一份给我，让翁师傅知道你的态度。"

"好，我今上午就整理出来，不过这都是密电，不相干的人不要看。"

"你放心吧，我知道轻重。"

中间袁世凯回家一趟，随后匆匆赶回北京。袁世勋一见面就道："你回来得正好，翁师傅对你的想法很赞同，不过，你还要去拜拜李师傅的门路。"

原来翁同龢以为，如今李师傅也一意主战，如果得到他的支持，在皇上那里说话就方便得多，而且也容易获得军机上的支持。军机大臣五人，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体仁阁大学士额勒和布，是甲申易枢后入的军机，慈禧看中的就是他们没本事，好驾驭。东阁大学士张之万，八十有三，最近身体不好，不能正常入值。刑部尚书孙毓汶是慈禧最赏识的人，而且与李鸿章关系密切，反对与日本开战，是人所共知的主和派。吏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去年十二月许庚身去世后才入军机上学习行走，一个月前才正式入军机，也倾向于主和。所以整个军机大臣，能和光绪一个心思，一力主战的几乎没有。翁同龢、李鸿藻奉旨参与朝政，正是光绪力图匡正的一个策略，所以，翁同龢为了增加主战的力量考虑，对李鸿藻特别看重。

"要见李师傅，找徐菊人就行。李师傅是翰林院掌院学士，正是菊人的顶头上司。"袁世凯说道。

徐菊人就是徐世昌，他当年赴京乡试、会试都曾得到袁世凯的资助，光绪十二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授编修。编修七品小官，俸禄入不敷出，有人劝他外放州县，得点实惠，但他认为在京中能得以结识达官贵人，不肯外放。但他的脾气与李鸿藻不太对付，李鸿藻认为他为人虚骄。翰林能得外快的机会就是放考差，出京赴省主持乡试，一次乡试主考，可得银数万两，足以偿还多年穷债，但那得红翰林才能有此机会，徐世昌是翰林院有名的黑翰林，坐了七八年的冷板凳，日子过得相当拮据。袁世凯在朝鲜这些年，也未断了与徐世昌的联系，每年过年都有一笔年敬帮他过难关，袁世凯要通过他引荐给李鸿藻，他必定义无所辞。

袁世凯不想在京中招摇，让袁世勋先派人通知徐世昌，晚上有老友上门拜访。到了晚上，兄弟两人如约登门。徐世昌无论如何没想到是袁世凯，惊喜万分之下要找人去饭店传菜。袁世凯知道他手头很紧，不让他破费："有正事要谈，清茶一杯就好。"

因为多年不见，话题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袁世凯简单说了自己回国的情形，就直入正题："菊人兄，办理后路转运非我所愿，我现在最盼望的就是带一支人马赴朝鲜杀敌立功，换一换顶戴。"

徐世昌问："四弟有此志向，我只有羡慕的份，不知我能帮上什么忙？"

"你的作用无人可替。"袁世凯于是将想法向徐世昌和盘托出。

"我和高阳相国脾气有些不对付，不过引荐四弟这件事绝无问题。"徐世昌话锋一转，"高阳相国是方正之士，喜欢中规中矩，四弟切忌说过头话。"

李鸿藻早晨先入大内，到军机处看章奏、电报、议事，午饭前一般就能出宫。如果时候早，他会到翰林院去坐坐。徐世昌打算就到东华门外去等，一有结果立即通知。午饭前，徐世昌就打发人送来一张字条，约定申初也就是下午三点，前去李府拜见。

袁世凯由徐世昌陪同如约前往，他带给李鸿藻的是一支上好的高丽参："请太老师笑纳。"

李鸿藻笑道："慰廷，太老师的称呼，实在不敢当。"

“小门生的四叔是太老师提督河南学政时的弟子，四叔又是小门生的老师，所以，太老师的称呼天经地义，只求太老师不要怪小门生高攀。”

袁世凯如此谦抑，实在出乎李鸿藻的意料，因为京中盛传，袁世凯在朝鲜以监国自居，跋扈得很，于是问道：“慰廷，你驻扎朝鲜十余年，朝鲜的事情没人比你更清楚。最近朝王已经更换了八道监司，内外衙门也都换上了亲倭的官员，而且布告地方官，对过境倭兵要筹备粮草，大有叛清异服的趋向。依你看，朝鲜官员及百姓，其心志到底如何？”

“这完全是日本人搞的鬼。朝王虽然怯懦，但不会真心向倭，而且闵妃憎恨日本人，更不许朝王亲日。大院君与小门生交情深厚，其心向华，坚不可移，虽然被日本人请出来，但绝对不会亲日。至于朝鲜百姓，少数人被收买有可能，但大部分百姓心向天朝。现在的关键是我国能否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如果战而能胜，朝鲜便永为属邦，如果战而不胜，朝鲜便有被日本窃取的可能。”

“那依你看，胜算几何？”李鸿藻是一副悉心请教的神情。

“开始的时候，如果迅速增兵，能在汉城与日军势均力敌，则胜算极大。小门生那时候也是力主增兵，可惜不能被俯纳。”袁世凯把自己请求增兵的电报底稿抄件给李鸿藻看。他在朝鲜办外交十二年，嘴上功夫了得，而且又有两次成功平乱的经历，知兵的美名早在京中传扬，李鸿藻自然是另眼相看。

两人倾心相谈一个多时辰，最后袁世凯道：“用兵讲究先发制人，如今我们处处落于人后，已经受制于人。但朝鲜百姓心向大清，如果将士用命，战而胜之也不是没有可能。中朝山水相连，运粮、增兵都比日本方便，如果朝廷上下一力主战，坚固不摇，败而不馁，最后取胜的必是我大清。小门生对此坚信不疑。而况，日本人欺负到头上来了，无论胜负，都须应战，热血男儿都当慷慨赴死，这实在没什么好犹豫的。”

李鸿藻大声赞道：“对极了，汉武帝曾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我不好战，但人已犯我，躲避退缩岂不让人笑话？何况我大清数千年文明，难道还怕小小的倭寇？”

袁世凯看看时候不早，就告辞。出门时，李鸿藻安慰道：“慰廷，

你放心，我与翁师傅一定为你力争，难得你一片报国心。”

袁世凯不敢在京久留，次日一早就雇马车赶往通州，再换乘小火轮赶回天津。下午四点多赶到北洋衙门向周馥报到。

周馥一见面便问：“慰廷，你从哪里来？”

袁世凯不敢撒谎，但也没有说实话：“从京中赶过来的。老家有信和东西带给我堂兄，我先进京一趟，今天早晨从通州乘小火轮下来。”

“你回来就好，快忙成一锅粥了。”

隔了一天，一到衙门周馥就道：“慰廷，到我屋里坐坐。”

进了周馥的住处，他拿出一封电报递给袁世凯。袁世凯一看，竟然是关于准他带兵的上谕，这也太快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电报说：

本日奉旨：袁世凯驻朝多年，情形熟悉。已革知州陈长庆前随吴长庆带兵赴朝，人尚勇往。著李鸿章速催姜桂题、程允和招募成军，令袁世凯会同带领，即赴前敌，相机进剿。陈长庆著交袁世凯等差遣委用。钦此。

姜桂题是毅军总兵，率部驻守旅顺。程允和则是奉聂士成之命到旅顺募兵，打算成军后带到平壤。朝廷的意思，是让袁世凯统领新募的军队。

周馥问道：“慰廷，朝廷怎么突然想起让你带兵了？你想带兵的事，除了我，还和谁谈过？”

袁世凯明白，周馥此时十有八九在替李鸿章问话，必须小心回答：“别人我并未说过。对了，就是回国那几天，我堂兄来信问我有何打算，我告诉他很想带兵赴前敌。但，仅此而已。这次我从老家回京，他也没有说起过。”

周馥是一副不必深究的神情：“也许朝廷知道你熟悉朝鲜情形，又为朝鲜训练过军队，你知兵的名气在京中很大，少不得有人上折举荐。”

“京中我还真没什么要紧的朋友。不过，朝廷有此旨意，也正和我

的心思，带兵赴平壤或者驻扎旅顺，都成。”

“那是后话，募兵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募起的，中堂的意思还是希望你去平壤办理粮运。如今大军已经全部到达平壤，每日所需粮米、马草甚巨，为了减少运费，中堂的意思是就地购买，希望你去与朝鲜官员交涉。各军还需要招募朝鲜向导，此事也打算交由你来办。”

“那朝廷的旨意？”袁世凯的意思是，难道李中堂要抗旨不成？

“如今兵权在中堂手中，前线人事安排，朝廷自然尊重中堂的意见。”周馥这话虽是笑着说的，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你袁世凯的去留，完全掌握在李鸿章的手心里。

“世叔，这个侄儿自然明白。如果能带兵当然最好，您也费心在中堂面前美言。如果中堂希望我去平壤，那我奉命就是。”

“好说，中堂已经奉旨成立前敌营务处，我来任总办，很快也会出关。还要考察设粮饷转运站的事情，将来最好咱们一块出关，你也帮着我筹划筹划。”

此时，曾经驻军牙山的叶志超率部辗转朝鲜东海岸，历时近一月到达平壤。因为先是报告牙山大捷，此后一路上又不断报告击退日军的消息，朝廷以为叶志超是个帅才，一到平壤就任命他为“钦派总统诸军”。他电告李鸿章“各军云集，必须就地购粮，免远道搬运，夫驮艰难。请饬袁道来朝专办此事。志超闻沿途官民均感佩袁道，就地办粮，定可应手。并饬袁道于朝统兵大员中选一二人，在京畿、黄河、江原、平安、忠清各道招兵千余名，前敌各军各分二百名以做向导，与官、民声气相通”。

李鸿章将叶志超电报转电总署，同时建议让袁世凯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大臣和前敌营务处帮办的身份驰赴平壤，联络各军，协筹粮运。第二天便奉旨获准。

李鸿章召见袁世凯，让他看过上谕后道：“慰廷，你的担子不轻，而且这副担子也只有你担得起，希望你能安下心来，踏踏实实为平壤大军筹划粮运。”

袁世凯知道自己带兵无望后，就改变了主意，打算扎扎实实办好李

鸿章交办的差使，所以，此时他一挺胸脯道："中堂放心，卑职已经想明白，带兵的将军不难觅，与朝鲜人打交道卑职最合适。中堂一声令下，我随时可以起行。"

袁世凯这番态度令李鸿章十分满意："好，你能这样想最好。三两天内就起行，你到了之后还要帮助招募朝鲜向导。"

"卑职打算不仅要招募向导，还要招募朝鲜人专编一军。朝鲜山路崎岖，进战非易，西北一带有猎户枪手万余人，以精悍闻名，对当地道路又极熟，应该派员招募数千，粗加训练，以为游击。用兵于朝，必须设法调用当地民人，否则大军云集，居人远遁，便诸事艰难。"

李鸿章连连点头："你到了平壤，先解决粮运问题，然后视情形招募当地人成军，分配各军当向导，如果招募顺手，可自成一军。"

袁世凯新加的名头是前敌营务处帮办，也就成了周馥的属下，所以一直跟随在周馥身边，忙着出关的准备。赵国贤不甘于家中赋闲，跑到天津来见袁世凯，愿意一起出关。

前线真实战况已经陆续传开，并非当初所传的大捷。牙山之战，并未歼灭日军两千人，反而是清军伤亡更大，有五百余人；牙山口外的海战，日舰"吉野"只是受轻伤，并未沉没，更没有所谓的"日海军提督"阵亡，反而是济远受伤重于日舰。而关于日军战斗力强悍的说法也开始传扬，对前线战事不看好的人越来越多。听说周馥要出关，有好友便劝阻他道："前线必败无疑，臬台出关赴前敌又有何为？"

"无论胜败，义无可辞。我从中堂最久，不忍不顾，死生听之而已。"

按照周馥的初步计划，他将前敌营务处设于东边道驻地凤凰城，这里离中朝边界鸭绿江畔的九连城等地不足百里，便于联络。前敌粮饷转运站是设在鸭绿江西的九连城，还是设在鸭绿江东朝鲜的义州府，由袁世凯前往勘察后确定。两人连同属员十余人于八月十四日晚到达锦州，入住驿馆。

连日劳累，众人都疲惫不堪，纷纷要求在锦州过了八月十五再走。周馥虽然急于赶到凤凰城，但众意难违，答应大家在锦州过中秋，十六一早就起行。锦州城里已经处处悬灯，过节的味道极浓，毫无战争的紧

张气氛。十五一早，众人怂恿周馥到城里逛逛，周馥正在犹豫，锦州电报局送来李鸿章的急电。原来平壤诸军总统叶志超发电，报告平壤粮食难购，平壤监司闵丙奭好不容易购到的几船军粮又在大同江中被日军截去，平壤存粮只能支撑数日。天已渐冷，将士尚无棉衣，其苦无比。而且数路日军正向平壤逼近，剿不胜剿，危殆万分。左宝贵右偏中风，不能起床，“诚恐饥溃即在目前”。最后李鸿章说：“弟等沿途察看粮台，应添设何处，应视平军能否立脚，或退扎何处，筹定办法随时电告。仍兼程速行为盼。”

周馥哪里还有逛街的心情，留下袁世凯议事：“慰廷，看中堂话里的意思，他对能否守住平壤城都没有信心，如果平壤战败，在义州设前敌转运站就不合适了。”

袁世凯摇摇头道：“按常理来说，我军一万五千人守坚城，应该能抵挡三倍的敌军，日军仓促之间不可能聚起四五万人。我想，还不至于守不住吧？”

“关键是没有粮食。叶提督说‘诚恐饥溃即在目前’，现在就是从义州加紧运粮，没有七八天也到不了。”

“义州到平壤多是山路，桥梁又被洪水冲毁，恐怕十天也未必能运到。”

“这该如何是好！如果到时候吃了败仗，说是因为后路粮运没有做好，我们就是有嘴也说不清。”周馥急得直跺脚。

袁世凯感叹道：“入朝的各军应当首先在义州和平壤之间设立转运站，何至现在粮饷堆在义州不能起运！”

“现在说这些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督促各军加紧转运。我有个想法，咱们快马加鞭赶赴平壤，有你出面与朝鲜官员交涉，尽快设法为大军筹集粮秣，你看如何？”周馥一双眼睛诚恳地望着袁世凯，像是命令，更像是恳求。

袁世凯了解周馥，办事向来认真，责任心又重，两鬓斑白、五十六七的人了，如何能让他长途跋涉到平壤去？稍做思考后道：“世叔，既然平壤有饥溃的可能，你不必去涉险。我带上两个人，快马加鞭赶到平壤，就地办粮，但愿还能来得及。”

“这当然很好，就是太辛苦你了。如果能够解决了粮食问题，平壤得以坚守，我一定向中堂为你请功。”周馥一颗心总算落了地，“慰廷，你还是要先到凤凰城一趟，见见东边道道台，一是请他帮忙租赁地方，以备前敌营务处之用，二是让他多雇民船，到鸭绿江上架浮桥。此前他回电李中堂，说鸭绿江面渡桥归朝鲜义州府管，东边道只负责瑷河上架浮桥，李中堂很生气，军情万急，何分中朝，他答应说派人到鸭绿江去，只怕嘴上说得好。此事至关紧要，渡兵转运，都离不开渡桥、民船。”

袁世凯建议道：“世叔，侄儿有个想法，您不必到凤凰城，先到奉天去一趟。”

“这又是为何？”

“叶提督说平壤有饥溃的可能，但愿是多虑。可万一平壤不守，大军向鸭绿江溃退，将来东边道也有变成前线的可能。这次中日之战，日本人憋了十年的气，恐怕不是一两个月能了局，粮运也不是一天半月能够结束。奉天以北是粮仓，我们要准备采购奉北的粮食，很有必要在奉天附近设粮台。有此后备，才不至于到时手忙脚乱。”

周馥打开随身携带的地图，袁世凯指给他看：“世叔你看，我们现在锦州，从锦州往北去奉天，往东北去凤凰城，从凤凰城去奉天，距离都差不多。军械是从天津往前线运，自从‘高升’号被击沉，海运已经不甚安全，如果走陆路，必定出山海关，到锦州这一线。我觉得将来咱们可以考虑，在山海关、锦州、奉天、营口、凤凰城、九连城等地设转运站，南面一线转运军械，北面一线采购转运奉北的粮米。”

周馥赞同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慰廷这样打算，目光长远，思虑周详。也行，我们分两路，你往平壤，帮助大军筹粮，我往奉天，先考察粮运。凤凰城和九连城你都要辛苦一趟，无论战局如何发展，这两处都是转运要道。”

袁世凯领命而行，带上赵国贤及另外两个帮手，各乘一匹马，另两匹驮运必备行李，策马上路。五天后到达到凤凰城见到东边道，办完周馥交代的事情，次日一早赶往鸭绿江边，只见江边粮食军械堆积如山，靠驳船往对岸驳运，大约只有十来条驳船，运力实在有限。东边道说的浮桥并没有架起来，原来船户都担心自家的船当了浮桥会损坏，而且所给价银又太少，因此宁愿往来驳运，运一船有一船的水脚银可赚。袁世

凯找到岸边负责转运的安东县衙的人，写一封电报让他立即帮忙发给李鸿章，督促地方购买民船，加紧搭建浮桥。然后三人过江，登陆朝鲜义州府境。

一路上，袁世凯遇到好几拨兵勇，号衣不整，脸色惊慌。开始他以为是负责巡逻的小队，后来发觉不对头，于是拦住三个人，报出自己前敌营务处帮办的名号，他们将信将疑问："你是不是驻过朝鲜的袁大人？"

袁世凯回道："正是，我现在还是驻朝总理大臣，奉李中堂令，前往平壤为大军协调粮运。"

三个人对视一眼，为首的说道："您要真是袁大人，平壤就不必去了，已经被小日本占领了。"

"怎么，平壤大军已经败溃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为首的回道："八月十七的事。倭寇从八月十二开始，就没一天消停，在平壤南门、西门外打了好几仗。那时候叶提督和诸位统领就商量要弃守平壤，可俺们左统领不答应。俺们左统领傻，说咱们饱食国家俸禄，就是为了有天报效国家，怎么能够临阵逃跑？马玉昆军门也支持俺们统领，就留了下来。过了八月十五，八月十六夜里开始，倭寇三面同时攻打平壤。俺们防守的是平壤城北边牡丹台，这一路打得最激烈，人又少，眼看炮台要失守，俺们统领是个傻子，大家都劝他躲一躲，他不，他要穿上黄马褂去督战，结果被大炮击中，当时就殁了。俺们就退进北门。到了下午，天降大暴雨，还下了鸡蛋大的冰雹。老哥几个都说，这是俺们左统领感动了天地。整个下午停战了，说是叶统领与日本人讲和了。到了晚上，又让赶紧吃饭，吃完饭要突围。"

袁世凯问："怎么，才打了一天就不坚持了？"

为首的道："哼，最能打仗的是俺们头领，他一死，哪里还有个男人？这一跑好，中了日本鬼的埋伏，死得那个惨。守平壤死了没几个人，全死在突围的路上了。"

袁世凯问："那到底突出了多少人，你们知道不知道？"

为首的道："这就不知道了，反正路上都是逃出来的兄弟。俺们统

领没了，哨官也死光了，没人管俺们，俺们都是奉天的，打算回老家。”

“你们何不留下来，奉军总会有人出面统领的？”

几个人都争着说道：“俺可不当兵了，日本鬼太他们邪乎了。大炮厉害，枪法也厉害。咱们根本不是对手。”

袁世凯怒道："休要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我当年也曾经带兵与日本人干过，照样把他们打得满地乱爬。"

"大人威名，朝鲜人的确都念念不忘。但现在不一样，日本鬼太厉害。咱奉军是比较能打的，其他各军就不敢恭维了，老的是兵油子，听到炮响只管趴在地上装死。新招募的兵连瞄准都不会，只管乱放枪，一个炮弹过来就吓昏了。"四个人急于赶路，说完这些就匆匆而去。

袁世凯的两个随从有些怕了，便问道："袁大人，咱们还往前走吗？"

"怎么不往前走，先到义州再说。平壤到义州好几百里地，而且还有安州、定州，一时半会没有危险。"

四人快马加鞭，转眼就到了义州府驻地，粮食、军械就堆在城南门外，堆积如山，却没看到运往朝鲜的驮队。义州城内外都是前线退下来的清军，号衣褴褛，灰头土脸，嘴里骂骂咧咧。

袁世凯找到义州电报局，先给李鸿章发电，报告路遇溃兵的情况，建议令奉军营务处派人拦截溃兵，尤其是把他们随身携带的武器留下来。又给奉天电报局发电，请转交周馥，建议先将义州的军械及存银运回九连城或凤凰城。到了晚上周馥回电，说他次日一早就起程赴凤凰城，义州军械可先拨发一部分补充给平壤退下来的兵勇，以减少搬运困难。另外，大军或许会在义州设防，也应留一部分。存银可先设法运回九连城或凤凰城。

袁世凯当晚暂住义州电报局，那里已经收拾出几间房子，准备给退下来的各军统领住。袁世凯问大军要直接撤回来，不在安州或定州设防吗？电报局分理告诉袁世凯，叶提督派专人来发电给李中堂，说兵勇伤者十之三四，脚肿者十之八九，有枪械者仅十之六七，如果在安州设防，实在无必胜把握，要求先到义州补充军械后再说。李中堂已经同意，估计明天叶提督就到了。

果然，到了第二下午，叶志超、聂士成、马玉昆等先后到达。袁世凯与叶志超已经多次通过电报，但还是第一次相见。叶志超时年五十六岁，人相当憔悴，有两个亲兵搀扶着坐下后，胳膊肘撑在桌上，一边按着太阳穴，一边说话："慰廷，如果中堂早用你我之计，或增兵，或撤

走，何至有今日之败！”

袁世凯安慰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在义州扎下来或许能大挫敌锋。”

叶志超连连摇手：“根本不可能，中日军队差得太远。我绰号叶大呆子，都知道我打起仗来不要命，可决然没有想到日寇更加不要命。炮好，枪法准，而且指挥起来数千人号令统一，哪像我们乱哄哄不成体统。”

“叶军门，按说日军是长途奔袭，我们是以逸待劳，要讲粮饷军械，我们总要占点儿优势，只要我们能多坚持几天，他们粮饷必乏，不战而溃的应当是他们。”在袁世凯看来，叶志超是为自己弃守找借口。

“哼，慰廷你会这么说？”叶志超十分不满，“大军云集平壤，粮食却买不到，都指着你能赶到平壤帮忙，我们望穿了双眼，见不到你和周臬司的影子。”

“叶军门，这话就不对了，好像兵败是周臬司和我的原因。我们奉中堂令，八月初离开天津，还要沿途考察粮饷转运路线，一路上快马加鞭，我是昨天才赶到义州。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各军入朝时都带去了军粮，沿途也采购不少，我和周臬司出关前一直在筹办粮运，平壤的军粮，怎么着也能再坚持三五天，莫非各军所报有误？”

的确，粮饷军械情况叶志超报告过多次。如果仔细算下来，绝没有到弹尽粮绝的地步，叶志超知道这样讨论下去，对自己没什么好处，便道：“慰廷，我决然没有怪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大军中缺乏像你这样能与朝鲜官员打交道的人，朝王发了教旨给地方官员帮助日本人筹粮转运，帮助大军筹粮的平安道闵监司又被朝王免了职，要派人来接替，朝鲜人都倒向倭寇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份外务衙门的关文递给袁世凯：

照得此次日本军队之派来，专为我国巩固独立起见，凡我人民宜各安绪如故，无须惊动，方尽共济之意。现准日本公使大鸟声称，本国军队前往平壤附近地方，请关饬沿途各官妥为护送，遇有该军队要购米粮、柴草，或雇用人夫牛马，随来辄应，俾便赴程。俟日本军队过境，所需粮草及雇用夫马等节，随其请求，受价卖与。唯此事军政攸关，倘敢故为浸滞，致生事端，断难免地方之责，倍加惕翊，毋至后悔等因。

袁世凯看罢后道："日本人控制了国王，这完全是日本人的意思，哪里是国王的教旨。"

叶志超叹道："可是朝鲜人信呢，地方官不敢违令，所以不但采购粮食困难，就是要雇一匹骡马也相当不易。我们被困在平壤，粮饷弹药用一粒少一粒，日军接济却是源源不断，慰廷你想，军心如何？而且，倭寇完全学洋人的办法，根本不用埋锅造饭，每人背着三四天的干粮，满山遍野，剿不胜剿，他们饿了可以随时开饭，随时开打，结果我们连埋锅造饭的时间也没有。"

"他们带的什么东西，能三四天不用埋锅造饭？"袁世凯对此也不甚了解。

"听说他们是学德国军队的办法，带的行军干粮，最多能支持五六天呢。还有平壤三面是山，尤其北面牡丹台，是平壤的制高点，左军门战死，日军占领后，开炮俯击城内，军心震撼，已经丧失守城的信心了。所以，众统领都希望能给兄弟们一条生路，不能困死孤城。"

袁世凯劝慰道："叶军门，你也不必太过着急，先整顿一下溃兵，在义州站住脚再说。"

叶志超已经被吓破胆子，摇头道："你看看这些兵勇，大部分带伤，义州城不比平壤，要守也无必胜的把握。不如稍事休整退回到江西，有鸭绿江天险，反而容易防守。现在军心动摇，经不住再次战败的打击。慰廷，你说，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道理当然有，只怕朝廷未必做此想。你且发电给李中堂，静候朝廷指示。义州三面环山，军门应当先派人占据形势。"

"嗐，我这个总统能统得了谁？凡事都得与大家商议。"叶志超连连摇头。

这时，电报局送来李鸿章电报，原来是要求叶志超"召集溃卒，连夜整顿，先扎山头，勿为敌占。守住义州方有进兵根基，兼保奉天门户"。叶志超看罢极其为难，让人请马玉昆、卫汝贵、丰升阿前来商议。

众将面面相觑，无人应声，卫汝贵先道："我的部众伤亡不小，带

伤再加脚肿的总有十之八九。带枪回来的，枪子不过只余数粒，锅帐、炮位都没带出来，倭寇如果来犯，我部实在没有把握。如果非要扎在义州，到时候叶军门只能安排我部做后路援军，当前敌是指望不上。”

叶志超叹道：“达三，你部盛军人数最众，如果不当前敌，又该谁当前敌？”

见状，丰升阿拱手道：“各军已是惊弓之鸟，一闻敌炮就夺路争逃，义州背山面江，能否守得住实在无把握。”

叶志超望着马玉昆，意思是征询他的意见，马玉昆回道：“请叶军门决断，我无不从命。”

最后，叶志超说道：“我将大家商议的意见电禀李中堂，建议过江驻扎。至于今晚，各位派一半人马到山顶和要道驻扎如何？”

大家都表示奔波数日，兵勇都疲惫不堪，抽调一半人去驻扎不可能。最后决定各抽两哨人马，分别驻扎。等众人散去，叶志超向袁世凯摊摊双手道：“慰廷，你也看到了，我这个总统有名无实，凡事都得商议。”

叶志超把随军文案叫来起草电报，袁世凯要告辞，叶志超说道：“慰廷，你如今兼着前敌营务处帮办，联络诸将，协调粮运，我和你商议军务也是本分。”

袁世凯推脱道：“我只管转运，哪敢干预军务？”

“不是让你干预军务，实话说吧慰廷，平壤战败，将来朝廷肯定要怪罪，我是希望你给我做个证，我这个总统实在有苦难言。”叶志超这样说，袁世凯就不好意思立即离开。等文案把文稿送来，叶志超不甚满意，亲笔改定，重抄一份，这才让袁世凯看：

遵已商同卫、马、丰各统将赶速查点人数，俟查明确报。兹探得倭兵现三路进兵，东由宁边取道龟城，直逼义州；中由安州、博川前进；西由定州、铁山、古津江各海汊登岸。所有朝民均已附倭，为之送饭、引路。我军过安州一带，朝民均闭城，拒守不纳，义州府尹亦不应付柴草。现在各军退回，带伤及足肿难行者十有八九，带有枪回者不过十之六七。所存枪子，每枪不过数颗，锅帐、炮位等件遗失尽净。整顿休养

非月余不可，若勉强令其扎守义州，不特势所不能，亦且必至误事。

袁世凯看罢，其中虚实参半，实在不便参与意见，笑了笑道："军门速电中堂就是。"

奔波一天，袁世凯也累了，躺下就睡着了。正睡得香时就被赵国贤叫醒了，睁眼一看，天光大亮，赵国贤大声道："袁大人，中堂回电，要撤军回国了。"

第十九章　江防崩溃空余叹　练兵十万成泡影

按照商定的撤军计划，首先过江的是负责转运十万两饷银的盛军一哨人马。当初运来饷银的转运人员已经撤走，只余十人看护。运输饷银非同小可，袁世凯与叶志超、卫汝贵商定，从盛军中抽调身体健壮、腿脚利索的一哨人马交给一位吕姓哨官，由他全权负责运抵凤凰城。

军队过江的顺序，是丰升阿的马队、马玉昆的毅军、叶志超的部众、卫汝贵盛军一部，聂士成的芦台防军负责转运军械，卫汝贵的盛军两营负责殿后，吕本元的马队负责警戒。因为鸭绿江上只有一架浮桥，军队过江很费工夫。运输军械则更慢，运了四天还未完成。第五天吕本元派出的哨探报告，八十里外发现日军马队，另外有几艘日本船向义州方向驶来。负责殿后的盛军开始骚动，有人埋怨转运军械的芦台防军太慢。到了中午，两位营官去找袁世凯，希望撤回江西。袁世凯反问："那没运完的军械呢？"

"只好扔掉了。军械丢了可以补充，如果被日本人困在义州，再搭上几千人实在不值。"一位营官道。

另一位则附和："袁大人没与日本人打过仗，不知道厉害，就我们这些人根本不是对手。"

袁世凯不同意，希望再坚持一天，两位营官气咻咻走了。

到了晚上，突然砰砰枪声乱响，盛军中有人大喊："快跑，倭寇来了。"

负责殿后的盛军两营根本不听约束，纷纷奔向鸭绿江边的浮桥。仓

皇之中，有好几人失足落水。两位营官气得直跺脚："袁大人你看，兵勇都如惊弓之鸟，实在没有办法。我们俩成了光杆营官，不如也过江去。"

袁世凯去找吕本元，问他马队发现新的敌情没有？吕本元说还没有。因为还有大批炮弹、枪子和近千石粮食，弃之太可惜。两人正在商议，叶志超派人过江，说为了避免浮桥为敌所用，今晚要拆掉浮桥，请连夜过江。

"粮食不能运回，不如就地分给义州的百姓。"于是袁世凯去找义州府尹，让他连夜把粮食分掉。至于未运走的炮弹枪子，则在南门外引爆。

聂士成的芦台防军和吕本元的马队，在连声爆炸中匆忙过江。第二天一早，浮桥就拆掉了。

过了江，袁世凯才听到几天前北洋水师与日军舰队在大东沟外大战一天，北洋水师连沉带伤七八条军舰，就连定镇两艘巨舰，竟然也暂时失去战斗力。这样所有的粮械转运失去了水师保护，不敢再走水路，全部改为陆路转运，特别费工夫。他忙了七八天，才勉强在九连城储备了十来天军粮和打一两天仗的弹药。

军队士气低落，军纪混乱。这时朝廷又下旨直隶提督叶志超调度无方，以致平壤大败，革职待勘；盛军统领卫汝贵治军懈怠，革职查办。叶志超一军交由聂士成统领，卫汝贵的盛军则交由吕本元和孙显寅两人共同统带。北洋水师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激战之中率先逃走，僚舰也随之而逃，已经在旅顺被斩首。而李鸿章因为平壤大败、北洋水师损失巨大而被朝廷褫夺了黄马褂。文官要得黄马褂并非易事，李鸿章是因为军功而赏穿黄马褂，因此褫夺黄马褂等于否定他的不世军功，也是相当严重的惩罚。所以大家都知道，下一仗如果再打不好，不知要有多少人倒霉。

叶志超被革职待勘，新任命四川提督、驻军旅顺的宋庆为北洋军务帮办，统领除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部外的各军。宋庆从旅顺北来，总要十来天才能赶到。整个鸭绿江的数万大军各自为政，益加混乱。

现在军械不但缺乏，而且质量还差，尤其是天津机器局自产的炮弹和枪子，往往对不上号，各军所用枪支又相当混杂，有天津自造的前门

枪，也有江南制造局制造的后门枪，还有从德国、美国、英国购买的洋枪，往往一营中便有数种，枪弹不配套的问题非常突出，常常领去了军械，发现不配套又纷纷退还，把袁世凯弄得头昏眼花。

粮食也远远不够。鸭绿江防线所在的东边道土地并不肥沃，多是种豆子和高粱，而淮军吃惯了大米，牢骚满腹，各军统领都找袁世凯诉苦。李鸿章急电周馥，要他安排辽阳转运站从盛京一带采购辽河平原的稻米，袁世凯则到凤凰城周围采购粮食。此时，周馥从辽阳发来电报，让袁世凯督促疏通辽阳到凤凰城的运道。袁世凯安排好转运局的有关事宜，决定往辽阳方向去，临行前给李鸿章发封电报，报告自己的行程：

前敌军火均已运交，俱可敷用。凤凰厅军粮已由转运局员等赶办就绪，惟凤至辽阳，山水层叠，各村店为过兵所扰，多闭歇。现运车络绎，殊多未便。与周臬司商派员弁分站照料，并协修桥路，凯赴各站查看路店，督饬各员赴设店栈，以利运途。

没想到李鸿章立即回电：

电悉。后路站店、桥路查看修理可委员弁办理，大战在即，前敌军火必须及时接济，此时离凤何意？速回凤督率妥办。

袁世凯看罢，心里沉甸甸的。自从朝廷下旨让他带兵的事情发生后，李鸿章的冷淡是十分明显。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但李鸿章是多聪明的人，何况在京中又有诸多眼线，自己走翁同龢、李鸿藻的门路肯定已被发觉。这次电报明显可看出李鸿章的不信任，显然以为他离开凤凰城是为了躲避战火。天地良心，自己一心为公，何有胆怯避战的一丝念头？袁世凯十分懊恼，觉得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

过了两天，周馥也赶到了凤凰城。袁世凯拿出李鸿章的电报向他诉苦，周馥安慰道："慰廷，你想多了。中堂这一阵火气特别大，不但是你，就是我也常常受斥责。辽阳那边事情一大堆，他一封电报把我撵过来了！平壤大败，北洋水师在海战中也没沾到光，中堂被褫夺黄马褂。朝中的清流更是连篇累牍参劾中堂，参不倒中堂，就拿北洋水陆各军统领开刀，叶署青、卫达三完了，现在有人要参掉丁禹亭，为北洋水师换帅。日本兵舰一会儿到旅顺，一会儿到威海，一会儿又到天津，朝廷一会儿让北洋水师坚守门户，一会儿又要丁汝昌带舰巡航直沽。中堂每天只睡两三个钟点，苦不堪言，又无人理解。有时候可能我们正撞上他烦恼的时候，难免会说话不客气，慰廷，我们都是中堂的嫡系，多体谅

吧。”

“世叔，侄儿只怕中堂有误会，将来有机会您务必为侄儿进言。”袁世凯想想也有道理，也许自己想多了。

“放心好了，你办事情向来用心扎实，别人不了解，我能不了解吗？你只管用心办事，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好了。”周馥大包大揽后又道，“慰廷，北地早寒，不到一个月，就要下雪封冻了。那时候办粮运更难，所以必须赶到封冻前储备下足够的粮食。现在仅靠我们设在辽阳和凤凰城的转运站采购是办不到了，我已经上禀中堂，从周边府县仓存中调粮，凤凰城一千石、辽阳四千八百石、岫岩四千石、盖州二千四百石、熊岳一千石、牛庄三千一百石、金州二千四百石、复州二千二百石，共两万石左右，中堂已经出奏，很快由各地负责直接运到凤凰城。有此两万石军粮，我们可以从容多了。”

听了此话，袁世凯由衷的佩服：“还是世叔的办法多，这比我们采购容易多了。”

“慰廷，明天你陪我到江边去，往上游走走看。”

袁世凯有些疑惑地问：“世叔怎么要去看江面？”

周馥解释道：“宋祝三将军已经到了九连城，他考察了江防，认为九连城往下江防力量较厚，但往上兵力过单，希望依将军带人去充实北部江防，但依将军不肯去。中堂的意思，让我实地踏勘，然后居中协调宋、依两军门。”宋祝三就是被任命为军务帮办的宋庆，依将军则是指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

袁世凯不解地问道：“那现在宋军门和依军门，到底谁主谁副？”

“问题就出在这里，依将军是满人，朝廷自然不肯委屈他，让他屈居宋军门之下。这样，依将军的人马宋军门就调不动了，难免有不痛快。”

两人第二天一早出发，带十几个随从兼护卫，从九连城往上游到了蒲石河、宽甸、长甸等地，返回九连城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时年七十四岁、须发皆白的老将军宋庆亲自安排备饭，十分客气。周馥与宋庆是老朋友，向他介绍袁世凯：“宋军门，这就是袁子久的侄子，袁慰

廷。”

宋庆捋着胡须，端详良久后道：“与子久竟然有几分像。子久是个厚道人，为了旅顺船坞工程活活累死，连年靠在工地上哪有不累倒的。我与你叔父，好的像亲兄弟。”

“叔父也常在家信中赞扬宋军门，船坞工程，多赖宋军门支持，才算得以交差。”袁世凯的确知道叔父与宋庆关系不错，但船坞工程是不是得到宋庆的支持，他不过是顺口恭维，好在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宋庆笑道：“子久这话倒也真，我毅军的确为船坞工程下了一番死力。”

等两人简单吃完饭，宋庆开始介绍鸭绿江防线情况。鸭绿江防线，从江口大东沟溯流而上。大东沟到沙河一带，由丰升阿和盛军驻防，再往上九连城一带是驻防重点，因为这里与对岸的义州隔江相望，日军要进攻，这里是最近的路线。九连城及附近江岸，由铭军刘盛休部驻防，往北的爱河两岸，由聂士成、吕本元马队驻防，宋庆部及马玉昆所部毅军作为机动部队。同时朝廷曾经下旨，依克唐阿部马队也在此驻防。再往北就是今天周馥和袁世凯考察过的蒲石河、长甸、宽甸。这几个地方都有通往盛京的道路，而且江面变窄，有些地方骑马就可渡河。而这一带驻防的只有倭恒额和聂桂林的两营人马，实在太过单薄。如果日军舍近求远，由此过江，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宋庆认为，应当加强这一段的兵力，他的想法是让依克唐阿率部到这里驻守。依克唐阿是满洲上三旗中最尊贵的镶黄旗，身份贵重，上谕说得明白，依克唐阿部不归宋庆调遣。不归他调遣，又把人摆到他眼皮底下，到时打起仗来，到底是宋庆来指挥，还是依克唐阿来指挥？而鸭绿江防线的责任，又完全压到宋庆头上，这显然不合适。宋庆的如意算盘是两人分段防守，依克唐阿负责九连城上游，而他只管九连城往下。昨天宋庆跑到边门镇，迎接从盛京带兵过来的依克唐阿，与他商议分段防守的想法。没想到依克唐阿根本不买账：“我奉旨驻扎九连城。”只此一句话，把宋庆堵得无话可说。依克唐阿说得不错，上谕的确如此安排。于是他致电李鸿章，认为“九连城一带兵集如云，而马队向不扎营，散处村庄，似太拥挤，一遇敌至，政令不一，极为棘手。似依将军移防北路为宜，纵兵力未逮，庆必亲督接应，义不容辞”。李鸿章接电报后，电令周馥先行协调。

“兰溪，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如果中堂不能协调此事，那就请依将军负责整个防线好了，我悉听调度。”

“宋军门，我今天晚上就发电给中堂，请他奏请朝廷，加强上游防务，调依将军北上最好。明天我去边门见依将军，一定设法劝通。”

周馥把这件事情揽了下来，但宋庆依然愁肠百结：“兰溪，我这个帮办不好当。你知道，淮军各营头都视所属营伍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营哨各官也都是自己的亲属部旧，外人轻易统领不了。平时各有驻地，鲜有往来，从无大规模的集训演练。如今，把这么多营头布置到鸭绿江上让我来统领，实话说，他们有几个人能买账？”

周馥对淮军的毛病和整个清军体制的弊端非常清楚，但他还是安慰道：“老将军，你是钦命军务帮办，又有中堂对各军的督责，他们谁敢不遵军令？你放心大胆地指挥就是，谁不奉令，军法从事。”

“话虽如此，但要行起军令来就难了。行军打仗，全靠大家能够密切协作，想取胜，非视如一家不可，一有敌情，并力杀敌，不分彼此。可这么多营头，哪位统领又能做到这一点？淮军看在李中堂的面子可能好一点，淮军以外的各军更不好说了。还有，如今的淮军不是当年的淮军了，各位统领都积了不少钱财，谁还肯像当年那样拼命挣前程？淮军承平日久，积弊难返，平日大家都视而不见，如今一拉到战场上就掩盖不住了。叶军门和卫总镇如今被朝廷革职，自然有咎由自取的方面，可各营头不听调度，你进我退，叶署青也是有苦难言。如今，我也坐到这个火盘上来烤了。”

周馥知道宋庆说的是实情，但还要百般剖析，给他鼓劲打气。

第二天上午，周馥和袁世凯打算去边门会见依克唐阿，却得到报告，说依将军已经率部向九连城赶来，于是就在九连城坐等。边门到九连城有五十里左右，下午三点多依克唐阿就赶到了。宋庆、周馥、袁世凯同陪依克唐阿吃饭。吃过饭，周馥和袁世凯到依克唐阿的住处“闲谈”。

依克唐阿虽是满人，却很忠厚，而且当年中俄勘界时同周馥共事过一段时间，算得上老朋友，所以见面后，依克唐阿把周馥一家上下都问候了个遍，这是满人好礼的传统，周馥也一一回问。等这一套敷衍完，周馥转入正题道：“依将军到了就好了，江防由你和宋老军门把守，可保万无一失。”

依克唐阿回道：“谬赞谬赞，何敢称万无一失！”

“的确不敢轻言万无一失。下游兵力较厚，但由此往上游，蒲河口、宽甸、长甸都可通往盛京，而且江面变窄，处处可渡，人马又少，需要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去镇守。”

“兰翁，你该不是宋祝三请来的说客吧？前天他去见我，就想让我去守上游。可我奉到的旨意是守九连城，怎么能够说变就变？”依克唐阿听出点味道来了。

“依将军，我绝非宋军门的说客。我和慰廷专程往北边去了一趟，是亲眼所见，觉得上游最为可虑。不信，你问慰廷。”

袁世凯站起来，向依克唐阿抱拳一揖道：“依将军，周臬台所言句句属实，我们两个的确去跑了一趟，在路上周臬台就说，上游必须增调得力一军前往驻防才行。”

依克唐阿还是心有疑虑：“兰翁的话我当然不怀疑。可要说加强上游防务，为什么非要撵我去驻防？”

“依将军言重了，谁敢撵将军前往？只是九连城及下游地段，是以淮军为主防守，上游地段都是依将军的部属。宋将军当然也可以去上游，但只怕到时候防线太长，鞭长莫及。而依将军远离部属，指挥起来也不方便。当然，依将军和宋军门都可以不动，同住九连城也无不可。不过，说句私心话，如果万一江防有疏漏，上游出了毛病，是依将军的部下，要问责，当然要问到将军。九连城这里出了毛病，到时候皇上追责，你们两位都在九连城，打板子先打个高的，依将军身份贵重，皇上自然特别倚重，打板子当然也要先打将军，将军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可如果依将军驻防上游，九连城往下出了毛病，就不关将军的事了。而且，倭寇重点进攻九连城的可能最大。”

依克唐阿一想道理是这样，便道：“啊，兰翁一指点果不其然！可是，我是奉旨驻防九连城，奈何？”

“当然只有皇上才能调得动了将军。李中堂委我为前敌营务处总办，负有协调各位将军的责任，如果将军没有意见，我上禀李中堂请旨如何？”

“只要有旨意，我换防上游绝无问题。”

见此事办成，周馥又鼓气道："鸭绿江一线至关重要。如果倭寇过了鸭绿江，往北可攻盛京，往南可取旅顺，往西南可搏山海关。只有诸位将军全力协防，如坚持一月，届时江面封冻，天寒地冻，行军作战极为不利，听说倭寇不耐寒，到时候也许会知难而退。我援军得此机会，源源补充，鸭绿江便成深固不摇之势。那时候各位将军都有功可赏，将军自然是首功。"

依克唐阿连忙摇手道："首功不首功我不在乎，我之所以请缨前来，是不想让小日本觊觎大清根本之地，尤其是盛京，皇陵所在，怎能任由小鬼子猖狂？我是咽不下这口气。"

周馥协调很快有了结果，第二天上午，李鸿章转电宋庆、依克唐阿：

奉旨：前因九连城防务紧要，谕令依克唐阿驻扎该处。现在宋庆已抵九连城，诸军云集，惟长甸、蒲河一带尚觉空虚，虽有倭恒额、聂桂林两军，兵力过单。着依克唐阿即于长甸、蒲河一带酌度地势，移军驻扎，所有倭恒额、聂桂林两军均归节制。依克唐阿、宋庆仍当会商布置，督饬各营，联络声势，合力严防。如有贼船驶近，或于浅水处偷渡，即行迎头痛剿。倘防守不力，致令贼踪窜渡，即以军法从事。钦此。即转依将军、宋提督钦遵云。鸿。

依克唐阿说话算数，奉旨而行，临行前只有一项要求，如果日军攻打上游，请宋军门一定设法救援。宋庆拍着胸脯保证道："依将军，咱们唇齿相依，你放心，如果敌军攻打上游，我一定分兵救援。"

随后几天，从各方得到的消息都是日军正在向义州集结，估计已达两万余众。大家都知道大战将至，只是不知道日军将于何时从何地开始进攻。宋庆估计，日军向九连城进攻的可能性比较大，他沿着鸭绿江防线巡查，鼓励大家严防死守。周馥则回到凤凰城，向辽阳方向督促沿途站店加紧赶运，袁世凯则因为有两批军火还未到，留在鸭绿江畔，此时便跟随宋庆巡查江防。

这次，巡查到九连城北的瑷河一带。九连城东边，便是由北而南的鸭绿江，沿江是连绵丘陵，上置炮台，俯瞰江面；北面的瑷河由西北往东南流来，自边门以下分为两股，流入鸭绿江。要从北面进攻九连城，便要渡过两道瑷河，每道都宽百余米，河水深及马腹，算得上天然屏障。因此九连城一带，得江河环流，天然形势，易于防守。然而，瑷河

北边是一片旷野，只有鸭绿江边有一座山头，名虎耳山——像一只虎耳朵，耸在江边，俯视江面。

袁世凯指着虎耳山道："宋军门，此山十分独特，如果我军得之，可俯击江面及山下旷地之敌，如果被日军所得，便可居高临下，炮击磏河两岸，野战炮甚至都可能威胁九连城，所以此地最好有精锐布防。"

真是当局者迷，当初宋庆全副精力都放在如何固守九连城，因此磏河东北没派一兵一卒。如今袁世凯一语点醒梦中人，他一拍大腿道："慰廷好眼力！我也正有此意，打算派一支得力兵勇前来据守。"

原来的计划，聂士成部、吕本元马队守磏河东南岸，宋庆带来的四营及马玉昆从平壤带回的两千残兵作为机动游击部队。宋庆打算派聂士成、吕本元部过河守虎耳山，而他和马玉昆的人马则改为游击兼防磏河东南岸。他问聂士成和吕本元道："你们两位的部下，有谁胆略俱佳，可守虎耳山？将来报功，必是首功。"

独守虎耳山，将是一副千钧众担，两人不能不慎重考虑，一时都没有回答。宋庆手下的总兵马金叙却沉不住气了，道："军门，若无人愿往，我愿带千人前去驻守。"

马金叙是安徽蒙城人，当年跟着刘铭传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屡立战功。后来又归毅军到旅顺驻守，向来以勇敢著称。宋庆指着他统领预备队，有些不想放手。马金叙又请战道："军门，虎耳山位置极其重要，属下愿效命死守。"

见状，聂士成自告奋勇道："马总镇毛遂自荐守虎耳山，我愿率部队过河，在山下配合马总镇。"

于是马金叙立即带人前往虎山建炮台，筑工事，聂士成一军也过河驻扎。为了便于磏河南北行动方便，宋庆派人与当地百姓联系，在磏河上架浮桥。

到了晚上八点多，倭恒额派来专差飞报，昨天夜里有倭寇二三百人由安平河口潜渡，被击退。今天早晨又有两路倭寇抢渡，皆被击退。但下午敌军分作数股，堵遏不及，纷纷踹渡，有一两千倭寇已经渡河，倭恒额寡不敌众，已经退至红石磊子，请宋庆速派援军。

这名专差衣冠不整，身上多处泥水，显然吃了不少苦头。宋庆打发他先下去吃饭，他与将军们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日军行的是声东击西之计，进攻的重点肯定还是虎耳山或九连城方向。

宋庆问道："日军大队人马还在义州，进攻重点必是我们这一带，这毫无疑问。但当初我向依将军承诺，他若有难，我必定派人驰援。绝不能食言。哪位将军率人前去救援？"

救援讲究的是快，要论快，当然是马队。吕本元拱手道："我去吧，什么时候起程？"

"那就偏劳了。无论如何先让兄弟们睡一觉，不然人困马乏，到了也没用。明天一早寅时出发如何？"

"好，明天寅正准时起程。"

寅正是早上四点。吕本元所部纪律严明，四点钟准备时起行。但夜里雾大，虽然点上马灯，却只能看十几步远。又加之要从磎河上游的桥上绕过，因此到了五点多，才到了虎耳山北侧，结果与一队人马迎头相遇，原来竟是日军。双方立即开枪互击，然后各找地方隐蔽。虎耳山下的聂士城，山上的马金叙和磎河南岸的宋庆等人都听到了枪声，但大雾弥漫，根本弄不清情况。吕本元马队目标太大，不易隐蔽，只好暂时后撤。

一直到了近七点，大雾渐散，这时才隐约看到江上竟然已架起两座浮桥，日军正匆忙过江。而虎耳山东侧已有两千多日军占据一个小土岭。宋庆拿望远镜观察情况，两座浮桥再加从上游下来的日军，共有三股向虎耳山进攻。他连忙传令，吕本元不必再去上游，就地支援虎耳山。到了近八点，大雾完全散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虎耳山居高临下对日军造成极大威胁，三路日军集中炮火向山上轰击，山头阵地失而复得，争夺数次。山下的聂士成部、吕本元部与日军激战，无奈敌众我寡，形势渐危。宋庆命令马玉昆过河驰援，磎河上的浮桥还没来得及搭建，马玉昆督率部下涉水过河。关外天寒，河水刺骨，但军情万急，都顾不得了。他的两千人过了河，清军声势大振，日军开始后退。

鸭绿江对岸的义州统军亭上，日军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发现情况危急，命令列炮十余尊隔江猛轰虎耳山，又派出预备队抢过浮桥。与日军作战的清军，包括聂士成、吕本元、马玉昆所部，再加山上的马金叙不

到七千人。而日军三股人马，大约有一万五六千人，而且配合作战，进退有据，分合有序。有时三股合为两股，有时又分四五股。站在瑷河南畔高地上的宋庆和袁世凯等人，对战场形势看得清清楚楚，清军的各自为战与日军的整体配合形成鲜明对比。袁世凯深感震惊，因为他指挥作战，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四营人马。像日军这样庞大的队伍却能如此指挥自如，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宋庆看到军情危急，传令铭军统领刘盛休，让他率部过河增援虎耳山。然而铭军迟迟没有行动，半个小时后，一支一千余人的铭军队伍才向瑷河靠拢，但只是隔河开炮，无一人下水。而炮兵显然技术并不熟练，连开三炮，只有一炮落到阵地上，却是落在吕本元的马队中。宋庆气得破口大骂，令传令兵再去找刘盛休，命人必须过河。然而，此时战场形势已经不可逆转，日军分三路攻上虎耳山，马金叙部伤亡过半，只好率残部在聂士成的接应下从西侧下山，与聂士成、马玉昆等人往西撤退。日军完全占领虎耳山及瑷河北岸。前来增援的铭军仓皇撤走，匆忙中将一门山炮弃之不顾。宋庆气得大骂，但又无可奈何。

九连城里还有大量军粮及军械。袁世凯建议先退回九连城，抽调部分兵勇帮忙先把多余的军械、粮食运走。可一切都来不及了，他们还没到九连城，却见九连城的铭军已经有数百人向西溃退。有人在溃军面前开枪镇压，不但没有镇住溃军，反而引起更大混乱。守江岸的铭军也骚动起来，然后开始哗溃。而占据虎耳山的日军向这边开炮，虽然打不到清军阵地，但声势震撼。宋庆的部下也劝宋庆不能进九连城了，因为日军已经越过瑷河，一旦压下来，就被困在城中。宋庆大声道："我是一军统帅，要死也死在九连城。"

"正因为军门是统帅，才不能轻易赴险，不如暂且退到凤凰城，再做打算。"宋庆的亲兵营营官向部下使了个眼色，拉着宋庆战马的缰绳就走。

袁世凯看着争先恐后逃命的清军，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他知道组织人去抢运丢在九连城的军械和粮饷已不可能，只好追随宋庆往西撤。

宋庆、袁世凯黄昏前到达边门，马玉昆、马金叙等将领都暂驻扎此地。吕本元派出马队侦骑，随时送来信息，日军大队已经跨过瑷河，但没有向西追击的迹象，大家总算可以松口气。聂士成、马玉昆和马金叙三人都向宋庆请罪，宋庆看看三人都是战后余生，又都受了伤，尤其是

马金叙，身上受伤十余处，所幸都不致命，便道："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都是好样的，实在是寡不敌众，何罪之有？要论有罪，罪在我一人。宋某征战半生，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敌手。怪只怪宋某不孚众望，调不动友军。"

他所说的友军，便是指铭军刘盛休。如果铭军能够像毅军一样抢过河去，战局也许不会如此之惨。

次日一早，又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占据九连城，而沙河、安东县城一带的丰升阿部、孙显寅率领的盛军，都已经往岫岩方向西撤。鸭绿江防线没两天竟全线崩溃，宋庆异常沮丧，但在众将面前还要鼓励大家振作，以挡敌锋。日军下一步的行动，一个可能是往南进攻旅顺，那是北洋舰队的基地；再一个可能就是西进，追击溃逃的清军。众将都劝宋庆，请他先到凤凰城布防，他们则在边门驻扎。

宋庆接受众将的劝说，带着亲兵继续往西，晚饭前赶到凤凰城。凤凰城已经是人心惶惶，店铺关门，有钱人纷纷出城逃避。到了电报局，已经不能发报，因为局员都已经逃走，只有分理一人不敢擅离职守。意外的是周馥也在，原来他巡查完凤凰城到辽阳的运站，考虑到前线转运量大，就赶了回来，没想到一回来就得到了大败的消息。

几个人心事重重吃了点晚饭。宋庆苦笑道："我得向朝廷写请罪折。"

周馥劝道："宋军门，如今电报不通，请罪的事不急于一时，我已经将战况向李中堂发报，估计朝廷已经了解。当前，咱们先盘算下一步的防守计划。"

"凤凰城是通往辽阳的咽喉，应当先在此处拒敌。"凤凰城是分巡奉天东边兵备道（简称东边道）的驻地，建有方圆不足十里的小城，而且四面环山，并非易守之地。

"军门说得不错，不过也要做好下一步的打算。"周馥所说的下一步的打算，就是凤凰城一旦不守，再在哪里驻扎御敌，"我这几次往返辽阳凤凰城之间，对地势地形还算有所了解。凤凰城往西不足二百里有摩天岭，地势最为险要，是易守难攻之地。岭北又有小高岭、韭菜岭，岭南又有新开岭，岭东又有分水岭。军门可考虑以摩天岭为中心，在几处山岭驻扎，阻敌西去辽阳。"

宋庆赞同道："我也有此打算。兰溪可否先去预为布置，我留在凤凰城阻敌。"

"这五处山岭要地，每处须有二三营驻守，二三营巡击。摩天岭还要厚集兵力。这样算下来，总要有二三十营。此外，南边还有海城通辽阳的大道，北面宽甸也有通盛京的大道都要派人驻守，就目前兵力，左支右绌，必须向中堂再请援兵。"

"兰溪所虑极是，几仗下来，鸭绿江防线上的兵勇恐怕靠不住。我向朝廷请援，兰溪也向李中堂进言，尽快增派大军。"

"我已经安排凤凰城电报局分理，派人把跑掉的局员设法找回来，到摩天岭去建临时电报局。我明天就去摩天岭，加紧在各岭头建草屋，以备将来驻扎。"言罢，周馥又对袁世凯道，"慰廷，你先在凤凰城随宋军门行动，如果形势不好，就应当考虑将凤凰城军械粮饷运往摩天岭。"

"世叔放心去摩天岭，侄儿先盯在这里。现在的难处是，如果把军械粮饷运出去，又不便大军补充；可是运晚了，又难免被敌所获。比如九连城的军械粮饷，根本来不及外运，已经完全资敌。"袁世凯也是十分为难。

周馥也是有所感叹："是啊，这就是我们办粮远的难处，不有所储备，大军难以补充；千方百计运到了，却又有资敌的可能。只有尽人力而看天命了。"

闻言，宋庆插话道："凤凰城的军械、粮草，等大军退扎补充后立即起运，到时候我派兵勇帮忙。"

袁世凯若有所思道："摩天岭是辽阳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此地再挡不住日军，辽阳、盛京必受震动，所以必须死守摩天岭，不能轻易再退。"

宋庆茫然地点头称是。

周馥知道袁世凯又有什么想法，就催促他说道："慰廷，你有什么好主意，直接说来听听。"

“好主意谈不上，我在想援兵一时也未必能到，新招募也来不及，守摩天岭还要靠当前的兵勇。现在必须对溃退、逃跑者严行军法，杀人立威。我愿带一支执法队，镇压溃兵，以肃军纪。”袁世凯很看重军纪，当初随吴长庆入朝，清军能站住脚，关键就是军纪好。

宋庆赞同道：“此议甚好，此事就委托慰廷如何？我从亲兵中拨二百名给你如何？”

袁世凯拿眼睛问周馥，周馥应道：“好，但粮械转运的事你依然要负责。”

次日一早，周馥起程前往摩天岭。到了下午，开始有溃兵涌向凤凰城，说是日军开始向西进攻。袁世凯在凤凰城东、南、西三路设执法队，拦截溃勇。但溃勇络绎，根本拦不住。袁世凯命令执法队，对胆敢越过关卡者立即击毙。枪声一响，便有四个溃勇当场毙命，这下把溃勇镇住了。但有一个溃勇不顾袁世凯的警告，越过了关卡，但并未逃走，而是抱起一个已经死去的溃勇放声大哭。原来这是亲兄弟俩。他跪下给袁世凯磕头道：“大人，请您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我家有七十岁老母，还有吃奶的孩子，你总要给俺们条活路。”

袁世凯大声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谁也不能逃跑。”

那个溃勇抹一把泪，倔强地站起来道：“我们进军营连两个月都不够，哪里说得到养兵千日！我们连枪也不会放，让我们上战场，就是送死。”

原来，一个多月前，铭军到辽阳募兵，说是驻守旅顺，按月发饷。结果到了旅顺训练十几天，就随着刘盛休北上，说是驻守九连城，而且说日军绝对渡不过鸭绿江，绝无打仗的可能。谁知道，到九连城不到二十天，日军就打了过来。

“大人请想，俺们连枪也没摸热，让我们打仗，不是要俺们送死吗？俺们一听到枪炮声就害怕，谁不想逃跑拣条性命？”溃勇一副豁出去的神情，“铭军中有一半是新招募的，把俺们这样的人赶到战场上，能怪俺们怕死吗？”

袁世凯暗暗吃惊，想不到各军中新募的勇丁会这样多。凭这样的兵勇上阵杀敌，如何能够取胜？到时候闻风而逃，反而会扰乱军心。但他

知道此时自己不能松口，便道："既然当了兵，那就要上阵杀敌，这又什么好说的？你们各回本队，既往不咎，如果胆敢再逃，他们就是下场！"

执法队的镇压起了作用，溃勇都退回凤凰城。宋庆召集众将商议，打算坚守凤凰城，因为凤凰城四面环山，人马应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坚守城池，一部分驻守山岭。大家为谁守城、守岭争论不休，议而不绝。袁世凯看不下去了，大声道："宋军门，您是诸军统领，您下军令就是，谁不遵，按军法处置，如此议而不决，总不是办法。"

众人都闭了嘴，等着宋庆发话。还没等他开口，突然南门附近枪炮声不断，又燃起冲天大火，有人高喊："倭寇来了，快逃命！"

全城立即骚动起来，被袁世凯截回的溃勇纷纷夺路而逃。宋庆下令各位统领立即约束部属，不得惊溃，但根本无用。各军惊溃奔逃，而且有人乘机放火抢掠，火借风势，由南城向北延烧。到了天亮清点人数，逃走了有四千余人。铭军逃走的最多，有两千余众。而凤凰城更遭劫难，城南千余户被焚，商铺近百家被洗劫一空。

凤凰城中哭声骂声一片，宋庆看着家无片瓦的百姓，连连顿足。马玉昆劝道："军门，此地形势与平壤相似，如果日军占据山头，向城中开炮，根本无坚守的可能。而且民心尽失，不如暂且退往摩天岭，好好整顿各军后再战。"

宋庆无奈地仰天长叹，最后下决心道："暂且退往摩天岭，好好整顿各军，把那些贪生怕死者、为非作歹者以及老兵油子统统裁汰，不然，这仗真是没法打了！"

宋庆抽出四营人马，帮助袁世凯转运粮械。凤凰城存粮极多，未运走三分之一，日军已经追赶过来，袁世凯只好下令放火烧掉，以免资敌。袁世凯乘着夜色撤走，回望凤凰城，但见烈火腾空。他在心里想：必须尽快按新法练兵，不然指望这样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取胜。

袁世凯自从出关后，经常将他在军中所见所闻密寄北京，由他的堂兄袁世勋转交李鸿藻和翁同龢。这次鸭绿江防线崩溃，袁世凯感慨尤深，认为要想取胜，必须加紧以西法练兵。这一想法与翁同龢不谋而合，他向光绪建议，可请洋人汉纳根到京详询。

汉纳根是德国人，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女婿，十几年前从陆军退伍，被岳丈推荐给李鸿章，专门负责建造旅顺和威海的炮台。炮台建完后，又被李鸿章聘为军事顾问。李鸿章雇请英国商船“高升”号向朝鲜运兵的时候，汉纳根受李鸿章之命，随船行动。“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后，汉纳根凭着良好的水性得以逃生，回到天津后提供了详尽的情况。随后他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舰队总察，黄海大海战时，他在旗舰定远舰上，受轻伤。一个洋人为中国的战事而负伤，汉纳根声名鹊起，光绪下旨褒奖，加恩赏给二等宝星。如今中国军队丢城失地，光绪很想听听这位洋军事专家的意见。

汉纳根一到京，翁同龢、李鸿藻奉旨先向他征询对中日战事的建议。

翁同龢问：“如今倭寇已经侵入奉边，关外军务吃紧，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帮助中国取胜？”

汉纳根回道：“中国是大国，战胜日本并非难事，但要切实办好三件事。”

“是哪三件？”翁同龢、李鸿藻异口同声地问。

“第一件，要接济、增援宋将军，不要与日军大战，也不要不战。遇到日军，与之小战一场即撤走，边打边撤，边撤边打，战线拉长，日军补给困难，兵力吃紧，而中国军队不断得到补充和增援，时间一久，必定能够反败为胜。”

建议是不错，但现在从皇上到普通百姓，都急于打一个大胜仗，要天长日久地坚持下去，朝廷等不起。

翁同龢又问：“你说的有道理。那么第二条呢？”

“中日大海战，中国舰队吃亏太大，制海权已经被日本控制。日本与中国作战，必须从海上运兵、接济，争夺制海权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购买军舰，组建一支新的海军，并聘请外国人统领，按照最新式的战法与日本舰队争夺制海权。”

这一条，目前根本不可能，因为要建一支舰队，花费巨大不说，一时间从哪里购买称手的军舰？而且要聘请洋人来指挥，军机上那一关根

本就过不去，说实话，就是翁同龢本人也不赞同。

李鸿藻接着问："这一条也需从长计议。那么第三条呢？"

"应当尽快编练新式军队。中国的陆军，每一个统领都有私心，根本不能形成统一的战斗力。而且军纪很差，作风不好。如果要想战胜日本军队，必须训练一支与现在军队完全不同的军队，至少应当十万人。可以聘请洋人出任首领和教习，完全按照德国陆军操典操练。如果有半年时间，就一定能够成为一支精锐部队，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翁同龢、李鸿藻对第三点都很感兴趣，让汉纳根写出一个练兵的节略，由他们呈给皇帝。汉纳根临行前已经备好练兵计划，当天就交给翁同龢一份。次日光绪便有旨意，请督办军务处商议。

督办军务处是二十几天前恭亲王复出后才成立的，作为光绪指挥对日作战的参谋机构。中日开战后，请恭亲王复出的呼声日高。翁同龢也极力促成，一方面恭亲王是亲贵中最有见识的，曾经主持朝政二十余年，同治中兴他功不可没；二则翁同龢有个小心计，因为恭亲王是被慈禧罢黜赋闲的，如今光绪请他复出，他自然应当对光绪知恩图报。

督办军务处由恭亲王主持，庆亲王帮办，翁同龢、李鸿藻、长麟、荣禄会办。翁同龢已经将汉纳根的练兵节略着人抄录督办军处所有成员，所以会议直奔主题。恭亲王复出不久，行事极为谨慎小心，他不置可否，等着众人说话。庆亲王以贪贿出名，谈到军国大计实在没有主见，翁同龢、李鸿藻是汉纳根练兵的始作俑者，态度不想可知。而礼部侍郎长麟对练兵也是外行。所以，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到刚入京不久的九门提督荣禄身上。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时年已经五十八岁。当年他与翁同龢都曾经力主拥立光绪，被慈禧看重，更一同受知于醇亲王，一文一武，是醇亲王的左膀右臂，两人从此官运亨通，荣禄更是做到了内务府大臣、九门提督。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荣禄失宠于慈禧。据说，是慈禧要自己选内监，而荣禄上折劝谏惹怒了老太太，被开去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差使，随后又被降二级调用，由提督降为副将，三载闭门，赋闲家中。后来醇亲王代替恭亲王主政，荣禄得以复出，却不曾恢复到九门提督的威风。光绪十七年醇亲王薨逝，荣禄再次失去靠山，被调离京城，出任西安将军，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今年十月十日是慈禧的六十整寿，他备了一份厚礼进京祝寿，同时精心准备了一份奏疏，提出巩固畿辅、稳定根本之

策，深为光绪和恭亲王赏识。军务处缺的是知兵的大员，而荣禄不仅当过九门提督，而且追随醇亲王统领神机营，因此翁同龢极力促成他留京出任九门提督，并进入督办军务处。

恭亲王首先询问道："仲华，我们这些人中，你是唯一用西法练过兵的，汉纳根的建议如何？你的意见很要紧。"

"王爷，别怪我扫大家的兴，汉纳根的建议决不可行。"

荣禄这话大大出乎大家的预料，尤其是翁同龢，全力促成荣禄留京并入军务处，可以说是帮了荣禄的大忙，没想到军务处第一次商讨大事，他竟然提出反对意见。

翁同龢几乎不假思索地问道："为什么？"

荣禄反问道："汉纳根练十万兵要三千万两银子，叔平，你是户部尚书，知道国库的家底，朝廷一年的收入，满打满算不过九千万两左右，从哪里拿出这一笔巨款？"

翁同龢回道："户部千方百计想办法就是。再不行，可以请各省先预收明后年的钱粮。国家危难，事急从权。"

荣禄又道："好，就算银子可以弄到，汉纳根要聘请三百名洋人出任教习，仓促之间，哪里去聘三百名懂军务的洋人？而且，中日开战，许多国家宣布中立，不给任何一方提供军事方面的援助，其中就包括军事人员一项，难道汉纳根想把轮船上的水手也聘请了来？"

"也并非一定要三百名，而且边聘边用，也并非一次就聘足。"这一点翁同龢的确未加考虑，总认为有银子不愁雇不到洋人。

荣禄又问："汉纳根建议洋教习要有指挥权，这岂不是要把十万大军拱手交给外国人？中国的海关收入被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控制着，再把十万大军交由洋人控制，汉纳根这个想法简直是丧心病狂！"

说汉纳根是丧心病狂，而翁同龢支持汉纳根，便相当于指责他也是丧心病狂。翁同龢语带不满道："仲华，大家都是为大清前途着想，何谓丧心病狂？营哨各官还是由中国人出任，洋人不过是负责教习之责。"

“那好，就算可以规定洋人教习无指挥权，那十万大军只营官就要三四百名，仓促之间何处觅这三四百人？如今能打仗的都已经到了前线，是把他们调回来，还是从哨官里提拔？说到哨官，那为数更巨，需要近千人。”

这个问题翁同龢更不曾细想，当初他所得意的是练出十万新兵，就可以不再看李鸿章的脸色。

荣禄又提了一个问题：“还有一项更具体的问题，训练十万大军，在哪里训练，需要建多少营房，是建在一处，还是分散建立？我可以告诉大家，十万大军所需营房，不亚于一个颇具规模的镇子。”

大家都不作声，翁同龢实在无法回答荣禄的问题。

恭亲王这时插话问：“仲华，如果十万之数太巨，你认为可以先练多少？”

荣禄回道：“当年编练神机营，练了四五年，不过才达到一万五千人的规模。耗费了醇贤亲王多少心血，六爷是最清楚不过。”

“一万五太少，能有什么用？怎么着也得有四五万才顶用。”最后，在翁同龢的一再坚持下，确定先练三万人。

军务处散会后，恭亲王在路上等着荣禄，招手让他过去，暗暗竖起大拇指道：“仲华，高见。”

“王爷，您谬赞。不是我高见，是这个计划形同儿戏，叔平竟然抱这样大的热望，真是不可思议。”荣禄摇了摇头。

“你总知道什么叫书生，什么叫清流了吧。”恭亲王也笑着摇了摇头。

翁同龢回到书房越想越觉得憋屈，好好的练兵计划被荣禄搅黄了。如今关外直接与日军作战的清军不下十万，却一再丢城失地，练三万能有什么用？在他看来，荣禄所提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只恨自己没有预先想清楚。

翁同龢做梦都想练就一支劲旅，开赴前线，捷报频传。皇上需要捷报，朝臣需要捷报，大清国的百姓更需要捷报。当初他一力主战，没想

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在他看来，全误在李鸿章手里。而李鸿章一提前线战败原因，总拿光绪十七年部议停购船械说事，显然是把责任推到他这户部尚书头上。天地良心，停购船械，实因部库支绌，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他更坚信，就以目前实力根本不应该如此狼狈。如果有一支劲旅，到前线狠狠教训一下日本人，不但可出口恶气，也让李鸿章口服心服。他不能让练兵计划流产，他还有挽救的办法，那就是借皇上到书房的机会独奏。光绪快午膳时到书房来了，他所关心的也正是练兵一事。

“皇上，臣办砸了差使。”翁同龢一脸羞愧。

“怎么回事？说来朕听听。”光绪一听也十分着急。

“臣实在没想到，最不应该反对的荣仲华竟反对练兵之议。”

“他反对？理由是什么？”光绪又问。

翁同龢将荣禄反对的理由奏给光绪，当然在回奏的时候，他预留了反驳荣禄理由的机会。光绪听了之后说道：“荣禄反对的理由也不是全无道理，但这些困难也不是没法解决。再说，练兵十万是个总计划，并没说要凑够了十万人一起开练。困难当然有，但只要想办法，总会有解决的路子。活人总不能让尿给憋死，你说是不是翁师傅？”皇上着急之中，鄙俗俚语也是脱口而出。

翁同龢等的正是光绪这样的态度，回奏道：“老臣以为，千难万难，练兵御敌是当务之急。在前线办粮械转运的袁世凯亲历鸭绿江防线崩溃经过，他认为，倭寇胜就胜在以西法练兵，数万人作战，如臂使指，灵捷高效。而我军虽然配备洋枪洋炮，但未得西法精髓，各营头互不统属，互不配合，尤其新募各军，技艺不熟，一闻炮声就心慌，未见敌面就自惊溃，他认为，当务之急也是按西法练兵。至于荣仲华担心军权被洋人所夺，有其道理，但也不是没办法解决。臣建议，应当着派一位老成持重且宜于练兵的干员与汉纳根会同练兵。”

光绪问：“师傅可有合适的人选？”

翁同龢推荐的是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他是安徽泗州人，字芸楣，当过天津海关道，深得李鸿章赏识。三年前出任广西按察使，十几天前到京，准备参加慈禧六十万寿，已被派往天津办理后路粮台，为大军筹集粮饷、转运军械。他进京时上了一份奏疏，就是谈采用西法练兵。

光绪却有顾虑："又是安徽人，还是李鸿章欣赏的人。"

"是，胡燏棻当年在天津海关道上，被李鸿章依为臂膀。但此人人品尚好，且善于与洋人打交道，又于练兵颇有见地。"

"那就让他与汉纳根一同练兵，该计划立即施行，任何人不得掣肘。"

次日一早，荣禄早早到督办军务处。军机大臣们正在见起，军务处只有荣禄和礼部侍郎长麟。长麟为人属谨慎一路，向来不妄发议论，不过今天却就练兵十万一事发表议论，表示支持荣禄的看法。

等军机见起结束后，恭亲王、李鸿藻、翁同龢一起到军务处来，翁同龢带来了一份上谕，是发给天津的胡燏棻。他对荣禄说道："仲华，皇上圣意已决，要千方百计推行练兵计划，为了防止洋人操控兵权，让胡芸楣会同办理。这下你可放心了吧？"

又谕，电寄胡燏棻：前据汉纳根呈递练军节略，意以倭氛甚炽，非赶募新勇十万人，选派洋将，用西法认真训练，成一大枝劲旅，不足以大挫凶锋。现在海军单弱，亦亟须购置船炮，自成一军，纵横海面，截击敌之运船，水陆相辅，可操胜算。其说颇多中肯。倭人此次专用西法制胜，我军新挫之余，难期振作。其新募多营，技艺未娴，号令不一，猝遇大敌，均不可靠。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法，著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召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划，禀明督办王大臣，立予施行，不令掣肘。至一切教练之法，悉听该员约束，倘有故违，准该员据实申呈，按律严办，决不宽贷。胡燏棻准其专摺奏事。

荣禄看到"赶募新勇十万人"一句，只觉得热血冲头。昨天议定先募三万，怎么又成了十万？通篇所谕，还是要采取汉纳根那一套，昨天所议完全被推翻。按他的脾气，恨不得立即质问翁同龢，但官场挫跌赋闲十余年，练就了他越是激动越不动声色的习惯。他对上谕不置一字之评，与众人谈起天气来。

关外已近天寒地冻，原来都以为倭寇惧寒，一入冬就停止攻势。可是，日军又增兵数万，在辽东半岛登陆，顺势南下，已经占据金州、大连，旅顺也是危在旦夕！先期侵入东北的倭寇第一军已经占据凤凰、岫

岩、安东等整个东边道的地方，兵锋直指营口至盛京的咽喉海城。

过了几天，荣禄趁李莲英出宫回家的机会登门拜访。他入京时已经有一份极厚的见面的礼，此次登门所赠依然不菲。李莲英拱手道："荣大人，你这样可让我怎么说？受之有愧。"

荣禄请道："我是有事拜托李总管。我有大事要面奏太后，而且不想让不相干的人知道，请李总管一定设法。"

李莲英问道："你是为私事还是公事？若私事，是为官还是为别的？我心里总要有点数才好说话。"

"不是私事，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国事。"荣禄不瞒李莲英，将汉纳根练兵十万的事情告诉他。

"这件事，太后也有耳闻。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是，不是一般的不妥。"荣禄将自己的担忧告诉李莲英。

"荣大人，您老不必说给我听，说了我也不懂不是。太后知道你是一心为国，定然会见你。不过，怎么说你可要好好盘算。"说完这些，李莲英又道，"您听我信好了。"

三天后，荣禄在宁寿宫晋见慈禧。等他叩拜后将暖帽放在金砖地上，慈禧才以很恬淡的语气问："听说，你有国事要面奏，国事应该去奏给皇上。"

荣禄回道："皇上受人蒙蔽，奴才奏也无用。"

"什么事，你说吧。"

荣禄并不直接说事，而是问道："太后，如果要把十万大军交给洋人，太后以为这样的军队能成我大清的长城否？"

"有这样的荒唐事？那不是让洋人在咱头上悬了一把刀？"慈禧警告道，"你可别危言耸听。"

"奴才不敢。朝廷如果把三千万两巨款也交给洋人，让他们帮忙练兵，太后以为可行否？"

“三千万两？有这么多银子，朝廷还天天为银子发愁？当年六爷托英国人买几条军舰，结果让人骗了，最后只好把舰退回去，白白搭上了一百二十万两银子。三千万两交给洋人，那还不得打水漂？”

有此两问，慈禧已经有了成见，接下来听荣禄讲完，她也觉得这个计划太荒唐，但嘴上却道：“是有不妥，不过皇上已经亲政，总要让他自己去历练。你们多帮衬着他就是。”

“是，奴才们不敢不为国尽忠。本来此事督办军务处已经有了成议，军机上也都认可，可第二天又全部推翻了，奴才这才来启奏太后。奴才所担心的不是练兵一事，而是有人凌驾于军机之上。”

这是朝政的大忌。军机处向皇上有所奏陈，包括平时见起，都是军机全班一起面圣，为的就是谁说的什么大家都清楚，军机所奏也是集体决策的结果，以免偏听偏信。而新入军机的翁同龢以南书房师傅的身份得以独对，这也等于出现了军机大臣一人独奏的弊情。

慈禧嗯了一声回道：“这才是顶坏的事情。你们放心好了，我会抽时机提醒皇帝的。”

练兵十万的事情又起波澜，会同练兵的胡燏棻到督办军务处大发牢骚。他经过与汉纳根的几次交涉，发现他不但有窃取军权的野心，而且想通过购买军舰枪炮自肥。他与汉纳根的每次谈话都录有节略，每次翻译是谁，陪同何人都有记录：“各位大人如果认为胡某人所言为虚，可叫这些人前来对质。”

大家看了节略，汉纳根的野心和唯利是图展露无遗。翁同龢则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正打算派人密查，此刻，汉纳根却提交了辞呈，主要原因是嫌几百万的经费难成大事，而且胡大人对经费使用颇多掣肘。这反而证明了汉纳根的确是想乘机发财，见没了机会，就没了练兵的兴趣。

这一结果让翁同龢十分尴尬，而在同一天，太后下懿旨，皇帝已经亲政，且典学有成，不必再设上书房，上书房著即撤去。

练兵十万的庞大计划，最后变为由胡橘棻参纳西法聘请洋人，先练三千五百人，名“定武军”。

第二十章　四处钻营寻靠山　如愿以偿练新军

日军在占领东边道的大部分地方后，占领凤凰城的日军立即向摩天岭推进，计划打通进军辽阳、盛京的通道。聂士成奉命坚守摩天岭，孙显寅、吕本元部盛军两千余人负责配合。聂士成部本来战斗力就不错，经过整顿后的盛军也不再闻敌即溃。因此，日军进攻一个月不但没有突破摩天岭，反而在一个风雪之夜，聂士成率三百精骑突入连山关，亲手斩杀了守关的日军指挥官，日军仓皇逃回凤凰城，再也未踏足摩天岭。摩天岭之战，是整个甲午战争中唯一胜利的阻击战。

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见突不过摩天岭，改令部队进攻辽南重镇海城。

海城北接辽阳、奉天，南邻盖平，西南接牛庄、营口，东连凤凰城、岫岩，号称辽南之锁钥，海疆之咽喉。日军于阴历十一月上旬自安东县踏雪西进，十天后攻克海城。此后，清廷聚集重兵，自腊月中旬到正月底，一个多月的时间发动了五次收复海城战役，但均以失败告终。当时参与战役的有两将军即吉林将军长顺、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一提督即四川提督宋庆，一巡抚即湖南巡抚吴大澂，一藩司即湖北藩司魏光焘，所部一百余营，六万余人。尤其是湖南巡抚吴大澂、湖北藩司魏光焘所率领的是大家寄予厚望的老湘军，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淮军疲弱崩溃的局面。但他们同样没带来惊喜，五六万人进攻六千余日军驻守的海城，却久攻不克，严重打击了清军的信心。

海城尚未收复，而攻占了辽东半岛的日军第二军大部于腊月底乘船到胶东半岛荣成湾登陆，目标所指便是驻泊威海的北洋海军。自从旅顺陷敌后，北洋海军只能在威海驻泊。军舰与岛上炮台相配合，日军想攻进港内很难。但威海有软肋，就是陆上炮台后路守卫力量十分薄弱，而且不归丁汝昌调度。结果日军不做正面进攻，登陆后，先是断了陆路炮台的后路，继而占领了陆路炮台，调转炮口，对泊于刘公岛内的北洋海军进行海陆夹击。北洋舰队处境非常艰难，丁汝昌唯一希望的是援军能够重新夺回陆上炮台，但援军却遥遥无望。在外人看来，北洋舰队还有一条生路，就是冲出威海。但冲出威海又能去哪里？进港时镇远已经受伤，船舱进水，根本不能航行，只能当炮台使用。就是尚且完好的定远舰航速也不及日舰，冲出威海，必定被追上，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定远舰排水量七千余吨，为了驻泊专门在旅顺、威海修建的船坞，即使逃出后又到何处驻泊？所以丁汝昌坚持株守刘公岛，等待援军。援军无望

后，舰队中的洋人牵头，发动水陆将领及岛上百姓向丁汝昌“乞一条生路”，就是逼迫他向日军投降。他不肯投降，便只有自杀殉国一条路。正月中旬，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及继任管带杨用霖自杀身亡，大量战舰被日军俘获，补充到日本海军。

随着北洋舰队的覆没，战争的前景更加悲观，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活跃起来。六天后，朝廷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不再坚持割取辽东半岛，但因此付出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赎金。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李鸿章成为举国痛骂的“卖国贼”。

袁世凯此时开始考虑寻求新的靠山。一是因为李鸿章对他的冷淡显而易见。袁世凯因为操劳过度，关外又奇寒，他咳喘厉害，甚至吐血。他转电盛宣怀，请他帮忙向李鸿章陈情希望回关内练兵。而李鸿章认为袁世凯又是装病，回电盛宣怀，“始作俑者休想置身事外”！二则是李鸿章必将失势也是显而易见。鸭绿江防线崩溃后他被褫夺黄马褂，正月里他的大哥李瀚章因御史参劾被免职。李瀚章贪墨闻名，被人参过多次，但朝廷看在李鸿章的面子上一直予以袒护，如今却因参劾去职，是个很不妙的信号。至于淮系水陆各军统兵大员入狱的、斩首的、自杀的，一时间名将凋零。李鸿章出任赴日全权大臣后，朝廷立即派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他谈判归来，职务没有恢复，反而王文韶得以实授，朝廷下旨李鸿章入阁办事。内阁本来就没多少事好办，所谓入阁办事，不过是赋闲而已。

周馥已经在一个月前奉命回天津，临走时他与袁世凯交心道：“慰廷，世人都知道我追随李中堂，中堂倒霉，我也没什么好果子吃。我不在乎，大不了早一天回家去。”

袁世凯也立即表示如果因追随中堂而受排挤，绝无怨言。周馥却笑了笑道：“慰廷，你还年轻，和我不一样。”

他这话的含义非常模糊，而袁世凯则认为，周馥是在暗示他另寻出路。其实新靠山不必另寻，战前他已经搭上线，就是主战派翁同龢、李鸿藻。但翁同龢对他好像并不太欣赏，而且翁同龢与李鸿章十分不谐，难免恨屋及乌。而李鸿藻对他印象不错，袁世勋和徐世昌来信中都提及，李鸿藻数次称赞他。所以，权衡再三后，他决定给李鸿藻写封长

信。题目是“致军机大臣李鸿藻论甲午清军败因禀”，完全是一副汇报公事的架势。对李鸿藻的称呼还是“太老师”，自称则是“小门生”，门生向老师写信抒发感慨，也是天经地义。

信的前半部分分析割让辽东和台湾的危害，后半部分则重点阐述战败的原因及对策。他认为“此次军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即如前敌各军，共计不下十万人，而敢与寇角者亦只宋祝帅、依尧帅旧部各二千人及聂提督千百人耳。此外非望风而逃，即闻风先溃；间或有一二敢战者，又每一蹶不可复振”。清军最大的败因是兵不精、无术、军制冗杂，的确抓住了关键。这样的分析，李鸿藻在中枢中是见不到的。

袁世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顿。并延聘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将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升阶。数年成业，即检派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袁世凯重笔铺陈他对练兵、储才的建议，一则这是他几个月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胸有成竹，不吐不快。二则他隐隐之中，还是希望将来能得练兵机会，在此先埋个伏笔。

然后再谈当前关外的大军应当如何处置。他认为“今征调诸将，亦诚不乏夙望，惟或优养既久，气血委惰；或年近衰老，利欲熏心；或习气太重，分心钻营；即或有二三自爱者，又每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击发捻’旧法御劲敌，故得力者不过数人矣。其各省防练诸军，大半安闲太久，习气熏灼，其真能御敌者，实难枚举；派驻前敌，徒足以滋扰闾阎，与军务不但无补，而且闻见惊扰，反为他军之累。况和局已定，嗣后饷源尤渐支绌，新幕诸军自须依次汰遣。伏莽之起，恐不旋踵，而各省防练诸军尤须先行调回，以资弹压；其南方诸军，又宜由就近海口船载以归，免致沿途地方遭其骚扰。现值奉省荒歉，农务方殷，兵民杂处，比户弃业；如能早遣一日，即为数万生灵之福”。这几条建议，也是基于对关外诸军的充分了解而提出，非纸上谈兵者能见及。

撤走从各省调来的援军，再谈奉、直军队的处置：“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须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

正、真实知兵大员，除将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检点，分别裁汰，务期养一兵得一兵之用，庶库帑无虚靡，捍卫有实效。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

最后，袁世凯顺便说了一件私事：“去秋以来，家本生母右肢受风，迄今未愈；今又以小门生奔走戎马，时切系念，病每因之有加。前以军务孔亟，未敢以私干请。现值和局已定，前敌输运已商同胡臬司燏棻饬各局总办委员依次收束，拟即禀北洋赏假归省，以遂乌私；俟得批允，即将首途。此后遥期荫慈晖，养瞻愈远，尚乞不遗葑菲，随时教诲下颁，俾有遵循，不至玷辱知遇，尤为跂踌！”看似顺便，其实是颇具心计。中国最讲究忠孝二字，有所谓“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尤其李鸿藻这样的清流首领，最看重这一点，袁世凯表孝心，自然容易博得他的好感。同时也通过此事报告李鸿藻，前敌转运事务即将结束，明里是说他将请假回家侍奉老母，其实更是在告诉李鸿藻，他将以自由之身以供朝廷驱使，所谓请李鸿藻随时“教诲下颁”，其实是希望他记得有个袁世凯需要提携。如此处理，不露一点痕迹，不得不佩服袁世凯为人处世圆融精明。

《马关条约》已经正式生效，中日战事结束。五月底，袁世凯办完交卸回到天津。此时李鸿章也已回到天津，仍驻在北洋通商衙门，但已经不是主人，而是协助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王文韶办理善后。

袁世凯到天津当天就去拜见。李鸿章回到天津后，因为骂声一片，除了特别知己的人以及有公事不得不登门，没人愿意与他这个“卖国贼”见面。袁世凯一回到天津就来看他，李鸿章很高兴，他指着自己脸上的枪伤道：“慰廷，我差一点就‘一目了然’。”

李鸿章到马关谈判，当时日军兵锋正锐，都在讨论“太阳旗何时插上北京城”，不愿停战议和。尤其李鸿章是国际闻名的谈判高手，日本人认为会因此吃亏。有一个激进青年打算杀死李鸿章阻止谈判，就在李鸿章从春帆楼谈判回住处的途中，对着李鸿章面部开枪，子弹嵌进颧骨中，差一点打瞎一只眼睛。此事令日本十分尴尬，日本政府怕国际上转而同情中国，因此对谈判条件作了让步。李鸿章认为挨一枪换来了和约的尽快签订，便对袁世凯道：“慰廷，举国皆骂我是‘卖国贼’，有此一枪，我也问心无愧了。”

袁世凯安慰道：“中堂，局外人不知局内人的艰难，只知肆口谩

骂。谁都知道，中堂威名中外同钦，日本人才肯让步。如果换别人去日本和谈，未必能比中堂办得更好。”

“你替我说了句公道话。他们去也办不好，这是肯定的。当然，他们都精得很，谁也不肯去，因为都知道，谁和谈谁就是卖国贼。”李鸿章今天心情不错，也愿多说两句，用拐杖点点袁世凯道，“慰廷，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还问起你，很抬举你呢。”

据李鸿章说，马关谈判结束后，伊藤博文宴请李鸿章，席间问起袁世凯所任何职。

李鸿章回道：“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官。”

“我知道贵国何以如此狼狈了，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不被重用。”伊藤博文感叹后道，“袁世凯绝对是中国少有之人物，中堂能用则用，不能用则杀之。”

“慰廷，我没有看错你。如此人才，我怎么能中伊藤奸谋杀掉你？我要向朝廷保举你。”袁世凯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出，连忙起座向李鸿章拜谢。

“如今朝鲜已经完全脱离大清，你这个总理朝鲜大臣也该卸职了。你的去向，朝廷很快就该有旨意的。”

袁世凯拱手道：“中堂，我哪里也不去，还想追随中堂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挥了挥手道：“我如今赋闲了，朝廷只保留我的内阁大学士，我不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如今还有浙江温处道的实职，如果你有意外放，随时可以要求赴任。”这话听不出李鸿章是出于真心，还是已经察觉袁世凯另投门庭的牢骚。

“中堂，卑职实无赴任地方的意思。卑职一心所愿，就是能像中堂当年在上海一样，为朝廷练一支劲旅。”

李鸿章连连摇手道：“练兵哪有那么容易？我练了一辈子兵，最后是这样一个下场，反倒不如做一个纸上谈兵的清流。我劝你，安下心学学治理民政。战后恢复，千头万绪。”

袁世凯自然不能与李鸿章争执，唯唯而退。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刚起身，店内伙计从店门板上揭下一张上海《申报》，上面登了一篇托名台湾民众的《檄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文》

痛哉！吾台民，从此不得为大清国之民也！吾大清国皇帝何尝弃吾台民哉！有贼臣焉，大学士李鸿章也，刑部尚书孙毓汶也，吏部侍郎徐用仪也。台民与汝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有何仇乎？大清国列祖列宗与汝有何仇乎？太后皇上与汝有何仇乎？汝几将发祥之地、陵寝迫近之区割媚倭奴，祖宗有知，其谓我太后皇上何？尚且不足以快汝意，又将关系七省门户之台湾，海外二百余年戴天不二之台湾，列祖列宗深仁厚泽不使一夫失所之台湾，全输之倭奴！我台民非不能毁家纾难也，我台民非不能亲上死长也，我台民非如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无廉耻、卖国固位、得罪于天地祖宗也。我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非丧于倭奴之手，实丧于贼臣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手也。

我台民穷无所之，愤无所泄，不能呼号于列祖列宗之灵也，又不能哭诉于太后皇上之前也。均之死也，为国家除贼臣而死，尚得为大清国之雄鬼也矣！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谢天地祖宗、太后皇上，以偿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无冤无仇，受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毒害，以为天下万世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炯戒。

除京都及各省码头自行刊刻告白外，凡有血气者，恐未周知。贵报馆食毛践土有年，主持公论有年，向为我台民所钦佩。兹奉上《申报》《沪报》新闻报刊资各四元，请为连日用大文字刊登报首。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圣训昭然。贵报馆如一一照登，我台民有一线生机，必图衔报；如将贼臣名字隐晦，我台民快刀手枪具在，必将所以待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者，转而相待。生死呼吸，无怪鲁莽，贵报馆谅之。

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台湾省誓死不与贼臣俱生之臣民公启

袁世凯看罢此文，感叹李鸿章竟然被人恨至如此地步，看来他要起

复绝非易事。自己改投李鸿藻是明智之举，不然只靠李鸿章，何时有出头之日？

袁世凯自从出关后一直没有机会回家，他向王文韶告假回籍省亲，主要是想进京为自己的前程投门路。他临走前一天晚上，盛宣怀给他送行。

在关外期间，负责前线转运的袁世凯与盛宣怀函电交驰，打交道很多。盛宣怀是李鸿章最信任的人，袁世凯有事不便直接相求李鸿章，总是请盛宣怀设法。从关外回来，他又带给盛宣怀一支上好的山参，两人关系已经很近乎。

盛宣怀相请的地方，在天津最繁华之地侯家后。此地位居三岔河口西南，北临沿河码头，南近估衣街，西依北大关，东靠大胡同。南来北往的漕船停泊在三岔河口，卸货之后，饱经风浪颠簸、数月劳碌的船户、水手，纷纷登岸休整，既需要餐饮、沐浴、理发，当然也需要男欢女爱。因此元明之际，此地便日渐繁华，如今这弹丸之地，早已酒家茗肆、歌榭妓寮丛集。著名的津门“八大成”饭庄，大多集中于此，享誉海内外的狗不理包子也兴起于此，名气最大的“四轩”茶馆（三德轩、四合轩、天会轩、东来轩）以及德升园、协盛园、袭胜轩等戏园子也都开在此地。盛宣怀所选的饭庄，则是号称天津“八大成”（聚庆成、聚和成、聚乐成、义和成、义升成、福聚成、聚升成、聚源成）之首的“聚庆成”。

聚庆成为庭院式结构，四周厢房为装饰华丽的雅座，庭院中间有唱堂会用的戏台。门前可停车轿，院内有花园，可供食客在凉亭走廊闲谈歇息，客厅陈设着老红木家具、各种不知真假的古玩、名人字画。饭菜则最具特色，既有最高档的满汉全席，也有中档的鸭翅席，海参鸡席算是低档的。李鸿章坐镇天津后，凡用中国宴席宴请洋人，必到聚庆成。他曾从北京请来恭王府厨师，融合津菜技法，将王府菜、津菜融为一席，聚庆成更是雄居津沽，名噪一时。

盛宣怀请来相陪的，除了他幕中一个负责文案的河南中州人，再一个就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帮办王修植。还有一个洋人叫丁家立，是李鸿章的幕僚，被聘为家庭英文教师，如今兼任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他在天津生活十余年，带天津味的中文很好，根本无须翻译。

盛宣怀分别介绍后说道：“慰廷，咱们兄弟小聚，闲杂人等我没

请，为的是说话方便。我知道你对练兵感兴趣，菀生可是练兵的行家。”

菀生是王修植的字。他是浙江定海人，三十三四的年纪，一副名士派头，眼光很高，一副天下人不入他法眼的高傲神情。一听这话，他连忙说道：“练兵的学问大得很，如今自称有兴趣的人如过江之鲫，可真能懂一点的又有几人？当然，袁观察是例外。”

如此傲慢，换作他人可能拂袖而去，但袁世凯在官场上混了十几年，人情练达，心中不满，却离座而起拱手道：“王帮办抬举了，世凯也未能免俗，也仅仅是有点兴趣而已，真的是一点不懂。”

这样一来，王修植有些不好意思了：“袁观察，恕我不敬，如今战败，人人喜谈兵事，我是看不惯他们一副取巧的嘴脸。你在朝鲜练过兵，又在关外与诸帅切磋，的确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

“慰廷，菀生在练兵上真是有傲人的资本。我告诉你，胡臬台如今在练定武军，幕后智囊全是菀生。”

据盛宣怀介绍，胡燏棻接受练兵任务后，如何练兵自然要有一个奏报。朝廷的要求是参用西方，胡燏棻抓了瞎，最后找到了王修植。王修植二十多岁中秀才，三十岁中进士，两年前授职翰林院编修，文才那自然不必说。浙江定海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他中秀才后又聘任英国人创办的《申报》主笔，不但与洋人熟悉，而且眼界开阔。中日开战后，他不甘于京师坐而论道，到天津来投奔李鸿章。因为他的老师浙江人俞樾，与李鸿章同师于曾国藩，有此渊源，又加李鸿章也很欣赏他的文才，因此派他帮办北洋水师学堂。有文才，又帮办水师学堂，对西式练兵并不陌生，胡燏棻便盯上他，让他写一份练兵的奏报。

王修植便以不懂西式练兵为借口拒绝，但胡燏棻有备而来。原来英国人听说德国人要帮着中国练兵，自然不甘心利益全为德国人所得，也向胡燏棻提交了一份练兵建议。洋人写中文总是有些别扭，不太好读。胡燏棻的意思是借助王修植的大笔，在此基础上提一个练兵方案。王修植便把英国人的报告润色一番，交给胡燏棻。胡燏棻认为太过烦琐，让王修植删繁就简，把大要说明白就行。结果报上去，督办军务处还算满意，很快就有了旨意。经这两番研究，王修植对西洋练兵的确颇有心得，便以懂西式练兵自诩。

“不是我说大话，胡臬司未得西式练兵的诀窍，虽然也学洋人踢腿、列阵，不过，还是按湘淮营制来练，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王修植对胡燏棻编练新军不以为然。

袁世凯连忙附和：“对，西式练兵，不仅要学具体的练兵操法，还要学西洋的指挥体系。首先，就不能再以营为最高指挥单位。比如这次关外作战，日军万余人如一体，而我们万余人分属于若干统领，同是一万人，我们是十指舒开的巴掌，而日军是十指攥紧的拳头，焉能不败？”

眼高于顶的王修植竟然破例一笑道：“袁观察真是高见，看来，你的确不是一般的有兴趣。”

“好，我牵上线了，你们两个好好得空切磋。今天，我还有事和你相商。”盛宣怀举起杯子对王修植道，“菀生，你得大力协助。”

“我能帮得上，自然是绝不推托。”王修植不知盛宣怀有什么要他协助，不敢贸然答应。

盛宣怀打算办一个西式学堂，一切按照西式教学，初定名称为“天津中西学堂”，道：“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但陆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就是外部出使各员，也都是学习西洋律例的，制造枪炮的、开矿造路的，也都是专门学习过机器工程、地学化学等科。不过十余年，灿然大备。我们这次大败，与其说是败在军事上，不如说是败在人才上。所以我认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

两人都大加赞同，袁世凯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练兵必须与兴学相结合，带兵诸统领，都得进新学堂学习军事，甚至出国留学。”

“不仅军事，方方面面的学问，都要向西方学习。”盛宣怀望着王修植道，“菀生，这个学堂的总教习我打算请老丁出任，他已经答应。”盛宣怀按中国人的习惯，称丁家立为“老丁”，其实他的英文名字是Tenney Charles Daniel，与老丁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总教习有老丁，我放心了。总办我想请伍文爵出任，他已经基本同意。还差个帮办，我想请你偏劳。”盛宣怀望着王修植，“怎么样，菀生？”

伍文爵就是李鸿章的法律顾问伍廷芳，他自幼入教会学校学习，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由他来总办西式学堂，当然是不二人选。

“盛观察，不是我推托，这有些不合适。”王修植道，“我去年才被中堂委为水师学堂帮办，一年多就跳槽不像话。”

盛宣怀笑道：“不要你跳槽，这边你可以兼起来，薪水照全职发。”

“那就更不合适了，仿佛我王修植是个贪得无厌的人。还有，关键现在中堂心绪不好，我们受中堂关照的这些人一动不如一静，不然让中堂想多了，我们无所谓，给中堂添堵，何苦来哉？”

“哦，菀生这样考虑也有道理，那我就不再勉强。”

整个晚上，袁世凯对王修植都特别巴结，一个劲向他请教练兵。王修植三十岁中进士点翰林，对仅有秀才功名的袁世凯根本不放在眼里。但袁世凯与人相谈时，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显得特别诚恳，让王修植不得不敷衍。而况袁世凯在庆营带过兵，帮朝鲜练过兵，又两次带兵平乱，虽然对西法练兵所知甚少，但也不能小瞧。等宴会结束，袁世凯自告奋勇争着送王修植，他对盛宣怀说道：“盛观察，王帮办回府的事包在我身上，您不必费心了。”

袁世凯最讲究排场，在天津完全按道台的规矩雇的轿班、随从。他把王修植扶进他的轿子后对赵国贤说道：“你们都听好了，要好好地侍候，要是王帮办说出半个不字，我立马开销你们滚蛋。”

赵国贤在前面开道，全班人马侍候。袁世凯则雇一辆东洋人力车——京津称黄包车，一直送到王修植家门前。他下了车，抢在王修植下轿前到了轿边，亲自把一份天津拿得出手的土产递到王修植手上道：“王帮办，初次相识，不好进府打扰，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我明天晚上想做个小东，还是老地方，请无论如何给我个薄面。”

“不好让观察破费吧？明天再约。”王修植不好拒绝。

第二天下午，不到三点袁世凯就去了聚庆成，他已经预约了昨天的雅间，又让老板拿来纸笔，写条子让名妓花媚卿今晚务必前来。昨天就是她侑酒，看得出王修植对她情有独钟。等他亲自定好菜后，让赵国贤亲自登门带着轿子去请王修植。到了四点多，赵国贤打发人报告袁世

凯，说王帮办怕是来不了，他老母病了。

袁世凯一听，立即着人买了一份宜于老年人的礼品亲自登门。王修植抱拳致歉道："对不住袁观察，家母身体不豫，实在不好出门。"

"这好说，咱们改天就是。"

这时，郎中从内室出来了，斟酌了一会儿便开了药方。其中有一味是人参，用以扶正去邪。袁世凯对郎中道："老先生，恕我冒昧。人参是否可以换作高丽参，用量可以约大一些，好处是不像人参之力过猛，于老年人更相宜。"

郎中奇道："看来这位大人也懂医术，不错，可以换作高丽参，只是天津药店未必有上好的高丽参。咱们京津一带，向来只认长白参。"

"您老只要说行，我来想办法。"袁世凯又转脸对王修植道，"王帮办，不怕你说我炫耀，我还真有上好的高丽参，是朝鲜闵妃赐的。在我手里也没用处，我正好孝敬伯母。"

王修植连连摆手："不敢当不敢当，这么贵重的东西，实在不敢收。"

"也说不上贵重，对需要的人来说是好东西，不需要便是一文不值。"说罢，袁世凯向院子里喊，"国贤，进来说话。"

赵国贤进来垂手而立，袁世凯吩咐道："你立马回去一趟，我箱底那支高丽参，就是最大最好的那支，前年闵妃赐我的，你立即取来。"

大约两刻钟的工夫，赵国贤取回来了，用锦盒装着，十分精致。王修植收下拿到内室让老母亲看后，一会儿出来道："老母亲很不安，让我谢谢袁观察。"

"你一口一个袁观察，听上去实在见外。如果老兄不嫌我高攀，咱们序序齿，以兄弟相称如何？"

这没什么不可。王修植虽然是翰林，但此时比袁世凯这二品衔品道台还差好几品。两个人一序齿，袁世凯比王修植大一岁，于是被称为"四哥"。

“今天伯母身子不爽，我就不再打扰，改天一定专门来磕头。”

王修植还是一口一个不敢当，昨晚的傲气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隔了一天，袁世凯派赵国贤登门拜访，问方不方便出门吃饭。

王修植不好再推辞，如约前来，进门便拱手道：“四哥，亏了你的上好高丽参，老母病已去了八分，一家人欢喜得不得了。”

“咦，这哪是我的功劳，是郎中的方子好，你侍奉得好。”

袁世凯原来拿不定主意，如果王修植老母病体如旧，不好太过胡闹，如今放心了，立即传条子给花媚卿。花媚卿接到条子，很快过来侍候。进门先谢袁世凯，因为前天虽然没出条子，但袁世凯照付了赏银。王修植才知道原来前天还有这一出，更加佩服袁世凯。花媚卿受了袁世凯之托，对王修植加倍殷勤，结果王修植很高兴，喝多了。到了后来与袁世凯勾肩搭背，拍着胸脯道：“四哥，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兄弟我只要帮得上，绝无二话。”

袁世凯哈哈笑道：“我还真有件事非三弟不可。你知道我这一阵最痴迷的就是练兵，如何用西法练兵，我连半瓶子醋也算不上。三弟去年曾经给胡臬台写过一个练兵方案，可好让我一饱眼福？”

王修植打了个酒嗝回道：“这有何难？只是给胡臬台那份实在太过简略。我最早写的那稿以英国公使提供的方案为蓝本，虽然烦琐一些，但更有真货，可惜没遇上识货人。四哥如果是真心想研究西法练兵，我给你第一稿如何？”

“求之不得，我是不怕其详，只怕其不详。”

“四哥，我用了一夜工夫，重新给你抄了一份。”第二天王修植就把稿子送过来了。

袁世凯看他双眼熬得痛红，拍拍他的手道：“三弟，真是为难你了。我后天就想回老家一趟，这些天一定仔细拜读，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回来后再向三弟请教。”

“谈不到请教，我不明白的地方帮着你向洋人打听。将来如果四哥有兴趣，可请通事帮着翻译几本外国陆军操典。”

“中，中，中。”袁世凯连乡音都冒出来了，“三弟，如果你不嫌弃，咱们换个帖子如何？咱们成了异姓兄弟，将来在练兵上，你不想帮我也不成了。”

王修植自然是欣然从命。

袁世凯回到老家，自然有一番应酬。但只要得空，他便诵读王修植一万余字的练兵方案，不但每一个问题都能熟记于胸，关键的地方能够原文背诵，张口即来，他把自己练兵的希望，甚至未来的宏图完全寄托在这一纸方案上。

其实，他在老家待了不到十天，河南巡抚刘树堂就传来上谕：

电寄刘树堂，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现在请假回籍。著刘树堂，饬令来京，交吏部带领引见。

袁世凯不知道是李鸿藻起的作用，还是李鸿章真的向朝廷举荐，也不知道朝廷会做何安排。他稍做准备便起程赴京，当然，那份练兵方案无论如何要带在身上。

袁世凯先去拜见李鸿藻。李鸿藻真拿袁世凯当“小门生”了，十分关照地说道：“慰廷，如今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差使已经没有了，你还有浙江温处道的实职，你若愿赴任，简单得很。不知你是如何打算？”

袁世凯拱手回道：“太老师，小门生无意赴任地方，办理转运一年，经历了我军大败的情形，小门生深受震撼，全副心思都在西法练兵，望太老师成全。”

“我估计你也是这番心思。不过，如今西法练兵朝廷已经委派胡芸楣，这就有些麻烦，应当从长计议。”

“小门生别无他愿，唯愿为朝廷练一支精兵，还请太老师成全。”

李鸿藻沉思了一会儿回道：“我知道，不过要等机会，要过好几关。”

第一关是荣禄，他是督办军务处唯一带兵的，要想练兵，非有他的

首肯。第二关则是两位王大臣，恭亲王奕訢和庆亲王奕劻，第三关才是皇帝那一关。而皇帝那一关，其实影响最大的是翁同龢。

李鸿藻以为袁世凯会被这五关六将吓得知难而退，没想到他回道："小门生志在西法练兵，但凡有一线希望，绝不言放弃。"

李鸿藻称赞道："你信心如此坚定，是成大事的料，你放心好了，成与不成，我一定不遗余力。荣仲华那一关最关键，就要看你肚子里有没有东西，他是带兵的，如果你肚子里没有货，是糊弄不过去。所以，你一定好好准备。"

"小门生已经向不少人请教过，自己也写了个练兵节略，希望太老师能够推荐给荣大人。"

李鸿藻与荣禄关系十分密切，他将袁世凯的练兵节略转交的同时极力推荐，说袁世凯"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今若令其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荣禄看了节略，很快让李鸿藻传话给袁世凯，希望当面考校。

袁世凯已经下足了功夫，当面考校的结果荣禄也相当满意："慰廷，看得出你在练兵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你若想练兵，先进督办军务处，慢慢再找机会。要进督办军务处还得过两位王爷那一关，你要好好下一番功夫。得便的时候，我会向两位王爷推荐，你随时准备两位王爷面询。"

有了这番结果，李鸿藻很高兴："你能过得了荣仲华那一关，已经算是有了五成把握。两位王爷那里，大约不会比荣仲华问得更详细，只要你回复得体，问题不会太大。翁师傅那里，你应当多联络一下。"

袁世凯如实禀告："小门生已经拜访过，翁师傅对小门生好像不太热情。"

李鸿藻旁敲侧击道："叔平是方正之士，你曲意讨好没用。现在最得风气之先的是公车上书的那帮人，还有朝廷中一帮少年新进。他们经常在嵩云草堂聚会，你不妨去瞧瞧。那帮人里面，有叔平的学生，也有他的侄子。"

"小门生就住在嵩云草堂，方便得很。"

李鸿藻点了点头道："对，那里是河南会馆，我倒忘了你是河南人。"

嵩云草堂位于宣武门西南不足一里处，宣武门大街西侧，达智桥胡同以北。始建于万历年间，当时内阁大学士河南新郑人高拱在上斜街北购得荒地二亩，建了中州乡祠，以备在京豫人祭祀之所。之后历代河南显宦不断筹资扩建，规模日益扩大。咸丰年间，兵部尚书毛昶煦，还有袁世凯的族叔漕运总督袁保恒等人又筹资在会馆内修建了"精忠祠"和"报国堂"，供奉岳飞像。嵩云草堂的规模达到最大，北至后河沿，南至达智桥，包括中州乡祠、洛社、池北精舍、月牙池、听涛山馆、精忠祠、报国堂等建筑，约150余间。河南各府州县学子举人来京应试，都在此居住，在京豫籍显宦巨贾常以此为宴集之所，逢有乡人金榜得中，或升官，或外放都要到这里行礼祭祀。袁世凯进京，从前住族叔袁保龄家，族叔去世后就住嵩云草堂。

与嵩云草堂隔街相望，便是因参劾奸相严嵩而被害的杨益盛的故居，称松筠庵。嵩云草堂里供奉岳飞，松筠庵是骨骾之臣的祠堂，所以成为清流派最喜聚集的地方。《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恰逢参加会试的举子云集京师，他们纷纷在此两地聚集，签名上书都察院，要求迁都、拒和、变革，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嵩云草堂和松筠庵从此名震京师。

嵩云草堂设一名班主，负责综理草堂事务。现任班主姓陈，是个琉璃球式的人物，与袁世凯关系自然也十分密切。袁世凯一回来就问："老陈，几个月前公车上书的事情你知道吗？"

老陈回道："怎么不知道，当时咱们草堂设了案子，鼓动举子前来签名，有好几百人。"

"听说公车上书的人还有几个经常在草堂里聚集，都是些什么人？我想请他们聚一聚，到时你负责给我联络如何？"

"这简单。如今最活跃的一个叫康南海，今年新中的进士，到工部任主事。他就租住在草堂里，这人牛气得很，把一帮人哄得团团转。"

康南海叫康有为，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所以人称康南海。袁世凯早闻其名，没想到就租住在草堂里。像工部这样算不上事多的衙门，一般下午他们去打个逛就出衙门。在老陈的指点下，下午三点多袁世凯见

到了康有为。他递上名帖，康有为夸张地说道："啊，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慰廷兄。你驻扎朝鲜十余年，我倒有问题向你请教。"

但康有为一口广东话，袁世凯根本听不懂。好在康有为身边有一位二十余岁的年轻人，双目炯炯，十分干练机警，是康有为的学生，叫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也是广东人，但他会说官话，权充康有为的翻译。

袁世凯一打听康有为的年齿，比自己长一岁，立即拱手称"大哥"，对梁启超则称"卓如老弟"。

袁世凯说对康有为慕名已久，晚上略备薄酒，请勿固辞。康有为是好热闹的人，没有"固辞"的道理，让梁启超派人送条子约请八九个人前来。四点多就坐下来，加袁世凯正好十人。除了康有为以及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外，还有翰林院侍读学文廷式，江西萍乡人，是光绪宠妃珍妃的老师，五年前中榜眼，成了翁同龢的门生，授翰林院编修，四年间连升五级，如今已是从四品侍讲学士。文廷式又矮又胖，肥头大耳，人如屠夫，全无翰林清雅之貌，真是人不可貌相。还有户部郎中兼军机章京陈炽及沈增植、沈增桐兄弟，都是翁同龢门生。翰林院编修张孝谦，李鸿藻的高足；举人张权，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儿子，张之洞是李鸿藻的门生，因此也算李鸿藻一系的人物。这么一桌十人，客人九个，袁世凯很快就划清楚，其实有三部分组成，康梁是一部分，北清流李鸿藻弟子一部分，南清流翁同龢弟子一部分。虽身份各异，但他们共同点都是慷慨激昂，力主变法自强。

康有为问："慰廷，如今有人说甲午之败，是战之罪，若一力主和，便可避免惨败，你以为如何？"

袁世凯知道，京中舆论都是痛骂李鸿章主和误国，当然不会自讨骂名："此言大谬。日本人精心准备了十年，其志甚奢，哪能一个和字可了结？若说是战之罪，更是大谬。朝鲜是我藩属，日本咄咄逼人，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如果我们不战，才会被列国所耻笑。所以，我一开始就力主增兵，可惜未被鉴纳。"

文廷式赞道："慰廷高见，虽三言两语，却句句说到根本。"

袁世凯拱手道："文四哥谬赞。世凯回国又请缨赴敌，可惜也未如愿。"

张权则摇头道："前线兵败如山倒，就是袁四哥去也难扭转乾坤。有人说我大清不堪一击，袁四哥以为大清前途到底如何？"

"我大清国土人口皆十倍于日本，小小日本可以胜得了一时，胜不得一世。我大清只要振作起来，以雪国耻，并非难事。关键有二，一是变法图强，这是列位孜孜以求的。二是西法练兵，是我一向所愿。此次兵败，不是败在军械舰船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日本因效法欧美致胜，我们也须走变法一途；此次兵败，也不是败在兵数不如人，而是败在兵不精，五六万人攻打六千倭寇据守的海城而不克，皆是因兵不精，非以西法练之不可。"

说起战场交战情形，袁世凯一肚子故事，众人听得聚精会神。说起西法练兵，他把王修植的练兵方案烂熟于心，说起来头头是道，众人无不折服。一帮人慷慨激昂，谈至夜深，袁世凯已经完全被这帮人接纳。

接下来几天，袁世凯连续做东，与他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康、梁有一次在宴会上说打算成立"强学会"，希望举办报纸，翻译书籍，以开民智，变法图强。袁世凯宴后留下梁启超，拿出五百两银票对他说道："我盼望着强学会能尽快有成，这是我支持变法的一点心意。"

袁世凯此举大获好评，康、梁不用说，就是翁同龢、李鸿藻的各系门生，也都对袁世凯的慷慨大加赞赏。

袁世凯对张之洞的儿子张权特别巴结笼络。张之洞以清廉自守闻名，对儿子张权的用度控制很严，因此张权囊中羞涩。袁世凯隔三岔五"借给"张权银子，有一天，张权主动说道："袁四哥，你一直在帮我，兄弟无以为报。但凡有用到我的地方，请四哥开口。"

袁世凯则笑道："几两银子的事何足挂齿。我倒真有事想拜托老弟，又怕让你误会了咱们兄弟的情谊。"

"这话是怎么说的？四哥有事，但说无妨。"

"你知道我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西法练兵，此事非有人力荐不可。"

闻言，张权立即明白了："家父有一样好处，对人才向来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只是四哥不是家父的僚属，我是否能说得动他，实

在没有把握。”

“事在人为，成事在天，成与不成，我都感激老弟。”

然而，事情顺利的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七月中旬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除谈了改革主张外，还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对袁世凯大加褒奖，说他“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实为难得知兵文臣，用之练兵，必有所成”。

袁世凯是从李鸿藻那里知道张之洞有此重笔举荐，他连忙向李鸿藻道谢，因为张之洞是李鸿藻最得意的门生：“定是太老师极力向张香帅推荐，小门生才得此褒奖。”

李鸿藻不愧是方正儒生，绝不揽功：“慰廷，香涛此荐与我无关，他在京中有专门办差的人，大约是听到了你的美名。今天荣仲华对我说，他已经向六爷和庆王推荐，大约最近几天两王就会考校你，你要好好准备。六爷掌朝政多年，见解与常人不同，问的事情恐怕不拘于军务。到时候你回答要想清楚了再开口，切忌轻率妄言，六爷不喜这一套。”

果然隔一天恭亲王和庆亲王一起在督办军务处召见袁世凯。两王并坐，恭亲王居首，问话也是以恭亲王为主。袁世凯怎么也没想到，恭亲王劈头就问：“袁世凯，听说去年是你一再鼓动李少荃出兵朝鲜，才有这场塌天巨祸，到底是怎么回事？”

袁世凯脊梁上直冒冷汗，但他很快镇定下来，脑子飞速地转圈。都知道恭王爷向来主和，千万不能以主战的态度作辩解，但又不能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想明白了这两条，他说话就有数了。他沉思了一会儿，以示自己所说绝非信口雌黄：“王爷，卑职的确有侦察不明之罪。壬午、甲申两次朝乱，日本都败得十分狼狈，十几年来他们一直暗中准备，要与我大清一决高下。出兵朝鲜，便是他们精心布下的一个圈套，为了能够得逞，他们真是煞费苦心，他们不但骗了卑职，日本驻天津领事也面见李中堂，拿同样的鬼话骗人。卑职没识破日本人的阴谋，不敢推脱责任。”

说不敢推脱责任，其实连李鸿章也拽进来，就是为自己开脱。上当的不仅仅只有袁世凯，怎么能把责任推到他一个人头上？恭亲王一眼就能看穿袁世凯的心计：“倭寇阴险狡奸是实情，不过，你一直鼓动出兵

也是事实。”

“王爷，卑职是驻朝鲜交涉通商大臣，责任就是保持朝鲜稳定，避免朝鲜产生离心倾向。朝鲜内乱不止，卑职希望尽快平定匪乱，以免他国干涉。卑职主张出兵朝鲜，是希望尽快平乱，从来没有主张与日本人开战。是日本人在找借口，没有这个借口，他也会找到别样借口。比如我们往朝鲜运兵，他们凭什么击沉我们的运兵船？日本人是铁了心与我们开战，所以，我们无论多么想和也和不成。外间有人传言，要把开战的责任推到卑职头上，卑职不是怕担责任，实在是责任在日本人，推到卑职头上，就好比非要把屎盆子扣到大清的头上。望王爷明鉴。”

袁世凯最后这几句话特别厉害，的确，袁世凯有责任，但如果只怪袁世凯岂不是在为日本人洗脱责任？恭亲王此前对袁世凯特别不满，就是怪他轻狂出兵的主意，经袁世凯一辩，觉得大有道理。他心里暗暗点头，觉得此人虽然没有功名，头脑却不简单。于是不再讨论这个话题，转而考校他西法练兵的见解。西法练兵的事情，两王去年已经听胡燏棻谈过一次，但胡燏棻合肥口音中夹杂广西话，两王都听不太清楚，袁世凯是专门下过一番功夫，口齿相当清楚，而且他对练兵方案狠下了一番功夫，又参酌关外战场见闻，说起来头头是道。

当天下午，两王会见的情况就有反馈，李鸿藻下衙门回来，见袁世凯正在等候，满脸笑容道：“慰廷，两王都是交口称赞。尤其是六爷向来很挑剔，竟然也是多有褒奖。我与仲华碰了下头，已经向两王推荐，希望能把你留在督办军务处。要进督办军务处，非有皇上旨意不可，这些天你好好准备，皇上召见时你可要好好奏对。”

袁世凯相当激动，但此事又不能对别人讲，一旦传开，皇上却未召见，那面子可就丢大了。所以，他努力压下这份激动和不安，强迫自己认真准备将来的奏对。

奏对要深得圣心，必须首先明白皇上最关心的是什么。这并不难，如今经常在嵩云草堂集会的人，翁同龢的弟子有好几个，他们从翁师傅那里摸得清光绪的心思。尤其是文廷式深得皇上赏识，又蒙皇上多次召见，皇上的心事他非常清楚。皇上现在所关注，一是变法，二是练兵。对于变法，袁世凯是门外汉，他向康梁等人请教。至于练兵，正是他所长。

1895年8月2日，光绪召见袁世凯。先问了几个诸如家中兄弟几人等

家长里短的问题，为的是让袁世凯不至于紧张，这也是皇上首次召见臣子时的常规。而后话题一转问道："袁世凯，你驻扎朝鲜多年，对朝鲜、对日本都比别人了解得多，对此次战事，你有什么看法？"

此事战事，自然是指甲午之战。甲午惨败，说如何痛心疾首，这些话都非皇上所愿闻。皇上会有此问，袁世凯像考生押题一样早有准备，他以头碰地说道："日本幅员仅我两省之地，我则十数倍之，而日本以小胜大，所以胜者，由于讲求西法，实力推行；我之所以败者，由于拘守成规，不思改辙。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而，臣以为这也是大清的机会，如果大清因此一败而上下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以我之地大物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必将雄视海内，强邻悚息。"

甲午虽然惨败，但中国人不能因此绝望，这也是光绪最愿听到的话，因此道："你能有此见识，朕心甚慰。朕也深知日本因变法而富强，但在朝中是否变法，争议极大。有人认为不变法无以自强，但也有人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

"回皇上话，臣以为祖宗之法一直在变。三代之际，行井田，设封建，秦汉而后，兵律官制，农政税法，迭经更易，降至今日，旧制所存者，百难一举。如今，通商开禁，门户洞开，即欲闭关自守已不可能。而富国强兵之道，势不得不参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

光绪又提出一问："我国效法西洋，也历数十年，而终不能胜倭国。因而有人以为，恰恰是因以夷变夏，人心不古之故。"

"并非以夷变夏之故，恰恰是效法欧美不得法。数十年来，仅以为我之器具不如人，只引进洋枪洋炮、机器轮船，而没有效仿各国制度。日本处处效法欧美，不但引进机器，连议院之制也尽行效仿，因而有今日之强盛。臣以为，变法图强势所必然。"

光绪对袁世凯的奏对很满意，接下来又询问西法练兵的事宜，袁世凯更是如数家珍。原来以为皇上不过是例行召见，顶多两刻钟，没想到竟然用了半个多时辰。等听到皇上说："你跪安吧。"袁世凯倒退着到了门边，转身出了大殿，这才发现出了一身大汗，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站在汉白玉台阶上轻风一吹，感觉身心通透，快意之至。

袁世凯出宫后，就到李鸿藻家中等候消息。快吃午饭时，李鸿藻下

朝回来对袁世凯说道："慰廷，皇上已经有旨意，浙江温处道袁世凯，著交督办军务王大臣差委。"

袁世凯问："太老师，那小门生练兵的事，皇上没有旨意？"

李鸿藻叮嘱道："慰廷，少安毋躁，凡事都讲水到渠成。你进了督办军务处，先在练兵上好好用心，将来不愁没有机会。仲华有事交代你，他有睡午觉的习惯，你下午三点再去就行。"

袁世凯告辞出门，觉得下午去不如现在去。于是挑了几样拿得出手的土仪去见荣禄。荣府的门房与袁世凯都十分熟悉，他先在门房稍坐，只等荣禄一吃完饭就报进。

荣禄听说袁世凯来了，连忙传见。袁世凯顶戴袍服进门，跪倒磕头，荣禄连连道："你快换身随意的衣服，你看我也是便服。"

赵国贤在门外侍候着，知道必有此吩咐，因此立即侍候袁世凯换衣服。袁世凯换好后重新见礼道："中堂，此时打扰实在不该，只是今天皇上召见卑职，不知奏对是否妥当，请中堂教诲。"

荣禄不久前刚升协办大学士，因此袁世凯一口一个中堂。

"妥当得很，皇上很高兴，已有旨让你进督办军务处。我知道你的心思，是想西法练兵。我今天也给你交个底，我也希望你将来能去练兵。太后皇上让我进督办军务处，也是从军务上着眼。说句不谦虚的话，督办军务处，真正知兵的，除了两位王爷，也就数着我荣某人了。我对军务上的事，尤其是西法练兵的事，不能不特别上心。实话说，胡芸楣虽然名义上是西法练兵，但无论规模还是气度都不尽如人意，我希望将来你接手。当然，这都是后话，但今天有些话必得说清楚。慰廷你知道，如今最缺的就是懂军务的人才，我对你寄予厚望。"

袁世凯聪明透顶的人，立即明白荣禄的意思，是打算把他当心腹培养，所以立即跪到地上道："卑职一定唯中堂马首是瞻，也请中堂驱如牛马。"

"你起来，我们都是为朝廷分忧，同殿为臣，如何能驱你如牛马！我只希望你好好用心，别让我失望。"荣禄对袁世凯的反应很满意。

“进督办军务处，卑职诚惶诚恐，心里没底，请中堂教诲。”

“也没什么好惶恐的，以你的性情定然能够拿捏好分寸。你主要把心思放在练兵上，我有个想法，就是希望你集中精力翻译几本外国人练兵方面的书籍。要讲陆军，德国兵最有名，日本陆军也是学习德国那一套，你最好能从德国陆军入手，真正明白德国陆军是如何操练，然后再拿出自己的练兵办法。时机一旦成熟，我就为你运作替代胡芸楣的事情。”

袁世凯回道：“最近强学会那边得到各国使馆的支持，英、美、德、法等国都赠送了一批书籍，卑职记得德国所赠就有陆军操典等。”

“翻译兵书的事情你主持，要用什么人，要翻译哪些书，一概由你做主，银子的事你不用愁，我来想办法。”

接下来的几个月，袁世凯请了德文翻译及几个文笔好的文案集中精力翻译编著兵书，先后翻译了《德国陆军操典》《训练操法详细图说》。又在此基础上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员合同》，先呈报荣禄。荣禄看过，次日对袁世凯道：“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自然就是袁世凯代替胡燏棻练兵已经水到渠成。

袁世凯所呈的三份文件，主要内容包括新军编练的营制、组织结构、指挥体系、人员配备、军饷待遇、军需开支等，具体而琐屑，却是很具操作性的方案。这一方案，最大的不同是不再像从前一样单纯重视武器装备，而是特别重视军制尤其是指挥体系的革新。

1895年12月8日，督办军务处奕訢、奕劻、李鸿藻、荣禄、翁同龢、长麟联衔入奏，请旨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甚有声望。其所拟改练洋队办法，及聘请洋员合同暨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均甚周妥。相应请旨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兵五百人为根本，再加募步马各队，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每月约支正饷银七万余两。

当天光绪就下旨：

谕军机大臣等。据督办军务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

第二十一章　话不投机遭训斥　广揽人才打班底

紫禁城东南侧的东华门，是文武大臣早朝必经之地。由此向东行一里多，便是金鱼胡同。金鱼胡同南侧，有一个幽静的大院落，这就是著名的贤良寺。原本是雍正皇帝十三弟怡亲王的府邸，死后舍府为寺，由雍正皇帝亲笔题名贤良寺。此地因近邻东华门，成为封疆大吏进京最喜欢借居之地。

寺庙靠出租“庙寓”增加收入，古已有之，明清更盛。贤良寺因地理之便，此项生意颇为可观。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二十余年，每次进京都借居在此。他以文华殿大学士而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是真正的百官之首，声威赫赫。他入住寺里，必有一百余名身穿灰呢窄袖衣、肩扛洋枪的淮军卫队入住护卫，贤良寺门前更是冠盖云集，翎顶辉煌。许多想走李鸿章门路的人通过方丈巴结，携带得方丈也显赫一时。

不过，这都是从前。甲午一役，李鸿章成为人人痛骂的卖国贼。他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也由王文韶接手，仅以文华殿大学士身份进京入阁办事。

官场炎凉，甚于世俗，京官们对李鸿章是避之犹恐不及，旧僚下属也大都树倒猢狲散。当然，并非都是如此，总还有些不屑趋炎附势之辈，不避炎凉，经常来看望、陪伴。

比如眼前的这位直隶候补知县、湖州人吴永。

吴永少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但十分好学，尤其精于金石。客居长沙时得到郭嵩焘的赏识，被带入京城，推荐到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府上教书。曾纪泽也深爱其才，以次女相嫁。曾纪泽的大女婿就是李鸿章

的侄子，有这层关系，吴永得以入李鸿章幕府。他文才很好，受到李鸿章器重，马关谈判的时候，就同去日本，任办约文案委员。他经历了马关签约的前前后后，对李鸿章所受的屈辱感同身受，因此无论全国舆论如何痛诋，他都敬重如昔。

李鸿章不愧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身处窘境，依然心胸豁达，饭量不减反增。午饭过后还要喝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午休后醒来，与吴永对弈。下棋时心不在焉，一边下一边发牢骚："我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李鸿章把一子恨恨按在棋盘上，表示他对甲午之战的愤恨，"我老师因为天津教案，委曲求全，举国痛诋，以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几乎身败名裂。天津教案是我老师的劫数，甲午之役是我的劫数。天津教案是洋人欺我太甚，甲午之役是那帮纸上谈兵的书生误国！"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一直主和，不想和日本人撕破脸，他认为，如果朝廷能够听他的主见，顶多失去朝鲜，何至于惨败如此？无奈翁同龢等人倡率一帮腐儒书生，高谈阔论，一力主战，他不得已增兵朝鲜，与日本决战。

其实，这只是李鸿章的想法。吴永知道日本人谋求一战暗暗准备了十余年，岂是避战能避得了的？不过他不愿给李鸿章添堵，排解道："形势逼人，由不得中堂。"

"明知道不敌却要硬着头皮上阵，岂有不败之理！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李鸿章以为，在光绪面前一言九鼎的翁同龢就是撕破他破屋的人，因此，对他真是恨之入骨。

"现在举国上下，都吵着要用西法练兵，好像这是药到病除的救国良方。"吴永一面重新布子一面说道，"听说袁观察去小站练兵，不日就要出都。"

"哼！练兵是那么好练的？"李鸿章对袁世凯在京中钻营，尤其是投

翁同龢的门路极为不快，“我倒要等着袁大少爷练出新兵来，去打一阵我瞧瞧！”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仆人进门通报：“老爷，袁道台求见。”

李鸿章摇摇手道：“不见不见，我如今赋闲，对他袁大少爷没哄个用。”

“还是见见好。”吴永见李鸿章并不反对，便对仆人道，“请袁观察进来吧。”

袁世凯进了门，撩起袍角就跪地行礼。李鸿章并不起身，也不看袁世凯，盯着棋盘道：“袁大少爷还能拨冗来见老夫，真是意想不到。”

“袁观察请喝茶。”吴永连忙代李鸿章待客。

仆人端上茶来，袁世凯接过来，放到几上，双手扶膝，挺直腰板，一副请训的架势。李鸿章这才端坐到椅上说道：“听说你在忙着练兵，几时走？”

袁世凯语气十分恭敬道：“三两天内就去天津。卑职今天来就是向中堂请教，恳请中堂推荐练兵人才，卑职对新法练兵，实在心中无谱。”

“不敢当，我手下的淮军都是残兵败将，哪里还有什么人才！”话不投机，一时陷入尴尬。李鸿章大概觉得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有失身份，因此语气缓和了些，“你打算找些什么样的人才？”

“卑职奉诏，完全按西法练兵，懂洋人兵法的最好。”

“哼，西法练兵，我当年率军到上海就雇洋人用西法练兵。”李鸿章对西法练兵很不以为然，“我手下的那些个将领都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对那些个花花架子不感兴趣。有点名堂的当然不肯屈尊前去，没有名堂的，去了也没用。”

李鸿章手下的将领百战余生，不是总兵就是副将，不少人都带提督衔，一二品的武职大员，如何肯到小站去受袁世凯的约束？

袁世凯依然语气恭谦：“职位高低无所谓，卑职想求的是懂西洋操

法之人。”

“那你找荫午楼好了，他当了多年的武备学堂总办，培养的就是懂洋操的学生。”

荫午楼就是荫昌，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他是满洲正白旗人，当年在同文馆学过德语。后来曾经任过驻德使馆的翻译，据说根本听不懂德文。但满人的身份让他沾了光，后来被派到德国陆军学校学习，正巧与德国皇太子（后来的德皇威廉二世）同班，两人很对脾气，平时相互之间说话都是以“老子”自居。有皇太子这个朋友，荫昌毕业的时候学校给出的评价很高。他毕业回国，正赶上李鸿章兴办天津武备学堂，被聘为监督，后来升帮办，再升总办。李鸿章开办武备学堂，为的就是培养新式陆军人才，聘请德国退役军官为教员，设步、马、炮、工程四科，从各营挑选精健聪颖、略通文义的弁兵入堂学习，第一期招生百余人，以后渐多，已经毕业学生近千人。

袁世凯与荫昌不熟，请李鸿章写封亲笔信，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等李鸿章写完信，袁世凯觉得他不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自己也应当说几句肺腑之言。他把信收好，放到贴身的口袋里说道：“中堂是再造元勋，功高汗马。现在朝廷待您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卑职深为不平。您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您的身份呢。”

没想到李鸿章勃然大怒，厉声呵斥：“打住打住。慰廷，你来替翁叔平做说客吗？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我开了缺，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不干我事。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

清代内阁大学士，例有定额，设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大学士六名，但保和殿大学士自乾隆后一直空缺，常设的实际只有五人，同光年间很多时候甚至只有四人，此外，还有协办大学士两员。雍正设军机处后，大学士虽然已无实权，近乎荣誉职位，但毕竟在体制上还有宰相虚名，也只有得大学士之缺，才有资格被呼为“中堂”。所以，重臣所望。殿阁大学士出缺，例由协办大学士递补。

光绪亲政后，翁同龢虽然炙手可热，但因为殿阁大学士和协办都已满员，因此一直未能得协办。李鸿章当时是文华殿大学士，是俗称的首揆，年龄又最大，如果他辞去大学士之职，以翁同龢的地位，可顺利获协办之缺。李鸿章的实缺都已被开去，再辞去大学士，他这样热衷功名的人又如何能够受得了，也就难怪他会勃然大怒。

“中堂误会了，我……”袁世凯一脸愕然。

李鸿章不耐烦地摇着手道：“你不必解释，我虽然赋闲，但也没闲工夫听你花言巧语，你快走，别在我这里误了你的前程。”

吴永见李鸿章是盛怒难抑，连忙向袁世凯使眼色，袁世凯只好唯唯退出。到了前院，吴永追出来道：“袁观察，中堂最近心绪不好，不必挂怀。”

“中堂是误会我了，我怎么会做翁师傅的说客？翁师傅是直接通天的人物，他要谋求协办的位子，何必舍近求远？即便是找人当说客，我也没那个资格。吴兄，中堂与我有再造之恩，我怎么可能背叛中堂？请吴兄务必在中堂面前转圜。”袁世凯说罢抱拳一揖，是一副重重拜托的表情。

“中堂一直盛赞观察之才，只要观察一直敬重中堂，一切误会皆不难消解。”

“当然，眼前我练兵就需要中堂指点，就是将来仍要靠中堂提携。”

吴永回去，见李鸿章余怒未消，就劝道：“中堂何必生气，袁慰廷说他的确不是翁师傅的说客，请中堂不要误会。”

“我当然不会误会。袁世凯，你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做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做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翁师傅堂堂帝师，还不至于托一个小小的道台来当说客吧。”

李鸿章冷笑道：“假道学一样热衷真名利。袁世凯这个人功名心太炽，自朝鲜回来后，他就不安于位，尤其从辽东回来，就一直在京中钻

营，他投翁某人的门路，以为我不知道？那些个参折，弹劾我不肯增兵，贻误战机，说得有根有据，有的还直接引用我的电文，除了袁世凯，谁还能泄露出去？那时候他们嚷嚷着打，以为只要打就能胜，袁世凯也去凑热闹。结果战而惨败，恭王爷对盲目主战的那些个人十分憎恶。有一次他还对我说是袁世凯撺掇着妄开战端，要治他的罪。我对王爷说：‘王爷，这件事就不必追究了，横竖一切罪名都由我李鸿章担。’我不像他们，跳着脚煽风点火，又一点责任也不肯担。”

袁世凯碰了一鼻子灰，好在得到荫昌这条线索，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寻人才的确是条捷径。自己从前从未想到这条路子，幸亏李鸿章一语提醒。上谕已颁，他必须尽快到天津赴任，赴任前必须见到荫昌，谈妥推荐人才的事情，这是最急需办理的大事。

荫昌在天津时候居多，但正室及子女都在京城，他也时常回京。向人打听了他的住处，但人是不是在就不得而知了。袁世凯准备了一份厚礼，第二天就登门拜访，碰一碰运气。

满人入主京城后，实行满汉分居，旗人居内城，八旗各有不同的居住范围。荫昌隶正白旗，居地集中在内城东北，他的家便在正阳门内海运仓南的扁担胡同。袁世凯住处嵩云草堂，在宣武门西南，到荫昌的宅邸有二十余里，所以一大早就起程。赶到时已经九点多，赵国贤将袁世凯的名帖和李鸿章的信交由门房递进去，很快传出话来，主人有请。

袁世凯跟随下人进了院子，一个三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已经站在滴水檐下，他留着两角翘起的胡须，一看就是出过洋的派头。他抱拳一揖说道：“名冠中外的袁观察，今日终得一见！”

荫昌很热情，携着袁世凯的手进入客厅，敬茶，上瓜子，布糕点，十分殷切。旗人礼多，将袁世凯一家老小问了个遍，这才转入正题。荫昌感叹道：“你还未到任就向武备学堂求人才，难得还有识货的人。”

按荫昌的说法，武备学堂虽然开办了十余年，毕业的学生上千人，但效果却差强人意。这些学生回到原来营中，能当上教官就算好的，能够真正得到提拔获得指挥实权的实在寥寥无几。

“咦，这又是为何？”袁世凯皱皱眉头表示不解。

“武大郎开店，容不得身量高的！你也知道，淮军中的将领都是当

年追随李中堂与长毛、捻子作战，自恃百战余生，动不动就说老子当年从死人堆里爬过，打仗靠的是真刀实枪，摆弄那些花架子，去天桥练把式行，打仗没得屌用。所以，这些学生要想升职，真是难如登天。”荫昌解释道。

袁世凯摇摇头道：“中堂英名都葬送在他这些老部下手里。他们个个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几十年间喝兵血吃空饷，积下万贯家财，所以上了战场贪生怕死之辈层出不穷，不战而溃的笑话闹得多了去了，我是亲眼看见。”

“淮军已经扶不上墙了，所以编练新军才得到举国关注。可要说练新军，可不是练练洋操放放洋枪那么简单。胡臬司此前在小站练兵，还是换汤不换药，根本谈不到西法练兵。”

“这我倒要仔细请教，午楼兄以为毛病出在哪里？”袁世凯两眼放光。

袁、荫两人序齿，同年所生，袁世凯生日小，因此称荫昌午楼兄。

“西法练兵，依我看，队列出操，操枪弄炮，掘壕攻防，固然很重要，却不是顶顶重要的。顶顶重要的，是要学洋人的军制！淮军的最高编制是营，连长夫在内不过六七百人，能打仗的不过五百余人。每遇战事，临时凑数十营交一人统带，兵不习将不说，关键是平时缺乏大兵团作战的演练，人家数万人指挥裕如，我们数千人就形如散沙，就是再高明的将领带兵又有何用？”

袁世凯一拍大腿道：“中，和咱想到一块了。”

“胡臬台到小站练兵，虽然也请了洋教习，可是还是按淮军营制来练，所以我说是换汤不换药。”

“我到小站后要扩募到七千五百人，等练出点眉目再奏请增募到一万两千人，这才堪为一军，也才能谈得到完全按西洋的军制来练。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懂西法练兵的将才，只要午楼兄舍得把你夹袋中的真正人才推荐给我，我就敢把各级统领的实权交给他们，绝对不会只让他们督督操，当摆设。”

“好，慰廷老弟台若不食言，则是给武备生开了一条发达的康庄大

道。我先谢过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有一次曾经对我说，‘你培养了新式人才，却没有新式军队。所以你培养的人才只能晾起来。’这个洋鬼子把大清的事情看透了，他用的晾这个词，也真难为他想得出来。被晾起来的何止北洋武备生，花费了巨额饷银出洋回来的人，也大都被晾了起来。原因就是咱们没有编练新式军队，所以这些人才反而显得百无一用。如果慰廷老弟训练名副其实的新军，我就给你推荐人。如果还是走淮军老路，我也不必多此一举。”

袁世凯张大眼睛说道：“咦，说得好好的，怎么又不肯相信我了。午楼兄放心好了，我要不是为了练新军，何必费这些心思！”

“只望老弟不要食言。我给你推荐的第一人叫王士珍，字聘清，正定人，是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本是叶曙青军门的随身马弁，在学堂学的是炮科，回营后任炮队教习。去年随叶曙青入朝作战，叶曙青溃败平壤，身败名裂，但王聘清打得还是不错的，在平壤亲自操炮，受了伤，额头上留一条寸余的伤疤。他回来后曾经找我谈过平壤之战，他的建议都很好，无奈叶曙青不肯入耳。如今就随聂军门驻军芦台。”

袁世凯请道：“一事不烦二主，还请午楼兄写封亲笔，届时我派人去请。”

“理当效劳。”荫昌很痛快地答应了，“还有一个，是李中堂的小老乡，大名段祺瑞，字芝泉，也是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的也是炮科，在旅顺监修过炮台，后来又被派到德国克虏伯炮厂学习。当时他们出洋五人是通过考试选拔，他考的第一名。回国后被派到威海卫炮台当教习。”

“他和午楼兄一样，是真正喝过洋墨水的。只当炮台教习，可惜了。”袁世凯也是一叹道。

“还有一位，是直隶河间人，大名冯国璋，字华甫，也是学堂一期，不过他学的是步科。华甫很聪明，又肯吃苦勤学，精通枪炮阵式，尤其熟习营垒作业。甲午战前，他随聂军门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测绘地形，聂军门《东游纪程》一书多半功劳是华甫的。几个月前他随驻日公使赴日，目的是学习日本的军事，大约明年春就回来了。”

“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午楼兄一定帮我设法把他们收入麾下。”袁世凯十分高兴，“懂西洋练兵的人，我是多多益善，请午楼兄多多推荐。”

“出色的十个八个都不成问题，干脆我列个单子给你，到时候你挑着用。”荫昌给袁世凯列了个单子，曹锟、段芝贵、张怀芝、何宗涟、王英楷、陆建章、田中玉、王占元、马龙标、李纯，恰好十人，“他们这些人郁郁不得志，只要老弟放手使用，他们辗转呼引，不愁没有人才投奔麾下。”

“中中中……”袁世凯如获至宝，藏到夹袋里。

回到嵩云草堂，袁世凯又拿出荫昌写给王士珍的亲笔信和开列的名单细看，真正是眉开眼笑。站在他身边的赵国贤欲言又止，终于还是没有忍住：“四哥，你不会只用外人吧？”

“你想干啥呢？我这次练的是新军，必须懂洋操。”袁世凯其实早有考虑。

“我在朝鲜也算学过洋操，四哥能不能派我去带兵，还是带兵威风。给我一哨人马，当个哨官……”赵国贤看袁世凯脸色阴晴不定，“四哥要为难，让我去带一棚兵也行。”

“按我给朝廷的练兵计划，一营的营官称统带，没有官职或职衔太低的，准戴三品顶戴；统带下设帮统，作为营官的副手，准戴四品顶戴；营下设队，队官称领官，准戴五品顶戴；队以下设哨，哨官六品顶戴。你如今是五品的守备，我准备让你当帮统，戴四品顶戴如何？”

袁世凯这话出乎意料，赵国贤喜笑颜开道：“中，我一定给四哥好好干。”

“良臣，你是我的心腹手足，不能只管带兵，发现有啥事情，不管是带兵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要及时向我报告。我弄到这个差使不容易，非练出个样子来不行，你们都要实心实意地帮着我，懂不懂？”

袁世凯说话最喜欢问“懂不懂”。赵国贤明白袁世凯的意思，是让他当好耳目，点头道：“懂。”

“在朝鲜的那帮兄弟只要和咱贴心的，都把他们招呼来，我不会亏待。”

两个人一起商量，列出个名单。刘永庆，是袁世凯的表弟，聪明干

练，袁世凯出任驻朝总理后，被提升至仁川商务委员；吴长纯，安徽庐江人，是吴长庆的族弟，袁世凯在朝鲜能在庆军中立足，多亏他的帮助；吴凤岭，江苏铜山人，是袁世凯家用人的儿子，大袁世凯五六岁，从小照顾袁世凯，到朝鲜后任跟班护卫；徐邦杰，江苏句容人，随袁世凯在朝鲜办商务，胆大心细，多计谋，曾经匹马劝说东学党，深得袁世凯赏识……此外还有江朝宗、唐天喜、王玉同等人。刘永庆、吴长纯等身份重的由袁世凯亲笔写信，其他则由赵国贤写信相约，一起到小站共谋大业。

晚上袁世凯在宣武门外广和居宴请两个老熟人，一个是翰林院编修徐世昌，一个是在李莲英四弟家中坐馆的阮忠枢。广和居是京城饭馆“八大居”之一，其菜品融合南北风味，深得文人墨客喜欢，其地虽隘窄，屋宇甚低，而食客趋之若鹜。徐世昌、阮忠枢先后赶到，广和居最有名的炒腰花、江豆腐、潘氏清蒸鱼、四川辣鱼粉皮、清蒸干贝等摆了满满一桌。

阮忠枢问：“四哥，你要请几个人。”

袁世凯回道：“就你和菊人哥，我们三人有事商议，闲人免进。”

徐世昌指指一桌子菜说道：“那这可真是有些浪费了。”

“有事相求，不敢怠慢。”

袁世凯所谓有事相求，对徐世昌，是想请他出任参谋营务处总办一职。袁世凯计划设新军督练处，作为新军的最高指挥机关，下边又设参谋、督操、执法和稽查四个营务处。而其中参谋营务处又是综合办事机构，是袁世凯最重要的助手。徐世昌为人沉稳，思虑周详，又通达权变，正可补袁世凯行事操切之不足。然而，翰林院向称朝廷储才之地，翰林虽然清苦，却很有些虚名，翰林而出任军职，恐为世人所讥。所以此前袁世凯已经给徐世昌写过一封信，恳切地帮他剖析利弊，希望能说动他：

老哥困居翰院，将届十年，循予升职，限于前辈之当先，官缺少而候任者众，擢升之期遥遥无望，不如改弦更张，屈就武职，别图异路功名较为迅速也。弟之练兵处，月饷约十万左右，需人佐理，拟奏调老哥为练兵处提调，兼充参谋处总办，并任饷糈事宜。虽属大材小用，而建功列保，却较在翰院中容易十倍也。

自从太平军兴，投笔从戎成为升职的捷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中兴名臣自不必说，如今的封疆大吏，司道官员，也多半是靠军功而居要津。徐世昌在翰林院不受李鸿藻的赏识，郁郁不得志，到袁世凯幕府的确是一条不错的路子。然而，要他放下翰林的架子，袁世凯并无把握。

“恐怕要让四弟失望了。”徐世昌抱抱拳道，“朝廷定例，翰林编修须满六年资格，方可迁转。此六年中，一日不得间断，若有事出京，亦须按日补足。我编修将满五年，再熬年余当有个结果。”

显然，徐世昌对六年资格届满还抱着热望，这也是人之常情。袁世凯并不强求，退而求其次：“翰院既然有这一层规矩，我当然不能强求。不过，大哥须答应我，有事时帮我出出主意。虽然不去小站就职，也要当我背后的诸葛亮，届时将按月略致薄酬。”

这并非什么难事，而且以袁世凯的行事风格，这份薄酬必薄不到哪里去，徐世昌很痛快地答应了。而在袁世凯来说，正所谓放长线钓大鱼。

袁世凯对阮忠枢说不上是求，是邀请他出任总文案，报酬极优，月饷及公费合计二百两。阮忠枢乐得合不上嘴，但袁世凯有一样担心：阮忠枢在李莲英四弟家里坐馆，把他挖走，会不会得罪李莲英。李莲英是太后身边的红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所以此事必须问个明白，确有把握。

“四哥尽管放一百个心，我已经向四爷请示过，”阮忠枢说的“四爷”就是李莲英的四弟李升泰，“四爷说，这是好事啊，我家里的先生发达了，我脸上也有光，高兴还来不及呢。”

袁世凯高兴道：“好，只要处理妥了，我就放心了。我手头有一堆文案要处理，明天你就过来帮忙，大后天就起程去天津。”

山东威海卫刚下过一场雪，到处白茫茫一片。黄昏的时候，残阳如血，寒风凛冽，一派肃杀，但段祺瑞依然照老习惯一步一滑地登上公所后面的炮台。甲午海战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占据威海卫，撤走前把炮台悉数破坏，巨炮或沉海，或运走，炮台只剩石块和水泥混筑的台基。自从四年前到威海出任随营学堂的教官，他就喜欢登上炮台，四面瞭望，思绪纷飞。

段祺瑞是合肥人，爷爷和父亲都是淮军军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家里的日子还不错。但随着爷爷和父亲去世，家境从此一落千丈，以至于连私塾的学费也交不出，老师强留下他的一块砚台和书桌抵顶后，把他赶回家去。他本来也不愿读书，乐得不受那份拘束，但终日游手赋闲，也为人所看不起。他有个族叔当时在山东烟台当管带，十七岁那年决心投奔族叔。母亲不放心，但又没有更好的谋生出路，母子两人抱头大哭一场后，他怀揣着母亲给的一块鹰洋，一路乞讨，步行两千余里到达烟台。族叔赏识他的胆识，欣然收留，并督责他好好读书。

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武备学堂，从淮军各营中选调年轻聪颖者入学堂。当时只招收一百名，段祺瑞因读过私塾，族叔又是管带，因此被推荐入学。经过考试，他分到文化程度要求最高的炮科学习，每次考试都是优等。有一次李鸿章前往巡视，在海河上打靶，见段祺瑞弹无虚发，对这个小老乡印象极深。1888年李鸿章决定派武备学堂五名学生赴德国留学，段祺瑞便名列其中。两年后，其他四人都按期回国，只有他留下来到克虏伯兵工厂实习一年。

回国的时候段祺瑞真正是雄心万丈，他幻想着自己当上一支炮队的指挥官，用从德国所学的最新知识改造淮军，但现实却很让他失望，他先是被派到军械局负责购买军械的检查验收。他所学是用于实战的知识，如何甘心只当一名检验员？他一再向上司要求，反而得到不安分的评语。后来他又被派到威海随营学堂当教官。当教官当然比军械委员要强，但依然不如所愿。他曾经向负责南北帮炮台的戴统领提出希望能到炮台上带兵，戴统领毫不客气："你们这些喝洋墨水的，没在战场上摔打过，在学堂里当当教员、纸上谈谈兵行，真带兵，你们不是那块料。别以为带兵简单，比纸上的学问大着呢。"

段祺瑞碰了一鼻子灰，他发现威海卫无论海军还是陆军，还是炮台的军官，都各自有后台。他虽然得到李鸿章的赏识，但疏于经营关系，尤其不会也不屑于送礼巴结，结果为同行所不齿，认为有现成的路子不会走，难成气候。如今他明白，要在淮军里混，这是一个致命弱点！

这还仅仅是个人的前途之忧。甲午战败，让他对国家前途也陷入迷茫。北洋海军曾号称亚洲第一，从前每每看到巨大的定远、镇远劈波斩浪，巨炮向天，他总是满怀激动，认为国家毕竟强大了，再也不会任由列强凭几艘战舰就逼迫中国割地赔款了。那时他坐在炮台上，抚摸粗壮的炮管，他也曾经觉得威海固若金汤。然而，威海之战最终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告终。他亲历了全过程，经历了紧张、激动、坚守、绝望的心

路历程。他最不可解的是，数十艘战舰为什么只能窝在港中被动挨打，连港口也不敢出！他更不可理解的是，南北帮炮台百余门炮，数千人，竟然在一天之内尽丧敌手，尤其是北帮炮台几乎是一炮未发，便一哄而溃！当初倨傲无礼、目中无人的戴统领落得个吞金自杀！

国家的前途在哪里？他自己又该何去何从？日军撤走后他奉命又回到刘公岛，真正是满目疮痍。北洋海军没了，炮台悉数被毁，国家命运和个人前程，一切皆是茫然！

一个多月前，他路过上海，从《申报》上看到朝廷正在天津小站练兵，参照西式兵法，分步、炮、骑、工等兵种，他的心为之一动，如果自己能到炮队去就好了！但这个念头仅是如闪电一亮，转瞬即逝，自己与负责练兵的胡臬司毫无瓜葛，不要做无谓的妄想吧。后来他劝慰自己说，虽说是按西法练兵，也未必真能效法西洋，换汤不换药，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这样一番自我安慰后，又重新陷于苦闷和茫然。

然而这天上午快吃午饭时，提督衙门电报所送来一封电报，是武备学堂总办荫昌发来的："袁慰廷观察新任练兵大臣，赴小站西法练兵，其志甚坚，急需人才，已力荐。莫失良机。"

段祺瑞的心简直要跳出喉咙，但他性格内敛，不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人。他把电报折一折放进衣袋，照常去食堂就餐。回到住处，本来是睡午觉的时间，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荫昌既然是向袁世凯荐人才，那肯定不只荐他一个。武备学堂已经毕业好几期学员，优秀的何止十个八个？自己会不会被选中呢？自己对袁世凯几乎一无所知，荫昌总办的推荐能起多大的作用？自己远在威海，一切无从打探。

这样反复思索，不得要领。到了晚上，回想自己当年步行两千里到烟台，那是何等的坚决？如今怎么这样婆婆妈妈？干脆，明天给袁世凯发个电报，来个毛遂自荐！这样下了决心，便不再去想，倒头呼呼大睡。

第二天吃过早饭，正要去电报房，正巧送报的人举着一封电报来找他。打开一看，是新建陆军督练处所发："新建陆军，西法练兵，需才孔急，已禀督办军务处请调，务于腊前到津沽小站报到，不得误期。"

电报所的人拱手道："段教习，你要高就了，恭喜恭喜！"

段祺瑞回应道："是高就还是低就，说不准。人家只说让去报到，没说让干什么。大不了，还是个不受待见的教员罢了。"

电报所的人道："荫总办推荐，当然不会只让你当个教习。再说了，就是当教习，在天津卫大码头也比咱这破败不堪的威海卫强。有本事的人，赶快想办法走吧。"

段祺瑞说的是实话，他的确不知道自己此次到底是高就还是低就。如果能让他带兵，在他看来就是高就。如果继续当教习，在他看来只能算低就。荫昌是学堂总办，受他推荐，十有八九是去小站当教习。当然，电报所的人说得不错，无论如何离开破败的威海卫，总算是一件喜事。

袁世凯编练新军的小站原为退海之地，因盐碱的原因无法耕作，一直荒芜。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英法美三国兵舰云集大沽口，扬言要夷平天津，再打进京城。当时最精锐的淮军随李鸿章到陕西协助左宗棠平叛，朝廷急调李鸿章回直隶，随后任命他为直隶总督。他的亲军营也就是周盛传所部盛字军九千人驻扎在青县马厂以为后盾。此地位于天津海口西南，到军事要塞塘沽尚有一百五六十里，真是发生战事缓不济急，所以随后又抽调一部分设防塘沽的新城。为了便于马厂与新城之间的交通，周盛传率军在马厂和新城之间修筑了"马新大道"，沿途设立驿站，四十里一大站，十里一小站，共设大站四所，小站十一所。

当时周盛传的职务是天津镇总兵，同时还负责津沽屯田事务。为了便于屯田，他率部驻扎到新城东南二十余里的地方，因为新马大道在这里设有一个小驿站，所以称之为小站。他取名兴农镇，在这里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引运河淡水冲碱，结果盐碱地成为丰腴沃壤，垦荒种稻六万余亩，百姓纷纷效仿，民田开垦出十余万亩，荒芜的小站因之日渐兴隆富足。

甲午战争的时候，盛军全部开赴前线，结果全军覆没，这里的兵营也就空了出来。胡燏棻奉命在马厂编练"定武军"，后来发现不如小站这里方便，营房也较为完整，因此将练兵的地方迁到小站。"小站练兵"的叫法便由此始。

因为北洋已经封冻，段祺瑞只能从陆路赶往小站。从威海到小站一千三四百里，辗转半个多月到了天津，再换雇当地一驾马车赶到小站，

在一条热闹的街前停了下来。马车夫指点着说道："这里就是小站练兵的地方，过了街往北不远就是。"

这条街道显然是因军营而兴隆，小吃、饭馆、广货店、水果店、洗头铺、浴池一应俱全。段祺瑞来不及闲逛，跨街而过，不远就有一队穿着窄袖军装的士兵在路边站哨。他过去打听，站哨的士兵挺胸兜肚，根本不予理睬。在哨楼里的一个小头目走出来问："请问您贵姓？"

"段祺瑞！"段祺瑞回答。

"哦，是段教习！我奉命在这里等您两天了，请随我来。"

段祺瑞一听"段教习"的称呼，就感到情况不妙，果不其然，袁世凯安排他当教习！满怀的期望和热情被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脚下也沉重了许多。

小头目很热情，一边在前面带路，一边指着两边的几个四合院道："这两边是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还有粮饷、军械、军医等处的办公都在这里。"等转过弯向西走不远，小头目指着一个独立的四合院道，"那就是袁大人的督练处。"

到了门口，又有站岗的士兵，门房里有个四十多岁的弁目——看样子至少是个哨长，拱手道："你们稍等，我去通报一声。"

人进去了，却好一会儿没有回音。段祺瑞乘马车而来，天寒地冻，本来脚就冻麻了。此时又在寒风中枯等，更觉寒冷。心想这样层层通报，分明是有意摆谱，给我个下马威。看来这位袁大人不是善类。且看看再说，合得来则留，合不来则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忽然听到院子里脚步杂沓，有人高声喊："是芝泉老弟到了吗？"

一个矮胖子被七八个身着深色新式军服的人簇拥着走出大门，其中有两个段祺瑞再熟悉不过，都是他武备学堂的同学，一个是王士珍，一个是曹锟。

王士珍当即介绍道："芝泉老弟，这位就是袁大人！"

段祺瑞要行拜见礼，袁世凯急走一步，虚扶一扶道："不必不必。"

段祺瑞改为抱拳一揖，袁世凯抬起右手举到眉边一挥道："芝泉，新军都是行举手齐眉的西式军礼，我不能破例。"

王士珍解释道："芝泉，袁大人听说你快到了，把我们召集起来一起来迎接你。"

后面的几个人，分别行西式军礼，自报姓名。段祺瑞在德国受过训练，也改为西式军礼相还。袁世凯举手拍拍段祺瑞的肩膀道："走走，你远道而来，先喝口茶，再给你介绍。"

"劳袁大人和各位大驾，实在不敢当！"段祺瑞见如此迎接阵势，又是专门召集起来等他，很有些意外，刚才的委屈早就抛到脑后。

袁世凯拉住他的衣袖道："走，哪里说得到不敢当，你和聘清都是午楼总办极力推荐的高才，我不敢怠慢！聘清来时，我也是这样迎接。他们几位，我也不曾怠慢，你们说是不是？"

几个人几乎同声回道："就是就是，袁大人爱才，尤其你这喝过洋墨水的，更被袁大人视为宝贝。"

袁世凯哈哈一笑："都是宝贝，都是宝贝。"

进了客厅，当中一只大铁炉，炉火熊熊。众人围着炉子坐下来，一口热茶下肚，段祺瑞感到全身暖烘烘的，尤其是对着火炉的前胸，更是其暖无比。

袁世凯这才一一向他介绍几位将领。先介绍几位统带，左翼第二营统带杨荣泰，右翼第一营统带龚元友，第二营统带吴长纯，第三营统带徐邦杰，马队营统带任永清。袁世凯介绍完几位统带，指指王士珍等人说道："这几位都是你的同学。"

王士珍已经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总办，曹锟被任命为左翼步兵第一营的帮统。还有三个也是三十余岁，是第二期的武备学堂毕业生，一位是张怀芝，右翼步兵第三营后队领官，另一位何宗莲，左翼第二营前队领官，第三位王英楷，右翼第三营前队领官。

"芝泉，如今小站你们北洋武备生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这几位是队官以上的，要再加上哨官，有好几十个呢！我并无门户之见，既然是西

法练兵，懂西洋兵法的当然要多多益善。午楼总办给我推荐的人才，只要肯来，我必定善待。”袁世凯朗声道。

看到武备生受到如此厚待，段祺瑞心里热乎乎的，只是不知道袁世凯会派给自己什么差使。如果像曹锟一样当个帮统，尤其是炮营的帮统，那就再好不过了。袁世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望着段祺瑞问道：“芝泉，我听说你精于洋炮，李中堂对你欣赏有加。我这里有炮营，你说说炮营里什么职位适合你？”

大庭广众之下，自己的要求太奢，不免让大家笑话；可是若把自己贬得太低，又实在太委屈。他想了想道：“如果袁大人信得过我，我愿去担任帮统。”

“咦，帮统恐怕不合适。”袁世凯好像故意卖关子，段祺瑞当面被驳，不免脸红。众人却猜到袁世凯的意思，急于验证，因此都屏息静听，“你是喝过洋墨水的，又在大名鼎鼎的克虏伯实习过，论洋炮，无出其右者，就由你去统带炮营如何？”

众人一起鼓掌，段祺瑞一挺胸，双脚后跟一碰，右手有力的在眉际一举，是一套完整的西式军礼，大声道：“感谢袁大人栽培。”

袁世凯拍了拍他的手背示意他坐下后道：“芝泉，国家多事之秋，朝廷对我们这支新军寄予厚望，可以说倚之为干城！我希望诸位兄弟能够同心协力，共襄大业。”他又指指那几位非武备生出身的将领道，“我们新军各级官弁，就是你们这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靠军功出身，一部分是你们武备生。如今我有个担心，担心靠军功出身的自恃资望勋劳，看不惯学堂出身的；又担心你们学堂出身的自负技能学术，看不起军功出身的。各徇一己之私，彼此意见分歧，致难融洽，岂不犯了兵家大忌？我这督练大臣，岂不是渎职误国！”

众人都表示一定和衷共济。

“诸位能如此表示，我很感欣慰。我今天之所以芝泉刚进门就说这些话，是想向诸位表明我的态度。俗话说，家和万事兴，我们带兵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孙子曾说：上下同欲者胜。孙膑又说：仁人之兵，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诸位同食军饷，即同是效力朝廷之臣；同受委任，即同是本督办肱股之佐！务当时时以朝廷为念，事事以本督办为心。决不可执私见而昧公义，挟小嫌而忘大体！诸位既然进了小站大门，不管你

是武备生，还是军功出身，大家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新军将佐，新军兄弟。你们万万不要闹这门那派，你们只有一派，那就是小站派！”

众将唯唯。

“和衷共济，事关新军之成败，我不能不多说几句。诸位同在一军，将来患难相共，生死相依，正有无穷互相依赖之处。平时能彼此欢洽，临敌能互为应援，关系非轻，不可不勉！本督办对诸位是推诚相待，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决无偏倚。若诸位各存意见，必致猜嫌互起，贻误戎机，何以报朝廷豢养之恩？又何以副本督办期望之意？”

吴长纯是袁世凯在朝鲜的旧部，首先表态：“大人放心，我等绝不敢轻视武备学堂的各位兄弟。”

王士珍在武备生中算资格和年龄最老的，也表态道：“大人尽管放心，我们武备生正要向军功出身的兄弟好好学习。”

“好，诸位从此务必破除畛域之私，力崇敦睦之谊。”袁世凯一拍大腿，指了指吴长纯他们道，“你们这些素有战功的，经事较多，阅历即为学问。学堂出身的正可奉为先路之导，而不得藐视。当然，你们军功出身的诸位，在西法操练方面是弱点，正可向武备生们学习，引为集益之资，而不得轻玩后进。两管相辅，各取所长，何愁新军不成气候？”说完这些，袁世凯霍地站起来，平伸出一只手大声道，“和衷共济，同铸新军！”

吴长纯站起来，把手搭到袁世凯的手心上大声附和：“和衷共济，听四哥的！”

王士珍也学吴长纯的样把手搭上去，大声说道：“和衷共济，惟督办马首是瞻！”

众人纷纷效仿，袁世凯的一只手托着众人手掌，感觉无比沉重，亦觉倍增力量。

当天晚上，为段祺瑞洗尘，各营统领及武备学堂领官以上陪同，一直到十点多才散。众人散去，袁世凯单把王士珍、段祺瑞留了下来问：“聘清、芝泉，我说话，你们还听不听得懂？”

袁世凯不喝酒，但王、段两人却颇有酒意。王士珍回道："懂，还没醉到耳目失聪的程度，请大人吩咐。"

"当初午楼给我推荐人才时，郑重其事推荐了三位，又列名十余位。如今，如愿将你们两人引入麾下，可是还有一位——冯华甫如今还未能如愿。前次我去芦台请聂军门给我推荐人才，把聘清要了来，可华甫因为在日本办差，聂军门说等华甫回来再说。我担心聂军门是不想放手，你们想想看，有什么法子，能把华甫请到小站来。"

王士珍与段祺瑞相视一笑道："大人可能有所不知，我们三人在武备学堂时就义结金兰，华甫年龄最长，是我们大哥，我居二，芝泉最小，是老三。我们三人亲如兄弟，由我们两人出面相劝，不敢说满话，但八九分把握还是有的。"

袁世凯一拍大腿："好极了，没想到你们还是桃园三兄弟。不过，聂军门那边还要尽量维持，不能让他觉得我在挖他的墙角。虽然督办军务处说，我相中了谁，尽管调用就是。可是同在直隶地盘，不能因华甫一事把关系弄僵了。总得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聂军门即聂士成，也是李鸿章的老乡，甲午战争时率军随直隶提督叶志超赴朝，淮军一败再败，而他所部却得能战之名，因功受任直隶提督。袁世凯与他颇有渊源。当年聂士成投军时，先投的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与捻军作战。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随周馥在前敌办粮饷转运，与聂士成打了数月交道，聂士成对袁世凯的精明干练十分欣赏，而袁世凯对聂士成的带兵能力也是十分佩服。

"有这层渊源，从聂军门手下把我大哥挖过来问题不大。聂军门是武秀才出身，后来又是靠军功成名，最重视的是忠勇血气，对我们这些武备生并不多么看重。我和芝泉负责随时联络大哥，大人届时再给聂军门去封电报，事情必定能迎刃而解。"王士珍分析了一番，觉得问题不大。

"好，此事拜托你们两位，随时打探消息，华甫一回国，务必记得提醒。"

转眼到了腊月中旬。这天王士珍和段祺瑞来见袁世凯，一进门王士珍就说道："大人，我们见到华甫了，他很愿到麾下效力。"

几天前，王士珍和段祺瑞得到冯国璋回国的消息，立即向袁世凯请假跑到芦台去看他。冯国璋日本之行收获很大，借工作之便，结识了日本陆军大将福岛安正和陆军中将青木宣纯，经常向他讨教日军的章制图籍。在两人的安排下，还参观了日本的陆军幼年学校、成城学校、近卫师团、警察署等。他还常常到东京大桥图书馆翻阅日本的军事书报和西洋军事读物，一边读一边写笔记体会，日积月累，成书数大册。他一回国，便把自己编写的兵书呈给聂士成，没想到聂士成连翻也没翻便道："很好，等我有空时再搬来看看。年底了，忙得脚后跟踢到后脑勺，实在没空读闲书。"

冯国璋孜孜以求，点灯熬夜方成此大作被聂士成视为闲书，心中极为不快，也十分失望。正在这时，王、段两人一起来看他，一听两人一个做了督操营务处总办，一个当了统带，都是三品以上的顶戴，早就暗中羡慕，一听袁世凯有意延揽，哪有拒绝的道理，当即托两人把他的兵书转呈袁世凯。

段祺瑞把装在布包里的一摞兵书摆到桌上，袁世凯打开一看，蝇头小楷，字迹极其端正，一看目录，《章制》《禁令》《训条》《操法》正是他练兵所急需。尤其《操法》三卷，包括步队操法、行军操法、侦探机宜、进退定法、行军攻守、步炮结合……看得袁世凯直赞叹："这可真是一部兵书鸿宝！聘清，请他来就到督操营务处做你的帮办如何？咱们小站练兵，正需要你们这样对兵法有研究的人。将来咱们新军的训练操法，可让华甫与诸位商议，举凡营制、饷章、操典、兵法都让他随时整理编纂。"

段祺瑞建议道："看冯大哥的意思，对小站真算得上是望眼欲穿。大人何不像对我一样，一封电报，必定能把他招来。"

"咦，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虽然督办军务处说我相中了谁尽管调用就是，可我从人家手下挖人，总要打好招呼。为了要你，我是专门去见了一趟夔帅，与北洋海防营务处打了招呼，才给你发的电报。"夔帅是指直隶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他字夔石。段祺瑞没想到自己调到小站，后面原来也经过这么多麻烦，袁世凯接着道，"咱在直隶的地盘上，不能让他们视咱们为异类。你们放心好了，只要你们的华甫大哥愿来，我就有把握把他挖过来。"

刚打发走王士珍、段祺瑞，右翼第二营统带吴长纯拿着一封电报快步跑进来禀报："四哥，电报房来送电报，我直接送过来了。"

袁世凯打开封套，看罢笑了起来："姜老叔要来小站过年了。"

袁世凯所说的姜老叔，是安徽亳州人，大名姜桂题，人送外号姜老锅、姜过腚。亳州是捻军的发源地，当年他父亲投捻军战死。他当时只有十五六岁，身量奇高，饭量又大，家里养不活，终日在城里讨饭。冬天太冷，就偎到小吃店饭锅边取暖，所以人称姜老锅；又因身量长得太快，所以穿的长袍只能包住屁股，故又有外号"姜（将）过腚"。

在家里实在待不下去，后来就投奔了当捻军的舅舅。但那时捻军被僧格林沁追得疲于奔命，眼看大势已去，舅舅带着他投靠了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让他当个小头目，他个头大，力气大，提着一把大刀在战场上左砍右杀，十分勇猛，深得僧格林沁赏识。僧格林沁战死后，毅军统领宋庆把他招至麾下，才二十多岁就当上一营管带。后来又随宋庆到西北，协助左宗棠与回军作战。这时候袁世凯的族叔袁保恒也在西北，给左宗棠办粮运，与姜桂题脾气相投，结为金兰兄弟。后来随宋庆内调，到辽东半岛驻防。甲午战争的时候，姜桂题率军驻防北洋军港旅顺。当时旅顺守军有六统领互不隶属，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结果号称铁打的旅顺一天也没坚持下来就被日军占据。姜桂题带兵守卫后路二龙山炮台，还算打得比较好，但因旅顺陷敌，遭日军屠城，朝廷震怒，所有将领都获严谴，姜桂题被革职永不叙用，在宋庆军前戴罪图功。

袁世凯一到小站就发电报给姜桂题，请"老叔"到小站帮忙。姜桂题回电说，等过了年就来，可是突然改了主意，要提前到小站来过年。

对邀请败军之将姜桂题前来练兵，吴长纯十分不解。而听袁世凯的意思，姜桂题不仅要出任左翼第一营统带，而且要兼任左翼统领。按新建陆军的军制，全军设总统一员，就是袁世凯；全军又分左右两翼，各设一位统领；统领而下，步军每两营设一个分统，分统下面，才是督率一营的统带。也就是说，都是督率一营千把人的军官，但姜桂题却是高他两级的统领。按新建陆军的饷章，步队统带月支薪水银一百两，公费银三百两，合计四百两；而统领两项合计九百余两。不说别的，光收入上的差别就足以令人眼热。

"四哥，姜老汉带兵不严，秉性随意惯了，他做左翼翼长，会做什么样的表率？"吴长纯的理由搬得上台面，"咱新军军纪最严，这是四哥亲手制定的。"

姜桂题是典型的淮军"老将"，靠打仗勇敢起家，对年轻军官称

为“小鸟孩”。他夏天常披件短外衣，辫子盘在头上，赤足趿拉着鞋，挥一把大号扇子，在旅顺街头溜达。有一天他见到一新兵买鱼不付钱，上去就是一个嘴巴，新兵不认得他，挥手反击一拳。回营后哨官押着新兵来向姜桂题赔罪，姜桂题竟然道：“我扇他大嘴巴子，他还我老拳，都是打嘛，治哪门子罪？”这个士兵自此死心塌地追随，当了他的亲兵，甲午之战时为姜桂题挡子弹而死。

袁世凯解释道：“你的担心也有道理，但还不是全部道理。你不是外人，我就说句不能对别人说的话。咱们练新军，当然要靠严明的军纪；但仅靠军纪不行，还得靠感情笼络人。也就是说，新建陆军从统领到士卒，都要靠严明的纪律形成服从意识，还要靠恩义联结，形成报恩意识。要说笼络士卒、以恩驭下的本事，你我都不比姜老叔，你懂不懂？”

吴长纯当然点头。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还有笼络淮军旧将这个大局方面的考虑。”按袁世凯的说法，虽然淮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身败名裂，但淮军的势力还在，督抚位子上还坐着大批淮军出身的封疆大吏！这一势力笼络好了是借力的好风，如得罪了，则将处处掣肘。

“我新建陆军，就是要让淮军旧将看作是他们的新生之地，我袁世凯就是要让世人认为要继承淮军衣钵。”袁世凯小声道，“虽然李中堂对我有所误会，但我对他依然视为恩人和靠山。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李中堂从此一败涂地，以他的智慧，决然有东山再起之日。我把受了革职、头顶‘蜡杆’的淮军老将请过来，且让他任一翼之长，你说李中堂会怎么想？”

官员被革职，帽顶上便没有品级标志，光秃秃的，俗称“蜡杆”。“蜡杆”而出任翼长，可谓近世罕有。

“哦，我懂了。”吴长纯终于服气地点了点头。

袁世凯2：肇基北洋

第一章　正军纪苦练新军　受弹劾因祸得福

小站新军的训练十分严格。每月初一放饷，十五放假，除此之外，无一日不训练。初三、十三、二十三是全军合操；初四、十四、二十四是全军行军演习；初六、十六、二十六是各营分别练习打靶并考校；初八、十八、二十八，是两营联合演习；初十、二十、三十则是各营分哨分队进行演习拉练，其他时间则是场操并练考打靶。

不但时间安排得紧，而且纪律又十分苛刻，扎营、出操、行军、演习、防守、打靶都有严格的章程。士兵出错，连哨长、哨官甚至领官都要受处分，轻则训诫，重则有插耳箭、打军棍、罚扣薪水等。无论普通士兵还是各级军官甚至洋员，袁世凯执行处罚毫不手软。

一次，马队哨长演练走排时，帽子上的翎枝掉在了地上，一个士兵献殷勤下马拾取，结果被打二百军棍，哨长也被摘去顶翎。有个士兵出操路上，乘驴代步，被打二百军棍，他的哨官及两位哨长分别记过一次。有位哨长带兵在东寨门内一带巡逻，因为手下巡逻的兵丁带着刺刀擅离职守，结果士兵被打二百军棍，哨长扣饷。有位哨长在操演时呼唤对岸闲人，结果被责打五百军棍，并摘去顶戴。袁世凯对抽鸦片极为痛恨，有一次巡查，一位哨长躲在营中抽鸦片，被他撞个正着，哨长跪地磕头求饶，他不为所动，竟然亲手用佩刀斩下哨长的首级……两个多月的时间，袁世凯处分了二十余名官兵。

小站新军号令严苛，几乎无人不晓。

这天正是初一放饷的日子，军营照例上午放饷，下午放假半日，收到饷银的士兵可以出营购买需要的物品。这时候最容易违反营规，袁世凯带上四个护勇到营中巡察。快到右翼二营营房时，听到有人操着本地口音，正在吵嚷，还夹杂着辱骂声。

“过去看看。”袁世凯加快了脚步。

等他到了近前，围拢着看热闹的士兵一看是督练大人到，立即纷纷行军礼，并自动让开一条道。那个天津人还不住嘴："嘛玩意儿新军，我看连旧军也不如，出门戴个大壳子帽，充那大尾巴鹰，原来尽是些嘎杂子。"

袁世凯对天津话不能全懂，但"嘎杂子"却是知道的，塘沽一带骂人常用，意思是不成器而且心眼坏。他含辛茹苦训练的新军却被人骂为"嘎杂子"，血轰的一下就冲到头上道："有事说事，不能在军营里信口胡扯。"

但这个天津人的性格属鸭子的，虽然被袁世凯的威势所震慑，但嘴上不饶人，冷笑一声道："腻们（你们）新军坑蒙拐骗，还不许人说话？腻也别给我摆谱，我也不是老坦儿，被腻给吓倒了。"

袁世凯不理他，看到人群里有前哨的哨长，点着他的名问："唐仁清，怎么回事？"

袁世凯有一项特别的本领，与人见一面，就能记住姓名，新军各营统带、帮统、领官他全叫得上姓名，就是百余名哨官，他能叫上名的也有一多半。

哨长近前几步，向袁世凯报告事情原委。原来，前哨有一名士兵经常到营外商铺赊欠，说好发饷日就还。但今天发饷后并未去清欠，连同上月所欠共十两有余，所以这个广货店老板找上门来。但欠账的士兵并不在营中，而老板则一口咬定亲眼看到那个士兵进了营房，因此认定是新军士兵串通好了不认账。

"人到底在不在营中？"袁世凯皱着眉头问。

哨长回道："的确不在营中，发了饷后就没再见人影，午饭也未回营吃。"

"你立即着人找，找到后让他立即去把欠账清了。"袁世凯又对那个广货店老板说，"人没在营中，你且等一等。我警告你一句，如果再敢信口辱骂新军，别怪我不客气。"

"我也不是棱子（指混横不讲理的人），可腻也不能跟我打二五眼。"广货店老板边走边说，"到晚饭前还不见人，别怪我要滚刀肉。"

闻言，袁世凯又对哨官道："叫你们吴统带到督练处。"

一会儿吴长纯跑步到督练处来了，袁世凯下令道："你营中有人欠账未还，我新军被人骂成嘎杂子，这是往我这督练大臣脸上吐唾沫！限你晚饭前把人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你先把欠账给我清了。"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吴长纯来了，打报告道："四哥，我撒出去一哨人找遍了小站，都没找到人，银子我已经替他还上了。不光欠广货店，餐馆、土产店都有欠账，不但赊欠，有时候还从店老板那里借银子，共十六两。"

袁世凯有些疑惑地问："在营中吃喝拉撒都不用个人开销，怎么欠了这么多银子？"

吴长纯回道："据打听的情况，他嘴馋，而且还有赌钱的毛病。"

"当初募兵告示说，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他赌的毛病恐怕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兵是怎么募来的？"袁世凯最痛恨赌博，当年他到京中捐官，就是被人设赌局骗光了一千余两。

吴长纯当初负责募兵，但仓促之间如何能够细审有无赌博的毛病？他有苦难言，只好回道："我把他的欠账都还了。"

"你把账还上就算完了？"袁世凯一脸不悦。

"我打算派几个人到他家里找找看。今天他领了饷银后就出营往西去了，估计是回涿州老家了。"

"十有八九是当了逃兵！当初贪图新军的厚饷，混进我新军滥竽充数，如今受不了这份训练之苦，就起了逃走的念头，临走还要骗一笔银子，实在是可恶至极！按照当初募兵告示所定的律令，逃亡者斩！就是把你全营一千人给我派出去，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捉回来。当初募兵的时候，他的邻右也是出具了保结的，他们的责任也要追究，人找不到，唯他们是问！你亲自带人去，如果人不在家，打听他的亲朋故旧都有哪些人，他可能去哪里。一一给我派人去找，限你五天之内把人给我捉回来。"

小站到涿州，二百四五十里，五天把人捉回来，绝非易事，但吴长

纯不敢犹豫，双脚后跟一碰，举手行礼大声道："是，五天之内，一定把人捉回来。"

吃晚饭的时候，袁世凯还在想这件事，其他营还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新军士兵经常在外欠账，而届时不能还清，恐怕骂新军是"嘎杂子"的就不仅仅是广货店老板一人。一想到老板当面辱骂的情形，袁世凯心头禁不住一沉。他打发人立即去传令各营统带、帮统晚上八点钟到督练处开会。

"我新军被人骂作嘎杂子了。"等十几名营官到齐后，袁世凯这样开场，"如果新军训练的结果是被天津人骂嘎杂子，那还不如现在我就向朝廷负荆请罪，你们各位也回家抱娃子去！"

右翼二营有人欠账后当逃兵已经在全军传开，众位将领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姜桂题见状，想大事化小："老四，你也别这样子当回事，个把逃兵总会有的。新军训练严格，是我从军以来不曾见识，训练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你可不要因为他们一句不知轻重的话，就认为咱新军上下没一片好肉。这个广货店老板也不是好鸟，让我见了他，一耳光扇得他满地找牙。"

姜桂题倚老卖老，仗着袁世凯叫他一声老叔，很少像其他人一样叫袁世凯大人，而是叫他"老四"。

"我担心的不只是这个广货店老板这样看我们新军，我担心小站的百姓都这么看我们；我担心的不是右翼这一个，而是其他营中还有没有？到底有多少人在外面欠账？"

众人都不作声，说明袁世凯的担心并非多余，于是他下令道："我今天叫大家来，第一件事，就是明天起，早晨、上午照常出操打靶，下午各营各哨各棚逐一排查，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外面欠账。执法营务处要参与清查，各营各哨都不得隐瞒。"

执法营务处总办响亮地应一声，各营统带也都应和。

"我想立条规矩。执法营务处起草一份禁令，禁止营兵向人赊欠，禁止商户赊予营兵，更不准进营索债。倘有违犯者，对赊欠兵丁严惩不贷！商民擅进营门，以奸细刺探军情例，斩！"一想到广货店老板那副嘴脸，袁世凯心里就冒火，语气坚决而又凶狠。

众人心头禁不住都是一振！因为袁世凯执行军律从不打折扣，他说斩，将来若有商民不知利害，擅进营中，果真就会葬送性命。

“新军饷银不为不厚，如果精打细算，足可以补贴家用，许多人入我新军，也是抱着养家糊口的目的。所以我有个提议，那就是以后发饷时，每人暂扣一两半，每攒半年直接寄回士兵家中，避免他们年头年尾，一文不余。”

袁世凯这个提议其实并不新鲜，旧营中营官经常采用这种办法，但目的不纯，有的克扣下来是拿去放高利贷生利，甚至有的贪婪卑鄙的营官，百般刁难士兵，只等士兵不堪其苦开了小差，便将扣饷据为己有。

为了避免此弊，袁世凯又有一条对应的措施：“我想改革一下发饷制度，以后发饷，不许营中各官经手，这样可以专心训练，也可断绝营私积弊。每届发饷日，由粮饷局员调集各营粮饷委员，按包称准，分往各营，会同营员按名点发。对操演生疏者，不能熟练报出履历者仔细查究，以防冒名顶替。病假者需由局员亲自验视，属实方可照发。倘涉舞弊，准各营员弁指控参追。”他又望了一眼坐在炉边的阮忠枢说，“老阮，这个稿子，你和粮饷局商量着起草。”

阮忠枢是袁世凯的文案主笔，下笔极快，很令袁世凯满意。但有一样，他是鸦片嫖赌样样都爱。袁世凯爱其才，网开一面。此时他状态极佳，两只眼睛像夜里的耗子一样贼亮，真正是耳聪目明。他也是极响亮地应一声：“大人放心，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一袋烟的工夫就可拟就。”

袁世凯这一发饷制度无疑夺了营官的财路，大家不免交头接耳议论。袁世凯又补充道：“我改革发饷制度，不是不信任诸位，实在是其弊甚深。从前各营官长，扣军饷、喝兵血，司空见惯，而其害极深。甲午一战，我亲眼看见整营的兵勇一战即溃，甚至不战而溃。何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官长平日克扣军饷，身拥巨资，自然惜命不敢战；而士兵则怀恨官长，又如何肯为官长卖命？我清除克扣军饷的积弊，从此兵敬官长清廉，官兵一心，不仅可提高战力，关键时候能救诸位的性命。我新军各级统领的薪水银和公费银已经十分丰厚，是其他各军的数倍。为什么如此？就是要让大家该得的好处拿到明处，不必蝇营狗苟，以养成我新军的浩然正气。”

“老四说得有道理，该拿的拿到明处，不该拿的一文不取。我支持。”姜桂题是新军中资格、年龄最长者，他一表态，众将无不诺诺。

“好，这事就定案了。明天晚上还是这个时间，诸位再到此集议，各营报告清查士兵赊欠的情况。”

情况并不乐观，各营统带心里清楚，士兵在外赊欠的大有人在。只是没想到一清查，人数之多出乎意料，最多的是姜桂题的左翼一营，竟然有五十余人，更令人惊讶的是，好几个营中竟然都有拿到饷银溜之大吉的兵油子！

袁世凯在晚饭前已经从执法营务处了解到详情，他下定决心要好好整顿，不惜杀人立威！等众人到齐后，他让执法营务处报告清查士兵赊欠及逃兵情况，然后道：“号令不行，溃散之由也。历久生懈，废弛之基也。姑息情面，军家之忌也。”说完这几句文绉绉的话，他提高声音，“看来不杀人不足以正军律！”他的意思是，对所有逃兵，由各营立即派人捕回，并当众斩首。

大家都倒抽一口冷气，因为逃兵有二十余人，一一处决，太有些骇人听闻。众人都不敢吱声，眼睛一齐去看姜桂题。姜桂题也不敢再信口叫“老四”，而是斟酌着用词道：“袁督办，我有个小提议，你看可不可行。这些逃走的士兵未必都是真的当逃兵，可能是拿着饷银回家看看，因为咱新军请假制度太严，有人怕请不下假来，擅自离营。对真当逃兵的，当然按律当斩，没什么好说的。这些没请假回籍的，可否网开一面，只要尽快回营，允其戴罪立功，插耳箭，打军棍，扣军饷，视情况而定。”

如果按这个办法，各营找到人后说明利害，只要回营便可免予一死，实在是个变通救人的好主意。众人都暗自佩服，这个“蜡杆”翼长果然手段高明。其实把二十几颗脑袋都斩下来袁世凯也有些心惊肉跳，巴不得有人出个两全的主意，所以他心里立即同意了，但嘴上却道：“老叔的办法不是不能考虑，只是尽快回营的说法太过笼统，自今日起，八天以内自动回营的可以免死，八天以后，无论是捉回来还是自己回来，斩无赦！”

各营自然是快马加鞭，去追各自的逃兵。马队营满员应当五百多人，但因为去东北买马的还没回来，只有二百余人骑，全被各营请求借调去追逃。到了第八天，只有三人因为老家是河南和山东，根本赶不回来。又过了几天，三个人先后被押了回来。当天下午，在校兵场举行全军集会，宣布对三个逃兵处以斩首军法。执法队的刽子手一人一把大刀，手起刀落，三颗人头落地，鲜血喷溅出十余步。前排的士兵，个个

都惊得面无人色。

随后，执法营务处宣读修订的《简明军律》。宣读的人是专门挑选的，此前的营生是走街串巷戗剪子磨菜刀，嗓门极高，声音极其洪亮：

“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

“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者，斩！”

“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

“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

“行队遗失军械，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器者，斩！”

……

“骚扰居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者，斩！”

“结盟立会，造言惑众者，斩！”

“有意抗违军令及凌辱本管官长者，斩！”

“在营吸食洋烟者，斩！”

有心人数了一下，新修订的军律，共十八斩。

宣布完《简明军律》，又宣布《查拿逃兵》制度：

照得本督办奉命练军，业就定武各营汰选归并，并仿照新章，具格派员，分募补额。士皆精选，饷复加优，不惮经营，昕夕靡暇。原期与众心同德，共励坚贞，力图报国，除犯法兵丁须严办外，所有军中疾苦，无不加意体恤，悉力代筹。数月以来，尔兵士应共谅此苦衷，宜如何感发奋兴，归诚率教。乃近间有不耐操练潜自遁逸者，是盖素习惰游，为贪重饷而来，因畏辛劳而去。本督办忝持军宪，安能以国家饷项，忍令此辈幸邀？现在各要道隘口，业经派员设卡，严行稽查，倘有逃兵被获解辕，定以军法从严惩办。至各卡员弁，拿获逃兵一名，各赏银二十两。如在距卡较远地方弋获，应更酌加赏银，以示奖励。本督办信赏必罚，决无虚言。为此示仰尔员弁兵丁一体知悉，务各懔遵毋忽。

当天下午，姜桂题就到督练行辕道："老四，今天这一家伙杀了三个逃兵，好多人吓破了苦胆，再加设卡严查，咱新军以后就没人敢当逃兵了。"

袁世凯叹了口气道："但愿如此，我是处处从严，可仍然毛病不断。"

姜桂题打着哈哈劝道："练兵练兵，要磨炼就得需要时日，咱才两三个月，训到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事不能太急于求成。"

"老叔，你好像有话，不妨直说。"

"没事，没事。"姜桂题虽是这样说，接着还是说起来了，"我是这么想，这一阵咱出了好几条禁令，都是要求兵丁遵守的，这当然必不可少。练兵嘛，还要固结军心，这就需要对士兵体谅关心。"

"老叔，说下去，我也在想这件事。"

"最近营中士兵生病的不少，我的左翼一营病了二十几个。原因一方面是操练严格，一场操下来，出一身毛汗，有些小鸟孩不知利害，在风中就解衣松扣，结果受了风寒；再有就是下操晚了，饭菜一凉，吃了难免闹肚子。还有营中污秽不堪，也容易传染致病。"

"所以，无论是管带还是帮统，尤其是哨官，应当关心士兵，不仅要尽到督责的职责，还要尽到保护的职责。"袁世凯怕忘记了，拿笔在纸上记下来。

"咱们新军中，不少是十八九岁的小鸟孩，不少人是第一次出门谋生，一生病的时候最容易想家，这时候，得让他感到家的热乎气。我营中士兵生病，我要求头目必须亲自侍候汤药，哨长、哨官要经常去看望，我至少要去看望一次。"姜桂题又道。

"好，老叔这个办法应当在全军施行。"袁世凯在纸上记下来，想了想又道，"老叔，官长特别是哨官直接与士兵打交道，他们应当如何关心士兵，你仔细梳理几条，明天我让老阮去找你，你们商量起草一份训令，在全军执行。"

"行，我想不全的地方，再让其他统带补充。有些哨官、头目，在

训练的时候一急起来就拳打脚踢，这很不好，也应当严禁。犯到军法，按军法查办，殴辱部下，实在有碍新军名声。”

袁世凯点了点头道：“老叔，你说的这一条很要紧，殴辱部曲成何体统？今日官长兵丁，即他日干城之选，不可不稍留局面，使有余地自容。这要单独起草一份禁令。”

“还有洋鬼子，也要对他们严加约束。洋鬼子伯罗恩前天在操场连抽一个号兵五六个大耳光，还有些洋鬼子雇用华人，动作慢了，就拳打脚踢，他还把咱中国人当不当人？”姜桂题提起来也是十分气愤。

“我与洋人签订的合同中有明文规定，严禁殴辱士兵及雇工，如有违反，轻则扣薪水，重则辞退。这个伯罗恩平时办事还算认真，让执法营务处扣他本月十分之一的薪水，你看如何？”

“好类很，好类很！”姜桂题拍着大腿，连亳州方言也脱口而出，“洋鬼子薪水高得让人眼红，眼里又没咱中国人，大家气不顺。把这个处分通令全军，也算对洋鬼子一个警告。”

“老叔，你别一口一个洋鬼子。”袁世凯正色道，“洋员有毛病自然应当惩办，他们欺负中国人不行，可咱们也不能欺负人家。人家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来帮咱练兵，咱们也应当善待人家，这样他们才肯尽心尽责是不是？”

“对，不叫洋鬼子，叫洋员。”姜桂题笑了笑道。

袁世凯只要得空就到军营中去转，瞪大眼睛挑毛病。这天他发现还有人随便进入军营，捉过来一看，正是上次辱骂新军的广货店老板，他肩上搭着一个布褡子，显然是窜进来卖货。

袁世凯问道：“我颁布的军令，有擅入军营者，以奸细刺探军情论斩，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可是我不是奸细。”广货店老板回道。

如果老板低头求饶，袁世凯打算放他一马，但听他这样回话，心里杀机顿起，冷笑道：“你滥入军营，就是奸细。”

“滥入军营的不光是我，还有吴军门的亲戚，挑了一担子货进营去

卖，如果袁大人秉公执法，一视同仁，腻（你）愿斩愿杀，随腻（你）的便！”

从前军营，军官亲戚时有运了土产进营，军官则勒派士兵购买，袁世凯在新军中专门行令禁止。他打发人把吴长纯叫来问是怎么回事。吴长纯回道：“我姑父的确到营里来了，也的确挑来了土货，但我严守禁令，一文钱也没准他卖，都扣在我营中，大人可派人严查。”

袁世凯派人向士兵打听，的确没有买什么土产，吴长纯姑父的一担货全封在签押房中。广货店老板无话可说，但仍然强词夺理道：“都是进军营，吴军门的亲戚若是奸细，我也无话可说。”

吴长纯骂道：“你他妈的没事找事，我姑父在门岗上已经登记，是来看望我，怎么不能进军营？”

袁世凯令道：“来呀，查门岗记录，如果没有记录，就是奸细。无论何人，立即斩首。”

这可不是闹着玩了。门岗立即把记录拿来，吴长纯的姑父的确有记录，而广货店老板仗着和门岗熟，根本没做登记，这样的时候从前很多。

“叫执法营务处派人来行刑。”袁世凯哼了一声。

这下广货店老板吓白了脸，磕头如捣蒜。袁世凯根本不拿正眼瞧他，边走边对吴长纯道：“吴统带，今天就由你监斩，有任何问题我拿你是问！”

到了阴历四月，天已经有些热了。新军训练已经基本步入正轨，各项章制也称得上完备，袁世凯得以抽出手来，部署开办随营学堂的事情。

袁世凯最初向督办军务处上练兵的禀帖时，就提出练兵的同时应当设立学堂，培养将才。但那时只是个初步想法，具体怎么办，他心里也没切实的打算。等他到小站来主持练兵，千方百计延纳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为各级统领，深得其力，他更觉得办学堂是培养人才的不二法门。忙里偷闲，他已经与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商议过多次，对如何举办学堂已经逐渐明晰了思路。时间过得太快，转眼就是三个多月了，

办学堂的事情不能再拖延，今天他召集众人，就是要安排尽快开学的事宜。

“造就将才是练兵的第一要义。”袁世凯召集会议，向来是开门见山，“将才哪里来？当然是培养。培养的办法中西又有不同。西方各国的通例，是从小就习武备，从学堂里通过考试选拔武职官弁。所以洋人的军官，无论军职高低，无论是行军兵法，还是运用枪炮、测量绘图，都能通其奥妙。可是大清的军官们是怎么提拔起来的？他们大多是靠壮年奋勇，得以荐擢职衔，用他们的说法，头上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红的。应当说，他们这些人也都是当时军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人家戴上红顶子也是当之无愧。但，这只是自己窝里比。如今天下大势，只与自己比不行了，你得与洋人国家比，拿我们今天的部队、军官与洋人比，差距到底多大，诸位比我更清楚。中国之患，非无可用之兵，患在无将；也不是没有忠勇之将，患在不学，患在无西洋之学！所以，必须学习洋人的办法，大办学堂。李中堂走在了前面，他开办了天津武备学堂，所以才有你们这些武备生成了我新军顶梁柱。所以我说，如今兴办学堂是练兵的第一要义！兴办学堂是多多益善，越早越好，不可再拖，必须立即兴办。”

姜桂题有些不解地问：“督办说的自然有道理，可是要说多多益善，我就有些不理解了。现在各营各哨都已经有了管带人员，培养这么多学生干什么？让他们当个大头兵，耗费这么多银子，反而不值。”

“老叔问得好。我新军要培养这么多人干什么？其一，我新军目前是七千人，将来肯定要扩到一万人，再下去几年呢？也许朝廷会需要我们再训练两万人、三万人。其二，诸位放眼天下，如今练新军的可不仅是小站一家。张香帅在汉口也正在紧锣密鼓训练新军，也是请德国教练，也是用洋枪洋炮，也是以西法操练。听说两广也有此议。甲午一战已经证明，旧式营伍已经不足恃，将来全国各省必将大练新军。那时候，我们培养的学生就可以去给他们当教官，当哨官，甚至当统领！我们小站练兵，不仅练小站之兵，将来，要有帮朝廷练天下之兵的准备。”袁世凯说到这里，看了一眼姜桂题说，“老叔，你说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袁世凯有如此远见，虽然未必切实，但其气魄的确令众人佩服。姜桂题窃以为是纸上谈兵，但他不能驳“老四”的面子，道：“有道理，学堂怎么办，你吩咐就是，反正我是办不了了。”

按袁世凯的计划，要办德文、步队、炮队、马队四个随营学堂。德文学堂由管带工程营的德国人魏贝尔为总教习，督操营务处学过德文的景启亮为监督，计划召五十名学生，学德文及武备知识，两年后派赴德国留学；炮队学堂由段祺瑞任总教习兼总监督，计划召八十名学生，学习测绘、垒台、炮法等知识；步队学堂由右翼三营的帮统梁华殿出任总教习兼总监督，他也是天津武备生，其精明干练不亚于王、段、冯。步队学堂也是招生八十名，学习行军、攻守、测算、绘图等知识。还有马队学堂，因为目前只有二百余人骑，因此暂时只选二十五人入学，由马队的德国人曼德加出任总教习，教授测绘、武备、马术各学。对学堂学生，每月、每季、每年都进行考核，袁世凯决定从自己的薪水中每月拿出二百两当奖金，给成绩优异者以奖励。学生考核奖励等事项由冯国璋负责，要求他尽快拿出办法来。

“专门盖学堂来不及了，各营先从现有营房中挤出学堂教室，所用书籍、文具、桌椅、油炭等项由粮饷局统一筹划。学生待遇，除每月应发正饷外，每人每月补助菜金一千文。各学堂限于四月初十开学，不可迟延。我近日将进京一趟，向督办军务处禀报学堂举办情况，并请帮助解决学堂所需费用。”袁世凯说完，扫视众人一圈后问，“诸位可还有需要补充的，或者还有异议，不妨提出来共议。”

众人都说按督办要求尽快办，这时王士珍说话了：“我有个想法，请督办及各位考虑。创办随营学堂很好，但入学堂的学生毕业总要两三年后，有些缓不济急。现在的哨官、哨长以及各棚的头目有不少人需要加强培训。我建议全军设讲武堂，就在练兵广场附近，每天抽调各哨的哨官或哨长轮流前去听讲，所讲内容要实用，主要是行军攻守等学问，尽快提高哨官们的统兵能力，将来一旦有机会就可从中选派帮统、统带。还应当考虑建立学兵营，从现有头目和正兵中抽调，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培训结束各回本营，充当头目之选。讲武堂、学兵营与各随营学堂互相补充，可解决当前及将来将佐人才的缺乏问题。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合不合适，请督办和诸位统带们参考。”

众人都点头，袁世凯也赞道：“聘清的建议很好，讲武堂的事情就由你总负责，尽快拿出个讲武条规如何？”

王士珍立即答应：“好，我与各位统带们商议，尽快拿出个章程。”

光绪的龙案上摆着几份奏折，前几份都是例行的公事，批“知道了”或“准”，或者“著毋庸议”，最后一份是密折，拆开一看，原来是参

劾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年轻气盛的光绪深受甲午之败的刺激，发愤图强，对小站练兵寄予厚望，因此看到这份参折，心头就是一堵。

上参折的御史叫胡景贵，他奏折开头就声明所参各节皆是“风闻”。所谓“风闻”，就是道听途说，也没有确凿的证据。风闻奏事，是御史的权力。他在奏折中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连士兵的服装都效法西洋的窄袖短款，实在没有必要。当年李鸿章创练洋枪队也是西法练兵，士兵依旧穿大清的服装，战斗力不一样很强？如果说穿短款衣服是为了操练方便，倒也说得过去，但军营也按照西式的建设就匪夷所思了。难道住了西式的军营，练兵就能取得成效了？胡御史认为西式军营的花费是中式军营的好几倍，他猜测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粉饰外观，从中捞取好处。

接着，胡景贵笔锋一转，说小站练兵的军官很多，而能够成为军官的，不管才能的大小，只要跟袁世凯有交情，就能得到相应的位置，以至于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个个心存怨气。小站新军军饷很高，但是层层盘剥后，能够落到士兵手里的还不到三两。而袁世凯给自己定的办公经费每个月一千两，其他的支出还不计算在内。

奏折还参劾袁世凯在天津以钦差大臣自居，在告示中频频使用“钦命督办军务处练兵大臣”的字样，这种提法是否曾经上奏皇帝，外间不得而知。同时，袁世凯拒绝接受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公文，不遵王文韶的调度。当袁世凯建造军营，强占民田后，天津商民曾经上告到王文韶那里，王文韶也曾多次提醒袁世凯，袁世凯不仅不听，还强词夺理。据说小站军营门外有卖菜的人与士兵发生口角，袁世凯听从一面之词，竟然将卖菜的给杀了……

光绪看完奏折，十分愤懑，提起朱笔批道：

前因天津新建陆军，特派袁世凯督练洋操，优给饷项，原冀壁垒一新，尽洗从前勇营习气。兹有人奏，袁世凯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乖张，扰害一方。该员所练各军，饷项最巨，必应切实操练，饷不虚靡，方收实效。著荣禄驰赴天津，将该员督练洋操一切情形，详细查明，能否得力？断不准徒饰外观，毫无实际。其被参各节，是否属实，一并秉公查实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荣禄与袁世凯，一个前脚离京，一个后脚进京。袁世凯进京，是要向督办军务处汇报练兵情况，并请尽快增拨经费。他到京后还是住在嵩

云草堂，立即打发人持他的名帖去约徐世昌晚上在广和居小聚。

徐世昌如约前来，一见面就道："四弟应该先打封电报，我做东才是。"

"大哥盛情我领了，我手头方便些，自然我来做东，大哥不必耿耿于怀。"袁世凯体谅徐世昌的难处，因此总是安排好了才让他赴约。

袁世凯谈起自己练兵的成绩，兴致勃勃，意气风发。徐世昌好像有心事，只是不好打断，静听袁世凯侃侃而谈。等袁世凯谈到这次进京的目的，徐世昌才道："四弟此时来，大概正好不合适。"

"怎么了？"袁世凯疑惑地问，"我先请大哥来，也是请大哥帮忙参谋。"

"荣中堂不在京中。"徐世昌说道。

"荣中堂？荣大人升协办了？"袁世凯惊喜地问。

"这是前天的事情，邸报恐怕还未到地方。荣中堂真是双喜临门，先是升兵部尚书，又因为筱山中堂告老，因此得了协办。"徐世昌回道。

筱山中堂是指额勒和布，筱山是他的字。自光绪十年因中法战事不力，慈禧把颇有能力的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全班撤换，额勒和布得以入值军机，随后晋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仅居李鸿章之后。他时年八十三岁，去冬几乎一命呜呼，因此奏讫告老。他空出来的武英殿大学士，由宗室文渊阁大学士麟书递补，下面依次递补，就空出来了个协办，结果，大家都看好的翁同龢并未得补协办，而是由资历稍欠的荣禄占了先。

"那边还是一言九鼎。"徐世昌指指颐和园的方向，自然是指慈禧。荣禄是慈禧的亲信，翁同龢是光绪最倚重的师傅，亲信升协办，师傅干瞪眼，足以证明太后还是"一言九鼎"。另外，众人骂够了李鸿章，回头来反思甲午之败，觉得翁同龢也有愧职守，尤其是复出后的恭亲王奕訢对翁同龢主战极不以为然，曾说甲午主战是"聚九州之铁，难铸此恨"。翁同龢不得协办，乍听是意料之外，细想则是意料之中。

“那真得好好给荣中堂贺贺。荣中堂刚升协办就去天津，所为者何？”

“大家都不清楚，不过显然此行不是泛泛。刚升兵部而赴津门，想必与军务有关。”

“莫不是去巡视新军？那也应该提前谕知，好好准备……”袁世凯立即领会，但话未说完已感到不妙，惊惶地住了口。既然没有通知，可见是不想让有所准备。

“四弟那边，没出什么岔子吧？”

据徐世昌说，半个月前，御史彭述奏劾各营近来有军官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光绪震怒，下旨告诫各地督抚将军，“如再有借端苛派等弊，或经纠参，或被告发，定即严行惩办，决不宽贷”。此时荣禄却突然去天津，不能不让人疑心，是否天津练兵大员受到密折参劾。天津练兵的大员，除了直隶总督王文韶，还有直隶提督聂士成，他也在编练淮军旧部，当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天津小站的新建陆军。

袁世凯脸色不免大变，徐世昌安慰道：“这只是猜测，四弟不必太过虑。”

“小心驶得万年船，看来我必须立即回小站。”袁世凯摆手道。

“最关键的是，四弟的新建陆军训练成效应当彰显出来，并让荣中堂看到。俗话说一俊遮百丑，现在朝野上下都希望能练出精锐之师，只要小站的新建陆军卓有成效，就是有人参劾，荣中堂也必定设法周全。”徐世昌一语点醒梦中人。

“对，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荣中堂是带兵的出身，会看热闹，更会看门道。必得好好准备。”

能来得及准备的，只能是在“热闹”上下功夫，首要的就是新军面貌。当天晚上，袁世凯拟了一份电报发给在小站主持军务的姜桂题，一是赶紧把营、队、哨旗帜连夜做好，配发各营；二是没有换领曼利夏枪的马上换领；三是赶紧熟习操枪问答、操炮问答；四是各营赶紧核准点名册，不得临时冒充。几个人又讨论了几项事情，由阮忠枢一一记录备忘，等安排妥当，已经有鸡鸣声了。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一行匆匆出城赶往通州，再换乘小火轮直下天津。一回到天津，连夜召集各营统带及营务处人员开会，分派迎接荣禄的相关事宜。因为荣禄到底来不来小站，是明察还是暗访根本无从知道，因此准备起来颇费周折。王士珍出主意道："荣中堂来，除了常规的准备外，最好能有一样绝活，能让他感到闻所未闻，才能显出我小站练兵的非同寻常。"

众人都觉得有道理，但话好说，事情却难办。出洋操、放洋枪、按西洋阵法进行攻防，都算得上新鲜，但并非闻所未闻。于是袁世凯问道："聘清，你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说出来听听。"

王士珍回道："工程营新到了一批架桥装备，桥桩是铁管制成，桥面是洋帆布制作，全是从德国购来的。这种桥在国外已不新鲜，但在国内却是闻所未闻，当年在武备学堂学习也只是在洋教材中看到过，见到实物，我也是第一次。如果能在荣中棠面前搭起这样一架桥，那定能获得赞赏。"

这个主意不错，只是工程营还没有正式成立，实在没有把握。工程营负责造桥梁、筑垒台、平道路、制地雷、设电线、修枪械，还要绘地图、搞测量、学化学，是新技术最多最杂的营伍，无论士兵还是统领，都不是一般人员所能胜任，因此到目前只挑选出了二百余人，编成一哨，让德国教习暂时管带，目前所习也只是挖地垒、平道路等技术要求不太高的项目。袁世凯又问："聘清，你有没有把握架起来？"

"有没有把握实在不敢说满话，只能先试试。如果能成，到时候就在荣中堂面前露一手，如果不行，大不了不显摆。"王士珍又看一眼段祺瑞说，"芝泉到德国留过洋，大约见识过，到时候帮帮忙吧。"

段祺瑞回道："我在德国的时候的确见过，并且还从上面走过。这种桥属临时桥梁，好处是便捷，大约两三个钟头就能架起来；缺点是不够牢固，只能步兵单人快速通过，辎重是不能运的。"

"只要能过人就行，辎重当然不必非从这里过。芝泉，你炮营那边也是重头戏，再兼顾一下造桥的事。"最后袁世凯一锤定音。

当天夜里，王士珍就找到工程营的哨官，亲自到库房里，掌着西洋煤气灯，把那一批架桥用的钢管、帆布等物件搬到空地里。好在德国人办事仔细，里面有说明书，所有的物件都编号登记。天一亮，就督率工

兵营的士兵按照说明书试架桥梁。忙了一整天，总算能够在平地里扎起来。但要到水里扎，却又无把握。因此第二天一早就到小站南的减河上去试，试了一天，到了晚上桥总算扎了起来。袁世凯亲自带着护勇从上前走了个来回，脚下有些绵软，没有踩在实地上踏实，但总算可以顺利行走。袁世凯吩咐王士珍连夜把桥拆掉，至于什么时候扎，等命令好了。“既然要给荣中堂一个惊喜，当然不能提前扎好。”他向有些困惑的王士珍解释。

因为没有接到荣禄要到小站的正式公文，因此袁世凯只能故作不知，只派出两批人分别去侦察，一批在海河边上，观察水上来往船只；另一批在陆路，观察往来车马。两批人马都没有报告，袁世凯却接到荣禄派出的快骑通报，钦命查办事件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已经在咸水沽登岸，正向小站方向前来。咸水沽离小站只有十五六里地，袁世凯立即带着各营统带，骑马前往迎接。出小站往北不到七八里地，就迎到了荣禄一行。也怪不得派出的人马没有传消息，荣禄一行实在是轻车简从。荣禄着便装，仿佛一个走亲戚的阔财主，他身边连护卫在内总共只有七八人，也都是便装打扮，丝毫没有出京大员的派头。

袁世凯翻身滚落马鞍，跪地要行大礼。荣禄连忙示意稍等，因为他是钦差大臣身份，袁世凯必须请圣安。此礼不可马虎，因此找了个平坦之地，荣禄面南背北，接受袁世凯的叩拜。荣禄答一声“圣躬安！”这才走近两步，虚扶道：“慰廷，我奉圣命前往天津查办事件，顺便来看看你的兵练得怎么样。”

“卑职及各位统带盼中堂如望云霓。”袁世凯高声回答，各位统带一起给荣禄行礼。

荣禄又道：“我到小站只待一天，明天下午就返回天津。我要到营中转转，看看操，若有时间，也到镇上转转。”

这显然是要私访。袁世凯只作不知，回道：“一切听中堂吩咐。”

回到小站，已近午饭。吃过午饭后，荣禄小睡一觉，醒来后到演武场看操。他此时当然不再是便装，头上是红宝石一品顶戴，身上是一品文官仙鹤补服，胸前是一串价值不菲的翡翠、蜜蜡搭配的朝珠。跟在他身后的是兵部郎中陈夔龙，着五品顶戴。荣禄身材颀长，丰姿俊逸，有美男子之称。年近四十岁的陈夔龙也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一主一从，令人注目。

袁世凯侧身带路，引导荣禄登上检阅台，但见空阔的演武场上空无一人。突然，十几柄洋号同时吹响，嘀嘀嗒嗒，十分响亮悦耳。刚才还是一片安静的军营，突然脚步声如雷贯耳，步兵、骑兵、炮兵从各自的营房中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演武场集中，数千人浩浩荡荡，但秩序井然。督操营务处总办王士珍站在队列前面，先步兵、后炮兵、最后是骑兵各统带按次序前来报告出操人数。汇报完毕，彼此行西式军礼，王士珍高喊一声“归队”，报告的人立正、转身、小跑归队。等报告完毕，王士珍跨到检阅台前，向荣禄敬军礼，报告出操人数，请假多少人，公差多少人，请荣禄检阅。七千五百人的新建陆军，只有八十余人因病假或公差未出操。

检阅开始，按照步队营、炮兵营、骑兵营的顺序进行。每营又分成数队。先是整齐的列队绕场，等到检阅台前时，突然抬腿踢起正步，同时目光向着检阅台的方向，打着西式军礼通过近五十米的检阅台。数百人步伐一致，场面十分震撼。荣禄挺直腰板，接受各军的注目礼，心中相当满意。

检阅完全军，再检阅打靶。袁世凯前面带路来到靶场，二十人一组已经准备就绪。荣禄看士兵手里清一色的洋枪，问：“慰廷，你的兵用的什么枪？”

袁世凯回道：“报告中堂，全是奥国造的曼利夏枪。我军每名士兵，对枪械都十分熟悉，我们有严格的枪件问答，八十多个问题都要对答如流，中堂可随意挑个兵，让教官询问。”

荣禄并不从打靶的士兵中询问，他大约以为袁世凯是提前安排好的，所以指指远处正在拼刺的两个士兵说：“把他们中的一个叫过来。”

那个士兵跑步过来，袁世凯问道：“中堂要考校你的枪件问答，有没有把握？”

“请中堂考校。”士兵高声回答。

荣禄不必问，袁世凯让射击教官提问。

“手持军器为何名？”

“枪！”

“此枪何国所造？”

“造自奥国。”

“此枪何名？”

“曼利夏！”

“何名为曼利夏？”

“因造枪之人名为名。”

“此枪有几大件？”

“四大件。”

“哪四大件？”

“一、枪筒；二、枪机；三、枪码；四、枪托。”

“枪上零件都有哪样？”

“安卸机柱、子弹巢、护手、送子簧、卸子簧、停枪纽、管机、笋簧、枪箍、安刺刀鼻子及旁星、准星、并枪环、枪底、铁片、螺丝钉等！”

“枪筒是何材料所造？”

“炼钢！”

“炼钢有何好处？”

“坚固不易炸损！”

……

果然是对答如流！

袁世凯告诉荣禄，新军所用曼利夏枪是去年奥地利才开始装备部

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步枪。

巡视完打靶，又看骑兵马术表演，主要是表演马匹卧倒、跨壕。然后又看炮兵，因为演武场没有炮兵靶场，只能看炮兵操炮。炮兵也有操炮问答，也是对答如流。此时，右翼一营官兵在演武场集结，现场发饷。袁世凯向荣禄解释，今天是发饷日，本来上午应完全发完，但因为得到荣中堂巡阅的消息，特意改变计划，一营改为下午，请中堂巡阅指示。

一营一千余人，分列四队，每队前有一张条案，上面堆着已经封好的银包，粮饷局员监督，各队粮饷委员拿着花名册，点名出列领取。粮饷局员随时抽查，让前来领饷的人报出姓名、籍贯、家中兄弟姐妹情况以及入伍邻右保人，以免冒名顶替。荣禄带过兵，知道旧营中克扣军饷的弊端，对袁世凯的办法很感兴趣。他心血来潮，拿过花名册考校一名士兵，结果对答如流。再看这一营兵，个个年轻精壮，精神头十足，便笑着问道："慰廷，这一营兵个个精壮，气宇轩昂，你该不会是从全军中挑了这一营，专让我看吧？"

"卑职哪敢在中堂面前耍心眼？新军各营不敢说个个精壮，定武军中那些老弱疲猾之辈已全部裁汰。卑职派人到山东河南等地募兵，列了七项条件，一是年限二十至二十五岁，二是力限平托一百觔以外，三是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四是步限一时行二十里以外，五是曾吸食洋烟者不收，六是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七是五官不全、手足软弱、体质多病者不收。"

荣禄点头道："从前募勇，往往滥竽充数，老弱疲猾之辈混入营中，一闻战事，先自惊溃，教训何其深。你能坚持从严募勇，很难得。"

"卑职募勇，是宁缺毋滥。至今马队、工程队还未成营，就是选人太难，必得精挑细选。"

随后，袁世凯带着荣禄登上城墙阁楼，小站附近地形地貌一目了然。他指着减河南边一个小山冈告诉荣禄，明天将在那里举行攻防演习，左翼防守，右翼进攻。

第二天天不亮，军营中洋号声此起彼伏，兵丁们赶早吃饭，除留守营房外，全部拉到减河南岸。袁世凯陪荣禄吃过早饭，一行人骑马出小

站，到减河南岸山冈检阅攻守操演。到了减河边，一架钢管作桩、帆布为面的桥梁出现在眼前，荣禄诧异地问道："慰廷，昨天下午登高远望，这河面上好像没有桥，怎么一夜之间生出一座桥来？"

袁世凯大声回道："回禀中堂，是工程营连夜用德国陆军架桥法临时架起来的。这种桥行军结束就可拆除，随用随架，十分方便。河里有十几条船，来回巡弋，以资保护。"

荣禄问："骑马可以过桥吗？"

"完全可以，中堂放心就是。"

荣禄策马上桥，感到略有些晃动，马的脚步也有些怯，但走了几步并无意外，人和马都大胆起来，荣禄策马一鞭，快速冲过桥去。到了桥头，他又下马到河边，饶有兴致地看了会儿，还拿马鞭敲了敲钢管，赞叹道："洋人技巧百出，不服不行啊！"

荣禄随袁世凯登上山冈，见上面已经挖了好几道堑壕、坑道，用沙袋堆了掩体，姜桂题率一营防守，正在与队、哨官们研究防守策略。军官与士兵服装相同，只有袖口上有不同的红绣纹以区别。袁世凯向荣禄解释，这也是西洋军队通行的办法，为的是避免敌军从远处分辨出谁是军官。这些军官每人都挂一把佩刀，一把左轮六响手枪。荣禄感叹道："小站新军，装备比神机营强多了。"

演习开始，攻方先派出骑兵侦察，然后派出小股部队试探守方的火力部署。然后才突然兵分数路，向山冈发起进攻。根据地形的变化，一会儿猫腰冲锋，一会儿匍匐前行，双方都用的是空包弹，但枪声激烈。荣禄拿着一架望远镜，饶有兴致地观察，洋教员则指指点点，现场点评，后面书记员飞速记录。一个多小时后，演习结束，洋教员进行点评，最后请荣禄做训示。

"新式练兵，果然与旧法有天壤之别，我简直是门外汉了。"虽然荣禄这样说，但他还是提出了好几条建议，袁世凯不得不佩服，果然是带兵的出身。

吃过午饭，荣禄回天津，因为使命已经完成，不必再以私访的身份，直隶总督王文韶派出的亲兵卫队二百人已经到了小站，袁世凯也亲率中军护送，一直送到海河边，目送荣禄登船，然后又骑马率军沿河送

了十余里。荣禄在船头摆手，示意请回，他这才率军止步，等荣禄座船走远，才回到小站。

荣禄此行对小站练兵肯定满意，这一点袁世凯颇为自信。但他此行目的到底是什么？荣禄守口如瓶，袁世凯也不敢自作聪明乱试探。幸好第二天就接到徐世昌的密信，原来是有御史参劾，罪名是“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乖张，扰害一方”。袁世凯不禁心惊肉跳，如果依此治罪，最轻也是革职永不叙用！但细细想想自己问心无愧，这几条罪状，哪一条能落实在他的头上？他练兵扎实，何来徒尚虚文？他千方百计杜绝克扣弊端，又何来营私蚀饷？所谓性情乖张，扰害一方，又是从何说起？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袁世凯心情十分恶劣，一整天打不起精神，晚饭几乎未吃。到了半夜，他振作了起来，想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亲自给徐世昌写一封信，让他无论如何设法解救。第二天一早，他将一万两银票塞进信封中，派两名亲信专程到京中一趟。

翰林院编修徐世昌一听到兵部郎中陈夔龙回京的消息，当晚就去拜访。两人是同年进士，又都是寒门出身，关系极亲近。本来彼此登门几乎无须通报，但这次陈夔龙门房的老仆人却回道：“徐老爷，我家主人有吩咐，他是奉钦命办差，未交差前不宜见外人，请您谅解。我家主人说，最迟后天就可以交差，届时一定请您前来。”

徐世昌无奈，只好等到第三天晚上再去拜访。门上的老仆人把他径直引进院中，让他在客厅稍等。一会儿陈夔龙就出来了，相邀道：“菊人兄，请到书房说话。”

进了书房，陈夔龙就道：“我知道你是为慰廷的事着急，但我随荣中堂奉的是钦命，因此交差前不敢见你，请一定见谅。”

徐世昌不好意思道：“规矩我本来懂的，只是关心则乱，当时竟然忘了你是办钦案。不知我四弟这次这一关能不能过得去，还请多多关照。”

“有惊无险！”陈夔龙回道。

有此四字，徐世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从容听陈夔龙讲述经过。

据陈夔龙说，他和荣禄一行先到天津，直隶总督王文韶特意让所管辖的淮军和地方练军排队迎接，旌旗招展，颇有马鸣风萧之象。但到了小站，看了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就看出差距来了。当天晚上，荣禄就问陈夔龙："你看小站新军与过去的军队相比，怎么样？"

陈夔龙回道："我不知兵，不敢妄加评论。但仅从表面看，旧军不免暮气沉沉，新军参用西法，倒可以说是别开生面。"

"你说的不错，此人必须设法保全。"

听到荣禄有如此态度，徐世昌插话道："中堂如此看重，实乃慰廷之福！"

经过明察暗访，参折所奏"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乖张，扰害一方"四宗罪，一条也不成立，唯有擅杀广货店老板一事属实。所以陈夔龙回来后拟就的复奏，是请下部议。荣禄看了奏稿后道："如果下部议，最轻也是撤差。撤了袁世凯，有谁能接手小站练兵？袁世凯统驭有方，部众倾服，再练两年，必著实效，不如乞恩从宽，严饬认真操练，以策将来。"

徐世昌感叹道："荣中堂如此庇佑，对我四弟真有再造之恩。"

陈夔龙微笑道："我当然知道一下部议，慰廷难免要撤差。我如此写，是给荣中堂留示恩的余地。"

"我替四弟谢筱石成全。"徐世昌离座郑重向陈夔龙施礼。

"谈不到谢字。我和荣中堂都是为国惜才罢了。何况，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兄弟的情谊。"

徐世昌从袖中抽出两张五千两银票，双手奉上道："四弟感激两位周全，但又不敢造次，特意派人送来，借我的薄面转至，请筱石兄笑纳。荣中堂那一份，我不便出面，一并相托。"

"菊人兄，此事万万不可。此时送银票，反而大大地坏事。"陈夔龙双手外推，是个坚拒不纳的态度。

陈夔龙分析，反正荣中堂已经决心为袁世凯开脱，依他的身份和能力必定有惊无险。此时若收了银子，反而好像是徇私舞弊。

“等上谕颁布，慰廷再登门拜谢荣中堂搭救之恩，岂不彼此更加方便？届时这一万两都孝敬荣中堂也是应当的。我们兄弟的情谊，岂止是五千两？我若收了这五千两，反而把你我的情谊糟蹋了。”

陈夔龙与徐世昌同年进士，但他世事洞明，为人处世十分圆滑，官运亨通，从兵部主事升到员外郎，再升到正五品郎中，只用了四年时间，而徐世昌仍然是七品的翰林。最近，陈夔龙的夫人又拜庆亲王奕劻的夫人为干娘，他这准额附的前程更加一片光明。但此人最大的优点是，不因自己一帆风顺而得意忘形，更不会看不起徐世昌这样的黑翰林兄弟。

徐世昌拱手道：“都知道筱石办事手面光亮，我听你的。”

“这就是了。菊人兄，你知道这次参袁慰廷的是谁？”陈夔龙又转换了话题。

“谁？只听说是有御史上了参折，实在不知道是谁。”

陈夔龙压低声音道：“上参折的是胡月舫，背后主使的是李师傅。”

胡月舫就是御史胡景贵，月舫是他的字；李师傅是李鸿藻。李鸿藻是很赏识袁世凯的，何以会成为背后主使？

陈夔龙分析，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朝廷拨付巨饷，他又杀伐果断，大约有人看不惯，所以四处散布谣言。李鸿藻是清流领袖，向来以正人君子自居。他是袁世凯练兵的保举人之一，怕袁世凯一旦翻船会连累自己的声名，因此策动小老乡胡景贵上参折，为自己将来留一个清正耿直的名声打伏笔。

“李师傅样样都好，就是太顾惜自己的羽毛，这一点比荣中堂差远了。荣中堂为了练兵大计，全力庇佐袁慰廷，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陈夔龙摇了摇头。

几天后，朝廷发布上谕：

前据御史胡景贵奏参袁世凯营私蚀饷各款，当经派荣禄驰往查办。兹据查明复奏：袁世凯被参各款，均无实据，即著毋庸置议。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袁世凯此

次被参各款，虽经荣禄查明，尚无实据，唯此事关系重大，断不准徒饰外观，有名无实，为外人所窃笑。袁世凯勇往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第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心，以副委任。至委任人员太多，则费用太滥，尤其严加审择，勿涉虚靡。王文韶近在天津，该道必应随时禀商办理，该督亦当就近认真考察。总期精益求精，悉成劲旅，俾御侮确有把握，用副朝廷实事求是之意。将此谕知王文韶，并传谕袁世凯。

这份上谕一颁，袁世凯不但未被参倒，反而因祸得福，得了“勇往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的考语。虽然有无则加勉的几条提醒，朝廷庇佑、欣赏之意再明确不过。

李鸿藻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又气又悔，大病一场，从此未再上朝，没过两个月就撒手归西了。而半年多后，袁世凯就升任了直隶按察使。他此前的实职是浙江温处道，正四品，而按察使则是正三品，就实职而言，可以说是连升两级。

第二章　贪欲奢瓜分中国　太操切变法受挫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天下着蒙蒙细雨，山东鲁西巨野县城西北十余里的小村张家庄，一片静谧。时近二更，十几个手持匕首或红缨枪的人悄悄接近村头的一户四合院。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式四合院，不同的是门楼上有一个铁做的十字标志，这是一所德国天主教教堂。

1890年，德国获得在山东传教的权利后，教会势力迅速发展，偏僻贫穷的鲁西南小县巨野，短短几年间天主教堂就发展到二十余个。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尤其是只认上帝不认祖宗，中国人最不能接受，所以正统的人很少入教。教会为了发展教徒，难免不择良莠，吸收了一部分名声不佳者入会。一些不良教民依仗教会的势力横行乡里，民教矛盾因之日渐突出。因为朝廷不想惹纠纷，一旦有民教冲突，往往袒护教会，而百姓则视教民和袒护教会的官员为奸人。

张家庄教堂是巨野县的中心教堂，主教薛田资负责整个巨野的传教事宜，今晚十几个人就是冲他而来。他们有人负责守门，有人负责在外围放哨，有人负责破窗而入。当他们砸窗的时候，有人从里面开枪，但只开了几枪就没子弹了。他们得以破窗而入，杀死了里面的两个传教

士，却发现其中并无薛田资。听到枪声的教民赶来，这帮人便匆忙逃走了。

原来，当天晚上有两个外地的教士路过张家庄教堂，薛田资把卧室让给客人住，自己去住南屋。他的卧室与更衣室相通，而更衣室的门并未关，他发觉有人进院后，摸了一根门闩躲在门后，结果搜他的人以为他已经逃走。他得以侥幸逃过一命，连夜逃到济宁，发电报给德国驻华使馆，德国使馆立即转电德国政府。

这就是著名的巨野教案。

清廷获悉消息，立即发出谕旨命山东巡抚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员驰往巨野破案，限十五日将凶盗拿获惩办。李秉衡派臬司毓贤和兖沂曹济道锡良驰往查办，在巨野先后逮捕五十余人。一部分人随后放了，有些人经不住严刑拷打死了。最后是以入室盗窃杀人结案，处死了三个所谓正凶。

但不管清廷以什么样的结果结案，这个事件给了德国占据胶澳（青岛）的借口。甲午战争后，俄、德、法三国联合向日本施压，逼迫日本放弃割让辽东半岛的要求，大清得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三国并非义务帮忙，都希望得到回报。德国看中的就是山东半岛的胶澳，希望据之为海军基地。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政府十分惊喜，德皇下令远东舰队强占胶澳。

德国舰队入胶澳时，清军守将章高元正在打麻将，认为他们是路过，不必大惊小怪。等他打完麻将时，已满街都是德国兵。他连忙召集士兵，但将士们手里都是空枪，大家连忙去库里取子弹，发现弹药库已被德军占领。章高元去和德军将领理论，德军将领却回答道："我奉本国之命进占，没有道理好讲。你只管率你的军队退出就是，我们不会伤害你。"章高元不敢擅离职守，被德军囚于舰中。

甲午战后，李鸿章出访俄国，奉旨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两国结成军事同盟，中国受到侵略，俄国将给予帮助。如今德国占据胶澳，李鸿章去与俄国人交涉。俄国借帮助中国为名，派军舰进驻了旅顺、大连，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拒绝出港。清廷这才明白，已经落入了德俄的圈套。

袁世凯从《申报》上看到德国占据胶澳的消息，已经是十几天后的

事了。他认为这不是个好苗头，恐怕会引起连锁反应。这天，他收到康有为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说他即将乘轮北上，希望在津门一晤。袁世凯扬着电报对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道："菊人大哥，康南海满脑子主意，他来了正好，且听听他有何高见。"

徐世昌半年前应邀入袁世凯幕府。上年底他的母亲去世，丁忧在籍，没了俸禄，养家艰难，袁世凯以参谋营务处总办相邀，月俸一百六十两；而且他希望以文修武，给仕途带来转机，因此欣然入幕。袁世凯的小站班底中，进士出身唯徐世昌一人，除了担任参谋营务处总办外，还加"谘谋"的头衔，其职责包括考阅各学堂文卷、考核兵目操法、校订行军攻守阵式图说、改订讲训各兵官功课，而且袁世凯外出时，可以全权处理军务，俨然小站二号人物。

康有为要与袁世凯会面，这样重要的事情当然少不了徐世昌的参与。袁世凯估算了康有为的行程，和徐世昌等一行人提前赶到天津，特意在最有名的利顺德饭店给康有为预订了住处。知道康有为好热闹，袁世凯又提前约了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还有《国闻报》主笔夏曾佑。这几个人都是新派人物，见多识广，袁世凯只要到天津，必约他们相聚，畅谈古今中外，康有为热衷于办报讲学，与这几个人肯定能说到一家。

康有为所乘的轮船下午赶到，当天晚上入住利顺德酒店，主客加陪客共八个人。康有为身材高大，胡须修长，目光炯炯有神，初次相见的人无不为他的风采所倾倒。袁世凯所找的陪客果然正合康有为性情，他对每一位陪客都是抱拳鞠躬，朗声大笑，询问完姓名，又问籍贯郡望、有何物产以及乡里的长老、豪杰之士，有时候还取西洋铅笔记录下来，藏于夹袋之中。大家慷慨激昂，谈到德国强占胶澳，康有为仰面长叹，几乎落泪："德人占我胶澳，他国必将效尤，如蚁慕羶，闻风并至，诸国咸来，瓜分豆剖。我大清好比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大清真到了存亡之秋也！可惜当道诸公，高卧不醒，袖手熟视……"说话至此，康有为已经哽咽不能成声。

见状，袁世凯出言询问道："南海大哥，且慢伤感，你最有见地，且说说大清出路何在？"

"大清出路，舍变法绝无二途，我已经数次上书皇上，可惜皆如泥牛入海。我此次进京，就是要再上书皇上，但愿皇上能够觉醒发愤，果断变法，与民更始，振作国威。"

听了这话，徐世昌插言道："南海先生主张变法，国人尽知，先生打算推行哪些新法，愿闻其详。"

"方方面面都应当变。简而言之，破资格以励人才，厚俸禄以养廉耻；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才；悬清秩功牌，以奖新艺新器之能，创农政商学，以为阜财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洁监狱，免酷刑，修道路，设巡捕，整市场，铸钞币，开矿学，保民险，重烟税，罢厘征。庶政尽举，则民心安定，国家富强，大清必转危为安。"

众人不得不佩服康有为好口才，一口气说下来，真正是如数家珍。不过，袁世凯认为要一口气变这么多庶政，实在是不切实际，便问："南海先生，这些庶政无一不需要变革，问题是守旧重臣太多，如何才能扎实推行？"

"上上之策便是皇上能够愤然觉醒，乾纲独断，效法俄皇和日皇，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只要皇上下诏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延见庶臣，尽革旧俗，一意维新，普天之下必然欢呼雷动，士气奋跃，群起响应，大事何愁不成！"

康有为把一切希望寄予皇上一道诏书，袁世凯绝不敢苟同："如今朝中大员，多抱残守缺，即便皇上发布明定国是诏，恐怕也不会那么容易。"

"那简单得很，谁反对变法，便罢谁的官，一二品大员杀上几个便无人再敢阻挠。"康有为拿手在桌上一劈，仿佛已经剁下一个大员头颅。

众人都不作声，大约都觉得康有为视事太易，徐世昌转移话题道："大清积贫积弱，弱肉强食的形势下，弱国自保之道，不少人主张应与强国结盟，互为声援。甲午战后，俄德法干涉还辽，不少人主张应当引俄国为援，可如今的形势，俄国是否真的能帮大清，实在没有把握，南海先生是什么看法？"

"与俄国结盟，无异于引狼入室。"康有为断然否定，"如今在大清的强国，俄、德、法是一派，英、日、美是一派。俄、德、法三国因为帮助索回辽东，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以及部分封疆大吏都倾心于俄国，以为俄国可恃。其实大错特错。诸位回顾一下，便可知俄国割占我

领土最多。诸位请想，结这样的强邻是自卫，还是引狼入室？最可恶之处，俄国每次总是趁火打劫，总说是为大清着想，戴着朋友的面具，行吞我国土之实。此次俄国军舰进入旅顺、大连，名义上是要帮助大清抵抗德国，我敢说旅顺、大连已入虎口，诸位不信，可待来日验证。”

袁世凯回道：“是，我和大家都为此担忧，南海先生有何高见。”

“俄德法靠不住，大清应当联英、日以抗俄德。”

严复摇摇头道：“英、日又如何能靠得住？尤其是日本，刚割我台湾，举国痛恨，南海先生何有此议？”

“正因为日本刚割我台湾，才对大清暂无野心。中日唇齿相依，大清亡，则日本必危。我在汉口曾会见日本参谋部大佐神尾光臣，他对我说，‘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联谁？今列国师舰，吮血磨牙，不于此时卧薪尝胆，练兵兴学，大清何以图存！日本极愿支持大清变法，一如日本明治维新，则大清必成亚洲强国，届时中日睦邻，声气互应，试看全球何国敢轻于一试？’他又对我说，‘如联盟计成，日本当与英国一起，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我对英国历史也略有考察，康熙十一年，英国为救西班牙力主与法国开战，嘉庆元年，为救普鲁士再与拿破仑开战，光绪二年，又与法、奥、意三国联合抗俄，以救土耳其。由此观之，英国真救人之国也。如今英国在大清利益最多，因此必不愿他国逞威大清；俄、德国干涉还辽，日本对之抱恨甚深，因此联英日以抗俄德，是最可行之计。如此，则东、西、南三面金瓯永固，北之俄国必将暂敛利爪，暂藏锐齿，我可得数年变法图强之日。”

康有为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大家觉得联日、英也非善策。但康有为对此颇为自负，滔滔不绝，众人连插话的机会都难得。

袁世凯回到小站，一直在思考德国占据胶澳、俄国进驻旅顺、大连的事情，也反复思考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有时想起康有为慷慨激昂的鼓动，也觉得心潮澎湃，如果大清如此快刀斩乱麻的一番变革，也许能日新月异，不数年间得以富强。但他很快又觉得康有为的主张有不妥之处，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自己也没有头绪。

此时又传来消息，朝廷与德国驻华公使的交涉并不顺利，德国不但坚持要赔款、修复教堂，还要占据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

铁路，一条由胶州湾经潍县、益都（今青州）、博山、邹平等地达济南，另一条由胶州湾经沂州（今临沂）、莱芜至济南，而且德商享有铁路沿线两侧三十里以内的开矿权。如果朝廷答应了德国的要求，整个山东就沦为德国人的势力范围，而俄国很有可能强占旅顺、大连，将对京津形成夹击之势！

朝廷一定正急于寻求救国良策，自己必须抓住时机上书朝廷，一则为国分忧，二则如果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便是一个出人头地的良机。他觉得康有为的变革主张虽然鼓舞人心，但不免有些不切实际，无论是端正、持重的翁同龢，还是动辄把祖宗之法挂在嘴上的荣禄，恐怕都不支持。那么自己提出一个更稳妥、切实的方案来，也许会得到各方的认可，甚至会再次被皇上召见。自己如今已经是按察使，出任封疆或部堂也并非是白日梦。这样一想，袁世凯信心大增，关起门来，思考他的改革方案。

这样又想了一天多，又与徐世昌密议一上午，袁世凯总算拿定了主意。到了下午三点多，他估计阮忠枢已经起床，就着人把他叫到签押房道："斗瞻，你怕是要辛苦一下了。"

阮忠枢回道："四哥吩咐就是，我抽上几泡，一夜不睡也没问题。"

"我要你帮我写一份上翁师傅的禀帖，请他转奏皇上。"袁世凯把想法告诉阮忠枢，因为他是三品按察使，没有专折上奏的权力，所以必须通过有资格的人转奏。他反复思考，太后身边聚集的是老臣，张口闭口"祖宗之法"，与他们谈变法，无异于对牛弹琴。如今对变法有兴趣的是皇上，而皇上最宠信的就是翁师傅，自己的禀帖上给翁同龢才最有可能递到光绪的龙案上。

"这个禀帖先说清我对引强国为援的看法。现在有人主张引俄国为援，抵抗德国，南海先生说得不错，这是引狼入室，俄国唯利是图，又如何肯为我而仇德，更不愿把德国人赶到英国人的怀里；南海先生主张联日、英以抗俄，依我看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如今俄国俨然认东北数省为其版舆，英国俨然视大江南北为其范围，日本窥浙、闽，法国图滇、桂，鹰瞵虎眈，择肉而食，大清再弹以夷制夷的老调，根本行不通。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大清的出路，只有靠变法自强。"

阮忠枢大声赞同道："四哥说的对，西人有瓜分大清之说，而且还有洋人画了图画，就登在《申报》上。他们好比是堵在大清门口准备抢

劫的强盗，让他们来保护我们，岂不是缘木求鱼？当年甲午之战，他们大骂李中堂靠列国调停误国，如今他们倒要拾李中堂的牙慧，还以为是救国良策。”

“斗瞻，你说的这幅洋人瓜分大清图画很重要，你帮我找一找。大清的出路唯有变法自强，但到底该如何变法自强，南海先生的一些观点我不能苟同。”袁世凯一边想一边说，“南海先生主张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请皇上发布一道定国是的诏书，他认为就会万民欢呼，变法得行，这恐怕视事太易。大清变法，我以为应当由下而上，下面先试行，这样万一有什么不妥，朝廷有回旋的余地。我的想法是，先择三四个省作为试点，试点成功，再推行全国。

“第二点不敢苟同，南海先生主张把大清各项制度都推倒重来，官制、军事、赋税、经济、工商全面推开。这恐怕头绪太多，自乱手脚。我以为，试点的省份应当选取几个重点事项先行变革，比如，用人、理财、练兵，这三项是事关国家兴亡的要政，先就此三项进行改革，纲举目张，其他改革随后跟进，似乎更有把握。

“第三点，南海先生太急于求成，主张把反对变法的罢官，甚至杀几个一二品大员，如此偏执的办法是树敌自困。最近我查了一下历史上的变法者，下场大多凄惨。要变法，必然有人利益受损，但最好尽可能地让受损的人少而再少。比如那些反对变法的一二品大员，南海先生主张罢斥甚至杀掉，我认为对这些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把他们体体面面养起来，明升暗降，不让他们管事，自然也就不再挡道。斗瞻你想，假如上司要办一件事，咱们不支持，他就要杀掉我们，我们会怎么样？来个鱼死网破！”

阮忠枢回道：“四哥的说帖处处与康南海先生相比照，更显得切实可行，我想翁师傅应当更感兴趣。”

袁世凯摆手笑道：“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至于翁师傅会怎么想，实在无从推测。斗瞻，我是对照南海先生的主张来谈我的主张，你可别把我的说帖弄得像与南海先生打擂台，那就自讨没趣了，以后我怎么见南海先生？”

“这何须四哥吩咐，要连这点意思我也领会不准，这文案就该换人了。”

“好，你辛苦辛苦，到时候我请你一醉方休。”

康有为中进士后，授职工部主事，是个六品小官，没有上折的权力，因此他将《上清帝第五书》呈给工部尚书，请代为转递。但工部满汉两尚书审阅后，觉得狂悖之语太多，不肯代呈。康有为不甘心，在京中频繁活动，上自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下至翰林、台谏官员，只要得到机会，他就侃侃而谈，宣传变法主张，或者把他的《上清帝第五书》抄件塞给人家。老成持重的人都视之为轻狂，根本不屑与之交谈。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中，只有他的老乡张荫桓对他的主张颇感兴趣。最佩服康有为的是翰林、台谏官员，尤其是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读过康有为的上书抄本后，十分佩服他的才学，呈上《请召对康有为片》，认为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奏请光绪破格录用康有为，派他出游各国，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列国瓜分大清的危局。当时光绪正被德国占据胶澳事件弄得不胜其烦，而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又都拿不出好主意，翁同龢、张荫桓与德国公使谈判，德国寸步不让。而康有为的出现让光绪看到了一线希望，所以召见军机大臣时，决定传旨召见康有为。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很看不惯康有为的轻狂，劝说道：“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有所询问，命大臣传问即可。”

军机大臣中，排在恭亲王之后的是礼亲王世铎，从无主张，而后就是翁同龢。而翁同龢为人稳健谨慎，对康有为的乖张也有些看不惯，对他操切的改革主张也存疑虑，因此由大臣传问康有为的事情也就拖了下来，一拖就拖到了小年，各衙门马上就要封印放假了。

翁同龢就是在腊月二十三这天收到的袁世凯说帖，当时与德国公使交涉很不顺利，心中正焦躁不安。看了袁世凯的说帖，觉得对列国形势的分析很有见地，反对引列强为援的主张也颇有道理，但如何变法，如何破解危局，又太空泛。他心里觉得，袁世凯练兵有模有样，谈变法不过是凑热闹罢了，因此顺手把这份说帖撂到了一边。

康有为迟迟得不到召见，光绪有些着急了，下旨总理衙门大臣尽快召见。正月初三下午，康有为来到总理衙门西花厅接受询问。参加问话的大臣有五人：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兵部尚书荣禄、户部尚书翁同龢、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总理衙门王大臣奕劻因为会见英、法公使没有参加会见。

荣禄首先问话：“大清制度行之最久，最为完善，为什么一定要改

变祖宗的成法呢？”

康有为回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谈祖宗之法？譬如这总理衙门是外交之署，也系祖宗之法所未有，因时制宜，不得不变。”

刑部尚书廖寿恒对变法不甚了了，但又十分感兴趣，因此问道：“变法绝非易事，应该如何着手？”

“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应开制度局作为立法机构，尽快变更故有的律例和各部院衙门，只有建立新政局，才能推进新变法。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改良新政的基础，日本明治维新便是如此。其他各国维新变法，也无不如此。”

闻言，李鸿章插问道：“你的意思是，六部尽撤，则例尽废吗？”

康有为回道：“今日列强并立，强狼环视，大清旧有制度不仅无法适应世界新局势，而且弊政重重，大清所以积弱，正是这些旧机构、旧律例、则例所造成。大清要获新生，必须将这些旧制度全部废除，这些旧衙门即使不能尽撤，也应斟酌改定，唯有如此，新政才能推进，否则，处处掣肘，难见实效。”

“要推行变法，必须有经费做保障，变法所需款项又该如何筹措？”翁同龢是户部尚书，最关注经费问题。

“其实简单得很，日本设立银行发行纸币，法国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都非常有效。大清幅员广大，只要改变了制度，税收可立增十倍。此外，还可大借洋款，以行新政。”康有为成竹在胸，接着，他慷慨激昂又阐述了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会社、陆海军之法，“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我正在编纂《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可为新政参考。”

这次会见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六点，天已经黑透了。荣禄不愿听一个六品小官的信口雌黄，不到一半就离席。李鸿章对康有为的评价是“说的比唱的好听”。翁同龢则认为康有为“狂甚”。就大部分人而言，都觉得康有为口才极好，但对他的改革主张，其实说不上支持还是反对，因为大家对如何变法都是门外汉，自然无从评价。

第二天光绪召见军机，询问昨天五大臣会见康有为的情况，恭亲王虽然未参加会见，但已经与荣禄等人有过沟通，因此建议让康有为上个条陈，若其主张有可采纳之处，再召见不迟，其实这不过是拖延之策。

翁同龢与张荫桓与德国公使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最后仍然未能阻止德国占据胶澳。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公元1897年3月6日），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胶州湾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其间完全归德国管辖；胶州湾沿岸百里内划为中立区，但德国军队自由通行；准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两条胶济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开矿权归德商。而在俄国的强逼下，李鸿章主持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面租与俄国，为期二十五年，期满可“相商展限”。俄国在租借地内享有治理地方和调度水陆各军等全权，清政府无权驻军。整个辽东半岛，未经俄方许可，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中国同意俄国从中东铁路修一支线到旅顺、大连，此支路经过地方，（中国）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也就是说，整个东北，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而法国也提出要求，中国不得将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让与他国，并承建法属越南至云南昆明的铁路，还提出租借广州湾。英国则在动议拓展香港租界，并提出租借山东的威海卫……列国瓜分中国已成事实。

翁同龢作为光绪最倚重的大臣，面对国家被瓜分豆剖的形势几乎束手无策，自然万分焦灼；更令他难堪的是，当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率领一帮清流群起而攻之，如今自己也亲手签订租地条约，李鸿章几次含沙射影讥讽，自己只有故作糊涂。

这天下午，袁世凯求见，更令他徒增焦躁。

寒暄过后，袁世凯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申报》，上面载有一幅《时局图》。地图上，东北是一只北极熊，这是指沙俄占据东北；南边是一只青蛙，把两广和云南揽入爪中，这是指法国占据西南；而长江流域，则是一只猛虎，这是指英国占据长江……漫画的两边，写着“不言而喻，一目了然”。列国瓜分中国的形势的确一目了然。

“中堂，大清真是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卑职夜不能寐，希望能为国家尽力，为朝廷分忧。卑职一个多月前曾上书敬陈管见，不知中堂是否寓目？”

翁同龢想了想，是有那么回事：“哦，我已经看过了。对列国形势的分析，很有见地。”

翁同龢再无下言。袁世凯明白，自己的禀帖翁同龢并不欣赏，或者没有认真阅读，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表白："中堂，依卑职浅见，大清目前唯有变法一途，才有民富国强之日。"

"这已经是天下人的共识。朝廷也在考虑变法，但如何变，尚未有头绪。"

"卑职以为，变法虽然迫切，却不能操之过急，更不可头绪太多。应当先在三四省试点，先在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上取得经验，而后在全国推行。"

"先在这三大端上变法，半年多前盛杏荪就有此议。而且如何变革，他说得十分详细、具体。"翁同龢言外之意，袁世凯的建议太过空泛、笼统。

"卑职一定好好向盛大人的请教。朝廷要变法，必然要由中堂主持大计，卑职愿为中堂驱策。若中堂能在数省先行尝试，卑职极愿前往，不计荣辱，不避斧钺，为变法大业蹚蹚路子。"

翁同龢终于明白，袁世凯何以一而再再而三提议要在三四省试行变法，原来他有意出任封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一个捐班出身，竟有此妄想！翁同龢是"状元宰相"，最看重两榜出身，对袁世凯这样连举人功名也没有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因此对袁世凯谋求封疆的野心感觉十分可笑。他有爱才的名声，但耻于受人请托、为人谋职，他认为非君子、贤臣所为。袁世凯滔滔不绝，讲他试点变法的主张。翁同龢耐着性子听了几分钟，并不去接袁世凯的话茬，而是转移话题道："慰廷，朝廷派你去练兵，寄予厚望，你要把全副心思放到练兵上，为朝廷练出一支劲旅，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翁同龢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白，袁世凯如果再有所言，便是自讨没趣，就识趣地告辞了。

在光绪的一再催促下，康有为的《外衅危迫，分割洊至，宜及时发愤，大誓君臣，开制度新政局折》也就是他的《上清帝第六书》，由总理衙门呈递到御前。康有为的建议，主要是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大誓君臣以明革旧维新之志；设制度局于宫中，并下设十二分局，专责新政事宜；许天下人上书言事，广采博议。光绪听说康有为还著有《俄彼德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便命总署大臣催促呈来。康有为对著作再进行

修改，每一卷前都加按语或评论，每完成一卷便进呈一卷，光绪则如饥似渴呈一卷读一卷。

对到底谁来主持变法，帝后心中各有人选。光绪对康有为的才能已十分欣赏，他所期望的应当是翁师傅主持，康有为等人具体操办；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图强，因为她也不愿大清一再受到列强的欺凌，但变法的前提是不能丢了祖宗的大法，不能有损满洲的权势。她希望老成、持重的人来辅佐皇帝，现成的人是恭亲王。但恭亲王身体一直不好，阴历二月后几乎不能正常入值。接下来就是翁同龢，但她对翁同龢不能放心，因为他与光绪的关系太密切，光绪对他太倚重，将来难免会挟天子而令诸侯。三月底，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和光绪对这个建议都不反对，如果由多年封疆、洋务自强搞得有声有色的张之洞入京辅政，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可就在张之洞整装北上的途中，却发生湖南船帮放火烧汉口海关并延烧到日本领事住宅的事。并不愿张之洞进京的翁同龢借机向光绪建议，令张之洞立即回任，妥善处理，以免再引起国际纠纷。张之洞因而与变法失之交臂。

恭亲王的病情加重，慈禧和光绪先后多次前去探望。在恭亲王临去世前一天，光绪在病榻前询问“六叔”，朝中人物谁可大用？恭亲王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认为他有经世致用的学问，久经磨炼，不是只耍嘴上功夫的人；另一个是张之洞，有多年的封疆经验，躬身地方改革，且有维新之才，中西学问贯通，可做变法主持人。

“六叔”没有推荐翁同龢，光绪有些不甘心问：“六叔以为翁师傅如何？”

恭亲王硬撑着病体坐起来，郑重地说道：“皇上重用此人，是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也。”

恭亲王以为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不了解敌我情势，一味主战，聚集一帮书生交章弹劾，只图整垮李鸿章，而不顾国家安危。他给翁同龢下了八字考语——居心叵测，怙势弄权。

恭亲王如此评价翁同龢，大出光绪的意外。但将死之人的劝告，不能不特别重视。回想二十余年来的君臣际遇，他一直感激师傅，但仔细想想，“六叔”的评语也并非全然偏见。对变法的人选，光绪越来越看好康有为，户部侍郎张荫桓也一再推荐，但翁同龢则一直不表态；此前有调张之洞入京的上谕，后来翁同龢又从中阻挠。联系起来思考，光绪开

始对一直敬重的翁师傅有所不满了。

翁同龢的得力助手户部侍郎张荫桓曾出使日本，是有名的洋务派，他与康有为是同乡，对康有为联日、英御德、俄以及全面变法的主张都十分支持。翁、张两人在变法问题上便产生了分歧。张荫桓建议光绪，变法非翁师傅主持不可，不妨逼着他向前迈一步。

于是第二天，光绪让翁同龢传知康有为，再进呈一套《日本变政考》。

翁同龢回道："臣与康有为没有来往。"

"为什么？"

翁同龢回答："此人居心叵测。"

光绪帝问："从前为什么不说？"

"从前不甚了解，近来了解多了，发觉其人狂甚，善伪诈。"

次日翁同龢并没有进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光绪十分生气，翁同龢回禀："皇上如果非要看康某人的书，让总署进呈好了。"

翁同龢很少有违抗圣意的时候，但为了表达他对康有为的态度，再次拒绝进呈康有为的书籍。

光绪十分不悦，由此认为翁同龢是嫉贤妒能，已成为变法的障碍。

光绪决心已下，但要变法，非有慈禧的同意不可。这天他召见奕劻时说道："朕决心已定，决不做亡国之君，若不予我权，朕宁愿逊位。"

奕劻跑到颐和园转达光绪的意思，慈禧十分生气："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就不愿他坐之。"

荣禄问奕劻："皇上到底想怎么样？"

"看皇上的意思，是要变法自强。"

荣禄道："几千年之法，如何能够轻易变掉？若如康有为所言，无

异于痴人说梦。不妨让他们乱闹几个月，闹得天下共愤，那时候太后再收拾不迟。”

慈禧对奕劻道：“好，那你去告诉皇上，变法自强也是我的素志，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他们要搞洋务，遇到那么多困难我都支持了他们。皇上要变法自强，可以，但祖宗的大法不能丢。”

奕劻走后，慈禧问荣禄道：“翁同龢这些天在干什么？是不是他从中撺掇皇帝？”

“那还用问？自从他掌了军机印钥，得意忘形得很。”

军机处有枚方形银印锁在印匣中，而印钥则由军机领班佩带。礼亲王世铎久病不入值，恭王即逝，王府将印钥转交翁同龢，象征着大权已经转移。此前军机处当家的实际是刚毅，他有时直接奉慈谕办理奏折，翁同龢连奏折也不能全阅。如今印钥在握，刚毅休想再敷衍。翁同龢十分激动，像变了一个人。刚毅本来是翁同龢引入军机，用以制衡李鸿藻的，没想到很快反目为仇，成为太后面前的红人。翁同龢与张荫桓联手推荐康有为，意欲借康有为之手借变法之名夺取朝廷大权的说法，就是刚毅在荣禄、太后面前放出的风声。

“此人不能留在皇帝身边。”慈禧考虑了一番道，“皇帝对他依赖太深，又有一帮清流视他为马首，他要挟天子而令诸侯，不知要闹到什么地步。”

如果罢掉翁同龢，按资历，军机上就排到刚毅了。刚毅为人粗率，经常念白字，必须找一个资历让刚毅无话可说，又为太后所易驾驭的人入军机作秉笔之人。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调有“琉璃球”之称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入值。他是进士出身，任过湖南巡抚，早在光绪四年至光绪八年就曾入值军机，资历足够，如今年近七十，老成持重，为人又善权变，慈禧能够放心。由他入值军机，递补翁同龢罢后空出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

那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派谁去？荣禄毛遂自荐道：“奴才愿去直隶，给太后守京津门户。”

何止守京津门户？政局诡谲之际，直隶总督手握最精锐的北洋大军，将左右政局！

“我实在舍不得你出京，朝中这一摊子事没有老成持重的人佐理实在不能放心。可直督又太紧要，不是随便可以坐的，也只有你去坐镇，我才能放得下心。”说完这些，慈禧又问，“袁世凯这人如何？你有把握拿得住他？”

“太后放心，当初推荐他去小站练兵，后来他被胡景贵参劾，他都知奴才的情。再说，北洋也不只他的七千余人，聂士成的几万人也可以依靠。”

“大局在握，无非人、财、兵三权。兵权由你出镇直隶，财权有王文韶掌握，就是怕皇帝将来所用非人，神器滥授，就难免骑虎难下。”慈禧还是有些不放心。

“奴才以为太后不能放任，尤其一二品大员补缺，太后必须能干预得到。”荣禄建议。

“这几件事你心里有数，几道上谕也不妨先有所准备，不过，万勿为外人所知。”慈禧叮嘱荣禄。

“嗻！”荣禄响亮地应一声，“奴才遵旨。”

礼部侍郎徐致靖、山西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上折，建议朝廷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光绪深以为然，在获得慈禧支持后召见军机，让翁同龢拟《定国是诏》。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翁同龢所拟定的诏书正式颁布，历史上被认为是戊戌变法开始的象征。翁同龢拟定的诏书并非康有为所主张全面变法，更没有康有为的偏执激烈，一言以概之，是“守旧图新”。诏书中最关键的几句话说：“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很明显，翁同龢主张把圣贤义理之学作为根本，并非全然西化。

对这个《定国是诏》，康有为等人不满意，光绪也觉得未尽其愿。但总之是开了个头，开了头，就有步步深入的机会。康有为急于辅佐光绪推行变法，因此他策动徐致靖上书推荐人才，所推的人都是后来著名

的维新派，除康有为外，还有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张元济是总理衙门章京，倾心变法维新；黄遵宪此时人在湖南，署理湖南按察使，他曾经出洋担任过驻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与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支持变法的新派人物，曾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此时全力帮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谭嗣同也深受康梁的影响，此时在黄遵宪的支持下兴办时务学堂，宣扬的正是维新变法。这份荐折，幕后捉笔其实是康有为，对自己的推荐当然是不吝笔墨，“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显然，康有为是想通过徐致靖的上奏实现主持变法。

光绪在徐致靖的奏折上御批，黄遵宪、谭嗣同送部引见，梁启超由总理衙门考察，康有为、王元济则着于二十八日引见，这一御批使翁同龢被罢加速。因为慈禧以为再不行动，翁同龢将与这些年轻激进的变法派混到一起，那时候就更加被动。

为了争取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光绪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各国兴昌记》《泰西新史揽要》《校邠庐抗议》五本书呈给太后。太后不怎么爱读书便道：“皇帝，你就把这些书的内容讲给我听听。”

光绪先后两天都跑到颐和园给慈禧讲书。前四本全是康有为的著作，只有《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早在三十多年前著就出版的，全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生产、经济等，其中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多项建议早被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所采纳。如何处理中西关系，冯桂芬提出的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并不主张全盘西化。慈禧听后说道：“这五本书，依我看唯有《校邠庐抗议》最好。”光绪见太后对此书感兴趣，立即表示将重印该书，京官们人手一本。

母子两人，一个读，一个听，偶尔还发表一下议论，关系少有的融洽。休息的时候，慈禧慈祥地说道：“皇帝，咱大清屡受洋人欺压，如今又面临瓜分豆剖的形势，你心里着急，不好受，我理解你的心思。变法自强，不光你这样想，我也这样想，大清上下也都在盼着国富民强。我说过，支持你变法，只要不违背祖宗的大法，不损害咱满洲的权势，我无不赞成。可是有一样，翁同龢必须罢黜。”说到这里，慈禧的表情复又凛然，“有你六叔在，还能牵制得住他，如今你六叔不在了，他在

军机难免怙势弄权。你是他的学生，不好严厉约束。这一条你若不答应，也行，那我就再恢复训政，帮你看住翁同龢。”

恢复训政，那岂不是又夺走了皇权？光绪没有过多的犹豫：“这一条，我听亲爸爸的。”

“上谕你亲笔写好，就在明天宣示天下。”慈禧道。

“亲爸爸，明天是翁师傅的六十八岁生日，可否过了明天？”光绪好像早就有罢黜翁同龢打算，只是时间比太后的要求晚一点。

“不能迟于明天。你若觉得心里不安，不妨赏得厚一些。我也赏他点东西，嗯，那就一柄折扇好了。”夏天赏扇本是常有的例子，只是临罢翁同龢前赏扇，则有“到一边凉快去”的意思。

此事帝后算是达成了共识，慈禧又道：“康有为这个人你可以用，但不能重用。昨天荣禄与他在朝房相遇，问他历代变法都会有人反对，他打算怎么办？他竟然说杀几个一二品大员就行了。皇帝听听，这是办大事的人该说的话吗？但凡变法，总会有人反对，对反对的人尽量说服、争取，若实在不能争取，不过罢他的官就是了。动不动就要杀一二品大员，戾气是不是太重了？”

想到那些顽固大臣，光绪也恨不得杀一两个立威。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康有为又怎么能挂在嘴上，而且是讲给太后最为倚重的一品大员荣禄呢？

“这个人，我听说最近你要召见。天子召见小臣，必定要赏给高一些的官职。如今康有为是六品主事，你要赏，至少是五品京堂。且不急，等你看清了他的面目再赏不迟。你六叔没了，当初成立督办军务处是由你六叔领班，如今他没了，这个督办军务处也没必要再摆在那里。康有为变法，不是要精简机构吗？我看先把这个机构精简了吧。”

督办军务处是甲午战争开始、恭亲王复出后成立的机构，当时海陆军节节失利，朝廷调来各省勤王的练军，云集京师，归督办军务处调遣，练兵的事宜也归这一机构。光绪通过这一机构可直接过问、指挥军事，从而削弱了李鸿章的作用。甲午战争结束后，督办军务处并未撤销，重点转向练兵，因此袁世凯的小站新建陆军，虽然在直隶的地盘上，直隶总督王文韶却无权过问。如今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撤销督办军

务处，袁世凯的小站新军则归于荣禄节制。光绪当然明白这其中的利害，但慈禧的理由搬得上桌面，因此他只能同意。其实，即便太后的理由搬不上台面，光绪多年养成的逆来顺受的性格，也难得极力反对。

“我不能不对朝廷用人有所监督，这也是对你好。”慈禧拿出两张纸，“这两道旨意，你就抄一抄发下去吧。”

抄一抄发下去，就是光绪御笔抄录，再给军机，以示是皇帝本人的意思。从前太后的意思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

光绪一看，第一道：

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一体具折奏谢。

这就是说，京官二品以上，要具折向太后谢恩，也就表示系太后恩赏；而诣太后前谢恩，更带有监督考察的意思了。地方官不必到京谢恩，但也要具折向太后奏谢。这意思就是，二品以上大员，非有太后首肯不可。

再看第二道：

命直隶总督王文韶，迅即入觐。以大学士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翁同龢罢相，总要有合适的人顶上去。荣禄和王文韶，老成持重，忠诚可靠，有这两个人辅佐，你省心不少。”

这次会谈，帝后达成一个默契，即光绪得到推进变法新政的权力，而慈禧则拥有兵权和用人监督权。

翁同龢在生日的当天接到被罢黜的上谕。不但翁同龢没想到，就是大多数朝臣也深感意外，因为没有任何征兆。出乎大家意料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康有为被皇上召见后，竟然没有升官。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认为，康有为深受光绪的赏识，他要做大官了。但召见后对他的任命，是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只是从工部调到总理衙门，而其品级还是原来的六品。

众人对变法维新还是充满期待的，因为康有为到处宣讲，西方列国

讲求变法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大清地大人多，只要按他的办法维新三年便可自立，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国富民强，是大清人人所愿，因此，变法开始的时候，除了少数一二品大员担心自己利益受损外，大多数人都是支持的。可以说，举国上下，大多数人是变法派。

变法在万众期待中推行着。所有的改革措施，都通过上谕下发，变科举、兴学校、办实业、改兵制，精简机构，保护传教，这都是实的；虚的也不少，教育大臣们不许因循守旧，警告各衙门，不许无故请假，要求官员们认真学习西方的新理论，号召疆吏们要让变法谕令做到家喻户晓……一个多月的时间，便下发四十多道上谕。每一道上谕都要求速办，各级官员们从最初的兴奋转而迷茫，因为每一项改革的要求还弄不清楚，如何能够速办？

第一项引起全国震动的变法新政是废除八股。八股取士弊病实在太多，天下士子皓首穷经，耗尽心血，所学知识却是百无一用。尤其是西方技术引进后，八股更显得迂腐不堪。在维新变法前，贵州学政严修提出了开设经济特科的建议，那些不懂八股而通西学、洋务的人才，经保送、考试后，量才授官，以解决西学不足的问题。在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经总理衙门议定，光绪已下旨批准。但康有为认为这个方案太保守，他上书的同时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上折，建议光绪特下明诏，永远停止八股，他认为此明诏一宣，则举国数百万士人，立可扫云雾而见青天矣！光绪果然发布明诏，宣布自下科开始，乡、会试和生童岁考，一律废除八股。但事情并没有像康有为说的那样，数百万士人不是扫云雾见青天，而是觉得天塌了。因为他们从小孜孜于八股，全部心血耗于八股，而突然之间八股废掉了，他们前途何在？而新政又未对他们的未来做出任何安排，结果是人人痛恨康有为、梁启超，直隶的士子甚至放言要行刺康有为。

到底依靠什么人推行变法？康有为三番五次上书，请在中央设制度局，下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等十二专局，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地方则设新政局，负责一切新政的筹划施行。光绪觉得这项新政关系最为敏感的人事权很难获得慈禧的支持，他不敢贸然下旨，而是让总署先行讨论。因为总署是与外国人交涉的机构，总体上思想比较开化，容易获得通过。总署讨论了十几天，回奏认为，现有的部院衙门完全可以承担变法事项，没有必要叠床架屋，再设制度局和十二专局。光绪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要求总理衙门与军机处再议。

康有为的这个官制改革设计，其实质就是要夺取实权，制度局可把军机处、总署架空，十二专局则可以把六部九卿架空，而地方新政局则把督抚藩臬架空。可他的小九九明眼人一眼就可看穿，何况是历经宦海、老于世故的军机大臣？军机处的办法就是拖，议而不决。

拖了二十多天，光绪生气了，每天都逼问结果。军机领班是礼亲王世铎，但他正在病中。接下来就数刚毅，他回奏道："康有为这是要废弃我们军机处，我们宁可忤旨，也绝不同意开设。"

王文韶是汉军机里面资历最老的，且最善变通，也附和道："皇上心意已决，必定按康某人意思办，我们若全部驳回，则皇上可直接明发上谕，那我们更没办法阻止了。我们只有用略作敷衍的方式办理。"

王文韶的办法就是偷梁换柱。比如，康有建议选二十余天下通才进制度局议定制度，议奏改为从翰詹科道中选二十人以备顾问；再如康有为要求开设法律专局，军机处则回复，六部明确专人负责修改律例；对设学校局的建议，奏称京师已办大学堂，各省已奉旨办中小学堂，不必再设局；康有为要地方设新政局，军机处奏议由督抚责成州县妙选人才参与新政……这样，没有一条驳回，但没有一条按康有为的设想进行。唯有赞同设立的是农工商总局，用以推进农工商业。

康有为十分愤怒，再上书建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光绪下旨令李鸿章拿出裁撤办法。李鸿章认为全然裁撤这些衙门，原有的官员必然生计无着。他的办法是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内阁，太仆寺并入兵部，大理寺并入刑部，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人员整体并入，将来慢慢消化。然而，光绪认为李鸿章的办法是形撤实未撤，不同意他的并入方案，下旨不但撤掉这六个衙门，而且还要裁撤督抚同城的广东、云南、湖北三省巡抚，裁撤各省中没有粮运任务的督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法道，而对这些官员如何安置则没有拿出措施。京中一时谣言纷飞，甚至盛传六部九卿也将裁掉。被撤掉的衙门人心惶惶，作鸟兽散，无人过问，甚至有些衙门的门窗也被人卸走。

然而康有为一而再亲自上书或通过支持维新的御史、翰林上书，提醒光绪各级不能速办，是因为有顽固派，与维新势不两立，"或年老不能读书，或气衰不能任事。不能读书，则难考新政，不能任事，则畏闻兴作。唯一己之利禄为事，故不思外患。朝廷必使用赏罚之大柄，严惩守旧之徒"。他认为变法不能有片刻的迟疑和停滞，"方今不变固害，小

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如何应对反对意见，他认为最有效办法，是请光绪御门誓众，他天真地认为，只要皇帝与大臣们在乾清门共同宣誓，就能使内外臣工尽弃旧习，彻底变法。最为疯狂的是，他在以杨深秀的名义上《请御门誓众，更新庶政折》中，说当年赵武灵王为了实行改革罢免了公叔成，秦孝公为了实行改革罢免了甘龙，日本天皇为了改革罢免了幕府藩国，俄国彼得大帝为了实行改革而诛杀了近卫大臣。所有这些措施，就是为了使改革大见成效。这份奏折传出来，众官员都传，康有为鼓动皇上诛杀近卫大臣！

杀近卫大臣，康有为还没有能力做，但策动御史参劾官员，对他来说却并非难事。他策动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上折，参劾礼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罪名是“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证据是朝廷下旨在科举中增加经济特科，许应骙却在礼部大堂嚷嚷经济特科无用，腹诽朝旨；朝廷下令推行的新政，许应骙都多方阻挠。结果许应骙大呼冤枉，因为经济特科正是他和李鸿章支持增设，怎么可能反对？而且腹诽朝旨，证据何在，简直是欲加之罪。最后光绪仍下旨警告许应骙，以后要谨慎奉职。参劾许应骙，背后的主持正是康有为，这很容易让人认为，他是要参倒许应骙，得到他的礼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一职。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整人，很让人鄙视。

这时候康有为的好友御史文悌上了一个《严参康有为折》。文悌是正黄旗人，参加过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是满人中知名的维新派，与康有为交往十分密切。文悌此时参劾康有为，一方面对康有为四处托人甚至为御史捉刀自荐的行为不屑；再就是康有为曾经让他鼓动御史伏阙痛哭，力请变法。文悌认为此举有结党之嫌，没有做。最主要的是两人在变法的思路上也产生分歧，尤其是对康有为以莫须有的罪名整人看不惯，“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

按文悌的说法，他是看不惯康有为所为才具折弹劾；但康有为则认为，他是受许应骙的唆使而出头。光绪相信康有为，下旨说文悌受人唆使，不胜御史之任，退回原衙门。御史退回原衙门，例不补缺，不派差，与革职无异。康有为鼓动御史参劾大员未受任何处分，文悌参劾康有为却被免职，为文悌不平者大有人在。也有人拍手称快，认为是康有为一伙狗咬狗。

这时，受到光绪表彰的变法模范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具折参劾康有

为。陈宝箴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他主政下的湖南变法新政成效颇著，被康有为引为同道。而陈宝箴参劾康有为主要问题出在《孔子改制考》。康有为著这本书是为了寻找变法理论依据，论证孔子是极力提倡并践行变法者。他考据牵强，甚至不惜作伪，令正统士子所鄙视，而他倡导民权、抨击封建纲常，不但思想守旧的大臣不能接受，就是热心变法的陈宝箴也不能接受。陈宝箴认为《孔子改制考》伤理害道，奏请光绪让康有为自毁其版。

维新派之间的纷争还在继续。当时上海有一份非常有名的民报《时务报》，康有为、梁启超的大量文章正是在这张报纸上发表，康、梁也对该报给予了资金上的扶持。自变法开始后，康有为没得到升迁，而他的弟子梁启超也没有得到升迁。为给弟子谋个好点的前程，也为变法创造舆论载体，康有为策动宋伯鲁上折奏请将《时务报》收为官办，报社移到北京，由梁启超主笔。光绪让老师孙家鼐议复，结果孙家鼐建议干脆把康有为派到上海去督办，光绪竟然答应了。

康有为当然不愿去上海，对光绪让他离开变法的中心感到十分委屈，他拖延了十几天没有起程，后来想了个理由，说既然是督办，也可以不去，遥领其事即可，办报还是让梁启超去。但《时务报》办报人汪康年也不是省油灯，如何肯把办得风生水起的报纸拱手相让？结果他在报纸上发个声明，既然改为官办，那“时务”二字不敢用了，改为《昌言报》继续出版。康有为折腾了半个多月，结果只得到“时务”两个字，十分生气，发电报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并致信湖广各省，说汪康年抗旨，让他们查禁《昌言报》。刘坤一推给总理衙门，光绪又让黄遵宪去查办。沪上的报刊同行都不齿于康有为的依势凌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写信给孙家鼐支持汪康年，不同意查封《昌言报》，孙家鼐也是如此态度。双方僵持着，隔空打笔墨官司，维新派这番内讧，使康有为的名声更受影响。

第三章　受超擢焉知祸福　党争烈政变在即

康有为变法太过操切，不仅守旧大臣反对，即便是极力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也与康有为产生了分歧。礼部主事王照，就是其中之一。

王照是直隶宁河县人，1894年考中进士，散馆后授礼部主事。当年公车上书时得以结识康有为，为他的渊博知识所吸引，成为崇拜者。可当康有为真正开始主导变法后，两人分歧越来越大。他觉得这样变法太

急躁，劝康有为道："任何一项新政策，一定先要在朝廷进行一番计划，并在官员、士子中进行讨论，如果这项政策要推行，那么开头怎样，结尾会怎样，全国各地情势又有哪些不同，都应该考虑周全，而后由朝廷发令，朝廷大员衷心响应，州县官实力奉行，士子和百姓也都理解，这样才能有实效。哪能靠皇上一道上谕，就当作一项新政已经实行？"

"如今列强瓜分在即，按你的办法，如何来得及？大清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康有为很不以为然。

王照又道："大清好比一个重病的人，你开的药方太过刚猛，不但不能救命，反而有可能加重病情。"

"神医下手，最擅长的就是猛药救命。你的办法是日拱一卒，不待过河，老巢已倾。我是一子将军，治本之策。"

"老康，无论是治本，还是治标，都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王照与康有为年龄相仿，又关系极密，因此称他为老康，"你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这样变法，恐怕欲速不达。"

"如果能让那个老女人闭嘴，一切都会顺利。"康有为大摇其头，他认为新政推不动，主要是顽固守旧大臣暗中阻挠，而这些守旧大臣背后就是慈禧。

"其实，太后对西洋文化颇感兴趣，经常召驻外公使的女眷们进宫询问外邦诸事。最好的办法，应当是让太后、皇上一起推动变法。把推行改革的功劳让给太后，让改革以太后的名义推行，那样守旧大臣们也会转而支持改革。"王照大惊失色，他劝康有为应该尽力协调帝后的关系。

"你这是引狼入室！那个老女人好不容易松了手，绝不能让她再出来。"

王照认为康有为有意刺激帝后矛盾，是十分不智的行为。他起草了一份上书，希望有助于疏解紧张的帝后关系。他的主意是，让皇上陪太后到日本去考察，直接了解日本之所以后来居上的原因。这样，皇上是以孝治天下，天下臣民就不会有异议；太后得以直接感受日本变法的成效，会对变法更加支持；而天下人也都认为，变法也是太后立志要做

的，变法的荣誉归之于太后，而天下人也不会埋没皇上推进变法的功绩。

帝后的矛盾，怎么可能通过帝后同游日本就能化解？这不过是王照的书生之见，他兴冲冲把上书交到礼部请代为呈递。礼部满尚书怀塔布、汉尚书许应骙看到请皇上奉太后去日本以及列国游历的建议，十分愤怒，认为这实在太出格，不予呈递。而不久前，光绪刚刚下诏，让天下臣民皆可上书提建议。王照认为，无论如何礼部堂官应当把他的上书转呈上去，与怀塔布、许应骙争论起来。最后他说，如果礼部不呈递，他就请都察院代递。最后礼部勉强同意，但怀塔布、许应骙联合四位侍郎附奏，说王照“妄请乘舆出游异国，陷之险地，且日本素多刺客，此前俄皇太子出游日本及李鸿章奉命出使，皆遭毒手。王照用心不轨，故臣等不敢代递；王照则咆哮公堂，蔑视上宪”。

变法以来，光绪希望借廷议的方式得到众臣的支持，也得以堵住太后的嘴巴，因此一有新政就交廷臣先议，但廷臣们议驳者十居七八。光绪积郁不平，于是大开言路，让大小官员都可通过本衙门上书，希望从下层官员中得到对变法的支持。但一个多月了，上书却寥寥无几。他本来就怀疑六部九卿的堂官们有意压制上书，王照的上书被阻恰好证明了他的怀疑。他勃然大怒，谕令将礼部堂官下部议处。刑部议降三级调用，光绪不同意，下谕全部革职。而对王照大加赞赏，褒奖他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他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后又任命了新的礼部堂官，汉尚书李端棻，汉侍郎王锡蕃、徐致靖，满侍郎阔普、通武均为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尤其是徐致靖，与康有为关系十分密切。如今由从二品的内阁学士闲职，一跃而为正二品的侍郎。

罢官惩戒并不罕见，但一次把某部堂官全部罢免，有清以来不曾有过；如果理由充分，也无不可，问题是只因不予代递上书，就全堂罢免，实在出乎常理。怀塔布等六名堂官跑到颐和园向太后痛哭诉屈，这不仅使守旧大臣觉得过分，就是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也觉得太过分。

罢黜六部堂官不久，光绪又下旨罢免李鸿章和户部满尚书敬信的总署大臣之职。起因是光绪面谕军机大臣停止海防捐。海防捐就是以筹办海防经费的名义卖官，这部分收入开始的确用于海军，但后来主要用于修园子及驻守北洋的淮军军饷。如果停止海防捐，淮军立即面临无饷的局面。李鸿章作为淮军的创始人当然要力争；敬信作为户部尚书，则担心不但淮饷无款可筹，而且新政创行，无论是办学堂还是兴工商，诸多费用更难筹措。两人再三请求稍缓再停，光绪大怒道：“一面裁官，一

面又捐官，有这样的政体没有？”

两人跑到太后那里诉苦，慈禧回道：“我已经答应皇帝推行新政，我不能言而无信。”

总署大臣是李鸿章唯一的实职，一旦罢免则又形同赋闲。李鸿章办洋务多年，其实他与张之洞等洋务派大员一样，对变法并不反对，但他反对的是康有为这样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变法。所以他好几次发牢骚，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光绪对他可以说是积愤已久。

李鸿章是三朝老臣，而且最善于与洋人打交道，竟然也被罢黜总署之职，那些几无所长的大员又该如何自处？这时候，不但是守旧大臣，就是一些同情、支持变法的官员心思也开始倾向颐和园，他们觉得能给官员以公正和保护的，只有退居园中的老太后了。

连续罢黜大员都得以顺利落实，康有为信心更足，光绪的胆子也更大了。康有为又上书说要想变法，唯有提升任用小臣，广为举荐，由皇上亲自提拔，不吝惜爵位赏赐，破格升用。那些守旧的人姑且听其在位，只用京卿、御史等，内外诸事皆可办理妥当。

光绪采纳这一建议，决定先拿军机处开刀，任命了军机四卿，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凡有章奏都由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卿拟旨。原来的军机大臣，则被晾到一边。

无论光绪还是维新派，都觉得这个办法实在高明。皇帝不是没有任命二品以上官员的权力吗？那我就任命二品以下的官吏，让他们来办事，二品以上的都一边凉快去。办法的确痛快，但无异于将帝后矛盾公开在朝堂内外，也就难怪大员们都跑到颐和园围在了太后身边。军机大臣们被晾在一边，看着四个年轻人指手画脚，心里的憎恶可想而知，只盼着他们尽快玩火自焚。

军机四卿的确太年轻。林旭，福建侯官人，是著名洋务派沈葆桢的孙婿，时年只有二十三岁；谭嗣同，湖南浏阳人，时年三十三岁，这两人都是康有为的弟子。刘光第，四川富顺县人，时年二十九岁；杨锐，时年四十一岁，四川绵竹人，曾经参加过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与刘光第都受到张之洞的赏识，是张之洞通过陈宝箴推荐给光绪的。未经宦海起伏的年轻人骤获大任，难免会得意忘形，尤其是越过军机参与国家大

政，无异于四位新宰相，要想他们做到笃定、谨慎，那可真是难上加难。

四人当中，年龄最长的是杨锐，也只有他保持着一份谨慎和小心，而且也只有他在被任命为章京后感到了其中的危机。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军机四章京，每天对发下来的条陈恭加签语，是否可行，分别提出看法供皇上参考。一块值班的同行很不容易相处，刘光第和谭嗣同一班，我和林旭一班。谭嗣同是康有为的死党，但在值班时还算安静；林旭则随便什么事情都要投机取巧，他在条陈上的签语有很不妥当的地方，我强迫他改换过三四次，这样下去恐怕将来很难相处了。他们喜欢放言高论，什么衙门该撤，什么样的人该罢免，口无遮拦。每天收到的条陈，都是争着讲变革、讲新法，多数都是揣摸皇上的意思，然后巧语逢迎，甚至有些建议万不可行。我一旦干一点遇事补救、稍加裁抑的事情，同事们就都有意见。刚刚相处没几天，事情就已这样，时间长了，更待如何相处？我很想在方便的时候就抽身而退，此地实在是难以久留。"

皇上任命了四位新"宰相"，不但老臣侧目，康有为也不能心静。他受到光绪召见，本来以为必升官，但没想到只调了下职位；礼部六堂全免，本来以为有他的份，没想到又没动静；如今军机四卿有他的两个弟子，而他这当老师的又没份，让他如何能够淡泊得下来？他又策动御史上折建议开懋勤殿，推荐通达之才作为新政顾问。其实，这不过是设制度局没有通过后的变通策略。礼部侍郎徐致靖推荐入懋勤殿的人才中，第一位就是康有为。

光绪将徐致靖等人推荐的懋勤殿人选下发到军机处，让军机处议复，并打算向太后报告，得到支持。他去颐和园陪了慈禧一天，等晚上看完戏后，趁她高兴的时候，提出开懋勤殿的建议。慈禧听光绪奏完，久久没有说话，鼻孔里只喷冷气。光绪感到情形不妙，果然，慈禧厉声道："我支持你变法，可也提醒过你，祖宗大法不可违。九卿重臣，非有重大缘故不可废弃，这一阵你以新人代替旧人，以外人代替亲贵，我都一忍再忍。今天，你竟然想以开懋勤殿的名义，把那些年轻躁进之辈全引到你的身边，把军机、总署、内阁重臣皆弃之不用，只顾顺着自己的心意而坏了家法，祖宗会怎么说我？"

光绪匍匐在地痛哭道："祖宗到了今天，其法度也无法保持原样；儿宁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嘲笑。"

“你也不要做出一副为天下百姓请命的样子来，你倒是睡不着的时候仔细想想，那些撺掇你罢斥老臣的人是不是全为你的天下着想？他们参这个参那个，是不是为了把实权夺到手中？你这个皇帝是大清国的皇帝，不是那几个躁进之辈的皇帝！”

自变法以来，慈禧一直没说过什么，光绪还以为她真的放心放手让他变法，而今天的严厉呵斥，给他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以致整个晚上睡不着。他提醒自己不可再在人事问题上有轻率之举，但也不想就此放弃，他给自己打气，作为爱新觉罗的子孙、大清国的皇帝，面对国家将瓜分的危局，必须敢于担当，变法的决心不能动摇，脚步不能停。

其实康有为也逐渐感到了形势不妙，虽然变法在热热闹闹的推进，不到百日已经发了二百余道上谕，但热闹中却透着一股戾气，仿佛随时将会来一场暴雨，熊熊燃烧的烈火将被浇灭。京中八旗驻军及内城步军都加强了戒备，而荣禄也频繁到颐和园面见太后。

康有为连夜草拟方案，提出四策：一是请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贲之士、不二之臣于左右，皇上则亲自身穿甲胄统率他们；二是更改年号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并仿效日本变易服饰，以绝旧党守旧之望；三是请客卿以备顾问，可聘请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伊藤博文入懋勤殿，以日本变法之举措尽施于中国；四是仿日本天皇迁都江户（东京）以摆脱守旧幕府的办法，迁都上海。康有为认为，北京连年水灾，城垣屡次崩塌，尘土漫天，水质败坏，王气已绝。而且周围全是旗人，旧党充塞，下则有市侩胥吏，中则是烦琐的繁文旧礼，种种全是亡国之象，不易扫除，非迁都不能维新。而上海四通八达，洋人居之数十年，百姓见识广，绝无守旧之弊。而且洋人对中国变法之事十分支持，必然全力护持。皇上只要以巡幸为名居于上海，只率通才数十人跟从办事，以军队、铁甲为营垒和护卫，旧京自废，变法自然能快速推行。

光绪竟然为之心动，并下谕邀请伊藤博文。此事又令守旧大臣大起恐慌，到颐和园告状。慈禧鼻子里只喷冷气：“且让他闹去。”

恰在此时，国子监助教、湖南人曾廉上书，揭露梁启超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时，曾经鼓动学生反清。他参劾康、梁师徒是“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请光绪杀掉康、梁。

时务学堂是湖南巡抚陈宝箴1897年8月在长沙举办，为的是培养新式人才，聘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那时候康有为、梁启超都有通过革

命推翻清王朝的想法，结果梁启超把这些思想写在了学生札记的批语中，而曾廉又恰恰看到了这些批语，并一条条记录了下来。如今他向光绪上了一个七千余字的奏折，历数康、梁在集会、教学中如何鼓动仇清、反清，而且把梁启超反清的批语作了附片。因为奏折太长，光绪大约没有仔细看，而且也不相信康、梁会反清，发下来让军机四卿议复。负责议复的谭嗣同和刘光第都以性命担保，康、梁绝无反清的言行，并把曾廉的附片销毁。

这件事情总算应付了过去，但康有为、梁启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因为虽然附片销毁，但曾廉肯定还有底稿，或者还有更确凿的证据在手。如果这些证据提供到慈禧面前，他们将难逃杀身之祸，就是光绪也保不了！

这个致命的漏洞已无法弥补，康有为认为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能要他们性命的慈禧除掉。而要除掉慈禧，非发动政变不可，而要发动政变，则必须有军队的支持。九门提督是崇礼，管理圆明园官兵的是怀塔布，西山健锐营的统领是刚毅，他们都是满洲贵族，也都是慈禧面前的红人。直隶的军队有三大支，都掌握在荣禄的手中，一支是董福祥的甘军，驻扎在京郊，一支是聂士成的武毅军，驻扎在天津芦台，第三支就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驻扎小站。康有为认为，北洋三军的统领都是汉人，如果能从荣禄的手中争取一支站在光绪身边，那政变就有取胜的可能。他们反复商讨了若干次，觉得只有一个人有可能，那就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当年对强学会十分支持，曾经捐银五百两资助，而且与康有为多次聚饮。但是，荣禄有恩于袁世凯，不知他到底有无摆脱荣禄、站到皇上一边来的想法。

必须有个人去试探。派谁去呢？康有为认为王照正合适。因为王照与袁世凯的第一谋士徐世昌关系十分密切，两人对办新式学堂十分感兴趣，去年曾经在天津在芦台合办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康有为派谭嗣同、徐致靖去劝说王照赴天津面见袁世凯，但王照认为此举极为不妥，三次固辞。

徐致靖与王照的父亲是同年进士，是王照的“年伯”，他很生气，教训道：“你如此怕事，只为自己考虑。你受皇上大恩，却不趁机图报，于心能安吗？”

王照答道：“我以为这是置皇上于危险境地，如此行事，我心更难安。大家见解不一致，总不能强人所难吧？”

最后，徐致靖的儿子徐仁铸自告奋勇，愿到小站一试。

徐仁铸时年三十八岁，去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任湖南学政，当时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办时务学堂，宣扬新学，主张变法。他对梁启超、谭嗣同的见识十分佩服和赞同，在湖南推行新学，提倡学习西方科学，培养实用人才。他与徐世昌曾经同为翰林院编修，因此也算得上熟悉，由徐世昌牵线，很容易见到了袁世凯。

袁世凯虽然人在天津，但对京中如火如荼的维新变法一直十分关注。天津都传康有为深受皇上的信任，皇上颁布的所有上谕都是他起草。要想升官快，就要与康有为的人搭上线。袁世凯的心根本静不下来，有几次跃跃欲试，都被徐世昌所劝阻。他的意见是手里有小站这支最精锐的新建陆军，无论是谁得势，最终都要用他。徐仁铸的到来，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寒暄过后，徐仁铸缓缓道："康先生对袁臬台印象十分好，几年前袁大人就慷慨捐助强学会，康先生尤为感念。"

"南海先生学富五车，人人佩服。"袁世凯也不捅破窗户纸。

徐仁铸又道："康先生很看重袁臬台的看法，他很想知道自己在袁臬台眼里是如何形象。"

袁世凯趁机吹捧道："南海先生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他这些年来一直宣传变法、推动变法，正是为了大清之前途，这是他的悲悯之心；他能把变法运筹的如此神速、生机勃勃，靠的正是他的经天纬地之才。"

"康先生听到袁臬台如此抬举，一定非常欣慰。其实康先生对袁臬台的才能也是非常了解，非常佩服的。康先生和梁卓如数次向皇上奏荐于你，可皇上说，荣禄认为袁世凯专横跋扈，不可大用。我真不知道，袁臬台是如何得罪的荣中堂？"

"我也是莫名其妙。"袁世凯当然听得出徐仁铸离间之意。

"还有一件事，翁师傅曾经建议给你增加一些兵马，可是荣中堂说，袁某人是汉人，因此不能带重兵。翁师傅说：'曾文正、左文襄都是汉人，何尝不能久握重兵？'但荣中堂一直不答应。"

这件事袁世凯知情，但与徐仁铸所说正相反，提出给他增兵的是荣禄，因为饷银难筹，翁同龢主张暂缓，但袁世凯故作糊涂道："哦，怪不得这事黄了，原来如此。"

"他们这些人脑子里全是不合时宜的念头，且不去理他们，像袁臬台这样的千里马，是谁也困不住的。皇上常说，变法是为天下人，但也要得到天下人的支持。袁臬台对变法，是否真心支持？"徐仁铸又转换了话题。

"这是当然，变法也是我最盼望的事情。不瞒徐学台，几个月前我曾经上书翁师傅，希望能到地方上去推行变法。可惜翁师傅刚开始变法就告老了。"

"一言难尽。"徐仁铸一副惋惜的表情。

"我有一事不明。既然皇上如此欣赏康先生，为什么一直没升他的官？别人一封上书就可连升数级，而康先生至今还是六品。"

这是康有为及维新派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不但康有为，就是梁启超也没有得到提拔，而且皇上召见过康有为一次后就再也没有召见他。康有为对大家的解释是，他和梁启超名声太大，人人皆知变法是康梁的主张，所谓树大招风，皇上不提拔康梁，而采纳康梁主张，恰恰是为了保护康梁。于是徐仁铸解释道："康先生入都后，推荐他的奏书雪片一样堆上御案，皇上也曾经数次要超擢康先生，但康先生固辞了。他说只求变法成功，却不求个人功名。不升他的官，说话反而更方便，更无拘束。"

袁世凯赞叹道："康先生真乃伟人耳。"

徐仁铸回到京城，向康有为等人详细汇报天津之行。

"袁慰廷看来还能指得上。"康有为点了点头又对徐致靖说，"徐大人，再劳你大驾写一封荐章，请皇上召见袁慰廷如何？"

"好说，只是恐怕还要靠康先生的巨笔，到时我抄一份，署名就是。"

康有为笑了笑道："我早为大人备好了，不过还要请你润色。"

“何敢润色，妙文共赏。”徐致靖接过来看到精彩处，情不自禁念出声来——

窃臣以为，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将门世家，深娴军旅，于西方各国军制及我国内治外交诸策，无不深察有得，动中机宜。其于小站练兵，精选将士，严定饷章，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动则如奔涛，立则如植木。其士卒无一日不操练，其将领无一日不深研西学，虽在驻军，如临大敌。

……

袁世凯年力正强，智能兼备，血性过人，其器识、学问久在圣明洞鉴之中，现正是为国出力之时。惜练兵仅七千，为数太寡，力嫌单薄，虽曾奉旨添募，徒以粮饷无措而迁延至今。该臬司曾言：“假使西兵一倍于我，与之作战，可以获胜；两倍于我，也可获胜；若使数十倍于我，唯有捐躯而已。”言之慷慨而泪堕。

袁世凯曾出使高丽，今又统率劲旅，谋勇智略，久已著名。惜其官位仅一臬司，且受命于直督，位卑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因于此。窃臣以为，皇上得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依为重镇，臣实惋惜。跪乞我皇上深察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对，并予超擢，使之增练新军，或予封疆，或授职六部堂官，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

折上，当天就有旨：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康有为接到谭嗣同抄来的召见袁世凯的上谕时，正在与刚从湖南赶来的毕永年商议事情。

毕永年字松圃，时年二十岁，是湖南善化人。出身大户之家，性豪杰，喜结纳，又好声色犬马，继承的财产不数年挥霍大半。他在长沙结识谭嗣同后，捐资设湘学会，天天高谈阔论，是湖南有名的新派人物。康有为请谭嗣同约他到北京来，正是看中他的豪杰性情，想把他作为对付慈禧的一把快刀。

此时两人一北一南，在康有为的书房兼密室中对坐。康有为语气平静地说道：“松圃，你知道今日面临的危机吗？太后打算于九月天津阅兵时杀害皇上，到时候怎么办？我想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而天子手无寸兵，很难举事。我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想借助他的小

站新军。”

毕永年闻言反问道：“袁世凯是李鸿章之党，而李鸿章又是太后之党，恐怕难以为我所用。还有，我曾经听人说，甲午战前袁世凯在高丽自请撤回，极无胆量，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成大事？”

“我已派人到天津行反间计，袁深信不疑，已深恨太后和荣禄。而且，我已奏请皇上在召见袁世凯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再当面赏给茶食，这样袁世凯必生感激而图报答了。你且等着，我还有重要的事情用你来办。”

此时，宫中的光绪则是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召见袁世凯肯定会引太后生疑，自己又该如何打消太后的疑虑？光绪虽然亲政十年，但驾驭臣子、应对宫闱之变的能力却很有限。此时，他最需要一位老成持重的心腹大臣以备顾问。他非常怀念翁师傅，如果师傅在，他必定会有好办法，自己不致被架到火上烤。他有些后悔当初轻率的举动，只图一时痛快，把师傅罢回老家。但很快他又安慰自己，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太后的意思，何时能够违拗得了？前思后想，最后他决定请四位“小军机”帮他出出主意。四人之中，杨锐最稳重、可靠。光绪写好密诏把杨锐召来，故意大声道：“这里有几份折子，你们拿回去好好议议，尽快复奏。”

等杨锐躬身低头走过去接折子时，光绪却紧紧捏着折子不松手，杨锐抬头，正遇上光绪示意的目光，他立即明白，上面那份折子是极紧要的密折。因为担心殿外有耳目，光绪不能不特别慎重。杨锐把那份密折藏到夹袋中，然后高举着那几份折子退出殿外。

回到军机处值房，他把领到的折子分给值班的同事尽快复议，然后关上房门打开密折，原来是皇上的密谕：

近来朕仰观皇太后圣意，不想将旧法尽行改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升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即如十九日罢免礼部堂官之事，皇太后以为过重，固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全是被此辈所误。但必欲朕降旨将此辈尽行罢斥，旧法尽变，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如此，则朕位尚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臣尽行罢黜，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慈谕。尔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

诸位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翘首盼望之至。特谕。

杨锐读完密诏，得出皇上的核心意思，是要变法，但不能违背太后的意思。而康有为的意思，行变法就与太后誓不两立，他一再劝告皇上的，就是让皇上乾纲独断，以皇权强力推进变法。而另外的三位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都唯康、梁马首是瞻；刘光第尚稍持重，但也是康有为的崇拜者。如果与其他三人商议，其结果不问可知，必定是劝皇上宜将剩勇追穷寇，必使帝后更加不可调和，局面更加糟糕。所以他决定自己写一份独奏，尽快密奏皇上。

荣禄接到令袁世凯进京请训的电报时，正好袁世凯也在天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应光绪之邀，进京路过天津，荣禄会见并宴请他。袁世凯作为直隶臬司，自然前来作陪。宴席散了，荣禄这才宣示上谕，挤出一丝笑意："慰廷，简在帝心，可喜可贺。你此次进京，肯定要大用了。"

袁世凯十分激动，因为皇上召见外臣，一般会升官。他如今是三品按察使，最差也要给个从二品，是真正的红顶大员了，因此喜气洋洋道："都是中堂栽培的结果。"

荣禄冷冷地回道："我可不敢居功，皇上这次召见，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袁世凯以为荣禄知道徐仁铸到小站的事情，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强按下心头的激动道："卑职入京，实在不知皇上召见所为何事，更不知如何奏对才能称旨，还请中堂多指教。"

"这实在谈不上指教，我也不知道如何指教。总之你本着一颗忠心说话办事就行。我没什么好交代的，快去快回，小站这里离不开你。"荣禄依然是面无表情。

因为上谕要求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必须见旨即行，不得拖延。他吃过午饭，便乘火车赶往京城。陪他同行的还有徐世昌，另外还有几个护勇。同乘这辆车的，还有被皇上邀请进京的伊藤博文，两人不在同一节车厢，因此同路却不同行。其实，还有另一个人，也在这趟车上。他是荣禄派出的心腹密差，专程去见庆亲王奕劻，有一封厚厚的密信相呈。

袁世凯到京城后，雇了两辆马车直奔海淀，因为皇上驻跸颐和园，就近住下可免于路途奔波。他入住的地方就是法华寺的裕盛轩。而徐世昌则直奔颐和园，先到宫门报到，递请安折，联系皇上召见前的准备事宜。办完事情，天已近晚，在颐和园宫门外，与老朋友王照不期而遇。

因为王照不久前刚由礼部主事一跃而为四品候补京堂，徐世昌拱手祝贺道："小航老弟，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皇恩浩荡，真是可喜可贺。"

没想到王照一脸愁容，低声道："菊人兄，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徐世昌诧异道："老弟何出此言？"

"一言难尽。你住在哪里？晚上我去找你，有极紧要的事情与你商议，千万千万。"

"在法华寺，具体哪个院子，我忙了一下午，还没来得及过去。到时候我把住处告诉门房，你直接去就是。"徐世昌想了想又说，"何必如此麻烦，我们一起吃晚饭，有什么话不好说？"

"今天恐怕不行了，我的事情还没办完，还是我去找你。"

随后，两人匆匆告别。

徐世昌去法华寺找到袁世凯，报告了接洽的情况。两人在寺内吃了饭，一天车马劳顿，袁世凯早早地休息，明天还要早起；徐世昌因有约在先，就到大门上去等。刚等一会儿，王照就来了，一见面就道："到你屋里说话。"

进了徐世昌的房间，先是关上门，看窗户半开，又让徐世昌关上窗户。徐世昌见此疑惑道："小航，何事如此慎重。"

"事关身家性命！你也不必惊慌，且听我详细说来。你知道我是支持变法的，不变法，大清便无希望。正因为如此，当年我对康南海极为敬仰。但你也知道，我向来主张，变法不宜太操切，最重要的是先开启民智。而开启民智的办法，就是大办学堂。咱们两人在直隶办小学堂，就是为此。"

徐世昌点头道："这个我知道，正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才共襄其

事。”

“可是，康南海变法，是想一夜醒来就旧法尽除，新法尽施！他太操切，操切得简直不可思议。皇上又正是年轻有为的年纪，相信了康南海变法三年中国就可强盛于列国的鬼话，也跟着失去了方寸。本来废八股后，把新学堂的事情扎扎实实办起来才是正着，可此事尚未认真办理，就急于成立制度局，夺军机、总署的权，随后又想把老旧大臣全数尽换。最不该的是极力怂恿皇上忤逆太后，非要闹得势不两立！真后悔我的上书，本是想缓和帝后矛盾，没想到引来礼部六堂官全数尽罢的乱子，再加起用军机四章京，又罢免了李中堂，以致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徐世昌知道帝后之间在变法上有分歧，但绝没想到竟然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菊人，我给你打个比方，皇上推着大清这辆重车，在下坡路上走得很欢，最缺的是有人在一边扶一把，阻一把，就要成脱缰之势！”王照是一副痛惜的语气，“当初如果张香帅进京辅政就好了，他毕竟有封疆经验，又办洋务多年，可惜天意不凑巧；如果翁师傅没被罢就好了，他是正人君子，一定会调和帝后，尽力维持母慈子孝，不至于皇上被人撺掇到目前局面；如果没有罢免李中堂就好了，他是三朝老臣，也是办洋务多年，对变法其实并不反对，他又是太后看重的人，由他来辅佐皇上变法，慢则慢矣，但必定一步一个脚印，不至于摔大跟头！可惜，甲午惨败皇上创痛巨深，不肯原谅李中堂！”

徐世昌感叹道：“啊，你这么一说，我也算明白了。老臣皇上不用，而康南海众弟子又都是纸上谈兵的新进少年。怪不得三个多月发了二百余道上谕，把下面的人都搞糊涂了。”

“这还不是最紧要的。”王照压低声音道，“让皇上召袁臬司陛见，是一件顶坏不过的事情。太后历经宫闱风涛，难道看不出康有为他们的真意？太后最在意的是兵权和人权，尤其是兵权的任何异动她都会特别敏感。菊人你说，袁臬此时奉诏入京，岂不是火上浇油？”

“小航，有什么妙计可以扭转？请务必设法。”徐世昌脊梁上直冒冷汗。

“天子相召，袁臬台不能不来。来了，便如飞蛾扑火。我如今有个

瞒天过海之计，今天到园子里，就是为此。”王照的计划是奏请光绪派袁世凯带兵到直隶南部一带驻扎，因为这里土匪正闹得凶。这样袁世凯被召见可以理解为是平乱，便可以掩盖维新派的真实意图，打消慈禧的疑虑，为帝后缓和关系留有余地。当然，这是王照的一厢情愿。

对王照的这个办法，徐世昌亦深以为然，如果帝后能够和谐，袁世凯也可避免夹于两派之间为难。

送走王照，时近十点。徐世昌去找袁世凯，随行的仆从道：“袁大人刚刚睡着，有事请徐先生明天说如何？”

徐世昌大声道：“十万火急，必须今晚就商议。”

袁世凯大约没有睡宁，便相邀道：“菊人大哥，你进来说话。”

仆人进门点上灯，袁世凯披衣而起，徐世昌让人关上门窗，并让护勇远远放哨，没有允许，不准任何人接近袁世凯的房间。

听徐世昌说完与王照见面的情形，袁世凯恍然道：“没想到帝后闹到这种地步。我今天听寺里和尚说得更玄乎，说太后皇上到天津阅兵是后党的一个阴谋，就是为了到天津，在荣中堂的地盘上把皇帝废掉。菊人大哥你说，这不是胡扯吗？天津阅兵，是变法前就定下的事情，如何成了阴谋？再说，京城九门提督、驻京旗兵、西山健锐营都在太后手上，太后要废掉皇上，发句话就够了，何必到天津大动干戈？还有更离奇的，说康南海给皇上进贡了一种药丸，皇上服用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下一步要变衣冠，地安门外开估衣店的都急于把旧衣服卖掉，怕改了衣冠旧衣赔钱。还有的说，皇上要设鬼子衙门，请日本鬼子、英国鬼子来当军机大臣。这不是胡扯吗？真不知道是什么人造的这些谣。”

“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反对变法的人，一种是急于变法的人。种种谣言满天飞，正说明变法与守旧两派之间，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换句话说，帝后矛盾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候。四弟，你是一脚就踏进了是非中。”

“是啊，这可真是个要命的是非。”袁世凯又看了看徐世昌说，“菊人大哥，你是什么想法？”

“我们不蹚这浑水，四弟最好是尽快脱身回天津。”徐世昌回道。

“如何能够脱身？皇上召见，总要召见后才说得上回津。”袁世凯也没有好主意。

“是啊，皇上召见的时候，你就提出来军营事情烦琐，希望尽快回津——对了，阅兵日期临近，你要回去准备，这就是最好的理由。”

“我们好不容易搭上了这条线，如果皇上变法成功，不是错过了时机？”

徐世昌明白，袁世凯还是把这次陛见视为一次机会，便劝道：“依我看，皇上变法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那我们就两面不得罪，且看情形再说如何？”

“现在还没有旨意，我估计明天陛见的可能性不大。在皇上召见前，四弟可置身事外，帝后两面的人一概不交往。”

“行，我明天就在寺里睡觉。无论什么人来，都说我出城去了。”

第二天，袁世凯闭门谢客。到了下午，圣旨下，着袁世凯于明天也就是八月初一陛见。袁世凯穿上陛见的官服，在室内演练陛见的礼仪，如何跪拜，已经专门请教过太监。

八月初一天交四鼓，也就是西洋钟的两点左右，袁世凯就起来了，雇了一顶骡车，早早赶往颐和园。这正是京城最好的季节，不冷不热。东方出现一道红霞的时候，太监前来传唤，袁世凯跟着他进了昆明湖畔光绪的寝宫玉澜堂。这是一座三合院，正殿东暖阁是光绪进早膳的地方，西暖阁是寝宫，中间的明堂则是召见臣子的地方。袁世凯进门后被太监领到御座前五六步的地方，跪拜后俯首帖耳，不敢抬头。

只听光绪和蔼地问道：“袁世凯，你今天起得很早吧？”

“臣是刚交四鼓起的身。”袁世凯回道。

“这么早起，还习惯吧？”

“回皇上话，臣在军营，每天五鼓左右就起身，习惯了。”

“西法练兵，是洋人来操练，还是营哨官来操练？”

“回皇上的话，洋人负责教练、督操，主要是营哨官跟洋人学会了再操练士兵。这也是为了权自我操，不让洋人掌握了军权。”

“如此甚好。朕早就听说，你训练新军很有一套，将士对西洋军械、西洋操法都很熟练……”

光绪对军事非常感兴趣，问得很仔细。乘问话间隙，袁世凯回道：“九月有巡幸大典，荣中堂命臣督修操场，并先期商议演练方阵，亟须回津料理，倘若没有征询事件，请即训示。”

光绪愣了一下道：“你先在京城待几天，四五日后请训，不会耽误事的。”

袁世凯出宫回到法华寺，吃了些早点，与徐世昌大体谈了陛见的情形，呵欠连连。徐世昌道：“今天起得太早，你先睡个回笼觉再说。”

袁世凯觉得刚睡下就被叫醒了，醒来一看，桌上的西洋钟已经是九点多。宫中派出的苏拉太监前来传旨，袁世凯已经升任候补侍郎，并转来军机处通知，奉旨初五一早请训。

清代官员的任用，向来是“内重外轻”，即官品相同，京官比地方官身份要贵重。比如袁世凯按察使这样的三品官，出任京官的话一般只能屈居四品甚至五品。如今袁世凯以直隶按察使擢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可以说是恩出格外。护勇仆从以及寺里的和尚都来道喜，但袁世凯却高兴不起来，他对徐世昌道：“菊人大哥，你给我备个折子，我要上疏辞谢。”

消息传得很快，与袁世凯相识的官员都纷纷前来祝贺，他回谢道：“无功受赏，恩出格外，自知非分，有何可贺。我正在备折辞谢。”

众人都劝，皇上天恩浩荡，哪有辞谢的道理？徐世昌也劝：“如果非要力辞，反而有些不识好歹，四弟不妨听听各位大佬的意思。”

所谓各位大佬，当然主要是后党的中坚人物。两人密议，需要拜访的首先当然是庆亲王奕劻，然后是刚毅、裕禄、王文韶三位军机大臣，还有他的老荐主李鸿章。他们都有午睡的习惯，怎么也要两点多后才能

拜访，时间相当紧张。而维新派那边，康有为也不能不应酬，因为这次超擢，显然是维新派下的功夫。但时间是来不及了，他亲自给康有为写封信，派人送到南海会馆。

袁世凯先去拜访的是庆亲王奕劻，但他不在府上。于是又拜访军机大臣刚毅、裕禄。袁世凯陈述自己无功受赏，万不敢当的心情。两人只是打官腔，刚毅嘴角则挂一副冷笑，显然把他当成帝党新宠而由衷的憎恶。袁世凯又拜访了王文韶，王文韶因为任过直隶总督，两人打交道较多，算是熟人。他告诉袁世凯，既然出自特恩，辞谢也没有用，反而让人觉得矫情。两人交情还不到能够直言隐忧的程度，袁世凯只好告辞，其时已近傍晚，实在没时间拜访李鸿章了。回到法华寺，徐世昌已经给他备好谢恩折，只待明天面圣谢恩。

袁世凯为升官而忐忑不安，康有为则极为兴奋。他扬着袁世凯的信对梁启超和胞弟康广仁说道："卓如，天子真圣明，比我们所献之计还要隆重，袁世凯必感恩图报。"他又着人把毕永年叫来说，"松圃，这下事情好办多了。皇上已经超擢袁世凯为候补侍郎，真可谓一步登天。袁世凯极可用，我已得到他允诺的确切凭据。松圃你看，袁世凯说出这样的话来，意思已经很明确，他不惜牺牲自己也会支持变法维新，这样的人还不可为我所用吗？"

康有为把袁世凯的亲笔信给毕永年看，信中除了表达感激之情外，还有一句话说"先生如有吩咐，凯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在毕永年看来，这本是极平常的客气话而已，因为与人投契的时候，他也经常说这样的话，何曾真打算赴汤蹈火？但他不愿扫康有为的兴，转移话题问道："袁可以用了，只是不知道，先生打算给我什么任务？"

"我推荐你到袁世凯幕府做名参谋，暗中监督他如何？"

毕永年回道："我一个人到他幕府中恐怕没用。如果他有异志，我又有什么办法能管得住他？此事我实在不能胜任。"

康有为笑道："那到时候给你一百余人，袁世凯围园的时候，你奉诏去园中捉住慈禧把她废了就是了。松圃，这是立下不世之功的天赐良机，你有没有胆量？"

"这一百人是用袁世凯的新军吗？我该什么时候去见他？"这显然是激将法，毕永年是豪杰情怀，当然不会说自己没有胆量。

“这个不急，到时候再商议。”

梁启超这时插话道：“袁世凯那边肯定没问题，松圃你有没有胆子干？”

毕永年还在犹豫，康广仁也说话了：“松圃向称沉毅果决，今天怎么有点婆婆妈妈？这可不像你的为人。”

年轻气盛的毕永年架不住众人的激将，一咬牙道：“好，我跟康先生干。”

但是毕永年回到自己住处，越想越觉得此事风险太大，他又去敲康广仁的门，进了门道：“我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妥当。我与袁世凯并无深交，恐怕没法一起干这种大事啊。”

康广仁一脸怒气道：“你们这些人都是书呆子，平时没事的时候议论纵横，到了让你们干事情的时候，又拖泥带水。”

毕永年也是语带不满道：“不是我拖泥带水，康先生想使用我，可以，但得告诉我怎么去干吧？我的命虽然没有你们值钱，但也总不能糊里糊涂就让我去送死吧。而且还有几天就要举事，却还没有确定让我见袁世凯的时间，仓促之间，如何能够行事？我是为了办成此事才提出疑问。既然让我参与这件惊天的大事，我为什么竟然连一句话也不能说，一个问题也不能提？”

见状，康广仁只好安慰道：“不是不能提不能说，因为事情明摆着，袁世凯已经答应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届时他负责围园，你负责捉拿慈禧，这是把最大的功劳让你来立，之所以交给你，也是因为你是最可信任的兄弟。”

毕永年没被这顶高帽套晕：“康先生让我带一百人去抓太后，这件事必须慎而又慎。我是南方人，乍到北方的军队中，率领那些我根本不认识的士兵，不过几天时间，我如何能够把他们收为心腹，让他们心甘情愿赴汤蹈火？就算是孙子、吴起复生，恐怕仓促之间也不能行此大事！我打八岁起就在父亲的军营中，知道军中是怎么回事，没有平日的恩义相结，关键时刻不会有人为你卖命的。我不过是个秀才，让我去带兵，不但士兵不服，就是同军的将领，恐怕也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些困难不是不能克服，如果袁世凯向他的将士下一道命令，这一切并不难解决。好了，你不必说了，你提的问题我替你去说，该做的准备你好好准备。”

康广仁去见康有为，认为毕永年不可靠，而且此事的确变数太大。

“变数太大也得干！听说荣禄最近频频入园，刚毅、怀塔布等死顽固天天与老女人密议，如今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现在只能给毕永年打气。”康有为认为时间仓促，没别的办法。

康广仁无奈道：“我明白，但袁世凯那里必须问他句结实话，就凭他信中的一句客气话就认为他肯帮我们，这有点不踏实。”

“你不必着急，到时候自然要向袁世凯讨句准话。”

八月初二一早，袁世凯到颐和园谢恩，本来是例行公事，没想到光绪又召见。袁世凯谢恩后表示自己无功受厚恩，惭愧万状。光绪说道：“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都很好，往后你和荣禄可以各办各事了。”

这话好像是不经意间说出来，袁世凯却心跳不止。因为这意味着，以后他不再受荣禄的节制。不受荣禄节制是少了个管他的婆婆，若在正常的政局下是求之不得，但此时却预示着祸事不远，因为不受荣禄节制，荣禄和慈禧都可理解为他已经完全投向帝党。

出了玉澜堂，在昆明湖边正遇上庆亲王奕劻，还有御史杨崇伊。昨天袁世凯前去拜访没见到人，此时便将自己无功受赏的不安向奕劻说明，奕劻听了之后道：“我都知道了，皇上恩出格外，你且领恩就是。”

“请王爷体察卑职惭愧不安之意。”袁世凯的话外之意是，这个赏并非我巴结来，实在身不由己。

这时天突然下起雨来，奕劻挥了挥手道：“我还要进宫，有话以后说。”

奕劻进宫是去见慈禧，有件天大的事情等着拿主意。他接到荣禄的密信后，连忙与端王载漪商议，两人都同意荣禄的意见，非请太后训政不可。请太后训政，必须有人上个折子奏请，亲贵重臣才好借机说话。

奕劻找到御史杨崇伊商议，杨崇伊与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儿女亲家，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刚授御史，第一折就是参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蛊惑人心，结果奉旨查禁。第二折则是参劾珍妃的老师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结果文廷式被革职逐回原籍。

变法开始后，康、梁的弟子日渐得势，杨崇伊则惴惴不安，只怕康、梁鼓动光绪报当年强学会被查禁之旧怨。奕劻找他，真是找对人了。他很快就写草拟了奏折，题目是“为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遗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大同学会是文廷式回籍后办的维新学会，宣传变法，杨崇伊把此事写进折中，为的是继续牵连打击文廷式。引用东人，则是指维新派请伊藤博文进京，并准备聘为顾问之事。因为慈禧对洋人深恶痛绝，尤其痛恨日本人，以此说是非，最容易说动太后。今天，奕劻就是带杨崇伊到太后面前递折子。

慈禧所居的乐寿堂，就在昆明湖边。奕劻进见的时候，载漪、内务府大臣立山、被革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已经早到了。奕劻与端王交换一下眼色道：“启奏太后，御史杨崇伊有折言事。”

慈禧故作糊涂：“有折子递皇上那边就是了。”

“此折是向太后请命。”

“哦？我一个归政的老太太还能有什么用？闲着也是闲着，宣他进来吧。”

杨崇伊呈上奏折，慈禧看了一会儿，边看边读出声来：

康为有、梁启超以讲学为名，蛊惑士心，紊乱朝局，是天下所共知也。不知何种缘故，引入内廷，两个月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广开言路，用以安插党羽。风闻东洋前首相伊藤博文已经到京，将要专权执政。臣虽得自传闻，然而近来传闻之言，无不应验。果真用伊藤，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给外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唯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艰难，俯念臣子呼吁之恳切，即日训政。

慈禧勃然大怒，问：“奕劻，皇帝真的要用这个伊藤为顾问？”

“外间都有此传闻，还说要请伊藤入军机。伊藤博文前日已经到京，初五也就是后天皇上将召见。风闻传言虽不足全信，但也不能不信。如果万一皇上让伊藤博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那可是我朝定鼎以来不曾有的奇闻。那时候太后再出面，驳了皇上的面子事小，引起国际干涉事大，日本已经割取我台湾，强占琉球、朝鲜，贪心不足，蛇可吞象，如果日本以此为借口，再起衅端，何以御之？”奕劻回道。

载漪也跪下磕头：“如今能救大清的，唯有皇太后，请皇太后训政。”

“请太后训政。”立山、怀塔布也都跪下磕头。

其实，请太后训政的要求守旧大臣们早就提出来过。荣禄一个多月前就提，礼部六堂官被免职后早就哭求好几次。但慈禧推说已经归政，绝无再训政的想法。她并非不想训政，而是认为火候尚不足：“你们的心思我都懂，不愿祸及宗社，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担心？可是，我既已归政，再出来训政，天下人岂不指责我揽权？你们也要为我想一想不是？”

“揽权之说，只能责之臣子，皇上也是奉太后慈命继承大统，太后训政，又何来揽权之说？变法图强，也是太后素志，所以太后支持皇上变法，朝堂上下，也都对变法寄予期望。但两个多月来，康梁党徒，蛊惑皇上，借变法之名，行尽弃祖宗之法之实，借制度局之设，尽夺军机、六部之权；八股废，而尽失天下士子；因小过而罢免礼部全堂，尽失六部九卿之心；近日又下旨，要夺天下寺庙兴办学堂，尽失天下僧众之心；如今又要请洋人入军机，更有易服、去发之谣传，则尽失天下人之心。内则人心惶惶，外则强国觊觎，大祸将起，绝非杞人忧天，太后若不采取断然措施，只怕宗社不保！”

这帮人环跪太后身边，放声痛哭。

慈禧也是一脸戚然道：“你们都起来吧，你们这样逼迫我有什么用，这事总要好好商议，也容我再细细想想。”这就是已经答应训政了，接下来就该商讨具体的步骤和细节。

大事已定，李莲英这时才道：“太后，袁世凯前来磕头谢恩，已经在外面等了大半天，是否让他觐见？”

“你们跪安吧。”慈禧又对李莲英道，“让袁世凯进来吧。”

袁世凯自幼胆大心雄，在官场中混迹多年，形成了从容不迫的气度，即便见光绪也并不紧张。但进了慈禧的乐寿堂，他心却提了起来，两腿竟然有些发软。他跪在地上不敢抬头，慈禧问：“听说皇上很赏识你，已经召见你一次，皇上都说了些什么？”

袁世凯回道：“皇上只是问臣练兵的事，并让臣好好整顿小站的新军。”

“整顿新军这是该好好办的事情。皇上最近办的事情太急躁了些，没在训练新军上再下什么操切的谕旨就好。好吧，你下去吧。皇上以后再召见你，到我这里知会一声。”

袁世凯本来想借机表述一下他无功受赏的惶恐不安，让太后了解他的心思，没想到几句话就把他打发了。他退出乐寿堂，后背全被汗湿透了。他回味太后召见的经过，好像对皇上超擢他并不是太在意。回到法华寺，他对徐世昌道：“菊人大哥，我有个想法。如果能有个老成持重的大臣前来辅政，皇上的变法不至于太过操切，或许帝后间的误会能慢慢化解。那样变法得以推行，大清富强可期，那可真是天下之幸。”

徐世昌觉得这恐怕是一厢情愿，因为这几天他通过与熟人了解，感到变法与守旧之间的纷争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但他不愿给袁世凯泼凉水，道：“四弟有何良策，不妨说来咱们议议。”

“后天我要进宫请训，想趁机奏请皇上召张之洞进京辅政，朝局或可得以转机。”袁世凯说出了心中所想。

“如果有张香帅辅政，比之康、梁肯定老成持重得多，只是张香帅是否愿意进京，必得先听听他的意思。不然贸然推荐，你是一片好心，也许会落一堆埋怨。”

“对，先听听他的意思。”袁世凯回道。

要想试探，必得有一位中间人。徐世昌有个举人同年，如今是候补知府，在京中久居，出手十分阔绰，与御史台谏打得火热，与三教九流也有交往。据说他是张之洞在京中的眼线，专门打听朝野秘辛。徐世昌找到他说明袁世凯的苦心，这位候补知府很痛快，立即给张之洞发了电

报：

新擢候侍袁，初五请训，欲荐帅入军机。

这位候补知府对徐世昌说，只要张之洞回电，他一定立即转至。没想到不到一个时辰，电报就送来了：

袁侍欲荐举入京，请千万力阻。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

电报虽短，但张之洞避之犹恐不及的心态跃然纸上。

徐世昌在一旁劝道："张香帅洞明朝局，因此不欲跳这个火坑。我们不能不慎之又慎。"

张之洞电报中连用两个"千万"，让袁世凯也冷静了下来。

第四章　六君子血溅刑场　袁世凯从优议叙

初二这天下午，也就是袁世凯在等张之洞电报的时候，杨锐的复奏递到景仁宫光绪的御案上。此时，光绪已经回宫。本来天子正寝在养心殿，但光绪专宠珍妃，经常在景仁宫。

按照前天光绪给杨锐的密诏，他们军机四章京应当共同商议复奏。但杨锐因为担心林旭、谭嗣同等人事机不密，因此自作主张独自复奏。他给皇上提了三条建议：一是皇太后亲手把天下授予皇上，因此皇上遇到什么事情，应该顺着皇太后，事情不太顺利的时候，皇上不要固执己见；二是皇上要推行变法，应该有个轻重缓急，有些事情不妨放缓一步；三是提拔新的大臣，撤换守旧大臣，不宜太急太多。

光绪近来检讨变法以来的一些做法，的确失之于急躁。尤其是没有听取太后的意见，撤换礼部堂官，罢掉李鸿章的总署之职，徒然加深了太后的成见。所以收到杨锐的复奏，深以为然，立即召杨锐面商。君臣几乎是促膝而谈，杨锐将外间对变法的种种误解以及他的担忧如实奏报。他又向光绪建议，为了能够缓和帝后关系，减少守旧大臣的抵触情绪，最好能让康有为立即离京。让他到上海办报就是一个最好的理由，这也是对他的保护。

按照朝廷制度，上谕原件都要交回。尤其是杨锐所奉为密诏，他直接面呈光绪。光绪说道："这道密诏就赐给你吧，你还是要让他们几个人都看一看，知道朕无意违背太后之苦衷。"

杨锐走后，光绪深思他的建议，觉得不愧是老成之见。最后他决定采纳杨锐的建议让康有为立即出京，亲笔写了一份给康有为的密诏：

朕今命你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的苦衷，非笔墨所能尽谕。尔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你一片忠心热肠，朕所深悉。尔须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还可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杨锐和林旭是一班，光绪知道林旭是康有为的弟子，因此将密诏交由林旭带出宫去尽快交给康有为，并告诉他还有一份密诏已经交给杨锐，请他们军机四卿及康梁等同议。林旭回到军机章京值房立即去找杨锐，问他密诏在哪里，为什么不拿出来同看。语气有些咄咄逼人。

"密诏已面呈皇上，但我已经默记于心，我写一份给你，但请一定慎之又慎，千万不要泄露给不相干的人。"林旭实在太年轻，杨锐担心他事机不密。

林旭回道："那是自然，何须叮嘱？"

杨锐关上房门，抄录一份密诏，交给林旭。

林旭出宫后立即去南海会馆找康有为，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到御史宋伯鲁家喝酒，久等不来，于是留下一张纸条，让他明天一早务必不要出门，有要事相告。

初三一早，林旭带着两份密诏来到南海会馆。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等人齐聚康有为的书房，看到光绪的密诏中有"朕位尚且不保"的话，几个人都是痛哭流涕。在康有为看来，两份密诏说明局势已经相当严重，皇上面临着皇位不保的危险。如果皇上位且不保，变法大业也将难以推行，他们这些变法维新的志士命恐不保！幸亏有袁世凯这枚棋子可用，不然他们只有束手待毙了。他认为目前要突破危局，只有兵变围园一途。

但他的胞弟康广仁首先反对，因为皇上的密诏中并无此意。皇上的意思，是让大家谋划让太后不反对变法的办法。

“让那个老女人支持变法，你们认为可能吗？皇上既然让我们想办法，我们当然要帮皇上想一条切实有用的办法，兵谏围园这是釜底抽薪之策。”

梁启超也不同意兵谏，因为风险太大。

“卓如，变法维新，本来就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业。自古改革者，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从前有此想法，可以说是纸上谈兵。如今有袁慰廷的支持，这条路肯定走得通。”

康有为主意已定，众人反对也无用，于是接下来考虑怎么用好袁世凯。商议了整整一个上午，最后决定由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康梁不能出面，军机四卿是皇上最信任的新宠，由他们中的一人去策动最有说服力。而刘光第、杨锐都非康门弟子，实在不敢托以重任；林旭虽然是康门弟子，但毕竟太年轻。谭嗣同有豪侠性情，且其父又是湖北巡抚，自幼浸染官场，熟知官场情伪，与袁世凯打交道最为合适。

袁世凯这天上午到贤良寺拜望李鸿章。他几年间将小站新军训练成最精锐之师，连外国记者都在报上大加赞赏，李鸿章对他也是颇为欣赏，两人谈了整整一上午。当然，袁世凯并非只为兵事，在闲谈中他乘机了解李鸿章对变法的态度。李鸿章对废八股等新政深以为然，但对康梁等人的变法方式却大不以为然：“我修铁路、办电报、开煤矿，三十余年才小有所成，耗费了多少心血？大清怎么可能在三五年内就能雄视天下？真是痴人说梦。”

袁世凯在李鸿章那里吃了午饭，下午又去拜访庆亲王奕劻。奕劻当时正在颐和园里，但留下话来让他等，结果袁世凯等到天色傍黑也未等到奕劻回城。而此时又接到荣禄的电报，说英俄两国已经失和，将于近期开战，两国军舰云集渤海湾，让袁世凯尽快回天津。

袁世凯回到法华寺，与徐世昌商议，起草一份奏折请求提前请训。原定请训日期是初五，也就是后天，如能明天上午请训，则下午就可以乘火车赶回天津。两人正在商议，仆人拿着名帖进来通报：“军机上有位谭老爷来见。”

袁世凯接过来一看是谭嗣同，皇上面前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不敢怠慢，连忙和徐世昌出门相迎。

谭嗣同身着便衣，两眼炯炯，真正是英气逼人，拱手道："久仰袁大人大名，冒昧来访，实在迫不得已，有几句要紧的话，需要单独向大人请教。"

徐世昌拱手道："你们谈，我去给大人办公事。"

进了屋，谭嗣同盯着袁世凯看了一会儿道："我略知相面之术，看袁大人面相有大将格局，此次超擢侍郎，恐怕还仅仅是个开头。"

袁世凯客气地回道："都是各位关照在皇上面前抬举，袁某无尺寸之功，却得此格外恩赏，实在问心有愧。"

"袁大人要建功立业有的是机会，袁大人以为皇上为人如何？"谭嗣同问。

袁世凯赞道："旷代圣主。"

"皇上如今有难，只有袁大人可救，而且只要袁大人愿救，必能救得了。"

"我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答，况且自己又受不次之赏，肝脑涂地，在所不辞，但不知难在何处？"

"荣禄与太后密谋，将于近日行废立之举，足下知道吗？"

袁世凯惊道："外间偶有传闻，知道帝后失和，不至于到如此地步吧？"

"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最近荣禄与诸守旧大臣天天赴园密议，巨变就在眼前，如今能救皇上的只有足下一人而已。足下若救，就能救得了，若不救，也可到园中向太后出首我，可得大富贵。"

袁世凯一副愤怒的表情："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事奉的圣主，我与足下同样受到非常知遇，救护之责，不只足下一人之事。若有所教诲，我当然愿意与闻。"

"如今有一个办法，与足下商议。"谭嗣同的办法，是让袁世凯回到天津，带兵诛杀荣禄，并立即代理直隶总督，然后率所部迅速进京，兵围颐和园。

“兵围颐和园干什么？”袁世凯听到这个计划，真正是心惊肉跳。

“当然是废掉老太后。变法之所以难以推行，追根溯源，皆因她为守旧派撑腰。我已经招募勇士数十人，到时候废后的事由他们去办，你只需出兵围园即可。”

“没有上谕，我如何敢杀总督？再说，直隶总督是天下督抚之首，且担北洋之责，中外关注，总督突然被杀，没有充足的理由恐怕不能服众。”袁世凯大惊道。

“皇上已经有上谕。”谭嗣同拿出一份密诏给袁世凯看：

荣禄密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著袁世凯驰往天津，宣读密谕，将荣禄立即正法。其遗缺即着袁世凯接任。钦此！

袁世凯吓得心怦怦直跳，但很快强压下心头的不安道：“皇上无论密谕还是明诏，都是朱笔书写，除非在国丧之期才以蓝笔代朱。这样一份墨笔，谁人会信？”

“朱谕的确有，在杨锐手上。如果足下实在不信，我可设法让皇上在你请训时给你一份朱谕。现在我有一个顾虑，荣禄待足下有恩，不知足下有没有决心。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在于公。公如果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也在于公。”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世受皇恩，断不至于如此丧心病狂，贻误大局，只要能有益于皇上和国家，必以生死承当。现在的问题是，本军粮饷子弹均在天津，营内所存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取储备足用，方可动兵。”袁世凯假装慷慨激昂。

“那要多长时间？”

“总要有十天半个月吧。我到时候准备妥当，再给你个信如何？”

“形势紧迫，时间太久了恐怕不行。”

“我尽快办理，这件事情绝不可三两天能办好。皇上和太后不是要到天津阅兵吗？那时候如果皇上疾驰到我营中，传号令以诛杀奸贼，杀荣禄如屠狗耳。”

谭嗣同还是希望提前，袁世凯则坚持从容布置，因为统领中思想守旧的人也不少，必须撤换一些。谭嗣同只好同意袁世凯的意见，两人又将细节细细商议，一直到桌上自鸣钟连响十二下。谭嗣同告辞时向袁世凯揖拜道："足下真是奇男子，变法大业、皇上安危，系足下一身。"

"这些话不必再说了。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相访，我带来的人必然生疑，假设泄露于外人，将会说我们有密谋。你是天子近臣，我是带兵的人，最容易招疑。你从现在起可称病不赴大内，也不要再来见我。"

谭嗣同点头称是，这才告辞而去。

谭嗣同一走，袁世凯立即着人去请徐世昌。等徐世昌听袁世凯说了康梁的密谋，十分吃惊："四弟，这事太离奇，怎么可能行得通？"

"谁说不是。可我若不应付他，他必不罢休。"

"这帮人真是疯了。不要说你杀不了荣禄，就是你杀得了，带兵到京城，二三百里地，聂功亭（聂士成）的大军已经调到天津，董星五（董福祥）的大军已经驻到京南，京中还有数十营旗营，就凭小站七千人，如何能够成事？这样明白的局势，皇上该不会如此糊涂吧？"徐世昌自问自答，"万一皇上真有朱谕给四弟，你是奉诏还是不奉？"

"是啊，这才是难处。如今谭某人拿来的是墨笔不是朱谕。那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伪造的上谕，哄我给他们当枪使，万一失败，他们可将一切责任推到我头上。二是可能真是皇上的意图。如果皇上真有此意，请训时再交我一份朱谕，那可真把我架到火上了。"

"兵权在太后手上，而且朝中大小官员，大多认太后为女主，尤其是变法操切，皇上威信更受影响。与太后较量，没有取胜的可能。"

袁世凯刚获超擢，虽然战战兢兢，毕竟是红顶大员，因此得失成败更难慨然自决："据谭某人说，他们已经招募数百人，如果万一他们成功了呢？"万一成功了，而袁世凯却未能奉诏参与，刚变红的顶子有可能不保不说，脖子上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实在没有把握。但若参与兵变，则失败可能更大，那时候不但自己脑袋要搬家，忤逆大罪，恐将祸及九族。

那么，袁世凯到底该怎么做？诛荣禄、兵围颐和园是行不通的，自己就当没有谭嗣同夜访一样，让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如何？当然不行，康、梁一旦败露，袁世凯知情不报就坐实了同谋的罪行。把谭嗣同夜访的事情向太后告密如何？光绪倚重、信赖的康、梁等人必遭大难，而且如果“诛杀荣禄”果真是皇上的意思，自己却出首告密，便是背叛皇上！刚刚受到皇上超擢之恩，转头就去告密，世人会如何评价？不，维新派竭力保荐，就是为了拿自己当枪使，自己出首告密，不是害皇上，而是救皇上，免于皇上陷于不孝不义的境地，更是为了国家政局稳定……袁世凯翻来覆去，拿不定主意，弄得头昏脑涨，最后摇摇头道：“菊人大哥，旁观者清，你帮我拿定主意。”

徐世昌出主意道：“皇上虽一国之主，但当国日浅，势力脆薄，太后则是两朝实际的掌权者，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不问可知。四弟不宜再迟疑，应当向太后出首，这是唯一自救之策。”

天已经亮了，还未拿定主意，袁世凯只好道：“只好先请了训再说。提前请训不可能了，今天一夜未睡，哪里也去不得了，先好好睡一觉再说。”

袁世凯疲惫不堪，谭嗣同比他还疲倦。他也是一夜未睡，回到南海会馆时天已经亮了。他向康有为报告了会见袁世凯的情形。

“袁慰廷虽然没有答应，但也未拒绝，希望还是有的。”康有为是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上午打算去拜访英国公使，还有伊藤博文，请他们想办法救皇上。”

康有为出门后，谭嗣同回到自己的寓所正准备睡一觉。毕永年来了，问道：“谭大人，事情办得怎么样？”

谭嗣同一边梳头一边道：“袁世凯还没有答应，不过，他也没有决然推辞。看来，他想从缓办这件事。”

“袁世凯究竟可不可用呢？”

谭嗣同摇摇头道：“此事我和康先生争论过几次，但康先生一定要用此人，真是无可奈何。”

“大人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袁慰廷了吗？”

“据康先生之意，我已尽言矣！先生以为，不尽言不足以获信袁慰廷。”

“完啦完啦，事情完蛋了。这是何等事情，怎么可以随便告诉一个是否可用都不确定的人？天哪！我们恐怕马上就要遭到灭族之祸啦。我不愿和你们这样一起毫无道理地送死，请让我搬出南海会馆，到别的地方住吧。我还要劝谭大人一句，你老兄也赶紧自谋出路吧，跟着康先生这样行事只有同归于尽而已，这有何益处啊？”毕永年很感惊讶，他又想了一会儿对谭嗣同说，“我搬到宁乡馆去吧，那里离此只隔一条街，谭大人如果有事，可以去那里找我，但最好别告诉康先生。”

谭嗣同点点头，又无奈地摇摇头，毕永年是请来办大事的，他如今是这样态度，诛荣禄、围园计划几乎是天方夜谭了。

康有为上午先去英国使馆，天真地希望公使出面劝说慈禧支持变法，但不巧英国公使到北戴河避暑了；他又去拜访美国公使，但美国公使去了西山游玩。到了下午三点，他又去日本使馆，拜会伊藤博文。他向伊藤博文详述了变法遇到的困难，希望伊藤博文在召见时能够劝说太后回心转意：“请您见太后时，极言皇上贤明，他推进的各项改革，你们各国都很喜欢。”

“是。”伊藤博文回道。

康有为又相请道：“您见太后的时候请特别指出，各国相迫，外患甚急，断行改革，则大清尚能自立，不然，祸害不可胜言。”

“是。”

“您见太后的时候，请特别指出，我们这些倡导改革的人，都是忠心为国家谋富强，没有一个有别的意思。实行改革，不独汉人享其利，满人亦享其得。不改革，则不独汉人受祸，满人亦受其害。”

“是。”

“您见太后时，还请特别指出，满人、汉人同为大清赤子，如一母生两子，岂可认兄为子，而认弟为贼！满汉界限，切不可分。”

伊藤博文依然只回答一个“是”字。

“您如能对太后逐一把我的话转告，则一席话足救我大清四万万人。这样一来，不仅我们大清得福祉，东方局面，地球转运，关系在您一人身上。”

“如果太后能召见我，我一定把您的话转告。我将把过去对我们日本国的忠心转移一下，尽忠于您的国家。”

康有为从日本使馆出来时，已经是薄暮时分了。回到南海会馆，回想一天的奔波，几乎是一无所获。伊藤博文答应得很好，太后能否召见他也未可知，就是真的召见，他是否能实心帮忙实在说不准，回想他的态度，答应得那么痛快，反而令人怀疑纯粹是敷衍。

吃过晚饭，林旭来了，告诉康有为太后原本定于初六回宫，不知何故于今天傍晚提前回宫，住进了宁寿宫。康有为心中暗惊，怀疑太后是否已经有所警觉。第二天凌晨三点，他带着仆人李唐匆匆出城而去，连胞弟康广仁也没来得及招呼一声。

在康有为仓皇出京的时候，袁世凯已经早早起身，与徐世昌作最后一次商讨后道：“菊人大哥，我已经拿定主意，无论皇上有没有朱谕给我，请训后我都要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天津面见荣中堂。”

徐世昌稍用心思就明白，所谓面见荣中堂就是向荣禄告密。荣禄于袁世凯有提携、庇护之恩，而且维新派首要除掉的人物也是他，袁世凯向他告密最为恰当，无论帝后若有任何怪罪，也只有荣禄可能为他辩解。

徐世昌回道：“此事不必再犹豫，速见荣相最好。我暂时留在京中探听消息，一有情况会设法告诉你。”

袁世凯拍拍徐世昌的肩膀，大有诀别的意思。徐世昌送他出门，看他登上骡车，车夫清脆的一声响鞭，骡蹄踏着石板，“嘚嘚嘚”地远去。

皇上已经回宫，请训的地点在养心殿。袁世凯进东华门，由仆人打着灯笼，在太监的带领下向西然后向北，沿着三大殿的东墙根，一直到了景运门外，此处关防极严，有护军和御前侍卫值岗，仆人被挡在门外，袁世凯由太监带领到乾清门东侧的朝房等候。袁世凯是第三起被召见，因为已经有一次面圣的经验，因此一切都还从容。他跪在地上听光绪问话，光绪嘱咐他好好为朝廷练兵。说话声音虚弱，比起上次召见时

的兴趣盎然，真是判若两人。

等回答完光绪的问话，袁世凯鼓起勇气把昨晚与徐世昌商议的意思趁机奏陈："皇上为变法殚精竭虑，宵衣旰食，臣尤为感奋。臣以为古今各国的变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有内忧，就是有外患。臣请皇上一定忍耐，等待时机成熟，一步一步经营料理，如果操之太急，必会产生流弊。而且变法尤要得人心，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这样的人赞襄主持，方可上承圣意，下顺民情。至于新进诸臣，固然不乏明在勇猛之士，但毕竟阅历太浅，办事亦不缜密，倘若有什么疏忽失误累及皇上，关系非轻。总求皇上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光绪没有回话，袁世凯以为他将有朱谕面交，紧张得不得了。但光绪沉默了一会儿便道："你跪安吧。"

袁世凯退出大殿，满心的疑惑。这次请训皇上只是例行公事问了几句，几乎没有任何训示。其实，皇上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训示。昨天傍晚慈禧由颐和园回宫，立即把皇上叫去，为了不让他"胡闹"，决定军机四章京批答的奏折一概呈请她阅览；今天召见伊藤博文，太后将于御座后监听。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苗头，太后恐怕将从此直接干政。光绪十分愤懑，却无可奈何。

袁世凯掏出怀里的打簧表一看，刚十点，还赶得上火车。他在仆人和两个护勇的陪同下赶往火车站，十一点四十火车开往天津。三个多小时后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下车，因为他获天子超擢，天津海关道、府县官员、地方名绅及候补官员一百余人前来迎接。火车站设有专门供大员使用的接待室，里面水果、香茗已经备好。大家簇拥着袁世凯进了接待室，因为人太多，官小的只好站在外面的廊道里。众人七嘴八舌，询问陛见的情形。袁世凯心事重重，但不能在众人面前露出任何破绽，因此强打精神，满面笑容，讲三次陛见的经过。这一套应酬下来，耗去了一个多小时，等他赶到北洋大臣行辕已是薄暮时分。递上名帖，荣禄传出话来，先吃饭，饭后再见面。

吃罢饭，袁世凯到西花厅等，却迟迟未有接见的消息。他对负责接待的官员道："请转告中堂，我有十分紧要的事情面禀，请中堂务必拨冗接见。"

一会儿，有人来请。袁世凯跟着前往荣禄的签押房。签押房外，两

排亲兵执洋枪夹道而立。自从荣禄出镇直隶后，袁世凯来拜见过多次，从来未有今天这样的情形。

进了签押房，门外又有两名武巡捕寸步不离。荣禄的身边除了一个侍候水烟的下人，还有一个身材魁伟的男仆，名为奉茶，显然是为保护荣禄。

难道荣禄已经有所察觉？维新党人事机不密，荣禄京中又有眼线，听到风声的可能不是没有。正在想着，荣禄说话了："慰廷，天子赏识，恩出格外，真正是可喜可贺。"

袁世凯连忙回道："都是中堂栽培的结果。"

"这都是皇上的恩典，与我真是没有半点关系。"

一听这话，就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意思。如果再寒暄下去，话不投机，让荣禄起疑，反而麻烦。袁世凯趋前一步道："中堂，卑职有几句紧要的话，需要向中堂密禀。"

荣禄扫一眼身边的两人，向门口一颔首，两人垂手出去。

袁世凯从怀里掏出谭嗣同给他的那张墨笔"密诏"，递给荣禄。荣禄看了一眼，眉头一跳。袁世凯盯着荣禄的脸色，想从他的脸上判断他的心思，自己则随机应变。如果荣禄吓得人慌无智，不妨趁机要挟，讨价还价；如果荣禄只是面有忧色，那就不妨替他出出主意，卖个人情；或者荣禄早有预料，但至少也应当说几句感谢的话，自己也就索性推心置腹，表达知恩图报的品性。

袁世凯转过这番心思，荣禄也一字不漏地读完了上谕，脸上是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他把"密谕"扔到袁世凯面前道："天子上谕概用朱笔，你拿这一份墨笔出来是在路上捡的，还是测字先生杜撰的？"

"中堂，卑职有几个脑袋，何敢开此玩笑！"袁世凯无论如何没想到荣禄会来这一手，自己反而立即成了居心叵测的人。

荣禄淡淡道："就算你这张字纸有来头，朝廷办事向来有朝廷的规矩，承旨责在军机，定罪有吏部、刑部，问斩也要押到菜市口。如果我有罪，也要出示证据，哪凭你从袖管里抽出一张字纸，就可以要我荣某

的脑袋，夺我的直督？矫诏之罪你该知道是什么后果吧？”

袁世凯扑通一声跪到地上：“中堂于卑职有再造之恩，卑职何敢做忘恩负义之辈！卑职正是不愿有负中堂，这才急匆匆返津。请中堂容卑职密禀！”

荣禄只凭几句话便把两人位置来了个颠倒，袁世凯本来希望荣禄有求于己，瞬间变成袁世凯有矫诏的嫌疑。荣禄冷眼旁观，见已经收服了袁世凯，态度也来了个大变，伸手拉起他道：“慰廷，你是我赏识的人才，本来不该怀疑，可是如今情形不同，京中政局不明，我担心你受人蛊惑，不能不多加小心。你起来说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有天大的事，我担得起。”

袁世凯说完，荣禄问：“你请训的时候，皇上可有朱谕给你？”

“没有，皇上没说几句话。”

“那就是了，谭嗣同矫诏无疑。真是可恶至极，皇上待他们不薄，他们却要将皇上置于不孝不义的境地。所用非人，岂不痛哉！”

袁世凯满头大汗道：“卑职最担心的也是怕累及皇上，请中堂务必周旋。”

“你这么说可见还是有良心的。谭某说已经募了几百死士，要对太后不利。他们到底招募了多少人，都是些什么人，藏在什么地方？你可心中有数？”

“卑职当时只顾心惊，没来得及细问。不过看谭某人的做派，十有八九言过其实。”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是谋逆的大罪！太后危险，必须尽快提醒，不然若太后有个三长两短，你我都罪不可恕。”

荣禄立即吩咐，即刻传电报房的主办听训：“你听清楚，这是封绝密电报，你亲自去办，发给兵部电报房，立即转给庆王爷。”

主办拱手回道：“大帅请吩咐，保证不让第二个人知晓。”

荣禄已经斟酌好了，一字一顿地说道：“康党欲对太后不利，务必

提防。翌日赴京面禀。”

主办领命而去，荣禄仍觉不安，让人问火车站晚上可否能发车去京城。等了半个多小时，回话说不行，京津火车刚通不久，没有夜间行驶的经验，火车也没有照明设备，实在不能冒险，而且机师也都回家，无人值夜班。荣禄吩咐明天一早就走，提早准备，不要按正常的钟点。他又吩咐下人去准备消夜，对袁世凯说道：“慰廷，今晚你要辛苦一下，我让人备个折子，具体详情你和他们商议着起稿。我先去睡一觉，稿子完了立即叫醒我。我看稿子的时候，你就去眯一觉，明天一早随我一同进京。”

庆亲王奕劻打算早点睡，明天一早要去宁寿宫，布置慈禧训政的大事。虽然万事俱备，但需要面商的事情依然很多，不敢有一分疏忽。

爱新觉罗·奕劻，是乾隆皇帝的曾孙，他爷爷是庆僖亲王爱新觉罗·永璘，因为不是铁帽子王，封爵递减，到奕劻这里，就只有一个辅国将军的爵位，家道衰落，日子十分窘迫。奕劻十分平庸，却写得一手好字，经常帮桂公爷——也就是慈禧的弟弟桂祥写信，因此为慈禧所知。就是这一点渊源，先封贝子，后来是贝勒，同治大婚，又加郡王衔，被授为御前大臣。到了1884年，甲申易枢，慈禧借口中法战争清军失利，把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全班撤换，奕劻被封为庆郡王，入值总理衙门，代替了恭亲王在外交上的位置。他才能平庸，常受人讥讽，但太后需要的就是这种平庸却只听招呼的奴才，所以到了甲午战前，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奕劻又被封为庆亲王，真正是草鸡变凤凰。恭亲王死后，奕劻的地位也就更加隆崇。虽然他的才能与名声都无法与恭亲王相比，但对太后的忠诚却是无可挑剔，因此慈眷日隆，谁也挡不住。

自从维新变法后，奕劻也被归于老谬昏庸之列，虽然皇上并未与他为难，但眼见的禄位不保，因此也极愿太后出来训政。内则奕劻，外则荣禄，两人很快成为策划训政的中坚。训政实行起来并不一帆风顺，因为太后顾忌清议。好在皇上的变法越来越离谱，竟然传出要让伊藤博文入军机的说法，更有谣言说要剪发易服，太后终于勃然大怒，打算出面训政。正在这节骨眼上，竟然收到康党要图谋太后的电报，让端坐椅上读电报的奕劻惊得一跃而起，眼镜也摔到了地上。只是电报太短，无法得知详情。但无论如何，此事来不得一点大意！他立即吩咐去请九门提督崇礼，此事非与他商议不可。等崇礼来了，奕劻迎到滴水檐下叫着他的号道：“受之，这么晚叫你，实在事情紧急。”

“王爷这时候叫，我预料必是事出非常。”

两人进了内室，奕劻又交代没有招呼，任何人不得靠近。他拿出电报让崇礼看，崇礼也是吓了一跳：“王爷，要不要派人先把康有为抓起来？”

“未曾奉旨，当然先不要抓。但可以先派人去监视着，别让他跑了。”奕劻随后又说，“最要紧的是太后的安危。受之，你要受些累，从今日起，内城要严加巡查。”

“是，我估计王爷必有吩咐，已经把两翼总兵叫来，这会儿差不多到了。”

步军统领衙门不仅负责内城九门内外的守卫和门禁，还负责内城巡夜、救火、编查保甲、禁令、缉捕、断狱等，人员多而精干，有三万之众，统领下面又设左右翼两总兵，崇礼把两人叫进来听奕劻吩咐。奕劻说道：“辛苦你们二位和手下弟兄今夜起要严加防范，具体你们听受之的吩咐就是。”

崇礼接下来吩咐，那就非常专业了，哪里应加派人手，应当对什么人严加盘查，出现什么情况应该如何处理，足足说了二十分钟。听完吩咐，左翼总兵问：“军门，我们到底是防备什么人，或者说重点护卫哪位大员或者亲贵，可否方便透露？”

奕劻闻言截住话头道：“现在还不能说。你们尽心办差就是，将来事了，就是大功一件，请功的事包在我身上。”

两位总兵喳了一声喜滋滋出门而去。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可抓，因为只要有差使，不但将来有赏，办差之中的敲诈勒索也是一笔大收获。

宫外的巡查安排妥当，两人决定立即进宫去见太后，但崇礼却别有疑虑：“王爷，康党与宫中素有联系，太后是否要改驻跸的地方？”

所谓康党，当然不仅指康有为，军机四卿也包括在内。军机四卿就在宫内军机处南值房当值，当然与宫内素有联系；皇上倚重康党，宫内自然有太监攀附，他们要收买几个心腹太监也很容易，因此必须严防有人内外勾结，对太后所居的宁寿宫有所图谋。

奕劻警醒道："哦，受之所虑极是。要不，请太后再回园中？"

所谓园中，是指颐和园。因为明天有训政的大事要公布，临时改到颐和园则显太远，崇礼建议不如就近到西苑。西苑护卫是怀塔布负责，因此奕劻让崇礼先去宫中与李莲英接洽面见太后的事情，他则等怀塔布前来商议。

等了半个多时辰怀塔布才到，寒暄过后，奕劻开门见山道："深夜把你叫来，是太后明天一早可能要到西苑驻跸，这一阵不素静，西苑那边怎么样？"

"怎么，袁项城有什么动静？"所谓不素静，怀塔布自然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尤其光绪召见袁世凯后，后党大佬都提心吊胆。

奕劻连连摇手："没有没有，我只是提醒你多加小心，小心驶得万年船嘛。你辛苦一下，亲自到西苑，安排放心的人当值。"

怀塔布被撤了礼部尚书，要复职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太后，因此自然乐得效力："王爷放心好了，今夜我就驻到西苑。"

奕劻这才驱车进宫。平时进宫，要走东华门，但自东华门入宁寿宫，要路过文华门、左翼门，也会搅到景运门，实在不方便。他驱车直奔紫禁城的后门，也就是北门神武门，崇礼已经打好招呼，神武门护军见到奕劻就放行，进门左转东行不远就是宁寿宫的后门贞顺门。崇礼和李莲英已经在贞顺门等候，崇礼低声道："莲英已经叫醒太后，随时可以叫起。"

李莲英请道："王爷，有需要提前预备的，请王爷示下，以免到时抓瞎。"

奕劻道："太后有可能移驻西苑，到时候你恐怕要先行一步安排妥当。不过，总要请过懿旨再说。"

这时小太监来叫，说太后见起，请奕劻去乐寿堂。慈禧召见臣子，向来是一丝不苟，虽是深夜，却已重新穿戴起朝服。奕劻跪倒磕头道："深夜惊扰太后，实在有一件大事不能不面奏。"说罢把荣禄的电报递上去。

慈禧看罢电报后问："语焉不详，消息准确吗？"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狗急了会跳墙，不能不防。"

慈禧太后冷着脸问："奕劻，你说，这件事皇帝知道吗？"

康党是皇帝所倚重，所谓皇帝知道吗，其实是问光绪是否参加密谋。这话可不能乱说，奕劻只好避而不答："无论知道不知道，太后都不宜于宫中驻跸，奴才请太后移驾西苑。"

"当年擒拿肃六，我都没怕过，难道怕几个狂妄的书生？"话虽如此，慈禧还是转头对李莲英说，"莲英，你先去西边预备着。"

李莲英"喳"一声退出去。

"我养了他二十年，他竟然算计起我来，真是白眼狼！"慈禧是一副伤心的面容。其实她的心里，却又暗自高兴。因为明天的训政，虽然是诸臣所请，但毕竟只有杨崇伊一人上折。而且只因皇帝召见外臣而夺回权力，无论怎么说都难免揽权的嫌疑。现在好了，康党竟然如此丧心病狂，而皇上自然难脱干系，她收回权力不但应该，而且是迫不得已。这份心思当然不能挂在脸上，所以她的伤心和愤怒，要在奕劻面前表演得更充分一些，"他四岁进宫，我怕太监照顾不好他，把他抱到我床上，夜里起来把屎把尿。他怕打雷，每到雨天我就特别担心，看到打闪，先把他耳朵捂起来……"慈禧说到伤心处，真挤出了几滴泪。

奕劻劝慰道："太后不必难过，也许皇上并不知情。"

"即便他不知情，重用这样丧心病狂的东西也难辞其咎！"慈禧收起泪，额角青筋暴跳，这是盛怒的预兆，"让步军衙门的人立即把康有为看起来，别让他跑了。"

"喳，奴才已经吩咐崇礼预备。崇礼就在宫外，太后是否召见？"

"不必了，让他盯好了就是。"

奕劻又问："其他的人，要不要抓？"

其他的人，自然包括军机四卿，除军机四卿外，上蹿下跳的还有很多，哪些人要采取措施，范围不能不由慈禧来确定。

“先把军机上的四个年轻狂生给我看住了就行。至于其他的人，总要等荣禄见过面了再说。”慈禧并未失去理智。

奕劻道：“喳，康有为及军机四章京先看起来，一有旨意，立即抓捕。”

“你去预备吧。”

奕劻“喳”了一声退出。

慈禧问：“谁在外面？”

大总管李莲英已经去了西苑，二总管崔玉贵响亮地应了一声：“奴才崔玉贵侍候太后。”同时进到殿里。

“你带上人跟我去景仁宫。”去景仁宫干什么，慈禧有一番吩咐。

景仁宫在乾清宫正东，是东六宫之一，如今是珍妃所居。光绪宠珍妃，大多数时候在此安寝。慈禧带着崔玉贵等一班太监宫女赶到的时候，珍妃提前得到消息，到景仁门跪迎。慈禧连看也不看，径直进了宫吩咐一声：“给我搜！”

崔玉贵已经事先安排好，吩咐太监宫女道：“你们仔细搜，凡是带字儿的无论折子还是信函统统带走。”

崔玉贵原本是奕劻府上的太监，自幼习武，武功很好，宫中太监成立戏班，因崔玉贵武功好得以选入宫中。后来得太后赏识，如今地位直追李莲英。他为人与李莲英不同，李莲英很善笼络属下，崔玉贵则属少城府而又跋扈一路，仗着太后宠信，平日便有些颐指气使。众人怀恨，却又不敢有任何违拗。

这时，外面太监高声报：“万岁爷到！”

光绪今天朝服“阅祝版”，也就是阅视祭祀时的祝文。这套仪式结束，他到景仁宫来换便服，准备在养心殿召见军机四卿。刚到景仁宫，看到慈禧的软舆心头就陡的发紧，但要避开已经不可能，硬着头皮进宫，正赶上慈禧怒气冲冲坐在御座上，监视太监宫女搜查。他进去双膝一软，不知慈禧所为何事，战战兢兢请安：“儿子给亲爸爸请安。”

慈禧不答，鼻子里先哼一声说："康党要谋害我，你知道不知道？"

这话从何说起？光绪脸色苍白道："儿子不知，谅他们不敢！"

"那我倒是冤枉他们了？"慈禧厉声道，"我一再提醒你，康有为不可信任，可你却唯命是从，如今把他们骄纵得丧心病狂！我抚育你二十余年，你却听小人之言来算计我！"

"儿子绝不敢。"

"你也不必强辩，等荣禄和袁世凯来了，一切就都真相大白。傻子，今天没有了我，明天还有你吗？"

光绪听出是荣禄、袁世凯兴风作浪，恨得咬牙切齿。荣禄倒也罢了，他向来是太后的人。而袁世凯是自己倚重的人，到底编了什么理由来诬陷又不得而知，更不敢询问，唯有脸色铁青，两股战战。

此时，搜检已经结束，包了两大包，由两名太监提着。慈禧对光绪宠信的珍妃一直看不入眼，甲午战争时就是她怂恿着主战，这次变法闹得越来越离谱，十有八九少不了她的撺掇，所以厉声问："这里的总管太监是谁？"

总管太监孙得禄报名进来，跪到一边。

"你们的主子闹得太离谱了，从今往后她的月份银子没了，省得她打扮得花里胡哨，把皇帝迷得不知东西南北。"慈禧又对光绪说，"走吧，跟我到西苑去。"

光绪被两名太监扶持上了软舆，跟在太后的凤舆后面，一直到了西苑勤政殿前。殿前朝房中，奕劻、世铎、载漪等亲贵，王文韶等军机大臣还有御前大臣都已经等候多时。

慈禧坐在御座上，奕劻为首，诸位大臣跪在右边，光绪跪在左边。御座前设有实行家法的竹杖，这是要审讯皇帝。慈禧厉声讯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你怎敢任意妄为？这些朝廷大臣都是我多年历练，留下来辅佐你的，你竟然任意罢斥不用。还敢听任叛逆蛊惑，变乱祖宗成法。康有为什么东西，能胜过我选用的人吗？你怎么如此昏聩？"又转头对跪在地上的王公大臣说，"皇帝年轻无知，你们怎么就不力谏？

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吗？今春奕劻再三说，皇上肯励精图治，说我可以省省心了。你们看，他这个样子，我怎么省心？他是我拥立的，他若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能力谏，也难辞其咎。”

军机大臣刚毅回道：“奴才可是多次劝谏过皇上，可每次都遭到皇上训斥。其他大臣也有谏过的，没用。”

慈禧又问光绪：“变乱祖法，如果是臣下犯的，你知道是什么罪名吗？试问是祖宗重要，还是康有为重要？你背弃祖宗而行康法，为什么如此昏聩？”

光绪觉得必须为自己申辩几句，战战兢兢地说道：“都是儿子糊涂，洋人逼迫太甚，欲保存国脉，通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光绪的辩解惹来的是慈禧更严厉的指责：“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他？”

光绪被吓得一哆嗦，嗫嚅不能答。慈禧穷追不舍：“你是不知道，还是同谋？对这样的逆贼，按大清律，该怎么办？”

“拿杀！”光绪回道。

慈禧抬头问：“崇礼来了吗？”

“奴才在。”崇礼在外面高声答道。

“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立即革职。听说他还有个弟弟，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崇礼“喳”了一声出去安排。

“我不能任由你胡闹，不然非断送了大清江山。除非我咽了气，不然怎对得起列祖列宗？”慈禧看着灰着脸的光绪，又问众臣，“你们说，该怎么办？”

这话例由领班军机大臣回，但世铎很少在御前陈述意见，何况又是

事关皇上的处置？王文韶重听，根本不知道慈禧在说什么，那就轮到刚毅了，他粗鄙无文，说话是直来直去："新党胡闹得太不像话了，奴才等商量，只有请老佛爷重新把权柄拿过来，才能保住大清江山。"

这话过于粗率，但请太后训政的话题却是引出来了。

慈禧叹了口气，惺惺作态，拿出手绢擦擦眼角道："皇帝四岁抱进宫，身子不好，是我一手抚养，白天睡在我床上，晚上由嬷嬷带着，睡在我外屋，一夜要起来几回看他。皇帝胆子小，怕打雷，一听雷声就会吓得大哭，要我抱着哄个半天，才会安静下来。这样辛苦抚养他成人，你们看，他今天是怎么对我的？这不叫天下做父母的寒心吗？本朝以孝治天下，我把皇帝教成这个样子，实在痛心，实在惭愧，真不知道将来如何有脸去见文宗。"

载漪大声道："自然非老佛爷管不可，今天的事就这样说定了，老佛爷出来训政，皇上凡事有所秉承，实为国家之福，请皇上明白降旨，诏告天下。"

载漪是惇亲王的儿子，与光绪是堂兄弟。瑞亲王无嗣，载漪得以继承他的郡王，但军机拟旨的时候笔误将瑞写为端，因此将错就错，成了端郡王。他揣摩慈禧的意思是恨不得废了光绪，那时候再议储位，他认为溥字辈里他的儿子溥儁恰好合适，因此当太上皇的奢望早就埋进心里。如今光绪闹到这个地步，他真是求之不得，所以在宗室中率先劝进。

刚毅也附和道："奴才附议，请军机上即可拟旨。"

其他的人也都附议。

"你们都跪安吧。"慈禧太后不置可否。

众臣都退出来，光绪也退出来。过了一会儿，李莲英跟出来小声道："万岁爷，太后口谕，请您先到瀛台候旨。"

瀛台是勤政殿南的一个孤岛，位于南海的北侧，四面临水，只有一座石桥与北面相通。瀛台的主体建筑是涵元殿，光绪便在此候旨。等了大约半个时辰或者更长，李莲英来了，说道："万岁爷，接懿旨。"

光绪在殿中跪下，李莲英走到御座前东侧朗声说："太后懿旨：有一道上谕，交皇帝朱笔抄一遍。"

所谓朱笔抄一遍，便是太后的意思以皇帝的上谕形式颁发。李莲英拉起光绪道："万岁爷，请您快抄一份，太后等着呢。"

李莲英城府颇深，在帝后关系调和上下了不少功夫，无奈何如今闹成这般局面，看看皇帝可怜的样子，禁不住心生怜悯。他帮着光绪铺开上谕专用的黄纸，又拿镇纸压在上面。光绪看那份上谕，一边抄，一边眼泪就下来了。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从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奉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著各衙门敬谨预备。

这份上谕一颁，便表示大权从此重新回到太后手中，皇帝连个傀儡也算不上了。等光绪抄完，李莲英便接了过去："万岁爷，太后还有旨意，你身边的太监要换掉了，要奴才仔细甄别，有毛病的恐怕要吃些苦头，没毛病的也要逐出宫去。"

光绪抬头泪眼汪汪："李谙达，请你尽力保全他们，都是苦命人。"

李莲英也是太监，也是苦命人出身，对光绪这番拜托十分感动："万岁爷放心，奴才一定尽心尽力。"

出了涵元殿，李莲英对候在外面的二十个新太监道："你们留在瀛台侍候万岁爷，小心当差。"又对跟随光绪过来的太监说，"你们立即去慎刑司报到，不要耍小聪明，当心聪明反被聪明误。"

到了瀛台北面的桥头，他对两个守桥的太监道："从今往后，非奉慈谕任何人不得出入瀛台。"

光绪从即日起，就被软禁了。

荣禄和袁世凯及随行人等一下火车，就有奕劻派来的几辆马车过

来，领头的正是庆王府的总管，他给荣禄请了个安道："中堂，王爷让小的在此等候，接您直接去西苑。"

到了西苑，早有太监在昌德门等候，引领着荣禄和袁世凯去仪鸾殿（今怀仁堂），那里是太后的寝宫。奕劻正在恭候，见面便道："太后今日训政了。"

"不出所料。"荣禄丝毫不感惊讶。

奕劻引着荣禄到了东配殿，听荣禄要言不烦地讲了袁世凯所出首的情况后问道："仲华，不知道是否会牵连到皇上？"

"好在没有朱谕，总算还有开脱余地。王爷，我有两句话请您鉴纳，一是不可谋废立，二是不可广株连。"荣禄认为无论光绪是否会被牵连进围园密谋中，都不可被废，因为内忧外患之际，国本动摇，将有不测之祸；人心思定，支持变法的人不少，但不能大肆株连，只办首恶就可，不然有可能激出大变。

奕劻回道："我正是此意！只是如今有人巴不得乱中渔利，废立之心颇炽，仲华务必在太后面前直谏，千万不可兴大狱，更防有人兴风作浪。"

慈禧一进完午膳就立即传荣禄见起。荣禄把密折呈上，慈禧只看了前面一页，原来康党的阴谋不仅要杀荣禄，还要兵围颐和园，真是丧心病狂，便问："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吧。"

荣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口气说下来，慈禧听了便道："袁世凯知道康党的阴谋后竟然拖延一天多不肯出首，他分明是首鼠两端。此人比康党还可恶，万不可留！"

荣禄连忙磕头道："太后，袁世凯不能杀，亲痛仇快的事情不能做。"

慈禧一想也是，告密的人先被砍了头，最高兴的岂不是康党？她点了点头道："不能杀，那就要大用，你能拿得住他？"

"拿得住。"荣禄连忙打保票，"袁世凯之所以拖延一天多，一则是要向皇上请训，二则是在京中没有合适的人，怕事机不密反而误事，因

此一出宫就回到天津。”

袁世凯所奉的密谕是杀荣禄，因此向荣禄告密实在最正常不过，何况荣禄是他的荐主，向荣禄告密也易于见好荣禄。慈禧洞悉世道人心，便道：“你可要好好地训导他，别将来成尾大不掉之势。”

“太后放心，袁世凯人才难得，而且忠心可嘉。”荣禄最担心的就是保不下袁世凯，如今有惊无险，极力为他铺陈，“他在小站练兵，首要是的就是培养士兵忠孝思想。他编的《劝兵歌》开头就说：谕尔兵，仔细听，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好吧，我饶了他。可是，你可得好好管住他。”

接下来，荣禄力陈不废立、不株连的建议，慈禧没有明确答应，但显然是听进去了。

当天崇礼去捉康有为，但康有为那时早就从天津乘重庆轮南下上海了，只捉住了康广仁还有两个仆从。梁启超则逃进日本使馆，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亡日本。谭嗣同本来有机会与梁启超一起逃走，但他却道：“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则自嗣同始。”

王照和毕永年都辗转逃到了日本，但因政治见解不同，对康有为人品不满，与之分道扬镳。王照在日本专门发文，揭露康有为伪造密诏之事。此后他埋头创制“官话字母”（汉语拼音），1901年后回国向朝廷自首，被清廷开复原衔。毕永年不满于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后来投奔孙中山，加入兴中会。

军机四卿则是在搜查南海会馆中发现杨锐带出的密诏抄件，四人皆名列其中而被下令逮捕。户部侍郎张荫桓、礼部侍郎徐致靖因为连上奏折、支持变法也被刑部捉拿。徐致靖在变法期间最为活跃，与康梁联系十分密切，但他父亲与李鸿章是同年，李鸿章出手相救，竟然把他救下来了。军机四卿外加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无人敢救，另外还有御史杨深秀竟然上折责问太后为什么要软禁光绪，惹恼了慈禧，结果与康广仁及军机四卿未经审讯，拉到菜市口问斩。这就是为变法而牺牲的戊戌六君子。

之后的政局，可用“以旧换新”来概括。军机处有变法倾向的钱应溥、廖寿恒退出军机，新进入军机四人：载漪是满口祖宗家法，荣禄自然不用说，启秀则是以孝闻名、以礼仪为甲胄的顽固大臣，还有一个赵舒翘是刚毅引入军机，唯刚毅马首是瞻。所以整个军机处，成了守旧派的天下。总理衙门大臣徐荫桓是出使过日本，有外交经验的人才，但因为支持变法被发配新疆，李鸿章没有恢复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而是被派去山东治理黄河，新入署的大臣中，除许景澄、联元、裕庚等人曾任驻外使节外，其他如桂春、瑞洵、吴廷芬、赵舒翘等人全无外交经验。更不可思议的，各省的督抚将军竟然全部兼任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一下增加到三四十人，而且遍及全国十几个行省，外交怎么办？意见如何统一？这样只是便于太后将来操纵外交而已。

政变后有人要倒霉，也必定有人要红得发紫。首先是荣禄，他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而在上谕中特别说明，荣禄虽然不任直督了，但北洋各军仍归他节制：

现当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是以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禄节制，以一事权。该大臣务当统率有方，认真督练，随时稽复，毋稍疏懈，俾各军悉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

不任直隶总督而掌直隶军权，荣禄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袁世凯也是获利者。荣禄内调军机大臣，朝廷令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虽然只有十几天，但他为朝廷所信任已经毋庸置疑。随后袁世凯又上奏，认为驻直隶的各军互不统属，不能联络一气，建议合编为武卫军，由荣禄统领，并由荣禄另募万人作为亲兵。当然，这个建议必定是他与荣禄事先沟通过的。朝廷很快旨准，将直隶军队编为武卫军，驻天津芦台的直隶提督聂士成所部编为武卫前军，驻扎蓟州的甘肃提督董福祥部甘军编为武卫后军，驻扎山海关的四川提督宋庆统率的毅军编为武卫左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编为武卫右军。荣禄另募旗丁一万人作为武卫中军，驻扎南苑。武卫军的军饷全部由户部核拨，成为朝廷依赖的柱石，而这五支武卫军中，袁世凯的右军最为精锐。

武卫右军编成不久，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荣禄的极力推荐下，太后召见袁世凯。到了十二月初一，慈禧又恩赏福字荷包、银钱、银锞、食物等项。过了年，内阁又奉上谕：

荣禄奏，新建陆军，训练三年，著有成效，请将出力员弁，择优保奖一折。新建陆军，经候补侍郎袁世凯悉心擘画，照泰西操法，训练精勤，现已历三年，确著有成效，该侍郎勤明果毅，办事认真，深堪嘉尚。袁世凯著交部从优议叙。所有该军得力员弁，著荣禄传知该侍郎，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钦此。

只是光绪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他经常在纸上画一只王八，大写一个“袁”字，以小弓箭射之，射中则开心一笑。逃过一劫的变法支持者也深恨袁世凯，编成童谣在京津传唱——

六君子，头颅送。

袁项城，顶子红。

卖同党，邀奇功。

康与梁，在梦中。

不知他，是枭雄。

第五章　义和团燎原山东　袁世凯署理巡抚

巨野教案中侥幸逃生的薛田资生于德国南部，因为家境贫穷，入的是不收学费的教会学校，除了接受神学教育外，学校更多的是组织他们频繁参加祈祷活动，严格遵守律条，培养他们的献身精神，目的是将来派他们远赴中国传教。薛田资到中国时只有二十多岁，被派到贫困的鲁西北传教。巨野教案发生后，他在鲁西北待不下去，又调到了日照。

日照街头村李姓家族的一个女子死在了杜姓家族的山林中，杜姓势大，李姓无可奈何，于是二十余户人家全部参加了教会，以求靠山。德国教士趁机在此设立教堂，附近村民纷纷入教，令当地人十分恐慌。教民中有一个无赖曾勒索当地富户未遂，竟然唆使教士去官府状告富户诽谤教堂，结果更令民教矛盾激化。但官府向着教民，因此非教民们决定自卫。街头村有个叫厉用九的人靠贩卖花生、帮油坊运油谋生，颇有梁山气概，交游又广，很有号召力。他慨然应允，发动两千余人准备教训一下德国鬼子和街头村的二鬼子。

薛田资年轻气盛，又觉得肩负使命，自告奋勇到街头村协调民教纠纷，希望彼此能够和睦相处，这样他的传教大业也可以打开新局面。他在四名手无寸铁的士兵和一名衙役的护送下来到街头村，刚进村不久就得到消息，附近有几千人正在赶来，要捣毁教堂，教训教民。不甘坐以待毙的教民翻出抬枪、长矛和土炮，并在街上赶修工事，准备抵抗。薛田资劝教民放弃抵抗，因为人数悬殊，抵抗也无用。他请护送他的衙役前去沟通，看有无和解的可能。

经过商量，对方要求交出薛田资和六名教民，并答应不会虐待他们。但六名教民交出后就被捆绑起来遭群殴，薛田资也被搜了出去，被人揪着大胡子拖到一个院子里。众人痛殴他一顿，把他的衣服剥光，胡子和头发被撕掉大半，用一根绳子牵着游街。游街过程中赤裸的身体上被吐满了唾沫，不断有人拿刀在他脖子上挥舞，做出砍头状，人群中则爆发出热烈欢呼。薛田资被牵着走村串巷，晚上被押在山中的一座破庙中，冻得瑟瑟发抖，当他索要衣服时，押他的人点起火堆威胁要把他烧死。

第二天一清早，经日照知县与村民谈判，薛田资写下“保证不控告”的字据后被释放，他蹲在地上号啕大哭。县令接他到县城休养了十几天，这期间德国副主教来到日照，与知县谈判后议定，由街头村百姓代修教堂五间和厢房四间，教民被抢财物由村民交出，倘有短少，由日照县赔偿，并速拿为首滋事者惩办，薛田资则被德国汽船接到青岛。

但事情又生波折。德国主教安治泰认为这个处理办法太温和，只能助长仇教情绪。他以薛田资受惊伤脑为由推翻前案，到省巡抚衙门呈告，勒索了两万五千两白银作为薛田资养伤费用，并由官方帮助择地在县城修盖教堂一所。街头村与县城的教堂完工后，知县率领乡绅赴教堂祝贺赔礼。

教会的出尔反尔令民教冲突更加严重，因此不但日照，沂州府其他州县也相继发生了多起冲突事件，安治泰向德国胶澳总督和驻华公使提出应当出兵予以平息。结果德军百余人攻打日照城，侵入兰山县，放火烧了三百余间民房。袁世凯认为德国人借日照教案擅自出兵，是为深入腹地做试探，他致信山东巡抚张汝梅，建议他应当有所应对：“时局危急，山东逼处英、德，为京畿近援。似宜在青（州）、潍（潍县）一带，集成大枝，认真操练，切忌零星分散，进防威、胶，退固济南，并可遇事勤王。”

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持相同观点，他向军机大臣、武卫军总统荣禄致函说："德人占我胶澳，意在割山东全省及黄河之南。德国前借小故，径以兵队侵扰日照、沂州，姑为尝试，且以察看道路险夷、内地虚实，狡焉思逞，如见肺肝。德若据我沂州，则南北中断，不唯河南可危，中原亦难措手。宜于武卫军中，抽拨一支劲旅赴沂，与两江成掎角之势。若再忍让，则德人得步进步，必至蚕食山东，各国效尤，择肥而噬，中国何以自主？"

荣禄深以为然，密奏太后，于是决定派袁世凯带兵赴山东。三月二十五日先下一道旨意，派袁世凯带兵到德州操练，借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同时下一道密旨给袁世凯，说明真实意图：

德军进犯日照，意大利兵舰多艘游弋烟台等处，殊为叵测。东海边防，尤应及时筹备。著袁世凯酌拨所部各营，选派得力将官，统带操演行军队，先赴德州，迤逦而前，绕往沂州一带地方，相机屯扎，随时操练，藉可就近防范。该侍郎务当严饬派往统带将官，认真约束兵丁，毋得稍涉疏纵，致滋事端，是为至要。将此各谕令知之。

袁世凯奉旨后十分高兴，练兵三年，总算等来了磨刀一试的机会，立即做出师的准备。

需要立即办理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奏留徐世昌继续留办营务。徐世昌自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在京丁母忧，到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已满二十七个月，照例应起复回京供职。但袁世凯实在舍不得这条臂膀离他而去，两年多来，徐世昌除总揽一切文书之外，对操练事宜也是躬身其事，为了洞悉西法练兵，他以四十三岁年纪攻读英语，阅读外文书籍。尤其是他为人处世坚守中庸之道，遇事善调和，与袁世凯一刚一柔，使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很顺妥。袁世凯奏请朝廷俯准徐世昌仍留军营，襄办营务，并保留原资原俸，免扣资格。

第二件事则是借赴山东之机，把运辎重的车辆配备起来。当初练兵时，营制规定，遇有征调，各营均配置随军粮械官车，但因为经费问题一直没有配置。袁世凯上奏朝廷，他共有步队五营，炮队、马队各一营，工程队半营，总计需官车二百八十辆。考虑到户部款项紧张，拟减四成，先置一百六十余辆，连同拉车骡马，共需银两万一千两。这个计算当然大有虚头，以备朝廷核减。

两份奏折于当天拜发。第二天，袁世凯又想起来应该借此机会建议

朝廷扩大西法练兵的规模。如果朝廷允准他的武卫右军扩募，那是再好不过。即便不让他的武卫右建扩军，能让各省西法练兵，他则可乘机派部下去当教官，给他们谋一个立功升迁的机会。

袁世凯是想到就办的脾气，让人立即去请阮忠枢，可是老阮竟然不在，再问他的下属，说因为这两天办折子，礼拜日没得空休息，所以一办完折子以为没事了，就去天津了。经再三追问，原来老阮在天津侯家后有一个相好的妓女，每礼拜日或六必去相会。

袁世凯只好安排别人先起草，不能如意，只好等老阮回来。阮忠枢次日晚上才回到小站，立即前来见袁世凯，本想撒谎隐瞒，不料袁世凯已经摸到底细，只好老老实实承认。袁世凯笑骂道："老阮，你可真够荒唐。你要是武职，我非打你二百军棍不可。你是文职，可也不能没有说法，罚俸一个月，你服不服？"

"四哥要罚，哪有不服的道理？服，坚决服。"阮忠枢嘻嘻一笑，拿着下属起草的稿子回到住处，抽足了鸦片，精神头十足，半夜不睡，第二天一早就呈给袁世凯。

袁世凯一看，稿子相当不错。从嘉庆的圣训入笔，"窃臣伏读嘉庆十五年七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曰：国家经理大事，总当握其要领，专心一意，方克有济。即如医家治病，遇有棘手之症，若不究其受病根源，率行下药，虽多方疗治，其病不除"。接下来便说当今洋人交逼，"近日德人复进踞日照，焚杀要挟，种种欺侮，条约不可行，公法不可诘，情理不可谕。推求其故，各国之所以蔑视夫中国者，病根由我之兵力不竞也"。这个入笔立意极好，练兵一事的重要性一下提到国家存亡的高度。

"中，中！"袁世凯连拍大腿。

阮忠枢得意道："四哥继续看，更好的在后面。"

往下说西洋各国重视操练，而大清旧式操法，弊端丛生，"即如甲午之役，我以数十万众，不能当日本一旅之师，尤前鉴之。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如法，与不练同。如再不加认真训练，办求实际，则军籍等于虚设，饷项同于虚掷，其何以张国威而服远人。窃恐横逆之来，日益滋甚，蚕食鲸吞，不堪设想。臣诚虑之，臣诚痛之"。接下来又对筹饷、造械提出建议，是上次奏对时已经说过的。最后说："臣弱

冠从军，土操洋操均经考究。深悉洋操之难，百倍于土操。苟非利害实在相悬，臣亦何苦就其难而避其易。合无仰恳皇太后、皇上，垂念时艰，宸衷独断，饬下统兵大臣，参仿各国戎政，详拟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立定划一章程，请旨颁发各直省军营，一体遵照，认真训练，既不得有名无实，尤不可稍参成见。”

袁世凯再让徐世昌过目，徐世昌也是赞不绝口：“这个老阮虽荒唐，文才却是了得，真正是下笔有神。”

“我要给他个意外之赏。”然后袁世凯与徐世昌商议，他也是极赞同。

第二天，袁世凯、徐世昌、阮忠枢还有军械局总办到天津去。下了火车，往西沿北马路向北一转，到了一条不甚起眼的胡同，北边连着锅店街。这条通衢胡同不足百米，却名声大噪，因为小站新建陆军的军服就由这条胡同南端的“春华泰棉布庄”承做。这一带很早就有做军装的布店，刘盛藻的盛军、宋庆的毅军、聂士成的武毅军都托布庄寻找加工户加工军服。袁世凯到小站练兵后，军服改为西式上衣，中式便裤，戴的是大檐军帽，这非一般布庄所能加工。“春华泰棉布庄”专门请了西洋制作军装的裁缝前来授艺，仅靠给小站新军做军衣一项就发了家，新上了西式缝纫机，更是其他布庄无可比拟。后来连京中八旗禁军也前来定做军服。喜极而忧，老板手下的几个襄理有两个自立门户，而且生意立即风生水起，其他几个人也都跃跃欲去。今天老板王鼎臣宴请袁世凯，就是希望生意不能让独立出去的人抢走。

请客的地方就在运河南岸的侯家后，离此不远，向西北走几百米就到。这里酒家饭庄遍布，歌榭妓寮丛集，最有名的八大成饭庄都聚集在此。但今天未去八大成，而是去了隐藏在胡同里的一家小院。小院是住家的布局，门里门外都披红挂彩，窗户上也贴了大红的剪纸。阮忠枢看了饶有兴趣地问道：“这是谁要结婚？不是王老板又纳小了吧？”

“袁大人，菜是聚庆成饭庄现做现送，您是行家，一品就知道。”王鼎臣笑而不答，引着众人进了客厅，酒菜已经布好。

袁世凯笑道：“不用问，一闻就知道是聚庆成的手艺。客人都到了，女主为何不出来？”

这时，一个身着粉红衣裙如花似玉的姑娘被两个女仆扶着，袅袅娜

娜走出来。阮忠枢抬眼一望，禁不住瞪大了眼睛，那女子正是他的相好荷香。

王鼎臣这时才哈哈笑道："老阮，今天新郎官不是我，是你。是袁大人亲自安排的。"

袁世凯解释道："这院子是王老板送的，荷香的赎身钱是我们几个人凑的，知道你手指缝宽，手里没几个钱。"

阮忠枢这才明白过来，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四哥，你和诸位如此待兄弟，让我如何报答？！"

众人拉他起来，袁世凯又道："老阮，哪个要你报答？当年我在上海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是你请我吃饭喝酒，又赠我银两，那时候你何曾想过要我报答？这是咱兄弟的缘分。要说私心也有，我要依仗你的大才把你牢牢捆在我身边。我这些天回想，我到小站来练兵，能够逢凶化吉，做成今天的局面，多亏有诸位兄弟相助，依仗就是诸位的高才。要没了诸位，我袁世凯算什么？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成。"

"四哥放心，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跟在四哥身后。"

袁世凯哈哈笑道："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也不能让兄弟们白跟了我，但凡有机会就要给兄弟们谋前程。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如果跟我混不出前程，谁又肯跟我？王老板最近比较烦心，他手下的兄弟要自立门户。我在想，如果咱们小站的兄弟将来都要自立门户，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

徐世昌闻言笑道："四弟放心，咱们小站是铁打的营盘，也是铁打的兄弟，唯四弟马首是瞻。"

"兄弟们对得住我，我也要对得住兄弟。老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向朝廷上奏讲求练兵折？既是为朝廷打算，也有为兄弟们打算的念头在里面。如果朝廷推广西法练兵，咱小站的兄弟可以推荐出一大批，去各地当教官；如果朝廷能准武卫右军扩军，那兄弟们便有了做统领、统带、帮统的机会。兄弟们有机会，比我自己有机会更心安。"

王鼎臣拱手道："袁大人对兄弟那真是掏心掏肺，我该怎么笼络我的兄弟，袁大人也帮我出出主意。"

袁世凯摆摆手道："老王，那是两回事。你们经商的，我弄不懂。"

徐世昌笑道："好了好了，准备入席，要不菜都凉了。再说，新娘子都等着行礼呢。"

袁世凯所上的奏折很快有了回音，徐世昌留营的事朝廷照准，但编修的资俸却必须扣除，不能尽如人意。袁世凯已经决定亲自带兵去山东，留军防守的事情交给徐世昌。购办运输车辆的答复是，要的钱太多，只给一半。事前已经留了余地，只给一半也能勉强应付，不足之数再雇用部分民车。讲求练兵的折子，军机大臣奉到的上谕是，著将该军平日训练情形，详悉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贴说进呈备览。

虽然上谕对是否扩大武卫右军以及将来是否在各省推行西法练军只字不提，但袁世凯认为依然是一个莫大的机会。由小站上呈各种操法图说，就意味着小站的练兵操法有可能成为全国练兵的标准。将来各省练兵少不得向小站请援，那时候派出随营学堂的毕业生或哨官、兵头，小站新军的影响势将遍及全国。袁世凯立即召集徐世昌、姜桂题、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商议。他认为，新军的训练，包括训和练两部分，训能固结兵心，练以精其技，不训不知忠义，不练不知战阵。他的想法是，要把小站练兵的章制、训条、禁令、训练、考核等内容都进行系统的梳理。好在平日都注意保存，分门别类，稍加整理就可成书；另一部分，对操练、演习等绘图说明，自成一部。大家深以为然。

徐世昌建议道："可以编成两部书，一部暂名《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一部《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最后确定，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的统带都参与编纂，最后由徐世昌进行总纂定稿。至于时间，当然是越快越好。袁世凯意见是两个月内，冯国璋则认为，不如趁此机会，对新建陆军的训练经验进行总结，同时再系统参考一下各国兵书，扎扎实扎编成一套教材，将来随营学堂可直接搬用，这样总要半年才能完成。

袁世凯斟酌了一会儿道："这样好是好，但时间太久恐怕也不合适。我看这样，三个月拿出呈递朝廷的书稿来。至于作为随营学堂的教材，当然内容可更丰富一些，时间放到半年后。"

眼看就要到山东去，袁世凯的意思是行军与编书两不误，各位统带搜集整理的材料随时送到小站，交由徐世昌编审。

等一切安排妥当，袁世凯带兵开拔的时候已是五月上旬。因为所购大车不足，运输较为麻烦，等他到达德州时已是六月初。此时，山东的义和团已闹得不可收拾。

义和团原叫义和拳，是山东、直隶、河南以及安徽一带民间秘密会社，一直是为官府所禁止。至于其起源于何时，无从考证。拳民大多会点武术（民间称为会打拳），通过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相信念咒喝符水后能够刀枪不入。山东自古出响马，民风彪悍，又加黄河连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这就为江湖人士大行其道创造了条件。又加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对洋教传播更加难以忍受，民教纠纷不断，遂成一大乱源。一有民教冲突，官府为免洋人干涉，因此往往庇护教民。百姓觉得官府不能依靠，自然要寻找自己的保护方式，义和拳这样的江湖组织便成首选。

山东义和拳野火燎原，发展迅速，与毓贤关系极大。毓贤是汉军正黄旗，二十多年前就到山东做官。十年前当上了曹州知府，是个有名的清官；但更是有名的酷吏，任知府四年得了个“屠户”的外号。他当时对付义和拳十分残酷，惯用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气蛤蟆（令受刑者仰卧，用杠子砸肚子）等酷刑。最令人发指的是“站木笼”。他在衙门前置木笼十二架，每架木笼内壁布满铁钉，把人吊在木笼内，再在人脚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这样，人在笼内不能动弹，稍有动弹，皮肉就被刺得鲜血淋漓；当人踏到砖时，马上抽去一块，直至把人吊死为止。惨死在木笼内的人几乎天天都有，都是以盗匪上报，实际十有七八是贫苦百姓。他以善治盗出名，成为朝廷眼中的能员，升道台，升按察使，再升布政使，一路顺风顺水。

然而，去年当上布政使后，他的态度却来了个大转弯，因为此时山东民教冲突已经防不胜防，而且杀教民、杀教士在民间被视为英雄。去年冠县的义和拳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毓贤从中发现了机会。像他这样虽不图利却逐官声的人，认为把江湖力量引到仇外上，是治理山东的一步妙棋，也是获得好官声的捷径。所以他向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汝梅建议，应当收编义和拳，“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以之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应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钤束”。

正被义和拳搞得焦头烂额的巡抚张汝梅认为此计甚妙，义和拳变为义和团，朝廷眼中的“拳匪”问题就不存在了，而且借纳入乡团之机对拳民进行约束，也许能够收到奇效。因此他采纳了毓贤的建议，一面下令

各地办理保甲团防，将拳民列诸乡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一面上奏朝廷，赞扬毓贤志趣正大，果毅性成，可担巡抚之职。义和拳从前被剿，如今成了自卫身家的乡团，因此得以光明正大的发展壮大，到处打出神拳义和团的旗号，民教冲突也因之更加激烈。

张汝梅放任义和团的施政引起了德国、意大利、美国的不满，它们频频向清廷施压，清廷只好采取一贯做法，将张汝梅革职以应付各国，而继任者就是毓贤。毓贤一当上山东巡抚便公开支持义和团，在济南按察司街设厂广招拳众，并请“大师兄”做他抚标营的教头。他路过兖州的时候，义和团持械出迎，绵延数里，给足了面子。他十分高兴，不但赏下一千两银子，而且鼓励说：“你们好好练习神功，早晚要为国家大用。”随后他下令山东各地拳会一律改为民团，团建旗号，皆署毓字。他的巡抚衙门里住有义和团大师兄，竖起一面大旗，上写“扶清灭洋”大字。他很为自己的成就得意，又上奏朝廷，说国家艰难之际，民可用，团应抚。对在民教冲突中持平办理惩办了义和团的官员，他则立即撤职。

袁世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山东。刚到德州不久，他的大哥袁世敦陪同平原知县蒋楷前来拜访。

袁世敦是袁家长子，与袁世凯同父异母。他没有功名，捐了个盐大使虚衔。同是河南人的张汝梅出任山东巡抚后，袁世敦因岳丈门上与张汝梅是亲戚，因此调到山东，被保奏为候补知府，同时兼巡河工，统带负责黄河河工的河防营。

蒋楷是湖北荆门人，刚从莒州知州调任平原县。一到任就发现此地义和团势力实在太大，而且与茌平的朱红灯联系密切。朱红灯率义和团接连攻打教堂、抢劫教民、勒索富户，受其影响，平原的苗头也很不好。尤其是李庄的里长李长水年已七十，却雄心万丈，在李庄设坛组团，扬言要效法朱红灯攻打教堂。蒋楷闻讯，特向济南府呈请派兵备乱，袁世敦奉命前来。河防营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因此受蒋楷鼓动来找袁世凯，希望到时候能伸出援手。

袁世凯对大哥解释道：“大哥你可别怪我驳你的面子，武卫右军属荣中堂调遣，不奉帅令，何敢私自行动？就是毓巡抚也无调动之权。”

袁世敦张着嘴巴无话可说，更是无地自容。袁家五兄弟，袁世凯与袁世敦关系最差，当年他赴京捐官，向大哥借银子被一口回绝。不过，

袁世凯并没打算让他老哥丢尽脸面，话锋一转道："不过，大哥亲自来了，何况还有蒋邑尊的面子，我虽然不能出兵，但可以借你们几十条枪，用完再还回来就是。"

这个结果，不算好，但总算没有白跑。

袁世凯接下来又向蒋楷请教："义和拳有人说是义团，有人说是匪类；毓抚台从前称之为匪，今日却褒之为义民，蒋邑尊是如何看法？"

"至于毓抚台为何如此态度大变，卑职实在不敢妄评。依我看，义和拳打的是扶清灭洋的旗号，行止却无异于匪类。袁大人请想，从前是打家劫舍的人，如何打了一面扶清灭洋的旗号就能转眼成了义团？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吃喝拉撒靠什么？除了抢还有他法吗？当然也有部分人家是献粮，可也是被逼无奈。何况有些人入伙，本来就是想趁机发财。"蒋楷是知无不言。

袁世凯又道："我也听说义和拳也是捉盗匪的。遇有抢劫的案子，会中人必定抄贼巢穴，必得抓获盗贼才肯算完。而且除贼外不生事端，杀贼也没有冤枉的，专心仗义，以盗为仇；盗贼也慑服，稍有犯偷窃者为其所知，则会争相捕捉，也不接受谢礼，也有空着肚子办事的。窃贼要想宽免，则必须大张宴席，写立字据，永不再犯，才可以免死。据说，现在多有富户雇他们看家护院，就是巡防营、县署的局卡，也招募他们担任防卫。"

"卑职了解的也许有失全面。正如大人所说，有部分拳民的确能够如此。大人只要想一想，历朝历代的邪教和秘密会社，一开始的时候，总是以行善、行真、劝人忍让等吸引人，一旦成势，则会别有所图。尤其为首者，一呼百应，那种威势胜于官府，这是不少人乐于组团的原因。"

"我也听说他们有严格的禁条。"

袁世敦口中"唏"了一声道："那都是糊弄人的，小胆的听，大胆的啥也敢干。"

"大人说得极是，他们的确有禁条，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如今又加了杀洋人、灭赃官。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多少？近几年已成野火燎原之势，尤其泥沙俱下。何况将执法、杀人之

权拱手相让，会是什么后果？两榜出身的进士、深受教化的官员执法尚不免冤狱载途，何况付之于草莽？”蒋楷滔滔不绝说了一段话。

“有道理，大有道理。”袁世凯连声道。

“最要命的还不在这里。本来洋人喜欢借教案启衅，贪婪无度，租地赔款，如今义和拳仇教杀洋，岂不是洋人要睡觉，我们递枕头？别的地方不说，我刚从莒州过来，去年沂州案起，结果除赔款外，日照、莒州、郯城中皆建教堂，且据我之咽喉之地。前年巨野教案后，增教堂十三所，连胶澳都被德人占去。如果朝廷能有把握不怕洋人欺凌，有把握战而胜之，倒也罢了。可是战而不胜，且无一战的决心，一发教案，就拿地方官开刀，却又放纵拳民闹教，这不是拿自己的右手打左手吗？卑职以为，目前情形，应当尽力协调民教冲突，而不是火上浇油。”

“邑尊以为，应当如何协调民教冲突？”袁世凯暗暗赞叹蒋楷颇有见识。

“持平办理。地方官审理案件，应当只问是非曲直，不问在不在教。不在教的，妄起事端，按律严办；在教的，以势欺民，也绝不宽贷。如果教士干预词讼，自可据理驳斥，特别不安分的教士可查照条约，列出证据，请上司照会领事官员驱逐；领事官员不能公平查办，则可请总理衙门，交该国使馆办理。”

袁世敦这时插话：“蒋邑尊所说，道理是好道理，可是一则地方官大都怕洋人，只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宁愿良民受屈。而且懂条约的又有几人？敢与洋人争论的又有几人？就是总理衙门还不是动不动就撤地方官的职？比如前任李巡抚，本来已经调任四川，巨野教案竟然也牵累他得了个撤职查办的处分。”

“难就难在这里。”蒋楷也叹了口气。

袁世凯赞同道：“难虽难，但蒋邑尊所说却是正理。”

袁世敦转换了话题道：“现在是洋人有恃无恐，不怕事闹大。自打德国人在山东修铁路，洋人工程师四处乱窜，说是勘测线路，可是百姓说他们是在察我地形，准备进兵；还有传教士走街串巷，不是找打吗？教士挨了打，德国人就借机派兵，四处骚扰。”

袁世凯点头道："大哥说的也有道理，洋人的行止也应当有所约束。"

不知不觉，已经说了快一个时辰，此时饭菜已备好，袁世凯请两人入座。下午两人回去的时候，袁世凯派军械局的委员带着四个护勇，把暂借的二十条枪和三百发子弹送到平原县衙。

如何处理民教冲突的问题，也是袁世凯进山东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这些年来，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起因正是民教冲突，本来是小纠纷，处理不当，事情闹大，列国趁机要挟，惩凶、赔银、新建教堂，几乎成了成例。到底该如何解决？他军中雇有八九个德国教习，时有教士到营中来看望他们。袁世凯趁机与他们闲聊，为的是兼听则明。

教士的说法又有不同，他们到中国来完全是为了传播福音。他们救助孤贫，收养流浪儿童，为生病的人免费治疗，遇有灾荒，他们都是慷慨捐银。直隶水灾时，教会捐银不下十万两。他们翻译书籍，把西方水利、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测绘、机械制造、农作物栽培等科技陆续引入中国，不知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憎恨他们。至于说教士欺压中国人，他们认为纯粹是颠倒黑白，试想几个传教士深入到中国人中，战战兢兢还怕惹来麻烦，何敢无事生非？

袁世凯还曾带着几个护勇扮作商人，到平原县的义和团坛口打探实情。结果被人当成二毛子翻遍了全身，没有发现入教的证据，这才肯罢休。他们亲眼看到有人包裹中搜出圣经，或者贴身戴着十字架，结果身上财物被洗劫一空，揍得跪地求饶，方才放过。经过这一番调查，袁世凯认为把义和团说是成是无恶不作的拳匪有失公允，但鱼龙混杂，相当一部分人趁机作恶、劫财也是实情。如果不严加防范，将可能使县治瘫痪，或制造出更大的教案来则可能引来外患。而大清目前，外患万万不可轻启。因为甲午一战，北洋水师覆没，李鸿章的淮军溃散，新练各军规模太小，到时何以卫国？经与阮忠枢数次商议，五月二十七上《强敌构衅侵权亟益防范折》。开篇先说上折原因：

窃维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今又与英人分界造路，德之工匠员司纷至沓来。该省民性刚强，仇视非类，稍有龃龉，德人即由胶澳借口遣兵，侵权自治。日照之事甫息，高密之变又起，接踵而至，竞成惯技，不但骚动民心，尤足损我国体。如按各国交际通例办理，德兵入我内地，戕我居民，即为衅自彼开，立应兴兵击逐。唯现值时艰方殷，

朝廷郑重邦交，顾全大局，自不得不曲予优容。然敌情无厌，后患伊于胡底。且东省居南北要冲，海程陆路悉由于此，倘滋他族逼处，我之漕运饷源势必梗阻，利害所关殊非浅鲜……

袁世凯提了四条建议。第一条是慎选守令。他认为山东省官员，不是视洋人如仇，就是畏之如虎。仇洋者难免鼓动百姓生事，畏洋者难免偏袒洋教，导致百姓积怨生变。官员这两种态度都不足取。他认为，“良民、教民本属一体，既为长官，即有约束惩治之权，判案但循律例，原不必分良教为两歧。倘有教士、洋人干预词讼，自可据理驳斥，其教士之不安分者，亦可查照条约，列其实迹证据，详请上司照会该国领事官，查明驱逐”。尤其是一些官吏，“遇有教案，但欲责惩良民，敷衍了事，冀可偷保目前之安，而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变生仓促，势同决川。民间多一教案，即公家多一亏损，甚至挑衅于强敌。星星之火，可终至燎原，未始不由于办理不善”。所以府县官员至关重要，他建议朝廷，“不拘常格，慎选牧令，须求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分别补署，以期遇案持平，不激不随。久之民教自可相安矣”。

第二条则是讲求约章，建议朝廷饬总理衙门，将条约公法，办理教案的程序办法等，印成书籍，分颁各守令，奉为准则。

第三条是分驻巡兵。一方面对过往的教士、洋人保护，一方面也杜绝洋人觊觎。

第四条是遴员驻胶。即派出代表常驻青岛，遇有交涉就近与德国人协商，避免动不动就派兵深入内地。

袁世凯的建议不为无见，但奏折上去却是留中——即不说对，也不说错，束之高阁。因为他的观点与山东巡抚毓贤支持义和团、用以牵制洋人的观点相背，而朝廷对毓贤的观点认同的大有人在。毓贤对袁世凯率军到山东甚为不满，派人秘密到德州，密查袁世凯部有无违反军纪的行为，结果被袁世凯的稽查队抓获。袁世凯十分愤怒，上书荣禄，说毓贤甚无用，偏且乱。

此时，平原县连续发生抢案，商家庙、董路口、新庄、冈子李庄最为严重，蒋楷、袁世敦带人东奔西走，但义和团消息十分灵通，所到之处都是人去坛空。李长水自恃团勇众多，摆开阵势与官府对抗。平原县的衙役都是本地人，不敢与义和团硬碰硬，袁世敦所带的人也是军纪松

弛，吓唬一下老百姓行，真上阵也指望不上。双方在村口摆开阵势，蒋楷劝李长水把抢劫教堂和教民的财物归还，自行解散，则既往不咎。但李长水不听，双方僵持不下。袁世敦手下有名防勇不小心枪支走火，其他的十几人也一起放枪。他们未经训练，准头是一点谈不到，子弹都打到树上或墙上。没想到义和团大都是第一次见识洋枪，一听枪响，四散而逃。袁世敦勇气大增，督队猛冲，结果抓住了六个跑得慢的，全都押到平原县衙。

袁世敦大功告成，率队回到济南。没想到李长水向朱红灯请援，朱红灯率茬平、高唐等地义和团数百人来到冈子李庄，提出的要求是释放被捕的六人。蒋楷乘轿带着十几名衙役到冈子李庄，打算劝说朱红灯散去。朱红灯头戴大红风帽，下身着红裤，手下头目也都以红布裹头，刀、矛都以红布为饰。看到蒋楷的轿子走近，朱红灯向东南叩头，请来诸路神仙，然后击鼓为令，其部下有和尚，有道士，也有投靠的散兵游勇。他们四人为一圈，轮伏轮起，轮退轮进，口中念念有词。蒋楷的轿夫首先胆怯，扔下轿子先逃，衙役见朱红灯人多势众，也都一哄而逃，蒋楷也在两位衙役的扶持下匆匆逃走。

蒋楷连忙向济南知府告急，知府卢昌诒听说朱红灯到了平原十分紧张，不敢自作主张，于是层层上报，最后报给了毓贤。毓贤不主张派兵，打算派卢昌诒前去劝说，但卢昌诒不敢冒险，向毓贤恳请增兵。最后毓贤答应再让袁世敦率兵一营前往，但要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到平原，卢昌诒按照毓贤的安排先释放此前捕捉的六人，再好言相劝，希望朱红灯能够撤走。但朱红灯并未撤，而且冈子李庄的李长水也带人前来会合，声势大振，率人进至县城南边不远的森罗殿。袁世敦及知府卢昌诒、县令蒋楷率人前往，卢昌诒让袁世敦退后二三里，他派人送信前往劝说。一会儿送信的和朱红灯的信使一块回来了，说朱大师兄为了两位大人着想，请退回城中，不要干涉。他们要去砸教堂，若不退，玉石俱焚，还交上一张黄纸，上面鬼画符一般，不知写的是什么。信使解释道："这是大师兄下的战书。"

卢昌诒建议先回城，暂避锋芒，袁世敦则认为太丢面子，蒋楷则担心朱红灯真去砸了教堂惹麻烦，所以主张先观察一下再说。三个人正在商议，拿不定主意，忽听得喊杀声起，朱红灯手持大刀，亲自率义和团扑过来，人数有一千余众，个个口中念念有词。袁世敦下令放枪，有人中枪倒地，但义和团却视若不见，一直冲到阵前，连斩三四人，后哨的门旗也被夺去。哨官欲逃，袁世敦拔刀出鞘厉声道："你要逃，我先斩

了你。”下令五哨人马，列为五个圆阵，一律枪刀向外。此时，茌平县、恩县的马队前来增援，袁世敦下令进攻，二十条洋枪在前开路，连番射击，轰然作响。义和团开始溃退，袁世敦率部穷追，一直追到马颊河畔，朱红灯率部渡河而去。这一仗义和团阵亡二十七八人，其中有头目三人，有一个就是朱红灯的弟弟。缴获大炮二尊，抬枪十余杆，刀矛几百件。

袁世敦回到济南，只等着卢知府上报受赏，可是等了二十几天也没动静。终于沉不住气，办了一桌花酒向毓贤的文案师爷打探情况。文案师爷叹道：“袁统领，你们办事怎么不抬头看看毓抚台的脸色？毓大人对义和团赞赏有加，他的亲兵教练就是义和团大师兄，这个大师兄与朱红灯也有交情。”

袁世敦不解道：“朱红灯是义和团不假，可是他四处抢劫，怎么就不该剿？”

师爷笑了笑道：“抢劫可能难免，但是抢的二毛子和教堂，也就不算是抢，是为百姓出气。”

袁世敦愣道：“这不是颠倒黑白吗？教民也是大清子民，活该被抢？”

师爷回道：“这话您老和我说不着，说也没用。关键是毓抚台认为活该，京中也有人赞赏义和团，有个御史已经把你和卢知府、蒋知县告了御状，让毓抚台明白回奏。”

袁世敦禁不住“啊”了一声，回过神来问：“毓抚台怎么回奏的？”

师爷拿出几页稿纸道：“我估计您老就是问这事，你瞧，我把关键几页拿来了。”

袁世凯一看，上面写的是“平原起事之由，教民李金榜向与平民李长水不睦，遇事欺压。该县不能持平，且纵蠹役屡次向百姓讹诈，以致激成众怒，盗匪遂乘机抢掠。蒋楷人本昏庸，办事谬妄，请旨革职，永不叙用。袁世敦心地直爽，勇于任事，唯此次弹压实属孟浪，应撤去统带，发交袁世凯随营历练，以观后效。”

袁世敦大呼道：“这是颠倒黑白！我立功不受赏倒罢了，怎么能撤

职？”

“袁大爷，你声音小点，这么大呼小叫不成事体。”师爷连忙拿手去捂他的嘴。

袁世敦这才压下声音道：“师爷，我冤枉，比窦娥还冤枉。不行，我得找毓抚台说理去。”

“袁大爷，我劝你省省心吧，你去找毓抚台有用吗？毓抚台这样上奏已经给你面子了。他是看袁侍郎的面子，才把你发交到武卫右军营中。这事，你请袁侍郎设法，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师爷又压低声音道，“你从袁侍郎那里借枪的事，毓抚台都知道了。他很生气，认为朝廷花重金买的洋枪，应该去打洋人，如何能够打义民？”

“他妈的那是义民吗？”袁世敦跳脚大骂。

师爷最后叮嘱道：“袁大爷，我是看在平时的交情上才给你透个信，今天这些话我不该告诉你，你可别到处嚷嚷去。”

第二天，袁世敦立即骑快马赶到袁世凯营中请求道：“老四，这回你得伸把手，我混到这个统带不容易，立功不赏倒也罢了，怎么能撤我的官。”

袁世凯一听已经出奏，知道恐怕难以挽回。

可袁世敦视事太易：“都知道你是荣中堂的亲信，荣中堂如今是军机首辅，就是一句话的事。”

袁世凯回道：“你说得轻巧，荣中堂又不是咱家的伙计，说句话他就能听。”

“好，你见死不救，等着看我笑话吧。我要再求你，就不姓袁。”袁世敦以为袁世凯有意看他的笑话，说罢气冲冲回济南。袁世凯派人去追，也追不回来。他写封信给徐世昌，让他立即进京看有无办法可想。

但已来不及了，军机处很快奉上谕：

毓贤奏：平原民教忿争一案遵旨查明覆陈一折，览奏情节殊属支离。其掩护情形，难逃洞鉴。署平原县蒋楷，办事谬妄，几酿大祸，著

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著一并革职。该抚仅请将袁世敦发交袁世凯军营历练，显系意存瞻徇，岂封疆大吏所宜出此？毓贤著传旨申饬。将此谕令知之。

毓贤顺便还告了袁世凯一状，说他自率军到德州后，山东教民更加有恃无恐，民教冲突因此益加激烈。毓贤在京中颇得清流好感，因此有好几个御史上折，认为武卫右军操演既然结束，应当回小站驻扎。荣禄一看他的爱将已成众矢之的，而且慈禧的口风越来越流露出对义和团的赞许之意，因此连忙下令袁世凯撤回小站。

毓贤知道朝廷亦有暗护义和团之意，于是派济南知府卢昌诒去禹城找朱红灯，让他改为民团，卫乡保国，守望相助，大旗上写“毓”字：“有此一字，之后就不会有人随意要剿要杀。但请体谅毓抚台的难处，暂不要与教堂为难，洋鬼子一直在总理衙门告毓大人的状。”

但朱红灯并不买账：“我这么多弟兄要吃要喝，改为民团自然不错，如果官家能够再发粮饷，那我保证不抢二毛子。”

这事卢昌诒没法回，而且也知道这是妄想，就道：“这事不是我能答复的，容我禀报抚台。我奉毓抚台大令前来，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个面子，至少一个月内不能再砸教堂。”

朱红灯答应了，卢昌诒回去交差。但不出十天，朱红灯的部下不乐意了，大家出来混，至少要好吃好喝，何况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于是与本明和尚等人商议决定在茌平、长清等地再砸几个教堂。朱红灯率部攻打了茌平著名的张庄大教堂，又顺便把附近教民抢个精光，所获甚丰，然后开到华岩寺分浮财。可是分来分去，最后动起手来，朱红灯的头也被盛怒的“师弟”打破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外。打破他头的“师弟”带着一帮人，另行设坛去了。

山东教案几乎到了遍地开花的地步，德国公使致信总理衙门，如果山东巡抚无力保护教民，他们将率军西进。清廷下旨给毓贤，若不实力查办，朝廷决不顾惜。毓贤一看官位不保，对不听招呼的朱红灯十分生气，派出济东道吉灿升和统领马金叙率军将朱红灯、本明和尚捕获，押到济南就地斩决。

此时山东形势更趋紧张，有传言说德皇遣其皇弟及太子带船来华，

将决定是否在山东大动干戈。而意大利见德国、英国都在山东得到好处，也派军舰频繁到山东半岛外游弋，据说是看中了山东的庙岛。刘坤一再次致信荣禄和直隶总督裕禄，说“现在广州湾尚未了结，意人又欲占我浙江之三门湾、山东之庙岛。德国眈眈逐逐，不久恐有变动，万一沂州有失，则南北声援中断，来往不通。应拨一军赴沂，方为力势雄厚，可支劲敌”。

各国公使联名向总理衙门提交照会，要求解决山东民教冲突，总理衙门先后收到七份照会。这天美国公使康格来到总理衙门，当时当值的总理衙门大臣是吏部侍郎许景澄，他曾经出使德、俄、法、奥等国，是懂外交的大臣。

许景澄以为康格又有照会要交，康格却表示今天只是来闲谈：“贵国面临被瓜分的处境，我国深表同情。贵大臣仔细想想，我国可曾向中国提出割取一寸土地的要求没有？”

许景澄回道：“没有，贵国是大清最友好邦交之一。”

康格又道：“我国政府不但不欲割取中国一寸土地，而且也不愿他国瓜分中国。我国希望中国保持主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诚意，希望贵大臣能够了解。”

“这一点，本大臣坚信不疑。”

“那么对于我国政府善意的提醒，贵大臣能否鉴纳？”

“善意的提醒，当然无不鉴纳。贵使有何建议，不妨直言。”许景澄回道。

“现在贵国的山东，拳匪闹得十分厉害，杀教民，烧教堂，抢劫之风极盛。这是中国政府在自己制造混乱，给对中国有野心的国家一个武力干涉的借口。我国政府认为，此极为不智。山东的毓巡抚公然支持拳匪，贵国政府将如何处置？”

毓贤暗中支持义和团，尽人皆知，但许景澄绝对不能承认：“不会的，绝对不会。”

康格拿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山东巡抚衙门发布的奖许义和拳为义

民，并改拳为团的告示。还有一张是义和团攻打教堂，而所打的旗帜上，有一个大大的毓字。外交经验丰富的许景澄一时窘迫得无话可说。

“这样的巡抚是严重的失职，应当撤职查办。”康格乘机说道。

许景澄回道：“这绝对不行，贵使是外交行家，应该知道这是干涉我国内政，为公法所不容。”

这次轮到康格窘迫了：“中国俗话说关心则乱，请贵使能够了解，我这是出于善意的建议，绝无干涉中国内政的意思。贵国最好能派一个能干的人去山东，以平息民教纠纷；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这其实是不点名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

许景澄回道：“这不在我能答复的范围内。不过，我可将贵使建议奏报。贵使的两张照片，可否相赠？”

“当然，当然。”康格从包中取出两张照片，双手递给许景澄，“这是我国记者所拍，绝无诬告的意思。”

荣禄早有以袁世凯代替毓贤的想法，他将美国公使的两张照片密呈慈禧。山东局势到了如此地步，慈禧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作为袁世凯代替毓贤的先声，朝廷下旨令袁世凯再次派军进驻山东，先到德州，然后相机到沂州。袁世凯派姜桂题率步军两营，骑兵二队，炮队一队共三千五百人分两批开赴德州。

五天后，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公元1899年12月6日）军机处奉旨：

山东巡抚毓贤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山东巡抚，即行来京请训。

袁世凯奉旨进京请训，次日慈禧召见，说起山东的形势连皱眉头，希望袁世凯能够尽快让山东安静下来，不要给洋人以借口。袁世凯表示到山东去首先要安静地方，安静地方的关键就是持平办理民教冲突，只论是非曲直，不论是民是教。其曲在民则责民，其曲在教则责教。其二则是按约章处理中外交涉。他打算把相关条约广为刊刻，让州县官都能了解约章，按约章与洋人交涉，而不是一味曲从。他将责成地方派兵保护教堂，以免给洋人干涉地方的借口。慈禧连声称赞，认为如此办理极

妥当。坐在一侧的光绪恨透了袁世凯，一句话不说，但听袁世凯的奏对，也不能不承认他办事十分明白。

徐世昌一个多月前已经回到翰林院。袁世凯请他吃饭，说起山东的局势，袁徐两人看法非常一致："四弟如今成了封疆大吏，到了山东自有用武之地。如果能够尽快安定山东的秩序，中外钦服，则一切都好说。京中的舆论十分浮躁，不能不顾及，又不能为之束缚手脚。"

袁世凯微微一笑道："那是自然，我最看不惯那帮不明大势、只耍笔头子的清流。"

毓贤于十一月底到北京，竟然受到英雄一样的接待。北京的舆论普遍认为义和团是扶清灭洋的英雄，毓贤保护义和团，所以他也是应当受到尊敬的英雄。京中舆论如此，除了国人几十年来受洋人的欺压而形成的仇洋外，还与朝廷的态度关系极大。朝廷如此仇视洋人，可以说是一场废立光绪的阴谋而引起来的。

为什么会兴起这样一场阴谋？首先是慈禧有废立之心。当年康梁有杀荣围园的阴谋，她确信光绪必定参与其谋，心中的憎恨可想而知。推动废立的还有那帮顽固守旧的大臣，光绪在位，对他们而言无异于脖子上始终悬着一把刀。光绪只有二十多岁，太后已届七十，而光绪一旦重新柄政，必定清算他们。所以扳倒光绪是守旧大臣确保身家性命的釜底抽薪之策。而最起劲的，恐怕要数载漪一帮人，一旦行废立，他认为自己儿子当皇上的可能性最大，他则像当年醇亲王一样，成为大权在握的太上皇。有这三股势力的推动，废立就势不可挡。

最早的苗头是宫中传出皇上生病的消息，正月间的一切应行典礼全部取消，或者由端王代行。后来又每隔五天向督抚通报一次皇帝的病情，仿佛已到了病危的地步。为了把皇帝生病做得更像，宫中煞有介事地向社会上公开征求名医和药方。结果，英、法等国使馆都提出推荐洋医给皇上看病。既然朝廷如此关心皇上，就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只好答应。结果洋医生给光绪检查一番，得出的结论是皇帝身体并不强壮，却没有任何影响他执政的症状。更可恨的是洋人有各种详细的数据，全在报纸上登了出来。这让所有推动废立的人恨死了洋医生，但自己弄巧成拙，只好哑巴吃黄连。

慈禧不死心，还是想摸摸洋人的底：如果真的废除光绪，洋人到底会是何种态度。这件事交由荣禄去办，荣禄则找李鸿章。李鸿章极力反

对废立，并提醒荣禄若有此举，必起内忧，内忧起则外患必至！荣禄表示他也正是此意，无奈太后不肯死心。历经风涛的李鸿章已经发现京中已成是非窝，而且成为守旧大臣的天下，他三十年来热衷洋务已成人家的眼刺肉钉。他正好借此机会寻个避祸的地方，便道："我如今不是总理衙门大臣，无法光明正大见洋人，自然也无法为太后解忧。如果外放我为两广总督，则洋人必然给我送行，那时我旁敲侧击，则一定能够摸到洋人的底。"荣禄立即向太后密禀，很快就发布了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的消息。

果然，英国公使窦纳乐给李鸿章送行的时候打探中国是否有废掉光绪的打算。李鸿章矢口否认，并试探道："刚才你所说，我实在毫无所闻，假设不幸真发生了这种事情，也是我国内政，岂有友好邦交干涉他人内政之举？"

窦纳乐回道："邦交国当然没有干预内政之权，然而遇有交涉事件，我英国只认光绪二字，其他事情非我所知。贵国大皇帝陛下有志变法，深知世界大势，唯有他能把中国带往希望之路。"

荣禄把这番话告诉太后，太后对洋人更加恨之入骨。荣禄最后给太后出了个主意，不废而立，即光绪还是皇帝，但因为他没有子嗣，因此从近支亲贵中选立一个大阿哥，将来大阿哥成年，皇上禅位也无不可，那时名正言顺，洋人就没有干涉的理由。因此从下半年开始，就为立大阿哥做铺垫。载漪本来有望立即当上太上皇，如今让荣禄一搅，只能当大阿哥的阿玛，真是凤凰变草鸡。这一切说到底都是洋人搅坏了，如果有办法治住洋人，或者把洋人赶出大清去，则他当太上皇依然可即可望。对付洋人得有兵，但兵权握在荣禄手里。他正急得恨不能上房揭瓦，忽然听说山东的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而且扶清灭洋。他立即看到了希望，这不就是老天送给我的天兵天将吗？于是，他对毓贤自然是百般袒护，而在守旧老臣策动下，京中清流更对义和团的神功无比向往，形成了一股保义和团的强大力量。

这天晚上载漪请客，一桌陪客几乎全是宝石顶子的王公贝勒。载漪请毓贤首座，毓贤当然不肯，声称国家体制不可逾越。于是庄亲王载勋入首座。接下来的次座，他也不能坐，因为有郡王衔的贝勒载滢；再次还有载漪的胞弟辅国公载澜。于是他挨着载澜坐下来，下面才是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两个当红章京，这一桌人基本是依附未来太上皇而极力行废立的人。

酒过一巡，谈起义和团，毓贤说道："这么多年来大清屡受外国欺凌，根本原因并非国力不济。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清一个行省便比日本大得多；大清一国，国土可抵二十个英吉利。那么大清总是受欺根本原因是什么？民气不伸！官员怕洋人，也逼着百姓忍让洋人，洋人军队欺我也就罢了，洋教士也干预词讼，指手画脚。更可恨可憎不可解的是，连二毛子也依势作威欺压良民！民气不伸，何来正气，没有浩然正气，又何来举国与兴的士气！"

载漪一拍桌子道："说得好！"

"我在山东，是从义和团的身上看到浩然正气，看到了藏兵于民的士气，也看到大清扫荡洋人的希望。有人说我袒护义和团是沽名钓誉，我可以拍着胸脯承认我的确袒护义和团；我也可以拍着胸脯表白袒护义和团绝无半点名利之计。名利于我如浮云，我毓某人所为者何？国之昌盛而已。可偌大神州，竟然无处放我一颗爱国心。"话说至此，毓贤委屈得落下泪来。

载漪劝慰道："佐臣不必难过，是非自有公道，公道自在人心。我也拍着胸脯给你打个保票，不出三个月我必为你谋个新差使。我大清的疆臣，却被洋人逼迫去职，真是天大的笑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毓贤拱手道："官位于我本是身外之物，我只想为国为民尽点心力。将来王爷能让我去军营中当个哨官，我都心甘情愿。"

载漪摆摆手道："带兵还不必你去。佐臣，京中关于义和团的传闻极盛，听说他们刀枪不入，不知真假？"

"这又何谈真假，只有真，没有假。我亲眼所见，连开数枪，毫发无伤。"毓贤回道。

载澜最近对义和团也极为痴迷，疑惑道："我怎么听说，有人试过，一刀下去却砍断了胳膊？"

毓贤解释道："五个指头有长短，比如天桥那里有练硬功的，枪扎喉咙，却伤不得半点皮毛。澜公爷，如果让你来一下，行不行？"

载澜笑着摆手道："当然不行！"

“就是，澜公爷没有练过，功夫不到，自然谈不到神功。之所以有人不能刀枪不入，是他功力不济，为何怀疑神功？”毓贤不答反问。

“有道理！只要有你这句准话，我就放心了。我还拍着胸脯告诉你，佐臣，让袁世凯到山东胡闹去，闹不上几个月，我就让他滚蛋。”载漪大声打包票。

“毓大人，能否给我介绍个大师兄，让他教我神功？”载澜最关心的是学习神功。

毓贤笑着回道：“这有何难？我的亲兵教头就是位神功赫赫的大师兄。”

第六章　图治安严禁神团　定章程护修铁路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元1899年12月26日），毓贤到达京城的时候，署理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到达济南。司道府县官员皆出城迎接，翎顶辉煌中竟然有一个头裹红巾、身着红裤一脸江湖气的人。他立即明白，此人就是毓贤请来的抚标中军教头、义和团的所谓大师兄。他一一向迎接众人致意，唯一不正眼瞧大师兄。

进了巡抚衙门，大堂之前的旗杆上挂着一面大旗，上写“扶清灭洋”四个大字，圆圈当中绣一个“毓”字。毓贤已经调走，竟然还悬毓字旗，袁世凯只皱眉头，但他忍住暂不发作，先去大堂接印。

进了大堂，早已设好香案。他于案前站立，济南知府卢昌诒、抚标中军参将刘云会将山东巡抚印、临清关监督印及盐政印共三颗一一递到袁世凯手上，袁世凯再放到条案上，然后以他为首北向磕头谢恩。撤去香案，他在条案后落座，众官员行礼拜见。这套仪式一完成，便表示山东军政大权正式移交。

接下来，他则以山东巡抚的身份问话，军政皆不问，先问的是：“院中的大旗，是怎么回事？”

布政使张人骏正在病中，未能前来，接下来就排到按察使胡景贵——就是当年参劾他的胡御史出列回话：“本来已经公议撤掉，但大师兄不肯，说是奉旨扶清灭洋。”

“哪来的什么大师兄，公堂之上何由称兄道弟？”袁世凯嘴角一撇，一副不屑的表情。

胡景贵一说话就碰了个大钉子，料到袁世凯必找麻烦，果不其然。

那个戴红头巾的“大师兄”竟也出列大咧咧道：“毓巡抚说义和团扶清灭洋，是义民，我被毓大人请来教授神功。这面旗子不能降，是奉了密旨的。”

袁世凯大声斥责道：“一派胡言！我作为本省署理巡抚，此前刚刚进京请训，太后、皇上都有训示，只字未提义和拳，何曾有什么密旨，

分明是满口胡言，矫旨乱政！”

“大师兄”不愧是见过世面的，竟然毫无惧色，反问道：“既然是密旨，当然不是人人都能知道。且不说密旨，难道大人既不愿扶清，也不愿灭洋？”

这一问很凶险，袁世凯恨得牙疼，本来想饶他一命，打发他滚蛋就是，没想到他如此咄咄逼人，非要他一条狗命不可，于是脸色和悦了问道：“当然，本官也愿扶清灭洋。可是，当年李中堂的北洋水师，装备一尺多口径的巨炮，尚不能灭洋，你凭什么口出大言？”

“大师兄”不明就里，依然大咧咧回道：“我凭的是神功在身。”

“何谓神功？”袁世凯故作糊涂。

“大师兄”又回道：“义和团兄弟喝符念咒后，都能刀枪不入，洋枪洋炮也不能奈何，所以可以灭洋。”

袁世凯冷笑一声道：“洋枪洋炮我武卫右军中有的是，从来没听说过能被肉身抵挡。”

“大师兄”不知是计，回道：“大人不信可以试验，毓巡抚当堂验证过的。”

“哦，那看来是真的了？毓大人是堂堂一省巡抚，想来不会妄言。”

“大师兄”以为袁世凯已被吓倒，一脸得意道：“那是当然。”

“毓大人是毓大人，我是带兵的，实在不能轻信。我必须当场验看，如果真能抵挡洋枪洋炮，你这面大旗不但可以继续打下去，我还请义和团到我军中任教习，那些洋人教习，我让他们卷铺盖滚蛋。”

“大人圣明。”

“胡说八道！圣明岂是你能乱说、我敢当的？我现在就要试，我可说明白，如果神功无效，这面大旗立即降下，义和团立即解散。”袁世凯大声道。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不一会儿，“大师兄”带着一支洋枪还有两个义和团过来了，就在大堂前面，拉开十余步的距离，两个人笑嘻嘻的，等着“大师兄”表演。

“大师兄”正要举枪，袁世凯叫道：“等等，都是洋枪，你用我的六响转轮枪。”

“大师兄”和那两个正在嬉笑的一听此言，都一脸惶恐。

见状，袁世凯沉下脸道：“怎么，莫非是假的？”

“大师兄”只好接过袁世凯的手枪，手有些抖，袁世凯捉住他的手道：“来来来，我教你怎么开枪，省得打飞了子弹白白浪费。”等瞄准了，袁世凯说，“可以扣扳机了。”

“大师兄”迟迟不扣。

“看来你好像不会打枪，我帮你。”袁世凯手指一勾，砰的一声，其中的一个胸口立即冒出血来，啊呀一声倒在地上抽搐，一会儿就死了。

另一个吓得双腿发软，蹲在地上，袁世凯冷着脸问：“怎么回事，他的神功呢？”

“大师兄”口齿不清地解释：“他他他，他法力不够。”

袁世凯学他的语气说：“他他他不够，你你你，你大师兄应该够了吧？”

“当……当然。”

“来来来，你过去我来开枪，让我开开眼。”

“大师兄”脸色煞白，站到十几步外，袁世凯根本不用瞄，抬手叭叭两枪，“大师兄”胸口上连开两个枪眼，眼看着鲜血喷了一地。袁世凯过去弯下腰问：“大师兄，怎么着，你的神功法力也不够吗？”

“大师兄”嘴角抽动两下，早就一命归西。

袁世凯抬手冲天，叭叭叭连打三枪，那面毓字大旗哗啦一声落到地上。大家都听说袁世凯有一手好枪法，今天总算见识了。随后他站到大

堂的台阶上对面面相觑的众官员道："义和团装神弄鬼，胡说什么神功，靠这样的骗人神功，能够扶得了清，灭得了洋吗？白白惹祸罢了。我在这里明白地告诉各位，本巡抚不信什么神功，让义和团立即解散，不解散，则以匪类坚决剿除！"

袁世凯吃了午饭，睡一觉起来，带上两个护勇，又叫上衙门里一个武巡捕，四个人便衣出门。武巡捕姓吕，第一次侍候袁世凯诚惶诚恐，只怕哪里出错。袁世凯笑道："老吕，今天我转转济南府，你来当向导，听说你是老济南。"

"回大人话，当年丁宫保巡抚山东时，我爹就在衙门里当武巡捕，到我这里已是第三十三个年头。"丁宫保是同治年间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因为诛杀安德海朝野闻名，授爵太子少保，因此人称丁宫保。

袁世凯点了点头："哦，你是子承父业，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老济南。"

巡抚衙门北面便是颇有名声的大明湖，老吕头前带路。大明湖东西很长，袁世凯只在南岸转了一阵，便问："按察司衙门远不远，若不远，咱们顺路过去走走。"

大明湖东侧南面，有一条按察司街，正是按察使司衙门所在，亦不甚远。到了按察使衙门前，吕巡捕请示道："大人，这里就是臬台衙门，要不要小的通报一声？"

"中，你让他们头前带路，就说我来看看胡臬台。"

老吕与臬台衙门的门房十分熟悉，听说新任巡抚到了，立即行礼相迎，同时早有一个腿快的前去报告。袁世凯放慢脚步，为的是留给胡景贵更衣准备的时间。走到仪门的时候，胡景贵匆匆迎出来，一边走一边整理顶戴，趋前一步恭迎道："大人突然来访，恕下官迎接不及。"

袁世凯摆摆手笑道："胡大人，我逛逛济南城就逛到你衙门口了，顺便来看看。我是便服来访，你也不必这么郑重，快换上便服自在些。"

胡景贵头前带路，将袁世凯延入客厅。奉茶、上果盘，好一通忙活。三年前胡景贵任御史，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胡景贵弹劾袁世凯跋

扈、擅杀等罪名。袁世凯有惊无险，反而成为荣禄的心腹。胡景贵当年严参，如今又成了袁世凯手下，关系实在不好处。袁世凯正是虑及这一点这才有意前来，主动破除两人之间的尴尬。袁世凯喝了一口茶道："胡大人，今天在众人面前有些话不好细说，怕你有顾虑，所以专程来拜访。"

袁世凯的善意胡景贵能感受得到，虽然还怀着小心，但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是他的做人信条，所以复离座拱手道："当年景贵听信人言，弹劾大人，至今心有不安。"

"咦，胡大人可不能这么说，当年你是御史，风闻而奏，职责所在，我何敢有半点埋怨？你当年的一纸弹劾也的确给我提了个醒。再说我也算因祸得福，要不荣中堂不会到小站，到不了小站，也就没有展示小站军容的机会。说起来，荣中堂对我的一再扶持，还是源自大人的一封奏疏呢！"袁世凯肯这样说当年事，真有些推心置腹的意思。

胡景贵也不是不识抬举，恭维道："后来对大人小站练兵有了更多了解，心下实佩服大人治军有方。"

"我今年驻军德州，也曾经便服出行，民间对老兄治理黄河、救灾扶贫之善政赞不绝口，我也是十分佩服。山东近年来黄河屡屡泛滥，沿河百姓深受其苦，幸得老兄实力经营。如今拳匪之祸，我看不亚于黄河泛滥，也请老兄救民于水火。我初理民政，很想听听老兄的看法。"这才是袁世凯今天到访的根本目的。

"毓抚台的办法不敢苟同的大有人在。难处在于他们打出了一面扶清灭洋的旗号，办起来难免束手束脚。正如今天那位大师兄所说，反对义和团，你是不愿扶清，还是不愿灭洋？"胡景贵说出了其中关键。

"最可恨的就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办坏事的人，咱们做地方官的，为官行政直接关系百姓生计，也关系地方治与乱。他们装神弄鬼，既扶不了清，更灭不了洋。我的想法，对焚烧教堂、抢劫教民者，坚决剿灭，对依势欺压良民的教民也绝不姑息，协调民教，尽快平息乱源。不然模棱两可，山东何时能够安静？"

胡景贵回道："只是义和团中也的确不少人是激于义愤，抱一片爱国心，似乎不宜一概而论。"

“那是当然，我想出份告示，责令州县先行督责各地拳坛，自行解散，既往不咎。再派地方乡绅劝解，晓以利害，我想但凡良民，必然散去，顽固不散者必另有所图。再有攻打教堂、擅杀行凶者，必按律究办；胆敢结团抵抗官军者，则以大兵痛剿。”

“大人的想法甚善，只是有时众说纷纭，是非曲直各有说法。”

“天下事要想是非尽明，无丝毫情弊，实在难以做到，尽量摸到实情，办理个八九不离十，还是能做到的。我有个想法，今天与老兄探讨。”袁世凯的想法是，每遇是非纷歧的事件，将派出专人便服查访，同一件事至少要派两拨人，若两拨人所说一致，则以此说参纳；若两拨人说法有异，则再派两拨人去探查。这样下来，实情大约能够摸清，“做一个官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就成了瞎子、聋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袁世凯希望按察使衙门也能如此办理。对这一设想，胡景贵极为赞同。

次日，袁世凯便召集幕僚，商讨解散义和团事宜，让文案与布、按两司沟通协调，尽快起草办法和告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肥城县又发生教案，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杀。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肥城的大刀会成员孟光文等五人在张家店村的饭店吃饭。这时英国传教士卜克斯从泰安回平阴教堂，骑着一头黑驴正从饭铺前经过。店中便有人说：“近来教民欺诈平民，都是这些洋人主使。”又有人怂恿：“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敢去抓？”

肥城大刀会刚刚成立不久，很想显露一下，因此孟光文等五人把碗一推便追了上去。卜克斯策驴逃命，拐进一条胡同，想进门楼躲避。但不巧家中无人，大门紧闭。五个人追上来围住卜克斯，卜克斯人高马大，从五人手中夺过一把短刀，刺伤其中一人。五人大怒，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绑了起来。混乱中卜克斯额头、肘部都被刺伤，他会说中国话，希望到毛家铺教堂去交涉。

毛家铺是平阴县的一个大村，位于平阴、肥城交界处，由此前往不过七八里地。毛家铺教堂就设在教民张洪远家中，张洪远颇有家财，孟光文等人早就垂涎有日。卜克斯提出让张洪远拿钱来赎他，大刀会成员正是求之不得。于是捆着卜克斯去毛家铺，等赶到的时候张洪远已经闻

讯逃跑。大刀会的人立即带头把张洪远家财给抢了，然后押着卜克斯再回肥城。在路上吃饭时，卜克斯磨断绳子逃跑，钻进百姓家的床底下避难。这户人家有个三岁孩子头一次见蓝眼睛的洋人，吓得大哭，结果被发现后又捉了起来。村里怕惹麻烦，恳请不要将洋人杀死在平阴境内，于是孟文光等人押着卜克斯到交界处，砍了他的脑袋。脑袋滚到肥城一边，尸体在平阴一边。两县县官得报，都亲自赶往边界。平阴知县到的早，看到头颅在肥城一边，便令人将尸体也推过去；等肥城知县赶到，又让人把尸体推回平阴一侧。

教案发生在平阴，而杀人者却是肥城人，两位知县争持不下，拖到次日才报给泰安知府。但泰安知府时值公出，英国管理平阴教务的教士得报向巡抚衙门发电，称平阴、肥城县拳匪聚众滋事，焚毁教堂，杀死教士。

袁世凯得报，决定拿肥城教案做个样子，让山东人知道他治理地方的态度。他派吴凤岭带武卫右军一队人马前往，同时派一位候补知府前往平、肥交界处调查，再派一位候补知府赴泰安会同英国传教士验尸妥恤。

四五天的时间大体调查清楚，袁世凯听了案情报告，认为大刀会的人无异于绑架勒索，勒索不成复又抢劫教民，抢劫后又将卜克斯杀死，实在可恨。负责查案的候补知府求情道："他们杀人，也是激于平时洋人欺人太甚。"

"这不过是个堂皇的借口。一个传教士孤身骑驴过境，面对四五个人的追杀何谈欺人太甚？人家已经躲到百姓床下，仍然不肯饶人一命，还要残忍地割下头颅，这是良民所能为？百姓噤若寒蝉，连此辈的名字也不敢提，并不像你说的，百姓认为他们是好人有意庇护，我告诉你，分明是他们平日就为非作歹，百姓这才三缄其口！"

最后袁世凯下令：凶手必须缉捕归案，当地大刀会必须铲除。拒不解散，格杀勿论。又命吴凤岭率军驻扎平、肥交界，何时地方安静了，何时再撤回。有敢公然拒捕者，一概格杀！

英国驻山东领事提出，立即罢免泰安知府及平阴、肥城两知县；要厚葬卜克斯，并在遇害地方建教堂，费用概由官府出，并由当地百姓集资立碑；领事与巡抚共同观审。袁世凯对此三项要求只答应第二条可以商酌，一三条则绝不答应："泰安知府何罪之有？本抚断不答应无罪获

谴的事情再在境内发生，就是贵国恐怕也不会这样处置官员。至于审案有按察使，本抚不欲观审，贵领事也无此项特权。”英国领事听了气得拂袖而去。

因为参与教案的大刀会成员早都逃走，抓捕凶犯没那么容易。抓不到正凶，就无法定案。洋人一日三催，袁世凯不胜其烦。他认为不采取果断措施，要安定山东秩序根本不可能。于是他召集布政使、按察使及幕僚们连续讨论两天，商定查禁义和团、恢复山东秩序的措施。

袁世凯与众人商议的办法，包括治本、治标两个方面。治本之策，便是一方面要设法阻止百姓加入义和团，另一方面让入教的教民退教。百姓之所以加入义和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东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尤其是登、莱、青、沂四府旱虫两灾最为严重。袁世凯奏请发银三万两，进行赈济。黄河因凌汛决口，波及七县，他要求立即在这些州县设粥厂，同时上奏朝廷，要求截留京饷赈灾。而在教民方面，则要求州县动员教民反教退教。拳民和教民少了，民教冲突必定有所缓解。

治标的办法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传教士和洋人，尽量减少他们与百姓的接触。袁世凯令各州县派出官兵保护教堂，既不让百姓随意接近，又不让教士随意外出。要出教堂，则必须提前申告，获准后派兵保护出行。另一个方面便是设法解散义和团。解散的办法，可概括为软硬兼施，先礼后兵。袁世凯令各州县广为张贴《署理山东巡抚袁慰廷侍郎解散拳匪告示》，劝谕义和团自行解散。对于不听劝解，不肯散去，结寨抵抗官兵的，则派兵弹压，对为首者格杀勿论，胁从者具结返乡。

袁世凯下令武卫右军将领及道、府官员齐聚济南，进行了两天的集中训示，然后再由他们传达到州县。这些办法一实行，效果非常明显。义和团大批解散，具结后返乡。而教士的行动受到限制，出行则有兵勇护送，再未发生教士被侵害的事件。对各州县报告的情况，他则随时批答，指授方略，他估计如此办理三个月，山东局面必定大大改观。

然而京中的舆论却对袁世凯十分不利，御史言官们在载漪等辈策动下只听片面之词，交章弹劾，建议朝廷把袁世凯调离山东。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奏称：“袁世凯此次到山东，如果宣布皇恩，众怨既平，群情自服。及轻信浮议，大军所临，诛谬过重，拳会之势虽敛，教堂之风益张。拳会仇洋，犹是朝廷赤子；既入洋教，岂复为朝廷有哉？”朝廷将此折抄给袁世凯看，并下谕“著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

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

御史黄桂鋆则奏称：“地方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借以捍卫身家。民为邦本，不可专护教堂。袁世凯若剿拳民，仇教者既被夷诛，必驱中国人胥归彼教，天下皆教民，国将谁与立乎？”朝廷又将该折抄给袁世凯，上谕中说：“唯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著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毋轻听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稍涉操切。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唯袁世凯是问。”

御史熙麟奏称：“山东全境，不属于团，即属于教。属于团，已难猝办，属于教，何计挽回？是山东一省，将不复为国家有矣。请以马玉昆或董福祥、聂士成代袁世凯，庶主将既无袁世敦昆弟之嫌，亦不致妄播流言。流言既息，民心稍定，民惑可解，全境无恙，大局无虑矣。”御史许祐身则在奏折中说：“袁世凯长于治军，性情太刚，杀戮过重，似于办理教案，不甚相宜。”朝廷又将此两折抄给袁世凯，并再次谕令：“山东民教不和，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前两次寄谕，至为详尽，谅该署抚必能体察情形分别办理，断不至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有负委任。该署抚唯当懔遵前旨，相机设法，慎之又慎。”

接下来的一天，竟然同时有三位御史弹劾袁世凯。如此众多的御史言官在数天内交章弹劾，明眼人都明白，与甲午期间对付李鸿章一样，必是有人背后策动。看他们的意思，非把袁世凯挤出山东不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首先是巡抚衙门里开始有人窃窃私语，而道府官员在巡抚衙门里都有自己的心腹，与巡抚同城的济青道、济南府首先得到消息，他们判断袁世凯的巡抚恐怕署理不下去了。

一天早上，巡抚衙门的照壁上有人贴上揭帖，只有两句话：赶走袁圆蛋，我们好吃饭。旁边还有一幅画，画着一只乌龟昂着头，舔一个洋人的屁股。阮忠枢是那种到任何地方都自然熟的人，虽然到济南还不到一个月，但他在济南城中已经有不少朋友，所以听到的各种离奇的谣言最多。他找到袁世凯道：“四哥，现在外边说法很多，这样下去，义和拳少不得要卷土重来。”

“怎么说？”袁世凯问阮忠枢。

“外间都说恐怕四哥这个署理的椅子坐不久了。新巡抚一到，必然

要推翻四哥的举措。这个消息一传，下面的府县官员必然心存观望，四哥请想，你的努力都白费了，义和拳自然要卷土重来。”

“山东好不容易开始安静了，绝不能再走回头路。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地烙，山东百姓还活不活？”袁世凯恨透了这些风闻而奏、纸上谈兵的书生。

山东百姓活不活，这是冠冕堂皇的说法，他好不容易得以署理，眼看跨入疆吏行列，如何能够丢掉这大好前程？但要让他向舆论屈服，向那帮守旧大臣屈服，再回到毓贤沽名钓誉、一味纵容的套路上来，则绝无可能：“老阮，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觉得咱们这一套没错。你帮我起草个折子，把咱们标本兼治的措施和效果奏报朝廷。我再给荣中堂写封信，请他主持公道。对了，胡臬台是御史出身，清流当中他有不少死党，你说让他想想办法，也请几个御史言官为咱说几句话如何？”

阮忠枢想了想道：“四哥，这事暂且不做为好。胡臬台本有清流性情，他虽然知道纵容义和拳对百姓对国家都无好处，却抛不开舆论的影响。他肯不肯出头两说，就算他出头，请几个文人写几篇奏章，反而容易落下痕迹。如果咱们陷入打嘴架的局面，那不是咱所长，必败无疑。”

袁世凯恍然大悟：“有道理。只要我能确保山东不乱，洋人不给朝廷出难题，德国军队不向腹地渗透，朝廷就不至于完全被那帮清流牵着鼻子走。”

两人商量半天，阮忠枢秉烛夜战，第二天就呈上奏稿，袁世凯十分满意。奏稿开头一段先说明几十年来，只要是发生教案，吃亏、赔累的必是百姓和官府，“多一教案，即增一漏卮，无益于民，徒病于国”。

接下来说明教堂教民及平民受害情形，“秋冬以来，济东各属，焚劫大小教堂十处，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掳害教民二十三名，蔓延十数州县。较之沂、曹两案，滋扰弥甚。将来索偿，更不知几何。以公家有限之财力，一年内再三输偿，其何以供。”“彼辈四出抢掠，波及良善。综计扰害平民之案，据报者已有十九起，共二十八家，民人之被掳架伤毙者七名。”然后又讲义和团扶清灭洋不可靠，“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赃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曾以四五百人攻一教堂尚不能克。前经正任

抚臣毓贤迭派副将马金叙等，在平原、茌平、高唐等处，连次击败，擒获匪首朱红灯、于清水等分别惩办。该匪等一经勇队抵御，即不能支，况能灭强盛之洋人乎？就使其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州，而该匪等势成燎原，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倘洋人借口助剿，派兵深入，则山东全省必将震动”。

奏折又分别从治标、治本两方面，说明了他在山东采取的措施。最后说明效果，“自出示晓谕以来，又仰荷皇太后、皇上如天之福，东境连霈大雪，有业之民多已解归。济泰一带，渐就安谧。仅余枭悍游匪，到处勾结，此拿彼窜，散漫而无定踪，绑票勒赎，抢劫以为生计。幸党类尚不甚多，已分饬各守令营汛，仍分别解散胁从，密购首要。近数日未接各邑告警禀报，当可渐次就绪”。最后表示决心，“臣受恩深重，未报涓埃，蒿目时艰，夙心忧叹，天良具在，深惧材轻任巨，致涉陨越，仰负生成。断不敢参用私心，贻误公事。复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朦。唯有懔遵谕旨，慎重筹办，以期勉尽一分心力，或可稍得一分补救。区区愚忱，谅邀圣慈垂鉴。是否有当，不胜惋惶待命之至”。

随这份奏折又将谕民告示、通饬札稿及各道府禀报扰害教民、平民案子同时上报，所办教案咨呈总理衙门查照。总之，袁世凯的意图很明确，让朝廷明白，他到底怎么当的这个署理巡抚。

慈禧阅了袁世凯的奏折，深思良久。此时，她对义和团的态度还没有最终确定，虽然天天听载漪等人聒噪义和团如何刀枪不入，足以对付洋人，但她并不能完全相信。而且袁世凯说得有道理，即便他们能够抵抗洋人，乘势做大，将来尾大不掉又是一个隐患，如果再来一场洪杨大乱，那如何了得？

袁世凯这份奏折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朱批：

所奏颇中肯。著督饬印委各员，随时随地认真办理，以戢人心，而消隐患。勿徒为纸上空谈也。钦此。

等袁世凯收到时已是腊月二十八，此时衙门早已放假。但他还是下令将朱批通谕全省，让阖省上下明白，朝廷完全赞同山东的治理，义和团不要抱任何幻想，各级官员也不要再等待观望。

袁世凯过年期间也不让衙门消停，因为过年是国人团圆的时候，正是劝解义和团的好时机。忙了一个正月，山东基本安定下来。教会虽然

对袁世凯鼓动教民退教不满，但毕竟传教士和教民的人身财产得到了保障，所以各国公使反馈给总理衙门的都是对袁世凯的赞美之词。慈禧终于决定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公元1900年3月14日），朝廷下旨：

调山西巡抚邓华熙为贵州巡抚。山东巡抚毓贤为山西巡抚。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同一天，肥城教案正式结案。领头的孟光文被就地正法，此外还有一人被判绞监候，一人被判终身监禁，还有两人被判杖刑和流放。孟光文等人抄了教民张洪远的家后，将家具、粮食等不好带走的物品就地卖掉，结果凡是买赃的买一罚十，官府又出银九千两，用这些钱为卜克斯修建了一座碑楼，并购地建教堂。袁世凯拒绝将泰安知府及平阴、肥城知县革职，只将肥城知县防营守备撤职。这一处理结果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但比起从前洋人肆意威胁、索求无度相比，已是好了许多；而袁世凯敢于据理力争，反而更令英国人刮目相看，觉得他是个遵守约章、持平民教、办事干练的官员。

袁世凯既然已经实授山东巡抚，则表示朝廷对他治理山东的措施是肯定的，因此，他对义和团的态度更加强硬。新发布的《山东惩办拳匪告示》规定，凡有练拳或赞助设立拳厂者杀无赦；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子弟正法外，该父兄拿获监禁三年；窝留者与匪犯同罪。而对参与镇压义和团的武卫右军，则与他们约定，如匪至即放炮，绝不会因此获咎；若匪至不能痛击，则将领以下一概按军律治罪。

义和团在山东几无立足之地，而此时直隶总督裕禄却献媚于载漪等亲贵，将义和团大师兄待为上宾，北洋大臣衙门里也立起义和团的大旗，并请大师兄当他督标亲军的教练，一如毓贤在山东。而出任山西巡抚的毓贤一到任即公开支持义和团，令各州县帮义和团解决粮饷。所以直隶、山西义和团迅速发展，山东的义和团大师兄不甘一呼百应的好日子一去不返，因此纷纷投奔直隶，有的则不远数千里投奔毓贤。

直隶日渐混乱起来，而山东的局势日渐好转，警报再不像从前一日数至，袁世凯得以腾出时间来谋划一件倾心已久的大事——整编山东军队，扩张武卫右军。这一想法他已给荣禄写信，荣禄深以为然。如今局势趋稳，而恰好朝廷下旨，让各省督抚就筹饷练兵提出意见和建议，真是天赐良机！袁世凯与幕僚们几经商议，由阮忠枢主笔，于三月初七（公元1900年4月6日）上《遵旨筹饷练兵酌拟办法折》。为了说服朝廷

支持他练兵扩军的计划，先将山东的重要性说透彻：

窃维山东为京畿左辅，居南北要冲。自胶、威议租，两大逼处，强邻日谋进步，几若无复顾忌，可以为所欲为。而内地教堂林立，计逾千数，勾结生事，所在多有，若不亟图防范，万一狡敌得逞，则南北隔绝，海陆并阻，全局震动，何堪设想。且人方经营铁路，千里咫尺，入我堂奥，瞬息可达。控制抵御，势难疏缓，而武、沂、登、莱、青五府，滨海洋面，绵亘几二千里，扼要设防，尤关紧要。衡量形势，权度机宜，非有重兵不足以资保障；非有厚饷，不克以练精兵。臣所部武卫右军，仅七千人，只可专备一路，实属不敷分布。

接下来再说山东的三十余营军队，因为饷银太少，纪律不严，带来了诸多问题，袁世凯计划参照武卫右军的营制饷章进行整编、训练。但这又需要一大笔钱，银子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如果不为朝廷想出办法来，他的计划就难得支持。经与布政使张人骏及幕僚们商议，想了几条筹饷的路子：从地丁税由钱折银的差价中筹措十六万两；从漕粮折色盈余中提取九万两；盐运司盐斤加课近四万两；裁汰绿营兵二成省银三万两；截留山东海关两万两，运库银一万两；督粮道库中筹措一万两；临清关筹措一万两；烟台海关从两成洋税中拨解四万两。这几条路子，大约可筹四十余万两。另外，山东驻军中还包括十二营河南的嵩武军，是甲午战争时调援山东的，饷银是由河南出。这一笔银子，继续由河南足数拨付。

袁世凯计划把山东三十六营去弱留强，保留二十营规模，轮流到济南训练。“如能将山东省所有营勇一律化弱为强，则建威销萌，自足以外戢戎心，内靖伏莽。设有战事，而山东有两支劲旅扼要布扎，相机因应，或战或守，均可较有把握。即使邻省有警，而留一军固守，分一军赴敌，亦不致顾此失彼。”

至于新练部队的名称则奏请朝廷恩赐。过了十几天有了结果，朝廷完全同意整编山东军队，赐名武卫右军先锋队，由荣禄刊发关防。

朝廷批准后，袁世凯组织人手紧锣密鼓忙了半个月，将食盐加课以济饷、裁汰绿营以腾饷、划拨山东旧营底饷归于新军等事情办妥后，立即启用了“钦命总统武卫右军先锋队之关防”，袁世凯兼任先锋队总统。先锋队下面设左右两翼翼长，左翼翼长是登州镇总兵夏辛酉，右翼翼长是陕西汉中镇总兵孙金彪，两人都是山东军队原来的将领。下面的营哨将官，除了留用部分将领外，袁世凯将武卫右军中的张勋、王世清、雷

震春、孟恩远、何昭然等人升职后派过去。

先锋队的事情一办出眉目，袁世凯便集中精力解决胶济铁路的问题。

一年多前，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允许德国在山东修造两条铁路，一条由青岛经潍县、青州等地到济南，再一条则由青岛到沂州府再北上到莱芜而后至济南。德国的银行和公司为山东的筑路权激烈竞争，最后，这十余家竞争对手联合成立德华银行，并于1899年6月组建德华山东铁路公司，负责在山东投资、修建胶济铁路。德国政府要求三年内要开通青岛到潍县，五年内要全线修通。根据当初中德签订的条约，应当设立德商、华商公司，各自集股，各自派员管理。但德国人不愿中国商人参与其事，因此德华公司一手包办了胶济铁路的修建，不与地方官府打招呼，就派出工程师、勘查人员及帮工勘查线路，树立路桩。他们自恃有德国人撑腰，十分蛮横。当时潍县一带的地价大约一亩要百十两银子，但德华公司每亩只付三十两左右，其他补偿费用也不过三四两。就是这点钱款，还要被通事等讹诈、私扣一部分。而且他们在竖立路桩时，又不事先讲明地价，百姓都担心赖以为生的土地被无偿侵占，因此人心惶惶。有的铁路小工行为不检点，遇到稍有姿色的村妇就打口哨甚至污言秽语相戏。有一个小工在高密县城南集市买鸡，当众调戏妇女，结果激怒众人，群起而殴之，并拔去了多根路桩。结果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派兵至高密，打死百姓二十余人，打伤三四十人。毓贤派人去交涉，结果是赔四千余两了事。他的办法可以一个字概括，就是“拖”。他不愿德国人修胶济铁路，但又没办法阻止，所以希望借百姓之力让德国人望而却步。

毓贤这样糊弄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德华公司更不可能停止修筑铁路，结果到了年底，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阻路事件。这次还是在高密，首先起事的是西部的两乡。这里地势低洼，为高阳、五龙、柳沟等河环绕，雨季山洪暴发，瞬间便成泽国。如今胶济铁路横亘其中，高厚的路基阻断了泄洪道，雨季洪灾势必更甚。百姓要求铁路公司改道或多开涵洞，但德华公司置之不理。当地有个叫孙光的人，素有梁山好汉性格，在当地颇有号召力，结果他召集了一百余村的百姓反对继续修路，并带人到工地上烧掉了铁路公司的工棚，夺取了他们的粮物，铁路被迫停工。这时的巡抚已经是袁世凯，他立即调防营前去弹压，同时派莱州知府前往查办。百姓勉强散去，但等官兵一撤走，孙光又号召百姓起事，又将德国人的工棚烧掉，铁路再次被迫停工。袁世凯派军队去维持秩

序，当时朝廷一再要求，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并且警告袁世凯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唯他是问。孙光再率一千余人焚掠了铁路公司的窝棚。德国工程师见袁世凯派去的军队依然没能阻止闹事的百姓，鼓动德军再次出动大开杀戒，打死打伤二十余人。袁世凯再派臬司胡景贵及候补知府石祖芬前去调查。

调查了十余天，胡景贵、石祖芬回济复命。听了两人的报告，袁世凯认为，百姓一再阻止修筑铁路，既不能全怪当地百姓，也不能完全归罪于铁路公司，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双方没有商定详尽的章程，双方无所依凭，必然问题丛生。

胡景贵说道："百姓虽然烧掉德国人的窝棚，可并未伤及他们一根毫毛，但德国军队开进高密公然向村庄开炮，而我们的军队却袖手旁观，如此下去，会失尽民心。"

"德国人的确欺人太甚，可是我们能与德国人开战吗？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朝廷又唯我是问。所以，我们不得不一忍再忍。如今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快与德国人商定详细章程，将来有所遵循，尽量减少冲突。"

胡景贵虽然心有不甘，但的确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与德国人决一死战，也只能嘴上说说，根本不可能付诸行动。

袁世凯给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写信，请他派员到济南来商定详细章程。铁路公司觉得高密人正在火头上，此时到济南谈判对他们很不利，因此犹豫了半个多月，最后才派了一名军方人员和铁路公司总办到济南谈判。中方则派胡景贵及候补知府石祖芬。结果，谈了二十余天却僵持下来，袁世凯所希望的几条很难达成共识。

胡景贵向袁世凯建议道："我和石太守都不懂德文，要凭通事中间传译，有时候驴唇不对马嘴，彼此的意思都不能准确了解，所以谈来谈去难得进展。如果有个懂德文的人直接开谈就好了。"

袁世凯叫着胡景贵的字道："月舫，你该不是要知难而退吧？"

胡景贵连连拱手道："绝无此意，我不懂德文，也不了解德国人，谈起来的确是事倍功半。袁大人有没有懂德文的朋友，请一个来帮忙也行。"

袁世凯一拍脑袋道："你这一提醒，我还真想起来了。北洋武备学堂的荫总办，他到德国留过洋，与德国皇太子也就是现在的德皇关系极为密切，由他来谈，应当会事半功倍。"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抚台赶快发电相请吧。"

袁世凯于是给直隶总督裕禄发电，请准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到山东暂时帮忙数十天。荫昌到济南时，袁世凯亲自率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武备学堂出身的将领迎接，见面握住他的手不放说："午楼兄，总算把你请来了。你来了就好了，胶济铁路引起的麻烦，把我闹得焦头烂额。"

中午袁世凯做东宴请，相陪的除了布政使张人骏，按察使胡景贵，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席间袁世凯就谈起德国人修胶济铁路的事，问道："午楼兄，你说现在咱悔约，不让德国人修胶济铁路，行不行得通？"

众人都愕然，从没听袁世凯说过有此设想。荫昌连连摇头："绝对行不通。德国人现在就盼着有机会深入腹地，如果悔约，正好给他们借口。而且我在德国的时候，德国人就说中国人不讲诚信，签订的条约总是不遵守。比如我国此起彼伏的教案，他们就认为是大清有意放纵民间所为，是中国人不遵条约的例证。我在天津接触的洋人多，他们也大都是如此观感。"

"胡臬司到高密去查案，到处听到百姓质问，为什么朝廷要支持德国人修铁路，为什么总是站在洋人一边，不帮自己的百姓。这种想法恐怕不少官员也有。依我看，遵守条约，是目前中国保护百姓的最好办法。比如高密事件，三番两次烧了德国人的工棚，结果是德军杀人放火，最后我们还要赔他们的损失。归根到底，是我们国力太弱，没到与洋人翻脸的时候，现在翻脸，挨打的总是自己。我希望山东的官员先要明白，所谓韬光养晦，就是忍得眼前一口气，求得将来能够扬眉吐气。"

荫昌一拍桌子道："袁大人是明白人。"

袁世凯叹息道："要依我的脾气，洋人欺我如此，恨不得与他们翻脸。但翻脸之后如何？李中堂经常对我说：慰廷，翻脸是要本钱的，光有理不行。这个世界，认理更认势。我们总是向洋人让步，实在是形势

所迫。这个道理，必须向各级官员讲明白，他们明白了，才可能让百姓明白。”

众人这才明白，袁世凯这番话是有意说给布、按两司听的，因为张人骏和胡景贵受毓贤的影响，时有与德国人“翻脸”的念头。

接下来，袁世凯又谈胶济铁路章程的想法。既然不能悔约，那就只能让德国人修下去，但中国并非一无可为，而是要依据当初与德国签订的条约，最大可能地争取山东的利益，最大可能地避免发生冲突，以免德国军队再借口生事。袁世凯的想法，一是胶济铁路，华商要参与，如果华商集股多了，山东就要派员进入铁路公司，详订章程，会同办理，这是当初条约规定的，据理力争，德国人不能不允；二是铁路公司雇请小工，得由地方官和通明事理的缙绅帮同办理，不能任由德国人雇请无赖之辈，徒生事端；三是铁路经过的地方凡是遇有应留水道、道路的地方，或造桥梁，或留涵洞，不能影响泄洪，不能影响百姓出行；公司购地，必须与地方官及缙绅商议，所付价款，直接付给地的主人，并张榜公布，不能任由经手人自肥；四是铁路沿线要多雇本地人，可减少阻力；如果公司所用华人有违禁之事，由地方官审办，公司不得袒护、阻拦；外国人违禁犯法，公司也应当严查，不能宽贷；五是青岛百里的范围内，修筑铁路的各项安全事宜由德国人负责，百里之外，不准外国军队进入，由山东派兵保护，铁路公司应当适当给予津贴；六是将来铁路修成，遇有灾荒或者变乱，中国所运粮米、军械、行李，应在运费上给予优惠。

胡景贵补充道：“还有一条，将来大清若有实力，可以将此条铁路购回。”

“这恐怕有些难，好在胡大人已经与德国人谈了二十几天，我再续把火而已。”荫昌这是向胡景贵表明，将来如果谈得成，他绝不会贪为己功。

荫昌与德国人再谈，他因为懂德国法律，逐条与德国人争辩，又加上他与德皇有交情，就是胶澳总督也不得不给他几分面子。结果谈判颇有成效，十来天下来包括交涉章程七款，煤矿章程二十款，铁路章程二十八款全部谈妥，袁世凯的意图基本得以实现，虽然中国损失利权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但毕竟通过详细的章程争回部分利益。有此章程，将来双方都有遵循，可减少摩擦和冲突，在袁世凯看来，这就是对山东百姓和国家利益的最好保护。德国人也较为满意，因为铁路修筑山

东地方官如何配合支持也有详细的规定，减少麻烦顺利开工也正是他们所盼。

铁路章程即将签订，袁世凯突然有个新主意，想请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到济南来亲自参加签约仪式。一则双方见一面，增进友谊，将来有事好商量；二则他想借机向叶世克盛陈军威，让德国人不要一语不合就想动武。

“叶世克是军人，请他检阅山东军队是相当大的礼遇。那时候北洋新军趁机展示一下，让他知道我训练的军队决然不会中看不中用。”袁世凯转脸问荫昌，“午楼兄，你以为如何？”

荫昌赞同道：“此计可行。不过要让他们好好准备一番，别到时候露脸不成丢了丑。”

袁世凯召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商议，拿出了一个训练、检阅计划，以十天为期，届时邀请叶世克前来。三个人忙了七八天，感觉到万无一失，请袁世凯向叶世克发出邀请。荫昌自告奋勇，亲自到青岛走一趟，不久就拍回电报，叶世克欣然应邀。

荫昌陪同叶世克由青岛坐军舰到青州府的寿光县，小清河在此县的羊角沟入海，由此换乘小火轮溯流而上，直达济南城外的历城码头。袁世凯亲自出城迎接。当天晚上是欢迎宴会，第二天请叶世克检阅北洋新军。与袁世凯并列站在检阅台上的叶世克频频点头，恭维道：“袁大人的军队果然十分出色，尤其是亲自带队的三位将军，真是杰出的军事人才。”

他这话由翻译说给袁世凯变成了：“叶总督说，袁大人的军队真是精锐之师，三位将军真可称北洋三杰。”

“你对总督说，感谢他的赞扬，北洋三杰的说法太抬举他们了。”袁世凯满脸笑容回道。阅兵结束，王、段、冯被德国总督赞为北洋三杰的说法已不胫而走。

当天下午签订铁路章程，一切都很顺利。仪式结束，叶世克告诉袁世凯，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荫昌功不可没，又说他很愿意与荫昌这样明事理的人打交道。

送走叶世克后，袁世凯对荫昌道："午楼兄，叶世克对你大加赞扬，我现在不能放你回武备学堂了。你知道在山东我最头疼的一是义和团，他们像掉进灰里的豆腐，吹不得，打不得；再一个就是德国人，他们就是俗话说的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如今他们修铁路，同时还要开矿产，游历内地，加上教堂大小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二三百人，民教案件，无一日清静。我手头事情一大堆，吏治、河工、盐漕、营务都要过问，实在无力处理交涉问题。你留在山东帮我办理交涉事宜，专驻青岛，一有纠纷可就近与叶世克交涉，我的头疼病就去了一半，你看怎么样？"

"薪俸的事你放心好了，必定比你的总办要优厚。"荫昌有些犹豫，袁世凯以为他担心报酬问题，又加了一句。

荫昌还是有些不舍："京津毕竟近一些，老小都在京中呢！"

"这有何难，你把他们都搬到青岛住就是了。我听说德国人在青岛修马路、造公园、盖别墅，还弄了自来水，尤其是道路下面的下水道，听说能跑得开马车，彻底解决胶澳的内涝问题。你是出过洋的，到洋人堆里去住，不正如你所愿？"

荫昌被说动了。

"一言为定，我奏请把你调到山东来。"袁世凯不给荫昌反悔的时间，立即把阮忠枢叫来，让他起草奏调荫昌赴山东襄办交涉事宜折。

荫昌见状又道："我若驻青岛，与叶世克交涉当然方便。但将来胶济铁路越修越深入腹地，非有专人负责不可。"

"是，我也正在物色人选，既要能与外国人打交道，又能了解铁路事宜，这样的人不好找。"

荫昌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袁大人有个大熟人，再合适不过。"

袁世凯想了想，眼前的熟人，并无这样的人选。

"唐绍仪不是再合适不过吗？他留学过美国，跟你到朝鲜办了十几年交涉，如今又任关内外铁路总办。"

“啊！”袁世凯恍然大悟，“我刚到山东时他还来过信，怎么把他忘了？”

唐绍仪跟随袁世凯在朝鲜待了近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撤回国内。《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取代了大清在朝鲜的地位。中朝之间藩属关系已废，但新的关系却未明确。朝鲜急于展示自己独立国家的地位，希望中朝互派使节；大清虽然已经失去对朝鲜的控制力，却不想视之为平等之国。这好比从前是父子，而忽然儿子要与父亲称兄道弟，这如何能够接受得了？但大清还有商人在朝鲜经营，也有大量的商业利益需要有人前往维护。当时的直隶总督王文韶认为，唐绍仪在朝鲜表现出色，经验丰富，实为大清第一等的朝鲜问题专家。因此《马关条约》签订后，唐绍仪重赴朝鲜，头衔是“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职责是照料在朝华商，并随时向国内报告朝鲜的内情及各国在朝的动态。不过，大清不允许朝鲜派使臣驻北京，很令朝王不快，所以借口两国未订商约，也不承认唐绍仪的身份，遇有交涉事件，唐绍仪只能请英驻朝领事代理。唐绍仪身份尴尬，办起事情来处处掣肘。过了两年，他建议朝廷不如派遣四等使臣赴朝，以议定商约的名义，驻扎朝鲜办理外交。朝廷采纳他的建议，决定改派他为驻朝使臣，但恰巧丁母忧，于是回国。

唐绍仪丁忧期间，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召入幕府帮办交涉事宜。当时慈禧深恨康有为、梁启超，令李鸿章派人掘康梁祖坟。李鸿章拿不定主意，召幕僚集议，众人议论纷歧，唐绍仪坚决反对，认为掘人祖坟，形如禽兽。李鸿章十分生气，结果唐绍仪一怒之下辞幕。后来李鸿章还是采纳唐绍仪的建议，上奏朝廷说康梁正在香港组织勤王，他正与港督密议阻止，此时不宜再掘人祖坟，以免过激生变。他赞赏唐绍仪的胆量和骨气，专门写信向裕禄推荐唐绍仪出任关内外铁路总办。关内外铁路就是原来的津（天津）榆（榆关，即山海关）路与津芦（芦台）路，1898年时被英资侵夺，又向关外延伸，在延伸的过程中，也是受到沿途百姓的抵制，唐绍仪居中交涉，颇为得力。有此经历，让他来办理胶济铁路中的交涉问题再合适不过。

袁世凯在奏调荫昌的折子里，顺便也奏调唐绍仪，十多天后便有了结果：唐绍仪著准其调往差委。荫昌著勿庸留于山东，遇有紧要交涉事件，准其随时奏请派往。这个结果不尽如人意，好在朱批留下了余地，目前与德国人交涉高密事件及商定章程实施，都可以归之于紧要事件，因此袁世凯便留荫昌处理完后再说。反正不等处理完定然会有其他交涉事件，那时候再奏请不难获准。

唐绍仪十几天后到了济南，走的是水路，因为陆路闹义和团。他乘轮船先到烟台，然后再从烟台乘小火轮直达历城码头。

“天津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唐绍仪见到袁世凯，第一句话这样说，“这都是裕总督办的好事。”

直隶总督裕禄视义和团为扶清灭洋的神兵。他派人请大师兄入天津帮助守城，大师兄提出要裕禄对玉皇大帝行跪拜礼。届时玉皇大帝要附身大师兄，所以其实就是跪拜大师兄。裕禄当然不能答应，说朝廷体制攸关，最后大师兄妥协一步，改坐总督的八抬大轿入城。大师兄入城后住进总督府，这里俨然义和团总部，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出出进进，比众官员还要方便随意。

天津城内外的教民几乎家家遭到抄家，没来得及逃走的被杀了不少。更糟糕的是有钱财的人家即便不是教民，也同样遭殃。义和团要灭掉一切带洋的东西，先是卖洋货的商家遭了殃，而后凡是带洋文的书一律烧掉。

唐绍仪临走时，天津的义和团开始拔电报线杆，因为电报是从洋人那里学来的；又开始扒铁路，铁路也是汉奸修了让洋人侵略大清的。朝廷调聂士成率军保护京津铁路，他认为铁路虽然是从洋人那里学来的，但花的是国人的银子，而且方便的是国人，运的是大清货物，扒铁路与匪徒无异，最后双方动了刀枪。义和团的神功没有发挥作用，十几人被武卫军打死打伤。之后义和团三千人毁廊坊铁轨，聂士成率军前往，遭义和团袭击，聂士成下令还击，义和团伤亡惨重。裕禄命聂士成回驻芦台，天津义和团常击杀武卫军士兵，荣禄害怕聂军哗变，写信安慰聂士成。聂士成回信称：“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义和团则十分痛恨聂士成，称他为聂鬼子，说他是洋人收买的奸人。

袁世凯听了之后怒道：“真是颠倒黑白，含血喷人！甲午之役，聂军门在摩天岭血战倭军，他是打得最好的将领，怎么到了义和拳嘴里就成了奸人？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聂军门说的一点不错，等着瞧好了，裕大帅早晚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七章　居枢纽中外瞩目　顺时势东南互保

朝廷实权逐渐被载漪等辈掌握，而他孜孜以求的是利用义和团达到排挤洋人、儿子尽快继承大统的目的。附和义和团为良民、神功可灭洋的人日渐聚集到他们身边。

京中舆论已完全被守旧大臣把持。清流领袖、在士林中最具影响的大学士徐桐以仇洋著名，一听议论洋人就掩起耳朵。他的家就在从前被称为东江米巷如今使馆聚居的东交民巷，出门难免与洋人相遇。为了表示气节，他把大门堵上，走后门绕个大圈子上朝。他对弟子们说道："轮船、火车、邮电、机械，皆出洋人，亦妖术耳，正可利用义和团来拆铁路、炸桥梁、毁电线，譬如治疮，以毒攻毒。"

于是有言官为讨好载漪、徐桐等辈便上折道："义和乡团，练习拳棍，保护身家，以仇教为名，并无作奸犯科之为。近来直隶、山东拳民殆遍，其势几不可遏。莫如用因字诀，因其私团而官练之，派道府大员，为团练局总办，择公正绅士为团总，申明专备大敌，不得私斗，遇有教堂，共相保卫，一切供支不费民间分文，庶可化无用为有用，并可化有事为无事。"在载漪、刚毅等辈操纵下，朝廷下旨"所奏是否可行，著裕禄、袁世凯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议，据实复奏"。

袁世凯一眼看出朝廷中有人要把义和团合法化。如果此议得行，则义和团势必风起云涌，而他在山东严禁义和团的行政岂不是大错特错？交章弹劾，还没坐热的山东巡抚交椅势必易主！他与幕僚商议，最后由阮忠枢起草复奏，把官办私团的提议完全否定。

复奏先详述义和团的历史，说明朝廷一直采取严禁的措施，继而历数近年来义和团非法行为，以及他到山东采取严禁后的效果，态度十分明确：

总而言之，该拳会聚众游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杀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本无伎俩，屡战辄败，安足以备大敌？悍不畏法，寻衅滋事，安望其保教堂？如由臣等派道府大员及绅士等，因其众而练为团，姑无论已散者复聚之，已遏者复起之，为政体之所必无，而所派之总办、团总，必须求深明大义之人，在员绅之深明大义者，必不肯为。即勉为之，而该拳会演诵符咒，左道感人，情志既届隔膜，钤束亦无从措手。且聚数千百人而成为团，团练所需，其势不能无费。不取诸民，费将安出？更究其流弊所及，以匪徒冒乡团之名，以邪教借公家之势，明目张胆，一聚不可复散，乘便营私，一发不可复制。

其不扰乱大局，荼毒生灵者，几希矣！言者徒因其托名仇教，遂忻忻然加以恕词。不知自古巨奸大憝，无不有所借口，以求其一逞者。如信其假托之名，而不察其居心行事之实，未有不受其祸者也。夫自古断无左道邪教而可资以御侮者。亦断无行劫拒捕而可目为良民者。勿论是会是团，以邪术参杂其间，必酿巨患。勿论为公为私，以莠民于预其事，必长乱萌。是宜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

但朝廷已经听不进袁世凯的建议。慈禧派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分别出京到良乡、涿州考察义和团的真实情形。刚毅顽固守旧自不必说，赵舒翘人虽明白，却是刚毅引入军机，因此不得不看他的脸色。他在涿州看了义和团表演神功，心知此法术不可恃，但又不想与刚毅唱反调。他耍了个小聪明，回京向慈禧复旨时，一遍遍向太后表演义和团的神功，希望慈禧能明白，他则可以超然事外，不致得罪刚毅。可慈禧想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但又怕尾大不掉，所以只问了一句话："你看义和团闹起来，会不会搞得不可收拾？"

赵舒翘只好回答："不要紧，臣看不要紧。"

刚毅回京后，他的结论和建议是："其术可恃，抚而用之，统以得帅，编入行伍，扶清灭洋。"

此时，大沽口外列强军舰云集，数国联军强行登陆，要乘火车进京。慈禧十分愤怒，下令召义和团进入京城，她希望洋人看到大清民意不可违，能够有所收敛。正如俗语所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义和团涌进京城后随处设立拳场、神坛。开始时是一街一坛，或二三街一坛，后来则发展到一街三四坛，甚至五六坛。开始只有拳民供拜神坛，随后有钱人和平民也纷纷加入，上自王公百官，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并非没有明白人，并非人人都相信所谓神功，而是只有入了神团，才可免于丧失身家的危险。

局面其实已经失控。义和团大开杀戒，载漪的亲信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全被杀死，载漪也无法过问，其他大臣可想而知。就连宫中也成了义和团的天下，太监都入了神团，头扎红巾，练习神拳。大师兄在载漪的带领下进宫，竟然要抓"二毛子"皇帝光绪，因为光绪曾经主张变法学习洋人。义和团提出要斩一龙二虎，一龙即是光绪帝，二虎一是荣禄，二是李鸿章。荣禄吓得不敢再发声，李鸿章人在广州，义和团是鞭长莫及。荣禄给李鸿章、刘坤一等督抚发电说："两宫、诸邸左右，半是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士卒亦大半如此，都内数万人，来去如蝗虫，万难收

拾。虽然两宫圣明在上，恐难以扭转众人之心。老天造孽，夫复何言！”

慈禧开始有些慌神，为了约束义和团，命载漪、刚毅为统率义和团大臣，用兵法部勒，希望不致失控。同时，任命刚毅为总理衙门总管大臣，又让徐桐、崇绮等与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内政外交大权完全落入守旧大臣手中。九门提督崇礼被免职，庄亲王载勋接任，载漪之弟载澜奉命掌管虎神营，京城兵权自此全被守旧大臣接管。

义和团进城后，尚未对洋人动手。后来为了展示神功，在刚毅的率领下前去攻打西什库教堂，结果数万人的神团竟无法攻破数十人的防守，反而死伤惨重。走在前面的大师兄中弹倒下，后面的人便一哄而溃。败北者一拥而出西安门，头扎红布、现场督阵的刚毅站立不稳，用力抱住门柱得以免死。

义和团抬着大师兄的尸体回庄王府，攻打西什库教堂仍然不顺利，有人不免疑问，刀枪不入的神话眼看要破灭。于是神团又有解释：“此处教堂与别处不同，教堂内的墙壁上全是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的；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所以神团请神上身，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等五台山上的大师兄一到，便可破洋人妖术。”

西四牌楼砖塔胡同口袋底粮台的义和团也参加攻打西什库，当天发布告示，要求京中居民配合：

告 示

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克）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京城内可遍为传晓。

金刀圣母、梨山老母不知什么原因不肯帮忙，西什库教堂仍不能攻克。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去总理衙门的路上被杀，义和团在继续攻打西什库教堂的同时，开始进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而这一天，联军已经攻占大沽，并开始进攻天津。

要不要对洋人开战，慈禧很犹豫，光绪以及部分大臣极力反对，慈禧连续召集三次御前会议不能定议。载漪之流私欲熏心，为了促使太后下定决心宣战，伪造了洋人要太后归政、光绪复位的电报。这是慈禧最不能容忍的，她下令斩杀了反对宣战的许景澄、袁昶、立山、联元、徐用仪五大臣。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慈禧的主导下，清廷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奥匈帝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共十一国宣战。宣战诏书历数大清怀柔远人，而列强恃我国仁厚，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是可忍孰不可忍，“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号召朝野上下，“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灭此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

袁世凯是收到宣战上谕最早的地方疆吏，因为直隶境内的电报线被破坏殆尽，上谕及一切文报都已不能通过电报发出，只能恢复从前“六百里加急”或“四百里加急”的驿递方式送到济南，再由济南转电江南各省。袁世凯收到宣战上谕的同时还收到了另一份招抚上谕，“现在中外已开战端，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剿获胜，业已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都有，各省督抚如能召集成团，借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复奏”。

袁世凯看到这两份上谕时正在吃饭，他扔掉手里的筷子连拍着大腿：“坏了坏了，大局要崩溃了！”顾不得吃饭，连忙召集幕僚商议，“朝廷向十一国宣战，真是疯了！甲午年时李中堂麾下还有北洋舰队，对付日本一国尚不能取胜，今日要一国战群雄，必败无疑。”

胡景贵看起来并不担心：“如今朝廷所依仗的是义和团，听说京中义和团已经有数十万之众，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战果。”

“月舫，义和拳装神弄鬼的神功，你又不是不知道底细，靠这样的神功去对付训练有素的军队，那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依我的判断，打不了几仗，拳民必溃逃无疑！”袁世凯摇了摇头。

胡景贵还想辩解几句："他们当中亦不乏爱国英雄，梁山好汉。"

"哼，我是不敢苟同，我看他们多数人是残杀平民的英雄好汉，在强敌面前则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如果仅仅因为他们竖了'扶清灭洋'的旗帜而不详察其作为，不能理智清醒，那真是吾国之悲哀。神拳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袁世凯读书不多，唯独对兵书和《阿房宫赋》这类气势磅礴的雄文爱不释手，因此大发感慨。

胡景贵则认为袁世凯对义和团偏见太深，反驳道："一个国家在外敌入侵时能有人慷慨赴死、抛颅洒血，总比万马齐喑要强得多！"

袁世凯看胡景贵面红耳赤，一副盛怒的神情，连忙道："咦，月舫何必如此生气？我也只是一家之言。"

阮忠枢这时插言道："依我看，两位大人在这里争，彼此都说服不了对方。不如向李中堂、刘砚帅、张香帅请教，看他们怎么说。"

袁世凯赞同道："中，到时萧规曹随，总比咱们在这里闭门造车要得当。"

胡景贵这会儿气也下去了，一省巡抚对他这按察使如此客气，他也不能不给面子，便道："只是朝廷煌煌上谕，总不能抗旨吧？"

"且等我好好想想再说。"

袁世凯吩咐将两份上谕转发上海电报总局，由他们发给各督抚，同时他又分别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时局已是大裂，从何收拾？贵处有无此项义民？如何办法，乞示。"

袁世凯的电报首先转到坐镇上海的盛宣怀手中。对京中的形势，他了如指掌。自从京津兴起义和团，他就预感到形势不妙。电报、铁路等洋务都是他最倚重的事业，如果义和团波及全国，他的事业必将全军覆没。好在有袁世凯在山东阻挡，不然与洋商交易最为集中的东南各省将不堪设想。他曾致电荣禄，建议调李鸿章督直，由他替代纵容义和团的裕禄，必能平定内乱，劝阻洋兵进军京津。但荣禄已经自身难保，是爱莫能助。盛宣怀最为担心的是朝廷任由载漪之流胡闹，放手发展义和团。然而，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

盛宣怀与幕僚商议，决定两份上谕只发给各省督抚，并建议督抚暂不外泄。他在发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的电报中说："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如何从权，他希望三大帅能够出个主意。

等发完电报，他立即约上海道余联沅密议。余联沅是湖北孝感人，任过巡城御史、河南道监察御史、四川道监察御史，刚直不阿，人称铁面御史；后又出任福建盐法道、上海道，在任兴利除弊，民声颇佳。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当年曾任湖北盐法道，与时任御史的余联沅多有交往，因此盛宣怀与他算是老相识。如今两人都驻上海，交往更密。

盛宣怀叫着余联沅的字道："晋珊，京津已乱得不像样子了，你知道吧？"

余联沅叹了口气道："唉，新闻纸上全是义和拳杀人放火的消息。"

盛宣怀又问："如果两江、特别是上海也闹起义和团，你认为如何？"

"那还了得？上海一乱，商业停顿，海关税收立马锐减，你让我这海关道喝西北风去？"余联沅立即瞪着眼睛道。

"哦，晋珊只着眼海关道的一亩三分地。如果有人想让他们到江南来扶清灭洋，你欢迎不欢迎？"盛宣怀又笑问道。

"啊，那可真是疯了。"

"他们可是刀枪不入的英雄好汉，打出的是'扶清灭洋'的旗号，我没想到你这为民请命的铁面御史也会反对。"盛宣怀行的是欲擒故纵之计，因此要多绕几句话。

"真是岂有此理。杏荪，铁面御史也要论是非。他们是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可是要说他们是英雄好汉，我不敢苟同。我是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向手无寸铁的教民开刀算什么英雄好汉？烧教堂、攻使馆、杀害外交人员，更不是泱泱大国所为。再说，天下何来刀枪不入的神功，若有此神功，又何必孜孜于洋务，办船厂、造兵舰，岂不都是多此一举？"

“偏偏有这样的傻子。”盛宣怀把两份上谕递给余联沅，“当然，朝中的拳党未必真傻，也未必真相信什么神功，但他们却愿朝野上下都相信，都成为任他们摆布的傻子。”

“幸亏还有明白人。亏得袁慰廷还算有见识，把义和团挡在了江北，不然祸及东南，大清国真正要体无完肤了。”余联沅赞道。

“袁慰廷也没辙了，接到朝廷的上谕也急得团团转。”盛宣怀把袁世凯的电报递给余联沅，“不奉诏便是抗旨。抗旨是什么罪？谁担得起来！”

“奉诏便是害国。你既然赞我一声铁面御史，所谓铁面，不惧权贵、不怕恶人是铁面，关键时候能豁得出顶戴和身家，为国为民鼓与呼也是铁面。杏荪足智多谋，必已有良策，不妨明言。”

“晋珊有此胆识，话就好说了。现在的局势，幸而上海没有乱。但只保上海没有用，上海是百货云集的大码头，而这些货是由整个长江两岸源源运来。所以，要保，就要保住长江两岸，保住整个东南。”盛宣怀娓娓道来。

“这话对头。如果能够有良策保住东南，那就为大清保住了半壁江山，更为大清保住了命脉。”余联沅赞同。

“现在的危险有两个。”盛宣怀伸出两个手指，“第一不必说，是拳匪殃及江南的风险；第二，则是洋人乘机搅乱江南的风险。长江是英国人的利薮所在，他们已经向两江刘砚帅和湖广张香帅提出，要派兵舰进入长江护商。如果任由他们的兵舰进入长江，恐怕会得陇望蜀，埋下无穷巨患。所以我有个想法，与洋人来个互保，我们保证不让拳匪闹到东南，保证中外商人身家性命安全；洋人也保证，除上海外，不派一舰一船一兵一卒入长江。这样中外两不相扰，必能确保东南稳定。”

“好极了！如果东南互保能够办成，真是举国之幸！”余联沅兴奋道。

“不见得。”盛宣怀摇头道，“袁慰廷在山东严禁拳匪，骂他奸人、洋奴的大有人在，听说还有人在他巡抚衙门前画了一只舔洋人屁股的乌龟。我们要是搞东南互保，必有人骂我们是卖国贼。被骂也是轻的，万一将来那些纵容拳匪的人当政，恐怕要拿你我项上人头！晋珊，这可不

是闹着玩的，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挂到裤腰带上了。”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余联沅一副豁出去的神气，“我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

“好！要办成这件大事，一方面要说服东南督抚们支持，严禁拳匪等一切匪类，保持地方治安；另一方面则要说服洋人，让他们不要火上浇油，不要派兵进腹地。与督抚们沟通的事，我来办；与洋人沟通的事情就拜托你这海关道了。办理外交是你海关道的职责，也是晋珊所长。”

“好，与洋人谈前，咱们先要商量个条目。”

到了第二天，盛宣怀再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发电报：

今为疆臣计，如各省集义和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之旨。

上谕的要求是集义和团御侮，而东南互保的办法则是剿义和团以结好列强，所谓仍不背旨不过是掩耳盗铃。虽然违旨，却是保疆土的办法，从保疆土的角度来说，不违旨也不是没有道理。短短数十字，却别有玄机，盛宣怀不愧是刀笔吏出身。

盛宣怀的倡议很快得到响应，鄂督张之洞首先回电，“敝处意见相同，愿列敝衔以上奏朝廷，敢恳杏翁帮同与议，指授沪道，必更妥速。长江一带只有会匪，并无可恃义民。”江督刘坤一复电说，“欲保东南疆土，留为大局转机，非照杏翁办法不可。”而粤督李鸿章的回电更妙，“此矫诏，粤断不奉。”既然是矫诏，必不是出自两宫，而是出自拳党；既然是矫诏，不奉诏也就谈不到罪不罪。盛宣怀不由得感叹，姜还是老的辣！

上海道余联沅经过数次协商，与洋人达成了《东南互保章程》，主要内容包括：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各口岸已有的外国兵轮照常停泊，但士兵水手均不可登岸，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毁坏洋商教士的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可近台停泊，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练操，彼此免致误犯；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

游历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盛宣怀不满足于仅互保长江流域，而是扩大互保的范围，达到“保东南，挽全局”的目的。他将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已联络一气、力保东南的消息先后电告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巡抚刘树棠、四川总督奎俊，他们都表示愿意附衔画押，互相保护。山东位置独特，在阻挡义和团向南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盛宣怀单独给袁世凯发电，邀请他参与互保。

袁世凯收到盛宣怀的电报时，正与胡景贵密议山东藩、臬的人事变动。

载漪、刚毅等人见动不了袁世凯，就改为剪其羽翼的办法。山东布政使张人骏、按察使胡景贵，已成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因此皆被调任。张人骏已经先后任过广西、广东、山东三省布政使，论资历、论能力都该往前升一升，因此可算因祸得福，出任漕运总督，由从二品升正二品。新任命的山东布政使是湖南按察使胡廷干，他对洋人向来强硬，很对载漪、刚毅的胃口。胡景贵则被调往湖南，接胡廷干的按察使。

“你是布政使的大才，怎么能再任按察使？朝廷用人真是莫名其妙！”袁世凯大发牢骚，“月舫，我知道有些时候你看不惯我，可我对你的才能和人品十分感佩，很希望你能在山东再帮我一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还愿不愿帮我袁某人。”

山东布政使出缺，本来是胡景贵递补升职的一个好机会，没想到朝廷把他平调到湖南，因此情绪十分低落：“我当然愿意与袁大人共事，无奈德才不济，如之奈何？”

“你只要愿留在山东，我就有办法给你腾挪。”

袁世凯的意思是让胡景贵署理山东布政使。理由是山东当要冲之地，又值多事之秋，佐治需人，布政使升调，按察使再调走，藩臬两司同时易生手于地方行政极不利。再说胡廷干从湖南到山东尚需时日，因此应当留胡景贵署理藩台。按察使一职，则请胡景贵推荐人选署理。署理布政使，虽然将来难免要把位子让出来，但署理期间大有可为，安插私人，腾挪平衡，其中机巧颇多，好处当然也不少；胡景贵是正人君子，不屑于谋利，但署理布政使也算是仕途上的一个重要资历，因此乐于接受袁世凯的建议。

“好了，你安心署理藩司，随后我就奏请，若无意外，必定获准。”袁世凯把盛宣怀的电报递给胡景贵，“现在有件大事与你商议。”

“东南半壁尽行互保，可见拳党不得人心。”胡景贵看完电报后问，“那你的意思怎样，是站在南边与他们亦步亦趋，还是站在北边支持义和团勤王？”

“我两边都站。江南十余督抚愿列衔名，可见人心思定，而且这也是保国护民的切实之策，当然赞成。”

胡景贵建议道：“此中风险极大。我建议咱们可仿效他们的办法，在山东与洋人推行互保，却不必在电报上列衔。”

与十余督抚列衔上奏，尤其是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样举足轻重的疆臣站到一起，袁世凯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扬名机会。但胡景贵的建议也有道理，行互保之实，而不急于向朝廷亮明自己的态度，便道：“好，我要给上海的英国领事发封电报，表示山东将与东南诸省一样中外互保，维持和平。同时再让唐少川、午楼与各国驻烟台、胶澳、威海的领事联络，签订互保协议。”

胡景贵又建议：“形势紧迫，瞬息万变，最好把洋人都送到烟台或威海或胶澳，避免有洋人伤亡，把洋兵引到山东来。”

“中，这样最保险。让各州县务必在三天内将洋人护送到通商口岸，鲁北、鲁西的可集中到济南，再乘轮船到烟台。其他地方，只能走陆路了。”

胡景贵有些疑惑道：“最近境内义和团受京津影响，又有复燃的苗头，朝廷又有这样的旨意，你说两边都站，我不明白你是如何打算？”

袁世凯诡异地一笑道：“朝廷的上谕再好不过，我得好好利用。上谕中说，让各省召集成团，以御外侮。那好啊，现在外侮在哪？在京津！京津官军正与洋兵大战，如果是义和团，那就到京津前线去；如果国难当头，却不肯到前线效命，必是假团，必是土匪冒充，本抚必当痛剿！”

胡景贵不得不佩服，袁世凯随机应变的能力实在无人可比，他这是要借上谕的名义痛剿义和团，便提醒道：“大人不能一味用剿，人皆有

父母子女，或为人子女，脑袋掉了可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袁世凯对胡景贵的提醒不以为然：“我不剿义和团，我只剿不去御侮的假团。”

两天后，袁世凯下令给全省司道府县和驻军：

本部院风闻直隶保定、河间一带，有义和团聚会，多各自称能避枪炮，可御强敌。现在天津、津沽等处洋兵麇集，侵扰甚急。该拳民等应克日前往，奋勇助战，以践前言，决不致窜回山东省。倘若有畏葸不前，托词观望，分散流窜山东沿边一带，必是土匪冒充义和拳会之名，希图结党滋事，乘机抢掠。此辈为乱民，并非义民，应即刻查拿首领，严加惩办，以靖地方而安良民。须知拳民、土匪本有区别。迅往天津前敌助战者，即是拳民义士；回窜内地滋扰者，即是土匪。盖当时局艰危，果然是义民，必有赴汤蹈火而唯恐落后者，怎肯扰害地方？其到处扰害地方，必是土匪无疑。万不能因其冒充拳民，遂从宽典。

袁世凯如今是按“召集成团，借御外侮”的上谕行事，所以只要有人打出义和团的旗号，一概强令到京津去与洋人作战“御侮”，如果不肯奉命，则毫不客气当土匪剿。因此不出十天，山东义和团基本偃旗息鼓。

这天，有位号称来自端王府的大师兄手持王命令箭非见袁世凯不可。袁世凯让胡景贵先去接见，摸清他的底细。一会儿胡景贵回来了，禀道：“端王派他持王命令箭前来，要在山东设坛。”

袁世凯一口回绝：“那不行，他要一设坛，义和拳非死灰复燃不可。”

“如今端王是统率义和团王大臣，不让他设坛，怕是有违王命，端王行事霸道得很，得罪了他对你的前程……”

袁世凯当然很看重自己的前程，他口中“嗯嗯”应着，想了一会儿道：“有了，我不妨学一下李中堂。”

怎么学李中堂，他没说，只让人安排“升大堂”。

巡抚大堂很少用，只有众僚属“堂参”或遇有大案堂审时才“升大堂”。袁世凯升大堂不用衙役，而是用武卫军，洋枪加水火棍，十分别

致。但这吓不住大师兄，他怀捧王命令箭，大模大样站在堂上道："请大人接统率义和团王大臣端王令箭。"

"且慢，我要验下令箭真伪。"令箭呈上来，袁世凯把玩良久才说，"令箭果然不假。"

"大人接王命，端王口谕……"大师兄如释重负。

袁世凯摆手问道："且慢且慢，你有王爷手令？"

"没有。令箭在此，何须手令？"

"可有兵部行文？"

"没有，王爷委派，何须兵部行文？"

"那么有军机处的札子也行。"

"也没有。"

闻言，袁世凯一拍桌子道："好大的胆子，竟然偷窃王爷令箭招摇撞骗，推出辕门立即斩首。"

武卫右军天天练操，难得有杀人机会，袁世凯一声令下，早有六七个人拥上来，任大师兄跳脚大骂，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到辕门外当街枪毙。

袁世凯当堂写了一封信，说有人偷了王府令箭到山东招摇，已被当众正法，令箭璧还，然后派武巡捕老吕亲自送到京城。

胡景贵大悟道："大人这分明是学丁宫保。"当年慈禧派宠监安德海到江南，在山东被丁宝桢当众斩首，借口就是没有内务府的"勘合"，是私自出京。

"甭管学谁，反正不能让他们在山东设坛。"

袁世凯又把武卫右军派出大部到直鲁边界，严令义和团不得进入山东境内。再加上他把洋人全部护送到了烟台、威海等地，因此没有再发生一起洋人被伤的事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美国人，都对袁世

凯赞不绝口，认为他在山东施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是真心维持和平的封疆大吏。

袁世凯在封疆大吏中，也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因为山东的地位陡然提高了。京津电报线已经完全被割断，朝廷下发上谕，必须驿递到济南，再由济南转电各省；而疆臣有所奏陈、驻外使臣有所奏报，必得发电至济南，再由袁世凯派驿卒驰递京师。因此山东几乎成了另一个行政枢纽，他也因之与各督抚建立起特殊关系。

7月14日（六月十八日），他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署两广总督善联、大理寺少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堂、安徽巡抚王之春、护理陕西巡抚端方联名上奏《时局危迫谨合词敬陈四事折》，一是请明降谕旨，饬各省将军督抚仍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二是请明降谕旨，德国公使被杀，切实惋惜，并致国书与德主，以便别国排解；三是请明降谕旨，饬顺天府、直隶总督查明，除因战事外，此次匪乱被害之洋人、教士等所有损失人命、物产开具清单，请旨抚恤，以示朝廷不肯延及无辜之恩义；四是请明降谕旨，饬直隶境内督抚、统兵大员，如有乱匪、乱兵，实系扰害良民，焚杀劫掠，饬其相机力办。

这四条要求完全否定了朝廷的宣战上谕，全国督抚二十人，如今有十二人联名列衔，这在大清历史上绝无仅有。第二天，他们又联名上折，请保护使馆，并请宋庆派兵保护各国公使到天津；五天后，又再次联名上奏，还是要求保护使馆和在华洋人。慈禧看到十二督抚的联名陈奏，其震惊、悲凉和愤怒可想而知，但又无可奈何。其实她已经有些后悔，所以在攻打使馆的同时，又密令荣禄给使馆送瓜果蔬菜，留一线谋和的希望。但此时，谋和已经不可能。

自从宣战后，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就开始抢劫，因为二毛子、洋教堂和百货店已经被抢光了，所以他们专抢官员和富户，京城完全失控。天津的洋人军队不断增加，聂士成率武卫前军与洋人血战，而义和团却乘此机会劫持了他的家人；他忧愤交加，身穿甲午战争中御赐的黄马褂，策马到前敌督战，结果被洋炮炸死在天津城南门外的八里台。聂士成一死，官军士气大挫，天津城被联军攻破。联军与教民奸淫掳掠，大肆报复。宋庆、马玉昆的武卫左军及直隶总督裕禄所部退到城郊的北仓。联军兵力再次得到补充，总数达到四万余人，留一半防守天津，另派一万八千余人一路北上，连克北仓、杨村、河西务，官军及义和团一溃再溃。直隶总督裕禄自杀，帮办直隶军务、奉命统率义和

团作战的钦差大臣李秉衡退守通州后自杀。

朝廷屡次急催袁世凯派军增援，但他不想拿鸡蛋碰石头，尤其是他的武卫右军是他的命根子，更不能派出去送死。后来实在推脱不过，他派武卫右军先锋队夏辛酉率三千人赴援，但走走停停，天津失陷后才赶到沧州；朝廷再令夏辛酉部与马玉昆会合，袁世凯以找不到马玉昆搪塞；直到联军逼近京城夏辛酉才向荣禄报到，与联军接触打了一仗，就随荣禄退到了保定。这支援军从济南赶到北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显然是有意拖延。不然，夏辛酉胆子再大，也不敢如此贻误军机。

8月13日，联军开始进攻京城，此时防守京城的还有武卫中军大部、八旗驻防营、载漪统率的神机营、载澜统率的虎神营以及直隶练军，总数不下十万，而会神功的“义民”则不下二三十万，但他们却抵挡不住联军进攻。15日，联军攻入内城，无论官军还是义和团都闻风而溃，来不及出城的义和团遭到了联军疯狂的报复，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有一千七百余团民被杀戮。联军大掠三日，当时上自联军将军、下至普通士兵、公使及传教士，还有随联军进城的教民都参与了抢劫和屠杀。日军从户部抢去白银三百万两，并纵火毁灭罪证。各衙门所存库款、财物都被劫掠一空。

在联军进攻京城的次日早晨，慈禧携光绪、大阿哥以及载漪、载澜等亲贵大臣换上百姓衣服，出宫经西直门逃往昌平，开始了“西狩”。因为实在太匆忙，既没带银两，更没有换洗衣服，而且百姓已经逃光，要找一口吃的也很难，平时御膳上百个菜的慈禧也只能喝凉水、啃生玉米。一直到了怀来，才遇到第一位前来接驾的官员——曾入李鸿章幕府的曾国藩孙女婿、怀来知县吴永。吴永千方百计准备的食物被溃兵抢光，只勉强护住了一锅小米粥。慈禧等人用高粱秆做筷子，顾不得体面，狼吞虎咽得以饱餐。吴永又将自己家眷的衣服献给太后及跟随的妃嫔，慈禧才得以换下已经馊臭难闻的衣服。

袁世凯得到两宫西行的消息已经是数天后。向山西打听消息最方便，但山西巡抚毓贤支持义和团，电报线全部破坏。他只能舍近求远，发电报给陕西巡抚端方，得到消息说两宫已经进入山西境内，三两天预计可到太原。袁世凯料到两宫路上一定十分狼狈，立即下令从布政使、盐运使等各衙门库中凑集现银十万两，并截存安徽、江苏解京饷银十六万两，一并派人送往山西。另外时近中秋，山东的例行贡品包括香橼、佛手、恩面、凤尾菜及羊皮等，每年于八月初送进京中。但因为战争原因，派出的专差又折回德州。香橼、佛手等如果再送到山西，必定全部

烂掉。袁世凯考虑到天气很快转寒，山、陕地方穷困，设法采购了绸缎一百六十匹，派专差解送到行在。他把胡景贵叫到签押房道："月舫，有一个差使辛苦异常，不知你是否愿意走一趟？"

胡景贵问："什么差使，大人吩咐就是。"

"哪谈得到吩咐，是送银物去行在的差使。解银和送贡礼都已有专差，但我对他们不放心，总得把咱们的一番心意表达清楚。另一个原因，则是让你能够见到两宫，将来有机会我上荐折，也好铺陈一笔。"

这趟差使辛苦不说，还有性命之虞，因为路上一则有义和团，二则有联军士兵，押解银钱贡物最容易"劫纲"。但正如袁世凯所说，这是一个讨好太后的难得机会，胡景贵不能不领情："大人如此用心，我没有推托的理由。我收拾一下，大人说什么时候起程？"

"当然是越快越好。最好赶在其他省份的前头，将来各省银物陆续解到，就不稀罕了。"

袁世凯着人起草了两份奏折，奏明派员贲饷及进贡绸缎的情况，以六百里加急送往行在，而胡景贵则随后出发，一路西去。随后袁世凯又续拨藩库银四万两，东海关京粮银三万两，粮道库边粮银三万两，共计十万，再次派员解往行在；同时又采购时鲜果品四十桶，一并解往。山东的饷银和贡品可称得上是雪中送炭，慈禧十分感动，接见胡景贵时道："这一路上吃的苦，可真是没法说。如今各省的饷银都没有到，山东的首先送来，真是救了急，尤其是绸缎更是得用。听说他还赶办了一批水果，正在路上，难得他如此用心。"

胡景贵回奏道："山东抚臣袁世凯，每念及两宫蒙难，夙夜难眠，虑及行在万众扈从，度支浩繁，因此派臣专差解送以救急。袁世凯对臣说，国难时期，不比寻常，不能拘于常年山东协饷多少，应当设法筹款，源源接济。"

慈禧连连点头，就是恨透了袁世凯的光绪也不能不受感动。

慈禧记性极好，问道："胡景贵，当年你好像参过袁世凯，看样子你们两个处得好像还不错。"

胡景贵闻言尴尬了一下便回道："臣公私分明，袁世凯也是深明大

义之臣，臣与袁世凯有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但并不影响公事公办。”

慈禧赞许道：“这就好。你回去告诉袁世凯，山东的防务十分重要，让他严密布置，力顾全局为要，尤其不要让德国人得了空子。皇上已经下旨，此次案起，实由义和团肇祸，非痛剿不可。山东一直严禁拳乱，功不可没，告诉袁世凯，若有京津拳匪溃入山东，或者山东再有义和团复起，绝不姑息。李鸿章已经奉旨进京议和，不久当有结果，此时尤不准拳匪再生事端，有碍和议。”

袁世凯已接到痛剿义和团的上谕，山东的形势的确不容乐观。原来，联军占领北京后，以追剿义和团为名四处派兵烧杀抢掠，但一到山东边界便不再进兵，因为联军元帅瓦德西有令，山东保护洋人，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的尊重，不许联军踏进半步。山东边界百姓纷纷在墙上用白石灰写上“山东界”以求平安，直隶的一些村庄也纷纷效法，以至于所谓山东界深入直隶数十里。山东的百姓也大都改变了对袁世凯的评价，认为幸亏袁巡抚头脑清楚。

这样一来，山东就成了义和团逃生的好地方，边界上扎红头巾的义和团络绎不绝，境内又有多处呼应，揭竿而起，打出义和团的旗号。袁世凯发布了新的《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布告说义和团是拳匪，是祸根，如不解散，格杀勿论，除恶务尽。他派武卫右军的张勋、曹锟、倪嗣冲、雷震春等人率军到各州县兜剿。炮队管带雷震春驻扎在齐东，这里有一个七百多户的大村庄，大都参加了义和团，筑有坚固的堡寨，还备有快枪，官军无可奈何。雷震春专程跑到济南请示袁世凯，袁世凯对他大声道：“办大事不可有顾忌心，假如一再姑容，何日才能肃清？你带队前往，如果拒不解散，再敢抗拒，你立即开炮轰洗，造孽归袁某一人，有什么责任由我担着。”

雷震春回到齐东驻地，派人前往劝说无果，他果真下令开炮，发射了一百余发炮弹，把偌大的村子夷为平地。消息传出，各地义和团深受震动，纷纷解散。到初冬的时候，山东复又平静下来。

随着义和团被朝廷明令剿除，当初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开始受到清算。封疆大吏中山西巡抚毓贤在山西放任义和团，杀教民、毁电线，首先被革职。慈禧首先想到的是署山东布政使胡景贵，希望他能把袁世凯在山东的举措带到山西，尽快恢复秩序，因此下旨胡景贵署理山西巡抚，即刻赴任。但在赴任途中，胡景贵得到儿子因袒护义和团被联军杀害的消息，他万念俱灰，投井自尽。朝廷于是改派湖南布政使、蒙古镶

蓝旗人锡良巡抚山西。

此时北方已经很冷，而京中相当多的官员因为被再三洗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山东籍的京官纷纷向袁世凯求助。袁世凯把幕僚们召集起来说明道："京中的情形糟得很，先是拳匪杀教民，联军入城后，教民又助纣为虐，报复百姓。官员也不例外，先是被官军洗劫，然后又遭联军劫掠，好多人家已经是家徒四壁。井中全是死尸，井水不能饮用，又缺衣少粮，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山东籍的官员咱们责无旁贷，皇亲贵胄也急需接济，他们是养尊处优惯了，想来真是可怜。"

袁世凯的办法是，各州县捐粮捐米捐冬衣，他又将武卫右军库存的棉军服留少部分备用外，全数拨解入京，交由与洋人谈判的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分发亲贵宗室。李鸿章大发感慨道："此次巨祸，幽蓟云扰，唯齐鲁风澄，皆袁世凯之功。如今天下二十余督抚，唯有山东率先救济京师，素顾大局，可见一斑。"李鸿章又与奕劻致电各省，效法山东，接济各省在京官员。袁世凯此举大获好评，平日那些对他不以为然的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鸿章与洋人的谈判并不顺利，因为各国要求惩办祸首，而慈禧则一方面希望自己不列入祸首名单，另一方面又希望亲贵大臣能够保住命。但洋人不肯让步，最后结果是慈禧免于列入祸首，新年一过，庄亲王载勋赐自尽于蒲州；流放新疆的毓贤正法于兰州途中；英年、赵舒翘自尽；启秀、徐承煜（大学士徐桐之子）被杀，刚毅于数月前病死于途中，但仍然判赐死；载漪、溥儁由于身份特殊，总算保住性命，但一年后仍被判流新疆。除此以外，各省凡是袒护义和团的官员，不少人被革职、查办。

慈禧痛定思痛，不得不对近年来的作为作一番检讨。自己信任的守旧大臣眼界闭塞、盲目自大，连刀枪不入的可笑伎俩竟然也奉为救国良策，以致杀人放火抢劫皆以爱国的名义大行其道。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那一套走不通！如今列国都呼吁大清革故鼎新，她也不得不走到维新变革的路子上来。

年底前，她以光绪的名义下诏宣布改弦更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

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

慈禧当然不会像光绪那样妄想三两年大清就富强自立于列国之间。年后，成立督办政务处，总揽一切新政事宜。这个督办政务处不仅有朝廷重臣庆亲王奕劻、大学士荣禄、王文韶、昆冈、户部尚书鹿传霖，也有封疆经验丰富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

朝廷改弦更法，袁世凯十分支持。当年他告密，其实并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康梁式的变法。何况如今他已经跨入疆吏的行列，当然要展示自己参与朝廷大政的能力。他是个极善把握时机的人，与幕僚们三番五次讨论，总结了戊戌变法及近年来的教训，于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公元1901年4月25日）上《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奏折首先谈办理新政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不能急于求成，“现或苦于人才之不敷，或绌于财力之不足，而又有浮议挠之，锢习蔽之，虽有良法美意，未易一概施行。臣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核其要在于熟审治法，能慎始乃能图终”。

袁世凯提了十条建议，一是“慎号令”。这其实是针对光绪变法时一天连颁数道上谕的教训而言，他认为，号令者，国之大权，“必精审详度，计天下实可遵行者，而后毅然出之，决无反讦，期在必为，始可风动四方，日臻上理。倘不慎之于始，或发一号而窒碍多端，势将半途中辍。或施一令而流弊丛出，又将易辙而行”。二是“教官吏”。他建议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精选官员入院学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西政西史。各行省也要设立课吏馆，令候补人员入馆学习吏治、时务、交涉等项。对入学者严加考核，量才使用。三是“崇实学”。“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材，洵刻不容缓矣。拟请饬将京师本有之大学堂认真整顿，竭力扩充。并饬下各行省厚筹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依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接下来又建议“增实科”，即改革科举制度，拿出百分之二十的名额，专设实学一科，让那些精通外语、善于办洋务的人获得正途出身；五是“开民智”，建议各省一律官办报纸，发行至穷乡僻壤，用以启

发民智，耳目日新，既可利益民生，并可消弭教案；六是“重游历”，建议“简派王公，分赴外洋各国，慎选留心时务之京朝官随从游历，考究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既资以广见闻，亦借以观敌势，濡染既久，智慧日生”。同时鼓励各衙门人员到外洋游学；七是“定使例”，对外交人员加强培训和管理；八是“辨名实”，就是提高官员俸禄以养廉，同时加强厘税管理，以杜绝贪腐；九是“裕度支”，也就是广开财源，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利国利民者，官方皆提倡保护。最后一条是“修武备”，虽然放在最后，但袁世凯用心颇多。他建议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资材。并建议朝廷简派知兵大员，详定营制操法及选将募兵各条规，请旨颁发各省遵照办理，并分调各省军营弁目，遴派大员，督率训练。其实只要一用心，就知道袁世凯想借此进一步扩大他武卫军的影响力。因为如今能督率训练的，当然是他的武卫右军将官为佳！

讲完十条建议，袁世凯笔锋一转，谈他对大清未来的认识。自甲午以来，大清积贫积弱，变法失败了，义和团又溃败了，数万联军如入无人之境，横扫京津，创巨痛深，财绌力竭，朝野上下一片悲观。他认为朝野上下首先要振作精神，才谈得到希望，因此不吝笔墨，大谈对未来的信心，也算是给朝廷鼓劲，这也正是慈禧所喜欢的：

中国自甲午以来，积弱甚矣。复当大衅，创巨痛深，忧时之士，感虑不支，臣独以为未也。在昔越王勾践，困辱备尝，生聚十年，卒雪大耻。近世普法之战，法几不国，经营未久，复抗群雄。日本一岛国耳，幅员不及我之三省，明治维新遂成望国。况我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为万国所不逮，果能切实整顿，力求富强，取人之长，补我所短，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兢业一心，恢张百废，行之以渐，不责近功，持之以恒，不摇定见。斯治安之理已得，即强盛之效可期。

袁世凯的复奏递到行在，又在慈禧面前讨了个好彩头。原来，慈禧当年不惜发动政变，反对变法，如今偏居一隅，发这样一个上谕，到底是真心还是应付列强？封疆大吏摸不准太后的真实心思，都不敢贸然复奏。眼看已经两月又十天，却没有出现热议新政的局面，实在令慈禧有些尴尬，所以袁世凯的复奏，可谓正当其时。

袁世凯不仅第一个率先复奏，他还决定山东要在新政上先行一步。应当举办的新政颇多，但他认为最急需而又易见成效的就是兴办学堂。他召集幕僚们商议，唐绍仪已经出任山东洋务局总办，他及手下的几个

会办是必不可缺的人。其中有一个叫周学熙，是周馥的四儿子。他十六岁即考上秀才，但后来参加顺天府乡试时卷进了一场科举舞弊案。朝廷彻查，核对考卷，最后查实了三人，周学熙有惊无险，但由此对官场生畏。后来捐了个直隶候补道，三年前出任了开平煤矿的会办。能得此优差，除了他本人能干外，主要是与主政开平煤矿的张翼有姻亲关系——周学熙的七弟娶了张翼的女儿作为继室。如今京津义和团闹得鸡犬不宁，周学熙随唐绍仪一起投奔袁世凯，被安排到洋务局。他对外国的教育颇有了解，对举办新式教育也多有所献议。

外国教育的惯例是小学升中学，中学升大学。袁世凯与众人连番商讨，大约有了个设想。他的计划是小学由州县办，中学由府里办，而大学则在省城先办一所。但如果等州府的中学办出眉目，学生再升入大学，则势必要等上若干年，袁世凯如何等得及？所以他主张在济南办一所从小学到大学一贯制的学校。学生大致设四级，第一级为蒙养学堂，挑选七岁至十四岁的幼童入学，学习八年，专读经史，并授以简易的天文、地舆、算术知识。毕业后选入第二级“备斋”，除温习经史外，再学习浅近政治，大约相当于州县的小学。备斋毕业后入第三级“正斋”，学时四年，分科为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商学、工学、矿学、农学、测绘学、医学等十门，大约相当于各府的中学。正斋毕业后升入第四级“专斋”，相当于国外的大学，学习二至四年，所学内容将来慢慢规划。至于经费，暂定六万两，将来山东财赋宽裕，随时补充。

袁世凯让唐绍仪推荐举办山东大学堂的人员，唐绍仪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所推荐的正是周学熙，袁世凯也有此意。其他人员则由周学熙筹划，洋教员的聘任则请唐绍仪的洋务局帮忙。具体到学制、管理等各项制度，概由周学熙负责。

袁世凯托付道：“缉之，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把山东大学堂看得很重，你可不要把自己当个教书先生不以为意。重任在肩，山东新政全由你来开篇呢。”

周学熙回道：“大人放心好了，办新式学堂也是我的夙愿，定然全力以赴，不负所托。”

兴矿业、办金融、整财税，袁世凯还有好些计划想展开，但他的母亲刘氏却于节骨眼上去世了。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和嗣母牛氏一直生活在乡下，去年嗣母去世后，他才将生母接到济南。但义和团闹得厉害，各种流言传入老太太耳中，老太太以为儿子杀伐太重，日日念阿弥陀佛，

但心病难去，积郁成疾，又加冬天受了风寒，病情加重，四月二十九日于济南病逝。

袁世凯立即交代政务，上奏朝廷。山东官员都不愿袁世凯离开，司道官员和地方绅士纷纷上折或给在京主持和议的李鸿章写信，请求朝廷夺情。当时电报已经修复，袁世凯和官员的奏请很快便到了西安。慈禧见袁世凯在山东深得民心，感慨不已。此时和议商未签字，山东位置特殊，当然不能放袁世凯回籍。因此事隔一天，便下旨“夺情”：

袁世凯现丁降服忧，理应守制，唯山东伏莽尚多，交涉尤关紧要，袁世凯抚东以来，办理均臻妥协，正赖该抚通筹全局，以济时艰。著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照常任事，用副委任。山东巡抚著胡廷干暂行护理，遇有要事，仍著商同袁世凯，妥为筹办。钦此。

袁世凯再奏请扶棺回籍营葬，朝廷还是不准，要他移孝作忠，待大局初定也就是和约签订后再回籍营葬。上谕评价袁世凯生母“教义有方”，又派官员代表太后赐祭。一个任职仅一年多的巡抚得如此殊荣，可见朝廷的倚重和赏识。而山东官员百姓对袁世凯的攀留，更可见他在山东民声颇佳。

第八章　署直督恭迎銮驾　寻奥援贿交权贵

袁世凯丁母忧，朝廷夺情，只给百日假期，到八月初九假期已到，次日他就上折销假谢恩。袁世凯一复任，就赴黄河险工勘查。黄河淤积严重，山东段每年都出险情，今年有两处决口，一再漫决。若不尽快合龙，一到十月，凌汛到来，则更无从措手。袁世凯调武卫右军及先锋队数千人分赴两地，严限两月内合龙。他在河工上待了二十余天，抢险、救灾安排妥当才返回济南。

当时《辛丑条约》已经签订，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国人均一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高达九亿八千万两。这笔巨款当然由各省理赔，山东分到的任务是每年赔款九十万两。这笔突然增加的支出如何办理，朝廷要求各省必须切筹办法。袁世凯与司道幕僚们商议，救急的办法是成立筹款总局，专门负责整饬杂税厘捐各事宜，并在地方设立分局，名头是杜绝地方中饱侵蚀，其实是加大搜刮，与地方争利。而长远治本之策，则是举办自强新政。他在奏折中说：“国债永无了期，国势更难自

立。譬之重疾之人，血气大亏，疮疖遍体，不思服药以培气，徒恃剜肉以补疮，疮未合而肉已先消，疾日增而气愈不固，一旦更为风寒所袭，遂至不复能支。为今之计，偿债固属急务，自强尤为要图，必须统顾兼筹，始可勉为善图。况东省强邻逼处，铁路纵横，久已受制于人，不啻据我堂奥，尤当力筹防范，冀可隐杜侵陵。凡营伍、器械、学校、商务、制造各端，在在均关紧要，亟须因势利导，逐渐振兴。”

袁世凯的奏折深得慈禧的赞赏，很快军机大臣得旨：筹办极有条理，具见公忠，殊堪嘉尚。各省皆能如此认真，何难妥筹钜款？

朝廷自年初推行新政，颇有些动静，袁世凯要求山东的新政必须走在全国前列。他丁忧期间，几项新政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九月二十四日一天，他连上两折三片，全都事关山东新政。

一是奏呈山东试办大学堂情况。经过数月筹备，山东大学堂将于近期开学，首批招收学生三百人，由周学熙任总办，聘请美国人赫士任总教习。袁世凯在《订美国人赫士充大学堂总教习片》中说：“各种西学，必须延聘洋人，为之师长以作先路之导。现由臣访订美国人赫士派充大学堂总教习，该洋人品行端正，学术淹通。曾在登州办理文会馆多年，物望素孚，实堪胜任。”这是摆在桌面上的理由，不能摆到桌面上说的，是英国人租借了威海，德国人占据了胶澳，他希望通过聘任赫士，以加强与美国人的联系，将来借势美国对英、德能有所牵制。

二是创设山东商务局。袁世凯出任地方后，与洋人打交道多了，对各国情况也更加了解，对各国以商致富感受颇深。“考泰西各国，待商甚优。各埠均设商会，国都设总商会，以爵绅为之领袖，其权足与议院相抗。并特设商务部专理其事。其经商他国者，则为置领事以统辖之，驻兵舰以保卫之。有大利害则领事以达于公使，而争诸其所经商之国，务逞其欲而后已。故商人有恃无恐，贸易盛而国以富强，论者至以商战目之，非虚语也。”大清则对商业不够重视，商人地位也很低。“中国商人力薄资微，智短虑浅。官吏复轻为市侩，斥为末民，平时则听其自为懋迁，遇事辄不免多方抑勒。故良商畏避官吏几如虎狼，自保弗暇，何暇远谋？若不亟图整顿，恐中国商利外溢，将益重江河日下之忧。”袁世凯在省里设商务局，在府县分立商会，公举董事。“其局员务痛除官场积习，其董事务熟悉商业情形。要使官与商可呼吸相通，商与商可臂指相使。有弊则易以革，有利则易以兴，有限于财力权力者，则为之扶掖以助成之，有受人抑制欺凌者，则为之纠察而保护之。庶民皆知商之可为，商皆知业之易保。从此风会日辟，知识日增，商务日兴，货物日

阜，内之而生计不忧终窘，外之而利权不尽旁倾。”

三是设课吏馆。袁世凯在年初就建议，朝廷在京师设课官院，各省分设课吏馆。山东候补正佐各员一千多人，山东课吏馆已经开课，分批培训，教授政治、洋务、财赋、河工等知识。袁世凯计划通过考试考核，奖优罚劣。特别优秀的，他将亲自传见考察，酌情委用。

四是设校士馆。朝廷已经下旨，明年开始，乡试、会试皆废八股，改试策论，兼试中外各学。但大量士子一直是在八股文上用功夫，对各国政治、艺学很少涉猎，就连中国政治、史学也不能贯通，转瞬应试，如何应付？所以袁世凯要求各府县都设校士馆，由省里统一赶印书籍教材，分发各属。举人、秀才都可以前往学习。这一举措令手足无措的士子们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颇获赞誉。

此时，两宫銮驾已经进了河南，少则一月多则两月必能到京，为了加强京畿治安，他上奏请派甘肃提督姜桂题率军三千北上，驻扎近郊。经八国联国一战，驻扎直隶的武卫军及淮练各军已经崩溃，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因随他调至山东躲过一劫，如今成了朝廷的唯一依赖。两宫回銮在即，但京师并不安定，袁世凯主动派兵，也是间接向慈禧献媚，慈禧曾对军机大臣王文韶道：“袁世凯行事，总是能赶在前头。”

北方冬天来得早，天气已十分寒冷，而随驾的官员家中大都遭到了抢掠。亲贵大臣有来钱的门路，不致受大难为，但下级官员则愁肠百结，不知入都后如何过冬。袁世凯打算捐银接济这些官员，这是讨好下级官员的好事，但如果让太后以为他有意收买人心，那就弄巧成拙了，所以他又专发一封电报请示荣禄。荣禄正在陪驾北上，请示他与请示太后无异，他也必定向太后密禀。荣禄回电，极力支持。袁世凯为了撇清收买人心的嫌疑，又与张之洞、刘坤一相商，两人也是慨然应允，结果三人筹了三万两银子派专差解往行在，专门发给五品以下的官员。此举广受好评，作为首事的袁世凯更是被人赞不绝口。

李鸿章与列国谈判期间，受尽屈辱和磨难，身体已经垮掉，签订条约前就开始吐血。更为严重的是，俄国人要在条约之外谋取在满洲的更大利益，以道胜银行的名义提出了旨在掌控满洲一切权力的合同，而当年李鸿章与俄国人签订《中俄密约》时，又收受俄国的贿赂，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俄国公使和道胜银行的代表连番凌逼，态度相当霸道，李鸿章因此病势加重。

李鸿章死后，谁出任天下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中外都十分关注。外国人尤其关注，他们当然不愿裕禄、毓贤这类保守、顽固而又愚蠢的官员出任，几乎无一例外，最欣赏的是袁世凯。这个意见由德国公使在武昌向湖广总督张之洞转达，并希望他能将列国的意见奏知朝廷。久历封疆的张之洞如今要被只当了两年山东巡抚的后辈袁世凯超越，其心中的酸楚可想而知，但他不得不佩服袁世凯，其人之见识、胆略非比常人！他电告军机处：年来各国提督领事皆盼以袁世凯为北洋大臣。

1901年11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在俄国的凌逼下吐血而死。追随李鸿章大半生的老友兼下属周馥电禀朝廷："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本日午刻出缺。所有总督关防，敬谨封存。特电禀。"

接到电报时，两宫行驾正在河南荥阳，上自慈禧、光绪，下至随扈各员及宫监侍卫，无不相顾错愕，知道大清这座大厦已经失去了顶梁柱，即便曾经交章弹劾李鸿章的翰林清流也不能不为之扼腕。如何厚恤李鸿章，其实朝廷早有准备，当日下旨："李鸿章着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祭奠，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

李鸿章之死固然引举国关注，最令人关注的则是他遗下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缺。与厚恤李鸿章的同时，朝廷还有一道上谕：

以署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电饬迅速赴任。未到任前，以直隶布政使周馥暂行护理。漕运总督张人骏为山东巡抚，电饬迅速赴任。未到任前，以山东布政使胡廷干暂行护理。

这个任命对大多数人来说既意外又不意外。说意外，是因为袁世凯的资历实在太浅，从署理山东巡抚算起来不到两年，如果从实授算起来，则只有一年半多一点。直隶总督号称天下督抚之首，关系京畿安危，北洋又是通商繁剧之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是整个大清国人人眼红的位置。如今谁能从二任直督的李鸿章手上接过直隶，的确有多种猜测。如果按资历，无论如何排不到袁世凯，就是他自己，虽然下了许多功夫，也没敢存太大的奢望。

可仔细想想，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又再合适不过。首先，大乱之后的直隶，游勇滋扰，匪盗横行，有谁能够尽快镇得住局面？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再加上他在山东训练的武卫右军先锋队近两万人马，成为朝廷

最可依赖的劲旅。如今他的部下、甘肃提督姜桂题已经率三千人驻扎京师近郊，已经成为维护京城秩序的砥柱。其次，《辛丑条约》留下了大量中外交涉事宜，此后列强干预朝政必将愈演愈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必须是个善于交涉且为列强所接受、支持的官员，朝野上下，哪还有比袁世凯更合适的人！其三，从声望来看，袁世凯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大吏筹划东南互保，声名鹊起；两宫西狩后，山东最早把协饷运到行在，又率先接济宗室及留京官员，后来又接济随赴行在的低级官员，一时交口称颂。从能力、资历而言，刘坤一、张之洞当然不输袁世凯，但刘坤一七十有二，身体很差，张之洞坐镇两湖，一动不如一静。所以，最后袁世凯就近移督直隶，又实在是情理之中。

更关键的，太后面前有荣禄为他说话。两宫西狩后，迫于列国的压力，刚毅、载漪、启秀杀的杀，革的革，军机大臣只余了礼亲王世铎、荣禄和王文韶。但礼亲王世铎本来就是挂名军机，而且慈禧匆忙出宫时他没来得及跟随，后来有旨令赴行在，但因为生病而未成行。军机主事的就只有荣禄和王文韶，荣禄趁机将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的鹿传霖、礼部右侍郎瞿鸿禨引入军机。可以说，整个军机处，荣禄形于领班。袁世凯对荣禄当然特别巴结，每次派专差赴行在，总有亲笔信和丰厚孝敬。回銮途中，在陕西华州荣禄视若掌上明珠的独子去世，袁世凯闻讯更是派专差前往，带去五千两致祭。所以李鸿章出缺的电报一到行在，荣禄便将军机处商讨的接替人选名单呈上请旨简放。光绪见袁世凯又升官，心里特别憎恨，但无奈慈禧点头道："就这样办吧。"

得此重任，袁世凯真是喜出望外。当天夜里，他彻底失眠，从日落到重新日出东天，没有合眼。太激动，实在睡不着。他干脆不睡，吃过早饭就把老阮叫来，让他立即起草一封电奏，请朝廷收回成命。这显然是官样文章，做做样子。果然，朝廷第二天就回电：现在时事方殷，直督之任关系尤重。袁世凯经朝廷特简，著即速赴新任。务当移孝作忠，勉副委任，毋许固辞。于是袁世凯不再辞，上谢恩折子，奏报朝廷，将山东省营务、洋务及地方经手各要事尽快办完后，就束装北上，星驰赴任。

阖城文武和绅商代表都来道贺。官员们除了礼节上的祝贺外，有些人希望能跟袁世凯到直隶去谋个高就，有的则希望袁世凯临走前能够再提携一把；绅商们则感到可惜，因为袁世凯成立商务局、办官银号是一副大办商务的架势，可他一走，后任未必能够锦上添花。忙到深夜巡抚衙门里才静下来。

袁世凯要走，交代的事情不少，首要的是为官员请功，临走前示惠于人，也为得力部下谋个升迁。连夜与心腹们密议，安排起草五六份折、片，次日下午同时拜发。一份奏折是《汇保山东迭次剿匪出力各员折》，山东民俗强悍，伏莽素多，尤其近年来义和团野火燎原，他所统带的武卫右军及先锋队再加各州县文武，驰骤于枪林弹雨之中，异常劳苦。袁世凯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武职提督衔记名简放总兵任永清，请以提督简放；两江补用副将吴长纯、山东补用副将王世清、陈泰交、方致祥，请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参将陈万清、吴大英以副将补用；副将衔游击徐邦杰、赵国贤等六人都以参将补用；以都司升游击、以守备升都司、以千总升守备更以数十人计。文职候选道刘永庆，交军机处记名简放并加二品衔，唐绍仪请加二品衔并赏戴花翎；补用知府阮忠枢、刘恩驻以道员补用并加二品衔；以文职而带兵的知府王英楷、王世珍以道员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他的爱将试用同知段祺瑞升知府补用并加三品衔，直隶州知州冯国璋以知府补用并加盐运使衔，倪嗣冲、雷震春、张怀芝、段芝贵、江朝宗等都得升迁。这一保案，文武总计一百七十余人。

选官用官本是朝廷神器，例不准虚掷。但自曾国藩创设湘军，出任两江总督后，朝廷依赖日重，给予了保荐功臣的权力，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相沿习，滥保的问题日益突出，但还没有到袁世凯这个程度。袁世凯善以功名驱人，他在小站练兵时，尚限于保荐武职部下，到出任山东巡抚后，便得以文武通保，这次保荐人数如此之众，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办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实在谈不到多大功劳，不过是奔走门路，得以列名。

对于功劳特别大的，还要附片荐保。文职他保的是唐绍仪，理由是山东教案丛出，棘手万分，唐绍仪依次磋磨，逐渐清理，一律就绪，尤其各国因教案索赔八十四万两，经唐绍仪再四驳斥，以十七万九千两结全案。“该员才识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持大体，洵为洋务中杰出之员，环顾时流，实罕其匹。兹又议结巨案多起，未便没其功勋，拟破格恩施，俯准将唐绍仪以道员交军机处记名简放藉资鼓励。”

武职则是附片保荐张勋。张勋是山西人，出生于清贫农家，自幼顽劣，十三岁时父亲去世，染上了赌博恶习，母亲管教他，他竟然拳脚相加。母亲一气之下悬梁自尽，族人公愤，要开祠堂行家法。但一个姓曹的秀才却认为张勋将来必成大器，将女儿嫁给她，并资助他远走省城。他在南昌臬司衙门站了几年门岗混口饭吃，后来经衙门师爷推荐，到湖

南投潘鼎新进抚标营当了兵。中法战争的时候，随潘鼎新到了广西，归隶到广西提督苏元春部下。后来立了点小功，当上了亲兵什长。有一年苏元春打发他带万两银子到上海购洋货给朝中权臣送礼，结果他一到花花世界，吃喝嫖赌，把银子全花光了。他向人借了几十两银子回到广西，向苏元春负荆请罪。苏元春念他没有一逃了事，还算得上有点担当，因此并未责罚，推荐他投奔辽东的宋庆。后来见姜桂题投奔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不久他也投到小站。在剿杀义和团中，张勋十分卖力，因此袁世凯要附片单保。“副将张勋胸裕韬钤，有胆有识，血诚忠勇，精悍绝伦。上年剿办直东各匪，厥绩最多。每至一处，必先规划形势；每动一著，辄能制贼死命。往往以寡击众，迭著奇功，声威烂然，士民交颂。平时抚驭卒伍，亦能恩威并济，众乐为用，有古名将风。”袁世凯奏请“副将张勋以提督衔总兵交军机处记名简放，并赏加勇号”。

隔日又上一折，为黄河抢险人员请功，奏请因黄河出险被降革的官员予以复职，推荐升职、升衔的则达到八十余人。袁世凯数天内前后奏保的人员达到二百五六十人，朝廷都是“著照所请”。

袁世凯如今是平步青云，推源溯流，李鸿章是他最大的恩人。如果没有李鸿章的赏识，他如何能够在朝鲜扬名天下？虽然后来有些闹得不痛快，但在严禁义和团、东南互保上又得到了李鸿章的盛赞，“幽蓟云扰，齐鲁风澄”，这句考语出自朝廷倚为柱石的李鸿章之口，比保荐折子还管用。何况，李鸿章经营直隶二十余年，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如今袁世凯去接掌直隶，不能不对李鸿章表示出特别的敬重。所以他专上一折，历陈李鸿章在山东与捻军作战、赴烟台交涉马嘉礼案以及晚年治理黄河等功勋，请宣付史馆，采入传记。

此外还有洋务、军务上的几件事情，安排妥当后将巡抚关防、武卫右军先锋队关防移交护理巡抚胡廷干，奏报朝廷，将于十月十一日起程赴直隶。随这一奏折，又附片奏调唐绍仪到北洋，帮他办理交涉事件。袁世凯的打算是让唐绍仪出任专司洋务外交的天津海关道，如今先打个伏笔下去。

袁世凯于十月十一日带着唐绍仪、阮忠枢等心腹幕僚由济南起程。天津城尚在洋人手中，又因战火毁坏严重，他不能到北洋大臣驻地天津接任，而只能暂到保定。保定是直隶省城，藩、臬等官员皆驻于此。一路上快马加鞭，六天后到了保定府东南的高阳县。护理直隶总督、布政使周馥派天津知府凌福彭、保定营参将韩廷贵将北洋通商大臣钦差、直隶总督、长芦盐政印信及王命旗牌文卷等送来等候。第二天一早，恭设

香案，袁世凯正式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高阳到保定，不足七十里，袁世凯一行赶早起程，下午一点多就到保定城外。周馥率阖城文武及绅商名流数百人在城外相迎，袁世凯拉住他的手道："世叔，劳您出迎，实在不安。"

"不敢当，如今你是上宪，我是属官，出城相迎天经地义。"周馥将按察使、道、府、首县及保定营统带等重要文武官员向袁世凯介绍，袁世凯一一与他们打招呼，目光炯炯，面带微笑，在众人看来，他们的新上宪干练、威严，将来未必好侍候。

众人给袁世凯接风，他虽然不喜欢喝酒，但礼节上总要过得去，推杯换盏，耗去一个多时辰。众人散去，袁世凯独留周馥说话。因为周馥的四子周学熙就在袁世凯手下当山东大学堂的总办，同时还兼银元局总办，周馥首先问道："犬子在大人手下当差，不知成器不成器？"

袁世凯摆手道："不要这样叫，世叔，叫我慰廷好了。"

"这怎么行！你觉得我叫你大人不入耳，你叫我世叔也不合适。从前你叫我一声世叔，我倚老卖老也就应了。如今你是上宪，再这样叫就不合规矩了。"周馥也推辞道。

"当年我三叔与您是兄弟相称，我叫一声世叔天经地义。"

周馥连连摇手："那是从前，那时你年轻，私下来都好说。如今你已是封疆大吏，我不敢当这一声世叔。不如私下里我们兄弟相称，你叫我一声老兄，我叫你一声老弟，这样都自在。"

官场尊卑，唯官为大。除了父子、师生外，因一人升官，义结金兰的把兄弟交回帖子，再交弟子帖的大有人在，周馥坚持如此，袁世凯也就不再勉强，改口道："兰翁如此坚持，我是恭敬不如从命。说起缉之来，那可是我的得力臂膀。山东大学堂亏他一手经理，银元局更是办得风生水起，缉之精明有条理，从文、致仕、经商都拿得起放得下，真正是多面手。他是碍于你在北洋，又加山东大学堂、银元局接手乏人，所以让他暂屈居山东，等北洋这边有眉目了，我定然把他调来，洋务商务，都要借他大力臂助。"

"老弟真是太抬举他了。靠着大树好乘凉，犬子的前程都托在老弟

肩上了。”周馥拱手道。

袁世凯当仁不让：“兰翁放心，我有一样好处，爱才如命，只要有才能，我就要放手使用。我来前，刚刚向朝廷奏保二百余人。”

周馥真是吓了一跳，因为他跟随李鸿章多年，李鸿章文治武功，大仗恶仗打过不少，办洋务更是无出其右者，但一次奏保二百余人，从未有过。

袁世凯笑道：“把兰翁吓到了？一个人要成事，不是自己有多少本事，关键是把有本事的人用起来。你能用人，能保人，才会有人聚过来，聚过来的人才能真正帮你办事。有些人把抽屉里的官印摸来捏去，棱角都磨平了还不舍得授人，这样的官是糊涂官，遇到这样的上宪，算是倒了八辈子霉。还有，我用人用其所长，不较细故，如果一味苛求，只用四平八稳的人，那就把真正的人才漏掉了。”

周馥是方正之士，他认为李鸿章用人已经够滥，袁世凯更是青出于蓝。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人才能成事，真正是无可奈何。

话不投机，袁世凯话锋一转问道：“直隶如今的情形到底如何？”

周馥回道：“情形不太好。一是大乱初平，无论贫富之家，损失都很严重，恐怕一时恢复不起元气；又凭空加了一笔庚子赔款的支出，财力更是捉襟见肘。二是伏莽甚多，虽然没有大股作乱，但四处都不能安静。”

袁世凯插话道：“这一条最要命，两宫车驾不久就要进直隶境内，是一点儿纰漏也不能出。翰卿已经入直几个月，他给我回信，总说小毛贼不足虑，我担心他大意了。”

翰卿就是甘肃提督姜桂题。

“这倒没有，自他率军入直，京城周边已经安定。”

“光京郊安定不够。我再派张少轩（张勋）带人到直豫边境，沿御路两边进行清剿。两宫行驾一入直隶，就让他率军随行护驾。他这个人虽然粗率一些，却很有担当，很有决断，答应的事情很能用心。”

周馥拱手道：“幸亏老弟手下猛将如云，不然接驾这事真把人愁坏

了。”

“这一阵其他的事情先放放，先集中精力安排接驾的事。接驾的事，兰翁必定已经安排妥当。”

“妥当不敢说，不过不敢大意。文忠公在时，我已经奉命成立了大差总局，我总司其事，下面又分派了十余人各司其职。圣驾自磁州入境，过邯郸、顺德、内邱、栾城然后到正定，再换乘火轮车过保定，再到正阳门。迎接圣驾是千头万绪，但要紧的三大端，一是路上的安全，你带兵过来我就不必愁了。二是一路上的御膳及随行众人伙食，御膳我已经安排出资交由御膳房包办。三是一路上的交通工具。銮舆及亲贵、军机所乘用的轿子，我已经派人与河南那边接洽，届时按他们的规矩或者略高于他们的规矩，给付薪资，也免于咱们另行雇觅的麻烦。”

袁世凯赞道：“好得很，兰翁已经考虑得很周全。到时候你先行一步，到彰德府（今安阳）设法见到李总管，再与河南负责大差的官员接头，请教大差的事项。我到直豫边界或者邯郸去迎驾，跸路上的行宫都不要太寒酸了。两宫这次西狩吃尽了苦头，不能再在直隶吃苦。”

“我也是这样安排的。不过，到时候最好还是请你去看看才能放心。”

袁世凯又问：“从正定坐火轮车，是铁路上安排还是直隶也负其责？”

周馥回道：“一切都由盛杏荪操办，从订购花车及车厢到沿途警戒，再到铁路洋员的安排，都是铁路总局负责。”

“无论谁办理，总归是在直隶的地面上，出了差错我们难逃干系。到时我要到铁路上看看。”袁世凯想了想又说，“銮驾自十月初二到了开封，已经半个多月，却没有启銮的消息，何以在开封久驻？”

周馥也一时说不清楚：“大约是要办理的事情太多。两宫已召庆王爷去见驾，有些事情要商议。”

袁世凯沉思良久后道：“两宫召庆王去商议，商议什么呢？或者说，太后担心什么事情？我想，应当是洋人态度。我们应当摸清列国对太后的态度，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设法让列国能让太后面子上好看

些。”

慈禧当初贸然向十一国宣战，纵容义和团烧教堂杀教民，虽然在李鸿章的周全下没把她列为祸首，但列国对她的不满则是肯定的。如今回銮在即，如果行事向来任性的洋人表现出对她的不敬，一辈子最要面子的她如何能受得了。特别是洋人自始至终对光绪持赞赏的态度，这更让她如鲠在喉。

“从前李文忠公在，这些事情都还好办。如今总理衙门那帮人都怕与洋人打交道，庆王爷也是一筹莫展。”周馥回道，“而且，外务部如今是瞿大军机负责，别人不好插嘴。”今年春天入军机的瞿鸿禨算是正人君子，但人无完人，心胸有欠开阔，很容易开罪。

“不然，当年文忠公任直督，与洋人交涉都是他在办，总理衙门反而居于幕后。我们没有文忠公的本事，但该办的事还是要办。天津海关道至关重要，该道得人，则大有可为。如今天津道是谁？”

“前任津海关道被盛杏荪奏调到南洋办理交涉后，一直由天津道张连芬兼署。”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始，大清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称税务司，清廷则命道员监督海关，称海关道。海关道共有十五个，唯有津海关道为专职，余皆为兼任。袁世凯一听津海关道还是兼署，正好可以让唐绍仪出任，便道：“天津道地方事务繁忙，恐怕无力兼顾交涉。”

“老弟囊中有高人？”周馥立即明白袁世凯有心腹要安排。

“就是唐少川，当年跟我在朝鲜办了十几年的交涉，还和缉之一块会办过开平煤矿，到山东后与德、英、法等国领事交涉，全赖此君。”

周馥点头赞同：“的确是不错的人选。”

“他是曾文正公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与洋人打交道自有他的一套本事。如果让他出任天津道，借上任去拜访列国公使，摸清各国的意图，设法让各国给太后些面子，这件事情办好了，便是天大的功劳。”

“这就去了太后的一块心病。不过，瞿大军机如今兼任外务部，只怕他会拈酸吃醋。”

袁世凯是想到就做的人，不肯拖泥带水：“这就看唐少川的本事了，既能摸清洋人的底细，又能不着痕迹最好。”

周馥见袁世凯主见已定，就赞同道：“那好，唐少川出任津海关道，正好让他去办理讨回天津的事情。天津还在洋人手里，直隶就不能算得上完璧归赵，想来总是添堵。”《辛丑条约》签订后，联军已经如约撤出北京，但天津却迟迟不肯交还。

“岂止是添堵，一日不能收回天津，我这直隶督署便一日无颜见直隶父老。天津不收回，我就驻在保定，何时洋人撤走了，我何时移督天津。兰翁你想，堂堂总督驻在洋兵枪炮下，仰人鼻息，成何体统？”

“谁说不是！”周馥叹息道，“洋人贪图天津的税收，不愿撤走，又涉及多国，彼此意见纷歧，办理起来很麻烦。”

“办事得人，便无甚难头。我到直隶算是两眼一抹黑，有好的人才兰翁给我推荐几个。尤其是跟文忠公办交涉的，最好能够留下几个。”

“人才凋零！当年文忠公幕府之盛雄冠天下。甲午一役，文忠公失势，幕府星散。等裕寿山总督直隶，迷信拳匪，视洋务为仇寇，从前文忠公笼络的洋务人才更是纷纷逃避。文忠公北上议和，手中只有杨氏两兄弟，颇得信任。兄弟两人都极为聪明，都善弄笔墨，老四杨莲府为人端正些，老五杨杏城则善于结交，诡谲多智，机巧百出。”

周馥所说的杨氏两兄弟是安徽泗县人。他们的祖父任过漕运总督，其父则自幼残疾，未能入仕，对儿子的教育很上心，八个儿子，五人登科。老四杨士骧，字莲府，光绪丙戌科（公元1886年）进士，任过翰林编修，曾入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幕府。老五杨士琦，字杏城，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中举人，进士则是屡试不第，后来便花钱捐了个道员，在关内外会办铁路事宜十余年。李鸿章被授两广总督，南下时幕府乏人，听说杨士骧曾入二哥幕府，对广东情况较熟，因此将他招入幕中。杨士骧又推荐五弟杨士琦一同入幕，随同李鸿章南下。

两兄弟随同李鸿章南下广东，杨士骧靠一笔漂亮的小楷受李鸿章赏识，所有章奏全由他抄写；杨士琦则因善于结交，外场的事情李鸿章便多托付给他，一内一外，俨然臂膀。到奉旨北上议和，又将两兄弟带到京中。杨士骧依然负责章奏，而且极善侍候人，年老体衰的李鸿章愈加依赖，今年初由文忠公推荐出任通永道；杨士琦则负责与奕劻联络，不

但被奕劻所信赖，而且结交了留京的不少权贵，和洋人的关系也很好，成了人人皆知的“杨五爷”。

袁世凯感叹道：“这两兄弟真奇才也，兰翁传个话，让两兄弟尽早来见。”

周馥回道：“你今天鞍马劳顿，我让杨莲府明天上午来见你。杨老五临时屈就我幕中，我打发他进京办差去了，两三天内也就回来了。”

“不必等到明天，今天晚上就让莲府来见我。”

晚饭后，杨士骧如约前来。他时年四十二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双目炯炯，但衣着却不甚周正，且有个大酒糟鼻子，看上去有些好笑。袁世凯善相面，盯着杨士骧看了良久，让他很不安，以为脸上有灰垢或嘴上有饭粒。袁世凯笑了笑道：“我看老兄相貌不凡，将来必可发达。”

“发不发达，全看大人的提携。”

“只要你有真本事，我肯定不遗余力。文忠公赏识的人，自然错不了。”

提起李鸿章，杨士骧眼圈竟然红了：“外人不知道文忠公议和所受的屈辱，我天天在他身边，感同身受。”于是说了不少洋人蛮不讲理，李鸿章自知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能不屈己从人的情形。尤其是说到洋人坚持把慈禧列为祸首，李鸿章与各国力争，争又不无理可据，因为慈禧的确是造成这次大难的祸首。理不在自己这边，自然说话不硬气，只能是豁出老脸乞求罢了。

听了杨士骧的话，袁世凯更确信太后之所以久驻开封不肯起銮，症结就在洋人的态度。于是袁世凯感叹道：“直隶的官不好做，一头是朝廷，一头是洋人，文忠公纵横捭阖，一任直隶二十余年，无可望其项背。其他人便如匆匆过客，即便是文忠公的老师曾文正公，也只做了两三年。”

“大人想坐稳，也并不难。”

“咦，何出此言？你可不要用现成话恭维我，我不缺这样的闲话。”

“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个是左文襄，一个就是文忠公。左文襄收复新疆后，迁徙调革，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十八省之湘军仅剩一名词罢了。李文忠却始终掌握淮军，须臾不曾离手，朝廷倚为干城，固有直隶一任二十余年。如今轮到大人总督直隶，恕卑职妄言，一则大人能和揖中外，一如文忠公；二则大人手中有武卫右军。文忠公曾对我说，袁慰廷将武卫右军尽数带往山东，真有远见。不然留在天津，虽然右军称得上精锐，但与乌合之众为伍对敌，恐怕也难免溃败。总督直隶，有军则能站稳，无军则如流水。如今朝廷欲扩新军，大人若能抓住时机扩练新军，并能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则倚北洋如泰山！将来业绩可与曾、李二公争短长，南皮又算得了什么！”南皮是指张之洞，他是直隶南皮人。如今资历能挑战袁世凯的大约只有张之洞了，而在杨士骧看来，张之洞根本算不了什么。

这番话正说到袁世凯心里，尤其是把军队牢牢抓在手上，正是他深藏于心的秘密，竟被杨士骧一语中的。他拍着桌子大声道：“真是高见！如今朝廷痛定思痛，决心扩建新军，北洋自然不能落后，不然何以对浩荡皇恩！只是现在还抽不出精力来。等銮驾回宫，一切就绪，我就扑下身子好好研究一番练兵的事情。”

杨士骧没让袁世凯失望，袁世凯对老五杨士琦更充满期待。杨士琦次日下午办差才回来，立即前来拜见袁世凯。袁世凯问：“听说老弟与庆王爷关系极密，文忠公外场的事情也都托以老弟。”

“帮文忠公应付外场而已。庆王爷对在下的确是略有信任。”杨士琦波澜不惊地回道。

“将来怕要借老弟的面子，多请庆王爷关照。经过这次大难，当初红得发紫的亲贵杀的杀流的流，从此庆王要一枝独秀了。”

“那是当然。这次与列国议和，全靠文忠公主持，但毕竟庆王参与其事，有此大功，太后必将更加倚重，宗室亲贵中，将无出其右者。”

这一点袁世凯早就虑及，便问：“我与庆王只是泛泛之交，若想登堂入室，老弟可有良策？”

杨士琦笑了笑道：“这极简单，只要有银子就行。”

袁世凯点头，若有所思道：“我愁的就是银子。此次大难，直隶为

最，民生凋敝，又加八九十万两的庚子赔款，我还想练兵、办学校、兴商务，这些最缺的都是银子。”

“直隶有两大笔银子，若善加利用，将为大人锦上添花。”

“哪两笔银子。”袁世凯眼睛一亮。

“一笔是淮军银钱公所的存银，那是文忠公数十年扣建、截旷所积，有八百万两之巨。”

所谓“截旷”，是军队兵员出现缺额，募兵替补，但替补的新兵到营总要时日，这段时间的粮饷当然就要扣除；所谓“扣建”，兵勇的粮饷是以三十天通算，遇到小月只有二十九天，这一天的粮饷也要扣掉，小月又称小建，所以称扣建。

“文忠公积下的这笔巨款，原本不必交代，按例装入私囊也无甚异议。但文忠爱财，取之有道。他卸任直督时，一文不少地交代给王夔石。”王夔石即继李鸿章而接任直督兼北洋的王文韶，“王夔石曾说过，如果是他带兵，此款应否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然而文忠公竟然漠然置之。王夔石离任时又交代给荣中堂，从此成为一笔公款，历任直督只取用利息。”

“联军入天津，听说道府库皆被洗劫一空，此款何以能保存？”

杨士琦解释道：“这笔款项并非存银，文忠公不愿让朝中有人知道有此巨款，因此都存在洋人银行。”

“银子本来就是要花的，根本不该存。”袁世凯笑道，“甲午之败，开始都怪文忠公一味求和而贻误，后来又有一种说法，是翁常熟有意倾轧，不肯拨银给北洋，以致北洋舰队成军后未增一舰一炮，尤其开花炮弹严重不足，才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有这笔存款，岂不说明北洋缺弹药之说纯属子虚？这于文忠公反而不利。”

“这是两回事。这笔银子本来就是可公可私，如果视为私款，当然没有拿私款去装备北洋水师的道理，翁常熟依然不能卸责。”

“话是如此说，不过毕竟有一笔巨款摆在那里。银子是用来办事的，放在那里生息看似节俭，其实最不可取。洋人的观点是，钱是用来

生钱的，存银行虽可生息，却最不合算的。你说还有一笔银子，又在哪里？”袁世凯坚持己见后又问。

“这一笔有些特别，能不能用得到要看洋人的态度。这笔钱就是天津都统衙门成立以来所收的税。”杨士琦回道。

天津都统衙门是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设的机关。当时各国在天津争割租界，彼此闹得意见纷纷，后来由联军司令部下令成立管理机构，全称叫“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任命出兵最多的俄、英、日三国各一人组成三人委员，均称都统，后又增加德、法、美代表各一人，下设巡捕队、财务处、发审处、卫生局、粮食局、中国私人财产管理处等机构，对天津、静海、宁河等地区实行统辖，洋人极善经营，听说所入甚丰，总有几百万两。

“这笔银子，恐怕只能画饼充饥。洋人到嘴的银子又怎么可能吐出来？”袁世凯连连摇头。

杨士琦建议道：“话虽如此，不过洋人办事认真，一是一，二是二，这笔银子收自大清，除去已经用掉的，剩下的当然应该还大清。何况这个衙门涉及多国，他们互相监督，也许不会挥霍一空，将来接收时作为一个条件提出来，能收多少是多少。”

“有道理，将来与洋人谈判，这是其中一条。”袁世凯点了点头。

杨士琦一走，袁世凯就把唐绍仪叫来，交代他先以商谈收回天津城的名义摸清各国对慈禧回銮的态度，争取各国不要让慈禧太难堪：“少川，这件事你办妥当了，实授海关道绝无问题。”

“四哥放心好了，没有十成的把握，七八成还是有的。因为洋人向来遵守条约，既然已经与大清签订和约，就没有再为难太后的道理。”

当天，袁世凯向朝廷奏报暂缓裁撤直隶淮练各军的同时，附片奏报委任唐绍仪署理天津海关道，“现正筹议收复天津之时，头绪纷繁，天津道张连芬有地方专责，势难兼顾，亟应遴员专署，以重责成。查有北洋委用记名道唐绍仪，谙练交涉，胆识兼优，堪以署理。除咨呈外务部并咨吏、户部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

唐绍仪整装北上，袁世凯则带人南下。第一站是正定火车站，銮驾

要在这里换乘火车回京，盛宣怀购备的花车、车厢都停在这里。盛宣怀因为在病中，委托他的一名心腹、卢汉铁路局会办陶湘总司其事。此人出身洋行，对外洋饮食起居一套十分熟悉。盛宣怀一共购备了五辆花车，太后、皇上、皇后、瑾妃和大阿哥各一辆，另有十七辆上等客车厢，供亲王、军机大臣等乘用。其余还有一百余节车厢，用以运行李杂物。袁世凯叮嘱道："刚刚接到上谕，大阿哥已经废了，大阿哥的花车可以免了。"

陶会办回答道："是，大帅，盛大人已经来电指示，正与大人不谋而合。盛大人意思，多出的一辆花车让太后用作卧车。"

"我去看看花车。"袁世凯暗叹盛宣怀行动迅速，所派之人也十分得力。

陶会办于是头前带路，陪着袁世凯登车。这五辆花车车厢全部为德国进口，蓝色钢甲，擦拭得一尘不染。慈禧的花车装饰极尽奢华，内壁均以黄貂绒、黄缎铺设，地面则铺洋毛地毯。入门为玻璃屏风，居中安设宝座，上覆黄缎绣龙围垫，脚下是五色洋毯，宝座后有左右两门。进左门便是内室，装修中西合璧，古玩、玉器、法书、名画，皆为珍品。陶会办向袁世凯介绍，皆由京城一家古董铺承办。内室居中是一架宽大的欧式铜床，袁世凯问道："太后用洋人的东西，用不用得惯？"

当然用得惯。为了这张床，盛宣怀颇费心思。他打听到慈禧自从西狩后，开始抽鸦片，鸦片非有大床不可，而火车门宽度有限，要抬一张中式大床登车不太可能，他就从上海订购了这张欧式铜床，可以拧下螺丝，拆解后抬上火车。他特意向李莲英请教过，李莲英也认为此主意很好。陶会办当然不能将其中的缘由告诉袁世凯，只回道："中式木床抬不进来，盛大人专门请教过李大总管，李大总管说主意挺好。"

铜床一侧有一门，推开门内有如意桶——就是恭桶，里面装的是水银，便溺落入水银中，便了无痕迹。

另一节花车，算是慈禧的会客室，所用茶具都是专门烧制，上印"臣盛宣怀恭奉"。袁世凯看到这六个字，心里像别了根门闩。盛宣怀如今把铁路、电报、轮船等诸多洋务抓在手上，财大气粗，想来可恨，无论电报、轮船还是铁路，都是前任直督李鸿章任上创办，北洋拨付了许多银子，也实行了不少保护、让利的举措。李鸿章在时，盛宣怀唯李鸿章马首是瞻，也一直是李鸿章的心腹，李鸿章也是操纵自如，听说这

些洋务企业中李鸿章及京中权贵有不少股份甚至干股在里面。如今北洋易主，盛宣怀却未有只言片语给他这署督。不指望他认认真真地报告这些洋务，至少从面子上客气一番，表示接受调遣的意思也行。可是，连这样几句场面上的客套话也没有，根本未把他这署理直隶总督放在眼里！袁世凯一边参观花车，一边在心里想："姓盛的，等着瞧好了。等我的直督兼北洋实授了，就与你见个高低。"

看完火车站，袁世凯一路南下，察看各处行宫。因为费用充足，又加周馥办事认真，袁世凯十分满意。一路看下去，到了邯郸的时候，接到了唐绍仪的电报："列国皆友好，并将出都迎迓，乞告行期。"

袁世凯立即亲自起草一份电报，密发开封行在的荣禄，荣禄则立即单独请见太后。慈禧接过袁世凯的电报，寥寥数语，却使她心花怒放："臣派署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与列国交涉交还天津事宜，并告太后将回銮喜讯，列国公使、领事态度均友好，并将出都迎迓銮驾，望告嘉期。"

慈禧脸如盛菊道："荣禄，洋人要出都迎接咱们，你觉得可能吗？"

荣禄回奏道："袁世凯办事向来稳妥，绝无虚言。"

慈禧点着头说道："你这个人是荐对了！这个唐绍仪有多大年纪，看来真是办外交的好手。"

"比袁世凯年轻四五岁。他跟袁世凯在朝鲜办过十几年的外交，人才难得。"荣禄其实并不知道唐绍仪的年龄。

"这次大难能够转危为安，全靠你们这些人忠心赞襄，匡扶大局。尤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共保东南大局，不至于拳乱燎原，我看他们仨都可赏加宫保衔。"

"太后圣明。奕劻、李鸿章与洋人议和，也是功不可没。"荣禄顺便提醒了一下。

"那是当然，还有你们随扈行在的军机大臣也都有大功于朝。回銮在即，凡有功人员，都当加赏。你们军机上商议个办法。"

袁世凯是在保定行宫接到的上谕：

谕内阁：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现在大局渐定，回京有期，奕劻、李鸿章会同妥议和约，转危为安；荣禄保护使馆，力主剿拳，复能随时赞襄，匡扶大局；王文韶协力同心，不避艰险；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画，均属卓著勋劳，自应同膺懋赏。庆亲王奕劻著赏食亲王双俸。大学士荣禄著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王文韶著赏戴双眼花翎。两江总督刘坤一著赏加太子太保衔。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均著赏加太子少保衔。已故大学士李鸿章，著再赐祭一坛，伊子李经迈著以三四品京堂候补。

袁世凯对太子少保衔非常看重，尤其让他欣慰的是，张之洞已经任封疆二十余年，今日与自己同得此衔，可见他在朝廷中的分量已与张之洞不相上下。但得意不可忘形，因此他没有上谢恩折，而是上请收回赏加太子少保衔成命折。

同一天，还收到密谕，銮驾将于十一月初四从开封行宫起跸北上。算算日期，十天内当可进入直隶。袁世凯的计划是周馥到磁州接驾，他则到顺德府（今邢台）行宫接驾。奕劻很有可能会到保定或者正定接驾。为了那时见面好看，他决定先让杨士琦送上一份大礼，便把他叫到签押房叮嘱道："听说庆王爷已经回京，与各国商量迎接銮驾的事。你辛苦一趟，到王爷府上代我拜见，将这份礼呈上。"

袁世凯递给杨士琦一个红封套，上写足纹十万两。杨士琦虽是见过送大礼的人，但如此一笔巨款还是把他吓了一跳，袁世凯笑道："要送就送得让王爷终生难忘，也要让他对你刮目相看。我倒要看看，以善结交而鼎鼎大名的杨五爷，能不能送得下。"

杨士琦嘿嘿一笑道："大人放心好了，要账难要，送礼岂有送不下的？"

卢（卢沟桥）汉（汉口）铁路北段已经由马头沟修到了正定以南，坐火车也就一个多小时，十分方便。杨士琦奉命唯谨，当天乘火车去北京，第二天就回来了，事情办得十分顺利。袁世凯问："你是怎么说服王爷的？"

"这很简单。"杨士琦简单说了一下过程——

见到奕劻，杨士琦说道："太后即将回銮，袁大帅知道王爷开支浩

繁，特让我送一笔礼敬，供王爷赏人。”

奕劻一看红封套上赫然写着足纹十万两，两眼放光，却连连摇手口中道：“每年冰敬炭敬都已经极丰厚，何敢再受如此厚爱。慰廷太费事了。”

“袁大帅说，此次庆王爷在京与洋人议和，费尽了周折，终于为百姓谋了个和平，为大清保住了国祚。这是何等大功，朝廷必酬功勋，各种赏赐定然应接不暇。那时候王爷要谢赏，又是一笔可观的银子。两宫回銮后，朝廷必然要刷新政局，各种新政亦将次第举办，王爷兼差不用说将更多，追随王爷效力的人，难免也要酬功打赏，这又是一笔大开支。拳乱期间，王爷家里损失也不少，如何筹措这笔开销？袁大帅请王爷务必先收下，将来王爷手头宽裕了，愿还这笔银子还不容易？”

杨士琦说得头头是道，又弄了个“借”的名义，奕劻借坡下驴：“如此说来，我倒不能白了慰廷的一番心意。你告诉慰廷，我届时到保定迎驾，那时再见面致谢。”

“这趟差你办得好，不愧杨五爷的大名。”袁世凯听罢哈哈大笑。

“谢大人谬赞。”

“如今关内外铁路还在俄国人和英国人手中，我打算将来把它们收回来。你会办了多年的关内外铁路，到时候这份重任就交给你了。”

袁世凯要讨还铁路，少不得与洋人讨价还价，这里面必有一份大油水好赚。杨士琦乐得合不拢嘴，拱手道：“谢大人栽培。”

袁世凯于十一月十二日出保定南下，十四日在赵州途中，接到不许他固辞太子少保的上谕，于是再上一份谢恩折。当日赶到顺德府，军机首班章京已经先期赶到，同时接到周馥派人送来的信，銮驾明天可到顺德。

十五日下午一点多，迎銮的队伍便在顺德城南门外集结，除袁世凯为首的直隶布、按两司、顺德府县官员、绅商名流外，还有真除、候补道员，再加其他省派出的接驾官员，翎顶辉煌，绵延数里。姜桂题奉命率两千人负责御路两侧五里内的治安，顺德府城外，特意挑选了五百名高矮胖瘦整齐划一的步军，肩背清一色的曼利夏步枪，这是特意摆在这

里给袁世凯长脸。

三点多，前导马队赶到，太监次之；到了近四点，领侍卫内大臣头前开路，簇新的卤簿仪仗迤逦而来，后面是四顶黄轿，第一乘是皇帝，第二乘是太后，第三乘是皇后，第四乘是瑾妃，都打起轿帘，一任迎驾的官员百姓瞻望。然后是军机大臣，亲贵王公，或车或马。最后是行李车，重车数百辆，除了各衙门档案，还有一年多来的各类贡品。

随扈的张勋骑马跟在亲贵大臣后面，他的部下则随护大臣及行李车。慈禧的黄轿到南门外，袁世凯率众官员跪倒，高声报称："臣太子少保、署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袁世凯，率直隶司道官员及绅商百姓恭迎太后皇上！"慈禧向他们笑着点点头，但轿子并不停，一直进城抬往行宫。

袁世凯让周馥去见荣禄和李莲英，告诉他们自己尚未晋见两宫，不便前去相见。两宫召见后他会赶去请安。张勋来见袁世凯，袁世凯问道："怎么样，没出什么纰漏吧？"

"大帅放心，绝无纰漏。"

袁世凯又问："太后知道是谁随扈吧？"

"这就不知道了。"张勋老实回答。

"这怎么成？我派你一个好好的机会，不能白白错过，起码得让太后知道你的名字。你从今往后，每天夜里都到行宫亲自带队巡查。"袁世凯叮嘱道。

"是，大帅放心，从今天开始，我夜里不合一合眼。"

当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因此銮驾决定在顺德驻跸两日。早膳后即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十分忐忑，这是他戊戌告密后第一次见光绪，真没有勇气面对。不管自己以什么样的借口自我安慰，但一想到光绪当年召见他时温语嘉勉、寄予厚望，就感到芒刺在背。因此进宫后跪在地上，不敢抬头。

慈禧首先问道："袁世凯，你怎么穿了一身戎装？"

袁世凯穿的是武卫军的军服，西式窄袖上衣，中式军裤，脚上是西

式皮靴，因此回道："臣率军为太后皇上护驾，形如侍卫，因此着戎装前来。"

慈禧笑道："难为你一片忠心，护驾有你派的武卫军就行了，你别再像个兵头似的，如今你也是封疆大吏。"

"臣的一切荣耀都是太后皇上所赐，臣不敢以封疆大吏自许。"袁世凯以头碰地，诚惶诚恐。

慈禧又问："这次大难，直隶尤重，又加旱灾，这副担子很重。直隶地面还平静吧？"

"托太后皇上洪福，直隶还算安静。天子脚下，臣不敢大意，已经挑选武卫右军精锐到直隶弹压地面，目前大小匪盗都已平复。"

慈禧赞道："你练兵是好的。昨天夜里，我没有睡好，看到窗外有个矮胖军官冒雪值夜，在行宫里往复巡查。我问他深夜为何不睡，他说：'我奉袁大帅将令护驾，怕雪夜值哨的懈怠，车驾在途，警戒宜严，当通宵巡视，免生意外。'我问他姓名，说叫张勋。管中窥豹，可知你练兵是好样的。"

"国步艰难，武卫右军是朝廷于万难中筹饷训练，臣不敢有愧职守。能够护驾是臣子的荣幸，张勋向来办事认真、严谨职守，不敢有任何大意。"

"如今最要紧的是练兵，最难的也是练兵。这些年来，朝廷在练兵上投入何止万万，可是效果又如何呢？"慈禧边说边生气，"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的淮军也是溃不成军。荣禄又练武卫军，可是庚子一战，又是溃不成军。唯有你的武卫右军还算完整，就是洋人也都在报纸上说，武卫右军堪称精锐。朝廷已有旨意，要练新军，你有何打算？"

"七月上谕，'著各省督抚将军，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臣打算新定招募章程，参照外洋办法，改募兵制为征兵制，设常备、续备、后备各军。同时广开武备学堂，以便在营将士随时教习。"

慈禧对募兵制和征兵制以及常备、续备、后备各军不甚了了，袁世凯要言不烦地作个介绍："募兵制是拿饷银吸引有志军旅的丁壮从军，征兵制则是按户丁人数，只要身体健康，数丁抽一，都有应征入伍的义务。不是你愿不愿从军，而是必须从军。洋人国家都采取征兵制，就是要增强国民的国家意识。常备军是正在服役的，续备军是退役后三年的，后备军则是退役后六年内的。续备、后备军各酌量发饷银，每年定期进行数次训练。一旦国有征伐，则续备、后备须立即复为现役。这样，养一万人便有三万人可征调。"

慈禧听了十分高兴："嗯，这个办法好，免得临时招募，连枪也不会放就上战场。练兵需要筹饷，你打算怎么筹？"

"眼前的办法，顺直善后赈捐已经筹到两百万两，臣奏请暂取一百万练兵，不知是否合适。"

"合适，练兵是最要紧的。"慈禧这次是毫不吝啬。

"从长远来说，要通过举办新政增加收入，臣打算在直隶大兴商务，整顿税厘，培植财源。"

慈禧点头叮嘱道："你在山东的新政举措都很好，你到直隶来也要好好办一办，给天下督抚做个表率。"

"臣遵旨，定当好好筹划举办。"

慈禧话锋一转又问："现在天津还在洋人手里，一直不肯还。天津是京师的门户，被洋人攥在手里算怎么回事？你要加紧和洋人交涉，尽快把天津要过来。你委唐绍仪出任天津海关道，让他去办交涉，想来是办洋务的一把好手，他才能操守如何？"

"他是曾文正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对洋人习俗十分熟悉，又跟臣在朝鲜办交涉十余年，其人忠于职守，虑事周详，办事圆通，是不可多得的外交好手。"

"明天你让他来见，是否来得及？"

"来得及，臣已经电令他到保定。臣令他连夜赶到行在。"

“皇帝可还有话问？”慈禧转脸问一语不发的光绪。

“没有。”光绪面无表情。

“你跪安吧。你不必再随驾，明天回正定看看火轮车准备得怎样。我是第一次坐火轮车，皇帝也是，不要出纰漏才是。”

“臣遵旨，明天就赴正定查看。”袁世凯大拜之后告辞。

第九章　争主权收回天津　创巡警东仿西效

袁世凯北上，奕劻南下，两人在保定相遇。銮驾后天才到正定，奕劻不急于南下，决定在省城住一天，对前来迎接的袁世凯道：“慰廷，午饭后到我住处坐坐，你已见过驾，正好有许多事情和你商量。”

午饭是袁世凯亲自带人抬一桌上等的燕菜席送到奕劻行馆的，奕劻十分客气道：“慰廷，又劳你破费。”

袁世凯回道：“王爷难得出都，我署直隶，正可一尽孝心。王爷，行馆安排是否得当？哪里不合适，您尽管提出来，也让下面的人学学礼仪。”

奕劻的行馆紧挨行宫，是仅次于行宫的建筑。桌布、窗帘、椅垫全遵亲王规制一律用金黄色，所有用具也都是新定制，奕劻十分满意：“一切都是尽善尽美，哪里谈得到不合适。”本来奕劻是打算饭后见袁世凯，如今他亲自上门，因此改了主意，“慰廷，我正好有话要找你谈，干脆你也不必回去了，在这里陪我吃午饭如何？”

袁世凯当然求之不得。奕劻把下人打发走，只有两人一上一下享用一桌丰盛的燕菜席。

“慰廷，你太破费了，我真是受之不安。”

袁世凯还有些担心奕劻会把十万两银子退回来，听他如此说，完全放了心，嘴巴也特别赶趟：“王爷，您为国事日夜操劳，这次又调和列国，为国家谋一个和平的局面，这中间所费的心血外人何曾体会！我尽

一份心那也是应职应分。”

“我和李文忠，真是受尽了洋人屈辱。”奕劻叹息一声说到这里，真是有感于心，险些落泪。

奕劻以亲王之尊，低头向洋人说话自然备感屈辱。除此之外，李鸿章经常自作主张，许多事情并不与他商议，也让他感到委屈。但他并不比李鸿章高明，也只能让他主导谈判。这份委屈又不可对外人言，那样岂不让人笑话？他的策略是力赞李鸿章，李鸿章的功劳越大，他的功劳也自然水涨船高。

“总算公道自在人心。京城百姓尤其感念李文忠揖和中外的功劳，有五六百名绅商联名，要求在京师为文忠建专祠。”奕劻又道。

功臣去世，例在原籍及立功省份设专祠，京城算满人的原籍，因此有清以来京城从没有汉大臣的祠宇。

袁世凯听了这话后道：“这对文忠公自然是莫大的安慰，但恐怕有些难，除非王爷力争。”

“我当然要力争，我这次见到荣仲华，先和他谈。”

袁世凯竭力把话题往自己的心思上引：“经过这次磨炼，王爷内政外交无人可比，亲贵中更是出类拔萃，声望将直追恭忠亲王。”

恭亲王奕訢去世后，朝廷予谥“忠”。他当年与慈禧一起发动政变，扳倒肃顺为首的辅政八大臣，从此与慈禧联手执政二十余年，内政外交大权集于一身。恭亲王头脑清楚，思想开明，李鸿章等人推行洋务运动全赖他的支持。奕劻有自知之明，忙辞道：“我哪能望六爷项背。”

“恭忠亲王千般好，唯有收门包一事受人诟病。不过，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王爷将来恐怕也面临这个难题。”

恭亲王大权在握，慈禧为笼络他，经常有封赏。一有封赏，就要打赏送赏物的太监，而这些太监依仗太后的宠信往往狮子大张口，堂堂亲王又特别顾惜面子，赏出的银子比赏物不知多破费多少。后来有人给恭亲王出了个主意，让王府门政大收门包，王府则从中提成。王府、衙门收受门包是一项陋规，为的是下人能谋一点外快，朝廷不严禁也不公然

允许。所以恭王府门包之重，屡受诟病。

“咳，六爷那也是没办法。”奕劻引己推人，为恭亲王鸣不平。

“虽然如此，但毕竟于清名有损，王爷可不要再蹈覆辙。我打算给王爷谋划一个妥当的办法。”袁世凯又道。

一听有妥当的办法，奕劻双眼放光，望着袁世凯问：“慰廷头脑灵活，有什么好法子，说来听听。”

“我到直隶有许多新政要举办，这些新政一旦办成，直隶的财源将十分可观。偌大的直隶，为王爷承担点费用算得上小菜一碟。将来王爷所有下赏，轿班、幕府的开销，以及王爷、福晋、贝勒、格格们生日、过节等项开支，都由直隶包圆。”

这相当于王府的大项开支从此都无须奕劻支付了，那是一笔多大的开销！奕劻喜出望外道：“慰廷，这真是意想不到，无功不受禄，你有什么要我办的，不妨明说。”

“王爷，这就见外了。我已经声明，是为王爷排忧，哪能给王爷出难题。将来直隶各项新政，王爷能够为直隶说句话，新政得以展布，增收何止十万百万？这样算下来，沾光的还是直隶。”袁世凯这样说，是给奕劻一个安心纳贿的理由。

“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具体怎么接头？”

“这件事让杨老五办好了，我听说王爷对他也颇为欣赏。他办事得力得很，王府那边与谁接头合适，王爷直接交代老五就成。”奕劻果然是贪财好利，这是急于把事情敲定。不过，他越是如此，袁世凯越是高兴，感觉自己手中有条绳子，已经把眼前的王爷捆起来了。

“好，老五办事靠谱。关于迎驾和收回天津，我还有好些问题要向慰廷请教。”奕劻满意地点着头，痛快地喝了一杯酒后开始向袁世凯“请教”。

直隶总督本来驻保定，而北洋大臣驻天津。自从李鸿章起，直督兼北洋大臣，开始的时候每年天津近海封冻后，他就回驻保定；来年开冻后再回天津。但后来交涉事情日多，封冻后也多不回保定，天津事实上

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天津如今在洋人手里，袁世凯署理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只能驻在保定，面子上实在很难堪。而且各国在天津扩大租界，涉及划界、购地、拆迁，事情极其繁杂，所以慈禧一回銮，袁世凯就打发唐绍仪到天津去与洋人交涉。当然，重中之重还是交涉归还天津。

在京城方面，袁世凯则致函外务部出面敦促各国公使尽快交还天津。外务部尚书是瞿鸿禨，因为袁世凯抢在外务部之先报告了各国将欢迎慈禧回銮的消息，他很不高兴，便对人道："袁慰廷手下有唐某人，不愁与各国打交道，收回天津何劳外务部画蛇添足？"

这话传到袁世凯耳中，他恨瞿鸿禨小肚鸡肠，发信给唐绍仪一定要争一口气，尽快把天津要回来。同时又写一封亲笔信，给洋人的"都统衙门"询问交还天津问题。结果"都统衙门"拒绝接收这封信。联军总司令德国将军瓦德西认为，"天津应当永久置于国际社会的管理之下"。天津都统衙门的军官们则认为，他们根本没有与中国军队开战，他们只是为了保护使馆和教民，帮助中国镇压了义和团，清廷才得以保存下来，他们很好地维持了天津的秩序，中国人应当感激他们。要归还天津，必须等各国协商统一后提出归还的条件，但归还天津的条件却又迟迟不予讨论。其实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他们希望继续占据这个京城的咽喉之地，以有效地控制清廷、压制中国。看来收回天津要好事多磨！袁世凯也只能沉下心来，劝自己不要急于求成。

天津收回无期，袁世凯于是专注于军务。此时已经到了腊月下旬，各衙门即将封印，几件事情必须抢在前面办完。清廷在半年前发布上谕，要各省整顿、裁汰绿营制兵，省出粮饷募练新军。但直隶大乱之后并不安定，何况还负有守护陵寝等职责，实在不宜尽行裁撤。腊月二十三袁世凯上《直隶绿营制兵请暂缓裁减折》。当时袁世凯有五六营武卫右军留在京城附近驻守，他随折上一片委任徐世昌办理留京营务。

当然，最紧要的还是募练新军，扩充实力。在回銮路上，袁世凯觐见慈禧时，曾经面请动用顺直善后赈捐练兵，慈禧一口答应。他必须趁太后还有印象尽快办理，因此又上《动拨顺直善后赈捐各款募练新军片》：

再：叠奉谕旨，饬各省整顿营务，汰弱选强。仰见圣谟远大，力图振兴，薄海臣民，同深钦服。查直隶幅员辽阔，又值兵燹以后，伏莽未靖，门户洞开，亟须简练师徒，方足以销萌固圉，必须先募精壮，赶速

操练，分布填扎，然后依次汰去冗弱，始可兼顾，而免空虚。现拟在顺直善后赈捐结存项下，拨款一百万两，作为募练新军之需。俟训练数月后，即将应裁各营，分别遣撤，以所裁之饷，移归新军支放，自不须力筹的款。而募练之始，不得不设法另拨，以资腾挪。际此帑绌时艰，臣忝握兵符，责无旁贷。总期实事求是，养一兵得一兵之用，庶可稍尽职守，借以仰答生成。

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顺直善后赈捐是李鸿章在世时奏请设立，已经筹到两百万两，户部原打算抽三五成，但回銮后发现需款实在太巨，因此又有加抽提成的说法。袁世凯如果不赶紧动手，想用一半也难。他不等上谕批准，就趁武卫军将领前来拜年之际，交代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商议募练新军章程，并要求年后就要拿出来上奏朝廷。

朝廷在腊月二十九批准他动用善后赈捐募练新军，因为奕劻通过杨士琦刚收到一笔丰厚的年敬，因此特别卖力，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密电袁世凯。袁世凯十分高兴，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如今开了个好头，便如成功了一半，因此光绪二十九年的新年，过得特别痛快。

过了年初八，他就请王、段、冯三人齐聚保定，连续商议数天，由王士珍起草，阮忠枢润色，于正月十三上奏《拟定募练新军章程请敕部立案折》《北洋创练常备军厘订营制饷章折》。袁世凯认为，近年来武备松弛，主要原因就是在选募时没严格章程，往往滥竽充数，不是市井游惰，就是革勇逃卒。操防稍严，就远飏潜遁，结果带兵的也虚应故事，一旦有警，仓促出师，兵刃未交，望风而逃。失伍之后，恃众结伙，到处扰民。所以这些年来，国家岁糜巨饷，却不获一兵一卒之用，反而使百姓深受其害。他参照西方的征兵制，制定《募练新军章程》十一条，并附《募兵格式》八条，比小站募兵标准更严，士兵、家属、军营的联系更加紧密。

章程规定，新军的兵源，由各府、直隶州督同各州县查明所辖村庄若干，每村庄户口若干，责令各村庄庄长、首事、地保等保举，必须确系土著，均有家属，倘或滥保溃勇游民，查出就要重究。为了解除新兵的后顾之忧，章程又规定，其家属人等，原籍地方官自应妥为爱护，毋任土豪、痞棍肆意欺凌。家属遇有涉讼案件，官府则帮助打官司。兵丁入伍三个月后，查明堪胜操练，即准免差徭三十亩。如果兵丁潜逃，原籍地方官、庄长、地保及家属等都要配合查拿，一个月抓不到人，地方

官、家属就受到追究。

募兵的标准与小站练兵差不多，年龄要求二十至二十五岁，能平举一百斤以上，身高四尺八寸（一米七）以上，一小时能行路二十里，同时规定，吸鸦片的、素不安分有案底的、五官不全有疾者都不收，应征时还要登记三代家口、住址及箕斗数目。

北洋常备军的营制饷章，则参照德国的军制，把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正在服役的为常备军，发给全饷。训练三年各回原籍，作为续备军，月给饷一两，每年十月份操练一个月，操练时发全饷。历三年后，退为后备军，月饷为续备兵一半，每隔年操练一次。后备军三年后便为平民。这样六七年后，常备、续备、后备军均已有人，则以五千人之饷，相当于养二万候调之兵，永无仓促招募、乌合成军之弊。常备军的军制也是参考德国，最高作战单位是军，一军分为两镇，每镇分为步兵两协，每协分为两标，每标分为三营，每营分为四队，每队分为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计兵目十四名。两镇又附炮队一标，计各三营，马队一标计各四营，工程、辎重各一营，共成四十二营。军、镇、协、标、营、队、排、棚的建制，与德国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也是基本一致。

袁世凯扩军，当然要趁机为自己的部下谋到升迁的机会。武职实缺，历来都在经制之师绿营之中。而且缺分都有定额，非有人出缺不能得以实授。比如姜桂题的甘肃提督，就是前甘肃提督董福祥攻打使馆、纵部抢劫被革职后才落到他的头上。至于心腹爱将王士珍、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是文职道、府官员且系候补，更非实缺。朝廷已经下旨，要对绿营进行裁汰，但兵可裁，武缺可不能同时被裁掉，袁世凯附上《改设武职员缺片》，建议将来绿营裁汰后实缺陆续调剂到北洋常备军中。他的常备军计划设总统一员，秩仿提督。两镇翼长，秩仿总兵。各协统领，秩仿副将。标统则秩仿参将。依次类推，都有相应的武缺对应。同时还建议，文职人员曾习武备的，则准按升衔品级借补武职。这就为徐世昌这样的文员，以及段祺瑞、冯国璋等候补文职的将领留出了将来出任较高武职的余地。而武职如另有功绩，保奖升阶，即可不拘年限。这一条，又为袁世凯保举部下越级快速升迁留下了余地。

两折一片拜发后，王士珍则认为，既然袁宫保有大练常备军的计划，则应当成立专门机构专责练兵。袁世凯深以为然，让他们参照外国人的办法提出个方案来。不过三天，关于直隶设立军政司的方案便制定了出来。

军政司负责施行军政，全面负责兵制更定、策划战守、训练教育各事宜。设督办一名，由袁世凯兼任，阖省在营文武员弁都归他统辖。另外设参议官一二员赞佐，暂时只设一员，由王士珍充任。军政司下设三个处，每处设若干股各司其职。一是兵备处，秉承军政司办理施行军政，更定兵制事务。下设考功、执法、筹备、粮饷、医务等股。二是参谋处，负责办理策划、战守事务，下设谋略、调派、测绘等股。三是教练处，办理训练、教育事务，下设学务、校兵两股。三个处都设总办一名，帮办一员，下属各股，则各设提调一员，委员两名三名不等。兵备处为三处之首，职任较重，其他两处行使职权，都要会商兵备处办理。这个关键职位，袁世凯委任在朝鲜时就追随他的心腹刘永庆充任总办，“查有军机处记名留直补用道刘永庆才识卓越、条理精详，堪以委充总办”。参谋处次之，“查有留直补用知府段祺瑞志虑沉密，晓畅戎机，堪以委令总办”。教练处又次之，“查有分省补用知府冯国璋才具明通，谙练武备，堪以委令总办”。

很快这些折片都获批准。袁世凯立即派王英楷、王士珍到正定、大名、广平、顺德、赵州等地招募新兵六千人，打算编齐步队十二营，炮队三营，马队四营，工程、辎重各一营，合计二十一营之数，先尽快练出一镇北洋常备军。

袁世凯既要扩军，又要大办新政，正准备拉开架势大干一场，直隶南境景廷宾却率众造反，他不得不亲自调兵遣将，前往弹压。

景廷宾，号尚卿，直隶广宗县（今属河北邢台）东召村人，是梅花拳第十一代传人，24岁时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像他这样的人，在乡村往往颇具号召力，大家有不平事，也愿找他商议。他之所以造反，追根溯源，则是《辛丑条约》带来的负担。这笔赔款分摊到各省，直隶分摊八十万两，当然又要分摊到各县。除这笔赔款外，直隶因为义和团闹得厉害，烧教堂，杀教民，相关州县又要赔一笔银子，称为“小赔款”。本来百姓承担各项正粮正差杂税已经难负其重，又平白增加两笔赔款，负担之重，前所未有。景廷宾的家乡广宗县，法国传教士和知县议定的小赔款是京钱二万吊，折合纹银二万两，按照地亩强摊到各村。更加不能服众的是，没有烧教堂杀教民的村子也负担“洋捐”，百姓就觉得太不合理，找到景廷宾为大家主持公道。他在村里组织了联庄会，联合附近村庄拒交地丁摊派。结果数十里纷纷效法，景廷宾率联庄会数千人到县城外操演枪炮，向知县示威。这件事发生在腊月里，当时两宫刚刚回銮，袁世凯只求尽快了事，所以派正定镇总兵和顺德知府赶到广宗

县，将借机摊派中饱的知县撤职，又将应摊捐项一律免除。百姓见不再纳洋捐，大都散去，大家总算过了个安生年。

但过了年后，散去的人复又聚集，并在景廷宾的率领下，挖壕筑寨，操炮训练，这次拒交的是大赔款。袁世凯闻讯十分生气，再派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署大名镇总兵郑国俊前往弹压，这些绿营兵全是花架子，结果被景廷宾率部打死四人，打伤四五十人。董履高不敢轻敌，急求救兵。景廷宾好汉不吃眼前亏，率众乘夜撤走，转移到了西邻巨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结果巨鹿、广宗、威县那些不甘于被盘剥的人闻风而来。

聚集到巨鹿县的景廷宾部，招募工匠打制兵器，日日操练。恰巧王士珍招募的新兵路过巨鹿，结果被景廷宾率部围困，被杀五十余人，财物也被抢光。首战旗开得胜，景廷宾知道朝廷不会轻饶，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向附近州县传送柬帖、符咒，告诉众人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又起事了。他又自命大元帅，竖起景字帅旗，身穿黄马褂，对手下有功的人员，发给五品、六品奖札，并按金、木、水、火、土编列营伍，率众誓师，攻打了数处教堂，杀死了一名教士。

“扫清灭洋”的旗号把传教士、教民吓坏了，所以英、美、法等国传教士都让本国公使向清廷施压。慈禧对“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心有余悸，如今一听是“扫清灭洋”，更紧张得不得了，一想到西狩时的狼狈便不寒而栗，所以严令袁世凯：“饬讯即添派营队，从速剿灭，务绝根株。若再任蔓延，唯袁世凯是问。懔之！”

袁世凯不敢轻敌，派武卫右军统带段祺瑞、马队管带吴凤岭率军两千从保定南下；调驻防山东的先锋队第二营抽调七百人马由马龙标统带，从德州向西进军。全军由段祺瑞总指挥，同时加派营务处道员倪嗣冲会同布置。同时大名、正定练军一千余人也赶往助阵。这是武的一路。文的一路则派署清河道袁大化会同大顺广道庞鸿书前往巨鹿，调查民情，预筹善后办法。景廷宾见官军势大，率部回到广宗县老家件只村。官军各营齐集广宗，段祺瑞召集众统领商议战略，认为景廷宾死党都聚集到广宗，正可一鼓全歼。考虑到以件只村为中心，数十村庄都与景廷宾互通声气，如果节节攻取，则会旷日持久，不如捣穴擒王。于是令大名、正定练军负责保护教堂、并在外围截断景廷宾的外援和退路，段祺瑞率两千人，以炮队居中，分三路进攻，又将马队布置在两翼，以便掩护和包抄，连夜赶到件只村外。件只村筑有四米高的寨墙，挖有深壕，景廷宾颇懂兵略，凭坚据守，并不出战，计划到夜里突袭。段祺瑞

怕陷入重围，下令炮队开炮猛轰，景廷宾部和无辜百姓伤亡惨重。一连轰了半个多小时，段祺瑞下令各军进攻。那时候寨里伤亡已超过一千余众，哪里还有战斗力？对捉到的俘虏，稍不顺眼的，就当逆首头目就地正法。这一仗，段祺瑞部仅阵亡两人、伤十几人。

景廷宾侥幸逃脱，但已元气大伤，一个月后被捕到处死。同时袁世凯又派袁大化等人带去两万两银子抚恤地方，广贴告示，谕令缴械散团。结果造反的百姓纷纷缴械，具结悔过。四月底，袁世凯上奏朝廷，广宗、巨鹿等处已经一律平定。慈禧接到捷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她对袁世凯的剿抚兼施十分满意，五月初四朝廷下旨：袁世凯著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上折谢恩，然后上《剿办逆匪景廷宾等出力各员请奖折》，朝廷照准，六十余人因此升官或者升衔。对段祺瑞等人是附片单保，二品衔留直补用道段祺瑞赏戴花翎，并赏加勇号，三品衔分省补用道倪嗣冲赏加二品衔，留直隶补用，副将吴凤岭以总兵补用，三人均交军机处记名简放；游击马龙标以参将留直隶补用，同知段芝贵以知府留于直隶实用。

此时，经唐绍仪周旋，收回天津的事情也有了眉目。

唐绍仪曾经在美国留学，熟悉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善于与西方人打交道，尤其是与美国人的关系更亲密。各国对何时撤出天津意见并不统一，美国主张尽早归还中国，甚至提前退出都统衙门；日本人为了拉拢袁世凯，尤其主张尽快归还天津。当时日本在天津都统衙门任都统的青木宣纯，是日本对中国谍报机关的鼻祖，他广泛结交中国官绅，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两人就结为至交，他定时到小站帮助督练，袁世凯多有借重。袁世凯经常对同僚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袁世凯亲自给他写信，说明自己急于收回天津的意思。青木宣纯认为与其与列国共享天津，不如与袁世凯处好关系，将来日本便可独享大利，所以极力主张尽快交还。

天津都统衙门的辖区，包括整个天津县以及宁河县所属新河以南地区，东至渤海边，西到天津城以西大约二十五公里处，均被纳入其管辖范围，并将整个辖区划分为城厢区、城北区、城南区、军粮城区、塘沽区五个行政区，各行政区区长由占领该区的外国军队指派人员担任。由于各国有独立的辖区，享有绝对独立的权力，常常不服从“都统衙门”的管理，并总是向“都统衙门”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因此，“都统衙门”与

各国司令官、领事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更是钩心斗角，互不相让。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对洋人占据天津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天津东局子火药库被炸毁，“都统衙门”夜里被烧，一支日本军队在南郊高家村一带遭到义和团的伏击，并有传闻义和团将重新聚集万人准备攻打天津城，“都统衙门”不得不考虑移交政权。

唐绍仪写信给袁世凯，联军司令会议提出了有关交还天津行政权力的通牒，共计二十九条。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包括：拆除天津到入海口的炮台，禁止再建；禁筑天津城墙；天津城区周围二十公里内中国军队禁止驻扎；外国军队在天津驻地周围三十公里内，不用照会中国政府可以操练、射击和野外演习；外国军队必要时可以在北京的西山和北戴河自由设置夏期避暑营地；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天津都统衙门所做出的各项决议、发布的各项法令、签订的所有合同，并要严格认真执行。

袁世凯对军事方面特别敏感，他认为这些条款如果都答应，无疑会给列国军事干涉大清内政埋下隐患，如果允许各军到西山设夏期避暑营地，便是变相地准许列国在京西驻军，朝廷如何会答应？至于他这个直隶总督，更关注的是天津城周围二十公里内不能驻扎军队，不要说天津的治安无法维护，就是他这个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安全也无从保证。真是岂有此理！

袁世凯决定请日本人出面，约请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到保定详谈交还天津的问题。内田康哉三十五六岁的年纪，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进入外务省，一直追随日本著名外交家陆奥宗光，后来又到北京日本驻华使馆工作，半年前出任驻华公使。他是个中国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除了公使的身份，他还负有绝密使命：对中俄关系进行秘密侦查。日本对俄国在中国东北获取巨大利益极为不满，已经酝酿与俄国在辽东半岛决战。日俄若在中国土地上开战，中国的态度十分重要，因此他奉命在中国建立情报网，随时掌握中俄关系，并尽可能地使中国人能够弃俄亲日。内田注意到袁世凯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与他搞好关系对日本至关重要。因此，他与天津都统衙门的青木宣纯互通声气，尽量帮助袁世凯，以获取他的信任和依赖。

内田看了天津都统衙门的通牒后道：“我本人及本国政府也认为，这个通牒是非常繁杂而苛刻。”

袁世凯一拍桌子道：“真是岂有此理！天津一带是拳匪闹得最凶的地方，也是匪徒最多的地方，虽然暂时安定，但伏莽遍地，一颗火星就

引来一场大火。如果不准大清军队在此驻扎，治安如何保证？如果大清不能在天津驻兵而列国军队反而可以驻扎，那么《辛丑条约》第十款规定的弹压民众排外的责任，本督概不能负。”

“阁下的担心我能理解。据我所知，天津不允许中国驻军一项恐怕很难通融，大约不许驻军的范围还可以商议。至于天津的治安，应当由警察来维护，而不是军队，这是欧美各国的通行办法。警察与军队为国家两大实力，不可一日缺之。警察所重在治安，军队所重为国家安全。目前中国以军队兼理地方治安，非常不可取。因为军队随时调防，对地方情形不能扎实了解，且军队兼理治安，也不利于军队的专业训练。我国自明治维新后就效法欧美，建立警察专责治安，敝国治安井然，警察功不可没。我国军队进北京后，三浦喜传君协助庆王爷和前总督李鸿章大人在京城建立了巡警局，深得庆王的欣赏。”三浦喜传是日本警视厅警官，娴熟汉语，在随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鼓动日军占领区军政事务长官谋划治安警察事宜，招聘了一批旗人充当京城巡警，日本占领区治安首屈一指。占据天津的各国联军并不负责城市治安，也专门成立了巡警局，雇请训练了一千余华人巡警负责，见袁世凯没有搭话，内田继续道，“我建议阁下先在省城试行巡警制度，尽快训练一支巡警队伍，到时候一接过天津，就可把巡警带过去接管治安。”

袁世凯哦了一声，脑子飞快地转着。京城和天津洋人都设有巡警局他早就听说过，去年上谕中也提过，要把巡警作为一项新政，他并未放在心上。如今经内田一提醒，他从中发现了扩充实力的一个绝好机会。他把自己的新军抽调一部分训练为巡警，前往维护天津的治安，然后就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扩充北洋常备军！他当然不能在内田面前承认自己对巡警一无所知，便遮掩道：“唐少川已经有此建议，我也正在物色人选。”

内田乘机建议道：“本国很愿在巡警训练上给予大力支持。如果阁下需要，我可把三浦喜传介绍过来，帮助阁下推行巡警制度。”

“对贵使和贵国的善意，本督深表谢意。届时若有需要，我会向贵公使提出请求。”袁世凯话题一转说，“我深知贵国和美国对大清颇怀善意，在归还天津一事上还要拜托贵公使给予帮助。我想请贵公使转告各国公使，都统衙门提出的这个通牒，是《辛丑条约》之外的横生枝节，已经超过了前约的规定，这样苛刻的条件，大清朝廷不指望收回天津，本督宁愿继续住在保定，慢慢等待时机成熟。也希望各国公使能够发挥作用，遵守《辛丑条约》，对都统衙门的武官们有所限制，不要一再拖

延交还天津。”

袁世凯让内田向各国公使转达他的要求：天津城内需三千名巡警维持治安，他本人还需带一千军队，才能确保安全。

内田回道：“我一定把阁下的意思转致各国公使，并极愿为阁下奔走。”

袁世凯同时给外务部发电报，希望外务部与各国公使交涉，“天津系中国地方，各国均有驻兵，反不许地方自行其权，殊非公道。且津郡内外盗贼充斥，多有利器，现各国驻兵甚多，仍不免抢劫迭出，我如无兵，断难治理”。

袁世凯留内田在保定玩了两天，一送走他后立即找赵秉钧来见他。

赵秉钧是河南汝阳人，算是袁世凯的老乡，至于他的年龄就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不但年龄，就是姓氏也不能确定。因为他很小就父母双亡，靠流浪乞食为生。别人问他姓氏，他就以天下第一大姓“赵”自许，生日也是最大的正月初一，名字也很狂妄，秉钧，秉国器之钧嘛！他人很聪明，慧黠、强悍而心细。他曾经在大户人家当过书童，陪主家幼童读书，因此得以粗识笔墨。十八岁的时候考秀才不中，也像袁世凯一样投笔从戎。当时张曜正率河南的嵩武军在新疆追随左宗棠与阿古柏作战，他就投奔而去。他马术很好，被派为侦察骑兵。随大军过星星峡的时候遇到风雪，战马跌下悬崖，连他也一同拽了下去。他在雪中埋了三天三夜，几乎丧命，幸好被压在马腹下，被后续部队灌了鹿血酒才苏醒过来，却失去了男人的能力。从西北回来后，他捐了个直隶典史的微末小吏，负责缉捕、刑狱，后来又升任天津北仓大使兼两沽巡检。北仓是直隶驻军粮仓，两沽又是沿海要地，因此缉捕、治安责任很重。很快，赵秉钧以长于缉捕而闻名直隶。

此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手下的军官经常请赵秉钧帮助追缉逃兵，他善于侦察、追缉的才能也为袁世凯所知。天津兴起义和团时，赵秉钧以署理知县兼任直隶保甲局总办，坚持对义和团以拳匪缉捕。后来李鸿章再任直隶总督北上谈判，对赵秉钧十分赏识，便委他统带巡防营。如今袁世凯要办巡警，首先想到的就是深谙缉捕、侦探之道的赵秉钧。

赵秉钧此时被袁世凯召见，无异于喜从天降。他受李鸿章赏识，被委以统带巡防营，负责京郊治安。可是直隶大难之后，本就匮乏的饷银

更难措手，结果是一拖再拖，李鸿章一去世，他更是失去了靠山，生计都成问题。但赵秉钧有一样好处，处境再难，也绝不颓唐，极讲仪表，又加他形貌俊朗，因此一见面给袁世凯的印象就不错。

袁世凯有意考校他，问道："直隶大难之后，治安不靖，我很早就知道你长于缉捕，不知你有何高见？"

"高见实在不敢当，蒙大人下询，卑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错误处还请大人山海包容。要想长治久安，非有大的更革不可。我国目前治安现状，保甲废弛，捕役通匪，防营则扰民有余、治安不足。"赵秉钧小心翼翼地回道。

中国长期以来是自然自足的农业社会，商业欠发达，人口分散在农村，官府力量势难达到，因此数千年来城乡都实行保甲之制。清廷入关后，视保甲制为弭盗安民的良规继续推行，十户为一牌，设牌长；十牌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凡发觉内有偷盗、聚赌、谋逆、邪教、窝逃、奸拐等作奸犯科之事，牌甲保各长及邻里，皆有向有司报告之责，其效果还是不错的。但随着吏治日渐腐败，尤其是晚清商业开始发展，人口流动频繁，而地方官疲于案牍，事事假手胥吏，根本不能掌握户籍人口的真实情况，徒费民财，形如废纸。当然，各级地方官也都负有整饬治安的责任，尤其是基层州县，专门有捕役、民壮负责治盗安民。但捕役、民壮人员很少，大县数十人，小县十数人，且其地位极低，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三代内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更不准入仕为官。官府甚至连工食亦不提供，他们只能通过陋规、赏金等收入为生。正直之辈若从事此业则难以为生，所以充当捕衙之人多为市井无赖之徒，或为土棍游民之类，平日欺压良善、仗势欺人、横行霸道，遇有案件或敲诈勒索，或逼良为盗，或敷衍塞责，索贿则争先，逐贼则居后，甚至与盗贼狼狈为奸，挟盗自重。

赵秉钧当过典史、巡检，又任过保甲局总办，带过巡防营，所以对其中弊端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袁世凯也是连连点头："咦，那照你这么说，目前的办法是靠不得了，那该如何办理？"

赵秉钧一口咬定道："非查照西法办理巡警不可。我曾去过上海，买了一本英国人关于警务的书籍。英国人认为，备军所以御外侮，警察所以清内匪。清查户口、禁暴诘奸、昼巡夜查、防患未然，都由警察专职来办，社会治安才可望好转。"

“你原来早就留意过警务。我打算在省城创设警务总局，推行巡警制度，开办学堂，训练警兵，不知你敢不敢挑起这副重担。”

赵秉钧腰板一挺说：“大帅放心，只要交给我，必不辱使命。”

“你可不要视事太易。”

“卑职不敢。欧美国家都已经实行警察制度多年，东洋日本也效法欧美，卓有成效，我们只要把他们的章程拿来，再参酌我们的实际稍加更改，就可照葫芦画瓢。”赵秉钧胸有成竹。

“那好，我委你办理警务事宜，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办出眉目，我上奏朝廷，由你出任省城警务总局总办和警务学堂总办。如果办黄了，可别怪我革你的职。”

赵秉钧一听要被袁世凯委任为总办，心花怒放：“大帅擎好了，两个月内我必定办出眉目。可是，有几样事情非请大帅允准不可。”

“哪几样，说来听听。”

“一是要设法请驻外公使帮忙，翻译英国的警务章程；二是要设法请几个洋顾问，要办学堂的话非请洋教员不可；三是经费要宽为筹备。”

袁世凯一锤定音道：“好，不但要翻译英国的警务章程，日本的也要翻译，东西洋查照才能更妥当。至于洋顾问，日本公使已经答应推荐几人过来，不久就可到省城。经费你放心，只要花的是地方，我无不支持。”

赵秉钧行事非常迅速，很快招募了助手，并与驻英使馆联系上，又把三浦喜传请到保定，参照欧美、日本的警务章程文件，拟定保定警务局及警务学堂章程。当时欧洲的警务章程是通过驻英使馆翻译后发电到保定，驻英使馆嫌电报费太贵，不想全文翻译。赵秉钧请示袁世凯，袁世凯大声道：“借鉴人家办法事半功倍，何必吝惜这点费用？你告诉他们好了，电报费直隶一文不少他们的。”

赵秉钧又报告袁世凯，他已经招募了五百巡警，说明了情况：“巡警不同于上阵的兵勇，是为管理人民而设，以防患未然，排难解纷，所

以必须是性情和平、朴实、耐劳者始可胜任，血气方刚、好勇斗狠之辈绝不能录入。其他条件，则与大帅手订北洋常备军招募标准一致。”

袁世凯赞道：“中，巡警毕竟不是常备军，与百姓绅商打交道，不为上阵杀敌，性情平和很要紧，不然说不上三句话就动刀动枪，就与游勇兵痞一个德行了。”

“总局及分局的设置也反复商讨，大体有个方案，我先向大帅面禀。”

赵秉钧计划在保定城北关附近设总局，按东西南北四街冲要地方各设一分局，另外专设一局，负责保定城四关，共五个分局。各分局设巡官、巡弁、巡记各一名，巡长四名，正副巡目及巡兵八十名。总局负责管理、调度，只设总办一名，提调一名，文案两名，收支、考功、医官、卫生各一员，局役八名，总人数不到二十人。巡警的职责，除负责治安外，还要负责打扫街道、洁净厕所、安设路灯。

赵秉钧说明道：“各国警察，职责略有不同，清扫街道、管理厕所、安设路灯有的专设一局负责，我以为这些事情事关街市观瞻，与治安也是息息相关，先由巡警负其责也无不可。”

袁世凯对这一设想十分赞同：“举凡职责、奖惩，都要定好章程，有章可循，便可事半功倍。”

“警务学堂至关紧要，是巡警新政成效如何的关键。办理学堂，可概括为四个字：‘东仿西效’。”赵秉钧的意思，招募起的巡警稍加训练就可上街值勤，但要轮流到警务学堂受训。

所谓东仿，就是仿照日本的警务制度和章程；所谓西效，就是参考欧美的成法，这其中东仿又是重点。东仿西效的措施，赵秉钧总结为三条。一是聘请外籍教员和教官；二是将来要派留学生专学警务，并派警务官员出洋尤其是赴日考察；三是从留学生中选拔师资。

袁世凯对赵秉钧的这一长远打算深以为然：“这三条在办理学堂中可逐步实行，当前你尤其要多留意那些聪明颖悟上道快的，重点培养几十名将来给教员当助手。区区五百人太少，将来还要将巡警向全省推广。另外，进驻天津，我也要带巡警去。”

经过外务部和唐绍仪的反复谈判，天津都统衙门仍然不同意大清在天津驻兵，但可带两千巡警维护治安，另外总督府可保留三百人的护卫军队。

“区区三百人的军队，于天津治安起不到作用，将来天津的治安就只能靠巡警了。我打算从武卫右军中选调三千人，交给你的警务学堂训练，一旦接手天津，就让他们随同前往。”

赵秉钧一听自己这个总办将来有三千余人可以调遣，心跳得要蹿出胸口，他努力按下心口的激动道：“大帅放心，不出两个月，定然给您训练出三千出色的巡警。”

外务部和津海关道唐绍仪与各国公使及天津都统衙门反复交涉，讨价还价，最后就交还天津城的条件勉强达成协议，主要条款一是消平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到海通道的各个炮台，费用由都统衙门公库中支付；二是联军仍然驻扎原处，不允许驻扎中国军队的范围由二十公里缩至二十华里；三是铁路沿线六里范围内外国军队有弹压治罪之权；四是津城不许重建；五是凡都统衙门已定之案，无论系犯罪，或钱债涉讼，均不能重新审理；六是中国可派两千巡警维持治安，总督可带三百人护卫小队。此外，还规定中国官府不能重收以往的赋税，在外国军队和机构工作的中国人不能歧视等等。袁世凯急于收回天津，虽然这些条款依然苛刻，但他还是电告外务部，“目前条款已经较原议减轻甚多，闻各国武官多方刁难，利在延宕，经各使一再驳斥，始成现议。我如再向辩论，恐各武官又借会议为题拖延时日。目前之计，似可先同意条款，俟交还后再相机设法依次辩明，冀可两全。”

外务部尚书是瞿鸿禨，但在他之上还有总理外务部事务王大臣奕劻，而奕劻与袁世凯声气相通，虽然瞿鸿禨等人心有不甘，却还是上奏表示，“天津为畿辅要区，直督治所，唯期早日收回，妥筹善后”。

朝廷很快批准了奕劻的奏请，袁世凯则派津海关道唐绍仪、长芦盐运使杨宗濂、天津道张连芬、天津镇总兵吴长纯等人先期赴津，与都统衙门衔接接收事宜。双方议定，阴历七月十二日正式交接，都统衙门所设的五个区及内部办事机构均等待中方派员接替。保定训练的三千巡警选调两千预先开进天津，准备接手治安。原来各国在占领区雇请的华捕一千余人，全部留用，将来编入巡警。天津城二十里内由巡警负责治安，二十里之外，则由天津镇总兵吴长纯派兵扼要屯扎。

布置停当，袁世凯进京请训，向慈禧面奏接收天津的各项准备工作。

“天津收回来了，我总算向祖宗有所交代。”慈禧并无特别叮嘱，只是话锋一转道，“津海关的税收怕是都被洋人糟蹋了，你接过来后要好好整顿。朝廷要办新政，宫里经过这次大难，需要添置维护的地方也要花钱，可是部库和内务府都叫穷，真不知道怎么办。”

袁世凯一听这是向他这个直隶总督要钱，便回道：“大难之后，直隶也是百废待举，臣正筹划遵旨举办新政都需要银子。但臣受恩深重，鞠躬尽瘁尚不能报万一，臣当设法筹划先顾部库。直隶善后赈捐除留一百万两练兵外，暂时都解交部库。此外，臣再设法筹划几十万两先解内府以应急需。”

慈禧喜上眉梢，赞道：“天下督抚，都能像直隶一样顾全大局，朝廷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你到了天津，先安靖地方，再举办新政，要好好做出个样子来，让洋人看看，咱们国人办事不比他们差，也给天下督抚做个榜样，你袁世凯不愧天下督抚之首的称号。”

袁世凯出宫分别拜访了荣禄和奕劻，荣禄身体很不好，已不能正常上朝。但交代他要好好弹压地方，千万不要再酿出一场庚子拳匪之祸：“大清像我这身子骨，经不得风吹草动。慰廷，如今你一身系天下安危，要好自为之。”

实际上荣禄对袁世凯并不放心，曾私下里对人道：“袁慰廷有大志向，我在，尚可以驾驭得住，我若不在了，恐怕没有谁节制得了。”这话已传进袁世凯的耳朵里，让他心惊肉跳，如果荣禄在慈禧面前造膝密陈，自己好不容易坐上的直督之位怕有不保之虞。他对荣禄又敬又怕，无论如何要打消他的疑心，跪倒在地回道：“中堂，卑职得有今天，全赖中堂再造之恩。卑职一定追随中堂，对大清忠心耿耿，有我做直督一天，必定为大清守好京津门户，中堂但请放心好了。中堂一身真正系天下安危，望中堂保重身体。卑职这次看中堂愈加消瘦，须发皆白，卑职心如刀绞，万分……”说到这里，袁世凯伏地磕头，泣不成声。

荣禄虽然知道袁世凯善表演，但如此动情，毕竟令人感动。他欠欠身子道：“慰廷，不要如此，不要如此。”自己的泪也流下来了。

袁世凯抹抹泪道：“卑职知道，中堂最担心的就是天津的安危。中

堂放心，卑职一到天津，一则与洋人和睦相处，二则对匪类痛加剿除，必使天津乾坤朗朗，绝不再起波澜，更不给洋人干涉的机会。”

荣禄轻拍床沿，表示赞赏。袁世凯唯唯退出，他留下一张银票，让府上打赏郎中。

袁世凯去天津前，有一个人必须见，就是翰林院的徐世昌。两人见面后，徐世昌直奔主题：“宫保此去天津，真是千头万绪。但我认为，只要把握好三个字，当能站稳脚跟。”

“是哪三个字，愿闻其详。”

徐世昌说的第一个字是“中”，指中枢。直隶总督屏蔽京师，能够忠心不二是朝廷第一位的要求，因此袁世凯必须自始至终不能让朝廷对他的忠心有任何的怀疑。关键中的关键，当然是慈禧的态度，一切功夫都要下在这里。好在与荣禄、奕劻、李莲英等太后最信任的人关系都到了共机密的程度，这层关系无论如何要维护好。

第二个字则是“外”。洋人驻兵天津，京津之间所有要地炮台都已经拆毁，京师如同不设防，朝廷最担心的就是洋人的风吹草动。因此袁世凯到天津，必须保证洋人安静；外国势力对大清内政的干预已成事实，从个人前途而言，袁世凯也必须得到列国的赞赏和支持。

第三个字则是一个“稳”。治安要稳，人心要稳，尤其严防民教纠纷，引起中外交涉。

袁世凯深以为然。他于七月十二日七点从北京登火车，四个多小时后赶到天津，都统衙门的都统都到车站迎接，华捕二百余人站班、护卫，绅商百姓夹道欢迎，商铺住家纷纷升起龙旗，悬起红灯。袁世凯带着文武各员赶到都统衙门，都统衙门及所设机构人员当场将所有公事一一移交，包括会议记录、财务簿、银款票据、案犯卷宗、工程卷宗、合同底卷，都由袁世凯与各都统签字画押。交割完毕，各国洋捕一律撤走。洋人设午宴欢迎袁世凯，袁世凯则于晚上在海军公所——袁世凯新定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衙门回请各洋人都统。至此，天津正式回归大清治下。

李鸿章出任直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因大多数时候在天津，因此天津城东北、海河边的北洋通商衙门也就被称为直隶总督行馆。这里经数

次扩建后，达到四五百间房屋。后来王文韶、荣禄、裕禄出任直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都驻在这里。联军攻占天津城后，把都统衙门也设在这里。但袁世凯却将这里改为津海关道的衙署，而他的直隶总督行馆兼北洋通商衙门则改到了海河北岸的海防公所，离此大约一里多路。

袁世凯上奏朝廷的理由，是庚子之乱中直督行馆被毁大半，而实际的原因是他觉得在洋人的都统衙门里当总督，想起来总觉得憋气。而隔海河而望的海防公所，是李鸿章专为北洋海军在天津建的办公地方，有时候他也到这里办公。这里地势略高，没有水患之虑，而且戊戌年间，慈禧、光绪曾经计划到天津阅兵，已将这里扩建为行宫。后来发生政变，阅兵未能成行，但行宫已经改建完了，战争期间破坏又稍轻一些，袁世凯事先派人前来修复，陆续再扩建一下，便是一个崭新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衙门。

入住新衙门的袁世凯，第一件事就是与赵秉钧商议维护地面的事情。这是天津百姓最关心，也是事关他这个总督面子的大事。如果他袁世凯入主天津而地面不靖，岂不让刚刚撤走的洋人看笑话？于是他叮嘱道："最紧要的是地面上不能出任何问题。出了问题，我唯你是问！"

赵秉钧提前率巡警入天津，对天津城内外已经勘查得清清楚楚，在日本顾问的帮助下，他拿出了一个巡警机构设置计划。计划是设立两个巡警总局，南段巡警总局负责运河南岸天津城厢及附近地方治安，下设五个分局，每分局设有直属的马巡队、河巡队、拘留所、差遣队、消防队、军乐队、电线巡警队和侦缉队，近三百人，五个分局再加总局一千五百人左右。天津城外的塘沽、西沽、山海关、秦皇岛等地方，则设立北段巡警总局，下面也设五个分局，也是一千五百人左右。从保定带来巡警两千人，留用的洋人所雇华捕近千人，正好够两个总局定额。

袁世凯吩咐道："先把南总局成立起来，警员要保证够用，暂可不必限于一千五百人。北总局过一阵再成立不迟。南总局的总办就由你出任，你要立下军令状，不可出任何问题。若有盗案奸案，或者洋人教堂、教民之家被烧，不必我说，你就该卷铺盖走人。"

赵秉钧回道："非常时期，要用非常之法，我请宫保给我一项特权。"

"咦，你是要讨价还价？"袁世凯对部下敢于提出请求并不反感，既不敢提要求，又不能肩负其责的下属他才不喜欢，"说来听听，只要于

安良除暴有助，我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请宫保给我对匪类就地正法的特权。”

赵秉钧说，天津民风强梁，盗风素炽，兼之兵燹之后，土匪游勇以及海洋大盗时有出没，商民受害无穷。洋人有军队有巡捕，秩序维持得还好，如今洋人撤走，二十里内又不准大清驻兵，除暴安良全赖巡警，若不杀人立威，恐怕一发不可收拾。他要求获有匪盗解交发审处立即提审，情罪重大者，照土匪定章即行就地正法。

按照大清律例，判处死刑必须由按察使和督抚上奏刑部，押解京城复审后秋决，只有罪大恶极的匪类督抚可请王命旗牌就地正法，这是为了防止滥杀。赵秉钧要求这项特权，就如同把按察使和他这总督的大权拿到了手上无异。但袁世凯是行事果断的脾气，既然交给赵秉钧一副重担，那就给他挑起这副重担的权力：“好，我上奏朝廷给你这项特权。但限于两个月，两个月后规复旧制，照例审办。”

赵秉钧要到了这项特权，有把握治住所有地痞混混，很响亮地回答道：“宫保放心，若不能安靖地方，我提头来见。”

赵秉钧信誓旦旦，但袁世凯还是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处理完公事，他带上两三个贴身护勇，便衣小帽到街上去转。一路上街区要道，都有巡警站哨，拦住他们查问。越问得仔细，袁世凯越高兴。等他转到鼓楼附近时，路灯下看到赵秉钧一身巡警制服，带着三四个人也在巡查。袁世凯示意大家不要作声，躲到胡同里。鼓楼这里有一个岗亭，安排两个巡警，有个巡警正来回巡查走动。赵秉钧看了很久，带着人走过去道：“我看你巡查很久了，你很认真，不过，却没有发现我，可见还不够机警。咱们当巡警的，不能只当摆设。”

赵秉钧多次给巡警训示，这个巡警立即认出他来，打了个军礼大声回道：“是，总办大人！”

赵秉钧问：“你们这个岗位应当有巡警两人，为什么只有你一个？”

巡警回答：“报告总办大人，他说肚子不舒服，拿药去了。”

“哦，那他去了多久了？”

巡警老实回答："一个多时辰了。"

赵秉钧厉声道："分明是无故脱岗，你还要为他掩饰？"

"报告总办大人，他说肚子不舒服就走了。我不是大夫，也不敢说他没病。"

"你是个办事认真的人，很好。"赵秉钧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道，"我赏你两块银元，并记名注册，将来一有巡目出缺，你立即顶缺。"

对无故缺岗的巡警，赵秉钧立即下令，将此人捉回总局提讯，若确属有病，则另当别论，否则杖责二百，革除递解回籍。

见状，袁世凯小声对随从道："赵秉钧办事如此认真，我可以放心睡觉了。"

第十章　建天津洋规袁随　开财源双管齐下

新官上任三把火。正式进驻天津的袁世凯虽然不是新官，但他从洋人手中接过天津，会如何治理，不但天津百姓拭目以待，就是洋人也十分关注。

袁世凯进驻天津的第二天，就叫上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巡警总办赵秉钧、总文案阮忠枢以及天津府县官员，陪他到天津城走走。

天津城其实已经无城。洋人占领天津后，因为战争期间天津城墙上曾经安放大炮，居高临下威胁租界区，因此都统衙门一成立立即决定拆掉天津城墙。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天津城墙完全拆掉，完整的砖块归拆墙的承包商，碎砖则归都统衙门，拆出的土则归天津百姓随意取用，所以很快就清理干净。而后洋人在原四面城墙的位置，修了四条马路，环天津城一周，天津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个有环城马路的城市；又在城内连接东西、南北四门修两条十字形马路，马路两侧，又拆除了四五米，种植草皮、灌木，修建人行道。新修的马路全部是细石子铺路，比之从前条石或黄土铺筑的路面，减轻了颠簸，又无雨天泥泞之苦，商民赞不绝口。

众人陪着袁世凯走了一段，他不再坐轿子，而是招呼一辆东洋车要亲自体验一下。东洋车来自日本，十多年前就由上海引到天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到小站的人多坐东洋车前往。不过几年的时间，东洋车又有改进，从橡胶轮变成了可充气的轮胎，靠背也模仿椅背的造型进行了改造，坐上去舒服多了，跑起来也不像从前那样颠得屁股坐不稳。他坐在东洋车上，回头对跟在后面的唐绍仪道："少川，东洋人奇巧百出，日新月异，不服不行。"

唐绍仪回道："国人最缺的就是这一样。等国人能够孜孜求新，所产商品能够精益求精之时，便是大清振兴之日。"

转到东南角，袁世凯摇摇手铃，东洋车停了下来。他走下东洋车，指指整齐干净的道路说："天津城如此干净，真是出人意料。"

洋人雇请的巡警华人金捕头被赵秉钧叫上同行，赵秉钧示意他上前答话："宫保大人，当初洋人为了治理街道，真费了不少功夫，也下了狠心。"

据金捕头说，街道秩序属巡警负责，洋人立下规矩，禁止商户无故侵占马路任意摆摊设点，防止车辆行人阻碍交通，遇到在街道及各公共场所有碍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的不良行为，巡警有权施以体罚，包括顶砖、鞭打、罚款等方式，处罚极严，毫无通融余地。

袁世凯吩咐赵秉钧道："洋人管理得井井有条，不要到你手里就成了一团麻。洋人这些规矩，只要合适的都保留下来。"

"是，宫保放心，我正在参照天津洋人巡警的章程，修改在保定制定的章程。天津绅商百姓，也都希望洋人的一些好办法不要废止。"

"当然不能废止！我来天津前进京请训，太后说有御史上折，要求我到天津后，洋人的所有办法都要扫地出门，完全恢复大清的办法，这样才表明主权在我。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想法可笑，什么是洋人办法？什么是大清的办法？洋人办法有效，难道就不能效法？现在看，这些御史简直是井底之蛙，如果我这样行事，那才是中外的大笑话。"袁世凯高声道。

金捕头受了鼓励，又道："其实洋人的许多办法很好，千万不能都废掉。"

“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种糊涂人。洋人修马路，拆迁不少房屋，想来费了不少功夫。不知洋人用的什么办法？”袁世凯又问。

“说起来宫保可能不相信，洋人拆迁并未费多少周折。百姓反而希望能拆到。”

“咦，那倒是怪了，洋人用的什么奇妙办法？”袁世凯饶有兴致地问。

“洋人要拆什么地方，会先派人去测绘，画出图来，标明每户的户主、面积。会在其他的地方拨给同等面积的土地，而且每亩还再补给至少七十五两的补助，如果原房屋位置好，补助则更高，超过八十两，甚至达到九十两。土地主人可前往都统衙门出示土地所有权及确切面积的证据，办理各种手续和领取费用。各户补助情况，全部在都统衙门影壁墙上贴单公布。公共工程局要给拆迁户一个月的时间做好搬迁的准备。”

“哦，洋人办事认真，为拆迁户考虑得也很仔细。补助款项敢于公开，便没有营私之弊，这些都是可取之处。七十五两的补助是一笔不小的钱，怪不得百姓都愿意搬迁。这么多银子支出来是一笔巨款，洋人又是哪来的银子？”

金捕头回道：“洋人的办法，当然是征税。洋人在天津城里，实际修了六条马路。马路沿线，都成为经商开店的好地方，紫竹林一带，洋人修建了大码头，洋行已经开了几十家，上海、营口、烟台的大清商人也都看好这片地方，已经有三十余家新店开张，这都是新增的税源。洋人税种也多，比如车、船、鸦片烟馆、妓院等都收牌照捐，食品入市要收税，值百取一；买卖营业要收营业税，当铺每月十两或二十两，票号、钱庄每月三两或四两，商店视规模每月一两到二十两不等，茶馆每月十两，戏院每月二十五两。”

“昨天晚上我看洋人移交的账目，不到两年，都统衙门各项收入竟然达到二百九十余万两。我不明白大难之后的天津何来如此高的收入？原来诀窍在这里。”

唐绍仪此时插话道：“洋人的说法叫经营城市。我在美国留学时，就常听美国人这样说。就是官府出钱或者委托商人出资，把一个地方的环境改造好了，然后再吸引商人前来经商办实业，新增加的税收，再拿

一部分去改造城市环境。这样往复循环，城市会越变越好，而官府的税源也越来越广。”

袁世凯仰着头想了一会儿道：“少川，你的意思用一句话来说，洋人是把城市当作赚钱的工具来治理。”

“宫保说得太精彩了。”

“这里面大有学问，大有文章可做。咱们真得好好当洋人的学生。”

袁世凯明言要当洋人的学生，接下来的几天，又到洋人租界、老龙头火车站、天津城北老商业区巡察。晚上则翻阅洋人都统衙门留下来的会议记录及各类合同。这样忙了六七天，袁世凯召集布按两司、津海关道、天津府县及幕僚开会，宣布他的“三把火”：“新官上任三把火，天津百姓和各级官员都在等着看我袁某人会放哪三把火，我告诉各位，我的三把火可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洋规袁随’。我在山东的时候，就有拳匪画了一幅画，骂我是跟在洋人屁股后头的洋奴。我不怕他们骂，学洋之长，这样的洋奴我乐此不疲。诸位进天津比我还早，天津的面貌大家都看到了，可以用‘日新月异’一词来形容，我看了天津的变化，实话对诸位说，深感震惊！唐少川对我说，大难之后，天津情形在直隶可称首屈一指，又说天津在都统衙门治下，两年的变化可顶从前三十年。此言不谬。你们布按两司对直隶的民情治安比我清楚，大难之后，各州县地方官逃的逃，亡的亡，一任匪盗横行，再加洋军队和教民报复，真正是民不聊生。唯有天津，很快稳定了秩序，而且无论城厢面貌还是商业民生，都随之改善。我们不能因为洋人曾经占据过天津，就罔顾实事。都统衙门好些做法，是把洋人国内的办法引到了天津，好些办法就是比我们高明，我们不出国门能学到洋人的经验，这是多好的事情！有人主张一复旧制，据他们说，这样才显得有骨气，才算是主权归我。这真正是一派胡言！”

参与会议的众人，都纷纷鼓掌。

“我知道你们虽然都鼓掌，有人是心甘情愿，有人是敷衍我罢了。不管你们怎么想，洋人好的东西要学，要留下来，这一条我是坚定不移，在这里给诸位说清楚。至于当前最紧要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给巡警特权，以期维护天津治安。

“洋人入驻天津，很快就稳定了治安，他采取的是什么办法？就是咱们中国的老办法，乱世用重典。我看了都统衙门的有关规定，凡私藏军火者，限期交出，不交出，一旦查出，则立即斩首。为此被斩首的不下十人。再比如，晚上出门，必须掌灯笼，不得于暗巷中隐身，一旦被巡警查到，也是立即斩首。此外，对抢劫、奸淫等罪行，也是重典惩治。就是洋人在天津城里犯事，也要交发审局审理，不像其他开埠城市，有治外法权。我已经奏请朝廷，天津巡警要有治匪的就地斩决权，就是为了在我接手天津后，治安不至于反弹。若宵小之辈以为洋人撤走，有机可乘，作奸犯科，那他可就打错了算盘。至少两个月内，天津要实行严刑苛法，对惯匪恶霸，就地斩决，不必发审。”

赵秉钧响亮地回答：“宫保放心，我对匪盗决不心慈手软！用数人脑袋换来天津的平安，总比博取宽仁的虚名，以致乱不可治、百姓遭殃要强得多。”

“好，我辈绝不可沽名钓誉。”

第二件事，就是洋人建设天津的几项措施都继续接办。都统衙门办移交时，要求不得在都统衙门修建的道路和堤岸、围城马路、北门至运河的道路上开设店铺、搭盖帐篷，不得反对已经达成的市区排水协议和在租界修建联结海河两岸的旋转式铁桥，地方官员还应保证完成都统衙门尚未完工的工程项目，继续施行对道路的养护和城市清扫。

袁世凯说道：“这些工程中，最大的要数海河疏浚工程。都统衙门先后已经投入三十多万两银子，工程已经初见成效，不能半途而废。”

海河下游淤塞严重，吨位稍大的轮船无法直航到天津，结果货物需要从大沽口再驳运。几年前中外双方就成立了一个海河疏浚委员会，下设工程局，负责解决海河疏浚问题。这个委员会主要成员有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津海关税务司、各个航运公司和驳船公司的代表以及各国租界和洋商总会的代表。几年来海河工程局已经分别在芦台运河、军粮城以及大沽建造了三个水闸，还修浚平直了几道河湾，对一些较浅的河道也用木桩和侧面防波堤的方法加以整治，使天津和大沽间从九十公里缩短到七十六公里，通航能力提高了不少。都统衙门又支持海河工程局兴办了三项开河工程，总长七公里，尚没有完成。袁世凯的意思是，必须继续筹款，完成这三项开河工程。

“天津大乱之后未发生大疫，卫生局功不可没。洋人开办的卫生

局，也要继续办下去。”

都统衙门下设的卫生局负责改造厕所、水质检测、妓女体检、饮食卫生、疫苗接种等事项。负责卫生局的是法国军医和日本军医，两人都已经归队。

“卫生局的人才实在奇缺，除原有的人员留用外，可以再把日本军医请回来。军医人才太缺乏，不但军队需要，地方也需要。我有个想法，先开办一个军医学堂，学堂的总办正巧自己送上门来了。”

袁世凯物色的北洋军医学堂总办叫徐华清，字静澜，广东梅州人。少年时代就到香港打工，备尝艰辛。后来得到教会资助读书，辗转赴美，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后来又赴德国学习医学。二十七岁时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屡次治愈疑难重症病人，特别是曾治好慈禧的痼疾，被任命为御医，官封一品花翎顶戴。徐华清志不在做官，更不愿受御医的种种束缚，他最大的希望是办学，传授西医。但国人对西医误解颇多，谣传洋医挖眼剖心，是为提炼丹药。徐华清了解到袁世凯办事果断、有担当，而且又对洋人的东西感兴趣，所以专程跑到天津来，毛遂自荐，希望能办一个洋医学堂。袁世凯于是委任他为北洋军医学堂总办。

第三件事，则是继续办理善后，袁世凯希望借此示惠百姓。善后的事项很多，急于办的，一是奏请朝廷豁免天津钱粮，天津县应征光绪二十八年上忙，二十七年上下两忙，及二十六年下忙以及海防经费、河道钱粮屯谷等项，一律豁免。二是成立天津教养局。因为天津义和团闹得最凶，联军攻占后报复得又最狠，前后计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死亡，大量贫困儿童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袁世凯决定成立天津教养局，将这些贫困儿童收容起来，在教养局里开办织布、地毯、染色等工艺，传授给他们。

第四件事，便是刷新吏治。这是新官上任通常的动作，袁世凯亦不例外，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几项措施，都是前人所不愿行、不敢行的。

第一项措施，是裁汰冗员。天津是京师门户，水陆要冲，尤其是每年三百余万石漕粮，沿运河或海运到天津，再由天津运到通州存仓，历来直隶漕运事务较繁。但自从京津之间通火车后，漕运就简单多了，袁世凯要奏请朝廷取消境内的漕运机构。同时，又以天津县为试点，大幅裁汰书吏衙役：“吏治之坏，首在胥吏。诸位也都知道，各衙门胥吏，

多连工食银也没有，全靠他们搜刮百姓。天津大乱期间，官员逃避，胥吏星散，正好借此机会，严加裁汰。留下来的，则发给工食银，严禁勒索，这是刷新吏治的治本之策。”

刷新吏治的第二项措施，则是成立直隶吏治调查处，除陆军官弁及道府大员外，其他官员一律在调查范围。这个办法袁世凯在山东就采取过，但都是临时起意。专门成立吏治调查处，则把调查官员作为经常性的一项措施。此事他与按察使周浩商议过多次，由周浩向众人介绍：“根据宫保的要求，调查拟分为平时调查和临时调查两种。平时调查是指随时留心官员的政绩，采访百姓对官员的评价和舆论；临时调查是指通过暗查、明访、查取卷宗或人证等办法，对于上谕查办事件、宫保要求查办之件、官员之间互相攻讦之事、绅民控告官员之案进行调查。凡暗查，则由宫保札派委员三两名，分别先后前往密查，各开具所查实在情形，如二人所查事由相同，即由本处据情呈请核办；倘所查情节歧异，应另派干员一人前往复查，仍由本处核实具呈。凡明查，派委一员前往调查，亦将所查实情报明本处，由本处核实具呈。”

等周浩介绍完，袁世凯补充道：“官吏考核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不能考核官吏优劣，提拔使用便难以公正服众。不能服众，优者下，劣者上，便是最大的吏治腐败。成立吏治调查处，就是希望能对官员的职守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将来调查处的调查，将作为对官员进行赏罚、奖惩的参考。”

第三项措施，则是道府厅州各项陋规一律取消，改为公费。

所谓陋规，是下级借各种节令给上司奉送“规礼”。清代官员廉俸很薄，而保持官员的体面，需要雇轿班、常随，帮助处理刑案、钱粮又要招募师爷，这些费用都是官员所出。因此“规礼”之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久而久之，便视为平常，尤其贪墨官员，更以此为自肥的手段。所以新官到任有费，各种节日有费，冬有炭敬，夏有冰敬，上司生日或官太太生日或者生孩子满月，都要送规礼，婚丧嫁娶更是不必说，也要有一份贺仪或丧仪。袁世凯认为上司受收下属规礼，便不能破除情面，据实纠参，甚至被下属挟持，吏治之弊，皆源于此：“平心而论，道府厅州官员，公费开支很大，如果不让大家收陋规，而又不给办公经费，便没法要求大家治理地方。总之，先要养廉，才能止贪。我的办法是，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摸清底数，大体按这个数目酌给公费。这样化私为公，上司不必受下属挟持，下级也不必为孝敬上司而到处搜刮。各级公费银，已经大体有个设想，老阮你给大家说说。”

阮忠枢正在打瞌睡，被身边的人捅了一指头，这才一激灵挺起来脖子来，因为事先袁世凯已经有交代，知道是让他说公费银的事，所以大声道："刚才我又默想了一遍，感觉宫保所定的公费银，只高不低，对各级官员都是个福音。"

袁世凯所定的标准，大顺广道月支公费银一千两，清河道每月九百两，通水道七百两，天津道六百两，口北道五百两，霸昌道三百五十两。保定、永平、河间各府均月支公费银六百两，天津、正定、顺德、大名、广平、宣化各府均五百两……各州县将向来应出节寿等规礼，一律解到布政司库，道府厅州应支公费，按月赴司库请领。不足部分，则由布政使向袁世凯报请设法筹措。

这个公费标准相当优厚，与会的人员除了天津道府官员外都非受益者，他们不免咋舌羡慕，有些失落。袁世凯见状道："在座的诸位也不必觉得吃了亏，你们也都有一笔车马费补贴，由藩库设法解决。"

众人一听，无不欢欣鼓舞。袁世凯此举，无异于示惠各级官员及幕僚。

"实在事情说完了，再说几句虚的。这些天我在想，有人说，甲午一战，证明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失败了。我以为，此言大谬，甲午一战不是证明三十年洋务不能救国，而是恰恰证明，我们洋务办得还不够。诸位想一想，李文忠公三十年孜孜于洋务，给大清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当年林文忠公在虎门销烟，洋人启衅广东，中外开战，我们以大刀长矛对付洋枪，以木船去对抗洋轮巨舰。可是甲午之战的时候，我们定镇两舰在黄海与日舰对战一天，日舰被迫退出战场；陆军的洋枪洋炮也不逊于倭寇。甲午败了，但败因并不在兵器上，而是另有原因，我今天不再细说。我要说的是，李文忠公倡导的洋务，让大清的军备基本跟上了世界的步伐。除此之外，还有火车，还有轮船，还有电报，还有机器采矿，哪一样不是李文忠公的功绩？所以，举国痛骂他数年后，到庚子乱起，文忠公奉旨抱病北上议和，就连当初骂他最狠的人也不能不承认，李文忠公有功于大清，洋务大业绝非一无是处！"说到此处，袁世凯深吸了一口雪茄后继续，"李文忠公在直督的交椅上坐了二十余年，可以说勋绩卓著。如今我忝居此位，如果不能把洋务大业——现在叫新政，其实与李文忠公推行的洋务是一回事——如果我不能把新政向前推进，便愧对李文忠公的识拔之恩，更愧对朝廷的恩典！何况如今开展新政，有诸多的有利条件。"

袁世凯认为，当年推行洋务屡屡受制于清流顽固派的抵制，庚子之乱后，只会动嘴皮子的顽固派彻底清除出朝堂，举办新政再也没有从前的种种阻挠。这是第一大有利条件。

从前推行洋务是从下往上推动，是地方提出要求，恳请朝廷允准。如今则是朝廷提出举办新政的要求，督促督抚们举办。这又是一大有利条件。

“如此诸多有利条件，若不赶紧行动，在新政上办出点名堂，岂不白戴了顶戴花翎？就直隶而言，尤其是天津，可以说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诸位可知道是什么吗？”

众人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一脸茫然。

袁世凯指指唐绍仪道：“少川，你是懂洋务外交的人，你说说，目前大清最发达的地方是哪里？”

唐绍仪回道：“当然是上海，然后是广州、烟台。”

“好，就以这三个地方为例，我给诸位好好说说。在开埠前，大清与洋人交往只有广州一口，洋人要买国人的货物，要卖给国人货物，只能通过广州的十三行。一切洋货皆源自广州，无论内陆还是沿海的茶叶、瓷器或者土产，要卖给洋人，也都要汇集于广州。所以开埠之前，广州富甲天下。但广州一地不能满足洋人的要求，因此先后有南洋五口、北洋三口开埠通商。广州离北京太远，洋人要与朝廷打交道，实在不方便。而京津一带朝廷又不许洋人前来，因此上海成为洋人汇聚之地，再加有长江航道，因此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取广州而代之，由一个小小的县城成为万货云集、日进斗金的十里洋场。如今，各国公使已经允许驻京，皇上可以沿用列国通例召见各国使臣。而洋人又在紫竹林建起了大码头，可以说，京津一带的开明、开化程度已经与上海无异。洋商、洋货、洋人的投资都将向京津尤其是天津集中。诸位请想，这是不是天津的大好机会？”

众人恍然大悟，异口同声发出“哦”的感叹声。

唐绍仪有点不赞同：“上海毕竟有长江航道，上海虽是一隅，但背后却有数省的财富集聚。”

“是，少川说得不错。天津的海河无法与长江相比，但如今京津都通了火车，关内外铁路将天津与东北连为一体，京津铁路又将京津连为一体，京汉铁路又将直隶与腹地数省连为一体，将来朝廷还计划开通津镇铁路，天津可直通镇江，与江北数省连为一体。少川你想，天津是不可是也可成为百货云集之地？”

“对对对！宫保所见，的确不是我辈所能预料！”唐绍仪及众人对袁世凯的远见卓识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太后召见我的时候，说希望直隶新政能为各省做出个表率，要我无愧于天下督抚之首的称号。直隶的新政能不能表率天下，就看各位能不能实心实意、扎扎实实地去办，我能不能对得住天下督抚之首的称号，就全看直隶的新政到底如何。诸位，我有一番雄心壮志，希望直隶样样走在前面，尤其是天津，不但治安要做到天下最好，马路、桥梁、卫生也要样样做到天下最好，更要紧的，天津的工商业将来也要做到天下最兴旺发达！那时候天津百工云集、百货云集、日进斗金，要超越上海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又拿雪茄指指周馥和唐绍仪，“你这津海关道，还有布政使衙门，那时候库里堆满了白花花的银子，让你们梦里都笑醒！”

闻言，众人同声大笑。

奕劻密电袁世凯，说署理河南巡抚锡良将可能调任热河都统，问他是否有得当的人推荐。袁世凯大喜，不仅仅是他又有推荐心腹出任封疆的机会，而是奕劻在重大人事调整时事先通气，说明他在奕劻身上的投资开始见效。

不过，袁世凯对山东巡抚的关注超过河南巡抚。山东是他官运转折之地，这是其一；山东战略位置关键，而且有烟台海关，又有正在开通的胶济铁路和淄川煤矿，将来财源必旺，这样的省份如果能安排自己人去当巡抚，当然是再好不过。直隶的官员，资格最老的当数周馥，追随李鸿章多年，无论洋务还是治河，都是一把好手，如果他巡抚山东最好；他遗出的布政使由按察使递补最好，那样，深受他赏识的通永道杨士骧则可升任按察使。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运动得当，便相当于直隶有三大员升职。

袁世凯找周馥密议，因为周馥重听，因此延入密室方可大声沟通。周馥对袁世凯的关照自然十分感激，但对钻营仕途却有些不屑：“慰廷

老弟，我追随文忠公四十余年，办营务、办洋务，救灾治水，扶贫济困，问心无愧，我如今六十有五，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周馥因受李鸿章的牵连，屡次受到弹劾，虽然资历很老，如今却只是布政使，所以有这通牢骚。

袁世凯劝道：“老哥，你不能只为你自己考虑。你淡泊仕途，只求随遇而安，可你不升一升，下面的人就不得升迁不是？还有，我早就想把缉之调到直隶来，碍于你们父子得回避，至今不能如愿。你如果能够巡抚山东，父子对调，各得其所，岂不妙极？”

牢骚归牢骚，周馥不能不对出任封疆动心。袁世凯告诉他要想办得稳妥，得花笔银子。周馥便问道：“我筹一万两银子够不够？”

一万两当然不够，但袁世凯不再让他为难：“老哥，你要信得过我，把银子交给我，我来办这件事好了。”

“我当然信得过宫保，人人都知道，宫保敢花银子，却不贪银子。”

周馥所说一点不假，袁世凯与李鸿章都是热衷名利的人物，但他不像李鸿章那样乐于营私聚财，他有一个口头禅：“银子是用来花的。”为达目的花起银子让人瞠目结舌，却不屑于聚私财。

打发走周馥，袁世凯把杨士琦叫来道：“老五，有一个差使非你亲自出马。”

听袁世凯说完事情原委，杨士琦说道：“宫保的意思是一箭三雕，一万两银子恐怕不够打点。”

“的确不够，不如先从银钱所提一笔用着，总之不要放过这个机会。老庆能如此关照，我们不能办半吊子事，来日方长嘛。”

杨士琦又道：“宫保此次也为我四哥筹划，无论成不成，我四哥出笔银子是应当的。”

袁世凯连连摇手：“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这话你总该听说过吧？此事只限于周藩台和你我知道，就是你四哥，也不能透露半个字。”

“宫保放心好了。”杨士琦当然知道其中利害。

“这次你还要办一件大事。上次请训时，太后说起宫中窘迫，我已经答应直隶筹一笔银子。这次你带二十万两去，请李总管直接交太后，是入内库还是怎么处理不必过问。同时让李总管转奏太后，直隶正在设法，将来还会有奉献。”

“李总管那里，是否也要打点？”杨士琦的意思，这次谋划周馥出任山东巡抚，不能只靠庆亲王。

“那是当然。荣中堂那里，你替我去问候，从同仁堂带些上好的细药。”

三天后杨士琦回到天津向袁世凯复命，听奕劻的意思，把握很大。

但好事多磨，在这节骨眼上，却有御史参奏周馥，说他昏耄营私，贻误地方，巧于营谋规避，广树私人，兼之老迈龙钟，诸事废弛。朝廷把原折发给袁世凯，让他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瞻徇。

袁世凯细读参折抄件，参劾周馥甲午战争期间，升任直隶臬司，却称病乞退，巧于回避；时局一定，又携金至京营谋四川藩司。此事袁世凯十分清楚，当初他与周馥为李鸿章分忧，到前敌营务处分任总办和会办，说周馥巧于回避，真是昧着良心说话。又参他八国联军入京后，作为直隶藩司的他不到省城支持危局，却恳请李鸿章让他留京办事。这事袁世凯也清楚，是李鸿章把他留到身边的。还参他“老迈龙钟，两耳重听，属员回事，不准多言，偶有敷陈，动加呵斥，以致下情不能上达，诸事废弛，唯以不升巡抚，时怀怨怼，大庭广众之中，肆言无忌，其跋扈嚣张又复如是”。又参他对拳匪太姑息，以致养匪贻患；久仕直隶，用人理财不孚众议；对待下属有亲有疏。这些参劾多半是捕风捉影，甚至颠倒黑白。至于对属员有亲有疏，是任何官员都难以避免的。

袁世凯怀疑是不是他运动庆亲王的事情泄露了，有人故意坏事。他首先怀疑的是瞿鸿禨，因为当初他奏报洋人欢迎太后回銮一事，瞿鸿禨耿耿于怀，两人关系已经难以挽回。追问杨士琦，他表示绝无泄露的可能。

“那么，就真是无巧不成书了，大好的机会不能让这一纸参劾坏了好事。周藩台的为人你们也都知道，真正是兢兢业业，这样的人不得升迁，天理何在！”袁世凯发完脾气又说，“你去告诉老阮，让他去和臬司

商议，我的态度是四个字，对这个参折，‘一字不认’”。

数天后阮忠枢把复奏稿呈了上来，对每一条参劾逐一反驳，人证事证，真正做到了“一字不认”。但袁世凯觉得还不满足，因为没把周馥的功绩说清楚。于是他亲自捉笔，补叙了一段，阮忠枢稍加润色，再呈了上来：

伏查该藩司周馥，在直年久，如果该藩司昏耄营私，贻误地方，难逃公论。臣受恩深重，断不敢稍涉瞻徇，上副朝廷付托之隆。唯该藩司公正廉明，励精图治，考之案牍，证以人言，并派员逐一查访，绝无情弊。且该藩司久在直省，夙著贤能，所有北洋办理海军、电报、铁路、矿务、水师武备各学堂及海防紧要事宜，皆其参预创办。当时北洋人才，无能出乎其右。已故大学士李鸿章倚如左右手。前年冬奉命入都随办议约，兼办京城教案，其时各国使臣、统将，多方要挟，棘手万分，大局几至决裂。该藩司禀承全权大臣，百计磋磨，心力交瘁。又以李鸿章衰年多病，步履维艰，遇各洋员有会商事件，多由该藩司相机因应，坚苦维持。上年夏间，款议就绪，奉饬到任。其时各国联军，尚踞省垣，中国兵队，不能到防，土匪蜂起，民教寻仇，局势几为一变。筹办善后，极难措手。乃复酌拟办法，不数月间，匪徒敛迹，民教相安。迨銮舆回京，腹地已一律平靖，该藩司历经盘错，劳苦功高，实为同僚所不及。臣抵任以后，复能遇事匡助，不遗余力。唯其性情朴直，论事不顾忌讳，率属力斥浮夸，劳怨不辞，或滋物议，而实心任事，人所难能。当此时局方艰，需才孔亟，倘迁就原奏，模棱登复，殊不足以彰直道之公，尤恐任事者相率寒心，转多顾虑。该藩司被参各节，既经查无确据，应诸毋庸置议。

袁世凯连读两遍，十分满意，拍着桌子道：“老阮，你的文笔是越来越老辣痛快！‘倘迁就原奏，模棱登复，殊不足以彰直道之公，尤恐任事者相率寒心，转多顾虑。’真是痛快至极。你的车马费，每月再加十两。”

阮忠枢连连摇手道：“宫保，已经够多了，不敢再奢望。”

袁世凯笑了笑道：“是不敢再奢望，不是不愿。可见还是不够多。”

阮忠枢也笑道：“多少是多？直隶百废待兴，宫保又是雄心壮志，花钱的事项多得很。”

“这个我自然知道。老阮，我再给你说一句话，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有本事的人在开源上动脑筋，没出息的人才在节流上动心思。我准备把山东周缉之调过来，让他帮我大办工商实业。”

“他老爷子任藩台，怕是他有顾虑。”

袁世凯此时不便说破，笑了笑道：“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复奏上去后不久，便有了结果，周馥如愿出任山东巡抚。但他缺出的直隶布政使，却未能由直隶按察使周浩递补，而是调江宁布政使吴重熹填缺。这个结果也不算太糟，因为吴重熹是袁世凯的老熟人，袁世凯曾经对他执弟子礼。袁世凯的老家项城县属陈州府，而吴重熹曾做过一任陈州知府。当时袁世凯继承嗣父袁保中陈州府驻地的家产，办诗社，交名流，吴重熹也是袁府的座上宾，给足了袁世凯面子。袁世凯在陈州立住脚跟，与吴重熹的捧场关系极大。所以袁世凯对他十分敬重，如今归到自己治下，当然没有不欢迎的道理。

袁世凯在迎接吴重熹的宴席上，仍然要执弟子礼。

“不可，万万不可。当年在陈州，你递门生帖子，本来就属勉强，那时候我是陈州父母官，也就厚着一张老脸收下了。如今你是上宪，我是属下，何敢再以老师自居。”吴重熹是有备而来，当即从怀中抽出门生帖子，“今天也请直隶的诸位同僚做个见证，我将门生帖子璧还，从此以后，再无师生名分。”

“老师当年在陈州给我莫大面子和关照，如今到了直隶，我总算能够有机会报答一二，老师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说。”等散了席，袁世凯留下吴重熹，有一番体己话要谈。

吴重熹再次声明：“我已经璧还了门生帖子，宫保无论如何不能再自降身份。我对做多大的官倒不计较，你也知道，我有收藏古书拓片的爱好，最费的就是银子。将来有机会，你能给我个报酬优厚的职位就再好不过。”

吴重熹是山东海丰（今山东无棣）人，他的父亲吴式芬和岳父陈介祺都是收藏界知名的人物，吴重熹受家传影响，对古书、拓片收藏十分痴迷，据说遇到喜欢的古书，卖家具、当衣裳也要买到手。

“啊，你是这么一番想法。那倒好说了，将来有这样的位置我一定力荐。不过，眼前有件急务，还有赖老兄设法。”

袁世凯所说的急务，就是直隶尤其是天津的钱荒和银荒。所谓钱荒是由于铜价暴涨，铸造制钱——也就是外圆内方的铜钱——的成本暴增，于是铸钱的便纷纷减铸，结果市面上制钱减少，发生钱荒。百姓平日衣食住行，不会是大额支出，尤其需要小额制钱，钱荒后便造成商家和百姓两不便，影响货物流通和日常生计。

银荒的原因比较复杂，自从鸦片贸易开始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尤其开埠后，除了鸦片大量输入，随着洋人而来的还有洋银元，有日本的龙洋（币面饰有龙纹）、英国的站洋（正面有不列颠女神站像）、墨西哥的鹰洋（币面花纹有鹰鸟），此外还有美国的贸易银元、法国的安南银元等，这些银元都在大清流通，造成币制混乱。尤其《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相继签订，巨额赔款都要求以白银付款，进一步加剧白银外流。经营钱庄的没有现银给付，就发行钱帖和银帖——写有抵顶制钱若干枚或抵银若干两的票据。钱庄以实力做后盾，适当发放钱帖、银帖，便于流通，方便交易，这本来是行之已久的办法。但如今发放过多，便大幅贬值，持钱帖或银帖去换现银或交易，就必须在票据之外再加钱或银若干，才能认可票据的价值，这加出的一部分就称为帖水。如今天津的帖水，一千两银帖开始要加帖水一二百两，如今二三百两，而且是有增无减的趋势。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价格猛涨，处理不好，便会引发金融风潮。金融不稳，什么新政，什么工商实业，都无从谈起，袁世凯为此愁肠百结。虽然他万事精明，无奈金融这一套根本看不透，更弄不明白。

周馥职责所在，正在想解决办法，也是不得要领。如今他又调任山东，更无心于此。袁世凯希望吴重熹能有所作为，但他也是一副茫然的神情：“缺什么补什么，既然是钱荒，除了赶铸制钱，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银荒的办法，也只能从藩库及各司道库中筹银，暂借给钱庄渡过难关。”

这些办法周馥和天津府县也都提过，办法是好办法，却没法从根本上见效，因为直隶也缺现银。铜价猛涨，铸制钱便要赔钱，铸得越多，赔得越多。袁世凯现在是想生钱的门路，要他先往里赔垫，如何行得通？他知道再与痴迷收藏的吴重熹谈金融，无异于对牛弹琴，因此只好打住道：“好在来日方长，慢慢地想办法。”

十几天后，袁世凯盼望的周学熙从山东乘轮船赶来赴任。见面之后，就把自己遇到的难题向他请教。周学熙好像知道袁世凯必有此问，显然已经深思熟虑："此事的确棘手。如果双管齐下，这个危局也并不是不可解。"

"双管齐下，怎么个下法？"袁世凯盼望周学熙有神机妙策。

"就眼前来讲，就是尽快铸铜元。以铜元取代制钱，便可解钱荒。"周学熙回道。

袁世凯有些失望："缉之，铜价飞涨，所以才减铸制钱。要铸铜元，岂不同样赔累？"

周学熙摇头道："不然，铸铜元不但不赔累，还有大利可赚。"

"啊？有这等好事？"袁世凯一副怀疑的神气。

"宫保听我细说。"

铜元与制钱不同，制钱本身的成本与它的币面价值相近，因此一旦铜价上涨就会赔累。但铜元却是一种名义货币，按当前的规定，一枚铜元当十枚制钱用，而实际铸一枚铜元只需熔化不到四枚的制钱，换句话，铸造铜元至少有六成的赢利。

"当前一两银子的官方牌价是一千制钱，也就是一百枚当十铜元，而铸这一百枚铜元需要不到四百个制钱，换句话说，铸一百枚铜元，就有六钱银子的赢利。如果铸一百万枚，那就有六万两的赢利，铸一千万枚，则有六十万两的赢利。宫保请想，是不是有大利可图？"

袁世凯仰着脸想了一会儿，明白了，的确有利可图，但他还有一项顾虑："如果钱庄都纷纷私铸铜元，便又无利可图了。"

周学熙笑道："宫保忘了，铜元是要用洋机器才能铸得成，一般小作坊私铸制钱行，铸铜元，他们办不了。"

袁世凯一拍脑袋大悟道："对对对！"

"宫保要想铜元畅通无阻，必须下令废止制钱，一律改用铜元。这样市面上的制钱都用新铸的铜元换回，又可重铸铜元。铜元畅通直隶，

不但解决了钱荒，而且有六成的赢利，何乐而不为！”

袁世凯离座郑重向周学熙拱一个长揖，周学熙连忙躲到一边道：“宫保如此，真是折杀我了。”

“你这一策解了我数月的愁肠，当得起这一揖。”

“要想市面上资金融通裕如，除了铸铜元，非办银行不可。洋人国家，公私都可办银行，这为他们的实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你是说办钱庄？”袁世凯对银行如何帮助洋人发展实业不甚了了。

“银行与钱庄相似，但与钱庄又大有不同。”周学熙尽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钱庄规模小，且唯利是图，支持小商人小买卖行，支持大实业、办大事则行不通。银行实力雄厚、信用可靠、经营规矩、薄中取利，国外银行往往数个商家甚至十数商家合股成立，像修铁路、疏浚河道这样的大工程，也有实力支持。”

“哦，这个我明白，比如卢汉铁路，就是比利时国的银行贷款修筑。”

“宫保，咱们直隶也可以办一个银行。”

袁世凯双眼炯炯，问：“怎么办？哪来的巨款？”

“直隶的信用就是一笔巨款。”

周学熙的办法是，把直隶藩库、盐政库及各道府的官库统一起来，成立直隶官银号，用官库的收入作资本和信用，吸引百姓商家存款，同时又对重大实业项目给予借款支持。

“银行的根本就是信用，信用有了，出一张支票，可一万，可十万，甚至数十万。商家又可拿这几万的银票去购买其他商家的东西，其他商家再拿这张票去采购自己需要的货物，宫保请想，就这样一纸支票，在市面上产生了多少流动？洋人国家，大都不像咱们流通要用银子用制钱，他们用的就是纸票，靠的是什么？就是洋人国家、银行的信用。只要宫保把直隶的信用做足了，不愁没处来银子。”

袁世凯感叹道：“这可真是大开眼界了。缉之，你先把造币厂和直

隶官银号办起来，解决银钱两荒。”

“宫保放心，当年李文忠公曾经造过铜元，机器都还在，稍作修理就能开工铸币，两个月内，保证直隶用上铜元。”

“好极了，一个造币厂，一个官银号，好一个双管齐下。”

“这只是其中一管。这一管可以概括为金融手段。还有一管，就是大办实业。银行要靠信用，而国家的实力却非靠实业兴旺不可。宫保对洋人国家的商家颇有研究，商战商战，以商品为战。这些年闹银荒，银子去哪了？被洋人赚走了。洋人靠什么赚走？靠的还是商品。鸦片是害我国人的毒品，但在洋人看来，也是国人需要的商品。不管洋人的逻辑多荒唐，这些年来我国进口洋药数量年年剧增这是事实。除此而外，洋人把大量洋货一轮船一轮船运到大清，包括日用百货，也包括电话、电报、轮轨、火轮车等设备，不一而足。而大清能出口到洋人国家的除了茶叶、土产外，哪还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大清进口的洋货远远超过出口的土产，这是大清银荒的根本原因。要想抵制，只有兴办实业，生产有竞争力的商品。如果有更多的商品出口到洋人国家，我们便赚回洋人的银子。即便不能出口洋人国家，国人用国货，洋货销量减少，也是减少银荒的一策。所以，无论如何，大兴工商实业，宫保必须当成头等的大事。”

“中，中，中。”袁世凯高声道，“前一阵我说，天津将来要与上海争长短。如何争，就是大办实业！将来办实业，要多多倚仗了。”

“我也正有此志。要办实业，闭门造车不行。东洋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实业大兴，东洋货已经后来居上，要办实业，非到日本去实地考察不可。”

“我也正有派人出洋的打算。不过今年怕是来不及了，等造币和官银号办出眉目，最迟明年上半年，我就派你去日本考察实业。”

周学熙深受鼓舞，就实业救国，又与袁世凯畅谈良久。

九月份醇亲王载沣大婚，福晋是荣禄的女儿，小名叫大妞。男女两方，袁世凯都要花一笔贺礼，尤其是荣禄这边，当然要更重一些。他早已派人赴上海，买了足有四万两银子的珠宝首饰，准备送给荣禄的女儿。这件事袁世凯打算让办事圆通的杨士琦去，但杨士琦出关与俄国人

谈收回关内外铁路事宜，原来预计九月初就能回来，谁知道好事多磨……

关内外铁路是指从北京丰台经过天津、山海关再到沈阳的铁路。这条铁路加上到营口的支线，全长八百多公里，目前已经修通六百余公里。八国联军入侵后，这条铁路分别由英国和俄国军队占据，迟迟不肯交还。朝廷任命袁世凯为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分别与英国、俄国交涉交还事宜。英国人占据关内铁路，是想阻挡俄国人南下，以防威胁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因此提出的交还条件是，所有的支线都不能交由任何他国修筑，而由中国自造。中国当然是求之不得，因此中英较顺利地签订了协议。但俄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关外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铁路支线该怎么修，别国无发言权。所以磨来磨去耗掉了好几个月。最后，在合同中只规定北京到张家口、天津到保定的支线由中国修筑，且不用任何外国资本，并不得作为向外国借款的抵押。至于关外支线，暂且不作规定。各方终于达成一致，关内铁路交还袁世凯亲自与英国人谈；关外铁路交还则由杨士琦出关与俄国人交涉。等杨士琦谈妥回到天津时，已经是九月十一日。

“老五，你总算回来了。你马上进京一趟，把我收回关内外铁路的奏章递上去，同时，还有一项差使也得你办。”

袁世凯交代清楚后，杨士琦回道：“宫保，淮军银钱所的银子已经花了不少。这总是一笔死钱，花掉就没了，得想开源的新法子。”

“开源的新法子已经想了好几条，缉之正在加紧办理。短期见效的是铸铜元，长期见效的是大办实业。”

“大办实业自然是开源的根本之策。但不能只指着将来新办，眼下该北洋的实业也应该实至名归才是。”

袁世凯瞪着眼睛想了一阵后道：“你是说盛杏荪抓在手上的轮船和电报？”

“正是。盛杏荪抓在手上的实业一大把，哪一项不是当年北洋李文忠支持创办的。尤其电报、轮船两项，收入十分可观。按照当初北洋与他商定的办法，每年他应当交两成的赢利给北洋，作为军饷和办学堂的费用。可是自从文忠公失势后，盛杏荪便把这些洋务抓在手上，北洋节制名存实亡，二成赢利的话提也不提。宫保请想，别的暂且不论，这两

成赢利是不是就得与他好好论一论。如果把这几年的积欠再让他补交过来，那可是一笔巨款。”

“我早有此意，别人主政北洋怎么对待轮船和电报我不管，如今我当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必须让它们重归北洋治下。我打算向朝廷请假回籍葬母，借此机会我到湖广、两江都走一走，也到上海与盛杏荪见一面，听听他怎么说。”

袁世凯母亲去世后，朝廷只赏假百日守孝，百日之后，他便除服办事，母亲遗体则运回河南，却一直没有下葬。不久他又受命总督直隶，两宫回銮，安定地方，公务实在太忙。如今已是深秋，关内外铁路已经收回，直隶、天津也都日趋平静，估计这次无论如何朝廷会准假。

果然，这次朝廷准了，上谕说：袁世凯著赏假四十日，回籍葬亲。该督之母刘氏，加恩赐祭一坛，著河南巡抚派员前往致祭。

袁世凯临走前，军务政务都要做一番交代，之后又将阮忠枢叫来吩咐道：“老阮，前一阵商议的那个保案，我起程前拜发吧。”

袁世凯所说是《直隶防军迭次剿平拳土各匪汇案择优请奖折》，以剿匪为由，奏保请奖二百余人。

“宫保，今年保折已经办了六七批，不下五百人次，是不是太多了。”

阮忠枢说的一点不假，年初，袁世凯就以办理回銮差务为名，为三十余名官员请奖；二月又以办理直隶善后出力为名，保奖出力文武员绅中外教士二百余人；三月再以黄河安澜为名，为三十余出力人员请奖；四月又以三年考绩，补行大计，保奖直隶二十余官员；五月底又以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两届期满为优秀学生请奖，一次超擢三十余人；七月又为剿办直隶南部景廷宾造反的文武官员七十余人请奖；九月初又为永定河抢护有功人员十七人请奖。这还不包括单独上折个别保举的人员。袁世凯的军中心腹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刘永庆等人，幕府及文职心腹阮忠枢、杨士琦、杨士骧、唐绍仪、赵秉钧等都是数次获保。段祺瑞三个月内两次受保，由候补知府到二品衔留直补用道，并赏戴花翎，赏加勇号。这要放在别人麾下，恐怕要熬个三五年。

“老阮，人才难得。要成大事，没有人才怎么行？将来咱们要大批

募练北洋常备军，又要举办各种新政，急需大批人才。要吸引人才，非让他们看到希望不可。我经常说，不能把官印锁在抽屉里，摸平了棱角还不舍得授给下属。你不保举，不给他们攒资历，将来有了空缺，无论文武，你没有够资格的人，朝廷是不是就给直隶派人来？那又是何苦来哉。何况这次保案，主要是为了照应一下直隶淮练各军，听我的，办！”

阮忠枢还是有些犹豫：“宫保说办那就办好了，折子是现成的，宫保是否要再斟酌，这一个保案，一共保了二百余人。”

“老阮，我已经看过了，再斟酌什么？别啰嗦。”

第十一章　盛宣怀把持利权　袁世凯谋夺轮电

袁世凯奉旨获假四十日回籍葬母，尚未起行，上海的盛宣怀又遇到父丧，他的老父亲盛康在上海英国人的医院去世。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但没想到会来得如此快，所以让盛宣怀有些措手不及。

他措手不及的并非是老太爷的后事，后事早就都做了充分准备和安排。让他措手不及的是手里的实业。父亲去世，他必须遵制丁忧二十七个月。这期间，所有的官职差使都应当辞去。此时他的主要差使有轮船招商局督办、电报局督办、汉阳铁厂督办、卢汉铁路总办、集成纺织公司首董。而其中尤其是轮、电两局，利润最为丰厚。朝野中不知有多少人觊觎，如果他遵制丁忧，辞去的权力则很可能永远不再属于他。

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从这些企业创办开始就一直存在的担忧。

自从开埠后，洋人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尤其洋轮先是垄断近海航运，之后侵入长江、珠江等内河航运，中国旧式运输木船很快被挤垮。当时中国商人纷纷要求买轮船办轮运，与洋人竞争，但朝廷担心轮船多了，一旦被洪秀全式的人物利用，装上火炮就成了难以对付的军舰，因此一直不准民间创办。李鸿章提出北洋官办轮船招商局，朝廷答应了，但北洋却没那么多钱买轮船，于是李鸿章想了个变通的名目，叫官督商办。以商人的资金为主，同时北洋出一点启动资金，另外在税厘、货物等方面给予关照，北洋大臣则有权委派督办或总办，招商局的重大事项需要报请北洋批准。结果轮船招商局办得很成功，盈利不断提高。但既然叫“局”而且沾了个“官”字，衙门作风就难以避免，吃闲饭的人自然就

多。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产权不清。商人认为股金主要是他们的，应当按商业规矩办事；但朝廷的官员，尤其是翰林清流之辈，则认为国家让之税厘，派给漕粮运输，完全是在国家扶持下发展壮大，分明是官办企业！所以轮船招商局一开始盈利，就不断有收归国有的呼声。

1877年，轮船招商局成立的第五个年头，山西道御史董儁翰上奏说“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三年后，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那时候李鸿章坐镇北洋，在他的庇护下，安然度过危机。到了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因甲午大败而为万民所指，被清廷投闲散置，大权尽失。1896年，御史王鹏运认为时机来临，上奏请特派官员到招商局“驻局办事”，实际意图仍是收归官办。当时朝廷正在忙于应付甲午善后及赔款，一动不如一静，没有收归官办。后来王文韶、荣禄、裕禄先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间都较短暂，也没有改变前例。盛宣怀则趁机加强控制，把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企业紧紧抓在手上。

现在情形又有不同，因为庚子赔款，朝廷入不敷出，将轮、电、铁路收归国有的议论复又浮起。如今盛宣怀面临着近三年的丁忧，三年不算长，但对风云变幻的官场而言又足够长，如何继续把轮、电大权抓在手中，是盛宣怀最大的心事。

盛宣怀与心腹密议，认为当年李鸿章坐镇北洋，屡次伸出援手，使轮、电度过危机，如今要断绝他人的觊觎，还是得从北洋入手。一则名义上轮、电都是北洋创办，当然不愿他人染指，二则以盛宣怀与袁世凯的交情，袁世凯也会伸出援手。

盛宣怀和袁世凯都是李鸿章这根藤上结出的瓜，好比武林中的同门师兄弟。所不同的是盛宣怀跟随李鸿章最久，他的业绩主要在洋务企业。袁世凯是后起之秀，从驻扎朝鲜开始声名鹊起。他们两人在李鸿章失势后，又都各找靠山，又都得以乘势而起。而且，两人在对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又经常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而成为思想上的知己。比如，甲午战后，袁世凯立即把精力投入到编练新军上，盛宣怀则随袁世凯之后向朝廷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提出练兵、理财和育才三大要务。康梁在光绪的支持下发动维新变法后，盛宣怀和袁世凯都不认同康梁的过激做法。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两人完全相同，剿拳、惩凶、护使以及东南互保，两人亦步亦趋，配合极为密切。

经过东南互保，盛宣怀对袁世凯十分推崇，李鸿章病重的消息传出后，盛宣怀就给袁世凯写信表示："合肥老矣，旋转乾坤，中外推公。北门锁钥，非公莫属。"而且他还密电军机大臣王文韶，"俄约未定，天津未还，直督一席，慰廷颇负众望。"袁世凯顺利出任直隶总督，盛宣怀也是尽了力的。

盛宣怀是真心支持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在他看来，抛开其他因素不说，单就他执掌的洋务企业而言，这是最好的人事布局。由一个思想和意见总是不谋而合的人出任直督，他和他的洋务企业前途都将更加光明。如今，守制在即，轮、电两局面临被他人夺取的危险，向袁世凯求援也就是最现实的选择。所以，他借给袁世凯发电报丧的时机，表达求援的意思。

家严体气素健，入秋胃纳渐减，并无疾病，忽患关膈不通，医治无效，痛于二十三日弃养。宣怀遭此事变，万死莫赎。生平知己，文忠而后，莫如我公。现在商约尚未竣事，铁路、商务责任重大，均宜遴派贤员，迅速接办。伏乞密电政府主持。叩头感泣。

盛宣怀在这封电报中将袁世凯列为仅次于李鸿章的第二号"生平知己"，当然目的是让他在朝廷面前说话，铁路、商务、洋务等主持人不要易主。而且这事也的确只有袁世凯说话最方便。

当时袁世凯还在天津，尚未起程。盛宣怀焦急地等待着袁世凯的复电，急欲知道他的态度。到了下午五点多，终于收到了袁世凯的复电：

时艰方殷，我公遽悲失怙，凯分居犹子，南天引领，涕泗交横。夙稔孝思哀痛，曷其有极。务望为国自重，勉相抑制，是所至祷。商约商务铁路诸务，均关重要，即公自揣，亦复难得替人。凯明早即当首途，仰屋踌躇，徒增时事之感。倚装奉唁，不尽欲言。

单从电报看，袁世凯看重盛宣怀，希望他继续主持商约、商务、铁路诸务的意思，再明确不过。北洋这边，盛宣怀放心了。然而，朝廷那边的安排却非常不妙。户部拮据，早就想把轮、电二局归入户部筹饷，现在盛宣怀请求开缺，正是一个天降的好时机，因此对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企业，打算均准盛宣怀开缺或改为署任，并打算派张翼前来督办轮船、电报，仅仅给盛宣怀保留一个铁路督办的职务。袁世凯将此意透露给盛宣怀，并安慰他"以忧去官，心安理得"，意思是让他听从朝廷的安排。

盛宣怀十分失望，大权旁落不说，朝廷派来的这个张翼是个败家的东西，如何能够把自己视如生命的轮、电两局相托？张翼本是老醇亲王奕譞的长随，靠着这层关系，当了上开平矿务局的督办。八国联军入侵后他躲进天津租界，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和英国墨林公司的代表美国人胡佛勾结，以张翼放鸽子给义和团送信为把柄，逼迫张翼将开平矿务局低价转让给英国人。张翼一直隐瞒朝廷，还正式上奏要求加招洋股，改为中外合办，说是可以扩大开平矿务局的规模和实力。但纸里包不住火，月前此事暴露，袁世凯已经上折弹劾张翼，建议朝廷赶紧收回利权。正因如此，盛宣怀把抵制张翼南下的希望也寄托到袁世凯身上，他发电报给袁世凯，先说张翼督办的危害，“顷接津电，轮、电两局将派燕谋侍郎督办。开平华商正在聚讼，轮、电股商闻此消息，票价顿跌，难保不转贳外人”。然后再说轮、电与北洋的渊源，“查轮、电发端于北洋，宣怀素系文忠所委，并非钦派”。这是告诉袁世凯，轮、电的人事，北洋说得上话，朝廷不该插手。然后又诉说自己辛苦经营，却只落得埋怨，“二十余年，不过坚忍办事而已，至于利息盈亏，皆股商受之，局外不知，辄以独揽利权为诟病。时局如此，亦甚愿借此卸肩”。这是发牢骚罢了，实际目的当然是希望袁世凯阻止张翼南下，“公督办商务，此为中国已成之局，公既意在维持，愿勿令其再蹈开平覆辙。伏乞主持公论。速电略相，俟公到沪面商，再定办法”。

“略相”就是荣禄，他号“略园”。盛宣怀不但希望袁世凯能阻止张翼，而且希望他能让荣禄出来说话。

袁世凯此时人在开封，已经葬完亡母，打算沿长江出海，乘海轮回天津，途中计划在金陵拜访张之洞，到上海拜访盛宣怀。他发电报向张之洞、盛宣怀通报行程，同时专发一电给盛宣怀：

留侯接局，鄙人断不谓然。在津尹曾劝北洋收回，辞以不暇兼顾，因而自谋，亦在意中。然内未必予之。当电京阻止。

这封电报虽短，却意味深长。“留侯”是汉初的张良，这里借指张翼。袁世凯向盛宣怀表明态度，断不会同意让张翼之流接管轮、电两局，而且将发电报阻止。同时又有意向盛宣怀透露：在天津的时候，张翼就劝北洋收回轮、电两局，我没有答应，现在他自谋接办，我已在意料之中。这好像是在说朝廷为什么会有派张翼接管的起因，其实不然，袁世凯的意思是在告诉盛宣怀，轮、电两局是北洋的产业，原来我顾及你的面子没有接管，现在张翼竟然要接管，那我北洋就要出面了。出面不仅是阻止张翼，阻止之后是北洋接管。

盛宣怀接电，这才发现情况不妙，请袁世凯出面，张翼南下的危机可以解决，却又引来了袁世凯对轮、电两局的觊觎。真正是前门拒狼，后门入虎！他有些后悔请袁世凯出面了。但后悔也没用，如今袁世凯羽翼丰满，他要收归北洋，自己又有什么办法阻止？不过他还不死心，希望袁世凯收回北洋后，仍然能像李鸿章一样，只是委派个总办，督办的大权仍然能掌握在他盛宣怀的手中。因抱这一线希望，不能不特别巴结袁世凯。当时卢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但南边已经从汉口通到信阳，袁世凯计划十月二十一日从信阳乘火车南下武昌，盛宣怀派他的心腹助手、京汉铁路南段总办郑孝胥到信阳的长关火车站迎候袁世凯，同时派轮船招商局总办沈能虎率“快利”轮船到武昌迎候。

袁世凯回籍之行，亦忧亦喜。忧是为家事。袁世凯是个孝子，对生母十分孝敬，因为自己国事缠身拖了一年多才得以归葬，心中十分不安。他希望把母亲与生父合葬，也算是对生母的安慰。但大哥袁世敦却坚决反对，理由是袁世凯的生母并非正妻，只能葬在祖林边上。而袁世凯则认为，自己的生母虽是妾，但后来也成为继室，因此也是正室的身份，与生父合葬理所当然。袁世敦与袁世凯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袁世敦的母亲是正室，他认为这个地位不能动摇，因此坚决不肯通融：“老四，你如今官比我大，可是嫡庶有别，长兄为父，你官再大命令不到我这个大哥。”

当年袁世敦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朝廷将他革职，他认定袁世凯有意不伸援手，与袁世凯几乎要断绝兄弟关系。袁世凯没法，堂堂直隶总督只能为生母另寻风水宝地安葬。这件事实在窝囊得很，却又无可奈何。

忧中之喜，是为公事，也就是收回轮、电两局出现了难得的机会。盛宣怀丁忧，张翼要南下接管，他正可利用这个机会施展手段，达到收归直隶的目的。他之所以在匆匆的行程中，要到武昌参观汉阳铁厂，又要到南京会晤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一方面的确是想开开眼，看看张之洞大办洋务的成就，另一方面是示好张之洞，使两人关系更上层楼，为他收归轮、电铺垫。

九月初两江总督刘坤一去世，朝廷派张之洞署理两江。他这是第二次署理。第一次是甲午年，刘坤一率老湘军北上驰援辽东，战争一结束，刘坤一回任，署理半年多的张之洞回任湖广。这次刘坤一去世，按理说张之洞这二十年的封疆大吏直接实授就是，没想到又是署理。有人认为他实授两江总督只是时间问题，也有人认为，恐怕好事多磨。袁世凯认为要拿住盛宣怀，非与张之洞处好关系不可。总局设在上海的轮、

电两局毕竟都在两江的地盘上，如果盛宣怀策动张之洞干预，则收归北洋恐怕要生波折。

所以袁世凯一到武昌，立即在署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端方的陪同下参观汉阳铁厂，一路看一路赞不绝口，对陪同的郑孝胥说道："规模如此宏阔的铁厂，也只有张香帅能够办得起来，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郑孝胥曾出任日本神户、大阪总领事，甲午战争前回国，闲居南京，被张之洞赏识，引入幕府，视为心腹，百政无不参预。袁世凯在他面前有意盛赞张之洞，当然相信这些赞语很快会传到张之洞的耳朵里。

满洲正白旗人端方，算满人中的能员。他对新政很有兴致，戊戌变法时受到光绪的赏识，让他出任农工商局督办。慈禧发动政变后他赋闲一段时间，但随后就出任陕西布政使，慈禧逃亡西安的途中接驾有功，被任命为陕西巡抚，一年前又出任湖北巡抚。他一到任，就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连他的儿子也派赴美国留学。袁世凯对派赴留学生也十分感兴趣，就此问题两人谈得也很热闹。

由于时间太紧，袁世凯在武昌逗留半日，当天晚上就乘盛宣怀派来的轮船顺江而下。北洋一艘兵轮也先期赶到，一路护航。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到了南京城外的下关码头，张之洞按惯例亲自出城，带着轿子前来迎接。总督府中门大开，放炮相迎。

进了总督府，已经是午饭时候，宾主稍作寒暄，更衣就座，相陪的是藩臬二司等大员。因为袁世凯在南京只有半天时间，下午还要继续赶路，因此宾主边吃边谈。张之洞是除李鸿章之外洋务最见成效的封疆大吏，在湖北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尤其汉阳铁厂，规模宏大，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十余个，卢汉铁路更是在张之洞首倡主持下得以动工修筑。此外他尤其注重新学，办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袁世凯请教处颇多，当然最要紧的还是办洋务的银子怎么筹。

张之洞捋着他的长须道："一言以蔽之，官督商办而已。"

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开始全靠官办，但后来投资巨大，无以为继，将盛宣怀请去出了官督商办的主意，这才有汉阳铁厂今日的局面。

“小本买卖，尽可商民自办，而投资巨大的局厂，非官督商办不可。官督可解决官商隔阂办事难的问题，商办又有两层好处，其一是可吸纳商人股本，解决资金问题；其二是由商人按经商之道经营，更容易获利。经商毕竟与当官不同，商场更不同官场，非素习商务者不能得其窍门。”

袁世凯听张之洞的意思，对盛宣怀颇为赞赏，心里感到不妙，脸色却是一副茅塞顿开的表情：“我在北洋也想大兴实业，正为资金发愁，效法宫保的办法，资金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只是京中的舆论，似乎对洋务之利全被商人把持颇有看法，很有一些人主张收归官办。”

张之洞如今是太子太保，因此袁世凯称他“宫保”。

“商人投资，当然要取得商利。靠商人股本经营，却又对人家盈利眼红，此小人心术。至于收归官办，也无不可，可是官府要拿出足够的银子来买回商人手中所持股票，不然一切免谈。”

“我对股票实在一无所知，听说股票的价格时常变动，是不是可以理解，商人手中的股票有很多虚头？”

“你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一个局厂的股票价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大家对它将来盈利看好，人人争相购买，价格则可能高；反之，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对它的盈利缺乏信心，则会股值大跌。”

闻言，袁世凯请教道：“哦，如果刚开始买的时候，大家对它的盈利并不太看好，可是后来却盈利可观，是不是手里的股票就会大大地升值？”

“就是这个道理。比如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股票，如今与刚发行时相比，已经翻了不止一倍。汉阳铁厂的股票，因为卢汉铁路即将全线开通，涨势已现。”

袁世凯想的却是如果要把轮、电收为官办，不妨在股价上大砍一刀。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的老进士，自命为李鸿藻、翁同龢之后的清流领袖，又多年出任封疆，在李鸿章死后，资望无人能望其项背，自视甚高，架子颇大。对袁世凯这种虽然位居督抚之首但连秀才

功名也没有的人，他也不以为然。见袁世凯对洋务似乎一窍不通，一再请教，早生厌倦。而且他有午后睡觉的习惯，一直睡到晚饭时方起。陪袁世凯吃饭，吃到一半就困得不得了，有几次说着话就半闭着眼要睡去。袁世凯心中不快，连呼上饭。吃罢饭他就去下关码头，张之洞登上他的八抬大轿相送，在路上就睡着了。到了码头，他睡得正香，也没人敢叫醒。他的亲随跑到袁世凯面前，说明这个时候正是张之洞午睡时间，正睡得香，是不是把他叫醒。有此一问，显然是不敢叫醒，袁世凯摇摇手道："何必，让宫保好好睡就是了。"

袁世凯登上轮船，汽笛长鸣。张之洞一惊而醒，连忙下轿，袁世凯的船已经快到江心，他只好站在码头上，向袁世凯挥手致意。袁世凯站在甲板上，挥手告辞。张之洞钻进轿中，复又鼾声如雷。

轮船开通后，有人写竹枝词说："火轮船走快如风，声响似雷逆浪中。一日能行千百里，大洋西到大洋东。"轮船的速度，每小时五六十里，袁世凯乘坐的是轮船招商局为他备的专轮，安全第一，因此比平常速度要慢一些。等他到达上海，已经是次日下午两点多，路上行程花去十七八个小时。

正在上海与盛宣怀一起与英国人"商约"的吕海寰，上海道府县各级官员，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官员，驻吴淞、崇明的驻军以及上海的著名绅商，齐聚码头，鹄首恭迎，翎顶辉煌，好不热闹。盛宣怀正在守制，不能亲自到码头接，特派他的心腹送上名帖及亲笔信。上海海关道设宴接风，安排在浦江边洋人开办的礼查饭店，开的是西餐。袁世凯不想太过招摇，以丁忧为由——虽然他被朝廷夺情，但理论上二十七个月内仍然算丁忧期——不肯到礼查饭店，改到海关道衙门就餐。这样一折腾，开席时已经到了下午三点多，吃完午饭已经快五点，轮船招商局已经来请赴晚宴。

赴宴前，袁世凯亲自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张之洞：

道出金陵，渥荷优待，频年饥渴，为之大快。以公谋国之忠，任事之勇，见机之明，忧时之切，为生平所未见。而规画鄂省各政，苦心孤诣，尤为五体投地。凯虽不敏，愿效步趋。尚祈随时教诲，匡我未逮，无任盼祷。凯叩。

袁世凯的这份电报并非全然恭维之词，他对张之洞在洋务、新政方面的成就的确是十分佩服。在张之洞面前如此谦下，也是为了博取张之

洞的好感，彼此引为同道，将来不至于有意为难。尤其是在收回轮、电两局时，不打横炮、出难题。

官员过境上海，经常住的是天后宫。因为使用多年，各项设施已经破落不堪。盛宣怀给袁世凯预备的住处是在通商银行后面的一座洋楼，离外滩不远，是闹中取静。这是盛宣怀新建的一处房产，刚刚装修完毕，完全按西式风格，内中陈设，从餐具到卧具再到盥洗用具无一不是洋货。

盛宣怀提前赶到等候，袁世凯一到，先说明不能出面接待的歉意，又亲自带他去看过卧室，然后延入客厅，除留一个心腹下人侍候茶水、咖啡外，其他人等一律不许靠近。

寒暄过后，袁世凯装作无意道："盛侍郎真正是财大气粗，去年两宫回銮，五辆花车尤其是太后的花车，布置的那份精致讲究，当时就让我大开眼界，心里想，大清上下，也只有常驻沪上的盛侍郎有这种能力。"

盛宣怀的底缺是工部右侍郎，所以袁世凯一口一个侍郎。

"盛侍郎"对置办花车一事也是相当自豪："在直隶的地盘上，我兼着铁路的差使，花车置办不好，差使办砸了个人受处分事小，实在不敢给袁宫保丢人。"

"人有钱是一回事，会不会花又是一回事。乡下土财主，银子再多又会办什么事？比如这处洋楼，无论其规模还是内里的布置，大清上下也只有盛侍郎能承担得起。外间相传，盛世郎办轮、电、铁路、银行、纺织，盈利累累，果真是名不虚传。"

盛宣怀这才发觉，袁世凯的话头一直在他财大气粗上打转转，连忙补救道："轮船、电报近年来的确盈利可观，至于铁路还未贯通，借了巨额洋债，暂时谈不到盈利。纺织、银行也是刚刚起步，只见投入不见回报的时候，也谈不到盈利。何况，就是轮、电二局，其盈利也是按商业规矩办理，按商股分利，盈利的是商人。我这督办，不过拿点薪俸而已。外人不知，动辄以独揽权利为词，实在有口难辩。这些意思，我也在电报中向宫保诉过苦。"

人人都知道盛宣怀在所有的企业中都有股份，他既是督办，更是大

股东，说只拿点薪俸，鬼也不信。但袁世凯并不点破，接着盛宣怀的话头道："局外人不懂局中事，对当年盛侍郎所付的心血未必能知道，如今看到有利可图，就说三道四，像张翼之辈意图夺取者，大有人在。我与张香帅谈起来，他也是义愤得很，说这都是小人心术。无奈天下小人居多。"

"有宫保主持公道，绝不能让此辈得逞。"

"这个问题不大。"袁世凯有一双骗死活人的眼睛，目光炯炯望着盛宣怀，一副推心置腹的表情，"杏翁，解决张某人的觊觎问题不大，但这不是治本之策。此行察看内情，公受病唯在船、电，何不化商为官，杏翁可免受累受谤？以杏翁的才资，早就该开府封疆，在钱眼里折跟头，实在可惜！"

封疆开府的话盛宣怀当然愿听，当年李鸿章给他策划的道路是"办大事、做大官"，教训他要先办成几件大事，不愁不能封疆开府。办轮船、电报、铁路、银行这都是大事，却没做到大官。为此他对李鸿章颇有牢骚。眼前的这位天下督抚之首，论资历何如他盛宣怀？但官场的事，上哪里说理去？

不过，要让盛宣怀丢开轮、电，他又如何下得了决心？困于庶事，受累受谤不假，却又有大利大益。只是自己已经在电报中向袁世凯诉苦，并表示愿趁此机会卸肩，本是牢骚，袁世凯却故作糊涂，反来相劝，自己如何能够出尔反尔，想了想道："化商为官，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轮船招商局自始就是以商股起步，只能商办；电报局将来可以考虑官办。沪上巨商听说张某人要南下接办轮、电两局，商情浮动，谣言纷传，一动不如一静。"

袁世凯不容盛宣怀改口，趁机道："轮船招商局先归商办，当务之急是安定人心；电报局可归官办，我回去就将杏翁的意思奏报朝廷。"

盛宣怀只想抽自己几个嘴巴，千不该万不该说出电报官办的话来，如今被袁世凯坐实，反成了自己积极要将电报局化商为官，真是哑巴吃黄连。

袁世凯看盛宣怀连咽唾沫，把手边的咖啡递上去，依然是双目炯炯，让人无法怀疑他的诚意："杏翁是李文忠公最得力的臂膀，文忠公麾下封疆开府的大有人在，我就不信杏翁一点也不动心？杏翁如果有什

么想法，南洋的张香帅自然不必说，一定会为杏翁说话；我这北洋大臣，胳膊肘更不能往外拐。我袁某人无论走到哪里，敢于举荐属下是人人都知道的。我当然不敢把杏翁当属下，但你我都是李文忠公这棵秧上结出的瓜，自然当互相扶持。”

洞悉官场情伪、精明透顶的盛宣怀又被袁世凯的真诚打动了：“今年我十余月都耗在与英人的商约上，聚议六十余次之多，舌敝唇焦，不遗余力。如今总算有了个结果，洋货裁厘加税，写入条款，于大清有利的还有外加三条，实在是大清强弱转换的一大关键。我这商约大臣，真正是问心无愧。”

盛宣怀所说的与英国“商约”，是由《辛丑条约》引出来的一件交涉。《辛丑条约》第十一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商议，以期妥善简易。”这一条是谈判时英国首先提出来，并最终加进了条约中，为列国扩大在中国的贸易埋下了伏笔。《辛丑条约》签订不久，英国立即提出按这一条款进行“商约”，并派定总理印度事务大臣政务处副堂马凯为谈判全权代表，率代表团来。因为英国人的商业利益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因此指定上海为谈判地点。清廷不敢怠慢，任命盛宣怀和刚卸任回国的驻德兼驻荷公使吕海寰为商约事务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为督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吕海寰商约中有紧要事件，随时就商张、刘两督办。

英国人提出了一大堆扩大通商利益的条款，其核心就是裁厘。自从曾国藩创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起，为了解决军饷问题，想出了厘金的搜刮办法，就是对商品运输值百抽一，也就是价值一两的货物抽取一厘的费用作军饷，称厘金。实际后来不止是一厘，抽取四五厘、七八厘的都有。而且这种厘卡遍地都是，重复抽厘问题十分突出，尤其是长途运输的货物，厘金之重出乎想象。洋人入口货物在交税后，中国商人运销到各地，还要交各项厘金，因此成本很高，影响了销售洋货的积极性。英国人对中国的厘金制度深恶痛绝，借此机会，一定要达到裁掉厘金的目的，要求清廷下令各地一律取消厘卡。

厘金已经是地方的一大财源，当然不愿一律取消，何况《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都由地方赔付，所以无论是地方还是清廷，都不愿取消厘金制度。后来几经议驳，想出了一个针对洋货裁厘加税的办法，就是厘卡不取消，但洋货不再收取厘金，但要增加进口税。增加多少进口税为宜？双方争执不下。中国厘金制度混乱，根本无从测算厘金负担到底

是多少。最后双方在增加一倍进口正税上达成一致。洋货进口正税百分之五，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再加一倍正税，合计百分之十二点五。这比起土货要缴纳的厘金轻得多，洋货的竞争力必然提高，因此英国人最终满意。而地方督抚得以继续保留厘金制度，因此也无大的意见。厘金变为正税，进入海关收入，而海关收入是入户部的，因此朝廷也满意。

裁厘加税的同时，英国人还获得了轮船进入内河，以及进一步增加长江及珠江流域通商口岸的权利。作为所谓的“平等”，商约中增加了三条对中国有利的条款：一是英国禁止吗啡出口到中国；二是中国改革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一致，中国做到这一条后，英国即允许放弃其治外法权；三是如中国与各国派员会查教案教事，英国应派员会同查议，尽力配合，以期民教永远相安。

盛宣怀解释道：“各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外国人犯法，国人却不能审理，实在是对大清主权的极大干涉。迫使洋人放弃治外法权，以大清今日国势，竟允此条，可谓立自强之根，壮中华之气，实为意料所不及。”

袁世凯赞道：“听杏翁一谈，此次商约真是为大清挽回不小的利权，杏翁更是功不可没。”

“我不敢贪天功为己有，但此中吃了极大辛苦却是千真万确。”盛宣怀话题一转道，“各国如此重视商约，实乃商务是国家富强之一大关键。我国应当在六部之外再设商部，专责商务，实在是巩固国本之要策。张香帅久有此意，宫保若能与张香帅联衔入奏，以南北洋举足轻重的地位，朝廷必然鉴纳。”

袁世凯立即明白，盛宣怀觊觎的是将来商部成立后的尚书一职！他如今是工部右侍郎，并不到部办事，与虚衔无异，但有此资历，届时出任商部尚书却够资格。于是，他不动声色道：“此议不错，洋人国家讲究商战，我督直隶，也有大办商务的想法，朝廷如能成立商部，对我国商务实业的发展必有大益。将来这商部尚书一职至关紧要，不但要懂商务，而且要懂交涉。”

“是是，还要善于与洋人打交道。就这一点来说，无人比宫保更合适。但宫保如今是天下督抚之首，对此区区一尚书，当然不会放在眼里。”

“不是不放在眼里，实在是有人比我更合适。”

“宫保属意的是哪一位？”盛宣怀紧张地问。

袁世凯盯着盛宣怀的眼睛，诚恳地说道：“除了杏翁，你还能提出更合适的人选吗？”

这正是盛宣怀所期望，由袁世凯亲口说出，他便趁机与他谈谈条件：“宫保到时候如能帮我说句话，那真是感激不尽。若真能出任商部，那时候轮、电都恐无力兼顾，尤其电报恐怕要多劳北洋分心。”

这就是说，如果他能出任商部，则电报收归官办的事他也将极力促成。

“我当然会极力为杏翁说话。不过你也知道，如今能一语定乾坤的是太后。外臣提议促成是一回事，你还得在太后身上下下功夫。尤其是李总管，太后对他的话是很看重的。”话说到这份上，也就更显得袁世凯有十足的诚意。

“我与李总管还多少有些交情，我想到时候他不至于坏事。”

袁世凯这下摸到盛宣怀的底了，他打算走李莲英的路子，谋求商部尚书一职，便笑了笑道：“杏翁可不要大意，光靠交情是不行的。”

两人会心一笑。李莲英爱财，哪个不知？

接下来袁世凯又向盛宣怀请教办银行的事情，盛宣怀办的通商银行正在风生水起，因此谈起来十分得意，说了不少行中机密。这一谈，一直到自鸣钟敲了十二响才罢。

第二天，袁世凯参观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江南制造局。下午，专邀商约大臣吕海寰了解与英国议约情况，并请他将中英新签订的《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全文给他一份。

次日一早，袁世凯即乘轮北上，四天后到达天津，其时已是深夜。与朝廷准他的四十天假，是一天不差。

袁世凯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从上海带回来的《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交给唐绍仪，让他找懂商务的人仔细推敲，对大清好处都有哪些，

有没有像盛宣怀所说，大清之强弱此为一大关键。

当天他得到一个颇为意外的消息：张之洞的两江总督竟然又黄了。新任的两江总督更出乎意料，竟然是云贵总督魏光焘！倒不是说魏光焘人不好，人是不错，湘军老将，跟随左宗棠征战新疆，甲午之战时又奉命随湖南巡抚吴大澂北上，在海城之战中表现还算不错。之后任过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两宫回銮后任云贵总督。他出名的是军务，魏大帅看操勤是人人皆知。每天一早，披衣下床，就到军营走一遭。政务上也有些作为，比如设课吏馆、办新式学校，尤其是派赴日本留学生，在西南偏僻之省算是开风气之先。不过与两江总督的地位相比，他实在太勉强，近数十年来两江历任总督都是声威赫赫，曾国藩、沈葆祯、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哪一个他能比得上？

袁世凯真是为张之洞可惜。两次署理两江，如今又被魏光焘夺走，该是多么委屈和愤懑？他立即给张之洞发一封电报，报告他已经回津，同时表示，“公竟回鄂，为大局忧，惜哉”。

张之洞未能出任两江，从他个人角度讲的确可惜，但对袁世凯而言，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他一直担心盛宣怀借势张之洞难以对付，如今好了，一介武夫魏光焘出任两江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他立即对招商局下手，在上《恭报销假回任接印日期折》的同时，上了一片——《轮船招商总局要务由北洋经理片》：

查中国轮船招商总局向设上海，此外各埠均设分局经理运载。前北洋大臣李鸿章经手创办，委举员董，召集商股，经营多年，颇著成效。嗣经李鸿章经委升任道员盛宣怀督办局务，而一切要事，悉禀承北洋大臣主持。历年议定，按商股盈利提出二成归公，作为报效之款，分解北洋以充饷项及学堂各经费，曾经奏明在案。臣于本年二月间，因大乱以后，商情观望，曾奏委丁忧通永道沈能虎赴沪，会同各员董妥筹维持并司稽查。臣此次道经上海，适值盛宣怀丁忧守制，沪埠浮言朋兴，商情颇为摇惑，股票因之跌落。当经臣面饬各员董等，嗣后仍恪守定章，官商互相维系，认真经理，所有应提报效银两核实分解，一切要务，随时禀承臣核示遵办，其常行局务仍就近禀承盛宣怀妥慎办理，务期保全商本，扶持利权，无堕数十年商务已成之要政。

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袁世凯的这一片看上去好像完全为轮船招商局着想，为的是保全商

本，扶持利权，但其实其核心只有一句，“一切要务，随时禀承臣核示遵办”。只要朝廷旨准，那么将来什么是要务，什么不是要务，全是他袁世凯说了算，轮船招商局虽是盛宣怀督办，却只能唯北洋之命是从。

到了初八，袁世凯得旨，令他于初十入觐。朝廷下旨入觐，必然是太后有所垂询。会问什么？必须切切实实做一番准备。借入觐的机会进言，为直隶的新政铺铺路、打打伏笔，更是要好好筹划。所以袁世凯召集心腹们齐聚一堂，各陈所见。

袁世凯首先说他此番南行的感受：“感受最深的还是工商业。尤其是上海，百货云集，日进斗金。追根溯源，还是工商实业发达。外滩沿黄浦江，商号林立，尤其是洋人商号，规模宏大，只看它们的门脸，就知道实力非同一般。一路上，我看了汉阳铁厂、汉阳枪炮厂，到上海又看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江南制造局、通商银行。要说我的心情，真是深受震撼。刚进天津时，我提出来要以上海为目标，来规划天津的未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津沪的差距何止一点两点！千头万绪，从哪里下手？只有从工商实业上下功夫。这一点，半年前我这样提，现在更是这样提。”

周学熙接着道：“考察东西两洋，世界各国，凡是强国，必定是靠工商实业强国。各国之政府机构，都有专门的商务衙门，规划商务大计，保护商人利益，对外则与他国竞争、商战。我国要与各国竞争，必须效法东西洋，专设商务衙门，而且应置六部之首。”

“缉之说得对极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袁世凯所说的英雄，还包括盛宣怀，这次入觐，不妨向太后提出建立商部的建议。

至于商部的职掌，周学熙建议包括商务及与商务息息相关的铁路、轮船、电报、矿务等诸洋务新政。因为盛宣怀正在谋取商部尚书一职，到底该不该建议成立商部，袁世凯心中尚无定见，如果把铁路、电报、矿务都归于商部，万一商部落入盛宣怀之手，自己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他含糊其辞道：“这些都当从长计议。缉之，你还有什么好主意？”

“银元局的进展十分顺利，对缓解钱荒必见成效，对稳定天津市面也必定有效果。此事已有着落，我建议宫保应当考虑建立银行。就是我

曾经提议的，天津官银号。地点我都选好了，就在东北角洋人修建的转楼。”周学熙说的天津东北角的转楼，是天津都统衙门修建的办公楼。都统衙门设在直隶总督行辕，本来很宽绰，但去年冬天洋人使用铁炉取暖，总督行辕所有房间都是木结构，哪经得起铁炉的烘烤，结果烤燃家具失火。时值三九严寒风大物燥，再加之门前御河结冰取水不便，衙门大火从凌晨一直烧到下午，共烧毁殿堂百余间，以至于都统衙门的例行会议大都在私人宅邸举行。洋人发觉要修复总督行辕中的中式古建筑对他们来说难于登天，所以通过了一项决议，命令公共工程局在城区东北角修建一幢办公楼。这座西式建筑主体三层，再加上面的钟楼，则有五层，楼上安装了自来水，楼前又修了马路与环城区的马路相接，位置相当不错。都统衙门向袁世凯办交接时，工程尚未全完，但移交给他四万多两白银的支票，希望他能完成后续的工程。袁世凯已经新建总督衙门，当然不会在这里办公，如今周学熙提出来作为官银号的办公楼，倒是不错的主意，“银行的根本就是信誉，信誉是以实力做后盾。官银号有这座西洋楼撑门面，会让中外殷商更加信任，对开展存贷业务都有好处。”

袁世凯当即拍板：“好，办银行也是我这次南行的一大感受。黄浦江边，最像样的建筑就是洋人的银行。渣打银行、丽如银行、花旗银行就有十余家。洋商为什么有实力？实力强大的银行做后盾是个重要原因。目前上海的中国银行只有一家，是盛杏荪创办的通商银行，我去参观过，也向他请教了一番。我总算弄清了银行与钱庄的区别，要办大实业，非有实力强大的银行不可。天津不能落后，缉之，直接办北洋银行如何？”

“当然也可，但大清商人对外国银行的实力都不怀疑，对大清开办的银行却未必能买账。叫官银行，一听是官家府库为资本，容易获信，所以先叫官银号，等商民认可了，再改银行不迟。现在的章程，就照银行章程来。”

袁世凯点头道：“明白了，那就照你说的办。”

周学熙又道：“宫保此次入都，如果说服户部在天津设银行则再好不过。国家银行若能设在天津，对稳定天津市面、发展天津工商业都大有裨益。”

袁世凯对此却有疑虑：“如果户部银行设在天津，会不会把天津的存款吸引过去，天津的官银号会不会受影响？”

周学熙笑道："这要从两方面看。户部银行若设在天津，则全国的资金就会聚于天津，正如同洋人银行汇集上海，上海反而资金更充裕。比如说，山东有一笔银子存入户部银行，我们天津商家近水楼台，就可先贷得到，天津的实业就可先行一步。"

"哦，是这么个道理。"袁世凯若有所思。

"卢汉铁路很快就要全线通车，沟通南北的大通道，盈利必更可观。如今被盛杏荪抓在手上，未免可惜。"杨士琦则建议应当趁此机会把铁路大权抓到手上。他被袁世凯派出关去接收关外铁路，经过个把月的历练，对铁路经营已经颇有心得，据他测算，关内外铁路全年可盈利八十万两左右。

盛宣怀有张之洞力挺，卢汉铁路又是张之洞首创，要把卢汉铁路抓过来，恐怕没那么容易。袁世凯不置可否。

杨士琦又道："那至少把直隶段抓在手上总有可能，再不济，北段的会办应当由宫保派人出任。"

袁世凯含混回答说："此事可从长计议。"

接下来，唐绍仪说中外交涉，赵秉钧说巡警制，各人都有所献议。等会议散后，袁世凯看杨士琦好像有话要说，便单独把他留下来，问："老五，你好像话犹未尽。"

杨士琦字斟句酌道："有些话不方便说——听说荣中堂的身子更不好了，据西医的说法，能不能过年都成问题。荣中堂身后，谁主军机，关系极大。"

"哦，有这么严重？"这的确是个大问题，袁世凯在朝廷最大的靠山是荣禄，其次才是奕劻，如果庆王能够接掌，当然是最好不过，"庆王接手应当是水到渠成的事。其他人，没有够格的吧？"

前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两宫仓皇西狩的时候，首席军机大臣世铎没来得及随赴行在，后来慈禧召他前往，又因为生病未能成行，结果帘眷尽丧，半年后以久病为由被罢，荣禄成为领班军机。荣禄的下面，顺序排序为王文韶、瞿鸿禨、鹿传霖。慈禧掌权四十余年来，向来是满人掌军机，因此无论王文韶还是瞿鸿禨绝无掌枢的可能。而满人当中，庚子

之后，只有奕劻最得太后信赖，其他满人实在无出其右者，因此袁世凯认为奕劻领班是板上钉钉。

杨士琦却不以为然："太后用人，出乎意料的还少吗？满人中，有资历的还有东阁大学士昆小峰。"

昆小峰是东阁大学士昆冈，小峰是他的字。李鸿章死后，荣禄继任文华殿大学士，成大学士之首。接下来是文渊阁大学士王文韶，然后就数东阁大学士昆冈。不过袁世凯以为昆冈实无所长，纯属熬资历熬到东阁大学士，不足为虑。

"还有一个人，小醇王。"

杨士琦说的小醇王就是载沣。《辛丑条约》中有一款要求，中国必须派出亲贵王大臣到德国就穆麟德被杀一事致歉。完成这一使命的就是载沣，在驻德公使吕海寰的斡旋下没有向德皇行下跪礼，总算不辱使命，又借机在欧洲转了一圈，大开眼界，回来后很受慈禧待见，涉及外交时常会让他说话。但袁世凯认为载沣年不足二十，说话又有些磕巴，领班军机根本不可能。

"宫保，万不可大意。您认为水到渠成，庆王也以为非他莫属，那可就大意失荆州。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太后垂询荣中堂何人可替，荣中堂万一没有提及庆王，或者有私心让他的女婿出头，那可就大事不妙。"据杨士琦说，光绪认定是袁世凯出卖了他，载沣受光绪的影响，对袁世凯成见很深，有一次酒后狂言，说他有朝一日大权在手，先拿袁世凯试刀。

袁世凯只觉得脖颈子发凉，愕然很久后才道："老五，你提醒得对，此次入京，我当重重提醒庆王。"

袁世凯于十一月初九乘火车赶到京城，先到宫门递上请安折，然后入住北洋公所。又打发杨士琦分别到荣禄和奕劻府上请安，说明奉旨入觐，未进宫前不便前去请安之意。并分别请示两人，有无要事吩咐。荣禄在病中，并未见杨士琦，但让养子良揆传出话来："慰廷怎样想的，怎么奏就是了。"奕劻则让杨士琦传话，明天出宫后，务必到府上用饭。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第一个被叫起。慈禧先问他南行的情况，什么

时候起程，路上是否安静等等。这些泛泛之问后，慈禧眉头一拧道："盛宣怀丁忧，朝廷曾经打算派张翼去督办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他连番给荣禄和王文韶发电以为不可。这次你见到盛宣怀了，他心里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袁世凯解释道："盛宣怀的意思有两层。一是张翼的确不适合接手轮、电，庚子期间，他落入洋人圈套，开平矿的主权让英人攫取，臣已经上折参他。让他再接手轮、电，难免再步开平后尘。二是盛宣怀有继续把持轮、电的想法。轮、电两局，近年来盈利可观，虽说是商办，但巨商不过是那么几个人，他们年年获大利，当然不愿朝廷接管。"

慈禧哼了一声道："这可真是岂有此理。当初办这两个局，李鸿章又是投银子又是把漕粮交给他们承运，朝廷的电报也都专门交给上海电报局，为的是扶持他们发展。到了最后，只有少数人得利，这算怎么回事？"

"太后慈谕极是，臣恳请将轮、电两局恢复旧制。"

慈禧对旧制不甚了了，问："按旧制又当如何？"

"按李鸿章主政北洋时的旧制，轮、电两局紧要事件，必须禀请北洋核准。每年要将盈利的两成交给北洋以充军饷和办学堂的费用。近年来北洋人事更调频繁，轮、电两局几乎已成独立局面。臣此次与盛宣怀见面，已经议定对轮船招商局严加整顿，将电报局收归官办。这两条，盛宣怀都已经面诺。"

"可他最近又给荣禄和王文韶发电报，说电报收归官办不好。如果与洋人起衅，官线必被洋人占据；洋人重商，而对商线则予以保全，仍可通电毫无阻滞。盛宣怀以为如果电报官办，非有强兵不能自守，此军务之又一弊也。"慈禧把盛宣怀上奏朝廷的意思说了出来。

"盛宣怀这话没有道理。如果中外起衅，电报与军务至关重要，洋人必设法占据，何分官办商办？他已经当面向臣表示，电报宜官办，怎么能出尔反尔？臣可当面驳他。"

"电报收归官办，不必再议。怎么办，你出宫后找奕劻商议。他是外务部王大臣，洋务这一块是他的职责。"

电报官办已成定局，袁世凯十分高兴，却把窃喜压下去，平静而响亮地应一声："喳，臣遵旨。"

"你练兵是好样的，荣禄前一阵还夸你，说新招募的北洋常备军已经开始训练，明年即可成军。"

太后必问练兵，也在袁世凯意料之中，扼要报告了北洋常备军招募训练情况。

"荣禄有一个提议，从八旗中挑选兵丁，交给你来训练。你得像北洋常备军一样严加训练，期成劲旅。"

这件事荣禄并未与袁世凯议及，对袁世凯而言无异于意外之喜。在练兵上，他是多多益善。何况朝廷把训练旗兵的事交给他，这是多大的信任。而借训练旗兵之机，他又可以安插自己的部属。但朝廷最担心兵权旁落，尤其是旗兵，向来是朝廷的禁脔，所以他道："臣可派员帮助训练，但旗营必须简派满臣前往统带，以一事权。"

"这件事，你与荣禄商量好了。在练兵方面，荣禄还有些想法，你们不妨一并商议。"

袁世凯磕头领旨。

慈禧又问："听说你在北洋办了好几个军事学堂，荣禄说颇著成效。"

袁世凯不知慈禧为何有这一问，不能不小心回答，万变不离其宗，让太后以为他皆为朝廷着想，就不会闯出祸来："臣兴办的军事学堂，大体有三种。一种是短期培训性质，比如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招收淮练旧军军官入堂学习七八个月，他们曾经带过兵，再学以新军知识，考核优秀者，可酌委军职，也算给旧军将弁一个出路。第二种是专业培训性质，比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军医学堂、马医学堂、陆军师范学堂，为的是培养参谋人才、测绘人才、军医人才及师资人才等。第三种则是正规的军事学堂。臣正在筹划开办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分为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招收学生除在职年轻将弁外，也招收弃文从武的秀才举人和其他文职人员，系统学习武备课程，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历时十二年，毕业考核优秀者，可直接担任中下层军官。臣之所以大办军事学堂，以为练兵之要，首在人才。"

“你这种想法，自然不错。”

“臣还有一项提议。现在练兵，各自为政，章程纷歧，军制、操法、器械不能一律，西洋各国练兵从无这样的情形。臣以为，练兵为国之要政，必须统一于中枢，以期划一。朝廷应设练兵处，作为全国练兵总汇之处，以一事权，统筹规划，并随时考查督练。将来军令、军政皆操于中枢，令行禁止，征调顺畅，方可事半功倍。”

袁世凯这番建议，听上去全是为朝廷着想，就是老谋深算的慈禧也挑不出毛病。尤其光绪当年指挥甲午战争，李鸿章的淮军自行其是，让他极其痛恨。兵权收归中央，他当然极力赞同。所以他破天荒的不待慈禧问话便说：“此议颇中时弊。”

“这件事，你还是与荣禄去议——练兵就要筹饷，还有庚子赔款，如何筹饷，你有什么好办法？”

太后必问筹饷，也在袁世凯预料之中。所以，他要言不烦地说道：“简而言之，臣以为举国必重商务。商务者，古今中外强国之一大关键。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之安危系之。西洋强国，无不是商业发达；东洋日本，数十年间国力大增，重商兴商是关键。所以致强之道，关键在兴商。我国自古重农轻商，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末，这于我国兴商强国很不利。”

“重农轻商，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中国一直是泱泱大国。为什么到了近世，重农轻商就不行了，非要重商才能富民强国？”

慈禧这一问，完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虽是寒冬季节，他粗肥的脖颈上却冒出汗来。不过，他向来有急智，边想边说，绝不会让太后问得理屈词穷：“重农轻商，这一传统原也不错。农为百业之基，农业稳固，百姓就有饭吃，所以历代重农。土地又是一切财富的来源，所以土地广、农人勤，便民富国强。我朝定鼎以来，国土面积辽阔，育民四万万之众，因此富倾天下，为世界之最强国。但近世以来，洋人发明了机器，以机器代百工，生产各种物品，成本奇轻，又靠轮船运到世界各地，赚取他国的金银。所以国之强弱，国土之广阔与否，人口之众寡与否，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像英国，弹丸之地，机器遍布，彻夜轰鸣，商人则将英货运销世界各地，各地财富于是集聚于伦敦，英吉利就成为世界最强之国。”

袁世凯曾就此问题请教过洋人，说得又深入浅出，慈禧是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是啊，怪不得这些年一些蛮夷小国从前连名也没听说过，竟然都冒了出来，都敢把军舰开到大清来。照你这么说，我大清幅员辽阔，反而没什么用了？"

"当然不是。我大清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如果再重工商百业，与洋人在商务上一较高下，则可有望成为天下最富强之国。如果仍然守着重农轻商的传统不变革，则幅员再辽阔，也难以与强敌争高低。"

光绪对兴工商实业本来就极感兴趣，维新变法时更把大兴工商作为重要举措，只是政变后一概废止。如今见袁世凯有如此见识，不禁暗自点头。

"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他们大兴洋务，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兴商务，怎么兴？你有什么好法子？"慈禧又问。

"臣以为最要紧的是开阔眼界，让各级官员脑筋上都转一转。臣建议，尽快派亲贵大臣到东西洋国家考察商务，尤其是日本，与我一水之隔，一苇可航，同文同种，应当好好向他们学学。"

"你这些论调，与康梁一样。"慈禧忽然起了警惕。

袁世凯一惊，但随即平静地辩白道："臣是讲兴商务的办法，实不敢苟同康梁的论调。康梁急于求成，纸上谈兵，又怀野心，不忠不孝，故不能成大事。"

慈禧听袁世凯这样评论康梁，心里痛快了些："这是件大事，你出宫后与荣禄、奕劻他们都好好议议。你有好的想法，也可以上折言事。"

而后又谈铸铜元、设银行等事，这次觐见整整费去了一个小时，是近年来召见疆臣所少有的。

第十二章　荣中堂寿终正寝　庆亲王领班军机

袁世凯出宫立即到荣禄府上。荣禄请袁世凯进内室，他背后垫一床锦被，半靠在炕头上与袁世凯说话。

“慰廷，实在懒得动，而且怕冷，没法在客厅会客，真是抱歉得很。”脸色灰黄的荣禄先表歉意。在内室相见，可见他没把袁世凯当外人。

袁世凯拱手道：“中堂说哪里话，世凯是何人，哪里担得起抱歉二字。”

“是的，我们之间不用这些虚文。慰廷，这次见起一个多小时，可见帘眷更深了。”荣禄虽是病中，宫中动向尤其每日见起情况却是纤毫毕见。

“全托中堂维护关照。要论帘眷，中堂真是独一无二。我每奏一件事，太后必让我向中堂请教。”

这话让荣禄很伤感，帘眷正深，他却行将就木，叹息道：“可惜天不假年，我想效犬马之劳而不得了。”

“中堂何必如此悲观？中堂是积劳成疾，今冬好好休养，明年开春必定好转，再过一个夏天培起元气，来年此时，必定是康健如初。”

“借你吉言，但愿再给我一两年，能看到大清的常备军粗具规模。如今门户洞开，京津形如无防，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慰廷，你肩上担子很重。”

“有中堂在，再重的担子我一定挑起来。”袁世凯转入正题道，“太后说，中堂提议让我训练旗兵，我特来请教。”

训练旗兵，的确是荣禄的建议，他的本心是以精锐的旗兵牵制袁世凯。北洋练兵，当然规模还要扩大，但全掌在袁世凯手中绝非善策。拱卫京师，除八旗驻防营外，还有神机营，但庚子一役证明都是绣花枕头。袁世凯的训练的确得法，那就借他的手训练出一支精锐的旗兵，但他说出来的却是另一番初衷：“满汉之防根深蒂固，我希望你能借训练旗营的机会，多交几个满人，将来对你有好处。”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当然其言亦可信，何况袁世凯也做此想，因此对荣禄的苦心十分感激：“中堂栽培的苦心，世凯没齿不忘。只是对旗将我实在不了解，何人可统领旗营，还请中堂把夹袋里的将才推荐出来。”

“这次挑选旗兵的，是魁斌、溥伦、荣庆、铁良等人，要论将才，铁宝臣当数佼佼者。”

铁宝臣就是铁良，宝臣是他的字。他是镶白旗人，祖父曾做过一任江西吉安知府，但在他七岁时祖父就去世，十岁时父亲又去世，家境败落，最贫苦时曾一度断炊。当时奉母命拿三方旧砚台出售买米，终日未得一钱，喝了一肚子凉水。无奈之中，天资极好的铁良也不得不放弃科举，入神机营当了月薪一两的“书手”，后来又到户部任笔帖式。铁良很上心，把整理文书当作学习的机会，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便请教前辈，或者查阅书籍。他的阅读范围日广，举凡财政、军事、洋务书籍无不悉心研究。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他在笔帖式中脱颖而出，谈吐也很不俗，结果被荣禄赏识，把他延入自己的幕府，从此仕途一路顺畅，此时已是从二品的内阁学士。

“啊，宝臣那可是再妥当不过的人选，才长心细，有大将之才。”袁世凯当然认识铁良。

“铁宝臣将来还要靠你多加提携。”荣禄看中铁良，不仅因为他有本事，更因为他强硬、果决，敢于担当。荣禄以为，也只有他这样的人将来能对袁世凯说个“不”字。

“我更需要宝臣的臂助。”袁世凯并非虚言，多几个满人知己，他是求之不得，“京旗兵不同其他常备军，无论人数多少，肯定要单设一个翼长。这个翼长就由宝臣出任，是中堂出奏还是我出奏？”

荣禄回道：“当然你来出奏，一则朝廷将旗兵交由你来训练，你出奏是职责所在，天经地义；二则也让铁宝臣知道，他这一步是你的提携。”

“不敢当，都是中堂的栽培。”话虽如此，但袁世凯还是一口答应，“好，我回去后立即出奏。”

接下来，袁世凯谈他成立练兵处的建议。荣禄是带兵的出身，立即明白袁世凯的意图，是希望借成立练兵处的机会，把握全国的练兵事宜。荣禄与慈禧曾经造膝密议，认为袁世凯是把好手，但既要用又要防。直隶和京津门户需要袁世凯的北洋军来屏障，但又要避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荣禄提出的练兵建议，是同时培植湖广和北洋两支势力：“此事我与太后已经议过，太后的意思，张香涛的新军也练得有模

有样，不好太冷淡他。打算是江苏、江西、安徽、湖南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张香涛那里学习操练，河南、山东、山西各省，派将弁到你那里训练，学成后回各省负责练兵。将来这些省份兵练得怎么样，也由你和张香涛派人前往考核校阅。至于其他各省，只能稍晚一步，因为军饷实在不支，不能不分个主次先后。”

听说张之洞与他平分秋色，袁世凯多少有些失望。但事在人为，为各省培训将弁，也是渗透北洋影响力的机会，何况将来校阅考核也由他负责，这里面可供布展的空间大得很。

然后谈轮、电经营的事情。荣禄说道：“盛杏荪连番来电，看他的意思，无非不想放手。电报收归官办，已成定局，将来朝廷要派督办电政大臣来办理。收回官办就是一句话的事，但要把商人手中的商股买回来，所费不细，先要核实商股价值几何，然后再筹拨款项，发还商股。”

收归官办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收归北洋官办，当然是北洋负责发还商股；另一种则是收归朝廷，由户部发还商股。袁世凯当然要收归北洋官办，便回道：“中堂，轮、电两局当初都由李文忠筹办，发还商股，当然也由北洋来发还。”

荣禄赞同道：“我明白你的意思，轮、电两局与北洋渊源很深，自然不宜变迁。”

“电报与军务关系极密，收归官办天经地义。其实轮船、铁路都与调兵运饷关系密切，兵练得再好，到时候调度不灵，也要大打折扣。所以铁路、轮船将来都要统筹。”

荣禄对此并不搭腔："铁路的事，暂不去动它。张香涛为支持盛杏荪，很下了一番功夫。"

袁世凯很见机，不再谈铁路的事，转移话题道："治国要参照西法，中西兼用。中堂的病，似乎也应当中西医参用。我北洋军医学堂，聘请了几位洋人医生，医术很不坏，可否请他们来为中堂瞧瞧？"

荣禄摇头道："你的好意心领了，请西医大可不必了。我这病是本元有亏，治标不治本的西医恐怕无济于事——慰廷，我听说你幕府里不少洋人，快赶上李文忠幕府了。"

李鸿章幕府中有不少洋人，天下皆知。袁世凯学李鸿章的办法，也聘请了不少洋人，帮助他办理军务、警务、学校、商务。但与李鸿章最大的不同是，李鸿章多用西洋人，而袁世凯用得最多的是日本人，这与日本甲午战争后对中国采取的示好态度有关。甲午战后，辽东半岛落入俄国人之手，随后整个东北都成俄国人势力范围，日本觊觎东北已久，当然咽不下这口气，这些年一直在积聚力量，准备与俄国见个高低。而与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能争取到中国的支持十分重要，因此对中国特别示好，无论是在签订《辛丑条约》还是归还天津等问题上，都有意帮忙，博取清廷的好感。尤其是对坐镇北洋的袁世凯，更是千方百计笼络。袁世凯所聘请的外国人中，日本人占了十之六七。

此刻，袁世凯想起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立即回道："中堂，我从日本人那里了解到，日俄恐将决裂，将来很有可能要在辽东见个高低。"

"这消息准吗？"荣禄相当关切。

"反正听日本人的意思，绝不坐视东北被俄国人所据。"

荣禄叹道："日本人也没安好心，无非是想把东北占为己有。"

"是，以日本人的贪婪，当然不会赶走俄国人把辽东再交给我们。"

"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们该怎么办？"荣禄相当忧虑。

"恐怕只有保持中立。我们帮一方必定得罪另一方。"

“咳！”荣禄长叹一声说，“两个贼入室行窃，互相打起来，主人却要保持中立，想起来真是让人无地自容！”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当然，我们还可以明面上保持中立，暗中帮助一方，将来这一方胜利了，我们可以趁机挽回部分利权。”

“这恐怕很难。首先是哪一方必胜无从揣测，就是帮的一方胜了，如果他趁胜利之威，得寸进尺，由辽东而侵入辽西，兵锋直指山海关，那可真是骑到我大清脖子上屙屎了。”说到这里，荣禄连连摇头，竟然滴下几滴浊泪。

“中堂千万不要伤心，真有那一天，我亲提北洋新军，到辽西去与他们决一死战。他们要过辽西，先踏过我袁世凯的尸体。”

荣禄拍了拍袁世凯的手道：“慰廷，你这样说我很欣慰，我和朝廷都没有看错你。可你北洋麾下顶用的也不过区区三万余人，这点兵力如何敷用！”

接着这个话题，再谈北洋扩军是水到渠成，但袁世凯陡然起了警惕，如果真谈这个话题，让荣禄误会他是为扩军而有这番表白，那就画蛇添足了，所以他立即转移话题：“中堂，不说这些糟心事。是不是真会打起来，现在说为时尚早。不必作杞人之忧——中堂，生病的人最需要的是静养，可是你手头的事这么多，如何能够静得下来。你在军机上真该物色个帮手，现在军机上一满三汉，是历来人数最少的了。”

“咳，我荣某人无能，可是放眼朝廷，能当我替手的人又在哪里！庚子闹的那场大乱，载漪、载澜、刚毅之流推波助澜，祸乱国家，丢尽了满人的脸。如今的小辈，多是提笼遛鸟、声色犬马之徒。”

袁世凯恨不能说庆亲王就不错，可这话是万万不能说的。本来他与奕劻关系密切，已经令荣禄不悦，他若多嘴，反而坏事。

看看时候不早，荣禄又道：“慰廷，就在我府上用饭如何？你如果还没去庆王那里，我就不留你了。”

袁世凯与奕劻有约，要到奕劻府上用饭，但荣禄有此一说，反而不能走了：“我已经派人告诉庆王爷，上午我来看中堂，下午去给他请安。”

“那好，你陪我吃顿饭，有事咱们边吃边谈。”

从荣府出来，袁世凯先到北洋公所稍稍休息，然后乘轿赶到西城定阜街北的庆王府。袁世凯是庆王府的常客，熟门熟路，直奔奕劻的客厅“契兰斋”。一会儿奕劻到了，袁世凯先为中午未能赴约致歉。奕劻却不以为意：“晚上在我这里吃饭一样。”

自然还是先说轮、电的事。奕劻道：“仲华已有定见，就好说了。唯一可能提异议的，就是瞿子玖。”

瞿子玖就是军机大臣瞿鸿禨，他以清流自居，颇自爱自律，久有清廉之名。军机大臣中，王文韶年事已高，且双耳重听，又加久历官场风涛，最善明哲保身，有时装聋作哑；鹿传霖排名最后，难得发表自己的意见。瞿鸿禨因此在军机处分量日重，又与同样在两宫西狩时得宠的岑春煊关系极密，如今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几乎每半月就有一封信，一内一外，互为奥援，虽然不敢挑战荣禄的权威，但遇事颇有主见。他对才智平庸的奕劻，则有些不放在眼里，而对袁世凯这种连个秀才功名也没有的督抚本能地厌恶，认为不过是工于心计之辈。同为翰苑清流出身，瞿鸿禨对张之洞则亲近得多，而张之洞力挺盛宣怀，因此他阻止从盛宣怀手中夺食的可能性很大。

袁世凯请道：“王爷，北洋要练兵，又要办实业，开销很大，我之所以力争轮、电两局，筹饷是主因。本来就是北洋的产业，我这北洋大臣却不能掌握，岂不让天下人笑话？所以，请王爷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确保归于北洋。”

“我尽力而为就是。没有十成的把握，八九成还是有的。有荣仲华和我在，他翻不了天。”

奕劻有这话，袁世凯放心了，不过他又问道：“王爷，荣中堂如今还在，有些事还好办。如果荣中堂不在了，王爷该怎么办？王爷难道没想过再续恭、醇二王的彪炳勋业？”

恭亲王当了二十余年的领班军机，掌握着大清军政外交大权。当政期间平定太平天国、捻军造反，收复新疆，大办洋务，大清从里子到面子都发生了不少变化，所以朝野对恭亲王的执政能力还是颇多赞扬。醇亲王因为是光绪的生父，没有入军机，却是事实的军机领班，虽然没有恭亲王的胆识和能力，但在他当政时，北洋海军成军，铁路、电报兴

办，也算小有功绩。所谓再续恭、醇二王的彪炳勋业，就是劝奕劻将来当领班军机。

“慰廷，你觉得我的机会有几成？”奕劻当然有这样的想法。

“王爷如果力争，便是十成的机会，如果掉以轻心，则恐怕只有五六成的机会。”

“你以为怎样才算力争？或者说，怎么样才算没有掉以轻心？”

“王爷当然心中有数。我想有三个人王爷无论如何不能忽视。”

“你说说看。”奕劻已经猜到大半。

“第一是荣中堂那里，万一有一天太后有所垂询，他能立即想到王爷才好。以王爷之尊当然不宜委屈自己，只能委屈振贝子多辛苦。”袁世凯所谓多辛苦，就是经常到荣禄府上探视。

“这也算不上委屈。第二呢？”

“第二当然是大总管，王爷不妨直接把心事说给他，让他见机行事。”

“这也没问题，我与莲英的交情够这份上。”

“第三就是王爷的宝贝格格。”

这有些出乎奕劻的意料，他本来以为袁世凯要说的是慈禧。

“王爷，要让太后随时都能想起王爷来，唯有四格格有这本事。”奕劻的四女儿模样漂亮，又聪明机智，很讨慈禧的喜欢。她嫁给裕禄的儿子，不料年轻守寡，因此经常到宫中陪伴太后，袁世凯建议道，“王爷，太后对西洋玩意十分感兴趣，王爷不妨经常留意使馆洋人又有什么稀罕东西，到时候不妨买下来献给太后。”

奕劻讨好太后的办法，就是让女儿、福晋陪太后打牌时多输少赢，袁世凯这一招实在没有想过。但钱多的人越是心疼钱，于是便道：“洋人实在可恨，他如果知道你非要这件东西不可，必定漫天要价。”

“他们漫天要价，咱们坐地还钱。万一王爷不方便的时候，让北洋公所来办好了。”

“你已经破费不少了，这怎么可以！”在奕劻口中，袁世凯听到最多的就是“这怎么可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表示的并非拒绝，而是默许，“这个办法好是好，但得把握好分寸，不留痕迹。不然会弄巧成拙。”

当然要把握好分寸，不然四格格不几天就献一洋玩意，开支上吃不消不说，若太后想奕劻哪来的这么多钱？看来真是贪了不老少！那可真就赔了夫人又折兵。袁世凯笑了笑道：“分寸有王爷把握，当然不会弄巧成拙。”

这件事袁世凯算是尽到了提醒的义务，接下来谈成立商部的事情。听说盛宣怀有意谋取尚书一职，奕劻疑惑道：“既然是盛某人的如意算盘，你又何必为人作嫁衣？”不过奕劻心里想的是，如果盛宣怀肯在他这里破费一笔，他也未尝不支持。

“我倒不是为杏荪作嫁衣，成立商部实在是推行新政的要着，不能因为我反对他就连他的好主张也反对。”于是袁世凯再给奕劻讲一番他已经在慈禧面前讲过的道理，“我的意思，成立商部，但不一定非要盛杏荪来把持。”

“倘若朝廷真的成立，你有什么好的人选？盛杏荪的条件和资格还是蛮够的。”

袁世凯心中本来没有现成的人选，他与奕劻商议，只是想阻止盛宣怀崛起。不过当他的目光扫到奕劻博古架上的一幅照片时，却有了主意。

那幅照片是奕劻的长子载振出使英国时与英国政要的合影。今年英王爱德华七世行加冕典礼，邀请中国派亲贵作为专使出席盛典。因为奕劻是总管外务部的王大臣，又是宗室亲贵，于是慈禧赐恩道：“载沣去了趟德国，长了不少见识。这次让载振去英国，也让他长长见识。不过，奕劻你可要提醒载振不能只顾看热闹，枉费我的一片期望。”

这真是天大的喜事。不过，知子莫如父，奕劻知道载振声色犬马在行，要他出使一次拿出点像样的东西来，实在难为他。但并非没有办

法，那就是找个顶用的枪手。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唐文治任过多年的总理衙门章京，精通通商、关税等事务，而手中一支笔也很拿得起。于是奕劻专门派他为载振的随员，临行前就告诉他此行的任务，是帮载振弄出个像样的稿子来。唐文治提议最好记一部出使日记，期间的见闻、感想可以随时记录，既能表现出此行时时上心，下笔也比较容易，各类新鲜事物都能方便地记载，就是太后看看，也能读得下去。奕劻深为嘉许。载振一行于三月初由北京启程赴沪，经香港转道南洋群岛赴英国，参加完典礼又转访法、比、美、日等国，行程八万余华里，历时近半年，刚回京不久。以载振的名义著了十二卷《英轺日记》，记载访问各国有关外交礼节和参观活动，以及各国的政治、学术、律令、典章、商务、学校等情况。因为早有准备，一式两份，回来后呈给慈禧一部。慈禧虽然没有仔细看，但对载振此行十分满意。慈禧召见载振，询问他西方何以富强，载振早有准备，回答以商务、路矿、学堂三事奏对。慈禧很满意，认为载振大可造就，下旨赏加贝子衔。

载振这次出使，外国报纸多有报道，他都一路收集。尤其是在英王加冕式上与政要的合影，专门加印了十余张赠送要人。奕劻对载振此行很满意，特意在客厅摆一个相框。袁世凯指着这个相框道："王爷，商部的尚书还用找别人吗？振贝子再合适不过。"

袁世凯此言大出奕劻的意外，他眼睛一亮道："慰廷，你真的以为小振有这资格？不是开玩笑吧？"

"这怎么能开玩笑！商部主持的都是实业、新政，当然应当由年轻人来主持比较合适，让那些老古董主持，这也不行，那也不敢，反而误事。再说，振贝子是天潢贵胄，又出使过英、美、法等国，这资格谁比得了。"

"让你这么一说，倒是不妨一试。不过盛杏荪的资格似乎很有力量，他刚与英国完成商约，张香涛极力褒扬，说是大清此约得利颇多，是由贫弱转富强的一大关键，太后也很以为然。"

"王爷，没他们说的那么好，倒像是王婆卖瓜。我专门找人研究过新约全文，对英国人的好处是现成的，对我们的好处不过是个空心大汤圆。"

根据袁世凯的说法，这次通过裁厘加税，中央的财政收入略有增加，这是益处。不过，洋货因为裁厘而负担大为减轻，土货却税厘依

旧，与洋货更没法竞争，洋货必然大销特销，我们在商战上先输了一招。所以此次裁厘加税，实在与实业强国的目标南辕北辙。至于洋人放弃治外法权，那是有条件的，就是中国律例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怎么样才算皆臻妥善？英国人要想赖账，容易得很。

“王爷，我敢说，盛杏荪想让英国人放弃治外法权不过是黄粱一梦。其他的两件所谓大利大清，也都是画饼充饥而已。”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段真相，真应该让太后知道。”

“这不难，南边的报纸上已多有批评之声。王爷只要设法让上面看到这些报纸就够了，盛杏荪打肿脸充胖子的把戏就玩不下去了。那时候他再想以此邀功，还能玩得转吗？”

奕劻连连点头：“不过，小振的资历还是有些浅。”

“资历是可以积的。王爷，有一个机会要善加利用。”

袁世凯所说的机会是日本将于明年春举办第五届大阪劝业博览会，照例会向中国发邀请函。前几年内忧外患，何暇顾及？如今国内已经安定，与英国商约已成，而且朝廷向外洋学习、推行新政已成共识，日本近在咫尺，派员前往十分便当。而且日本这次博览会将专门设馆，展览各国新产品。袁世凯以为派员到日本参会，对开阔眼界大有好处，尤其是要振兴工商，参观各国创新产品尤其必要。袁世凯的想法是届时请派载振率团参会，回来后再提议设立商部，则由载振主持商部就水到渠成。

奕劻对这个建议十分欣赏，但如何派自己的儿子去却没有现成的借口。袁世凯出主意道：“这个好说，往年的赛会日本人只将请帖送到东南各省洋务局。这次不妨策动内田公使，向外务部提交邀请函，并且邀请王公亲贵参会。那时候王爷怎么向上面说，都方便得多。”

“如此甚好，不过这件事由外务部出面好像不妥，就拜托慰廷如何？”

“小事一桩，由我和内田说好了。”日公使内田康哉与袁世凯关系十分密切，“不过，振贝子还应该再有所铺垫。”

袁世凯的意思，载振虽然已经呈上使英日记，也蒙太后召对，但还可以再上个折子，除陈述各国详情外，不妨建议创设商部统筹商务全局。这样明年赴日本考察、将来谋取商部尚书一职，都更顺理成章。

奕劻深以为然。

接下来又谈在天津开设大清银行的事。奕劻以此事自己不便插手为辞，建议袁世凯可与户部侍郎那桐谈。那桐是奕劻的亲信，在户部能做一半主。袁世凯退而求其次："就算银行暂时不能开设，开办银元局铸铜元是有利无弊的好事，似乎可以先办起来。"

奕劻听了铸造铜元的好处，大感兴趣，立即邀那桐前来。因为李鸿章主政北洋时，曾经在天津设过户部造币厂，机器应该还能用。如果户部造币厂设在天津，袁世凯自然有办法从中取利。所以当晚在奕劻府上用饭，与那桐边吃边谈。

袁世凯回到天津，几件事情陆续有了结果。

练旗营的事，上谕说："现在八旗挑选兵丁，已逾万人。先派三千人，交袁世凯认真训练，期成劲旅。俟著有成效，再行轮次分派前往，俾资练习。"袁世凯一面让冯国璋赶紧制定训练章程，一面上奏朝廷，保荐铁良出任京旗练兵翼长，"查有内阁学士臣铁良，才长心细，器识宏通，于兵事尤能留心考究，可否仰恳天恩，将该员派为京旗练兵翼长，俾得与臣同心协力，认真经理，庶旗营将士易资联络，而微臣亦藉收臂指之助，洵属裨益匪浅。"

同一天还有一道明发上谕，也是关于练兵——

练兵之道最忌纷歧，曾经叠次降旨，饬各省督抚整顿兵制，期归一律。乃近来各省奏报，仍多空言搪塞，绝少切实办法，殊难望有成效。查北洋、湖北训练新军，颇具规模，自应逐渐推广。所有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速即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俟练成后，即发回各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以资得力而期画一。每年由北洋、湖北请旨，遴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用副朝廷整饬武备、实事求是之至意。

这件事荣禄已经与袁世凯谈过，这是北洋势力向外省扩张的很好机

会，美中不足是湖北也得此机会，聊以自慰的是，北洋排在前面，说明在朝廷心中北洋练兵还是略胜一筹。为三省训练将弁，不仅需要教官，还需要食宿安排等诸多事项，袁世凯将此事交由兵备处刘永庆与教练处冯国璋一同商议，拿出章程："你们可不要小看了训练将弁，通过训练，你们与他们便有了师生情分，山不转水转，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彼此照应的时候。何况将来还要对他们进行校阅考核，这是多大的干系！你们要善加珍惜，别浪费了大好机会。如果这些将弁出了北洋的门，一拍两散，那你们这训练就算完全失败了，懂不懂？"

刘永庆回道："四哥放心，我们懂你的意思。"

冯国璋也道："制定章程的时候，就把宫保的意思好好的体现在里面。"

电报局收归官办的事情也有了进展，第一步是要求购回商股，上谕是给袁世凯和张之洞："各国电报线，多归官办，凡遇军国要政，传递消息，最称密捷。中国创自商办，诸多窒碍，亟应收回，以昭郑重。著袁世凯、张之洞迅将所有电报线，核实估计，奏请筹拨款项，发还商股，即将各电局悉数收回，听候遴派大员，认真经理，以专责成而维政体。"

从上谕的意思看，收归官办并非由北洋收回，而是直接由朝廷收回。这出乎袁世凯意料，连忙发电报给徐世昌，让他登门拜访奕劻。徐世昌很快回电，上谕所说的"大员"将由袁世凯出任，会办也由北洋酌派，因此北洋得其实，何乐不为？

袁世凯放了心，与张之洞盛宣怀函电交驰，商议收回商股的事。盛宣怀统算后提出了二百六十万两的巨额商股，要现银给付。这一招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因为无论如何朝廷是拿不出这笔银子。户部的意思，就是一半之数也尚嫌太贵。但盛宣怀认为，现在电报通达全国各地，并有津沪海线，恰克图出洋线，报费年胜一年，以后无大工程，只需数年即能归还二百六十万两之款。国家坐收现成之利，而商人得归票值之本，系两全之法。

袁世凯没钱但他有应对办法，他提出商人们可留一半股份在局内，这样只需筹资一半，就可实现官办。盛宣怀则回电表示，商人们怕官办后多提报效，更怕不如商办时股票可随时押卖变现，因此都不愿附股，只愿把手中的股票变作现银。

袁世凯被逼到墙角，最后与周学熙、杨士琦等人商议，想了一个“商股官办”的办法，就是商股暂不买回，继续留在局中按股分红，但电报局则是官办。官办的标志，则是朝廷下旨派出督办电政大臣，袁世凯则再派会办驻扎上海。奕劻也同意这个办法，因为除此之外并无他法。

袁世凯决定派吴重熹出任会办。这是个肥差，正可满足恩师但求手头宽裕能买古籍拓片的愿望。吴重熹大喜过望，唯一担心的是自己不懂电报，伏不住盛宣怀。

袁世凯打气道：“老师放心好了，我再给你挑几个电报内行给你打下手，业务的事情你不必过多费心。至于盛杏荪，你是翰苑前辈，你中进士时，他连举人还不是。他若有不敬之处，你不妨拿这个身份毫不客气地回敬他。”

吴重熹得此要领，自觉有对付盛宣怀的法宝。只等朝廷下谕，就前往上任。

到了腊月十七日，上谕到了：

前因电务为国要政，应归官办，已谕令袁世凯、张之洞筹还商股，将各电局悉数收回，候派大员经理。著即派袁世凯为督办大臣，直隶布政使吴重熹著开缺以侍郎候补，派为驻沪会办大臣。该局改归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朝廷于维持政体之中，仍寓体恤商情之意。该大臣等务当通筹全局，认真办理，将从前积弊，一律剔除，以期上下交益。

吴重熹喜气洋洋，表示电政事大，他愿春节前就赴任，“竭力通筹，认真经理”。袁世凯知道节前到任，电报局便有一份年敬，而且所值必不菲，因此让他办完交接，立即赴任。

盛宣怀看到这份电报，骂道：“袁慰廷玩的空手套白狼把戏，什么‘商股官办’，与从前‘官督商办’有何二致？不过就是夺了我盛某人的权罢了。”

无奈煌煌上谕已颁，胳膊已经扭不过大腿了。他怪自己瞎了眼，没看清袁世凯的面目，让他那双骗死活人的眼睛骗了。

心腹幕僚劝道："大人不必烦恼，袁慰廷毕竟已经羽翼丰满。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未必有李文忠的本领，能稳坐北洋二十年。将来大人定有机会报此一箭之仇。"

袁世凯并不满足于仅把电报局抓到手上，过了年，又派杨士琦去整顿轮船招商局。

杨氏两兄弟都得以飞黄腾达，杨士琦已经保到道员，杨士骧则因为周浩接任吴重熹缺出的直隶布政使，如愿以偿由通永道升任按察使。

过了年，载振如愿以偿，奉旨率团参加日本大阪劝业博览会。除他之外还有署外务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那桐、外务部左丞瑞良、左参议陈名侃、翰林院侍读学士宗室毓隆。上谕还要求各海关道晓喻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博览会，或者提供物品参会。因为博览会在阴历的三月份举行，因此各省必须在二月十五日前将参会人员及物品列单详报。

派人参会的事袁世凯让唐绍仪物色人选，他点名周学熙必不可少，交给他的任务是考察日本的"工商币制"。到了二月上旬，人员确定了下来，洋务局、农务局、工艺局各派一名会办，银元局则派人最多，除了总办候补道周学熙外，还有书记委员训导刘荫理、机器委员都司李祥光、匠目千总杨秀龙三人。因为袁世凯的目的是考察工商币制，因此除银元局外，工艺学堂派了二十名学生，农务学堂派十名学生。

天津府知府凌福彭则上书袁世凯，要求随同前往考察日本的监狱。凌福彭是广东人，在总理衙门当过章京，与康有为是老乡。康有为得以被光绪赏识，就是由他介绍给最得光绪信任的张荫桓，再由张荫桓引荐给光绪。不过戊戌政变后，世人只知康有为是张荫桓所荐，张荫桓下狱，而凌福彭安然无恙。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李鸿章北上主持和议，他受李鸿章赏识，出任天津知府。但天津在洋人手中，不能立即赴任。到袁世凯接收天津时，他才与唐绍仪等人先期进入天津。他见袁世凯一心推行新政，并把天津作为试点，就全力推行新政，而且颇得门道。赵秉钧的巡警制颇著成效，就得力于凌福彭的大力支持，而且还以巡警为依托，把天津府的人口进行了登记，摸清了底数。他上书袁世凯说，"内政之要，首在刑律，监狱一日不改，则刑律一日不能修"。他希望到日本重点考察监狱，并希望借鉴日本的办法，创办"犯人习艺所"。袁世凯对他很赏识，对他的这一要求当即答应。

周学熙他们一行定于三月初起程赴日本，袁世凯则于二月底就离开

天津，先去验收新易铁路，然后再南下保定检阅旗兵。

新易铁路是从直隶新城的高碑店到易州良各庄一条新修的铁路，完全是为慈禧祭西陵而建。慈禧在回銮的时候就曾经说道："此次劫难，多亏列祖列宗神佑，回銮后一定要祭祖。子孙不孝，使大清遭此涂炭，自当去请罪。"去年她已经祭扫过东陵，往返五百余里，十分辛苦，因此将祭扫西陵推迟到今年。想起从西安回銮，自正定坐火车回京，慈禧意犹未尽道："要是去西陵能坐火车去就好了。"

当时从北京沿卢汉铁路可到高碑店。高碑店到太行山下的易州西陵，还有八九十里路。如果接修一段铁路也不是不可以。李莲英连忙私下里与奕劻商议，奕劻问袁世凯还来不来得及修筑一条新易支线。袁世凯于是咨询主持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的英国工程师金达。金达算算时间，说有七八个月就能修完。但奕劻觉得，如果八个月才能修通，那时候天已经很热，岂不是扫兴？所以最后以六个月为限。袁世凯决定就请金达来主持修筑，没想到法国人十分不满，提出抗议，要求由法国工程师主持。袁世凯为了难，问计杨士琦。杨士琦反问道："难道非用洋人不行？咱们自己试试如何？"

由国人主持修筑，英、法两不得罪当然好，但国人能不能修得了？杨士琦鼓气道："我估计能行，我出关接收关外铁路时，发现梁如浩手下有个得力帮手叫詹天佑，也是留美学生，如今在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关内外铁路他都参与设计，而且人很有主见。"

梁如浩和詹天佑一起来见袁世凯。梁如浩与唐绍仪、詹天佑都是留美学童出身，归国后唐绍仪和梁如浩都去了朝鲜，而詹天佑却很不顺，到福州船政局当实习船员，后来又到广东博学馆任教习，用非所学，学非所用，郁郁不得志。直到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由开平矿务局留美同学介绍，到刚成立不久的天津中国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作为英籍总工程师金达的助手，从事塘沽到天津铁路铺轨工程，开始了他所热爱的铁路筑造事业。此后他参加建筑关东铁路，建造滦河大桥，建造津卢铁路、关外锦州段铁路以及从沟帮子到营口的支线铁路等，由天津到关外的铁路，他几乎参与了全程建造。有这番经历，袁世凯对他自然是刮目相看，不过毕竟一直是金达的助手，能否独当一面实在没有把握，因此问道："西陵铁路必须在六个月内完工，由你来主持，有没有把握？"

詹天佑老实回道："如今已是十月，马上天寒地冻，再就是材料短缺，六个月左右有点紧张。"

“钦命工程，自然不能有半点犹疑，到底六个月行不行，你得给我准话。”

詹天佑回道：“行，而且我能保准行车安全，但是如果有人非要挑剔的话，必能找出这不足那毛病来，我怕担不起。”

“只要你能保证安全通行，其他的任何挑剔，由我担当。”

于是，以梁如浩为新易线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于阴历的十月底开始动工。正如詹天佑所说，其时已经天寒地冻，施工难度非常大。袁世凯是没空到工地上去，打发杨士琦和唐绍仪去过几次，回来都说在詹天佑的主持下，昼夜施工，而且他保证能在六个月内通车。

袁世凯当然不能完全放心，无奈他实在太忙，而且就是去看看又能如何？心里始终吊着，只怕詹天佑说了大话，不能如期完工，那时可真就没法向太后交代。没想到，过了年梁如浩就发来电报，说大约二月中旬就能通车。袁世凯屈指一算，从施工到竣工，才四个多月。这下他放心了，又让梁如浩与詹天佑切实回话，二月底能否完成。若能完成，他则向太后奏明，可赶在清明节祭扫西陵，太后必然高兴。结果是詹天佑言出必诺，赶在二月二十日前完工，并已经试通车，特请袁世凯前来验收。

袁世凯于二月二十七日从天津乘火车赶往新城县高碑店，由高碑店转上新易线，行二十七里到涞水，由涞水西行三十四里到易州，再由易州行十七里，便到终点站良各庄。全程共计七十八里，设涞水、易州、良各庄三个车站。走完全程，用了一个半小时。詹天佑告诉袁世凯，因为是新造之路，土性较松，还需要往复垫压，因此目前最高速度只有正常速度的一半。袁世凯感觉除了稍慢点，几乎没什么毛病。于是问詹天佑用什么妙策，能够比计划提前近两个月完工。

詹天佑直言道：“除了督责工人昼夜施工外，还有些变通办法。这就是需要宫保担待之处。”

“说来听听。”

“按国外铁路建筑标准，需要在路基建成后风干一年才能在路基上铺轨钉道，西陵铁路当然不能按这个标准。二是因材料赶运不及，又不能停工待料，所以在地基牢固且较为平坦之处，所铺枕木略为稀疏；岔

道则借用关内外铁路的旧钢轨；三是所有桥梁跨度都不太大，因此都是木质。西陵铁路本来只载客，并不运行载重火车，这些变通办法并不影响行车安全。等祭陵后再回头加固就是。不过，若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这些尽可以挑剔、批评。”

袁世凯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了，我会将这些不足向朝廷奏明，以免到时有人挑刺。这次差使办得不错，这些变通的办法恰好说明你心中有数，既要赶工期，当然就不能求全责备。你们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向朝廷请功。”

第二天由良各庄返回，袁世凯又就所有木桥勘察一遍，十分牢固，这才完全放心。当天他的专车从高碑店改上卢汉铁路，天黑前赶到保定，准备次日检阅旗兵。

铁良为翼长的京旗已经挑定一千二百人，先期开赴保定先行训练，请袁世凯前往点阅。虽是旗营，但袁世凯当然不会放过安插下属的机会，以便于训练为由，将何宗莲派去当统制官，曹锟则去当协统。

次日早饭后，袁世凯亲赴校场调齐一千二百人，按名点阅。这次挑选旗兵的标准很高，都算得上精壮，军纪也颇为整肃，列队操练也有模有样。袁世凯很满意，铁良也觉得很有面子，请袁世凯讲几句。袁世凯也不推辞，张口就来。铁良此前与袁世凯交往并不多，只知道袁世凯连秀才功名也没有，只是官运比较好，又善于巴结，这才当到了封疆大吏。今天见他阅兵是一个个点名，不是虚应故事；再听他给士兵训话，比科甲出身的人讲得还动听。铁良是自视甚高的人，也不得不暗服袁世凯绝非平凡庸俗之流。

袁世凯还要在保定住一天，因为要查勘保定行宫的布置情况。这次慈禧祭扫西陵，兴致很高，本来不必到保定，却计划于祭扫之后南下巡幸。此次陵差，花车还是由督办铁路的盛宣怀负责，袁世凯有所巴结，唯有在保定行程上下点功夫，尤其是行宫当然不能比花车逊色，所以必得现场看了才能放心。陵差是按察使杨士骧总办，盐运使汪瑞高会办，之所以交由杨士骧和盐运使汪瑞高来办，就是为了在开支上方便。因为陵差上户部下拨的款项，实在杯水车薪，朝廷又下旨不得摊派扰民。袁世凯明白如果以为上面给多少钱就办多少事，那就大错特错了。但让布政使动用藩库，必得有堂皇的开支理由，何况布政使周浩并非袁世凯的心腹。交给杨士骧来办，再让盐运使会办，必然差使办得好。果然两人不负所望，行宫及太后、皇上要上香、巡幸的庙宇都安排点缀得十分堂

皇。

袁世凯放了心，沿卢汉铁路北上，到京城与盛宣怀碰头，一起验勘花车。花车还是上次回銮时所用，当时车内装点的瓷器、字画都已献给慈禧，这次盛宣怀又重新装点，字画、古董所费不菲。两人为了控制轮、电两局，明争暗斗，恨不得把彼此一口吞下，但官场中人，最擅长的就是喜怒不形于色，两人相见，还是满面笑容，显得相当亲切。盛宣怀一口一个大帅，叫得很起劲。在争夺轮、电中袁世凯占了上风，心理上已是居高临下，因此表现得更亲热、大度，他对盛宣怀装点的花车大加赞扬，看看满车古董挂屏灿然满目，很关切地说道："杏荪，点景甚佳，不过车行震动，稍有倾跌，即是大不敬的罪名，所关不细。"

盛宣怀很有把握地回话："今天请大帅亲自勘验，开最快车试一下，如有移动，再想办法。"

火车由西站开至定兴往返二百里，只用一个时辰，满车陈设浑然一体，毫无移动跌落。袁世凯赞道："杏荪办差真是尽心至极，可以奏请择日启銮了。"

三月初八，天色未明，袁世凯、杨士骧、盛宣怀及部院大臣早早来到永定门外的火车站，恭候两宫銮驾。光绪的銮驾先到，旌旗华盖络绎不绝，身后是王公大臣乘轿前来。稍等片刻，慈禧的鸾驾到了，紧随鸾驾的是后妃及荣寿公主和奕劻的女儿等几位得宠的格格，光绪和百官跪迎慈禧。慈禧和光绪在太监搀扶下进入各自的花车，随扈王公大臣、袁世凯及盛宣怀、杨士骧等负责陵差人员随后登车。这次祭陵专列由十七节车厢组成，外皮都漆成黄色。机车也特地装饰一新，车头前交叉固定两面大清国国旗——杏黄色的龙旗。列车上全体工役，从司机到打扫夫，都穿着朝靴，戴着朝帽，模样与宫中的太监一样。一路上所有客货车都给专列让道，一直到了高碑店，太后下车，在车站用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御膳亦如回銮的办法，袁世凯重金包给御膳房承办，菜品比起宫中来毫不逊色。太后尝过的菜感觉不错，便道："赐奕劻。"太监高声传宣，奕劻则磕头谢恩，外面的太监高声喊："庆亲王谢恩！"这次蒙太后赏菜的，还有袁世凯、盛宣怀等宠臣。

祭陵一切顺利，初十两宫乘火车南下保定，在这里巡幸数天。十四日夜里袁世凯被叫醒，一看西洋钟才一点多，他昨晚十一点多才睡，正入梦乡，被人唤醒，心里是大不悦。但一看电报局发来的密电，"荣中堂已于子时三刻过世"。他翻身而起，睡意全消，立即安排发电京城北

洋公所，即刻派人到荣府致丧；再是叮嘱电报局的来人，有致军机处的电报，等天亮后呈进；然后叫藩司衙门的人前来吩咐："你立即备十万两银票。"想了想，又让人立即去找杨士骧。

慈禧的行宫设在保定莲池书院。袁世凯在保定有总督府，但他并未入住，而是在莲池书院南侧，把一户富商的院子借过来暂住，为的是近水楼台，侍候慈禧方便。藩、臬及保定府县官员也都以袁世凯住处为中心，就近侍候。

杨士骧很快到了，睡眼惺忪，等看了袁世凯递过来的电报，知道何以半夜叫他。

"四哥，"杨氏两兄弟人前称袁世凯宫保，但私下里都这样叫，"关键的时候到了。"

"是，不知会不会有意外？"当然是指奕劻入主军机。

"应当不会，该做的事情大佬都做了。"杨士琦派到上海后，与奕劻的机密联系就换成了杨士骧，他对奕劻的情形了解颇多，"不过，越是这样越不能大意。"

"估计军机上的电报还要过一阵才能到，我已经吩咐电报局，若有急电也要压到天亮。就用这个把时辰的时间差，让大佬有所准备。"

袁世凯的电报是派驻京城的坐探直接发来，军机处的电报则需要留京的军机章京接到丧报后再转发行在军机处。这样一耽搁，个把时辰就会过去，袁世凯是督办电政大臣，他的吩咐电报局当然是奉命唯谨，压到天亮不成问题。

军机领班是朝廷中枢首要，不同于一般部院大臣，久拖不决，会大大影响朝局，所以必是很快就会发布继任者。奕劻能不能领班，今天就能见分晓。这种关键时候，能帮上他的，只有深受慈禧信任的李莲英。

"匆忙之中，大佬未必备款，我打算给他送十万两银票应急。就由你立即去见他。"

杨士骧建议道："四哥，十万恐怕不够用。光李总管那里，大佬大约就要送此数。反正已经花了不少，这时候不能小气，不如就送二十万

过去。”

袁世凯点头，又转头问外边：“藩台衙门的人来了没？”

人来了，但银票没有拿来，因为如此巨额款项，非报藩台周浩不可。而周浩住在藩台衙门，一去一复颇费时间，何况又是夜间。藩台衙门的人只好撒谎，说正在筹办。

“滚！”袁世凯一听大怒，狠狠一拍桌子。他当然知道当差的难处，也不是生当差的气。

杨士骧却心细如发，有备无患：“我就怕陵差上有临时的开销，备了几十万两。只是没有大额的，怕要凑十几张才行。”

“那不碍，你立即带去找大佬。”

袁世凯恨不能帮上奕劻的忙，但他必须见到太后才有机会。即便太后召见，他也不能多嘴，只有太后征询他的意见，他才能为奕劻说话。话该怎么说？当然不能像俗吏那样直白。

袁世凯呆坐在椅子上想心事。他四十余岁当到疆臣领袖，一个贵人是李鸿章，另一个贵人就是荣禄。他从李鸿章身上所学，主要是举办洋务、新政，而从荣禄身上，他以为最大收获就是办事应当详审利弊，谋定而后行。荣禄办事，从不会想到即行，而总是要想一想，如果这样可能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又应该如何化解，这完全是他年轻时的教训和多年磨砺而积成的阅历。

荣禄一去世，满人中再无人威望可与之相匹，将来朝局不知会出多少变数。对大清而言是一大损失，对袁世凯本人来说，也是失去一座靠山，瞿鸿禨的倾轧自然会变本加厉。好在早有预见，靠上庆亲王奕劻。如果他能顺利领班，以他的平庸、贪婪，袁世凯有把握将他抓在手中。当然，这一切都要以奕劻能够如愿领班为前提。

到了下午，慈禧和光绪召见袁世凯，一脸戚容，可知荣禄的去世在她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李鸿章去世不到两年，荣禄如今又去世，名臣凋零，真是让人痛心。”

袁世凯磕头道：“无论公义私情，荣中堂对臣教导支持都很大，臣

闻讯也是心如刀绞。”

“你能如此，还算有良心，荣禄有知，也会欣慰——荣禄去世，保持安定是最要紧的。京城和天津地面都很紧要，你要妥善布置。洋人会不会乘机妄动，天津海口十分紧要，你更得好好布置。”

“太后皇上放心，如今已经与各国修好，不会有什么事。臣已经严令沿海及驻扎直隶的各军，停止一切军事操练活动，一律驻扎营中，非有军令不得擅出一步。京城这边，也已严令姜桂题确保京郊安静。同时严令天津的巡警加强巡察，不让宵小之辈有可乘之机。”

“你安排的还算妥当，我和皇上都放心。倒是朝廷这边，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就绪。军机领班，你看何人可当此重任？”

“用人行政，恩出于上，何况是领班军机，全凭太后皇上乾纲独断，臣不敢妄议。”

“是听听你的想法，算不上妄议，你大胆说就是。”

袁世凯当然不会贸然推荐奕劻：“具体谁可当此重任，臣实在没有成见。不过当今朝廷要政无外乎两项，一是外交，揖和各国，才能为大清谋一个从容自强的环境；二是新政，只有新政卓有成效，大清才富强可期。这两件事缺一不可，就好比中医的表里同医，标本兼治。朝廷考虑人选，从这两大端去考虑，所用之人必能不负所托。”

“你说的有道理，我和皇上会考虑的。”慈禧又转头问光绪，“皇帝，你还有话问吗？”

光绪平静地说道：“没有。袁世凯，你跪安吧。”

当天傍晚，有两道上谕，一道是关于荣禄的恩典：“荣禄著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醊，赐祭一坛。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男爵。入祀贤良祠。赏银三千两治丧。”

另一道旨意很简单却十分重要：“命庆亲王奕劻为军机大臣。”

以奕劻的地位，入值军机，当然是领班。

袁世凯终于放了心，亲自到奕劻的“值庐”去道贺。两人已是熟不拘礼，奕劻拱了拱手道：“多蒙臂助，一切尽在不言。”

“我是来向王爷请示，看有没有差遣。”

“太后已定十八日回銮，明天就有旨意，不妨先做准备。”

第十三章　谋新政直隶揽才　争满洲日俄欲战

周学熙等一行数十人赴日本参加大阪劝业博览会后回到天津，就接到通知，说晚上袁宫保请大家吃饭。

这个大家当然不会是所有人员，除银元局总办周学熙外，还有洋务局、农务局、工艺局的三个会办，他们四个人都是候补道。还有天津知府凌福彭，他是考察日本监狱，行程较短，已经回津十几天，也在赴宴之列。

袁世凯一入席，第一句话就问：“这次赴日本，诸位观感如何？”

这一桌人中，周学熙与袁世凯关系最为亲密无间，所以率先回话：“四个字概括：不虚此行。”

“对对，不虚此行。”其他人也都附和。

接下来还是周学熙简要向袁世凯报告考察行程。他们是三月初七从天津起程，十六日到达长崎港口。五月三日考察完毕登轮回国。算起来共历时六十五天，扣除往返途程，实际考察四十六天。这四十多天中，除在博览会上参观外，还先后参观考察日本的工矿企业、金融机构和学校共计四十四处。有时一天参观考察两三处，有的地方感觉意犹未尽，再做重复考察。他们还乘车到几百里的山中考察采矿业，除此之外还走访了东京《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所以日程相当紧凑。

袁世凯听了之后叹问道：“嗐，你们行程可真够紧张的。这番考察，收获想来必定丰硕，缉之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收获的确很大，我感受最深的是日本发展之快、国力之强真是出乎意料。日本幅员不过一百三十五万方里，然而其内港、外海商轮大小

一千二百余艘，铁路纵横一万二千数百里，电报、德律风则无村、无市无之。其民生改善，教育发达，民智日增，一项善政，朝廷号令一发，全国响应，如鼓之有桴，斧之有柯，新政易行，收效之速，实在出乎想象。”

“日本国富民强，我是早有所闻，也听人分析过缘由，但总觉得隔靴搔痒。说起来日本明治维新比起大清的洋务运动还晚了好几年，为什么日本成为强国，而大清却差点被瓜分。你们如今亲自到过日本，所见所闻必有真知灼见，你倒说说看，日本这数十年迅速强盛，原因何在？”

这是考察团一路考察一路思考的问题，因此周学熙回道：“正如宫保所说，我也看过、听过一些关于日本明治维新何以速见成效的说法，真是众说纷纭。依我看，就是三大端：练兵、兴学、制造三事。练兵要靠国家之实力，这方面宫保最有体会，不必我多说。练兵要有饷，饷则来自工商实业，尤其是制造业。”

袁世凯又问：“说到工商实业，李文忠、曾文正、张香帅也都孜孜埋头搞了数十年，为什么还是不如日本？”

“这也是我们考虑讨论最多的问题。家父追随李文忠公，在直隶搞洋务数十年，电报、轮船、矿山不谓无效，但多是官办，或者官督商办，民间自谋者少之又少。”

轮、电两局袁世凯刚以官办的借口收归掌握，他认为“官督商办”或他提出的“商股官办”也不失为有效办法，所以又问道：“商力微薄，官督商办宜于集众商之力，不是发展工商之一途？”

“官督商办的确是振兴工商之一途，但不能作为正途，振兴工商尤其制造业，更重要的是调动起绅商的积极性。官办是一枝独秀，商办才能众木成林。日本无论学校还是工场，民间自谋者居多，十数年间增十倍不止。现全国男女，几无人不学，所需日用洋货，几乎都是本国所仿造，近年更是贩运到欧美，以争利权。”周学熙为人爽直，不屑于屈己献媚。

袁世凯叹了口气道：“兴工商、倡工艺也是朝廷新政，已经屡降明诏，可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应者寥寥，集股兴商，多是观望，只有上海、广州、汉口等地情形稍好，奈何？”

“我也在想，难道是日本之民天生开化，而大清之民天生顽固吗？其实不然。明治以前，日本民情之顽固甚于大清，而一旦幡然醒悟，庸夫俗子之心志陡然灵敏。何以有如此大的变化？就在于明治以来，日本致力于大开民智！大开民智之法，就是大办学校！”大办学校袁世凯在当山东巡抚时就大力提倡，而且以周学熙为总办开创了山东大学堂。到直隶后他也提倡办新式学堂，但效果却很有限，一方面办学经费不足，一方面入学者并不踊跃，“宫保，学校不兴，根本就在于科举未废。科举一日不废，则学校一日不兴，学校一日不兴，则民智一日不开！”

“啊，你是要废科举！”袁世凯认为这一提议太过大胆。他对科举在制约人才方面的弊端深恶痛绝，他与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上奏要求变通，前年总算废除了八股，改试策论；今年春天，他又与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以达到逐渐废除科举的目的。这已经惹起了许多人的憎恨，如果真像周学熙所说，奏请废止科举，他必将成为众矢之的，“缉之，我和张香帅不一样，他是翰苑前辈，我却连秀才功名也没有。我奏请废科举，别人会说我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何况朝廷将于今年开经济特科，也算是科举的改良和补救。”

周学熙依然坚持己见：“宫保，科举制度无论怎么改良，与新式教育毕竟两途。要大开民智，培育人才，非大兴新式教育不可。日本的新式教育是从幼儿就开始，小学、中学以至预科、大学，各个阶段学什么，都有系统的规划，所用教材也都是组织专门人员编写，以求循序渐进，逐次提高。科举制度靠的是私塾，是旧学，私塾先生如何能够教出新式人才？兴办新式学堂，朝廷三番五次下旨，可连教材都没有统一编制，如何真正有效地推行？如何培养新式人才？山东新式教育算是好的，可是山东也没有一套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系统教材，新式教育是不是还是一句空话？所以，要兴新式教育，必须立即废止科举，朝廷应该调集专人，研究推行新式学堂的切实办法，岂能只发几道上谕了事？”

“缉之，朝廷也有难处，因为不愿废科举的大有人在。别的不说，废了科举，翰林们放考差的机会就没有了，损失一笔可观的贽敬不说，更没有学生可收，将来连个奥援也没有，那翰林还有什么滋味？再说，废止科举，就意味着那些两榜出身的官员们已经落伍，你想，他们向来以正途自居，在我这样的异途出身官员前何等趾高气扬？你突然要废科举，说科举培养不出人才来，他们岂能甘心？这些都是明摆着人人皆知的利害，废科举的话暂时不好说。不过，你说的调集专人研究推行新式

学堂，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朝廷我们不去管他，直隶不妨先做起来，比如可以先成立学校司，督办全省新式教育，督促各州县大办学堂。”袁世凯知道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只能退而求其次。

“这样办教育必有成效，这也是各国通行的办法。除了办学校，要开民智，当务之急是先开官智。”周学熙认为州县是亲民官，他们是不是开化，对新政成败关系最大。但有些州县官吏，平日漫无见闻，甚至抵制兴办实业。往往有民间创一新业，官府抑制之，胥吏鱼肉之，“如果这些州县一如故我，推行新政难见成效，劝民兴办工商更无从谈起。宫保，我有个建议，州县官日后无论是实缺或补选，一律先赴日本学习考察三个月，有此经历方可委派。”

“赴日本考察看来确实是开阔眼界的良方，你这个建议很好，不妨写个条陈，我们议一下。”

袁世凯从善如流，周学熙大受鼓舞：“要开民智，官方要做示范。老百姓不喜空言说教，凡事他能看得见、摸得着才肯相信。我还有个提议，就是建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振兴工业的总机关。”直隶已经成立了工艺局，但主要召集流民从事简单手工业，着眼于安置流亡，与大兴工商目标相去甚远，“直隶工艺总局，要在工艺局的基础上大力拓展。一是考求直隶全省土产，及进口所销的洋货，凡是可以仿造的，大力提倡仿造，而且要学习日本的做法，对成效卓著者发给奖牌，予以鼓励。可以设立考工厂——或称商品陈列所，精选直隶自产的商品，或者从外洋进口的货物予以陈列，便于绅商参观、研习。二是设立官厂，为民示范，比如机器纺织、缝纫、造胰、牙粉、玻璃、印刷等都应当购置机器建厂生产，供绅商仿行。官办工厂不在于盈利，而在于传授技术，开风气之先。三是大办工业学堂，开始先办初等，而后再办高等学堂，培养技术人才。学堂要与官工厂互为依托，学生在学堂学到新知识，就到工厂中去实习；工厂遇到的难题，又可请学堂师生予以设法解决。”

“缉之，这些想法，你都写到条陈中。”袁世凯边听边点头。

“宫保，我还有个想法，将来要派工业学堂的学生，或者洋人教师，带着机器、产品到各州县、乡村演示、宣教。如今时势不同了，百姓靠农业根本不能致富，国家单靠农业也不能求强。遍观世界强国，无一不是工业兴、商业强，靠工业制造产品，然后靠商业行销各地，聚他国财富于一国，这是如今的强国之道。所以，不但要鼓动城里的商人要把股金投入制造，还要让乡下的土财主也把财富投入制造。如果直隶无

分城乡，处处机器轰鸣，那时候直隶一定强于天下！那时候上海也要望尘莫及！”

这话袁世凯最愿听，满脸笑意。但农务局总办黄璟不高兴了，便插话道：“缉之，你这话我不敢苟同。民以食为天，十之八九的百姓靠种田吃饭，岂有不重视农业的道理？”

周学熙连忙拱手道：“玉山，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不是农业不重要，是工业更要振兴。”

黄璟还要说话：“农业也要振兴。宫保，我这次参观也颇有些想法。”

阮忠枢看看菜要凉，而众人谈兴正浓，就笑道：“各位有什么好想法，写好条陈呈给宫保就是。菜也凉了，咱们边吃边谈如何？”

袁世凯摇摇手道：“斗瞻，不急，让大家说。错过了这个机会，大家也许就没这么高的兴致了，好主意都是在兴致高的时候才想到的。富国裕民之道，农、工、商三者，相为表里，玉山说得不错，民以食为天嘛。我不能只为工而丢了农，玉山，说说你的想法。”

于是黄璟讲他的建议，他要建农事实验场，推广新技术，引种新作物，当前最应当引进的就是长纤维棉花；他还想编农报，翻译农书，利用乡集的机会，派人演说劝农，发放传单……

等大家说完感受时，菜真的凉透了。袁世凯却很高兴，说道：“果然是不虚此行。斗瞻，让他们把菜热热，咱们边吃边谈。”

周学熙行动很快，几天后就呈上了创办直隶工艺总局的条陈。这个条陈除了说明创办的缘由外，先办哪几件事情也都列出了具体计划。袁世凯认为条陈可行，而且希望尽快行动起来，只是有些问题条陈不可能穷尽，必须面谈才能得其要领，因此把周学熙叫来，两人做一次长谈。

袁世凯开门见山：“缉之，看了你们的条陈，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农工商三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以为，农、工是商业的根本，商业要发达，必须依赖农业之物产，工艺之制造。而农业与工艺关系又极密切，外洋农产品加工非常细致，价格因之翻倍，可见将来农业要大见成效，也离不开工艺制造。再看外洋进口的物品，大到轮船、机车，小到

钟表、日杂，无一不是靠工艺制造。所以工业制造发达，才能与人商战。欧、美、日以商战立国，基础则是工业精益求精。大办工业还有一个好处，这些年兵燹而加天灾，元气大伤，民生困敝，流民日多。流民得不到安置，便是一大乱源，欲求治安而不得。如果工业大兴，制造繁荣，便可为流民谋一养家糊口之途，所以又是安抚流民的治本之策。总而言之，我以为，农、工、商三者，工为根本，最为紧要。”

周学熙闻言赞道：“宫保所想真正是高屋建瓴，我只就工业论工业，的确没有宫保想得深远。”

“你也不必恭维我，我是在你条陈的基础上做此感想。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希望直隶工艺总局尽快成立，直隶工艺制造尽快见到成效。要办成这件事，为首之人不但眼界要开阔，而且办事要扎实。我想让你来总办工艺总局，银元局那边已经步入轨道，工艺总局这边就多偏劳，如何？”

“欲兴工艺，非设专局不能收效，既然我向宫保提出建议，当然没有推辞的道理。”

接下来，就谈当前急需破题的具体事项。周学熙认为，振兴实业，发展工商经济，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非科举所能培养：“学堂为人才根本，工艺为民生之计，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发展工艺必先兴教育。如今是商战之天下，而商战的背后则是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兴学为振兴工商业之基。”周学熙建议立即开始筹建高等工艺学堂，招收十五岁以上，资质聪颖、身体健壮且学习英文二三年者入学，“工艺之学以理化为基础，大清物产地质胜于泰西各国，而制造却大为逊色，主要就是不知化学工艺之法。所以，高等工业学堂课程设置上，以理化为主，参照日本高等学堂的课程，至少包括英文、算学、汉学、物理学、矿物学、制造学、机器学等科目。可胜任教学的人才，大清最为缺乏，必须不惜重金、高价聘请英人、日人技术专家，不论其出身、资格，只重真才实学。”

袁世凯点头道：“将来洋员的聘任，由你具体安排人操办。”

周学熙认为，培植工艺人才，必须注重讲授理法，继以实验，有实际操作能力：“办学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工学并举，在创办学堂的同时，要创建实习工场，募中外各专门技匠，招收工徒，实地练习。这样实习工场与工艺学堂联络一气，两相促进。”

袁世凯对这个建议也很赞同。

“这两条是针对培养人才而言，而要大兴工艺，更要开导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建立考工厂也是当务之急。”周学熙认为，考工厂在搜集陈列本省土产、外省货物及外国制品的同时，应附设工商研究所，研究新法，仿制洋货；还要附设工商演说会，每月举行两次演说；为了开通民智，将来还要举办劝工展览会。对有志兴办工业的绅商，官银号要给予资金扶持，同时还要在税厘上给予减免，“宫保，如果按这些办法扎实推行，三五年内，直隶工业必有可观。”

“缉之，咱们立个君子协定，你的计划我全力支持，所需开办经费从银元局盈利项下提取。我的要求是，直隶工艺总局今年内必须小有所成，三年内直隶工业必须有所改观，五年必须大见成效。这个军令状，敢不敢立？”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就与宫保立军令状！”周学熙找纸笔真立军令状。

“缉之，我们是君子协定，不必见诸笔墨。我不过是激将，希望你能理解我大办工业的迫切心情。”

“宫保放心，我必竭尽所能，鞠躬尽瘁。”

谈完了直隶工艺局，袁世凯又问：“缉之，你说科举培养不出新式人才，此议颇中时弊。北洋将来延揽人才，必须着眼一个新字。朝廷马上要开经济特科，想来里面会有不凡之辈。我想从中寻几匹千里马，原来打算托你去办这件事，你忙于工艺局，就不能再耽误你的时间。这件事交谁办合适？”

“交给菊翁好了。他就在京城，又是翰林前辈，他出面为北洋延揽人才，再便当不过。”周学熙说的菊翁，就是兼管北洋京郊驻军营务处的国子监司业徐世昌。

“我也是这么打算。我想把前面两三名都挖过来，怎么样？”

“哦，宫保是这样一副雄心，那就得让菊翁着实下番功夫。薪俸要优厚自不必说，更要有一番打动人家的说辞。听说湖北张香帅也在打这批人的主意，他又是特科主考，近水楼台，比我们便当。”

袁世凯笑了笑道："那就更要把人挖过来了！要和这位翰苑前辈争人才，看来要好事多磨了。"

"如果宫保还不放心，可以请另一个人出山，有他和菊公做说客，把握则十有八九。"

"咦，还有这样一个能人？"袁世凯问，"缉之所说是何人？"

"他姓严名修，字范孙，号梦扶。他祖籍是浙江，不过他本人出生在天津，要说他的科甲仕途真是一帆风顺，二十四岁就中进士、点翰林，甲午年后就任贵州学政。但他对科举取士很不以为然，到了贵州并不让学子们孜孜于旧学、八股，自掏腰包设官书局，购置大量西学书籍，在考试中还要考西学，他本人亲自执教数学。"

"哦，这位严范孙，还真不是凡人。"

"在学政任上第二年，他就上书皇上，建议改革科举，录用在政治、经济、外交、算学、格致、制造等方面有专长的经世致用人才，并提议设立经济专科取士。说起来今天的经济特科，创始人就是严范孙。"

袁世凯仰脸望着天棚，显然是在想事情。周学熙便住嘴，让他静心想。过了一会儿，袁世凯平静地说道："缉之，我想起来了，这位严范孙，当年我在小站练兵时，菊人领他来见过我。好像他们是同年进士。"

周学熙惊道："对啊，他们是同年。人都说宫保阅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今天我算是领教了。七八年前一面之交，宫保竟然还能想得起来。"

"如今他在哪里高就？好像没在官场上听说过他。"

"他如今远离官场，在家办私塾呢。他因为提议设特科取士，又对科举不以为然，翰林院的同事们颇疏远他。戊戌年变法失败后，有人要把他列为康党，他见机不好，就辞官回天津办起家塾来。"

严修家族是盐商世家，家境富足，自然不必为生计犯愁，一门心思把家塾当成他教育改革的实验地。一个崇尚西学的人，所办家塾当然与

普通家塾不同，课程有英文、数学、理化等。上半天读经书，下半天读洋书，不但如此，每周还有两个半天或者带着学生骑脚踏车，或者跳高、跳远，还踢足球，真是让天津人大开眼界。开始只有他的子侄五六人，后来亲戚邻居的孩子都争相入塾，已经颇具规模。

“他所请的先生叫张寿春，字伯苓，是北洋水师学堂出身，在北洋舰队时正赶上甲午海战。日本人占据威海不还，后来英国人又强租威海卫，当初去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的随员中就有张伯苓。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大清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大清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两日之间，国帜三易，张伯苓大受刺激，回来就退役，在天津靠教家塾糊口。张伯苓与严范孙一样，都认为科举不出人才，非痛加改革不可，所以两个人把家塾当成了新式教育的实验场，真正是乐此不疲。”

袁世凯感叹道：“依我看，这两个人还真是了不起。缉之，你与范孙熟不熟，你替我传话给他，我想在直隶大办新式教育，准备成立学校司，想让他来当总办，他肯不肯出山？”

“我与他只能算认识，我试一下，若不成，再请菊公出山。”

过了几天，周学熙回话：“宫保，我是请不动严范孙的大驾。”

“他怎么说？”

“他说自己对新式教育还是半瓶子醋，不敢出来献丑。”

袁世凯又问：“他是不是有翰林清流的毛病，看不上我这异途的总督？”

“决然不是。范孙为人十分谦和中厚，有人评价他，如一罐高汤，清而有味，不是那种拈酸拿醋的酸文人。”

“难道要请菊人兄出面？”

当时，袁世凯最为宠信的段芝贵也在座，便说：“何必舍近求远？要让严范孙出山，找王益孙好了。”

段芝贵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小老乡，给李鸿章当过书童，人很机灵，很受李鸿章喜欢。后来北洋武备学堂创立，李鸿章就派他入学。

他学习不太上心，正经的军事本领没学到多少，却有一样长处，极善于处理各种关系，而且乐此不疲。段芝贵的父亲是淮军军官，与袁世凯相识，于是把段芝贵送到小站新军中。袁世凯用其所长，让他做了督操营务处提调，其实并不到督操营务处公干，一直待在袁世凯身边负责接待客人。袁世凯当了山东巡抚，段芝贵就出任文巡捕，所有文武官员要见袁世凯都要经他安排，结果井井有条，众口称赞。如今他本职是天津北段巡警总办，但依然很少去巡警局，还是在袁世凯身边。

袁世凯望着他说："香岩，你可别信口雌黄，缉之没有请动严先生的大驾，你怎么视事如此之易？"

段芝贵对周学熙拱手说道："周观察，您别怪我多嘴。严范孙是盐商世家，与同是盐商世家的王益孙观察是世交，王家的家塾也学严家的样子，听说严、王的家塾要合为一塾，照着日本学校的样子来办。两家既然是这种关系，由王益孙出面是不是更容易？"

周学熙赞同道："对，王益孙出面成与不成不好说，但肯定能摸到实底。"

王益孙大名王锡瑛，是有名的盐商，捐了个道台，因此段芝贵称他王观察。王锡瑛与严修是世交，要他出面相劝，严修起码不会给句客套话敷衍。而段芝贵与天津的三教九流都有交往，与王锡瑛这样的富商更是酒食征逐，熟到同嫖共赌的程度。

袁世凯笑道："香岩，这件事交给你了，办不妥，看我怎么收拾你。"

段芝贵蛮有把握地回道："宫保放心好了，我让严范孙亲自登门来见。"

段芝贵果然没有食言，三天后，严修亲自登门来见袁世凯，一身布衣，恬淡从容，果然不凡。一见面，袁世凯就高兴道："听说范翁在办新式家塾，极其仰慕，今日总算能向范翁面教了。"

"大帅真是谬赞，都是外人哄传，我不过是在家里闹着玩。"

袁世凯认真地向严修说他大办新式教育的设想，包括将来从小学到大学堂的教材，都希望托给严修来编纂。严修被打动了，办新式教育是

他多年的愿望，但没有遇到肯实心办理的督抚。如今袁世凯如此诚恳且决心极大，他岂能不动心："我去年带着犬子去了一趟日本，回来后才开始参照日本的教材推行新式教育，好些问题我也没把握，所以实在不是推辞，的确是需要时间。"

以袁世凯对严修的了解，这话是实情，而不是推托，便问："范翁要多少时间？半年够不够？"

"半年实在没有把握，如果能再去日本一趟最好。"

"我答应范翁，你什么时候需要去，去考察多长时间，都随你的意，由北洋公费好了。但范翁要给我一句准话，何时能出任直隶学校司？"

严修没有退路了："半年后如何？半年后先成立起学校司，步入轨道后，我立即去日本做一番考察，回来后对直隶的新式教育拿出个像样的计划。"

袁世凯一拍桌子道："好，我与范翁一言为定。"

此事确定下来，袁世凯谈经济特科的事："范翁，经济特科马上就要开试了，其中必有新学翘楚，我想从中挖几个人才，届时请你去京里一趟，和徐菊人一起给我挖几个过来。"

经济特科是严修创议，但好事多磨，因为戊戌政变，正准备举办的特科取消，而且成了严修的一条罪名，险些因此受牢狱之灾，庆幸的是政变后在荣禄的建议下并未大肆株连，这才躲过一劫。经过八国联军入侵，朝廷痛定思痛，决定推行新政，经济特科才得以恢复。严修自然很想去一观盛举，所以对帮袁世凯挖人才的安排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袁世凯把段芝贵叫进来吩咐道："香岩，你安排一下，开特科前侍候范翁去京城，就住在北洋公所。"

段芝贵响亮地应一声："是，宫保放心好了，一定让范翁满意。"

经济特科在保和殿举行的时候，正是一年最热的时候。面阔九间、进深五间的保和殿本来相当宽敞，无奈一百八十余考生再加监场，近两百人挤在殿内，便显得拥挤和闷热。好在特科考试只考两场，每场只需一天。正场考罢，阅卷三天，第五天奉谕公布结果，拟定一等四十八

名，二等七十九名，准予复试。

应试经济特科的，当然西学为优。这就为京中士林所侧目，发榜后谣言四起，最有力的攻击就是说他们多系康党。这些谣言自然会传进大内，或者说有人就是要让这些谣传传进太后的耳中。果然，慈禧问瞿鸿禨道："外间传言特科品流庞杂，心术不端，你听说过吗？"

瞿鸿禨当然看不惯以学西幸进之辈，便回道："第一名梁士诒是广东人，梁启超的弟弟，其名末字与康有为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

康有为原名康祖诒，两人名字最后一字相同，所以瞿鸿禨污蔑梁士诒是梁头康尾。慈禧对康梁恨之入骨，因此对特科应试者印象因此大坏："这还了得，朝廷取士，是为国储材，怎么能为奸佞之辈开幸进之门？"她迁怒于主考，结果八名主考被撤换了四人。

消息传出，就变成了考得好的都有康梁之嫌。第一名梁士诒虽非梁启超之弟，却是梁启超的同学，且二人同一年中举，因此好友都为他担心，劝他赶快离京避祸。他却道："我既非梁任公之弟，名字也与康南海不同，何来康党之说？事之真伪不久自白。我既不离京，也决不再参加复试，以免累及他人。"

第二名湖南人杨度，在谭嗣同、梁启超办的长沙时务学堂里听过课，从此对新学大感兴趣，而且在策论中大谈新政，对朝廷保守敷衍多有批评，结果吓得连复试也不敢参加，匆匆离京避祸。

第二场复试，一等只取九人，二等只取十八人，被淘汰者百余人，即便录用的授职也很勉强。

复试的第一名，本来应该是江苏吴县人张一麐，他在论财政问题时引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受到主考张之洞的欣赏，将其列为第一名。但启封后发现只是一名举人，因此把一名翰林置为第一，让他屈居第二。张之洞的打算是将他分发湖北任职，张一麐虽不满意，但没有更好的去处，而且也不好辜负张之洞的赏识，勉强同意，只等分发。

徐世昌与严修肩负为袁世凯挖人才的重任，认为第一名虽为翰林，要论新学远不及第二名张一麐，因此两人连夜登门拜访。

徐世昌一见面就道："如今两位封疆大吏都向老兄伸出橄榄枝，不过到底谁更适合老兄，且听我一言。南皮是翰苑前辈，清流领袖，多年出任封疆，资望无人望其项背。正因如此，保荐人才，极其严格。考其所荐人才，至今最崇者不过是道府而已。香帅，性骄好谀，士人登门求见者，有去七八次不得接见者；或引到花厅等候，一等数小时见不着面者；或虽见面，谈不及数语，即哈欠连连，端茶送客。因此真正君子望风远避，平时赏拔者仅是一二浮华浅露之辈。而袁宫保用人，则不论资格，不拘出身，不分畛域，不限流品，上自翰林进士，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唯才是举。比如杨氏两兄弟，老四一年前不过是个通永道，如今已是直隶布政使，换上了红顶子；老五也当上了电政驻沪会办大员。"

杨士骧当上直隶布政使，是最近的事情。因为陵差有功，慈禧下旨："此次祗谒西陵，乘坐轮车，盛宣怀备办一切，甚属周妥，著交部从优议叙。直隶按察使杨士骧、盐运使汪瑞高，办理差务，诸臻妥洽，著以应升之缺升用，以示奖励。"很快江西布政使出缺，经袁世凯筹划，先是杨士骧得以实授江西布政使，然后以杨士骧熟悉直隶情形为由，与直隶布政使周浩对调。

经徐世昌这番鼓动，张一麐已经犹豫，严修则趁热打铁道："别人不说，以我为例。我不过是在津避祸之人，与宫保真可是素昧平生，因为办新式家塾多少有点名堂，宫保两次派人登门，让我出任直隶学校司总办，督办全省新式教育和学校。张香帅当然也爱才，以老兄的文采和见识，本来把老兄置于第一名，后来拆封发现老兄是举人功名，因此让贤给翰林。可见香帅重视科名胜过真才实学。去湖北还是留在直隶，孰优孰劣，何去何从，一目了然。"

"只是我想留直隶，恐怕也由不得我。"这下张一麐完全被打动了。

徐世昌打包票道："这就不必老兄费心了，一切包在我身上。"

拿下了张一麐，徐世昌和严修都很高兴，回到住处全无睡意，商议应该把初试的第一名梁士诒也挖到北洋。徐世昌想了想道："梁翼夫是广东人，与唐少川必定熟悉，让唐少川出面，必定手到擒来。"

于是当晚给唐绍仪发电报，让他亲自来一趟。第二天唐绍仪就来了，两人都是广东老乡，叽里呱啦一通，梁士诒就答应出任北洋编书局总办。

“这是临时的差使，将来必有大用。”唐绍仪把袁世凯原话告诉梁士诒。

唐绍仪、严修带着梁士诒、张一麐到天津拜见袁世凯。经济特科事实上的两个第一名都被网罗到帐下，袁世凯十分满意，大张宴席，盛情相迎：“或许有人以为我大张旗鼓招贤纳士是沽名钓誉之举，其实我真不是为了这种虚名。如今从朝廷到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推行新政，而推行新政，必待有新学新知之人。埋头于八股之辈，对新政口是心非，只有热衷新学、热衷西学的才俊，如你们——”袁世凯指指梁士诒、张一麐、严修，“只有像你们这样的才俊才有能力推行新政，也只有借力诸位，新政才能有效验。直隶各项新政真是如火如荼，诸位前来相助，我北洋真是如虎添翼。”

三人都离座拱手，表示愿意效力，同时谦虚一番。

“有个词叫除旧布新。除旧不易，阻力太大。布新则天地广阔，大有可为。我有个体会，一个有本事、有眼光的人，不应该恋旧守旧，更不能贪恋旧框框中的名利，而应该去办新政新事，那里戏台更大，机会更多。”

在北洋的确如此，袁世凯面前的红人，无一不是办理新政之辈。梁士诒、张一麐、严修这些人已经被士林视为叛徒，立足都难，更不用说求发达。听袁世凯一席谈，他的见识的确非自命清高、顽固守旧者所能比，投到他门下真是明智之选。

袁世凯对梁士诒道：“翼夫，你是翰林出身，又在国史馆编过书，北洋成立编书局，大凡农工商及警政、学校等所需书籍，都由你那里统筹编印。你是广东人，得风气之先，和少川又是老熟人，少川那边的洋务外交事情颇繁杂，你给他搭把手。我的总督衙门里有你办公的地方，海关那边也给你留个办公的地方，你根据需要来去自由，绝不以点卯这样的俗务来烦你。”

袁世凯又叫着张一麐的字道：“仲仁，听说你文笔极好，就委屈你到文案上。我文案中的西席，缺你这样满腹西学的人。你到文案上只润色文字，不必亲自操刀，将来新政，都要参赞。”

作陪的阮忠枢听了笑道：“仲仁来了就好，我将来可以偷懒了。”

袁世凯也一笑说道："你们都偷不了懒。振贝子从日本回来后，奏请尽快成立商部，可是有人主张先修完《商律》再成立商部。《商律》内容所涉极广，哪能是三五月能修完？这是有意阻挠罢了。振贝子正在主持修订《商律》，我给他提了个建议，不妨多参酌外洋商律，尤其是多参照《日本商法典》，先拿出个章程来，堵上某些人的嘴，将来再据实修订就是。振贝子很以为然，让北洋帮忙。这事少川多费心，文字斟酌仲仁多劳神。"

文字的事当然不必袁世凯劳神，但商部官员的组成他不能不上心。从前六部设置是设满汉尚书各一员，左右侍郎满汉各一员，一共是六员堂官。但自从两宫回銮后，有意加强满人的势力，新设部不再设满汉尚书，名义上是破除满汉界限，实际上减少了汉人出任堂官的机会。新设商部也是如此，拟设立尚书一员，左右侍郎各一人，侍郎之下又设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这七人是商部的首脑。下面又设保惠司、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及司务厅，这四司一厅负责具体的业务。其具体业务则并不仅限于商务，是农工商皆隶其中。如平均司专司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等生植事宜；通艺司则专司工艺、机器制造、铁路、街道、行轮、设电、开采矿务、聘请矿师、招工等事宜；会计司则专司税务、银行、货币、各种赛会、禁令、会审词讼、考取律师、校正权、度、衡等事宜。商部可以说统揽工农商利权，这样一个部，袁世凯当然要设法安置自己的人。

尚书当然是载振，而左右侍郎，一个必定属于唐文治，他多次出国考察，深受奕劻和载振父子的赏识；顺天府尹陈璧任过多年御史，以正直敢言闻名，出任顺天府尹后，在新式教育和实业等新政上大有作为，先后创办京师工艺局、顺天中学堂、金台校士馆及五城中学，各项新政风生水起。陈璧既能干事又会来事，对奕劻父子很巴结，与袁世凯关系不错，正在谋取侍郎一职。

袁世凯要为徐世昌从商部七首脑中谋取左右丞之一。左右丞是正三品，如今徐世昌才是正六品的国子监司业，所差非细。不过，在两宫西狩的时候，他随驾西行，慈禧对这些官员都是另眼相看。而且徐世昌兼任北洋新军留京各营营务憩，按北洋新军的军制，相当于三品官员，谋取商部左右丞中一职，也并非不可能。

功到自然成。到了阴历七月初，朝廷下旨成立商部，载振任尚书，伍廷芳、陈璧任左右侍郎，徐世昌、唐文治任左右丞，绍昌、王清穆任左右参议。其他司员则主要从内阁、六部司官中选调或升调。

徐世昌新官上任就给袁世凯来信，一是商部开办经费紧缺，希望北洋暂借十万两。袁世凯知道这其实是载振的意思，因此立即安排杨士骧设法解决。第二件是商部已经与美国达成商务续约，开放沈阳、大东沟为商埠。俄国非常不满，听说正在与日本秘密交涉，想联合日本向大清施压。日本到底是什么态度？请袁世凯设法打探。

日本在京中设有驻华使馆，向他们打听不是更方便？其实不然。驻华使馆是代表日本政府，说话表态当然十分谨慎；而袁世凯幕府中有许多日本人，私下里向他们打探情况，彼此说话更方便大胆，反而更容易得到真实情报。当年李鸿章坐镇北洋，外交的事总是交给他先办理，原因就在这里。

中、日、俄以及朝鲜之间，关系像乱麻一样，错综复杂。甲午一战，大清的藩属国朝鲜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朝鲜并不甘为日人傀儡，因此又引强俄为援，朝俄签订密约，朝鲜发生重大事件时，俄国将提供军事援助，而作为回报，俄国取得训练朝鲜新军以及管理财政和海关税的权利。日本当然不甘靠流血换来的成果让俄国人轻易攫取，因此对俄国恨之入骨。

俄国人不但染指朝鲜，对中国东北更深怀野心。他们借甲午战后中国人憎恨日本的机会，诱使清廷签订了《中俄密约》，也就是《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如果遇到日本侵略俄国或者中国，“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为了便于运兵，“中国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这条铁路名称为大清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当时俄国正在修建从莫斯科横跨西伯亚至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清铁路与之相连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路程要减大为缩短，更可以南下旅顺、大连，将满洲有效地控制在手。俄国财政大臣在报告中说，东清铁路修通，“将使俄国在任何时间、在最短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从而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运东的威信和影响”。清廷的如意算盘是以此密约抵挡日本向东北扩张；俄国的如意算盘是借机盘踞经营满洲。只是中国的如意算盘很快落空，俄国人与德国勾结，德国占据胶州湾，而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引发了列国瓜分中国的狂潮。到了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后，俄国人又以黑龙江等地发生烧教堂、杀教民事件为由，出兵十余万人，从满洲里、黑河、伯力、珲春和旅大分五路进犯。俄国的势力迅速深入中国东北全境，除了获得极大的经济利益外，

取得了护路权、路区的警政大权以及林矿采伐权等。《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陆续撤兵，而俄国人则赖在满洲。美国、英国和日本都不愿俄国独吞中国东北，因此联合向俄国施压，尤其是日本已经和英国秘密结盟，对俄国十分强硬。俄国为了表示没有独占东北的意思，经过一年多的谈判，1902年4月被迫与清政府订立《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宣布在18个月之内分三期从中国东北撤出全部军队。

但条约签订不久，形势起了变化。俄国在欧洲不但与法国结盟，而且德皇威廉二世也表示愿意支持俄国对付日本，并答应在欧洲为俄国防守后方。俄国在欧洲没了后顾之忧，态度重新强硬起来，向大清提出了保障俄国权益的七条要求，其核心还是独占东北，并且在旅顺成立了远东总督府，俨然把东北当成了俄国的领土。清廷当然无力拒绝，于是采用当年李鸿章惯用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把俄国的七条要求透露给美、日、英，并与美国达成开放沈阳、大东沟的协议，目的是借力美国阻挠俄国独霸东北。

日本觊觎东北已久，当然不愿俄国独占，希望通过与俄国谈判在东北分得一杯羹。日本人提出的条件是，俄国承认朝鲜归日本，日本则承认满洲铁路归俄国。或者双方承认彼此在朝鲜和满洲具有对等的“优越势力”。俄国人当然不愿日本人来分享东北，答复日本的条件是“互相尊重朝鲜独立与主权，日本承认满洲在其利益范围之外”。俄国的意思就是，朝鲜咱们谁也别动，至于满洲，日本不要做任何妄想。这个答复太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了。俄国太小看日本，照旧我行我素，半个月前本来是第二期撤兵的日子，非但不撤，第一期撤走的兵反而又运了回来，并拘禁了盛京将军，并明确向日本表示，俄国只同日本谈朝鲜问题，满洲是俄国的独家利益。清廷知道俄日之间在暗中较力，也在秘密谈判，但到底是什么情况一无所知，所以这才委托袁世凯设法打听。

这对袁世凯来说并非难事，他幕府中不缺日本人，所办的新政无论巡警、农工商还是新式教育，都聘请日本顾问或教员，尤其是军队中，帮助训练的日本军官更多。这些日本人都十分尽心，真正是兢兢业业。袁世凯知道这些日本人必定有人负有特殊使命，接近他、帮助他、讨好他，当然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做铺垫。不过袁世凯以为，他们可以利用我，我何尝不能利用他们？所以与这些日本人关系处得很不错。

像今天这种事情，只能向军方打听最方便。他的北洋军中有个叫立花小五郎的日本中佐，帮助翻译各种章程，赞襄兵学，袁世凯打算奏请赏给宝星，正好可以找他来谈。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重尾太郎正好也在天

津，他与立花小五郎关系密切，因此也一起来拜访袁世凯。

袁世凯先说明打算为立花小五郎请宝星的事，小五郎表示谢意，并表示这是他职责所在。然后是“闲谈”，由各国军事谈到俄国在满洲所为，谈到日俄关系。袁世凯原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

立花小五郎大发牢骚：“俄国欺人太甚，久居满洲不还，最近又设立远东总督，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国必不答应俄国为所欲为。”

袁世凯摇头叹息道：“不答应又能如何，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立花小五郎又道：“我国已经向俄国提出了友好的劝告，但俄国十分傲慢无礼，我国的耐心已经耗尽，无论民间还是军方，为了中日友好，不惜与俄国一战。尤其军方，用中国话说，一忍再忍，已经是忍无可忍。”

“日俄都是大清的邻邦，大清有句古语，池门失火，殃及池鱼。大清愿日俄还是坐下来谈，不要诉诸武力。”袁世凯当然不会相信日本是为了中国。

这时，重尾太郎接话道：“日本当然愿意与俄国人谈，但要谈得下去才行。俄国人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如今，我国朝野都下定了与俄国一战的决心，只待天皇召开御前会议。”

袁世凯闻言道：“日俄如果不幸发生战事，请不要在大清领土上交战。大清屡经战乱，实在经不起战火复燃。”

立花小五郎摇摇头道：“日本当然想如中堂所愿，但俄国人的军事根据地在贵国的旅顺、大连，若交战势必要在旅、大决战。日本是为中国出头，希望中国到时候能够站到日本一边，帮助日本战胜俄国。若中国肯助战，届时日本将旅、大之地完璧归赵。”

“俄国也可以说是为大清出头，也可以要求大清站在他们一边，他们也许会说，帮助俄国战胜日本，俄国将会把朝鲜、台湾都完璧归赵。”朝鲜和台湾都是甲午一战后日本从中国手中掠夺而去。袁世凯这样说是提醒日本人，老老实实说话，不要拿他当三岁孩子糊弄。

“台湾和朝鲜的情况，与俄国人强占满洲不同，宫保比谁都清楚。”立花小五郎说，“如今的形势，就好比进行一番巨额的赌博，中国如果肯押宝到日本这边，必有厚利回报。”

“俄、日都是大清的邻邦，大清不愿失去任何一方的友谊。俄国毕竟是大国，实力岂能小视？”肯不肯站到日本一边，袁世凯不敢乱答应，而且这也不是他能答应下来的。

重尾太郎笑道：“稻田里的草人，徒有其表罢了！日俄若战，日本必胜，这一点请宫保务必看清。”

袁世凯语气平淡道：“贵国发展迅速我当然了解，但俄国毕竟是大国，其常备军一百余万，后备军近四百万，而贵国总兵力只有二三十万，可动员的后备兵不会超过两百万吧？”

立花小五郎分析道：“宫保说的有道理，但俄国的军队大部分布置在欧洲，在满洲不到十万人，与日本比优势何在？而且，日本是新生的帝国，朝气勃发，哪能是奄奄一息的俄国所能比？”

重尾太郎也附和道：“宫保也许不知道，俄国国内革命党闹得也很厉害，就是打起仗来，也恐怕无暇东顾。”

两人向袁世凯分析日本必胜的理由，几乎把他说服了。最后袁世凯表示，将尽快将这一新情况向朝廷奏报。

打发走两个日本人，袁世凯将自己关在签押房，不允任何人打扰。日俄将有一战的消息让他喜忧参半。忧好理解，因为日俄在中国开战，旅顺、大连将成主战场，与直隶近在咫尺，万一战事扩大，扰及直隶，直隶总督职责所在，如何应付？他手里的兵不足三万，能调动的也不过万把人，偌大的直隶如何布防？

至于喜，则是他在半年前就建议设立的练兵处可借此机会成立。而练兵处一旦成立，他则借机操控，加快北洋扩军步伐。北洋军力渐充，自己地位稳固不说，就是日俄开战，大清尚有自保的本钱，否则只能眼睁睁任人在大清土地上枪来炮往。

要说动朝廷同意设立练兵处，首先要说服奕劻。奕劻不是荣禄，要说服他并不难。仅说服奕劻还不够，还必须能够说服慈禧。这就必须进

京面谈才行，函电往来没法说透，反而误事。于是袁世凯给军机处和外务部同时发电，报告日本人透露的情况，同时给奕劻发份密电，请设法让他进京。

奕劻正为俄国的事闹得焦头烂额。本来双方达成撤兵的协议，而且俄国遵约完成第一期撤兵，皆大欢喜，尤其是内务府制造舆论，要在明年慈禧七十大寿“好好的热闹一番”，突然俄国人不撤兵了，而且日俄又可能开战，慈禧十分扫兴，也非常担心。到底该怎么应对，奕劻实在疲于应付，他正巴不得袁世凯进京商议。从前恭、醇两王主政，遇事也是与坐镇北洋的李鸿章商议，他不过是萧规曹随。

袁世凯奉命进京，先递请安折，因为并非奉旨请训，太后皇上是否召见也未可知，因此不妨先拜访权要。首先要拜访的当然是奕劻，或者说，他要拜访的只有奕劻。亲王之尊，不赴大臣宴筵，但可以留大臣在府上用饭。所以奕劻传话给袁世凯，下午去他府上并用晚饭。

袁世凯在北洋公所睡过午觉，醒来时已快三点，稍作收拾驱车前往西城定阜大街北的庆王府。因为事涉机密，两人在书房密议。

一见面，奕劻就一脸愁容道：“真是亘古未有的奇闻，两国竟然要在大清国的土地上开战，而主人却无力阻止。”

袁世凯也是无可奈何：“总是力势太弱的缘故，如果国富兵强，谁敢如此放肆。”

“就是这话，可是单单让我赶上了。慰廷，日俄两国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吗？”

“大约没有了。不过，王爷，是毒疮不如早挤掉利索。两国见了高低，满洲的事情才能坐下来谈。不然这样互相牵制，永无了期。”

“这话也有道理。慰廷，如果日俄真开战，咱们又当如何自处？”

“一是要防止殃及池鱼。二是鹬蚌相争，我们要取利。”

奕劻听说还能从中取利，不禁眼睛一亮：“愿闻其详。”

“先说如何取利。两个人打架，我们如果帮助一方，而这一方取胜了，那么他必得有所酬劳，我们得利是理所当然。”

“慰廷，俄、日双方，我们都得罪不起。帮助俄国，则日本必会派兵舰骚扰东南沿海；帮助日本，则俄国在占据东北的同时，恐怕会进军西北和蒙古，万里边疆，防不胜防。所以，明确帮助一方的想法恐怕行不通。而且万一帮的一方败了，到时所失更大，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要等太后责备，言路上的折子足以把人淹死。”

“是有这层顾虑，那还有一策，就是表面上中立，暗地里帮一方。只要做得机密，到时候来个死不认账，即便帮的一方败了，损失也不致太大。”

“那你觉得，应该帮谁？”

“日本。”

“俄国毕竟是大国，日本有取胜的可能吗？”奕劻有些意外。

“大有可能。俄国虽是大国，但垂垂老矣；日本虽是小国，但蒸蒸日上，朝气勃发。俄国是专制帝国，国内问题颇多；日本是君主立宪，举国精诚团结。一个小个头的青年与一个大个子的老人打仗，还是青年人取胜的把握更大。王爷，说句犯忌讳的话，甲午中日之战，谁不以为大清会胜？如今俄国与当年大清的情况可有一比。”

奕劻又问：“那你打算如何帮日本人？”

“到时看情形再议，反正军火、粮饷我们帮不上，但情报方面我们还是大可一帮的。满洲是我们的地方，搜集情报比谁都方便。情报对战局影响巨大，一份有价值的情报可时胜过千军万马。”

奕劻听说不用花钱，就放心了。

“再说如何防止殃及池鱼。唯一的办法，就是有足够的兵力，陈兵山海关外，任何一方都不敢对京师有所觊觎。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兵力不足，如果要足敷分布，至少要新练六万人。”

“六万人，那一年的粮饷总要六七百万两。这不现实，何来六七百万两？”奕劻摇了摇头。

“王爷，国要自强，首先要兵强才谈得到其他。扩练新军，是宜早

不宜迟。朝廷屡下谕旨练兵，可是至今效果了了，问题出在体制上。如今练兵，各省自行其是，营制不一，操法不齐，器械参差，号令歧异，平时声息不相通，应调指臂不相使，临敌胜败不相顾，如此岁糜巨饷，结果却不尽人意，原因就在于此。”袁世凯做个五指攥拳的动作，“朝廷必须把练兵大权统一于中央，攥指成拳，军饷可聚少成巨，兵勇可聚散成众，必将事半功倍。”

“你的意思，是不是半年前建议成立的练兵处？”

“除此一途，别无他法。成立练兵处，将练兵大权集于中央，将各省练饷统一使用，便于统一饷章，统一号令，是练兵取得实效的捷径。各国练兵也是如此，都在都城设有专管筹划兵事的大臣，英、法等国称总营务处，日本名为参谋本部。像大清这样各行其是的，从未听闻。”

奕劻有些为难：“话虽如此，不过现在有兵部，再设练兵处，会不会有人指责叠屋架床？”

“兵部担不起练新军的重担。兵部的职责是管理八旗、绿营等国家经制之师，如今八旗、绿营已经徒有其名，足以证明兵部于练兵、用兵无能为力。何况训练新军，全是西法、新章，那帮老爷子能发挥什么作用？再说，事急从权，当年中日开战，恭贤亲王复出就成立了督办军务处，负责练兵、调兵。如今王爷掌枢，如何不能成立练兵处？”

奕劻终于被说动：“好，慰廷，我接受你的建议，明天见起时我上奏。你也准备一下，以备太后叫起。说起兵事来你是行家，怎么向太后说，你要好好琢磨，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才好。”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进宫，在朝房等候，果然叫起。

慈禧、皇上都在座，照例是慈禧问话，简单问了几句后就直入正题：“日俄要在辽东大打出手，惊扰了祖宗该如何是好！如果他们把战火引到关内，袁世凯，你有没有办法挡一挡？”

袁世凯实话实说：“日俄真要在辽东动手，惊扰祖宗是难免了。这都是国势太弱，以致不能自保。如果日俄觊觎关内，无论有没有办法，臣都要去挡。”

慈禧问：“你手里能用的有多少兵？要保证直隶无事，又该多少

兵？”

“臣手里能用的只有三万人左右。三万人马，至少要抽调一万拱卫京师，臣所能调赴前线只有两万。而直隶处处紧要，非有六万人不足镇守。”

“各省防军是否可以征调？”

“调当然可以调，但恐怕于事无补，因为各省练兵自行其是，平时不能集中训练，临时聚集亦不能有效指挥，人数虽多，近乎乌合。甲午一战，我军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最终却兵溃如山倒，就是这个原因。”

很少说话的光绪插话道：“甲午已经过去了快十年，庚子西狩也已经快三年，朝廷屡屡下诏要各省练兵，如今除了直隶和湖北稍有可观，各省练兵仍然一无所成，每念及此，太后忧心如焚，不能成眠，真不知这些封疆大吏良心何在！”

袁世凯以头碰地道：“练兵不著成效，原因出在体制上。朝廷只有把练兵大权统归中央，才能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

“奕劻说你极力主张成立练兵处，成立练兵处果真就能练好兵吗？”

“成立练兵处，核心是敛各省兵权归于中央，聚各方练饷集于朝廷，唯有如此，练兵方有成效。也只有如此练出的兵，才能号令统一，以一当十。”

“聚各方练饷集于朝廷”的说法很能打动慈禧。当年修颐和园，采取的就是挪海军军饷的办法。经八国联军一役，颐和园、西苑破坏都很严重，内务府早就鼓动这里重修那里改建，她早就动心，无奈钱无所出。如果能将各省练兵的饷银集中到中央，到时候挪点儿用用未尝不可，于是说道：“你出宫后去找奕劻，你们好好议议，如果这个办法可行，朝廷没有不支持的道理。”

袁世凯出宫，派人去庆王府送信，约定下午见面。到了下午赶到庆王府，旗营翼长铁良也在，奕劻也不回避，直说道：“太后已经拿定了主意要成立练兵处，今天咱们就议一下章程，劳慰廷大驾，到时候拿个稿子出来。”

袁世凯一听心中大喜，脸上却是一副不胜其任的神情："那就劳王爷费心交代得仔细些，我起草稿子也好有所遵循。"

第十四章　弃尊严局外中立　兴学校赴日考察

袁世凯奉庆亲王之命拟定练兵处的章程。他闭门谢客，先起草一个纲要，把最关键的东西理清楚，具体的细节和文字润色则交给张一麐等文案人员去斟酌好了。

袁世凯拟定的章程纲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练兵处机构章程。按他的设计，练兵处设总理大臣一员，当然是奕劻；会办大臣一员，他要设法确保自己出任；襄办一员，十有八九是负责训练京旗的铁良出任，奕劻让他参与商议练兵处成立事宜，大约就是此意，当然，朝廷也可能派一名兵部堂官兼差。三大员下面，设提调一员，负责具体事宜的协调，他心中的人选是徐世昌，因此量体裁衣，对提调的要求特别说明要既善理文牍又懂兵事。

练兵处的办事机构分为三司，即军政司、军令司、军学司，三司都设正副使各一员。军政司负责考察官兵，筹备军需，下面设考功科、搜讨科、医务科和法律科；军令司负责运筹机宜，策划防守，掌握用兵号令等机密事项，下设运筹科、向导科、测绘科、储材科；军学司负责各军操法训练，管理武备学堂，下面又设编译、训练、教育三科。另外，甲午之战后，大清水师名存实亡，并无专署管理，但毕竟也是一个重要军种，因此在军学司下又单设水师科，临时负责水师的统筹、规划。这三司的正副使，袁世凯的计划是将北洋三杰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刘永庆等亲信安排进去。

袁世凯同时还制定了《练兵处办事简要章程》，首先强调军政命令的权威性。"嗣后提镇以下各武职遇有顽抗号令，训练不力，或狃于积习，纪律不严者，由臣处查明，先行撤差，一面参奏惩办。其有缺额蚀饷者，尤当从重治罪。"不仅可以惩处武职，对各省文职地方官员也有奖惩权，"倘地方督抚以下各文员，遇事掣肘，迁延贻误，或别存意见，有意阻挠，均足败坏戎政，即由臣处据实奏参。其有不分畛域，顾全大局，实心任事，竭力维持者，亦当随时奏请奖励"。

其次练兵处有人事任免权。"所有隶属臣处各武职，均由臣处分别注册，咨行兵部另立档案"。"武职除提镇副将大员考拟正陪请旨简放

外，其守备以上各缺，由臣处考察才具资格分别奏请升调补署，千总以下由臣处酌量叙补，随时注册咨行兵部另立档案”。

其三则规定练兵处有独立的财政。“原拨新军各军饷项及续筹专饷，均解由臣处饷局收放，所有各项支发，按年由臣处核议奏销，毋庸由各部核销，以免纷歧，其续筹各专款，统由臣处催办经理”。袁世凯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把军饷抓到练兵处手中，不受户部、兵部掣肘。

他不仅要将军饷抓到练兵处手上，对军械、军工厂也要纳入掌握。“各省原设制造军械各局厂，本系专供军实，各军命脉所关，应由臣处督饬妥办，随时委员考察整顿，并明定赏罚，分别奏请惩劝。”

通过这些规定，袁世凯将训练新军的财权、人事权便都抓到了练兵处手中。为了确保练兵处及新军将弁素质，章程还特别规定，“凡新练各军除现充将弁各员照旧供职仍由臣处随时考察外，嗣后遇有添派将弁之处，必须在曾经学习操法、通晓兵法人员内选充，其未经学习、毫无历练者，一概不准充补，以杜幸进而免滥竽。臣处所设各司科，均在曾历营务人员中选补，各军营遇有将领缺出，亦可在司科中酌选接替，以其内外接洽”。这一条看上去完全是为提高练兵处及新军素质，其实也为袁世凯安插私人留下方便，因为学习操法、通晓西法练兵的人他手下最为集中。

他与徐世昌密议后，经张一麐润色，将两份章程呈给奕劻，同时还有一份练兵处司科人员建议名单。因为这一章程明显是夺了户部和兵部的权力，因此建议奕劻一定密而又密，最好太后同意后再对外公布，那时候即便兵部、户部有意见也无济于事了。

奕劻深以为然，对袁世凯提供的建议名单无可无不可，只要他希望的银子到手，这些人的任命无不支持。

事情很顺利，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公元1903年12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

谕内阁：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叠经降旨饬下各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画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著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并著铁良襄同办理。该王大臣等，受恩深重，务当任劳任怨，认真筹办，以副朝廷力

图自强之至意。其应办事宜，著该王大臣等随时妥议具奏。

这就表明练兵处已经正式成立。办公的地方，设在东安门外的锡拉胡同。练兵处的职守及机构设置，提调及各司正使的任命，当然要等练兵处正式成立后奏报公布，所以晚了二十天。这二十天内，自然有许多人钻营，但大局已定，袁世凯所谋皆如所愿，朝廷上谕中说："命商部左丞徐世昌开缺，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处提调。直隶即补道刘永庆充军政司正使，直隶补用道段祺瑞充军令司正使，候选道王士珍充军学司正使，均赏给副都统衔。"

徐世昌以内阁学士候补真正称得上是平步青云，因为半年前他还不过是六品的国子监司业，商部成立他出任左丞，跃升为正三品，而不到两月又以内阁学士候补，已经是从二品的红顶子大员。副都统是正二品的旗缺，本是驻防八旗中一旗的最高军政长官都统的副手，授予汉人这是首次，刘永庆、段祺瑞、王士珍由此也都成为红顶武职大员。三个副使不必朝廷下谕，而由练兵处奏请委任，军政司陆嘉谷、军令司冯国璋、军学司陆建章。陆嘉谷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所赏识，当时他是分发山东的候补道，袁世凯督直后随调直隶。陆建章则是北洋武备学堂出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追随。可以说，练兵处三司全为袁世凯的人把持。

但如果抛开派系而从实际考察，练兵处三司正副使，算得上位得其人，因为这六人的确都是新军中的翘楚，深谙新式操法、具备专业素养。不但三司正副使如此，十余科的监督来源及出身，有一多半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余的要么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要么是水师学堂学生，再就是兵部员外郎，也是名副其实的新式人才。

练兵处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集各省兵饷于中央，而袁世凯早就有北洋至少编练六镇新军才资敷用的奏议，自然要先筹划保证这六镇的饷项。每镇的军饷，一年需要一百多万两，再加军械棚帐等就要近二百万两，要练六镇总要有一千万两才能应付。如此巨饷从哪里来？当然不能全由北洋出，而且，北洋实在无此力量。

袁世凯早让幕僚们精心筹划，给奕劻提出了两条聚财的路子。一是在烟酒项下摊派各省练饷。清廷入关后，一方面担心酿酒消耗粮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专营谋利，自康熙开始禁止民间私自酿酒。但到了咸丰年间，战事不断，禁酒令逐渐废弛，酒税日渐成为地方军饷的重要来源。烟草税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大有腾挪余地。他建议从烟酒税中增加

提成，分派数额。直隶当然要做表率，与奉天各八十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五十万两；山西四十万两；江西、山东、湖北、浙江、福建各三十万两；河南、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各十万两；甘肃、新疆各六万两，这样算下来，总计为六百四十多万两。二是从各省丁漕及田契房契增收中解决。漕粮征收中浮收很多，不过多为地方官吏贪墨，督抚亦睁一眼闭一眼，留为调剂差缺的余地。房田征收契税，潜力也很大。所以袁世凯建议朝廷下旨，责成督抚彻底确查，酌量归公，作为新派军饷的又一来源。也是按各省经济情况摊派，江苏、广东各三十五万两；直隶、四川各三十万两；山东二十五万两；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二十万两；安徽十五万两；山西、陕西、云南、广西、福建各十万两，以上算下来，总计三百二十多万两。

以上两项合计大致一千万两。奕劻无不答应，朝廷很快下旨，责成各省“切实整顿，岁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额数，源源报解”。不过，可以预见各省肯定要千方百计抵制，能拖则拖，能少则少，一千万两之数何时可以到手，根本无从估计。而袁世凯当务之急，有先添募两镇的奏议，请奕劻出面奏请由户部先拨二百万两，直隶负担一百万两，先凑三百万两应付。奕劻亦是支持，朝廷很快下谕，户部先行筹拨二百万两给练兵处。

军饷大体有了着落，袁世凯又给奕劻发电报，建议练兵处尽快制定新军的营制饷章，以便各省遵循，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进京与各司筹办。奕劻回电表示自己身体不好，练兵处的具体事宜由袁世凯负责，是否进京商办，或者请三司的人员到天津，概由袁世凯视情而定。袁世凯巴不得如此，他给铁良发电，让他及三司正副使到天津，一起商量制定新军营制饷章事宜。

好在天津与北京、保定都有火车可乘，众人很快就齐聚天津。三司正副使都是袁世凯的部下，不必说自然十分维护，而襄办铁良，感激袁世凯的大力提携，也是毕恭毕敬。所以袁世凯主持起来便相当有权威，毫无顾虑，尽可畅谈他的设想。

“如今的世界形势，恰如春秋战国，列国争雄。国不可无兵，兵不可无制，制尤不可不一。我们今天所议，就是画一天下军制的大事。”袁世凯开门见山地说，“北洋新军营制饷章已粗具规模，但要作为全国的画一军制，还显粗陋。我们要参酌各国军制，尤其是借鉴日本军制，加一再造和完善。总之，从招募、训练、立军、分军、征调、奖惩到武器、运输、营舍、卫生等，都要有详细的规条，有章可循，并且可

以操作，可以查核。”

铁良接话道：“一部营制饷章，可以说是全国练兵的根本。其内容十分庞杂繁复，制定起来颇费时日。为了少走弯路，请宫保将大的原则明示，以便将来遵循，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我呀，没你们明白。你们出洋的出洋，翻译兵书的翻译兵书，才是真正懂西式兵法的人。”袁世凯指指王士珍、段祺瑞他们，“我谈几点想法，供你们参考罢了。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制定营制饷章。自古没有一成不变的兵法，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兵制，一代有一代的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用旧法治不了新病，就像夏天时不能穿裘皮衣服。如今大清的兵制已经落后，甲午之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败在兵制。如今先进的兵制在东西洋，尤其我们的近邻日本，最值得我们效法。我们制定新的营制饷章，归根到底，就是要使大清军队从传统中走出来，就是为了最终训练出能跟上这个时代的新军。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否则，有人说一句：打仗靠的是勇气，靠的是忠心，你们纸上谈兵弄这些章制有什么用？你可不能犹豫。总之一句话，制定新的营制饷章，不是纸上谈兵，是训练新军的基础的基础。”

段祺瑞出过洋，又是学的最难的炮科，平常不大把人放到眼里，行事果敢而专断，说话耿直而显无礼：“宫保所说道理再明白不过，有人顽固不化，就不必去管。”

“芝泉，话不能这样说，办任何事情，不但要自己明白，最好让更多的人明白，这样才能事半功倍。”袁世凯继续自己的思路，“我刚才说了，制定新的营制饷章，目标是训练出能跟上这个时代的新军。仅有这一条还不够，还有一条比这更重要，你们且说说，是什么？”

这实在没处去想！有时候大家的脑子又的确跟不上袁世凯的思路。向来以办事圆滑著称的王士珍接话道：“我们这些人，办具体事情行，要论看得远，想得深，非宫保莫属。我们洗耳恭听。”

袁世凯有新想法的时候，在下属面前总是先隐而不发，而是让下属先去想，想不出来，他再说不迟。他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后道：“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要通过制定、施行新的营制饷章，使军队真正成为国家之军队，而非一人所能私，一隅所能限。大清军队的问题，尤其是湘淮军制，兵为将有，一旦换将，便指挥不灵；各省之间，又存畛域之分、派系之别，因此临阵时难免败不相救，胜则争功。我们

敛各省练兵之权、聚天下练兵之饷于中央，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为了最终训练出国家的军队。这一点，诸位在制定营制饷章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如果离开这一目标，你们的努力就白费，你们制定的营制饷章就成具文。”

袁世凯这一观点的确非一般人所能想到。铁良也是暗自点头，觉得无论可行性有多大，袁世凯这一观点的确一语中的。

“所以，将来练兵饷银要统归朝廷，练兵规模、次第要由朝廷决定，操法、军械、军服、军衔、军律无不要达到全国统一的目标。你们只有在这上面多动脑筋，才算功夫下到了正道上。”

众人是心悦诚服地频频点头。袁世凯受了鼓励，兴致更高：“第三项，咱们应当通过制定营制饷章，来确保新军的战斗力和延续性。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的分军之制，应当考虑借鉴到新营制饷章中，如何让入伍的兵在军营中安下心来，家中无后顾之忧，伤亡能得到抚恤，聪颖上进者升学有道，干好了升迁有望，这些具体的事情，都事关战斗力的保持和延续，必须考虑周全详细。”

说了这三大条，袁世凯又就办学、辎重、后勤等具体事宜，与众人相商。一直商议到五点多，天已经黑透了。

众人散去后，段芝贵才小跑过来附耳道：“宫保，青木来了，还有一个日本人，已经等候多时。”

青木就是日本驻中国使馆的武官青木宣纯，与袁世凯是老相识。

“哦，肯定要与俄国人撕破脸了。稍等领他到签押房，我方便一下就去。”

袁世凯回到签押房，很快段芝贵将青木和一个三十多岁的日本人带了过来。青木一见面就介绍道：“这是坂西利八郎，陆大十四期的军刀组。”

日本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每届毕业生的前六名，都能获得天皇御赐的军刀，这六人就称为军刀组，在军界的发展大都一帆风顺，向来为人所侧目。青木告诉袁世凯，北洋聘请的日本总教官立花小五郎已经调回国内，以后将由坂西替代。这件事情立花小五郎回国述职前已经向袁

世凯透露过，并且向袁世凯表示，他将推荐比他还优秀的人前来替代。陆大军刀组毕业生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对这个替代人选袁世凯很满意。

坂西利八郎向袁世凯深躬一躬道："请大人多多关照。"

"好说，以后我们打交道就多了。你若不介意，我得给你取个汉名。"根据中俄之间的条约，大清军队中聘请他国教练的人数不能超过俄国人，所以在袁世凯军中的日本人多取汉名，穿大清衣服，拖一条假辫子。袁世凯想了想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本来是个书生，不甘于抄抄写写，投笔从戎，抵抗匈奴……"

坂西利八郎问道："大人说的可是东汉的班超？"

袁世凯大为惊讶："你知道班超？"

青木解释说："坂西君对中国文化十分敬仰，不但中国话说得好，对中国历史也颇有研究。"

袁世凯连连点头："中，我给你取名班志超如何？有班超之雄心壮志。"

坂西又躬一躬道："是，志超听从大人调遣。"

此事接洽妥当，青木又道："我此次前来，是奉命与大人沟通日俄开战的事宜。我国已经决定向俄国宣战，我国的意思希望中国能够'局外中立'。"

"怎么，日本不是希望中日合作对抗俄国吗？"袁世凯注意到了日本政府态度的变化。

"我国政府经过谨慎考虑，认为贵国局外中立更为有利。如果中日共同抗俄，则俄国作为报复，可能会出兵贵国西北，难免引起政局动荡，如果再有洪杨之流的人物或如义和拳之辈乘势复起，贵国前景不堪设想。拳匪这样的组织破坏之大，大人再清楚不过。所以，要避免给这样的组织复起的机会。其二，中国保持局外中立，保持局势稳定，帝国只与俄国在满洲一较高下，则各国在中国的利益也能得到较好保障，不扩大战事符合国际利益。否则，中日如果结盟，俄国的盟国法国势必参战，而英国是日本的盟国，也必将遵约参战，战事必将扩大，绝非日本

所愿。英、美等国也都希望中国能够局外中立。”

这是能摆到桌面上说的原因，不能摆到桌面说给袁世凯的是，日本人认为如果独立作战，将来取得胜利便可在东北随心所欲；如果与中国共同出兵，必然要做出让步。利害相较，日本人宁愿中国中立。

袁世凯想了一下道：“局外中立，我也赞同。但中立归中立，只是表明大清不偏助任何一方，并不表示大清弃满洲于不顾。将来无论战局如何，大清必须收回满洲的主权。”

将来满洲如何交接，那是将来的事，眼前不妨满口答应。于是青木接话道：“大人放心，我已经说过多次，帝国与俄国开战，完全是为了帮中国索还满洲，对中国领土绝无私心。”

袁世凯当然不相信日本人的话，他从驻扎朝鲜起就与日本人打交道，对日本人太了解了。但目前的局面，局外中立的确符合大清的利益，而且也是大清唯一的选择：“好，我会建议朝廷保持局外中立，至于朝廷会不会俯纳，那就没法说了。”

“大人在中国之地位举足轻重，大人的建议，朝廷一定会采纳。”青木送给袁世凯一顶高帽，“中立归中立，此前与大人达成的情报合作协议，希望大人能够信守。”

两人就此展开讨论，最后商定日俄一旦开战，中日情报人员统由段芝贵和坂田具体负责联络协调。

送走青木、坂西，袁世凯立即给军机处、外务部发电，希望能够表明大清局外中立的立场。但过去了十几天，迟迟没有动静。徐世昌给袁世凯来信，告诉他朝廷迟迟不能下决心的原因。一是有人主张，应当联日抗俄。贵州巡抚李经羲上奏说，“俄、德、法，虎狼也，英、美、日，狐兔也。狐兔得肉可止，虎狼则无饱餍。故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他这一建议得到许多人的认同，湖广总督张之洞尤其附赞，他建议朝廷“借助于日本以御之，以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京城舆论也颇以“联日拒俄”为然。二是朝廷有顾虑，宣布中立，不能守卫疆土、保护民众而招致举国痛骂尚在其次，最为担心的是，“中立”会造成自愿放弃满洲的口实，将来无论日胜还是俄胜，如果他们说，你们都宣布中立了，这块地方哪还是你们的？满洲是清廷的龙

兴之地，盛京又有祖陵，战火连天，怎么向祖宗交代？据说，慈禧在与军机大臣议及局外中立时，曾经说，失满洲即失祖宗，失祖宗则不孝，不孝则不能够为人，不能够为人，安能立国乎？宣布中立，向来是两国交战，第三国中立，日俄在大清的土地上开战而主人却宣布中立，还真是闻所未闻。如何能够局外中立避免得罪任何一方，而又能保证战后大清的主权，这个结解不开，局外中立便行不通。

袁世凯曾经对慈禧说过，日俄鹬蚌相争，大清要渔翁得利。“渔翁”怎么得利？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与众幕僚商议，不得要领。最后唐绍仪叹道：“我们要兵没兵，要饷没饷，空口白牙，恐怕只能靠‘以夷制夷’的老办法。”

也只有如此了。这其间，美、英、法、德等国外交人员频频来见袁世凯，表达本国希望中国局外中立的立场，袁世凯则提出局外中立可以，但列国必须干预日俄两国，保证将来的主权不能受损。这种保证当然不是轻易能下得了的，所以谈来谈去没有切实结果。

然而，时间不等人。光绪二十九年腊月二十三，也就是1904年2月8日夜，日本海军突然向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袭，日俄战争爆发。两天后，两国同时宣战。清廷接到电报，十分着急，立即召袁世凯进京。

“袁世凯，日俄已经打起来了，若陵寝受到惊扰，将来我有何颜面去见祖宗？”慈禧召见袁世凯时，省去了一般召见时的寒暄。

袁世凯回奏道：“国势太弱，邻居太强，这怪不得太后，都是臣下无能。”

慈禧长叹一口气道：“这时候怪谁也没用，你就说吧，到底该怎么办？”

“臣还是从前的办法，局外中立。”

“局外中立太丢脸面，难道就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有人主张联日抗俄，京中舆论也都是如此。”

“应对的办法，臣与幕僚们议而再议，不外四个方案。一是大清独立作战，打走俄国人，讨还满洲，这样最有面子，但根本行不通。”

这是显而易见的，慈禧又问："这一条行不通，还有其他呢？"

第二条，则是联合日本，打败俄国，把握较大。但中俄边界迢迢上万里，如果俄国出兵西北，则大清重新发生内乱的可能极大。两宫仓皇出逃西安的苦头，慈禧哪敢再吃一次？这还是其次。此时南方革命党人屡屡闹事，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又在国外痛诋慈禧，策动光绪复位，慈禧最怕的就是内乱引起大规模的造反，满人失去天下。

第三条，则是中俄联手，对付日本。按照中俄密约理当如此，但俄国已经占据满洲不还，根本没把大清当作盟国，其贪心不足，联手打败日本后更会肆无忌惮，那时候不要说讨还东北，恐怕京津也将受到威胁。

"所以，行得通的只有最后一条：局外中立，不得罪日俄任何一方。这一条是大清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最现实的选择。"

"俄日两国都是豺狼，他们任何一家胜了，都可能据东北为己有，大清中立又有何益！"

"臣这些天一直在与美、英等国周旋，让美国出面约集各国，一起向日、俄两国施压，保证战事结束后，归还我东北。"

"这我知道，奕劻他们也在与英、美等国谈，却迄无结果。你以为美国人会出头吗？"

"会的。如今在亚洲，有两大结盟集团。一个是日英同盟，背后支持的就是美国。另一个俄法同盟。美国人在我国的商业利益日重，美国出口的棉花有一半销到了华北和东北，中美又签订了东北通商协议，美国人当然不愿俄国独享满洲之利。其他各国都不愿中国动荡，那样一来，不但辛丑赔款得不到，对他们的商业也是个打击。美国已经答应向各国发照会，希望一起保证大清在东北的主权。"

慈禧点了点头："如果美国人真能出头，而且各国都发照会响应，朝廷当然可以局外中立。你下去后立即与奕劻商议，催一催美国人。"

这时光绪插话道："中立有中立之法，也应当有中立界限，总不能由两国任意蹂躏。"

慈禧罕见地赞同了光绪的话："皇帝说的对，袁世凯，你是北洋大臣，东北的防务你也是责无旁贷，你是怎么打算？"

"臣与奕劻商议，以辽河为界，辽东为交战区，辽西不予战事，我须派兵驻防，两国军队若进入辽西，我则可以开兵见仗，不能视为不守中立。驻守辽西，再扼要驻扎设防，至少要六万余人。但臣部只有三万余人，一万守京师，马玉昆一万臣打算派他去驻守辽西，还余一万仅供弹压地方。臣原本有练成六镇人马的奏请，每年正饷加军械，总要千万两左右。朝廷饷艰难，臣此前与奕劻商议，直隶挪借一百万两，再请部拨二百万两应急，先添募两镇，只是部拨两百万至今已逾两月，尚无的款在计。于今募兵购械，已觉为时甚迫，如再延宕时日，虽有巨款而乌合之众不足御敌，远购之械难应急需，势将束手坐困，即使臣粉身碎骨，亦不足塞责于万一。"

慈禧回道："我知道了，户部也有难处。"

袁世凯磕头出宫，立即去找奕劻商议。奕劻拿出美国的照会道："你看，美国人已经照会中日俄三国了。"

袁世凯接过来，美国人照会上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鉴于各方友谊及利益，已经建议交战双方声明它们将不派遣军队进入直隶，中国的中立和它的行政完整得受双方尊重，军事行动的区域得以局部化和有所限制，俾可防止中国人民过分激愤和骚动，而致中国陷于无政府状态，并使世界商务及和平交往尽少遭受损失。"

"如果美国的照会能够得到各国的响应和承诺，则大清局外中立同时保证主权不受侵犯，应该是最好的结果。"

奕劻说道："美国公使还说，罗斯福总统早就下令美国驻英、法、德、俄、日等国公使，向驻在国申明美国的态度，各国到底是何态度最迟今明两天就该有个结果。如今世界各国，美国人还算能够主持公道。"

"这是王爷以夷制夷见效了。美国人也是无利不起早，它为了在东北的利益不能不出头。"与英、法等国相比，美国是后起之秀，等它进入中国的时候，列国已经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美国人采取了一个既见好中国、又于己有利的"门户开放"政策，简而言之，就是美国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这些特权美国都要"利益均沾"；

各国要共同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保持中国的稳定，以实现稳定开放。美国商业利益进入东北后得到快速发展，仅牛庄一个口岸，销售的细竹布就占整个美国细竹布出口的一半。美国不但希望继续扩大在东北的通商口岸，而且还希望能够分享东北的铁路筑造权益，这必然与俄国的利益产生冲突，因此一直受到俄国人的抵制。美国人不愿与俄国开战，但他精通“外交太极”，特别善于借力打力，看到日本与俄国矛盾日益尖锐，就鼓动日本人直接与俄国对抗，打算借日本人的手赶走俄国人后，他们再趁机扩大在东北的利益。因此美国极力促成中国局外中立，同时又力劝德、法、英等国不要参战，避免战争扩大。

奕劻对此次以夷制夷外交成功深感欣慰，对袁世凯说道：“慰廷，当年李文忠坐镇北洋，最擅长的就是以夷制夷，那时候我真有些不以为然。现在轮到我来掌枢，这才发现自己拳头不硬，可不就得靠以夷制夷嘛。”

“是啊，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不过单靠以夷制夷是行不通的，王爷就像您说的，还要让自己的拳头硬起来。大清必须忍辱负重，抢抓几年的时间，推行新政，编练新军。北洋兵力空虚，募军计划不能再拖了，可是目前户部应的两百万两还不见踪影，万一日俄觊觎山海关，我两手空空，如何对敌？”

奕劻打包票道：“慰廷，这两百万两银子你放心好了，一定拨给你。只是年底了，户部捉襟见肘，调拨起来有些困难。你北洋先垫一垫，把人马招募起来，过了年两三月内一定拨到北洋。”

“王爷发话了，我只好先做无米之炊。”袁世凯想了想又说，“王爷，如果朝廷宣布局外中立，明面上咱们当然对日俄一视同仁，不过，日本人希望咱们能在情报上给予支持，我已经答应了日本人。”

奕劻摆摆手道：“慰廷，这话我就当没听见，我是主政的人，如果答应帮助日本，那还叫什么一视同仁？可是，如果下面的人私自动作，那就不干朝廷的事了。”

“王爷，我明白了。”

“还有，我提醒你，你认为日本人必胜，所以希望在日本人身上押一注。可是好多人都认为，日本未必能胜。所以你不要太着急，先看看再说。”

“是，王爷。”

到了第二天，英、法、德、意、日等国都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局外中立，支持中国行政权力的完整。俄国也有回音，主要是担心中国暗助日本，因此提出的条件是中国必须真正严守中立，并且把整个东北作为交战区，不同意中国驻兵辽西。但，毕竟也同意中国局外中立了。

得到各国“支持中国局外中立且中国行政完整得到交战双方的尊重”后，清廷立即连发三道上谕，就局外中立做出部署。第一道是表明大清的中立态度，是发给各国看的。

谕内阁：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念彼此均系友邦，中国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著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并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钦遵，以笃邦交而维大局，毋得疏误。将此通谕知之。

第二道、第三道分别就地方治安和军事做出部署。同一天，外务部照会各国：

东三省系中国疆土，盛京、兴京为陵寝宫殿所在，责成该将军等敬谨守护。该三省城池之衙署、民命财产，两国均不得损伤。原有之中国兵队，彼此各不相犯。辽河以西俄已退兵之地，由北洋大臣派兵驻扎。各省及沿边内外蒙古均按照局外中立例办理，两国兵队勿稍侵越。倘闯入界内，中国自当拦阻，不得视为失和。东省疆土权利，两国无论胜负，仍归中国自立，两国均不得占据。

这是腊月二十七的事情。各衙门已经封印，往年都已经不予公事，安心放假过年。如今局势如此，这个年注定要过不安定了。袁世凯匆忙赶回天津，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安排。

他的行辕函电交驰，盛京、营口、牛庄、旅顺、大连等地俄军行止，都有情报源源而来。按照约定，这些情报都由段芝贵负责，提供给坂西。从情报不难看出，日军已占优势，俄舰已经伤沉七八艘，而日舰却未闻伤沉。俄日双方都在增兵，战事规模无疑将进一步扩大。按照中国向各国的照会，以辽河为界，辽河以东为“局内”交战区，以西即是“局外”中立区，双方军队都不能擅入。但俄方所谓的满洲总督却发来电报，不承认这一界定，而是认为整个满洲都应为局内交战区，态度十分强硬，说“华俄利益相连，客军犯境，理宜同攻，乃华守局外，本留守要求满洲各官，所有俄军行驻购办粮草一切，不唯不应拦阻，尤宜竭

力相助。本留守深盼尔等居民与俄同心，倘华仇视俄军，俄政府定行殄灭民人，绝不姑容。尔时，俄必自设法以保本国利益。东清铁路中国官民宜妥为保护，铁路两边六十俄里内，概不准有中国军队”。

袁世凯看罢俄国人的照会，拍案大骂：“真他娘的不是东西，硬占我满洲不还，还说什么华俄利益相连，理宜同攻。铁路沿线都驻俄军，凭什么让大清保护，真是岂有此理！”

牢骚归牢骚，但对俄国人的警告不能不重视，以俄国人蛮横的办事风格，他们派兵到辽河以西不是没有可能，必须切实防备。防备的办法，除了电告直隶提督马玉昆尽快布防、不可大意外，又有几项措施：一是铁良所部旗营由三千人扩到六千人，负责京师防守。这是他孜孜以求，其中自然有扩充自己实力的心思，袁世凯十分清楚。二是扩充北洋常备军的实力。北洋常备军左镇已经成军，袁世凯将之改为第一镇。右镇仅有马队四营，添募步队十二营，炮队三营，工程辎重各一营，改为第二镇。此外再添练一镇，为第三镇。所需军饷、军械先从部拨二百万两及北洋垫拨的一百万两内动用。第二镇、第三镇添募兵丁事宜一个月前早就着手，年后已经募齐。袁世凯立即奏请朝廷，第二镇统制官（也称翼长）由北洋督练公所（也就是原来的北洋军政司，练兵处成立后改名）总参议王英楷出任，他是北洋武备学堂出身，小站练兵时就任执法营务处总办，也是袁世凯的心腹。第三镇统制官由军令司总办段祺瑞兼任，平时驻保定练兵，军令司有事则随时入京。

俄军对马玉昆部出关十分不满，于是卷土重来侵占辽西新民屯、沟帮子、白旗堡、梁家屯、广宁、戏台子、锦州等地。同时在西北派“测量队”三百名侵入伊犁，给清廷施压。袁世凯知道俄国人不过是虚张声势，针锋相对，调保定的常备军第一镇加北洋亲军共计一万四千人出关。俄国驻华公使奉命向清廷提出抗议照会：“贵国既守局外，何以仍派重兵驻于直隶边境？似欲与俄为难。请即将兵撤去，否则，我即以贵国有意挑衅。又闻将调大军出关，势将威胁我军侧背。若中国有敌对俄国之意，俄国即当以十万大军从张家口直冲北京。”慈禧得报吓得不轻，连忙令袁世凯撤销派北洋常备军出关的计划。

袁世凯估计得不错，其实俄国人根本无暇与中国开衅。日俄战争一开始，俄国人就吃了亏，原因是太过麻痹大意、小瞧日本。俄日两国1904年2月5日就已断交，2月8日夜日舰进攻旅顺，但此时俄太平洋分舰队还停泊在旅顺外港，舰艇警戒仍执行“平时规定”。夜间不打开防雷网，却以军舰上的探照灯把旅顺港的出入口照得通明，总督阿列克塞耶

夫及其亲信还认为战争打不起来。

当天夜里，日本联合舰队八艘驱逐舰开往大连方向，主力舰队则在旅顺海岸灯塔和俄舰探照灯照射下，近距离发射了十六枚鱼雷，其中三枚命中目标，重创俄国最好的舰只三艘，爆炸声和炮声惊动了整个旅顺。当时俄国舰队军官正在城里举行晚宴，庆祝舰队司令将军夫人的命名日。要塞内不知道港湾里出了什么事，司令部查问，下面回答说是实弹射击。直到黎明时发现港口附近被击中的船骸，才知道战争已经爆发。

俄军舰队司令被撤职，新的舰队司令一个多月后到职，雄心勃勃带舰队出海挑战日军舰队，日军舰队未找到，却在回旅顺途中触鱼雷毙命。再任舰队司令从此株守旅顺，很少出海主动作战。

俄军失去了制海权，日本第一军三万余人开始大规模登陆朝鲜，再开往鸭绿江边。防守鸭绿江的俄军“东满”支队拥有近两万人、六十多门炮，占领阵地已经一个半月却只构筑一道绵长的堑壕，几乎不加伪装，炮兵阵地完全暴露。部队万余人分散配置在宽大的正面上，占总兵力约半数的预备队却配置在十公里以外。4月30日夜间，日军第一军三万余人发动进攻，在九连城展开激战。俄军以炮火和反突击抵抗日军的进攻，但日军兵力占优势，其火炮又从隐蔽阵地上发射，压制了俄军炮火。激战不到两天，鸭绿江防线崩溃，俄军撤往辽阳。东西伯利亚第十一步兵团陷入优势日军的包围圈，三千余人被歼。日军立即前出凤凰城地区，准备向辽阳、盛京方向进军。

此时日本第二军四万余人两百多门炮在辽东半岛东南貔子窝登陆，很快占领金州，防守大连的俄军不战而走，退守旅顺。日军随即南下，对旅顺形成大兵压境之势。

日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由班志超（坂西）随时报告袁世凯，袁世凯派出的侦探也都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袁世凯觉得，日军取得最后胜利的把握已经很大，中日的合作有必要更加紧密一些。而此时，青木宣纯也来到天津，与袁世凯商谈中日进一步合作事宜。

两人是老相识，不必过多寒暄，直奔主题就是。

第一项当然是情报合作。日俄旅顺会战即将展开，旅顺在甲午年间，中日双方已经进行了一次攻防战，由于后路炮台有缺陷，再加清军

不顶用，号称铁打的旅顺很快被攻陷。俄国人强租后，对炮台、工事进行了完善加固，如今再称“铁打”可谓名副其实。日本人有把握攻下旅顺，他所担心的是源源而来的俄陆军增援部队，因此希望对盛京、辽阳等地的俄军驻防及调动能够及时掌握。要到这些地方获取情报，而且非懂军事的中人不可。因为普通百姓去探查，只能看热闹，却看不出门道，所获情报往往不得要领。

两人最后商定，由袁世凯挑十来个人出关，与日本间谍一起，统由班志超率领，所获情报也随时由他负责处理。

第二项与第一项紧密相连。青木希望由中方谍报人员帮忙招编“红胡子”帮助日军作战。

所谓红胡子，就是指土匪，也称胡子、绺子。东北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历史上就多匪，近代太平军、捻军先后起义，驻东北八旗军大部入关作战，造成关外兵力空虚，这就给土匪崛起创造了条件。又加甲午战败，溃散的清军留在关东，不少人入山为贼，落草为寇，使胡子数量大增。义和团兴起后，俄国趁机进兵东北，形势更加混乱动荡，土匪因此更多。有些人当土匪是被逼上梁山，有些人则是为了钱财女人。当时民间就流行“当响马，快活多，骑着大马把酒喝，搂着女人吃饽饽（乳房）”。至于为什么叫“红胡子”“胡子”，各种说法都有，其中有一说是东北土匪一般都用土枪，平时枪口处堵一木塞，木塞上系着红缨。当要射击时便将木塞取出衔在口中，远处望去就像红色的胡子，“红胡子”的称呼由此盛行，有时简称“胡子”，又衍生出了“绺子”一说——胡须是一绺一绺的嘛！

土匪的性情，有奶便是娘，只要给他钱、粮，帮谁都无所谓。但土匪根本无纪律可言，也就无密可保，如果让俄国人知道袁世凯的人在帮日本人招红胡子，肯定要起麻烦，所以必须秘密进行。然而，编成营伍，自然要有所约束和调遣，必须有人笼络。到底如何办理，一时难成定议，袁世凯让青木先回领事馆，明天给他答复。

送走青木，段芝贵自告奋勇对袁世凯说道：“宫保，我愿出关一趟，管带出关人员，还有招募的红胡子，我也有把握笼络住他们。”

原来，段芝贵认为这是一个立军功的机会，他如今是候补道，如果立有军功，以袁世凯重荐下属的风格，他再提一两级都不在话下。段芝贵为人极其圆滑，善变通，由他出关与土匪交往当然合适。

袁世凯叮嘱道："你既然立功心切，我也不便阻拦。但丑话说在前头，虽然不直接到前线去，但也是提着脑袋的差使，倘若被俄军抓住，就是砍了脑袋也不能承认是帮日本人的忙。你可要想清楚了。"

"宫保放心，我晓得其中利害。我还要从督办军务处带一个人出关，这个人大名吴佩孚，字子玉。"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五六岁就入塾开蒙，读书颇用功。十六岁时父亲去世，只好到登州水师营当兵混口饭吃。在营仍不忘读书备考，二十二岁时中登州府第三名秀才。吴秀才自幼性情顽皮，长大后好发议论，酒后更容易失态，曾经在喜宴上使酒骂座，摔盘砸碗。后来到济南游学，遇到邮政监督家里办寿宴，开堂会，蹭戏不成，竟然与门上大打出手。监督一纸八行递到登州府，革去了吴佩孚秀才功名。登州混不下去，跑到天津芦台投奔堂哥吴亮孚。吴亮孚当时在直隶提督聂士成麾下当一名戈什哈，负责管理大衣箱。聂士成听说吴佩孚是秀才出身，觉得当个戈什哈没出息，送他去开平武备学堂学习。后来义和团起事，聂士成战死。吴佩孚尚未毕业，开平武备学堂被袁世凯并入保定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吴佩孚已经二十六七岁，不愿再与十七八岁小青年同堂，于是投奔天津北段警察局当了一名杂役。当时北段警察局的文案郭绪栋是胶州人，一听蓬莱人吴佩孚的胶东话，倍感亲切，因此对他十分留意，结果发现他文笔相当不错，一问原来曾经中过秀才。郭绪栋觉得秀才当杂役实在可惜，于是向段芝贵推荐到督练军务处当了一名参谋。

"宫保，搜集情报，总要有人汇总形诸文字，吴子玉秀才出身，文笔比武夫出身的人要强得多，让他去抄抄写写，肯定得用。"段芝贵极力推荐。

"这个好说，你既然带队出关，人由你来挑选好了。"袁世凯有意考校，"你打算哪里挑人？不会只从督办军务处着眼吧？"

段芝贵解释道："当然不能只盯着督办军务处。我想，搞情报还是学测绘的人比较合适，他们懂地形，又会画图，我想从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测绘班里挑几个尖子，也算让他们到实战中去锻炼，免得总是纸上谈兵。"

段芝贵于数日后起程出关，与他同一天起程的还有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不过两人方向南辕北辙，段芝贵北上，严修南下。

去年袁世凯与严修约定，以半年为期，严修处理完手头事情就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所谓手头的事情，就是搞新式学校的试点。严修在家里搞新式私塾，毕竟只是一家之私，能否在直隶推广，实在没有把握。这半年时间，他主要精力就是劝捐助学，他自己也捐出了三千两，前后举办了民办新式小学堂八处，官办小学堂三处，每周的课程历史、地理、教育学、教育制度各四节，体操三节，理科二节，最多的是日语，每周十二节。为了教好日语，他聘请了七名日本教师。为了提高新式学校的教学水平，他还成立了研究所，每周末集合小学教师及有志教育者，研究如何改进课程及教学方法，并从国内外搜集课本，实在搜集不到的，则组织学识较高的教师自行编辑，誊印出版。结果效果极好，家长纷纷送子弟入学，每校都达到三百余人，人满为患。

袁世凯听说后十分高兴，让候补道王锡瑛去劝严修践诺。严修亲自来见袁世凯，希望先赴日本考察后再出任学校司，袁世凯则要求他先出任学校司再出洋考察。

直隶学校司设在保定，于是严修从天津坐火车过北京，再南下保定，到站时已傍晚。第二天冯国璋第一个来访，中午直隶布政使杨士骧宴请。因为他急于访日，不能久留，其余在保定的四十余名司道官员集体在莲池书院设宴。学校司除督办外，还设参议、专门教育处、教育处总办各一人，附属机构有排印局、编译处、大学堂、农务学堂、师范学堂、东文学堂、校士馆、查学官等。严修与各位同仁也是集体会面，在保定前后只待了四天，就乘火车北上，过京城回天津。回家稍做收拾，就准备起程南下。

袁世凯担心道："范孙，如今日俄交战，此时去日本，我担心你的安全。"

严修则回道："宫保放心好了，我们咨询过轮船招商局，此次航线从上海直航日本，不到朝鲜靠岸，安全问题不必过虑。而且宫保以学校司相托，要办新式学校，非取法日本不可。"

严修与张伯苓等十一人从天津乘轮船南下上海，四天后到达，住在长发客栈。客栈大堂备有《申报》，有日俄战争的专栏，其中有一则消息说，日军已经在辽东半岛登陆两个军，六万余人。其中第二军已经抵达金州，驻守金州、大连的俄军几乎没有抵抗，就撤回到了旅顺。严修对张伯苓道："伯苓，这情形与甲午中日之战何其相似！"

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当过兵，参加过甲午之战，叹道："日军的登陆地点与甲午时一样，俄军竟然没有乘日军登陆时予以打击，真是不可思议。"

"俄国莫非要步大清后尘？"

张伯苓也难下结论："很难说。从军事实力来讲，日本不及俄国。"

他们在上海等了四天，然后乘永生号轮船赴日，海上航行两天，到达长崎。从长崎到东京用去了三天。到东京的当天先去拜访驻日公使，次日就开始参观。先后到了十余家小学堂参观听课，到高等师范学校听演讲，参观早稻田大学，到文部省听官员介绍日本教育情况，访问专家请教教科书的编纂问题，还赴女子职业学校参观裁缝、编织、刺绣、造花、图画等手工科。又专程听文部省官员介绍设手工课的必要性，还专门参加了工业学校、早稻田大学的毕业典礼。在日本五十余天，天天行程紧张。

日本小学生在听讲时肃然端坐，给严修留下深刻印象，更让他深感意外的是，这些小学生对日露之战（日本人翻译俄罗斯为露斯）竟然也十分关注，而且放学后、节假日都有小学生端着募捐箱为战争募捐。年轻人则在新兵招募处排成长队，等待体检。日本征召退伍兵复役，一时云集东京，营房当然不够，大部分分散居住在民家，每日三餐，总把最好的食物留给士兵，彼此和睦，恍若家人。出征之日，家家户户，集团欢送，手持大旗，旗上写的都是"光荣战死""为国捐躯"等字样，很少哭哭啼啼、不想让儿子、丈夫出征的事情。

8月初，传来俄军撤入旅顺、外围工事全被日军占据的消息。所有的报纸都几乎在头条刊登，日本人纷纷涌上街头庆祝，手挥国旗，振臂高呼，那份骄傲和狂热真是令人惊叹。严修当天前往文部省听松本讲实业学校甲乙两种概略，听完介绍后，他谈到街头所见大发感慨。松本高兴道："自明治以来，我国开化三十余年，我以为最大的成就是教育。教育不但开发了民智，使百姓乐于创造、善于革新，更重要的是唤醒了日本民众的信心和国家意识。一个国家的民众有信心，才能敢于挑战一切；有国家意识，才能万众一心。"

严修感慨道："一言以蔽之，教育可救国。"

严修一行于8月10日乘轮回国，辗转回到天津已是十余天后。他在

家闭门谢客七八天，完成了考察报告，提出了直隶变通校士馆、选士子游学、检定教科书之概要、订立学校学年制及定制各学堂服色等具体建议，这才来见袁世凯。

袁世凯看着那厚厚一摞考察报告后道："范孙，你的大作容我抽空细看。你先说说，此行最大收获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教育可救国。或者说，欲救国，非大力振兴教育不可。"于是严修讲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

袁世凯不置可否道："现在都在谈论如何救国，有实业救国论，有强兵救国论，还有变法救国论，如今你又提出了教育救国。"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与教育救国相比，教育是本，其他皆是末。比如实业救国，要办实业，是不是先要办实业学堂，让人掌握振兴实业的本领？要强兵救国，是不是要先办武备学堂，养育将弁？维新救国，更需要靠教育开化民智。”

袁世凯连连点头：“有道理，有道理，有大道理。直隶这几年各项新政都有起色，回头一看，无论哪一样，警政也罢，工艺也罢，商业也罢，都得益于各类学堂的培养。”

严修见袁世凯俯纳他的建议，便进一步道：“所以，我给直隶教育制定的宗旨是十个字：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好好，尤其后六个字，最与当前形势切合。人人都能急公近义、尚武强军、尚实求实，大清才有希望。”

讲完这些，严修话锋一转道：“宫保，我不懂军事，也不了解前线的情形，但据我在日本的观察，日俄之战，日本胜算更大。”

袁世凯笑了笑反问：“范孙该不是从日本的教育得出的结论吧。”

“还真是从日本的教育做出的判断。宫保没见到日本小学生端着募捐箱、年轻人排队体检、民众上街欢呼的情形，宫保如果身临其境，也一定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你的判断没错，我刚接到电报，日俄辽阳会战，日军十三万人，对阵俄军十六万人，俄军竟然溃败，已经放弃了辽阳，退往盛京以南沙河一带。”

严修分析道：“《左传》说，‘夫战，勇气也。’我没去过俄国，但我肯定俄国人的士气不如日本，这是大家都看好俄国，获胜的却可能是日本人的原因。”

“你说的有道理，我也看好日本，除了士气，还有国家制度等方面。我从朝鲜起就研究日本，它与俄国的政体不同，俄国是君主专治，日本是君主立宪。都设君主，但日本要听取民众的意见，所以民众更关心国家，有大征伐，是真正的举国一致。”袁世凯又压低声音说，“我从报纸上看到康梁有个比喻，认为日本虽小，但如生机勃勃的孩子，俄国

虽大，却是步入衰弱的老朽，他们据此认为，日本必胜。别的制度我不懂，但军制我还是留意了，日本的军机饷章的确要比俄国更好。所以，这次练兵处制定军制饷章，我就建议多多参考日本。”

这时，戈什哈在外面报：“大帅，张先生来见。”

“张先生好几位，哪位张先生？”

“是仲仁先生。”戈什哈回道。

仲仁先生就是去年经济特科后袁世凯挖来的张一麐，他曾经对下面人吩咐，张先生来见，不拘何时，都要随时向他报告。

见此，严修当即告辞：“宫保，既然仲仁先生来见，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我的条陈还请宫保阅示。其中有一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派开明绅商出访日本，让他们开开眼界，对办新式学堂大有裨益。”

“范孙放心，军事的事情我要做一半的主，因为我还算略知一二；新式教育的事情全由你说了算，你的建议我会一概照准。”

袁世凯有如此表示，大出严修意外，他情不自禁拱手过额，深揖一礼。

严修前脚出门，张一麐后脚进来，怀里抱着一摞书稿，正是练兵处制定的《陆军营制饷章》，十几天前，他受袁世凯所托进行润色。他这些书稿放到袁世凯的案子上道：“宫保，我奉命改完了。”

袁世凯看到书稿中夹满了签条，知道张一麐确实用心改过，便道：“仲仁先生看一遍，我就放心了。”

第十五章　铁良南下筹军饷　平冈游说摸底线

真是无巧不成书，袁世凯刚收到张一麐修改的《陆军营制饷章》，就接到奕劻电报，让他立即带着进京，练兵处有要事相商。需要面商，可见必是大事。会是什么大事呢？袁世凯百思不得其解。

袁世凯应约在奕劻府上相见，在座的还有练兵处襄办、刚兼任户部

侍郎的铁良。奕劻将一纸电文交给他道："慰廷，这是张香涛昨天发来的电报。"

电报是说湖北新军的编练问题，也涉及营制饷章："练兵处章程尚未奏准通行，只可暂就湖北向日所操营制，参酌北洋现行营制及本省饷力、人才、地势、民风，先行酌拟章程，及早开练。"

袁世凯把电报扔到案上道："王爷，香帅这是要自行其是，不愿统一营制。"

奕劻点点头道："就是喽，说到底是不愿交出军权。他是江南督抚的首领，江南数省都唯他马首是瞻，他这一闹，练兵处的差恐怕就难办了。"

自从太平天国起事，曾国藩创建湘军，成为朝廷赖以平定叛乱的主力，军权便为地方督抚把持。以湘、淮为代表的勇营制度，营制上兵为将有，军需上就地筹饷，器械上设局自造，因而不但兵权落入地方督抚之手，就是政权、财权也连带下移，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由此政局发生了两个突出的变化：一是地方权威日重，中央权威日轻，就是所谓的"内轻外重"；二是汉人权力加强，而满人权力日轻。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以及后来收复新疆，都是以汉人将领为主，大量汉人以军功而授职，汉进满退越来越成了满族权贵的心病。尤其是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东南数省不肯奉诏，搞东南互保，直接挑战了中央的权威。最终朝廷还要嘉奖他们保住了东南半壁，但心中芥蒂极深，一直在想重新集权的办法。

袁世凯提议成立练兵处，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聚各省之饷练北洋之兵，这是他从不向人透露的打算；但练兵处的章程所规定的统一全国营制，统一练兵之饷，统一军械制造，却极合朝廷上收军权的胃口，所以从慈禧到奕劻等满洲亲贵都极力支持。但要从督抚手中收权谈何容易！年初分派各省一千万两军饷，各省一直推诿，张之洞在给两江总督魏光焘的信中说，"练兵处派各省款项九百六十万两，骇人听闻，众论皆不以为然！方今天下商民疲困，人心涣散，偿款万难久支，岂可再滋扰累？"结果湖广、两江都没有动静，其他各省也都装聋作哑，半年过去，尚无一两到账。如今张之洞又要挑头抵制统一军制。

"张香涛与魏午庄一唱一和，处处与朝廷唱反调。魏午庄派人回他老家湖南，按湘军旧制招募了三千人，编为六营，交给他的族亲魏荣斌

统领，而且不顾练兵处提议的次第练兵计划，将他所辖的两江营伍编为四镇，换汤不换药，营制饷章仍然是湘军旧制。如果任由他这么胡闹，我看练兵处非关门不可。”铁良恨恨地说道。

“万事开头难，头三脚最难踢。慰廷，设立练兵处的提议是你最先提出来的，你的办法又多，今天到了这个局面，到底该怎么办，我和宝臣是没办法了，所以把你约来商议。”奕劻解释道。

袁世凯最为关心的是军饷问题，如果各省协饷不能落实，他练兵六镇的计划就化为泡影，就是目前已经练成的三镇将来如何解决军饷也是个大难题，于是便语气强硬地说道：“各省一提到筹款就哭穷，可都有自己的生财门路，我就不信分派的那点军饷竟然没有办法。中央要收权，地方要专权，双方必然有一番较量。第一次较量至关重要，如果朝廷松了口，接下来便一无所成，正如宝臣所说，练兵处只有关门大吉了。”

奕劻感叹道：“关门决然不行。太后对练兵处寄望很深。有一次她回忆銮驾西行的苦况，对我说：‘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却无汲具，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聊以解渴。夜里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现在回想，如果军权能够统一于朝廷，如何会出现东南互保的局面！’慰廷，太后寄望通过练兵处，把军饷、军制一统于中央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此时我们打退堂鼓，太后那里如何交代得过去。”

“内轻外重的局面已非一日，徒费口舌无济于事，必须瞪起眼来与他们较较真。”袁世凯这样提议。

奕劻又问：“那又该怎样较真，总不能一省一省去督促。”

“所谓擒贼擒王，如今事事出头的是两江和湖广，只有先拿他们试刀。不过，湖广张香帅资望太高，动他不易。不过，还有敲山震虎一说，不妨拿两江的魏午庄做做文章。”袁世凯建议道。

“这篇文章不太好做。既要得人，又要得法。”奕劻有些为难。

“人不难得，宝臣是满洲亲贵，身份够格，又特别能干，对付魏午庄绰绰有余。”

奕劻道："宝臣毛遂自荐，早有此意。已经得人，那又该如何得法？"

"宝臣那就要辛苦一趟，到南边走一走，查一查两江的账，如果魏午庄能够领会朝廷的决心，幡然改计，那就放他一马；如果还与朝廷对着干，一点面子也不给，王爷就要下决心走马换将。"当初魏光焘得以出任两江，是走了奕劻的门路，狠花了一笔银子，所以袁世凯提醒奕劻，要他能够狠得下心来。

奕劻打包票道："这包在我身上，如果魏午庄不看头势，非要与朝廷唱对台戏，那就把他调开。"

铁良却有些犹豫："直接去查账好像不太好，有个其他的由头下去，然后出其不备，查他个措手不及。"

袁世凯却有异议："既然是敲山震虎，不妨先把朝廷的意图亮给他们，朝廷就是要逼你们拿钱！不然，你以其他的由头到了地方却突然查账，好像是你无事生非，临时变计，反而不够光明正大。朝廷此举就是要向江南的督抚示威，不妨正大光明地示。"

"慰廷说得有道理。要说由头，还就有一件。"奕劻表示赞同。

原来，半月前张之洞、魏光焘联衔上奏，要求将江南制造局迁建之地由安徽湾沚改为江西萍乡。江南制造局是当年在曾国藩手上筹建，在李鸿章手上建成的著名军工厂。江南制造局位于上海，遇有海警则军火制造、转运皆不得自由。早在荣禄主政时，就有迁建内地的动议，但多事之秋根本顾不上。今年初张之洞、魏光焘提出将江南制造局迁到安徽湾沚，经费预算为五百万两。如今又提出改建到江西萍乡，预算则增加到六百五十万两。

"这就是很好的由头。练兵处办事章程有规定，各省原设各局厂应由练兵处督饬妥办，不允许地方各行其是，为的是统一军械制造，避免军械五花八门。宝臣就以考察新址南下好了，新建局厂正好涉及经费问题，查察江南财政也就名正言顺。"袁世凯建议道。

奕劻两手一拍道："此计甚妙！"

对袁世凯而言，此计更妙处在于，他这北洋大臣可以借机恢复对江

南制造局的控制。江南制造局是在李鸿章手中建成，后来他调督直隶，却未放弃对制造局的控制，因此虽设于南洋，但北洋大臣对该局之权尤高，尤其人事变动，几乎为李鸿章一手掌握。然而，张之洞借两次署理两江总督的机会，扩大了对江南制造局的影响，即便他回任湖广，依然对江南制造局颇有建言，袁世凯反而无从插嘴。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焘以湘军元老自居，对袁世凯不太放在眼里，与张之洞函电交驰，打得火热，这次移建新局就是两人联衔。袁世凯嘴上不说，心里的火却是从不曾熄。如今铁良南下，正可给张、魏两人添堵，如果时机凑巧，也许会有扳回影响的机会。因此，他又鼓气道："宝臣，你此行不但是为练兵处正名，也是为朝廷树权威。我忝居练兵处会办大臣，全力支持你。"

"我这边也没说的。就是军机上那班人，瞿子玖不知会不会从中作梗。"奕劻有些担心军机大臣瞿鸿禨，他外结两广总督岑毓英，对奕劻颇形牵制。而且他是清流出身，任过几任主考，门生颇多，势力不可小瞧。

铁良对日渐受到慈禧信赖的瞿鸿禨不以为然："练兵处的事务与他何干？何况他连纸上谈兵也不会，何劳他多嘴多舌？"

第二天，朝廷将派铁良南下的上谕就颁了下来：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张之洞等奏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一折，制造局厂关系紧要，究竟应否移建，地方是否合宜，枪炮诸制若何尽利？著派铁良前往各该处详细考求，通盘筹画，据实复奏。并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并行具奏。所有随带司员均毋庸驰驿，著户部酌给往返川资，不准地方供应。该侍郎务须破除情面，实力办理，以副委任。

铁良南下前慈禧再次召见，除了要他好好筹饷外，又让他顺便查看江南营伍，以为将来切实整顿。所以铁良动身南下的当天，又有一道上谕：

谕军机大臣等：前有旨派铁良前往江苏等省察勘移建制造局厂事宜，并查各省进出款项。现在武备关系紧要，屡经降旨饬令各省切实整顿，痛除积习。著铁良于经过省份，不动声色，将营队酌量抽查。兵额是否核实，操法能否合宜，一切情形，据实具奏。

铁良南下的真实目的，地方官心知肚明。人未到上海，《警钟日

报》已经刊出一篇题为《民穷财尽何以堪此》文章，指责铁良此行是为了“收括东南之财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挥霍”。杨士琦当时正在上海，报章的动向及时向袁通报。袁世凯已拿定主意策动奕劻换掉魏光焘，因此不怕南边反对声大。但接下来的一则消息，则令袁世凯兴奋。据杨士琦报告，魏光焘已经安排两江三省巡抚藩台及江南制造局等伪造账目，以应对铁良的罗掘，这性质就严重了。袁世凯立即将这一消息电报奕劻，奕劻则表示空口无凭，如果南边报纸上能捅出此事，他则有把握调开魏光焘。

这并非难事，杨士琦在上海结交甚广，找个把记者写篇文章小菜一碟。所以江南造假账的消息很快在报纸上登出来。奕劻拿着载有报纸文章全文的电报让慈禧看，慈禧震怒道：“真是岂有此理！魏光焘不能在两江待了，给他挪个地方，不然铁良没法着手调查。”

因此，铁良到上海的当天，魏光焘调任闽浙总督、署闽浙总督曾任过江南制造局总办的李兴锐署任两江的上谕已经明发。这一任命不但魏光焘措手不及，就是张之洞也被吓到了。他这才知道这次朝廷是下了大决心，也意识到由袁世凯把持的练兵处不可小觑。

铁良得以放开手脚。一到上海，先是考察江南制造总局、龙华镇火药局，他带去精通账目的人员则调来历年账簿一一核查，七八人同时下手，算盘珠噼里啪啦，在陪同的地方官听来心惊胆战，而铁良听来却胜比弦管。

五天后又到苏州，清查江苏藩库及粮道库、牙厘局、淞沪厘捐局、善后局、沙州公所，同时校阅驻扎苏州的续备军、巡警军及武备学堂。在苏州前后查了二十天，然后转往吴淞、江阴、镇江检阅炮台及营伍，前后又耗去半月。阅完兵，又转到仪征，稽查两淮盐务。查完盐务，又转到南京。在南京事情颇多，考察江南水师、陆师学堂，校阅驻南京的南洋常备右军、续备护军及江南武威新军、江宁八旗常备军及续备军；考察城外炮台、金陵制造局各厂。他四处考察，手下的人则埋头清查江宁藩库、银元局、机器局、筹防局、支应局及厘捐局等所有账目。

在江苏一省，铁良可谓收获颇丰，最大的收获是查清了两淮岁入未报部的巨额款项。光绪二十九年，实查报收银一千二百余万两，而自行报部则仅为五百余万两。他又在上海江南制造局查出余款八十余万两，饬令如数封存。此外在支应局、筹防局、银元局、江海关等发现少则十余万，多则数十万的余款，他干脆以代收两江军饷的名义，直接提款合

计一百〇二万两。

江苏这么切实一查，江南数省都紧张起来，因为他们都经不住铁良这样真刀真枪的清查。被戏称为“江南诸省总统”的张之洞见机行事，照练兵处原分派数额解足五十万，又就冗员靡费尽力节裁认解三万两，又率司道厅府州县报效五万两，听候部拨。敲山震虎的目的已经达到，朝廷明发上谕，著铁良毋庸再察查财政。这表明朝廷已经决定在清查财政上放江南诸省一马。

铁良于12月9日离开南京，进入安徽，考察东西梁山炮台，而后到位于芜湖的湾沚，考察江南制造局新址，而后到安庆、马当以及江西的湖口、九江等地，都是考察炮台，校阅营伍，未再察查任何账目。在萍乡考察前后七天，因为这里也是打算作为江南制造局新址。等他到湖南省城长沙时，已经是1905年的1月15日，光绪三十年腊月初十。按铁良的计划，还要考察武昌、开封，年前无论如何是回不了京了。中国人最讲究过年一家团聚，随员们都以不能回京而遗憾，但在铁面无私的铁良面前，无人敢流露任何不满。

而此时，铁良却意外获得了一个极妙的筹款办法。

湖北有个颇能干的候补道叫孙廷林，办事精明，很得张之洞的赏识。后来他谋到了川盐督销局的差使，但干了不及半年，开支大增，而收入锐减，张之洞大怒，断定此人必定贪墨甚巨，于是派人饬查。孙廷林四处借款，总算把窟窿堵上，张之洞才放他一马。孙廷林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对张之洞十分憎恨，但又无可奈何，等到铁良南下，他盼到了报一箭之仇的机会，打把湖北的底子都抖搂给铁良。不想铁良奉旨不再察查财政，让他顿觉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后来还是想到了一个恶心张之洞一下的办法，就是密告四省土膏统捐的巨额收入，为铁良谋一个筹款的妙策。

鸦片有生熟之分。罂粟花的子房内沥出的汁自然凝结成块，略施人工以便包装及载运，这就是生鸦片；生鸦片通过溶解、滚沸或者煎熬，经次第加工炼成净质，就可供吸食之用，这就是熟鸦片。生鸦片称之为土药，或者简称为土；熟鸦片则习惯上称烟膏，简称为膏。原来土膏征厘税，是由各厘卡层层征收，不但各省税厘标准不一，就是同省当中也标准不一。为了吸引土膏经销商，各厘卡又采取打折等办法，导致税厘流失。又加侵蚀严重，因此虽屡加整顿，效果却不甚明显。后来湖北和湖南联合在宜昌设立土膏总局，择要再设几个分局，两省统一税厘标

准，一次征收后给予凭证，就不再重复征收。这样极大地方便了商户，也防止了税厘偷漏，结果两省土膏税厘大增，不到一年时间比从前两省收入多出一百三十多万两。按照两省的协议，各取上年土膏收入后，增收的部分两省平分，结果两省都分到了六十多万两。安徽、江西两省与两湖紧邻，土膏交易也是往来不绝，也加入统捐办法中，于是成为四省土膏统捐。孙廷林把打听到的土膏增收情况密报铁良，并建议他可把两广、闽浙纳进来，推行八省土膏统捐，按各省上年的土膏税厘收入额度分留各省，增收部分划归中央作为练兵经费，这样就可轻轻松松筹措两三百万两。

铁良如获至宝，立即上奏朝廷，建议推行八省土膏统捐，在宜昌设总局，朝廷派员办理，所收厘税，均照光绪二十九年收数分解各省，溢收之数则上解练兵处，作为练兵军饷。“如此，则商民可免沿途苛累，于各省进项亦复无损丝毫，而国家有此进款似于大局不无裨益。”这种说法显然是明欺地方，因为实行统捐后各省收入必大增，而却以光绪二十九年的定数给各省，余款均上解，怎么能说“于各省进项亦复无损丝毫”呢？

奏折上去，朱批让户部、练兵处筹议。

袁世凯奉命入京参加奕劻主持的会议，铁良的奏折节略已经抄了数份，发给众人。奕劻把铁良提议的八省土膏统捐的建议向众人做一简单介绍。会议很难得的高度一致，唯一担心的是八省是否同意。

“同意不同意都要推行，练兵筹饷的数额分派下去，各省都喊穷，都说得款无着。如今宝臣找到了这样一条稳固的路子，他们要是再不同意，那就是有意与朝廷作对。”袁世凯首先表明态度。

户部尚书赵尔巽道：“恐怕留给地方的数额上，还要有一番争论。”

袁世凯表示反对：“最好不发生争论。宝臣说得明白，先试行一年，既然是试行一年，以二十九年的各省实收数为基数留成给各省，他们也不算太吃亏。如果推行的时间久了，再调整分配数额也不晚。”

“慰廷说的有道理，朝廷说朝廷的办法，地方有异议时再与他们议论不迟。”临近年关，铁良从江南查出大笔银子，而且又突然有这样一个筹款的确切办法，众人都极为轻松欢快，奕劻兴致所至，邀请大家到他府上小聚。

等众人散去，袁世凯留了下来，有事要面禀。

奕劻问道："慰廷，前线的战事有新消息？"

"俄国人已经攻占了旅顺，盛京之战恐怕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以为胜负如何？洋人说，旅顺一易手，日俄之战已经分出胜负。又有人说，胜负尚难预料，因为俄国海军主力还在欧洲，如果赶过来日本海军未必能胜。"奕劻不明就里。

"段香岩给我打来电报，他马上就要回来，到时听听他怎么说，我再禀报王爷。无论谁胜，将来要讨还东北，恐怕都要好事多磨。"

"这话怎么说？"奕劻问。

"王爷请想，日俄双方损失都很大，辽阳会战，日军虽然取胜，但伤亡两万五千人，俄军伤亡一万七千多。攻打旅顺，日军伤亡更重，听说至少伤亡四万，俄国人伤亡不下两万。还有沙河会战，日军已经损失了一万多，俄军只多不少。不论谁胜，损失了那么多人，怎么会甘心把打下的地方拱手相让？"

"话是不假，不过当初各国都说过战后要保证大清主权的完整。"

"说归说，做归做，如果我们自己的拳头不够硬，到时候就是有列国帮忙也不会顺利。所以，应当趁两国正在交战，迅速招募新军。"

奕劻立即明白，袁世凯是看上了铁良筹到的军饷。不过，练兵处就是为了练兵，袁世凯往这方面用心也是职责所在。

"王爷，原来就有定议，北洋要先练成六镇。日俄战事迟则一年，快则半年就见分晓，咱们得赶在他们分出胜负前练成六镇，那时候心里才多少有些底。目前北洋已经练成三镇，我想拿武卫右军的一部分和自强军的一部分练成一镇，武卫右军先锋队再练成一镇，宝臣的旗营已经练成两协，再赶紧招募，半年内成镇也来得及，这样足成六镇之数，北洋门户方可稍有把握。"袁世凯这样打算着。

"好，你抓紧办就是了。不过慰廷，我丑话说在前头，太后对收回东北耿耿于怀，如果日俄战争结束，我们不能收回东北，或者虽收回而利权损失太多，在太后面前我没法交代。东北的防务向例北洋大臣也要

负责，如果太后问一句，袁世凯，朝廷搜罗十余省饷银供你练了北洋六镇，却没有保住东北的利权，你怎么说？那时候只怕你也没法交代。”

“王爷，这份责任实在太重了。要想一点利权也不损失显然不可能，这样的话我不敢说，有人在王爷面前说，王爷也当驳回，以免到时候坐蜡。俄国人的野心是把整个东北都据为己有，战前已经进来了十几万军队。如果将来收回东北，能够维持俄军大规模进入东北前的格局，就不能算利权损失太多，能谈出这样一个结果就算不错。除此之外都是妄想，王爷要提防有人在太后面前纸上谈兵，让太后也把妄想当成了应当如此，到时候可真就难办了。”

“我心里有数。你回去好好练兵，也要在将来谈判上多用心。”奕劻气定神闲地回道。

袁世凯回到天津，八省土膏统捐的上谕已颁：

土药税捐，统归一处抽收，既为商民省累，又于进款加增，著财政处、户部，即行切实举办。其统捐收数，除按各省定额，仍照旧拨给应用外，其余溢收之数，均著另储候解，专作练兵经费的款，不得挪移。至此项统捐，应如何遴派妥员，通筹办法，期于推行尽利之处，并著财政处、户部会商各该督抚，从速详定章程，奏明办理。原折均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虽然八省肯定要讨价还价，但分派各省总计九百多万两的军饷筹齐已经有八九成的把握。袁世凯立即把督练公所的人召集起来，安排尽快募练两镇常备军的计划，他的要求是年前做好各项准备，年后立即动手，上半年前必须正式成军。

安排完募军事宜，已是腊月十八，段芝贵就在这天回来了，袁世凯立即接见。一见之下，几乎认不出来，人又黑又瘦，脸颊更长，一双眼睛大得不成比例，而且目光中不仅有从前的圆滑，还有了几分成熟男人的沧桑阅历。

“香岩，怎么成了这副模样？马瘦毛长的。你在马荆山营中即便不是养尊处优，也该不至于吃多少苦。”袁世凯关切地问道。

“真是一言难尽！我让俄国人抓起来关了四天四夜，差一点饿死。”

段芝贵将他如何被抓，又如何与看守他的俄国兵套近乎，终于以随身的一块玉佩换了一条命要言不烦地讲给袁世凯听。

“香岩吃这番苦头并非坏事，得这番锻炼于将来大有裨益。你倒说说看，日俄最后谁胜谁负？”

“当然是日本人胜。俄国人打仗缩手缩脚，总想留后路。日本人打仗，那真是破釜沉舟。”段芝贵一口笃定。

俄国人在鸭绿江布防，把一半人马作为后备，驻在防线二十里外；在辽阳会战的时候，俄军有十六万之众，日军只有十三万。但日军把全部人马都投入战场，俄年却留出四成人马做预备队。而且总是固守阵地，从不主动出击。结果一方面在局部战场，日军人数上总占优势，另一方面日军敢冒险出战，俄军处处陷于被动。这就是十六万人有堑壕城池可守，却败给十三万人的缘故。

“你带去的人，帮没帮得上日本人？”

“不但帮得上，而且帮了大忙。”

段芝贵带出关去的十余人，扮作商人、脚夫、算命先生，穿梭在俄军驻地之间，俄军的驻防及调动情况，随时都报告给了坂西。日本人正是靠这些情报，判断出俄军有大批部队作为后备军，因此在战场上对前线俄军实行分割包围。而且依靠准确的情报，好几次突袭了俄军的辎重、后勤驻地，给俄军造成很大损失。

“干得最好的就数吴子玉。他鬼点子特别多，而且总能奏效，班志超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总有办法先生’。有一次他被俄国人抓住了，从身上搜出的笔记本上，有他做的记号，虽然俄国人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但总觉得他有问题，所以两个俄国兵把他押着，乘火车要送到盛京去。俄国人好喝烧酒，吴子玉就把身上值钱的东西换了烧酒和烧鸡，把两个毛子兵灌醉后，跳火车逃了回来，而且还带回了俄军有一队人马要增援沙河的消息。结果日本人半途设伏，全歼了六千俄军。班志超说，‘总有办法先生’立的这一功非同小可，要奏请天皇给他发勋章。”

“好，看来你带去的人没有丢脸。”袁世凯又问，“那日本人招红胡子的事情办得怎样？”

“嗐，日本人根本不需要我们帮忙。”

据段芝贵说，在他们出关前，日本特务已经与辽河一带有名的红胡子冯麟阁拉上了关系。

冯麟阁，本名冯德麟，原名玉琪，字麟阁，海城县人，十七岁投身绿林，闯荡辽河两岸二十余年，遂成一方霸主。地方官无可奈何，改剿为抚，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任他为招抚局辽河两岸十六局总巡长。这时候日本间谍就与他有交往，策动他率人扒东清铁路，并扬言除非俄国人拿出巨额代价，否则绝不停止扒路活动。俄国人设下鸿门宴，把他抓了起来，押到西伯利亚关押，结果让他路上跳火车逃了回来，从此与俄国人势不两立。日本人一动员，他便答应将所部两千余人编为“东亚义勇军”，接受日本人的指挥。他还有两个把兄弟，一个是张作霖，一个是金寿山，两人手下也有兄弟上千人，处处与冯麟阁相呼应，在新民、辽阳、镇安、彰武、康平、昌图等地与俄军作战，炸桥梁、扒铁路、袭击俄军，与日军遥为掎角，给日本人很大的帮助。

“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战事结束，这些人如何打发又成难题。抚吧，土匪本性，将来难免骚扰百姓；剿吧，日本人不答应不说，他们地方熟悉，官军也是无可奈何。”

“这且不去管他，车到山前必有路。宫保，倒是东北将来如何经营，要早做打算。”

据段芝贵说，东北资源丰富，大有可为。尤其是金矿，他听日本人说，含金量很高，且易开采，经营得法，利源滚滚。

“东北的问题出在制度上，军府制的毛病是治兵官多，理民官少，地不能尽其利，守着金山讨饭吃。宫保应当策动朝廷，在东北也实行行省制，设一个总督，下面再设三四个行省，到时候总督、巡抚的人选，宫保再派几个亲信过去，北洋的势力便可伸到东北，无论筹饷还是募兵，都方便得很。”

段芝贵有此想法，令袁世凯刮目，不能再把他看作一个只善拍马屁搞应酬的人了。改变东北的行政体制，袁世凯早有此意，尤其近来更是一直在勾画的事情。但他不想让段芝贵知道他的心思，便道：“你的想法不错，不过，这样的大事只能等朝廷筹划。将来如何派人，岂能是咱们想怎样就能怎样？你可别忘了，东北是龙兴之地，恐怕要派满人去打

理。”

“是，我明白。”段芝贵略有失望。

“香岩，你先去休息，好好睡一两天，等休息过来了，你把东北之行写个详细的呈文，我呈给庆王，尤其是对日俄战事的胜负判断，王爷十分关心。”

段芝贵关于经营东北的建议，袁世凯十分上心，看来日俄战争不会拖很久，如何经营东北，应该早着手。他决定先写一封密函给奕劻，把自己的意见呈给他，以备将来占据主动。袁世凯的建议，第一条就是段芝贵的建议，在东北推行行政制度改革，黑龙江、盛京、吉林设行省，三省之上设总督一员。这样的改制，正如左宗棠当年力主新疆建省一样，可以改变带兵官多，理民官少的现状，加强地方的治理。二是对军队制度进行改革。东北设提督一员，所辖各军也应当采用洋式练军，所有步炮兵器一律按照洋式。三是扩大东北开放，中外商人自由贸易，一方面可增加东北税收，而另一方面可借各国势力牵制日、俄，避免一国独大。四是改进教育，大力推行新式学堂，先推行小学堂、中学堂，渐次推行高等教育。

袁世凯的建议是把他经营北洋的措施扩展到东北，而如果朝廷采纳这些建议，无论新式军队的训练还是新式教育的推广，直隶系全国示范，正如段芝贵所盼，将来在督抚的人事上，也可有所作为。

袁世凯在关注东北的时候，又出现了将势力直达南洋的机会。这个机会是署两江总督李兴锐去世带来的。李兴锐从闽浙调往两江时，身体就不好，又加北上时正是天寒地冻，南京比福州冷得多，因此病势加重，未等到过年竟然去世了。当初铁良挤走魏光焘，袁世凯就曾经打算乘机有所作为，不过朝廷采取两江与闽浙对调，他就无能为力了。如今两江出缺，他立即密电奕劻，推荐山东巡抚周馥署理两江；周馥缺出的山东巡抚，则推荐直隶布政使杨士骧署理，这两项人事任命在年前就明发了上谕。

袁世凯的势力扩展到两江的另一个机会，则源于江淮省的旋设旋废。清代设漕运总督，专责南漕北运。但后来随着漕粮海运以及漕粮折色（折为现银征收），漕督几无事可做，无公可办。光绪二十八年，陈夔龙出任漕督，他以名实不符，建议裁撤。数月前，有位御史旧事重提，建议裁去漕督。被称为状元商人的南通人张謇通过江苏巡抚也呈递

条陈，建议漕督裁撤后，在江北建江淮省。其范围包括苏北四府及二直隶州，安徽颖、亳两府州，还有河南归德府及山东曹州府，这些地方风俗相近，历史上本就联系密切，而且这一带民风强悍，伏莽滋繁，地当要冲，合为一省，改设巡抚，以便镇抚，极洽民情。但朝廷认为，如果从安徽、山东、河南地方划入府县，事涉四省，太过纷更。最后意见是撤去漕督改设巡抚，只割苏北的四府二州设为江淮省。漕督就地改为江淮巡抚，衙门属吏均仍其就。

没想到年后上谕一颁，立即引起江苏籍京官不满，以工部尚书陆润庠为首上折反对。理由是朝廷新政正在议减数省巡抚，却又将江苏一分为二增设巡抚，未免政令纷歧。两省划江而治，江苏仅存四府一州，地形平衍，形胜全失，几不能自成一省。其他理由尚有四五条。而新署理两江总督周馥也反对江苏分割，原来支持此议的江苏巡抚端方又调任湖南，而且京中各衙门上了七十余件说帖，支持江淮建省的只有七件。于是朝廷下旨撤销江淮省，只增设江北提督一职，以镇守苏北冲要之地。

练兵处办事章程规定，地方武职大员出缺，由练兵处提供人选请旨简放。袁世凯以练兵处的名义推荐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出任江北提督，很快获准。

此事对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刺激颇大。他南下数月，从江苏查出数百万两瞒报收入，又采取了八省土膏统捐办法，为练兵处筹到了稳固的饷源。可是这些军费全都直接解到了北洋，练兵处只作往来账记录，袁世凯全拿去练了北洋六镇常备军。这六镇中有五镇为袁世凯党羽把持，只有旗营一镇在铁良手上，而且中层将领还多系袁世凯部属！尤其是想到自己搜刮江南引起地方憎恨，竟然有人在彰德府车站要暗杀他，虽然自己躲过一劫，却受惊不小，以致半夜噩梦不断；而自己履险，袁世凯得好处，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铁良回京的当天，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监督良弼就对他说，袁世凯是借日俄战事练兵，借练兵而大练北洋兵，借大练北洋兵而巩固北洋势力。铁良如今一看，到头来自己全是为袁世凯做了嫁衣。

“赉臣，你我得携起手来，不能让本初在练兵处一手遮天。”这天，他把良弼叫来说话。本初是袁绍的字，京官常借指袁世凯。

良弼回道：“练兵处三司副使以上皆是本初党羽，我们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话虽如此，不过各科监督多是日本留学士官生，我看他们都很服你，应该善加笼络。”

爱新觉罗·良弼寄籍湖北，被张之洞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四年，回来时恰练兵处成立，被铁良推荐当了军学司训练科监督。各科监督留日士官生占了十之七八，良弼以满人身份而在各位监督中颇具资格，又加幼年丧父，经历与铁良相似，人又精干，因此深得铁良器重，在练兵处引为援手。

“赉臣，军学司副使陆朗斋已决定到第四镇任职，他遗出的缺我打算让你替补。”陆建章要到第四镇去任协领，是最近确定的事，消息尚未公开。铁良已经向奕劻力荐良弼接任，奕劻特别给面子，已经答应，“赉臣，只要我在练兵处一天，就会全力提携你。”

良弼立即离座行礼致谢。

铁良拍拍他的肩膀让他坐下道：“赉臣，我不要你谢，我并非为了私人恩怨，而是为了满族的未来，也是为社稷着想。自从洪杨叛逆，湘淮军崛起，八旗、绿营地位一落千丈，咱满人的大权也渐为汉人所夺。难道咱们满人都只配提笼遛鸟？我不信！像你这样留学日本的高才生比之汉人毫不逊色，说句不谦虚的话，我比袁本初也差不到哪里去，只是这些年我们满人自甘没落，有点才能的也不得大用，所以人才更加凋敝。我们必须振作起来，不仅仅是谋我们个人的富贵，而是要为恢复满人的神器而抗争。赉臣，你我肩上责任重大，你懂不懂？”

良弼回道：“从前不懂，如今听了大人教诲，终于明白了，大人心中是有天大的志向。”

“为咱满人争地位，可以说是天大的事。你既然明白了我的苦心，以后就要多多用心。”

铁良与良弼密议的时候，袁世凯也正与詹天佑商议京张铁路修筑事宜。

袁世凯叫着詹天佑的字道：“眷诚，你考察京张铁路线已经数月，对这条铁路的重要性恐怕比我还清楚。这条铁路必须得修，而且要尽快。从北京到张家口这一路为南北互市通衢，每年产自蒙古的皮毛、驼绒都由这条线运抵京津，然后出海；而蒙古由内地运销的货物更多，茶

叶、纸张、糖线、煤油等需求量非常大，但因道路难行，总是受阻，修通京张铁路对北方商务发展关系重大，这还仅是其一。其二则与国防关系极大。铁路修通，运兵到塞外就方便得多。各国都是看到了这条铁路的经济和军事价值，所以竞相控制。他们要控制，无非就是以为大清一没有钱，二没有人，要修这条路必得与他们相商。今天我们倒要全凭自己的力量把这条铁路修起来，让洋人看看，死了张屠夫，照样不吃带毛猪。”

詹天佑回道：“蒙宫保信任和提携，我主持修筑了西陵铁路，积累了经验。这几年又参与了京汉铁路桥梁建设。我可以给宫保打保票，派几个得力助手给我，一定能够把京张铁路修起来。”

“英国《泰晤士报》有位记者叫莫里循，他对你好像不大看好。”袁世凯把一张报纸递给詹天佑，“这是驻英使馆给我寄来的一张报纸，上面有记者观察一篇文章。”

重要的内容袁世凯已经用洋铅笔勾了出来，上面写道：“中国只有一位工程师，一个姓詹的广东人，他从来没有独自做过一件工程，他在外国监工下所修的北方几条路，都必须彻底返工。我们在南口曾遇到他和他的随行人员，詹天佑骑着一头骡子，他的两个助手骑着驴，苦力们携带着经纬仪和水平仪。这些人并没打算测量，而且事实上他们也不会测量。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让载着货物的大车和骆驼免费通过厘卡运到张家口去赚钱。”

詹天佑看罢气得面红耳赤：“宫保，他们这是血口喷人，我修的铁路哪有一条彻底返工过？我们有时候难免与商队同行，哪里是自己运货物到张家口去销售赚钱？”

袁世凯点上一支雪茄，深吸一口后道：“眷诚，我当然相信你。我让你看这张报纸的目的是让你明白，洋人根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修京张铁路。所以，这条铁路不修则已，要修的话必须确保成功，不然，会让洋人笑掉大牙。”

詹天佑打保票道：“宫保放心，技术上我有把握。现在难的是资金，我初步估算了一下，这条路全长三百七十余里，中间有数十里山路崎岖，尚须开凿，包括买地、填道、购料、设轨、凿山、建桥等，总要有五百多万两银子。”

“银子的事我已经筹划好了，每年能筹到百十万两。”这几年关内外铁路盈利大增，去年已经达到一百八十余万两。因为修路时借了英国人的债，因此英国人要求铁路盈余必须全部存到汇丰银行，用以归还每年借款本息八十万两，但这一百余万两盈余英国人仍然不让动。这就没有道理了，但英国人的理由是以备盈利不好时还款。袁世凯把杨士琦调回来，专门去与英国人交涉，最后双方商定，只要续存半年的借款本息，余额部分就可由大清关内外铁路公司动用，“六个月的本息不过是四十多万两银子，这好筹划，余额就可拿来修铁路。一年百十万两，有五年时间就可筹足五百万两。”

“每年有百十万两银子撑着，那就随时可以开工修筑。如果银子凑手，不耽误工期，大约四年就可以完工。”

“好，眷诚，我马上奏请修筑京张铁路。这条路咱们不蒸馒头争口气，要坚持两个不用。一是不用洋人，这一条全靠你，让洋人看看，国人能不能自己修铁路。二是不用洋资，用洋人资金除了利息盘剥外，往往附带不少要挟条件，譬如京汉铁路，我们损失利权太多。如果这条路能修得成，以后照此办理，何必看洋人脸色行事？”

詹天佑列了一张十余人的名单，让袁世凯帮忙调到京张铁路上来。袁世凯收下名单后道：“你专心修路，人员和银子我来想办法，就好比打仗，你只管在前面冲锋陷阵，后勤辎重只管交我负责。”

这时，电报房送来密电，从欧洲远道而来的俄国舰队已经在新加坡加满煤，将要驶往海参崴，日俄海战不久就要打响。

“谁胜谁负，就看这一仗了。”袁世凯又对詹天佑说，“眷诚，日俄打他们的仗，咱们修咱们的铁路。”

到了5月底，日俄战争彻底见了分晓。

先是在3月份，三十七万俄军与二十五万日军在盛京一带决战，结果俄军伤亡十二万人惨败，日军虽胜损失也达到七万余人。

到了5月底，航行了近三万公里的俄太平洋第二分舰队与第三分舰队在越南金兰湾会师，然后浩浩荡荡进入日本的对马海峡。不过，这是一支仓促拼凑的舰队，一些舰只尚未完全建成就出海，边航行边安装。官兵战术水平低，有的甚至缺乏起码的训练，通信联络靠德造无线电

台，德国技术员一走，电台即形同废物。官兵矛盾很深，士气低落。特别是听到日军连连胜利的消息，恐日症弥漫整个舰队，有时把外国商船当成日本舰队而盲目开炮，甚至相距较远的自家舰艇也发生误会，互相开炮。根据国际公法，交战国舰只不能在中立国港口取得补给，三万里航程俄海军没有一处基地，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只得在海上拦截运煤船高价收购，有机会就尽可能多装，以致甲板、机房、洗澡间、军官卧室等一切空地都堆积煤炭，严重超载使本来航速就不占优势的舰队行动更为迟缓。

日本舰队在对马海峡附近以逸待劳，对俄舰队发动攻击。俄舰队严重缺乏斗志，只想尽快逃到海参崴，但因为刚刚加完煤而航速比日舰慢。结果从5月27日13时开战到28日晨挂白旗投降，俄舰队二十一艘战舰被击沉，九艘被俘，逃到其他地方的也被日本宣布为战利品。俄方人员死亡四千八百余人，被俘近六千人，而日军仅损失三艘鱼雷艇，一百余人阵亡，受伤不到六百人。对马海战以俄军惨败日军完胜而结束。

按照战前的承诺，日俄无论谁胜谁负，都要将东北交还中国，如今胜负已决，日本会不会践诺？这是举国都十分关注的问题，袁世凯亦不例外。就在此时，他收到奕劻的电报，说日本众议员平冈浩太郎已经在京中遍访权要，奉太后口谕，外务部建议平冈来津与袁世凯会谈。

袁世凯立即向坂西打听平冈浩太郎的情况。坂西告诉袁世凯，平冈出身武士家庭，家境并不好，但他后来在九州经营矿山发了大财，组织了玄洋社，十年前就当选了众议员。袁世凯听到“玄洋社”三字立即皱起眉来，想了想问道：“那他就是当年组织天佑侠的平冈了？”

“对，平冈议员就是当年组织天佑侠才闻名日本。”

“他莫非又要煽风点火？”

坂西笑着回应道：“当然不会。如今中日两国最是睦邻亲善，正应互相提携，平冈议员怎么会做破坏中日友谊的事情？”

第二天中午，平冈乘火车赶到天津，袁世凯派坂西和段芝贵到车站迎接，午饭也由两人作陪，告诉他晚上袁大人将宴请。

袁世凯睡了午觉起来，到客厅会见平冈。本来准备了翻译，没想到平冈中文很流利，根本用不着。

平冈开门见山道："我此来贵国是因为日露战争接近尾声，东三省的善后问题出现了。对此问题，日本各个政党以及报纸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论调，不胜枚举。他们基本上认为，日本丧失了十几万人的生命，耗费了很多军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全东亚，在贵国能够自卫之前，日本应代其管理。地方上的少壮派人士中存在这样的言论：列强趁此时机想瓜分贵国，为了防止此野心，日本应该事实占领福建，延长长江沿岸的铁路，和贵国共同管理。我认为这种舆论应该停止，于是特地来到贵国，主要目的是述说自己的主张并听取被访者的意见。我已拜访庆亲王、户部的荣庆、兵部的铁大人，还有军机处的瞿大人。贵总督聘用了许多日本人，十分了解日本的事情，而且具有很高的名望，得到同僚的认可，我想向您述说我的主张，彼此敞开胸襟地交谈。"

"在我国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日本是为了朝鲜问题而同俄国交战的，战争中，满洲全境成为战场，当地居民遭受战争迫害。这是民间的舆论。我国政府对贵国厚义饱含感激之情，希望在满洲善后问题上能协商彼此的意见。对于贵国想将东三省暂代管理的舆论，在日俄战争之前，贵国皇帝曾向世界宣布，战后会将满洲交还大清。如果贵国有人主张不还给大清，这违背了最初的宣言，贵国不怕失信于世界？"

在与京城的权贵论及这个问题时，无论庆亲王还是瞿鸿禨、铁良，都没像袁世凯这样针锋相对地反驳，平冈立即表态道："我国政府绝不会违背战前的承诺，日露战争的主旨是为了保障东亚的和平。为了和平，需要防止俄国的卷土重来。所以，在撤兵的时机到来之前，日本代贵国管理，这对两国都有好处。俄国的东侵策略由来已久，现在并吞满洲的希望挫败了，可以预见，不久之后很可能会对蒙古、伊犁进行侵略。所以，贵国应该迅速发展军备，以应对东西方的压力，进行自卫性的防御。目前贵国最重要的事情在于壮大兵力，至少需要五十万。"

"养兵是急务，对此我有同感。但是贵国维新以来，三十年锐意扩展武备，至今不过仅有十三师团而已。按照我国眼下的情况，急速练兵五十万，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至于俄国，此次元气大伤，五年或者十年之内当无力侵略中国，大清正可趁此时机练兵。所以，贵国目前交还满洲，绝不存在大清守不住的问题。"袁世凯针锋相对。

"我在京中与瞿军机和铁大人都谈到这一问题，瞿军机认为练兵五十万很容易，铁大人的说法与贵总督一致，认为是非常难的事情。"

袁世凯听了笑道："练兵五十万谈何容易？一则教育尚未普及，将

校之才非常难得；其二财政困难，需饷甚巨。这两大要素，短时间无法具备。”

“贵总督的两点理由，与铁大人的意见也完全相同。可见，大清国中只有两位大人还算明白人。”

“阁下谬赞，大清明白人并不少。”

平冈又道：“教育问题十分重要，这次日露战争之际，在我国的士兵之中，来自京阪地区受过教育的士兵，比其他地方没受过教育的要勇猛。所以，培养人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北京的科举还存在，大量的人才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进入新式学校的人却未成风气，如此实在让人感到叹息。贵总督应当建议朝廷取消科举，大办新式教育。”

“阁下的建议很好，我会考虑向朝廷建议。直隶学习日本的教育，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于是袁世凯向平冈介绍直隶的教育情况。

“如果贵国各省都能像直隶这样办事就好多了。”

两人又谈到如何筹饷，平冈笑道：“这也并非难事，中国地方很大，矿产丰富，只要实业发达，财富可甲全球。在这方面，中日值得合作之处甚多。”

袁世凯则又趁机向他介绍直隶派人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回来后开办直隶工艺局，兴办实业的情况。平冈由衷地赞叹：“贵总督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只可惜你这样的明白人太少。贵总督想过没有，贵国开始效法西方，比敝国还早，可是为什么贵国的成效没有日本卓著？”

“我国要办一件新事情，反对的力量总是太大。”

“我以为贵国与我国效法西方最大的不同，是我国效法了西方的立宪制度，而贵国却抱残守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发布并实施宪法，君民上下，遂成巩固不摇之势。欧洲除俄、土以外，各国皆为立宪，而以英、德之宪法最完备，所以能俯视列强巩成大国。十年前中日一战，日本打败看上去极强大的中国；十年后，日本又战胜看上去更强大的露斯国。这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宪政的胜利。”

“这种说法，我国朝野近来也十分流行。”

“中国应仿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尽快宣布中外。如此不出十年，中国面貌可巨变。”

“阁下的美意，我也将如实奏报朝廷。”

“今天跟您这么长时间地交谈，非常满足。北京的大员比起总督来差得实在太远。他们不敢承担责任，我提的每个问题都说事关者大，需要奏请。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政府存在这样的当局者，实在是让人感慨。”

袁世凯将与平冈会谈情形密电朝廷，平冈传递出的日本要为大清代守东北的信息让朝廷十分紧张，向各督抚下达密谕，让他们就满洲善后问题各抒己见：“日俄两国已有和意，闻有在华盛顿两国直接开议之说。朝廷现在应如何因应，及将来接收东三省，应如何善后办法，著政务处传知各衙门，悉心筹画，各抒所见，密行具奏，以备采择。”

此时，袁世凯又收到了张謇的信，劝他策动朝廷立宪改革。张謇当年在吴长庆营中时曾当过袁世凯的老师，后来因看不惯袁世凯对吴长庆忘恩负义而绝交，二十余年不通音讯。甲午惨败让他觉得当官无味，奉行实业救国，弃官经商，陆续在南通、海门等大办企业，而且极其顺利，很快形成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大生企业集团，被誉为“纺织大王”，1904年盈利五十多万两白银。经济之外，还创办了南通纺织专科学校、通州师范、通州博物苑、南通图书馆等，名震大江南北。他因为曾经参观日本大阪博览会，对日本三十年的巨变感受颇深，主张大清应当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从去年开始，他就鼓动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等人支持大清实行宪政。张之洞说此事重大，还是先听听袁慰廷的意见，所以去年他就给袁世凯写信，“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不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日本伊藤、坂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论公之才，岂在彼诸人之下？”袁世凯当时对宪政所知了了，认为大清实行宪政并不具备条件，因此回信称此事需缓以时日。

而这次的来信，仍然是策动袁世凯支持宪政，采取的仍然是“激将”法，“万几决于公论，此对外之正锋，立宪之首要。上年公谓未至其时，亦自有识微之处。日俄之战已见分晓，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万世在后，历史在前，今更为公进一说：日处高而危，宜准公理以求众辅。以百人辅，不若千；以千人辅，不若万；万人不若亿与

兆。”“且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

袁世凯是极其敏锐的人物，他已经感觉到立宪之说正在兴起。他是最善于抓住变化寻求机遇的人，但像这样更改国体的大事，上面到底是什么想法？在摸不准的情况下不能贸然表明态度，但又不能不痛不痒说一通无用的官话。到底怎么回奏朝廷？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发一封电报给军机处代奏，电报的好处言简意赅，可留下将来解释的余地。

鄙意自庚子以来，外人咸盼我变法自强，朝廷亦屡诏行新政，而起视京外，实效寥寥，外人因亦疑我轻我。现筹办法，宜对症投药，亟须雷厉风行，革弊兴利。应饬王公大臣分班出洋游历，又遣专员分赴各国考察各项专门政治，以资采访，而减阻力，使外人咸晓然知我发奋修政，非从前粉饰敷衍可比，庶有以阴服其心，而杜其借口。至东三省必须改设行省，参以各国治理成法，改良政事，扩张军备，以免人硬行干预，否则我不能守，人将代守，我不肯办，人将代办，实逼处此，无可闪躲。

过了几天，袁世凯收到奕劻的电报，让他速赴京城，有要事面商。两人见面时已经是下午，地点在奕劻的书房，因为天太热，书房里堆了冰块降温，茶几上摆着冰镇的西瓜、荔枝。奕劻把一摞稿子交到袁世凯手上说道：“慰廷你先看看，立宪如今成了顶时兴的词了。”

奕劻交给袁世凯的是要求立宪的奏折节略，按时间顺序都排好了。最早提出立宪建议的是驻法公使孙宝琦，他在去年就上书政务处，“中国欲求所以除壅蔽，则各国之立宪政体洵可效法。宜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饬儒臣采访各国宪法折中编定，饬修律大臣按照立宪政体参酌改订，以期实力奉行。”

今年春，出使美国大臣梁诚与新任出使英国大臣汪燮联合前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前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和新任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前出使比利时大臣杨兆鋆、前出使德国大臣荫昌、新任出使德国大臣杨晟在联衔奏折中说，“立宪制度滥觞于英伦，踵行于法美，近百年间，环球诸君主国无不次第举行，唯俄罗斯处负隅之势，兵力素强，得以安常习故，不与风会为转移，乃近以辽沈战争，水陆交困，国中有识之士，聚众请求，亦将宣布宪法矣。”“我国东邻强日，北界强俄，欧美诸邦，环伺逼处，岌岌然不可终日，唯有立宪能转弱为强。臣等反复衡量，百

忧交集，窃以为环球大势如彼，宪法可行如此，保邦致治，非此莫由。”

御史言官提议立宪的也有好几份。袁世凯最关注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他在奏折中说：“世运进化，前日专制政体必不能久存于竞争之日者也，今日俄之役既明示以立宪之利、专制之害，是以中国亟应议立宪政。”

“香帅这次得风气之先了。”张之洞曾经电询袁世凯，希望两人联衔奏请立宪，袁世凯婉辞了，如今见立宪在京中已经是人人可谈，不禁有些后悔自己的保守。

奕劻问：“慰廷，你在电报中说得有些含糊，你是支持立宪还是不支持？”

“当然支持，除开他们说的这些理由还有一条，立宪是对付革命党、消弭革命的办法。我得到情报说，孙文领导的革命党正在日本诱惑留日学生，其势十分猖獗，最近更是提出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慰廷，外有强敌，内有宵小，局势真是令人担忧。”奕劻听到“鞑虏”两字，身子禁不住一抖，因为他就是掌枢的“鞑虏”。

“革命党蛊惑人心的最大借口，就是朝廷专制政体，专务压制，认为官皆民贼，吏尽贪辈，民为鱼肉，无以聊生。如果朝廷能够顺应潮流，改行宪政，他们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附。朝廷或可因此化解革命党人的危机。”

“宪政如果真有此妙用，当然很好。慰廷，我对宪政不甚了了，你说说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奕劻又问。

“其实我也不甚了了。我听别人说日本的君主立宪多一点，大约的意思就是，凡是国家大政，要让大家广泛讨论，然后责任内阁拿出办法来，最后请天皇圣裁。这样的好处是，皇权保住了，而民众的意见也听取了，可以解决官民隔阂的问题。国家制度上，最重要的是讲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

“实行宪政，君主的权力是不是就要少了，受到限制了？”

“是会受到限制。宪政的根本，就是万机决于公论，而不是一人说了算。但国家大政，最后还是要君主来裁可。”

奕劻小心翼翼道：“慰廷，这就要小心了。上面最担心的就是权力被夺走。戊戌年的时候，皇上要设立懋勤殿，不过是设一帮顾问，都引起轩然大波，要万机决于公论，上面会怎么想？所以，你模棱两可的说法未必不是好事。你只要想一想，戊戌年的时候变法叫得多响，闹得多么热闹？结果呢？”

袁世凯一想结果，又勾起自己的心病，不禁脸色大变。

“我如今是没摸透太后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见起的话，太后问到立宪问题，你不妨虚晃一枪，只提议让大臣出去看看，看完了再说。”奕劻这样建议。

“王爷，我真是受教了。”

第十六章　五大臣出洋被炸　袁世凯谈判维权

时值盛夏，慈禧和皇上在颐和园听政，召见袁世凯的地方是仁寿殿。

袁世凯跪下，将凉帽端下来放在地上，坐在左侧的光绪先开口了，问：“袁世凯，这次日本人平冈进京游说大臣，又去天津见你，你以为他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袁世凯回奏：“平冈此行，虽然自称是以民间身份访问，但依臣看来，应当是替日本政府打探我朝廷对东北的态度。平冈一再说明日本民间颇以为日本应当代守东北，大约日本政府也有此想。”

光绪鼻孔里哼了一声道：“日本人当初承诺没有占领大清领土之意，大清之地，何劳他代守？”

“日本人虽然获胜，但牺牲也不小，尤其陆军伤亡十几万，所以国内会有代守满洲的说法，无非是想多要些利益。”

光绪恨恨道：“如果任由日本人代守，岂不是前门驱狼，后门进

虎？”

“臣估计日本人的想法未必能够得逞。现在日俄两国请美国人调停，美国人持的是门户开放政策，反对一国独大，当年反对俄国人独占满洲，当然也不会任由日本人赖着不走。听美国驻津领事之意，美国将力劝俄国，将从前获得的东清铁路及旅大租借权让与日本，其他地方则完全交还大清。如果日本兵不撤，俄国人大约也会有意见。以臣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肯定还要提出其他要求。”

闻言，慈禧此时才说话：“要把日俄干干净净从东北赶出去，看来是不太可能。朝廷已经向美、日、俄三国声明，日俄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大清事件，未经与大清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如今日本接手俄国人在东北的特权，怎么着也得获得朝廷的认可不是？刚才你也说了，恐怕日本人还会额外提要求，到底该怎么与日本人谈，朝廷叫你来，就是要听听你的想法。”

太后也知道“要把日俄干干净净从东北赶出去”不可能，可见奕劻平日的劝谏起了作用。太后不存妄想，能从实际出发，将来就不致太坐蜡，于是便回奏：“日本人贪心不足，如今又是新胜，恐怕在南满铁路、旅大租地之外，会提出商务等方面新的要求，将来谈判时自然应当竭力阻止。”

“和日本人谈判最难缠，当初李鸿章与日本人谈，受尽了屈辱，结果赔了两亿多两银子，割了台湾。都知道谈判难，和日本人谈更难。当年李鸿章是会谈判的人，就是外国人也都服气。如今举国上下，能谈判的恐怕还要依靠北洋，尤其是唐绍仪，当初收回天津，今年与英国人谈西藏问题，都是他主导，是不错的外交人才。”

“臣实在无法与李鸿章相比，尤其与洋人谈判更是难望其项背。若将来谈判，还请庆王或军机大臣中有资历和威望者参与，以免臣有疏漏造成损失。”袁世凯当然不愿自己和唐绍仪独当大任，因为这样难免独戴其罪。如果当年马关谈判李鸿章把翁同龢一起逼了去，何止被清流骂个狗血喷头！

京中已有袁世凯亲日的说法，军机大臣瞿鸿禨尤持此说，已经表示愿意参与谈判，以免国权沦丧，所以慈禧痛快答应了：“让瞿鸿禨出任全权大臣好了，到时候你们商量着来。”

袁世凯磕头“嘘”了一声。

说完此事，慈禧话锋一转又问：“日俄如果如期撤兵，我们接收东北后，该如何经营，朝廷下诏求言，结果大多数人都说朝廷应该行宪政，好像宪政是一服灵丹妙药。袁世凯，你也认为朝廷应当实行宪政吗？”

“对宪政臣所知了了，只知道是宪政发端于欧洲，日本效法欧美，实行宪政，不数十年而国力大增。但宪政是否适于大清，不是纸上谈兵就能确定的，臣建议朝廷派出大臣去欧美各国考察一番，再下结论不迟。”

“你这个建议很好，行与不行先考察一下再说。我年纪大了，可是脑子并不糊涂，有富国强兵的好办法我当然要支持。可更改国体这样的大事不能不慎而慎又慎，仓促行事，闹得怨声载道，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惹来乱子。这样的教训我们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训当然是说戊戌变法，光绪面无表情，低头无语，慈禧接着道，“东北接收过来该怎么经营，你有什么好想法，说说看。”

“臣建议在东北实行行省制，设督抚以加强治理。当然，该不该设，怎么设，臣还是建议到时候朝廷派重臣去考察一番，再做结论。”

“八旗从龙入关后，满洲人烟稀少，而且又是龙兴之地，所以朝廷实行军府制。这些年来闯关东的人屡禁不止，如今又被俄、日这么一闹，看来要想和当年一样实行封禁已经不可能了，实行行省制看来是势在必行。等与日本人谈出结果了，就派人去做一番考察。”说完这些，慈禧又问，“你还有要回奏的事情吗？”

这是要袁世凯跪安的意思，若在平常，此时磕头退出就是，但袁世凯并未跪安，接话道：“臣的确有事要奏，臣建议废除科举。”

光绪身体很差，脸色灰暗，精神头不好，今天坐了这许久已经很疲倦，听袁世凯如此说，精神稍又振作道：“废除科举，这与你们前年的奏请不符。”

袁世凯对科举制度很不以为然，三年前与张之洞一起奏请朝廷废除了八股，两年前两人又联衔上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以期逐渐废除科举。平冈这次到天津也谈到科举与人才培养的话题，让袁世凯改变了主意，

策动朝廷立即废止科举。

“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曾经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感触极深。他曾对臣说，日本明治维新三十余年，最大的成功在教育，教育不但开通了民智，使万民皆可兴实业，更增强了万民的国家意识，举国同欲，故能三十年国势大变。他对臣说，一言以蔽之，教育可救国。日俄之战，无论兵力还是国土远远倍于日本的俄国惨败，更让臣夜不能寐。臣以为，培养新式人才，非大兴新式学校不可。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十余年，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人才之用。强邻环伺，时不我待。转瞬日俄和议一定，大清大局益危。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谋其新，则风声所树，士子绝意科举，一心向学，留学外洋者，亦知晋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我大清何愁人才不兴？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其才高者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袁世凯这番话几乎是一口气说下来，殿中又密不透风，背上大汗淋漓。

光绪重复着他的话道：“教育足可以救国，这话极有道理。”

“这次平冈到天津与臣也谈到了科举问题，他认为要培养新式人才，非废止科举不可。”

于是袁世凯将平冈浩太郎谈及科举的话题简要奏陈。他的奏对直白浅显，慈禧也听得十分明白，问道：“当年废八股，闹得沸沸扬扬，如今要立即废止科举，你不怕惹出大乱子，招天下士子痛骂？”

“今昔形势已有不同，近年来到日本留学人员每年都有数千人，日本新式教育的成就通过他们而令国人广为所知，尤其此次战争，日本全胜，培养新式人才更为国人关心。臣以为只要妥善安置，当不至于引起大波澜。”然后袁世凯谈善后办法。

“你回去后写个折子来看。新式学校既然这样重要，朝廷也应该有专门衙门办理才好。你直隶有学校司，专管新式学堂是吧？”慈禧这样问，不但表明她对袁世凯的意见完全赞同，而且已经在考虑如何大办新式教育。

袁世凯回道："回太后话，直隶设学校司，专司新式学堂的举办和新式教育的推广。"

"回銮后，朝廷设了学务处，又设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将来真要废了科举，朝廷也应该设个衙门，专门推广新式教育。"

袁世凯回天津不几天，派大臣出洋考察的上谕就明发下来：

谕内阁：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谘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议奏。

出洋大臣的人选，奕劻与袁世凯通过德律风密议过。宗室人选，开始是想派载振，但奕劻怕言路上攻击他们父子揽权，因此作罢，改派康熙的六世孙、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中想派的是瞿鸿禨，他兼外务部大臣，出洋考察理所当然。出国考察总要半年以上，奕劻的如意算盘是借机把他排挤出军机，但瞿鸿禨以年老请辞，因此改派军机大臣中最年轻的徐世昌，他是二十几天前王文韶年老罢军机后入军机上学习行走。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则是代替户部尚书张百熙；湖南巡抚端方是极力提倡宪政的地方督抚的代表，商部右丞绍英也是京官中力倡宪政者。

出洋的经费，户部最初议筹五十万两，但此数招致"甚啬"的指责，袁世凯建议八十万两。袁世凯既然这么积极，外务部、户部干脆致电"望先迅筹巨款，以资提倡"。袁世凯当仁不让，发电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倡议各筹十万两。在三人倡率下，大部分省份也都伸出援手，十几天后八十万两便有了着落。

同时，袁世凯幕府起草的与张之洞、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署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的《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很顺利得到朝廷旨准，"著即自丙午（公元1906年）科之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朝廷担心的激烈反对并未出现，让慈禧、光绪都很欣慰。这得益于袁世凯为埋头举业的士子们妥筹了出路。年壮者一律入新式学校，而将来通过学校考试毕业后，可授予举人、进士的出身；年老者则入速成师范学堂，毕业后执教，一

方面保证了新式学堂的传统经义教育并未缺失，另一方面也为老士子们谋一饭碗。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牵涉到千百万读书人的古老制度就此终结，没有冲突、没有对抗，出人意料地顺利完成了科举到学校的转型，各报章都纷纷盛赞，《申报》甚至认为，如果戊戌年由张之洞、袁世凯这样有行政经验的人来推行变法，或许就会成功了。

朝廷随后成立学部，管学大臣、户部尚书张百熙任尚书，而追随袁世凯不到一年的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出任侍郎，成了红顶子大员。

直隶、湖广、两江认筹的三十万两银子先期解到，出洋五大臣及随员如期起程。

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前门车站岗哨密布、戒备森严。今天是五大臣出洋的日子，他们及随员十二人将乘火车到天津，然后由天津乘船南下上海，再由上海出洋赴欧美。铁路局预备的专列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十二名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包厢，第四节是仆人护卫，第五节是行李车。

上午十点左右，五大臣及其随从登上了火车。此时，一个穿戴秃顶红缨官服的年轻仆从也挤出人群上了火车，怀里还抱着个蓝包袱。上车后他应当与众仆从一样乘坐第四节车厢，但他却急匆匆往第三节即五大臣包厢里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上，卫兵拦住了他，并询问道："你是跟哪位大人的？"

"泽爷！"他操着南方口音回答。

卫兵再问："泽爷的长随我都熟悉，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我是新进府的。"说罢他就要硬闯。

卫兵则伸手拦阻。这个仆从往包袱里伸手，像要摸什么东西。正在这时，机车与车厢挂节，咣当一声，车身猛地一退，年轻仆从抱着包袱碰在门框上，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三、四节车厢相接处被掀去了车顶。挡在过道的卫兵和抱包袱的仆从当即被炸弹炸死。五大臣有人受伤，车厢内一片混乱。最年轻的出洋大臣载泽一摸脖子，摸出一手血，他慌乱地问身边的徐世昌道："菊人，我脑袋还在不在？"

徐世昌镇定地回道："国公放心，脑袋还在。您手上的不是您的

血。”

五大臣中绍英受伤最重，右股被一块弹皮炸伤，端方、戴鸿慈受了轻伤，徐世昌仅官帽和袍带被弹片刺破。载泽并未被炸弹炸着，却在慌乱躲藏中擦破了头皮。刺客本人当场毙命，五大臣的仆从及护卫有四人被炸死。

五大臣仓皇逃回各自府中，京城戒严，慈禧令步兵统领、顺天府尹限期破案。京城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肃亲王善耆在京城也组建了巡警，此时也参与到案件的调查中，但调查了三天却茫无头绪。慈禧十分不满，令袁世凯从天津巡警中抽调人马进京帮忙破案。此事自然交给赵秉钧，袁世凯对他说：“这可是真正钦点的大案，是个好机会，也是个关口，你要是破了案，我保你换顶戴；你要破不了，你这几年办巡警就是浪得虚名，以后再保你，太后说一句，这个赵某人连个案子也破不了，袁世凯还有脸保他升官？你懂不懂？”

赵秉钧回道：“按理说，天下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有功夫到不到。凶手已经被当场炸死，只有撒出人手去捞线索。我得请宫保允准，把‘杨梆子’的侦探大队全带去。”

杨梆子原名杨以俭，山东人，十几岁时跑到天津在盐商王锡瑛家里打更，得外号“杨梆子”。后来老龙头火车站通车，王锡瑛把他推荐到站上卖票。他为人机警，有见人一面过目不忘的本事。火车站的小偷，他打眼一看就能从人群中认出来，以致有人在车站丢了东西，就请他帮忙与小偷沟通讨回。赵秉钧听说车站有这样一个奇人，就把他招到了侦探队。当时天津正被一个叫张立三的飞贼闹得鸡犬不宁，此人会飞檐走壁，来去无影，从无人识其真面目。赵秉钧对他说：“你要是抓住了张立三，我立马升你为侦探队长。”

杨以俭调阅卷宗，发现张立三也算得上侠盗，除了偷盗金银首饰，从不为非作歹。他分析认为，张立三偷了金银首饰，必定要到当铺去兑现银，因此必与当铺有勾结。所以他从当铺下手，软磨硬泡，威胁加利诱，终于迫使几家当铺答应与他合作。结果有一天张立三前来销赃时被抓个正着。

杨以俭欣赏张立三的一身功夫，便道：“你有此本领，何不到巡警队里来帮我办点正事，总比做贼强。”

张立三身上没有命案，赵秉钧同意招抚，成了杨以俭的得力助手。

赵秉钧带着杨以俭及他的侦探队到了京城，先到步军统领衙门停尸房去看凶犯尸体，胸口已经炸烂，幸好脸面还完整。问问近几天来的破案办法，在赵秉钧看来简直是无头苍蝇，唯一靠点谱的是请客栈老板来辨认，是否是自己的住客。但老板怕担责任，就是在自己店里住过，恐怕也会拒不承认。他和杨以俭商量办法，决定把凶犯拍了面部照片，到客栈、妓院等处请人帮着认。既然凶犯是南方口音，必定在京城住过，这种不要命的差使肯定不会住在亲友家里惹祸，住处必定是客栈或妓院。

杨以俭把他侦探队的人放出去，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与街面上的混混打交道，请他们帮忙，结果第四天就有了结果。有一位姓马的侦探在前门外西顺城街口请一个小女孩辨认，小女孩说："这是吴叔叔。"

马侦探大喜过望，连忙给小女孩买了一把糖葫芦，带他去了见过"吴叔叔"的客栈。小女孩把他们引到不远处的桐城会馆，找到一个中年男人道："爹爹，这些人找吴叔叔。"

中年男人是桐城会馆执事吴士禄。

赵秉钧立即亲自审讯吴士禄，吴士禄知道瞒也无用，将他所知道的和盘端出。照片上的人的确在会馆住过，叫吴越，是安徽桐城人，著名学者吴汝伦的侄子。事发前他到会馆来，说是有事公干。等出事后吴士禄到步军统领衙门停尸房认尸，一眼就认出了他。但怕受到牵连，因此没有承认。回来后立即搜检吴越的住处，发现了他留下的《意见书》。吴士禄以为人已经炸死，侥幸期望官府会不了了之，没想到会因自己小女儿一句话而泄露。同时他又供出，吴越应该还有个同伙，事发前一天晚上，两人谈至深夜。第二天一早，两人告别时说过事后天津见。

赵秉钧问同伙姓什么，哪里人，吴士禄只听吴越介绍说叫张榕，具体哪里人不知道，听口音应该是辽宁一带。

赵秉钧和杨以德立即带侦探回到天津，密查辽宁口音、二十岁左右的男子，结果第二天半夜就在侯家后的妓院中将隐蔽在那里的张榕抓获。张榕是辽宁抚顺人，家资巨富，曾在北京俄文馆学习，认识了吴越。据他说，吴越参加了革命党组织的"北方暗杀团"，到北京本来是打

算刺杀铁良，正遇到朝廷要派五大臣出洋，因此改为暗杀五大臣。张榕配合吴越于当天潜入前门外火车站，但因为人潮涌动，两人被挤散了。事发后按照约定他逃到天津躲藏，等着吴越前来会合。他也听到过刺杀五大臣“凶犯”被炸死的消息，但不能确信，又怕回家连累家人，因此一直躲藏在天津妓院中。

赵秉钧将案情向袁世凯汇报，同时将吴越所遗《意见书》呈上。吴越为什么要暗杀五大臣，《意见书》给出了答案。《意见书》中说，“予西观欧洲，东观日本，见其革命之先，未有不由于暗杀而布其种子者。”“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我同志诸君，苟持此暗杀主义以实行之，满族虽众，而杀那拉、铁良、载沣、奕劻诸人，亦足以儆其余。满奴虽多，而杀张之洞、岑春煊诸人，亦足以惧其后。杀一儆百，杀十儆千……”

在袁世凯看来，五大臣考察政治，是为了大清能够借鉴欧美日本的先进政体，举国都是抱以很大希望，吴越刺杀他们实在没有理由。《意见书》中也给出了答案。原来，吴越开始也深信康梁的君主立宪为救中国之途，但后来受到革命党的影响，“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康梁之说几误我矣。此辈皆为半睡半醒之满洲走狗”。“立宪主义徒堕落我皇汉民族之人格，侮辱我皇汉民族之思想。吾辈今日非极力排斥此等谬说，则吾族无良、死心塌地归附彼族者必日加多。敢以区区之心，贡献于我汉四万万同胞，必能协心并力，抱持唯一排满主义之团，建立汉族新国，则某虽死犹生。”

吴越的暗杀名单，竟然包括慈禧、载沣等人，此事非同小可，袁世凯立即进京面见奕劻，奕劻听了之后叹道：“怪不得自去年以来连发暗杀事件，原来是革命党的预谋。”

去年广西巡抚王之春在上海遭遇暗杀，躲过一劫，凶手万福华被捕；今年春，铁良回京前在河南彰德遇刺，长随替他挡了枪子。

袁世凯分析道：“王爷，吴越这一案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留意。一是康梁和革命党不是一回事。从前我们认为，康梁就是革命党，革命党也就是康梁余孽。如今看来，两者不是一回事。康梁支持君主立宪，还是希望维护大清的帝制。而革命党的目标就是推翻朝廷。他们手段分两步，第一步就是自去年开始的暗杀活动，通过暗杀让人人自危。第二步则是推行革命，也就是组织叛军，直接与朝廷对阵。”

“对对，如此看来，康梁还不算丧心病狂。”

“第二件值得留意的是，推行宪政是与革命党争夺民心的办法。革命党就是怕朝廷推行宪政，他们失去了蛊惑民心的借口，所以才暗杀五大臣。所以，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不但不能退缩，反而应当尽快成行。”

“是，此事我可以鼓动太后。”

“王爷，您不是外人，我说几句不能对外人道的话。如今外有强敌环伺，内有革命党人兴风作浪，大清形势岌岌可危。推行宪政可能是大清国祚得以延续的最后机会，如果宪政成功，各项新政推行有效，国力增强，百姓维护，外敌不敢觊觎，革命党人敛手，大清或者可能像病重的人得以康复，幸得人生第二春。如果宪政不能推行，百姓对朝廷失望，革命党人争取到了民心，那时候乘势作乱，星星之火，可能燎原，大清难免再次陷入内乱之中，就是曾涤生再生也无济于事。更怕的是列国以保护侨民、教民、维护商业利益为名派大军前来，大清被瓜分豆剖，便有灭国灭族的危机！我们这些人有无葬身之地不去说，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断送在我辈手中，这是多大的罪孽！”

奕劻想想自己在外国银行的巨额存款，想想眼前的锦衣玉食，再回想当年义和团大闹京津、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情形，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道：“慰廷，你我可要好好维护，这种情形千万不能出现。”

袁世凯是急得焦头烂额：“我是心急如焚，之所以在直隶推行各种新政，就是期望能让人看到大清的希望，能够得以维护延续。可是，又难免让人说我揽权。我如今是体会到李文忠公当年坐镇直隶的况味了。”

“我又何尝不是！这些不去说它，慰廷，革命党如此丧心病狂，把太后及亲贵大臣以及地方督抚都列入暗杀名单，你像我天天要上朝，防得了今日防不了明日，躲得了初一如何躲过十五？慰廷你得拿个主意。”

袁世凯正在等着这句话：“王爷，除了加强防卫，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但还以老办法靠步军统领等来维护，恐怕难以胜任。天津自推行巡警制度以后，治安大为好转，抢盗案件大为减少，绅商洋人无不交口称赞。不但京城应该实行巡警制度，就是各省也应当实力推行，严查户口，分别良莠，既维护治安，又预防革命党人潜伏，这既是治标之策，

也是治本之策。”

“我也正有此意。善耆管理的工巡局也设有巡警，但效果了了，这次如果不是赵秉钧前来帮忙，恐怕破案无期。我有个想法，朝廷成立巡警部，调赵秉钧任侍郎，兼管京师治安。”

“直隶巡警还要靠赵秉钧，可我拎得清轻重，王爷要调人，我当然要放手。再说，到王爷手下也是他的造化，我回去就把王爷的提携之意告诉他。”

袁世凯这句话奕劻是这样理解的：赵秉钧得信，必有一份“心意”表达。

巡警部宣布成立相当迅速，袁世凯回到天津当天，旨意已下，此时五大臣被刺刚过去半月。巡警部尚书是徐世昌，侍郎两位，左侍郎是镇国将军毓朗，右侍郎就是赵秉钧。按慈禧的要求，赵秉钧交代完直隶巡警事务后立即上任。上任前他带杨以俭来见袁世凯，袁世凯知道杨以俭在这次破案中立了大功，问他有没有功名，结果什么也没有。袁世凯说：“你没有功名底子，我怎么保你做官？”

杨以俭仔细想了想道：“家兄捐过同知衔，但一直做生意，没什么用场。”

“那好办，你们兄弟俩换换名，你家兄的同知衔就有用了。”

杨以俭的哥哥叫杨以德，兄弟二人就将名字换了过来，杨以俭就成了杨以德，很快被袁世凯保为知府任用。

大臣出洋的事并未因为吴越刺杀而放弃，革命党反对立宪，在慈禧看来说明立宪对朝廷的确有好处。而上海等地的报章连续发文，支持继续派大臣出洋考察，推行宪政。《申报》刊登《论五大臣遇险之关系》一文，认为炸弹案的发生无异于警示清政府宪政改革万不能缓：“今日爆裂弹之一掷，实不啻以反对党之宗旨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有大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慑于彼党之一击而踌躇，不定其政策，日后危险之爆发将有百倍于此者。”

身历其险的考政大臣一反此前对宪政改革缄默之态，以端方为首联衔奏请两宫明降谕旨，宣布立宪改革。端方，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

白旗人，以思想开明著称。戊戌变法时出任农工商部尚书，曾经一天连上三折，深受光绪的赏识。变法失败，农工商部被撤销，他的尚书一职也被革去。等两宫西狩后痛定思痛，推行新政，端方得以复出，代理过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去年出任湖南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时创建暨南大学，大批派留洋学生，任湖南巡抚半年内又创建小学堂八十多所。他本来是内召出任闽浙总督的人选，正赶上朝廷要派大臣出洋，就被选为五大臣之一。如今他提出了以十五年为期实行宪政的方案，并征询督抚意见。两江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复电支持，两广总督岑春煊不但极力支持推行立宪，而且认为十五年太长；久经宦海而老成持重的张之洞却复电认为降旨立宪未免过早；袁世凯讥讽“香帅此时又要起模棱两可的惯技”，但他自己也只是回电“表示同情”。同情不是同意，可以理解为并不支持，也可以理解为并不反对。他比张之洞，其实更模棱。

端方对袁世凯在直隶的新政十分赞赏，在两江、湖南巡抚任上都曾经派员前往学习。他已经从慈禧口中得到将继续派员出洋的确信，只是何时起程尚未确定。他要在走之前了结一桩心事：与袁世凯结为亲家。

此事端方托袁世凯的亲家、两江总督周馥牵线，想把他的小女儿嫁给袁世凯的第五子袁克权。袁克权是二姨太——朝鲜李氏所生，极为聪明，而又敦厚，深得袁世凯喜爱。袁世凯接到周馥的电报有些犹豫，他对满人怀着一份轻视，而且端方不知藏锋敛锐，难免将来倒霉。不过，恰好来探望袁世凯的杨士琦却不以为然：“宫保到了目前地位，无论是固位还是求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都必须广结奥援，尤其满人亲戚很值得结两个。至于午桥的性情，会不会招祸暂且不论，就是招祸，只要不是大逆不道，也不至于败到哪里。宫保可以先答应下来，先做个约定，至于正式定亲，不妨以孩子尚小为由拖一拖。”

袁世凯还在犹豫，杨士琦又劝道：“宫保要与瞿子玖之辈争短长，有一项无法与之相比：他是正途出身，又做过多次乡试、会试主考，真称得上门生遍天下。官场上特别重视师生关系，说是尊师重道，其中真正缘故，无非是师生结奥援，互相提携。当年李文忠公坐镇北洋，却斗不过纸上谈兵的翁同龢，原因就在于此。”

这话一下打动了袁世凯。的确，瞿鸿禨有一批得力的门生，平时好像没什么，但一到关键时刻，瞿鸿禨便有一呼百应之势，门道就在这里。

杨士琦见袁世凯已经入耳，继续劝道：“宫保没有门生，但子女枝

繁叶茂，好好经营，儿女亲家也不失为得力奥援，未必就比瞿子玖势孤。”

“受教，受教。”袁世凯当即拟定电报回复周馥，很愿高攀这门亲事。

出洋考察依然是五大臣，不过人事稍有变更。徐世昌因为出任巡警部尚书，百端待理，不能出洋；商部右承绍英受伤未愈，两人均不能成行。补进来两人，一个是曾经出使日本、如今任太常寺卿的李盛铎，一个是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两人都较早主张推行宪政。

五大臣起程前，奕劻在府上宴请各国公使兼为五人送行，这次宴会酒馔并用中西，席间还以军乐伴奏，相当洋化，这要在从前，非被清流交章弹劾不可。但如今京师的舆论和风气已经相当开化，不但无人攻击，且报章是以赞赏的口气来报道。

袁世凯也受邀赴宴，他倒不是专程从天津赶来，因为他人就在北京，正在与日本人谈判。

日俄对马海战后，双方都迫切希望尽快和谈。俄国因为惨败，国内局势相当不稳，继续战争十分困难；而日本虽然取得胜利，但损失也相当大，而且欠下巨额战争借款，实在无力继续打下去，也愿意见好就收。日本秘密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调停的要求，罗斯福乐于接受，条件是日本承认维持满洲的门户开放，并且把满洲的领土交给中国。当然，美国并非是为中国着想，而是满洲在中国人手中，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较易实现，美国资本也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而满洲如果完全落入日本人手中，对美国未必是好事。

日俄双方于8月10日开始在美国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正式谈判。日本的胃口相当大，不仅要沙俄在朝鲜和满洲让步，还要求割让库页岛，赔款十二亿日元，把在中立港口避难的俄国军舰移交给日本以及限制俄国在远东的武装力量等等。这激起了俄国主战派的反对，坚持“不赔款，不割让俄国领土”，否则将与日本再决胜负。俄国虽然战败了，但并未损失一寸土地，在满洲的军队人数上仍然占据优势，如果彼此死磕下去，后果对双方都是灾难。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从中调停，促使双方都做了让步。二十多天后，日俄正式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把旅顺、大连租借权和东清铁路南端支线（长春到旅顺）的权益让给日本；把库页岛的一半（北纬

50度以南）割让给日本，日本享有在俄国水域捕鱼的权利。为了兑现战前尊重中国主权的承诺，条约中规定，两缔约国互约，涉及中国的内容，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

日本国内舆论对战争的胜利已经作了铺天盖地的宣扬，吊起了国人的胃口。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大清赔银两亿三千万两，折日洋三亿四千多元，同时还有朝鲜独立和割让台湾、澎湖。而此次日俄之战，日军损失及战争经费都十几倍于甲午之战，却未得任何赔款，就是俄国人在满洲的铁路权益也未全部让与日本。《朴次茅斯和约》中规定："俄罗斯政府允将由宽城子（长春）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并在该地方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以及在该处铁道内附属之一切煤矿，或为铁道利益起见所经营之一切煤矿，不受补偿，且以中国政府允许者均移让与日本政府。"而由长春向北到哈尔滨，由哈尔滨往西到满洲里，往东到绥芬河段的东清铁路权益，仍然归俄国人。

日本谈判代表团最初提出的是整个东清铁路权益，但俄国人不答应，认为割让铁路的范围应以双方交战范围划定。在奉天会战时，日军派出了一支不到两百人的骑兵部队和两百人的所谓马队（即招抚的红胡子骑兵）长途奔袭，打算到哈尔滨去炸掉松花江上的大桥，以截断俄军的后方供应。但哈尔滨实在太远，路上又遇到俄军大兵团的增援部队，于是临时决定炸掉了宽城子（长春）南的新开河大铁桥，以阻滞俄军增援兵团的行军。因此双方的交战区最北就划定在宽城子，俄国转让给日本的东清铁路权益，也就以宽城子（长春）作为起点。

对这个谈判结果，日本人相当失望、愤怒，谈判代表团回国时，车站发生骚乱，代表团团长小村寿太郎险些被愤怒的浪人殴打。但和约已经签订，违约再战并不现实，日本朝野所希望的，就是在接下来的中日谈判中，能够获得新的权益。

中日之间的谈判，是从1905年11月7日开始的，地点在北洋公所。中方的谈判代表为：全权代表军机大臣兼总理外务大臣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兼署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随员为署理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商部右参议杨士琦、外务部右丞邹嘉来、翰林院检讨金邦平、商部主事曹汝霖。日本全权代表为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驻中国公使内田康哉，随员为外务省亚洲局长山座元次郎三人。

小村首先简单致辞："此次日俄不幸开战，且在中国领土之内，日本政府深致歉意。日俄已签订和约，俄国让给日本的旅顺、大连租借

权，及东清铁路由宽城子至奉天一段，又在中国领土之内，为尊重中国主权，故特来请求中国政府加以承认。此次会议事项，均为既成事实，商议起来应当会很顺利。”

袁世凯代表中国代表团致欢迎词：“日本政府信守战前承诺，尊重大清东北主权之完整，特派代表团到大清来会议，我受庆亲王之托向日本代表团表示欢迎。中日同为亚洲近邻，一衣带水，应当世代友好，共同面对世界之挑战。我祝愿中日双方本着互相尊重、睦邻友好之原则，谈判取得圆满结果。”

这时庆亲王说道：“小村阁下，内田公使，很抱歉，我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事情又多，今天不能奉陪，以后也不能常川出席，还请两位原谅。一切都由瞿、袁两全权代表具体来谈。”

庆亲王退席，众人都站起来相送，他双手虚压：“诸位请坐，都不要动。”

会议这才正式开始，小村寿太郎道：“为了便于谈判，本国政府已经准备了一个大纲，希望双方能在这个大纲的基础上尽快达成一致。”

瞿鸿禨排名袁世凯前，将大纲接到手中，一看日本人竟然提了十一条要求。除第一条日、俄军队撤出后由中国在该地方布置行政机关以维持地方秩序，第十一条“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应按照最优国之例办理，第六条中国承认俄国转让给日本的“南满”利益外，其余八条要么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要么是对中国权益的掠夺。比如“中国政府在东三省各地方保护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将士的坟茔以及立有忠魂碑之地”，再如“中国政府无论如何措辞，非经日本国应允，不得将东三省地土让给别国或允其占领”，又如“中国政府应允战争期间日本修筑的由安东至奉天省城、奉天省城至新民屯的铁路仍由日本政府继续经营”，还有“中国政府将与朝鲜交界的中国鸭绿江沿岸的森林砍伐权让与日本”“中国政府允许各国船只在辽河、鸭绿江、松花江以及各该支流任便驶行”“中国政府允将奉天省沿海渔业权让日本臣民”。

不是说好的只谈俄国让与日本的南满铁路及旅大的权益吗？怎么出来了十一条之多？瞿鸿禨一看就蒙了，心中有气，又不能发作，把大纲递给袁世凯低声道：“慰廷，日本人真是岂有此理。”

日本人一直就是如此。袁世凯早有预料，看了一眼提纲便道：“俄

国转让的只有南满铁路及旅大租借权，其他要求，均不应谈判。”

“虽是十一条要求，但其实都是与南满铁路及旅大租权密切相关，不应视为新增权益。而且，日本为了帮助中国赶走俄国人，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有所报偿也是理所应当。”小村寿太郎道。

“要论损失，大清的损失也极惨重，东北百姓何辜，只因日俄在我国土开战，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人家园被毁，又多少人失去了亲人？自旅顺逸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大都因粮于民，纵横千里，几同赤地。”袁世凯据理力争。

小村一口回绝：“战争造成的损失，例由战败国赔偿，中国应当向俄国索赔，而不是日本。”

“大清向俄国索赔，不在本次谈判范围，所以只谈应与贵国相谈的内容。在战争中，大清对日本多有帮助，日本更不该提出额外的要求。”袁世凯针锋相对。

小村又道：“对贵国的帮助，本国十分感谢。本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赶走俄国人，只从俄国人手中取得旅大租地和南满铁路相关权益，战前被俄国人占据的其他土地，日本一寸未取，尽还于中国，正是日本敦睦友谊的体现。试问宫保，俄国出兵十几万，几乎占据了整个满洲，如果不是日本出兵，中国可有力量驱逐之？”

“大清有无力量驱逐之，亦不在本次谈判范围。尊重大清东北主权完整，是日、俄两国都在战前声明的，无论日俄哪一方取胜，都将东北主权归还，这是列国所共同见证的。所以日本不占据大清领土，是信守当初的承诺。”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两人一番唇枪舌剑，彼此都知道对方是难缠的对手。而瞿鸿禨也暗自佩服袁世凯的机智和口才，此人连个秀才功名也没有，但的确不是平凡之辈。而对袁世凯自顾逞口舌之利，不与他商量一句，就与小村剑来枪往，又把他这个军机大臣置于何地？心中不快，一副冷眼旁观的神情。此时见两人都住了嘴，便插话道：“不如先谈俄国让与日本的权利。”

小村立马拒绝：“俄国让与日本的权利，只需在条约中说明，经过中国政府承认，无须谈判。”

袁世凯道："俄国租借旅顺大连及建设东清铁路，均定有年限，贵国系继承俄国之权利，应将俄国已享之年限扣除，为日本继承之年限。"

小村略有辩论，但袁世凯的意见无可辩驳，也就表示同意。

"这一条是否可以表述为，日本国政府承允，按照中俄两国所订借地及造路原约实力遵行。嗣后遇事，随时与中国政府妥商厘定。"

小村表示同意，同时要求："约条中也相应表述，俄国遵照日俄协议让与日本之权利，中国政府概行承允，并无异议。"

双方均表同意。此时已到五点，双方确定以后每日开会自下午二时至五时，于是散会。

当天晚上，袁世凯宴请日本代表团。宴会结束，他把唐绍仪、杨士琦留下道："日本人在俄国转让的权利外，又提出七八条要求，将来当然要一条条辩驳。日本可以提要求，我们也应当提要求。你们今天晚上就议一下，也提出几条要求来，明天也提交到会议上，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条件。不然只允日本人狮子大张口，我们也太被动了，说得难听点，我们也太好欺，太蠢了。"

第二天上午，庆亲王传出话来，他出宫后就回府，约袁世凯府上见。

袁世凯提前到奕劻府上等，十点多奕劻才回来，一进门就道："这天真是要命，热死人了要。"等他换下公服，穿上一身短打后又道，"慰廷，你也不是外人，我就不以待客之道了。"

"王爷请便，何必讲虚套。"

袁世凯把今天将提交到会上的几条递给奕劻，奕劻看罢道："很好，不能任由日本人提这提那，既然是谈判，我们也要提条件。慰廷，这几条让双目看了吗？"双目就是瞿鸿禨。

"还没有。"

"还是让他先看了再提出来。今天叫起，对你自作主张颇有意见。"

袁世凯对此也十分不满："王爷，他一句话不说，总不能任由日本人信口开河。那还成其为谈判吗？行与不行都要争一争，这才是谈判不是？"

"丑人多怪。他去谈判，无非是个摆设，不过这个摆设是太后派去的，你还不能不把他当尊神。这样也有好处，避免将来他骂咱们丧权辱国。他全程参与了，卖国也有他的份，这就比李文忠当年少吃一份哑巴亏。"

"王爷放心，往后开谈，我每说一句话，都问他一句：是不是这样瞿军机？这样行不行瞿军机？"奕劻看袁世凯表演的神情，被逗乐了。

下午继续谈判，袁世凯就日本从俄国手中接手的旅大租借及南满铁路的相关权益提出了几条限制性条款，目的是限制日本将来在东北的扩张。提出的这些新条件，他征求瞿鸿禨的意见，瞿鸿禨表示他亦有此议。但小村寿太郎表示反对，认为昨天已经就此事达成一致，为何又新提条件？袁世凯认为，这些条件与昨天原则同意俄国转授的权益并不矛盾，而是为了更明晰这些权益的界限。

"中国所拟一切内容在中俄条约内已有明文，没有重新制定的必要；另一些内容则属于新立之限制，更无道理。日本以艰苦之战争获得之权益，中国应行照准，其他枝节问题概不可争论。"小村寿太郎的态度相当霸道蛮横。

从太后到瞿鸿禨及袁世凯都知道俄国私相授予日本的旅大和南满铁路的权益已经无可挽回，袁世凯新提的限制性条约，不过是作为表示中国不会将权益轻易相授的策略，小村寿太郎如此坚持，双方也就不再争议。但小村寿太郎又有新的要求，为保护南满铁路利益起见，中国不能再建与南满铁路平行铁路。

袁世凯反问："若中国不能造与南满路平行线，日本亦应不再造平行铁路。而且，平等线也应该有一定限界，是一二百里内，还是三四百里内？"

小村回道："满洲地方辽阔，人烟稀少，即使远隔，亦同样有妨害，中国、日本都不应造平行线。但若与南满连接之铁路，应当视地方发达情形，可以添造。"

“日本继承的权利，仅限于长春以南的铁路，并不包括将来添造之路，若越此范围，这是另一问题，不能并为一谈。当年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日本无此项权利。”袁世凯又转头问瞿鸿禨，是不是应当如此。瞿鸿禨点头表示同意。

这时，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道：“添造铁路，为开发地方，便利交通，增进繁荣，这是于中国有利的事情。”

袁世凯则回道：“若为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均应同意，但不能与南满并为一谈。”

小村抓住时机追问：“那么，贵全权是同意可以添造支线了？”

袁世凯针锋相对：“添造铁路，彼此同等，若为开发地方，大清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日本不能提异议。”

小村依然拒绝：“不然，在南满范围添增修铁路，总是妨害南满路利益，有与南满路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袁世凯追问：“若彼此同意，总应该可以添造吧？”

小村与内田附耳讨论后道：“若日本同意无问题，但不能与南满平行。”

折中之中，袁世凯打破了日本欲垄断南满铁路修筑权的企图，争取到了中国在南满可以添造铁路的权益。

这时，唐绍仪插话道：“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小村回道：“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于像当年俄国对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一来，日本在修筑铁路上又占据了主动，唐绍仪自觉言有语病，却一时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又重新声明：“造路而不得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

“我只重在南满利益有关之一点，故与南满铁路利害有冲突之线，中国不应添造。”这一下，小村又把袁世凯刚刚议定的经日本同意中国

可添造铁路的意见推翻了。但唐绍仪并不驳辩，遂成定议，列入会议记录。接下来又议安奉铁路的问题，一直议到下午五点，难成定议。

当天晚上，袁世凯请中方谈判人员在北洋公所吃晚饭。因为有部分人员曾经出国留学，对西餐情有独钟，因此袁世凯特意把天津行辕的西餐厨师带来，弄了一桌中西结合的晚宴。但袁世凯本人从不吃西餐，也几乎不喝酒，他的饮食几乎千篇一律。

今天晚上他正在剥鸭皮的时候，听到商部的曹汝霖问唐绍仪："唐先生，小村本已同意得日本同意大清亦可添造铁路，后以先生提出主权问题，小村即改变口调，单说大清不能在南满添造铁路作为定议，那时何以不驳问？"

袁世凯听到这个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问题，就佯装专心吃鸭皮，却竖起耳朵仔细听。唐绍仪听了后辈的责问，顾不得外交官的忍耐，有些气急败坏道："外交上说话不在乎多，我提出主权问题，这是扼要的话，既认我主权，他们自然不能单独行动了。"

唐绍仪是答非所问，曹汝霖看他盛气凌人，不便再言，埋头吃饭。

第二天上午，袁世凯就派人持他的名帖到商部约曹汝霖下午早点到北洋公所，有话请教。

下午谈判时间是两点开始，曹汝霖一点就到了，到袁世凯的签押房去谈。曹汝霖略有些紧张，袁世凯却是相当热情，请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就座。

话题是由袁世凯请教曹汝霖的家世开始。曹汝霖祖籍浙江，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八国联军进北京那年，他去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去年才回国，参加学务处针对留学生的考试，获得第二名，受到慈禧、光绪召见，授职主事，归商部候补。

袁世凯转入正题道："昨晚听你与唐少川对话，很有见地，受教得很。"

曹汝霖回道："是我太孟浪，众人面前不该直揭长官的短处。"

"你问得很有道理。我抓住机会与小村辩论，争取到与日本在南满

有同等的筑造铁路之权，那就会对日本在南满权益的扩张形成牵制。将来如果大清接造铁路日本人不同意，那么日本人想造，我们也可以反对。经少川一插嘴，小村立即表示日本接造铁路一定征求大清的同意，反而成了日本的专有权利。我当时不能不给少川留些脸面，因此也不能与小村争。”

“现在还有一个挽回的办法，那就是在条约中不提接造铁路的问题，只说按照当初与俄国所订借地及造路原约遵行。反正中俄条约中也没涉及接造铁路的事，日本人要接造，就是约外行事，主动权还是操在我们手中。”

“真是高见，以后谈判时若有好的建议，不便明言的话不妨传递纸条。”

袁世凯又就中方极为关注的日本撤兵时限、铁路留守日军人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当天下午，讨论安奉铁路（安东县至奉天）问题。这条铁路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为了迅捷地从朝鲜调运物资、部队而抢修的军用窄轨铁路，自中朝交界的安东县经由凤城、下马塘、本溪桥头至奉天苏家屯，全长两百余公里。该线东西向横穿辽东南部，其价值和重要性仅次于长春至旅顺口间铁路。日本建造这条铁路时并未得到中国的允许，战后自应拆除，但日本却提出进行改造。

袁世凯知道让日本拆除该铁路的想法很难实现，因此就在使用年限、用途上提出了限制。他提出以五年为限期，到期后将该铁路拆除，或者请一公平估价人对铁路估价后售予中国；同时，该铁路必须“专运各国工商货物”，而且“所有中国官商货物由该铁路转运应按照山海关内外铁路章程价值给付，并准由中国政府运送兵丁饷械，可按东省铁路章程办理。”

小村则表示五年太短，提出经营年限设定为二十五年。双方讨价还价，当天没有结果。次日继续讨论，小村动辄以日本付出了巨大牺牲，将满洲几乎全部领土还给中国，中国却不肯在一条铁路经营权上让步，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倘若迁延下去，日俄都不能撤兵，那时候中方损失将不可估量。这显然是威胁，但实力不如人，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却没有良策，因此中方只好继续让步。最终双方确定：经营年限为十五年，另加改良竣工时间二年；铁路改良应由两国承办人员协商确定。

袁世凯最为关注的是日本在铁路沿线驻军问题，以他在朝鲜与日本人的交往经验，日本人诡诈多端，获得驻兵权必留祸患："依照《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和《交收东三省条约》，保护铁路之事应由中方负责。俄国设立护路警察乃自行其是，并未得到中方允许，更何谈护路军队。外国军队在当地驻扎是十分危险的，所以还是应该由中方派兵保护铁路，日本应撤去护路军队。"

"日本政府始终无永久驻留此项兵队之意，现在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日本不致陷于不利境地。俄方尚在铁路沿线驻有军队，日本怎能撤走军队？"小村果然要求驻兵。

"现在中日谈判，当然谈中日之间问题。铁路保护职责由大清负责，何必日本军队？因此日本应先将军队撤走。"

内田康哉又插话道："日本舍国家命运为孤注与俄用兵，冒此极大危险、付出极大牺牲才得此胜利，中国却要日本先撤兵，道理何在？"

袁世凯则表示，日本撤走护路兵后，大清则会要求俄国也撤兵。双方相持不下，谈判数次，最后日本表示，如果俄国答应撤走护路兵，日本也将与俄国同时撤走。袁世凯知道，日俄都如此推诿则永无撤兵之日。

这样艰难的谈判，一直进行了一个多月。最后双方于1905年12月22日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最初提交的十一款，其中三款于中国有利未修改，其他的八条或者删除或者修改，就连瞿鸿禨也不得不承认，代表团已经尽了全力。然而，日本通过这一条约还是从中国获得了新权益，中国允许凤凰城（今辽宁凤城）、辽阳、新民屯（今辽宁新民）、铁岭、通江子等十六个地方开埠通商；中国允许日本政府继续经营安奉铁路；在营口、安东、奉天划定日本租界；中日合营公司采伐鸭绿江右岸地方森林。尤其是以护路为名，日本获得在东北驻兵权，以此条约为借口，逐渐形成规模庞大的关东军，埋下了巨大的祸患。

小村认为，日本战胜俄国，除了接手俄国的权利外，并未割中国一寸土地，中国应视日本为恩人，没想到在谈判中袁世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十分不满。谈判结束后，袁世凯设宴欢送。席散后，小村对曹汝霖道："此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故会议时竭力让步，我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见识眼光，对于中日会议后，本想与他作进一步讨论两国联合对抗俄国之事，不意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时咬文嚼字，斤斤计较，徒

费光阴，不从大处着想，故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俄国野心甚大，我于议和时已经窥见，将来必将卷土重来。我两国不先为之备，必将同受其害。中国若能与日本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我这次没有机会与袁宫保商讨此事，故与你略露此意，如有机会望先转达，倘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当再来！”

曹汝霖回道：“近来微闻枢廷对袁宫保似有疑忌之意，在会议席上阁下亦可窥见一斑，此时进言，宫保岂敢作此主张。阁下对两国远见，深为感佩，容俟机会，再当奉报。”

第十七章　预备立宪顺潮流　改革官制寸步难

直隶工艺总局督办、天津道周学熙带着厚厚一摞文稿来见袁世凯。

“宫保，我想在秋间举办直隶工业品展览会。”周学熙开门见山，“模仿日本大阪博览会的办法，一则可为直隶工业品谋求扩大销售的机会，二则可以开阔绅商眼界，促进直隶工商业的发展。”

闻言，袁世凯则有些担心：“缉之，你的想法我支持，只是能不能办得起来？如果届时参展的商品寥寥无几，面子可就不好看了。”

周学熙笑道：“宫保放心，自从宫保总督直隶、创办直隶工艺总局，直隶工业真称得上雨后春笋。宫保总督直隶前，直隶只有贻来牟机器磨坊、天津自来水公司、北洋硝皮厂和天津织呢四家商办工厂，资本不到百万元。如今直隶资本十万元以上的绅商办厂十家，万元以上的有十一家，五千元以上的有六家，共计二十七家；另外，还有不少五千元以下的工厂，工艺总局最近做了统计，直隶大大小小的局厂有八十余家，从事机器织布、瓷器玻璃、皮革、洋火、烛皂、制碱等等，总资本九百多万元。”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工艺总局劝导有方，功不可没。”袁世凯满面笑容。

直隶工艺总局成立后，立即成立了实习工场，作为高等工业学堂的实习基地，而且招收学生，传授技术，保送来学习的，除直隶省外，奉天、蒙古、察哈尔、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等省都有，总数不下六百人，自费者又有两百余人，两年多的时间，从实习工场毕

业的学生近七百人。当然直隶最多，有四百余人。这些人要么进局厂成了技术人员，要么与人合资举办工厂，按周学熙的说法，成了“工业火种”。今年春天，周学熙又派劝工人员选带工师、机匠和纺织铁木机前往天津、河间两府，遍历五州县十三村镇，现场演示，谆谆劝导官绅讲求实业。

周学熙感慨道：“原本以为，穷乡僻壤，头脑不开化，不抱多大期望，没想到此行效果出乎意料，乡间的土财主已经有一百余人到实习工场参观。高阳李氏已经派子侄十余人到实习工场学习机织，并由铁工厂代购织机十架。如今好多人跃跃欲试，此时举办工业品展览会，邀请城乡有志实业者参观，对发展直隶工业大有好处。”

“中，你只要觉得有必要，我无不支持。”

“直隶的实业者都愿拿自己的商品到展览会上展览销售，不过他们有一项请求，希望能够免纳税捐。”

“展览会本是为了开阔眼界、养成风气，与平常的经营不同，那就免纳税捐好了。”

“我代直隶实业界感谢宫保支持。推行实业，养成风气最为重要，工艺总局打算发布《劝兴工艺示文》，鼓动绅商投资实业。”周学熙没想到袁世凯如此痛快，便把示文呈给他。

“中中。”袁世凯接到手里，阅到精彩处禁不住读出声来，“人之有财如鱼之有水，水涸则鱼枯，财去则民困，此自然之理也。吾国幅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环球，而财力则异常缺乏。此由实业不振，而游民滋多。凡日用所需之物，莫不取给予外洋。民穷财匮，日甚一日，循是不改，贫民受困固不待言，即富者亦安有独全之理。”接着又讲投资的意义，“须知一乡有工场，则族姻子弟，乡里少年得以就近肄习；将来由一乡推之一县，由一县推之全省，人人闻风兴起，实力讲求，可使地无弃利，国无游民，贫者固不至终贫，富者亦永保其富。余资或存号生息，则虑倒闭；或远道经商，时虞拆阅，莫若以此项成本兴办工艺，不出村里，坐收厚利，启无穷之益而且拯救贫寒，潜除芜恶。论本人之名誉，则一方受惠；论地方之公益，则比户可封。此理甚显，何乐不为？”

周学熙的意思，打算在《北洋官报》上发表这个示文。袁世凯则建

议不仅要在官报上发表，最好通过各府县工艺局广为散发，还可以通过各小学堂教师讲给学生听："缉之，你一直说实业可以救国，我也是深以为然。这个思想应当从小学堂就开始灌输，我听范修说，日本小学堂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小学堂多是孩子，对他们讲实业没用。不几年他们就长大了，转眼就是办实业的生力军，你说，这是不是事半功倍的事情？"

"宫保的办法，真正是事半功倍的妙招。"周学熙由衷地佩服。

为了鼓励举办实业，周学熙还有个提议，就是评选模范工厂，到直隶工业品展览会时予以表彰，分别颁发金奖牌和银奖牌。对这个提议，袁世凯也是一个字——中。

周学熙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宫保，我想把唐山细棉土厂重新启动起来，就叫启新洋灰厂。"

唐山细棉土厂是二十年前时任开平矿务局总办的广东人唐廷枢集股举办的厂子，生产的是洋人称为水泥、中国人所称的洋灰。当时唐廷枢的老家广东一带，开风气之先，进口水泥用于造桥、筑屋，他认为北方也有需求，因此聘请洋技师帮他开办了唐山细棉土厂，以为可以大赚一笔。没想到惨淡经营数年，赔累甚巨，后来只好弃之。袁世凯对唐山细棉土厂也略知一二，他对周学熙的计划并不看好："缉之，当年唐景星赔进去了好几万两银子，你如今要接手，怎么有把握不会赔？"

周学熙很有把握地说道："今昔形势不同。当初细棉土厂赔累甚巨，主要是用于造洋灰的石灰石全从广东北运，仅运费一项成本就很惊人。我请洋技师对唐山一带的石灰石进行化验，完全可以用作原料，无须从广东北运。其二，当年从外洋引进的立式转窑生产效率低，如今日本已经出了卧式旋转窑，价格便宜，而生产效率却倍于旧机。其三，当年洋灰无用武之地，如今正在大修铁路、港湾，洋灰需求量极大，就是民间也正在形成用洋灰建屋的风气，产品必供不应求。尤其是关内外、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各铁路正在次第修筑，宫保以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的身份，知照各局，无须进口，只从北洋购进，既可以保障利权，又可扶持北洋的洋灰厂，其前景十分可观。"

听周学熙这样一分析，袁世凯也觉得大有可为："缉之，你只要能保证质量不比进口洋灰差，我就可让京张铁路全用你的洋灰。至于其他的铁路，将来可以通过商部来协调，商部是振贝子主政，问题应当不

大。到时候如果盈利可观，让商部的堂官及各铁路局的总办入股分红，那时候不用你去动员，他们就主动购买你的产品。”

周学熙信心更足，接下来详谈投资计划。他的计划是集资两万股，每股洋五十元，共计一百万元：“招股总需要时间，如果待股本招齐才动工兴建，则难免迁延时日。听说日本人也有投资洋灰的提议，所以启新洋灰厂必须赶在前头。天津官银号已经在直隶打出了信誉，今年已经吸收私人存款六十多万两，我想禀请宫保批准，由天津官银号先借给四十万元，以一年为期，商股招齐后归还官款。这四十万官款，还请宫保能在利息上稍予优惠，比如可否五厘或者六厘。”

天津官银号向外贷款，利息一般是八九厘，五六厘的优惠也能说得过去，袁世凯也痛快地答应了。

这时，电报房送来电报，周学熙于是告辞。

电报是出洋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发来的：

此次调查欧美各国政治，无不以宪法为其国本，故诸政可因时制宜，唯宪法则一成不变，是以上下相维，虽有内忧外患，而国本巩固不能摇也。鄙意拟奏请先行宣布立宪谕旨，以十年或十五年为期，颁布实行。一面规画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民智之发达，而为立宪之预备。我公公忠体国，虑远谋深，必能观古今中外之变，为宗社人民之计，祈指示。

这封电报是发给各督抚征求意见，同时端方还有一封私电给袁世凯，说他即将离沪北上，届时望在津门一晤。

8月6日，端方、戴鸿慈到达天津。袁世凯设宴相请，席间说道：“考政团出国半年，今日平安归来，想必也是满载而归，略置薄席，以示祝贺和欢迎。”

康有为的同乡、户侍郎戴鸿慈回道：“要说到满载而归，绝非虚言。此行收获颇多，感慨颇深。”

五大臣考察团其实分为两路，戴鸿慈、端方是一路，他们从上海乘轮先到日本，而后到访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匈牙利、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经埃及赛得港、亚丁、

锡兰（斯里兰卡）、新加坡、中国香港再回到上海。载泽、李盛铎、尚其亨一路也是由上海先到访日本，再乘轮到访美国的旧金山、纽约，然后访问英国、法国、比利时，然后经苏伊士运河、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西贡、中国香港最后回到上海。这些国家中，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都是在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临时邀请来访。中国考察团所到国家，一律都是最高规格接待。

考察团在上海的时候有过一次集议，确定考察的重点，就是各国的宪政。到了日本，考察团随员湖南人熊希龄建议，既然是考察宪政，应当找个对宪政有研究的人帮忙提供参考文件，其实就是找个枪手帮助准备考察报告，这一建议五大臣无不赞同。熊希龄有此建议，当然是心中已有合适的人选，他推荐的是老乡杨度。三年前朝廷举办经济特科，他第一场取一等第二名，但因为策论中有不满清廷的议论，被怀疑是革命党，不但未被录取，还有传言要被通缉，所以再度出洋到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专门研究各国宪政。孙文欣赏他的才气，曾经邀请他加入同盟会，但他不赞同暴力革命，对孙文道："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熊希龄找到杨度，他笑着道："你且不必开口，我让你看样东西。"说罢出示一张纸，上写三个大题目：《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宪政程序》《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

熊希龄拊掌大笑。

"诸位考察完后，三篇文章必定寄到上海，只是润笔费不知付不付得起？"当时已近年关，杨度囊中羞涩，而《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他要请梁启超来写，梁启超也正需要银子。

熊希龄听到梁启超的名字十分紧张："一万两润笔费不成问题，只是不能与康梁沾边。"

"康梁也主张君主立宪，与你们考察目的相同，何必闹得势如水火？"

最后商定，梁启超可以写文章，但不能向外人透露。

"你告诉五位大人，放心到各国玩玩，回来后三篇文章必定如期寄

到。”

考察团心里有了底，放心登轮赴美。宪政是考察团的首要考察目标，所以每到一国必参观议院、考察议会制度，让他们大开眼界。

戴鸿慈介绍道：“美国议院中的议员们，争论得不相上下，面红耳赤，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英国的议员则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意大利国任命大臣的权力操诸国王之手，但不称职的大臣，下议院可以提出控诉，上议院可做出裁判，或去或留，国王无能为力。各国都行宪政，又不尽相同，但有一点都是一致的，就是将立法、行政、司法分开，即英人所讲的‘三权分立’，如此政制相维，其法至善。”

“光孺兄真是一言中的，我最近也向英法美等国驻津领事请教过宪政，他们也说宪政的核心，就是三权分立。光孺兄是翰苑前辈，又数次充任考官，称得上门生遍天下，却不抱残守缺，倾心外洋宪政，真正难得。”

戴鸿慈是考察团一行中最年长者，时年五十有二。他科举十分得意，二十三岁就中进士点翰林，此后任过福建、山东、云南等省学政，又多次充乡试主考、会议阅卷大臣，像他这种经历的官员，大多思想守旧，因此袁世凯有此感慨。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从前我也对外洋国家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机器制造或长于我们，典章制度怎么可能与我们泱泱中华相比？这次出游，真是大开眼界，感觉从前不过是井底之蛙、夜郎之辈。”考察团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张，但再紧张也不至于错过“优游休闲”，所经过的著名都市都要趁机一游，不过这也有收获，“这次考察的国家，无论东洋日本还是美英法德，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或公园，或万牲园，或图书馆，或博物馆，一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又可增益见闻。我在轮船上就和午桥商量，京城也应该建博物馆、图书馆，最急需的就是建个万牲园，从国外购买一批珍奇动物，供众人观赏。”戴鸿慈说完，又转头向端方说，“是不是午桥，我在轮船上是不是说过这话？”

端方一边吃菜一边点头，有点调侃地说道：“是是，光孺兄说美国人能把澳洲的袋鼠弄到美国，大清为什么不能？”

戴鸿慈却是一本正经："宫保，别看是只小小的袋鼠，可以让国人认识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能夜郎自大，更不能做井底之蛙。"

"光孺兄见微知著，颇有道理。"袁世凯又对端方道，"午桥，你有何高见，不妨说来听听。"

"光孺兄所言，正是我所言，所以无须赘述。我和光孺兄起草了份折子，我们这一行的见解和建议，尽在折中。想请四哥帮忙看看，还有什么补充完善的。"端方入席后，一直没怎么说话，只听戴鸿慈侃侃而谈。

"好，我一定认真拜读，不懂之处再向两位请教。"

散席之后，端方打发人将他和戴鸿慈起草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送到袁世凯的签押房。袁世凯小睡一觉，醒来即阅端方的奏折。这份奏折先回顾数十年来大清屡次战败的事实，而后分析原因，"通计此数十年外交之事，中国无一不处于失败之地，此其何故哉？自稍有识者论之，则曰，我之兵强不如彼，我之国富不如彼而已。然概观各国之土地人民，殆无一能及我国者，甚或土地小于我数十倍，人民少于我数十数百倍者。此其兵何以能强，国何以能富，必有其不易之道焉，而非论者之言所能尽也"。

这个奏折开篇以问题入手，容易引人思考，开笔不错。接下来论述根本原因，"盖世界政体，厥有两端，一曰专制，一曰立宪。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然后再以俄、日为例，分析专制为何国易危，而立宪何以国易安，得出结论，"臣等以考察所得见，夫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因而推之于俄国，其所骤然弱败者，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更进而观于我国，数十年来之未臻富强，而外交无不失败者，亦与俄国有同一之理由，专制政体之国，尤无可以致国富兵强之理也。""中国今日正处于世界各国竞争之中心点，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天然财产之富，尤各国之所垂涎，视之为商战兵战之场。苟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

不过，端方并不主张立即实行宪政，"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若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

此，则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

大清非立宪不可，而速立宪又不可，该怎么办？参考日本自明治维新到实行宪政预备期二十三年的情况，他们提出大清应有十五年至二十年的预备立宪期。预备立宪期间，应当早定六事。一是举国臣民立于同等法制之下，即法律面前人皆平等。二是国事采决于公论，中央与地方都设议会，以顺民意而收舆情。三是集中外之所长，外国好的东西要吸引，中国传统中好的东西也不能丢掉。四是明官府之体制，五是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六是公布国用及诸政务。

袁世凯阅完这份奏折，第一印象就是行文太过啰嗦，洋洋万余字，其实主要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宪政优于专制。而预备宪政期间应当举办的事项，奏折列了六条，袁世凯认为并未抓住关键。他在日本宪政上已经下了一番功夫，幕府中又有不少日本人，近水楼台，经常向他们打听日本宪政情况。尤其日本宪政的官制，他更为关切。日本设责任内阁总理一名，各省（相当于清廷的部）的长官同时又是阁员。所谓责任内阁，就是对自己决策的事情要负责任，要向天皇负责，也要向日本国民负责。袁世凯钟情的就是日本内阁制，已经让张一麐准备了几份说帖，谈他对宪政的主张，说帖好几份，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份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之所以准备好几份说帖，就是为了掩盖他的真实目的。

他让人把端方请过来说道：“午桥，今下午我拜读了大折，全系真知灼见，尤其直言专制必致国危，宪政必致国富，真正是有胆量，有担当。”

“四哥谬赞，不但是我们这一路，泽公那一路也是如此想法。”

“我完全支持你们的建议。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观察，凡是有点头脑的无论士还是绅或者商，都在吁请朝廷立宪，尤其是江、浙、粤的绅商，与洋商接触得多，参照自己的经历，更觉得宪政有利于保护实业、促进实业，也只有立宪才能加快发展实业。不但实业界，就是各级官员，也无不把立宪作为改革官场风气、富国富民的希望。我还有一点认识，我听说在日本的留学生分为两派，一派是立宪党，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是救大清的良药，一派是革命党，认为满人朝廷已经不可救药，主张暴力革命，他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据日本人对我说，这部分人目前尚未成气候，但气势汹汹，如果朝廷不尽快实行宪政，立宪党也可能与革命党合流，那时候，朝廷可真就是万劫不复。所以，尽

快实行宪政，也是消弭革命的最急切有效的办法。”

端方回道：“我在日本见过皙子，也就是杨度，他与四哥的高见不谋而合。他也认为如果不尽快宣布立宪，像他这种人也会投入革命党。”

“午桥，我是反对革命党的。为什么？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搞叛乱，就像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造反。造反能够改朝换代，但对社会的发展破坏太大，受损最大的是老百姓。回头想想洋人打开国门后，洪杨造反、捻子造反、西北变乱、义和团闹事，洋人统计说，这几场变乱大清死了八九千万人！可怕不可怕！我主张朝廷应当顺应民意，通过政治变革实现社会变化，而不能走百姓造反改朝换代的老路！从前百姓造反，无非改朝换代，如今列强环伺，觊觎已久，百姓造反，内忧足引外患，那可真有亡国灭种之忧。”

“四哥所虑极是，所以我与泽公他们一路都主张朝廷诏定国是，宣布立宪，也是为了消除革命党蛊惑百姓的借口。虽然事情已经燃眉之急，但是又不能仓促行事，所以我提了十五年或者二十年的预备立宪期。”

“必须有预备立宪的期限，我也持此观点。预备立宪期间，大折中建议应当推行的六事，我也十分赞同。不过，午桥，我还有点补充，请你参考。”

“四哥请讲。”

“宪政有两种，一是民主宪政，一是君主立宪，你们认为哪种更适合大清？”

“在日本曾向伊藤博文请教，我国宜采用哪种宪政。他说，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君主立宪政体。日本国家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国家行政、外交、战和等大事也需经广泛讨论，最后呈请君主裁决，这样不像专制国，事事皆君主一个人说了算，但君主又有相当的权威。因此，君主立宪对中日这样长久专制的国家而言最为合适。我也是主张应当仿行日本的君主立宪。”

“中，我们又想到一起了。正如你所说，日本预备立宪的时间长达

二十余年，在这二十年间，首先推行的就是官制改革，最主要的就是采用责任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一员，各部行政长官充阁臣，代君主而对人民负责任，其行政善，则得固其位；行政不善，为人民所怨，则是阁臣之责任。所以责任内阁制，可增强臣子的责任，而巩固君主的地位。这个意思，似乎应当在奏折中有所体现。”

“四哥所言极是，四哥的意思有没有现成的稿子，我改起来方便。”

袁世凯早有所备，把几份说帖交给端方道：“这是西席的老夫子们准备的几条建议，我看唯有责任内阁的说帖还有些意思。你们带回去，也让光孺看看，能采用则采用，不能采用则不必勉强。”

“四哥放心好了。”端方明白袁世凯的意思，是不要让戴鸿慈吃醋，以为两人一番密谈，就决定了奏折的修改。既然袁世凯说责任内阁那份说帖有点意思，他就专挑那份说帖看。说帖不长，建议设内阁总理大臣一员，副大臣两员，各部尚书同时为阁臣。端方稍一用心，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奕劻，而有望成为副大臣的，一是瞿鸿禨，再一个就是袁世凯。而袁世凯与奕劻关系非比寻常，一旦如此组阁，则瞿鸿禨将成伴食，袁世凯则左右局势，“我看这个说帖的提议很好，不如照搬进折中。”

“目前不宜说得太明白，你只把设责任内阁的建议补充进折中，且看看朝廷的反应再说。”袁世凯知道端方已经明白其中的深意。

年不及四十的宗室载泽，是慈禧弟弟桂祥的女婿，也就是慈禧的内侄女婿，与光绪是连襟，这次出洋考政，朝野认为这是他将大用的先兆。载泽也很用心，考察期间写了一万五千余字的《考察政治日记》。而且参考行间购买的外洋图书，计划编辑书籍六十余种，并将其中三十余种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四百余种外文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正在赶写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可见考政团是下了功夫，慈禧十满意，期间召见载泽四次，召见端方三次。

载泽与端方所上奏折，都是吁请仿行宪政。然而朝中大臣反对宪政的也不少，满洲亲贵大臣担心实行宪政会影响他们的富贵，以荣庆、铁良等为代表反对最为激烈；部分守旧大臣，则担心推行宪政会使中国礼仪尽丧。他们认为立宪有“八大错”“十可虑”，五大臣此行违背君命，所奏并无裕国便民之计，却有削夺君主之权。若实行宪政，则足以乱国、

乱政、乱兵、乱民、乱朝、乱制。尤其是推行宪政，将使“男不尊严父，女不敬父从夫，纲纪崩坏，怪变横出，将使天下土崩瓦解。”建议朝廷掷下严旨，再有渎请者，付有司严治其罪。

年轻气盛的载泽又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针锋相对大谈立宪的好处。开头就说：“旬日以来，夙夜筹虑，以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荧惑圣听者。”只此了了数词，把反对立宪者归于“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

接下来，他以日本宪政为例，罗列君主的十七项大权，得出结论：“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然后针对立宪削夺君权、乱国、乱朝、乱政的指责，认为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最后他表明自己的忠诚和苦心：“奴才谊属宗支，休戚之事与国共之，使茫无所见，万不敢于重大之事鲁莽陈言。诚以遍观各国，激刺在心，若不竭尽其愚，实属辜负天恩，无以对皇太后、皇上。”

与载泽旗鼓相呼，端方、戴鸿慈又上了《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参考杨度的文章，采用了袁世凯提供的说帖内容，开宗明义提出“中国非急采立宪制度，不足以图强”。而立宪首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官制，因为中国官制“有官而无法，认人而不认法”。奏请仿照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撤销内阁和军机处，建立责任内阁制。内阁设总理一人，副总理二人。中央各部也进行调整，设为内务、财政、外务、军、法、学、商、交通、殖务九部。各部尚书又是阁部大臣。内阁之外，再设会计检查院、行政裁判院、集议院三个独立的检查机关。地方各级机关则实行自治制度，各级长官由民主产生，取消简派任命制。

此时报纸舆论，多是呼吁立宪，尤其江浙绅商纷纷通过报纸发声，支持立宪。张謇除直接写信给袁世凯劝他支持宪政，又给他的江苏老乡、袁世凯的文案张一麐写信，让他劝说袁世凯。张一麐受人所托，借送稿之际相机进言：“现在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大清若不改革，恐怕难以自立于国际地位。而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革命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内乱正在逼近，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或可消去隐患。如今朝中争执不下，这件事情，非有像宫保这样的疆吏领袖大力主持，才能推动朝廷向前一步。”

袁世凯却仍有疑虑："仲仁，现在全国都嚷嚷立宪好，可是我还是有所疑虑，我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

"宫保所虑当然有道理，但如今专制几乎成了过街老鼠，民气之不可遏抑。宫保向来是善于顺势而为，此时怎能逆流而上？"

袁世凯有些不悦："仲仁，听你的意思，我不支持宪政，倒成了百姓的罪人？难道非要逼我就范不肯罢休？"

张一麐见袁世凯真有些不耐烦，连忙道："我哪里敢，只是知无不言。"

下午袁世凯再到签押房，案上有一封来信，一看笔迹就知道是徐世昌。他在信中说，如今京中立宪问题争持不下，慈禧夹在两派之间一时难以决断，已经连续几天夜不能寐，又兼天气炎热，以致患上腹泻。写者无心，阅者却别有会意。太后已经七十有三，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万一太后先崩，光绪复位，那时候第一个被清算的就是自己。以光绪天天拿箭射"袁"字靶的深仇大恨，绝不会是革职那样简单。袁世凯只觉得脖颈发凉，眼前闪过自己的一妻八妾及十几个儿女，痴呆良久。

第二天一早，他叫人把张一麐请过来说道："仲仁，我昨天听了你的劝告，思之再三，觉得我应该上个折子，吁请朝廷预备立宪。"

睡了一觉，袁世凯态度就来了个大翻转，这实在太出乎意料。张一麐有些不相信，问："宫保的意思，是支持朝廷仿行宪政。"

"当然！这是救命的法子，岂有反对之理？"袁世凯看张一麐一脸疑惑，补充道，"仿行宪政可以消弭革命，足以救朝廷一命；消弭革命便是消弭内乱，百姓免于内战之苦，又是救了千家万户的生计和生命。你说是不是？"

"是，按季直的说法，如今谁支持宪政，谁就将青史留名，谁反对宪政，必将遗臭万年。"

袁世凯难得地咧嘴一笑："季直先生说得也太吓人了，哪有那么严重？仲仁，如今你成了宪政的行家里手了，我倒是要请教你，日本是君

主立宪，如果君主非常强势，要事事过问，又当如何？”

张一麐回道：“断然不会，君主的权力有明确的界限，行政有内阁，立法有议会，司法有法院，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君主更不能事事过问。”

“那也就是说，一旦实行君主立宪，君主就不可能每天召见军机，秋决人犯这样的琐碎事情，更无须君主朱笔勾决。”

“一点不假。”

“那好，你就给我准备个折子，奏请厘定官制，预备立宪。端午桥当时留下的几本书中，好像有一本专门谈日本宪政，你把里面日本官制的内容，好好吸收进去。”

其实张一麐不必再准备，折子早就写好了，当天下午就交给袁世凯。张一麐的文笔没得挑剔，而折子的内容从仿行立宪入手，重点建议改革官制，也正符合袁世凯的意思，一字未易，准备拜发。而此时却收到军机处急电，召袁世凯立即入京，与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集体会议考政大臣所上条陈。

袁世凯带着张一麐起草好的奏折，于次日乘火车进京。当天下午慈禧就在颐和园召见，征求他对立宪的意见。袁世凯态度十分明确，认为若不及早宣示立宪，则国事不堪设想。在诸王、大臣会议时，袁世凯当然也是认为非推行宪政不可。闻言，铁良反驳道：“外国宪政都是由百姓要求而推行，而我国百姓无此要求而将权授之，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宝臣何以认为大清百姓不愿朝廷推行宪政？各报章连篇累牍，都是赞成仿行立宪，宝臣何以视而不见？”袁世凯诘问道。

铁良笑道：“报章何足为凭，不过是一帮跳梁文人信口开河而已。”

“此言差矣，在报章上发文章的，倒是像张季直这样的状元巨商为多，堂堂状元，怎么可视为跳梁文人？江浙一带绅商皆抱定实业救国的思想，他们可不是信口开河，而是为大清社稷着想。”

铁良冷笑道：“到底为什么着想，各人心里自清。最近《申报》有

篇文章，宫保不妨奇文共赏。”

袁世凯接过铁良递过的《申报》，文章说：“或云设置内阁之日，袁慰帅必自北洋转入于中央政府，充为管理内阁事务大臣或副大臣之要职，而端制军亦必应占内阁之一席也，何则？决定实行立宪，袁、端制军尤与有力，是以其责任又甚重大，故曰两制军入中央政府就权要之重职无疑也。”

袁世凯把《申报》还给铁良道：“宝臣的意思，我赞成立宪，是为了我头上的顶戴？真是笑话！我袁世凯官可以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宝臣若不信，我们两人都辞职回家抱娃子如何？只怕我这北洋大臣舍得，宝臣这户部尚书放不下手吧！”

这时奕劻咳嗽一声打圆场道：“慰廷，有意见说意见，不可意气行事。”

当天的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慈禧再次召见袁世凯，见面便道：“铁良今天参你，赞成宪政是为了揽权。这话我当然不信，你们难道就非闹得这样势如水火？”

“揽权的正是铁良。自从他当了户部尚书，在北洋军饷上处处为难，百般挑剔。臣不愿给太后和皇上添忧，从未告他的状，他反倒告臣揽权。铁良一意阻挠宪政，又毫无道理可讲，只是一味纠缠不清，若推行宪政，非去铁良不可。”铁良本是袁世凯极力推荐提携，本想多一条臂膀，没想到成了劲敌，处处与他为难。如今实在没有什么情面好顾惜了，袁世凯将一年多来铁良为难北洋的情形狠狠告了一状。

“你们都是朝廷肱股之臣，这样子闹意气，像什么话！”

会议开了三天，两派舌来齿往，毫不相让。但反对者的理由能搬到桌面上讲的并不多，所以最后奕劻建议以袁世凯的意思上奏。铁良表示绝不苟同，他要单独上折。

袁世凯亲自捉笔，修订了回奏稿交给奕劻，他本人则回到天津。次日就将天津知府凌福彭、金邦平两人叫来，告诉他们三两天内要将天津自治局开设起来。

凌福彭、金邦平今春曾率天津士绅五十余人到日本考察地方自治，

回来后又在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内设地方自治研究所，天津府所属七县都派人进所学习。这批人最近已经毕业，凌福彭已经拟定等层，准备发放毕业文凭，但袁世凯一直不太热心。今天忽然安排自治局开局，众人颇感意外，袁世凯解释道："推行宪政，上面在于改革官制，下面则在于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官制的事情我们说了不算，地方自治我们且不妨先行一步。天津府先成立自治局，各县也要在两月内成立，分别培训人员，鼓动百姓，明年春天争取各州县选举议会。"

袁世凯入京一趟，已经看得出，推行宪政，阻力不小，而慈禧似乎也颇有疑虑。因此，他估计一时不会有结果，甚至到最后折子有可能留中，不了了之。但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他回天津第三天，刚刚出席了天津府自局开局会议回到签押房，就收到徐世昌发来的电报，朝廷已经颁布预备立宪的明发上谕。上谕先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陈奏中西贫富强弱的原因，就在于是否实行宪政，接下来说明朝廷决定仿行宪政及举措次第，这也是袁世凯最为关注的：

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并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察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袁世凯感慨万千，实行专制数千年的中国，今天也效法外洋，"庶政公诸舆论"，这真称得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真正仿行起来，恐怕还要好事多磨。因为宪政的根本，就是限制君权，大权统于朝廷不假，却并非统于君主之手，而是统于内阁及立法、司法机构。精明的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宪政的根本，还是另有所谋？但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开头，文章总要硬着头皮做下去。而且先要从改革官制入手，内阁制得以推行，他入阁为副总理大臣就非妄想，而奕劻也六十有九，近来老态宜显，等他一退，自己便有望成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时候，即便光绪复位，一个"虚君"还有什么好怕的？袁世凯只觉得心情无比舒畅，鼻孔里

禁不住哼了几句荒腔走板的京戏。

次日又有上谕，谕令厘定官制，委派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公同编纂。这十七人中，要么是宗室亲贵，要么是军机、尚书，只有袁世凯一个是地方官，可见朝廷倚重之意。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六总督，只能派员来京随同参议。

袁世凯奉旨再次进京，当天下午端方来访。端方去年由湖南巡抚调署闽浙总督，进京请训，尚未赴任，就受命为出洋大臣。数天前又有旨意，他改任两江总督，而署两江总督周馥实授闽浙总督。袁世凯的两位亲家都得实授，对这一任命，他当然很高兴。两江总督因兼南洋大臣，地位又高于闽浙，因此袁世凯见面先给端方道贺，而后问他太后何以这么快就决定仿行立宪。

这事真问对人了，因为端方正是玉成此事的策划人。此前，他找到载泽说道："我们一行数十人，耗时半年，费去国帑八十余万两，难道就不了了之，所提奏议束之高阁不成？这实在心有不甘。"

"午桥，有何高见，说来听听。"其实载泽比他更着急，他第一次奉到这样一个正经差使，却毫无结果，他脸面何在？

"谈不上高见。前年太后七十大寿，正赶上日俄战争，大为扫兴。去年又赶上中日谈判，也是操心劳神，不得痛快。今年中日和约已签，既无战事，又无天灾，正宜再兴一样善政，给太后的生日锦上添花。仿行宪政，正如泽公所言，既巩固皇权又可消弭内乱，一旦宣示中外，必欢欣鼓舞。"端方出主意道。

"这些道理都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无奈太后还是不能断然下定决心。"

"还有一条理由，应当向太后阐明。改革官制可借机将督抚的兵权、财权等集于中央，以解尾大不掉、内轻外重之忧。这一条或可能打动太后。"

慈禧这些年，最烦恼的就是多年来形成的内轻外重隐忧，却苦于找不到良策。去年铁良南下，将八省的土膏统捐收归中央，解决了军饷问

题，今年如果再借改革官制把军权、财权集权于中央，则肯定能打动她。

“这肯定能打动太后，但要收地方实权没那么容易吧？”载泽对收地方实权心存怀疑。

“事在人为。比如中央可以参照日本设立军部，全国军队统归军部调遣。练兵处成立后，已经把练兵权集于中央，不过再向前迈一步罢了。如果成立责任内阁，袁慰廷若能入阁，则北洋六镇收回绝无问题；我到两江赴任后，先把军权交出来，有南北两洋表率，全国行之何难？”端方分析道。

载泽大受鼓舞，深以为然。端方又建议不妨走走“福晋路线”，动员载泽的福晋也就是慈禧的侄女进宫趁机进言，效果没想到立竿见影。

因此，端方致歉道：“四哥，借改革官制裁抑地方实权的说辞，未与四哥商议。不过，如果实行责任内阁制，四哥必定能够入阁，那时候收不收地方权力也无所谓。如果四哥要一直留在北洋，我这一建议就有些弄巧成拙了。”

袁世凯摆摆手道：“你起的这个由头很好，看来是打动太后了。至于地方实权，事在人为。”

第二天，奕劻主持第一次官制编纂大臣会议，他首先声明："今天我们会议，不讨论具体官制问题，只议定将来如何办事。上谕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饬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我理解，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要求，一是不能操切从事，二是不能涂饰空文。官制改革，既有中央官制，又涉及地方官制，尤其地方官制，从督抚到司道再到州县，何其繁杂。若不操切从事，则恐怕一年半载议不出结果。但拿不出个结果，又无异于涂饰空文。所以我建议，先易后难，这次先集中厘定中央官制，今天是七月十八，以两月为期，九月十八前议出个结果，在太后万寿节前颁布实行，为太后万寿锦上添花。各位以为如何？"

众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我冗务太多，身体又不好，编纂大臣会议，不可能每次都参加。而且如果事事都要大家坐下来议论，七嘴八舌，议而不决，徒费时日。"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身体不好没有出席，所以奕劻问瞿鸿禨，"子玖，咱们十几位编纂大臣，办事的方法不外两条，一是轮流入值，二是推定专人负责，你看哪一条更合适？"

瞿鸿禨回道："轮流入值似乎不切实际，你参与了甲，我讨论了乙，他又审核了丙，支离破碎，难成其事。似乎定专人负责，遇到大事再集议更妥当。"

奕劻赞同："我同意子玖的说法。从编纂大臣中推选出可以专下来负责其事的，一项项编纂，完成一项或者遇到要紧事情时，再召集编纂大臣会议集议。大家就公推一两位专责其事的，我们三位总核大臣是指望不上。"

这时候发言，照例是按官职地位大小排序，载泽是新任御前大臣，并非权要，却地位尊崇，说道："我是刚到御前，一切规矩都需要学习，所以我实在专不下来。"

东阁大学士、内务府大臣世续道："内府的事情太多，我更专不下来。"

去年刚晋体仁阁大学士、九门提督那桐是奕劻死党，两人已经有过密议，便道："京城治安要紧，万寿节将近，我也专不下来。"

这几位都不能专下来，后面的人即便能专下来，也不好发言了。那桐见时机成熟便道："我看在座的各位都有差使，只有慰廷是专为编纂官制而来。既来之则安之，不如就由你专负其责好了。"

"我怕担不起这副重担。"袁世凯这是谦辞，而非拒绝。

瞿鸿禨与铁良怀疑这是奕劻与那桐、袁世凯密议好的，心有不满，却摆不到桌面上。其他人就无所谓了，反正自己不必负责，到时候还可指手画脚批评一番，所以都无异议。

因此，奕劻拍板道："慰廷，那就偏劳了。你再物色十来个人，对宪政有研究的做你的帮手。至于办事机构嘛，就叫官制编纂馆，地点在哪里合适？"

"那就在朗润园好了，那里离园子近，开会集议也方便。"

朗润园在海淀，是三进院子，离颐和园很近，军机处、内阁经常以此为议事之地。

奕劻点头表示同意："朗润园地方宽绰得很，你们不妨就住那里，无论议事还是太后召见都方便。外洋宪政，讲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如今成立议院立法还谈不到，你们先就行政、司法官制分别编纂。"

"编制馆除了懂宪政的起草委员，最好再设两名提调。"

"你看谁合适，物色好了列个单子。"奕劻又扫视众人一圈说，"诸位有合适的人选，不妨向慰廷举荐。"

会议结束后，袁世凯立即筹划官制编纂馆的人员。两名提调，一个是浙江杭州人孙宝琦，曾任驻法兼驻西班牙公使，是最早提议实行宪政的官员，去年才回国，如今担任顺天府尹，他是奕劻的姻亲；另一个是杨士琦，此时任商部左参议，刚被袁世凯推荐接替吴重熹，出任会办电政大臣。具体官制编纂人员，袁世凯列名的有二十五人之多，新旧派人物都有，但实际捉刀起草的不超过十人，都是日本留学归国人员或者曾任驻外使馆人员，其中尤以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汪荣宝、陆宗舆，东京政法大学毕业生曹汝霖，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章宗祥最为活跃，人称四大金刚。而其他的编纂人员，不过是奉命修饰文字而已。袁世凯如此

布局，就是给人一个编纂馆新旧兼蓄、包容博采的印象罢了。

这些从国外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年轻气盛，以为宪政必行，兴致很高，全部住在朗润园，通宵达旦，参照外洋三权分立的精神，起草说帖，随时交给两提调，两提调修改后立即呈给袁世凯。袁世凯则亲自捉刀，最后核定。

第一项大的改革，就是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内阁之名在中国并非新词，在明代及清前期是行政中枢，但自从雍正设立军机处后，内阁沦为摆设，大学士成为荣誉性的职衔。军机处虽然成为实际的中枢，但其作用也很有限，按照规定，封奏由奏事处直达御前，军机大臣不得事先寓目，尤其是密折，更不能与闻。每天太后或皇上阅折后，分为留中、该部知道、该部议奏、依议、知道了各种，发交军机处。军机大臣快速阅处，分别交代办理。见起的时候，虽军国要政，根本也来不及从容讨论，真是万机决于俄顷，所以其作用仍然不过是帝、后的高级顾问而已。编纂馆拟定的责任内阁，则是各种要政，先由内阁阁员筹议，最后内阁总理决策，除非战、和等国之大政才需向皇上（其实是太后）奏请裁决。这实际将君权移给了内阁，君权受到限制和制衡是再明显不过。所以第一次召集集议的时候，意见就非常大，尤其是入值军机不到一年的铁良反对最为激烈。他认为军机之制，其权属于君，内阁则其权属于臣；内阁官制设总理大臣一人，迹近专擅。袁世凯辩解，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及副大臣两人，此外各部尚书均为内阁大臣，分之则为各部，合之则为政府，入则参阁议，出则治部务，内阁既总集群卿协商要政，情无隔阂，事可贯通。如此则中央集权之势成，而政策统一之效著，何来专擅之说？

编纂大臣十七人，孙家鼐以病为由没有参加，对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有意见的当然不只铁良一人，但都冷眼旁观，以为此时争议也无用；没有意见或者并不关心的当然更无话可说。所以铁良说完，会场趋于沉默。奕劻见状便道："厘定官制我无成见，务请诸公各抒己见，详慎厘订，总求尽善尽美。今天的稿子并非定案，将来还要反复斟酌，然后才奏请圣裁。各位若有意见，像宝臣一样当面指陈最好，或者事后写说帖都可。"奕劻的意思是想让大家说话，但他这样一说，众人反而更不说了，第一次集议半天不到就散了。

接下来编纂各部官制，参照日本，实行专任分职，每部设一部长两次长，不分满汉，凡为部长，皆是专职专任，不能再兼任其他与部务无关的事项。再就是对现有的各部进行裁并更设，厘定名称。"巡警为民

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综理天下财赋，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海军部暂时隶属于此；刑部为司法、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商部本兼农工商，拟正名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拟正名为理藩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入礼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隶他部，而以轮船、铁路、邮电并入，拟改为邮传部。”厘定归并后的内阁，计有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一部。

消息传出，一时人心躁动，尤其是太常、光禄、鸿胪、太仆四寺，戊戌变法时就曾经下旨撤销，后来慈禧出面训政，一概恢复。如今袁世凯却又要撤销，国家机构裁设竟是视为儿戏，怎能不令人愤慨！而且又流出谣言，袁世凯对言官成见极深，要借官制改革之际撤销都察院而后快。这下御史言官们都坐不住了，纷纷到瞿鸿禨、孙家鼐门上讨说法。瞿鸿禨亲自到孙家鼐府上拜访：“中堂，你我忝居官制编纂总司核定，此时不说话不行了。袁慰廷要取消内阁，咱们这些阁臣无非失去个大学士的虚名，无所谓；可是都察院专属纠察、弹劾百官，事关纲常风纪，如果也被取消，岂不贪诈奸雄之辈横行？”

孙家鼐拍着床板道：“子玖，你给我传句话，只有巨贪大奸才憎恨都察院，谁要撤都察院，谁就是巨贪大奸之辈！”

朗润园的袁世凯对外面的风声略有所闻，却不以为意。清流言官最成气候的时候就是甲午战前，以翁同龢为旗帜，交章弹劾，指责李鸿章避战求和。后来如愿以偿中日开战，却以大清惨败告终，清流声誉大受影响，不少人闭门自省，也不再风头尽露。戊戌年反对变法，又出了一阵风头，但两年后两宫逃往西安，朝廷又下旨推行新政，被推翻的不少新政又得以推行，因此守旧的清流言官又受一次打击。袁世凯初任山东巡抚时，曾受到清流交章弹劾，结果是朝廷更加信任，改署理为实授，由此袁世凯对清流言官更形轻视。

“四弟，外面对你意见可不小。”这时徐世昌前来拜访。

“什么意见？既然要行宪政、改官制，当然不能换汤不换药。”

徐世昌把坊间的种种传闻说给袁世凯听。

袁世凯听了之后笑道：“太常、光禄、鸿胪、太仆的确要撤掉，但

是把他们归并到新部中，并未像当年那样要砸掉他们的饭碗，何必如此过激？真是不可理喻。”

徐世昌猜道：“怕是双目在后面煽风点火，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可想？”

“不必去想。这些纸上谈兵之辈，只配玩笔头子文章。我不去理他们，让他们闹去，我是奉旨厘定官制，如果这样一点更改都不允许，还推行什么宪政？太后总会有决断。”

徐世昌见袁世凯太过大意，劝道：“四弟，你不要太不当回事，谁知道双目他们会在太后面前怎么说？听说寿州相国也很生气。”

寿州相国是孙家鼐，安徽寿州人，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的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如今是武英殿大学士，已取代翁同龢被视为清流领袖。

袁世凯有些惊讶：“寿州相国当过北京大学堂的总办，思想并不守旧，何以会与双目混到一起？”

“关心则乱。四弟要取消内阁和军机处，他们这些殿阁大学士当然不高兴。”

“等我递牌子请训，向太后进言。”

徐世昌见袁世凯已经听进意见，就转了话题说：“四弟，最近有人上折弹劾赵次珊，我想请四弟和大佬策动太后派我去查办事件，正好借此机会，到东北走一走。”

盛京将军赵尔巽，号次珊，奉天铁岭人，为人干练清正，任过湖南巡抚、户部尚书，去年底才任奉天将军。日俄战争前后，袁世凯等不少人上折，建议改行省制，慈禧派赵尔巽任奉天将军，就有让他出任东三省总督的意思。他到任后清理东三省积弊，派任过广西巡抚的史念祖整顿税厘，颇著成效。这一来便断了一帮人的财路，因此进京“买参”，雇了一位御史参劾赵尔巽，说他办事操切，苛税病商。几天前参折下到军机处议复。徐世昌认为如今推行宪政，又议及改革地方官制，不妨借查办事件为名，到东北考察一番。

袁世凯对台谏的力量还是低估了，他还没来得及向太后进言，就奉旨递牌子。在仁寿殿他刚跪下，慈禧就指指御案上的一摞折子道："袁世凯，你是怎么回事，编纂官制惹来这么多批评。十来年了，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白简同时弹劾一个大员。"

白简就是弹劾官员的奏章。

袁世凯从容不迫，打算做一番辩白。慈禧打断他的话道："你不必说了，这个样子你怎么还能留京办事？你立即回任吧。"

慈禧如此不留情面，这对袁世凯还是头一遭，他头轰的一声就蒙了。

"练兵处不是上过折子计划再搞一次秋操吗？你就回直隶先去准备秋操好了，这样出都面子上也好看些。届时铁良和你都去阅操。"

"谢太后保全之恩。"的确，兴冲冲而来，灰溜溜出都，实在太狼狈。太后以准备秋操的名义让他出都，是在顾及他的颜面。

"你跪安吧。"慈禧仍然有些生气。

第十八章　段芝贵献妓谋官　振贝子被劾辞职

金秋时节阅兵，古来如此。因为此时秋高气爽，又是收获季节，容易筹措粮秣，战马又正是膘肥体壮，正适合拉出来"遛遛"。新军大规模的秋操并非第一次，去年已经在河间搞过一次，不过当时只有北洋新军参加。这次的秋操计划，是湖北新军第八镇北上，与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组成南军，由第八镇统制张彪任总统官；北洋新军则从驻扎济南的第五镇和驻扎直隶的第四镇抽调人马组成混成第五镇，张怀芝为统制，从京旗抽调人马混成第一协，由曹锟出任统制官，袁世凯的爱将段祺瑞任北军总统官。双方将在河南彰德（今安阳）进行攻防演练。

按秋操计划，参与秋操的新军计有马、步、炮、工、辎重各兵种三万三千余人，北军驻安阳城南，南军驻汤阴城北。湖北新军从武昌北上到汤阴，一千四百余里，北洋新军分别从保定、济南到彰德，也有六七百里。而阅兵处下达命令时离秋操时间只有四天。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远距离调动大军，在从前根本不可能。相当多的人心存怀疑，云集彰德

的外国记者也以为有笑话可看。袁世凯和他的助手们却胸有成竹，阅兵处下设递运司，专门掌管铁路运送军队，又专设传达司，掌管阅兵处所属电报、电话、递信并统辖电信队。南北各军大部通过铁路运输，命令下达有电话、电报，结果秋操的部队全部按时到达，中外记者无不赞叹。

秋操第一天，先由北军总统官段祺瑞背诵演习总方略和特别方略，他声音洪亮，章法熟练；轮到南军总统官张彪背诵时则出了丑，面对袁世凯、铁良等大员及中外记者，他一开始就紧张，根本背诵不出来，背后的黎元洪提示一句，他在前面背一句，众目睽睽，满面流汗，相当窘迫。不过他有自知之明，随后就举荐黎元洪代替他指挥南军。

秋操一共举行了三天。第一天南北两军马队在汤阴县东南演习冲锋战法，第二天两军马步炮队在汤阴县东北演习遭遇战，第三天全军在彰德府城东南演习攻防战。总体上北军占了优势，但南军名不见经传的黎元洪镇定自若，干脆果断，大出风头，让北军吃了不少苦头，风头几乎要盖过早就名声在外的段祺瑞。

第四天在彰德举行阅兵式，南北两军抽调各军种精锐组成阅兵方阵，依次通过检阅台。检阅台上下，翎顶辉煌，再加中外记者及各国外交人员五百余人观操。当天晚上袁世凯举行盛大的招待晚宴。

这次秋操获得中外记者的交口称赞，除军事上的成就外，当时的西方媒体对北洋陆军军纪严明尤其称赞。《纽约时报》的美国记者在报道中说："抢劫、强奸等旧式军队里司空见惯的行为，在新军中很少发生。老百姓刚听说即将举行军事演习时，他们担惊受怕，疑惑重重。袁世凯感到有必要消除他们的疑惧，张贴了安民告示，说明演习部队并无不良动机。部队到达后，民众惊喜地发现军人纪律严明，买东西一律付钱，因而感到满意。"

袁世凯于次日一早就乘火车赶回天津，因为商部尚书载振和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奉旨到东北查办事件，乘专车路过天津，要在天津住一宿。袁世凯下午赶到天津北站，天津文武大员早在车站等候。因为载振的专车再有半个多小时就到站，所以袁世凯不再回衙门，在车站贵宾室等候。

载振一走出车门，西洋乐队立即奏起欢迎乐曲，北洋新军仪仗队军服挺括，手持崭新的洋枪，列队欢迎。载振被这阵势激动得合不上

嘴："四哥，这阵势可太过了。"

袁世凯笑道："你们是奉旨出关，我这是一壮行色。"

载振随袁世凯上了一辆西洋马车，沿着一条宽阔的大路向西南方向走，便问道："四哥，咱们今天是从天津新站下的车吗？几年前我到过老龙头火车站，不是这样啊。"

"不错，老龙头火车站我早就不去了。本来是和俄国人闹意气，没想到还闹对了。"

八国联军占据天津后，乘机扩大租界区，老龙头火车站也划进了俄国租界。结果中国人进出车站非常不便，就是袁世凯进站也要看俄国人的脸色，而且护卫还不许带枪。袁世凯一怒之下令天津道在老龙头火车北四公里处铁路边新修一座火车站，从新站到金刚桥头的北洋大臣衙门之间修一条笔直的大道，并限当年完工。这条路和新站一修成，有眼光的人立即到金刚桥往北一带抢建住房，很快繁荣起来。俄国租界的老龙头火车站，凤凰变草鸡。

载振看着马路两边鳞次栉比的房屋，连竖大拇指道："四哥一出手就非同凡响。"

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利顺德饭店请载振一行。段芝贵奉袁世凯之命，专门进京迎接载振一行，不到一天工夫，已经与载振到了熟不拘礼的程度："贝子爷，津门最红的名伶杨翠喜今晚在大观园演《拾玉镯》，我敢说天下这出戏，没人比她演得更好，贝子爷要不去，那可真是枉来津门一趟。"

载振被段芝贵这样一鼓动，劲头就起来了，他本来就是风月场中的老手，看戏逛胡同乃是家常便饭，于是欣然前往。大观园戏楼最好的几个座位从来不安排人，是专门留给段芝贵和盐商王锡瑛，两人一贵一富，是杨翠喜的护法。

振贝子一落座，身后立即坐上四名巡警，是段芝贵专门安排的排场。戏已经开始，正是《拾玉镯》中的精彩段落。剧中讲述了一个芳龄小姑娘边做刺绣边在门口等山上进香还愿的母亲，恰巧年轻男子付鹏打门口经过，便产生了爱慕之情。付鹏在门口假意失落一只玉镯。小姑娘孙玉娇扭扭捏捏，三起三落才把玉镯拾起来。孙玉娇的扮演者正是杨翠

喜，她身材极高，又极苗条，把小姑娘春心萌动、娇羞扭捏的情态表现得惟妙惟肖。载振是京剧的行家，看到精彩处情不自禁鼓掌，又打发人将五十块大洋送到后台点名赏给杨翠喜。戏间，杨翠喜下场后急赴前台给贝子叩头谢赏请安。载振大悦，令翠喜起身说话，并情不自禁伸手去拉。翠喜抬头，美目流盼，正与载振目光相对，真正是一顾倾城。载振看呆了，伸着双手愣了老大一会儿，这一切都被段芝贵看在眼里。

回利顺德饭店途中，载振一再打听杨翠喜的情况，段芝贵回道："说起来，也是个苦人儿。"

杨翠喜是直隶通县人，小时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婆家是小康之家，因此她从小得以读书。但可惜后来比她还小的丈夫溺水淹死，她又回到父母身边。十几岁时随父母迁到天津谋生，家境贫穷，迫于生计，父母把她卖给了一个姓杨的人。此人家境并不算富裕，但头脑颇灵活，是个京剧票友。他看到邻居收养了两个养女，一个叫翠红，一个叫翠凤，到天桥唱戏谋生，每月都能挣三四百元大洋，收入相当可观。于是养父把她送到邻居家里，与翠红、翠凤一同学戏，取艺名翠喜。杨翠喜因为小时候读过书，学戏特别快，不出一年就小有名气。有一个出洋留学生擅书法、工诗词、达音律、善演艺，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才子。他对杨翠喜情有独钟，经常给翠喜说戏，每天晚上在后台等她，提着灯笼送她回家。他知道当时津门伶界大多唱戏的女子亦伶亦娼，他希望翠喜能够免俗，盼着两人能续一段良缘。但他有一次南下上海月余，回到天津时杨翠喜已经被人捷足先登。才子万念俱灰，剪掉长发，出家为僧。这成为当时津门的大新闻，杨翠喜由此一夜成名。人们这才发现，她唱功俱佳，堪称绝色。津门有捧伶人的风气，伶人要红非有贵人捧不可，而自以为是"人物"的，也都以捧红某伶而津津乐道。杨翠喜一出名，就引来两个大人物，一个是盐商王锡瑛，字益孙，是天津巨富；一个是天津北段警察局总办、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人如其名，是津门的权贵。两人又是好友，同作杨翠喜的护法，碍于情面，都没有对她下手，真的只是看戏捧场。

如今，段芝贵见载振对杨翠喜一见倾心，真是求之不得，他看到了一个巴结载振的好机会，谋划着好好利用。他奉命送载振一行到奉天，一次采买了貂皮五百张，还有珍珠蟒袍一件，专弄了一节车厢运到天津。他又找到盐商王锡瑛，告诉他两人捧杨翠喜捧到头了，因为"振贝子有心插柳"。王锡瑛心有不甘，但何敢得罪振贝子和段芝贵，因此与段芝贵一道商议如何把杨翠喜买下来。最后段芝贵派探访总局总办杨以

德出面，花了一万两千两银子给杨翠喜赎了身，并由王锡瑛专门备了一个小院让杨翠喜住进去，又专门买了一个伶俐的丫头侍候。

载振、徐世昌出关不久，官制改革也有了结果，赶在阴历九月底公布，为的是给十月初十的太后万寿节锦上添花。但对袁世凯来说，是真正的添堵。因为他所期望的内阁制被太后一笔勾销，军机处、内阁一概照旧。上谕说："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近接内廷，每日入直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

各部的归并裁撤，基本按袁世凯当初拟定的方案，此外还增设了资政院、审计院，"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核查经费，均著依次成立"。但他曾经动议裁撤的一些闲曹，一概照旧，"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著毋庸更改"。

袁世凯入阁的愿望由此完全落空，而且根据当初提出的专任分职的意见，各部尚书不再兼与部务无关的差使，结果新任的吏部尚书鹿传霖、学部尚书荣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陆军部尚书铁良全部退出军机，但唯有外务部事涉外交，关系紧要，不受此限，军机大臣只剩了外务部管部王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尚书瞿鸿禨。随后又新补了两个军机大臣，一个是内务府大臣世续，一个是广西巡抚林绍年，这两个人全与瞿鸿禨关系密切，林绍年还是他的门生。这样整个军机处奕劻虽然是领班，却势单力孤。

更糟糕的是新任陆军部尚书铁良以统一军权为由，逼迫袁世凯交出北洋六镇。新任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也亲自到天津来与袁世凯谈他所兼的督办电政、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等兼差交归邮传部的事宜。同时他捎来奕劻的一句话："既设专部，部中应有全权。"这表示奕劻也无力支持袁世凯所揽的诸项权力。

袁世凯知道这次官制改革自己全输了，而且连带着奕劻也被束缚了手脚。与其被人逼迫，不如自己识趣。所以张百熙回京的当天，他就上了一折一片。一折是《恳准开去各项兼差折》，辞差的理由当然冠冕堂皇，"心虽有余，力常不足，臣之才识，不逾中人，臣之气体，本甚羸弱，自近岁叠膺艰巨，精力益逊于前。天下之事理无穷，一人之智能有限，若纷纭并骛，必罅漏之丛生。窃维数年以来，臣之负咎当已多矣。

国步方艰，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巨川赖同舟之共济……此则非止为臣一身计，兼为大局计而不得不沥陈于君父之前者也”。他恳请开去所兼的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会议商约大臣、办理京旗练兵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督办京汉铁路大臣八项兼职。

一片是《陆军各镇请分别归部留直统辖督练片》，他奏请朝廷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归陆军部，“第一镇本系京旗兵丁，应归部臣专管。第三镇驻扎保定府暨奉天锦州府一带，第五镇驻扎山东济南府暨潍县一带，第六镇宿卫官门并驻扎南苑、海淀一带，各该镇均拟请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毋庸由臣督练”。当然六镇不能全部交出，他留下两镇，“第二镇驻扎永平府暨附近山海关一带，第四镇驻扎天津附近之马厂、小站一带。值此客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所有第二、第四两镇，拟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

袁世凯曾经多次请辞兼差，但那时候他慈眷正隆，朝廷每次都是极力挽留，不准他辞差。这次其实他也希望朝廷能够挽留，但慈禧万寿前的朱批是：现在改定官制，各专责成，著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对于他将北洋四镇交给陆军部的朱批是：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第二、第四两镇，著暂归由该督调遣训练。

这一折一片的朱批，让袁世凯心里发凉。这不仅意味着他已经失去一些权力，更意味着慈禧对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他可以操纵奕劻如左右手，也有信心应对瞿鸿禨、铁良的挑战，唯有对慈禧他心怀畏惧，唯恐慈眷不再。御座后面的这个女人实在非同一般，无论多么复杂的朝局她操纵起来总是游刃有余，无论多么精明的亲贵权臣都抵不住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一个多月后，载振、徐世昌考察结束，段芝贵奉命到奉天迎接。回到天津正赶上1907年的元旦，租界区内灯火辉煌，十分热闹，袁世凯劝载振和徐世昌在天津稍作逗留，考察一下天津的实业和教育，载振欣然应允。元旦晚上，振贝子提出到大观园看戏，去了却没有杨翠喜演出，振贝子于是问：“那个名角叫杨什么的，怎么没有上场？”

段芝贵不动声色，把老板叫来询问，老板说杨姑娘一个多月前就脱去贱籍，可能已经嫁人了。载振听罢脸色落寞。

当天晚上，袁世凯和徐世昌都没有陪载振去看戏，两人闭门密议。

徐世昌虽然近两个月不在京中，但对官制改革的结局和朝局的变化了如指掌，便道："四弟，我这些天一直在梳理这次官制改革的前因后果，我怎么觉得这分明是太后布的一个阳谋？"

"嗯，怎么说？"袁世凯望着徐世昌。

"我觉得太后既不真心喜欢立宪，也未打算真正改革官制。她之所以同意，一是可以顺应舆情，以消弭内患，二是可以借机收权。让四弟主持厘定官制，各方争持不下，她却不动声色，从中寻找她所需要的机会。四弟想以内阁制取代军机制，以限制君权，限制君权无异于限制她的权力，所以她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对内阁制一笔勾销。但专职分任的提议，她却采纳了，所以很轻松地把四弟的各项兼职收回中央；派铁宝臣主持陆军部，逼迫四弟把北洋四镇交了出去。这次立宪、改革官制，涉及各方的利益，明争暗斗何其激烈，各方都在争自己的利益，但最后最大的赢家仍然是太后。"

袁世凯点头道："大哥看得透彻！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可惜当时我以为太后已经站在宪政一边，以为正可趁机建立起内阁制，没想到让太后当了枪使。更糟糕的是，她有可能拿官制改革考验我，结果我考砸了，对我起了戒心，所以支持了铁宝臣，支持了双目，用以对付我和大佬。我现在想，彰德秋操，北洋军表现不俗，我还有些得意，现在看，倒不如让湖北新军出出风头，太后对北洋的提防可能还会轻些。铁宝臣本有夺取北洋新军的野心，回去在太后面前把北洋军说得如何如何了得，太后怕不怕？越怕，越要交到自己人手上。铁宝臣敢于一逼再逼，其实是太后的默许。"

"四弟也不必过于担心。铁宝臣虽然拿去了四镇的指挥权，但四镇的将军全是四弟的人，他一时也找不到替手，太后何其精明，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不会对四弟太甚。北洋幕府人才极盛，这是四弟最大的本钱，无论军界还是地方，四弟的局面已经布开，哪能是想推就推得倒的。"

"这话对头。不过，要比起当年文忠公的布局，我还差一大截，最盛的时候，淮军的势力真是遍布大江南北。"袁世凯话头一转道，"我有个想法，你在中枢混实在没有意思，倒不如设法到地方去。"

徐世昌以拳击掌道："真正是心有灵犀！我正想请四弟运动大佬，让我去总督东北。这次出关一看，东北真是大有可为。如果东北能抓到

北洋手中，北洋的势力谁能撼动得了。”

“我早有打算。大佬的生日快到了，正好给他一笔让他心跳的寿礼，估计东北的问题就能解决。大佬爱财，倒是好办了。”

“四弟可不要小看了大佬，他是贪而不庸。”

袁世凯一双炯炯大眼盯着徐世昌，意思是，何出此言？

“大佬曾经上了一份密折，反对立宪，四弟可知道吗？”

“不能够啊！”袁世凯十分惊讶，“大佬一直支持推行宪政，他若当上总理大臣，那可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他为什么反对？”

“我是无意中听振贝子说的，大佬的意思，军机见起总是全班，是为了避免领班军机专擅，好处是出了毛病，也不必自己一人担责。如果实行责任内阁制，他当上总理大臣，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也容易为太后所疑心，何苦来哉。当然还可能有另一个原因，大佬已经预见太后对立宪是叶公好龙，所以不动声色上个反对的密折，为自己将来转身留余地。”

“啊，如果是这样，那真是老奸……”袁世凯可能发觉对自己的亲密盟友用老奸巨猾太不敬，改口说，“那可真是老谋深算，我从前反而是看轻他了。”

“岂止是你，我们都看轻他了。其实只要想一想，看上去他并没有出色的才能，可自从恭忠亲王之后，他就慈眷不衰，这就足以说明绝非泛泛之辈。”

“这可真要引起警惕了。”袁世凯感慨道，“人失去朋友，有时并非因为利益，而可能是因为看轻了朋友，而又被朋友觉察。大佬有此密折，提醒我以后万不可轻视大佬。”

“四弟在人情世故上无人可比。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们这些天子门生，大多是迂腐之辈。”徐世昌也附和道。

“大哥这么说，真是要让我无地自容了。振贝子那里也一样，不能拿他当个纨绔子弟。”

段芝贵陪同载振又是参观工艺局，又是参观工业品展览馆，还在河北公园会见了各界学生代表。不过，载振为杨翠喜嫁人的事而意兴阑珊，到了第三天下午，表示明天一定返京。晚上，盐商王锡瑛备了家宴，邀请载振、徐世昌一行到家中“吃顿便饭”，算是给两人送行。

盛情难却，载振、徐世昌到了王锡瑛府上，进了西路的一个小跨院。两人正在疑惑王锡瑛为何如此不敬，在偏院招待贵客。这时段芝贵叫道：“新娘子还不出来迎接新郎官？”

这时，一个身量极高而苗条婀娜的女子被一个丫头扶持，迎到门口。其时花烛初上，天色半昏，佳人站在门口，背后烛光摇曳，更加温馨动人，前来迎接的人正是载振朝思暮想的杨翠喜。段芝贵故作姿态，跨到载振面前说道：“贝子爷，两月前一面，翠喜对贝子爷一见倾心，竟至思念成疾。我与益孙感念她的一片痴情，决意成全，没经您同意，私下将翠喜赎身，希望贝子能纳为侧福晋。贝子若有不满，不要责备翠喜，怪我和益孙好了。”

载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何敢责备！”

徐世昌笑道：“香岩，你可真不看事，还不赶快躲一边去，让贝子爷佳人携手入席？”

“对对对，快入席。”众人都附和。

这桌宴席，吃喝成了点缀，众人分别向载振敬酒贺喜后，徐世昌说道：“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不能不懂事，让新郎官和新娘子心里骂我们。香岩、益孙，咱们走，你们找个地方，好好请我吃一顿。”

第二天十点钟，段芝贵到王锡瑛府上接载振。一对新人依依难舍，身量比载振看上去还要高一点的杨翠喜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不顾众目睽睽，趴在载振肩上梨花带雨道：“贝子爷不会一回京就忘了贱妾吧？”

“怎么会，怎么会。”载振又指指段芝贵说，“过几天就是我阿玛的生日，那时候香岩一定会去祝寿，就顺便把你带去。我回京先向阿玛禀明。”

“王爷不会嫌弃我吧？如果那样，我就跳海河好了。”杨翠喜说罢又哭。

“决然不会。我阿玛最开通，何况是我纳侧福晋。我二弟年前还刚娶了八大胡同的‘红宝宝’，我阿玛都没辙。”

庆亲王奕劻生有六子，三、四、六子都早夭，只有载振和二子成年，老五一副病歪歪的身子，不知能否成人。所以他对儿子都很娇纵，以至于闹了不少笑话。

袁世凯也到车站送行，在贵宾室等专车添煤加温的时候，仿佛不经意道：“贝子，听菊人兄说，朝廷有意在东三省实行行省制，督抚人选全在贝子夹袋中。行省初设，无异开疆，巡抚人选最好对东三省有所了解。香岩与东三省颇有渊源，当年日俄战争，他在辽河两岸驰驱年余，侦探敌情，联络中日，对东北风俗人情，将来要稳定地方，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载振见段芝贵如此巴结，早就估计会有所求。不过，段芝贵目前是四品的道台，要升为从二品的巡抚，那是连跳两级，他略有些迟疑：“我试试。”

“贝子多费心，我这些属下的前程，我看得比我自己的还要紧。贝子也不必过于为难，先给他运作个署理巡抚过渡一年半载就容易水到渠成。”

“四哥放心，我会尽心的。”

“贝子在津门这些天，我瞎忙，没好好陪。过几天我就进京给王爷祝寿，那时候再请贝子赏杯酒。”这话的意思是，袁世凯和段芝贵还有厚礼。

“京中再见。”载振心领神会。

到了庆亲王生日前一天，段芝贵持袁世凯手条找到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提走十万两银子，只说有项要紧支出，半年内他定会还上。王竹林既然能当上商会会长，当然也是手面很漂亮的人，笑道：“段大人何须解释，有袁宫保的手条，又有段大人的面子，我还怕您不还银子吗？您快忙正事去吧，哪天得空的时候，我请您。”

袁世凯与段芝贵带着十万两银票进京给奕劻祝寿，另外还有五百张貂皮和一件珍珠蟒袍。到了庆亲王府，袁世凯吩咐段芝贵拿貂皮和珍珠

蟒袍去登记寿礼，十万两银票则交给在王府帮忙办寿的杨士琦。

庆亲王府内外车马络绎，翎顶辉煌，贺客盈庭。贝子载振代寿星款客，他看到袁世凯就小步跑过来，便道："四哥，阿玛让您去他书房。"

"你忙去吧，我自己去就得。"

袁世凯话虽如此，载振还是安排一个小厮飞跑着去报告奕劻。到了"约斋"门外，奕劻已经在滴水檐下迎接。两人进了书房，奕劻叹道："咱们费了那么多功夫，责任内阁还是没弄成，真是窝心。"

袁世凯劝慰道："王爷，来日方长。宪政是大势，没人可以阻挡。"

"我是按咱们商定的方案复奏，当时子玖也是同意的，岂料他又单独上了一个折子。"瞿鸿禨上折子，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太后就责任内阁制专门征求他的意见，"他在折子中说，军机处'立法精密，实为千古所无'。又说'今中国官民程度俱有未及，议院未能遽立，地方未能自治，而先行立宪之官制，其势必多窒碍。'这是不仅反对内阁制，连宪政也反对。他这么一说，太后就改了主意。后来上谕中关于军机处的那套说辞，全是子玖的主意。"

袁世凯又问："王爷，听说岑三至今还逗留在上海，以养病为由不肯到云贵去？"

岑春煊外号"官屠"，走到哪里都辣手治吏，往往一个折子，就参掉上百个贪墨庸劣官员。他以清官自居，与京中的清流互相标榜，尤其与瞿鸿禨的关系极密切。为了减少他的影响力，杨士琦出了个主意，以云南片马发生边案需派知兵大帅坐镇为由，把云贵总督调任闽浙，闽浙总督周馥则调任两广，而岑春煊则出任云贵。云贵远离京师，虽然都是总督，地位比两广低得实在太多。岑春煊知道这是奕劻和袁世凯有意要把他支开，因此以生病为由，逗留上海已经一个多月。

"他帘眷太深，实在不能操之过急。有一次我说应当发电催催岑老三赴任，太后说，'他身子骨不好，等他在上海养好病让他赴任不迟。云贵也太远了点，要是召他进京实在不方便。'看来太后也不愿让他去云贵，将来还要调剂个近一点的地方，尽快把他打发走。"奕劻也有些为难。

“千万不能让他内调，他要与双目一唱一和，那王爷就更难了。”

奕劻叹道：“谁说不是，如今军机四人，他们三个是一家，我是孤家寡人。”

“王爷不会是孤家寡人，北洋、两江、两广都唯王爷马首是瞻。如今东三省改制，这个机会不能错失，王爷要派自己人去看住。”

“是，我也正有此意。你是什么打算，不妨先说说。”

到了年底，岑春煊仍然不肯到云贵赴任，奕劻也没办法再催，但想了个辗转的办法，调四川总督锡良转任云贵，去处理片马边案，四川总督则说动太后让岑春煊补缺。川督因为兼管盐政，是有名的肥缺，而且下面又无巡抚掣肘，让岑春煊去也算不错的安置。正月十八上谕就颁布了，而且特别说明毋庸入京请训。岑春煊知道这又是袁世凯鼓动奕劻施的诡计，所以仍然以病为由不肯西行。

出了正月，东三省官制改革方案出炉。盛京将军著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缺，以资治理。徐世昌著补授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奉天巡抚著唐绍仪补授，朱家宝著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著赏给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一时舆论大哗，因为东北督抚四人，三个是铁杆袁党。就是吉林巡抚朱家宝，也是在直隶为袁世凯赏识，四五年间就由知县升到了江苏按察使，署理吉林巡抚也是破格；而直隶候补道段芝贵也一跃而署理巡抚，更为史所罕有。

此时，瞿鸿禨的得意门生、浙江钱塘人汪康年刚创办不久的《京报》突然刊登一篇《庆亲王七十生辰特别赐寿记》，爆出奕劻借办寿为名大收礼金的情况。据称，奕劻寿庆暗备账册，现金一万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入福字册，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万金以上入禄字册，现金一千以上及礼物三千金入寿字册，现金一百以上及礼物数百金入喜字册，整个寿庆共计收受礼金五十万之巨，礼品折银亦不下百万。《京报》则直接讽刺奕劻为“老庆记公司”。文笔十分辛辣，斥责奕劻“问之当世，实无可纪之功，笔诸史编，更无可书之绩。值国家危亡之时大办寿庆而不觉，但固己位则易，箝人口则难”。

奕劻知道必是瞿鸿禨授意汪康年所为，恨得牙疼却无办法。因为当时预备宪政，开放报禁便是措施之一。更让他担心的是，恐怕这只是一

个开始，在御史台谏中瞿鸿禨颇多门生，一呼百应，如果他们乘机发难，真不知如何招架。更让他惊讶的是，西赴四川的岑春煊突然乘火车来到了京中。

“上谕不是说毋庸请训吗？他怎么进京了？”奕劻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数日前他得到上海方面的电报，说“大谋”已经乘轮西上赴川。当时还松了一口气，认为岑春煊去了四川，瞿岑不至搅到一起，就好对付些。现在看，《京报》发难，岑老三北上，皆是两人提前预谋好的。

岑春煊一下火车，就到宫门递请安折子，很快宫中传出话来，第二天一早递牌子。

第二天一早，岑春煊进宫，太后第一起就召见他道：“岑春煊，不是有旨说，不必进京请训吗？”

岑春煊以头碰地道：“臣原也不敢忤旨，但乘轮到了武昌，见京汉铁路已通，虽是天涯却如咫尺。臣已经多年不见太后，念巴蜀道远，此后觐见无日，恋主心切，竟不能自抑，因此忤旨前来，请太后皇上治罪。”

“我和皇上都视你如家人，你来了也好，哪里会治什么罪。当年西狩路上，夜宿破庙……”慈禧年老也是恋旧之人。

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岑春煊正在甘肃布政使任上，朝廷发出各省进兵勤王的上谕，他向陕甘总督魏光焘毛遂自荐要求带马队进京勤王。但马队也不能立即出发，他等不及，带着十余骑亲兵先行进京，两旗马队随后跟进。他是第一个奉旨进京勤王的，但慈禧一听他只带来了十余骑，真是啼笑皆非。联军进京前一日，两宫仓皇出宫西逃，路上正遇到岑春煊的两旗马队，成了护驾的主力。有天夜里两宫住在破庙里，既无被也无褥，太后皇上背靠背坐着过夜。岑春煊彻夜环刀立庙外，太后梦中数次惊呼而醒，岑春煊每次都朗声答道：“臣春煊在此保驾，太后勿惧！”慈禧对此念念不忘，到了西安有一次哭着道：“如果祖宗保佑能得以复国，必无敢忘你的忠心护主。”

忆及旧事，岑春煊也是涕泪交流。

“经此大难，我和皇上是一心求治，又是推行新政，又是预备立宪，就是期望朝野上下能够和衷共济，共度时艰。如今看，真是太难

了。大清这辆大车，我真觉得拉不动了。”慈禧闭着眼睛连连摇头，眼角含着泪。

岑春煊也乘机进言：“近年亲贵专权，贿赂公行，以致内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

“何致人心离散？你有何证据，可详细奏明。”慈禧颇有怒容。

岑春煊又问：“天下事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假如此间有两御案，一好一坏，太后要好的还是要坏的？”

“当然要好的。”

“此即是人之心理。臣请问，今日大清政治是好是坏？”

“因不好才改良。”

“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

太后紧皱眉头：“改良还有假的？此是何说？”

“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依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蒙蔽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前奉上谕，命各省均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争先举办。但创行新政，先须筹款，今日加税，明日加厘，小民苦于搜刮，怨声载道。倘果真刷新政治，得财用于公家，百姓出钱，尚可原谅一二。现在不唯不能刷新，反较从前更加腐败。从前卖官鬻缺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庆亲王被人讥为庆记公司，中枢如此，天下可知。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

“你说奕劻贪，有何凭证？”

岑春煊回答：“纳贿之事，唯恐不密，一予一受，岂肯以凭据示人？但曾记得臣在两广总督兼粤海关任内，查得出使比国大臣周荣曜系粤海关库书，侵蚀洋药项下公款二百余万，奏参革职拿办。当时奕劻方管外务部，周犯系奕劻所保，非得贿而何？”

“奕劻太老实，是上了人家的当。”

“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之当自解？此人不去，纪纲何由整饬？”

“懿亲中多系少不更事，尚有何人能胜此任，你可保奏。”

岑春煊回道：“此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此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询时政，是以披肝沥胆，不敢一毫隐瞒。唯启程之时，因应奏之事极多，而牵涉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入京面陈，故特冒昧前来。”

“你先在京住下，慢慢回奏。”

到了第二天，太后再次召见岑春煊，岑春煊所谈依然是奕劻贪墨弄权，卖官鬻爵。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真的假的，朝野传闻多的是。慈禧是第一次听到，深感震惊。即将跪安时，岑春煊又道：“臣在京数日，尚觉所怀未尽，又须远赴川省。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做一看家恶犬，未知上意如何？”

慈禧回道：“你言过重，我母子西巡时，若不得你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我久已将你当亲人看待。近年你在外间所办之事，他人办不了，所以未能叫你来京，你当知我意思。”

“臣岂不知受恩深重，内外本无分别。只是譬如种树，臣在外，系修剪枝叶，树之根本，却在政府。倘根本之土被人挖松，枝叶纵然修好，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倒枝存，有何益处？故臣谓根本重要之地，不可不留意也。”

太后点头道：“你说得极是。好在外边现已安靖，四川的乱子由锡良去料理，你先下去吧，明日可有旨意。”

第二天，关于岑春煊的任职上谕颁布，“著授邮传部尚书。”

岑春煊奉到旨意，一面请人办谢恩折，一面递牌子请见，参劾邮传部侍郎朱宝奎，“以市井驵侩，工于钻营，得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因纳贿枢府，得任今职。若该员在部，臣实羞与为伍”。

朱宝奎是常州武进人，盛宣怀的同乡。他与詹天佑一样，都是曾国藩派赴美国的留学生，归国后参加中法马尾战争、中日黄海海战。后来

大造铁路，被盛宣怀推荐到铁路局任职。盛宣怀有个美婢，朱宝奎欲纳为妾，被盛宣怀拒绝，因此怀恨在心，结果将铁路局的种种积弊抄录累年洋商交涉案叛归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正垂涎铁路、电报、招商三局之利而不详其底蕴，如今得此密件，据之参倒盛宣怀，尽撤其差，把铁路局交唐绍仪，招商局交杨士琦，电报局交吴重熹，而朱宝奎今日终为邮传部侍郎。岑春煊参他，既有示威袁世凯，又有替好友盛宣怀报仇的意思。

慈禧还有顾虑："朱某既然不肖，可即予罢斥。但总要有所凭据，以什么罪名罢斥他？"

"就说是臣面参好了。"

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但近乎欲加之罪。慈禧对岑春煊深信不疑，竟然点头同意，当天就有旨意，"谕内阁：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宝奎着革职。"

侍郎乃堂堂二品大员，竟然只凭岑春煊一句"声名狼藉，操守平常"而被夺职，当时都中人士"群相惊告，诧为异事"。官场毕竟有官场的规矩，岑春煊未到任先参劾属下，且是欲加之罪的方式进行，真不愧"官屠"的恶名。这一招的确给袁、庆党徒一个下马威，但也犯了急躁操切的毛病。京官们开始觉得岑春煊比袁世凯更可怕，都怕这个"官屠"要拿京官动手。

瞿鸿禨当然知道京官们的担忧，所以他与岑春煊商议，风纪败坏的根源在奕劻，参倒奕劻，袁世凯才能失去内援，庆、袁为首的浊流才能敛手，整肃吏治才能有效。所以此时不宜再参劾其他官员，而应将矛头直接对准奕劻。

岑春煊叹道："无奈他帘眷太深，太后不肯发话。"

瞿鸿禨鼓气道："树大根深，怎么可能一下就能扳倒。不过，经过你的面劾，他这棵大树已经松动，如今再加一把力不难连根拔起。"

岑春煊下决心道："我既然自喻为太后皇上的一条恶犬，不妨再咬一口。"

瞿鸿禨连连摇手："这次不劳你亲自出马。"

第二天，《京报》刊出一篇题为《特别贿赂之骇闻》的文章，披露的是段芝贵购妓杨翠喜献给载振，又以祝寿为名行贿奕劻父子十万两的事情。此文立即成为京中最大新闻，街头巷尾、茶肆酒楼，无不津津乐道。

议论归议论，但此事不但涉及段芝贵，更涉及亲贵大臣奕劻，也涉及势力强大的袁世凯，所以台谏御史也束手。此时，有铁面御史之誉的赵启霖具折参劾。赵启霖与赵炳麟、江春霖早在四年前就曾经共同具折参劾奕劻贪墨纳贿、卖官鬻爵，因查无实据而被降职，不过却名声大噪，人称“三霖”。这次赵炳麟、江春霖都不愿冒险，赵炳麟还劝赵启霖道：“此案若只涉及段芝贵尚可参奏，但事实上既牵连亲贵又涉及重臣，妄奏则殃及自身，有性命之虞。”

赵启霖反驳道：“维护纲纪、弹劾不法是我辈职责，如今朝中出了如此荒唐的丑闻，我辈却不置一词，岂不有愧职守？大不了丢掉一颗脑袋。”

赵炳霖又劝：“我是没有老兄的浩然正气了，不过，你我都是瞿相国的门生，如今瞿相国与庆王相斗，难免让人指责参与党争，是非混淆，难以辩污。”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须辩污。”

赵炳麟只好摇头告辞。

赵启霖参折当天递了上去。第二天军机见起，即将跪安时，慈禧从御案上拿起一份“白简”道：“奕劻，赵启霖有个参折参你们父子，你怎么说？”

自从《京报》发表段芝贵获官的丑闻后，奕劻就料到必有御史参劾，他接过参折，战战兢兢看完，硬着头皮道：“奴才父子绝不至于如此荒唐。”

“京中万口喧腾，你当我不知道？东三省不得已而改置督抚，我破格用人，原为振作三省起见，没想到你们如此狠心欺我！”

奕劻跪倒在地，磕头道：“奴才不敢欺太后！”

慈禧震怒之下要立即严谴载振和段芝贵，此时瞿鸿禨不能不出头说话："太后息怒。事之有无，未可预定，遽加严谴，恐非所以体恤亲贵之道。"

"那就让孙家鼐和载沣彻查。段芝贵声名如此狼藉，无论事之有无，都不宜出任封疆。"

出宫后，奕劻忧惧羞愤，自觉无颜回军机处，出宫回府，绕室蹀躞，午饭也一口未吃，午睡也睡不着。到了下午，让人去给醇亲王载沣和孙家鼐送信，相约在醇王府相见。两人上午就已奉到上谕，当然知道奕劻所为何事。三人见面，奕劻说道："此事吾父子名誉不足惜，可是事关国体，非我父子一己荣辱，还望两位秉公确实查办，如其事属实，予甘认面欺之罪；如无其事，亦应将查办之详情宣布天下，毋使吾父子贻笑于全球也！"言之泪下。

载沣见奕劻如此难过，不知如何劝慰，便道："庆叔放心，一切有我和孙中堂。"

这话有毛病，仿佛他拿定主意要袒护奕劻父子。

孙家鼐也道："王爷不必如此忧心如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与醇王一定一秉大公。"

奕劻的目的已经达到，多言无益："两位即已奉旨，我就不好多说了，以免连累两位落下袒护亲贵的口实。"

奕劻告辞，孙家鼐并未立即回府，而是与载沣商议如何查办。孙家鼐自有主张，但不知载沣是何心思，因此没有贸然抖出自己的打算，而是先问："王爷觉得应当如何查办妥当？"

载沣回道："赵启霖说段芝贵购戏子以献，到载振家中一搜有人无人，便就真相大白。"

孙家鼐斟酌着说道："办法倒是简单有效，不过王爷，我们直接去庆王府搜人，便是表明我们已经相信确有其事。如果查得出人还好交代，如果查不出，以王爷与庆王同为亲贵的关系，到时候脸上怕是不好看。"

载沣恍然大悟，心中羞愧，说话就有些磕巴："中堂说得，说得极是，我欠考虑。怎么办合适，我听中堂的。"

孙家鼐分析着说道："王爷言重了。我先不说庆王父子的事，先说点题外话。如今大清国的形势比任何时候都严峻，想必王爷也心中有数。咱们关起门来说话，我也就知无不言。如今外患不至于遽发，但内忧却相当严重。大清仿佛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只宜慢慢静养，耐心调慑，或可能渐复元气，不致竭厥。所以，任何的急躁操切都是大清的灾难，所谓猛药治重疴，不是治病，而是送命。这就是我之所以戊戌年反对操切变法，今年又反对责任内阁的原因。我听说南方革命党提出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分析这句话的深意，他们蛊惑民众的核心，就是满人已经荒唐得很不像话，无资格秉政。我倒希望赵启霖所参是子虚乌有，若查实了，庆王父子果然如此荒唐，革命党人会不会说：大家看，满人如此荒唐，中国还有希望吗？"

载沣恍然大悟："中堂一心为满人着想，为朝廷着想，真是忠心可嘉。"

孙家鼐却不承认："王爷，我不是为满人着想，我是为天下百姓着想。我这一生，经历了洪杨之乱，捻子造反，拳匪患乱，联军屠城，哪一场乱子都是百姓遭殃，人命贱如草芥。我老了，只想看到国家能够平静，百姓不再遭乱。"

"中堂的苦心真是感人至深。中堂就说吧，这案子怎么查，我无不附赞。"

"我们查案，应当从天津入手。核心两条，一是说段芝贵买戏子献给振贝子，那就到天津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么个戏子卖给了段芝贵，或者卖给了什么人；二是说段芝贵从商会会长处借款十万贿赂庆王，那就去商会查查有没有这笔借款。这两项基本的事实查清了，接下来的事情才好办。"

"就听中堂的，先去天津，那咱们什么时候动身？"

"当然是越快越好。不过，我身子骨不好，恐怕去不了天津，只能派个忠实可靠的人代我去查办。王爷大驾亲临当然好，如果实在太忙，派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去也一样。"孙家鼐建议道。

载沣再忠厚，用心一想也明白孙家鼐的苦心，到时候万一有什么纰漏，两人都有转圜的余地。因此也决定派人代他去天津查办。

听说查案的人员已到了天津，袁世凯再次把杨以德叫来询问："老段现在陷于是非中，此时他无法出面，一切由你来应付。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宫保放心好了，保证出不了纰漏。"杨以德如今已是探访局总办，很得袁世凯赏识。

"该花的钱就花，总之要给老段洗洗清楚，尤其不能让振贝子蒙受不白之冤。"

"实事俱在，就是谁来查也是子虚乌有。"

两人一本正经睁着大眼说假话，袁世凯知道已经弥缝好了，稍稍放心："你对他们两个说，他们是查钦命案子，我不方便出面，不然会让人说我为下属弥缝，请他们谅解。查完了案子，让他们在天津好好玩一阵，要钱还是吃花酒，随他们喜好，一切开销都由你想办法好了。"

杨以德领命而去，到利顺德饭店见满洲印务参领恩志、内阁侍读润昌，他们两人分别代表载沣和孙家鼐查案。等酒足饭饱，三人商量查案的要领，润昌首先说道："既然杨总办对一干人等十分清楚，明天就先提杨翠喜和王益孙问话，下午如果来得及，再去商会查账。"恩志是大老粗，但因为是载沣所派，润昌不能不特别尊重，因此转头问他，"恩兄，你看这样妥当不？"

恩志附和："妥当，妥当。"

"咱们是初次见面，但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我干巡警几年了，像两位这样精于查办事件的，不是巴结两位，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我受宫保所托，也受当事人所托，一定要给他们洗清不白之冤。而且说句实话，我是第一次直接从宫保那里接差使，所以办得好不好，关系我个人前程，还请两位兄弟多关照。"杨以德说罢，从怀里掏出两张银票，一人一张，各两千两，"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意思，请两位收下。这可不是收买两位，两位也不是能收买得了的人，是兄弟的一点敬意。这与明天的调查无干，明天该怎么查就怎么查。"

两千两银子，在恩志看来不是小数，他拿眼睛只看润昌，润昌会意："这是杨总办的个人心意，咱们既然是兄弟，当然不好见外。恩兄，我看恭敬不如从命。明天咱们查案照样一秉大公，不徇私情，想必杨总办也能理解。"

杨以德回道："咱们都干这一行，当然理解。"

于是恩志欢天喜地收下，塞到贴身的衣袋里。借恩志出门方便的时机，杨以德又拿出一张银票对润昌道："宫保对老兄早有耳闻，对老兄的能干很是欣赏，特别交代我别致敬意。"

恩志随时会回来，不容推让，润昌从容收下道："请转告宫保，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受王爷和中堂所托，当然要查个水落石出。"又低声说，"恩参领是第一次办事，很不懂道，不过放心好了，一切有我。"

杨以德拱手道："全都拜托老兄。"

第二天先提审杨翠喜，她一脸茫然道："我出班子不假，但一直没离开过天津，更不认识什么贝子。我是什么身份，哪有嫁给贝子的福分。我家老爷姓王，大名王锡瑛，字益孙。我嫁他做妾已经好几个月了。"

润昌问："有何凭据？"

"我家老爷与戏班子有契约为凭。"

于是再提王锡瑛，王锡瑛是候补道，又是世代盐商，身价不同，润昌和恩志都起身致意。

"我喜欢看戏，也捧红了不少角，对杨翠喜那可真是一见倾心。"于是王锡瑛讲了如何捧杨翠喜，又如何不惜重金娶回家。

润昌问："口说无凭，你娶小妾，应该有见证人或者什么凭据吧？"

"当然有，花了三千五百两银子。契约我都带来了。"

润昌接过看了一眼，递给恩志，恩志看过复又递给润昌。润昌又问："这是重要证据，我怕要暂时借用一下。王观察不会有异议吧？"

“没有，我还是懂一点规矩的。”

不到午饭时间，杨翠喜的身世就弄清楚了。

到了下午，润昌突然说道：“我看不必让商会拿账本来，我们直接上门去查，给他个措手不及。恩兄，你看如何？”

恩志当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一行人到了商会，立即封存账簿，把去年以来的流水账查了个底朝天，的确没有十万两银子的出入。于是再提审会长王竹林，王竹林一副惊讶的表情：“借给段总办十万两银子？数字如此巨大商会哪里筹措得来。再说，商会往外借银子都要与各位商董会议，然后再立有合同，哪能我说借就借？”

找了几个商董来问，都说从没会议过借十万银子的事情。

润昌又道：“这流水账我也要借用几日，等我交了差，一定派人奉还。”

当天晚上，杨以德陪两人吃饭，润昌道：“王观察有点荒唐，官员纳妓为妾，大干律例，他难道不知？”

王锡瑛是候补道，但若严格按律例追究，纳妓为妾也要革职。杨以德求情道：“我只知杨翠喜唱戏，应该未入娼门吧。两位，我立即着人让王益孙过来面禀，此事关系个人前程，不能出差错。”

第二天上午，润昌对杨以德道：“杨总办，我们兄弟两个昨天商量了个稿子，今天打算先发给王爷和中堂，先请你看一看，是否妥当。按规矩说，这是不应当请你过目的，可是，谁让我们是兄弟呢？恩兄也同意请你看一看，规矩是规矩，兄弟是兄弟。”

“承蒙两位信任，感激不尽。”杨以德接过来，仔细阅看，是以恩志的名义上的说帖——

奴才恩志与润侍读到天津后，即查访歌妓杨翠喜一事，天津人都说杨翠喜被王益孙买去。奴才等当即面询王益孙，王益孙名王锡瑛，系兵部候补郎中，于二月初十日，在天津荣街买杨李氏养女杨翠喜为使女，价三千五百元，并且立有字证。王益孙称，杨翠喜现在家中服役。

奴才等面询杨翠喜，杨翠喜说：先在天仙茶园唱戏，于二月初，经由中间人梁二说合，父母同意将身卖与王益孙充当使女。奴才等找到梁二与杨翠喜父母，后者称他们的养女确实被王益孙买去，充任使女。

至于王竹林借十万金一事，据王竹林称，他名叫王贤宾，系河南候补道，充当天津商务局总办，与段芝贵并无来往。现虽充盐商，并无数万之款，所办商会，年终入款七千余元，本局尚不敷用。商会事件，系各商共同办理，并非一人专理。奴才等人调阅了商会的账本，没有发现这笔款项。商会的人也作证，给段芝贵十万金一事，不但未见，而且未闻，他们情愿具名甘结。天津其他商人也都称，王竹林没有向段芝贵借款一事。

杨以德看罢，放了心："两位老哥辛苦了，我建议暂到明天给王爷和中堂发电报。今天两位老哥就好好玩一玩。商会王会长感念二位为之辩污，早有一份孝敬，被我阻拦下来，怕的是影响两位老哥办案。今天案情已白，这份孝敬无论如何两位要收下。"杨以德送出的，每人又是两千两。

晚上怎么玩，两人又生分歧，恩志有心猎艳，润昌手痒想赌。于是杨以德派随从分成两拨分别陪同，他则亲自去陪润昌。润昌临下场前，杨以德又奉上一张两千两银票充赌资。赌到深夜，结果润昌输掉了恰好两千两。他倒很看得开，立即收手，笑着对杨以德道："杨兄，看来这银子命里就不该有。"

第二天发回电报，很快就有回示，要带杨翠喜、王锡瑛、王竹林及商会账房、杨翠喜的养母等人到京由醇王面审。

醇王面审结果与恩志、润昌的调查完全相同，第二天复奏后，当天就有上谕，在简述调查结果后，便是对御史赵启霖的处置，"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访察，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诬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朝廷赏罚黜陟，一秉大公，现当时事多艰，方冀博采群言，以通壅蔽。凡有言责诸臣，于用人行政之得失，国计民生之利病，皆当剀切直陈，但不能摭拾浮词，淆乱视听，致启结党倾陷之渐。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出，定予从重惩办。"

虽然调查有了结论，却未能服众，江春霖为赵启霖抱打不平，上疏

指出载沣、孙家鼐查复的案情有六大疑点：

买献歌妓之说，其于天津报纸，而王锡瑛系天津富绅，杨翠喜又系天津名妓，若果二月初即买为使女，报馆近在咫尺，历时既久，见闻必确，何至误登？可疑者一；使女者婢女之别名，天津买婢，身价数十金至百金而止，更无昂者，以三千五百元而买一婢，是比常价增二三十倍矣。王锡瑛即挥金如土，如此虚掷，愚不至此，可疑者二；翠喜色艺倾动一时，白居易琵琶行所谓名在教坊第一者，无过是矣，老大嫁作商妇，尚诉穷愁，岂有年少红颜，甘充使女，可疑者三；王锡瑛称在天津荣街买杨氏养女，不言歌妓，而翠喜则称先在天仙茶园唱戏，经过中人梁二与父母说允，又不言养于李氏，供词互异，捏饰显然，可疑者四；既为歌妓，脂粉不去手，罗绮不去身，其不能胜操作也明甚，谓在家内服役，不知所役何事？可疑者五；坐中有妓，心中无妓，古今唯程颢一人，王锡瑛而曰买为使女，人可欺，天可欺乎？可疑者六。臣以情理断之，出名顶领之说，即使子虚，买妓为妾之事，更无疑义。

奕劻原本并不希望将赵启霖革职，但起草上谕的瞿鸿禨坚持如此，显然是以牺牲赵启霖激怒清流。奕劻一看台谏不肯放手，这样僵持下去，或者再有人追根究底，案情有了反复，太后想护他也护不住了。所以，他把载振叫到面前道："你闹得这场荒唐事，看来不好收场，你请辞吧。"

载振心有不甘，但知道不如此则不能保住老子的禄位，所以只好答应。但调查结果自己是"清白"之身，却又请辞，这措辞实在太难。于是找杨士琦商量。杨士琦的文笔十分厉害，并不输于他的四哥杨士骧，安慰道："贝子爷且闭门读一年半载的书，过了风头便可复出。"

"可惜了小振这孩子。"慈禧阅到载振的请辞奏折后又说，"这折子难为他写得出来。"

这奏折写得的确不同凡响，"臣系出天潢，夙叨门荫，诵诗不达，乃专对而使四方，恩宠有加，遂破格而跻九列。倏因时事艰难之会，本无资劳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无多，遂至人言之交集。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踞有难安之隐。所虑因循恋栈，贻衰亲后顾之忧；岂唯庸懦无能，负两圣知人之哲。不可为子，不可为人。再四思维，唯有仰恳天恩，开去一切差缺。愿从此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倘他时晚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

奕劻上朝时，也再次向慈禧面请准载振开缺，于是当天就有准载振开缺的上谕。但这份上谕对载振自出任农工商部尚书以来的功绩大加赞赏，且寄予厚望，“现在时事多艰，尔年富力强，正当力图报效，应随时留心政治，以资驱策，而有厚望。”

然而舆论并未平复，御史赵炳麟又上奏折，请朝廷收回成命，将赵启霖官复原职。汪康年主办的《京报》继续穷追不舍，“近年来政府屡经弹劾，而竟悉置不问，只见言官数次遭谴，难道被劾者真的无瑕可摘吗？近五年来，国事之进步如何，民生之休戚如何？任由一二大臣搅乱朝局，其利害波及全国，政府竟不能加以制止，难怪招致天下谴责。”

奕劻看到这样的文章，恨得直拍桌子。在他看来，《京报》无异于瞿鸿禨的喉舌，这些文章都是瞿鸿禨所指使。他把杨士琦叫来，指着《京报》上的文章道：“杏城，我本想退一步海阔天空，无奈人家要赶尽杀绝。你辛苦一趟，去天津和慰廷商议，有什么办法把这些蛇蝎请出朝堂。”

第十九章　丁未政潮获大胜　入值军机丢实权

杨士琦回到北京，当天下午就去了庆王府，奕劻吩咐下午概不见客。等杨士琦坐下后，奕劻急切地问道：“杏城，慰廷怎么说，可有良策？”

杨士琦笑道：“袁宫保让我转告王爷不必过虑。瞿、岑两人无非是想以所谓的丑闻做文章搞臭王爷，继而再扳倒北洋。但两人忘了一个词——”

“哪个词？”奕劻问。

“疏不间亲。王爷是宗室亲贵，瞿、岑二人发动台谏再三攻击王爷，太后未必就真高兴。何况这些年来，从恭忠亲王到醇贤亲王，再到各位亲贵以至军机大臣，谁能做到一清如水？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王爷这些年小有积蓄不假，可贡献给太后的也不菲，袁宫保在太后那里也隔三岔五有所贡献。瞿、岑二人如此行事，连投鼠忌器的道理都不懂，所以宫保以为不足虑。”

“慰廷说的当然不无道理，但如果帘眷一衰再衰，就难保不生意

外。”

“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宫保建议，不妨分三步走。”

第一步，就是要用好太后的身边人为奕劻说话。奕劻的四女儿嫁给裕禄的儿子，不料结婚不久女婿就死掉了，年轻轻就守寡，经常进宫陪伴慈禧，很得宠信。恭忠亲王的长女被慈禧封为荣寿公主，人称大格格，说话行事极顾大局，慈禧对她是又敬重又信赖。两位格格关系极好，通过她们可以向太后传递一个意思，瞿、岑联手攻击亲贵，无非是靠败坏皇家名声沽名钓誉。

“还有一个人王爷要善加利用，大总管对岑三也有看法。”杨士琦又道。

奕劻有些不相信：“不会吧，两个人当年西狩的时候都是太后面前的红人，岑三一口一个老叔。”

“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岑老三刚得帘眷，要拼命巴结大总管固宠。可是后来官运亨通，又和清流混在一起，视交结内监为耻，所以有意与大总管拉开距离。这次进京以扫除贪腐为己任，一脸正气，不仅对大总管无所馈赠，而且宫中相遇连招呼都懒得打。我听说大总管为了联络旧情，曾送一桌酒席给岑三，也被拒而不纳，很让大总管丢面子。”

“哦，还有这么一出，那真是太好了。岑三这是自找不痛快。”

“第二步就需要王爷亲自出面，把瞿、岑两人与康梁的旧事翻腾出来。太后最恨的是康梁，而戊戌年双目曾经上折保荐康有为，两宫回銮后又上折建议赦免戊戌年的罪臣，当然也包括康梁。这些折子军机档中都有录备，王爷不妨都找出来。”

奕劻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把这些折子交给太后，依太后的性情定然有所疑心。”

“岑三与康梁关系更非同一般，而且还加入了保国会，很捐了一笔钱。太后对此恐怕还一无所知。这次进京后，岑三还向太后力荐盛杏荪、郑苏戡、张季直。”盛宣怀、郑孝胥、张謇这三个人见解都很新潮，可视为新派人物。

奕劻疑惑道："岑三举荐这三个人也并没什么不妥。"

"文章就在这里。瞿、岑揪住不放，非要扳倒王爷，为的是再扳倒袁宫保，接下来就要为戊戌翻案，然后引进新派人物，最终目的是逼迫太后归政。"

"啊，文章妙处在这里。"奕劻恍然大悟，因为太后最憎恨的是康梁，而最怕的是归政皇上。如果把瞿鸿禨、岑春煊的动机向这上面引，太后哪怕稍有疑虑，奕劻便有反败为胜的可能，他禁不住赞叹，"真正是妙不可言。"

"第三步则是设法把岑三赶出京去。双目精于筹划，而岑三敢于出手，这两个人一文一武合到一块太难对付，把岑三赶出京去，双目失去臂膀，或可以有所敛手。"

"我是恨不得岑三立即滚蛋，无奈帘眷正深，且没有合适的由头。"

"由头没有可以找。我和宫保已经想了一条，可惜先要自断臂膀。"

原来，近来广东革命党数次闹事，中外报纸都有所载。袁世凯想的办法是让两广总督周馥夸大其事，上奏朝廷，以自己不懂兵略为由，请朝廷派知兵重臣前往，奕劻则乘机推荐岑春煊。

"好不容易把岑三从两广调开，如今又再让他回任，实在心有不甘。而且兰溪坐镇两广不久就再调开，实在对他不住。"奕劻有些不忍。

"两害相较取其轻，先把眼前这一关过了再说。如果天遂人愿，把两人调开，然后再进行第四步，能扳倒双目最好。扳不倒他，至少也该让他大伤元气才行。这一步怎么走，实在没法预想，只能等待时机。"杨士琦最后道。

因为慈禧有话，岑春煊可以随时递牌子进见，所以他是三天两头进宫。进宫就是老生常谈，谈奕劻贪庸误国，慈禧已有些不胜其烦。这天散朝后，她闷闷不乐，又加最近腹泻的毛病发作，心绪很差。

大格格见了问道："额娘心绪不好，这是谁又惹你生气了？"

慈禧一脸不悦："还有谁，岑春煊。奕劻爷儿俩的事他揪着不放，

小振已经辞差了，真不知他还想怎样！”

“不过是要看皇家的笑话罢了。他们只顾自己沽名钓誉，不为皇家脸面着想也就罢了，平白给额娘增添苦恼，一点也不为额娘着想。”

慈禧制止道：“不许你这么说他们，岑春煊当年那是有恩于我和皇上。当年你也一起吃过苦，不是不知道岑春煊的忠心。至于瞿鸿禨，也是难得操守好的臣子。”

“光操守好有什么用？看不清大势，分不清轻重缓急。他们揪着庆叔不放，把宗室亲贵的脸面都撕掉了，岂不正如了革命党的意？”

“这话怎么说？”慈禧见今天大格格话里有话，不禁起疑，“你是不是听小四说了什么？你向来是顾大局的人，怎么不明白小四是在替他阿玛当说客？”

“我当然知道她是说客，但说得是实在不无道理。革命党提出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朝堂上却把宗室亲贵揭得灰头土脸，是不是让朝野上下都认为，宗室亲贵都已经是无用的草包？”

这话让慈禧脸色一变，许久没有说话，大格格知道她的话已经起了作用，因此也闭嘴无语，只是拿扇子轻轻在慈禧面前扇。

接到周馥关于两广革命党猖獗请妥派知兵大员坐镇的密电后，奕劻递牌子请求独对。军机大臣向来是全班召见，请求独对必是有机密面奏。瞿鸿禨、岑春煊都知道奕劻独对必有所密陈，却无从打探。结果到了第二天，就有两道旨意，一是调林绍南为度支部侍郎，二是粤省变乱，事关重大，周馥人地未宜，恐不堪事。岑春煊前在两粤讨平柳州贼寇，功勋赫炳，尚在耳目。著岑春煊为两广总督，即刻赴任。岑春煊未到广州前，两广总督著周馥署理。

这番人事变动，必是奕劻独对的原因，瞿鸿禨与岑春煊都十分清楚。岑春煊知道这是奕劻和袁世凯要联手将他挤出朝堂，不过他以为，以他在慈禧面前的帘眷，当面陈情，不难再令朝廷收回收命，于是递牌子请见。

不过，一见面慈禧的话风就不对：“旨意让你即刻赴任，你打算何时出都？”

岑春煊回奏道："臣老病浸寻，请太后体恤，留在太后皇上身边，以效犬马之劳。"

慈禧无奈道："我也不愿放你出都，可是两广、闽浙都不安靖，饶平、黄冈、钦廉等地匪患难平，正赖你去弹压。这些事情别人办不了。"

"臣还有事上陈。"

光绪这时道："皇额娘，我腹痛厉害，要告退。"

"那你先去歇着。"慈禧说完，又对岑春煊说，"有事你写个折子好了。两广之任，不容迁延。"

岑春煊没想到慈禧忽然如此冷淡，只好磕头跪安。出宫后岑春煊就去见瞿鸿禨，瞿鸿禨见他脸色难看，便问："慈意如何？"

"慈意已决，连我的话都不肯听完！"岑春煊重重叹一口气，"朝廷无复振作之意，江河日下，时事可知，断非一己所能挽救。我要上疏病辞。"

"云阶千万不可如此。你已经面辞，若再上疏请辞，无异于闹意气，惹怒慈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堂堂正正，一心只为肃清贪腐、维护纲常，忠心苍天可鉴，以你的帘眷，不久慈圣当可回心转意。你先到两广，处理完革命党的事，再疏请回京也无不可。"瞿鸿禨劝道。

岑春煊也知道事已至此，徒闹意气无益，叹息道："朝廷用人如此！既有今日，又何必移我滇与蜀？"

岑春煊在瞿鸿禨的劝说下出京南下，先乘火车到武昌，然后乘轮船直下上海，本来应当继续南下赴两广，却又像年前一样，以就医为由在上海住了下来。

奕劻经过这番折腾，夜里睡不好，饮食也减半，终于病倒了。这天瞿鸿禨独对时，慈禧突然问道："奕劻老了，如果一病不起，你看谁可继其任？"

瞿鸿禨与醇亲王载沣关系较密，而且醇王又是慈禧的内侄女婿，因

此回禀："近支宗亲中，唯有载沣办事老成，可当重任。"

慈禧点点头，话题又转到奕劻身上："奕劻人倒是忠心，无奈物议太盛。他是我一手提携起来的，这几年他也该知足了，叫他卸肩调养几年，该不会有怨言吧？"

"雷霆雨露均是皇恩，奕劻何能有怨言？太后圣明，如罢其权，正所以保其晚节。"瞿鸿禨回道。

"我自有办法，你暂且等等吧。"

这实在是个天大的喜讯，以稳重、谨慎著称的瞿鸿禨竟然也没有按捺住与人分享喜悦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夫人。夫人有个无话不谈的姐妹，就是《京报》创办人兼主笔汪康年的夫人。瞿鸿禨曾经叮嘱夫人此话勿对外人道也，他的夫人也曾叮嘱好姐妹，此话不要对别人讲。但这种喜讯要埋进心底实在太难，汪康年的夫人回家就告诉了丈夫，而汪康年则透露给了英国《泰晤士报》的新闻征集人曾广诠。在报纸眼中，这是天大的新闻，这一消息立即电告总部，《泰晤士报》很快刊发电讯。

这天，慈禧在颐和园宴请各国驻华公使夫人。从前慈禧是十分憎恶洋人的，连皇上接见公使这样的国际惯例也不愿遵行。但自从庚子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她对洋人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一意媚外，其中手段之一就是经常宴请公使夫人，她希望借机改变列国对她的看法，希望洋人眼里不要只认光绪。各国夫人也都很乐于参加这样的宴请，因为除了各种美食之外，慈禧兴致所及，还会挥毫作画相赠。

一帮女人聚到一起，要比召见军机轻松有趣得多，慈禧此时也难得满面笑容。她不懂英文，全靠曾跟随父亲出使英国的德龄、容龄两姐妹居中翻译。自从这两姐妹进宫，给太后带来了许多变化，比如经常照相，比如允许洋人女画家给她画像。她经常对两姐妹道："你们不要以我这个老太太是个老脑筋，什么新鲜东西都反对，不是那样的。洋人好的东西，我也完全愿意接受。"

午膳后，太后照例要睡午觉，各国公使夫人及各陪同的格格命妇们，也都有休息的房间。但这时美国驻华公使夫人却要求独见太后，请德龄、容龄两姐妹转达她的要求。两姐妹怕被太后拒绝，因此约上四格格一起去见太后。慈禧应道："好吧，我也不好白了她的面子。可是你

们告诉她，顶多给她十分钟的时间。”

德龄、容龄两姐妹陪着公使夫人进来，慈禧主动伸出手来与她握一下，满面笑容地回道：“听说你要独自见我，该不是要我给你画一幅画儿吧？”

公使夫人也笑着道：“我当然有这种奢望，太后如果能赏我一幅，那真是太好了。不过今天来见太后，是想问一下太后，中国的政局是否要有大的变动，比如，庆亲王要被罢职？”

“这是没有的事。你是从哪里听到的消息？”慈禧吃了一惊，站在她身边的四格格更是惊得合不上嘴巴。

公使夫人解释道：“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个电讯，是记者从贵国朝廷大官口中得到的消息。”

“这是谣言，你千万不要相信。”

德龄、容龄两姐妹送公使夫人。殿里只剩下慈禧和四格格，慈禧满面怒容，一拍御案道：“瞿鸿禨真是混账！”又对四格格说，“洋人听到风就是雨，这是没有的事。你阿玛虽物议喧腾，但我相信他的忠心。”

“女儿替阿玛谢恩。”四格格跪下替奕劻谢恩。

这件事非同小可，四格格一出宫立即催着轿夫快走，回府告诉奕劻。奕劻沉吟着说道：“洋人报纸说我要被罢职，而太后说瞿鸿禨混账。那就是说，太后怀疑消息是瞿鸿禨透露给洋人的，可见，太后的确与瞿鸿禨说过这话。”一想到这里，奕劻只觉得脊梁发软，两腿无力。

四格格安慰道：“太后说，她相信你的忠心。”

“我也就只剩下这点本钱了。”

女儿告退后，奕劻立即打发人去找杨士琦，让他无论如何立即赶过来。到了晚饭前杨士琦才赶过来，原来今天他陪一个英国人到西山去拍照。等他听完奕劻的话后立即出主意道：“王爷，先不必发愁，忧中有喜——太后对双目不满，正可用此机会，好好教训教训双目，也让他尝尝被人弹劾的滋味。”

“我也做此想，不过只此一端，恐怕力量不够。”

杨士琦出主意道：“这当然要好好想想。暗通报馆这一条，首先已经坐实。而暗通报馆，目的又是为了树立外援，最终便是结党营私，双目通过《京报》大放厥词，误导舆论，又策动台谏，交章弹劾，以遂其私。这些罪名，够他好好受用一番。”

“得找个笔头子好的上个白简。”对奕劻来说，要找个能上白简的却并不容易。大部分御史言官都视奕劻、袁世凯为浊流，不屑与之为伍。所以在瞿鸿禨极容易的事情，在奕劻这里却难如登天。

“王爷勿忧，大不了咱们也‘买参’。”杨士琦说得很直白。

御史言官是清要之职，来钱的门路实在有限，而撑门面又需要不小的开支。有人能保持清流本色，有人则“卖参”赚银子——上折弹劾某人，先讲好价钱，心中已无是非，眼里只有银子。

“只要笔头子功夫到家，银子花多花少无所谓。”

这件事包在杨士琦的身上。他隐在幕后，托人奔波了两天，毫无结果。因为稍有点良心的台谏一听说要参清廉自守的瞿军机，都婉拒了。

奕劻听了杨士琦的报告，十分失望，机会稍纵即逝，如果等太后对瞿鸿禨的怒气烟消云散，那时候再多白简也没用。两人愁眉相对，奕劻忽然说道：“这两天恽薇孙要随顺天府尹去天津，与慰廷商讨京津铁路事宜。”

恽薇孙叫恽毓鼎，光绪十五年进士，人很有才，却很不得志，一直在清水衙门里混，如今不过是侍读学士。他与大部分清流一样，不屑与奕劻、袁世凯这样的浊流交往，所以奕劻想到他后，又自己否定了。

闻言，杨士琦却眼睛一亮：“王爷，所谓清流，往往心口不一，所谓清，不过是他们的招牌，不少人其实想浊而苦于无机会罢了。恽薇孙身上值得一试，王爷或许不知，他与端午桥是同年举人，午桥对他多有关照，两人关系极密。薇孙每年过年，都靠午桥的一份年敬才能过关。”

“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让午桥出面该有五六成把握吧？杏城，

这件事要快，更要机密，你最好亲自去天津一趟，与慰廷好好筹划。”奕劻喜出望外。

“好，部里正好有事要与直隶商议，我借机去一趟。”

刚过了端午，朝廷突然发布了一道上谕，而且不是军机处奉旨，而是交由内阁明发。

谕内阁：恽毓鼎奏参枢臣怀私挟诈，请予罢斥一折。据称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余肇康于刑律素未娴习，因案降调未久，与该大学士儿女亲家，托法部保授丞参等语。瞿鸿禨久任枢垣，应如何竭忠报称？频年屡被参劾，朝廷曲予宽容，犹复不知戒慎。所称窃权结党，保守禄位各节，姑免深究。余肇康前在江西按察使任内因案获咎，为时未久，虽经法部保授丞参，该大学士身任枢臣，并未据实奏陈，显系有心回护，实属徇私溺职。法部左参议余肇康著即行革职，瞿鸿禨著开缺回籍，以示薄惩。

这道上谕对瞿鸿禨而言不啻晴天霹雳，因为数天前太后还对他说，将罢斥的是奕劻。根据他的建议，醇亲王载沣将接替奕劻的地位。而载沣素性庸懦，虽然不至于玩弄于股掌，但总比奕劻要好对付得多。奕劻一倒，袁世凯便失去靠山，以载沣对袁世凯的憎恶，把袁世凯赶出北洋也并非难事。然后以袁世凯的劲敌岑春煊或铁良代之，都无不可，北洋乌烟瘴气的局面不难改变。而且载沣少年新近，一意求治，自己好好引导，肃清吏治，上下同心，再造一个中兴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一觉醒来，被罢的竟然是自己。

对朝野而言，瞿鸿禨被罢也都觉得不可思议。瞿鸿禨毕竟是难得的清廉枢臣，刷新吏治、惩治贪腐的期望都寄托于他身上。而且他帘眷颇深，稍懂朝局的人也都知道，太后是拿他做平衡朝局、牵制庆袁的棋子，怎么突然间就被罢了呢？

不过，仔细想想，也并非没有预兆。岑春煊当了二十多天的邮传部尚书就被外放两广，不就是一个信号吗？都知道岑春煊与瞿鸿禨互相标榜，互为奥援，岑春煊外调，瞿鸿禨早该有所警惕。

大家所不能服的是罢斥他的罪名。瞿鸿禨与《京报》关系密切，尽人皆知，御史台谏多视之为领袖也非一日，所以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几近欲加之罪。至于余肇康靠瞿鸿禨复起也不是

新闻，何以现在拿出来说事？

更让大家不服的是，就靠这么点可轻可重的罪名，未加调查就直接罢斥。奕劻被御史弹劾，几次罪名都很重，从来没有不经调查就做出处分的情形。一比可知，慈禧对奕劻何其宽容，对瞿鸿禨又是何其刻薄？

军机大臣世续递牌子求见，希望派人彻查瞿鸿禨被参的罪名，然后再予处分，方显公正。慈禧倒是从善如流，立即令大学士孙家鼐、陆军部尚书铁良调查。以孙家鼐不愿朝局动荡的心愿，当然也会对瞿鸿禨极力维护，而且被参罪名，实在也经不住推敲。所以两人三天后复奏，结论是“曾广铨、汪康年借瞿鸿禨之势力在外铺张，恐所不免；瞿鸿禨择交不慎，防闲未能周密，或亦有之；若云用人行政大端，敢于预为泄漏，恐瞿鸿禨断不致糊涂至此。如以平时偶有往来，即指为暗通消息，似尚未为允协”。提出的建议是，“瞿鸿禨业经奉旨开缺回籍，可否免其置议之处，恭候圣裁。”

瞿鸿禨的罪名已经立不住脚，但孙家鼐和铁良并未奏请让他复职，并非两人不想，而是留下太后示恩的余地。此时已经有御史上奏，请求对瞿鸿禨免予开缺。但太后都是留中，瞿鸿禨只好洒泪收拾行囊，回籍去了。他出都那天，送行的有数百人，不过多是台谏清流。

当初赵启霖被革职，恽毓鼎前来送行，而且表现相当活跃，可是不到一月，他却突然参劾瞿鸿禨，无异于助纣为虐，其变化实在出乎众人的意料，也实在为清流所不耻，所以为瞿鸿禨送行他不会来，也不敢来。恽毓鼎何以从清流变为浊流？坊间很快传言，他是被北洋花了两万两银子买通了。为了两万两银子而甘为出卖灵魂，实在为人不齿，他的同乡数人甚至在《京报》上发文，质问他参劾瞿相到底得了多少银子。恽毓鼎成了过街之鼠，闭门谢客，偶有客至，也只能谈谈风月，无脸像从前一样放言高论。

瞿鸿禨罢职回籍，他空出的军机大臣也就为朝野所瞩目。是清流派还是北洋派人马出任，坊间有种种猜测。如果从整顿吏治、有利社稷的角度来说，清流派应当补此要缺；但北洋实力雄厚，又与当枢的奕劻关系极密，由北洋派人马出任也有可能。

慈禧当然更关注，她曾经打算也罢了奕劻，让孙家鼐入值军机，孙家鼐一心只求一个稳字，认为一动不如一静，而他自己老病浸寻，不宜入值。奕劻曾经推荐杨士琦入军机，慈禧也征求孙家鼐的意见，他回禀

称："士琦小有才，性实巧诈，与臣同乡，臣知之最稔。盖古所谓饥则依人，饱则远飏者也。"有了这番话，杨士琦入军机便彻底告吹。

慈禧又征求去年官制改革后出军机的老臣鹿传霖的意见，他也认为奕劻虽然贪名在外，但实在没有可替代的人选。再征求军机大臣世续的意见，也是不赞同罢斥奕劻，"太后不久前刚对美国公使夫人说，罢斥奕劻是谣传，不出一月却又罢斥，于太后面子上不大好看。"慈禧如今很看重洋人的看法，世续这一说让她最终改变了主意，但作为培养替手的考虑，令鹿传霖复入军机的同时，又让载沣"军机上学习行走"。鹿传霖七十有二，垂垂老矣，只要载沣羽翼丰满，随时可以取奕劻、鹿传霖代之。鹿传霖缺出的民政部一职，则由肃亲王善耆接任，镇国公载泽则出任了度支部尚书。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清流与浊流相斗，最后沾光的却是宗室。慈禧已经预感到自己没有几年的万寿，开始着手让宗室掌实权。她觉得无论清流还是浊流都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宗室而已。

岑春煊是到上海的第二天，才知道瞿鸿禨被罢职的消息。这让他十分震惊，忧心如焚，坐卧不宁。他急召心腹幕僚、时任上海预备立先公会会长郑孝胥前来商议。郑孝胥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继续以养病为由滞留上海，以待时机。岑春煊此时才发觉，自己只顾猛冲猛打，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为了避免自己再受到奕劻、袁世凯的打击，他决定向袁世凯示弱，授意郑孝胥立即起草一封电文发给袁世凯。这封电文，其实就是岑春煊祈求袁世凯的"投降告饶书"："枢府更易，两宫忧劳。公素持组织新内阁之政策，似宜乘此机会，亟建大议。万一小人伺隙，窃据要地，必将有意外之奇变。拟请由公主稿，邀同泽公及张、端诸公联衔沥恳，迅筹设立新内阁，以定大计。煊忧愤交迫，病将益剧，愿以垂死之身从诸公之后，虽获重咎，亦所不悔。"

袁世凯明白像岑春煊这种一个折子就参掉几百人的官屠不可能真正向他低头，很快回了岑春煊一封电报，说得很客气又显得很诚恳，为的是暂且安抚住他。打蛇不死，反遭蛇咬。岑春煊滞留上海，成了袁世凯的心病，如果太后万一再念旧情，召岑春煊回京，那可就大大不妙了。他和奕劻都授意杨士琦，赶快设法将岑春煊彻底扳倒，永除后患。

杨士琦老调重弹，买通一位陈姓御史参劾岑春煊"屡调不赴，骄赛不法，为二百余年来罕见"，并列举了他"贪、暴、骄、欺"四大罪，还有多处牵连到盛宣怀，说岑、盛倚仗权势合资经营企业。折中最为用力的是，说岑春煊与"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有关系，并且多次"礼招"麦孟华"赞幕府"。孟麦华何许人也？康有为的女婿，保皇党的

干员。杨士琦以为此折定能打动慈禧，但折上后，慈禧只是将词连盛宣怀的两条摘出交端方密查，而把弹劾岑春煊事项一概留中。以岑春煊在太后面前的帘眷，这种闻风而奏的参劾，根本起不到作用。

要彻底扳倒岑春煊实在太难，杨士琦辗转反侧，无计可施。正在愁肠百结时，却有人献上奇计。

此人姓蔡名乃煌，广东番禺人，时年五十二岁。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才名远播，学问、诗文俱佳，被人称为粤省文坛“四大金刚”。但德不胜才，性贪，经常为人考试作枪手，且每考必中。后来入福建藩司唐景崧幕府，甲午战前唐景嵩升台湾布政使、署理台湾巡抚，蔡乃煌随之入台。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他以护送库银回大陆为由，卷走了数十万库银而成为阔佬。他捐了湖南候补道，入湖南巡抚幕中，经常来往长沙、汉口之间，专办教案事宜，在湖南名声大噪。他还主持编纂了一大套《约章分类辑要》共三十八卷，成为办理交涉的指南。如今他寓居京师三个多月，一心要谋取上海道的肥缺。无奈此缺需要太后点头，实在不容易运动。如今他巴结上杨士琦，希望这位常有奇计的杨五爷能够帮他如愿。

杨士琦以为他此来又要说上海道的事，已经不胜其烦，因此要先堵上他的嘴，叫着他的字道：“伯浩，我已经探问过大佬，现在不是银子多少的事，关键没有缺。”

“五爷，我此行不为上海道，专为您解忧。”

据蔡乃煌说，官屠岑春煊在两广总督任上，先后参劾一千余名官员，因之去职的有四百余人，尤其是曾经捕拿巨绅黎季裴、杨西岩等二十余人入狱，籍没其家，令广东官绅谈岑色变。听说岑春煊复临两广，广州绅商筹集十万两银子放出话来，谁能有奇计阻止岑三临粤，便以十万金相酬。蔡乃煌的一个小老乡，人称陈三少爷，自负奇计，揽下瓷器活：“先交三万，事成，补交剩余七万。”

“自负奇计，他有何奇计？”杨士琦心里大起波澜，语气却很平淡。

“要弄一份岑三勾结康梁的确凿证据。南边的人都知道，岑三通过康有为的女婿孟麦华，与康梁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岑三到上海前，据说康有为派梁启超专门从日本赶到上海，要与岑三见面，但因为走漏消息，上海道追查甚紧，两人是否见面并未可知。”

“伯浩，连两人是否见面都未可知，又何来确凿证据？”杨士琦有些失望。

“奇就奇在这里。陈三少设法弄到了岑三与梁启超、孟麦华的合影，五爷请想，这是不是确凿证据？”蔡乃煌反问。

“当然是确凿证据，既然岑梁是否见面都未可知，又如何能弄到合影照？”杨士琦大惑不解。

“五爷先不必问这个，你且看照片上的人，是否是岑三与梁启超。”蔡乃煌把一张照片递给杨士琦。

杨士琦认识岑春煊，也认识梁启超，并不认识孟麦华。他接过照片一看，上面居中的正是岑春煊，左边广额大眼的是梁启超，右边的一个想必就是孟麦华。

蔡乃煌指了指照片的背景问道：“后面就是《时报》社。五爷请看，这三个人是不是像在商量事情？”

《时报》是三年前由康梁策划，委托其弟子在上海创办的报纸，也是上海第一份摆脱书页式、双面印刷的四版报纸，紧跟时政，专辟《时评》，文笔犀利，敢于直言，所以创刊虽晚，影响却很大。保皇党是《时报》的幕后支持，上海几乎尽人皆知。

“这照片是什么来头？”杨士琦问。

“五爷不必问什么来头，您只说，如果太后看到这照片会做何感想？”蔡乃煌这样问。

杨士琦笑了笑道：“岑三的帘眷就算到头了。”

“这还不够，五爷必须保证能够让岑三不再复临两广，不然陈三少没法向广东那边交代。人家也是冒了很大风险才弄来这样的照片。”

“那么，他献出这幅照片有什么要求，或者，伯浩兄有什么要求？”

蔡乃煌笑道：“那边无论有什么要求，我去对付他好了。我这边，还是从前所求五爷，让我过过上海道的瘾。”

杨士琦翻着眼，盯着天棚想了一会儿才道："这件事我得回禀大佬，我实在不敢回答。"

"那就拜托五爷了。不过这张照片只此一幅，那边叮嘱不能离开我手上。"

杨士琦晃了晃照片笑问道："现在不就离开你手上了？伯浩，你连我也信不过，那何必来找我？你想想看，大佬看不到这张照片，你的上海道不还是在云彩里？"

"五爷责备得有道理，不过受人所托，忠人之事。我就在五爷府上坐等，也可以算没离开我手上，这样如何？"

"这也行，你且耐心等等，我立即去见大佬。"

等了近两个时辰，杨士琦回来了，一见面就道："大佬对你的能力很赞赏，上海道肯定要放你去做，但你须耐心等等，不然太着痕迹，反而不妙。"

奕劻的说法有道理，但在蔡乃煌看来，却难免有口惠实不至的隐忧。杨士琦是何人，当然能看穿蔡乃煌的心思，安慰道："伯浩兄放心好了，大佬说了，半年内若不能放你上海道，你尽管把这事的来龙去脉向各报新闻访员通报好了。"

蔡乃煌尴尬地笑道："王爷说哪里话，我怎么能办半吊子事。这张照片是给王爷还是给您？"

"当然不能给王爷，王爷不能与此事沾边。你且等我的信，到时候或许你要与恽薇孙去谈谈，由他上折子最好。"

过了两天，杨士琦打发下人持他的名帖去请蔡乃煌，蔡一到就道："伯浩，我已经把你向薇孙引荐了，我对他说，你有件绝紧要的事情要与他谈，他说随时恭候。"

"我与薇孙向无交往，交浅言深，怕会误事。"蔡乃煌有些不愿意。

"伯浩兄不必过虑。你拿这张照片给恽薇孙看，可以提醒他三点，一是岑三的确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早有勾结；二是保皇党专程从日本来，频频密议；三是一定提醒太后，日本近年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

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狡狠实甚，如果万一岑三与保皇党借日本以倾朝局，则大清危亡立现。”

蔡乃煌连竖大拇指赞道：“我真是对五爷佩服得五体投地，五爷所言，真正是透彻骨髓。”

“你少给我灌迷魂汤——你今晚上最好就去见薇孙。”

当天晚上，秋雨滂沱，雷电交加。蔡乃煌冒雨来到恽毓鼎家中，密商一个多时辰，夜深后才冒雨离去。恽毓鼎则连夜起草参折，第二天一早爬起来誊清密封，当天就递进宫去。

奕劻、杨士琦、恽毓鼎还有蔡乃煌都在密切关注着慈禧的反应。当天晚膳后慈禧就看到了密折，但次日并未发下枢府，显然是留中。

初三这天军机奉慈禧面谕，密电张之洞进京面询要事。

奕劻与杨士琦闭门密议，太后密召张之洞进京，十有八九是商议恽毓鼎参折的事。可见太后对岑春煊背叛她是将信将疑。而太后不询奕劻而专召张之洞，说明太后对奕劻也不能相信。两人认为最值得担心的是张之洞，他对岑春煊的清廉果决向有好感，而且郑孝胥又曾是张之洞的心腹，万一张之洞拍着胸脯为岑春煊担保，那就前功尽弃。

但随后传来一个喜讯，张之洞回电，因病不能北上。

初四，慈禧单独召见奕劻，她把奕劻早就见过的照片递过来道：“我真没想到，岑春煊这么忠心的人，竟然也背叛我，这比往我心口扎刀子还痛。”

奕劻回奏：“奴才觉得岑春煊受恩深重，不至于如此糊涂。”

慈禧哼道：“我知道你们两人有过节，你能这么说他说明你心地还算坦荡。”

“奴才是就事论事。”奕劻怕弄巧成拙，成了为岑春煊辩污，所以立即补救，“如果岑春煊当真如此背主，那应当是受了康梁的蛊惑。康梁都极擅刀笔，又巧舌如簧，听说康有为在集会上经常泪流满面，以此骗取信任，以帮助皇上复位为名，诓人钱财。”

听到帮皇上复位的说法，慈禧立即满脸盛怒："做他们的春秋大梦！有我在一天，他们休想！就是我万年之后，也断不容他们得逞。"但很快又平复了情绪，"虽然岑春煊负我，可是我不负他，可准他退休。"

到了下午，军机处奉上谕，岑春煊著开缺养病，以示体恤。

同一天，还有一道上谕，瞿鸿禨引进军机的林绍年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出任河南巡抚。

自此，瞿鸿禨为首的清流势力在朝中彻底凋零。奕劻、袁世凯代表的浊流与瞿鸿禨、岑春煊为首的清流半年多的政争终于落幕，这一年是旧历的丁未年，史称"丁未政潮"。

政潮后的军机大臣，除领班奕劻外还有世续、鹿传霖、载沣。四位军机大臣，三位是满人，这在军机处成立以来颇罕见；而且军机大臣中必须有一人文笔要好，称为秉笔军机，起草上谕，要有立马可待之才。四人中，唯有鹿传霖是翰林出身，但已七十有二，耳朵有些背，当秉笔军机也不合适。慈禧身体不好，近来实在有些倦政，所以让奕劻考虑再引一两个人入军机。

奕劻回奏道："奴才推荐张之洞。张之洞文笔很好，做秉笔再合适不过。关键是他有地方行政经验，可补奴才等人的不足。"

"好啊，那就让张之洞入军机。"慈禧似乎早有考虑，欣然同意，"要论地方行政经验，袁世凯比张之洞也不逊色。而且军机当中，最好有人在外交上帮你一把，袁世凯在这方面好像不比李鸿章逊色。张之洞是同治二年的进士，才气是出色的，不过，不免空疏的毛病，袁世凯正可补他不足。"

慈禧似乎对引袁世凯入军机也早有考虑，说出的理由也都在理上。奕劻对袁世凯是否入军机有些犹豫，入军机自己多一条臂膀；但又失去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而且听袁世凯的意思，对入枢并不热心，所以他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如今听慈禧的意思好像非袁不可，也就附和道："朝廷如今有练兵三十六镇的计划，此事断非袁世凯不可。"

"这一条也很要紧。"慈禧点头应道，她并未表态立即让袁世凯入军机，"先让袁世凯进京，我想听听他打算怎么处理列国间的关系。"慈禧

如今对外交十分上心，几乎当作头等事情。

袁世凯奉旨入京，当慈禧问到他对处理列国关系的见解时，他的回答令慈禧深感意外："如今中外关系，联美以制日俄是关键。"

慈禧问道："这几年你一直主张联日制俄，怎么又成联美制日、俄？"

"形势变了。如今日、俄有互相勾结谋我东北的意图，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也都主张扩大东北开放，以美国抑制日俄的觊觎。"

"李鸿章当年主张联俄拒日，结果引狼入室；后来又联日制俄，结果你说日俄又勾结到了一起；如今你主张联美制日、俄，又怎能不落入美国人的掌握？"

袁世凯解释道："中国古已有训，远交近攻。相邻的国家，利益交织，实在难以安然相处，一强大，必然令另一方不安。所以结强邻以自卫，有违中国古训，因此结果是引狼入室。像美国远离中国本土，只有商业联系，而无领土野心，与之联合，既可自保，又可牵制日俄。"

慈禧连续两次召见袁世凯，最后认为他说的有道理。袁世凯回到天津不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公元1907年9月4日），军机处奉上谕：命外务部尚书吕海寰开缺，充会办税务大臣，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同时还有一道上谕：命大学士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为军机大臣。

这番安排，慈禧与奕劻商讨过，奕劻是一副淡然的表情。世续、鹿传霖是一副事不关己、唯命是从的反应，唯有刚入军机学习行走的载沣听到这番任命直皱眉头。慈禧老而精明，载沣的这番表情难逃洞鉴，所以军机跪安的时候慈禧抬了一下手道："载沣你留下，我有话问你。"

载沣庸懦，不知太后要问他什么，不免惴惴不安。

慈禧问："刚才宣布上谕，你直皱眉头，怎么，你不想奉旨？"

"奴才不敢。"

"那你皱什么眉头？"

“袁世凯的势力很大，遍布中枢与地方，北洋六镇虽然收回四镇，但军官都是他的部属，如今让他入值军机，奴才担心他会内外勾结，搅乱朝局。”

“你这么想问题，说明你是用心了。”慈禧欲抑先扬，“可是，他既然势力强大，不是正应该把他放到眼皮子底下看住他？”

载沣嚅嚅道：“奴才愚蠢，没有明白老佛爷的圣意。”

“如今的新军首推北洋，次之则湖北。把张之洞和袁世凯调离地方，便是调虎离山，这两支新军将来都好调遣。而且，像袁世凯这种人，如今只有张之洞能够牵制得了。张之洞是翰苑前辈，狂傲得很，骨子里瞧不上练兵出身的袁世凯。他文笔又好，正补军机粗率的毛病。”

“老佛爷圣明。”

“你也不要以为这样安排就是为了他们互相牵制，他们两个都有地方行政经验，又与朝野力请宪政的人多有联系，如果好好辅佐你庆叔，有些难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你且用脑子想想，光凭你们几个未出都门半步的人能够刷新朝局吗？”这番人事更动，原来里面有这么多的道道，载沣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见状，慈禧继续说，“我留下你，不是为了跟你说这些。我要提醒的是，军机大臣，职涉机密，怎么可以像你一样喜怒形于色？一听袁世凯入军机，你就不高兴，一不高兴就皱眉头，这般没有城府，将来你怎么和袁世凯、张之洞这样的人周旋？”

载沣只是皱一皱眉头，没想到招来这番切责。他匍匐在地，连连叩头。

慈禧语气缓和了些：“我让你入军机学习行走，自然是对你寄予厚望。你可得上心学习，别辜负了我的一番苦心。咱们满人人才凋敝，宗室更是如此，载字辈的，只有你和载泽、载振还有点出息，可是载振今年又被人家弹劾，不得不去职。你和载泽肩上的担子多重，我真是担心你们不明不白，稀里糊涂，不知上进。”

载沣又叩头回道：“奴才明白，一定好好上进。”

“你跪安吧，今天我说的这些话，都烂到肚子里好了。”

袁世凯在当天就接到军机处转发的电谕，他立即找张一麐商议，代他起草《吁恳恩准收回成命折》。袁世凯屡次获赶擢，多次上过这种折子。但那都是做表面文章，这次他是真想请朝廷能收回成命。入军机虽然是位极人臣，但在他看来无异于名升实降。坐镇直隶，他可以说一不二，大刀阔斧，而进了中枢，蜷伏在太后脚下，实在难有作为。何况他与奕劻一内一外，许多事情办起来方便得多，如今他再入军机，可供两人腾挪的天地反而小了，何况还受到张之洞、载沣的牵制！所以他交代张一麐一定好好费心，找几条像样的理由。第二天一早，张一麐前来交差。折子很短，穿靴戴帽后才说请辞的理由：

伏念臣以菲材，渥荷朝廷特达之知，擢膺疆寄，圣恩稠叠，未酬万一，遇有任使，虽赴汤蹈火，亦绝不敢辞。唯枢府为政令从出之区，外部为交涉总汇之地，必须才识敏捷，熟谙治体，洞悉邦交，方足以仰赞万几，旁联与国。如臣才虑粗盲，智计短浅，近年来屡撄疾病，精力日逊，尤易健忘。且臣向服外官，虽蒙恩曾补侍郎，仍系在外治兵，并未到部，京曹故实，素未谙习，何况枢要巨任，国际重责，萃于臣身，讵能担荷？时艰方棘，图效尤难，若不自审驽庸，驯致贻误大局，何以副圣明委任之重，何以对中外责望之奢。再四踌躇，万分悚惕。合无吁恳天恩，俯准收回成命，俾免陨越，出自高厚鸿施。

袁世凯觉得有些美中不足："仲仁，文章是好极了，不过，好像还是篇虚辞的官样文章。"

"宫保，我写的就是篇官样文章。宫保请想，太后既然拿定了主意，能是一篇文章就能改变得了的？除非宫保有与朝廷撕破脸的决心。何况宫保入枢，虽有所失，亦有所得。"

"嗯？愿闻其详。"

"去年宫保主持官制改革，结果差强人意。如今天下人都知道宫保支持宪政，宫保入枢，天下有志宪政者必视宫保为领袖。而宪政较之专制，是浩荡潮流，势不可挡。宫保若乘势而为，或可立不朽之功绩。从小处说，如果推行内阁制，宫保以军机大臣而任副总理，似乎也是天经地义。"

袁世凯早已动心，尤其是"乘势而为"一词最让他心头跳跃，他几次超擢，都是"乘势而为"的结果。而位极人臣的军机再有势可乘，那将怎样的前程？不过他也有担忧："仲仁，如果朝廷的囊是调虎离山呢？"

“虎走了，山还在。宫保经营有年，北洋的根基已经扎牢，巍巍然一大势力，朝廷不可能轻举妄动，尤其老太后精明透顶，只能借力宫保，绝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袁世凯恍然大悟：“受教得很，那就劳驾仲仁亲自到电报房，一字不易发给军机处好了。”

袁世凯要入值军机，他缺出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必须由自己人顶缺，而且非有自己人顶缺不可，因为他在直隶大办新政，铺开的摊子极大，花销当然也十分惊人，而且他手面“漂亮”，无论是孝敬太后、奕劻、李莲英这样的关键人物，还是普通京官都是大手大脚，所以直隶已经积下了五六百万的亏空。如果继任者有意让他出丑，把这天大的窟窿捅出来，那可真就颜面无存。官员离任，有“做亏空”的说法，就是要把亏空弥缝好。

袁世凯理想的接班人物是山东巡抚杨士骧。他是自己人，自然会千方百计维护彼此的体面，这件事当然只有找奕劻才能有把握。如何说服朝廷，袁世凯与张一麐密议，杨士骧在山东举办新式教育，办煤矿、玻璃厂、轮船公司，这番新政成就很搬得上台面。尤其治理山东有两难的说法，一曰治黄，二曰外交。山东位居黄河下游，黄河挟带的泥沙在山东平原的河道中淤积最严重，黄河也最容易泛滥，自1855年在铜瓦厢决口后，几乎年年都溃口成灾，甚至一年数次。这是一难。所谓外交难，是从德国驻兵青岛后开始的，尤其是借口保护铁路，在胶州、高密驻兵七年之久不肯撤出。杨士骧到任，就从这两难措手。一手治黄河，他到任后考察黄河泛滥决口原因，一方面是河高堤薄，另一方面则是赏罚不明，有的官员明明是在任期间治黄不力，黄河决口，却照样升迁。他制定章程，如果黄河安澜，为相关官员请赏，如果出现决口，则不准相关官员升调。一到汛期，他亲自登堤巡视，使得河工官员不敢懈怠，结果上任以来，两年未发生一次水灾，这在历任山东巡抚中，已经是罕见。另一手则是在外交上下了一番功夫，一到任就将德国从胶州、高密撤军作为自己的一大目标。他认为要让德国人撤兵，先让他们失去借口，所以到任后，整饬曹州一带治安，严厉督捕“盗贼”，又与袁世凯商量，把杨以德派到山东帮助训练巡警，沿胶济铁路分段拨驻，按站稽查，结果中外称便，行旅相安，连德国人也觉得继续驻兵实在于理有亏。杨士骧与德国人交涉撤军，诀窍就是对德国人“隆以殊礼”。他本人平日就很随意，又生性风趣，在德国人面前根本不摆巡抚的架子。他亲自去青岛拜访胶澳总督，对到济南谈判的德方人员又极其热情。所以拖了七年之久

的驻兵问题，在半年内双方就签订协议，德军如期撤出，杨士骧因此得到擅长外交的名声，张一麐当然要在折中将这些成绩大加渲染。

袁世凯进京前与家人一起吃了顿饭。平时吃饭只有当值的姨太太相陪，每周日晚上，是全家人一起吃。当时他已经纳了六房姨太太，子女也有十余人。用一张特大圆桌，全家人都上桌吃饭。此时袁世凯在家人眼里，也是最可亲近的时候，不像平时那样严肃，有时候还逗逗年幼的子女，子女们也都敢说听到的见闻，发表意见。这时的菜也特别丰盛，除了他每顿必不可少的清蒸鸭子、肉炒韭黄、红烧肉以及高丽白菜外，各位姨太太也都带几样自己的拿手菜。除了大厨房的供应外，听说什么饭店有哪道菜出名了，就会叫进来。今天有一道烤乳猪，据说是利顺德饭店西洋大厨的手艺。

晚饭吃了一半，下人报告说二爷回来了。

二爷就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是三姨太金氏所生，因为大姨太沈玉兰没有生育能力，所以他一出生就过继给大姨太。大姨太对他十分娇纵，结果袁克文从小养成了荒诞不经的性格，十五六岁就有诗酒风流的名士个性。他不认真读书，但因为人很聪明，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赋诗、填词样样精通，毛笔字风流俊逸，别有风格。袁世凯对他很偏爱，比较重要的私信有时就让他代笔，有时候得到好的古玩，总是把喜欢古玩收藏的袁克文叫来，当面赏给他。袁克文自小养成了花钱如流水的习惯，花光了就向养母要钱，大姨太沈玉兰从不驳回；他最近经常夜不归宿，旅馆、戏班子，甚至最低级的“老妈堂”他也光顾。当时他已经结婚，妻子与他吵，他只哈哈一笑。养母不仅不管教，反而替他隐瞒。他的生母实在看不下去，把他痛打一顿，结果养母找上门来，两个“妈”差点打起来。沈玉兰扬言：“谁要敢在他爸爸面前告状，我就和谁拼命。”所以袁世凯对袁克文的荒唐几乎不知情。

十几天前，两江总督端方老母生病，袁世凯派人探望。袁克文要求同行，到南边“开开眼界”，这样的要求就是袁克定也不敢提，没想到袁世凯竟然答应了。他这一去先是在上海磨蹭了三天，到南京办完差后又不肯北上，流连了七八天才回津。袁世凯听说他回来了，便道：“好，好，让他进来一块吃饭。”

袁克文进来先给袁世凯鞠躬，再给大太太、养母大姨太、生母金姨太及各位姨太太鞠躬。袁世凯拿筷子指着他的位子道：“你先坐下吃饭。这次金陵一行，依你的性情必定四处游玩，见闻想必不少。”

“不愧是六朝古都，可玩的地方实在太多。”于是袁克文边吃边讲见闻。

袁世凯十几岁时跟随养父袁保中曾经在金陵生活四五年，那时他与袁克文一般性情，不喜欢读书，喜欢骑马四处闲逛，对金陵的名胜遗迹颇为熟悉。父子两人边吃边谈，所以这顿饭吃得比平时长不少。大家都吃完了，袁世凯挥手道：“你们先去吧，我和老二说几句话。”

袁克文已经吃饱了，袁世凯却又递上一个热馒头，他不敢不接，接过来不敢不吃。他掰一块咬一块，趁袁世凯看不见，塞到袖子里。馒头太热，疼得他直咬嘴唇。等听到袁世凯说：“你吃饱了？那就去吧。”袁克文如蒙大赦，退后几步，鞠个躬准备走。可是袖子里的馒头掉出来一片，他连忙蹲下捡起来塞进袖中。馒头收好了，藏在口袋里的照片又掉了出来。

见状，袁世凯问：“那是谁的照片？”

袁克文回道：“我在金陵遇到一个女子，觉得不错，想请她来照顾父亲，可是又怕父亲相不中，不敢贸然带人北上，就照了张相带给爸爸。”

“难为你一片孝心，拿来我看看。”

照片上的女子，一张圆脸蛋，两个浅浅的酒窝，一双大眼睛，人不能算很漂亮，却很讨人喜欢。袁世凯拿着照片端详良久，若有所思道：“真是太巧了，这么像。”

袁克文问：“爸爸说什么？”

“她太像我在金陵时认识的一个女娃。”

袁世凯跟养父母在金陵时，盐道衙门的右边是首县衙门，首县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比袁世凯小一岁，两人是形影不离；他还有个妹妹，十来岁，叫菊香，也经常跟着两人到处逛。有一天在秦淮河边看戏，看的是《长生殿》。菊香竟然看得津津有味，催了好几遍也不肯走。等戏唱完了，已是亥初，回家路又远，菊香走累了，袁世凯和她哥轮流背她走。等袁世凯背她的时候，她趴在袁世凯耳朵边说道：“四哥哥，你长大了要当唐明皇。”

袁世凯一哂道："咦，我才不当唐明皇，我要当唐明皇他爹。"

菊香小声道："我是说真的，你要当唐明皇，我就当杨贵妃。"

袁世凯此时十五六岁，已经混迹于青楼之间，对背上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的心思当然十分明白，但他在她身上从来没动过歪心思，故意打岔道："你当不成杨贵妃，你长不到她那么胖。"

"我长得胖，我长得胖。"菊香就拿拳头在他胸脯上捶。

袁世凯从此才注意到，菊香看他的眼神不是一般的痴情。不过，那时候他正被一个叫粉荷的女子迷住了，心思根本不在菊香身上。

半年后，首县因为得罪了按察使被革职抄家，菊香来向袁世凯告别："四哥哥，我要走了。"说罢强忍着不哭出来，但眼泪却汩汩淌满两腮，自此再也没有她的消息。袁世凯脑中偶尔会冒出那张圆脸来，那两个浅浅的酒窝，还有她强忍着不哭的样子，就像衣服里藏的一根针，不经意间会扎一下。

袁克文见父亲走神，就问道："爸爸，你看她还中意吧？"

"不错，那就让人去接过来看看。嗯，她要进了门，就是小七了。"

"是，爸爸安排好了人，我亲自去金陵一趟。"

袁克文哭丧着脸出门，正遇上唐天喜，一见面他就问："二少爷，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完了完了，叶姑娘被我爸爸相中了。"

唐天喜是袁世凯家里下人的孩子，特别善于巴结人、侍候人，袁世凯小时候就由他照料。后来袁世凯在朝鲜站稳了脚跟，他就跟到朝鲜，做了袁世凯的仆从，专门侍候金姨太。袁世凯创建北洋新军后，唐天喜被送进北洋武备学堂学习，如今已是第三镇第十标统（相当于团长）。这次袁克文南下，袁世凯不放心，特意让唐天喜带上两个兵便装护卫。袁克文从小与唐天喜熟悉，一直叫他唐叔，唐天喜则叫他"二少爷"。"二少爷"在金陵迷上了一个姓叶的青楼姑娘，答应她回到天津就派人来迎娶。临别时叶姑娘留一张照片给他："你要把照片随时捂在胸口上，我不让你忘了我。"

唐天喜听了之后道："二少爷，你可真是的，平时聪明透顶的人，怎么一着急竟然乱点鸳鸯谱，而且是把自己的心上人点出去了。"

袁克文扇了自己一巴掌道："我当时一着急，头就发昏了，谁知道老爷子竟然动了心。"

"二少爷，那你是怎么个打算？宫保以为你一片孝心，你这时再改口可就不好了。不如将错就错，反正天下好女子多的是。"

"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袁克文又扇自己一巴掌，"只有忍痛割爱了。"

唐天喜笑他道："二爷有的是女人缘，你这个痛，也痛不了多久。"

袁克文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自我解嘲道："我要为每一个女人都痛不欲生，那我得死几回了？"

第二十章　风光大寿遭弹劾　太后有恙谋对策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也就是1908年9月14日这天，东华门往东的大街上，车马络绎，路两边停满了官轿和两轮篷车或四轮马车。步军统领衙门的兵沿街放岗，还有大批巡警也前来帮助维持秩序。

从宫中出来一溜队列，前面是护军开路，接着鼓乐队，接下来是礼部官员、内务府大臣，后面则是七八乘由太监抬的黄色肩舆，肩舆上是皇太后、皇上、皇后赏赐的礼品。这支长长的队列，走了一里多路，过了御河桥，向北一拐，就到了锡拉胡同。胡同的西口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京中的府邸。

锡拉胡同曾经聚集了一批做锡器和蜡烛台的匠户，原名锡腊胡同，传到今天早已不是匠户居住地，名字也以讹化讹成了锡拉胡同。这里因为离东华门近，上朝十分方便，因此成为京中大员喜欢租住的地方。袁世凯进京后，就在胡同西头租赁了一个坐北朝南的院落。

袁世凯进京当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是慈禧调虎离山之计，和张之洞入军机一样，把他们调离地方，剥夺了他们掌握的兵权，以便培养

宗室亲贵在新军中的势力。但慈禧十分明白，要加强皇权，既要防备汉人，又不得不依靠汉人。尤其像袁世凯这样的能臣，虽然夺了他的军权，却对他十分倚重，凡事都很尊重他的意见。明天是袁世凯四十九岁的生日，按传统的算法，是五十岁。逢十整寿中国人特别看重，十几天前慈禧召见军机时，表示她要为袁世凯庆寿，而且要皇上、皇后都要有所赏赐。太后为重臣祝寿并不鲜见，但向来是大臣年至六十始有赐寿之典，像袁世凯这样过五十整寿而获太后如此恩遇，实在少之又少。有太后带头，袁世凯的五十大寿便出乎寻常地排场和热闹。

袁世凯的寿辰是明天，前后各增一天，连做三天大寿。京中亲贵、各衙门大臣、顺天府县、亲朋故旧、各省督抚，都送礼物、寿金，还有寿联、寿屏，所以锡拉胡同是人满为患，而袁世凯的府邸几乎到了摩肩接踵的程度。御赐礼品到来的消息，早有人飞报，袁世凯亲自到大门口跪迎。

这一行人昂然直入院内，直接将御赐的礼品抬进正厅。正厅内早就备好铺了黄绫的条案，太监把礼品一件件摆上去，无量寿佛、金佛两尊，御书福、寿各两幅，寿额两悬，玉如意四柄，内库纱八卷，江绸八卷，蟒衣一套，御酒两坛，双龙贡蜡两对，带寿字的银锭两千两，道光用过的翡翠朝珠一挂，康熙用过的霁红瓷瓶一对，珍珠带头一件，银器一套，锦缎二十匹等一一摆放好了，礼部和内务府官员站到条案后面，袁世凯跪下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然后请圣安，请完圣安，这才与诸位官员打招呼。这些人里面，打头的是内务府大臣增崇，其人温顺平和，与袁世凯关系亦不错，笑着说道："宫保，听说因为宫保五十大寿，北京四九城的寿屏都卖光了，我可要好好欣赏。"

袁世凯要陪同，增崇却不肯："你老是寿星，是今天的主角，你还是去招呼客人好了，我随便走走。"

话虽如此，但毕竟是等同于钦差的身份，袁世凯当然不能让增崇"随便走走"。北京四九城的寿屏都卖光了，的确不是夸张，虽然是做寿第一天，寿联已经有三百余幅，寿屏则近百架，三进院子，几乎都摆满了。最令人瞩目的，是庆亲王奕劻的寿联，上联是"有猷有为有守"，下联是"多福多寿多男"，署名为庆亲王奕劻。按规矩，亲王送寿联，只署爵号，不署名字。增崇见到后赞叹道："庆王爷与宫保的交情，那可真不是泛泛。"载振的对联是"相我国家尚书北斗，锡公纯嘏天保南山"，署名为"如弟载振"。最堂皇的是张之洞送的八扇寿屏，内容据说是张之洞亲自捉笔。增崇是科举出身，肚子里颇有墨水，对张之洞用典

极多的四六骈文，不但能看得懂，而且能领会其妙，连连点头："张中堂的一支笔，真是无人可比。"

待转到二进院里，厢房里的一副寿联却让众人大出意外，上联是："戊戌八月戊申八月"，戊戌八月当然是指十年前的八月，世人都认为袁世凯政变告密，导致光绪被囚瀛台，这是他的心病。戊申八月当然是指眼下，袁世凯正做风光大寿。皇帝被囚而臣子风光无限，这真是诛心之联。下联是："我佛万岁我公万岁"。我佛当然是指老佛爷，老佛爷称万岁固然可以，而"我公"袁世凯又何敢称万岁？袁世凯见状顿足道："真是荒唐，这样的寿联也挂出来！"

"下人不懂文墨不足为怪，倒是送联的人居心实在叵测！"增崇一看联末，却无落款，显然是有人有意让袁世凯出丑。

袁世凯对下人道："去把老二给我叫来。"

老二自然是指袁克文，一会儿就跑过来了，穿一件蓝湖绸的衬绒袍子，里面是一袭白绸裤，完全是一副风流倜傥的名士相。他对增崇作了个揖说："峻叔好。"

增崇字峻山，故袁克文称他为"峻叔"。"峻叔"是一副欣赏的目光："二少爷真是风流脱俗。"

"我倒愿他俗气些，省得他在外面胡闹。"袁世凯说完又对袁克文说，"你把所有的寿联、寿屏仔细看一遍，有不合适的要随时撤下来，不要闹笑话。"

袁克文虽然荒唐，但诗词歌赋却是长项，他垂首应了一声："是，爸爸。"

忙了整整三天，第三天晚上，庆寿活动接近尾声，袁世凯宴请前来帮忙的亲信。曲终人散，独把民政部侍郎赵秉钧留了下来。赵秉钧负责巡警，手下有一批侦探，无论宗室亲贵还是贩夫走卒动向或者青楼茶肆所议，他都门清。袁世凯问道："智庵，这几天我忙得脚后跟踢到后脑勺，什么也顾不上，没什么不妥吧？"

这话问得范围太大，无从回答。不过一想，肯定是问做寿的事，他回道："府内府外我放了数十个便衣，无论是混混还是小蟊贼，都没人

敢来捣乱。倒是江仲默先后来了好几趟，名为看寿联寿屏，我看他没安好心。”

江仲默就是监察御史江春霖，仲默是他的字。他好酒量，饮数斗不醉；更有好胆量，专与权贵过不去，以包公自誉，亲贵、权臣、疆吏、军机、督抚，无不敢参，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就被他先后弹劾八次。袁世凯对闻风而奏的言官向来看不大起，尤其近年来盛行“卖参”，更对他们的人品不以为然：“让他来看好了，反正是太后提议让我做五十大寿，他总不能连太后也参。”

“是，宫保有太后的慈眷，他们上再多的折子也不过是留中。”

但赵秉钧这话在袁世凯听来，却别有体味，他陡然而惊，太后已经七十有三，且身体一直不好，如果没了太后慈眷呢？于是便问：“关于太后的身体，你听到些什么？”

“外间的说法很多，但比较靠谱的是洋人医生的观点，他们认为太后看上去精神不错，但不过是在强撑着，身体许多器官已经严重衰老。”

“皇上的身体好像也很不好，外间都有什么说法？”

“皇上身体弱已经很多年了，外面反而习以为常。据说，当然主要是洋医生的说法，皇上毕竟年轻，而且并无大病，只要好好调养，一定能够恢复起来。中医也有这样的看法。”

“前个月向天下征医，最后六人被推荐入宫，一个多月了，好像也没有好效果。可见所谓名医，也往往是浪得虚名。”

“名医是真名医，无奈有人叶公好龙，不希望他们的医术见效。”

袁世凯天天入值，当然对此亦有耳闻，但他不动声色地问：“哦，原来外面还有此一说，何以见得？”

“六位医生分了三班，半月一轮，就是方子有效，刚见成效又换人了，怎么可能治得好病？据说第一班广东推荐的杜郎中，开的药很对路，皇上也很高兴。可是，如今又换了班次，他调到第三班。而轮班的时间也改为一个月一轮，要再轮到他总要到三个月以后，而且——”据

赵秉钧说，皇上所用的药经常发现有生了虫的，皇上捡出过几次，勃然大怒，但天子之怒竟然也无用处，药照样还是生了虫子，以后他就默默忍受着，“皇上如今只有一个忍字，他这一生就学会了一个忍字，忍到太后先他而去，忍到他重登龙位。”

这话犯了袁世凯的大忌，皇上忍到重登龙位，那么对他从前一忍再忍的人和事恐怕要算总账。

赵秉钧见袁世凯脸色阴沉，这才意识到自己只顾说，却忘了忌讳，连忙补充一句：“恐怕他未必能如愿。”

在赵秉钧面前，袁世凯的真实心思是不必隐瞒的，而且也瞒不住：“智庵，你也不必安慰我。这不过是自欺欺人，以皇上的年纪和身体，能不能长寿不好说，但熬得过太后绝无问题。这一天早晚要到，现在看来，也许这一天今年就能到。真到了那一天，我该如何自处？何止是我，还有你们这些在外人眼里的‘袁党’又该如何自处。”袁世凯长叹一声，茫无头绪。

“只能不让这一天到来。”这也是赵秉钧所担心的，真到了这一天，根本无解。

不过这话近乎谋逆，不让这一天到来，难道要弑君不成？袁世凯瞪了赵秉钧一眼道：“智庵，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戊戌年的事世人对我的误解已经够深了，你这话说出去，让我们如何为臣？”

赵秉钧解释道：“宫保误会了，我是说，有人不想让这一天到来。”

“这话怎么说？”

赵秉钧分析道：“首当其冲的就是崔玉贵。当年珍妃怎么死的？虽说是太后下旨，但动手的却是他。皇上要重登龙位，以他对珍妃的感情，不把崔玉贵千刀万剐才怪。崔玉贵为人太张扬，不知收敛，宫中恨他的人不知多少。听他的徒弟在外面说，崔玉贵最近很紧张，喝醉了酒说老太后是他的护身符，太后在一日，他就活一日，太后要没了，他也就活到头了。”

袁世凯点了点头：“这倒也是，不仅皇上恨他，珍妃的娘家人也恨他，太后一撒手，就是皇上不杀他，瑾妃恐怕也饶不了他。不过，要说

他敢害皇上，恐怕他还没这个胆子。”

“他没这个胆子，要是有人给呢？”

“你是说太后？”袁世凯又连连摇头，“太后已经夺了皇权，总不至于会要皇上的命，毕竟是她一手带大的亲外甥。”

“我也是一种推测。宫保知道，太后这一生，最不讲的就是个情字，关键的时候，她杀人何曾眨过眼睛？当年杀肃顺，诛胜保，十几年前杀六君子，智谋兼备的老恭亲王辅政二十余年，也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曾经以爽直敢言自诩的老醇王，在她手里也被揉成了面团。太后主政近五十年，翻手云覆手雨，可是宫保请想，在大政方面，太后可曾经认过一次错？”

袁世凯想了一想之后道：“的确没有。”

“太后是越来越顾及她的政声了，戊戌年的事太后会容别人翻案吗？而皇上如果重登龙位，必然要翻案的。”

“哦，”袁世凯恍然大悟，对赵秉钧洞察人心的能力暗自佩服，“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当然，我也是根据外面的传闻来推测。还有一个佐证，皮硝李正在失宠，而且好像是故意为之。”

“崔玉贵与他争宠，皮硝李又连犯几次错，所以慈眷不及从前。”

赵秉钧却大摇其头：“皮硝李何等人物，怎么可能让崔玉贵骑到他的头上，除非是他有意为之。宫保，你听没听说过，八国联军进城两宫出宫前，皮硝李为太后找头巾的事？”

据赵秉钧听来的消息，当年慈禧出宫前，要把珍妃扔到井里，这事本来要让李莲英去办，却找不到李莲英，只好打发崔玉贵去作恶。等崔玉贵把珍妃推进井里，李莲英也回来了，慈禧很不悦，问他干什么去了，他抖着手里一块蓝头巾道：“奴才从外面弄了条村妇裹头的头巾，太后裹上才像逃难的百姓，不然，就太后的玉容很容易露出行藏。”

袁世凯恍然：“哦，你的意思是皮硝李让崔玉贵爬到他的头上，也像当年找蓝头巾一样，在回避一件难办且不愿办的差使。这也很有道

理，西狩路上，李莲英对皇上十分关照，皇上叫他李谙达，他向来是回护皇上的。”

“所以太后只能靠崔玉贵这样的恶人。太后是何等人物，她大约也能洞悉皮硝李的用心，所以也就默许崔玉贵得势。”

闻言，袁世凯竟然发出一声俗不可耐的感叹：“悔不该生在帝王家！”

赵秉钧的这番分析，很让袁世凯欣慰，有人替他解除生死攸关的危机，而又不劳他费心劳神，这份心情舒畅是他人无法体味的。

赵秉钧建议：“宫保，如果朝廷再为太后或皇上征医，宫保不妨从北洋推荐个医术好的，那样对太后、皇上身体的病情才能得到确信。”

袁世凯连连摇手：“万万不可，我避嫌还来不及，何必做此瓜田李下之举。”

光绪的病的确在加重。九月初，连续停讲经史。到了初九，两宫召见军机的时候，时间稍久，光绪支撑不住竟然趴在了御案上，连说腰疼。但他又不愿让人认为他已经病得不能问政，因此硬挺着。但挺了一会儿，光绪又垂首趴在御案上，双肩耸动，竟然当庭哭起来。

慈禧见状又道：“你们看皇帝今天这副样子，是没法议政了，让皇帝先下去歇息。”

于是有两个太监进来，扶光绪出了仁寿殿。慈禧看着皇上的背影，连连摇头：“皇上这个样子，可怎么办。”一脸忧戚，竟然为之堕泪。

奕劻带头，也哭起来。

慈禧擦擦泪道：“光哭也不是办法，再下诏荐医吧。”

奕劻建议道：“从前荐的都是中医，这次不如荐西医试试。”

慈禧也赞同：“不妨荐西医看看，不过请洋医生不妥。袁世凯，你在北洋新鲜花样最多，北洋有无医术好的西医？”

当然有，北洋医学堂总办广东人屈永秋医术就很不错，在天津时袁

世凯家有病人，总是请他诊治，如今他的家庭医生就是屈永秋的学生。但袁世凯却回奏道："北洋西医倒是有，寻常百姓求医问诊尚说得过去，要说给皇上瞧病，好像还不够格。"

闻言，奕劻有些讶异道："慰廷，屈桂庭医术不是蛮好吗？去年我的病就是他医好的。"

张之洞也附和："屈桂庭医术的确不错，我今春胃不好，吃了他几片药就好了。"

"既然你们都说好，那就给杨士骧发电，让姓屈的医生立即进京。"这件事定下来后慈禧说，"你们跪安吧，奕劻和袁世凯留下。"

众人都以为是询问西医的事情，奕劻和袁世凯也这样认为，不料等其他几位军机退出大殿后，慈禧扬扬手里的一份白简道："袁世凯，你五十大寿闹得太不像话，江春霖参劾你十二条大罪，连奕劻父子也参了。"

两人一听，大惊失色，连忙跪地磕头请罪。

"你们都起来吧，袁世凯，你拿过折子去看看，江春霖参你的罪状是不是冤枉了你。"

袁世凯弓着腰接过折子，他看折子工夫，慈禧用拇指按着太阳穴闭目养神。

折子的题目是"奏为枢臣权势太重，列款上陈，恭祈圣鉴事"。开篇先说，"自古权奸窃弄，始未尝不以忠顺结主知，及之威名日盛，疑忌交乘，骑虎既已难下，跋扈遂至不臣。岂尽其本心然哉？利之所在，势之所趋，而一时衔恩进款之士，又相与翼佐而拥戴之。即欲终守臣节而不能耳。臣于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权势太重，前在直督任内，已屡言之，均皆奉旨留中。上月世凯生日，又荷渥赏寿物，恩礼逾常，大小臣工献颂贡谀，以百千计。臣备位谏垣，何能缄口结舌？不避冒渎，谨就耳目所及，再为我皇太后、皇上列款陈之"。

第一条罪状，是交通权贵，"亲藩之重，冠绝百僚。向时亲王书款，皆称某王，无称名者。至结拜兄弟，则更未之前闻矣。乃世凯寿辰，庆亲王奕劻去爵署名为祝，贝子载振则称世凯为四哥，而自称四

弟，对联两合，为众目所共瞻。熏灼一时，几炙手可热”。

第二条罪状，是引进私属，“荐贤为国，非以为私。桃李公门，古人弗受。而世凯前后之所保举，莫不执贽而称门生。但举显者而言，内则有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农工部侍郎杨士琦，外务部侍郎梁敦彦，右丞梁如浩，大理院正卿定成，顺天府府尹凌福彭之徒；外则有直隶总督杨士骧，出使大臣唐绍仪，吉林巡抚陈昭常，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属，荐跻通显，或有合于同升，认作师生，谓无私其孰信”？

第三条罪状则是纠结疆臣，“安徽巡抚冯煦之开缺，河南巡抚林绍年之调仓场，皆奉上谕，外议谓世凯以不附己挤之。初未敢执以为据，而代冯煦之朱家宝，为其门下，代林绍年之吴重熹，为其世交，则滋人疑窦。他如三省总督徐世昌，两江总督端方，江西巡抚冯汝骙，山东巡抚袁树勋，或谱兄，或契友，或亲家，或宗姓，综计直省大吏多半与之有连。同寅协恭，固属谊所应尔；联盟树党，不知意欲何为”？

第四条罪状，是遥执兵柄，“北洋新军，为直省冠。世凯既入军机，又恐兵权削夺，于是引其门生杨士骧代为直督，诸事不得自专，悉皆受其节制，名曰开府，实则如当家不做主之门神。战功卓著之臣，投诸闲散，奉令维谨之辈，寄以干城”。

第五条罪状，是骤贵骄子，“为政不用子弟为卿，富贵且讥其垄断。世凯之子克定，年未三十，即以候补道营入农工商部，旋由右参议历署左右丞，是己方柄用，子弟已为卿矣。垄断为何如耶？用人正当破格，内举固不避亲，借势而得美官，受爵究嫌不让”。

此外还有把持台谏、阴收士心、归过圣朝、潜市外国、僭滥军赏等，正是十二条罪状。这十二条罪状，有些是牵强附会，却都不是空穴来风，尤其前五条，可以说事实俱在，而且罪名可大可小，如果慈禧有意要收拾袁世凯，仅凭前五条罪状既可把他下狱。联想到改朝换代之际，为了给后继者扫除障碍，权臣往往被裁抑，甚至被治罪，袁世凯就冷汗直冒。这一切都逃不过慈禧的眼睛，她所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要说真的收拾袁世凯，她真无此打算。北洋六镇除了铁良掌握的第一镇外，其他五镇都是袁世凯的嫡系在掌军，如今革命党闹得越来越凶，她还需要袁世凯来保大清，怎么可能冒险把他逼反？因此道：“袁世凯，你可真是糊涂至极，我让你热热闹闹办个寿，是看你这些年为朝廷忠心耿耿，办了不少事情，以示朝廷的体恤之意，让天下知道朝廷不会亏待忠臣。你倒好，北京四九城的寿屏因你做寿都卖光了。本来早就有人参

你跋扈，你不知戒惧，反而给人提供把柄。有我在，没人敢把你怎么样，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这个样子，谁还能保得了你？”

慈禧对袁世凯的责备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到了后来，完全是关怀备至的语气。袁世凯激动得再次跪倒，号啕大哭，嘴里呜里哇啦哭着说道：“臣愿把自己的阳寿献给太后，臣只盼太后慈躬康健，万寿无疆。”

“你的忠心我明白，可是，哪里有什么万寿无疆，各人有各寿，谁也给不了谁。你只要忠心耿耿保大清，保社稷，一切有我呢。”

“臣对太后对皇上对大清，忠心耿耿，绝无二意。”袁世凯头碰在金砖上，砰砰作响。

“这样就好，你起来吧。”慈禧又对奕劻说，“奕劻，你一大把年纪了，做事还这么欠思量。你视袁世凯为知己，非要这样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不可？连体制尊卑也不顾了？”

奕劻连忙请罪道：“奴才荒唐，没顾虑到这一层。”

慈禧叹了口气道：“你们父子啊，可让我怎么说你！小振蛮聪明的孩子，让一个杨翠喜闹得名誉扫地。人家说袁庆是一党，我还不信，你非要在袁世凯做寿时弄这么一出，这不是授人以柄？”

“奴才虑事不周，但奴才从无结党之心。”

袁世凯也连忙表白：“臣全力支持王爷，为的是朝廷各项大政能够顺利推行，臣有时行事可能出格，但绝不敢有结党之心。”

“你们也不必急赤白脸地表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累了，你们也下去吧。”

两人跪安，然后唯唯退出。快到门口的时候，慈禧忽然大声道：“你们要是敢有不臣之心，无论将来我在不在，总有办法治你们，那时候生死无常，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袁世凯刚刚收回胸膛的心又悬到嗓子眼，以致他下台阶的时候，一脚踏空，跌坐在地。奕劻听到身后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见袁世凯疼得龇牙咧嘴，忙问：“慰廷，怎么了，伤着了？”

袁世凯强忍着疼道："没大碍，大约扭伤了脚踝。"

奕劻向两个太监招招手："你们两个快扶慰廷回军机处，再去太医院请太医给瞧瞧。"

袁世凯嘴里丝丝抽着冷气，强忍着疼痛道："不必这么麻烦，冷敷就行。"

北洋医学堂总办屈永秋奉命来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他还以为杨士骧有恙，谁料一进督署仪门，就听到有人在唱京剧。大上午在督署敢唱戏者，也只有杨士骧。人人都知道他好京戏，最近新得一个琴师，不但能拉曲，而且能模拟人的唱腔以及鸡鸣狗吠，无不惟妙惟肖。屈永秋像侍候当年直督袁世凯一样，无异于杨士骧的家庭医生，督署上下，只要有头面的人物生病，他无不亲诊。

两人熟不拘礼，杨士骧又是不拘小节的人物，此时他手腕上搭一条长毛巾，聊充水袖，正咿咿呀呀唱得兴浓。他指指座椅，示意屈永秋先坐。等了五六分钟他才唱完，摇头晃脑憋着戏腔说道："桂庭老兄，机会来了。"

屈永秋笑着回道："我还以为是大帅有恙，一进仪门听得曲声悠扬，便知大帅康健着呢。莫不是府上有人抱恙？"

杨士骧大摇其头："不不不，这回的病号，是真真正正天字第一号。"

"莫不是袁宫保来电话，给皇上瞧病？"屈永秋问。

"你都知道了？那就好。"

"我猜的，大帅说天字第一号，当然只有万岁爷，那么必定是出于袁宫保的建议。"

杨士骧加重语气道："岂止袁宫保，庆王爷也打电报来。"

"大帅答应了？"

"瞧你问的，我岂有不答应的道理，这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

“大帅可不要害……”屈永秋欲言又止，改口说，“大帅可别让我出丑，我医术实在有限。”

杨士骧瞧他欲言又止的样子，知道他必有不宜当外人说的话，所以对琴师道：“你先去歇息，我和桂庭说几句话。”

琴师提着京胡，向两人一鞠躬退了出去。

杨士骧疑惑地问道：“桂庭，刚才你好像说我要害你。何出此言？”

屈永秋解释道：“大帅有所不知，皇上久病成医，又极其烦躁，脉案稍不对症，就不肯服药，而且严厉诘责，据说批陈连舫的脉案‘名医伎俩，不过如此，可恨可恨’。西医用药，不像中医多一味少一味无大碍，多一克少一克也无不可，西医最讲剂量，尤需谨遵医嘱，否则不但救不了人，反而有可能带来危险，我何必去冒此险？”

“皇上当然不会像对付中医一样对待西医，而且西医见效快，一剂药下去就见效验，那时候皇上必有恩赏。”

屈永秋摇头道：“不然，皇上病了这么多年，哪有一剂药就见效的道理。这里面干系太大，史上因给皇家治病送掉脑袋的大有人在。”

“桂庭，京中有袁宫保，还有庆王爷，两位军机大臣保驾，你怕什么？而且，王爷亲自打电报如何能够回绝？难道你非要朝廷下一道旨意，著屈某某即刻到京才肯动身？那可真有些敬酒不吃吃罚酒了。”这话有些重了，见屈永秋一副为难的情形，杨士骧又说，“你也不必为难，先到京见了宫保和庆王再说，把你的担心说给他们听听，那时候再做打算也无不可。实话说，劝你进京我也是有私心的。”

“大帅有何私心？”屈永秋问。

“你去给皇上瞧病，太后一定召见，问起直隶的行政来正好托你美言。”

“大帅抬举了，我一个瞧病的，太后怎么会问我政事。”

“不然不然，正因为你是瞧病的，太后对你的话才更相信。”

话说到这分上，屈永秋不能再拒绝：“那大帅认为，我何时进京？”

“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去，给你派我的专车。”

屈永秋在前门火车站一下车，早就有袁世凯派来的马车把他接到奕劻府上，奕劻和袁世凯并站在滴水檐下等他。他要对奕劻行叩拜大礼，早被奕劻伸手阻止，顺势拉着他的手道：“不必见外，不必见外。”

三人进了书房，奕劻屏去下人，听屈永秋说了他的担心后道：“你放心好了，无论效果如何，保你无事。”

袁世凯也在一旁道：“有王爷担保，你把心放肚子里好了。你给皇上瞧了病，病情到底如何，一定要实话对王爷说，不必讳疾。”

屈永秋有自己的担心：“这是一定的。只是西医瞧病与中医不同，中医仅靠把脉就能断病，西医有西医的诊病办法，如果皇上不能遵从，我实在没本事能够断出病情。”

奕劻问道：“你需要怎么治，我奏请太后。”

“一是要拿听诊器听皇上的胸腹；二是要皇上脱去上衣我要观察；三是要给皇上验尿。”

“好，待明天早朝时我奏明太后皇上。这几项要求不过分，想来太后皇上会答应。”奕劻又嘱咐说，“桂庭，给皇上瞧病，有两样忌讳，你可要留心。一是倘若皇上腰子有毛病，你不要直说；倘若肝有毛病，也不宜直说。”

“这又是何故？”对此屈永秋略有耳闻，但不知其详。

袁世凯看奕劻一眼，奕劻并不反对，因此直言相告：“皇上的病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皇上这些年不得志，积郁伤肝，皇上就是这样认为，但太后深为忌讳；另一种说法是皇上肾水先天不足，自幼体弱多病，并非后天积郁所致，太后深赞此说，而皇上深忌。”

“我记下了，到时候斟酌病情小心回奏就是。”

隔一天，屈永秋奉旨到颐和园给皇上瞧病。到了宫门口，早有太监等候，把他带到朝房稍等，这一等就等了近半个时辰。之后，内务府大臣继禄进来道：“屈大夫，跟我走吧。”

继禄人很和气，边走边对屈永秋道："今天太后皇上召见军机，原说没什么大事，没想到一议就议了个把钟头，见驾的仪注你都请教了吗？"

屈永秋回道："已经向礼部官员和宫中的公公请教过。"

继禄赞许地点了点头："那就好，我教你一个小门道，你跟我进殿后，先不要急着行礼，站稳了，稍定定神，殿内光线不比殿外，等眼神适应了，向上面看清了，再磕头不迟。"

"谢大人指教。"

继禄带着屈永秋进了仁寿殿，说了一声："你稍等。"

东暖阁门口挂着帘子，有两个太监一左一右站着。他们打起帘子，放继禄进去，一会继禄出来了，招招手示意屈永秋进去。屈永秋进了东暖阁，按继禄的提醒，先站稳了，定定神，正对面西向坐着的是太后，七十多岁的人，看容颜只有四五十岁的模样，大约是听政时间长了，脸上满是倦容。北面南向而坐的是皇上，两手撑在御案上，仿佛不胜其重。屈永秋先向太后再向皇上三叩首，等他行完了礼，慈禧很和气地说道："你就是屈永秋，奕劻、袁世凯还有张之洞，都说你医术很不坏。"

屈永秋再向慈禧这边侧侧身子，叩头道："谢太后夸赞，臣学的是西医，略懂一二，但肤浅得很。"

慈禧道："你不要总是叩头，给皇上瞧病吧。听说你们西医瞧病与中医不同，你要怎么瞧？"

屈永秋回道："中西医瞧病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中医的望闻问切，西医只有切这一项与中医不同，看病人脸色、问病人哪里不舒服，都是一样的。中医的切诊，西医不懂，西医要用听诊器来听。"

慈禧看一眼屈永秋手里的听诊器，问："这个洋玩意，是不是用来听病人的脉象？"

当然是两回事，但屈永秋回道："道理差不多。"

屈永秋让太监帮忙掀起光绪的上衣，拿听诊器在胸部、肋骨处以及后背听了一遍。然后又让光绪脱掉上衣。这些要求都是提前奏请过的，

但在慈禧面前露出上身，光绪还是略有些尴尬。光绪十分消瘦，肋骨突兀毕现。慈禧见到后叹道："皇帝自小身子弱，食欲又不振，人实在消瘦得厉害。"

屈永秋右手掌贴在光绪的肋骨上，然后左手屈起食指轻叩。光绪问："屈永秋，朕病了两三年，病却不见好，这是何故？"

"俗话说病去如抽丝，皇上身子弱又操劳国事，病愈得就慢。"

"最近六七天来，腰痛异常，有时候俯仰皆不利，稍一转动，其痛如裂，而且耳鸣的毛病又加重了。嘴里嗌酸串麻，干咳的时候，口渴发苦。中夜醒时，胸腹微疼，大便溏糟。朕的病根究竟是哪里的毛病，你打算怎么治？"

"皇上的病根，其实就是自幼身体偏虚。又加食欲不振，拖累肺肝肾都有些虚弱。舌燥口苦，大便溏糟，都是脾胃气化不和所致。"

"你也懂中医？我听你的说法与他们差不多。"

"臣不敢说懂中医，只是为了方便与患者沟通，臣中西医参照，把西医的说法变通一下，更容易理解。"

"嗯，中西兼备才好。按你的说法，这么多地方有毛病，到底该怎么治。"

"臣的意见，身体虚弱的人能够增进食欲最重要。臣先开几剂药，把皇上胃治好了，食欲增进，各个脏器都得营养，自然会日见起色。"

光绪又问："我的脊背总是疼，有时候直腰都困难，很是让人烦躁，你可有好办法？"

"皇上的脊背并无毛病，按西医的说法，是神经性疼痛，只要胃口开了，饮食增进，脾胃肝肾都得滋养，脊背自然不会再痛。"

光绪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很高兴："好好，你快开脉案来看。"

屈永秋回奏道："西医没有脉案，只有药方。而且药方都是洋文。臣开了药方，请皇上派人到西医医院或者西药房去取。"

慈禧问："那他们看得懂？你直接把药配好多省心。"

开方配药都一个人经手，这里面关系太大，万一有什么不妥，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责任。屈永秋却说出的是另一番理由："西医是如此规矩，开方的只管开方，自己并不带药，非到药房配齐不可。"

慈禧闻言便道："既然西医是这样的讲究，那就按西医这一套办吧。"

屈永秋又道："臣还要取皇上的尿一小杯，送西医用仪器检测。"

"已经备好，你出宫时带上就是。尿能检什么？"

"西医的仪器，可以通过检测尿液的成分，辅助判断人的肾是否健康。"

屈永秋一出宫，就去锡拉胡同见袁世凯。袁世凯尚未回府，等了近一个时辰，袁世凯才回来，第一句话就问："桂庭，皇上的病到底怎么样？"

屈永秋回道："皇上浑身都是病，却并无大碍。"

"此话怎讲？"袁世凯颇为不解，"已经两次向全国征医，皇上有一次都当庭哭泣，你怎么说并无大碍？"

"皇上的本原病大约就是肾功有亏，相当于中医说的肾虚。听说皇上有遗泄的毛病，正是这个原因。但皇上最大的病根不是器官毛病，而是精神问题。皇上常年不如意，心情抑郁，对什么也没兴趣。西医称为抑郁症，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袁世凯对精神疾病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听到，望文生义道："精神病那就该主要是精神问题，可皇上却是一身的毛病，最近又添了脊背疼痛的毛病，这不大像精神的问题。"

"抑郁症既有精神不振、易怒等精神方面的症状，也有失眠乏力、食欲不振、消瘦、便秘、阳痿、遗泄等症状，还有一个颇为奇特的症状，就是身体任何部位都可能疼痛。有人是偏头疼，有人是胸口疼，有人是肩背痛。因为精神不振，还会影响到各脏器，然后出现恶心、呕吐、心慌、胸闷、出虚汗等。皇上现在浑身都是病的症状，其实最主要

的只有一个病，就是抑郁症。”

“依你的判断，皇上春秋几何？”

“抑郁症并不致命，如果按西医的办法治疗，皇上有七八成治愈的把握。皇上如今不到四十，再活几十年都无问题。”

“哦，”袁世凯点头说，“那依西医的办法该怎么用药？”

“用药是次要的，关键是静养。现在西方时兴的办法是把病人送到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因为换了环境，病人容易产生兴趣，有了兴趣，食欲就增，多让他做喜欢的事情，很多人会不药而愈。”

“这一条是万难办到，太后不可能让皇上离开她的眼皮底下。皇上幽居瀛台，早就厌烦了那是肯定的，但决然无人敢向太后提出给皇上换地方；皇上天天不如意事常八九也是无法改变的，看守瀛台的太监面目可憎不必说，就是陪太后看戏，在皇上也是一件苦差。”还有一条袁世凯没有出口，他这个军机大臣，皇上还要硬着头皮几乎天天见面，当然给皇上添堵。

“啊，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是开药也无用。我开的开胃健脾药都是辅助，还开了樟脑药酒一瓶用于外敷，不过是为了舒筋活血，更是治标不治本。不对症治疗，只能日坏一日。如今给皇上治病已经有六位名医轮流施治，这样反而更不宜见效。对病人而言，久治不愈，更加烦恼，心情更加抑郁易怒，华佗也束手。”

光绪的病竟然有治愈的可能，对袁世凯而言绝非喜讯。如果万一太后先崩，光绪重掌大权，他又该如何自处？这实在是个严重的问题。不过，他还隐隐觉得有一线生机，那就是两个月前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那是他调任军机后，极力推动君主立宪的一大成果。当然他更明白，一纸空文到时候未必能救得了他的命。不过，毕竟是根救命稻草，他还不死心，着人把杨度叫来作一次长谈。

杨度是宪政专家，袁世凯去年调军机大臣的时候，他也正巧从日本返回老家湖南，原因是嗣父去世，他回国奔丧。他回国后还是热衷于搞宪政，成立湖宪政分会，并亲任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袁世凯当时也极力推动清廷推行宪政，就和张之洞一起推荐杨度到宪政编查馆任提调，职务是四品候补京堂。《钦定宪法大纲》以及

附属的《议院法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便全部出自杨度之手。袁世凯对杨度之才十分赏识，极力扩大他的影响，向慈禧建议，朝廷应该延揽精通宪政的人士，向皇亲国戚、朝廷大臣讲解西方宪法。慈禧深以为然，命年仅三十三岁的杨度担任讲师，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讲立宪精义。

袁世凯赏识杨度，杨度也很看重袁世凯，以为他是值得自己辅佐的“卧龙”。杨度进宪政编查馆后，与袁世凯直接交往日多，对袁世凯更加佩服，认为袁世凯不但政治见解开明，政治操控能力也是极其强悍，尤其是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军机中无出其右者，私下认为，袁是可以担当宪政救国责任的“卧龙”。

两人惺惺相惜，经常就宪政问题促膝而谈，袁世凯今天是一副请教的神情：“皙子，你说君主立宪的根本是保留君主的权威，但对君权有所限制，民权有所保障，我没亲自去过日本，日本的宪法，对君权真的能够限制得了？”

“当然。”然后杨度滔滔不绝，谈日本宪法对君权的限制。

袁世凯又问：“那么我们的钦定宪法，对君权的限制又如何？”

“形同虚设。一则我当初起草时借鉴了日本宪法中对君权的限制条款，但最后颁布时都删除殆尽。二则朝廷中不愿行宪政的人实在太多，挂羊头卖狗肉，不过是把立宪当成对付革命党的手段，所以是借宪政之名，行集权之实。三则宪法虽然颁布，但预备立宪尚有九年，缓不济急。”

其实，这些道理袁世凯心里早都明白，但听杨度说出来还是让他十分灰心：“那照皙子的说法，我极力推动的宪政，竟然是百无一用？”

杨度大摇其头：“不然，不然。宪政仍然是救中国的一剂良药。”

袁世凯有些迷惑地望着杨度，不明白他为什么说出这样矛盾的话来。

“目前救国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孙逸仙主张的暴力革命，我们曾争论三天两夜，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我不赞同？暴力革命对国家破坏太大，五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数次暴力革命，先是洪杨的太平天

国，后是捻子，同时还有西北、新疆的叛乱，随后又有装神弄鬼的义和团，中国积贫积弱，几乎被瓜分，与这几次暴力革命关系极大。如今俄日觊觎东北，德国占据山东，法国虎视南粤，英国隐据长江、窥视西藏，宫保请想，中国若再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暴力革命，自顾不暇，列国趁机动手，中国会不会被肢解？”

“皙子所虑极是。”袁世凯点头称是。

杨度接着说：“我开始也是倾向暴力革命的，但后来改了主意，是因受到梁任公的影响。当初梁任公在日本……”

梁启超在日本生活清苦，靠边写作边教书糊口，在日本留学的杨度常去听课，生性好辩的他对梁启超的学识和辩才十分佩服，两人关系日渐密切。后来，杨度应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写了一首《湖南少年歌》，这首长诗洋洋两千言，慷慨激昂，气势磅礴，开篇唱道：“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接下来叙述湖南的地理历史以及湘军的征战史、湖南人敢于抗争的精神，号召国人尤其是湖南人奋起卫国，“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梁启超对这首诗十分推崇，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并称赞说：“昔卢斯福（即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南北战争时北军统帅，曾任美国总统）；吾谓欲见纯粹湖南人，请视杨皙子。”《湖南少年歌》让杨度一举成名，其中的名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被广为传诵，梁、杨两人也因此惺惺相惜，成为知己，杨度深受梁启超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也就再自然不过。

“立宪国体有两种，一种是美利坚法兰西的共和立宪，一种是英、日的君主立宪。我主张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中国自始皇帝起，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意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事实，一旦中央失去权威，地方闹独立，必致国家陷于混乱，三国如此，南北朝如此，唐代的藩镇割据如此，五代十国如此。美国的宪政是给地方高度自治权，这样的宪政如果移植到中国，必然导致地方割据，其结果与暴力革命无异。而君主立宪，君权受到限制，但君主的权威在，国人对中央的认同在，则中国可有望渡过危机，进而求存求强。”

杨度善辩，几近演说癖，滔滔不绝，就是袁世凯也无置喙的机会。

“但目前中国的君主立宪，不足以救中国，因为各有各的算盘。朝廷是想借宪政的名义，行集权中央之实；宗室则是要通过宪政达到揽权的目的，只要看看官制改革后满人、宗室据要津，再看看去年以来，宗室少年如载沣、载涛、载泽、载洵分掌兵权、财权，就知道如今的形势，是满人排汉，宗室排满，这样下去，必是满人自绝于汉，宗室自掘坟墓罢了。各省宪政叫得山响，但其目的多是借宪政、民权之名，达到地方大权独揽甚至割据自雄。而东南的绅商，如张季直等辈奔走呼号，不过是想借宪政谋一官半职。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满人与宗室各种矛盾纠结，所以我说当前宪政不足以救中国。”

袁世凯问：“那么皙子认为，什么样的宪政能够救中国？”

“只有让宫保来主持宪政方能救中国。”

这近乎玩笑了，袁世凯连连摆手道：“皙子不要开玩笑，我是真心求教。”

“我并非开玩笑，也是真心给中国开药方。宫保是北洋新军的创始人，这一点非常重要，目前也只有北洋新军能够解决得了革命党的威胁，也只有宫保主政才可能震慑得住地方各自为政的倾向；宫保是推动宪政最积极的中枢大员，同时又是富有地方宪政经验的军机大臣；还有，宫保是目前最得国际认可的中国官员，被誉为李文忠公第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宫保的行政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无人可比。张中堂虽然封疆二十余年，但仍然有书生气，鹿中堂老矣，世中堂才力不济，醇亲王少年新进，懦弱而又固执，庆王爷贪婪平庸，不足为大国领袖。环顾朝廷，唯有宫保可掌舵中国。”

“皙子，你这些话，千万不可对外人道！”袁世凯心里不得不佩服，杨度虽然进京不足半年，却已摸准了朝廷虚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皇上有朝一日回到乾清宫，完全可能请回康梁，康梁也是宪政的行家。”

杨度不屑地一哂道：“康南海一心保皇，谈不上宪政。至于梁任公，博览群书，绝顶聪明，但终究是书生意气，就像我一样，佐人成事可，主政则难胜任。比如政闻社一事，完全是他们办砸了。”

政闻社是去年由康有为、梁启超主持成立的组织。当时朝廷下旨编纂宪法，又筹设中央资政院为议会预备，并谕令各省成立谘议局，先行

制定章程。康、梁看到国内宪政形势大有可为，便将设在海外的保皇会改为帝国宪政会，同时又在上海设立政闻社，其实就是帝国宪政会的国内分支，并派员分赴北京及各直省，联络亲贵及地方大员支持尽快开设国会，颇得支持。本来袁世凯对政闻社的行动也不反对，因为双方都希望宪政往前迈一步。但康梁见政闻社影响很大，野心也随之膨胀，改变了最初争取袁世凯支持宪政的计划，而是与肃亲王善耆合谋，要参倒奕劻和袁世凯。他们的策略是鼓动各省派员赴京请愿，请求早开国会，而趁请愿团在京之时，鼓动言官上弹章，而后组织请愿团请愿革除庆、袁。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这些进京请愿的人又太过张扬，不知严守机密，结果他们的密谋被赵秉钧手下的密探探知。袁世凯十分生气，与奕劻一商议，干脆解散政闻社，一箭三雕，一则解除被弹劾的危机，二则解除早开国会的压力，三则敲山震虎，给康、梁和善耆一点眼色瞧瞧。袁世凯的办法极其简单，他对慈禧说政闻社就是保皇党的国内机构，他们所谋就是为戊戌翻案，保皇上出来主持立宪。慈禧一听勃然大怒，于是下旨道："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察，必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民政部尚书正是善耆，得到消息后立即著人给请愿团的人员备好车票，在赵秉钧的巡警行动前乘火车逃出京城。各省参加了政闻社的人，被上谕中的"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阴图煽乱"等指责吓坏了，纷纷要求退社。康梁好不容易建起的政闻社很快就作鸟兽散，而且连累湖南宪政会这样的团体也纷纷解散，气得杨度直跺脚，恨康、梁书生误事。

"皙子，我不明白，康梁为什么做事总是这样急躁妄动，戊戌年如此，如今过了十年了，他们还是没有长进。鼓动这么多人进京逼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更不明白，我是极力赞同立宪的，他们何以又容不下我？没有我们在京中推动，中国的宪政何能走到眼前的地步？没有你皙子，《钦定宪法大纲》又如何能够得以颁布？他们突然跳出来弄个政闻社，在各地上蹿下跳，仿佛中国宪政的进步全是他们的功劳，其行径真如跳梁小丑！"

"所以中国推进宪政，非有宫保这样的人主持不可。"

“谈何容易！”袁世凯摇手又说，“皙子，今天的话，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何须宫保叮嘱，我知道轻重。”

杨度告辞，袁世凯被鼓动得心旌飘摇，不能心静。的确，如果能够让他当内阁总理大臣，他必定能把中国打理得井井有条。不过，一转念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看看一年来的人事安排，宗室亲贵是不断地排挤汉臣，近乎疯狂地揽权，总理大臣又怎么可能落到他的头上？而且，万一光绪复位，他命且不保，何论其他！一想到这一点，就觉得脖子发凉。再想到慈禧那天严厉警告，他的心头禁不住一颤。

袁世凯情绪低落，一直到晚上归寝时依然振作不起来。这一周侍寝的是老七，就是袁克文从南京给他“物色”的叶姑娘，酷似他少年时的玩伴。他对七姑娘特别宠，胜过其他任何姨太太。七姑娘读书不多，只能算略识文字，但见识却并不差：“老爷，瞧你愁眉不展，多大的事啊？”

“官场凶险，你不懂。”袁世凯并不想多说话。

“官场的事我不懂，可天下的理我可懂。如今你都做到军机大臣了，官够大了吧？大不了不让你当官了，不当了有什么了不得？反正天下最大的官你都当过了，回家做个老百姓自由自在，也不是什么坏事。”

袁世凯笑道：“我哪里是怕丢官做老百姓，做老百姓有什么好怕的，如你说的，自由自在。”

“那还有什么怕的，莫不是还有人敢要我家老爷的命？谁那么大胆子？”

“上有太后皇上，还有皇亲国戚，我怕的人多着呢。”

“哼，我就不信。我要是老爷，就对他们说，你们谁敢逼我，你们试试，我的北洋军不把你们灭了才怪！”七姑娘站在床上，一手扑腰，一手往前一指，仿佛面前就是不知好歹的皇亲国戚。

袁世凯被七姑娘的神气逗笑了：“七姑娘，你这话要是传出去，那可真招杀身之祸。”

七姑娘不以为然地一哂："瞧老爷这点胆子。我说的是大实话。北洋军里那么大的官，来见老爷，哪个不是规规矩矩，一口一个'四哥'，一口一个宫保。我都看得出，他们唯老爷之命是从。我不知道老爷有什么好怕的，真是。"真是二字从她口中说出，几乎有些不屑的意味。

袁世凯知道七姑娘是劝他，不过这劝竟然很有效。对，北洋军就是他最大的本钱，不论是谁想要他的命，都要掂量掂量。这样一想，心里就宽多了："七姑娘，先别睡觉，让下人给我弄点吃的。"

七姑娘问："老爷要吃什么？来一碗鸡丝面？"

"好，就来碗鸡丝面。"

皇上脉案，从六月份就开始每天抄给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各都统衙门并各省将军、都统、督抚等阅看，为的是有精通医学之人迅即保荐来京，而且这些脉案准许各报转载。所以，光绪病势日重的消息外面十分清楚。当然，也有人悄悄说，这样的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外界以为，皇上身体越来越差，根本没有秉政的能力。

从脉案上看，进了十月份，皇上的病更重了，十月初四的脉案是：

张彭年、施焕请得皇上脉沉细无力、尺部更弱，两关左弦右滞。腰胯疼痛如旧。三日不更衣，麻冷干咳，口渴耳响均重。夜半醒来，口干身热。先天不足，后天尤宜调护。肠胃阻滞，外而经络不和，内而气机上逆，久虚之体，勿再夹实。谨拟通润之法上呈。

火麻仁二钱、川贝母去心一钱五分、冬瓜仁三钱、瓜蒌仁一钱五分、杭白芍三钱、细生地三钱、油当归一钱五分、大麦冬一钱五分、广陈皮一钱、饮用白蜜三钱。

袁世凯对屈永秋道："桂庭，皇上脉沉细无力、尺部更弱，是不是说明身体更弱了？"

屈永秋回道："是的，皇上不能静养，心烦气躁更重，进食日少，哪有不加重的道理？"

"从症状上看，腰胯疼痛、口渴、耳鸣的毛病又加重了。夜半醒来，口干身热的毛病好像是最近新增的。张、施两位认为，先天不足，

后天尤宜调护，与你的静养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其实中医也明白，皇上要心情好，要能静养服药才能见效，无奈这一点在皇上竟是奢望。”

“中医开的方向来是万金油，吃不死人，反正也没多大作用。桂庭，已经快十天了，好像你一直没再给皇上诊治？”

“是，我已经说过，皇上病根是精神抑郁，开的药也都是辅助，而且几天就换一次医生，有时一天就换几次，这样治病，就是华佗也束手。皇上大约觉得我的方子没用，所以不用我了。我是不是请假回北洋？那里有更多病人等着我。”

袁世凯摇头道：“既来之则安之，上面没说让你走，你当然不能主动求去。”

屈永秋沉默了一阵后道：“宫保，现在朝野上下都在关注皇上的身体，其实太后的身体倒是更令人忧虑。”

屈永秋是无意中听到太医的议论。太后夏天的时候患过一阵痢疾，前后近两个月，一直没有完全治好，偶有复发。太后要强，一直挺着，其实她的身体很虚。

袁世凯惊诧道：“昨天见太后，她神气很好，脸色红润。”

屈永秋摇头道：“神气好，有多半是装出来的；老年人脸色红润并非好兆头，有可能是虚火上浮。眼看太后万寿要到，她更不愿传出身体不好的消息扫大家的兴。”

“也是。”闻言，袁世凯点了点头。

第二十一章　两宫病重政局变　醇王监国世凯忧

袁世凯最怕慈禧生病，更担心她一瞑不视。从前还只是隐忧，如今已经摆在面前。于是，他召心腹谋士杨士琦密商道：“如果万一太后先一步走了，那真是其糟无比。如果真有这一天，我是必定倒霉，这是个死结，无法可解。”

杨士琦安慰道："宫保是不是多虑了？外面都知道皇上身体不好，都在议论皇帝驾崩后谁够资格当皇帝。"

"都怎么议论？"

"议论多得很。有人说是醇亲王，有人说是载泽，还有人说是载洵，当然也有人议论是溥伦，还有的人认为应当是小恭王溥伟。"

袁世凯摇头道："皇上驾崩，应当从他子侄辈里选，怎么这么多人选载字辈的，难道还要再来个兄终弟及？"

"可不是嘛！大家都认为，老太太一辈子热衷权柄，如果从溥字辈里选皇帝，她就成了太皇太后，再想听政或训政就轮不到她了。"

"都七十三了，我就不信老太太还那么迷恋权力，非要再谋听政。这几年老太太明显有些倦政了。"

"倦政不等于不恋权。一个大半辈子说了算的人，怎么可能真正放得下。依我看，载字辈里最有可能的是醇亲王。"

"何以见得？要论才具，载字辈里他最差。"

"但他有一条别人无法可比，是当今皇上的同父异母兄弟，也算太后的娘家人。从太后为他指婚娶了荣文忠的女儿，就已见端倪。"

荣文忠就是荣禄。杨士琦认为让载沣娶荣禄的女儿，荣禄成了他的岳丈，就是防止他将来为戊戌翻案。而今年初让他入军机，就是为了培养他的人望，为将来大用做铺垫。

"让他当皇帝也是其糟无比。即使不为戊戌翻案，也不会给我好果子吃。"

杨士琦建议道："宫保，如今众说纷纭，我们不妨好好谋划一番，推一个于我们有利的皇上出来。"

"谈何容易！没人算计得过老太太。"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试一试，总比束手无策要好。"

袁世凯心中已有人选，却不动声色地问："杏诚，你想推谁？"

"振贝子。振贝子虽然荒唐，但人却很聪明，老太太也很喜欢他。快两年了，杨翠喜的事大家也基本忘下了。更重要的是，人人都知道宫保与庆王的关系，振贝子有宫保的支持，便是有北洋数万精锐新军的支持，那样，北洋军就相当于大清忠心耿耿的御林军。老太太是最讲实际的人，也许她会想明白，支持振贝子。"

"卷入皇位之争是为臣者大忌，多少人为此家破人亡！我们轻易不要做冒险之举。"袁世凯有些犹疑道。

"这种事做起来当然如风过浮萍，不落痕迹，即便太后问起来，也完全可以说是小人有意陷害。"

袁世凯沉默无语，盯着天棚陷入深思。

"这件事，必须向大佬透露一下。"

袁世凯默默点头，不知他是同意还是反对。

慈禧早在青年时期即有月经不调之症，以后又陆续患过喘咳、痔疮、面风、腹泻、肠胃不和等病症。她平时进膳，喜食油腻厚味之品，尤爱吃肥鸭，恣意口食，脾胃必伤。所以她的病根主要在脾。至光绪三十年，亦即其七十岁以后，身体日益衰弱，经常消化不良，御医们常用的方法便是益气理脾。后来又增加肝胃郁热，气道欠舒的症候，御医们常用的是"舒肝平胃之法"治疗，效果甚微。今年六月里，因为吃冰镇西瓜，添了腹泻的毛病，但慈禧要强，也不太把这些病放在心上，照常视朝听政。

十月初，两宫由颐和园移驻西苑。十月初十是太后生日，照规矩，各部院皆推班不奏事，外省折奏亦暂时压住不报。八点钟两宫在勤政殿召见军机，但只是礼节性的接见，并不议政事，赐军机大臣念珠各一串。然后太后回到仪鸾殿，自大学士以下百官皆齐集仪鸾殿内外，由光绪率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礼。当天有好几场宴会，晚上又要演戏，太后喜欢看戏，一直忙了一天。

第二天军机大臣照例见起，估计仍然是礼节性的见面。不料却传出话来，慈躬、圣躬不豫，不见军机。

“昨天慈圣身体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病了？”张之洞这样发问，但无人能答。

于是派人去找内务府的官员来问，当值的是增崇，他道：“各位王爷、大人，我已经问过太医。昨天晚上太后看戏着凉，又吃了两个苹果，一杯乳酪，半夜里就肚子不舒服，急召太医，据太医诊断，是痢疾复发。”

老年人体弱，痢疾不易治愈，是比较凶险的病。张之洞跺脚道：“是谁侍候在身边，怎么不提醒太后少吃凉物！”

增崇回道：“张中堂，太后愿吃，谁又能拦得下。”

张之洞发觉自己的失言，尴尬道：“我不是怪你们，实在上了年纪的人，不宜吃生冷之物。”

载沣问：“太医治疗效果如何？”

“现在还看不出来，一个时辰总要一次如意桶。”这就是说，两个钟头太后就要腹泻一次，不要说上了年纪的人，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

载沣这时又问：“皇上那边怎么样？”

增崇回道：“也不太好。皇上昨天大概也累着了，夜里腰疼，腿疼，早晨起不了床。”

“拿脉案来看。”

张之洞当然是指光绪的脉案，增崇预计到必有此问，因此已经将脉案抄件带过来，张之洞递给载沣。

“张中堂读给大家听，听就行。”载沣口吃，因此轻易不做诵读这种扬短避长的事情。

张之洞吟诗作赋，又是直隶人做京官多年，京片儿很地道，朗声念道：

吕用宾请得皇上脉数大缓小，随寒热为进退。昨晨请脉，身已发热，脉体弦数。今晨请脉，四肢发冷，脉象缓小，咳嗽气喘未减，大便

未行，步履维艰。亟宜退寒热、止喘嗽、行大便为主。其余腰痛、耳响、食少化迟、肌肉羸瘦、皮肤不润、夜不能寐各症，乃脾虚不能生肌肉，肾虚不能运筋骨所致。仍当脾肾双补，缓调自安。先宜止嗽定喘、退寒热、通大便。谨拟青蒿鳖甲汤合清燥润肺汤加减。

开的药包括青蒿、枇杷叶、火麻仁、鳖甲、冬桑叶等。张之洞读完，载沣心焦道："皇上病又重了，大便未行、夜不能寐又是新增症状。"

闻言，张之洞对奕劻道："王爷，我们几位，恐怕要轮流入值了。"

奕劻赞同："对，咱们六个人，三人一班，各位都吩咐家人，把被窝取来。"

按军机次序，奕劻、载沣、世续为一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为一班。

众人正要散去，太监却来传旨，说太后召见。于是六人赶到仪鸾殿，太后独自一人在东暖阁升殿。她身体看上去还不错，尤其衣饰，一丝不苟，与平日无异："皇上身子今天不好，让太监传话，说他不能前来请安。我昨天晚上吃了一个苹果，大约着凉了，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多年脾虚胃弱的老毛病，稍微注意下就没事了。医生开的脉案我看过了，还是像从前一样，调理脾胃罢了。你们都放心好了，不要张皇失措。"

众人见太后说得轻描淡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好像为了证实身体如常，接下来的几天，白天的庆典及宴筵活动，慈禧都要参加，而且接连三个晚上，都在西苑颐年殿看戏，直至散戏才还寝。每天都照常召见军机，每天批下的折件都在十四五件之多。

十二这天下午，太后睡了一觉起来，还特意叫崔玉贵去问话："这些天典礼太多，都没来得及听你们拉呱，最近，外面又有什么新鲜事？"

崔玉贵有的是市井新闻，连讲了五六个。慈禧制止道："你也不必老是讲这些家长里短的，关于朝廷的事情，可有什么传闻？"

"奴才是听到了些说法，说了怕老佛爷生气。"崔玉贵料到必有此一

问。

“少啰嗦，你说就是。”

“外面都知道万岁爷圣躬不豫，都在议论谁当皇帝。”

“都是谁在议论？”慈禧立即警觉起来。

这下崔玉贵有顾虑了：“奴才也不知道谁在议论，反正是有人说。”

慈禧怕把崔玉贵吓住了，问不出真话，就话锋一转道：“市井传闻，当然不好说是谁在议论，我的意思是，都议论谁当皇帝？”

“各种说法都有，但议论最多的，一是醇亲王，二是振贝子。”

“哦，竟然还有小振，他前年被迫辞职，弄得那么狼狈，还有人议论他？”

崔玉贵回道：“有人说，袁世凯在背后支持。”

慈禧陡然心惊，但不动声色：“都知道袁世凯与庆王关系近，这是胡乱猜测罢了。还有别的什么人？”

“还有载洵、载泽、溥伦、溥伟，啊，对了，还有善耆。”

“咳，可真是，这么多人想当皇帝，也不拿镜子照照。”慈禧又说，“你出去后这些话一个字也不能往外露。”

“奴才只给老佛爷说，绝不敢向别人提一个字。”

到了十四日，太监传出话来，太后只见庆王一人。众人都十分疑惑，等了半个时辰，奕劻才回到值房。众人都问：“慈躬怎样？”

“没大碍，太后让我到普陀峪查看万年吉地。”

众人心中都有不祥的预感，太后打发奕劻去看她的陵墓工程，说明她已经预感到自己身体不好。慈禧的陵墓在普陀峪，已经修了几十年，中间一改再改，新开的工程不断，如今尚未完全竣工。

奕劻好像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又道："西藏喇嘛要来晋见，贡献了一对佛像，太后让我去安奉，顺便查察工程。"

而皇上那边传来的消息很不好，皇上已经六天没有大便，肢体酸软，耳朵几近失聪，子时后即不能寐，医生的诊断是阴阳两虚，标本兼病。

张之洞问："王爷，我们几位是不是从今天起就要全部入值？"

奕劻回道："不必，太后说一切照常，不要张皇，皇上圣躬不豫，如再传出慈躬不豫，会引起人心慌乱。太后的意思，有内务府和太医入值就行，有事再召军机。"

奕劻去东陵，要乘明天一早的火车。当天下午，袁世凯就到庆王府密商。

袁世凯问："王爷，太后在这样关键的时候把你打发走，是不是她预感到大限将至？"

"看太后的神气，病情并未增加多少，好像不必如此仓皇。"

"如果纯是为了供奉金佛，似乎打发别人去亦可，没必要把首辅派去。是不是太后要行什么大计？"当年罢黜恭亲王，就是打发他去查看普陀峪工程，结果还在路上，罢黜他的上谕已经明发了下来。

"慰廷，吉凶难测。现在觊觎我这个位子的，不知有多少人。"

"王爷，有野心的不少，但能够格的我看没人。"

"善一久有些意，就连载泽、载涛这些年轻后辈竟然也野心勃勃。"

善一就是肃亲王善耆，他排行老大。亲贵间私下称呼的习惯，往往取名中一字再加排行。

"王爷，肃亲王的确是个有本事的人，口碑也还不坏，是王爷的一大劲敌，不过，他可是铁杆的帝党，太后未必不知，不太可能让他来领枢。至于载涛、载洵、载泽等少年亲贵，恕我直言，志大才疏，成不了大事。王爷，非常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奕劻当然知道袁世凯的意思，郑重地说道："慰廷，你听我的话，别人怎么说不去管，咱们要稳住阵脚。千万不要弄巧成拙，一切听老太后安排吧。"

太后的病又有反复，本来十八那天轻快多了，也想吃东西了，膳后贪嘴吃苹果，才吃了半个，就感觉肚子里不舒服，连忙召医，结果当天夜里就又连续起夜。十九日袁世凯等人进宫，太监传出来话来，太后夜里受凉，有事写奏片来看。

慈禧太后要强，好几次生病，只要能见军机，都硬撑着召见。如今传出话来写奏片，可见已是不能支持。张之洞担心道："老年人生病，就怕反复。我们这样干等也不是办法，总得找人来问问。"

载沣也赞同，于是袁世凯道："那就找内务府的人问。"

因为日夜当值且能接触到宫中秘密的，只有内务府的大臣。太监和御医也都归内务府调遣，要打听宫中实情，只有他们最方便。

昨天当值的是增崇，此时尚未出宫。一会儿他来到军机值庐，向各位军机见礼后，不待大家开口就道："各位大人必定是问太后的慈躬，我已经问过太医，他们说法都是含混其词，但可以确定，比前一次严重了。"

"严重到什么程度？"张之洞问。

"这实在不好说，太医也不能下断语。诸位大人请想，一夜起了四五次，就是年轻力壮的身体也吃不消，何况太后是七十多的人。"

载沣问："皇上那边怎样？"

增崇回道："皇上那边也不太好，已经多日不大解，心绪更坏。"

闻言，张之洞又问载沣："王爷，两宫都在生病，是否请庆王回来？"

因为庆王领枢，在这样关键的时候，他不在的确不妥。但他是奉懿旨去看陵工，非请懿旨不可。

"那就写奏片进去，请懿旨吧。"

于是写奏片进去，很快传出话来："太后懿旨：请庆王爷回京，要快。"

"要快"两字，足以让军机大臣惊慌，可见太后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将至。

"要发电报，请马兰峪总兵即刻转递。"东陵在直隶地盘上，怎么办事最快，袁世凯清楚。

电报立即发往马兰峪总兵。众军机枯坐到午后，张之洞对载沣道："王爷，咱们不必请旨，我看开始分班入值吧？"

载沣赞同道："好，散值后回家预备预备，把被窝带来。"

正准备散去，李莲英小跑着过来道："各位大人留步，有懿旨。"

于是众人跪下，听李莲英宣懿旨："有要紧的折子，由醇亲王代批。"

"这副担子我可挑不起来。"载沣这话说得不伦不类，大约他也觉得这好像要抗旨不遵，转脸对张之洞说，"张中堂，到时候你们都帮帮我。"

张之洞回道："王爷放心，我们一定从命。王爷先谢恩吧。"

载沣这才醒悟过来，自己一激动连谢恩也忘了。等他谢了恩，李莲英才道："王爷、各位大人请起吧。太后那边离不开人，奴才要去了。"说罢小跑着回仪鸾殿。

载沣望着李莲英的背影感慨道："李总管也老了，走路都有些拖拉脚了。我第一次见他时，嘿，那脚底下像安了弹簧。"

按上次说法，三个人一班，袁世凯和张之洞都不当值，走到门外，张之洞叮嘱道："慰廷，晚上你可要交代好下人，随时可能有电话。大事当前，咱们得帮着拿主意，年轻人没经过大事，怕是醇王到时候会手足无措。"

袁世凯回道："中堂放心，我会随叫随到。不过太后忽然让醇王代批折子，这里面可有什么说法？"

张之洞仰着脸想了想道："庆王领枢，他又不在，亲贵里头，就只能是醇王合适了。"

袁世凯心里别有想法，嘴上却道："中堂说的是，醇王亲贵而兼军机，庆王不在，当然排到他了。"

回到家，袁世凯找纸笔写了一张纸条：奉懿旨，有要紧的折子，由醇亲王代批，然后把管家袁乃宽叫过来交代："你找一个妥当的人，把这个条子送到庆王府，亲自交给王府管家。"袁世凯估计，如果没有意外，奕劻晚上应该能到京。

"是，老爷放心。"袁乃宽突然想起了什么，"啊，段军门派人送来一封信。"

袁世凯拆开一看，只有一句话："第六镇昨奉陆军部令调防天津，以防洋人。今晨已奉令开拔，防务已由第一镇接替。"

袁世凯这一惊非同小可，通常军队换防尤其是京畿军事调动，必由军机奏请，而这次竟然瞒着军机，可见太后对军机大臣已经生疑，确切说是对袁世凯生疑！第一镇是铁良亲自训练的旗营，替换段祺瑞的第六镇，意图再明显不过。奕劻临走时一再叮嘱，不可轻举妄动，幸亏自己没有任何妄动。

到了晚上，屈永秋来了，对袁世凯道："宫保，皇上今天病情突然加重，而且十分可疑。"

"怎么可疑？"袁世凯问。

"恐怕是中毒。今天内务府派人接我去瀛台，皇上躺在床上，抱着肚子疼得来回翻滚，脸色发黑，浑身大汗。皇上的病都是慢性病，器官会逐步衰竭，但绝不会突然就重到这个样子，这是典型的中毒症状。"

"桂庭，你是怎么给皇上诊治的，没用药吧？"袁世凯也是大吃一惊，此时给皇上用药，将极有可能代人受过，甚至被人嫁祸，那可真有性命之忧。

"如果是中毒，西医也有解毒的药，可这种时候，我哪敢用药。"

"这样最好，当时继禄大人也在吧？"

“在。当时继大人还问我，有没有能够见效快的西药。我说，没有，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上上热敷。继大人就安排太监去找热水。”

“怎么，瀛台连热水都没有现成的？”袁世凯十分惊讶。

“是，”屈永秋突然哭起来，“宫保不知道，皇上实在太可怜了。瀛台含元殿里到处破败不堪，窗纸破了都没有糊新的。皇上睡的龙床还不比老百姓的舒服，一床破褥子也是脏污不堪。倒是有个太监在跟前，皇上疼得那样，他却面无表情，无动于衷。这要是寻常百姓家，此时父母子女都围在身边，至少会帮他擦一擦脸上的冷汗。”

“桂庭，我们做臣子也没有办法。”袁世凯也被屈永秋说得有些悲伤了。

“是，我难过的是本来有西药可以救皇上，至少止疼药是有的，可是我却不敢用。”

“你也不必自责。桂庭，看现在的情形，是有人不愿皇上死在太后身后。这种时候，你不但不能给皇上用药，就是以后再有召医，你也最好不要去。你也知道，我是最不担是非的，我怕到时候会连累你。”

“是，宫保，我打算从今天起开始生病，不进宫了。去一次难过一次，何苦来哉。当初我不愿进宫，杨大帅非要我来。”

袁世凯劝慰道：“你来也不错，毕竟算是尽心了。桂庭，依你看，皇上还能活多久？”

“挺不过三两天的。我还听说，太后的病也很凶险，大约也没几天了。外面都在剃头，剃头匠都忙不过来了。”国有大丧，百日内不能理发，所以民间要抢着剃头。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赶到西苑，正巧庆亲王奕劻的轿子也到了，袁世凯赶过去扶奕劻下轿，问：“王爷，您是昨晚回来的？”

“昨天十一点多才回来，那时候宫门已闭，今天早晨一早赶过来向太后复旨。”

袁世凯问：“王爷，昨天我送去的条子你看到了吧？”

“看到了。”

“这有点奇怪，要说代批折子，应该由王爷来批；如果说因为王爷不在跟前，可是明明已经有旨要王爷速回，不过半天多的时间，难道也等不了？”

“这是醇亲王地位要有大变动的前兆。”奕劻看了看周围小声说，“也许要当太上皇了。”

奕劻的话证实了袁世凯的猜测，他“啊”了一声：“原来如此。”

已经到了军机值房，两人不宜再窃窃私语。醇亲王载沣、鹿传霖都迎了出来，奕劻问：“太后和皇上圣躬如何？夜里没什么事吧？”

载沣回道：“没事是没事，可是王爷不在，我心里总是发虚，王爷回来就好了。”

奕劻问：“皇上的脉案你们看了吧？”

“还未递过来。”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内务府大臣继禄带着浙江推荐的名医杜钟骏过来了。杜钟骏，字子良，江苏清江人。出生于医学世家，二十岁即悬壶于扬州弥勒庵桥，善治疑难杂症，名气很大。去年被浙江巡抚冯汝骐请入巡抚幕，今年夏末朝廷为光绪征医，被推荐入都。光绪久病成医，对御医开的药经常不服。杜钟骏的药他竟然连服三剂，再次请脉时道：“你的脉案开得很好，我连吃了你的三剂药，感觉清爽了很多。要是早让你开方，朕何至如此？”

但不知为什么，杜钟骏很快被调整了班次。当时各地推荐给皇上治病的有六名医生，两人一组，五天一班。半个月就轮到一次。这次调整班次为一个月一轮，杜钟骏被派到末班，所以两个月来未得给皇上请脉。昨天晚上光绪感到不好，大发脾气，非要杜钟骏来请脉。杜钟骏连夜进宫，光绪看到他问道：“前两班的药服了没用，问他们又无决断之语。你的脉案很好，你有何法救朕？”

杜钟骏问：“臣已经两月未给皇上请脉，皇上大便如何？”

皇上愁眉苦脸道：“已经九天不解，痰多，气急，心空。”

“皇上之病，虚虚实实，心空气怯，当用人参；痰多便结，当用枳实；不过，还需要臣下去细细斟酌。”

杜钟骏回到内务府值房，认为皇上的病已经很重，在脉案中有一句话说皇上的病“虚虚实实，恐有猝脱”。继禄问道：“杜大夫，你这么写不怕皇上害怕吗？”

杜钟骏回道：“皇上的病不出三四天，必有危险，我这次来未能尽技治愈皇上，已属惭愧。到了病坏依然看不出，何以自解？大人不让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我不负责，不能不把丑话说在前头。”

同值的内务府大臣奎俊也道：“杜大夫说的有道理，我们也担当不起。不如去回明军机，两不负责。”

于是由继禄带领杜钟骏，来见六位军机大臣。

听继禄说罢，奕劻还以军机领班的身份道：“我们知道就行了，我看就不必写了吧。”忽然想起来醇亲王已经代批折子，虽然没有明谕，但自己的地位已经屈居载沣之后，因此特意问载沣，“醇王以为如何？”

载沣望着张之洞道：“这样写的确会，会吓着皇上。我们六个人都知道了，就不必写了吧。”

张之洞和袁世凯都附和：“不必写为好。”

听说光绪只有三四天的万寿，袁世凯心里暗自欣慰。但也只是瞬间，因为慈禧身体也很不好。万一慈禧先崩，光绪没了牵制，首先下一道赐死袁世凯的上谕，自己又该如何自救？所以他对慈禧的病情更加关注，问继禄道：“太后慈躬如何？”

继禄回道：“前几天还好，听太医说，今夜有加重的迹象。”

慈禧的脉案不同于光绪，可以公之于邸报见之于报纸。除了写脉案的太医、当值的内务府大臣及慈禧本人外，一般人根本看不到，当然军机大臣除外，所以袁世凯建议道：“太后慈躬到底如何，最好叫郎中来仔细问问。”

张之洞说道：“先去看看这几天的脉案，再问太医不迟。”

奕劻附赞。于是六个人一起到内务府公所，由继禄打开抽屉，取出十月以来的脉案。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对中医不甚了了，而张之洞可称半个医生，所以载沣自动让贤道："张中堂你来看。"

张之洞接过来，一页页翻看，前面看得很快，越到后来越看得仔细。大约十分钟，他合上脉案道："从脉案来看，太后进入十月份后，就现脾胃不和的症状，但并无大碍，到了十四日后，病情有所发展，新增了头痛目倦、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及咳嗽，到了十五日又增周身疼痛、面目发浮的病象。这主要是万寿期间，太过操劳。医生的处方，是缓肝化燥之法，也算对症施治，一直到十八日，病情较为稳定。但从十九日开始，病情加重，张仲元、戴家瑜入诊后认为，'皇太后脉息两寸软，两关弦滑进躁。浊气在上，阻遏胃阳，是以烦躁口渴；清气在下，肺无制节，所以便泻不止。燥热熏肺，时作咳嗽，顿引肋下窜痛。谷食不多，身肢软倦乏力。'他们拟定的是轻扬化燥之法。"

奕劻问："今天的脉案如何？"

张之洞回道："今天与前两天情形差不多。"

袁世凯补充道："只看脉案不行，他们下笔时多有顾虑，或者不能尽实来写。"

太医治病，顾虑极多，都不敢下"虎狼药"，习惯写"太平脉"，开"太平方"。像杜钟骏那样爽直的医生实在少见，所以只看脉案有可能把病情看轻。载沣表示赞同："慰廷说的有道理，把当值的医生叫过来问问。"

"夜里当值的是张午樵，还没走，我叫他来问问。"张午樵就是直隶人张仲元，精于内科，当太医已经二十三年，刚升太医院院使。

载沣问："午樵，昨夜是你给太后请的脉？脉案已经看过了，但大家觉得未必如实，太后慈躬到底如何？"

这话问得实在欠妥当，张仲元回道："别人写脉案我不知道是不是如实，我入太医院二十余年，向来都是秉笔直书，从不敢欺罔。"

奕劻补充道："醇王的意思是怕你们有所顾虑，我们六位军机都在，是想对太后的病情了解得更详细些。太后皇上都圣躬不豫，我们军

机上也甚为焦灼。”

“太后的脉案我是一字不虚，从脉案上看，太后病情与十九日比并无明显加重。但各位王爷、大人，这放在平常人身上算不了什么，但太后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连续几天吃得极少，而泻痢不止，慈躬自然十分虚弱，弱不禁风说的就是太后这样的情形，一有风吹草动……”张仲元不再往下说，但意思已经十分明确，太后的病也很凶险。

回到军机值房，奕劻对醇亲王道：“是不是该让香涛准备皇帝的哀诏？不然到时候手忙脚乱，恐怕来不及。”

载沣并无主见，尤其是这种大丧更是第一次经历，而且是两宫同时接近病危，他此时早就有些惊慌失措：“对，对，张中堂，你就辛苦辛苦吧。”

“这总要等皇上吩咐，才好动笔。我实在不愿动笔写这样的文字，一想到皇上正是春秋鼎盛的时候，却……”张之洞哽咽着说不下去，弄得一把花白的胡须上涕泪纵横。

张之洞入值军机，曾经私下里对袁世凯说，他不敢奢望有什么大作为，只期望能够调和两宫，弄成一个母慈子孝的局面。他认为慈禧与光绪误会颇多，就是因为中枢缺乏善于调和的枢臣。他进京努力了一年多，这才发现母子已经势如水火，他实在难有作为。如今，竟然到了母子都将崩亡的局面，他怎么能不难过？他这一哭，把大家的泪都引出来了，不管真假，六个人都眼睛发红，拿袖子抹泪，引得远处的护军和太监交头接耳。

“各位王爷和大人，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而且要传出去，外人会妄加揣测。”

袁世凯这话极有道理，奕劻立即制止大家：“慰廷说得对，咱们都先别难过，有许多事情要做。”

张之洞去写哀诏，奕劻帮着载沣批折子。好在没有什么大事，批起来没什么犯犹豫的。

到了下午三点多，皇上大便时竟在便桶上昏厥过去，十几分钟才醒过来。可喜的是皇上十几天没有大便，今天竟解了出来。然而张之洞私

下里却对袁世凯嘀咕道："慰廷，这可不是好兆头，病重的人腾空了肚子，往往就……"

太后也得到了消息，传懿旨召见宗室亲贵、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奕劻等军机大臣得旨，稍一用心，就知道大约是要为皇帝立嗣，不然何须招宗室亲贵。宗室亲贵散布内城，要招齐总要有个把钟头。等太监跑来说人差不多了，六位军机这才鱼贯而行，前往慈禧的寝宫仪鸾殿。

殿外已经跪满了宗室亲贵及御前大臣，殿前两侧有着黄马褂的侍卫肃立，殿门前有四个太监把门，李莲英站在殿阶上，等六人走近了，哈一哈腰道："太后懿旨，殿内地方太小，只请军机大臣入内。"说罢亲自打起帘子，奕劻在前，载沣继之，鱼贯而入。六个人都是第一次进慈禧的寝殿，都有些紧张。进来的这一间，并非寝室，而是换衣间，北面墙上一面一人高的西洋玻璃镜，此外还有梳妆台、衣柜。第二道门口站着两个宫女，她们弯腰掀起半边帘子，做个请的手势。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药味。

六个人进去，就在大床前跪下。慈禧半坐在床上，身后靠着两床锦被，穿戴得一如她上朝时一样，光光鲜鲜，一丝不苟。最大的变化是瘦，两块颧骨更高，眼睛和嘴巴都有些下陷的样子，她抹一抹鬓角道："我一定瘦得厉害，别吓着你们。你们不要担心，我还没事。"

奕劻带头磕头："奴才等盼太后早日康健如初。"

"年龄不饶人，康健如初不可能了。"慈禧顿了顿，咳嗽了一声说，"不过今天我感觉清爽多了，但愿如你所言，能够好起来。没想到皇上病得这样厉害，听说今天终于大解了。这不是好兆头，咱们都不必讳疾忌医，该为皇上的身后事想想了。"

皇上的后事很多，当然最重要的是空出来的皇位。但慈禧不明确说，众人都不敢贸然接话。

"当初皇上继位时说得明白，将来有阿哥要承嗣穆宗，兼祧皇上。自康熙年间起，本朝无立太子的例，今天你们就议议，谁合适来当这个大阿哥，将来承嗣穆宗，兼祧当今。"

穆宗就是年轻轻就生了一场天花早逝的同治帝。当初本来应当从溥字辈里选一位继承皇位，但那样一来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垂帘就说

不过去，所以她以溥字辈里没有合适的人选为由，将她妹妹的长子同治的堂弟四岁的载湉立为皇帝，这就是光绪。她得以继续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当时特别说明，将来光绪皇有子，是继承同治的帝位，而非继承光绪的帝位，也就是慈禧所说，承嗣穆宗，兼祧当今。

奕劻从载沣获得批折的权力已经明白慈禧的心思，是有意要立载沣的儿子溥仪为帝，但向来有国赖长君的说法，而且宗室亲贵都跪在外面，他不妨表示出以国事为重的意思，同时也可见情于宗室，所以说道："国赖长君，溥字辈里，溥伦、溥伟都已成年，要论才具，溥伦更为合适。"

溥伦是乾隆的五世孙，过继给道光的长子为嗣，袭封贝子，人称伦贝子，时年三十四岁。四年前曾经率团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归国后受到重用，出任农工商大臣。去年与大学士孙家鼐共同筹建资政院，担任总裁。小恭亲王溥伟是恭亲王奕訢的孙子，时年二十八岁，担任禁烟事务大臣，爵位高，但资历不如溥伦。

慈禧太后不置可否，问载沣道："载沣，你的意思呢？"

载沣已经知道慈禧太后有立他儿子为帝的心思，但绝对不能毛遂自荐："奴才的意思，与庆王一样，也是推荐溥伦和溥伟。"

慈禧听载沣也是如此意思，不待他说完，目光便移向世续："世续，你的意思呢？"

"奴才附议庆王的意见，国赖长君，请太后从溥字辈中选成年者为君。"

慈禧不满地将目光转向鹿传霖，鹿传霖重听，根本不知道太后在问什么，所以连忙磕头："奴才谨遵慈谕。"

慈禧于是目光转向张之洞问："张之洞，为皇上立嗣，是家事，也是国事，你的意见呢？"

张之洞回道："虽是国事，但毕竟首先是家事。太后所选，必是万民所愿。"

袁世凯不待太后垂问，附和张之洞道："这等大事，太后必有深思

熟虑，臣无成见，请太后宣布懿旨，臣等无不谨遵。”

慈禧算是征求完了军机的意见：“国赖长君不错，但溥伦和溥伟，论德才还不够当皇上。我的意思是把载沣的儿子接进宫来做我的孙子，找几个德高望重的师傅，好好教导几年，不愁德才不备。”

慈禧说的是接进宫来做她的孙子，完全是当家事来办，别人都不好说什么，其实早都心知肚明，实在无话可说。唯有载沣必须说话，但如何说实在难住他了，说自己儿子不够格当然不行，坦然接受也不妥。他本有磕巴的毛病，一着急，把脸憋红了，吭吭哧哧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慈禧见状就说道：“你不必多说了，如今你的身份不同，我看就给摄政王的名号。”

摄政王的称号，顺治年间多尔衮得到过，但后来不得善终。同治年恭亲王辅政，有人建议封摄政王，被慈禧否决，封的是议政王的称号。载沣的父亲老醇亲王，同样是皇上的生父，也未封摄政王。论才能和威望都不出色的载沣，如今父因子贵，被封摄政王，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所以他愣怔着竟然忘了谢恩，亏身边的世续扯扯他的衣角提醒：“摄政王谢恩。”

他这才着实磕头下去道：“奴才载沣谢恩。”

慈禧道：“外面的亲贵大臣们都等着呢，立即写旨来看。”

张之洞进军机当了秉笔，这种时候不待吩咐，他立即起身退出殿外，早有太监备好纸笔，他就着殿外的石礅，两道上谕一挥而就。

谕内阁：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又谕：朕钦奉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

慈禧看罢，一字未改，对奕劻道：“奕劻，你把这两道上谕的意思和亲贵大臣们说一声，上谕很快就明发。让他们早点儿回去吧，天冷了，跪在凉地上容易受寒。”

慈禧没有让军机们跪安的意思，大家也就跪着不动。等奕劻回来后，慈禧问道：“皇上的遗诏准备了吗？”

奕劻回奏道："上午让张之洞准备一稿，皇上也没谕示，不知是否合适。"

"皇上这样子，恐怕不会有什么表示了。张之洞说说你写的意思，趁我还明白帮你们拿拿主意。"

听了这话，袁世凯最为欣慰，他最怕的就是皇上会在遗诏中对戊戌政变有所表示；而慈禧说光绪不会有所表示，其实就是说即使皇上有所表示，也不会采纳。而张之洞起草的遗诏，绝对不会有一字涉及戊戌。

张之洞回道："臣因太后和皇上圣躬不豫，心乱如麻，起草了一稿，还未及与大家商议，恐多有不妥。"

"不要紧，你先读来大家听听。"

于是张之洞从衣袋中掏出他起草的遗诏，朗声读道："朕自冲龄践祚，寅绍丕基。荷蒙皇太后帱育仁慈，恩勤教诲，垂帘听政，宵旰忧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钦承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三十四年中，仰禀慈训，日理万机，勤求上理。"

张之洞停顿一下，观察慈禧的反应。这几句其实是把光绪年间三十四年的劳绩，均归于慈禧，垂帘听政自不必说，即便亲裁大政后，也是"仰禀慈训"。慈禧点头道："这几句话，很公道，你往下念。"

于是张之洞接着往下读："念时事之艰难，折中中外之治法，辑和民教，广设学堂，整顿军政，振兴工商，修订法律，预备立宪，期与薄海臣庶，共享昇平。"

"这几句也很好，把新政的大端都说到了。"

张之洞得到鼓励，声音更洪亮："朕躬气血素弱，自去年秋闲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症，环生叠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

"皇上病由，气血素弱固然不错，但只顾之一点，似乎不够妥当。"

光绪的病由当然不仅仅是气血素弱！有志未伸这才是最重要的病因，但朝野上下尽知的原因，却都是讳莫如深，张之洞如何敢写进遗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莫非慈禧要为光绪说句公道话？众人都在猜

测，慈禧开口了："去年以来，直隶、东三省及湖广、闽越等省，先后被灾，皇上为之忧心，也是病情加重之一端。"

"是臣疏略，皇上忧心民生，是致病大端。臣想加这样几句，是否合适，请太后圣鉴。"张之洞有倚马可待之才，边想边说，"在共享昇平后加：本年顺直东三省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省，先后被灾。每念吾民满目疮痍，难安寝馈。后面再接朕躬气血素弱，就更顺理成章。"

慈禧点头赞同："不错，这样一改前后气理更顺。"

张之洞继续念下去："顾念神器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嗣皇帝必是载沣之子无疑，但毕竟尚未下旨，因此张之洞插话说，"等太后懿旨明确嗣皇帝后，臣再补笔——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付托，忧勤惕厉，永固邦基。尔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遗诏的末段，一般是讲将来的施政方略，因此往往颇多争议。张之洞解释道："最后几句涉及新君施政方略，臣未与大家商议，妄自揣测，很不妥当。"

"张之洞说的有道理，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说说看。"

奕劻是军机首辅，照例应当先说话，但如今载沣已经是摄政王，所以他沉默不语。慈禧当然明白奕劻的心思，点名道："载沣，如今你是摄政王，大家等着你先说话。"

载沣回道："奴才觉得，张之洞的稿子很好。只是，如今革命党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一语未及，似乎不够味道。"

众人都不吱声，慈禧毫不客气地回绝道："你这话真是糊涂，革命党这样的大患宜消弭于无形。遗诏要诏告天下，把革命党写进去，岂不是自树强敌？再说，也太抬举他们！"

载沣吓得不敢再开口了。慈禧接着道："我看这样就很好。推行宪政是朝廷的大政，九年预备立宪也已广告天下，将来自然要按所定事宜

逐一推广。这也是皇帝关心的大政，我看其他就不必画蛇添足了。”

这次召见费了近一个钟头，慈禧有些疲倦了：“你们出去后，先把溥仪抱进宫来，让我看看我的孙子。还有，你们六个人不必都守在宫里，排排班，也稍得歇息。我今天感觉轻快多了，你们不必太担心，跪安吧。”

几个人鱼贯而出，奕劻把载沣让在前面。载沣一出门，院子里的太监、宫女都跪下贺喜。等回到军机值房，载沣便道：“我真是想不到，太后会把摄政王的重担交给我。以后有事，咱们还是商量着来。”

“摄政王放心好了，我向来是禀旨而行。”奕劻心里酸得很，语气也有些酸涩。

气氛有些尴尬，载沣背着手在屋里转了一圈，像是在思考什么，等他想清楚了，走到奕劻身边问道：“张中堂起草的遗诏固然很好，可如果皇上留下什么御笔，那时候又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最令袁世凯心惊肉跳。皇帝的遗诏，除非是突然驾崩，大都是遵照皇帝的意思起草，皇帝如果留有朱笔遗旨，当然更要写入遗诏。袁世凯最怕的就是光绪临死前，留下“诛袁世凯”之类的遗旨。

众人也都关心这个问题，所以都望着奕劻，听他怎么说。只见他慢吞吞地回道：“摄政王，太后不是说得很明白吗？不必画蛇添足。”

“对对，”载沣连连点头，“不必画蛇添足。”

袁世凯的心落回肚子里。奕劻当着军机大臣的面这样说，将来就是光绪真有什么遗言，也都将不足为训。

此时，奕劻又话锋一转道：“咱们商量一下入宫的事情。”

这是指接溥仪进宫，虽然知道是将来的皇帝，但毕竟没有旨意，且光绪还在，因此不能称为“万岁爷”；又不能称为大阿哥，因为上谕中并没有这个说法；直呼其名当然更是犯禁；称摄政王之子，也不合适，所以奕劻干脆避开称呼，只说“入宫的事情”。

载沣道：“我带内务府的人去就行。”

“这当然不妥，我们六位军机都去，内务府大臣带着具体办事的人同去。”

于是内务府大臣增崇率太监在前，载沣等几位军机大臣在后，到醇亲王府接溥仪。醇亲王府原在西边太平湖畔，因光绪生于此府，成为潜邸，光绪继位后醇亲王迁出，在后海北沿建新王府。太平湖畔的旧王府称南府，后海边的新府称北府。他们一行就是去北府。

府中已经得到消息，但载沣的生母——老醇王的侧福晋却舍不得孙子，死活不同意，人哭得几乎昏厥。侧福晋生子三人，老五载沣、老六载洵、老七载涛，载涛自幼聪明可爱，最受她的疼爱。可是载涛小时候就被慈禧指定过继为钟郡王奕诒嗣子。慈禧原是好意，因为载涛过继出去不仅可以袭爵，而且可继承钟郡王的一大笔财产。但侧福晋却大受刺激，从此神经有些不正常。等载沣生了儿子溥仪，她视若掌上明珠，心情这才好了些，无论如何没想到，今天又要把她的掌上明珠夺到宫里去，便大声道：“载沣，你难道还让你的儿子走你哥哥的老路？”载沣急得直跺脚，而不满三岁的溥仪无论怎么哄，趴在奶妈的怀里不肯下怀。侧福晋心疼孙子，竟至哭晕过去。载沣吓得脸都白了，但府里请来的郎中却道：“王爷放心，福晋一会就好，您正好趁此机会把老爷子带走。”

“老爷子”就是指溥仪，此时仍然趴在奶妈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内务府大臣增崇出主意道：“王爷，干脆让奶妈一块进宫不就得了！”

“对对对，一块进宫。”载沣立即同意，内务府的一帮人簇拥着出了北府。

回到西苑，载沣带着溥仪去见慈禧，其他军机则回到值房。过了大约两刻钟，载沣回来了，吩咐道：“太后让把，把孩子抱进皇后，皇后宫中了。太后说，我们还是排班入值，家中反正都有电话，有事电话通知。”

按排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当天入值，奕劻、载沣、世续回家。晚上无事，内务府专门安排御膳房送来几样精致的菜肴，让三人值班时小酌打发时间。鹿传霖呵欠连连，先去休息。军机值房只剩张之洞与袁世凯，值班的军机章京在南屋里，袁世凯关照他们不必到北屋来照顾，有事会叫他们。军机章京们也很知趣，知道两位军机所谈不宜打扰，所以乐得轻闲。

袁世凯很想与张之洞做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但他知道必须先摸准人家是不是愿意与你推心置腹，所以他仍然先要试探着开口："中堂的大笔，真是佩服之至，几乎是一字未易！"

张之洞回道："只是委屈了皇上！不过慰廷，我所说也基本是事实。近五十年来，大清真正掌国的不就是女主嘛！"

"是，这是中外尽知，中堂如果非要数说皇上功绩，反而会落下不切实际的诟病。"

"岂止是诟病，就是太后这一关，恐怕也过不了。"

"尤其是最后几句，只说宪政，可以说抓住了未来大政的要端。"

张之洞喝一口酒，"吱"的一声，品得有滋有味，放下杯子道："慰廷，要说皇上真实意思，必有诸多心志要伸。但大清如今已如风烛残年的老人，经不起任何折腾，朝野对宪政寄予热望，朝廷又发布九年宪政预备期，这是大清得以苟延的唯一希望，所以我只说这一条。"

在袁世凯听来，光绪"必有诸多心志要伸"，当然就包括为戊戌翻案，张之洞的意思，为了大清的前途，他反对翻案。当然，这话张之洞并未明说，袁世凯也不必挑明，只道："中堂用心良苦，好在太后看得明白，因此才有除中堂之意外，皆为画蛇添足之断语。"

"太后是英明，但毕竟还是女人。"

张之洞如此评价已是犯禁，可见他愿意推心置腹。袁世凯一双大眼睛，诚恳而又殷切地望着张之洞，待他的下文："太后立储，并未从大清的前途着眼，还是脱不开她娘家人门上。将来嗣皇帝得名师教导，未必不是好皇帝。但在皇帝亲政之前，辅政之人何等重要。可是摄政王的能力，实在不敢恭维。"

"民间有一种说法，同光以来的辅政王爷，是黄鼠狼子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同光年间的恭忠亲王，开明而有主见，所以能够平定洪杨之乱、捻子之乱，并能收复新疆大片国土。中法战事后，恭忠亲王被罢，醇贤亲王辅政，他没有恭忠亲王的才识，却有爽直、廉洁的美名。到了庆王爷掌枢，只落了'庆记公司'的说法。但说句公道话，庆王爷贪则贪矣，在宗室亲贵中资历还够格，且还能知道用有本事的人。如今的

摄政王，除了宗室亲贵的身份，还有什么？如今的宗室亲贵中，出色的又在哪里？所以，太后也实在是无人可用。说实话，肃亲王论才能论操守，都是相当不错。可惜他不是太后的至亲。”

善耆不贪财，八国联军进京后，肃王府被毁，两宫回京后派他担任崇文门监督。崇文门管着进京课税，是个肥缺，慈禧派他这个差使，就有让他捞几个钱的意思，也算是对他的补偿。但他不贪一文，全都上交内务府，而且制定了规范税制的办法。据称慈禧还曾说：“善耆这样干法，将来谁还愿去当崇文门监督？”要论才能，他是京师巡警制度的创始人，比袁世凯在天津大办巡警还要早。担任民政部尚书后，学习洋人办法，极力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最令人称道的是整修王府井大街。庚子年以前，王府井一带路面很窄，凹凸不平，常常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街道两边的店铺很少。《辛丑条约》签订后，王府井南口的东交民巷成了使馆区，出入的洋人增多，善耆奏请在王府井大街路东建成了“东安市场”，又拓宽王府井大街，结果这一带成为京师商业繁荣之地，大有超越大栅栏之势。然而，在袁世凯看来，他与铁良等人交往密切，尤其是与康梁有了结交后，已成不得不时时提防的劲敌，便笑道：“中堂，他要是当了皇上，召见军机时突然来一段京戏，那可真是千古奇观。”

善耆好京戏，府中搭有戏台，戏瘾又大，与人正谈话时，会突然以京戏接腔，让人哭笑不得。

“我也只是就事论事，肃亲王的爷爷可是当年的顾命八大臣之一，就凭这一条，太后也不可能选他。至于摄政王，无用有无用的好处，只要他到时候不乱出主意，能够听得进忠言劝谏，咱们好好辅助，大清转危为安，甚至再造一个中兴，也未可知。”

张之洞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这让袁世凯很惊讶，如今危机四伏，要转危为安已经相当不易，何谈中兴！但他不愿给张之洞泼冷水：“中堂有此雄心真令人佩服。我是不敢妄想。太后在，大概还能容我为大清效力，太后万一撒手去了，别人未必容得下我，能允我回家种青菜萝卜，就感激不尽了。”

“绝对不会出现那种局面，有我和庆王在呢。再说慰廷，说句犯忌的话，你去了，又有谁能约束得了北洋新军。有好好的力量不依靠，却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谁会那么不明事理？”

“中堂，你这话真让我惭愧了。你我都离开地方，无论北洋还是湖北的新军，都不在我们手上了，还何谈依靠不依靠。”

“慰廷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训练新军真是有一套。虽然你我都调离了地方，但北洋新军依然遥尊你为帅，湖北新军就不行了，我一走，茶就凉，我是真心希望向你讨教的。你训练新军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哪有什么秘诀？如果有的话，说起来也极简单。我们一手拿着顶戴，一手拿着刀，遵令者升官发财，不听招呼者请他吃刀，就这样简单！”

“不简单，我枉读了几十卷兵书，反而没有你明白。”

第二天上午，慈禧传出话来，她感觉很清爽，请大家勿忧。但皇上病情从夜里加重，杜钟骏、张仲元、全顺、周景涛轮流给皇上请脉，这时一起来见军机，皇上已经弥留，问是否还写脉案进药？这意思其实是在告诉军机大臣们，皇上时刻都有驾崩的可能。

载沣拿不定主意，望着奕劻，奕劻问张之洞：“香涛，我看有用无用，还是要写脉案进药，咱们尽人事，听天命。”

张之洞回道：“是，脉案还是要写，药还是要进。”

世续问：“这时候是谁在侍候皇上？”

杜钟骏回道：“是皇后，从今天早晨起，皇后就一直没离开涵元殿。”

光绪讨厌皇后，几乎到了避着走的程度。皇后竟然亲自侍疾，实在出乎意料。张之洞闻言叹息道：“毕竟夫妻一场，有皇后送皇上最后一程，也算尽了夫妻之道。”

于是四位医生开始写脉案。杜钟骏写的是：

得皇上脉象，左三部细微欲绝，右三部若有若无。喘逆气短，目瞪上视，口不能语，呛逆作呃。肾元不纳，上迫于肺，其势岌岌欲脱。谨拟贞元饮合生脉法，以尽愚忱，而冀万一。

人参一钱，五味子五分，大麦冬三钱，大熟地一钱五分，炙甘草五分，当归身五分，引用胡桃衣一钱。

张仲元、全顺共同商议的脉案是：

请得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

周景涛写的脉案是：

请得皇上左寸散，左关尺弦数，右三部浮如毛，若有若无。目直视，唇反，鼻煽，阳散阴涸之象。勉拟补天丸法，以抒血忱。

紫河车二钱，黄檗三钱，龟板四钱，肥知母二钱，杜仲二钱，五味子一钱，广陈皮五分，人参二钱。

太后也听到皇上病危的消息，李莲英前来口述懿旨："以天气渐寒，赏闲散宗室觉罗人等一月钱粮。其孤寡者，除恩赏外，加赏半月钱粮。赏八旗绿步各营官兵半月钱粮。"

本来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按排班下午就可不必入值，但如今皇上病危，三人也都留了下来。到了快五点的时候，瀛台方向的乌鸦忽然聒噪起来，哇哇大叫，张之洞心惊道："不好，是不是皇上宾天了？"

仿佛验证他的担忧，从涵元殿方向传来太监尖细的声音："万岁爷驾崩了！万岁爷驾崩了！"

袁世凯3：梦断紫禁

第一章　太后崩醇王摄政　世凯难亲贵倾轧

皇帝驾崩，军机大臣们应该干什么？摄政王载沣搓着手来回踱步，不知如何是好。奕劻见状，在一旁劝说道："摄政王稍安勿躁，太后必有懿旨。"

果然，一会儿就有太监前来传话，说老佛爷要去看大行皇帝，让军机大臣同去。于是以摄政王为首，军机六人鱼贯赶到瀛台北。瀛台是水中的小岛，只有北面有桥与陆地相连，桥南有门曰仁曜门，六人就在此迎接慈驾。等了一刻多钟，慈禧的鸾驾才迤逦而来。六人跪在路边等慈禧的暖舆过去了，跟在一边的李莲英传话道："列位王爷和大人们，太后懿旨，直接到涵元殿。"

于是大家跟随慈禧的鸾驾进仁曜门，穿过鸾翔阁，进涵元门，就到了光绪住的涵元殿。慈禧的暖舆一直抬到殿门口，四个太监趁慈禧下轿的工夫小步快跑将一把带靠背扶手的圈椅抬进殿内，李莲英则亲自将一床锦被铺在椅子上。

袁世凯的心情十分复杂，不论他怎么自辩，有愧于大行皇帝则是神人共知。从小听老人拉呱，有死后会化作厉鬼找仇人报复的说法。他不信这一套，但越靠近涵元殿，他的心跳得越快，而且腿有些发软，脑子里也开始发蒙。他随着众人跪下来，慈禧坐在椅子上，袁世凯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他很庆幸，这样可避免看到已经小殓后停尸在正殿的大行皇帝。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跪在慈禧旁边，不断地拿手帕擦眼睛。袁世凯猜测，她应该是皇后。

慈禧沙哑着嗓子道："你们君臣一场，都给大行皇帝行个大礼吧。"

于是众人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等行完了礼，慈禧又道："国不可一日无君，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溥仪是承继穆宗为嗣，同时兼祧大行皇帝。皇帝还

小，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所有军国政事，裁度施行。”

载沣连忙叩头：“奴才德薄才寡，担不起这副担子。”

慈禧回道：“不是还有我吗？我会帮着你拿主意的。”

这时皇后放声大哭，慈禧制止道：“你也不必哭了，既然溥仪是兼祧大行皇帝，当然会封你为太后。”

“谢太皇太后恩典。”皇后——应该是太后一边磕头一边哭。

慈禧吩咐道：“张之洞，拟旨来看。”

张之洞一直竖着耳朵仔细听慈禧说话，他起身到殿外，早有太监打着手臂粗的白色蜡烛来给他照明。另一名太监则侍候笔和“蓝墨”——宫中遇丧，不动朱笔，无论起草还是正式下谕，都是蓝笔。张之洞唰唰直书，很快草就三份懿旨：

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又钦奉皇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又钦奉皇太后懿旨：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慈禧看罢后道：“立即发下去吧，还有大行皇帝的哀诏。什么时候给大行皇帝大殓，定下后还要通知亲贵大臣来瞻仰。”

西苑忙得一团糟，太监忙着摘缨子、灯笼上套白布。军机上要忙的事情更多，首先是确定恭办丧仪的人员，这其中要有亲贵，又要有蒙古王爷，还要有内务府人员。因为是国丧，当然外务部也要名列其中。名单写成奏片呈到福昌殿，很快就有懿旨照准。于是张之洞拟旨：

钦奉懿旨：著派礼亲王世铎、睿亲王魁斌、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奉

恩镇国公度支部尚书载泽、大学士世续、那桐、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礼部尚书溥良、内务府大臣继禄、增崇恭办丧礼，敬谨襄事。

于是按名单召齐恭办丧仪亲贵大臣，礼亲王世铎、睿亲王魁斌、喀尔喀亲王那彦图都因身体不好不能前来，而且也不必前来，真正要坐下来商议的就是度支部、外务部、内务府的几个人。先商议大殓的时辰及参加的人员，移灵到何处；如何向各国通报；严令各地部队未得军令不得调动、不得擅出营门……等忙出眉目的时候已快四点，有些上朝的官员已经到了宫门外。六位军机大臣除张之洞起居无常，能把黑夜当白天过外，其他人都熬不住了。奕劻见状后道："咱们无论如何得眯会眼，明天——今天还有一大堆事要办。"

于是众人各找地方补了一觉，只有张之洞没打算去休息，问道："慰廷，你困不困？要不困就陪我说会话。"

袁世凯重新坐回炕上，把椅子上的暖靠背都拿过来垫在胳膊下，半躺着与张之洞说话，话题从昨天三道懿旨说起："中堂，看来太后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不然何以军国大政悉要听训而行？"

"真没想到老太后竟然还想再操纵一个小皇帝。她之所以这样为大行皇帝立嗣，也许正是看中摄政王庸懦好操控。"张之洞叹了口气道。

袁世凯思量道："如果太皇太后能够再活十年，或者五六年也行，宪政能够切实推行，大清或许能够渡过危机。毕竟老太后控制大局的能力无人可比，如果她驾鹤西去，不知会生什么变局。"

"老太后只是心性高，这道上谕恐怕用不上了。"张之洞叹了口气，他无书不读，算半个医生。

袁世凯惊讶地问："中堂的意思，是老太后也很危险？"

"太医的脉案看似平和，其实他们也都知道内情。昨天晚上听老太后说话，就知底气已尽，元气尽丧。且看今天如何，如果能够闯得过今天，说明我是过虑了，否则就是民间所说的回光返照。"

袁世凯大为失落和担忧，张之洞知道他的心病，却不点破："慰廷，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老太后若走了，你我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们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你我要携手保大清这挂老车多走几年，如你所

言，如果宪政得以切实推行，大清渡过难关，如日本的君宪立国一样，能够有一番天翻地覆的大变，则无异于中国新生，你我功莫大焉。”

“如此甚好，不过，宪政能不能推行，要看接下来的这帮亲贵了。如果他们只想借宪政揽权，那时候民心尽丧，可就不是你我能够挽救得了的。”

张之洞却有些乐观：“这几个少年亲贵，好几个出过国，我以为推行宪政应当只快不会慢。”

大行皇帝的大殓之礼于辰时完成，这是钦天监推排出的吉时。嗣皇帝溥仪不到五点就被奶妈抱着，一帮太监、护卫簇拥着来到涵元殿，名头是恭视大行皇帝小敛。天有些冷，小皇帝一看到光绪的遗体就开始号啕大哭，只好先把他抱走。等到六点半前，再抱着他到乾清宫。此时，光绪已经被移灵到乾清宫院内西侧，亲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俱已成服，各按位次齐集举哀。光绪的遗体从“吉祥板”上移到梓宫中，数十名太监将梓宫抬进乾清宫正殿，致奠礼后，除守灵大臣，其他人方才散去。

袁世凯等人回到西苑，载沣夫妇就奉慈禧口谕晋见。这一召见，就谈了个把钟头。载沣回到军机处值房，屁股还没坐热就传来慈禧感到不舒服，召张仲元、戴家瑜去请脉的消息。军机六人都十分紧张，等张、戴二人一出来，立即把他们召到军机值房询问。张仲元连连摇头：“很不好，危在旦夕。”

袁世凯问：“还有没有法子救？”

“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张之洞催促道：“那就快写脉案进药。”

张仲元、戴家瑜一商量，由张仲元执笔，写脉案——

请得皇太后脉息左部不匀，右部细数。气虚痰生，精神委顿，舌短口干，胃不纳食，势甚危笃。勉拟益气生津之法调理。人参须五分，麦冬二钱，鲜石斛三钱，老米一两，水煎温服。

此刻，张之洞又道：“太后的遗诏我已经起了个稿子，咱们得商议

一下。”

奕劻摆摆手道：“香涛的大笔还有谁能比？我看不必多此一举了。”

“不然，这不仅仅是耍笔杆子的事，有些事情我怕想不到。”

于是张之洞读，众人听，刚读了个开头，太监便来传懿旨：“太皇太后懿旨，速速请军机来见。”

“速速”二字足见急迫。六个人顾不得礼仪和体面，小跑着前往福昌殿。依然是李莲英为他们打帘子，进了太后的寝殿。慈禧靠在锦被上，两个宫女跪在榻上，一左一右扶着。

“我感觉很不好，所以急急把你们叫来。”慈禧说话的声音里夹杂着痰声，很混浊。

载沣“呜呜”哭了起来。众人也都跟着哭，只是急切之间泪还下不来，只好拿袖子去抹。

“你们都不要哭。”慈禧颤抖着举起手，指指奕劻、袁世凯等人，“载沣，我本想身子好了能再指点你几年，看来是天不假年。这些大臣都是我手里选出来的，他们各有长处，你要善待他们，用好他们。我今天早晨告诉你的话，你可要记在心里。”

慈禧早晨召见载沣夫妇近一个小时，都谈了什么，外人无从得知，如果从慈禧刚才的话推测，应当是让载沣善待老臣，这令惶惶不安的袁世凯略感欣慰。

载沣跪到地上，磕头回道：“奴才谨遵懿旨。”

“你起来吧。”慈禧又对奕劻等人说，“你们要好好帮衬着载沣。从今天起，一切军国大政都交给载沣了。如果有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请示太后，就让载沣一个人去好了，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载沣一个人去见太后，就是说将来的太后没有召见军机的权力。

“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慈禧喘息了一会儿说，“你们可能觉得我说这话是矫情，还真不是。正因为我执掌大清五十年，才知道女人掌朝不易。我不是自夸，有

野心的女人不少，可能跟上我的又有几个！东施效颦，反而坏事。”

这时药凉好了，李莲英亲自侍候。慈禧喝了几口，呛得连连咳嗽。她推开李莲英的手，李莲英哭着求道：“老佛爷，您倒是多喝一口。”

慈禧摇摇头。李莲英端着药碗，弯着腰退出去。

慈禧又望着张之洞道：“张之洞，我的遗嘱写好了吗？趁着我还清醒，你念念吧。”

张之洞“嘛”一声，趋前一步，从袖子里抽出遗诏的草稿，朗声念出来：

奉大行太皇太后遗诰曰：予以薄德，祇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俶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训，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

慈禧很满意，插话道：“张之洞好文笔。‘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这几句还真不是虚话。回想当年，发捻交乘，我常常夜里惊醒，秉烛盯着地图就是一宿。想一想，多不容易！我这一辈子，一个整寿也没过好。三十岁的时候，洪杨正闹得凶；四十岁的时候日本侵略台湾；五十岁的时候法国人在越南闹，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六十岁的时候日本人又侵占朝鲜；七十岁又赶上日俄在东三省大打出手。亏得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忠臣，大清才躲过数劫。”

袁世凯立即接话道：“幸亏有太后主于内，外面的臣子才能尽忠王事。臣多次听李鸿章说，太皇太后是巾帼不让须眉，孔子说五百年才出一个圣人，李鸿章说太后这样的女主，一千年才出一个。”

慈禧用力一笑道：“李鸿章要是真这么说，我可真是欣慰得很。我不敢和圣人比，可我这五十年总没算虚度吧——张之洞，你往下读。”

于是张之洞继续朗读：

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困，

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幸予体气素强，尚可支拄。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服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以致病势增剧，遂至弥留。

“这几句也说得很公道。只是我之所以病重，不仅仅是政务殷繁，还因大行皇帝驾崩。”

张之洞不能不叹服慈禧，这种时候还能听出稿子的缺陷。人人皆知帝后不和，太皇太后因大行皇帝驾崩而增重病情，正可堵天下悠悠之口。虽然大行皇帝不孝，但太皇太后犹是慈母！便回道：“臣斟酌，在‘犹未敢一日暇逸’后，加上‘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再接‘以致病势增剧’，是否合适？请太皇太后谕示。”

“这样就很好，你再往下念。”

张之洞继续念道：

回念五十年来，忧患叠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心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慈禧点头表示满意，经过这一番交代，她已经有些支撑不住，指指门外，已说不出话来。袁世凯见状问道：“太后的意思，是不是叫李莲英进来？”

慈禧点点头。

袁世凯冲着门外喊：“奉懿旨，李莲英进来。”

李莲英进来，看到慈禧奄奄一息的样子，跪在地上膝行至榻前哭道：“老佛爷有何吩咐，奴才过来了。”

“小李子，你侍候了我一辈子，我最后这件事你可要办好。”

李莲英头碰在地上咚咚直响，慈禧指指奕劻等人，又指指门外，示意他们可以跪安了。

几个人哈着腰退出殿来，外面阳光灿烂，眼睛有些睁不开。

回到军机值房，奕劻对载沣道："太皇太后说得明白，太后无权召见军机。你这监国可要一监到底，不要让别人指手画脚。"

载沣回道："是，还要庆叔和各位多指教。"

这时，袁世凯插话道："对了，如今王爷是监国摄政王，恐怕要退出军机了。"

奕劻点头赞同："是，名分已定，摄政王要统领国政，当然不能再是军机大臣了，要补一个军机进来。"

闻言，载沣又问："这时候趁太后还有口气，是不是请旨？"

张之洞摆摆手道："太皇太后操劳一生，且让她最后得片刻歇息，不宜再去打扰。"

奕劻推荐道："是，不必再请懿旨，监国摄政王就做得了主。我看那琴轩就不错，你们以为呢？"

那琴轩就是那桐，琴轩是他的字。他于去年授体仁阁大学士，任外务部会办大臣。他与奕劻、袁世凯关系极好，是人人皆知的"袁党"，不过，他也是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同族，所以也很受信任。

载沣赞同道："好，琴轩人不错，不过要等到二十七天除服后再补不迟。"

张之洞把值班军机章京叫来，交代拟几道谕旨，好在军机章京对丧礼例行的上谕都已经备清楚，很快就来复命。一共是五道，全是以小皇帝名义由内阁明发，一是朕奉太皇太后懿旨，"现命摄政王载沣监国，所有应行礼节，著内阁各部院会议具奏"。二是奉太皇太后懿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三是慈禧尊为太皇太后，皇后尊为皇太后，所有应行典礼，著礼部具奏。四是根据同治十三年的成例，"其各直省将军、督抚、都统、副都统、提镇、城守尉、并西北两路将军、大臣、暨藩学、臬、盐、关、织造等，均不必奏请来京叩谒梓宫，致旷职守。各该员等，唯当竭诚尽职，以期无负委

任，不在末节虚文也”。五是关于溥仪的避讳，写仪字时缺一撇。

载沣看过，并无意见，于是立即发出。

因为都知道慈禧已经病危，因此载沣及五位军机都寸步不离。临近未正，也就是两点，福昌殿方向传来太监的传呼：“太皇太后宾天了。”

好在，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先是发出慈禧的遗诰，再发一道皇上上谕，点派治丧人员。而后慈禧移灵宁寿宫，大敛后停灵皇极殿。这是慈禧生前的愿望。宁寿宫是乾隆当太上皇后移驻的宫殿，归政后就住在这里，俨然以太上皇自居。而且她也只能停灵宁寿宫，本是太后正寝的慈宁宫，刚升为皇太后光绪皇后已经移驻过去了。

因为两宫宾天，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因此军机大臣也都未得出宫，在军机值房内各寻地方凑合着应付。第二天又发了一批上谕，外务部因为收到好几个驻外使臣的电报，请示驻外使馆礼仪，袁世凯特意与礼部商议后，给各使馆统一发电：

查《会典》，国有大丧，自初丧日始，二十七日服缟素，冠摘缨，奏疏移文用蓝印，百日内不剃发，服青常袍褂，期年不嫁娶，二十七月内不作乐燕会。哀诏到日，哭临三日。希查照遵行。外务部。

然后军机大臣与礼部堂官急需商议的事情有两件，一是给光绪选陵寝，二是商议摄政王的相关礼仪。

皇帝一般生前会亲选自己的陵寝所在地，并在生前就开始兴建。但光绪已经病了多年，也从来没有臣子敢提议给他修建陵寝，因为慈禧从来不提，结果光绪驾崩了却尚未选定陵址。载沣很替自己的哥哥悲伤，所以他的意思立即派人到东西陵看风水，选地方。奕劻推荐溥伦，他是亲贵，又年轻力壮，且懂风水；袁世凯推荐的是邮传部尚书陈璧，他是袁世凯的心腹，建陵寝这样的事情原本属于工部，工部撤销后部分职能并入邮传部，陈璧作为邮传部尚书亲自为大行皇帝效劳也是职责所在，而且可以替袁世凯尽份心意。对此大家都无异议，于是上谕立即颁布：“大行皇帝尚未择有陵寝，著派溥伦、陈璧，带领堪舆人员，驰往东西陵，敬谨查勘地势，绘图贴说，奏明请旨办理。”

关于摄政王的相关礼仪，由礼部负责议定。但基本原则必须由军机们定个大概，他们才好敲定细节。但军机大臣与礼部尚书溥良商议时就

有分歧，一种意见以为，摄政王可以代皇上发号施令，如顺治年间的摄政王多尔衮，可以摄政王谕的方式号令天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摄政王是代天子主持国政，应当隐于天子之后，一切政令都应以皇上的名义施行。

正在争议的时候，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有一个奏折到了，正是谈摄政王的礼仪，他主张摄政王应代皇上主持国政，相应有四条建议：一是监国摄政王视事，宜于偏殿设旁坐，“避正位以尊君，设旁坐以临下”。二是军机大臣入直及应召见人员，名义上仍承皇上之命召见，承旨时应对皇上宝座称臣。三是凡监国摄政王所有命令，皆以皇上谕旨颁行。四是监国摄政王居处，宜与视事偏殿相近。当年多尔衮将奏章带回家中批答，国之大政，岂可出于私邸？这成为多尔衮的一大罪状。但监国日理万机，如果像军机大臣一样天天按时入直，按时出宫，不唯力不给，且其势不便，体制不肃。当年乾隆曾说，旁支承大统者可迎本生父母奉养宫禁。所以他建议摄政王夫妇可以入驻偏殿，皇上亲政后再搬出。载沣以为这四条都不错，尤其第四条他更为赞赏。因为如果他能住到宫中，可避免每天早起上朝的辛劳。因此，他示意礼部不妨照此方向议定礼仪。

到了下午，正在商议摄政王礼仪问题，小德张来传皇太后懿旨：“请摄政王面请大事。”

载沣起身就走，大约三刻钟，又回到军机值房，脸色铁青，一句话不说。

众人都示意奕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于是奕劻问道：“老五，怎么回事，去了一趟回来灰头土脸的。”

载沣一拍桌子道：“都怪刘廷琛上这么个折子，给我惹一身不是。”

“哪里不对吗？大家都觉得刘廷琛的折子说得很对路。”

“就是这一条。”载沣指了指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刘廷琛建议摄政王夫妇搬到宫中居住。如果真那样，载沣的福晋妇以夫贵，其风头必定压过皇太后。皇太后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召摄政王面商。她的办法是欲擒故纵：“听说有人上奏，想请你们夫妇搬进宫来住。天子的正寝在乾清宫，你打算住在哪里？是乾

清宫的偏殿，还是后面的弘德殿？”

载沣落入圈套，以为真是在征求他的意见，想了想道：“弘德殿比较合适，皇帝年幼，正在典学的年纪，我住在弘德殿，可以随时就近与师傅商量。”

皇太后气得脸色煞白，厉声道：“真没想到，你果然打这如意算盘！载沣你说，你是不是比醇贤亲王还能耐大？”

醇贤亲王就是载沣的阿玛，也是光绪的生父。

载沣当然回道：“我哪敢跟阿玛比。”

“那当年醇贤亲王夫妇搬到宫里来住了吗？”

载沣这才意识到，到宫里来住，压根就不该做此想。

“难道醇贤亲王不知道上朝辛苦？他为什么不到宫里来住？我告诉你，他是处处怀着小心，怕人家说他有不臣之心。你倒好，摄政王的椅子还没坐热，就听人的撺掇，授人以柄。你真把紫禁城当成了你的王府？”

载沣心里窝火，但又不敢发作，憋得脸色红白不定，嘴里嚅嚅不知所云。

皇太后第一个回合取得胜利，心中暗喜。她最怕第一次服不住载沣，以后事情就难办了。所以索性彻底把他收服，便问：“载沣你说，大行太皇太后对你如何？”

“天高地厚之恩。”

“那你是怎么回报她的？给大行皇帝治丧的人员，不是王公就是部院大臣，可是大行太皇太后呢？”

给大行太皇太后治丧的人员，包括肃亲王善耆、顺承郡王讷勒赫、都统喀尔沁公博迪苏、协办大学士荣庆、鹿传霖、吏部尚书陆润庠、内务府大臣奎俊、礼部左侍郎景厚。比之给光绪治丧的礼亲王世铎、睿亲王魁斌、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奉恩镇国公度支部尚书载泽、大学士世续、那桐、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礼部尚书溥良、内务府大臣继禄、增

崇，的确是逊色不少。但当时这是礼部拿的名单，军机共同议定，天子之制，尊于太皇太后，并无不妥。但这些道理载沣一时都想不到，只觉得自己的确愧对慈禧。

皇太后看他已经服软，也就改变了策略，转为抚慰道："我不是故意给你难堪。既然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大事让我们商量，我就不能看着你被别人蒙蔽。如果别有用心的人说一声，监国摄政王对大行太皇太后真不够意思，这对你的名声影响有多坏。"

"上谕已经发出去了。"

"发出去了不要紧，你再补上两个人不就行了。给大行皇帝治丧的是三个亲王，三个尚书，太后那边是一个亲王一个郡王，部院大臣只有一位尚书。我看补上小恭王溥伟、农工商部尚书溥珽就行了。"

载沣满口答应。

"国丧期间，宫中宿卫就该加强，从前的制度也就该好好遵守。我看得再下两道上谕。一是加强宫中禁卫，无关人员不能肆行出入；二是在大内值宿人员，照旧例轮班住宿，其余各项人员，均不准在大内住宿。"

载沣也未提异议，答应回去后立即下旨。等他出了慈宁宫，走回隆宗门内的军机处，一路上经风一吹，清醒了不少，觉得皇太后的训斥，大可据理反驳，自己一着急，连反驳的理由也想不起来。尤其两道上谕，分明都是针对自己来的，自己竟然都一口答应。第一次与皇太后交锋，自己这监国摄政王就败下阵来，以后少不得受掣肘，想想真是可恼。

"传旨申饬！"此时，他把一腔怒火都发在上折子的刘廷琛身上。

奕劻回道："这不妥当，刚下旨求言，人家奏上来却遭申饬，于理不通。"

袁世凯则问道："两位王爷，刘廷琛的折子刚递到军机处来，皇太后怎么就知道了？"

百官的奏折，先交外奏事处，再由内奏事处递进宫中。外奏事处由

礼部派员充任，内奏事处由内务府太监充任，显然，皇太后是从内奏事处提前得知折子内容。

载沣愤愤道："肯定是小德张安排人捣的鬼，他最近嚣张得很。"

小德张是光绪的皇后如今皇太后跟前的太监，多年来一直在烧冷灶。如今两宫先后宾天，李莲英、崔玉贵都失势，小德张立马得势，连李莲英都不放在眼里，俨然紫禁城的大总管。

奕劻闻言，便大声道："老五，既然你监国，那就要好好管一管，不能让太监干政。"

载沣觉得自己像风箱里的老鼠，一边是皇太后，一边是奕劻，两头受气。

"皇太后说要恢复旧制，好，到出宫时间了，咱们都走，从此不必再值宿。"载沣不回答奕劻的话，说罢气咻咻出了门。

奕劻问："那两道上谕还发不发？"

载沣不耐烦地摇着手道："发发发，现在就发。"

袁世凯已经三天两夜不曾回家，一回到家中，一家人欢天喜地。杨士琦和赵秉钧得信，也都赶了过来。袁世凯吃罢饭，连忙在密室中与两人会见。

"智庵，最近外面有什么说法？"袁世凯问道。

"说法多得很，其中有一种说法与宫保有关。"赵秉钧有顾虑，吞吞吐吐没有说。

"不必顾虑，说出来就是。不然我找你们干什么？"

"有一种说法，皇上临终前有旨意要杀宫保。外间传说宫保已被处死。"

袁世凯苦笑道："我这不是还活着嘛。"

杨士琦又接话问道："大家都很担心，摄政王对宫保到底是如何？"

袁世凯回道："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幸好大行太皇太后有旨意，让他善待老臣。已经派我治丧，起码持服的二十七天内，不会有什么问题。"

赵秉钧又道："现在亲贵们活动很频繁。善耆与康梁还有革命党大概又联系上了，最近有南面来的人到他府上。载泽、载洵还有铁宝臣等人府上人来人往，都热闹得很。"

袁世凯有些担心道："这些少年亲贵都急于抓权，自觉机会来了，当然会上蹿下跳。不过，事情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我现在担心的是北洋军，内部不出毛病才好。"

"都是宫保带出来的兄弟，放心好了。铁宝臣以陆军部的名义几次想插手都未得逞，他从今年春天开始，想往北洋军里派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来的学生，按照宫保的吩咐，没给这些洋学生好脸色，大都走了，投到湖北新军去了。铁宝臣派到湖北新军的学生都很受重视，一去就当了军官。"自从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后，与北洋军联系的主要是杨士琦。

袁世凯吩咐道："这些留日学生受革命党的影响，一脑袋反清思想，把他们留在军中，早晚是个祸害。铁宝臣想以此收买留学生，达到给新军掺沙子的目的。我看他偷鸡不成反蚀米，将来弄不好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告诉他们，不管陆军部怎么安排，反正我北洋军中不留有革命思想的洋学生。"

杨士琦又道："唐少川就该到美国了，不知他的交涉如何。如果能够与美国达成协议，将有助于巩固宫保的地位。"

日俄两国在东北勾结，狼狈为奸瓜分东三省的意图十分明确。出任奉天巡抚的唐绍仪建议结好美国，以牵制日俄。他与徐世昌等东三省督抚公议，向美国借款两千万两在东北修筑铁路，让美国的力量加速进入东北。袁世凯对此深以为然，并说动慈禧接受了他的观点。他在接见美国记者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如果说在不远的将来，大清国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必须挺身抗击的话，我们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作为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的这番话自然是向美国表明，联美以制日俄已经成为清政府的国策。

半年前，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批准消减中国的庚子赔款，由2444万美元减少到1300万美元，“借以证明对中国诚挚的友谊”。清廷宣布，奉天巡抚唐绍仪着赏加尚书衔，派充专使大臣前往美国致谢。这是表面说法，其实唐绍仪担负的使命，主要是与美国磋商借款联合开发东三省的事宜。一个多月前，唐绍仪和徐世章（徐世昌的弟弟）等一行从上海乘船赴美。他们的日程是先访问日本，再访问美国，此时尚在路上。

“少川此行若得成功，于公于私都是大功一件，于公是救国外交，于私则是救我袁某人之途。少川不日将到旧金山，外务部已经发电给旧金山领事馆，将两宫宾天的消息告诉他。”这些年来，国内政局日益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高级官员的去留也与国际关系极为密切。如果联美外交成功，则袁世凯作为亲近美国的官员，清廷便不会轻易罢斥，地位势必得以巩固。所以袁世凯将唐绍仪此行看得十分重，可以说是事关他的身家性命。

杨士琦则有些担心：“听说日本人也在勾搭美国人，大约是想阻止中美加深联系。”

袁世凯点了点头叹道：“日本人在外交上纵横捭阖，最善耍手腕。中美关系恐怕要好事多磨。”

袁世凯与心腹密议的时候，监国摄政王也在见客。聚在西花厅的客人有三位：度支部尚书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还有他的六弟载洵。三个人各有所求，只能一个一个谈，自然是载泽第一个。

“现在遇到两个大丧，大行皇帝的陵寝还无着落，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你将来可要帮我好好想办法。”载泽掌着钱袋子，载沣将来花钱也要与他商量；而且载泽与光绪是连襟，他的福晋是当今皇太后的亲妹妹，所以对他不能不特别客气。

载泽因为出国考察过宪政，见过大世面，且其人自视甚高，野心也大：“筹钱的办法我有的是，目前是要防一个人，重用一个人。”

“防哪一个？”

“老庆。他手太长，雁过拔毛，虱子背上刮膘。要想省钱，就不能给他太大的权力。”载泽的目标是攻掉奕劻，将来他代之出任内阁总理

大臣。

载沣却有些怵头："庆叔是军机首辅，大行太皇太后又一再叮嘱善待老臣，这事要慢慢来。你说，要重用哪一个？"

"邮传部右侍郎盛杏荪。"盛宣怀在与袁世凯争夺轮电时大败，轮、电两局都被袁世凯抓到手上。去年袁世凯调军机后，盛宣怀就谋划从北洋控制下夺回轮电两局。他走李莲英的路子谋到了邮传部右侍郎的位子，力主将电报彻底收归官办，并带头将自己掌握的九百股上缴朝廷，三四个月内完成了电报局的收归国有，得到慈禧和奕劻的称赞。不过收归国有后归他管理，所以是"明失而暗得"。载泽又说，"盛杏荪还有个计划，将来要把湖北、四川的铁路都收归官办，这样铁路大利也都将为国所有，实在是筹饷的一大妙招。"

载沣有些摸不着头脑："当初他与袁世凯争轮电，他一直强调商办，怎么如，如今调回头来，又力主官办呢？他，他到底是怎么打算？"

"他说商办只有少数人得利，官办则国家受其利。他本人只想为国家效力。当然，他也有想法，就是将来当邮传部尚书过过瘾。再说，都知道邮传部的陈玉苍是袁党，也该动动了。"

载沣警告道："都知道盛袁不和，当年为轮电二局，两人更是交恶。你可别中，中了盛宣怀的套路，拿你当，当成倒袁的棋子。"

载泽不屑地回道："不是我老大哥自吹，盛杏荪人虽精明，要想把我当棋子，他还没那本事。而且要想将来动动袁世凯，还非要借力盛杏荪不可。他掌握着袁世凯的亲信祸乱轮、电两局的证据，他今天发电来，表示回国后就交给我。"

盛宣怀因为生病，前往日本治疗两个多月，不久即将回国。

载沣点头道："好，这些东西交给言官，他们用得上。"

载泽又问："那他邮传部尚书的位子到底有多大把握，我要回个话。"

"真是岂有此理，我不受任何人胁迫。"

“你瞧你，动不动就上火。好，我告诉他摄政王心里有这个谱，但要等机会。”见载沣不置可否，载泽自找台阶说，“好，我回完了，可让老六进来了。”

老六就是载洵，载沣的亲弟弟，时年二十四岁，去年刚袭封为瑞郡王，在载沣面前更随便：“五哥，你如今大权在握，得给我个好差使调剂调剂。”

“大权在握，你说得轻巧，上有皇太后，下面有军机大臣，我夹在中间，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话都要听。”一想起今天所受皇太后的训斥，载沣就气涌上头。

“那个女人你怕她做什，你是监国摄政王！五哥，我听说正在议摄政王的礼仪，应当单设一条，摄政王新建府邸，这是再名正言顺不过。北府已是潜龙邸，照例不能再住。我不要别的差使，就把将来建府的事交给我，我保准给你建一个亮敞敞的摄政王府。”

类似建王府、陵寝、园林这样的工程，往往所费甚巨，但真正用到工程上的不及十分之二三，其余都层层分肥，已是公开的秘密。

载沣哼了一声道：“你少说漂亮话，不就是想从中弄点银子？我告诉你老六，我打算清除积弊，像这样的工程以后有一是一，不允许再，再层层贪墨。”

载洵瞪大眼睛道：“五哥，你这是说着玩呢还是要玩真的？”

“新朝新气象，大家都盼着来点儿变化，我打算就从这里着手。”

闻言，载洵语气嬉笑道：“我的傻五哥，这是谁出的馊主意？你如今摄政王的椅子还没坐热，正宜收买人心，你却先把许多人的好处拿走了，这要开罪多少人！五哥，这是何苦？谁要给你出这种主意，谁就是打算害你。”

“没人给我出，我要立监国摄，摄政王的权威，总要有所展布。”

载洵立马转换了方向：“有所展布是应当的，但五哥选错了地方。我有个好主意，保准不得罪人，还能立马树起五哥的权威。”

“什么好主意？”

“训练一支禁卫军。我听说德皇、俄皇、日皇都有自己的禁卫军，皇室亲自掌握。有这样一支军队在手，五哥的权威何愁不立？五哥如今对袁项城处处忍让，不就是因为他有北洋新军。如果五哥手里有了禁卫军，何必再看他眼色，想什么时候让他滚蛋，就什么时候让他滚。”

“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该不是外面吧？”载沣怦然心跳，拿手指指在外面等候的铁良。

“当然不是。他现在急于揽兵权，要是他提出来，必定要当统领。是良赉臣的建议。”赉臣就是良弼，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如今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他是铁良的臂膀，专门笼络留日学生，推荐到湖北新军、北洋新军中去任职。不过铁良揽权太甚，对良弼也并不完全放心，良弼就走了载洵的路子，见好摄政王。

“这个主意不错！当年我去德国，德皇曾，曾经对我说，皇族要，不失权，非自己掌握军队不可。禁，禁卫军要建，我要亲任禁卫军的统领。”

“这还不够，五哥要任全国陆海军的统帅。”载洵又加了一句。

“这也是应当的。不过，现在海军还是个空架子，聊胜于无。”

载洵又道：“海军也要建，要把里子补齐了，就不是空架子了。五哥，将来建海军我想多效份力。海军在我手里便是在五哥手里，这样五哥的地位就深固不摇。”

“老六，带兵那不是闹着玩的，你行吗？”

载洵反驳道：“五哥这是什么话！铁宝臣原本也是个书生，不照样带兵吗？原来一直说满人不成器，让汉人把咱小瞧了。哪里是满人不成器，是咱自己不用自己。五哥如今执掌国政，这一条得改改，往后要多用满人，看谁还说满人不成器。”

“好，我知道你的想法了。你快出去，让宝臣进，进来，不能让他久等。”

载洵出去，铁良进来了。载沣一见面就抱歉道：“宝臣你看，我这一个堂哥，一个亲兄弟，一点不知道礼，礼让客人，让你在外面久

等。”

铁良回道：“无碍的，王爷，无碍的，礼当如此。”

载沣又道：“宝臣，兵权是大清立足的根本，把练兵处归入陆军部，就是为了一统，统全国军权于中央，这副担子不轻，我可全靠着你了。”

“我知道王爷的厚爱和信任。这一年多来，已经陆续理顺了不少。现在最大障碍就是北洋的新军，他们太抱团，遥遵项城为帅，真是水泼不进，针扎不进。我曾经让赉臣派去了数十个留日学生，结果都被排挤走了。”

“抛开成见不说，袁项城带兵，还，还真是有一套。”

铁良回道：“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朝廷给他的权力太大。在直隶的时候，身兼八个大臣。即便到了中枢，仍然是赫赫军机大臣，大行太皇太后又太信任他，今年给他做寿，那是给他多大的面子。所以朝野都认为他炙手可热，都巴结着。北洋军也认为有所依靠，所以才不听招呼。如果拿下袁项城，北洋新军的兵权，我有把握给朝廷收回来。”

载沣连连摇手：“这不行，太皇太后一再叮嘱，要善待袁世凯，要利用他，不能把他逼反。”

“王爷，大行太皇太后用人行政，那是无人不服。可就是对袁项城太迁就，我是深不以为然。王爷请想，北洋新军遥遵为帅，封疆大吏中又多姻亲、契友，他如何肯唯命是从？事事掣肘，监国摄政王的权威就会打折扣。”

“这也是没，没办法的事。而且，总要慢慢找机会。”

“其实，袁项城没想的那么势大。北洋六镇新军，有两镇在东北，有一镇归我统领，剩余的三镇，也分守山东、直隶。如今湖北新军渐归掌握，北洋新军要闹事，也要掂量掂量。我以为，解决袁项城的问题，宜早不宜迟。借新朝万象更新之际，除去权奸，正合全国舆情。王爷知道不知道，外面这些天一直有传言，说袁项城已经被正法，可见民意之一斑。”

“这件事要从长计议，太皇太后言，言犹在耳，我不能出尔反尔。再说，袁项城还是治，治丧大臣，总要出了二十七天的治丧期再说。”

“我听说正在议定监国摄政王的礼仪，我建议单设兵权一条，监国摄政王应为全国陆海军统帅。我这陆军部尚书，一定为监国摄政王掌好陆军，到时候王爷指挥陆军如臂使指，令行禁止。我唯监国摄政王马首是瞻，请王爷一定放心。”铁良又表了忠心。

“我当然放心。你把全部心思用，用在掌控陆军上，其他事情不必分心，一切有我呢。”

到了晚上，肃亲王善耆又来了，开门见山道：“王爷，康梁给各省督抚发电，说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罪臣，一伸公愤。这可是除去袁贼的大好时机，人心向背，正资利用。”

载沣并不接善耆的话茬，而是问道：“怎么，你和康梁一直有，有联系？康梁是通缉的要犯，你贵为亲藩，该不至于知，知法犯禁吧？”

善耆连忙矢口否认：“绝对没有，康梁在国外，我想联系还得联系得上。我掌管民政部，各地有什么新动向，巡警会随时上报。康梁发电报给各督抚的事情，就是今天下午好几个省的巡警局报上来的。”

载沣告诫道：“都知道你是清，清廉王爷，口碑不错，你可别在康，康梁问题上出了毛病。”

善耆又建议道：“是，谢王爷提醒。不过王爷想过没有，当时太后并未对株连康党，不过是杀了六个人，当时深得民心。如今王爷难道没想过要赦免康梁吗？他二人毕竟也是支持宪政的。朝廷也兴宪政，怎么能把支持宪政的人视为敌对？若能如此，康梁为朝廷所用，也省得他们在外面被别人利用。”

“大行太皇太后尸骨未寒，我就违背她的懿旨，你让我怎么做人？这话你，你以后不要再说。”

打发走善耆，载沣的福晋——荣禄的女儿过来了，问：“王爷，这一天人来人往的，都来找王爷干什么？”

“朝廷大事，何劳你干预？一点规矩不懂。”

“你别拿大帽子吓我。还朝廷大事，朝廷大事能在私邸里说吗？首先犯规矩的就是你。”载沣的这个福晋从小被荣禄惯坏了，不但喝酒，而且从不把规矩当规矩，载沣有时候都有些怕她。她就这一句，把载沣堵得无话可说。

福晋也并非蛮不讲理的人，见载沣不再拿架子，也放缓了语气：“王爷，都知道善一和康梁还有南面的革命党有联系，你可别受他的蛊惑，尤其是不能为戊戌翻案。戊戌年若不是我阿玛和袁世凯，康梁要真是围园杀后，大行皇帝的罪可就大了，哪还有你来当这监国摄政王？我阿玛后来有好几次说，大行皇帝对任用康梁变法，大有悔意。”

载沣默不作声。福晋却有些急了，大声道：“好，你要翻戊戌的案，否定大行太皇太后，你可别忘了，你这监国摄政王也是大行太皇太后封的，到时候再有人翻案，说你这监国摄政王也不该当，看你怎么办！”

载沣怒道：“你急什么，我何曾说要，要翻戊戌的案了。真是妇人见识。”

福晋一撇嘴道：“妇人见识怎么了？太皇太后秉政近五十年，比你们这些大男人有见识多了。”

新皇帝的年号定为宣统，登基的吉日选在十一月初九。

溥仪一早就在监国摄政王的陪同下，先到紫禁城北的景山观德殿，在光绪梓宫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向大行皇帝表明自己将正式君临天下。景山自明代开始成为皇家的御园，山上建有多处亭台楼阁，主体建筑是寿皇殿。寿皇殿以东，有永恩殿、观德殿，原本是帝王习射之地，从乾隆时开始，改为帝、后停灵之处。光绪大殓后停灵于乾清宫，乾清宫是天子正寝，不宜久停灵柩，因此于十几日前，移到观德殿停放。

溥仪下了景山，从神武门回到紫禁城，先到慈宁宫吃奶、吃点心。到了十点多，开始哄着他穿小皇帝的衣服。在他看来，小皇帝的服装实在不招人喜欢，穿在身上也不舒服，尤其那顶皇冠，上面有三层东珠，实在太沉，压在额头上，一跑就会歪下来。而帽圈上的貂毛，触着额头有些痒，一出汗更是奇痒无比。从景山回来后他立即把皇冠和衣服扒了下来，这时再劝他穿上，奶妈和太监宫女费了许多口舌，他就是两个字：“不穿！”

皇太后从未抚育过孩子，因此早已经不耐烦，厉声道："你再不穿，皇上也不让你当了！"

皇太后背微驼，大长脸，又终日难得笑颜，溥仪真有些怕她，所以这才乖乖地穿上皇帝吉服，戴上沉重的朝冠，然后到庆寿堂正式向皇太后行礼。行完礼，再由太监、宫女和奶妈哄着出宫，监国摄政王及御前大臣、皇帝侍卫陪同前往太和殿。

太和殿就是俗称的金銮殿，但并非用于上朝，而是举行皇上登基、大婚、册封皇后、命将出征等这样的大典时，皇上在此接受百官朝贺。偌大广场上，已经按品级站满了京官。太和殿是紫禁城中最宏伟的建筑，建在高近三丈的台基上，而皇上的御座又比殿内高出近两米，据说坐在御座上可以直接平视前门楼子。午时初刻，溥仪由摄政王牵着手走进太和殿，登上高高的御座。这时，太监鸣鞭三声，大典开始，因为居丧期间，丹陛大乐备而不用，殿内外群臣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溥仪何曾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撇嘴就哭："这儿不好，我不喜欢，我要回去。"

载沣哄他说："不要哭，一会儿就完了，一会儿就完了。"

大殿内是宗室亲贵、御前大臣和军机大臣，载沣的话大家都听得很清楚。皇上刚登基，怎么一会儿就完了呢。这话太不吉利，太不吉利了。

总算结束了，溥仪如获大赦，溜下御座就往外跑，出了大殿找奶妈，连暖舆也不肯坐。

接下来天安门颁诏，王公格格各有赏赐，文武百官无论大小俱加一级，除十恶不赦的犯人都予大赦。

下午又连发几道上谕，均是为庆贺登基而下的恩旨，一道是皇太后恭上徽号为隆裕皇太后；第二道是"庆亲王奕劻公忠体国，懋著贤劳，庚子以来，顾全大局，殚心辅弼，力任其难，厥功甚伟，应加优赏，用奖勋猷。加恩著以亲王世袭罔替"。第三道是加恩军机大臣，世续著赏加太子少保衔，张之洞著赏加太子太保衔，鹿传霖著赏加太子少保衔，袁世凯著赏加太子太保衔，四人全部赏用紫缰。第四道是对其他王公、贝勒、贝子、各部尚书及重要疆臣加恩，或赏食双俸，或赏戴花翎，或赏穿黄马褂，不一而足。地方大吏受到加恩的只有三人，徐世昌著赏戴花翎，杨士骧、端方著赏穿带膝貂褂。这很令袁世凯欣慰，须知这三人

都是朝野皆知的袁党！一般官员看到这份上谕，也都以为袁世凯圣眷未衰。

唐绍仪联美以拒日俄的计划并不顺利。

他是于10月3日从上海启程，计划是先赴日本，考察政治，也就是摸摸日本人的底。而日本外务部对他赴美的真实意图十分清楚，当然不会坐视中美走得太近，因此设法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在南满制造事端，在唐绍仪刚到东京时，日军就在图们江开枪，打死打伤好几名中国警民。清廷不敢对日本强硬，一面下令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克制，不要轻用武力，一面令唐绍仪与日本外务省交涉。这正是日本人要的结果，把唐绍仪绊在日本，而命日本驻美国公使加紧与美国沟通，希望美日签订协约。当时美国远东舰队数十艘战舰开往日本，对此行的目的，美国的报纸公开宣称是给日本一个警告。日本表现出了相当克制的态度，授意国内报纸对美舰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令驻美公使正式向美国政府提交照会，希望美国战舰访问日本，以加深日美互信和友谊。当美国舰队到达日本时，日本舰队举行盛大的欢迎式，其实力令美国舰队惊叹。远东舰队司令立即发回电报，提醒政府美国舰队实力远逊日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担心中美结盟会刺激日本，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唐绍仪到达美国时，日美已经达成广泛谅解，双方申明："两国政府均愿在太平洋地区自由和平地发展商务事业；在该区维持现有状态，互相尊重各国在该区域之领属等。"也就是说，日本在中国东北业已取得的特殊地位得到了美国的默认，中美结盟已经没有可能。

到达美国的唐绍仪此时已经改名唐绍怡，为的是避讳溥仪。一接到两宫先后去世的消息，他就感到情况不妙，担心清廷对外政策会发生变化；又得到日美已经结盟的消息，感到联美抵制日俄的计划难以实现。果然，美国总统罗斯福只是礼节性的接见，与国务卿罗脱会谈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罗脱严守日美协议，不与清政府建立任何超乎寻常的政治关系，仅仅对一些具体的经济计划略表兴趣。唐绍仪不甘心空手而归，设法与候任总统塔夫脱会见，表达希望进一步加深中美关系的意愿。塔夫脱说，他与现任总统对待中国同一宗旨，希望中国极力办事，数十年后，必可成全球极强之国。这些都是空话，唐绍仪希望能有实际行动。塔夫脱道："我明年三月接任，政策注重外交，所派驻华使臣视各国尤为紧要。我的意思是彼此改派大使，不知贵国意见如何？"

唐绍仪当然完全同意，这无异于意外之喜。建交国的外交层次由低而高分为代办级、公使级和大使级。中美互派大使比公使级又高一级，

说明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如果此事能够达成，他也算没白来美国一趟，对困境中的袁世凯也不失为一个帮助。他立即报告外务部，希望朝廷能够尽快答复。

袁世凯当然十分支持，但载沣却表示要从长计议。一散朝后，他就让陆军部查询公使与大使到底有什么区别。像这种外交问题，载沣要查询也应当是向外务部，但他偏偏绕开外务部，这让袁世凯十分气恼。这是有意表示对外务部的不信任，进一步说，就是对他袁世凯不信任。

陆军部尚书铁良天天盼望袁世凯倒台，他好把北洋军收服到自己麾下，当然要设法让袁世凯的好事泡汤。但中美上升为大使级关系，对大清实在是有利无害，苦思冥想，终于在大使的一项权力中发现了机会。根据国际惯例，大使有权请求驻在国元首接见，与驻在国高级官员直接谈判。宗室亲贵一直视与洋人交涉为畏途，开始的时候是认为接见蛮夷有失身份，后来则是怕洋人提出难以答复的要求，除非主持外交，一般都是对洋人敬而远之，就是曾经出过洋的载沣也是如此。所以铁良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把大使与公使的区别签注说：大使如与所在国的外务大臣接洽不圆满时，可以要求亲自与驻在国元首谈判。大清尚未实行责任内阁制，大使将有权要求直接与监国摄政王谈判。此点切须注意。

当然，仅如此签注，恐怕作用有限。他亲自拜访度支部尚书载泽，告诉他如果升级为大使级外交，每年要多花好几万两银子，图的只是个虚名，实在得不偿失。

载泽语气坚定道："外务部要想增加开销，就是我这一关也不能轻易让他们过。"

铁良故意吊胃口："泽公恐怕想挡也挡不住。外面有个很离奇的说法，不知泽公听说过没有？"

"什么说法？"

"说出来对监国摄政王都是大不敬。"虽然是"大不敬"，但铁良还是说了出来。

载泽惊道："竟然有这种传言，我一定对摄政王说，不然实在有损摄政王的声威。"

第二天摄政王召见军机，大事议过后，拿出陆军部的签注让袁世凯看。袁世凯看了之后道："陆军部的签注不完整，升级为大使关系对加强两国友谊的好处没说。"

载沣的个性，属于比较绵软的，听袁世凯如此说，心里不满，但嘴上却道："那你外务部再签注完整。"

袁世凯回道："是，我让他们签注明白，今天就复奏。"

召见完军机，度支部尚书载泽求见，载沣当然是立即召见。

载泽进来后，载沣立即赐座问："筹划款项的事情，你办得怎么样？"

载沣要修新王府，内务府拿出的预算是六百万两银子；给光绪修崇陵，需要一千多万两银子；要练禁卫军，先练一镇的话，一年也要百十万两；载洵还要大练海军，那又是一个无底洞……所以，载沣对载泽寄予热望，对他一再优容，几乎到了无分尊卑的程度，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能有切实办法筹到银子。

"摄政王放心，载泽有个绝好的主意，一定能够筹到银子。"载泽曾经向高人请教，如今已是胸有成竹。他的办法是对地方财政进行清理，不但可以筹到一笔银子，而且可趁机达到统一全国财政的目的，"王爷，当年铁宝臣到江南清理财政，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千万两银子就有了着落。为什么？因为地方财政瞒着朝廷的花招多得很，只要切实一查，无一省没毛病，让他们把这些年瞒报的银子补过来，不说多了，每省平均两百万两，十八行省，加东三省，是二十一行省，那就是四千多万两。"

载沣不相信会有这么多银子，也不相信地方会乖乖交上来。

载泽分析道："他们当然不愿交。但朝廷有朝廷的办法，谁不交就摘掉他的顶戴！当年铁良南下，两江总督魏午庄让下面大造假账，结果铁良一纸参折，把魏午庄调离两江，不但两江服服帖帖，就是当时主政湖广的张之洞也乖乖地向朝廷贡献一百万两的军需。可见，地方官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顶戴，不会为了地方利益非要拼掉自己的前程。"

载沣又问："他们要是串，串通好了，都不肯就范呢？"

“这就要动用摄政王的监国权威了。摘掉一两个巡抚的顶戴，我敢保证，其他的人立即就泄了气。但有一条，你这监国摄政王要拿出狠心来，绝不能手软才行，摄政王也正好拿这事立威。”

“真到了那一步，我当然能狠得下心。”载沣被鼓动得雄心大起。

载泽忽然转了话题：“袁项城要与美国弄大使级外交，王爷驳回了吗？”

“他说陆军部的签注不完整，让外务部再签注。”

“谁签注也一样。我向洋行的洋人请教过，要联美制日俄基本是妄想。为什么？因为美国与大清隔着万里大洋，日本与大清却一苇可航。日本到大清是只需三天，而美国到大清却需二十余日。不忧心三日之祸，却期待二十日之援，岂不可笑？”

“你说的有道理。”

“不是我说的，是洋人说的。而且升级为大使级外交，驻美使馆每年要多花好几万两，这边招待美国驻华使臣的费用也要多费几万两。每年费近十万两银子，只图一个虚名，何苦来哉？”载泽又道。

“好，明天听听袁世凯怎么说。”

“无论他怎么说，摄政王都应当驳回，外面有个很离奇的说法对摄政王的声威很不利。”

第二章　遭开缺仓皇失措　回原籍闭门思过

载沣召见载泽，听说外间有一种说法直接影响着他的声威，立即要问个究竟。

“最近外面说，袁项城这样的巨奸大恶不但没去职，而且还加太子太保衔，是因为他的北洋军太强大，摄政王实在拿他没办法。朝廷的大政，其实都是袁世凯在当家，大小事情，如果没有他的首肯，就是摄政王也没奈何。甚至有人说，袁世凯是太上监国。”载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

“一派胡言。”载沣气得一拍案子。

“胡言也罢，胡址也罢，反正外面有这样的说法。天下悠悠众口，总不能一一去解释吧？摄政王请想，为什么关于张中堂的议论就很少？关键是张中堂的湖北新军不像袁项城的北洋新军铁板一块，而且是专门与朝廷叫板。”

“与朝廷叫板，本摄政王谅，谅他还不敢。”载沣给自己打气。

“等他敢了那可就晚了。所以，摄政王必得处处压制着他。这次与美国外交升级，摄政王非与袁世凯较较劲不可。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可以试探得出袁世凯是否尊重摄政王的权威，也可以作为摄政王立威的开始。”

“只要本摄政王不，不同意，就没有通过的可能。这种事情，我还是做，做得了主的。”

第二天商议完事情，摄政王叫着袁世凯的官衔道：“袁尚书，关于公使和大使的区别，你们外务部签注完了吗？”

“签注完了。升级为大使级，最大的好处是两国关系更加紧密……”

载沣摇摇手道：“这个本王知，知道，你不必说了。有人说，每年多花十余万两银子图个虚名，实，实在无益。我看，这件事就算了。”

袁世凯争辩道：“摄政王，每年哪能花得了十余万两银子。而且，是中美外交的一件大事，怎么可能是毫无益处的虚名？”

“美国到大清二十余日，日本到大清一，一苇可航，不担心一，一日之祸，却期盼二十日之援，不是很可笑吗？所以，联美制日俄的说法，纯是纸，纸上谈兵。”

袁世凯要给载沣做解释，可因为太急于说明，反而更像反驳：“不然，不然，摄政王，外交本来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是取其势，而非取其实。中美改善关系，日俄行事就要收敛一些。所谓一日之祸，二十日之援之说，纯粹是不懂外交者的揣测。”

“袁世凯，本摄政王也，也是去过德国的，不要以为只有你，你懂外交。”载沣反应如此激烈，实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他愣怔着没有反

应过来。

载沣又霍地站起来，厉声道："赵启霖、刘炳麟、江春霖三御史连，连续参你，我都留中不发，康有为、梁启超，直，直接给我写信，让我为先帝复大仇，为国除大奸！我也优容于你，不承想你，你毫无戒惧之心，处处与本王做对。"

袁世凯仰着脸道："王爷，我是就事论事，我不能因为御史参劾就知而不言。康梁是何许人也？他的话摄政王本就不该听。"

的确，康梁作为朝廷仍在通缉的要犯，载沣却拿他们的话指责袁世凯，实在失策。载沣意识到这一点，更加恼羞成怒，一脚踢翻了面前的案子。他召见军机，都是赐座。袁世凯离他并不太远，翻倒的案子几乎砸到他的脚面。袁世凯一惊而起，躲到一边。

事情发展得太快，众人还没来得及劝，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张之洞连忙劝道："摄政王息怒，此事容以后再议。"

奕劻也对袁世凯道："慰廷，你先出去，等想明白了再来给摄政王道歉。"

袁世凯自从被慈禧敲打后出殿时扭伤了脚踝，至今并未好利索。刚才情急之中一跃而起，脚踝又一阵刺疼，出殿时一瘸一拐，背影望去，颇显老态。

载沣挥挥手道："你们都走，让本王清静，清静。"

奕劻等人退出，不久太监又来传话，说监国摄政王召见庆亲王。奕劻回到养心殿东暖阁，见载沣在绕室徘徊，就劝道："慰廷说话太直了些，不过也是话赶话赶上了，你也不必再生气。"

载沣停住脚步道："庆叔，我要杀袁世凯，你可要帮着我。"

"什么？"这太出乎奕劻的意料，他声音都有些颤抖了，"摄政王，皇上刚刚登基就杀前朝功勋大臣，这是大不吉利！"

"袁世凯跋扈不臣，早就该死！你知道这一阵参他的折子有多少么？有二十余人！交通亲贵、纠结疆臣、遥执兵柄、隐收士心、潜市外国，他的罪名多了去了！"

“摄政王，这些罪名袁慰廷大寿后‘三霖’就参过一次，已经被大行太皇太后留中。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毕竟是可大可小。这些御史以参劾权臣亲贵为标榜，虽不能斥之为沽名钓誉，但其居心也未必纯正。这么多人集中参劾，不是有人暗中挑动，谁会相信？请摄政王也不必理会。”

“好，这些参折我不理会。康有为写信说袁世凯是巨巨奸大恶，其罪有四。一是当年一味逞强，以致发生中日甲午之战，割台湾，赔巨款，皆袁之罪；二是戊戌年间，大行皇帝擢袁世凯于末僚，超授侍，侍郎，授以密诏，袁贼不感非，非常之遇，图一己之荣华而告密；三是庚子年间，他暗通拳匪，养，养虎遗患，以致列国入侵。大清几危，皆袁世凯之，之罪也。”

奕劻捶着胸脯道：“欲加之罪，颠倒黑白！康梁之卑污竟至如此！甲午之战，是日本蓄谋已久，割我台湾，占我朝鲜，皆是倭国孜孜备战二十余年，怎么可以归罪于袁慰廷一人？分明是自污污人，为日本洗白也！戊戌政变，袁慰廷有功无过，康梁操切行事，把大行皇上逼到不仁不孝的地步，罪魁分明是康梁，怎么可以归过于荣文忠和袁慰廷？莫非摄政王的意思，要袁世凯围园弑后才能如意？摄政王别忘了，袁慰廷有罪，那荣文忠又何以独善其身？大行太皇太后又该如何？大行太皇太后如果有过，那摄政王的监国之位又如何名正言顺？至于说袁慰廷暗通拳匪，更是含血喷人，如果不是他在山东严办拳祸，恐怕拳匪之祸乱及江南！”

奕劻这一通捶胸顿足的反驳，让载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而且心惊肉跳，他竟然欣赏康梁的诬告，拿颠倒黑白的话治罪大臣，传到外面他何以立足？他连忙过去扶奕劻坐下道：“庆叔，你消消气，即便康梁的话不足信，可是，袁世凯跋，跋扈不臣，不把本摄政王放在眼眼里，就今天的情形，不杀之何以立威？”

“摄政王，声威不是靠杀人立起来的。杀个人容易，可是师出无名，妄杀袁世凯，逼反了北洋军，你且问一问铁良，他的一镇人马能不能挡得住？挡得住你就杀好了。”奕劻这显然是气话。

“庆叔，我也没说非要杀，杀他。”

奕劻也缓和了语气道：“老五，你既然还叫我一声庆叔，我就不能

说两家人的话。我知道有人看不惯袁世凯，也看不惯我。可是袁世凯的能力有目共睹，军机当中谁人可比？军机当中有外交经验又有地方行政经验的又有几人？就拿当前颇得民心的宪政，又是谁极力推进？拿掉一个袁世凯容易，可是朝野会不会认为朝廷预定的立宪要改？洋人会不会以为大清国策要发生变化？中枢人事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刚刚监国摄政不久，且未出国丧，犯不着在人事上大动干戈。”

载沣已经有些被说动，但还是有些不甘心：“庆叔，要说民心，无不盼着朝廷除，除掉巨奸大恶。”

“老五，你说袁世凯是巨奸大恶，我不敢苟同。”于是奕劻历数袁世凯小站练兵，数月而见成效；巡抚山东，未让拳乱在山东蔓延；出镇直隶，兴办工商，大办新式教育，推行地方自治，新政成绩斐然。

“庆叔，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袁世凯在直，直隶，花钱如流水，到处收买人心，依我看就是居心叵，叵测。”

这话在奕劻听来无异直接指责他，便分辩道：“是，袁世凯花钱如流水。可是疆吏花钱如流水的又何止袁世凯一人？就是张香涛在湖北大办铁厂，也被人指责是‘钱屠’。要说收买人心，我也被收买过，每年三节两敬，袁慰廷给我的都很丰厚。可京中亲贵，有谁没花过北洋的钱？当年两宫西狩，第一个解款到行在的是袁世凯；京中宗室亲贵被劫，家徒四壁，是袁世凯调拨军服帮助御寒越冬；两宫回銮，下级官员囊中羞涩，年关难过，又是袁世凯挑头联合两江、湖广三总督捐款资助。就是大行太皇太后每年的万寿，孝敬最多的也是袁慰廷。”

载沣有些泄气道：“庆叔，照你这么说，袁世凯好像是亘，亘古未有的忠臣、贤臣。”

“亘古未有谈不上，可袁世凯对大清忠心耿耿，既不与康梁同流，亦反对南方的革命党，不仅得到列国的尊重，也得到开明绅商的拥护，这一点想必老五你心里也明镜似的。有人看不惯我，看不惯袁世凯，无非希望袁世凯倒了，我也倒了，他们好渔翁得利罢了。这些人在摄政王面前，当然要把我和袁慰廷说得一无是处。说句倚老卖老的话，庚子年若不是有我和袁慰廷这样的人帮衬着朝廷，那一关怎么过都不知道。”

载沣连忙辩白：“庆叔，绝对没人在我面前诬，诬陷你们。”

“有没有且不去说。老五，你如今是监国，整个国家都在你手上。辅佐你的人很要紧，你可一定要把准了。实话说，我们这些人或许不能让你满意，但那些往中枢里挤的人真比我们高明吗？他们除了年轻，精力比我们好以外，办实事、办难事的能力真比我们强吗？我不是揽权，我已经七十多了，大行太皇太后恩典，让我当了七八年的军机首辅，这一辈子也算值了。我不是为自己打算，实在是想帮你一把，盼着咱大清能够稳稳当当的往前多走一段。”

“庆叔，袁慰廷至今在北洋军中影响极，极大，这不就是他居心叵测的明，明证？将来尾大不掉，又该怎么办？”

“老五，这事你得听我一句劝。袁慰廷在北洋军中影响大，只能证明他治军有一套，而不能当成居心叵测的证据。如果这也成为证据，历史上的名将岂不都是居心叵测？如果袁慰廷真是居心叵测，他掌着五镇北洋军的时候就该出手，何必等到今天？大行太皇太后善于把能臣收为己用，这一点你得向她学。用好了袁世凯，北洋新军就是现成的禁卫军。”

载沣回府，载泽、载洵都在等，两人看摄政王脸色，就知道今天又不顺心。载泽首先开口道：“摄政王，我听说袁项城惹你大发雷霆，是不是他不知好歹，不给面子？”

载沣白了他一眼道：“我堂堂摄政王的面子要袁慰廷给？真，真是笑话。”

载泽紧接着问：“那摄政王的意思，怎么处置袁世凯？”

“我与庆叔谈了大半天，他不同意处分袁世凯，当前要，要以大局为重，中枢人事不宜变动。”

载泽跺脚道：“你可真是的，你问老庆，他和袁项城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当然会极力为袁项城开脱。”

“我觉得庆叔说得有，有道理。”

听载沣说完，载泽又道：“摄政王，赵启霖说得好，巨奸大恶，无不大奸似忠。抛开这些不说，你现在与袁世凯闹翻，已是打草惊蛇，你就是再怎么优容他，恐怕往后他也不会再有庆叔所说的什么忠心耿耿。

从前有大行太皇太后镇着他，他还不敢怎么样。如今大行太皇太后一去，在他心中恐怕已无人可以钳制了，此时若不速做处理，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待其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摄政王既然已经得罪了他，还留在身边岂不是养虎遗患？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摄政王是在卧榻之侧养头猛虎，到时候让他咬一口，那可真是……”

载洵此时也附和道：“我听说袁项城上朝，只带一名差官，到了景运门就他只身一人进内廷。若能出以非常手段干了再说，即使庆叔有心庇护，张之洞如何危言耸听亦来不及了。五哥应当拿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圣祖爷擒拿鳌拜的气魄来。”

“不妥，不妥，袁慰廷毕竟不是鳌拜，不罪而诛，真会激，激起大变。而且，庆叔说得有道理，用好了袁项城，北洋新军就，就是护卫朝廷的干城。”载沣倒是恨不得如此痛快的了结，但他毕竟不是李世民，也没有康熙的胆略。

载沣如此懦弱，载泽恨得直跺脚：“有大事可以与太后商议，不如你明天去见太后……”

载沣最不愿的就是隆裕插手朝政，因此立即摇手道：“千万不可，不能拿外朝的烦恼事去打打扰太后。你们且耐心等等，明天我再与张之洞议。”

载泽觉得载沣这样优柔寡断，非误事不可，他决定策动隆裕出来压一压载沣。他有一个最便利的条件，他的福晋是隆裕的亲妹妹，便对福晋说道：“老五实在是太懦弱，这个样子朝政如何能有起色，如果你姐姐能出来帮他一把就好了。”

福晋回道：“我们姐妹，怕没老太后的本事。”

“这话我不赞同。都是一棵树上结出的果，能差到哪里去？本事是练出来的，当年老太后扳倒八大臣，她自己哪里有力量，可借助老恭王和老醇王两兄弟不就成事了？几十年下来，就成就了老太后。”

“老太后有交代，女人不能干政。我姐也只能召见摄政王，连军机也见不到，能有啥办法？”福晋又回道。

“其实，老太后有没有那番交代都未可知。老太后的哀诏里根本就没提这茬，也许是他们几个军机商议好的，反正当时别人又不在场。其实最反对太后出来主事的就是袁项城和老庆。如果这次能弄倒袁项城，那将来不愁赶不走老庆。庆袁一倒，我们这些人就上折子要求太后出来主事，那时候谁还挡得了？你姐姐的风光那可就大了，哪里像现在困在深宫里，有啥滋味？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也该有个出头之日了。”

福晋摇了摇头道：“现在朝局这么复杂，我姐姐哪能控制得了。你可别胡出主意，让她出来受罪。”

“我真怀疑你们是不是亲姐妹，还有你这样的，唯恐姐姐风光。”

“我哪是怕她风光，我是怕风光得不到活受罪，倒不如在后宫里清静。”

载泽分析道：“你这话就错了，有我们兄弟辅佐，能受什么罪？我掌着度支部，管着朝廷的钱袋子，朝廷的事就能做一半主。老五懦弱，没有主见，虽然摄政，要他俯首也不难。善一、老六、铁良都围在我身边，我说东，他们不往西。那时候你姐姐垂帘，我当军机首辅，上下一心，有什么事情办不好？”

“照你这么一说，还不是白日梦。”

“当然不是白日梦，但事情要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要扳倒袁项城，最好要了他的小命。这事必得你姐姐出面，压一压胆小怕事的老五。”

第二天一早，载泽福晋就进宫去看隆裕皇太后，一直到午时初刻才出宫。其时军机大臣们已经快散值了，载沣也准备出宫，小德张却亲自来传懿旨：“皇太后懿旨，请监国摄政王，有大事面商。”

载沣连忙到慈宁宫去，一见面隆裕开口即问：“老五，你和大行皇帝是亲兄弟吗？”

“当然，都是一个阿玛所生的亲兄弟。”

载沣与光绪的确是一个阿玛所生，但并非一母所生。光绪的生母是老醇王福晋即慈禧的妹妹，而载沣则是老醇王侧福晋刘氏所生。

“那你觉得，你这个亲哥哥，当的这几十年的皇帝如意吗？”

这何须问，朝野上下无人不知，皇上即便亲政后，也多受掣肘，被囚后更是徒有虚名。但这话却不能摆到桌面上说，所以他吭哧半天，没有一句明白完整的话说出来。

隆裕并未打算听他表态，而是接着问：“那我问你，你哥哥这皇帝当到如此地步，罪魁是谁？”

至此载沣才明白，原来隆裕要为戊戌翻案，他很难得的明确表态：“太后，戊戌一案是大行太皇太后手上定案的，奴才不能翻。”

“老五，你想错了，我没打算翻案，也没有追究你岳丈的意思。你岳丈受老太后的慈恩，他维护老太后天经地义，就连大行皇帝也原谅他，可袁世凯就不一样了。他受大行皇帝超擢却忘恩负义，这样的乱臣贼子，天下人人得而诛之！你却不想为你哥哥报仇，竟然让袁世凯有滋有味的当着军机大臣！”

听隆裕的意思，原来是要杀袁世凯为大行皇帝报仇。不过，大行皇帝与眼前这位隆裕皇感情极差，她要为大行皇帝复仇，这实在出乎意料。

好像回答他的疑惑，隆裕又道：“一日夫妻百日恩，不论怎么说，我这皇太后是从你哥哥那里得来的，就为这一点，我也要为他讨个公道。明白对你说吧，袁世凯非死不可。”

“庆亲王说，袁世凯没有必必，必死的罪名，两宫大丧期间杀前朝大臣，极为不妥。”

“哼，庆王当然护着袁世凯。御史参劾袁世凯的罪名有十几条，哪一条也够得上抄家灭门。你要是怕担责任，那好，我就直接下一道杀袁世凯的懿旨给你，你就不必为难了，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

载沣连忙回道：“那倒不必，奴才来想办法。”

“好，我等着你想办法。”

回到养心殿，到底杀不杀袁世凯，载沣根本拿定主意，便对太监道：“你去看看，张中堂还在不在，让他来见。”

军机都知道太后召见摄政王，怕有什么事情安排，所以并未散值。摄政王不召奕劻，单召张之洞，众人都有些疑惑。张之洞也是怀着疑惑进的养心殿，听到载沣说道："张中堂，我遇到难题了，你要帮我拿拿主意，太后要我杀，杀袁世凯。"

张之洞惊讶得半天没合上嘴。昨天载沣雷霆震怒，今天却像没事似的，大家都以为这事已经过去，还在称许载沣的气度，没想到竟然要杀袁世凯，便问："摄政王，这到底是太后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载沣含混着回道："也算我的意思，也算皇太后的意思。"

"王爷，袁慰廷没有必死的罪。何况主幼时危，未可遂戮重臣，动摇社稷。"

载沣叹道："道理我也知道，无奈皇太后必要袁，袁世凯死，我若不设法，皇太后要直，直接下懿旨。"

"王爷，那更不可！太后一道懿旨就可诛戮前朝大臣，请问是摄政王在监国，还是太后在秉政？"

载沣这才发现里面的利害，连忙道："对对，中堂说得对。可是，太后词意甚坚，又该怎么办？"

张之洞斟酌着说道："无论如何，此恶例不可开。摄政王刚刚秉持国政，宜宽大为怀，培植祥和之气，以增厚国脉。虽然我与袁慰廷颇有嫌隙，但说句老实话，他在外交方面还是无人能比，摄政王应善加利用，可以留他在外务部为国效力。"

"这绝对不行，在太后那里绝，绝对过不了关。总要给他定，定个罪名。"

张之洞劝道："王爷，如果实在不愿用慰廷，那找个理由开他的缺好了，老臣代他求情，不要治罪，留个将来转圜的余地。而且太后那里本不必交代，若形成事事交代的先例，遗患无穷。如果王爷非要交代，那只需对太后说，军机大臣均反对治罪。"

载沣回道："我再想想。张中堂，今天的话不，不传六耳，请中堂慎之。"

张之洞回到军机值房，众人都拿眼睛问他，但他实在不能说。于是奕劻挥挥手道："如果没事，那就散了吧。"

五个人鱼贯出了军机值房，奕劻的庆王府在西南，因此往西出隆宗门；张之洞、袁世凯居处都在东面，因此往东出景运门。在景运门外的校场，各人的仆从都等在那里。张之洞看看附近没有太监，这才对袁世凯道："慰廷，你要有点准备。"他实在无法详说，只能做此提醒。

袁世凯茫然地点点头，不知自己该如何准备，又该准备什么？

他到家饭已备好，不过实在没有胃口。勉强吃了一点准备午睡，突然门上来报，请老爷立即接旨。

袁世凯匆忙更衣，一边叫管家袁乃宽立即前来，交代道："你先到前面去，把传旨的公公打发好了。"

袁世凯顶撞摄政王，知道必有说法，他预计最坏就是派太监"申饬"。太监视"申饬"为发财的机会，如果给他一笔银子，满意了，便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传旨申饬。"也就过去了。如果不给银子，或者给少了，那就会被骂得狗血喷头，祖宗十八代，什么难听骂什么。袁世凯不会在乎银子，应该花多少银子他都想好了，今天上朝前就交代了管家袁乃宽。他自己身上也带着银票，以备万一在宫中"申饬"，好设法通融。

顶戴袍服已经穿起来，袁乃宽小跑回来回道："老爷，前面的不敢要那么多银子，说只要一百两辛苦费好了。"

看来不像是"申饬"，那会是什么？等他心神不定赶到前院，一个老太监正在等他，见他到了，立即到正房台阶上站定念道：

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骙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这道旨意实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他呆呆跪在地上，好久没有反应。太监提醒道："袁宫保，谢恩呢。"

袁世凯这才强作笑脸高呼："臣谢主隆恩。"

袁世凯平时出手阔绰，对太监也不错，传旨太监年纪已大，对他也很客气："袁宫保请起。以袁宫保的大才，朝廷倚重，等足疾痊愈，必召宫保还朝。"

"谢公公吉言，我年老体衰，想为朝廷效力也难了。"

送走太监，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次子袁克文一左一右扶持着他回到后院。等坐定后，袁克定立即道："爸爸，没想到朝廷如此寡恩，应当早做打算。"

袁克文也附和："实在不行，爸爸就到国外躲躲。比如像康梁那样，到日本去。"

历代对付权臣，第一步往往是先夺职。但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往往是抄家、入狱、罗织罪名，那时候只有束手待毙。

袁克定反对道："去日本不妥，爸爸与日本人关系不好，不如去美国或者德国。"

"我哪里也不去，我倒要看看，这帮亲贵要怎么对付忠心耿耿的老臣。"袁世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许任何人打扰。袁克定知道，爸爸是在做最后决定。

过了一个多钟头，袁世凯在书房里喊："你们两个进来。"

袁克定和袁克文小跑进书房。

"你们两个，老二你打电话给你五舅，告诉他我要到天津，让他准备到老龙头接站；老大你去前门火车站，给我买一张火车票，我要到天津去。"

袁克文担心道："只买一张恐怕不够，总要有人陪爸爸去。"

"不必，人多容易引起注意。"看来，袁世凯的意思是要悄悄到天津去。

袁克文还是有些担心："人不能多，但无论如何不能只爸爸一个人。我从家人中选个老成灵光的跟着爸爸。"

袁世凯想了想道："好，那就挑一个人陪我好了。"

袁克定正要出门，杨士聪来了。他是杨士琦和杨士骧的弟弟，排行老八，此时任京津铁路督办。听说袁克定要亲自去车站买票，就说道："大少爷不必管了，且等等再说。"

杨士聪见了袁世凯便道："宫保，我听说出事了，就赶过来看看宫保有何吩咐。"

袁世凯道："你来得正好，我要去天津找你四哥弄几吊银子到河南安家，你给我弄两张三等车厢的票。"

杨士聪笑道："宫保坐我的包厢好了，哪能坐三等车厢，光那气味你也受不了。"

"你的包厢太惹眼，我如今是越没人关注越好。"

杨士聪明白了袁世凯的意思，是怕被人盯梢，便道："那就依宫保的，晚上六点钟有去天津的车，我打好票派人送来。"

杨士聪走后，袁克文来回话，说"五舅"问是到北站还是到老龙头。

"告诉你五舅，我坐六点钟的车，到老龙头。还有，到时他不必亲自去接，派两辆黄包车去就行，车头上挂一个'接吉老爷'的牌子。"

到了五点钟，袁世凯穿一身下人的大棉袍，头上戴一顶狗皮大棉帽，两手袖在袖筒里，与袁克定给他挑的下人，就像一对出门办差的仆从一起出了袁府，到了胡同口，招两辆黄包车，直奔前门火车站。

火车开进老龙头火车站时已经快十点。袁世凯和仆从下车，在候车室门外有两辆黄包车停在那里，拉车的手里举着一个牌子"接吉老爷"。袁世凯上了车，拉车的说道："小人奉张运使大令，前来接大人到利顺德饭店。"

仆人上了另一辆车，铃铛一摇，向利顺德饭店方向驰去。

利顺德饭店在海河岸边的租界区，是天津最高级的饭店，门口有门童，大堂里有襄理，袁世凯和仆人直往里闯，门童没拦住，却被大堂的襄理挡住了去处："两位，请问找哪位？"

“我来找张馨庵，让他快来见我。”

襄理听来人直呼长芦盐运使的名号，知道来者不是一般人，也不敢拦了，连忙给房间里的张大人打电话。还没拨通，长芦盐运使张镇芳——也就是袁克文他们的“五舅”从楼梯上下来了，一看大堂里一高一矮两个仆从，便连忙邀道：“两位快请上楼。”

张镇芳也是项城人，是袁世凯的三哥袁世廉的妻弟，排行老五，六七年前还是一个穷翰林，到北洋投靠袁世凯，被委以陆军粮饷局总办的肥差，后来当过清理财政局总办、直隶银行督办、长芦盐运使兼直隶按察使。不几年间已是三品大员，不但贵，且积聚了一大笔私财。

“四哥，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刚刚还晋了太子太保，转脸就不认人了。”张镇芳一脸着急地问道。

“早就预料到有这一步，可总还是存着侥幸，以为赔着小心尽着忠心也许会躲过一劫，我还是低估了这帮新贵。”

“下一步四哥做何打算？”

“我到天津来想找连府弄几吊银子，我是奉旨回籍养病，一大家子人总要有个住处。”袁世凯花钱如流水，但自己并不善理财，他的私财也算不上多，一大家子人回老家，的确需要一大笔开销。

“这个好说，我现在就给四哥筹划三四万两，杨连府也不至于太吝啬，回籍的费用足够。但如果再有其他花销，四哥还要早早吩咐下来，我好有所准备。”袁克文给张镇芳打电话的时候，已经透露希望袁世凯能够出国避祸的意思，但袁世凯却未明说，所以只能旁敲侧击。

“暂时没有其他开销。馨庵，在火车上我仔细想了想，我不能一走了之，而且一走也不能了之。一大家子人都留在京中，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而且，如果有人趁机做文章，说我是畏罪潜逃，那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不然。”张镇芳大摇其头，“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四哥在，他们总会有所顾忌，对家眷不至于太过分。四哥不如像康梁一样，暂时到国外避避风头。”

“还没到那一步，我在天津先看看情形再说。你到连府那里去了没有？”

张镇芳回道：“还没有，没有四哥的吩咐，我不敢擅自行动。”

“我不便去见他，你替我去走一趟，没别的意思，先让他筹点银子给我。”

张镇芳问：“四哥给我个数目，到时候我好和他谈。”

“不必，全凭他的心意。我不想强人所难。”

张镇芳到了总督府，大门已闭，好在他是常客，护院巡警开了角门让他进去。一见面，杨士骧就叹道：“馨庵，你总算来了，听说宫保奉旨回籍养疴，我们这些人该如何自处？”

杨士骧见面不为袁世凯抱屈，先为自己打算，令张镇芳很不满：“宫保已经到天津来了。”

“什么？”杨士骧惊得一跃而起，“他奉旨回籍，这时候到天津来干什么？我既然知道了，就应如实奏报。”

“大帅只当不知，何必上报？反正我打死也不承认告诉过大帅。宫保到天津来无他意，是想向大帅筹几吊银子，以便回籍安顿家眷。大帅亦步亦驱，能有今天的局面，哪一步与宫保没有关系？宫保是把大帅当自己人，危难之际，这才前来相求。如果大帅有难处，只当没有这回事。”

“是，宫保是自己人。”杨士骧这才想起来问一句，“宫保到津，住在哪里？”

“住在利顺德。话我传到了，大帅要不要去见面，要不要给宫保筹点银子，一切随便。”张镇芳几乎是拂袖而去。

杨士骧有些尴尬，但觉得此时与袁世凯见面，风险太大，因此召心腹密议。

心腹分析道：“大帅去见面不合适，到时候若朝廷追究，对宫保和大帅都不利。至于宫保要花银子，大帅总要设法筹措。”

杨士骧苦笑道："我这北洋总督，正如民间说的驴屎蛋子外面光，宫保弄出那么大的窟窿，我这一年多都是在填亏空，你说窝囊不窝囊？"

心腹回道："亏空人人有，这没什么好说的，此时大帅没法计较这个，宫保问一句：当初我没拿枪逼你来接北洋吧？大帅何词以对？"

"道理我明白。"杨士骧说，"我不能去见他，那让谁去合适？你辛苦一趟如何？"

"我去不合适，我与大人不隔肚皮，可与宫保却没半分交情。这件事大帅必须派自己最放心的人去才好，不如让大公子辛苦一趟。"

"家父不便出门，派晚生给太老师送来六万两银子。"杨士骧的长子杨毓瑛悄悄到利顺德饭店见袁世凯，奉上六万两银票。进士出身的杨士骧向举人也不曾中的袁世凯递过门生帖子，所以杨毓瑛称袁世凯"太老师"。

袁世凯已经听了张镇芳的报告，对杨士骧极其愤恨，但他是极善掩饰的人，脸上全是感激的笑容："你父亲太客气了，疾风知劲草，这种时候还打发世侄送款子来，我真是感激不尽。"

杨毓瑛回道："家父还说，太老师是奉旨穿孝大员，如今擅释缟素，又不遵旨回籍，倘经发觉，令拿办赴京，则祸更不测，且亦无法庇护。家父的意思是，太老师应当连夜回京。"

"是，你父亲提醒的对，让你父亲给铁路局打个电话，备好三等车厢，我随时可以起程。"

杨毓瑛一走，躲在套间的张镇芳走出来叹道："真没想到杨连府竟然这样薄情寡义，四哥对他一再提携，如今他却急于撇清渊源，真是令人不齿。"

袁世凯一挥手道："这怨不得他，是我连累了大家。倒是你，也应该早做准备，不要受我连累才是正办。"

张镇芳笑道："四哥，都知道我是铁杆袁党，摘不清楚，也不必摘清楚。我们的荣辱都系于四哥一身，有什么好怕的。"

袁世凯叹道："果如上谕所言，只打发回籍养病那也没什么，反正我做到了军机大臣，算得上位极人臣了，削职为民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就怕这帮新贵不肯放手，如果再有其他旨意，我受辱事小，连累了你们又何苦来哉。"

张镇芳安慰道："四哥不必去想，且安心待在天津，看后面情形再说。"

"我觉得杨连府说得对，我是奉旨穿孝，擅自释服来天津，要是被朝廷发觉，再下一道旨意要天津拿我进京，那可就大糟其糕。"

两人正在沉默，电话突然响起来，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张镇芳接起来，一听声音便对袁世凯道："四哥，是赵智庵。"

袁世凯知道赵秉钧必有机密报告，便问："你问智庵，京中现在是什么情形？"

赵秉钧告诉张镇芳京中并无其他，宫中也没有其他旨意，朝廷对宫保只限于开缺回籍，不会再有其他牵累。让宫保立即回京，明天一早最好能够到宫门递谢恩折子。

官员就是受了处分，也要"谢主隆恩"。仓皇之间，袁世凯竟然忘了递谢恩折子一事。他接过电话对赵秉钧道："智庵，你往我家中打个电话，让仲仁给我备个谢恩折子，我明天一早就递。"

赵秉钧迟疑了一下道："仲仁已经连夜出京了。"

仲仁就是张一麐，一直是他的心腹文案。所谓连夜出京，就是怕受连累，已经逃出袁府。

"真是树倒猢狲散，我还没倒，他们就先逃命去了。"袁世凯放下电话，又自言自语说，"毕竟是书生，胆气总是有亏。"

看西洋钟已两点多，张镇芳问："四哥，你是现在走，还是眯瞪一会儿？"

袁世凯回道："现在走，争取六点前赶回京城，只有在车上小睡一会了。"

张镇芳给总督府打电话，不找杨士骧，而找他的大公子杨毓瑛，让他安排一节三等车厢，到老龙头火车站等。张镇芳要陪袁世凯上车，袁世凯不让他同行。

送走袁世凯，张镇芳回到府中折腾了一夜，竟然睡意全无。到了五点多，下人都来请安，他让人去请幕府心腹师爷，两人到签押房密议。

“泽公那里，还要再加点火候。”张镇芳开门见山地说。所谓泽公，是指如今炙手可热的度支部尚书载泽。

“泽公那里已经奉献了不少，今年的年敬也是最多的。”师爷回道。

“不，不。我四哥这棵大树看来是挺不住了，必须早做打算。”自从传出慈禧病重的消息，张镇芳就千方百计巴结载泽，已颇得信任，但越是这时候越不能大意。

“我想，在原来的数目上再加一半。我们不只是自保，还要为将来能为四哥说上话，为四哥复起做点筹划。”张镇芳这样说，在师爷面前也好看，而他自己心里也能稍安。

袁世凯不到六点在前门火车站下车，此时天色未明，借天亮前的黑暗乘黄包车回到锡拉胡同的袁府。一回到家，袁克定就过来侍候，先解释道：“怕惹人注意，没敢去接站。”

“这就对了。拿门房的记录来，我看都有谁来过。”

袁克定回道：“爸爸不必看，赵智庵来过，杨五爷来过，严范孙来过，此外再没别人。”

袁世凯有些黯然。此前他回家，光看访客记录就要看一大会儿，没想到竟然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

“智庵来说什么了？”赵秉钧手下有一帮侦探，三教九流，宫内民间，无所不包，他的消息来源很广，又善于分析，事情的真相往往他最先得知。

“他说，爸爸这次倒霉并非完全是摄政王的意思。隆裕皇太后最狠，想要爸爸的命。幸亏张中堂极力劝阻，才有回籍养疾这道旨意。”

“香涛能极力为我说话，实在没想到，他可真够意思了。我平日对他的书生气，还多有小瞧的。”

“还有庆王也着实为爸爸说话。他让王府管家过来传话，说，请爸爸放心，不会再有别的旨意。”

“庆王那里尽在意料中，仲仁竟弃我而去，实在有些意外。”袁世凯有些感慨。

“这事真不怪他。他老家打来电报，老母病重。他不肯走，是我硬劝他走的。”袁克定解释道。

闻言，袁世凯稍稍心慰：“我对仲仁，那可是不曾薄待。”

“今天递了折子，恐怕明天就要出城。”袁世凯的谢恩折子，袁克定早已为他备好。

这种照例的折子，递上去就完。没想到摄政王在东暖阁召见，他欠欠身并未站起来，也未赐座：“外面有人谣传，说是因为你顶撞我才，才开你的缺，本王还没那么小心眼。我倒是想留你，无奈你足疾如此，只好放你回籍，找个像，像样的大夫，好好治一治。”

袁世凯出宫回到府中，让袁克文给他整理行装。他的计划是自己先回河南，安排妥当了再接家眷回去。到了快午饭时，张之洞来了。袁世凯连忙去迎，不在客厅待客，而是直接迎到正房东套间，请张之洞“升炕”。张之洞也不客气，坐到炕上背后靠着两床锦被，舒舒服服把腿平放在炕上。

两个人隔着一张炕桌说话，张之洞望了望袁世凯已经全白的须发道：“慰廷，一日不见，竟然须发皆白。”

袁世凯回道：“是吗？我自年轻时血亏，头发白得早。这次挫跌，本是意料之中，又属意料之外，一夜不曾合眼。多亏中堂极力周全，世凯感激不尽。”

“慰廷，我还真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大清的前途，无奈这帮新贵目光短浅，不肯为大局着想。”张之洞说罢大摇其头。

“我倒是很想与中堂一道帮衬着维持大局。现在表面上看好像没什

么大事，但暗流涌动，处理不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难以措手了。如今朝中只有中堂可做砥柱中流，中堂的担子往后怕是更重了。”

张之洞摇了摇头道：“人家未必那样认为。下一步，也许轮到排挤我了。本朝定鼎以来，就确立满汉共掌朝政的国策，区区数十万满人能够立国二百余年，便是这一国策的效用。虽然满汉畛域一直存在，但总算还能说得过去，六部两尚书、四侍郎，向来是满汉各半，同光以来，军机大臣由亲贵掌枢，下面则是两满两汉，几成定例。可是前年借官制改革、打破满汉畛域之名，不再满汉等员，各部要津多为满员占据，满进汉退，已经颇招物议。如今监国秉政，少年亲贵联翩入朝，其势咄咄逼人。如今你又去职，一进一退，非慰廷一人之荣辱，而是事关朝局之大端。我所以力谏摄政王，的确不是为慰廷一人去留争。”

“中堂苦心，令人感佩，可惜这些亲贵未必能够体谅。记得月前中堂曾经说，希望辅佐摄政王再造中兴，当时我也颇为振奋，打算与中堂一起，辅佐新朝。如今看来，竟是恍如一梦。”

张之洞摇着头，长叹一口气道：“想来让人泄气。更有甚者，慰廷，两宫尸骨未寒，他们就抢着抓兵权，是真聪明还是小聪明？”

“抓兵权自然是真聪明。中堂请想，本朝立国以来，汉人掌兵的又有几人？大多数时候，是掌在满人手中。但如果时机不对、所用非人，聪明反被聪明误。”

张之洞点头：“慰廷所见，真是高明之至。近年来，满人排汉，宗室排满，已是世人皆知。朝廷不但有失去汉民人心的苗头，而且宗室也有失去满人支持的可能。最近听说摄政王掌陆海军犹显不足，将来成立的禁卫军要归他直接指挥，良赉臣佐治；将来要大办海军，归洵贝子统领；我还听说，明年要成立军谘府，归涛贝子掌握。慰廷你看，这些掌兵的亲贵最年长的也不过三十来岁，何以服众？”

袁世凯鼻子里嗤道：“哪里谈得到服众，只能更让人心不服，非但汉人不服，就是满人也未必服气。大权都握到摄政王兄弟手中，这是最大的败笔。依我看，亲贵就不该掌兵，更不该尽掌于自己手中。”

张之洞一拍炕桌道：“通极。自从陆军部成立，对地方军队人事干预极多，以湖北新军而言，铁宝臣以良赉臣笼络留日学生，一再派往鄂军，而且一入职就是队官，有的不出半年就升为管带，张虎臣已经多次

来信大发牢骚。”

张虎臣就是刚升湖北提督不久的张彪。他是山西榆次人，从小丧父，家境十分贫寒，以推车运煤挣钱糊口。他身材魁梧，膂力过人，又爱武术，就拜在一名刘姓拳师的门下，学习武艺。1881年张之洞由四川学政升任山西巡抚，到太原上任之日，忽有一大汉拦轿喊冤，随从人等竟阻挡不住。恰巧这天张彪运煤到太原，见状一把就将拦轿大汉抓到一旁。张之洞非常欣赏，在轿内问道：“你是何人？”张彪应声答道：“我是张彪。”张彪由此得张之洞欣赏，先是入抚标营做了他的马弁，之后一再提携，如今已是湖北提督兼新军第八镇统制。他的妻子是张之洞的丫头，据说张之洞有偷丫头的癖好，唯有这个丫头十分自重，没让张之洞偷成。张之洞反而对她十分看重，嫁给了张彪，所以张彪在湖北又有“丫姑爷”的外号。丫姑爷所部人事经常受到陆军部干预，牢骚很大，多次写信给张之洞。

“中堂，人事受到干预是次要的，良赉臣自作聪明，把留日学生派往新军，以为自己培植势力，此举无异玩火。留日学生深受革命党影响，以排满革命为己任，让他们掌握军权，后患无穷。我北洋新军极力反对，所以留日学生未成气候。这件事，中堂将来要好好给摄政王提个醒。”

“慰廷，真有那么严重？”张之洞以思想开明自诩，湖北派往日本的军事留学生最多，他当初也乐于起用留日学生，虽然也有所防备，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绝无虚言。孙文的革命党如今改变了策略，把策动留日学生作为培植力量的一大要着，留日学生受革命党影响很深。中堂如果不信，可以问问杨皙子，他两次留学日本，与孙文颇有交往，对革命党的情形很了解。”

“这么说来，起用留日学生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而后话题转到由谁接袁世凯的遗缺。袁世凯直言道：“中堂，我推荐那琴轩。都知道我与琴轩私交甚密，但此荐真不是因私废公。军机当中必有一人专办外交，琴轩本是外务大臣，与各国公使也都熟悉，由他接我的缺，可向列国表明朝廷外交大政并无波澜，以安列国之心。”

张之洞叹息道：“琴轩入枢已无悬念，润万重听，本来就虚应故

事，以后我这汉军机更是孤掌难鸣了。”

润万是鹿传霖的字，他两耳重听，在军机中几如聋子的耳朵——摆设。接下来的军机格局，将是奕劻掌枢，世续、鹿传霖、张之洞、那桐佐治，汉军机的势力大受裁抑，张之洞真有孤掌难鸣之忧。

送走张之洞，袁世凯忙了整整一下午，到了晚上基本打理清楚。他的安排是，克定、克文及部分家人守在北京，他带五姨太、七姨太回河南，其他家人则到天津宅子里居住。回原籍养疴，却不能回项城，一则项城没有合适的房子，二则与二哥不睦，实在不愿相见。他打算到彰德去住，在彰德府城北二十余里，有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处别墅，十分宽敞明亮，彰德秋操时，袁世凯曾经去过一次，十分喜欢。何炳莹是袁世凯的亲家，他的女儿已经下聘为袁世凯第五子袁克端的妻子。不过这片园子要进行扩建，扩建之前，先在卫辉府属的汲县暂时安顿。

第二天上午，袁世凯带着两个姨太太及数名仆从，从前门火车站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南下河南。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五六个人，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还有一个也是学部侍郎叫宝熙；宪政编查馆一直归袁世凯管，提调孙宝琦和编查馆行走杨度前来送行；此外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大理寺少卿刘若曾，再就是那桐的弟弟那晋。平时袁世凯出行，前来送行的人挤满车站。如今开缺回籍，平日那些见面就赔着笑脸、一口一个宫保叫得亲热的，此时都避之犹恐不及。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袁世凯心里念着这句话，望着眼前五六个送行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车已经进站，他一一与送行的人打招呼，而后转身上车。严修和杨度一起登车，要送一程，袁世凯劝阻道：“两位厚爱我，真是感激不尽。不过如今流言正兴，两位何必再送，受我连累，我何以心安。”

“宫保回籍，相见无期，我有话要与宫保说，祸不足惧。”杨度十分佩服袁世凯，认为他有帝王之才；他向来又以“帝王佐才”自居，认为此时抛却一己荣辱，正是与袁世凯拉近关系的好时机；如果他的名声因此在京中传开，即便招祸，他也不以为失。

“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我也不怕招祸，我还要上疏为宫保抱不平。”严修是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欣赏的人才，先是委任为直隶督学司督办，不到一年，朝廷成立学部，又推荐他出任学部侍郎，真正是平步青云。他来为袁世凯送行，完全是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态。

同车相送的还有步军统领衙门的一个姓何的副将，名为奉命保护，其实是来监督。

汲县是河南卫辉府府治所在地，其历史颇为久远，早在殷商时期的牧野大战就发生这里。西汉高祖二年设置汲县，此后或为汲郡郡治或为卫州州治，元代始设卫辉路，则为路治，明清延续为卫辉府府治。

卫河流经汲县，流向东北到直隶大名府与漳河相汇，称彰卫河，再向东北汇入天津的海河。天津有长芦盐场，盐商沿卫河运盐到汲县后，起岸转车，或西运往怀庆府，或南运往开封，或北运到彰德以至直隶的邯郸。城中百姓多为盐商执役，赚钱颇易，得其门路而为盐商者亦不在少数，城内卫河沿岸商铺栉比，颇显繁华热闹。马市街就在卫河北岸，算是城中最为热闹的所在，袁世凯所购的宅子便在马市街上。

袁世凯到卫辉府城安家的消息一传开，报社记者及无聊政客纷纷前来探访，但都被袁世凯挡驾。当然也并非一概不见，本地的士绅名流经人引荐还是能进得了袁府的。

过了年正月初四，家居盐店街的王锡彤约上好友李时灿一起来拜访袁世凯，引见人是与王锡彤比邻而居的何棪本。何棪本是袁世凯的旧部，当年曾经任过新建陆军粮饷委员，如今的袁府就是他帮忙置办的。

袁府分为东中西三路院子，每一路又是前后相通的三进小院，袁世凯住在中路第三进院中。李时灿、王锡彤在仆人的引导下一前一后进了院子，见滴水檐下站着一位矮胖老人，须发尽白，手中拄着一根拐杖。两人要行请安礼，早被袁世凯扶住："我如今是草民一个，万勿行此大礼。"

于是两人做一个长揖，袁世凯也以揖礼相还。

袁世凯已经对两人略有了解。李时灿字敏修，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但并未入朝为官，以坐馆授徒谋生，担任过长垣寡过书院、武陟致用精舍、禹州颍滨经舍山长，在河南名声很响。科举废止后他大办新式教育，因而出任河南教育总会会长。王锡彤也是汲县人，父亲是盐商，家境本来还行，十六岁就中秀才，但这一年父亲因为暑热吃瓜，腹泻不止去世，他只好暂弃举业，到盐店里当伙计谋一家生计。后来连续七次乡试，都未能中进士，也就一直以塾师为业。科举废止后，他与李时灿一起大办新式教育，把自己的家塾改为女子学堂，由他的妻子管

理。

李时灿先开口道："我和筱汀久闻宫保大名，只是宫保无论在直隶还是在枢府，轰轰烈烈，吾辈实在不便趋谒，致蹈攀附之嫌。今我桑梓有幸，宫保暂栖于此，我辈以乡邻之谊才得拜谒机会。"

袁世凯摆摆手笑道："嗨，什么轰轰烈烈，都成过眼云烟。倒是两位的大名我实在早有所闻，尤其两位创办经正书舍，真正造福豫省，泽被后世。"

经正书舍是李时灿、王锡彤首倡，卫辉府士绅名流捐建的民间藏书楼，收藏颇丰，尤其是河南地方士人著作，收藏尤为丰富。而且春、秋两次书会，河南各地文人骚客相聚于此，前后数天，成为文界一大盛事。

"我和敏修对宫保练新军、行新政、兴实业、办教育，种种业绩，冠绝直省，的确万分倾慕。三年前我到天津去参观考工厂、劝工陈列所，拜访周缉之臬台、张馨庵观察，听他们讲宫保的各项善政，就特别想去拜谒宫保，只是一无所成，实在羞于登门。"

听说王锡彤曾经去过天津参观，袁世凯十分高兴，说起他兴办工商实业的初衷，兴致盎然。王锡彤对实业也很有见解，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袁世凯问道："筱汀，听说你在主办三峰矿业公司，而且成效颇著。你是儒门子弟，怎么能够放得下身段投身实业？"

王锡彤笑着回道："说起来，是知州把我骗上了这条道。"

原来，中州产煤，但私采滥挖严重。知州把矿山收回来打算筹措款项，以西洋机器采煤。结果有十余户商家取得经营权，却都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最后结果是分成东峰、西峰和中峰三伙，各自经营，比从前情形好不了多少，而且纠纷不断，知州很是头疼。李时灿任中州颍滨经舍山长，在当地很有威望，知州向他请教办法，他说非请一个有本事的人来主办不可，他推荐的就是王锡彤。但知道王锡彤放不下儒生的身段，就出了个主意，成立三峰实业学堂，让他来当山长，聘约中再注明兼理三峰矿业，不怕他到时不就范。

“商人重利，与商人打交道不容易，你是如何把他们驯顺的？”袁世凯又问。

“当年去天津的时候，我请教过周缉之，知道洋人的办法，是按股份多少说话。我就采用这个办法，凡遇大事、难事，凡有兴革，我都开股东会，投票决定。因为官股占四分之一，相当有分量，有些想法也就容易得以实行。当然也有横不讲理的，那就绝不客气。”

原来把持西峰的数家商户聚众百余人，由一个戴红顶号称副将的武官，还有一个五品顶戴的文官，说是同知，一文一武压阵，强行开采。知州问王锡彤该怎么办。王锡彤建议擒贼擒王，把一文一武两人请到州府里，一面好酒好菜侍候，一面发电省城和山东，核实两人身份，结果都回电称无此败类。于是把两人下狱，声称不日将斩首示众，却又暗地里让狱卒纳贿放走两人。然后知州下海捕文书，悬赏缉拿。结果西峰族众作鸟兽散，从此服服帖帖。

袁世凯听罢后大笑道：“筱汀虽是儒生，却有霸谋，真大才也！”

王锡彤连连拱手道：“雕虫小技，不足为道。宫保才真正是经天纬地的国之柱石，我辈私下以为，也只有宫保才是收拾大清最适宜之人也。革命党蠢蠢欲动，大局将危，摄政王当遵先后之遗旨，礼重耆硕，相与补苴罅漏，或有祈天永命之望，乃听信谗言……”

袁世凯连忙摇手道：“筱汀，我是忧谗畏讥，闭门思过，已经事先言明，勿谈国是——我们还是谈谈实业更合适。实业富国裕民，实为大清兴亡之关键。我现在的实在想法是，官可以不做，实业不可不兴。筱汀从儒生转而兴实业，这番经历将来或可大有用武之地。”

王锡彤摆摆手叹气道：“这份实业，我已经决计辞去。”

“这又是为何？”

“如今行宪政，凡事都讲法律依据，我主持三峰矿业，身份却是三峰实业学堂山长，名不正，言不顺。如今三峰矿务已见起色，急流勇退，正当其时。第二个原因是，我被推举为代表，进京请外务部交涉福公司矿案。”

“啊，你是说英国的福公司，这个我清楚。”

福公司是英国在华投资最大的跨国公司，它于1897年在伦敦注册，但主要业务就是垄断山西和河南的煤铁业。1898年初，福公司就通过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取得“怀庆（今河南省焦作一带）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的采矿权。福公司很快在怀庆投资机器采煤，又建起了煤电公司和专门运输煤炭的铁路专线。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优势明显，又加铁路运输，成本更低，豫北的土煤窑无任何优势可言，几年来一直向官府反映，要求驱逐洋人公司。去年朝廷颁布了《大清矿务章程》，涉及矿权的交涉需经外务部。豫北土窑业主公推四人到京向外务部交涉，王锡彤便是其中之一。

王锡彤一拍脑门道：“啊，我忘了，宫保是外务部尚书，是大清无出其右的外交家。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宫保。如今各省都在与洋人争矿权、争路权，处处都在讲，矿权在则民富，路权在则国强，李文忠公是洞明世事的人物，当初为什么肯把矿权让与洋人？这与卖国何异？”

袁世凯摇头道：“是不是卖国，与你站在什么位置看问题有关。如果要给小土窑一碗饭吃，当然不能让洋人公司进来；可是这些小土窑，要规模无规模，要机器无机器，要产量也无产量，私采滥挖，即便是好的煤田，也往往破坏殆尽。李文忠公当年办了大量洋务企业，需要充足的煤炭做燃料，可是他发现靠土窑根本无法保证，因此开办了开平矿务局，是最早提倡机器采煤的封疆大吏，他曾说‘国计’比‘民生’重要得多。后来他赞同洋人公司获取矿权，一则是门户洞开，洋人已经通过条约取得采矿权，禁无可禁；二则也是希望洋人公司将机器采煤带进来，逼着土窑认清形势，尽快脱胎换骨；三则洋人公司照样课税，因其规模大，比之小土窑税收更为可观。”当然，还有第四个原因，袁世凯不便讲出来，李鸿章在福公司也有股份，其利甚厚。

王锡彤闻言叹道：“宫保的看法令人茅塞顿开。不过，我受豫省窑民所托，自当力争矿权，听宫保的意思，好像争无可争。”

袁世凯出主意道：“不不，争还是要争的。筱汀将来到外务部去，应当向洋人争取两项权利，一是矿权范围不可超出怀庆府，不过合约在先，可能很难，那就退而求其次，不可越过黄河而至豫南；二是洋人获利甚厚，应让他们为地方多做奉献。比如，我们最缺的是矿业方面的人才，就应当让福公司投资建一所矿务大学堂，这可是利泽后世的善举。”

李时灿附和道：“对，河南尚无像样的大学堂，如果建一所矿务大

学堂，也算是豫省新式教育的一大成就。”

“严范孙曾经到日本考察教育，回来后对我说，教育足以救国。他说，我们要与洋人国家争，就要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而唯有教育才是提高这一能力的根本之策。你们两位也都是在新式教育上敢为天下先的人物，思考事情的时候，不妨脑筋更新一些，多从国家竞争能力提高上去着眼，你们的眼界就会不同寻常。”不过，袁世凯很快觉得自己的话题扯远了，连忙笑道，“扯远了，扯远了，勿谈国是，勿谈国是。”

第三章　袁慰廷用心实业　张季直发动请愿

一出正月，王锡彤就回到禹州，向知州提出辞去学堂山长、不再主办三峰矿业的要求。没想到知州极力反对，认为三峰矿业刚上正轨，此时请辞，无异于釜底抽薪。王锡彤一磨再磨，最后知州答应，等他到北京办完福公司交涉回来后再做商议。

去福公司交涉的四个人，在开封面见巡抚后，又与保矿分局的士绅商议，众人七嘴八舌，各有意见，所提的要求也是五花八门。王锡彤因为听过袁世凯的见解，知道此番交涉必定艰难，因此不敢抱太大期望，对众人过奢的要求，婉言劝解。于是有人不满，认为王锡彤对洋人太迁就，让他去京城交涉，是不是选错了人？于是有人建议再补选一人，大约是想替换掉王锡彤，但选来选去，并无人比王锡彤更合适，而且其他三人也表示，如果王锡彤不去，他们也不去。于是，四人于四月初成行。

一路上要么因为火车脱轨，要么因为大雨路坏，等到了北京已经是四月初九。四个人住进嵩云草堂，开始遍访河南籍京官，请大家帮忙拿主意。一听是要与英国人交涉，大多表示无能为力，而且认为就是外务部出面恐怕也不会有好结果。信阳老乡陈善同时任都察院御史，以直言敢谏著称，说道：“自从袁保宫开缺后，外务部根本不敢见洋人的面。”这样六七天下来，四个人更无信心。

到了四月二十日，四人如约到外务部，见到了左参议周自齐。他是山东单县人，历任驻美国公使馆书记官、参赞；驻纽约旧金山领事，并任出使美、日、秘鲁等国的使臣。他在外交官中属于较强硬的一路，为国家利益经常与美国人争论，令美国人感到头疼。他看了四人提交的交涉材料，直截了当道：“这件事情外务部没有办法，你们还是请回吧。

公辈欲交涉胜利，非等袁宫保复出不可。”

四人大失所望，其中三人建议不如早归为好。王锡彤则担心匆匆回去乡人会认为他们没有尽力，所以建议再等几天看看有无别的办法。

别的办法根本没有，羁旅京华，每日唯饮酒观剧打发时间。这期间听到不少新闻，有关于宗室亲贵的，说宗室也分成好几派，以载泽为首，肃亲王善耆等蚁附为一派，目标是将来当内阁总理大臣；载沣、载洵、载涛是一派，良弼等蚁附，目标是掌握兵权，维护摄政王；隆裕皇太后又是一派，耳目是小德张，外援是载泽，目标是太后能说话管用；陆军部尚书铁良正在被孤立，几天前，他的禁卫军训练大臣之职突然也被免去。

当然，关于袁世凯和北洋系的故事更多。自从袁世凯去职后，北洋系的人马屡受打击。首先是邮传部尚书陈璧，他任户部左侍郎时参与开办天津造币厂及大清银行，与袁世凯交好。出任邮传部尚书后，政绩朝野都很服气，无奈他被划归北洋系，而且他推行改革，严禁官吏挪用公款，废除官吏乘火车、运货免价特权，这就得罪了不少人。结果袁世凯一开缺，就有御史劾奏陈璧“滥用私人，靡费公款”等罪名。摄政王命大学士孙家鼐、那桐查办，复奏“该尚书才优于德，办事操切，不恤人言”，正月十八革职罢官。

随后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去职，时间是二月初二。朝廷三载考绩结束，朝廷在上谕中说，“劳勋最著者，允宜特加甄叙；其平庸衰病者，亦难曲予优容”。特别优叙的，有全班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孙家鼐，地方督抚则有新授东三省总督锡良、直隶总督杨士骧、两江总督端方、山东巡抚袁树勋，而受到处分的只有一人，“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声名平常，著原品休致”。他只好回天津做起了寓公。学部侍郎严修因为上疏为袁世凯鸣不平，很不受待见，已经自动请辞；出使美国的奉天巡抚唐绍仪已结束美国的出使任务，奉旨到欧洲访问，据说回国后就会被解职；徐世昌已经内调为邮传部尚书；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请辞。

王锡彤等人在京赋闲十余天，再不走连路费也没了。于是整装乘京汉铁路南下，三天后回到汲县家中。一回家老母亲就道：“你何大哥来了好几次，说找你有要事，你快过去看看。”

何大哥就是隔壁的何棪本，王锡彤连忙过去探望。

“你总算回来了，快到屋里说话。”巧得很，何棪本正要出门来看他，“袁宫保看上你了，想让你帮他打理实业。宫保在北京自来水公司、启新洋灰厂、开滦矿务局都有股份，由周缉之打理。听宫保的意思，周缉之好像有可能要到外省任职，好不容易办起的实业没有切实的人打理不行，想让你去顶替周缉之的角色。”

“我哪能担得起！我虽然在三峰矿业主持过两年多，但那么点小矿山怎么能与启新洋灰厂那样的大实业相比。宫保高看我了。”

何棪本拍拍王锡彤的肩膀道：“宫保的确十分看重你，话反正我捎到了，去不去由你，但你总要见了宫保再说。”

“好，那明天你陪我一起去见宫保。”

“宫保已经搬到彰德去住了，你还不知道？”

王锡彤十分惊讶：“我刚从京城回来，没人给我说。怎么，宫保为何不在汲县住了？”

“地方小，宫保的家眷除了大爷、二爷留在京城外，都过来了，实在住不下，而且水土不服，好几口子都生病。”

王锡彤深感可惜：“宫保住在汲县，是我们的荣幸，搬走实在可惜。宫保搬到彰德什么地方去了？”

“彰德府城北郊二三里地，是我本家一位族叔的产业，一年多前就转卖给宫保。宫保这次又做了扩建，房子也比较宽绰，刚刚搬去不久。”

“我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再去见宫保。”

六月初，王锡彤乘火车北上彰德，袁世凯的新居附近专设一站，名“洹上村”站。此地在彰德城东北两三里处，源出太行山的洹水进入平原后，一改汹涌湍急的面目，曲折蜿蜒，缓缓流淌。在彰德城外，先是由北而南一里许，而后折向东一里许，然后再回流向北，再折住东北。因此在这里形成一个三面环水、北高南低的开阔地。此地不远处有村，以郭姓人建村，因此叫郭家湾。袁世凯的新宅就建在这里，取名“洹上村”。

下了火车，北面高高的城墙赫然在望，走十来分钟就到了。“洹上村”就是一个大城堡，东西长百余丈，南北宽大约七八十丈，城墙高两丈余，四角各有角楼，人影幢幢，显然是在警戒。城墙外三面皆有护城河，宽约三四丈，显然是就势引洹水而灌注。河上有桥，过桥就是大门，朱漆大门特别扎眼，看上去好像油漆尚未干透。大门紧闭，两侧的角门敞开着。王锡彤把名帖交给门政，门政是个中年人，一看姓名便道：“啊，是王老爷，宫保早有吩咐，待我去回一声。”

他打发一个年轻仆从持着名帖飞跑而去，等了不久就回来了。“宫保有请。”随后，年轻仆从又对门政道，“三叔，宫保在养寿堂等王老爷。”

于是中年门政亲自带路，带着王锡彤进了门，一边走一边介绍：“洹上村是宫保亲自取的名，西边是家眷居住的院子，东面是园林。整个园子是宫保亲自审阅的设计图样，听说是请内务府的高人设计，大少爷监工、二少爷负责文辞，两人可算一文一武。”

两人一前一后，沿着水岸一路向北，名花遍布，茂林修竹，婆娑滴翠，朱栏半隐，曲径通幽。出了竹林，转而向东，沿水岸树林再走不远，一幢青瓦飞檐的大堂迎面而来，四边是宽敞的廊道，正面是六根大红廊柱，堂额是“养寿”二字，两边有一副对联——君恩毂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

王锡彤正在思索这两句联出自何处，袁世凯和一位清瘦的男子走了出来，王锡彤连忙施礼。

“筱汀，不必多礼。”袁世凯又向身边的男子介绍，“三哥，这就是王筱汀，大名锡彤，是办实业的一把好手。”

王锡彤又向袁世凯的三哥施礼，因为不知他的具体官职，只能用通行的称呼：“见过三老爷。”

“我三哥在徐州做道台，身体违和，请假三个月，我就把他请来了陪我说话。”袁世凯又指指水边的小舟道，“筱汀，我们到船上去说话，可以消暑。”

这时，一个仆人带着一个年轻人过来了，禀报道：“老爷，从天津请的照相师傅到了。”

照相师傅走到前面打了个千，向袁世凯问安。袁世凯问道：“我和三老爷要在外面照相，你看什么时候合适？”

年轻人看了看天回道：“回宫保话，现在不到十点，今天又略有些水汽，现在照就很好。”

“筱汀，我和三哥要到船上照相，你在岸边稍等。”袁世凯对王锡彤说完又对仆人道，“你快去把三老爷和我的斗笠、蓑衣都拿来。”

仆人飞跑而去，一会儿抱着蓑衣和斗笠回来了，手指上还挂着一只鱼篓，问：“老爷，我把鱼篓带来了，用不用得上？”

袁世凯见状点头：“很好，怎么用不上，钓鱼没有鱼篓不像样。”

众人替两人穿戴起来，先扶兄弟两人上船。照相师傅和仆人上另一条船，在水里划了一阵后问道：“宫保，先以东边的亭子为背景照一张如何？”

“好，今天全听你指挥。”

袁世凯在船艄坐好，头上戴着斗笠，身上披着蓑衣，甩竿入水，身边放着鱼篓，一副专心垂钓的样子。袁世廉站在船尾，手里撑着竹篙。照相师傅举着照相机，扑哧一声，镁光一闪，摆弄了一会又照一张。

袁世凯站起来道："我和三哥换换位置，你再照一张。"

两人换过位置，袁世凯撑篙，袁世廉垂钓。照完一张，照相师傅又道："宫保，咱们往前面走走，再挑个背景照几张如何？"

袁世凯摘下斗笠道："算了，算了，今天就照到这里，蓑衣斗笠，太热了。反正你也不急着回去，抽时间再照。"

照相师傅一哈腰道："是，一切听宫保吩咐。"

袁世廉划着船到了岸边，把蓑衣、斗笠、鱼篓、钓竿都递到岸上。袁世凯对王锡彤招招手道："筱汀，到船上来，咱们在船上说话。"

王锡彤上了船要去摇橹，袁世凯制止道："筱汀，让我三哥摇好了，咱们说话。"

王锡彤老老实实道："宫保，我还真的不会摇。"

袁世凯笑道："我也不会，我三哥在南边做官，首先学会了弄船。能者多劳，这一阵都是我三哥辛劳。"

王锡彤向袁世廉拱手："三老爷，辛苦您了。"

"没什么，你们俩坐好了。"袁世廉说话间熟练地用竹篙一撑，船就离岸而去，然后放下竹篙，吱呀吱呀摇起橹来，船平稳的在水上移动。

这片水面并不大，南北七八丈宽，东西十余丈长，水里点缀着几片莲荷，南岸是一片东西横亘的土丘，上面堆了几块巨石。袁世凯见了后说道："将来这里要用太湖石堆一座假山，山内是洞，可通四面，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碧峰嶂。假山和养寿堂都可倒映水中，所以这片池子，就叫鉴影池。"

说话间船已经到了西岸，水面却未到尽头，由此转而向南，又是一片水面，比鉴影湖要阔得多，水中种荷植菱，彤碧成锦，莲叶如轮，莲花逾掌，穿行其间，枝高可隐。小舟穿过密叶繁花，到水中的一个亭子前停了下来。早有一个仆人拽过船头的绳子，牢牢拴在木桩上，然后搀扶袁世凯、袁世廉和王锡彤上岸。亭子很宽阔，四周有美人靠，可以小坐休憩；亭中有一张圆形餐桌，可品茗，可用餐，亦可闲谈。

袁世凯感叹道："我为官二十余年，皇恩浩荡，官至极品；但宦海浮沉，回首一望，竟如过往烟云。如今我是无官一身轻，半年来与妻妾儿女共享天伦之乐，才知道其乐无穷。我如今是处江湖之远，再无问政之心，所以，我给这个亭子取名'洗心亭'。"

不过，王锡彤一登上这个四面环水、无舟难通的亭子，脑子里却想到了囚禁光绪的瀛台。袁世凯是要洗去问政的凡心，还是要洗去心中的愧疚？王锡彤有过片刻的出神，袁世凯已经指指椅子，示意他坐下说话。

仆从给三人斟上的是酸梅汤，袁世凯一饮而尽："我罢官归田，别无留恋，只有实业救国实在抛不下。我在直隶这几年，举办的实业有唐山洋灰公司、滦州煤矿公司，还有京师自来水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是老太后在时定议的，当时革命党闹得厉害，有一天老太后问我，如果有歹人放火，京师建筑皆是木质，而取水不易，有什么好办法。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办自来水公司，用洋人的办法，将水沉淀、消毒，平时向居民供水，可解决饮水不洁的问题；而一旦发生火警，可直接从自来水龙头取水，非常方便。太后很以为然，就责成我来办，但朝廷是一分银子也没有，让我想办法解决。我把这件事情交给周缉之来办，就是依照洋人的股份制办法，筹集商股。还没有眉目，我就被开缺了。不过这件事情已经写入预备立宪逐年应办事项中，当然不能半途而废。缉之现在是丁忧在籍的直隶臬司，还有一个多月他就要释服放缺，不定何省，已办实业弃之岂不可惜？前几天缉之来跟我所谈就是这件事，难就难在没有替手。正月里与你一席谈，我就知道你是个人才。此前何芷庭来，我问他谁可替我任此重担，他也推荐你。今天你来了，咱们就当面谈妥如何？"

王锡彤拱手道："宫保大人抬举，我不能不识相。只是我此前所主持的三峰矿业，实在无法与启新洋灰厂、滦州煤矿这样的大企业相比，只怕会辜负宫保重托。"

"这你放心好了，缉之会仔细向你交代，而且还有具体办事的人，你担此重任，绝无问题。"

王锡彤又说了自己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请宫保能够体谅。锡彤少年失怙，全靠老母督责，方能有今日。如今老母年老体弱，京津毕竟不同于豫省内，我需要回禀母亲，倘得慈谕，愿往学习。"

“我知道你是孝子，忠臣要到孝子之门寻觅，能忠诚办事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好，今天咱们一言为定，如果老太太不肯答应，我也不敢强求；但如果老太太并未阻拦，希望筱汀能够践诺。”

话到这个份上，王锡彤再无推辞的道理：“宫保放心，这几年我投身矿务、铁路诸实业，已经不像从前摆着师儒的身份放不下。一言为定，只要老母不阻拦，我一定到宫保麾下效力。”

袁世凯十分高兴，吩咐道：“你去说一声，今天我要在洗心亭宴请筱汀，把席面摆到亭子里来好了。”仆人答应一声，撑船而去。

袁世凯问王锡彤住到哪里？王锡彤说还没定，准备到彰德城里寻家客栈住下。一直少说话的袁世廉插话道：“筱汀，老四如今不愿见官场中人，也不愿见记者报人，但谈得来的朋友还是很愿交往的。我看老四很欣赏你，你就搬到园子里住好了。”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很快，下人将饭菜运到亭子里，宾主只有三人，另有两个丫头侍候。他们边吃边谈，袁世凯讲了许多办实业的体会，所以这顿饭吃了近一个时辰。

吃完饭，还是由袁世廉摇橹，把小船摇到汇流池南岸，岸边有台阶，早有几个仆人在台阶上伸着手等待。三个人上岸，是一个巨石砌成的假山，山上也有一个四角亭，不过比汇流池中的洗心亭小得多。袁世凯介绍道：“筱汀，这是临洹台，登临可一览园外彰德府城和洹水形胜。我腿脚不便，今天就不上去了，等你得空，不妨登临。”

袁世凯和袁世廉两兄弟一人一条手杖，一前一后，向西边宅院区走去。王锡彤则有仆人带领，并帮他带着行李，到专为访客准备的房间里去住。

王锡彤在洹上村住了三天，天天与袁世凯谈论实业，已被说动了心，唯有担心老母不同意。到了第四天，他向袁世凯告辞，回家征求母亲的意见。

王锡彤十六岁丧父，为了生计，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到修武盐肆当伙计，每月挣一千文养家。那时王锡彤很愿读书，但生计所迫，只能割

舍。盐肆短斤少两，让王锡彤良心备受折磨，愈加怀念学堂。挨了一年多实在熬不下去，回家号啕大哭。母亲问明原因，对他说道："痴儿勿哭，我家世守诗书，决不忍让你废读，只是，你要读书恐怕要多吃苦了。"

王锡彤对母亲道："只要能读书，小米薄粥就咸菜也乐意。"

从此每夜母亲织布，他读书至深夜。邻居都认为，饭都吃不上还读什么书，常有讥诮，但母亲对儿子却很支持。后来，王锡彤三番五次落第，最终未能中举，但对母亲一直十分尊重和感激，重大事情向来禀请母亲的意见。

他母亲已七十多，身体不好，他如果到京津去照顾袁世凯的实业，照顾母亲就不方便了。他回到家，感到无法向母亲开口。老母看出他有心事，他只好如实禀告。没想到老母亲当即答应："儿子，袁公是你平日最佩服的人，如今招你去办事，怎么能够不去呢？而且京津虽远，火车畅行一日可达。何时想我何时回家，方便得很；我想你了，一封电报就能把你召回，你不必担心我。"

王锡彤得到母命，下定决心辞去一切差使投奔袁世凯麾下。他先是到禹州与三峰煤矿公司商定辞职提股的事情，然后又将经正书舍的事情交卸。他还兼着洛潼铁路公所协办，负责到各县劝股。他所劝募的股份，也要一一交代给接手人。等这一切事情办妥当，已经到了八月中旬。

在家过完中秋，十八日他就乘车北上，一路顺风，十九日直到洹上村。没想到洹上村车马喧腾，冠盖云集，原来明天是袁世凯五十一岁生日，亲朋旧僚纷纷来祝寿，江北提督王士珍、新军第六镇统制段祺瑞、军谘府军谘使冯国璋、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等嫡系文武都派下属代表前来；亲自前来拜寿的有北洋将领张勋，以及已被革职的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已革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但袁世凯一概闭门不见，所有寿礼无论银两财物一概不收，而且传出话来，他在洹上生活极俭，自己种菜植果，养鸡饲猪，一切开销都不太大，因此无论亲朋旧僚，所有财物都请带回。

长子袁克定奉父命一再向大家解释。

张勋嚷道："大公子，宫保也太小心了！他是奉旨开缺，别的限制

一概没有，不像当年翁师傅开缺后还要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宫保又何必如此与自己过不去。我们大老远跑来给宫保过生日都不肯见一面，这也太说不过去。”

倪嗣冲附和道：“是啊，我们大老远来了，四哥连面也不让见，这算怎么回事？反正我们也来了，见与不见，该有的流言一样会有，怕也无用。”

袁克定连忙致歉：“各位叔叔大人们请见谅，请体谅家父的处境。”

见状，王锡彤忍不住道：“各位将军、大人们，我们这些小人物见不到宫保情有可原，诸位与宫保都亲如兄弟，甚或情比父子，你们只要想见，有谁能拦得住？就是宫保，恐怕也未必会责备各位大人。而且，宫保又何尝不愿见各位手足兄弟？只是有所顾虑罢了。”

在东北当提督的张勋奉命接统江防各军会办长江防守事宜，上任途中前来为袁世凯做寿。他是耿直脾气，听了王锡彤的话便道：“我们这些武人，反而没这位兄弟有决断。这位兄弟说得对，我们要见宫保，谁能拦得住？大公子，我们可要得罪了，你去安排一下，让内眷回避，我们要硬闯上房，非见到宫保不可。”

王士珍、段祺瑞派来的差官都附和吵嚷：“对，大公子，不见到宫保，我们回去没法子交差。”

“走，跟我老张见四哥去！”张勋一挥手臂。

袁克定知道拦不住，连忙让仆人飞跑去报告，他则在前面带路。等大家穿过一道道门到了上房，袁世凯已经迎到滴水檐下，连连向众人打拱。

“四哥，你怎么成了这副模样！”张勋见袁世凯须发皆白，鼻子一酸就地单腿跪下，“四哥，咱老张给你拜寿了。”

后面的众人也都跪下。

袁世凯连忙急走几步一手扶起张勋，一手扶起赵秉钧道：“各位兄弟，我已经是开缺的人，受不得如此大礼。”

张勋站起来道：“朝廷可以开去四哥的官职，却开不掉兄弟们的情

谊。我等刚才是给四哥见礼。”

众人都同声附和。袁世凯担心张勋口无遮拦，当众再说出犯忌的话来，连忙邀道：“各位请到客厅喝茶。”

这些人中，张勋是现职提督，官最大，赵秉钧是革职的侍郎，是自己的心腹，因此袁世凯把两人叫到自己的书房，有话交代。

进了书房，袁世凯解释道：“少轩，智庵，你们不要怪我不顾兄弟情面，实在是怕别有用心之辈制造流言，连累自家兄弟。”

“四哥，你怕也没用。我倒以为让朝廷知道北洋兄弟依然视四哥为大帅，并非坏事，那样，那帮亲贵还有所顾虑。如果他们以为北洋已经树倒猢狲散，反而是北洋的大难。”

向以冷静多谋著称的赵秉钧也同意莽将军张勋的意见：“少轩说得有道理。朝廷不敢对四哥赶尽杀绝，就是因为有北洋兄弟在。如今北洋兄弟处处受人排挤，都视四哥为未来靠山，如果四哥再与兄弟们撇清关系，外人以为北洋已经成了一盘散沙，更会落井下石，岂不寒了兄弟们的心？我以为，四哥不妨大大方方与旧部联络。”

袁世凯已经被说动了心，却连连摇头：“我们兄弟的情分是谁也割不断的。可我是开缺的人，正被人猜忌，何必做此瓜田李下之举，害人害己？我单独和你们两个说话，是有个规矩要交代清楚，所有亲朋、故旧、袍泽、部属，凡是银两钱财之赠，不论馈赠者身份，馈赠数量，一概谢绝。已经送来者，坚决璧还，未送到者，致电婉拒。至于贺寿衣服、食品、土产，礼尚往来，我领情收下。你们要同意，就按这个规矩办，你们要是不同意，连同外面的兄弟，我是一概不见。”

话说到这份上，张勋只好回道：“四哥这么说，兄弟们遵命就是。”

袁世凯怕冷了大家的心，便又道：“少轩，你如果方便，就帮我在园子里建个电报房，方便将来与兄弟联络，不必你们大老远跑来。”

张勋立马道：“这有何难。我军中工程营有电报班，我在四哥府上多待几天，等安装好了再南下不迟。”

“那倒不必，你如期赶到浦口就任才是。”

“好，等明天四哥过了大寿，我就南下。”

“好，你出去陪大家喝茶，代我招呼北洋的差官。我有几句话问智庵。”

等张勋一走，袁世凯便道：“智庵，朝中那帮亲贵对我提防得很，所以我不能不万分小心，以免给人借口。他们无非是怕我复起，夺了他们手中那点权力罢了。我这半年多寄情山水，含饴弄孙，其乐无穷。他们看得比命还重要的那点权力，我根本不稀罕。我这里有几张照片，你捎回天津，设法给报社的记者，让他们在报刊发表，安安那帮亲贵的心。”

袁世凯从书橱里找出几张照片，都是他或垂钓，或游园，全是寄情山水的情调。

“宫保放心，不出半月，一定能够见诸报刊。”赵秉钧收好了。

袁世凯又问：“智庵，京中情形，还能打探得到吧？”

“不如从前方便，但消息还是能探听得明白。善一虽然把巡警权夺了去，可是我有一帮兄弟是不在他掌握当中的。”

“好，如果需要银子，你找馨庵想办法。”

“这个宫保不必担心，我自然有办法。”

“我自从出京，消息几乎断绝，枢庭情形现在到底如何？”

“大佬的地位，现在复得稳固。”

奕劻是袁世凯最大的靠山，听说他地位稳固，袁世凯自然十分高兴。

“泽公内与隆裕皇太后暗中联手，外与善一、铁宝臣关系密切，已经引起摄政王警惕，因此近来颇有重赖大佬以抵制泽公的意思。铁宝臣手握重兵，又与泽公关系过于密切，很为摄政王忌讳，如今他不但不能过问禁卫军事，而且他的陆军部尚书也未必能坐得久。”

袁世凯冷笑一声道：“铁宝臣当初是我一力提携，他忘恩负义，非

要把我扳倒不可，他如今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我在，摄政王还要拿他来掣我的肘，如今我开了缺，活该铁宝臣倒霉了。”

“如今摄政王能信得过的人只有他的弟兄，所以把海军交给洵贝勒，把禁卫军和军谘府交给涛贝子。结果，不但是满人，就是宗室也都有看法。”

袁世凯十分关切地问：“南皮中堂最近如何？摄政王对他还说得过去吧？”南皮中堂就是张之洞，他是直隶南皮人。

“非常不好，被摄政王气病了。听说只是在挨日子。”

“啊，有这么严重？”袁世凯十分吃惊，“张中堂身体一直不算坏。”

“宫保去职后，南皮中堂就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南皮中堂与大佬，一汉一满，一清一浊，多有摩擦。世中堂与那中堂是同谱，私交甚密，两人表面上对南皮中堂虚与委蛇，背后亦多不满之词。尤其南皮中堂书生意气，于‘恕’字欠缺，小事上吹毛求疵，以致众人皆不以为然。”

“南皮中堂算得上正人君子，无奈为官三十余年，仍然书生意气。”

“这些都是不痛快而已，让他伤透心的是摄政王。本来摄政王对南皮中堂还是颇为倚重的，无奈两人治国主张大相径庭。南皮中堂主张满汉共治，摄政王是一意排汉；南皮中堂反对亲贵典兵，对设立军谘府、筹办海军以及设海陆军大元帅等诸事皆不赞成，对于摄政王任人唯亲更是深为忧虑，为军谘府之设争之累日。摄政王后来干脆不再征求南皮中堂意见，让洵贝勒筹办海军后授为海军大臣，添派载涛管理军谘府事务后授为军谘府大臣，南皮中堂从六月起就郁积伤肝，请假半月，而摄政王以为是闹意气。最直接的冲突，则是津浦铁路督办大臣一职。”

此事源于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顺德参案。李顺德是直隶总督杨士骧的亲信，派为津浦路总办大臣，杨士骧让他从津浦路工程中设法弄些银子，帮忙填补一下直隶的巨额亏空。李顺德本来就是贪婪劣员，当然会大贪特贪，结果被给事中高润生所劾。杨士骧当然也无法袒护李顺德，于是李顺德革职永不叙用，同时连累吕海寰开去督办铁路大臣一职。当时从欧美归来赋闲天津的唐绍仪运动载洵、载涛两兄弟，谋求督办一职。唐绍仪当年就曾经会办过铁路事宜，而且又善于与洋人打交道，理由冠冕堂皇，于是载沣决定下旨让唐绍仪出任督办。但张之洞担心唐绍

仪作为袁世凯的亲信，接任后难免会借铁路为名聚敛，设法弥补袁世凯拉下的巨额亏空，那样直隶百姓就遭殃了。所以他坚决反对，说派唐绍仪去，恐怕舆情不洽，会激起民变。载沣随口回道："民变怕什么，不是有兵吗？"

堂堂摄政王竟然不假思索就要对百姓用兵，令张之洞极其愤懑，当廷吐了血。载沣吓坏了，连忙大呼太医。太监把张之洞送回家中，他对家人道："堂堂摄政，出此亡国之言！我已病入膏肓，自念时局，心已先死矣。"

自此病情日重，连续请假。后来载沣登门探望，他的身份无异于大清国皇上。张之洞不能不抛下成见，思考了半夜，打算趁机进言，尽到托孤老臣的责任。谁也没料到，载沣到了张之洞病榻前就说了句："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道："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打算由此打开话题，劝载沣廉正无私，不要任人唯亲，尤其不要一再排汉。但载沣并无后话，竟然一语未询，就告辞了。

张之洞拍着炕沿叹道："堂堂监国摄政王，竟然无一语问及治国理政，可见心中并无天下。老太后为大清选这样的监国，真乃劫数。"

袁世凯也慨叹道："真是大清的劫数。自古君王探疾重臣，哪有不以国政相询的？难怪南皮中堂失望。"

"如今众口喧腾，都说大清国祚不永。附会的说法很多，比如新皇登基哭闹不休，坐在龙椅上却说不喜欢这儿，摄政王则说一会儿就完了。今春东西陵又突发虫灾，松柏尽被虫蚀，大片树木枯死。"赵秉钧又说了一些题外话。

"附会之说，不足为凭。如今在野有两股力量，足以撼动根本。一则是革命党，必须严禁；二则是立宪派，则必须极力争取。两者关系又互为联系。如果能够切实推进宪政，得到立宪派支持，则民心依然向着大清，革命党恐难成事；如果令立宪派失望，则民心尽失，立宪派或会倒向革命党，革命党则可能一呼百应。"

"如今朝廷只顾在紫禁城中过家家，对革命党束手无策，看现在的架势，立宪恐怕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宫保说过，立宪的根本就是分权于民，现在的亲贵收权还唯恐不及，何能放权？不能放权，又如何能够真

正推行宪政。”

对赵秉钧的分析，袁世凯连连点头：“推行宪政是避免暴力革命的最后机会，当初我之所以极力推行宪政，就是不希望大清再生暴动；而孝钦太后能够赞同宪政，也正是基于此。这帮亲贵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恐怕大清要断送在他们手中。”

朝廷推行宪政，在地方上最大的标志就是成立了谘议局。按照九年预备立宪期，到1916年才设立国会。在此之前，各省设谘议局，议论本省应兴应革事件，作为民众练习议政的场所。到1909年10月，除新疆之外，全国二十一个行省，均成立了“谘议局”。

谘议局的议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不过，寻常百姓并没有资格被选为议员，议员的资格要么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或者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毕业并有文凭者，或者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或者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再或者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用通俗的话说，要想被选为议员，非富即贵。

比如有状元实业家之称的南通人张謇，就被推选为江苏谘议局的议长。他拥有大生纱厂、大达轮船公司、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企业，年获利上百万两，同时又投资兴办学校，捐资公益，在地方上口碑很好。像他这样的实业家，特别关注国家命运，因为只有国家安定他的产业才能有保障。所以，当他当选谘议局议长后，就怀了一番雄心壮志，要为国家前途建言献策，不能辜负了议长的位子。

这个时候，沪宁一带有一个传闻，说列强担心中国人不会治国，庚子赔款不能如期归还，正在密议监管大清财政。这个传闻很令张謇之辈担心，当年列国瓜分中国，引发了义和团横扫北方数省；如果列国真的监管大清财政，国权沦丧，不知会生出什么乱子。尤其是南方革命党一次次闹起义，如果他们趁机发难，大清岂不又陷入混乱之中？

张謇与其他议员密商认为，大清枪不如人，炮不如人，舰不如人，说到根本上是制度不好，要想使大清尽快自强，让列国稍稍有所顾忌，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速开国会并组织责任内阁，谘议局应当在请开国会上有所作为。张謇亲自去见江苏巡抚瑞澂，请他帮助联合各省督抚向朝廷奏请，瑞澂竟然也一口答应。

张謇大受鼓舞，又委派谘议局中有能力的议员到各省谘议局去联络，鼓动大家到上海聚议，共谋联合请愿。结果，各省谘议局十分积极，到阴历十一月中旬，陆续有十六七个省派人到上海集会。张謇分别以预备立宪公会、江苏谘议局研究会等名义宴请各省议员代表，亲自策划入京请愿代表团的组成，修改写给摄政王载沣的上书——《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张謇不愧是状元出身，经他润色的这份上书声情并茂，颇为动人。

上书首先从列强联合统监中国的海外言论谈起，极言国家面临的危险形势，当此危局“外则海军未立，陆军不足，海疆要塞不能自固，船舰枪炮听命于人。内则至艰极钜之责任，悉加于监国一身”。有鉴于此，各省人士公同认为，“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唯有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以求全国上下一心，有负责任之政府以分监国一人之忧劳”。

速开国会的原因有三。其一，依靠旧的行政机构实行新的宪政绝对行不通，必须靠国会来监督政府；国家财政困难，需增加民众负担才能缓解，但民众必须拥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才会愿意拿出钱来给朝廷。其二，朝廷此前搞外交，长期采取秘密政策，动辄割地，动辄借款，民众事后得知，无不怨恨已极，若不开国会，再等七八年，民众的愤怒之火必然会烧入朝堂。其三，没有国会，民众会把怨愤记在皇室的头上，如此皇室会非常危险；有了国会，一切责任就都归于责任内阁。请愿书还说，以民众政治智力程度不够而拒绝开设国会，是在冤枉民众。谘议局的成功已足以证明，民众的素质，已足以开设国会。如果朝廷对各省请愿不闻不问，“恐内外将有不美之观念。激烈者将以为国家负我，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和平者将以为义务既尽，泊然入袖手旁观之派；如此使士类灰爱国之心，岂不可虑”！最后恳请，“唯有请明降谕旨，声明国势艰危，朝廷亟欲与人民共图政事，同享治安，定以宣统三年召集国会”。

因为天津海口封冻，请愿团乘轮船西去汉口，然后改乘京汉铁路北上，腊月初七到了京城，次日就通过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此时，有六七个省的巡抚以及出使大臣也陆续致电朝廷，要求顺应舆论，速开国会。顺天府府丞在奏疏中提醒朝廷：这些代表都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绅士，是国家的支柱，绝不能让这些人对朝廷失望，“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史迹具在，可为寒心”。

不过朝廷并未引起重视，军机大臣认为，请愿代表所代表的只是他

们自己的欲望，只是为增其势力起见，并非出自民意。最后，答复他们的上谕说，国民智识程度不够，骤开国会会导致社会混乱。宪政必立，国会必开，这是预备立宪所确定的，但必须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后实行。

这一结果令请愿代表团失望，但他们并不甘心，发电给张謇请示办法。张謇认为，年关即到，留少数代表在京，其他人回家过年，年后立即到各省发动，增派请愿代表，同时发动更多的人签名。

经过数月的发动，宣统二年的五月中旬，各省代表又齐集京城。与第一次请愿时签名代表人数不多、仅限于各省谘议局议员不同，此次请愿收集到的签名达三十余万，涉及各个职业各种团体。代表前往都察院递交请愿书的时候，分作了十个团体，包括直省谘议局议员、直省和旗籍绅民、各省政治团体、各省商会、直省教育会、东三省绅民、江苏教育会、江苏商务总会、雪兰峨中华商务总会、澳洲全体侨商。各团体的请愿书，侧重点各有不同。比如各省商会的请愿书声称，大清正因无国会，所以无完备的法律，商人因此不能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合法利益；各省政治团体则认为，真正应该筹备的事情，是宣布宪法、制定议院法和选举法，这些事情用一年就筹备完了，岂能用得了九年！东三省绅民的请愿书，则重点谈东三省所受到日俄的种种侵略欺凌，呼吁朝廷尽快立宪强国，否则东三省必亡。他们就是要用这三十万个签名、十个团体的请愿书告诉朝廷，他们请愿并不像军机大臣所说，是为一己私利。

然而，军机大臣的反应出乎意料，仍然认为请愿者哓哓不休，无非是新成立的谘议局在为自己争权张本；摄政王载沣则认为绝不能示弱，以养成动辄请愿的恶例，所以代表们前往摄政王府呈递请愿书的时候，他推辞不见而且拒收请愿书。

请愿代表团只好给“会议政务处”大臣写信，说得非常不客气：“人民之所以要求国会者，必因目前极厌恶此种专制政体，极不信任此种官僚，故必欲参与立法，使之独立于行政部之外。故吾国若一日不开国会，法律必无效力。政府既不授人民以立法之权利，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日后人民虽酿成大变，虽仇视政府，虽显有不法之举动，代表等亦无力可以导谕之，唯有束手以坐视宗社之墟耳。”

载沣召集军机大臣商议，认为请愿代表团之说几近威胁，绝不能纵容；各省刚成立了一个谘议局，就闹得乌烟瘴气，如果再成立国会，还

不知要闹出多荒唐的事情来。因此对他们的答复亦如上次一样：立宪必推行，但必待九年期满再开国会，毋再渎请。

请愿代表团不管朝廷“勿再渎请”的警告，连续开会商议，决定更大的请愿活动，每省签名人数要达到百万之数，请愿代表务须遍及士农工商各界。

请愿的事情已经够朝廷头疼了，而更大的麻烦在上海爆发——橡胶股票崩盘了！

橡胶的全球热潮，源于在工业领域的广泛使用，尤其是汽车业的快速发展，汽车轮胎拉动了橡胶的需求量。1908年时，英国进口橡胶总额为84万英镑，美国为5700万美元；次年英国增加到了147万英镑，美国则为7000万美元。但是由于受到生长周期、气候以及土壤等原因的制约，橡胶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无法扩大，导致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迅速上涨。1908年为每磅2先令，一年多后的1910年4月则已高达12先令。

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由于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于是纷纷将总部设在这里，其中有很多是皮包公司。几个月的时间，就有四十余种橡胶股票在上海挂牌交易。精于资本运作的各国洋行和善于投机的洋行买办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其中有一个极善策划的英国人麦边成立了一个叫兰格志的橡胶公司，他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以外，又在各报发表了一篇数万字的长文《今后之橡皮世界》，宣传橡胶的光明前景。有关兰格志公司的经营状况，则充满了虚构的数据和承诺。麦边随后协同外资银行联手做庄，先是从银行悄悄地贷款出来，为股东们每个月发一次红利，每股派红高达百分之二十。兰格志橡胶股票迅速蹿红，每股最初面值仅一百两，却迅速被拉抬过了一千两大关！每听说增发新股，半夜就有人排队。

在兰格志的带动下，所有的橡胶股票都飘红，上海大部分钱庄、票号、典当行以及各类商家都纷纷跟进，在华外商银行则向大清的钱庄和个人发放了大量的用于购买橡胶股票的贷款，使得上海钱庄越陷越深。

然而好景不长，1910年6月，作为橡胶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橡胶价格大跳水。伦敦橡胶交易市场全线下跌，而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溃。外资银行消息灵通，立即收紧资金，向大清钱庄、票号催收贷款。几乎把资金全部用于炒橡胶股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分别损失两百余万两、一百八十余万两和一百二十余万

两，两天内先后倒闭，并连累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十余家钱庄相继倒闭。钱庄老板跳黄浦江的好几个，把全部财产都买成股票的小本商人上吊、跳楼的几乎天天都有。

上海的金融震荡也波及京城，一些钱庄、票号开始出现挤兑。不少达官贵人在钱庄票号中存有巨款，只怕殃及自身，因此鼓动朝廷，催促顺天府尹救市的同时，严令上海救市。上海道台蔡乃煌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两江总督张人骏请示办法，希望筹资救市。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官府出面进行担保，就上海而言，当然是他这上海道来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朝廷随即同意由上海道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外务部将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麦加利、德华、道胜、汇丰、正金等十几家外资银行向上海道借出了总数为三百五十万两的款项，而且年息只有四厘。与此同时，蔡乃煌还拨出官银三百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助其稳定市面。似乎，上海的震荡有望结束。

洹上村的袁世凯消息十分灵通，张謇发动的三次请愿活动，上海橡胶股灾的情况，他都有所了解。对局势向来十分敏感的他预感到国家要出大麻烦，因此他趁五十二岁大寿时机，向前来祝寿的人了解详情。

蔡乃煌是他的亲信，在当年扳倒瞿鸿禨的政争中立了大功，后来如愿当上了上海道。他被股灾弄得焦头烂额，但还是派亲信师爷前来祝寿。

师爷姓陈，比袁世凯还大两岁，所以袁世凯称他为“陈先生”。

“陈先生，上海的股灾本来平息了的，后来为什么又闹了起来？”袁世凯把他叫到一边问道。

“是的，的确是平息下去了。蔡观察还把准备还庚子赔款的两百万两银子以及挪借的一百万两放到源丰润和义善源救市，因为这两家钱庄实力最强，在上海信誉最好，只要这两家不倒，大家对上海钱庄的信心就还在。蔡观察这一招很管用，整个上海挤兑风潮平息了下去。”陈师爷回道。

“是啊，可是最近是怎么回事又连续倒了十几家钱庄。”袁世凯追问。

“按照庚子赔款的协议，9月初要归还赔款。上海海关要负责还款近两百万两，可这些银子已经放到两家钱庄稳定市面，所以蔡观察向度支部发电报，希望部里先借两百万两还上赔款。可是度支部的陈侍郎与蔡观察有过节，偏偏泽公又特别信任他，他就趁机使坏，结果部里不仅不借款，还要追查蔡观察挪用公款之罪。蔡观察没办法，只好把两百万两提现。消息一传出，本来勉强渡过危机的两家钱庄又发生了挤兑，连累其他生意上有关联的几家钱庄也倒闭了。更可惜的是，外国银行又宣布拒收二十多家上海钱庄的庄票，这更是雪上加霜。”

“泽公真是糊涂之极。这种时候，怎么还只顾内斗！伯浩这一关还能不能过得去？”袁世凯心里十分清楚，载泽收拾蔡乃煌相当大的原因是冲着他来的。自从他开缺，朋僚故旧，夺职赋闲挨整倒霉的何其多。

“恐怕很难。朝廷下旨要让蔡观察两月内还上所有挪借款项，否则就革职。海关的银子向来是存在钱庄里生利，钱庄一倒再倒，海关库款也受损失，两个月内如何能够填平这斗大的窟窿！”

“我一直认为股票是个好东西，能把闲散的银子聚起来办大事。现在看，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操控，则是其害无穷。”袁世凯也是十分感叹。

“谁说不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兰格志股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钱的阴谋。他与报社、银行合谋，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可惜大家都疯了。据报社记者对十几家橡胶公司的统计，他们从上海套走的银子至少一千五百万两。东亚同文会粗略估计，这次大清在上海和伦敦股市的损失总数当在四五千万之巨！”

袁世凯惊诧道：“真是骇人听闻！朝廷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左右！蒙受如此大的损失，好不容易兴办的实业将会因为缺少现银经营困难，朝廷的日子更会雪上加霜，真是元气大伤！”

“股票这东西真是害人不浅，我这几年积下的千把两银子也都在股市中打了水漂。”陈师爷也是十分懊恼。

“股市原本是好东西，可是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操控，就成了骗人钱财的吸血鬼。”

“宫保真是一针见血。可是，上海股市都控制在洋人手里，谁奈其

何？”

到了午饭时间，下人来请袁世凯入席。今年的生日不像去年那样谨小慎微，在大家的鼓动下，不但从天津请来西餐大厨，而且还分别从天津和开封请来剧团演剧。河南巡抚吴重熹派来两营骑兵，名义上是保护铁路沿线，其实是为袁世凯守家护院，袁世凯一直没有答应，如今也不再拒绝。

又是观剧，又是游玩，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算安静下来。袁世凯把杨度叫来，要和他做一次长谈：“皙子，一天只顾瞎忙，没来得及招呼你。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俗事，真不知你一天是怎么挨过来的？”

杨度回道：“我早就入乡随俗，已经不把观剧饮酒视为无聊。何况今天我读了宫保的诗作，大有收获。”

“我只能算是附庸风雅，哪里会作诗。只是开缺赋闲，聊以打发时光罢了，让你见笑了。”袁世凯摆摆手回道。

“哪里敢见笑，宫保的诗，有几首还是很有气魄的，非文辞之辈所能。”

“能得皙子夸奖，真是荣幸之至。你说的是哪几首？”

“我是在大公子的《洹村逸兴》中读到的。”杨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比如《登楼》这一首，‘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北斗凡指帝王，‘平北斗’岂不是要问鼎天下？‘翻觉太行低’，更有气吞山河的霸气，连险峻雄奇的太行也不放在眼里。”

袁世凯一副惊讶的神情：“啊，皙子竟然读出这样的意思来，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当初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初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得有些闷热，所以起身开窗，正看到满天星斗，远处的太行山也隐约可见，只是感觉比白天矮了许多。于是来了诗兴，作登楼一首。”

对袁世凯的这个解释，杨度并不相信，他恃才傲物，有时难免咄咄逼人：“宫保这两年难道就真的安于田园，采菊东篱吗？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这一首更是直抒宫保胸臆，完全没有寄兴山水

的意思嘛！”

“你别忘了，最后还有一句，‘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这才是整首诗的诗眼。”袁世凯在杨度面前，并不想完全否认自己的不甘心，“我开始是想当个钓鱼翁，两耳不闻世间事，可是看看这帮亲贵闹得朝廷乌烟瘴气，真要把大清推到万劫不复的境地，我就不甘，不服，更不忍。”

“不甘，不服，不忍，这就对了。以宫保之大才，当问鼎天下。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

袁世凯无意谈这个话题，摇摇手道：“天命无常，谁爱居之居之，我实无此意。皙子，我倒是对谘议局的举动很感兴趣，你不妨多给我讲讲。”

“谘议局，那可真是个异数，成立不久竟然组织了如此大规模的请愿，实在出乎意料。策划者是宫保的老熟人，南通状元张季直。各省谘议局主持其事的，大都是季直先生这样的人物，他们有经济实力，却在官场上没有地位，所以借谘议局而争取自己说话的分量。之所以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关键是他们选的这个由头好，速开国会，加速宪政，又正好遇到亲贵掌权，大家不满，所以都希望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这帮新贵一门心思要抓权，要集权中央，所以地方督抚也很不满。这次谘议局发动的请愿，竟然有近二十督抚发电支持，大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朝廷如今真是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

“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之势早已有之，不过，孝钦太后在日，何曾出现这种天下督抚都离心的情形？”袁世凯哼哼道，“这帮新贵年轻气盛，以为兵权抓到手就可蔑视一切，做事太操切，其行事与当年的康梁何异？恐怕收权不成，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次请愿，大家有个普遍的看法，如果有宫保在，绝对不会弄成目前的局面。我与各省谘议局的人已经混得十分熟悉，他们都很感念宫保在军机时推动宪政之功，大家都认为，如果当初没有宫保钦定宪法、预备立宪也恐怕不可得。他们又认为，军机忽视他们的请求，是因为军机中没有宫保这样通晓天下大事而又有决断的人。军机中是满人说了算，都是糊弄应付的手段，只能越办越糟。大家私下里认为，将来就是组阁成功，让这些人组成内阁，恐怕也好不了哪里去。就是外务部的人也认为，要想外交上有点起色，非袁宫保出山不可。非袁不可，这是如

今京中的舆论。”

“那可真是太抬举我了，我有何德何能。”袁世凯心中高兴，却是连连摇手。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宫保被开缺，反而让大家明白了宫保的能耐，就是从前反对宫保，为宫保开缺欢天喜地的人，如今也都承认宫保的确非比常人。宫保可不要小看谘议局的这些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又都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好恶，关系极重。他们认为如今非袁不可，那可就形成全国的民意。宫保，大有可为啊。”

袁世凯心中沸腾，但脸上却是一副淡然的表情：“皙子，我一个垂钓的老翁，你看我胡须皆白，还有何可为？”又自言自语说，“谘议局的力量会如此之大，实在出乎意料。”

“是啊，他们速立国会的热情，简直有些匪夷所思。长沙修业学校有个教员在学校演说称须早开国会，否则不足以挽救危亡，说到激动处持刀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谘议局的议员便拿着这份血书遍传各省，颇为鼓动人心。”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袁世凯惊诧。

“还有更激烈的。我来豫前，请愿代表聚集京城，正组织第三次请愿，听说要到摄政王府再递请愿书，京城学生一个姓赵，一个姓牛的前来送行，对请愿代表说：‘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诸君。’两个学生从袖中拔出利刃，姓牛的学生突然割下自己左腿一块肉，姓赵的学生则割下自己右臂一块肉。”

没想到袁世凯却连连摇头：“皙子，这样操切我不赞同。宪政固然不错，不过在大清办事千万不可操切，尤其不能抱太奢的期望，不能把宪政当成救国的灵丹妙药，仿佛一搞宪政就能成了强国，这与当年康梁说三年变法就可富强于天下一样可笑。太过操切，走错一步，可就满盘皆输。”

杨度不以为然：“输了正好让宫保出来收拾。”

“我何德何能，如何收拾得了。”袁世凯不愿再谈这个话题，“皙

子，听说盛杏荪很活跃，与泽公联系很密切。”

杨度一嗤道：“京中人人尽知，盛杏荪讨好泽公，讨好摄政王，又接连给大佬写信，他已经被推举为轮船招商局董事局主席，重新掌控轮电两局。他孜孜以求的，就是邮传部尚书一职。”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盛杏荪复起，已经没人能够阻挡了。”

第四章　铁路国有酿风潮　皇族内阁失民心

盛宣怀如愿以偿当上邮传部尚书，是在袁世凯生日三个多月后——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6日。他能当上邮传部尚书，可以说是上海股灾帮了他的忙。上海股灾爆发，大清都算得上是伤筋动骨，朝廷财政势将更加捉襟见肘。而向有财神之称的盛宣怀向载泽拍胸脯，他有办法帮助朝廷渡过难关。

上海股灾还连带暴露出了川汉铁路的问题，川汉铁路总公司的总收支施典章将巨额股本存在上海钱庄生息，结果股灾爆发，亏折严重。告状的信件雪片样飞到京城，邮传部得旨会同川汉铁路总公司派出专案人员赴沪调查，发现施典章放在三家钱庄二百五十余万两因钱庄倒闭亏折殆尽，另外他还贪污近百万两。不仅施典章贪污挪用，反映川路公司主持人也大肆挪用、挥霍股本。

盛宣怀策动内阁侍读学士川籍京官甘大璋上书朝廷，痛心疾首：“川路公司取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及至股东查账，始悉弊端百出。刻间已倒之款不可追，现存之款不可靠。若不亟派稽查，汉口、上海各处速换妥人经管，或自设银行，或提存大清、交通各银行，恐贪私利而忘公本，将来亏倒，尤不止此数。款既可危，路于何有！”

川路问题揭露出来，十几家铁路公司都有揭发信飞到京城，民营铁路成为朝廷最头疼的难题。这个问题，说起来要费一番口舌。

二十世纪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大修铁路的热潮，修铁路俨然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大清也修了几千里的铁路，但因为没有银子，缺乏技术和人才，大都是借外债靠洋人公司来修。外债除了利息盘剥外，还附加了不少条件，要用债权国的原料，要聘债权国的技术人员，

管理权也几乎被洋人垄断，而且如果不能如期还款，洋人就要把铁路收去抵债。庚子之乱后，痛定思痛，朝廷把兴修铁路作为自强图存的大计，铁路至大，路权为尊，国之重柄，不轻与人，成为大清国许多官绅乃至沿海普通民众的共识。不过，朝廷依然拿不出银子来自己修筑，不借外债，又有何谋？

这时，一些旅日留学生开始回乡散播舆论，国人自造、民营铁路可省费三成，而且自行勘探路线，主权在我，可以避免破坏风水和“先人庐墓”被惊扰。朝廷不用掏银子而又能大办铁路，何乐而不为？1903年7月，四川总督锡良在留学生们的怂恿下向朝廷提出改官办为“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的官商合办，要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四川经济并不发达，实力雄厚的商人也不多，商办银子哪里来？这并没难住锡良，他提出了“田亩加赋”的筹资办法，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几乎每个四川人都成了川汉铁路的股东。清廷很赞赏这个方案，当年12月初就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各省官商只要获得批准，便可修筑经营铁路，捐资五十万两以上，还可以获得官衔，各地官绅商办铁路的积极性大增。清廷的办事效率也罕见的高效，次年1月就批准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随后直隶、山东、浙江、江苏、吉林等省纷纷发起赎回路权、改为民营的热潮，民营商办铁路公司纷纷成立，五六年间，全国达到十七家之多。

不过，热情和现实并不是一回事。筑路权从洋人手里收回来了，但民营商办铁路首先遇到的就是筹资难。以川汉路为例，五六年时间只筹集到工程用款的六分之一，全国十七家公司，能够如期筹足资金的只有一家，能完成七成以上的，只有两家公司。有人推算一番后得出一个结论，以当时的民营商办筹资能力，中国要完成计划修筑的铁路需要九十年。更重要的问题是，所谓民营商办公司的管理机构大都办成了衙门。除了江浙的几个公司是真正商人主持其事外，大部分主持者是地方上与督抚关系密切的士绅，下面所用的人也都是达官贵人的亲朋故旧，名曰公司，根本不按章程办事。尤其川汉路这样的公司，大股东本来就少，公司大大小小的主持者张口闭口说“代表四川七千万百姓”，但他们不过是大肆铺张、贪污分肥，百姓的利益又何曾挂在心上？结果川汉路成立六年间，实收股本应该有两千万两左右，而入账的却仅一千四五百万。六年之久，只修了十几里用于运料的线路；粤汉路计划修筑两千余里，成立公司六年间，只修了三百余里。铁路没见成效，但地方上却形成了铁路利益集团，他们层层盘剥，挪用浮支，视铁路为自己的禁脔。

朝廷指望通过民营大办铁路增加税收，没想到种下龙种生出的是跳蚤，弄出了十几个烂摊子，到底该怎么收拾？盛宣怀对载泽、载洵和载涛等亲贵拍胸脯，他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条件是能让他当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过京汉铁路，又督办轮电两局，由他来接手邮传部，的确顺理成章。

不过，盛宣怀能不能出任邮传部尚书，仅靠拍胸脯是不够的。首先是银子铺路，军机首辅奕劻只要有银子，就没有不能办的事，盛宣怀银子一送上，他便不再反对。载洵、载涛如今炙手可热，银子当然不能少送。载泽极力支持盛宣怀出任邮传部，除收了银子外，还要借助盛宣怀收拾袁世凯的势力，以扩大财权。

邮传部成立后，管着铁路、电报、电话、邮政、轮运等部门，富冠诸部，就是掌国家财政的度支部据说每年收入也不及邮传部的五分之一。而其中财力最为雄厚的，当属把持交通系的梁士诒。邮传部成立后，尚书张百熙是袁世凯的姻亲，左侍郎是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梁士诒被引入邮传部，出任借款提调处提调，管理芦汉、汉宁、正太、汴洛、道清等铁路的借款及各路行政事务，后来改为铁路局，他改任铁路局局长，援引广东老乡叶恭绰、龙建章、郑洪年等人进入铁路局。后来梁士诒以铁路借款存在外资银行每次汇划都收一笔巨额手续费为由，建议成立了交通银行，他的手趁机伸向了银行业，“交通系”由此成形。梁士诒从不向朝廷交代铁路局的账目及营业实情，派人清查，他自有应对办法，交通系搞成了独立王国。邮传部历任尚书张百熙、陈璧、徐世昌、唐绍仪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因此即便袁世凯倒台后，梁士诒仍然毫发未伤。

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奕劻及载字辈的亲贵都支持，最后就是载沣这一关。自从载沣摄政后，醇王府太福晋——载沣的生母暗中纳贿干政，盛宣怀在载泽的帮助下捷足先登，行贿太福晋，已有八成把握，载泽笑道：“一成看天意，还有一成看你能不能说动摄政王，如果能够打动他，便成功在望。”

“解决铁路问题我有四字策略：收归国有。”

盛宣怀从前也是主张铁路商办的，但五六年的结果，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铁路非收归国有官办不可。从公义论，只有收归国有，由国家出面借洋债，才能尽快筹到资金，加快铁路建设。从私心说，铁路收归国有，其实就是收归邮传部管，他作为邮传部尚书何乐而不为？而

且，他督办汉阳铁厂，铁路收归国有，他便可堂而皇之采购汉阳铁厂的钢轨，仅此一项，其利何厚！至于借洋债中的佣金、抽头，发包工程、采购物料时的中饱，他是轻车熟路。

载泽摆摆手道："我这里没问题，关键你要说服摄政王。"

如何能够说动载沣？盛宣怀与亲信连夜密商，拿定了主意：摄政王秉政后，想办的事很多，无奈朝廷财政捉襟见肘，他最关注的就是来钱的路子；地方督抚权力太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千方百计要收回督抚的大权，解决内轻外重的问题。如果把铁路收归国有往这两点上靠，不愁说不动他！

十一月底，盛宣怀先是上了一个折子，大谈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又运动奕劻争取向摄政王面陈，因为有些话在折子中没法说清。

腊月初四，摄政王在养心殿召见盛宣怀，他磕巴的毛病并未因当上摄政王而减轻："杏荪，我不明白，铁路收归国有，先要花，花一笔银子购回商股，你为什么说有，有助于朝廷解决财政问题？"

盛宣怀分析道："从长远来说，收归国有加快了铁路建设进程，早一天通车，便早一天增加税收。从眼前来说，铁路收归国有，便可以和洋人银行谈贷款，款到了，当然要修铁路，可是万一朝廷有紧急花销，暂时挪用也无妨，反正稍一周转，朝廷不愁还不上。"

载沣点了点头又问："这话有道理，有笔银子放在眼，眼前，总比到急用时，库空如洗要强。不过，当初采用民营商办修铁路，一是为了筹措资金，二是为了抵制国权流失。现在证明商办难，难以筹措到资金，可是毕竟国权没有被，被外人攘夺的顾虑。你如今收归国有，向，向外国借款，岂不又面临国权不保的弊端？"

"向外国借债虽非万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签约时，能严定限制，权操于我，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则借外款以筑路利大弊小，切实可行。"

"你有把握杜，杜绝外人觊觎？"

盛宣怀大包大揽道："我多年与洋人周旋，一定能够制住洋人的贪念，这请摄政王放心好了。"

“好，假定借款没有国权流失问题，还是那句话，铁路收归国有，先要花一笔银子购，购回商股，这笔银子又该怎么出？”

盛宣怀建议道：“既然是商股，也未必非要还银子，国家印发铁路股票，换他们手中的铁路股权就是了。换句话说，就是把民营公司的股换成国有铁路的股份。民营铁路遥遥无期，已收股本亏折严重，而国有铁路建成有绝大把握，他们有什么理由不高兴？”

载沣豁然开朗：“有道理，只要把道理讲，讲明白了，商人们就该支持。”

“将铁路收归国有，还可避免地方督抚揽权，尾大不掉。”

闻言，载沣睁大眼睛问：“这话怎么说？”

“地方铁路，名为商办，实际还是控制在督抚手中，安插私人，挪用股本，借铁路之名，行与中央争利之实。譬如川汉铁路，听说四川总督挪用的就有二百余万两。银子就是那么多银子，地方用多了，中央就少了，这是明摆着的账。从长远来说，将来铁路就是建成，地方会以民营商办为由，千方百计瞒报税收，私留分肥。摄政王请想，这是不是更加尾大不掉？”

载沣连连点头：“有有道理，有道理。铁路非，非收归国有不可。”

“其实在国外，像铁路这样的重大工程，许多国家是不许民营商办的。尤其我大清国疆域辽阔，铁路这一段归甲省，下一段归乙省，又一段归丙省，异见纷歧，互相扯皮，会有无穷的麻烦。”

“铁路非收归国有不可，不过，你可要拿，拿一个妥当的办法。”

“我详细做番研究，拿个妥当的方案，届时再向摄政王面禀。”

“一定做番详细的研究，每个公司的情况都，都要摸透，方案务必妥当，千万不要惹出麻烦，如今地方动不动就，就请愿，实在不胜其烦。”

年前国会请愿，不但有各省的请愿代表，京城的学生、商人也都参与进来，上万人在大街上游行，最后朝廷不得不答应提前三年也就是到1913年开立国会。但游行请愿仍然没有解散，而且各省省城也都爆发游

行，要求迅速成立责任内阁。朝廷不得不答复年内成立内阁。直隶总督陈夔龙又调动了军队围困学校，逮捕组织者，又将各省请愿代表强行遣回，总算平息了下来。

“如今地方谘议局总是与朝廷捣乱，真是可，可恨至极。铁路收归国有，又牵涉地方利益，杏荪你可要一慎再慎，惹出麻烦，到时我可保，保不了你。”

“摄政王放心，我一定拿个妥当的方案。另外，我以为对谘议局太过纵容，他们得寸进尺，终致不可收拾。朝廷不能太向地方示弱，不然将来请愿的事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像大清这样疆域人口众多的国家，动不动就请愿，那如何能够安宁，又如何能够办成事？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七嘴八舌，一家不能齐，何况治国？”

这话正说到载沣的心坎上：“哼，将来我不会任由他们这，这样胡闹。”

第二天，授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的上谕就明发了。盛宣怀如愿以偿，心情特别愉快，因此向各位亲贵大佬赠送的年敬特别丰厚。

载泽叮嘱道：“杏荪，收拾交通系的事你可不能食言，我知道梁某人行贿自保可很有一套。”

“泽公放心好了，我不贪那点银子，我只求让他滚蛋。”

过了正月十五，各衙门放过鞭炮、唱过大戏，正式开印办公。盛宣怀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梁士诒，因为知道梁士诒已经做好假账，因此他并不指责梁士诒贪墨，而是指责他揽权搞独立王国，建议“暂设清查款项处，严其关防，宽其时日，遴派精于会计数人，调齐路局银行各项账目及历来收支凭据，逐一核对。有无弊端，自当据实奏明，自不敢丝毫袒护，亦不能预存成见”。盛宣怀并不指望立即查清问题，他也不需要查清，而是策动七位御史参梁士诒把持路政，任用私人，挥霍公款，“平日一支雪茄值美金若干，在部饮食豪奢，日食万钱犹嫌不足。铁路局员皆鲜食俊仆，阔绰排场”。大家对邮传部尤其是铁路局的人豪富早就眼红嫉恨，这些指责都不是大罪名，却引动舆论，梁士诒处境十分不妙。他见机不对，主动辞职，于是朝廷有旨，梁士诒不孚物望，被革去铁路局局长一职，随他被赶出邮传部的交通系人马一百三十余人。对于这场大参案，世人称之为“七煞除五路”。反正，在大家眼里，不

论“七煞”还是“五路”，都不是好东西。

赶走梁士诒，盛宣怀感觉舒服多了，接下来集中精力与四国银行谈贷款的事情。张之洞在世的时候，就曾经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总计借款550万英镑，利息五厘，以建造湖广境内的粤汉与川汉铁路。后来张之洞去世，此事就搁置起来。盛宣怀重启谈判，还是延续张之洞的旧章，利息五厘。当时国内借款的利率一般要超过一分，四国的借款利息并不算高。另外盛宣怀又在防止路权被攘夺上下了一番功夫，虽然还要聘请四国技术人员为总工程师，但在人数以及工程师的职责权限上都有限制条款。所以盛宣怀满盘胜算，决定正式推出铁路国有的计划。

他行事爱耍聪明，自己的意图不直接提出，而是授意给事中石长信上折《奏为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枝路办法》。在奏疏中，先谈铁路的重要性，再谈近年来铁路民营的弊端，“乃历览各省已办未办等路，或因款绌而工程停辍，或因本亏而众股观望，固因民间生计困难，集股不能踊跃；亦由各省绅耆自私乡土，枝枝节节，未能统筹全局。长此因循，实于国计民富，大有妨碍”。他建议将全国铁路区分为干路和枝路，分归国有和民营。“其纵横直贯一省或数省而远达边防者为干路；自一府一县接干路者为枝路。枝干互相为用，如百川之汇于江河。今为国家兼筹并顾，唯有明定干路为国有，枝路为民有之办法，明白晓谕，使天下人民咸知国家铁路政策之所在。此后上下有所遵循，不至于再如从前之群议庞杂，茫无主宰。”他以为采取干线国有、枝线民有的办法，国计民生都能兼顾，百姓肯定高兴，“国有命下之日，薄海百姓必无阻挠之虑。况留此民力以造枝路，其工易成，其资易集，其利易收”。最后他建议，“如蒙皇上俯加采择，应即责成度支部筹集款项，并令邮传部，将全国关系重要之区定为干线，悉归国有；其余枝路，准由各省绅商集股办理，庶几缓急轻重不为倒置，民政军政财政从此皆可扼要以图，关系似非浅显！”

石长信的折子上去，很快有旨意：著邮传部议奏。这是四月初八的事情。

盛宣怀奉旨议奏的第三天，宣统三年四月初十，即1911年5月8日，大清历史上首个责任内阁正式成立。这是朝廷去年向请愿团许诺的事情，根据去年修改的立宪日程，裁撤旧有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按照君主立宪原则筹组新的中央权力中枢即责任内阁。责任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内阁协理大臣两人。下设十个部，每个部不再像过去那样设

立满大臣、汉大臣，而是各部只设一个尚书，不分满汉。本来这是为了消除了满汉族群分歧，废除被人诟病的“满汉堂官体制”，减少官员数量，然而，这个名单一公布，就引起轩然大波。

这份名单是这样的：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这份名单成为当天的最大的新闻，无论茶楼酒肆，还是官司衙门，不论寻常百姓，还是士绅官员，都有一个看法，“汉人更没权了”。对新成立的责任内阁，则称为“皇族内阁”。不但汉人不满，就是满人也有不同看法。“老太后在时，至少保证满汉对等，这样明目张胆的压制汉人，不是自找麻烦吗？”许多满人这样发牢骚。

奕劻当然也听到这些议论，第二天一到内阁，也就是原来的军机处，对徐世昌道：“菊人，我当这个总理大臣不妥，我要向摄政王请辞。”

协理大臣徐世昌和那桐也附和：“我们两个和王爷一起请辞。”

载沣当然也听到了外面的反应，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以为虽然皇族多了些，但这些阁员可都是响当当的宪政派，并非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庆叔，你当了这么多年的首辅，谁的资历能，能比你高，阅历比，比你丰富？载泽、溥伦、善耆、绍昌也是最热心宪政的人，也是咱满人中最，最有学识的，我觉得这个内阁已十分精干，外面怎么会这么多意见。”

在奕劻和徐世昌听来，载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家反对的原因并非人选的愚贤，而是压根就不该有这么多皇族！因此沉默不语。

载沣见状摆摆手道：“不去管他们，你们也不必请辞，回去好好办事。”

当天下午山东巡抚孙宝琦就发来电报：“推行宪政，宗室不宜入阁，‘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唯一原则，请朝廷顺应舆情，于皇族外选派大臣另行组阁为宜。”

当天，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六省巡抚也都发来电报，意思与孙宝琦相似。

盛宣怀关于干线铁路收归国有的意见已安排郑孝胥拟定了上谕。按照从前办事的规矩，是军机商议后草拟上谕，请摄政王钤印，然后军机领班署名。现在实行内阁制，应当先在内阁商议，取得一致后再将上谕请摄政王钤印。盛宣怀关于铁路国有的设想在内阁成立前已向军机大臣奕劻、徐世昌等人透露过，奕劻和徐世昌的意见很一致，借款修路可以，但贸然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不可。尤其是徐世昌主政邮传部期间，才批准湖北铁路民营商办，不到一年复又收归国有，朝令夕改，成何体统？所以他是坚决反对国有政策。

徐世昌为人处事属于稳妥圆滑一路，但在盛宣怀看来，纯粹是有意坏事。盛宣怀是绝顶聪明的人，性情和办事干净利索，从不拖泥带水，看准了谁也别想挡。他见徐世昌是这样的态度，奕劻又很倚重他，知道要先在内阁商议，根本不可能获得支持。于是干脆不经内阁，直接将上谕呈递给摄政王，摄政王立即钤章，然后再转到内阁，由总理和协理大臣附署。

奕劻十分不满，愤愤道："盛杏荪怎么如此行事？"

徐世昌接过一看，上谕前半部分说明修筑铁路的重要性，这并无问题，但接下来痛批商办铁路的弊端，在支持商办的徐世昌看来，言过其实，毫不留情。

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钜，参追无著。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膏脂，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著度支部、邮传部，懔遵此旨，悉心筹画，迅速请旨办理。该管大臣毋得依违瞻顾，一误再误。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将此通谕知之。

徐世昌气得头嗡的一声，半天没有反应。不顾大局，扰乱路政，在

他看来盛宣怀是指桑骂槐。

“王爷，这个名我不签！”徐世昌一拍桌子气冲冲走了。

赌气归赌气，名还是要签的，第二天到内阁，经不住奕劻劝说，徐世昌还是在上谕上附署。

干路国有上谕通过电报发往各省，各省利益盘算不同，因此反应迥然不同，支持者有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省份，因为他们自料边远省份，铁路不会被收，因此表示支持。表示反对者主要在湖南、湖北、广东。因为正在修建中的粤汉铁路与京汉铁路是贯通南北的干线，必定要收归国有。结果三省反应十分激烈，遍帖传单，反对收归国有。川汉路到底是否收回，尚不明确，如何收回也没有细则，川汉路总公司立即打探消息。

川汉铁路的修筑计划是从成都和宜昌两端同时修筑，因此在宜昌和成都分别都设有总办，同时为了方便在京中募股，也为了便于与川籍京官联络，在北京也设立总理。驻北京总理也没有更详尽的消息，回复道：“此事关系重大，政府真意所在，甚不易知；唯以表面看之，似甚坚决。”建议“川局应照常办事”。

驻宜昌的总理李稷勋在邮传部做过左丞，此时正主持宜昌的修筑工程，与总工程师詹天佑合作甚洽，正打算为蜀道变通途尽一番力，而且身为总理，事权颇重，当然不愿被收为国有。他致电成都总公司和四川谘议局，说如果铁路收归国有，则政府必须以现银偿还已用之款，“川路既欲收回，则川省人民办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若尽空言搪塞，苦我川人，当抵死争之”。

四川谘议局开会，开始时议论纷争。有人认为川省路款多出自租捐，纯系强制摊派性质，贫中下户共同负担，现已集款一千五六百万，而亏倒至数百万，唯一的希望是路成后获利，藉资弥补。若收为国有，则川人膏血消耗殆尽，何以聊生？然而副议长罗纶认为，川路需款甚巨，仅凭地方筹款根本是杯水车薪，通车遥遥无望，股本损蚀会更多。收归国有，能够尽快修成铁路，也是挽回损失的办法。应当体谅国家难处，支持国有。最后达成一致，如果朝廷能够把股本照单全付，收归国有未尝不可。所以最后形成决议，提交川督王人文转奏朝廷：

铁路国有，既奉明谕，定为政策，吾侪小民，何敢与抗。既收为国

有，是此路即与吾民绝无关系，吾民从前举办此路时，一切用款，自当由国家归还，方与国有政策符合。倘国家不肯归还，只竟吾民未竟之功，是即强夺吾民之财产矣。故吾民今日公呈总督，请其代奏，索还吾民原有之资本及利息而已。

整个四川既未有反抗收归国有的传单揭帖，更未像湖广一样发生集会抗议的情形。这给盛宣怀一个错觉，以为四川封闭，川人绵软好欺。

干线铁路国有上谕发布十天后，盛宣怀拿出了第一期干线铁路国有计划，即首先收回粤汉、川汉铁路。鉴于湖南、湖北及广东反对铁路国有的声音很响，盛宣怀认为他在京城鞭长莫及，必须有专人到地方上相机办理。于是与载泽商议，朝廷最好任命专门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曾任过直隶总督不及半年就因在慈禧葬礼上私自安排人照相而被革职的端方，此时正在京中钻营，谋求复出。端方曾任湖南巡抚，且曾在湖广总督张之洞进京时代理其职，兴办新式教育、大办实业，在湘、鄂声誉良好，由他出任督办大臣也可算是得所其人。所以端方的任职上谕很快发布：端方以侍郎候补，授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著即迅速前往会同湖广、两广、四川各总督，妥筹办理。

不过，端方所谋求的是总督之职，对正在风口浪尖上的督办大臣一职极不情愿，他打算具折辞谢。心腹幕僚提醒他说，大人现在是革职人员，此次朝廷算是弃瑕录用，当勉为其难，无坚辞之理。端方一想也是，只好勉为其难。不过能拖一天是一天，他以与邮传部详细商讨为由，并未“迅速前往”。

这时湖南发生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传单、揭帖竟然贴到了巡抚衙门上。谘议局连番开会，上书资政院，抗议铁路国有。资政院质询内阁，内阁于是开会讨论，各位阁员都闭口无言，只有奕劻及徐世昌、那桐三位与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商讨。

徐世昌首先开口道：“盛大人精详铁路情伪，必有精当办法，不至于引起更大风潮。”

“反正不能让几个跳梁之辈螳臂挡车。”盛宣怀认为徐世昌是诚心看笑话，偏让你看不成。

于是他又与亲信郑孝胥密商，起草了两份上谕，一份是指示川鄂等省立即停止征收租股并立即查清收入支出情况。另一份是专门针对湖南

抗拒铁路国有风潮，语气颇为严厉："铁路干路，收归国有，业经降旨宣布，定为政策，并经简派大员督办，万无反讦之理。兹据奏称，湘省群情汹惧，哗噪异常，遍发传单，意在煽动。该省民情浮动，易滋事端，著该抚严行禁止，剀切晓谕，不准刊单传布，聚众演说。倘有匪徒从中煽惑，扰害治安，意在作乱，准如所拟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责成该抚认真防范，消患未萌，毋稍姑息，设有疏虞，酿成重案，定唯该抚是问。并谕邮传部、端方、瑞澂知之。"

摄政王钤章后，传到内阁，奕劻却请病假了，留下话说不必等他，协理大臣附署即可。徐世昌问那桐道："那相，您是多年枢臣，格杀勿论这样的词，能是上谕中轻易可用的？"

那桐叹道："杏荪的文笔，是真正的刀笔。反正摄政王已钤章，我们无非附署罢了。"

此时，四川总督王人文发电，上报川路股份大概情况，通过加收田赋征收租股九百五十万两，官、民购股二百六十余万两，土药商、盐茶商股一百二十余万两，灯捐、土厘十余万两，生息及杂项收入三百三十余万两，合计一千六百七十余万两。川路公司绅董及川民皆希望一切用款，自当由国家全部归还。也就是说，四川方面希望国家出一千六百多万现银给四川，四川则将川汉铁路股份全部转给国家。

度支部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银子。邮传部与度支部商定后，由盛宣怀与端方联衔答复川督王人文：该公司股票，不分民股、商股、官股，准其更换国家铁路股票，六厘保息，但历年虚糜的经费及上海股票倒款国家不予承认。

王人文收到这份电报，感到事态严重，连忙收起来，只怕传出去会惹出绝大风潮。道理明摆着，虽然民营商办营利的期望渺茫，但毕竟还有点希望在那里。而一旦按这个办法国有，则上海亏折的三百万两及历年虚糜的款项立即没了着落。川汉铁路租股占了近百分之八十，那可是一文一文从百姓嘴里抠出来的，铁路营利未见，而国有后立即损失近四百万两，百姓如何能够答应？尤其是谘议局的人，大多是地方上有实力的绅商，他们附股较多，去年请开国会，已经形成了请愿的习惯，其力量不可小视；更令人担忧的是，四川哥老会盛行，他们也都有租股，如今蒙受如此大的损失，怎么会吃这样的哑巴亏？如果袍哥发动起来，那可真是一场灾难。

王人文立即再发电给盛宣怀，希望体谅川民的困苦，能够格外照顾，把上海倒款折为国家铁路股，以免引起风潮。他在复电中强调“川绅路见，现为两派，甲派坚决反对国有，乙派主张国有但要求还款。宜满足川人还款要求，以此扩大温和派，以便顺利收路”。但盛宣怀有一个错觉，自国有化以来，四川最为平静，他以为川民最好对付，王人文是虚声恫吓，无非是想多为四川争取点利益。他回电说，上海倒款，度支部无此闲款归还，而且度支部的银子是全国的税款，绝无为川路公司归还倒款的道理。

盛宣怀的话听上去不无道理，也颇为义正词严，但在四川总督王人文看来则是不顾实际，无理更无情。他不敢泄露电报内容，而是悄悄压了下来。

几天后，朝廷关于川汉、粤汉路所涉及四省的股票归还办法出台。广东的股票，先发还六成现银，余下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将来铁路有盈利后，分十年逐渐还清；湖南、湖北的股票，商股都是一律发还，其余米捐、盐捐、租股、房租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年息六厘，十五年摊还；而四川的股票一分现银也不发还，而且现存的七百万两发给国家年息六厘的保利股票，由度支部提款用于川路建设，已经用于建设宜昌段铁路的四百万两，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办公耗掉的费用，则只发国家无利股票，上海倒款，一概不问。通观四省的办法，湖北、湖南最优，广东次之，而四川最吃亏，不但没有一两现银返还，现在的现银还将以国家股票换走，而四川人渴望趁此机会解决的上海倒款，则从此没了着落。

由盛宣怀的亲信郑孝胥起草的上谕，对这个明显不公的收路办法却说是“筹画尚属妥协”，并说朝廷对地方已经“仁至义尽”，“经此规定后，倘有不逞之徒，仍藉路事为名，希图煽惑，滋生事端，应由该督抚严拿首要，尽法惩办，毋稍宽徇，以保治安。”他就是要明白告诉地方，朝廷要坚决收回路权。

不仅如此，为了让地方死心，他还将此前以川汉、粤汉路为抵押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正式公布出来。明明是两路还没有办完收回手续，却已经抵押出去向洋人借款，这就好比把还未属于自己的东西卖给了别人。

这两个消息几乎同时传到了四川，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川汉铁路的重要创议人、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召集众人商议，认为

要想通过铁路国有挽回上海倒款已经不可能，那就必须奋起抗争，拒绝国有。当初铁路商办，就是为了避免借洋债造成国权沦丧，如今盛宣怀拿川汉路借洋债，便是损失国权，便是卖国。如果川民能够行动起来以争国权，反对国有，则可给朝廷造成压力，如果改弦更张，同意照单全付川路股本，则不妨退一步，同意国有；否则便保持现状，继续民营商办。

宣统三年五月二十日，也就是1911年6月16日，蒲殿俊、罗纶等人连夜商讨，决定紧急成立保路同志会，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并在铁路公司门口挂出了“保路同志会”的横幅。

次日保路同志会在铁路公司门外召集保路集会，罗纶第一个登台长叹：“完了，完了，川路已经卖给洋人，四川完了；国有干线已经全部卖给洋人，大清也完了。我四川绅民，人人以附股为爱国之义务，妇女拔簪珥，儿童节糕枣，相率投之若恐后，然终被盛宣怀夺我川路，卖与洋人，我川民膏血一文不名，我辈何忍空手而对嗷嗷待哺之幼儿，又有何颜面对衣不蔽体的妻女。”罗纶极善演说，说到动情处仰首问天，已是泪流满面。台下众人，无不饮泣。

当天夜里，由罗纶、邓孝可主编出版机关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一、二版刊登的是《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书》，首先批评铁路收归国有之举明显违宪，最后说明保路同志会的宗旨：

借用外债，吾人不争，借债而不交资政院议决，则吾人誓死必争。收路国有，吾人不争，而收路借款不待谘议局、股东会议决，则吾人誓死必争。保路者，保中国之路不为外人所有，非保四川商路不为国家所有。破约者，破借款卖路之约，并破不交院议违反法律之约。政府果幡然悔悟，交资政院决议以举债，交谘议局、股东决议以收路，朝谕下，夕奉诏！非然者，鹿死无阴，急何能择，吾同志会众唯先决死而已，不知其他。

天亮前这份报纸开始在成都散发，五千份很快售罄，于是连夜加印；三天后的第二号，则印到了一万五千份，所登文章大多痛骂盛宣怀卖路卖国，一时间盛宣怀成为川人尽知的卖国贼。

随后，四川保路同志会发起了签名保路活动，两千四百余人在破约保路的呈文上签名。保路同志会派出百人代表打着横幅前往总督府，横幅上写着：“路亡国亡兮，毋为卖国贼所欺。废约保路兮，吾头可断志

不移。”“欺君夺民卖路卖国的大罪人盛宣怀！”等走到总督府的时候，自动跟随上来的人群已经达到一千多。王人文亲自到大门口接见，见人群中除了谘议局的绅商外，还有学生、市民，而且更有袍哥也参与期间。人群情绪极为激动，他不敢有任何推辞，更不敢拒绝，只好顺应民意，表示愿意为大家代奏签名的请愿书。他如实向朝廷反映川民的激烈情绪，建议朝廷暂时收回铁路国有的政策，时机成熟后再择机办理。然而，盛宣怀却认为王人文懦弱无能，鼓动摄政王下旨撤掉王人文的总督之职，令正在川藏边界处理边务的驻藏大臣赵尔丰火速到成都就任四川总督。

垂钓洹上的袁世凯对盛宣怀坚决收回干线铁路十分支持，在写给端方的信中说：“兄曾有四愿：一收管海关，总税务司改用华员。一收管邮政，不可附在税政。一收管干路，以便国防交通。一大借欧美债，大兴实业，隐以抵制强邻，使我得延喘息，专意振作。此四事经营数稔，迄无一成。而杏老任事数月，已举其三。才略高下，判然可见。惜从前误听人言，又为人所持，未得与此老早共谋之，成此大错，悔不可追。”

刚着人把给端方的函发出去，又收到一封电报，一看署名真是意外。电报是已经二十余年不曾见面的张謇发来的：别几一世矣，来晚诣公，请勿他去。謇。

一看发报地点是汉口电报局，这说明张謇人已经在汉口。他为什么在汉口，是专程来相晤，还是路过？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袁世凯都十分高兴。张謇是江苏谘议局议长，而其影响却是全国性的，整个大清国，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张季直！特别是去年各省谘议局三请召开国会，作为发起人的张謇更成为立宪派的领袖。这样的人物专门拜访，对袁世凯而言不啻与各省打开了一扇沟通大门。袁世凯多次说过，大清目前有两股力量不可小视，一是革命党，二是立宪派。革命党尚无合适的渠道沟通，立宪派有张謇牵线，何愁得不到支持？

到了第二天下午，袁世凯早早派袁乃宽带着轿子到洹上村车站等候。同时吩咐大开中门，以迎接封疆大吏之礼相迎。五点多，张謇乘坐的轿子由中门昂然而入，袁世凯亲自去打轿帘：“张先生，学生来迎接您的大驾了。”

“慰廷，不敢当，实在不敢当。”张謇一边下轿一边说，当他看到袁世凯须发皆白又感慨道，“慰廷，你见老了，我们都老了。”

袁世凯问道："先生能住多少天？二十余年不见，我们要好好拉呱。"

"我今天晚上就得回车上，连夜进京。"

"这么着急？"

张謇解释道："去年南京开博览会时，美国有个商团来华参观，他们邀请大清也组织一个商团去美国访问。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公推我主持此事，我此次就是到京办理有关事宜。时间已经定好，必须如约前往。"

袁世凯惋惜道："这实在太可惜了，我本打算与先生畅谈数日，有好多事情要向先生请教。"

"谈不到请教，要说请教，我亦有不少问题要向慰廷请教。"

两人说着话，已经到了养寿堂西侧的红叶馆，袁世凯吩咐道："把饭开到这里吧，我要和先生边吃边谈。"

红叶馆的餐厅很宽敞，又通透，前后门窗大开，凉风习习，可解燥热。两人边吃边叙旧，谈起往事，袁世凯连说"惭愧"。那时他年轻气盛，特别是后来立功升职，不免得意忘形，对张謇多有得罪。张謇则道："慰廷有傲的本钱，倒是我有些不识金镶玉了。"

两人谈到投机处，袁世凯又问："先生，你对如今的局势怎么看？"

这话问得很大，但张謇所答却正是袁世凯所问，可谓心有灵犀："朝廷皇族内阁尽失天下人心！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比之孝钦太后秉政，尤过之而无不及。"

"目前的局面，有何法可以挽回？"

张謇叹息道："难！去年我发动国会请愿，浙江谘议局以为请开国会，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认为国不亡，无天理。当时我很生气，说：'我辈不为设一策而坐视其亡，无天理。'不到一年，皇族内阁一公布，大家都觉得大清立宪已经无望，真正是国不亡，无天理。"

“当初孝钦太后秉政，常例是满人领枢，其他军机满汉各半；中央六部，每部堂官六人，满汉各半。如今倒好，内阁成立了，说是打破满汉畛域，结果是汉人席次减少，不及三分之一。革命党正在呼吁驱除鞑虏，朝廷本就该以组织内阁机会示好汉人，以消弭危机，谁料竟然会反其道而行之。”

“谁说不是，海陆军及各部要害均为亲贵把持，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可惧也，全国有解体之危。”

袁世凯又问：“新内阁一成立，即将铁路收归国有，此举颇中要害，于国计民生皆有长远之利，先生何以说举措乖张，有解体之危？”

“事是好，但时机不对，办法不对，便大错特错。借国债，必经资政院议决，将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必经地方谘议局议决。而朝廷却越过资政院和谘议局，内阁第一件大事就办得如此糊涂，岂不是绝了天下立宪之望？实话说，东南各省谘议局对朝廷已经失望之极，立宪无望，都有与朝廷誓不两立的意思。我此次北上，虽是交涉商团事宜，其实更是为摸清北方各省谘议局的意思，以便沟通。”

袁世凯惊道：“啊，照先生来说，干线收归国有反而成为酿乱之源。”

“正是。盛杏荪强人所难的办法，是想学李文忠、左文襄行英雄欺人之举，为成大事，不择小节。这在从前，没有问题。可是如今已经实行宪政，却不按宪政章程办，就是谘议局这一关也不好过。谘议局的力量不可小觑，可以说地方各省的立宪派、实力派都集中于谘议局。朝廷失去立宪者的支持，那还有谁能支持他？”

“立宪派的力量发展如此迅速，实在出乎意料。其原因何在？”

“立宪派的力量迅速强大，始自各省设谘议局。谘议局之设，本是为了就本省应革之事进行商议，并无多大实权。但谘议局的议员却都是各省、各府、各县的实力绅商，他们都是出自本乡本土，被推举为议员，因此易得百姓认可。而谘议局成立后，为了地方利益，反对中央集权，这与地方督抚利益又是一致的，所以也得到地方大吏的支持。地方推行一项政事，必得谘议局支持方才容易推行，所以地方官员对谘议局必得好好敷衍。即如最近湖、广发生的保路事件，声势极其浩大，与谘

议局的议员关系不浅。”张謇详细说明。

“我倒要请教先生，这又是为何？”

张謇一针见血道：“我刚才说过，谘议局的议员多是地方上的实力绅商，他们在地方铁路中持股较多，又往往是各府各县发动集股的具体负责人，换句话说，他们大都是民营商办铁路的获利者，其本人或者亲朋，有的出任公司的绅董，有的参与股本的管理，有的则可能在铁路施工中或承包或供材料，从而有利润可沾。所以，铁路民营商办，虽然虚耗、挥霍严重，但他们却是受益者。慰廷请想，就算他们不为国家路权利益着想，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然要一争。”

“啊，我明白了。正因为他们来自各府各县，所以保路活动就很容易在地方获得响应。”

“正是，他们的号召力比官府的行文还要有效。官府行文百姓未必信，议员有所陈请，百姓都会深信不疑。”

“这样说来，谘议局一设，立宪派的力量遍及全国城乡。他们的影响，比革命党影响还要大。”

“慰廷判断极准。革命党接二连三造反，对朝廷震动不小，但毕竟只在东南数省，而且暴力革命对求稳怕乱的国人而言，不容易得到支持。所以屡次造反起义，屡次很快被平定，原因就在于此。立宪派与革命党不同，革命党要驱除鞑虏，推翻朝廷，另起炉灶；立宪派是要尽可能的维护朝廷，维护稳定，通过宪政改良政治，实现国家的自强自立。此次保路风潮，各省谘议局所倡导的是‘文明保路’，而不希望采取激烈的手段。那样，岂不与革命党一样？”

“文明保路的想法不错，不过，先生想过没有，这些年庚子赔款强加到百姓头上，各地举办新政也是不断加捐加厘，民间怨气太深，一旦发动起来，立宪派的想法恐怕未必能够维持得住。所谓干柴烈火，保路引出的火星，可能会燃成冲天大火，想救也救不了。”

“这也正是我所忧虑。大乱将临，我来见慰廷，便是想为将来谋一个稳定局面。要实业兴国，首先国家必须稳定。”

两人越谈越投机，转眼间已是子正，也就是夜里十一点钟。张謇看

了看西洋钟道："慰廷，我必须回车上了，还有个把钟头车必须出站。"

两人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袁世凯亲自把张謇送到洹上村大门外。

张謇登轿起行，袁世凯又追过去，扶着轿杆仰着脸诚恳地说道："先生，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必定遵从您的意旨而行。我恳请先生，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希望您能与我合作。"

"慰廷放心，真有那一天，能够挽救中国者，唯慰廷一人而已。"

管家袁乃宽代袁世凯把张謇一直送到车站，回来后袁世凯问："先生路上可又说什么？"

袁乃宽回道："路上倒是没有话说，但在火车上却说了几句。"

"说了些什么？"

"张先生对同行的人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道故论时，慰廷其意度智识较二十八年前大有长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有慰廷在，可算中国之一大幸事。"

"先生真是谬赞了。"袁世凯听了非常欣慰。

与张謇差不多同时进京的，还有川汉路宜昌总办李稷勋。因为成都方面反对铁路国有意见太大，到底该何去何从，他决定进京听听川籍京官的意见。但川籍京官的意见也不能统一。作为在京的官员，他们对朝廷的意图了解较多，因此认为铁路国有有道理；但家乡父老节衣缩食入股，上海巨额倒账朝廷又不予承认，心下实在同情；同时，参与川路管理者挥霍、挪用的各种传闻又令他们羡慕中带着嫉恨。有此复杂的情感在内，要想帮李稷勋拿个主意也的确不容易。

李稷勋彷徨无计之时，善施手腕的盛宣怀从中发现了机会，决定从他身上下手，对川路公司实行分化。他对李稷勋许诺，朝廷任命他为国有川汉路宜昌分公司总理，代表国家接收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州段，并继续主持这段铁路的修筑；作为回报，李稷勋要代表川路公司将绅商股款七百万两转作国有铁路股金，并代表铁路公司同意邮传部派员清查账目。李稷勋答应合作，因为这个条件太诱人，继续出任宜昌总理，其中

好处自不必说，川汉路能够尽快修筑见效也是他所期盼。但经他手造成川汉路权及股本尽失，他自知消息泄露必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他答应了盛宣怀的条件，却又要求暂不要公开。

盛宣怀却不吃他这一套，等任命李稷勋为宜昌分公司总理上谕下达后，他立即给刚到任的川督赵尔丰发电，让他公布李稷勋担负的使命。他以为李稷勋作为原商办川路公司的宜昌总理，做出的承诺川人只能哑巴吃黄连，再苦也要吞下去。

保路同志会的同志一听到李稷勋竟然吃里爬外，十分愤怒，也十分担心，如果任由邮传部查账，那么川路公司管理者挪用、挥霍股本的行径立即大白于川人面前。于公于私，都不能让盛宣怀、李稷勋得逞！于是组织了数千人到总督府请愿，并发电给李稷勋，要求他十日内辞职，并将权力移交给成都总公司。

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是前任总督赵尔巽的弟弟，他对四川百姓生活困苦的情形，地方官绅凌逼百姓缴租股的残酷，以及四川遍地袍哥的实际十分了解。他认为不论多么堂皇的理由，此时将川路收为国有，万不可行。所以他上奏朝廷，要求推迟铁路国有，并收回对李稷勋的任命。

盛宣怀对赵尔丰十分失望，本来以为他会比王人文强硬，谁料刚到任就站到川路公司一边。他十分不满，严令赵尔丰严拿惩办倡首数人，如果胆敢冲击衙门，则要大开杀戒，果断震慑，否则以失职论，同时推荐岑春煊到成都查办。而内阁总理奕劻和协理徐世昌都明确表示反对用兵，主张颁布和平谕旨，暂归商办，以抚平骚动，并推荐起用袁世凯到四川查办事件。载泽、载沣都不愿袁世凯复出，而岑春煊是奕劻的死对头。盛宣怀和载泽一起劝说载沣，不顾奕劻的反对，任命岑春煊为钦差大臣，立即入川。

盛宣怀万万没想到，岑春煊提出入川的要求是川汉铁路商办期间一切亏损、挪用、倒账，均由政府照值给付，并承诺不追究保路同志会的责任，朝廷下罪己诏，以平民情。要下罪己诏，岂不说明从前全办错了？盛宣怀十分愤怒，指责岑春煊沽名钓誉。岑春煊个性也是极为强势，既然你说我沽名钓誉，那老子还不干了！上折表示绝不入川，请朝廷另请高明。

盛宣怀气得把案上一只唐代的笔筒摔碎了，最后不得不让端方立即出京，亲自到成都去相机办理。作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端方以翻看

档案为由已经在京中滞留了快两个月，再拖下去实在没有理由。于是他打点行装，万不情愿的出京南下。

盛宣怀又给赵尔丰严电，让他必须惩办倡首。赵尔丰万分为难中，幕僚给他出主意，擒贼擒王，把川路公司和保路同志会的骨干扣到总督衙门，好吃好喝圈着，群龙无首，他们自会散去。赵尔丰觉得是一条妙计，于是以商讨事件为名，把蒲殿俊、罗纶等十二人请到总督府，立即扣押了起来。

没想到事情由此失控。外面风传十二人已经被杀，成都以及附近府县出现大规模的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数千人到总督府请愿。军警画出警戒线，但请愿者视如无物，越线而居。督标中军下令开枪，打死打伤三十多人，并严禁收尸。赵尔丰下令成都实行全城戒严，城墙上派有重兵把守，封锁交通和邮电，阻止消息扩散。

当晚，同盟会成员龙鸣剑趁夜幕缒城而出，奔至锦江河畔的农事试验农场，与同志商议如何以最快的办法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出去。最后，他们在船工的建议下，制作数百块竹牌，在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等字样，然后将竹牌涂上桐油，包上油纸，连夜秘密投入江中。四川江河纵横，水网密集，四通八达，这种被称之为“水电报”的木牌乘秋潮水涨，随江水漂流而下。各地接到“水电报”的消息便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又照样仿造，将更多的“水电报”投入江中，使“成都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沿江各州县。

龙剑鸣又趁机行动，劝说川西、川南的袍哥领袖在资州聚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随后数万同志军直奔成都，前去营救保路会的同志。同志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兵临城下，因为四川新军中袍哥数量极大，又有同盟会策应，根本不奉赵尔丰号令，不肯跟同志军作战。赵尔丰登上城墙，看到城外越聚越多的同志军，连连叹息：“完了，完了，误听盛杏荪之言，大错铸成，悔之晚矣！”

第五章　革命党武昌起义　北洋军乘势复出

端方奉旨出京南下，真正是提心吊胆。当年作为出洋五大臣之一，尚未迈出国门就在火车站挨了炸。虽然并无大碍，却在他心头留下阴影。这次铁路收归国有引来四省激烈反对，未出京前已经收到匿名信，警告他如果采取强硬措施，四省人民也将相机采取因应手段。受此警

告，他不敢带任何家眷，只携带数十下属及随从出京。他的行期一改再改，为的是不让南边的人得了确切消息。到了洹上村，又下车去拜访袁世凯，本来说好次日就走，却又放出话来，要到后天才起程。

两人是把兄弟，他对袁世凯又向来佩服，当然要请教袁世凯应当怎么应付。袁世凯已经从张謇那里了解到铁路国有虽然是利国利民的大计，却触动多方利益，恐怕好事多磨，所以他忠告端方："近闻湘人颇有风潮，川省也极不稳定，大节宜先驻汉阳，分设委员勘查，步步经营，万不可操切行事。"

端方回道："如今中枢乏人，杏荪与各方关系不洽，如果有四哥这样的人入主中枢，我在外面就踏实多了。如果四哥有意复出，我可向当道进言。"

袁世凯连连摇头："你可别害我。我已经衰朽不堪用，何况现在事势纠纷难以收拾，我是决不愿舍弃初志，投身急流中。"

连袁世凯都说局势难以收拾，端方对前途更感渺茫。袁世凯有北洋军在手，倘若局势变乱，朝廷肯定还要倚重，所以他提议将长女许给袁世凯的五公子，袁世凯满口答应。

所谓投桃报李，端方是袁世凯在满人中很难得的奥援，当然很有必要进一步笼络，所以他提议把二小姐许给端方的侄子。两人饭后一席谈，就决定了两对年轻人的婚姻。

第二天下午，端方又改变计划，吃过晚饭后就登车南下，第二天黎明时分到了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湖北文武官员暨绅商学界代表在湖北布政使余诚格和提督张彪带领下齐候于车站迎接。警戒十分严密，除专责驻守铁路的陆军四十二标分段排队警卫外，张彪又调来陆军两营夹道保护，巡警则往来弹压盘查。端方一走出火车，各文武簇拥上来，先引到官厅小憩，与司道镇协统领略谈片刻，改乘马车直到刘家庙江岸，"江清"兵轮早在此等候半夜，端方登轮渡江。

湖广总督瑞澂亲自出城在皇华馆迎接，恭请圣安后，两人同乘一辆马车入城，将端方送到提前为他预备的乙栈行辕。此地濒江，张彪早就派两个小队作为行辕护卫，巡警厅则派了二十名巡警随时听用。当天的接风宴上，鄂路公司的总理、协理都在座，他们向端方表示，朝廷之于商股可谓仁至义尽，吾鄂实无异言，大家都盼着督办早日莅临。总督瑞

澂也告诉端方，湖北民众对铁路国有的确没有异议，四省之中，湖北最为安定。

端方采纳袁世凯的建议，自己坐镇武昌，将他的行辕定名为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总公所。内分总务、考工、购料、文牍、会计、庶务六科，及勘线、购地、制图、运输等十余股，派定科长股员共三十余人。又以四省路政纵横数千里，工程极为繁难，分别向四省派出总办，带委员数人，分驻各省，探查情况，具体办事，他则居中调度，相机办理。

然而，朝廷却不容他在武昌从容坐镇，因为四川风潮日益严重，让他立即带兵前往，调查情况，平息风潮。他上奏回道："凡主持路政之人，皆为川省反对之人。臣主持路政，前往查办，恐川省风潮将益加剧。即川人无此举动，亦必有鼓吹、挑拨者，是未能弭乱，适以长乱。"

朝廷再催，他再上奏请朝廷从邻近的陕甘或云南就近调兵。这样又拖了十几天，朝廷下了严旨："该大臣身充督办，凡关于四省铁路，均系该大臣分内之事，无论何省遇有事故，即无朝旨敦促，亦应随时前往，相机办理。况现在川路风潮甚巨，岂可置身事外。该大臣向来勇于任事，不辞劳怨，仍着懔遵两次谕旨，迅速前往，不准藉词推诿延宕。并将起程日期即日电奏。"

一看上谕的语气，是盛宣怀一贯的刀笔。端方心里十分憎恨，却又无法拖延。朝廷同时还有旨意给湖广总督瑞澂，让他派兵给端方。端方再无辞拖延，9月9日午后1点，在三十二标一营护卫下乘船前往宜昌。一路上频繁与盛宣怀和载泽等电报往来，他意思仍然是不愿赴川，想留在宜昌专任路事；即使赴川亦不负剿办之责。这样又拖延了半月，盛宣怀再次借上谕强制端方，必须立即带兵入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端方派出的人打探说，入川途中已经有会党武装要打埋伏，区区一营兵实在势单力孤，于是奏请湖北再增兵。瑞澂很痛快，立即派鄂军三十一标第一营、第二营由水路赴川。

端方带走鄂军三营，武昌兵力因之空虚。待机已久的革命党人，决定趁机发动起义。

湖北革命党人多，几乎是人所共知。究其原因，与张之洞治鄂大有关系。张之洞治鄂，在办新政、练新军、办教育方面可圈可点，尤其是向日本派赴留学生，可称为各直省之冠。然而，走出国门的留学生开阔

了眼界，又加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影响很大，结果不少留学生投入到孙中山麾下，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回到国内，办报纸、出书籍、写时评，湖北、湖南革命思想因之活跃。尤其是湖北新军，都有一定文化程度，更容易接受革命党的影响。

武汉三镇位居腹心，九省通衢，在此发动起义容易引起各省响应。川、鄂、湘、赣、皖等籍的革命党人，在日本组织了共进会，谋划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武昌人孙武被推举为共进会湖北盟主，回湖北策划起义。他以武昌俄租界宝善里为总机关，又在武汉三镇设十几处分机关，在学生绅商及新军中发展革命党，影响很大。

还有一个湖南人也来到武汉三镇，投身新军，发展革命党。他叫蒋翊武，湖南澧州人，他未曾出国，但与湘籍革命党人宋教仁、刘复基熟悉，加入了同盟会，后来又经人介绍投入湖北新军中。他认为发动新军起义比利用会党更有把握，因此成立了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党。他实行了严密的组织制度，在新军标、营、队中都设代表，负责发展社员。而且规定很严，凡要求入会者必须得有三人以上介绍，并须经严格考查。而且特别规定，只发展普通士兵，不准发动官佐。不到半年时间，发展社员两千余人。

两大革命组织，目标都是策动新军起义，有时候难免出现冲突的时候；而且双方组成人员有所不同，文学社主要是穷人出身的普通士兵，共进会以富家子弟和日本留学生为主，经历不同，阅历各异，不免互相轻视，弄得彼此不痛快。但好在两个负责人都是明白人，知道目的相同，不能搞窝里斗，早就有合并一起的意思。如今见端方带走了三个营，感觉起义的时机来临。于是文学社的蒋翊武和共进会的孙武商定尽快联合，共同行动。双方商定后派出代表泛舟东下，到上海去请宋教仁、谭人凤赴鄂主持大计，并设法邀请在香港的黄兴到武昌来。当时，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目标就是策划在长江流域尤其是武汉三镇发动起义。

派往上海的代表一时没有消息，但起义不能再拖。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主要负责人在小朝街文学社总机关开会，确定八月十五也就是公历10月6日举行武装起义。会议同时确定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总参谋长，并由蒋翊武负责制订了详细的起义计划。起义时计划以武昌城外南湖炮兵营鸣炮为号，各营同时起事。这个计划的重点在工程兵八营，该营驻扎在南门里，离楚望台军械库最近。军械库的守卫也是该营士兵，一旦举事，则由工八营负责，首先占领军械库。然后集中兵力攻打总督

衙门和第八镇司令部。

然而中间出了岔子，八月初，南湖炮队有几个老兵退伍，战友办了个酒席送行，结果喝多了，大呼小叫，惹得排长不高兴，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顿。两个老兵不干了，老子要退伍了，还怕你个毬！双方先是争吵，后来动了手。喝高了的士兵打开军械房，拿出十几支汉阳造，向着军官室开枪泄愤。子弹都是训练用的空包弹，伤不了人。于是他们拉出三门炮来，又去砸炮弹库的门，要取炮弹来轰掉军官室。事情闹大了，排长打了电话，负责军纪的马队赶来，闹事的士兵弃械而逃。

既然闹事的士兵已逃，大家都愿息事宁人，瑞澂和张彪并未深究，只是规定炮营弹药收到军械库统一管理，避免再出现类似的事件。

事机不密。不知是哪里走漏了风声，“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开始流传。据说当年朱元璋起义抗元时，军师刘伯温就是借中秋节吃月饼之机，将“八月十五杀鞑子”纸条做进月饼中传递给士兵和百姓，结果一举成功。如今这个消息一传，把双方都吓到了。湖广总督下令，第一，军营中秋联欢会必须提前一天举行。第二，中秋当天，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并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第三，除值勤士兵可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集中收缴，统一保管。第四，购买刀具三件以上，必须登记。这给起义带来很多困难，没了弹药，手里的枪炮都成了烧火棍，只好将起义时间推迟十天。

然而，又出了意外。10月9日这天，共进会会长孙武在宝善里总机关用从日本带回的炸药造炸弹，计划起义时扔进总督署后院瑞澂的卧室。他正在全神贯注的制作，指挥部总理刘公十六岁的弟弟刘同抽着烟卷进来了，倚在桌边看孙武制作炸弹。他习惯性的一弹烟灰，结果落到了桌面的炸药上，引起了爆炸。孙武脸被炸伤，血流满面。住在附近的同事跑进来，拿一件衣服盖在他的头上，立即撤出宝善里，到德租界医院治伤。

孙武清醒过来，告诉大家，起义计划、花名册和经费都在宝善里，必须设法取回。刘同自知闯了祸，自告奋勇，要回宝善里取出起义计划和名单。大家觉得一个孩子去看热闹，不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因此由孙武的姐姐陪同，回到宝善里。

俄国巡捕早就赶到现场，将起义计划和名单、旗帜等资料交给了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安排巡警设伏，一旦有什么可疑的人立即抓捕。孙武

的姐姐和刘同到火灾现场查看，结果被巡警逮个正着，押到局里审问。孙武的姐姐什么也不承认，刘同被吓住了，立即把自己知道的都抖搂了出来。军警立即出动，把共进社所有的分支机关全部查封，逮捕了十几个没逃走的革命党人。

蒋翊武闻变，立即在小朝街85号文学社总部召开会议，决定当天晚上提前举行起义，以南湖炮队炮声为号，各营同时响应，工程八营闻炮要立即占领楚望台军械库。研究完毕，派人分头去通知各营。蒋翊武和两个同事还没来得及走，就被军警包围。三个人跳窗而逃，爬上邻近屋顶，谁料木梁已朽，三个人都掉了下去。蒋翊武穿一件枣红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子，土头土脑，像个胆小怕事的私塾先生，军警根本没注意他，只顾去捉另两个剪了辫子的人。蒋翊武得以逃脱，当天离开了武昌。

起义尚未发动，两个主要领导人一个逃走，一个受伤。

因为全城戒严，往城外南湖炮队送信的人根本出不去城，所以南湖炮队并未得到提前起义的通知，所以也就没有在当晚12点开炮。各营得不到信号，也都不敢贸然行动。

新军督练铁忠负责审讯被捕的革命党人。他翻看抄到的名册，发现大部分是新军士兵，而且为数甚巨。如果全部抓来，将势必逼反新军。所以他向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报告，希望有“黎菩萨”之称的黎元洪能够出面说动瑞澂，当着新军的面烧掉名册，以安人心。

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出身，参加过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覆没，他被张之洞招到麾下，并受到赏识，被三次派往日本考察军事，从此青云直上，如今在湖北新军中是仅次于张彪的二号人物。他清楚他的二十一混成协中革命党很多，有几个人也曾经暴露，但都被他抬手放走。

黎元洪食朝廷俸禄，当然要忠君之事；但他又不完全是张彪一样的旧军人，他出过国，对革命党怀着同情，同时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对革命党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听了铁忠的报告，认为很有道理，所以他慨然应允，张彪也同意一起去见瑞澂。瑞澂对张彪很信得过，第一次见面时就道：“你是张相提携的人，咱信得过你。”但对黎元洪却很有看法，“黎某人是新式学堂出身，又出过洋，这样的人忠心可疑，我实在不敢相信他。”如今两人一起来，瑞澂认为黎元洪另有所

图，张彪是中了他的迷惑，所以他回绝道："两位的说法毫无道理。如果这次饶过革命党人，岂不增长他们的侥幸心理？以后只怕入革命党的会更多。"

他下令先把从文学社总部抓到的三个人砍头示众，以儆效尤，其他的人仔细审讯，名单上的人要按图索骥，人人过堂。

黎元洪认为千万不能如此行事，张彪则不敢违抗命令。最后两人商定，先杀三个人，其他的人仔细审问，按图索骥抓人的事暂时放放。

三颗人头在武昌城头一挂出来，新军中的革命党一时人心惶惶。总督下令按图索骥抓人的事也在军中传开，弄得人人自危。不仅革命党提心吊胆，不是革命党的也怕自己出现在名单上。

革命党最多的工程营更是人心躁动，营代表熊秉坤是个年轻的老战士，时年二十六岁，但当兵已经七八年。举事时由工程营负责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就是他的主意，他昨天接到消息，晚上以南湖炮声为号起事，但等了半夜没听到炮声。第二天一早，就传来有三个革命党人头已经挂上武昌城头的消息。他忍痛前往城门，三个人都认识，有一个还是他加入革命党的介绍人。

早饭的时间，工程营各队的党代表都来找他商量："听说名册已经落入瑞澂老狗手中，我们该怎么办？"

熊秉坤问："大家什么想法？"

"大家的想法，被抓是死，造反也可能死，反正是一死，不如拼死一搏！"

"好！我正是这样的想法。你们利用午操的时间告诉弟兄们，咱们的名册已经被搜去，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死，何若反而死，死得其所？今晚听枪响举事。"

几个人就举事的计划进行简单部署。因为枪弹分离，只有上哨的士兵枪里才有子弹，因此必须设法从哨位上搞到子弹，作为举事发信号用。一旦举事，第一步就是立即占领军械库，因此一定提前与军械库守卫中的兄弟联系上。同时，安排人设法通知南湖炮队到时候响应，并进城支援。

到了下午，已经凑齐了一百余发子弹，有的是从哨位上弄来的，有的是平时打靶时悄悄藏起来的，也有的是从军官那里偷来的。熊秉坤把子弹分给各队代表，让他们分发给可靠的兄弟待命。

举事的时间定于晚上十点，可计划还是被打乱了。吃过晚饭，队代表金兆龙和好友程正瀛把子弹压进枪中，并反复检查枪栓。正巧被巡查的排长陶启胜看到了，训斥道："干什么？你们想造反？"

枪如果被夺去，那事情就坏了。两个人反复争夺，程正瀛背后向陶启胜脑袋打了一枪托，慌乱中打偏了，陶启胜仓皇逃走，在楼梯上正遇到熊秉坤，便捂着自己流血的脑袋道："金兆龙要造反！你快去报告！"见他犹豫，陶启胜又骂道，"你们这帮鳖孙，等我报告上面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熊秉坤果断举枪，连开三枪，击毙了陶启胜。

听到枪声，大家都从营房里跑出来。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三名军官赶来维持秩序，也被金兆龙、程正瀛开枪击毙。熊秉坤吹响哨子，革命党人立即集中到他身边，他大声道："弟兄们，我们举事了。狗官要查革命党，你们的名字都在名单上，走，跟我去军械库取枪。"

二百余革命党跟在他身后跑向楚望台。楚望台由工程营左队负责守卫，队长吴兆麟并不是革命党，但平时为人宽厚，又被身边的革命党人劝说，立即打开大门，放大家进去，没进行任何抵抗。吴兆麟比熊秉坤官职要高，又有作战经验，熊秉坤主动让贤，让他出任总指挥，并在军械库设指挥部。

军械库被打开，里面军械堆积如山。后来清点，里面存有德制毛瑟枪五千余支，日式六十五毫米步枪一万五千余支，汉阳造步枪两万六千余支，汉阳造五十七毫米山炮三十多门，德国克虏伯五十毫米快炮十五门，日本三一式七十五毫米野战陆炮三十六门。

举事的各营纷纷到楚望台来领取武器弹药，熊秉坤则亲率敢死队攻打总督署。负责守卫总督署的卫队多是老兵，久经沙场，而且配备大量机枪，熊秉坤的进攻很不顺。右路进攻到王府口的小菜场，被机关枪封锁无法前进。左路进攻到恤孤巷口，又被伏兵截断，只好退回。

瑞澂急电张彪支援，张彪的司令部也遭到猛烈攻击。他又电令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带兵支援，黎元洪告诉他，弹药都在楚望台，他的兵被堵在营房内，根本出不了门。

其实，二十一混成协有单独的军械库，弹药充足。但黎元洪无心与革命军作战，他对前来请示的军官道："你们都待在营中不要出门，如果他们冲进来，你们就退回营房中。"

此时，南湖炮队已经举事，八百多名革命军推着十三门大炮进了城，在楚望台、蛇山等制高点设置炮位。吴兆麟和熊秉坤调整部署，把进攻督署的敢死队后撤，在督署外点起火光，为炮兵指引位置。三炮齐发，督署内外建筑数处被夷为平地。

督署内瑞澂万分焦灼，革命军大炮派上用场，督署成了活靶子。而弃城逃走则没法向朝廷交代。师爷则建议他坚守，认为天一亮城内外没有造反的部队必然前来救援，那时候革命党必败无疑。然而，在革命军居高临下的炮口下又如何能够坚持得住？即便瑞澂坚持得住，他到武昌后娶的小妾却不答应，她把瑞澂叫到一边道："老爷，师爷是书呆子，你可不能听他的。要是一颗炸弹落下来，顷刻粉身碎骨。老爷殉国事小，湖北群龙无首事大。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老爷赶紧到军舰上去，一样能够指挥全军。"

这时一颗炮弹把签押房炸塌了。瑞澂再也坚持不住，让人在衙署后墙上凿开一个洞，督署卫队掩护他逃了出去。他仓皇登上"楚豫"舰，立即下令驶往汉口。总督一逃，督署卫队及宪兵、马队都四散而逃。革命军立即向江边追去，但只能眼睁睁看着瑞澂逃走。张彪听说总督已经逃走，也率辎重营乘船逃到了汉口刘家庙。

第二天天亮，武昌城内枪炮声已经停止，官军已经放弃抵抗。革命军随即占领了各衙署，在湖北藩司库中缴获了一百二十万两存银，在铜币局缴获现洋七十余万，银八十余万两，铜元四十万；官银局缴获铜元二百万，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张，洋元票三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现洋三十万元，累计总数折合四千余万元！

有楚望台的军械，又有巨额银钱，革命军不愁粮饷，但缺乏领导人。他们决定推举军政府都督，统一指挥武昌的革命军。当时无论是队官吴兆麟，还是熊秉坤，官职都太低，不足以出任都督一职。当时在整个湖北影响最大的人物莫过于谘议局议长汤化龙，革命军希望他能出任

军政府都督。

汤化龙，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年间进士，授法部主事。1906年留学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1908年秋毕业回国：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次年当选为谘议局副议长，正赶上预备立宪，各省成立谘议局，先是被推为议员，次年正式选举为议长。他与张謇等人密切配合，发动赴京请愿行动，在京请愿期间推动成立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被推为会议主席。皇族内阁出台后，他带头赴京请愿，要求内阁改组，当时在武昌引起轰动，前往码头送行者万余人，最近刚从北京回来不久。

革命军派代表找到他说明意图，他出主意道："革命，我拥护，为革命出力，我也是义不容辞。瑞澂逃走，必有电报到京，清廷必然很快派兵前来，我们要准备迎敌。此时是军事时代，兄弟不是军人，难当都督之任。我有个建议，请黎宋卿出来做都督，他是汉人，口碑也不坏，关键是懂军事。"

对他这条建议，大家都认为不错。

"我还有条建议，武昌发难，逐走了瑞总督、张提督，但各省尚不知晓，我们实在势单力孤。应该首先通电各省，以求响应，大功才易告成。"

吴兆麟、熊秉坤等人都认为此议不错，但各省革命形势各异，革命党大都处于秘密状态，要求响应实在太难。

汤化龙道："这个不必愁，我是谘议局联合会主席，我往各省谘议局发电，请他们响应共和，支持革命。"

于是他立即亲自起草电报，发往各省，"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名义，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皇族内阁，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华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武昌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满酋瑞澂，仓皇宵遁，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一发千钧，时机不再，伫候佳音，无任激切"。

汤化龙发完电报，与吴、熊等人亲自去找黎元洪。据说黎元洪并未逃走，而是躲在下属刘文吉家中。等汤、吴等数人赶到刘文吉家中时，黎元洪躲藏在床下不肯出来。吴兆麟和熊秉坤告诉他并无加害之意，而是想请他主持大计，他这才钻了出来。

汤化龙先开口道："黎协统，革命军的目标是驱除鞑虏，你是汉人，所以请你出来主持大计，请协统放心好了。"

黎元洪推辞道："你们放我一马就感激不尽了，主持大计实在不敢，也无此能力。总署虽下，瑞总督、张军门在逃。一旦水路进攻，武昌既无援军，又无粮饷，汝辈有何准备？我曾学海军，如海圻等军舰，武昌仅须三弹即可全毁，汝辈不知厉害，我劝各自回营休息，再行商议。"

闻言，金兆龙有些不耐烦："协统的说法不对，楚望台军械堆积如山，藩库里缴获了数千万两的银钱，全城百姓献米献盐，怎么能说是无粮无饷？军舰虽然厉害，不能登岸能奈我何？"

熊秉坤告诉黎元洪，谘议局将推选都督，请他前去应选。黎元洪连连摇头，不肯答应。

见状，金兆龙厉声道："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以为是来和你商量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满人，我早就一枪崩了你。"

黎元洪被迫来到谘议局，众人一致推选他为都督，并要以他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他对各位议员道："各位千万不要害我，我不能当这个都督，更不敢发什么告示。"

金兆龙这下被激怒了，拿枪顶着他的胸脯道："你要是不签，我一枪打死你！"

熊秉坤和吴兆麟都出面制止金兆龙，让他不要无礼。金兆龙扔下枪，拿过安民告示，握住黎元洪的手，几乎是代他签了一个黎字。湖北军政府正式成立，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以黄帝纪元，为四零六九年八月二十日。

朝廷收到瑞澂从楚豫号军舰发来的武昌失陷电报时，嘉奖湖北破获革党案的上谕刚刚发出。昨天收到瑞澂的电报，为抓获革党二十余名请

功，“俾得弥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现在武汉、汉口地方一律定谧，商民并无惊扰，租界、教堂均已严饬保护，堪以上慰宸廑。此次破获尚早，地方尚未受害，在事异常出力员弁，容照例择优请奖，以示鼓励”。

朝廷对瑞澂的能力很欣赏，下旨说“定乱俄顷，办理尚属迅速，在事文武，亦皆奋勇可嘉。在事出力各员，并准择尤酌保”。只等着瑞澂上保案。

谁料到，瑞澂这次电报不是保案，而是武昌失陷，“臣于十八夜拏获各匪，正在提讯核办，革匪余党勾结工程营辎重营，突于十九夜八钟响应。工程营则猛扑楚望台军械局，辎重营则就营纵火，斩关而入。臣督同张彪、铁忠、王履康分派军警，随时布置，并亲率警察队抵御，无如匪分数路来攻，其党极悍，其势极猛。臣退登楚豫兵轮，移往汉口，已电调湘豫巡防队来鄂会剿，并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

最先看到电报的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立即带着电报去访内阁协理那桐，第一句话就是：“那相，非袁慰廷出山不可了。”

那桐仕途本来极蹉跎，后蒙翁同龢赏识，出掌油水最大的户部银库郎中，三四年间聚财数十万两，后又以银子开道，先后被荣禄、奕劻视为心腹。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就与那桐结识，为军饷经常与那桐打交道。袁世凯办事向来手面阔大，自然与爱财的那桐气味相投。到了袁世凯出任封疆，尤其是总督直隶后，对已经深受慈禧信任的户部侍郎、内务府大臣那桐更加巴结。三节两敬自不必说，那桐是个京戏票友，袁世凯隔三岔五就送戏上门。后来，袁世凯授意徐世昌与那桐结为兄弟，关系更非比常人。袁世凯开缺后，徐世昌和那桐一直在为他复出找机会。责任内阁成立酝酿总理、协理人选时，徐世昌推辞道：“协理一席我居之不称，只有慰廷才足胜任。只是以朋党之嫌，我实在不便出言。奈何？”那桐满口答应由他来提议。载沣对袁世凯提防很深，当然没有答应。如今武昌失陷，正是袁世凯复出的好机会。

那桐赞道：“杏荪，你能不计较私怨，真正是外举不避仇。”

“情势危急，我何敢计较私怨。而且，我对慰廷之才那是仰慕已久。”

盛宣怀因为铁路国有引起四省风潮，武昌革命党造反，也是趁了风

潮的机会，如果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他第一个要当朝廷的替罪羊，所以他比任何人都希望尽快把武昌的这把火浇灭。而要见效快，非袁世凯不可。

“好了，我知道你的美意了，这件事由我和菊人去策动大佬。”

那桐和徐世昌相约到奕劻府上。奕劻虽然贪墨，但阅历还是有的，他对两人说道：“琴轩，菊人，形势大大不妙。”

徐世昌安慰道：“等瑞帅重整旗鼓，也许很快就会夺回武昌。”

奕劻连连摇头：“没那么容易！武汉三镇兵力固然雄厚，但都是新军。张文襄练新军与慰廷不同，他太赶新潮，引用了不少留学生，我听慰廷说过，弄不巧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今石头砸下来了，没砸到张文襄，砸到瑞莘儒脚上了。菊人，看形势不会是一两个革匪倡乱，定是新军叛乱，不然，堂堂总督府何以被攻破。莘儒的督署卫队听说配了几十条机枪，相当有战斗力，如果是小股革匪作乱，不致如此狼狈。”

“王爷这么一说，还的确十分严重。”徐世昌不动声色。

奕劻心焦道：“如今杏荪搞铁路国有，弄得四省人心离散，只怕武昌的叛乱起了连锁反应，那可就大糟其糕了。”

那桐也是十分担心：“湖南本来风潮就未平息，而且会匪接连闹事，湖广一乱，那四川、两广都受影响，事情可就更不可为了。”

“我的意思是，必须请袁慰廷出山，只有北洋军还能够镇得住革匪，也只有慰廷出山才能调遣顺手，速赴戎机。”奕劻的意思大家都明白，除了袁世凯，北洋军别人未必能够指挥得动。

徐世昌和那桐相视一笑道：“我们附议，请摄政王尽快起复慰廷。”

奕劻、那桐和徐世昌三人去见载沣，载沣看罢电报，脸色苍白，磕巴得更厉害：“瑞澂真，真是可恶，昨天还，还发电报邀功，昨夜就，就丢了武昌，他难道一点就，就没发觉革匪的意，意图吗？”

“详情现在不得而知，现在最要紧的是设法尽快平定叛乱，不然腹地生变，那可真是心腹大患。现在民情浮动，针尖大的窟窿都能漏出斗大的风。”奕劻劝道。

载沣也不是十分相信："庆叔，没那么严严重吧？毕竟武汉有三镇，瑞澂尽快从，从汉口、汉阳调兵，取回武昌也，也不是多难的事。"

"不然，湖北旧军裁撤殆尽，既然武昌的新军能叛乱，汉阳、汉口的也难保不生变。"

"那依你的意见，该，该怎么办？"

"立即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率军南下平叛。"

一听要起用袁世凯，载沣断然拒绝："绝对不可。不能前门拒，拒狼，后门放，放虎。"

奕劻道："没那么严重，袁慰廷还是忠于朝廷的。"

那桐立即附和："我以身家性命担保。"

载沣瞪了他一眼道："我是为江山社，社稷着想，你的身家性，性命担保得了？其他都好说，这一条不行。"

"那让谁带兵去增援？摄政王可不要大意，如果周边省份都效尤，那可不堪设想。"奕劻又将了一军。

让谁去带兵，的确是问题。能带兵的人是有，像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带兵打过仗，但都是汉臣，而且是袁世凯的嫡系，根本不能用。满人中能带兵的也有，比如铁良，但因为他揽权心太切，早被载沣罢去陆军大臣，外放为江宁将军。如今的陆军大臣是荫昌，算是懂兵的，但大多数时候是当教员，根本无实战经验。然而他身为陆军大臣，义不容辞。于是载沣道："那就叫荫午楼带兵好了。你们内阁可以会议一下，听听有何良策？"

三人回到内阁，立即着人请阁臣前来会议。会议也没有什么结果，奕劻重提起用袁世凯，内阁中满人居多，都反对；问大家有何好主意，众人都哑口无言。于是载泽对荫昌道："午楼，你是陆军大臣，挥师南下，可望一鼓荡平。"

荫昌回道："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去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

呀，还是用脚踢呀？”

载泽又道：“北洋六镇雄冠天下，对付叛匪绰绰有余。”

“雄冠天下不假，那倒要看是谁来挂帅，我还有自知之明。我要见摄政王请辞。”其实，荫昌能不能指挥得动北洋六镇，大家也都心知肚明。除却袁世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指挥裕如。

奕劻见状又劝道：“午楼，我劝你别去见摄政王，白白挨顿训斥，何苦？”

最后商议的结果，就是叫荫昌带兵南下，同时海军配合。内阁会议一散，上谕很快发布：

此次兵匪勾通，蓄谋已久，乃瑞澂毫无防范，豫为布置，竟至祸机猝发，省城失陷，实属辜恩溺职，罪无可逭！湖广总督瑞澂著即行革职，戴罪图功。仍著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即责成该署督迅即将省城克期克复，毋稍延缓。倘日久无功，定将该署督从重治罪。并著军咨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并著瑞澂会同妥速筹办，务须及早扑灭，毋令匪势蔓延。

那桐此时却递上辞呈，表示在此多事之秋，尸位素餐，内心有愧，愿把协理让给能者分劳。而第二天奕劻也不入阁办事，推说自己夜不能寐，早起头晕心慌，请假三天。

外务部接到有关国家的提议，都希望朝廷尽快起用袁世凯。英国公使朱尔典还强调：“我们对袁世凯有很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改革后的中国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新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四国银行的美国代表也道：“如果朝廷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叛乱自得平息。”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也发表看法：“袁世凯是皇室的唯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

序的人。也只有他才能挽大厦于将倾。”

自从庚子事变后，列强的意见在朝廷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英美等国的声音载沣不能不考虑，这与他的本意相悖，徒增烦恼。

更糟糕的是，湖北又传来更坏的消息，瑞澂率三艘战舰去收复武昌，不但未能收复，反而有一艘战舰被击伤，漂流而下。而且汉阳、汉口在两天内先后失陷。瑞澂和张彪在武汉三镇已经完全失去立足之地。

这大大出乎意料，载沣收复武昌的希望完全落空，他禁不住心慌起来，急忙召见奕劻和那桐。奕劻劝道：“局势糟到这种地步，我已经老朽，绝对不能承当。袁慰廷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操练，若令他赴鄂督办，必操胜券，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

那桐补充道：“东交民巷的看法，也都是主张起用袁慰廷。”

但载沣有不同意见：“可是有人说，起用袁世凯，无异于饮，饮鸩止渴，是亡我朝廷。”

那桐并不为袁世凯辩解，转而道：“摄政王，的确有人怀此担忧。不过，不用袁世凯朝廷危亡就在眼前，起用袁世凯，朝廷之危亡必能转机，甚或不亡。”

载沣仍然不放心，问奕劻道：“庆叔，你能保，保袁世凯没有问题吗？”

奕劻回道：“这是不用说的。”

载沣忍着泪道：“你们既然都，都主张起用他，就照你们的意见办，让他去督，督鄂。可是，将来要是，要是有问题，你们都不能，不能卸责。”

那桐拍着胸脯道：“我担保袁慰廷能够平定叛乱。”

同时，众人还商议了四川总督的人选，载沣不顾奕劻的反对，决定起用岑春煊。岑春煊在丁未政潮中与庆袁闹得不共戴天，载沣的意图是想以岑春煊牵制一下袁世凯。奕劻既然推出了袁世凯，不能不对载沣有所让步。接下来又详商了军事布置，当天有两道上谕涉及袁世凯：

谕内阁：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四川总督著岑春煊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均著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该督等世受国恩，当此事机紧迫，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毋得固辞，以副委任。俟袁世凯、岑春煊到任后，瑞澂、赵尔丰再行交卸。

又谕：袁世凯现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袁世凯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戡定。

散值出阁，徐世昌摇摇头道："王爷，朝廷勉强同意慰廷复出，我看，他未必愿意接受。"

"何以见得？"

徐世昌分析道："各路援军其实顶用的就是北洋新军，可是午楼率的第一军和萨镇冰的水师舰船，慰廷是会同调遣，那就是要商量着来。军情瞬息万变，商量来商量去，徒误戎机。朝廷对慰廷不放心，他仅从这道上谕上就看得出来，他能'迅赴事机'？"

那桐这时也插话道："对，慰廷是个人精，他未必肯出山。"

"那怎么行！现在情形这样严重，一天都拖不得，摄政王能让步已经不错，慰廷不能不领情。就是不领朝廷的情，我们三个一心帮他复出，他也不能让我们难看才是。"奕劻回道。

徐世昌建议道："那就派个人去，把王爷的苦心告诉他，劝他出山。"

"你们说派谁去合适？"

"慰廷很欣赏皙子，不过他去给慰廷拜寿尚未回来。斗瞻还在京，不妨让他去一趟。"

斗瞻就是阮忠枢，曾经是袁世凯的心腹文案，后来被张一麐抢了风头。但袁世凯被罢职后，张一麐回乡避祸，让袁世凯很伤心。忠心耿耿的阮忠枢复又得袁世凯的青眼，三两个月就去一趟洹上村。

"就是斗瞻了，你们把我的意思告诉他，让他好好劝劝慰廷，朝廷给他的面子足够大了，不要再犹豫。"

袁世凯是在他生日的第二天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当时前来祝寿的宾客还有不少人未离开洹上村。这个消息在大家听来都是欢欣鼓舞，预料到朝廷将要启用袁世凯。当时资政院议员杨度和袁世凯的实业助手王锡彤都在洹上村，两人都可供机密，袁世凯与两人密商应对办法。

杨度先道："我今天已经给武昌谘议局的朋友发过电报，谘议局已经推举黎宋卿为鄂省都督。"

袁世凯有些不相信地问："谘议局推举，那革命党会同意吗？宋卿是新军协统，革命党如何能够放心？"

杨度解释道："正是革命党请谘议局推举黎宋卿。黎宋卿虽是新军协统，却是汉人，革命党要借他的名头，因为起事的革命党在军中只是正目、队长这样的小官。"

"小官能兴此大波澜，真是不可思议！"袁世凯感叹后又问，"那就是说，如今的湖北，革命党已经与立宪派合为一家了？"

杨度道："能不能真的合作无间尚无法得知，不过，两家的确是在共同维持。宫保当年曾说，朝廷如果不选择宪政，百姓就必定选择革命。今年朝廷推出皇族内阁，宪政无望，天下人心尽失，所以立宪派被逼到革命党一边也就是势所必然。"

"皙子以为，武汉三镇能守得住？"

"武昌革命党仓促起事，估计没有援军，如果袁公督师，必能一鼓荡平。"

这时王锡彤插话道："不不，皙子，我不赞同袁公督师。袁公督师，不难一鼓荡平。荡平之后呢？高鸟尽，良弓藏，袁公性命危矣。若袁公督师不利，则朝廷必借故加罪，袁公仍有性命之忧。所以，袁公断不可复出督师。"

"我也不赞成袁公现在复出督师。如果一举荡平革命党，朝廷改善仍无望。应当借此机会逼迫朝廷重新组阁，让天下看到立宪有望，朝廷或可避免危亡。最起码，袁公应当出任内阁协理，阁臣中的皇族应当全部退出。"杨度这话打动了袁世凯，不过他仍然是不动声色。

王锡彤还是不同意杨度的说法，摇头道："皙子，你觉得朝廷会变吗？如今掌朝的那帮皇族少年连铁宝臣都容不下，能容得下袁公？这是与虎谋皮。袁公无论如何不能出山，让那帮亲贵去对付革命党好了。"

袁世凯有些动摇："筱汀，虽然这帮亲贵对我太寡恩，但老太后对我不薄，我也算她的托孤之臣。我实在不忍坐视朝廷的危亡于不顾。"

王锡彤还是坚持己见："如果老太后在，那另当别论，袁公督师平乱，奖功罚罪，老太后是顾大局的人。可是现在是一帮少不更事、只知揽权在手的毛头亲贵在掌朝，时移势异，袁公岂可出山？"

袁世凯有些不高兴了："筱汀，我不能当革命党，我的子孙也不愿当革命党。我家老大最近张口革命党，闭口革命党，这很不好。"

王锡彤因为管理北京自来水公司，到京中去的时候很多，因此与京中就职的袁克定见面的时候很多，两人关系很好。两人私下议论，王锡彤的确说过革命党的好话，但他自己绝对不赞同革命党，更没策动袁克定当革命党。听袁世凯说出这样的话，他闭了嘴，不再置一语。

当天下午，他即告辞回乡，说要给父亲扫墓，连袁世凯的面也没见就走了。袁世凯听说后并未生气，对杨度道："皙子，筱汀干实业是把好手，可是骨子里还是儒生性情。今天我的一句话把他气走了。"

"都说我书生气，筱汀书生气不逊于我。"杨度说罢哈哈大笑。

袁世凯又道："不过，他说得对，现在我还不能复出。我要出山，必得处处得心应手才行。"

"对，我以为只有朝廷真正搞宪政，而不是以皇族内阁糊弄，袁公才可复出。"

晚饭时，河南巡抚转发来令袁督鄂的上谕。袁世凯看罢递给杨度。杨度看罢问："袁公的意思？"

"不去管他。湖北新军已经都成革命党，荫午楼的援军和萨鼎铭的海军我都不能调遣，岂不是光杆总督？哼，他们还是不放心。"

当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阮忠枢到了洹上村。袁世凯已经躺下，听说老阮到了，立即穿衣会见。

阮忠枢问道："袁公，朝廷的上谕想必收到了？"

"你是说我督鄂的电报？已经收到了。"

"我是受大佬之托前来，他希望你能领命督鄂。大佬和菊人为你复出，还有那琴轩，三个人都费了不少周折，琴轩更是以身家性命担当。"于是阮忠枢详细说了三人为他复出所尽的周折。

袁世凯听罢道："你回去告诉大佬，还有菊人大哥，琴轩老弟，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受命。如今形势不明，朝廷又不予我兵权，我无可调遣的部众，这仗怎么打？"

阮忠枢询问道："菊人早有预料。那袁公以为当如何才能复出？我心中有数，也好回给大佬。"

袁世凯说出了三条："有军，我要带北洋军南下；有饷，必须粮饷充足，行前先发数月恩饷；有人，得调我顺手的兄弟到手下办事。"

"好，这些要求不过分。"

"虽不过分，朝廷未必能够答应。这还不够，朝廷必须重新组阁，让天下人看到朝廷立宪的诚意。"

"那公早有意让出协理的位置，菊人也有此意。就是大佬也曾说过，如果你能出山平乱，他愿让贤。"

袁世凯摇手道："大佬的位子我不能觊觎。我的意思是，皇族内阁必须改组，除大佬外，皇族一律不能入阁。"

"好，回去我告诉大佬。"

袁世凯连连摇头："不，不，你不能告诉大佬，现在还不到时候。你只说我足疾未愈，不能复出好了。让一个瘸子当总督，岂不是笑话。"

收到袁世凯辞差的奏折，载泽、载洵、载涛等都感到欣慰，袁世凯不复出才好。载沣的感觉就与他人不同，当初以足疾为由罢袁世凯的官，如今袁世凯以足疾为由不肯奉诏，是有意给他难看。载泽给他出主

意道："且稍等等，荫午楼马上到汉口了，如果首战告捷，将士受到鼓舞，不难一鼓荡平。"

"如果不能一，一战而胜呢？"载沣不能不多考虑一层。

"那时候再启用袁世凯也不迟。"

既然将来也许还要袁世凯出山，所以不能不留一点余地，于是载沣在袁世凯的奏折上批道——

知道了。现在武昌、汉口事机紧迫，该督夙秉公忠，勇于任事，著即迅速调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优加倚任之至意。钦此。

然而，荫昌的大军还没到汉口，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及驻京使馆都提交照会，表示各国将在朝廷与革命党之间严守中立。这对载沣打击不小，此前各国还表示支持朝廷平乱，如今表示严守中立，便是表明在洋人眼里，革命党与朝廷地位平等，虽是中立，却是对革命党的莫大支持。受此打击，载沣整夜失眠，第二天一早就把奕劻叫去问道："庆叔，袁世凯的病到底如何？现在情，情势这样紧张，他若还念，念及朝廷的恩眷，就该立即南下督师。"

奕劻询问道："要不我派人到彰德一趟，当面问问清楚？"

"对，越快越好。最好派一个与慰廷说，说得上话的，就告诉他，国家危亡，勿念旧怨。"载沣话说到这分上，已经有向袁世凯致歉的意思。

"摄政王放心，我让徐菊人去一趟，一定把摄政王的意思转告慰廷。"

载沣立即表示赞同："不错，让菊人去正合适。"

徐世昌来到洹上村，与袁世凯闭门密商。袁世凯表明态度道："我不是不肯复出，而是一旦复出，必得有一个圆满的收束。现在军事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收拾民心。要收拾民心，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湖北的民心。湖北民心又有两个方面，一是近来湖北灾民遍野，最易为革命党所乘，所以必须先救灾抚民，而后才谈得到剿匪。"

徐世昌回道："这一条没有问题，我回去就策动大佬拨银救灾。"

“收拾鄂省民心第二个方面，就是宽容起事的革命党人。如果朝廷下旨一概不咎，则可瓦解革命党军心。”

“恐怕首事者难以宽容，胁从不问应当是办得到的。”

袁世凯又问：“菊人大哥，革命党起事，各省表示兴兵赴援的几乎没有，可见朝廷已经失尽人心。孝钦太后驾鹤不过两年多，人心离散到这个地步，究竟原因何在？”

徐世昌摇摇头道：“少年亲贵太急于抓权、集权，尤其与地方督抚争利，最是失策。不仅排汉，而且排满，铁宝臣是满人中的翘楚，只因掌陆军大权，而被罢陆军部尚书之职，外放江宁将军；铁宝臣器重的凤山，也被外放荆州将军。就连世伯轩，也被挤出枢府。”

“菊人大哥说得对，一言以蔽之，专制集权不得人心！尤其是皇族内阁，更是火上浇油。皇族内阁一出台，让天下人看到君宪已经无望，所以是把立宪派逼到了暴力革命一条道上。鄂省的军政府，便是由谘议局和革命党的人共同组成，说明两家已经合为一家。”

“四弟说得极是，地方疆吏及京中官员，最近上奏折，要求重组内阁。”

“这是不见自明的事情，这帮少年亲贵非要逆潮流而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今摄政王也有悔意，无奈悔之晚矣。载洵、载涛、毓朗之辈，依然不思悔改，认为此番大乱，是由盛杏荪推行铁路国有引起。”

“看来盛杏荪要当替罪羊了。菊人大哥，抛开成见不说，杏荪还是个难得的人才。”

“人才不假，无奈看不准形势，又不肯听人言，不身败名裂才怪。现在四弟的声望，好得不得了。京中舆论，都认为要收拾局势，非袁不可。”

袁世凯哼了一声道：“赶走我的时候，他们有几人为我说话！我离京的时候，只有严范孙、杨皙子等五六人，想起来寒心。”

“真正是塞翁失马。四弟离开这几年，朝政日非，又没有威望素著的大臣辅政，闻鼙鼓而思良将，除了几个揽权的亲贵外，大都盼着四弟复出。”

“如果等到全国糜烂，谁复出都无回天之功。朝廷必须尽快宣布重新组阁，推行宪法，或还可以挽回部分人心。”袁世凯对朝廷还是有些心存希望。

徐世昌附和道：“大佬和我，还有琴轩，都无所谓。四弟去组阁，我们都巴不得。”

袁世凯并不否认他有此愿：“那都是后话。要我带兵平乱，必须予我军事全权。兵贵神速，朝中有陆军部，还有军谘府，如果都来指手画脚，徒误戎机。”

“好，这些话我一定捎到。”

“要我带兵督鄂，还要手头有人。北洋的兄弟这几年受了不少委屈，也该让他们随我复出，吐口气了。”

袁世凯要调用的人，包括已经去职的原江北提督王士珍，要他襄办湖北军务；江北提督段祺瑞，带兵前去武昌；军谘府正使、副都统冯国璋将来要代替荫昌统率第一军；已革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直隶候补道段芝贵、奉天度支使张锡銮、山东军事参议官陆锦、直隶补用副将张士钰、直隶补用知府袁乃宽等派往湖北前敌委用差遣。

这样密议大半天，最后梳理确定为六项条件：一是明年召开国会；二是组织责任内阁；三是宽容此次参与事变的诸人；四是解除党禁；五是授予指挥水陆各军的指挥全权；六是保证充足的军费。一二两条，是争取立宪党人的支持，袁世凯还是希望能够君主立宪；而所谓组织责任内阁，就是为他当内阁总理大臣先做铺垫。三四两条则以安革命党人；五六两条则是索要兵权。有此六条，袁世凯方可在三方之间游刃有余。

与徐世昌同一天到达洹上村的，还有奉命率第二军南下的冯国璋。他特意来见袁世凯，请示方略。袁世凯叮嘱道：“我给你六个字：慢慢走，等等看。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作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三镇，负隅之势已成，我军饷械未到，人员未齐，若冒险骤进，万一失利，则关系大局不浅。”

徐世昌在一边补充："华甫，你只需记住'慢慢走，等等看'六字箴言就够了。其中深意，值得仔细玩味。"

冯国璋满口答应："好，我记住了。一切唯袁公马首是瞻。"

徐世昌当天晚上就乘火车返京。袁世凯的六条要求由奕劻报给载沣。在载沣看来，这六条如果完全答应，则无异于朝廷把前途全交给了袁世凯。他不甘心，与载洵、载涛等人商议，结果是袁世凯所调旧部的要求不妨先答应，至于水陆各军悉归调遣且不受陆军部和军谘府牵制，则不妨拖拖再说。

各方都在拖。荫昌只怕首战失利，丢了他陆军大臣的面子，以军力未集中为由，不敢对汉口进军。冯国璋得袁世凯六字秘诀，又兼豫鄂交界的铁路桥被毁，铁路运兵并不顺利，因此行军迟缓。

结果这一拖，形势又发生变化。10月22日，湖南、陕西宣布独立；23日江西宣布独立，山西、云南、安徽、广西各省巡抚都告急，表示谘议局与革命党正在密谋推动独立。湖南、江西已经独立，如果安徽再独立，则四面合围武昌的计划将完全落空，而革命党则可得到三面接济，官军只能靠北路进攻，收复武昌恐怕更加遥遥无期！

载沣不敢再犹豫，让奕劻完全按袁世凯的要求起草上谕，授他为钦差大臣，立即督师南下。

10月28日，袁世凯接到河南巡抚转来的三道上谕：

内阁奉上谕：湖广总督袁世凯授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水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其应会同邻省督抚者，随时会同筹办。凡关于该省剿抚事宜，由袁世凯相机因应妥速办理。军情瞬息万变，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而期迅奏成功。钦此。

又谕：陆军大臣荫昌部务繁重，势难在外久留，著即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俟袁世凯到后，荫昌再行回京供职。

又谕：现在湖北军务重要，各处赴援军队日多，亟应因时制宜，未便过拘文法。袁世凯现已授为钦差大臣，著即激励将士，相机因应。有不得力将弁，准其随时撤换，统制以下，如有煽惑观望，及不遵命令退

缩不前者，即按军法从事，不得优容迁就，以肃军纪而励戎行。

袁世凯最关键的要求有了回音，他立即上奏朝廷，将于两天后起程南下。

同一天，还有一道旨意，也引起全国关注，这就是盛宣怀被革职。

武昌起义后，盛宣怀受到激烈批评。随着局势的恶化，终于到了当替罪羊的时候。资政院上奏，总结了盛宣怀四大罪名。一是违宪之罪，铁路国有不交议院议决；二是变乱成法之罪，铁路国有何等重大，乃贸然擅行；三是激成兵变之罪；四是侵夺君上大权之罪，擅调兵入川。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盛之罪，当绞、宜绞，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

盛宣怀以邮传部的名义对各项指责进行辩解，又打算上书议政王自辩。但朝廷不可能听他辩解，下旨道："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盛宣怀缺出的邮传大臣一职，由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实授。

第六章　吴禄贞起义被刺　袁世凯北上组阁

宣统三年九月初九，即公元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将由彰德乘火车南下，前往武昌办理剿抚事宜。他定于上午十点起程，因为王锡彤没有赶到，因此又推迟到下午一时。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一连收到五份上谕。前四份都是朝廷应资政院奏请，回应舆论，以求挽回民心。

一是以皇帝的名义其实是载沣下罪己诏，诏书中说"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祗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表示一定维新更始，实行宪政。

二是颁布明诏公布宪法，"著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用示朝廷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之至意"。

三是取消内阁暂行章程，实行内阁完全制度，不以亲贵充当国务大臣。

四是开放党禁，“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者，悉皆赦其既往。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等”。

还有一道旨意，是回应袁世凯的要求，先拨给一百万两军费，“监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现在湖北用兵，军饷浩繁，著拨出宫中内帑银一百万两，由内务府交度支部专作军中兵饷之用”。

见了这些旨意，袁世凯对随同南下的段芝贵道：“香岩，朝廷如果能够早一年哪怕半年如此开通，何至有今天的局面。”

袁世凯已经成立了司令部，段芝贵负责司令部的一切事务，但他的心思并不放在天下大势上，要与他青梅煮酒论天下，则无异于对牛弹琴。果然，他对袁世凯的感慨答非所问：“如果没有这乱局，宫保还没有复出的机会。”

袁世凯按下与他谈大局的想法，转变话题道：“我准备在孝感设司令部，你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到了十二点多，王锡彤所乘坐的火车到了洹上村。他匆匆下车又登上袁世凯的专车，进门就道：“袁公，听说为等我让你推迟了三个多钟头，实在是不敢当。”

袁世凯笑道：“与其说是等你，不如说是与自己争辩。筱汀，我这次督师，情形很复杂，想听听你的想法。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既不是革命党，也不是立宪派，更不是中枢官僚，你的想法不偏不倚，我要好好讨教。”

“我只有一句话，万事留有余地。”

“愿闻其详。”

王锡彤问：“袁公以为，你的敌人在哪里？”

“南有革命党叛乱，北有朝廷亲贵虎视。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焚如。”

王锡彤又问："如今朝野上下都希望袁公快刀斩乱麻，把叛乱剿平，像当年的曾文正、胡文忠公收拾洪杨之乱一样。袁公以为，大清还有救吗？"

袁世凯老实回道："很难，天之所废，谁能兴之。不过，我为孝钦托孤，不能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袁公的忠心可感，我还是当初那句话，袁公胜了，叛乱平定后，等待袁公的是什么？军事取胜之日，可能就是袁公取败之时。所以，袁公对革命党，应当留有余地。"

"武昌的黎宋卿也给我来信，让我与他共扶大义。"

"现在哪一方都想争取袁公的支持。朝廷希望借助袁公平定叛乱；革命党希望拉拢袁公能得以残喘；立宪派还希望袁公能够成就真正立宪。"

袁世凯闻言认真问道："那依筱汀之见，我该何去何从？"

"哪里也不去，哪里也不从。袁公倒向哪一方，必然失去另一方甚至两方。袁公独立自主，各方都要仰看袁公脸色，袁公居中运筹，且待最好结局。"

"大清的前途，一是立宪，一是共和。我主立宪，朝廷如今也想立宪。但如今已经有十余省响应共和独立，立宪何其难。"

"十余省独立，看似共和占优势，但须知其中立宪派的力量也相当大。局面到底如何发展，我实在看不明。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一切留有余地。"

袁世凯拱手道："受教了。'留有余地'四字，我当谨记。"

第二天上午，袁世凯到达豫鄂交界的河南信阳。奉命回京的荫昌由南而北，在此与袁世凯会面。两个人一见面，荫昌第一句话就是："盼了初一盼十五，你可总算来了。"

"你算跳出火坑了，我却又陷进来了。和华甫交接清楚了？"袁世凯笑着回道。按此前的上谕，荫昌指挥的第一军交由冯国璋指挥。

“我们两个好交接，对华甫来说，一切都是轻车熟路。”

袁世凯又问：“前线形势如何？华甫能不能拿得下汉口？”

“随我南下的北洋新军，基本未与革命党接仗。接仗的主要是张彪从武昌带出来的部队和河南增援的部队。革命党都是新募的兵，战斗力不怎么强。不过，昨天革命党中最善军事的黄兴到了武昌，黎元洪弄了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绕武昌城一周，革命党士气大增。”

对于黄兴，袁世凯早就从杨度口中听说过，知道他是湖南善化人，有秀才功名，却不热衷于科举，而是喜好军事。革命党组织的十几次起义他大都参加甚至指挥，很有实战经验。

袁世凯语气肃然道：“此人不可小看，华甫遇到劲敌了。”

荫昌分析道：“相比较而言，我军还是占优势。现在汉口陆军有一镇两协，约一万五千人，水师有三艘巡洋舰、五艘炮艇、五艘鱼雷艇。革命党大约有五六千人，且以新兵居多。如今袁公亲自督师，前线将士欢声雷动，不难一鼓荡平。”

袁世凯摆摆手道：“你可别给我戴高帽，一鼓荡平，谈何容易。如今天下有多半行省宣布独立，即便荡平了武汉三镇，又能如何？”

“那是后话。你既然复出，当然要好好打一仗让朝廷看看，同时也给革命党一个下马威，让他们不要小瞧了北洋军。”

“有道理，稍后我给华甫发电报。”

荫昌急于回京，当天下午就乘火车北上。等他一走，袁世凯就问段芝贵：“香岩，午楼要我好好打一仗，你以为如何？”

段芝贵回道：“当然要好好打一仗，让朝廷知道，也只有宫保能够降得住革命军。”

“好，那就给华甫发电。”

汉口城外的冯国璋接到袁世凯尽速收复汉口的命令，召集第一军将领开会：“他老如今出山了，我们这没什么好说的，要好好给他捧捧场。”

“军门吩咐就是，我们无不赴汤蹈火。”第一军的镇、协、标中上层军官，几乎都是袁世凯所提携。

汉口一带地势平坦，革命军唯一的依托就是汉口城内的街巷。他们藏于建筑物中，一条巷子一条巷子与北洋军争夺。打了一天，进展缓慢。冯国璋十分着急，晚上召集众将商议。第一军有位标统是汉阳人，对汉口地形十分了解，献计道：“革匪占据街巷，处处设防，唯有火攻，让他们无藏身之处，才好剿灭。”

冯国璋点头道：“好，看来只有此法能够见效。”

第二天，冯国璋集中所有炮火同时轰炸汉口，挑选的“先锋”趁着炮火潜入街巷乘机放火。汉口商业繁华，商铺鳞次栉比，又多是木质结构，大火一起，火借风势，风借火威，越烧越大，革命军失去藏身之地，当天晚上全部撤出汉口，一部分撤往汉阳，一部分则随黄兴撤往武昌。这场大火一直烧了三天，繁华的汉口五分之一的街区化为灰烬。

袁世凯南下前就没指望完全靠军事来解决问题，汉口一下，他就派人南下议和。前去执行这一使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蔡廷干，广东香山人。当年曾国藩派幼童留学美国，十二岁的蔡廷干便是其中之一，回国后他先到大沽水雷学堂，后来到北洋舰队，甲午战争时任“福龙”号鱼雷艇管带，在威海突围时被俘，他们这批人被日本遣返后全部受革职遣散处分。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经唐绍仪推荐，蔡廷干被收入袁幕。袁世凯一复出，立即奏请授予蔡廷干三品京堂候补并加二品衔，正式职务是“海军部军制司司长补授海军正参”，作为袁的“海军副官”。袁世凯起用他的真实意图并非联络海军，而是为了与革命党谈判，因为如今的湖北都督黎元洪，在北洋舰队时是蔡廷干的手下。

与蔡廷干同行的还有一个叫刘承恩，湖北襄阳人。他是武备学堂出身，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就被招入麾下，后来率军入广西镇压起义，留驻广西十年。如今袁世凯将他招来，给他的官衔是湖北候补道，用途与蔡廷干一样，因为湖北新军中他有不少老乡。

两个人带着袁世凯的密函先到武昌去见黎元洪，黎元洪对老长官蔡廷干很客气，但对袁世凯的密函中提议共同支持君主立宪却很不以为然：“满人居心狡诈，所谓立宪不过是虚应故事。”

蔡廷干解释道：“朝廷虚言立宪，实行专制，的确大失人心，这也

是都督革命的原因。不过，现在朝廷已下诏罪己，宣誓太庙，将一切恶捐恶税全行改除，实行立宪，与民更始。我们两人行前，皇族内阁已经集体请辞，清廷下旨简授袁公为内阁总理大臣。你知道，袁公是真心推行宪政的。”

黎元洪赞同道：“袁公推行宪政，实行新政，成绩斐然，天下尽知。”

刘恩承接过话题说：“袁公的意思，既然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都督何不传之各省，暂息兵端，以免生灵涂炭。袁公想请大家公举代表入京组织新内阁，朝廷仍拥有帝位的虚名，人民则达到参政的目的，可谓一举而两善存也。清室帝号虽存，已如众僧供奉一佛祖，佛祖有灵，则皈依信奉他，不然，焚香顶礼，权在僧人，佛祖也无能为力。”

黎元洪叹道：“如今多半省份已经独立，共拥共和，共和可以说深入人心，清廷此时想行宪政，晚矣。”

“不然。各省独立，谘议局参与其中，各省都督也都由谘议机构推举。谘议局本是宪政机构，所以独立各省，要说全然赞同共和，也未必。只要朝廷真心行宪政，他们还是赞同的。共和与君宪，相比较而言，共和并不适合中国。”蔡廷干认为，如果实行共和，中国各省都作为联邦的一个州的话，假如某个州要退出联邦，由谁来阻止呢？如今日本在东北、法国在两广虎视眈眈，如果他们策动这些省独立，有谁阻止得了？中国这样面积广袤的大国，自秦始皇起，就尊崇大一统的观念，合则兴，分则乱，所以实行共和并不适宜。

黎元洪自知论口才不是两人对手，到了晚上，为两人举行晚宴，特意找了一批能言善辩的人与两人争辩。一拳难抵四手，两人口才都极好，却不能说服众人，反而两人从心底里都有些赞同共和了。

黎元洪有些不解地问道：“我们都认为袁总督人才难得，不过我们不理解的是，满人那样折辱他，他竟然出来帮助满人。”

蔡廷干解释道：“袁公的意思，他三世受恩，不忍清廷被推倒，也不忍百姓受战乱之苦，所以才复出以维系大局。”

黎元洪趁机道：“袁公不忍推翻朝廷，不过是一己私恩。何如体谅天下苍生，投向共和，共同推翻清廷则易如反掌，甚至不战而胜，岂不

于大局更利？”

蔡廷干和刘承恩都无话好说了。两个人又去汉阳见黄兴，黄兴同样对袁世凯评价很高，但他共和的意志更加坚定。两人无果而返，带回了黎元洪和黄兴的信，都是劝袁世凯投向共和。

黎元洪在信中说：“今日天与之机会，以假授予公也。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人世之荣名厚实，孰有更加于此者乎？”

黄兴则在信中说：“以明公个人言之，三年以前清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迫伪监国听政，以德为仇，明公之未遭虎口者，殆一间耳。此段痛心历史，回顾能不凄然？明公何不反戈一击，灭此腐朽之朝廷？人才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

这两封密信，袁世凯亦喜亦忧。忧的是两人都不支持君主立宪；而两人都表示，如果他赞成共同，则支持他出任第一任民国总统，这实在是一大喜讯。两人在革命党中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基本可以代表革命党的意见，自己有如此重要的威望，实在出乎意料。他把信递给段芝贵，等他看完了，便问：“香岩，革命党真会开玩笑，要让我当第一任总统。”

段芝贵却给袁世凯泼了一瓢凉水：“大帅别信他们的鬼话，他们无非是想把大帅拉过去帮助他们对付朝廷。孙、黄两人闹共和十几年了，大大小小的起事搞了十几次，他们怎么肯轻易让功于外人？真推翻了朝廷，未必肯把大总统相让。”

真是旁观者清，袁世凯只顾高兴，这么浅显的道理竟然也未去想。

蔡廷干却不那么认为：“香岩的说法有道理，但不见得就对。我看黄兴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说一句是一句，不是食言自肥的人。”

段芝贵反驳道：“老蔡，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可别生气。你们带

回来的，不过是两人的私信，到时候完全可以不认账。”

刘承恩摇摇头道：“有我们两个做证，他们不会不认账。”

段芝贵不屑地一笑道：“认账有什么用？毕竟是两人私下议论，革命党也不是任他两人一句话就能定局。要动真的，那得到时候双方正正经经地坐下来谈，达成几项协议，那才靠谱。即便达成了协议，都可以随时推翻，何况两封私信？”

“你们都不必争了，我心中有数。我还是主张宪政，宪政搞了这几年已经深入人心，再搞共和那一套，多此一举。”

袁世凯让两人下去好好休息。等他们走了，段芝贵诡秘地说道：“大帅，何必费这些周折，如今朝廷民心尽失，革命党又看好大帅，大帅何不效法赵匡胤，北洋的众位兄弟无不愿意大帅黄袍加身。”

袁世凯瞪了他一眼道：“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当心招祸！我三世受恩朝廷，怎么忍心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天下？天下人的唾骂不去说，就是袁家祖宗我也无颜去见。我叔祖、我三叔、我嗣父，都是朝廷的忠臣，都忠于王事，到我这一辈怎么能当曹阿瞒！你可真是能想。”

段芝贵没想到被这么一顿训斥，红着脸尴尬地站在一边。袁世凯觉得话说得重了，又道：“你说北洋兄弟都支持我黄袍加身，我以为不然。姜老叔、冯华甫还有张少轩，他们都是朝廷的不贰忠臣。就是北洋都支持，实力毕竟有限，北洋只限于江北半壁，江南则鞭长莫及。何况疆吏当中，忠于朝廷的也不在少数。”

这样一说，段芝贵感觉脸上好看了些，至少说明帝制自为，袁世凯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不敢。

“我办事向来是求十拿九稳，没把握的事情不做，我最不屑于纸上谈兵。现在我想的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尽快结束乱局。对付革命党，硬打不是上策。打完了武昌，还有湖南、江西、山西、云南，如今这么多省脱离朝廷，总不能一个省一个省去打。总终要立足一个和字，打也是为了和，简而言之，以打促和。”

“大帅的想法不错，可是朝廷未必愿和。大帅要和，会有人说大帅存有异志，是养寇自重。”

“难就难在这里。”袁世凯点了点头。

段芝贵问：“如今汉口已下，汉阳打不打？不打，对朝廷要有交代。”

“且让我想想。不打的理由不难找，刚经过汉口大战，军士需要休养，军械需要补充，这都是现成的理由。”

第二天，袁世凯还未拿定主意，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驻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截留了运往湖北的军火，并致电朝廷，要求明降谕旨，大赦革命党，速停战争，饬令冯国璋退出汉口，并严惩纵火的责任者。

袁世凯失声道：“吴禄贞反了！我第一军腹背受敌！都是这帮亲贵做的好事！”

吴禄贞是湖北云梦人，十六岁时父亲去世，家境困难，于是到湖北新军当兵，后来考入湖北武备学堂，因一篇《投笔从戎争先赴难》被张之洞赏识，随后推荐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是留日第一期士官生。他学习成绩相当好，与同期的张绍曾、蓝天蔚并称为“士官三杰”。三人在日本都受到革命党的影响，尤其是吴禄贞，在日本期间就加入了兴中会。三人学成回国后，同为日本留学生的良弼正在通过引入士官生来消解袁世凯武备系的力量，因此都陆续得到重用。

1907年，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知道吴禄贞有才干，调他随行出关协理军务。一到关外，就遇到日本挑起的“间岛交涉”。已经占据了朝鲜的日本人得陇望蜀，借口延吉厅所辖临江一带地方有十余万朝鲜人居住，是中朝未定区域，日本驻朝鲜总监伊藤博文派斋藤领兵占据局子街。于是，徐世昌立即派吴禄贞去处理。

吴禄贞率几十名士兵加随从，冒着酷暑行走二十余天到达延吉。巧得很，日本带兵的斋藤正是吴禄贞当年的同班同学，成绩及各方面都比吴禄贞差一大截，当年考试，有许多时候要靠吴禄贞帮忙，所以一见个头瘦小、却十分干练的吴禄贞，先从心里就怯了。

一见面吴禄贞就问：“你为何擅自侵占大清领土？”

斋藤狡辩道：“这个地方本来属朝鲜领管，现在朝鲜是日本的保护

国，所以我要来保护朝鲜百姓。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滋生事端？”

吴禄贞冷笑一声道：“我是大清的官，应当保卫大清的土地。中国人祖祖辈辈就住在这个地方，你们来强占了，还说我滋生事端。你也知道，吴某性情刚直，不愿意多说废话，贵军能够赶紧退出这个地方很好，不然的话，只有武力解决。我带来了一协的兵马，很快就到。”

斋藤见他如此强硬，退一步道：“你要求我们退出此地，可以送达文书到朝鲜统监处，如果有了统监的命令，我们就退出去，不然是不可能的。”

“我是军人，只知道保卫疆土，只懂武力解决问题，不负责谈判。你们要谈判，派人去我国外务部好了。你如果强占此地不走，咱们只有交交手。我也很想知道，这些年你这位老同学到底有没有长进。”吴禄贞这样一说，斋藤心里已经怯了。两人相斗，他自知不敌。

“你如果觉得回去没法向你们统监交代，我告诉你办法。”吴禄贞让随从解开一个包袱，里面全是地方志书及从前中韩交涉文书，“这些资料都能说明延吉地方全属大清，我已经写好一篇长文，我送你一册，你送你们统监。”

斋藤只好率部下撤回，不过他还不甘心，一路插上“朝鲜国地界”木牌。地方官报告吴禄贞，请示办法，吴禄贞回道：“统统给他拔掉，一把火烧了。”

地方官不敢，说怕日本人不答应。

“听我的，错不了。不然日本以后以此为借口，又制造麻烦。”

结果，斋藤前面插，吴禄贞派人后面拔，一直把斋藤逼过鸭绿江。

这件事让吴禄贞大获好评。清廷在延吉专设边务大臣，让他专意对付日本人。后来间岛危机化解，他内调回京，被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革命党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打入中枢，他则提出了“中央革命论”，主张在京畿一带发动革命，可以直取清廷咽喉。后来趁第六镇统制段祺瑞调任江北提督之际，他以革命党提供的经费行贿奕劻，并在良弼的支持下得以出掌第六镇。

第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吴禄贞此前的统制王士珍、段祺瑞都是袁世凯的心腹，中上层军官仍视袁世凯为统帅。吴禄贞出掌第六镇，明眼人都知道是亲贵向北洋军掺沙子，第六镇的军官大都不太服气。吴禄贞性格刚毅，又颇为自负，便通过撤换将领的办法，杀鸡吓猴，达到控制第六镇的目的。他拿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开刀，以吸食鸦片、不服调动为由，撤了周符麟的职，推荐自己的亲信接任。然而，陆军部同意他撤周符麟的职，却未答应他推荐的人选，而是将十二协下辖的二十一标标统吴鸿昌升任协统。

吴禄贞头三脚受挫，写信给陆军部，语气凌厉，笔锋直扫陆军部大臣荫昌。结果荫昌对他恨之入骨，新升任协统的吴鸿昌也对他不满。他上下级关系都处得很不好，第六镇的军官们多次起哄要挟，给他出难题，他这才发现袁世凯的影响在北洋军中实在根深蒂固。而荫昌也派人来搜罗他的材料，准备寻机撤掉他。吴禄贞十分失望，感到想通过第六镇发动革命已经不可能，就回到北京，终日与朋友酒食征逐，借以消除心中的惆怅。

今年军谘府下令在直隶永平府搞一次秋操，“士官三杰”的另两杰张绍曾和蓝天蔚从关外带兵前来。张绍曾时任第二十镇统制，驻奉天、新民一线；蓝天蔚任第二混成协协统，驻扎奉天北大营。两人带兵入关，秋操尚未举行，武昌起义爆发，秋操取消，张、蓝两人驻军滦州，不肯退回关外，也不肯南下攻打武昌，而是联合四五个协统通电朝廷，要求早开国会，另组内阁等“十二条政纲”，并且以进军南苑相迫。

这招让朝廷措手不及，一面答应公布宪法、另组内阁应付，一面派吴禄贞到滦州劝阻他的老同学，不要与朝廷作对。结果没想到吴禄贞一到滦州，与这几个人商议乘机起兵，响应武昌起义，直接进军京城，推翻朝廷。他们的计划是以第二十镇为第一军，从滦州西进；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为第二军，作为后援进行策应；吴禄贞率第六镇为第三军，由保定北上，形成两路夹攻之势，一举占领北京。张绍曾有所犹豫，而蓝天蔚却十分积极。

当时陪同吴禄贞去滦州的是军谘府供职的陈其英，他的哥哥陈其美是革命党，已经被推举为上海都督。吴禄贞想当然的认为哥哥是革命党，弟弟也会支持革命，所以有些秘密并不瞒陈其英。结果陈其英一回到北京，立即向军谘府告密。军谘府大臣载涛吓得手忙脚乱，因为重用吴禄贞他起了关键作用。这时候良弼给他出主意，此时千万不能与吴禄贞撕破脸，而是实行羁縻办法。这时恰好山西也闹独立，山西巡抚陆钟

琦和混成协协统谭振德被打死，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当上山西都督。清廷于是授吴禄贞为山西巡抚，让他立即率第六镇前往山西赴任，并镇压叛乱。清廷的如意算盘是以一个巡抚顶戴即把吴禄贞调离京畿，让他到山西与阎锡山斗去，一举两得。谁料到吴禄贞却在娘子关与阎锡山和谈。山西新军只有一个混成协，三千多人，既要守卫北线大同，又要防南线娘子关，兵力捉襟见肘，正担心无法对付朝廷派来的“讨逆军”，没想到吴禄贞是友不是敌，所以立即答应了组建“燕晋联军”的提议，两人商定于11月7日共讨北京，并先派两营进驻保定，帮助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

此时朝廷已经简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他一旦北上，北洋六镇将完全为他所掌控，那时想起事就难上加难。所以吴禄贞一回到保定，就立即向清廷谎称山西民军已接受招安，并以改编降军为由，把晋军两营调往石家庄。随后扣压了运往武昌的大批军械粮饷，上奏道：“自湖北兵起，各省响应，如决江河，莫之能御。为今之计，莫如大赦革军，而息战争。夫革命军之所以敢冒不韪，赴汤蹈火而不辞者，因欲求国家之幸福，而非甘心与国家为难也。现禄贞已经招抚晋省混成一协，巡防队二十余营，可供征调。如蒙采一得之愚，请饬令冯国璋军队退出汉口，愿只身赴鄂，说以大义，命其投诚，以扶危局。徜彼不从，当率所部二万人以兵火相见。但朝廷若不速定政见，深恐将士激愤，阻绝南北交通，而防害第一军之退路，则非禄贞之所以能强制也。抑更有言者，官军占领汉口，焚烧掠杀，惨无人道，禄贞桑梓所关，尤为痛心，此皆陆军大臣荫昌督师无状，冯国璋等逢迎助虐，应请圣裁，严行治罪。”

朝廷此时明白，吴禄贞已经不可能回头。如果答应他的要求，令冯国璋退出汉口，则革命军势必重新占据汉口，那时候吴禄贞南下，与革命军南北夹击，第一军则有崩溃的可能。如今全国二十镇新军，已反了十余镇，未反的不足十镇，而其中北洋占了六镇。可见袁世凯治军的确非比常人，如今朝廷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北洋军了！于是军谘府下令以北洋将领李纯、潘矩楹分充第六镇、第二十镇统制官，免去吴禄贞的第六镇统制之职，授他为宣抚使大臣，加侍郎衔，让他到长江一带宣布朝廷之德；免去张绍曾第二十镇统制之职，开缺回籍。

这时候张绍曾、蓝天蔚都回复吴禄贞，决定响应他于7日举兵进京的部署，一起推翻朝廷。吴禄贞信心大增，当天晚上召开第六镇军官会议，宣布第六镇已经脱离朝廷，响应武昌起义。所有将士，于次日晨臂缠白毛巾，乘车前往京城。

吴禄贞本来并未实际控制第六镇，而且同驻石家庄的还有第一镇旗军两营，那也是朝廷派来监督他的，他为什么这么冒失的要公开宣布起义？因为形势变化，滦州答应举兵，燕晋联军已经真正形成，他又截留了大批军械粮饷，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形势大好，何况他本人视谨慎为怯懦，以为武昌几个小军官能够掀起大变局，他一个堂堂的统制、燕晋联军的副都督如何不能成就一番大事？所以贸然宣布了起义计划，并威逼反对起义的军官：凡有不从者，军法从事！

等军官们散去，吴禄贞开始有些后怕。他当时的办公室设在石家庄站长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有一片花圃，他曾到花圃里躲避了十几分钟。发现没事后，又回到办公室与几名亲信制订起义计划。

十一点多，石家庄火车站突然响起一阵阵枪声。吴禄贞和几名亲信被杀，他本人的首级被割了去。进入石家庄的晋军一听到枪声，就仓皇而逃。

吴禄贞被刺身亡，袁世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皇族内阁已经请辞，朝廷简授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并急电催他北上组阁。北上就职也不是没有顾虑，大家最普通的担心是朝廷摆一场鸿门宴。但在袁世凯看来不足为虑，因为目前江南糜烂，朝廷危机重重，北洋新军是朝廷目前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不大可能自断臂膀。何况奕劻亲自来信，说他的内阁总理大臣已经请辞了七次。摄政王也是真心实意请袁世凯北上组阁，以挽救危局。这时，江南立宪派的领袖张謇给他来信，竟然是劝他响应共和。

张謇一直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这是减少动荡、实现中国政治改良的最好药方。但形势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也不按他的期望发展。八月中旬他为了大生厂的事到武昌，办完事后于十九日晚乘船东下，登船时武昌城内突然数处燃起大火，并传来零星的枪声。武昌形势不稳定，有革命党人闹事他是知道的，但当时并未想到这会是后来震惊天下的武昌起义。

张謇最不愿天下动荡，尤其是武昌有他的产业。他乘船赶往南京面见江宁将军铁良，劝他出兵援鄂，并上奏朝廷请尽快解散皇族内阁，颁布宪法，实行宪政，以安民心。铁良对朝廷夺去他的陆军大臣之职并外放为江宁将军深为不满，无意率军援鄂，更不相信朝廷那帮亲贵真正实现宪政，就让张謇去与两江总督张人骏商议。但张人骏认为，武昌之乱，正是这些年搞什么宪政，把人心搞乱之故。他认为大清既不能行共

和，也不能行宪政。

张謇十分失望，但他立宪救国的希望并未完全放弃。他到苏州拜见江苏巡抚程德全，劝他上奏朝廷呈请召开国会，颁布宪法。程德全对立宪十分积极，全力支持张謇召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的主张。张謇连夜为程德全起草奏折，一直写到半夜。

然而，立宪已经不能救国，十几天的时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从前热衷立宪的朋友纷纷与革命党合作，十几个省的谘议局更是与革命党联合组织建军政府。尤其是他视为朝廷忠仆、一心挽救朝廷的程德全竟然也答应革命军的要求，出任江苏都督，并邀请张謇到都督府解释："立宪已不足以救国，为了避免生灵涂炭，最好的办法就是响应共和。这也是不得已的苦衷。"

张謇虽然不甘心，但也不得不承认靠立宪救国已经行不通。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能保住江南不发生动荡，别无他法，只有与党人合作。我们两人联手，能保住江苏不受战乱之祸，就是莫大功绩，一己之荣辱已置之度外。"程德全又解释道。

"我辈所谋，不仅是江苏一隅之安定，而是全国尽快消弭战祸。"要消弭全国战祸，一是劝革命军尽快设法安定地方秩序，张謇以为最要紧的是组建临时议会，领导地方秩序重建；二是让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支持共和，罢兵议和。于是又说，"雪楼公与沪上民军关系密切，组建临时议会要偏劳雪楼公向民军建议。至于袁慰廷那边，我和他还有些交情，我来劝说他好了。"

于是由张謇替程德全起草一份至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通电建议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

陈其美对此建议深以为然，回电表示正有此意，并请程德全推荐江苏代表立即赴沪，筹建临时议会。

程德全看了电文后道："季直，此代表非君莫属了。"

"我愿本打算亲自去鄂省一趟，与袁慰廷面商。"

“湖北正乱得一团糟，你何必以身赴险？你写一封信，打发一个妥当的人去见袁慰廷好了。”

“舟车劳顿，又要多耗数日工夫，如今局势是箭在弦上，我给慰廷发电报好了。当初他曾经答应我，会十分看重我的意见，但愿他不会食言。”

袁世凯收到张謇的电报时，已经决定起程进京。张謇在电报中说：“旬日以来，采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以汉满蒙回藏组成合众，美法至人，固极欢迎，即英、德、日、俄社会党人亦复多鼓吹。而国内响应者已见十余省，潮流所趋，莫可如何。謇闭门默思，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今则兵祸一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局者，趋势然也。君主如落日，共和如朝阳。公应扶朝阳，莫捧落日。”

袁世凯看罢电报，心情颇为惆怅：“连张先生这样的人也竟然放弃立宪，转而支持共和，立宪莫不是真到了穷途末路？”

段芝贵劝慰道：“张先生不过一书生，他只知劝大帅拥护共和，却不谈怎么酬庸大帅，我看全然是空话。反倒不如黄兴、黎元洪等人痛快明白。”

袁世凯瞪了他一眼道：“你懂什么？张先生可不是一般书生，状元而成为实业大佬，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及。他这样的立宪领袖会投向共和，窥一斑而知全貌，可见共和之势不可挡。”

段芝贵愣了一下问道：“那大帅到底是啥意思？是北上组阁，还是响应共和？”

“我如何能够响应共和？”

“那大帅是要北上组阁了？那就要提防革党，他们最喜欢搞暗杀，对不支持他的人动不动就拿炸弹来威胁。”

“我已经派老大进京，联络汪兆铭，摸摸他们的意思。”

段芝贵说道：“他自从暗杀摄政王被判监禁，在革党中影响很大，

都视他为英雄。”

“这次赦他出狱，我也是费了心思的，但愿他能念及此情。”袁世凯再次推迟计划，因为尚未得到袁克定的复信。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字季新，本是浙江山阴人，父亲游幕广东，于是举家寄籍番禺。他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去世，跟着哥哥生活。后来应广州府试中第一名秀才，次年被官费派为留日学生。在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因他文笔好，参与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后来又以精卫笔名发表文章宣扬共和，反驳康梁的保皇论及君宪论，很受赞赏。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他到北京开设照相馆为掩护，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载沣每日上朝，必经一座小石桥。汪精卫和他的同党黄复生夜里在桥下安装好炸弹，只等次日一早载沣过桥时由汪精卫引爆。谁料极好的计划竟因附近居民的一泡屎而被破坏。原来，附近有一条胡同，叫鸦儿胡同。住在胡同口人家有时晚上方便，就到桥下来。当晚有个醉酒的男子到桥下方便，看到有两人鬼鬼祟祟，情形可疑。他不动声色，立即报告巡警。九门提督和巡警部都派人来了，结果就发现了装在洋铁桶中的炸药以及电线连接的一架电话机。巡警以洋铁桶为线索，顺藤摸瓜，查到最近买洋铁桶的都有什么人；而在附近守候的便衣，又发现了几个行踪可疑的人到现场探头探脑，两条线索都指向照相馆。巡警和九门提督的人蜂拥而入，抓住了主犯汪精卫和制造炸弹的黄复生。审讯时两人争相说自己主犯，真正是大义凛然，尤其是汪精卫，其供词洋洋洒洒三千言，言辞精美，慷慨赴死之义让参加审讯的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和肃亲王善耆很受感染。章宗祥认为，如果按律处死两人，可能引起革命党的报复，不如判为永远监禁。善耆从善如流，进言载沣，判为永远监禁。汪精卫在狱中作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此诗广为传诵，都说可与当年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就义诗媲美。

赋闲彰德却又消息灵通的袁世凯，也听到了汪精卫的故事，通过杨度转赠一笔银子，以示敬意。后来他复出时要求释放政治犯，其中就特别点名汪精卫。载沣没有立即答应，但后来张绍曾等人搞滦州兵变又提出这一要求，迫于形势，载沣下令提前释放汪精卫出狱。出狱之日，路人争睹风采，道路为之阻塞。

按照清廷的旨意，汪精卫要遣返广东，交两广总督张鸣岐派用。但汪精卫却未离京，而是在京津之间活动，联络成立京津同盟会分会，被

众人举为会长。成立当日，第一件事就是讨论是去袁还是留袁。

到会的有十三人，十人主张应当暗杀除掉袁世凯，因为他主张君主立宪。而且他手里有北洋军，实力太强。另外两人不置可否，而汪精卫却主张留袁："袁世凯在彰德时就与我党同志有交往，此人并非顽固官僚。"

"君主与共和誓不两立，他主张君主立宪就是我党敌人。"

汪精卫反驳道："不然，他在众人皆主张专制时力倡君宪，如今共和已成大势，他也可能弃君宪而转向共和。他是有实力的人物，促使他支持共和可以减少我党流血损失。联袁反清以成共和，应当成为京津同盟会的共识。"

虽然大家并不心悦诚服，但既然共举汪精卫为会长，也就勉强同意他的意见，暂时不采取暗杀行动。

汪精卫当日返回北京，立即与他留日时的同学兼好友杨度密谈："皙子，我已经劝我党同志暂不与袁公为难，你可发电让他放心北上。"

杨度疑心道："你可别糊弄我。"

汪精卫不悦道："我说话办事向来光明磊落。如果袁公到京后不听劝说，坚持与我党为敌，那就另当别论。"

"到时就看你的口才如何，能不能说动袁公。"

袁世凯接到袁克定的复电，即整装北上，11月13日乘专车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的官员和巡警、九门提督的人马布满车站内外，真正是万头攒动。他的仪仗、卫队和随行人员先行下车列好队后，他在幕僚随从的陪同下走下火车，与直隶、各部前来迎接的官员稍作寒暄后，即换乘绿呢大轿，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进城。袁世凯端坐轿中，双手抚膝，望着轿外攒动的人流，想起当年在车站告别，真正是心潮起伏。算算罢职离京，两年十个月零七天。不到三年的时间，形势已经发生如此巨变，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请安的折子已经由袁克定送到宫门，袁世凯的轿子直接抬进锡拉胡

同的府中。因尚未陛见，因此谢绝一切官员的拜访。但到了晚上，有两个人却不能拒绝，这就是杨度和汪精卫。

袁世凯在滴水檐下迎接两人，等杨度介绍了汪精卫，袁世凯当即称赞道："久仰大名。都说先生是美男子，果然名不虚传。"

汪精卫辞谢道："袁公见笑，如今中国不需要美男子，需要的是革命家。"

三个人在密室相见，杨度感叹道："宫保终于又回来了。"

袁世凯也是十分感慨："真没想到会有这一天。我出京的时候，就做好了终老山林的打算，无奈局势变化，非要我再出来办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也是身不由己。"

汪精卫闻言便道："天下为公，是为大公。袁公如今应当忠于天下大公，而非一姓之君主。"

见状，袁世凯有些奇怪地问道："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国有君主，推行宪政，有国会代表民意，有内阁负行政责任，有法部维护法纪，不是很好的国体吗？日本如此，英国如此，欧洲诸国如此者甚众，其善可陈，你们革命，原本也是为此目的，如今目的既然已经达到，何不坐下来谈谈，共谋振兴中国之策。"

汪精卫反驳道："不然。我党革命之目的，是民主宪政，而非君主宪政。中国仿行君宪数年而毫无进展，反而陷于混乱，就是因为君宪并不适宜中国。中国疆域广阔，各地千差万别，集权于中央，专制于君主，不宜于治国，更不宜于地方发展。实行民主共和，地方自治，讲究民主民生民权，则富强可期。自列强以炮舰打开中国国门，林文忠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啊，维新变法啊，仿行宪政啊，六七十年而不能富国强兵，也不能养民育民，原因何在？皆因国家政体没有改变。"

"这是你的说辞。我以为，共和民主不适宜中国。中国数千年文明，向来是君主专制，有君主一统国家，此思想根深蒂固。而且正因中国地域广阔，更需要君主一统国家，可防止分裂崩溃。尤其列国觊觎，正想瓜分豆剖，地方自治，岂不给列国蚕食提供机会？真爱我中国者，必不行此共和自治之劣法。"

两人各执己见，谈至深夜，彼此不能说服。袁世凯看了看西洋钟道："今天晚了，明天我还要早起见起，容以后再详谈。"

杨度也附和："那就明天晚上接着谈好了。"

第二天一早，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在西苑仪鸾殿召见袁世凯。例行的问话后，袁世凯回奏道："臣德薄才疏，不能胜任总理大臣之职，请太后、摄政王另择贤者任之。"

隆裕回道："如今国家乱成这样，都说只有你能够挽救国家社稷，你就不必固辞了。"

载沣也道："你一向公忠体国，时局至此，千万不要推推托才是。朝野都寄予厚望，全赖你悉心筹画，保全大局。"

袁世凯在孝感时就电报请辞，昨天递请安折又请辞，再加今天面辞，已经是三次请辞内阁总理。俗语所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他见好就收："朝廷如此信赖，臣只有勉为其难，以报天高地厚之恩。"

于是接下来谈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总体方略，臣以八字概括：实内虚外，剿抚并用。"袁世凯以为，武昌的叛乱不易骤平，应当先固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之防，以安京师根本之地，然后依次勘定南方。万一南乱难平，犹可划江而守，是为实内而虚外。如果急于求成，虚内而争外，一意争锋武昌，则京师空虚，根本一摇，大事去矣。如今对朝廷威胁最大的，一是山西，二是山东。两省都宣布独立，近在肘腋，无异于扼住了京津咽喉。袁世凯奏请，命原奉天民政使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再命直隶提督姜桂题率部进军山西，尽快恢复秩序。让第六镇第十二协原协统周符麟官复原职，驻防直隶西南，以策应姜桂题并兼顾河南方向。调第三镇统制曹锟驻防京城近郊，以防备滦州生变。同时对山东，则运动关系，说动山东都督孙宝琦取消独立。对武昌的革命党，则争取以和议解决问题，必要时候，则以打促和。

听袁世凯气定神闲地谈完他的方略，载沣不得不佩服他驾驭全局的能力。隆裕听袁世凯成竹在胸，心情也大为好转："有你坐镇京城，我就放心多了。你放手按你的办法办吧，朝廷无不支持。"

袁世凯一出宫，很快就有两道旨意颁布——

前据袁世凯电奏，再辞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已到京，本日召见，复经面奏恳辞。情词肫切，经朕晓以大义，并勉其力任艰难，该大臣公忠体国，时局至此，当亦不忍再辞。著即到阁办事，悉心筹画、保全大局，用副朝野之望。

又谕：现在军事未定，所有近畿各镇，及各路军队并姜桂题所部军队，均著归袁世凯节制调遣，随时会商军咨大臣办理。

袁世凯既然已经接受内阁总理大臣的任命，就紧锣密鼓考虑内阁的人选，锡拉胡同因之门庭若市。晚饭前，杨度再次来见，袁世凯一开口便道："皙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有一堆事忙得不可开交。"

"汪精卫希望晚上再来见袁公。"

"他来就是了，昨天答应他的。"

杨度又道："他的意思，还要带一个人来。"

"带什么人？"

"外务部的一个小官员，叫魏宸组，字注东，湖北江夏人。"

"想必也是革命党了？"

杨度回道："这个不太清楚，他到比利时留过学，与汪精卫是老相识。此人精通英文，口才特别好，且对欧美各国政体多有研究。汪精卫约他来见袁公，大约是让他来当说客。"

"我一直是力主君宪，皙子你是知道的。我不明白，你也是主张君宪的人，怎么会帮汪精卫他们来劝说我支持共和。"

"汪精卫的意思我当然明白，他是想借袁公之力倒满以成共和。革命党虽然取得了十余省的独立，但实力实在有限，各省都督和掌实权的官员，相当一部分是各省绅商和原来的官员，尤其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这些省闻风独立，也可以闻风取消独立。而袁公不同，袁公旧属朋僚遍布朝野，北洋六镇更是唯公马首是瞻。可以说，袁公站到哪一边，哪一边就胜。公若支持共和，朝廷就会土崩瓦解；公若支持

君宪，革命党便没有与公抗衡的本钱。”

袁世凯摇摇头道：“我三世受恩，要我支持共和，背离朝廷，我不能背此骂名！”

“我当然清楚，不过，汪精卫可以靠袁公倒满以成共和，公也可以利用革命党倒满以成君宪。”杨度以为，不妨与革命党人谈条件，如果促成共和，大总统应当由他袁世凯出任；而后再更改国体为君宪，由大总统改为君临天下的大皇帝也无不可。

袁世凯摆摆手道：“皙子，你可真能胡思乱想！我说过，我不可能逼迫朝廷迁就共和。更不可能出尔反尔，再改大总统做什么皇帝梦。有孙、黄这些人，大总统何时轮得到我。”

“不然，革命党有个想法，只要能够实现共和，谁来当大总统不拘成见。”杨度又低声道，“汪精卫的意思，如果袁公能够迫使清廷退位，促成共和，他愿说动南方，以大总统酬庸。”

袁世凯一哂道：“咦，汪精卫是何人，能做得了革命党的主？皙子真是书生之见。”

“袁公，无论如何，先谈谈再说。机不可失，不然，袁公真要大动干戈，与革命军来个鱼死网破？”

这当然是袁世凯最不愿做的，他是一副不情愿的表情道：“好吧，你这样不遗余力帮他们，我就与他们谈谈再说。”

到了晚上，汪精卫果然带着魏宸组悄悄来到锡拉胡同袁府。魏宸组时年不及三十，年轻英俊，十分干练。他对世界各国政体如数家珍，对袁世凯所说中国不适宜民主宪政的理由一条条都驳得有理有据，让袁世凯无话可说。谈到深夜，袁世凯不再坚持君主，最后叹道：“你说的也许都有道理，但中国要办到共和哪里那么容易？”

汪精卫坚定地说道：“共和虽不易，但中国非共和不可。”

魏宸组则补充道：“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

闻言，汪精卫也立即赞同：“若公能够推翻清廷，促成共和，首任

大总统非公不可。我也很愿为此效力。”

袁世凯不再推让，但坚持不能由他向朝廷提出共和的要求。

双方经过商议，达成三项默契：一是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独立之省是脱离清廷，而非脱离中国。二是由国民会议出面决定休战与国体问题。三是为达到第二项目的，一方运动资政院，一方运动武昌政府。作为促成这一默契的先声，杨度代表君主立宪党，汪精卫代表民主立宪党在北京组成“国事共济会”，提出南北停战，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问题。为此，袁世凯拨付专项经费五十万元。

杨度是才子，汪精卫也是满腹才华，两人第二天就拿出了“国事共济会”宣言和章程：“近者革命军起，东南响应，北京政府与武昌军政府各以重兵相持，两不相下。设必欲恃兵力以决胜败，无论孰胜孰败，皆必民生涂炭，财力困穷。以保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国家流血，君主立宪党所不忍出也；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主立宪党所不忍出也。设更不幸而二十行省中有南北分立之事，以内部分离之原因，而引他国瓜分之结果，则亡国之责，两党难辞其咎，岂救国之本意哉？然两党之政见应何去何从，非两党所能自决也，必诉之国民之公意。因之两党之人联合发起，以成此会，意在使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为何，君主、民主两党皆有服务之义务。不服从者为国民公敌也。”

当天，袁世凯的组阁计划也面奏朝廷，朝廷当天下旨同意：

谕内阁：袁世凯面奏组织内阁，推举国务大臣，著命梁敦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署邮传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

又谕：袁世凯面奏请设各部次官。胡唯德著补授外务部副大臣，乌珍著补授民政部副大臣，陈锦涛著补授度支部副大臣，杨度著补授学部副大臣，田文烈著补授陆军部副大臣，梁启超著补授法部副大臣，熙彦著补授农工商部副大臣，梁士诒著补授邮传部副大臣，荣勋著补授理藩部副大臣。

袁世凯这份内阁名单，除了他的亲信外，还兼顾了多方面的代表

性，独将皇室亲贵摈弃于外。亲贵大臣们无不愤愤不平，但真正是敢怒而不能言了。

隔一天袁世凯又奏称，内阁现在业已成立，嗣后所降谕旨，凡关于某部事项，即著该国务大臣随同总理大臣署名。所有与宪政相抵触的事项一律停止，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随时自请入对：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请示内阁办理；关于皇室事件如宗人府、内务府、銮仪卫、钦天监等衙门仍照向章具奏，统由内务府大臣署名具奏后，仍即时知照内阁，但所奏以不涉及国务为限；各部例行及属于大臣专行事件，毋须上奏；向由奏事处传旨事件，均暂停止，内外折照题本均递至内阁，由内阁拟旨进呈，再请钤章。

这样一来，袁世凯便把大权完全集中到内阁手中，摄政王的职权，只有钤章一项了。

第七章　袁总理推动和谈　孙逸仙就任总统

袁世凯的内阁必定是袁党占多数，这是大家都有预料的。不过袁世凯不设协理出乎大家的意料，尤其是原协理大臣徐世昌竟未入阁，更出乎大家的意料。其实，这是袁徐两人商议好的。

徐世昌对袁世凯说道："我不入阁作用比入阁更大，而且在一边帮你，反而更方便。"

"你且等等，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帮忙。"

第二天，袁世凯找陆军部副大臣田文烈，让他转告军谘府大臣载涛，他打算集结重兵，一鼓荡平武汉三镇，希望涛贝勒能够率第三军南下武汉。载涛一听吓坏了，因为他从未真正带过兵，让他去前线，那简直是赶鸭子上架，他连忙去与载沣商议。

载沣听了之后道："他不是真要你，你上前线，而是要你手里的兵权。"

载涛倒是痛快："他要给他好了，我辞去军谘府大臣。还有禁卫军大臣，干脆都交出去算了，早晚要被他夺去，不如痛快点利索。"

载涛以为载沣会反对，没想到他也道："这样也好，我这摄政王，怕是也当不了几，几天了。"

兄弟两人黯然伤神，载沣强忍着总算没掉下来泪。

载涛到内阁亲自去见袁世凯，袁世凯十分客气："七爷，您有何吩咐说一声，或者打发人来传句话就行，何劳您大驾？"

"袁总理，我已经向监国摄政王请辞军谘府大臣和禁卫军大臣之职，我实在不能胜任。说句真心话，这几年我是勉为其难，把我累得够呛。我呀，想轻轻松松回去学学戏，画画马。"载涛去法国留学，专修骑兵科，酷爱马，也善画马；他又爱京戏，是有名的票友，得杨小楼真传，既能长靠又能短打。

袁世凯又问："七爷，您想回府画马票戏，这我不敢拦您，不过，军谘府和禁卫军由谁来接手，您有没有可靠的人？"

载涛已经想过："总理真要我推荐，我推荐徐菊人。他当年陪你练过兵，人品又好。"

袁世凯窃喜，正如他愿。所以当天就有旨意，贝勒载涛开去军谘大臣、禁卫军大臣之职，以大学士徐世昌充军谘大臣，添派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

徐世昌出任禁卫军大臣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禁卫军调到城外，而后则由段芝贵从姜桂题手下调来四营人马，编为拱卫军，驻扎城内。而城内的巡警，也完全由新任民政大臣赵秉钧把持。至此，京城治安完全为袁世凯所掌控。

杨度和汪精卫的"国事共济会"并不顺利，资政院议而不决，担心国民会议议决采取共和制；汪精卫的主张也没有得到武昌军政府的回应，上海军政府只回电支持召开国民议会，但对双方是否停战则无任何反应。而革命党的报纸《民主报》就发表《无聊之共济会》的社论，点名批评汪精卫："既如汪兆铭亦鼓吹革命有年，乃党人之有学识者，竟感虏廷不杀之恩，而为彼满皇说法乎？革命有不流血而成功乎？"

段芝贵见到之后建议道："革命党人真是狂妄得很，难道以为总理拿他们没办法？依我看，还是让冯华甫打一仗，光动嘴不顶用。"

袁世凯组阁已经十余天，对南方毫无动静，早有种种议论。他也计划打一仗，给革命党一点压力，同时也好在朝廷面前交代。于是他发电给冯国璋，让他攻下汉阳。

此时汉阳的革命军有两万余人，总指挥是黄兴。冯国璋指挥的北洋军包括第四镇全部，第二、六两镇各一个混成协，共约三万余人，在数量、武器上占优势。不过，此时聚集武昌的海军发动起义，一部分军舰东去攻打南京，一部军舰留下来，调转炮口攻打北洋军。此时守汉阳的革命军在战略上发生了争论，共进会的孙武等人主张坚守汉阳，而黄兴则主张以攻为守，主动进攻汉口。

黄兴不顾意见不统一，于11月16日夜渡汉江攻打汉口，但打了一天以失败告终，这让汉阳守军士气受挫。而冯国璋受到革命军进攻十分恼火，屡次电请攻打汉阳，21日终于等到袁世凯命令，于是下令当天夜里渡江，拂晓发动进攻。双方激战两天，汉阳外围由革命军控制的美娘山、三道桥、锅底山、扁担山相继失守。黄兴亲自坐镇前线，军政府机关人员也前来助战。双方打得十分激烈，彼此伤亡惨重。冯国璋所率的北洋军训练有素，而且经过多次实战，又加攻城炮火占据优势，到了26日晚，革命军全线崩溃，黄兴的指挥已经无人听命。27日中午，北洋军占据了汉阳城外的制高点龟山，居高临下轰击汉阳。革命军纷纷渡江退往武昌，汉阳经七天激战，被北洋军攻占。

这一仗革命军伤亡三千余人，长江水为之染红，尸体漂到对岸武昌，堆积堤边，受伤未死者呻吟不绝，情形极为凄惨。黄兴退回武昌，主张革命军全部撤离，到南京城外与苏浙联军会合，一起攻打南京，在那里建立革命中心："汉阳地势最高，实为三镇屏障。如今汉阳已失，武昌已在龟山炮口之下，且武昌城四通八达，利攻而不利守。再论兵力，我军八协如今只存两协，其余则伤亡、溃散，士气低落，难以再战。若论武器，山炮、野炮四百余尊皆在汉阳一战中损失殆尽，现存武昌者，不过数十门小口径山炮。如果敌军渡江，则有全军覆没之虑。"

然而湘鄂籍的革命党人都不同意，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大声抗议道："总司令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有长江天堑，北军并无战舰，岂能飞渡武昌？不出旬日，援军齐集，武昌便固若金汤！此时怎可轻弃！"

黄兴解释道："武昌孤城不易守。如今苏浙赣皖已经连为一片，革命军集聚南京，以此为中心，便于攥指成拳，其势易固。"

孙武不屑地说道："苏浙连为一片不假，湘鄂如今不是也连为一片吗？听说南京城里张勋顽固不化，胁迫张人骏、铁良负隅顽抗。金陵城高墙厚，不见得比武汉三镇容易攻破。即便攻下南京，不过是洪秀全一般的结局，并无可取之处。而武昌不守，南京若攻不下，吾鄂革命党人，天下便无容身之地！武昌为兵事重地，倘不死守，则东南摇动，望风披靡，大敌当前，有敢言弃武昌者，斩！"

两人咄咄逼人，黄兴无话可说。连失汉口、汉阳，而且损失惨重，他实在无话好说。眼见众人对他的指挥能力已经产生怀疑，再留在武昌也难有作为，而说服武汉革命军东下根本不可能，他于当夜挥泪离开武昌，东赴金陵。

与黄兴同时离开武昌城的，还有都督黎元洪，他对亲信下属道："武昌城断难坚守，黄司令的想法对头。可是这帮狂妄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利害。北军一旦占据武昌，我恐怕就被朝廷砍头，所有剪掉辫子的人恐怕都不能幸免。"

有人欢喜有人忧。攻克汉阳的消息让朝廷极为兴奋，立即电寄冯国璋：

据电报初六日军情，览悉将士连日苦战，忠勇可嘉，现已夺回龟山等处，尤属异常奋勇。著赏给银二万两，由度支部发给。冯国璋著赏给二等男爵。其余出力将弁，著冯国璋查明拟奖，候旨施恩。其伤亡兵弁，著一并查明具奏，分别从优抚恤，以作士气而慰忠魂。

冯国璋十分激动，对身边的亲信幕僚道："我一个穷小子没想到也封爵了，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要好好出力，报效朝廷。"

他立即电告袁世凯："汉阳城下，武昌城孤，民军四散，武昌唾手可得，此机万不可失。愿极早率军渡江，一鼓荡平。"

然而袁世凯回电，说军士苦战，急需休养，只可隔江炮击，不可轻率渡江，以策万全。大捷之后，犹勿骄勿躁，非奉令，不可轻举妄动。

接此电报，冯国璋十分失望。有幕僚给他出主意道："袁总理不想让军门建奇功，军门不妨绕过袁总理，直接上奏太后拨给军饷，由将军独自承担攻克武昌的大任。"

冯国璋摇摇头道："如今奏请都已经暂停，什么事也绕不过他。"

幕僚回道："要想直接奏请太后，也并非难事，如果军门放心，交给我来办好了。"

然而，冯国璋直接向太后请缨的事情还是让袁世凯知道了，他把段芝贵叫来道："香岩，冯老四托人向太后密奏，说只要朝廷给他四百万两军饷，他就能把武昌一举扫平。咳，他真是立功心切！我请朝廷封他男爵，是为酬功，没想到把他的功名心吊起来了。你亲自辛苦一趟，劝他且耐心以待。"

段芝贵乘专车，当晚从北京起程连夜南下。两人一见面，冯国璋就问："香岩，宫保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让我乘胜攻取武昌？"

段芝贵回道："冯四哥，宫保得报，湖南、江西革命党援军正在赶来。宫保为你好，不想让你渡江赴险。"

"正因革匪援军正赶来，才应趁他们未会合前一鼓荡平。"

"武昌城虽然易攻难守，但万一你过了江，陷入革匪的重围，又该如何？"

"我只知尽忠报国，不知有他。"

段芝贵一笑道："宫保的意思，天下半壁已宣布脱离朝廷，单靠军事无法解决问题，还是双方坐下来谈谈，如果革匪同意君主立宪，岂不更好？一旦战事旷日持久，受难的还是百姓。"

"若要议和，也得等我拿下武昌城来再说。三镇在握，与革匪城下议和，岂不稳操胜券？此种情形，我已经电告宫保，他始终不肯答应，我真是揣摩不透。"

"有什么揣摩不透的？既然要和，就不能撕破脸皮。你如果打下武昌，革匪恼羞成怒，作困兽之斗，岂非弄巧成拙？"

冯国璋还是一脸严肃道："我不会讨巧，更不怕什么弄巧成拙。我只知道打仗不把对手打趴下，他们便不会老老实实和谈。"

段芝贵开玩笑道："四哥，你不是被那个二等男爵弄得心痒难耐，

非要再争个子爵伯爵什么的吧？”

冯国璋心头上火，怒视着段芝贵道：“香岩，这是你的说法还是宫保的意思？”

“当然是我胡说的，宫保只让我劝说你，不可轻易赴险。”

冯国璋保证道：“我可不是为了什么爵位，我只知道为朝廷尽忠。为了不让人误会，我立即再发个辞爵电报。我宁愿让朝廷收回这个男爵，我也要收回武昌。”

段芝贵摇摇头道：“四哥何必如此，你不同意就算了，何必辞爵！我回去如实报告宫保就是了。”

“你最好如实报告。”

段芝贵当天起程，第二天一早就回到北京，立即到内阁见袁世凯。袁世凯听了之后道：“没想到华甫竟然这样执拗。不能让他坏了事，只好把他调回来了。”

袁世凯亲自起草一份上谕，立即请摄政王钤章。上谕说：“内阁请更调军统。现在第三军业经撤销，第二军分驻各省，未能集合，应一并撤销。著军谘府、陆军部另行编配。第二军筹防畿辅及海防一带，著冯国璋调任察哈尔都统，兼充第二军总统；段祺瑞著署理湖广总督兼充第一军总统。”

摄政王见了之后道：“袁总理，冯国璋打得很好，把他撤了，不大合适吧？”

“内阁已经做了决议，摄政王钤章就是。”

载沣再怎么怯懦，此时也不能不上火：“难道我这摄政王，连一句话也，也不能说吗？”

袁世凯依旧不软不硬地回道：“摄政王当然能说，只是内阁是按新章程规定办事，并无不妥。”

摄政王恨恨道：“你们这是要我辞摄政王！我辞好了！”

“王爷何必如此！我只是按章制办事，如果有开罪摄政王的地方，还请山容海涵。”

袁世凯令段祺瑞立即到武昌与冯国璋办理交接。冯国璋北上，不去赴察哈尔都统任，也不去见袁世凯，而是和亲信幕僚在煤渣胡同住下来，而且吩咐门房无论何人，一概不见。

袁世凯等了三天，见冯国璋仍不肯登门。于是吩咐段芝贵带一桌上好的燕菜席上门，没想到也被门房拦了回来。

袁世凯于是招杨士琦来商议：“杏城，你满脑子奇计妙策，我现在拿华甫没办法了，你给我想个招。”

杨士琦问：“宫保是想图个心里痛快，还是想保全北洋手足兄弟的情分？”

“那当然是北洋手足重要。”

杨士琦道：“那就好办了。如果宫保想图个心里痛快，不去理冯四爷就完了。要是想保北洋情分，那就要丢点面子了。”

“怎么丢面子？”

“当年冯四爷是交了门生帖的，要想让他消除芥蒂，宫保只有把门生帖子奉还。”

奉还门生帖子，也就意味着袁世凯不再把冯国璋当门生来看，而是平起平坐的同僚。这在重面子的人来说，这个决心也不易下，但袁世凯却很爽快：“这有什么丢面子，从前虽有门生的名分，我何曾拿他们当门生，一直都是兄弟嘛。干脆，我再写个兰谱，和他义结金兰好了。”

“宫保再打发大少爷去一趟，我敢保证，冯四爷马上前来请安。”

袁克定拿着冯国璋的门生帖子，到煤渣胡同冯府对门上道：“你们告诉四爷一声，我奉家父严令，来还他的门生帖子。”

门上不敢阻拦，立即去报冯国璋。

怎么，袁宫保要和我绝交？真那样，可就闹得有些过分了。冯国璋

连忙吩咐有请大爷。袁克定进了门，跪倒在冯国璋面前，举着门生帖子道："四叔，我爸说如今您是男爵了，不再敢收你的门生帖子，派侄子还回来。我爸亲自写了个兰谱，希望与四叔义结金兰。"

冯国璋知道这又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但还是把他感动了。他连忙扶起袁克定道："老弟，你这是寒碜我，我这就去给宫保请安。"

袁世凯降服了冯国璋，立即任命他为禁卫军总统。禁卫军原是1909年载沣着手建立的，由他亲自调遣，目的是像德皇向他传授的那样，皇室亲揽兵权。经过近三年训练，数月前才成军，共有两协，一万两千余人。除步队第四标是招募自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外，其他各标、营都是满族或蒙古族青壮。载涛请辞后，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总统；如今又命冯国璋为总统，是因为满族亲贵对这两人颇为信任、赏识，认为是难得的忠臣。而冯国璋毕竟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关键时候总有办法让他支持自己。禁卫军是京中最有战斗力的武装，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至关重要。于是，袁世凯将精力放在南北议和上。

此前，武汉三镇尽在革命军手中，他们对议和不感兴趣，等汉口被冯国璋攻克，主和的声音才多起来。到汉阳被攻克后，武昌日日处在龟山炮口威胁之下，议和的声音才大起来。当时，独立的十四省代表正云集武昌，议定临时政府组织法。当时南京已经被革命军攻克，代表团打算转移到南京，以南京为中心建立政权。根据地已有，但仍欠巩固，如果北洋军南下，胜负实在难料。而且革命军军饷基本靠富商捐助，也是捉襟见肘；战事迁延，不但胜负难料，而且长江流域商人极愿尽快和平，所以十四省代表团也愿推进和议。有此基础，袁世凯请出一个强有力的议和帮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袁世凯与朱尔典的交情已经快二十年。朱尔典的态度是，不帮清廷，因为清廷已经尽失人心；他也不帮革命党，因为革命党能否成事实在没有把握；他要帮的是袁世凯，他认为，中国只有袁世凯能够真正控制大局，而且也只有袁世凯执掌中国，对英国才是最有利的。

袁世凯北上组阁后，两人频繁密商，及时沟通对时局的看法。如今袁世凯愿和，朱尔典立即致电英汉口领事葛福，要他尽快斡旋，促成双方和谈。黎元洪代表南方政府电复袁世凯，答应停战十五天，无论民军还是清军均按兵不动。南方各独立省公举伍廷芳为全权代表，温宗光、王宠惠、汪精卫、钮永建为参赞，希望袁世凯内阁尽快派代表团进行谈判。

袁世凯与朱尔典密商，如果想和议顺利，非请监国摄政王退位不可。摄政王不退位，现行体制就与君主立宪不合，而且宗室亲贵会怂恿摄政王给和谈制造障碍，袁世凯希望朱尔典出面找摄政王详谈。这本是一件极无把握的事情，没想到却很顺利，摄政王竟然松口了，答应与袁世凯面谈。

袁世凯进宫，在养心殿东暖阁见到了载沣。载沣主动站起来打招呼，神色中有丝仓皇。袁世凯望着载沣英俊的面庞，心里有一丝愧疚，因此比平时更恭敬："摄政王，我没能收拾得了局面，真是无颜见您。"

"谁都没料到，局势会坏得这样快。"载沣十分罕见地叫着袁世凯的字说，"慰廷，咱们真的不能打下去了吗？"

袁世凯回道："打一两场胜仗不是不可能，但难以根本扭转局势。如今独立的已有十四余省，不可能一省一省打下去。而且国库捉襟见肘，度支部说，国库储金仅能支持二十余日。江南财赋之区已经尽陷敌手，旷日持久打下去，筹饷太难。"

载沣叹了口气道："张勋是好样的，很忠心，也，也很能打。原本指望他能，能守住金陵，可是，还是失守了。"

"张勋受恩深重，无时不想报效朝廷。孤军作战，金陵失守是不可避免的。南面组织了十四省代表，到金陵讨论组织政府，看来想把金陵当他们的巢穴，一如当年的洪杨。我是想，趁他们立足未稳，尽快能谈出个结果来最好。"

"慰廷你知道，我这个摄政王当得很难。亲贵中不甘心的大，大有人在，他们说，当年洪杨占，占据了江南半壁，曾胡左一省省收复，最后不是照样打，打败了洪杨。"

袁世凯解释道："如今形势不同。当时洪杨也占据了数省，却从没有一省主官投降，更没有一人宣布脱离朝廷，死于王事的封疆大吏不下十人。如今兵锋未至，十几省却脱离朝廷，被孤立的反而是朝廷。革党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涣散，如决江河，以何御之？臣以为，还是以收拾人心为上。"

载沣叹了口气道："也有人说，像黎元洪、程德全这些人，全都是朝廷官员，公，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成何体统。"

“讨伐黎元洪、程德全这些人没有问题，我可以办得到，可是，像张謇、汤化龙这些人，他们都是谘议局的议员，百姓的代表，我讨伐他们，就是讨伐天下百姓。”

载沣又转换了话题：“听说孙，孙文就要回国了，他在欧洲借到了不少钱。革命党别，别是缓兵之计。”

“这倒不至于。南方像张謇这样的商人都不愿天下大乱，由英国人出面，南面同意谈判是有诚意的。我以为，机不可失，如果双方打下去，遭殃的还是百姓。一个多月以来，锋镝交加，武昌、金陵两地，死亡枕藉，元气大伤。段芝泉来电报说，鄂省疮痍满目，小民荡析离居，转徙沟壑，惨病情状，至不忍言。”

载沣语气一酸道：“我也是不忍百姓受苦，才支持你和谈。慰廷，拜托你了，你可要为朝廷好好争一争。”

“摄政王放心，我向来是主张君主立宪，这一条决不会改。我以为从前君宪派是南方力量中一大势力，如今朝廷已展现出实行君宪十足诚意，有他们支持，我以为行君宪当有把握。君位和朝廷的体面，一定极力保全。”

“我今天就去见太后，我要辞，辞去监国之位。”

“摄政王一秉大公，这番苦心，天下百姓都会像我一样感佩至极。”

载沣下定了决心，反而轻松多了：“我常说，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我从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听说王爷对天文感兴趣，我手里有一支洋人送的天文望远镜，听说最远处的星星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懂这些东西，想送给王爷，请王爷笑纳。”

“好，我家里有地球仪、星球仪，还就缺个天文望远镜。”

到了第二天，摄政王退位的旨意就颁布了：

谕内阁：监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据监国摄政王面奏，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

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情词肫切，出于至诚。予深处宫闱，未闻大计，唯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兵连祸结，满目疮痍。友邦商业，并受影响。每一念及，寝馈难安。亟宜察内外之情形，定安邦之至计。监国摄政王性情宽厚，谨慎小心，虽求治綦殷，而济变乏术，以至受人蒙蔽，贻害群生，自应俯如所请，准退监国摄政王之位。所钤监国摄政王章，著即缴销，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著赏给岁俸银五万两，由皇室经费项下支出。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担承责任。所有颁布诏旨，应请盖用御宝，并觐见典礼，予率同皇帝将事。皇帝尚在冲龄，诸王公等谊同休戚，各宜体念时艰，恪遵家法，束身自爱，罔越范围。诸大臣膺兹重任，尤宜共矢公忠，精白乃心，力除锢弊，以谋国利民福。凡我国民，当知朝廷不私君权，实行与民更始，务须谨守秩序，各安生业，庶免纷争割制之祸，而登熙皞大同之治。予有厚望焉。

当天还有一道上谕，令袁世凯尽快派定代表团，南下与民军议和。代表团的人选，袁世凯早就谋定。全权代表是唐绍仪，初定的参赞有邮传部大臣杨士琦、度支部大臣严修。但严修早就以病为由，未履任度支大臣，此次南下谈判，又以病为由推辞，因此参赞就暂只杨士琦一人。

杨士琦是袁世凯的心腹，便建议道："少川是广东人，广东人最讲乡谊，革党领袖孙文是广东人，伍廷芳也是广东人，广东人和广东人碰头，几句广东话一说，倒不可不提防一下呢。"

袁世凯笑道："杏城你放心，我和少川十余年的交情，我信得过他，你就随着少川南下吧。"

临行前，袁世凯会见代表团一行，除唐绍仪、杨士琦，还有各省代表及新闻记者共二十余人。袁世凯开门见山道："此次媾和须以保全国家为基础，如有甘心破坏国家不顾大局，无论是谁决不能答应。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如果这一条保证不了，我不惜以武力相见。"

12月9日，唐绍仪一行乘车南下，11日到达武昌。但南方的全权代表伍廷芳刚被推举为临时政府外务总长，此时正在上海办外交，实在离不开，希望谈判地点改为上海。唐绍仪同意到上海，14日顺流东下，17

日到达上海。作为朝廷大员的唐绍仪不着顶戴花翎，而是西装，领带，一身洋装束，从码头乘汽车赶往下榻的宾馆，一时间成为上海滩的大新闻——北方来的唐绍仪，比革命党还革命。

第二天下午，双方在位于英租界的市政厅开始第一次会谈。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长袍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反而更像朝廷官员。其实，他并不是在任官员，是以社会贤达身份被请出山。他与唐绍仪是广东老乡，曾经自费留学英国学法律，是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年届七十，精神很好。他给李鸿章当了十几年的法律顾问，参与了李鸿章主持的大部分外交谈判，是外交界的前辈。唐绍仪办理外交也是声名鹊起，两人算是棋逢对手。不过唐绍仪是晚辈，且对伍廷芳十分尊重，两人先是寒暄，谈及朝鲜旧事不禁唏嘘。因此虽是谈判，倒更像是熟人聊天。

当然首先谈的就是停战问题。唐绍仪提议，双方各后退五十里，以避免接触。

伍廷芳回道："少川，民军均是就地起事，只有停止进取，谈不到退。清军是从北方南来，要退，只有清军谈得到退。"

唐绍仪也表示为难："清军要退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即如汉口汉阳，是清军苦战而得，要让他们放弃，诸将士恐怕也不答应。"

伍廷芳笑道："所以，你提的双方各退五十里，根本无法办到嘛。"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刚开议，唐绍仪就处于下风："我的意思，双方既然要谈，那就要避免再起摩擦。退兵之事的若搁之不议，那么，其他尚安定的省份就不得再有暴动之举。"

"未起义的省份，并不在临时政府控制之范围。若有抱共和思想者，自由发起，更非临时政府所能干预。不得再有暴动之议，实在也无可议。"

伍廷芳这样一驳，唐绍仪心中惭愧，真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不过，他也是久经外交沙场，脸上保持着平静："前辈误会，我的意思是贵方人员不可再到这些省份鼓动暴动，以保持这些地方的安定，以免百姓受流离之苦。"

"我方只能把和议的态度表明，至于鼓动暴动，更无此举。倒是袁

总理，不能再调兵遣将，向我方派兵，在鄂、晋等地的军事行动，应当概行停止。”

“据我所知，清军军事行动已经停止。”

“不然。双方定约于19日起，一律停战，而日来迭接山西、陕西、安徽、山东等处报告，知清兵已入境攻战。似此违约，何能议和？所以最急于解决的，是请贵代表电致袁内阁饬令各处一律停战。山西方面，不得由娘子关及大同进兵，陕西方面，不得由河南及甘肃进兵，安徽方面，不得由河南及他处进兵，其余各省，亦须一律停战。而且清军于停战期内，所有攻取地方，均应退出，请贵代表以此意电致袁内阁，得切实承诺，回电后始可开议。”

“我行至武昌，就接袁总理电，询问民军何以在娘子关采取军事行动。”

“据山西消息，是清军先采取行动。”

双方就山西、山东、安徽等地谁先采取军事行动争驳十几分钟。最后商定，停战期间双方占据的地方，都要退出。但双方都占据了哪些地方，又需要调查。调查需要时日，且涉及多地，何时调查清楚，实在说不准，所以最后双方确定，既往不咎，此后在交战省份停战，不再互相攻取。伍廷芳的意思，除了湖北、山西、陕西等省外，山东和东三省也应当在停战范围。唐绍仪则认为，山东已经取消独立，东三省并未独立，不是争议地区，何来停战之说？伍廷芳则反驳，山东所谓取消独立，只是孙宝琦一人私言，山东人民并未表示取消独立；东三省已经有奉天都督蓝天蔚起义。

唇枪舌剑，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达成湖北、陕西、山西、安徽、江苏和奉天等地停战协议。伍廷芳坚持，在得到袁世凯停战的明确答复前，暂停谈判。唐绍仪则表示，民军也应一律停战。

隔一天，双方进行第二次谈判，都同意停战。伍廷芳坚持先要形成停战书面协议，并且双方全权代表均签名后才能继续谈。为协议的用词和停战时间，又费去半个钟头，最后签订停战七天的协议。

接下来的谈判就是国体问题，到底是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伍廷芳坚持共和立宪，这是临时政府的谈判条件。

唐绍仪问："民军主张共和立宪，到底有何打算？"

伍廷芳回道："几年前，我原本也以为中国应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为时尚早。但如今中国情形与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了。人心如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也是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今各省谘议局、北京资政院，皆已由民选，则选举大总统何难之有？我甚以此说为然。"

"选举总统不难，只是皇帝和朝廷又当如何？"

"清廷君主专制二百余年，使中国败坏至如此。譬如银行总办，任事十余年，败坏信用，尚须辞职，况于国家乎？中国立宪，不过是涂饰耳目之事。为今之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重新缔造。今天你我所争，一国之事，非一民族一省一县之事。况且改为民主，对满洲人也有利益，不过清帝必须逊位，皇室及其他满人皆可优待。将来满人亦可被选为大总统，满人又何必一定要保存君位？此次改革，必须完全成为民主，不可如庚子拳匪之后，为有名无实之立宪。今日代表各位，皆系汉人，应赞成此议。不单希望各位赞成此议，且望袁总理亦赞成。不然，流血愈多，于人道何忍？今日各国领事，已奉其国家之命，欲和平了结。"

"共和立宪，我们这些北京来的代表无反对意向。黄兴有电致袁总理，说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袁总理说，此事他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可见袁总理亦赞成共和，不过不能出口罢了。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要论共和思想，我比老前辈还早，我在美国留学，早就受到共和思想影响。今天所议，并非反对共和宗旨，而是妥求善法，避免清廷阻力。"

伍廷芳回道："皇室之待遇、旗兵之安置，自有善法。"

"我听说十八省将尽逐满人。而且举事的省份，不少发生了滥杀满人的情形。"

"绝无其事，我等非恨满人，不愿他们成为政治上的阻力罢了。"

"老前辈这样说，我很愿听，也望民军方面也如老前辈所言，不要

有滥杀的情形。我更希望能够给我时间，让我来劝说袁总理和朝廷，劝解若成，可用和平办法解决国体问题。”

当天谈判结束，回下榻的宾馆后，杨士琦说道：“少川，你今天说袁宫保也支持共和，这与宫保的意思不符。宫保的真意是实行君主立宪，而非共和。朝廷的意思，也是希望能够维持君宪政体。当初汪精卫和杨皙子成立国体共济会，据说老庆为此出银子一百万，就是希望能够最终维持君宪。宫保一再说三世受恩，不忍背离朝廷，你却对南方说宫保支持共和，六国领事皆在场，谈判情形定然瞒不过朝廷，岂不会让宫保落一身埋怨？”

“我今天这么说不错，而且也必须这么说。天下大势，非共和不可，这一点恐怕杏城也不反对吧？既然必定走向共和，那么将来大总统之位归于谁就很关键。如果通国皆知宫保是死守君宪的人，那谁还会推荐他当大总统？我知道杏城是一心维护宫保，可我们要从大势上着眼，才知道怎样才是真正维护宫保。堂堂的杨四爷奇计迭出，我不信看不到这一点，你是有意来考校我吧？”

杨士琦回道：“岂敢，我真是没想到这一层。不过，朝廷那边宫保不好交代。”

“好交代得很，就说这话是我唐绍仪说的，与宫保何干？”

杨士琦仰着大红鼻子哈哈大笑：“果然是外交高手，我是望尘莫及！”

与唐、伍公开谈判的同时，还有秘密谈判也在进行。北方代表是保定陆军小学督办廖宇春，他是湖广总督段祺瑞的心腹；南方代表是江浙联军总参谋顾忠琛，他是江苏人，早期的同盟会会员，是黄兴的密友。双方达成了五项秘密协议，一是确定共和政体；二是优待清朝皇室；三是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四是南北满汉将士不负战争责任；五是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廖宇春于12月23日从上海回到汉口，将秘密协议交给段祺瑞。段祺瑞派心腹靳云鹏秘密北上，劝袁世凯响应共和，段祺瑞则会积极响应。

靳云鹏是山东邹城人，十八岁时投到小站当兵，在段祺瑞手下，一直受段祺瑞提拔，与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共称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两年前他在段祺瑞的推荐下出任云南第十九镇总参议。武昌起义后，蔡

锷、李根源在昆明发动新军起义，靳云鹏在五华山抵抗，战败后化装成轿夫逃到湖北，重投段祺瑞，被安排出任第一军总参赞官。他对袁世凯道："如今中国，不能再起争端，宫保一身，关系国家安危，尤宜附从民望，支持共和。"

劝说袁世凯放弃君主立宪的不仅是段祺瑞，当年曾作为出洋五大臣参赞的熊希龄如今也与张謇等一道，投身南方临时政府，他给袁世凯发电说："连日阅报，和议相持，势将决裂，大局之危不堪设想，在公左右为难，具有苦衷，然人心所趋大势所在，万不能再有君主立宪之理。满室已失君主之资格，不能再临臣民之上。"

这时唐绍仪再次发来电报，催促袁世凯劝说朝廷同意国会议决国体："迭次与伍廷芳会议，伍廷芳极言共和不可不成，君位不可不去，并言东南各省众志佥同，断无更易，语甚激决。且各国政府投书劝和，亟望和平了结，亦颇支持共和。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唯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

袁世凯于是与徐世昌密议："菊人大哥，我对共和之议，还是认为不适合中国情形。非但我，就是梁启超也很不以为然。如今欧美各国，英、德等国君主宪政，美国采取的是共和宪政。共和还是君宪，本无高下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真不知道南方革党为何非要坚持共和宪政。"

"孙文革命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如果实行君宪，虽然是虚君，但毕竟皇上还在，他的驱除鞑虏也就不彻底，他的革命也就没取得胜利，所以，采取共和，清帝退位，是他们革命成功的象征，所以必坚定不移。但你我受恩深重，断不能支持共和，留下万世骂名不说，问心有愧，内疚神明！"

"菊人大哥，要说支持君宪，天下我是最支持的人。如今的内阁，已经是真正的责任内阁，我这内阁总理大臣，与他们所谓的大总统几无区别，我又何必多此一举，支持什么共和！可停战之期将尽，难道再起战端不成？还有孙文已经回到上海，我担心他回来后南方生变，所以大哥得赶紧给我拿个主意。"

"我没有主意，我的主意就是，这个主意四弟也不能拿。你且等我

问问大佬，看他有什么高见。”

当天下午，徐世昌来见袁世凯，一见面便道：“大佬说了，此事关系满蒙利益，尤其关系亲贵荣辱，他也不敢拿主意，请让太后召集御前会议。”

“啊，我明白了。大佬的意思，把这个难题交给太后去办理。”

“正是。”

“菊人大哥，我得上份奏折，不过这折子，说话的分寸实在不好把握，现在我身边那些文案，实在不顺手，劳驾大哥帮我一次？”

“这个好说，你放心好了，写好后我打发人送到锡拉胡同。”

当天晚上，袁世凯宴请汪精卫。汪精卫被南方举为议和参赞，本来人在上海。但在他离京后，京津保革命党人又成立了北方革命协会，参加的组织包括京津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革命总团、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计划组织两个暗杀团，一个负责暗杀袁世凯，一个负责暗杀在山西统军的张怀芝，同时策划滦州、通州起义，以牵制北洋军。京津同盟会将消息密电汪精卫，他十分吃惊，认为此时采取暗杀和军事行动，无异于破坏革命。他立即只身北上，到京津找到北方革命协会负责人，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在和议停战期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安抚好革命协会后，他又前来拜访袁世凯，谈了不少和议的详情，劝说袁世凯尽快响应共和。这是昨天的事情。

袁世凯今天晚上宴请汪精卫，还有一件重要的仪式，要认汪精卫为干儿子。汪精卫与袁克定关系密切，在袁世凯授意下，袁克定向汪精卫提出两人结为兄弟，汪精卫也答应了。当天晚上，赴宴的只有袁世凯父子和汪精卫三人，开席前汪精卫和袁克定交换兰谱，给袁世凯磕头。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异姓兄弟，克定长以弟视兆铭，兆铭幼则以兄视克定。我老了，望你们二人以异姓兄弟之亲，胜过骨肉。”席间，袁世凯又道，“兆铭，听说孙文已经回到上海，南北谈判难免会起波折。我有个想法，听说孙文对你十分赏识，希望你能尽快南下，斡旋于南北之间，不致使和议破裂。”

汪精卫回道：“父亲大人放心，我正有此意。”

袁世凯又道："为了便于你行事，明天我出纸公事，聘你为唐少川的和议参赞。这样，你是双方的和议参赞，斡旋双方更名正言顺。"

第二天一早，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说："袁世凯，你的奏折我看到了，革党这样咄咄逼人，我真是没有办法。你看着办吧，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会怨你，皇上长大，有我在，也不能怨你。"

这是让袁世凯来决定是君宪还是共和国体。袁世凯当然不会担这么大的责任，磕头回道："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请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即不能办到，革命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二十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所以决战也无把握。今唐绍仪请召集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固属最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如开战，战败后，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

隆裕接受袁世凯建议，当天召近支王公进宫，议了半天没有结果。第二天，也就是12月28日，隆裕发布懿旨，谕准召集临时国会，议决国体。

唐绍仪于当天接到袁世凯电报，当晚与伍廷芳密议。正如杨士琦所预料，唐绍仪与伍廷芳关系已经十分密切，他支持共和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两人频繁密议，统一了想法，才到会议上走冠冕堂皇的谈判程序。两人约定，次日下午二时半举行第四次会议。其实，双方早就达成默契，但表面上仍然争论的十分激烈，费了近两个小时，达成昨晚两人早就议定的协议：

一、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次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二、国民会议未解决国体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经借定之洋款，也不得再借新款。

三、自12月31日早八钟起，所有陕西、山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处之清军，五日以内，一律退出原驻地百里以外，只留巡警保卫地方，民军不得进占，以免冲突。俟于五日之内，商妥罢兵条款后，按照所定条款办理，其鲁、豫等省民军已经占领之地方，清军不得来攻，民军亦不得进取他处。

然而，在这一天，刚回国的孙中山被选举为大总统，南北谈判立起波澜。

南京被民军收复后，各省代表齐聚于此，主要任务就是组织临时政府。众人公论，总统位置非孙中山莫属。但当时孙中山尚在国外，于是推举黎元洪、黄兴两人为正副元帅。黎元洪是被逼着走上共和之路，在革命党人云集的南京，他的影响无法与黄兴相比，所以不久各省代表又开第二次会议，议决以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即以大元帅名义暂摄总统之职。也就是在孙中山归国前，黄兴是临时政府最高领导人。

孙中山是12月25日由广东都督胡汉民等人陪同乘轮船到达上海，由三马路海关码头登岸。当时中外人士、记者遍布码头，南京各省联合会委派六人代表专程到上海欢迎孙中山。上海各条街道，尤其是从码头到孙中山下榻的宝昌路408号，悬挂彩旗，张灯结彩，比过节还热闹。他的住处是一个三层花园住宅，前后有院，花树茂密。孙中山是乘汽车赶到这里，一时间车马盈门，黄兴、伍廷芳及各省都督代表都在此等待拜访。各界宴请已经安排到四天后。明天是大元帅黄兴、上海都督陈其美宴请，后天是各省代表联合会请；大后天是同盟会本部欢迎宴会，四天后是广东旅沪同乡会、香山旅沪同乡会欢迎宴会……

当天晚上欢迎宴会后，孙中山与同盟会领导人商讨《临时政府组织法》有关问题。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同盟会意见高度一致，而对政府组织采取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则存在极大争议，这一问题必须听取孙中山的意见。采取内阁制，则实际由内阁总理组织政府，总统权力受到限制，法国是典型内阁制国家，积极主张采取内阁制的是宋教仁；采取总统制，则组织政府大权在总统，美国是典型总统制国家，参议院相当一部分议员主张总统制。听取了制定临时政府组织法的汇报后，孙中山坚决反对内阁制："我坚决反对内阁制。采取内阁制则由总理对国会负责，总统不当政治之冲，断非此非常时期所宜。既然各位有意推举我为大总统，那就不该再设这种制度来防制总统，我也不愿当这种'神圣的赘疣'，而误革命之大计。"

最后的商议结果，就是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

此时，汇集南京的各省代表，正在选举临时大总统。到会代表十七省，一省一票。有选举资格的包括孙文、黎元洪、黄兴三人。各省代表依次投票，结果孙文得十六票，当选为中华临时大总统，一时间军乐高奏，鞭炮齐鸣，随后又通电各省。

汪精卫已回到上海，他没像众人一样兴高采烈，反而一脸着急。他把魏宸组叫到一边，叫着他的字道："注东，现在南北正在谈判，朝廷好不容易同意召开国会议决国体，孙先生却在这时候当选大总统，这是要生米做成熟饭。可是，袁宫保会怎么想？我看这锅米要做成夹生饭。"

汪精卫在会客室去见孙中山，当时在场的有广东都督胡汉民，大元帅黄兴，再就是上海都督陈其美。

"哦，我们的英雄来了。一别数年，今日终得一见。"汪精卫很早就追随孙中山，后来刺杀摄政王之举，更获孙中山赞赏。

"先生，我刚从北京回来，未能亲自去码头迎接先生，实在抱憾。"

"我也听说了，你为南北和议做了不少事情。"

汪精卫问："先生是希望双方打下去见个分晓，还是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清帝退位，共和达成？"

"我当然是希望和平手段达到共和目的，能够不流血实现革命之目的，何乐而不为？"

"我这个把月来一直为和平手段达到共和目的而奔波，促成朝廷同意召集国会议决国体。如今南京方面却不顾和议正在进行，推举您为临时大总统，我看不出这于和议有何促进。"

"推举我为大总统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要尽快组建临时政府。我一到广东时即与展堂议过，到上海后也与克强议过，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胡汉民和黄兴都点头表示，的确有过此议。

"目前我党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鼓簧，亟须尽快成立政府，以统一意见，有所遵循。不尽快成立政府，就不易得列国承认。得不到列国承认，就难以借到贷款。没有财力支持，革命便万分艰难。这是其一。"孙中山口才极好，几乎是一口气说下来，"第二条，革命骤起，有不可阻挡之势，仓促之间，列强无以为计，暂守局外中立，不事干涉。如果我方顿挫，则列国可能借机干涉，或者助清为虐。所以临时政府必须尽速成立。其三，尽速成立临时政府，则向袁慰廷和朝廷表明，我坚守共和之决心，

深固不摇，让他们不要再存幻想。”

“先生的解释当然有道理。可是当初克强曾经允诺，如果袁总理支持共和，促成清帝退位，他将支持袁出任大总统。如今先生当选大总统，克强是否食言了？”

孙中山摇手道：“不，不，克强没有食言，我也没有食言。当初我在英国就曾经给克强发信，选举克强为大总统，或者选举袁慰廷为大总统，都可以。如今我仍持此意，如果袁氏支持共和，我依然会把大总统相让。我今天就给袁慰廷发电表明心志。”

话说到这份上，汪精卫不好再说什么。

“今天发了十几份电报，多是礼节性的，唯有发袁慰廷这一份，要好好斟酌。”孙中山是说做就做的脾气，他亲自捉笔，凝眉思索片刻后写道：

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文。

孙中山让黄兴等人看过电文，又专门递给汪精卫问：“小老乡，你看这样给袁总理解释，是否妥当？”

孙中山如此礼贤下士的表示，汪精卫自然不便再表反对：“但愿袁总理能够体谅先生的良苦用心。”

汪精卫下榻的地方就在伍廷芳的“观渡庐”。这里位于新辟的公共租界，是万国建筑荟萃之地，住在这里的不是洋商巨贾，便是名流学者。汪精卫晚上回到观渡庐，问仆人老先生回来否？

仆人回道：“还没有，老爷赴唐先生之约，说有要事相商，恐怕今晚不回来了。”

“怎么，老先生经常与唐先生谈事？”

仆人很谨慎回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今晚临走时告诉我，说唐先生约他有事谈。"

汪精卫是伍廷芳家里的常客，有一间专门给他留的居室。他本来打算早睡，听到门铃响，原来是伍廷芳回来了。

他于是出来相见，伍廷芳笑道："天还早，不妨闲聊。"于是吩咐仆人磨咖啡。

先是寒暄，然后切入正题，汪精卫问："中山先生回国，听说带回了不少钱？"

伍廷芳摇头道："一分也没有。中山先生登岸时，就有记者问，中山先生说：我没带一分钱回来。革命需要钱，更需要革命精神。我带回来的是革命精神。"

"这话应当反回来说，革命需要精神，但更需要钱。没有钱，如果南北决裂，中山先生拿什么去抵挡北军？"

伍廷芳叹道："中山先生与黄大帅都为无饷发愁。江浙联军近十万，打下南京后已经无饷可发，不要说打仗，随时都有哗变的可能。"

"那中山先生为什么非要此时当选大总统？"

伍廷芳笑道："那是贵党的事，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

"和谈的可能还有吗？"

"少川很支持共和，和谈的希望也未完全破灭。明天要谈召开国民会议的时间地点，还要谈清室优待条例。"

1912年1月1日上午十点，孙中山登上专列起程赴南京就任大总统，上海车站送行的数万人。专列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处处都有上万人的欢迎队伍，共和万岁的高呼声闻数里。孙中山对同行的胡汉民等人道："共和已经深入人心，百姓都把希望寄托于共和。共和是中国大势，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清廷还想再做君宪美梦，真该让他们听听这山呼海啸般的民声。"

下午五点，专列到达南京下关车站，附近的炮台和军舰齐放礼炮二

十一响。孙中山改乘一辆披着绣花彩绸的敞篷马车，缓缓驶往总统府，街道两旁人群摩肩接踵，孙中山边微笑边向人群挥手。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府，门外搭起两座彩门，上面插满了松枝翠柏和各色纸花，九盏大红宫灯悬挂在彩门上。晚上十点，就职典礼在原总督府大堂举行，各省代表、陆海军代表和社会名流、中外记者济济一堂。主席台正中贴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十三个金箔大字。

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议长景耀月主持就职典礼，他报告选举情形后致颂词：“今日之举，为五千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及推倒清朝专制政府，使人民享自由幸福。孙先生为近世革命创始者，富有政治学识，各省公民选定后，今日任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国民自由，毋负国民期望，并请总统宣誓。”

孙中山举起右手，向着五色旗朗声宣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第八章　汪精卫充当说客　袁项城逼退清帝

袁世凯接到电报，知道孙中山已经被选为大总统，便把电报揉成一团，尚不解恨，复又重重砸向玻璃窗。

南方答应他支持共和，就以大总统一职相让，如今他刚刚劝说朝廷同意召开国会议决国体，孙中山就被推举为大总统，南方简直是玩他于股掌！他立即发电给唐绍仪，对五次谈判达成的协议一概不认，理由是唐绍仪未经奏明朝廷，率行应允。当然，真正原因是什么，唐绍仪自然十分清楚。

支持共和，已是唐绍仪坚定不移的态度，但他的目标是希望袁世凯能够出任大总统。他在和谈中让步很大，目的是尽快促成共和，让南方践诺。但在这关键时候，孙中山却当选为大总统！因此他对杨士琦道：“杏城，谈得好好的，没想到突然杀出程咬金，我这全权没法向宫保交代，我得请辞。”

“请辞吧，谈到这份上，早就该辞。”杨士琦对唐绍仪心向南方，一味让步早有不满，几人私下商议，结论是“少川与南方几乎是一家人”。

于是由文案起草，唐绍仪审定后，十人共同签名向朝廷发辞职电：

此次奉派代表来沪讨论大局，原为希冀和平解决，免致地方糜烂起见。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至无从讨论。初经提出国会议决一策，南北均全体反对。多方设法，方能有此结果。今北方议论既成反对，而连日会议所定条款，宫保又不承认，怡等才识庸懦，奉职无状，自明日始，不敢再莅会场。除知照伍廷芳外，请速另派代表来沪，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唐绍怡、杨士琦、章宗祥、渠本翘、傅增湘、孙多森、张国淦、冯耿光、张锴、蹇念益、侯延奭、章福荣等同叩。

袁世凯接到电报，犹豫一夜，于1月2日复电同意他们辞职请求。但他并不愿完全放弃和谈，因此又给伍廷芳一电，说明准唐绍仪辞职但和谈继续，“至另委代表接议，一时尚难得其人，且南行需时。嗣后应商事件，先由本大臣与贵代表直接反复电商，以期简捷，冀可早日和平解决”。

同时，他又给孙中山发去一份电报，算是对孙中山数天前电文的回复：“孙逸仙君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问。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唯希谅鉴为幸。”“奖诱”一词，表达出袁世凯被戏弄的不满。

再发一电给伍廷芳，则全是质问的语气：“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经贵代表承认。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亦取消。希速电复。”

要回答袁世凯的诘问，对律师出身的伍廷芳来说，是小菜一碟。他很快回复袁世凯，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与国民议决国体并无关系。现在民军已经光复十余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在国民议决以前，民国组织临时政府，选举大总统，纯是民国内部事务，外人不得干预。如果以此相诘，请问国民议决前，也不能确定一定实行君主立宪，清政府何以不即行消灭，何以还在委派大小官员？袁世凯接电，心里直骂，真是个老滑头！

孙中山也回电了，说得比较客气：

袁慰廷君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孙文叩。

孙中山明明已经当上了大总统，还在谈什么误会，在袁世凯看来简直是敷衍。上封电报还明确说“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这次连这词也不用了，“推功让能，自是公论”，完全是敷衍的语气。更让袁世凯烦恼的是，亲贵对他都极为不满，就是隆裕也不像从前体谅。根据宪法，亲贵不得干政，但他们并非没有办法，买通了御史数人，连番上折弹劾袁世凯，其中有一份指桑骂槐说：“自资政院以十九信条削尽君权，天下哗然以为不可，乃未几以实行宪政，尽罢亲贵、易大臣，人心益疑；未几以组织内阁，停止奏事入对，撤销直日，人心愈疑，以为实权既去，空文亦亡，朝廷自此替矣！随后又监国摄政王去位，徒使我皇上以一孺子，孑然独处于内，诸臣累然屏迹于外，内外隔绝，上下不通，宁知复取我君父置于何地？方今海宇分崩，叛逆四起，存亡危急，即在目前，乱臣贼子，布满肘腋，愚者固忧司马昭之心，不得不防也。”

袁世凯此时真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正是俗语所说的，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北洋内部，此时也现纷争的苗头。禁卫军统领冯国璋本来就对清廷感恩戴德，又加禁卫军的满蒙将士反对共和，因此他向袁世凯提出，重行君宪，不宜行共和；天津陆军统制张怀芝也发勤王檄文，谓革命之徒，妄执共和美名，糜乱大局。袁世凯以为这样也好，能够给南方以压力，让他们知道共和能不能行得通，系于他袁某人一身。所以他又派人授意段祺瑞、段芝贵、姜桂题等北洋将领纷纷发电，不承认共和。

这一招并没把南方吓住。孙中山以为袁世凯反复无常，不用武力不足以征服，而且他在就职时有推翻清朝的誓言，所以向资政院提出了六路北伐的计划，向北京进逼。六军会合，共破虏巢。

袁世凯得到消息，不能不重视，因此急电北洋军各统制、统领、协统及山东、河南、东三省督抚：顷闻上海革党有决裂之意，望即严备，如革军前进，即行痛剿。

同时，他又借与日本驻华使馆翻译高尾谈话的时机，向南方传递他希望和平但又不惜一战的决心："孙氏此举，殊为无理。革命军既已片面宣告决裂，官军方面只得考虑对付手段。如果革命军方面诉诸武力，采取攻势，官军方面必定坚决还击，不知贵国政府是否同意？"

高尾不答反问："阁下所问问题，本人无权奉答。如今贵国南北两方共和、君宪各持一端，毫不相让，请问袁总理持何立场？"

"我国号称专制，于今数千年矣。熟察国人程度，对于共和政治，为时尚早，我国除二三首领论共和主义外，一般人民多不知共和二字系何物，虽学军商界，各为议论，组织团体，其实所知者也了了，反而闹得意见纷歧。现政府为服从人心计，宪法信条，宣誓太庙，国家大权，已归人民之手。我鞠躬尽力，从事改革，名誉利益，迄不顾及，只欲恢复中国秩序，发扬国威，希望组织巩固政府，反对分割中国之谋。予志如斯，世人攻击，在所不计，保全中国，乃予最高义务。"袁世凯相信，他的话很快会传递到南方。

南北双方都表示出强硬态度，但双方也都不愿真正开仗。袁世凯与伍廷芳电报频繁，为国民议会代表如何产生、双方撤兵的距离以及国民议会在何地召开驳来驳去，互不相让。其实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袁世凯要南方明确答复是否还愿以大总统相让。孙中山不愿受要挟，向黄兴等人说，不能推倒清朝，则绝不议和。唐绍仪与伍廷芳商议，以大总统之位换取袁世凯支持共和。伍廷芳则认为，十余省已经认同共和，袁世凯却一再以君主立宪要挟，实在没有道理。

1月11日，孙中山亲任总指挥，下令开始北伐。两天后，北伐军已经在安徽、河南、湖北战场小有斩获。但形势并不乐观，继续打下去，并无必胜的把握。因为虽然各省响应北伐，却各有自己的打算。比如贵州、云南是希望借北伐兼并四川，进军陕西，以扩大军事地盘，"雄踞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广东闽浙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向长江流域扩大势力。利益上各有所求，革命军内部也不能团结一致。由于起义者多系士兵或下级军官，光复后，在军事指挥上互不相让，甚至以兵刃相向，争夺军权。在财政上则是捉襟见肘，向国外贷款贷不到，而只靠富商巨绅捐助又杯水车薪，当时仅在南京附近的民军就有十万余众，军饷都解决不了，又加缺少枪弹、军装，虽然人数多却算不上精锐之师，要与袁世凯的精锐北洋军对阵，难操胜券。

唐绍仪于是再与伍廷芳商议："老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最知道

共和的真谛，应当是为民众谋福祉。双方这样子打下去，生灵涂炭，我们还奢谈什么共和！”

伍廷芳驳道：“要打也是双方的事，责任不只在南方。”

唐绍仪劝道：“当然责任不只在南方，但当初有约定，谁推翻清廷，谁出任大总统。如今能够兵不血刃让清帝退位的大约只有袁总理做得到，为什么不能重申前约，避免陷入战争？几天前外蒙古在俄罗斯的策动下已经宣布脱离朝廷，也并没宣布响应共和，分明是要闹独立，日本也在东三省动作不断。老先生，如果中国因为内乱而导致边疆分崩离析，我们都是中国的罪人，后世子孙会指断我们的脊梁骨。尤其你我是议和代表，怎么议的和？责任何其大！我已经被免，你如今直接与袁总理谈，谈的结果是双方大打出手，你也不好交代吧？不管怎么说，是南方先推举大总统，虽然可以牵强解释，但文过不能饰非，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违约的是南方。”

伍廷芳已经受到震动，但嘴上却不肯承认：“不，不，少川，违约的是北方，是袁总理，我们条约俱在，他却一概推翻，责任应当由他负。”

“前辈，我不是在谈判桌上和你说外交辞令，我是推心置腹。袁宫保固然是推翻前约，但为什么推翻，真实原因你我都清楚吧。”

这会轮到伶牙俐齿的伍廷芳沉默了，良久之后才道：“让孙先生让出大总统之位，这话我不能说。这个结打不开，和议就无希望，战争不可避免。干脆我也请辞，去任我的司法总长好了。如今到处纷乱不堪，加强法治，维护治安比什么也要紧。”

“老先生，你可不能甩手不管。”

伍廷芳回道：“少川放心，我不是甩手不管，是我力不从心。这件事你应该去与克强商议，他当初也向袁慰廷打过包票的，而且他一直希望和平解决。”

“老先生，这等机密事情，非交情深厚者不能谈。我与克强只能算得上认识，交浅言深，反而会误事。”

伍廷芳想了想道：“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汪精卫。他与袁总理关

系极好，以致他们同盟会中有不少同志认为他被袁总理收买了；他在革命党中又颇具影响，与克强、中山先生是老友，由他出面最合适。”

闻言，唐绍仪点了点头：“汪精卫倒是联络双方不错的人选，老先生以为他出面有几成把握？”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可以先去运动克强，再联络黎副总统，三个人一齐进言，中山先生必得好好掂量。”

“好，我就找他。”

“找他之前，你最好和你们那位杨四爷商量一下。我看此人不简单。”

唐绍仪接受伍廷芳的建议，先找杨士琦。

“如今得请汪精卫出山了。道理不必和他废什么话，他什么都明白。但要给他加点担子。”

唐绍仪不明白杨士琦是什么意思。

杨士琦笑道：“我的意思是，给他一笔钱，让他下死力用功夫。”

唐绍仪问：“这要多少合适？咱们的费用好像也不太多了。”

“指望咱们的经费不行，得向宫保单独申请。”

第二天一早，汪精卫从上海乘火车赶往南京，先去陆军部见总长黄兴。两人熟不拘礼，汪精卫开门见山道：“我有几句要紧的话给总长说，请勿让人打扰。”

黄兴吩咐副官道：“你到门外守着，有人来找你先替我挡着。”

“总长是与北洋军交过手的人，总长以为我们的北伐军与北洋相比，谁更占优势？”

“各有千秋。从人数讲，我们占优势；从战斗力和装备上讲，我们没法与北洋军比；若再从后勤保障上比，我们更差一些。从民心向背上说，共和深入人心，北洋军没法与我们比。”

汪精卫又问："如果打下去，谁会获胜？"

"谁都很难取得彻底胜利，而且要耗下去的话，势必打成胶着，三五年才能见分晓。"

闻言，汪精卫叹息道："那可真就是一场劫难！总长希望出现那样的局面吗？"

"当然不愿！这次武昌起事，能够获得这样大的成果，实在出乎意料。我追随先生搞了十几年的革命，大大小小的起义不下十场，却没有一次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当初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我认为不出三五天必定失败。可是竟然挺了过来，而且在全国引发起义风潮，许多省份兵不血刃就光复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汪精卫分析道："共和深入人心。还有一条，是袁总理有意和平，放了南方一马。"

黄兴一拍桌子道："有道理。各省兵不血刃支持共和，还有一个原因，各省谘议局真是功不可没。他们这些人都是地方上有影响的实力人物，他们的话，人们肯信。"

"总长能够这样评价会外人士，不抹杀他们的功劳，真是令人钦佩。当初靠他们兵不血刃光复了许多地方，如今南北却要大打出手，恐怕他们也不乐意吧？"

"正是。尤其是长江流域的绅商，最不愿江南作战场。"

"总长何不劝说中山先生，还是坐下来谈。"

"现在因为财政问题，北伐遇到很大困难，我正想劝说先生。如今国库如洗，还欠着一大笔军饷，孙先生为此夜不能寐。所以挥师北伐，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还是希望南北能够坐下来谈，能够不流血推翻清政府，缔造共和，有何不可？"

"总长有此卓识，那就好办多了。据我了解，如果能够兑现当初说的谁推翻清帝谁出任大总统的诺言，袁总理还是愿共襄共和。我准备向大总统进言，总长可否也见机相劝？"

黄兴立即答应："我正有此意。袁世凯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如能

满足他的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廷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大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以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我打算和黎副总统商议一下，能够一齐向孙先生进言。”

汪精卫如释重负：“有两位的劝说，事情就好办多了，有总长这样的明白人，真是民国之大幸。”

汪精卫在总统府西花园后面的平房里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笑呵呵地招呼道：“小老乡，快请坐。”

“大总统的办公室，也实在太简陋了些。”汪精卫坐下，扫了一眼孙中山的办公室，一张书桌，两把木椅，一个书橱，一套沙发而已，相当简陋。

“民国初建，困难重重，花钱的地方太多，不必要的开销能省则省。”

话题转到北伐上，汪精卫又道：“谈判还是有希望的，最好能够避免战争。民军主动北伐，破坏和平的责任实在太重。”

“此言差矣！不是民国政府愿意北伐，而是为了推翻帝制，不得不如此。”

“争取袁总理支持共和，不是更好吗？”汪精卫反问道。

“问题是他不支持共和。南北和谈以来，他出尔反尔，把和谈的成果一概推翻，哪里有半点诚意？他免去唐少川的全权，自己亲自与伍老先生谈，提了一堆烦琐的要求，无非是在迁延迟滞。他在见记者的时候也一再表明，他不主张共和，那就只好讨伐了。”

汪精卫分析道：“他是北方的总理大臣，当然面子上不好公开支持共和，所以双方才确定召开国会议决，这样他也好向朝廷交代，这层意思，大家其实都清楚。”

“国体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南方并未同意召开国会议决国体。何况他竟然推翻了前议，对唐伍协议一概不认。我实在看不清这个人的心思，我怀疑他共和的诚意。”

“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当初答复他若促成共和，就以大总统一职相酬，如今先生出任大总统，他当然会出尔反尔。”

孙中山笑了笑道：“哦，那么说，他只是为了这个大总统职位喽。”

汪精卫反问：“大总统不肯妥协，难道也是为了大总统的职位吗？”

“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不是。我一切都是为了共和，为了民国，我为之奋斗数十年，一切皆可牺牲，何况一临时大总统之职耳。我刚到广东的时候，展堂曾经对我说：对付袁世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武力跟他斗争，我们将兵练好之后一起北伐。但我对展堂说：你这个主意不行，我一定要到上海去、到中国的中部去，我不仅要去，而且你也要跟我去。你们大家都不信任袁世凯，觉得袁世凯阴险狡猾，不知道将来会干什么坏事，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利用袁世凯来加速共和，如果将袁世凯利用得比较好的话，那就比用兵打仗强过十倍。我从前这样说，现在还这样说。这次组建政府，之所以是临时政府，之所以称为临时大总统，就是表示一旦袁世凯赞成共和，并促成清帝退位，我一定会让贤的。但前提是，袁世凯要真心加速共和。”

“如果他能够使清帝退位，促成共和，大总统能推贤让位吗？”

孙中山正色道：“当然能。但是，这件事我必须慎重考虑，要确认袁慰廷的诚意。”

“有大总统这句话，就好商量了。”

袁世凯终于等到了伍廷芳的密电：“孙大总统电：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立即召儿子袁克定、署理邮传部大臣梁士诒密商。自从唐绍仪、杨士琦南下后，经常共机密的，除了儿子袁克定，就是梁士诒了。他办事圆滑，工心计，不亚于杨士琦。而他极善谋财，又是杨士琦所望尘莫及。他接任杨士琦缺出的邮传部大臣后，把自己当年“交通系”的旧

部重新召集到麾下，又为袁世凯掌起了钱袋子，更为袁世凯所倚重。

梁士诒看过伍廷芳的密电后道："宫保应该下决心，劝退幼帝了。"

"你们两个代我发电给少川、杏城、精卫，让他们告诉伍秩庸，势在必行，义无反顾。只是不能由我先发，我打算训示北洋诸将及各省疆吏，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外拟定优待清室条件，征南方同意。"袁世凯说道。

"联衔的官员，还应当有驻外使节。这件事，我让陆子欣来办好了。"

梁士诒所说的陆子欣就是太仓人陆征祥，此时任驻俄特使。

除了官员外，宫中的太监也要善加利用。如今隆裕最信任的太监就是小德张，他的地位一如当年的李莲英。袁世凯最善结交，对小德张这样的关键人物当然从不吝啬。不过，如今这件事袁世凯不宜亲自出面，商定由梁士诒来办理。梁士诒手中有的是银子，而小德张这样的人最看重的就是银子。他的作用，当然不必去发表意见，只要把民军如何勇悍以及对付民军如何艰难经常说给隆裕就行了。

需要商议的事情很多，议定停当，已经是夜里十一点。袁世凯要早点休息，明天一早他要进宫。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到养心殿觐见隆裕太后。礼节性的问话后，隆裕问："袁世凯，听说革匪要分六路进攻京师，可有这话？"

袁世凯回道："他们已经开始北进，并且攻占了徐州。"

"你的北洋军能不能挡得住？"

"臣一定尽力，但实无把握。自武昌乱起，旬日之间，民军响应，几遍全国，唯直隶、河南未经叛离。北方一隅，虽能稍保治安，而海军尽叛，一旦所议不合，舰队进攻，天险已无。如果把北洋六镇悉调京津，或可阻挡，但弃各战地于不顾，无异拆西墙补东墙，东墙未必能固，而西墙必倒无疑。何况粮饷两缺，军心不稳，迁延日久，必有内溃之一日。臣与南边又谈妥第六期停战，但只有七天时间，转瞬即到。"

隆裕按着太阳穴说："这可怎么是好？我们孤儿寡母全靠你了，这

以后该怎么办？”

“恐怕只有更改国体了。”

隆裕惊道：“还怎么改？已经实行宪政了，他们还不满意，非要夺去我们孤儿寡母的皇位宗社不成？”

“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

“政体若变为共和，就像他们现在这样，只有大总统，哪里还有我们母子的活路？”

袁世凯解释道：“不然，臣拟定了优待皇室条件，皇位继续保留，太后和皇上依然可以住紫禁城，宫中用度也有政府如数拨给。”

“那就由你拿主意好了，我实在没有什么办法。”

“此事臣不能决断。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非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不可。”

隆裕叹道：“他们好多人反对，恐怕议不出结果。”

“这件大事，不能久拖不决。如今各国因为此次战乱，贸易损失不小，他们目前还肯出面调停，希望尽快和平改革。如果久拖不决，洋人难免会直接干涉，那时候就更加麻烦。而且民军恐怕对朝廷，感情会更恶劣。臣昨夜读法兰西革命史，如果法国皇室能够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皆被屠戮！”

于是袁世凯给隆裕讲法国大革命，路易国王被押上断头台，子孙也遭杀害，添油加醋，把隆裕吓得心惊胆战。隆裕答应，召集宗室商议一下。

袁世凯十一点多出宫，坐着两轮大马车回锡拉胡同。当经过王府井与厂家街丁字路口的三义茶馆门前，忽然车前一声巨响，开道的两匹顶马被炸倒，还未反应过来，车后又是一声巨响。袁世凯大喝一声：“快走！”其实不用喊，马已受惊，早就拼命向前窜。马夫紧拉着缰绳竭力掌控着方向，一直到了锡拉胡同才放慢了速度。袁世凯走下马车，习惯地掸掸两袖，对前来迎接的家人道：“今天有人和我开玩笑。”

这玩笑开得大了。他的一名护卫和副官被炸死，两匹马和随从、护卫十余人受伤。当时军警、卫队立即展开搜捕，现场拿获了数人。被拿获的人毫不畏惧，声称是革命党人，因为袁世凯是共和的绊脚石，必欲杀之而后快。袁世凯听了报告，颇感欣慰："这样对宫里反而好交代了。"

消息当天下午就传进宫去。隆裕听说革命党人连袁世凯也敢炸，吓得脸都白了。小德张趁机进言，说革命党人无孔不入，如果再不下决心，不但宫外的亲贵有危险，就是宫里也不见得安宁。

隆裕失声问道："他们总不至于跑到宫里来安炸弹吧？"

"宫里有层层守卫，他们当然跑不进来。但保不定他们收买了什么人，那可就防不胜防。"的确，宫中侍卫及部分太监不当值的时候就出宫，被人收买不是没有可能。于是，小德张又说，"袁总理被炸，说明并不像有些人所说他被收买了。他是真心为皇室打算，太后宜早下决心，请开御前会议，议决国体。"

隆裕下定决心："那就明天开罢，近支亲贵、蒙古王爷们都进宫来商议。"

次日在内阁召集御前会议。袁世凯以被炸受惊，兼感风寒为由，未出席，而是委托民政部大臣赵秉钧、邮传部大臣梁士诒、外务部副大臣胡唯德为代表出席。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恭亲王溥伟等诸王及蒙古亲王均到。但大家枯坐半个小时，彼此闲谈，没有一人提及国是。大家不是不明白，但皇帝让国这样的大事，就是最为亲贵的醇亲王载沣都装聋作哑，谁傻到先开口？

然而，亲贵中并非都甘于屈服，恭亲王溥伟就是其中之一。三年前光绪驾崩，曾经有种议论，由他继承帝位。结果载沣对他也很提防，载泽、载涛、载洵等都得到重用，溥伟却只当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禁烟大臣。半月前载沣自请罢去监国摄政王之位，溥伟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数日前积极参与良弼、毓朗、载涛、载泽、铁良等人的秘密会议，成立君主立宪维持会——也就是宗社党，准备要求隆裕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他们正在密谋扳倒袁世凯，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陆军部大臣，良弼率军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此时他首先出头，问梁士诒和赵秉钧道："总理大臣邀请我等会议，究竟议论何事，请总理大臣

宣布出来。”

赵秉钧接话道：“革命党势力太强，北方军队不足为恃。袁总理想设立临时政府于天津，与他们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溥伟闻言反问道：“朝廷以慰廷为钦差大臣，又任命为总理大臣，是认为他能讨贼平乱。现在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难道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而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痛剿，罢战议和，岂有此理？”

梁士诒回道：“汉阳虽胜，无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是担心惊扰了皇上。”

溥伟又问：“从前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近二十年，也没有议和之举，更没有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如何有此议论？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人都会，朝廷何必召袁慰廷出山？”

梁士诒、赵秉钧被问得张口结舌。当过出使大臣的外务部副大臣胡唯德解围道：“此次之战，列邦皆不愿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外国人责难。”

“中国自有主权对内平乱，外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亦万无强胁人君俯从乱党之理。您既然这么说，那告诉我是何国人，我要当面问问他们。”

溥伟这就有些抬杠了，胡唯德也无话可答，也不想再搭理这位自以为是的小王爷。

这时，奕劻终于说话了：“议事不可争执，而且事体重大，我辈也不敢决，应请旨办理。”

其实，奕劻对袁世凯的心思十分清楚。他不愿赞同共和，但又阻挡乏术；他希望君主立宪能够延续，但更知人心所向。因此他不置可否，只把矛盾往上推。众人都应和，于是御前会议无果而散。

隔一天，隆裕在养心殿召见亲贵。早晨六点左右，溥伟、载泽等人就到了上书房等候。载泽对溥伟道：“昨天我去见冯华甫，他说革命党

不足惧，只要发饷三月，必能奏功。等议事时你先把这事奏给太后，太后必问我详情，我再详奏。”

不久，醇王载沣也到了，他对溥伟道：“今日的会议，庆王本不愿，不愿意你来，有人问时，你，你就说是你自己，要来。”

溥伟点头答应。

七点多，众人入养心殿，隆裕西向坐，宣统并未在座。被召者有醇亲王载沣、恭亲王溥伟、睿亲王魁斌、肃亲王善耆、庄亲王溥绪、贝勒载洵、载涛、毓朗、贝子载泽以及几个蒙古王公。

等众人鱼贯而入，见过礼后，隆裕开门见山问道：“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众人都回道：“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

隆裕道：“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们后来回奏说，外国人都说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

载沣回道：“是。”

这时溥伟插话道：“既是奕劻这样说，现在摄政王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劻欺罔。”

那彦图也附和道：“既然太后知道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

溥伟借机道：“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问载泽有这事否？”

载泽立即接话："是有。冯国璋所部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仗。"

隆裕苦着脸道："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

溥伟以头碰地道："库帑空虚，焉敢迫求？唯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

善耆也帮腔道："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但隆裕仍然有顾虑："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见状，溥伟大声道："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从前是欺民，现在是欺君罢了。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而且大权既去，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而且，即使优待条件可恃，以堂堂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忝列宗支，实不忍见此等事！"

"就是打仗，现在愿打的也只冯国璋一人，哪里那么容易取胜？"隆裕又问。

善耆插话道："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

"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溥伟主动请缨，又看着载涛说，"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

载涛回道："我没有打过仗，不知道。"

太后默然良久后道："你们先下去罢。"

“过会儿国务大臣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善耆又提醒。

“我真是怕见他们。”隆裕又问溥伟，“如果他们又是主和，我应说什么？”

溥伟回奏道：“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若设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断不可行。如果他们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允许。”

“我知道了。”

溥伟又叩头道：“革命党徒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担忧的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南方为党人占据，民不聊生，北方因为两宫照临，所以地方安静，此正明效大验。太后爱惜百姓，如杀贼安民，百姓自然享福；若是议和罢战，共和告成，不但亡国，此后中国之百姓便永不能平安。中国虽弱，毕竟是中华大国，为各国观瞻所系。若中国政体改变，臣恐影响所及，从此兵连祸结，全球时有大战，非数十年所能定。是太后爱百姓，倒是害了百姓。”

载泽又在一边提醒：“今日臣等所奏之言，请太后还后宫千万不可对御前太监说，因为事关重大，请太后格外谨慎。”

“那是自然，我当初侍奉太皇太后是何等谨慎，你不信，可以问载涛。”

过了一天，载沣对溥伟道：“你前天奏对，语气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知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

溥伟回道：“太后既有此旨，万无再违旨说话的道理，然而目睹危险，天颜咫尺之地，何忍缄默？”

“我处嫌疑之地，也不能说话。”

“五叔与溥伟不同，既是五叔为难，只好以后会议时，溥伟不来就是了。”

“这两日来不知是怎么回事，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

奈何奈何！”

“宗社党已经公开宣言，正大光明的活动，要与袁老四争一争。”溥伟又对载沣道，“五叔，冯华甫答应出任宪政会的会长，由他出面，袁老四必得好好考虑考虑。”

宗社党的骨干都是宗室亲贵，对外正式名头是君主立宪维持会。为了表示并非为宗室一己之利益，推冯国璋为会长，副会长是蒙古郡王贡桑，冯国璋的老乡恽毓鼎也加入宗社党，出谋划策。

载沣却没溥伟那么乐观：“你别看事太太易。冯华甫是，是袁老四一手提携，他能和袁老四，作作对？”

“冯华甫是忠臣。”

冯国璋是忠臣不假，但他不可能与袁世凯闹翻也是真的。这天上午，他与副会长贡桑还有宪政维持会的总文案恽毓鼎一起到内阁见袁世凯，申述支持君主立宪的主张。

袁世凯内阁办公的地方在石大人胡同北侧的迎宾馆，此地与从前的总理衙门隔一条东堂子胡同。七八年前，德国皇太子要到中国来，于是在外务部南建迎宾馆，聘用美国建筑师坚利逊承包，设计和建造完全采用西洋模式，建成后雄伟而壮丽。但后来皇太子并未如期到访，这座迎宾馆就成了外务部办公的地方。袁世凯组阁后，也在此办公。

他在接待室接见冯国璋道：“我何尝不像你们一样主张君主立宪，十年前我就主张君主立宪，五大臣考察宪政还是直隶出的银子。可是，有实际困难也不能不和大家说清楚，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有兵无饷，而且宣布独立的地方太多了，我们的军队顾此失彼，实在不足分布。”

三个人垂头丧气，无果而返。隔了一天，袁世凯单独约见冯国璋。此后，溥伟再来见这这位会长，会长的口风大变，不像从前一力主战。溥伟叹道：“完了完了，冯国璋也被袁世凯收买了。”

溥伟及宗社党骨干载泽、溥伟、良弼等人不肯低头，发表《北京旗汉军民公启》，揭露袁世凯居心叵测，损辱国体，有谋朝篡位的奸谋。蒙古王公纷纷出京，各回本旗，据说要组织勤王敢死队。袁世凯立即调曹锟率第三镇入京护卫，并把旗籍巡警全部调出城外。冯国璋又下令禁

卫军严守营盘，不得出营门一步。宗社党这时才发觉，两手空空，根本无法与袁世凯斗。

更让宗社党的亲贵们泄气的是，段祺瑞等北洋系将领于1月26日发来电报，敦促清廷接受共和。这份近千字长电，是发给内阁、军咨、陆军并各王大臣，事由是“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这份长电先说停战以来，南北均赞同共和，而且给清室优厚待遇，对八旗及满蒙回藏生计也都筹定，“率土臣民，罔不额手称庆，以为事机至顺，皇位从此永保，结果之良，轶越古今，真国家无疆之休也”。如果双方开战，结果对北方十分不利，“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筹莫展，彼进一步，则我之东、皖、豫即不自保。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最后要求是，“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维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这封电报是典型的利诱加威逼。同样的意思其他人早就说过，但力量和影响都无法与这份长电相比，在这份长电上签名的包括署理湖广总督第一军总统段祺瑞，古北口提督毅军总统姜桂题，护理两江总督长江提督张勋，察哈尔台都统陆军统制何总莲，副都统段芝贵，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倪嗣冲……北洋系的统军将领四十七人全部列名！更让隆裕心惊的是电报中还说“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

段祺瑞在二十几天前还通电南方，表示坚决支持君主立宪，如今又致电清廷，却坚定支持共和。二十多天的时间态度来了个大转弯，当然不是真的思想有变化，而完全是随着袁世凯的需要而转弯。明眼人其实一看就明白，但袁世凯还要装糊涂，与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一起通电段祺瑞，“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道义不存，秩序必乱”，警告段祺瑞不要轻举妄动。显然，袁世凯不过是与段祺瑞唱一出双簧。

这天晚上，宗社党的骨干良弼又被炸。当时良弼到醇亲王府商讨如

何应对段祺瑞等人的通电，议了一晚上也没有拿出什么好办法。他刚下马车，从他府门口的一辆马上下来一个小个子军官，穿着标统制服，挂着腰刀，人很精干，向良弼打了一个军礼道："报告军门，我受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崇大人之命，有军情向军门禀报。"

良弼向来十分警惕，摇摇手示意来人不要靠近。随从的护兵将名片接过，良弼一看的确是崇恭的。他与崇恭是老朋友，因此对来人身份不再怀疑，皱了皱眉头道："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深更半夜地赶了过来？"

来人趁良弼看名片的工夫，从怀里摸出炸弹扔过来，良弼喊一声不好，急步跳上台阶。但这枚炸弹没炸，来人又投出一枚，从台阶上弹回到良弼的马车前，轰隆一声巨响，良弼的马车被炸烂，两个随从被炸伤，来人当场被炸死。良弼哎呀一声卧在了台阶上。众人上前，还好，良弼只是腿受了伤。众人将他抬到府内，有人去请医生，有人向巡警厅打电话报警，府里忙成一锅粥。良弼好一阵才苏醒过来，对身边人道："我辈军人，死何足惜。我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老祖宗传下来的这数百年江山。如今我一死，清室也很快就要灭亡了。刺杀我者，必是将来夺国者！"

请来的日本医生检查了伤情，先为他清创止血，天亮后又决定截肢。但因流血太多，手术刚做完良弼就死了。

刺客的身份第二天就查明了，叫彭家珍，字席儒，四川成都金堂县人，时年三十五岁。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亲友推荐下投身于四川总督锡良麾下，深受器重，后来随锡良调云南、东北，任过云南陆军学堂、奉天讲武堂教官，与第二十镇军官关系十分密切。今年滦州秋操前调到天津，出任兵站司令部副官。他是乘坐火车于数日前进京，住在金台旅馆，所乘马车也是旅馆的。他入住旅馆后，一直独来独往，因此是否有同党一概不知。

袁世凯根据赵秉钧的建议私下里对奕劻道："彭家珍看似独来独往，其实不然，他只是把同党掩护得滴水不漏罢了。他担任奉天讲武堂及东三省学兵营教练官多年，二十镇的中下级军官大多出于其门下，滦州兵变与他关系极大。如今京畿一带屡出暴力事件，这就足以证明，革命党的势力已近在肘腋之间；良赉臣被炸，也许只是个开头。"

随即，奕劻将这些话奏给隆裕，隆裕吓得心惊胆战。

良弼是满人中难得的人才，与恩铭、铁良、端方、载泽并称“满洲五虎”。早在1907年，恩铭就被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三个月前，端方亦在赶赴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途中，被其哗变的部属杀死。如今五虎只余铁良与载泽，两人势难再有作为。溥伟吓得躲到了西山，宗室亲贵纷纷到天津或烟台、青岛租界避难。

良弼死后次日——2月6日，段祺瑞又领衔第一军八名协统再次发出代奏电：

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颍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乎？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凭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请代奏。

隆裕下决心接受共和，下谕袁世凯与南方开始谈判清室优待条件。经过数天的谈判，双方最后达成一致。皇室的优待条件主要包括，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四百万两（改铸新币后为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拨用；皇帝辞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等。皇族及满、蒙、回、藏等各族权益保障也都有相应的规定。

优待条件即将达成，共和国体即将确立，由张謇起草的退位诏草稿已经发来，袁世凯召徐世昌前来密议：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

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钦此。

“张先生不愧是状元出身，果然好文笔，几乎一字不必易。”徐世昌接过来一看大赞。

袁世凯却有点担忧：“菊人大哥，张先生的文章是好文章，但还是略有遗憾。如果南方到时候食言，又该如何？”

徐世昌立即领会，袁世凯担心的不是南方食言清室优待条件，而是大总统一职相让与否。他沉思良久，提笔在“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前加了两句话：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这两句加的极好，强调了袁世凯的合法地位，一方面是受民意机关——资政院的选举，一方面是受清廷的旨意，如果南方万一食言，他即可据此组织共和政府。袁世凯连拍桌案道：“好，好，好！”

“结尾似有遗憾，感觉言犹未尽。”徐世昌再读一遍旨稿，想了想提笔在最后加上“岂不懿欤”四字。

袁世凯接过旨稿，念到最后几句大赞：“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妙极，妙极，有此四字，可显见朝廷对退位的喜闻而乐见。”

徐世昌是翰林出身，对清廷颇有鸟恋旧林的感慨：“真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大清朝竟然呼啦啦倒了下来。”说罢长叹一口气。

袁世凯也感慨道：“我出洹上，只不过四月有余，世事变幻如浮云，真是想也未曾想到。力荐袁某为湖广总督者，菊人大哥也；助袁某组织内阁者，菊人大哥也；言兵事当专属内阁他人不得掣肘者，亦菊人大哥也；如今清帝退位，请以袁某为全权者，亦菊人大哥也！菊人大哥真是肱股之佐！将来还多有仰仗之处。”

徐世昌摇手道："四弟，此后你要放我回归山野了。我是前朝的翰林，就是俗语所说的天子门生，鸟恋旧林，旧林已无，但也不宜觅新枝。我打算回河南老家，做几年田舍翁，或寓于青岛，做几年寓公。"

"我知道菊人大哥爱惜羽毛，怕被人指为贰臣。我是早就被那些少年亲贵骂为曹操，骂为王莽，但我不怕。如今，共和已经是势不可挡，如果你我逆势而行，我率北洋兄弟与南方见个高低，倒是成全了咱们忠臣的名节，可是，北洋兄弟要血流成河，中国必定生灵涂炭。若胜，无非让那帮亲贵苟延残喘而已，何益？若败，必定是共和。既然早晚是共和，又何必做此无益之牺牲？所以，后世或有公论和良知，论及你我，当感激我们促成共和之功绩！"

"改朝换代而能不流血，史所罕见，我也甚为欣慰。我要做寓公、田舍翁，并非只是爱惜羽毛。你我兄弟，当初你在野，我在朝，可以互相援应；如今你在朝主政，我做闲云野鹤，也可以互相援应。还望四弟能体谅。"

见徐世昌已有定见，袁世凯不好勉强，不过他尚有担心："明天请太后用玺，不知会不会有波折，你这掌玺大臣要多上心了。"

为了防备用玺时出麻烦，由杨度建议，借鉴英国的办法派徐世昌为掌玺大臣，专门管理和使用玉玺。

"毕竟是让国于民，这个决心不好下，太后会有所犹豫，全在预料当中。不过，估计问题应该不大，届时我会用心。"

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五日，隆裕在养心殿召见梁士诒、胡唯德、赵秉钧三位国务大臣："我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决定接受共和，下退位诏。"

梁士诒首先附赞道："太后英明，是我中国万民之福。"

胡唯德也道："太后必将青史留名，千秋万代，都会感念太后的恩德。"

赵秉钧也附和："历朝历代，改朝换代而不流血者几乎没有。这次国体更革，能够以和议结束，真是前史所无，也是中华之福。"

话虽如此，隆裕依然十分难过，她掩面哭泣道："我没能保住大清的江山，实在无颜见祖宗于地下。梁士诒啊！胡唯德啊！赵秉钧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上，你们回去好好和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堂堂太后，话至于此，三人纵使铁石心肠，也不能一无所动。梁士诒打包票道："太后放心，优待条件是国家所议，公报列国，载入史册，谁敢食言！臣拼了性命担保。"

胡唯德将三份诏书摆到御案上，一份是退位诏，一份是告诫天下臣民，国体更改，都要安分守己，勿得挟虚矫之意气，逞偏激之空言，致国与民两受其害。再一份则是批准优待皇室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这三份诏书一下，才真正算得上帝制结束，共和更始。

当这份诏书摆到隆裕面前时，她几乎不忍看，眼泪汩汩而出。这时小德张来奏，醇亲王载沣、贝勒载泽等宗室亲贵十数人要进宫。隆裕擦擦眼泪问："他们进宫干什么？"

小德张回道："听他们的意思，是想劝阻太后下退位诏。"

三位国务大臣都很紧张，如果这时出了意外，难免前功尽弃，都仓皇地看着隆裕，等她拿主意。隆裕十分果决道："你把他们挡在外面，我先把这件大事办完了再见他们，免得再耽搁，徒然误事。"

胡唯德就等这句话，对外面喊："快传掌玺大臣。"

徐世昌应声而进，躬着腰捧着宝玺盒，走到隆裕太后跟前。隆裕吩咐道："我已经下了决心，你用玺吧。"

徐世昌打开盒子取出玉玺，端端正正盖在"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三年"二字上，又双手交叠，用力一压。盖完三份诏书，又从容收起来，放回盒中。

胡唯德将三份诏书恭恭敬敬捧在手上。

"你们跪安吧。"隆裕忽又改口道，"罢了，已经共和了，你们行个鞠躬礼吧。"

三人向着隆裕太后深鞠一躬，而后退后几步，鱼贯而出。外面阳光

明亮，三人从幽暗的大殿中走出来，眼睛都有些不适应，都站在台阶上，梁士诒叹道："太后今天如此果决，实在出乎意料。"

胡唯德也赞同道："是，今天太后的决断，真正是令人刮目。"

赵秉钧看了看天空中的浮云感慨道："今天可称是个开天辟地的日子啊。"

第九章　利用兵变拒南下　临时政府移北京

在退位诏书正式颁布前一天，袁世凯就将诏书全文发电给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各部总长及参议院。同时还发一封电报，表示他支持共和之意："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亲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不过，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如果袁世凯就职，势必要南下，这实在非他所愿。他的势力在北方，到南方去便如鱼离水、虎离山。他在这封电报中，十分委婉地提出不到南方就职的请求，"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

接到袁世凯的电报，孙中山亦喜亦忧。喜自不必说，清帝退位，共和始基，他为之奋斗多年的目标达成了。忧的是袁世凯将来能否真心拥护共和。清帝逊位诏书中，有令袁世凯组建共和政府的内容，本来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是继承自孙中山，怎么成了清廷的旨意？还有，袁世凯不肯南下，并不像他表面所说的理由，说到底是不愿离开他的地盘。他盘踞在北方，军警都是他的嫡系，将来他要出尔反尔，又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得了？

所以孙中山必须在辞位前设法对袁世凯进行限制。他与黄兴等人紧急商讨，研究出三条限制措施。一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三是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由宋教仁主笔，正在加紧制定中。

孙中山于清帝逊位诏颁布的次日，也就是2月13日，宣统三年腊月二十六日，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同时，又向参议院举荐袁世凯。他在咨文中说：

今日本总统提出辞表，要求改选贤能，选举之事，原国民公权，本总统实无容喙之地，唯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提议推让，想贵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其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成共和，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云。

临时参议院收到孙中山的辞职书及咨文以及所附的三项条件，决定于次日开会讨论。临时参议院是孙中山回国后按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组建，相当于临时国会。议员由各省推荐，共有一百二十席；日常主事的是全院委员，共三十人，设全员委员长一人，又称为审议长，是仅次议长、副议长的要员。又因审议长主持审议，因此他的态度对审议结果影响很大。

当时的审议长叫李肇甫，是四川人，同盟会成立时与胡汉民同为书记科同事。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政府只设立五个部，粥少僧多，怎么办呢？李肇甫懂得旧式官府的那一套组织，于是他提出一个扩大政府组织的办法，设立了九个部，还在总统府下设秘书处、法制局、印铸局、公报局、参军长等职位，把包括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投诚的旧官僚军人等人都安置下来了。李肇甫也因此得到各方的赞赏，不久就被推举为参议院的审议长。

袁世凯赞同共和的电报也发到了参议院，李肇甫对袁世凯委婉表示不能南下就职十分体谅。而且当时主张定都北京的大有人在，比如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宣布了《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提出建都北京的主张；同盟会的骨干宋教仁、江苏代理都督、安徽都督以及顺直谘议局等也纷纷通电，也主张定都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张謇也是极力支持袁世凯，更是主张建都北京。结果在开议的时候，李肇甫首先发言："我不同意定都南京。当初打算定都武昌，是因为革命军手中只有武昌；后来定都南京，是因为北京还在清军手中。如今清帝逊位，南北统一，理所当然定都北京。要说理由，只一座紫禁城就足够了。"

结果，二十八人投票，二十人赞同定都北京，五人主张定都南京，二人主张武昌，一人主张天津。如果定都北京，则袁世凯就无须南下就

职，引虎出山的计划就完全落空。这个结果完全出乎孙中山的预料，因为参议院的全院委员同盟会员占多数，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的同志会这么多人投反对票。

听到这个结果，孙中山极为恼火，坚定支持他的黄兴更是怒不可遏，手插在裤袋里，在屋里急速踱步，一边走一边道："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这哪里还是自己的同志！"

当天晚上，孙中山、黄兴把李肇甫叫过来当面痛斥。李肇甫还要解释，孙中山制止他道："伯申，定都之事哪能凭一座紫禁城就决定下来？我建议定都南京，是为了共和能够得以真正实行。定都北京，共和就有颠覆的危险！我的同志哥！"

李肇甫回道："大总统，如果共和这么容易颠覆，那说明共和实在太过虚弱！我们应当有信心！"

黄兴怒斥道："伯申，这里不是讲台，定都这样的大事也不是你神采飞扬发一通演讲那样随意。我告诉你，必须复议改过来！"

李肇甫驳斥道："参议院是民意机关。这是民意。我们还要不要民意，还要不要民主？"

黄兴挥着手道："共和被颠覆了，你还何谈民主、民意！我告诉你，明天你们不按孙先生的意愿行事，我立即派兵将议员们绑了出来！"

李肇甫也是颇有主见的人："总长手里有兵不假，可你要真派兵把我们绑出来，那就是共和的大笑话，也是民主的大笑话！"

"克强，你先不要生气。今天晚上，必须连夜通知本会同志，明天复议必须把结果改过来。定都南京这件事，没得商量。"孙中山反过来劝黄兴，又望着李肇甫道，"伯申同志，我是以本会总理来要求你这个同志，而不是以大总统来要求你这个审议长。明不明白？"

"总理这样说，我愿接受。"

当天晚上，由同盟会庶务长黄兴出面主持会议，召集参议院中的同盟会员开会，开了半夜，统一思想。有些人勉强答应了，但并非心悦诚

服。

第二天清晨，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吴玉章拿着孙中山亲自拟就的复议咨文，准备加盖总统大印送往参议院。当天要举行南北统一大典，孙中山已率军政要员赴南京东郊的明孝陵谒陵去了。吴玉章拿着咨文急得直跺脚，这时黄兴穿着军装出来了，他厉声对吴玉章道："我马上去东郊明孝陵，你告诉参议院，过了正午十二时，他们再不改过来，我立即调兵冲入参院强行通过。"

吴玉章连忙回道："务请总长再延缓一下，我尽速办理。"

吴玉章再去报告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胡汉民惊道："这事严重了，如果黄总长真带兵拿枪逼着通过，那可真成了大笑话。我不能去孝陵了，先把这件事办妥当。"

他命人拿来孙中山办公室抽屉的钥匙，取出了大印盖上，让吴玉章亲自把咨文送到参议院。

中午十一点多，孙中山、黄兴诸人谒陵后返回总统府。黄兴一进总统府，就问秘书长胡汉民："展堂，复议结果出了吗？"

"已经出了。"

"怎么样，他们通过没通过？我已经调齐了人马。"

"哪里用得到人马，参议院经过复议，出席的二十七名参议员中，有十九人投票定都南京，六票主张定都北京，两票主张定都武昌。所以，首都仍然是南京，总长尽管放心好了。"

孙中山笑了笑道："我就说嘛，都是我党同志，何需舞刀弄枪。"

国都已确立，当天下午三点，参议院根据孙中山的建议，表决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提案，入会十七省代表，袁世凯全票当选。

参议院立即将结果电告袁世凯，电文中说："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定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孙中山也致电袁世凯："今日三点

钟，由参议院举公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地点定在南京。现派专使奉请我公来宁接事。民国大定，选举得人，敬贺。”

袁世凯收到临时参议院和孙中山的电报，内阁一片欢腾，众人都来道贺。没想到袁世凯十分平静：“先不要道贺，这副重担我能不能挑得起还两说，且让我想想。”

袁世凯不是不愿当大总统，更不是担心挑不起这副重担，而是定都南京绝非他所愿，如何搪塞，需要动一番脑筋。他着人把谋士梁士诒和文案阮忠枢找来商议，梁士诒出主意道：“我看四个字，以退为进。”

梁士诒的意思，是向南方说明袁世凯不能南下的苦衷，自己既然不能南下，那就让孙中山继续当这个大总统好了，还显得袁世凯并不亟亟于当这个大总统。

“不要弄巧成拙就行。”袁世凯所谓弄巧成拙，当然是指万一孙中山当真，继续当起大总统来。

梁士诒笑道：“绝不可能。他们最讲民主，既然参议院全票推举宫保当总统，孙文不可能出尔反尔。”

“宫保放心，我一定把这篇文章做得恰到好处。”

阮忠枢下笔很快，到吃晚饭时，已经向袁世凯交稿了。通电的范围是“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各军队长”，先对孙先生推荐，参议院投票，议决袁世凯当大总统表示谦逊，“世凯何德何能，何敢肩此重任”。然后说明他南下就职的诸多困难，“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古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勾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自己不能南下，举人自荐又无合宜之人，“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唯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最后，再次表达自己支持共和的态度，“总之，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之局，致资分裂之祸”。

袁世凯看完稿子十分满意，叮嘱阮忠枢，在发给孙中山等人的同

时，可交给南北各大报纸发表。次日这份电报在各大报纸上刊出，南北各方都对袁世凯的处境表示理解和支持，不但北洋大批将领，就是同盟会的一些督军，也都表示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孙中山发电报给袁世凯，还是劝他南下就职。隔了两天，又发来电报告诉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欢迎团，专程北上，“此间派定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健、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绍文、步兵第三十一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兆铭为欢迎员，偕同唐绍怡，前往北京专迎大驾。并令该员等于起程时，另电左右”。

“孙先生看来是非要我南下不行了。”袁世凯看罢电报吩咐阮忠枢，“老阮，回孙大总统电，感谢他派欢迎团，到时咱们派员去迎接。”

袁世凯当天又布两项命令，一是自正月初一起，所有内外文武官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二是限正月初一前，各官员一律剪掉辫子。当天晚上，他把秘书兼翻译、海军上将蔡廷干叫来道：“耀堂，今天派你一个差使。”

“请大总统吩咐。”

袁世凯哈哈一笑道：“大总统还是孙先生，你还是叫我宫保好听。”

“宫保有何吩咐？”

“让你来给我剪掉辫子。”袁世凯一摇头，把脑后的辫子甩过来。

这大大出乎蔡廷干的预料，他一个堂堂海军上将，晚上被内阁总理大臣招来就是为了抬手一剪子，剪掉一条辫子？他脱口而出：“啊，让我剪辫子？”

“耀堂，你可别小看了剪一条辫子，你这一剪子下去，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传承数千年的专制落地了，共和民主开始了。这是小事吗？”

站在袁世凯身后的袁克定解释道：“蔡将军，爸爸听说你与《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循十分要好，爸爸想哪天方便，认识一下这位莫里循先生。”

袁世凯哈哈一笑："给我剪辫子这事，你可以当个独家新闻，透露给你那位洋人朋友。"

蔡廷干回道："他也很希望结识宫保，宫保方便的时候我让他来拜访。"

袁世凯兴致很高，向蔡廷干打听莫里循的事情。据蔡廷干说，莫里循是英籍澳大利亚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却喜欢游历，甲午战争那年来到大清，游历南方后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

"莫里循很讲职业操守，在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只有他在英国报纸上，较为客观的发表文章，认为这场战争是传教士不够尊重中国人的感情而引发的。莫里循说，我可以不说话，但只要说，就要说真话。"蔡廷干这样评价道。

"这个人很有意思。"袁世凯嘴里"哦"了一声。

"有意思的事多得很。莫里循在洋人圈里知名度非常高，来北京的洋人大都先去拜访他。结果火车站的车夫只要拉到洋人，二话不说就拉到王府井莫里循的府上。就连王府井大街，洋人也都称莫里循大街。"蔡廷干又笑道。

辫子剪掉后，蔡廷干又把袁世凯的后脑勺上的头发仔细剪了一遍。袁世凯摸着光秃秃的后脑勺笑道："这以后睡觉倒是方便多了，不必再打理辫子。"说罢哈哈大笑。

袁世岂平时不苟言笑，按蔡廷干的说法，今晚的笑声够半年的了。

送走蔡廷干，袁克定问道："爸爸今晚兴致很好，是不是想出了对付南边的办法？"

"哪里有什么好办法？车到山前必有路。今天张季直先生发来一份电报，建议我善加利用驻京的外国外交团和北方的民意，我觉得颇有道理。"

蔡元培一行八人于2月20日也就是阴历的正月初三，由上海登轮北上，25日到达天津，袁世凯派出梁士诒、蔡廷干等人前往天津迎接，并

奉命陪欢迎团在天津参观一天。唐绍仪、汪精卫两人先行入京。袁世凯于当晚设宴欢迎两人，第二天上午，汪精卫便前往拜访莫里循。莫里循早在蔡廷干的引见下见到过袁世凯，两人一见如故，他向袁世凯表示，他和各国使节都认为中国应当定都北京，他一定会尽力达成此目的。

蔡元培等人于26日下午到达北京，第二天上午袁世凯在迎宾楼会见欢迎团一行，握着蔡元培的手久久不放说道："我听少川介绍过先生，先生是真正的教育大家，也是革命家，我是久仰大名。"

蔡元培回道："大总统谬赞。我在德国，受少川托付教他四个侄子中文，其实也是少川给我谋一份束侑以自养罢了。"

袁世凯又问："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蒙大总统关照，一路上都很顺利。尤其到了天津，真有宾至如归的感受。欢迎团一行所到之处，就听到军学商农各界对大总统赞不绝口，都不舍得大总统南下就职。"

"都是虚名罢了。我在京津任职多年，京津百姓对我格外厚爱。其实我为民众所尽服务，实在不值一提。"

蔡元培切入正题道："元培一行，奉孙先生之命，也是受临时政府所遣，欢迎大总统南下就职。培等自天津而北京，各团体之代表，各军队之长官及多数政治界之人物，或面谈，或投以函电，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反对。京津民众似有误会，把大总统南下就职与定都南京混为一谈。其实，培等职责只是迎接大总统南下就职。临行前孙先生一再叮嘱，定都何地，要等大局奠定，决之于正式国会。"

"孙先生也有电报给我，我理解孙先生的苦心。"

蔡元培解释道："之所以要迎接大总统南下就职，原因有二。一是避免在北京就职，让天下人有庙宫未改之嫌，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惑。二是大总统南下，沟通南北，以联络南北感情，借以巡视军民近状，以资融洽。"

"我也很愿南行，我不但希望到金陵向孙先生、各部总长及参议院请教，而且我还将赴鄂省，与黎副总统晤商一切。只是需要安排的事情实在太多，请孑民老弟容我数日，妥为安置，尤其是留守人员，需要与

军政各界商讨。”

袁世凯有如此表示，欢迎团一行都很开心，以为此行使命并不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困难。

第二天上午，蔡元培希望再次拜访袁世凯，得到的答复是上午袁宫保没有时间，正在与军政各界商议留守人员。下午蔡元培率欢迎团的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法制局长宋教仁见到了袁世凯，催问行期。

袁世凯回道：“很快了，很快了。今天我已经与大家商讨了留守的初步人选，因为北方事情实在太多，内政兼外交，再加东三省、外蒙古脱离中央的警报频传，不能不妥加安排。留守人员至关紧要，不能不慎加选择。”

蔡元培表示理解，法制局长宋教仁问：“大总统可否给个确切的行期，比如明天或者后天，我们对孙先生和参议院也好交代。”

“明天是来不及，我与大家说定，明天上午确定留守人员名单。后天或者大后天应当有把握起程。”

当天晚上，袁世凯正在迎宾楼吃晚饭，外边忽然响起乒乒乓乓的声音，他一惊而起问：“怎么回事？”

“快到灯节了，大约是放炮仗。”陪他吃饭的袁克定回道。当时是正月十二，离灯节尚有三四天。

“不对，这哪里是炮仗，分明是枪声。”

一会儿又有炮声，袁克定惊问：“是不是放花炮？”

袁世凯瞪了他一眼道：“你懂什么，这哪里是花炮！”

这时邮传部的铁路局长叶恭绰和卫队队长唐天喜都跑进来报告：“宫保，不好，有兵变。”

袁世凯问：“兵变？是禁卫军吗？”

禁卫军是冯国璋统带，但下面的是以满蒙人为主，早有传闻说，他

们不满共和，要进城闹兵变。

唐天喜回道："不是禁卫军。"

"赶紧打电话，问曹仲珊和姜老叔是怎么回事。"

曹仲珊就是第三镇统制曹锟，他的人马大部分随袁世凯北上，负责京师治安。炮队驻朝阳门外，第十标驻东城。姜老叔就是姜桂题，他的部分人马驻扎西城区。电话没打通，大约是线被剪断了。正在着急，电灯也灭了。

"宫保，赶紧到地下室去。"叶恭绰没经过战事，早紧张得不行。

唐天喜也附和："宫保快躲躲，由我顶着呢。"

"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

唐天喜急道："有我们在，何劳宫保亲自去。我已经派人去联络曹帅、姜帅。宫保还是先躲躲再说。"

这时候迎宾楼外已经乱哄哄吵嚷不断，中间夹杂着枪声。

袁世凯问："你手里多少人，能不能顶得住？"

"宫保放心，顶得住。"

唐天喜是第三镇第十标标统，第十标是袁世凯北上时的卫队，唐天喜平时就跟随在袁世凯身边，亲率几百人护卫。

袁世凯叫着唐天喜的号说道："云亭，今天刚到了一笔款子，你就说我说的，立马取出来，分给卫队的兄弟们，别给我省，一人千把元发下去，无论如何不能让乱兵进了迎宾馆。"

"宫保放心好了，我一定率弟兄们死守。"

袁世凯在袁克定、叶恭绰等人的簇拥下进了地下室。地下室里平日放些杂物，霉味很重，适应了老大一会才闻不到味了。袁世凯忽然想起次子袁克定下午外出未归，惊呼道："老大，克文下午出去了！"

袁世凯回彰德后，只有袁克定带着妻妾住锡拉胡同。袁世凯复出北上，也没有带家眷，袁克文是年前来看望老父，尚未离京返回，原计划是过了灯节回彰德。他好玩，天天酒食征逐。

袁克定回道："他下午说要到外城会朋友，这时候大概还没进城。"

袁世凯特别疼爱这个颇负才气的二儿子，急得直跺脚。

叶恭绰见状劝慰道："二少爷十分机警，没事的，宫保放心好了。"

袁世凯垂头顿足道："十有八九是曹仲珊的兵，他带兵向来不严。"

曹锟是混混出身，带兵后也未改混混本色。他对部下很放纵，尤其后来随徐世昌出关，驻军吉林长春，天高皇帝远，更是放纵得出格。东北匪患严重，他带兵剿匪，部下奸淫掳掠，比土匪好不了多少。

在地下室陪袁世凯的是个队官，接话道："这事不能完全怪曹帅，他离开第三镇已经三年。这几年下层军官都是走亲贵路子，只要花银子就能买到官。曹大帅赋闲三年，才随宫保复出不到半年，来不及整顿。"

"你倒是体谅你们曹大帅。第三镇是我的嫡系，从前段芝泉、段香岩当统制，都不像仲珊这样胡闹。仲珊身上痞气太重，一味放纵，适足害之。"

不知过了多久，唐天喜亲自到地下室通报："宫保，乱兵已经回营，请上来吧。"

"是谁的兵？"袁世凯出了地下室，上面一片狼藉，迎宾馆的窗户玻璃也被砸碎了很多。

"是曹帅的兵。"

"我估计的没错！他们为什么这么胡闹？"

"他们听说宫保要到南京去，军中有种传言，说宫保一走，北方的部队就要全部遣散，他们没了饭碗，所以就闹起来了。"

"真是添乱，瓜田李下，我的名声要全毁在这帮龟孙手里。"袁世凯

突然想起南方来的欢迎团，便问，“云亭，你看能不能打发人出去，问一下煤渣胡同，蔡先生他们有没有事。”

这时枪声已经停了，东边已经放亮。这时唐绍仪派人来报告，昨天晚上乱兵围攻煤渣胡同欢迎团的住处，蔡元培、汪精卫两人已经避入六国饭店，其他还有几人下落不明，请帮忙查找。

袁世凯大声问：“赵智庵哪，怎么不见他的影子？”

“巡警也乱了，昨天晚上也跟着闹得厉害。”

“我练兵三十年，最看重的是军纪，威信毁于今日！乱兵抢劫后，估计会逃离京城，各回家乡。你立即替我给天津张馨庵发个电报，告诉他昨晚九点钟，三镇兵变，抢掠街市，有持械乘车南下者，难保不随处骚扰，望饬各地方随时查拿，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所持枪械、浮财一律归公。”

唐天喜领命而去。这时候，英国公使朱尔典派人送信来，说袁克文昨晚已经避入英国使馆，等地面平静了，他会亲自派人护送过来。

随后赵秉钧及各方探报都到，这次兵变是由第三镇发起，先是城外炮兵开炮，随后进城，驻东城的第十标一营也跟随闹事，朝阳门、东单、前门、大栅栏、永定门、虎坊桥一带都被抢劫，尤其是钱庄、金店，几乎无一幸免。

到了八点多，唐绍仪来了，在客厅向袁世凯报告欢迎团的情况。目前所有人员都已经到了六国饭店，请宫保放心。

两人正在说话，一个大高个推门而入这人便是曹锟，他行了个军礼道：“宫保，昨夜奉密令，事情已经办妥。”

袁世凯瞪眼呵斥道：“我正要找你，你摸摸你脖子上的脑袋还在不在！部下哗变，四处抢劫，该当何罪！”

曹锟张口结舌，一脸困惑，这时才发现被门挡住的唐绍仪，连忙打招呼。

袁世凯怒道：“你快滚，给我查清楚是谁带头闹事，都给我抓起来。”

曹锟行了个军礼，灰溜溜退出去。

打发走曹锟，袁世凯着人把袁克定叫来，瞪着眼睛问："老大，你老老实实告诉我，这次兵乱，是不是你们搞的鬼？"

袁克定矢口否认。

"曹仲珊进门就说，昨晚奉什么密令行事，我何曾有什么密令？这件事情很严重，你可不能瞒我。"

"我哪敢瞒爸爸，这是何等大事。"袁克定又想了想道，"我昨天中午见香岩时曾经说，我爸爸如果南下，只怕军心受影响。"

袁世凯瞪眼问："你这么说了？段香岩怎么说的？"

"他说这个好说，我和他们说一声就是。"

"说一声？他说什么？香岩曾任过第三镇统制，与曹仲珊要好，他别自作聪明去传了什么话。"

"这件事爸爸不必去管了。如果要查，反而让人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

袁世凯连拍桌案道："都知道我不愿南下就职，这当口出这档子事，别人岂不会以为是我有意为之？这可真是瓜田李下！"

袁克定回道："人们怎么想，爸爸不必去管，管也没用。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让欢迎团设法让南方取消爸爸南下就职的安排。爸爸还在北京，就出了这种事情，爸爸若南下，真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

袁世凯挥挥手，袁克定躬身退出。他叹了口气对唐绍仪道："少川，这样一闹，恐怕南行又要拖下去了。"

"今天早晨我和汪精卫议过，最好能够电示南方，宫保不必南下，就在北京就职。"

"在哪里就职无所谓，关键这么一闹，只怕洋人会干涉。"

两人正在商议，公使团送来一个照会，说如果清军不能维持治安，各国将调兵进京保护使馆。

“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列国要是调兵进京，举国惊疑，庚子之乱怕要重演。来呀，叫唐天喜。”袁世凯把手里的照会抖得哗哗作响。

唐天喜进门垂手而立。

“你立即组织执法队上街，务必于半天内恢复秩序。遇到抢劫等作奸犯科之辈，不问兵匪，就地正法。”袁世凯又把赵秉钧叫进来吩咐，“我已经派唐天喜组织执法队，杀人的事他负责，维持地面的事你负责。我听说巡警也参与抢劫，你给我查查清楚，绝不能宽贷。”

“我已经把休假的巡警全部调回，维护京城秩序。参与抢劫的巡警也正在排查。”赵秉钧领命而去。

袁世凯又对唐绍仪道：“少川，发生这种事情，我这边事情扒不开麻了，欢迎团那边你多照应，我暂时顾不上了。你多和汪精卫商议，给他们解释清楚，也向南面解释一下，就职的事情，到底该怎么办，让他们商量妥当办法。”

唐绍仪告辞，与袁克文在大门外打照面：“你快进去，你爸爸急得够呛。”

袁克文进去，见到袁世凯，父子真有隔世的感觉。袁世凯拍拍袁克文的肩膀说：“老二，你没事吧？”

袁克文拍了拍胸脯道：“爸爸放心，未伤毫发。”

据袁克文说，他傍晚时从外城回来，刚进城，就听到乒乒乓乓的响声，巡警告诉他，大约是放鞭炮。等他驱车赶这里时，枪声已经很密，胡同口也被封锁，布岗的士兵不认得他，背后又有子弹打来，他就策马驱车直奔东交民巷的英国使馆。朱尔典把他留在使馆中，一直不让他走，怕出意外。

“有惊无险，很好，很好。你明天就回去吧，彰德那边没有主事的，我放心不下。国事如此，家事我是顾不上了，全靠你回家张罗。”

“爸爸放心好了，我明天一早就回去。”

经过执法队和巡警半天的镇压，街面上总算安定下来。

可是到了下午四点多，西城又乱起来，这次哗变的是姜桂题的毅军。他们由西向东、向南，一路放火。京城向有西贵东富的说法。西城住的王公多，天潢贵胄；东城通往天津方向，商铺、钱庄、典当多，是为富。西城的毅军哗变时，城内商铺大户都有了准备，关门闭户，细软都收藏了起来，所以这帮变兵抢不到东西，于是放火泄愤。这时城外的禁卫军在冯国璋的亲自率领下进城平叛，他下令不要关闭城门，以便让变兵逃走，他叮嘱只需把叛军赶出城去就行，若非公然对抗，不要开枪杀人。进城后他亲率两标人马，分别守卫东华门和西华门，他则亲自进宫去给隆裕请安，奏明太后他正在平乱，不必惊慌。

叛乱到晚上九点多被平定下去，冯国璋又到内阁——也就是迎宾馆见袁世凯。冯国璋未奉令而进城平叛，袁世凯心中不悦，脸上却是热情洋溢："华甫，我正要下令请你进城，听说你已经进城了，中，这我就放心了。"

冯国璋拱手道："我擅自调兵，特来向宫保请罪。"

"我们兄弟哪里说得到请罪。以后有行动，必得先知会我一声，免得闹出误会。"

"这次是来不及了，我怕闹出对宫保不利的洋相来。"

听冯国璋话里有话，袁世凯又问："华甫，有什么隐情，你直言就是。"

冯国璋低声说："昨晚的兵变，我听守东华门的禁卫军讲，他们好像是冲着宫中而来，禁卫军拼命抵抗，他们才未得逞。今天中午有人对我说，坊间有种传闻，说这些乱兵受人指示，要进宫杀掉太后皇上，拥戴振贝子登位，还是让宫保组阁，继续实行宪政。"

"这可真是骇人听闻！"袁世凯这一惊非同小可。

"是啊，宫保如今已是大总统，何苦再当什么内阁总理，出尔反尔，怎么向世人交代。好在昨天叛乱已平，所以我没有把这个传闻告诉宫保。没想到今下午又起了乱子，我就不敢大意了，怕他们真闯进宫

去，我来不及请命，就带兵进城了。”

“这可真是天下奇闻！”

“局面一乱，向来是流言满天飞。宫保如今是大总统，一身而系天下安危，这时候不能惹什么是非上身才好。要止住流言，就得尽快稳定秩序，不要出大乱子。”

“华甫说得极对。我再给直隶张馨庵发电，让他无论如何要保证秩序。”然后袁世凯又是一副真诚请教的神情，“华甫，你帮我分析一下，两次兵乱，究竟为何？”

“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挑拨，且不去说，从官兵情绪上讲，宫保创立北洋军，向来以忠君爱国相教导，今天忽然共和了，大家心里扭不过这个弯来。又有传说言，南北一统一，接下来就是裁撤军队，大家生计无着，自然躁动不安。再具体一点说，这几年军纪大非从前可比，尤其是仲珊的第三镇，他治军就不着调，今年招的新兵，特别是第十协，多是京津、山东一带的兵痞匪棍。”

袁世凯点头道：“纪律不严，招募太过宽松，这些问题不难解决。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军心不稳，这一阵我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没有顾及。华甫有何良策？”

“我哪里有什么良策。无非就是下令重申军纪，再就是可发给各军一份通电，让各军不要轻信谣言。还有，京中不能再有动荡，应实行宵禁。”

“好，这三条我都照办。”

然而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就接到天津、保定等地的电报，逃出的变兵分别又在天津与当地变兵、土匪勾结，大肆抢掠。更让袁世凯担心的是，日本已经紧急从山海关调兵入京，上午时就上街巡逻，宣示不满。德、法等国也都下令调兵入京。

袁世凯快刀斩乱麻，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向外交使团发函致歉，告诉他们官军有能力稳定秩序，勿调兵入京；二是发布宵禁令；三是发布告京师市民书，以安民心；四是布告各军。

布告各军是一份长电，近千字。这份电报先是回忆了统兵二十年，与将士以诚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录，有过必教，有罪必惩。又告诉各军，统一政府，行将成立，值此民国初建，军界同人，应齐力一心，竭诚赞佐。前途幸福，自必与我军人共之。又严厉警告："倘其乐祸幸灾，意存破坏，不知大体，徒怀自私自利之心，误听浮言，甘为病国病民之举，则是作全国之公敌，为人群之败类。非但负本大总统十数年教育之苦心，抑且辜举国四万万同胞之厚望。中外交诟，天下不齿，于军人又何利焉？万一因暴动而酿交涉，因内乱而召外衅，大局瓦裂，土宇瓜分。目前则战血横飞，有化为沙蟲之惨；后则神明胄裔，有作人牛马之悲。尔军人纵不为一身计，独不为子孙计耶？""故爱民保民，乃军人之唯一天职。至于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又凡为军人者之第一要义。古今中外，莫不同之。本大总统用是谆切相告，涕泣陈言，原我军人共体斯意，共明斯理。此劝彼勉，念兹在兹。勗哉三思，懔之毋忽。"

这篇布告真正是苦口婆心，但违反军纪又该如何却一语不及。当初阮忠枢起草的稿子中专门有几句话，说得极为严峻，却被袁世凯一笔勾去。后来阮忠枢明白，如果强调惩处，那么此次兵变首先要受到严惩，看来，袁世凯并未打算惩办失职的将领。其实用心一考虑，这次兵变，无疑给袁世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他不南下就职，如今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这时候，社会各界纷纷发电给袁世凯，希望不要南下；而天津、保定、德州、济南等地被乱兵抢掠的电报也不断传来。袁世凯把这些电报一一抄录给欢迎团。

莫里循来见袁世凯，向他表示各国公使都不愿他南下，将共同向欢迎团提建议，并向孙先生发电。他还给袁世凯出了个主意，让全国各省都提出以自己省份定都的建议，争持不下，最后胜出的必是北京。袁世凯听了哈哈大笑道："不必这么麻烦，我想孙先生会答应的。"

果然，3月3日下午，汪精卫前来告诉袁世凯，欢迎团已经向孙先生和南京参议院发电，他抄来了电稿，"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南下就职我现在顾不上，兵乱造成的损失实在太大，军心不稳，

外人觊觎，真正是千头万绪。你回去好好和蔡先生解释，让他多多体谅。”

次日，袁世凯把阮忠枢叫来道：“老阮，火候差不多了，你给我起草个电文。”

电文的意思袁世凯已经想好，再次感谢南京派专使来迎接南下就职，自己也极愿南行，共筹国家大计。然后说明正打算南下，却突然发生兵变，北方商民均不愿其南行，函电挽留，日数千起。然而，尽快组织政府又是当务之急，自己又不能南下，他提出的办法是：“连日筹商办法，以凯既暂难南来，应请黎副总统代赴南京受职。而内阁总理，俟凯与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商定其人，提交参议院请求同意。”

袁世凯以退为进，既为自己博了不恋权的美名，又将了南方一军，因为黎元洪不可能代他就职，南方必然得在定都问题上让步，不然国家动荡的责任就完全落到南方头上。

这份发给孙中山、参议院、各国务总长、各省都督的电报一在报纸上刊出，全国要求定都北京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申报》发表一篇题目为《对于北方兵变之观念》的评论，责问南京临时政府，“袁总统尚可南来受任耶？临时政府尚可建设南京乎？”江苏省议会也通电指责南京政府，“致统一政府迄今未成立，奸人乘机煽惑，遂肇京、津、保之变；今全国大多数皆主临时政府设在北京，所见既同，自应协力以达公共之主张，岂可令挟私见争意气者败坏大局？”

黎元洪也发布了一篇十万火急的通电：“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孽未清，祸变之来，将未有艾，外人对此，极为激昂，某国并潜谋运兵入规京辅，瓜分之祸，即在目前。”

各省都督，除两三个强硬派主张定都南京外，大都通电支持定都北京。

汪精卫单独找蔡元培说道：“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好像是因为我们欢迎团北上，逼出了这次兵乱。”

蔡元培也摇摇头为难道：“我临行前就说过，此次目的很难达到，我们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现在的情形是，不可为就不能为，我们不能不放弃此行的目的。我们完不成任务，无非丢的是脸面；真如黎副总统在电文中所说，瓜分之祸即在眼前，那我们的罪过可就大了。”

蔡元培叹息道：“要论玩弄权术，我们都不是袁慰廷的对手，就连孙先生、黎副总统、黄总长在内，都不是对手。自从与袁慰廷交手以来，南方一直在退让，共和国体，我们是形胜而实败，最后当上大总统的是袁慰廷；为了限制袁慰廷，孙先生想出了南下就职的办法，如今不得不再次退让；定都的争议，也不得不让步北京。”

“形势如此，不得不让。说到根本上，不是我们权术不及袁总统，实在是实力不如人。如果实力够，孙先生的北伐就不会虎头蛇尾。”

蔡元培召集欢迎团全体人员开会讨论办法，大家都认为再坚持袁世凯南下就职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再次向南方发电，这次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取消让袁世凯南下就职的要求；将临时政府设于北京。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派内阁总理到南京组织政府，然后与参议院一起迁往北京。

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让步，参议院经过议决，同意袁世凯在京就职，决定了五条办法。一是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受职；二是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是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覆电认为受职，并通告全国；四是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征求同意；五是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辞职。

蔡元培接到电报，亲自送到迎宾馆，袁世凯看罢电报，对所提五条均无异议。蔡元培如释重负：“只等袁大总统正式就职了，不知袁大总统对总统之任期有何设想？”

袁世凯回道：“我当然遵从临时约法。不过，以我个人之见，我担任此职系属临时，可以五年为限。至于将来别人接手，则当以十年为宜，不可过短。不然，还不等为国民办事，又到了应付选举的时间，徒生纷扰之弊。我承蒙诸公推举，本当为同胞效微劳，无奈年力就衰，五年已属不支，五年以后，必当退职，以免久尸重任，贻误大局。愿蔡先生向国民宣布，以表明袁某心迹。”

“大总统的心迹培等明白。大总统以为，是否应当设立内阁？”

“内阁必须设立，但应格外详慎，才能组织妥善。”

1912年3月10日，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内外装点一新，披红挂彩，从早晨就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今天是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日子。

仪式定于下午三时举行，两点多后各方人士就陆续到来。与会者百余人，迎宾馆的大堂容不下这么多客人，就连外面的廊道上也挤满了人。人群中最显眼的是着洋装拄文明杖的洋人公使，以英国公使朱尔典为首；也有着军服的将领，前陆军大臣荫昌，北洋袍泽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等；也有脑后挂着长辫的满蒙亲贵代表，还有着红衣的喇嘛。

下午三时，袁世凯进入会场，一时间军乐大作。他身着新设计的大元帅军服，佩长剑，那身军服很气派，但因为袁世凯个头矮胖，脖子又短，军帽有些略大，他走路的姿势又有些摇摆，大总统的威仪因之逊色不少。他走到台上居中站立，面南正立。蔡元培站在一边，代表参议院接受袁世凯的宣誓。

袁世凯举起右手，用他略带河南口音的“官话”宣誓道：“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八日，袁世凯。”

众人一齐鼓掌。

蔡元培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后，袁世凯致答谢词：“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接下来，由工作人员宣读《大赦令》，除真正人命案和强盗外，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皆除免之；又宣读《免除民国以前地丁钱粮漕粮》“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再宣读《告内外文武各官令》《告海陆军人令》，这两个令，均强调“破除私见，服从中央命令，以期实行统一”。

仪式结束，袁世凯及部分政府要员与外国使节之合影，晚上举行答谢宴会，袁世凯兴致很高，很少饮酒的他当晚已经颇有酒意。席终人散，袁克定扶他进卧室，帮他脱下大元帅军服。袁世凯吐着酒气道："老大，我五十有三，没想到会有今天，大总统不就相当于大皇帝嘛！"

袁克定回道："美中不足，实行内阁制，大总统的权力要被分去不少。"

袁世凯挥挥手道："那要看什么人当这个大总统。我已经推荐唐少川当国务总理，孙逸仙已表同意。少川是我一手提携，他能跟我争权力？他敢跟我争权力？谅他不会。"

第二天，参议院给袁世凯发来贺电，不过，这份贺电让袁世凯很不悦。这份电报礼节性的祝贺后，强调要袁世凯遵守《临时约法》："本院代表国民尤不得不拳拳敦勉者：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唯谨，勿逆舆论，勿邻专断，勿押非德，勿登非才，凡我共和国五大民族，有不至诚爱戴。"

这哪里是贺电，简直是警告电嘛！与这份贺电同时，还发来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请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这部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首先规定了中华民国的性质，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尤其是体现了民主精神，强调帝制非法、民主合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信教的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不过，在袁世凯看来，这部临时约法纯粹是为了对付他。

他向梁士诒抱拳道："孙文真是岂有此理！当初他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完全学习美国，采用的是总统制，总统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据说当时反对的人也不少，比如宋教仁等人就主张实行内阁制，可是他说：'现在百端待理，我不能当了总统，还要受诸多掣肘，以致无法施政。'可是，一看他这临时大总统当不成了，这个大总统非我不行了，他又授意参议院，制定的约法完全采用法兰西的内阁制。你倒看看我这个大总统，简直就是参议院的跟班嘛！"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参议院权力计13条又12款，集立法、行政、

司法于一身，中国的议员摇身一变，俨然如无法无天的美国议员一样。大总统虽然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的大权，但都不得独立行使，须由国务总理及各部部长附署，且咨送参议院审议批准。

梁士诒解释道："我听杨五爷说，参与制定临时约法的四十余名参议员中，同盟会会员三十余人，立宪派仅八人，我们北洋没有一个代表。所以这个临时约法，对大总统当然不利。"

"我不是要争什么权。我当过直隶总督，当过内阁总理臣，如今又当了大总统，什么权力我没见过？我不稀罕。中国这样的大国，南北东西都是上万里，治理这样的大国，必须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必须有一个权威中心。中国帝制行之数千年，中国文明粲然大备，就是因为帝制有一个一言九鼎的权威中心，办起事来不至于太过掣肘。中国最怕的就是政出多头，说了算的人太多。我从前支持君主宪政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我顺从大势，赞同共和，可他们弄了这么个约法，完全是意气行事，哪里有为国家前途着想的气度！"

"孙逸仙几十年来一直在外国游荡，他对外国人的了解比对中国人还深，他只能算半个中国人，他照搬洋人的东西，怎能合中国的水土？"

袁世凯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我这个人不怕有人算计，不怕有人与我争高低，好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我就不信，活人能被这样几页纸困死！走着瞧好了！"

第二天，袁世凯找唐绍仪详谈。国务总理已经决定由他出任，这个问题不必再谈，需要谈的是内阁阁员。袁世凯最关注陆军、内务、财政三个总长，他建议分别由段祺瑞任陆军总长，赵秉钧任内务总长、熊希龄任财政总长。唐绍仪则认为，黄兴在军界影响颇大，是南方二号人物，恐怕南方会谋求让他出任陆军总长一职。袁世凯连连摇头："少川，其他各部总长都可商量，唯有陆军总长一职，非由芝泉出任不可。"

最后两人确定十二部的总长人选，外交陆征祥或伍廷芳、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或陈锦涛、陆军段祺瑞、海军蓝天蔚或刘冠雄、司法王宠惠、农林徐根先、工业陈幌、商业刘炳炎、交通詹天佑、邮传梁士诒。

次日，袁世凯发电孙中山，正式举荐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现国务总长拟派唐君绍仪。国基初定，万国具瞻，必须华洋信服，阅历中外者，始足膺斯艰巨。唐君此其选也。公如同意，请将此电送交参议院，求其同意”。

然而，在参议院议决时遇到了阻力。参议院议员以同盟会会员占多数，他们认为首届国务总理必须是同盟会员，如果这样，袁世凯肯定不会同意。这时有人提议，首届总理人选必定是新旧总统都能信任的人。唐绍仪为新旧两位总统所信任，唯一遗憾的他不是同盟会员，那就让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好了。这个提议一提出，立即响起热烈掌声。方案报孙中山，他认为劝说唐绍仪入同盟会当无问题。于是回电袁世凯，同意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于是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并让他尽快南下组建临时政府。

唐绍仪于3月24日到达南京，次日在参议院演讲，发布施政纲领，他儒雅、开明的形象受到好评。但接下来在讨论内阁人选时却遇到很大困难，正如所料，南方坚持黄兴出任陆军总长，而且坚持宋教仁、陈其美必须入阁。双方争执不下，数天没有结果。

这时副总统黎元洪看不下去了，发表了一个长篇通电，历数了中国目前外交、财政、军事、民生、教育诸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凡此荦荦诸端，关系国家存亡甚大，其他险象尚难缕数，首以都会纷争，继以部员确执，伏乞互相让步，民国政府早日成立。设延迟不决，祸变日深，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昆弟相争持，灭种已成，噬脐何及？”

报纸舆论，对双方争执不下也多有指责。于是双方各让一步，袁世凯所力争的陆军、内务、财政三席完全如愿，孙中山所关注的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陈其美出任工商总长。黄兴没能入阁，最后袁世凯任命他为南京留守，让他负责统辖聚于南京的革命军。调整后的内阁设十个部，而不是袁世凯所计划的十二部，实力部门被袁系人马占据，作为妥协，唐绍仪许诺将来直隶总督一职由广西副都督驻南京第三军军长、原广西布政使王芝祥担任。交通总长袁世凯提议的梁士诒未获通过，南方提出的人选袁世凯又不同意，最后由唐绍仪兼任。

3月30日，双方终于在阁员上达成一致，总理兼交通总长唐绍仪，外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海军总长刘冠雄，财政总长熊希龄，司

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十个总长，王宠惠、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是同盟会员，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是老北洋，熊希龄是立宪派，陆征祥在策动外交官配合袁世凯逼退清帝中立了功劳，虽是职业外交家，也算半个北洋人，唐绍仪是老北洋、新同盟会员。这样看来，南北双方势均力敌。不过，参议院中同盟会会员占据绝对优势，因此形势对袁世凯很不乐观。

袁世凯发布总统令，任命各部总长。孙中山也于4月1日在参议院举行解职仪式，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立即发电给孙中山，“闻公宣布解职，国事代以世凯自荷综览，深虑陨越。公为民国第一华盛领，功成自迟，万众倾心，此后建设事宜，多待雅教，乞即日北上，惠我方针”。

同时袁世凯还有一电给唐绍仪，让他代转参议院，要求临时政府及参议院移至北京，“现在各国务员已经发表，统一政府，完全成立。前承贵院议决，允本大总统在北京受职，此后本大总统所发表命令，须要国务总理及各总长附署，总理及各总长对于进行事项，亦须随时商承。若南北暌隔，政务无由执行，请贵院与临时政府移北京至要”。

参议院经过商议，自4月8日起参议院休会十五天，限于4月21日各议员齐集北京。唐绍仪与参议院议员及各部总次长共80余人，自4月15日乘汽船北上，直驶天津，如期到达北京，4月底，参议院在原资政院旧址，举行开院仪式。自此，南北政府合而为一，中国名义上也获得了统一。

第十章　大总统违反约法　唐总理内阁倒台

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因为实在太仓促，连总统府也没来得及建。就职仪式是在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举行，这里是外务部办公的地方，当总统府显然不合适。袁世凯倒是很愿进紫禁城办公，但清室优待条例规定，这里是逊帝居住的地方。最后，几个与袁世凯关系紧密的亲贵出面，说动隆裕皇太后将未曾修缮完备的摄政王府、曾经的皇家园林中南海腾出来，用以做民国总统的府邸。

中南海大得很，袁世凯选定居仁堂作他办公的地方，居仁堂是在慈禧听政的仪鸾殿旧址上所建。仪鸾殿在八国联军进京后毁于大火，两宫回京后，朝廷耗资500余万两白银，建起了与原来仪鸾殿规模相当的洋

楼，取名海宴堂。洋楼分南前北后两个楼体，中间用上下两层的走廊相连，洋楼的顶部、窗框外，均有欧化的雕花装饰，窗棂门框或镶以彩色玻璃，或饰以西式花卉，完全是异国风格。袁世凯入住后，取名居仁堂，取以仁治国的意思。

他的办公室就设在一楼东头的大房间，西边的几间则用来吃饭、开会和会客。他的卧室在二楼的东头。他最喜欢的两个女儿，一个是朝鲜的四姨太所生的二女儿袁仲祯，一个是朝鲜三姨太所生的三女儿叔祯，就让她们两个住在二楼的西边房间。其他家人也都搬进了中南海，正室于夫人、二姨太及袁克定夫妇住在福禄居；大姨太、三姨太和袁克文夫妇住在卍字廊后的四个院子里；其他几个年轻的姨太太因为要侍寝，就和孩子们住在居仁堂的后楼内。

这天，袁世凯会客，礼节性的会见在居仁堂前面左侧的“大圆镜中”会客室，熟悉的则在居仁堂的会客室，极亲信的像内政总长赵秉钧这样的人，则可直接到办公室见他。

袁世凯批完文件，抬起头调侃道：“智庵，今天不是你们朝参国务总理的日子吗？怎么没去？”

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后，颇想有番作为，规定一、三、五三天内阁会议；二、四、六三天国务员可来见袁世凯。

赵秉钧回道：“少川还真把自己当成说一不二的内阁总理了。第一次开会就说要建设一个规范的共和国，以大政之总枢，纳之于阁议。大政之总枢在总统这边，不在他什么总理那边。”

提起这一点袁世凯就来气，南方革命党为了制约他，让内阁总理和参议院分尽了总统的权力，他这临时大总统几乎只能画诺而已。但他脸上却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安抚赵秉钧道：“临时约法给了少川这么大的权力，按约法，他那里的确是大政之总枢。”

“大总统还真拿临时约法当回事？我昨天见到皙子了，听他仔细一说，才知道临时约法原来把大总统的权力都弄走了。皙子说，参议院有立法权、同意权、财政权、选举权、弹劾权、质问权、建议权，而且参议院公布的事项大总统如果不同意，也没办法阻止。法国大总统还有解散议会议的权力，可是临时约法中大总统这个权力也没了。皙子说中国是去了一个皇帝，又诞生了百位皇帝，每个议员都拥有皇帝一样的大

权。”

袁世凯摇摇头又点了点头：“皙子向来是好说惊人之语，不过，他这话倒是一语中的。”

“我听皙子说，按照临时约法，内阁总理的权力也很大，比如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必须各部总长也就是国务员附署才能有效。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不同意，不在上面签字，大总统的命令就形如废纸？”

“正是如此。”

“那岂不是国务员的权力也比总统大？”

袁世凯又回答一句：“正是如此。”

“怪不得皙子说，如今的中国，权力最大的是参议院，其次是内阁，第三才是大总统。谁都知道只有大总统才能统摄各方，却偏偏要把大总统弄成个虚君，这不是故意要把天下搞乱嘛。别人怎么想我不管，反正我不服什么约法，也不认什么内阁总理，我只知道大政总枢归于大总统。”

袁世凯正色道：“智庵，不管怎么说少川也是自己人，你可别让他太为难了。”

赵秉钧告状道：“大总统，你拿他当自己人，他未必拿大总统当自己人。他自从去南方议和，就开始和同盟会打得炎热，孙文和黄兴两人都十分赞赏他，总统当初让他入同盟会，是权宜之计，可是他这个内阁总理事事都为南方着想，完全是同盟会的内阁总理嘛。他就公开说，共和精神，端在国会，内阁精要，政党而已。”

“这一点，少川是真糊涂。你看自从民国建立后，成立了多少政党！中华民国联合会、预备立宪公会、国民协进会、共和俱进会、统一党、共和党、民权党、统一进步党，我都被他们搞糊涂了。”

“如今大大小小的政党有五十余个，这还是在内务部登记的，不登记的更多。”赵秉钧的内务部相当于原来的民政部，政党登记正在他的管辖范围。

“按照他们的想法，将来哪个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占多数，就由哪个政党组阁。你看现在的政党争成了一锅粥，谁还顾得了国家？孙逸仙所说的什么民族、民权、民生，岂不都成空话？将来国会选举，那才有热闹好看。中国现在最要紧的是统一，国家要统一，行政权也要统一，这样国家才有希望。可政党政治，正好反其道而行之，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祸患。”

“那大总统怎么办？总不能任由这么乱下去。”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就不信活人能让尿憋死。幸好内务在你手里，陆军在芝泉手里，海军在敦城手里，这三职最重要，你们要好好尽职。”

敦城就是海军总长刘冠雄，他是北洋海军出身，甲午战后北洋海军重建，刘冠雄出任“海天”舰管带，成为袁世凯的下属，后来“海天”舰触礁损毁，震动朝野，皆曰刘冠雄当诛。直隶总督袁世凯极力为他辩白，以革职了事。刘冠雄从此视袁世凯为恩公。

“大总统放心，不管什么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我是唯大总统之命是从。这几天在讨论几个司员的位置，少川的意思，应当给同盟会几席，意思是争取同盟会对总统的支持，我看他是一心为同盟会着想罢了。我的意思是，我内务部司员，非北洋旧人不可。”

于是赵秉钧又向袁世凯汇报内务部司员的人选，这样一讨论就过了个把钟头。刚议妥当，外面来报，段总长求见。

北洋三杰之首王士珍，人称北洋之龙，神龙见首不见尾，处事圆通。在袁世凯挟北洋诸将逼迫清帝退位时，他却念念不忘皇恩，在清帝逊位诏书发布后，坚决辞职求去，回到直隶正定老家，以遗老自居。北洋之虎段祺瑞地位因此上升，先是出任陆军大臣，唐绍仪组阁后又出任陆军总长，这一人选袁世凯寸步不让，他很看重也更借重段祺瑞。

“芝泉，快宽衣随便些。”段祺瑞一身戎装进见，袁世凯忙让他换上便装，“今天唐大总理又有什么高见？”

段祺瑞回道：“什么高见？发牢骚、穷咬牙罢了。他认为六国银行团的借款条件太过苛刻，他今天在会上说，无论如何，六国银行团借款条件必须拒绝，绝不许有损害权利之事。比国借款，利息比六国银行团

为轻，断然没有舍轻就重的道理。”

“少川徒逞口舌之利，对解决财政困难有何益处？再说，比国借款，杯水车薪，为此得罪六国银行团有何益？真是书生之见。”

政府要向国外借款，实在迫不得已。这些年来，政府入不敷出，每年赤字都在三四千万两之间。武昌起义爆发后，列国又将全国仅次于田赋收入的关税予以扣留，使原本拮据的财政雪上加霜。如今南北统一，因偿付外债、补发南北军饷、恩恤，缺口达到两亿两。南京库储仅余三万两，北京方面存款略多，也只有二十余万两。黄兴连续向北方催饷，“哗溃之势，已渐发端，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山、陕、甘、新、皖、浙、鄂、闽等督，飞电请款，都是迫不及待。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把解决财政问题作为当务之急。

袁世凯解决财政困难，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向国外借款。武昌起义爆发前，英美德法四国曾经以东北铁路税收为抵押，答应借给清廷一千万英镑，作为中国币制改革的储备金。但起义爆发后，四国以中立为由，停止借款。袁世凯复出后，英国视袁世凯为解决中国乱局的唯一可靠人选，支持借款给袁世凯，但其他三国以中立为由，暂时未便付诸行动。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此事便提上日程。新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与四国银行团谈判，提出了总数为六亿元的善后大借款，用于解散军队、善后建设。四国银行团提出，借款可以，但以后中国所需之借款，四国银行团有尽先供应权；如果中国从其他处借款，若条件并不比四国银行更优惠，则应当由四国银行团优先供给。这些条件无异于将中国经济置于四国银行团的垄断之下，袁世凯在国际上所依赖的正是英美德法四国，他为了维持与四国的关系，不得不答应。

然而唐绍仪不同意四国银行团的要求，认为如果答应这一要求，以后就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财政支持。于是，袁世凯说道：“少川，你如果有本事从别处弄到借款，就可以不依赖四国银行团。”

袁世凯本来是赌气的话，唐绍仪当了真，而且还真与比利时达成了借款一百二十五万英镑的协议，约合一千万两白银，而且利息只有四厘多。比利时之所以答应，是为了将来能够在中国商务上有所拓展。四国银行团向袁世凯提交照会表示抗议，袁世凯因为事先已经答应唐绍仪，而且也希望借此约束一下四国银行团，因此只是敷衍一下，打了一通官腔。

唐绍仪南下前提了三百万元，对袁世凯说用这笔款尽快让南方裁军。袁世凯求之不得，因此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是唐绍仪南下不久，袁世凯安插在四国银行团的秘线就向他透露，南方军队突然采购了二百万元的军火。袁世凯不信，秘线很快提供了军火采购的合同抄件，而且告诉袁世凯这二百万元其实是来自唐绍仪向南方提供的三百万巨款。袁世凯对唐绍仪加入同盟会本来就有些不放心，如今更让他怀疑这位亲密的老部下已经倒向了南方。所以唐绍仪回到北方后，袁世凯对他的冷淡已经掩饰不住。

数日前，四国银行向袁世凯提出，要想继续借款，一是必须退回比利时借款，二是唐绍仪要为他的失信行为向四国银行团道歉，三是以后所有借款，每一笔的用途都必须提交详单，四是银行团要组成监督团，派出会计，监督每一笔款项的用途，是用于裁军的项目尤须严格监督。袁世凯同意这四条要求，并让唐绍仪去落实。唐绍仪认为四国银行团太过分，他个人受辱事小，国家财政受到列强监督和控制是最大祸患，不能答应。袁世凯语带讥讽道："我也不愿答应，你如果既不答应这些条件，又能借到款项，我当然求之不得。"

"唐总理已经答应取消了比国借款，但坚持不能接受银行团的财政监督，这是他的底线。他希望四国银行团能够先垫付三千五百万两，但四国银行团不肯答应。"

"我也不愿受他国的掣肘和监督，无奈财政捉襟见肘，如果不能尽快借到款项，只军饷一项就无法解决。不去说这些烦恼事，芝泉你说说，你的军界统一会组织的如何？"

为了在将来国会中争得席位，各种政党纷纷组建。袁世凯不甘束手待毙，让段祺瑞依托军界力量也组织政党。

"大总统放心，一切准备就绪，北洋兄弟无不支持，快则十天，慢则半月，必能成立，届时请大总统训示。"段祺瑞筹备成立军界统一会。

袁世凯摇手道："不不，我不参与。张季直先生来信说，让我当个超然总统，不参加任何党派。我觉得很有道理，哪个党的会我也不去参加。"

"好，大总统不方便参加就不参加，反正军界统一会唯大总统马首

是瞻。倒是少川及其大老乡，大总统不能不留意。”

袁世凯瞪大眼睛望着段祺瑞，意思是问他所指何人。段祺瑞解释道：“燕孙与唐少川关系向来密切，而且极力赞同共和，比唐少川剪辫子还早。外面有人说，他们两个一内一外，与孙文关系极密。”

燕孙就是梁士诒，本来唐绍仪组阁时，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交通总长，无奈南方未能答应，最后只好以唐绍仪兼任。他掌握着原来邮传部的铁路局，对袁世凯支持很大。南北议和期间，唐绍仪在南方，梁士诒在北方，唐袁之间完全靠梁士诒沟通。不但参与机密，就是日常文案，因为阮忠枢对新式公文不甚了了，也完全由梁士诒负责。袁世凯对他十分信赖，也极为依赖，他接任大总统后，随即任命他为总统府秘书长。

听段祺瑞对梁士诒颇有微词，袁世凯连忙制止道：“芝泉，你要说燕孙有异志，我决然不信。南北议和期间，我听说他忙得常常通晓不眠，公文盈尺，全靠他在应付。他的功劳我不能忘，他的忠诚亦不能疑。如果如你所说，他与孙先生关系极密，那么南方何以不同意他出任交通总长？此事不可再提。”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这时梁士诒拿着一份密电来见袁世凯。于是，袁世凯对段祺瑞道：“芝泉，你回去好好筹备军界统一会，成立的时候，不妨让梁秘书长出面。”

段祺瑞听了，便对梁士诒道：“好，到时候请梁秘书长一定捧场。”

梁士诒笑了笑道：“段总长安排，我一定奉命。”

袁世凯接过密电，看罢后道：“杏诚这事做得好，只要洋大班肯来，就有办法弄弄清楚。”

杨士琦随唐绍仪南下议和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袁世凯安排他在上海负责与南方联络，其实是为了秘密搜罗情报。他奉袁世凯密令，贿买负责承购南方军火的洋大班，诱使他取消这笔军火，但事机不顺，后来退而求其次，将这笔军火的交易地点，秘密改为天津，仍然办不到，最后杨士琦实在没辙，只希望洋大班能够北上与袁世凯一晤。对这个要求，洋大班没有拒绝。今天杨士琦就是密报此事，洋大班已经乘轮北上，三天后就可到津。

“我不信还有人与钱有仇，让他亲自来见我。”袁世凯派蔡廷干秘密会晤这这位洋大班，没想到他十分固执，表示自己作为商人，信誉为第一，既然签订合同，宁愿赔钱也不能赔信誉。

“我不能违约，这是商人的道德底线。”两人会面后，袁世凯告诉他南方正在裁军，而突然购进这么多军火，显然与双方协议不符，对中国局势也极为不利。但洋大班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与他无关，他只是履行合同。

袁世凯听了他这句话，沉默良久后突然道：“你信守承诺，坚守合同，我很佩服。不过，我就不信你一辈子都能做到这一点，比如你的货突然遇到风暴沉没了，或者因为遇到战事被击沉了，你怎么履约？”

“那不是我能所控制的，当然不能算违约。”

“那就有办法了。”

袁世凯递给洋大班一张交通银行存单，他一看数目，连连摇摇手：“数目太大，我无功不受禄。”

“你只管收下好了，我不需要你有什么功，就算我认识了个新朋友。”

接下来袁世凯只是闲扯，关于那笔军火的事一字不提。洋大班登上轮船南下时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袁世凯为何白白送他一大笔钱。

与他同时南下的还有唐在礼，只是两人互不认识。唐在礼是留日士官生，回国后进入直隶督练公所，后来又任参谋处帮办，一直受袁世凯关照。袁世凯被罢后，他被载涛派了个库伦兵备总办的差，驻到库伦，消弭外蒙古独立的倾向。他只当是被充军发配，在库伦无所事事。等袁世凯复出后，他立即请求回北京，被袁世凯派了个谘议的名头，到内阁官舍行走。后来袁世凯不愿南下就职，就派唐在礼南下向南京临时参议员们解释，希望能够改在北京就职。唐在礼赶到南京的时候，欢迎团蔡元培的报告已经早一天到了，也是建议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结果唐在礼的使命很容易就完成了，在袁世凯心里得了个“精明能干”的评语，一些秘密差使也愿意交给他办理。这次他的差使很简单，就是告诉杨士琦，设法贿买洋行的买办，到时候能够提供军火到货的准确时间和轮船班次就行。到时候就交给海军拦舰检查，然后强令开到天津。

袁世凯与唐绍仪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袁世凯希望尽快借到洋债，而唐绍仪则响应同盟会的要求，坚决不肯向四国银行团让步。于是，袁世凯邀请财政总长熊希龄“闲谈”。

熊希龄也是袁世凯的老相识，他是当年五大臣出洋时的参赞一直支持君主立宪，与张謇等人关系也十分密切。他能入阁，便是君主立宪派支持的结果。立宪派也成立了一个政党叫统一党，宗旨是“巩固全国之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但立宪派向来是主张温和改良的，极力拥护袁世凯。

有了这份渊源，袁世凯与熊希龄的闲谈很容易就进入正题：“政府急需借款，但少川与四国银行团已经闹僵，如何打破僵局，秉三有何高见？”

闻言，熊希龄摇了摇头：“一开始我就不主张向比国借款，比华银行的实力如何能够与四国银行相提并论？”

“是，是，我极力敷衍四国，也是相借英美德法的力量，能够牵制一下觊觎东北的日俄。所以这又不仅仅是个财政问题，秉三，修复与四国银行团关系这副重担，我打算交给你担，意下如何？”

“只要唐总理能放手，我接过来本无不可。但是四国银行团监督财政的要求恐怕不会让步，如果大总统也不肯让步，那么交涉起来恐怕也是空耗时日。”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们急需钱，没钱政府就转不动，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你尽力去谈，到时候我会支持你的。”

隔天的国务会议再次讨论借款事项时，熊希龄发言道：“这件事情闹僵，根源就在比国借款。如果不向比华银行借款，何来如此苛刻的条件。”

唐绍仪立即表示反对：“四国银行之所以提出苛刻的条件，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即便没有向比华银行借款一事，他们也会提出这些要求。”

熊希龄反唇相讥：“总理携三百万两巨款南下，花了个精光，到底花到哪里，也是一笔糊涂账，不要说洋人，就是国人恐怕也怀疑虑。”

唐绍仪驳道："南方裁军已经近三分之一，所赖正是这三百万两，秉三何出此言？"

熊希龄又问："解散了哪些军队，多少人，总该有个详单吧？"

"这是军事机密，当然不能详尽公布。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每笔款的用项，正是要借机操控我国财政，进而窥探我军事虚实，这正是我不肯让步的原因。"

同盟会的蔡元培支持唐绍仪，与熊希龄先是辩论，继而争吵起来，国务会议不欢而散。次日统一党主办的报纸上有一篇评论，矛头直指唐绍仪，指责他借款无计划，轻逞意气，以致辱己辱国，实陷吾国外交上之地位一败涂地。看到这样的报道，唐绍仪十分生气，他拿着报纸找到袁世凯道："大总统，我这个内阁总理已经被人骂得不成样子，还如何能够为国家尽责，我请辞。"

袁世凯接过报纸一看，扔到一边后道："这算什么民意，不过是统一党的议员在狂吠罢了。少川，我原来就说过，政党政治的坏处就是打着民意的旗号，行自己的如意算盘。你不要当回事，如果有人骂几句这个总理就干不下去，那谁也当不了这个总理。"

唐绍仪又道："政府要对国家负责，我这个内阁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我不答应四国银行团的要求，是不想让他国操控国家财政和军事。可是，秉三在会上公然指责，又发动统一党大肆谩骂，我这个内阁总理面子何在，权威何在？"

"少川，你放心，我会找秉三谈的。不过你也知道，秉三和我，不像你我有二十余年的交情。他又是统一党那边的人，我对他总要留几分面子。"

"大总统，我看秉三对借款一事跃跃欲试，让他去和四国银行团交涉好了，也免的让人骂我陷国家外交一败涂地。"

"这样也好。看人挑担不腰疼，让秉三去试，他就知道这事的难处了。再说，借款事宜也是他财政总长应尽之责。"

唐绍仪没想到袁世凯竟然一口答应，便沉默了一会儿道："那我明天正式宣布，以后与四国银行团交涉，改由秉三负责。"

熊希龄接手与四国银行团借款事宜，向四国银行团提出善后大借款缓议，先行商谈小笔垫款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很快表示，可以考虑先行垫款，但必须派人监督。熊希龄则表示，小笔垫款主要用于遣散军队，这一工作中国必定会做好，并及时通报借款用途，因此四国银行团没必要派员监督。美德法三国没有表示明确反对，可英国汇丰银行却提出异议，认为垫款应当视为大借款的一部分，因此一开始就必须议定借款章程，提出七条：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核计处；一切提款和拨款支票，须由核计员签押；财政部应将各项用途做成说帖，送交银行团核允；制造详细领款凭票；关于各省发给军饷暨遣散军队费用，须由地方军政府备三联领饷清单，并由中央政府委派高级军官及该地方海关税司会同签押；如在北京及其附近地方发放军饷或遣散军队，由中央政府派一高级军官，会同核计员将三联领饷清单查核签押；预备支付之款由税司存储管理。如果中国同意以上章程，四国银行团将于十天内拨付三百万两，并在以后的一周内再拨付三百万两。

熊希龄在国务会议上做说明，因为南北都急需款项，唐绍仪没有反对，其他国务员也都不吱声。熊希龄认为国务会议已经默许，于是向参议院做说明。参议院认为七项条件断难接受，但最后还是决定，万不得已时可以承认监督条件，但外国监察员必须于5个月后撤销，大借款成立时，决不许有监察员。于是熊希龄认为参议院已经通过，于是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合同与章程，签订合同的次日，银行团拨付了三百万两。熊希龄为自己打开局面欢欣鼓舞，当晚在财政部庆祝会上，喝得舌头都直了。

然而，批评的声浪很快掀起来了，多家报刊指责熊希龄欺蒙参议员和国民，私许外人监督财政，此举将“断送吾新造之民国”，并骂熊希龄为“亡国罪魁”。黄兴致电各省都督，指陈垫款章程之弊端，对其“监督军队”的危害尤为痛惜。四国银行团则表示，既然中国不能就借款章程达成一致，那就暂停垫款。

“既然大家都反对借款，那就拖拖再说。”于是袁世凯示意财政部，把拨给南京留府象征性的经费也断掉了。

黄兴真正是度日如年。因为缺钱。

聚集在南京附近的民军不知到底有多少，光师长就二十余个。他们都说对革命有功，天天到黄兴的留守府要粮、要饷、要军械，但黄兴是两手空空，天天苦于应付。民军不少人是为革命感召而来，但也有相当

一部分是为吃口饱饭而来，更有一部分军官是为投机钻营，谋个前程而来，时有抢掠发生。最严重的赣军两个团趁黄兴赴上海筹借款项之际，发动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大肆抢劫商店并滥杀无辜。留守府的人只怕兵乱扩大，急调城外王芝祥的桂军前往镇压。事后处死的革命军士兵高达七八百人之多，其中大多不经军法审判，有些甚至只要是该旅官兵，即被拉到留守府后面的水塘中枪决。黄兴赶回南京，痛心不已，下决心遣散军队。第一军（皖军），由安徽都督柏文蔚全部调往安徽；第二军整顿，所部归留守府直辖；第四军（粤军），其中一部分遣返广东，其他大多就地解散；第五军（浙军），由浙江都督朱瑞带回浙江。第三军（桂军），大部分遣返广西，暂留一部分待军长王芝祥就任直隶都督后带往直隶。

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是唐绍仪南下后为了顺利接收临时政府，与南方政府达成的口头协议。当时袁世凯不南下就职已成定局，为了约束袁世凯，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北方地方政权接收议案，规定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甘肃、新疆等省都督都由各省人民公举。而直隶至关重要，所以临时参议院授意直隶议员推举直隶籍、新加入同盟会的桂军统领王芝祥为都督。当时唐绍仪将此事电告袁世凯，袁世凯回电“此事好商量”。当时唐绍仪就向临时参议院表示，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没什么问题。

王芝祥兴冲冲乘船北上，到天津就任直隶都督。唐绍仪则去找袁世凯，尽快发布王芝祥督直的任命状。袁世凯好像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反问道：“少川，王芝祥何许人也，怎么由他出任直隶都督？”

唐绍仪说道：“大总统，这事我在南京时向你请示过，你回电说好商量。”

“少川，我说过这话吗？”

“大总统回电都有记录，不难查清。”

“不必费工夫去查，我说好商量，和同意他督直是两回事。他从未在直隶任过一天职，就突然要来督直，这怎么可以？”

唐绍仪没想到袁世凯这样耍赖，大声道：“大总统，王铁珊督直，是经过当时直隶议员推举的，他是代表民意的！”

“现在全国已经统一，所有地方官制按照约法，应由中央制定公布施行。地方议会有无选举长官之权，自应于官制内规定，由参议院议决。现在官制尚未规定，各自为政，另举都督，大局何堪其乱，更与共和统一相悖！”

“大总统，王芝祥的推举是在两个多月前，不是现在，希望大总统遵守约法。”

“少川何必总是拿临时约法来压我，我已经老了，这个总统早晚要让给你们的。”

唐绍仪气得跺脚走了，临走时道：“大总统如果实在不答应，那就让参议院来议决好了。”

气走了唐绍仪，袁世凯也气得直喘粗气，他把秘书长梁士诒招来问：“燕孙，直隶是我北洋的根基，能让一个外人来督直吗？”

梁士诒出主意道：“当然不能。不过此事你当初答应过，似乎不宜出尔反尔。我倒以为不妨先让他过几天直督瘾，然后找个理由把他调换了就是。”

“哦，你是这么想的？”袁世凯望着梁士诒，“这个办法倒不失为妙策，且让我想想再说。”

打发走梁士诒，他让人立即找段祺瑞来道：“芝泉，唐大总理在南京时答应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如今人家前来赴任。我不同意，可是唐大总理说人家是代表民意，是议员所选，必须让我签署这个任命状，我实在没办法了。”

段祺瑞嗓门直吼：“狗屁民意。就是谘议局几个代表，在南京投个票就选王某人当都督，代表的哪门子民意？再说了，就是民意同意，我直隶的‘军意’他们问了吗？大总统不必管了，我让直隶的将军们发电反对，看他有什么办法。”

袁世凯对段祺瑞的反应很满意：“这件事就拜托你了。直隶就是北洋，北洋就是直隶，不能让外人来把持着，你快去办吧。”

王芝祥是直隶通州人，在广西做官已经快十年了。武昌起义的时候

他任广西布政使，响应起义宣布广西独立，他出任广西副都督，先是率军援鄂，后来改为援苏。他所率的桂军被黄兴编为第三军，他出任军长，同时兼任南京留守府军事顾问。直隶谘议局推举他为直隶都督，真是求之不得。所谓衣锦还乡，当官的哪个不愿？不过他也知道，他这个都督恐怕好事多磨，因为人人都知道，直隶是袁世凯发迹的地盘，不会轻易把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他。

果然，王芝祥一到天津，就听到直隶五路军发布通电，反对他出任直隶都督。他不敢贸然进京，在天津小驻，先去拜访直隶谘议局议员谷钟秀。当初在南京，谷钟秀正是推举王芝祥督直的领头人。

“铁珊，我是大气也不敢出了。”谷钟秀拿出一封信说，“你看，这是我昨天晚上收到的匿名信，说我推举你为直隶都督，是受了南方政府五万元的好处。”

王芝祥接过信，信不长，极其直白，不但污蔑，而且威胁，警告谷钟秀如果敢再议论让王芝祥督直，就要他的脑袋，已经悬出一万元大赏。报纸上也登出了军界反对王芝祥督直的通电，以冯国璋为首，十余名将领上书袁世凯，表示如果大总统任命王芝祥，直隶军界绝不承认。直隶都督必须声威兼著，在直隶有年，感情甚孚及军界素所仰望者。

王芝祥摊手叹道：“这可如何是好，我的第三军也丢了，直隶都督再当不成，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铁珊，这件事实在不能怪我。当初是唐总理说，袁大总统已经同意你督直，我们才进行推举。当时唐大总理怎么说的，你一定也还记得。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进京一趟，听听唐总理怎么说。”

于是王芝祥乘火车进京，当晚去见唐绍仪。唐绍仪知道这事已经十分难办，但他不愿让王芝祥失望，安慰道：“铁珊，你且稍等等，我明天去见大总统。”

第二天唐绍仪又去见袁世凯，一见面便道：“大总统，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是经直隶谘议局推举产生的，民意不可违。任命王芝祥不仅仅是他个人职位问题，更重要的是遵守《临时约法》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关系着大总统是否尊崇法治的问题。”

袁世凯回道：“少川，我知道民意不可违，可是军意就可违吗？直

隶军界十余将领发通电，反对王铁珊督直，你让我怎么办？”

“谘议局是民意机关，他们的推举具有法律效力，怎么能以军人反对为由，就可以随意废止合法的任命？”

“军人懂什么，他们仗着手里有枪，连我这大总统也未必放到眼里，何况直隶谘议局。我已经决定任命王铁珊督办江苏民军解散事宜，请你在任命书上附署。”

“不。”唐绍仪一口回绝，“我是内阁总理，内阁要对国家负责，我也要对国家负责；内阁要尊崇法治，我也要尊崇法治，绝不在违背法治的任命书上附署。”

“除了王铁珊督直一事外，其他的事情都可商量。”

“我与大总统二十余年的交情，什么事情都可商量，唯有这件事违背法治，绝无商量的余地。”唐绍仪说罢拂袖而去。

王芝祥已经看出唐绍仪已经束手无策，正在发愁，总统府派人来，说大总统有请。于是他乘一辆马车，跟着来人前往总统府。到了居仁堂，门外站着一个须发皆白的矮胖子，穿一身黑羽纱矮立领制服，脚上是黑色皮鞋，手里拄着拐杖。他想此人必定是袁世凯，因此趋前一步，要行旧礼。

袁世凯挥手制止道：“铁珊，不必如此，都是民国了。”

于是王芝祥改行鞠躬礼。

两人进了客厅，袁世凯坐下，双手扶膝，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望着王芝祥道：“铁珊，你的事情让我很为难，当初我的确答应让你当直隶都督。你是直隶人，总督直隶有何不可？衣锦还乡，面子上也好看嘛。可是我那帮老部下仗着多年的交情，根本没有道理好讲。他们都不同意你督直，我也实在拿他们没办法。不过，只要我这大总统当一天，就有你的官做。”

“我听从大总统的安排。”王芝祥虽然心有不甘，但袁世凯说得这么诚恳，让他实在说不出其他话来。只是自己满怀着督直的热望，却是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不免有些落寞。

袁世凯完全看在眼里，他有信心把面前这个比他还大几岁的“都督”收于掌握，便道：“铁珊，虽然不能督直，但你管理军队有一套，我不能不仰仗。我打算让你去督办江苏裁军事宜，江苏都督程德全你们想必也认识，我与他十几年的老交情了，我给他发个电报，定然十分欢迎。”

王芝祥听说自己有个督办的名头，心里好受了些。

“黄留守执意辞职，好在江南的军队裁撤得差不多了，只有江苏的民军因为程都督身体不好，还有些尾巴，你过去帮他一把。听程都督的意思，只剩下十几个军官想多要点遣散费。这件事你去做，听他的口气，大约有十万元必能皆大欢喜。你去办事，不能让你为难。”袁世凯说完，对外面喊了一声，“挚夫，你进来。”

挚夫是唐在礼的字，他已经被袁世凯安排到总统府总务处，专门负责一些特别开销。他拿过一张银票递给袁世凯，袁世凯转手递给王芝祥道：“铁珊，你拿这笔钱南下，江苏民军裁撤的事我就拜托了。你省着点花，省出来的你也不必交代了，你带兵出来，花销的地方多得很。”

王芝祥一看，银票上赫然写着二十万元！袁世凯说打发江苏新军的军官，只要十万元就够了，就是多花一些，十三四万的话，他仍然有五六万的赚头，掩饰不住心花怒放：“谢大总统栽培。”

“铁珊，按临时约法，所有任命事项都必须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可是少川和我闹意气，不肯在上面附署，也就无法公布，实在美中不足。”这时袁世凯才拿出任命他为督办的任命状。

“公不公布无所谓，有大总统和程都督的交情，只消一句话或一个电报就够了，有没有任命状都无所谓。”

王芝祥欢天喜地出了居仁堂，唐在礼送他出门，笑道：“王督办，你比做直隶都督实惠多了。”

王芝祥拱手道：“正是正是，都是大总统抬举。”

回到内阁官舍，唐绍仪见王芝祥喜气洋洋，诧异地问道：“铁珊，怎么，大总统答应让你督直了？”

王芝祥笑嘻嘻道："没有。不过，督不督直没有关系。大总统让我南下督办苏军裁军事宜。"说罢拿出任命状让唐绍仪看。

唐绍仪一看，只有袁世凯的署名，便道："铁珊，这份委任状无效，没有内阁的附署，怎么能做数？"

"无所谓。有无任命状都无所谓。唐总理，我倒是想劝你一句，你和大总统二十多年交情，互相迁就一步不是很好吗？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又何必在是否附署上与大总统较真。"

唐绍仪驳道："这不是交情不交情的事，事关是否尊崇法治！宪法未定之前，约法与宪法有同一效力，而约法上国务员唯一之责任即在附署。维护附署之职权，亦即维护宪法之尊严和内阁之权威，这是共和法治精神之所在。我必出最后之决心以争之，使民国开幕之内阁，不致留污点，养成尊重法律之美风，杜绝不当干涉之陋习。"

"唐总理何必如何执着？你非要与大总统撕破脸皮吗？这对彼此都无好处。"

闻言，唐绍仪叹息一声："铁珊，连你都这么说，我这个总理真是一无可为了。"

王芝祥见唐绍仪这样固执，不愿再说这个话题，转而谈起后天的行程。他计划明天到大栅栏、王府井转转，淘点古董，后天就乘津浦路火车南下。

第二天是国务院开会的日子，等大家陆续到齐——当然赵秉钧依然没到，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到了九点钟，唐绍仪却没到，又等了十分钟依然没到。再打发人去找，人没找到，在他桌上看到了一份打给大总统的辞职报告。

唐绍仪的辞职报告很快递到袁世凯的手里。袁世凯立即让人请秘书长梁士诒，把辞职报告递给他道："燕孙，少川闹脾气，交了辞职报告回天津了。我知道他为王铁珊督直的事赌气，这件事不是我能一个人说了算，总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王铁珊已经高高兴兴南下就职，他又何必耿耿于怀？你告诉他，二十多年的老兄弟了，什么事不好商量？这个总理，还是他做下去最合适。"

“听少川的意思，他并非要在一个都督职任命上与大总统争执不下，而是觉得内阁纷争不断，实在心力交瘁。”昨天晚上唐绍仪已经向梁士诒大发一通牢骚，只是没想到他会辞职。

“这就是党争的弊端，谁来做这个总理都是如此。你告诉他，还是勉为其难吧。不然，他这总理当了不到三个月，明白的能理解他的难处，不明白的还以为我这大总统怎么为难他。你们都看到了，少川经常与我争，我安排的事情，他经常驳回，挚夫曾经打趣少川，说他又来欺负我们大总统了。当然你也明白，谈不上谁欺负谁，二十余年的搭档，知根知底，总比别人当这个总理强。”

“我今天就去一趟天津，能不能劝得通我实在没把握。这些从国外回来的洋留学生，脾气都比较大。”

梁士诒奉命于当天乘火车赶往天津，傍晚前到了大经路与宙纬路交叉路口附近唐绍仪的府邸。此地往东北不到三里就是北站，往西南不到三里是直隶总督署——如今称都督府。当初袁世凯在总督衙门和北站之间开通大经路时，唐绍仪就在此处购地建宅。他喜欢带花园的房子，院子里花木扶疏，小洋楼掩映在绿树花木中，所以人称唐家花园。

梁士诒的到来在唐绍仪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他料定袁世凯会派他来劝说；意料之外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跟过来了。梁士诒转达了袁世凯的意思，唐绍仪推心置腹道：“燕孙，你知道我和大总统所争，根本不是一个都督的职位。我所争是原则问题。以我和项城的交情，什么事都该让着他，但这不是私下恩义的问题。我答应出任总理时，就有个判断，如今的中国，非项城不能统一；而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共和治国的理念，核心是法治，临时约法不好，将来可以修改，但既然已经约定，就不能不遵。如果不能养成法治习惯，中国前途无望。三个月来，我千方百计弥合南北双方，就是希望国家能走上共和法治的道路，但现在看来，终将事与愿违。我既然无力改变项城，那只好知难而退了。”

梁士诒回道：“我知道你的想法，你是希望大家都按法来行事。不过，中国专制这么多年，不可能一下子就转过来，你总要给项城时间。”

唐绍仪摇摇头道：“不，不，这不是时间的问题。我回顾与项城交往这二十余年，他一直顺应世势潮流，新法练兵，大办实业，推动宪

政，响应共和。中国最需要的时候，他总能站出来，这也是他让我佩服的地方。但，这里面有一个根本问题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项城手中的权力。他做这一切，核心都是获得更大的权力，并稳固之，与其说他思想新潮，看得清大势，推动大势，不如说他一直在利用大势。他常说，他是务实的人。对他这句话，我现在理解，为了手中的权力，他可以随时抛弃他的任何主张。”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管怎么说，项城在判断大势、顺应大势上，还是无人可比。”

“不，不，燕孙，他太迷恋权力，权力会迷住他的双眼。尤其是他年纪大了，你没发现他越来越固执了吗？他一辈子玩弄权术，现在更是以权术对待一切。北洋势力已经沦为他的工具，不能为国家谋富强，而是为他谋地位。我以为，他已经不能自拔了。”

梁士诒惊问道：“有这么严重？”

“从前他巩固权力，需要朋友帮忙；如今他已经走到权力的顶峰，眼里就只有威胁和对手，谁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谁就是他敌人。实话说，我脱离北洋，不但是为共和理念，也是为了保命。”

“少川这话我不敢苟同，项城绝不会到谋害老友的地步。”

“现在还不会，将来一定会，你走着瞧好了。我劝燕孙也要早为己谋。”

梁士诒见唐绍仪辞意已决，就不再徒劳相劝，第二天上午临返京前又说了一句：“少川，我这样空手而归，实在无法在项城面前交代。不如你再递个病休申请，说明你因病不能正常工作，这样大家面子上都好看些。”

“这好说，我明天就发一个电报给项城。”

梁士诒回到北京，立即向袁世凯报告。

袁世凯气道：“燕孙，少川真是书生之见。他把责任推到我头说，说我违反约法。他怎么不说这个约法本身就有问题？再说，直隶地位何其重要，他们推出一个名不见经传、不文不武的王芝祥当直隶都督，大

家能服气吗？分明就是从同盟会之私利出发，为了再剥夺我这个大总统的权力。根本原因不去说，真正的原因不去说，冠冕堂皇地单说我违犯约法，真是岂有此理。”

梁士诒听袁世凯发一通牢骚，也觉得有道理。他夹在两边不好表态，只有劝慰：“好在少川答应打一个病假的报告过来，总算大家面子上都好看。”

袁世凯却有些担心，不知唐绍仪会在电报中怎么说。

第二天，唐绍仪的辞职电报到了，说自己“偶感风寒，牵动旧疾，所以赴津调治，请立即开缺，另请人选”。

袁世凯让梁士诒将唐绍仪的辞职电报在《政府公报》上发布，又把段祺瑞请来当面安排让他亲自去一趟天津，再去劝劝唐绍仪，加紧治病，尽快复职。

唐绍仪的辞职电报一发表，立即在政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同盟会立即作出决议，要求全体同盟会员退出内阁。次日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代表同盟会去见袁世凯。张耀曾在四个人中资历为最，因此由他打头：“同盟会国务员已于昨天决议，全体辞职，明天辞职报告可提出，届时唐绍仪内阁也就正式解散。至于任命何人组织内阁，自系大总统之全权。不过，同盟会的意见，不能不明白向大总统陈述。这次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著著进行，原因就是内阁中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不是纯粹的政党内阁，必然会有此弊端。此后要想政治之进行，非采用完全政党内阁不可。同盟会的意见，以为再次组阁，只有二种，一是超然内阁，内阁中无任何党派；二是政党内阁，只有一党组阁。如果大总统仍然采取混合内阁，则同盟会不再加入。”

袁世凯立即明白同盟会虽然提出了两种组阁意见，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一党内阁。因为名流政要，纷纷组党，大都参与了不同党派，要组织无党派参与的内阁谈何容易？而组织一党内阁，势力最大的同盟会当然会稳操胜券。如果内阁由同盟会一党把持，他这个大总统的话就更不管用了，便回道：“日前唐总理出京后，我已经派梁秘书长、段总长、梁孟亭等人前后赴津劝唐总理速回任。如果唐总理能够回任，当然最好。如果唐总理必辞，则总理之改派，自不容缓。只是诸君所说超然内阁及政党内阁，我都不能赞成。”

袁世凯的理由是，单单共和党或者同盟会，或者超然无党之人组织内阁，都不可能得到足够的人才，人才缺乏，就不可能满足当前治国需要。

“所以我的意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内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我则不然，我是纯粹从人才上着眼。我国现在党派虽多，但从一党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之相当者，一时恐难得其全数。所以我的意见，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才。其人为我所深服者，无论为甲党乙党，或无党，但能热心国事，我必引为辅助。”

袁世凯以为当前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如果再等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人才辈出，那时他将退老山林，任凭组织政党内阁。他又以国内外形势说明当前不宜采用政党内阁：“我尚有一言请诸君留意。现在大家都以为中华民国成立矣，南北统一矣。在我看来，民国成立快半年了，但外之各国尚未承认，内之各省秩序尚未回复，再论眼前则一切制度毫无头绪。就好比建屋，地址虽已规定，而图式未成，栋梁未树，怎么能说已经建成了房子？”

至于中国所处国际形势，袁世凯劝告道：“诸君日在参议院，或未注意于外交大势，列强情形。此中消息，我自问还算十分熟悉。总之，我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从世界大势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之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政治之成例，通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之褒贬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谅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之意见拘束而牵制之。”

然后，袁世凯又谈组阁的不容易。国务员须经参议院同意，如果被驳回，则一生名誉扫地，所以许多贤才都裹足不前，不肯轻易担任国务之席。他恳请同盟会能够体谅时艰，本会的国务员不要与唐绍仪一起请辞。

“根据临时约法，政务属内阁总理，总统不负其责。”熊成章的意思是，大总统不应当干预国务员的人选。

“你说的不错，大总统不必操心政府的事。不过，以我看来，所谓不负责任，也有大小之区别。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商店，那么国民就是

东家，大总统就如领事的东家，国务员好比掌柜。商业的设计、部署、银钱、货物的经理出入是掌柜的责任，但如果掌柜不得其人，以致商业失败，濒于破产，那这个时候领东不能不负责；国务员当行政之要冲，如果国务员失职，导致国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那么大总统究竟负不负责？国民会不会责备大总统？”

袁世凯的说法处处站得住脚，四位同盟会代表都被他说动了。尤其是他一再劝诫不要以一党私见而废公义，张耀曾最后表示：“大总统苦心伟论，某等无不悦服，当以此意报告于本党。唯尚有一语不能不声明：此次唐总理及同盟会国务员之辞职，实因政治不能进行，深恐贻误大局，绝非对于他党别有意见。此次辞职之后，无论大总统任命何人组织内阁，同盟会无不力表同意，竭力维持。”

袁世凯与四位代表的谈话，于第二天的《政府公报》上全文刊出。在局外人看来，袁世凯用人唯才，光明磊落，具有国家意识和世界眼光，可谓掷地有声。而同盟会一再坚持本党阁员退出内阁，则有些意气用事，不顾国家大局。但同盟会坚持政党内阁，国务员当然要与总理共进退。因此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王正廷暂代陈其美，四人一起向袁世凯请辞。袁世凯劝蔡元培道：“国家艰难，我代表四万万人恳请诸位顾全大局，不要退出内阁。”

蔡元培回道：“我也代表同盟会向四万万国人表示，我们非退出内阁不可。”

袁世凯知道，蔡元培书生意气，其实极力主张政党内阁的并不是他，而是农林总长宋教仁。唐绍仪越来越不听招呼，也是宋教仁在背后怂恿。所以他单独请宋教仁，劝他留下来。但宋教仁以有事为由，不肯来见。于是袁世凯再写封信，打发人送去。宋教仁也回了一封官样文章的信：

为沥陈下情恳准辞职事：教仁自奉钧命，承乏农部，夙夜祗惧，期于同事稍有裨益。乃做事已及三月，部事既未就绪，国务亦不克有所赞助，伴食之讥，在所不免，虽由于开创时代，建设事业之不易，实由于教仁政治之素养与经验不足，有以致之。抚躬自问，深为惶恐，屡欲向我大总统呈请辞职，以避贤路，以民国新立，人心易动，不敢以一人之故，摇撼大局，故隐忍未发。今者国务总理唐绍仪已辞职，国务院亦有改组之势，教仁窃幸得告退之机会，谨披沥下情，恳请准予解职。

信中所说，当然并非宋教仁的心里话，他之所以主张辞职，是为了逼迫袁世凯接受政党内阁，也就是完全由同盟会组阁，但袁世凯始终不肯松口。

同盟会为了配合北京的行动，上海、南京、广州、南昌等地的报纸纷纷指责袁世凯破坏法制，逼唐绍仪辞职。此时，上海都督陈其美向袁世凯、国务院、黎元洪、各省都督发了一个通电："临时政府甫成立，忽传有逼退总理之噩耗。丁兹时艰，奚堪演此恶剧。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

袁世凯只怕天下人都相信唐绍仪是被逼辞职，更怕人怀疑他的共和诚意，因此立即给黎元洪发了一份电报进行辩白：

唐总理奔走国事，积劳成疾，仓促赴津调治，连日再三派员慰问，劝其回京，信使往来，不绝于道。来电谓有逼退总理之噩耗，殊堪骇诧。参议院为各省代表机关，聚集部下，众目昭彰，讵能听人逼退，鄙人亦何能坐视？此必幸灾乐祸之徒造作谣言，挑拨恶感，败坏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国不亡于前清时代，而亡于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更有甚者，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想猜测，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敌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尚未恢复，危机一发，不堪设想。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世凯膺此艰难，自不得不为支柱，冀挽狂澜。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知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鉴此言。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煽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唯有从公民之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猜嫌。知我罪我，付诸公论。特此宣言，维祈亮鉴。

第十一章　借刀杀人诛元勋　北上调和谈真诚

袁世凯与同盟会员的谈话和给黎元洪的通电发布后，社会上颇有同情大总统的人，袁世凯看火候已到，就于6月27日签署同意唐绍仪辞职的命令。该由什么人出任总理，他已经思考了多次。他曾经电邀徐世昌，希望他能北上任职。在青岛做寓公的徐世昌认为时候还不到，因此回电婉拒。袁世凯考虑的第二个人选，就是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

陆征祥是上海人，十三岁就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外语，后来又入北

京同文馆，二十余岁即到俄罗斯任驻俄使馆翻译，三十多岁后升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公使，先后在国外生活二十余年，老婆也是娶的比利时人。武昌起义后配合袁世凯劝逼清帝退位，受到袁世凯赏识，电召他回国出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未参加任何党派，袁世凯认为他可以算是超然内阁总理，容易获得各派的认同。至于性格，陆征祥不像唐绍仪那样固执，也正合袁世凯的心意。

奉黎元洪为党首的共和党代表丁世峄等四人到总统府面见袁世凯，阐述本党对于内阁总理的人选意见："黎副总统来电及我党职员一再开会讨论，皆谓政党之在我国，仅在萌芽时代，徒多争端，无裨政事。因此组织政党内阁之说，似非目前所可希望。大总统如能于各党之外，择一对内对外有信用者，任命为总理，本党极愿赞成。值此各国尚未承认之时，对外一层，至关重要。本党希望总统一择外交上极有信用者，使各国承认之机会易于成熟，于大局极为有利。"

共和党还告诉袁世凯，他们已经与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也进行沟通，大家也同意选一个无党派的人出任总理。

这正合袁世凯心意，于是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前往参议院宣读了他的提名说明书，盛赞陆征祥"存心正大，识见阔通，历任专使公使，十有余年，精通各国之外交情形及政治之源流，本末洞见，受中外信仰，实勖时济变之才。拟命署理国务总理，兹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咨请贵院同意。"

同盟会本来计划投反对票的，但全国舆论对无政府状态十分不满，因此决定支持袁世凯的提名，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共和党、共和民主党也都倾向支持袁世凯，结果以七十四票支持，十票反对，陆征祥得以高票当选总理。

然而，陆征祥虽然出任总理，组阁却极不顺利。同盟会的四位总长坚持请辞，袁世凯挽留了半个月也未说通；而共和党的熊希龄，因为交涉四国银行借款问题备受攻击，尤其是四国银行团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全国舆论普遍不满，他怕重蹈盛宣怀的覆辙，也辞去总长一职。结果内阁十总长，只剩下了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和海军总长刘冠雄三人。

袁世凯与陆征祥加紧商讨国务员的人选。最后确定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孙毓筠，农林总长王人文，工商总长沈

秉堃，交通总长胡唯德。这其中孙毓筠、沈秉堃、王人文是同盟会员，而周自齐、章宗祥、胡唯德虽为无党派人士，其实都亲近袁世凯。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示好同盟会，能够顺利通过提名人选。但同盟会已经声明，绝不参加混合内阁。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是无视同盟会的要求，更有离间同盟会员的意思，宋教仁公开说这“无异于强奸他党”。统一共和党介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算是中间派，他们的希望是本次能够有一二人入阁。但袁世凯的提名竟无一人入阁，因此决定反对通过这一名单。共和党是支持袁世凯的，但人数太少，不能左右大局。陆征祥内阁提名难得通过，已成定局。

7月18日，陆征祥正式到参议院就新提名国务员做说明，请参议院通过。当时参议院正在开会讨论其他议题，听说陆征祥已到院，于是停止其他议题，请陆征祥做说明。陆征祥已经出任内阁总理半个多月，这次露面在许多参议员看来无异于施政演说。这个在国外生活二十余年的总理会在会上说些什么，大家都有些期待。

陆征祥长期生活在国外，当时欧美政治人物演讲，往往要讲自己的经历、性格、兴趣等，以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深受欧美影响的陆征祥也由此入手，“征祥今日第一次到贵院与诸君子相见，亦第一次与诸君子直接办事，征祥非常欣幸。征祥二十年来一向在外，此次回来又是一番新气象。征祥在外洋之时虽则有二十年，然企望本国之心一日不忘，每遇中国人之在外洋者，或是贵客或是商家，或是学生或是劳力之苦民，无不与之周旋，因为征祥极喜欢本国人。”这段开场白还算可以，只是他的汉语水平不及外语，参议员们听起来都有些吃力。

接下来，依然是结合经历谈自己的特点，“二十年间，第一次回国仅三个月，在京不过两星期；第二次回国还是在前年，在本国有十一个月左右。回来之时与各界人士往来颇少，而各界人目征祥为一奇怪之人物。而征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征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此次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征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此回实可谓征祥再生之日。”这一段其实是表明自己为人严谨、无私，但实在有些烦琐。而且，民国新立，参议员是手握大权的新贵，几乎无人监督，穷奢极欲，沉湎女色，钻营官场，甚至成为八大胡同常客，不以为辱反以为荣，是在座许多参议员所热衷，陆征祥在表扬自己不吃花酒，不恭维官场，不做生日，无异于在骂他们。

接下来陆征祥介绍这次新提名的六名总长，等他演讲结束，没有一个人鼓掌。参议院议长则宣布，继续其他议题。陆征祥尴尬地鞠躬离席，只有几个人应付性地拍拍巴掌。

本来参议院三大党对本次组阁就抱定了一概否决的心思，陆征祥不成功的演说正好给了他们借口。结果当天就传出，陆征祥谈治国像过生日，选国务员好比开菜单，这些笑话很快传遍四九城。袁世凯发觉情况不妙，立即叫梁士诒向参议院提交咨文，希望能够展期投票，以便他做参议员的工作。但参议院对此建议不予理睬，第二天正式投票，结果是陆征祥所提的六名国务员全部被否决。

袁世凯在总统府焦急等待，结果传来六名阁员全被否决的消息，愤怒地对赵秉钧道："智庵，明里他们是打陆总理的脸，实际是在打我这张老脸！国家危亡在即，他们却一再制造无政府状态，真是视国运如儿戏！"

赵秉钧回道："大总统，咱不能任由他们这么胡闹。我去与段总长商议。"

第二天，日俄彼此默认瓜分东北的第三次密约及英国在西藏自由行动的宣言内容同时在全国报刊上披露，举国震撼，群情汹汹。北京军警联合会召开特别会议，通电指责议员只顾党争，不顾国家安危，"我等侧身军警，熟知祸机将发，不得不先为警告，冀为最后之补救。万一事机危迫，一经破裂，则大势已去，不可收拾，虽食若辈之肉，悔之已晚。"

此时，同盟会名流章太炎、张绍章、孙毓筠联名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对参议院大加批评，对参议员严厉指责，"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议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财政部制，议二月而不成；裁兵之案，延宕愈时；省制之文，磋磨累月，以致政务停顿，人才淹滞，名曰议员，实为奸府！"他们不但斥责参议员，对共和之制也不满，主张给大总统更大权力，"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毋庸拘牵约法，以待危亡；为议员者亦当重国家，暂舍高权。"孙毓筠还单独给袁世凯发电，表示坚决支持袁世凯，"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参议员几乎成了过街老鼠。

袁世凯此时盛情邀请参议员到总统府参加茶话会。当天下午大雨滂沱，但除议长托词有病及部分议员请假外，其他议员都冒雨前往，袁世凯到各个会议室一一与议员握手。等人到齐后，齐聚大厅，互相鞠躬致礼。袁世凯先从当前局势谈起，内政外交，困难很多，“此中困苦艰难，非身受者不知。内外交迫，至于此极。唯有贵院与政府一德一心，共谋救国，譬如同舟遇风，国民为乘客，贵院诸君为船主等职员，居于指示之地位，鄙人勉为舵工，受命而掌方向。若因不受命而误方向，鄙人之罪。若指示不适宜，诸君也负有责任。”

副议长汤化龙代表答词：“外交、内政，只要政府定有方针，本院无不同心赞助。我可代表全院向大总统表明态度。”

“鄙人衰朽余生，勉承同胞托付。处此山穷水尽之境，实恐难承重荷。今闻贵院之言，神气为之一壮。既有贵院相助，或可勉力支柱，日进有功。”

当晚参议员在总统府参加晚宴，都表示要抛弃党争，同舟共济。但袁世凯不会满足于参议员的几句口头表态，他认为要参议院就范，还需要再给他们施压。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又给黎元洪发一个通电，说明此次组阁不成的过程，然后表示，“顾念国民瞩望之重，以大局颠危之亟，但有转圜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特于昨日招待全院议员，面致诚悃，冀其化除成见，共济艰难。并于日内另选相当人员，再行提出，求其同意，不使中央政府久事虚悬。”

袁世凯这封电报一发，博得了全国同情，各省、各界纷纷致电参议院，要求以大局为重，尽快结束无政府状态。曾经参加武昌起义的鄂军统领、总统府军事谘议官邓玉麟对参议院极为不满，上书批评参议员全盘否决六位国务员，完全是为私利，“诸君于其中二三人，不能满意，苟属情理，今概以否决了之，揆之诸君心理，无非未达诸君政党内阁之目的，故要挟全院，事事与之为难，非特此六人不能通过，即使政府再提六人，知诸君对待方法，一仍从前。必欲使大总统、陆总理暨国务各员束手不能措一策，逼令自行辞职，以便诸君攘窃权利而后已。”他提出严厉警告说，“玉麟辈疾恶如仇，不知忌讳，今与诸君约：苟能痛改前非，以国家为前提则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以观后效。如仍怙恶不悛，则玉麟一介武夫，为国家起见，唯知以武力判断，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稔知诸君对于政府有监督行政之权，则玉麟身隶军籍，有不能干预政治之律，但诸君既舍其正当之任务，则玉麟辈亦不妨弃其应守之法律，以监督诸君。玉麟辈身经千磨百折，图谋革命，武

汉血战之苦，诸君与有何功？今幸大功告成，乃因党见，贻误前途，玉麟辈断不能以诸同志数十年之奔走呼号，拼几许之头颅，溅几许之颈血，方始成如火如荼之民国，一日丧诸君之手。”

邓玉麟作为武昌起义的功臣，如此严厉警告，使参议院倍感压力。

袁世凯也站出来与段祺瑞、赵秉钧联合发布严禁军警干政的电报。当天下午，北京军警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响应大总统令，从小站练兵时就追随袁世凯、如今已任总统府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的陆建章代表军警发言，否认军警有干涉参议院之意，但依然警告：“军人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救急。若仍囿于党政，激起军人之反感，也非我辈所能控制。”

在各界指责尤其是军警的威胁下，袁世凯和陆征祥第二次提出的六名国务员，五名通过，只有工商总长重新提名后也于次日通过。

这次与参议院的较量，袁世凯取得了最终胜利。

袁世凯与参议院较量获胜，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军警力量，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同盟会尤其不能心甘，上海分部就有人提出建议，请参议院南迁，避免受到军警威胁，而且组成“国会欢迎团”进行国会南下的准备工作。

按照临时约法，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十个月内必须进行国会选举，并正式选举大总统。如果参议院南下，将来势必造成南北分立，那时候要想对国会施加影响将变得极为困难，他能否当选也成了未知数。要想避免国会南迁，必须设法借助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影响，改善与同盟会的关系。

8月初，袁世凯给孙中山和黄兴发去一封电报，邀请两人北上共商国是，并表示将派专人和轮船前往迎接。孙中山和黄兴都是盼望着民国能够尽快步入正轨，乐见中国尽快富强，所以对袁世凯的邀请很快就有了回应，“国基新创，缔造维艰。我公雄略伟画，夙深景仰。久欲一亲謦欬，以慰私衷。拟缓数日，即同北上。承过爱，派员及轮，愧不敢当，谨此布谢。”

孙、黄两人如此痛快地答应，让袁世凯十分高兴。到了8月14日，

孙中山正式向同盟会各分会发电，表示自己将于17日起程北上拜访袁世凯。袁世凯加紧准备各项接待工作，他对梁士诒只有一个要求，不怕规格高，只要孙、黄两人满意。

当天下午，袁世凯接到副总统黎元洪的一封密电。梁士诒对着密码本把电报翻译出来，结果两人都吓了一跳：黎元洪要袁世凯杀掉武昌起义元勋张振武！

张振武，湖北罗田人，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与孙武同属共进会的骨干。武昌起义时，因为孙武负伤，蒋翊武仓皇出逃，正是他接替部署，联络各方，是武昌首义的元勋，与蒋翊武、孙武并称为“武昌三武”。他与黎元洪的矛盾，在武昌起义之初就结下了。当时，黎元洪再三推辞都督一职，张振武十分生气：“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这话后来传到黎元洪的耳朵中，黎元洪如何不衔恨？

汉阳失守后，黎元洪派张振武到上海购买军火、服装。张振武到了上海，广事交游，自然开销不小。他发回武昌的部分军械质量又不好，黎元洪发电让他以后所购军械先交武昌验收后再付款。语气之中，自然有暗怪之意。张振武一气之下，把所购军火的一半接济了烟台革命军。等他回到武昌，黎元洪自然要责问，张振武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拍着桌子道：“要不是我们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现在你已安富尊荣了，倒清起我们的账来了！”堂堂副总统，受此羞辱，不起杀心才怪。

张振武手里掌握着一支武装，叫将校团，都是武昌起义的老兵或下层军官。另外他还有数十人的武装卫队，清一色的短枪。黎元洪学黄兴的办法裁军，裁到将校团的时候，受到张振武激烈反对。

张振武不但与黎元洪闹崩，与孙武的矛盾也激化了。本来两人都是武昌起义元勋，革命后两人分任湖北军务部部长、副部长，本该同舟共济。但正所谓同苦易，共甘难。孙武为了对付张振武，与黎元洪走得很近，帮着黎元洪推动裁军。在张振武等武昌起义“元勋”们看来，孙武无异于革命的叛徒。

结果，2月底一天夜里，将校团、教导团、义勇团、碧血会、学生

军等一千余人，冲向军务部及孙武寓所，开枪轰击，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改良政治”、“改组军政府”，四处烧杀。孙武已经提前得到情报而避开，他的家被抢劫一空，并被焚毁。“群英们”没能抓住孙武，就把他的家小拘押起来作为人质，并将第二十镇统制、原文学社成员张廷辅打死。黎元洪最后下令关闭城门，出兵镇压，才算把大乱平定下去。

将校团由张振武掌握，这次向孙武发难，背后支持者很容易让人想到他。对黎元洪来说，“三武”的存在对他始终是个巨大威胁。所以他借机先把孙武撤职，然后又将军务部降为军务司，原来的副部长张振武降为副司长。

当时袁世凯身边有个新得宠的谋士陈宦，也是湖北人，曾在四川协助总督锡良训练新军，武昌起义后，通过老乡与黎元洪相识，又通过同学与黄兴结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黄兴辞而未就，但推荐陈宦出任次长。副总统黎元洪担任参谋总长，对这个次长也能接受。陈宦来到北京就职，其实代行参谋总长的职责。他对袁世凯十分巴结，对如何笼络黎元洪，削弱黄兴，提出了策略和建议，深为袁世凯赞赏，由此成为亲信。

针对“武昌三武”问题，陈宦又有建议：“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若去之并非难事，此辈均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他们来京，给他们高官厚禄，便很容易安抚，对副总统也是莫大帮助。”

于是袁世凯与黎元洪约定，将三武调京任职。

三人兴冲冲进京，计划大干一番事业，没想到袁世凯所给他们的却只是总统府军事处的顾问。其他二武还好，年轻气盛的张振武不干了，当着段祺瑞的面就把委任书撕了：“难道我们湖北人只配作顾问吗？”

于是袁世凯改派他一个蒙古屯垦使的职务，其实也不过是个虚衔。但张振武却认真起来，要求下拨经费成立机构。袁世凯答复说，财政没钱，办不到。张振武这才发觉，在北京还不如在武昌，武昌至少是自己的地盘，有数十人的卫队，又有将校团撑腰。此时又接消息，黎元洪要裁撤将校团。他一面发电将校团不准退役，一面赶紧乘车跑回武昌。他在武昌成立了屯垦署，要黎元洪每月拨给一千元经费，同时又筹画招募一协军队，要带到蒙古去屯垦。

袁世凯派总统府里几个湖北人前往武昌调停各方，邀请张振武出任东北边防使。黎元洪极力赞同，并慷慨给予四千元旅费。张振武觉得出任东北边防使，便可安置一部分自己的老兄弟，因此欣然同意，带着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余人喜气洋洋上路了。只是不知道，黎元洪要求诛杀他及方维的电报已经发到了袁世凯手中。

黎元洪在电报中说，“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悔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昼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归籍，就近酌拨川资，俾归乡里。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绝不敢株累一人。”

梁士诒惊讶道：“大总统，黎宋卿自己当菩萨，让大总统当恶人，不能上当。”

“不错，不错，他是要让我来当这个恶人。不过，黎宋卿还是要好好敷衍的。”黎元洪是共和党的理事长，共和党又是在参议院中唯一可以与同盟会抗衡的政党，袁世凯不能不特别用心争取。

“大总统，张振武被称为武昌起义的功勋人物，如果杀他，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现在孙、黄两位即将北上，此时尤其不可。”

“张振武、孙武等人因向南京政府谋取职位不得意，已与同盟会闹翻，孙、黄两位大约不会太过在意。”的确，张振武、孙武等人因不满意南京临时政府的安排，早就脱离同盟会，组织民社与同盟会唱对台戏，后来又并入共和党，与同盟会竞争。按常理来说，孙中山、黄兴都不会为自己的政敌说话。

“不，孙、黄两位不会囿于一党之私而缄默。如果大总统允黎菩萨所请，不经法律而杀掉张振武，显然会违反约法，孙、黄两位势必会强烈反对。”

袁世凯沉默了一会后道：“那赶快请芝泉、智庵他们过来商议。”

段祺瑞和赵秉钧很快就过来了，一听是这么一件事，都有些吃惊。

段祺瑞大声道："想那个张振武也真是狂妄不知天高地厚。他在黎宋卿眼皮子底下已经搞了两次兵变，也真是该杀。"

梁士诒还是表示反对："该不该杀，都该让黎宋卿去做，大总统不能让他当刀使。"

赵秉钧则提议道："看有没有办法既可以杀张振武，又不致落下不是。"

"中，如果有这等好办法就迎刃而解了。"

梁士诒听出袁世凯已有杀张的意思，再次劝道："大总统，还是要慎重。"

赵秉钧道："那就明白问一问黎副总统，杀张振武是不是他的意思。"

梁士诒大为不解："这何须问，电报就在这里。"

"应当问，再问一遍和不问大不一样。"袁世凯大约明白赵秉钧的意思。

于是立即发密电给黎元洪。密电一时半会不会有回复，众人先散去，袁世凯突然想起来，让梁士诒把参谋次长陈宦叫来，两人密商近一个小时。到了晚上八点钟，黎元洪回电了，很简单明了，诛杀张振武本是他的意思。梁士诒、段祺瑞、赵秉钧三人复聚袁世凯签押房——大总统办公室。

袁世凯问："燕孙，张振武什么时候到？"

"明天上午就到。"梁士诒回答。

袁世凯又问段祺瑞："芝泉，张振武是军人，我要是下令诛杀，你这陆军总长敢不敢附署？"

"这有何不敢？大总统要我署，我就署。"

于是几个人商量具体办理的细节。什么时间拿人，什么时候处决，如何应对必将到来的责问，都要预先谋划。

张振武第二天一到北京就四处活动，遍发请柬，邀请北洋将领、同盟会及共和党在京要员晚上赴宴。原来他从武昌带来了将校团将领十几人，希望通过宴会与北洋将领沟通，以求消除京鄂军界的误会。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以后要与北洋军界共事了，他主动示好，不难得到北洋的欢迎。

当天晚上的宴会设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出席晚宴的北洋将领以拱卫军司令段芝贵为首，以下将领有七八人。同盟会、共和党的参议员再加鄂军将领十余人，总共有四十余人。因为人太多，碰杯声、交谈声此起彼伏，显得十分热闹。张振武致辞，表示此次北上将与北洋兄弟精诚合作，希望大家多加关照，并提议鄂军将领敬北洋将领一杯酒。段芝贵十分冷淡，勉强离座举杯。象征性的喝杯酒后，就先走一步。他一走，其他的北洋将领也都纷纷找借口走了。现场气氛有些冷清，但张振武并未怀疑，他又应酬同盟会、共和党的议员，一直到十点多酒宴才散。

大家各叫马车，陆续散去。陪同张振武回住处的有他的老表、一位姓冯的前江西协统，还有湖北参议员时功玖，此外就是他的几个随从。当时共有三辆马车，冯协统在前，时功玖居后，张振武则居中。再后面，是他的几个步行的随从。到了大清门的时候，有军警将前面的马车拦住了，问："你是不是姓张？"

"我不姓张，我姓冯。"于是冯协统被放行。

接着，张振武的马车到了，问明姓名后，突然蹿上来几个军警，把张振武五花大绑，塞进一辆双排座马车中，拉着他飞奔而去。事情来得太突然，后面的时功玖看到了却来不及阻拦，只跺着脚喊："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

"没你的事，少管。"军警推搡了他一把。

时功玖大声道："我是参议员，有权监督。请告诉我你们属哪一部分？"

"告诉你也无妨，京畿军政执法处。"一个小军官说完后，上车扬长

而去。

从湖北跟来的几个张振武的随从还以为是在武昌，嚷嚷道："走走走，什么鸟玩意执法处，好大的狗胆。"

时功玖一听是京畿执法处，早就倒吸一口冷气，他对嚷嚷着的这几个湖北老乡道："你们不知道京畿执法处的厉害。咱们几个人不行，咱们得多找几个人一起去军政执法处交涉。"

京畿军政执法处设在西单牌楼玉皇阁，是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后由原北洋京防营务处改建而来，名义上负责京城及天津一带治安，其实是特务机构。他们有句名言，可以错抓，不可错放。

京畿军政执法处总办陆建章，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天津武备系"老人"。当年他随着段祺瑞镇压义和团，早就有"陆屠夫"的称号。如今执掌可以立判生死的大权，更是杀人不眨眼。京城小孩哭闹，据说一听"陆总办"来了，就吓得不敢哭。

张振武被押到军政执法处，下车伊始，还十分硬气："把你们当官的叫出来，瞎了你们狗眼，敢抓我。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你是谁，抓的就是你。"随着冷冷的声音，一个便装的男子走进来，灯光下，脸色冷清，略有些倒八字的眉毛皱一皱，有些轻蔑地说，"莫说抓你，比你名头大的，外面那桩子上不知死了多少。"

张振武被镇住了，问："莫不是陆总办？"

"对，鄙人陆建章。"陆建章有些讥诮地说，"贱名能入你这武昌三武之耳，真是荣幸之至。"

"请问陆总办，不知我犯了何法，押我来干什么？"

"你犯了何法，我也不知道。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我是奉命来处决你。"

闻言，张振武大声问："总办是奉何人所命？我可是大总统请来的客人。"

"正是大总统下的令。"陆建章说罢拿出袁世凯的命令递给张振武。

这份命令颇长，前面几乎全文引了黎元洪的电文，然后才说，“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之。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大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总办遵照办理。”

张振武看到大总统令，更加着急：“陆总办，这一定是有人托黎副总统的大名害我，我虽然与黎副总统有些不痛快，但他绝对不会要张某的命。我从武昌起程时，他还赠我四千元，而且亲自送我到车站，并亲口对我说：我知道张老弟脾气耿直，我对你没有任何他意。”

陆建章不屑地一笑：“你们这些人，净干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在人情世故上却不及十岁的孩童。平日势如水火的人，突然对你好起来，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不过，副总统总不至于要我的命。”张振武现在回想，的确有些奇怪。

“为什么不？我听说你曾经拍着桌子对他说，不是你把他从床底下拉出来，他何来今日？堂堂副总统，被人如此羞辱，我真佩服黎宋卿的肚量。要是我，早就一枪崩了你了。何况你还三番两次发动所谓革命，要推翻他。你们这些人，动不动就革命，拿革命当饭吃了。”

“那些事，我根本没参与。”

“革命革命，革了自己命吧。”陆建章根本不信，也不反驳。

“陆总办，我怎么说也是武昌元勋。临时约法规定，公民有无罪不被拘押的权利，又有未经审判不得处人死命的约条。你手里既无我必死的罪证，又无法院的审判，你杀了我，会惹来麻烦，那又何必？你且拖一拖，也许明天大总统会改变了主意。”

陆建章听张振武说得有道理，毕竟这是在替黎元洪得罪人，也许袁世凯经一夜深思会改变主意，拖一拖也倒无妨，于是答应了：“好，暂且让你多活半天。”

然而话音刚落，电话响了，是参谋次长陈宦打来的，劈头就问：“朗斋，人犯处决了吗？”

“参谋长，我觉得……”

陈宦打断他的话道：“朗斋，军人以服从为第一要义，你只管执行大总统的命令就是。难道还要我催促？”

“是，立即执行。”陆建章扔掉手里的电话，挥挥手说，“执行吧。”

于是两个兵过来，一人一条胳膊扭着张振武往外拉。

“我自己会走。”张振武挣脱后又对陆建章说，“陆总办，我要写封信，请给我备纸笔。”

“好，写遗书的时间总要给你。”

张振武整整衣服，端坐下来，连写两封信。一封写给亲人；一封写给仇人黎元洪：

元洪足下：我能手造中华民国，自起义以至今日，实属傥来之岁月，死生久置之度外矣。但恨不死于战场而死于雠仇之手耳。好一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足下如再爱我，请将我全家杀戮，使一家骨肉聚首九泉，振武感激不浅。足下之待英雄真是神圣不可侵犯。古人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言念及此，肝肠寸裂，暗无天日之世界，我亦不愿活矣。总统不交法庭而下军令，不以刀杀而以枪毙，不赴法场而赴暗牢，死后有知，当为雄鬼，以索其命。

张振武写罢扔掉笔，仰天长叹：“想不到共和也是如此黑暗！”又对陆建章说：“我是军人，给我一支枪，我自己了结好了。”

“这不行，我奉到的大令是处决人犯，而不是送你自尽。”

张振武被行刑兵拉到后院，绑在木桩上，胸口连中六枪。枪声刚落，时功玖约集共和党人邓玉麟、刘成禺、张伯烈及湖北籍的孙武、哈汉章等人赶了过来，一起向陆建章要人。

“诸位来晚了，我已经奉大总统令处决了张振武。”陆建章回道。

众人大骇，奔到后院，果然张振武被绑在木桩上，头垂在一边，胸口的衣服已经被血染透。时功玖、刘成禺两人放声大哭，因为两人是力劝他北上的。此时已是凌晨三点，众人知道没法与陆建章打交道，决定

明天一早就去总统府问袁世凯。

早晨又得到消息，将校团团长方维也于夜里被杀。众人连连顿足，而又无可奈何。八点多，时功玖等人到总统府兴师问罪，袁世凯亲自接见："我明知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将骂我。不过，我实在不能救他。"于是将黎元洪的密电交给众人看。

时功玖质问道："大总统仅凭黎副总统一封电报就下令杀人，难道不觉得太荒唐吗？"

"诸位，我当然知道杀人需要证据。但要证据诸位应当去向宋卿要，而不是我，我不过是遵他所请。"

于是众人告辞，回去商量办法，决定约集湖北同乡致电黎元洪质问，又因军令中有段祺瑞署名，决定弹劾他。

张振武、方维被杀已经在京中传开。参议院中的三大党少见的意见统一，三党二十余人同在质问书上署名，质问政府杀人依据何在，并要求政府于隔日到参议院接受质询。又决定如果政府的答复不能满意，则连同内阁总理陆征祥、陆军总长段祺瑞一起弹劾。

袁世凯把段祺瑞召到总统府道："芝泉，因为杀张振武一事，外间议论纷纭，参议院又提出质问案。中国今日情形，纵横轻重，为大局计，为四万万同胞计，实有不得不将张振武处死之势。张本有功于民国，我也很想倚重他，只是迫于形势，不能贷其一死，我也深感痛惜。其中苦衷，参议员未必知之。本总统始终以国家为前提，有此质问案也好，可让中外都知道本总统不得已的苦衷。"

段祺瑞明白袁世凯的意思，是把张振武之死归之为维护国家利益，以便堵众人嘴："今国基未固，总以国家为前提。如有扰乱治安勾结图变者，应杀毋赦。兹事体大，舆论如何，也只有暂且不问。至于参议院的质问案，陆总理已经表示他身体不好，不能出席。"

陆征祥自从六名阁员被否决就萌生退意，被袁世凯一再挽留至今。不过今天一早又交了辞呈，说自己心慌胸闷，头晕目眩，实在不能胜任内阁总理。

袁世凯笑道："毕竟还是书生，他是被吓倒了。"

“质询案在黎副总统提供证据前不能出席。没有证据，出席无益。到时候我们向参议院提交咨文，只说非等黎副总统的证据到了不可。”

“这样很好，本来这事我们是应宋卿所请，证据也非由他提供不可。你通知执法处，把宋卿的两封密电都公布出来，也算对参议院有个交代。”

“好，我给朗斋打电话。”

“暂时应付一下参议院不难，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孙先生，按原定计划，他应该于今天起程北上，不知这件事会不会影响他的行程。如果他不肯北上，那可真就得不偿失了。”

到了晚上，赵秉钧亲自来见袁世凯。据南方传来的消息，孙中山身边人都劝阻他北上，担心他的安全。

“他们真是多虑了。这样，再给孙先生发一封电报，说明咱们如大旱久盼云霓的心情。”安排完发报的事情，袁世凯对赵秉钧道，“智庵，子欣闹书生意气，向我辞职。我已经挽留了三次，看来他辞意已决。如今内阁中只有你和芝泉够组阁的资格，不过芝泉是军职，不易获得通过，我有意让你来接子欣卸下的担子。”

赵秉钧是求之不得，连忙站起来道：“谢大总统栽培。”

袁世凯示意他坐下：“不过这事要费点周折，我的意思先让你来代理，做做铺垫，水到渠成后再正式提请参议院通过。参议院里聚集了一帮名利之徒，讨厌得很，但他们的力量又不能小瞧。这里面的关键是，你要得到同盟会的支持——对了，听说宋钝初正在改造同盟会为国民党，如今他的地位如日中天，你和他关系如何？”

宋钝初就是宋教仁，他随唐绍仪退出内阁后并未离京，而是住进西效农事试验场。同盟会的总部，在临时政府北迁后也迁到了北京。理事长孙中山、协理黄兴两人热衷于实业，不大管理党务；另一个协理黎元洪是共和党的理事长，视同盟会为政敌，当然更不会理同盟会的事。所以，实际负责同盟会的就是总务部主任干事宋教仁。他热衷于政党内阁，一直有意把同盟会改造为第一大党，将来在国会选举中胜出，以多数党身份出面组阁。辞职后他全部精力用于整顿、改造同盟会，又吸收了其他几个小党，正在扩建为国民党。

赵秉钧回道："我和他因为曾同为阁员，只能算认识，实在没什么交往。"

"还是要交往的。你不妨多接近他，如果可能，加入他的国民党也无不可。有句话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国民党里得有我们自己的人。"

"是，我听大总统吩咐。"

袁世凯又问："他组织国民党，听说把五六个小党都吸收了进去，就连统一共和党也加入了进去，这就不能小看了。还有两个多月就要进行国会选举，那时候国民党占据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议席，将来内阁办事岂不更加艰难？"

赵秉钧说明道："其志不仅于此。宋钝初的志向，可以概括为多数议院，政党内阁。多数议院即如刚才大总统所说，要在国会选举中在参议院、众议院中占据多数席位；然后组织由本党人员担任总理及阁员的责任内阁，这样内阁的施政便很容易在国会获得通过。"

"这样，我这大总统更是摆设了。"袁世凯用力抽了一口雪茄，"他们要是再发动暴力来夺取权利，倒是好对付；像宋钝初这样弄政党内阁这一套来获取政权，实在是太厉害了。宋钝初是个人才，如果能够为我所用就好了！"

"皙子对他好像比较了解，两人都在日本留过学。"

"好，你出去的时候，捎个话给皙子，让他明天上午来见我。"

第二天下午，上海发来密电，孙中山已经从上海登轮来北京，并在码头接受记者采访时道："越是南北互不信任，我越是要北上调和南北，消除误会。此前我已经答应过袁总统，无论如何不失信，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

对袁世凯而言，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尤其是孙中山对记者公开称赞他可靠，更是让他欣慰。坏消息是黄兴不肯北上，还给袁世凯发来一份电报责问："张振武不能受爱之处，出于黎副总统一二人之意乎？抑于共和国法律上有不能爱之、不可忍之之判断乎？未见司法裁判，颇难释此疑问。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

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纵使张、方对于都督个人有不轨之嫌疑，亦岂能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

按参议院的通知，明天内阁必须到参议院接受质问，但黎元洪的答复仍然未到。于是袁世凯让梁士诒向参议院发出咨文，表示黎副总统电报未到，段祺瑞仍然不能到议院给予答复，同时他又约请宋教仁到总统府做客。

“钝初，好久就想向你讨教，无奈俗务缠身。孙先生不日就到了，有好些个事情，必得向你请教才成。”袁世凯提前在客厅门口等宋教仁。

“大总统客气了。”宋教仁一边说一边进了客厅。

两人落座后，袁世凯又道：“我听皙子说，钝初十几岁就没了父亲，少年时吃了不少苦。他还说，钝初小时候就才华横溢，曾做过一副对联，气概非同一般。”

宋教仁是湖南桃源人，出生于耕读世家。十岁时父亲去世，受此打击，终日低头不语。母亲怕他意志消沉，影响学业，除夕拎一盏灯守岁时，出了句上联：“除夕月无光，点一盏灯，为乾坤增色。”要他第二天对出来。宋教仁知道母亲是借对联劝导他，希望他能振作起来。第二天清晨，他早起后，点香祭祖，敲鼓迎春，忽然灵感来了，对母亲道：“我能对出母亲的上联了：初春雷未动，发三通鼓，助天地扬威。”

说到母亲，宋教仁满怀敬畏和感激：“母亲对我的教导，不亚于岳母刺字。为乾坤增色，助天地扬威，也是我终生的追求。”

“好男儿志怀天下，尤其国难当头之日，更得有肩膀为国担忧。钝初，如今民国需要你站出来，多尽份心了。”

宋教仁望着袁世凯，不知他是何意。

“陆子欣书生意气，因为参议院驳了他提出的阁员人选一直耿耿，已数次向我请辞，我是挽留再三，无奈去意已决。我想请钝初来担任内阁总理。”

闻言，宋教仁推辞道："大总统，可能要让你失望了。你知道，我是历来主张政党政治、责任内阁、议会民主的。你让我组阁，那就必须国民党来组阁，所有阁员必须都是国民党。而议会中，国民党也必须争取民众支持，达到多数。也只有这样的内阁，才能意见统一，行政高效；也必须议院中占有多数席位，内阁的决议才易获得通过，内阁才能长久。民国成立仅半年，已经两易内阁，原因何在？就在于唐少川的混合内阁，陆子欣的超然内阁，都不是真正的政党内阁。"

袁世凯打着哈哈道："我知道，我知道。中国政治，非走政党内阁的路子不可。但目前中国政党尚不发达，因此不能不暂时变通。我的意思，国民党在钝初的整顿下已经成为议院第一大党，将来采取政党内阁绝无问题。但目前，钝初先挑起这副担子，将来条件成熟，随时可以推行政党内阁。"

宋教仁断然拒绝："这行不通的大总统。请谁出来组阁，大总统另请高明好了。我的目标是堂堂正正带领国民党参加两院选举，如果获胜，我自然会出面组阁；如果宋某无能，不能在选举中获胜，我则退归山林，不再问政。"

袁世凯又问："钝初，难道没有通融的余地吗？"

"他事可，唯有此事实在无商量余地。仁立志为乾坤增色，助天地扬威，推行政党政治，责任内阁，议会民主，正是吾素志。"

"我理解钝初的雄心壮志。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钝初，孙先生马上就要到京了，接待上有许多事情还望不吝赐教。"

孙中山偕夫人一行于8月23日乘轮船抵达天津。在天津稍事休息，第二天乘交通部专备火车进京。专列共十节车厢，内外装扮一新，尤其是孙中山的会客车厢，袁世凯像当年为慈禧所备的花车一般，古画名瓷，十分讲究。

当天下午，专列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此时的前门车站，彩旗招展，军乐齐鸣。陆军一个团专门负责车站警戒，又有巡警负责盘查行人。负责前来迎接的是代国务总理赵秉钧，陪同前来的政府官员、各界代表、各国驻华使节数百人，而前来看热闹的百姓，则不计其数，真正是人山人海。

列车缓缓停下，孙中山一走出车厢，赵秉钧立即上前，行鞠躬礼："孙先生，我奉袁大总统之命，前来迎接您和夫人。"

孙中山点头道："谢谢袁大总统，谢谢代总理。"

赵秉钧请孙中山登车，那是袁世凯的专座，一辆金漆朱轮的大马车，车厢两旁用明黄绸缎装饰。在半年前，明黄色那是皇家专用，私用是要治罪的。从前门火车站一直到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路两侧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两旁张灯结彩，沿街店铺悬挂着五色国旗。孙中山所到之处，军警举枪行礼，十分隆重。围观的百姓挤满了街道，店铺的窗口上也挤满了脑袋，不断有人高呼孙先生好。

袁世凯将外务部的迎宾馆让出来做孙中山的下榻处，当晚在陆军部设宴宴请孙中山。他亲自站在门外迎接，孙中山一下马车，他立即搀住孙中山的胳膊把他接进内厅。寒暄过后，袁世凯屏退左右，只留下孙中山的广东同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在旁记录。

"刻下时事日非，边警叠至，世凯识薄能鲜，深望先生教我，以固邦基。"

孙中山回道："如有所知，自当贡献。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唯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要办实业，必须依赖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目前急务是赶筑中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

俗话说听话听音，袁世凯立即明白，孙中山此次北上，获得督办铁路一职便是他的要求之一。

"实业救国，我在总督直隶的时候就如此办理。兴修铁路，更是大办实业的根本，我与先生真正是不谋而合，定当全力赞助。"袁世凯又请教说："如今民国肇基，要办的事情很多。当前最令人担忧的，是各省都不安定，都是暗潮涌动。尤其是各省议会与都督府冲突的问题十分严重，如直隶、河南、山东、吉林、奉天、广东、甘肃各处，屡生争执，虽为过渡时代应有之竞争，但国势急危，大有不堪之势。应该如何设法调停？还请先生教我。"

"应通告各省严守约法，都不要超越权限。"

“先生教导的是。我将向各省发文，提醒务必尊重约法，践行约法。总统府更当作守法的模范。譬如湖北张振武、方维一事，若双方能够谨慎守法，又何至于到目前地步。”

数天前，黎元洪连发两封数千字的电报，罗列张振武贪污挥霍、私设将校团、拥兵自重、串谋煽乱、抗命不遵、藐视法纪、广纳姬妾、破坏共和、暗杀孙武等十四款罪行。段祺瑞到参议院回应质问，他将黎元洪的电报呈上去作为答复。但参议员们认为，即便张振武有罪，也必须审问清楚再执行。未经审判而枪决，是破坏约法。段祺瑞则表示：“现在政府以国家为前提，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不然，于国家大有危险。至此危险之时，将如何维持？”无论议员们怎么指责，他都拿国家利益为前提搪塞，结果议员们很不满，正在打算弹劾政府和段祺瑞，但三大党在弹劾整个内阁还是只弹劾陆军部总长段祺瑞上不能统一意见。

袁世凯将黎元洪的电报交给孙中山道：“黎副总统言之凿凿，恳切要求我诛张振武、方维。张振武手中有将校团，如果消息泄露，则黎副总统必危，而黎副总统若有闪失，则国本动摇。中国今日情形，纵横轻重，为大局计，为四万万同胞计，实有不得不将张振武、方维处死之势。只是不曾料到，参议院反应极其激烈，除质问政府外，正在酝酿弹劾。还请先生设法，帮政府解困。”

“未经审判而执刑，实在不妥。如果张、方两人罪证确凿，宋卿在武昌捕之执刑，即不生此问题。假手于中央，给中央惹来麻烦，未免太无肩膀。”孙中山对黎元洪也颇为不满。

“宋卿假手中央，让我来做这个恶人，大概是顾虑武昌的将校团尚未解散，怕激出事端。据记者多方侦探，都说此案关系不止一人一事，不仅武昌一隅，有将于武昌、天津、南京、北京都有同谋大举者，谓第三次革命。据说，克强也涉其中，思之甚为难安。”

孙中山不值一驳道：“张振武居功自傲是有的，要说有所谓第三次革命之密谋，恐怕言过其实，克强更不可能参与其中。”

“有记者说，克强不肯北上，就是因事涉张振武案而迁延。”

“纯属谣言。”

“我也知是谣言。如果克强肯北，谣传便不攻自灭。还望先生劝

说。”

“我这次北上，抱着疏通南北，调和党见的目的前来，自然会劝说各方。”

“有先生居中调停，但愿此事能得圆满了结。”

这时酒宴已经备妥，袁世凯邀请道：“今天是给先生接风，只有数人作陪，望先生见谅。欢迎先生的宴会安排在后天，那时候军政各界都将出席。”

宴席散后，袁世凯把赵秉钧叫到一边叮嘱：“智庵，孙先生在北京期间，你全程陪同，将来你这代总理的代字能否顺利去掉，就看你能不能博孙先生的高兴。”

赵秉钧回道：“大总统放心，我一定尽心服侍，让孙先生满意。”

第十二章　袁总统曲意逢迎　宋教仁锋芒毕露

8月25日，也就是孙中山进京的第二天，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出席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长。他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道：“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我第一次到京，今日得与同会诸君子共话一堂，乐何如之！此次革命成功，如此神速，实梦想不及。去岁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未及四月，清朝推倒，共和告成，虽同盟会之主动力，然亦实系我中华民国各界同胞之赞助，始得成功。今破坏已终，建设伊始，破坏固难，建设尤难。破坏尚需众同胞之助力，建设岂独不需同胞之助力乎？如果挟党见，闹意气，不以国家为前提，则民国前途异常危险。今五党合并，废除意见，以谋国利民福，将戮力同心，造成一伟大中华民国，雄视亚东。”然后又谈三民主义，谈权利平等。

庆祝大会结束，有记者采访孙中山，问：“现在政局大势如何？”

孙中山回答：“余已与袁总统开诚布公，面商一次。倘公举袁慰廷为正式总统，余亦愿表同情。至于大局，较前颇有进步。”

记者又问：“除袁慰廷外，尚有他人谋任总统否？”

“或许有之，但未能知道是何人。”

记者又问：“有人担忧，袁总统出身清朝旧臣，未必能够真心赞同共和。”

“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之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这些话自然都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他十分满意孙中山的态度，所以希望尽快正式宴请孙中山一行。不过，孙中山的日程安排十分紧凑，26日是代理内阁总理赵秉钧宴请；27日是参议院宴请，所以一直到28日，袁世凯才在陆军部举行正式宴会。

主桌布置成长方形，孙中山一行坐在北面，面南背北；袁世凯及内阁阁员坐在南面，面北背南；北洋高级将领、总统府秘书、参议院议长副议长等坐在东西两侧，共有六十余人参加宴会。

宴会正式开始前，袁世凯起立演说：“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现今共和虽已告成，而内忧外患，日甚一日。今日凡在政府诸人，自鄙人以及在席诸君，皆当摒除私念，共维大局，总求达到国利民福之目的。庶几无负中山先生提倡革命之初心，而造中华民国无疆之幸福。此次先生来京，实为南北统一之一绝大关键，亦即民国前途安危之所系。鄙人对于中山先生素所倾慕，而于先生之惠然肯来，尤为欣幸。想我列座诸君，亦必以鄙人之言为不谬也。”他举杯高喊：“中山先生万岁。”

“中山先生万岁！”众人高呼，一时间掌声雷动。

自孙中山踏上天津那一刻，就感受到了袁世凯为迎接他所费的苦心，此时袁世凯带头高喊万岁，更是出乎意料。他抛开提前准备的答词，即兴发表演讲：“我中华民国成立，粗有基础，建设事端，千头万绪，须我五大民族全体一心，共谋进步方可成为完全民国。现有少数无意识者，谓中国空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大不满意于政府。殊不知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见所及，非十年不为功。今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为得人庆。”

众人鼓掌。

“前袁总统在北洋时，训练兵士，极为得法，北洋之兵，遂雄视全国。现共和粗建，须以兵力为保障。昔南非洲有二共和国，以无兵力，卒至被人吞并。可见共和国家，无兵力亦不足救亡。今幸有袁总统善于练兵，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但练兵既多，需费甚巨。我辈注重人民，须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使我五大族人民，共享富源，家给人足，再有强兵以为后盾，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想在座诸公，亦乐观厥成。”说完，孙中山也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族共和万岁！”

众人附和，同声高呼，宴会气氛十分热烈。

袁世凯端着酒杯，走到孙中山跟前敬酒。孙中山连忙离座，两人在一边私语。孙中山对袁世凯道：“慰廷，练兵你是内行，十年之内，请你训练陆军五百万；我有志广筑铁路，十年间我负责修建铁路二十五万里。你我二人，君负政治之责，我负实业之责，共同推进中国进步。”

“办铁路先生自有把握，若练精兵数百万，恐非易易。”袁世凯接话道，“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实业救国。等国会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共谋社会之事业。而且，民国肇基，先生之功居伟，有先生在，举国何人敢践大总统之位！”

孙中山连忙劝阻道：“不不，慰廷，国民瞩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慰廷放心好了，十年之内，我绝不问及政事。”

在袁世凯听来，这句话的意思是十年之后孙中山将问鼎总统。这已经不错了，如果十年间孙中山不来捣乱，足够自己从容布局，但他嘴上却道：“我是真心让贤，先生来当这个大总统是游刃有余，我可是疲于应付。”

“我们不必争了。”孙中山走回席前，双手虚压，示意大家安静，“诸位，我有一个决定向大家宣布。为民国计，我支持慰廷至少任十年总统，鄙人至少十年之内不会竞选总统，而是专心发展实业。”

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息。

袁世凯推辞道："我德薄才疏，蒙先生如此抬举，真是惶恐之至。"

"国家永久之生命，富强之由来，唯铁路是赖，既可发达产业，又可输入文化，一旦有变，并可济军务之急。大总统出身武官，关于练兵有专门智能，大总统若在位十年，五百万精兵，予信可训练成军。予虽不肖，若使当经营全国铁路之任，假以十年之期，二十五万里铁路，定敷设完成。希诸君为国家发奋努力，与袁大总统共进富强之道。"

袁世凯站起来道："诸位，孙先生心怀民国，有志实业，我极愿赞助。我将任命孙先生为全国铁路督办，望参议院能够支持。"

参议院议长吴希濂站起来表态："对大总统这一任命，我首先支持。"

北洋的诸将以段祺瑞为首，也表态道："当然得支持，如果这一任命不支持，那可真是不通道理。"

曲终人散，照例由梁士诒护送孙中山回府。赵秉钧被袁世凯留下来，商议陪同孙中山游览西苑、景山及颐和园的事情。讨论完正事，赵秉钧感叹道："我看孙先生也是个纸上谈兵的书生，他竟然要用十年筑二十五万里铁路，真是天方夜谭。"

袁世凯也十分感慨："我们修了二十多年铁路，不过才万把里，十年要修二十五万里，我何尝不知道是天方夜谭！不过，让他去修路，有点正事干也好，省得他动不动就闹革命。"

赵秉钧又嘲讽道："他竟然要大总统用十年时间练五百万兵，这真是匪夷所思。五百万兵，那要多少银子！"

袁世凯正色道："智庵，你可不要小看孙先生。明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他认准了，就锲而不舍地干下去，把不可能干成了可能。这正是他的可敬、可畏之处。譬如他二十年来一直在闹革命，满世界转，筹措经费，有谁会相信他能成功？可民国竟然建成了！这样的人，他只凭一个脑袋，一张利口，便可抵雄兵百万。我是不敢小看孙先生，我希望你也要由衷的佩服他。否则你居心不诚，便难得孙先生的信赖，那时候你的总理提名，孙先生未必支持。"

"是，是，我明白。大总统请放心好了。"

接下来的几天，赵秉钧陪同孙中山一行游览西苑、景山、颐和园，又乘京张铁路到了张家口，兴致很高。这期间他与袁世凯又会谈数次，每次大约从下午四点开始，一谈就谈到晚上十一二点，有一次竟然谈到深夜两点多。谈军政、谈外交、谈借款、借迁都、谈平均地权、谈改革币制。袁世凯对孙中山的意见十分尊重，谈话时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总是看着孙中山，显出十足的诚意。对迁都问题他不赞同，心平气和地向孙中山阐述他的理由。对币制改革，孙中山以为，各国都是使用纸币，中国也应当化重为轻，全部改为纸币，而不是使用银元、铜元。袁世凯给他解释，中国人使用银子数千年，突然完全改为纸币，大家会没有信心，容易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体系就有崩溃的可能，会给民国建设带来预料不到的挫折。对袁世凯的意见，孙中山也表示理解。两人经过多次会谈，彼此已经十分信赖。

有一天，袁世凯又提道："孙先生，你和克强是民国两大元勋。如今我得以向您请教，真正是受益匪浅。克强不肯北上，实在一大遗憾。"

"慰廷放心好了，我立即给克强发封电报劝他北来，我相信他会来的。"

"真是太谢谢先生了。"

"我们两个都是为民国，何谈你谢我谢。"于是孙中山立即亲自起草电文——

上海黄克强先生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数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拙见亦略相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幸甚。孙文。

黄兴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决定第二天启程北上。消息很快就传到北京，袁世凯命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负责接待黄兴一行。为了给黄兴一个惊喜，也是向他示好，袁世凯在黄兴动身的次日就发布总统令，任命他和黎元洪、段祺瑞为陆军上将，此外还有中将以及师旅长等共十余人。

黄兴于9月9日到达天津，休息一天后进京。他的专列一进前门火车站，军乐齐奏，彩旗飘扬，袁世凯派段祺瑞带一辆四轮马车，亲自在车站迎接。那辆四轮马车也很有来头，是当年为德皇访问中国而预备。整个欢迎仪式与孙中山进北京时差不多，热闹而隆重。

当天晚上，袁世凯在陆军部设宴欢迎黄兴一行。袁世凯在客厅外迎接，见到黄兴行握手鞠躬礼。黄兴首先向袁世凯请辞陆军上将："大总统授兴陆军上将，兴惊愧莫名，实不敢受。国重名器，赏必当功，兴不过是湘上一书生，军旅之事，本未尝学，请大总统收回成命，使兴得为共和国民，免滋骂名。"

"我与孙先生谈过，你们革命二十余年间，含辛茹苦，十余次起义，都是你指挥。你当不得上将军衔，别人谁还当得起？"袁世凯历数黄兴的功劳，真正是如数家珍。

黄兴还是辞道："十余年来，屡次起事，多败垂成，实无功可纪。河口誓师，丧吾精锐，粤城苦战，失我良朋，汉阳之役，舆尸道路，皆为兴生平至痛之事。荒原白骨，塚且叠叠，共和造成，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我侥幸残生，有何面目再膺上赏？请大总统务必收回成命。"

袁世凯称赞道："克强不揽功诿过，且有功不居，真诚恳君子也。军衔的事克强不必固辞，我们也不必在此事上浪费口舌，我还有大事要向你请教。"

于是两人谈内政、军事，对黄兴的观点，袁世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时陪同黄兴赴宴的还有曾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武昌起义后随黄兴赴汉出任参谋长的李书城等人，袁世凯对他们也十分客气。宾主谈兴很浓，几乎忘了时间。等梁士诒第三次提醒菜已备好，袁世凯才斩断话题，邀客人上桌。

宴会开始前，袁世凯致辞："克强先生，他人只知其光明磊落，其实克强更是一诚恳的君子。其任南京留守时，政府拨饷一时不继，赖其竭力维持，军民翕服。此次来京，一切政务尤赖竭力筹画，苦心调停。曾涤生有言：'竭忠谋国，百折不回。'克强诚可当之。"

黄兴起立答谢道："共和成立，百政待举，大总统一面收拾破坏，一面筹划建设，种种困难，苦心孤诣，令人感泣。我辈咸知其困难，务必竭力辅助大总统，以期国基之巩固。"

整个宴会气氛融洽，宾主尽欢而散。

第二天，袁世凯发布命令，李书城被任命为总统府军事处次长，其他张孝准、何成、曾昭文等黄兴随员也都给予参谋部或陆军部顾问官的名义，黄兴随员皆大欢喜。接下来，袁世凯时而与孙中山会谈，时而与黄兴会谈，有时与两人一起谈。内政、外交、军事、司法无所不谈。

这期间，袁世凯提出了八条政纲的建议，又让梁士诒整理出个纲目来。梁士诒表示为难："只有题目，内容太空，似乎难以成文。"

"不，燕孙不必拘泥，也不求详尽，只表达彼此的态度就好。我计划再请黎副总统认可，这样我与孙、黄、黎四人署名，便向国民传达出南北合作、政府一统的信息，对稳固全国形势极其重要。"

梁士诒明白了，袁世凯要的是虚，而不重其实。换句话说，他更看重的是四人联署的象征意义。

袁世凯感到时机成熟，决定谋求赵秉钧正式组阁。这天与黄兴会谈时问："如今国事危急万分，有无挽救良策？"

黄兴回道："欲拒外患，当先定内忧。定内忧之法，除利用一强大之政党，组建强固有力之政府外，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否则政策未行，先为国人所攻击，政府终日在摇动中。这也是民国成立后内阁更迭频繁的主要原因。"

"克强的说法与钝初的观点完全一致。不过，一党之中寻人才，恐怕难能如愿。"

"大总统不必发愁，国民党人才不足，可以为国民党招揽人才嘛。"

袁世凯不明白黄兴到底是什么意思，忽闪着一双大眼睛问他。

"比如大总统推荐的内阁阁员，的确是人才难得，但其中有人不是国民党。不是国民党不要紧，国民党也不会以一党之私见，动议否定内阁。我们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让他们都加入国民党。这样，大总统推荐的人才能够顺利入阁，而国民党不但吸收了人才，而且实现了政党内阁的目标，这何乐而不为？"

袁世凯赞道："咦，这个办法倒是不错。不过，我有意推荐赵智庵

出面组阁，听参议院那边的意思，好像有人反对。”

“如果大总统准赵先生也加入国民党，那么国民党将全力支持赵先生组阁。我听钝初说，他与赵先生关系极好，赵先生也有加入国民党的意思。”

“哦，智庵也有意加入国民党？那以克强先生的意思，智庵够不够格？”

“赵先生如果加入国民党再好不过！”

“好，等我问问智庵他有没有加入贵党的打算。如果国民党全力支持，那智庵加入贵党也好商量。其他的阁员，我也很乐意劝说他们加入贵党。”

“这样整个内阁都是国民党人，在参议院国民党也占多数，政府地位将因此得以巩固，决然不会像从前容易动摇。”

袁世凯点头：“这的确算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黄兴出主意道：“其实，大总统也应该加入国民党。这样从大总统到内阁再到参议院，国民党实力雄厚，政府便是深固不摇。一个稳固的政府，便是中国之福。”

“我不能加入国民党，其他的党派我也不加入。不然，加入甲党必然得罪乙党；加入乙党，又难免开罪丙党。所以我哪个政党也不参加，当个超然总统。”

送走黄兴，袁世凯立即召见赵秉钧：“智庵，功夫不负有心人。克强和宋钝初都推荐你加入国民党。你是什么意思？”

赵秉钧回道：“我一切听大总统吩咐。大总统让我加入，我就答应他们；大总统不愿我加入，我就拒绝他们。”

袁世凯对赵秉钧的回答很满意：“你不妨先答应他们，过了参议院这一关再说。其他的阁员，你也帮着我劝劝他们加入国民党。这样宋钝初鼓捣政党内阁的意图得以实现，你这一关才好过。”

“好，那我明天就让人填个加入国民党的表格。”

“智庵，这不过是权宜之举，无论你加入什么党，你是我北洋嫡系，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能忘。”

“这何须大总统吩咐。我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

袁世凯哈哈一笑道：“那就好，那就好。这次孙、黄两位北上，沟通南北，他们是想借此机会实现政党内阁；我们呢，也正好借此机会，实现顺利组阁。如今他们手上握着参议院，不能不好好敷衍他们。听说孙先生想到关外和山西考察铁路，然后再顺道南下，考察津浦铁路，你好好安排，务必让他满意。”

“好，我一定安排得让他满意。”

接下来，两个人再次审议内阁人选。

财政总长周学熙、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都是自己人，当然要继续留任。内务总长掌握着警察，也十分重要，仍旧由赵秉钧兼任，这样四个实权总长尽在掌握。

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刘揆一、教育范源濂四人，本来是国民党，也不必更换。而且朱启钤出自徐世昌幕府，也算是袁世凯的人。唯有外交总长原由陆征祥兼任，他既然辞去总理一职，肯定不宜再兼外交总长。两人商议的结果，是由梁如浩补缺。

梁如浩是广东香山人，孙中山的同乡。他是袁世凯在朝鲜的幕僚，一直追随，是袁世凯在铁路建设上的重要助手。他与广东都督胡汉民关系不错，这次又得到孙中山的信任，由他出任外交总长，不难通过。

段祺瑞、刘冠雄是军职，两人表示不入任何党派。其他人不是国民党的，不妨一概劝说加入国民党。

教育总长范源濂，是前清学部主事，参与创办清华学堂、南开大学堂，是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次长。唐绍仪内阁倒台后，教育总长蔡元培也请辞，推荐范源濂继任教育总长，不过他已经是共和党人。

袁世凯说道：“共和党人也可以加入国民党，双重党籍的大有人在嘛。”

结果这个组阁方案于9月25日提交参议院，七十一人投票，六十九

人赞成，高票获得通过。

这时孙中山已经从山西、关外考察回来，提出了一个庞大的铁路建设计划，铁路总公司的架构大而权重，把交通部的权限割去不少。朱启钤坚决反对，于是赵秉钧来找袁世凯，袁世凯表态道："孙先生的计划不能反对，但也不必表态。先让他做去，反正每月不过先拨三万元而已。先拖过三两个月，那时候再定铁路总公司方案不迟。"

赵秉钧明白，所谓拖过三两个月，就是等到国会选举结束。按此前通过的国会选举办法，中华民国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构成，参议员和众议员均由选举产生。11月开始初选，12月开始正式选举。在这关系紧要的时刻，袁世凯无论如何要讨好孙中山，借助他的影响力。

孙中山定于9月底南下，因此袁世凯赶在孙中山南下前推出了八大政纲，并正式对外宣布：

民国统一，寒暑一更。庶政进行，每多濡缓。欲为根本之解决，必先有确定之方针。大总统劳心焦思，几废寝食。久欲联合各政党，捐除人我之见，商榷救济之方。适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八条，质诸国务院诸公，亦翕然无间。乃以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其大纲八条如下：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

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其余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外交承认之根本。

此八条者，作为国民、共和两党首领与总统之协定之政策。各国元首与各政党首领互相提携，商定政见，本有先例。中国政治从此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中华民国庶有治乎！此布。

看到这份公告，赵秉钧对袁世凯道："大总统，您办事总是深谋远虑，我则只能算鼠目寸光。譬如这份政纲，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用处。"

袁世凯笑道："智庵，用处可大了。你不能只关注它有什么实际用处，最重要的这是我和孙、黄及黎副总统商讨的结果。我们商讨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四个人协定有成。国人会怎么看？南北政见统一了，关系协调了，党见调和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赵秉钧有些感叹："我始终认为，谁手上有实力，谁的拳头硬谁的腰板就直。还真没想到这样一张纸竟然会有这么大的作用。"

"拳头硬固然重要，但光会用拳头还不行。还要会利用舆论、报纸，这方面，我们比国民党差远了。我要学，你也要学。对了，你与宋钝初关系如何？"

"他把我当成无话不谈的朋友了。他经常晚上到我府上谈，一谈谈到深夜，才出城回他的农林试验场。"

"这样很好，这个人，你得好好结交。你们都谈什么，要谈到深夜？"

"什么也谈，谈得最多的是政党内阁。"赵秉钧回道。

"这个我都知道。宋钝初现在重组了国民党，又当上了代理事长，他想怎么实现他的政党内阁？"

"钝初书生气十足。他打算近期南下，一路上向民众演讲，宣传政党内阁，争取国民党在大选中获取多数议席，然后由国民党组阁。"

"其志不小，其志可忧！"

赵秉钧胸有成竹道："对付男人，无非权、财、色三字而已。"

"宋钝初未必吃这一套！"

正如袁世凯所料，这份八大政纲果然得到国人的欢迎，报纸上多是赞扬之声，以为南北思想统一，感情融洽，政府有望一心一意谋求中国的富强。

孙中山南下前，国民党为他举办送行宴会。宴会前有记者采访，问孙中山对八大政纲的看法，孙中山极口称赞。又问到对大总统袁世凯的看法，孙中山回道："袁总统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才。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前途计，十年内以袁为总统最好，将来选举若公举袁慰廷为正式总统，我也很愿赞成。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袁总统既赞成吾党党纲及主义，则吾党愈当出全力赞助之，建设前途，寄望于此。"

采访到黄兴，他对袁世凯也是极力赞扬："兴此次入京，觉有一绝大希望及一绝大乐观之事，为袁总统苦心谋国是也。报纸有以拿破仑诋毁他的，殊为失当，而且是绝对没有之事。袁之为人，精神充足，政策亦非常精确。忠心谋国，反不见谅于人，此最足以灰办事者之心。然而袁总统未曾因人言而遂有所踌躇，其度量宽宏如此。"

当记者采访宋教仁，问到他对袁世凯的看法时，他未像孙、黄一样大加赞扬："此次赵智庵内阁，已颇具政党内阁之雏形，袁总统出力甚多。仁亟盼袁总统能够始终如一，促成政党内阁在中国之切实推行。唯有实行政党内阁，某党在国会获多数席位，而内阁阁员皆为某党成员，政府才能稳固，政策才一以贯之，国家才有希望。"

记者采访国民党三巨头的情形，很快传到袁世凯耳朵里，他分析道："孙先生胸怀宽广，很容易合作；克强是个实干家，也易对付；只有这个宋钝初，聪明绝顶，又颇为自负，最难驾驭。"

隔一天，袁世凯在总统府召见宋教仁，向他请教政党内阁的问题。谈了半个多钟头，袁世凯突然问道："钝初，听说你就要南下了，总要回家去看看。你这次可算是衣锦还乡，可我看你这身西装实在旧得很，穿了好多年了吧？"

“六七年了。”

“我知道这些年你为革命奔波，常常为筹措经费发愁，你又一清如水，自己的状况很不好。这样吧，我送你点经费，你做身像样的西装，杯水车薪，聊表心意。过会儿你走的时候，让军需处转交给你。”

“恭敬不如从命，谢谢大总统的美意。”

宋教仁有此表示，袁世凯十分欣慰。等宋教仁走了不久，军需处的唐在礼就赶过来了。唐在礼的军需处，其实并不管军需，说白了就是袁世凯的特别开支处，回禀道：“大总统，按您的吩咐，已经把支票交给他了。”

袁世凯急切地问：“他收了吗？”

唐在礼回道：“收下了。”

“好，好，收下了就好！”袁世凯又自言自语说，“智庵说得有理，有道理。”

然而过了几天，唐在礼却灰着脸前来报告：“大总统，今天宋钝初打发人把支票送回来了。”

“送回来了？怎么回事？”

“他原票退回来了，还有一封信给大总统。”

袁世凯接过信一看，只有几句话：

慰公总统钧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五万元，实不敢收。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知己之报，期以异日。教仁百拜。

这简直是打了袁世凯的脸，他顿足道：“真是岂有此理！你们是怎么办事的？我知道他要到各处走走，是让他用这笔款救济地方，你没有说清楚？”

这话袁世凯何曾交代？但唐在礼此时只有唯唯垂首道：“都是卑职办差不力。”

“你立即再去一趟，把我的意思说清楚。”

唐在礼为难道：“宋先生和黄先生已经乘火车南下，他上车后差人才送过来，这是有意回避。”

袁世凯脸色铁青，把信团了团扔到纸篓中。

宋教仁于10月18日乘火车南下，到武昌拜访了黎元洪，随后就改走水路，逆长江而上，赴岳阳，入洞庭湖，而后再逆沅水而上，过常德府，至桃源县，此时已经是11月底，在路上耗去半个多月。

宋教仁离开家乡已经八年了。八年前，在武昌读书的他听了从日本归来的老乡黄兴的一堂课，十分倾慕，从此成为挚友。很快，他追随黄兴暗中策划革命，结果计划败露，两人一起逃往日本。去年他从日本回国，忙于宣传革命，未入家门半步。此时，国民党的改组已经完成，国会选举工作他已经派人分头到湖北、河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此时可以忙中偷闲，回乡省亲了。

宋教仁的家乡香冲村，藏于桃源县的深山中。宋教仁进门，一个老太太在窗下戴着老花镜缝制棉衣，那正是他年届七十的老母亲。他走的那年，老母亲的头发只是鬓角有些斑白，如今却是满头华发。他的心一颤，膝盖禁不住软了，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喊一声：“娘，儿回来哒。”

老母亲抬起头，看一眼西装革履的宋教仁，老眼昏花，且宋教仁已经蓄起胡须，竟然一时没有认出来。

宋教仁呜咽道：“娘，是你的二儿子教仁回来哒。”

老母亲扔掉手里的棉衣，跌跌撞撞扑过来，把宋教仁抱在怀里，拍着他的背哭道：“儿啊，这些年你去哪哒，也不给娘捎句话回来……”

宋教仁放声大哭。

这时老母亲不哭了，问道：“儿啊，你漆（吃）呀饭哒没有？”

“没漆呀饭。”

“娘给做，一哈哈儿就好。”

母亲忙着去做饭，宋教仁从他的皮箱里取出一条围巾道："娘，你试一哈。这是儿子从日本国给您买回来的。儿子没钱，只能给娘买一条围巾。"

"儿子，你只要回来就好，娘不图你起摆眼。"

宋教仁把围巾围到娘的脖子上，老娘说道："儿啊，这围巾我用不着，留给你媳妇吧，这些年她好不容易。"

宋教仁问："她去哪了？"

"她呀，到茶园去哒。这围巾，给你媳妇儿好哒。"

"我给她买了把洋梳子。还有孩子，还有我哥，都有小礼物。"

老娘做好了饭，一碗合渣——就是豆面和蔬菜、豆皮一块煮的大杂烩，再有小半豌豆辣酱，这是宋教仁自幼最爱吃的美食，也是他梦里故乡的味道。他喝了一口合渣，啧啧嘴道："又吃到家乡饭了。"

"儿子，这回你别走哒，娘天天给你做合渣吃。"

"不走了，我要在家住一阵。娘，伢子呢？"

"啊，去塾里了。快下学了。"

宋家在当地算是耕读世家，祖训中有"凡我宗支，诵读为主，农商次之"的说法，再穷也要送孩子入塾读书。

宋教仁回家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他的大哥还有左邻右舍都过来，他的妻子也从茶园里回来了。妻子一进门，他就起身向方氏鞠了一躬："这些年，你辛苦了。"

"你总算回来哒。"方氏扭过头捂着嘴抽泣。

"老二，这些年，你家堂客可是受了委屈了。"大哥补充了一句。逃犯的家人，受委屈那是可想而知。之后便是一家人热闹团聚的事……

第二天，桃源县县长听到消息，亲自到香冲村来了，还带来了一顶轿子，除四名轿夫外，还有四名巡警。县长见到宋教仁就恭恭敬敬鞠

躬，说话时一直弯着腰，一口一个“宋理事长”，说湖南都督谭延恺发来电报，请他到长沙去做客。

接下来的日子，宋教仁给父亲扫墓，走走亲戚，游览桃园寺，难得的清闲轻松。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烛光下辅导儿子宋振吕用功，或者父子对对联，那份天伦之乐真是无法言传。他慈祥地凝视着烛光里的儿子，有时竟然分不清那是儿子还是他自己。自己这样大的时候，也是每晚趴在案子上用功。那时候父亲去世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沉默不语，那份孤独和无助，是别人无法体味的。父亲是儿子头顶上的屋檐，能为儿子遮蔽风雨；父亲是儿子的山，能让儿子登高望远。他觉得亏欠儿子太多，儿子十岁了，自己陪伴他的，仅仅是归来的这几天！他情不自禁拍拍儿子的头说道：“儿子，爸爸会陪你长大。”

儿子仰起头问：“爸爸说什么？”

“没说什么，你好好用功，将来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爸爸一直说日本有许多好处，应该好好学他们。我长大了，也像爸爸到日本去。”

“好，到时爸爸陪你去。爸爸有许多日本朋友，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宋教仁家乡虽然藏于深山，但他的消息并不闭塞，各地的电报都打到桃源县，县长派专人及时送来，来电最多的是长沙的著名绅士龙璋和民政司长仇鳌。

龙璋是湖南攸县人，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是左宗棠的外孙女婿、谭嗣同的亲家，本来是老派的绅士。人生的转折发生在泰兴知县任上，他结识了黄兴、蔡锷、宋教仁、章士钊等革命党人，并深受他们的影响，开始暗中资助革命党。1907年回湘后，致力于创办实业，先后经营开济、利济轮船公司，中华汽船公司、集成公司、醴陵瓷业公司、贫民工艺厂等十余所公司和工厂，以及震发、源源、百炼、九昌等多个矿业公司，经济实力相当雄厚。他暗中资助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不下二十万元。辛亥革命后担任湖南总商会、工会、农会、公民保矿会等七八个会长，国民党在长沙设立湖南支部后，他又出任支部评议会的评议长。他时年六十岁，年长宋教仁二十八岁，两人是忘年交。

仇鳌是湖南湘阴人，也曾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是宋教仁在日本的老熟人。辛亥革命后他回湖南负责改组同盟会，如今任湖南支部的副支部长，出任湖南民政司长。

两人在长沙消息灵通，随时来电通报，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各省国会议员选举国民党占据绝对优势，坏消息是俄国借中国内乱之际，策动外蒙古独立，袁世凯只通过外交抗议，再就是指望国际社会约束俄国，然而英国正在谋取中国西藏，因此对俄国的侵略视而不见；日本因为与俄国有密约，要瓜分东蒙古，因此也装聋作哑；美国也希望日本支持他们在东北获得更大的商务利益，因此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发了一个声明。俄国摸清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底牌，十几天前逼迫外蒙古签订《俄蒙协约》和《俄蒙商务专约》，控制了外蒙古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蒙古面临被割裂的危险。而袁世凯不但未派兵讨伐，甚至连句硬话也不敢对俄国人讲。

国民党认为这正是讨伐袁世凯、扩大国民党影响的有利时机，龙璋和仇鳌都希望宋教仁能够到长沙去一起商讨对策。而且黄兴将于12月底回善化省亲，也希望宋教仁能够到长沙一聚。

宋教仁打算立即起程前往长沙，老母亲一听儿子要走，眼泪就落了下来："儿啊，再有十天就是娘的生日，等过了娘的生日你再走要不要得？"

宋教仁望一眼母亲浑浊的泪眼，心头一软，改变了主意："要得，我给娘做哒七十大寿再走。"

给老母亲做完七十大寿，次日宋教仁就提上那只旧皮箱登程。妻儿陪着老母亲恋恋不舍，一直送出几里路。宋教仁一劝再劝，老母亲总算停住了脚步，泪眼婆娑地问："老二，你这一走，娘怕是再也见不上你了。"

宋教仁心中仓皇，但嘴上却道："娘，您放心哒，儿办完事就回来看您。儿将来安顿好了就接您出去，儿子给您养老。"

母亲摸摸宋教仁的头道："娘信你的话，娘等你来接。走吧儿子，娘知道你有大事要办，娘不累赘你。"

宋教仁摸摸儿子的头，对方氏道："我走了，孩子和娘都交给你

了。”

妻子点点头，强忍着泪。宋教仁硬着心肠转身而去。他一次次回头，老娘和妻儿还在原地瞩望。山路回环，他再次回头时已经看不到母亲了。然而，等他走出二里多地，再次回头时却看到老母亲在妻儿的扶持下，正站在山包上往这边张望，祖孙三代，仿佛是一尊石雕像。宋教仁的心倏忽一下，像他回来进门时看到老娘一头华发时一样，膝盖一软，就给老娘跪了下去，再也忍不住涕泪交流。

宋教仁于1913年1月8日赶到长沙，轮船码头上万众云集，还有“热烈欢迎宋代总理”的横幅。他于是改变计划，到朝宗门下船，径直先去看望恩师黄彝寿。当年宋教仁就读于桃源璋江书院时，山长正是县学教谕黄彝寿。贫穷而又好学的宋教仁深得器重，成为登堂入室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到武昌读书，因参与黄兴的革命计划被通缉，逃回桃源先去拜访老师，通缉令刚好到黄彝寿手中。黄彝寿连忙让宋教仁逃走，因缉捕不力，得了个革职的处分，宋教仁一直视之为恩师加恩公。他一进黄彝寿的家门，师生寒暄过后，黄彝寿便问：“钝初，现在革命如何？”

“不彻底，做成了夹生饭。”

“是喽，中国封建专制几千年，怎么可能皇帝一退位专制就也退出历史呢？不会的，不会的，有一批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不会那么轻易认输的。你打算怎么办，继续革命吗？”

宋教仁点了点头：“继续革命，但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合法斗争。”

“怎么斗争？”

“依靠合法选举，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占据多数，然后组织政党内阁，实权归之内阁，总统只居象征地位。”宋教仁十分自信地说道。

“只怕没那么容易。如今的袁大总统善于玩弄权术，他怎么可能甘心居象征地位？”

“那就由不得他。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将来正式宪法由国会制定。国民党既然占据国会的多数，则握有制定宪法之权。届时制定的宪法，参照欧洲的政党内阁制，只赋予总统象征性的权力。”

“钝初，我说几句你不要生气。我发现你还是有些书生气，你太拿法律当回事了。我虽然不在京中，但对京中半年来的风云还是通过报纸有所了解。袁大总统在与参议院的较量中，最后总能取胜，为什么？他手里有北洋军，有警察！我不太相信，将来国会凭手里的几张选票就能斗得过枪杆子？”

“老师说得也有道理。但是，如今民主如大江奔流，浩浩荡荡。袁世凯想逆潮流而动，恐怕也难了。”

师生二人聊了一下午。晚上宋教仁赴仇鳌的宴请，作陪的只有国民党长沙支部的评议长龙璋。谈起这次国会初选，三人十分高兴。龙璋说道：“钝初，外间已经有种说法，将来的内阁总理非你不可。”

宋教仁当仁不让：“如果国民党能够在选举中获胜，多数党组阁，如果大家不反对，我愿意出任内阁总理。”

仇鳌也赞同道：“从现在的形势看，国民党获胜已经是毫无悬念。如果国民党组阁，非钝初不可。孙总理和黄先生两人都埋头实业，不会食言去当什么总理，国民党中，论资格和影响，也只有钝初当得这副重担。”

宋教仁又道：“两位，我有个想法，如果我组阁，想请谭都督去做内务总长。一则把袁慰廷的臂膀赵秉钧挤走，二则把湖南的地盘真正抓到手中。”

湖南都督谭延恺，是当过山西巡抚的谭钟麟的三儿子，二十多岁中进士，入翰林，授编修。后来回到湖南办学，热心立宪，当选湖南谘议局议长，是湖南立宪派的首领。武昌起义后，湖南立宪派与革命党联手，推动湖南实现独立。后来立宪派与革命党争夺权力，由于革命党人出任的正副都督先后被杀，湖南实权从此掌握在立宪派手中。立宪派都督谭延恺，看到国民党势大，表现出与国民党合作的热情，但湖南掌握在他手中，国民党仍然不能放心。

仇鳌有些没把握：“把他调走当然不错，不过，湖南的大权他能放手吗？”

宋教仁出主意道：“不必让他放手。我的计划是，让他做内务总长兼湖南都督。你这个民政司长，我会建议升为民政长，来署理湖南都

督。这样，谭祖安得都督之名，我们得其实。”

龙璋赞同道：“这个计划不错，不过没有合适的理由未必能说得动他。”

宋教仁分析道：“谭祖安的父亲与袁世凯的叔祖曾经在左文襄手下共过事，两人关系不错。我想让谭祖安利用祖上的关系，去协调袁世凯与内阁的关系，这个理由搬得上台面，想来谭祖安不会拒绝。”

仇鳌摇了摇头：“仅凭祖上的这点关系，袁世凯未必会认账，所谓协调府院关系恐怕会落空。”

“我也没打算真让他去协调，只是一个让他离开湖南的借口罢了。而且我还有个想法，既然国民党能够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那么将来正式选举总统时，何不将袁某人选下来！我老师说得对，他专制思想根深蒂固，靠他来建设共和，是缘木求鱼。”

两个人几乎同声问：“钝初，你难道还想当大总统？”

宋教仁连忙摇手：“我当然没有这个奢望。而且，既然大总统只居象征之位，我何必来当这个牌位总统。”

龙璋道：“够资格的，也只有孙先生了。”

宋教仁说道：“孙先生够格，但不合适。孙先生刚向袁世凯保证，十年内绝无当总统的意思，他不可能食言。我的想法是，推黎宋卿出来当总统。”

“黎宋卿？”仇鳌说，“他这个副总统都当得勉强，如何能够胜任总统？”

“正因为他这个副总统都勉强，他才能甘心当个牌位总统。唯有如此，政党内阁才能得以顺利推行。而一旦制度形成，将来无论谁当总统，都只能居象征之位，那时候民国也才能真正步入正轨。”

龙璋还是有些信心不足：“钝初，你这个计划实在太大胆了。以黎宋卿的脾气，不一定能答应。”

“关键是国民党的选举结果。如果取得绝对胜利，将来宪法制定也

由国民党主持，选谁当总统也就握在我们手中，那时候黎宋卿审时度势，自然会答应的。你们别小看他，他虽算不上俊杰，却还算得上识时务。”

宋教仁又叮嘱两人，这只是他初步的打算，一切要看未来形势的发展，因此务必保密。

接下来商议蒙古问题。三人一致认为，就现在的政府不可能在外蒙古问题上有任何建树，因为袁世凯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突破临时约法的束缚上。他们最后商议的结果，是先成立筹蒙会，为将来国民党组阁后收回蒙古做准备。

“外蒙古问题无商量的余地，必须有靠武力解决的决心。”宋教仁对龙璋说，“这个筹蒙会主席就由你来当好了，先在湖南筹备，将来本党组阁，便可升级为国家性的组织。”

龙璋表示他德薄能浅，难负重任，希望宋教仁能亲任主席。

“我的主要精力要放在选举上，我还要到各地去宣讲，实在无力兼顾。这个主席你最合适，我来当个名誉主席吧。”宋教仁想了想又说，“克强先生，还有谭都督，也可以兼任名誉主席。”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并决定尽快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做事向来是想到做到，何况龙璋和仇鳌已经为筹蒙会做了不少准备，因此1月11日就举行成立大会，黄兴因为去了武昌没有出席会议，宋教仁和谭延恺都出席会议并做演讲。宋教仁借此机会，向众人阐述他的政党内阁主张：“各位同志，我们把皇帝拉下了龙椅，建立了民国。但是，革命胜利了吗？没有，革命尚未完全成功，革命做了一锅夹生饭。我们这么多同志，抛头颅、洒颈血，从封建朝廷夺取的政权，却被操之于他人之手。封建专制并未能完全破坏，回潮复辟的危险时时存在。这好比人身体上长了痛疽，内毒未尽，我们的革命只是敷以生肌之药，如果能够生出新肌，当然有望改造出个健康身体，但可惜的是，因循至今，百端未理，肌未生，而毒更甚矣。”

革命尚未成功的说法，大家还是第一次听到，颇感新鲜。大家也听得出，话里话外，分明是在说袁世凯。

果然，接下来他开始直接批评政府，认为外蒙古问题愈来愈严重，

完全是政府拖沓延宕造成的。他认为组成一个完善的政党内阁政府，是解决外蒙古问题的关键。

“国家政治应由政党负责，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主持大政，在野党从旁监督；如内阁失当，在野党可以揭露错误和缺点，使它在下届选举时，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由在野党代替上届内阁掌握政权。这种政党对立与政权交替的政治体制，可以消灭独夫大权独揽，又可以避免暴力革命更迭政权带来的动荡和破坏，实在是治国之良方，是促使国家进步的不二法宝。”

宋教仁感觉今天他对政党政治的阐述简单明了而又切中要害，心中十分得意，更加妙语连珠：“政党内阁的实现，将使人口众多的中国不再是某一个人领导下的中国了，而是在时刻变化的政党领导之下的中国。而执政的政党则是代表了多数人的意志，是真正的民主，这可谓是拨开了中国封建专制的云雾，让民主的曙光照耀中国，开启了中国民主运行的大门！”

宋教仁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他很受鼓舞，更加感到演说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到湖北、江苏、上海等地宣传演讲，为国民党助选，同时也期望他的政党内阁主张能够深入民心。

1月30日他到达武昌，次日国民党湖北支部、汉口交通部（国民党在重要城市专门成立的机构）和国民党国会评论员候选人开会欢迎。他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开始直接批评袁世凯：“我们改组国民党，就是为着掌握政权的。当然，我们不是为了一党之私利，我们是为国民掌权。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是竞争的，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得以贯彻了。”

对选举获胜，他充满了信心：“根据现在接到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已无悬念。这种情形，袁世凯一定忌刻的很。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也不迟。”

这次演讲中，宋教仁很难得的称赞孙中山，维护孙中山的地位："中华民国，是本党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不避艰险，不恤任何牺牲，惨淡经营，再接再厉，才能够缔造起来的。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实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次演讲，有数千人现场聆听，屡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2月6日，正好是旧历春节，宋教仁与好友田桐和记者等人冒着大雾乘船去黄州。此时，湖北的初选已经结束，正在办理复选，宋教仁到黄州就是为复选而来。他在各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对袁世凯的批评更加尖锐，词意激昂，听众无不鼓掌欢呼。

好友田桐却很担心，告诫他道："你这样批评袁世凯，说不定人群中就有他派来的密探，这些话一定会传到他的耳朵里，你不怕他会加害于你吗？"

宋教仁却不以为然："他也不是皇帝，我也不做他的官，我就是将来组阁，也是国会推举的结果，怕他做甚。"

"你说他不是皇帝，我看准了，他一定要做皇帝。"

宋教仁笑道："他要做皇帝，就是自速其亡了。历史是前进的，决不会开倒车。你放心，中国民主之路可能会有挫折，但再也不会有皇帝了。"

第十三章　宋教仁上海被刺　袁世凯难逃嫌疑

袁世凯听罢宋教仁在南方的活动，对赵秉钧道："智庵，我自忖还对得住钝初，他何必对我这样尖酸刻薄。"

赵秉钧解释道："他这一套都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日本人执政党和在野党经常这样互相攻击。"

"所谓政党政治就是这样骂大街？你说两帮人这样互相攻击，办事岂不更难？你要往东，他偏要往西，绝非国家之福。所以宋钝初这一套，我看未必适合中国。"袁世凯难以置信。

“可是，南方的选民都认可。宋钝初的演讲很受欢迎，听说在武昌、南京演讲都是三四千人，会场上掌声雷鸣。看来钝初的政党内阁要办成了，我也该让贤了。”赵秉钧有些失落，总理的位置还没坐热乎。

“我们都忽视了选举——当然，这一套我们也实在不在行。智庵，我听说宋钝初对你印象不坏，你也是国民党员，也许钝初会把这个总理让给你。”

赵秉钧回道：“狼把肉咬到嘴里岂有再吐出来的可能，钝初雄心勃勃，怎么可能把总理之位相让。”

“宋钝初不与你争总理，他有更大的雄心——他想当大总统。”

这话让赵秉钧十分心惊，这说明袁世凯是在怀疑他与宋教仁有背后交易，威胁他的大总统之位，连忙表白道：“大总统，这绝无可能。他的目标就是国务总理，而大总统另有其人，他要推的是黎宋卿。”赵秉钧把几页剪报递给袁世凯，“这些天报纸上已多有推测，请大总统过目。”

袁世凯接过来一张张翻看。一篇文章中说，“宋教仁因改组国民党而将成为实权总理，且策划即将选举之正式总统人选，彼不推南孙，不愿北袁，而最中意者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一篇评论则说，“国民党要人之推黎副总统，则已成公然之事实，其事已见诸各报。关于运动黎氏为正总统之事，以记者所闻，先有张继、曾昭文二君特别之推动，继之以黄兴、宋教仁二君面谈。宋教仁且有黎氏为总统后，组织同志内阁。其用意之所在，欲以黎氏为虚位总统，而本身则于其下掌握政权。”共和党的《时事新报》载《某党近日大计划》一文则说，“黄兴、宋教仁二氏则极力怂恿黎副总统为正式总统之候选者。宋教仁且力劝黎氏，谓今日时局非公不可，望勿为官僚派所欺。”

……

袁世凯这些天让秘书每天都把报纸上关于宋教仁以及国会选举等消息剪辑给他，这类文章他都看过了，但仍然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道：“智庵，这么说，宋教仁是想把咱俩都拉下马，国民党把所有权力都拿走？”

赵秉钧叹道：“是啊，宋钝初虽然与我交好，不过是敷衍我罢了。

他知道我是大总统的人，当然要把北洋系统统赶尽杀绝。”

“总要想想办法，不然真没法收拾。南边说手里有宋钝初的丑闻证据，到底是什么情况？”

赵秉钧回道：“我手头的事太多，没顾上问。这件事一直由荫之负责联系，可让他直接向大总统汇报。”

“好，那你让他来一趟。”

“好，我回去立即让他过来。”

赵秉钧回到部里，对综合厅的人道：“你们去看看，洪荫之在不在，大总统召见。”

综合厅的人回话，说人不在办公室，大约已经去总统府，赵秉钧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洪荫之就是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部里的人都烦他，赵秉钧也有些憎恶他，无奈是大总统的私人，不能不敷衍。

洪述祖是盛宣怀的老乡，江苏常州人。洪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高祖是乾嘉年间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他人很聪明，二十岁中了秀才，但以后科举不顺，像大多数浙江读书人一样，靠给官员当幕师谋生。官场中人的优点他一样没学，毛病却都出了师，真正是吃喝嫖赌骗五毒俱全，了解他的人称之为洪杀坯。他曾经入淮军大将刘铭传幕府，因他的父亲与刘铭传有交情，而且又粗通英文，所以让他帮办交涉事宜。后来派他去英国接收台湾所订两艘商船时借机挪用公款，在英国为台湾机器局代购设备材料，又从中吃回扣。刘铭传闻报大怒，把他下了大狱。

等他出狱后，就投奔江汉关道一位故交，结果他旧习不改，勾结洋人，伪造地契，闹出中外交涉纠纷。武昌待不下去，又投奔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当时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盛宣怀派他随电报局去平壤修理电报线，正巧袁世凯生病，他又懂医术，就给袁世凯开了一剂方，没想到效果很好，两人因此相识。此后十余年间，他辗转各地重操幕师旧业，因为太精明，胆子又大，聪明反被聪明误，蹉跎岁月，他闲居天津，因为手里颇有黑钱，养了四个小妾，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进京组阁，洪述祖认为机会来了，跑到京城

出谋献策，建议与南方讲和，逼清廷退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推荐他到内务部当秘书长。但后来内务部官制出台，并无秘书长之位，因此洪述祖当了内务部的秘书。不久，袁世凯授予他三等嘉禾勋章。按《勋章令》，大总统佩带大勋章，以下为嘉禾勋章，分为九等。当时各部秘书人数众多，而得三等嘉禾勋章的只有洪述祖一人。

洪述祖在内务部地位很特殊，不仅因为他有三等嘉禾章，还因为他可以随时面见袁世凯。各部司员，非有总长带领见不到大总统，而洪述祖一个秘书却随时得见袁世凯，实在非比寻常。所以内务部有个说法，洪述祖是袁世凯派来监督赵秉钧的。赵秉钧是袁世凯的死党，那只是不知内情人的说法。自从袁世凯上朝被炸后，他就怀疑赵秉钧没有尽心，所以自己组织了特务小组，每组十几人，归他直接掌握。据说，洪述祖就是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

洪述祖经常感叹，自己五十有三，看来功名是无望了，得弄点钱花花。他的办法就是利用他的秘书身份，揽权纳贿，汲引私人，安插部中。两个多月前，他假传赵秉钧的话将一个劣迹斑斑的科员任命为科长，引起综合厅全体人员不满。赵秉钧震怒，宣布此次人事调整一概取消。综合厅人员暗中调查，发现了洪述祖入部后的诸多劣迹，准备共同起诉。此时，恰好上海有一个与国民党唱反调的“中华国民共进会”，袁世凯有意利用，洪述祖就自告奋勇，愿意南下见机行事。

洪述祖南下二十余天后“胜利班师”，报告袁世凯他已经收服了“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夔丞。

应夔丞是浙江镇海人。他父亲随宁波老乡闯荡上海滩，通过炒地皮发了横财，就在上海安家。应夔丞曾经中过秀才，又学过英文，有意在仕途上混出个名堂，可是正赶上废止科举，他的秀才功名也就没了用。终日在上海滩游手好闲，与青帮混到了一块，后来花了一笔银子，成为青帮“大”字辈一员。青帮原是由京杭大运河上的水手及长江下游的盐枭、兵痞组成的秘密会党，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辈分由高到低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到清末时已经用完，于是又添了“大通悟觉”四辈。应夔丞在青帮辈分高，徒子徒孙很多，颇有些势力。

同盟会中部分会的陈其美在上海积蓄力量准备起义，他看中了应夔丞的势力，因此主动结交。陈其美希望借助应夔丞打开上海局面，而应夔丞则希望革命成功，由黑帮而洗白为革命功臣。两人各有所求，互为

利用，所以很快成为密友。应夔丞在上海法租界有所大宅院，房屋三十余间，成了上海同盟会的据点和避难所。应夔丞不仅利用自己的徒子徒孙为同盟会提供情报，而且捐献大量资金援助。到上海光复起义的时候，他又亲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为上海光复立下汗马功劳。

上海光复后，同盟会和光复会争权夺利，陈其美在应夔丞的支持下当上了都督。投桃报李，上海青帮的大佬都被委以重任，应夔丞当上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回国后，陈其美令应夔丞担任孙中山的侍卫长，亲自带领卫队，负责沿途安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应夔丞被任命为总统府卫队长。

但流氓毕竟是流氓，应夔丞这个卫队长负责接待来访客人，开始还算客气，后来人多了，就有些不耐烦，有时甚至恶语相加，于是孙中山改派他为临时政府庶务长，负责后勤。应夔丞大饱私囊，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要诛杀他，孙中山念及他的功劳，改为革职。

应夔丞被临时政府扫地出门，回到上海无所事事。当时正是组党最热闹的时候，他联络青帮、洪门和公口三大帮会成立“中华国民共进会”，有陈其美支持，他当上了会长。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鉴于江湖会党容易兴风作浪，是社会一大隐患，因此严令各直省都督、民政长严查各地帮会，如有发现，即强令解散，如不服从，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

辛亥革命是依靠革命党、新军和江湖帮会三大势力才得以胜利。但江湖帮会可以用之暴力改革，用之治国理政却是南辕北辙，所以国民党开始有意与之疏离。“中华国民共进会”世人尽知其帮会背景，地位十分尴尬，他们这些会长、副会长想谋个职位也都落空。宋教仁组党的时候，应夔丞曾经要求并入国民党，结果被拒绝。这令应夔丞十分憎恨，感到国民党是过河拆桥，牢骚满腹。

洪述祖恰在此时来到上海，两人很容易沟通。应夔丞表示要解散“共进会”不难，只要有一笔解散费就行，同时，还要给他个一官半职“聊以糊口”。如果这两个条件北京都能答应，他则绝对效忠袁世凯。而且主动建议，他可以利用青帮的力量，在各地建立情报网，搜集革命党和各地江湖消息。袁世凯得到消息，感到把青帮收为己用总比他们与国民党混到一块好。而且上海地位特殊，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基地，由应夔丞在此坐镇，随时打探情况，很有必要。他立即发电给江苏都督程德全，任命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办公费每月三千元，其中江苏支

付一千，袁世凯政府支付两千。

应夔丞看袁世凯说到做到，便投桃报李，收买了上海一家国民党创办的报纸《民权报》，北京方面每月补助一千五百元。这家报纸很快调转笔头，由支持国民党转而为北京政府张目。袁世凯很高兴，电邀应夔丞北上，亲自接见，并拨付三万元作为解散“共进会”的经费。赵秉钧也接见他，并给他政府所用的密码本，方便将来工作联系，具体联络人就是洪述祖。

应夔丞窃喜找到了升官发财的捷径，回上海不久，就发密电给洪述祖，说他已经打探到日本有一批孙、黄、宋的丑闻资料，他准备高价收买，印刷数万册发行，那时候孙、黄、宋名誉扫地，国民党便摔个大跟头，宋教仁组阁的梦想便自然破灭。袁世凯对此十分感兴趣，让洪述祖催促应夔丞尽快办理。

应夔丞频频发电报告知事情的进展，同时一次次催促要赏钱。袁世凯对江湖人颇有了解，让应夔丞先将丑闻资料寄一部分到京以便根据其价值付赏金。今天袁世凯找洪述祖，就是谈这件事。

“荫之，你南边那位朋友，手上到底拿没拿到材料？”

洪述祖回道：“大总统放心，他已经全部拿到了，但日本方面不允许带回中国，只允许在日本横滨出版。他的意思要印十万册，共需三十万元。”

袁世凯不屑地一笑道：“他倒是真敢狮子大张口，印十万册干什么用？如果物有所值，钱不是问题，可是他推三阻四，到目前一纸照片我都没看到，他竟敢要三十万！他别是画了个饼，来讹诈政府吧？”

洪述祖解释道：“那他倒是不敢。他的意思是印得多一点，传回国内多了，才能尽快形成影响。不然传过来百儿八十册，不管用。”

“我不听他的巧言推托，各省国会议员马上就要进京，宋钝初也将北上组阁，他还拿不出货来，徒托空言有何益？我还是那句话，钱不是问题，但我要看到真材实料。”

“是，我回头就催他。不过，大总统，对政府横加指责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我看做掉几个，就可以灭灭他们的气焰。”

袁世凯摇手道："不可。既然是政党，就不是一二人，而是数千人，杀一两人何益？我们得用合法的手段与他们斗。你还是催一催应某人，尽快将材料拿到手才是正办。江湖人办事向来浮夸，你可不要落入他的圈套。"

洪述祖从总统府出来，心里十分恼恨。这个应夔丞也真是可恨，已经二十几天了，却迟迟拿不到所谓的丑闻材料，却一次次开口要钱。洪述祖原来希望此事办成，他与应夔丞七三分成赏金，现在看来，非但赏金要打水漂，袁世凯显然对他和应夔丞已不太信任。这才是最要命的，自己升官发财一切系于袁世凯的信任，若失去信任，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必须催催应某人，让他拿出点亡羊补牢的功绩来！

宋教仁在沪杭宁之间往返多次，四处演说，每一次都是人山人海。他对袁世凯及北京政府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尖锐。3月18日，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演讲说，"中华民国成立虽届二年，而一切政务多使国民抱种种之失望。民国建设以来，其进步与否，改良与否，以良心上判断，必曰：不然！现在政府之内政、外交，果能如民意乎？果能较之前清有进步乎？吾愿为诸君决断曰：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他还痛斥袁世凯常提的"维持现状"一说，"现在国家全体及国民自身，皆有一牢不可破之政见，曰'维持现状'。此语可谓糊涂不通已极。譬如一病人，已将危急，医者不进以疗病药，而仅以停留现在症状之药，可谓医生之责任已尽乎？"

作为前上海都督陈其美的亲信，应夔丞也参加晚宴。不过他参加宴会，与其说是欢迎，不如说是有意与宋教仁过不去，轮到他敬酒时问："代理事长如今是呼风唤雨，春风得意，我想问一问，你将来打算如何组阁？我们这些为革命出生入死的江湖人士，理事长打算还是不理不睬吗？"

宋教仁知道他改组国民党时极力排挤江湖人士受人憎恨，但他并不为此后悔："我组阁，只有大公无党一法。"

"哼，好一个大公无党！"应夔丞冷笑一声，"当初起事的时候，对我辈怎么不讲大公无党？如今革命胜利了，就像夜壶一样把我辈扔到一边，如此过河拆桥，真是令人齿寒！"

众人一时无法劝解。这时陈其美说话了，劝道："算了，你就少说一句。"应夔丞愤而离席，陈其美对众人道，"他就是这种二杆子脾气，

我去劝劝。”

“陈都督，我有话说。”陈其美追到走廊，应夔丞看看旁边一个房间没有亮灯，就拉他走进去，摸黑坐下。

陈其美摇摇头道：“这种场合，你何必让他下不来台。”

“我最看不惯他总是装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他看不起我这种帮会中人也就罢了，就是陈都督你，他也未必看得上眼。”

陈其美去年就被袁世凯撤销了上海都督之职，让他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他一直没有北上就任。如今他的军队还在，因此在上海还是说了算的实力派人物。他在上海的得势，主要依靠青帮势力，宋教仁有意与帮会力量分割，这让陈其美很尴尬，两人关系十分微妙。他在黑暗中冷笑一声说：“他看不看得上眼，我何须在乎？”

应夔丞反问道：“大都督可以不在乎自己，难道也不在乎孙先生吗？”

“这话如何说？”

“宋某人借改组国民党，大出风头，如今又到处演说，世人眼中已经只有宋某人，不知有孙先生。他的野心很大，不但要当总理，还要推出个傀儡总统黎宋卿。你看吧，不出几年，他大权在握，孙先生这铁路总办也成了他的下属，那时候，谁还知道孙先生是谁？”

宋教仁与孙中山经常有争议，这是国民党皆知的事实。宋教仁一旦组阁成功，必将成为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势将黯然失色。最近报纸上就有一篇评论：“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看上去对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的评价都很高，但仔细想想，说孙中山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其实是说他空话连篇；说黄兴是一大实行家，是说他只能办实事，唯有宋教仁，是一大政治家，这才堪为领袖，无论作者是有意还是无心，其实已经贬低了孙黄，抬举了宋教仁。

见陈其美黯然无语，应夔丞知道点中了他的心思，又趁机道：“宋某人其实是革命的最大叛贼。看他对付帮会兄弟的手段，就知道是惯于过河拆桥。孙先生是对得起我们帮会兄弟的，他也是欣赏大都督的。孙

先生将来执政，大都督前途一片光明。宋某人组阁成功，大都督的仕途就难讲了。”

陈其美哼了一声道：“他总不会一手遮天吧？就是唐少川组阁，还给我个工商总长的名头，且看他将来如何行事。”

“怎么行事？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大公无党。他口口声声说要搞政党内阁，如今又对我们说大公无党，真是可笑，无非是将来引用私人的一个说辞罢了。大都督，我有个想法，你敢不敢听？”

陈其美警惕的问：“什么想法？”

“如今宋某人把袁大总统骂得狗屁不是，北面恨之入骨。如果我们教训姓宋的一下，肯定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应夔丞小声道。

“这如何使得？”

“这如何使不得？只是我手头紧，大都督如果能够设法暂借我一笔款子，我找个肯出头的兄弟不难。给他教训，让他当不成总理还是很容易的。”

陈其美连连摇头：“这可不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何来的同根生！像我们江湖中人，永远不可能与他同根。”应夔丞不屑地一笑又极低声道，“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我有绝对把握，不会怀疑到咱们这边。”

国会参众两院选举已经结束，国民党击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独中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按照袁世凯发布的公告，国会正式开会拟于4月8日举行，参众两院议员须于3月以内齐集北京。所以3月中旬以后，国会议员们开始陆续北上。宋教任也接到袁世凯的电报，邀请他尽快北上组阁。

3月20日晚10点多，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好友的陪同下赶到沪宁火车站，车站专门为新当选的议员准备了候车室，他们先入候车室等候。他的计划是乘火车从上海赶到南京浦口，再由此乘火车去北京。车是十一点发，十点四十，沪宁车站站长来请宋教仁上车。一行人走出候车室，前往检票口。站长在前，黄兴、陈其美、宋教仁、于右

任等略后。快到检票口时，突然连响三枪。

黄兴惊问道："哪里打枪？"

宋教仁捂着腰道："我中枪了。"

这时一个穿黑衣服的矮个子从人群中蹿出，很快逃进茫茫夜色中。

黄兴和于右任冲过去，宋教仁一手扶着铁栏杆，一手捂着腹部，鲜血从他的指缝里汩汩流出。

"钝初中枪了，快上医院。"黄兴又指挥随行的人立即报警，赶紧找车。

巧得很，车站外正好有一辆汽车。众人把宋教仁抬上汽车，令司机以最快速度开往最近的沪宁铁路医院。

经医生检查，子弹击中后腰斜穿到下腹部，医生认为肾脏、大肠恐怕都被打中，伤势严重，必须立即手术取出子弹，黄兴和于右任经商量同意尽快手术。12点半开始手术，到1点多才结束，医生从宋教仁的小腹部取出一枚子弹。大家松了一口气，黄兴便到警视厅去交涉追凶的事宜。

然令人震惊的是，宋教仁所中的子弹上有毒！

此时陪同宋教仁的是于右任，他比宋教仁大三岁，也是老同盟会员。他热衷于办报，《神州日报》《民立报》都是他所创办。宋教仁两年前从日本回到上海，才与于右任相识，但两人一谈，真是相见恨晚。于右任很赞同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约请他为《民立报》的编辑，从此《民立报》成了宋教仁宣传主张的重要阵地。

于右任得知子弹有毒，知道宋教仁凶多吉少，就问道："钝初，克强已经去交涉追凶事宜，你有什么需要我办的，交代我好了。"

"于兄，我身无长物，只积下了一些书籍，南京、北京还有东京都有，这些书将来你帮我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我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将来还要拜托各位代我照料。"

于右任点头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办到。"

宋教仁又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于兄，我父亲去世时，我只有十岁，那时感觉天都塌了。如今我的孩子只有十多岁，没想到，小小年纪也将没了父亲。不能陪伴儿子成人，想起来真是心如刀绞，我真是……愧对儿子。"

于右任也为人父，舐犊之情自然感同身受，禁不住也流下泪来。

宋教仁反倒劝慰于右任道："于兄，不必难过。我们舍生忘死，不就是为了孩子将来不受专制之苦吗？诸位同志还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

说完这番话，宋教仁脸白如纸，痛苦难当。一会儿双手抱肩，一会儿十指互绞，于右任等人苦于不能与他分担，纷纷落泪。天亮时黄兴回来了，众人商议后，院方决定进行第二次手术，取出流出肠外的食物及污血，再对大肠进行清洗、缝补。经过这番手术，宋教仁伤情更加恶化，一度昏迷，他醒过来后道："我费尽了苦心，推行政党政治，是希望中国免于沦入暴力革命的深渊，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理解我的苦心，每多误解，我真是死不瞑目。"

黄兴劝慰道："你的主张，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果真如此，我心甚慰。克强，人固有一死，死我不惧。只愿我死后政党内阁能够得以实现，民主的曙光能够照耀中华。克强，你替我记录一份电报，给袁总统。"

于是宋教仁断断续续口述，黄兴记录下来：

北京袁大总统鉴：

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宋教仁被刺的消息，袁世凯最先通过路透社记者的电稿获知，但不

得详情，他立即打发人去叫赵秉钧。一会儿赵秉钧就到了，问："大总统，宋钝初被人暗杀，是真的吗？"

袁世凯回道："我也是刚从路透社的电稿中知道。"

"都知道钝初北上是前来组阁，如今他被人暗算，好事者难免会胡乱猜测，造谣生事。"

"智庵，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稍安勿躁。"袁世凯又转头对秘书长梁士诒说，"钝初是国民党中难得的人才，竟然被人暗算，真不知是何人出此狠手。"

梁士诒摇了摇头道："这就难说了。国民党内风头正健，其他三党都遭到惨败，恨他的人不知凡几。"

袁世凯叹道："岂止如此，国民党内派系纷乱，动不动就自相残杀。几个月前，国民党的李燮和、陶骏保、陶成章、夏瑞芳不是被暗杀了吗？据说就是自己人干的。国民党有搞暗杀的传统，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五大臣出洋被炸，汪精卫刺杀醇亲王，就是我也差点被他们炸到，这都是国民党办的好事。"

赵秉钧接话道："大总统，我们应当立即给江苏方面发电，让他们尽快破案，抓获凶手，真相大白于天下，才可避免谣言飞短流长。"

梁士诒立即附和："对，是应当给程都督发一封电令，但至今尚未收到确切消息，似乎不宜太过操切。"

到了十一点多，宋教仁的电报到了，袁世凯看罢递给梁士诒道："燕孙，钝初受伤很重，好在上海西医院多，医生水平也高，但愿能救钝初一命。"

梁士诒回道："我替大总统拟个电稿，立即发给钝初。"

"好，钝初是人才，要表达出我的爱惜之意。还有给程都督发电，让他尽快缉拿凶手，也一并拟来。"

梁士诒安排人起草电稿，大约半个多钟头，两份电稿都起草完了，发给宋教仁的电报如下：

上海宋钝初先生鉴：阅路透电，惊闻执事为暴徒所伤，正深骇绝。顷接哿电，方知其详。民国建设，人才至难。执事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存。唯祈天相吉人，调治平复。幸勿作衰败之语，徒长悲观。除电饬江苏都督、民政长、上海交涉使、县知事、沪宁铁路总办重悬赏格，限期严拿凶犯外，合先慰问。袁世凯。马。

袁世凯看罢，连连点头表示满意。但稍作思考，提笔在“为世推重”后加上一句，“凡稍有知识者，无不加以爱护。”

再看发给江苏都督程德全的电报，写的是：

接宋钝初君电稿，哿日乘沪宁夜车赴京，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左腰上部入腹下部等语。车站为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徒敢行暗杀。该管巡警所司何事。人心险恶，法纪何存。瞻望前途，曷胜忧愤。即著该都督、民政长、交涉使、县知事暨铁路总办，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一面由该交涉使、县知事亲莅医院慰问宋君，切劝静心调治，以期速愈。此令。大总统。箇。

袁世凯只字未改，让梁士诒立即发出。

到了下午，洪述祖到总统府来见袁世凯，袁世凯劈头就问：“宋钝初被人暗算，你也知道了吧？”

洪述祖回道：“是，我是今日上午知道的。当时正在开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的顾局长突然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说前门车站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治。赵总理立即停止会议，绕着会议长桌踱步：‘钝初遭人暗算，人若说我打死了他，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大家都不说话，会也没法开下去。接着大总统派人去叫，赵总理就到府里来了，国务会议也就散了。”

“智庵是有些手忙脚乱了。他这样急于撇清自己，反而容易让人以为是做贼心虚。”袁世凯一双眼睛炯炯望着洪述祖，“荫之，钝初是被何人算计，你是不是有消息？”

“大总统不必问，总之是咱们的人，为大总统办事。”

袁世凯听罢，一脸愠色，一句话不说。洪述祖讪讪地站起来告辞。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秘书告诉袁世凯，宋教仁因伤势过重，已于午后四时去世。

袁世凯愕然问道："真有此事？"

秘书把电报拿来，有上海交涉使陈贻范一电，黄兴一电，都是报告宋教任去世的消息。袁世凯立即让梁士诒打电话，让赵秉钧过来商议道："智庵，宋钝初去世了，这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钝初，少了一个有担当的人物，以后越难说话了。暗算钝初的人实在可恨，昨天我已经给程都督发去了电报，让他速查凶手。今天咱们两个一起发个电报，你还兼着内务总长，警务也是你的本分，务必督责他们尽快缉凶。"

"是，车站是巡护的重点，竟然让凶手逃之夭夭，实在可恨。"赵秉钧又对梁士诒说，"燕孙，再劳你大驾。"

梁士诒回道："这是应当的。请大总统、总理稍等。还需要发一个唁电，也以两位的名义？"

袁世凯点头道："就以我们两人的名义。"

等电报稿的时间，两人谈起宋教仁人才难得，都为之可惜。

到了九点多，两份电报稿一起呈了上来。一份是《命江苏都督程德全等迅缉并严惩枪击宋教仁凶犯令》，简述了宋案始末后命令，"该凶犯胆敢于众目昭彰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意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怆恻，应即交国务院从优议恤，用彰崇报。所有身后事宜，业经电饬上海交涉使妥为料理。方今国基未固，亟赖群策群力，相与扶持。况暗杀之风，尤乖人道，似此逞凶枪击，藐法横行，非唯国法所不容，亦为国民所共弃。应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此令。大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

一份是唁电，盛赞宋教仁的才能，要求缉凶，厚恤，是一篇官样文章。

袁世凯和赵秉钧都无异议，由梁士诒安排立即发出。

宋教仁是于3月22日早晨四点左右去世的，他两拳紧握，双目直视，真正的是死不瞑目。黄兴趴在他的耳边道：“钝初，你放心去吧，我们会照顾你的家人。”

于右任则哭着道：“钝初，暗算你的人十有八九定会归案，你可以瞑目了。”

宋教仁停止了呼吸，众人伏尸恸哭。陈其美捶胸顿足，尤为伤心，大声哭诉：“钝初，不甘心，这事真不甘心！”

天亮后，陈其美派出的人已经买来棺材，入棺前决定为宋教仁遗体拍照。黄兴的意见，应该将宋教仁扶起，拍一张衣冠整齐的遗照，“钝初平生光明正大，且向来衣冠整齐，应当如他所愿。”

陈其美则认为，宋教仁是被暗杀，应当像法国大革命领袖马拉遇刺一样，将其赤身伤痕拍摄出来，为后世研究留下证据。

双方互不能说服，最后采取了折中办法：让报馆拍了两张照，一张是宋教仁西装革履，半靠在沙发上；一张是躺在病床上，赤身裸体，腹部伤痕赫然在目。

宋教仁去世的消息，当天上海报纸都印发号外，并刊出各级悬赏缉凶通告。陈其美、黄兴至函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悬赏一万大洋捉凶；江苏都督程德全列出的赏格是，缉拿凶犯者，赏一万银元，通风报信有功者，赏五千银元；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上海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都开了五千或者万元的赏格。

3月23日下午，国民党方面为宋教仁举行了隆重的葬仪。送葬队伍浩浩荡荡，最前面是骑兵开道，然后是旗帜前导、军乐队、花亭式遗像、双马车所拉的花彩灵位，接下来是花圈、棺木等，混成第二旅及海军兵士护送，国民党要员及前来送行的上千人，随行车辆两百余辆。街道上则有巡警荷枪随行，其规模之大、场面之隆重，为上海前所未有。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天晚上，有两名学生来到位于南京路上的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报案，说他们知道刺杀宋教仁的凶手，交际处主任周南陔立即接见。据两个学生讲，他们是四川人，到上海来报考，住在四马路鹿鸣旅馆。隔壁房间有个叫武士英的人，此人称手里有一批古董，特来上海寻找买主。他每天早出晚归，无所事事，经常到两个学生房间来

闲扯。有一天他向两人借两块大洋，说不几天就奉还二十块大洋。两人不信。于是武士英拿出一张照片，说有人要他做掉照片上的人，到时候就有一千元报酬。两个学生以为他是骗钱，没当回事，只借给他一块钱尽快打发走他。没想到两天前，武士英半夜来到两人房间，还给两人十块钱。说他有钱了。等今天报纸登出宋教仁被杀的照片，他们发现与武士英手中照片是同一个人，这才知道武士英从前所言非虚。

周南陔立即报告陈其美派人到旅馆去捉武士英，但人却不在旅馆，于是留下人蹲守。刚回到交通部，又接到公共租界内线电话，说有人举报凶手，巡捕已经前往缉捕。

原来刚刚有个叫王阿发的河南人，到四马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报案，说他开了一家古董店，十几天前到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家中兜售古董，应夔丞问他生意如何，他说生意不好。应夔丞问：有一笔赚钱的生意干不干？干成了就有一千元的报酬。应夔丞拿出一张照片，让他杀掉上面的人。王阿发是生意人，不敢杀人，没敢承担这件事。今天在报纸上看到宋教仁的遗照，才知道应夔丞让他杀的人正是宋教仁。巡捕房根据探员的报告，知道应夔丞正在英租界湖北路三弄迎春坊妓院宴请客人，于是总巡捕卡洛斯亲率多名中外巡捕前往缉捕。

周南陔赶到三春坊时，卡洛斯已经率人把妓院围了个水泄不通。但妓院里人很多，正在为如何抓捕发愁。周南陔说与应夔丞是老熟人，可以把他叫到门外抓捕，卡洛斯觉得此计可行。应夔丞听说有人找，出门一看是周南陔，并不怀疑："是你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天人不多，先进来一块吃饭。"

"吃饭不急，有件急事想与你商量下，到门外说话如何？"

应夔丞跟着周南陔出门，刚出门就被抓住了。

抓住了应夔丞，但人证物证俱无，按巡捕房的规定是不能长期拘押的，必须尽快找到证据。要找证据，当然最便捷的就是搜查应夔丞的家。应夔丞的家在法租界西门路文元坊，要去搜，必须请法国巡捕房出面。双方经过沟通，法国巡捕房立即出动去搜查应府，周南陔等国民党人迅速赶过去协助。

周南陔等人赶到法租界徐家汇路文元坊北弄2号的时候，巡捕房的探长黄金荣已经亲率十几名巡捕把应府封锁了起来。应夔丞住宅有三层

楼，门外挂着江苏巡查长公署和中华国民共进会机关部两个大牌子。周南陔当然认识大名鼎鼎的黄金荣，拱手说道："黄老板您都亲自出动了。"

人高马大的黄金荣也拱手回礼："贵党要人被刺，黄上将和陈都督都发来协查通报，上面很重视，一有线索，我就赶过来了。"

"黄老板的动作真是麻利，不知有何发现？"

"正在搜，看来够呛，到现在还是一无所获。"

应夔丞生活豪奢，除一妻二妾外，另有仆役、厨师十几人。所有人都被暂时拘禁，女的关在楼上，男的全关在楼下仆役住的房间。巡捕经过地毯式搜查，把应府搜了底朝天，却未发现任何与宋案有关的物证。

这时候天快亮了，看来只能徒手而归。周南陔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把黄金荣叫到一边告诉了他，黄金荣赞同道："好，你不妨试试。"

周南陔走到楼上，进了关押女眷的房间。因为他多次到应府来，应夔丞的妻妾都认得他。几个女人已经哭成一团，问他有什么办法。周南陔回道："各位太太不必着急，我已在公共租界见过巡查长。巡查长说，家里有些要紧的东西不能让巡捕房搜去。我已经与黄探长通融过，他与巡查长也是朋友，愿意帮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把东西转移出去。你们谁知道东西在哪？"

应夔丞的妻妾并不怀疑，问："老爷说是什么东西了吗？"

"巡查长也没交代很清楚，大约是文件电报什么的。"

这时，一位姨太太站起来道："我晓得的，但外面都是人，如何能够转移得走？"

"不要紧，我把东西当面交出去，一回捕房就调包。你们也都知道黄老板的手段，在上海滩没有他摆不平的事。"

姨太太并不怀疑，带着周南陔到了应夔丞的书房，在墙角地板上打开活板，里面有个小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有密电本、电报、密信。周南陔如获至宝，对姨太太道："好了，好了，这东西只要不落在巡捕房手里，巡查长的事情好交代得很，明天——不，最晚今天晌午就能回来

了。”

周南陔下楼把箱子交给黄金荣，想到凶手武士英还未归案，也许会在应府，因此他到关押男仆的房间问：“谁是武士英？”

“有！”一个矮个子本能地应一声，并立即站了起来，显然是当兵出身。

这真是意外之喜。周南陔不过是随便试试，武士英不大可能此时还在应府，就是在，也不可能承认。但没想到，还真有人承认了。

应声的人也发现情况不妙，夺门而出，冲进楼房一侧的廊道。后面是一堵丈余高的围墙，他打算翻墙而逃。黄金荣十分机警，已经几步冲了过来，一把将他从墙上拽下来。黄金荣将应府所有人员都押到巡捕房，又将报案的两个学生和沪宁火车站见过凶手的人前来辨认，都指认那个矮个子就是行凶的凶手。巡捕房立即审讯武士英。

据武士英供认，他是山西龙门县人，曾在云南任七十四标二营管带，今年2月来到上海。听说应夔丞是共进会长，就经一个叫陈玉生的介绍认识了应夔丞，并要求加入共进会，应夔丞当即答应。但要他杀死一个人，事成后有一千元赏金，并当即拿出照片让他看，并给他一把手枪。行凶那天晚上，有陈玉成陪同来到火车站，宋教仁到站后，陈玉成就指给武士英认准。等宋教仁从候车室出来后，他就向宋教仁开枪，因为担心有人追捕，又向空中放了两枪，随即逃出车站，坐人力车逃到应夔丞家，将手枪交还。宋教仁出殡当天晚上，他到应府来领赏，没想到应夔丞未在家，赏未领到，却被逮了个正着。

巡捕房再次派人到应府搜查，这次又搜到了一支手枪，里面还有未击发的子弹，经与车站拣到的弹壳对比，与宋教仁所中枪弹完全一致。

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文件，主要是他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之间密电、密函。这些文件说明，已经投靠袁世凯的应夔丞早在2月2日就向洪述祖报称，孙、黄、宋活动十分激烈，对北京政府十分不利。他已向日本购孙、黄、宋的劣迹资料，尤其是宋教仁诈骗被日本警视厅提刑的证据。洪述祖告诉他袁总统十分感兴趣，希望他尽快将有关资料寄来。应夔丞则委婉向北方提出三十万的酬金。但洪述祖告诉他必须有确切的证明材料，否则空口白话想要钱，根本不可能。后来应夔丞又提出通过低价购买国债的方式变通获取报酬。但北方一直是不见兔子不撒

鹰，而应夔丞一直未能提供所谓的孙、黄、宋丑闻资料。洪述祖已经发觉应夔丞手里或许根本没有这些资料，3月13日所发密电中说，低价购买国债的事“已交财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意思是低价购买国债恐怕很难，但只要“毁宋”，可以勋位酬谢。

应夔丞在当天的回电中道：“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虽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亲拼挡，足可挪拢二十余万，以之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这份密电说明，应夔丞所谋取的是利，而非勋位这样的虚名。他所说要拼挡家产挪拢二十万以全力注此，其实是向洪述祖提出若“去宋”，北方需付酬金二十万元。

此后，洪述祖多封密电中要求应夔丞“应即照办”“事速进行”。

20日晚，即宋教仁被刺后，应夔丞致电洪述祖：“22时40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

21日又电洪述祖：“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这些密件足以说明，应夔丞的幕后主谋是洪述祖，而洪述祖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秘书，而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亲信，因此不了解内情的人很容易做出一个判断：背后主谋是袁世凯和赵秉钧。而且从利害上分析，宋教仁死，赵秉钧便去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而袁世凯也会避过被黎元洪取代的危机。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赵秉钧与袁世凯与刺宋案有直接联系，但舆论和激情许多时候并不需要证据。赵秉钧和袁世凯是刺案的主谋，在许多人看来，已经是板上钉钉。

孙中山就在此时急急回国了。

他于2月初在袁世凯的资助下到日本考察铁路，已经在日本快两个月了。从前他在日本，一直是被朝廷通缉的身份，这次是以铁路总办的身份公务考察，心情特别愉快，而且与日本银行家谈妥了几笔铁路借款，更让他信心百倍。然而就在此时，得到宋教仁被暗杀的消息。他立即起程回国，于3月25日到达上海，当晚入住黄兴住处。

与黄兴、陈其美以及随他访日的戴季陶等人商讨对策。

孙中山大声道："袁世凯是刺杀钝初的元凶，已经没有异议。这不仅是向国民党挑战，更是向共和制度的挑战。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共和，如今共和面临挑战，我们只有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

陈其美首先应和："对，必须立即起兵讨伐袁贼！"

黄兴却不同意："讨伐袁世凯，我们军事力量实在不足。"

孙中山又道："我到日本一行，日本十分友好，我们应当联合日本，不愁斗不倒袁世凯。"

黄兴依然反驳："如果发动革命，百姓难免又受战乱之苦。民国初建，人心思定，我不主张用革命手段斗争。既然民国已经入轨道，最好还是采取法律手段解决。推行政党政治，以政党轮替避免暴力革命，是钝初一生的追求。就是钝初活着，恐怕也不同意为他发动革命。"

陈其美接话道："克强，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袁世凯今天可以杀钝初，明天就可能暗算你和我，甚至孙先生。难道我们就任由他肆意荼毒共和吗？"

黄兴回道："当然不能。袁世凯这样做已经失去民心，民意会惩罚他。大总统选举中我们可以靠合法手段让他落选。"

陈其美大摇其头："这谈何容易？钝初只是对内阁总理之位构成挑战，他们就可以大开杀戒，如果他的总统之位受到挑战，几张选票有用吗？除非武力讨袁，再无其他可行办法。"

"你不要太激动。要论恨袁世凯，我比诸位都恨他。但武力讨袁，谈何容易？南方武力不足以战，实在无法与北洋军一决高下，何况现在人心已散，如果发难，则南方必陷入混乱，也会被国民认为我们是为一党之私，陷国家于不顾。如果讨袁失败，则国民党合法斗争的权利也会失去，钝初的努力，岂不付之东流？"

孙中山见黄兴意志坚定，知道无法说服他，就问："克强，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意见是组织特别法庭处理此案。"

黄兴是国民党中军事方面的权威，他不同意动武，孙中山虽有不甘，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决定谋求组建特别法庭，尽快审案，惩凶。

应夔丞、武士英等人被捕后抵押在租界巡捕房。租界无异于国中之国，司法权也归于洋人。上海报纸纷纷发文，认为宋案发生地在沪宁车站，并非租界，因此要求将人犯及相关证物移交给中方。司法部也通过上海交涉使向英法总领事提出照会，希望将此案解归内地审判厅讯究。但两总领事认为，凶犯虽已抓获，但供词未经确讯，现在所见均为表面现象，须俟会审公堂预审终了，再研究罪犯引渡问题。为了保证预审合法，打消中方疑虑，公堂允许江苏都督延请律师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审理此案，应夔丞和宋教仁家属都聘请律师参加诉讼活动。

从3月底开始，会审公堂先后进行了七次预审，武士英供认是由应夔丞指使暗杀宋教仁。应夔丞则极力撇清与宋案的关系，审判员曾经问他，"杀宋酬勋"的宋字何指。他说并非宋教仁。又问他是指谁？他回答说："这是宋朝的宋。"审判员讥讽道："你怎么不说是宋江的宋！"结果惹得堂下哄堂大笑。

经过七次预审后，租界公堂认为应夔丞指使武士英杀宋基本事实清楚，决定移交给中方审理。江苏都督程德全与孙中山、陈其美等商议后，决定成立特别法庭，专审此案。

南方忙着成立特别法庭，北方则忙于正式国会开院。4月8日是国会正式开院日，袁世凯在会上有个颂词，他打算亲自去致贺。他对颂词十分重视，已经改了三四稿，今天早上又让梁士诒酌改几处。九点多，梁士诒拿着新修改的颂词过来了："大总统，又按您的意思推敲了一下，请审定。"

袁世凯问道："燕孙，这是第五稿了吧？"

"是，第五稿了。大总统从来没有这么改过讲稿。"

袁世凯叹道："国会开院，这是民国开国后的大事，我不敢不重视。再说，将来大总统选举也是靠他们，我不能不特别敷衍。"

"大总统的一番苦心，可惜他们未必体谅。"

"人在做，天在看。不与他们计较。"

颂词并不长，开首写道："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八日，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

袁世凯点头赞道："好，这一句加的好，把国会开院的意义提得够高了。"

"把大总统等同于国民一分子，大总统的身段也放得够低了。"

袁世凯笑道："民国讲平等嘛！听说议场主席台上，大总统的座席在议长席后，也是为了表明平等之意。"

接下来，颂词说："念我共和民国，由于四万万人民之心理所缔造，正式国会，亦本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结合，则国家主权，当然归之民国全体。"然后颂词又对议员大加恭维，"今日国会诸议员，系由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借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圆满进行。诸君子皆识时俊杰，必能各抒谠论，为国忠谋。"

最后颂词对民国之前景表示乐观："从此中华民国之邦基益而巩固，五大族人民之幸福日见增进，同心协力，以造成至强大之民国，使五色国旗常照耀于神州大陆，是世凯与诸君子所私心祈祷者也。谨至颂

词曰：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袁世凯对这个颂词很满意，连说三个“中”。

梁士诒提醒他说：“大总统，该换衣服了。”

出席这样重要的典礼，袁世凯当然应当穿礼服。在穿衣上，袁世凯很随意，除非参加典礼，日常办公，向来是一身便装。工作人员帮袁世凯穿起大元帅礼服，梁士诒看了后赞道：“大总统穿起礼服来很精神。”

“燕孙说好，那就好。咱们准备走。”袁世凯照照镜子，正正大元帅礼冠，也很满意。

这时候，军政执法处的陆建章气喘吁吁跑来道：“大总统，你不能去。听说国民党议员正在议论，说大总统是临时大总统，没有资格出席正式国会开院礼，如果大总统出席，他们就当一般来宾对待。”

“真有岂有此理！”袁世凯愤怒地把礼冠摔到案上。

梁士诒问陆建章道：“朗斋，你这话从哪里听来的？”

“我的人打探来的。”

“如果他们真有此议，那就应该正式照会。我认为，大总统还是应该去。”

袁世凯想自己凭陆建章一句话就大发雷霆，实在有失沉着，道：“燕孙说得对，那就派人正式去问一问。”

去问不是不行，但怎么开口？正在盘算，参议院工作人员送来一份三十余人的签名，全是国民党议员，正式向大总统提议，临时大总统参加正式国会开院礼，只能作为一般宾客。

“真是欺人太甚！”陆建章为袁世凯鸣不平，“大总统到会，也是给他们长脸，他们为什么给脸不要脸？国民党这帮不通人情的龟孙！”

“这真是奇耻大辱。”袁世凯对梁士诒说，“燕孙，你受过这种羞辱吗？我五十多岁的人了，抛开大总统不说，就从年纪上说，我也是他们的长辈，他们也该对我有所尊重。名单上的人我认识至少六七个，全是

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这样的人难道就是国民期待的正式国会议员吗？睁开眼就是一副要与人争斗的架势，这样的人何谈为民谋福祉，为国谋富强？”

陆建章帮腔道：“这帮龟孙太不识抬举，我带几个人，去砸他们的场子。”

“你胡说什么？他们不知礼义廉耻，我们也不懂吗？”袁世凯厉声制止，又对梁士诒道，“燕孙，这样重大的典礼总统府不出面不好。我就不去了，你代我去致颂词吧。”

“是，我代大总统去一趟。”梁士诒无奈地点了点头。

国会参众两院，位于内城东南宣武门内象坊桥一带。这里在明清两代，是为宫廷仪仗队训大象的地方。后来推行宪政，成立资政院，便把两处学堂占为资政院办公的地方。民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就将资政院办公的两处学堂继续作为办公地。去年8月后，正式确定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于是开始为两院分别改造办公的地方，参议院在法律学堂的基础上略加改造，众议院则在财政学堂内加以改造，因为两院议员近800人，因此利用财政学堂的操场新建议场，由德国人负责设计建筑，半年多的时间，已经正式竣工。

梁士诒乘一辆马车赶往国会议场，一路上街道披红挂彩，十分热闹。特别是象坊街一带，车水马龙，摩肩接踵，路为之塞。议院门前，扎了一座牌坊，悬额大书“铸造民国”。议场是一栋灰砖青水墙建筑，主楼外观三层，两侧副楼两层。主楼第一层为三个门，直通门厅，过了门厅，就是能容千余人的大厅。大厅北面是主席台，上面有议长、秘书长座席，后面则是大总统座席，两侧有二十余个座席，是国务委员和政府委员座席。主席台后面的墙上，交叉悬挂着两面五色国旗。主席台正对的就是议员座席，弧形排列木质桌椅，以主席台为中心，呈扇形排列。南北五条通道，把座席分为六个扇区。众议员用东侧四个扇区，参议员用西侧两个扇区。

十一点，拱卫军连发一百〇八炮以示祝贺，两院议员均着大礼服、着高顶帽、佩戴灿烂徽章，昂首挺胸走进会场入座，与会者议员共计682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偕各总长列席会议，加各国外交人员以及记者、观礼者，现场不下两千人。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鳌宣布典礼开始，全体与会人员均向国旗行三鞠躬礼。接着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局长施

愚报告国会成立经过，国会议员们随即推举年事最高的云南省参议员杨琼为临时主席，杨琼就座后，委托代表宣读国会正式开院词。

接下来梁士诒代袁世凯致颂词，但坐在前排的一位国民党议员却站起来极力反对："袁世凯既然不亲自来，又何必请人代致颂词？而且行政立法判然为二，即由本院自行开会，无代致颂词的必要。"

正准备走向演讲台的梁士诒极为尴尬，幸亏共和党有位议员站起来道："不然，乡里有喜事，邻居尚有前往帮忙祝贺的义务，何况国会开院，是民国大事，大总统派人代致颂词，是对国会的尊重，有何不可？"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杨琼出面，改为梁士诒将颂词献到演讲台上，不再宣读，双方这才勉强同意。梁士诒捧着颂词，到演讲台前举过头顶，恭恭敬敬放到演讲台上，然后退下。此时已经过十二点，全体人员到楼前合影留念，国会正式成立仪式结束。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参议院应当在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所以下午又举行了临时参议院闭会典礼。临时参议院主席吴景濂致闭会辞，赵秉钧委托司法总长许世英代为宣读闭会辞。然后楼前照相留念，与会者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后散去。

第十四章　梁启超组党挺袁　国民党革命受挫

梁士诒参加国会开院典礼，袁世凯则闭门不出，思考对策。等梁士诒一回到总统府，就立即着人把他叫来道："燕孙，我听说国民党连颂词也不让你读。看来，国民党是铁了心要与我们过不去。他们的心像石头长的，怎么也捂不热了。杏诚来密电，南方蠢蠢欲动，我们必须设法防变。"

梁士诒问："大总统有什么想法，吩咐就是。"

"如今财政窘迫如此，总要设法才好。"

"大总统吩咐，多少就是多少。"梁士诒虽然不任交通总长，但交通系的实权依然在他手上，袁世凯一有特殊开销，就向他伸手。

“每月总要有四五十万才好。”

“那就五十万吧。”

袁世凯很满意：“燕孙，还有件急务需要你回老家办办。”

梁士诒是广东人，回老家当然是回广东。

原来，广东护军使陈炯明颇有野心，与广东都督胡汉民面和心不和。袁世凯最擅长的就是拉拢分化敌手，所以此前他就请人传话给陈炯明，有意任命他为广东民政长或者广东都督。如今南北双方关系紧张，袁世凯派梁士诒亲自去做陈炯明的工作，让他叛离胡汉民：“你以修筑粤汉铁路的名义，到香港银行存上一笔款子，让陈竞存随意取用。”

梁士诒问：“大总统的意思，要存多少？”

“如果能够消弭战祸，百儿八十万都合算。”

“那就一百万，我先从交通银行划过去。”

“中，中。”袁世凯点头，“事不宜迟，你明天最好就走。”

“好，那我交代一下，今晚上就买票，明天坐早班车南下。”梁士诒知道事情紧急。

梁士诒一走，袁世凯立即召见陆军总长段祺瑞：“芝泉，南方在暗中备战，不能不防。”

段祺瑞回道：“国民党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大总统早该下决心。”

“共和了，民主了，我原本打算能迁就就迁就，可如今看来不是我想迁就就能迁就。我实在弄不懂什么叫共和，共和共和，我看就是不和；民主民主，就是谁也不做主。可我是四万万人的大总统，总要对中国负责，对百姓负责。如今看来，不能不做军事上的准备了。汉口是个紧要地方，得派人去帮着黎宋卿驻守。”

“我正有此意，打算派一镇人马过去，足可以应付局面。”

“好，你要悄悄调动，最好能够不为人知才好。”

“那就以设防的名义来办好了。”大军调动，要想不为人知实在太难。段祺瑞的意思，把汉口的部队先调出一部分，然后再派部队南下，南下的同时，北撤的部队再混回去。

“还有上海，是国民党的中心。现在郑子敬只有一协人马，实力太单，要再派一协过去。”

郑子敬就是海军中将郑汝成，早年出洋学过海军，归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北洋水师覆没后，他投到袁世凯麾下，是小站时期就追随袁世凯的将领。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他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侍卫武官。接下来又派他到江浙办理军队裁汰、发饷、善后事宜，去年底就被授为海军中将，统辖驻沪海陆各军及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能够制造枪炮弹药，万不能落到国民党手中。袁世凯的意思，再派一协陆军进驻江南制造局。

“那就先从山东调一协过去，再从直隶调补山东。”

两人数语之间，数万人的调动就此定案。

段祺瑞一走，袁世凯又让人约赵秉钧过来，有要事相商。赵秉钧赶过来的时候，已经快吃晚饭，袁世凯说道：“智庵，咱们边吃边谈。”

袁世凯的食量一如既往的大，吃饭可用风卷残云来形容。他喜欢吃鸭皮，拿一根牙签把几乎整张鸭皮剥下来，几口就吞下。他吃鸡蛋更是惊人，六七个鸡蛋转眼间就吃光了。

“大总统的饭量，真是让人羡慕。”赵秉钧看得有些目瞪口呆。

“我就这一样好处，不管别人怎么气我，我照样吃得下睡得香。”

赵秉钧还没吃完，袁世凯慢慢剥鸡蛋陪着他，边吃边说话：“智庵，南方要拿宋案大做文章。据杏城来电，他们从应某人家中搜去了不少文件，事情牵连到洪荫之，又因此牵连到你。”

赵秉钧回道：“大总统，荫之入部后，很少按部就班，我想见他一面都难。他与上海应某人联系的事，我根本不知详情，如果说牵连到我，那真是比窦娥还冤。”

“他们才不管这些，他们把这件事牵连到洪荫之，目的就是牵连到你，牵连到了你，顺理成章也就牵连到我，都知道你是我的老部下嘛，这是宋案的真实目的。荫之躲到了烟台，你有他的消息吗？”

应夔丞被捕后，洪述祖就知道他已经暴露，因此连夜逃到天津，又携妻妾子女逃到了青岛，躲进了德国人的租界。等他逃进了租界，袁世凯才装模作样发了一封电报，要直隶、山东地方官，严拿疑犯洪述祖。洪述祖在德国人身上下了本钱，所以德国驻胶澳总督府回复说，如果要拘押洪述祖，需提供确切证据。确切证据南方也没有，因此就任由洪述祖在青岛逍遥。为了避嫌，这期间他从未与袁世凯、赵秉钧联系过。何况，他从前也不怎么与赵秉钧联系。袁世凯如今问赵秉钧有没有洪述祖的消息，纯是明知故问。

“我有个想法，洪荫之毕竟是国务秘书，这么一走了之无法向世人交代。不如派人去青岛一趟，见他一面，劝他自首。如果劝不成，又不能引渡，到时候在报上做个说明，也是对世人的一个交代。”

“那就派言次长去好了。他正好分管综合厅，洪荫之归他正管。”赵秉钧当然明白袁世凯的意思，派人到青岛做做样子，与其说是劝洪述祖自首，不如说是劝他继续留在青岛。

其实，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赵秉钧不必说破，内务部次长言敦源与洪述祖是亲戚。虽然不是至亲，但两人走得很近。另外再加派国务秘书程世经陪言敦源一起南下，程世经与洪述祖也是密友。

这件事安排妥当，袁世凯与赵秉钧谈两件大事。

一件是请梁启超入都组党。

梁启超与袁世凯曾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但后来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唐绍仪组阁的时候奉袁世凯令，让梁启超出任法部次长。袁世凯还亲自给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发电，邀请他回国赴任，在电报中盛赞有加，“公抱天下才，负天下望，简命既下，中外欢腾。”两人函电交驰，虽然梁启超未回国就任，但两人关系迅速回暖。当然，梁启超也有顾虑，袁世凯翻云覆雨的性格他已经领教，而且大多数好友认为国内形势不明，反对他回国。一直到去年11月，国民党运动选举有声有色，当时堪与国民党对抗的民主、共和、统一三党都邀请他回国。于是他回到阔

别十四年之久的祖国，受到热烈欢迎。

梁启超与宋教仁一样是政党政治的倡导者。他认为要搞政党政治，像中国这样政党林立不行，而应该像美国一样，只需两党竞争才好。他的目标是把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一党，与国民党势均力敌，方可实现真正的政党政治。但三党各有算盘，梁启超运动月余没有结果，只好回到天津。袁世凯看中梁启超的潜在价值，以总统府顾问的名义，每月给他开三千元薪水。

“智庵，如今请梁任公出山的时候到了。国民党选举大胜，在国会中占据多数，三党都无力与国民党相争。要想有所作为，三党合并是唯一的正途。经此挫跌，现在三党也都认识到合并的重要，此时梁任公出山，绝对不会像去年一样劳而无功。”

赵秉钧点了点头道：“对，如果三党合并，无论在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可以与国民党一争高下。三党都对总统抱友好态度，梁任公也对大总统佩服得很，那时候我们有此一大党支持，国民党就不致如此嚣张。”

“正是此意。如果三党合并成功，当务之急可与国民党争两院的议长；将来制定宪法、选举总统，都可做我们的援手。我给梁任公发个电报，邀请他立即进京。我想给足他面子，让拱卫军、军政执法处、巡警组成护送队，由杨杏城亲自到天津劝驾，足可以打动他吧？”

然后两人又商议接待梁启超的细节。

另一件事情，就是善后大借款。善后大借款从唐绍仪内阁起就开始谈，因为六国银行团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而不能成议，熊希龄因此辞去财政总长一职。继任者是袁世凯的老友、实业大家周学熙。周学熙是理财能手，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认为中国非借外债不能度日。他与前任不同的是，把借款规模缩小了，由从前计划的六千万英镑缩减为两千五百万英镑（约合白银两亿五千万两）。最令袁世凯高兴的是，经过周学熙的策动，美国表示六国银行团提出的苛刻条件有损中国主权，决定退出六国银行团。其他五国担心美国会单独向中国借款，不得不降低条件，希望能尽快与中国达成借款协议。

“智庵，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和缉之多费心，哪怕受点委屈，也要促成此项借款。有人说这是饮鸩止渴，有些言过其实了。利息五

厘，这在各国借款中，也都是较低的。一面嚷着要军饷，要经费，一面又反对借款，真是岂有此理。去年孙先生到北京来，他对借款也是支持的，他也说过，舍借款一途，中国无法维持。”

“是，政府早就入不敷出，目前就有数千万的窟窿等着堵。各省把持税源，一拖再拖，今年四个月将过，解款连百分之十都不足。”

“所以借款是当务之急。缉之是顾大局的，你告诉他，受点委屈也要尽快签字。”

梁启超于次日进京，袁世凯安排的排场与当初迎接孙中山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拱卫军、巡警以及军政执法处的明岗暗哨外，袁世凯还派出总统仪仗马队从火车站一直接到贤良寺。袁世凯为梁启超预备的下榻处本在军警公所，但杨士琦从天津发来电报，说梁启超在谈话中提及，当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进京都是住在贤良寺，言语中颇含羡慕。于是袁世凯改变计划，派人立即部署贤良寺。等梁启超到达前门火车站时，贤良寺已经一切布置停当。

赵秉钧亲自在贤良寺迎接，当听说是袁世凯连夜命人将贤良寺重新打理，梁启超十分激动：“真是出乎意料，我不该多嘴的。”

等梁启超指挥人把自己的行李书籍安排妥当，赵秉钧说道：“任公，有句话袁总统让我转告。”

梁启超知道必是有机密不便当众交谈，所以屏退下人，两人在书房里谈。赵秉钧拿出一张支票道：“这是汇丰银行二十万元支票，大总统让我转交给你做组党之用。大总统知道区区二十万杯水车薪，让我转告任公，一待善后借款到账，就拨足一百万之数。如今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还请任公体谅。”

去年梁启超进京，谈及组党事宜，曾经笑谈，非有五十万不可。没想到袁世凯竟然打算拨付百万，的确是出乎意料，所以回道：“有这二十万许多事情都可以办了，顶多五十万足矣。”

“您知道大总统的脾气，做事总是大手笔。大总统的意思组党与壮大党员要双管齐下，如果能把国民党的议员拉到本党中，那就有一箭双雕的奇效。如今的国会议员胃口大得很，听说要挖一个人退党要上千元，如果再拉进某一党又需上千元。所以，大总统的意思，一百万元说

多也不多。”

国会议员因各党纷纷拉拢，身价倍增。他们入京途中及入京后，各党就开始上演了一幕幕争抢的闹剧。袁世凯方面当然也不甘落后，安排大量“招待员”专门负责收买议员。这些招待员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先打探各议员的爱好，任你好清淡、好漫游、好嫖赌或好古董字画，均有人投其所好，引之入胜，尤其是妓女荟萃的八大胡同，成了袁世凯麾下收买议员的交易所，只是效果实在有限。如今梁启超进京组党，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把一部分小党议员、无党议员拉进来，如果能够拉一部分国民党过来当然更好。

“哦，我明白袁公的意思了，不过，这件事情我做不了，我多年在外，对国内情形不熟，非由济武他们来做不可。”

济武是汤化龙的字，他因为参与组建武昌军政府，算武昌首义功臣，不过，他并非革命党，而是立宪派，政治主张更接近袁世凯。去年他又组建了民主党，任总干事长。民主党奉梁启超为精神领袖，双方函电交驰，关系十分密切，梁启超视汤化龙为最亲近的“自己人”。

赵秉钧说明道：“派谁去做那是任公的事情，大总统的意思，一切拜托给您。大总统今晚在总统府设宴，到四点半就派车来接。任公稍做休息，我就不打扰了，届时许仁静来接大驾。”

“大总统真是太客气了。”

许仁静就是司法总长许世英，梁启超曾被袁世凯任命为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次长，许世英来接，面子足够。

晚上到了总统府的宴会厅，袁世凯亲自迎到门外，握住梁启超的手道：“任公，去年时间太仓促，未得好好请教，这次你可要好好教我。”

宴会开始还要十几分钟，袁世凯陪梁启超到客厅小坐。作陪的自赵秉钧以下，各总长一个不缺。这时候有记者要挤进客厅，早被负责警戒的法警阻挡在外，梁启超挥挥手道：“把记者朋友请进来吧，无妨，无妨。”

袁世凯也赞同：“既然任公说无妨，那就无妨，让他进来吧。”

那位记者十分兴奋，问道："梁先生，我是《申报》的记者，想借宴会开始前这点时间，请您谈谈对局势的看法。"

梁启超笑了笑道："这个问题实在太大，有些老虎吃天。不过，我的确有些话想要对新闻界的朋友说。"

"那我缩小一下我问题的范围。民国肇建已有一年多，可是众人期望的国强民富并没有实现，反而政局更迭频繁，南北危机去年有所缓解，而近期复又加剧，在先生看来，到底是何缘故？"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很显然涉及宋案，梁启超如何答复，袁世凯当然十分关注，心中颇为忐忑。

"民国肇建以来，国论纶歧，邦本屡摇，我以为问题根本出在民权与国权的关系问题上。专制政府，无民权可言，故推翻之。民国建立，各党皆言民权，殊不知，主张民权而应有度。我去年写过一篇名为《宪法之三大精神》的拙文。我认为，中国目前应持国权重于民权之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理再明白不过。目前之中国，贫弱交积，内忧外患，要谋求国强民福，国权须重于民权，民权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权，为了维护国权，必要时必得抑制乃至牺牲民权。我曾经说过，目下之中国，非参用文明专制之意，建强善之政府，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自己虚位总统的地位十分不满，一直在设法突破临时约法的束缚。他认为中国的前途，大总统非有足够的权力不足以治国，所以梁启超的国权论很对他的味口，他率先鼓掌表示赞赏。

《申报》的记者追问道："听先生的意思，好像反对民权、民主。"

"我绝无此意。而且民权和民主并非同一概念。我说的国权主义，强善政府，不是不要民权，也不是不要民主。我的意思是，不要过度强调民权，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民权应该给国权让道。我和宋钝初先生一样，是主张政党政治的。政党政治的根本就是通过政党监督政府行政，这就是保障民权民主的有效途径。"

"先生以为，如今的政党能够有效监督行政、保证民主吗？"记者的本意显然是在暗示袁世凯的势力太强大，政党监督根本无从谈起，所以袁世凯对梁启超接下来的谈话十分紧张。

“目前局面，当然不行。目前中国有二百余政党，就是国会中具有实力的也有五六个政党，这不合政党政治的正则。政党政治的正则，是两大党对峙，一在朝，一在野。在国会选举中占多数席位者组阁，是为在朝；少数者作为反对党，事事给予监督，是为在野。政党一旦超过两大党，则难免议论纷歧，为了一党之私而置大局于不顾，谈不到监督，只有添乱。所以，我这次进京，就是与民主、共和、统一等政党的同志交流意见，组建进步党，最终形成两党竞争、监督之局面。”

这也正是袁世凯所求，他的目的是以进步党牵制国民党；梁启超的意图是把中国政党政治纳入正轨，虽然目的不同，但在袁世凯看来，努力的方向却非常一致，因此他又再次使劲鼓掌。

《申报》记者时年二十三四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而且正怀着为民代言的崇高使命感，因此追问起来十分尖锐：“如果先生组党成功，对现政府是什么态度？国民党对现政府是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政党的态度，不能对政府持无原则的批评为能事，而应对政府行政进行客观的评价和监督。一年以来，国中有两大势力，常对政治改良产生阻碍，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二曰诱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我进步党既以改良政治为唯一之职志，非将此两种势力排而去之不可，否则改良政治之目的终不可达。吾党鉴观各国前史，见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况我国今处列强环伺之冲，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为祸之烈可想而知。故本党对于横行骄蹇之新贵族，常思所以裁制之。至于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设立，在法律上当然是国家机关，吾辈只当严重监督，而不必漫挟敌意以与相见；吾党对于临时政府之设施，也有很大意见。但，我国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故吾党对于不满意之政府，犹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希望中国稳定，恐怕也是大多数人民之期望。极力维护国家稳定，也是我持国权主义的原因。毕竟，国家稳定，方可谈及其他。陷于混乱，百姓荼炭，国家分裂，还何谈民权、民主？那只能是纸上谈兵。”

梁启超大力支持袁世凯政府，态度已经十分明朗。《申报》记者并不甘心，看了一眼袁世凯继续追问：“那么，先生对大总统如何评价？”

“真是后生可畏！”梁启超对记者点头微笑，“你看来非要我出丑不

可！不过，我很愿把我的真实态度告诉你。以今日大总统论，中外报纸评其人者多矣！有敬爱之至极点者，亦有憎恶之至极点者。然无论为敬爱、憎恶，大总统之政治才能有目共睹。以国外之经验，有政治才能者，一旦握有政权之时，必须有一大政党监督于其旁，谋顺其美，匡救其恶，不能令此种政治才能滥施于政治轨道以外，本党很愿担负其责。”

梁启超想带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颇有点像当年乃师康有为以光绪帝师自居的味道。这时外面有人来请，说宴会一切就绪。袁世凯等人将起身赴席，《申报》记者还不肯放过，对梁启超道：“梁先生，最后一个问题：你对宋案如何看？”

袁世凯所担心的一问终于还是来了，梁启超很干脆地回道：“很简单，刑事案件，以法律之法处之，不可以政治手段待之。法律讲证据，不能把政治上的敌对方想当然当成凶手。”

袁世凯恨不能拍拍梁启超肩膀以示感谢，但他最善于掩藏自己真面目，当然不会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便对记者道：“宴会时间到了，今天的访问就此结束，若有问题，以后有的是时间。”

入席后，袁世凯对身侧的梁启超道：“任公，这些记者咄咄逼人，可畏，又可恶。”

梁启超小声回道：“大总统要学会与舆论打交道。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唯如此方能有成。”

“任公所教极是，一年多来，我常陷于被动，往往为舆论所困，就是不大会与他们交道。”

4月13日，国民党在张园为宋教仁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由陈其美主祭，孙中山、黄兴等敬献挽联。孙中山的挽联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黄兴的挽联则直斥袁世凯为凶手，“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夔丞，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袁世凯从报纸上看到黄兴的挽联，拍着桌子道：“真是血口喷人！真是血口喷人！”

此时，派去青岛的言敦源、程经世已经从青岛返回。两人当晚先去见赵秉钧，第二天由赵秉钧带领去见袁世凯。据两人说，到达青岛时不巧胶澳总督带着夫人去游曲阜、登泰山，一时回不来，他的副官不能做主，事情无法交涉。于是两人约会洪述祖，劝他自行投案。“德国人让我投案，我便投案。”洪述祖态度十分嚣张，还说，“共和是我首功，无我即无共和。宋教仁主张什么政党内阁，分明是反叛民国、破坏民国，所以我才杀他。”

据言敦源说，两人到青岛的经过每天都有日记。袁世凯言道：“现在南方说有证据证明，洪荫之牵连宋案，已经多次要求引渡，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是我们有意把洪荫之藏了起来。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两个青岛之行，足以说明政府并无袒护的私心。我看，你们就把日记提供给报纸，让报纸全文登出。梁任公说，为政者要善用舆论，极有道理。”

两人的《公出日记》见报后，并没有起到袁世凯希望的效果，社会上反而认为两人青岛之行另怀目的。上海向来反袁的《民权报》刊文说：“闻言敦源此次赴青岛，表面上为办理引渡洪述祖交涉，而实则多方运动，冀勿将洪贼交案审办。现一切手续业已办理完毕，而洪贼仍逍遥法外，机见此事真相一斑。盖言敦源本与洪为亲戚，而又与洪同供职于内务部。此次青岛之行，闻系洪贼私党自告奋勇，临行时又经赵秉钧密授计划，识者早知其必有此种结果……”

这时候，上海地方审检厅上书司法部，要求在上海组建特别法庭，专审宋教仁被刺案。赵秉钧拿着电报去与袁世凯商议。

袁世凯问：“智庵，他们组建特别法庭想干什么？”

赵秉钧回道：“他们的意思，此案内务部秘书既然是被告，我也就脱不了嫌疑，是想让我到上海去受审。”

“这可真是岂有此理，就连前清衙门办案也不会这么荒唐，别理他们。”

“不理恐怕不行。国民党这帮人最善动用舆论张目，我们不回应也会落一头不是。”

袁世凯问：“那你的意思呢？”

“我问过静仁，他说临时约法和司法部编制法都没有成立特别法庭一说。”

“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理由嘛，让司法部依法把上海的要求驳回。国民党不是张口闭口就是法律嘛，咱依法办事。”

此时，引渡到地方的杀人凶手武士英突然在监狱中暴亡。

武士英原来关押在上海模范监狱，因为江苏都督程德全要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所以于4月18日移押到江苏海运营仓，由驻军61团负责看守。这个团是前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嫡系，移押不久的一天上午，武士英感觉疲倦，而且昏昏欲睡，午饭、晚饭均未吃，也未按惯例散步。夜里十二点报告呼吸急促，结果到了下半夜就死了。地方检察厅会同红十字会五名医生前去检验，未查出服毒的证明，又开刀剖验，也未发现中毒的迹象，只在肠中发现火柴盒的磷纸片。武士英身体很健壮，却突然暴亡，实在匪夷所思。

案子未审，关键人犯暴亡，程德全直接给袁世凯发电，称“要犯武士英在押身毙，人言啧啧，嫌疑滋多。若此案审判再行稽延，致他犯再有变故，德全等实难负其责。应请大总统查照迭电，准予组织特别法庭，迅赐任命。”

在孙中山、黄兴的督促下，程德全又向报纸公布了从应夔丞家中搜到的主要证据，以证明赵秉钧涉案，逼迫袁世凯同意设立特别法庭，并请赵秉钧南下受审，司法部接电再次复电驳回。黄兴于是亲自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明必须组建特别法庭的原因，“盖我国司法难言独立，北京之法院能否力脱政府之藩篱，主持公道，国中稍有常识者无不疑之。况此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上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相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宋案务请大总统独持英断，毋为所挠。”

袁世凯接电，把赵秉钧叫来商议对策，决定赵秉钧发一个长电辩白，作为对江苏公布证据的回应。袁世凯则亲自给黄兴复电，为赵秉钧辩污，“至赵君与应夔丞直接之函，唯一月十四日致密码电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如欲凭此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近一年来，凡谋二、三次革命者，无不假托伟人，若遽凭为嫁祸之媒，则人人自危，何待今日。公为人道计，为大局计，必得使法理与事实两得其平。国事艰难，人心险恶，转移风气，是所望于我公。”

袁世凯的回电，不但再次表示反对成立特别法庭，而且含沙射影，指责黄兴不能为人道、大局计，不顾法理与事实。的确，如果仅凭赵秉钧曾经给应夔丞密码电报，并让他有事直接电告国务院，就认为他是刺宋案的主谋，也的确太过勉强。因为作为国务总理，给有江苏巡查使名头的应夔丞发一本密电码并要求直接发电，并无任何不妥。

司法总长许世英夹在中间难以自处。南方怪他阻挠成立特别法庭，袁世凯又坚决反对。因此他递交辞呈，表示即日起就不再到部办公。

袁世凯不准许世英辞职，对成立特别法庭的要求也不愿多理睬，此时，他的心思完全放在了善后大借款上。因为政府入不敷出，真正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何况南北战争已见端倪，他不能不为军费做准备。善后大借款双方在4月中旬基本达成协议，只等正式签约。这笔借款年息五厘，期限四十五年；五国是通过发行债券筹集，债券是以九折出售，还要扣除百分之六的佣金，所以中国是按百分之八十四实收，净收入其实是两千一百万英镑。

借款的用途，五国银行团做了严格的规定，一是用作偿还积欠外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签订的四亿五千万两的庚子赔款都由各省拨还，各省皆有抵押，当时已积欠六百余万镑，一旦不能偿还，则各省抵押物即不能保全。二是用作清偿各省历年自借之款。此时已积欠二百八十余万镑，民国以来，本息无着，只能仰赖借款。三是用作赔偿外国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所受损失约为二百万镑。四是用作各省裁兵费，大约为三百万镑。五是拨充六个月的中央行政费、崇陵工程、大学堂工程费及清室优待费，约四百多万镑。六是整顿盐务之用，约为二百万镑。以上六项，算下来两千万镑左右，实际能到手的寥寥无几。而本息合计，四十七年到期，中国共需偿还接近六千八百万英镑，损失不为不重。

除了沉重的利息负担，五国银行团还附加了条件。这项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为此，中国政府要在北京成立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专任监理各项事务。在各产盐地区设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一人，会同负责盐税征收、存储事宜。而且规定盐税的存储、提用必须总办、会办会同签字。这实际将中国盐政和盐税收入完全置于洋人控制之下，像海关一样，沦为洋人控制的机构。

国民党因宋教仁被杀，仇恨袁世凯政府，但又无过硬的证据证明赵秉钧、袁世凯为主谋，憋了一肚子火，正好善后大借款的事情此时透露

出来，无异找到了一个出气孔。

4月24日，北京《顺天时报》首先发表了借款将成的消息。刚刚担任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闻讯，立即发表反对通电，指责袁世凯政府预谋“擅自签押，违法专行”，呼吁全国人民设法挽救危机。张、王的通电立即在全国掀起舆论大潮，从孙中山到黄兴再到国民党各种报纸、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全都站出来指责善后大借款违法、卖国。

黄兴在发给大总统、国务院、参议院、众议院、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省议会的电报中，先是指责善后借款未经国会批准，而后与宋案联系起来，“今宋案证据已经发表，词连政府，人心骇皇。倘违法借款之事同时发生，则人心瓦解，大局动摇，乃意计中事。兴襄随国民之后，尽瘁国务，略知民意所在。此种举行，兴逆料国民决不承认，敢申忠告，冀幸当局者停止进行……非得人民画诺，一文不敢苟取。”

孙中山发给各国驻沪领事的电报，则直接将善后大借款的目的归之为用于战争，“北京政府未得巨款，人民与政府尚有调和之望，一旦巨款到手，势必促成悲惨之战争，此可预言者也。世界文明各国，莫不尊重人道，用敢奉恳各国政府、人民，设法禁阻银行团，俾不得以巨款供给北京政府。”他还亲自到上海汇丰银行交涉，要求他们电阻总行签字。

不过，在各国看来，孙中山和国民党才是中国和平最大的威胁。眼看战争一触即发，五国银行团决定在关键时候支持他们看好的袁世凯，于26日晚上在汇丰银行签字，并立即支付二百万英镑。

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赶往位于东交民巷的汇丰银行，却发现国民党数人堵在大门口，原来他们得到消息，赶来阻止签约。几个人于是避开大门，从侧门而入，进行最后一次谈判。里面谈，外面则在叩门，要求见银行大班。银行大班派出一个三等秘书去应付，告诉他们借款签约是银行团与政府之间的行为，贵党无干涉之权。外面的国民党人仍然不肯散去，于是大班吩咐招印度红头阿三——也就是印度籍巡警来驱散，银行的守卫则哗哗啦啦拉枪栓，把反对签约的国民党人赶走。

中国已经与五国银行团签约借款的消息一发布，亲国民党的媒体一片骂声，不但骂袁世凯、赵秉钧，连财政总长周学熙也骂得狗血喷头。

赵秉钧既陷入刺宋案，又陷入大借款的风潮中，于是来了个以退为进，以病为由，向袁世凯请辞。

“不可，智庵。此时你不能告辞。他们正盼着你辞职呢，不能便宜他们。有时候，嫌疑不是能避掉，你越避越洗不清。他们是想找理由南北决裂，没什么好怕的，我巴不得他们来硬的。”

最后，袁世凯准了赵秉钧半个月假。那国务总理谁来代？他决定请唐绍仪再次出山，借他与孙中山等人的密切关系来调和南北。这时候已经从上海北归的杨士琦却劝道：“大总统，南北关系如果能够调和得了，当然请少川出山是个不错的主意。可是，南方的决心很大，调和未必有用。大总统别忘了‘清君侧、诛晁错’的典故。事情既然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白白把总理之位让给他人又有何益？请大总统三思。”

“中，我差点犯了糊涂。”于是袁世凯立即命人追回任命唐绍仪代理总理的总统令，改任自己的嫡系、陆军总长段祺瑞。

这时候，青岛的洪述祖又发了一个通电，在电报中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毁宋”，“述祖于辛亥秋，与唐绍仪在北方赞成共和，本为救国起见。一年以来，党争日剧，怪状百端，使全国陷于无政府地位，心窃痛之。尤以上年宋教仁等连带辞职，要挟中央，为党派专制祸始。中国教育幼稚，人才缺乏，合全国稳健分子，立贤无方，共谋政治，尚虞不济。宋教仁乃欲借政党内阁之说，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垄断政界，党同伐异。一室操戈是共争，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其弊甚于清朝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非讦发宋之劣迹确据，宣布中外，不能毁其名誉，败其势力。述祖恐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又因总理不接洽，故索取密电一手经理。”他把赵秉钧以及袁世凯的嫌疑都解脱了，又为自己解脱，“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试思述祖如果欲戕其性命，何用重金购觅提票，以毁其名誉耶？”“再，毁人二字系北京习惯语，人人通用，并无杀字意义在内，久居京中者无不知之，岂能借此附会？”

洪述祖的电报对赵秉钧来说简直是及时雨，这时候特别法庭又连发两电催他南下出庭，他以洪述祖的电报自辩，说洪述祖与应夔丞两人通电，自己一概不知道，完全是洪述祖假借中央名义，“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如何干系，尚未判定。至于挟鄙人出庭，则系野心枭獍，谋夺政权，借端发难，血口喷人。且鄙人旧

疾复发，已向大总统告假，正在养病，自不便赴沪。”

此时，天津有一名叫周予儆的女学生到北京地检厅自首，自称奉“血光团”之命前来北京进行暗杀活动。“血光团”团长就是黄兴，参议院的议员谢持就是“血光团”的财政部长，并说大批杀手已经潜入京城，专门暗杀政府要人。一时间，京津谣言四起，风声鹤唳。陆建章的军政执法处立即逮捕了国民党参议员谢持，查封他的住处，起出了炸弹、炸药、电线等物证。参议院议长张继发函给军政执法处保释谢持，谢持于当天夜里逃到了天津租界。

国民党报刊发文称北京政府有意陷害，栽赃黄兴。但国民党搞暗杀却绝非空穴来风，湖北、浙江、湖南、河南等地都发生了暗杀事件。驻扬州的苏军第二军军长苏宝山，尊中央，抑民党，结果收到熟人送木匣一个，内有古瓷花瓶，当他打开时烟焰四射，瞬间爆炸，当场炸死，而策划者就是陈其美组织的“锄奸团”。湖北暗杀事件则更多，军法处长办公室被炸毁，都督府高等密探一家四口被人乱刀砍死，更有女子暗杀队成员身藏炸弹，以告密为名要见黎元洪，幸亏被卫队搜出炸弹而幸免。湖北破获的暗杀、破坏案十余起，查获了大量枪支、炸弹。

袁世凯发布了《除暴安良令》，令“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

袁世凯此举，被国民党解读为欲军事压制民意。议员在参众两院大骂袁世凯，亲国民党的报纸也指责袁世凯要拿大借款发动战争，周学熙也被骂为助纣为虐的屠夫。周学熙何曾受过这种辱骂，他来到总统府道：“大总统，我也知道善后借款有伤中国主权，但总还不至于到丧权辱国的地步。大借款也不是我提出来的，何必如此糟蹋我的名声！我也是读书知廉耻的人，若论救国富民，我在直隶的功绩，可以拍着胸脯说无愧于心！怎么一当了财政总长，在他们眼里就成了不知廉耻之辈？他们知廉耻，那请他们告诉我，除了借款，他们可曾有别的办法？他们只知一味漫骂，这于国于民不知有何好处？他们口口声声为民请命，他们是为民吗？”

袁世凯笑道：“要说他们为民，母猪也能上树！缉之，这就是政党政治。”

“大总统，我要请辞，你还是放我回去办实业吧。共和这样的国体，我看比大清好不了哪里去。”

“缉之，稍安勿躁。我准备对报纸实行审查，不准他们这样泼妇骂街。现在我正处困难之中，无论如何你受点委屈，帮我渡过难关。”

当天晚上，袁世凯召集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秘书长梁士诒、海军总长刘冠雄、内务总长赵秉钧等心腹，密议形势及应对办法。

形势的确不妙。南方国民党最近极为活跃，浙江、湖南、江西的国民党支部都致信浙、湘、赣都督，要求脱离中央。湖北第一镇统制黎本唐给段祺瑞来电，告诉他江西都督李烈钧正在联络皖湘对抗中央，并打算以南京为建都地点，举黄兴为正式大总统，而且派人到湖北来联络。李烈钧对中央不满，蠢蠢欲动，袁世凯已经有所闻，他最关心的是湖北的态度。

“湖北没什么，黎本唐此电的目的其实就是表明湖北的态度。他在电报中说，黎公不为所动，湖北绝对不附和，李烈钧等虽野心勃勃，但无所凭借，犹幕上燕，釜中鱼罢了。”段祺瑞回道。

黎本唐本名唐克明，因为攀附黎元洪，改名黎本唐。他致电段祺瑞，可想而知，是受命于黎元洪，向北方表明态度。

“湖北太重要了，地当南北要冲。辛亥革命爆发于此，绝不能让不逞之徒据有此地，宋卿的态度至关重要。”袁世凯交代道。

“黎公此前来过密电，最近湖北很不稳，他很担心黄克强到湖北去。”

“我们必须把宋卿拉到我们这边来。前些时候宋卿不是请饷吗？如今借款已经到手一部分，先拨给他一百万元，让他坐稳湖北。”

江苏的情形亦不乐观。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派到江苏的谋士发来密函，江苏的军队服从中央的稳健派大约三分之一，敌视中央的激烈派占三分之一，还有或左或右的不稳定派也占三分之一。态度最激烈的当属上海陈其美的部下，蛊惑暴动，驻南京的一个师已与江西李烈钧部联成一气。苏州的第二师较稳健，徐州的第三师态度不明，镇江的两旅则已经受到上海影响。

“江苏革命党的势力太强，程纯如又太容易动摇，实在不能叫人放心。倒是我老师是江苏的压舱石，但愿他能与纯如维持住江苏的局面。”

“江苏的局面能不能维持得住，关键看军事实力。如果北军有必胜之势，江苏则稳，否则纯如必动摇。”段祺瑞最相信武力，于是开始商讨如何加强军事。第一条便是多购军火；第二条便是向湖北和苏北调兵。

仅靠武的一套当然不行，还有文的一套。一是由交通部下令各电报局，凡是反对借款、议论刺宋案的电报一律不准发；二是严令各省都督严密防范，禁止各类集会公开演说借款及刺宋案；三是采取审查制度，不准报纸登载。

所议事项颇多，一直议到半夜。临结束时，袁世凯道：“梁任公说为政者要善用舆论，我看芝泉明天就召开个新闻通气会，对各种浮言一律驳斥。”

段祺瑞连忙摇手：“大总统，此事我可干不了。我最愁的就是说话，应付记者更是怵头。”

梁士诒帮腔道：“段总理说的是实话，我看就不必为难了。”

袁世凯则道：“芝泉不说，那总要有人说。燕孙，要不你来？”

梁士诒回道：“我说了不管用。我看，还是请大总统来说有分量。”

“好，那你要好好为我准备个稿子。”

第二天上午，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报刊见面会。他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国民党的《民权报》、英国《泰晤士报》以及《申报》等七八家报纸派记者参加。

袁世凯开场道：“最近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宋案和善后大借款，各种浮言甚嚣尘上，真是越说越奇。许多报纸谩骂政府、词连本大总统，实在不能不说几句。”

《民权报》的记者问：“大总统，刺宋案的确与政府有关，南京地检厅已经公布了证据，难道还不够吗？”

袁世凯回道："是的，不够。他们的所谓证据，就是赵智庵交给了应夔丞一本密电。应夔丞是江苏巡查使，交给他一本密电有何奇怪？怎么可以据此称刺宋案与政府有关？没有证据，如何又能让赵智庵出庭受审？中外有这样的法律吗？"

记者随即又道："宋先生即将入京组阁，对赵总理造成了威胁，这就是宋先生被刺案的动机。"

"你这是推测、猜疑之词。如果靠推测、猜疑，那有嫌疑的又何止赵智庵一人？宋钝初自从重组国民党以来，名声大噪，风头无两，在党内地位无人能及，那我可不可以推测，是他的成就威胁到了贵党的高层，而引来杀身之祸？我倒是听说，贵党向来有和平派和激进派之说，激进派动不动就闹革命，宋先生是和平派，主张用政党的手段取得政权，那我可不可以说，是激进派谋刺了宋先生？"

"大总统是影射孙先生吗？这是诬蔑！"《民权报》的记者大声道，"孙先生为了调和南北，不问政治，一心铁路实业，宋案发生时他正在日本考察！"

"所以，还是不要乱推测的好。有人红口白牙，信誓旦旦，说我就是杀宋钝初的幕后凶手，真是笑话。刺杀宋先生的正凶是武士英，可是他竟然突然暴毙。在洋人巡捕房里关了十几天没有出任何问题，转移到地方就突然暴亡，不可疑吗？据说看守他的，正是前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出了这样的事，他怎么解释？"袁世凯反问道。

《申报》的记者回道："多方的医生已经做了检验，死因并无可疑。"

袁世凯冷笑一声道："死因并无可疑？一个皮实健康的人突然暴亡，这就是最大的可疑，何须证据？谁都知道江苏是国民党的势力在把持，谁都知道陈其美都督与上海帮会关系密切，若按你们怀疑赵智庵的逻辑，陈其美不是最大的杀人嫌疑吗？还有，上海发生了那么多起凶杀案，包括贵党的陶成章在上海被杀，这几年都没有破得了。单单宋先生的案子，竟然第三天就破了，而且破得那么巧，可不可疑？"

"那是宋先生在天有灵，不放过凶手。"有人大声道。

“哈哈！你们是靠在天之灵破案？”袁世凯冷笑道。

说话的人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了，梁士诒这时候也提醒道：“大总统也不必激动，不妨慢慢与大家交流。”

“是的，我也愿好好与大家交流，但也希望诸位不要怀着偏见。”

接下来袁世凯解释善后借款的原因：“民国承前清凋敝之余，庚子赔款、各项借款，负债累累，库空如洗。黄克强任南京留守时，催饷函电一日数起。各省也纷纷向中央求援。中央又有何计？唯有借款一途。民国肇建，兵费一项每月就需九百六十多万元，比宣统三年涨了整整四倍。裁兵节饷固然不错，但裁兵就要清还欠饷，又是无米之炊。今年除关税所入全行抵还庚子赔款外，尚欠两千万元；已到期借债又有三千余万元，各省历欠又是三千多万元，各国追呼日迫，案牍俱在，所欠各款均有抵押，若再延宕不理，不但有失信用，而且债权干涉，破产之祸即在目前。黄克强曾经发动发行爱国公债，结果一年余实收不满一千二百万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就开始借款度日，财政部被人讽刺为民国借债部。就是宋钝初先生也曾经说过，借款为不可逃之事，无论何人执政，不能拒绝借款。”

《民权报》的记者道：“国民党并不反对借款，而是反对违法签约。”

“何为违法签约？大借款去年十二月就经临时议会通过。”袁世凯反问。

“如今正式国会已经成立，就应当经过参众两院通过方可签订。”

“政府已经将善后大借款向国会请示追认，可是众议院并未达成一致。”

“那就等众议院达成一致后再签约。”

“你说得轻巧。军队嗷嗷待哺，已经到了溃变的地步，各省请款函电如雪片般飞来，何能一拖再拖？”

结果，这次见面会开成了辩论会，最后是不欢而散。

南方要搞二次革命，北方不肯退让，战火即将重燃的危机日趋迫

紧。但就全国而言，民意并不支持革命。理由很简单，大家都盼着安安生生过日子。党派如此纷争，大部分民众实在不可理解。上海总商会发布通电，要求维持秩序，保卫商民，实际就是反对革命。包括国民党人于右任、李书城、孙毓筠、章士钊在内的国事维持会发表通电，主张隐忍迁就，副总统黎元洪主张和平办理宋案和借款，江苏都督程德全发电主张去疑弭争。就是袁世凯的政敌岑春煊也领衔与曾经大力支持辛亥革命的伍廷芳、国民党人谭人凤、李鸿章的儿子李经羲等十余人发表主张和平解决通电，他们在通电中肯定了国民党的合法要求，但对国民党舆论偏激、煽动革命提出严厉批评，“舆论为国民导师，议论贵乎正确。现各党机关报纸每以挑剔臆造为能，人心惶惶，举国骚动，责以造谣惑众，其又何辞！唯口出好兴戎，望以后凭诸公理，按诸事实，毋为不经之谈。至各省都督，具有保护人民治安之责任，当必能持以镇静，不至逞小忿而乱大谋。各省军人同是共和国民，尤当同心同德，极力维持，一秉国民公意，和平解决各项问题，转危为安，民国幸甚！”

地方都督也开始直接介入纷争，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通电反对袁世凯大借款。然而，支持袁世凯的地方都督更多，直隶都督冯国璋、河南都督张镇芳、山东都督周自齐、奉天都督张锡銮、山西都督阎锡山、陕西都督张凤翙、云南都督蔡锷发布通电，谴责黄兴等人“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言横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诬政府，继以借款冀逞阴谋”，表示坚决支持政府，支持大借款。如果说这些都督都是被袁世凯收买，绝非事实，尤其是云南都督蔡锷，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是黄兴的密友，他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又联合广西都督陆荣廷、四川都督胡景伊、贵州都督唐继尧致电参众两院和各省都督，认为宋案应该待法院查明真相，法律解决；借款是政府不得已之举，经临时参议院通过并不违法，对国民党激进派的做法严厉指责，“乃不逞之徒，假托全国公民名义，意在借此大题，以为扰乱破坏之计。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奸宄之手也。”

地方都督介入争端，说明局势已经进一步紧张。

五国银行团不顾国民党的反对，决定再交付二百万英镑给袁世凯，而且英国汇丰银行的大班直言不讳地对前去抗议的国民党议员道：“是的，我们是支持袁大总统。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袁大总统有力量给中国

带来安定。贵党倒是应该检讨，动辄就鼓励暴乱，实在不智。”

不仅如此，上海英、法租界工部局下令禁止报纸发表过激言论，并驱逐孙中山、黄兴出上海。尤其是曾经加入过同盟会、孙中山的好友美国传教士丁义华也致电孙中山、黄兴，要求他们维持大局：

诸公用尽百折不回之志，造成灿烂庄严之共和民国，何来不幸之言，淆乱人心？必有幸灾乐祸之徒，乘机蛊惑。姑毋论是否有无其事，然人言啧啧，不但有损诸公名誉，即从前伟烈丰功，一旦付诸流水。况列强虎视，设若国会摇动，人民涂炭，强邻收渔人之利，所谓谁厉之阶？平日为国家者之初志何在？兴言及此，实深浩叹！现在国家既处于危险旋涡之中，正诸公二次建功之日，理应攘臂急起，力挽狂澜，总以国家民生为前提。

至于宋案，一经法庭，自有水落石出之期。中央借款，如果用非其当，想五国资本家亦不肯轻易通融。以上两事，均无可猜疑之点，将来中央必有详细之宣布，洞达如诸公，亦毋庸弟琐陈也。

孙中山只恨袁世凯颠倒黑白，蛊惑人心，尤其是策动外国势力施压尤为可恨。但他又不能跳脚大骂，只好忍着怒火，复丁义华通电，绝不承认有“二次革命”之举。同时声明，国民党并不反对借款，而是反对借款不经国会议决。

第十五章　二次革命遭溃败　民选总统靠诱胁

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在梁启超的协调下，终于在1913年5月29日于北京西城根磨盘院共和党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合并为进步党。大会推选黎元洪任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庚、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进步党的党义有三条，一是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这是梁启超全力坚持的，换句话说，就是全力支持袁世凯政府；二是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这是民国建立后各党都强调的；三是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这一条基本可视为空话。总而言之，袁世凯从此算是有了一件对付国民党的“利器”。

接下来在关于大借款的争论中，进步党一直维护袁世凯，让国民党推翻借款案的提议始终未能通过。更让袁世凯高兴的是，在黎元洪的带动下，十七行省都督发布通电，反对国民党推翻借款之议。通电历数借

款的重要性，分析了推翻借款带来的危害，认为如果推翻借款，“政府不过土崩，国会亦将星散。国即不存，党将焉附？后人之追原祸首，谁复起诸公于九泉而剖心共白乎？夫逞一时之快论，为万世之罪人，诚不解衮衮诸公是何居心。”

全国共二十一行省，只有国民党籍都督所控制的广东、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未列名，可见国民党要发动二次革命，实在大失人心。

袁世凯控制局面的信心大增，决定对国民党激进派杀鸡儆猴。他下令撤销黄兴陆军上将军衔，便对梁士诒道：“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实无本领。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他们的能力能够取代我，我也未尝不愿意把此位相让，但现在看，实在不敢相让。他们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就敢举兵征伐他们。燕孙，你和国民党也算能说得上话，你给他们捎句话，把我这些意思告诉他们，就说是袁慰廷说的，我对说过的话是敢于负责的。”

这时候旅居德国的蔡元培、旅居法国的汪精卫，受孙中山、黄兴的邀请相偕返回上海。国民党说是请两人回国调和南北，但亦有传言说，是请两人回国准备组织革命政府。两人回到上海，与孙中山、黄兴见面，发现孙中山态度强硬，非以革命手段对付袁世凯不可；而黄兴则认为采取军事手段，取胜的把握很小，反而授人以口实，因此不赞同革命。蔡、汪两人也不赞同革命，希望居中调和。两人找到南通的张謇，希望共同致电袁世凯，为和平留一线希望。张謇很愿为和平效力，双方一再商讨，拟定了三个条件：一是国民党决定推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二是广东、湖南、江西、安徽四省的都督暂时不要撤换；三是宋案将来罪至洪述祖、应夔丞止，传赵到案的主张取消。

不过，袁世凯已决心撤换江西都督李烈钧。李烈钧是江西人，曾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其间与孙中山、黄兴结识，并加入同盟会。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他为江西都督。辛亥革命后，江西会党横行，匪患严重，李烈钧肃清匪患，整顿财政，复兴经济，在江西政声不错。袁世凯上任后，为了节省开支，也为了裁抑国民党的实力，下令各省裁军，各省只留两镇。江西拒不奉命，反而又编练两镇再加一个混成旅。后来袁世凯推行军政分治，都督只管军，不管民，民政则有民政长专负其责，李烈钧立即通电反对。袁世凯向江西派去的民政长汪瑞凯，因李烈钧的反对而不能就职。李烈钧从上海购买大批军火，被亲袁的九江镇守使扣留，并通报给袁世凯。结果李烈钧派军北上，驱逐了九江镇守

使，把军火取走，新派的九江镇守使也不能履任。在刺宋案和借款风潮中，李烈钧又是挑头对袁世凯批评最为激烈的，所以袁世凯是必去之而后快。张謇等人的调停条件传到后，袁世凯依然下令免去李烈钧的职务，理由是江西商民多有呈控，告他侵商害民，“该督无术维持，确系不负众望，倘仍优容姑息，坐视闾阎疾怨，商业凋残，何以对赣省厌乱望治之渴望，何以告各省戢暴安良之贤吏？李烈钧应即免江西都督本官，即日交卸来京，听候酌用。”

同日袁世凯还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又将江西民政长、江西护军使、江西要塞司令官全部换成了袁系人马。

当时有人劝李烈钧干脆宣布独立算了，他回道：“我此时不能宣布独立，此时宣布，是为一人之禄位反抗中央，徒留口实。如果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那时候举兵讨伐，我肯定第一个响应。”

当然他并非没有任何准备，临行前，叮嘱省议员杨赓笙速回故乡湖口县做发难准备：“湖口地形险峻，襟外江而带内湖，为兵家必争之地，故亟宜作起义之策源地。”

李烈钧当然不会去北京等袁世凯酌用，他出湖口过九江，入长江，直航上海，去见孙中山和黄兴。一见面，孙中山就叫着他的字道：“侠如，袁慰廷是铁了心要与共和为敌，与人民为敌。我们只有起兵讨袁这一条路好走，你应该立即返回江西，召集旧部，起兵讨袁。”

李烈钧回道：“讨袁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因为我被免职而起兵，则难免让天下人嗤笑。”

“他撤你的职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他是向国民党宣战，向共和民主宣战。”

黄兴对起兵讨袁显然不像孙中山那样兴致勃勃，他岔开话题道：“反正你到了上海，也不急于一时，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再商议大事不迟。”

李烈钧先在旅店住下，当天晚上黄兴就来拜访：“孙先生被袁世凯气蒙了眼，一直在做起兵讨袁的准备。可如果起兵讨袁，我们有几分把握？”

李烈钧回道："有没有把握，只要孙先生和你一声令下，我唯命是从。"

黄兴则摇头道："明明没有把握却还要发动战事，这是不智。胜败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诉诸武力，便给了袁世凯解散我党的借口，钝初的一番苦心岂不付之东流！前一阵十七省都督通电反对内战，可见民心思安，我们如果发动军事讨袁，便会失去天下民心。"

"也未必。如果我们发兵讨袁，还有一种可能，就像当初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最终像推翻清廷一样推翻袁世凯。"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清廷已经民心丧尽，各省有立宪派倒向革命，中央有袁世凯逼宫，这才能最终推翻帝制。如今形势不同，袁世凯毕竟是合法总统，国内外欣赏他的大有人在。我们师出无名，何况本党的同志也都高官得做，失去了从前的革命精神，军事讨袁并非善策。此前我奉孙先生之命，给云南的蔡松坡写信，希望他能到时候策应我们讨袁，但他极力反对。"

黄兴奉命派密使前往云南请蔡锷帮助讨袁，并且写了"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一联相赠，可蔡锷不为所动，坚决反对起兵。他坚持认为，宋案须待法庭审判，借款应由国会裁决，对总统用兵，不仅出师无名，而且是拿国家的命运做赌注。他发电给黄兴说："以枭杰者之政争，陷我四万万同胞于水火，天道灭绝，人道何存？锷等岩疆孤寄，未知死所，然一息尚存，对于国家前途，唯有以保土安民，巩固统一为第一义。苟反于此意，力所能至，歼除不遗。"

黄兴寄望于张謇、汪精卫的调停，但令他失望的是，调停没起作用，6月14日，袁世凯下令调广东都督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以陈炯明为广东都督；30日，又调安徽都督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任命袁系的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安徽都督。同时令段芝贵所部为第一军，沿京汉路南下，王占元率第二师进驻武昌，李纯率第六师进至江西九江。又令冯国璋部为第二军沿津浦路南下，张勋、雷震春部进逼扬州、浦口。

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要员开会，决定发动二次革命，令李烈钧立即回江西湖口，起兵讨袁；令柏文蔚在安徽起兵。

李烈钧于7月8日悄悄回到江西湖口。此时北洋军李纯部已进驻九江，江西人十分紧张，正好给李烈钧起兵创造了条件。他于当晚召集混

成旅第九、第十两团团长、水巡总监等心腹秘密开会，决定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经过三四天的筹备，第九、十两团分别占据了姑塘、湖口炮台，12日李烈钧在湖口发表通电，起义讨袁：

民国肇兴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践踏约法，擅借巨款。金钱有灵，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躁踊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委托，我国民宜急起自卫与天下共去之。

接到李烈钧的通电，孙中山立即对黄兴道："克强，我们应该急起响应。"

黄兴面有难色，陈其美挖苦道："克强总是不肯兴兵讨袁，是不是真像外面所传，受了袁世凯的贿赂？"

黄兴怒道："真是岂有此理。我不主张起兵，是因我方无实力与之一战。"

陈其美激将道："如果你没有受袁世凯的贿赂，你应当到南京去，劝说程都督宣布独立，出兵讨袁。南京的两个师都是你的部下，只有你去，他们才肯听命。"

孙中山也劝道："克强，开弓没有回头箭，对付袁世凯这样的独夫民贼，只有革命之一途。"

黄兴勉强答应明天就去南京。当天中午，驻南京第八师所属旅长王孝缜、黄恺元赶来见黄兴，让他设法挽救第八师。原来第八师在讨袁问题上并不积极，认为实在没有把握。昨天有一个营长密告王孝缜，有一个叫朱卓文的，自称是孙中山的老乡，携款到南京收买第八师的中下层军官，说是孙中山指示，如果不讨袁，就是附袁，策动他们准备暗杀不肯讨袁的上级。王孝缜怕第八师内讧遭殃，因此与黄恺元匆匆赶来见黄兴，让他速去南京主持，避免内讧悲剧发生。黄兴闻言道："叔亮危矣，我们立即去南京。"

叔亮即第八师师长陈之骥。他是直隶丰润人，祖上以贩卖大米巨富，家资雄厚，因此兄弟三人有两人得以赴日本留学。他在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期间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当时黄兴正在物色忠诚可靠的同志

组成“铁血丈夫团”。加入这个组织的有李烈钧、程潜、李书城、王孝缜等，都是黄兴重点培养的军事骨干。陈之骥毕业回国后，被同为同盟会员的广西兵备帮办邀请去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担任教官，参与组建广西新军，不久升任学堂总办。后来中央陆军部成立军谘府，便调陈之骥入军谘府任参谋，学堂总办一职由蔡锷接任。当时军谘府使是冯国璋，他对戴副眼镜颇有书生气但说话做事干脆利落的陈之骥十分赏识，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他。

到辛亥革命后，陈之骥虽在北京，与南边革命军颇有联系。南北议和后，黄兴开始大规模裁军，除了江苏的军队划归地方外，云集江苏的联军大部解散，只将当时广西北上的一支部队为基础，成立了第八师，归陆军部调遣，饷械也由陆军部供应，可称之为中央军。推谁为师长？当时已经出任旅长的王孝缜认为，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在北方有靠山，不会受到袁世凯的抑压，极力推荐他出任师长。黄兴也深以为然，因此陈之骥得以南下出任第八师师长。陈之骥脾气耿直，第八师如果发生内讧，他被谋杀可能性很大。黄兴十分担心，不再犹豫，立即登车赶赴南京。

黄兴赶到南京，住到第八师师部陈之骥的家中。黄兴不敢告诉他手下正有预谋行刺的计划，只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他，希望他能起兵支持：“叔亮，如今我受人猜疑，再不前来主持讨袁，实在不能做人。”

没想到陈之骥十分痛快：“我一切唯你之命是从，你让我站着死，我就不会坐着生。”

黄兴松了一口气，让他给南京驻军团以上军官打电话，召他们秘密到八师来开会。当时江苏的军队共有五个师，第一、第七、第八师驻南京，第九师驻徐州，第三师驻扬州。驻南京三个师及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部等团长以上军官当晚大都赶到了第八师。黄兴告诉大家孙先生已经决定起兵讨袁，他奉命前来指挥，想先听听大家对军事胜利有无把握。

第一师师长兼江苏都督府军务司长章梓，是老同盟会员，曾任过同盟会中部总会干事长，与黄兴关系极密切，他是坚决支持起兵讨袁的：“不讨袁就是附袁，附袁就是附逆，附逆则人人可得而诛之。”

语气里杀气腾腾，众人都不敢表示意见了。但宁镇澄淞四路要塞总司令吴绍林却不赞同：“黄将军，你是军事家，打仗要讲知己知彼。咱

们未讨论双方的实力，就猝然起事，恐怕不是善策。起码得分析一下双方实力，采取什么战略。再说，江苏最高军事指挥是程都督，最好明天请示程都督后再做决定。而且，能够争取到程都督的支持，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讲武堂总办蒲剑、要塞掩护团教练官陈风璋也附和吴绍林的意见，表示要等明天听程都督意见。

第一师师长章梓与吴绍林本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两人明争暗斗，关系一直不睦，看到吴绍林反对起义，就决定借刀杀人。会后他把手下几个年轻气盛的营长召集到家中密议，认为吴绍林根本不愿起义，明天见程都督不过是托词，如果让他见到程都督，必定劝阻江苏起事。为了大事就不能有妇人之仁，问他们敢不敢杀此懦弱之辈。几个营长十分激动，表示不但吴绍林该杀，就是都督程德全也当杀之。当晚几个人秘议细节，几乎通晓未眠。

第二天一早，吴绍林等三人和随行的几个团营长、护卫前往都督府，他们没料到杀身之祸已在眼前。到了都督府东边的校场街时，突然伏兵四起，猛烈开枪，十几个人毫无准备，全部倒在血泊中。杀人者十分嚣张，大模大样走到都督府门前道：“请你们转告程都督，我们要起事讨袁，反对者要塞司令就是他们的下场。”

要塞司令在都督府前被当街杀害，程德全又怒又怕，打电话给第八师师长陈之骥，要他立即到都督府商量防卫事宜。陈之骥和第一师师长章梓趁机率人赶到都督府，都督府的护卫未加阻拦，还为两人带路，直接到了程德全的住处。程德全一听两人是来劝他起义，坚决不答应。这时黄兴也赶了过来，程德全便道：“克强，你让他们出去，咱们两个说几句。”

黄兴让大家先退到外面，他与程德全商议。程德全问道：“克强，起事胜败暂且不论，你倒说说看，我们以什么理由起兵。说大总统谋杀了宋钝初，到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就是有证据，根据临时约法，也应靠法律手段解决，怎么可以轻率起兵，拿国家命运当儿戏？我们实在师出无名！我看到李侠如的起兵通电，指责袁大总统帝制自为，这简直是欲加之罪。”

黄兴解释道：“钝初一案，我一直主张法律手段解决。可赵秉钧不能到案，要犯又暴亡，眼看法律解决无望，孙先生被逼无奈，只能军事

讨伐。”

“克强，民国已立，民国法律尚在。不要说大总统是不是幕后主使并无确证，就是有确证，临时约法可有规定，就为大总统谋杀一人，就要起兵内乱，把国家推入万劫不复之中？国民党如此行事，是要把自己置于乱党的地位，辜负了宋先生组党的苦心！宋先生以政党政治化解暴力革命的努力付之东流，岂不可惜？请你扪心自问，宋案前贵党为竞争之计，肆意谩骂政府，宋案又认定袁总统为幕后主使，借款案后，又连篇累牍谩骂政府丧权辱国，这像是建设共和的样子吗？克强知道政府的难处，不借款，可有更好的办法？没有办法，不帮政府想办法，却一味谩骂，这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吗？请扪心自问，贵党所为，是在维护共和，还是破坏共和？”

“说什么也没用了。如今二次革命既已发起，我只有听命于孙先生，与北军一决雌雄。”

程德全又问：“克强，全国二十一个行省，十七省反对内乱，凭区区数省对抗全国，有几分胜算？”

“程都督，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不然大祸就在眼前，我恐怕也不能控制。”

“我知道克强是真君子。辛亥革命期间，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因为敢于革命，敢于杀害上级而得到高官厚禄，这便吸引不少名利之徒，把戕官起事作为进身的捷径，跃跃欲试，听到革命就兴奋。外面的人中，我想不乏此辈吧？”

“都督知道我的难处就好。讨袁，未必能胜；但若不讨袁，则祸起肘腋。”

程德全叹了口气道：“我理解克强的难处，可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部队已经欠饷数月，要他们上阵，先要有饷有械。”

“饷械我来想办法。”黄兴立即打电话给上海的陈其美，请他设法筹饷。

陈其美回道：“明天就有两车钞票运到。”

这时，章梓早就不耐烦，带着几个团长闯进来，厉声问："程都督，你只管给句痛快话，你到底愿不愿意宣布江苏独立？"

程德全久经宦海，知道章梓之辈绝非善类，以革命为借口谋取地位，什么事也做得出，于是见风使舵道："我正与克强商议，袁世凯不法，天下公愤，江苏何敢独异？诸兄弟骤然起事，幸甚。克强与诸位有此大志，不愧英雄，兄弟我自愧不如。我正有小恙，不能督师，愿退位让贤，让克强主持大局。"

黄兴连忙推辞："江苏独立，当然还是要打程都督这面大旗。"

章梓道："黄将军不必客气，主持当然要程都督来主持，但讨袁总司令非你莫属。"

众人都应和："对，非黄将军来当这个总司令不可。"

章梓又道："江苏独立通电已经拟好，请程都督签名。"

程德全回道："签名就免了吧，我也不必看，你们愿发就发出去吧。"

电报已经备好，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江苏民政长应德闳、讨袁总司令黄兴的名义发出：

近日北军无端入赣，进逼德安，横挑浔军，迫之使战。又复陈师沪渎，威逼吾苏。溯自政府失政，狙害勋良；私借外款，暮夜签押。南方各督稍或抗之，意挚词温，有何不法？政府乃借辞谴责，罢斥随之。各督体恤时艰，不忍力抗，亦即相继谢职，静听后命矣。政府乃复于各军凝静之时，耀兵江上，鞠旅海嵎。逼迁我居民，蹂躏我秩序，倒行逆施至此，实远出意料外。吾苏力护中央，夙顾大局，今政府自作昏愦，激怒军心，致使吾苏形势岌岌莫保。德全兹准各师长之请，于本日宣布独立。即由黄兴受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安良除暴，本职所存；出师讨贼，唯力是视。至民事一方，仍由德闳照常部署。呜呼，国事至此，尚何观望。诸公保障共和，夙所倾仰，特此通告，敢希同情。

第二天上午，沪宁列车运到两车厢钞票，但打开一看全是信成银行发行的军票。信成银行创办人是一位参加同盟会的实业家，多年来给同盟会很大支持，光复上海时更是倾囊相助。无奈当时军队为数太巨，军

饷浩繁，信成银行垫付了近三十万两白银后，筹款无着，于是以信成信誉发行军票。但因为发行量太多，信誉崩溃，所印军票形如废纸。如今陈其美运来军票充饷，若将这种废纸发往军中，非引起哗变不可。

程德全拍着成捆的军票对黄兴道："克强，讨袁我可以配合你，可拿废票当军饷，当兵的再拿这些废纸去民间逼购物品，老百姓手无寸铁，真正是苦死了。"

黄兴连连拱手，希望程德全能够勉为其难。

"这样害民的事，即便出兵，也不能打胜仗。克强，害民事我决不敢做，我辞职！"程德全去了复来，拿来一张报纸道，"克强，你看这是蔡松坡发的通电，他也极力反对讨袁，我看很有道理。"

蔡锷的通电是发给讨袁各军的，他在电报中说，"诸公为手造民国之勋员，岂可以国家为孤注一掷，轻易诉诸武力。各军皆曰'讨袁'，尤悖于理。按临时约法，大总统有谋叛行为，由参议院弹劾之，至政治上过失，由国务院代负其责。谓袁有谋叛行为耶？则应由国会弹劾，讨袁之名，断难成立。谓袁有政治罪过耶？则负责者在国务员，讨袁之事，更属悖谬。且临时政府已达末期，选举正式总统在即，届时袁不被选，若依其特别势力，悍不退职，以武力迫之尚可言也。今则临时政府未终结，正式政府未产生，以少数人之私意，竟敢据地称兵，且曰袁不辞职不罢兵，是不啻以国家为孤注，以人民为牺牲，谓为叛国罪，其又奚辞！以国家为儿戏，视革命为故常，此则恶风尤不可长。今日甲革乙，明日丙又革甲，革之不已，人将相食，外人起而代庖，且加以扰乱和平之恶名，则亡国犹有余辜已。"电文的最后，蔡锷表示了与兴兵作乱者决一死战的决心，"锷等岩疆孤寄，未知死所，然一息尚存，对于国家前途，唯有以保土安民，巩固统一为第一义。苟反于此意，力所能至，歼除不遗。"

黄兴虽然最初不愿付诸武力，但一旦做出决定则不再犹豫："程都督，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既然已经决计讨袁，则一心部署战事即可。我劝你也不要再反复，当心杀身之祸。"

程德全悻悻而去，已升任第一师师长兼黄兴的参谋长章梓怒道："总司令，程德全与袁世凯渊源极深，此次反袁决非出自本意，对此人可加以软禁，或者快刀斩乱麻，万不可让他离去，否则后患无穷。"

“万不可出此下策。战事在即，我们应争取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内讧阋墙，足坏大计。”

到了快吃晚饭时，程德全请黄兴到他家里吃饭，饭后他道：“克强，我求你放我一家老小一条生路。”

“程都督，何出此言！”

“你们都出来吧。”从内间里出来七八个妇女孩子，全是程德全的家人，纷纷在黄兴面前跪下。黄兴连忙去拉，但他们都不起来。

程德全请求道：“克强，我知道你是君子，可其他人就不好说了。我知道有人觊觎我的都督之位，我把此位让出来，带老小到上海去避避，请你务必帮忙，让我们安全离开南京。”

黄兴叹了口气道：“好，既然你去意已决，我也不阻拦了。你放心，我派我的卫队带你们上今晚的车。”

“总司令真是菩萨心肠。民政长应季中是我的老友，也希望能一块去上海，请总司令成全。”应季中即民政长应德闳。

黄兴没做多想，也答应了。当天晚上，黄兴安排卫队长以自己亲戚的名义，把程德全、应德闳两家送上沪宁火车。第二天一早，他的卫队长假装来报告，说程德全和应德闳于夜里逃走了。

章梓跺脚道：“没杀了他真是可惜。”

黄兴却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他要走就走吧。反对我们的人很多，我们不可能都把他们消灭了。”

当天中午，黄兴主持召开会议，推荐章梓代理江苏都督。当天的会议还决定，第八师骑兵团北上，与第九师联合北伐。

江西、江苏宣布独立后，安徽柏文蔚也宣布独立并亲任讨袁军司令，上海则由陈其美出任讨袁军司令，开始进攻江南制造局。许崇智迫使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讨袁，蒋翊武迫使湖南都督谭延闿讨袁，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举兵讨袁。七省宣布讨袁，看上去颇有声势。

此时，留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地位最为尴尬，有三百多党员乘火车

到天津，打算乘轮船南下上海，结果大部分被冯国璋派军警“劝”回。国民党内的意见也颇不统一，一派认为，本党应当宣布将起事的党人除去党籍，布告全国，以示国民党不袒护乱党；但另一派则认为，应当静观其变。

对在京国民党议员的处理，袁世凯的幕僚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国民党公然叛乱，应当直接宣布国民党非法，予以解散；另一派则认为，倡乱的只是少数人，应当只针对倡乱的国民党人采取行动，北京的国民党国会议员应区别对待，如果有证据证明参与叛乱，则应当处置，没有参与叛乱，则另当别论。袁世凯采纳后一种意见，不但未为难在京的国民党议员，反而下了一道命令著军警随时认真保护。同时下令夺去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人的职务、荣衔，公开通缉，并要求国民党党部开除黄兴等人。

军政执法处的陆建章认为对国民党太客气，曾经私下对梁士诒发牢骚。梁士诒反问他道：“正式总统选举在即，你把国民党议员都抓起来，到时候投票的议员不过半数怎么办？”

“哦，”陆建章恍然大悟，“那就等总统选举结束，那时候非把他们一锅端不可。”

国民党人公开宣布独立并武力讨袁，对袁世凯来说求之不得。他是带兵出身，对军事是内行。他已经看清，讨袁军看上去势大，但并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来得及集中。就是江苏、江西、安徽三省，总数不过四五万人，且也是分散行动。他决定快刀斩乱麻，派优势兵力南下平乱。在江苏宣布独立后，他立即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第二、第六两师进攻湖口和南昌。命令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自天津率第四师一半、第五师全部、奉天混成旅及直隶混成旅，立即沿津浦路南下。同时令张勋为江北宣抚使，率军从兖州南下。

这是武的方面。文的方面，政府发布了一份千余字的政府公告，盛陈一年来的治绩，责备国民党逆民心而动，“捏词诬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如茸土，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尤世罪人。独我之无辜良民，则奔走游离，不知所届！本大总统心实痛之，在任一日，即当牺牲一切，卫国卫民。各省都督等同心协助，毋视中华民国为一人一家之事，毋视人民代表为可有可无之人，我五大族之生灵，或不致断送于乱徒之手。”

同时，袁世凯又让外交部向各国驻京公使馆提交照会，说明政府依法平乱，对于各国商民财产，民国政府切实保护，负完全责任，并请各国不得与乱徒缔结任何契约。

袁世凯的举措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大力支持，七省讨袁军都向商户募集军饷遇到了很大阻力，很少有商家像辛亥年那样踊跃捐资。英国是最支持袁世凯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认为“二次革命是疑忌和贪婪的政客制造出来的暴乱，是中国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来统治，还是各省各自为政的决斗”。《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循几乎是处处向着袁世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把袁总统的施政形容为反动的独夫专制是不公正的。袁总统并不反对共和，也无意为自己的家族建立一个王朝。是年轻的革命党把事情搞得太过分了，企图一步就从最古老的专制体制跃进到全世界所知的最先进的政体，他们的冒进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袁总统不得不出面干涉。”

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在社论中说，“二次革命与其说是人民对北京政府不满的起义，不如说是失意政客、干禄之徒要自行上台的一种努力。”而且对战争走向做出预言，“内战不可能持续很久，其结果，袁世凯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地位将更加巩固。这是世人应当引以为幸的事。”

美国人的预言很快得到验证，二次革命的军队的确不是袁世凯的对手。江西的革命军7月23日在湖口与段芝贵所辖的第二师、第六师展开激战。第六师统制李纯有意谋取江西都督一职，所以打起仗来很卖力。袁世凯又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汤芗铭率五艘战舰协助，因此双方打了不到两天，湖口就被李纯攻克。这一仗北洋军伤亡只有百余人，而江西军伤亡在两千人左右。湖口一失，李烈钧立即退守吴镇，接着又退往南昌。8月18日，北洋军攻克南昌，李烈钧率二百余人退走，辗转到长沙乘日本船逃亡日本。江西从宣布独立到南昌被攻克，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江苏方面的革命军表现比江西也好不了多少。江苏奉命出战的第九师，第一次与张勋部对战就被击溃，随后又被山东下来的靳云鹏部第五师穷追。幸好第八师也就是陈之骥部的骑兵团赶到，才阻住了北军势如破竹的攻势，接应第九师退入蚌埠。随后冯国璋的两师人马赶到，全力攻打蚌埠，张勋部则攻打第一师、第七师。江苏军饷械不足，士气非常低落，逃兵越来越严重，结果两个方向的江苏军全部战败，第八师的骑兵团绕道回南京，第九师则派人向北洋军接洽投降。

黄兴听到前线溃败的消息，羞愤难当，要跳到总司令部前的水塘里自杀，被部下救起。拒敌无望，而北洋军已经抵达扬州、镇江，他与第一师师长章梓、第三师师长洪承典乘夜登上南京城外日本人的轮船，逃往上海。

这时候回到南京的第八师师长陈之骥联络新任第一师师长及新任要塞司令等人宣布取消江苏独立，发电请上海的程德全回任，程德全当然不愿只身赴险。这时候冯国璋的军队已经形成三路围困南京的局势，陈之骥趁夜过江，到浦口去见冯国璋，商讨江苏取消独立后如何解决军队的问题。还没商议出结果，得到旅长王孝缜急电，第八师二十九团发生哗变，打死了团长，重新宣布江苏独立，第八师军官大都已经逃出南京城。冯国璋又接到电报，陈之骥已经被列入通缉名单，便对女婿道："如今你的部下已经星散，你连谈判的资格都没了。你快走吧，我不留你，也不拦你。"

于是陈之骥搭乘日本兵轮逃到上海，又由上海转轮逃亡日本。冯国璋、张勋部北洋军立即开到南京城外。南京被攻克，只是时间问题。

江苏战场，除了南京外，还有上海，由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挥，攻打江南制造局。上海的战斗更令革命军气短，七千余人进攻不足两千人防守的江南制造局，连攻五次竟然没有攻下来，伤亡近两千人，而守卫制造局的北洋军伤亡不到二百人。至于原因，一则革命军几乎是乌合之众，作战素质和装备都很差，而守卫制造局的北洋军坐拥制造局大批军火，仅机枪就有上百挺。二则停泊在黄浦江的舰队本来说好要帮助革命军的，却突然变卦，向革命军开炮，造成很大伤亡。此时，海军司令刘冠雄率四艘军舰赶到上海，烟台的北洋军四千余人也由海路运到上海。

陈其美与逃到上海的黄兴决定放弃进攻制造局，全力防守吴淞炮台。当时防守炮台的革命军大约三千余人，进攻炮台的北洋军陆军四千余人，海军则有七艘舰船。双方开炮互击一个上午，就由红十字会出面仲裁，革命军退出了吴淞炮台。陈其美、黄兴等革命党人逃亡日本。

孙中山是陈其美五次进攻失败、刘冠雄率军舰到上海前就乘船南下，说是要去广州亲自指挥作战。才到福建就得到消息，驻广东的第二十镇统制龙济光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镇抚使，正率军前往广州平叛，而且陈炯明手下的炮兵团长投靠了龙济光，调转炮口炮轰广州城，陈炯明已经弃城而走。孙中山无奈，转而乘船去台湾。到了台湾，得到消息福

建、广东、江西、安徽、湖南、四川已宣布取消独立。到日本不久，听说南京已经被攻克。

二次革命从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讨袁开始，到9月12日重庆熊克武被川、滇军所败为止，前后两个月时间，势及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七省的讨袁军便烟消云散。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国民党要人逃亡日本，原本属于国民党势力范围的江南数省，也尽为袁世凯的势力所掌握。倪嗣冲任安徽都督，李纯任江西都督，张勋任江苏都督，汤芗铭任湖南都督，龙济光任广东都督，刘冠雄任福建都督。《申报》评论，“凡南军所遗之地，悉以北军充之，于是，直东皖三省之白丁，人首其缨而腰其刀，走卒厮养皆为高官，皂隶舆台尽充末将。”

在二次革命中，进步党一直拥护袁世凯平乱，其势力也日渐强大，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党员也加入到进步党中。袁世凯投桃报李，以军事事务繁忙为由，免去了段祺瑞的代理总理之职，让他一心指挥战事，代理总理由热河都统熊希龄出任。熊希龄内阁中，司法总长梁启超、工商总长张謇、教育总长王大燮、交通总长周自齐都是社会名流，因此这届内阁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

国民党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先是二次革命开始后，以探亲为由回到江西的参议长张继发通电指责袁世凯，不久被免去参议长资格，而新选出的参议长为进步党人。继而多名参议员、众议员因被查出与南方讨袁军有联系被捕，有的被枪决。随着军事上的胜利，袁世凯对国民党议员的态度也日趋强硬，以协助南方倡乱为名，一次逮捕了八名国民党议员。

主持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吴景濂亲自拜访梁启超，希望他能出面保释被捕议员：“梁先生，我知道你与宋先生都主张政党政治。你也说过，政党政治的正则是两大党形成均势，才能互相监督，竞争执政。如今敝党屡遭打压，还请先生出面相保。国民党如果被以倡乱为借口解散了，两大党势均的局面被打破事小，兔死狗烹，政党政治不复存在，共和被践踏，我辈则罪莫大焉。”

梁启超与大部分立宪派一样，主张中国应当走改良的路子，反对战乱。他的目标便是当袁世凯的政治导师，让他走入政党政治的轨道。听了吴景濂的话，他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吴先生放心，进步党与国民党本来就是唇齿相依，我一定出面力保贵党议员。”

袁世凯接到梁启超的信是在次日下午，他睡午觉后刚到办公室，同时送来的还有当天的《大共和日报》。梁启超在信中说，“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唯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启超之意，以为彼党中与闻逆谋之人，诚不能不绳以法律，然与闻之人，实十不得一二，其余大率供阴谋者之机械而已。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然后国本始固，而欲达此目的，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为第一义。今吾党目的，设法维持议员，使此辈不散至四方，使留京者在总额三分之二以上。超与彼辈约言，苟非有附逆实据，政府必不妄逮捕，若有误捕，本党愿为保结，借此以安其心，勿使鸟兽散。”梁启超提出，希望能将被捕的八名国民党议员释放。

进步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上则刊发了东荪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的两党提携观”。他的观点与梁启超一样，认为危害中国的旧官僚势力和革命党势力，都是进步党所反对的，“进步党所以应时而组织者，以确见此二派之势力一日不消灭则政治一日不能改良。此二派势力多存一分，即国家元气则多丧一分。若不谋以排除之，则必至陷国家于灭亡而止。然吾党不能同时与二派战，以一人缚二虎，天下至难至危之事也。审时度势，不得不权其轻重，度其缓急。暴民政治已灭，吾党则巩固国会为己任，以纳中国政治入政党政治之正轨。”而要做到这一点，进步党必须与国民党互相提携。

袁世凯派人把梁士诒叫来，指指桌上的一信一报，东荪的那篇文章题目，他用红笔标出，梁士诒读罢后道：“大总统，简而言之，梁任公让大总统挟国会而令诸侯；而东荪的文章，说白了，就是政党以国会而令大总统。”

袁世凯一拍桌子道：“一语中的。燕孙，政党政治搞了一年多，你也看到了，简直是乌烟瘴气！这一年多，政党政治给国家带来一点好处了吗？我看没有。国民党给国家带来一点儿建设性的建议了吗？我没看到，只看到他们就是一意与政府作对，与我这大总统作对。”

“可目前大总统还必得忍着，政党政治的架子已经搭起来了，不能不敷衍。”

袁世凯点头道：“政党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归之于政党。大总统想有权，也必须加入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还有别的种种党，都曾经拉我入他们的党，我没入。现在看，总统身后没有政党支持，就是个傀儡

总统。我不当傀儡，也不入政党，燕孙，你来组个党如何？”

“我组党？我从来没想过。”梁士诒有些疑惑地望着袁世凯。

“现在必须想了。你看进步党的意思，要与国民党互相提携，也就是说，将来他们不高兴了，也未必肯帮我这大总统。现在进步党实力大增，内阁要职均为进步党所据，将来难免挟国会而令总统，那时候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必须有自己人来组个党，将来对国民党和进步党，能够有所牵制。”

“现在的小党又冒出来了不少，进步党分裂出去了一部分，又建了共和党，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也建了五六个小党。”

“是拉几个小党合并新建，还是另起炉灶，你看着办，关键是要拉议员进来，我看有几个方向你要下些功夫。一是你的广东同乡，是议员的，要多下番功夫。二是铁路协会里，你交通系的人不少，不妨把他们全拉进来壮壮声势。至于北洋的将领、疆吏，到时候只要有人一呼，无不响应。再有你这财神作后盾，不愁吸引不了党员。”

梁士诒深知袁世凯的期望，道：“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在于政治权力不能统一，正式总统未能选出，国际社会没有承认。如果组党成功，本党将以国家权力实行政治统一为目标，以先选举正式总统为政策的第一步。”

国会正式成立后，第一件要务就是起草宪法，选举正式总统。可是国会成立以来，先是为两院议长人选争执不休，而后又为刺宋案、借款案争执，宪法起草和选举大总统的正事反而久无结果，以致国会声誉大受影响。

梁士诒又道：“国会开幕时近半年，竟然连宪法也未起草出来，正式总统选举一拖再拖，各国何曾出现这种局面？中国目前形势，又如何能够久无正式总统？我看这事应该让黎宋卿出来说话。”

“你捎话给宋卿，让他听听各省都督、民政长的意见。梁任公那里，你也给他捎话，我给他面子，经甄别后可以释放部分国民党议员。”

不过几十天工夫，梁士诒组建公民党已大见成效。他自任党魁，叶

恭绰等交通系要员、直隶军政要人纷纷加入，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超然社、政友会、政友俱乐部、癸丑同志会等政团有不少人加入，其中两院议员有一百余人，成为继国民党、进步党后的第三大党。正式成立这天，到会者三四千人。交通系及直隶军政要员都在会上演讲，梁士诒在介绍完公民党筹备情况后发布政党政见，“乱事甫平，国基未定，制定宪法，及友邦承认问题均未解决，同人等恫危亡之日迫，应时势之要求，发起公民党，以图救济。吾党以国家权力实行政治统一，增进人民福利。吾党两院议员全体议决，以选举正式总统为政策的第一步，若正式选举不速举行，无论何种政策皆难设法，实为至大危险。”

公民党在北京设立总部，在各省设立支部，又在参众两院中设“国会议员会”，专门负责拉拢议员入会，目标就是为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效力。公民党有交通系财神支持，出手特别大方，凡参加该党的议员，除一次性数千元的酬劳外，每月尚有二百元的津贴，结果不及一月，公民党的议员达到二百余人，上升为第二大党，进步党则降为第三党。

进步党和公民党都支持袁世凯，国民党已经难以扭转大局，10月4日，国会以651票通过大总统选举法，定于后天即10月6日举行大总统选举。至于选举的办法，规定由国会两院议员无记名投票选举，选举时要有三分之二的议员参加投票方为有效，得票满四分之三者方能当选总统。两次投票仍无人达到四分之三的票数，则从第二次得票数多的两人中票决选定。总统的任期为五年，如再次被选，可连任一届。副总统选举与大总统办法一样，同时举行。

10月6日，正式选举大总统，地点就在众议院的议场。当时到现场的有外国驻京使馆人员、有附近前来看热闹的，还有袁世凯亲信们收买的“公民团”三四千人，当然还有大批军警，整个议场附近，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参众两院议员到会759人，按得票需超过四分之三的标准，袁世凯至少需要570票方能当选。当时公民党和进步党议员共400人左右，即便这两党一票不失，仍需国民党议员170人投票支持，袁世凯第一轮投票当选可能性不大。

第一轮投票9点开始，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计票，到出结果，耗去4个多小时。结果出来了，袁世凯得471票，离当选还差100票；黎元洪得154票；得票最少的是孙中山和伍廷芳，各得1票。此时已

经快下午1点，国会备了面包点心，匆匆吃完后，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第二轮投票袁世凯得491票，仍然不能当选。

按照国会的安排，如果两轮不能选出，第三次投票推到次日进行。但袁世凯担心夜长梦多，强令当天举行第三次投票。当然不用他出面，外面三四千人的“公民团”，其实是收买的洪帮及地痞，他们干这种事最合适。他们把议场大门堵了个水泄不通，大声嚷嚷道：“不选出大总统，休想吃饭！”

国会参众两院的议长都出面通融，但是“民意”迫切希望尽快选出正式大总统，不允许议员离场。议员们有想跨出半步者，就被推搡回去。国会并没有准备晚饭，于是各党自想办法。进步党派人送来两担面包点心，“公民团”不让进，送点心的人说是给支持袁总统的议员送的，进步党的议员又到门口交涉，这才允许进去，公民党也援例送来面包点心。但国民党的面包点心被拦在了门外，无论如何不让进。“公民”们喊：“饿死他们活该，选不出总统就饿着。”

于是进行第三次投票，这次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两人中投票，票高者当选。到九点多出了结果，袁世凯得507票，终于当选，外面“公民团”高呼“袁总统万岁”，然后一哄而散了。会场内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员大都不愿鼓，公民党和进步党的老官僚们不少人烟瘾犯了，疲极无力，实在无心鼓。

当天晚上，英法德日俄等十三国宣布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第二天，黎元洪当选副总统。

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的日子，定为开国纪念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典礼也在这一天举行，地点选在太和殿，是他亲自定的。太和殿是皇帝登基、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以及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接受文武官员朝贺的地方。参加典礼的人有参众两院的议长、议员，文官简任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各国公使，清皇室代表、蒙藏代表、在野官僚、名流士绅以及金融界、报界人物。按照请柬上通知的时间，参加典礼的人8点开始由西华门进入紫禁城，到太和殿入席。文官一律着燕尾服，武官一律着军礼服。太和殿内，北面设主席台，是袁世凯宣誓的席位。与主席台相对，居于殿中偏南设议长席和议员席，这是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力争来的。按照最初的安排，两院议长和议员席分列东西两侧。王家襄知道后道：“民国以民为主，总统就职原系向代表全国国民的议长议员宣誓，议长议员座席非居中不可，不然侧居客位，贻笑世界。”内务部

报告给袁世凯，这才做了如今的安排。殿内东侧是文武官员，国务总理、国务员座席。西侧则是各国公使、清皇室、蒙藏代表及名流士绅席。

9点左右，来宾大致入席。到了10点，头戴金线军盔、着蓝色制服、佩带军刀的卫士三百三十名排队走入大殿，分两排站在东西席次前，形成一个警卫胡同。随后来了四人抬的彩舆，从上面走下来的，文武各两人，文官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书夏寿田，皆着燕尾服；武官是侍从武官长荫昌，军事处代理处长唐在礼，皆着钻蓝色军礼服，戴叠羽帽，佩带参谋带。最后袁世凯乘八抬彩轿到来，身穿钻蓝色陆海军大元帅礼服，下轿后由梁士诒等四人拥护前行，登主席台面南而坐。

诸事齐备，赞礼官宣布典礼开始，袁世凯应声而起，面向议长议员席宣誓："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誓毕，鞠躬。文武官员都高呼"万岁"。然后赞礼官呈上长篇宣言书，袁世凯重新站立宣读。典礼告成，袁世凯在梁士诒的陪同下接见各国公使及清皇室代表，其他人员则到武英殿喝茶。

下午还有阅兵式。袁世凯午睡后约三点钟，由段祺瑞、王士珍、荫昌、段芝贵、唐在礼陪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受阅部队的将官随后结队登上城楼，谒见袁大总统，并汇报受检军队情况，然后由袁世凯训话。将官列队走下城楼，回到各自部队，传达袁世凯训辞。受检阅部队共两万余人，都要列队走过天安门城楼，无奈天公不作美，下起小雨，检阅不到半小时，袁世凯在众人劝说下走下城楼。

晚上石大人胡同外交部大楼有招待舞会，袁世凯也要出面，十一点多才结束。其间梁士诒陪同袁世凯到休息室休息，里面只有两个人。

袁世凯问道："燕孙，今天累得不轻吧？"

梁士诒回道："大总统大喜日子，不累。"

"不累是假的，我都累得够呛。燕孙，你知道我今天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都是高兴的事，我实在说不好。"

"是我面南向国会议长宣誓的时候，我想不通，堂堂大总统不是国

家的元首吗？为什么要向他们宣誓。我当时就想，这些讨厌的人，什么时候才能从我眼皮底下走开？”

第十六章　袁项城集权在手　日本人欲亡中国

袁世凯如愿当上了大总统，但将来日子如不如意，关键要看正在加紧制定的宪法。如果这部宪法还是像临时约法一样，这个大总统还是让人指手画脚，那还有什么意思？

负责起草宪法的委员会，由众参两院议员共六十人组成，其中国民党人三十二名，进步党、共和党两党议员二十八名。国民党占明显优势。国民党议员的意图就是要制定一部能够约束大总统的宪法，坚持以《临时约法》为蓝本；进步党人虽然是挺袁派，但在巩固国会地位、以宪法制约大总统上，却与国民党的意见很一致，所以袁世凯打听到的消息，这部宪法对他很不利。他最关注的两点，一是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是否须国会通过，二是大总统有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国会有弹劾总统及国务院的权力，大总统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这是当时国际惯例。他让梁士诒与宪法起草委员会交涉，可国民党人主持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十分强硬地拒绝了。

袁世凯当然不甘心，于是让梁士诒起草一份《致众议院谘请增修约法案》，指出临时约法不是一部好法，“综计临时期内，政府左支右绌于上，国民疾首蹙额于下，而关于内治外交诸大问题，利害卒以相悬，得失仅以相等，驯至国势日削，政务日堕，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中，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因为《约法》之束缚。《临时约法》限制过苛，因而前参议员干涉太甚，此稍知吾国内情者，皆能悉其病根之所以发生，而亟思有以挽救之者也。”他认为，政治能否刷新，关键就是《约法》能否增修好，他希望修改的重点，就是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目标就是让大总统能够总揽政务之统一。“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吾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搏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之哀哀无告者之实祸。”

当时宪法已经脱稿，即将到国会讨论通过，修宪委员会对袁世凯提交的增修案干脆未予回复。国会讨论时，袁世凯派出八名亲信前去列席，进步党议员没有太大意见，而国民党议员坚决不同意，否则就退会。国会权衡再三，拒绝袁世凯的“钦差”列席。结果宪法通过了国会三

读，只等举行一次宪法会议，就可以正式公布。袁世凯见宪法即将成为事实，决定采取强硬手段，避免宪法正式颁布。

随后几天，各省文武官员纷纷通电，指责国民党议员把持宪法起草，所拟宪法侵夺政府权力，形成国会专制，影响国家治乱兴亡，主张解散国民党。袁世凯让梁士诒以个人名义，去试探国务总理熊希龄，全国一致要解散国民党，他是什么意思。结果梁士诒带回消息，熊希龄不以为然。

“咦，他是什么意思？”袁世凯问，“他是进步党员，何必要护着国民党？”

梁士诒回道：“熊总理的意思，要维持国会，不能没有国民党。毕竟国民党有议员三四百人。”

“你让秉三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我亲自和他谈。”

第二天，熊希龄如约来见袁世凯，但刚坐下，英国公使朱尔典来了。袁世凯摊摊手道：“你瞧，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候他来了。秉三，他大约要和我谈西藏问题，只好委屈你先到里面等一等，我和他谈完了咱们再谈。”

于是袁世凯在会客室与朱尔典谈西藏问题，熊希龄进袁世凯的办公室里稍等。先是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坐等，但坐了数十分钟，外面还没有谈完的意思，于是他起身欣赏袁世凯博古架上的古玩。他对古玩很有研究，见袁世凯办公室内所陈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倒是他桌上的一只笔筒，像是钧瓷，还有些年头。放下这只笔筒的时候，熊希龄无意中看到，袁世凯的案头摆着前司法总长许世英的一份报告，一看题目吓了一跳，是关于避暑山庄国宝被盗的案卷。

熊希龄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避暑山庄国宝被盗，与他干系极大。他当热河都统时，看中了避暑山庄的山光水色，干脆搬进山庄里办公。在此期间，又派他的亲信以查点山庄宝物为名，倒出了不少东西。热河一带是袁世凯的“姜老叔”姜桂题的地盘，熊希龄少不得巴结，就把一柄乾隆用过的折扇相赠。结果姜桂题悄悄把扇子呈给袁世凯，并密报山庄文物很可能被窃。熊希龄内调出任国务总理后，袁世凯就派前司法总长许世英前往密查。这事熊希龄竟然一点也不知道，他心惊胆战偷看几页，报告中果然牵涉他。

这时朱尔典走了，袁世凯在外面喊："秉三，英国佬总算走了，你出来咱们说话。"

熊希龄心神不定走到外面，袁世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道："秉三，你昨晚是不是没睡好，脸色真难看。咱们被国民党整得活受罪，不过，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该睡还是要睡。"

熊希龄此时唯唯诺诺："是啊，国民党处处与政府为难，真是让人头疼。"

袁世凯厉声道："国事不好向前推进，都因国民党凡事故意刁难掣肘，真令人痛心。我国现在是责任内阁制，如不将国民党这个障碍铲除，内阁既不能顺利执行职责，总统的权力也就不能行使了。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要把国家治好，非立即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不可。我的意思如此，秉三，你看怎么样？"

"我听大总统的。"

"好。"袁世凯又对外面喊，"燕孙，把命令取来。"

梁士诒应声而入，将手里早已起草好的《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令》递给熊希龄。

"秉三，我已经用印了，你仔细看一下，若无异议，就请附署。"

袁世凯这份命令，先历数国民党二次革命的罪恶，然后说明国民党议员与李烈钧等人的联系，对国民党大加痛斥，"近年以来，国民党之所谓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夺权利之实。凡可以逞其野心者，虽灭国亡种，荼毒生灵，亦所不异。其运动方法，或以利诱，或以威吓，或以诈取，务使同种之人，互相残害，而自为狡兔三窟之谋。其鼓吹之术，或以演讲，或以报纸，任意造谣，颠倒黑白。此等鬼蜮行为，即个人尚不能立身，遑论治国。本大总统何能宽容少数乱徒，置四万万人利害于不顾。"命令各都督、民政长转饬各地警察厅长及地方官，"凡国民党所设机关，不拘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凡现未解散者，限令三日内一律勒令解散。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布印刷品、公开演说或者秘密集会者，均属乱党，应即一体拿办，毋稍宽纵。"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阳窃建设国家之高位，阴预倾覆国家之乱谋，实已自行取消其国会组织法所称之议员资格。应饬该警备司令官督

饬京师警察厅查明，凡国会议员之隶籍该国民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

“我没有意见。”熊希龄匆匆看罢，接过梁士诒递上来的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警察厅归内务部管，因此还需要内务总长附署。内务总长朱启钤已早来候着，等熊希龄附署完，他进来附署。

手续走完，袁世凯下令道：“今天立即发出，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出国会。”

命令下达，军警立即查封国民党本部，同时搜查该党议员住所，共追缴国民党籍议员389人的议员证。但剩余的议员仍过半数，国会还可以继续活动。袁世凯又下一道补充命令，跨籍的议员也要追缴议员证，结果从国民党中早就分化出的小党以及转入进步党、公民党的议员共100余名又被剥夺了议员资格，国会议员已经不足一半，只好停止活动。国会停止活动，也就意味着没人能够监督政府，难免有专制之嫌。参议员61人，众议员194人，分别联名上书袁世凯，“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通义。”并质问袁世凯，以行政命令取消议员资格，又是依据何法？

袁世凯的办法就是不予答复。

于是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二人亲自去见袁世凯，问：“外间传言，大总统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目的就是要解散国会，大总统是否真有此意？”

袁世凯装作吃惊道：“国会岂有不要之理？我已经让国务院通知各省，尽快递补议员。不过，议员为数太多，人言庞杂，应当修改国会组织法，减少议员人数。”

汤化龙建议道：“要修改国会组织法，首先要议员过半数开会才得合法。部分国民党议员早已经脱离国民党，取消他们的资格实在没有道理。这部分人大约一百余人，如果恢复议员资格，就可开会商讨修改国会组织法，请大总统下令。”

袁世凯回道：“此事你们与国务院商量。”

两人再去找国务总理熊希龄，提出恢复一百六十名议员资格，熊希龄则提出，必须曾经在《政府公报》上宣布脱党的才有效。国民党议员脱党，大都是免费登在各自机关报上，登于《政府公报》上的只有二十余人。显然，熊希龄并不愿国会能够重新恢复活动。而他的态度，就是袁世凯的态度。

袁世凯办事，向来讲究一步一步走，当然不愿引起激烈反对，为了应付舆论和国会，令国务院通电各省民政长，要求选派明于世界大势、品学俱优的委员二人到北京组织政治会议，作为政府的咨询机关。各省所派人员大部分到京后，袁世凯发布《政治会议组织令》，正式组织政治会议。

共和精义，在集众思，广众益，以谋利国福民，期于实事求是。现在正式政府已经成立，本大总统督同国务员，业将大政方针次第议决。但建设之始，万端待理，关于根本大计，讨论尤贵精详。前经电令各省举派人员来京特开政治会议，以免内外隔阂，俾得共济时艰。现各省所派之员不日齐集，应再由国务总理举派二人，各部总长每部举派一人，法官二人，蒙藏事务局酌量举派数人，本大总统特派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马良、赵唯熙，合组政治会议机关，务各竭所知，共襄郅治，奠邦基于磐石，以慰全国喁喁待治之心，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各省所派人员，大多是当年主张宪政的旧官僚，这些人不像国民党那样持激烈态度，主张实行稳妥的改良。袁世凯当年总督直隶时，是全国推行宪政最用心的总督，那时候就得到这些人的佩服，如今当然很容易得到他们的支持。他所需要的，正是一个看上去名流云集，而又肯听招呼的“民意机关”。他所派的十人中，为首的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辛亥革命前任云贵总督。当时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并未为难李经羲，把他礼送出境。此时他与蔡锷同被派到政治会议中，指定李经羲担任议长，蔡锷则为议员。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也是主张中国应行改良主义，应当建立“强善”政府。他反对暴力革命，所以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他对袁世凯十分佩服，认为袁世凯是中国建立强善政府的不二人选，他很愿进京与袁世凯共事，共建民国，并写信给梁启超，把他的意思转告给袁世凯。袁世凯对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给予的坚决支持心怀感激，因此借此机会把他调到京中。不过，蔡锷毕竟不是北洋嫡系，立马重用他也不可能，因此暂时只能给他一个政治会议议员的位子。

总之，如今政治会议的人员，虽然不至于唯总统马首是瞻，但绝不会像国民党议员那样事事反对。所以政治会议开幕的时候，他借会见议员的时机，把自己两年来的不满和思考，做一个全面总结，毫无顾虑地讲出来。

那天69名政治会议议员一齐到中南海面见总统，袁世凯发表了一个四千余字的长篇训词。他开门见山，说明成立政治会议的原因："民国建设二年以来，政治难行，诸多牵制隔阂之处。是以召集政治会议，以期内外联洽，共商办法，以辅助政治之进行。"

他对民国建立二年以来的政治，提出严厉批评："两年以来，理论多而实行少，故虽共和肇造，然危机重重。就内政言之，纪纲法度茫然无存，甚至礼义廉耻亦皆放弃，人伦道德废而不讲。"对国民党挂在嘴上的平等、自由也大加斥责，"今之人动辄讲平等，岂知外国人所谓平等者，人格之平等，法律之平等也，并非部长可与书记平等，师长可与士兵平等，校长可与学生平等。破坏之徒，借平等名义，以图构乱，种种犯上作乱之事，皆以平等之名行之。若辈又有几个是真想讲平等？今人又动辄讲自由，岂知外人所谓自由者，乃法律中之自由，并非法律之外悉可自由。今年孙黄发动暴乱，多省宣布独立，如果未能及时扑灭，必至沦为土匪之国，则外人安有不瓜分之理？瓜分之后，国人皆为亡国奴，还奢谈什么自由、平等？"

他对民主也有自己的解释："改革之后，民主政体虽已告成，试问人民之疾苦、利害，又有几人真正关心？甚至倡言民主之人，所行不过是残害生民之举。广东、湖南、江西等省前例俱在，天下有此民主乎？今日多数良民之意，大都在于安居乐业，而主持民主之人，却与人民心愿相悖而行，何谈民主？孙黄发动暴乱，而全国商民群起而反对，全国二十余省商会，仅有九江一商会答应附逆，人心向背，可见一斑。"

袁世凯又对共和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所谓共和，在结大众之团体，谋大众之幸福。乃以主张共和政体之人，往往不守法律，奢谈共和精神之人，往往阴谋分裂。而不明政理者，盲目从之，托名为共和政治，实成为暴民专制。"

接下来他大谈暴民思想的危害，认为这是致乱之源，肇祸之根，足以亡国。"苟无国，安有家。苟无家，安有身。万一国家倾覆，瓜分实行，则自身及子孙，皆为奴隶、牛马。我不愿自己，也不愿子孙，更不愿四万万同胞陷于奴隶、牛马之惨劫也。尤愿诸君咸抱此宗旨，共筹办

法。当此国事孔艰，不能不亟筹匡救。从古至今，断无人民不安而可以立国者。若坐视疾苦，袖手旁观，揆诸良心，何以自安？现在总以救国救民为本位，牺牲精力固不待言，就是名誉亦可牺牲之。愿大众同此意见，专以救国救民为前提，毁誉是非，千百年后自有定论，此时悠悠之口，何关轻重！”

国民党搞二次革命，也是被逼无奈，但无论怎么说，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叛乱国家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袁世凯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在这些向来主张改良的政治会议议员听来，颇能引起共鸣，以致认为袁世凯是一心为国家，这样的总统为什么不支持？

袁世凯不敢说辛亥革命是错的，但他认为太过于急切，违背了人民的习惯和接受程度，“居今之世，政治进行，不能再缓。但人民程度习惯，各有不齐。犹春之不能骤冬，日之不能骤夕。余穷原政治之事，毋违背人民之习惯程度。苟与习惯程度不合，虽更定法度，条理秩然，亦断无实行之望，即便良法美意，结果却足以扰民。故必按照习惯程度，徐导之于文明之域，循序渐进，庶有实效。若师人所长而冒昧行之，必致整机败坏。若谓中国旧制毫无可采之处，亦不尽然。从前典章法度，非仅一朝之计，每经大圣大贤之教，泽被历代。故目下之目的，虽在于维新，而数千年来固有之法意，传统之文化，是祖宗智慧的积累，亦不能一笔抹杀。若专恃新法律、新学理，未见其能行也。此后行政事项，诸君务必谨慎斟酌，妥善共筹一适当不易之法，不至于徒托空言。”

接下来，对国会及省议会大加批评：“现在各省自治机关，多溢出法律之外，正绅不与公事，徒任少数莠徒逞其权利思想，以剥削地方官之权。地方官无权，将何以保障人民？势必至强者凌弱，众者欺寡，终成纷乱之局。地方官既受议会之种种束缚，纵有良策，无从展布。即如从前参议院，乃立法机关，而议成之法甚少，政府偶有设施，即以违法相诟病。国会成立，其中不乏贤达之士，然陷于党争，难出公心，每遇重大之案，竟难完全通过。立法机关譬如绘图之人，政府机关如工作之人，工人自行建筑，绘图者必责违法，而待绘图者给出图样，却又遥遥无期。当此建设时代，坐误岁月，一任破屋飘摇于风雨之中，岂有立足之地。”

最后，袁世凯的话题转到《临时约法》，他认为《临时约法》完全是因人设法，当初孙中山当总统，行的是总统制，总统权力很大；而当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制定的《临时约法》又改为议会内阁制，一切大权都归于参议院，总统同时还受制于内阁。“《约法》因人而立，多方束

缚，年余以来，常陷于无政府之地，使临时政府无所展布，以遂野心家之阴谋，置国家安危存亡于不顾，致人民重受苦痛。现在救国之计，尤须强有力之政府，若全国等于散沙，则法令亦无效力。愿此次政治会议，引导人民进共和轨道。”

政治会议一散，蔡锷就到梁启超处深谈，他开门见山道：“项城的意思，总而言之，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善政府。”

梁启超点头道：“中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从帝制到共和哪能一夕实现？所以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把外国人的制度完全照搬过来。这一点我还是完全赞同的。”

“项城的意思，我看一是解散国会，二是要修改宪法，增强大总统的权力，这两条我无一不支持。总统当国家行政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如果因少数人的党见，减消其行使政策之权，恐怕将一事不能为，必陷国家于不振。考察中国数千年历史，再看日本崛起的经验，中国要致富强，必须言统一、言集权、言强有力之政府，而最关键的，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学生以为，遍观中国，项城实为近代伟人，宏才远略，无出其右者。所以学生的意思，愿意拥护大总统，一心一意搞建设。”

梁启超回道：“增强大总统的权力，我无意见，但解散国会，进步党人大都反对。解散国会，政党政治也就无从谈起，靠政党政治纳项城于政治轨道的计划也就落空。听项城今天的意思，是非要解散国会不可。黎宋卿这次进京，参加政治会议，大家抱着很大期望，希望他能够支持保留国会。可是他来了个三不谈，不谈国会问题，不谈内阁问题，不谈政党问题。”

“黎宋卿最善看风使舵，如今北洋实力如日中天，他怎么会反对项城？”

“国会葬送，国民党难辞其咎。本来民主共和、政党政治的框架已经搭起，如果他们肯稍作让步，《临时约法》不那么过分，项城便不会对《临时约法》怀着那么大的恶感；最可恨的是他们明明没有实力，却要以军事手段来倒袁，结果是送给项城名正言顺夺取国民党地盘、解散国民党的借口。如果没有如此愚蠢之举，项城对南方数省有所顾忌，对国会力量有所敬畏，不难让他逐渐步入正轨。如今没有任何力量可撼动北洋，国会岂不只有解散一途？更令人担心的是，从此开了动辄军事讨

伐的恶例，中国从此永无宁日！好在项城对实业救国颇有措施，张季直总长的振兴计划都得到支持，但愿项城能够持此立场不变，则中国富强尚有希望。”

解散国会的责任袁世凯不愿负，他没有直接下令，而是由黎元洪为首，二十二省地方长官，共三十九人联衔通电提出救国大计案，一是要求遣散议员，二是要求修改约法。袁世凯将这两项提案交给政治会议讨论。政治会议迎合袁世凯，讨论的结果，一是解散国会，国会议员每人给六百元遣散费，限期回籍；二是成立约法会议机构，专门负责增修约法。

进了腊月，国会正式解散，议员遣散回籍，进步党召开议员送别会，会场气氛极为凄凉。梁启超前往发表演说，认为国会之失败在于国民党之暴乱，同时进步党党员训练未善，致人民反对亦咎无可辞。结果遭到议员一致抗议，群起而批驳，梁启超面对咄咄逼人的诘问，难以回答，十分尴尬，进步党精神领袖的地位也由此完全跌落。

国会解散，袁世凯决定对内阁动手，他多次对熊希龄抱怨道：“现在总统、总理、总长，都是总，真不知道谁说了算。”

根据约法，大总统的命令需要内阁总理和相关总长附署才能生效，也就是说，如果内阁不赞同总统的意见，便可通过拒绝附署而予以否决。袁世凯当然不愿内阁如此牵制总统，解散内阁、取消内阁的意思已经颇为人知。

进步党人王荣宝出任比利时公使，临行前向袁世凯辞行道：“听说有人劝行总统制，取消内阁。大总统请勿听此浮言，不可实行大总统制。今日办事难满人意，若行此制，总统便当责任之冲，对总统实在不利。”

袁世凯很明确地拒绝道：“不然，从前行内阁制，按说内阁应当替大总统承担责任，但这两年间，只闻有讨袁，而不闻有讨陆讨段之说。可见，就算是内阁制，大总统还是要承担责任。”

袁世凯令梁士诒再去找熊希龄，探听他对解散内阁的看法，熊希龄闻言十分愕然：“此事关系国家体制，我不敢妄言。”

袁世凯故伎重演，十几个亲信都督、民政长发表通电，提议解散内

阁，实行总统制。江苏都督冯国璋通电道："中国制度，应于世界上总统总理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解散国会则取法，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

安徽都督倪嗣冲则道："项城袁公，绝世之才，中外具瞻，天人合应，允宜撤销内阁，纵其展舒。若实行内阁制，俾元首退处无权，何异困蛟龙于沟壑，击麟凤以钳铁。"

此时，京中报刊忽然登出避暑行宫失宝案，掀起了轩然大波，内务部警察厅也频繁找熊希龄"核实情况"。熊希龄明白这是袁世凯搞的鬼，目的就是逼他辞职。于是他上书袁大总统，说自己身体不好，心慌头晕，无力任总理一职。梁启超、汪大燮等进步党阁员也上书请辞，袁世凯立即批准了他们的辞呈，派心腹孙宝琦代理总理。不过他还需要进步党的支持，因此立即任命熊希龄为全国煤油督办，梁启超为制币局总裁，都是"实惠"的官缺。

一过了正月十五，约法会议议员就陆续到京，两天后正式开幕，着手增修约法。约法会议人员六十人，其中二十二行省每省二人共四十四人，蒙、藏、青海八人，京畿地区选四人，全国总商会选四人。议员基本是指名选举，因此十分平静，绝无当初选国会议员那样吆三喝四、沸反盈天。当然，这些人与政治会议议员一样，多是持改良主张者，绝少激进革命派，其中不乏袁世凯的亲信。比如梁士诒作为广东代表，严复作为福建代表，夏寿田是湖南代表。议长是国民党籍的孙毓筠，这是袁世凯特地挑选的，目的是向世人表明，增修约法并非北洋的私意，更非袁世凯的私心。

孙毓筠是个颇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是秀才出身，对新政十分热心，在老家寿州兴办新式学堂，不被当局所容，举家到日本避难，捐尽家产，追随孙中山先生，偕同妻子及两个儿子全家加入同盟会。后来又放弃同盟会庶务主席这一仅次于总理的职位，回国策划暗杀两江总督，事机泄露，被囚禁五年。在狱中，他咏歌诵禅，神色自若，为人所钦佩。辛亥革命后出狱，被孙中山亲任为安徽都督。但不出半年就被袁世凯收买，到北京出任总统府高等顾问，月薪三千元，除了吸鸦片就是买古瓷、书画，从前的英雄气消磨殆尽，对袁世凯已经是唯命是从。

在孙毓筠的主持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华民国约法》制定了出来，5月1日正式公布。袁世凯如愿以偿，他所深恨的《临时约法》中的民主共和思想几乎是完全抛弃。比如《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临时

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国家统治权，新约法改为总统总揽统治权，采取总统制，不置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均直隶于大总统，置国务卿一人襄助总统；取消参议院、众议院，人民选举议员组成立法院，行使立法权，立法院正式成立前，建立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大总统有解散立法院权力；大总统有宣战、媾和权力，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海陆军……而人民的权利，虽然保留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以及请愿、选举、被选举等项权利都加了限制。而立法权控制在总统手中，实际上大总统也就随时有权剥夺这些人民权利。

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世凯下令改革中央官制，取消国务院，改设政事堂，自己的老亲信徐世昌出任国务卿，杨士琦、钱能训为左右丞。政事堂直接对总统负责，再也不是当初能牵制总统的内阁。政事堂下设法制、机要、铨叙、主计、印铸五个局及一个参事室，一个事务所。机要局最为关键，由自己当年的亲信幕僚张一出任局长。各部总长也都是自己的亲信，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财政周自齐，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交通梁敦彦，司法章宗祥，教育汤化龙，农商张謇。九个总长中，除汤化龙、张謇是进步党外，其他人都是自己的老班底，而且张謇也是自己的老相识，汤化龙虽然是辛亥后才有交往，但也已经“袁化”了。

总统府秘书厅改为内史监，旧官衙味十足。原来的副秘书长、老亲信阮忠枢出任内史长。原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则出任税务总督办，这一职务显然无法与参与机密的内史长相比。新老亲信的更替，颇耐人寻味。

阮忠枢是袁世凯的老文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的所有奏折和重要公事几乎都出自他手。老阮有才，但也有吸鸦片、嫖妓等嗜好，有时难免误事。而且此人十分聪明，久为袁世凯倚重。等袁世凯辛亥复出后，已经是民国共和那一套，公文程式为之大变，老阮的老文笔派不上用场，因此一直赋闲。如今老阮复掌文案，肯在官场上用心的人颇有领悟，认为这是袁世凯有心复辟的先声。

而梁士诒恰恰相反。他当年本是朝廷举办经济特科时的“探花”，因姓梁而被守旧官僚攻击为梁启超、康有为的同党，不但未被重用，还差一点招祸，是袁世凯把他挖到北洋，从此发达。他从铁路入手，掌握了交通系，在巨额铁路借款中拿回佣成为巨富，又长袖善舞，善于理财，被人称为“梁财神”，为袁世凯所倚重。尤其是借助广东人的身份，帮袁

世凯与革命党打交道、谋取临时大总统。而且民主共和那一套，他也颇有心得，当上总统府秘书长后，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有人晋谒袁世凯，禀商事件，袁世凯常说问梁秘书长去！梁士诒也是事无巨细，皆视情处理，以至于被人称为“二总统”。

得“二总统”的外号并非好事，可以解读为深受总统信任，亦可理解为功高震主。袁世凯的幕僚渐显派系之争，尤其以杨士琦为首的皖系与以梁士诒为首的粤系争斗最激烈。善耍阴谋的杨士琦便拿“二总统”的名头大做文章。《字林西报》曾发表一篇评论说，“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因为袁总统；而将来所以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圆满，不喜大言高论，但求著著踏实，步步为营，及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功。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具有最高之信用……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国，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误，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柄者，必在财权。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才者。”

《字林西报》是英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历史最久的英文报纸，读者为在华外交、洋商及传教士，经常发表评论中国内政的文章。梁士诒的父亲在香港读到这篇文章，大吃一惊，立即写信给梁士诒，提醒他赶紧收敛锋芒，“此则日报，虑有人蓄意为之者，政府必有所闻。在豁达之主，或不猜疑，在深谋远虑之人，不无动念。故凡事宜退一步以留己之余地，前人有功高而震主，哲士善功成而身退，匪唯避嫌，实保身之义也。”

梁士诒老父的担心并非多余，这篇评论的确是有人背后搞的鬼，意在离间袁梁关系，而袁世凯也的确对梁士诒颇有疑虑。文武官员到京，总要拜访梁士诒。特别是军队的师旅长，拜谒袁世凯后必再访梁士诒。袁世凯有一天对梁士诒道：“你的地位，将来甚重大，现在入觐之师旅长，不可轻予颜色。”杨士琦就曾经对袁世凯说，梁士诒结交军人，有当大总统的野心，不能不防。

除此之外，梁士诒思想颇“新”，更让袁世凯担心。有一次袁世凯试探梁士诒，说现在国会专制，内阁集权，他打算扩张总统府制，网络人才以图治理。梁士诒回道：“我国共和制度下，内阁制一时未便更易，国会更不可轻弃，国本动摇，只怕再起纷争。”袁世凯注视梁士诒良久，梁士诒赫然心惊，但为时已晚。所以这次被调出总统府出任税务督

办，也是意料之中。

受到袁世凯猜疑的还有他的北洋大将们，首当其冲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段祺瑞出任陆军总长后，牢牢把着陆军大权，给袁世凯以莫大支持的同时，也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段祺瑞提拔的多是自己的学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等，皖系力量已经颇让袁世凯心惊。二次革命以后，段祺瑞势力更加膨胀，对军官的提升和降黜经常自作主张，更让袁世凯不快。这次新约法的公布，给了袁世凯扭转军权旁落的机会。他下令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段祺瑞、刘冠雄、陈宦、萨镇冰、王士珍、蔡锷为办事员，唐在礼为总务厅长，办事员轮流值班，一切军事要政均由值班人员送袁世凯定夺。这表面上是统筹三军，实则是削弱段祺瑞的军权，把军权归于大总统手中。尤其请王士珍出山，更是针对段祺瑞。北洋三杰，冯国璋正在江苏将军任上，唯有将王士珍请出来才能对段祺瑞稍加牵制。王士珍自从清帝退位后就回乡闲居，不愿出山陷入袁段之争。但王士珍为人办事以中庸为原则，不愿得罪任何人，经不住袁世凯一再派长子袁克定去请，只好硬着头皮出来。

布局完中央，袁世凯又对地方官制加紧改革，很快公布了省道县三级官制草案，各省民政长改为巡按使，管理地方民政事务，为一省民政最高长官，一律由中央任命，直接对中央负责；田赋、盐税、关税、厘金、烟酒茶税均为国税，各省地方财政机关均为中央派出机构，各省一律编造预决算送中央核准，如此安排，是意图将地方行政、财政大权归于中央。

地方的改革，重点在军政分治。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权力很大，什么也“督”，各省民政长成了都督的下属。这样，都督们把军政财全部抓到手中，很快形成尾大不掉的架势。最先提出军民分治的是副总统黎元洪，他拿辛亥后的形势与晚唐藩镇割据相比，认为不尽快实行军民分治，藩镇割据的局面又将形成。袁世凯对黎元洪的意见大加赞赏，下令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都理一省军务，也就是后来简称的督军——只督理军务。对这些有地盘的将军，冠以武字或镇安字样，如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同时又在北京设立将军府，作为顾问机关，把那些调到中央的将军养起来，给以厚禄，名号则冠以“威”字，如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蔡锷为昭威将军。这种手段，类似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

有人上调，必然有人要下派。派到地方的将军，当然都是亲信，目

的是巩固对南方省份的控制。何国华派为云南宣慰特使，王祖同为广西军务会办，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派曹锟率北洋精锐第三师驻湖南岳阳，王占元领第二师驻武昌。四川地位特殊，南连云贵，东接湖湘，从前又非北洋势力范围，此时必须加固，于是派陈宦为会办四川军务，率北洋军三个旅入川。

北洋军虽是嫡系，但派系苗头已现，袁世凯也放心不下，早就想另练一支队伍。保定陆军学校的校长蒋百里提出训练模范团的建议，正中袁世凯的心思。于是以北洋军官暮气太重为由，在“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下设模范团办事处，计划从北洋各师抽调下级军官充士兵，中高级军官为模范团中下级军官，培训结束，集中分到两个师中去担任军官。由谁来训练模范团？蒋百里推荐自己的同学蔡锷，但杨士琦却极力反对：“蔡锷是个外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旦让他掌握了兵权，后果恐怕难以设想。而且北洋猛将如云，却用一个外人来练新军，恐怕会寒了北洋袍泽的心。”此事只好作罢。

恰在这时，在德国养伤的长子袁克定回来了，对模范团跃跃欲试。袁克定去年骑马摔伤了腿，经过西医治疗，但留下了一瘸一拐的后遗症，所以又专门送他到德国去医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见袁大总统的长子前来就医，自然十分重视，招待也极为殷勤。威廉二世在远东扩展势力的野心很大，很希望见好于中国，他对袁克定道：“中国现在搞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可。大公子回国后一定转告大总统，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而且像当初建议载沣一样，建议袁克定，“如果恢复帝制，兵权最要紧，皇室应当亲自掌握兵权。”

如果中国恢复帝制，袁克定就是皇太子！袁克定腿伤没治好，却灌了满脑子的帝制妄想。他回来正赶上袁世凯在筹划模范团，把德皇亲笔信转交的同时向父亲谋求模范团团长一职。袁世凯知道袁克定的本事，不同意。袁克定请求道：“正因为我没带过兵，才正好来练练手。”

袁世凯终于被儿子说动，就找段祺瑞商议。段祺瑞为人傲慢，而且说话直来直去，硬邦邦地回答道：“这恐怕不行吧？”

“为什么不行？”

理由不是明摆着吗？各师的中高级军官才出任模范团的中下级军官，袁克定未带一天兵，凭什么当模范团团长？何况走路一摇三摆，像

什么样？段祺瑞自视甚高，何曾把袁克定放在眼里！

两人争执不下，最后袁世凯问："那你看我当这个团长够不够格？"

"大总统当然够格。"

袁世凯果然亲自出任模范团团长。模范团团部就在北海，但他事情太多，根本没有精力去管模范团，日常事务还是交给袁克定。在段祺瑞看来，训练模范团的真实目的就是来分割他这陆军总长的权力。为了表示不满，他经常不到陆军部，一切事务由次长徐树铮代办，就是统率办事处的会议也经常借故缺席。这让袁世凯十分恼火，有一天他对段祺瑞道："芝泉，你是不是又熬夜了？脸色真不好。要注意休息，毕竟年龄不饶人。"

段祺瑞回道："部里的事由徐铁珊代办，统率办事处的事情有大总统亲力亲为，我用不着熬夜。"

过了几天，袁世凯又旧话重提。所以段祺瑞到部里时，一面照镜子一面问徐树铮："铁珊，我脸色不好看吗？"

徐树铮回道："没有啊。"

"大总统怎么说我脸色不好看，还问我是不是睡不好。"

"芝老，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徐树铮旁劝者清。

段祺瑞恍然大悟："项城想赶我走啊，我偏不走。"

"芝老，外面有些说法，说大总统要当大皇帝了。"

"他不会那么糊涂吧？要是真这样，我得好好劝劝。"段祺瑞惊道。

"芝老，那大可不必，本来你们就有嫌隙，何必再得罪他？"

两人正在牢骚满腹，总务处处长跑来道："总长，总统让你马上去总统府，说有十万火急的大事。"

段祺瑞到了总统府会议室，袁世凯正在焦急的等待，对段祺瑞点点头道："芝泉，遇到大麻烦了，非请你来商议不可。"

段祺瑞到自己的座椅上坐下，这才发现政事堂各部总长都到了，外交部的次长及三位参事也都参加会议。

“芝泉，日本人突然从龙口登陆，嘴上说得很好听，要把青岛从德人手中夺回交还中国。谁信他们的鬼话，他们这是借欧战之机，图谋我山东。”

袁世凯所说的欧战，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是这年的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人枪杀，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向塞尔维亚宣战。随后战争迅速扩大，结为同盟国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以及支持他们的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对抗协约国的英国、法国和俄国以及支持它们的塞尔维亚、比利时、意大利、日本等国。

欧战爆发后，中国马上宣布中立，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不过，占领了青岛的德国人属同盟国，而早对青岛和山东有野心的日本属协约国，如果日本对德国宣战，山东难免燃起战火。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日本人果然向德国宣战，并派兵从龙口登陆，南下进攻青岛，而且已经占据了胶济线南段，而这一切日本根本未通知中国，袁世凯还是从山东督军靳云鹏的电报中得知消息的。

“日本这个国家最是可恨！我在朝鲜时就与他们打交道，这是帮最不讲信义，最伪诈的人，脸上笑哈哈，脚下使绊子，背后捅刀子！”袁世凯大约觉得这话传出去不好，扫视会场后又道，“这话我只说给在座的各位，出门不要对外人说，说了我也不认。”

段祺瑞回道：“日本人可恨，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也知道中国人不尿他。”

“言归正传。今天请了外交部的三位参事参加会，因为他们三个人在不同国家留过学，学过法律，懂得国际法，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犯。”

第一个被袁世凯点名发言的是只有二十五六岁的江苏人顾维钧，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专攻的国际法。两年前回国，当上了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出任外交部参事。他回道：“日军在龙口登陆，是公然违犯国际法的行动，因为中国已经宣布中立，根据国际法，交战国应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中立国的责任，有义务保卫

国土，抵御日本，理由至为明显。”

然后袁世凯又点名从英国毕业的伍朝枢发言，他是伍廷芳的儿子，回道：“我完全赞同少川的意见。如果中国不保卫其中立，就等于默许日本的行动。”

还有一位参事叫金邦平，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在三位参事中最年长，已经追随袁世凯多年，他也道：“日本造成的局势越乎常规，我实在难以表示明确的意见。”

袁世凯转向段祺瑞，问：“芝泉，为了保卫领土，我们的军队该怎么办？”

段祺瑞回道：“如果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

“如果真与日本人动手，能坚持多久？”

“四十八小时没问题。”

“那四十八小时之后呢？”

“那只能听候总统指示了。”

袁世凯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宝琦并不善于外交，支支吾吾说不出明确的意见。袁世凯叹了口气道：“我很明白法学家们的意见，应当以武力维护中立国的地位和主权。可是我们毫无准备，武备又没有取胜的可能。那该怎么办呢？大家都发表下意见。”

各位总长都沉默不语。

袁世凯扫视了一圈道：“今天我们遇到的情况，与十年前日俄在满洲大打出手相似。当时朝廷也是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就在南满划出了交战区。那么，这次我们可以考虑，在龙口和青岛之间，划出一个走廊，日本可以通过走廊进攻德国，中国不予干涉，但之外的地方，我国必定维护中立地位。大家看看如何？”

大家议论一通，认为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政策，于是由外交部去起草中国声明和执行中立的细则。但日本人并不把中国的中立声明当回

事，也不把中国划定的走廊当回事，占据黄县、莱州、平度、胶州，直抵即墨，一路抢杀劫掠，并沿胶济铁路向潍县车站以西侵犯。中国外交部一次次抗议，但日本根本不理会，以致有人讽刺外交部为抗议部。

袁世凯知道日本最不好对付。他希望德国人能够取得胜利，那样无非继续占据青岛，不致他变。然而，袁世凯的希望落空了。日本人登陆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对青岛的合围，然后发起总攻，不过六天的时间，德国总督就挂出了白旗。双方谈判后，德国把青岛拱手让给了日本，日本立即成立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和军政署，对青岛开始殖民统治。

对日本人占据青岛，政府除了抗议之外，再无其他办法。而且，政府的心思似乎也不在这上面，而是忙着制定郊天礼、祭孔礼。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独出心裁，定祭服，冕旒玄冠，服绣九章，用方头靴，与民国后倡导西式的风格大不相同。

大家都跟着图热闹，唯有外交部的次长曹汝霖不以为然：“民国已废跪拜，祭典重在诚敬，不重形式，即用普通礼服，有何不可？如果我国有传统祭服，自当别论。现在既没有根据，随意制定，有乖共和政体。当今时代，应事事向新的方面走，学新法，新建设，方合潮流。近来政府设施越来越趋古，似非新国家气象，难怪外间谣言四起，说政府预备恢复帝制。这种做法，岂非自认谣言之由来？”

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劝道：“定祭服不一定是恢复帝制，民国未废郊天祀孔礼，祭服是应该定的。你要做官，即得穿祭服。”

曹汝霖时年三十四岁，而官至次长，年少气盛，回外交部后没跟总长孙宝琦商量，即援前清外部人员不陪祀之例，上呈请免陪祀。

袁世凯看到曹汝霖的上呈时，杨士琦正巧在座，对袁世凯道：“这恐怕是曹次长的意见，未必是外交部的公议。商议服制时，只有他提出异议。”

曹汝霖是袁世凯欣赏的人，三个月前才请他出来做的次长，为的是他曾经留学日本，让他当次长，便于同日本人打交道。

“曹次长仍不免洋学生的习气啊！”袁世凯笑罢就亲批“外交部总次长免予陪祀”。

冬至这天，袁世凯要到天坛行祭天大典。早晨不到四点就起身，乘装甲车到达圜丘坛门停车，然后改成双马拉的轿车，到达昭亨门前，再换乘竹轿，一直抬到圜丘具服台前下轿。百官都已到了，都是身着宽袍广袖的祭服，头戴冕冠，脚登方头靴。武官则是军礼服，挂佩刀。文武衣着神采相差太远，有些不伦不类。袁世凯行过阅祝版礼，稍事休息，然后登上圜丘，立于拜位。日出前，大典开始，燔柴举火，望灯高悬，在中国韶乐的衬托下，袁世凯毕恭毕敬，对上天行三进四拜礼，奠酒，奉祭，读祝。

一切都还顺利，但民间对文官的祭服多有讥诮，说像是灶王老爷。

冬至后又过了几天，约法会议通过了《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而且可连选连任。至于后任总统，袁世凯有权自行推荐三人，藏于金匮石室，于其身后开封确认。这个法案一出，真是令人大跌眼镜。袁世凯不但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还可以像前清皇帝一样秘密立储。社会上各种说法都有，袁世凯要当皇上的说法已经不是秘密。

听了这些传言，段祺瑞去见袁世凯，直来直去地问道："大总统，外面有些议论，说要行帝制。"

袁世凯问："芝泉，这些话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大总统没听说过吗？"

"我自从进了中南海，从未出门半步，这样的无稽之谈还真没听到。再说，有些人总爱飞短流长，我总不能堵住他们的嘴。"

"这种传言对大总统很不利，对造谣惑众者应当予以惩办。"

"芝泉，这恐怕不合适吧，如今是民国，民国嘛，人民有言论自由。民间有种种流言，推其原因，还是内政紊乱之故。眼下共和虽然成立，但诸事却难尽人意，所以大家才对国体问题有想法，这也情有可原嘛。"

段祺瑞劝谏道："大总统，虽然共和未必见得好，但世界大势，大多由君主而共和，而断无由共和退回君主的道理。辛亥之乱，清室退位，皇帝声名已经狼藉不堪，一旦再行帝制，难免举国反对，如果引起变乱，内忧加剧，外患更迫。请大总统三思。"

袁世凯笑道："芝泉，国体问题我并未思考过，也就谈不到三思。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很想躲躲清静，哪还有心思去当什么皇帝！何况日本人在山东这么闹心，哪有心思称什么帝！你放心好了。"

日本人占据青岛，的确让袁世凯心烦。日本人当初进军青岛，说是要把青岛夺回来，还给中国。这种话袁世凯当然不信，如果日本人仅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力，那还说得过去，他最怕的是他们借机提出新要求。日本人行事，向来是得寸进尺。十几天前，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被召回，说是回国述职，但袁世凯担心日本政府将有大举动，因此一直惴惴不安。

1915年1月18日，是中国旧历的腊月初四。日本公使日置益突然要求直接面见袁世凯。按照外交惯例，公使有事要先与驻在国外交部商议，直接要求面见元首是失礼的行为。但日本人在中国蛮横惯了，袁世凯并未拒绝，让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陪同会见。日置益见到袁世凯后就把一个文件袋亲手呈上，翻译道："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所谓觉书，就是备忘录。

袁世凯办过外交，知道此时不必细看文件，也不能做任何表态，便回道："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并与贵公使交涉。"说罢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日置益通过翻译告诉袁世凯："这份觉书十分重要。如果大总统能够裁决施行，将展示出中国对日本的善意。敝国人民有一种看法，认为大总统推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亲近欧美国家，而对日本不够友善。因此有一种势力主张支持革命党，或者其他什么人。他们认为，如果孙逸仙这样的人来当总统，会对日本更有益。而敝国政府认为，为中日两国亲善起见，愿支持大总统。大总统如能承允所提条款，方可证明日华亲善之诚意，可改变日本人对大总统之观感，日本政府对大总统也将极愿遇事相助。"

"我已经说过，贵国对我多有误会，我是极愿中日亲善的。"

袁世凯仇视日本人，是路人皆知，日置益当然不会相信他的外交辞令："我再给大总统透露个绝密消息。孙逸仙不久前给敝国首相写了一封密信，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支持他的革命党，他将投桃报李，他许诺给日本的利益，非常诱人。"

袁世凯冷笑一声道："孙逸仙不过是被我国通缉的暴徒，他有何资格与日本谈判，又有何资格将中国利权让与日本？"

"虽然如此，但孙逸仙日本朋友极多，愿助他一臂之力者大有人在。他在信中告诉大隈首相，大总统对日本并不友好。"

据日置益说，孙中山在给大隈首相的信中认为，"现在支那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也不能与他人相驰逐。对许与日本的权利，袁世凯政府依违其议，而嗾民间以反对，或翻授之他国。彼其力未足以自固，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为了争取日本的支持，孙逸仙与国民党不惜空口许诺，我想日本政府不会不辨是非。"

"所以本国政府提出这份觉书，正是相信大总统，如果大总统能够答应，本国政府将驱逐孙逸仙。此事属机密，望大总统严守秘密，万勿泄露。"

日置益、曹汝霖一走，袁世凯就细看日本人的觉书。觉书分五号共计二十一条。第一号共有四条，是要求中国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转授予日本，山东省内及沿海一带土地及岛屿，不能转让或租给别国。第二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古的特权，允许旅顺大连租借展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获得采矿、办厂、居住、垦荒等权力。第三号共两条，要求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采取有影响之一切举措，都必须先经日本人同意。第四号一条，"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最过分的是第五号，共七条：

第一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第二款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第三款　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

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第四款　中国向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第五款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第六款　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第七款　中国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近代以来，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丧失权利的条约，但像日本这样贪婪，一次提出这样的权利要求还不曾有过，尤其是第五号七条，几乎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如果答应这些条件，无疑将灭亡中国！

袁世凯愤恨地在办公室内快速踱步，向来食量极大的他晚饭吃得极少。饭后他又立即召国务卿徐世昌、参议梁士诒、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总统府议事。

第十七章　弱国外交难回天　二十一条留骂名

众人到齐后，由徐世昌主持，说明请大家来的意思，把二十一条的大致内容相告。众人也都又惊讶又愤慨。

袁世凯首先划定原则："日本人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现在看他们是从欧战一开始就精心谋划的，就是要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趁机提出这种贪婪的要求，意在全面控制我国。日本人这是趁火打劫，尤其是第五项，简直是把中国当成第二个朝鲜，无论如何不能答应——连谈也不能谈！"

不能谈就只有拒绝，但如果拒绝，日本必然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最后难免要诉之武力。孙宝琦回道："诉诸武力不可取，段芝老已经说过，中日交兵，只能坚持四十八小时。"

袁世凯叹息道："是啊，难就难在这里。而且现在日本加入了协约国，我们若与日本开战，便是向协约国开战，那就难免卷入世界大战。我国应当借欧战之机，加快发展自己才是正道。"

梁士诒道："那就与日本人谈，尽量在谈判桌上争，能多争一分是一分。我们力争了，也好向国民交代。"

杨士琦回道："日本人提出这么贪婪的要求，直接影响其他列强的在华利益，尤其与美国门户开防政策格格不入。日本人一再要求总统保密，就是怕其他国家干涉。我们正应反其道而行之，能拖一天是一天，而且应当把日本人的野心透露出去，以博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日本人是想从速与中国签订协议，不给他国干涉的机会；我们正相反，应该行拖字诀，能多拖一天是一天。"梁士诒与杨士琦矛盾很深，但在此事上意见却完全一致。

袁世凯叹道："这还是当年李文忠公采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不失为一法。只是现在列强忙着欧战，只怕顾不上中国。"

大家七嘴八舌，商议到深夜，也没有更妥当的办法，最后决定与日本人谈，而且要极力拖延时间，等待国际社会介入。

袁世凯最后道："既然要谈，那就要好好琢磨怎么谈。我今天夜里仔细看看日本人的觉书，明天一早你们来取。"

孙宝琦回道："那明天一早，让润田亲自来取。"

散会前，袁世凯提醒道："为了博得国际社会的帮助，日本人的过分条件我们会设法透露给列国。但如何透露，是要好好琢磨的。目前大家务必要严守秘密，不可自行其是。"

袁世凯连夜推敲二十一条，对每一条都用红笔标注了谈判意见。等他批完全文，已经是早晨四点钟。他上床睡了一觉，醒来时已七点多，这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他匆匆吃完饭，曹汝霖已经到了。

袁世凯把批注交给曹汝霖道："润田，你是在日本留过学的，比我了解日本人，谈判的时候一定多用心思，不要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每一款怎么谈，我大致标注了意见，供你们参考。日本人的要求，有的违背

国际公法，要以公法批驳之；有的是异想天开，根本办不到，也不能办；有的可以稍作让步。对于日本人要求将旅顺、大连展期至九十九年，这在前清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由日本展续满期，但没有九十九年之说，日本人的要求违背前约。日本人要求承认继承德国利益问题，应当中日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一条总要等到欧战结束，才能详谈，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我的意思是答应一二处敷衍日本人，但必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以留下来与国人自办。至于建造铁路，中国向来仰仗洋款，向谁借都是借，日本人要造，也必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人对汉冶萍铁矿厂野心很大，怎么拒绝呢？我认为不妨从汉冶萍是商办公司上着手，商办公司嘛，政府不能代谋。日本人还提出要将福建让与，真是极其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至于第五号，分明是侵占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是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这一项千万不去理他，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曹汝霖看袁世凯批得密密麻麻，问道：“总统一夜未睡吧？”

“四点多睡的，一睡着就做梦，梦到我当年在朝鲜与日本人吵，吵得我头疼。”袁世凯又叮嘱曹汝霖，“润田，你是留学过日本的，又当了几年律师，与日本人谈判，你是行家。慕韩虽然也当过外交使节，但论外交，我担心他太过粗率，你要多提醒他。你告诉慕韩，日本人十分诡诈，要逐条逐条与他们磨，不可笼统谈，以免留下口实。”

“好，大总统放心，我一定把大总统的指示转达给孙总长。”

曹汝霖走后，袁世凯让人把政事堂参议、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叫来道：“叔度，昨天日本公使带着翻译来见我，向我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一再叮嘱万勿泄露。日本人所要求太过无礼，令人愤恨。你去问一下我们的日本顾问有贺，探探日本内阁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访问后立刻向我报告。”

有贺长雄是日本著名的国际法学家，任过早稻田大学、帝国大学教授，著有《国法学》《近时外交史》《最近三十年外交史》《政体论》《社会进化论》等法学著述，是世界上知名的国际法学家，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的中国留学生都称他是“东邦法学之泰斗”。中国宪政与有贺长雄渊源十分密切，清末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回国后向朝廷提交的《欧美政治要义》报告书就是有贺长雄捉刀完成，此后中国仿行宪政，机构设置及宪法起草，都深受有贺的影响。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在英国记者莫里循的推荐下高薪聘请为顾问。共和国的总统却聘请一位君主制国家教授当顾问，其用心难免引人非议，所以袁世凯同时又聘请了美国著名学者古德诺。

曾彝进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有贺长雄正是他的老师，便问道：“大总统，去见有贺问题不大，我见他后怎么问？问他什么？还请大总统指示。”

“你先去摸摸情况，就告诉他日本公使直接见我提了二十一条的事情，看他都说些什么。”

曾彝进当天下午去拜访有贺长雄，转达袁世凯的意思。有贺长雄回道：“甲国对乙国有所要求，是极常见的情况，但直接面见驻在国元首，只有大使才有此权利，日本公使此举，实在有些失礼。”

曾彝进又问：“大总统对此事颇为重视，但对日本的宪政运行又不甚了解，到底是日本内阁的意思还是天皇的意思，大总统希望听听顾问的意见。”

“我国的宪政运行，与美国和法国都不同。外交、战争这样的大事，大权并不在内阁手中。最后还要召开御前会议，由天皇来决断。而对天皇决断起作用的，是元老们。比如松方侯爵和山县伯爵，他们的意

见最为重要。他们不愿外交决裂，即使内阁也没办法改变。换句话说，大隈首相要在外交上有重大行动，需要得到元老们的首肯。”然后有贺又向曾彝进讲日本宪政与美国、法国宪政的不同。

曾彝进十分失望，觉得这些高谈阔论与二十一条实在扯不上关系，没法向袁世凯交差，打算再找什么人想想办法，打探点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回到住处，门房就告诉他，袁大总统派人来留话，让他一回来就去总统府。

曾彝进连忙赶往总统府回道：“大总统，与有贺谈了一下午，都是高谈阔论，有用的话一句也没打听来。”

“说说看，不论有用没用，你们谈的都告诉我。”

等曾彝进把会见情况说了一遍，袁世凯说道：“怎么说不得要领？听他的宪法论，我已经很得要领，很得要领呢。以后和他谈话，不论是什么话，都随时告诉我。”

曾彝进没想到袁世凯竟然很满意，十分高兴道：“啊，我真没想到，他那些高谈阔论还能有用，还需要我办什么，请大总统吩咐。”

“你还要再去一趟，你告诉有贺，我希望他能回日本一趟，打探一下日本元老的意见，这个二十一条到底是大隈首相的意思，还是元老们的意见。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是逼着中国与日本决裂。有贺曾经任过枢密院的秘书，与日本元老们很有交情，他应该能打探出确信。”

“是，我听有贺说，他与松方侯爵、山县伯爵还有大山岩伯爵私交都很好。要让有贺回国，二十一条的内容，大总统总要透露一些给有贺，不然他回国也没法交涉。”

“那是自然。”

吃过晚饭，曾彝进再去见有贺长雄。一听要回日本面见元老，有贺面露难色：“日本内阁这次提出的二十一条，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袁大总统十分震惊，觉得没法向国人交代，他打算完全拒绝。这样势必要与日本决裂，这对中日双方都是灾难。”

曾彝进把二十一条的大致内容告诉有贺长雄，有贺听罢后道："这实在有些过分，尤其是第五号，实在不智。我曾经给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讲过国际法，还有些交情，我可以回国一趟，把情况告诉他们，听听他们的意见。"

曾彝进完成使命，十分高兴，从口袋里取出一张银票道："这是一万元，袁大总统送给阁下作路费。大总统的意思，如果不够，可以随时再加。或者你回来后再给你增加。"

一万元已经绰绰有余，有贺长雄回道："足够了。事关重大，我明天就起程回日本。"

有贺回日本，一个来回最快也要一个星期。而日本公使馆已等不及了，有贺在两名便衣宪兵的护送下登上去沈阳的火车时，日本公使日置益就打发翻译高尾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何日开议。外交部的日常工作由曹汝霖主持，他接过电话道："贵公使没有将觉书交与我总长，何能开议？"

第二天，日置益亲自到外交部向孙宝琦递交二十一条。孙宝琦拿过来随手翻了翻，因为他此前已经参与密议，对内容已经很熟，因此大发议论，并将各条一一指摘。这就犯了外交的大忌——办外交，最忌的就是不假思索，妄加议论。

"贵总长于觉书内容已经如此明了，将来商谈，自更容易。"日置益说话时望着曹汝霖微笑，意思是，你不是说总长不知道觉书的内容吗？

送走日置益，孙宝琦将会见情况写出会谈笔记，让曹汝霖亲呈袁世凯。袁世凯看了笔记，十分生气："润田，我不是告诉你们，要逐条谈判，不要笼统议论，慕韩何以如此糊涂，你没提醒他吗？"

曹汝霖回道："提醒了，大约是孙总长见到日置益气不打一处来，才大发议论。"

"慕韩荒唐，太草率，不能当此重任。"

当晚袁世凯叮嘱杨士琦，让他征求陆征祥的意见，希望他能出任外交总长。杨士琦奇怪道："大总统，子兴通俄语和英语，不懂日语，让他与日本人谈，合适吗？"

“合适，合适的很，他不懂日语更好。”

杨士琦不解地望着袁世凯。

“我们这次谈判，行的是拖字诀。子兴不懂日语，当然需要翻译，这一翻译一解释，便可打发一半的时间。”

“明白了，明白了。”杨士琦恍然大悟。

第二天上午，令陆征祥任外交总长、孙宝琦调审计院长的总统令就发布了。日置益派高尾到外交部询问，为什么还没谈判却更换外长？这是对日本极不友好的表现。

曹汝霖回道：“正好相反，大总统对此次谈判非常重视，才任命有丰富外交经验的陆总长亲自主持会谈。而且陆总长素有耐心，必能一心一意与贵国详谈。而且此项任命我国政府也征求了外交团的意见，不信你可去问他国外交人员。”

日本人想尽快见到陆征祥，曹汝霖告诉他们，陆总长回家探亲，大约后天才能回来。

高尾问为什么这时候探亲？曹汝霖反问：“这时候探亲有何不妥吗？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陆总长此时还乡再正常不过。”

其实，陆征祥是奉命设法拖延，暂不要开谈，因为有贺还没有从日本回来。

1月底，有贺回到北京。袁世凯已经从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报中提前得到消息，派曾彝进亲自去车站接。有贺一下车，曾彝进就问他消息怎么样。

“到我寓所详谈。”

曾彝进感到情况不妙，忐忑不安陪有贺到了家中。等家人摆上茶来，有贺才娓娓道来：“这件事真相已明。我见了松方侯爵，哪里知道侯爵实不知其内容。如此大事并未经过御前会议，松方只知道大隈要与中国解决悬案，不知其他。我将‘二十一条’内容告知松方，并言日本公使直接向驻在国元首提出要求，有失国际间通行礼貌。松方侯爵说：‘大隈重信言大而夸，你快回华告诉袁世凯，满洲系我帝国臣民以

血肉性命从俄国人手里夺过来的，应当予帝国以发展的机会。至于满洲以外中国领土上的主权及一切，帝国毫无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国臣民不见得都支持他的要求。’”

“那就好，那就好。总统可以稍稍安心了。山县公爵是什么意思？总统一定会问的。”曾彝进一听才放了心。

“山县公爵那里，我因怕招人耳目，所以没有去见他。不过，他与松方侯爵关系极好，他们的意见应该差不到哪里。”

曾彝进立即向袁世凯汇报，袁世凯十分高兴，连道：“得要领矣，得要领矣。满洲以外的，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俄国从满洲抢去的，日本人已经都拿去了，他还想再发展，让他发展了，我们可就吃瘪了。”

次日，日置益约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会面。日置益急于迫使中国就范，因此提出每天都要会谈。陆征祥回道：“每天谈不太可能，我是外交总长，要参加国务会议，还要会见其他国家外交人员，部务事情也多，每周只谈一次我能保证。”

日置益则提出每周至少谈五次。

“一周七天，周六周日照国际惯例不谈，那还剩五天，我无论如何不能够保证每天都参加。如果贵使坚持每周谈五次，那就必须允许我不必每次都参加。”

外长不参加，谈了也是白谈。最后，双方同意每周谈三次。

陆征祥又道：“要谈的话，只能安排在每天下午。”

日置益回道：“下午也行。”

“那就下午五点开议如何？”

“五点实在太晚。每天下午两点开议最好，而且晚上也应当继续。”

“两点开议也无不可，只是我身体不好，如果夜间继续开会，不出一星期，我非住院治疗不可。”

最后双方议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次下午三点开始，地点在外交部

大楼，第一次谈判定于2月2日。

当天晚上，袁世凯召见陆征祥和曹汝霖道："谈判的原则，我强调四条，一是涉及领土完整的内容绝不让步；二是第五号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绝不许议；三是我多次强调的，要逐条商议，不可笼统表态；四是能拖则拖。日本人想从速议定，我们则反其道而行之，能多拖一天是一天。"

陆征祥回道："是，总统的指示我们一定照办。"

袁世凯又叮嘱道："第一号涉及山东，现在欧战尚无结果，德国在山东败给日本，在欧洲未必败给协约国，所以现在谈德国权益让给日本为时尚早。你们就以此理由先避而不谈，可先谈东北的问题。日本人总是把东北与东蒙混到一起谈，这不行。日本人的权益，不能向东蒙渗透。"

1915年2月2日，中日双方进行第一次谈判。中方出席会议的有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三人是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翻译官高尾。

日置益先致辞："日本此次所提条件，是为两国永久彼此亲善起见，希望能够从速议定。久仰陆总长久历外交，誉满欧美，有幸与贵总长为中日永久亲善会谈，深感荣幸。这次敝国对此事极愿速结，希望贵总长能够先对我方所提条件有个总的态度，这样下面的谈判将会顺利的多。"

陆征祥随后致辞道："中日两国唇齿相依，自应互相亲善，本席也是一向主张两国亲善，前在总理任内，财政曾聘阪谷芳郎男爵为顾问，交通聘平井博士为顾问，法律聘有贺博士为顾问。本次会谈，本席亦希望能够加深中日友善。至于会议，应循序进行，议决一条，再议一条，否则万一后面某条精神与前面协商结果不符，反添困扰。而且，本席刚出任总长，对贵方所提条件也未深入研究，总要容我有所思考。所以，本席认为还是逐条商议为妥。"

日置益没有办法，只好答应："那就依贵总长之提议，逐条会谈。但在形成决议前，万勿对外泄露。"

于是开始议第一条，也就是日本提出的"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

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陆征祥问道：“当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承俄国未满的年限，何以现在又要重定？”

日置益回道：“重定年限，于原则并无变更，希望照允。”

因为袁世凯的意思此条关系不大，不必多做争论。所以稍加辩论，陆征祥就同意通过。见如此容易就达到目的，日置益笑道：“贵总长真是明白痛快，希望其余各条，都能这样的痛快商定。”

日本希望接下来商议第二条，陆征祥却道：“不急，且喝杯茶。”

于是上茶。陆征祥一口一口地品，然后讲中国的茶道，由中国的茶道谈到日本的茶道。这样一折腾，二十多分钟又过去了。

日置益一再提议，就第二、三、四条进行会议。这三条内容就是允许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垦荒、经商、办工厂和采矿。日本的目的，就是向东北和东蒙古大量移民，为将来扩大侵略寻找机会。不过在日置益的口中，却是中日互惠的好事：“日本地狭人稠，东三省及东蒙古却地广人稀，若使日本移民到东三省不受限制，正是互相调剂，各得其益。”

陆征祥回道：“此地风气未开，教育又未普及，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现在杂居易生误会。将来民智日开，教育普及，自然可以开放杂居，现在为时尚早。且贵国气候温和，东省寒冷，前我在俄国，见俄人只有往南迁居，没有见南方人往北来者。”

曹汝霖又补充道：“中国山东人往东三省者，都是春往冬还，亦是为此。”

日置益笑着对曹汝霖道：“曹君曾在日本，应知北海道寒冷程度，与东三省不相上下，但我国人往北海道去的亦不在少数。”

陆征祥依旧不答应：“目前我国尚未收回治外法权。贵国治外法权未收回以前，亦不许外人内地杂居。”

中方坚持不肯让步，日方则陈述种种好处，双方辩论得口干舌燥。于是陆征祥道：“我有些饿了，诸位想必也饿了。润田，快上茶点。”

于是再上甜点，陆征祥则介绍甜点的制作和典故。等吃完甜点，已经六点多，于是会谈结束。

第二天上午，陆征祥和曹汝霖带着会谈笔记去见袁世凯。袁世凯听说一下午只谈了一条，很满意，尤其对陆征祥拖延时间的手段大加赞扬，对接下来的谈判他也有具体指导意见："接下来的这三条，日本人都是把南满与东蒙一起并说，这是浑水摸鱼，东蒙地位与南满不同，你们要注意此项。第二条说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盖造房厂，或为耕作，可取得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租借权尚不可许，所有权有碍国土完整，不能允准。第三条，日本人要求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任便往来怎么行得通，漫无限制，各国援引，万不可行。"

陆征祥回道："总统的指示已经在批注中注明，我和润田都谨记在心。以后每次会谈结束，我或者润田都来面请总统指示。"

"子兴、润田，我不是不相信你们，实在是这次谈判关系太重。我被四万万人选为总统，就是受四万万人托付，领土主权在我手上被侵损，如何向国人交代？而且，这些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观念，谁主战，谁就是爱国，不论能不能战；谁签了和约，谁就是卖国，不论经手人尽了多大的努力。像李文忠那样公认的外交家因为签了《马关条约》，就被骂为卖国贼，却无人去想，派别人去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吗？日本人的二十一条，比马关条约更令人愤恨！咱们这些经手人无论做了多大的努力，看热闹的人未必理解，挨骂恐怕是逃不掉的。所以，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能争一分是一分。"

"我和润田都知道总统的苦心，一定竭尽全力与日本人争。"

谈判进行得很艰难，每一条都要进行反复辩驳。日本人胃口很奢，谈判期间日置益一次又一次提出就第五号进行谈判。袁世凯希望得到列强的支持，但又担心泄露出去日本人反应会更强硬，一直犹豫不决。顾维钧建议道："此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中国没有义务遵守，应尽快让西方国家知晓，并寻求外交支持。日本人一再威胁我们不能泄密，越说明他们的要求太过无礼，我们当然不能按照日本人的愿望行事。"

"好，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袁世凯最终下定了决心。

顾维钧与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关系十分密切，此后中日双方谈判的情况不断在英美报纸上刊出。日置益十分生气，在一次会谈时质问中国为什么将谈判消息透露出去，陆征祥硬着头皮不承认。

终于，袁世凯希望的列强干涉出现了。英国在中国利益最多，对日本在中国不断获得利益十分警惕，向日本提出外交交涉，要求日本解释正在进行的中日谈判，日本都提了什么样的要求，并希望日本的谈判条件不要妨碍英商在华利益。日本挑了十几条提供给英国，同时表示无意涉足长江流域，对英商的利益绝无妨碍。英国的反应让袁世凯失望——英国政府认为，日本的要求并不过分。

美国也开始关注此事，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发给驻华公使芮恩施的训令中说："日本提出的条件与过去日本做出的关于中国主权的声明不相符合，美国在原则上反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蒙古东部的要求。"

而俄国的态度却是完全支持日本。因为俄国与日本已经达成默契，双方一东一西，图谋蒙古。俄国颇具影响的《俄罗斯言论报》发表评论说，"日本在交涉中表现出很大的克制、稳妥的程度，具有诚意，而中国却实施一贯的阳奉阴违，以致未达成协议，实令人颇为费解。"

袁世凯看到俄国人的言论，气得大拍桌子："俄国真是可恨！他们总是趁中国内忧外患来浑水摸鱼，从中国割取土地最多的就是他们。"

日置益对中国企图利用列强施压日本非常不满，在一次谈判中他对陆征祥道："中国自己不能振作，却希望得到他国的帮助，这样的外交策略是可笑的，也是有害的。请贵总长回忆一下近数十年来的历史，中国执行以夷制夷的外交占到一点好处没有？当年日清战争，俄、德、法三国干涉我国归还辽东，结果辽东被俄国所据。教训不远，中国为什么总是乐此不疲？"

"不能说没有用处，这就好比一个人受到了欺负，要请大家来评评公理，虽然评理的人未必出手相助，但是非对错，大家却有个评判，仗势欺人者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一个有良知的人，面对正义的谴责会有悔悟和收敛，只有真正的无赖才会对公议舆论无所谓。"

陆征祥指桑骂槐，让日置益十分气愤："所谓公理，也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我们不要在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口舌之争上耗费时光，前面四号条款已经取得一致，我们该就第五号的条款进行会议。"

“第五号条款严重侵害中国主权，不是对一个平等国家所能提出的。我政府不就任何侵害中国主权的条件进行谈判。”

“这是敝国政府为了中日永久亲善而提出的条件，这些条件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如果得以实施，中日关系必将更加亲密，中国也将因此跨入文明国家的行列。”

“中国政府必须聘日本人为顾问，中国警察多数要聘用日本人，中国军械之一半要从日本购买，中国铁路修筑权要让与日本，中国铁路贷款必须借于日本，我从未见过如此苛刻的条约，我更不理解这样的条约对中国究竟利在何处！”

日置益冷笑一声道：“总之，日本政府出于善意提出的条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给予答复。不然，一切后果由中国自负。”说罢傲然离席而去。

陆征祥和曹汝霖心事重重去见袁世凯。

“大总统，今天我实在控制不住，得罪了日本人。”

听完陆征祥的谈判情况，袁世凯道：“这事不能怪你，日本人实在欺人太甚。”

曹汝霖分析道：“想靠列强帮中国，我看指望不上。英国、俄国和日本同属于协约国暂且不说，英国向来是与日本结盟的，只要日本答应不损害英国的利益，英国就会沉默；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影响到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但美国也不会有实质的帮助；俄国不必说了，他如今是趁火打劫！”

“润田，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只是部分道理。列国出面，当然不会产生根本的作用，但作用还会有的。日置益如此气急败坏，正说明我们以夷制夷起了作用，他们不会一点也不顾忌国际社会的反应。他动不动就以武力相胁，我们也有军队，兔子急了还咬人。”

下午，袁世凯把顾维钧叫来道：“少川，现在谈判很困难，日本人态度很嚣张。我想争取国际社会给日本增加一点压力，俄国人与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指望不得；英国人向来袒护日本人，也靠不上。美国人在东北的利益较多，能牵制一下日本人的，如今只有美国。”

顾维钧回道："有人说靠国际社会没用，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要想让日本人抛弃第五号的要求，非请国际社会出面不可。如果大总统允许，我建议把条约第五号内容提供给美国人，我想美国政府一定会出面向日本人施压。"

"我也正有此意。美国人向日本人施压，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是日本人顾忌美国人的态度，或许会收敛他们贪婪的欲望；或者适得其反，日本人恼羞成怒，逼人更甚。"

"绝对不能签订第五号，是我们的底线。如果日本人铁了心要签订第五号，那么中日只有一战。还有一种可能，日本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思，如果中国反应激烈，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他们可能就收回第五号，我认为值得一试。否则，大总统难道真同意第五号？"

"决然不可。第五号那是灭我中国的条约，无论如何不能签。"

"好，大总统只要下定决心，我立即去找芮恩施交涉，请他把第五号内容密电美国政府，且看美国的反应。"

次日，顾维钧与陆征祥一起来汇报，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美国政府已经向日本提交照会，询问是否有第五号条款要求，并明确向日本政府表明美国的态度："美国对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或经济上对中国行使支配权力，不能漠不关心。如果这样的要求逼使中国接受，就会对美国产生排斥，使美国不能平等参与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并限制中国的政治独立。美国坚决支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在中国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顾维钧将美国公使芮恩施提供的美国照会副本交给袁世凯。袁世凯点头道："好，好，老美总算说了句硬气话，我想日本人不能不有所顾虑。"

陆征祥道："也有坏消息，日置益照会外交部，为了加强青岛的防卫，防备德国人偷袭，他们要增兵青岛和旅顺、大连。"

"这是预料之中的，日本人无非是给我们施压，想在谈判桌上沾光。你们不必管，反正第五号不能开议。"

陆征祥、曹汝霖走后，袁世凯立即请徐世昌前来密议："菊人大

哥，日本人实在逼人太甚，陆子兴他们的谈判很艰难，我想让北洋的袍泽们出面，给他们撑撑腰。”

徐世昌回道：“大总统有什么想法，吩咐就是。”

“我想华甫、香岩、姜老叔他们这些将军们应该发个通电，表示拒绝谈判，不惜一战的决心。”

“好，这事我来联络。”

下午，袁世凯又叫来曾彝进吩咐：“叔度，我交给你个任务，你帮我把一笔款子用出去。”

曾彝进瞪着眼望着袁世凯，不明白花钱还算什么任务。

“你想办法结交一批有相当知识又怀才不遇的日本浪人，每月给他们提供一笔钱，让他们随时打探日本使馆和日本侨民的消息。”

“这不是难事，落魄的日本浪人不难找。但是他们这种人难得接触到机密，恐怕打探不来有用的消息。”

“消息有没有用我来判断。你只管让他们尽量给你提供就是，使馆的消息、日本侨民的消息，不管真的假的，大的小的，无论何种消息，你都来告诉我。比如最近来中国的日本人多，还是离开的多，离开的又是什么原因，离开的时候是否把家财一起卖尽，有没有一去不复返的势头。还有他们是否接到日本使馆或领事馆劝他们回国等等，事无巨细，都告诉我。”

“好，这件事好办。”

“还有一件事，你今天就去找有贺，好好向他请教宪法。”

“大总统，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和他研究宪法，能解决外交问题吗？”

“当然能，而且关系重大。我明白告诉你吧，我现在想知道的事情，是外交真正决裂后，大隈会采取何种态度，他是否会奏请天皇，立刻派兵来中国。按照日本的宪法，天皇是必须准其所请出兵呢？还是可以驳回不出兵呢？关键在这个地方！你万不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涉及二

十一条，要用旁敲侧击的办法，叫他就宪法论上解答问题。”

曾彝进当晚去了有贺家中，称赞其“宪法论”高明，很有兴趣向他请教：“袁大总统对用兵权十分关注。中国的临时约法，规定用兵权要通过国会的同意，这便等于剥夺了总统的军事大权。袁总统现在设立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想把兵权收回来，但下面的抵触很大，他很想在将来的宪法中予以明确。我想听听日本宪法这方面的规定，以便将来对大总统有所献议。”

有贺回道：“在日本，内阁如果请求用兵，必须召开御前会议，诸位元老当然列席。天皇和元老如果不喜用兵，当然可以驳回。比如这一次，大隈以武力相逼，那他自己说了不算，就应该先奏请开御前会议，议决如何提出要求，如何让步，让步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让步而决裂了，采用什么手段，如何用兵。这次大隈贸然提出二十一条，尤其是第五号毫无准备，毫无后盾，天皇不知，元老不知，这只能靠侥幸成功啦。可国家大事，岂是投机可以办好的。如果袁大总统在谈判中决然驳回其要求，导致两国决裂用兵，那么，在日本那边，没有经过御前会议，日本是否出兵，还必须请示天皇，请示元老。而到这时候如果不用兵，就伤了帝国的威信，内阁肯定要倒的。”

“如果两国决裂，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内阁请求出兵，这个是可以的吗？”

“大隈提出的二十一条，涉及满洲以外的要求，本非日本帝国的本意，帝国十之八九不至因此出兵。但中国方面若有重大侮辱帝国威信的言语行动，他可以此为借口激怒天皇、元老乃至帝国臣民，促使他们用兵，这一层不可不防。总之，大隈这次的办法，手段太拙劣，在办理方式上又太不礼貌，大多数日本人不以为然，支持他的人没有几个。”

曾彝进将会见情况报告袁世凯，袁世凯决定会见有贺长雄，希望他完成一件重要使命。

次日上午，有贺长雄如约来到总统府。袁世凯先对他为中日友善所做的努力表达谢意，然后话题一转道：“此次日本要求各款，其重要部分亦为中国政府所料及，不难承诺。唯其中有害及中国独立权、违反现行条约及破坏各国在中国之机会均一者，则属万难承诺。如果承诺，必致全国舆论沸腾，群咎本大总统对于国民不负责任，革命党必借此以为口实，希图再举；其他各外国于欧战结局之后，必纷纷援例为同样之要

求，彼时中国政府将无法拒绝。目前中日交涉遇到极大困难，日置益公使坚持就二十一条第五号进行会议，实在令我为难。此项条件不但于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日本政府对于元老很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远见的人，博士与日本元老又深有交情，我意请博士回国向元老详细说明，请其谅解，顾全两国之友谊。博士必能谅解我的意思及政府为难情形，务请善为说辞。”

有贺长雄回道：“我素来抱一种意见，对于有三千年历史与四亿民众之中国，临之以高压手段，决非永久之良策，我很愿为中日永久友善尽一分力量。为了中日消除隔阂，永保友谊，我尚有一项建议，请总统俯允。”

“博士请讲。”

“现在中日两国中下等人交际频繁，而两国上流人士交际甚鲜，故彼此意见恒多误会。日本上流人士极希望与中国上流人士结风雅交，而苦无交际机关。如日本枢密院顾问官，均系老政治家，或博学鸿儒，素仰中国文化，极表同情于中国，若能招致此辈，更番来游，情意渐通，猜疑尽释，日本对中国之外交方针或可一变。兹拟设一外友会，专司此事，拟请云台公子为中国会长，松方侯爵为日本会长，不知大总统意下如何？”

袁世凯连连拍案表示赞赏：“好得很，好得很，中日之间正需一个这样的机关。日方由松方侯爵出任会长极为恰当，中方会长犬子不能胜其任，待我再斟酌。你回国后告诉松方侯爵，日方外友会的费用本政府愿承担，你回国前可先带部分经费转至松方侯爵，以便为中日友善沟通之用。”

其实，这不过是袁世凯表面的说辞，其真实的意思就是给松方一笔钱，让他策动元老，给日本内阁施压，在谈判上能够有所让步。

有贺很爽快答应了，同时建议道：“日前大隈内阁尚未奏请召开御前会议，如果召开御前会议，他的背后便有相当的力量，非大隈一人私见可比，非虚声恫吓可比，元老也无可奈何，之后的交涉或允或驳，那就请大总统决断了。”

听话听音，袁世凯明白，有贺的意思是说要运动元老，非在召开御前会议之前，而一旦经御前会议后提出的要求，还是答应的好，不然真

要诉诸武力了。

“我明白博士的意思，天皇和元老的面子，中国当然要顾及。还请博士尽快回日本。”

有贺长雄次日就乘火车到沈阳，转道朝鲜回国。袁世凯把曾彝进找来道：“有贺回国后由你负责与他联络，你直接联络他肯定是联络不到，通过驻日使馆的陆润生就行。有贺与这边的联络，也是通过陆润生。”陆润生就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润生是他的字。

“有贺回国运动元老，我们心中有底，谈判时就不必看日置益的脸色了。”

“日置益贪心不足蛇吞象，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纵使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曾彝进不知道袁世凯如何杀日本人一个回马枪，更不相信袁世凯还有什么资本可以杀日本人回马枪，但他也不能不服袁世凯的套路有时候的确出人意料。

有贺回国担负着秘密使命，他和袁世凯故意放了个烟幕弹，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登载消息说，有贺今年契约届满，此次回日本将仍旧担任帝国大学及早稻田大学教习，中国政府遇有要务即行来京。报纸上还煞有介事地说，有贺临别赠言袁世凯，一是行政司法不宜相混，二是立法院宜速行组织，三是国民会议亦尽早成立。外人都知道，有贺因为合同到期而回国。

有贺回到日本后，先与驻日公使陆宗舆进行接洽，有什么情况请他随时发密电给袁世凯。有贺先拜谒井上，然后又拜访山县有朋。山县听取有贺的报告后，又让他转访松方正义，松方又请他再告诉宫内大臣大山岩。这些元老对大隈重信内阁未经御前会议就坚持开议第五号内容，并不惜以武力威胁中国深不以为然。松方正义召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诘问他觉书中有第五项，何以没有报告？加藤说，这是希望条件。松方说，既然只是希望条件，对方不愿开议，即不应强逼开议，设若交涉决裂，内阁打算怎么办？加藤高明回道：“帝国出兵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松方则笑言：“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应速自行善处。”

不久，有贺通过陆宗舆转电袁世凯："谈判大局既定，民国宜以内政有种种困难为理由，要求结了，其关满蒙问题宜让步，并声明第五号毫无让步之余地。内阁若欲加以强制手段，诸元老必制止之。"

袁世凯把曾彝进叫来道："这些天你要尤其注意日本使馆的动向，我决定要杀他们的回马枪。"

袁世凯说的回马枪，就是对二十一条提出最后修正案，第五号、第四号完全不予考虑，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而日本政府应声明未来将青岛交还中国，并撤回租界内外日军；第二号关于满蒙问题，东蒙古不予考虑，在同意日本人租用土地办厂经商耕作的同时，要求必须服从中国警察管理并像中国人一样照章纳税，东三省司法制度改良后，取消领事裁判权，所有诉讼，完全由中国法庭审理等等。

陆征祥和曹汝霖都有些担心，一旦激怒日本，谈判陷入僵局该怎么办？袁世凯则安慰道："你们不必担心，我自有办法。"

文件提交后，袁世凯让曾彝进每天向他报告。第二天曾彝进就报告，日本使馆内乱作一团，使馆有人说，万没料到袁世凯敢于如此。又隔数日，传来消息说，大隈首相处境很尴尬，遭袁世凯回敬一棒，狼狈万分。

袁世凯也从陆宗舆密电中获知，大隈首相已经上奏天皇，准备开御前会议。随后陆宗舆转来有贺电报："日内阁一变态度，减轻要求，深望中国亦一变态度，顾全元老面子。将来必要时，尚可以元老意向牵制内阁。"

有贺在元老中间穿梭活动，引起了日本内阁方面的警觉。陆宗舆不久发回电报，有贺被政府派警护卫，拘束行动，只能中间传信，不便自由活动。

袁世凯的消息来源从此只能靠曾彝进手里的日本浪人。但日本浪人虽然每天都向曾彝进报告，却提供不了确切的消息。袁世凯催得紧了，他便回道："最近有浪人报告说，传闻东京来电，计有三案，第一案如何如何，第二案如何如何，第三案又如何如何。先提第一案，不行，再提第二案，再不行，提第三案，第三案不行，则决裂。我以为此种澜言，实在无报告价值。"

“你何以知其无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快到最后摊牌之时了。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万勿隐瞒。”

“是，以后不管什么消息，我一概向总统汇报。”

“这就是了。对了，最近有没有日本商人离开北京？多不多？”

“这个我知道，最近有三个日本商人走了。”

“他们是怎么走的？卖掉了家产没有？是不是日本使馆动员他们离开？”

“没有卖掉家产，也没有听到日本使馆动员日侨离京的消息。”

袁世凯自言自语道：“好，看来日本人还没打算动武——这种消息你要多上心，一听到日本人离开北京的消息，一定打探一下原因，以及是否卖掉家产，并及时告诉我。”

曾彝进领命而去。

这天，袁世凯接到陆宗舆电报，说日本内阁提出了最后通牒，估计已发驻华使馆，但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袁世凯让曾彝进立即来见，却满城找不到他。到了晚上他才来报告，说他请一个在日本使馆有内线关系的浪人吃饭，据浪人说，日本使馆接到东京来电了，御前会议依诸元老意见，只有一案，满洲以外的要求不提了，满洲以内较原案略有让步。元老们最关注的权力是日本在满洲内地杂居权，在满洲得以租种土地，满洲警察局须聘请日本人为顾问。此三条最重要，非中国答应不可，不答应即决裂。

袁世凯笑道：“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这个报告是真的。”

“或者日本人还可让步，焉知无第二案。”

“我同日本人办交涉数十年，他们的性情我摸得门清。他们性急，喜欢痛快。况且证以日本元老松方的意见，大都相符，我看这个报告最近于真。”

中日谈判已经停滞了三个多星期，美国的干预让日本内阁倍感压力，为了避免外交被动，逼迫中国尽快签约，一方面增兵山东和山海关，派军舰到渤海湾游弋，驻华使馆发布训令，令日本侨民准备撤离，极尽恫吓之能事，另一方面决定向中国下最后通牒。

5月7日上午，日本内阁将最后通牒电达北京日本驻华使馆的同时，将副本送达中国驻日使馆。驻日公使陆宗舆立即电告外交部。日本最后通牒的大致内容是：日本为东亚和平，并期将现存中日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提出中日友好条款。然中国政府对日本善意未加体察，一意拖延，愈三月之余而无结果。鉴于中国政府态度恶劣，日本政府认为再无继续协商的余地。然，为维护东亚之和平，日本政府前次提出的修正案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一事外，概与此次交涉脱离，容后再议。前四号之内容，不可加以任何更改，请中国政府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得不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陆征祥和曹汝霖亲自将电报呈给袁世凯。

袁世凯看了之后道："日本的正式通牒还没送来，估计不会有大的变化。子兴，你尽快亲自与美国和英国公使联络一下，看他们还有没有挽回的办法。"

曹汝霖回道："英国指望不上，就是美国也不过是发几个强硬的照会，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行动。"

"日本人肯放弃第五条，与美国的帮助不无关系，有用无用，还是去联络一下的好。"

两人走后，袁世凯立即请徐世昌和杨士琦过来。

袁世凯说了一下情况后道："日本人将下最后通牒，看来中日已到了摊牌的时候。"

徐世昌问："大总统是什么想法？"

"日本人欺人如此，莫说我是大总统，就是寻常男人何尝不想与日本人大战一场。大战一场，虽死犹荣，还能博一个爱国的名声。可正因为我是大总统，就不能像寻常男人一样行事。大战一场，是必输无疑。

明知必输而轻于一掷，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甲午之役，李文忠不想打，迫于舆论不能不勉强一战，结果丢了朝鲜和台湾，赔款两亿多两。庚申年，老太后是不甘受洋人的气，负气向十一国宣战，结果八国联军进京，两宫西狩，签订《辛丑条约》，赔款本息高达九亿两，使馆区、京津要塞、山海关铁路沿线外国得以驻兵，国权沦丧，想来不寒而栗。是战是和，我已经数月睡不好觉。菊人大哥，如果我下令与倭寇一战，拼个鱼死网破，会是什么后果？”

“你是大总统，不该存鱼死网破的想法。其实不用问，你心里也清楚，与倭寇一战，网不一定破，鱼却必定要死。因为一旦中日开战，就是向整个协约国开战，俄国必定要图谋新疆、蒙古，英国则必定乘虚而入，谋我西藏。何况地方各自为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拿什么开战？仅军费一项就无法可想。”

杨士琦接话道：“不仅外患，内忧也很严重。如果孙黄之辈趁乱而起，局面就不可控制。”

“是啊，这也正是我担忧的。今天叫你们两位来，一是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有拒约的好建议，咱们不妨认真筹划，二是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打算答应日本人的要求，请你们到时候能够支持，大家都难咽下这口气啊。”

徐世昌建议道：“到时大总统最好召集大家商量一下，也让大家能够理解大总统的苦心。”

杨士琦出主意道：“实在没办法，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不等于将来就让他得逞。比如日本人在南满租地，到时下一条行政密令，谁租地给日本人就当卖国贼枪毙，让日本人一寸地也得不到。”

“对，对，我也正有此意。杏城，你以个人名义约张雨亭来一趟，此人不简单，我有事交代他。”张雨亭就是驻奉天的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

“好，我立即给他发个密电。”

日本驻华使馆方面接到通牒，并没有立即送交外交部，而是派一等书记官小幡来见曹汝霖，说日本政府预备下最后通牒，不惜一战，若将第五号酌议几条即可免此危险。

曹汝霖从陆宗舆的电报中已经知道日本内阁对第五号已经不再坚持，日本使馆如此不过是得寸进尺以向内阁邀功罢了，便对小幡道："贵国已将最后通牒副本送达我国驻日公使，公使为政府代表，送交公使，即无异送交我政府。既下最后通牒，有何再商可言？"

小幡碰了壁，悻悻而去。

下午三点半，日置益亲自将最后通牒交送陆征祥，态度严肃，不发一言。

袁世凯接到正式最后通牒，要求到9日18时必须回复行或不行。算算时间，只有四十八小时。他立即召集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大家都到齐了，只缺最重要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打电话催请，说正与英使朱尔典会晤。

过了半个多小时，陆征祥才到，报告他与英美公使沟通的情况。

袁世凯问："朱尔典怎么说？"

陆征祥回道："英国也没什么好办法。"

"美国公使的意思呢？"

"与朱公使的意思一样，也劝中国不要与日本正式冲突。"

"我们该拜的都拜了，看来只能如此了！日本人当初提了二十一条，如今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号自行撤回，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这些不得不说是外交部努力的结果，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外交部坚拒到底，已尽其责任。日本这次提出的最后通牒，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位的意见。"

段祺瑞立即表示反对："中日并未失和，日本人却向中国下最后通牒，这在国际上是从来没有的。我们这样迁就日本人，何能立国？中日军备有差距，但无论能不能赢，总要先打一仗再说，一枪不放，就递降表，太丢军人的面子。老话说得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段总长之说自是正理，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位也有责任”。

段祺瑞仍然持异议：“民国肇兴，就签订这样丧失国权的条约，倘各国效尤，如何应付？”

“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两国力量如何，你应该最明白。”

闻言，段祺瑞无话可说，徐世昌出面道：“该尽的力都尽到了，目前除了接受日本的通牒，看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其他人也点头附议，于是宣告散会。

第二天下午，袁世凯吩咐外交部准备回复日本最后通牒的稿子。袁世凯对顾维钧的印象很好，特别点名让曹汝霖与顾维钧亲自商议起草。当时顾维钧因为太过紧张、疲劳而发高烧，已在德国医院住院两天。曹汝霖亲自到医院去与他商议，顾维钧认为虽然是最后通牒，但应当辩驳处还是要表明态度，关于第五号日本的说法是“容后再议”，顾维钧认为这会留下后患，应当明确表示中国不予接受。两人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脱稿时已经是早晨四时。由顾维钧翻译出英文稿，准备通报给西方国家使馆。

黎明后，曹汝霖携稿入总统府。袁世凯已在办公，埋头阅文件。

曹汝霖问道：“大总统这么早就办公了？”

“睡不着，干脆不睡了。”

曹汝霖呈上稿子，袁世凯正在审阅时，日使馆打来电话，请曹汝霖接。原来是翻译高尾，他说今日已到限期，贵方复文何时发出？曹汝霖答必在期内发出。高尾又说最后通牒复文，只有诺否两字已足，若杂以它语彼此辩论，过了期限，反恐误事，务望注意。

曹汝霖将日本使馆的意思报告袁世凯，袁世凯叹了一口气，把内史

长阮忠枢叫来，让他参照曹汝霖的稿子重拟一稿，将辩论之处一概删去。

下午高尾又到外交部，说是奉公使命，要求先阅复文稿，以免临时有误限时。曹汝霖认为日本人干涉太甚，不同意让他阅稿。高尾很蛮横，说你不让阅，那我见总长。曹汝霖没办法，只好请示陆征祥，陆征祥说时间局促，免生枝节，那就先给他阅看吧。谁知高尾阅后不同意关于第五号“中国不予承认”的说法，要求须照原文更正。

外交部秘书往还磋商，易稿数次，高尾始终不同意，非按通牒原文“暂时脱离，容后再议”表述不可。最后陆征祥拍板道：“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后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

定稿缮正，再翻译出英文、日文，陆征祥、曹汝霖和日文翻译施履本送至日本使馆，交与日使日置益，日置益踞座而受，十分傲慢。

三人出日本使馆时，已是午夜十一点。曹汝霖对陆征祥道：“陆总长，我感觉就像评书中所说，投降书递顺表。”

陆征祥安慰道：“润田，这算什么，当年我在驻俄使馆当翻译，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与杨钦差磋商不洽，后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逼迫杨钦使签字。杨钦使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至今心有余悸。杨使气愤填膺，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客死俄国。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第十八章　杨皙子君宪救国　袁克定撺掇帝制

驻沈阳的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到总统府面见袁世凯。

张作霖是奉天海城人，年轻时因父亲被赌徒打死，与二哥找人寻仇，开枪打死了人，二哥被捕，他逃走后当了红胡子。日俄战争的时候，段芝贵奉命到辽西联络红胡子对付俄国人，由此被招安，当了官军马队管带。等徐世昌总督东北时，他计擒大土匪杜立山立下战功，升任巡访营前路统领，所部三千五百余人。辛亥革命爆发，奉天新军将领谋划发动起义，张作霖得到消息，连夜进驻沈阳城，协助东三省总督赵尔

巽布防。在新旧军会议上，赵尔巽劝大家拥护朝廷，张作霖与旧军将领纷纷举手，新军将领无一人同意。张作霖跳到桌上，手举炸弹道："大家如果不接受总督的好意，我们今天这屋子里的人，只有同归于尽。"结果，沈阳新军举事失败，张作霖受到赵尔巽欣赏，把中路巡防营也交给他统领，使他的兵力达到六千余人，掌握了奉天军事大权。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立即发电拥护，"国体既定，临时共和政府亦已建立，窃维推选袁世凯为大总统，实属至当。"成为北洋嫡系将领之外第一个发拥护电的。袁世凯不但任命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而且任命他为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他从一个土匪头目当到中将师长，不过七八年的时间，升迁之快，令人侧目。

张作霖被任命为二十七师师长后，曾进京一次面见袁世凯，那时候袁世凯还住在外交部大楼。这次再来，袁世凯早就住进中南海，从大门到他办公的居仁堂，层层门岗，层层检查，没人带领根本不可能见得上。

到了居仁堂外，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亲自迎接："雨亭，你好大的面子，大总统亲自在他的办公室接见。"

袁世凯在办公室门口迎接，张作霖趋前几步要行跪拜礼，袁世凯连忙扶住他道："雨亭，不可行此大礼。"落座后，袁世凯又说，"雨亭，这次请你进京，是有要事拜托你。"

张作霖离座拱手道："大总统吩咐就是，我是唯大总统之命是从。大总统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袁世凯叹了口气道："这次与日本人谈判，国人反应十分激烈，尤其南满部分权益让与日本，我担心南满局势不稳，我已经让奉、吉两省民政长、警察厅长不日进京，向他们做个解释。你治军有方，我先请你来，请你在稳定南满上多费心。"

袁世凯给张作霖讲谈判的过程，讲到日本蛮横无理，而他鉴于国内外形势，被迫接受最后通牒，禁不住眼含热泪。张作霖拍案而起，大骂道："妈拉个巴子的小日本，欺人太甚！大总统不必过于自责，只怪日本人太不是东西。"

"如果和日本人开战，我可免于被骂卖国贼，可是战而不胜，就像甲午之战、辛丑之战，国权沦丧更甚，前车之鉴不远。中国屡战屡败，

积贫积弱，在战与和之间，我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选择与日本人谈，临时妥协，以待来日。我已经下令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但愿大家能够痛定思痛，力图振作，或许十数年后可与日本抬头相见。”

“大总统有啥吩咐，我老张没有二话。”

“要与日本人见高低，最要紧的还是军事。将来南满难免会与日本人生摩擦，中国要少吃亏，就要练好兵。你是会带兵的人，好好练兵，将来为保国权尽一份力。”

张作霖又离座道：“我听大总统的，一定好好练兵。”

“条约中不得已允准日本人在南满可以租地经商办厂或耕种，我打算采取变通的办法，让日人租不到地。你有什么好主意？”

张作霖回道：“这有何难，大总统下一道令，谁敢把土地租给日人，就枪毙他妈拉个巴子的。”

“好，好。这是个好办法，我准备让参政院制定《惩办国贼条例》，严禁国人与外国人私定契约、出租售卖土地矿产。这些措施要得以施行，将来还是要军队做后盾，你要在这上面多上心。既不让日本人得逞，又不能惹出纠纷。”

张作霖对袁世凯的吩咐，一概表示唯大总统之命是从。

谈完了正事，袁世凯以闲谈的语气道：“当初民国建立，大家都以为找到民富国强的道路，可是如今民国已经建了四年，先是政府受到参议院掣肘，事事难办，然后国家陷入党争，更是一事难成，如今更是内忧外患。我这些天在想，这共和还怎么办下去？共和这挂车，我实在拉不动了。”

张作霖低声回道：“大总统，奉天那边私下都说，共和国体根本不适合中国。这一套都是民党从洋鬼子那里照搬过来的，水土不服，中国要民富国强，妈拉个巴子，还不如走小日本的路子。”

“奉天那边也有这样的说法？”

“可不，大家都说，中国还是得搞帝制才行。皇帝说了算，省得张三李四都来抢权。”

“刚确立了共和国体，又再恢复帝制，国家经不起折腾。”

“我是唯大总统之命是从。中国要搞帝制，这个皇帝只有大总统够格。大总统要是有意，我张作霖第一个拥护大总统早正大位。”

袁世凯连忙摇手道：“我不做此想。一个大总统我已经当得筋疲力尽，哪里还当什么皇帝，谁愿当谁当去吧。雨亭，如今内忧外患，我们都要多为国分忧。你好自为之，将来有机会，要为国家挑重担。”

张作霖如今已经掌握了奉天军权，他一直谋求奉天将军一职。奉天将军张锡銮已经被他架空，多次以身体有病为由请辞，但袁世凯都没有答应。张作霖以为袁世凯要调走张锡銮，眼巴巴地等下文。但袁世凯却没了下文，转而谈天气，又问张作霖在北京的行程。张作霖是聪明人，立即向袁世凯告辞。

张作霖走后，袁世凯立即叫朱启钤来，指指多宝格上的四块打簧金表道：“桂欣，我和雨亭谈话时，他总是看这四块表，我想他是喜欢上了。你打发个可靠的人，立即给他送去。”

多宝格上的这四块金表，制作十分精致，玻璃面上环镶了一圈珠子，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朱启钤笑道：“真是没见过世面，一个将军对几块表打主意。”

“你可别说他没见过世面，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袁世凯顿了顿又说，“那件大事，将来雨亭大概能帮得上忙。”

朱启钤问：“大总统有意大用？”

“我还得再看看，毕竟绿林出身，靠不靠得住，实在没有把握。”

“明白了。要好好笼络，稳住他。不过，仅这四块金表，似乎轻了些。”

“你看着办。”

张作霖回到奉天会馆，师参谋长杨宇霆已经迎到门口。一进门，杨宇霆就问：“怎么样，老袁有什么交代？”

“妈拉个巴子，光许给我一堆空话。”

“三哥说来听听，我帮你参谋参谋。”

杨宇霆是奉天法库县人，在堂兄资助下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到东北后进入军界，不几年就升到了军械厂厂长。他很有见识，人称小诸葛。张作霖欣赏他的才干，把他调到二十七师任参谋长，倚作亲信幕僚，几乎是言听计从。等他听张作霖说完会见袁世凯的经过，便道：“三哥，我看袁大总统有意大用呢。”

张作霖睁大眼睛问：“何以见得？”

“你只是一个师长，租不租地给日本人，这是地方官的职责，聘不聘日本人当警察顾问，与你这师长也没有关系，可是大总统却交代给你，不是要大用的意思吗？何况大总统已经明白告诉你，将来要为国家挑重担。三哥放心，我估计一年半载，必会高升。”

“妈拉个巴子，日本人这次欺人太甚，我看袁大总统也是真心难过，将来我老张怕是要和日本人好好周旋一番了。对了，昨晚你去见你的老同学，见上了吗？”

杨宇霆与段祺瑞的亲信、陆军部次长徐树铮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两人关系很不错，他每次到北京，总要拜访徐树铮，打听京中局势。

“见到了。听徐铁珊的意思，现在段总长与袁大总统关系有些闹僵了。”

张作霖问：“怎么，北洋三杰不都是袁大总统的亲信吗，怎么还闹僵了？”

“袁大总统要夺段总长的兵权，在军中为袁大公子培植势力。去年办军官模范团，两人就闹得不痛快。今年谈二十一条，袁大总统以为他已经尽了全力，可是老段不买账，袁总统主和，他偏偏主战，很不给面子。而且，”杨宇霆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而且袁大总统有当皇帝的心思，试探了几次，老段都极力反对。”

张作霖打断杨宇霆的话道：“对，妈拉个巴子，我把这事忘了，我试探过大总统，他嘴上说不想当皇帝，但我看他的意思，是很想当。”

“去年下半年，要恢复帝制就闹得很厉害了，后来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这事才缓了下来。与日本人的交涉一完成，这事又闹起来了。最起劲的是袁大公子，听说他以皇太子自居，身边聚集了一帮人，正在紧锣密鼓秘密准备。”

“他一个瘸子将来要当皇帝，那不成了笑话？”

“他未必有自知之明。而且大总统大约也有让他当储君的意思，不然何必为模范团的事与老段弄僵。先让袁大公子在军中树起势力，将来好继位呢。”

“袁大总统亲自逼退清朝的皇帝，他如今再当皇帝，这二皮脸怎么变？”

“怎么变？自然有办法。听说袁大公子正在找人制造民意舆论，将来国民支持更改国体，大总统就可以变为大皇帝。”

“你说，刚把皇帝拉下龙椅，这全国上下愿意再弄个皇帝出来？我看未必。”

“那咱不必操心，老袁要称帝，对三哥不是坏事。”

张作霖睁大眼睛又问：“怎么说？”

“他要当皇帝，就需要人拥戴，三哥坐镇奉天，他必定有求于三哥，那时候自然要有许诺给三哥。就像当初他要拥戴共和，需要三哥支持，三哥就当上了东北边防使。这次，三哥要是成了开国元勋，让你当奉天将军，那都是小的了。”

张作霖摸了摸下巴道：“妈拉个巴子，还真是那么回事。”

两人正在说得热闹，门房来报，袁世凯派内务部的人来拜访张师长。两人交换一下眼色，连忙迎出去，原来是内务部礼宾司的司长带着两个手下，一人端着一个丝绒盒子，另一人抱着几个卷轴。司长接过丝绒盒子，打开盒盖，里面是四块打簧表：“大总统说，张师长好像对这几块表感兴趣，大总统就赠给张师长了。”

张作霖双手接过道：“哎呀，大总统可真是太抬举我了，我就是谈话时多看了这几块表一眼，大总统就记在了心里。”

司长又把几个卷轴打开，都是古画："这几幅古画都是朋友送大总统的，大总统说，送给张师长，装点装点签押房。"

张作霖哈哈一笑道："我一个大老粗，是得装点装点门面，大总统真是想得周全。"

礼宾司司长一走，杨宇霆便道："都说袁总统会笼络人，果然名不虚传。"又问张作霖，"三哥，袁大公子那里，还敷衍一下不？"

张作霖连忙摇手："用不着，屁颠颠地去巴结一个瘸子，丢老子的脸。"

"太子"袁克定越来越忙了，为了方便联络，他在西山、汤山、颐和园都弄了住处。

他从德国回来就一心筹划恢复帝制，比袁世凯还要积极。他当上模范团的会办时，正是德国席卷欧洲战场之机，他深受鼓舞，编练模范团一概采取德制，军中步法也是效法德国御林军，参训的将领也大多挑选有留德经历的。模范团的文武官员，都模仿德皇威廉二世蓄起"牛角须"。他为自己设计的戎装为德国亲王陆军制服，雄冠佩剑，金带黄绶，肩扛三星。当他检阅模范团时，感觉自己手里已有千军万马，底气更足。

袁克定与心腹密议的帝制步骤，先是制造舆论，然后再对国体投票，"民意"通过后再进行实质操作。制造舆论，非请有影响的名流不可，袁克定最中意的是梁启超。不过，自从袁世凯解散内阁，设立政事堂后，梁启超就对袁氏父子开始疏远，虽然他接受了造币局局长的职务，但不久就多次提出辞呈。袁世凯祀天祭孔，他则在报刊上发文章，认为民国政府此举违背孔子本意，揭露近年来国内出现的孔教会十之八九别有用心。袁克定也派人试探过梁启超的意思，他对恢复帝制极为反对。但梁启超的作用实在太大，因此袁克定不死心，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邀请他到西山赴宴。

作陪的只有一个，就是杨度，当年是搞宪政出名，不过，他倾心的是君主立宪，袁世凯当上民主共和的大总统后，反而不好重用他，因此民国后杨度不甚得志，只当了研究宪法委员会会长、政治会议议员等闲职。以帝王师自居的他自然不甘寂寞，一嗅到袁克定在筹划帝制，就极

力巴结。但袁克定认为论影响，杨度无法与梁启超比，所以一直未让他参与机密。这次宴请梁启超，算是第一次让他参与重要事项。

梁启超一到，袁克定、杨度两人亲自迎到门口。入座后，袁克定便道："卓如先生，今天我是有事请教，因此没让不相干的人作陪，只有我和皙子。"

梁启超已经预感到袁克定会谈什么，摇摇手道："大公子不必客气，实在谈不到请教。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难免让公子失望。"

"也没什么大事，咱们边喝边谈。"

正如梁启超所料，袁克定、杨度两人不断把话题往帝制上引。袁克定大谈共和以来的种种弊病，杨度则大谈日本君主立宪的成效，梁启超则不置一词。最后袁克定忍不住了，问："卓如先生，近来外间纷纷议论，都说共和制度不合我国国情，先生有何高见？"

"共和是有不少问题，但将近年来的问题都归咎于共和则不客观；若以为恢复旧制就能使中国富强，则更无道理。若旧制能使我国民富国强，则早就实现了。近来社会风气败坏，坏于共和新法者，不过十之二三，坏于积重难返之旧空气者，则十之七八。民元以来的共和政治固然有许多地方令人失望，但不能就此认为共和制度不适用于中国，挽救之法，只能设法完善补救，若根本摧弃之，则万万不可。例如民宪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有，是共和国体不可或缺者，议会未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求政党之良可也，厘定其限可也。"

杨度插话道："卓如曾经在日本十余年，对日本君主立宪体会更深。日本君主立宪成效卓然，中国似乎可以效法。"

"不然。中国若十余年前行君主立宪，则我必赞成；如今已走上民主共和之路，则不宜再行君主。世间有自君主而共和者，无由共和而再行君主者。若逆潮流而动，内政外交，恐怕会有诸多困难。"梁启超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话不投机，宴会匆匆收场。

回到城中，梁启超立即约学生蔡锷来见，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松坡，项城果然有复辟之意。"于是将会见情况告诉蔡锷。

"老师，也许这是袁大公子的意思，项城未必知道。"蔡锷对袁世凯

尚未完全死心。

梁启超摇摇头道："也许是袁大公子大胆妄为，不过社会上流言四起，项城难道会一无所闻？我不相信。"

"我能容忍项城集权，但他若倒行逆施，推行帝制，我必定与之决裂。"

"我这次得罪了袁大公子，在京师恐怕没有立足之地了。我打算借为家父祝寿之际，脱离牢笼。"梁启超的计划是后天南下广东，为家父祝寿，到广东后再发电报请辞造币局局长之职，举家搬到天津，以便"埋头著述"，"松坡，等我的辞呈一交，你就设法把我的家眷搬到天津。我在天津静观其变，如果项城果然要复辟，我就立即南下。"

"老师放心好了。如果到时候局势大变，我就到天津请教老师。"

"但愿是袁大公子的私意。"

梁启超先乘火车沿津浦路南下到南京，然后转乘轮船南下。船泊香港，梁士诒的父亲梁知鉴前来拜访。梁知鉴是进士出身，曾任山西襄陵知县，后因仕途不畅，称疾辞官，讲学于九江礼山草堂，后又任教于香港。他来见梁启超，是探询京中形势。原来，袁克定已经多次试探梁士诒对帝制的态度，袁世凯也约谈十余次，梁士诒一直持反对态度。梁知鉴是混过官场的人，知道仕途的凶险，劝梁士诒急流勇退。但梁士诒留恋交通系的巨大利益，一直下不了决心。梁知鉴叹道："袁大总统要称帝，当然需要大笔资金，犬子多年来为大总统理财，大总统如何肯放过他。他又不肯遂大总统愿，又不肯放手南下，我担心他有性命之忧。"

梁启超安慰道："老伯不必担心，我想他跟随项城十余年，鞍前马后，还不致有性命之忧。"

梁知鉴大摇其头："我知道宦海凶险，即便大总统念旧不与他为难，但那些急于闹帝制以求进身的人未必能够容得下他。钱财地位均是身外之物，我这个犬子总是看不开，你回京的时候，帮我好好劝劝他。"

梁启超答应回到京中，一定劝说梁士诒。

看来袁世凯是决心帝制自为了，梁启超觉得作为袁世凯的下属和知己，有必要进进忠言。回到家中的当天，他就写了一封密信，规劝袁世凯勿帝制自为。

大总统钧鉴：

超以省亲南下，远睽国门，瞻对之期，不能预计，缅怀平生知遇之感，重以方来世变之忧，公义私情，两难恝默，故敢卒贡其狂愚，唯大总统垂察焉。启超所欲言者，事等于忧天，而义存于补阙，诚恐不蒙亮察，或重咎尤，是用吮笔再三，欲陈辄止。

此数月间之营营扰扰，复古之声甚嚣尘上。大总统原未与闻，望践高洁之成言，谢非义之劝进。传云："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欲取信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昔人有言，凡举事不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今也水旱频仍，殃灾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盗贼未息，刑罚失中，税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腾。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

唯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栗。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纠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是用椎心泣血，进此忠言，伏维采纳，何幸如之。去阙日远，趋觐无期，临书悯怆，墨与泪俱。专请钧安，尚祈慈鉴。

梁启超给老父做完寿，原途返回。乘轮船到了南京，心想何不去拜访一下坐镇南京的宣武上将军冯国璋，此时督理江西军务的昌武将军李纯，帮办湖北军务的壮威将军王占元，都是冯国璋的心腹部下，三个人都是直隶老乡，声息相通，长江流域已经成了直系天下。梁启超知道袁世凯对冯国璋特别重视，由冯国璋来劝谏，比自己更有力量。

冯国璋对梁启超十分热情，设宴款待。席间梁启超说起自己的心事，想请冯国璋同上北京劝说袁世凯。冯国璋道："我也认为共和不合时宜，当初逼皇上退位，我就很不以为然。我这一生的荣典，都是朝廷的恩遇，愿为朝廷尽忠。无奈形势所迫，在大总统的劝说下，才转而支

持共和。大总统要帝制自为，那可真是不智。”

在座作陪的有一位是将军府咨议厅厅长，叫胡嗣瑗，是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后来又入翰林院。他文笔极好，入过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幕府，冯国璋接任后又把他收入幕中，深为倚重。此人复辟心极重，主张放弃共和，改行帝制。但他并不想让袁世凯当皇帝，而是请清帝复辟：“就是复辟，皇帝也轮不到袁项城来做，宣统皇帝就在紫禁城，复正大位，天经地义。”

梁启超驳道：“不，不，中国不能复辟。我反对大总统当皇帝，也反对宣统重登大宝。中国既然已经走上共和之路，不应走回头路。”

胡嗣瑗又道：“共和根本行不通，应当复辟帝制。康南海先生数月前曾经来南京做客，他也是极力支持宣统复辟。”

“我和南海先生的观点不同，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再行帝制。虽然共和有诸多问题，但民主胜于专制，这是世界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不然徒增纷扰，于中国百害而无一利。”

胡嗣瑗显然不服气，冯国璋示意他不必再说，转头对梁启超道：“任公，辛亥之役，牺牲了那么多人的性命，换来的是共和。再走回头路，这些人岂不白白牺牲？所以我同意你的意见，中国不能再行帝制，尤其大总统不能帝制自为。我想袁大公子他们为享受将来一套长久富贵，或者会有这样的谋划，要说项城本人也愿意这样做，据我看他不至于这么笨。我和你一块北上，去见见项城，以我和他的交情，我可以问得出一句实话来。”

两人从浦口乘火车北上。到北京后，冯国璋住进禁卫军司令部，梁启超则于当晚去见梁士诒。不巧梁士诒不在家，于是留下名片回住处。

没想到九点多，梁士诒亲自来了。梁启超说明梁父的意思，梁士诒叹了口气道：“今天大公子又请我到西山吃饭，还是逼我答应帝制的事情。可是，任公，明明是个火坑，如何偏偏要去跳！我对大公子说，目下大总统之权，已高于各国君主，所殊者不过是子孙之继耳。而此事适足以害子孙，末代帝王，有多少能像逊清这样安全的？我劝大公子应当辅助大总统多做积德累仁、有益于国民之事，帝制事宜缓以时日。但袁大公子已经魔怔，根本听不入耳，话里的意思，颇不耐烦。”

梁启超劝道："京城已是是非之地，我已经向大总统辞去造币局局长一职，暂且搬到天津，一心著述。伯父的意思，是希望你能够放下。"

梁士诒苦苦一笑道："任公，你的财富都在你的大脑中，而我的财富全是身外之物，如何能够放得下。铁路局、交通银行，多少人的身家都寄托于此。而且，我挣扎大半生，所有事业都在交通系，要放下，如何甘心！"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梁士诒也叹道："且走一步算一步吧。"

梁启超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回天津，而冯国璋则进总统府面见袁世凯。

袁世凯在他的办公室会见冯国璋。先谈江苏地方上的公事，谈完公事，话题就转到如今沸沸扬扬的帝制问题上。冯国璋试探道："帝制问题，南方谣言颇盛。外间既然有这么多的传说，其实以大总统的地位勋业来说，全国内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得上的，这个时候就是真的做进一步的打算，也还不是不可以的。"

袁世凯闻言，正色道："华甫，你我共事多年，还不知道我的心事？怎么也说这种话。现在有帝制的谣言，我想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是共和已经四年了，可是国家还是贫弱如旧，而且党人四处捣乱，使得全国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所以有人说，共和政体不适宜中国，希望我多负点责。二是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的权力，遂有人认为这是帝制的先声，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浮议。你正好来了，我也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国体如果真的有变，我想也只有大总统有资格。"

袁世凯摇头道："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天天在外胡闹，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

“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大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华甫，这是什么话！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经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如果再有人逼我，我就到伦敦去做寓公，从此不问国事。”

觐见结束，冯国璋回到禁卫军司令部的住处，与咨议厅厅长胡嗣瑗、秘书长恽宝惠密议：“听项城的话头，他的确没有帝制自为的意思。”

恽宝惠摇摇头道：“也不见得。大总统为人，虚虚实实，翻云覆雨，他的真实心迹，凭这么一次谈话，也未必能够摸得真。”

“那也未必。我们共事这么多年，他还是能够对我说句真话的。”

午饭时候，总统府打来电话，询问上将军吃过饭了没有，若没有，稍晚点吃，大总统要派人送食物来。过了二十几分钟，袁世凯的差官来了，送来的是一盘红烧猪蹄：“上将军，今天中饭时，大总统见有红烧猪蹄，就说这菜是华甫愿吃的，快给他送去。”

“感谢大总统还记得我的口味，当年跟大总统在小站练兵，我最爱吃的就这红烧猪蹄。”

差官一走，冯国璋遥想当年，不免唏嘘感叹：“项城对我，还是像当年一样。那时候他饭桌上有这道菜，就打发人送我一份，或者请我过去一起吃。”

冯国璋来一趟京城，有许多故旧要见，因此没有立即走。第一天拜访的是国务卿徐世昌，如今人称之为宰相。徐世昌深谙宦海之道，手里虽无一兵一卒，却为北洋诸将所尊重，冯国璋进京，当然要前来拜访。两人自然也谈到帝制的问题，冯国璋问道：“徐相国，依你看，项城到底有没有当皇帝的打算？”

徐世昌不答反问：“这件事情，我实在没法说。不过华甫，如果项城真有此打算，你将何以自处？”

“和他共事这么多年，当然还要帮衬他。”

“华甫，要真有那一天，我就辞职，不能一家人都被赚进去。”徐世昌知道这不是实话，因此这样说道。

这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徐世昌并不支持帝制。冯国璋也不能再打哈哈，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徐相国这样说，我也不会看着项城跳火坑。”

彼此的态度已经清楚，就转移话题，谈些琐碎的公事。

隔一天，冯国璋去拜访北洋之虎段祺瑞。段祺瑞从五月底开始“养病”，陆军总长一职已经由王士珍署理。冯国璋见他生龙活虎，并无病容，便问：“芝泉，你身体向来康健，怎么躲起来养病了。”

“不生病人家不高兴嘛。”段祺瑞大发牢骚，说袁世凯设立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就是为了夺他的权。把王士珍请出来，如今又代理陆军总长，就是为了对付他。夺他的权，无所谓，拿王士珍来对付他也忍了，可是不能忍的是硬要办模范团，把兵权交到“阿斗”手里，“华甫，将来一个瘸子要当上皇帝，你我跟着项城出生入死的老兄弟，见了一个瘸子要口呼万岁，行三跪九叩大礼，你的膝盖能跪得下去？反正我是办不到！”

“我听项城的意思，并无帝制的想法。”

“那当然千好万好。可是在我看来，从二次革命后，一切的手段都是冲着帝制来的。实话说吧，如果不行帝制，将来大总统由你华甫兄来接，我毫无意见。可是要行帝制，将来我们侍候的只能是那个瘸子，这口气我咽不下。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忍让，唯有这件事，我无法低头。”

段祺瑞为人傲慢，说话也直，冯国璋则婉转得多：“咱们的面子是无所谓的事，咱们与项城数十年的交情，如果帝制不可行，他又被人所蒙，非行帝制，到时候我要力劝的。芝泉，你离他近，到时候还是要劝劝的。”

段祺瑞大约已经意识到刚才所言，太过直白，仿佛他段某人只是计较个人得失，便转圜道：“我受他数十年知遇之恩，不能看他往火坑里跳，劝当然要劝，我已经劝过好几次，可是他不肯承认。人人都知道袁大公子在筹划帝制，项城却不肯承认，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袁大公子托了若干人来试探我，想让我表态支持帝制。我当年领头发过支持共和的

通电，如今要是再拥护项城登基，国人怎么看我？恐怕二十四史中也找不出此等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宁死也不参与；论私，我只有退休，绝不多发一言。”

这时，家人来报，大总统赐下一碗鸡汤，段祺瑞不耐烦地挥手道：“我不稀罕，倒掉，倒掉。”

冯国璋劝道：“芝泉何必如此，我刚进京，项城还打发人送了一碗猪蹄，这都是老伙计的情谊，笼络咱们这些老家伙罢了。”

“我不是不念多年情谊，大哥，你听说过赵智庵死因的传闻吗？”

赵秉钧当初身涉宋教仁被杀案，全国舆论汹汹，被迫辞职，当时正好冯国璋接替张勋出任江苏都督，袁世凯就派赵秉钧接掌了直隶。据说，因为他极力撇清自己与宋案的关系，说洪述祖虽是他的秘书，却不受自己指挥，惹怒了袁世凯。当上直隶都督没有几天，吃了一盘葡萄就七窍流血死了。据说，是被袁世凯派人毒死的，毒物是杨士琦提供的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水。

冯国璋笑了笑道：“芝泉，无稽之谈，不值一哂。我也吃了项城送的猪蹄，如今不是好好的嘛！”

“我与大哥不同，大哥会来事，离项城又远。我是在他身边，执掌陆军部，又说话太直，早就惹他恼恨了。”

冯国璋见段祺瑞一肚子牢骚，就没有在段府吃午饭，找了个借口走了。当天晚上接到电报，说镇江洋商与华商起了纠纷，有人受了伤，领事馆的洋兵也牵涉其中，一涉军事，他这将军必须回去处理。所以第二天上午进中南海，向袁世凯辞行。袁世凯叮嘱道：“华甫，北洋军队暮气太重，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家人应当团结，好好保存我们的实力。你这几天在京中走动，肯定会听到浮议，我告诉你，我绝对没有当皇帝的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男丁，我今年五十八，就是做皇帝能做几年？我不会那么傻的。”

冯国璋临走时，袁世凯派人赠送几箱礼物，其中有几箱指明是赠给“周夫人”。周夫人名周砥，是淮军名将周盛传的孙女，天津女子师范毕业，后来被聘为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冯国璋原配去世，袁世凯做媒把周砥嫁给了冯国璋。周砥知书答礼，落落大方，很给冯国璋撑面子，极

得宠爱。坊间就流传一个笑话，说袁世凯赔了夫人又折兵。据传言说，周砥是袁世凯派来监视冯国璋的，当初陪了一大批奁妆，没想到两人感情极好，反过来一起对付袁世凯。

冯国璋带着袁世凯赠送的厚礼和推心置腹的诺言登上南下的火车，觉得世人大约都误会了袁世凯。

京中的氛围，与冯国璋的感觉正好相反，帝制在加速筹划中，已经是半公开了。杨度见梁启超不肯赞同帝制，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挑灯夜战，夜以继日，写出了一篇一万余字的《君宪救国论》，论证中国不适宜搞共和，而要救国，唯有实行君主立宪。文章写完，杨度感觉极好，立即誊录一份找他的师哥夏寿田，请他推荐给袁世凯。

夏寿田是杨度的湖南老乡，与杨度一样，都曾师从湖南经学大家王闿运，其才气不输于杨度，二十一岁就中了榜眼，但仕途却不顺。后来入端方幕府，但端方赴川解决护路风潮，结果在半路被革命军所杀。夏寿田对仕途寒心，从此闭门谢客，一直到两年前才通过杨度的推荐进入袁世凯幕府。

袁世凯对夏寿田的榜眼身份十分看重，而且夏寿田文笔极好，又勤快，袁世凯依赖的两支笔，一个是张一麐，但他兼着机要局局长，事务颇多；另一个是阮忠枢，但他烟瘾太大，不能早起。袁世凯每天六点起床，六点半吃早餐，七点准时到办公室批阅文牍。无论是张一麐还是阮忠枢，都做不到那么早赶到总统办公室。自从夏寿田当了机要秘书，每天鸡鸣即起，六点多前必定赶到总统府。袁世凯看文牍十分迅速，且阅且批，喃喃作语，夏寿田则据案角振笔疾书，俄顷而就，极称袁世凯心意，不出两个月，就成为袁世凯依赖的亲信。袁世凯的真意，他人莫测高深，夏寿田独能心领神会，如见肺腑。就是张一麐、阮忠枢，处理事情时也要向夏寿田打听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实行帝制的意思，但他却一次次发牢骚，说共和推行不下去。夏寿田因此摸清了袁世凯的真意，悄悄告诉杨度，并建议杨度向袁克定靠拢，将来推行帝制，中心必定在袁克定那边。杨度知道袁克定的意思，是希望梁启超能够为帝制摇旗呐喊，但梁启超不肯就范，他征求了夏寿田的意思，才起草了这篇《君宪救国论》。

第二天一早，夏寿田将《君宪救国论》放到袁世凯办公桌上，等袁世凯一到就道："大总统，皙子写了一篇文章，想呈大总统，我看文章不错，就接了过来。"

袁世凯问道："哲子很久不动笔了，是什么文章？"

夏寿田简单说一句："是探讨君宪救国的。"

袁世凯很感兴趣，推开其他文牍，先阅杨度的文章。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自己化名为"虎公"，以问答的形式阐明自己的观点。袁世凯先看到的，自然是上篇，一开篇便把他吸引住了——

客有问于虎公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谋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

虎公曰：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客曰：何以故？

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

接下来，一一回答中国的共和为什么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杨度认为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都是共和的弊端造成的，"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杨度的文章，善于雄辩，气势磅礴，袁世凯不禁拍案叫好，感觉他最近思考的问题，杨度都已经进行深入研究。只是文章一万余字，一时不能看完，何不叫杨度过来，当面与他谈谈。

杨度很快就赶过来了，袁世凯把手头的事情推掉，专门与他深谈，在座的只有夏寿田。

"哲子，民国建立以来，中国商民无不寄予厚望，以为富强可期。然而这四年的结果，很让人失望。我作为四万万人选出的大总统，不敢有一日懈怠，削平内乱不假，但国并未宁，民党仍然蠢蠢欲动；百姓也未得苏息，仍然时时担心战火复起；说到捍御外侮，更是惭愧，日本所提最后通牒，不得已而受之，不啻奇耻大辱。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

到底怎样才能民福国强？我是夜不能寐，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看了你的《君宪救国论》，觉得很有道理。只是文章太长，要看完须费一番功夫，要完全弄明白，更非易事。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就我关注的几个问题，当面向你讨教。”

“讨教实不敢当，大总统有所垂询，杨度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那先议第一个问题。你说，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这些年来我们面对的世界列强，无一不是立宪国家，日本国从前并不强于中国，可是立宪后数十年间，便成我国强敌，足可证明立宪是国家富强的不二法门。十几年前我就主张立宪，但为什么立宪国家就强盛，并未完全弄明白，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一个国家能否富强，最关键的就是能否做到人存政举，人亡政亦举，如此则有前进，无后退，由贫而富，由富而愈富，断无由富而反贫者；由弱而强，由强而愈强，断无由强而反弱者。立宪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以德国为例，如今的德皇已经不是威廉一世，德相也不是从前的俾斯麦，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是立宪的原因。再如日本，如今的日皇已经不是明治天皇，首相也不是当初的伊藤博文、桂太郎，而日本不因人亡而政息，也是立宪的原因。总而言之，行立宪，则不会人亡政息，政治稳定，国家便富强可期。”

袁世凯点了点头：“当初我也读过一些立宪的文章，立宪的好处也知道一些，不过你归结为人亡政不息，的确很有见地。再说第二个问题：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世界上的立宪国，有美国、法国这样的共和立宪，也有日本、英国这样的君主立宪。美国、法国也是当今的强国，他们行的是共和立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们一样也行共和立宪？”

“那我先问大总统，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可曾有过为了争大总统而举兵暴乱的吗？”

“这个还真没有。”

杨度又问："那么请问大总统，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个我从未想过。"

夏寿田见杨度又要犯卖弄学问的毛病，就道："哲子，你快讲给大总统就是，何必绕弯子？"

"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或者说，国家应当有推行民主的基础条件，真正视人民为主体，视大总统为人民所付托之公仆，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大总统之更迭，仅人事变局而已，而不会成为事关国家安危治乱的大问题。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辛亥之役，使中国骤变君主而为共和，且过分宣传所谓平等，人人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孙黄举行二次革命，表面是为宋案鸣不平，而其实不过是争大总统之位。试想，如果他们意在查清宋案，又何必发动七省的叛乱。既然发动了七省之叛乱，请大总统试想，如果他们侥幸获胜，他们能满足于找出宋案的所谓真凶吗？不然，他们若胜，必定要夺大总统之位。大总统请想，孙、黄自诩为共和创建者，而不知共和以守法遵法为第一要义，不知以法制解决矛盾为根本办法，却轻率诉之于武力，从此便开了一种恶例，就是我争不到的东西，便诉之武力，将来大总统选举如此，地方选举也会如此。此恶例一开，便将中国逼入以武力争势力的轨道，唐末藩镇复现于中国，何来共和，何来立宪？假共和，必致真暴乱也！"

听了这话，袁世凯拍案而起："精辟，精彩，哲子的分析鞭辟入里！"

杨度受到鼓励，更加才思泉涌："这还是其一。辛亥以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地方愈加尾大不掉，国家几近崩溃。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近四年中，若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请大总统恕杨度放肆，辛亥以来的共和，其实是靠专制在维持着门面。若大总统不行此办法，国家不知混乱到何种地步。"

"哲子说得不错，我若不加强中央权威，国家更不堪回首。"

"请大总统回顾一下，这几年来，湖北一再发生变乱，而美其命曰

革命。何来革命？不过是争权夺利罢了。为什么湖北此祸尤烈？因为辛亥之役后湖北的下级军官发动革命，一夜之间身居要职，刺激了枭獍之辈的野心，视革命为进身的捷径。湖北如此，七省之乱又何尝不是如此？孙、黄欲借二次革命问鼎国家元首，而七省叛乱者又何尝不是欲借此进身？所以我说，辛亥以来的共和，非富强之道，而是致乱之源也！”

袁世凯禁不住再次拍案叫好。

“共和政体，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美国、法国之共和无虞，而中国之共和则无从预测，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思之胆寒。因此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将永无安宁之日。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方可足以止乱。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至治，然后立宪才谈得到。”

接下来谈君主立宪，杨度强调必须是真立宪，如果没有诚意，“假立宪，必成真革命”，清朝假立宪导致灭亡就是明证；真立宪内容又是什么？杨度神采飞扬，谈了足足一个时辰。

袁世凯对杨度的才气十分欣赏，提笔在他的《君宪救国论》上题写“旷代逸才”四字，对夏寿田道：“午诒，你将这四字交给政事堂，让他们做成匾额，赠给皙子。”

这可真是意外之喜，杨度推辞道：“大总统，杨度些许微才，实在担不得如此盛赞。”

袁世凯笑道：“当得起，当得起，皙子当得起旷代逸才四字。”

“大总统，我这篇拙文，是否可以在报纸上发表，以广开民智？”

袁世凯想了想道：“不急不急，先等等看。”

杨度又道：“大总统，国体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认真研究的时候，我打算组织一机构，专门研究国体问题，对君主立宪予以鼓吹，望大总统俯允。”

袁世凯又连连摇手："皙子，不可，不可。世人尽知你我的关系，岂不误为是我指使？"

"我主张君宪十余年，世人亦尽知，我有学术上的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

袁世凯沉思片刻后道："这件事，你和老大商量去。"

老大当然是袁克定。杨度有把握，和袁克定商议准成。

等杨度意气风发离开后，袁世凯又吩咐夏寿田道："午诒，你将皙子的文章交给徐相国和梁督办阅。"

徐相国便是指徐世昌，梁督办则是指梁士诒。

梁士诒接到袁世凯批示的《君宪救国论》，看了上篇开头便顺手扔到一边："杨皙子这是为帝制鼓吹。"

心腹幕僚劝道："大总统批示给督办，督办似乎应仔细看一看，不然大总统万一问及，督办无以应对，恐怕不太好。"

"你抽空仔细看看，再给我说说，等大总统问起时，我敷衍一下就行。"

时隔不久，袁世凯找梁士诒谈公事，谈完公事开始闲谈，便问："燕孙，几天前杨皙子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我让政事堂交给你，不知他们办了没有？"

梁士诒回道："我早收到了，已经读了两遍。"

"你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怎么样？"

"皙子不愧是旷代逸才，才思泉涌，气势磅礴，真是一篇雄文。"

"皙子嘛，才气是有的，但不免有书生的通病，爱炫耀文辞，有时候难免不切实际。你觉得这篇文章的立论如何？立不立得住？你也知道，这四年来办共和，我是精疲力竭，几乎是难以为继。国家下一步怎么走，是一桩大心事。皙子的议论，也算是一说。"

“哲子的这篇雄文可不仅仅是书生意气，他对共和四年以来的社会分析，相当独到深刻。尤其是美国能够办好共和，而中国却办不好的原因分析，真是令人茅塞顿开。中国人不具备美国人尊重法律的习惯和智识，因此中国的共和是假共和，民主是其形，专制是其实，真是一语中的。而孙、黄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实质是以武力争夺总统之位，开了一个恶例，只怕将来总统选举，成为军人武力竞争的游戏，想来真是可怕。”

“是啊，上行下效，大总统选举如此，封疆大吏的更迭将来是不是也会演化成用枪炮说话？那样中国将成了诸侯割据的一盘散沙。四年来，我之所以加强中央集权，把地方将军、巡按使的任命大权收归中央，就是千方百计阻止藩镇割据的局面。孙、黄发动暴乱，南方七省悍然宣布独立，公然对抗中央，这不就是藩镇割据的前声？而中国一旦中央失去权威和控制力，势必分崩离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是说从前，如今的中国，分久必不合。为什么？因为从前没有真正的外敌，都是中国人自己闹分家；现在群狼环伺，一旦分崩离析，必然被彻底瓜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将从历史上消失。这可不是杞人忧天。辛亥以来，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英国策动西藏独立，日本人已经踏进南满和山东，还在惦记着福建，这是近在眼前的祸患。中国走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我真是如履薄冰。”

“大总统的苦心，国人感同身受。”

袁世凯摇头道：“那可真是未必。有孙、黄在一边捣乱，为了对付日本人的二十一条，我们费了那么多的功夫，他们还在叫骂我袁某人卖国，国人如何能够体谅？我不在乎。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为中国找一条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

梁士诒知道，自己必须表态了：“哲子的文章好固然好，但他说的君宪救国却立不住，因为不合时宜。”

袁世凯问：“噢，怎么说？”

“若在辛亥前，如果按照前清的部署，踏踏实实行君主立宪，中国或可逐渐走上民富国强的路子。可是，清帝已经退位了，中国已经走上了共和的路子，世间只有从专制走向共和的，没有从共和退回专制的。就好比一个鸡蛋，已经孵成了小鸡，无论如何，是没法再将小鸡变回鸡蛋了。唯一可行的，就是好好养这只鸡，饿了喂食，病了吃药，让它健

康长大。”

“燕孙所说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国体问题并非像鸡和蛋的关系那样不可逆回。”

“当然可以逆回，但是风险实在太大。民国成立后，报刊铺天盖地，宣传‘总统人人可做，国家非一家一姓之产，大总统不过是受国民委托的公仆’，所谓‘民权观念’空前普及，突然又要行帝制，百姓会怎么说？”

“中国百姓不像美、法百姓那样关心政治，只要国家能够安定，对他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国体，想来不会有太大的反对。”

“当然，最大的危险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有野心的人。大总统请想，仅仅是宋教仁被刺，孙、黄就可据此煽动七省暴乱，如果改行帝制，抛弃共和，不是给他们趁机作乱提供最好的借口？辛亥之后，出现了多少野心家！辛亥已经造成纲常崩坏，共和已经煽起了他们的非分之想，这些人失去了对‘君上’的由衷敬畏，而且因‘官军’不再效忠朝廷，化为所谓的‘民军’，其实是化为私人武装，多少人具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一旦改行帝制，他们便会以再造共和为借口，发动兵变，无论谁将来当皇帝，都将成为野心家讨伐的对象，中国必将陷入混乱。因此，于公于私，改行帝制实在得不偿失。”

闻言，袁世凯点头道：“燕孙说的有道理。”

梁士诒继续劝道：“大总统，我追随您多年，知遇之恩，无以为报，不怕大总统生气，不要说乱党会以此为借口举兵，就是北洋袍泽，恐怕也不是铁板一块。”

这说到了袁世凯的心病，北洋三杰，段祺瑞一直唱对台戏，冯国璋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听语气也不会支持，王士珍是最善明哲保身，不会反对，但要他支持也不可能。北洋已经显出皖系、直系的山头，的确不是铁板一块，但袁世凯嘴上却依然道：“北洋的袍泽，向来是顾全大局的。”

“是，我也许多虑了。”

“君宪是否能够救国，这是皙子一说，我并没有成见。”

梁士诒的这次觐见，无意中激怒了袁克定，他在西山别墅密召杨士琦商议道："杏公，梁燕孙真是可恶，老爷子见他后口风更紧了，担心更改国体，会成众矢之的。"

杨士琦说道："大总统行事向来以稳为上，水到渠成他才会断然行动。"

"这件事情如何容得久拖不决？如果拖个一年两年，不知又会冒出什么事情来。日本人弄了个二十一条，一下就给耽搁了半年。如今与日本人和议达成，孙、黄一时成不了气候，正是改行帝制的好时候。"

杨士琦劝道："大总统主要是担心国人反对，引发动荡。如果能够打消大总统的担忧，才能谈得到其他，所以，从舆论上把势造足，是目前最要紧的。"

"哲子的文章，本来是造势的极好机会，可是老头子不让在报刊上发，说再等等看，如今让梁燕孙打一横炮，眼看要前功尽弃。"

"哲子的名头，还是小了些。"

"梁任公名头大，可他不识相。这些广东人，真是可恨。"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大总统对洋人格外看重。我有个主意，大公子看看如何？"杨士琦的主意，是请袁世凯的洋顾问发表对君宪的意见，如果他们说一声，中国非行君宪不可，那大总统必然心动。袁世凯的洋朋友有十几个，英国公使朱尔典，已经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专制传统力量太强大，非行君主立宪不可；《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认为，中国民众智识较低，共和不可行，也是支持君宪；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对本国君宪制度很自信，当然也是支持君宪，但因为二十一条，国人对日本人很厌恶，而且让一个君宪国的顾问发表意见，实在没有说服力。最后，两人目光聚集到美国人古德诺的身上。

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协会会长，任过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三年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顾问。去年回国，出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他在中国待了两年多，对中国实行共和不看好，认为中国的专制应继续下去。他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家，袁世凯对他的意见很重视，如果他能发表支持君宪的文章，要说动袁世凯发动帝制，就容易得多。

杨士琦又说道："这事我来想办法，以政事堂的名义请他到中国来一趟。"

"老头子对一般百姓的舆论并不太担心，他怕的是地方封疆大吏们不支持帝制。"

"那当然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做足舆论文章，一方面要设法让地方实力派和北洋袍泽支持帝制。"

"地方实力派都是势利眼，要运动他们要有一笔大开销。动钱的事，离了梁燕孙实在办不了。"

"对付梁燕孙，山人自有妙计。"

"杏公总有奇计，说来听听。"

第十九章　筹安会小丑跳梁　蔡将军密谋脱身

世界公认的政治学和行政学权威古德诺应邀到北京来，接到的任务是提供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君主与共和两种国体的优劣及何者更适合于中国，供政府和袁总统参考之用。古德诺愉快领命。

类似的任务古德诺在任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时就曾经担负过。1913年由国民党国会议员主导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出炉后，他就奉袁世凯之命写过《中华民国宪法案评议》，认为天坛宪法采用的内阁制不适合中国，强调要加大内阁和总统的权力。国会解散后，他又奉命完成《中华民国的国会》意见书，认为中国的立法机构不应过于繁复，最好实行一院制，总统应当指派一部分议员，并具有解散国会的权力。他是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观察中国的情况得出结论，不过他的结论总是比较符合袁世凯的愿望，因此难免会有人认为他是吃人家嘴短，专为袁世凯说话。

古德诺的文章与杨度洋洋洒洒的文风不同，他是谨慎的考证。他认为近古以前，无论亚洲还是欧洲，大抵以君主制为国体。尤其是大国，更是采用君主制。近一百五十年才出现了采取共和趋势。然而采取共和制的国家，也多有反复。比如，欧洲大国，第一个采取共和制的是英国。英国革命军起，英王查理一世经国会审判，定为叛逆之罪，处以死刑，建立共和制，克伦威尔为护国公（大总统）。但克伦威尔死后，监

国继承问题极难决定，英国于是舍共和制，复用君主制。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立为君主，不但军队拥戴，当时舆论也都极力赞成。欧洲第二个实行共和制的大国是法国，但因为人民没有共和经验，实行了几年，战乱不断，军政府专横不法，到拿破仑时，帝制复活。后再被推翻，复行共和制，以拿破仑之侄为大总统，但他又推翻共和，复称帝号。直至普法战后，拿破仑第三被废，再采取共和制。

美国的共和制比较成功，有好几个原因。第一是美国摆脱了英国殖民后，其国内并没有具备影响的皇族，华盛顿没有子孙，且本人亦不愿搞世袭，再加上在英国殖民期间，美国人民智识水平都已经很高，因此共和得以顺利推行，成为共和制的典范，为美洲普遍模仿。但美洲采取共和的国家，大都陷入了混乱之中，军界巨子，相率而夺取政权，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什么会如此？古德诺得出的结论是，推行共和制成功的国家，因为广设学校，人民普遍接受教育，而且与闻国政，有政治练习机会和经验，而且政权继承问题有较好的解决办法，不会诉诸武力来解决。而民智低下的国家，人民平日难得参与政事，无政治智慧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大总统承继问题很难得以妥善解决，其结果往往沦为军政府专政。

他认为就中国目前实际，骤行共和并不适宜，“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决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就现制而论，总统继承问题，尚未解决。目前之规定，原非美满，一旦总统解除职务，则各国所历困难之情形，行将再见于中国，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亦意中之事也。”

那么中国到底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认为从推行立宪的角度看，用君主制为宜，“盖中国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

但中国要采取君主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不能引起国民及列强的反对，尤其不能出现二次革命那样的情形，必须千方百计保持目前的太平；二是君主继承的法律，必须明白确定，嗣位不会产生问题；三是政府必须拿出切实的计划，以实现真正的立宪政治，得到人民和列国的支持，使人民知道政府为造福人民的机关，并且使人民相信政府会越来越完善，人民生活会越来越好。

古德诺最后特别强调，“以上所述三种条件，皆为改用君主制所必不可少，至此种条件，今日中国是否完备，则在乎周知中国情形，并以中国之进步为己任者之自决耳。如此数条件者，均皆完备，则国体改革之有利于中国，殆无可疑也。”

古德诺的备忘录交上去，政事堂立即安排人翻译出来呈给袁世凯。袁世凯赞道：“不愧是宪法学权威，文章比哲子的短，却比哲子的有分量。”第二天《亚细亚日报》就刊登了出来，却并非原文照录，而是摘录，结果国人看到的，是古德诺认为中国应该采用君主制。日本的《朝日新闻》、英国的《泰晤士报》也立即转发了古德诺的文章，中国要行帝制已经是路人皆知。

这时候杨度去找夏寿田道：“洋人都说中国宜行君宪，成立一机构研讨国体问题，正当其时，大总统不应该再犹豫了。”

夏寿田劝道：“大总统有顾虑，都知道你们多年交情，容易让人误会。大总统的意思，成立机构可以，但你身居幕后才较得宜。”

“这怎么可以，民国四年，我坐了四年冷板凳，这时候正是为大总统振臂一呼的时候，我怎么可以安居幕后。”

夏寿田知道杨度功名心太热，不好泼他冷水：“我再向大总统请示。”

到了下午就有了结果，袁世凯的意思，杨度实在想出面也行，但得请几个有影响的人作为发起人，比如梁启超、严复至少要请出一个来，其他的人，最好是同盟会出身才好。杨度知道请梁启超出面根本不可能，就去找严复。

严复是福州人，少年时就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回国后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西方哲学、政治学名著，在中国影响极大。他回国后就入李鸿章幕府，与袁世凯当然认识，后来李鸿章失势，幕府星散，严复日子也不好过。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曾想把严复延揽到幕府中。严复对他却很鄙夷：“袁世凯什么人，他够得上延揽我？”严复认为袁世凯在维新变法中出卖光绪，人品太低劣。但袁世凯的才能严复不得不佩服，何况他有三位夫人，众多子女，还有一大堆仆人，三十多口人的生计都靠他一个人，因此等辛亥袁世凯复出组阁后，

他就主动去见袁世凯，从此成了袁世凯掌中人才。他也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对中国恢复帝制并不反对，杨度以为劝他出山并不难。

杨度拜访严复，开门见山道："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德皇威廉第二早就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美国宪法权威古德诺的文章想必您也看过，您对此有何高见？"

没想到严复冷冷地回道："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

"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

"你们何必研究？君宪优于共和不必争论，如果清末沿着君宪走过来，肯定要比现在强。可如今再走回头路，难就难在谁来当这个皇帝。"

杨度听出严复的意思并不赞同袁世凯当皇帝，便劝道："幼老，你试看今日天下，有谁的才能可与大总统相较？"

"大总统自辛亥出山以来，因缘际会，为众所推，以至于有今天的地位。不过，论才能在前清是个好总督，鼓动他出来做皇帝，适足害之。"

"大总统之才，岂仅仅是个总督耳。"

"我的意思是说，他是前清的总督，劝清皇退位，如今他再当皇帝，让世人怎么说？"

话不投机，杨度只好告辞。但不甘心，于是有二顾三顾。到第三次，他用激将法说道："幼老，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

严复不胜其烦，松口道："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但不要把我当发起人。"

杨度听到严复松口，鼓掌大笑而去。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他立即让人找杨度来问，

何以将他列名发起人。杨度回道："幼老，您亲口答应的，给您列个名。"

"列名我答应了，但不当发起人我也说明白了。"

杨度知道再装糊涂不行了："幼老，您的话我当然不敢违拗。实话说吧，让您当发起人是大总统的意思。既然已经列名，和当发起人有何不同？无非五十步与百步之关系耳。"

拿下了严复，杨度再去找老同盟会员。他明白袁世凯的意思，同盟会员都是孙中山、黄兴的战友，是共和的缔造者，他们出面讨论国体问题，比其他人更有说服力。杨度最先找的是他的两个好友，孙毓筠和胡瑛，两人都曾经因为宣传革命被下大狱，为世称道。辛亥后孙毓筠当了安徽都督，胡瑛当了山东都督，但两人都没有经验，受到排挤，而袁世凯却伸出橄榄枝，两人都到了北京，虽然没得到要职，却受到袁世凯笼络。杨度一邀请，两人绝无二话，尤其孙毓筠最为积极，主动要求出任"筹安会"副理事长。

还有一个老同盟会员是杨度的湖南老乡，安化人李燮和。他先是加入兴中会，后来成为上海光复会的首领之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在与陈其美争夺上海都督时败北，李燮和到北京当了顾问。他到北京后并不像孙、胡那样完全投靠袁世凯，虚与委蛇而已，但驳不了老乡的面子，答应列名发起人。

还有一个叫刘师培，可以说是不请自来。他是江苏仪征人，少有才名，十八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但参加会试却屡试不第，后来在上海认识了章太炎，受其影响同往日本参加同盟会。但后来与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闹了矛盾，又加谋求同盟会干事而不得，愤而叛离同盟会，投入端方幕中。端方被杀后，他又投入山西阎锡山幕中，阎锡山为了巴结袁世凯，将刘师培推荐为总统府咨议。他在袁幕中算是新进，急于报效，见杨度因写《君宪救国论》被赐"旷代逸才"，他实在坐不住了，立即写了《国情论》《君政复古论》呈给袁世凯。如今杨度一招呼，便欣然应允。

袁世凯对筹安会的发起人很满意，于是8月14日，杨度在报纸上发布启事，筹备"筹安会"，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紧锣密鼓筹备了十几天，八月下旬，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杨度、孙毓筠任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

胡瑛为理事。次日发表成立宣言，认为辛亥之后仓促采取共和国体，于国情并不相宜。然后摘引古德诺的话，“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如此。”宣言借题发挥，大发感慨地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度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正式在报纸上刊出，刘师培的《国情论》《君政复古论》等鼓吹帝制的文章也集中在各报刊发表，又派人四处动员，策动各省成立筹安分会。

筹安会名义上是学术研究，其实明眼人一看而知，是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鼓吹帝制。经界局督办蔡锷看不下去了，跑到天津去见他的老师梁启超。

蔡锷进京后，过得并不顺，先后被袁世凯任命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议、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委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除了经界局督办外，都是闲差。经界局直隶于大总统，掌管全国土地调查、测丈和登记事宜，目的是为了清查田赋，以增加财政收入。这项工作十分浩繁，没人愿干，蔡锷认为这项工作很重要，因此欣然接受任命，并打算大干一场。他一上任就举办经界讲堂，编译经界书籍，派人到各省调查，设厂制造测量仪器，筹办农业银行，干得是热火朝天。他组织人马先后编成《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经界法规草案》等书，可要办事一则要人，二则要钱，结果与内务部和财政部闹起了矛盾，内政部坚持经界局人员应当由各部派充，不必再行设编，财政部捉襟见肘，在经费上不予支持。蔡锷展开的工作面临夭折，连忙向袁世凯求助。袁世凯指示他与内务部、财政部商办。如果能够商办，何须他上书大总统？蔡锷心灰，萌生退意。于是又上呈袁世凯，希望在云南办矿务局，自主开采矿藏，以免将来列国觊觎。但袁世凯只批了两字——缓议。等筹安会一成立，他才明白袁世凯的心思原来都放在了恢复帝制上，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他悄悄赶到天津，住到梁启超的密友汤觉顿家中。汤觉顿祖籍是江浙，父亲久仕广东，他出生在广东、生长在广东，因此以广东人自居。他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的弟子，是梁启超的密友兼助手，他的家也就成了志同道合的友人聚会之地。

见到梁启超，蔡锷第一句话就是："袁项城要称帝，先生知道吗？"

梁启超嗤道："怎么不知道，杨皙子之流上蹿下跳，筹安会名为学术机构，实为帝制鼓吹机关，宣扬君宪的文章连篇累牍，京城已经闹得乌烟瘴气，只怕全国也会被他们搅动起来。"

"为了国家统一和安定，为了建一个强善政府，我全力支持他与南方作战；仅仅一年，他竟然要复辟帝制，是可忍孰不可忍！"

梁启超也自我检讨道："我和进步党尽力支持袁项城，是希望他能够走上政党政治的轨道，没想到他却奔着帝制而行。早知道他是这番心肠，当初就该和国民党一起提防他。"

汤觉顿插话道："卓如后悔也没用，而且他有北洋做支持，你又如何能够提防得了。"

梁启超语气坚定道："我倾力追求的就是宪政，从前我主张君主立宪，因为君主立宪是当时改良中国代价最小、最见成效的途径。后来，辛亥事发，际遇造化，中国走上共和之路。虽然共和有诸多问题，但也不失为宪政之一途，可以通过政党政治，代替中国历史上以暴力革命实现政权更迭，也可以实现中国的富强。所以我接受了共和之说，并回国参政。如今袁项城身边的一帮人打着君主比共和更优于立宪的幌子，行的是帝制的野心，而且以袁项城的伎俩，一旦复辟，便无民主可言，更无宪政可讲，我无论如何要坚决反对。"

蔡锷说了自己的想法："杨皙子被誉旷代逸才，我看不过是热衷名利、投机钻营之辈，以鼓吹帝制以求进身而已！筹安会正四处运动，要各省成立分会，各省大吏为保禄位，难免影从，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项城登大宝，叫世界看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扛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梁启超气道："眼看国民要被帝制歪理邪说所惑，我要立即写一篇文章，反驳他们的所谓国体问题，堂堂正正揭露复辟阴谋家。"

汤觉顿告诫道："卓如如果写文章反驳，便是与袁项城正式决裂，袁项城的手段狠辣歹毒，不能不防。文章写成后，卓如不妨南下上海。"

梁启超摇手道："不，我不离开天津。我已经做了最坏打算，大不了把这条命付出去。戊戌年维新失败，复生说，为了变法，总要有人流血。今天，为了维护宪政，该着我为国流血了。如果反袁成功，我将功成身退，转入学界，专心学问；如果失败，我则以身殉国，不逃租界，不逃外国。"

蔡锷大声道："先生如此决绝，蔡锷绝不敢苟且，先生以文护国，我则以武救共和。"

梁启超问："松坡，武力讨袁，有几成把握？"

"北洋军实力不容小瞧，但也不像大家看到的那样强大。两年前为了对付数千白朗军，先后动用了十几万北洋军，周旋半年有余才平复下去，可见暮气深沉，战斗力大打折扣。而且，北洋军派系形成，各有自己的算盘，未必都听袁项城的调遣。共和虽然不尽完善，但帝制绝对不得人心，如果像当年武昌起事，登高一呼，天下响应，则袁项城必败无疑。"

于是，大家商量军事部署。蔡锷的意思是设法逃离北京，潜回云南，如果袁世凯下令称帝，他则立即发动反袁起义，宣布独立，而后策动贵州、广西响应，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云南首先发难，主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其一，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山高境险，易守难攻，而且与越南、缅甸接壤，无后顾之忧。其二，云南远离北洋势力中心，且黔、粤、桂三省没有北洋驻军，北洋势力比较薄弱，不易被扑灭。其三，云南有正规陆军两师一旅，兵力近两万人，武器装备是从德、日等国购进，不比北洋装备差，而且滇军军官中有一大批留日士官生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受过良好训练。其四，滇省军队受过革命战火的考验和锻炼，共和民主深入军心。其五，锷督滇两年，在云南的政界、军界还是有一点威望的，尤其军队的中高级军官大都是我的部下，我还能号令得动他们。"

云南将军兼巡按使唐继尧是蔡锷的老部下，辛亥年与蔡锷一起组织云南重九起义，受到格外赏识。蔡锷调到北京后，鼎力支持唐继尧接任他的职位。唐继尧视蔡锷为恩公，一直心存感激，蔡锷有把握获得他的支持。

"其六，滇省起义后，可积极争取黔、桂响应。"

云南与贵州、广西相邻，历史上联系密切。辛亥革命前后，这三省声气相通，向无隔阂，而且，蔡锷与广西、贵州的军政官员均有较深的关系。

事不宜迟，蔡锷立即起草电文，密电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山西等省军政长官唐继尧、刘显世、龙济光、龙觐光、陆荣廷、刘云峰、雷飙："京中现有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其宣言书当已达览。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际兹欧战未终、强邻伺隙、党人思逞之时，颇属危险。台端处事持议，务望稳静，以靖地方，而裨大局。"

同时决定密召几个心腹部下北上，以提前部署。为了掩人耳目，又决定行苦肉计，师生闹分裂。

蔡锷回到北京，正赶上有位肃政使上书袁世凯，要求立饬军政执法处严拿杨度等一干祸国贼，明正典刑，诛奸立国。还有两人呈文大理院总检察厅，请求将杨度等按律惩办，宣布死罪，并请袁世凯迅速取缔筹安会。

袁世凯于次日令政事堂召开会议，讨论筹安会的问题。徐世昌说明缘由，让大家发表意见。内务部部长朱启钤抢先发言："筹安会不过是一帮学者所组织，研究君主与民主的优劣，不涉政治，又没有扰乱国家治安，政府未便干涉。至于呈请按律治罪，甚至明正典刑之说，实在骇人听闻，与法无据。"

朱启钤这样一说，立即有人附和。昌武上将军湖北督军段芝贵回京办事，应邀参加会议，便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筹安会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而谋一善策，我以为不应该制裁，而应予保护。"

杨士琦、陆征祥、周自齐纷纷表示赞同。

段芝贵趁机又道："共和共和，四处不和；民主民主，都不做主。共和这四年，中国内忧外患，原因何在？我看就是共和这一套全是从洋鬼子那里弄来的，根本就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应该恢复帝制。"

这时候，机要局局长张一麐站起来道："不可，不可，君主之制既革，民主之兴未久，不宜改弦更张。倘冒天下之大不韪，必群起而攻之，国家必将陷入混乱，是祸国殃民之举。"

段芝贵怒视张一麐道："张局长，怎么说话？复行帝制怎么就是祸国殃民之举？我们军人都盼着国家早行帝制，难道十数万军人都是祸国殃民之辈？"

徐世昌连忙站起来，拉了拉张一麐的衣角道："仲仁随我来，大总统有要事交代给你。"

两人出了门，徐世昌对张一麐道："仲仁，与他们这些人无理可讲，你先回去吧，避避他们的气焰。"

张一麐急道："徐相国，复辟帝制不得人心，这是个火坑，千万不能跳。我们这些人受大总统恩遇，不能见死不救。"

徐世昌叹道："人家要肯让你救才行啊。"

徐世昌再回到会场，会议已经完全变了味，段芝贵取了纸笔，一张上写着支持君主国体，一张上写着支持共和国体，逼着大家表态。他首先对蔡锷道："松坡，我们都是军人，办事讲究干净利落，你是支持君主还是共和，先来签个名。"

"这还用说，我一年前就全力支持大总统，就是觉得共和体制不妥。"蔡锷取过笔来，在支持君主上签了名。

段芝贵拿着纸，让在座的众人签名。轮到梁士诒时，他说道："我要单独见大总统。"

轮到张謇时，他拒不表态："我和大总统是什么关系？还需要签字画押？"

徐世昌打圆场道："香岩，我们和大总统都是自家人，何必搞这一套？"

徐世昌在北洋军中的地位仅次于袁世凯，段芝贵不能不有所收敛："徐相国，我们军警界明天要搞个集会，对国体问题表态，你们政府搞不搞？"

徐世昌对段芝贵上蹿下跳早就不满，但他为人圆通，笑了笑道："香岩，你操心军警还说得上，政府这边就不劳你挂怀了吧？"

段芝贵讨个没趣，自寻台阶道："徐相国说的是，我一定把军警界的事情办好。"

机要局局长张一麐是袁世凯从直隶总督任上就信任的心腹文案，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十分感激，认为帝制自为是自取其辱，因此闭门谢客，写了一份密呈，劝袁世凯不要受人愚弄称帝。但递上去后却没有动静，所以他决定求见袁世凯，再次面谏。

张一麐见到袁世凯，还未说话，袁世凯先开口道："仲仁，你不必多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现在这些军人真是无法无天，他们到我这里告状，说不诛少正卯，何以平众愤。我对他们说，仲仁不是少正卯，是我的诤友。"

张一麐劝道："大总统，如果不能管束军人，假令受其拥戴，专横跋扈，为祸无穷，是陷大总统于不仁不义。"

袁世凯叹道："众人意愿，我如何能够违抗。不必多言，我心中有数。仲仁，汤济武因制定国歌与诸人意见相左，大闹脾气，已经辞职而去。教育总长一职，我打算让你出任。"

汤济武就是汤化龙，当初武昌起义的功勋人物，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他当选副议长，正式国会成立后他又当选众议院议长。他后来与梁启超合组进步党对付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国会解散后，出任教育总长。他辞职的事张一麐不但知道，而且知道他辞职的真正原因并非因国歌问题与诸人闹意见，而是不愿陷入帝制的逆流中。张一麐一听让他当教育总长，就知道是鼓吹帝制的人容不得他再掌机要，便道："大总统，我从未办过教育，恐怕不能胜任。"

"仲仁，我不是征求你的意见。"

"是。"

"你尽快到部里视事，不用担心，一切有我呢。"

张一麐一走，袁世凯立即吩咐："叫杏城过来。"

杨士琦早就到了，进来在案前站着，袁世凯道："杏城，有一件急事你马上办一下。"

“大总统请吩咐。”

“梁任公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与哲子的文章唱对台戏。他说中国四万万人，纵有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支持帝制，而他一人也断不赞同，还说筹安会鼓吹帝制之人是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他还没有交给报社，先让我看一下。”

“他先让大总统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敲大总统的竹杠。”

“这绝不会。他附信中说拟登各报，先呈我阅，是尊重我的意思。”

“他要真是尊重大总统，就不该发这种怪论。”

“不管怎么说，他还没发出来，就有挽回的余地。我的意思，让燕孙去天津一趟，拿笔钱去给梁任公先用着。”

“如果燕孙不肯去呢？”

“那你就亲自走一趟。”袁世凯忽然又问，“铁路局的事查得怎样了？”

铁路局的事源于一个多月前，都肃政使、审计院院长庄蕴宽弹劾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贪污舞弊。袁世凯下令，由政事堂左丞杨士琦会同肃政厅和审计院彻查。

“回大总统，已经查得差不多了。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个铁路局长均被牵涉其中。”

“真是岂有此理。这五路局长都是燕孙的亲信，不过，多年的交情也顾不得了。你们尽快把案子报上来，我看一下，尽快批给你们。”

杨士琦领命而去，先去找梁士诒，商量让他去天津的事。梁士诒辞道：“梁任公最有个性，我的话他如何能够听得进。”

杨士琦又问：“燕孙，这点小事你都不肯帮忙，大总统十数年的提携之恩你难道毫不顾及吗？”

“正是念及大总统的提携之恩，这事我才不能胜任。我与梁卓如的意思一样，不赞成更改国体，杏城你想，我有法开口吗？”

“好好，燕孙如此绝情，我能有什么办法？”

杨士琦亲自去天津，拜访梁启超。寒暄过后，他拿出一张支票道：“这是交通银行一笔款子，大总统的意思，让卓如先花着。”

“杏城，无功不受禄，大总统要我做什么，请指教。”梁启超接过来一看，是二十万元。

杨士琦心里说，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过他脸上却是一副认真的表情：“卓如写了一篇文章，大总统说好得很，只是暂不宜发表，让我来与卓如商议。”

“你是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吧，为什么不宜发表？杨皙子能发表《君宪救国论》，我为什么不能发表此文章？都是讨论问题嘛。”

杨士琦笑道：“卓公的影响太大了，你的文章一发表，别人就不敢发表意见了。”

“民国宪法规定，民众有言论自由，皙子能发，我也能够发，恕难从命。”

“卓如，请三思而行。如今军警界都极力主张采用君主国体，对反对者很不客气，甚至以枪弹相威胁。”

梁启超知道杨士琦这是在威胁他，正色道：“杏城，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大总统的意思？”

“卓如会错意了，既不是我的意思，更不是大总统的意思。我是好意提醒卓如，那些丘八出身的从不讲道理。再说，卓如漂泊海外十余年，才回国一两年，再受亡命之苦，实在不值。”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梁启超偏不受此威胁，很轻松地笑了笑道：“杏城说得不错，我是最有亡命经验的，而且乐此不疲。你告诉大总统，我实在不愿苟活于浊恶空气中，但这一次我既不逃租界，也不亡命海外。如果我有一天不明不白地死了，世人都知道是我反对帝制而流血，于我是绝大光荣，于大总统却名誉受损。你也劝劝那些想借帝制进身之辈，不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杨士琦知道与梁启超斗嘴他占不到便宜，也尴尬地笑了笑道：“卓如是中外皆知的大才子，我说不过你。不过，我受大总统所托，完不成使命，无法向大总统交代，请卓如看在我们交情的分上，三思而行。”

“杏城，我们只不过认识而已，谈不到交情。而且更不必三思，我这篇文章一定要发表，帝制我坚决不答应！还是那句话，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答应，我梁启超也绝不赞同。”

“卓如，那我只有无功而返了。不过，我远道而来，请赏口饭吃。”

“粗茶淡饭，不敢待客，还是请杏城到别处吃吧。”

杨士琦两手空空回到北京，立即去见袁世凯，报告天津之行。袁世凯听罢摇摇手道："不必去管卓如，书生嘛，总有些脾气。要连个书生也容不下，我就太小家子气了。再说，一篇文章翻不了天。"

杨士琦回道："我与卓如关系太一般，如果燕孙出面情形可能会好一些，无奈燕孙不肯帮忙。"

"燕孙不愿去自有他的难处，不必强人所难。"袁世凯把案上的卷宗推过去说，"五路局长的案子我粗粗看了一下，津浦路赵庆华案情重大，立即交给军政执法处审讯；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与赵庆华相互勾结，著即停职候审。京汉铁路关赓麟、京绥铁路关冕钧先行停职。沪宁、正太两局局长涉事稍轻，可暂时署理局长，待查清后再议。"

杨士琦领命而出，立即交代下去。到了晚上，梁士诒就登门拜访来了，且带了一份厚礼。两人一个是粤系首领，一个属皖系，明争暗斗，世人皆知，梁士诒登门极少，且带重礼来，更是罕见。杨士琦不阴不阳地说道："哟，燕孙大驾怎么屈尊寒舍？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梁士诒一副彻底认输的语气："杏城，给我指条明道，我混到如今不容易，且一大帮人身家性命相系，我今天是诚心求教来了。"

"燕孙，说起来咱们都是大总统的臂膀，大总统尤其离不开你。"

"今天下午我已经去见过总统，总统说，参案本来牵连到我，已经把我摘出来。光摘出我来不行，我得把其他人也救下来。在总统面前我没法再开口，知道你办法多，特来相求。"

"燕孙，这件事我真帮不上你。不过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杏城快讲，我一定照办。"

"你去找云台公子问问，看他有没有办法。"

梁士诒连连拱手："明白，明白。"

梁士诒赶到锡拉胡同袁府，巧得很，袁克定果然在。他赔着笑脸求道："云台，五路大参案，所参的都是我的部旧，他们千错万错，看在这些年来一直尽心办差的分上，请务必设一办法，网开一面。"

袁克定也不拐弯，直言道："现在皙子他们搞国体研究，主张采用君主国体，从京城到地方，都在投票表决。你是交通系的老人，交通系人才济济，又财大气粗，在全国影响非比寻常，你们要是能明确表示，支持君主国体，对皙子他们也是莫大支持，那样我一定想办法给你的五路财神开脱开脱。"

"好，容我们商议一下。"

"嗐，你们早商议一下不就省了这些麻烦嘛。"

梁士诒回到家中，立即安排给交通系的亲信们打电话，马上到他家议事。等人到齐了，他把参案的情况以及他交涉的情形向大家讲了一遍后道："现在情况是这样，赞同帝制是不要脸，反对帝制则是不要头。关乎大家的身家性命，我不敢自专，请大家商议。"

大家议来议去没有好办法，最后一致同意："不要脸，要头。"

"好，既然咱们决定了。咱们不出手则矣，一出手就要大权独揽，有声有色。"

"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听听，我们无不赞成。"

"杨皙子虽然不要脸，但毕竟还是书生，明明是要搞帝制，却假托搞什么国体研究，要大家对国体问题表态，这可真是脱裤子放屁。既然是想让项城当皇帝，直接发动请愿劝进不就完了，何必多此一举。我的意思，咱们立即弄个地方，招兵买马，发动各行各业请愿。除了各机关，还要让社会三教九流都来请愿，不管他是人力车夫，还是泥水匠，不管是农人还是小商人，统统地让他们组织团体，交请愿书，上街游行。反正声势不怕大。"

有人道："官场中人为了保乌纱，形势所迫，自会随大流。可是三教九流，并无所求，让他们请愿游行，除非花钱买。"

"当然要花钱买，大公子非逼咱们就范，不就是看中咱们手中的钱？咱们也不必遮遮掩掩，放手办去就是。"

大家公议的意见，成立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此名义开展帝制活动。有人建议："公会会长非燕公出任不可。"

梁士诒摇手道："我不能出头，我在后面支持。得找比我更有名头的人来撑门面。我看沈雨辰当这个会长就很合适。"

沈雨辰就是江苏海州人沈云霈，与张謇齐名的实业巨子。与张謇不同的是，十年来他一直在京中任职，任过农工商部、邮传部、吏部侍郎，此时任农商部次长。他在家乡办有海门果木、海州种植实验场、云台山茶叶树艺公司、硝皮厂、临洪油饼厂、海赣垦牧公司等实业。到京中任职后又对全国实业进行筹划推动，尤其是极力推动东西向的陇（甘肃简称"陇"）海（江苏海州）铁路建设，与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关系匪浅，梁士诒有把握把他请出来。至于副会长，一个是前清和硕亲王那彦图，他与袁世凯关系一直很好，被袁世凯授为上将军，请他出山并非难事。另一个则是张镇芳，袁世凯的亲信，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力被免职，静极思动，正想有所奉献，肯定是一请一个准。

大事已决，梁士诒踏踏实实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去西山见袁克定。一见面袁克定就问："燕孙，拿定主意了没有？"

"拿定主意了，不过交通系的部旧有点想法，还请云台公子成全。"

梁士诒把交通系要热热闹闹搞请愿并希望风头一定要压过杨度的想法一说，袁克定当即赞道："这可真是个好主意。皙子那里你们放心好了，我来想办法。他们那帮人毕竟是书生，要么就是失意的官员，又没有多少钱办事，让他们挑起话头来行，指望他们办大事不成。你有此想法很好，我看事不宜迟，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咱们几个人凑起来议议如何？"

"好，我等公子的吩咐。"

下午不到五点，梁士诒应约来到西山袁克定的外府，已经到了七八个人。一个是昌武上将军段芝贵，是军界支持帝制最有力的；另一个是军政执法处总长雷震春，与段芝贵关系密切，紧随段芝贵力挺帝制；还有一个是唐在礼，袁世凯复出后南北谈判时受到赏识，先是任总统府军事处参议，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后任总务厅厅长兼军需处处长。段、雷、唐三人是军方帝制中坚。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也到了，他是帝制的总策划，与袁克定关系极密切；现任农商总长周自齐，原本是财政总长，不久前与袁世凯最信任的周学熙对调了职务，感到在袁世凯面前有点失宠，于是另辟蹊径，在帝制上拼命巴结。他与梁士诒、朱启钤并称交通系三大首领，三人如今都支持帝制，袁克定真是如虎添翼。再一个是袁

世凯的大管家袁乃宽，袁世凯的家务事全交给他打理，无异于袁世凯的家臣，帝制这样的机密事件当然少不了他。据袁克定介绍，还有拱卫军司令张士钰、总统府秘密侦探处主任、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因为有事今晚不能来。

袁克定扳着指头一数："好极了，正好是十个人，你们可称是国体变革十大金刚。"他又指指梁士诒说，"十大金刚，其实就是两大部分，一是你们交通系，二是军警界，这都是大总统的袍泽兄弟。从今天起，大事就靠你们十大金刚来办，其他表面文章交给别人办好了。交通系财大气粗，款子的事你们来筹备。"

当天晚上讨论确定了三件事。一是由梁士诒负责尽快成立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民间的名义发动帝制请愿活动；二是成立国民代表大会，作为民意机关，对国体问题进行投票决定，政事堂下成立国民会议事务局，具体办理国民代表大会事宜，做表面上的宣传，并向各省军政长官发宜于公开的指示和文告；三是明确十大金刚是帝制的指挥核心，帝制的步骤及机密事件由十大金刚联衔办理。三方面共同活动，明暗两方互相配合，最终靠"民意"将大总统推上皇帝宝座。

梁士诒财大气粗，说办就办，立即在安福胡同租了一个院子，成立了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并发表宣言说，"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顷以来，廿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考虑到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无所榷商，因此"特开广坐，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此后同心急进，计日程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匪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当天成立的代表会包括：人力车夫代表请愿会、妇女请愿团、筹安请愿代表团、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北京社政改进行会、旅沪公民请愿团。

梁士诒对亲信道："我们已经当了婊子，就不必再羞羞答答了，放手做去吧。"他每天一大早就到安福胡同开始办公，中午从饭店订餐，晚上很晚才回家。有一天他回家听到两个乞丐吵架，其中一个癞头落了下风，一边逃一边喊："马上就要帝制了，往后有了皇帝，看你还敢不敢无法无天。"梁士诒大受启发，第二天立即安排人去找北京的乞丐头

目，成立乞丐请愿团。

各界请行帝制的请愿书雪片样递进参政院，同时抄呈袁世凯。按照袁克定的意思，趁袁世凯高兴尽快成立国民代表大会，以推戴袁世凯称帝。朱启钤亲自来见袁世凯，汇报全国各地请愿的情况。袁世凯看了之后惊问道："没想到举国上下这样期望实行君宪，我是四万万人选出的大总统，当然不能不顾忌四万万人的愿望。不过，桂辛，这么多人请愿，是他们的真实愿望吗？"

朱启钤回道："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人，谁能鼓动得了？当然是他们自发的。"

"那你们看着办吧，总之要于国家大局有利，不能闹什么笑话。"

"大总统放心好了，好事一定办好，我们这些具体办事的，不能辜负四万万人的期望。"

袁世凯又问："这一阵松坡忙什么呢？他是卓如的学生，卓如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反对实行君主，我看好多报纸都转载了。卓如的影响太大，不管他说得有没有道理，他反对君宪，就有不少人认为君宪不好。"

"依我看，这篇文章的影响有限，至于报纸，为了发行量，最愿登奇谈怪论。"

"松坡对这篇文章什么看法？"

"具体什么看法我没和他细谈，不过有一次我听他说，他老师还是书生气太足，谈天说地还行，要办实事，就逊色多了。"

袁世凯又问："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他是真心话，还是说给你们听？"

"松坡是武人，与卓如毕竟不同，他是第一个签名支持君宪的。"

"松坡是个人才，我调他进京，原是想重用，但北洋袍泽看法太多，所以始终未拿定主意。他进京是想在军界有所作为，让他去督办经界局非他所愿。你对他的行踪，还是要多加留意。"

朱启钤笑道："这一阵，松坡在闹家务呢。"

"怎么回事？"袁世凯问，"闹什么家务？"

"松坡近月来经常到八大胡同去风流，据说拜倒在一个叫小凤仙的妓女裙下，结果夫人吃醋，闹得不可开交，松坡一怒之下，要把夫人赶走。"

"松坡要真是沉湎女色，我倒是可以放心了。可如果他是有意做给我们看，那可就大大不妙。你得安排人，多加留意。"

大栅栏的西珠市口一带，由西往东有八条胡同，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是京师闻名的"八大胡同"。而一提八大胡同，都知道是风月场所。其实北京的风月场月，何止这八条胡同，只是这八条胡同妓家档次数一数二而闻名。

尤其是陕西巷，开的都是头等清吟小班。清吟小班并不只是皮肉生意，陪客人吃茶、宴饮、抚琴弹唱，弄曲填词，是又风雅又风流。清吟小班又有"南班""北班"之分，"南班"主要是来自扬州、苏州、杭州一带的女子，色艺俱佳，琴、棋、书、画、笙、管、丝、弦总有一样或者样样精通，多数还能做一手好菜。二十二号的云吉班，有一个艺名叫小凤仙的杭州女子，姿色不错，但时年只有十五六岁，不太懂风情，性情有些怪，不大会应酬人，因此在班里只能归入二流，不太受班主的待见。没想到被将军府的昭威将军蔡锷宠爱，在她身上大笔花钱，穿的戴的都是最时新，用的化妆品听说也是美利坚进口的。结果草鸡变凤凰，大家这才发现，从前是看走了眼。据说是蔡将军给她破的瓜，更让一班风流人物顿足痛悔。

蔡锷已经多日不回家，同是湖南老乡的杨度来找他劝道："松坡，你不回家看弟媳尚能说得过去，不给老娘请安可就大不妥当了。"

杨度是风流不羁的才子，自然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他与蔡锷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从今年蔡锷成了陕西巷的常客，两人才密切起来。蔡锷回道："老母当然应当请安，可实在不愿见黄脸婆的面。越不见，越不愿见了。"

"你还当什么大将军，连家里都安抚不好。我可告诉你，今天我见

到老太太了，他说眼见得天要冷了，他受不了北京的寒气，你要再这么闹下去，她老人家就带着弟媳回湖南。”

“哲子，这事你可要帮忙，如今我是怵头见老太太，一见面就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帮我劝劝，无论如何给我留点颜面，不要回湖南。”

“松坡，你天天住在堂子里，家不回，公事也荒废得不成样子，这算怎么回事？”

“我从燕孙那里借了笔款子，托朱桂辛给我找个院子，等收拾好了我就带着小凤仙过去住，就不必住在堂子里了。”蔡锷又说，“哲子，我的新宅子，琢磨了一副对子，你且指点：此际有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明珠。”

“妙极了，把人名都嵌进去了。”杨度忽而想到了什么，哈哈大笑，眼泪都流出来了。

蔡锷奇怪地问：“哲子，有什么好笑的？”

杨度止住笑道：“这副对子的最妙处，在凤毛、仙露二字。”

“好经也让你念歪了。”蔡锷也会意了。

“松坡，我听说你从燕孙那里借了好几笔钱，连明年的薪俸也预支了。”

“人都称他梁财神，不借白不借。”

杨度酸溜溜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梁燕孙把妓家都动员起来请愿了。”

蔡锷问道：“说到请愿，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各省的请愿代表都陆续北上了，我有几个老熟人也来请愿，我今晚请他们在这里吃饭，你作陪如何？”

“我哪里有空，我老家的请愿团也到了，今晚请他们吃饭。梁燕孙真是花了血本，连请愿团的旅费都报销，这简直是免费旅行，所以各地请愿团纷纷进京了。”杨度说罢叹了一口气。

梁士诒的风头已经轻松压过了杨度，他的筹安会也奉袁克定之命改了名，叫“宪政协进会”，只研究宪政问题，杨度怀疑是梁士诒在袁克定面前进的谗言。

蔡锷劝他道：“皙子，早晚这宰相是你的。燕孙有钱财，你是人才。要治国，仅有钱财是不够的，你放心好了。”

“我不做此想。”

打发走杨度，蔡锷对小凤仙道：“今晚我要请客人，你再约几个姐妹过来，好好热闹热闹。你把里面收拾一下，到时候我找个人在里面说几句话。”

小凤仙心领神会：“放心吧，一定热热闹闹，绝不给你冷了场子。”

在堂子里请客，是从上海传过来的风尚。蔡锷也是隔三岔五就在这里宴客，经常闹到半夜才散。众人都喝得醉眼惺忪的时候，他把一个年轻人叫到内室道：“你回贵州的时候，把这封密信交给你舅舅。该说的话，我都在里面说清楚了。你告诉护军使，我决心已定，到时请他一定响应。”

这个年轻人叫王伯群，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的外甥，是蔡锷任云南讲武堂总办时的学生。

交代完王伯群，他出去应酬一会儿，又把一个湖南老乡叫到内室，也有一封密信交给他：“船票卓如先生已经托人给你买好，你明天一早就乘火车，先到天津，明晚登轮直航日本，然后再从日本转航美国。这封信十分重要，你一定要亲自交给黄克强。你务必亲口告诉克强，袁项城要背弃共和，我绝不答应！为了再造共和，我恳请克强先生捐弃前嫌，再度合作！你还要告诉克强，就说我蔡锷认为共和虽然有不足，却是中国历史车轮的一大进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帝制不得人心，袁世凯虽有北洋军，但必败无疑。”

第二天蔡锷赶到经界局时已经快十点，几个下属都来找他汇报事情，正在忙着应付，朱启钤的秘书乘马车赶过来，说接他去雀儿胡同，一起看看黄侍郎的院子。蔡锷自从打定了反袁的主意，对工作已经了无兴趣，巴不得脱身，因此交代几句就出门而去。

到了地方，朱启钤和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已经早到了。房东已经到青岛当了寓公，这个胖子是他的外甥，全权处理他的房产。这是个三合院，七八间房子，不是很大，但金屋藏娇足够。朱启钤已经居间沟通好了，价格也很优惠，蔡锷很满意，当即成交，文书已经写好，双方及中人朱启钤签字画押，买卖就算成了。刚签完字，蔡锷家的下人急匆匆跑来禀报："将军赶快回府，老太太怄气，非要回湖南。"

见状，蔡锷对朱启钤道："朱总长，我是有些怕见家母了，借你的面子，同去帮我劝劝。"

几个人分乘马车，快马加鞭，赶到西城棉花胡同的蔡府。这处四合院是蔡锷进京后袁世凯赠送，他将老母亲、夫人刘氏和弟弟一家都接了来住。一进院子，就听到上房里老太太大声斥责道："你们都别劝我，我是非走不可！蔡家家门不幸，出了这样的逆子。"

蔡锷硬着头皮进门道："娘，你这是和谁生这么大的气。"

老太太气道："我哪里敢生气！我生气还有用吗？儿大不由娘，眼下你当了将军，我的话在你那里全是耳旁风。"

朱启钤多次登门，并不陌生，从旁劝道："老太太，年纪大了，千万不能生气。有事好商量。"

老太太回道："朱总长，我们蔡家虽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但从没有纳妓为妾的规矩。他非要弄个婊子进门，分明是气我。我走，眼不见为净。"

"娘，我不让她进这个门，朱总长已经帮我买了个地方，让她在外面住。"

"在哪里住也不行，压根儿就不能让她进蔡家的门。"

无论怎么劝，老太太只有一句话："有她没我，有我没她。你要迎个婊子进门，我就带着媳妇儿回湖南。"

最后朱启钤把蔡锷拉到一边问："你能不能抛下小凤仙。"

蔡锷回道："那也是个苦人儿，我不能始乱终弃。"

“那就不如让老太太回老家住一阵，或许转圜一下，老太太气消了，那时你再接她回来也行。”

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朱启钤出面，从中打圆场，蔡锷的弟弟一家陪老夫人回湖南，夫人刘氏留下来。老太太不肯同意：“要走一块走，我这个儿媳妇心肠好，容易受人欺，我不能让她留下来吃气。”

结果最后决定只有两个仆人一个老妈子留下来。

还没处理妥当，总统府的人找过来了，说是袁大总统叫朱总长立即过去。朱启钤立即告辞，乘车赶往总统府。一见到袁世凯，当然先要做一番解释。袁世凯一听蔡锷家里又闹家务，便道：“松坡是员虎将，竟然连家务事也摆不平，我倒怀疑他的能力了。”袁世凯一妻九妾，他自认为家务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颇为得意。

“主要是老太太寸步不让，松坡又是孝子。”

“我也是孝子。我娘家教也严得很，可是我就没弄得鸡飞狗跳。除非——除非他们母子是在演戏。”

朱启钤连忙道：“那倒不是，我亲自在现场，当时情形可不是演出来的。”

“那就是我多虑了。松坡是猛虎，不能让他归山。他在滇黔桂根基很牢，我实在不大放心。”

“不至于吧？再说，云南边陲之地，掀不起大浪来。”

“桂辛，不可大意。云贵当然不足虑，我怕的是像武昌事起，各省援应，那就骑虎难下了。”

朱启钤却很有把握：“绝对不会！前年七省暴乱，不出两月就弹压下去。如今江南各省大都是北洋的地盘，决然不会出现辛亥年的情形。”

“桂辛，各省都真心支持帝制吗？”

“要说四万万人都完全赞同帝制，这样的满话我不敢说，但反对者极少极少，我是有把握的。”朱启钤又拿出一封密电说，“大总统，各省

国民代表大会已经陆续成立，不久将正式投票表决，为了便于下面有所遵循，我们往下面发个密电，请大总统阅示。”

袁世凯接过来，上面写的是：

本月十九日开会讨论，佥以全国国民前后请愿，系请速定君主立宪。应民所请，国民代表大会拟于近期投票，票面应印刷君主立宪四字，钤盖监督印信，并于决定国体投票日期，示国民代表一体遵行。投票用记名投票法，将军、巡按使监督之。

兹由同人公拟投票后，应办事件如下：

（一）投票决定国体后，须用国民代表大会名义，报告票数于元首及参政院；

（二）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电中，须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

（三）委任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电，须用各省国民大会名义。

此三项均当预拟电闻。投票毕，交各代表阅过签名，即日电达。至商军政各界推戴电，签名者愈多愈妙。投票后，三日内必须电告中央。将来宣诏登极时，国民代表大会，及商军政各界庆祝书，亦请预拟备用，特此电闻。

第二十章　掩耳盗铃行帝制　冲冠一怒护共和

这天蔡锷回到棉花胡同的家中，两个仆人和老妈子正吓得战战兢兢，六神无主。屋子里也是一片狼藉，原来是军政执法处前来搜查。

蔡锷问：“他们要搜什么东西？”

仆人回道：“听说查什么电报。”

“家里能有什么电报？真是欺人太甚！”

他立即给军政执法处打电话：“给我找姓雷的接电话。”

接电话的人说："雷总办不在，等他回来给将军回电话。"

但等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电话打回来。下午蔡锷到总统府去见袁世凯，气愤地说道："大总统，雷震春欺人太甚！平白无故凭什么搜查我的宅子？我一腔热血，忠诚于大总统，这样做，实在令人寒心！"

雷震春派人搜查蔡锷住宅一无所获的事情袁世凯已经知道，于是他安抚道："朝彦这事做得孟浪了，等我找他给你出气。最近有消息说，京中有人频繁联络云贵数省，以反对帝制为名，图谋暴乱。我让他们密查，没想到他们查到你头上了。"说话时，袁世凯一直双目炯炯看着蔡锷。

"大总统，云贵有没有人反对帝制我不知道。我可是给旧部分头发过电报，让他们支持帝制，安靖地方，大总统若不信，可派人到电报局去查。"

"这不必去查，松坡我还是信得过的。"

"军政执法处欺人太甚，以后他们再这样无理，我就不客气了！"然后蔡锷向袁世凯告状，说不仅军政执法处，警察厅的侦缉队也有密探跟踪他，说到激动处，连连咳嗽。

袁世凯关切地问："松坡，你咳嗽的厉害，没有去医院看看？"

"去过了，医生说，最好让我去天津日本人医院检查一下。我正想向大总统告假。"

"松坡，马上就要进行国体投票了，关键时候我还需要你的支持。等过去这阵，你再去天津如何？"

"我听大总统的。如果病情再有发展，我再向大总统告假。"

袁世凯又开玩笑道："松坡，色字头上一把刀，你可要节制一点。"

蔡锷出了总统府，立即去了云吉班。小凤仙劝他还是立即离京回云南去。明天是云吉班班主生日，要大摆寿宴，到时可趁机躲开密探逃走。两人密谋大半天，想到从此一别，不知是否后会有期，都很伤感。

第二天上午，蔡锷就去了云吉班，还约请了一帮朋友前去助兴，从

中午一直喝到下午四点。此时晚上的贺客陆续到了，院子里更加热闹。趁着热闹，他换了衣帽，躲开密探匆匆出门，打上一辆黄包车直奔火车站。火车早已进站，检票已经结束，他几乎是最后一个登上火车。汽笛长鸣，他连夜赶往天津。

到了天津，他住进了梁启超的家中，连日商讨起兵讨袁事宜。需要商定的事情不少，有几个人正从上海北上，他必须等几天才能走。于是住进日本人开的医院，并发电报向袁世凯告假。住进医院，看他的人很多，正好可以趁机约见南方来的人。

袁世凯打发总统府一等参议蒋百里来天津，劝说蔡锷回京治病。蒋百里与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担任过保定陆军学校校长，很受袁世凯器重，又因为献议创办模范团而引为亲信。他到医院见到蔡锷后道："松坡，我奉大总统命来看望你，并希望你能回京治疗。"

蔡锷回道："方震，医生说必须好好休息，恐怕要治疗一段时间，暂时不宜回京。"

"即使允许，你也不能回京。好不容易出了牢笼，岂有再投罗网之理？"蔡锷疑惑地望着蒋百里，不知如何回答，他担心蒋百里是在试探他。

"松坡，你不支持帝制，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别忘了，我们是士官学校的同学。我们这些人，坚决支持中国建立一个强善的中央政府，也支持中央集权，但绝对不可能支持帝制。我和你一样，支持帝制，是不得不做做样子。"

蔡锷仍然不敢全信，模棱两可道："现在因为变更国体，国人想法很多，就是老同学，也没法交流真实想法。"

"当初我建议组建模范团，没想到被袁项城引为服务帝制的工具，所以大家都以为我是杨度、朱启钤之流，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当初我建议组建模范团，是为了能够切实整顿北洋军，为中国再练一支铁军。北洋暮气太重，安内都勉强，何能担负保国重任！可是没想到项城让袁大公子来主持模范团，完全是为了培植太子的势力。袁大公子空有野心，完全是纨绔子弟，练兵又吃不得苦，模范团有几人能服？我们这些人为推翻帝制而起兵，如今要是再为虎作伥，助袁复辟，那让后世怎么看我们？贻羞子孙！"

蔡锷不能再瞒蒋百里了："方震，我们的想法一模一样。现在这种情况，你有何高见？"

蒋百里的意见，是请蔡锷设法回到云南，一旦袁世凯帝制自为，就打响反袁护国第一枪。届时他也将脱身南下，协助蔡锷反袁。蔡锷邀请他一起南下，他回道："此时还必须设法稳住袁项城，我不能随你走。"

两人商量大半天，决定蒋百里回京稳住袁世凯，蔡锷则在几天后趁机脱身。蒋百里还建议蔡锷应当设法与孙中山联系，请革命党协助他顺利从日本返回香港。

蔡锷有些顾虑道："当年我反对二次革命，孙先生恐怕心存芥蒂。"

"这你就多虑了。孙先生最大的目标就是推翻帝制，当然不会坐视袁项城复辟。为了联合各方力量，孙先生一定能够摒弃前嫌。在这一点上，孙先生的胸襟是很开阔的。"

"好，真到了日本，那时候再设法与孙先生联系。"

两人谈得十分投机，蒋百里决定在天津住一晚再回京。

次日，他带着诊断书和蔡锷的请假报告回到北京，向袁世凯详细报告了蔡锷病情，极力打掩护。袁世凯在蔡锷的请假报告上批了两个月的假期。

过了六七天，袁世凯突然召见蒋百里，面色十分难看，把一份电报推给他道："方震你看，蔡松坡已经到了日本东京，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蔡锷从东京发来电报，说为了治病，他已经到了日本，治疗情况将随时报告。蒋百里惊道："哎呀，我去天津时松坡没有说去日本看病。"

"我对松坡不薄，真不知他到底想干什么。我怀疑他是不是想辗转回云南。"

"大总统，我想大概不可能吧。如果他真有这份心思，何必要把行踪电告大总统？"

"但愿我是多虑了。"

蒋百里一告辞，袁世凯立即召军政执法处总办雷震春，吩咐他立即派人到上海、香港、广东等地，一旦蔡锷登陆，就设法控制，又叮嘱道："对蒋方震也要派人留意，他们这些留日士官生，脑筋活络的很。"

打发走雷震春，徐世昌来见，他是来向袁世凯辞职的："世昌衰病，心气虚弱，精神疲恭，不能自振，国务卿职任重要，未便久假迁延。现在大局粗定，须慎简贤才，赞襄郅治。可否仰恳俯悯病躯，开去世昌国务卿职任，俾得稍事休养，一俟体气充足，即当效力左右。"

其实，徐世昌并未生病，国务卿一职等于闲差，没有不胜任的道理。推行帝制一事，有袁克定从中操控，而且他也不愿徐世昌这样老资格的人参与其事。徐世昌也乐得对帝制一事不置一词，他暗示政事堂的左丞杨士琦、右丞钱能训也不要陷入其中。所以杨士琦虽然为袁克定出了不少主意，却也并未列名帝制十大金刚。

袁世凯知道徐世昌的行事风格，对他在帝制中不冷不热并不反感。不过徐世昌辞职还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便问："大哥，你辞职是因为外面劝进的事吧？这件事，你认为可行吗？"

徐世昌回道："这件事我一无所知，从来没有人与我说起过，大总统也没有说过。"

"外面闹得沸沸扬扬，大哥怎么会不知道。"

徐世昌笑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大哥，你就别跟我打哈哈了，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劝进，国民代表大会的国体投票也将开始，你就说，这事可行吗？"

徐世昌不能再装糊涂："古今成大事者，必须有端恪诚毅之士筹划于帷幄之中，深思熟虑，精心谋划，天时，地利，人和，算无遗策，还怕百密一疏。现在办事的人，奔走呼号，视如儿戏。所谋划的，不过是更换名称而已，经国之宏纲巨制一无所备，贸然从事，能有几成把握？而且，英雄造时势，必须手造不可，假手于人，非善策。今日劝进由各省分疆投票，此例一开，将有无穷之患，大总统不能不慎而又慎。"

袁世凯怵然而惊，徐世昌趁机再劝，希望能暂缓帝制。袁世凯接受了徐世昌的建议，但希望徐世昌能够留任。

“大总统的心意我领了，我辞职倒不仅是为我个人打算。大总统和我，还有北洋的嫡系兄弟，都是一家人。举大事者不能不稍留余地，如果亲贵密友皆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将来没有人可以局外人资格发言转圜。我此时求去，正是为此，非为一身之计，而是为防万一。”徐世昌推辞的理由，与当初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请他出任总理时的说辞一样。

袁世凯明知道徐世昌滑头，但他的理由的确站得住脚，不得不同意。徐世昌推荐由陆征祥接任国务卿，其人软弱，不会与袁世凯争权，又善于处理外交关系。袁世凯当即同意，不几天，陆征祥代理国务卿的总统令就颁布了。

此时袁世凯的老师、财政总长张謇也再次递交辞呈，请辞财政总长和水利局总裁的职务。很显然，张謇请辞，肯定也是对帝制有看法。

更让袁世凯丧气的是，以日本为首，日、俄、英三国向中国提出警告，劝中国缓行帝制，日本提交了警告照会：

中国政变国体之计划，近已趋于实现之地位，目下欧战尚无了期，无论世界何国，苟有伤害世界和平之事变，当竭力遏阻之。中国帝制进行，其国内表面虽似无大反对，以日本政府所得报告，殊属皮毛，而非事实，反对暗潮之烈，实出人意料之外，袁总统若骤立帝制，必变乱陡起，中国将复陷入重大危险之境。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此等危险状况，深加忧虑，盖中国若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凡在中国之各国，亦将受直接间接之危害，而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日本政府为保持东方和平起见，乃决定通令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本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劝告，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全大局，缓行帝制，以防祸乱而固远东之和平。帝国政府已发必要之训令致驻华代理公使，日本政府之为此，实尽其友好邻邦之责任，并无干涉别国内政之意。

袁世凯看罢日本的警告书，扔到案上道：“日本人真是可恶，出尔反尔，到底是什么意思！”

日本人对袁世凯称帝的想法察觉最早，在二十一条交涉中日本公使就曾暗示，如果能够签订二十一条，将对给予大力支持。后来有贺长雄到中国来，带回日本政府的意思，是很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君主立宪。

袁世凯又问曹汝霖："润田，你是了解日本人的，你说说看，日本人开始支持，现在却又说得这么危险，要我们缓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日本人的心思，一言以蔽之：乱中取利。"曹汝霖认为，日本人的策略一直是趁中国之乱取日本之利，他们并不希望甚至是害怕中国富强，所以乐见中国动乱，甚至不惜促成中国之乱。日本政府开始支持中国更改国体，就是一个阴谋，因为他们同时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以及宗社党提供庇护，尤其是与孙中山的革命党达成密约。等中国更改国体成为事实后，他们却突然反对，目的就是给革命党张目，刺激中国的反对力量，以使中国陷入内乱。

"日本人用心极其险恶！中国情形，真的像日本所说，存在反对暗潮？"

曹汝霖不知如何回答，拿眼睛直看陆征祥。陆征祥则会意道："反对意见肯定会有，但绝对不会像日本人所说。日本人是虚张声势，目的就是为中国制造混乱。"

袁世凯点头道："有道理，你们打算怎么回复？"

陆征祥回道："我想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中国更改国体，是民意机关的意见，而且目前已经有十余省完成投票，一致赞成。二是中央电询各省将军、巡按使，皆表示能确保治安。三是对各国关心表示谢意。"

"这三条意思不错，我看还可以说得更透彻一些，就是中国多数国民以为共和不适宜于中国，倘迁延不决，酿成事端，不但本国受害，即友邦侨民也难免会蒙受损失。"

"是，是，大总统的意思我们一定在回复里写明。"

袁世凯对帝制有所疑虑的消息，由夏寿田透露给袁克定。袁克定召集亲信密议办法，最后决定了三条策略，一是催促各省加紧投票，并由国民代表大会及时呈进，以增加袁世凯的信心。二是如果袁世凯有所咨询，无论问到十大金刚中的什么人，一定坚持定见，向大总统说明缓行帝制的危害，再说，已经有十余省投票，半途而废，太过儿戏。三是对那些反对帝制的，要给予警告，甚至密查他们违法的证据，先抓几个，

以儆效尤。对于袁世凯信任的人，一时动不了，但可施以威吓，比如向院子里扔炸弹，或把子弹寄给他们。四是派阮忠枢南下，监视江苏投票。

11月中旬，江苏国民代表将投票决定国体。冯国璋对帝制颇多非议，辫帅张勋主张清廷复辟而不支持袁世凯当皇帝，因此江苏的投票很令袁克定着急。阮忠枢南下，就是为劝说冯国璋、张勋。

阮忠枢从徐州张勋的长江巡按使府急急赶到南京的时候，已经是投票的前一天下午。他已经是第二次为帝制的事来见冯国璋。冯国璋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老袁这事办的不地道，对我这样的老友竟然也不说一句实话。"

阮忠枢劝道："上将军，那时候，项城心中大约的确没有当皇帝的想法。后来机缘凑巧，全国又是一片拥戴，他也就心热了。"

"全国一片拥戴，哼，骗三岁孩子。怎么回事你不清楚？"

阮忠枢装傻道："反正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拥戴帝制。这次，少轩那个榆木脑袋，也开窍了。"

少轩是张勋的字。当年两宫从西安回来，他雪夜巡哨，受到慈禧的赞赏，从此对清室忠心耿耿。他本人及他的部下都不准剪辫子，以示忠于前清，人称辫帅。这次阮忠枢劝他支持帝制，费尽了口舌，他也没有答应，最后勉强同意，"不明白赞同，也不明白反对。"

冯国璋叹道："老阮，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话，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侍候得了。"

"曹丕"当然是指袁克定，冯国璋和段祺瑞一样，对袁克定很不以为然。

阮忠枢劝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咱们对老头子有忠义可言，至于云台公子，那是将来的事，且不去管他，先把眼前这一关过了再说。"

眼前这一关，就是江苏的国民代表投票。

所谓的国民代表，名义上是各省推举，实际上这个名单里的绝大多

数人是袁世凯和他的亲信从在京任职的军政官员中提出，按他们的籍贯分别提到各省去。在此之外，还留出一些名额，由各省将军、巡按使决定。这个候选人名单，责成各省必须照单全部“选出”。选举的办法，是每县选举出一名选举人，到省里投票推选国民代表。然后再由国民代表投票公决国体。江苏的“国民代表”投票前各获赠五百元的“川资”，已经齐集南京，准备正式投票。

按照十大金刚的密电，选举“国民代表”和国体投票，将军、巡按使必须亲临现场。选举“国民代表”时冯国璋就以生病为由没去，让巡按使齐耀琳全权办理；明天的国体投票，他也以病为由没打算去。

阮忠枢力劝冯国璋明天一定为国体投票撑门面：“上将军，现在日本人已经照会政府，说中国反对帝制暗潮之烈，出乎意料。如果上将军明天不肯出面，报社肯定穿凿附会，流言四起，甚至说北洋分裂。上将军身份与他人不同，因此请务必体谅。”

冯国璋拒绝道：“老阮，勿再多言。我不反对已经是给老头子面子了，让我出面唱戏，办不到。”

“上将军，你并非国民代表，选举是他们的事，你只需露个面就行了，也不违背你的初心。”

“老阮，你们搞的一套，全是掩耳盗铃，这能算选举吗？”冯国璋拿出两份密电扔到桌上，“老阮你看看，你们十大金刚办起事来有多荒唐，以无形之强制这样的话也直接说出来，这样的电报一旦被报纸侦知，那可就闹出国际大笑话。”

阮忠枢接过来一看，一封电报是指示各县，必须确保按名单选出代表，“须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滞碍难行处，不妨隐以无形之强制。”另一封电报指示国民代表必须全票支持帝制，“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冯国璋敲着桌子问：“老阮你说，既然是投票，有一两票反对也为正常，非要求全票不可，还须用种种方法，你说，万一有人投票反对，用什么方法挽救？你总不能掐着人家的脖子，非让他同意不可？”

“上将军，这不用你担心，国民代表大都是官场中人，哪个不晓得为官之道？该怎么投他们心中有数。再说，投票是记名投票，谁投反对

票，那不是自找麻烦？将来随便查他个罪名，就够他吃不了兜着走。”

“老阮，这种话都说得出来，你也不觉得脸红吗？”

阮忠枢哈哈一笑道：“上将军，以酒盖脸，何红之有！”

当天晚上，阮忠枢一劝再劝，冯国璋则是一拒再拒。第二天上午，投票即将开始，阮忠枢再次劝冯国璋：“上将军，你今天就是不出去，事情还是要照办。并且，今天的经过上面很快会知道，那么岂不是太伤项城的感情。毕竟你跟了项城这么多年，样样的事情都帮他，到了现在这次，你又何必这样较真呢？”

冯国璋最后答应到现场，但将一语不发。

阮忠枢连忙拱手道：“行行行，你只要出面我就知足了。”

投票现场设在将军府的大堂，也就是当年两江总督府的大堂。国民代表六十人，再加办事人员、报社记者、警察、杂役，有上百人。代表每人一张选票，上写君主立宪四个大字，下面空白处，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赞同或反对字样。投票结束，当即宣布结果，江苏六十名国民代表，全部赞同君主立宪。

接着再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先由齐耀琳演讲，历数袁世凯的功绩，表示中国实行宪政，唯有袁世凯有资格当中华帝国皇帝。于是办事人员拿一张推戴电，上写“江苏国民代表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皇帝传之万世”，由各代表在上面签名。签完名，有人带头高呼“中华帝国皇帝万岁万万岁！”代表们跟着高呼，现场人员也跟着高呼，齐耀琳最后致祝词：“神圣首出，国体改良，其毕同好，拥护中央，爱我元首，建极唯皇，千年万世，康乐无疆。”

至此投票告结束，冯国璋一言不发离开现场，很快齐耀琳亲自拿着呈报帝制筹办电报来请冯国璋签名。冯国璋连看也不看：“你们发吧，不用我看。”

“上将军，还需要您的签名。”

冯国璋不肯签，阮忠枢和齐耀琳一劝再劝，冯国璋不胜其烦，在电

报上签了名，对阮忠枢道：“老阮，你看这像不像唱戏？只差粉墨登场了。”

袁克定得到的消息，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已投票各省都是全票赞同帝制，忧的是反袁情绪正在酝酿，尤其是得到密报，蔡锷极有可能从日本转道云南，将宣布反对帝制，而滇、黔、桂、粤等省正在加紧密谋联合反袁。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已经派员回到国内，正在策划组织数支反袁军。

袁克定与亲信商定提前宣布帝制。原计划12月19日由参议院代行立法院举行总推戴，等不及了，提前至11日举行。因为票箱尚未到齐，因此省略检票手续，由秘书长报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人数与票数，计全国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票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参政院院长黎元洪在帝制启动后就坚决辞去院长一职，因此推戴会由副院长汪大燮主持。他提议，各省推戴书已经到院二十三件，虽然黑龙江、新疆、甘肃、云南四省尚未到，但已经有推戴电文发来，是否应转呈政府？请大家表决。参政杨度、孙毓筠当即提议，全国既然一致赞成君宪，并推戴大总统为皇帝，本院理应据情咨报政府。本院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众人都赞成。

汪大燮立即宣告：“中华帝国国体已定，全体起立。”

众人起立，高呼中华帝国万岁，袁大皇帝万万岁。

十一点，汪大燮亲自将推戴书奏呈袁世凯：

有清失政，我圣主应运而出，将倾之国家，圣主实奠安之。南京政府，举非其人，民心惶惶，无所托命，圣主实苏息之。民国告成，群丑窃柄，怙恶不悛，自逃覆载，圣主实抚育而安全之。皇天景命，凡三集于圣主而圣主终不居也。今者天牖民衷，民归公德，全国一心，建立帝国，并戴为皇帝，伏愿俯顺民情，早登大宝。

这份推戴书是杨度起草的，袁世凯早已看过，十分赞赏。如今以参政院的名义呈来，心情还是颇为激动。按照预先商议的程序，本次推戴，袁世凯要推托不受，咨复也是由杨度提前写好的，推辞的理由是“致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选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

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这当然是表面文章，却极为重要，因为袁世凯既要帝制自为，又不愿担背弃共和之责。

参政院于下午五时重开会议，孙毓筠等人提议再上推戴书。六点钟，第二次推戴书奏呈。这次推戴洋洋三千言，历数袁世凯的劳绩，非袁世凯出任中华帝国皇帝不能救中国。

第二天，即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申令，全国承认帝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济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荣，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国民责备念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故，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保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共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怜念民生之至意。

同时还发布申令，警告好乱之徒，如果造谣煽惑，当执法严惩。随后又任命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十人，以便及早制定新宪。又有一道申令，改中南海为新华宫。

当天下午，袁世凯召集梁士诒、朱启钤、阮忠枢等亲信开会，由朱启钤报告大典筹备情况。登基大典定于1916年1月1日，地点在太和殿。紫禁城的三大殿是明清举行大典的地方，袁世凯登基当然也要在这里。但是要改造，中华帝国尚赤色，所以三大殿的黄色琉璃瓦要换成红色，三大殿名字都有个和字，这让袁世凯想起共和，不好。袁世凯亲自改名，太和殿改为承运殿，中和殿改为体元殿，保和殿改为建极殿。玉玺、龙袍以及皇后、妃子、皇子、皇女们的吉服准备得差不多了，从国外定制的尚在路上，要加紧催。为了争取列国支持，要花一笔交际费，包括给公使馆人员礼物，古德诺、有贺长雄等外国顾问及中外记者润笔费等等。总体预算，大约两千万元。袁世凯一再交代，要能省则省，财政捉襟见肘，由梁士诒设法腾挪。

然后议年号，由杨度作说明。提议的年号为洪宪，受启发于《尚

书》中的《洪范》。“洪”意思是大，“范”是法，相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洪宪意思是以宪法为大法，行君主立宪。另一个渊源与朱元璋的洪武年号有关，明朝是从蒙元手中夺取天下，恢复汉人政权，洪宪也意味着从满人手中恢复汉人天下。

这一商议，就花去了两个多小时。会议结束时，袁世凯突然道：“既然已经更改国体，最好能挑个好日子，先与百官见个面。”

袁世凯的意思，就是要接受百官的朝贺。众人都不好表态，袁克定出头道：“我请人看过日子，明天就是好日子，明天一早，百官朝贺。”

这实在太仓促了，但袁世凯答应了，就只好在第二天举行。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驻京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次日一早接到通知，九点钟到居仁堂依次分批参加朝贺。因为时间实在太仓促，大家并未统一服装，只有军人好办，统一穿的军礼服。文官们就难堪了，定做的典礼服还都没拿到手，有的穿燕尾服，有的长袍马褂，外交部的人都穿西装。居仁堂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世凯并未穿龙袍皇冠，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大家接到的通知，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杨度、朱启钤等亲信带头行三跪九叩大礼，有人跟随，有人鞠躬，所以场面有些混乱。袁世凯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就做个虚扶的姿态，以示谦逊。

朝贺结束已经快十一点。袁世凯站了一个多小时，有点累，但心情总算还好。百官朝贺，态度都是很恭顺的，唯一的遗憾是黎元洪和段祺瑞没有露面。内务部报告说，两人都是因身体原因请假。生病是假，不捧场是真。段祺瑞且不去管他，但黎元洪不能不特别敷衍。他是共和元勋，他对帝制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无论如何要千方百计笼络。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一直驻在湖北，即便当选了副总统，也不到北京来。袁世凯想了许多办法让他到北京任总参谋长，让他去做江西都督和湖南都督，他都不就。当时中国的形势可称之为三分天下，北方是袁世凯的势力，南方是孙中山、黄兴的势力，中部则是黎元洪的势力。两方都想争取他，因此袁世凯也不能逼他太甚。1913年二次革命后，南方势力范围被袁世凯所得，黎元洪顿显势孤，年底袁世凯电邀他北上，说有公事商量。此时他已没有拒绝的本钱，只好领命北上。黎元洪到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武昌。袁世凯将瀛台设为副总统办公室，黎元洪从

此驻在瀛台，出入都有人监视。瀛台是当年囚禁光绪的地方，黎元洪知道袁世凯的意思，因此万事不出头。帝制闹起来后，黎元洪连辞副总统和参议院院长，袁世凯一直没有批准，但他却以病为由，在家赋闲。

黎元洪人称黎菩萨，是因他性情温和，与人为善。当然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软弱可欺。袁世凯对黎元洪十分笼络，为自己九岁的儿子和黎元洪的次女订婚，两人成了亲家。而且还在广东胡同买了荣禄的一所旧宅赠送，让他平时在此居住。又时常赠送礼物，两人面子上还说得过去，他以为要让黎元洪就范并非难事。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到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了第一道册封令："黎元洪著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并让国务卿陆征祥带着内务部的人亲自去行祝贺礼。

陆征祥率人赶往广东胡同黎府，黎元洪已经得到消息，立即关闭房门，不肯见客。陆征祥劝道："皇上以阁下创造民国，推翻清朝，功在国家，所以明令晋封为武义亲王以酬庸，特率领在京文武官员，恭谨致贺，恳即日就封，以慰全国之望。"

黎元洪隔窗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绝不敢领受。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所以尤于褒封。不过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是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绝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否则，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请回。"

黎元洪竟然辞而不受，出乎袁世凯的意料。阮忠枢自告奋勇，要去试探一下。他是以私人身份到访，黎元洪不好拒人于千里之外。阮忠枢一进门，就鞠躬大呼道："内史阮忠枢拜见武义亲王。"

黎元洪躲到一边道："老阮，你不要骂我，我不是什么武义亲王。如果你要见武义亲王，请到别处去。"

"我奉皇上之命来见您，有一封信面交。"阮忠枢说罢恭恭敬敬将大书"武义亲王启"的信递上去。黎元洪如果拆阅，则可理解为他已经受封。

然而黎元洪十分警惕，并不接信，厉声喝道："老阮，你可不要耍聪明害我。"

阮忠枢的把戏不起作用，只好尴尬地把信收起。

黎元洪把一张纸递给阮忠枢道："老阮，我有一份声明，请你带给大总统也好，或者让报社发表也好，我的态度，都在这一纸声明中，以后不必再来打扰。"

阮忠枢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是"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泯，终此余岁。"

阮忠枢还给黎元洪道："请您老体谅，或者交给记者，或者交给什么人，我实在不便带回。"

"好吧老阮，我不为难你。你也给大总统捎句话，亲王爵我不能受，还请不要再为难我。"黎元洪理解阮忠枢的难处。

"好，这话我可以捎到。"

更让袁世凯添堵的是，日本又策动英俄法意五国共同提出警告，照会说："各国对于中国帝制问题，曾向中国政府劝告，其时中国政府声明不急遽从事，且称有力担保国内之治安。据此以后，曾劝告中国之诸国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

这份声明虽然简短，但其实警告的意思已经十分严厉，更重要的是太不给袁世凯面子，而这又无疑会纵容国内反对帝制的力量。袁世凯知道，所谓五国其实背后就是日本一国。他与陆征祥等人密议，决定原定1916年元旦登基取消，具体时间容后议。为了争取日本的支持，陆征祥、曹汝霖连番与日本公使商议，最后达成默契，拟牺牲某项权利为条件，换取日本政府对中国帝制的承认。日本公使电告日本政府，获得允许，中国以祝日本天皇即位大典的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到日本去谈判，计划1月中旬起程。

然而，袁世凯还来不及高兴，更烦心的事情来了。蔡锷从日本辗转香港、越南，回到了昆明。云南都督唐继尧是蔡锷的下属，蔡锷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明确告诉他自己回来只参加讨袁军事行动，无意争夺都督之位。唐继尧顾虑消除，两人携起手来一心讨袁，当天就派两个混成旅从昆明出发，进军四川。

第二天，唐继尧、刘显世、蔡锷等人致电袁世凯，揭露变更国体所谓“民意”的真相，劝袁世凯“力排群议，断自寸衷，更为拥护共和之约法，涣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使民怨顿息，国本不摇，然后延揽才俊，共济艰难，涤荡秽瑕，与民更始，则国家其将永利赖之。”

袁世凯看罢，心绪恶劣，不过他并没把蔡锷等人的劝告放在心上，他认为西南边陲，影响不了大局。

蔡锷等人见袁世凯置若罔闻，于是又发了一个最后通牒，不仅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而且要惩办祸首，“应请大总统查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以二十四小时为限，给予答复。

这份电报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并将列名的十三人称为“帝制十三太保”。“十三太保”十分紧张，公推朱启钤、梁士诒为代表，去探听袁世凯的意思。袁世凯安慰他们道：“帝制是全国民意公决的结果，怎么可能因为云南数人的诘难而放弃。几个跳梁之辈，不足挂齿。”

袁世凯对云南的最后通牒仍然是置之不理，12月25日，云南通电各省宣布独立，并檄告全国，同伸义愤。在告全国檄文最后，说明起兵的目的，“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国际团体上之资格。此四义者，奉以周旋，以徼福于国民，以祈鉴于天日，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唯行乎心之所安，由乎义之所在，天相中国，其克有功，敢布腹心，告诸天下。”

袁世凯为了与云南争夺人心，大行封赏，一天内同时封爵的有一百二十八人，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皆得封爵。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被毒毙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二等公是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封伯爵的十三人，封子爵的十二人，封男爵的八十六人。同时发布申令，凡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又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影一幅，四人免跪拜称臣，并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

而对唐继尧、蔡锷等人，则先是让政事堂复电，问他们是不是受人蛊惑，或者电报系他人捏造。他盼望云南能够给他个台阶，说电报并非他们所发，那么他就既往不咎。但云南对政事堂的电报置之不理，于是袁世凯宣布唐继尧、蔡锷等人的三大罪状，“构中外之恶感、背国之公意、诬蔑元首”，下令撤销云南都督唐继尧、蔡锷等人的封爵、职务。同时任命云南第一师、第二师师长分别担任云南都督、云南巡按使的职务，让他们逮捕唐继尧、蔡锷等人，押解北京治罪。没想到两人立即通电拒绝袁世凯的任命，让他大丢面子。

他还得到密报，云南军政府已经成立，招募新军，不几天就由原来的两师一旅增编为七个师，组建为三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率一、二、三师，出兵四川，分别向叙州、泸州、重庆进军；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带四、五、六三师，计划经过广西，进攻湘赣，但因为广西将军陆荣廷尚在犹豫，不肯让道，只能推迟进军计划；第三军为第七师及原警备队，由唐继尧任司令，作为预备队。

这是1916年元旦的事情。

袁世凯被激怒了，他在新华宫内丰泽园设立临时军务处，一切用兵计划都由他直接掌握：“当年七省同时叛乱，都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云南一帮乌合之众，数月便可一鼓荡平。”他命长江上游警备司令、虎威将军曹锟为行军总司令，率领他的第三师入川。归于曹锟麾下共有三路人马，第一路由陆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统领，所部包括他的第七师、李知泰的第八师，由湖北入川，联合曹锟的第三师，总计三万人，为进攻云南的主力。第二路由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统领，所部包括他的第六师、从河南征调的由唐天喜率领的第七混成旅，共两万人，从湖南西进，谋划经贵州进军云南。袁世凯发给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三十万军饷，让他配合马继增进攻云南。第三路由广惠镇守使龙觐光率军一万，借道广西，进攻云南。

然而，形势出乎袁世凯的意料，腊月二十日，蔡锷第一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四川叙府，川军第二师一个旅突然倒戈，旅长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配合蔡锷进攻泸州。腊月二十二日，云南护国军一部到达贵阳，奉命监视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的龙建章看势不妙以出巡为借口逃走，刘显世被推举为贵州都督，宣布独立讨袁。袁世凯三路进军计划，两路受阻。

腊月二十三日是中国北方的小年，这一天本来是农商总长周自齐赴日本的日子。他的行程是由京奉铁路、南满铁路赴朝鲜，再由朝鲜转轮

船赴日本。他已经喝了送行酒，打点行装准备登火车，却忽然接到日本使馆的通知，“接政府急电，俄国特使将到东京，日本不便接待中国特使，周特使暂缓赴日。”

这简直是当面给袁世凯一个耳光，比军事上的不顺还让他愤恨。他让陆征祥、曹汝霖立即与日本公使馆交涉，务必弄明白真正原因。两人到了晚上七点多才疲惫不堪地回来，总算打听出了点眉目。原来周自齐负有特殊使命的消息已经走漏，日俄美三国听说中日之间又将有密约，担心日本在华利益再度扩张，因此联合向日本政府施压，日本政府不愿开罪三国，因此只能取消周自齐的访日计划。再一个原因，南方反对帝制极烈，且视周自齐为卖国特使，日本怕接受周自齐访问，会影响日本声誉。袁世凯气得直拍桌子：“这算什么理由？这算什么理由？你们两个今天好好拿个主意，明天再去日本使馆通融，设法挽回。”

此时处境最尴尬的莫过于特使周自齐，他晚上到梁士诒家中讨教道：“燕孙，皇上让陆子欣与曹润田想办法，务必设法转圜，你认为有几成希望？”

梁士诒回道：“一点希望也没有。”

“为什么？”周自齐惊讶得几乎要跳起来。

“你想啊，去年有贺长雄、坂西中将、大隈重信都表示支持项城搞帝制。可是等帝制热火朝天搞起来了，日本人却当头泼一瓢水；同时却又支持革命党四处策动，月前上海兵舰谋变，陈其美进攻制造局，蔡锷由日本返回云南以及南方种种反袁活动，都有日本支持的影子。日本人的态度开始我也有些不明，何以一面烧火，又一面浇水？以为他们也是在犹豫矛盾，现在看，日本人一开始就拿定了主意，就是两方策动，让中国乱起来。日本人与项城斗了二十余年，恨项城恨到食其肉碎其骨的程度，怎么可能全力支持他？我担心日本要以阴险毒辣手段除袁，以乱我中华，以偿其大欲。”

“啊，是这样，那就不可能成行了。项城是最了解日本人的，怎么也会堕入日本人的圈套。”

梁士诒自我解嘲道：“我辈是财迷心窍，项城是权迷心窍。一旦落入迷中，便难以自拔了。项城一念之私，帝制自为，已自居于火炉之上，也将我辈拉入火中。环顾内外，乱相已成，而项城犹不能悟，还希

望借东行偿彼帝愿，何异说梦！”

周自齐还是说了句公道话：“帝制这台大轿，我们也都是抬轿子的人。”

“不错，我还是用尽了全力抬轿的人。不过，我为什么来抬这个轿子，你最清楚不过。”

周自齐既爱财，又热衷官位，是人人皆知的官迷，问道：“燕孙，你说项城会不会迁怒我们，那样我这农商总长也不保，更不用说争回财政总长的位子。”

梁士诒笑道：“将来帝制失败，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哪还顾得上官位？”

陆征祥和曹汝霖去日本使馆通融，结果是自取其辱。他们搜索枯肠，通宵达旦想出来的通融办法，是由曹汝霖用日文写了一篇《中国与日本》的文章，一份发给驻日使馆，转交日本内阁，一份则呈给日本驻华使馆。文章先责备日本对华政策变幻莫测，然后要求日本继续信任袁世凯，“中国与日本有如少年之情人，在最初时期则相互恋爱，继而龃龉，至成为夫妇之时，则所有误会之点皆扫除净尽，而得愉快和平之家庭焉。现两国已经过第一时期，若以相当之方法消除双方之误会，则两国将来必能开诚布公，融合意见，互相提携联络。故吾人宜竭力谋增两国和好关系，庶远东之和平可永建于不朽之基础焉。”

第二天日本使馆回复曹汝霖：“本国政府认为，把中日关系比做少年情人，甚以为耻。”

曹汝霖屈意献媚，却得到“甚以为耻”四字回应，真比抽一个大耳光还难堪。

袁世凯知道再想争取国际支持很难了，发狠道：“小日本，没你们的支持，我照样当得了这个皇上。”他派人给段祺瑞带话，“北洋的袍泽，该出来帮帮忙了，难道要让外人打到家门口？”

段祺瑞捎话回来：“很想出来帮皇上的忙，无奈痞病缠身，心有余力不足。”

袁世凯又让统率办事处给冯国璋发报，调他到北京就任总参谋长，协助指挥讨逆事宜。冯国璋一眼看穿袁世凯的调虎离山之计，对心腹部下道："段老虎已经被老头子夺职软禁，我不能自投罗网。"

他的亲信便与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密谈，第二天，齐耀琳出面致电统率办事处："江苏地方重要，督理军务，万难遽易生手。请照黎副总统前例，准宣武上将军遥领参谋总长。"冯国璋则立即上奏，称病不出，将军公署的事宜交给参谋长办理。

袁世凯又生一计，亲自给冯国璋发来一份密电，历数两人数十年的交情，希望他出任征滇军总司令。冯国璋不好拒绝，答应尽快制定出兵计划，但过了十几天，也没有一字回复。

此时已近新年，袁世凯的心情十分糟糕，无论身边的人怎么努力营造轻松的气氛，也轻松不起来。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张作霖赶在年前看他来了。袁世凯已经令行各地，将军、巡按使等不必进京贺年，各守其职，安靖地方。各地大员竟像商量好了似的都严守此令，除了奉天将军段芝贵到京里来给他贺年外，北洋袍泽在外统军的没有一人回来。他只能安慰自己，今年军情紧急，大家不回来是为了给他分忧。张作霖并非北洋袍泽，却大老远赶来，确实让他感动："雨亭，我不是有令，封疆大吏们不必进京贺年嘛！"

张作霖匍匐在地，行了跪拜礼后大声道："皇上，臣不是封疆大吏，不受这个限制。皇上就是把我的子爵夺了，我也要来给皇上行个礼，这是皇上第一个新年嘛。"

"雨亭，我哪里会生气，更不会夺你的爵。"袁世凯大封天下，张作霖封的是二等子，当时主要考虑他不是嫡系，依他的忠心看，还真应该封他个伯。

"皇上，臣进京除了拜年，主要是为皇上分忧。臣知道南边闹乱子，如果皇上准许，臣愿带着我的兵到湖南去，或者打广西，或者打贵州，皇上怎么指挥，臣就怎么打。臣的兵没别的好处，就是不怕拼命。"

袁世凯闻言大喜，这简直是雪中送炭，无论他出不出兵，这番表示就是莫大的支持，也让冯国璋、段祺瑞瞧瞧，离了张屠夫，照样不吃带毛猪。不过，从东北往西南，数千里行军，好像不太现实。

“皇上，现在不是从前，挂几辆专列轰隆隆十几天就到了。再说，我们东北那旮旯冬天贼冷，你让他们往南走，就是不发饷，也乐得他们闭不上嘴。”

“是吗？雨亭，你可别跟我开玩笑。”

“皇上，臣哪敢开玩笑，臣说的是真的。就是有一样，臣的兵军械实在太差，用的都是老土枪，打一枪装一次老火药。不过皇上放心，咱的老土枪也未必打不过他们的洋枪。”

袁世凯瞬间打定了主意道：“军械不是问题。统率办事处刚定了一批洋枪洋炮，本来是运到天津的，我让他们直接运到营口，够你装备两个师。”

张作霖连忙跪地上磕头：“皇上，那臣立马回去，吃了过年饺子就进关。”

“也不必那么急，那批货我记得要到正月初八九才到。你回去就与香岩去接洽，他刚回去，我会发电旨给他。雨亭，你带兵到湖南去，无功也要封伯，如果立了战功，封侯也就一句话。”

“臣肝脑涂地，也要为皇上分忧。封不封侯，臣都是这话。”

张作霖腊月二十九坐火车回奉天，他送给袁世凯的一份贺礼也在他走后送进新华宫，是一张重达两千斤的岫玉床。

过了年，反袁的声音越来越响，袁世凯周围的人尽量捂着，但袁世凯还是听到了一些。尤其他得到消息，说唐继尧的亲信黄翼发跑到上海，联络各方反袁力量，要成立军政府。如果出现一个分庭抗礼的政府，那将遗患无穷，他立即密电冯国璋让他即刻捉拿。冯国璋回了一封电报，态度十分恭敬，但命令却不执行，“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一等公臣冯国璋、江苏巡按使一等伯臣齐耀琳谨奏：乱党皆在租界，受庇于洋人，阻于国际公法，缉拿实非易事。臣等一定设法，效果如何，实不敢虚言敷衍。伏乞陛下圣鉴。”但此后再无下文。

冯国璋手中加上湖北及江西的部属，不下七万人，袁世凯不愿与他闹僵，便把阮忠枢叫来说：“老阮，你得再到南京一趟，劝劝华甫该出来办事了。”

于是，阮忠枢奉命带着医官南下南京。

冯国璋生病是假，不愿支持袁世凯是真。自从讨袁事起，他就没断了与滇贵等省的联系。迁居到上海的梁启超更是函电不断，劝他不要助袁为纣。

这天梁启超亲自来南京见冯国璋。冯国璋见了惊道："卓如，项城的密探肯定监视你，你怎么敢大摇大摆到江宁来？"

梁启超回道："我是来与将军话别，我要到广西陆长卿帐下，任他的参谋长。"

陆长卿就是广西将军陆荣廷，他是广西人，年轻时当过土匪，后来受招安吃了皇粮。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支持广西独立，被推举为副都督。二次革命的时候，他与蔡锷一起全力支持袁世凯，被任命为广西将军。但袁世凯对他并不放心，调他的儿子到北京任总统府武官，形同人质。半年前又任命亲信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兼会办广西军务，显然是来分权的。陆荣廷很不满意，以病为由招儿子回桂，结果儿子到了武昌就得暴病死了。他恨袁世凯，但为人有些软弱，云南独立后，他并没有响应。袁世凯打算派北洋军借道广西，进军云南。陆荣廷担心袁世凯假途灭虢，发动广西绅商发电反对。广西位置太重要，贵州独立后成了北洋军进军云南的唯一通道，袁世凯怕把他逼入讨袁军阵营，所以只好作罢。

袁世凯一计不成，二计又跟着来了，他授广东将军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率军借道广西进军云南。这下陆荣廷没法拒绝了，因为龙觐光是他的亲家，自己女儿是龙家的儿媳。他答应了袁世凯的要求，欢迎粤军入桂。但同时又派两名亲信到上海面见梁启超，希望他能到广西出任参谋。

陆荣廷与梁启超是通过冯国璋写信介绍后才认识的，短短数月关系竟然如此亲密，一则是佩服梁启超的文采，二则是梁启超进步党党魁的身份。秘密争取陆荣廷反袁的，有孙中山派来的革命党，也有进步党的人。陆荣廷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杀了蒋翊武等一批革命党人，因此对革命党深怀戒心，而对梁启超的进步党则更为信任。所以在权衡之后，他愿聘请梁启超出任他的参谋长，并许诺梁启超到任之日，就是他反袁之时。

冯国璋劝道："卓如，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一介书生投笔从戎，说起来容易，办起来可就难了。"

梁启超回道："上将军，既然陆长卿有此表示，我就值得冒险一试。如果他能够践诺，我死亦无憾。"

"谁说书生百无一用，有时候书生反而羞煞武人。"

梁启超转而劝说冯国璋："袁世凯帝制自为，长久不了，上将军应该尽快表明态度。我知道上将军是权谋之计，但权谋不可不用，也不能久用；利害不能不审，但也不可太审。袁之狡黠，天下共闻，与之斗谋，实非易敌。项城已经对将军没有信任可言，假如他帝制成功，对将军绝非好事。于公于私计，将军都应登高一呼，果断反袁，如此，则有再造共和之功。"

"卓如，我当然知道其中利害，只是我与项城共事多年，实在不忍背叛他。你也不必再劝，我虽然不能公开反袁，但我可给你三个承诺：一是赞同推翻帝制；二是我所负责的长江中下游各部绝对中立，尤其不会增援川、湘；三是必要时，我将联络长江各督，劝说项城取消帝制。"

"上将军有此三条，就是对讨袁军的莫大支持。将军要提防项城，我听说他已经派人策动王子明，要夺上将军的军权。"王子明就是江宁镇守使王廷桢，他是直隶天津人，冯国璋任禁卫军司令时他在冯的手下任协统。如今禁卫军已经改编为第十六师，他任师长，其实力不可小瞧。

"你放心好了，老袁这一套行不通，子明是我的手足，已经如实向我报告了。"

"我听说老阮又要南下了，老阮巧舌如簧，上将军不要中他的计。还有，他带着洋医生前来，当心里面有诈，千万不要被人暗算。"

"我知道。南京是我的地盘，老阮不敢胡来。"

第二十一章　北洋系分崩离析　洪宪帝忧惧而死

阮忠枢到南京时正赶上元宵节，冯国璋知道他所为何来，故意不给他张口的时间，便安排部下带着他去夫子庙看花灯，又让他夜游秦淮河。阮忠枢有嗜好，抽了大烟一夜不睡也不要紧，但第二天无论如何醒不过来。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又去见冯国璋，冯国璋一见面就道："这马上就要吃晚饭了，莫谈公事。"

冯国璋找了一帮酒量大的来劝阮忠枢，阮忠枢却无论如何不再上当："四哥，我不上你的当，今晚我要喝醉，明天又耽误一天。今天晚上，我无论如何得把老头子的话传你。"

吃罢饭，冯国璋先说道："老阮，什么话你先别说，我先问你，云南的护国军到四川二十多天了，攻城拔寨，势不可挡，是怎么回事？"

"已经是强弩之末，必败无疑。现在曹仲珊所率入川人马加上川军，总数六七万，而蔡松坡所率不过是六七千人，兔与狮搏，结果可想而知。而且，蔡、唐两人正在闹情绪，内讧将起，不战而溃也不是不可能。"

据阮忠枢说，蔡锷是唐继尧的老上级，他到云南唐继尧深怀戒心，虽然蔡锷声明只为讨袁，绝不会夺他的都督，但唐继尧的疑虑是无法打消的。如今唐继尧是云南都督，蔡锷是讨袁军司令，蔡锷的人认为，唐继尧为老上司筹措粮饷当好后勤天经地义，没有蔡将军，哪有你小唐的今天；唐继尧的人则认为，云南是唐都督的地盘，一枪一弹都出自云南，将士也是云南招募，牺牲也是云南担当，理应以唐都督为尊，要我接济，就要仰脸来求，像大爷一般发号施令，没门。所以，双方一直闹情绪，以至于蔡锷率军到四川二十余天了，云南未再供应一枪一弹，一米一粮。双方文电都用"谘"，也就是彼此互相平等，不存在上下级。

"如今滇军战线拉长，后勤无继，人马不足，攻下的地盘根本无力来守，只好再撤走。现在蔡松坡的军队，听说全军只剩二百余发炮弹，急电昆明增援，昆明无动于衷。四哥是熟读兵法的，你说蔡松坡有几成胜算？"

"单从军事角度来说，蔡松坡胜算无几。但打仗也是讲天时地利人和，出人意料的时候很多。"

"四哥，北洋军以狮搏兔，必胜无疑。当初七省同时叛乱，尚不足为虑，区区云贵，成不了气候。所以四哥还是要尽快站出来帮帮老头

子，不然到时候可太难看了。”

冯国璋为难道：“我有我的难处，我带兵出征，江苏的军务怎么办？你不是不知道，江苏可是革命军的老巢。尤其是上海，是各路反叛的大本营。”

“老头子对四哥的难处也很体谅，老头子的意思，让张少轩来帮你看看家门，你一心征滇就是。”

冯国璋一听这话，沉默了良久，脸上平静如常，心里却是惊涛骇浪！原来袁世凯要让张勋来抢地盘！

阮忠枢看冯国璋按着胸口不说话，就问：“四哥，你怎么了？不舒服？”

“对对，不舒服，心里慌得很，这是今年新添的毛病，要卧床休息。来呀——”等外面的人进来了，冯国璋吩咐说，“送斗瞻回住处，我身体不舒服，快找医生来。”

第二天上午，阮忠枢努力早起，起来时也已经十点多了。他连忙去见冯国璋，被下人挡了驾：“上将军昨夜突然不舒服，医生不让见客。上将军已经上奏皇上请辞军职，要安心养病，请皇上派能员来接手。”

阮忠枢两天连续上门，连续被挡驾。他知道，十有八九冯国璋不愿见他，只好告辞北上。冯国璋仍然不见他，隔着窗户道：“老阮，《东周列国志》第八十四回，有句话你回去好好读读。”

阮忠枢回到住处，立即让人找来《东周列国志》翻到第八十四回，读了一大半，看到了一句话，“君待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

阮忠枢明白了，冯国璋对袁世凯当初未对他不说实话，仍然耿耿于怀。

下午他到浦口去坐火车，送他的是冯国璋的心腹副官，路上对阮忠枢道：“阮内史，实话对你说吧，上将军虽然请辞，可是江苏人只知道他们的督军姓冯，派别人来恐怕连南京的城门也进不去。我还告诉内史，山东的靳将军、江西的李将军已经联名发电，反对更调宣武上将

军。”

阮忠枢明白了，冯国璋是要拥兵自重，用的正是袁世凯常用的手段——让亲信部下出面。

回到北京，袁世凯正在发火，夏寿田悄悄告诉他：“您要是没有好消息，最好现在别见皇上，免得碰一鼻子灰。”

阮忠枢奇怪地问道：“怎么了，和谁生气？”

“奉天的张雨亭把皇上耍了。”

原来，年前张作霖来见袁世凯，说要带东北军南下收拾云南叛军，只是军械太差，袁世凯很高兴，答应给他两个师的装备。盛武将军段芝贵巴不得把张作霖调走，极力配合袁世凯，给张作霖调配装备。谁知道张作霖接收了装备后，开始说要聘请教习简单训练一下，马上就开拔，但训练了十几天还没有开拔的意思。袁世凯让段芝贵去催，张作霖答应得很痛快，要段芝贵帮他制定行军计划，结果计划拿出来了，他的部下却拒不执行，提了不少意见。于是又再次修改，结果又是意见纷歧。等终于敲定方案，已经又过了七八天。段芝贵前天回电说，张作霖将于今天率军入关。可是没想到，今天突然收到张作霖的电报，说他的部下不愿南下，闹起了兵变，奉天南大门被烧为白地。袁世凯阅电大发雷霆，这分明是照猫画虎，拿当年他对付临时政府的办法来对付他了。

阮忠枢问：“香岩不是在奉天吗？他没看出张雨亭的小九九？”

“已经一天多了，再没收到香岩的只字片语，只怕香岩也是凶多吉少。”

“啊，那张雨亭很可能打的是一箭双雕的算盘，一手拿到装备，一手驱赶香岩，他早就觊觎盛武将军的位子了。”

“谁说不是，如果张雨亭只要这个位子倒也罢了，皇上担心他会加害香岩。你知道，香岩是帝制中出力最大的，是皇上最亲信的臣子。”

“张雨亭是胡子出身，得了赎金就不撕票，这个规矩他应该懂的。我估计香岩不至于有性命之忧。”

到了第二天，阮忠枢十点多去见袁世凯，夏寿田笑道：“您老可真

能睡，皇上发话找您呢。”

原来，今天终于收到了段芝贵的电报，是一封请辞电，说他在奉天难孚众望，自请辞去盛武将军，请求内调回京。随后又有一封奉天商会的电报，说段芝贵私自动用公款数百万两，皆是奉天民脂民膏，要求皇上派人前来查办。一个小时后，张作霖又亲自发来一封密电，表示如果皇上能够如民所请，奉天绅商百姓无不对皇上感恩戴德。话外的意思就是，如果能撤了段芝贵的职，他张作霖就支持帝制。

“这是要挟，要挟，谁也别想要挟我！”袁世凯拍着案子大叫。他的意思要调兵出关，同时派海军到葫芦岛登陆，兴师讨伐张作霖。

杨士琦力劝不可，南边未平，北边再乱，无论如何不能两线作战。而且张作霖至少还没有通电反对帝制，应该设法敷衍他。

袁世凯气愤难平，如果此时北洋袍泽能够团结一致，一个小小的张作霖又有何惧！所以他急于见到阮忠枢，了解冯国璋的态度：“斗瞻，你一句话告诉我，华甫肯不肯迁就？”

其实，袁世凯从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联名反对冯国璋辞职的电报已经知道，冯国璋绝对不肯让出江苏将军就任征滇总司令一职，但他还幻想阮忠枢能够带给他好消息。

阮忠枢不敢隐瞒：“华甫既不愿征滇，也不肯让位。”

袁世凯这下没了幻想，仰头叹息道：“北洋袍泽，这是怎么了！”

阮忠枢安慰道：“华甫虽然既不愿征滇，也不肯让位，但他对皇上还是很念旧情的。”

杨士琦也劝慰道：“华甫坐镇江南，只要他还念旧情，天下大局就可控。南边暂时不必去管，现在关键是如何救香岩。”

生气归生气，但动兵肯定行不通。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宣布调回段芝贵。

杨士琦建议道：“张雨亭要的是盛武将军的位子，如果没有明白表示，恐怕香岩走不痛快。”

袁世凯哼道："哪能这样便宜了这个胡子！"

杨士琦劝道："皇上原本也有打算，早晚要把奉天交给张雨亭，不如早一天给他，让他有意外之喜，必感戴皇上恩德。"

袁世凯采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好吧，发电给奉天，先免去香岩盛武将军之职，待香岩到京后，将发布张作霖署理盛武将军电。"

段芝贵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次日晚回到北京，立即进宫见袁世凯，匍匐在地，失声痛哭，自责奉职无状，不能镇住张作霖。

袁世凯叹了口气道："你回来了也好，先帮我筹划南边的战事。"

段祺瑞自从到西山养病，陆军部中凡是他欣赏的人，都免的免调的调，如今军事上的明白人真没有几个，夏寿田竟然成了袁世凯军事上的依赖。夏寿田诗、书俱佳，又任过学部图书馆馆长，肚子里学问很大，尤其是地理舆图烂熟于心，滇军进川，所有川西泸、叙一带，何地能守，何地能攻，他俯拾陈迹，一一指画，袁世凯无不赞同，并交由统帅办事处发往前线。结果因为旧舆图错漏太多，闹了不少笑话。统帅办事处很不以为然，但袁世凯却盛赞夏寿田胸怀韬略，就是老军事家亦不能及。尤其近几天，第十六混成旅在冯玉祥的带领下，竟然连续收复了被蔡锷占领的纳溪、长宁等地，更让袁世凯刮目相看。但统帅处得到的消息是，蔡锷所部因为后勤不继，是主动放弃，白白让冯玉祥占了便宜。但这话谁也不敢告诉袁世凯，因为他正让报纸连篇累牍宣扬前线大捷。

段芝贵到统帅办事处坐班，要来前线电报经过一番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统帅办事处的一样，那就是蔡锷一军并未受到重挫。而且他的看法更悲观，蔡锷区区几千人面对入川数万北洋精锐，却能在川东南立足，说明双方并没有进行激烈的战斗，换句话说，入川的北洋军队并未尽力！这就太危险了！他要向袁世凯直陈，统帅办事处的人都劝他，不要在皇上面前自讨没趣，皇上如今只听喜不听忧。

但段芝贵觉得自己是袁世凯的亲信，有必要提醒。果如统帅办事处所料，他碰了一鼻子灰。袁世凯的意思，蔡锷一军未被消灭，是因为他们不敢与北洋军对阵，而入川北洋军任务是把滇军挡在四川，以守为战。段芝贵再进言，袁世凯心烦气躁，不想听他啰嗦。

这天，广西将军陆荣廷发来急电，要求一百万元用以补充军火粮

饷。自从龙觐光父子率粤军入桂后，陆荣廷改变了态度，不再像从前一样拒绝客军入桂，袁世凯令他出任贵州宣抚使率军进黔，他也满口答应下来，而且对龙觐光的粤军不但派给向导，还帮着招募士兵，龙觐光还专门发电统帅办事处，为陆荣廷说好话。这让统帅办事处的人十分困惑，如今陆荣廷突然要求一百万巨饷，不敢贸然拿主意。段芝贵仔细研读了陆荣廷一个多月来的电报，认为其中疑点甚多，尤其是他的儿子在武昌暴毙，他竟然忍气吞声，实在匪夷所思。不合常理，必有阴谋，他主张先督责他进军贵州，军饷随后就到。

段芝贵的意见与夏寿田意见发生了对立，夏寿田认为，广西是目前华南进军云贵的唯一通道，必须确保无虞。陆荣廷态度转变，是他的亲家带兵入桂，为了他女婿的前程，他不得不支持朝廷的用兵方略，用一百万换广西的支持，值！

袁世凯采纳了夏寿田的意见，立即令梁士诒设法筹措一百万元，十天内运抵广西陆荣廷军前。

梁士诒办事十分利索，令交通银行与英国汇丰银行沟通，直接用小炮艇载一百万元运到钦州湾，然后陆路起运，经钦州运往南宁，不到五天就完成任务。

接下来，统帅办事处和袁世凯都急切地等待陆荣廷的消息。然而，等来的却是陆荣廷反叛中央的电报，电文中说，我赞成袁世凯当总统，但我反对他当皇帝。我赞成他建立强善政府，实行中央集权，但我反对独裁倒退。我希望他取消帝制，并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不然广西将宣布独立！

袁世凯接到这份电报，当时正在吃午饭，手里的鸡蛋掉到桌上，他抖着手去拿，却怎么也拿不起来。到了晚上也没吃饭，没有一个人敢去劝他。第二天一早，他又恢复了常态，让夏寿田复电陆荣廷：对叛乱之徒，唯有坚决消灭之。

这天的午饭，袁世凯又吃得很少。杨士琦得到消息，与袁克定商议，必须劝慰袁世凯，无论如何得开心吃饭。袁克定无奈道："我们家只有三妹敢在老头子面前说话，我看只有让她去劝劝。"

袁克定所说的三妹，就是袁世凯的三姨太金氏所生的女儿袁叔祯，她的住处就在居仁堂二楼的西首，而袁世凯的居处则在东首，父女两人

能天天见面，吃饭的时候也常常由她作陪。但是她个性独立，对袁世凯称帝并不赞同，她曾对袁克定抱怨："我们已经生活在'馍饭监狱'里，每天起来就是三大件——读书、吃饭、睡觉，要是爸爸当了皇上，我们还有自由吗？"帝制正式确定后，皇子皇女们每人要照相，她却无论如何不肯穿"皇女服"，最后由她穿着常服照了一张。

袁叔祯在袁克定的劝说下，答应晚上设法劝劝爸爸。吃晚饭的时候，她捧着一个纸包到了袁世凯吃饭的餐厅。当时袁世凯正在饭桌前发愣，看到她后勉强笑了笑道："三丫头，你又抱了一大包黑蚕豆吧？"

"爸爸真厉害，一猜一个准。"

"这还用猜吗？你打小就喜欢吃黑蚕豆。"

父女两人闲聊，暂且推开了烦心事。袁世凯虽然仍不比平时的饭量，但总算吃了几个鸡蛋和几块鸭皮，还在女儿的劝说下，尝了几颗蚕豆。袁叔祯把一包黑蚕豆都吃光了，正要收拾包蚕豆的报纸扔掉，袁世凯却道："三丫头，把报纸给我看看。"

原来，这张《顺天时报》上有篇文章署名梁启超，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这是一篇关于帝制的评论，语言十分尖锐刻薄，文章中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此次皇帝之出，不外左手挟利刃，右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以此等人而为一国之元首，吾实为中国人羞之。以此等人而全世界人类四分之一归其统治，吾实为全世界人类羞之。呜呼，我国四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

与梁启超的文章同时登在报纸上的，还有伍廷芳在反袁声讨会上的演讲，与梁文异曲同工：

北京现有的政府，只算得上是戏场，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僚只算得上是戏子。我们看戏则可，若听了戏子的话当真就不可。试问那些所谓的"劝进团"和请愿代表，哪一个是代表民意在说话？若说是，我老伍就是一个极不赞成的，还有在座的各位诸君也和我持同样的态度。又试问，在权威不及的地方，问问过路的行人，有哪一个是喜欢人家做皇帝的。我们要努力坚持，不管他是洪宪，还是宪洪，只晓得今年是民国五

年，明年是民国六年，维持这个年号以至万年，万万年！

袁世凯看罢，脸色都变了，他看看日期，是前天的报纸，可好像没有这些文章，便道："你马上去把前天的报纸给我找来。"

不一会儿，袁叔祯就拿着报纸跑回来了，袁世凯一看，两张《顺天时报》日期一样，内容却很不同。包蚕豆的报纸上有好几篇文章批评帝制，而袁叔祯刚拿来的报纸这几篇文章却都换成了赞同帝制的。他黑着脸道："你去，叫你大哥过来。"

袁叔祯告诉了侍卫处的人，让他们立即设法通知袁克定过来。

袁叔祯知道大哥要倒霉，躲在一边偷听。过了一个多小时，袁克定才气喘吁吁地赶过来了。袁世凯在办公室等他，先是厉声追问，然后就听到袁克定被鞭打，没人腔地哭喊。袁世凯边打边重复一句话："你欺父误国！"

到了第二天，袁克定编印假《顺天时报》欺骗袁世凯的消息在新华宫内悄悄传开了。袁叔祯的生母也听说了，把她叫过去问："你说，是不是你故意揭发你大哥？"

袁叔祯矢口否认。

金氏气哭了："你就作吧，得罪了你大哥，看他当了皇上怎么收拾你！你二哥已经得罪了他，将来咱们这一家子，可怎么活？"

袁叔祯安慰母亲道："爸爸的皇上都不一定当得住，我大哥更当不成。"

袁叔祯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宣武上将军冯国璋已向统帅办事处发来电报，请辞一等公的爵位。爵位是洪宪皇上封的，辞而不就，便暗含不承认帝制的意思。袁世凯决定再次派阮忠枢南下劝说冯国璋，不要请辞封爵，并望他在此艰难之际念及北洋袍泽的情谊，出面支持大局。话虽未明说，几乎是恳求的意思。

阮忠枢已经怵头南下，但也只能勉为其难。

阮忠枢到南京的时候，冯国璋正在会见成武将军、一等侯陈宦的心腹幕僚胡鄂公。

胡鄂公是湖北人，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都督府高等侦探科长、鄂军水陆总指挥，后来奉黎元洪之命到天津组织同盟会，当时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也参与其间，两人关系很好。胡鄂公能见到冯国璋，也是陈之骥牵线。陈之骥二次革命后逃到日本，去年底被冯国璋悄悄召回，一直在将军府深居简出。

寒暄过后，胡鄂公直奔主题："上将军，我们家二先生对时局的态度，唯上将军马首是瞻，如果上将军发令说同意四川独立，我在这里发个电报，我们家二先生就宣布独立。"

陈宦字二庵，人称二先生。

冯国璋有些诧异地问道："二先生是帝制中坚，有传言说，他出镇四川前曾经哭请项城早正大位，怎么如今要独立？"

"上将军，那全是段芝贵之流制造的流言，诬蔑二先生。当初古德诺发表支持中国君宪的文章后，段芝贵曾经发电二先生，征询他的意见，其实就是逼他赞成帝制，二先生感觉事情重大，不敢贸然回电，思之再三，回电说'军人无意见'，段芝贵不高兴，发电责备二先生措辞不着边际，二先生仍以五字回复。"

"大家为了自保，违心承认或赞同，我也理解。川军正与蔡松坡的护国军激战，二先生所部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还取得大捷，你又说二先生想独立，这有些匪夷所思吧？"

"那都是障眼法，二先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北洋的曹锟、李长泰、张敬尧入川所部，近四万余人，虎视成都，而川军觊觎成武将军之位的也大有人在，如果二先生稍有把柄落下，难免各方发难，命且不保，何论其他！请上将军体谅二先生的难处。其实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早就不与蔡松坡所部发生战事，纳溪也是冯玉祥不战而得。双方已经达成默契，二先生已经先后秘密接济蔡东坡十余万元。最近川省各地民军蜂起，他们放话说，如果二先生不答应独立，将以对待端方的手段对之。所以，于公于私，二先生唯有宣布独立一途。"四川袍哥势力极大，川军中陈宦亲信部下又少，因此如坐针毡。

"我与老头子数十年的交情，不能不极力维护。可是他帝制自为，实在太没良心，欺侮清廷孤儿寡母倒也罢了，连我这忠心耿耿的老朋友

也欺骗！如今我的态度，就不能只顾私谊，还要顺应各省将军、天下百姓的心愿。”话未明说，但冯国璋反对帝制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确。

“我们家二先生的意思，如果上将军宣布独立，二先生和四川将支持上将军出任大总统。”这话让冯国璋怦然心动。他在与云贵等省的密使会谈时，已经听到过类似的承诺。

“二先生说笑话了，就是恢复民国，大总统也轮不到我，我没那资格。”

“上将军怎么没有资格？天下人都知道，北洋三杰，第一个反对帝制的就是上将军，芝老也反对帝制，但他手中已经无兵无卒，怎么可与手握五六万雄兵的上将军相比，如果再加上亲近上将军的江西、湖南、山东、浙江等省，上将军可掌握的雄兵不下十万，试问天下还有谁可比肩？”

“我是项城一手提拔起来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你告诉你们二先生，时机一到，我就发电劝老头子退位。你还要到湖南、上海去探听一下汤氏二兄弟的意思。”

汤氏二兄弟，一个是曾任过国会议长、教育总长的汤化龙，他是共和元勋，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他托病到天津就医，后又转到大连，看到云南通电宣告独立，就乘轮南下上海，参加倒袁活动。他手里无一兵一卒，但作为进步党的创建人，影响颇大。争取到他的支持，便是争取到进步党的支持。另一个汤氏兄弟就是坐镇湖南的汤芗铭，他是汤化龙的亲弟弟，时年不过三十岁。他坐镇湖南，对袁世凯极其巴结，二次革命后将湖南国民党要员五十余人全数通缉，在湖南建起三万余人的特务网络，以捉拿乱党为名，四处敲诈，又极力拥护袁世凯登基，对袁克定也极其巴结，写信效忠。然而，他也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如今也悄悄派人试探冯国璋的意思。

“汤氏兄弟那里，我已经分别去过。他们的意思，都愿上将军能登高一呼。而且，上将军于今，只有反袁独立一途最为有利。”

冯国璋问：“何以见得？”

胡鄂公分析道：“上将军不支持帝制，袁世凯心知肚明，如果他帝

制成功，必容不得上将军；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帝制必定失败，而上将军迟迟不表态，不但不会成为再造共和的功臣，而且可能被归于帝制余孽之中，本来是囊中大总统，失之交臂，岂不可惜？”

冯国璋深思良久后道：“大总统之位于我不过如浮云，但为国家计，我不能再犹豫。我决计明天就召集大家商议。”

这时候，下人来报，阮忠枢到了。

冯国璋愕然道：“他怎么又来了？”

胡鄂公劝道：“上将军，他当然是袁世凯的说客。上将军可不要上当，万勿再犹豫。”

“斗瞻来得好，我正好给他唱出戏。”

第二天上午十点，冯国璋在宣武上将军府的西花厅召集亲信密议形势，参加人员包括巡按使齐耀琳、江宁镇守使王廷祯、卫队长冯家纯、女婿陈之骥以及将军府的几个心腹参谋，阮忠枢受邀参加。

冯国璋开场道：“今天请大家来，是讨论局势。自从发动帝制以来，反对的声音就未停过，但老头子被小人包围，听不到下面的声音。云南的蔡松坡首先发难，已经三月有余，竟不能平定。可见并非军事原因，而是大家对帝制不尽苟同。但是，论私，老头子对我有知遇之恩，论公，军人首重服从，他省虽有意外之举，江苏仍以不入旋涡为宗旨。所以，对各方游说劝说，我都一概不理，希望你们也不要受人蛊惑。”

江宁镇守使王廷祯首先表示异议：“全国人民心向共和，反对帝制独裁，请上将军睁眼看看，如今反对帝制最有力的并非革命党，而是从前全力支持袁项城的进步党和立宪派，二次革命尚可以说七省独立是暴乱，不得人心，此次反袁，只能说是袁项城咎由自取。”

冯国璋的卫队长冯家纯也道：“二次革命的时候，大家都说中国要安定，要国富民强，非袁不可，这才过了两年多，大家一致看法是，非去袁不可！上将军可要看清世道人心。”

冯国璋厉声喝道：“你一个卫队长这样跟我说话，是受了谁的指使？”

“我是受天下人的指使！”没想到冯家纯霍地站起来，随即拿出一纸电报说，“我代天下人拟了一份电报，请上将军约请天下将军，劝说袁世凯取消帝制！”

“你好大的胆子。来人，把他给我叉出去。”

四五个身高体壮的卫兵一拥而入，站在冯家纯身后道：“上将军，请立即签署电报。”

外面吵吵嚷嚷，不知有多少士兵，都在喊：“请上将军替天下人说话，取消帝制！”

冯家纯看着在座的诸位，问：“你们谁不支持取消帝制？”

众人都不吱声，阮忠枢硬着头皮道：“帝制是经全国民意而定，你们怎么能逼上将军。”

“你不过是袁世凯的一条狗，再多说一句话，立马把你枪毙！”

冯家纯把众人赶出去，只留下冯国璋和阮忠枢，把电报扔在桌上道：“上将军什么时候签署电报，什么时候才能出门。”

“反了，反了，这帮狗东西都反了。”冯国璋背着手在室内踱步。

阮忠枢冷眼旁观道：“四哥，你不要给我演戏了。我是奉命而来，点到为止，你帮不帮老头子完全由你，何必把我软禁？”

“老阮，我又何必给你演戏。我反对他称帝，但我绝不带头来反对他，所以这样的电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发。你若非认为我是演戏，我也无话可说。我问你一句话，京中帝制弄得那么热闹，你们又何尝不知道是在演戏？”

“人在潮流中，随波逐流，身不由己。你也知道，太子是看不上我们这些老人的，把我弄进十大金刚里头，就是为了笼络北洋旧人罢了，机密的事情他们根本不与我商议。所以四哥，你把我当老头子的心腹软禁起来，真是委屈我了。”

冯国璋也不必再演戏了：“斗瞻，我知道你的难处，可是他们为我着想，怕你回京不利于我。”

“四哥你放心好了，我们都希望取消帝制，早一天取消，老头子早一天解脱。我回京只会说，你被部下所逼，身不由己。”

“那好，这份电报我就发了。”

帝制复辟以来，云贵举兵以抗，以历三月有余，局势动荡，国家危机，为大局计，向南北各方提议如下：其属于南方者，一取消独立，一退出战区，一保护战地百姓。属于北方者，一取消帝制，一惩办罪魁，一请元首自行辞职以平滇黔之气，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愿。

冯国璋吩咐立即发给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江西将军李纯、湖南将军汤芗铭征求意见，请他们联名。到了下午四省都回复同意联名。冯国璋觉得只有五位将军联名，似乎还少一些，因此又吩咐发给直隶将军朱家宝、广东将军龙济光，希望他们能联名。

直隶将军朱家宝，是任直隶南平知县时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所赏识，被推为“近畿循吏第一”，从此官运亨通。他不是见风使舵的人，辛亥革命的时候，安徽绅商劝他宣布独立，他严辞拒绝道：“家宝食清之禄，死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诸君勿复多言。”袁世凯帝制自为，他是真心支持，又视袁世凯为恩公，因此收到冯国璋的联名电报，立即密电袁世凯。

袁世凯收到这份密电，惊得半天说不出话。以冯国璋为首的这五人掌握着北洋半数的军队，他们已经离心离德，还能靠谁去平定滇桂黔的叛乱？他立即着人把梁士诒叫来，把电报交给他道：“燕孙你看，华甫给我出了个大难题。”

“皇上，帝制不能取消。”梁士诒一看更是心惊肉跳，因为惩办罪魁，他将难逃制裁。

“不能取消又能如何？南方的叛乱三月有余不能平定，以后更无可能。而且，日本人又趁机捣乱。”袁世凯把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密电递给梁士诒，密电说，大隈首相与各大臣及元老，借宫宴之便开御前会议，决定借中国内乱之际，派兵进驻中国要地。

“日本人真是可恨，最会乘人之危。”

还有几份密电，是关于西南战事的，滇军已经开始反攻，复占泸

江、南川、江安，纳溪大战，张敬尧受伤；黔军攻克湖南永祥；桂军兵分两路，一路进军湖南，一路压迫广东。

袁世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涂画，某方情形如何，某人变动如何，应付得失如何，涂满后用纸擦去，再涂再擦，如此者三，最后说道："燕孙，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我的主意定了，撤销帝制，政事请徐菊人、段芝泉负责，安定中原，由冯华甫担任。你替我给二庵写封信，叮嘱他一定镇静，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言和。你和卓如有旧，你以私人情谊，请他帮忙疏通滇桂。倘若有办法能令国家安定，我无论牺牲到何种地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梁士诒不甘心道："不妨听听英国人的意见，如果英国能够给予支持，劝说日本不要妄动，或可会有转机。"

"恐怕他们也回天无力。"

但袁世凯毕竟不能死心，所以约英国公使朱尔典下午见面。

袁世凯在办公室呆呆坐了大半个上午，到了午饭上楼时，却发现自己心有余力不足，拄拐杖的手发抖，腰膝酸痛，竟然不能自己上楼了。总统办公室的人一通好忙，最后找了副肩舆，把他抬上二楼。睡了午觉起来，他试着自己下楼，竟然也下不去，只好再乘肩舆。朱尔典已经到了，听完袁世凯委婉的询问后道："我本人对阁下的处境十分同情，但英国政府的态度与日俄等五国一致，对中国因帝制引起的混乱十分担心，不可能对帝制再表示赞同。我个人以为，目前局面，除非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

"我会认真考虑你的建议。"袁世凯茫然地点头道。

辗转反侧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吩咐要分别会见徐世昌、段祺瑞和张一麐。

徐世昌住在东四五条铁匠营胡同，这里的私宅是唐绍仪任内阁总理时购置并进行华丽装修后赠送，以报答他在东三省总督任上的关照之恩。徐世昌不支持帝制，请辞国务卿后门可罗雀，挂出"谈风月馆"的牌子，以示自己不问政治。但冷眼旁观，知道帝制已经到了崩溃的关头，他正打算给袁世凯写封秘函，建议尽早收束，没想到袁世凯要召见他。正好，一切当面谈罢。

他进新华宫见到袁世凯时，大吃一惊，袁世凯须发皆白，脸颊消瘦，目光茫然，全然没了从前炯炯视人的虎威。他鼻子一酸道："四弟，怎么瘦了这么多。"

这声"四弟"让袁世凯心里一暖，眼角一热，差点落下眼泪，他把电报递给徐世昌道："菊人大哥，完了，一切都完了。"

徐世昌看罢电报安慰道："这也未必是坏事，趁此机会赶紧收束，还有转圜的余地。"

"我已经决定取消帝制，想请大哥出面帮我收拾局面。我想请你复任国务卿，芝泉任参谋总长。"

"我听你的吩咐，当初我不想掺和帝制，就是为留下转圜余地。"

袁世凯落寞道："还是大哥看得长远。我这一辈子读书太少，不能把功名富贵看透。如今看透了，为时已晚。我昨天晚上看到一颗巨星落下来，这是平生第二次。第一次看到时，在十多年前，那次是李文忠公没了。这次，要轮到我了。"

"四弟何必如此悲观。"

袁世凯摇头道："我们家族，男丁很少活过六十岁的。我今年五十八，五十九岁这道坎，恐怕迈不过。"

两人谈完，再请段祺瑞。他一进门，袁世凯就连忙检讨："芝泉，我悔不听你言，致有今日纠纷。我打算取消帝制，还请你帮忙。"

"你吩咐就是，我一定竭力帮助。"

袁世凯说了想请他出来当参谋总长的意思，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送走段祺瑞，又请张一麐。见到张一麐，袁世凯也是先做检讨："仲仁，我当初昏聩，没有听你的逆耳忠言，以至于此。"

张一麐替他开脱："这全都是小人蒙蔽。"

"这都是我不好，不能怪到别人头上。"袁世凯又感慨道，"我今天才知道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者，才是真国士。仲仁在我幕中数

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还有一个严范修，与我相交数十年，也未曾言及官阶升迁。你二人都曾经阻止帝制，我却未听劝谏，想来真是可耻。当初极力拥戴，今天又劝我取消的，大有人在，真是卑卑不足道。总之，都是我历事多，读书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可不惧。我已经决定取消帝制，这个申令非你来做不可。”

张一麐手笔快，下午稿子就呈上来了：

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全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事，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庶士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存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

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济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周，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几劝进之文，均不许呈。代行立法院转呈推戴事件，予认为不合时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制之案，即行撤销，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劝进及反对帝制者，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

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诒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陵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兴，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恪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唯以综核名实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慈意。此令。

张一麐的稿子，极力为袁世凯开脱，袁世凯很满意，但如果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难免引起不满，于是提笔在第三段前加一句：“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第二天，申令发布，同时撤销大典筹备处，废弃洪宪年号，徐世昌出任国务卿，段祺瑞为参谋总长，黎元洪复为副总统。又焚毁关于帝制文电八百余件，以示恢复民国决心。

袁世凯的想法，自己宣布撤销帝制，自然可以继续当大总统。所以借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的名义致电广西陆荣廷、云南蔡锷、唐继尧，要求停战善后：

袁总统既取消帝制，皇帝推戴书亦尽退还参政院焚毁之。公等为反对帝制，对政府举兵，今公等目的已达，对政府勿续持敌意，以救国家危急，双方先行收兵，妥筹善后之策。

然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打不通，蔡锷与陆荣廷、唐继尧商量后，致电黎元洪、段祺瑞说，“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不能为项城谅，凛已往之玄黄乍变，虑日后之覆雨翻云，若项城本悲天悯人之怀，洁身远引，国人轸念，当无涯量。”很显然是要袁世凯辞职。

袁世凯当然不甘心，又致电广东将军龙济光，希望他通过姻亲关系转商于陆荣廷，结果龙济光也宣布独立。陆荣廷会同唐、蔡回复黎元洪等人，明确提出，袁世凯必须辞职，“项城违犯约法，自召兵戎，若仅削除帝号，复称总统，廉耻既亡，威信全失，愈益国家之忧，莫慰中外之望，无术可以调停，请转项城速行宣告退位。”

这时候外间盛传，南方要求惩办祸首，没收其家财。袁世凯最怕的就是这一条，因此又给老朋友唐绍仪、老师张謇还有伍廷芳发报，希望他们能够从中转圜。唐绍仪回电毫不客气，严厉批评他近年种种违反约法行为，“执事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视之，咸以为廉耻沦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真心拥护共和者乎？此次举义，断非武力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在全国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此陈唯一良策，则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

张謇没有直接回电，而是致电徐世昌，说：“人心不能违，潮流不可抗，比闻桂继滇黔而起，今粤、浙继之。自帝制告成，而洹上之信用落；帝制取消，而洹上之威望坠。无威无信，凭何自立？”

伍廷芳的回电洋洋千余言，罗列了十余条理由，结论就是袁世凯只

有立即辞职，还劝他皈依佛门，言外之意是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袁世凯恼羞成怒，他是相信武力的人，决定以他的北洋袍泽做最后一搏。他认为徐世昌毕竟没带过兵，因此让他退居幕后，让段祺瑞当国务卿。

“行，但要改组政府，恢复内阁制，改政事堂为国务院。”而且段祺瑞说国务院秘书长非徐树铮不可。段祺瑞如此坚持，就是要报去年被迫去职之仇。而内阁制，正是当年国民党对付袁世凯的框框。

此时，梁启超牵头，在广东肇庆组织成立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的统一领导。梁启超亲自起草的《军务院组织条例》，认为袁世凯称帝已丧失大总统资格，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但又由于黎正蒙难，应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然国务院已遭废止，重设须经国会通过，而国会亦不存在，故暂设军务院，主持全国军事、庶政。军务院直隶大总统黎元洪，因黎元洪不能亲临军务院视事，一切军政、民政、对内、对外，以军务院名义行之，代行国务院及陆海军大元帅职权。一句话，军务院就是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临时政府！

军务院选唐继尧为抚军长，袁世凯的老对头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抚军有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妮、戴戡、罗佩金、吕公望、刘存厚、李鼎新，他们共同主持政务军务。军务院成立后提出解决时局的四条办法，第一条就是袁世凯辞职，黎元洪继之；如果黎元洪难当重任，则由段祺瑞摄政，或者通过特别规定，选举段祺瑞为大总统。这无疑是招离间计，目的是增加袁世凯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梁启超还给段祺瑞发电说：“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昔者若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今者若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段祺瑞倒是没好意思说出让袁世凯辞职的话来，却向袁世凯提出撤销总统府机要局、统帅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三大机关，而且陆军部要接管模范团和拱卫军。这让袁世凯十分寒心，认为段祺瑞已经离心离德，不可依赖。因此回头再央求冯国璋出面，给南方施加压力。

此时的冯国璋更像辛亥年的袁世凯，南北双方都对他有所求。冯国璋提议，在南京召开会议，讨论全国时局。出席代表二十三人，公推冯国璋为主席。而第一次会议的议题，就是讨论袁世凯的去留，结果二十

三人多数赞成袁世凯辞职。南京的密探密电袁世凯，这让他又气又恨，本指望冯国璋能够设法维护他的大总统之位，没想到会是这种局面，显然，冯国璋也有野心！如果让他这样主持下去，自己非辞职不可，于是他密电安徽将军倪嗣冲设法挽回。

倪嗣冲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部下，辛亥革命后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很快坐上了安徽都督的交椅，在镇压二次革命和推行帝制中下了死力，被袁世凯册封为六公之一，真是破格荣封。得到“圣主”的密电，他立即带着三营人马当夜赶到南京，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抢先发言道：“你们竟然对大总统的地位提出什么建议，对这一点，我坚决反对。你们来自不同的省份，应该代表你们的长官，联名给南方写信，让他们立即罢兵，这才是正办。”

大会被他搅得开不下去，但袁世凯已经看清，冯国璋是要效仿辛亥年的手段，借南方的势力逼他放弃大总统，又借北洋的势力施压南方。南京甚至传言说，冯国璋要当大总统了。

北洋三杰，王士珍躲清静，段祺瑞执拗不可用，冯国璋包藏野心，都不能为己所用。他是不肯轻易服输的性格，以为四川有陈宦和曹锟，两人都忠诚可靠；湖南有汤芗铭，二次革命后杀了那么多革命党人，他无论如何不会独立；湖南还有他的卫队司令唐天喜，从十几岁时就侍候他，跟着他到朝鲜，虽是主仆，胜似父子，更不会背叛。有此三人督师猛进，打败蔡锷一军并非不可能，而蔡锷一倒，其他各军便会望风披靡，那时候自己从容收拾，不难再定乾坤。袁世凯拿定主意，振作精神，不顾病体，坐镇指挥讨逆。

可是，他刚给陈宦发去让他督师开战的电报，陈宦却宣布四川独立了，他在通电中先是剖白自己一开始就不支持帝制，然后又指责袁世凯退位绝非出自诚意，不过是缓兵之计，他要与袁世凯断绝关系，“宦为川民请命，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俟新大总统选出，即奉土地以听命，并即解兵柄以归田。”

陈宦宣布独立后，曹锟手下的一个旅长又宣布独立，这让曹锟腹背受敌，四川已经不可为了！

袁世凯恨死了陈宦，但已无济于事。他作困兽之斗，严令湖南汤芗铭痛剿贵州、广西进入湖南的护国军，希望发生奇迹。然而，5月29

日，汤芗铭亲自致电袁世凯劝他退位让贤，“顾钧座一日不退，即大局一日不安，现状已不能维持，更无善后之可言，湘省军心民气久已激昂，和平之望遥遥无期，军民愤慨无可再抑。”

袁世凯只觉心口堵得慌，连床也不能下了，对袁克定道：“我是无力回天了，如今靠山山崩，靠河河涸，喝凉水也塞牙。”

到了晚上，又传来消息，少年时就跟随他的唐天喜因为害怕与护国军打仗，竟然也率部宣布独立。

“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袁世凯拿着电报直拍大腿，眼神迷离，仿佛变了一个人。他瞪着眼不敢睡，睡着了也被噩梦困扰，在梦中惊呼，“唐天喜杀回来了！”

第二天，袁世凯的病情突然加重，吃不下，尿不出，手指和脚背开始浮肿。他不信西医，一直是中医侍候，此时已经束手。到了端午这天，袁克定与大家商议，无论如何得请西医来诊治，但这件事必须得袁世凯同意。于是他向袁世凯说明大家的想法，没想到袁世凯同意了，由袁克定去请法国医生贝希叶。贝希叶和一个助手带着药箱、设备赶过来，检查一番后，把袁克定叫到一边说：“大总统的病是膀胱结石，是很常见的病，如果早一点手术取出结石，绝对不会危及生命。”

袁克定问道：“你就说吧，应该怎么办？”

“最好能去医院手术，取出结石。”

“老爷子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身体太虚弱，去医院做手术，恐怕不合适。再说，他一定不会答应去西医院。”

“那就只好先导尿，解决眼前的问题再说，按中医的说法，先治标，后治本。”

袁克定把贝希叶的意思告诉袁世凯，他点头表示同意。

贝希叶在袁世凯的后腰扎了一针，然后用玻璃拔罐向外吸，吸出来的全是血水。大家都很担心，好在袁世凯看不到，他呻吟着一会儿就睡着了。贝希叶一连吸出了五罐，随后道：“先让大总统休息一下，明天看情况再做进一步治疗。”

到了晚上，袁世凯的病好像减轻了不少，精神头也好多了，对袁克定道："老大，你去一趟，亲自把你徐伯伯和四姐夫请来。"

徐伯伯当然是指徐世昌，四姐夫是指段祺瑞。段祺瑞的夫人是袁世凯的养女，按袁家排行称四小姐，所以段祺瑞便被称为四姐夫。

袁克定把袁克文还有袁叔祯等人叫到外面道："我怕爸爸是回光返照，不能离开。我打电话给徐伯伯和四姐夫，你们都守在身边，别走开。"

袁克定先给徐世昌打电话，徐世昌一听袁世凯病重，二话不说，答应马上过来。给段祺瑞打电话，袁克定却犯了犹豫，因为他排挤段祺瑞，两人关系闹得很僵。他硬着头皮打通了段祺瑞的电话，道："四姐夫，我是克定，你不要挂电话，我爸爸很不好，想见见你，我怕他是回光返照。"

电话那边大约有五六妙的沉默，袁克定紧张地等待，终于等到段祺瑞的声音："我马上过去。"

"我等着四姐夫。"袁克定如释重负。

徐世昌、段祺瑞先后赶到，由袁克定陪同一起去楼上袁世凯的卧室。袁世凯半靠在床上向两人招招手。两人近前，袁世凯从枕头边捧出大总统印道："我先交代公事。大总统让黎宋卿做去吧，我就是好了，也打算回彰德。"

徐世昌接过总统印，递给段祺瑞道："政事由芝泉与黎宋卿去办，大总统还有何吩咐？"

"菊人大哥，你还是叫我四弟受听，我还有私事相托。"袁世凯苦苦一笑，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这里面是我的全部家产，从直隶总督到总理，又做到大总统，我一共攒了二百万元的家产。股票、存款、房契都在这里了。我万一闭了眼，请菊人大哥主持给他们分家。"又对段祺瑞说，"芝泉，到时候你也多操心。"

徐世昌和段祺瑞都答应下来。

袁世凯又对袁克定道："将来你们要听徐伯伯和四姐夫的话，怎么

分就是怎么分，谁也不许闹纠纷。”

“爸爸放心，我们都听徐伯伯和四姐夫的。”

说了这些话，袁世凯有些累，一会儿就睡过去了。

徐世昌和段祺瑞告辞，袁克定送到居仁堂门外，徐世昌提醒道：“云台，我看大总统今晚很不好，你们都不要离开。明天我们再过来。”

袁克定给弟弟妹妹们分排轮班，他自己要给大家做样子，整夜守在榻前。袁世凯一夜昏睡，偶尔说梦话，听不清说的什么，能听清的，是喊爹叫娘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六点多，袁世凯醒来了，睁开眼叹口气，对榻前的袁克定道：“老大，你可别再上他们的当。”

袁克定想问问他们是指谁，但袁世凯已经闭上了眼睛。袁克定以为他又要昏睡一会，但看情形不对，拿手指在鼻前一试，已经没有呼吸了。他大哭一声：“爸爸没了！”

大家都乱起来，好在袁克定还算镇定，一面吩咐袁克文去请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北洋大佬，一面安排人立即发电报给老家的叔叔们。

太太于氏这时得到消息，坐在袁世凯身边拍着大腿哭着诉苦：“你一辈子对不起我，弄了这么多姨太太，又养了这么多孩子，你死了都丢给我，叫我怎么办呢！”哭了又说，说了又哭，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

她只有一个亲生孩子，就是袁克定。其他二十多个孩子都是姨太太所生。这些孩子中又以袁克文为长，他就带领大家跪到于氏跟前道：“娘，您既然这么说，那就赐死我们算了，省得我们连累了你。”

场面一下闹僵了，袁克定连忙给弟弟妹妹们道歉，又劝母亲不要再闹。于氏反问道：“你爸爸死了，还不准我哭吗？”

正闹得不可开交，徐世昌到了，立即吩咐道：“云台，你们真是不懂事，快扶你娘到后面休息去，不能让她老人家这样哭。”又劝慰于氏

说，“弟妹，你放心吧，大总统去了，我们这帮兄弟还在，不会不管的。”

这时候，段祺瑞也到了。袁克定带头，众弟弟妹妹们一齐给他磕头，段祺瑞连忙去虚扶。

徐世昌说道：“芝泉，国不可一日无主。你是政府首脑，只能由你亲自去请黎宋卿，让他就任大总统，好出面办事。”

段祺瑞叫上黎元洪的亲信、教育总长张国淦去东厂胡同黎府。段祺瑞不善于说话，平时有事都会与身边人先商量，话该怎么说。这次他并没与张国淦商量，两人见了黎元洪，段祺瑞不开口，黎元洪也不问，两人隔着一张桌子枯坐。沉默了半个多小时，段祺瑞站起来与黎元洪握了一下手，对张国淦道：“潜若，你今天就不要到国务院了，总统这里忙，你在这边应付。”

等段祺瑞一走，黎元洪气道：“潜若，他这就算是请我当总统了？有这么请的吗？”

张国淦打着圆场道：“段总理不善说话，大总统是知道的。”

黎元洪却看得很透：“这不是善不善说话的事，我做这个大总统，他心里不甘。”

“无论按袁大总统的遗言还是宪法，副总统接任大总统，天经地义，这个位子除了您，谁也没有资格。”

黎元洪叹息道：“将来谁有资格，恐怕要看谁手里的兵多了！”

黎元洪说得不错，袁世凯以小站练兵起家，一生迷信武力，他以武力为后盾，跃居封疆大吏之首，又以武力为支持，得以复出，先是总理，后当总统，以致问鼎帝位。然而，武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逆潮流而动，最后死路一条。只是，他的北洋袍泽以及后世的军阀们，只看到武力带给他的风光，都把武力作为登上政治舞台的唯一手段，在他们眼里，所谓政治就是对地盘的争夺和反争夺。军事实力够了，就可以窃国，退而求其次，也可做一省或数省之王。中国由此进入政治最黑暗的军阀混战时期，所谓的约法，所谓的国会，所谓的选举，都不过是一张废纸，或者一块遮羞布。辛亥后从西方引进的所谓民主制度，并未真正

在中国土地上落地，更没有生根。即使是蒋介石时代，中国名义上是统一了，但派系林立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桂系、川系、皖系、粤系、西北军、东北军……而这一切，向上回溯，都有袁世凯的影子！

这种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真正彻底解决。而这时，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